

北欧悬疑小说天王 尤·奈斯博作品集

『哈利·霍勒警探』全系列11册




博集天卷
CS-BOOKY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版权信息

书名：北欧悬疑小说天王：尤·奈斯博作品集（全11册）

作者：【挪威】尤·奈斯博

译者：刘韦廷 林立仁 等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蝙蝠

蟑螂

知更鸟

复仇者

五芒星

救赎者

雪人

猎豹：全二册

幽灵

警察

焦渴

她把死亡释放到了世上，那只蝙蝠就是象征。

[挪威] 尤·奈斯博——著 刘韦廷——译

蝙蝠

Flaggermusmannen

Jo Nesbø

爱情是比死亡更难解的谜团

尤·奈斯博 一鸣惊人的处女作
哈利一切故事的起点

斩获挪威犯罪文学奖“里弗顿奖”、北欧犯罪小说大奖“玻璃钥匙奖”
雄踞《纽约时报》《出版人周刊》《洛杉矶时报》、美国独立书商协会畅销榜！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明雅天卷
CS-BOOK

版权信息

书名：蝙蝠

作者：【挪威】尤·奈斯博

译者：刘韦廷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10-01

ISBN：9787540494285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 瓦拉

- 1 悉尼
- 2 盖尔普公园
- 3 袋獾
- 4 小丑
- 5 瑞典人
- 6 主教
- 7 利斯戈
- 8 拳击手
- 9 水母
- 10 名为宁宾的小镇
- 11 毒品贩子
- 12 大蜘蛛
- 13 巴巴

第二部 穆拉

- 14 睡袍
- 15 统计显著性
- 16 鱼
- 17 无主之地
- 18 皮条客
- 19 开心的妓女
- 20 板球
- 21 醉汉
- 22 两名暴露狂
- 23 黑蛇
- 24 大白鲨
- 25 憨豆先生
- 26 另一名病人
- 27 行刑
- 28 猎人
- 29 比吉塔
- 30 成吉思汗
- 31 胖女士

- 32 查威克
- 33 病理学家
- 34 弗朗纳游泳池上的跳水台
- 35 故态复萌
- 36 客房服务

第三部 巴巴

- 37 两名保镖
- 38 叫作快手的家伙
- 39 幸运国度
- 40 跳伞
- 41 巴洛克沙发
- 42 访客
- 43 大鱼
- 44 立方水母
- 45 报仇
- 46 诱饵
- 47 数据
- 48 计划
- 49 轻而易举
- 50 狂妄自大
- 51 笑翠鸟
- 52 计算机
- 53 蜥蜴在唱歌
- 54 好听力
- 55 一记左直拳，三发子弹
- 56 刺青
- 57 一千二百一十九米与一个结束

第一部 瓦拉

就在那个瞬间，一阵冷风从上方吹来，一道邪恶的巨大黑色翅膀的阴影笼罩着她。……那女人跌至地上，回头跑进山洞里躲了起来。不过为时已晚，她把死亡释放到了世上，那只名叫纳拉登的蝙蝠就是象征。



1 悉尼

事情不太妙。

一开始，女入境官还满脸笑容：“你好吗，老兄？”

“很好。”哈利·霍勒说谎。从奥斯陆搭机飞往伦敦已经是三十几小时前的事了，他在巴林转机后，又坐到紧急出口旁那个该死的位置上。他的椅背出于安全理由只能稍微往后仰，抵达新加坡时，他的腰几乎要断了。

此时柜台后方的女人不再面露微笑。

她明显对他的护照产生了兴趣，仔细检查起来。很难说是因为他的照片还是他的名字，她才突然变得如此兴致盎然的。

“出差？”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入境官都会在一句话后加上“先生”二字，因此哈利有点怀疑这种一本正经的打趣方式在澳大利亚并不是特别普遍。不重要了。哈利原本就不太习惯出国，也不自以为是，他只想尽快得到一个酒店房间与一张床。

“对。”他回答，手指在柜台上敲打着。

只见她噘起了嘴，变得难缠起来，以尖锐的语调一字一句地说：“那为什么你的护照里没有签证，先生？”

他的心一沉，正如每次麻烦将至时那样。或许“先生”二字其实只会用在事态严重的时候？

“对不起，我忘了。”哈利咕哝着，拼命翻找内侧口袋。他们为什么不把特殊签证用回形针别在护照上，就像普通签证那样？他听见微弱的随身听声响自他身后的队伍中传来，接着才意识到声音来自他飞机上的旅途伙伴。他在整个航程中不断地播放同一卷录音带。为什么他总是该死地忘记自己把东西放进哪一个口袋里了？就算现在快晚上十点了，天还是很热。哈利觉得头皮开始痒起来。

最后他找到了签证，放到柜台上，这才如释重负。

“你是警察？”

原本低头看着特殊签证的入境官抬头打量他，但已经不再噘着嘴了。

“希望这儿没有什么挪威金发女子被杀之类的事发生。”

她轻笑着，用力地在特殊签证上盖了章。

“这个嘛，是有一个。”哈利回答。

机场大厅挤满了导游与接送司机，他们全拿着写有名字的纸牌，但视线所及，却没有哪张写着霍勒二字。他正打算去叫辆出租车，一名身穿浅蓝色牛仔裤与夏威夷衬衫的黑人男子从众多纸牌间开出一条通道，大步走来。那名黑人鼻翼极宽，有着一头深色鬈发。

“你一定是霍利 [1] 先生！”他自信满满地说。

哈利暗忖，决定在澳大利亚的头几天纠正大家对他姓氏的发音，否则会搞不清对方是在叫他，还是在讲投资的事。不管怎样，“获利”先生听起来都太炫富了。

“你好啊，我是安德鲁·肯辛顿。”那人绽开笑容，伸出巨大的拳头。

手劲简直与一台榨汁机相差无几。

“欢迎来到悉尼，希望你旅途愉快。”这名陌生人的真诚溢于言表，仿佛二十分钟前空姐广播内容的回音。他接过哈利破旧的行李箱，头也不回地朝出口走去。哈利紧跟在后。

“你是悉尼警方的人？”他问。

“当然啦，老兄。小心！”

回转门打上哈利的脸，正中鼻子，疼得他流出眼泪。差劲的闹剧也不会这么拍。他揉着鼻子，用挪威语咒骂起来。肯辛顿面露同情。

“这门真该死，对吧？”他说。

哈利没回答。他不知道在澳大利亚怎么回答这种话才算恰当。

停车场中，肯辛顿打开一辆又小又旧的丰田汽车后备厢，把行李塞进去。“你想开车吗，老兄？”他惊讶地问。

哈利这才发现自己坐在了驾驶座上。对了，澳大利亚的驾驶座在天杀的右边。但副驾驶座上堆满了纸张、录音带和垃圾，哈利只好挤进后座。

“你一定是原住民。”车子转上高速公路时，哈利这么说。

“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警官。”肯辛顿回答，瞥了一眼镜子。

“在挪威，我们都叫你们澳大利亚黑人。”

肯辛顿直盯着后视镜。“真的？”

哈利开始觉得坐立难安。“呃，我的意思是，你的祖先显然不是两百多年前被英格兰人遣送到这里的罪犯。”他想展现自己对这个国家的历史多少有些了解。

“没错，霍利。我的祖先比他们还早一点来到这里。准确地说，是早了四万年。”

肯辛顿对着镜子露出笑容。哈利发誓，自己还是暂时闭嘴为妙。

“我懂了。叫我哈利就好。”

“没问题，哈利。叫我安德鲁。”

接下来的路上，都是安德鲁在主导谈话。他把哈利载到国王十字区，一路上滔滔不绝：这里是悉尼的红灯区与毒品交易中心，其余见不得光的交易也大多在此进行。每一件丑闻似乎都会跟这一平方公里内的某间旅馆或脱衣舞俱乐部扯上关系。

“我们到了。”安德鲁突然说，把车停在路边，跳下车去，从后备

厢拿出哈利的行李。

“明天见。”安德鲁说完，立即开车离去。伴随着再次出现的酸痛感，时差也开始发挥作用。哈利与他的行李箱孤零零地戳在一座人口数与挪威约莫相同的城市里，站在外观豪华的新月饭店外。饭店名字印在大门的三星级标记旁。奥斯陆警察局局长对下属出差时的住宿安排一向以吝啬闻名，但这次或许不算太糟。哈利心想，这饭店肯定有什么公务员折扣，八成还安排了最小的房间。

果真如此。

[1] 应为哈利·霍勒（Harry Hole），当地人一直将他的姓Hole念成Holy（霍利），后来哈利也跟着他们介绍自己为哈利·霍利，作为调侃。



2 盖尔普公园

哈利小心地敲了敲萨里山重案组主管办公室的门。

“进来。”里头有人大声回答。

一名身材高壮、挺着大肚子的男子站在橡木办公桌后方的窗前，像是刻意让人留下印象。稀疏的头发遮不住他的灰白粗眉，但眼睛周围的皱纹还是能看出他在微笑。

“我是挪威奥斯陆的哈利·霍利，长官。”

“坐，霍利。你看起来跟这个天杀的早上配极了。我希望你还没跟缉毒组的小伙子打过照面。”尼尔·麦科马克大笑一声。

“时差。我早上四点就醒了，长官。”哈利解释。

“当然，只是我们内部的玩笑而已。几年前这里有桩出名的渎职案，十个警员被定罪，除此之外，他们还卖毒品——互相卖给对方。他们之所以遭到怀疑，是因为其中两个人总是随时待命。不开玩笑，真的是随时。”他一脸满足地笑着，戴上眼镜，快速翻阅着面前的文件。

“所以你是被派来协助调查英厄·霍尔特谋杀案的。她是有澳大利亚工作证的挪威公民，一头金发，照片上看起来很漂亮。二十三岁，对吗？”

哈利点头。麦科马克开始严肃起来。

“渔夫在沃森湾的海边发现的她，说得准确点，是在盖尔普公园里。尸体半裸，从伤痕来看，是遭到先奸后杀，但没发现精液。她当

晚遇害后被载到公园，扔下了悬崖。”

他一脸不悦。

“她一直躺在岩石之间，直到被人发现。要是天气稍微差些，她早就被浪冲走了。就跟我说的一样，由于她的阴道跟剖开的鱼一样被人从中划破，海水将它冲得一干二净，所以没能找到精液，也没有任何指纹，就算有推算的大概死亡时间……”麦科马克拿下眼镜，揉了揉脸，“但也找不到凶手。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该死的案子，霍利先生？”

哈利刚要回答便被打断。

“你要做的，就是在旁边仔细看我们怎么逮到这个浑蛋。告诉那些挪威记者，我们配合得有多天衣无缝——确保我们不会冒犯挪威大使馆或死者亲属，除此之外，就是好好放松一下，寄一两张明信片给你亲爱的警察局局长。对了，她还好吗？”

“就我所知，还不错。”

“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想她应该指示过你要怎么做吧？”

“讲了一些。我是来参与调查——”

“好极了。把这些全忘掉。新规则如下：第一条，从现在开始，听我命令行事，只听我的；第二条，在我没指示之前，你什么也不准做；第三条，就算只有一根脚趾越界，你也得给我搭上第一班飞机回去。”

他说这些话时面带微笑，但信息十分明确：把爪子收起来，在旁边看着就好。或许他应该带着泳具与相机来。

“我听到消息说，英厄·霍尔特是挪威的电视明星？”

“不算大明星，长官。她几年前主持过儿童节目。但我想这件事发生前，就没人记得她了。”

“嗯，我得说，你们的报纸想把这桩谋杀案炒作起来。有几家媒体已经派人来了。我们给了他们所有信息，不过没什么重要线索，所以他们很快就会觉得无聊，接着打包回家。他们不知道你在这里。我们有保姆管着他们，所以你不用和他们打交道。”

“感激不尽，长官。”哈利说，也真心这么觉得。一想到有群气喘吁吁的挪威记者在他身后探头探脑，他就觉得烦心。

“好了，霍利，我就老实告诉你我们的状况吧。我得到明确指示，说悉尼所有市议员都希望尽早破案。就跟平常一样，全跟钱与政治有关。”

“钱？”

“这么说吧，我们预估悉尼今年的失业率会攀升到百分之十以上，所以这座城市需要从游客身上赚来的每一块钱。我们就要拿下二〇〇〇年奥运会的举办权了，届时会有很多北欧游客。而谋杀案，尤其是还没侦破的那种，可不是什么好广告，所以得拼尽全力才行。侦查这件案子的小组成员有四名，外加优先分配的警方资源，包括所有的计算机、法医、鉴定人员等。”

麦科马克抽出一张纸，边看边皱眉。

“其实你本该与沃特金斯一组的，但既然你已经特意选了肯辛顿，我也没理由拒绝你的请求。”

“长官，据我所知，我并没有——”

“肯辛顿是个好人。这里可没有太多原住民警员能爬到他这个位置。”

“真的？”

麦科马克耸耸肩。“事情就这么定了。好了，哈利，如果还有什么事的话，就来找我。有问题吗？”

“呃，有个礼节方面的问题，长官。我不确定‘长官’是不是这里对上级的正确称呼，这么叫会不会有点……”

“正式？古板？对，或许是吧。不过我喜欢。这个称呼提醒了我，我才是这个部门的老大。”麦科马克大笑出声，用足以捏断手骨的握手结束了会面。

“一月是澳大利亚的旅游旺季。”他们在环形码头周围拥堵的车流中缓慢前进时，安德鲁这么解释。

“每个人都来这里看悉尼歌剧院，搭船绕港一圈，欣赏一下邦代

海滩上的女人。只可惜你还得工作。”

哈利摇头。“没关系。我一想到那些敲游客竹杠的地方就会大冒冷汗。”

他们开着丰田汽车穿出车阵，抵达新南头路，往东朝沃森湾加速驶去。

“悉尼东区跟伦敦东区有点不同，”安德鲁在连续经过两家精品店时解释，“这一区叫德宝湾，我们都说是‘价格翻’。”

“英厄·霍尔特住在这里？”

“她跟男友在纽敦住了一阵子，分手后则搬到格利伯的一间小套房。”

“男友？”

安德鲁耸了耸肩。“她男友是澳大利亚人，一个计算机工程师，是她两年前来这里度假时认识的。案发当晚他有不在场证明，也不像是会杀人的那种人。不过谁知道呢？”

他们在盖尔普公园下方停车。这里是悉尼众多自然园区之一，需要登上陡峭的石阶才能抵达高处的瞭望区，北边是沃森湾，东边则是太平洋。他们打开车门，热气扑面而来。安德鲁戴上一副大墨镜，让哈利联想到色情行业里的人。不知为何，这位澳大利亚同行今天穿了一套紧身西装。他摇摇晃晃地登上前方通往瞭望区的小径，让哈利觉得这名肩膀厚实的黑人看起来有些滑稽。

哈利环顾四周。西边可以看见市中心的港湾大桥，北边则是沃森湾的海滩和众多游艇，再远一点则是位于海湾北边郊区、一片翠绿的曼利镇。东方弯曲的地平线则尽是深浅不一的蓝色海浪。他们面前的陡峭悬崖截断了海水漫长的旅途，在岩石间发出雷鸣般的浪涛声。

哈利可以感觉到汗水顺着肩胛骨中间流下。热气让他起了鸡皮疙瘩。

“你可以从这里看见太平洋，哈利。下一站的新西兰要再过去一千两百英里。”安德鲁说，在悬崖边缘啐了一口口水。他们看着那团口水往下落，直至它被风吹散。

“还好她是死后遭人抛下去的。”他说，“她在掉下去的过程中肯定

不断撞到崖壁。她被发现时，尸体上有不少地方被刮掉了大块的肉。”

“她被发现时已经死了多久？”

安德鲁做了个鬼脸。“法医说是四十八小时，不过呢……”

他做了个喝酒的手势。哈利点点头。那法医显然有个干渴的灵魂。

“你之所以会怀疑，是因为这个数字太巧了？”

“她是星期五早上让人发现的，所以我们不妨说她是星期三晚上的某个时候遇害的。”

“这里有任何线索吗？”

“就像你看到的，车子可以停在下面，晚上没有灯光，也比较冷清，因此没有任何目击者报案，说真的，我们也没指望这一点。”

“那我们现在要干吗？”

“现在呢，就照着老板的吩咐做——找间餐厅吃饭，花点警方的招待费。你可是方圆一千两百英里内位阶最高的挪威警方代表呢。”

安德鲁与哈利坐在一张铺着白布的餐桌前。多伊尔餐厅位于沃森湾尽头，与海洋之间仅隔着一小片沙滩。

“美得夸张，对吧？”安德鲁说。

“就跟风景明信片一样。”一个小男孩与一个小女孩在前方的沙滩上堆着沙堡，背景则是深蓝的大海、远方繁茂的绿色山丘，以及悉尼引以为傲的天际线。

哈利选了扇贝与塔斯马尼亚鲱鱼，安德鲁则选了澳大利亚才有的一种比目鱼，哈利自然未曾听过这种鱼的名字。安德鲁点了一瓶若诗庄园霞多丽酒。“这酒跟这顿饭不太配，不过是白葡萄酒，很好喝，而且正好符合预算。”当他听见哈利说自己不喝酒时，表情有些惊讶。

“宗教缘故？”

“与这无关。”哈利说。

安德鲁告诉哈利，多伊尔是个家族经营的老牌餐厅，是悉尼公认数一数二的。现在正值旺季，店内人满为患。哈利猜想，这就是这里的服务生很少与客人眼神交会的原因。

“这里的服务生就跟冥王星一样，”安德鲁说，“全都绕着轨道跑，每隔二十年才出现一次，而且就算出现，你也无法用肉眼观测到。”

但哈利并未不悦，只是朝后靠在椅背上，心满意足地吁了口气。“不过他们的食物很棒。”他说，“所以这解释了你会为什么穿成这样。”

“对了一半。你也看得出来，这里没有规定要穿成这样。不过对我来说，最好不要穿牛仔裤与T恤来这种地方。由于外表的关系，我得精心打扮一番才行。”

“什么意思？”

安德鲁看着哈利。“在这个国家，原住民的地位不高，说不定你自己早就感觉到了。多年以来，白种人一再强调原住民的酗酒和犯罪问题。”

哈利认真听着。

“他们觉得问题出在我们的基因上。有个人是这么写的：‘所有原住民都极擅长用空心管搞各种非法勾当，也就是他们称为迪吉里杜管^[1]的东西。’这个国家自吹自擂，说他们把不同文化融合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社会。但他们凝聚了哪些人？这是个问题还是个优点，你得自行判断，本地人是看不出来的。

“在澳大利亚，原住民完全被摒除在社交活动之外，只有在选举辩论会时，才会有人假装关心原住民的利益与文化。澳大利亚人会花钱买原住民的艺术品，挂在家中的墙上，以便做做表面工夫。不过，提到领取失业救济金、自杀人口与监狱囚犯的话，我们这些黑皮肤同胞绝对是其中的代表族群。如果你是原住民，在监狱中度过余生的概率，是其他澳大利亚种族的二十六倍。好好品尝一下吧，哈利。”

安德鲁喝完剩下的酒，哈利则细细品尝。事实上，这可能是他三十二年生命中尝过的最棒的鱼类料理。

“当然，澳大利亚有种族偏见的人，并不比其他国家多。毕竟我

们是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人民来自世界各地。这只不过意味着，上餐厅时不要怕麻烦，换上一身西装是绝对值得的。”

哈利再度点头，不再谈论这个话题。

“英厄在一间酒吧工作，对吗？”

“对。奥尔伯里酒吧，就在帕丁顿区的牛津街上。我想我们今晚可以过去看看。”

“为什么不现在去？”哈利已经闲得不耐烦了。

“因为我们得先去跟她的房东打声招呼。”

冥王星不请自来地出现在苍穹之中。

[1] 澳大利亚原住民演奏的一种乐器。



3 袋獾

格利伯角路是条舒适的街道，没那么拥挤。这里，大多数地方都小而朴实，来自世界各地的餐厅比邻而居。

“这里以前是悉尼的波希米亚区，”安德鲁解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学生时期的我曾住在这里。你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典型的素食餐厅，非主流的生活方式，还有专为拉拉开的书店等。不过等到格利伯区变成热门地段，租金上涨后，那些老嬉皮和药头贩子都消失了。就算我现在拿的是警察工资，也会怀疑自己住不住得起这里。”

他们右转至赫里福德街，走进54号大门。一头毛茸茸的黑色小动物奔至他们面前吠吼，露出尖锐的小牙齿。这头迷你怪物十分生气，模样与旅游手册中的袋獾极为相似。书上说，袋獾是种不友善并且具有攻击性的生物，会一口咬上你的喉咙。这头活标本张口朝哈利冲去，使他衷心希望这种动物濒临绝种的说法是真的。安德鲁抬起脚，踢中半空中的这头动物。它哀嚎一声，飞进一旁的树篱中。

他们踏上台阶时，一名挺着大肚子的男人站在门口，一脸刚睡醒的模样，满是不悦之色。

“狗怎么了？”

“它去欣赏那里的玫瑰花花了。”安德鲁微笑着说，“我们是重案组刑警，你就是罗伯逊先生？”

“够了够了，你们到底又想干吗？我说过我已经告诉你们我知道的所有事情了。”

“所以你现在是在告诉我们你之前告诉我们你已经告诉我

们……”三人沉默了好一段时间，安德鲁依旧挂着微笑，哈利则尴尬地站在原地。

“抱歉，罗伯逊先生，我们不会再開这种无聊玩笑了。这位是英厄·霍尔特的哥哥，如果不麻烦的话，他想看一下她的房间。”

罗伯逊的态度为之一变。

“抱歉，我不知道……快进来！”他打开门，带他们走上楼梯。

“我不知道英厄有哥哥，不过你说了之后，的确能看出你们还挺像的。”

哈利朝安德鲁半转过身，翻了个白眼。

“英厄是个很可爱的女孩，简直就是梦幻房客。说真的，或许让这整栋房子和附近的街坊都增色不少。”他身上有酒味，就连说话也有些含糊不清。

英厄的房间完全没整理过。到处都是衣服、杂志、装满了的烟灰缸与空酒瓶。

“呃，警察叫我暂时不要碰任何东西。”

“我们知道。”

“她也不过才一晚没回来，就这么人间蒸发了。”

“谢谢你，罗伯逊先生，我们读过你的证词了。”

“我告诉过她，晚上回家时别走布瑞吉路和鱼市那边。那里很暗，是黑人的地盘……”他一脸慌张地望向安德鲁，“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

“没关系。你可以先离开了，罗伯逊先生。”

罗伯逊轻轻走下楼去。他们听见厨房传来酒瓶碰撞的声音。

房间里有一张床、几个书架与一张桌子。哈利环顾四周，试图构建英厄的形象。这是受害者心理学，把自己置于受害者的角度。他只大概记得电视屏幕里的调皮女孩，总是一副善良、青涩的认真模样，还有她那双无辜的蓝色眼睛。

她肯定不是那种喜欢窝在家里的人。墙壁上没有照片，只有一张梅尔·吉布森饰演《勇敢的心》的电影海报。哈利记得这个只是因为这部片莫名其妙地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他想，她的品位不算好，这部片远远称不上好电影，也不够有男子气概。自从他演了《疯狂的麦克斯》，跑去好莱坞变成大明星以后，有些人就对他感到无比失望。哈利正是其中之一。

有一张照片里，英厄与一群长发、大胡子的年轻人坐在长椅上，背景是几栋色彩缤纷的西式建筑。她身穿宽松的紫色连身裙，金发垂挂在苍白而严肃的脸颊旁。一名腿上坐着个婴儿的年轻男子与她手牵着手。

架子上有一袋烟草、几本占星书，还有一张雕刻粗糙的木质面具，弯曲的鼻子看起来就像鸟喙。哈利翻过面具，标签上写着：巴布亚新几内亚制造。

衣服除了散落在床和地板上，还有些挂在小衣橱内，数量不多，只有几件棉质衬衫、一件破外套与一顶放在架上的宽边草帽。

安德鲁从桌子抽屉中拿出一包卷烟纸。“超大号卷烟纸。她肯定卷了不少大号香烟来抽。”

“有发现任何毒品吗？”哈利问。

安德鲁摇头，指向卷烟纸。

“不过我敢打赌，要是检查烟灰缸的话，肯定能发现大麻的余烬。”

“为什么没检查？鉴定组的人没来过吗？”

“首先，我们不认为这里是犯罪现场。再来，抽大麻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在新南威尔士州，我们对大麻的态度比澳大利亚其他州更务实。我不排除这桩谋杀案可能与毒品有关，不过一两根大麻实在不太可能扯上关系。我们不确定她是否还吸食了其他毒品。如果她在奥尔伯里酒吧吸食了一点可卡因或化合致幻剂还说得过去，但跟我们谈过的人没一个提过这件事，血液检查也没任何发现。不管怎么看，她都没吸食过真正的毒品。尸体上也没有针孔，这些与吸毒犯的状况完全不符。”

哈利看着他。安德鲁清了清嗓子。

“总之，这是官方的看法。有件事他们觉得你应该帮得上忙。”

那是一封挪威文的信。“亲爱的伊丽莎白，”这封信的开头这么写着，显然并未写完。哈利快速浏览了那封信。

我过得很好，更重要的是，我恋爱了！当然啦，他帅得就像希腊的神祇一样，一头棕色的长髻发、好看的臀部。他用眼神就能悄悄地告诉你：他现在就要你，此时此刻，就在离你最近的墙上、厕所、桌上、地板上，任何地方都行。他的名字是埃文斯，三十二岁，结过婚（没想到吧），有个一岁半的可爱儿子，叫作汤汤。他现在没有正式的工作，不过在到处做点小生意。

好吧，我知道你会有不好的预感，我保证自己不会被拖累，至少暂时不会。

不聊埃文斯了。我还在奥尔伯里酒吧工作。自从埃文斯有一天晚上去过酒吧后，“憨豆先生”就没再约我了，也算是一种进步。不过他还是用那双色眯眯的眼睛一直盯着我。恶心死了！其实我对这份工作已经腻了，不过还是得撑到居留许可得到延长为止。我收到挪威广播公司的消息了，他们正在为明年秋天筹备新一季的电视剧集，如果我想的话，就可以参加演出。看来要好好决定一下喽！

这封信就写到了这里。



4 小丑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哈利问。

“马戏团！我答应了一个朋友，说某天会去突袭探班。择日不如撞日！”

小型马戏团下午的免费表演已经开始了，观众虽然不多，却都很年轻而且热情。安德鲁说，悉尼以前还有电车，那时这栋叫作“发电厂”的建筑物曾是发电站与电车大厅，现在成了一栋类似当代博物馆的地方。两名身材结实的女孩刚完成一场不算精彩的空中飞人表演，但仍得到了一阵友善而热烈的掌声。

小丑登场时，一座巨大的断头台随之被推至台上。他身穿色彩鲜艳的小丑服，戴着一顶条纹帽，造型显然出自法国大革命时期。他跌了一跤，又爬起来，这种表演方式完全符合孩子们的胃口。另一名头戴白色长假发的小丑也走上舞台。哈利过一会儿才明白，他扮演的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

“表决一致通过，判处死刑。”戴着条纹帽的小丑宣布。

犯人很快被带至断头台前，过程中仍是一连串逗孩子们开心的动作。在连声尖叫后，他的头总算固定在了刀刃下方。简短急促的鼓声响起，刀刃落下，包括哈利在内的每个人都诧异不已。刀刃的确砍断了国王的头，声音让人联想到冬季晴朗的早晨中，森林里斧头挥舞的声音。戴着假发的头颅落入篮中。灯光熄灭，再度亮起时，无头国王已站在聚光灯下，用手臂夹着头颅。此刻，孩子们的欢呼声仿佛没有止境。接下来灯光又熄灭了，当它第二次亮起时，马戏团的成员悉数到齐，向观众鞠躬。表演到此结束。

观众纷纷朝出口走去时，安德鲁与哈利则前往后台。在临时搭建的更衣室中，演员们已经在卸妆、更衣了。

“奥托，跟挪威来的朋友打声招呼。”安德鲁大喊。

有个人转过身来。路易十六看起来已没有那么尊贵，脸上的妆糊成一团，假发也已被拿下：“你好啊，这不是印第安小鬼吗？”

“哈利，这位是奥托·雷克纳厄尔。”

奥托优雅地伸出手来，手腕往下弯。哈利有些困惑，轻握了一下他的手，而他则看起来一脸愤慨。

“不亲一下吗，帅哥？”

“奥托觉得自己是女人，还是血统高贵的那种。”安德鲁兴高采烈地说。

“听你瞎扯，小鬼。奥托很清楚‘她’是个男人。你看起来一脸困惑，帅哥。还是你想亲自确认一下？”奥托发出高八度的笑声。

哈利觉得耳根子热了起来。奥托望向安德鲁，假睫毛快速扑闪着，一副责备的神情。

“你朋友是哑巴吗？”

“不好意思。我叫哈利……呃……霍利。表演很精彩，戏服也很棒。整体非常……栩栩如生，相当少见。”

“路易十六那段表演？少见？正好相反。这是经典，是扬达斯科夫斯基小丑家族首创的老戏码，第一次演出是一七九三年一月，离真正的行刑不过才两周。观众非常爱看。人们总是喜欢看公开行刑。你知道美国电视台每年会回放几次肯尼迪遇刺的画面吗？”

哈利摇头。

奥托抬头看着天花板沉思片刻。“反正次数可多了。”

“奥托把自己视为伟大的扬迪·扬达斯科夫斯基的继承者。”安德鲁补充。

“真的吗？”知名的小丑家族绝非哈利擅长的领域。

“小鬼，我想你的朋友不太清楚我们在讲什么。听着，扬达斯科夫斯基小丑家族是歌舞小丑组成的巡回马戏团，他们在二十世纪初期来到澳大利亚，并定居于此。马戏团不断演出，直到一九七一年扬迪去世为止。我第一次看扬迪表演时才六岁，从那时开始，我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了。现在，我成功了。”

奥托透过脸上的妆容，露出一个小丑式的哀伤微笑。

“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哈利问。安德鲁与奥托互望一眼，哈利看见两人的嘴唇向下一抿，知道自己肯定说错了话。“我的意思是……一个警察跟一个小丑……这并不算……”

“这是个很长的故事，”安德鲁说，“你可以说我们是青梅竹马。当然啦，奥托可以为了我一小片屁股就把自己妈妈给卖了。即使很小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自己对女孩有股奇特的吸引力，就连对男生来说也是如此。这一定是基因与环境的关系。你怎么说，奥托？”

安德鲁笑着躲开奥托的巴掌。

“你不够有型，不够有钱，还高估了自己的屁股。”奥托大喊。哈利望向马戏团的其他人，他们似乎一点也没受影响。一名体格健壮的空中飞人对他鼓励地眨了眼。

“哈利跟我今晚要去奥尔伯里酒吧，你要一起吗？”

“你很清楚我已经不去那里了，小鬼。”

“你得看开点，奥托。人还是得往前走。”

“每个人都在往前走。但我停在这里就好，这样就好。爱情没了，我也跟着死了。”

“随你便吧。”

“再说，我还得回家喂沃尔多夫。你们去吧，说不定我晚点会到。”

“再见。”哈利说，尽责地把嘴唇凑上奥托伸出的手。

“期待再相逢，帅哥哈利。”



5 瑞典人

他们将车停在帕丁顿牛津街上的一小片空地时，已是日落时分。公园牌子上写着“绿色公园”，但草地被晒成了棕色，唯一的绿色则是公园正中央的凉亭。一名有原住民血统的男子躺在树木之间的草地上，衣服破烂不堪，身上脏到黑得发灰。看到安德鲁时，他抬起手来，像是在打招呼，但安德鲁视若无睹。

奥尔伯里酒吧人满为患，他们只得一路挤着走进玻璃门内。哈利伫立了几秒，看着眼前的景象。这里的客人大多是年轻人，风格五花八门：穿着褪色牛仔裤的摇滚乐迷，穿西装、梳油头的雅皮士，蓄山羊胡、喝香槟的文青，挂着露齿微笑、长相迷人的金发冲浪客，以及穿着黑色皮衣的飞车党，只是安德鲁将他们称为“飙仔”。

酒吧的中间是表演区。一群穿着紫色低胸装的女孩大幅摇动着长腿，张大红色的双唇，对嘴形唱着歌手格洛里亚·盖纳的《我会活下去》，轮流对那些还没给小费的客人眨眼，夸张地卖弄风情。

哈利用手肘挤开一条路，去吧台点了饮料。

“马上就来，金发帅哥。”戴着罗马头盔的女服务生露出俏皮的笑容，以低沉声音回答。

“说真的，你跟我该不会是这座城市里最后的异性恋吧？”哈利拿着啤酒和果汁回来时问。

“除了旧金山以外，悉尼是全世界同性恋最多的城市，”安德鲁说，“澳大利亚内陆地区对性向不同的人没那么宽容，因此所有澳大利亚乡村的同性恋男孩会集中在悉尼，倒也不是什么怪事。顺带一提，不只是澳大利亚，每天都有来自全世界的同性恋拥进这里。”

他们往酒吧后方的另一座吧台走去，安德鲁叫唤柜台后方的一名女孩。她背对他们，有着一头哈利见过的最红的红发。她的长发垂落至紧身牛仔裤的后口袋，但无法遮掩她苗条的背部与可爱浑圆的臀部。她转过身，纤瘦迷人的脸上露出微笑，牙齿亮白，湛蓝色的双眼下方有许多雀斑。她要不是女人的话就太可惜了，哈利心想。

“还记得我吗？”安德鲁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迪斯科舞曲的噪声中大声喊着，“我过来问英厄的事。方便谈一下吗？”

红发女孩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点了点头，对另一个女孩说了几句话，便领他们走至厨房后头的小吸烟室里。

“有新消息吗？”她问。哈利一听便能确定，她说起瑞典话来肯定会比英语标准。

“我遇到过一个老人，”哈利用挪威话说，她惊讶地望向他，“他是亚马孙河的一个船长，他才用葡萄牙语说了三个词，我就马上知道他是瑞典人了。重点是，他在那里已经住了三十年，而我甚至还听不懂葡萄牙语。”

一开始，红发女孩还有些困惑，但随即笑了起来，颤动的笑声让哈利联想到某种罕见的鸟。

“这么明显？”她用瑞典话说。她有一副低沉平稳的嗓音，发音稍微带点卷舌。

“是语调，”哈利说，“人永远摆脱不了语调。”

“你们认识？”安德鲁一脸狐疑地认真看着他俩。

哈利望向红发女孩。

“不认识。”她回答。

这不是很可惜吗？哈利心想。

红发女孩的名字是比吉塔·恩奎斯特。她来澳大利亚已有四年，在奥尔伯里酒吧工作了一年之久。

“我们工作的时候当然会聊天，不过我跟英厄真的称不上熟，她大多时候都在谈自己的事。我们有群人常会一同出去，她偶尔也会一起，但我还是不太了解她这个人。她到这里时，才跟纽敦的男友分

手。我知道的她最私人的事，就是她觉得那段关系长远来看实在太紧张了。我猜她需要一个全新的开始吧。”

“你知道她在跟谁交往吗？”安德鲁问。

“不确定。就跟我说的一样，我们会聊天，但她从来不会跟我细谈她的生活，我也不会多问。十月，她北上去了昆士兰州一趟，显然是跟后来还有联络的一群悉尼朋友去的。她那趟好像认识了一个男的。一天晚上那男的还来过这里。我之前就告诉过你了，对吧？”她说，眼神中带着询问。

“我知道，亲爱的恩奎斯特小姐，我只是希望这位挪威同行能听到第一手的证词，同时看看英厄工作的地方。哈利·霍利是公认的挪威最好的警员，说不定能发现悉尼警方遗漏的事。”

哈利压下一股突然想咳嗽的冲动。

“‘憨豆先生’是哪位？”他的声音因沙哑而有些奇怪。

“‘憨豆先生’？”比吉塔困惑地看着他们。

“就是那个长得像英国喜剧演员……呃，是叫罗温·艾金森的吧？”

“哦，他啊！”比吉塔说，发出了同样的林中之鸟的那种笑声。

哈利心想，我喜欢这个笑声。比之前还要喜欢。

“你们说的是酒吧经理亚历克斯，他晚点才会过来。”

“我们有证据显示，他对英厄有兴趣。”

“亚历克斯老是盯着英厄看。对，他是对英厄有兴趣，但不只是英厄，他追过这家酒吧的大多数女孩，每个都拼命得很。英厄叫他‘憨豆先生’，但我们都叫他提琴蜉。他过得很辛苦，挺可怜的。年过三十了，还跟妈妈一起住在家里，看起来也没想过搬出去。不过他当上司绝对没话说。如果你们在怀疑他的话，我敢说他保证无害。”

“你怎么知道？”

比吉塔轻敲鼻侧。“他可没这个本事。”

哈利假装在笔记本上记下来。

“你知道她是否认识……呃，有这种本事的人？”

“这里有各式各样的人，不是每个人都是同性恋，加上她很有吸引力，所以有不少人注意到她。不过要说马上会想到的，恐怕一个也没有。有个……”

“什么？”

“没什么，没事。”

“警方推论，英厄是在当晚下班后遇害的。她下班后有约还是直接回家了？你知道吗？”

“她从厨房里拿了些剩菜，说是要喂狗的。我知道她没养狗，所以问了她要去哪里。她说要回家，仅此而已。”

“袋獾，”哈利喃喃地说。他好奇地看着他。“她的房东的确养了狗，”他说，“我想那些剩菜是要用来收买那条狗，好让她平安进屋的。”

哈利对她提供的信息表示感激。当 they 要离开时，比吉塔说：“这里所有人都很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的父母还好吗？”

“恐怕不太好，”哈利说，“他们很震惊，怪自己不该让她来这里。棺木明天会运回挪威。如果你们想寄花到葬礼上的话，我可以要到地址。”

“谢谢，你人真好。”

哈利差点就要再问别的事了，但他不能在谈及死亡与葬礼时这么做。走出酒吧的路上，她告别时的微笑还烙在他的视网膜上。他知道那画面将在他脑海中盘旋好一阵子。

“可恶，”他喃喃自语，“我到底该不该问？”

酒吧里，所有的异装人士和许多顾客都聚集在表演区旁，伴随音响播放的卡特里娜与波浪乐队的《在阳光下漫步》嬉闹着。

“奥尔伯里酒吧这种地方可不会花太多时间在哀伤与反省上。”安德鲁如此评论。

“或许本来就该这样吧，”哈利说，“日子还是得过。”他叫安德鲁

等他一分钟，又回到吧台那里，朝比吉塔挥手。

“不好意思，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什么？”

哈利深吸一口气，为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但一切为时已晚。“你知道城里有什么好吃的泰国餐厅吗？”

比吉塔想了一下。“本特街有一家，在市中心。你知道在哪儿吗？我觉得那家不错。”

“有好到让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这句话不算高明，哈利心想。再说，这么做太不专业了，说真的，简直不专业透顶。比吉塔发出一声沉吟，令人感到灰心，但哈利看得出情况还不至于此。无论如何，她的脸上仍挂着微笑。

“警官，这是你的惯用招式吗？”

“还挺常用的。”

“管用吗？”

“从统计数据来看吗？不算管用。”

她笑了，侧着头，好奇地打量哈利，接着耸了耸肩。

“可以吧。我明天有空。九点，你请客。”



6 主教

哈利坐在方向盘前，周围全是车顶发出的蓝色光芒。每当他转弯时，强风便会涌入车中。斯蒂安森的声音响起，随即又沉寂下来。弯曲的栏柱。病房与鲜花。走廊上褪色的照片。

哈利坐起身来。又是同样的梦。同样是早上四点。他试着继续睡，思绪却转到杀害英厄·霍尔特那个未知的凶手身上。

六点时，他想自己该起床了。在畅快地冲完澡后，他走出屋外，想找个地方吃早餐。天空是淡蓝色的，清晨的太阳虚弱无力。市中心方向传来人车声响，但这还没到早上的高峰时刻，没有大量红灯或许多涂着黑色睫毛膏的眼睛。国王十字区有股漫不经心的魅力和复古的美感，他不由得边走边哼起歌来。这个时候街上几乎空无一人，只有一些筋疲力尽的夜班族，几名盖着毯子睡在台阶上的人和脸色苍白、穿着薄上衣换早班的女子。

露天咖啡馆的老板站在店外，用水管冲洗人行道。哈利带着微笑上前，吃了一顿随兴决定的早餐。他吃着吐司和培根时，调皮的微风轻抚过他的餐巾。

“你起得还真早，霍利，”麦科马克说，“这样很好。大脑效率最高的时段是六点半到十一点，要我说，之后根本是一团糨糊。这里的清晨挺安静的，九点以后，吵到我连二加二都很难算得出来。你可以吗？我儿子说他得开着音响才能做功课，太安静容易分心。你能理解这种说法吗？”

“呃——”

“总之，昨天我受够了，冲进他房间关掉那台见鬼的机器。我儿

子尖叫着：‘我要听音乐才能思考！’我说他应该像正常人一样读书。他说：‘每个人本来就不同，爸。’他气得要命。没办法，他正值那个年龄。”

麦科马克暂停片刻，望向桌上的照片。

“你有小孩吗，霍利？没有？有时我会纳闷自己到底干了什么好事。顺便问一下，他们安排你住在什么鸟地方？”

“国王十字区的新月饭店，长官。”

“国王十字区。好吧。你不是第一个住在那里的挪威人。几年前，挪威有个主教什么的人到访这里，名字不记得了。总之，他在奥斯陆的工作人员帮他订了英皇十字饭店的房间，或许是因为名字有《圣经》相关的含意吧。主教与随行人员抵达时，一名经验丰富的妓女看见他神职人员的打扮，滔滔不绝地跟他说了一堆香艳的提议。我只要一想起他们还没把行李搬上楼，主教就退房的那一幕就……”

麦科马克笑到双眼泛泪。

“好了，霍利，今天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长官，我可以在英厄·霍尔特的尸体送回挪威前，先看一遍吗？”

“肯辛顿进来后可以带你去一趟停尸间。不过你不是已经拿到验尸报告的副本了？”

“是，长官。我只是……”

“只是怎样？”

“觉得还是亲眼看到会比较好一点，长官。”

麦科马克转向窗户嘀咕了几句。哈利猜那应该是“随便你”。

南悉尼停尸间地下室的温度只有八摄氏度，与外头街道上的二十八摄氏度天差地别。

“有什么见解吗？”安德鲁浑身发抖地问，裹紧外套。

“没有。”哈利说，看着英厄的遗体。她的脸在摔落时受到的损伤较小。一侧的鼻孔裂开，颧骨被撞凹，但他还是能一眼认出，这张蜡

黄的面孔与警方档案照里那名微笑的女孩是同一人。脖子上有黑色淤痕，身体其余部位则遍布淤青、伤痕与很深的割裂伤，其中一道甚至深可见骨。

“她父母想看照片，挪威大使解释这么做不太好，但律师很坚持。做母亲的不该看见女儿这副模样。”安德鲁摇了摇头。

哈利用放大镜观察颈部的淤伤。

“犯人用手勒死了她，用这种方式杀人不容易。凶手肯定很壮，要么就是相当激动。”

“再不然就是经验丰富。”

哈利望向安德鲁。

“这话什么意思？”

“她指甲里没有任何皮肤组织，衣服上也没有凶手的头发，就连指关节也没有擦伤。她死得很快，凶手的效率高到她甚至没机会反抗。”

“让你想起什么以前的案子吗？”

安德鲁耸肩。“只要干这行够久，所有谋杀案都会让你想起以前的案子。”

不，哈利想。还有另一种情况。只要干这行够久，你就会留意每一桩谋杀案的细节，并从细节区分出彼此的不同之处，使每件案子都显得独一无二。

安德鲁瞥了一眼手表。“再过半小时就要开早会了。我们最好赶快出发。”

调查小组的领导人是拉里·沃特金斯，一名有法律背景的警探，升职相当快。他的嘴唇很薄，头发稀疏，说话快速有效率且不带感情，也没有不必要的形容词。

“这人可以说缺乏社交能力，”安德鲁说，毫无修饰之意，“是个能力很强的警探，不过你绝对不会请他去通知受害者父母这种噩耗。他只要一紧张，就会脏话骂个不停。”他补充道。

沃特金斯的得力助手是谢尔盖·莱比，他总是精心打扮，顶着像南斯拉夫人的光头，蓄着黑色山羊胡，使他看起来就像穿着西装的恶魔梅菲斯特。安德鲁说，他通常不太信任这么讲究外表的人。

“但莱比不是真的骚包，只是很重视细节。除此之外，只要一有人和他聊天，他就习惯盯着自己的指甲看，这可不代表他是个傲慢的人。他还会在午休后清理自己的鞋子。别指望他会跟你多说什么，不管是关于他自己还是别的任何事情。”

小组中最年轻的成员是苏永。他体形瘦小，脖子像鸟一样细，是个开朗的家伙，脸上总挂着微笑。苏永一家人于三十年前从中国来到澳大利亚。十年前，苏永十九岁，父母回中国探亲，就此没了消息。如今，他得赡养祖父母及抚养两个妹妹，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其中至少有十小时面带微笑。“如果你有个烂笑话，记得说给苏永听。我保证他不管听到什么都会大笑。”安德鲁告诉他。此刻，他们全部聚集在一个窄小的房间里，角落处有台很吵的风扇，让空气多少流通了一点。沃特金斯站在众人前方的白板边，向其他人介绍哈利。

“这位挪威同行帮我们翻译了英厄房间里的那封信。霍尔，关于这点，你有什么消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霍——勒。”

“不好意思，霍利。”

“好吧……她显然刚跟一个叫埃文斯的人交往。按照信中内容来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桌上那张照片里与她手牵手的男人就是埃文斯。”

“我们查过了，”莱比说，“他应该就是埃文斯·怀特。”

“继续。”沃特金斯挑起他那双细眉说。

“我们没有太多他的相关资料。他的父母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从美国来到这里，拿到了居留证。当时要拿到居留证很简单。”莱比以一副开示的模样补充道，“总之，他们开着一辆露营车周游全国，餐单上可能只有素食、大麻与致幻剂。当时这算是常态。他们生了个孩子，后来离了婚。埃文斯十八岁时，父亲回美国去了，母亲则靠着科学论派与各种神秘主义的心灵教派来疗愈自己。她在靠近拜伦湾的地方开了一家叫‘水晶城堡’的店，贩卖一些转运石和从泰国进口的垃圾，专门卖给游客和寻找内在灵魂的家伙。埃文斯十八岁时，决定从

事越来越多澳大利亚年轻人选择的职业，”他说，转向哈利，“也就是啥都不干。”

安德鲁俯身轻声说：“对那些想四处旅游、冲浪，用纳税人的钱享受人生的家伙而言，澳大利亚是个完美的地方。这里有最好的社交环境与最棒的气候。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国家。”他又靠回椅背。

“当时他没有固定的住所，”莱比继续说，“但我们认为，直到前一阵子，他都和悉尼的白人游民一起住在郊区的一栋木屋里。我们到那里调查时，那些人说已经有一阵子没看到他了。他从来没被逮捕过，所以我们手上唯一的照片，恐怕是他十三岁时申请护照用的。”

“真了不起，”哈利由衷地表示，“这么短的时间内，可以借由一张照片与一个常见的名字，在一千八百万人中查出一个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的人，你们是怎么办到的？”

莱比用头朝安德鲁一比。

“安德鲁认出了照片中的小镇。我们传真了一张照片给当地警察局，他们给了我们名字。他们说，他在那里算是个人物。这话的意思就是，他是大麻贩子。”

“那肯定是个很小的城镇。”哈利说。

“宁宾镇，人口只有一千出头。”安德鲁插话道，“那里的经济来源原本是乳制品，但一九七三年澳大利亚学生联盟插了一脚，在那里办了一场叫作‘水瓶座音乐节’的活动，一切从此改变。”

笑声回荡在众人之间。

“这场音乐节的诉求，主要是理想主义、另类生活与回归自然之类的，但新闻的报道全集中在青少年吸毒与滥交这些事情上头。这场活动持续了十几天，但对某些人来说，它从没结束过。宁宾镇周遭的生长环境很好。在阳光照射下，什么东西都种得出来。这么说吧，我认为很久之前，乳制品就已经不是当地最主要的产业了。在主街上，你可以在距离当地警局五十米的地方，找到澳大利亚最开放的大麻市场。遗憾的是，就连致幻剂也是。”

“总而言之，”莱比说，“根据当地警方的说法，他最近又回到宁宾镇了。”

“新南威尔士州的州长就要对那里动手了，”沃特金斯插话，“联邦

政府显然要求他对当地快速发展的毒品市场有所行动。”

“对，”莱比说，“警方用侦察机与直升机拍了不少大麻田的照片。”

“好了，”沃特金斯说，“我们得逮到那家伙。肯辛顿，你很清楚自己的任务。至于霍利，我想你应该不反对多看看澳大利亚这个地方。我会请麦科马克联络宁宾镇，知会他们你会过去一趟。”



7 利斯戈

他们与众多游客一同搭乘单轨电车前往达令港，在港口站下车后找了张看得见码头风景的户外桌子。

两个穿高跟鞋的长腿女人走了过去。安德鲁翻了翻白眼，吹了个口哨，十分不符合警察的身份。那两个女人在餐厅里转头，厌恶地朝他们瞥了一眼。哈利摇摇头。

“你朋友奥托怎么了？”

“伤透了心，他的爱人喜欢上了一个女人，他被抛弃了。他说，要是你的情人是个双性恋，那么最后通常都会因为女人而结束这段关系。不过他会撑过去的。”

哈利感觉到有雨滴落下，惊讶地发现就要下雨了。他几乎没注意到西北方已遍布厚重的乌云，正朝这里飘来。

“你光凭一张在屋子前拍的照片就认出那里是宁宾镇，这是怎么办到的？”

“宁宾镇？我没告诉过你我我是个老嬉皮吗？”安德鲁笑着说，“很多人声称，根本没人记得起那里举办水瓶座音乐节时发生了什么。不过，至少我还记得主街那排房子的模样。那里看起来就像西部片里的非法小镇，全漆成了迷幻的黄色与紫色。好吧，说真的，我一直以为那些黄色与紫色只是不停嗑药产生的幻觉，直到我在英厄房间里看到那张照片。”

午餐结束后，他们回到会议室参加沃特金斯召开的另一场会议。苏永用计算机找到了一些有趣的案件记录。

“我查了新南威尔士州过去十年来没侦破的谋杀案，发现有四桩与这次的案件类似。尸体全被弃置在偏僻地带，其中两桩在掩埋场，一桩在森林边缘的路上，另一桩的尸体则漂浮在达令河上。这些女性可能全在其他地方遭到奸杀，接着才被弃尸在那里。最重要的是，所有人都是被勒死的，脖子上都有手指造成的勒痕。”苏永兴奋地说。

沃特金斯清了清嗓子：“这个发现相当惊人。勒杀在奸杀案中是相当罕见的情形。苏永，这几件案子的地点分布情况如何？达令河在他妈的内陆，距悉尼超过一千公里。”

“很不幸，长官，我找不出任何地点上的相关之处。”苏永看起来真的十分遗憾。

“好吧，十年之间，有四个女人在全州各地被人勒死，也不算太……”

“还有一件事，长官。每名受害者都是金发。我是说，不算真的金发，但发色很淡，接近白色。”

莱比吹了个无声的口哨。桌旁的众人全安静下来。

沃特金斯仍抱着怀疑态度。“苏永，你可以针对这些案子统计一下吗？就当好奇吧，统计一下这些案子的显著性差异，在我们大喊‘狼来了’以前，确认一下可能性是不是在合理范围内。以防万一，或许你该查查全澳大利亚的案件记录，包括尚未侦破的强奸案在内。或许我们能查到些什么。”

“这得花上一点时间。不过我会尽力而为，长官。”微笑又回到了苏永脸上。

“好了。肯辛顿，霍利，你们怎么还没去宁宾镇？”

“我们打算明天一早出发，长官。”安德鲁说，“我想先调查一件利斯戈市最近发生的强奸案。我觉得两者之间或许有什么关联。我们现在就要过去了。”

沃特金斯皱起眉头。“利斯戈？我们讲求团队合作，肯辛顿。这代表我们得动作一致，相互讨论，谁都不能擅自行动。就我所知，我们可从来没提起利斯戈的强奸案。”

“只是一种直觉，长官。”

沃特金斯叹了口气：“好吧，麦科马克似乎觉得你有种第六感。”

“你也知道，长官，我们黑人比起你们白人，与超自然世界的关联更紧密一点。”

“我的部门绝不会把警方的工作建立在这种事情之上，肯辛顿。”

“只是开玩笑，长官。当然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原因。”

沃特金斯摇头：“总之明天一大早就上飞机，可以吧？”

他们从悉尼驶上高速公路。利斯戈是个工业城市，人口在一万至一万二之间，但在哈利眼中，那里更像是中等规模的村庄。在警局外头的哨所顶端，有个警灯正不断闪烁着蓝光。

警长相当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姓拉森，身材肥胖，性情开朗，有着厚厚的双下巴，在挪威有远房亲戚。

“老兄，你认识姓拉森的挪威人吗？”他问。

“还挺多的。”哈利回答。

“我就知道。我听格兰说，我们家族有一堆人在那里。”

“肯定是这样。”

拉森还清楚地记得那桩强奸案。

“还好，利斯戈不常发生这种事。那件案子是十一月初的事。她在工厂值完晚班，走路回家时，在小巷里被人绑了起来，拖进一辆汽车掳走。犯人用一把大刀威胁她，带她转进蓝山山脚的一条僻静的森林道路里，在后座强奸了她。当另一辆车在他们后方按喇叭时，犯人对双手勒着她的喉咙。那辆车的司机正要去小木屋，说他很惊讶，没想到会有情侣在这条冷清的森林道路上做爱。也正因为这样，他没有下车。当犯人回到前座准备移车时，那名女子设法从后车门爬出车外，朝前一辆车跑去。犯人知道这下玩完了，所以用力踩下油门，就这么跑了。”

“他们都没看到车牌号码？”

“没，当时很暗，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

“那名女子没看清楚那个人的长相？你有嫌疑人画像吗？”

“当然有。呃，算有吧。就跟我说的一样，当时太暗了。”

“我们有张照片。你有那名女子的地址吗？”

拉森走到文件柜前东翻西找，气喘吁吁。

“对了，”哈利开口，“她是不是金发？你知道吗？”

“金发？”

“对，很淡，接近白色。”

拉森喘得更加厉害，双下巴也晃动起来。哈利这才发现，原来他是在笑。

“我可不这么认为，老兄。她是个库里人。”哈利望向安德鲁。

安德鲁抬头看着天花板。“她是黑人。”他说。

“黑得跟木炭一样。”拉森说。

“所以库里是个部落？”他们开车离开警察局时，哈利问。

“不太算。”安德鲁说。

“不太算？”

“说来话长。白人来到澳大利亚时，原住民的数量有七十五万，许多部落遍布在澳大利亚各地，有超过两百五十种语言，其中好几种相差之大，就跟英语与中文一样。很多部落都已经消失了。由于传统部落结构瓦解，原住民开始使用更通用的语言。而住在东南方的原住民族群就被称作库里人。”

“你怎么会没先搞清楚她是不是金发？”

“一时疏忽。我肯定看错了。挪威的计算机屏幕不会闪个不停吗？”

“妈的，安德鲁，我们可没时间浪费在这种揣测上。”

“有，当然有。我们还有时间做些让你心情变好的事。”安德鲁

说，突然右转。

“我们要去哪？”

“澳大利亚农业展示会，保证真材实料。”

“农业展示会？我晚餐有约，安德鲁。”

“哦？我猜是跟瑞典小姐吧？别担心，一下子而已。顺带一提，你身为挪威当局的警方代表，应该知道跟可能需要出庭作证的人私下交往，会有不太好的后果吧？”

“这顿晚餐是调查的一部分，这是不言自明的。我有很重要的问题得问。”

“你说了算。”



8 拳击手

市集位于相当空旷的地区，附近仅有零星的几家工厂与修车厂。拖拉机竞速决赛才刚结束，参加比赛的拖拉机停在大帐篷前方，浓浓的废气仍弥漫于整个区域。市集热闹嘈杂，各个摊位电话声与喊叫声此起彼落，每个人的手中似乎都拿着一杯啤酒，人人面带微笑。

“派对与生意的完美融合，”安德鲁说，“别假装挪威没有这种地方。”

“这个嘛，我们有市集，不过叫作展销会。”

“展……”安德鲁试着复述。

“当我没说。”

大帐篷处有几张大型海报，以巨大的红色字体写着“吉姆·奇弗斯拳击队”，下方有十名拳击手的照片，显然是拳击队成员。每个人都标注了姓名、年纪、出生地和体重等资料。底部写着：准备好接受挑战了吗？

里头的桌子前有一群年轻男子正排队在纸上签名。

“怎么回事？”哈利问。

“这些年轻人想尝试击败吉姆的拳击手，要是成功的话，就可以拿到丰厚的报酬，更重要的是，可以受到当地人的敬重，赢得名声。现在他们正在签署声明，表示自己身体健康，同意主办单位不需因为他们受伤担负任何责任。”安德鲁解释。

“什么啊，这合法吗？”

“这个嘛……”安德鲁迟疑了一下，“一九七一年有过禁令之类的东西，所以他们稍微改变了做法。一开始，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吉姆·奇弗斯带着拳击队跑遍全国的集会与市集。吉姆拳击队里的许多成员后来都成了拳击冠军。队上总是有各个民族的人——意大利、希腊，还有原住民。当时，参赛者可以选择跟谁打一场。举例来说，要是你反犹太，就可以挑个犹太人，即使你被那名犹太人痛殴的概率更高。”

哈利笑了：“这样不会加深种族歧视吗？”

“或许吧，但也可能不会。澳大利亚人已经很习惯跟不同文化与种族的人一同生活，不过多少还是会有些摩擦，真想打一架的话，在擂台上总比在街上好多了。原住民在吉姆拳击队里可以成为英雄，完全不会被问出身。他在所有的屈辱中创造了一点团结与荣誉感。我不认为这会加深种族间的隔阂。要是白人在这种情况下被黑人揍了一顿，这只会为黑人赢得更多尊重，而非招来仇恨。澳大利亚在这方面还挺有运动精神的。”

“你听起来简直就是个种族歧视的白人大老粗。”

安德鲁大笑：“差不多吧，我是个没开化的野蛮人。一个来自内陆、不懂何谓文明的家伙。”

“可不是嘛。”

安德鲁笑得更加响亮。

第一回合开打。一名红发家伙戴着自己的手套，在一群支持者的簇拥下，走上前迎接对手。他身形矮小，肌肉结实，但对方那名吉姆拳击队的选手比他还矮小得多。

“势均力敌。”安德鲁说，一副经验丰富的模样。

“又是第六感？”哈利问。

“一看就知道了。红色头发，明显是爱尔兰人，通常都是狠角色。这场肯定激烈。”

“上啊，约翰尼，上！上！上！”那群支持者大喊。

这句加油口号重复了还不到三次，比赛便已告终。约翰尼的鼻子被打了三拳，不愿继续下去。

“爱尔兰人都不像爱尔兰人了。”安德鲁叹气。

扩音器发出杂音，主持人介绍吉姆拳击队中外号“穆里”的罗宾·图文巴和身材高大的当地参赛者——外号“大厅”的博比·佩因。博比从绳圈上一跃而过，引起一阵热烈欢呼。他脱掉上衣，露出满是胸毛的壮硕胸膛与鼓胀的二头肌。一名白衣女子在擂台边不断跳动。博比给了她一个飞吻后，在两名助手的协助下系紧拳击手套。图文巴从绳索间跨进擂台时，四周则尽是嘘声。他的身形笔挺，肤色黝黑，长相迷人。

“穆里是什么意思？”哈利问。

“昆士兰的原住民。”

那帮约翰尼的支持者把“博比”这个名字套用在他们原本的口号中，又开始生龙活虎起来。锣声响起，两名选手同时接近对方。白人体形较大，几乎比黑人对手高上一个头，但就算是外行人也可轻易看出，他的动作不如图文巴那般轻盈优雅。

博比冲上前，朝图文巴挥出一记导弹般的重拳，图文巴摇晃着身体向后移动，闪过攻击。观众发出懊恼的叫声，白衣女子则尖声喊着加油。博比连续挥出几拳，全被图文巴闪过。他小心翼翼地挥出右拳试探，击中博比的脸。博比踉跄着向后退了两步，模样又惊又怒。

“我应该在他身上押两百块。”安德鲁评论。

图文巴绕着博比，挥出几记刺拳，在博比挥舞粗如树干的手臂时，一派轻松地往后闪开。博比气喘吁吁，发出受挫后的怒吼，图文巴则露出一副这情景很稀奇的模样。观众开始吹口哨。图文巴举起一只手，像是对观众致意，接着击向博比腹部。他弯下腰来，就这么待在擂台角落。图文巴后退两步，像是为博比感到担忧。

“解决他，你这个臭黑鬼！”安德鲁大喊。图文巴惊讶地转过身来，面带微笑，单手高举过头，挥舞了一下。

“别站在那里傻笑，快搞定他，笨蛋！我在你身上下了注！”

图文巴转身准备结束比赛，但他正要挥出最后一击时，锣声响起。主持人拿起麦克风时，两名拳击手已朝各自的角落走去。那名白衣女子站在博比那一块，口中不断咒骂，他的一名助手递给他一瓶啤酒。

安德鲁十分生气地说：“罗宾是个滥好人，不想真的让那个白小子受伤。但他好歹也该把我买他赢这件事放在心上。真是没用的家伙。”

“你们认识？”

“对，我认识罗宾·图文巴。”安德鲁说。

锣声再度响起，这回博比站在角落等候图文巴过来，后者则果断地迈出步伐迎上前去。博比高举双臂保护头部，图文巴则朝他身体轰上一拳。博比无力地向后靠在绳圈上。图文巴转头，以恳求的眼神看着身兼裁判的主持人，希望他能叫停。

安德鲁再度大喊，但为时已晚。

博比挥出一拳，让图文巴飞了起来，重重落在擂台的帆布地板上。他摇摇晃晃地起身，一脸茫然，博比则像飓风般展开攻击。这波攻势毫无间断，拳拳到肉，图文巴的头被打得来回晃动，像乒乓球似的，一侧鼻孔流出血丝。

“妈的！骗子！”安德鲁大喊，“他妈的，罗宾，你中计了。”

图文巴的双手举至面前，逐步后退，博比则紧跟不放，不断挥出左拳，接着又是力道十足的右勾拳重击。观众陷入狂热状态。那名白衣女子又站了起来，尖声大喊他名字的第一个字。她音拉得很长，声音刺耳不已：“博——”

那群欢呼者马上换上他们的新口号，让主持人不禁摇头。“上啊，博比，上！上！上！博比最棒！”

“就这样了。要结束了。”安德鲁丧气地说。

“图文巴输了？”

“你疯了不成？图文巴会宰了那个浑蛋。我原本还希望今天不会太吓人呢。”

哈利集中精神，试着像安德鲁那样看出端倪。图文巴向后倒至绳圈上头，在博比朝他的腹部狠狠挥上一拳时，几乎已呈放弃状态。有那么一刻，哈利以为图文巴睡着了。那名白衣女子扯着图文巴身后的绳圈。博比改变策略，转而攻击头部，但图文巴前后移动身体，闪过这波攻势，动作缓慢、慵懒、流畅，就像蛇似的，哈利想，就像一

条……

眼镜蛇！

博比的拳头才挥至一半，动作便停顿下来，头朝左侧半转，表情看起来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事情，接着双眼向上翻，护齿滑落，鲜血自断裂鼻梁的伤口中流出，几乎是喷出的。图文巴等了一会儿，直至博比往前倾时，才又补上一拳。帐篷内一片死寂，当第二拳击中博比的鼻子时，哈利听见一声吓人的骨折声响，而那名女子仍在尖叫着他的名字：

“——比！”

博比头部溅出一片汗水与鲜血混合成的红雾，洒在擂台角落。

主持人冲上前去，做出比赛结束的手势，此刻却已显得多此一举。篷内仍然一片寂静，只有白衣女子从中央走道走出帐篷时发出的脚步声。她的衣服正面溅满了血，脸上一副和博比一样惊讶的神情。

图文巴试着扶博比起身，但两名助手将他推开。现场响起零星掌声，随即又微弱下来。主持人走上前，高举起图文巴的手。嘘声开始越来越大，安德鲁摇了摇头。

“肯定有不少小伙子把他们的钱押在本地的拳王头上，”他说，“一群白痴！走吧，我们去拿钱，然后找那个笨蛋穆里谈一下正经事。”

“罗宾，你这个浑蛋。你应该被抓去关起来才对——我说真的！”

图文巴正用一条包着冰块毛巾敷着眼睛，露出灿烂的微笑。

“小鬼！我就知道听到你的声音了。你又开始赌博？”图文巴轻声说，声音立即让哈利联想到那类让人乐意倾听的人，听起来温柔舒服，一点也不像刚刚打断别人鼻子的人，更别说对手体形几乎是他的两倍。

安德鲁哼了一声。“赌博？在我的时代，把钱押在奇弗斯选手身上，从来都不能算是赌博。不过现在我不确定了。你竟然会中了那个白人臭小子的计？今时不同往日喽！”

哈利清了清喉咙。

“哦，对了，罗宾，跟我朋友打声招呼。这位是哈利·霍利。哈

利，这位是昆士兰最讨人厌的无赖和虐待狂罗宾·图文巴。”他们握手致意，哈利觉得自己的手像是被一道门夹住了似的。他挤出一句“你好吗”，得到一个带着灿烂微笑的回答：“好到没话说，老兄。你好吗？”

“从没这么好过。”哈利说，按摩着自己的手。

这种澳大利亚式握手实在对身体有害。安德鲁表示，打招呼的重点在于要超乎想象地夸张，要是淡淡的一句“我很好，谢谢”，会被认为过度冷淡。

图文巴用大拇指朝安德鲁一比：“说到无赖，小鬼告诉过你，他以前也是吉姆·奇弗斯的拳击手吗？”

“关于……呃，小鬼的事情，我还有很多不知道的部分。他是个神秘的家伙。”

“神秘？”图文巴大笑，“他话可多了。你只要开口问一下，小鬼就会告诉你所有你想知道的事。不过他肯定没告诉你，他之所以离开吉姆拳击队，是因为别人认为他太危险了。是真的。小鬼，你摸着良心说，你打断了多少人的颧骨、鼻子和下巴？每个人都认为他是新南威尔士州最优秀的年轻拳击手，不过有个大毛病——根本没有自制力，也完全不守规矩。最后，他把一个裁判揍倒在地，只因为他觉得对方太早叫停比赛。这就是小鬼！要我说，这根本就是嗜血。结果小鬼就这样被禁赛了两年之久。”

“是三年半，多谢解说！”安德鲁笑着说，“我告诉你，那裁判是个如假包换的烂货，我只不过轻轻碰他一下，他竟然就把锁骨给摔断了，你能想象吗？”

图文巴与安德鲁鼓掌大笑，笑弯了腰。

“我在打拳时，罗宾甚至还没出生。他只是说出我告诉他的故事而已，”安德鲁说，“我只要有空就会去照顾一些社会底层的孩子，罗宾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安排了拳击课程，同时告诉他们一些我的遭遇，内容半真半假，借此让他们了解控制自我的重要性，有点吓吓他们的意思。不过罗宾显然没搞懂这些，反而步了我的后尘。”

图文巴变得一脸严肃：“我们通常都很规矩，哈利，会先给他们一点警告，接着才认真动手，好让他们知道谁是老大，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样子他们才会尽早认输。不过刚刚那家伙的确挺能打的，说不

定真的会伤到别人。像这种人就该得到应有的教训。”

门开了。“去你的，图文巴，你是嫌麻烦不够多吗？你打断了本地警察局长女婿的鼻子。”那名主持人一脸愤怒，朝地板上重重地吐了口痰，声音响亮，像是以此强调怒气。

“单纯只是反射动作而已，”图文巴说，看着那口棕色的痰，“以后不会再犯了。”他偷偷朝安德鲁使了个眼色。

他们站了起来。图文巴与安德鲁拥抱了一下，用哈利听不懂的语言快速交谈几句。他拍了拍图文巴的肩膀，让握手这件事显得多此一举。

“你们刚刚说的是哪种语言？”哈利上车后问。

“哦，那个啊，那是一种克里奥尔语，是英语跟原住民语言的混合语。澳大利亚有很多原住民都用这种语言交谈。你觉得刚刚的拳击赛如何？”

哈利想了一下才回答：“看你赢了点钱还挺有趣的，不过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原本应该到了宁宾镇才对。”

“要是没跑这一趟，你今晚就没法去悉尼了，”安德鲁说，“你也就不能跟那个女孩约会，接下来就没戏唱了。我们在讨论的，可能是你未来的老婆跟两个小霍利的妈呢，哈利。”

东半球的太阳落下时，他们行经树木与低矮的房屋，一同笑了起来。

他们抵达悉尼前天便暗了。但位于市中心的电视信号塔就像一个巨大的灯泡，为他们指出方向。安德鲁驶进环形码头，歌剧院就在不远处。一只蝙蝠迅速地在车灯前不断飞舞。安德鲁点燃一支雪茄，示意哈利留在车上。

“对原住民来说，蝙蝠是死亡的象征。你知道吗？”

哈利不知道。

“想象一个地方，那里的人与世隔绝了四千年之久。由于海洋将他们与最近的大陆隔绝开来，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没经历过犹太教的时代，更别说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了。就算如此，他们还是靠想象力创造了自己的来历。深爱所有生命，并致力于照顾他们的造物主拜阿

米，创造了第一个人类贝鲁克伯。反正这个拜阿米是个大好人就对了，也有人会叫他‘伟大的父爱圣灵’。拜阿米把贝鲁克伯与他的妻子安排在一个很棒的地方生活，并在附近留下一棵刻有他印记、叫作‘雅伦’^[1]的圣树，而那里则是一群蜜蜂的家。

“你可以从任何地方拿取你想要的食物，我把整个国度都赐给了你，但这棵树仍是我的，’他对两个人这么警告，‘要是你们尝试从那里拿取食物，就会有許多不幸降临，紧紧跟随你们。’总之大概就是这类话吧。有一天，贝鲁克伯的妻子正在收集柴火，来到了雅伦树那里。一开始，她被眼前圣树的高耸程度吓了一跳，但由于周围的木材实在太多，所以她并没有顺从内心的第一个冲动——拔腿就跑。再说，拜阿米也没提过木柴的事。当她在圣树周围收集柴火时，听见头上有嗡嗡声掠过，于是抬头看向蜜蜂，看见从树上顺着树干流下的蜂蜜。过去她只尝过一次蜂蜜，而这里的数量足够吃上好几餐。蜂蜜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亮。最后，贝鲁克伯的妻子无法抗拒诱惑，爬上了树。

“就在那个瞬间，一阵冷风从上方吹来，一道邪恶的巨大黑色翅膀的阴影笼罩着她。那是一只叫作纳拉登的蝙蝠，是拜阿米派来守护圣树的。那女人跌至地上，回头跑进山洞里躲了起来。不过为时已晚，她把死亡释放到了世上，那只名叫纳拉登的蝙蝠就是象征，所有贝鲁克伯的后人都会受这个诅咒影响。雅伦树为了这场悲剧流下苦涩的泪水。泪水沿树干流下，逐渐变厚，也就是现在树皮上会有红色橡胶的原因。”

安德鲁开心地抽着雪茄。

“跟亚当和夏娃是同一套戏码，对吧？”

哈利点头，承认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或许，这是因为人类不管住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不知为何，都会享有相同的幻想与想象力。这是我们的天性，就像连接到同一个硬盘似的。就算我们有许多不同之处，也迟早会得到相同的答案。”

“希望如此，”安德鲁说，在烟雾中眯起双眼，“希望如此。”

[1] 一种澳大利亚金合欢树，“雅伦”为音译。



9 水母

比吉塔九点十分抵达时，哈利已喝完了第二杯可乐。她身穿纯白棉质连衣裙，一头红发扎成令人印象深刻的马尾。

“我正要担心你不会来了。”哈利说。这通常是句玩笑话，但他是认真的。从他们约好的那一刻起，他便开始担心了。

“真的？”她用瑞典话说，对哈利露出调皮的表情，让他觉得这会是个很棒的夜晚。

他们点了泰式猪肉绿咖喱、腰果鸡肉锅、澳大利亚霞多丽白葡萄酒与巴黎水。

“我得说，我没想到会遇见远离故乡的瑞典人。”

“不用意外，澳大利亚大概有九万瑞典人吧。”

“什么？”

“大多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移民来的，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瑞典失业率上升，也有很多年轻人选择留在这里。”

“我还以为瑞典人还没抵达海峡旁的赫尔辛格，就会开始想念他们的肉丸和仲夏夜舞会了。”

“你想到的肯定是挪威人。你们真是疯了，你们这些人！我在这里遇见的挪威人，全都是待不了几天就嚷着想回家，两个月后，他们还真的回挪威去了，而且是穿着羊毛衫回家！”

“但英厄不是？”

比吉塔静了下来：“对，英厄不是。”

“你知道她为什么待在这里吗？”

“可能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吧。你来度假，爱上了这个国家，它的气候、悠闲的生活方式，不然就是爱上了什么人，接着去申请延长居留。北欧女孩要在酒吧找到工作不算太难，突然间，你就会待得越来越久，要留下来实在太容易了。”

“你也是？”

“或多或少吧。”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只是吃着东西。咖喱又浓又稠，十分美味。

“你对英厄的男友了解多少？”

“就跟我说的一样，有天晚上，他突然出现在酒吧。他们是在昆士兰认识的，我想应该是弗雷泽岛吧。他看起来像是你以为早就销声匿迹的那类嬉皮士，只是没想到这种文化竟然在澳大利亚保存得好好的。他绑着长辫子，一身色彩缤纷的宽松衣服，就像是要走进伍德斯托克的海滩一样。”

“伍德斯托克是在内陆，纽约那里。”

“他们不是会在那里有一个湖游泳吗？我好像还有点印象。”

哈利仔细地观察她。她俯身吃着食物，模样十分认真。雀斑集中在她的鼻子上。哈利觉得她漂亮极了。

“你应该不清楚那件事吧，你太年轻了。”

她大笑：“那你呢？已经过了那个年龄了吗？”

“我？有时会这么觉得吧。这种感觉跟这一行有关，内心会老得很快。不过我希望自己还不至于那么身心俱疲，从今以后活得像个行尸走肉。”

“啊，你好可怜噢……”

哈利露出苦笑：“或许你会这么想吧，但我可不是要借这种话来激起你的母性本能。虽然这可能是个好点子，但我只是说出事实而

已。”

服务生经过他们，哈利趁机又点了一瓶水。

“每次你侦破一件谋杀案，就会因此受点伤。不幸的是，案子通常都是由人性的挫败感引发的，全是些悲惨的故事，没有什么引人入胜的动机，与你想象中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推理小说不同。一开始，我把自己看成伸张正义的骑士，但有时，我觉得自己更像垃圾桶。凶手通常都是些讨厌鬼，你甚至很难举出十种不同的理由，来说明他们为什么会犯下这种事。所以，这些事通常会让你感到挫败，觉得他们干吗不干脆自我了断，而要拖着别人下水。这些话听起来或许太沉重了……”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讽刺你的。我懂你的意思。”她说。

街上吹来微风，餐桌上的烛火摇曳闪烁。

比吉塔告诉哈利，她在四年前与男友在瑞典收拾行囊出发，坐着公交车一路旅行，自悉尼搭便车到凯恩斯，并在帐篷或背包客旅馆中过夜，做些服务生与厨师的工作，在大堡礁潜水，与海龟及锤头鲨共泳等。他们计划在乌卢鲁存钱，搭火车从阿德莱德前往艾丽斯斯普林斯，去墨尔本听拥挤的房子乐队的演唱会，没想到却在悉尼的一家汽车旅馆里遇到了瓶颈。“很奇怪，一切可以如此顺利，却也可以突然间就……出了问题。”

“问题？”

比吉塔有些犹豫，或许是认为自己告诉这个挪威人太多事，太过坦白了。

“我真的无法解释。一路上我们丢失了我们之间的什么东西，而且不以为然。我们的目光不再投射到彼此身上，很快地，也不再碰触对方，变得就跟旅伴差不多，仿佛只是因为双人房比较便宜，有两顶帐篷会比较安全才同行的。他在努沙认识了一个德国人，是个有钱人家的女儿，所以我继续上路，让他好好享受一下风流韵事。我一点也不在乎。等他抵达悉尼时，我告诉他自己爱上了一个认识不久的美国冲浪客。我不知道他相不相信，或许他很清楚，我只是给了彼此一个结束一切的借口罢了。我们试着在悉尼的汽车旅馆里吵架，但连吵都吵不起来。所以我叫他先回瑞典，我之后再跟上。”

“所以他比你先回到瑞典好一阵子了。”

“我们在一起六年。要是我说我不太记得起他的模样，你会相信吗？”

“信。”

比吉塔叹了口气：“我没想到会变成这样。我原本相信我们会结婚生子，住在靠近马尔默郊区一栋带花园的房子里，门前台阶上还放着《南瑞典日报》。而现在……现在我已经很难记起他的声音，或与他做爱的感觉，或……”她抬头望向哈利，“或是在我喝了几杯酒，话说个不停时，他会怎么彬彬有礼地叫我闭嘴。”哈利笑了。她对哈利一口酒也没喝这件事未置一词。

“我这不是彬彬有礼，只是听得入神而已。”他说。

“要是那样，你也得说出你自己的事才行，而不只是告诉我，你是个警察。”

比吉塔靠在桌子上。哈利告诉自己视线不要往下移。他可以闻到她的香味，并贪婪地吸着那股芬芳。他可不能让自己上当。像是卡尔·拉格斐与克里斯汀·迪奥那些狡猾的浑球做出来的衣服或香水，实在很容易让穷人就那么被蒙骗过去。

她的味道太迷人了。

“好吧，”哈利起了话头，“我有个妹妹，母亲已经过世了。我住在奥斯陆德扬区一栋没办法摆脱的房子里。我没有什么跟人长久交往的经历，只有一个曾在我心里留下印记。”

“真的？所以现在也没交往对象？”

“不算有吧。我跟几个女人有着没什么意义的单纯关系，如果她们不打电话给我，我才会偶尔打给她们。”

比吉塔皱起眉头。

“怎么了？”

“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接受这种男人。女人也是。这方面我比较老派。”

“这是当然，我早就把这些关系全抛开了。”哈利说，举起装着矿泉水的玻璃杯。

“另外，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能接受你这种油嘴滑舌的答案。”

“那你喜欢哪种男人？”

她用手托着下巴，双眼放空，思索着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想我比较清楚自己不喜欢哪种男人。”

“那你不喜欢怎样的男人？除了油嘴滑舌的。”

“喜欢查岗的那种。”

“吃过不少苦头？”

她笑了。“给你一个提示，大情圣。要是你想勾引女人，就得让她觉得自己独一无二，让她觉得享有别人无法得到的特殊待遇。在酒吧里勾搭女孩的人都不懂这个道理。不过我想对你这种放荡不羁的人来说，这点应该无关紧要吧。”

哈利放声大笑。“我说的几个其实只有两个而已。会说几个，是因为这样听起来不羁一点，比较……像有三个或更多。附带一提，其中一个自她说自己又开始与前任联络后，我们就再没碰过面了。她很感激我，因为我始终没让这段关系变得太复杂，而且也……我猜，应该可以说是不具有任何意义吧。至于另一个女人，在我们开始那段关系时，我就始终坚持自己只负责让她可以保有一点性生活，一旦有谁找到了对象，这段关系就得停止。等等，为什么我得为自己辩解这些？我只是个连跳蚤都不会伤害的普通男人。你这是暗示我在对什么人放电吗？”

“当然，你明明就是在对我放电。别装了！”

哈利没否认：“好吧，我表现如何？”

她花了很长时间啜饮一口酒，思考着这个问题。

“大概是B吧，我猜。中等分数。不对，就是B没错……你的表现还不赖。”

“听起来像是B-。”

“差不多喽。”

港口的天色已暗，几乎空无一人，一阵清风扑面而来。在通往灯

火通明的悉尼歌剧院的台阶上，有一对超重的新郎与新娘正摆出姿势让摄影师拍照。他不断指挥那对新人左右移动。他们在移动庞大的身躯时，一副恼怒的模样。最后，他们总算达成共识，而这场在歌剧院前的夜间摄影，则在微笑、大笑，可能还带着些泪水的情况下告一段落。

“这就是人家说的喜气扬扬。”哈利说，“在瑞典也这么讲吗？”

“对，一样，你在瑞典肯定也是一副喜气扬扬的模样。”比吉塔取下发带，站在港口栏杆旁吹着微风，面对歌剧院。

“嗯，你肯定会。”她又重复一次，就像是自言自语。她把长着雀斑的鼻子转向大海，一头红发被风拂起。

她看起来就像一只水母。哈利不知道水母原来可以美成这样。



10 名为宁宾的小镇

飞机降落在布里斯班时，哈利的手表指向十一点，空姐广播时却说现在才十点。

“昆士兰州没有夏令时，”安德鲁告诉他，“对这里来说这是个很重要的政治问题，最后还是用投票决定的，这里的农民全投了反对票。”

“哇哦，听起来像我们到了什么大老粗的国家似的。”

“差不多，老兄。直到几年以前，这个州还不准留长发的男人入境，禁令相当严格。”

“你是在开玩笑吧？”

“昆士兰州是个挺特别的地方。或许他们不久之后就会禁止光头了吧。”

哈利摸着自己接近平头的头发：“我在昆士兰州还有什么特别需要留意的吗？”

“如果你口袋里有大麻的话，最好留在飞机上。昆士兰州的毒品法规比其他州还要严格。水瓶座音乐节会选在宁宾镇举办并非凑巧，因为那个小镇正好位于边境，属于新南威尔士州。”

他们找到了租车公司，那家公司通知过他们车子已准备妥当，正等着他们上路。

“另一方面，昆士兰也有像弗雷泽岛这种地方，英厄就是在那里认识埃文斯的。那座岛其实没比一个大沙洲大到哪里去，不过那上头

有一座热带雨林，世界上最清澈的湖泊，还有白到不行的沙滩，简直像大理石做出来的。那个一般称作硅沙，因为其中硅的含量比一般沙子高出许多。说不定都可以直接做成计算机了。”

“富足之乡，对吧？”柜台后方的家伙说，把车钥匙递给他们。

“福特护卫者？”安德鲁皱着眉头，但还是签了名，“这种车还跑得快吗？”

“政府优惠项目，警官。”

“还用你说。”

太阳炙烤着太平洋高速公路，在他们前方，布里斯班地平线上的玻璃与石头看起来就像水晶吊灯一样闪闪发光。

他们在高速公路上往东行驶，一路上尽是起伏的乡村绿地，在森林与农田间交错出现。

“欢迎来到澳大利亚的内陆。”安德鲁说。

他们经过一群正在吃草的牛，牛群用昏昏欲睡的眼神望向它们。

哈利笑了起来。

“怎么了？”安德鲁问。

“你看过美国漫画家拉森的那则漫画吗？里面有群用两只脚站着的牛，正在草地上闲聊，其中有头牛对大家发出警告：车来了！”

一阵沉默。

“拉森是谁？”

“算了。”

他们经过几栋低矮的木屋，屋前有阳台，门口挂着蚊帐，每栋屋外都停着一辆小货车。他们驶经一群体形健硕的驮马，它们用哀怨的眼神看着它们，围栏内拥挤的猪则开心地在泥地里打滚。道路越来越窄。约莫午餐时间时，他们在一座路标上写着“乌基”的小镇停车加油，路牌上写着这座小镇曾有两年被评为澳大利亚最干净的城镇，但并未说去年的赢家是哪座城镇。

“我的妈呀。”他们驶进宁宾镇时，哈利如此说道。

镇中心长约一百米，四处漆满了彩虹般的各种颜色，以及一群像是从哈利收藏的喜剧二人组奇客和钟的电影录像带里走出来的角色。

“我们回到一九七〇年了！”他喊着说，“我是说，你看那里，简直就是彼得·方达与贾妮斯·乔普林抱在一起嘛。”

他们沿街道慢慢向前驶，街上那些像是在梦游的人纷纷望向他们。

“真是太妙了。我从来没想过还会有这种地方。简直会把人笑死。”

“为什么？”安德鲁问。

“你不觉得很有趣吗？”

“有趣？我只知道，现在看起来，这些梦想家的确很容易被人当成笑话。我知道，现在新生代觉得，当时那些抽大麻的人所谓的爱的力量根本什么也不是，只懂得弹弹吉他，读读自己写的诗，一时兴起就和别人做爱。我也知道，伍德斯托克音乐节那些创办人后来都系着领带去面试，调侃着回顾当时那些想法。现在对他们而言，那些事情都太天真了。但我也知道，要是没有那个年代所主张的理想，现在的世界肯定会大不相同。像‘爱与和平’这种口号现在可能是陈词滥调吧，但当时我们是认真的，而且深信不疑。”

“安德鲁，你当嬉皮士是不是有点太老了？”

“是啊，我是老了。我是退伍的嬉皮士，一个奸诈鬼。”安德鲁笑了，“很多女孩都在安德鲁叔叔的引导下，献出了第一次，就此进入复杂神秘的性爱世界。”

哈利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还以为你是认真在谈理想主义，你这个老色鬼。”

“我当然是在谈理想主义，”安德鲁愤慨地说，“我怎么能把这些青涩得像脆弱花朵般的姑娘留给那些满脸青春痘的笨拙少年，让她们在七十年代剩下的日子饱受创伤？”

安德鲁朝窗外瞥了一眼，笑出声来。一名留着长发与胡须的男人身穿紧身上衣，坐在长椅上，举起两根手指比出和平的手势。一辆老

旧的黄色露营车外挂着块写着“大麻博物馆”的牌子，下方则有一段字体较小的文字：门票一美元。要是付不起，进来就对了。

“这是宁宾镇的大麻博物馆，”安德鲁解释，“里头全是些垃圾，不过我记得有些有趣的照片，是作家肯·克西、杰克·凯鲁亚克与其他先驱者那场墨西哥之旅的照片。当时他们正在做实验，想用药物增强人的意识。”

“那时致幻剂还没被当作危险物品？”

“就连性爱也很健康。真是段美好时光，哈利·霍利。老兄，你当时真应该在这里的。”

他们把车停在主街上，再走回来。哈利取下他的雷朋墨镜，试着让自己看起来像普通人。今天显然是宁宾镇上的平常日子，哈利与安德鲁被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团团包围。“好货！这是澳大利亚最好的货，老兄……这货是从巴布亚新几内亚来的，包你爽翻。”

“巴布亚新几内亚，”安德鲁哼了一声，“就算这里是大麻界的首都，走在路上的人还是会觉得大麻的产地越远，质量就越好。要我说，澳大利亚人就吃这套。”

一名纤瘦的怀孕女子坐在“博物馆”前的椅子上，向他们挥了挥手。她看起来从二十到四十岁之间都有可能，身穿宽松且颜色鲜艳的裙子，以及下半段扣子解开的衬衫，露出如鼓一般紧绷突起的腹部。她看起来有点面熟，哈利心想。从她瞳孔的大小来看，哈利能断定她今天的早餐里肯定含有比大麻还强效的玩意儿。

“你们在找什么别的东西吗？”她说，留意到他们一点也不想买大麻。

“不——”哈利开口。

“致幻剂。你们想找致幻剂对不对？”她倾身向前，语气热切。

“不对，我们不是要买致幻剂，”安德鲁坚定地低声说道，“我们是在找别的东西，你懂我的意思吗？”

她凝视着他们。安德鲁做了个要离开的动作，但她跳了起来，拉着他的手臂，动作显然没因怀孕受到影响。“好吧，不过不能在这里。十分钟后，到那边的酒吧找我。”

安德鲁点头。她挺着大肚子，转身快步沿街道离去，一只小狗跑在她身后。

“我知道你怎么想，哈利。”安德鲁点燃一支雪茄，“这样骗一个好心妈妈，让她以为我们会买点海洛因不算什么好事。警察局就在离这里一百米的街上，我们可以从那里打听到埃文斯·怀特的消息。不过我有个预感，这么做会快得多。走吧，我们去喝杯啤酒，看看会发生什么。”

半小时后，好心妈妈带着一名男人走进空无一人的酒吧，一同找着他们两个的踪影。那人就像演员克劳斯·金斯基扮演的德古拉伯爵，苍白，精瘦，一身黑衣，就连双眼下方也有着相同的黑色眼袋。

“你瞧，”安德鲁低声说，“你根本没办法指责他从不尝自己卖的东西。”

好心妈妈与翻版的金斯基径直朝他们走来。后者完全没有浪费时间的意思，直接跳过了闲聊阶段。

“要多少？”

安德鲁一副正襟危坐的模样，背对着他们。“我希望人越少越好，到时再谈钱的事情，先生。”他头也不回地说。

金斯基撇了撇嘴，好心妈妈随即满脸不悦地离去。她的酬劳可能是以抽成计算，哈利猜，她与金斯基之间的信任关系，就跟一般瘾君子之间的关系一样：根本不存在。

“我身上什么也没带，如果你是警察，我就把你的睾丸给割了。先让我看钱，再一起离开这里。”他说得很快，相当紧张，不断左顾右盼。

“很远吗？”安德鲁问。

“走几步就到了，不过可以让你享受很——久。”他微笑着说，稍微露出牙齿又马上合上了嘴。

“很好，老兄。坐下，把嘴给我闭上。”安德鲁说，亮出警徽。金斯基僵住了。哈利站起身，拍了拍腰带后方。他根本不可能去检查哈利身上是否真有武器。

“这是什么业余戏码？我说过了，我身上什么也没带。”他挑衅地

说，用力在安德鲁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

“我想你应该认得本地的警长和他的助手吧？他们或许认得你。不过，他们知道你连白粉也开始卖了吗？”

那人耸了耸肩。“有人提到白粉吗？我还以为我们是在谈大麻生意——”

“当然。没人提到毒品的事，只要你提供一点消息，就不会有人提起这件事。”

“你是在开玩笑吗？你觉得我会听信两个根本什么证据都没有的外地警察，就去冒打小报告然后被人宰掉的风险——”

“打小报告？我们在这里碰头，只可惜没能就商品的价格达成共识，就这样罢了。你甚至还有证人，可以证明我们在这里只是单纯做点买卖。照我们说的做，你就永远不会再见到我们，这里的任何人都不会再见到我们。”

安德鲁点燃一支雪茄，眯眼看着桌子对面那个可怜的毒虫，朝他的脸吐出一口又一口的烟。

“要是没得到我们要的消息，说不定离开这里时，我们会亮出警徽，随便抓两个人走，或许可以让你在这里的知名度增加一些？我不知道这里对付告密者的方式是不是割掉他们的睾丸。照理说，抽大麻的都是些爱好和平的人。不过，他们也知道一两种稀奇古怪的招式吧。要是警长意外地没有发现你的全部存货，我倒也不奇怪。你很清楚，药头们肯定不会喜欢看到竞争对手有好货，更别说那种会打小报告的毒虫了。我敢说，你一定很清楚买卖大量海洛因的相关惩处，对吧？”

弥漫在金斯基面前的蓝色雪茄的烟更多了。不是每天都有这种朝一个浑蛋的脸上不断吐烟的机会，哈利心想。

“好了，”眼见对方没有任何反应，安德鲁又开口说道，“埃文斯·怀特，告诉我们他是谁，人在哪里，还有该怎么抓他。现在就说！”

金斯基环顾四周，他那双颊消瘦的大头在细瘦的脖子上左右转动，看起来像是一只盘旋在一堆尸体之上的兀鹰，焦急地确认狮子会不会再度回头。

“就这样？”他问，“没有其他要问的事了？”

“没有。”安德鲁说。

“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跑回来打听更多事情？”

“你是不知道。”

他点了点头，仿佛早就料到这会是他得到的唯一答案。

“好吧。他现在还不算大人物，不过我听说他正在冒出头来。他之前帮鲁索女士，也就是我们这里的大麻皇后做事，不过现在正试着独立门户。大麻、致幻剂，或许还有一点吗啡吧。大麻就跟这里其他人卖的一样，全是本地货。不过他肯定跟悉尼那边有什么关系，用大麻跟那里交换了一些还不赖的致幻剂，价格还很便宜。现在只有致幻剂才有市场。”

“我们要去哪里找到埃文斯？”安德鲁问。

“他在悉尼待了一段时间，不过前几天我在镇上遇过他几次。他带着小孩，跟一个从布里斯班来的，过去常在这一带出没的娘们一起。我不知道她现在人在哪里，不过那孩子肯定在他宁宾镇的那栋公寓里。”

他告诉他们公寓的地址。

“埃文斯是怎样的人？”安德鲁继续逼问。

“这要怎么说？”他搔了搔根本没有的胡子，“就是个迷人的浑蛋，通常是这么说的吧？”

安德鲁与哈利不知道人们通常是不是这么形容的，但还是点了点头。

“他做生意挺正直的，不过我要是女孩的话不会想成为他的马子，不知道这么说你们能不能理解。”

他们摇了摇头，的确不懂他在说些什么。

“他是个花花公子，不是那种只跟单一对象交往的人。常常听到他的女人吵个不停，又叫又骂，每隔一阵子就出现那种吵到送对方熊猫眼的状况也不稀奇。”

“嗯。你听说过一个叫作英厄·霍尔特的挪威金发女孩的事吗？她

上周在悉尼的沃森湾遭到谋杀。”

“真的？我从来没听说过她。”他显然不是报纸的热情读者。

安德鲁捻熄雪茄，与哈利一同起身。

“我可以相信你吗？你不会再耍什么诡计吧？”金斯基问，眼神充满怀疑。

“当然。”安德鲁说，大步走向门口。

“你跟瑞典证人的晚餐吃得如何？”在他们礼貌性地拜访警察局后，安德鲁如此问道。这栋建筑物看起来跟街上其余的房子一样，只差草地上放个标明建筑用途的招牌了。

“还不错。菜有点辣，不过很好吃。”哈利只回答了其中一部分。

“拜托，哈利。你们聊了些什么？”

“聊了很多。挪威跟瑞典。”

“了解。谁赢了？”

“她。”

“有什么是瑞典有而挪威没有的？”安德鲁问。

“先说最重要的：两个顶尖的电影导演，波·维德伯格和英格玛·伯格曼——”

“电影导演，”安德鲁哼了一声，“这我们也有。不过呢，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就是你们的人。”

“哇，”哈利，“对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个古典音乐鉴赏家。”

“格里格是个天才。举例来说，C小调交响曲第二乐章——”

“不好意思，安德鲁，”哈利说，“我从小是听双和弦朋克长大的，我听过最接近交响乐的东西，是Yes乐队与克里姆森国王乐队的合奏。我不听几个世纪前的音乐，好吗？一九八〇年以前的东西全是石器时代的产物。我们那儿有个叫作傻瓜男孩的乐队——”

“C小调交响曲在一九八一年才首度演奏出来，”安德鲁说，“傻瓜

男孩？这是什么狗屁名字？”

哈利宣告放弃，就这么在前往埃文斯住处的路上，学到了不少关于格里格的事情。



11 毒品贩子

埃文斯·怀特眯着眼看他们，几绺头发挂在脸上。他搔着大腿根，还故意打了几个嗝。他看到他们似乎一点也不意外。这并不表示他在等着他们上门，也可能只是他对访客上门一事早就习以为常。毕竟，宁宾镇是个谣言传得特别快的小地方，而他又拥有这里最好的致幻剂。哈利原本以为埃文斯这种人绝不会为了一点小货操劳，也必然不会把货放在家中，但他的模样完全没有毒品批发商的气势。

“你们来错地方了，去镇上看看吧。”他说，关上纱门。

“我们是警察，怀特先生。”安德鲁举起警徽，“我们想跟你谈谈。”

埃文斯转过身去。“今天别想。我不喜欢警察。等你们带着逮捕证、搜查令之类的东西时再来看看我有什么帮得上忙的地方吧。到时见。”

他把内门用力甩上。

哈利靠在门框上大喊：“埃文斯·怀特！你听得见吗？先生，我们想知道这张照片上的人是不是你。如果是的话，我们想问你认不认识坐在你旁边的那个金发女子。她的名字是英厄·霍尔特，她已经死了。”

寂静片刻后，门后发出铰链声响。埃文斯望向门外。

哈利把照片紧贴在纱门上。

“悉尼警方发现她时，她的模样可没有这么漂亮，怀特先生。”

厨房中，料理台上全是散落的报纸，水槽里堆满了盘子与玻璃杯，地板看起来有好几个月没用肥皂水擦过。不过，哈利还是一眼就能看出这里并没有到真正无可救药的地步，比他看过的情况更严重的瘾君子的家好多了。这里没有超过一周的剩菜，没有霉味和尿臭味，窗帘也是开着的。除此之外，屋内的东西依旧有着基本的秩序，让哈利意识到埃文斯仍有一定的控制能力。

他们自己找了椅子坐下，埃文斯从冰箱里拿出啤酒，直接灌了一口。打嗝声在厨房里回荡，紧接而来的，则是他心满意足的笑声。

“怀特先生，请告诉我们你与英厄·霍尔特的关系。”哈利说，伸手挥散他打嗝的味道。

“英厄是个相当迷人的好女孩，有些想法天真得要命。我跟她处得很开心。”埃文斯望着天花板，又心满意足地窃笑起来，“说真的，我觉得这么形容她很精准。”

“关于她遇害这件事，你有任何想法，或是觉得谁有可能会这么做吗？”

“宁宾镇的报纸也报道了这件事，所以我知道她是被勒死的。至于是谁干的，我猜就是个勒杀狂吧。”他仰头大笑。他的鬈发覆盖住额头，晒成褐色的脸上露出洁白闪亮的牙齿，棕色双眼周围的笑纹朝他戴着海盗耳环的双耳延伸而去。

安德鲁清了清喉咙：“怀特先生，一个你熟识而且有过亲密关系的女子刚被杀害。你对这件事情有没有感觉不关我们的事。但你一定很清楚，我们正在寻找凶手，除非你愿意花点时间帮助我们，否则我们恐怕得请你去悉尼警察局走一趟。”

“反正我本来就要去一趟悉尼，如果这意味着你们会出机票钱的话，我倒是挺乐意的。”

哈利不知该如何作想。埃文斯真的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强悍，还是心理上有缺陷？还是说，这就跟挪威典型的说法一样，他的灵魂发展并不健全？哈利感到纳闷。世界上有哪个法院能判定灵魂的质量？

“如你所愿，怀特先生。”安德鲁说，“免费机票、免费食宿、免费律师，还有免费的谋杀案嫌疑人资格。”

“真划算。我四十八小时之内就会被放出来的。”

“接着我们还会为你提供二十四小时的事后服务，有免费叫醒服务，甚至免费突击检查服务。说不定我们还能想出点其他花招。”

埃文斯一口喝完剩下的啤酒，下意识地抠着瓶身上的标签。“你们这些正人君子到底想干吗？”他说，“我只知道，有一天她突然就这么不见了。我打算去悉尼，所以拨了她的电话，但她没上班，也不在家。我抵达悉尼那天，在报上看见她遭到杀害的消息。有两天的时间，我就跟行尸走肉一样。我的意思是，谋杀？你告诉我，生命因为遭人扼杀而结束，这样的概率能有多大？”

“是不大。你有案发时间的不在场证明吗？有的话最好……”

埃文斯开始怕了。“不在场证明？这是什么意思？天哪，你怎么能怀疑我？难不成警察查了一星期，什么可靠的线索都没查到？”

“我们正在调查所有证据，怀特先生。可以告诉我你去悉尼之前那两天的行踪吗？”

“那还用说，我人就在这里啊。”

“一个人？”

“不完全是。”埃文斯笑了，抛出空酒瓶。酒瓶以优雅的抛物线飞过料理台上方，落进垃圾桶时发出轻微声响。哈利点了点头，表示佩服。

“方便问一下你跟谁在一起吗？”

“你已经问了不是吗？不过没关系，没什么好隐瞒的。是个叫安吉丽娜·哈钦森的女人。她就住在镇上。”

哈利记了下来。

“情人？”

“之类的吧。”埃文斯回答。

“可以聊聊英厄吗？她是个怎样的人？”

“唉，我们认识根本就没多久。我是在弗雷泽岛遇见她的。她说她要去拜伦湾。那儿离这儿不远，所以我给了她宁宾镇的电话号码。几天后她打给我，问能不能借住一晚。她在这里待了一个多星期。之

后，我去悉尼时都会和她碰面。见了两三次吧。你们也知道，我们不算老夫老妻。再说，她已经变成烦人精了。”

“烦人精？”

“对，她很喜欢我儿子汤汤，开始想象家庭、乡下的房子之类的。我不是那一型的人，不过还是随她说个不停。”

“什么说个不停？”

埃文斯局促不安起来。“她是那种刚认识时冷若冰霜的人，不过只要你逗逗她的下巴，告诉她你爱她，她就会像块奶油一样融化。接下来，她就会对你百依百顺。”

“所以她是个很体贴的姑娘？”

埃文斯显然不想让话题朝这个方向发展：“或许吧。就像我说的，我没那么了解她。她有好一阵子没见到挪威的家人了，所以或许她很渴望……爱吧，想有个人陪着她，你懂我的意思吗？谁知道呢？就像我说的，她很傻，满脑子都是浪漫的想法，心里头完全没有邪恶的……”

埃文斯的声音颤抖起来。厨房陷入沉默。他或许是个好演员，要不然就是终究保有人类的情感，哈利心想。

“如果你觉得这段关系没有未来可言，为什么不跟她分手算了？”

“我已经打算这么做，正在想怎么开口。不过在我付诸行动前，她就这么走了。就像这样……”他打了个响指。

没错，他有点哽咽，这点毋庸置疑，哈利想。

埃文斯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死亡的方式有很多种，不是吗？”



12 大蜘蛛

他们行驶在陡峭的山路上。一个路牌指着水晶城堡的方向。

“现在的问题是：埃文斯说的是实话吗？”哈利说。

安德鲁避开迎面而来的拖拉机。

“跟你分享一点经验，哈利。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跟用各种理由撒谎或实话实说的人打交道。有罪的跟无辜的，杀人犯和扒手，神经兮兮的人和冷若冰霜的人，有着蓝眼珠的娃娃脸和有刀疤的坏人，反社会人格，精神病患者，慈善家……”他还在想更多例子。

“说重点，安德鲁。”

“……原住民与白人。他们说所有事都有相同的目的：让你深信不疑。你知道我从中学到了什么吗？”

“不可能分辨出谁说谎，谁没说谎？”

“就是这样，哈利！”安德鲁对这话题燃起兴趣，“传统推理小说中，每一个侦探都有一个自信满满、绝不会出错的鼻子，闻得出谁在说谎。这根本就是鬼扯！人性就像一座无法穿越的巨大森林，没有人能知晓里头的全貌。甚至没有哪个母亲可以知道她孩子心中最深的秘密。”

他们转进停车场。前方是一座大型绿色花园，有条狭窄的碎石路蜿蜒于一座喷泉、花床与外来品种的树木之间。花园中心是栋巨大的房子，显然正是宁宾镇警长在地图上为他们标记的水晶城堡。

门上的铃铛宣示了他们的到来。这里显然是热门场所，店内挤满

游客。一名充满活力的女子带着灿烂的笑容朝他们打招呼，热情程度就跟他们是她这几个月来看到的第一批人似的。

“你们是第一次来吗？”她问，仿佛来过这里的人都会上瘾而定期回访。他们很清楚，说不定还真的就是这样。

“我真羡慕你们，”他们在他们确认了这一点之后说，“你们就要体验第一次造访水晶城堡的感觉了！往走廊那边去。右边是我们美妙的素食咖啡厅，有最精致的餐点。走到那里后再左转，就是水晶与矿物室了。那里才是最棒的地方！现在就出发，快去！”

她挥着手叫他们快去。在听过这样一番吹嘘后，他们发现所谓的素食咖啡店只是一家卖咖啡、茶、酸奶沙拉与生菜三明治的普通商店。他们觉得扫兴也是很自然的事。在那间标示着水晶与矿物室的房间里，精心布置的灯光照射着许多展品，包括闪闪发光的水晶、盘腿而坐的佛像、蓝色与绿色的石英石、未切割的石头等。房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焚香的气味，还有让人昏昏欲睡的管乐与流水声。这家店有些娘娘腔，但也不到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不过哈利认为这家店还算不错。真正会让人窒息的可能是商品价钱。

“哈，”安德鲁看到部分价格标签时笑了出来，“那女人真是个天才。”

他指着店内那些经济状况明显不错的中年顾客说：“爱与和平的那一代都长大了。他们有成年人的工作和收入，心却在精神世界的某个地方。”

他们走向柜台。那名精力充沛的女人仍旧挂着灿烂的微笑。她拉起哈利的手，将一块蓝绿色的石头压在他掌心。

“你是摩羯座的，对不对？把这块石头放在枕头下。它可以消除房间里所有的负能量。这得值六十五元，不过你真的得拥有它，我想，就卖你五十元好了。”

她转向安德鲁。

“你一定是狮子座的喽？”

“哦，不，女士，我是警察。”他慎重地举起警徽。

她脸色发白，惊恐地看着他：“吓我一跳，我应该没做错什么吧？”

“据我所知是没有，女士。我想你就是玛格丽特·道森？旧姓怀特？如果没错的话，我们可以和你私下聊聊吗？”

玛格丽特随即起身，叫一个女孩来接手收银台的工作，接着陪同安德鲁与哈利走至花园，在一张白色木桌前坐下。有张网挂在两棵树之间。哈利一开始还以为这是张渔网，但靠近了观察后，才发现那是张巨大的蜘蛛网。

“看起来要下雨了。”她揉着双手说。

安德鲁清了清喉咙。

她咬着下嘴唇。

“对不起，警官。这件事让我觉得很紧张。”

“没关系，女士。这张蜘蛛网还真大。”

“哦，这个啊。是比利织的。它是我们养的鼠蛛，现在可能在哪儿睡觉吧。”

哈利不自觉将腿缩了起来。“鼠蛛？所以它吃的是……老鼠？”他问。

安德鲁露出微笑：“哈利是从挪威来的。他们不习惯看到大蜘蛛。”

“哦，这你可以放心。大的没有危险，”玛格丽特说，“但澳大利亚这里的确有种致命的小生物，叫作红背蜘蛛。不过它们喜欢在城市出没，在那里它们可以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例如漆黑的地下室和潮湿的角落。”

“听起来像我认识的某个人，”安德鲁说，“不过还是回到正题吧，女士。谈谈你的儿子。”

这下玛格丽特的脸色真的惨白了。

“埃文斯？”

安德鲁望向哈利。

“据我们所知，他还没惹上什么会牵扯到警方的麻烦，道森太

太。”

“对，对，是没有。感谢老天。”

“其实我们开车过来，是因为这里正好就在我们回布里斯班的路
上。我们想确认你知不知道英厄·霍尔特的事情。”

她在记忆中搜寻着这个名字，摇了摇头。

“埃文斯认识的女孩不多。少数认识的几个都会带来给我看看。
自从他跟……跟那个可怕的女人有了孩子后，我就开始禁止他跟人交
往了。我甚至连那个女人的名字都不愿意想起。我告诉他，我觉得他
应该再等一等，直到对的人出现。”

“为什么要等？”哈利问。

“因为是我说的。”

“为什么会这么说，女士？”

“因为……因为时机未到。”她朝店的方向瞥了一眼，暗示她的时
间相当宝贵，“因为埃文斯是个很敏感、容易受伤的孩子。他的生活
中已经有太多负能量了，他需要的是可以让他百分之百信任的女人，
而不是那些……只会扰乱他思绪的荡妇。”

她的瞳孔被一抹乌云所遮掩。

“你经常跟儿子碰面吗？”安德鲁问。

“埃文斯只要有空就会过来。他需要的是平静。他工作很卖力，
真可怜。你们试过他卖的草药吗？他时不时会带一点来，我会加进咖
啡厅卖的茶里头。”

安德鲁再度清了清喉咙。他从眼角看见哈利正留意着树木之间的
动静。

“我们也差不多该走了，女士。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请说？”

安德鲁像是被什么东西哽住了喉咙，不断地咳了又咳。蜘蛛网开
始摇晃起来。

“你一直都留着这样的金发吗，道森太太？”



13 巴巴

他们在悉尼降落时，时间已晚。哈利的脚快断了，一心渴望回到饭店的床上。

“要去喝点东西吗？”安德鲁提议。

“你不用回家吗？”哈利问。

安德鲁摇头：“目前我是孤家寡人。”

“目前？”

“好吧，其实是这十年。我离婚了。老婆跟两个女儿住在纽卡斯尔。我尽量常去探望她们，不过那里挺远的，女儿也差不多到了周末有自己计划的年龄了。接着我发现，我应该不会是她们生活中唯一的男人。你瞧，她们全都是长得相当漂亮的小恶魔。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五岁。妈的，我应该把每个追求者都从门口赶跑。”

安德鲁一副眉开眼笑的样子。哈利不知该如何响应他奇特的反应。

“生活总是这样的，安德鲁。”

“说得没错，老兄。你呢？”

“这个嘛，我无妻无子，连条狗都没有。我只有一个老板、一个妹妹、一个父亲，还有几个就算他们已经好几年没给我打电话，我也会称他们为朋友的人。不过，我也没打给他们就是了。”

“所以这是照你心目中的顺序排列的吗？”

“没错。”他们一同放声大笑。

“喝一杯吧。去奥尔伯里酒吧如何？”

“听起来不错。”哈利说。

“是啊。”

比吉塔对进门的他们露出微笑。她在服务完一名客人后走向他们，视线全集中在哈利身上。

“嘿。”她说。

哈利一心只想窝在她的腿上沉沉睡去。

“以法律的名义，来两杯双倍金汤力。”安德鲁说。

“我来杯葡萄柚汁就好。”哈利说。

她帮他们准备饮料，然后倾过吧台。

“昨晚谢了。”她用瑞典话轻声对哈利说。从她身后的镜子里，哈利可以看见自己脸上挂着一副白痴般的笑容。

“嘿，嘿，这里可不兴北欧话这套，感谢两位。想让我花钱买酒，就麻烦说英文。”安德鲁一脸严肃地打断他们，“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们两个年轻人一点事情。爱情是比死亡更难解的谜团。”他戏剧性地停顿一下，“安德鲁叔叔要告诉你们一个充满智慧的澳大利亚古老传说，有关一条叫作巴巴的大蛇，还有战士瓦拉的故事。”

他们靠近了些。安德鲁点燃雪茄时，舔了舔嘴唇，一副津津有味模样。

“从前，有个叫瓦拉的年轻战士，他爱上了一名年轻漂亮的女子，叫穆拉，两个人也的确在一起了。瓦拉成功通过部落的成人仪式，已经是个男人了，只要他没结过婚，对方也愿意的话，他就可以娶部落中任何一名他喜欢的女子，而穆拉也答应了。要瓦拉远离心爱的人，简直痛彻心扉，但依照传统，他非得加入狩猎团不可，这样才能将战利品当作给新娘父母的聘礼，接着才能结婚。在某个叶子上挂着晶莹剔透的晴朗的早晨，瓦拉出发了。穆拉给了他一根白色的凤头鹦鹉羽毛，让他别在头发上。

“瓦拉离开后，穆拉去采集婚礼上要用的蜂蜜。只是，蜂蜜没那么容易找到，于是她比平常走得更远，来到一座巨大的岩峡。一阵古怪的死寂笼罩整座峡谷，没有任何鸟叫虫鸣。她正打算离开时，发现了一个巢，里头有几颗白蛋，是她见过的最大的蛋。‘我要把这些蛋用在婚礼上。’她这么想，伸出了手。

“就在这个时候，她听见岩石间有东西滑行的声音，在她还来不及逃走，甚至张口大叫时，一条黄棕色的大蛇便卷住了她的腰。她拼死挣扎，却无法挣脱，大蛇则开始用力绞紧。穆拉抬头望向峡谷上方的蓝天，试着呼喊瓦拉的名字，但肺中没有足够的空气让她发出声音。蛇身收得更紧，把穆拉这条命就此绞断。她全身的骨头都碎了。那条蛇又滑回它原本藏身的阴影之中。在阴影中根本看不见它，它的颜色与峡谷的树木、岩石的影子完全交融在一起。

“两天后，他们在岩石间发现她被绞碎的尸体。她的父母伤心欲绝，母亲哭着问丈夫，瓦拉回来以后怎么告诉他才好。”

安德鲁用闪闪发亮的双眼看着哈利与比吉塔。

“在破晓之前，营火不比灰烬旺盛多少的时候，瓦拉打猎回来了。虽然这是场辛苦的长途跋涉，但他脚步轻盈，双眼闪闪发光，充满喜悦。他去找穆拉的父母，他们正坐在营火旁，一声不吭。他说：‘这是我带来的礼物。’他带回了相当不错的战利品：袋鼠、袋熊，还有鸸鹋的大腿肉。

“穆拉的父亲说：‘你正好赶上葬礼，瓦拉，你是我们的女婿了。’瓦拉看起来就像被打了一巴掌似的，难以掩饰痛苦和悲伤，但身为一名强悍的战士，他忍住眼泪，冷冷地问：‘为什么她还没下葬？’父亲回答：‘因为我们直到今天才发现她。’‘那我可以为她咏唱，呼唤她的灵魂。巫医可以治疗她断裂的骨头，我可以带回她的灵魂，把生命注入她体内。’父亲说：‘太迟了，她的灵魂已经前去与所有女人的灵魂会合了。但杀她的凶手还活着。你知道你该怎么做吗，我的女婿？’

“瓦拉不发一语地离开。他与部落中其余的未婚男子住在同一个洞穴里。他没有与任何人交谈。几个月过去后，瓦拉依旧单身，拒绝参加歌舞仪式。有些人认为他是在努力硬起心肠，试图忘记穆拉。而有些人则认为他是想追随穆拉，前往女子死后的国度。‘他不会成功的，’那些人，‘男人跟女人的灵魂在不同的地方。’

“一名女子来到营火旁，坐了下来。‘你们全错了，’她说，‘他是沉

浸在思考中，计划为他死去的女人复仇。你们以为抓起一支矛就可以杀掉巴巴这条黄棕色的巨蛇？你们从未见过它，但我年轻时见过它一次，也就是从那天开始，我的头发全白了。那是你能想象的最可怕的景象。记住我说的话，只有一种方式可以打败巴巴，就是勇气和智慧。我想那个年轻战士就拥有这项特质。’

“第二天，瓦拉一脸激动。他的双眼闪闪发光，当他问有谁可以陪他采集橡胶时，看起来甚至兴奋不已。‘我们有橡胶，’他们说，惊讶地发现瓦拉的心情很好，‘你可以拿一点去。’我要新鲜的橡胶，’他说，朝他们讶异的脸放声大笑，并说，‘跟我一起来，我要让你们知道我打算怎么用那些橡胶。’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们加入了他的行列。收集完橡胶后，他带领他们前往那座巨大的岩峡。他在最高的树上建了平台，叫其他人退到峡谷出口，并与他最好的朋友爬上树，在那里大喊巴巴的名字。太阳高挂在空中，回音响彻峡谷。

“它出现了——黄棕色的巨大蛇头左右摇晃，寻找声音来源。它周遭有一群黄棕色的小蛇，显然是从穆拉那时看到的蛋里孵出来的。瓦拉和他的朋友把橡胶揉成一个个小球。巴巴看见树上的他们时，张开大口，伸出舌头，朝他们直冲而去。此刻正值中午，太阳将巴巴血红森白的下颌照得闪闪发亮。巴巴发动攻击时，瓦拉朝巨蛇张开的嘴巴扔出最大的橡胶球，巨蛇则本能地用獠牙一口咬下。

“巴巴在地上翻滚，无法吐出卡在嘴里的橡胶。瓦拉和他的朋友用相同的方式对付其余小蛇。很快，它们的嘴全被封了起来，变得毫无杀伤力。瓦拉叫来其他人，毫不留情地杀光了所有的蛇。毕竟，巴巴曾杀害部落中无数个家庭的漂亮女儿，而巴巴的后代，总有一天也会长到它们母亲的大小。从那天起，恐怖的黄棕色巨蛇巴巴，在澳大利亚变得极为罕见。然而，随着时间一年一年地流逝，我们也害怕这些蛇默默地长得更长、更大了。”

安德鲁一口喝下剩余的金汤力。

“故事的寓意是什么？”比吉塔问。

“爱情是比死亡更难解的谜团。还有，你们得多提防蛇才对。”

安德鲁付了饮料钱，勉励似的拍了哈利一下，就这么离去。

第二部

穆拉

舞台上传来有东西喷洒而出的声音，像是有人正在鼓掌。哈利总算看清楚了。脊椎自女王那没了头颅的衣领中凸了出来，就像一条白色虫子正在缓缓上下点头。鲜血自裂口处喷洒而出，溅到舞台上。



14 睡袍

他睁开双眼。窗帘慵懒地朝他的方向飘动，窗外的城市传来人车声响，像是同样醒了过来。他躺着望向挂在宽敞房间另一头的荒谬物品——一张瑞典国王与皇后的照片。皇后面露沉着稳重的微笑，国王则像是被人拿一把刀顶着背部似的。哈利理解他的感受，他在小学时曾被说服演过青蛙王子。

某处传来水声，哈利翻到床的另一侧，闻着她的枕头。一根水母触手（还是长长的红发？）落在床单上，让他突然想起《挪威日报》体育版的头条：莫斯球会足球选手埃兰·约翰森，以其红发与长传闻名。

他思索着自己的感觉。轻盈得像羽毛一样，让他害怕自己会被飘扬的窗帘吹离床上，飞出窗口，在高峰期飘浮于悉尼空中，然后发现自己什么也没穿。他得出结论，他之所以会感到如此轻盈，是因为他昨晚排出了比平常更多的各种体液，体重肯定少了几公斤。

“奥斯陆警局的哈利·霍勒，以其古怪的想法与射空闻名。”他喃喃自语。

“什么？”有人用瑞典话问。

比吉塔就站在房内，身穿一件丑陋无比的睡袍，用一条白色毛巾裹住头，像戴着条头巾。

“噢，早安。你古老而自由，身处北国群山，你宁静的美令人心旷神怡！向你致敬。^[1] 我只是在看那张国王的照片。你觉不觉得他宁愿自己是个正在耕种的农夫？看起来实在很像。”

她看着照片说：“我们总是无法为自己在生命中找到合适的位置。你说呢？”她用力地在他身旁的位置坐下。

“一大早就问这么严肃的问题？在我回答之前，希望你先把睡袍脱了，而且我不想听到任何拒绝的理由。就直觉来说，你的睡袍肯定有资格入选我‘史上十大最丑服装’的清单里。”

比吉塔大笑：“我都叫它激情杀手。在一些猪头陌生人太过性急的时候，它可以起很大的功效。”

“你有没有查过这衣服颜色的名字？说不定你会发现这是个未知的颜色，一种介于绿与棕之间、调色盘上还没人发现过的颜色？”

“少给我逃避问题，你这个顽固的挪威佬！”她用枕头打着他的头，但在一场短暂的角力后，她被压在了下方。哈利紧紧握着她的双手，弯腰试图用嘴解开她睡袍的腰带。比吉塔发现他的意图时尖叫出声，抬膝用力顶住他的下巴。哈利呻吟一声，翻身侧躺。转眼间，她使用膝盖压住他的手臂，坐在了他身上。

“快回答！”

“好，好，我投降。是，我是找到我生命中的位置了。我是你所能想象的最优秀的警察。对，比起耕田，或参加晚宴，在阳台上对群众挥手，我宁可去抓坏人。而且，没错，我知道这很反常。”

比吉塔吻了他。

“你可以先刷个牙的。”哈利在两人双唇厮磨时说。

她往后仰去，放声大笑，让哈利逮到了机会。他抬起头，用牙齿咬住腰带一扯。睡袍滑开，哈利随即推倒她。她的皮肤因淋过浴而发热、湿润。

“警察！”她尖叫着，用双腿勾着他。哈利可以感觉到体内的脉搏不断跳动。

“救命。”她轻声说，轻咬住他的耳朵。

结束后，他们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

“我希望……”比吉塔开口。

“什么？”

“没事。”

他们起身穿衣。哈利看了一眼手表，意识到上午的会议肯定会迟到。他站在前门，双手搂着她。

“我猜我知道你想说些什么，”哈利说，“你希望我可以告诉你一些关于我自己的事情。”

比吉塔把头靠在他的脖子上。“我知道你不想说，”她说，“我看得出来，要想知道你所有的事，恐怕得用逼的。你妈是个善良、聪明的女人，有一半原住民血统，而且你很想她。你爸是个老师，不喜欢你的工作，但从来没说出口。在这世上你最爱的人就是妹妹，她有轻微的唐氏综合征。我很高兴能知道你这些事。但我希望你能因为自己想说才告诉我的。”

哈利抚摸着她的颈子：“你想听点真心话吗？一个秘密？”

她点点头。

“分享秘密会把两个人绑在一起，”哈利靠在她的发丝间轻声说，“这不一定是大家想要的。”

他们站在客厅里不发一语。哈利深吸了一口气。

“我这一生中，始终被爱我的人围绕着。我想要什么都能获得满足。总之，我无法解释为什么自己拥有这些，却还是变成这副模样。”微风拂过哈利的头发，如此轻柔，让他闭起双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变成酒鬼。”

他的语气严肃、冷漠。比吉塔仍抱着他，动也不动。

“挪威有很多公务员因为这种事被解雇。能力不足不会，懒惰则无法客观判断，你高兴的话，还能这样骂你的上司，也完全不会遭到解雇。说实话，你可以做任何事——法律维护你做大部分事情的权利，除了喝酒。在警界，只要有超过两次在醉酒情况下工作的记录，就可以马上被解雇。曾有一段时间，我清醒的日子倒更好计算。”

他放松双手，让她整个人稍微往后，想看看她的反应，接着又把她拥入怀中。

“不过，不知为何，那些猜到发生了什么事的人却对此视而不见。本来应该有人揭发我的，但警队受忠诚与团结的影响太大了。有天晚上，我和同事去霍尔门科伦山的一个公寓，找一个家伙调查一桩毒杀案。他甚至不是嫌疑人，但我们刚按下门铃，就看见他的车冲出车库，于是我们也跟着跳上车开始追捕。我们把蓝色闪光灯放在车顶，以每小时一百一十公里的速度在索克达路上狂冲。道路左弯右拐，我们几次撞上了路缘，同事问我要不要换他来开。而我只是一头热地想抓到那家伙，所以回绝了他的提议。”

接下来发生的事，他是从报告中得知的。温德伦区有辆车从加油站驶出，司机是个刚考上驾照的年轻男孩，要去修车厂帮他爸买烟。两名警察撞上了他的车，直接冲过铁轨护栏，拖着两分钟前还有五六个人在里头的候车亭，一直冲至铁轨另一侧的站台才停下。哈利的同事穿过风挡玻璃飞了出去，尸体在二十米外的地方被人发现。他的头直接撞上护栏的柱子，冲力之大，连柱子顶部都弯曲了。他们得采指纹才能确认身份。另一辆车里的男孩则是颈部以下瘫痪。

“我去了一家叫桑那斯的疗养院看他，”哈利说，“他仍然梦想着有一天能再开车。他们在车子残骸中发现我时，我的头骨裂开，还有内出血的状况。用了好几天的生命维持器。”

他父亲与妹妹每天都来看他。两人分别坐在病床两侧，握着他的手。由于严重的脑震荡影响了他的视觉，他无法阅读或看电视，因此父亲会念书给他听，就这么紧紧地坐在床边，在他耳旁轻声念，以免让他难受。他念的是西居尔·赫尔与希亚尔坦·弗勒格斯塔的书，全是他父亲喜欢的作家。

“我害死了一个人，摧毁了另一个人的人生，却躺在那里，被爱和无微不至的照顾团团包围。我转到普通病房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贿赂隔壁病床的人，请他哥哥帮我买一瓶威士忌来。”

哈利停下。比吉塔的呼吸依旧平静。

“吓着你了吗？”他问。

“我从看到你的第一眼起，就知道你是个酒鬼。”比吉塔回答，“我爸也是。”

哈利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再说多一点吧。”她说。

“其余的部分……跟挪威警局有关。还是别知道比较好。”

“我们现在离挪威很远很远。”她说。

哈利快速地紧抱了她一下。

“今天你已经听得够多了，”他说，“我得走了，下次再继续。我再去奥尔伯里酒吧找你，今晚全听你的，这样好吗？”

比吉塔露出悲伤的微笑。哈利知道，自己与她的关系比该有的还要复杂。

[1] 此段为未被官方采纳的瑞典国歌歌词。



15 统计显著性

“你迟到了。”沃特金斯在哈利抵达警局时说。他把一沓影印资料放在哈利桌前。

“在倒时差。有什么新消息吗？”哈利问。

“你得先读完这些数据。苏永挖出了一些强奸案的旧档案。他和肯辛顿正在报告。”

苏永把一张幻灯片放在投影仪上。

“今年澳大利亚报案的强奸案有五千多起，想不用统计的方式从一连串案子中找出模式显然不太可能。统计学一目了然，不受感情判断的影响。第一个关键词是统计显著性。换句话说，我们要找的是无法被归类于一般概率里的情形。第二个关键词则是人口统计学。

“一开始，我在过去五年未侦破的谋杀案和强奸案档案中搜寻包含‘勒杀’或‘窒息’这两个词的资料。接着在涉及这些词的案件中，加入受害者为十六到三十五岁的金发女子且居住在东海岸等条件，进一步缩小范围。官方统计数据与护照发放处公布的发色数据显示，这样的女性占比不到百分之五。然而，我手上还剩下七桩谋杀案与四十多起强奸案需要确认。”

苏永把另一张幻灯片放在投影仪上，内容是标有百分比的柱状图。他没有发表任何意见，让其他人就这么看着。众人沉默了好一会儿。沃特金斯率先开口。

“这是不是代表……”

“不，”苏永说，“我们无法从中发现任何先前未知晓的事。这些数字太模糊了。”

“但我们可以借此揣测，”安德鲁说，“我们肯定可以，举例来说，揣测有个人正有规律地强暴金发女子，然后没那么规律地杀掉一部分人。而且那个人还喜欢用双手扼住女人的喉咙。”

突然间，每个人同时开始说话。沃特金斯举起双手，叫大家安静下来。

哈利是第一个开口的。“为什么过去从来没发现这些关联？我们在谈的是七桩谋杀案与四五十件强奸案有关联的可能性不是吗？”

苏永耸肩：“不幸的是，澳大利亚每天都有强奸案发生，所以这或许很难让你首先想到这种事。”

哈利点头。他认为自己没条件为挪威骄傲地挺起胸膛。

“除此之外，大多数强奸犯都在他们居住的城镇或区域寻找受害者，事后也不会逃离那个区域。这就是为什么不同区域的强奸案负责人之间没有把合作侦办列入常规。从统计后的信息来看，这些案子的最大问题是地域上的分散性。”

苏永指向地点与日期列表。

“有一天在墨尔本，一个月后是凯恩斯，一周后又变成纽卡斯尔。强奸案在两个月内发生在三个州。犯人有时戴头罩，有时戴面具，至少有一次戴丝袜，还有好几次那些受害女性根本没看到强奸犯的模样。哪里都有可能是犯罪现场，从漆黑的巷弄到公园，都一样。受害者被拖进车内，或夜晚被人闯进家中。总之，里头没有共同模式，除了受害者都是金发，都是被勒死的，而且没人能向警方提供任何嫌疑人的描述。还有一件事。他杀人时，会处理得相当干净。唉，他八成清理过受害者，把自己留下的痕迹彻底消除。指纹、精液、衣物纤维、毛发，以及受害者指甲中的皮屑等。不过除了这些以外，根本不存在我们平常会联想到的连环杀手的情况：没有任何诡异状况或仪式迹象，也没有留给警方的‘是我干的’那类留言。在那两个月内的三桩强奸案后，除非他改变了手法，隐身在其他的强奸案档案中，否则就是他沉寂了整整一年。但我们无法确定这点。”

“谋杀的部分呢？”哈利问，“这不是会让大家提高警觉吗？”

苏永摇头：“就像我说的，是地理分布的问题。要是布里斯班警

方发现一具奸杀案尸体，悉尼绝对不是他们会首先搜查的地方。总之，这些谋杀案分布得实在太广，想从中发现清晰的联系非常困难。毕竟，勒杀在奸杀案中不算罕见。”

“澳大利亚没有全国性的执法机构吗？”哈利问。

桌旁所有人都笑了。哈利改变话题。

“如果他是连环杀手——”哈利开口。

“通常会有犯案模式，一个主题。”安德鲁接着说完，“不过这个案子里并没有，对吗？”

苏永摇头。“这几年有些警探肯定多少想到了连环杀手的可能性。他们或许从档案库里找出了旧资料与手上的案子对照，但其中的差异实在太太，很难支撑他们的怀疑。”

“如果真是连环杀手所为，他会不会多少渴望着被抓到？”莱比问。

沃特金斯清了清喉咙。这是他的专业领域。

“这是犯罪小说里才有的情况，”他说，“凶手的举动是一种求救方式。他会留下一些加密的信息和证据，表达出潜意识中的渴望，希望有人阻止他的杀戮行为。有时事情确实如此。但可惜的是，大多数连环杀手就跟一般人一样，根本不想被抓。如果这真的是连环杀手所为，他并没有留下太多线索。这件案子里有些情形不太妙……”

他揉了揉脸，露出上排的黄牙。

“首先，这些谋杀案似乎没有任何固定模式，唯一的例外是所有受害者都是被勒死的金发女子。这或许代表着他把每一桩谋杀都视为不同的事件，就像打造一件艺术品需要与过去的有所不同。或者其中的确有模式可循，只是我们还没发现罢了。但这也可能代表着谋杀只是计划外的状况，在某些案子里，变成了不得不为的情形，例如受害者看到他的长相、抵抗、大声求救，或发生了什么意外。”

“说不定他只在无法得手的情况下才杀掉对方？”莱比发表意见。

“或许我们可以找心理学家来仔细检视这些案件。”哈利说，“他们或许能做出一些侧写，可以帮上忙。”

“或许吧。”沃特金斯说，似乎正在思索其他事情。

“第二点是什么，长官？”苏永问。

“什么？”沃特金斯回过神来。

“你刚刚说‘首先’，所以还有什么地方你觉得不太妙？”

“他突然不再作案，”沃特金斯说，“当然，这可能纯粹是现实缘故。例如他去旅行或生病了之类的。不过也有可能是他感觉到了有人正在怀疑这些案子之间的关联性，所以停手了一阵子。就像这样！”他打了个响指，“如果是这种情形，我们所面对的就是个危险至极的人，既狡猾又自律，不会受自我毁灭的激情驱使，跟那些因过度放纵，最后露出马脚的大多数连环杀手不同。凶手是个相当聪明、精于算计的人，我们要是不尽力而为，可能直到他肆意地来场真正的大屠杀之前，都很难逮到他。”

“现在怎么办？”安德鲁问，“难不成我们得叫没到退休年龄的金发女子每天晚上乖乖待在家里？”

“这样只会让他躲起来，我们再也找不到他。”莱比说，拿出瑞士刀，用心地清理指甲。

“换句话说，我们只能任由澳大利亚所有金发女子自生自灭，引这家伙出洞？”苏永说。

“叫女人们待在家里根本没用，”沃特金斯说，“要是他想找到受害者，肯定有办法找到。他不是直接闯进过几栋房子吗？算了吧，我们得把他找出来才行。”

“用什么方法？他的行踪遍布全国，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袭击下一个对象。这家伙是随机犯案的。”莱比对着自己的指甲说。

“这么说不对，”安德鲁回答，“我活了这么多年，没有哪件事情是随机的，其中一定有规律可循。事情总是如此。这并非刻意，而是所有人都是习惯的动物，你我与那个强奸犯没什么不同。问题在于如何找出那个禽兽的特殊习性。”

“那家伙精神失常，”莱比说，“所有连环杀手不都是精神分裂患者吗？不是总会听见有声音叫他们去杀人？我同意哈利说的，找个精神科医生来。”

沃特金斯挠了挠脖子，似乎分神在想别的事。

“心理学家或许可以告诉我们许多连环杀手的事，但我们现在无法确定事情就是如此。”安德鲁说。

“七桩命案，要我来说，这就是连环杀人案。”莱比说。

“听我说，”安德鲁朝桌前俯身，举起那双黝黑的大手，“对连环杀手来说，性行为的优先度排在杀人后头。不杀人的强奸毫无意义可言。但对这个家伙来说，强奸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些案子里，杀人是因为有明确的必要，就像沃特金斯督察说的，受害者能告发他——可能看见他的脸什么的。”安德鲁暂停片刻，“又或者，她们认得出他的身份。”他把双手放至身前。

电风扇在角落运作着，但空气比先前更加凝重。

“统计结果很有帮助，”哈利说，“但我们不能就此满足。英厄的命案或许是个独立案件。有些人在黑死病蔓延期间同样会死于常见的肺炎。我们先假设埃文斯不是连环杀手。事实上，是另一个家伙正到处杀害金发女子，但这并不代表埃文斯就不会夺走英厄的性命。”

“解释得有点复杂，但我同意你的观点，霍利。”沃特金斯做出总结，“好了，伙计们，我们要找的是个强奸犯，而且有可能，我得特别强调这点，有可能还是个连环杀手。我会让麦科马克决定要不要往这个方向加强调查。在这期间，我们得继续朝原本的方向调查。肯辛顿，有什么新消息要汇报吗？”

“霍利没参加早会，为了让他了解情况，我再说一下。我和英厄那个妙房东罗伯逊谈过，问他对埃文斯·怀特这个名字有没有印象。他记得这个名字，所以谜团又清晰了点。我们今天下午会过去一趟。另外，宁宾镇的警长来电。安吉丽娜·哈钦森证实，英厄被发现的前两晚，她都待在埃文斯的家中。”

哈利咒骂了一声。

沃特金斯拍了拍手：“好了，大家回去工作。让我们逮住这个浑球。”

话中没有太多信心。



16 鱼

哈利听说过，狗的短期记忆平均为三秒，但只要反复刺激，就能延长许多。“巴甫洛夫的狗”这个词出自俄罗斯生理学家伊万·巴甫洛夫的实验，他用狗来测试神经系统条件反射的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每回将食物拿出来前，都会给予狗特殊的刺激。后来有一天，他刺激了狗，但没拿出食物，狗的胰腺和胃却依旧分泌了可以消化食物的液体。或许这件事没那么值得大惊小怪，但还是让巴甫洛夫拿下了诺贝尔奖。这个实验证明，只要经过反复刺激，身体就会牢牢“记住”。

安德鲁在这短短几天里，二度将罗伯逊那只袋獾直接踢进了树篱，这让人有理由相信，这一脚肯定会比上一脚在它脑中停留得更久一些。下回，当罗伯逊的狗听见门外传来陌生人的脚步声时，它那邪恶的小脑袋里或许不会再掀起一阵怒气，反倒是它的肋骨会隐隐作痛起来。

罗伯逊在厨房用啤酒接待他们。安德鲁欣然接受，哈利则要了一杯矿泉水。但罗伯逊没有矿泉水，因此哈利只好拿烟凑合一下。

“你不介意的话，”罗伯逊在哈利掏出香烟时说，“我家是不能抽烟的。烟对身体不好。”他说，一口气喝下半瓶啤酒。

“你还真重视健康。”哈利说。

“当然，”罗伯逊说，忽视了其中的嘲讽，“在这栋房子里，我们不抽烟，也不吃鱼或肉。我们呼吸的是新鲜的空气，吃的是最自然的食物。”

“狗也一样？”

“我的狗从来没吃过鱼跟肉，它是个地道的乳类素食主义者。”他骄傲地说。

“难怪脾气那么差。”安德鲁嘀咕道。

“我们听说你认得埃文斯·怀特，罗伯逊先生。有什么可以告诉我们的吗？”哈利说，掏出笔记本。他没打算记下任何东西，这么做只是出自经验。只要你掏出笔记本，人们就会认为他们的证词比较重要。在不知不觉中会说得更加详尽，花时间确认所有事情以至正确无误，时间、人名或地名等信息也会更加精确。

“肯辛顿警官打电话来问英厄住在这里时有过哪些访客。我告诉他，我在她房里看见那张钉在墙上的照片，想起自己见过那个膝盖上坐着孩子的年轻人。”

“真的？”

“对。就我所知，那家伙来过两次。第一次他们一直待在房里，差不多待了两天吧。她非常……呃……大声，让我开始担心邻居的反应，于是把音乐声开得很大，以免英厄和那家伙觉得尴尬。只是他们好像也不在意。第二次，他只在这里待了一会儿，接着就气冲冲地离开了。”

“吵架了吗？”

“我想算吧。她在他身后大吼，说她会跟那婊子说他是个大混蛋，还会把他的计划告诉某个人。”

“某个人？”

“她说了个名字，不过我不记得了。”

“她说的婊子是谁？”安德鲁问。

“我尽量不干涉住户的私生活，警官。”

“啤酒真好喝，罗伯逊先生。她说的婊子是谁？”安德鲁说，无视他先前的回答。

“这可是个关键。”罗伯逊吞吞吐吐，紧张兮兮地来回望着安德鲁与哈利，试图挤出微笑，“我觉得她在这桩案子里很重要，你们不觉得吗？”这个问题回荡在空气中，但时间不长。安德鲁猛然出击，俯

身凑至罗伯逊面前。

“你电视看太多了，罗伯逊。在现实世界里，我不会若无其事地把一张百元钞票放在桌上朝你推过去，你也不会小声说出名字，我们更不会一言不发地分头离去。在现实世界里，我会打电话派人来，警车会鸣着警笛开到这里，接着把你铐起来押出门外，不管你有多羞愧，上车时又有多少邻居在看。我们会陪你到警察局，除非你说出名字，或找律师过来，否则就视你为嫌疑人，关你一个晚上。在现实世界里，最糟的情况是，你会被指控隐瞒信息，借此遮掩一桩谋杀案。这会让你成为案件的帮凶，被判处六年刑期。所以，你打算怎么做，罗伯逊先生？”

罗伯逊吓得脸色发白，张大了嘴，就这么开合几次，却没发出任何声音。他就像鱼缸里的鱼，刚发觉自己不是要被投喂，而是被当成食物。

“我……我不是在暗示——”

“再问你最后一次，那个婊子是谁？”

“我想她曾出现在照片里……就是那个女人……”

“哪张照片？”

“她房里那张。那个女人就站在英厄和那家伙后头。她晒得有点黑，戴着头带。我认得她是因为她几周前来这里找过英厄。我通知英厄后，她们就站在门口说话，声音越来越大，开始咒骂对方。接下来门被使劲甩上，英厄跑到楼上房间里哭了起来。我从没见过她那副模样。”

“可以麻烦你把照片拿给我们看一下吗，罗伯逊先生？我把副本放在办公室里了。”

罗伯逊变得热心无比，马上冲进英厄房内。他回来时，哈利不过瞥了一眼，就看见照片中罗伯逊说的那名女子。

“难怪我觉得我们遇到她时，她的长相有点似曾相识。”哈利说。

“这不是那个好心妈妈吗？”安德鲁惊呼。

“我敢打赌，她的名字就叫安吉丽娜·哈钦森。”

他们离开时，四下都没看见那只袋獾的踪影。

“这位警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每个人都叫你警官，就像你是个邻家大叔一样？”

“肯定是因为我能让人信赖。警官这两个字听起来就像叔叔一样亲切，可不是吗？”安德鲁扬扬得意地说，“现在我已经完全不会想纠正他们了。”

“你只是一只毛茸茸的大熊罢了，真的。”哈利大笑着说。

“是考拉才对。”安德鲁说。

“六年刑期，”哈利说，“你这个大骗子。”

“那是我脑袋里第一个想到的。”安德鲁说。



17 无主之地

悉尼下起倾盆大雨。雨水击打在柏油路上，溅至房屋墙面，还不到一分钟，便在路肩形成了一条流动的小河。路人踩着啪嗒作响的鞋子冲进屋檐下。有些人显然听了早上的天气预报，带着雨伞出门。此刻，他们撑起雨伞，像是街上突然长出的一堆大型的五彩伞菌。安德鲁与哈利在威廉街上的海德公园前，坐在车内等绿灯。

“你还记得那晚，我们去奥尔伯里酒吧时在公园遇到的那个原住民吗？”哈利问。

“绿色公园里的那个？”

“他向你打招呼，但你没理他。为什么？”

“我又不认识他。”

信号灯变绿，安德鲁一脚踩下油门。

哈利进门时，奥尔伯里酒吧内没什么客人。

“你来早了。”比吉塔说，把干净的玻璃杯放到架上。

“我想这个时段的服务会比高峰时段好。”

“不管是谁，我们的服务一样好，”她捏了一下哈利的脸，“要喝什么？”

“咖啡就好。”

“这杯我请。”

“谢了，亲爱的。”

比吉塔大笑。“亲爱的？我爸是这么叫我妈的。”她在高脚椅上坐下，朝吧台前的哈利俯身，“说真的，一个我认识不到一周的家伙开始用这种亲昵的方式叫我，我应该觉得紧张才对。”

哈利闻着她的香气。科学家对于大脑嗅皮层如何将嗅觉感官转化为冲动这回事依旧所知甚少。但哈利没想那么多，他只知道，自己闻到她的味道时，头和身体都会有反应。双眼半眯起来，嘴角往上高扬，情绪随之亢奋。

“放轻松，”他说，“‘亲爱的’只是一种没有杀伤力的宠物名而已。”

“我还真不知道宠物名还分有杀伤力的和没有杀伤力的。”

“分，当然分。就像‘小可爱’‘宝贝’或‘甜心’什么的。”

“那哪些是有杀伤力的？”

“这个嘛，‘汪呜汪’就挺危险的。”哈利说。

“什……什么？”

“‘汪呜汪’‘喵咪喵’什么的。你知道的，就是那种婴儿讲的话。对他们而言，宠物名的重点在于不能听起来太俗气或不够特别。他们比较想要量身打造的且能显示亲密的名字，通常是用鼻子发音，所以会有对小孩子说话的那种鼻音，然后听起来就像得了幽闭恐惧症。”

“你可以再举几个例子吗？”

“我的咖啡呢？”

比吉塔用抹布打了他一下，将咖啡倒入一个大杯子里。她背对着他，这使哈利起了股冲动，想伸手抚摸她的头发。

她把咖啡递给他，接着去招呼另一名客人，开始准备东西。他的注意力被悬挂在吧台上方的电视声吸引了。电视正播放新闻，哈利直到最后才搞清楚，这则报道是在讲原住民团体要求有自己的区域一事。

“……有关原住民区域的法规——”新闻播报员说。

“所以是正义占了上风……”一个声音在他身后响起。

哈利转过身去。刚开始他还认不出这个脸上化着浓妆、长相粗犷、头上戴着金色假发的长腿女人是谁。但随后他便认出了对方的大鼻子和牙缝。

“小丑！”他喊了出声，“奥托……”

“奥托·雷克纳厄尔，同时也是有些人心目中的公主殿下，哈利帅哥。高跟鞋还真麻烦。其实我比较喜欢我的男人个子比我高。我可以坐这里吗？”他在哈利旁边的高脚椅上坐下。

“你要喝点什么？”哈利问，试图朝比吉塔的方向望去。

“放轻松，她知道的。”奥托说。

哈利给他一支烟，他没道谢便接了过去，插在粉红色烟斗上。哈利举起一根火柴，而奥托则缩起双颊，摆出一副撩人姿态，一边吸烟一边观察他。奥托的短裙紧贴裹着丝袜的苗条双腿，哈利承认，这副打扮的确堪称杰作。穿着女装的奥托比他见过的其他所有异装癖都有女人味。哈利把视线移开，指向电视屏幕。

“你说正义占了上风是什么意思？”

“你听过‘无主之地’吗？或者埃迪·马博？”

哈利连摇了两次头。奥托噘起嘴唇，吐出两个浓烟圈，它们缓缓飘至空中。

“‘无主之地’是个聪明有趣的小点子，是英国人抵达后，发现澳大利亚没什么耕地时想到的。其实那只是因为原住民不会花上大半天时间待在土豆田里，英国人就认为他们的地位比较低下。然而，原住民部落对自然环境其实挺了解的，知道哪个季节该去哪里找食物，过着相当富足的生活。但因为他们没有定居下来，所以英国人就自己判定没有人拥有这块土地。这就是所谓的‘无主之地’。根据‘无主之地’原则，英国人可以划拨土地给新来的移民，而无须理会原住民的意见，毕竟他们也没宣称那是他们的土地。”

比吉塔在奥托面前放下一杯大杯的玛格丽特。

“几年前，有个来自托雷斯海峡群岛叫埃迪·马博的家伙，针对‘无主之地’原则向政府提出质疑，声称当时土地的所有权是从原住民手中

非法夺走的。一九九二年，高等法院接受了他的观点，宣布澳大利亚是属于原住民的。法院裁定，在白人抵达这里前，原住民一直生活并拥有的土地，应要求需归还他们。当然啦，白人由于害怕失去土地，所以鬼叫个不停。”

“现在呢？”

奥托拿起杯口处沾有盐巴的调酒杯喝了一大口，表情像是喝到了醋一样，接着又小心翼翼地擦了擦嘴，露出不屑的神情。

“这么说吧，判决下来了，原住民地权的法律也随之诞生。不过他们似乎不打算严肃处理这件事。毕竟，这跟穷苦的农夫突然发现自己的土地被没收的情况不同，所以，最严重的恐慌也就慢慢过去了。”

哈利想，他现在正坐在酒吧里听一名异装癖人士讲解澳大利亚政治。他觉得很自在，有点像是在看《星球大战》中哈里森·福特在酒吧里的情形。

新闻被广告截断。电视中，一群身穿法兰绒衬衫、戴着皮帽的澳大利亚人脸上挂着微笑。那是个啤酒广告，显然是质量最好，“全澳大利亚最引以为傲”的啤酒品牌。

“这杯敬‘无主之地’。”哈利说。

“干杯，帅哥。噢，我差点忘了。我们的新演出场地在邦代海滩的圣乔治剧院。你跟安德鲁一定要过来看看。如果你想的话还可以带朋友来。要是你懒得看我同事的演出，看我的就好了。”

哈利低头看向奥托翘起兰花指的手上那三张票，向他道谢。



18 皮条客

从奥尔伯里酒吧前往国王十字区时会穿过绿色公园，哈利忍不住找寻那名脏兮兮的原住民的身影，但今晚只有两个白人酒鬼坐在暗淡灯光下的公园长椅上。云层早已飘远，此刻天空清澈，星光明亮。路上，他经过一对争吵的夫妇。他们各自站在人行道一侧，朝彼此大吼大叫，哈利不得不从两人中间穿过。“你根本没说你会整晚不回去！”其中一人带着哭腔尖声大喊。

一家越南餐厅外，一名服务生正背靠在门框上抽烟，看起来像是度过了漫长的一日。人车成列，缓缓沿国王十字区的达令赫斯特路流动。

安德鲁就站在贝斯沃特路口，正吃着一根香肠。

“你来了，”他说，“真准时。日耳曼民族的特色。”

“德国人——”

“德国人是日耳曼民族的一支。你们则是日耳曼民族的北方部落，你肯定清楚这点。你该不会想否认自己的出身吧？”

哈利很想用相同的问题回答，但忍住了。

安德鲁心情很好。“就从我认识的人开始吧。”他说。

他们一致认为，沿达令赫斯特路找娼妓问话，以此作为搜索的开端等于大海捞针，但也只有这个方法了。所幸娼妓不算难找，哈利甚至能辨认出其中一些。

“蒙卡比，我的朋友，生意好吗？”安德鲁停下脚步，热情地向一

名皮肤黝黑的人打招呼。那人身穿紧身西装，戴着厚重的首饰。他开口时，一颗金牙闪闪发光。

“小鬼，你这只疯种马！你很清楚，我没什么好挑剔的。”

哈利心想，如果有人一眼看上去就像皮条客，那肯定是他。

“哈利，向特迪·蒙卡比问声好，他是悉尼最烂的皮条客。他已经干了二十年了，还是跟手下的女孩一起站在街上。你现在还这样是不是有点上年纪了，特迪？”

特迪举起双手，笑容满面。“我喜欢亲临现场，小鬼。你知道的，这里才是做生意的地方。要是坐在办公室里头，不用太久就会失去洞察力，无法掌控一切。你也知道，在这行里头，能掌控的人就是赢家。你得掌控女孩和马夫。你也知道，人就跟狗一样。要是一条狗没人控制，就会是条不开心的狗。你知道的，不开心的狗可是会到处乱咬的。”

“你说了算，特迪。听着，我想找你手下的一个女孩聊一下。我们正在找个坏蛋。他搞不好会在你这里故技重施。”

“没问题，你要找谁？”

“桑德拉在吗？”

“桑德拉随叫随到。你确定不要来点其他的服务吗？我是指除了聊聊以外的哦。”

“谢了，特迪，不用了。我们会去帕拉狄昂夜店，你可以叫她过来吗？”

帕拉狄昂夜店外头有个看门的人，正向进场客人推销色情服务。他看到安德鲁时眼神一亮，与另一名看门的人讲了几句话，两人一同挥手叫他们通过售票口。走下狭窄的楼梯，便是灯光昏暗的脱衣舞俱乐部。有些人坐在圆桌前等下一场演出开始。他们在俱乐部后方找到一张空桌。

“感觉你好像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哈利说。

“所有人都得认识我，我也得认识他们。你在奥斯陆肯定也有警察与地下世界有这种古怪的共生关系吧？”

“当然。不过你跟这些联络人的关系，看起来比我们要温馨得多。”

安德鲁放声大笑。“或许是因为这对我来说有一定程度的亲切感吧。要是我没进警界的话，说不定会加入这一行，谁知道呢？”

一名穿着黑色迷你裙的女人，踩着高跟鞋摇摇晃晃地走下楼梯。短刘海下方那双迟钝、呆滞的双眼环视着四周，接着才走向他们。安德鲁帮她拉开椅子。

“桑德拉，这位是哈利·霍利。”

“是吗？”她说，红色宽唇扬起一个邪气笑容，嘴里少了颗犬齿。哈利握了握她那尸体般冰冷的手。桑德拉有些面熟。他是不是哪天晚上在达令赫斯特路上见过她？说不定当时她化了不同的妆，穿着不同的衣服？

“什么事？想抓哪个坏人吗，肯辛顿？”

“我们在找一个坏到不行的人，桑德拉。他喜欢用手扼女人的脖子。有印象吗？”

“印象？我们的客人有一半都是这样。他伤到什么人了么？”

“大概只有一些指认得出他的人吧，”哈利说，“你见过这家伙吗？”他举起埃文斯·怀特的照片。

“没有，”她看都没看就回答，转向安德鲁，“肯辛顿，这家伙是谁？”

“他是挪威来的。”安德鲁说，“是个警察，妹妹在奥尔伯里酒吧工作，上周被奸杀了，才二十三岁。哈利请了丧假，来这里想找出凶手。”

“抱歉，”桑德拉望向照片，“有。”她说，接着便一语不发。

哈利兴奋起来：“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有，我见过他。”

“那你，呃……跟他打过交道吗？”

“没有，不过他来过达令赫斯特路好几次，不知道来这里干吗。但他的长相很面熟，我可以打听一下。”

“谢谢你……桑德拉。”哈利说。她对哈利挤出一丝短暂的微笑。

“我得去工作了，两位。我想我们应该还会再见吧。”迷你裙小姐一面说，一面循着原路离开。

“太好了！”哈利大喊。

“太好了？就因为有人在国王十字区见过那家伙？达令赫斯特路又不是禁止通行。说不定他是来嫖妓的，这又没犯法。呃，没抓很严罢了。”

“安德鲁，你没感觉到吗？悉尼有四百万人口，而她正好看见了我们要找的人。没错，这无法证明什么，但的确是个征兆。你不觉得情势越来越明朗了吗？”

背景音乐停下，灯光开始变暗，客人纷纷将注意力集中至舞台上。

“你咬定了就是埃文斯干的，对吧？”

哈利点头。“我全身上下都在说，就是埃文斯。对，我就是有这种直觉。”

“直觉？”

“只要仔细思考就能发现，直觉绝不是什么鬼扯的东西，安德鲁。”

“我现在就在思考，哈利，而且真的什么也感觉不到。不介意的话，可以给我解释一下你的直觉是怎么运作的吗？”

“这个嘛……”哈利看着安德鲁，想确定他是不是在讽刺。但从安德鲁的眼神来看，他是真的感兴趣。“直觉其实只是经验的总和。在我看来，所有你经历过和知道的事情，还有潜伏在潜意识中、你察觉或没察觉到的事都可以算在里头。通常你不会注意到这头睡兽，它就待在那里，一边打呼，一边吸收新的事物。突然间，它会眨眨眼，伸个懒腰告诉你，嘿，我以前见过这个画面，然后帮你还原画面中的每个细节。”

“很精彩，霍利。但你确定你那头睡兽看到了这件案子的所有细节？你所看到的部分，只不过取决于你想看到的角度与立场罢了。”

“什么意思？”

“就拿天空来说好了。你在挪威看到的天空，跟你在澳大利亚看到的是同一片。但因为现在你人在南半球，跟在家乡时相比，你整个人是倒过来的，所以你看到的星空是颠倒的。要是你不知道自己是颠倒过来看的，你就会觉得困惑，还会出错。”

哈利看着安德鲁。“颠倒的，是吗？”

“没错。”安德鲁抽起雪茄。

“我在学校学过，你们看到的星空与我们看到的还挺不一样的。你在澳大利亚看不到挪威晚上能看到的星星。”

“好吧，”安德鲁依旧冷静自若，“就算是这样，关键是你看待事情的角度。重点在于，每件事都是相对的，不是吗？这也是事情会如此复杂的原因。”

舞台滋滋作响，冒出白烟，随即又变成红色，扩音器传出小提琴声。一名穿着连身裙的女人与一名穿着长裤及白衬衫的男人自烟雾中走了出来。

哈利听过这音乐。这跟他从伦敦搭飞机来时，一路上听到的邻座耳机里的微弱乐声一模一样。只是现在他知道歌词在唱些什么了。那名女人唱着“他们都叫她野玫瑰，而她不知原因为何”。

少女般的音色，与男人低沉、阴郁的声音形成鲜明对比：

然后我与她吻别，

说所有的美丽终将逝去，

我俯身，在她齿间植下一朵玫瑰……

哈利正梦到星空与黄棕色蛇群，饭店房门传来的轻微敲门声把他吵醒了。他继续心满意足地躺了一下子。外头又下起雨来，窗外的排水管道正不停地歌唱。他起身下床，赤身裸体地去开房门，将它大敞着，希望他那逐渐耸立的建筑物被人注意到。比吉塔惊讶地大笑出声，扑进他的怀里。她的头发全湿了。

“我还以为你说三点。”哈利装出生气的模样。

“客人不肯走。”她说，抬起长着雀斑的脸蛋。

“我失去控制地、疯狂地、全身心地爱上你了。”他轻声说，用双手捧着她的脸。

“我知道。”她说。

哈利站在窗边，一面喝着从迷你吧里拿出的橙汁，一面看着天空。云层已再度散开，看起来像有人用叉子在丝绒般的天空连戳了几下，让圣光仅能从洞口穿出。

“你对异装癖有什么看法？”比吉塔在床上问。

“你是指我对奥托的看法吗？”

“这么说也行。”

哈利想了一下。“我喜欢他那种傲慢的劲。垂着眼皮，一脸不悦，一副厌世模样。该怎么说呢？他一视同仁地跟所有人调情，就像是一场抑郁的歌舞秀。一种点到为止、充满自嘲的调情方式。”

“所以你喜欢？”

“我喜欢他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可他会为大多数人厌恶的东西撑腰。”

“什么是大多数人厌恶的呢？”

“缺点，脆弱之类的。澳大利亚人会吹嘘他们的国家相当开明。或许是吧。但就我的理解来看，他们心目中理想的澳大利亚人是诚实、单纯、勤劳的，有着良好的幽默感与少许的爱国主义。”

“忠实。”

“什么？”

“他们称之为忠实，或者说诚恳。代表某些人或某些事既真诚又得体。”

“在令人愉快的得体的表象背后，很容易隐藏一堆该死的鸟事。从另一方面来说，奥托一身古怪的打扮，表现出诱惑、假象与虚伪，

反倒让我觉得他是我在这里遇到过的最真诚的人。赤裸、脆弱又真诚。”

“要我说，这听起来实在太‘警察’了。哈利·霍利，男同性恋者最好的朋友。”比吉塔调侃地说。

“但我的论点还挺有道理的，不是吗？”

他躺下望着她，眨了眨无辜的蓝色双眼。“小姐，我真庆幸自己没心情跟你再来一轮。毕竟我们还得一大早起床。”

“你刚才说的话明明就是在叫我继续。”比吉塔这么说道，他们又扑在了对方身上。



19 开心的妓女

哈利在一家名为“达兹摇摆”的店前方发现桑德拉。她站在人行道上，环视她在国王十字区的小领地，踩着高跟鞋的双腿为了维持平衡显得有些疲软。她环抱双臂，指间夹着一支烟，像是睡美人的双眼，兼具勾引与嫌恶的神色。简单来说，她看起来跟其他地方的妓女没两样。

“早。”哈利说。桑德拉盯着他瞧，完全没认出他。“还记得我吗？”

她扬起嘴角，似乎打算借此取代微笑。“当然，爱人。我们走吧。”

“我是霍利，那个警察。”

桑德拉凝视着他。“真的是你。每到这个时候，隐形眼镜总是会失效。肯定是废气的关系。”

“可以请你喝杯咖啡吗？”哈利客气地问。

她耸了耸肩。“反正附近没什么人，今晚到此结束也好。”

特迪·蒙卡比突然出现在脱衣舞俱乐部的大门旁，咬着一根火柴，对哈利轻轻点了一下头。

“你父母还好吗？”桑德拉在咖啡送来时问。他们坐在哈利常吃早餐的那家名为“波本与牛肉”的店里，服务生还记得哈利日常会点的东西：班尼迪克特鸡蛋、马铃薯煎饼与馥芮白。桑德拉端起她的黑咖啡。

“什么意思？”

“你妹妹……”

“噢，对，对。”他把杯子举至唇边，借此回过神来。

“嗯，对，我想他们会没事的。多谢关心。”

“我们活在一个可怕的世界里。”

阳光仍未洒在达令赫斯特的屋顶上，但天空已变成蓝色，可以看见些许移动的云朵分散各处，像孩子房间里的壁纸。但这也无济于事，因为世界原本就是个可怕的地方。

“我找几个女孩谈过，”桑德拉说，“照片上的家伙姓怀特，是个卖安非他命和致幻剂的毒贩。有些女孩会从他那儿买货，不过她们没接过他的生意。”

“说不定他不用花钱就能满足需求。”哈利说。

桑德拉哼了一声。“有性需求是一回事，买春又是另一回事。对很多人来说，买春才是真的来劲。我们能为你做很多家里享受不到的事，相信我。”

哈利抬起头来。桑德拉直盯着他，有那么一刻，她的双眼炯炯有神。

他相信她。

“你询问过我们之前提到的日期吗？”

“其中一个女孩说，她在你妹妹被发现的前一晚，跟他买过致幻剂。”

哈利放下杯子，咖啡洒了出来。他朝桌子对面倾身，急忙轻声问：“我可以跟她谈谈吗？她可靠吗？”

桑德拉的红色宽唇露出笑容，嘴中因缺牙而有个黑色的洞。“就像我说的，她买了致幻剂，这东西在澳大利亚可是违禁品。她可不可靠？她是个嗑致幻剂的人……”她耸耸肩，“我只是转述她告诉我的事而已。这么说吧，如果你想搞清楚今天是星期三还是星期四，你绝对不会想去问她。”

就算风扇比平常安静，上午的会议气氛仍十分让人烦躁。

“抱歉，霍利，我们得放弃埃文斯。他没有动机，而且那女人也说，谋杀案发生时，他人在宁宾镇。”沃特金斯说。

哈利提高音量。“听着，安吉丽娜·哈钦森嗑致幻剂，天知道她还嗑了什么。她怀孕了，说不定是埃文斯·怀特的孩子。天哪，他甚至卖毒品给她！老天在上！她会按他的吩咐做任何事情。我们跟房东谈过，那女人有痛恨英厄的理由，认为那个挪威女孩打算抢走她那只会下金蛋的鹅。”

“我们最好仔细调查那个姓哈钦森的女人，”莱比冷静地说，“至少她有明确的动机。说不定事实正好相反，是她需要埃文斯做不在场证明才对。”

“埃文斯肯定在撒谎。英厄被发现的前一天，有人在悉尼见过他。”哈利起身，在会议室有限的空间内踱了两步。

“那是个吃了致幻剂的妓女说的，我们甚至不确定她有没有办法做证。”沃特金斯指出这点，转向苏永，“航空公司怎么说？”

“宁宾镇警方在谋杀案发生三天前，在主街上见过埃文斯。而在谋杀案发生前后，安捷航空或澳大利亚航空的乘客名单上都没有他的名字。”

“这说明不了什么，”莱比大喊，“如果你是个毒贩，你肯定也不会用自己的名字旅行，不是吗？总之他还可以搭火车，要是有时间的话，甚至开车也行。”

哈利有些动怒。“我重复一次。美国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所有谋杀案中，有百分之七十的受害者都认识凶手。但我们却把焦点放在连环杀手身上。我们都知道，逮到他的可能性就跟中乐透一样小。难道我们不该调查可能性更大的人吗？毕竟，有许多旁证全指向我们手上这个嫌疑人。重点在于，我们应该加紧盯人，趁还有线索时就行动。把他找来，当面指控，逼问他直到他露出马脚。现在我们只是被牵着鼻子走，就这么陷……陷入……陷入……”他努力搜索着“泥沼”一词的发音，但仍徒劳无功。

“嗯，”沃特金斯自言自语，“要是有人从我们手里跑掉，而我们什么也没做，的确也不算什么好事。”

此时门开了，安德鲁走入屋内。“早安，各位，抱歉来晚了。不

过总得有人维持街道上的安全才行。怎么了，头儿？你眉头皱得就像贾米森峡谷似的。”

沃特金斯叹气。

“我们正在考虑要不要调整调查方向。先把连环杀手的推论抛到一边，把全副精力集中在埃文斯·怀特或安吉丽娜·哈钦森身上。霍利似乎认为她的不在场证明不够有说服力。”

安德鲁大笑起来，从口袋中掏出一个苹果。“我还真想看看一个四十五公斤的孕妇要怎么把一个健康的北欧女人给勒死，之后还要强暴她。”

“只是个猜想而已。”沃特金斯嘀咕着说。

“就目前来看，我们可以先把埃文斯抛到脑后了。”安德鲁用袖子擦着苹果。

“噢？怎么说？”

“我刚跟线人谈过。谋杀案当天，我的线人正在宁宾镇买大麻，听人提起埃文斯那里有些质量绝佳的好货。”

“然后呢？”

“没人告诉他埃文斯从不在家里做生意，所以当他跑去埃文斯家时，他被一个手臂夹着步枪，乱骂一通的疯子给赶走了。我给他看了照片。埃文斯在谋杀案当天，的确就待在宁宾镇。抱歉啦。”

会议室陷入沉默，仅有风扇声，还有安德鲁大口咬下苹果的声音。

“再从头开始吧。”沃特金斯说。

哈利与比吉塔约了五点在歌剧院附近喝咖啡，赶在她上班之前。他们抵达时，咖啡店已经打烊了。门上的字条说，他们得处理一场芭蕾舞演出的事情。

“这家店总是有别的事情要做。”比吉塔说。他们靠在栏杆上，看着港口对面的科里比利半岛。“我想听接下来的故事。”

“我那同事叫作龙尼·斯蒂安森。在挪威，龙尼是个凶狠的名字，

但他不是那种人。龙尼是个亲切、善良的小伙子，热爱警察这份差事，至少大多时候都很喜欢。葬礼举行时，我人还在医院。结束后，上司从警局过来探望我。他转达了局长的慰问，或许我早该在那时就察觉到事情不太对劲了。当时我人是清醒的，情绪跌到谷底。护士发现了我偷偷弄进来的酒，把我邻床的人转到别的病房去了，搞得我有两天没酒喝。‘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上司说，‘别再这么想了。你还有工作要做。’他以为我想自杀。他错了。我是在想怎么弄到酒。

“我那上司不是拐弯抹角的人。‘斯蒂安森已经死了。现在你什么忙也帮不上，’他说，‘你能帮的，只有你自己和你的家人。还有我们。你看了报纸吗？’我回答我什么也没看，我爸一直在念书给我听，我请他别告诉我这场意外的任何消息。上司说这样很好，事情简单多了。‘你明白吗，开车的人不是你，’他说，‘或换个说法，坐在驾驶座那个奥斯陆警察总署的人没喝醉。’他问我懂不懂他的意思，说开车的是斯蒂安森。而在我们两个之中，他才是那个验血显示为完全清醒的人。

“他拿出一些旧报纸，我用模糊的双眼努力看了一下，上头写着驾驶员瞬间丧命，乘客座椅上的同事身受重伤。我说：‘但开车的实际是我。’我不这么觉得。你被发现时，人在后座，’上司说，‘别忘了重度脑震荡的事。你应该不记得驾驶过程中的任何事情才对。’我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记者只对驾驶员的验血结果感兴趣，只要他没问题，根本没人会在意我的情况。这件事对警方的影响已经够糟的了。”

比吉塔眉间深深皱起，看起来十分震惊。

“你们怎么能告诉斯蒂安森的 parents 说车是他开的？这些人肯定冷血得要命。究竟……”

“就跟我说的一样，警方非常重视忠诚度。在某些情况下，警方的确会先考虑家属的感受。但那一回，斯蒂安森的家人已经先听到了比较容易消化的事发原因。在我上司的版本里，斯蒂安森决定冒着风险追捕一名贩毒与谋杀案的嫌疑人，在追捕过程中，任何人都有可能发生意外。毕竟，另一辆车里的男孩是个新手，在同样的情况下，要是换成另一名驾驶员，他的反应或许会快得多，不至于把车开到了我们面前，更别说我们当时还开着警笛。”

“而且时速还高达一百一十公里。”

“地点则是限速五十公里的区域。当然，这事不能向那男孩问责。关键在于要让这案子看起来是什么模样。为什么非得告诉他的家

人，自己的儿子其实是坐在乘客座上的呢？要是他们得知自己儿子是那种宁可让喝醉的同事开车，也不敢出声抗议的人，他们会感觉比较好吗？上司就这么跟我争执了一遍又一遍，我的头痛得要命，感觉就快炸开了。最后，护士进来时，我正靠在床边吐个不停。第二天，斯蒂安森的父母和他妹妹来了。他们带了花，希望我可以尽早康复。他父亲十分自责，因为他从来没有严格要求儿子开车不要超速。我哭得不能自己。每一秒都像是场缓慢的死刑。他们在我身边坐了一个多小时。”

“天哪，你是怎么对他们说的？”

“什么也没说。全是他们在讲话，不停说着龙尼的事。他计划做的事，想成为怎样的人，打算怎么实现。还有他在美国念书的女友。他还提起过我，说我是个好警察、好朋友，是个值得信赖的人。”

“后来呢？”

“我在医院待了两个月。上司不时会来看我。有一次，他重复之前说过的话：‘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别再这么想了。’这回他说对了。我的确一心想死。或许这里头有一丝为别人着想的成分，想让真相就此埋藏起来吧。说谎不是最糟的部分，最糟糕的是我得把秘密藏在心里。这听起来很怪，连我自己也思考了无数回，所以还是解释一下好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个叫查尔斯·范·多伦的年轻大学讲师。他因为参加一档益智游戏节目而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一周又一周地击败所有挑战者。问题有时难到让人难以置信，而那家伙显然什么都知道，让每个人目瞪口呆。他收到许多求婚信，还有自己的粉丝俱乐部，当然啦，他在大学的课也堂堂爆满。最后，他宣布，制作单位提前把所有问题都给了他。”

“当他被问到为何要揭露骗局时，他告诉他们，他有个叔叔曾向妻子，也就是范·多伦的婶婶，承认过去有过对她不忠的事。这件事在家族内引起不小的骚动，后来范·多伦问叔叔为什么会告诉妻子。毕竟，这件事发生在许多年前，他后来也没再与那名女子有瓜葛。他叔叔回答，不忠不是最糟的部分。最糟的，是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而他却没受到任何惩罚。查尔斯·范·多伦的状况就像这样。”

“我想，人一旦再也无法忍受自己的所作所为时，就会觉得自己得接受惩罚才行。我也如此渴望着，不管是受罚、鞭打、折磨，还是羞辱都行，只要让我觉得赎清了罪就好。但没人来惩罚我。他们甚至

没解雇我；因为在官方说法中，我人是清醒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由于我在执行任务时身受重伤，我还在报纸上获得局长的赞扬。所以，我只好自己惩罚自己。我所能想到的最严厉的惩罚，就是决定好好活下去，从此戒酒。”

“后来呢？”

“我恢复了，又开始继续工作。每天工作的时间比所有人都长。我还训练自己长途步行，读一些法律的书，不再与一些坏朋友碰面。附带一提，就连好的朋友也不再见了，因为我可能还是会跟他们一起喝酒。说真的，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就像一场大扫除似的。我舍弃了过去生活中的一切，无论是好是坏。有一天，我坐下来，开始打电话给过去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对他们说：‘嘿，我们以后不能碰面了。很高兴认识你。’大多数人都接受了，我猜，说不定有几个人还高兴得很。有些人坚称我是在封闭自己。他们或许是对的吧。最近这三年，我跟妹妹相处的时间比任何人都多。”

“那你生活里的那些女人呢？”

“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而且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早就过去了。在意外发生后，这方面就没有人值得我多花时间了。我变成了一匹孤狼，一心只想着自己的事。谁知道呢，说不定只是因为我喝醉时比较迷人吧。”

“他们为什么会派你来？”

“肯定是某个领导觉得我能派上用场。或许这只是一场严厉的考验，看我在压力之下能发挥怎样的作用。要是我能处理好这件事，没让自己变成窝囊废，回去以后，我说不定能开发一些潜力，学到点什么。”

“你认为这件事很重要？”

哈利耸肩。“其实也没重要到哪里去。”

一艘挂着俄罗斯国旗、满是铁锈的丑陋船只自悉尼港驶出。他们看见白帆升起，但它们看起来就像静止了一样。

“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她问。

“我能做的不多。英厄的棺木已经运回去了。葬礼负责人今天从奥斯陆打电话给我，说大使馆已经在安排行程了。他们用了‘遗体’这

个词。一个备受疼爱的孩子会有许多称呼，但奇怪的是，死者的称呼也有那么多。

“你什么时候离开？”

“只要一确认英厄接触过的人都不是凶手就会走。我明天会和麦科马克谈谈，要是没有明确的案情进展，可能会在周末前离开吧。毕竟这可能会成为一件旷日悬案，而且我们也得到了大使馆的同意，他们会向我们通报案件的最新进展。”

她点点头。一群游客站在他们身旁，周遭夹杂着摄影机的对焦声、日语、海鸥的叫声，还有船只经过时的震动声响。

“你知道设计歌剧院的人后来放弃了这一切吗？”比吉塔突然转移话题。由于外界对悉尼歌剧院的建造成本大幅超支的批评声达至顶峰，丹麦建筑师约恩·乌松放弃了整个项目，以辞职表示抗议。“想象一下放弃你已经着手的事，尤其是那些你认为很好的事情。我不认为自己可以做到这点。”

他们决定不让比吉塔搭公交车，而是由哈利送她去奥尔伯里酒吧。他们没怎么交谈，就这么沿牛津街朝帕丁顿方向默默走着。远处传来雷声，让哈利吃惊地望向澄净的蓝天。街角站着一个头发灰白、举止高雅的人，他一身无可挑剔的西装，脖子上挂着标语：“秘密警察剥夺了我的工作、我的家，毁了我的生活。我不存在于官方文件中，这个机构没有地址与电话，也没被列入国家财政预算里。他们认为他们能够免遭指控。帮我找出这些骗子，指控他们的不端行为。请在此签名或捐赠。”他高举着签名册。

他们经过一家唱片行。哈利心血来潮，走进店内。柜台后方站着一个戴眼镜的人。哈利问他有没有歌手尼克·凯夫的唱片。

“当然有，他可是澳大利亚人。”那人说，将眼镜往下移。他的额头上有个老鹰图样的刺青。

“我要找的是男女合唱曲。歌词是关于一朵野玫瑰……”哈利话没说完便被打断。

“我知道你说的是哪首。《野玫瑰长于何处》，收录在《谋杀民谣》这张专辑里。烂歌、烂专辑。你还是从他的好专辑里挑一张吧。”

那人把眼镜推回原处，消失在柜台后方。

哈利再度暗暗吃了一惊。

“那首歌有什么特别吗？”他们走到街上时，比吉塔问。

“显然没什么特别的。”哈利大笑。那个店员让他心情好了起来。“凯夫和那女人唱了一首关于谋杀案的歌。他们把这首歌唱得很美，就像爱的宣言。但的确是首烂歌。”他又再度大笑，“我开始喜欢这座城市了。”

他们继续往前。哈利朝街道前后看了一下。他们几乎是牛津街中唯一一对异性恋情侣。比吉塔握了握他的手。

“你应该看看去年忏悔节期间的同志大游行，”比吉塔说，“当时队伍经过了牛津街。他们说澳大利亚各地有超过五十万人前来参观或参与游行，疯狂得很。”

同志街。拉拉街。他现在才察觉，商店橱窗里的衣服全是乳胶和皮革材质。紧身上衣与丝质小号内裤，拉链与铆钉，既独特又时尚，不像国王十字区的脱衣舞俱乐部中那种随处可见、让人大冒冷汗的俗烂货色。

“小时候，我家附近住了一个男同志。”哈利回忆着说，“大概四十岁，自己一个人住，附近每个人都知道他是同性恋。冬天时，我们会朝他扔雪球，对他大喊‘捅屁眼的’，然后拔腿就跑，觉得要是被抓到，就会被他从后面来一下。但他从来没追过我们，只是把帽子拉低，盖住耳朵，就这么回家。有一天，他突然搬家了。他没对我做过任何事，我一直很纳闷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恨他。”

“人们会害怕他们不了解的事，然后会憎恨他们害怕的事。”

“你还真睿智。”哈利说。比吉塔揍了他肚子一拳。他倒在人行道上大声尖叫。她大笑出声，求他别再装了。他爬起身，在牛津街上追逐着她。

“我希望他搬到这里来了。”追逐告一段落后，哈利这么说。

哈利告别比吉塔后（他发现不管时间长短，他已经开始在每次与她分开时，都像永别般依依不舍，对此他感到有些不安），便去公交车站排队。站在他前面的是个背包上画着挪威国旗的男孩。在哈利还在思索要不要向对方打声招呼时，公交车已抵达。

哈利递出二十元纸钞，公交车司机抱怨起来。

“我猜你没有五角吧？”他讽刺地说。

“如果有早拿给你了，你这个白痴王八蛋。”他用挪威话反击，脸上却装出傻笑。公交车司机递零钱给他时，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他决定沿英厄被杀当晚步行回家的路线走上一回。其实先前有人这么做过。莱比和苏永勘查过这条路线中的酒吧和餐厅，并出示了英厄的照片，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哈利原本要找安德鲁一起，但他拒绝参加，说这只是浪费他看电视的宝贵时间。

“这不是在开玩笑，哈利。看电视可以带给人信心。当你看到电视里的人绝大部分都笨得要命时，会觉得自己很聪明。科学研究表示，人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比觉得自己更笨要更有用。”

哈利觉得这话有点道理，但不管怎样，安德鲁还是给了他一家位于布瑞吉路的酒吧名字，要哈利代他向老板打声招呼。“我不觉得他会提供什么情报，不过或许可以给你的可乐打个五折吧。”安德鲁开心地笑着说。

哈利在市政府站下车，在皮蒙特区慢慢地走着。他看着高耸的建筑物、城市人走路时特有的步态，心中对于英厄·霍尔特踏入人生终点站一事仍没有任何头绪。到了鱼市，他走进咖啡店，点了一个夹酸豆与熏鲑鱼的贝果。他可以从窗户看见一座跨越布莱克怀特湾和格利伯的桥梁。他们正在空旷的广场上建一座露天舞台，哈利从海报上得知，这是为了这个周末的澳大利亚国庆节所建的。哈利向服务生点了咖啡，开始埋头看《悉尼先驱晨报》。这是那种你可以拿来包一整个货柜的鱼的报纸，就算只看图片，也可以看上好一段时间。但这里还要一小时才会日落，哈利想看看天黑后的格利伯都会出现哪些妖魔鬼怪。



20 板球

板球酒吧的老板拥有一九八九年澳大利亚在灰烬杯赛事中四度击败英国队时，板球选手艾伦·博德身上穿的那件球衣，他对此相当自豪。球衣用木框和玻璃裱了起来，挂在角子机 ^[1] 上方。另一面墙上则有一九七九年澳大利亚与巴基斯坦打成平手的那场比赛所使用的两根板球球棒和一个球。而某个人在南非那场比赛后偷走的三柱门门柱则被挂在出口上方。传奇球员唐纳德·布莱德曼的护腿板被某个客人射成了碎片，只因他无法从墙上夺走它。因此店主认为有必要牢牢保护他的珍宝。

哈利走进门，看见墙上的宝物与酒吧中那群像是板球迷的顾客时，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自己应该更正板球是纨绔子弟运动的刻板印象。客人的打扮并不光鲜亮丽，身上也没有特别香，就连店主伯勒斯也没待在吧台内。

“晚安。”他说，他的声音像钝掉的镰刀刮过磨刀石。

“汤力水，不加金酒。”哈利说，给他一张十元钞票，叫他不用找零。

“小费太多，比较像是想收买我，”伯勒斯说，挥了一下钞票，“你是警察？”

“这么容易看穿？”哈利一副认了的口吻。

“对，而且你听起来还像个游客。”

伯勒斯放下找零，转身想走。

“我是安德鲁·肯辛顿的朋友。”哈利说。

伯勒斯快如闪电地转身拿走钱。

“你干吗不直接说？”他咕哝了一句。

伯勒斯没见过、也没听过英厄·霍尔特。其实哈利早从安德鲁那里了解了此事，但这就跟他奥斯陆警局的年迈导师、外号“腰痛”的西蒙森常说的一样：“多问总比少问好。”

哈利看了看四周。“这里都是什么货色？”

“烤肉串佐希腊沙拉，”伯勒斯回答，“本日特餐，七块钱。”

“不好意思，我修正一下用词，”哈利说，“我的意思是，来这里都是些什么人？客人是哪种类型？”

“所谓的下层阶级吧。”他露出宽容的微笑，足以表明伯勒斯成熟的工作态度，以及希望能把酒吧带到另一个境地的梦想。

“那些人都是常客？”哈利问，朝酒吧的阴暗角落点点头。那里有五个人围桌而坐，喝着啤酒。

“对，大部分都是常客。这里可不太会出现在旅游指南上。”

“你介意我问他们几个问题吗？”哈利问。

伯勒斯面露难色。“那几个家伙可不是老妈的乖儿子。我不知道他们的钱是哪里弄来的，也没想过要问。这么说吧，他们不是那种朝九晚五的人。”

“没人愿意听到无辜的年轻女孩在自家附近一带遭人强奸和勒杀，也没人想跟执法者过不去。不管你卖的是什么，这类消息都会把客人吓跑，对生意没好处。”

伯勒斯擦了擦玻璃。“如果我是你的话，肯定会小心一点。”

哈利朝伯勒斯点头，慢慢朝角落那张桌子走去，好让他们留意到他。其中一人在他走得足够近前便站起身来，环抱双臂，露出粗壮手臂上的匕首刺青。

“这个角落有人坐了，金发仔。”他的声音相当粗哑，像是只有气

音。

“我想问——”哈利刚开口，那名声音粗哑的男人便直接摇头，“就问一个问题。有人认识这个叫埃文斯·怀特的人吗？”哈利举起照片。

面向他的那两个人原本只是看着他，表情与其说是带有敌意，不如说是感到无聊。但听见埃文斯名字时，他们明显对哈利产生了兴趣。哈利留意到两人的颈部抽动了一下。

“没听过，”声音粗哑的男人说，“我们这是私人……聚会，才聊到一半，老兄。再见。”

“这场聚会该不会跟贩卖非法物品有关，或触犯澳大利亚的法律吧？”哈利问。

现场沉默了一阵子。他采取了危险的策略。露骨挑衅是种战术，只要有相应的后援，或良好的逃生路线就好。然而哈利两者均无，他只是感觉到时机已到。

其中一人起身，身躯挺立。他转身露出满脸痘疤的丑脸时，整个人几乎顶到了天花板。平滑的胡子突显出他的东方血统。

“成吉思汗！真高兴见到你。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呢！”哈利大喊，伸出一只手。

成吉思汗开口说：“你是谁？”

他的声音就像临终之人的喉鸣。任何黑死金属乐队都会拼命争取他这种声音低沉粗哑之人当主唱的。

“我是警察。我不认为——”

“梗谓。”成吉思汗低头从天花板处瞪着哈利。

“什么？”

“警徽。”

哈利意识到，就眼前情势来看，相比奥斯陆警方发给他的那张附有证件照的塑料卡片，他得拿出更有力的东西才行。

“有没有人说过，你的声音和埋葬乐队的主唱一模一样……他叫

什么来着？”

哈利把手指放在下巴上，像是在努力回想。声音粗哑的男人自桌边绕到他面前。哈利指着他。

“你是歌手罗德·斯图尔特，对不对？啊哈，原来你是坐在这里筹划第二次慈善演唱会——”

一拳正中哈利的牙齿。他摇摇晃晃地站着，一只手放至唇前。

“我敢说，你一定没料到竟然站得住。”哈利看了一眼手指，上头有鲜血与唾液，还有某个软软的东西。那东西只能让哈利联想到牙齿内的牙髓。

“牙髓应该是红色的不是吗？”他问罗德·斯图尔特，举起手指。

罗德·斯图尔特先是怀疑地看着哈利，接着才低头看清楚那团白色的东西。

“那是珐琅质底下的骨头，”他表示，“我老爸是牙医。”他向其他人解释，接着后退一步，再度挥出一拳。那一瞬间，哈利眼前一黑，但眼前再度亮起时，他发现自己竟然还站着。

“现在看你还能不能找到牙髓。”罗德·斯图尔特好奇地说。

哈利知道这很蠢，所有经验和常识的总和都告诉他这么做很蠢，就连下巴的痛楚也这么告诉他。但不幸的是，他的右手认为这是个很棒的点子，而在那个当口，他的右手主导了一切，击中了罗德·斯图尔特的下巴。在罗德·斯图尔特往后退两步时，哈利听见他下巴合起的声音，这是一记完美的上勾拳精准击中目标时必然会发生的事。

这种伤害会沿着下颌骨传送到小脑。哈利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称之为比较小的大脑更加精准。震动的力道会引发些许短路，要是不够走运的话，会立即失去意识，有可能造成长久的脑损伤。就罗德·斯图尔特的情况来看，似乎还无法确定他的大脑是会失去意识还是直接得脑震荡。

成吉思汗没打算等到结果揭晓。他揪住哈利的衣领，将他举至肩膀高度，像丢面粉袋般把他抛了出去。有两个刚点了七块钱今日特餐的客人就这么得到了比他们预想中还要多的肉。他们在哈利压垮桌子时，同时往后跳开。哈利觉得全身疼痛，成吉思汗向他走来时，他心想：天哪，希望我能赶快晕过去。

锁骨是个脆弱的地方，而且目标相当明显。哈利瞄准位置，一脚猛地踢出，但罗德·斯图尔特的攻击肯定影响了他的视力，使他这脚彻底踢空。

“受死吧你！”成吉思汗向他保证，双手举至头上。他根本不需要锤子。这一下击中了哈利的胸口，立即使他的冠状动脉与呼吸系统瘫痪。因此，他没看到，也没听见那名皮肤黝黑的男人走进店内，一把抓起那颗一九七九年时澳大利亚队对抗巴基斯坦队用的板球。那个球的牌子是笑翠鸟，硬如岩石，重一百六十克，直径为七点六厘米。他的手以惊人力道划破空气，让球笔直朝目标呼啸而去。

板球命中了成吉思汗发际线下方的额头，因此状况与罗德·斯图尔特的小脑不同，毫无疑问。这一下能立即将人击倒。成吉思汗先是摇晃几下，接着便像爆炸的摩天大楼般轰然倒地。

另外三名围坐在桌前的人站起来，满脸怒容。刚进门的人走上前去，双臂低举，冷静地摆出防御姿势。其中一人向他冲去，哈利才恢复意识，似乎认出了那名加入战局的人，而他也没猜错。那黑人摇晃身体，脚步移动，挥出两记精准的左刺拳，仿佛是要测量距离，接着右手自下方击出一记力道十足的上勾拳。所幸那里与酒吧尽头之间极为狭窄，让他们无法上前围攻。第一个人被击倒十秒后，第二个人发动攻击，动作也谨慎得多，他举着双臂的模样，让人觉得他家墙上应该挂着某种颜色的武术腰带。第一回的试探性攻击被新加入战局的人挡下，当他转一圈，踢出一记空手道必学的踢击时，那人已移动位置，那一脚随之落空。

那名黑人快速地左右变换攻势，使空手道代表重重撞在墙上。黑人紧追过去，用左直拳击中了他的后脑，传出一声令人畏惧的声响。他缓缓地朝地板滑下，像被扔在墙边的剩菜一样。虽然没什么必要，但那名板球选手仍在他倒下时，又打了一拳。

罗德·斯图尔特坐在椅子上，用呆滞的眼神看着眼前的光景。

第三个人的折叠刀的刀刃弹出时发出“咔”的一声。当他张开双臂，弓身朝黑人走去时，罗德·斯图尔特吐在了他的鞋子上——哈利留意到这是脑震荡的明显症状，因此相当开心。但就连他自己也有些恶心想吐，在看见安德鲁的第一个对手从墙上拿起板球球棒从后方逼近他时更是如此。持刀的家伙此刻站在哈利身旁，但他并未察觉。

“后面，安德鲁！”哈利大喊，全身往那人持刀的手臂扑去。他听见板球球棒击中西和桌椅翻倒的声响，但仅能把注意力放在持刀男

子身上。那人挣脱他的擒抱，在他身旁晃动，夸张地挥舞双臂，露出疯狂的狞笑。

哈利紧盯着持刀男子，摸索身后的桌上是否有能派上用场的东西。他还是能听到吧台传来的球棒声响。

持刀男子带着笑容接近他，双手不断抛着折叠刀。

哈利往前扑去，用手上的东西往前一刺，然后迅速后退。持刀男子的右手垂至身旁，小刀落地发出声响。他惊讶地看着对方肩上插着的烤肉串，上头还有一块蘑菇。他的右臂似乎瘫痪了。他小心地用左手抽出烤肉串，一脸茫然，仿佛难以置信。肯定是刺中肌肉束或神经了，哈利心想，又朝他挥出一拳。

他觉得自己用力地击中了什么东西，手臂一股刺痛。持刀男子摇晃着向后退去，受伤的双眼抬头望向哈利，暗红色的鲜血自他的鼻孔流出。哈利抓住他的右手，举起拳头准备再度攻击，却又改变了主意。

“这拳打下去会很痛，你要不投降算了？”他问。

持刀男子点头，倒在罗德·斯图尔特旁边，后者的头依旧埋在双腿间。

哈利转身时看见伯勒斯站在酒吧中央，用枪指着安德鲁的第一名对手，而安德鲁则躺在翻倒的桌子之间，昏了过去。有些客人已经走了，有些则站在一旁伸长脖子围观，但大多数客人仍在吧台观看电视上的板球决赛。

救护车抵达时，哈利要他们先处理安德鲁的伤势。他们把安德鲁抬了出去，哈利紧跟在旁。他的一只耳朵正在流血，呼吸急促，但至少醒了过来。

“我不知道你打板球，安德鲁，你那只手臂还真能投，不过有必要投那么狠吗？”

“说得对。我完全错估了情势。一切根本就在你的掌控之中。”

“这个嘛，”哈利说，“我得承认根本没这回事。”

“好吧，”安德鲁说，“我也得老实说，我的头痛死了，真后悔来这里插一脚。应该是你躺在这里的。我是说真的。”

救护车来了，又将人载走，最后只剩哈利与伯勒斯两人。

“我希望我们没破坏太多家具和装饰。”哈利说。

“没事，没那么糟。客人们可是同时看了两场惊心动魄的直播呢。不过从今以后，你最好还是多防备着点。那些家伙的老板听说这事之后，肯定不会开心。”伯勒斯说。

“是吗？”哈利说，知道伯勒斯试图给他一点暗示，“他们的老板是谁？”

“我什么也没说，不过照片里那家伙可不是什么远在天边的人。”

哈利缓缓点头。“我最好还是准备一些防御用品和武器。你介意我拿一根烤肉串的叉子走吗？”

[1] 又称老虎机。角子为硬币之意。



21 醉汉

哈利在国王十字区找到牙医，对方才看了他一眼，便开始做一堆准备工作，好修补他那颗从中折断的门牙。他做了临时修补，收下一笔费用。哈利希望奥斯陆警察局局长心肠好到愿意让他报销。

他在警局里得知，板球球棒打断了安德鲁的三根肋骨，还让他因此得了脑震荡，这周是不太可能离开病床了。

午餐后，哈利问莱比要不要跟他去医院看看。他们开车至圣艾蒂安医院，在访客簿上登记名字。访客簿又厚又重，摊开在一个更重的修女管理员面前。她坐在玻璃窗后，环抱双臂，用头比了一下，示意他们进去。

“她不会说英文。”莱比解释。

他们走进接待区，一名面带微笑的年轻人在计算机中输入病患名字，然后给了他们病房号码，告诉他们该怎么走。

“才十秒就从中古世纪到了计算机时代。”哈利咕哝着说。

他们与满身淤青的安德鲁聊了一下，但他心情不好，才聊五分钟就叫他们离开。他们在楼上一间单人病房里找到了那名持刀男子。他躺在床上，手臂绑着吊带，脸全肿了起来，认出了哈利那张昨晚受伤的脸。

“臭条子，你想干吗？”他说。

哈利在床旁的椅子坐下。“我想知道埃文斯·怀特有没有下令叫人杀了英厄·霍尔特，还有，谁接了这份差事，以及动机是什么。”

持刀男子想要大笑，却咳了起来。“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条子，而且我也不认为你有本事查出来。”

“肩膀还好吗？”哈利问。

持刀男子的眼球似乎从眼眶中凸了出来。“你是在……”

哈利从口袋中拿出烤肉串的叉子。那人额头浮起一道粗大的蓝色青筋。

“你是在唬我。”

哈利不发一语。

“你他妈疯了吗？别以为自己有机会躲过一劫！要是他们在你离开后，发现我身上有任何一个伤口，你他妈这份烂工作就砸了，你这个浑蛋！”

持刀男子撑起身子以假音大喊。

哈利一根手指放到唇边。“安静，帮你自己一个忙。你看到门口那个魁梧的光头佬了吗？或许不太容易看出来，但其实他是昨天被你朋友用球棒打伤的那个人的表弟。他特别要求今天跟我一起过来。他的工作，就是堵住你的嘴，把你压住，让我可以解开你的绷带，刺进同一个美妙的地方，这样就不会有伤口了。毕竟那里本来就有一个洞，对吧？”

他轻轻按压持刀男子的右肩。那人双眼泛泪，胸口剧烈起伏，视线在哈利与莱比之间来回移动。人性是一座辽阔、难以穿越的森林，但当持刀男子开口时，哈利认为自己在这座森林里看到了一条防火小径。他说的无疑全是实话。

“要是埃文斯发现我告密，绝对会用比你厉害十倍的方式来对付我。但我可以说，你找错目标了，大错特错。”

哈利望向莱比。后者摇了摇头。哈利思索一会儿，起身将叉子放在床头柜上。

“早日康复。”

“再见。”他用西班牙语说，伸出食指，向哈利比了个枪的手势。

饭店接待处有人给哈利留了信息。他认出那是悉尼警局的电话号码，于是从房内拨回去。是苏永接的电话。

“我们又查了一次所有记录，”他说，“这次更仔细。有些轻罪会在三年后从官方记录上被移除，这是法律规定，我们无法在轻罪期限过后调阅。不过，如果是性犯罪的话……这么说好了，我们会记录在一个高度保密、非官方的备份资料里。我在里头找到了一些有趣的信息。”

“什么？”

“英厄的房东亨特·罗伯逊在官方档案里没有犯罪记录，不过我们挖深一点以后发现，他有过两次不雅裸露的记录。”

哈利试着想象不雅裸露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不雅的？”

“在公共场所玩弄性器官。当然，这不代表什么，不过还有别的事情。莱比开车过去，发现没人在家，屋里只有一头脾气暴躁的狗在乱吠。但有个邻居走了出来，他好像跟罗伯逊约好每星期三晚上帮忙喂狗，因为要放它出来，所以有他家钥匙。英厄遇害那天就是星期三，所以莱比问他那天晚上有没有帮忙。结果他还真的有。”

“所以呢？”

“罗伯逊在证词里说，英厄遇害那晚他一直待在家中。我想你肯定很想知道这件事。”

哈利感觉到血液开始加速流动。

“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

“在他上班前的一大早派辆警车把他带回局里。”

“嗯。那个恶心的不雅裸露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地点在哪里？”

“我看一下。我记得是个公园。找到了。上面写着绿色公园。那是个小——”

“我知道那里，”他立刻回答，“我想我会去那里散步吧。好像有些家伙时常待在那里，或许他们知道些什么。”

哈利得到了那两桩不雅裸露案发生的时间，把它记在了一本印有挪威联合银行年历的小记事本上。他父亲每年圣诞都会送他一本。

“好奇地问一下，苏永，那什么才是高雅裸露？”

“十八岁，在挪威独立纪念日当天醉得迷迷糊糊，被路过的巡警逮个正着。”

他目瞪口呆，一个字也说不出口。

苏永在电话那头窃笑着。

“你怎么……”哈利开口。

“你一定很难相信，只要试过几组密码，加上隔壁办公室的丹麦同事帮忙，就能办到很多事情。”苏永爆出大笑。

哈利涌上一股怒气。

“希望你别介意，”苏永听起来像是突然担心自己玩得过火了，“我没告诉任何人。”

他似乎真的挺后悔的，让哈利都生不起气来。

“其中一个警察是女的，”哈利说，“后来她还称赞我屁股很翘。”

苏永松了一口气，大笑出声。

由于天色变暗，公园的感光器灯光在哈利走向长椅时纷纷亮起。哈利发现那个衣衫褴褛的人就坐在那里。

“晚安。”

那人依旧躺着，但原本靠在胸前的下巴却微微抬起，棕色双眼望向哈利——说得精准点，视线根本就是穿越哈利——停留在遥远的某个点上。

“厌？”他的声音沙哑。

“不好意思，你说什么？”

“厌，厌。”他重复说，挥舞着两根手指。

“噢，烟。你想要烟？”

哈利从烟盒里敲出两支香烟，自己拿了一支。他们一言不发地坐了一会儿，享受地抽着烟。他们就坐在一座大城市中的绿色区域里，哈利却有种身处被废弃的郊区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夜幕低垂，四周有蚱蜢细弱的双腿摩擦所发出的电流般的声响。又或者，只是因为白人警察与黑人一同抽烟，而那黑人有着源自这座辽阔大陆的原住民血统和异国长相，才让他有了这种时间凝结的仪式感。

“你想买我的外套吗？”

他望向那人的外套，是一件鲜红与黑色的防风薄外套。

“原住民的标志，”他向哈利解释，让他看外套背面，“我表弟弄的。”

哈利婉拒了这项提议。

“你叫什么名字？”原住民问。

“哈利。”

“是个英文名字。我也有个英文名，叫约瑟夫，拼法里面有个‘p’跟‘h’。其实这是个犹太名。跟耶稣他爸一样，懂吗？约瑟夫·沃尔特·罗德里格。我的原住民名是恩加达哈。恩——加——达——哈。”

“约瑟夫，你常待在这个公园里对吗？”

“对，常常。”约瑟夫眨了眨眼，将原本投向远方的视线收回。他从外套里掏出一瓶大号的果汁，问哈利要不要喝，连瓶口都没拧开便急着想痛饮一番。他的外套敞开着，让哈利看见他胸口上的文身。在一个大大的十字架上方，写着“杰里”两字。

“你的文身不错，约瑟夫。方便说一下杰里是谁吗？”

“杰里是我儿子。我儿子四岁了。”约瑟夫比出四根手指。

“四岁，懂了。杰里现在在哪儿？”

“家，”约瑟夫用手一挥，朝家的方向指了一下，“跟他妈在家。”

“听我说，约瑟夫。我要找一个人。他的名字是亨特·罗伯逊，是

个白人，挺瘦小的，没什么头发。有时会来公园这里，偶尔还会露出……他的身体。你懂我意思吗？你见过他吗，约瑟夫？”

“嗯，嗯。他就快到了，”约瑟夫说，揉了揉鼻子，像哈利在聊什么日常琐事一样，“等着就是，他就快到了。”



22 两名暴露狂

远处的教堂钟声响起时，哈利正点燃第八根烟，深深地吸进肺里。他妹妹最后一次叫他戒烟，是他带她去电影院那次。他们看的是《侠盗王子罗宾汉》，是他自《外太空九号计划》以后看过的选角最差的电影。不过凯文·科斯特纳饰演的罗宾汉操着一口明显的美国口音与诺丁汉郡长交谈，这并没有让他妹妹感到丝毫困扰。她从来不在乎这种事，当科斯特纳整顿舍伍德森林时，她开心得大喊大叫；而当玛丽安与罗宾汉最终长相厮守时，她则跟着抽泣。

电影结束后，他们去了咖啡厅，他帮她买了一杯热巧克力。妹妹告诉他，虽然在走廊上遇到一些人时，他们会叫她“白痴”，但能住在松恩住宅中心那栋新房子，还是很棒。此外，她还要哈利戒烟。“恩斯特说抽烟很危险，你会因为抽烟死掉。”

“恩斯特是谁？”哈利问，但回答他的只有一阵笑声。接着，她又认真起来。“你不能再抽烟了，哈拉尔。你不能死，听懂没？”她是从母亲身上学会“哈拉尔”与“听懂没”这两种说法的。

取名为“哈利”是他父亲坚持的结果。欧拉夫·霍勒是个所有事情都会让着妻子的人，但这件事他开了口，坚持这孩子的名字用他那个当水手的大好人祖父的名字。他母亲当时心软答应了，但她之后说，她真是后悔莫及。

“有谁听过一个叫哈利的人干成过什么大事吗？”她说。（哈利父亲心情好时，便会开玩笑回答：哪儿来那么多谁。）

无论如何，哈利母亲后来用她叔叔的名字哈拉尔叫他，其他人则都叫他哈利。母亲过世后，妹妹也开始叫他哈拉尔。或许他妹妹是想填补母亲留下的空白吧。哈利无法确定这点。这孩子的脑子里实在有

太多奇怪的想法。就像当时一样。她脸上带着微笑，却同时是一副鼻酸不已、眼眶泛泪的模样。哈利向她保证自己会戒烟，只是没办法说戒就戒。

此刻，他想象着袅袅升起的烟雾，那就像一条大蛇，钻入他的体内。巴巴。

已经睡着的约瑟夫全身抖了一下。

“我的祖先是乌鸦族的，”他突如其来地说，直入主题，“全都会飞。”小睡片刻似乎让他清醒多了。他用双手揉了揉脸。

“能飞真是件美妙的事。你有十元钞票吗？”

哈利只有一张二十元的。

“也行。”约瑟夫说，拿走钞票。

就像天气有时会在瞬间变化一样，云层再度笼罩了约瑟夫的大脑袋，使他开始喃喃地说一种哈利无法理解的语言，就像安德鲁与图文巴说的那种。安德鲁是不是说过那叫克里奥尔语？终于，酒鬼的下巴又垂至了胸前。

哈利刚决定抽完这支烟就离开，罗伯逊便出现了。哈利有些期待他身穿大衣的样子，就像想象中标准的暴露狂一样，但罗伯逊只穿着牛仔裤与T恤。他左右张望，用一种奇特的弹跳步伐走着，像是在心中哼着歌，随着节奏移动。他走到长椅前才发现哈利。从罗伯逊的表情可以略微看出，这次重逢并不让他觉得开心。

“晚上好，罗伯逊。我们一直在找你。坐吧。”

罗伯逊看了看四周，把身体重心移至另一只脚，看起来想逃，但最后还是坐了下来，绝望地叹了口气。

“我已经说出了我知道的一切，”他说，“干吗还来骚扰我？”

“因为你有过骚扰别人的记录。”

“骚扰别人？我他妈才没骚扰过谁呢！”

哈利观察着他。罗伯逊这种人很难让人喜欢，却也是这世上最难让哈利相信是连环杀手的人。这个想法让他相当烦躁，这代表着他只

是在浪费时间而已。

“你知道有多少女人因为你而睡不安稳吗？”哈利尽可能用最轻蔑的语气说，“有多少人无法忘怀，而且不得不带着一个下流浑蛋在心理上强暴自己的记忆继续过活？你钻进了她们的脑袋，让她们感到无助，害怕晚上出门；你侮辱了她们，让她们觉得自己被人利用了。”

罗伯逊挤出一阵大笑。“警官，这就是你最大的能耐？你怎么不说我毁了她们的性生活？怎么不说我把她们吓得要吃镇静剂度日呢？顺便说一声，我想你的同事得小心一点了。就是那个要我乖乖听话，给你们这些流氓提供证词，否则可能会因为变成帮凶而被判六年徒刑的家伙。我找律师谈过，他打算把这事告诉你们上司，只是让你知道一下。所以别再想唬我了。”

“好吧，我们有两种方式处理这件事，罗伯逊。”哈利留意到自己并不具备粗暴的安德鲁那样的威信，“你可以现在就说出我想知道的事，或者——”

“或者我们可以把你带到局里。谢了，这我已经听过了。来啊，把我抓走，然后我的律师会在一小时内把我带走，然后你和你的同事就得因骚扰平民写份报告。请便！”

“这跟我要说的不太一样，”哈利平心静气地回答，“我在想的是以不容易被察觉的方式偷偷向悉尼的那些对新闻如饥似渴、喜欢哗众取宠的周日版报中的一家爆个料。你可以想象吗？附上一张英厄·霍尔特的房东的照片，他过去曾有过不雅裸露，警方正在留意——”

“我已经接受处罚了！我被罚了四十块！”罗伯逊的声音变成了假音。

“对，我知道，罗伯逊，那只是一次小小的不检点行为而已。”哈利假装同情地说，“小到可以轻易让你不被街坊邻居发现。你的邻居看到周日版报纸时，那就就真的丢脸了，对吧？还有你上班的地方……你的父母呢？他们识字吗？”

罗伯逊整个人垮了下来，仿佛被刺破的沙滩排球一般泄了气，让哈利联想到懒人沙发。他知道他提及他的父母时，显然刺到了罗伯逊的痛处。

“你这个冷血的王八蛋，”罗伯逊用嘶哑的声音痛苦地喃喃道，“他们是从哪里找到你这种人的？”一会儿过后，他又说：“你想知道什

么？”

“首先，我得知英厄遇害那一晚你人在哪里。”

“我已经告诉了警方，我一个人在家——”

“谈话结束。希望编辑能找到一张你比较好看的照片。”

他站起身。

“好，好。我不在家！”罗伯逊大喊，往后一靠，闭上双眼。

哈利又坐了下来。

“我还是学生时，住在镇上高级住宅区的一间套房里，对街住了个寡妇，”哈利说，“每个星期五晚上七点，她都会拉开窗帘。我和她住在相同楼层，从套房里可以直接看到她的客厅。星期五她会打开巨型吊灯，所以看得分外清楚。在一个星期里的其余时间，她只是个灰发的老太太，戴着眼镜，穿着羊毛衫，就是那种你在电车或药房排队队伍中会看到的老太太。

“但每星期五七点，表演开始时，你会完全忘记那个性情古怪、咳个不停，还拄着根拐杖的老太太形象。她会穿上一件日式花纹的丝质睡袍和黑色高跟鞋。到了七点半，她会接待一名男性访客。等到七点四十五，她已经脱下睡袍，秀出她的黑色紧身胸衣。八点，她则半脱胸衣，在沙发上搞得忘我。八点半的时候，访客则会离开，窗帘也跟着拉上，表演就此结束。”

“还真有趣。”罗伯逊冷冷地说。

“有趣的是，这件事从来没有引发任何麻烦。要是你跟我一样住在街道的这一侧，就肯定能看到整个经过，许多附近的居民肯定也会准时观赏这场表演。但从来没人提起过这件事，据我所知，也没人向警方报过案，连投诉都没有。另一个有趣的部分则是规律性。一开始我以为她的伴侣只有那时候有空。他或许得工作，或是已婚什么的。但很快我就发现她的伴侣换了人，但时间完全不变。我这才恍然大悟：她显然就像任何一个为电视台安排节目表的人那样对此了然于心——只要你在固定时段有了观众，那么改变播放时间就绝对会造成收视率损失。她需要观众来为她的性生活调味。懂吗？”

“懂。”罗伯逊回答。

“再问一个多余的问题。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这件事让我想起我们这位昏睡的朋友。约瑟夫确定你今晚会在此出现，然后我查了一下日历，发现大部分日期都吻合。因为今天是星期三。英厄失踪那晚是星期三，你两次被抓到也是星期三。你有固定的表演时段，对吗？”

罗伯逊没回答。

“所以我的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近期都没被人举报？毕竟，距离你上次被抓已经四年了，而且大男人在公园里对着小女孩裸露性器官，可不是什么大众会欣赏的事。”

“谁说是小女孩了？”罗伯逊突然说，“谁说没人欣赏了？”

要是哈利会吹口哨的话，肯定会很自然地吹出一声。他突然想起先前在附近吵架的那对夫妻。

“所以你是做给男人看的，”他几乎是在自言自语，“做给这一区的男同看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得保密。你有很多固定观众吗？”

罗伯逊耸了耸肩。“他们来来去去，不过肯定知道何时何地可以看见我的表演。”

“那为什么会被人举报？”

“都只是刚好经过的路人而已。我们现在更小心了。”

“所以我找得到证人，愿意帮你作证，说英厄失踪当晚你人在这里？”

罗伯逊点头。

他们不发一语地坐着，听着约瑟夫的鼾声。

“有件事不太对劲，”哈利总算开口，“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回荡，但又说不上来，直到我听说你邻居每星期三都会帮你喂狗和遛狗，我才想通。”

有两名男子慢慢走了过来，在路灯的光线边缘停下脚步。

“于是我自问：为什么既然有他帮忙喂狗，英厄从奥尔伯里酒吧回家时却还要带点剩肉回去？刚开始我没多想，觉得你或许会谈起这

件事。说不定肉是要隔天才给它吃的。但后来我才发现自己该从一开始就留意到你的狗不吃.....应该说，是你不让它吃肉才对。在这种情况下，英厄拿剩肉干吗？她告诉酒吧的人是喂狗用的，她为什么要说谎？”

“我不知道。”

哈利留意到罗伯逊看了一眼手表。表演时间肯定快到了。

“最后一件事。你对埃文斯·怀特有多少了解？”

罗伯逊转头看他，淡蓝色的双眼有些濡湿。他的眼神中是否闪过了一丝恐惧？

“很少。”他说。

哈利放弃了。事情没有多大进展。他的内心翻腾，感受到一股狩猎的冲动，亟欲追击和逮捕凶手，现在的情况却让他一无所获。再过几天，他就得回挪威去了，但奇怪的是，这个念头无法让他的心情变好。

“关于证人的事，”罗伯逊说，“拜托，可以请你.....”

“我不想破坏你的表演，罗伯逊。我知道这么做会给某些人带来一点好处，”他凝视着自己那包香烟，掏出一支，在起身离开时，把剩下的全放进约瑟夫的口袋里，“其实我还挺喜欢那个寡妇每星期一次的表演。”



23 黑蛇

奥尔伯里酒吧如同往常一样大声播放着迪斯科舞曲，众人正大声合唱《男人雨》。在舞台上，三名衣不蔽体的男子穿着及膝的靴子，观众则不断欢呼和合唱。哈利看了一眼，打算朝比吉塔所在的吧台走去。

“干吗不一起唱，帅哥？”一个熟悉的声音说。哈利转身。奥托今晚没穿女装，但开领的粉红色丝质衬衫与睫毛膏和口红显示出他还是精心打扮了一番。

“抱歉，奥托，我还没开嗓呢。”

“哼，你们这些北欧人都一样。要是没灌酒就放不开，到时你就没力气……反正，你懂我的意思吧。”

哈利对着他向下看的眼神露出微笑。“别调情了，奥托。完全没希望。”

“彻底的同性恋？”

哈利点头。

“我请你喝一杯吧，帅哥。想喝点什么？”他帮哈利点了葡萄柚汁，自己则点了血腥玛丽。他们互碰杯子，奥托一口气喝下半杯。

“这是唯一对失恋有帮助的事，”他喝完剩下的酒，抖了一下，又点了一杯酒，直视哈利：“所以你从来没跟男人发生过性关系？说不定哪天我们可以一起做点什么哦。”

哈利觉得耳垂发热。这个同志小丑到底为什么可以让他这个大男

人如此狼狈，看起来就像一个英国人在西班牙海滩晒了六小时太阳一样？

“我们来打个无聊又粗俗到极点的赌好了，”奥托说，双眼闪烁着开心的光芒，“我赌一百，在你回挪威以前，你这双柔软修长的手，肯定摸过我下面。有种跟我赌一把吗？”

奥托在哈利涨红的脸前拍了拍手。

“如果你坚持想浪费钱的话，倒是无妨。”哈利说，“但根据我的了解，奥托，你才是那个因为失恋而痛苦的人。你在家好好想些别的事情，会不会比勾引异性恋男人更好？”话一出口便让他感到后悔，但他一向不喜欢受人戏弄。

奥托缩回了手，用受伤的眼神盯着他。

“抱歉，只是随便说说，不是有意的。”哈利说。

奥托耸耸肩。“那桩谋杀案有什么新进展吗？”他问。

“没有，”哈利说，因为话题转移而松了口气，“我们或许得调查一下她朋友圈之外的人。对了，你认识她吗？”

“每个常客都认识英厄。”

“和她说过话吗？”

“我想我肯定跟她聊过几句。她对我来说太复杂了。”

“复杂？”

“她会特别留意很多异性恋客人。她穿着挺暴露的，只要能让她多赚点小费，她就会一直盯着对方笑。这么做很容易惹火上身。”

“你认为可能有客人会……”

“我只是说你可能看得还不够远，警官。”

“你在暗示什么？”

奥托翻了个白眼，喝完杯里的酒。“说说而已，帅哥。”他打算走了，“现在，我准备按照你的建议，回家想想别的事情，简直跟医生嘱咐的一样。”

他朝吧台后方一名穿着披肩的男孩挥了挥手，对方给了他一个棕色纸袋。

“别忘了去看表演！”奥托离开时，回头如此喊道。

哈利坐在比吉塔工作的吧台前的高脚椅上，专心看她工作，看着她迅速地倒酒、找钱和调酒，流畅地从倒酒机移动到柜台的收款机处，在吧台后方来回穿梭。他看见她的头发落至脸旁，又快速往后一拨，偶尔望向点东西的客人，这才看见哈利。她长雀斑的脸亮了起来，让哈利觉得心脏在胸膛里美妙地用力跳动。

“安德鲁的朋友来了有一阵子了，”她说，走向哈利，“他去医院看过安德鲁，跟他打过招呼了。他还问起你。我想他应该还在店里吧。没错，他就在那边。”

她指向一张桌子，哈利一眼便认出那名长相帅气的黑人——那个叫图文巴的拳击手。他走向那张桌子。

“会打扰到你吗？”他问，看见一张灿烂的笑脸。

“完全不会，请坐。我只是坐在这里，看一个老朋友会不会出现而已。”

哈利坐了下来。

外号“穆里”的罗宾·图文巴仍挂着微笑。不知为何，人们通常不会承认这种突然无话可说的片刻有点尴尬，但它明明就很尴尬。

哈利赶紧开口。“我今天才跟一个乌鸦族的人聊过天。你是哪一族的？”

图文巴凝视着他，眼神中带着惊讶。“你是什么意思？我是昆士兰州的人。”

哈利觉得自己的问题真是愚蠢至极。“不好意思，问了个蠢问题。今天的舌头总是动得比大脑还快。我不是有意的……我对你们的文化很不了解。我只是好奇你是不是来自什么特殊部落……或类似的。”

图文巴拍了拍他的肩膀。“我只是开玩笑而已，哈利。放轻松。”他平静地大笑，让哈利觉得自己更蠢了。

“你的反应就跟大多数白人一样，”图文巴说，“没什么好意外的。不用说，你也同样充满了偏见。”

“偏见？”哈利觉得有些生气，“我说了什么——”

“这跟你说了什么无关，”图文巴说，“而是你在潜意识中是怎么看待我的。你认为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却没想到，我也聪明到知道你是个外国人。我不认为你会因为去挪威玩的日本游客不知道你们国家的所有事，例如不知道你们的国王叫哈拉尔什么的，就认为他们在冒犯你。”图文巴眨了眨眼，“不只是你，哈利。就算是澳大利亚的白人也谨慎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说出一些大错特错的话。一切就是这么矛盾。一开始，他们先夺走了我们的自尊，夺走以后却又害怕践踏到我们的自尊，简直怕得要死。”

他叹了口气，张开苍白的大手掌。就像翻过来的比目鱼，哈利心想。

图文巴温暖低沉的嗓音似乎有着一定的颤动频率，无须大声便可盖住周围所有的噪声。

“不如跟我讲一些挪威的事吧，哈利。我在书上看到过，那里好像很漂亮，而且很冷。”

哈利开始说起来，提及峡湾、山岳，以及生活在两者之间的人，提及了工会、镇压、剧作家易卜生、探险家南森、作曲家格里格。这个位于北方的国家，认为自己富有进取心与远见，但其实更像是个经济过度依赖既有资源的小国。当荷兰与英国需要木柴时，他们有森林与海港。而当电力被发明时，他们有瀑布。最庆幸的是，刚踏出家门口就发现了石油。

“我们从来没能打造出沃尔沃汽车或乐堡啤酒，”哈利说，“只想着出口自然资源，回避进一步的思考。我们的国家是由一群长着金发的驴子组成的。”哈利说，甚至没试着选个适当的英文惯用说法。

他还谈到翁达尔斯内斯镇，一个位于罗姆斯达伦谷的居住区。那里高山环绕，风景极为美丽，他的母亲总说，上帝是从那儿开始创造世界的，他花了太多时间在罗姆斯达伦，因此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他只好抢着在星期天结束前完成。

他还提及他与父亲在七月的大清早一起去峡湾钓鱼的事。他们躺在岸边，闻着海水的气息。海鸥在一旁鸣唱，群山则像是不发一语、

屹然不动的守卫，环绕在他们的小王国四周。

“我父亲来自莱沙斯库格，那里是比山谷还要深一点的村落。他和我母亲在翁达尔斯内斯镇上的一个村子的舞会上结识。他们总说等退休后就要搬回罗姆斯达伦谷。”

图文巴点头，喝着啤酒，哈利则啜饮着第二杯葡萄柚汁。他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胃已经变酸了。

“我还真希望自己能告诉你我是打哪儿来的，哈利。像我这种人，与地方或部落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紧密的关系。我是在布里斯班外头一条高速公路下的小屋里长大的。没人知道我父亲是哪一族的人。他就这么出现，接着马上离开，没人来得及问。我妈则从未提过出身，一心想凑到足够的钱买酒喝。作为一个穆里，也就只能这样了。”

“那安德鲁呢？”

“他没告诉你吗？”

“告诉我什么？”

图文巴收回双手，皱起眉头。“安德鲁·肯辛顿失根的程度远胜于我。”

哈利没进一步问，但在又一杯啤酒后，图文巴回到了这个话题。

“我想应该还是让他自己告诉你吧，因为安德鲁的成长过程相当特殊。这么说吧，他属于原住民无亲无故的那一代，也就是‘被偷走的一代’。”

“什么意思？”

“说来话长。一切都围绕在错误的善举上。打十九世纪末开始，当局对原住民的政策一直环绕在错误的善举上，让我们经历了可怕的遭遇。很可惜，抱着善意不一定就能有好结果。要治理一个国家，就必须了解这点。”

“原住民未能得到理解？”

“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政策。我属于强制都市化的一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局认为他们得改变先前的政策，试图同化而不是孤立

原住民。他们想控制我们居住的区域，甚至是结婚的对象。许多人被送到城市，以适应欧式都市文化。结果变成一场灾难。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我们就创下了所有不好的统计记录：酗酒、失业、离婚、卖淫、犯罪、暴力与毒品——只要你说得出来的，全跟我们有关。原住民一直都是澳大利亚社会中的失败者。”

“那安德鲁呢？”

“安德鲁是在战前出生的。当时当局的政策是‘保护’我们，就像我们是什么濒临绝种的动物一样。因此我们在拥有土地或就业机会方面全都受到限制。但最奇怪的是，法律竟允许当局在一旦怀疑原住民小孩的父亲不是原住民的情况下，就从母亲身边带走孩子。我的出身或许算不上世界上最精彩的故事，但我至少还有母亲，而安德鲁什么也没有。他从来没见过父母，打出生后就被当局带走，被安置在了儿童之家。他只知道，他的母亲在他被人带走后，死在班克斯敦的公交车候车亭里，就在儿童之家北边五十公里处。没人知道她为什么会在哪里，或因何而死。当局始终没透露那名白人父亲的名字，后来就连安德鲁也不在乎了。”

哈利艰难地尝试着理解这一切。“这真的合法？不是还有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吗？”

“那是战后才有的东西。别忘了，处理原住民问题的政策拥有最良善的动机，目的是保护他们的文化，而不是将其摧毁。”

“安德鲁后来怎么样了？”

“他们注意到他成绩很好，于是把他送去英国的一家私立学校。”

“我还以为澳大利亚非常注重平等，不会把这些孩子送去私立学校呢。”

“这一切全由当局控制和埋单。我猜他们的意图，是想证明他们在造成那么多痛苦与人性悲剧的政治实验里，还是有像安德鲁这样光明灿烂的榜样存在。他回来后进了悉尼大学。那正是他们对他失去掌控的起点。最后他惹了一堆麻烦，以暴力闻名，成绩一落千丈。就我所知，事情肇始于一场不愉快的恋情。一个白人女性因为家人极力反对而与他分手。安德鲁从来没谈过这件事。然而，那在他人生中的确是相当困难的时期，而且事情很有可能更糟。他在英国时学过拳击——他说这是他在寄宿学校中幸存的原因。在悉尼，他再度拾起拳击，因此当他获得与吉姆·奇弗斯拳击队一同巡回的机会时，便放弃了

大学生涯，就这么离开了一段时日。”

“我刚看过他打架，”哈利说，“他的技巧还保留了不少。”

“其实，他只是想通过拳击从求学生涯中喘口气，但他在拳击队里相当成功，记者开始对他起了点兴趣，他才继续了下去。当他打进澳大利亚冠军赛的决战时，甚至有几个美国来的专业经纪人前来看他。然而，墨尔本决赛的前一晚出了事情。他们在一间餐厅里，有人称安德鲁想勾搭另一名打进决赛的拳击手的女友。他的名字叫坎贝尔，女友来自悉尼北部，长得很漂亮，后来还成了新南威尔士州小姐。他们在厨房打了一架，所有人都在那里，包括安德鲁、坎贝尔的教练、经纪人与另一个家伙，把所有东西都砸烂了。

“他们发现安德鲁瘫倒在洗碗槽上，嘴唇裂开，额头上还有伤口，连手腕也扭伤了。没有任何人报警——可能是因为他想勾搭坎贝尔女友的谣言已经传开了吧。最后，安德鲁不得不退出决赛，之后他的拳击生涯就欲振乏力了。客观来说，他的确在一些比赛中打败了几名优秀选手，但记者已经对他失去了兴趣，就连专业经纪人也没再出现过。

“在这些事情的累积下，他逐渐不再参加拳赛。另一个谣言是说他开始酗酒。在西海岸的一场巡回赛后他被要求退出拳击队，显然是他让一些业余参赛者受了重伤导致的。从那之后他就消失了。在经历了这些后，离开拳击界其实让他很不好受，而他就这么在澳大利亚各州漫无目的地流浪了几年之久，后来才回到大学念书。”

“所以他的拳击生涯就这么结束了？”哈利说。

“对。”图文巴回答。

“后来呢？”

“这个嘛，”图文巴做了个需要钱的手势，“安德鲁重新开始念书时，或许是因为更有动力，有段时间他过得相当顺利。但那可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是属于嬉皮、派对、自由恋爱的年代，他或许嗑过各式各样的药，因此对课业有所影响，考试成绩也马马虎虎。”

他自顾自地笑着。

“有一天，安德鲁醒来，下床后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好好盘算了一下。他宿醉得很严重，一只眼睛给人打黑了——天知道是怎么回事——或许还越来越沉迷于一些化学药物，他已经过了三十岁，却没有

任何学位，过去还搞砸了拳击生涯，说得客气点，他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还能怎么办呢？只好念警校喽。”

哈利大笑。

“我只是在引述安德鲁说过的话，”图文巴说，“难以置信的是，尽管他记录不良，年纪也过大，但还是进了警校——或许是因为当局需要更多原住民警员吧。所以安德鲁剪了头发、拿下耳环，把药给戒了，接下来的事你都知道了。当然啦，他现在不可能打过现役拳击手，但应该算是悉尼警界中数一数二的警探吧。”

“这也是引述安德鲁的话？”

图文巴大笑：“当然。”

他们听见舞台旁的吧台区传来夜间变装秀结尾的那首《Y.M.C.A.》，而且还是村民乐队的版本——万无一失的选择。

“你知道很多安德鲁的事。”哈利说。

“他有点像我的父亲，”图文巴说，“我搬来悉尼时，没有任何计划，一心想着离家乡越远越好。不夸张，我真的是被安德鲁从街上捡回去训练的，当时还有另外两名前途渺茫的男孩也跟着一起。安德鲁还帮我申请进大学念书。”

“哇，又一个大学学历的拳击手。”

“英文和历史。我的梦想是有一天可以教原住民。”他说，充满了自豪与信念。

“在此同时，你也负责痛殴那些喝醉的水手和乡巴佬？”

图文巴笑了：“这个世界需要资金才能完成梦想，我对当老师能赚到钱可不抱任何幻想。不过，我不是单纯的拳击爱好者；我的名字已经出现在今年的澳大利亚冠军赛里了。”

“为了拿下安德鲁没能拿到的头衔？”

图文巴举起酒杯致意：“或许吧。”

表演结束后，酒吧的客人开始变少。比吉塔说她有个惊喜要给哈利，于是他不耐烦地等待酒吧打烊。

图文巴仍坐在桌前。他已经结了账，此刻转动着啤酒杯。哈利有股说不出的感觉，认为图文巴有别的目的，而非只是想谈谈往事。

“你来这里调查的那件案子有进展吗，哈利？”

“不知道，”哈利回答，“有时你觉得自己像是拿着望远镜在搜寻什么，但真相离你太近，成了镜片上糊掉的一团。”

“或许你可以反过来看。”

哈利看着他把杯中的酒喝完。

“我得走了，不过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或许有助于你了解我们的文化。你听过黑蛇吗？”

哈利点头。在他动身来澳大利亚前，还是会阅读一些须加以防备的爬虫的信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黑蛇的体形不算太大，但毒性相当烈。”

“没错，但根据传说，过去并不是这样的。很久很久以前，在梦世纪，黑蛇是无害的。相反，鬣蜥蜴才有毒，而且体形远比现在大，会吃人和其他动物。有一天，袋鼠把所有动物找来讨论，想找到战胜凶恶怪物的方法——也就是蒙戈格利，鬣蜥蜴中的伟大首领。一只名为欧悠布鲁伊的勇敢黑蛇身形虽小，却马上自告奋勇。”

他以低沉平静的声音继续说，双眼始终看着哈利。

“其他动物都嘲笑这条小蛇，说它们需要体形更大、更强壮的动物去挑战蒙戈格利。‘等着瞧吧。’欧悠布鲁伊说，就这么滑向鬣蜥蜴首领的阵地。它抵达后向那头巨大的野兽致意，说它只是一条小蛇，好吃不到哪里去，不过是想找个容身之处，远离其他会戏弄和折磨它的动物。‘别碍着我，否则你只会过得更惨。’蒙戈格利说，没把这条黑蛇放在心上。

“第二天早上，蒙戈格利去狩猎，欧悠布鲁伊则跟在它身后滑。有一个人类坐在营火旁。蒙戈格利冲向他时，他连眼睛都来不及眨一下，整颗头就被一记强力且精准的打击击碎。鬣蜥蜴把人类放在背上，带回阵地，卸下毒囊，吃起新鲜的人肉。欧悠布鲁伊迅雷不及掩耳地跳了出来，带着毒囊消失在灌木丛中。蒙戈格利随后追赶这条小蛇，却一无所获。就在欧悠布鲁伊回去时，其他动物仍在讨论。

“‘快看。’它大叫，张嘴让每个人看到毒囊。所有动物都聚集到它

身旁，对它把它们从蒙戈格利手里救出表达祝贺。其余动物回家后，袋鼠去找欧悠布鲁伊，说它应该把毒囊吐进河中，让它们可以从此高枕无忧地睡觉。但欧悠布鲁伊咬了袋鼠一口作为回答，袋鼠随即倒地，动弹不得。

“你们总是看不起我，但现在轮到我了，”欧悠布鲁伊对垂死的袋鼠说，‘只要我拥有毒囊，谁都别想轻易靠近我。没有任何动物知道我留下了毒囊。它们会认为我欧悠布鲁伊是它们的救世主和保护者，等时机一到，我就会对它们一个一个地展开报复。’说完，它把袋鼠推入河中，看着它沉下去。它回到了灌木丛中，也就是你现在会看到它的地方——灌木丛里。”

图文巴把嘴凑到杯旁，但杯内已经空了。他站了起来。

“时候不早了。”

哈利也站起身。“谢谢你的故事，图文巴。我很快就会回去了。不知道之后还会不会见到你，先预祝你冠军赛顺利。未来一帆风顺。”

图文巴伸出手来。哈利好奇他是否真上过大学。他的手就像一块被捶烂的牛排。

“希望你能弄清楚镜片上那个模糊的东西。”图文巴说。等到他离开后，哈利才意识到他到底想说些什么。



24 大白鲨

守卫把手电筒交给比吉塔。

“你知道我人在哪里，比吉塔。小心别被吃掉了。”他微笑着说，一拐一拐地走回办公室。

比吉塔和哈利沿着巨大的悉尼水族馆里那条黑暗而弯曲的走廊前进。此刻已近凌晨两点，是一个叫本的夜间守卫让他们进来的。

哈利随口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所有的灯全关着，结果这名老守卫给了他详尽的解释。

“这么做可以节省电力，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得告诉鱼现在已经是晚上了。至少我想是这么回事。先前我们用的是平常的电灯，到时间了就关灯。当一切突然变得一片漆黑时，你可以听见受到惊吓的声音。成百上千只鱼会冲去躲起来，或是因为看不见而惊慌地到处乱窜，游动的声音会贯穿整座水族馆。”

本压低声音，用舞台演员般的语气细声说话，并用手模仿着鱼的游动。

“这会激起大量水花与波浪，有的鱼，像鲭鱼这种，就会开始狂撞玻璃，直到把自己给撞死。所以我们开始使用调光器，按照日照时间逐步调低亮度，模仿自然环境。后来就连鱼生病的情况也少了许多。就像光线会告诉人们的身体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一样。我个人认为，鱼需要的是合乎自然的生活节奏，这样才能避免紧张。它们就跟我们一样有生物钟，而我們也不应该去打乱它们的节奏。举例来说，我知道塔斯马尼亚有一些尖吻鲈养殖者会在秋天时给鱼额外的照明，想骗它们现在还是夏天，让它们繁殖得更多。”

“只要是本热衷的话题，他就会说个没完没了。”比吉塔解释，“他跟鱼讲话几乎就像跟人聊天一样兴高采烈。”她前两个夏天都在担任水族馆的代班人员，因此与这名宣称从水族馆开业起便在此工作的守卫结成好友。

“这里晚上真的很安静，”比吉塔说，“所以要小声一点。你看！”她用手电筒照向玻璃墙，一只黑黄相间的海鳗滑出巢穴，露出一排尖锐的小牙齿。沿走廊往前走，她又照向两只长着斑点的鱼，它们从绿色玻璃后方游过水中，翅膀漂动着，像慢动作般。“不觉得很美吗？”她双眼发光，轻声说，“就像是没有伴奏的芭蕾舞。”

哈利走过时觉得自己就像蹑手蹑脚地穿过宿舍的学生。唯一的声音是他们的脚步声，以及水族馆内规律的微弱水声。

比吉塔在一面巨大的玻璃墙前停下脚步。“这是水族馆的咸水鳄，叫作马蒂尔达，从昆士兰来的。”她把光照向玻璃。里头仿造的河堤内侧有块干枯的树桩，水池中则漂着一块木头。

“咸水鳄？”哈利问，试着找寻视线中的活物的踪影。就在此时，那块木头睁开闪烁着的绿色双眼，在黑暗中发出光芒，像反光镜似的。

“是一种生活在海水中的鳄鱼。另一种与之对应的是淡水鳄，吃鱼维生，所以你不用怕它们。”

“那咸水鳄呢？”

“绝对要小心。有许多所谓危险的掠食者之所以袭击人类，是因为它们觉得受到威胁，因此感到恐惧，再不然就是你侵犯了它们的地盘。但咸水鳄是一种单纯直接的生物。它就只是想吃掉你而已。每年都会有好几个澳大利亚人在沼泽区以北的地方被吃掉。”

哈利靠在玻璃墙上。“这样不是会导致……呃……一定程度的反感吗？在印度的一些地方，人们会因老虎吃婴儿而让老虎灭绝。为什么这种食人动物还没遭到灭绝？”

“这里的大部分人都会以看待交通事故的轻松态度来看待鳄鱼造成的意外。其实两者也差不多。只要你打算开车上路，你就得接受意外死亡的可能性，不是吗？这就跟你想看鳄鱼是同样的道理。这种动物就是会吃人，生命就是这样。”

哈利打了个寒战。马蒂尔达闭上双眼的方式，有点像保时捷某些

跑车车型的前照灯护罩。丝毫不见波动的池水掩盖了真相。就在玻璃后方，距离他半米处的那块木头，其实是一只拥有超过一吨的肉、尖牙和坏脾气的鳄鱼。

“我们走吧。”他建议。

“这就是憨豆先生了。”比吉塔把手电筒移至一只体形较小，像比目鱼的浅棕色鱼身上，“这是提琴鳐，酒吧的人都这样叫亚历克斯，就是英厄叫‘憨豆先生’的那个人。”

“为什么要叫他提琴鳐？”

“不知道。我去那里之前他们就这样叫了。”

“有趣的名字。它显然很喜欢靠在底部。”

“对，这就是为什么你在水里时得格外小心。它有毒，要是踩到它的话，它就会螫你一下。”

他们走下楼梯，在一座大水槽前放慢脚步。

“这座水族馆里的这些水槽，其实不算是真的水槽，他们只是把悉尼港的一部分围起来而已。”他们走进去时，比吉塔这么说。

天花板上洒下的绿光将他们笼罩在起伏不断的条纹中，让哈利觉得自己仿佛站在一颗镜面球下。直到比吉塔将手电筒往上照，他才看见原来他们被海水所环绕，光则是从外头穿过水面而来的。一道巨大的阴影滑过他们，让他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

“蝠鲼科，”她说，“魔鬼。”

“我的天，它也太大了！”哈利倒吸了一口气。

整条鱼只是翻了个身，便让它看起来像一张巨大的水床，让哈利光是看着就觉得昏沉。接着它又转向一侧，让水波朝他们涌来，就像披着黑色床单的鬼魂，潜进黑暗的水底世界。

他们坐在地板上。比吉塔从背包里拿出野餐垫、两个玻璃杯、一根蜡烛，以及一瓶没有酒标的红酒。这是在猎人谷葡萄园工作的朋友送的，她说打开了酒。他们并排躺在垫子上，看着上方的海水。

就像躺在颠倒过来的世界里一样，像是看着翻转过后的天空，里

头满是彩虹般缤纷的鱼，以及各种像是被某个充满惊奇想象力的人创造出来的奇妙生物。一条闪闪发光的蓝色鱼在他们上方的水中颤动腹鳍，盘旋着。那条身形瘦长的鱼，拥有一副表情好奇的月亮脸。

“它们不在乎时间的流逝，或它们的活动看似多么没意义，你不觉得就这么看着很棒吗？”比吉塔轻声说，“你感觉到它们让时间慢下来了么？”她把冰凉的手放在哈利脖子上，轻轻捏了一下，“你感觉到自己的脉搏几乎就要停下来了么？”

哈利咽了一下口水。“我不在乎时间变慢。一点也不，”他说，“接下来的几天也是。”

比吉塔的手用力捏紧了些。“现在别提这种事。”她说。

“有时我会想，‘哈利，你毕竟还没有蠢到无可救药。’举例来说，安德鲁在谈到原住民时，总像在讲别人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在图文巴告诉我这些具体细节之前，我就大概猜到了安德鲁的过去。我多少推断得出安德鲁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家人陪伴，他不属于任何地方，就这么漂浮在表面上，从外部的视角看待事情。就像我们现在这样，观察着一个我们无法参与的世界。跟图文巴聊过后，我才意识到别的事：安德鲁一生下来，并没有获得过一种由归属感产生的民族自豪感。这就是为什么他得靠自己寻找这种感觉。一开始，我还以为他以自己的族群为耻，现在才知道，他其实是在与自卑感抗衡。”

比吉塔应了一声，哈利继续说下去。

“有时我会觉得自己抓到了什么，下一秒却再度陷入混乱。我不喜欢困惑的感觉，完全无法容忍。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希望自己要么没有这种捕捉细节的能力，要么能力更强，可以把一切拼组出清晰的景象，让它显示背后的意义。”

他转向比吉塔，把脸埋进她的头发里。

“上帝把可以留意到细节的眼力，给了一个相当缺乏理解能力的人，简直就是糟蹋。”他说，试图回忆起比吉塔的发香与什么东西一样。但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他早就忘了。

“所以你留意到了什么？”

“每个人都试图把我的注意力指向一些我不知道的地方。”

“像是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就跟女人一样，会告诉我一些事情，却意有别指。两件事之间的界线可能无比明显，但就跟我说的一样，我缺乏看穿的能力。为什么你们女人老是不把话直接说清楚？你们太高估男人的理解力了。”

“所以现在是我的错喽？”她笑着大喊，打了他一下。声音回荡在海底隧道中。

“嘘，别吵醒大白鲨。”哈利说。

比吉塔过了好一会儿才发现，他完全没碰过酒杯。

“一小杯红酒不会有事吧？”她说。

“会，肯定会。”哈利回答，“会有影响。”他笑着把她拉向自己。“先别提这个了。”他吻了她。她一面颤抖，一面深深吸气，像是为了这个吻早已等待了永恒。

哈利惊醒过来。他不知道水中的绿光是从哪儿来的。不管是悉尼上空的月光，还是陆地的探照灯，现在都已消失无踪。蜡烛已经烧尽，四周一片漆黑。他却有一种正在被监视的感觉。他拿起比吉塔身旁的手电筒打开。她用那半边的垫子裹着自己，身上没穿衣服，一脸满足神情。他把灯光照向玻璃墙。

一开始他还以为看到的是自己的倒影，双眼习惯灯光后，顿时觉得自己的心脏像是在冻结前跳了最后一下。大白鲨就在他旁边，以毫无生气的冰冷双眼盯着他。哈利吐出的气息，在玻璃上凝结成苍白、濡湿的脸孔，就像是溺死的人。这只大白鲨实在太巨大了，仿佛塞满了整座水槽。它的牙齿自下颌突出，像是孩子用扭曲的线条画出的三角形，也像白色的利刃，随意排列在看不见牙床的上下颌中。

它游至哈利上方，了无生气的双眼始终盯着他看，凝聚成一种带着恨意的眼神。如同死尸般的白色身体毫无起伏地缓缓游过他手电筒的光束，好像此刻永远不会结束。



25 憨豆先生

“所以你就快离开了？”

“对。”哈利坐着，咖啡放在腿上，不知拿它怎么办才好。麦科马克从桌前起身，在窗前踱起步来。

“你认为我们要搞定这案子还得花很长一段时间，对吧？你认为有个精神病患者躲在人群里，变成了冲动杀人的神秘杀手，而且从不留下线索。我们只能祈祷他下次犯错？”

“我没这么说，长官。我只是不认为自己待在这里还能帮上什么忙。此外，我也接到了电话，他们需要我回奥斯陆。”

“好吧。我会告诉他们你在这里表现得很好，霍利。我理解你想赶快回去升职。”

“没人跟我提过这件事，长官。”

“今天剩下的时间休息吧，好好逛逛悉尼的一些景点，霍利。”

“我还是会先去调查亚历克斯·托马罗斯，长官。”

麦科马克站在窗边，凝视外面的阴天和热到令人窒息的悉尼景色。

“我也离家很远，霍利，隔着这片美丽的海。”

“长官？”

“新西兰。我是新西兰人。我的父母在我十岁时搬来这里。那里

的人比这里和善多了。我也大概只记得这些而已。”

“我们还有几小时才营业。”一个脾气暴躁的女人在门口说，手中拿着扫把。

“别担心，我和托马罗斯先生有约。”哈利说，好奇挪威警察证有没有办法说服她。但没这个必要。她打开门，宽度刚好可以让哈利进去。里头全是馊啤酒味与肥皂味，奇怪的是，奥尔伯里酒吧白天时空无一人，看起来却像变小了。

他在吧台后方的办公室内找到了外号“憨豆先生”与“提琴鳐”的亚历克斯·托马罗斯。哈利向他自我介绍。

“有什么帮得上忙的吗，霍利先生？”他口音标准，语速很快，说话像外国人——那些在别的国家住了许多年但乡音难改的外国人。

“谢谢你在那么仓促的通知之下同意与我碰面，托马罗斯先生。我知道其他警员来过，也问了你很多事，所以除了一些必要的问题，我不会耽搁你太多时间。我——”

“那就好。你也看到了，我有很多事得处理。你也知道，账目……”

“我了解。你的证词上说，英厄失踪当晚，你正在处理账目的事。当时有人跟你在一起吗？”

“如果你仔细看过证词的话，你一定会看到当时只有我一个人而已。我总是自己一个人……”哈利观察着托马罗斯骄傲的脸孔与唾沫横飞的模样。我相信你，他心想，“……处理账目的事。从头到尾一个人。要是我想的话，大可直接卷走几十万元，而且没有任何人会发现。”

“所以严格来说，你并没有不在场证明。”

托马罗斯摘下眼镜：“严格来说，我在两点时打过电话给我妈，说工作处理完了，正准备回家。”

“严格来说，在酒吧关门的一点到两点之间，你有很好的机会可以下手，托马罗斯先生。不过这不代表我在怀疑你什么。”

托马罗斯盯着他看，眼睛眨也不眨。

哈利翻开他的空白笔记本，假装在找资料。

“顺便问一下，你为什么会打给你妈？凌晨两点打电话交代这种事情，不是有点奇怪吗？”

“我妈总是想确认我人在哪里。警方跟她谈过了，所以我不懂为什么我们还要重提这件事。”

“你是希腊人？”

“我是澳大利亚人，已经在这里住了二十年。就连我妈现在也是澳大利亚国籍了。还有什么要问的吗？”他相当自制。

“你追求过英厄。她拒绝你时，你的反应是什么？”

托马罗斯舔了舔嘴唇，想说些什么，但又停了下来。舌头再度出现。就像吐信的蛇，哈利想。一条可怜的小黑蛇，被每个人鄙视，认为它毫无杀伤力。

“如果你是在暗示什么的话，我得说，我只是问霍尔特小姐要不要一起共进晚餐而已。她是这家店里我唯一问过的人。你可以找凯瑟琳或比吉塔确认这一点。我之所以能把这间店打理得那么好，就是因为我与员工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你的员工？”

“好吧，严格来说，我只是——”

“酒吧经理。好吧，酒吧经理先生，你对她男友来这里的感受如何？”

托马罗斯的眼镜开始起了一层雾。“英厄跟很多客人的关系都很好，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哪个是她男友。所以她有男友？这对她来说是件好事……”

哈利不必成为心理学家也能看出托马罗斯正努力让语气显得无动于衷。

“所以你不知道。那你知道她跟谁比较好吗，托马罗斯？”

他转了一下肩膀：“对了，有个小丑，不过他的性取向……”

“小丑？”

“奥托·雷克纳厄尔，他是这里的常客。她会给他剩菜去——”

“喂狗！”哈利大喊，把托马罗斯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哈利起身，用拳头砸了一下手掌。

“这就对了！奥托昨天拿了一个袋子，里头是要喂狗的剩菜！我想起来了，他说他有一只狗。英厄在失踪的那一晚告诉比吉塔，她是要拿剩菜喂狗，我们一直以为是要拿去喂房东的狗。但那只袋獾吃素。你知道那些剩菜都是什么东西吗？知不知道奥托住在哪里？”

“我的天，我怎么知道？”托马罗斯说，整个人吓坏了。他把椅子往后推去，靠在书架上。

“好吧，听我说，千万别把这次的对话泄露出去，连你亲爱的母亲也不要提起，否则我会回到这里砍下你的头。懂了吗？憋——托马罗斯先生？”

亚历克斯·托马罗斯只是不断点着头。

“现在我得先打一通电话。”

风扇的转动声凄惨无比，会议室中却没人留意到这点。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苏永身上，他把一张澳大利亚地图的幻灯片放在投影器上。地图上有他用来标记的小红点，旁边还标注了日期。

“这些是我们认为凶手犯下强奸案与谋杀案的时间与地点，”他说，“我们先前按照地理位置和时间尝试找出模式，最后一无所获。现在看起来，哈利帮我们找到了模式。”

苏永放上另一张投影片，盖在原先那张地图上。这一张有着蓝色的标记，几乎盖住了下方的每一个红点。

“这是什么？”沃特金斯烦躁地问。

“这是从‘澳大利亚巡回马戏团’演出列表上得来的信息，标注了他们在各个地点的表演日期。”风扇依旧不断哀号，但除此之外，会议室里寂静无声。

“我的天哪，总算找到了！”莱比大喊。

“从统计学角度来看，这是巧合的可能性大概只有四百万分之一。”苏永微笑着说。

“等等，所以我们现在要找的人是谁？”沃特金斯插话。

“我们在找的是这个人，”苏永说，放上第三张幻灯片，一张苍白、略显臃肿的脸，带着试探性的微笑，却用哀伤的眼神从银幕上看着他们，“哈利可以解释他的身份。”

哈利站了起来。

“这个人叫奥托·雷克纳厄尔，一名职业小丑，四十二岁，最近这十年一直跟着澳大利亚巡回马戏团进行巡回表演。马戏团停业后，他一个人住在悉尼，变成了自由工作者。目前他在市内成立了一个小剧团。就我们所知，他没有任何犯罪记录，从台面上来看，也没被牵扯进任何性犯罪案件，感觉是个友善温和的人，只是性情有点古怪而已。重点在于他认识死者。他是英厄工作的那家酒吧的常客，后来跟她成为好友。她遭到杀害那晚，有可能去了奥托那里，还带了食物要去喂他的狗。”

“带食物喂狗？”莱比大笑，“凌晨一点半？那个小丑是另有所图吧。”

“你正好指出了最奇怪的部分，”哈利说，“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奥托从十岁开始，一直都是百分之百的正牌同性恋。”

这项情报引起一阵窃窃私语。

沃特金斯咒骂一声：“你真的认为这种男同志会去杀害七个女人，还有六次强奸记录？”

麦科马克走进会议室，听了他们先前讨论的概要。“如果你是个快乐的同志，这辈子一直只认识志同道合的同志朋友，可有一天你发现一对漂亮的奶子竟然能让你的小老弟翘起来，你的确会感到焦虑，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天哪，我们可是住在悉尼，这可是世上唯一一个所有异性恋都只是还没出柜的地方。”

苏永的笑声被麦科马克爆出的大笑给压了过去，而前者甚至笑到双眼已变成了两道细缝。

沃特金斯的心情没被这个笑话影响，他挠了挠头。“然而，还是有几件事连不起来。为什么这样一个心思缜密的人，会因为这种事害

自己露出马脚？为什么会邀请受害者去他家？我的意思是，他无法得知英厄会不会告诉别人她要去哪儿。一旦她告诉别人，就会把我们引向他。再说，其余受害者看起来都是随机挑选的。为什么他会突然打破模式，挑了一个认识的女人？”

“对这个王八蛋我们唯一能确认的事，就是他没有明确的作案模式，”莱比说，朝他手上的一个戒指吹了口气，“不过，看起来他还是有所偏好。受害者除了得是金发外——”他用袖子擦了擦戒指，“通常都是事后才被勒死的。”

“四百万分之一。”苏永重复。

沃特金斯叹了口气。“好吧，我放弃。说不定只是祈祷有了回应，让他总算犯下了最严重的错误。”

“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麦科马克问。

哈利开口。“奥托应该不在家，他的马戏团今晚会在邦代海滩演出。我建议大家一起去看表演，结束后直接逮捕他。”

“我感觉得出，我们这位挪威同行还挺重视戏剧效果的。”麦科马克说。

“要是表演中断的话，媒体马上就会赶到现场，长官。”

麦科马克缓缓点头。“沃特金斯？”

“我没问题，长官。”

“好，你们这几个小子去抓他吧。”



26 另一名病人

安德鲁把被子拉到下巴，看起来像是已经准备好了让人瞻仰遗容。他一边脸上的淤青变成有趣的渐变色谱，但当他对哈利试着露出微笑时，表情因痛楚而扭曲。

“天哪，连笑都那么痛？”哈利说。

“什么都痛，连想事情也痛。”

床头柜上有一束花。

“神秘追求者送的？”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那个人叫奥托。明天图文巴也会来，今天则是你。被宠爱的感觉真好。”

“我也带了东西。你得在没人看见时才能抽。”哈利举起一支长长的深色雪茄。

“啊，马杜罗雪茄。你真是我的挪威金发好兄弟。”安德鲁面露喜色，小心翼翼地笑着。

“我们认识多久了，安德鲁？”

安德鲁抚摸着雪茄，仿佛它是一只母猫似的。“应该有一星期左右，老兄。我们快跟亲兄弟一样了。”

“想要真正了解一个人需要多长时间？”

“这个嘛，哈利，想要铺出一条能穿越辽阔而阴暗的森林的道路

来了解彼此，其实不需要太久。有些人的森林里有修得很好的笔直道路，还有路灯跟路标。他们似乎什么都愿意告诉你。但还是得小心，别以为这样就能知道所有事情。因为明亮的路上看不见森林里的野兽，你只有在树丛里才能发现它们。”

“那得花上多久才能了解那些野兽？”

“取决于哪种野兽。森林也是。有些人的森林比其他人还要密不透光。”

“那你的呢？”

安德鲁把雪茄收进床头柜的抽屉里。“就像马杜罗雪茄一样暗，”他看着哈利，“不过你早就发现了……”

“我跟你的一个朋友聊过。没错，他让我对安德鲁·肯辛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那你肯定知道我在说些什么——别让自己被那些明亮道路给骗了。不过你自己也有一些黑暗地带，所以我用不着多做解释。”

“什么意思？”

“这么说吧，我认识的你，是一个放弃了不少事情的人，像喝酒什么的。”

“我想每个人都这样吧。”哈利轻声说。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对吧？你之前走过的人生全写在你自己身上，写给那些读得懂的人。”

“你读得出来？”

安德鲁把他巨大的拳头放在哈利肩上。他恢复得相当快，哈利心想。

“我喜欢你，哈利。你是我的好兄弟。我想你知道什么事情才重要，所以别再往错误的方向钻了。在这个地球上，有数百万个孤单的灵魂试图好好生活，我只是其中一个而已。我试着不让自己犯太多错。有时，或许还把这种想法视为最重要的事，努力做点好事。就是这样而已。我根本就无足轻重，哈利。了解我并不会把你带到什么方向去。妈的，就连我自己都对挖掘自我没什么兴趣。”

“为什么？”

“要是你的森林阴暗到连你自己都无法理解，踏上探索之旅肯定不是明智之举。你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就跟踩在半空中没两样。”

哈利点头，望向花瓶里的花。“你相信概率吗？”

“这个嘛，”安德鲁说，“人生就是由一连串概率很低的事连起来的。举例来说，你买了一张乐透，数字是八二二五三一，事实是买到这组号码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

哈利又点了点头。“让我困扰的是，”他说，“我买到这组号码的次数实在太多了。”

“真的？”安德鲁呻吟着，从床上坐起身来，“说给安德鲁叔叔听听。”

“我抵达悉尼后发现的第一件事，就是你其实没有被指派到这件案子的调查小组里，是你坚持参与调查英厄·霍尔特谋杀案的。除此之外，你还特别要求跟我这个外国人搭档，当时我就应该思考其中的问题了。接下来你就以看马戏团表演消磨时间作为借口，把我引荐给你的朋友。悉尼有四百万人，我头一晚就认识了这个人。就这么一个！四百万分之一的概率。后来，同一个人再度出现。顺带一提，我们甚至还用一百元打了一个很私人的赌，但重点是，他出现在英厄工作的酒吧里，这代表他们原本就认识彼此！又是一个四百万分之一！同时，我们正在追查一个谋杀案的嫌疑人，说得精准点，也就是埃文斯·怀特。接下来，你突然发现一个看见埃文斯的线人。这块大陆上有一千八百万人，这么多的地方，而在谋杀案发生当晚，那个线人就偏偏出现在宁宾镇上？”

安德鲁像是陷入了沉思，哈利继续说了下去。

“所以，你会给我酒吧的地址也很正常，而埃文斯的手下还正好是那里的常客。在压力之下，他们可以证实每个人都想让我相信的事，也就是埃文斯与这件案子无关。”

两名护士走进病房，其中一名握着床尾护栏。另一名则用坚定而友善的语气说：“不好意思，探访时间结束了。肯辛顿先生得去做脑电图检查，医生正在等他。”

哈利朝安德鲁的耳朵俯身。“我的智力顶多中等，安德鲁。但我知道你是在试图告诉我什么，我只是不懂你为何不直说，又为何会需

要我。有人在阻止你吗，安德鲁？”

护士推着病床穿过门口，来到走廊。哈利再度跑至床边。安德鲁此时已躺了下来，靠在枕头上，双眼紧闭。

“哈利，你曾说过，像是地球上最早的人类这种故事，不管是白人版本还是原住民版本都相差无几。你说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事物得到了相同结论，说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思考方式。一方面这可能是我听过最蠢的说法，但另一方面，我却希望你说得没错。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想法只会带来麻烦；让我们先闭上双眼，看——”

“安德鲁！”哈利在他耳旁打断他的话。他们在电梯前停下，一名护士压着电梯门。

“别再玩什么游戏了，安德鲁，你听见没有？是奥托对不对？奥托就是那只叫作巴巴的大蛇？”

安德鲁睁开双眼。“你怎么——”

“今晚表演结束之后，我们会直接逮捕他。”

“不！”安德鲁半坐起身。护士将他推了回去，动作虽轻，却不容置疑。

“医生说过要你安静躺好，肯辛顿先生。别忘了，你的脑震荡很严重。”她又转向哈利，“你只能跟到这里。”

安德鲁挣扎着想再度起身。“不行，哈利！给我两天。现在还不行。答应我，你等我两天！护士小姐，放开我！”他试图拍开推倒他的手。

哈利站在床头，紧抓着床不放。他弯腰低声开口，情绪激动，差点无法控制音量。“从目前的情形来看，其他人还没发现你认识奥托，不过这是迟早的事。他们会开始好奇你在这件事里的角色，安德鲁。要是没什么好理由，我根本无法推迟逮捕行动。”

安德鲁抓住哈利的衬衫领口。“看清楚一点，哈利。睁大双眼！看清……”他说到一半便放弃了，往后倒在枕头上。

“看清楚什么？”哈利没有放弃，但安德鲁已紧闭双眼，挥手要他停步。忽然之间，他看起来变老了，瘦弱无比，哈利心想。一名年迈、瘦弱的黑人，就这么躺在巨大的白色病床上。

一名护士粗鲁地推开哈利。在电梯门关上前，哈利只看见安德鲁仍在不断挥着那双黑色大手。



27 行刑

邦代海滩后方的山脊上，一片薄云自午后太阳下方飘过。沙滩上与海水里的人开始变少。那些不断朝他们走来的人全是澳大利亚那些知名的美丽海滩上最为典型的几种类型：在嘴唇与鼻子上抹防晒乳的冲浪客、走起路来左右摇摆的运动人士、穿着直排轮与剪短的牛仔褲的女孩、晒黑的二线名人与隆过胸的沐浴女神；简单来说，就是一群长相好看的人、年轻人与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像成功人士的人。在坎贝尔大道上，满是最热门的时尚精品店，以及外观小而朴实，却要价不菲的餐厅。一天中的这个时候，正是人潮最拥挤的时刻。敞篷跑车因塞车而移动缓慢，加速的引擎发出不耐烦的空转嘶吼。司机能做的，只有透过太阳镜看人行道了。

哈利想起了克莉丝汀。

他忆起那次他与克莉丝汀搭乘欧铁在戛纳下车的事。当时是旅游旺季，整座城市没有一家房间价格合理的旅馆。他们已离家好一阵子，所有积蓄都用光了，负担不起在豪华旅馆过夜。他们查了通往巴黎的下一班列车的时间，将帆布背包寄放在车站的储物柜中，前往十字大道。他们来回闲晃，看着往来的人与动物，每个都很美丽富裕，每艘惊人的游艇都拥有专属船员，大型游艇的船尾还停着一辆通勤用的车，船顶还有直升机停机坪，让他们当场立誓，下半辈子都要把票投给法国的社会党。

最后，这场散步让他们满身大汗，不得不去游泳。毛巾与泳衣都在背包里，所以他们被迫穿着内衣裤下水。克莉丝汀已经没有干净的内裤，所以穿着哈利的一条结实的短裤。他们穿着白色的男士三角内裤咯咯笑着跳进地中海，四周全是昂贵的丁字裤和笨重的珠宝。

哈利还记得，后来他躺在沙滩上看克莉丝汀穿着宽松T恤，脱掉

又湿又重的短裤。他享受地看着她皮肤上的水珠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亮的模样，T恤下摆向上扬起，露出她那双晒红的长腿与线条柔和的臀部，以及那法国式的深情凝视。他喜欢她看自己的方式，随便一个动作都能俘获他。她微笑的方式、缓缓穿上牛仔裤的动作均能吸引他的目光。她把一只手伸到T恤下方准备拉上拉链，但就这么停顿下来，往后一仰，闭上双眼……接着用红色舌头挑逗地舔着嘴唇，身体摇晃一下，然后重重地压在他身上，大笑起来。

之后，他们去了一家价格惊人但可以看见海景的餐厅吃饭。太阳落下时，他们紧贴着坐在沙滩上，克莉丝汀因为眼前的美景流下几滴眼泪。他们一致决定入住卡尔顿酒店，然后不付钱偷偷跑掉，或许还会跳过他们原本打算待在巴黎的两天行程。

后来他想起克莉丝汀时，首先想起的总是那年夏天。一切如此浓烈，后来却又轻易成为一切随风而逝的分隔点。但哈利已经记不起来当时自己的想法了。

那年秋天，哈利去服兵役，而在圣诞节前，克莉丝汀遇到一名音乐家，就这么去了伦敦。

哈利、莱比与沃特金斯坐在坎贝尔大道与兰罗克大道路口的露天咖啡座里。他们的位置有阴影遮蔽，此刻已是傍晚，但天色仍未暗到使他们的墨镜显得格格不入。在这种温度下穿着外套还算差强人意，总比只穿衬衫、露出枪套要好。他们没什么交谈的，就这么等着。

圣乔治剧院位于海滩与坎贝尔大道之间那条徒步区的中间位置，是一座美丽的黄色建筑，也是奥托即将上台表演的地方。

“你以前用过勃朗宁大威力手枪吗？”沃特金斯问。

哈利摇头。他们在武器柜旁装备武器时，便已有人教过他如何装填子弹和打开保险。学会这些就够了。一切不成问题；哈利难以想象奥托会拔出一把机枪，将他们全部放倒在地。

莱比看了看表：“该出发了。”他满头大汗。

“好了，最后再过一次流程：表演结束，所有人上台谢幕时，哈利跟我从侧门进去。我安排好了，管理员会把门开着，还会在他的更衣室门口放上名牌。我们站在外面等奥托，然后逮捕他，铐上手铐，除非有紧急状况，否则不用武器。出了后门，会有辆警车等着我们。莱比会带着对讲机待在人群里，奥托一下台就通知我们。此外，要是

他察觉事情不对，如果奥托想穿越人群从正门离开，莱比也会通知我们。好了，我们各就各位，小声地祈祷一下剧场里头能有空调吧。”

圣乔治剧院虽小但舒适的观众席坐满了人，开幕时，现场充满激动的气息。但帘幕却没有拉起，而是松落下来。小丑们抬头看着帘幕松落之处，紧张地比手画脚，相互讨论，慌慌张张地跑来跑去，将帘幕推下舞台，其中一个还被另一人绊倒，接着对观众脱帽致歉。这些举止引得众人大笑并开心欢呼起来。剧院中似乎有不少人是表演者的熟人。舞台清理好后，换上断头台场景，奥托随着以鼓演奏的沉重的葬礼进行曲登上舞台。

哈利看见断头台时，立刻意识到这是他在“发电厂”看过的相同戏码，只是稍做了点改变。奥托身穿红色晚礼服，戴着一顶淡金色长假发，脸上扑满白粉。今晚的主角显然变成了女王，就连刽子手也换上新装：一件附有大耳朵的黑色紧身衣，两只手臂下方连着蹼状物，看起来就像恶魔。

或是蝙蝠，哈利心想。

断头台刀刃升起。一个角瓜先被放至下方，利刃随之落下。劈击声像是那里原本就没有角瓜一样。刽子手得意扬扬地高举被劈成两半的角瓜，全场为之欢呼，有人甚至吹起了口哨。在女王哭泣求饶，徒劳无功地试图讨好黑衣人的痛苦桥段过后，她被拖到断头台上，裙子下的双腿不断乱踢，让观众看得十分开心。

利刃再度升起，鼓也开始敲打起来。随着鼓声越来越响，灯光亦逐渐变暗。

沃特金斯靠了过来。“所以那些金发女子也是在舞台上被杀的吗？”

鼓声持续不断。哈利环顾四周，观众全坐在座位的边缘；有些人张大了嘴，身体往前倾，其他人则用双手捂住耳朵。一百多年来，不同世代的观众全都一样，被同样的表演逗得既开心又害怕。沃特金斯仿佛是为了回答他的疑问，再度靠了过来。

“暴力就跟可口可乐和《圣经》一样经典。”

鼓声仍持续不断，哈利留意到这个表演需要时间准备。先前利刃落下时有那么久吗？刽子手一脸担忧，拖着脚走上前，凝视断头台顶部，仿佛出了什么差错。一切发生得相当突然，在显然没人有任何动

作的情况下，利刃“嗖”地落下。哈利不由自主地挺直身子，观众在刀刃穿过颈部时，全都倒抽了一口气。鼓声立即停止，人头落在地板上发出碰撞声响，现场一片死寂。沃特金斯与哈利前方传来一声尖叫，划破空气。整间剧院陷入惊慌之中，哈利眯起眼，试图在阴暗中看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只能看到刽子手往后退去。

“噢，天哪！”沃特金斯低声说。

舞台上传来有东西喷洒而出的声音，像是有人正在鼓掌。哈利总算看清楚了。脊椎自女王那没了头颅的衣领中凸了出来，就像一条白色虫子正在缓缓上下点头。鲜血自裂口处喷洒而出，溅到舞台上。

“他知道我们会来！”沃特金斯低声说，“他知道我们已经盯上他了！他甚至还把自己打扮成他妈的强奸受害者！”他凑到哈利脸旁，“妈的，妈的，妈的，霍利！”

哈利不知道是什么让他感觉如此紧张不安。或许是血、“他妈的”与“强奸受害者”的粗鲁组合，又或许只是沃特金斯的口臭而已。

鲜血形成血洼。刽子手显然被吓得魂不附体。他跑去捡起头颅时，脚底滑了一下，“砰”的一声跌倒在地，两名小丑跑上舞台，朝彼此尖叫。

“开灯！”

“快把布帘拿上来！”

另外两名小丑带着舞台用的帘幕跑了上来，四名小丑面面相觑，一同望向天花板。舞台后方传来一声大吼，照明工具闪了一下，发出巨响，整座剧院随即陷入一片漆黑。

“真是一团乱，霍利。我们上！”沃特金斯抓住哈利的手臂，准备移动。

“坐下。”哈利轻声说，把他拉回座位。

“什么？”

灯光亮起，才不过几秒，舞台上的血污、头颅、断头台、小丑和帘幕全都消失无踪，只剩下刽子手，以及手臂夹着金发头颅，站在舞台边缘的奥托·雷克纳厄尔。他们听着观众热烈无比的欢呼声，一同鞠躬回应。

“这浑蛋骗到我了。”沃特金斯说。



28 猎人

中场休息时，沃特金斯容许自己喝了瓶啤酒。“这表演差点就骗到我了，”他说，“我还在他妈的抖个不停。或许我们应该现在就去抓那个浑蛋。这样等下去实在让我紧张兮兮的。”

哈利耸了耸肩：“何必呢？他又不会去别的地方，而且也没起疑心。我们还是按计划来就好。”

沃特金斯若无其事地按下对讲机，确认他与莱比之间依旧保持联系，以及他仍待在观众席的座位上。警车已经在后门就位了。哈利很清楚，通常来说，随着时间过去，连环杀手会越来越有自信，认为自己肯定能逃过追捕。

哈利不得不承认，断头台戏码使用的技巧让人印象深刻，但他仍想不通，为何奥托要用一个无名金发女子来取代路易十六的角色？或许他认为哈利一定会用免费的票来观看表演。这是他玩弄警方的方式吗？还是他在乞求有人能阻止他？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他们只是调整了戏码而已。

钟声响起。

“又要再来一回了，”沃特金斯说，“我希望今晚不会再有人被杀了。”

进入下半场后，奥托打扮成猎人，装出一副东张西望的模样，拿着手枪走上舞台，抬头望着装有轮子底座的树木。树叶中传来鸟鸣声，奥托做出瞄准树枝的动作，枪声响起，一缕烟喷出，有个黑色东西掉到舞台上，发出声响。猎人跑了过去，一脸惊讶地抱起一只黑猫！奥托深深一鞠躬，在稀稀拉拉的掌声中走下舞台。

“这段我看不太懂。”沃特金斯低声说。

要不是神经紧着，哈利很可能会很喜欢这段表演。然而，他看手表的时间比看台上的表演还久。除此之外，其他节目具有更多当地的政治讽刺色彩，让他看得一头雾水，观众却报以热烈的掌声。最后，音乐高声响起，灯光一亮，表演者在舞台上全员到齐。

哈利与沃特金斯向站起来的观众一面道歉，一面穿过他们，连忙赶至舞台侧门。就跟先前说好的一样，门是开着的。他们走进一条半圆形走廊，奔至舞台后方。他们在走廊尽头找到写有“小丑 / 奥托·雷克纳厄尔”的门，开始等待。音乐与观众跺脚声让墙壁不断震动。沃特金斯的对讲机发出静电声响。他接了起来。

“结束了吗？”他说，“音乐还在播放。完毕。”他睁大了双眼，“什么？再说一次！完毕。”

哈利知道事情出了差错。

“待在原地，看紧舞台的门。完毕，结束通话！”沃特金斯把对讲机放进上衣内袋，从枪套中掏出手枪。

“莱比说奥托不在台上。”

“说不定他没认出来。他们上台时都化了很浓的妆——”

“那个王八蛋不在舞台上，”他重复，握住更衣室门把，但门锁上了，“妈的，霍利。大事不妙了！”

走廊很窄，因此沃特金斯背靠着墙，一脚朝门锁踹去。在踢了三脚后，门板才被踹开。他们冲进空无一人的更衣室，里头满是白色蒸汽。地板是湿的。水与蒸汽来自一扇半开的门后方，里头显然是浴室。他们各自站在门的两侧；哈利甚至还拔出了枪，笨拙地摸索着保险的位置。

“奥托！”沃特金斯大喊，“奥托！”

没有回应。

“我可不喜欢这样。”他沉声大喊。

哈利觉得此刻实在像极了电视里的侦探剧。开着的水龙头与无人回应的大喊，简直就是陈词滥调，让人很容易猜到接下来会发生什

么。

沃特金斯用食指指了一下哈利，接着用大拇指指向浴室。哈利想冲他比个中指，但也承认这回的确该换他了。他踢开门，跨出两步，走进满是热气的浴室，不过才一秒的时间身上便湿了。他看见前方有片浴帘，用枪管将浴帘拨到一旁。

空无一人。

他在关掉水龙头时烫到手臂，用挪威语大声咒骂。蒸汽正在散去。他谨慎地移动到更好的位置以便看清状况，鞋底传出踩水的声音。

“里头什么也没有！”他大喊。

“为什么这里到处都是水？”

“有东西堵住排水孔了。等我一下。”

哈利将手伸进水中，探向可能堵住的地方。他摸索周围，手指碰到了堵住排水孔的那个又软又滑的东西。他一把抓住那玩意儿抽了出来，喉间涌上一股作呕感。他强吞下恶心的感觉，使劲喘气，仿佛因为吸入了蒸汽而喘不过气。

“怎么了？”沃特金斯问。他站在门口，低头看着蹲在浴室里的哈利。

“我跟人打赌输了，而且还欠奥托一百元。”哈利平静地说，“至少是他遗留的部分。”

哈利回忆起圣乔治剧院接下来的事情时，感觉就像身处雾气之中。奥托浴室里的蒸汽四处弥漫，连走廊里管理员的轮廓也模糊不清。当时他正试图打开道具室的门。从锁孔看进去，视线所及是一片红色。他们破门而入时，看见正在滴血的断头台。由于无法防止其他表演者在道具室门口看见奥托散落在房间各处的尸体，因此四周全是尖叫。但奇怪的是，那些尖叫听起来模糊不清，仿佛被调低了音量似的。

尸体的四肢挂在各个角落，像洋娃娃的手臂与双腿一样。墙壁与地板全溅满货真价实的黏稠血液，血凝结成了暗红色。没了四肢的躯干倒在断头台的木板上，血肉模糊，上头有圆睁的双目，小丑鼻，以及涂着口红的嘴巴与脸颊。

蒸汽附着在哈利的皮肤、嘴巴与上颚上。他看见莱比自雾气中探出身影，就像慢动作一样走来，在他耳边低声说：“安德鲁从医院里跑了。”



29 比吉塔

肯定有人给这里的风扇上过润滑油。风扇顺畅地转动着，没有一丝杂音。

“车上的警员说只有一个人从后门离开，还穿着刽子手那套黑色衣服，对吗？”

麦科马克将所有人召集到他的办公室中。

沃特金斯点头。“是的，长官。我们等一下才能知道表演者与观众是否留意到了可疑之处。他们现在正在接受询问。凶手可能在观众席，走进开着的舞台门行凶，要不然就是在警车还没就位时，就已经先从后门进去了。”

他叹了口气。

“管理员说，表演过程中后门一直锁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凶手得有钥匙才能进去，要不然就是在没被发现的情况下，跟着表演者一起进去，在什么地方躲了起来。接下来，他在奥托表演完黑猫戏码，准备谢幕时，敲了更衣室的门。凶手可能迷晕了他——鉴定组的兄弟发现了乙醚的痕迹——地点可能是更衣室，或在道具间里，我们只能希望他真的被迷晕了。不管怎样，那家伙绝对是个真正冷酷无情的王八蛋。他在分尸后，还拿着切下来的性器官回到更衣室，打开水龙头，好让试图抓他的人听见水声，以为奥托在淋浴。”

麦科马克清了一下嗓子：“断头台呢？要杀人肯定有更简单的方式……”

“长官，我猜断头台只是临时起意。他不太可能知道断头台会在

中场休息时被搬进道具室。”

“他是个变态透顶的家伙。”莱比对着指甲说。

“那门怎么说？不是锁上了吗？他们是怎么进道具室的？”

“我跟管理员谈过，”哈利说，“奥托是剧团团长，房间里有串钥匙。钥匙已经不见了。”

“那套……恶魔的戏服又是怎么回事？”

“那套戏服跟假头与假发放在断头台旁的箱子里，长官。凶手在行凶后穿上戏服作为掩饰。这点真的十分狡猾，同样不太可能是一开始就计划好的。”

麦科马克用双手枕着头。

“苏永，你在查什么？”

其他人说话时，苏永一直在使用计算机。

“我们暂时先不管那个黑衣恶魔，”他说，“从逻辑上来看，凶手应该是剧团里的人。”

沃特金斯哼了一声。

“听我说完，长官。”苏永说，“我们要找的是清楚表演流程的人，这样他才知道奥托在那场黑猫戏码以后就没事了。他在谢幕前都不用上台，中间大概有二十分钟的时间。剧团成员不需要偷潜进来，再说，我不大相信外人做到这一点却不让人发现。如果他是从舞台旁的门进入后台，你们应该也有人留意到才对。”

其他人没有回答，只是点了点头。

“总之，我查了一下，发现剧团里还有三个成员过去是澳大利亚巡回马戏团的团员。这代表今晚还有三个人在犯罪现场，而且他们很可能也在我们先前讨论的那些相关案发时间的犯罪现场。奥托有可能只是个知道太多内情的无辜牺牲者。我们还是有机会查出什么的。我建议彻查剧团，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那个说不定早就翻山越岭，远离这里的歌剧院怪人。”

沃特金斯摇头：“我们不能忽视那么明显的线索。有个身份不明

的人离开了犯罪现场，身上还穿着放在凶器旁的戏服。他不可能跟这件谋杀案完全无关。”

哈利同意：“我认为我们可以先不管剧团的其他成员。首先，情况没有任何改变，奥托还是有可能奸杀那些女孩。要杀一个连环杀手的动机实在太多了，举例来说，或许有人与这些案子有关，知道警方打算逮捕奥托，不愿冒被供出的风险。再者，现在的情况根本无法确定凶手是否事前就知道自己有多少时间——他有可能先强迫奥托，后来才知道他会不会再上台。最后一点，要相信自己的直觉！”他闭上双眼，“你们应该都感觉得出来吧？那个穿蝙蝠戏服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他就是纳拉登！”

“什么？”沃特金斯说。

麦科马克笑出声。“看来我们的挪威朋友已经补上肯辛顿探员的空缺了。”他说。

“纳拉登。”苏永重复，“那只蝙蝠，原住民的死亡象征。”

“还有另一件事让我觉得心烦，”麦科马克接着说，“那家伙大可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从后门逃走，而且距离悉尼最热闹的道路还只有十步之远，一旦抵达那里，他就能在几秒之内消失无踪。然而，他却宁愿多花时间换上那身抢眼的戏服。这也代表我们不会获得任何他的外貌描述。你甚至还会觉得，他知道警车就在那里监视后门。如果真是这样，他究竟是怎么办到的？”

一阵沉默。

“对了，肯辛顿在医院还好吗？”麦科马克拿出一颗糖，开始吸吮起来。

办公室一片寂静，风扇安静地转动着。

“他已经从医院离开了。”最后莱比总算说道。

“哎哟，痊愈得真快！”麦科马克说，“好吧，算了，我们得尽快调动所有可用的单位，我敢说，被分尸的小丑肯定会比遭强奸的女孩占据更多新闻版面。就跟我以前说的一样，孩子们，要是你们认为我们完全不必在意新闻的影响，那可就错了。这个国家的报纸从前就有本事让警察局局长下台，还可以任命新的局长。所以，除非你们想把我弄掉，否则你们应该知道怎么做。不过第一件事，就是先回家睡觉。哈利，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长官。”

“好了，各位晚安。”

今晚不同。饭店的窗帘并未拉上，比吉塔映照着国王十字区霓虹灯的光线，在他面前褪下衣物。

他躺在床上，她则站在房间中央，一件件脱着衣服。过程中，哈利始终以几乎是哀伤的肃穆眼神看着她。比吉塔的双腿修长苗条，在微弱的光芒中白皙似雪。半开的窗外，可听见的热闹夜生活——汽车、摩托车、角子机的声音，还有手风琴与节奏强烈的舞曲的声音。在这些声音底下，则是人们大声交谈、怒吼与大笑等喧哗声，就像是人类版蟋蟀的叫声。

比吉塔慢慢地解开衬衫，她不是有意如此，也没有卖弄性感的意思，只是单纯在脱衣服而已。

这是为了我，哈利心想。

他之前便见过她的裸体，但今晚不同。她美到让他喉咙为之紧缩。先前他不懂为何她如此害羞，得盖上被子才愿意脱下T恤与内裤，从床上去浴室时，还会用毛巾裹住身体。但渐渐地，他意识到这跟尴尬或羞于裸露无关，而是与展露出真实自我有关。建立足够的安全感需要时间与感觉，也是让他感到自然的唯一方式。这就是今晚有所不同的原因。褪去衣服的过程仿佛一种仪式。她透过赤裸告诉哈利自己有多么脆弱，而她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她相信他。

哈利的心脏剧烈跳动着，一方面是因为自豪与高兴——这名坚强、美丽的女子展示了她信任他的程度。另一方面则是恐惧，觉得自己或许不配拥有这些。但最主要的部分，是他认为自己的思绪和感受，在霓虹灯由红变蓝，接着又变绿的照射下展露无遗。通过褪下的衣物，她同样褪下了他的防备。

她就这么站着，白皙的肌肤仿佛照亮了整个房间。

“过来。”他说，声音比自己预期的还要模糊。他掀开被子一侧，她却没有任何反应。

“看着我，”她轻声说，“看着我。”



30 成吉思汗

时间是早上八点。护士带领哈利走进单人病房时，成吉思汗仍在睡觉。哈利将椅子拖至床边，他才总算睁开了眼。

“早安，”哈利说，“希望你昨天睡得安稳。你还记得我吗？我就是那个在桌子旁边喘不过气的人。”

成吉思汗呻吟一声。他的头上缠着厚厚的绷带，威胁性看起来比他在板球酒吧把哈利整个人扔出去时小了许多。

哈利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板球。

“我跟你的律师谈过了。他说你不准备起诉我的同事。”

哈利把球从右手抛到左手。

“考虑到当时你正打算对我下杀手，所以要是你决定去起诉救我一命的家伙，我可能会非常不爽。不过你的律师显然认为你还是会起诉。他说你没有攻击我，而是在我快被你朋友打到重伤时，将我从你朋友身边移开而已。他声称，就是因为这样你才逃过一劫，顶多被这个板球砸到颅骨裂开，而不是被直接砸死。”

他把球抛至空中，在这名勇士王子苍白的脸孔前方牢牢接住。

“你知道吗？我同意他说的话。一个球从四米的距离直接砸在脸上——你还能活下来简直就是奇迹。你的律师今天开工，打了电话给我，想知道事件的确切过程。他认为，要是你有长期损伤的话，至少也该有个要求赔偿的空间。你的律师可以分到三分之一的赔偿金额，所以就跟兀鹰一样。不过他应该告诉过你这点，对吧？我问他，为何

他没设法说服你提起诉讼。他认为这只是早晚的事。所以我想知道：这真的只是早晚的事吗？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小心翼翼地摇了摇头。“不是。你可以走了吗？”声音中带着微弱的鼻音。

“为什么？这会有什么损失吗？在这种情况下，要是你失去行为能力，得花上一大笔钱呢。记住，你不是在控告可怜的个人，而是在控告一整个州。我已经亲眼确定你连清理鼻子都得费上一些功夫。所以谁知道呢？陪审团或许会支持你提出索赔，让你成为百万富翁。难道你不想试试看吗？”

成吉思汗没回答。白色绷带下方那懊悔的歪斜双眼盯着哈利看。

“我实在不想再待在这间医院里了，让我简单扼要地说清楚吧，成吉思汗。你攻击我，害我断了两根肋骨，甚至还有肺穿孔。由于我没穿制服，没出示证件，也没在警察部门的援助下行动，澳大利亚甚至不是我的管辖范围，所以当局已经表明，从法律角度来看，我当时不是公务员，而是以私人身份出现在那里的。换句话说，我可以自行决定要不要控告你的暴力行为。让我们先回到你那相对干净的犯罪记录上吧。你瞧，你身上背着一桩重伤害罪的有条件缓刑，对吧？再加上我们这件事的六个月徒刑，就是一年了。你是想被关一年，还是告诉我……”他微微起身。成吉思汗的耳朵露在绷带外头，像是粉红色的蘑菇。哈利靠近他的耳朵大喊，“……我知道的事！”

哈利用力坐回椅子上。

“你说呢？”



31 胖女士

麦科马克背对哈利，抱着双臂，用一只手撑着下巴，凝视窗外。厚重的雾气将色彩遮掩，外头的动静也仿佛随之凝结，使窗外景色就像城市的一张模糊不清的黑白照。沉默被敲击声打破。哈利后来才发现，那是麦科马克用指甲敲打上排牙齿的声音。

“所以你一开始就知道肯辛顿认识奥托·雷克纳厄尔。”

哈利耸肩。“我知道我应该先报告这一点，长官。但我不认为——”

“——要不要说出安德鲁·肯辛顿认识什么人是你的事，这没什么。但如今肯辛顿跑了，没人知道他的去向，而你认为这相当可疑？”

哈利对着他的背部点头，承认了这一点。

麦科马克自窗户中的倒影看着他，身体转了半圈，面向哈利。

“霍利，你看起来有点……”他转完剩下半圈，再度背对着他，“……烦躁。有什么烦心的事吗？还有什么要告诉我的？”

哈利摇了摇头。

奥托的公寓位于萨里山；准确地说，就在奥尔伯里酒吧与英厄位于格利伯的住所之间。他们抵达时，被一名体形庞大的女人在楼梯上拦下。

“我看见车了。你们是警察吗？”她的声音尖锐刺耳，没等他们回答就继续说，“你们也听到狗叫声了。它从今早开始就一直叫个不

停。”

他们听见标有“奥托·雷克纳厄尔”字样的门后不断传来嘶哑的吠声。

“雷克纳厄尔先生的事让人很难过，真的，但你们一定得把他的狗带走。它一直叫个不停，快把我们逼疯了。这里不能养狗。要是你们不处理的话，我们只好被迫……呃，总之你懂我的意思。”

这女人翻了个白眼，两只肥胖的手往前一甩，汗水与香水气味立即弥漫四周。哈利对她十分反感。

“那只狗知道。”莱比说，两根手指在栏杆上移动，用一副不以为然的模样看着自己的食指。

“什么意思，年轻人？”胖女人问，手臂放回身体两侧，看起来仍无意让路。

“它知道它的主人死了，女士，”哈利说，“狗对这种事有第六感，所以才那么难过。”

“难过？”她满脸怀疑地看着他们，“狗？鬼扯一通。”

“这位女士，要是有人把你主人的四肢全给剁了，你会有什么反应？”莱比看着这名张大了嘴的女人。

女房东抵达后，他们拿出在更衣室奥托裤子口袋里发现的一串钥匙。奥托的狗从吠叫变成咆哮，可能是听见了陌生人即将进门之故。

门打开时，一只牛头犬站在门厅，从后腿的姿势看，它已经准备有所行动。莱比与哈利一动也不动，朝那只长相有趣的狗示意它才是这里的老大。咆哮逐渐变成有一搭没一搭的吠叫，接着它才放弃似的安静地走进客厅。哈利跟在后面进去。

阳光穿过客厅的大窗户，照在许多家具上。单色红沙发上满是五颜六色的靠枕，墙上挂着许多大幅画作，还有一张相当醒目的绿色玻璃矮桌。房间角落则有两尊陶瓷豹。

桌子上放着一个不属于那里的灯罩。

那只狗嗅着地板中央的一摊水渍。一双男人的鞋子悬在上方。尿与粪便的臭味传来。哈利从鞋袜处开始往上看，看见袜子与裤脚间的

黑色皮肤。他的视线在裤子上停下。一双巨大的手无力地垂在旁边，他得强迫自己，才能继续向上看白衬衫的部分。不是因为他从未看过上吊的尸体，而是因为他认出了那双鞋。

尸体的头靠在一侧的肩膀上，连接灰色灯泡的电线则垂在胸前。那根电线绑在天花板的坚固钩子上——先前可能吊着一盏吊灯——在安德鲁的脖子上足足绕了三圈。他的头几乎碰到天花板了。无神的双眼呆滞地看着前方，紫色舌头自嘴中吐出，表情像是在挑衅死亡或生命本身。踢翻的椅子倒在地板上。

“妈的，”哈利的呼吸急促，“我×，我×，我×！”他全身乏力，跌坐在椅子上。莱比走了进来，发出一声短暂的尖叫。

“快找把刀来，”哈利低声说，“打电话叫救护车，或是打给这种情况通常会找的单位。”

阳光自安德鲁身后朝哈利的方向射来，摇晃的尸体就像窗前一道陌生的黑色剪影。哈利向上帝祈求吊在电线上的是别人，接着才站起身来。他曾对自己保证绝不向任何人祈求奇迹。但如今只要帮得上忙，要他祷告也行。

他听见走廊传来脚步声，莱比在厨房大喊：“出去，你这只肥猪！”

哈利的母亲下葬后，整整五天时间他对所有事都没有任何感觉，唯一的感觉就是，他知道自己应该感觉到什么才对。因此，他跌坐在沙发上的坐垫，喉咙紧缩，双眼涌出泪水时，就连自己也感到惊讶。

这不代表他从未哭过。有一次，他独自坐在巴杜福斯的军营里，读着克莉丝汀寄来的信，也曾感到一阵哽咽。信上表示“那是她这辈子最美妙的事”。从前后文中，看不太出她指的是离开他，还是指认识了那名英国音乐家，并且将与他一同上路这件事。他只知道，这是他一生中最难过的事。但想哭的感觉就停在这里，就停留在喉咙里，就像觉得恶心，快要呕吐一样。

他起身抬头看去。安德鲁还吊在那里。哈利打算移动几步，拉张椅子来垫脚，割断电线时好把他放下来。但他动弹不得，就这么一动也不动，直到莱比带着一把菜刀回来。莱比以异样的眼光看着他，哈利这才意识到泪水已沿着他的脸颊滑落。

天哪，就这样了？哈利不知所措地想着。

他们一言不发地将安德鲁解下，放到地上，搜索口袋。里头有两串钥匙，一大一小，还有一把单独的钥匙。莱比马上确认，那把钥匙是打开前门的锁用的。

“外观没有遭施暴的迹象。”莱比快速检查后说。

哈利解开安德鲁的衬衫。他胸口有个鳄鱼图案的刺青。此外，哈利也拉起安德鲁的裤管加以检查。

“这里也是，”他说，“没有任何伤痕。”

“我们得等一下，看医生怎么说。”莱比说。

哈利的泪水又涌了上来，勉强用耸肩替代回答。



32 查威克

哈利怀疑办公室里要举办什么庆祝活动。

“这些是路透社的人，”苏永说，“美联社正派一个摄影师过来，市长办公室还打来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要派一个制作团队过来报道这件事。”

沃特金斯摇头：“印度海啸死了六千人，他们用一则插播的新闻快讯带过去了。一个同性恋小丑给人分尸了，反倒成了世界级的新闻。”

哈利请他们一同进入会议室，关上了门。

“安德鲁·肯辛顿死了。”他说。

沃特金斯与苏永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哈利简短而直接地告诉众人，他们发现安德鲁的尸体吊在奥托家中的天花板下。

他直视众人，声音没有任何动摇。“我们没打给你们，是为了确保事情不会泄露出去。或许我们该让这件事暂时保密。”

他忽然发现，把这件事当成警务来讲要容易开口得多。他可以客观面对，也知道该如何处理。一具尸体、一个死因，按照案子通常的做法，试着让一切暂时保密。他不知该如何面对陌生的死神，因此这么做可以让他与死亡保持距离。

“好吧，”沃特金斯心烦意乱地说，“我们得小心点，不能随便做出什么草率的结论。”

他抹去上唇的汗水。“我得跟麦科马克说一声。妈的，该死！肯

辛顿，你到底干了什么好事？要是记者听到风声的话……”沃特金斯就这么走了出去。

他们三人留在会议室内，听着风扇不断哀鸣。

“他有时会来重案组跟我们一起调查，”莱比说，“他不算真正的组员，但还是……”

“一个好人，”苏永看着地板说，“一个很善良的人。我刚来的时候，他帮了我不少忙。他是个……相当好的人。”

麦科马克同意这件事应当保密，只有他们几个知道就行。他情绪恶劣，不断来回踱步，脚步比平常沉重，鼻子上方的浓眉皱成一团，就像灰色的屋檐排水槽。

会议后，哈利坐在安德鲁的位置上，迅速翻着笔记本。里头没记录什么事情，只有几个地址、两串电话号码，后来发现电话号码是汽车修理厂的，以及画满涂鸦、内容难以理解的一张纸。抽屉里除了办公用品，几乎全是空的。哈利看着在他身上发现的两串钥匙。其中一个是有着安德鲁名字第一个字母的皮质钥匙圈，因此他猜那是他私人用的钥匙。

他打了电话给比吉塔。她被吓坏了，问了几个问题，但后来只是静静地听着哈利说话。

“我不懂，”哈利说，“我才认识那家伙一个多星期，发现他死的时候却哭得跟个婴儿一样。但我妈下葬的那五天里，我甚至没流过几滴眼泪。那可是我妈，世界上最伟大的女人！这到底是什么逻辑？”

“逻辑？”比吉塔说，“我不认为逻辑能解释什么。”

“我只是想告诉你一声而已。记得别说出去。你下班后我去找你？”

她犹豫了，说她今晚得等一通父母从瑞典打来的电话。

“今天是我生日。”她说。

“祝你年年有今日。”

哈利挂断电话，觉得老毛病又开始在胃里咆哮起来。

莱比与哈利一同前往安德鲁位于查威克的住所。

“那个猎鸟的戏码……”哈利开口说。

这句话就这么在抵达下一个路口之前回荡着没说完。

“你想说什么？”莱比问。

“没事。我只是在想那场表演。我对那个猎鸟的戏码很困惑。整个表演看起来像是没有重点。一个猎人以为自己在猎鸟，最后发现猎物原来是只猫，狩猎的一方就这么被猎杀了。但那又怎么样呢？”半小时车程后，他们抵达一个怡人的地区，来到风景优美的悉尼路。

“天哪，真的是这里？”哈利在看见他们从人力资源部门得到的门牌号码后这么说。这是一栋大型砖房，附有可停两辆车的车库，屋前有被细心照料的草坪与一座喷泉。一条碎石路引领他们通往让人印象深刻的红木大门。他们按下电铃。开门的是一个年轻男孩。他们提到安德鲁时，男孩严肃地点了点头，指了一下自己，用手捂住嘴巴，表示他是个哑巴。他带他们绕至屋后，指着大花园另外一侧的低矮砖屋。如果这里是一座英国庄园，那房子可能就是守门人的小屋。

“我们得进去，”哈利说，发现自己的发音太过刻意，仿佛男孩的听力也有问题似的，“我们是安德鲁的同事。安德鲁过世了。”

他举起安德鲁那串用皮革钥匙圈串起的钥匙。男孩刚开始还一脸迷惑地看着钥匙，呼吸有些急促。

“他昨晚突然去世了。”哈利说。站在他们面前的男孩双臂垂在身侧，双眼逐渐湿润起来。哈利这才发觉他们两人一定认识。他得知安德鲁在这里住了将近二十年，这件事提醒了他，这个男孩可能是在这栋大房子里长大的。一些画面不受控制地出现在哈利脑中：黑人与男孩在花园里玩球，还给了他零用钱，让他去买冰激凌吃。说不定他是在小屋里听着苦口婆心的建议和半真半假的警察故事长大的。等到他长得足够大时，可能早就学会了怎么追女孩，还有怎么一面防御一面挥出左直拳。

“这么说可能不太对。我们不只是同事，还是好朋友，就跟你一样，”哈利说，“我们可以进去吗？”

男孩眨了眨眼睛，紧抿着嘴，点头同意。

他走进这栋小型单身住宅时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这里干净整

齐的程度。客厅的家具十分简约，便携电视前方有茶几，上头没有凌乱的报纸，厨房中也没有待洗的餐具。门厅的鞋子与靴子排列整齐，鞋带还全都收进了鞋内。一丝不苟的秩序感让他觉得似曾相识。

卧室中，床铺一尘不染，白色床单紧紧地塞在床垫下方，被子整齐的程度就像军队里严格要求的一样，让哈利联想起他的饭店房间。他瞥了一眼浴室。剃刀与肥皂严整地摆在水槽上的置物架旁边，架子上则有须后水、牙膏、牙刷与洗发水等东西。这就是全部了，没有任何多余的沐浴用品。因为这些整齐的细节，哈利忽然联想到他自己戒酒后的家居陈设。

哈利的新生活其实就跟这里一样，以力行简约为纪律，以所有东西各归其位为基准。一旦使用过，一定要放回架上或抽屉里。就连一支圆珠笔也要收好，保险丝烧坏后也要马上取出。这么做有其实际的象征意义。不管是对是错，他的余生，都要以家中的整齐程度作为自己状况的度量。

哈利请莱比检查卧室里的衣柜与五斗柜，在旁边等了一会儿，接着又走出去打开镜子旁的橱柜。几十个一次性针筒放在最上面的架子上，针头排列整齐地指向他，像座微型导弹仓库。

成吉思汗说安德鲁是瘾君子，这事看来他并未说谎。关于这件事，他们在奥托家发现安德鲁时，哈利便已毫无疑问。他很清楚，在澳大利亚这种让人通常只能穿短袖衬衫与T恤的气候下，一名警察不可能露出满是针孔的手臂到处乱跑。因此，他只能把针头插入不会暴露针孔的地方，比如双腿后方等。而安德鲁的小腿与膝盖后方到处都是针孔。

成吉思汗还记得，安德鲁向那个声音像罗德·斯图尔特的家伙买了好一段时间的货。他猜安德鲁是那种吸食海洛因，但在社交与工作方面仍然几乎与常人无异的类型。“这种人其实不少，比大多数人想象的多。”成吉思汗说。

“但快手发现那家伙是警察时，整个人开始偏激起来，想要开枪杀他，认为他是个卧底。但我们说服了他。多年来，那家伙始终是快手最好的客户之一，从不讨价还价，钱永远准备齐全，一直很守规矩，不闲聊，也从来没出过乱子。我没看过原住民买毒品这么利落。他妈的，根本就没人买毒品像他这么干脆！”

同样地，他也没听过安德鲁跟埃文斯·怀特谈过话的传言。

“怀特从不插手客人的事。他是个批发商，就这样而已。他有一阵子在国王十字区推销。他赚得也够多了，所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不过后来就没去了。我听说好像是因为几个卖淫的而惹上了麻烦。”

成吉思汗的话匣子打开了，远远超过想免于牢狱之灾的程度。事实上，他似乎还乐在其中。他八成认为，只要他们的账簿上有至少一名哈利同事的名字，那么就算哈利要追捕他们，也不会给他们带来太大的危险。

“帮我向那家伙打声招呼，说我们欢迎他再来光顾。我们不会记仇的，”成吉思汗咧嘴一笑，“你也知道，不管那些客人是谁，总是会再度上门。一向如此。”



33 病理学家

圣乔治剧院的管理员在休息室内，还记得昨天晚上见过哈利。他似乎松了口气。

“总、总算有不是来挖新闻，或是打听情况的人来了。一堆记者来这边吵了一、一整天，”他说，“还有你们的法医。不过他们自己都忙不完了，所以没有打、打扰到我们。”

“是啊，他们有不少工作要做。”

“对啊。我昨晚没怎么睡，老婆还给了我一颗她的安、安眠药。人实在不该遇到这种事。不过你可能早就习惯了吧。”

“这回比平常的案子更猛一点。”

“我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有办法再走进那个房、房间。”

“你会撑过去的。”

“不，听我说，我甚至没办法把那里叫作道、道具室，我都说那房间。”管理员无助地摇头。

“时间可以治愈一切，”哈利说，“相信我。我还算有点心得。”

“希望你说得对，警官。”

“叫我哈利就好。”

“要来杯咖啡吗，哈利？”

哈利说好，把一串钥匙放在桌子上。

“啊，原来在这里。”管理员说，“这串钥匙是奥托借走的。我还担、担心不见了，得把全部的锁都换掉。你是在哪儿找到的？”

“奥托家里。”

“什么？但他昨晚不是用到了这些钥匙吗？他更衣室的门……”

“别想了。我想知道，昨天除了表演者，是不是还有人待在舞台后方？”

“哦，对。我想想。有灯、灯光师，两个舞台工作人员和一名音控人员。这不是什么大、大制作，所以没有造型师或化妆师。嗯，情况就是这样。表演期间只有工作人员和其他表演者。还有我。”

“你完全没看到别人？”

“连个影子都没有。”管理员毫不迟疑地回答。

“除了后门与舞台门，有任何人可以从别的路进来吗？”

“这个嘛，顶层楼座有一边的走廊可以。那、那里昨天没有开放，由于灯光师待在那里，所以门是开的。你可以找他谈谈。”

灯光师凸起的双眼，让他就像一条刚被抓到水面上的深海鱼。

“对，一直都在。有个家伙在中场休息前就坐在那里。我们要是估计不会客满，就会只卖池座的票，不过他坐在那里也没什么好奇怪的。顶层楼座没上锁，就算他的票是池座的也能进来。他自己一个人坐在后排。我记得我还很惊讶，他竟然会坐在离舞台那么远的地方。嗯，那里没什么灯光，不过，对，我还是看到了他的模样。中场休息结束，我又回来时，他人已经不见了，就跟我说的一样。”

“他有没有可能跟你走同一扇门，跑进后台里？”

“这个嘛，”灯光师搔了搔头，“有可能吧。要是他躲进道具室，就不会被人看到了。现在想起来，那个人的气色不太好。没错。我知道自己漏了什么，一直想不起来，就是有什么不太对——”

“听我说，”哈利说，“我让你看一张照片——”

“对了，还有一件关于那个人的事——”

“这样就够了，”哈利打断他，“我要你想象昨天那个人的模样，看到照片时，想都别想，只要说出你想到的第一件事就好。之后你还有很多时间，说不定还会改变想法，但现在我只要你用本能反应。可以吗？”

“没问题，”灯光师说，闭上凸起的双眼，看起来就像青蛙似的，“我准备好了。”

哈利给他看了照片。

“就是他！”他马上回答。

“再多看一眼，告诉我你的想法。”

“绝对没错。这就是我要说的，警官，他是个黑人……一个原住民。就是这张照片里的人！”

哈利筋疲力尽。才到现在，这一天便已显得如此漫长，他只能努力不去想接下来的时间。他由一名助理带进验尸室时，巨大的顶灯照着一张像是手术台的桌子。体形矮胖的安格索医生，正俯身看着桌上那具硕大的胖女人的尸体。哈利没料到，他今天竟然会遇到另一个胖女人。

脾气暴躁的安格索就像个疯狂的教授，稀疏的头发朝不同方向乱翘，金色胡须凌乱地遍布脸上。

“什么事？”

哈利发现这个人忘了约莫两小时前的那通电话。

“我叫哈利·霍利，之前为了安德鲁·肯辛顿的初步验尸结果打过电话给你。”

虽然房间里满是奇怪的气味与溶液，但哈利仍能闻到他的呼吸中有着毋庸置疑的金酒的气味。

“哦，对。肯辛顿。让人难过的案子。他还活着的时候，我跟他说过几次话。现在他在那个抽屉里安静得就跟蛤蜊一样。”

安格索用大拇指比了一下身后。

“听着……你叫什么来着？对，霍利！我们这里有一整排尸体，全都吵着要我优先处理。当然啦，吵的是警察，不是尸体。但所有人都得乖乖坐好，等着轮到自己。这就是这里的规定，不能插队，懂吗？所以麦科马克老板今天早上打来，叫我们优先处理这件自杀案，还真是让我好奇起来。我没问麦科马克，不过你呢，霍根 [1] 先生，或许可以告诉我这个肯辛顿到底哪里特别了？”

他轻蔑地摇了摇头，朝哈利吐出更多金酒的气味。

“我们正希望你来告诉我们，医生。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特别？你的特别是什么意思？有三只脚、四个肺，还是背上长了奶头？”

哈利觉得很累。他现在最不想面对的就是一个喝醉的病理学家——只因为觉得有人侵犯了他的地盘，就一心想着让对方难堪。拥有大学学历的人，通常对地盘这件事比其他人还敏感。

“我的意思是没有任何……不寻常的地方。”哈利决定冒个险，试图换个说法。

安格索用迷蒙的双眼看着他。“没有，”他说，“没什么不寻常的，一切都正常得很。”

医生左右松了松脖子，过程中始终看着他，好让哈利知道他还有话要说。他来了个戏剧性十足的停顿，但从他泡在酒精里的大脑来看，这或许也不是装模作样。

“对我们来说，尸体里有大量药物反应不算太不寻常，”医生总算说了下去，“而在这件案子里，则是大量的海洛因反应。真正不寻常的地方，就是他是个警察。我们很少在这张台子上遇到你的同事，所以我也说不出这有多不寻常。”

“死因呢？”

“不是你发现他的吗？要是你用挂在天花板上的电线上吊，你觉得死因会是什么？百日咳吗？”

哈利心中的保险丝开始烧起来，但就此刻而言，他只能继续忍耐。

“所以他是死于窒息，而不是药物过量？”

“没错，霍根。”

“了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死亡时间。”

“大概是午夜到凌晨两点之间吧。”

“没办法更准确？”

“要是我说一点零五分的话，你会比较开心一点吗？”医生红通通的脸颊变得更红了，“好吧，那就一点零五分好了。”

哈利深呼吸了好几口气。“要是我的表达方式……要是我太失礼的话，在这里说声抱歉，医生。我的英文有时候——”

“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安格索接着说完。

“没错。你一定很忙，医生，所以就不耽误你了。但我还是希望你能按照麦科马克的指示，在验尸报告出来后，先不按照通常的官方渠道传递，而是直接交给他。”

“不可能。我做事的规矩很明确，霍根。你可以帮我问候一下麦科马克，然后告诉他这是我说的。”

这名矮小的疯教授面对哈利，双腿叉开，手臂抱在胸前，坚持自己的立场，眼中闪烁着奋战的光芒。

“规矩？我不知道悉尼警方做事的规矩是什么，但我是被指派来告诉你这件事该怎么处理的。”哈利说。

“算了吧，霍根。你显然不太懂职业道德，做事也没好好想过这点，所以我很怀疑我们能就此讨论出什么结果。你觉得呢？不如我们划清界线，就此别过。这样可以吗，霍根先生？”

哈利没有动作。他面前是一个相信自己不会失去任何东西的人。一个中年酒鬼，职位不上不下的病理学家，要么没有升职机会，要么就是已经爬到了顶，因此不会对任何人或事物感到害怕。毕竟，他们哪敢对他做出什么？对哈利来说，今天是他这辈子最漫长也是最难受的日子。此刻哈利真的受够了，于是一把揪住白袍衣领，把他整个人举了起来。

他的理智快要崩溃。

“我觉得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帮你验个血，然后再来谈职业道德，安格索医生。我觉得我们应该谈一下，有多少人可以证明你帮英厄·霍尔特验尸时，根本就是在喝醉的状态。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谈谈你被解雇的事。不只是这份差事，只要是需要医生资格的工作，你都别想做下去了。你觉得呢，安格索医生？现在你觉得我的英文程度如何？”

安格索医生认为哈利的英文相当完美，经过充分思考后接受了这个观点，认为这次算是例外，验尸报告或许可以通过非官方渠道传递。

[1] 此处医生喝醉，将霍利（Holy）误称为“霍根”（Horgan）。



34 弗朗纳游泳池上的跳水台

麦科马克再度背对哈利坐着，望向窗外。太阳就快下山了，但还是可以隐约瞥见摩天大楼与深绿色的皇家植物园之间有一片迷人的蓝色海水。哈利口干舌燥，头痛欲裂。他叙述着他的推论，几乎不间断地说了超过四十五分钟。包括奥托、安德鲁、海洛因、板球酒吧、灯光师，还有安格索的事情。简单地说，也就是发生的每一件事。

麦科马克坐着，双手指尖靠在一起，有好一段时间什么也没说。

“你知道吗，世界上最笨的人，全住在海的另外一边，也就是新西兰。他们独自住在一座岛上，没有邻居打扰，四周只有海水。然而，这个国家参与了每一场二十世纪的主要战争。就比例而言，他们失去的年轻人口数是最多的，没有任何国家比得上他们，就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俄罗斯也比不上。他们留下来的妇女人数是出了名的。他们为何而战？为了帮忙。为了别人而站出来。这些傻瓜甚至没有在自己的战场上战斗过，完全没有，他们搭船、乘飞机远赴他乡，或许根本无法幸存。他们帮同盟国对抗德国与意大利，帮南韩对抗北韩，帮美国对抗日本与北越。我父亲就是那群傻瓜之一。”

他从窗口转身面对哈利。

“我爸曾经告诉我一个故事，是一九四五年对日本的冲绳岛战役时期，他船上一个炮兵的故事。日本动用了神风特攻队，列出阵型攻击，使用一种他们称为‘从水面上方像胡桃树叶般直落而下’的战术。这就是他们做的事情。一开始先派一架飞机，要是被击落的话，就再派两架飞机，接下来是四架，看起来就像由飞机组成的金字塔，简直永无止境。在我爸那艘船里，甲板上的人全被吓得魂飞魄散。简直就是疯了，飞行员愿意牺牲生命，以确保他们的炸弹能够击中目标。唯一可以阻止他们的方式，就是尽可能密集地安装高射炮，摆出一列满

是防空炮的护墙。高射炮范围之间有个小缝隙，日本人会从上方飞过。根据计算结果，要是飞机出现在射击范围内，你没在二十秒内把它们打下的话，那就来不及了。到时不管怎样，飞机都会成功撞上船。炮兵知道，每次遭遇攻击，他们都势必不断射击，有时空中攻击可能会持续一整天。我父亲描述，当时你可以一直听见高射炮砰、砰、砰的射击声，对方俯冲时，飞机咆哮的音量会越来越高。他说从那时到现在，他每天晚上都还是会听见那些声音。

“战斗的最后一天，他们看到一架飞机闪过高射炮的火力网，朝他们的船直奔而来。当时他人在舰桥上。炮兵没有射中目标，飞机越来越远，每一秒都变得更大更清楚。最后，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驾驶舱与驾驶员的轮廓。飞机上射出的子弹横扫整座甲板。接着，防空弹总算击中目标，机枪也打中了机翼与机身。机尾断裂，一切就像慢动作一样，飞机解体成零件，最后只剩下一堆连接在螺旋桨上的小碎片，拖着火焰与黑烟，撞到甲板上。其他炮兵将炮管移向新目标时，有个家伙从舰桥正下方的炮塔中爬了出来。那是个年轻下士，由于他们都是从惠灵顿来的，所以彼此认识。他对我爸挥手，面带微笑地说：‘今天好热。’然后就那么从甲板上跳了下去，人就不见了。”

或许是光线之故，哈利突然觉得麦科马克看起来老了。

“今天好热。”麦科马克重复。

“人性是一座辽阔无尽的阴暗森林，长官。”

麦科马克点头。“我听过这说法，霍利，或许就是这样吧。我想你跟安德鲁应该有足够的时间互相了解。有人建议我，说我们应该调查他在这个案子里扮演的角色。霍利，你怎么看？”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长官。”

麦科马克起身，开始在窗前踱步，哈利已经习惯这套流程了。

“我当了一辈子警察，霍利，但每次我看着身边的同事，还是不懂他们为什么要干这行，又为什么要帮别人打他们的仗。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谁愿意为了伸张正义，就经历这么多别人身上的苦痛？他们全是笨蛋，霍利。我们也是。但我们乐于当个笨到无药可救的人，以至于我们相信可以成就什么。”

“我们有可能被枪打成蜂窝，被摧毁，最后跳进大海。但我们还是持续不断地当个笨蛋，只因为相信有人需要我们。就算有一天，我

们可以冷静地看穿这些假象，也为时已晚，因为我们早已成为警察，人早就进了战壕里，没有回头路了。到时，我们只会想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我们的余生注定要当个维护正义的人，也注定会失败。但让人欣慰的是，真相是一种相对的东西，是有弹性的。我们可以不断扭曲它，直到可以放进我们的生命里。至少有一部分是这样吧。有时，只要能抓到一个坏人，就足以让我们稍感安心了。但大家都知道，长久下来，这种消灭社会害虫的行为并不健康。你会亲自去尝对付害虫的毒药。

“重点是什么呢，霍利？那个人始终待在炮塔里，然后就这么死了。有什么好说的呢？真相是相对的。没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明白，极端的压力会对人造成什么影响。刑事精神病学家试图在病患与罪犯间划清界限，他们会扭曲真相，好让这些人适用他们的理论模型。我们有法律规范，好让一切尽善尽美，希望消灭街上那些少数的破坏秩序的人。记者则像是理想主义者，抱持着信念，署名揭露别人的事情，借此奠定某种正义。但真相呢？

“真相就是，没有人活在真相里，这就是为什么没人关心真相。我们为自己建构的真相，只不过是符合某个人的利益，且受到他们握有的权力的拉扯，所得到的总和罢了。”

他凝视哈利。

“所以，有谁在乎安德鲁这件事的真相是什么？有谁会认真看待？要是我们画出一个扭曲而丑陋的真相，把狡猾、危险这些与他不符的特质钉在他身上，又有谁会从中得到好处？警察局局长不会，市议会的政客不会，为原住民奋斗的人不会，警察工会不会，就连我们的大使馆也不会。没人会。还是，我错了呢？”

哈利想回答英厄的父母会，但还是忍了下来。麦科马克停在一张年轻的伊丽莎白二世肖像前。

“霍利，如果你愿意把你告诉我的事，当成我们两人之间的秘密，我会很感激你。我敢说你一定理解，把这件事就这么给放过，会是最好的状况。”

哈利从裤管上拾起一根红色长发。

“我和市长讨论过这件事，”麦科马克说，“外界还会关注英厄·霍尔特的案子一小段时间，所以这件事不太会被留意到。要是我们查不出更多东西，很快，人们就会接受是小丑杀了那个挪威女孩，继续开

心地过日子。谁杀了小丑或许是个更大的问题，但这件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激情犯罪或嫉妒，说不定是某个求爱被拒的秘密情人动的手，谁知道呢？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接受凶手逃脱的事。当然，我们没有任何确切证据，但间接证据却很明确。几年以后，整件事就会被人遗忘。逍遥法外的连环杀手只是警方想到的一种可能性，只不过后来他们打消了这个念头。”

哈利准备起身离开。麦科马克清了清嗓子。

“我正在写报告，霍利。我会在你离开后，把报告寄给奥斯陆的警察局局长。你明天就要走了？”

哈利轻轻点头，就这么离开。

轻柔的夜风并未舒缓他的头痛，心中的阴霾也使他无法开心起来。哈利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一只小动物穿过海德公园的小径。刚开始他还以为是只大老鼠，等到经过时才看见一只毛茸茸的小坏蛋正抬头注视着他，它的双眼在公园灯光下闪闪发光。哈利从未见过这种动物，但觉得应该是负鼠。这只动物并未被他吓跑，反而好奇地嗅个不停，发出奇怪的尖锐叫声。

哈利蹲了下来。“你也在纳闷自己在这座大城市里到底在做什么吗？”

动物以歪头作为回答。

“你怎么想？我们明天要起身回家吗？你回你的森林，我回我的国家？”

负鼠跑开了，它不想被人游说自己该去哪里。这里就是它的家。公园里、车辆之间，还有垃圾桶中。

他走过伍尔卢莫卢区的一家酒吧。大使馆打了电话过来，但他只说他会再回电。比吉塔怎么想？她没多说，而他也没多问。她完全没提生日的事，或许是因为她知道他会做出一些蠢事而让一切显得太多了吧。送她过于昂贵的礼物，或者因为今晚是最后一晚，就说出一些多余的话。他从内心深处感到难过。毕竟他都要走了。“这代表什么？”她可能会这么想。

就像克莉丝汀从英国回来时一样。

他们在弗朗纳咖啡店外侧的露台上碰面。克莉丝汀告诉他，她会

在家待两个月左右。她晒黑了，啤酒杯上方的温柔微笑就像过往一样，而他也很清楚自己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这就像用钢琴演奏一首你以为自己早就遗忘的老歌——脑中一片空白，手指却知道该怎么弹。他们两人都喝醉了，但还不到不省人事的地步，因此哈利还清楚地记得后来发生的事。他们搭电车前去市区，克莉丝汀面带微笑，无视沙丁鱼夜店排队的人潮，带他走了进去。那晚，他们跳舞跳到满身大汗，坐出租车回弗朗纳区，爬过户外游泳池的栏杆，在冷清的公园中爬上十米高的跳水台，一面分享克莉丝汀放在包里的一瓶红酒，一面俯瞰奥斯陆，告诉彼此自己想做的事，每次说的总与上一回不同。他们手牵着手，冲刺着从边缘跳下。她落下时的尖叫声，听在哈利耳中美妙不已，却也是失去控制的警示。他趴在泳池边缘大笑时，她爬出水中，朝他走来，衣服紧贴着身体。

第二天早上，他们在哈利的床上相拥着，满身大汗地醒来，因宿醉而情欲高涨。他打开阳台的门，回到床上，而她则开心地接受了他。他满怀激情，既笨拙又灵巧地与她做爱，盖过后院中孩子们玩耍的声音。这是第二次的警示。

结束后，她提出了一个让他难以回答的问题。

“这代表什么？”

要是他们之间不会有任何结果，这又能代表什么？要是她回英国去，要是他真那么自私，要是他们太过不同，因而不可能结婚生子、共组家庭又会怎样？要是事情就停在这里呢？

“这是我们相处的最后一天，这理由还不够好吗？”哈利说，“要是明天他们在你的乳房里发现肿瘤，那又代表什么？要是你跟你的孩子在家，脸上还有个黑眼圈，只能一心期盼你上床之前老公就已经在睡梦中死了，那又代表什么？难道你真的那么确定你会像自己规划的一样幸福？”

她说哈利是个一心享乐，放纵、肤浅的人，还说生命中有许多事比打炮重要。

“我知道你想拥有那些狗屁东西，”哈利说，“但你真的得踏上婚姻这条天堂路？等到你进了养老院，你肯定会忘记你婚礼时收到的餐具是什么颜色，但我发誓，你绝对会记得跳水台，还有之后我们在泳池做爱的事。”

她原本是他们两人中比较放荡不羁的那一个，但她冲了出去，甩

上房门，说他根本就不懂，他也是时候长大了。

“这代表什么？”哈利大喊，引得一对路过哈默街的情侣扭头查看。

比吉塔不是也知道这代表什么吗？他明天就要离开了，所以她也害怕事情失去控制不是吗？这就是她宁可在越洋电话上度过生日的原因吗？当然，他应该直接问她的，但在此之前，这段关系到底又代表了什么？

哈利可以感觉出自己疲累的程度，也知道今晚肯定无法成眠。他转身往回走进酒吧。天花板上的霓虹灯管中有死虫尸体，角子机沿着墙壁摆放。他在窗边找了个位子，等待服务生过来，决定要是没人过来就不点任何东西。他只是想找个地方坐坐而已。

一名男子走了过来，问哈利想点什么，哈利看着饮料清单，挣扎了好一阵子，才总算点了可乐。他在窗户上看见自己的双重倒影，希望安德鲁此刻就在这里，好让他有人可以讨论案情。

安德鲁真的是在暗示奥托杀了英厄吗？如果是真的，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什么哈利就是不能理解为何安德鲁想让他知道这些？他引荐了一堆人给哈利，那些狡猾的报告内容，还有那个在宁宾镇看见埃文斯、明显是虚构出来的目击证人——这一切全是为了让他的注意力从埃文斯身上移开。但安德鲁到底要他发现什么？

安德鲁自荐加入这件案子，并与一个外国人联手，料想自己控制得了他。但安德鲁为何不自己阻止奥托？难不成奥托与安德鲁是恋人关系？安德鲁就是让奥托心碎的人？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要在他们逮捕奥托时杀掉他？哈利拒绝了一名摇摇晃晃走到桌旁想要坐下的女子。

为何安德鲁行凶后要自杀？他大可直接逃走不是？可以吗？灯光师看到了他，哈利也知道他与奥托认识，在谋杀案发生时，他甚至没有不在场证明。

难道现在真的是播放片尾字幕的时候了？妈的！

哈利腹中的恶犬开始吠起来。

安德鲁冒着他们难以理解的风险，赶在哈利与其他人逮捕奥托前先行下手。哈利的头痛得更厉害了，就像是有人把他的头当成磨刀石一样磨个不停。他的双眼后方笼罩在火花之中。他试着一次只思考一

件事，但所有念头却同时涌上，彼此推挤个不停。或许麦科马克是对的。或许这只是一个失衡的灵魂遇上了炎热的一天。但哈利就是无法认同这个想法。肯定还有更多内幕。安德鲁·肯辛顿还隐瞒了更恶劣的事，而且对一个笑口常开的人来说，应该会选择逃跑才对。

一道人影出现在他面前。他抬起头来，服务生的头挡住光线，在只看得见轮廓的情况下，哈利仿佛看见了安德鲁吐出的紫色舌头。

“还需要别的吗，先生？”

“你们有种叫作黑蛇的饮料.....”

“金宾威士忌加可乐。”

那头恶犬挣脱了掌控。

“很好。给我来一杯不加可乐的双份黑蛇。”



35 故态复萌

哈利迷路了。前方有着几级台阶，后方则是海水与更多台阶。他越来越混乱，海湾的船桅不断转向，从这一侧转到另一侧，而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他决定继续向上。“大胆向前，奋发向上。”这是他父亲说过的话。

爬上去并不容易，但他还是扶着房子的墙壁，挣扎地爬上台阶。一个路牌上写着“查利斯大道”，但这地方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又继续前进。他想看一下手表，却找不到。街道一片漆黑，空无一人，哈利猜想现在肯定很晚了。在往上爬了更多台阶后，他想已经到了尽头，于是左转走入麦克利街。他脚底冒汗，肯定走了很长一段路，说不定一路都在跑。他裤管的左膝部分擦破了，有可能还跌过一跤。

他经过几家酒吧与餐厅，但全都打烊了。就算时间已晚，在悉尼这种大城市里，肯定能找到喝酒的地方。他走出人行道，朝一辆车顶亮着灯的出租车招手。出租车刹车，随即又改变主意，就这么直接开走。

妈的，我看起来有那么糟吗？哈利好奇地笑着。

沿着街道向前，开始有人出现，吵闹的人、车与音乐声越来越大，转过街角，他才突然意识到自己认得这个地方。运气不错，他走到国王十字区了！达令赫斯特路就在他面前，同样喧闹嘈杂。这里每家酒吧都还开着。第一家酒吧拒绝了他，而另一家中国小酒馆则让他进门，给了他一瓶装在玻璃瓶里的威士忌。店内拥挤漆黑，赌博机的嘈杂声让他无法忍受，所以在喝完那瓶酒后，他又回到街上。他扶着一根柱子，看着车辆驶过，试图压下今晚稍早时在一家酒吧地板上呕吐的微弱记忆。

他站在原地，觉得背后被人轻拍了一下。他转过身，看到一张红色嘴唇张着，犬齿部分只剩下一个空洞。

“我听说安德鲁的事了，真遗憾。”对方嚼着口香糖说。是桑德拉。

哈利说了些什么，但桑德拉看着他，像是听不懂一样。他的发音肯定模糊不已。

“你有空吗？”他慢慢地问。

桑德拉大笑。“有，但我不认为你现在有这个本事。”

“不一定哟。”哈利好不容易才把话说出口。

桑德拉看了看四周。哈利瞥见阴影中有个穿着亮面西装的人影。特迪·蒙卡比就在不远的地方。

“听我说，我现在还在工作。或许你该回去小睡一下，我们明天再说。”

“我可以付钱。”哈利掏出皮夹。

“快收起来！”桑德拉说，把皮夹推了回去，“我跟你一起走，你得付我费用，但不是现在，好吗？”

“去我的饭店，新月饭店，转角就到了。”哈利说。

桑德拉耸肩。“随你高兴。”

他们在路上经过一家酒行，哈利买了两瓶金宾威士忌。

他们走进新月饭店的接待区时，夜班门房从头到脚打量着桑德拉，似乎打算说点什么，但哈利先发制人。

“你以前没看过卧底女警吗？”

夜班门房是个穿着西装的年轻亚洲人，露出一个怯生生的微笑。

“忘记你见过她，然后麻烦把房间钥匙给我。我们还有工作得做。”

哈利有点怀疑门房会不会听信这个模糊不清的借口，但他给了哈

利钥匙，没有任何异议。

哈利打开房间里的迷你吧，拿出所有的酒。

“我要这个，”哈利说，挑出一瓶迷你瓶的金宾威士忌，“剩下的给你。”

“你一定很喜欢威士忌。”桑德拉说，打开一罐啤酒。

哈利看着她，似乎有点困惑。“你怎么知道？”

“大多数人都喜欢不断换点能够刺激他们的东西。来点不同的，不是吗？”

“真的吗？你也喝？”

桑德拉犹疑了一下。“不算吧。我试着少喝点，正在减肥。”

“不算吧，”哈利重复，“所以你根本不懂自己在说什么。你看过尼古拉斯·凯奇演的《远离拉斯维加斯》吗？”

“嗯？”

“算了。那是一部有个酒鬼决定要喝酒喝到死的电影。我是那样看的，保准没错。问题是，那家伙什么都喝。金酒、伏特加、威士忌、波本、白兰地……什么都喝。要是没的选的话，倒还算正常。但这家伙人在拉斯维加斯，全世界酒种最齐全的地方，他有钱，却没有特别喜欢的酒。他妈的没有任何一种喜欢的酒！我从来没遇到过酒鬼不在乎自己喝什么的。只要你找到自己喜欢的酒，就会一直喝下去。他竟然还拿了奥斯卡奖。”

哈利向后仰，喝光那瓶迷你瓶，走去打开阳台的门。

“从袋子里拿一瓶酒，过来这里。我想要坐在阳台，看看城市的夜景。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桑德拉抓起两个玻璃杯与一瓶酒，坐在他身旁，背靠着墙。

“让我们先忘记那个浑蛋生前做了些什么。为安德鲁·肯辛顿干一杯。”哈利一口喝完他那杯酒。

他们不发一语地喝着酒。哈利开始大笑起来。

“就拿乐手理查德·曼纽尔举例好了。他有很严重的问题，不只是酗酒，还有……整个生活都有问题。最后他撑不下去，在饭店房间里吊自杀。他们在他家找到两千瓶酒，全是同个牌子——柑曼怡。全部都是。你懂了吗？全他妈是橙酒！这才是个好例子，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尼古拉斯·凯奇——呸！我们活在一个古怪的世界……”

他朝悉尼满是星星的夜空伸出一只手。两人又喝了点酒。当桑德拉把一只手放到哈利脸上时，他的眼睛已半闭起来。

“哈利，我得回去工作了。你已经快睡着了。”

“如果我付你一整个晚上的钱呢？”哈利帮自己倒了更多威士忌。

“我不认为——”

“留下来。我们继续喝，然后就做那件事。我保证很快。”哈利傻笑着说。

“不，哈利。我现在就要走了。”桑德拉起身，环抱双臂。哈利挣扎着想站起来，却失去平衡，往后朝阳台栏杆退了两步。桑德拉抓住他，他则用双臂搂着她纤细的肩膀，重重靠在她身上，低声说：“你就不能陪我一下吗，桑德拉？今晚就好，看在安德鲁的分上。我在说什么？是看在我的分上才对。”

“特迪一定在想我去哪里了——”

“特迪会拿到他的钱，然后一声也不吭。拜托？”

桑德拉停顿一会儿，叹了口气：“好吧，不过先把你身上这些破布脱掉，霍利先生。”

她小心翼翼地把哈利带到床上，脱下他的鞋子与裤子。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可以自己解开衬衫。桑德拉一下子就把她的黑色连身迷你裙脱了下来。她脱下衣服竟然更瘦了，肩骨与臀骨向外突起，小小的乳房下方的肋骨就像一块洗衣板。她关灯时，哈利看见她的背部与大腿后方满是淤青。她躺在他身旁，抚摸他光滑的胸腹。

桑德拉闻起来有股淡淡的汗味与大蒜味。哈利看着天花板。他很惊讶自己在这种状况下还闻得到味道。

“你的味道，”他问，“是你自己的还是客人的？”

“都有吧，我猜，”桑德拉回答，“你会觉得不舒服吗？”

“不会。”哈利回答，不确定她指的是味道或别的男人。

“你醉得很厉害，哈利。我们不一定要——”

“你摸。”哈利说，抓着她温暖的手。

桑德拉大笑。“天哪。我妈还告诉我，男人喝醉了就只会说大话而已。”

“我正好相反，”哈利说，“酒精会麻痹我的舌头，却可以让我的老二硬起来。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一直以来都这样。”

桑德拉坐在他身上。

他看着她，她与他的目光相遇，对他很快笑了一下，便望向别处。这笑容就像你在电车上无意间盯着别人太久时会得到的一样。

哈利闭上双眼，听着床垫有节奏地嘎吱作响，觉得一切就像幻觉。酒精的确麻痹了所有事。之前他觉得自己会很快完事，就跟他的承诺一样，那种感觉现在消失无踪。桑德拉卖力地不断动着，哈利的思绪则滑出床单，离开床上，飘向窗外。他来到一片上下颠倒的星空下方，穿越海洋，直到抵达海岸旁白色条纹似的沙滩。

他下降时，看见海水冲打在沙滩上，接着他降得更低，看见一座他去过的城市。他知道有个女孩正躺在沙滩上。她睡着了，于是他轻轻降落在她身旁，以免吵醒她。他躺了下来，闭上双眼。他醒来时，太阳已经下山了，只剩他孤身一人。在后方徒步区散步的人群里，有他认识的人。里头是不是有他在电影里看到过的人？有些人戴着墨镜，手中牵着瘦小的狗。那些高耸的饭店正门则矗立在街道的另一侧。

哈利走至海边，正要进入水里时，看见海中全是水母。它们漂浮在水面上，伸出长长的红色触角，在果冻般的柔软身躯上，映照出他认识的人的面孔。水上摩托车从海上弹跳驶来，越来越近，接着哈利忽然醒来。桑德拉正在摇晃他。

“有人来了！”她低声说。哈利听见有人在敲门。

“他妈的服务生！”他说，跳下床铺，用枕头遮在身前，打开房门。

是比吉塔。

“嘿！”她说，但她的微笑在看见哈利扭曲的表情时僵住了。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哈利？”

“对，”哈利说，“是出了事。”他的头抽痛起来，心脏每跳一下就让他脑中一片空白。“你怎么来了？”

“他们没打电话来。我等了好一阵子才打电话回去，但没有人接。他们可能搞错了时间，在我上班时打来吧。肯定是夏令时的关系，让他们搞错了时差。我爸老是这样。”

她说得很快，明显想进去。毕竟半夜站在一家饭店的房间门口，与一个显然不想让她进去的人闲聊琐事，可不是什么正常情况。

他们互视对方的眼睛。

“里面有别人？”她问。

“对。”哈利说。巴掌声听起来就像是树枝折断的声音。

“你喝醉了！”她说，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听我说，比吉塔——”

她重重地推了他一下，让他退至房中，跟了进来。桑德拉已经把迷你连身裙穿好了，正坐在床上穿鞋。比吉塔弯下腰，像是突然间胃痛起来。

“你这个妓女！”她大喊。

“答对了。”桑德拉冷冷地回答。她比在场的另外两人冷静许多，但说出的话同样尖酸刻薄。

“拿着你的东西滚出去！”比吉塔虚弱地大喊，把放在椅子上的手提包扔向桑德拉。手提包打中床铺，里头的东西掉了出来。哈利全身赤裸地站在房间中央，不知如何是好。他惊讶地发现有一只京巴坐在他的床上。在毛发蓬松的京巴旁边，则是梳子、香烟、钥匙、一块闪闪发光的绿水晶，以及哈利看过尺寸最大的保险套。桑德拉翻了个白眼，抓起京巴的颈背，塞回手提包中。

“钱呢？亲爱的？”她说。

哈利没有反应。她拿起他的裤子，掏出皮夹。比吉塔瘫倒在椅子上。那一刻，房内只有桑德拉专心算钱的声音，以及比吉塔强忍着的抽泣声。

“我走了。”桑德拉开心地说，走出房外。

“等一下！”哈利说，但为时已晚，房门已被甩上。

“等一下？”比吉塔说，“你叫她等一下？”她从椅子上起身，尖叫，“你这个酗酒的嫖客。你没权利——”

哈利试图抱她，但被一把推开。他们就像两名摔跤选手似的面对彼此。比吉塔像是陷入恍惚状态，呆滞的眼神中闪烁着恨意，嘴唇愤怒地颤抖着。哈利认为，要是可以杀了他的话，比吉塔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当场动手。

“比吉塔，我——”

“你就这么喝到死，然后滚出我的生活！”她转过身去，怒气冲冲地离开。她甩上房门时，整个房间都震动了一下。

电话响起。是前台打来的。“还好吗，霍利先生？隔壁房的女士通知我们——”

哈利挂上话筒。忽然间，一股无法控制的怒火涌上，他抓起旁边的东西用力扔出，接着抓起桌上的威士忌，正打算砸到墙上时，最后却改变了主意。

自我控制需要终身练习，他想着，打开瓶子，一把塞进嘴中。



36 客房服务

哈利被钥匙开门的声音吵醒。

“现在不用客房服务。晚点再来！”哈利趴在枕头上大喊。

“霍利先生，我是代表饭店管理部门来的。”

哈利翻过身。两名身穿西装的人走入房内，礼貌性地站在离床有一段距离之处，却一脸坚决的模样。哈利认出其中一人正是昨晚的门房，另一个人继续说了下去。

“你违反了饭店规定，我很遗憾地告诉你，我们得要求你尽快退房，离开这里，霍利先生。”

“饭店规定？”哈利觉得自己就快吐了。

那名穿西装的人清了清嗓子。“你把一个女人带进房里，我们怀疑她是……呃，性工作者。不仅如此，你们引起的骚动，把这层楼一半的客人都吵醒了。我们是一家正派的饭店，无法纵容这种行为。我想你一定可以理解这点，霍利先生。”

哈利“哼”了一声作为回答，转身背对他们。

“随便，管理部门先生。反正我今天就要走了。退房前先让我安静地睡一会儿。”

“退房时间已经过了，霍利先生。”门房说。

哈利瞥了一眼手表。已经两点十五分了。

“我们一直试着叫醒你。”

“我的飞机……”哈利说，匆忙把双腿移至床下。两次尝试后，他才稳住双脚，站起身来。他忘了自己还一丝不挂，把门房与经理吓得后退了几步。哈利觉得头晕，一阵天旋地转让他不得不坐回床边，就这么吐了出来。

第三部

巴巴

他打开窗户，凝视前方的屋顶。气温降了下来，但空气依旧暖和，混合了城市各个角落的人以及食物的气味。这是这颗星球最美丽的城市，也是这颗星球最美丽的夏夜。他抬头望向星空。



37 两名保镖

“波本与牛肉”餐厅的服务生将完全没碰过的班尼迪克特蛋收走时，同情地看着这名客人。这一个星期以来，他每天早上都会边看报边吃早餐。有几天他看起来的确很累，却从来没像今天这样以这副模样出现。更别说他抵达时都已经快两点半了。

“昨晚过得很糟吗，先生？”

这位顾客坐在桌前，行李箱放在一旁，泛红的双眼毫无生气，就连胡子也没刮。

“嗯，对，难熬的一晚。有……很多事得处理。”

“辛苦了。这就是为什么要有国王十字区这种地方。还需要什么吗，先生？”

“谢谢，不用了。我还得赶飞机……”

服务生听了这话后感到有些可惜。他刚喜欢上这个安静的挪威人。他看起来似乎有点寂寞，但十分友善，给小费也很大方。

“嗯，我看到行李箱了。如果你之后有好一阵子都没办法再来的话，这顿就算我请吧。你确定你不要来杯波本或杰克丹尼威士忌？喝上一杯再上路？”

挪威人惊喜地抬头看他，仿佛服务生说的是一件他早该做的事，但不知为何把它给忘了。

“那就麻烦来杯双份的好了。”

几年后，克莉丝汀搬回了奥斯陆。哈利通过朋友得知，她有个两岁的小女儿，但她还在伦敦的时候就与那个英国人分手了。后来有一天晚上，他在沙丁鱼夜店遇到了她。他走近时，发现她变了很多，肤色苍白，披头散发。她发现他时，脸上挤出一个胆战心惊的微笑。他向她身旁的基亚尔打了声招呼。他印象中，那人是个“玩音乐的朋友”。她说话很快，神经兮兮地说着一些不重要的事，不让哈利有机会问那些她明知他会问的事。接着，她谈到了未来的计划，眼中却没有神采，他印象中的克莉丝汀手势夸张、丰富，如今却动作缓慢，显得无精打采。

有一刻，哈利以为她哭了，但他当时醉得厉害，所以无法确定。

基亚尔原本要走了，但又回头在她耳旁低声说了些话，从她的拥抱中挣脱，对哈利露出优越感十足的笑容。后来大家都离开了，只剩哈利与克莉丝汀坐在空无一人的夜店里，四周全是烟盒与玻璃碎片，一直坐到他们被请出去。很难说他们谁搀扶着谁走出店门的，又是谁建议要去旅馆的。总之，他们最后去了萨沃伊饭店，迅速喝完迷你吧里的酒，爬上了床。哈利尽力想突破她的心防，却徒劳无功，一切为时已晚。当然，一切早就过去了。克莉丝汀把头埋在枕头里哭。哈利醒来后，悄悄走了出去，拦了辆出租车去波斯特咖啡店，那里比别的小酒吧还要早一个小时营业。他就这么坐在店内，沉思着他们之间是什么时候成为过去式的。

春田旅舍的老板叫作乔，是个体重过重、性情随和的家伙。他以节俭谨慎的态度经营着这家稍嫌破旧的小旅舍，有将近二十年之久。在国王十字区的廉价旅舍中，这里称不上顶尖，但也绝非最差的，真要说说的话，他只有过几次被客人抱怨的情况。其中一个原因就如同前面说的，乔是个随和的家伙。另一点则是他坚持房客先看过房间，要是他们愿意预付超过一个晚上的钱，他就会少收五元。而第三点，或许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始终尽量让这个地方没有背包客、酒鬼、瘾君子与妓女……

就算是那些无法入住的人也很难讨厌乔。没有人会被春田旅舍激怒或取消订单；这里最多只会有惋惜的微笑与旅舍客满时的诚挚歉意，这里或许会取消你下周的续住资格，但也很欢迎你再次造访。由于乔很会看人，很快便能确认住客类型，处理起来没有丝毫犹豫，因此很少会遇到那种爱抱怨的客人。只有在很少数的情况下，乔才会在判断客人方面犯下错误，而他也为之十分后悔。

他回忆过去的几次状况，迅速对他面前的高大的金发男人那副矛盾的形象做出总结。他身上朴实的服装让人觉得，他有钱但认为没必

要花在衣服上。是外国人这点值得大大加分；通常只有澳大利亚人才会惹来麻烦。后背包与睡袋通常代表着疯狂的派对，还有旅舍的毛巾会被偷走什么的，但这人带着行李箱，看起来保管得很好，表示他并不常出门。没错，他没剃胡子，但从头发来看，离他上回去理发店并不算太久。除此之外，他的指甲修剪整齐，瞳孔也是正常尺寸，没有吸毒问题。

这些印象的总和，再加上那人直接把信用卡与挪威警察证放在柜台上，使他通常会说的“很抱歉”开场白，就这么卡在了喉咙里。

这个人毫无疑问地喝醉了，而且醉得厉害。

“我知道你看得出我还有点钱，”那人留意到乔的犹豫，用一口急促不清，却出奇标准的英文说，“这只是假设而已。我可能会在房里发疯，比如砸坏电视或浴室镜子，还有吐在地毯上什么的。这种事以前的确发生过。但如果我先抵押一千块呢？不管怎样，我打算让自己醉到很难大吵大闹，或跑到走廊或接待处骚扰其他客人。”

“恐怕我们这周已经客满了。或许——”

“‘波本与牛肉’的格雷格向我推荐这里，叫我帮他跟乔打声招呼。你就是乔吗？”

乔端详着这个人。

“别让我因此后悔。”乔说，给了他七十三号房的钥匙。“喂？”

“嘿，比吉塔，我是哈利。我——”

“我有客人在，哈利。现在不太方便。”

“我只是想说，我并不是有意——”

“听我说，哈利。我没生气，也没有因此受伤。幸运的是，我们才认识不到一星期，所以受到的伤害有限，但我还是希望你别再联络我了。好吗？”

“不，其实那不是——”

“我说过了，我还有客人在。祝你在这里一切顺心，也希望你可以平安回到挪威。再见。”

.....

“再见。”

特迪·蒙卡比不喜欢桑德拉与那个北欧警察过夜这件事，认为会惹来一身腥。他看见那个人拖着脚步，垂头丧气地走在达令赫斯特路上，第一个反应便是后退一步，融进人群之中。然而，他还是输给了好奇心，于是双手抱胸，挡在那个挪威疯子面前。那人试着绕过他，但特迪抓住他的肩膀，把他转了过来。

“老兄，不跟朋友打声招呼吗？”

这位老兄用迟钝的眼神看着他。“你是那个皮条客.....”

“我希望桑德拉没让你失望，警官。”

“桑德拉？我想想.....桑德拉很棒。她人呢？”

“她今晚休息。不过说不定你会对别的东西感兴趣，警官？”

哈利脚步蹒跚，试着找回平衡。

“好，好，来吧，拉皮条的，我们试试。”

特迪大笑。“跟我来，警官。”他扶着喝醉的警察走下台阶，进入夜店，让他坐在可以看见舞台的位置。特迪用手指勾了勾，一名衣不蔽体的女子马上走了过来。

“麻烦来两杯啤酒，埃米。叫小仙子为我们上台跳支舞。”

“下一场的表演要八点才开始，蒙卡比先生。”

“就当是加演吧。快去，埃米！”

“是，蒙卡比先生。”

警察的脸上挂着傻笑。“我知道要上台的人是谁，”他说，“那个杀人犯，那个杀人犯要上台了。”

“谁？”

“尼克·凯夫。”

“尼克什么？”

“还有那个金发歌手。那可能是假发。听我说……”

吵闹的迪斯科音乐停了下来，这名警察伸出双手的食指，准备指挥交响乐团，但没有任何音乐。

“我听说了安德鲁的事，”特迪说，“惨到无话可说。太惨了。我听说他是上吊自杀的。为什么这么讨人喜欢的人会——”

“桑德拉戴着假发，”这名警察说，“就收在她的包包里。这就是为什么我遇到她时没认出她来。就是这里！安德鲁和我就坐在那边。之前我在达令赫斯特路上见过她几次，但那时她戴着假发。一顶金色的假发。为什么她现在不戴了？”

“啊哈，原来这位警官偏爱金发。我想我应该有些你喜欢的……”

“为什么？”

特迪耸了耸肩。“桑德拉？她最近被一个家伙吓着了。桑德拉坚称是那顶假发的关系，决定收起来一阵子，以防他又出现。”

“谁？”

“不知道，警官。就算知道也不会说。谨慎对我们这行来说是种美德。我敢说你一定认同这点。我一向不太记得住名字，不过你叫龙尼对吧？”

“我叫哈利。我得跟桑德拉谈谈。”他努力站了起来，差点撞翻埃米放在托盘上的啤酒。他用手撑着桌子。“拉皮条的，你有她的电话号码吗？”

特迪挥手叫埃米离开。“基本上，我们不会把女孩的地址跟电话给客户，这是出于安全考虑。你应该了解才对。”特迪开始后悔没有听从直觉。他应该跟这个难缠的酒醉挪威佬保持距离的。

“我知道。把号码给我。”

特迪微笑。“就像我说的，我们不会给——”

“现在就给！”哈利揪住他那件亮灰色的西装外套衣领，吐在特迪脸上的满是威士忌与呕吐物混合的臭味。音箱中流泻出一串迷人的音

乐。

“我数到三，警官。要是你还不放手的话，我就会叫伊万跟杰夫过来。这代表你会从后门被丢出去。后门有个水泥楼梯，足足有陡峭的二十级。”

哈利露出笑容，把衣领揪得更紧。“你这个拉皮条的王八蛋，你以为吓得到我吗？看着我。我很生气，什么也不怕。我他妈天下无敌。杰夫！伊万！”

两个人影从吧台后方走出。哈利转头看时，特迪猛地挣脱了他，使劲一撞，让哈利脚步不稳地向后退去。哈利跌倒在地，撞翻了桌椅。他没有起身，反倒躺在原地哈哈大笑，直到杰夫与伊万抵达，朝特迪投以询问的眼神。

“把他从后门丢出去。”特迪说，看着这名警察像个洋娃娃般被抬了起来，由一名身穿黑色西装的彪形大汉扛在肩上。

“我还真他妈不懂这家伙是在发什么疯。”特迪说，抚平身上那件笔挺的西装。

伊万走在前面打开了门。

“这家伙是怎么回事？”杰夫说，“他笑到全身抖个不停。”

“看他还能笑多久，”伊万说，“把他放下。”

杰夫把哈利放下，让他自己站好。他就这么摇摇晃晃地站在两人面前。

“你可以保守秘密吗，先生？”伊万露出不好意思的微笑，“我知道这是黑帮的老话了，但我实在讨厌暴力。”

杰夫在一旁窃笑。

“别笑了，杰夫。这是真的。问一下认识我的人就知道了。他们会说我真的很难承受，说伊万都睡不着觉，忧郁得要命。对那些可怜的王八蛋来说，我们不用打断他们的手脚，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已经够糟了。所以你不如直接回家，我们两边都不用节外生枝，可以吗？”

哈利点了点头，摸索口袋想找什么东西。

“就算你今天晚上跟个帮派分子没两样，我们还是饶你一回，”伊万说，“听懂了没？”

他用食指戳着哈利的胸口。

“听懂了没？”伊万一面重复，一面用力推他。金发警官就要站不稳了。

“懂了没？”

哈利的脚跟悬空，手臂不断挥舞。他用不着回头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咧嘴一笑，呆滞的双眼与伊万视线相交，向后跌去。他在撞上第一层台阶时发出呻吟，之后往下摔的过程里，则半声也没吭过。



38 叫作快手的家伙

乔听见有人在抓前门，透过玻璃门看见那名弯着腰的新客人，便知道自己又犯了罕见的错误。乔开门后，那名客人朝他倒下。要不是乔下盘够稳，他们早已狠狠摔了一跤。乔设法让哈利的手臂靠在自己肩上，把他拖至接待处的椅子上，以便仔细检查他的状况。这个金发酒鬼入住时的模样本就已经不能算体面了，此刻看起来更是糟糕透顶。他眉毛上有一道很深的伤口——乔可以看见亮红色的肌肉——脸颊有一边肿了起来，鼻血滴在肮脏的裤子上。他的衬衫磨破了，呼吸时胸口有杂音。但至少他还能呼吸。

“发生什么事了？”乔说。

“从楼梯上摔下来。没有大碍，休息一下就好了。”

乔不是医生，但从呼吸声就能判断出他八成断了一两根肋骨。他找出消毒药膏与纱布，尽量帮这名客人包扎伤口，还在他一个鼻孔里塞了些药用棉花。在乔打算给哈利止痛药时，哈利摇了摇头。

“我房里有能止痛的东西。”他喘着气说。

“你得看医生，”乔说，“我会——”

“不用。休息几小时就没事了。”

“你的呼吸声听起来不太妙。”

“我没有气喘。让我躺几小时就好，不会给你带来麻烦的。”

乔叹了口气，知道自己就要犯下第二个错误。

“算了，”他说，“你需要的可不只是几小时。不管怎样，这不是你的错，悉尼的楼梯实在陡得要命。我早上再来看你。”

他扶着客人回到房间，把他放到床上，脱掉鞋子。桌上有三个空瓶，以及两瓶尚未打开的金宾威士忌。乔滴酒不沾，但已经活得够久，知道自己无法跟酒鬼讲道理。他打开其中一瓶，放在床头柜上。这家伙醒来时，肯定会被自己的状况吓着。

“水晶城堡你好。”

“你好，我找玛格丽特·道森。”

“我就是。”

“如果你愿意承认你儿子杀了英厄·霍尔特，我还帮得上忙。”

“什么？你是谁？”

“一个朋友。你得相信我，道森太太。你要是不这么做就会失去儿子，懂了吗？是他杀了英厄吗？”

“这是怎么回事？你是在开玩笑吗？英厄·霍尔特是谁？”

“你是埃文斯的妈妈，道森太太。英厄也有母亲。你和我是唯一可以帮助你儿子的人。快说是他杀了英厄！你听见了没？！”

“我听得出你在喝酒。现在我要报警了。”

“快说！”

“我要挂电话了。”

“快说……他妈的蠢女人！”

比吉塔走进办公室时，亚历克斯·托马罗斯靠在椅子上，双手枕着后脑勺。

“坐，比吉塔。”

她坐在亚历克斯办公桌前的椅子上，亚历克斯趁机仔细打量她。她看起来很累，还有黑眼圈，像是相当烦躁，比平常更苍白。

“几天前，有个外国警察找我谈过，比吉塔，也就是霍利先生。

从交谈内容来看，他事前已经找一些工作人员谈过了，得到了……
呃，不经考虑就随口说出去的信息。当然，我们都很关心能不能抓到杀了英厄的人，但我还是得提醒你一下，要是之后再有任何类似状况，就可以算是一种……背叛的行为。我想我也不用特别提醒你了，现在生意不好做，我们没办法付薪水给那些不能信赖的人。”

比吉塔什么也没说。

“有人今天打电话过来，正好是我接的。他装出一副口齿不清的样子，但我还是听得出他的口音。又是霍利先生，说是想找你，比吉塔。”

比吉塔猛地抬头：“哈利？今天？”

亚历克斯拿下眼镜：“你知道我特别疼你，比吉塔，我也承认这部分……呃，的确有点出自私人的情感因素。我原本希望哪天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所以，千万别笨到毁了这一切。”

“他是从挪威打来的吗？”

“我希望能是，但很可惜，听起来就跟本地线路打来的一样。你很清楚我没什么好隐瞒的，比吉塔，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我跟这案子都没有任何关系。这原本就是他们要查清楚的事，不是吗？要是你再多嘴说出别的事情，对英厄一点帮助也没有。所以，我应该可以相信你吧，亲爱的比吉塔？”

“别的事情是指什么？亚历克斯？”

他似乎有些惊讶：“我以为英厄告诉过你。就是我载她的事。”

“载她？”

“下班后载她回家。我原本以为英厄是故意给我机会，但情况有点出乎预料。我只是开车送她回家而已，没有要吓她的意思，但恐怕她对我开的小玩笑反应有点过于激烈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亚历克斯。我也不确定我想知道。哈利说了他人在哪里吗？他会再打来的吗？”

“嘿，嘿，等一下。你直接喊那个人的名字，而且我提到他时，你脸都红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吗？”

比吉塔痛苦地揉着手。

他靠向桌子，拍了拍她的头，但她生气地挥开。

“少来这套，亚历克斯。你是个大白痴，我之前就告诉过你了。麻烦他下次打来时你不要再那么智障了。记得问他我要怎么才能联络他，好吗？”她站起身，气冲冲地走了出去。

快手走进板球酒吧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伯勒斯在吧台后方耸了耸肩。

“他已经在那里坐了两小时，”他说，“醉得厉害。”

那个间接害他两名兄弟进了医院的人，就坐在角落那个他们常坐的位子上。快手可以感觉到小腿枪套里的那把点四五手枪，于是走到桌旁。那人的下巴垂在胸前，看起来像是睡着了。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半瓶威士忌。

“嘿。”快手喊。

那人慢慢抬起头，给了他虚弱的微笑。

“我正在等你。”他含糊不清地说。

“你坐错位子了。”快手说，依旧站在原地。今晚他有很多事得忙，不能冒险浪费时间在这个白痴身上。客人随时可能上门。

“你先告诉我一些事。”那人说。

“我干吗要听你的？”快手可以感觉到手枪紧贴着小腿。

“因为你在这里做生意，因为你开门进来了，因为你身上带着货，所以现在是最容易搞定你的时候。你肯定不希望当着满屋子证人的面被我搜身。待在原地别动。”

快手现在才看见那人在大腿上握着一把手枪，并且若无其事地将枪口直指着他。

“你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安德鲁·肯辛顿多久跟你买一次货，还有他最后一次买货的时间。”

“你在录音吗，条子？”

那条子笑了：“放轻松。用枪威胁出的证词派不上用场。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我开枪打你而已。”

“好吧，好吧。”

快手感觉到自己开始冒汗了。他衡量了一下从枪套中拔枪所需的时间。

“除非我听到的是谣言，否则他已经死了，所以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对吧？他很谨慎，用的量不多，一星期会来买个两次，一次买一袋。模式很固定。”

“在上次打那一架之前，他最后一次买货是什么时候？”

“三天前。他原本第二天会再上门。”

“他跟别人买过吗？”

“从来没有，我很确定这点。这种事还挺私人的——很讲究信誉这回事。再说他是个警察，不太可能冒曝光的风险。”

“所以通常他过来时，身上几乎没库存了？结果几天过后，他还有足够的货让自己吸毒过量而死，要是他没用电线上吊的话。你到底是怎么帮他抓量的？”

“他不是从医院里跑了吗？说不定就是因为想吸毒才跑的。谁知道呢，说不定他存了点货吧。”

那条子叹了口气，一副筋疲力尽的模样。“你说得对，”他说，把枪收进外套内袋，拿起面前的玻璃杯。“这世上所有的事都跟‘说不定’这三个字脱不了关系。为什么就是没有人愿意抛开这些屁话，直接把事情说清楚呢？直截了当，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样可以使很多人的生活过得轻松点，相信我。”

快手正想撩起裤管，却又改变了主意。

“那些针筒究竟是怎么回事？”那条子仿佛是在喃喃自语。

“什么？”快手说。

“我们在犯罪现场没有发现任何针筒。说不定他扔进马桶里冲掉了。就跟你说的一样——他是个谨慎的人，就算死前也是。”

“可以分享一下吗？”快手问，坐了下来。

“请便。”那条子说，把酒瓶推了过去。



39 幸运国度

哈利穿过烟雾，进入一条狭窄的通道。乐队演奏得相当大声，使周遭一切都在不断震动。这里有股硫黄的酸气，云层降得如此之低，让他一头撞了进去。虽然四周如此嘈杂，但还是听得见强烈刺耳的声响，在噪声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频率。那是龇牙咧嘴的吠声，以及铁链拖过柏油路面的声音。一群狗正在他身后狂吠。

通道变得越来越窄，最后他不得不侧身奔跑，以免卡在高大的红色墙壁之间。他抬头一看，在砖墙的窗户里，有一堆小脑袋探了出来，挥舞着绿色与金色的旗子，歌声震耳欲聋。

“这是幸运的国度，这是幸运的国度，我们生活在幸运的国度中。”

哈利听见背后传来愤怒的嘶吼。他尖叫了出来，跌倒在地，惊讶地发现四周全暗了下来，而他并未跌在坚硬的柏油地上，而是持续坠落。他肯定是跌进了一个大洞里。不是哈利跌落的速度很慢，就是这个洞深到不行，他仍在不断坠落。地面上的音乐声越来越远，他的眼睛开始适应黑暗，发现坑洞的两侧有窗户，甚至看得到里头的人。

天哪，我该不会是穿过地心了吧？哈利想。

“你是瑞典人吧？”一名女人的声音传来。

当哈利环顾四周时，光线与音乐声全都回来了。他站在一个开阔的广场上，现在是晚上，他后方的舞台有个乐队正在演奏。他面对着电视专卖店的橱窗，说得准确点，是面对许多被调到不同频道的电视。

“所以你还是出来庆祝澳大利亚国庆节的？”另一个声音说。这倒是男人的声音，用的是他熟悉的语言。

哈利转身。一对夫妻正对他友善地笑着。他命令自己保持微笑，希望身体会乖乖服从。嘴角的紧绷感代表他仍然可以控制身体的这个部分。至于其他部分，也只能先放弃了。他的潜意识背叛了他，在这个紧要时刻与视觉和听觉打了一仗。他的大脑全力运转，想试着了解发生了什么事。由于大脑被扭曲的时间感与荒谬的幻想轰炸了一轮，所以并不容易做到。

“对了，我们是丹麦来的。我叫波尔，这是我妻子吉娜。”

“为什么你们会觉得我是瑞典人？”哈利听见自己这么说。这对丹麦夫妻面面相觑。

“你刚刚自言自语时说的。你没发现吗？你在看电视，想知道跌进洞里的爱丽丝是不是穿过了地心。她的确是，哈哈！”

“哦，对，她的确是。”哈利说，完全搞不清楚状况。

“这跟北欧的仲夏夜不同。真的很好笑。你可以听见烟火发射的声音，却因为雾的关系，什么也看不见。说真的，搞不好烟火都已经害一些摩天大楼烧起来了。你闻到火药味了吗？这是因为空气太潮湿使它附着在了地面上。你也是来这里旅游的吗？”

哈利思考了一下。这肯定是件需要细细思索的事，因为当他准备回答时，那两名丹麦人早走了。

他把注意力移回电视屏幕。一个屏幕上有着燃烧的树林，另一个则是网球比赛。在新闻里，他们展示了一张帆板的照片，有个女人在哭，一件黄色潜水衣上有撕咬的痕迹。在旁边那台电视里，蓝白色的警方封锁线在森林边缘随风飘荡，穿制服的警察拿着袋子来回走动，接着则是一张苍白脸孔的特写，占据了整个屏幕。那是一张拍得很差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名不算漂亮的年轻金发女子。她的眼中有着悲伤的神情，仿佛因为自己没能更漂亮而感到难过。

“漂亮，”哈利说，“这还真奇怪。你知道这事儿吗……”

莱比从一名正在接受访问的警探后方走过。

“妈的，”哈利大喊，“他妈的！”他用手掌拍着橱窗，“把音量调高！快把音量调高！有人……”

画面变成澳大利亚东岸的天气图。哈利把脸贴在玻璃上，鼻子都被压扁了，在一个没打开的电视屏幕的映射中，看见美国喜剧演员约翰·贝鲁西的脸。

“这只是幻想吗，约翰？别忘了，我现在可是因为药物影响，处于强烈幻觉中呢。”

“让我进去！我得跟她谈谈。”

“回家睡觉去吧。我们不让喝醉的人……嘿！”

“让我进去！我说过了，我是比吉塔的朋友。她是负责吧台的。”

“我们知道，但我们的工作就是不让你这种人进去，懂吗，金发仔？”“啊！”

“给我乖乖离开，别逼我打断你的手，你……啊！鲍勃！鲍勃！”

“抱歉，我已经受够被人动手动脚了。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

“怎么回事，尼基？他人呢？”

“让他走吧，妈的！他只是想挣脱我，打了我肚子一拳而已。可以扶我一下吗？”

“这座城市已经不行了。我想我还是搬回墨尔本算了。你看到新闻了吗？又一个女孩遭人强奸，还被凶手勒死。他们今天下午在世纪公园发现了她。”



40 跳伞

哈利醒来时头痛欲裂。光线让他的双眼感到刺痛。他刚发现自己盖着一张毯子，便马上转至旁边吐了起来。呕吐物喷出的速度很快，瞬间从他的胃部喷至石砖地上。他坐回长椅，觉得鼻子又肿又痛，问了自己一个经典的问题：我在哪里？

他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走进绿色公园，鸮鸟责备似的看着他。此刻他在一个摆着数张长椅与两张大木桌的圆形房间里。墙上挂着工具，铲子、耙子与浇花圃用的水管，地板中间则有一个排水孔。

“早安，白人弟兄，”一个他听过的低沉声音说，“你还真是白到不行。”他走近时说，“坐着别动。”

是约瑟夫，那个全身脏兮兮的乌鸦族原住民。

他扭开墙上的水龙头，用水管把地上的呕吐物冲掉。

“我在哪里？”哈利决定从这个问题开始。

“绿色公园。”

“可是……”

“放轻松。我有这里的钥匙。这里算是我第二个家，”他望向窗外头，“今天天气很好，没什么好挑剔的。”

哈利抬头看着约瑟夫。对一名流浪汉来说，他的心情似乎好到夸张的地步。

“公园管理员跟我认识一阵子了，我们有个特殊的交换条件，”约

瑟夫解释，“他偶尔请病假时，由我帮他处理他该做的事——捡垃圾、清理垃圾桶与割草什么的。作为交换条件，我偶尔可以在这里睡觉。有时他会留下一点吃的给我，不过今天好像没有。”

哈利试图想出一些“可是”以外的话来回答，但还是放弃了。而约瑟夫正处于想多说点话的情绪里。

“老实说，这交易中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让我有事可做，可以填补一整天的时间，让我想想别的事情。有时，我甚至会觉得自己还有点用处。”

约瑟夫开心地摇了摇头。哈利很难把眼前这个人与前阵子坐在长椅上、始终处于昏睡状态的人连在一块儿。当时就连与他沟通都是白费力气。

“昨天看到你时，我简直就不敢相信，”约瑟夫说，“你跟先前那副清醒、正派的模样几乎完全不同，更别说几天前我还跟你讨了香烟。昨天那个情况，就连跟你谈谈都没办法。哈哈！”

“你赢了。”哈利说。

约瑟夫离开了，回来时带了一包热腾腾的薯片与一杯可乐。他看着哈利小心翼翼地吃着这虽简单，却相当能恢复元气的一餐。

“最早的可口可乐是一个美国化学家想出来的，他想调配出治疗宿醉的药物，”约瑟夫说，“不过他认为自己失败了，所以只收八块钱就把配方卖了出去。我会说这些，是因为我猜你会希望我买点更好的东西。”

“金宾威士忌。”哈利边吃边说。

“对，除了金宾以外，还有杰克丹尼与爱走路的约翰^[1]这几个家伙。哈哈。感觉如何？”

“好多了。”

约瑟夫把两个瓶子放在桌上。“这是猎人谷最便宜的红酒，”他说，“身上有玻璃杯吗，白老弟？”

“谢了，约瑟夫，不过红酒不是我的……你还有别的酒吗？比如，褐色那种？”

“你觉得会有吗？”

由于哈利拒绝了他的慷慨，约瑟夫看起来有点被侮辱的感觉。

哈利吃力地站起身，试着重建记忆里的空白部分。他记得自己用枪指着罗德·斯图尔特，后来又称兄道弟地搂着对方的脖子，分享了一些致幻剂。除了金宾威士忌的影响以外，他无法准确解释自己当时为何会如此开心，两人可以那么聊得来。此外，他还记得自己打了奥尔伯里酒吧的保镖一拳。

“哈利·霍勒，你真是个可悲的酒鬼。”他喃喃自语。

他们走到外头，摇摇晃晃地坐在草地上。阳光刺痛他的双眼，前一天的酒精刺痛着他的毛孔，要不然这感觉肯定不差。一阵微风吹过，他们就这么躺着，看着天上的浮云。

“今天的天气很适合跳一下。”约瑟夫说。

“我可没打算蹦蹦跳跳的，”哈利说，“我只想一动也不动地躺着，顶多动动脚趾头。”

约瑟夫眯起眼睛望向阳光。“我不是说那种跳，我是在说从空中跳下来，也就是跳伞。”

“你是跳伞员？”

约瑟夫点头。

哈利遮着眼睛，抬头望向天空。“那云层怎么办？这样不会出事吗？”

“完全不会。那是卷云，羽毛云的一种，约莫在四千五百七十二米的高度。”

“你真让我惊讶，约瑟夫。我不知道跳伞员看起来应该像什么样子，但我还真想象不出你竟然会是……”

“一个酒鬼？”

“类似。”

“哈哈。硬币总有两面。”

“你是说真的？”

“你一个人在空中待过吗，哈利？你这样飞过吗？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感觉空气想把你托起来，抓住你，然后轻抚你的身体吗？”

约瑟夫已经喝起第一瓶酒，声音里有种暖意。他在向哈利叙述自由落体的美妙时，双眼闪闪发光。

“那会打开你所有的感官，全身因为飞翔而尖叫起来。‘我没有翅膀’，身体这么大叫，试着压过风在你耳旁呼啸的声音。你的身体以为自己会死，因此进入全面警戒的状态——把所有感官放到最大程度，看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件事。大脑是全世界最厉害的计算机，可以应对所有事。你坠落时，可以感觉到皮肤温度在上升，耳朵察觉到压力在增强，还能留意到下方景色的每一个线条与色彩。随着高度降低，你甚至可以闻到地球的味道。要是你能把对死亡的恐惧抛在脑后，哈利，在那个瞬间，你就跟天使一样。在那四十秒内度过一生。”

“要是没办法呢？”

“你没办法把那种感觉抛开，只能暂且不去理它。因为那种感觉就在那里，像一个清晰但刺耳的音符，像是冰水流过皮肤。你不会真的摔死，但对死亡的恐惧会打开你的感官。你跳下飞机时，身体就会开始恐惧，肾上腺素会在血管中迅速涌动，就跟打了一针一样。接下来它会跟血液混合，让你觉得兴奋、强壮。你要是闭上双眼，就会觉得它像一只神奇的毒蛇，正透过蛇眼看着你。”

“你形容的就跟毒品一样，约瑟夫。”

“就是毒品，没错！”约瑟夫的手势开始变得夸张，“就是这样。你会希望坠落感持续下去，要是你已经跳过一阵子伞的话，会发现拉开降落伞这件事变得越来越难。最后，你会害怕有一天玩得太过头，根本不去拉开降落伞，接着就此放弃跳伞了，因为你知道自己已经上瘾。戒断的感觉会吞噬你，人生仿佛毫无意义可言，只是一堆琐碎的事。最后，你会发现自己身在一架又小又旧的赛斯纳飞机上，坐在飞行员后方，感觉爬升到三千多米的过程似乎永无止境，就这么花光所有积蓄。”

约瑟夫深吸一口气，闭上双眼。

“简单地说，哈利，这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生活变成了人间炼狱，但另一个选项甚至更惨。哈哈。”

约瑟夫用手肘支起上半身，喝了一口红酒。

“我是一只没办法飞的鸟。你知道鸬鹚是什么吗，哈利？”

“一种澳大利亚鸵鸟。”

“聪明的孩子。”

哈利闭上双眼时，听见的是安德鲁的声音。没错，躺在他身边草地上的正是安德鲁。缅怀是件重要的事，也是件无关紧要的事。

“你听过为什么鸬鹚不能飞的故事吗？”

哈利摇头。

“好吧，听好了，哈利。梦时代的鸬鹚有翅膀，而且能飞。他跟妻子住在湖边，他们的女儿嫁给一只叫作贾比鲁的鸬鹚。有一天，贾比鲁和妻子捕完鱼，带着丰收的美味回家；他们几乎把捕获的鱼吃完，但在匆忙之间，忘了像平常一样把最好的几只留给她的父母。当女儿把剩下的鱼交给她的父亲鸬鹚时，他非常生气。‘我去捕鱼时，哪一次不是把最好的鱼留给你？’他说，抓起棍棒和一把长矛，飞到贾比鲁那里痛打了他一顿。

“贾比鲁不准备不做抵抗地乖乖挨打，于是他抓起一根巨大的树枝，把棍棒打掉了。接下来，他先打岳父的左边，然后是右边，打断了两边的翅膀。鸬鹚爬了起来，把长矛朝他女儿的丈夫扔去。长矛刺进他的背部，从嘴里穿了出来。那只鸬鹚忍着痛苦，飞到沼泽，从此用嘴上的矛来捕鱼。而鸬鹚则去了干燥的平原，在那里，你可以看见它带着折断的翅膀到处奔跑，再也无法飞翔。”

约瑟夫把瓶子举到嘴边，但里头只剩几滴而已。他一脸哀怨地看着瓶子，把软木塞塞了回去，又打开第二瓶。

“跟你的故事差不多，对吗，约瑟夫？”

“这个嘛，呃……”

酒瓶发出咕噜声，他准备好了。

“我在塞斯诺克当过八年的跳伞教练。我们是个很棒的团队，工作氛围相当好。没有人发财，不管是我们还是老板；那个俱乐部完全是靠热情在运作。我们把当教练赚来的大部分钱，全花在自己跳伞上

了。我是个好教练。有些人还觉得我是最好的。但就算如此，他们还是因为一场不幸的意外撤销了我的执照。他们坚称，我有一次在喝醉的情况下带着学生跳伞。说得好像我会因为喝酒就搞砸跳伞似的！”

“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意思？你想知道细节？”

“你有事情要忙吗？”

“哈哈。好吧，我告诉你。”

酒瓶在太阳下闪闪发光。

“好吧，事情是这样。那不只是一两件倒霉透顶的事，而是所有事情都难以置信地结合在一起害的。首先是天气。我们起飞时，云层在大概二千五百米的高度。这点不成问题。因为我们不到一千二百米绝不会拉开降落伞，所以云层算是很高。重点是，学生们会在看到地面后才拉开降落伞，这样才不会搞不清状况，朝着纽卡斯尔飞去。他们得看见地面上的信号，才知道如何根据风向与地形保证自己在降落区域安全着陆。我们起飞时，的确有些云飘了过来，但看起来还要一阵子才会抵达这里。问题在于，俱乐部用的是一架老旧的赛斯纳飞机，靠着绝缘胶带、祈祷与努力才飞得起来。我们花了二十几分钟才抵达三千米，也就是我们跳伞的高度。在我们跳下去后，风吹了起来，等到我们穿过二千五百米的云层时，风已经把第二片云层吹到了下方，而我们根本没发现这点。懂了吗？”

“你们没办法跟地面联络吗？他们没办法通知你那片低云层的事？”

“可以，有无线电。哈哈。这是另一件后来被压下来的事。我们抵达三千米时，飞行员总会在驾驶舱大声播放滚石乐队的歌，好让学生们有冲劲继续下去，而不是怕个半死。要是地面真的传过通知给我们，我们也没收到。”

“你们在跳之前不会跟地面做最后确认？”

“哈利，这故事已经够复杂了，别让它更复杂了好吗？”

“好吧。”

“第二件出了差错的鸟事，是高度计害的。在飞机起飞前，高度

计得归零，以便显示与地面的高差。就在我们要跳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忘了带高度计，但飞行员总是会携带完整的跳伞装备，所以我就跟他借了。他跟我们一样，担心这架飞机哪天会突然解体什么的。当时我们已经抵达二千五百米，所以得加紧脚步。我不得不赶到机翼那里，也没时间跟学生校准高度计——当然啦，我先前在地面已经确认过设定为零了，虽然每次起飞前，飞行员的高度计不一定会都设定为零，但我觉得他的高度计应该还算准确。我没多想——如果你跟我一样，跳伞跳了五千多次，在可以用视觉准确判断高度的情况下，这肯定是件很合理的事。

“我们站在机翼，那个学生过去有三次杰出的跳伞经验，所以我一点也不担心。一切看起来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张开身体，呈大字形跳了下去。我们全速穿越第一片云层，他飘浮得很好，相当稳定。等我看见下方还有第二片云层时，稍微吓了一跳，但也只是觉得这次的经验会比较特别，等靠近时再确认高度就好。那个学生调整一下动作，在回到标准的X形姿势前，转了九十度，横向移动了一下。学生想拉开降落伞时，我的高度计显示为一千八百二十九米，所以示意他再等一下。他看着我，但当时的情况很难看出那家伙的表情。他的脸颊与嘴唇在两耳之间不断上下飘动，就像强风中挂在晾衣绳上的湿床单一样。”

约瑟夫停顿一下，满意地点了点头。

“强风中挂在晾衣绳上的湿床单，”他重复了一次，“还不赖。干杯。”

酒瓶再度倾斜。

“我们进入第二片云层时，我的高度计显示为一千五百二十四米。”他稍微调整呼吸，继续说下去，“我们又下降三百多米才拉开降落伞。我抓着那名学生，双眼直盯着高度计看。云层很厚，我们不得不在云里拉开降落伞，但就在那时，我们已穿出云层。我看见地面朝我们直冲而来时，心脏都快停了；树林、草地、柏油路，就像摄影机的镜头拉近一样。我同时拉开我们两个的降落伞，因为要是其中一具主伞没开，根本没时间再拉开备用伞。原来，那片云层很低，高度才六百一十米而已。下面的人看到我们从云层中穿出，而且没开降落伞时，脸都被吓白了。最关键的是，那个白痴学生在他的降落伞打开以后竟然陷入恐慌，操控降落伞，结果撞到了树上。这件事本身还好，但他吊在离地面四米高的地方，竟然没等救援人员抵达就自己解开降落伞，掉下来摔断了腿。他正式提出控诉，说在我身上闻到了酒味，而俱乐部委员会做出决定，让我终身停职。”

约瑟夫把第二瓶酒喝完了。

“后来呢？”

“就这样喽，”他把酒瓶抛开，“社会救济金、烂同事跟烂酒。”他开始口齿不清，“他们折断了我的翅膀，哈利。我是乌鸦族的人，不想活得像只鹈鹕一样。”

公园里的影子逐渐变密，开始拉长。哈利醒来时，约瑟夫就站在他上方。

“我要回家了，哈利。在我走之前，你应该会先去工具室里拿东西吧？”

“妈的，对。我的枪，还有外套。”

哈利站了起来。也该是时候去喝一杯了。约瑟夫锁上门后，他们在原地站了一会儿，不知该说些什么。

“所以你应该很快就会回挪威？”约瑟夫说。

“对，随时都有可能。”

“希望你这次赶得上飞机。”

“今天下午航空公司就会打来吧。我工作的地方也会。他们可能想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

“哦，妈的，”约瑟夫说，拍了一下额头，再度掏出钥匙，“我猜我喝的红酒里头有太多单宁了。那东西会伤害脑细胞。我老是记不住有没有关灯，要是管理员来的时候，发现灯还开着，肯定会气坏的。”

他打开门。灯是关着的。

“哈哈。你知道吗？每次你从一个地方离开时，总会想都不想就自动把灯关了，接着就会想不起来到底有没有关灯……不觉得很好笑吗？”

哈利全身一僵，直盯着约瑟夫看。

[1] 尊尼获加（Johnnie Walker），苏格兰威士忌品牌。



41 巴洛克沙发

圣乔治剧院的管理员难以置信地摇着头，帮哈利斟满咖啡。

“我从来没见过这、这种事。现在这里每晚客满。他们表演断头台戏码时，观众跟疯了一样，不断大吵大闹，叫个不停。这戏码甚至还上了海报——‘电视与媒体报道中出现过的致命断头台：曾有人真的丧命于此……’天哪，那玩意儿成了表演节目的明星，真是够诡异的。”

“的确是。所以他们找人取代奥托来表演相同的戏码？”

“多少算吧。他们从来没有这么成、成功过。”

“那个用枪猎猫的戏码呢？”

“取消了，他们好像觉得不够吸引人。”

哈利有些局促不安，衬衫底下不断冒汗。“我一直不太懂他们为什么会表演那套戏码……”

“那是奥托的点子。我年轻时也想当个小、小丑，所以马戏团进、进城表演时，我都会仔细看着台上的一举一动。我记得表演本来没有那个，是到了彩排前一天才加进去的。”

“我觉得应该是奥托安排的。”

哈利搔了搔剃过胡子的下巴。

“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不知道你是否帮得上忙。我可能找错了方向，但你不妨听听我的推论，告诉我你的想法。奥托知道我在观

众席，他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试图告诉我，但又因为很多原因，无法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或许是因为他自己也参与其中吧，所以这个戏码是特别为我准备的。他想告诉我，我们在猎捕的人本身就是猎人，就跟我一样是个警察。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怪，但你也知道奥托是个怪人。你怎么想？听起来像是他会做的事吗？”

管理员看了哈利好一会儿。

“警官，我觉得你应该多喝点咖……咖啡才对。那个戏码没有要告诉你什么。随便一个马戏团成员都可以告……告诉你，那只是扬迪·扬达斯科夫斯基一个经……经典表演而已。就这样，根本没什么。抱歉泼你冷水，但——”

“正好相反，”哈利松了一口气，“这才是我想听到的答案。现在我可以彻底排除这个想法了。我们再喝点咖啡好了，你觉得呢？”

他要求看看断头台，管理员带他到道具室。

“每次我走进这里，就会吓得脊背发凉，不过至少晚上已经睡得着了，”管理员说着，打开了门，“道具室已经冲洗过了。”

门打开时，一股寒气透出。

“穿上衣服。”管理员说，按下电灯开关。断头台就立在道具室里，用毯子盖着，像是一名斜躺着的女演员。

“穿上衣服？”

“哦，只是句玩笑话。在圣乔治剧院，每次我们走进黑……黑暗的房间时，都会先说这句话。没什么。”

“为什么？”哈利掀起毯子，感觉到了断头台的刀刃。

“哦，这是一个得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老故事。当时的老板是个比利时人，叫作阿尔贝·莫索，是个容易生气的家伙，不过我们这些在他手下工作的人都很喜欢他，他是个货真价实的剧场人——愿老天保佑他。你也知道，大家都说搞戏剧的人都很会玩弄女性，相当随……随便，我想或许是真的吧，嗯，只是实话实说而已。总之，那段时间我们公司有个有名又帅气的演员，我就不提名字了，反正是个老色鬼。女人全都为他着迷，男人则全都嫉妒他。有时我们会开放剧院给申请的旅行团参观，有一天，负责导览的人带着一整班的小孩去道具室。里头有张巴洛克沙发，是我们用来演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

《玻璃动物园》的。他打开电灯——结果那演员正在沙发上大搞贩卖部的小姐。

“由于那个我们先不提名字的知名演员是面朝下趴着的，所以导览人本来可以化险为夷的。但他是个想成为演员的年轻人，而且就跟大多数剧场工作人员一样，是个虚荣的呆子，因此明明近视很深，却没戴眼镜。总之，重点来了，他根本没看到沙发上的情况，还以为大家之所以挤上前看，是因为他的导览相当精彩。就在导览继续鬼扯一些田纳西·威廉斯的事时，那个色鬼骂了一句脏话，努力让大家看不到他的脸，只能看见他毛茸茸的屁股而已。但导览人认出了他的声音，大声说：‘天哪，是你吗，布鲁斯·莱斯灵顿？’”

管理员咬住下唇。

“哦，天哪。”

哈利大笑，举起手掌：“没关系。我已经不记得那个名字了。”

“总之，第二天莫索召开会议，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他认为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不能用这种方式宣传，’他说，‘所以我得遗憾地说，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能再让这种人来导……导……导览了。’”

管理员的笑声在道具室里引发回声，哈利也跟着笑了起来。只有那个用钢铁与木头打造的斜躺着的“女演员”仍保持沉默，难以亲近。

“现在我知道‘穿上衣服’是怎么回事了。后来那个倒霉的导览怎么样了？他最后成为演员了吗？”

“对他来说算是不幸，但对舞台而言则正好相反。他没成为演员，不过还是待在这行，现在是圣乔治剧院的灯光师。哦，对，我都忘了，你见过他……”

哈利的呼吸慢了下来。腹中的恶犬开始咆哮，不断拉扯铁链。妈的，妈的，妈的，这里实在太热了！

“对，没错。他现在应该是戴隐形眼镜？”

“没。他坚称舞台看起来越来越模糊，他的工作表现越好。他说他可以完全集中精神，不会因细节分心。他真的是个奇怪的家、家伙。”

“的确很怪。”哈利说。

“喂？”

“我是哈利·霍利。不好意思这么晚还打来，莱比。”

“霍利？天哪，挪威现在是几点？”

“不知道。听我说，我不在挪威。班机出了点差错。”

“怎么回事？”

“班机提早起飞，把我留在这里，偏偏又很难弄到别的航班座位。我需要你帮个忙。”

“说。”

“到奥托家跟我碰面。要是你不太会开锁的话，记得带撬杆。”

“没问题。现在吗？”

“可以的话最好。谢了，老兄。”

“反正我也睡不着。”

“喂？”

“安格索医生吗？我对一具尸体有疑问。我是——”

“我才不管你是谁，现在是……凌晨三点，你可以去问值班的汉松医生，晚安。”

“你聋了吗？我说别——”

“我是霍利。麻烦别再挂电话了。”

……

“那个霍利？”

“我很高兴你还想得起来我的名字，医生。我在发现安德鲁·肯辛顿尸体的屋子里找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我得见他——应该说，我得看看他死时穿的衣服。你还留着吗？”

“留着，可是——”

“半小时后在太平间外面见。”

“亲爱的霍利先生，我真的看不出来——”

“别让我再说一次，医生。还是你想被澳大利亚医学协会除名，被死者家属起诉，登上报纸头条……需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好吧，但我没办法在半小时内赶到。”

“这么晚了，街上的车很少，医生。我想你应该办得到。”



42 访客

麦科马克走进办公室，反手将门关上，直接走到窗前。悉尼夏季的天气多变，已经下了一整夜雨。麦科马克已年过六十，过了警察的退休年龄，就像那些领退休金的人一样，开始会自言自语了。

自言自语的内容大多是一些不重要的日常观察，他总怀疑，除了自己根本没人有这种本事。例如他会反复踱脚，看着他的城市说：“没错，看起来今天就会放晴了。”或是：“没错，我今天又是第一个到的。”

一直到他在办公桌后方的衣柜里挂衣服时，才留意到沙发处传来的声音。一名男子从沙发上坐起身。

“霍利？”麦科马克惊讶地看着他。

“抱歉，长官。希望你不介意我借你的沙发……”

“你怎么进来的？”

“我一直没机会把证件还回来，所以夜班警卫就让我进来了。你办公室的门是开着的，由于我想找你谈谈，所以在这里睡了一下。”

“你应该回挪威了才对。你上级打过电话来。你看起来真惨，霍利。”

“你怎么跟他说的，长官？”

“我说你作为挪威代表，留下来参加肯辛顿的葬礼。”

“但你怎么——”

“你把这里的电话号码留给航空公司了，由于你没出现，所以他们在起飞前半小时打来，我才会知道。我打了通电话到新月饭店，答应饭店经理会对这次的对话保密，而他则告诉我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试着找你，却找不到人。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霍利。我建议我们当作没这回事就好。发生这些事情后，任谁都会有这种反应。重要的是，你得振作起来，我们会帮你处理航班座位的事。”

“谢谢长官。”

“别担心。我会叫我的秘书联络航空公司。”

“在你这么做之前，我还有几件事要说，长官。我们通宵进行了一些调查，最终结果需要等法医确定。但我很确定结果会是什么，长官。”

虽然那台老旧风扇上过润滑油，但还是回天乏术，被一台更大、更安静的全新电风扇取代，这让哈利确定，就算他人不在了，世界还是会持续运转。

在场的人只有沃特金斯与苏永还不知道细节，但哈利还是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由于我们发现安德鲁的时间是中午，所以根本没想到这回事。就连知道安德鲁的死亡时间后，我也还是忽略了。一直到后来，我才想到我们抵达奥托家时，电灯是关着的。要是事情与我们先前假设的一样，过程应该是这样的：安德鲁在门口关灯，在海洛因药效发作时，于凌晨两点，屋子里一片漆黑的情况下，摸索着找到椅子，然后在摇晃的椅子上保持平衡，把绳圈套在脖子上。”

随后的沉默表明，就算科技进步，人们也还是无法消除电风扇的扰人噪声，顶多让它变成低沉的嗡嗡声而已。

“听起来怪怪的，”沃特金斯说，“说不定当时不是一片漆黑，或许有路灯或别的光照进屋内？”

“莱比跟我今天凌晨两点确认过了。客厅里暗得就跟墓穴一样。”

“会不会你们抵达时灯是亮的，只是没注意到？”苏永问，“毕竟那时是中午，说不定后来哪个警察把灯给关了。”

“我们用刀子割断电线，把安德鲁放下来，”莱比说，“由于可能被电到，我先确认了灯是关上的。”

“好吧，”沃特金斯说，“我们先假设他是在黑暗中上吊自杀的好了，所以肯辛顿是个怪人，那又如何？”

“但他没有在一片漆黑中上吊自杀。”哈利说。

麦科马克在会议室后方轻咳了一声。

“这是我们在奥托家中发现的，”哈利说，举起一个灯泡，“看到烧焦的痕迹了吗？这是人造纤维造成的。”他拿起一件白色衣服，“这是我们发现安德鲁时，他身上穿的衬衫，用的是速干型布料，成分有百分之六十是人造纤维。人造纤维的熔点是两百六十摄氏度。一颗灯泡的表面温度大约是四百五十摄氏度。你们看见他胸前口袋的烧痕了吗？那就是我们发现他时，灯泡靠在他衬衫上的位置。”

“让人钦佩的物理学解说，霍利，”沃特金斯说，“你认为是怎么回事？”

“有两个可能，”哈利说，“第一个，是有人比我们早到那里，看见安德鲁用电线上吊，把灯关掉以后走了。这种说法最大的破绽，是房子的钥匙只有两把，分别在奥托与安德鲁身上。”

“那房子用的是弹簧锁，”沃特金斯说，“说不定那个人开了门，把钥匙放在安德鲁的口……不对，那安德鲁就进不去了。”他脸红了。

“你可能抓到了重点，”哈利说，“我的想法是，安德鲁没有钥匙。是某个在屋子里的人让他进去的，再不然就是他们两个一起过去，而有钥匙的是那个人。安德鲁死时，那个人就在屋里，后来才把钥匙放进安德鲁的口袋，好让情况看起来像是安德鲁独自进到屋内一样。事实上，其他钥匙全都扣在钥匙圈上，只有那把钥匙例外。接着，他把灯关了，在离开时把门带上。”

一片寂静。

“你是说安德鲁是被谋杀的？”沃特金斯问，“如果真是这样，凶手怎么下手的？”

“我认为安德鲁被迫注射了过量海洛因，有可能是被凶手用枪胁迫的。”

“有没有可能是他抵达前自己已经注射过量？”苏永问。

“首先，我不认为像安德鲁这种经验老到、可以控制自己的瘾君

子，会突然注射过量。再说，安德鲁手上的毒品没有多到可以注射过量的地步。”

“那为什么要把他吊起来？”

“吸毒过量并不是能精准控制的事。就跟我们很难确定僵直的尸体还会有反射动作一样。说不定他能撑上好一阵子，活着直到被人发现。说不定毒品只是为了让他无法抵抗，这样凶手才可以顺利让他站到椅子上，用电线缠住他的脖子。对了，说到电线，莱比？”

莱比用舌头与嘴唇将口中的牙签移至嘴角。

“我们请鉴定组的人检查过电线。很少有人会清理天花板的电灯电线，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很容易采到指纹。但那条电线干净得像是……呃……”莱比甩了甩手。

“被人刻意清理过？”苏永帮忙接了下去。

“对。唯一采到的指纹只有我们自己的。”

“所以，除非安德鲁在上吊自杀前自己先擦过电线，”沃特金斯做出总结，“并且在没用到半根手指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头套进了绳圈，否则就是有人替他这么做了。这就是你们想说的？”

“就是这样，老大。”

“要是这家伙跟你们说的一样聪明，为什么离开时他会把灯给关了？”沃特金斯双手一摊，环视桌旁众人。

“因为那是条件反射式的动作，”哈利说，“他连想都没想就这么做了。就跟大家出门时一样。他们应该都有那栋房子的钥匙，养成了进出的习惯。”

哈利往椅背一靠，汗流浹背，不确定自己在喝到下一杯酒之前还能撑多久。

“我想，我们要找的就是奥托的那个秘密情人。”

莱比与哈利一同站在电梯里。

“要去吃午餐？”他问。

“应该会吧。”哈利说。

“介意我跟你一起去吗？”

“当然不介意。”

不怎么想说话的时候，莱比绝对是个好伙伴。

他们在市场街的南方餐厅里找到位子。哈利点了一杯金宾威士忌。莱比看着菜单，抬起头来。

“麻烦你，我要两份鲈鱼沙拉、黑咖啡和新鲜好吃的面包。”

哈利惊讶地看着莱比。“谢了，不过我这样就好。”他对服务生说。

“照我说的上菜，”莱比微笑着说，“等我朋友尝到这里的鲈鱼以后，就会改变心意了。”

服务生离开。哈利看着莱比。他把手放在桌上，摊开手指一根根看着，像是在相互比较。

“我年轻时，曾经沿着大堡礁搭便车去凯恩斯的海岸，”他对着自己光滑的手背说，“在一家背包客旅馆里，遇见两个正在环游世界的德国女孩。她们租了一辆车，从悉尼一路开车过来，巨细无遗地告诉我她们去过的地方，在那里待了多久，为什么要去那里，还有她们打算去的地方。她们把一切都计划得好好的。或许这就是德国人的习惯吧。我问她们在旅途中有没有看见过袋鼠，她们大笑起来，说当然看见过。那原本就是她们列在‘待办事项’里的。‘你们停下来喂它们吃东西了吗？’我问，但她们惊讶地面面相觑，接着一起望向我。‘没有，当然没有！’为什么没有？它们很可爱啊。”天哪，可是它已经死了啊！”

哈利惊讶于莱比竟可以说上那么长的话，以至于忘了要笑。

服务生走了过来，把金宾威士忌放在哈利面前。莱比看着那杯酒。

“前天，我看到一个女孩，漂亮到让我想摸摸她的脸，说点赞美她的话。她二十几岁，穿着一件蓝色连衣裙，腿上什么也没穿。天哪，可是她已经死了。就跟你知道的一样，她有着一头金发，被人强奸后杀，脖子上有一圈淤青。

“昨天晚上，我梦见这些漂亮到没有天理的年轻女孩全倒在路边，遍布整个澳大利亚——从悉尼到凯恩斯、阿德莱德到珀斯、达尔文到墨尔本。全是相同的死因。我们无法面对现实，所以选择闭上双眼。我们做得不够，所以才让自己变得软弱，和所有人一样。”

哈利知道莱比想说什么。服务生把鱼端上。

“你是最接近他的人，哈利。要是你把耳朵贴在地上，等他再度出现时，说不定还能认出他的脚步声。我们有一百种理由可以大醉一场，但是像你这样在饭店里吐个不停，就什么忙也帮不上。那家伙不是人。所以我们也得抛开人性，展现出坚韧不拔、勇于反抗的能力，”莱比摊开餐巾，“但我们得先吃饱才行。”

哈利把威士忌送到嘴边，一边看着莱比，一边慢慢把酒喝完。接着，他把空杯放在桌上，做了个鬼脸，拿起刀叉。在接下来的用餐过程里，他们没再交谈。



43 大鱼

桑德拉就站在老地方。在他走近之前，她都没认出他来。

“很高兴再见到你。”她说，缩小的瞳孔看着远方。

他们走到“波本与牛肉”餐厅，服务生立刻跑了过来，帮她拉开椅子。

哈利问桑德拉想点什么，接着点了一杯可乐与一杯双份威士忌。

“天哪，我还以为他是跑来撵我走的。”她松了口气说。

“我算这里的常客。”哈利解释。

“你女朋友还好吗？”

“比吉塔？”哈利平静地说，“我不知道。她不肯跟我说话。希望她感觉糟透了。”

“为什么会希望她感觉糟透了？”

“因为我希望她还爱我。”

桑德拉发出刺耳的大笑。“那你呢，哈利·霍利？”

“糟透了，”哈利苦笑，“不过要是能抓到凶手的话，应该会感觉好很多吧。”

“你认为我帮得上忙？”她点燃一支香烟。虽然不太可能，但她的脸竟然比先前还要苍白憔悴，双眼发红。

“我们都有另一面。”哈利说，指着两人窗户上暗淡的倒影。

桑德拉什么也没说。

“我依稀记得，比吉塔把你的包扔到床上时，里面的东西全掉了出来。一开始，我以为你在包包里藏了只京巴，”哈利停顿一下，“告诉我，为什么你会带着一顶金色的假发？”

桑德拉看着窗外，又或者是在看窗户中两人的倒影。

“客人买给我的。他要我在他光顾的时候戴上。”

“他是？”

桑德拉摇头。“算了吧，哈利。我不会说的。这一行没什么规矩，但其中一个就是得对客人的身份保密。这规矩还不坏。”

哈利叹气。“你很害怕。”他说。

桑德拉的双眼闪烁不定。“别再问了，哈利。你没办法从我口中探出任何事。”

“你不用告诉我他是谁，桑德拉。我知道，只是想确认你敢不敢说。”

“我知道，”桑德拉模仿他的口气，显然不太高兴，“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见有颗石头从你包里滚了出来，桑德拉。绿水晶。我认得上头的符号。那是他送你的。从他母亲那家叫作水晶城堡的店拿来的。”

她用又黑又大的双眼看着他，红色嘴唇的丑陋冷笑为之一僵。哈利关心地握住她的手臂。

“你为什么那么害怕埃文斯·怀特，桑德拉？为什么不把他的事告诉我们？”

桑德拉把手臂抽回，又转向窗户。哈利静静等候。她吸了吸鼻子，哈利把不知何时放在口袋里的一条手帕递给了她。

“这里有很多人都让人觉得害怕。”她总算开口了，低声说。她转

向他时，双眼变得更红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她拉起衣服袖子，让他看自己白皙的前臂，上头满是让人看了难受的红色伤痕，有些都已经结痂了。

“海洛因？”

“吗啡，”桑德拉说，“悉尼没多少人弄得到货，所以大多数人最后还是选海洛因。但我对海洛因过敏，身体无法吸收。我试过一次，差点就死了，所以才选吗啡。去年，国王十字区只有一个人有办法提供足够数量的吗啡。他要求以角色扮演的方式作为报偿。我戴上一顶金色假发，用身体去换。我没所谓，也不在乎他想得到什么，只要能得到我要的就好了。反正，很多人都会让我做出更恶心的事，叫我扮成他们妈妈这种根本没什么。”

“妈妈？”

“我猜他很恨他妈吧，不然就是爱到超乎寻常。我不确定是两者中的哪一种，他也没说过，老天在上，我也不想知道！”她干笑着说。

“为什么会认为他恨她？”

“最后几次，他比平常粗暴，甚至弄伤了我。”

“勒你的脖子？”

桑德拉摇头。“他试过。就在报上刊登那个挪威女孩被勒死的谋杀案没多久之后。他把手环在我脖子上，叫我不要害怕，静静躺着就好。后来我也没多想。”

“为什么？”

桑德拉耸了耸肩。“人们总是会被读到与看到的东西影响。举例来说，就像电影《爱你九周半》上映时，就会有一群嫖客叫我们全裸着在地上爬来爬去，他们则坐在一旁欣赏。”

“烂片一部，”哈利说，“后来呢？”

“他把手环住我的脖子，大拇指移到喉头上，完全没有动粗。但我摘下假发，说我不想玩这种游戏。他恢复成平常的模样，说没有关系，只是一时兴起而已，这么做没有任何意义。”

“你相信他？”

桑德拉耸肩。“你是不知道，自己独立讨生活，多少会改变你看事情的方式。”她把威士忌喝完。

“是吗？”哈利说，不满地看着那瓶没碰过的可乐。

麦科马克不耐烦地用手指敲打着。虽然电风扇已开到最大，哈利仍不断冒汗。苏永去奥托家时，奥托的邻居跟他说了很多事，简直就是滔滔不绝。可悲的是，她说的事没一件有用。苏永发现这一点后，实在很难再装出一副好听众的模样。

“大胖子。”沃特金斯问他那女人长什么模样时，他笑着回答。

“世纪公园那个女孩有什么新消息吗？”麦科马克问。

“不多，”莱比说，“不过她可不是妈妈眼中的小公主。她吸毒，而且不久前开始在国王十字区的一间脱衣舞酒吧工作。她是在回家路上被杀的。有两个目击者说曾看到她走进公园。”

“还有呢？”

“目前就只有这样，长官。”

“哈利，”麦科马克说，擦了擦汗，“你有什么推论？”

“是有什么新推论才对。”沃特金斯低声说，但足以让所有人听见。

“这个嘛，”哈利开始说起来，“我们一直没找到安德鲁口中的证人。也就是英厄遇害当天在宁宾镇看见埃文斯的家伙。现在我们知道，埃文斯对金发异常迷恋，他有一个不安定的童年，如果我们检视他与母亲的关系，或许可以查到什么有趣的事。他从来没有稳定的工作或住所，因此要追查他的行踪相当棘手。他有可能跟奥托私下交往，奥托巡回演出时，他跟着一起旅行也不是不能想象的事。他或许在饭店租了一个房间，在行经各地时找寻猎物。当然，这只是推论而已。”

“说不定奥托就是连环杀手，”沃特金斯揣测，“或许是别人杀了他跟肯辛顿，与那些谋杀案无关？”

“世纪公园的案子，”莱比说，“就是我们要抓的连环杀手干的。我

敢拿自己的一切来打赌，反正我也没什么好输的……”

“莱比说得对，”哈利说，“他仍逍遥法外。”

“好吧，”麦科马克说，“霍利用‘有可能’与‘不是不能想象’这种表达方式来描述推论，这么做还挺明智的。要是太过自信的话，我们就什么也查不出来。再说，我们要抓的是一个非常聪明，而且信心满满的人，这一点我们都应该十分清楚。他给了我们一个设计好的解答，拱手呈上凶手，认为这些答案可以让焦头烂额的我们冷静下来——既然凶手已自行了断，那这件案子就结束了。当然，他知道把矛头指向肯辛顿，好让我们决定压下这件事。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个相当聪明的做法。”

他望向哈利，继续说下去。

“我们的优势在于他认为自己很安全。认为自己高枕无忧的人往往会看不见风险。不管怎样，我们也该决定怎么处理这件事了。我们有个新嫌疑人，同时无法承担再次犯下大错。问题在于，要是我们动作太大，就有可能把那条大鱼给吓跑。我们得沉着心安静等待，直到可以凑近了看清楚那条大鱼，清楚到完全不会弄错，近到绝对不会失手才行。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掷出鱼叉。”

他转头望向其他人。所有人都点头认同，上司这番话的确思路清晰，无可辩驳。

“我不同意。”哈利说。

其他人全转向他。

“要在不引起骚动的情况下抓到大鱼，还有另一种方式，”哈利说，“一根钓线，以及一定能引他上钩的诱饵。”



44 立方水母

风沿着碎石路吹过，卷起一阵沙尘，飘过围绕墓园的低矮石墙，直至一小群哀悼者之间。哈利不得不眯起双眼，避免沙尘吹进眼里。强风将衬衫与外套的衣角拂起，从远处看，这些人像在安德鲁·肯辛顿的墓前跳舞一样。

“这风根本就是从地狱里吹来的。”沃特金斯在牧师吟诵时低声说。

哈利想着沃特金斯的用词，希望他是错的。很难辨认这风是从哪儿吹来的，但的确来得又急又快。如果这阵风是来带走安德鲁的灵魂的，肯定没人会说这阵风做事不力。赞美诗的书页飘了起来，墓地旁覆盖泥土的绿色帆布不断拍动，有些没戴帽子的人压着头发，其余人的发型则乱成一团。

哈利没有听牧师在说些什么，只是看着墓旁那些眯起眼睛的人。比吉塔的头发往后飘起，像一道喷射出的红色火舌。她与他眼神交会，却没有任何表情。一名头发灰白的老妇人全身颤抖地坐在椅子上，腿上放着一根拐杖。她的肤色蜡黄，年龄掩饰不住那张显而易见的英国人长脸。风将她的帽子吹斜。哈利猜她是安德鲁的养母，但她年纪实在太老，虚弱到哈利刚才在教堂外对她表达慰问时，几乎无法回应——她只是点了点头，一次又一次喃喃地说着他听不懂的话。她身后站着一名身材娇小的黑人女子，让人难以察觉她的身影，双手还各牵着一个女孩。

牧师用路德教派的方式将土抛进墓中。哈利听说安德鲁是圣公会教徒，而旁边则是澳大利亚目前最大的天主教教堂。但哈利参加过的葬礼很少，看不出这些仪式与挪威的有何不同。就连天气也一样。他母亲下葬那天，风势同样强劲，墓地上空的蓝灰色云层仿佛在互相竞

速。幸运的是，他们因下雨而匆忙结束了葬礼。龙尼下葬那天是晴天。只是哈利人在医院，由于阳光让他头痛，他拉上了百叶窗。就像今天一样，参加葬礼的人大多数是警察。或许他们最后唱的赞美诗也同样会是《与主更亲近》。

葬礼结束后，人们开始朝自己的车子走去。哈利走在比吉塔后方，她停下脚步，好让他跟上。

“你看起来好像生病了。”她头都没抬地说。

“那是因为你没见过我生病的模样。”他说。

“所以你生病时看起来不像生病？我只说你看起来很像病了。你真的生病了吗？”

一阵风将哈利的领带拂起，盖在他的脸上。

“或许有些小毛病吧，”他说，“但没有病得很重。你看起来像水母，尤其是头发飘到……我脸上的时候。”哈利从口中捻出一根红色发丝。

比吉塔笑了。“你该感谢你的幸运星，我不是立方水母。”她说。

“不是什么？”

“立方水母，”比吉塔说，“在澳大利亚很常见。它的刺比一般水母毒性要强，可以说……”

“立方水母？”哈利听见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他转过身。是图文巴。

“你好吗？”哈利说，向他解释是因为比吉塔的头发吹到他脸上，才有了这个比喻。

“如果是立方水母的话，会在你脸上留下红色条纹，你会不断尖叫，就像有人抽你二十鞭一样，”图文巴说，“你会在几秒内虚脱，毒素会让你的呼吸器官瘫痪，让你呼吸困难，要是没有及时医治，就会在相当痛苦的情况下死亡。”

哈利举起双手做出阻挡动作。“谢了，今天死的人已经够多了。”

图文巴点头。他穿着丝质的黑色便服西装，还系了领结。他留意

到哈利的视线。

“这是我唯一一件接近正装的衣服。再说这衣服是从他那里继承来的，”他的头朝坟墓点了下，“不是最近的事，好几年前了。安德鲁说他穿不下，放着就跟垃圾一样。他不愿意承认，但我知道他买这件衣服，原本是想在澳大利亚冠军赛的赛后派对上穿的。他可能是希望我穿着这件衣服，经历那些他没能经历的事吧。”

他们沿碎石路走着，车辆从一旁缓缓驶过。

“图文巴，方便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哈利说。

“问吧。”

“你觉得安德鲁会去哪里？”

“什么意思？”

“你觉得他的灵魂会上天堂还是下地狱？”

图文巴换上一副严肃的神情。“我是个单纯的人，哈利，不太了解这种事情，对灵魂的事懂得不多。但我清楚安德鲁·肯辛顿的为人，如果上面真的有什么，而且美丽的灵魂都会上去的话，那里肯定就是他的归宿。”他露出微笑，“但是如果下面也有什么的话，我猜他宁可选择那里。他讨厌无聊的地方。”

他们轻声地笑了。

“不过由于这是个私人问题，哈利，我就给你一个私人答案吧。我认为安德鲁的父母和我的父母都有相同的想法——冷静看待死亡。虽然很多部落都相信会有死后世界，有些则相信轮回，认为灵魂会不断转世为人，甚至还有人相信灵魂可以回到世上。有些部落则相信，在星空中看得见死者的灵魂。说法有很多，但其中的共通之处是，他们相信在经过所有阶段后，我们迟早会迈向真正的终极死亡。就这样。你成了一堆石头，就此消失无踪。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这种想法。那些关于永恒的观点实在让人觉得很累，你不这么觉得吗？”

“我觉得听起来像是安德鲁不只留给你这件衣服而已，这就是我的感觉。”哈利说。

图文巴大笑。“这么容易听出来？”

“他很会讲这种话，”哈利说，“他应该当牧师的。”

他们停在一辆满是沙尘的小车前。那显然是图文巴的车。

“听着，我可能需要一个了解安德鲁的人，”哈利出于直觉说道，“得知道他的思考模式，还有做事的动机。”

他挺直身子，两人视线相交。

“我觉得有人杀了安德鲁。”哈利说。

“废话！”图文巴激动地说，“根本就不觉得，你很清楚这点！每个认识安德鲁的人都知道，他绝对不会心甘情愿地离开派对。对他来说，生命就是最热闹的派对。我不知道有谁比他还热爱生命。不管他遇到什么事都一样。要是他想这么做，过去早就有足够的机会与理由了。”

“看来我们都认同这点。”哈利说。

“通常，打这个号码可以找到我。”图文巴说，在一个火柴盒上快速写下数字，“这是我的手机号码。”

图文巴往北驶去，老旧的白色霍顿汽车不断发出杂音。比吉塔与哈利站在原地看着他离去。哈利建议他们一起搭同事的便车回市中心，只是大多数人似乎已经离开了。一辆豪华的老别克汽车停在他们面前，司机摇下车窗，探出一张红脸，鼻子十分醒目，像是块茎丛生的马铃薯，甚至比他脸上浮起的其余血管还要红。

“要回市中心吗，朋友？”大鼻子问，叫他们上车。

“我叫吉姆·康诺利，这是我太太克劳迪娅。”他们在他们坐进宽敞的后座时这么说。一张深色小脸自前座转头对他们微笑。她看起来像印度人，娇小到他们几乎无法从座椅后方看见她。

吉姆从后视镜里看着哈利与比吉塔。

“你们是安德鲁的朋友还是同事？”

他小心翼翼地开着这辆老爷车沿碎石地向前驶去。哈利解释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了解，所以你来自挪威，你来自瑞典。还真是够远的。嗯，这

里每个人几乎都来自很远的地方。就拿克劳迪娅来说，她是委内瑞拉来的，你也知道，环球小姐几乎全出自那里。克劳迪娅，加上你那次，你们总共得过几次冠军？哈哈。”他笑得双眼眯成一条细缝，几乎看不见，让克劳迪娅也跟着笑了起来。

“我是澳大利亚人，”吉姆继续说，“我的曾曾曾祖父是从爱尔兰来的。他是个杀人犯跟小偷。哈哈。有些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罪犯的后代，就算那是将近两百年前的事。不过我一直以此为荣。他们跟一群水手和士兵建立了这个国家。而且还是个很棒的国家。我们都说这里是幸运国度。对，没错，情况变了。现在我听说，追溯祖先的罪犯身份才是一件流行的事。哈哈。安德鲁的事实在让人难受，对吧？”

吉姆的嘴巴就像机关枪，让哈利与比吉塔甚至来不及回答，他就又说了下去。他说话很快，开车却很慢，就像哈利那台老旧的卡带式录音机里头的大卫·鲍伊的专辑一样。几年前，他从父亲手上接手那台装电池的录音机，要是你把音量开大，录音带转速就会变慢。

“安德鲁和我以前一起在吉姆·奇弗斯拳击队打拳。你知道吗？安德鲁的鼻子从来没被打断过。不唬你，场上没有人真正伤过他。原住民的鼻子都很塌，或许这就是没人留意到这点的原因吧。但安德鲁的身体既强壮又健康，还有健全的心灵与健康的鼻子。他一出生就被政府绑架，能有健全的心灵算是很不错了。但在澳大利亚冠军赛期间，他的心灵可就没那么健全了。我猜你听说过这件事？他失去了很多东西。”他们此刻的时速不到四十。

“冠军腰带，还有坎贝尔跟他女友。是她倒追安德鲁的，还自己送上门呢。不过，她这辈子八成过得太顺了，从来没被拒绝过。要是有的话，一切肯定会大大不同。那天晚上，她敲着安德鲁的房门，结果他客气地请她离开，她无法接受，于是直接回去找她男友，说安德鲁一直对她毛手毛脚。他们打电话到安德鲁的房间，叫他下去厨房一趟。他们打的那一架的谣言一直流传到现在。安德鲁的人生从那之后就走上了岔路。不过他们还是没伤到他的鼻子。哈哈。你们是一对吗？”

“不算是。”哈利让自己足够冷静后才回答。

“看起来像一对，”吉姆从镜子里看着他们，“或许你们只是还不清楚自己的想法，就算你因为今天气氛沉重，显得有点累，但还是看得出彼此之间有火花。要是我说错的话可以纠正我，但你们看起来就跟我与克劳迪娅年轻时陷入爱河的状态一样。就跟我们相处的前二三十

年一样。哈哈哈。我们到现在还在谈恋爱。哈哈哈。”

克劳迪娅用满怀激情眼神望着丈夫。

“我在一次巡回时遇见了克劳迪娅。她是表演软骨功的。就是现在，她也还是可以把自己折得跟信封一样，所以我真不知道自己买这么大的别克汽车干吗。哈哈哈。在她总算让我吻她之前，我足足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每天都在向她告白。后来她才说，她在第一眼看到我就坠入爱河了。这可真让人感动，竟然一直把我这个鼻子不晓得挨了多少拳的人放在心里。接着，她就在漫长到可怕的一整年里，不断地假正经。有时候女人实在会吓得我六神无主。你觉得呢，哈利？”

“嗯，”哈利说，“我懂你的意思。”

他望向露出无力微笑的比吉塔。

这段平常只需要二十分钟的车程，他们花了四十五分钟才抵达。他们在市政府前停车，哈利与比吉塔向他表示谢意，走出车外。市中心的风势不小，他们站在风中，显然不知该说些什么。

“一对很特别的夫妻。”哈利说。

“是啊，”比吉塔说，“他们过得很开心。”

强风呼啸而过，公园里有棵树摇晃起来，哈利想象一只动物飞快跑去寻找遮蔽处的模样。

“我们现在要干吗？”哈利说。

“跟我一起回家。”

“没问题。”



45 报仇

比吉塔把一支香烟放入哈利口中，将烟点燃。

“你赚来的。”她说。

哈利思索了一会儿。他感觉很好，用被子盖住身体。

“你害羞了？”比吉塔大笑。

“我只是不喜欢你色眯眯地看着我。你或许不相信，但我可不是机器人。”

“真的？”比吉塔俏皮地咬着他的下唇，“你可真骗过我了。那个活塞运动——”

“好了，好了。你一定要在生命这么美好的时候讲这种下流话吗，亲爱的？”

她拥抱着他，把头枕在他胸口上。

“你答应过我会说另外一个故事。”她轻声说。

“的确，”哈利深吸一口气，“我想想。就从这里说起吧。我八年级时，有个女孩转到班上。她叫作克莉丝汀，不过才过三个星期，她就跟我最好的朋友泰耶正式公开交往。泰耶有一口雪白的牙齿，还在乐队里当吉他手。问题在于，她正是那种我等了一辈子的女孩。”

“那你怎么做？”

“什么也没做，只是继续等。在那段时间，我变成了克莉丝汀的

朋友——她觉得可以跟我无所不谈，还向我透露她认为自己跟泰耶已经没戏唱了，完全没留意到她的好朋友正悄悄地欣喜若狂，等候出手时机。”

他咧嘴一笑。

“天哪，那时我还真恨我自己。”

“真让人意外。”比吉塔喃喃地说，深情地抚摸着他的头发。

“有个朋友的祖父母有间空着的农舍，所以他邀请我们一群人周末去那里玩。泰耶的乐队在那个周末正好有表演。我们喝了自家酿的酒，克莉丝汀与我坐在沙发上一直聊到深夜。一会儿后，我们决定探索那栋房子，跑到了阁楼里。门锁上了，但克莉丝汀发现钥匙就挂在钩子上，于是打开门锁。我们并肩躺在一张盖着羽绒被、尺寸很小的四柱床上。寝具上的破洞里有一层黑色的东西，当我发现那是一堆死苍蝇时，整个人跳了起来。那里头肯定有好几千只。我看着她把脸贴近我，白色枕头周围满是苍蝇尸体，沐浴在蓝色的月光中。窗外的月亮又大又圆，让她的皮肤看起来就像透明的一样。”

“哼！”比吉塔说，把他一把推开。他的视线依旧停留在她身上。

“我们聊了很多事，也沉默了好一阵子，躺在那里静静听着寂静的声音。有辆车经过，车灯发出的光线扫过天花板，各种形状奇怪的影子就这么悄悄溜过整间阁楼。两天以后，克莉丝汀就跟泰耶分手了。”

他转到一旁，背对着比吉塔。她紧抱着他。

“接下来呢？大情圣？”

“克莉丝汀与我偷偷碰面，直到一切都瞒不住了为止。”

“泰耶有什么反应？”

“这个嘛，有时人们的反应就跟教科书一样。泰耶叫他的朋友在我跟他之间选一个。我想那应该是场压倒性的胜利。在学校里，有一口洁白牙齿的男孩总是特别受欢迎。”

“那一定很可怕。你会觉得孤单吗？”

“我不知道究竟是谁更惨，也不知道我是更同情泰耶，还是同情

我自己。”

“至少你跟克莉丝汀还拥有彼此。”

“没错，只是有些魔力消失了。梦想中的女孩就这么不见了。”

“什么意思？”

“我得到的女孩是个和男友分手只为跟他最好的朋友在一起的人。”

“而对她来说，你则是那个不择手段地利用好朋友，借此得到她的人。”

“完全没错。这件事将永远存在。或许表面上还好，但一切就这么默默累积，让我们互相鄙视对方。我们就像是可耻的谋杀案共犯。”

“所以你不得不凑合着继续这个并不完美的关系。欢迎来到现实世界！”

“别误会。从很多方面来说，我认为我们一起背负的罪恶感让我们更加亲密。我觉得我们有好一阵子是真心相爱。有些时光相当……完美。就像水珠一样，也像是一幅美丽的画作。”

比吉塔大笑。“我喜欢你说话的样子，哈利。你在说这种事情时，双眼仿佛亮了起来。像是你回到了当时。你常回忆过去吗？”

“克莉丝汀？”哈利怀疑地说，“或许我还常回忆我们在一起的时光，但克莉丝汀？人是会变的。你思念的那个人可能早就不存在了。妈的，我们都变了，不是吗？一旦事情过去后，一切就太迟了。就算是同一件事，你也无法找回最初的感觉。很可悲，但事情就是这样。”

“就像初恋？”比吉塔静静地说。

“就像……初恋。”哈利说，轻抚着她的脸颊，再度深吸了一口气。

“比吉塔，我有件事想问你。想要请你帮个忙。”

音乐声震耳欲聋，哈利得靠近才听得见他在说些什么。特迪·蒙卡

比正在说着他的新星，也就是年仅十九岁的梅利莎。此刻她正炙手可热，哈利得承认，这话一点也不夸张。

“口耳相传。这就是原因，”特迪说，“只要你高兴的话，想做多少广告和营销都行，但最后只有一件事真的对生意有帮助，就是做出口碑。”

口碑的说法显然十分奏效，因为这是很久以来这家俱乐部首次接近客满。梅利莎的牛仔套索戏码结束后，男人们全呆坐在椅子上，就连少数的女性观众也礼貌性地鼓掌。“你瞧，”特迪说，“这可不是因为她发明了什么新东西，老天在上，这不过是经典的脱衣舞而已。我们有十几个女孩会表演相同的戏码，但都没让客人印象深刻。真正不同的地方，在于纯真与投入。”

说来遗憾，根据经验，特迪知道受欢迎的事物只是一时的。一方面，大众总是追寻新鲜的东西；而另一方面，这一行也有个糟糕的倾向，会不断地消损舞者未来的生命。

“你也知道，好的脱衣舞需要热情，”特迪在舞曲节奏中大喊，“没有多少女孩可以保持热情，所以很难持续下去。每天要表演四次，绝对会让人丧失兴趣，连观众都忘了。我过去看过太多这种事了。不管你有多受欢迎，明星只要一失去光芒，有经验的人保证看得出来。”

“怎么看？”

“这么说吧，她们是舞者，得听着音乐融入其中。当她们开始‘急躁’，有抢拍的情况发生时，你绝对不会误以为那是太过热情的表现。正好相反，那是她们感到厌烦，想要尽快结束的迹象。除此之外，就连舞步也会变少，她们会用更多挑逗的动作来取代完整的舞步。就跟一个说了太多次相同笑话的人，会逐渐跳过一些重要的细节一样，但那些细节才是会让人大笑的关键。这就是其中的难处——肢体语言不会说谎，还会传达给观众。那些女孩都留意到了这个问题，于是想帮表演加料。为了解决问题，她们会在上台前喝几杯酒。偶尔还会做过头，接着就……”特迪伸出一根手指，举至鼻孔前嗅了嗅。

哈利点头。这全是耳熟能详的桥段。

“她们发现毒品不像酒精那样会让人晕头转向，听说还可以保持身材。很快，她们就会需要更多毒品助兴，好让每天晚上都有最佳表现。不久后，她们变得需要毒品才能上台表演。副作用很快就会变得明显，她们会发现自己失去专注力，开始厌恶那些不断欢呼的醉酒观

众。接下来的某一晚，她们走下舞台时会生气地哭个不停。她们会说服经理放自己一个星期的假，然后才回来工作。但她们再也感受不到激情，也无法在心里找到让一切回归正轨的感觉。观众也会用脚来投票，最后她们只好走上街头，继续讨生活。”

没错，特迪是个能够掌握情势的人。一切早就注定了。现在是帮乳牛挤奶的时候，此刻那只乳牛就站在台上，眨着大眼，挺起胀满的胸部，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她可能还是一只非常快乐的乳牛。

“你一定想不到有谁来这里看我们的新明星，”特迪笑着，拍了拍衣领，“要是我能继续推动这股热潮，说不定有些人还会是你的同行。这些观众可不全是社会底层的人。”

“看一下脱衣舞也不会有什么害处。”

“这个嘛，”特迪拉长语调说，“我可不确定。只要他们愿意弥补过后造成的损失的话，我想偶尔摔伤应该也不算什么害处吧。”

“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就此打住吧。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警官？”

“两件事。在世纪公园被人发现的那个女孩，没有我们一开始以为的那么天真无邪。血液样本显示，她体内全是安非他命，进一步调查后，我们发现线索指向了这里。事实上，我们发现她失踪当晚曾在这里上台表演过。”

“对，芭芭拉，真是场悲剧。”特迪尽力装出一副强忍悲伤的模样，“她不算优秀的舞者，但肯定是个好女孩。你们查出什么了吗？”

“我们还希望你能帮上忙呢，蒙卡比。”

特迪紧张地用手梳了梳他的油头。

“抱歉，警官。她不归我管。你可以找萨米谈谈，他晚会过来。”

此时，一对用丝绸遮住的巨大胸部出现在两人视线之间，接着又这么离去，在哈利面前留下一杯五颜六色的混合果汁。

“警官，你说你是为了两件事来的。第二件事是什么？”

“哦，对。这件纯属私事，蒙卡比。你以前见过我站在那里的朋友吗？”哈利指向吧台。一名身穿便服西装的高大黑人朝他们挥手。特迪摇了摇头。

“你确定没有？他还算有点名气，不久之后会成为澳大利亚拳击冠军。”

特迪顿了一下，眼神闪烁不定。

“你是想要……”

“不用说，他是重量级的。”哈利拿起小纸伞与柠檬片之间的吸管，吸了一口果汁。

特迪挤出微笑。“听我说，警官，我们只是在闲聊，还是我做错了什么事吗？”

“我们是在闲聊没错。但生命里不是每件事都能就这么算了，就是这样。闲聊时间已经结束。”

“听着，霍利警官，我不认为最近发生的事，还有谁可以比你处理得更好。我很抱歉。但你也知道，你应该为发生的事负起一部分责任。你今晚坐在这里，就代表我们有所共识，愿意把一切抛诸脑后。我相信我们对很多事情都有共通的想法。你跟我，可以好好谈谈，警官。”

舞曲突然停下，店内安静了好一会儿。特迪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一点果汁吸完时，发出响亮的声音。

特迪咽了一下口水。“举例来说，我知道晚上梅利莎没有别的约会。”他对哈利露出恳求神色。

“谢谢你，蒙卡比，我很高兴你这么说。但我实在没空，得赶快解决这件事，接着就要离开。”

他从外套中掏出一根黑色警棍。

“我们真的很忙，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搞不好会干脆杀了你。”哈利说。

“你到底他妈的想……”

哈利起身。“我希望杰夫与伊万今晚会上班，我朋友相当期待认识一下他们。”

特迪挣扎着想起身。

“闭上眼睛。”哈利说，一棍打了下去。



46 诱饵

“喂？”

“哈喽，请问是埃文斯吗？”

“或许吧。你哪位？”

“嘿，我是比吉塔。英厄的朋友。我们在奥尔伯里酒吧见过几次面。我留长发，金色的，有点偏红。你还记得我吗？”

“当然记得。你好吗？你怎么会有我的电话？”

“我很好，差不多就老样子，只是因为英厄的事有点难过，不过我不是为了这件事打扰你。我是从英厄那里拿到号码的，这样她在宁宾镇的时候，我们若有事就联络得上她。”

“了解。”

.....

“呃，我知道你那边有一些我需要的东西，埃文斯。”

“嗯哼？”

“药。”

“我懂了。我还真不愿意让你失望，但我想我可能没有你要的东西。听我说.....呃，比吉塔——”

“你不懂，我只能找你！”

“别激动。还有上百个人有你需要的东西，这个电话不安全，所以我建议你别说出任何不该说的话。对不起，我帮不了你。”

“我需要的是‘吗’开头的东西，不是‘海’开头的，你是唯一有货的人。”

“鬼扯。”

“好吧，或许有些人有，但我不相信他们。我跟好几个人买过，但我需要更多，而且愿意付高价。”

“我现在有点忙，比吉塔。拜托别再打来了。”

“等一下！我可以……我知道一些事。我知道你喜欢什么。”

“像是？”

“像是你……真正喜欢的东西。喜欢搞的方式。”

……

……

“抱歉，我刚刚把某个人赶出了房间，那家伙很惹人厌。你觉得我喜欢怎样的方式，比吉塔？”

“我没办法在电话里说，不过……不过我头发是金色的，而且我……我也很喜欢那套。”

“天哪，姐妹淘！你们还真是让我意想不到。我还以为英厄不会把这种事告诉别人咧。”

“埃文斯，我什么时候可以跟你碰面？我真的很急。”

……

“我后天会去悉尼，不过说不定我可以考虑提前飞去……”

“太棒了！”

“嗯。”

“我们要什么时候——”

“嘘，比吉塔，让我想一下。”

“.....”

“好了，仔细听好。明天晚上八点，沿着达令赫斯特路走。在一家叫饥饿杰克的店左侧停下来，找一辆车窗是有色玻璃的黑色霍顿汽车。要是到八点半还没看到那辆车，就可以先走了。记得让我能看见你的头发。”



47 数据

“最后一次？克莉丝汀有天晚上打电话给我，我想她应该有点醉了吧。她生气地抱怨着某件事，内容我已经忘了，大概就是搞砸她人生的什么事情吧。她老是觉得身边的人不断地在摧毁她精心安排的规划。”

“这就是小时候大部分时间都自己独处，只会跟洋娃娃玩的那种女孩。”

“或许吧。不过就跟我说的样，我记不起来了。我自己那时也很少保持清醒。”

哈利在沙滩上用肘撑起身子，环视大海。浪潮涌起，白浪顶端先是升起，维持了一秒后又落了下来，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就像碎玻璃一样，撞上邦代海滩远方的崖壁。

“但我后来还见过她一次。在那次意外发生后，她来医院看过我。我睁开眼睛，一开始还以为是做梦，看见她坐在床边，脸色苍白，跟透明的没两样，就跟我第一次见到她时一样漂亮。”

比吉塔捏了一下他的身体。

“我说得太细了？”

“才不会。继续。”她趴在他肚子上傻笑。

“你是怎么回事？我在谈旧情人时，你应该有点嫉妒才对。但那些罗曼史的细节我说得越多，你好像反而越爱听似的。”

比吉塔戴着太阳镜凝视他。

“我想多了解我这个硬汉警察的感情生活。就算是过去式，也一样。”

“过去式？那你怎么形容现在？”

她放声大笑。“这是成熟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假期艳遇，不能变得太热烈，但又要有足够的性爱，这样才值得。”

哈利摇了摇头。“才不是这样，比吉塔，你也清楚的。”

“没错，就是这样，不过没关系，哈利。现在还没关系。继续说。要是内容变得太亲密的话，我会再提醒一声。反正换我说前男友的事情时，我就能扳回一城了。”她在热沙上扭动一下身子，露出心满意足的神情。“我说的可不止一个哟。”

哈利拍掉她白皙的背上的沙子。

“你确定不会晒伤吗？这种太阳，再加上你的皮肤——”

“你就是那个给我擦防晒乳的人，霍勒先生！”

“我只是在想防晒系数够不够高。好吧，算了。我只是不希望你晒伤而已。”

哈利凝视着她对阳光敏感的肌肤。他先前请她帮忙时，她马上就答应了，没有一丝犹豫。

“放轻松，老爹，继续说故事。”

风扇坏了。

“他妈的，这是全新的！”拉里·沃特金斯不断扭动开关，一边敲打风扇背面。没用。这台风扇就跟一堆没用的铝合金和坏掉的电路板差不多。

麦科马克大声咆哮。

“算了吧，拉里。叫劳拉弄台新的来。今天是决战日，我们的脑袋得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拉里？”

沃特金斯烦躁不已，把电风扇移至一旁。

“全都准备好了，长官。我们在那区会安排三辆车就位。恩奎斯

特小姐身上会有信号发射器跟麦克风，让我们可以随时掌握她的位置、听见对话以评估形势。我们的计划是让她带埃文斯回家，霍利、莱比和我分别在卧室衣橱、阳台与走廊就位。如果在车上发生了什么事，或是开往别的地方，三辆车就会随即跟上。”

“策略是什么？”

苏永推了一下眼镜。“她的任务是让他说出一些关于谋杀案的事，长官。她会对他施压，说英厄提过他性癖好的事，打算告诉警察。要是埃文斯认定她逃不了的话，说不定会露出真面目。”

“我们打算等多久才进去？”

“直到录下确切证据。最坏的情况是在他动手时进去。”

“会有风险吗？”

“当然不会毫无风险，但要勒死人没那么快，我们只要几秒就能抵达现场。”

“要是他有武器怎么办？”

苏永耸了耸肩。“就我们所知，这不是他惯用的下手方式，长官。”

麦科马克起身，开始在小会议室中来回踱步。他让哈利想起年轻时在动物园看过的那只又胖又老的豹。由于笼子太小，那只豹下半身还没转过来，上半身就得再度转身，就这么来来回回地踱步。

“要是他什么都还没说，或什么都还没做，就打算先跟她做爱呢？”

“她会拒绝。说她改变了心意，还会尽量说服他，叫他先给她一点吗啡。”

“然后我们就放他走？”

“除非确定能逮住他，否则我们不会打草惊蛇，长官。”

麦科马克吸着上唇。“她为什么会愿意帮忙？”

一片沉默。

“因为她很讨厌强奸犯和杀人犯。”哈利在一段停顿以后回答。

“除此之外呢？”

沉默更久了。

“因为是我拜托她的。”哈利总算说了。

“可以打扰你一下吗，苏永？”

苏永面露微笑，从计算机前抬起头来。“当然可以，老兄。”

哈利坐下。这名忙碌的警员继续打字，一只眼看着屏幕，另一只则留意着他。

“我希望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个知道，苏永。其实我现在没那么确定了。”

苏永停止打字。

“我认为埃文斯·怀特只会让我们白忙一场。”哈利继续说。

苏永看起来一脸茫然。“为什么？”

“这有点难以解释，但有几件事一直让我烦心。在医院的时候，安德鲁想要告诉我什么，就连先前也是。”

哈利停下来。苏永示意他继续说。

“他想告诉我答案比我以为的还要近。我认为凶手是安德鲁认识的人，出于某种原因，他无法亲自抓他，需要一个局外人帮忙。就像我，一个从挪威空降来的人，一抓到犯人就会飞回挪威。我先前认为凶手是奥托，也是因为这个——他是安德鲁的好朋友，所以他希望别人能来阻止奥托。但在内心深处，有些地方实在说不太通。现在我才知道，安德鲁要我抓的不是他，而是另有其人。”

苏永清了清嗓子。“我先前一直没提过这件事，哈利，但安德鲁提出在英厄遇害当天有证人看见埃文斯在宁宾，这一点让我相当惊讶。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安德鲁或许还有别的动机，想让追查的焦点从埃文斯身上移开。那家伙有他的把柄。埃文斯知道安德鲁买海洛因的事，这足以让他被踢出警队，丢进监狱。我不喜欢这个想法，但你觉得他们两个会不会做了什么交易，让安德鲁确保我们离埃文斯远

一点？”

“事情变得更复杂了，苏永。对，我想过这种可能性，但又推翻了。别忘了，是安德鲁帮我们在照片中确认埃文斯的身份，我们才找到他的。”

“嗯，”苏永用铅笔搔了搔后脑勺，“他原本没有参与调查，要是没有他，这案子得花上更久的时间。你知道，在所有谋杀案里，受害者的交往对象最后被控告成凶手的比例是多少吗？百分之五十八。在你翻译那封信以后，安德鲁知道我们会投入大量资源追查英厄的秘密情人。所以要是他真的想保护埃文斯，同时继续隐瞒他的身份，他还是有可能帮忙，至少看起来是这样。你可以发现一些值得留意的地方。举例来说，他能马上认出那些墙壁就是他很久以前嗑了一堆药的地方，不是吗？”

“或许你说得对，苏永，我也不确定。总之，我不想在现在这种大家目标明确的情况下，播下太多疑问的种子。等到关键时刻，说不定就会发现埃文斯正是我们要找的人。不过要是我真是这么想，我肯定不会拜托比吉塔参与进来。”

“你认为我们要找的人是谁？”

“你的意思是我这次要找的是谁？”

苏永笑了。“可以这么说。”

哈利摸着下巴。“我已经敲响警钟两次了，苏永。男孩第三次大喊‘狼来了’的时候，大家就已经没反应了。这就是为什么这次我得有十足的把握才行。”

“为什么会找我谈这个，哈利？为什么不找其中一个老大？”

“因为你可以帮我的忙，谨慎调查一些事，找出我需要的数据，确保这里没人听到风声。”

“真的得完全不提？”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狡猾，也知道你得因此花费更多时间，但你是唯一可以帮我的人，苏永。你怎么想？”

苏永凝视了哈利好一会儿。

“这对抓到凶手会有帮助吗，哈利？”

“希望如此。”



48 计划

“B队，听到请回答。”

无线电噼啪作响。

“无线电运作正常，”莱比说，“那边怎么样？”

“很好。”哈利回答。

他坐在床上，看着比吉塔床头柜上的照片。那是一张在受坚信礼时拍的照片。她看起来很年轻，一脸严肃，感觉有点陌生。她的头发卷曲，看不见雀斑，因为照片过曝了。她看起来脸色不太好。比吉塔说，她留下这张照片，是为了在不顺心时鼓励自己，把它当作可以不顾一切、继续前进的证明。

“接下来的流程是什么？”莱比问。

“她会在十五分钟内下班。他们正在奥尔伯里酒吧安装麦克风与信号发射器。”

“他们会开车带她去达令赫斯特路吗？”

“不会。我们不知道埃文斯的位置。他看到她从车上下来，或许会起疑心。她会从奥尔伯里酒吧走过去。”

沃特金斯从走廊进来。

“看起来还不错。我可以站在门廊后头的转角处，那里不会被看见，还可以跟着他们。一路上我们都会盯着她，霍利。你在哪里，霍利？”

“在里面，长官。我听得见，相当清楚，长官。”

“莱比，你的无线电怎么样？”

“收得到，长官。大家都就位了。正等着呢。”

哈利从各种角度思考了一遍又一遍，与自己不断争执，最后决定不去理会她是否会认为这是令人讨厌的、幼稚的或是省事的老套方式。他解开他买来的玫瑰花包装纸，将花放在床头柜的照片旁，插在一杯水里。

他犹豫了一下。这会不会害她分心？要是埃文斯看到床边的这朵玫瑰，会不会不断追问？他用食指碰了一下花刺。不会。比吉塔会感受到他的鼓励，玫瑰会使她更有勇气。

他看向手表，已经八点了。

“嘿，让我们把这件事搞定！”他朝客厅大喊。



49 轻而易举

出事了。哈利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但可以听见客厅传来无线电噼噼啪啪的声响。次数太多了。每个人事前都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所以要是一切按照计划，理应不需要通过无线电交流那么多次。

“妈的！”沃特金斯说。莱比拿下耳机，转向哈利。

“她没出现。”他说。

“什么？”

“她在八点十五离开奥尔伯里酒吧。从那里走到国王十字区应该不用十分钟。但已经二十五分钟了。”

“你们不是说她随时有人看着？”

“对，从碰面的地方开始。为什么没人——”

“麦克风呢？她离开时已经打开了，不是吗？”

“失去了联系。一开始还接收得到，然后就什么都没了。一点声音也没有。”

“我们有地图吗？她走哪条路线？”他迅速轻声问道。莱比从包里拿出街道地图，递给哈利，他翻到帕丁顿区与国王十字区的那页。

“她走哪条路？”莱比用无线电问。

“最简单的那条，沿着维多利亚街走。”

“找到了，”哈利说，“绕过牛津街街角沿维多利亚街走，经过圣文森特医院，穿过左边的绿色公园，走到十字路口，接着到达令赫斯特路路口，再走两百米就会到饥饿杰克。这不是他妈的很简单吗！”

沃特金斯拿着无线电麦克风。“史密斯，派两辆车去维多利亚街找那个女孩。叫奥尔伯里酒吧的人手过去帮忙。一辆车留在饥饿杰克以防她出现。动作要快，不要引起任何骚动。一有消息就马上汇报。”他把麦克风放下。“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她给车撞了吗？被抢了？被强奸了？妈的，该死！”

莱比和哈利互看了一眼。

“埃文斯有没有可能开到维多利亚街，先看到她，所以直接载她走了？”莱比猜测，“毕竟他过去在奥尔伯里酒吧见过她，说不定认出她了。”

“信号发射器，”哈利说，“肯定还在工作！”

“B队，B队！这里是沃特金斯。你们收到发射器的信号了吗？.....收到了？.....在奥尔伯里酒吧方向？那她一定在附近。快、快、快！太好了！快去！”

他们三人不发一语。莱比朝哈利瞄了一眼。

“问他们有没有看到埃文斯的车。”哈利说。

“B队，听到请回答。我是莱比。有人看见那辆黑色霍顿汽车吗？”

“没有。”

沃特金斯跳了起来，开始不断踱步，低声咒骂个不停。哈利从进了客厅后便一直蹲着，此刻才发现大腿肌肉早已不断发抖。

无线电传来声响。

“C队，这里是B队，听到请回答。”

莱比按下扩音键。“B队，这里是C队，请说。”

“我是斯托尔兹。我们在绿色公园找到装着发射器与麦克风的包。那女孩就这么不见了。”

“在包里？”哈利说，“不是应该贴在她身上吗？”

沃特金斯坐立不安。“可能我忘记说了。我们讨论过可能发生的情形。想要避免他们拥抱……呃，他抱住她，那个……就是他有所行动时会被发现。恩奎斯特小姐也同意，把设备放在包里会比较安全。”

哈利已经穿上外套。

“你要去哪里？”莱比问。

“他早就在等她了，”哈利说，“说不定早在奥尔伯里酒吧就开始跟着她了。她甚至连尖叫的机会都没有。我猜他用了乙醚，就跟对付奥托时一样。”

“在大街上？”莱比怀疑地说。

“不是，是在公园。我现在过去。那里有我认识的人。”

约瑟夫不断眨眼，醉得难以置信。

“他们好像就站在那里拥吻，哈利。”

“你已经说了四次了，约瑟夫。他长什么样子？他们往哪儿走了？他开车了吗？”

“米凯跟我都觉得，他拖着那女孩经过时，她甚至比我们醉得还厉害。我想米凯应该很羡慕她吧。嘻嘻。跟米凯打个招呼，他从芬兰来的。”

米凯躺在另一张长椅上，睡得正熟。

“看着我，约瑟夫。看着我！我得找到她才行，懂吗？那家伙可能是个杀人犯。”

“我在努力，哈利。我在很认真地想。妈的，真希望我帮得上忙。”

约瑟夫苦着一张脸，闭上双眼，发出呻吟，用拳头敲打额头。

“公园的路灯实在太暗了，我看到的不多。我记得他的块头很大。”

“是胖是高？金发还黑发？走路会跛吗？戴眼镜吗？有胡子吗？帽子呢？”

约瑟夫用翻白眼回答。“你有烟吗，老兄？有助于思考。”

但世界上所有的香烟加起来，都无法让约瑟夫大脑中弥漫的酒精雾气就此退去。哈利把烟盒里剩下的烟全给他，叫他等米凯醒来时，问他还记得什么。但其实就连他自己也觉得不会有什么线索。

哈利回到比吉塔家时，已经是凌晨两点。莱比坐在无线电旁，用同情的眼神看着他。

“冲过了对吗？没有消息？”

冲？哈利听不懂，但还是点头附和。

“没有消息。”他说，瘫坐在椅子上。

“你知道现在局里的状况吗？”莱比问。

哈利想找香烟，这才想起他已经给约瑟夫了。

“就差没乱成一锅粥。沃特金斯已经快疯了，警车就像无头苍蝇在悉尼四处急驶，开着警笛全速搜寻。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埃文斯今天一大早就离开了宁宾镇的家，搭上四点飞往悉尼的班机。之后就没人再见过他了。”

他向莱比讨了支烟，两人默默地抽着。

“回家吧，让自己睡几小时，莱比。我今晚待在这里，以防比吉塔回来。无线电留下，好让我知道最新情况。”

“我可以睡在这里，哈利。”

哈利摇头。“回自己家吧。有事的话我会打给你。”

莱比把一顶悉尼熊冰球队的帽子戴到光滑的头上，在门口踌躇不去。

“我们会找到她的，哈利。我打从心底这么认为。所以你得撑着点，老兄。”

哈利望向莱比，看不出他是不是真的相信自己说的话。

等到独自一人后，他打开窗户，凝视前方的屋顶。气温降了下来，但空气依旧暖和，混合了城市各个角落的人以及食物的气味。这是这颗星球最美丽的城市，也是这颗星球最美丽的夏夜。他抬头望向星空。无垠的空间里有着微弱而闪烁的星光，只要你看得够久，它就像是有生命似的，正在不断脉动。一切实在美得没有道理。

他检测自己的情绪，知道自己无法冒险让其流露出来。还不行，现在不行。先是美好的部分。他用双手捧着比吉塔的脸，她大笑时双眼的模样。接下来是不好的部分。他之前不得不与那些情绪保持距离，此刻却接纳了它们，好像是要感受那些情绪拥有的权力。

他觉得自己像是坐在一艘位于海底深处的潜艇里。水压很强，周遭传出挤压的碰撞声。他只能希望船体可以浮起。他这辈子不断训练的自制能力总算展露出了价值。哈利想着，等世俗的躯壳死去后，灵魂就会变成星辰。他克制着自己不去寻找最特别的那颗星。



50 狂妄自大

意外发生后，哈利曾不断地问自己，如果可以的话，他愿不愿意交换命运。要是交换的话，他会成为那个在索克达路撞上栏柱的人，葬礼上有着哀伤的父母，以及警方追加的荣誉，格陵兰区警局的走廊上还会挂着他的照片，虽然会随着时间的褪色，但仍是同事与家人心中难忘的回忆。

从许多方面来看，背负谎言活下去，比起好好承受愧疚与羞耻感来说，是件更加无耻的事。如此说来，这不是一个相当诱人的选择吗？

但哈利知道他不会选择交换。他很高兴自己能活着。

每天早上在医院醒来时，他的大脑会因为药效变得昏昏沉沉，一片空白，只感觉得到发生了很严重的事。就像什么定律一样，他会被困在昏昏欲睡的状况里好一会儿，接着记忆做出反应，让他知道自己是誰，人在哪里，然后重建整个记忆的实况，从而带来无情的恐惧感。而他下一个念头，就是自己还活着，因此他得继续走下去。一切尚未结束。

出院后，他被嘱咐去看心理医生。

“说实话，现在已经有点迟了，”心理医生说，“你的潜意识可能已经决定了怎么面对发生的事，所以我们无法影响它做出的第一反应。举例来说，你的潜意识可能会选择把事件压下来。不过，就算它已经做出决定，我们还是可以试着让它改变想法。”

哈利只知道，他的潜意识告诉他，能活下去是件好事，所以不愿意冒险让心理医生改变这个想法。那是他们第一次碰面，也是最后一

次。

后来他学会了一件事。与所有的第一感受做斗争绝对是错误的策略。首先，他不确定自己真正的感觉——至少无法看清全貌，这就像在挑战一只他根本看不见的怪物。其次，要是他把战争拆解成小规模冲突，或许就能对敌人有更多认识，从而找出对方的弱点，逐渐将其击败，这样做可以提高他的胜算。这就跟把纸装进碎纸机一样。一次放入太多，机器就会反应不过来，让纸张卡住，接着停止运转，让你不得不从头来过。

哈利在一场难得参加的晚餐上认识了一名同事的朋友。他是当地一家市政机构的心理学家。哈利解释自己对付情绪的方法时，他露出了诧异的神情。

“战争？”他说，“碎纸机？”他像是真的很感兴趣。

哈利睁开双眼。第一道曙光从窗帘里透了进来。他望向手表。六点。无线电响起。

“这里是D队。C队听到请回答。”

哈利从沙发上跳起，一把抓起无线电话筒。

“D队，这里是霍利。怎么了？”

“找到埃文斯·怀特了。我们接到一名女子的匿名情报，说在国王十字区看见他，所以我们派了三辆警车去逮他。现在正在讯问。”

“他说了什么？”

“他否认一切。后来我们播放他与恩奎斯特小姐的电话录音，他才告诉我们，他在八点后开着一辆白色丰田经过饥饿杰克三次，但始终没看见她，所以只好放弃，开车回到他租的公寓。后来他去了一家夜店，我们就是在那里找到他的。对了，那个匿名线人要我跟你打声招呼。”

“我大概知道她是谁。她叫桑德拉。你们搜索他的公寓了吗？”

“搜了。什么也没发现。史密斯说，他曾看到同一辆白色丰田经过饥饿杰克三次。”

“为什么他没照事前安排，开那辆黑色的霍顿汽车？”

“埃文斯说，那是他骗恩奎斯特小姐的，以防有人陷害他，这样他可以先绕几圈，检查附近的情况。”

“好吧。我现在过去。打电话给其他人，叫他们起床好吗？”

“他们两小时前才开车回家，霍利。他们整晚都没睡，沃特金斯叫他们——”

“我才不管沃特金斯怎么说。打给他们。”

他们换回了那台旧风扇。很难说休息了一阵子是否有用；不管怎样，它仍嘎吱作响，抗议自己从退休生活中被拉了回来。

会议结束了，但哈利仍坐在会议室里，腋下有大片汗渍。他把电话放在面前的桌上，紧闭双眼，喃喃自语了一会儿，接着拿起话筒，拨下号码。

“喂？”

“我是哈利·霍利。”

“哈利！很高兴你起那么早，这是个好习惯。我一直在等你来。你旁边有人吗？”

“只有我而已。”

电话两端仅有沉重的呼吸声。

“老兄，你盯上我了，对不对？”

“对，我已经知道好一阵子了。”

“干得不错嘛，哈利。你现在打给我，是因为我手上有你想要的东西？”

“没错。”哈利抹去汗水。

“你知道我不得不把她抓走，哈利。”

“不。不，我不懂。”

“拜托，哈利，你又不傻。我一听说有人在调查我，就知道那人肯定是你。为了你自己好，我希望你放聪明点，闭紧嘴巴。可以吗，

哈利？”

“我会保密的。”

“那你还有机会见到你那个红发朋友。”

“你是怎么办到的？你是怎么把她抓走的？”

“我知道她几点下班，所以坐在车上，在奥尔伯里酒吧外头等她，然后开车跟在她后面。她走进公园时，我觉得要有人告诉她晚上走进那里并不安全。所以我跳下车，朝她背后奔去。我用身上带的手帕捂住她的口鼻，之后扶着她回到车里。”

哈利察觉，他并未发现她包里的信号发射器。

“你要我怎么做？”

“你听起来很紧张，哈利。放轻松。我的要求不高。你的工作是抓到凶手，这正是我要你做的事。你得继续做好你的工作。比吉塔告诉我，主要嫌疑人是个毒贩，也就是埃文斯·怀特先生。不管无不无辜，他们那种人每年杀掉的人，比我杀过的总和还多。那可不是什么小数目。哈哈。我想我就不需要说细节了。我只要你确保埃文斯会因为他的罪被判刑，再把几件我干的案子加在他头上就好。或许在埃文斯家里发现英厄的少量血液与皮肤，可以被当成决定性证据吧？反正你认识法医，他可以提供你一些样本让你放在犯罪现场。哈哈。我只是开玩笑而已，哈利。说不定我可以提供一些？说不定我有每个受害者的少量血液与皮肤组织，还有她们的一根头发，它们被我放在塑料袋里头，排得整整齐齐的？以防万一。毕竟，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得误导一下别人。哈哈。”

哈利紧握着被汗濡湿的话筒，努力思考。这人显然不知道警方已经知晓比吉塔被绑架的事，同时修正了追查嫌疑人的方向。这代表比吉塔没说出她与埃文斯碰面是在警方的监视下进行的。他在十几个警察的眼皮下抓走了她，竟然没留意到这件事。

对方的声音把他从思绪里拉了回来。

“这是个挺诱人的提议，哈利。由凶手帮你把另一个坏蛋扔进监狱里。好了，我们保持联络。你有……四十八小时处理这件事。我等在星期五晚上的电视新闻里听见好消息。在这期间，我会如你所愿，保证用最绅士的态度好好款待红发。要是我什么也没收听到，她恐怕就活不到星期六了。要是这样的话，我保证她星期五晚上会过得

很惨。”

哈利挂断电话。风扇仍疯狂地发出噪声。他看着自己的手，两只手全在不停地颤抖。

“你有什么想法，长官？”哈利问。

在整个叙述过程中，麦科马克始终站在白板前，宽阔的后背连动都没动过。

“我认为我们应该去抓那个浑蛋。”麦科马克说，“在我把其他人叫回来前，告诉我你是怎么确定的。说得详细点。”

“老实说，长官，我原本真的不确定。这只是我想到的许多可能性之一。一开始我真的没什么信心。葬礼后，我搭吉姆·康诺利的便车回市中心，他是安德鲁打拳时的队友。他说他认识妻子时，她在马戏团表演软骨功。他说那一年以来，他每天都向她告白，不管去哪里都一样。一开始我没有想太多，后来才意识到那句话是真的——换句话说，有整整一年的时间，他们两个能一直见到对方。这件事让我想起来，安德鲁带我去利斯戈看奇弗斯拳击队比赛时，那里正在举办市集，而拳击队则在一个大帐篷里。所以我请苏永打电话给奇弗斯拳击队的经纪人确认，结果猜对了。奇弗斯拳击队的巡回行程，几乎完全跟着巡回马戏团或市集。苏永今天早上收到传真，内容是他们过去的巡回清单，证明奇弗斯拳击队近年来一直跟一个马戏团一起巡回，直到前阵子才结束合作。那个马戏团正是奥托·雷克纳厄尔的剧团。”

“了解。所以奇弗斯拳击队同样符合案件的时间与地点。里头认识安德鲁的人多吗？”

“安德鲁只给我介绍了其中一个，他把我拖到利斯戈其实并不是要去查那些没侦破的强奸案的，我应该早点发现这一点。安德鲁把他视如己出。他们经历过许多相似的事，两人的联结相当紧密，他可能是无父无母的安德鲁在这个世上唯一觉得像真正的家人的人。虽然他永远不会承认他对自己族群的人怀抱强烈的情感，但我认为正因为他们出身相同，安德鲁最疼爱的就是图文巴。这也就是为什么安德鲁无法亲自逮捕他。他天性中的道德观，以及对自己人怀抱的忠诚，与他对图文巴的爱产生了冲突。他内心的冲突一定相当激烈，让人无法想象。这就是为什么他需要我，一个他可以一路引导到目标的局外人。”

“图文巴？”

“图文巴。安德鲁发现他是所有谋杀案的真凶。或许这是奥托在图文巴离开他后，由于失恋的痛苦才告诉安德鲁的。或许安德鲁还向奥托保证，自己不会告诉警方，会采取不牵涉他们中任何一个的方式来解决这件事。但我认为奥托有足够的理由打算告密。他发现，图文巴不太可能放着有机会告密的旧情人不管，因此他担忧自己的安危。图文巴知道奥托见过我，觉得事情不久后就会败露，所以才计划在表演时杀害奥托。由于他们一起巡回过，图文巴知道表演戏码几乎不会变动，也十分清楚什么时候可以下手。”

“为什么不在奥托家动手？毕竟他有钥匙，不是吗？”

“我也这么问我自己。”哈利停了下来。

麦科马克挥了挥手。“哈利，你说的话对一个老警察而言，已经有太多要吸收和理解的了。反正不管怎么推论，事情都不会有太大差别。”

“狂妄自大。”

“狂妄自大？”

“图文巴不只是个精神病人，也是个狂妄自大的人，千万别小看这种人的虚荣心。虽然那些以性为动机的谋杀案很像强迫行为，有着固定的行凶手法，但小丑的案子完全不同，是一场需要理性规划的谋杀。在这件谋杀案里，他突然可以放手去做，不像其他案子，因为精神状况的缘故他不得不依循固定手法。但这才是真正干下一件大事的机会，成就他这辈子最厉害的一场谋杀。在他杀害的女孩遭人遗忘后，小丑谋杀案还是会让人牢牢地记在心里。”

“好吧。安德鲁知道我们要逮捕奥托，他逃出医院，是为了阻止警方吗？”

“我猜他直接去奥托家，想找他谈谈，试图说服他对图文巴的事暂时保密，告诉他这件事相当重要，自己只需要一点时间，也就是再给我一点时间，图文巴就会按照他计划的那样遭到逮捕，以此让奥托冷静下来。但事情出了差错。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我确信图文巴绝对是安德鲁死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

“为什么？”

“直觉、常识，外加一个细节。”

“什么细节？”

“我去医院看安德鲁时，他说图文巴第二天会去看他。”

“然后呢？”

“圣艾蒂安医院的访客得在接待处登记。我请苏永联系医院，查明在我以后，还有没有找安德鲁的任何访客或来电的记录。”

“我不懂你的意思，哈利。”

“我们可以假设，要是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情，图文巴会打电话给安德鲁，说他不过去了。但他没有打。因此，若不是亲自站在接待处填写访客登记，他是不会知道安德鲁已经离开医院的。除非……”

“除非他前一天晚上杀了安德鲁。”

哈利双手一摊。“你不会去探望一个你明明知道不在那里的人，长官。”

这会是漫长的一天。妈的，到目前为止就已经够漫长了，哈利想。他们坐在会议室中，卷起袖子，试图使出浑身解数。

“你拨的是手机号码，”沃特金斯说，“你觉得他不在家？”

哈利摇头。“他很谨慎，肯定会把比吉塔藏在别的地方。”

“或许我们可以派人去他家，说不定能查出他把她藏在哪里的线索？”莱比提议。

“不！”哈利厉声说，“要是他发现我们去过他家，就会知道我把事情告诉你们了，到时比吉塔会很危险。”

“好吧，他总得回家。我们可以先埋伏好。”莱比说。

“要是他想到了这一点，在现身之前就先杀了比吉塔怎么办？”哈利反驳，“要是她被绑起来关在某个地方，而且图文巴不告诉我们地点呢？”他环顾四周，“要是她身上有定时炸弹，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关掉，又该怎么办？”

“够了！”沃特金斯用力地拍桌，“这又不是动画片。天哪，难不成那家伙杀了几个女孩后，就会变成炸弹专家？时间紧迫，我们不能坐

着干等。我认为派几个人去图文巴家埋伏是好主意。只要他一到家附近，我们就可以确保埋伏的人马上抓住他，相信我！”

“那家伙不是笨蛋！”哈利说，“你还看不出来吗？我们不能冒着风险，把比吉塔的命押在这种花招上。”

沃特金斯摇了摇头。“很抱歉我得这么说，霍利，但你与那个被绑架的女孩之间的关系，已经影响了你，让你无法做出合理的判断。大家会照我说的话去做。”



51 笑翠鸟

在维多利亚街上，午后的阳光射进树木之中。一只小笑翠鸟就站在第二张空着的长椅椅背上，开始为晚上的演唱会试音。

“我想你应该觉得很奇怪，像今天这种日子，人们竟然还可以面露微笑地散步，”约瑟夫说，“当你希望这个世界被不幸的泪水摧毁时，阳光却洒在树叶上，我想，你应该会觉得这是对你的冒犯吧。哈利，我的朋友，我能说什么呢？事情不是这样的。”

哈利眯眼望向太阳。“说不定她饿了，说不定正在受苦。但最糟糕的是，我知道她肯定相当害怕。”

“要是她能通过考验，就可以成为你的妻子了。”约瑟夫对笑翠鸟吹着口哨。

哈利诧异地看着他。约瑟夫是清醒的。

“很久以前，原住民女人要结婚，必须通过三道考验。”约瑟夫说，“首先是控制饥饿。她得忍住两天不吃东西。接下来，其他人则会在她面前生火，烤着多汁的袋鼠排或其他美食。这项测试是要看她能不能控制自己不要贪心，只吃一点食物，而为其他人留下足量的食物。”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那里也有类似的事，”哈利说，“只是他们称之为餐桌礼仪。但我觉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第二道考验是看她能否忍受痛苦。人们会用指甲刮她的脸跟鼻子，然后在她身体上留下疤痕。”

“所以呢？现在的女孩子甚至还付钱这么做呢。”

“闭嘴，哈利。最后，营火快要熄灭时，她得躺在营火上，与灰烬之间只有几根树枝挡着。不过，第三道考验才是最严峻的。”

“恐惧？”

“没错，哈利。等到太阳下山后，部落的成员会围坐在营火旁，长者们会轮流告诉年轻女子毛骨悚然的恐怖故事，全都与鬼魂和形体改变的邪灵有关。其中有些故事还很暴力和下流。接着，她会被送到没有人烟的地方，或是靠近她祖先坟墓的地方过夜。等到夜深人静，长者们会悄悄去她那里，脸上抹着白色泥土，戴着树皮面具——”

“听起来好像有点多余？”

“——发出恐怖的声音。你真的是个很糟的听众，哈利。”约瑟夫有点不开心。

哈利揉了揉脸。“我知道，”他总算说，“抱歉，约瑟夫。我只是想来这里好好思考，看看他是否留下过任何线索，或许可以让我找到方向，知道该去哪里找她。但我毫无头绪，而你又是唯一一个我可以聊聊的对象。你肯定会觉得我听起来像个愤世嫉俗、感觉迟钝的浑蛋。”

“你听起来就像个认为自己得对抗整个世界的人，”约瑟夫说，“但你偶尔也得放下防备，双手才有力气战斗下去。”

哈利咧嘴一笑。“你确定你真的没有哥哥？”

约瑟夫大笑。“就像我说的一样，现在已经没办法问我妈了，不过我觉得如果有的话，她应该会告诉我。”

“你们两个听起来就像兄弟。”

“你说过好几次了，哈利。或许你应该试着小睡一下。”

哈利走进春田旅舍时，乔的脸色为之一亮。

“美好的午后时光，对吧，霍利先生？对啦，你今天看起来气色很好。我这里有你的包裹。”他举起一个灰色包裹，上头用大写字母写着“哈利·霍利”。

“谁寄来的？”哈利惊讶地问。

“我不知道。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几小时前送来的。”

哈利回到房中，把包裹放在床上，撕开包装后打开里面的盒子。他多少能猜到是谁寄来的，但包裹里的东西让他再无怀疑：六个塑料试管上全贴着贴纸。他拿起一个，看着贴纸上的日期，马上认出那是英厄遇害的日子，文字则注明“阴毛”。无须什么想象力也能猜到，剩下的试管里是血液、头发、衣物纤维等东西。事实上，的确如此。

半小时后，他被电话吵醒。

“哈利，收到我寄的东西了吗？我觉得你想尽快把这些东西弄到手。”

“图文巴。”

“随时为你服务，哈哈。”

“收到了，我猜是英厄的吧。图文巴，我很好奇，你到底是怎么杀她的？”

“轻而易举，”图文巴说，“简直太简单了。有天深夜，我在我一个女友家时，她就这么按了门铃。”

所以奥托就是那个女友？哈利差点就问出口了。

“英厄给那栋房子的女主人带了狗食，或者我应该说是已故女主人？我是自己进去的，不过整晚也就我自己一个人而已，因为我女友不在家，就跟平常一样。”

哈利留意到他的语气变得尖锐起来。

“风险不会很大吗？可能会有人知道她去……呃，你女友的家。”

“我问了。”图文巴说。

“问她？”哈利回答，感到怀疑。

“有些人天真到难以置信。只要有安全感，说话就会完全不经大脑。她确实是个甜美、无邪的女孩。‘没有，没人知道我要过来，问这个干吗？’她说。哈哈。我觉得自己就像《小红帽》里的大灰狼。所以

我告诉她，她来得正是时候。还是我应该说她挑错了时间？哈哈。你还想听接下来的事吗？”

哈利的确想听。最好能听到每一件事，包括最小的细节。他想知道图文巴还是孩子时的经历、第一次杀人的经过、为何没有固定仪式、为何有时只是强奸、杀人后的感觉等。还有，当他刚成为连环杀手，由于技巧尚未熟练，过程与想象中的不同时，是否又会在兴奋褪去后感到沮丧。他想知道的事太多。时间、地点、方法与工具。他想了解他的情绪、激情，以及促使他如此疯狂的原因。

但他没有心情。现在没有。此刻他不在乎英厄被强奸时是死是活；这场谋杀是不是作为奥托留下他一个人的惩罚。哈利不想知道图文巴是在屋里还是在车上杀的她，更不想知道她发现自己难逃一死时，是否曾对着图文巴哭泣求饶。他不想知道，是因为他很难不把英厄的脸替换成比吉塔的。这只会让他软弱。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哪里？”哈利硬挤出这个问题，好让交谈继续下去。

“哈利，你是不是累了？我们上次碰面时，是你自己告诉我的。哦，对了，顺带一提，我忘了就这件事跟你说声谢谢。”

“听我说，图文巴——”

“哈利，我一直在想，你那晚打给我，除了要我教训那两个找死的西装男，你还有什么目的。没错，教训他们是还挺有趣的，但我们去那间夜店的原因，真的只是你想找那个皮条客报仇吗？我或许不擅长读心术，但也没那么不中用。你正在调查一桩谋杀案，在夜店被修理后，应该不会因此浪费时间和精力去报复。”

“这个嘛……”

“是什么呢，哈利？”

“这的确不是唯一的原因。我们在世纪公园发现的女孩就在那家夜店工作，我推测杀她的人当晚可能就在那里，在后门等着，一路跟踪她回家。我想看看你知道我们要去那里时的反应是什么。再说，你是个挺引人注目的人，所以我想让蒙卡比确认一下，看看他那晚是否见过你。”

“结果没那么走运。”

“对。所以我猜你当晚根本不在那里。”

图文巴大笑。“我甚至不知道她是脱衣舞娘，”他说，“我看见她走进公园，认为应该有人告诉她，晚上去那种地方很危险，顺便证明给她看后果有多严重。”

“至少那个案子解决了。”哈利冷冷地说。

“除了你，我无法跟任何人分享这种乐事，这真是可惜。”图文巴说。

哈利决定冒个险。

“由于也没有别人可以分享这些事的乐趣，或许你愿意告诉我，安德鲁在奥托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毕竟奥托是你的女朋友，对吧？”

电话另一头静了下来。

“比起这个，难道你不想知道比吉塔怎么了？”

“不，”哈利说，语调不疾不徐，声音也并未太大，“你说你会像个绅士一样对待她。我相信你。”

“我希望你不是在试着让我良心不安，哈利。不管怎样，这么做根本毫无意义。你我都清楚，我是个精神病人，”图文巴轻声笑着，“很可怕吧。精神病人不应该知道自己有问题，但我一直知道。奥托也是。奥托甚至知道我偶尔得惩罚一些人才行。但他就是闭不了嘴。他在快崩溃的情况下告诉了安德鲁，迫使我采取行动。那天下午，奥托要去圣乔治剧院，所以我在他出门后溜进他家，销毁所有可能把我跟他联系在一起的东西，照片、礼物、信件什么的。门铃响了。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卧室的窗户，看见安德鲁时十分惊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要开门。但接下来我意识到，我的计划就要泡汤了。我原本打算第二天去医院看安德鲁，送他茶匙、打火机、一次性针筒，还有一小袋加了我独家秘方的诱人海洛因。”

“致命的鸡尾酒。”

“也可以这么说。”

“你怎么确定他会收下？他知道你是个杀人魔，不是吗？”

“他不知道我已经知道 he 知道了。你没仔细听，哈利。他不知道奥托告诉了我。总之，有戒断症状的瘾君子总是愿意承担风险，例如信任一个他觉得对方当他是父亲的人。反正说这些也没用。他离开了医院，站在门口等着进门。”

“所以你决定让他进去？”

“哈利，你知道人的大脑可以运作得多快吗？你知道吗，那些我们花了一整晚，好不容易安排出的盘根错节的梦幻计划，在大脑全速运转的情况下，其实只需要几秒就能想出来？我就是这样想出了计划——让一切看起来像是安德鲁主谋的。我敢发誓，我先前从来没想到要那么做！所以，我按下开门钮等他进来，而我就站在门后面，拿着我那条神奇手帕——”

“乙醚。”

“然后把安德鲁绑在椅子上，找出他留下的工具与少量毒品，给他来了一针，以确保我从剧院返回时，他还是安安静静的。在回去的路上，我弄到了更多好料，和安德鲁来了一场真正的狂欢。没错，真的就是这样，我离开时，他已经被吊在天花板上了。”

又是一阵轻笑。哈利集中精神，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恐惧过。

“你说你得惩罚一些人，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

“你说你偶尔得惩罚一些人。”

“哦，这个啊。对，我敢说你一定知道，精神病人总是相当偏执，再不然就是有妄想症。而我的妄想，就是把为我的族人复仇当成一生的志业。”

“通过强奸白人女性？”

“是没有孩子的白人女性。”

“没有孩子？”哈利困惑地重复。这是他们先前没留意到的受害者共同点。但这一点怎么可能注意到呢？年轻女性大多没有孩子，所以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

“对，没错。你们真的没留意到？无主之地，哈利！你们来到这里时，就因为我们没有播种，就把我们定义为没有财产的游牧民族。你们夺走了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眼前残害、蹂躏这片土地。”图文巴无须提高音量，他的话语便已足够响亮。“所以，你们之中没有孩子的女人，现在成了我的无主之地，哈利。没有人对她们播种，所以没有人拥有她们。我只是跟着白人的逻辑，做与他们相同的事而已。”

“但你也说那是你的妄想，图文巴！你知道这有多变态！”

“当然变态。但生病是件很正常的事，哈利。没有疾病才危险，要是那样，有机体会停止战斗，很快就会四分五裂。至于妄想，哈利，千万别小看它们。这在所有文化中都很有价值。拿你们自己举例好了，在基督教里，他们会公开讨论坚持信仰有多么困难，就连最聪明、最虔诚的牧师也会有许多疑惑。如果你承认这些疑虑的存在，不就等于承认你所选择的信仰其实只是一种妄想吗？你不应该轻易放弃妄想，哈利。在彩虹的另一端，或许有什么奖励在等你。”

哈利躺倒在床上，试着不去想比吉塔，以及她没有孩子的事。

“你怎么知道她们没有孩子？”他听见自己用沙哑的声音说。

“问啊。”

“怎么问？”

“有些人会说她们有孩子，因为她们以为只要她们说有小孩要抚养，我就会放过她们。她们有三十秒的时间证明这点。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认为，一个母亲要是没有随身携带孩子的照片，根本就不算母亲。”

哈利咽了一下口水。“为什么非得是金发不可？”

“这不是硬性规定。只是想尽量避免她们身体里有我们族人的血统而已。”

哈利试着不去想比吉塔乳白色的肌肤。图文巴又低声笑了起来。

“我看得出你想知道很多事，哈利，不过用手机聊天很贵，像我这种理想主义的人并不富有。你很清楚自己得做些什么，又有哪些事做不得。”

他挂断电话。通话期间，天色已瞬间转成黄昏，房间里一片昏

暗。一只蟑螂的弯曲触角从门缝中探了进来，确认里头是否安全。哈利将床单盖在身上，整个人蜷缩起来。窗外的屋顶上，一只笑翠鸟开起了夜间演唱会。国王十字区给自己上紧发条，开始另一个漫长的夜晚。

哈利梦见了克莉丝汀。他或许在快速眼动期的两秒之间做完了这个梦，但梦境跨越了半辈子，所以实际上可能更久一点。她穿着哈利的绿色浴衣，抚摸着他的头发，叫哈利陪她一起。哈利问她要去哪里，但她当时站在半开的阳台门前，窗帘在身旁飘动，后院中的孩子们正在大声吵闹，他没听见她的回答。时不时地，他被阳光晃得睁不开眼，以至于视线中遍寻不着她的身影。

他下了床，朝她走近，想听清楚她说的话，但她笑着跑到阳台，爬上栏杆，像绿色气球般飘了起来。她飘到屋顶大喊：“大家快来！大家快来！”在后来的梦境中，他四处奔波，问每个人知不知道派对在哪里举办，但他们要么不知道，要么早就上路了。接着他又去了弗朗纳游泳池，但身上的钱不够买票，只好爬过栏杆。到了另一边后，他发现他把自己割伤了，在身后的草地、瓷砖以及通往十米跳台的台阶上留下血迹。那里没有人，所以他仰躺在地上，望向天空，听着血珠从泳池边缘滴下去时发出的轻微的溅水声。在太阳的方向，他觉得自己可以辨识出一个飘浮的绿色人影。他把双手放在眼前，就像望远镜一样，清楚地看见了她。她漂亮极了，几乎透明。

他被一声有可能是开枪的声音吵醒，就这么躺着聆听雨声，以及国王十字区的纷乱吵闹。一会儿后，他又睡着了。在这一晚剩下的时间里，哈利再度梦见克莉丝汀，或者想象着克莉丝汀。只是，在某些片刻，她变成了一头红发，还说着瑞典话。



52 计算机

上午九点整。

莱比把额头靠在门上，闭着双眼。两名穿黑色防弹背心的警察站在他身旁，高度戒备，武器全上了膛。沃特金斯、苏永与哈利就站在他们后方的楼梯上。

“要上了！”莱比说，谨慎地收回开锁工具。

“记住，要是房子里没人，千万别碰到任何东西。”沃特金斯低声对警员说。

莱比站到一旁，帮两名警员开门，他们用教科书式的标准动作进入屋内，两人均双手持枪。

“确定这里没有警报器？”哈利低声问。

“我们跟市内所有安保公司确认过，没有任何关于这栋房子的记录。”沃特金斯说。

“嘘，那是什么声音？”苏永说。

其他人全竖起耳朵，但没听见任何不寻常的动静。

“别再来那个炸弹专家的理论了。”沃特金斯冷冷地说。

一名警员回到门前。“没问题了。”他说。他们松了一口气，走进屋内。莱比试着打开客厅电灯，灯却没亮。

“奇怪，”他又试着去开虽干净却有些狭小的起居室里的电灯，灯

同样没亮，“肯定是保险丝烧坏了。”

“别管了，”沃特金斯说，“这里的光线足够我们搜查。哈利，你去厨房。莱比，你去浴室。苏永？”

苏永正站在客厅窗户旁的桌子前，桌上还放了台电脑。

“我有种感觉……”他说，“莱比，用手电筒检查一下客厅的保险丝盒。”

莱比过去后不久，电灯随即亮起，计算机也开始运转起来。

“妈的，”莱比回到客厅时说，“有根线绑在保险丝上，我一开始就碰到了。那根线沿着墙壁一直接到门上。”

“就跟电子锁一样。保险丝以这种方式跟门锁连在一起，我们开门时，电力就会被切断。我听到的是计算机关掉的声音。”苏永说，按着键盘，“这台电脑有快速回复功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计算机关掉前打开的程序有哪些。”

一个地球的图案出现在屏幕上，音响发出一声轻快的提示音。

“我就知道！”苏永说，“你这个狡猾的王八蛋！快看！”他指着屏幕上的图标。

“老天在上，苏永，我们现在就别在这种地方浪费时间了。”沃特金斯说。

“长官，我可以借一下你的手机吗？”这名矮小的警员还没等到回答，就一把抢走沃特金斯的诺基亚手机，“这里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哈利看着计算机旁的电话，把上面的号码念了出来。苏永输入号码，按下拨号键。电话铃声自计算机传出，屏幕上的图标随之变大，开始上下跳动。

“嘘。”苏永说。

几秒后，响起“嘟”的一声，他随即挂断手机。

沃特金斯眉头深锁。“天哪，苏永，你到底在干什么？”

“长官，恐怕图文巴还是针对我们打造了一套警报系统，而且已

经启动了。”

“说清楚点！”沃特金斯的耐心显然已到了极限。

“你看到那个程序启动了吗？这是标准的电话答录设备，透过调制解调器连接电话。图文巴出门时，可以从麦克风存入语音消息。只要有人打来，就会启动这个程序，播放图文巴留下的信息，你听到‘嘟’的一声后，就可以在这台电脑里留言。”

“苏永，我知道电话答录功能是什么东西。重点呢？”

“长官，我刚刚打那通电话时，在‘嘟’的一声响起前，你听到了任何信息吗？”

“没有……”

“那是因为信息已经设定了，却没有保存下来。”

沃特金斯开始懂了。

“你的意思是，只要电力切断，计算机自己关机时，就连答录系统的信息也会跟着被消除。”

“完全正确，长官，”有时苏永的反应与众不同，就像现在一样。他的表情兴奋不已，“这就是他的警报系统，长官。”

哈利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完全笑不出来。“所以图文巴只需要打家里的电话号码，发现他的信息不见了，就知道有人闯了进来。”

屋子里陷入沉默。

“要是没有先打电话确定，他肯定不会回到这里。”莱比说。

“妈的，妈的，妈的！”沃特金斯说。

“他随时都会打回来，”哈利说，“我们得争取时间。有什么建议吗？”

“这个嘛，”苏永说，“我们可以联系电话公司，叫他们切断这个号码，播放线路故障的信息。”

“要是他打去电话公司呢？”

“就说因为……呃，挖路的关系，这个区的电话线路出了问题。”

“听起来有点靠不住，他可以直接拨邻居的电话确认。”莱比说。

“我们得把整个区域的线路切断，”哈利说，“长官，你可以办到这点吗？”

沃特金斯搔着耳后。“这肯定会弄得一团乱。这到底是他妈的——”

“时间紧迫，长官！”

“妈的！苏永，把电话给我。麦科马克会处理这件事。霍利，不管怎样，我们都不能把这一区的线路切断太久。我们得开始计划下一步的行动。妈的，妈的，妈的！”

十一点半。

“没有，”沃特金斯绝望地说，“什么东西都没有！”

“毕竟我们也不能指望他会留下字条，告诉我们她的位置，不是吗？”哈利说。

莱比从卧室里出来，同样摇了摇头。就连苏永也没有任何发现，他走遍了整个街区，仍旧没有值得报告的事情。

他们在客厅里坐下。

“有点奇怪，”哈利说，“要是我们搜索别人的家，总会发现一些东西。一封值得留意的信、弄脏的色情杂志、旧情人的照片、床单上的污渍什么的。但这家伙明明是个连环杀手，我们却找不到任何可以证明他住在这里的东西。”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整齐的单身公寓。”莱比说。

“太整齐了，”苏永说，“几乎到了诡异的地步。”

“我们肯定忽略了什么。”哈利说，开始研究起天花板。

“我们翻遍了所有地方，”沃特金斯说，“要是他曾留下什么线索，也肯定不在这栋房子里。那家伙只在这里吃饭、睡觉、看电视、拉屎，还有在计算机里留下信息而已。”

“你说得对，”哈利打断他的话，“图文巴并不是以凶手的身份住在这里的。住在这里的人是个异常爱干净的人，这样就不用担心想进一步打探他的人。但他的另一面呢？会不会还有别的地方？另一间公寓，或是度假小屋什么的？”

“注册在他名下的房子只有这一处，”苏永说，“出发前我就检查过了。”

手机响起，是麦科马克打来的。他已经跟电话公司谈过了，告诉他们这是生死攸关的事，而对方反驳说，若附近居民需要打电话叫救护车，这同样是生死攸关的事。但市长办公室帮了点忙，让麦科马克因此可以切断线路，并维持到晚上七点以前。

“现在没人可以阻止我们在这里抽烟，”莱比说，拿出一支细长的雪茄，“我们还可以把烟灰弹在地毯上，在大厅里留下大大的脚印。有人有火吗？”

哈利在身上摸索火柴，拿了出来点燃一支。他凝视着火柴盒，发现了值得留意之处。

“你们知道这火柴有什么特别的吗？”他说。

其他人一如既往地摇了摇头。

“上面说这是防水的，是为了在山上和海边使用而特别制造的。你们有人会随身携带防水火柴吗？”

他们再次摇头。

“这东西应该只能在专卖店买到，而且比一般的火柴贵一些，我说错了吗？”

其他人耸了耸肩。

“总之这不是一般火柴，我从来没见过这种。”莱比说。

沃特金斯靠近一些，仔细看着火柴。“我记得曾经在我小舅子的船上看过这种火柴。”他说。

“这盒火柴是图文巴给我的，”哈利说，“就在葬礼的时候。”

一阵沉默。

苏永清了清嗓子。“客厅里有张游艇的照片。”他试探地说。

下午一点。

“感谢你的帮忙，利兹，”苏永说，挂断电话，“找到了！这艘船在女士湾的船坞，登记在一个叫格特·范霍斯的人名下。”

“好，”沃特金斯说，“苏永，你待在这儿以防图文巴出现。莱比、哈利跟我现在就过去。”

路上车流很少，莱比那辆全新的丰田汽车的引擎低鸣着，以平稳的一百二十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沿新南头路驶去。

“没有支援吗，长官？”莱比问。

“要是他人在那里，三个人绰绰有余了，”沃特金斯说，“根据苏永的说法，他没有任何枪支注册的记录，我有种感觉，他不是那种会动刀动枪的类型。”

哈利再也克制不住了。

“有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告诉你直接闯进那间公寓是个好点子？就是这种感觉告诉你，她应该把信号发射器放在包里？”

“霍利，我——”

“我只是问问而已，长官。如果我们要依靠你的感觉做事，从先前发生的事来看，就代表他一定会对我们开枪。但我不——”

哈利意识到自己提高音量，立即停了下来。现在不行，他告诉自己。还不行。于是他放低声音，把话继续说完。

“但我不在意。这代表我可以头一个修理他。”

沃特金斯选择不予回答。他们沉默地往前驶去，沃特金斯始终闷闷不乐地盯着窗外。而哈利则从镜子里看见莱比露出让人看不出情绪的谨慎微笑。

下午一点半。

“女士湾，”莱比指着那里说，“名字取得很好。这是悉尼最出名的同性恋海滩。”

他们决定把车停在船坞围栏外，沿着长满草的土墩朝港湾走去，那里的船桅全都挤在一起，倒在窄窄的浮码头上。大门有个警卫正在睡觉，身穿被太阳晒到褪色的蓝色制服。他抬起头时，沃特金斯亮出警徽，叫他说出格特·范霍斯的船停在什么位置。

“有人在船上吗？”哈利问。

“就我所知没有，”警卫说，“记录今年夏天发生的每一件事还挺难的，不过我不认为有人曾经在那艘船里连续待过几天。”

“最近有任何人上过那艘船吗？”

“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有。范霍斯先生星期二来过。他通常会把车停在靠近水边的位置，不过那天稍晚就走了。”

“从那时到现在呢，船上一直没人？”沃特金斯问。

“我值班时没有。不过幸好我们还有几个人值班。”

“当时他一个人吗？”

“我记得是。”

“他有带任何东西上船吗？”

“有可能，我不记得了。通常会有。”

“你可以描述一下范霍斯先生的长相吗？”哈利说。

警卫搔了搔头。“呃，不行，我还真办不到。”

“为什么？”沃特金斯惊讶地问。

警卫看起来很不好意思。“老实说，我觉得所有原住民看起来都一样。”

船坞内的海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远方的碎浪翻涌而来，波浪又高又多。他们谨慎地沿浮桥前进。哈利可以感觉到这里的空气相当清新。他认出了那艘船的名字：阿德莱德，船的注册号码标注在旁。阿德莱德并非船坞里最大的船，但看起来维护得很好。苏永先前向他们解释，只有引擎超过一定尺寸的船才需要注册，所以他们的运气不是不错，而是相当好。这个好运让哈利不太开心，他觉得他们的运气肯

定用完了。一想到比吉塔可能在船上，他就心跳加速。

沃特金斯示意莱比先上去。哈利把手枪的保险关上，指着休息舱的舱口。莱比谨慎地踏上船尾。沃特金斯上船时被锚索绊了一下，脚步落下时发出一声巨响。他们停下来仔细听动静，但只听见风声与海水拍打船身的声音。休息舱与船尾舱的入口为了安全都用挂锁锁上了。莱比掏出工具开锁。几分钟后，便解开了所有挂锁。

莱比打开休息舱，哈利率先爬了进去。下方一片漆黑，哈利蹲着，把枪举在身前，直至沃特金斯下来，把一边的窗帘拉开。这是一艘看似朴实，但配置高雅的船。休息舱以红木打造，其余部分则并未过度装饰。桌子上有张卷起的航海图，上方则有一张年轻拳击手的照片。

“比吉塔！”哈利大喊，“比吉塔！”

沃特金斯拍了拍他的肩。

“她不在这里。”莱比在他们从船头检查到船尾后，肯定地说。

沃特金斯站在船尾的一个箱子上，把头埋起来。

“她可能待过这里。”哈利说，环视整片海洋。海浪掀起的白色泡沫，看得出风势变强了。

“我们最好叫鉴定组过来，看看他们能发现什么。”沃特金斯说，挺起身子，“这只代表他一定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藏身处。”

“说不定——”哈利说。

“混账！他一定把她藏在某处，唯一的问题是要去哪里找她。”

哈利坐了下来。海风吹起他的头发。莱比试着点燃雪茄，但试了几次后还是放弃了。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哈利问。

“尽快下船，”沃特金斯说，“要是他走这条路过来的话，在路上就可以看见我们。”

他们起身锁上舱门，沃特金斯把脚抬高，跨过锚索，以免再次绊倒。

莱比站着不动。

“怎么了？”哈利问。

“呃，”莱比说，“我对船不熟，但这是正常的吗？”

“什么意思？”

“已经用绳索系住了船头与船尾，还需要下锚吗？”

他们互看一眼。

“帮我把船锚拉起来。”哈利说。



53 蜥蜴在唱歌

下午三点。

他们在路上狂飙。云朵飞快地掠过天空，路旁的树木在他们上方左右摇晃。路旁的草地被风拂低，无线对讲机发出噼啪声。阳光变弱，云影在海面上迅速飘过。

哈利坐在后方，但对周围的风暴视若无睹，眼中只有他们从海里断断续续拉起的黏滑的绿色锚索。水珠滴落海里，像是闪闪发光的水晶，在下方深处，他们瞥见了一具白色形体，缓缓地朝他们升起。

有一年暑假，哈利的父亲带他去划船，抓到了一条巨大的比目鱼。那条鱼是白色的，大到难以想象，但就算如此，哈利还是口干舌燥，双手抖个不停。他母亲与祖母都兴奋地拍手叫好，带着鱼走进厨房，马上用发亮的刀切起逐渐冰冷且正在流血的鱼。在剩下的暑假时光里，哈利总是梦见那只巨大的比目鱼就在船上，凸起的双眼冻结在恐惧的表情中，像是无法相信它就要死了。接下来的圣诞节，哈利的盘子里被放了一些果冻状的东西，他的父亲自豪地告诉每个人，他与哈利在伊斯峡湾如何钓到那只大比目鱼。“我们觉得可以在这个圣诞节尝尝新菜色。”他母亲说。那东西有着邪恶的死亡气味，哈利离开餐桌，双眼含泪，感到怒不可遏。

此刻哈利坐在一辆疾速行驶的车子后座；他闭上双眼，看见自己直冲入海，海中有一只像水母的东西，红色的触手在锚绳旁聚集在一起，随着每次锚绳拉扯，触手停下又张开，向上划水游动。那东西接近海面时散成扇形，试着遮挡底下全裸的白色身体。锚绳缠在她的颈子上，失去生命的尸体，哈利有股疏离而怪异的感受。

然而，当他们把她翻至正面时，哈利又有了那种感觉。跟那个夏

天一样，灰暗的眼神中带有惊讶，仿佛在控诉最后的问题：就这样了？一切真的就这样结束了？生命与死亡，真的如此平淡乏味？

“是她吗？”沃特金斯问。哈利想要否认这点。

当他又问一次时，哈利发现她肩胛骨突出处的肌肤是红色的，就在比基尼上衣位置的白色痕迹旁。

“她被晒伤了，”他诧异地回答，“她叫我帮她在背上抹防晒乳。她说她相信我。结果她还是被晒伤了。”

沃特金斯站在他面前，双手放在哈利肩上。“这不是你的错，哈利。听见没有？事情根本难以避免。这不是你的错。”

此刻天色已明显变暗，风势强劲，桉树不断摇晃，让树枝挥舞个不停，仿佛打算从地面挣脱，开始笨重地移动，像科幻小说家约翰·温德姆笔下的三尖树，被路过的暴风赋予了生命。

“蜥蜴在唱歌。”哈利突然在后座说。这是他们自进入车里这么久以来的第一句话。沃特金斯转过身去，莱比则从镜子里看着他。哈利咳了几声。

“这是安德鲁以前说的。蜥蜴与蜥蜴族的人，拥有通过唱歌制造狂风暴雨的能力。他说，蜥蜴族用唱歌、拿石刀自残的方式创造了大洪水，为的是淹死鸭嘴兽，”他虚弱地笑了笑，“几乎所有鸭嘴兽都死了。但还有几只活着。你知道它们做了什么吗？它们学会了在水底下呼吸。”

第一滴大雨打在风挡玻璃上，发出了声响。

“时间紧迫，”哈利说，“图文巴很快就会发现我们打算抓他，接着就会像老鼠躲进地底一样消失无踪。我是我们中唯一能与他联系的人，现在你可能想知道我能否控制自己。我该怎么说呢？我想我很爱那个女孩。”

沃特金斯看起来十分不安，莱比则缓缓点头。

“但我得学会在水底下呼吸。”哈利说。

下午三点半。

在会议室里，没有人留意到电风扇的哀号。

“好了，我们都清楚要抓的对象，”哈利说，“我们也知道，他以为警方尚不知情。他可能以为我正在捏造嫁祸给埃文斯·怀特的证据。不过这一情况恐怕不会维持太久。我们不能让那些居民一直没有电话可用，再说，要是我们虚构的线路问题一直没修好，马上就会让人觉得可疑。

“我们已经派了警员盯梢，以防他在家附近出现。游艇那里也是。但我个人相信他相当谨慎，在无法完全确认安全之前绝不轻易犯错。今天晚上，他就会发现我们去过他家，这应该算是相当实际的假设。这件事给了我们两个选择。我们可以直接发出通报，让事情登上电视，希望我们能在他消失前抓住他。这么做的问题在于，打造出那个警报系统的人肯定早有预防措施。只要他看见自己的照片出现在屏幕上，我们就得冒着他躲进地下的风险。第二个选择是在他察觉我们紧追在后之前，利用这段时间，在他没那么戒备的情况下逮住他。”

“我投我们去抓他一票。”莱比说，从肩上挑掉一根头发。

“抓他？”沃特金斯说，“悉尼有超过四百万人，我们对他的位置完全没有头绪。我们甚至连他在不在悉尼都不知道！”

“这点毋庸置疑，”哈利说，“至少他在一个半小时以前，人还在悉尼。”

“什么？有人看到他吗？”

“苏永。”哈利把发言权交给始终保持微笑的警探。

“手机！”他开口说，就像是在课堂上被要求大声朗诵课文一样。

“所有手机通信都要经由基站接收与发射信号才能联系。电话公司可以看见用户的信号通过哪些基站接收。每个基站的信号覆盖范围约莫是半径十公里。人口密集区的信号就很好，这时手机信号通常会被两个或更多基站覆盖，有点像无线电接收器。这代表你在打电话时，电话公司可以确定你在哪个基站的信号覆盖范围内。要是这通电话的信号同时经过了两个基站，就可以缩小范围，知道你是在两个基站覆盖范围的重叠地带。以此类推，要是信号同时被三个基站收到，范围就更小了。因此，虽然手机无法像一般电话那样追查至特定地址，但也可以为我们指出方向。

“到目前为止，我们仍与电话公司的三个家伙保持联系，他们正在追踪图文巴的信号。我们可以把会议室的电话当成与他们联系的专

线。就目前来说，我们只有从两个基站同时接收信号，而重叠区域覆盖了整个城市、港口与半个伍尔卢莫卢。但好消息是，他还在移动当中。”

“我们还需要一点运气才行。”哈利插话。

“我们希望他会移动到三个或更多基站重叠的小范围内。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提前警告并派出所有的民用车辆，这样或许有一丝机会找到他。”

沃特金斯似乎不太确定。“所以他现在正在和别人通话，而且在一个半小时前也打过电话，两次信号都被悉尼的基站接收到了？”他说，“所以我们只能指望他继续用他妈的手机聊天，好让我们找到他？要是他没打电话呢？”

“我们可以打给他，不是吗？”莱比说。

“真聪明！”沃特金斯满脸通红，“好点子！我们可以每隔十五分钟就打给他，假装成语音闹钟之类鬼扯的东西！这将告诉他，用电话聊天可不是什么好点子！”

“不需要这么做，”苏永说，“他不需要跟任何人通话。”

“那要怎么……”

“只要他的手机还开着就行。”哈利说，“图文巴似乎没留意到这点，只要手机没关机，每隔半小时就会自动发送短信，告诉基站它还开着。这个短信就跟通话一样，会被基站记录下来。”

“所以……”

“所以让我们保持线路畅通，煮点咖啡，好好地坐着，开始祈祷。”



54 好听力

机器般的声音通过电话扩音器传出。

“三号与四号基站接收到了他的信号。”

苏永指向白板上的悉尼地图。每个基站范围都被画上圆圈，并标记了编号。

“皮蒙特区、格利伯与巴尔曼的一大片重叠区域。”

“他妈的！”沃特金斯咒骂着，“范围太大了。时间呢？他尝试过打回家吗？”

“六点，”莱比说，“他在一小时内拨了两次他家的电话号码。”

“他很快就会发现事情不对劲。”麦科马克说，再度站了起来。

“但现在还没。”哈利静静地说。这两小时里，他始终坐着没动，椅背斜靠在会议室后方的墙上。

“气象报告有什么消息？”沃特金斯问。

“只说天气会变得更糟，”莱比说，“今晚因为飓风影响，风势会很强。”

几分钟过去了。苏永不断喝着咖啡。

“喂？”电话扩音器传来声音。

沃特金斯跳了起来。“请说。”

“用户正在用手机，信号来自三号、四号和七号基站。”

“等一下！”沃特金斯看着地图，“范围是在皮蒙特区的一小部分还有达令港，对吗？”

“没错。”

“妈的！要是他在九号与十号基站的范围内，我们就能逮到他了！”

“他打给谁？”麦科马克说。

“我们的电话转接站，”那个机器般的声音说，“他问他家的电话号码出了什么问题。”

“妈的，妈的，妈的！”沃特金斯的脸涨红得就像甜菜根，“他就快跑了！我们现在就发出通报！”

“闭嘴！”有人厉声响应。会议室里陷入死寂。“抱歉，长官，我措词不当。”哈利说，“但我建议我们在草率地做出任何决定前，还是先等到下一次的开机信息比较好。”

沃特金斯看着哈利，眼珠子像是要掉出来似的。

“霍利说得对，”麦科马克说，“坐下，沃特金斯。不到一小时电话就恢复了。这代表除非图文巴关掉手机，否则在他发现之前，我们还有一次，最多两次接收到信号的机会。皮蒙特区与达令港就地理位置来看面积不大，但那是悉尼晚上人口最密集的中心区域。派一堆车过去只会制造混乱，让图文巴趁机逃脱。我们继续等。”

六点四十分，电话扩音器传来消息。

“三号、四号与七号基站接收到了信号。”

沃特金斯发出呻吟。

“谢谢，”哈利说，关掉麦克风，“跟上一次的区域相同，这代表他已经停止移动了。他到底会在哪儿？”

他们全围在地图前。

“说不定他去练拳了。”莱比说。

“说得对！”麦科马克说，“那个区域有健身房吗？有谁知道那家伙在哪里训练吗？”

“我去查一下，长官。”苏永说，随即离开。

“还有其他想法吗？”

“那一区的观光景点晚上都还开着，”莱比说，“说不定他在谊园？”

“这种天气，他肯定会待在室内。”麦科马克说。

苏永回来了，摇了摇头。“我打给他的教练。他什么也不说，所以我只好告诉他我是警察。图文巴的健身房在邦代枢纽站那里。”

“干得好！”沃特金斯说，“你觉得他的教练会在多久之后打给图文巴，问他警察找他干吗？”

“时间紧迫，”哈利说，“我得打给图文巴。”

“你要问出他的位置？”沃特金斯问。

“是想确认状况，”哈利说，拿起话筒，“莱比，确认开始录音，大家保持安静！”

每个人都停在原地。莱比瞥了一眼老旧的卡带式录音机，朝哈利竖起大拇指。哈利大口呼吸，拨打号码时他的手指感觉像是麻痹了一样。电话响了不到三声，图文巴便接起来。

“喂？”

那声音……哈利屏住呼吸，话筒紧压在耳朵上。他可以听见那里有其他人的声音。

“哪位？”图文巴低声说。

那里满是孩子的喧哗声。接着，他听见图文巴冷静而低沉的笑声。

“好吧，除了哈利还会有谁呢？真奇怪，我正想到你，没想到你就打来了。我家的电话似乎出了点问题，我在想是不是你搞的鬼。我希望跟你无关，哈利。”

还有一个声音。哈利集中精神，但无法确定。

“你一声不吭，让我有点紧张。我不知道你想干吗，但或许我该挂断这通电话。是这样吗，哈利？你在试着找到我吗？”

那声音.....

“妈的！”哈利大喊，“他挂断了。”他重重地坐到椅子上，“图文巴知道是我。他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倒带，”麦科马克说，“叫马格斯过来。”

苏永跑出会议室，他们开始播放录音带。

哈利无法控制自己。当他听见图文巴的声音再度从扩音器响起时，后颈的汗毛全竖了起来。

“那地方肯定有很多人，”沃特金斯说，“那个‘砰’的一声是怎么回事？听起来像是小孩子。他是在游乐场吗？”

“倒带，再放一次。”麦科马克说。

“哪位？”图文巴重复，接着则是一声巨响，以及孩子们的叫声。

“这究竟.....”沃特金斯开口。

“那是拍水的声音，相当响亮。”声音自门口传来。他们转过身去。哈利看见一颗小小的棕色头颅与黑色鬃发，八字胡与一副又小又厚的眼镜连在一个巨大的身体上，让他的身体看起来像是用自行车打气筒灌满了气，随时都会爆炸似的。

“赫苏斯·马格斯，听力最好的警员，”麦科马克说，“他甚至还没瞎掉呢。”

“差不多了，”马格斯低声说，推好眼镜，“要我听什么？”

莱比再次播放录音带。马格斯闭上双眼听着。

“室内。砖墙。玻璃。没有任何消音设备，没有地毯或窗帘。很多人。年轻男女，有可能是一个年轻的家庭。”

“你怎么能光靠这些声音就知道这些？”沃特金斯怀疑地问。

马格斯叹了口气。这显然并非他第一次遭人质疑。

“你知道耳朵是多么神奇的器官吗？”他说，“它可以辨识出一百万种不同的空气压力。一百万种。一种相同的声音可以由几十种不同频率与元素组合而成。这就给了你一千万种选择。一本普通的字典大约只会收录十万个词汇。你有一千万种可选，剩下的只是训练而已。”

“我们可以在这段录音中听出哪些背景声？”哈利问。

“一百到一百二十赫兹之间的吗？很难说。我们可以在录音室把其余声音过滤掉，分解出每一种声音，但这需要时间。”

“这正是我们最缺的东西。”麦科马克说。

“但他是怎么在哈利没讲话的情况下认出哈利的？”莱比问，“直觉吗？”

马格斯摘下眼镜，心不在焉地擦拭镜片。

“说得好听点叫直觉，我的朋友，但其实是感官印象。一旦印象不够清晰，或不太可靠的话，我们就会认为那是一种感觉，在不自觉中察觉有什么不对劲，但又无法明确说出其中的关联性。这种时候大脑就会插手，让它变成我们所说的直觉。说不定那是因为……呃，哈利的呼吸声？”

“我屏住了呼吸。”哈利说。

“你先前在这里打过电话给他吗？或许是声音的空间感？背景噪声？人类对于噪声有极为惊人的优秀记忆力，比我们自己以为的还要好很多。”

“我先前在这里打过一次电话给他……”哈利看着那台旧风扇，“没错，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认得那个背景噪声。我之前去过那里。那个气泡……”

他转过身来。

“他在悉尼水族馆！”

“嗯，”马格斯说，眼镜上反着光，“还挺有道理的。我也去过那里。那个拍水声听起来像是一条很大的咸水鳄在挥动尾巴。”

当他再次抬起头时，会议室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55 一记左直拳，三发子弹

七点整。

暴风雨清空了街上的人和车，否则从警察局到达令港的这一小段路程里，他们可能危及一般百姓的性命。莱比已经尽力而为了，但不是有车顶上的蓝色警灯，那名独自走在路上的行人就会来不及在最后关头跳开，两辆迎面而来的车子也无法安全躲开。沃特金斯在后座咒骂个不停，麦科马克则在前座拨打悉尼水族馆的电话，叫他们协助警方做好准备。

他们转进停车场时，港口的旗帜全都在迎风招展，海浪拍打着码头边缘，海水飞溅起来。现场已经有几辆警车先抵达，穿制服的警察正在封闭各个出口。

麦科马克下达最后的命令。

“苏永，你把图文巴的照片发给每个弟兄。沃特金斯，你跟我一起去控制室——他们的摄影机遍布整座水族馆。莱比和哈利，你们负责搜索。水族馆会在几分钟内关闭。这里有无无线电，戴上耳机，把麦克风固定在衣领上，同时确认无线电的通信状况。我们会在控制室指示你们，懂吗？”

哈利下车时，一阵强风袭来，几乎把他吹倒在地。他们朝有屋檐的地方奔去。

“还好现在不像平常那样挤满了人，”麦科马克表示，由于短暂的冲刺而气喘吁吁，“肯定是天气的关系。如果他在这里的话，我们绝对可以找到他。”

他们与保安经理碰面后，麦科马克与沃特金斯跟着他前往控制室。哈利与莱比确认了无线电通话情况，接着被领过售票窗口，沿着走廊出发。

哈利检查了一下枪套中的手枪。不管是灯光还是人群，都让水族馆此刻显得完全不同。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就像自他和比吉塔来过这里之后，已过了一个纪元。

他试着不去想这件事。

“我们就位了，”麦科马克的声音在耳机里听起来很有把握，令人感到安心，“我们正盯着所有摄影机。苏永带几个警员正在检查厕所与咖啡厅。对了，我们也看见你们了。继续前进。”

水族馆的走廊让观众绕了一圈，回到起点。哈利与莱比逆时针走着，以确保所有人都正面朝他们走来。哈利心跳剧烈，口干舌燥，手心全是湿的。他们四周有外国人在窃窃私语，对哈利来说，这感觉就像在不同国籍、肤色和穿着风格的人海漩涡中游泳。他们穿过哈利与比吉塔曾共度一夜的那个海底隧道——现在孩子们就站在那里，鼻子紧贴着玻璃，看着日复一日丝毫不受干扰的海底世界。

“这个地方让我起鸡皮疙瘩。”莱比低声说，走路时把一只手放在外套里。

“答应我，不要在这里开枪，”哈利说，“我可不希望半个悉尼港的十几只鲨鱼在我腿边游来游去，可以吗？”

“别担心。”莱比回答。

他们走到水族馆的另一边，这里几乎空无一人。哈利咒骂了一声。

“他们七点就停止售票了，”莱比说，“现在还待在里头的观众都在往外走。”

麦科马克联系他们。“恐怕这里已经人去楼空了，弟兄们。你们最好还是回控制室吧。”

“在这里等着。”哈利对莱比说。

售票窗口外有个熟悉的面孔。他穿着制服，哈利一把抓住了他。

“嘿，本，你还记得我吗？我跟比吉塔一起来过。”

本回过头，看着一脸激动的金发男子。“对，我还记得，”他说，“哈利对吗？没错，没错，所以你又来了？大多数人都会回来。比吉塔还好吗？”

哈利咽了一下口水。“本，听我说。我是警察。你可能已经听说了，我们正在找一个非常危险的人。我们还没发现他，但我有种感觉，他还在里头。没有人比你更清楚这个地方了。这里有什么他可以躲起来的地方吗？”

本的脸上全是努力思索的深纹。

“这个嘛，”他说，“你知道玛蒂尔达，也就是我们那只咸水鳄的位置吗？”

“知道。”

“它就在提琴蜥那只狡猾的小浑蛋还有大海龟之间。我们移动了它的位置，打算做个池子，好让我们可以有几只新——”

“我知道它的位置。这件事很紧急，本。”

“好吧。要是你够瘦，又不太紧张的话，就可以从角落的有机玻璃跳过去。”

“到鳄鱼那边？”

“它有大半时间都在池子里半睡半醒。我们冲洗或喂食玛蒂尔达的那个门，距离角落那里有五到六级台阶。不过你的动作得快，因为咸水鳄的速度快到难以置信。在你意识到什么之前，它就已经用全身的两吨重量压上来了。一旦我们打算——”

“谢谢，本。”哈利拔腿就跑，人群闪至一旁。他揪起领口冲麦克风说：“麦科马克，我是霍利。我要去检查鳄鱼围栏里面。”

他一把抓住莱比的手臂，拖着他一起向前。“最后的机会，”他说。当哈利停在鳄鱼前方，开始助跑时，莱比惊恐得睁大了眼。“跟我来。”哈利说，跳上有机玻璃，身体荡了过去。

就在他的脚碰到另一边的地上时，池子里的水骚动起来。白色泡沫浮起，哈利走向门口，看见水中有辆“绿色的一级方程式赛车”正开

始加速，它的身形低矮，小小的蜥蜴般的脚在身体两侧像搅拌机一样快速转圈。他一脚踩空，在松软的沙地上滑了一跤。他听见身后远方传来低吼声，眼角余光瞥见“赛车手”的“安全帽”浮了起来。他再次起身，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至门口，抓住门把。在那个瞬间，哈利脑中浮现门锁上的可能性，但下一刻，他已进到门内。《侏罗纪公园》的片段出现在他脑中，他反手闩上了门，以防万一。

他从枪套中拔出枪。潮湿的房间满是洗涤剂与腐鱼的臭味。

“哈利！”麦科马克用无线电对讲机说，“首先，你还有更简单的路可以走到现在的位置，而不是直接穿过鳄鱼的进食区。其次，你给我好好地待在原地，冷静下来，等莱比绕过去。”

“听不到……信号很差……长官，”哈利说，用指甲刮着麦克风，“我要……一个人……去……”

他打开房间另一侧的门，看见中间有座旋转楼梯。哈利猜楼梯通往海底隧道，决定向上爬。楼梯平台有另一扇门。他抬头望向楼梯上方，却没看见其他的门。

他转动门把手，用左手小心翼翼地推开门，枪口始终瞄准着前方。里头漆黑如夜，腐败的鱼腥味让人难以忍受。

哈利在门后的墙上找到电灯开关，他用左手按下，却没有反应。他让门开着，试探性地往前踏出两步，脚下传来碎裂的声响。哈利猜到了那是什么，无声地退回到门口。有人把天花板的灯泡打破了。他屏住呼吸，仔细聆听。还有其他人在房间里吗？抽风机的声音隆隆作响。

哈利轻轻地退回楼梯平台。

“麦科马克，”他小声对麦克风说，“我想我找到他了。听着，帮我个忙，拨他的手机号码。”

“哈利·霍利，你在哪里？”

“现在就拨，长官。拜托了。”

“哈利，别让这件事变成私人恩怨。这是——”

“今天很热，长官。你愿意帮我这个忙吗？”

哈利听见麦科马克沉重的呼吸声。

“好吧，我现在就打。”

哈利用脚把门轻轻推开，张腿站在门口，双手将枪举在身前，等待手机铃声响起。时间流动的感觉就像水滴永远不会滴落。说不定只过了两秒而已。四周依旧寂静无声。

他不在这里，哈利想。

然后同时发生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麦科马克开口：“他关了……”

第二件事是，哈利发现门口出现了一个人影，就像一只飞翔的野生动物。

第三件事是，哈利的世界就像流星雨一样炸开来，视网膜上全是红色斑点。

哈利想起他与安德鲁前往宁宾镇时，安德鲁给他上的拳击课。职业拳击手的一记勾拳，通常足以让没受过训练的人昏迷过去。通过移动臀部，他可以把上半身的力量全部灌注在勾拳上，从而挥出具有强大力道的一击，让对方大脑瞬间短路。一记正中下巴的上勾拳无疑能让你放倒在地，送你进入梦乡。而一名右撇子拳击手的完美右直拳，也让你很难有机会在挨拳后还站得笔直。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没看见迎面而来的一击，身体就不会有反应，从而避开。就算只是轻微地转动头部，也能明显降低冲击力。这也是你很少会看见拳击手被一记决定性攻击击倒的原因。

唯一可以解释哈利没有失去意识的原因，肯定是那个黑暗中的男子站在哈利左侧。由于哈利站在门口，他无法从旁边击中他的太阳穴，否则根据安德鲁的说法，那一拳肯定没有问题。哈利用双手将枪举在身前，所以他无法挥出一记有效的勾拳。就连右直拳也办不到。因为，这代表他得直接站在枪口前方。而剩下的唯一选择则是左直拳，也就是被安德鲁斥为“女人拳”的攻击，顶多适合用来挑衅，在街头斗殴中能为对手留下一点淤伤而已。关于这点，安德鲁可能是正确的，但这记左直拳还是让哈利往后飞至旋转楼梯处，后背撞上栏杆边缘，差点翻了过去。

纵使如此，他睁开双眼时，人依旧是站着的。房间另一侧的门开着，他肯定图文巴是从那里跑了。除此之外，他也很肯定自己听见的

撞击声是手枪自金属台阶向下滚落的声音。他决定先去捡枪。他自杀般朝台阶下方扑去，擦伤了手肘与膝盖，在枪从边缘弹起，即将落入二十米深的楼梯井时抓住了它。他挣扎着半跪起身，咳了几下，确定他来到这个该死的国家后，已经失去了第二颗牙齿。

他站了起来，差点当场晕倒。

“哈利！”他听见有人大喊。

除此之外，他还听见下方传来门被用力撞开的声音，感觉到有人跑上台阶时引发的震动。哈利把目标转向正前方，看着房间另一侧半开的门，脚步蹒跚地走进昏暗中，觉得自己的肩膀已经脱臼了。

“图文巴！”他在风中大喊，环顾四周。他前方是整座城市，后方则是皮蒙特大桥。他正站在水族馆的屋顶，在强风中不得不紧紧抓着安全梯的顶部。港口的海水全被翻搅成白色泡沫，他可以在空气中尝到盐的味道。他朝下方看去，一个黑影正沿着安全梯向下移动。人影停了一下，环顾四周。他的左方有一辆开着闪光灯的警车，前方栅栏另一侧则是两具自水族馆建筑中向外突出的水槽。

“图文巴！”哈利大喊，试图举起手枪，但肩膀让他难以平举。哈利愤怒而痛苦地大吼。人影自安全梯跳下，跑到栅栏处，准备翻越过去。哈利此刻才意识到对方的企图——他想进入有顶盖的水槽建筑物，从后方游上一小段距离，前往码头另一侧。在那里，他可以在几秒内便消失于人群中。哈利吃力地爬下楼梯。他朝栅栏冲去，像是要把它撞毁似的，用一只手臂撑住身体跳了过去，重重地落在水泥地上。

“哈利，报告你的情况！”

他拔下耳机，蹒跚地走向建筑物。门是开着的。哈利跑进里头，跪倒在地。他前方的拱形屋顶底下有吊在钢索上的电灯，灯光就照在自悉尼港隔出的一小块水槽中。一条狭窄的浮桥自水槽中间穿过，还有一条路直接通往那里。图文巴就在那儿。他穿着一件黑色高领套头衫与长裤，动作轻松优雅地在那条不断晃动的狭窄浮桥上奔跑着。

“图文巴！”哈利第三次大喊，“我要开枪了！”

哈利朝前俯身。他不是无法站直身子，而是举不起手来。他瞄准黑色人影，扣下扳机。

他第一枪打中图文巴前方的地上，但后者仍继续以轻松完美的姿

态向前跑去。哈利把准心向右移，这回则打中图文巴身后的地上。此刻他们相距将近一百米。哈利脑中浮现出一个荒谬的想法：这就像在挪威厄肯区的射击场里练习一样——电灯吊在天花板上，回音响彻在墙壁间，脉搏在扣着扳机的手指上跳动，大脑进入沉思般高度集中的状态。

就像在厄肯区的射击场一样，哈利想，开枪击出第三发子弹。

图文巴往前一头倒下。

哈利后来在证词中表示，他猜那一枪击中了图文巴的左大腿，因此不太可能夺去他的性命。但每个人都知道，由于他在一百米以外开枪，这个说法就跟胡乱猜测差不多。哈利想怎么说都行，没人能证明事情与他说的不同，因为根本没有尸体可供检验。

哈利抵达浮桥时，图文巴正倒在地上尖叫，半个身子淹在水中。哈利觉得头晕恶心，所有东西变得一团模糊——海水、屋顶的灯光，以及左右摇晃的浮桥。哈利跑了起来，想起安德鲁曾说爱情是比死亡更难解的谜团，也想起了那个古老的故事。

血液沸腾着涌上他的耳朵。哈利就是年轻战士瓦拉，而图文巴则是那条叫作巴巴的大蛇，夺走了他心爱穆拉的生命。为了爱，巴巴此刻非死不可。

麦科马克在后来的陈述中表示，他无法确定在枪声之后，哈利·霍利在麦克风中究竟大喊了什么。

“我们只听到他边跑边喊了些什么，说不定是挪威话吧。”

就连哈利自己也说不出他喊了些什么。

哈利拼命似的冲上浮桥。图文巴的身体痉挛着，抽动得让整座浮桥摇晃不已。哈利一开始以为有什么东西撞到了浮桥，后来才发现自己差点因为猎物而误入险境。

是大白鲨。

它的白色头颅自水中冒出，张开了嘴。一切就像慢动作一样。哈利可以肯定它的目标是图文巴，但它无法一次就稳稳地咬住，于是将他拖回水中，伴随着尖叫声潜入水底不见了。

不能用手，哈利想着。他回忆起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回与祖母在

翁达尔斯内斯镇过生日的事。当时他们在玩漂浮苹果的游戏，试着用嘴巴咬起漂在浴缸上的苹果，他母亲由于笑得太厉害，后来还得躺在沙发上休息。

还有三十米，他认为自己可以办到。但鲨鱼又回来了。它与哈利十分近，哈利可以看见它冷酷的双眼正在转动，像是陷入狂喜，耀武扬威地展示出它那副双排牙齿。这一回它成功地咬住了一只脚，使劲地左右甩动头部。水花四溅，图文巴被甩到空中，就像一个没有骨头的娃娃，尖叫声忽地停下。哈利抵达了那里。

“你这只该死的怪物，他是我的！”他哀号着，举起枪来，朝水池一口气清空弹夹。海水散出一片猩红，就像红色果汁一样。在下方海底隧道的光线中，哈利看见大人与孩子们挤在周遭，看着一切的结局，一场真实而骇人的戏码，一场将与“小丑谋杀案”争夺小报年度事件的盛宴。



56 刺青

吉恩·比诺什无论从外表还是说的话来看，都像是那种彻底过着摇滚生活的人。他过得很好，因此直到生命旅程抵达终点，都从未打算改变。

“我猜他们那里也需要一个优秀的刺青师，”吉恩说，蘸了一下针，“撒旦在折磨人的时候，肯定会想来点不同的花样。你不这么认为吗，老兄？”

那名客人醉醺醺的，低垂着头，所以可能无法理解吉恩的哲学观，连针头刺进肩膀时也没有感觉。

一开始，这家伙走进他的小店，用模糊不清的声音，以及唱歌般的奇怪口音说出他的需求时，吉恩拒绝了这桩交易。

吉恩回答说，他们不帮像他这种人刺青，要他第二天清醒后再过来。但这家伙在桌上放了五百元，要他做只需收一百五十元的工作。最近几个月的生意有点清淡，于是他拿出除毛器与清香剂，开始工作。这家伙拿出酒瓶想请他喝一口时，他还是拒绝了。吉恩·比诺什干刺青这行已有二十年了，他对这份工作相当自豪，认为真正的专业人士不应该在工作时喝酒。无论什么情况下也绝不喝威士忌。

结束后，他在那个玫瑰刺青上贴了一些卫生纸。“别晒到太阳，第一个星期只能用清水冲洗。好消息是，今天晚上就不会痛了，所以你明天就可以把这个拿掉。坏消息是，你一定会想回来刺更多图案。”他笑着说，“每个人都是这样。”

“我只想要这个。”那家伙说，摇摇晃晃地走出店门。



57 一千二百一十九米与一个结束

门开了，呼啸的风声震耳欲聋。哈利张开双腿，蹲了下来。

“准备好了吗？”他听见一个声音在他耳旁大喊，“在一千二百一十九米拉开降落伞，千万别忘了计时。要是你在三秒内还没感觉到降落伞打开，那就是出了问题。”

哈利点头。

“我要上了！”那人大喊。

强风吹着那名身穿老旧黑色跳伞装的人，哈利看着他爬到外头，在机翼下方的位置停下，头盔下的头发不断拍动。哈利瞥了一眼胸前的高度计。上面显示目前比三千米还要高些。

“再次感谢！”他朝飞行员大喊，飞行员转过头来，“别担心，老兄！这比在大麻田里抽大麻还爽！”

哈利伸出右脚。这就像他小时候前往翁达尔斯内斯镇过暑假，开车行经居德布兰河谷时，打开车窗将手伸出去“飞翔”的感觉。他想起了转动手掌时，风吹在手上的感觉。

飞机外的风势惊人，哈利得强逼自己的脚移动到跳伞的平台上。他在心中按照约瑟夫告诉他的方式数着——“右脚，左手，右手，左脚”。他站在约瑟夫旁。有几片较小的云加速朝他们飘来，先是将他们围住，接着又飘开。他们的下方犹如一块由绿色、黄色与棕色布料组成的拼布。

“驾驶舱确认！”约瑟夫朝他的耳朵大吼。

“确认中！”哈利大喊，朝驾驶舱的飞行员望去，对方朝他竖了个大拇指，“确认完毕！”他瞥了一眼约瑟夫，他戴着头盔与护目镜，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

哈利从平台往前倾，抬起右脚。

“地平线！上！下！出发！”

他跳入空中，感觉自己被吹至了飞机后方，而飞机仍不受影响地往前飞去。他从眼角看见飞机转弯，随即意识到他才是转动的那方。他望向弧形的地平线，天空变得越来越蓝，直到与海军探险家库克航行过的蔚蓝色的太平洋交融到一起。

约瑟夫抓住他，把哈利调整成更适合自由落体的姿势。他检查高度表。二千七百四十三米。天哪，他们还有无穷尽的时间！他扭转上半身，举起双臂转了半圈。他成了超人！

西边是蓝山山脉，它之所以是蓝色，是因为那里有相当特别的桉树，从远方就能看到树木散发的蓝色蒸气。这是约瑟夫告诉他的。他还说，那后头就是他的祖先、那些半游牧的原住民称之为家的地方。那里是一望无际的干旱平原，也就是内陆地带，是这块大陆占地最广的区域，也是个炙热无情的地方，似乎没人能在那里存活。但约瑟夫的族人在白人来到之前，已经在那里生活了数千年。

哈利往下望去。下面的一切看起来如此平静、荒芜，这是个和平、善良的星球。高度计显示二千一百三十四米。约瑟夫如约放开了他。这严重违反了训练守则，但他们独自来这里跳伞，早就破坏了所有规则。哈利看着约瑟夫用手臂夹住身体，获得水平方向的速度，在他的左侧以惊人的速度俯冲而下。

接着只剩哈利一人，就像我们总会遇见的情况一样。但在离地一千八百二十九米的自由落体状态下，这种感觉实在好太多了。

那个灰暗的星期一早晨，克莉丝汀在饭店房间里做出了她的选择。或许她醒来时，新的一天还没开始，她便已感到精疲力竭，于是望向窗外，决定她再也无法忍受了。哈利不知道她决定离开的心路历程。人类的灵魂是一片幽深黑暗的森林，所有的事都只能独自决定。

一千五百二十四米。

或许她做出的是正确的抉择。空药瓶代表她至少没有一丝犹豫。反正总有结束的一天；总有时候到了的那天。铁了心要离开这个世

界，肯定是有些让人痛苦的事。当然，只有少数人是因为软弱和一些根本不值得的事才这么做的。

一千三百七十二米。

其余的人则渴望活下去。单纯而毫不复杂。好吧，或许没那么单纯，而是此刻一切都在离他很远的下方。精准地说，是在下方一千二百一十九米才对。他抓住橘色把手朝腹部右侧拉，干脆地拉开伞索，开始计算下坠的高度：“一千零二，一千零一……”

它们天生就是那个样子，让我们想一脚踹下去。

[挪威] 尤·奈斯博——著 谢孟蓉——译

蟑 螂

K a k e r l a k k e n e

Jo Nesbø

他发现这件案子背后爬窜着某种无孔不入的东西……

作品销量突破4000万册 《蝙蝠》之后再掀热潮

尤·奈斯博 大师崛起之作

挪威国家读书俱乐部主荐书

雄踞《纽约时报》《出版人周刊》《洛杉矶时报》、美国独立书商协会畅销榜！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博集天卷 CS-BOOKY

版权信息

书名：蟑螂

作者：【挪】尤·奈斯博

译者：谢孟蓉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11-01

ISBN：9787540494636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尾声

旅泰挪威人的圈子里流言四起，
说他们的某任大使并非死于曼谷街头的车祸，
而是死于谋杀，且案情疑云重重。
这种说法没有证据，却是很好的故事题材。
读者切勿将本书提及的人事与真实人事混淆，
真实要比小说怪异得多。

曼谷，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第一部

“你知道吗……我每次到扶那布机场，都会有这种非常沮丧的感觉，好像有个东西结束了。有东西结束了，新的东西开始了。”

1

一月七日，星期二

交通灯转绿，大卡车、汽车、摩托车、嘟嘟车吼声隆隆，越来越响，蒂姆看见罗宾逊百货公司的玻璃都震动起来。接着车流开始移动，那面展示红色丝质长裙的橱窗渐渐消失在他们身后的黑暗中。

蒂姆搭的是出租车，不是挤满人的公交车，也不是锈迹斑斑的嘟嘟车，而是一辆有空调的出租车，司机嘴巴闭得紧紧的。她往后靠上头枕，尽力享受这趟车程。没问题的。一辆助力车从他们旁边冲出去，后座的女孩穿着紧身红T恤，戴着挡风镜、安全帽，茫然看了他们一眼。抓紧呀，蒂姆心里想。

他们在拉玛四世路，司机在一辆大卡车后面停下来。卡车冒出的废气又浓又黑，遮得车牌都看不清楚。废气通过空调系统以后冷却了，变得几乎没有味道，几乎。她含蓄地摆了摆手，表示她被呛到了；司机瞄了瞄镜子，把车切到外线。没问题的。

蒂姆的人生向来如此。出身农家，家里有六个女儿；六个太多了，她父亲说的。七岁的时候他们站在黄沙中一边咳嗽一边挥手，目送载着大姐的牛车颠颠簸簸地走上和土色水坝并行的乡间小路；人家给了姐姐干净的衣服、一张往曼谷的火车票，还有写在名片背面的帕蓬街地址。姐姐的眼泪像瀑布一样落下，就连蒂姆用力把手挥到快要断了也没用。她母亲摸摸她的头，说确实不轻松，但也没那么糟，至少姐姐不必在一个又一个农家之间辗转，像她母亲嫁人之前一样，做人家的夸埃（kwai）。再说，黄小姐已经答应了，会好好照顾她。她父亲点了点头，从黑黑的牙齿之间吐出槟榔汁，又补了一句话，说酒吧里的法朗人（farang）^[1]愿意花大钱买新来的女孩子。

蒂姆本来不明白母亲说的“夸埃”是什么意思，但她不打算问。她

当然知道夸埃就是牛，他们家和周围大多数的农家一样买不起牛，该犁田的时候就雇用在附近四处出租的水牛。后来她才知道牵牛的女孩子也叫夸埃，因为她的服务也是交易的一部分。那是传统。她希望自己可以尽早遇到愿意要她的农夫，不会等到过了年纪。

蒂姆十五岁的某一天，父亲叫了她的名字，他正手拿斗笠蹚过稻田，太阳照在他身后。她没有马上应声。她直起腰，细细看着小农地四周的青山，闭上眼睛，听着叶间喇叭鸟的声响，呼吸桉树和橡胶树的气味。她知道轮到她了。

头一年她们四个女孩住一间房，床也好，食物、衣服也好，什么都共享。衣服又特别重要，因为没有漂亮衣服，就揽不到最好的客人。她自己学跳舞，自己学微笑，自己学着看哪些男人只想喝酒，哪些想买春。她父亲已经跟黄小姐谈好钱寄回家里，所以头几年她没见过几个钱。不过黄小姐对她很满意，时间一久，也就多留了一些钱给蒂姆。

黄小姐满意是有原因的。蒂姆工作卖力，而且客人会点酒。她还待在那儿没辞职，黄小姐就该庆幸了，有几次就差那么一点她就走了。有个日本人想娶她，但是她一开口要机票钱，他就收回了提议。有个美国人带她去普吉岛，为她推迟了归期，还买钻戒给她；他走的第二天， she 就把钻戒拿去当了。

有些人给钱很小气，要是她抱怨，就会叫她滚。有些人叫她做这做那，要是她不全部照做，就会跟黄小姐投诉。他们不知道一从酒吧买走她的时段，黄小姐那份钱就入袋，蒂姆就是自己的老板了。她自己的老板。她想起橱窗里的红裙子。母亲说得没错，确实不轻松，但也没那么糟。

而且她做到了保持天真的笑容和开怀的笑声。他们喜欢。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这样，她才会得到厉旺在《泰国日报》刊登的那份工作，头衔是“客户关系专员”。厉旺是个皮肤黝黑的小个子，在市郊的素坤逸路上开汽车旅馆，客户主要是有特殊要求的外国人；说是特殊，也不到她应付不来的地步。坦白说，她喜欢这工作，胜过在酒吧跳几小时的舞，而且厉旺给钱大方，唯一的缺点是从她住的邦兰普区公寓到那里，要花好长时间。

该死的塞车！车子又完全停住了。她跟司机说要下车，虽然这样她得穿越塞得满满的六个车道，才到得了马路另一边的旅馆。一下出租车，空气就像一条又热又湿的毛巾裹上来。她寻找能走的空隙，一手捂着嘴，心里知道捂着也一样，曼谷没有别种空气可以呼吸，不过

至少可以挡挡臭味。

她在车流中穿梭，一度得避开一辆皮卡；那上面坐了满满一车的男孩子，都在吹口哨。又有一度她差点被一辆丰田车钩掉高跟鞋的带子。然后她到了马路对面。

厉旺抬起眼，看着她走进空荡荡的接待区。

“晚上没生意？”她说。

他点头表示不高兴。过去一年有过几次这种情况。

“你吃过没有？”

“吃过了。”她骗他。他是好意，但是她没心情吃他在里间煮的稀稀糊糊的面条。

“你要等等，”他说，“那个法朗人想先睡一觉，他好了会打电话。”

她唉声叹气。“你明知道我午夜之前要回到酒吧。”

他看看手表。“给他一小时。”

她耸耸肩，坐下来。要是十年前她这样讲话，可能早就被他轰出去，但是现在，能赚的钱他每一块都得赚。没错，她大可走人，只是走掉的话，这一趟大老远的就是白来了。而且她欠厉旺人情，比他更差的皮条老板她也遇到过。

捻熄第三根烟以后她用厉旺的苦茶漱口，站起来用柜台上面的镜子最后一次检查妆容。

“我去把他叫醒。”她说。

“嗯。有没有带溜冰鞋？”

她提起她的袋子。

她走在汽车旅馆一栋栋矮房之间空荡的碎石车道上，鞋跟咯吱咯吱响。一二〇号房就在最里面，她没看见外头有车，但是窗户里有光，所以他可能已经醒了。一阵微风掀起她的短裙，却没让她凉快一些。她渴望季风，渴望雨水，就像经历几个星期的水灾、泥泞和洗晒

之衣物发霉后，她会渴望干燥无风的季节。

她用指节轻轻敲门，挂上她的腼腆笑容，“你叫什么名字？”已经备在嘴边。没人应门。她再敲一次，然后看看手表。那件裙子应该可以砍个几百铢，就算是罗宾逊百货卖的也可以。她转转门把，惊讶地发现门没锁。

他趴在床上，她乍看之下以为他在睡觉。接着她看见蓝色玻璃的反光，玻璃刀柄从那件俗艳的黄外套上突出来。很难说脑海里闪过的念头哪一个最早，但肯定有一个是“这一趟大老远的终究是白来了”。然后她终于动得了声带，不过那声尖叫被洪亮的喇叭声淹没，素坤逸路上有辆大卡车正在鸣笛闪避粗心大意的嘟嘟车。

2

一月八日，星期三

“国家剧院。”喇叭传出懒洋洋的带着鼻音的报站声音，轻轨电车的门弹开，达格芬·托胡斯踏入湿冷的黑暗中。空气刺痛刚刚刮过胡子的脸颊，借着奥斯陆市内俭省的霓虹灯光，他可以看见嘴里呼出的气息在空气中凝结起来。

现在是一月初，他知道这冬天再过一阵子就会好过些，到时候峡湾结冰，空气就会干燥起来。他开始沿着德拉门路往外交部走。孤零零的出租车从他身旁驶过，就那么两三辆，此外街道仿如空城。对面互利保险公司大楼的大钟在黑暗的冬日天空中亮着红光，告诉他现在才六点。

他在门口拿出他的门禁卡。“职务：处长”这行字印在达格芬·托胡斯十年前的大头照上方，照片里钢边镜框后面的眼睛盯着相机，下巴凸出，眼神坚定。他刷了卡，按了密码，推开维多利亚露台大楼 [2] 沉重的玻璃门。

将近三十年前，二十五岁的他来到这里，此后并不是每一扇门都这么好开。在外交部为有志公仆设置的外交学院里，他没有完全融入周遭人事，因为他操一口浓重的厄斯特达尔口音，又一身乡土味（有个同期进来的贝兰姆市公子哥就这样说过他）。其他有志于外交官职的人都是政治、经济、法律科班出身，父母不是学者、政治家，就是他们梦想跻身其间的外交部精英；他自己却是农家子弟，拿的是奥斯区高职农科的学历。他倒也不觉得多困扰，只是心知肚明，真正的朋友对他的仕途很重要。托胡斯努力学习社交礼仪，又更加努力工作，

弥补不足；不管与别人的差距多大，有件事大家都一样：他们对人生的目的地都还只有模糊的想法，都知道唯一有出路的方向，就是向上。

托胡斯签了名，对警卫点点头。警卫把他的报纸和一枚信封从玻璃窗底下推过来。

“有别人……”

警卫摇头。

“你最早到，托胡斯，向来都是。信封来自通信处，昨晚送过来的。”

大楼电梯一路往上，托胡斯看着楼层号码一个又一个闪过。他认为每一个楼层代表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时期，所以每个早上都要回顾一遍。

二楼代表的是学习外交课程的头两年，那些漫长又没有明确答案的政治、历史研讨，还有悬梁刺股熬过的法文课。

三楼代表的是分发驻外。他在堪培拉待过两年，之后在墨西哥城待了三年。说起来算是很棒的城市了。对，没的抱怨。他是把伦敦和纽约列为第一志愿，没错，但这两个派驻地人人都争着申请，所以他也打定了主意，不把这件事看作失败。

四楼，他回到挪威，少了丰厚的驻外福利、房屋津贴和随之而来的富裕无忧生活。他认识了贝丽特，贝丽特怀了小孩，等到可以申请外派职务的时候，她又怀了第二胎。贝丽特跟他出身同一个地区，每天都要跟她妈妈聊天。他决定再等一等，卖力工作，写冗长的报告分析与发展中国家的双边贸易，替外交部部长拟演讲稿，随着一路往楼上爬，得到他应得的认可。国家体制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竞争像外交部这么激烈，这里的层级分隔十分明显，托胡斯上班就像士兵上前线，头低低的，背掩护好，看到人就开枪。有几次也有人拍拍他的肩膀，他知道他已经得到“关爱的眼神”，所以努力跟贝丽特解释，自己可能弄得到去巴黎或伦敦的驻外机会，但是贝丽特在他们平淡的婚姻中第一次坚持己见，执意不让。他屈服了。

他往上爬升的态势消失得几乎无声无息。某一天早上他突然在浴室镜子里看见一个被推进支线轨道的处长，一个稍微有点影响力但永远到不了六楼的官员；一个再过十年左右就要退休的人，怎么可能到

得了。当然啦，如果他能搞一次骇人的政变，那就另当别论，可是那种把戏弄得好是升迁，弄不好是滚蛋。

无论如何，他还是一如既往，努力抢在别人前面。每天早上他第一个到办公室，可以安安静静读报看传真；开晨会的时候，别人刚坐下来揉揉惺忪睡眼，他已经想好结论，好像打拼的精神已经进入他的血液一样。

他打开办公室门锁，犹豫了一会儿才开灯。这个也有它的由来，倒霉的是这事已经传出去，变成部里的传奇故事。许多年前某一天，当时驻奥斯陆的美国大使一大早打电话给托胡斯，问他对卡特总统前一晚的谈话有什么想法。那时托胡斯才刚进门，还没读报、没看传真，绞尽脑汁也给不出答案。不用说，这件事毁了他的一整天。后来更惨，第二天早上大使又问他前晚的事件会对中东情势造成什么影响，电话打来的时候，他才刚打开报纸。次日早上，同样的事又发生。托胡斯在满腹疑问和缺乏信息中，回答得结结巴巴、语无伦次。

他开始提早到办公室，但是大使好像有第六感一样，每天早上他才刚坐进椅子上，电话铃就响起来。

一直到他发现大使住在外交部正对面的阿克尔酒店，他才弄懂中间的关联。大使喜欢早起，大家都是知道的，他当然会注意到托胡斯的办公室总是最早亮灯，于是想捉弄捉弄这个工作狂外交官。托胡斯出去买了个头灯，第二天早上在打开办公室的灯之前，就看完了所有的报纸和传真。他这样搞了将近三个星期，大使才作罢。

但是此时此刻，达格芬·托胡斯没空管那个爱开玩笑的大使了。他已经打开通信处送来的信封，加密传真的还原文稿盖了“顶级机密”四个字，文中的消息害他洒了咖啡，殃及桌上四散的文件。短短的内文留下许多想象空间，但是个中要义基本上是这样的：挪威驻泰国大使阿特勒·莫内斯陈尸曼谷一处妓院，背上插着一把刀。

托胡斯把传真又读了一遍才放下来。

阿特勒·莫内斯，前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前金融委员会主席（现在不管什么身份都得冠上“前”字了）。实在太难以置信，他免不了往阿克尔酒店瞥一眼，看看窗帘后面是不是站着人。发文者是曼谷的挪威大使馆，相当合理。托胡斯骂了句脏话。这事什么时候不发生，偏偏是现在？哪个地方不发生，偏偏在曼谷？该不该先通知内阁大臣阿斯基德森？不用，他很快就会知道了。托胡斯看看手表，拿起话筒拨给外交部部长。

毕悠纳·莫勒轻轻敲了敲门然后打开，会议室里的声音都安静下来，一张张脸转过来对着他。

“这位是毕悠纳·莫勒，犯罪特警队队长。”警察局局长一边说，一边招手让他坐下，“莫勒，这位是首相办公室内阁大臣阿斯基德森，还有外交部人事处处长达格芬·托胡斯。”

莫勒点点头，拉出一把椅子，想办法把那双不可思议的长腿塞进椭圆大橡木桌底下。他好像在电视上看过阿斯基德森那张年轻光滑的脸。首相办公室？一定出了大事。

“你这么快赶过来真是太好了。”内阁大臣卷着舌头说话，用手指神经兮兮地敲着桌子，“局长，请你简要介绍一下我们刚才讨论的内容。”

二十分钟前莫勒接到警察局局长打来的电话。她一句解释都没有，只是限他十五分钟内赶到外交部。

“阿特勒·莫内斯被人发现陈尸曼谷，可能是谋杀。”局长开始说。

莫勒看见托胡斯处长正在钢边镜框后面翻白眼，等到听完全部的叙述，他就明白了处长的反应。只有干警察的才会把一个人脊柱一侧插了一把刀、刀穿过肺又刺进心脏，说成“可能”是遭到谋杀。

“陈尸地点是旅馆房间，发现尸体的是一名女性——”

“妓院房间，”戴钢边镜框的人插嘴道，“一名妓女。”

“我跟一个曼谷的同事聊过，”警察局局长说，“他是个明白人，已经答应暂时把消息压下来。”

莫勒的第一直觉是质疑，为何要延后公开谋杀案？让媒体马上报道，通常可以引来线报，因为大家记忆犹新，证据都还是新鲜的。可是直觉告诉他这个问题会被认为幼稚至极。他改问他们指望消息能压多久。

“至少够我们整理出端得上台面的事件报告，”内阁大臣说，“现在这个版本不能用，你懂吧。”

现在这个？所以他们考虑过后，把真实版本否决掉了。莫勒这个犯罪特警队队长算是新官上任不久，目前为止还不必跟政客打交道，但是他知道职位升得越高，就越难跟他们保持距离。

“我懂现在这个版本很尴尬，但你说‘不能用’的意思是？”

警察局局长对莫勒使了个告诫的眼色。

内阁大臣看起来不为所动。“我们没多少时间，莫勒，不过我给你上一堂政治实务速成课。当然，我现在说的每一件事都要严格保密。”

阿斯基德森本能地调整了一下领带的结，莫勒记得在他的电视访问中看过这动作。“打从大战结束以后，我们第一次出现走中间路线的政党有不错的存活率的情况。这不是因为有国会的基础，而是因为首相刚好就要成为本国最不讨人厌的政客。”

警察局局长和外交部的处长露出微笑。

“可是呢，他的民望高低建立在一个脆弱的基础上，也就是他们最为擅长的：信赖。所有政坛人士都是这样，最重要的不是讨人喜欢或展现领袖魅力，而是获得信赖。你知道为什么前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那么受欢迎吗，莫勒？”

莫勒不知道。

“不是因为她迷人，而是因为民众相信她言行合一。信赖，信赖才是关键词。”

同桌其他人都点头，这显然是课程的一部分。

“再来说莫内斯大使，他和我们现任首相关系密切，两人不但是好朋友，政治之路也紧密交织。他们一起求学，一起在党内崛起，从青年运动的现代化进程中打出生路；当时他们年纪轻轻就一起选上议员，两个人甚至还合租一套公寓。两人都成为党主席热门人选的时候，莫内斯自愿退出公众视野，全力支持首相，我们才免去了一场折磨人的党内对决。以上这些意思很明显，就是首相欠莫内斯人情。”

阿斯基德森舔了舔嘴唇，往窗外看去。

“换句话说，莫内斯大使没受过任何外交训练，要不是首相使力，他也不会去曼谷。这话听起来可能有裙带关系的味道，但是这种裙带关系还是可以接受的，始作俑者是社会主义党，广为应用的也是社会主义党。雷于尔夫·斯滕当上驻智利大使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外交部资历。”

那双眼睛重新聚焦到莫勒身上，一丝调皮的神色在里面闪耀。

“我确定我不必多加强调，你也知道这件事会如何破坏人民对首相的信赖，我是说万一大家知道他的好友兼党内同志、他亲自任命的大使，被人发现身在妓院，而且还死于谋杀。”

内阁大臣摆摆手示意警察局局长继续说，但是莫勒忍不住。

“谁没有朋友去过妓院？”

阿斯基德森翘起嘴角微笑起来。

戴钢边镜框眼镜的那个外交部处长咳了几声。“你该知道的都知道了，莫勒，请相信我们的判断。现在需要有人来确保调查方向不会转到……不恰当的方向。不用说，我们大家都希望缉拿凶手归案，一个也好，有共犯也好，但是谋杀案相关情节必须保密，除非将来另行通知了。为了国家好，你懂了吗？”

莫勒低头看着手。为了国家好。去你的。他家的人从来就不擅长听命行事，他父亲的警阶从来没有往上升。

“经验告诉我们，真相通常很难隐藏，托胡斯先生。”

“确实。我会代表外交部负责这项任务。你也知道，这件事有点难办，需要跟泰国警方密切配合。因为事涉大使，所以我们多了一些缓冲空间，有外交豁免权什么的，但我们走的还是条高空钢索。所以我们希望派去的人办案技巧熟练，有跨国警务经验，又办得出结果。”

他停下来看着莫勒。莫勒正在思考，为什么自己对这位下巴盛气凌人的外交官莫名地就是没好感。

“我们可以组一个小组——”

“不要小组，莫勒，太显眼。而且你们局长觉得派大队人马去，对跟当地警方打好关系没什么帮助。派一个人。”

“一个？”

“局长已经建议人选了，我们认为不错，现在想问问你对这个人的看法。局长跟他在悉尼的同事聊过，据说这个人去年冬天在那里办英厄·霍尔特谋杀案，表现出色。”

“我在报上看过案情，”阿斯基德森说，“让我印象深刻。应该就是他了把？”

莫勒吞了吞口水。所以局长已经建议派哈利·霍勒去曼谷，叫他过来，只是要让他保证哈利是最优秀的警力，是这件差事的最佳人选。

他环视会议桌。政治，权力，影响力。这是一场他根本无法理解的游戏，但是他知道这件事最后总会有利于自己，知道他现在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会左右他的前途。警察局局长建议了人选，就是在冒险把脖子伸出去，可能他们哪一个人就要求找霍勒的直属长官背书吧。他看着他的上司，想解读她的表情。当然啦，哈利的状况也可能会顺遂起来，而且如果他建议不要派哈利，不是会害局长倒霉吗？他自己也会被他们要求提出替代人选，如果那个警员搞砸，结果就换成“他的”头在砧板上。

莫勒看着挂在警察局局长头上的画。特吕格夫·赖伊，首任联合国秘书长，挪威人，一副傲慢跋扈的样子俯视着他。又一个政客。透过窗户，他看见冬季微弱日照中的公寓屋顶、阿克什胡斯堡垒，还有伫立大陆酒店顶端、在寒风中颤抖的公鸡风标。

莫勒知道自己是个称职的警察，但是这项游戏不一样，而且他不知道规则。他父亲会建议他怎么做？嗯，当时老莫勒警员从来不需要应付政治，却知道如果想让人家把自己放在眼里，什么事情最重要，而且还规定儿子要完成第一阶段法律课程，才能进入警察学院。他乖乖照父亲说的做，毕业典礼结束后，父亲情绪激动，一直清喉咙，一直拍着儿子的背，拍到他不得不叫停为止。

“好建议。”莫勒听到自己用清楚响亮的声音说。

“很好，”托胡斯说，“我们想要这么快听到意见是因为……当然啦，一切都很紧急。他得放下手上所有事情，明天就走。”

好吧，或许此刻哈利需要的就是这种工作，莫勒希望如此。

“抱歉，我们得拿走你的一员大将。”阿斯基德森说。

犯罪特警队队长毕悠纳·莫勒得克制自己，才不会爆出笑声。

他们在沃玛川奈街的施罗德酒馆找到他。这家庄严古老的酒馆位于东西奥斯陆交接的十字路口，说实话是古老多过庄严。庄严的部分主要仰赖当局的决策，他们针对烟雾弥漫的厅室下达了古迹保护令，但是保护令并不把顾客纳入范围内，就是那些被追杀、濒临绝种的老酒鬼，万年学生，还有早已盛年不再的花花公子。

趁着门口吹来一阵风，一时间两名警员透过重重烟雾，看见他们要找的人正坐在一幅阿克尔教堂的画底下。他的金发剪得极短，一根根直挺挺的；瘦脸上有疤痕，胡子有三天没刮；虽然不太可能超过三十五岁，胡子却已经露出一丝灰白。他自己一个人坐着，直着腰背，身上穿着那件双排扣外套，仿佛随时要离开。仿佛面前那杯啤酒不是快乐源泉，而是不得不做的差事。

“我们听说可以在这里找到你，”年长的那个开口，在他对面坐下来，“我是汤姆·瓦勒。”

“看到那个坐在角落的人了吗？”哈利头也不抬就说。

汤姆转头看见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盯着一杯红酒，身体一直前后摇着，看起来冻坏了。

“他们叫他最后的莫希干人。”

哈利抬起头，露出灿烂笑容。他的眼睛好像蓝白色大理石，上面布着血丝。那双眼睛现在聚焦在汤姆的衬衫上。

“商船船员，”他咬字一丝不苟，“几年前这里好像有很多，现在几乎没半个。他在打仗的时候被水雷打中两次，自以为是是不死之身。上个星期，打烊以后我看到他睡在葛立思达街的雪堆里。路上空荡荡的，一片漆黑，气温零下十八摄氏度。我摇了摇他，他清醒了些，只是看着我，然后叫我滚。”他大笑。

“你听我说，霍勒——”

“昨天晚上我过去他那桌，问他记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我是说我救了他一命，让他不至于冻死。你猜他说什么？”

“莫勒要见你，霍勒。”

“他说他死不了。他说：‘我可以忍受在这个糟糕的国家当个没人要的商船船员，可是如果连圣彼得都不要跟我沾上边，就太凄惨了。’你听到了吗？‘连圣彼得——’”

“我们奉命带你到局里。”

又一杯啤酒落在哈利面前的桌上，发出砰的一声。

“结账吧，莉塔。”他说。

“两百八。”她不必看她的单子就答得出来。

“天哪。”年轻的那个警员喃喃自语。

“可以了，莉塔。”

“哦，谢谢。”她走了。

“本市最好的服务，”哈利解释，“有时候你两只手不必挥老半天，她就可以看到你。”

汤姆的额头一紧，浮出一条血管，像一条长满疙瘩的蓝色虫。

“我们没时间坐在这里听你胡扯醉话，霍勒，我说你就省了那一杯……”

哈利已经小心地把杯子举到唇边，喝了起来。

汤姆往前靠过去，努力压低音量。“我知道你的事，霍勒，而且我不喜欢你。我觉得他们几年前就应该把你踢出去，你这种人会害警察失去民众的敬意。不过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那个，我们是来带你回去的，队长是个好人，他可能会再给你一次机会。”

哈利打了个嗝，汤姆又往后靠回去。

“干什么的机会？”

“给大家看你有多少能耐。”年轻警员露出孩子气的笑容说。

“我这就给你看我有多少能耐。”哈利微笑，举杯就口，头往后仰。

“够了，霍勒！”看着哈利的喉结在胡子拉碴的下巴底下一上一下，汤姆的脸颊红了起来。

“高兴了吗？”哈利一边问，一边把空杯子放回面前。

“我们的任务——”

“我管你什么任务。”哈利把双排扣外套扣上，“莫勒想干吗可以自己打电话给我，要不就等到我明天上班。我现在要回家了，希望接下来十二小时我不会看见你们的脸。失陪……”哈利挺起一米九二的身高，往侧边踉跄一步。

“你这个自大狂，”汤姆往后一仰，摇起椅背，“你这个废物，要是报道澳大利亚事件的那些记者知道你没种——”

“没种干吗？瓦勒？”哈利还在笑，“把喝醉的十六岁小孩关起来，因为他们剃了莫希干头？”

年轻警员看了汤姆一眼。去年警察学院有流言一传再传，说有一些年轻朋克在公共场所喝酒，被抓进拘留室用包着橙子的湿毛巾殴打。

“你一向不懂团队精神，”汤姆说，“你就只想到你自己。每个人都知道芬伦区那次是谁开的车，知道为什么一个好警察会一头撞上围栏。因为你是个酒鬼，霍勒，因为你酒驾。局里把事实掩盖起来，你就该感激不尽了，要不是他们顾虑家属还有警局的名声——”

陪着汤姆来的年轻警员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例如这天下午，他学到一边侮辱人、一边摇椅背是很蠢的行为，因为如果被侮辱的人走过来，一记右直拳送到你的两眼之间，你根本无从防备。施罗德的顾客经常跌到地上，所以酒馆里安静不到一两秒，就恢复了嗡嗡的谈话声。

他把汤姆扶起来，眼角瞄到哈利的外套下摆已经出了门口，消失无踪。“哇，喝了八杯有这样的身手还不赖，哦？”他才说着，一看见汤姆的眼神，就闭了嘴。

哈利迈开大步，漫不经心地走在多弗列街结冰的人行道上。他的指节并不痛，要到明天清早，疼痛或后悔才会袭来。

他值勤的时候不喝酒（虽然以前这样干过），可是奥纳医生主张，每一个新的发作期都是在旧发作期结束的时候开始的。

这个胖嘟嘟的白发人和彼得·乌斯季诺夫^[3]酷似，他笑得好厉害，双下巴都抖起来了；当时哈利正在跟他解释，自己已经跟死对头金宾威士忌保持距离，规定只能喝啤酒，因为他不太喜欢啤酒。

“你酒瘾很重，只要一打开酒瓶，酒瘾就会再次上来。这件事上不能妥协，哈利。”

好吧。他以前能挣扎着靠两条腿走回家，大体上还能脱掉衣服，第二天能去上班。情况不是一直都这样的。哈利把啤酒叫作过渡办法；他只不过是需几杯入喉即倒的黄汤，让他可以睡觉，如此而已。

一个戴黑色皮草帽的女人经过，跟他打了声招呼。是认识的人吗？去年很多人跟他打招呼，尤其是接受电视访问以后。那次上电视，安妮·格罗尔沃尔德 [4] 问了他射杀连环杀手的心情如何。

“哦，心情比坐在这里回答这种问题好。”他说完歪嘴笑了一下，结果这句话在去年春天红极一时，引用次数仅次于某政客针对一项农业政策的辩护词：“绵羊是不错的动物。”

哈利把钥匙插进苏菲街公寓的门锁。他已经想不起来为什么搬到毕斯雷区住，可能是因为德扬区的邻居开始用奇怪的眼神看他，还跟他保持距离；一开始他还将之理解为别人对他表示的尊敬。

很好，这里的邻居不会烦他，不过如果他又没踩好台阶，往后滚到了底下的楼梯平台，邻居偶尔会出现在走廊上，看看是不是一切平安。

酒瘾复发是一直到十月才开始，在办小妹的案子遇到瓶颈、止步不前之后他就开始喘不过气，又开始做梦。把梦挡开的方法，他只知道一种。

他尝试过振作起来，带小妹去劳兰的小屋度假，可是她从遇袭之后就变得内向退缩，也不像以前那么常笑。所以他打过几次电话给父亲，但是对话的时间不太长，父亲透露出了不想被打搅的意思后就会挂断。

哈利关上公寓的门，大喊说他回家了；他满意地点点头，因为没有人回话。怪物什么体形、身高都有，不过只要他们别在他回家的时候等在厨房里，他就有机会睡个安稳的好觉。

4

一月九日，星期四

哈利踏出门口，冷空气猛然扑面而来，他不自觉地喘了口气。他

抬头看看屋宇之间渐红的天空，张口呼出苦味和高露洁牙膏的气味。

他在霍勒伯广场搭上沿着维哈文街轱辘行驶的电车，找到座位，打开《晚邮报》。又一起奸童案。最近几个月已经有三起，全是挪威人，在泰国当场被捕。

报纸社论请读者不要忘记，首相在竞选期间承诺加强对性犯罪的侦查，包括挪威人在国外的罪行在内。社论还质问什么时候可以让民众看到成果。

内阁大臣阿斯基德森代表首相办公室出面表示，此刻正与泰国政府商讨如何取得进一步的调查权。

“此事刻不容缓！”《晚邮报》的主笔写道，“人民期望看到行动，身为基督徒的首相不应放任此种暴行继续肆虐。”

“进来！”

哈利打开门，毕悠纳·莫勒打哈欠的嘴直接映入眼帘。他靠在椅背上，桌子底下长长的腿突了出来。

“你来啦。我昨天在等你，哈利。”

“听说了。”哈利坐下来，“我喝醉的时候不工作，反之亦然。这是我的原则。”这句话意在达到讽刺的效果。

“身为警察，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警察，哈利，不管是不是清醒。我还得说服汤姆不要告发你，你知道吗？”

哈利耸耸肩，表示这个话题他言尽于此。

“好啦，哈利，现在不讲这个。我有个任务要给你，照我看你没资格出这个任务，但是我反正都会派给你。”

“如果我不接，你会高兴吗？”

“少来侦探马洛 [5] 那一套了，哈利，不适合你。”莫勒粗鲁地说。哈利得意地傻笑，他知道队长喜欢他。“我还没告诉你是什么任务。”

“在我下班后派车来接我，看起来应该不是要我去指挥交通。”

“没错，让我讲完好吗？”

哈利干笑一声，往椅子前面靠。“我们把想法说出来好吗，队长？”

什么想法？莫勒差点要问出口，不过克制住只点了个头。

“我现在不是干重要任务的人，老大，我想你也看到了目前的进展，或者说目前的毫无进展，或是勉强进展。我做我的工作，那些例行公事，努力不妨碍别人，努力在清醒的状态打卡上班、打卡下班。如果我是你，我会把任务派给别人。”

莫勒叹了口气，费了好大劲把两腿收回来，然后站起身。

“我可以说说我的想法吗，哈利？这件事要是让我来决定，任务就会是别人的，可是他们要你，所以这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哈利……”

哈利抬头小心谨慎地看着。去年毕悠纳·莫勒帮他解决够多麻烦了，多到他知道迟早都得还这些人情债。

“等一下！他们是谁？”

“上面的人。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就会让我生不如死的人。”

“我接这个任务又可以得到什么？”

莫勒尽力皱起眉头，不过他老觉得要在自己那张坦率稚气的脸上摆出严肃的表情，实在很难。

“你可以得到什么？你得到薪水，这段时间的薪水。拜托，你可以得到什么！”

“啊，我现在懂了，老大，上头的人觉得，破了去年悉尼那案子的警察一定是顶尖高手，你分内的工作就是要那个警察乖乖听令。我没说错吧？”

“哈利，请不要太过分。”

“我没说错。我昨天看到汤姆那张脸的时候也没做错，所以我才回去想了一晚。现在我的提议是这样：我是好孩子，我会乖乖出勤，任务结束以后，你给我两个警探，两个月全归我，还有我们可以完整

读取所有数据。”

“你在说什么？”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如果是你妹妹的强奸案，恐怕我只能拒绝，哈利，那个案子已经结了，彻底结了，记得吧？”

“我记得，老大，我记得那份报告，上面说：因为她有唐氏综合征，有可能被某个偶然结识的人弄大了肚子，就捏造强暴事件来隐瞒事实，这种情节并不难想象。对，没错，我记得。”

“没有确凿的——”

“她没有隐瞒任何事情，天哪，我去了她松恩区的公寓，在浴室洗衣篮看到她的胸罩都被血浸透了。他威胁过要割掉她的乳头，她很害怕。她以为每个人都像她一样，这个穿着西装的男人请她吃了晚餐，问她想不想到他的酒店房间一起看电影，她以为他只是亲切友善而已。而且就算她记得房间号码，房间也早就用吸尘器打扫过了，从她被强暴以后床单也换过不下二十次，不会有多少确凿的证据。”

“没有人记得看到过沾血的床单——”

“我在饭店工作过，莫勒，你想不到几个星期可以换掉多少沾到血的床单，大家一天到晚都在流血。”

莫勒猛力摇头。“抱歉，你之前也有过证明的机会了，哈利。”

“不够，老大，还不够。”

“永远都不够。可是你也得有个限度。我们的资源——”

“好吧，给我一个有空的人，一个月。”

莫勒突然抬起头，眯起一只眼睛。

哈利知道自己被识破了。

“你这个狡猾的王八蛋，你一直都想接这个任务，对不对？你只是一定要先做一点交易。”

哈利把下唇嘟起来，来回摇头。莫勒往窗外看出去，然后叹了口气。

气。

“好吧，哈利，我看看我能使多少力，但要是你搞砸了，我就得做几个决定，队上某些人可是认为我早就该做。你也知道是什么意思，对吧？”

“知道，屁股吃一脚，老大。”哈利露出微笑，“什么任务？”

“希望你的薄西装已经干洗过，还记得护照放在哪里。你的班机十二小时后起飞，前往遥远的目的地。”

“越远越好，队长。”

哈利坐在松恩区那间窄小公寓靠门的椅子上，他的妹妹坐在窗边，借着底下街灯的光看雪花飘落。她吸了几次鼻子，因为她背对着哈利，所以哈利看不出来是因为冷，还是因为他马上就要远行。她住在福利院已经两年了，在那里过得还算不错。发生强暴和人工流产以后，哈利曾经带着几件衣服和一个盥洗包住进来，但是没多久她就告诉他差不多该走了，她已经是女孩子了。

“我很快就会回来，小妹。”

“什么时候？”

她离窗户很近，所以每次讲话，呼出来的气就凝成一朵玫瑰。

哈利坐到她后面，把手放到她背上。他从微微的震动感觉到她快哭了。

“我抓到坏人以后就立刻回家。”

“是……”

“不是，不是他。抓完这个我就会抓他。你今天跟爸讲过话吗？”

她摇摇头。他叹口气。

“他不打电话来，你就打给他。帮我做这件事好不好，小妹？”

“爸爸每次都不讲话。”她低声说。

“爸爸很伤心，因为妈妈死了，小妹。”

“可是已经过去很久了。”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让他再开口讲话了，而且你得帮我。可以帮我吗？可以帮我吗，小妹？”

她一语不发，转过身来抱住他，把头埋进他的肩膀。

他摸摸她的头发，感觉到自己的衬衫越来越湿。

行李箱打包好了。哈利已经打过电话给史戴·奥纳，说他要飞去曼谷出差。奥纳没说什么，哈利也不太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打电话去，也许是跟一个可能会好奇他人在哪里的人讲，感觉还不错？哈利不觉得打电话给施德罗的酒保会是好主意。

“把我给你的维生素B注射液带去。”奥纳说。

“为什么？”

“这样如果你想戒酒，日子会好过一点。新环境呀，哈利，会是个好的开始，你知道。”

“我会考虑一下。”

“光考虑还不够，哈利。”

“我知道，所以我不需要带那些注射液。”

哈利把行李箱仔细放进出租车后车厢的时候，住在这条街前头学生宿舍的一个男生，穿着太紧的牛仔外套，正靠着墙打战，一边吐着烟圈。

“出门啊？”

“对。”

“往南？”

“曼谷。”

“一个人？”

“对。”

“好了，不用说了。”

他对哈利竖起大拇指，眨了眨眼睛。

哈利从报到柜台后面的女人处拿了机票，然后转身。

“哈利·霍勒？”戴钢边眼镜的男人打量着他，露出苦笑。

“你是？”

“达格芬·托胡斯，外交部。我们想祝你顺利，还有，确定一下你已经了解这项任务的……棘手之处，毕竟所有事情都进行得很匆忙。”

“谢谢你的关心，据我所知，我的工作找到凶手，但是不要引起太多注意。莫勒已经给我指示。”

“好，谨慎很重要，不要相信任何人，就算自称替外交部做事的人也不能相信，他们可能其实是……呃，比如说《每日杂志报》派来的。”

托胡斯张口好像要笑，但哈利看得出来他是认真的。

“《每日杂志报》记者不会在翻领上别外交部徽章，托胡斯先生，也不会在一月穿西装外套。对了，我从文件里看到，你是我在外交部的联络人。”

托胡斯点头，多半是对自己点。然后他伸出下巴，把嗓子压低半个音。

“你的班机很快就要飞了，不耽误你太久，你就听听我要说的这些话。”

他把两只手从外套口袋拿出来，交握在身前。

“你今年贵庚，霍勒？三十三？三十四？你还有大好前程。我做了一点调查，你有才干，高层的人显然也喜欢你，而且护着你，只要一切顺利，前途要走多远就有多远。不过你要一屁股摔得四脚朝天也不是太难，而且可能三两下就拖着你的弟兄一起下去，然后你会发现你所谓的朋友突然间都远在天边。所以你最好想办法站稳脚步，霍勒。为了每个人好。这是溜冰老手给你的忠告。”他嘴上笑起来，眼睛却在仔细观察哈利，“你知道吗，霍勒，我每次到扶那布机场，都

会有这种非常沮丧的感觉，好像有个东西结束了。有东西结束了，新的东西开始了。”

“是吗？”哈利说着，心里在想登机门关闭之前是否来得及到酒吧喝一杯啤酒，“嗯，偶尔这样一次也是好事。我是说重新来过。”

“但愿如此，”托胡斯说，“但愿如此。”

[1] 泰语，指欧裔人种。——编者注，下同

[2] 位于奥斯陆的一座历史建筑，现为挪威外交部办公所在地。

[3] Sir Peter Alexander Ustinov（1921—2004），英国演员，参演《尼罗河上的惨案》和《阳光下的罪恶》，以侦探赫尔克里·波洛一角闻名。

[4] Anne Grosvold（1950—），挪威知名记者。

[5] 即菲利普·马洛，作家雷蒙德·钱德勒创造的虚构人物，出现在《长眠不醒》和《漫长的告别》中。

第二部

每次他闭上眼睛，眼底就会出现一个裸体泰国男孩被车头灯照亮的身影，所以他宁愿再睁着眼睛一会儿。或许他还是该买那一提啤酒的。

5

一月十日，星期五

哈利扶了扶墨镜，看着廊曼国际机场外面一整排的出租车。他觉得好像走进了浴室，而且有人刚刚打开滚烫的洗澡水。他知道应付高湿度的秘诀就是忽略它，任汗水淋漓，想别的事就好。相较之下光照才是麻烦，阳光穿透便宜的塑料墨镜，直达他那双发亮的酒鬼眼睛，害得他头痛加剧；原本只是太阳穴隐隐作痛而已。

“先生，打表还是计两百五十铢？”

哈利努力集中注意力听出租车司机讲的话。这趟飞行像地狱一样，苏黎世机场的书店只卖德文书，飞机上播的电影是《威鲸闯天关》^[1] 第二部。

“打表好了。”哈利说。

坐在他旁边那个喋喋不休的丹麦人无视他已经醉醺醺的事实，给了他一大堆在泰国旅游免于受骗的窍门；这显然是个讲不完的话题。他一定以为挪威人都天真无邪，每个丹麦人都有责任拯救他们免于受骗。

“什么都要杀价，”他说，“这就是重点，知道吧。”

“如果我不杀价呢？”

“你会害了我们。”

“什么？”

“你会变成帮他们哄抬价格的共犯，害大家在泰国都要花更多

钱。”

哈利端详着那个男人，他穿着象牙白万宝路衬衫和崭新的真皮凉鞋。端详完，他决定再多喝几杯。

“苏拉萨路——一号。”哈利说完，司机露出笑容，把行李箱放进后车厢，然后打开门等着哈利上车。他进了车子，发现方向盘在右边。

“我们挪威人会抱怨英国人坚持靠左开车，”开上高速公路以后他说，“可是最近我听说世界上靠右开的人比靠左的多，你知道为什么吗？”

司机瞥了瞥后视镜，咧嘴笑得更灿烂。

“苏拉萨路，对吗？”

“因为在中国得靠右。”哈利一边咕哝，一边庆幸这条穿过雾蒙蒙的高楼市景的高速公路直得像一根灰色的箭；他可以感觉到，只要一个急转弯，就会让他把瑞士航空班机上吃的蛋卷吐飞到后座椅子上。

“为什么计程表不动？”

“苏拉萨路，五百铤，行吗？”

哈利往椅背靠过去，抬头看天空。呃，他抬头，是因为没有天空可看，只有一片被看不见的太阳照亮的雾霾罩顶。曼谷，天使之城。天使戴着口罩，挥刀划过空气，努力想记起来早先的天空是什么颜色。

他一定睡着了，因为张开眼睛的时候，车子没在动。他坐起来，看见四周都是车子。沿路露天小店和工坊一家紧挨着一家，人行道上人潮来来往往，看似都知道要往哪里去，而且行色匆匆，急着到达目的地。司机已经打开窗户，嘈杂的市井噪声和电台声混在一起，滚烫的车里有股车辆废气味和汗臭味。

“塞车吗？”

司机带着笑容摇头。

哈利牙齿咬得嘎吱作响。他是不是在哪里读过，说你吸入的铅迟

早会跑到大脑里，而且会让你记忆力减退？不对，还是会让你精神异常？

好像奇迹一样，车流突然开始移动，摩托车和助力车蜂拥而上，冲向十字路口，完全不怕丢了命或者缺胳膊少腿。哈利就看到了四次差点肇事的情况，每次都千钧一发。

“没出车祸真是不可思议。”哈利开口打破车里的沉默。

司机看着镜子微笑。“有车祸。很多。”

等到他们终于抵达苏拉萨路的警察局，哈利已经得出结论：他不喜欢这个城市。他想要屏住呼吸，做完工作，跳上第一班回奥斯陆的飞机，不是最好的班机也没关系。

到了警局，有名年轻警员来迎接哈利，他自我介绍，说名叫阿诺。阿诺身材瘦高，短发，脸长得亲切友善。哈利知道，过不了几年那个表情就会变了。

电梯载满了人，而且有臭味，感觉好像被人塞进装着汗臭运动服的袋子里。哈利比其他人的高出两个头，有一个人抬头看着这个高大的挪威人，惊讶得笑出了声。还有一个人问了阿诺问题，然后对哈利说：“啊，挪威，是……是……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帮我想一下。”

哈利露出微笑，想要摊摊手表示歉意，可是没空间摊手。

“有啦，有啦，很有名的！”那个男人不放弃。

“易卜生？”哈利猜测，“南森？”

“不是不是，更有名！”

“哈姆逊？格里格？”

“不是，不是。”

那人板着一张脸看他们在五楼走出电梯。

“欢迎来曼谷，哈利。”

警察局局长个子小，皮肤黝黑，显然打定主意要展现他们泰国人

也知道西方人打招呼的方式。他握紧哈利的手，热切地摇了摇，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

“不好意思没去机场接你，只是曼谷的交通……”他指了指身后的窗户，“地图上看起来不远，可是……”

“我明白你的意思，长官，”哈利说，“大使馆也这样说。”

接着是沉默，他们面面相觑。局长微笑。这时传来敲门声。

“进来！”

一个光头从门后探出来。

“进来，克拉姆利，挪威的警探已经来了。”

“哦，那个警探。”

那个头长出了身体，但是哈利得眨两次眼睛才能确定不是出现幻觉。克拉姆利一副宽肩，几乎跟哈利一样高，光秃秃的头颅上有抢眼的下巴肌肉，双目深蓝，嘴唇又薄又直；身上穿着浅蓝色制服衬衫，大码耐克运动鞋，还有裙子。

“丽兹·克拉姆利，凶案组督察。”局长说。

“听说你是办凶杀案的顶尖高手啊，哈利。”她站在他前面，两手叉腰，美国口音很明显。

“这个嘛，未必吧……”

“未必吗？你一定有两下子，他们才会把你从半个地球外送到这里来，你不觉得吗？”

“大概吧。”

哈利垂下眼帘。他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过于强势的女人。

“我是来帮忙的，如果帮得上忙。”他挤出一个微笑。

“这样的话，你大概是时候戒酒了，是吧？哈利？”

局长突然在她背后爆出响亮尖厉的笑声。

“他们就是这样，”她一字一句大声地说，仿佛局长不在场，“他们为了不让任何一个人没面子，什么都做得出来，譬如假装我在开玩笑。但我不是在开玩笑，凶案组归我管，有什么看不顺眼的我就会说，在这个国家这样做会被认为没礼貌，但是我照做不误已经十年了。”

哈利闭上眼睛。

“我从你的脸色看得出来你觉得难为情，哈利，可是醉醺醺的侦查员对我一点用都没有，我相信你也知道。明天再来吧，我找人带你去你的公寓。”

哈利摇头，清了清喉咙。“恐飞。”

“抱歉，再说一次？”

“我有飞行恐惧症。喝金汤力会有用。还有我脸红是因为酒精开始从毛孔蒸发了。”

丽兹·克拉姆利仔细打量他，然后搔搔她的光头。

“真可怜。时差还好吗？”

“非常清醒。”

“很好，你正好赶上鉴识组汇报进展，之后我们会去案发现场，顺路先去一趟你的公寓。”

“这是你的办公室。”丽兹经过时顺手一指。

“那里有人坐。”哈利说。

“不是那里。那里。”

“那里？”

他看到一张塞进长桌下的椅子，桌边有人一个挨一个坐着。那张椅子前面的桌面只够放一本笔记本和一台电话。

“我看看能不能弄到别的地方给你，如果你在这里的时间延长的话。”

“我真心希望不会。”哈利喃喃自语道。

督察把她的部队召进会议室，“部队”成员准确地说有阿诺、顺通（一本正经的娃娃脸年轻人）和朗山（部门内年纪最大的警探）。

朗山坐在那里似乎沉浸在报纸中，但是偶尔会用泰语插几句话，丽兹会仔细速记在她的小黑本子上。

“好，”丽兹合上本子说，“我们五个人就尽力破案吧。既然我们有一位同事是挪威人，现在开始所有对话都用英语。朗山是我们跟鉴识组的联络人，你可以开始了。”

朗山小心翼翼地折好报纸，又清了清喉咙。他头发渐稀，眼镜戴在鼻梢，还挂了条眼镜绳，让哈利联想到厌倦教书的老师。他看着周遭一切，有一点目中无人，有一点冷嘲热讽。

“我跟鉴识组的苏帕瓦迪问过，不意外，他们在旅馆房间找到一大堆指纹，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属于死者。”

其他指纹也没有辨识出相符的人。

“而且这不好办，”朗山补充说，“就算那家汽车旅馆生意不好，起码也有一百个人的指纹在里面。”

“门把上有没有找到指纹？”哈利问。

“恐怕太多了，而且没有完整的。”

丽兹把她那双穿耐克脚放到桌子上。

“莫内斯可能是直接到床边，他没必要在里面转来转去、到处留指纹。凶手碰过门把之后至少还有两个人碰过，那个妓女蒂姆；还有旅馆老板厉旺。”

她对朗山点点头。朗山又拿起报纸。

“验尸结果跟我们的假设相符，致命凶器是那把刀。刀穿过左肺以后刺进心脏，整个心包膜里都是血。”

“心包填塞。”哈利说。

“不好意思，你说什么？”

“这种情况叫作心包填塞，就好像在铃铛里面塞棉花，心脏没办

法跳动，被自己的血闷死。”

丽兹厌恶地做了个鬼脸。

“好，我们暂时放下鉴识报告，去看看实物吧。哈利，我们先让你安顿好，去汽车旅馆的路上再接上你。”

在拥挤的下楼电梯里，他认出一个人的声音。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索尔斯克亚 [2] ！索尔斯克亚！”

哈利伸长了脖子，微笑着肯定他的答案。

所以他才是全世界最知名的挪威人呀，一个在英国工业城市当替补前锋的足球员，打败了所有探险家、画家、作家。再仔细一想，哈利认为那个男的或许是对的。

大使馆给他的公寓在香格里拉饭店对面的时髦大厦里，非常窄小，四壁萧条，但是有一间浴室，有一架电扇在床边，还有一窗湄南河景致。大河流过，广阔，黄浊，哈利站在窗边，看着河上一艘艘狭长的木舟来来往往，长篙上的螺旋桨沿途搅起脏水。河对岸新建的饭店和百货公司拔地而起，在一大片没有明确界线的白砖屋之间，显得高高在上。你很难估计出这个城市究竟有多大，因为视线只要往几个街区以外探索，就会发现城市消失在一团金褐色的雾霭里。不过哈利相信这是个大城，非常大。他推开窗户，喧嚣铺天盖地而来，航空公司给的耳塞已经遗落在电梯里，他到现在才听到这城市的噪声有多么震耳欲聋。远远的楼底下可以看见丽兹的巡逻车停在人行道旁，像一只火柴盒玩具车。他打开一罐热热的啤酒，从飞机上带下来的，然后确认了胜狮啤酒不像挪威啤酒那么糟，颇感欣慰。现在看起来，这天剩下的时间会好过得多。

6

一月十日，星期五

督察使尽全身的力气按喇叭。真的是全身的力气。她往前把胸部压到丰田大吉普车的方向盘上，喇叭声大鸣。

“泰国人不会这样，”她大笑，“反正也没用，你按喇叭他们也不让你过，这个跟佛教有关。可是我忍不住，管他的，我美国来的。”

她又往前靠到方向盘上，周围的摩托车骑手装出看向别处的样

子。

“他还在旅馆房间里？”哈利忍住哈欠问。

“最高层下的令。通常我们会尽快进行解剖，第二天就火化，但是他们希望你先看过。不要问我为什么。”

“我可是办凶杀案的顶尖高手啊，还是你已经忘了？”

她用眼角瞄他，突然把车子切进一个空隙，然后大力踩下油门。

“别耍小聪明，这里可不是你想的那样，大家不会因为你是个法朗人就认为你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比较可能的情况是反过来。”

“法朗人？”

“洋人，老外，半贬义半中性的词，看你怎么用。你就记住这点，就算泰国人对你客客气气，也不代表他们的自尊有什么问题。你算走运了，今天是顺通和阿诺值班，我相信你有办法给他们留下好印象；为了你好，我希望如此。如果你闹出笑话，以后要跟这个部门共事问题可就大了。”

“我怎么有印象这个部门是归你管？”

“我是这么认为。”

他们已经上了高速公路，而且她不顾引擎的抗议，把油门踩到底。天色已经开始变暗，西边一颗樱桃红的落日正沉入摩天大楼之间。

“污染至少还带来美丽的夕照。”丽兹回应了他的思绪。

“跟我讲讲这里的娼妓业。”哈利说。

“跟交通一样糟糕。”

“我见识到了。但是这里是什么说了算？怎么运作的？是传统那种派人在街上拉皮条、有老鸨管着的普通妓院，还是妓女自己独立营业？她们去酒吧、跳脱衣舞、在报纸上登广告，还是在购物中心拉客？”

“以上皆有，但是不止这些；曼谷没试过的就等于在哪里都没试

过。不过她们大多在钢管舞酒吧工作，跳跳舞，哄客人买酒，当然她们可以抽成。酒吧老板不对这些女孩子负责，最多就是给她们一个地方推销自己，换来的好处就是她们同意待到酒吧打烊，如果有客人想带小姐出场，就得掏钱买她那一晚。钱归老板，但是通常那个女孩子会很乐意，因为不必整晚在台上扭来扭去。”

“听起来对酒吧老板很划算。”

“时段卖掉之后，那女孩子再到手的钱就全进自己的口袋了。”

“发现大使尸体的女孩也是在这种酒吧工作？”

“对，在帕蓬街的王冠酒吧。我们还知道汽车旅馆老板经营应召站，专门替有特殊癖好的外国人叫小姐。不过要让她开口很难，因为在泰国卖淫其实违法，目前为止她的说法就是她住那家旅馆，不小心走错门。”

丽兹解释，阿特勒·莫内斯大概是在到达旅馆的时候叫了小姐，可是柜台那个接待员（其实就是老板），一口否认跟租房以外的事有任何关系。

“到了。”

她在一栋白砖矮建筑前面停车。

“曼谷的一流妓院好像偏爱希腊名字。”她刻薄地说了一句，然后下车。哈利抬头看见一块霓虹灯招牌，上面说这家汽车旅馆叫作“奥林帕湿山”。“帕”字爱亮不亮的，“林”已经永远黑着了，给这个地方增添了一股凄凉，让哈利想起挪威郊区的烧烤餐厅。

这家汽车旅馆跟美国的一模一样，一间间相连的双人房围着一个天井，每间房外面有一个停车位。沿墙有一条走廊，客人可以坐在有水渍的灰色藤椅上。

“好地方。”

“你可能不相信，但是这里似乎是越战期间城里最热闹的地方，为饥渴的休休美军盖的。”

“休休？”

“休息休养计划，不过大家都说‘买买’，买春买醉计划。他们用飞

机把人从西贡送过来度假两天。要是没有美军，这个国家的性产业不会有今天的规模，曼谷甚至有一条街正式的名称就叫牛仔街。”

“那他们为什么不待在那里？这里几乎是乡下了。”

“那些想家的士兵连上床也偏好全美式作风，就是在车子里，或是汽车旅馆里，所以他们才盖了这个地方。他们可以在停车场租美国车，迷你吧里甚至还有美国啤酒。”

“哇，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我妈妈告诉我的。”

哈利转头看她，即使“奥林帕湿山”还亮着的那几个字在她头上投下蓝色霓虹光，天也还是太暗，看不清楚她的表情。她戴上帽子，然后走进接待区。

旅馆房间陈设简单，但是肮脏的灰色地毯透露出从前的辉煌。哈利打了个哆嗦，不是因为那件让认尸变成多此一举的黄色西装（只有基督教民主党和进步党党员才会自愿穿这种衣服），也不是因为那把有东方装饰风格的刀子（刀子把西装钉在大使的背上，让外套的肩垫突出得很难看）。他打哆嗦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房间冷得要命。丽兹解释过，这种气候下尸体的保存期非常短，他们又听说至少得等挪威的警探四十八小时，所以把冷气设定成最低温度十摄氏度，还把电扇风力开到最强。

尽管如此，苍蝇还是不依不饶，而且有一大群在阿诺和顺通仔细把尸体翻成仰躺姿势的时候飞了出来。阿特勒·莫内斯呆滞的眼睛盯着自己的鼻子，好像想要看到脚上那双爱步鞋的鞋尖。男孩子气的刘海让大使看起来更年轻，不像五十二岁的人。刘海翻落，发色被阳光晒得淡了，仿佛头发还有生命。

“他老婆和十几岁的女儿，”哈利说，“她们来看过吗？”

“没有，我们通知了挪威大使馆，他们说会转告家属。目前接到的消息只有禁止任何人进来。”

“使馆的人呢？”

“代办来过，名字不记得了。”

“彤亚·韦格？”

“对，她一直冷着一张脸，直到我们把尸体翻过来让她指认，才变了脸色。”

哈利仔细观察大使。他生前长得好看吗？撇开可怕的西装和肚子上的赘肉不看，是个会让大使馆年轻的女性代办心跳加速的男人吗？他晒黑的皮肤已经开始变得蜡黄，发青的舌头仿佛想从齿间钻出来。

哈利在椅子上坐下，环顾四周。人死以后外表变化很快，他见过的尸体太多，已经知道盯着尸体盯不出多少东西。阿特勒·莫内斯已经把自己可能透露的秘密都带走，留下来的就是一副蜕掉的空壳。

哈利把椅子往床边推过去。两名年轻警员俯身在他头上。

“你看到什么？”丽兹问。

“我看到一个挪威色鬼正好是个大使，所以为了国王和国家，不得不保护他的名声。”

她惊讶地抬起眼，仔细端详着哈利。

“空调再厉害，还是盖不住那股恶臭，”他说，“不过那是我自己的问题。至于躺在这里的这家伙，”哈利抓住大使的下巴，“尸僵，他僵掉了，但是已经开始软化，过了三天，这是正常的。他的舌头发青，可是有那把刀子，看起来发青的原因不是窒息，这要查。”

“已经查了，”丽兹说，“大使喝过红酒。”

哈利咕哝了几声。

“莫内斯在午休时间离开办公室，”她继续说，“那个女人发现他的时间是将近晚上十一点。我们的法医说死亡时间在下午四点到晚上十点之间，所以范围缩小了一点。”

“下午四点到晚上十点？有六小时。”

“没错，警探。”丽兹把两手抱在胸前。

“嗯。”哈利抬头看她，“这种几小时后就发现的尸体，我们在奥斯陆推断死亡时间，通常前后误差只有二十分钟。”

“那是因为你住在北极。这里气温三十五摄氏度，尸体温度不会下降太多，死亡时间是根据尸僵来判断，所以很不精确。”

“尸斑呢？三小时后就该出现斑点。”

“很抱歉，就像你看到的，大使喜欢日光浴，所以我们没办法分辨。”

哈利的食指在西装被刀刺穿的地方摸了一遍，有一种像凡士林的灰色沉淀物留在指甲上。

“这是什么？”

“凶器显然上过油，已经采样送去化验。”

哈利把口袋翻了一遍，掏出一个磨旧了的褐色皮夹，里面有一张五百铤的钞票，一张外交部身份证，还有一张女孩子微笑的照片，看起来像在病床上。

“在他身上还找到别的东西了吗？”

“没。”丽兹已经把帽子拿下来赶苍蝇，“我们看过以后，就留着没动。”

哈利松开他的皮带，拉下裤子，把他翻回趴着的姿势，然后拉开外套和衬衫。“看，有血沿着背流下来过，”他把那条多夫勒内裤的松紧带拉开，“还流到股沟里。也就是说，他不是躺着的时候被捅死，他当时站着。量量刀刃进去的深度和角度，就可以算出凶手的身高。”

“前提是凶手行凶的时候站的位置和死者同一个高度。”丽兹补充，“也有可能死者在地板上被捅，血是在他被移到床上的时候流下来的。”

“真是那样，地毯上就会有血迹，”哈利说着，拉起裤子，系好皮带，转过来看着丽兹的眼睛，“而且你也不必猜测，你会很确定，你们鉴识组的人会发现他的西装上满是地毯纤维，不是吗？”

她没有移开视线，但是哈利知道她的小测试已经被他揭穿。她点点头，于是他转回去面对尸体。

“从被害者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有一个细节可以证明他等的人是女性。”

“哦？”

“看到皮带了吗？我解开之前，皮带扣在平常磨旧的那个孔后面两格。这种腰围迅速扩大的中年男子，往往会在见年轻女性之前勒紧小腹。”

很难看出来他们对此佩不佩服，那些警员把重心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面无表情的脸什么都没透露。丽兹咬掉一大片指甲，噙着嘴吐出来。

“所以迷你吧在这儿。”哈利打开小冰箱的门，小瓶装的胜狮啤酒、尊尼获加和加拿大俱乐部威士忌，一瓶白葡萄酒。看起来都没动过。

“还找到什么？”哈利转向两名年轻警员。

他们交换眼色，其中一个指了指外面车道上的车。

“车子。”

他们走出去，车道上停了一辆比较新近的经典款深蓝色奔驰，上面挂着外交牌照。一个警员打开驾驶座的门。

“钥匙？”哈利问。

“在他外套口袋找到……”警员朝房间的方向点了点头。

“指纹？”

年轻人朝上司投了一个无奈的眼神。她咳了一声。

“我们当然已经对钥匙采过指纹，霍勒。”

“我不是问你们是否采过指纹，我是问你们有什么结果。”

“他的。否则我们一开始就会告诉你了。”

哈利没有说话。

奔驰的座椅和地板上散落着杂物，哈利注意到几本杂志、几盒录音带和空香烟盒，一个可乐罐，还有一双凉鞋。

“你们还找到什么？”

阿诺拿出一张清单开始念。

“停，”哈利说，“最后一样可以再说一次吗？”

“赛马的彩票，长官。”

“显然大使喜欢偶尔下个注，”丽兹说，“泰国流行的消遣活动。”

“这又是什么？”

哈利已经在驾驶座这边弯下腰，从座椅调整杆和脚踏垫之间的地毯底下，捡起一小粒胶囊。

警员垂眼看着他的清单，最后不得不放弃。

丽兹靠过来看了以后说：“液态摇头丸是这种胶囊包装。”

“摇头丸？”哈利摇头，“中年基督教民主党员有可能到处乱搞，但是他们不会用这个。”

“我们要送去化验。”丽兹说。哈利从她的脸色看得出来，漏掉了这粒药丸，她很不高兴。

“我们看一下后面。”他说。

车子里面有多脏乱，后车厢就有多整洁。

“喜欢整洁的男人。”哈利说，“车子里面绝对是归家里的女人管，但是他没让她们碰后车厢。”

一个配备齐全的工具箱被丽兹的手电筒照得反光，箱子里一尘不染，只能从其中一把螺丝起子的尖端沾着的灰泥看出使用过的痕迹。

“再来一点被害者心理学，各位。我猜测莫内斯不是自己爱动手的人，这个工具箱从来没靠近过汽车引擎，螺丝起子顶多是用来钻洞挂全家福照片。”

一只蚊子在他耳边嗡嗡响。哈利出手打过去，感觉到自己湿淋淋的皮肤摸起来凉凉的。太阳下山了，热度也没有降下来，现在风已经停歇，湿气好像从他们脚下的地面透出来，把空气凝住，几乎可以喝了。

备胎旁边摆了千斤顶，显然也没用过。还有一只扁扁的真皮公文包，就是会出现在外交官车子里的那种。

“公文包里有什么？”哈利问。

“锁住了。”丽兹说，“因为这辆车正式说来归大使馆所有，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所以我们没试过开锁。现在既然有挪威代表在场，或许我们可以……”

“抱歉，我没有外交身份。”哈利说着，把公文包从后车厢拿出来，放到地上，“但是我可以这么说这个公文包已经不在挪威的领土上，所以我建议你们，在我去柜台找旅馆老板谈的时候把它打开。”

哈利一派悠闲地穿过停车场。坐飞机后他的两只脚肿了起来，衬衫内有一滴汗水滚落，让他发痒，而且他想酒想得要命。除此之外，又有机会办大案子，感觉还不差，上次办案已经是很久以前。他注意到“帕”字已经熄灭了。

柜台后面那个男人递给哈利的名片上印着“厉旺·经理”，大概是温和地暗示他改天再来。这个骨瘦如柴、穿花衬衫的男人睡眼惺忪，一脸绝对不想跟哈利扯上任何关系的表情。他用手指喇地翻过一沓纸，抬眼看见哈利还戳在那儿，就咕哝起来。

“看得出来你很忙，”哈利说，“所以我说我们越快解决越好。我知道我是外国人，不是你们国家的——”

“不是泰国人。”他听到了，又咕哝一句。

“好吧，那，你也是外国人。重点是——”

柜台后面传出几声吸气，可能是嗤之以鼻的声音。反正旅馆老板还是开口了。

“不是外国人，是生意人。我们让泰国运转起来，没有我们，就没有生意。”

“好吧，你是生意人，我就来跟你谈个生意。你在这里开妓院，你要怎么翻你的纸随便你，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厉旺坚决地摇头。“没有妓女。汽车旅馆，出租房间。”

“别紧张，我只对凶手有兴趣，把皮条客关起来不是我的职责，除非我私下行动，所以我才说有生意可以谈。泰国这里没有人会来查你这种人，太多了，查不胜查。跟警察检举你也不够，我猜你只要用牛皮纸袋装几铢钱给出去，那种事就不会来烦你，就是因为这样你才

不怎么怕我们。”

汽车旅馆老板重复摇头的动作。

“没有给钱。非法的。”

哈利微笑。“我上次看到泰国的腐败情况，在全球排行榜还是名列第三。拜托你好心点，不要把我当白痴。”

哈利刻意压低了嗓子。通常威胁的话语用中性的声调说出来效果最好。

“可是呢，你的问题，还有我的问题，就是房间里面发现的那个男人是从我的国家来的外交官。如果我不得不汇报上去，说我们怀疑他死在妓院里，事情马上就会变成政治问题，你的警界朋友也帮不了你。当局会有压力，不得不关掉这个地方，把你拉进大牢里，以表示对外友好，表示他们努力在维护法律和秩序，对吧？”

从那张面无表情的脸，实在不可能看出来他究竟有无击中要害。

“换个情况呢，如果我汇报说，女的本来就跟男的约好见面，这家汽车旅馆只是随便挑的地方……”

那个男人看着哈利。他眨了眨眼睛，挤眉弄眼的样子仿佛有灰尘跑到眼里，然后他转身拉开一道帘子，招手要哈利跟着。帘子后面藏着一扇打开的门，有个摆着一桌二椅的小房间，男人示意哈利坐下，然后把一个杯子放在哈利面前，拿茶壶倒水。一股强烈的薄荷味刺痛了他的眼睛。

“尸体在这里，那些小姐都不想工作，”厉旺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弄走？”

生意人就是生意人，全世界都一样，哈利想着，点燃一根香烟。

“那个男的大概晚上九点来说他想开房间。他翻菜单，说要叫蒂姆，但是他要先休息，等她到了再跟他说。我说他还是得按时数付钱，他说可以，就拿了钥匙。”

“菜单？”

男人拿了个确实长得像菜单的东西给他。哈利快速翻阅，里面有年轻泰国女孩的照片，穿护士制服的，穿网袜的，穿皮革紧身胸衣拿

鞭子的，穿学生制服格子裙的，甚至还有穿警察制服的。照片底下有个标题写着“重要数据”，下面列的是每个女孩的年龄、价格和背景。哈利注意到每个人自称的年龄都介于十八到二十二岁之间，价格从一千到三千铢不等，而且几乎每个女孩都上完了一种语言课程，当过护士。

“他自己一个人？”哈利问。

“对。”

“车子里没有别人？”

厉旺摇摇头。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那辆奔驰装了深色车窗，你又是坐在这里。”

“我通常会走出去看，说不定他有朋友一起来，他们就要付双人房的钱。”

“了解。双人房，双倍价？”

“不是双倍价，”厉旺又露出牙齿，“分摊比较划算。”

“后来呢？”

“不知道。那个男的开车到一二〇房，就是他现在在的那间。房间在后面，黑夜里我看不到。我打电话叫蒂姆，她就过来等着，过一会儿我就叫她过去找他了。”

“蒂姆穿什么衣服？列车长制服？”

“不是不是。”厉旺翻到菜单最后一页，得意地给他看一个年轻泰国女孩的照片，女孩穿着缝满银色亮片的连身短裙和白色溜冰鞋，露出灿烂的笑容。她两腿交叉，双手往两旁摆，做出行礼的姿势，仿佛刚刚完成一首自选曲。她的脸上有点点红雀斑。

“这是在扮……”哈利读着照片底下的名字，不可置信地说。

“对对，没错，托尼亚·哈丁 [3]，杀了另一个美国女孩那个，漂亮的那个。”

“我想她没有真的——”

“蒂姆也可以扮她，如果你喜欢的话……”

“不用了，谢谢。”哈利说。

“这个很流行，尤其是美国人，她也可以哭，如果你喜欢的话。”厉旺的手指在脸颊上比画了往下滑的动作。

“她在房间里发现他背上插了一把刀，之后呢？”

“蒂姆尖叫着跑过来。”

“穿着溜冰鞋？”

厉旺责备地看了他一眼。“溜冰鞋是脱掉内裤以后穿的。”

哈利可以理解这项安排切合实际，挥挥手要他继续说。

“没有别的可以说了，警察先生。我们又去房间看了一次，然后我把门锁起来，打电话报警。”

“那么，蒂姆说过，她到房间的时候门没锁，她有没有说门是打开的，还是只是没锁？”

厉旺耸耸肩。“门关着，可是没锁。这个重要吗？”

“这可说不定。那天晚上你还看到别的人靠近那个房间吗？”

厉旺摇摇头。

“住房登记簿在哪里？”哈利问。他开始觉得累了。

老板的头突然抬起来。“没有登记簿。”

哈利默默看着他。

“没有登记簿，”厉旺又说了一次，“我干吗要登记簿？登记姓名地址的话，就没有人要来了。”

“我不是白痴，没有人知道自己会被登记，你就是会记一下，以防万一。偶尔会有重要人物来，哪天你遇到麻烦，把登记簿摔到桌子上，可能会有用，对吧？”

旅馆老板像青蛙一样眨眼睛。

“行行好嘛，跟凶杀案无关的人就没什么好怕的，尤其是公众人物。我跟你保证。好了，给我簿子，麻烦你。”

那是一本小笔记本，哈利一眼扫过密密麻麻写着泰文字母的纸页。

“之后会有人来影印。”他说。

三名警察在奔驰旁边等他。车头灯开着，照亮躺在阳台上的公文包。公文包已经打开。

“有没有找到什么？”

“看起来大使有特殊癖好。”

“我知道，托尼亚·哈丁。在我看来那个叫作特殊情趣。什么时候可以问蒂姆话？”

“我们明天找她，她今天晚上要工作。”

哈利在公文包前面停下来。那些黑白照片的细节在车头灯的黄光下清晰可见，他呆住了。他当然听过这种事，他甚至读过报告，还跟风化组的同事讨论过，但这是哈利生平第一次真正看到小孩与成年人发生关系。

7

一月十日，星期五

他们开上素坤逸路，沿路三星级饭店、豪华别墅和木板铁皮屋密密匝匝挨在一起。这些哈利都没看见，他的视线似乎定在正前方的某个点。

“现在路况好多了。”丽兹说。

“是啊。”

她抿嘴微笑。“抱歉，我们曼谷人谈交通，就像别的地方的人谈天气一样。你不用在这里久住就能明白原因。天气从现在一直到五月都不会变，然后看季风的状况，夏末某个时候开始下雨，一下就是三

个月。天气不管怎么说都是那个字，热，我们一年到头都互相说这个字，可是要聊天的话，这不是最有趣的话题。”

“嗯。”

“另一方面，交通呢，却是比什么该死的台风都还容易影响曼谷的日常生活。我从来不知道上班通勤时间要多久，可能四十分钟，可能四小时。十年前是二十五分钟。”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发展。过去二十年里经济持续繁荣，工作机会都在这里，人就从乡下涌进来了。每天早上通勤上班的人变多，要养活的人口变多，对交通运输的需求也变大。政客承诺给我们开辟道路，然后就得意扬扬地搓着手看着大好的经济形势。”

“繁荣没什么不好吧？”

“我不是见不得竹屋里装电视，只是这些发生得太快了。还有要我说的话，为了发展而发展，那是癌细胞的逻辑。有时候我很庆幸去年开始停滞了，可以感觉出交通受到了影响。”

“你是说以前还要更堵？”

“当然啊，你看那里……”

丽兹指着一处巨大的停车场，里面一排排停了数百辆水泥车。

“一年前那个停车场几乎是空的，可是现在没有人盖房子了，水泥车队就像你看到的那样，被搁在一边。现在大家去购物中心只是为了吹冷气，不会真的买东西。”

他们继续开车，沉默无语。

“你觉得这破事的幕后黑手是谁？”

“货币投机者。”

他看着她，一脸不解。“我在说那些照片。”

“哦，”她瞄他一眼，“你不喜欢这种照片，对吧？”

他耸耸肩。“我不是个包容的人。没办法不想到死刑。”

督察看了看手表。“到你公寓的路上会经过一家餐厅，来个传统泰国菜速成教学，你说怎么样？”

“好。可是你没回答我的问题。”

“那些照片的幕后黑手？哈利，泰国的变态者是全世界密度最高的，那些人来这里，就是因为我们的性产业可以满足所有的需求，我说‘所有’可不是随便说说。就那几张照片，我怎么会知道背后有谁？”

哈利做了个鬼脸，把头从一边摆到另一边。“问问而已。几年前不是闹过一阵子，某个大使有恋童癖那件事？”

“对，我们破获一个儿童色情团伙，有几个大使馆的人牵连在内，其中就有澳大利亚大使，可尴尬了。”

“警方不尴尬吧？”

“开什么玩笑？我们等于赢了世界杯又赢了奥斯卡。总理也来祝贺，旅游部部长欣喜若狂，奖牌一面又一面地发下来。那件事对警局的威信大有帮助，你知道。”

“既然如此，从那里查起如何？”

“我不知道。第一，跟那团伙有关的人不是在牢里，就是已经被驱逐出境。第二，我认为那些照片跟谋杀案没有任何关系。”

丽兹转进一处停车场，有个管理员指着两辆车中间可能挤进去的空位。她按了个按钮，车子两边的大窗降下来，电子设备发出嗡嗡声。接着她让车子就位准备倒退，把脚踩在油门上。

“我看不……”哈利才开口，督察已经把车停好。两边后视镜在摇晃。

“我们怎么下车？”他问。

“操这么多心对你不好，警探。”

她两手撑着，把自己荡出吉普车的大窗外，然后一脚踩着风挡玻璃，跳到车子前面。哈利费了好大的劲才顺利完成这门特技。

“你慢慢就会了，”她边走边说，“曼谷很挤。”

“音响怎么办？”哈利回头看着车窗诱人地大敞着，“你觉得等我们回来音响还会在吗？”

她对管理员亮了一下警徽，那个人吓了一跳，挺直起来。

“会。”

“刀上没有指纹。”丽兹满意地咂咂嘴。宋丹（Sôm-tam），也就是青木瓜沙拉，味道没有哈利想象中奇怪。其实这道菜好吃，而且好辣。

她把啤酒的泡沫吸掉，咕噜噜地，很大声。他转头看其他顾客，但是似乎没人注意，可能是被后面舞台上管弦乐队表演的波尔卡舞曲盖过了，但乐队的声音又被外面的车声盖过。哈利决定喝两杯啤酒，然后就不喝了。他可以在回公寓的路上买一提六罐装的。

“刀柄上的装饰，有线索吗？”

“阿诺觉得刀子可能来自北部，清莱或附近那一带，说是从里面嵌的彩色玻璃看出来的。他不确定，不过反正不是你在这里的商店买得到的普通刀子，所以我们明天要送到云石寺博物馆请教一位美术史教授，古董刀的事他无所不知。”

丽兹挥手招服务生过来，从大汤碗里舀了一些热气腾腾的椰浆浓汤。

“小心那些白色的小东西，还有那些红色的小东西。会让你燃烧起来。”她用汤匙指着说，“哦，还有绿色的也是。”

哈利半信半疑地盯着浮在碗里的各种东西。

“这里面有任何我可以吃的吗？”

“南姜根可以。”

“你有什么推断吗？”哈利大声地问，好盖住她喝汤的声音。

“你是说凶手可能是谁吗？有啊，当然有，多着呢。首先，可能是那个妓女，也可能是旅馆老板，或者两个都是。”

“动机呢？”

“钱。”

“莫内斯的皮夹里有五百铢。”

“如果他在柜台拿了皮夹出来，老板很有可能看到他身上有点钱，那么他有可能禁不住诱惑心生歹念。老板不会知道那个人是外交官，不知道事后会有这么多麻烦。”

丽兹把叉子举在空中，激动地往前靠。

“他们一直等到大使进了房间才去敲门，然后趁他转身的时候把刀子插进他的背。他往前倒在床上，他们搜刮他的皮夹，但是留了五百铢，这样看起来才不像财杀。然后他们等了三小时才报警，而且厉旺一定有警察朋友，会帮他确定一切顺利无事。在没有动机、没有嫌疑人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急着把一桩跟妓女有关的意外事件草草掩藏，然后接着办下一个案子。”

哈利的眼睛突然鼓出来，他一把抓住啤酒杯凑到嘴边。

丽兹露出笑容。“吃到红的东西？”

他总算恢复呼吸。

“这个推断还不差，督察，可是有一个漏洞。”他喘着气哑着嗓子说。

她皱起眉头。“什么漏洞？”

“厉旺有一本私下记录的住房登记簿，里面大概满满都是官员政要的名字。每一次有人入住他都登记了时间日期，算是买个保险，如果有人要找他店里的碴就可以派上用场。可是万一客人的长相他认不出来，他也不可能跟客人要证件来看，他的办法就是跟客人一起走到外面，假装要确认车里没有别人，其实是要查看他的身份。”

“我听不懂了。”

“他把车牌号码记下来了，懂吗？事后再去比对车籍数据。所以他一看到奔驰的蓝色车牌，就知道莫内斯是外交官了。”

丽兹若有所思地打量他。接着她突然转身对着邻桌，眼睛睁得老大；那对客人在椅子上吓了一跳，接着忙着专心对付食物。

她用叉子搔搔腿。

“三个月没下雨了。”她说。

“什么？”

她招手结账。

“那跟案子有什么关系？”哈利问。

“关系不大。”她说。

时间将近凌晨三点。市井喧嚣被床边桌上电扇规律的嗡嗡声盖过去了，不过哈利还是听得见偶尔有一辆重型卡车通过郑王桥，还有独自从湄南河码头轰隆隆开走的汽艇。

稍早打开公寓门锁以后，他看见电话上红灯一直在闪，于是按了几个钮，听了两通留言。第一通是挪威大使馆打来的，彤亚·韦格，那个代办，讲话有浓重的鼻音，听起来好像出身西奥斯陆，或是渴望住在那里。她告诉哈利第二天十点到大使馆一趟，后来发现自己十点十五分有会要开，又把时间改到十二点。

另一通是毕悠纳·莫勒留的。他祝哈利顺利，就这样。听起来他不喜欢对答录机讲话。

哈利躺在床上，对着黑暗眨眼。最后他没买那一提啤酒，那些B12注射液也还在他的行李箱里。他在悉尼玩过“逛吧狂欢”，那次上床睡觉的时候腿都失去了知觉，但是一针维生素下去，他就像拉撒路一样瞬间复活。他叹了口气，他是什么时候真的下定决心的？知道曼谷这项任务的时候？不是，要更早，几个星期前他就设了期限：小妹的生日。天知道他为什么做了这个决定，可能他只是厌烦了行尸走肉的感觉，日子一天天过去，自己却浑然不觉，诸如此类。他也不想再讨论为什么老酒鬼巴道夫 [4] 现在不想喝酒了，哈利这个人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绝不动摇，不妥协，不搪塞。“我想戒就可以戒。”他不是经常听到施罗德酒馆那些人努力骗自己，他们并不是彻头彻尾的老酒鬼吗？他就跟他们任何一个一样，是货真价实的醉鬼，但就他所知，他是唯一真正可以想戒就戒的人。小妹的生日还有几个星期就到了，但奥纳医生说得没错，这趟旅行可以是个好的开始，所以哈利决定提前一点。哈利呻吟了两声，翻身侧躺。

他好奇小妹在做什么，她晚上敢不敢出门。她有没有依约打电话给爸爸。如果她打了，爸爸有没有勉强跟她说几句话，而不只是应个

好或不好。

过三点了。虽然现在挪威时间才九点，但是过去三十六小时里他没睡多少觉，应该毫无障碍立刻睡着才对。可是每次他闭上眼睛，眼底就会出现一个裸体泰国男孩被车头灯照亮的身影，所以他宁愿再睁着眼睛一会儿。或许他还是该买那一提啤酒的。等到他终于睡着，已经是郑王桥的早晨拥塞时间。

8

一月十一日，星期六

在八楼通过一扇橡木门和两道安检之后，哈利找到刻着挪威狮子国徽的金属牌。前台接待员是个年轻优雅的泰国女子，圆脸上长着小巧的嘴巴、更小的鼻子和温柔的褐色眼睛，她看着哈利的证件，眉头深锁。随后她拿起电话，低声吐了三个音节，然后放下电话。

“韦格小姐的办公室是右边第二间，先生。”她的笑容如此灿烂，哈利真想当场坠入爱河。

哈利敲门，听到一声“进来”。彤亚·韦格在里面埋首大柚木桌前，显然在忙着做笔记。她抬头，挂上一抹微笑，穿着白色丝质套装，身材苗条。她从椅子上直起身，然后伸出手朝他走过来。

彤亚·韦格是接待员的反面，长脸上鼻子、嘴巴、眼睛都在抢占空间，看起来是鼻子胜出。那只鼻子长得像大大的块茎，不过至少在两只化了浓妆的大眼睛中间保留了一点空白。这话不是说韦格小姐长得丑，不是，某些男人说不定还会说这张脸有一种古典美。

“总算见到面了，警察先生。可惜是在这么悲伤的情况下。”

哈利还没怎么碰到那些全是骨头的手指，她就把手收回去了。

“我们非常希望忘掉这个案子往前看，越快越好。”她说，小心地揉着一个鼻孔，免得把妆弄花了。

“我了解。”

“这段日子我们不好过，听起来可能比较冷酷，不过世界还是继续运转，我们也一样。有些人以为我们的工作就是参加鸡尾酒会玩玩，我得说那大错特错。此刻就有八个挪威人在医院、六个在监狱，其中四个持有麻醉药品，都等着我处理。你看到过这里的监狱吗？恐

怖！《世界之路报》每天打电话来，原来除了那一堆事之外，其中有一个还怀孕了。还有上个月在芭堤雅有个挪威男人被人扔出窗外送了命，一年内第二起了。烦得要命！”

她绝望地摇头。

“还有如果有人丢了护照，你以为他们都有旅游保险或者有钱买新的机票回家？没有，我们要处理每一件事。所以，你也知道，我们一定要让这里继续运转才行。”

“据我所知，既然大使过世了，现在你是这里的主管了。”

“我的职位是代办，没错。”

“任命新大使要多久？”

“我希望不久。通常是一两个月。”

“留你一个人担这么多责任，他们不担心吗？”

彤亚露出苦笑。“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他们派莫内斯来之前，我就在这里当了六个月的代办。我的意思是希望尽快有个固定的安排。”

“所以你指望成为新任大使。”

“这个嘛，”她露出冷冷的微笑，“那也不奇怪吧。不过你恐怕永远不会知道外交部的打算。”

一个影子闪了进来，哈利面前出现一只杯子。

“你喝不喝查浪（chaa ráwn）？”彤亚问。

“我不知道。”

“哦，对不起，”她笑出声，“我老是马上忘记别人刚到这里不久。就是泰国红茶。我在这里会喝下午茶，虽然严格来说，应该照英国传统，两点以后再喝。”

哈利说他喝，等他再往下看时，已经有人把他的茶杯斟满了。

“我还以为那种传统跟着殖民者一起消失了。”

“泰国从来都不是殖民地，”她微笑，“不是英国的，也不是法国的，跟邻国不一样。这一点泰国人非常自豪，如果你问我，我会说有点自豪过头了。来一点英国的影响不会有什么坏处。”

哈利拿起笔记本，问她大使有没有可能卷入什么暧昧可疑的事情。

“可疑？”

他简单说明了一下“可疑”的意思，谋杀案的被害者有七成跟非法事物有牵连。

“非法？莫内斯？”她猛摇头，“他不是那种人。”

“知道他可能有什么仇人吗？”

“没办法想象，他人缘很好。为什么问这个？他该不是被暗杀的吧？”

“我们目前知道的还很少，所以每一种调查方向都不排除。”

彤亚说莫内斯死的那个星期二，他吃完午餐就直接赴会去了，没说去哪里找人，但这种情形并不少见。

“他向来随身带着手机，有事我们就会联络他。”

哈利要求看他的办公室。彤亚得再开两道门才进得去，说是“为了安全起见”装的。照哈利离开奥斯陆之前的要求，办公室没动过，里面乱七八糟地堆着报纸、文件，还有还没摆到架上、挂到墙上的纪念品。

挪威王室那对夫妇模样威风凛凛，视线越过一堆堆纸张往下对着他们，又投向窗外的绿地，彤亚说那是诗丽吉王后公园。

哈利找到一本日程本，但是上面没多少笔记。他查了命案那天的日程本，上面写了“曼U”，如果他没有错得太离谱，那是“曼联”的意思。也许是一场他想看的足球赛，哈利一边想，一边尽责地翻看了几个抽屉，但是他很快就想通了，自己一个人搜查大使的办公室却不知道要找什么，根本就是白费功夫。

“我没看到他的手机。”哈利说。

“我刚才说了，他总是随身携带。”

“我们在犯罪现场没找到手机，但我不觉得凶手是小偷。”

彤亚耸耸肩。“可能被你的泰国同事‘没收’了？”

哈利选择不回应，改而询问那天有没有人打电话到大使馆找他。她觉得应该没有，但是答应查一查。哈利最后再看了一眼整间办公室。

“大使馆里最后一个见到莫内斯的人是谁？”

她努力回想。“那一定是司机桑沛，他跟大使是很好的朋友，难过得很，所以我放他几天假。”

“既然他是司机，为什么命案那天不是他开车载大使？”

她又耸肩。“我也觉得奇怪，大使又不喜欢在曼谷开车。”

“嗯，可以跟我讲讲司机这个人吗？”

“桑沛？他在这里很久了，久到没人记得。他从来没去过挪威，但是对每一个市镇都倒背如流，还有历任国王。对，而且他热爱格里格，我不知道他家里有没有唱机，可是我想他应该每一张唱片都有。实在是个老好人。”

她歪歪头，露出牙龈。

哈利问她知不知道去哪里找希尔达·莫内斯。

“她在家。现在恐怕是心乱如麻，我想我会建议你过一阵子再找她问话。”

“谢谢你的建议，韦格小姐，不过我们现在没有余裕等。可以劳烦你打电话通知她，我在路上了吗？”

“我了解，抱歉。”

“你是哪里人，韦格小姐？”

彤亚惊讶地看着他，然后勉强低笑一声。“这是问话吗，霍勒？”

哈利没回答。

“如果你非知道不可，我在腓特烈斯塔市 [5] 长大的。”

“我就知道我听得出来。”他眨了一下眼睛。

接待处那位活泼利落的小姐靠在椅背上，拿着一瓶香水凑在鼻子前。哈利小心地清了下喉咙，她吓了一跳，尴尬地笑出声，两眼水汪汪的。

“抱歉，曼谷的空气太差了。”她解释。

“我注意到了。请给我司机的电话号码好吗？”

她摇摇头，哼了一声。“他没有电话。”

“好。那他有住的地方吗？”

他在开玩笑，可是从她的表情看得出来她没听懂。她把地址写下来，然后冲他微微一笑表示道别。

9

一月十一日，星期六

哈利走在往大使宅邸的车道上，一名仆人站在门边。他带着哈利穿过两间用藤和柚木装潢得很有品位的大厅室，来到露台门边；这扇门通往屋子的后院。兰花有黄有蓝，生机勃勃，大柳树下有阴凉，蝴蝶翩翩飞舞，像彩纸漫天。他们在沙漏形状的游泳池边找到大使的妻子希尔达·莫内斯，她坐在藤椅上，穿着粉红色的袍子，前方桌面放着一杯同色的饮料，墨镜遮住半张脸。

“你一定是霍勒警探了，”她一口孙默勒区口音，“彤亚说你要来。喝杯东西吗，警探？”

“不用，谢谢。”

“哦，你一定要喝，这种热天一定要喝水，你知道吗，就算你不渴，也要想一想你身上的水分，在这个地方，身体还没表露迹象，你就已经脱水了。”

她摘下墨镜，眼睛是棕色的，哈利从她乌黑的头发和较深的肤色猜到了。双目有神，但眼圈发红，是因为哀伤，还是因为那杯餐前酒呢，哈利暗忖。或者两者皆是。

他估计她年约四十五，但是保养得当。出身中上阶层、已届中年而姿色稍减的美女，他见识过。

他在另一把藤椅上坐下来，椅子包着他的身体，仿佛早知道他要来。

“这样的话，我喝杯水吧，莫内斯夫人。”

她吩咐过仆人后，就遣他离开了。

“他们有没有通知你，现在可以去看你丈夫了？”

“有，谢谢。”她说。哈利察觉话中的简慢。“现在他们倒是让我看他了，我结婚二十年的男人。”

那双棕色眼睛转为黑色。哈利想也许传言是真的，真的有许多发生海难的葡萄牙、西班牙水手漂流到孙默勒海岸。

“我必须问你一些问题。”他说。

“那你最好趁现在金酒酒劲还没过的时候问一问。”

她把一条晒黑了的瘦腿跷到膝盖上。

哈利拿出笔记本。倒也不是需要笔记，只是这样他就不必看着她回答问题。一般来说，这样对被害者近亲说话会容易一些。

她告诉他，丈夫早上出门，没说会晚回家，不过临时有事也不奇怪。到了晚上十点丈夫还没消息，于是她打了电话，但是办公室和手机都没人接。她还是没担心。刚过午夜，彤亚·韦格打电话来，说丈夫死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

哈利观察希尔达的脸。她讲话声音坚定，没有夸张的手势。

彤亚·韦格给她的印象是他们不知道死因。第二天大使馆通知她是谋杀，但是奥斯陆那边下令所有人对死因噤口，包括希尔达·莫内斯，就算她不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也一样，因为只要有国安方面的需求，所有挪威公民不想保持缄默都不行。最后两句她说得讽刺味十足，还举杯敬酒。

哈利只是点头写笔记。他问她大使是不是真的没把手机留在家里，她说她确定。一时冲动下，他又问是哪一种手机，她说不确定，

但好像是芬兰的。

她说不出来谁会有动机要了大使的命，帮不上忙。

他拿铅笔敲他的笔记本。

“你丈夫喜欢小孩吗？”

“哦，喜欢得很！”希尔达大喊。他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里有一丝颤抖。“你知道吗，阿特勒是世界上最温柔的爸爸。”

哈利只好又低头看笔记本，她的眼里闪现某种神色，透露出她已经察觉这个问题有两个意思。他几乎敢肯定她一无所知，但是他也知道这件倒霉的工作他必须得做，得踏出下一步，直接问她是否知道大使持有儿童色情照片。

他用一只手抹了抹脸，感觉自己像握着手术刀的医生，没办法划下第一刀。每次碰到这种不舒服的事，他总是克服不了敏感的心理，克服不了看着无辜的人得忍受自己的至亲至爱被推到聚光灯下，忍受别人把他们不想知道的细节甩到自己脸上。

希尔达先开了口。

“他太喜欢小孩了，我们甚至考虑过领养一个小女孩，”现在她眼里有泪，“可怜的缅甸难民小女孩。”

她勉强破涕干笑一声，恢复镇定。哈利转头看向别处。一只红色蜂鸟在兰花前面静静地盘旋，仿佛小直升机模型。

就这样吧，他做了决定。她什么都不知道。如果照片跟案情有关，他以后再继续查；如果无关，就不给她徒增痛苦了。

哈利问他们相识多久，她说相识之时阿特勒·莫内斯刚念完政治学学位，从大学毕业回厄什塔 [6] 过圣诞节。莫内斯家富甲一方，拥有两个家具厂，这个富家少爷自然就成为地方上年轻女子瞩目的对象，所以竞争激烈得很。

“我只是梅勒农场的希尔达·梅勒，但是我长得最漂亮。”她又发出同样的一声干笑。一丝不快从她脸上闪过，她举起杯子凑到嘴边。

哈利毫不费力地在脑海里勾勒出这个寡妇当年清纯年轻的美貌。

尤其当他脑海里的形象正好真的出现在敞开的露台门边时。

“鲁娜，宝贝，你来了呀！这名年轻人是哈利·霍勒，挪威的警察，他来帮我们调查爸爸出了什么事。”

这孩子不给面子，连看他们一眼都没有，一语不发地走向泳池对岸。她的肤色、发色像母亲，比较深，哈利看她穿着泳衣的苗条身材和修长的四肢，推测她年约十七岁。他应该知道确切年龄的，他出发前拿到的档案上就有这些数据。

她本来可以出落得美玉无瑕，像她母亲一样，可惜多了在档案没提到的那个细节。她绕过整个泳池，以缓慢优美的姿态沿着跳水台往前走了三步，然后双腿合拢，跃入空中。这时哈利的胃已经纠结成一团，她的右肩上有细瘦的半截手臂突出，让她的身体看起来不对称得很怪异，在做腾空翻加转体一次的动作时，翻滚的身体好像一侧机翼被打落的飞机。扑通一声，她冲破绿色水面，从他眼前消失。

“鲁娜是跳水运动员。”希尔达说。实在是多此一举。

他的眼睛还盯着她跃入水中的地方，泳池另一头的梯子上已经出现一个身影。她爬上梯子，他看见她的背上波纹荡漾，阳光闪耀在她皮肤上的水珠里，黑色的湿发也微微发光。那条萎缩的手臂像鸡翅膀一样垂挂着。她离开泳池也和进入、跳下一样安静无声，不发一语就穿过露台门，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大概不知道你在这里，”希尔达歉疚地说，“她不喜欢陌生人看到她没戴义肢的样子，你知道。”

“我了解。她知道噩耗以后心情如何？”

“谁知道，”希尔达闷闷不乐地往鲁娜离开的方向看去，“她已经到了什么都不跟我讲的年纪；说起来，她跟谁都不讲。”她举起杯子，“鲁娜恐怕有点特立独行。”

哈利起身，感谢她提供信息，说之后会再联络她。希尔达说他一滴水都还没喝，他点头致意，请她留待下次。他突然想到这样说可能不太得体，但她还是笑了，在他离开的时候一口干了手上那一杯。

他往大门走，这时一辆红色敞篷保时捷开到车道上。他才刚瞥见金色刘海、雷朋墨镜和灰色阿玛尼西装，车子就经过他身旁，停到屋旁的阴影里去了。

一月十一日，星期六

哈利回到警局的时候，丽兹·克拉姆利督察外出不在，但是哈利客气地请阿诺联络电信公司，查询命案当天大使的手机通话记录，阿诺竟然对他竖起大拇指，说“知道了”。

哈利终于找到督察的时候，已经将近下午五点。既然时间已晚，她提议坐船游运河。“可以一次把该看的景点都看了。”

在游河码头时，他们问到六百铢一趟的长尾船，但是船夫被丽兹用泰语痛骂一顿之后，立刻将价钱降到三百。

他们沿湄南河而下，转进一条比较窄的运河。一间间仿佛随时要解体的木棚屋靠河里的柱子支撑着，食物、污水、汽油的味道一阵阵飘过。哈利感觉好像正在穿过当地居民的客厅，只有一排排绿色盆栽遮住视线无法一眼看尽，但是他们好像都不怎么在意，反而挥手微笑。

三个穿短裤的男孩坐在一座码头浮台上，他们刚从黄水里出来，全身湿淋淋，在他们身后大喊。丽兹友善地冲他们挥了挥拳头，船夫笑了出来。

“他们喊什么？”哈利问。

她指指自己的头。“眉其（máe chii），意思是妈妈、法师、尼姑。在泰国尼姑要剃头，如果我穿白袍，他们可能会对我尊敬一点。”她说。

“是吗？看起来你已经很受敬重了，你手下的人——”

“那是因为我尊重他们，”她打断他，“还因为我工作很在行。”她清清喉咙，往栏杆外吐痰，“不过你可能觉得惊讶，因为我是女的？”

“我没这样说。”

“外国人意识到在这个国家女人也可以出头，通常很惊讶。这里没有表面上那么大男子主义，其实我遇到的问题大多是因为我的外国人身份。”

微风在湿气浓重的空气中吹出一丝凉意，树丛传来蚱蜢歌声唧

唧，两人凝视着和昨天傍晚相同的血红太阳。

“你为什么搬来这里？”

哈利感觉自己可能越过了一条看不见的红线，但是他假装不知道。

“我妈是泰国人，”她顿了一下才说，“我爸在越战期间派驻西贡，一九六七年来曼谷认识了她。”她笑出来，然后拿了一个靠垫放到背后，“我妈十分肯定他们在一起的第一晚她就怀孕了。”

“怀了你？”

她点头。“投降以后，他把我们带到美国，到劳德代尔堡，他在那里做中校。我们回到这里以后，我妈妈才发现他们认识时，他已经结婚了，他是知道我妈怀孕以后，写了信回去安排离婚。”她摇摇头，“他说的话大可以自己跑掉，把我们留在曼谷。也许他心底确实想，谁知道呢。”

“你没问他？”

“这种问题你不一定想得到诚实的答案吧。反正他绝对不会给我真正的答案，他以前就是那样的人。”

“以前？”

“对，他死了。”她转过来对着他，“你会觉得困扰吗？我跟你讲我的家人？”

哈利紧咬住香烟滤嘴。“一点也不会。”

“逃跑从来不是我父亲会认真考虑的选项，他对责任感有种执着。我十一岁的时候，劳德代尔堡的邻居同意让我抱一只小猫回家养，我大吵大闹以后，我爸答应了，条件是我要负责照顾。过了两个星期我觉得没意思，问他我可不可以把猫还回去。我爸就把我和小猫带到车库，说：‘你不可以逃避责任，文明就是那样瓦解的。’然后他拿出他的军用步枪开了一枪，子弹射穿小猫的头。后来我还得拿肥皂和水刷洗车库地板。他就是那样的人。那就是为什么……”她摘下墨镜，抓起衬衫的一角擦拭，然后眯着眼看向夕阳，“那就是为什么他永远无法接受美军撤离越南。我十八岁的时候和我妈搬来这里。”

哈利点点头。“我可以想象，令堂在战后住在美军基地，一定不

容易。”

“基地没那么糟。倒是其他美国人，那些没到过越南但是在越南死了儿子、情人的人，那些人恨我们。在他们眼里，每个长了亚洲人眼睛的人都是越共。”

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坐在被火烧毁的棚屋里抽雪茄。

“然后你就去念了警察学院，当了警探，然后剃了光头？”

“顺序错了。还有，我没有剃头，我十七岁的时候头发突然在一个星期内掉光，罕见的脱毛症。不过在这种气候下挺合适的。”

她用一只手摸摸头，露出疲倦的笑容。她没有眉毛，没有睫毛，都没有。

另一艘船开到他们旁边来，上面堆着草帽，满到船舷。一个老姬指指他们的头，又指指草帽，丽兹客气地微笑，说了几句话。老姬把船开走之前，凑到哈利面前给他一朵白花，指了指丽兹，然后笑了。

“泰语的谢谢怎么说？”

“口昆可腊（Khop khun khráp）。”丽兹说。

“哦。你跟她说。”

他们的船从洼（wat）旁边滑过，也就是佛寺。佛寺紧临运河，他们可以听见僧侣的喃喃声从敞开的寺门内传过来，民众坐在外面的台阶上，双手合十祈祷。

“他们在求什么？”他问。

“我不知道。平静。爱。更幸福的生活，此生或来世。每个地方的人都在求的东西。”

“我想阿特勒·莫内斯等的人不是妓女，我认为他等的是别人。”

船继续向前滑行，僧侣的喃喃声在背后渐渐远去。

“谁？”

“不知道。”

“为什么这样想？”

“他的钱只够租房间，要我打赌的话，我可以赌他无意付钱买春。但是他如果不是要跟什么人见面，就没道理出现在汽车旅馆了，对吗？照老板所说，他们发现他的时候，房门没锁，那不是有点奇怪吗？通常旅馆房门一关上就自动上锁了，他一定是故意按了门把上的按钮，让门可以一直开着。凶手没道理按那个按钮，我猜凶手根本不知道走的时候门没锁。为什么莫内斯要这样？这种地方的常客通常喜欢锁门睡觉，你不觉得吗？”

她直摇头。“或许他怕听不到他等的人来了。”

“正是。而且他也没道理为了托尼亚·哈丁不锁门，因为他跟接待员说好要先打电话，不是吗？”

哈利在激动之下靠到一边去了，船夫对他大叫，要他在中间坐好，免得翻船。

“我认为他想隐藏会面对象的名字，大概是因为这样，他们才约在市区外的汽车旅馆，这里很适合秘密会面，没有正式的住房登记簿。”

“嗯。你在想那些照片吗？”

“不可能不想，不是吗？”

“那种东西曼谷到处都有的卖。”

“也许他更进一步了呢。我们在说的可能是儿童性交易。”

“或许吧。但是除了那些照片——那种在这个城市真的遍地都是的东西，就没有别的线索了。”

他们溯河而上，走了很远。督察指着一座大花园尽头的房子。

“一个挪威男人住在那里。”她说。

“你怎么知道？”

“他盖那栋房子的时候在报上闹了好大的风波。你也看得出来，房子长得像佛寺，佛教徒火冒三丈呀，竟然是个‘异教徒’要住在里面，他们认为是亵渎。还有更糟糕的，原来他用的建材是从边界争议

领土上的一座缅甸佛寺拆下来的。当时那个地方的情势有点紧张，发生过几次枪击事件，所以大家都搬走了，那个挪威人几乎不花一毛钱就把佛寺买了下来。北缅甸的佛寺都是纯柚木建造，所以他把整座寺拆了，运到曼谷。”

“真奇怪，”哈利说，“他叫什么名字？”

“奥沃·克利普拉。他是曼谷数一数二的建筑承包商，我想你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就会听到更多他的事了。”

她叫船夫掉头。

“喜欢吃外卖吗？”

哈利低头看着塑料碗里的汤面。那些白色的东西就像意大利面的白细版，每次他把面条卷到筷子上，汤就往他意料之外的地方移动，让他紧张得很。

朗山进来通报，托尼亚·哈丁已经报到，来录指纹。

“你想的话现在可以跟她问话。还有一件事：苏帕瓦迪说他们正在化验车子里找到的那粒胶囊，结果应该明天会出来，他们帮我们优先处理。”

“跟她打个招呼，还说声斜斜。”哈利回答。

“说什么？”

“说谢谢。”

哈利露出难为情的笑，丽兹呛得饭都喷了出来。

11

一月十一日，星期六

哈利说不出来他曾经多少次在这样的小房间里问妓女话，总之不少。她们似乎经常被谋杀案招引，好像苍蝇绕着牛粪打转一样。倒不是因为她们一定有所牵连，而是因为她们总有故事可以说。

他听过她们笑、咒骂、哭泣；跟她们变成朋友、起过争执、谈过条件；对她们失信过，被吐过口水、打过巴掌。无论如何，这些女人

的命运，这些影响她们的境遇，总有一些东西他辨认得出来，而且可以理解。他不能理解的是她们不负责任的乐观心态，她们即使见过人类灵魂最深处的奥秘，似乎也不曾对周遭的良善失去信心。他认识的很多警察就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哈利才会拍拍蒂姆的肩膀，在开始讯问之前给她一根烟。不是因为他觉得会有什么效用，而是因为她看起来有这个需要。

她的眼神冷得像燧石，下巴坚毅，表明她没那么好吓唬。不过此刻她坐在塑料桌前焦躁不安，好像随时要哭出来。

“班央捱（Pen yangai）？”他问。你还好吗？丽兹在他进侦讯室前教了他这句。

阿诺翻译了她的回答，她晚上睡得不好，而且再也不想去那家汽车旅馆工作了。

哈利在她对面坐下，手臂放到桌上，想让她看着他。她的肩膀放松了一点，但还是两手抱胸，别过脸不看他。

他们把事情经过逐一顺过一遍，但她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她证实了旅馆房门关上但是没锁。她没看见手机，抵达和离开的时候都没看见任何不在旅馆工作的人。

哈利提到那辆奔驰车，问她注意到外交牌照没有，她摇头。她一辆车都没看到。他们没有任何进展，最后哈利点了烟，然后几乎是随口问了一句，问她认为会是谁干的。阿诺翻译以后，哈利从她的脸看出找到要害了。

“她说什么？”

“她说刀子是坤沙的。”

“什么意思？”

“你没听过坤沙？”阿诺怀疑地看了他一眼。

哈利摇头。

“坤沙是有史以来最有势力的毒枭，他跟中南半岛几个政府还有美国中情局合作，从五十年代开始就控制了金三角区域的鸦片交易，美国人在这一带打仗的钱就是这样来的。这家伙在北边那里的丛林有

自己的军队。”

哈利慢慢想起来，听过这个亚洲版埃斯科巴尔 [7] 的事。

“坤沙两年前向缅甸当局投降，被移送南方软禁起来，住的房子倒是非常豪华。据说他资助缅甸的几家新饭店，而且有些人认为他仍然是北部鸦片帮派的头子。她说坤沙，表示她认为是帮派干的，所以她才害怕。”

哈利打量着她，若有所思，然后对阿诺点点头。

“让她走吧。”他说。

阿诺翻译以后，蒂姆看起来很惊讶。她转头迎向哈利的视线，然后双手合掌齐眉，鞠了个躬。哈利这才知道她以为他们会以卖淫的罪名逮捕她。

哈利微笑回礼。她俯身桌前，往他这边靠过来。

“你喜欢溜冰吗，先生？”

“坤沙？中情局？”

奥斯陆来的电话线路毕毕剥剥又有回音，哈利听到自己讲的话，跟外交部托胡斯的声音交错。

“这样说你别介意，霍勒，但你是不是热昏头了？一个男人被发现背上插了把刀，在泰国北部到处买得到的刀。我们告诉你小心行事，你现在却告诉我你考虑出手打击东南亚的有组织犯罪？”

“不是，”哈利把两只脚搁到桌子上，“我没在考虑那个，托胡斯，我只是说某个博物馆的专家说这种刀罕见，很难弄到，这里的警方说可能是鸦片帮派要警告大家别插手。但我认为不是，如果帮派想传话，大有更直接的方式，没必要牺牲一把古董刀。”

“那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在说，那是目前线索指出来的方向。但是这里的警察局局长一听我提到鸦片，整个人慌了手脚。原来那个地区完全处于混乱状态，看样子局长不想再自找麻烦。所以我想，首先，我先排除几个可能的假设，譬如大使本身涉嫌犯罪。举例来说，儿童色情。”

线路另一端安静下来。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托胡斯开口，但是后来的话被线路干扰，听不见。

“麻烦再说一次。”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莫内斯是恋童癖，如果你说的是这个。”

“呃？没有理由相信？你现在不是在跟媒体讲话，托胡斯，我一定要知道这些事，才能有进展。”

又一次停顿。有一刹那哈利以为已经断线了，后来托胡斯的声音又出现。就算是在来自地球另一端的糟糕线路上，哈利也可以感觉到那里的冷。

“我现在告诉你你该知道的全部事情，霍勒。你该知道的事呢，就是你要把事情收拾好，我不管大使涉嫌什么事情，在我的立场，他可以又是海洛因走私犯，又是鸡奸恋童癖，只要媒体和其他任何人都听不到一点风声就好。要是进一步爆出丑闻，不管是什么内容，唯你是问。我讲的你听清楚了吗，霍勒，还是你还需要知道更多？”

托胡斯甚至没停下来喘过气。

哈利踢了桌子一脚，电话动了一下，旁边的同事也吓了一跳。

“我听得一清二楚，”哈利咬着牙说，“但是现在换你听清楚了。”哈利停下来深呼吸。一杯啤酒，就一杯。他把一根烟塞进嘴里，努力赶走那个念头。“如果莫内斯卷入什么事情，他绝对不会是唯一一个卷进去的挪威人，他在这里短短的时间内就在泰国黑道安插接头人了吗？我非常怀疑。你看过那个挪威人的新闻没有？在芭堤雅旅馆房间被抓到跟几个小男孩在一起的那个？这里的警察喜欢那种东西，他们可以得到媒体的正面报道，而且恋童癖比海洛因帮派好抓。假设泰国警方已经瞄到一条大鱼，却等到正式结案、我回国了才下网，挪威报纸就会派一大队记者过来，紧接着大使的名字马上见报。如果我们趁现在跟泰国警方还有‘统统闭嘴’的协议，把这些人抓起来，或许可以避免出现那种丑闻。”

哈利听得出处长开始明白了。

“你要怎样？”

“我来这里才二十四小时多一点，就看得出案子不会有任何进展，因为有人在隐匿事实。我要知道你瞒了我什么，你手上关于莫内斯的情报，还有他涉嫌的事情。”

“该知道的你都知道了，没有别的了，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托胡斯唉声叹气，“你到底想得到什么，霍勒？我还以为你跟我们一样急着结案了事。”

“我是警察，我就是在想办法做我的工作，托胡斯。”

托胡斯笑出声。“真是感人呀，霍勒。但是你别忘了，你的事我略知一二，你那一套‘我只是个正直警察’的话术我才不会买账。”

哈利对着听筒咳嗽，传来的回音就像经过消声器的枪声。他咕哝了几句。

“什么？”

“我说这线路信号很差。你想一想吧，托胡斯，有事情要跟我讲再打过来。”

哈利猛地惊醒，跳下床以后，才到浴室就吐了出来。他坐到马桶上，现在上吐下泻了，他大汗淋漓，却感觉屋里很冷。

上次戒酒更惨，他告诉自己。会变好的，会好很多，他希望。

他上床前自己在屁股上打了一针维生素B，痛得要死。他想起奥斯陆的妓女薇拉，她注射海洛因十五年了，有一次她跟他说至今针插进去还是会发晕。

昏昧中他看见有个东西在动，在洗手台上，一对触角摇来摇去。蟑螂有大拇指那么大，背上有一条橘纹。他从来没看过这种蟑螂，不过这大概没什么好奇怪的，他知道蟑螂的品种超过三千，他还知道蟑螂听到有人靠近就会躲起来，以及你看到一只，就代表还有十只躲着，也就是说它们无处不在。一只蟑螂有多重？十克？如果缝隙里和桌子后面有超过一百只，意思就是房间里至少有一千克的蟑螂。他打了个哆嗦，就算知道它们比他还害怕，也算不上什么安慰。有时候他感觉酒精带给他的益处多过伤害。他闭上眼睛，努力不思考。

他们终于把车停好，开始徒步找那个地址。阿诺试过跟他解释曼谷这套独具匠心的地址系统，有主要的街道，和编了号、叫作绥（sois）的巷子。问题是门牌不照顺序编号，因为新盖的房子不管在街道的哪个位置，拿到的都是下一个没被占用的号码。

他们穿过狭窄的巷弄。这里的人把马路当成自家客厅的延伸部分，在这里看报，踩缝纫机，煮饭，睡午觉。有几个穿校服的女孩在他们背后大喊大叫，咯咯地笑，然后阿诺指着哈利，回答了不知道什么问题，那些女孩放声大笑，把手捂在嘴上。

阿诺跟一个坐在缝纫机后面的女人讲话，她指指某一扇门。他们敲了门，过一会儿一个穿着卡其短裤、衬衫扣子没扣的男人出来开门。哈利看他大概六十岁，但只有眼睛和皱纹能看出年纪。那头光滑的黑色大背头中掺了几绺灰白头发，精瘦结实的身体倒是三十岁的人才会有有的。

阿诺说了几个字，那人看着哈利点头，然后道个歉，人就不见了。过一分钟他又回来，穿上了熨过的短袖白衬衫和长裤。

他还带了两把椅子，放在马路上。他用意外流利的英语请哈利坐，自己在另一把上坐下。阿诺一直站在他们旁边，哈利示意他可以坐在台阶上，他轻轻摇头拒绝。

“桑沛先生，我是哈利·霍勒，挪威来的警察。我想请问你几个关于莫内斯的问题。”

“你是说莫内斯大使。”

哈利看着这个男人，他像拨火棒似的坐得直挺挺的，长了斑的褐色双手摆在大腿上。

“是，是莫内斯大使。我知道你在挪威大使馆担任司机将近三十年。”

桑沛闭上眼睛，表示默认。

“而且你也敬重大使吧？”

“莫内斯大使是个了不起的人，有好心肠。还有好头脑。”

他用一根手指敲敲额头，告诫地看了哈利一眼。

哈利抖了一下，因为一颗汗珠沿着脊椎滑落，滚进裤子里。他看看四下有没有阴影，可以把椅子搬过去，可惜太阳高挂，街屋低伏。

“我们来找你，是因为你最了解大使的习惯，你知道他去什么地方、见什么人，还有因为你显然跟他私交不错。他死的那天发生过什么事？”

桑沛坐在那里，气定神闲地告诉他们，那天大使出门，没说去哪里，只说要自己开车，这在上班时间很少见，因为司机也没别的事做。他在大使馆等到下午五点，之后就回家了。

“你自己一个人住？”

“我太太十四年前出车祸过世了。”

直觉告诉哈利他可以确切地说出是几个月、几天。他们没有孩子。

“你都载大使去哪些地方？”

“去别的大使馆，去开会，去挪威人的家。”

“哪些挪威人？”

“各种，挪威石油公司、挪威水电公司、佐敦油漆、国家管理咨询公司。”

这些挪威公司名他都念得很标准。

“这些有你知道的吗？”哈利递给他一张清单，“这些是大使死的那天用手机联络过的人。我们从电信公司拿到的记录。”

桑沛拿出一副眼镜，不过还是得把拿着纸的手伸长，才读得出来：“十一点十分，曼谷博彩公司。”

他往镜框上方看。

“大使喜欢小赌一下赛马，”说完他又微笑一下，“他偶尔会赢。”

阿诺挪了挪脚。

“窝拉差路是什么？”

“从公用电话亭打来的电话。请继续。”

“十一点五十五分，挪威大使馆。”

“奇怪的是，我们今天早上打去大使馆问过，没有人记得那天跟他打过电话，连接待员都说没有。”

桑沛耸耸肩，哈利挥手请他继续。

“十二点五十分，奥沃·克利普拉。我想你听说过他吧？”

“可能听说过。”

“他是曼谷数一数二的富豪，我在报上看到他刚刚卖掉一座在老挝的水力发电厂。他住在佛寺里。”桑沛咕哝说，“他和大使以前就认识了，他们是同乡，你听过奥勒松市吗？大使邀请了……”

他举起手表示放弃，不是现在值得谈的话题。他回到清单上。

“下午一点十五分，延斯·布雷克。”

“他是谁？”

“外汇经纪人，几年前从挪威人银行跳槽到巴克莱曼谷分行。”

“好。”

“下午五点五十五分，芒空路？”

“也是从公共电话亭打来的。”

清单上没有别的名字了，哈利暗自骂了声脏话。他不知道自己到底以为可以得到什么，可是司机讲的他一小时前都在电话上从彤亚·韦格那里听过了。

“你有哮喘的毛病吗，桑沛先生？”

“哮喘？没有，怎么了？”

“我们在车里找到一粒胶囊，请实验室化验过了。别紧张，桑沛先生，这只是例行程序。化验结果是哮喘药，可是莫内斯家没有人有哮喘病，你知道有可能是谁的吗？”

桑沛摇头。

哈利把椅子往司机拉近。他不习惯在大街上问话，而且他觉得每个坐在窄巷里的人都在偷听。他压低音量。

“恕我直言，你在说谎，桑沛先生，我亲眼看过大使馆的接待员吃哮喘药。你一天之中有一半的时间坐在大使馆里，你在那里待了三十年，我猜就算只是换了一卷卫生纸，也逃不过你的眼睛。你现在是告诉我你不知道她有哮喘病吗？”

桑沛看着他，眼神冷淡平静。

“我是说我不知道谁有可能把哮喘药留在车子里，先生。曼谷很多人有哮喘病，其中一定有人进过大使的车，就我所知，阿藕小姐不是其中之一。”

哈利看着他。他怎么能坐在那里，眉毛上一滴汗都没有？太阳可是在天上像铜锣似的闪耀。哈利垂眼瞄了一下笔记本，仿佛下一个问题就写在上面。

“他的车子有没有载过小孩？”

“什么？”

“你会不会偶尔要接送小孩，或是载他去学校、托儿所之类的地方？你懂我的意思吗？”

桑沛的眼睛眨也不眨，背倒是挺直起来。

“我懂。大使不是那种人。”他说。

“你怎么知道？”

一个男人抬起头，视线离开报纸，哈利才意识到他提高了音量。桑沛俯首行礼。

哈利觉得自己很愚蠢。愚蠢，倒霉，一身汗。就这个顺序。

“对不起，”他说，“我无意要让你不高兴。”

老司机的视线越过他，假装没听见。

“我们得走了，”哈利起身，“我听说你喜欢格里格，所以带了这个

给你。”他拿起一盒录音带，“这是格里格的C小调交响曲，一九八一年才首演，所以我想你可能没有。喜欢格里格的人都该有一盒，请笑纳。”

桑沛起身一脸惊喜地收下，站在那里看着录音带。

“再见。”哈利说。他行了个呆拙却是好意的合十礼，然后打手势告诉阿诺该走了。

“等一下，”司机说着，眼睛还盯着录音带，“大使是好人，但他不快乐。他有一个毛病；我不想坏了死者的名声，可是他赌马确实输的比赢的多。”

“大部分人都这样。”哈利说。

“但是不会输到五百万铢那么多。”

哈利努力心算，但阿诺解了围。

“十万美元。”

哈利吹了声口哨。“哇，哇，他付得起的话，就——”

“他付不起，”桑沛说，“他跟曼谷的地下钱庄借钱，这几个星期他们打过几次电话给他。”他看着哈利，那副表情难以捉摸，“我自己相信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可是如果有人为了那种钱杀他，我认为就该抓起来惩罚。”

“你说大使不快乐？”

“他的日子不轻松。”

哈利想起一件事。“知道‘曼U’是什么吗？”

司机的脸蒙上阴影。

“大使死亡那一天的日程本写了这两个字，我查过电视节目表，那天没有任何一个台转播曼联的比赛。”

“哦，曼联，”桑沛露出微笑，“那是指克利普拉先生。大使叫他曼联先生，他会飞去英国看球赛，还买了很多球队的股票。他是个非常怪的人。”

“到时就知道。我晚会找他聊聊。”

“那得你找得到他。”

“什么意思？”

“没有你找克利普拉这回事，只有他找你的份儿。”

太好了，哈利心想，我们就缺个丑角。

“赌债给案情来了个大翻转。”回到车上以后阿诺说。

“或许吧，”哈利说，“十万美元是一大笔钱，但是有这么大吗？”

“曼谷每天都有人因为更小的数目被谋杀，”阿诺说，“小多了，不骗你。”

“我想的不是地下钱庄，是阿特勒·莫内斯。那个人出身富豪之家，应该有钱还债才对，至少生死攸关的时候一定拿得出来。其中有蹊跷。你觉得桑沛先生怎么样？”

“他提到阿藕小姐的时候说了谎。”

“哦？为什么这样说？”

阿诺不答，只是故作神秘地笑，然后敲了敲太阳穴。

“你到底要说什么，阿诺？难不成你看得出来人在说谎？”

“我跟我妈妈学的，越战期间她在牛仔街靠打牌过活。”

“放屁，我认识问了一辈子话的警察，他们每个说的都一样：高明的骗子你就是看不穿，这学不来的。”

“问题是能不能眼观六路。从小地方看得出来，譬如，你在说喜欢格里格的人都该有那盒录音带的时候，你就没把嘴巴整个打开。”

哈利感觉得到脸颊发烫。“那盒带子正好在我的随身听里。一个澳大利亚警察跟我说过格里格的C小调交响曲，我是怀念他才买的。”

“反正发挥作用了。”

阿诺突然转向，躲过一辆迎面而来的大卡车。

“妈的！”哈利都还来不及害怕，“他逆行啊！”

阿诺耸耸肩。“他比我大。”

哈利看着手表，“我们得去一下局里，然后我有场丧礼要参加。”他心惊胆战地想起“办公室”外面橱柜里热乎乎的西装外套。

“希望教堂有冷气。对了，为什么我们要坐在街上晒着大太阳？为什么那个老家伙不请我们坐到有阴影的地方？”

“自尊。”阿诺说。

“自尊？”

“他住在小房间里，跟他开的车、他工作的地方一点都不搭，他不想邀我们进屋，是因为那样心里会不舒服，不只是他不舒服，我们也是。”

“怪人。”

“泰国就是这样，”阿诺说，“我也不会邀你进我家。我会请你在台阶上喝茶。”

他猛地右转，几辆三轮嘟嘟车吓得急转弯。哈利本能地伸出双手挡在前面。

“我——”

“——比他们大。谢了，阿诺，我想这原理我已经懂了。”

13

一月十二日，星期日

“他现在化为乌有啦。”哈利旁边的人说着，画了个十字。他看起来威风凛凛，皮肤晒得很黑，眼睛是浅蓝色，让哈利想起染色的木料和褪色牛仔布。他的丝质衬衫领口敞着，脖子上挂了一条粗金链，雾面的粗链在太阳下微微闪烁。他的鼻子上布满细细的血管，稀疏的头发底下的褐色头颅亮得像个台球。鲁阿尔·博克有双生机勃勃的眼睛，让他近看之下更显年轻，不像七十岁的人。

他一直喋喋不休，说得很大声，显然也没有因为人在丧礼上就有

所收敛。他的努尔兰口音在圆顶天花板下回荡，大家却连回头瞪他一眼都没有。

他们出了火葬场以后，哈利向他自我介绍。

“这样呀，所以我旁边一直站着一个警察，我都不知道。幸好我什么都没说，不然就惨了。”

他发出洪亮的笑声，然后伸出老人干瘪粗韧的手。“博克，在领最低等级的退休金。”话里的讽刺味道并没有出现在眼神里。

“彤亚·韦格说你算是本地挪威人社群的精神领袖。”

“那我可能要让你失望了，你也看得出来，我只是个老头子，不是什么牧羊人。而且我已经到边缘去了，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上说都是如此。”

“这样呀？”

“搬到万恶渊藪去了，泰国的所多玛。”

“芭堤雅？”

“没错。还有几个挪威人住在那里，我努力让他们安分守己。”

“我就直说了，博克，我们一直想联络奥沃·克利普拉，但怎么找就只有那个看门的，他老是说不知道克利普拉人在哪里、什么时候回来。”

博克咯咯笑。“听起来正是克利普拉。”

“我听说他偏好主动跟人联络，可是我们正在调查命案，而且我没什么时间。我知道你是克利普拉的好朋友，算是他跟外界的联系？”

博克歪歪头。“我不是他的副官，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不过替他联络这一点，你确实说对了，克利普拉不喜欢跟不认识的人讲话。”

“克利普拉和大使的接触是你安排的吗？”

“一开始是，不过克利普拉喜欢大使这个人，他们常常来往。大

使也是出身孙默勒那一带，不过是乡下来的，不像克利普拉是地道的奥勒松市人。”

“他今天没来倒是奇怪？”

“克利普拉随时都在旅行。他好几天没接电话，我猜他去越南或老挝看他的生意，根本不知道大使死了，这案子也没登上什么头条。”

“死于心脏衰竭的话，通常不会。”哈利说。

“所以挪威警察是为这个来的吗？”博克一边说，一边用白色大手帕擦掉脖子上的汗。

“大使在海外死亡的话，这是例行程序。”哈利一边说，一边在名片背后写下警局的电话号码。

“如果克利普拉出现了，打这个电话可以找到我。”

博克仔细看了名片，好像有什么话脱口欲出，又改了主意，把名片放进胸前口袋，点了点头。

“电话号码我收下了。”他说完话，握了手，就往一辆老路虎车走过去。在他身后，刚清洗过的红色汽车烤漆闪闪发光，一半车身停到了人行道上。哈利见过，是开到莫内斯家门前那一辆保时捷。

彤亚·韦格缓步向他走去。“博克帮得上忙吗？”

“这次帮不上。”

“克利普拉的事他怎么说？他知道他人在哪里吗？”

“他什么都不知道。”

她没打算离开，而且哈利隐约感觉她在等他继续说。他一时疑神疑鬼，又恍惚看见那个外交官在扶那布机场冷酷的目光——“零丑闻，懂吗？”她是不是奉命监视哈利，如果他过分了，就要报告托胡斯处长？他看着她，立刻断了这个想法。

“红色保时捷是谁的？”他问。

“保时捷？”

“那辆。我还以为厄斯特福尔郡的女孩不到十六岁就知道每一种汽车标志了。”

彤亚把他这句话当耳边风，戴上她的墨镜。“是延斯的车。”

“延斯·布雷克？”

“对。他在那里。”

哈利回头。台阶上站着希尔达·莫内斯，一身夸张的黑色丝质长袍，旁边是穿着深色西装、一脸严肃的桑沛。他们后面站着一个年轻一些的金发男人，哈利在教堂里就注意过他，温度计显示三十五摄氏度，他却西装外套底下穿了背心；他的眼睛被一副看起来很贵的墨镜遮住，正在低声跟一个也穿黑衣的女人说话。哈利盯着她看，她仿佛感觉到他的目光，竟然转过来对着他。他没有马上认出鲁娜·莫内斯，现在他知道为什么了。她奇怪的肢体不对称已经消失了，而且比台阶上其他人都高。她的目光只是短暂地停留，除了无聊之外，没透露出任何情绪。

哈利致歉告退，沿台阶走上去，向希尔达表达慰问之意。她的手握起来无力又被动，一双呆滞的眼睛望着他，浓浓的香水味掩盖了金酒的味道。

然后他转向鲁娜。她用手挡住太阳光，眯着眼抬头看哈利，假装刚刚注意到他。

“嘿，”她说，“这个小矮人国里总算有人比我高了。你不是来我们家的那个警探吗？”

她的语气暗藏挑衅意味，有着青少年那种强装出来的自信。她握起手来坚定有力，哈利的眼睛下意识地找起另一只手。黑色袖子底下一条义肢鼓着。

“警探？”

说话的是延斯·布雷克。

他已经拿下墨镜，正眯着眼。凌乱的金色刘海落在蓝得近乎透明的瞳孔前，一张圆脸还有点婴儿肥，眼周的皱纹却透露出年纪至少过了三十。先前的阿玛尼换成了经典的德尔·乔治，手工缝制的贝利鞋亮得像黑镜子，但他的外表让哈利感觉像鲁莽的十二岁小孩扮作大人。哈利开口自我介绍。

“我是挪威警方派来的，要做一些例行调查。”

“这样啊。那是正常程序？”

“大使死的那天，你跟他说过话，对吗？”

延斯惊讶地看着哈利。“没错，你怎么知道？”

“我们找到他的手机，你的号码是他最后拨出的五通电话之一，他在下午一点十五分打的。”

哈利仔细观察着延斯，但他的脸没有流露出一丝不安或困窘。

“我们可以聊聊吗？”

“来找我吧。”延斯迅速拿出一张名片，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

“家里还是公司？”

“我在家里只睡觉。”

他嘴角那一抹轻笑根本不可能被察觉，但哈利知道有那抹微笑在，好像跟警探讲话只是一件刺激的事，有点脱离平常的事。

“容我失陪了。”

延斯在鲁娜耳边低声说了几句，对希尔达点点头，就慢慢跑向他的保时捷。人渐渐散了，桑沛陪着希尔达走向大使馆的车，剩下哈利站在鲁娜旁边。

“大使馆有聚会。”他说。

“我知道，我妈不想去。”

“也是，你们大概有亲人来家里住。”

“没有。”她说。

哈利看着桑沛为希尔达关上车门，然后绕过车子。

“这样，你要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搭出租车。”

哈利发现这句话说出来变味了，感觉耳垂红了起来。他原本要说

的是“你要去的话”。

她抬眼看他。那双眼睛是黑色的，他看不透里面的意思。

“我不要。”她抬起脚往大使馆的车走去。

气氛低迷，大家话不多。彤亚·韦格邀请哈利参加聚会，现在两个人站在角落各自转弄着杯子。彤亚的第二杯马丁尼已经喝掉大半，哈利要的是水，拿到的却是又稠又甜的橙汁。

“你在国内有家人吗，哈利？”

“有一些。”哈利不确定她突然换话题是什么意思。

“我也是，”她说，“父母，兄弟姐妹，几个叔叔阿姨，没有祖父母，就这样。你呢？”

“差不多。”

阿藕小姐捧着放饮料的托盘左弯右绕，经过他们身边。她穿着样式简单的传统泰服，侧边开了一条长长的缝。他的视线跟着她，不难想象大使是如何禁不住诱惑。

房间另一头，有个男人站在大幅世界地图前面，两腿打开，前后摇晃。他的背直挺挺的，肩膀宽大，银灰色的头发像哈利一样剪成平头。从正面看，他眼皮松垂，下巴坚定，双手交握在背后，那股军人气味大老远就闻得到。

“那是谁？”

“伊瓦尔·洛肯，大使都叫他LM。”

“洛肯？怪了，不在奥斯陆给我的职员名单上，他做什么的？”

“好问题。”她吃吃笑起来，啜了一口酒，“对不起，哈利，我可以叫你哈利吗？我一定是有点醉了，这几天事情好多，睡得少。他去年来的，就在莫内斯来了以后。我就直说吧，他属于部里原地踏步的那部分。”

“什么意思？”

“他的前途已经走到死胡同了。他从国防部某个职务转过来的，

可是到了某个时候，他的名字后面就挂了太多‘可是’。”

“可是？”

“你没见过部里的人互相八卦的样子吗？‘他是个优秀的外交官，可是他喝酒，可是他太喜欢女色’之类的。‘可是’后面的话比前面的重要太多，会决定你在部里能爬多高，所以顶端才会有这么多假装圣人的庸才。”

“那他的‘可是’是什么，他又为什么在这里？”

“老实说，我不知道。他跟奥斯陆开会，偶尔写报告过去，但是我们不常看到他，我想他比较喜欢独来独往。隔三岔五他就去越南、老挝、柬埔寨，带着他的帐篷、疟疾药丸，还有装满摄影装备的登山包，那种人你知道吧？”

“或许。他写哪一种报告？”

“不知道，都是大使处理。”

“不知道？你们大使馆的人没那么多吧。是情报吗？”

“做什么用的情报？”

“嘿，曼谷可是整个亚洲的中枢之一。”

她看着他，笑容若有所思。“我们能做这么刺激的事就好了，但是我想部里是要他在这里为国王和国家服务，长久且大体上忠诚的服务。再说，我宣誓过，有义务保密。”

她又吃吃笑起来，一只手摆到哈利的手臂上。“我们聊点别的吧？”

哈利聊了点别的，就去找下一杯饮料。人体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是水，他感觉一天下来他的已经消失大半，蒸发到灰蓝的天空中去了。

他在房间后面找到和桑沛站在一起的阿藕小姐。桑沛对他谨慎地点了点头。

“有水吗？”哈利问。

阿藕小姐给他一只杯子。

“LM是什么意思？”

桑沛抬起一边眉毛。“你心里想的是洛肯先生吗？”

“是。”

“你怎么不自己问他？”

“怕是你们在他背后偷偷叫的。”

桑沛咧开嘴笑。“L代表‘活的’，M代表‘吗啡’，是战争末期他替联合国工作的时候就有的绰号。”

“越战？”

桑沛微微点了个头，然后阿藕小姐就没了踪影。

“那时洛肯跟一支越南人小队在起降区等直升机来接，却遭到越共巡逻队攻击，陷入大屠杀。洛肯就是其中一个被射中的，他吃了一颗子弹，直直穿过脖子的一块肌肉。那时美国人已经将军队撤离越南，但医护兵还在，他们在象草丛里到处跑，给一个又一个士兵实施急救。他们会用粉笔在伤兵的头盔上写字，充当临时病历表，写D代表人员已经死亡，后来的人就不必浪费时间检查；L代表人员还活着，M代表已经打过吗啡，免得重复注射，死于药物过量。”

桑沛朝着洛肯的方向点点头。

“他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失去意识，所以没给他吗啡，只在头盔上写了L，就把他跟其他人抬上直升机。后来他被自己疼痛的尖叫声吓醒，一开始不清楚自己在哪里，后来他把压在身上的尸体推开，看见一个戴白臂章的人在给别人打针。他懂了，大喊要打吗啡，一个医护兵拍拍他的头盔说：‘对不起啊，兄弟，你已经满到眼睛了。’洛肯不信，摘下头盔一看，果然上面写着一个L和一个M。可是呢，问题是那不是他的头盔。他回头看着手臂上刚刚打了一针的那个士兵，看见他的头盔上有个L，还认出帽带底下那包烂掉的烟和联合国徽章，于是恍然大悟，那家伙为了再打一针吗啡，把他们的头盔调包了。他放声大叫，可是痛苦的喊叫声被起飞的引擎轰鸣声盖过。洛肯躺在那里尖叫了半小时，才到了高尔夫球场。”

“高尔夫球场？”

“营地，他们都这样叫。”

“你也在那里？”

桑沛点点头。

“所以你才这么熟悉这段往事？”

“我是医护志愿者，他们是我收治的。”

“后来呢？”

“洛肯就站在这里。另一个再也没醒过。”

“药物过量？”

“这个嘛，他并非死于胃部中枪。”

哈利摇摇头。“现在你跟洛肯又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巧合。”

“这种事的概率有多大？”

“世界很小。”桑沛说。

“LM。”哈利说完，一饮而尽，喃喃地说还需要水，就找阿藕小姐去了。

“你会想念大使吗？”他在厨房找到她，开口便问。她正在折餐巾，绕着杯子折好，再用橡皮筋捆起来。

她惊讶地看着他，然后点头。

哈利用两只手握着空杯。“你们偷情多久了？”

他看着她张开漂亮的小嘴，想要形成一个答案，可她的大脑还没准备好；于是她闭上嘴，又打开，像金鱼似的。等到愤怒抵达她的眼睛，他也有些预期她会给他一巴掌，那股愠色又消退了，眼里倒是噙满泪水。

“对不起。”哈利道歉，但是听起来不像。

“你——”

“对不起，但是这些问题我们不能不问。”

“可是我……”她清了清喉咙，肩膀耸起又放下，好像在甩开什么邪恶的念头，“大使结婚了，我——”

“你也结婚了？”

“没有，可是……”

哈利轻轻拉住她的手臂，把她带离厨房门。她转过来对着他，眼中愠色重现。

“听我说，阿藕小姐，大使被人发现死在汽车旅馆，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你不是唯一一个他在搞的人。”

他观察着她，看这些话有什么效果。

“我们在调查的是命案，你对这个男人没理由守什么情义，听懂了吗？”

她抽噎起来，他才发现自己正在摇她的手臂。哈利松了手，她看着他，瞳孔又大又黑。

“你在害怕吗？是这样吗？”

她的胸口起起伏伏。

“如果我答应你，除非你跟命案有牵连，这些事都不用外传，这样有帮助吗？”

“我们不是情人！”

哈利盯着她看，但能看到的就只有两个黑色瞳孔。

“好吧，像你这样的年轻女孩子在已婚大使的车里做什么？除了吃哮喘药以外？”

哈利把空杯子放在托盘上就走了。把这件事说出来很蠢，但他愿意犯蠢，只要能让事情有进展。任何进展都好。

伊丽莎白·多罗西娅·克拉姆利 [8] 心情恶劣。

“该死，已经五天了，一个外国人背上插把刀死在汽车旅馆，我们没有指纹、没有嫌疑人、没有任何他妈的线索，就只有接待员、托尼亚·哈丁、汽车旅馆老板，现在又来个帮派。有我漏掉的吗？”

“地下钱庄。”朗山在《曼谷邮报》后面说。

“地下钱庄就是帮派。”督察说。

“莫内斯找的地下钱庄不是。”朗山说。

“什么意思？”

朗山放下报纸。“哈利，你说司机认为大使欠地下钱庄钱，债务人死掉的话，地下钱庄会怎么做？会找家属讨债，是不是？”

丽兹一脸狐疑。

“有些人还是被家族荣誉那种观念束缚，地下钱庄又是生意人，当然会想尽办法把钱要回来。”

“听起来很牵强。”丽兹皱着鼻子说。

朗山又拿起报纸。“反正我发现泰印旅人的号码，这三天就在莫内斯一家的来电记录上出现三次。”

丽兹轻轻吹了声口哨，围着桌子这些人纷纷点头。

“什么？”哈利说着，顿时发现自己有些地方没听懂。

“泰印旅人从外面看起来是旅行社，”丽兹解释，“但二楼才是他们真正做生意的地方，他们放贷给到处借不到钱的人，利息高，讨债的手段也很有效。我们盯他们有段时间了。”

“找把柄给他们定过罪吗？”

“真要做的话，加把劲就可以，但是我们认为他们的竞争对手更恶劣。泰印旅人一直设法跟帮派配合着经营，而且听说连保护费都不必付。如果他们杀了大使，就我所知，那倒是他们第一次杀人。”

“也许是到了杀鸡儆猴的时候。”阿诺说。

“先杀了一个人，再打电话跟家属讨债，听起来不是有点本末倒置吗？”哈利说。

“为什么？如果要给人看到倒债的下场，那该收到警告的人也都收到了，”朗山一边慢条斯理地翻页，一边说，“如果还能拿到钱，那就是红利了。”

“好吧，”丽兹说，“阿诺跟哈利，你们就到地下钱庄去拜访一下。还有，我刚刚跟鉴识组讲过话，在莫内斯西装上的刀伤旁边找到的油脂，弄得他们百思不解，他们说是有有机物，应该是来自某种动物。好了，我看就这些了，祝你们顺利。”

哈利和阿诺走向电梯，朗山从后面赶上来。

“小心，这些人不好惹，我听说他们用螺旋桨对付赖账的人。”

“螺旋桨？”

“他们用船把人带到河里，绑在竿子上，然后把螺旋桨推进轴拉到水面上，让引擎倒转，从那个人旁边慢慢开过去。你可以想象吗？”

哈利想象了一番。

“两三年前我们发现一个男的心脏病发死去，他的脸都被扯下来了，是真的拉下来。本来他们的用意是让他以后走在街上，成为对其他债务人的警告和威慑，可是他听到引擎发动、看到螺旋桨靠近，想必心脏负荷太大。”

阿诺点点头。“不好玩，最好还是付钱。”

“魅力惊喜泰国”，泰国舞者彩色图片上方印着这行字。海报挂在中国城三聘巷这家小小旅行社的墙上，除了哈利、阿诺、桌子后面的一男一女之外，简陋的办公室空空如也。那男的戴眼镜，镜片厚得好像他正从金鱼缸里往外看着他们。

阿诺已经给他看过警员证。

“他说什么？”

“随时欢迎警察。我们参加他的行程可以有特惠价。”

“问问有没有楼上的免费行程。”

阿诺说了几个字，那个人就拿起电话筒。

“稍等一下，等索伦森先生喝完茶。”他用英语说。

哈利正要开口，看到阿诺责难的眼神，就改变了主意。他们两个都坐下来等。过了两分钟，哈利指指天花板上没在运转的电扇，“金鱼缸”微笑摇头。

“坏了。”

哈利感觉得到头皮在发痒。又过了两分钟，电话铃响，然后那男的要他们跟他走。到了楼梯底下，他示意他们脱鞋，哈利想到脚上那双全是汗的网球袜还破了洞，为了大家好，还是穿着鞋妥当，但是阿诺缓缓地摇头。哈利一边骂脏话，一边甩掉鞋子，踏着沉重的脚步爬上楼梯。

“金鱼缸”敲了一扇门，门倏地往外推开，哈利后退了两步。一座肉山寨住门口。山有两条小缝权充眼睛，两撇下垂的八字胡，头发剃光了，但是留了条软趴趴的马尾。他的头好像褪了色的保龄球，躯干没有脖子也没有肩膀，就是鼓起来的一团东西，始于双耳，往下到一对手臂，手臂太肥满，看起来好像是用螺丝起子接上去的。哈利这辈子从来没看过这么肥大的人。

那男人转身，一摇一摆地领他们进房间。

“他叫作金，”阿诺低声说，“自由约雇打手，臭名远播。”

“天哪，他好像好莱坞坏蛋的二流赝品。”

“东北来的，大家都知道他们非常……”

窗户前面的百叶窗关了起来，房间变暗，哈利看得出一个男人的轮廓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天花板上有架电扇转着，敞开的阳台门让人以为外面的车水马龙直接穿过房间。门边坐着第三个人。金把自己挤进仅剩的一张空椅子，哈利和阿诺在地板中央找了地方站。

“有什么可以效劳，两位先生？”

桌子后面传来低沉的声音，咬字是英国口音，抑扬顿挫接近牛津腔。他举起手，一枚戒指闪现光芒。阿诺看着哈利。

“呃，我们是警察，索伦森先生……”

“我知道。”

“你借钱给挪威大使阿特勒·莫内斯，在他死后打电话给他太太，为什么？要逼她替大使还债吗？”

“我们跟任何一个大使都没有未清的债务。再说我们也不处理那种贷款，嗯……怎么称呼？”

“霍勒。你在说谎，索伦森先生。”

“你说什么，霍勒先生？”索伦森往前靠过来。他是泰国人的五官，但是皮肤和发色跟雪一样白，眼睛是蓝的。

阿诺抓住哈利的袖子，但他把手抽走，迎上索伦森的目光。他知道自己已经把脖子悬在断头台，毕竟都摆出威胁的姿态了，而那位索伦森先生要是稍有让步，就会没面子。游戏规则就是这样，但哈利脚穿一双破袜站在那里，汗流浹背，而且对什么面子、圆融、手腕都彻底受够了。

“你现在可是在中国城，霍勒先生，不是法朗人的地盘。我跟曼谷警察局局长没过节，建议你再开口之前，先跟他聊聊，那样我就答应你，不计较这次难堪的场面。”

“通常是警察对犯人宣读权利，不是反过来。”

索伦森先生的白牙从湿润的红唇之间露出来。“哦对，‘你有权保持缄默’什么的。那，这次就是反过来了。金，带他们出去。失陪了，两位。”

“你们干的勾当见不了光，你自己也一样，索伦森先生。我是你的话，就马上出去买高系数防晒乳，监狱的操场可没的卖。”

索伦森的声音压低了一点。“不要惹我，霍勒先生，恐怕我出国太久，已经让我失去泰国人闻名遐迩的耐性了。”

“在牢里待个几年，很快就会恢复了。”

“金，带霍勒先生出去。”

那团巨大身体移动的速度快得惊人，哈利嗅到咖喱的辛辣味，还

没能抬起手就已经双脚离地，被紧紧抱住，有如刚刚在游乐场赢到手的玩具熊。哈利扭来扭去想脱身，但是每一次他的肺释放出空气，那道铁钳就再夹紧一些，就像蟒蛇压缩猎物的呼吸。哈利眼前一片黑，路上传来的车声变大，然后他终于重获自由，而且正在空中飞。睁开眼睛后他知道自己刚才失去意识了，感觉好像做了一秒钟的梦。他看见一个堆砌着中国符号的招牌，两根电线杆中间的一团线，灰白的天空，还有一张脸俯视着他。而后声音回来了，他可以听见一串话从那张脸上的嘴巴流泻出来，那个人指指阳台，又指指一辆嘟嘟车的顶篷，上面留了个难看的凹陷。

“你还好吧，哈利？”阿诺挥手要嘟嘟车司机离开。

哈利往下瞄瞄自己，他背疼，而且那双皱巴巴的运动袜，在肮脏灰暗的柏油路面上显得悲哀无比。

“这个嘛，我这副样子连施罗德都进不去。你有没有拿我的鞋子？”

哈利敢发誓，阿诺一定是咬住嘴唇在忍住不笑。

“索伦森告诉我下次要带拘票，”阿诺一回到车上就说，“我们反正逮到他们的把柄了，袭警。”

哈利一根手指沿着小腿抚摸长长的割伤。“没抓到他们，是抓到那个打手。不过说不定他能告诉我们一点东西。你们泰国人这么喜欢高的地方是怎么回事？照彤亚·韦格说的，这星期我是第三个被人从房子往外丢的挪威人。”

“帮派的老招式了，他们宁可这样，好过让人吃子弹。如果警方发现窗户下面躺着一个人，他们并不能排除意外坠落的可能。给一些钱、转几次手，案子就搁一边去了，没有人被挑剔，每个人都开心。弹孔会让事情变复杂。”

他们在红灯前面停下来。一个满脸皱纹的中国老妇坐在地毯上咧嘴角笑，她的脸在颤悠悠的蓝色空气中模糊起来。

15

一月十二日，星期日

“恋童癖是怎么回事？”

史戴·奥纳在电话另一头深深叹了一口气。

“恋童癖？这开场白还真是见鬼了。简短一点的答案是，对未成年人有性欲。”

“稍微有点深度的答案呢？”

“这个现象我们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不过如果你跟性学家讨论，他们可能会在偏好型和情境型中间画出明确的界线。在公园拿着一袋糖果那种典型的形象就是偏好型，他们的恋童癖好通常在十几岁的时候开始，不一定伴随外在冲突；他们把自己也看成孩子，会降低自己的行为年龄，但偶尔会扮起类似父亲的角色；性活动通常经过详尽计划，对他们来说，性是他们尝试解决人生问题的手段。讲这个我有钱拿吗？”

“情境型呢？”

“这个群体比较分散，主要对成人更有性方面的兴趣；如果对孩童产生兴趣，通常孩童是替身，替代某个跟恋童者本人有冲突的人。”

“再讲讲那些拿着糖果的人。他们的脑袋是如何思考的？”

“嗯，一般来说，恋童者自尊心低，还有所谓比较脆弱的性欲，就是说，他们对自己没有把握，没办法承担成人的性，感觉自己是失败品。他们觉得唯有跟小孩子一起，才能在实践欲望的时候掌控局面。”

“而且都是先天和后天因素决定，就那一套老生常谈，对吧？”

“性侵儿童的人有些自己小时候也被性侵过，并不少见。”

“这种人要怎么辨认？”

“抱歉，哈利，不是这样运作的。他们一点都不显眼，通常是独居男子，人际关系差，虽然性认同出了问题，在其他人生领域还是有完全正常的表现。”

“了解。所以没办法分辨。”

“羞耻心可以培养出高明的伪装专家。大多数恋童者一辈子都在训练自己隐藏恋童倾向，所以我只能说，外头的儿童性侵犯远比警方

抓到的多。”

“每抓到一个，其实有十个。”

“什么？”

“没什么。谢了，史戴。对了，我已经封瓶了。”

“哦。几天了？”

“大概四十八小时。”

“很难吗？”

“这个嘛，至少目前怪兽还乖乖待在床底下。我本来以为会更辛苦。”

“才刚开始而已。记得，以后日子会更辛苦。”

“日子不就是辛苦，还会有别的吗？”

天黑了。他要出租车司机开往帕蓬街，司机就递了一份彩色小册子给他。

“按摩吗，先生？厉害的按摩，我载你去。”

他在稀疏的光线下看见照片上的女孩对着他微笑，纯真无邪，仿佛泰航的广告。

“不用，谢谢，我只想吃饭。”哈利把小册子还回去，虽然他饱受摧残的背认为这个建议极好。哈利问起哪一种按摩（纯粹出于好奇），出租车司机比画了个意义明确的国际通用手势。

帕蓬街的柏雪鸿法式餐厅是丽兹推荐的，而且食物看起来真的不错，只是哈利实在没胃口。他对收走餐盘的服务生微笑致歉，也给了丰厚的小费，免得他们以为他对餐厅不满意。然后他走出餐厅，走进闹嚷的帕蓬街市井生活中。帕蓬街一巷不开放车辆通行，却比马路更拥挤，人潮来来往往，好像一条翻腾的河流经小摊子和酒吧。音乐从墙壁的每一处开口轰隆而出，人行道上汗涔涔的男男女女寻找行动目标，人、污水和食物的味道混杂着，互相争抢着哪个最刺鼻。一道门帘正好在他经过的时候被人拉开，他看见里面的女孩子穿着规定的丁字裤和高跟鞋。

“不收服务费，饮料只要九十铢。”有个人在他耳边大喊。他继续走，感觉却像停着没动，因为同样的情境在这条挤满人的街道上一路重复。

他感觉胃在鼓动，不确定是音乐声、心跳声，还是从席隆路上方新建高架高速公路传来的机器夜以继日的单调撞击声。

在某家酒吧，有个穿俗气红色丝质裙子的女孩发现他的目光，指了指身旁的椅子。哈利继续走，感觉几乎像是喝醉了。他听见另一间酒吧的鼓噪声，酒吧墙角挂着一架电视机，显然某支球队刚刚得了分。两个红脖子英国男人互碰酒杯，唱起英超西汉姆联的队歌：“我一直在吹泡泡……”

“进来，金发帅哥。”

一个身材高瘦的女人对他扑闪着睫毛，挺出一对又大又坚挺的乳房，还交叉双腿，紧身裤让一切一览无遗。

“她是尬特伊（katoy）^[9]。”有人用挪威话说。哈利转身。

是延斯·布雷克，胳膊上挂着一个穿紧身皮裙的娇小泰国女人。

“很厉害，真的，从头到脚，曲线啦，胸部啦，还有个阴道。其实有些男人宁愿要尬特伊也不要真货，而且有何不可呢？”布雷克咧开嘴，晒黑的娃娃脸上露出白牙，“当然唯一的问题就是，手术做出来的阴道没有真女人的阴道那种自我清洁的功能，等到哪天做得到了，我自己都会考虑选尬特伊。你觉得呢，警察先生？”

哈利瞥了一眼那个高个子女人。她一听到尬特伊这几个字就转过去背对着他们了，还大声地哼了一声。

“嗯，我还没想过这里面的女人会有哪个不是女人。”

“要骗过生手很容易，但是从喉结还是看得出来，而且通常喉结拿不掉。还有，他们通常身高高了一个头，打扮有点太性感撩人，举止有点太主动挑逗，而且漂亮得过分。说到底就是这一点暴露她们的，她们控制不住，就是一定要做得有那么一点过头。”

他的话尾悬在空中，仿佛在暗示什么，不过就算真的是，哈利也不懂。

“对了，警察先生，你自己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做得过头了？我看

你一跛一跛的。”

“对西式谈话过度信任。会过去的。”

“哪个会过去？信任，还是伤势？”

延斯看着哈利，脸上同样是丧礼后那一副不易察觉的笑容，仿佛有场游戏想要哈利加入。哈利没有玩闹的心情。

“两个都是吧，希望如此。我正要回家。”

“这么早？”霓虹灯打亮延斯湿湿的额头，“那么，希望明天看到你身体好一点了，警察先生。”

哈利在素理翁路上招了出租车。

“按摩吗，先生？”

[1] Free Willy，又译为《人鱼的童话》。

[2] Ole Gunnr Solskjaer（1973—），挪威前足球运动员，曾效力曼彻斯特联队。

[3] Tonya Harding（1970—），前美国女子花样滑冰运动员。她在一九九四年冬季奥运会前夕，涉嫌与前夫密谋雇人用铁棍击打同胞对手南希·克里根（Nancy Kerrigan）的膝盖。

[4] Bardolph，莎士比亚戏剧《亨利五世》里的配角，是亨利的儿时玩伴兼酒友。

[5] 挪威东南部海港城市。

[6] 挪威西南部城镇。

[7] Pablo Escobar（1949—1993），哥伦比亚大毒梟。

[8] 指丽兹（Liz），伊丽莎白（Elizabeth）为她名字的全称。

[9] 变性人。

第三部

他很快就会因此而死……再过一会儿他会变得昏昏欲睡，大脑对吸气失去兴趣，他呼吸的次数会越来越少，最后完全停止。

如此孤独……被链子锁着，像那些河船上的大象。

16

一月十三日，星期一

阿诺到哈利住的江河苑高楼小区外面接他，这时太阳刚刚升起，光线从矮房子之间穿过，柔柔地照在他身上。

八点不到他们就找到巴克莱曼谷分行，还有一个面带笑容的管理人员让他们进入地下停车场。这管理员顶着乐手吉米·亨德里克斯 [1] 式的发型，戴着耳机。最后阿诺终于看到电梯旁边有一个空出来的访客停车位，夹在那些宝马和奔驰中间。

阿诺更愿意在车里等，因为他会讲的挪威话只有“takk”，谢谢；某一次喝咖啡小憩的时候哈利教过他。丽兹半开玩笑说，白种男性想教会本地人的第一个词总是“谢谢”。

阿诺在这一带没办法放松心情，他说这些名贵汽车会引贼上门。而且就算停车场里装了监控器，他也不大能信任停车场管理员，这些人打开栅栏的时候会用你看不见的节奏弹手指。

哈利搭电梯到九楼，进了巴克莱曼谷分行的接待处，自我介绍以后，看了看时钟。他原本预计要等延斯·布雷克来，但是有个女人陪他走回电梯里，刷了卡，按了按钮P，她说是最顶层的意思。然后她疾步退出电梯，哈利就直往天空而去。

电梯门滑开，他看见延斯站在发亮的褐色拼花地板中央，靠着一张桃花心木大桌，耳边贴着一部电话，肩膀上又夹着一部。房间其他地方都是玻璃做的，墙壁、天花板、咖啡桌，甚至椅子都是。

“晚点再聊，汤姆，今天千万别让人家吃了啊。还有，我说的，

“不要碰卢比。”

他对哈利微笑致歉，把另一部电话挪到耳边，瞄了瞄计算机屏幕上的实时行情，然后简短地说了一声“好”，就把电话挂断。

“那是在做什么？”哈利问。

“那就是我的工作。”

“你的工作是？”

“此刻是替一位客户拿到美元贷款。”

“金额很大吗？”哈利放眼远眺，曼谷半掩在下方的雾霭中。

“看你跟什么比喽，相当于挪威地方议会的平均预算吧，我猜。昨晚玩得愉快吗？”

哈利还没能回答，其中一部电话就响了起来，延斯按下对讲机按钮。

“谢娜，帮忙留话好吗？我在忙。”他松开按钮，没等对方答应。

“忙？”

延斯笑出声。“你不读报纸的吗？亚洲货币全部狂跌，每个人都吓坏了，拼命要买美元，三天两头就有银行和证券公司倒闭，已经开始有人跳楼了。”

“但你没有？”哈利心不在焉地揉着脊椎。

“我？我是经纪人，趁火打劫的人。”

他上下挥了几下双臂，露出牙齿。“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有动静，只要有人在交易，我们都在赚钱。只要有生意就有得赚，目前呢，一星期七天全天候都有生意。”

“所以你是这种赌博游戏的庄家？”

“对！说得好，我要记下来。而其他那些白痴就是赌客。”

“白痴？”

“当然啊。”

“我以为这些买家、卖家算是比较精明的。”

“是精明，没错，不过还是彻头彻尾的白痴。这是一条永恒无解的悖论，不过他们变得越精明，就越热衷外汇市场的投机买卖。他们应该比别人更清楚，在轮盘上玩久了，不可能赚得了钱。我自己挺笨的，但是至少这点我还懂。”

“所以你自己从来不在这个轮盘下注吗，布雷克？”

“我偶尔会玩一点。”

“那你也是其中一个白痴？”

延斯拉出一盒雪茄，哈利婉拒了。

“聪明，这个味道臭死了，我抽是因为我认为我该抽，因为我抽得起。”他摇摇头，把一根雪茄塞进嘴里，“你看过《赌城风云》吗，警察先生？罗伯特·德尼罗跟莎朗·斯通演的那部？”

哈利点头。

“你记得有一个场景，乔·佩西说有一个男的是他知道的唯一一个可以从赌博赚钱的人？可是他不是去赌博，他做的是下注——赛马，篮球比赛，等等，那跟轮盘很不一样。”

延斯拉出一把玻璃椅子给哈利，自己也在对面坐下来。

“赌博的关键是运气，但下注不是，下注的重点有两个：心理和信息。最聪明的人赢，拿《赌城风云》这个人来说吧，他把时间全花在收集信息上，比如，马的血统，该星期训练的表现，吃的饲料，骑手那天早上起床时的体重，所有别人懒得收集或没办法收集、理解的信息。然后他把信息凑在一起，算出概率，再观察别的赌客怎么做。如果有一匹马的胜算实在太太，他就下注，不管他认为这匹马会不会赢。最后总计下来他是赢的那个，别人都输。”

“就这么简单？”

延斯举起一只手替自己辩护，然后瞄了一眼手表。“我知道一个朝日银行的日本投资人昨天晚上要去帕蓬街，最后我在四巷找到他，先给他提供一些信息，再从他那儿打探出更多，一直到凌晨三点，然

后把我的女人给他，自己就回家了。早上六点我来上班，之后就一直买泰铢。他很快就会上班，会买进相当于四十亿克朗的泰铢，然后我就开始卖。”

“听起来是很多钱，但是听起来也几乎是违法的。”

“几乎，哈利，只是几乎。”延斯现在激动起来，像小男孩在炫耀新玩具，“这不是个道德问题。如果你是足球队的攻击前锋，你一定随时处于半越位的状态。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

“打破得最彻底的人赢？”

“马拉多纳用手进球，大家都觉得那是球赛的常态。裁判没看到就没事。”

延斯竖起一根手指。

“话说回来，这是胜算问题，这个事实你是逃不过的，你偶尔会输一次，但是如果你朝胜算大的方向玩，长期下来一定赚钱。”

延斯皱了皱眉，然后把他的雪茄捻熄。

“今天这个日本投资人决定了我要做什么，可是你知道最过瘾的是什么呢？是你自己来操控赌局。譬如，美国公布通货膨胀的数字之前，你可以散布谣言，说格林斯潘在私人午宴上说过一定要加息。你可以混淆敌人的视听，你就是靠这个大捞一笔。妈呀，这比跟人上床还过瘾。”

他大笑，兴奋地跺脚。

“货币市场是众市场之母，哈利，是市场的一级方程式赛车，可以让人欣喜若狂也可以置人于死地。我知道这样很不可理喻，但我就是那种控制狂，如果要死在驾驶座上，我们也希望是自己造成的。”

哈利环顾四下。玻璃屋里的疯狂教授。

“如果你被抓到超速呢？”

“只要我赚钱，只要我量力而为，大家都高兴。还有，我靠这个成为公司里最会赚钱的员工，你看到这间办公室了吧？以前巴克莱曼谷分行的老板就坐在这里，你可能好奇为什么现在是我这种无耻下流的经纪人坐在这间办公室，原因是经纪公司只看一件事：你赚多少

钱。其他的都是装饰品，包括老板也是。老板只是行政人员罢了，还得靠我们这些在市场打滚的人保住他们的工作和薪水。我的老板已经搬到楼下另一间舒服的办公室，因为我扬言带着手上全部的客户跳槽，除非公司给我更好的福利，还有这间办公室。”

他解开西装背心，挂在椅背上。

“不说我了。有什么可以为你效劳，哈利？”

“我想知道大使死的那天，你跟他在电话上讲了什么。”

“他打电话确认见面的事。我也跟他确认了。”

“然后呢？”

“他照约定下午四点过来。可能是四点五分吧。接待处的谢娜知道确切的时间。他先到那里登记的。”

“你们谈了什么？”

“钱。他有一些钱想投资。”他的脸上的肌肉丝毫没有透露出他在说谎，“我们在这里坐到五点，然后我陪他到他停在地下停车场的车子那边。”

“他把车停在我现在停的这个地方？”

“如果你们停在访客停车位，那就是。”

“那次就是你最后一次见到他？”

“对。”

“谢谢。没有问题了。”哈利说。

“哇，大老远跑来，问这么少。”

“我说过，这些都是例行公事。”

“当然啦，他死于心脏病，不是吗？”延斯问，唇边挂着半抹微笑。

“看起来是。”哈利说。

“我是他们家的朋友，”延斯说，“没人说过什么，不过我心里有数。只是让你知道一下。”

哈利起身的时候，电梯门开了，接待员拿着托盘走进来，上面有两只玻璃杯和两只瓶子。

“走之前喝点水吧，哈利？我每个月空运进口的。”

他在杯子里倒了来自挪威拉维克的法里斯矿泉水。

“对了，哈利，你昨天说的通话时间并不正确。”

他打开墙上的一道门，哈利看见一台像提款机的机器。延斯按了几个号码。

“是下午一点十三分，不是一点十五分。可能不重要，但是我想你说说不定想要绝对精准的数字。”

“时间是电信公司给的，你为什么会认为你的时间更精准？”

“我的才对，”白牙闪现，“这个装置会记录我所有的谈话，价值五十万克朗，里面有卫星校正定时器。相信我，它很精准。”

哈利抬起眉毛。“谁会花五十万买台录音机？”

“这种人比你想象的多，例如大多数外汇经纪人。如果你跟客户争论过你在电话上说的到底是买还是卖，五十万马上变成微不足道的小钱。录音机会在这个特殊的带子上自动加入数字时间编码。”

他拿起一个长得像录像带的东西。

“时间编码不能改动，而且一旦记录了谈话，除非消掉时间编码，否则不能变更录音内容。唯一能动的手脚就是把带子藏起来，可是别人会发现那一段时间的带子不见了。我们会这么一丝不苟，是因为录音带可以当作呈堂证供。”

“所以你跟莫内斯的谈话也有录音？”

“当然。”

“我们可以……”

“稍等。”

看过这个背上插了一把刀的死人，现在又听到他活生生的声音，感觉真古怪。

“那就四点。”大使说。

听起来呆板单调，几乎有点悲伤。然后他就挂断了。

17

一月十三日，星期一

“你的背还好吗？”哈利跛着脚进办公室开晨会的时候，丽兹关切地问。

“好一点了。”他撒了谎，一边跨坐到椅子上。

阿诺给他一根烟，但是朗山在报纸后面咳嗽，哈利就忍住没点燃。

“我有一些消息，可能会让你心情好起来。”

“我心情很好。”

“第一个，我们已经决定把金抓进来，跟他说攻击执行公务的警察可以判三年，看看能不能逼他说出什么。索伦森先生说没再见过金，显然金是自由打零工。我们没有他的住址，但是知道他通常在拉差达慕拳击场旁边的一家餐厅吃饭。有拳赛就会有大量赌注，放高利贷的会在那附近晃荡，物色新客户，以及留意有没有债可以讨。另外一条好消息是，顺通一直在查访疑似经营伴游服务的旅馆，看起来大使经常投宿其中一家，他们记得那辆车，因为外交牌照的关系。他们说他们带了一个女人一起。”

“好吧。”

丽兹对哈利冷淡的反应有点失望。

“好吧？”

“他带阿藕小姐去旅馆，给了她一炮，那又怎样？她又不会带大使回家，对吧。在我看来，我们从中得知的就只有希尔达·莫内斯有动机杀夫。或是阿藕小姐的情人有动机，如果她有情人的话。”

“阿藕小姐也可能有动机，如果莫内斯打算甩了她。”阿诺说。

“很多好建议，”丽兹说，“我们从哪一个着手？”

“查不在场证明。”报纸后面传出回答。

大使馆的会议室里，阿藕小姐抬头看着哈利和阿诺，眼睛哭得红通通的。她直截了当地否认去过任何旅馆，说自己跟母亲、妹妹同住，但是案发那晚不在家。她说她没有跟任何人在一起，而且很晚才回家，到家已经过了午夜。阿诺逼问她去处的時候，她哭了起来。

“你最好现在告诉我们，阿藕小姐，”哈利说着，合上对着走廊的百叶窗，“你已经骗过我们一次。现在事态严重，你说命案那一晚你不在家，但是又没有跟任何能证明你行踪的人碰过面。”

“我妈妈和妹妹——”

“可以证明你在午夜之后回家。这帮不了你，阿藕小姐。”

眼泪从那张可爱如娃娃的脸上滑落。哈利叹了口气。

“我们得把你带走，”他说，“除非你改变主意，告诉我们你人在哪里。”

她摇头，哈利和阿诺互看了一眼。阿诺耸耸肩，抓住她的手臂，但是她用头抵住桌子，呜呜咽咽地哭着。就在此时传来一下轻轻的敲门声，哈利把门打开一条缝，外面是桑沛。

“桑沛，我们——”

这位司机把一根手指摆到嘴前。“我知道。”他低声说着，招手要哈利出去。

哈利走出去，关了门。“什么事？”

“你在问阿藕小姐话。你想知道发生命案的时候她人在哪里。”

哈利没回答。桑沛清清喉咙，打直背脊。

“我说谎了，阿藕小姐确实坐过大使的车。”

“嗯哼？”哈利措手不及。

“好几次。”

“所以你知道她跟大使的事？”

“不是跟大使。”

过了几秒哈利才突然领会过来，直直地盯着这个老人，难以置信。

“你，桑沛？你跟阿藕小姐？”

“说来话长，而且恐怕你也不会完全明白。”他探询地注视着哈利，“大使死的那天晚上，阿藕小姐和我在一起。她不可能说出来，因为我们两个都会丢了工作。职员之间禁止交往。”

哈利举起一只手摸过整个头。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警察先生，你在想我是个老头，她是年轻女孩。”

“呃，恐怕我不太懂，桑沛。”

桑沛微微一笑。“她母亲跟我曾经是一对，很早以前了，早在她生阿藕之前。泰国有一种东西叫作譬（phîi），大概可以翻译成‘辈分’吧，年长的人阶级比年幼的人高，但是它的含义不止于此，还有年长者有责任照顾年幼者的意思。阿藕小姐是我引荐进大使馆的，她是个有情有义的女人。”

“有义？”哈利放胆质疑，“她几岁的时候……”他停顿一下，“她母亲怎么说？”

桑沛笑得感伤。“她跟我同岁数，而且完全了解。我只是借用阿藕一点点时间，到她找到可以一起生儿育女的男人为止。这不是什么罕见的……”

哈利吐了口气，随之呻吟一声。“所以你是她的不在场证明？而且你知道大使带到他常去的那家旅馆的不是阿藕小姐？”

“如果大使去了旅馆，那一定不是跟阿藕。”

哈利举起一根手指。“你已经撒过一次谎，我可以逮捕你，因为你妨碍警察调查命案。如果你还有什么没说，趁现在说一说。”

那双上了年纪的褐色眼睛看着哈利，一眨不眨。“我喜欢莫内斯先生，他是我的朋友，我希望害死他的凶手得到惩罚，可是不要牵连无辜。”

哈利本来要开口说话，又吞了回去。

18

一月十三日，星期一

太阳已经变成带橘色条纹的深酒红色，挂在曼谷灰色的天边，好像没说一声就出现在天上的新行星。

“这里是拉差达慕拳击场。”丽兹说。载着哈利、阿诺、顺通的丰田汽车在灰砖建筑旁边停下来，两个样子猥琐的黄牛露出喜色，但丽兹挥手把他们赶走。“看起来不怎么样，不过这可是曼谷版的‘梦剧场’^[2]。在这里，只要手脚够快，每个人都有机会变成上帝。嘿，瑞奇！”

警卫之一走到车子旁边，丽兹换上哈利不敢恭维的娇媚神态，一串轻快活泼的笑语之后，她转头对大家微笑。

“我们赶快去把金抓起来吧。我刚刚帮游客和我自己弄到了最前排的座位，今天晚上伊万打第七场，应该会很有意思。”

餐厅就是基本的那种，塑料、苍蝇，还有唯一一台电扇，把厨房的食物味道吹到餐厅各个角落。泰国王室成员的肖像挂在柜台上方。

只有几张桌子有人坐，而且没有金的踪影。阿诺和顺通坐在门边的桌子，丽兹和哈利坐在靠里面的桌子。哈利点了春卷，安全起见，还点了一瓶消毒用的可乐。

“瑞奇是我以前打泰拳的教练，”丽兹解释，“我的体重几乎是那些小伙子的两倍，还比他们高了三个头，可是每一次都被对手一顿痛揍。他们还在喝奶时就在这里吸收拳击的营养了。可是他们不喜欢和女人一起打，他们说的，我倒是感觉不出来。”

“国王那些东西是怎么回事？”哈利边指边说，“我到处看到他的照片。”

“这个嘛，国家需要英雄。王室原本不是特别受民众爱戴，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国王想方设法先是跟日本结盟，等到日本处于

守势，又投向美国阵营。他救了这个国家，免去一场杀戮。”

哈利向肖像举杯。“这位老兄听起来挺酷。”

“你要了解，在泰国有两件事开不得玩笑——”

“王室和佛陀。对，谢谢，我听说了。”

门打开来。

“哟，哈喽，”丽兹说，“通常本人会长得比肖像小呢。”

哈利没回头。他们的计划是等到金点的菜上桌，手里有筷子，掏武器的动作会慢一点。

“他坐下来了，”丽兹说，“哇，光凭那个长相就应该把他关起来。不过我们能拖住他问上几个问题的话，就算走运了。”

“什么意思？那家伙把警察从二楼窗户扔出去了。”

“我知道，可是我不会让你有太高的期待。金‘大厨’可不是随便什么人，他替某个家族工作，他们有的是厉害的律师。我们算算他至少已经处理掉一打人了，弄成残废的有十倍之多，但是至今一条前科都没有。”

“大厨？”哈利开始对付刚送上桌的热腾腾的春卷。

“他两三年前就有的绰号。我们有个案子的被害者是死在他手上，案子分派给我，他们开始尸检的时候我也在场。尸体摆在解剖台上已经好几天，里面都是气，胀得像一个青肿的足球。气体有毒，所以病理医师让我们出去，自己先戴了防毒面具，才切开肚子。我从门上的窗口看进去，他剖开尸体的时候，皮在啪嗒啪嗒地晃，气体涌出来，淡淡的绿色你都看得见。”

哈利把春卷放回盘子里，一脸痛苦状，但是丽兹没注意。

“吓人的是他体内可生意盎然了，病理医师吓得退到墙边，因为那些黑色的生物从胃里爬出来，爬到地板上，窜进角落、缝隙里。”她用食指在额头上比画了两只角，“恶魔甲虫。”

“甲虫？”哈利厌恶地做了个鬼脸，“甲虫不会跑进尸体里吧。”

“我们发现那个死人的时候，他嘴里咬着一个塑料管。”

“他……”

“烧烤甲虫在中国城可是珍馐，金强迫那个可怜鬼吃了一些。”

“没有经过烧烤？”哈利把盘子推开。

“真是神奇的生物，昆虫，”丽兹说，“我是说，甲虫怎么能在胃里活下来？里面不都是毒气什么的吗？”

“我宁愿不思考这个问题。”

“太刺激了吗？”

哈利花了一秒才反应过来她说的是食物，他已经把盘子推到桌子边缘。

“你会习惯的，哈利，一步一步来就行了，你应该带几份食谱回家，在厨房里让你女朋友佩服一下。”

哈利清了清喉咙。

“或是令堂。”丽兹说。

哈利摇头。“抱歉，也没有。”

“该道歉的是我。”她说。然后对话不了了之。金点的食物正要送上桌。

她从腰间的枪套拿出黑色的配枪，拉开保险。

“史密斯·韦森六五〇，”哈利说，“耐用好使。”

“待在我后面。”丽兹边说边站起来。

金抬头看着督察的枪口，眼睛眨也没眨一下。他用左手拿筷子，右手收在大腿上。丽兹用泰语吼了什么话，但他仿佛没听见。他头也不转，眼睛四下瞄了瞄，发现阿诺和顺通，然后目光停留在哈利身上，唇边闪过一抹淡淡的笑。

丽兹又喊了一次，哈利感觉脖子上的皮肤在刺痛。枪的击锤翘起来，金的右手出现在桌面上，是空的。哈利听见丽兹咬着牙呼出一口

气。阿诺和顺通给金上手铐的时候，金的视线还停在哈利身上。他们把他带出去，看起来好像小型马戏团游行，阵容有彪形大汉一个、侏儒两个。

丽兹把枪收回枪套。“我看他不喜欢你。”她一边说，一边指着朝天插在饭碗里的筷子。

“真的？”

“这是泰国传统咒人死的意思。”

“那还轮不到他，排队等吧。”哈利想起自己需要借一把枪。

“天亮前看看能不能有点进展。”

进场途中，群众狂喜尖叫声迎面而来，还有三个乐师铿铿锵锵、咿咿呀呀，像嗑了药的校园乐团。

两个拳击手刚刚上了擂台，头和双臂都系上彩色绳圈。

“蓝色短裤是我们的伊万。”丽兹说。她在拳击场外面已经把哈利口袋里的钞票全劫走，给了登记的人。

他们找到前排的座位，就在裁判后面，丽兹满意地咂咂嘴。她跟邻座的人聊了几句。

“如我所料，”她说，“我们没错过什么。如果你想看真正精彩的比赛，就要星期二来，或是星期四去伦披尼拳击场，不然都是一堆……呃，你也知道。”

“肉汤赛。”

“什么？”

“肉汤赛，我们在挪威都这样说，就是两个鸡肋的溜冰选手对战的时候。”

“肉汤？”

“肉汤。你就是趁这时候出去买肉汤。”

丽兹笑出声的时候，眼睛变成亮闪闪的两条细缝。哈利已经发现自己喜欢看到、听到她笑。

两名拳击手已经拿掉头圈，绕行擂台，也进行过某种仪式，就是把头靠在擂台柱上，然后跪着做几个简单的舞步。

“这叫作阮姆畏（ran muay），”丽兹说，“拜师拳舞，礼拜他自己的古鲁（kru），就是精神导师和泰拳守护神。”

音乐停了，伊万走到他的角落，和教练靠在一起，手掌相贴。

“他们在祈祷。”丽兹说。

“他需要吗？”哈利担心地问。他原先放在口袋里的钞票可是一大沓。

“如果他对得起自己的名字，就不需要。”

“伊万？”

“拳手都可以自己挑名字。伊万用的是荷兰人伊万·伊波利特 [3] 的名字，一九九五年伊万·伊波利特在伦披尼拳击场赢了一场比赛。”

“才一场？”

“他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在伦披尼获胜的外国人。”

哈利转头确认她是不是眨了眼，但这时候铜锣一响，拳赛开始。

拳手互相靠近，小心翼翼地保持安全距离，同时彼此绕着圈圈。一拳挥出，对方轻松挡掉，而且踢出一脚反制，不过落空了。伴奏加大了音量，群众的加油声也是。

“他们只是先热热身。”丽兹大声说。

然后他们开始全力攻击对方，速度如闪电的一阵拳脚相向，动作实在太快，哈利没看到什么，丽兹却唉声叹气。伊万已经在流鼻血。

“他吃了一记肘击。”她说。

“手肘？裁判没看到吗？”

丽兹露出微笑。“用手肘不违规，甚至用手脚打中对方也可以得分，但让你击倒对手的通常是手肘和膝盖。”

“就是说他们的脚法不像空手道那么强。”

“这话我可不敢说，哈利，几年前香港派了五个最厉害的功夫高手来曼谷较量，看哪一门武术比较强。暖场和仪式花了一个多小时，可是五个回合对战只花六分半钟。去医院的救护车有五辆，猜猜是谁在车上？”

“嗯，今天晚上没这个危险，”哈利故意打了个夸张的哈欠，“这个实在——见鬼！”

伊万已经抓住对手的脖子，瞬间压下他的头，同时右膝一顶，对手就往後倒了，不过他还是用手臂缠住围绳，人就正好挂在丽兹和哈利面前。对手血如泉涌，洒到擂台地板上，好像破水管在漏水一样。哈利听到身后的观众大声抗议，才发现自己已经站起来了。丽兹把他拉下来。

“哇！”她大叫，“你有没有看到伊万手脚多快？我就说他很有意思吧。”

刚才穿红裤子的拳手把脸转向侧边，所以哈利看见他的侧脸，看见他眼周的皮肤因为内出血肿了起来，好像看着充气床在灌气一样。

看着伊万逼近无助的对手，哈利有种古怪、恶心的似曾相识感。对手已经不知道自己身在拳击擂台，伊万不急，慢条斯理地观察他，有点像老饕在考虑先撕鸡翅还是鸡腿。哈利看见两个拳手之间的背景处站着裁判，正歪着头、垂手看着他们。哈利看得出来他不打算介入，同时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抵着肋骨跳动。三人乐队现在听起来不像挪威独立日游行了，已经在狂喜中失控地敲打吹奏。

停，哈利心里想，但这一刻他却听到自己的声音说：“揍他！”

伊万揍了他。

哈利没跟着倒计时。他没看见裁判把伊万的手举到空中，也没看见胜利者对擂台四个角落双手合十行礼，他只盯着脚前那块有裂缝的湿水泥地，那里有一只小昆虫正在挣扎着要逃离一滴血；它被一连串的事件和巧合困住，膝盖以下都泡在血里。恍惚中他回到了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时间，直到有只手往他的肩胛之间拍下去，他才清醒过来。

“我们赢了！”丽兹对着他的耳朵大叫。

他们正排队等着跟登记的人拿钱，这时候哈利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讲挪威语。

“直觉告诉我，我们的警察先生是靠头脑下的注，不是盲目相信运气。如果是这样，恭喜你了。”

“这个嘛，”哈利转身说，“克拉姆利督察自称专家，看来可能确实不虚。”

他为延斯·布雷克介绍督察。

“那你也下注了吗？”丽兹问。

“我朋友偷偷跟我说伊万的对手有点感冒，还真奇怪啊，那也能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哦，克拉姆利小姐？”延斯露出愉快的笑容，然后转向哈利，“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一把，霍勒，我带了莫内斯的女儿来，本来要送她回家，可是我一个美国大客户刚刚来过电话，我得回办公室才行。现在天下大乱，美元飞涨，他有两大车的泰铢得脱手。”

哈利看着延斯点头的方向。靠着墙站在那里、穿着长袖阿迪达斯T恤、身影半掩在匆匆离开拳击场的群众中的，正是鲁娜·莫内斯。她双手抱胸，看着别处。

“我看到你的时候想起来，希尔达·莫内斯说过你住在靠河那边的大使馆公寓，如果你们一起搭出租车，不用绕太远的路。我答应她母亲……”

延斯摆摆手，意思是身为母的这种忧虑当然太过头，不过可以的话，最好还是守信。

哈利看看手表。

“他当然可以帮啦，”丽兹说，“可怜的小女孩，想必现在她妈妈已经开始紧张了。”

“当然。”哈利勉强笑了。

“太好了，”延斯说，“哦，还有一件事，可以再麻烦你帮我领彩金吗？应该可以抵出租车钱，如果有剩余，我想警方应该有遗孀基金什么的。”

他给丽兹一张收据后就走了。她看见金额以后，眼睛瞪得老大。

“问题是，有那么多遗孀吗？”她说。

一月十三日，星期一

鲁娜·莫内斯看起来不是特别喜欢有人陪着回家。

“谢谢，我自己可以的，”她说，“曼谷星期一晚上的危险程度就跟厄什塔乡下的村子一样。”

星期一晚上没在厄什塔待过的哈利招了出租车，打开门等她上车。她心不甘情不愿，费了一番功夫爬进车里，咕咕哝哝念了一串地址，就盯着窗外。

“我叫他开到江河苑，”过一会儿她说，“你住那里对吧？”

“我想我收到的指示是先送你回家，莫内斯小姐。”

“小姐？”她笑出声，用酷肖母亲的黑色眼睛看着他；那对聚拢在一起的眉毛让她看起来像小精灵一样可爱，“你讲话像我姑妈一样，你到底多大？”

“感觉多老，人就有多老，”哈利说，“所以我想我大概六十。”

现在她看着他的眼神多了好奇。

“我渴了，”她突然说，“请我喝一杯，之后你就可以送我回家。”

哈利往前倾身，把莫内斯家的地址给了司机。

“算了吧你，”她说，“我会坚持去江河苑，他就会觉得你在诱拐我，你想让我闹吗？”

哈利拍拍司机的肩膀，于是鲁娜放声尖叫，司机紧急刹车，害得哈利的头撞到车顶。司机转头过来，鲁娜吸口气准备再次尖叫，哈利只好举起双手投降。

“好啦，好啦，去哪里？我想去帕蓬街顺路吧。”

“帕蓬街？”她翻个白眼，“你真的老了，那里只有下流的老人跟游客会去，我们去暹罗广场。”

她与司机交谈几句，在哈利听来是无懈可击的泰语。

“你有女朋友吗？”她问。她的啤酒刚送上桌，也是在威胁说要闹之后点的。

他们在暹罗广场的大型露天餐厅，餐厅在看起来是历史遗迹的大阶梯顶端，阶梯上挤满了年轻人，哈利推测都是学生。他们坐着看缓慢移动的来往人车，也看着彼此。先前她对哈利的橙汁投了个怀疑的眼神，不过很显然，以她的背景，她很习惯见到滴洒不沾的人。或者也可能不是。哈利感觉莫内斯这家人并不会遵循所有不成文的派对规则。

“没有，”哈利回答，又补充了一句，“到底为什么每个人都要问我这个？”

“到底为什么，嗯？”她在椅子上扭来扭去，“我猜通常问的是女孩，对吧？”

他轻笑一声。“你想让我尴尬是吗？跟我说说你的男朋友。”

“哪一个？”她把左手放在大腿上，用右手举起啤酒杯，带着唇上的一抹微笑，往后靠向椅背，然后牢牢盯着他看。

“我不是处女，如果你在想这个的话。”

哈利差一点把满嘴的橙汁喷到桌上。

“为什么我应该是？”她说完，把杯子举到嘴边。

对啊，为什么你应该是？哈利心想。

“你是不是吓了一跳？”她放下杯子，换了一副严肃的表情。

“为什么我应该是？”这听起来像模仿她说话，于是他赶紧加了一句，“我想我大概在你这个年纪已经有过第一次了。”

“是，但你不是在十三岁的时候。”她说。

哈利吸一口气，仔细思考她这句评语，然后从齿间慢慢吐气。他很乐意此刻抛弃这个话题。“真的？那他几岁破处的？”

“那是秘密，”她那副戏弄人的表情又回来了，“跟我说说你为什么没有女朋友。”

他停顿了一会儿才开口。一股冲动涌上来，也许是想看看能不能回敬她一记惊吓。他想告诉她，那两个他真心爱过的女人，都已经死了；一个自杀，一个被谋杀。

“说来话长，”他说，“我失去她们了。”

“她们，有好几个？我猜她们是因为这样才甩了你，对吧？你脚踏两只船？”

哈利从她的声音听得出孩子气的兴奋和笑声。他提不起勇气问她跟延斯·布雷克的关系。

“不是，”他说，“我只是不够上心。”

“你这样太严肃了。”

“抱歉。”

他们静静坐着。她玩着啤酒瓶上的贴纸，瞥了瞥哈利，仿佛努力要下定决心。贴纸掉了下来。

“来，”她抓起他的手说，“我带你看一个东西。”

他们走下台阶，穿过那些学生，沿着人行道前进，然后爬上横跨大马路的窄小人行天桥，走到正中央停下来。

“你看，”她说，“是不是很美？”

他看着车水马龙朝他们而来，又离他们而去。马路一直延伸到视野尽头，来自卡车、公交车、汽车、摩托车、嘟嘟车的灯光就像岩浆流，在最远处汇集成一条黄带子。

“看起来像一条蛇在扭动翻转，背上有发光的纹路，对不对？”

她往前趴在栏杆上。“你知道奇怪的是什么呢？此时此刻曼谷的人会很乐意为了我口袋里的一丁点钱杀人，可是我在这里从来没感觉害怕过。在挪威我们周末总是去山上的小屋，我蒙着眼睛都熟悉那栋屋子和所有的小道，只要放假我们就去厄什塔，那里每个人都互相认识，顺手牵羊这种事都能上报纸头条，可是这里才是我觉得最安全的地方，我在这里四面八方被人群围绕，而且我谁都不认识。是不是很奇怪？”

哈利不确定该怎么回答。

“如果我可以选，我这辈子都要住在这里，然后至少一个星期上来这里一次，就站在这里看。”

“看路上的交通？”

“对，我爱路上的交通，”她突然转身对着他，眼睛闪闪发亮，“你不爱吗？”

哈利摇摇头。她转回去面对马路。

“可惜。你猜现在曼谷的马路上有多少辆车？三百万，而且每天增加一千辆。在曼谷开车的人一天要花两到三小时在车子里。你听过‘康满壶’吗？加油站买得到，是一种袋子，塞车的时候你可以尿在里面。你觉得因纽特人有‘交通’这种词吗？毛利人有吗？”

哈利耸耸肩。

“想想他们错过了多少，”她说，“住在那种地方，不能被这样的人群围绕。把手举起来……”她抓着他的手举起来。

“感觉得到吗？那股振动？那是来自周遭每个人的能量，就在空气里。如果你快死了，以为没有人可以救你，你就走出去，往空中张开双手，吸收一些能量，你就可以永生不死。真的！”

她的眼睛在发光，她的整张脸在发光。她把哈利的手贴在她的脸颊上。

“我可以感觉到你会活很久，非常地久，甚至比我久。”

“不要说这种话，”哈利说，她的皮肤在他的手掌底下灼烧，“会有坏运气。”

“坏运气好过没运气，爸爸总是这样说。”

他把手缩回来。

“你不想要永生不死吗？”她低声说。

他眨了眨眼睛，明白他已经在脑中将此时此地的他们定格下来，人行天桥上行人匆忙来去，底下有条海蛇闪闪发光，就像你知道不会

久留某地时拍下照片一样。他以前也这样过，有一晚在福隆纳游泳池，画面上人跳起来还没落地；有一晚在悉尼，一头红色浓密长发迎风飘扬；还有一张在扶那布机场，寒冷的二月午后，小妹站在摄影记者和此起彼落的闪光灯之间等他。他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随时都可以回忆起这些画面，这些画面永远不会褪色，经年累月反而变得更密实、更连贯。

就在这个时候他感觉到一滴水滴在脸上。接着又一滴。他讶异地抬头往上看。

“我听说五月之前不会下雨。”他说。

“芒果雨，”鲁娜说着，把脸转向天空，“有时候会下这种雨，代表芒果成熟了。马上就会倾盆而下，走吧……”

哈利坠入梦乡。现在噪声没那么喧扰了，他也开始注意到车声中有一种节律，可以预测到下一个节拍。第一天晚上他会因为喇叭声醒过来，再过个几晚，他可能会因为没有任何喇叭声而醒过来。有故障的消声器的杂声不会突然而至，在看似一团混乱中自有位置，你只消些许时间就可以习惯，就像在船上学会走稳一样。

他已经跟鲁娜约好第二天在大学旁边的咖啡店问她父亲的事。她下出租车的时候头发还在滴水。

长久以来他第一次梦见比吉塔，她的头发紧贴在苍白的皮肤上。但她在微笑，而且还活着。

20

一月十四日，星期二

律师花四小时就让金获释离开。

“凌博士，替索伦森做事的，”丽兹在晨会中边说边叹气，“阿诺只来得及问金谋杀案那天人在哪里，就没戏唱了。”

“人肉测谎机问出什么答案了？”哈利问。

“什么都没有，”阿诺说，“他什么都不想告诉我们。”

“什么都没有？见鬼，我还以为你们泰国人用水刑、电击很在行。所以现在有一个想要我死的精神变态者还逍遥法外。”

“拜托谁给我一点好消息，好吗？”丽兹说。

有份报纸发出噼啪的声音。

“我又打了一次电话到玛拉蒂姿旅馆，第一个跟我通电话的人说有个法朗人会跟一个大使馆的女人去那里。这个人说那女的是白人，而且他觉得他们对话用的语言可能是德语或荷兰语。”

“挪威语。”哈利说。

“我想要问出那两个人的样貌，可是问出来的不是很明确。”

丽兹叹口气。“顺通，带一些照片过去，看看他们能不能认出大使跟他太太。”

哈利鼻头一皱。“夫妻俩在离家几公里的地方搞一个一天要两百美元的爱巢？不会有点荒谬吗？”

“照今天跟我通电话那个男人说的，他们周末才会去，”朗山说，“我问到了几个日期。”

“我用昨天赢的钱打赌，不是他老婆。”哈利说。

“或许不是吧，”丽兹说，“反正这条线索大概不会有什么结果。”

挪威大使谋杀案成为最优先处理的案件后，搁置了其他案件，她叫小组其他人当天把那些荒废的文书工作做一做，就这样结束会议。

“所以我们回到起点了？”哈利在其他人离开以后问。

“我们一直都在起点，”丽兹说，“也许你会得到你们挪威人要的结果。”

“我们要的结果？”

“我今天早上跟警察局局长谈过，他昨天跟挪威的一个托胡斯先生谈过，托胡斯先生想知道这件事还要查多久；挪威当局要求，如果我们没有什么具体的进展，这个星期内要说清楚。局长跟他说这是泰国管辖的案件侦查，我们不会随便把谋杀案冻结起来，可是后来他接到一通司法部打来的电话。幸好我们及早游览完毕了，哈利，看起来你星期五就要回家喽。除非，像他们说的，有什么具体的证据出现。”

“哈利！”

彤亚·韦格到柜台相迎，她的双颊发红，微笑的脸极为红润，让他怀疑她是不是出来之前先涂了唇膏。

“我们一定要喝点茶，”她说，“阿藕！”

刚才他到的时候，阿藕小姐直盯着他，怕得说不出话来，虽然他赶紧说这次来访与她无关，他还是注意到她就像水坑旁边的羚羊似的，一边喝水一边紧盯着狮子看。她转过去背对着他们，不欲打扰的样子。

“那女孩子长得不错。”彤亚说着，锐利地瞥了哈利一眼。

“可爱，”他说，“年轻。”

彤亚看起来对他的回答满意，带他进了办公室。

“昨晚我打过电话给你，”她说，“可是你显然不在家。”

哈利看得出来她想要他问打电话的原因，但是他忍住了。阿藕小姐端着茶进来，他一直等到她出去才开口。

“我需要一些信息。”他说。

“是？”

“既然你是大使不在时的代办，我想你会记录他不在的时间。”

“当然。”

他念了四个日期，她查对她的日程本，大使去了清迈三次，越南一次。哈利慢慢写笔记，准备接着追问。

“除了太太之外，大使在曼谷还认识其他挪威女人吗？”

“没有……”彤亚说，“据我所知，没有。呃，我是说除了我以外。”

哈利等到她放下茶杯才问：“如果我说我认为你在跟大使交往，你会怎么说？”

彤亚惊得张开嘴巴。她是挪威牙齿保健之光。

“啊，天老爷！”她说，话里一丝讽刺意味都没有，哈利只能推测“天老爷”还存在于某些女人的词汇库里。他清清喉咙。

“我认为你和大使在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日期去了玛拉蒂姿旅馆，如果是真的，我想请你说明你们两个的关系，还有告诉我他死的那天你人在哪里。”

像彤亚皮肤这么白的人，还能变得更白，实在让人意外。

“我应该找律师吗？”她终于说。

“除非你有什么事要隐瞒。”

他看见一颗泪珠出现在她的眼角。

“我没什么好隐瞒的。”她说。

“这样的话，你应该跟我说一说。”

她小心翼翼地按了按眼睛，免得睫毛膏晕开。

“有时候我很想杀了他，警察先生。”

哈利注意到称呼变了，耐心地等着。

“太想了，甚至听到他死了的消息，我几乎有些高兴。”

他听得出她开始藏不住话了，这时候很重要的一，不要说什么蠢话、做什么蠢事，免得把对方的话又塞了回去。招供通常有一必有二。

“因为他不想离开他老婆？”

“不是！”她摇摇头，“你不懂，因为他毁了我的一切！一切我……”

第一声啜泣太过悲痛，哈利知道他挖到宝了。然后她镇定下来，擦干双眼。

“这是一个出于政治考虑的任务，他做这个工作远远不够格。他们十万火急地把他送来这里，好像等不及要把他赶出挪威一样。本来他们已经暗示，我会是这个位子的人选，结果我却得把大使办公室的钥匙交给一个不知道代办跟属官有什么差别的人。还有，我们什么关

系都没有，那种想法对我来说荒谬透顶，你看不出来吗？”

“后来呢？”

“他们叫我去……去认尸的时候，我突然忘了整件任命大使的事，忘了我的机会失而复得。我反而想着他生前是个多么善良、聪明的人，他真的是！”

她说得好像哈利出言反对了一样。

“虽然在我看来，他做大使做得没有那么好，但是有些事情比工作和前途更重要。或许我根本不该申请这个位子，再看看吧，有很多事情要想。对，不对，我现在不会把话说死。”

她吸了几下鼻子，看起来已经恢复平静。“你知道，代办获派为同一处大使馆的大使，这种事情很罕见，就我所知，从来没发生过。”

她拿出镜子检查妆容，然后开口，似乎是对自己说：“但是凡事都有第一次吧。”

哈利一上回警局的出租车，就决定把彤亚·韦格从他的嫌疑人名单上删掉，一部分原因是她让他信服，一部分是她可以证明大使去玛拉蒂姿旅馆那几天，自己身在别处。彤亚也证实居留曼谷的挪威女性人选不是很多。

因此，他突然间必须往不可想象的方向去想，感觉好像一记重拳击中心窝。因为这其实没那么不可想象。

走进硬石餐厅玻璃门的女孩，跟他在后院、在丧礼上见过的那个不一样；丧礼上那一个肢体语言冷淡内向，脸部是挑衅易怒的表情。他面前摆着可乐空瓶和报纸，鲁娜穿着一袭有花朵图案的蓝色短袖连衣裙，认出他的时候笑逐颜开。她好像老到的魔术师一样，义肢一点也不显眼。

“你早到了。”她满心欢喜地说。

“这种交通状况，很难刚好准时，”他说，“我不想迟到。”

她拉把椅子坐下来，点了冰茶。

“昨天，你母亲——”

“已经睡了。”她简略地说。太简略了，哈利不得不猜想是警告的意思，但是他没时间继续兜圈子了。

“你的意思是喝醉了？”

她抬头看他，快乐的笑容已经消失。

“你说要聊的事就是我妈吗？”

“这是其中一件。你父母的关系如何？”

“你为什么不问她？”

“因为我觉得你比较不擅长说谎。”他坦白说。

“哦，是吗？这样的话，他们之间就像房子失火。”她那副挑衅的表情又回来了。

“那么糟吗？”

她扭扭身体，局促不安。

“抱歉，鲁娜，这是我的工作。”

她耸耸肩。“我跟我妈不太处得来，可是我跟爸爸是很好的朋友，我觉得她吃醋。”

“吃谁的醋？”

“我们两个的吧。或是他的。我不知道。”

“为什么是他的？”

“他看起来不像需要我妈的样子。我妈在他眼里简直是空气……”

哈利不敢相信自己准备要问的问题，不过这些年下来，他已经见过这么多骇人的事。他停了一会儿。“你父亲会不会偶尔带你去旅馆，鲁娜？譬如玛拉蒂姿旅馆。”

他看见她脸上的惊愕。

“什么意思？他为什么会带我去？”

他往下看着桌上的报纸，又强迫自己往上看。

“什么啊？”她突然激动起来，猛地搅着茶杯里的汤匙，茶水都溅了出来，“你说的话怪得可以，你到底想干吗？”

“呃，鲁娜，我知道这很难接受，但是我认为你父亲做了他会后悔的事。”

“爸爸？爸爸一直在后悔啊，他后悔，然后担起责难，然后抱怨……可是那个巫婆就是不放他好过，她一直在逼他，你不这样、你不那样，还把我拖来这里，诸如此类。她以为我没听到，但我听到了，每一个字，说她不是生下来就要跟太监在一起的，说她是血气旺盛的女人。我跟爸爸说 he 应该离开，可是他为了我硬撑着不走。他没这样说，但我知道是为了我。”

“我要说的是，”他说着，低下头来看着她的眼睛，“你父亲的性欲跟别人不一样。”

“你是因为这样才这么紧张兮兮的？你以为我不知道我爸爸是同性恋？”

哈利忍住没有表现出惊愕。“你说的同性恋，准确地说是什么意思？”他问。

“娘炮，玻璃，兔子，死零号，捅屁眼的。我是那个巫婆少数几次成功睡到爸爸的结果。他觉得她很恶心。”

“他这样说过吗？”

“他为人太忠厚了，才不会说这种话，可是我知道，我是他最好的朋友；这个他就说过。有时候我好像是他唯一的朋友，他有一次跟我说：‘你和马是我唯一喜欢的生物。’我和马，还不错，嗯？我想他以前有一个情人，男的，他当学生的时候，认识我妈之前。可是那个男的甩了他，不想承认他们的恋情。很公平，爸爸也不想。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的社会跟现在不一样。”

她说话的时候带着青少年那种不可动摇的自信。哈利拿起可乐到嘴边慢慢地喝，他得争取时间，情节没有往他预料的方向发展。

“你知道是谁去玛拉蒂姿旅馆吗？”她问，“我妈跟她的情夫。”

一月十四日，星期二

在奥斯陆皇家庭园上方，惨淡的冬日天空中伸展着结冰的白色细枝。达格芬·托胡斯站在窗边，看着一个男人发着抖，缩着头，沿着哈康七世街跑过去。电话响了，托胡斯看看时钟，是午餐时间。他看着那个男人，一直到他消失在地铁站，才拿起话筒，报上名字。线路先是毕毕剥剥地响，然后声音才传过来。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托胡斯，如果你不把握住，我保证你还没念完‘挪威警方被外交部处长刻意误导’或是‘挪威大使死于同性恋情杀’，部里就登招聘广告替你的位子找人了。这两句当报纸标题都还过得去吧，你觉得呢？”

托胡斯坐下来。“你在哪里，霍勒？”他这样问，是因为没别的话好说。

“我刚刚跟我在犯罪特警队的老大聊了很久，我用了十五种方法问他阿特勒·莫内斯到底在曼谷做什么，从我目前问出来的情况来看，他比爱放嘴炮的雷于尔夫·斯滕更不像个大使。我还没办法切开脓疮，但是我确定一定有一个脓疮在。我猜他有保密誓约，所以叫我找你。我的问题跟上次相同，有什么是你知道但我不知道的？对了，让你参考一下，我现在坐在这里，旁边有一部传真机，还有《世界之路报》《晚邮报》《每日杂志报》的传真号码。”

托胡斯的声音把冬天的寒气一路送到曼谷。“酗酒警员给的未经证实的消息，他们是不会刊登的，霍勒。”

“如果是酗酒明星警员，就会。”

托胡斯没答话。

“对了，我想大使家乡的《孙默勒邮报》也会报道这个案子。”

“你立过保密誓约，”托胡斯的语气缓和下来，“你会被调查起诉。”

霍勒笑了。“进退两难，是吧？知道了我知道的事又不追查下去，就是渎职，渎职也是可以论罪的，你知道吧？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如果泄密，我的损失会比你少。”

“你怎么保证——”托胡斯开口，但是被线路的毕毕剥剥声打断。“喂？”

“我在。”

“你怎么保证，我告诉你的不会传出去？”

“我不能保证。”线路有回音，听起来仿佛他重复回答了三次。

一阵沉默。

“相信我。”哈利说。

托胡斯哼了一声。“凭什么？”

“凭你没有别的选择。”

处长看了看时钟，知道午餐要迟了，员工餐厅的烤牛肉裸麦三明治大概已经没了。但是没什么要紧，他已经没胃口了。

“这个一定不能传出去，”他说，“我是认真的。”

“我的目的不是传出去。”

“好，霍勒，跟基督教民主党有关的丑闻，你听过多少？”

“不多。”

“没错。多年以来，基督教民主党一直是没人理的安逸小党，媒体会挖掘社会主义党权力精英和进步党怪咖的底细，基督教民主党的议员却可以过自己的日子，不太被媒体放大检视。新政府上台以后，好日子就不可能再有了，内阁重组的时候，他们很快就明白，阿特勒·莫内斯虽然能力无可置疑，在国会也有长久资历，但是不可能成为首相人选；要是有人去打探他的私生活，会给这个倡导个人价值的基督教政党带来无法承受的风险。该党总不能反对任命同性恋牧师，自己却推举同性恋首相，我相信这一点莫内斯自己也明白。可是新政府名单出台以后，媒体有一些反应。为什么阿特勒·莫内斯不在其中？先前他辞选党主席、让位给首相先生的时候，大部分的政治观察家都把他看成第二号人物，至少也是第三、第四，所以现在疑问四起，他辞选党主席时流传的同性恋流言又传了起来。我们当然知道有很多议员是同性恋，所以可能有人会问：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这事有个有趣的地方，他除了是基督教民主党党员之外，还是首相的好朋友，他们是同学，甚至是睡同一间宿舍的室友。这件事媒体迟早会挖出来，虽然莫内斯不在内阁，事情还是会对首相个人渐渐造成压力，每个人都知道从一开始，首相和莫内斯就一直彼此在政坛最重要的支持者，说

他这么多年都不知道莫内斯的性倾向，谁会相信？还有那些选民，他们是因为党对民事伴侣以及其他一些堕落的现象采取明确立场，才支持首相，可首相自己呢？用《圣经》的话说，是养蛇为患，这对建立信赖感有什么帮助？目前为止，首相个人的声望一直是少数派政府能维持下去的重要保证之一，他们最不需要的就是丑闻，所以他们显然得尽快把莫内斯弄出国。他们认为驻外大使是最合适的职务，因为这样你就不能指控首相把忠诚的老同志打入冷宫。他们就是在那个时候找上我，我们动作很快，当时还没有正式任命驻曼谷大使，而且这个职务可以把他送到够远的地方，让媒体放他一马。”

“天哪。”过了一会儿哈利说。

“就是啊。”托胡斯说。

“你知道他老婆有情夫吗？”

托胡斯低声轻笑。“不知道，可是如果要我打赌她没有，你可得给我很高的赔率才行。”

“为什么？”

“第一，因为我假定同性恋丈夫对那种事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第二，部里的文化似乎容易鼓励婚外情，确实，有些婚外情会修得正果，走在外交部的走廊上，你很难不碰到前任配偶，或是新旧情人。外交部是出了名的内部婚配温床，我们比他妈的挪威广播公司还要糟糕。”

托胡斯继续窃笑。

“那个情夫不是部里的人。”哈利说，“有个挪威人算是这里的地头蛇，大牌外汇经纪人，名叫延斯·布雷克。我一开始以为他跟大使女儿有关系，结果是跟希尔达·莫内斯。几乎是大使一家人一搬到泰国，他们就认识了，照那个女儿所说，他们的关系不是偶尔偷偷情而已，其实是来真的，而且她认为他们迟早会同居。”

“这个我第一次听到。”

“至少妻子可能有动机。还有情夫。”

“因为莫内斯是阻碍？”

“不是，正好相反。照大使女儿说的，是希尔达·莫内斯不给她丈

夫自由。他收敛政治野心之后，我猜婚姻带来的伪装也没那么重要了。希尔达一定是用女儿的探视权威胁他。通常不都这样吗？不，动机可能还要更加卑鄙，毕竟厄什塔有一半是莫内斯家族的。”

“没错。”

“我请犯罪特警队去查了，看看有没有遗嘱，还有阿特勒有什么家族股份之类的资产可以分。”

“好吧，这就不归我管了，霍勒，可是你现在不是把事情弄得有点复杂了吗？也可以只是哪个疯子敲了大使的门，把他捅死。”

“或许吧。如果那个疯子是挪威人，原则上要不要紧？”

“什么意思？”

“真的疯子不会捅了人以后毁掉犯罪现场所有有用的证据，他们会留下一连串谜题，让我们可以玩警察抓坏人的游戏。这个案子呢，我们只有一把装饰刀，就这样。相信我，这是精心策划的谋杀，下手的人不打算玩游戏，只想办完事，让案子因为缺乏证据不了了之。但谁知道呢，也许你得真疯了才会犯下这种谋杀案，而目前为止我遇过跟本案相关的疯子，都是挪威人。”

22

一月十四日，星期二

哈利终于找到夹在帕蓬街一巷两家脱衣酒吧中间的入口。他爬上楼梯，进了半明半暗的房间，有个庞大的电风扇在天花板上懒懒地转着。哈利不自觉地低头闪避巨大的扇叶；他已经有疤痕可以证明，门口和其他家庭构造不适合他一米九二的身高。

希尔达·莫内斯坐在餐厅里侧的桌子，她的墨镜原本是隐藏身份用的，他却觉得有吸引注意力的效果。

“我不喜欢米酒，”她说完，干了一杯，“湄公米酒除外。帮你倒一杯好吗，警察先生？”

哈利摇头。她弹弹手指，把杯子斟满。

“这里的人认识我，”她说，“他们觉得我喝够了，就不会再给我酒。而且通常到那时候我都喝够了。”她笑声沙哑，“希望你不在意

这里碰面，家里现在……有点凄惨。这次约谈的目的是什么呢，警察先生？”

她一字一句清楚地发音，就是习惯性地掩饰自己喝过酒的人会有样子。

“我们刚刚得知你跟延斯·布雷克经常一同光顾玛拉蒂姿旅馆。”

“答对了！”希尔达说，“终于有人认真干活了，如果你去问这里的服务生，他可以证实我跟布雷克先生也经常在这里碰面，”她干脆地说，“这里光线不好，没人知道你是谁，从来没有别的挪威人来，最重要的是，他们有全市最美味的布拉洛（plaalòt），你喜欢吃鳗鱼吗，霍勒？海鳗？”

霍勒想起他们在德勒巴克市郊拖上岸的那个男人，那时已经泡在海里几天，死白的脸冲着他们，带着孩童的惊讶表情——他的眼皮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吃掉了。不过引起他们注意的是鳗鱼，鱼尾巴从那人的嘴里穿出来，剧烈地摆动，像条银色的鞭子。哈利还记得空气里的咸味，所以一定是条海鳗。

“我祖父除了鳗鱼几乎什么都不吃，”她说，“从临近开战，一直到他去世为止。大口大口地塞，百吃不厌。”

“我还得到一些关于遗嘱的信息。”

“你知道他为什么吃这么多鳗鱼吗？啊，你当然知道了。他是渔夫，可是这是战前就开始的事，那时厄什塔的人不想吃鳗鱼，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看见她脸上闪过跟在后院时相同的痛苦神色。

“莫内斯太太——”

“我问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哈利摇头。

希尔达压低声音，一片长长的红色指甲在桌布上敲着，每发出一个音节就敲一下，“就是呢，那年冬天有艘船沉了，那时是好天气，离陆地也只有几百米，可是实在太冷，船上九个人没有一个生还。翻船的地方有一条海沟，一具尸体都没找到。后来大家说峡湾里来了很大一批鳗鱼，他们说鳗鱼会吃溺水者的尸体，你知道吧。很多死者在

厄什塔有亲戚，所以鳗鱼的销量大跌，大家不敢被人看到带着装了鳗鱼的菜篮子回家。所以爷爷觉得把其他鱼都卖掉，只把鳗鱼留下来自己吃，这样很划算。土生土长的孙默勒人啊，你知道的……”

她拿起杯子喝酒，然后放在桌子上。一圈深色印子在桌布上扩散开来。

“我想他大概爱上了吃鳗鱼，‘他们才九个人，’爷爷说，‘不可能够这么多鳗鱼吃，我或许吃过一两条以那些可怜人为食的，那又怎样？反正我吃不出任何差别。’没有差别！说得好哇！”

这句听起来像什么东西的回声。

“你认为呢，霍勒？你认为鳗鱼吃了那些人吗？”

哈利搔搔耳后。“呃，有些人说鲑鱼也会吃人肉，我不知道。它们大概都会咬一口吧，我想，我是说鱼。”

哈利让她把酒喝完。

“我在奥斯陆的同事刚刚跟你丈夫的商务律师谈过——奥勒松市的毕永·哈尔戴。你或许知道，一旦客户死亡，而且律师认为信息内容不会损害客户名誉，就可以解除为客户保密的义务。”

“我不知道。”

“好吧，毕永·哈尔戴什么都不想说，所以我同事打电话给阿特勒的哥哥，可惜也问不出什么。我同事提出某个假设的时候，他变得特别沉默——他假设阿特勒拥有的家族财产可能并不如许多人想象的多。”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

“付不出七十五万克朗赌债的人不一定是穷人，但绝对不是在两亿家财中分到一大笔、可以自由支配的人。”

“你从哪里——”

“我同事打给布伦讷于松市的商业登记处，拿到莫内斯家具公司的数据。记录在案的资金当然比较少，不过他发现中小企业股票行情表中有这家公司的名字，所以他打电话给一个经纪人，让他算出股票的价值。母公司莫内斯控股公司有四个股东——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四个人都是莫内斯家具的董事，而且股权从老莫内斯手上转移到控股公司以后，就再也没有任何申报出售股份的记录。所以除非你丈夫把他在控股公司的股份卖给兄弟姐妹，他应该至少有……”哈利瞄了一眼笔记本，上面一字一句写着他在电话中听到的内容，“五千万克朗。”

“他们很仔细嘛。”

“我刚刚说的话我自己连一半都不懂，我只知道意思是有人扣着你丈夫的钱，我想知道为什么。”

希尔达从杯口看着他。“你真的想知道？”

“为什么不想？”

“我不确定派你来的人是不是想象过，得深入打探大使的……私生活。”

“我已经知道太多了，莫内斯太太。”

“你知道……”

“知道。”

“到底……”

她停下来喝完她的湄公米酒。服务生走过来斟酒，但她挥手让他走。

“如果你也知道每个星期进本地布道会的教堂，以及加入基督教民主党，是莫内斯家族历史悠久的传统，剩下的你大概都懂了。”

“大概吧，可是你能告诉我的话，我会很感谢。”

她微微颤抖起来，好像到现在才尝到米酒的辣味。

“是阿特勒他父亲决定的。传出他成为党主席人选的风声时，阿特勒把真相跟他父亲说了。一星期以后他父亲改了遗嘱，上面说阿特勒分到的家族财产会在他的名下，但是处置权转移给了鲁娜，会在鲁娜满二十三岁的时候生效。”

“在那之前谁有权动用？”

“没有人，就是说钱都留在家族企业里。”

“现在你丈夫去世了，会怎么样？”

“现在，”希尔达说着，伸出一只手指绕着杯缘，“现在鲁娜会继承所有的钱，处置权转移到有亲权的人身上，一直到她满二十三岁为止。”

“所以，如果我的理解没错，意思就是现在钱已经转出来了，随你支配。”

“看起来是，没错，到鲁娜二十三岁之前。”

“处置权到底可以带来什么？”

希尔达耸耸肩。“我真的还没多想，我几天前才刚知道，哈尔戴告诉我的。”

“所以这一项把处置权转移给你的条款，你本来不知道？”

“可能有人提过吧，我签过一些文件，可是实在复杂得要命，你不觉得吗？反正我从来没注意过。”

“没有吗？”哈利漫不经心地说，“你不是说过土生土长的孙默勒人……”

她露出惨淡的笑容。“我一直都不是个模范孙默勒人。”

哈利仔细看着她，她是不是在假装比实际情况醉得更厉害？他搔搔脖子。

“你跟延斯·布雷克认识多久了？”

“我们睡在一起多久了，你要问的是这个吧？”

“呃，这个也是。”

“那就把时间顺序排一排吧，我看看……”希尔达皱起眉头，斜眼看着天花板。她想用手托着下巴，可是手滑掉了，于是哈利知道自己错了，她是真的醉得一塌糊涂。

“我们相识是在到曼谷以后两天，阿特勒的接风派对上。派对八点开始，所有挪威侨民都受邀参加，地点是大使官邸前面的花园。他

在车库上我，应该是开场两三小时之后吧，我想。我说他上我，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大概已经醉得太厉害，他几乎不需要我的配合或同意。不过下一次他就有了，还是再下一次？我忘了。反正，几个回合之后，我们彼此就熟起来了。你问的是这个吗？对，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继续交往，我们现在对彼此熟得很。这样够了吗，警察先生？”

哈利被她惹恼了，也许是她故作无所谓、刻意自鄙的方式，总之，她这副模样，他也没有理由继续以礼相待。

“你说你丈夫死亡那天，你人在家里。从傍晚五点到你听到死讯的这段时间，你确切的位置在哪里？”

“我不记得了。”

她发出刺耳的笑声，像是乌鸦在宁静的森林里尖叫。哈利知道他们开始引人注目了，她一度差点从椅子上掉下去，幸好又坐稳了。

“不要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嘛，警察先生，我有不在场证明，是不是这样说？对，没错，非常好的不在场证明，我可以告诉你。我想我女儿会愿意做证，证明那天晚上我基本上没办法动弹，我记得晚餐后打开一瓶金酒，我猜我睡着了吧，醒过来，又喝，又睡着，又醒过来，如此反复。你懂的，我确定。”

哈利懂。

“还有什么想问吗，霍勒？”

她把姓氏两个字的元音都拉长了念，不是太长，但已经足够激怒哈利。

“就问问你是不是杀了你丈夫，莫内斯太太。”

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灵活动作抓起酒杯，他还来不及制止，就感觉到杯子掠过耳朵，砸到身后的墙壁。她扮了个鬼脸。

“像这样你可能不会相信，可是我当年真的是厄什塔的十四到十六岁女子组得分王。”她的语气平静稳定，仿佛已经把刚才的事抛在脑后。哈利看着那些转向他们的惊慌脸孔。

“十六岁，真是久远得可怕，我那时候是最漂亮的……嗯，我可能已经跟你讲过了。而且我还有曲线，不像现在。我跟一个女朋友会故意不小心走进裁判的更衣室，身上只围着小浴巾，说我们从淋浴间

出来以后走错门了。可是我想这对裁判没多少影响，他们大概觉得奇怪，我们为什么在比赛之前洗澡呢。”

她突然站起来大喊：“厄什塔小子，嘿！厄什塔小子，嘿！厄什塔小子，嘿！嘿！嘿！”她一屁股跌回椅子上，餐厅早就一片安静无声。

“那是我们的啦啦队口号，我们喊厄什塔小子，因为改成阴性词尾的话音节搭不起来，对吧，节奏感都没了。唉，谁知道呢，说不定我们只是爱炫耀。”

哈利拉着她的手臂，扶她下楼梯。他把她的住址和一张五美元钞票给了出租车司机，要他确确实实把她送到家。司机大概听不太懂哈利说的话，但是看起来明白他的意思。

最后他去了二巷的酒吧，靠近席隆路那一带。吧台几乎空无一人，舞台上两个钢管舞酒吧的女孩还没被人买出场，显然也没什么指望，她们现在随着《泪眼苏珊娜》的旋律尽责地摇腿晃乳，但看起来简直像在洗碗。哈利不确定自己觉得哪一种更悲哀。

有人在他面前放下一杯他没点过的啤酒。他一滴也没沾，付了酒钱，就到男厕旁边用投币电话打回警局。他没看见女厕的门。

23

一月十四日，星期二

微风吹过他的平头。哈利站在屋顶的砖造突缘，从这里可以眺望城市。把眼睛眯起来，眼前就好像一片闪烁的灯海。

“下来，”他背后有个声音说，“你害我很紧张。”

丽兹坐在折叠躺椅上，手里拿着一罐啤酒。刚才哈利去了局里，发现她被埋在一堆又一堆待阅的报告底下；那时将近午夜，她同意是该下班了。她锁上办公室，两人搭了电梯到十二楼，发现原来往屋顶的门夜里会关上，于是他们爬出窗户，拉下逃生梯，攀到屋顶上。

雾笛的鸣响穿透铺天盖地的车声，传入耳里。

“你听到了吗？”丽兹说，“小时候我父亲常常说，在曼谷可以听见被船运送的大象呼唤彼此的声音。大象是从马来西亚来的，因为加里曼丹岛的森林被砍伐了，它们被船只送往泰北，一路用链子绑在甲板

上。我来这里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都以为那是大象从鼻子吹出来的声音。”

回音停了。

“莫内斯太太有动机，但是够大吗？”哈利边说边跳下来，“你会为了六年的五千万克朗处置权杀人吗？”

“看要杀谁喽，”丽兹说，“有一两个我认识的人，给我更少的钱我也会愿意杀掉。”

“我是说，六年五千万克朗，跟六十年五百万克朗，一样吗？”

“不一样。”

“就是。可恶！”

“你希望是她吗？是莫内斯太太？”

“我跟你我希望什么。我希望我们找到那个该死的凶手，我可以回家。”

丽兹打了个响嗝，令人印象深刻。她点点头表示认同，然后放下啤酒罐。

“可怜的女儿。叫作鲁娜，对吗？”

“她是个顽强的孩子。”

“你确定？”

他耸耸肩，往天空举起一只手臂。

“你在做什么？”她问。

“思考。”

“我是说你的手，在干吗？”

“能量。我在收集下面所有人的能量，这样可以得到永生。你相信这种事吗？”

“我十六岁就不相信永生了，哈利。”

哈利转身，但是在这夜里看不见她的脸。

“因为你父亲？”

他看得见她轮廓清晰的头点了点。

“对。他把世界扛在他的肩膀上。可惜太沉了。”

“他是怎么……”他陷入沉默。

有个东西嘎吱嘎吱响，是她在压扁啤酒罐。

“不过是另一个越战老兵的悲伤故事罢了，哈利。我们在车库发现他，全身军礼服，军用步枪摆在身边。他写了一封长信，不是给我们，是给美国陆军，信上说他只要想到自己逃避了责任，就无法忍受，一九七三年他站在西贡美国大使馆屋顶上正要起飞的直升机门口，就知道自己在逃避责任了；那时他看着绝望的越南南方人为了逃离进逼的军队而涌进大使馆，他说自己和那些用枪托阻挡民众的警察——还有每一个曾经保证赢得战争、保证带来民主的人——一样有责任。身为军官，对于美军决定牺牲和他们并肩作战的越南人而让自己优先撤退，他认为自己同样有责任。我爸把他的汗马功劳献给越南人，后悔自己没能履行职责。最后，他向我和我妈道别，说我们应该想办法尽快忘了他。”

哈利有一股抽烟的冲动。

“他扛的责任真多。”他说。

“是啊，但我猜为死人负责比为活人负责容易。我们剩下的这些人就得照顾他们，哈利，照顾活着的人；毕竟，就是这种责任驱使我们前进。”

责任。如果说过去一年有一件东西是他努力掩埋的，那就是责任了，无论是为活人还是死人，为自己还是为别人负的责任。责任只会带来罪恶感，而且从来没有回报。不，他看不到责任怎么驱使他前进。或许托胡斯说得对，或许他想伸张正义的动机根本没那么高贵，或许只是愚蠢的抱负让他阻止他们搁置这个案子，让他这么急着逮到一个人，是谁都好，只要能让他找到确凿的证据、在档案上盖上“已侦破”的章就好。他从澳大利亚回来以后的那些新闻头条和交口称赞，真的像他所认为的那么没有意义吗？说自己不管谁阻拦，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要重新调查小妹的案子，会不会根本只是个托词？因为成功对他已经变得如此重要。

刹那间万籁俱寂，仿佛曼谷正在吸气，然后同样的雾笛声再次划破天际。一声悲鸣。听起来像一头寂寞非常的大象，哈利心想。然后车子的喇叭声又开始此起彼落。

他回到公寓，门口踏垫上摆了一张字条：我在游泳池。鲁娜。

哈利注意过电梯按钮数字6旁边有“泳池”两个字。他到了六楼走出电梯，果然可以闻到氯气的味道。拐角有个露天游泳池，两侧有露台。月光下池水波光潋滟，他在池边蹲下，伸出一只手。

“你在这里感觉很自在，是不是？”

鲁娜没回答，只是踢水，从他面前游过，然后潜入水下。她的衣服和义肢堆在躺椅旁。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他问。

她从底下浮出，伸手绕着他的脖子就开始踢水。他猝不及防，一个不稳就随她滑入水中，双手摸到赤裸光滑的皮肤。他们没出声，只是拨水，像拨开又沉又暖的羽绒被，然后陷进去。他耳里冒出泡泡，有点发痒，头感觉像在膨胀。他们到了池底，他双脚一蹬，把他们带上水面。

“你疯了！”他边吐水边说。

她咯咯地笑，迅速划水游开。

她离开泳池的时候他一身湿淋淋地躺在池边。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她正拿着泳池的捞网捞一只浮在水面的大蜻蜓。

“奇迹出现，”哈利说，“我本来已经相信在这个城市唯一能活下来的昆虫是蟑螂。”

“有些益虫永远活得下来。”她小心翼翼地举起网，然后放走蜻蜓。它越过泳池，发出低低的嗡嗡声。

“蟑螂不是益虫吗？”

“呸，蟑螂恶心死了！”

“恶心不一定是坏。”

“可能吧，但我不觉得它们是益虫，感觉它们只是存在而已。”

“它们只是存在。”哈利重复她的话，不是故意讽刺，更像在沉思。

“它们天生就是那个样子，让我们想一脚踩下去。要是它们数量没这么庞大的话。”

“有趣的理论。”

“你听，”她轻声说，“大家都睡着了。”

“曼谷从来不睡。”

“会，曼谷会。你听，是睡觉的声音。”

捞网接在中空的铝管上，她正吹着管子。听起来像澳大利亚的乐器迪吉里杜管。他留神听。她说得没错。

她跟着他下楼，借浴室冲澡。

她围着浴巾从他的浴室出来，他已经站在走廊，按了电梯。

“你的衣服放在床上。”他说着，关上公寓的门。

之后他们站在走廊里等电梯，门上方的红色数字开始递减。

“你什么时候走？”她问。

“很快，如果没有新的状况出现。”

“我知道今天晚上你见过我妈。”

哈利把双手插进口袋里，看着自己的脚指甲。她说过他的脚指甲该剪了。电梯门打开，他站到门口。

“你母亲说你父亲死的那晚她在家里，还说你可以做证。”

她叹气。“说真的，你想要我回答吗？”

“也许不想。”他说。他后退一步，他们看着彼此，等着电梯门关上。

“你认为谁干的？”他终于问。

门关上的时候她还在看着他。

24

一月十五日，星期三

吉米·亨德里克斯的《环顾守望台》吉他独奏戛然而止，吉姆·洛夫吓得弹起来，这才发现有人拿走他的耳机。

他在椅子上转过身，一个绝对有点疏于防晒的高大金发男子俯视着他，挤在这间狭窄的停车场管理亭里，脸被质量可疑的飞行员墨镜遮住一半。吉姆对这种东西很有鉴别力，他自己那副就花了他一星期的薪水。

“哈喽，”高个子说，“我问你会不会说英语。”

那男的说话口音模糊难辨，吉姆用布鲁克林口音回答。

“反正说得比泰语好。有什么事吗？要去哪一家公司？”

“今天不去什么公司，我想跟你聊聊。”

“跟我？你不是保安公司的检查员吧？随身听的事我——”

“不是，我不是，我是警察，名叫霍勒。这位是我同事阿诺……”

哈利让到一边，吉姆看见他身后一个泰国男人站在门口，标准的海军平头，身穿刚熨过的白衬衫。也就是说，吉姆从未怀疑他手上警徽的真伪。他眯起一只眼睛。

“警察啊？你们找同一家理发店吗？有没有想过换个发型？像这样？”吉姆指指自己的拖把头。

高个子笑了。“看起来八十年代的复古发型还没流行到警局里，不用了。”

“八十什么？”

“有没有人可以替你一下，让我们可以聊聊？”

吉姆说他四年前跟几个朋友来泰国度假，租了摩托车北上，在泰

挝边境的湄公河边，其中一个人一时胆大包天，买了一些鸦片放在背包里。回程时他们被警察拦检搜身，就在泰国偏僻地区一条尘土漫天的乡间道路上，他们突然发现自己的朋友要坐牢，得关上一段长得不可思议的时间。

“根据法律，他们他妈的可以处死走私毒品的人，你知道吗？我们这三个清白的就想到，该死，我们也惨了，共犯什么的。该死，我是说，我是美国黑人，我看起来还真不像走私毒贩，是不是啊？我们求了又求，完全没用，求到后来，其中一个警察说可以改成罚款，所以我们将身上全部的钱凑一凑，他们把鸦片没收以后，就放我们走了。我们真他妈的走运啊。问题是回美国的机票钱都给他们了，对吧？所以……”

吉姆唾沫横飞，连说话带比画，描述一件事如何引发另一件事。他说他给美国游客做过导游，后来居留证出了问题，只好躲起来，让一个认识的泰国女孩照顾。其他人准备离开，而他却决定留下。来来回回一阵子之后，他拿到了居留证，因为他找到了停车场管理员的工作；外国游客聚集的大楼需要会讲英语的人。

吉姆滔滔不绝，最后哈利不得不让他住嘴。

“惨了，希望你的泰国朋友不会讲英语，”吉姆紧张地瞄了阿诺一眼，“我们在泰北贿赂的那些人——”

“放轻松，吉姆，我们来是要问别的事情。一月七日应该有一辆挂外交牌照的深蓝色奔驰来过，大约四点，有印象吗？”

吉姆爆出笑声。“老兄，你问我那时候在听哪一首吉米·亨德里克斯，说不定我还可以回答你，可是这里进进出出的车子……”他噘起嘴。

“我们进来的时候拿了停车卡，你不能查一查吗？登记编号什么的？”

吉姆摇摇头。“我们不管那个。大部分停车场都有监控器，有事情的话，事后再查画面就好了。”

“事后？你是说你们会录下来吗？”

“当然啊。”

“我没看到监控屏幕。”

“因为这里没有啊。停车场有六层楼，对吧，所以我们不可能坐在这里全部监控。该死，大部分的歹徒看到摄像头就溜之大吉了，对吧？这样目的就达到一半了。再说，如果有人笨到溜进来偷车，我们也全都录下来啦，可以交给你们。”

“录像带保存多久？”

“十天。到这个时候大部分人都知道车里有东西不见了吧。过了十天我们就把带子拿来重复录制。”

“意思是你还有一月七日下午四点到五点的带子？”

吉姆抬眼看了看墙上的月历。“没错。”

他们走下一座楼梯，进了湿热的地下室。吉姆按下唯一的一个灯泡的开关，打开墙边铁柜的锁。录像带一堆一堆整齐地码着。

“要查整个停车场的话，有一大堆带子要看哦。”

“访客停车区就够了。”哈利说。

吉姆沿着架子找，显然每一部摄像头都有对应的架子，日期用铅笔写在标签上。吉姆拿出一盒录像带。

“对了。”

他打开另一个柜子，里面有放映机和屏幕。放进录像带后，过了几秒钟，屏幕上出现黑白影像，哈利立刻认出那些访客停车位，这段录像显然来自他上次造访时看见的同一部摄像头。屏幕底部的一排数字显示出日期、月份和时间。他们快进到下午三点五十分，不见大使的车。他们等着，好像在看定格画面，什么事都没发生。

“我们快进吧。”吉姆说。

除了角落显示的时间快速前进之外，没有任何差别。五点十五分，两部车快驶而过，在水泥地上留下水痕。五点四十分，他们看得出水痕变干、慢慢消失，还是没有大使那辆奔驰的踪影。时间显示五点五十分的时候，哈利叫吉姆关掉放映机。

“访客停车位应该有一辆大使馆的车。”哈利说。

“抱歉啦，”吉米说，“看来有人给了你错的信息。”

“有可能停在别的地方吗？”

“当然喽。不过只要是没有固定车位的车，都得经过这一部摄像头，我们刚才一定会看到。”

“我们要看别的录像。”哈利说。

“哦，好，哪个？”

阿诺掏了掏口袋。“你知道这个车牌的车停在哪里吗？”他把一张字条递过去。吉姆盯着他看，一脸怀疑。

“老兄，你会讲英语嘛。”

“是红色的保时捷。”

吉姆把字条递回去。“不必查，固定顾客没有人开红色保时捷。”

“Faen!（见鬼了！）”哈利说。

“你说啥？”吉姆咧着嘴笑。

“你不会想学的挪威话。”

他们走向阳光下。

“我可以帮你用便宜的价钱弄到一副不错的。”吉姆指指哈利的墨镜说。

“不用了，谢谢。”

“还需要什么别的吗？”吉姆眨眨眼，笑了出来。他已经开始弹手指，大概等着继续听他的随身听。

“嘿，警察先生！”他们离开的时候听见他大喊，哈利转身。“Fa——en!”

他们走回去开车，一路上都可以听见他的笑声。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什么？”丽兹一边问，一边把两只脚搁到桌上。

“我们知道布雷克说谎，”哈利说，“他说他们会面之后，他送大使

下楼，到地下停车场大使停车的地方。”

“他为什么要说谎？”

“电话上大使说他想确认是不是四点碰面。大使到过那间办公室，这点没有问题，我们问过接待员，她证实了。她还证实他们是一起离开办公室的，因为布雷克突然走过来托她传话。她还记得，因为那时差不多五点，她正准备回家。”

“幸好还有人记事。”

“可是之后布雷克和大使做了什么，我们并不知道。”

“车子在哪里？我看他不太可能冒险停在曼谷那一区的大街上。”

“他们可能本来就说好要去别的地方，所以大使找人看着车子，他自己去接布雷克下楼。”阿诺提出假设。

朗山清清喉咙，把报纸翻页。

“在遍地都是等着这种机会的小偷的地方？”

“对，你说得对，”丽兹说，“但是他没停在地下停车场，这点还是很奇怪，停在那里最简单、最方便，他可以直接停在电梯口。”

她的小指在耳朵里绕圈，表情突然明媚起来。

“我们到底在查什么？”她问。

哈利扬起双臂一副无奈状。“我本来希望可以证明那天下午五点布雷克跟大使离开以后，就没再回过办公室，而是坐大使的车子走了，而且可以从监控录像看出他的保时捷整晚停在停车场。但是我没考虑到布雷克可能没开车上班。”

“现在先不管车子，”丽兹说，“我们确实知道一件事，就是布雷克说谎，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她弹一弹朗山的报纸。

“查不在场证明。”后面传出声音说。

人对被捕的反应各不相同，千姿百态，还无法预测。

哈利认为自己已经见识过大部分了，所以看着延斯·布雷克那张晒黑的脸变得灰白，眼睛像猎物一样游移不定，他并没有特别惊讶。肢体语言会改变，就算是量身定做的阿玛尼也变得不再合身。延斯把头抬得高高的，但是整个人看起来好像缩小了。

延斯不是被捕，只是被带进来问话，但是他不曾被两个武装警察夹着，连问声方便与否都没有就把他带走，所以对他来说，两者之间的差别只是理论上不同。哈利在侦讯室一看见延斯，“眼前这个人做得到持刀冷血杀人”这种想法就立刻变得荒诞无稽。话说回来，他以前也这样想过，结果看走眼了。

“我们可能得用英语进行，”哈利在他对面坐下来，说，“要录音。”他指着他们面前的麦克风。

“了解。”延斯想要微笑，看起来却像有铁钩拉开他的嘴角。

“我是经过一番争取，才能主持这次的问话，”哈利说，“因为要录音，严格来说，应该由泰国警察进行问话。不过因为你是挪威公民，局长说没关系。”

“谢谢。”

“呃，我不确定有多少可以让你谢的。你已经知道你有权联络律师，对吧？”

“知道。”

哈利本来要问他为什么没有联络律师，后来忍住了，没道理给他另一个仔细思考的机会。据他了解，泰国司法系统跟挪威非常相似，所以他也没有理由认为两国的律师会有多大差别；也就是说，他们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堵住客户的嘴。反正该遵守的法规已经遵守了，现在是时候干活了。

哈利打个手势，示意可以开始录音。阿诺进来，对着带子念了一些当作录音带前言的固定内容后就出去了。

“你和死者阿特勒·莫内斯的妻子希尔达·莫内斯确属情人关系吗？”

“什么？”隔着桌子，两只激动的眼睛睁大了看着他。

“我跟莫内斯太太谈过了，我建议你说实话。”

一阵停顿。

“是。”

“请大声一点。”

“是！”

“关系持续多久了？”

“我不知道，很久。”

“从十八个月前大使的接风派对开始吗？”

“呃……”

“呃？”

“对，我想没错。”

“你知道莫内斯太太如果死了丈夫，就可以得到一大笔财产的处置权吗？”

“财产？”

“我口齿不清吗？”

延斯倒抽一口气，发出沙滩球破了洞的声音。“我现在才听说，我印象中他们的资金很有限。”

“真的吗？上次我跟你谈话，你告诉我七号那天你和莫内斯在你的办公室谈的是投资，我们知道莫内斯欠了一大笔钱，前后对不上。”

又是一阵沉默。延斯欲言又止。

“我说谎了。”最后他说。

“你现在还有一次机会告诉我实话。”

“他来找我讨论我跟希尔达……跟他太太的关系，他要我们结

束。”

“应该不是不合理的要求？”

延斯耸耸肩。“我不知道你对阿特勒·莫内斯了解多少。”

“假设我们什么都不了解吧。”

“我这样说好了，他的性倾向让他不太适合婚姻。”

他抬头瞄了一眼，哈利点头让他继续说。

“他一心要我跟希尔达停止见面，不是因为忌妒，而是因为挪威那边似乎已经出现流言蜚语，他说如果这段关系公开了，会火上浇油，最后受牵连的不只是他，其他位居要职的人也会承受不该承受的伤害。我想追问，但他不肯再多讲。”

“他拿什么威胁你？”

“威胁？什么意思？”

“他总不会只是说：麻烦你，请你不要再见那个我猜你心里爱着的女人了。”

“对，他是这样，没错。他甚至就是用的那个词。”

“哪个词？”

“麻烦你。”延斯两手交握，放在面前桌上，“他是个怪人，竟然说‘麻烦你’。”他有气无力地笑了一下。

“是，我想你在你那一行不常听到这个词吧。”

“我想你那一行也没有吧。”

哈利盯着他，但是延斯的眼神中没有挑衅的意味。

“你答应了什么？”

“什么都没答应，我说我会考虑一下。我还能说什么？那个人都快掉眼泪了。”

“你考虑断了关系吗？”

延斯皱起眉毛，好像这个想法很新鲜。

“不会，我……嗯，要我不再见她太困难了。”

“你说会面后你陪大使下去地下停车场，他的奔驰停在那里；你现在是否改变这个说法？”

“不想……”延斯惊讶地说。

“我们查过当天下午三点五十分到五点五十分之间的监控录像带，大使的奔驰没停在访客停车区。你要改变你的说法吗？”

“改变？”延斯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天哪，老兄，我不改，我出电梯就看到他的车，我们两个一定都在录像带上，我甚至记得他上车之前我们还讲了几句话，我答应大使，不会跟希尔达说我们谈过。”

“我们可以证明事实不是这样。最后再问你一次：你要不要改变你的说法？”

“不要！”

哈利从他的声音中听出刚开始侦讯时没有的坚定。

“照你坚持的说法，你陪大使下去停车场以后，接着做了什么？”

延斯说自己回办公室写一份公司分析报告，一直坐在那里，到大约午夜才坐出租车回家。哈利问这段时间有没有人进来，或是打电话给他，但延斯说没有密码谁都进不了他的办公室，而且他为了安静工作屏蔽了来电，他写报告的时候向来如此。

“没有人能帮你提供不在场证明吗？例如看到你回家？”

“阿本，我家的门房，他可能还记得。反正如果我穿着西装很晚回家，他通常会注意到。”

“门房看到你在午夜回家，就这样？”

延斯仔细想了想。“恐怕就是这样。”

“好，”哈利说，“接下来会有别人接手。你要喝什么吗？咖啡，水？”

“不用，谢谢。”

哈利起身离开。

“哈利？”

他转身。“你最好叫我霍勒，或警察先生。”

“了解。我有麻烦了吗？”他用挪威语说。

哈利眯起眼睛，延斯一副凄惨状，整个人像布袋一样萎靡瘫软。

“我想如果我是你，我会打电话给律师。”

“我懂了，谢谢。”

哈利在门口停下脚步。“顺便问一下，你答应大使的事，做到了吗？”

延斯露出类似抱歉的笑容。“好蠢，我当然打算告诉希尔达，我是说，我非讲不可。可是我知道他死了以后就……好吧，他是个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应该信守承诺，虽然一点实际意义都没有了。”

“等等，我把你的声音放出来。”

“喂？”

“我们听得到，哈利。你说吧。”

犯罪特警队的毕悠纳·莫勒，外交部的达格芬·托胡斯，还有奥斯陆警察局局长，三个人听了哈利的电话报告，从头到尾没有打断他。

之后托胡斯开口了。

“所以我们现在拘留了一个挪威人，怀疑他是杀人凶手。问题是：这件事我们能瞒多久？”

警察局局长清清喉咙。“目前谋杀案还没公开，我想我们还有几天时间，尤其是你手上没有多少布雷克的把柄，顶多一条不实陈述和一个动机，如果你最后还是得放他走，可能最好不要让任何人知道逮捕的事。”

“哈利，听得到吗？”说话的是莫勒，他听到一些模糊的声音，就当哈利默认了，“这家伙有罪吗，哈利？是他干的吗？”

有一些杂音，于是莫勒拿起警察局局长的话筒。

“你说什么，哈利？你……哦。好吧，我们这里会讨论讨论，再跟你联络。”

莫勒挂了电话。

“他说什么？”

“他不知道。”

哈利到家已经晚了，柏雪鸿餐厅客满，所以他在帕蓬街四巷的一家餐厅吃了饭，那条街都是同志酒吧。吃主菜的时候，有个男的过来他这桌，客气地问他要不要帮他打手枪，哈利摇头以后，对方就知趣离开。

哈利在六楼出电梯，四下无人，游泳池周围没亮灯。他脱掉衣服，跳进水里，水给了他清凉的拥抱。他游了几段，感受到水的阻力。鲁娜说过没有一模一样的游泳池，所有的水都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浓度、气味和颜色。她说过，这座泳池是香草味，又甜又黏稠。

他吸气，但是只闻到氯气和曼谷的气息。他仰躺着漂浮，闭上眼睛，在水里的呼吸声让他感觉被封闭在小房间里。他睁开眼睛，对面配楼的一间公寓有盏灯灭了，群星之间一架人造卫星缓缓移动，一部消声器有故障的摩托车正在努力发动上路。然后他的目光回到那间公寓，又算了一次楼层。他吞了口池水。灭了灯的是他的公寓。

哈利在几秒之内就离开泳池穿上裤子，四下探看却找不到可以当武器用的东西。他抓起靠在墙边的泳池捞网，跑到几米外的电梯口按下按钮。门打开了，他踏进去，注意到一股淡淡的咖喱味。接着他的生命好像暂停了一秒一样，等到他清醒过来，已经仰躺在冰凉的石砌走廊地板上。幸好那一拳他是挨在额头上，可是现在有一个庞然大物站在他上方，哈利马上知道形势对自己不利。他用捞网敲中对方下半段大腿，可惜那根很轻的铝管没什么作用。他努力躲开了第一脚，摇摇晃晃地爬起来，用双膝撑着地，可是第二脚踢中他的肩膀，让他滚了半圈。他的背发疼，不过肾上腺素开始助阵，随着一声痛吼他站了起来，在敞开电梯的灯光下，看见一条马尾在一个光头上摇摆，但这时一记拳头挥过来，击中他的眼睛上方，把他往泳池的方向打回去。

那个身影跟过来，哈利假装挥出左手，却用右手往他认为是脸的位置打了一拳；感觉好像在捶花岗岩，自己反而更疼。哈利往后退，

把头偏向一边，感觉到一阵气流和恐惧攫住胸口。他在皮带上摸来摸去，找到了手铐，拿下来以后，把手指穿进去。等到那个壮汉靠近，他冒险假设不会有勾拳迎面而来，快快低头挥拳出击。他的臀部一转，跟着是肩膀，然后整个身体，在黑暗中狂怒绝望地挥出套着手铐的指关节；咔嚓一声击中了骨和肉，有个东西软了下来。他再次挥击，感觉到手铐咬进皮肤里。指间的血又热又黏，他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对方的，但是当他再次举起拳头挥出去，那人竟然还站得直挺挺的，让他大吃一惊。接着他听见那个低沉嘶哑的笑声，然后仿佛一整列火车载的混凝土掉到他头上，黑暗变得更黑，上下也不再有所分别。

26

一月十六日，星期四

水让哈利醒了，他出于本能吸了气，不一会儿他就被拖到底下去了。他奋力抵抗，但是没有任何作用。某个锁住的东西发出金属咔嚓声，在水里听起来音量更大；接着抓着他的那条手臂就松开了。他睁开眼睛，周围一片绿松石蓝，而且他感觉到身下有瓷砖。他蹬脚，可是手腕被猛地一扯，于是他知道了大脑一直想解释但自己拒绝接受的事实——他要淹死了。金用他的手铐把他铐在泳池底部的排水口了。

他往上看，月光透过水照在他身上。他把另一只能自由活动的手伸出去，一伸就伸出了水面，可恶，泳池的这一段才一米深！哈利蹲下，然后站起来，尽全力伸展身体。手铐都咬进大拇指了，他的嘴巴还是在水面下二十厘米。他注意到泳池边缘有个影子渐行渐远，该死！不要慌张，他心里想着，慌张会消耗氧气。

他沉到池底，用手指检查格栅。格栅是钢条做的，牢牢固定住了，用两只手拉还是一动也不动。他能闭气多久？一分钟？两分钟？他全身的肌肉都在痛，太阳穴阵阵抽动，眼前有红色的星星飞舞。他用力拉扯，想把自己扯开。恐惧让他口干舌燥，脑海里开始出现自知是幻觉的影像；燃料太少，水太少。一个荒谬的念头袭来：如果尽量喝水，说不定水面会下降到他能吸到空气的程度。他用能自由活动的那只手敲击池壁，自己也知道没人听得见，因为就算水底下的世界安静无声，水面上曼谷大都市的喧嚣还是丝毫未减，把其他声音都淹没了。而且有人听到又怎么样？他们能做的只是陪着他，看着他断气。一股灼烧的热气集中在头部，他准备好体会所有溺水的人迟早都要体会到的：吸水入肺。他那只能自由活动的手摸到金属——是泳池的捞网，就在泳池的边上。哈利一把抓住拉过来。鲁娜把它当成狄洁里都号角吹过。它是中空的，有空气。他含住铝管的尾端，开始吸气。他的嘴里进了水，吞下去以后差点窒息。他又尝到舌头上有昆虫干尸，

为了抵抗反射性的咳嗽，只好咬住管子。为什么氧气叫作“oxygen”？希腊字根“oxys”的意思是酸，但氧气不酸，氧气是甜的，即使在曼谷，空气还是甜得像蜂蜜。管壁上掉下来的铝渣和沙子卡在他喉咙的痰里，但他没注意到这些，只是一个劲地吸气、吐气，好像刚刚跑完马拉松。

大脑恢复运转了，所以他才会知道自己不过是延缓了必然的下场。他血液里的氧气正在转换成二氧化碳，也就是身体排出的废气，可是管子太长，他没办法完全排出氮气，也就是说，他正在吸入循环的空气，一吸再吸，吸入越来越少的氧气和越来越多的致命二氧化碳。这种二氧化碳过量的状况称为高碳酸血症，他很快就会因此而死；事实上，因为他呼吸太快，已经加速了这个过程。再过一会儿他会变得昏昏欲睡，大脑对吸气失去兴趣，他呼吸的次数会越来越来少，最后完全停止。

如此孤独，哈利暗忖。被链子锁着，像那些河船上的大象。想到大象，他使尽全力吹了管子。

安妮·韦尔克已经在曼谷住了三年，她丈夫是壳牌石油泰国办公室的首席执行官。他们没有小孩，不快乐的程度中等，并且还会再忍受彼此几年。之后她会搬回荷兰，完成学业，找下一个老公。她纯粹是出于无聊去申请了“帝国”的教学志愿者，而且意外得到了这份工作。“帝国”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教育计划，以曼谷卖春女性为教学对象，主要以英语进行。安妮·韦尔克教她们在酒吧里需要用到的英语，她们就是为这个来的。这些害羞的微笑少女各自坐在桌子后面，咯咯地笑着，听着她要她们复诵：“帮你点烟好吗，先生？”或“我是处女，先生你好帅哦，要不要喝一杯？”

今天其中一个女孩穿着新的红色裙子，显然她为这件衣服得意得很，是在罗宾逊百货公司买的，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向班上的同学解释。有时候她真是难以想象，这些女孩就在曼谷几个治安最差的地区做着卖淫的工作。

安妮和大多数荷兰人一样英语流利，每个星期也给其中几位老师上一次课。她出了六楼电梯，这天晚上特别辛苦，为了教学方法跟人起了许多争执，她正渴望脱掉鞋子迈进她那间两百平方米大的公寓，这时却听见一个粗哑如喇叭的怪声。一开始她以为是河上传来的声音，后来才想到，声音来自游泳池。她找到电灯开关，花了几秒钟才明白过来，有个男人在水底，泳池捞网竖在水中。于是她跑了起来。

哈利看见灯亮了，看见泳池边的人影，然后人影不见了。看起来

像女人。她慌了吗？哈利已经注意到高碳酸血症的初期征兆，理论上应该是接近愉快的感觉，好像在麻醉剂的作用下不知不觉睡着，但他只感觉到恐惧在血管里像冰河水一样流动。他强迫自己集中心神，冷静呼吸，不要太多，不要太少，可是思考渐渐变成了挑战。

因此，他没注意到水位正在下降；那个女人跳进池里、把他抬到水面上时，他深信是天使下凡来搭救他。

[1] Jimi Hendrix (1942—1970)，美国著名吉他手，有一头爆炸头发型。

[2] Theatre of Dreams，指老特拉福德球场，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曼联队的主场。

[3] Ivan Hippolyte (1964—)，荷兰前跆拳道世界冠军。

第四部

他大喊，然后用冰凉的剪刀抵住那个人温热的脸，那人呆住了。他们就这样静止了片刻，两个陌生人在墨水一样的黑暗中彼此纠缠，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像刚刚跑完马拉松。

27

一月十七日，星期五

这一夜剩下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在头痛。哈利坐在公寓的椅子上，来了一个医生，替他抽了血，说他运气好。好像要人家告诉他他才知道似的。稍后丽兹坐在他旁边，记下事情经过。

“他到公寓里做什么？”她问。

“不知道。吓我吧，大概。”

“他有没有拿走什么东西？”

他四下瞥了一瞥。“牙刷还在浴室的话，就没有。”

“真搞笑。你身体怎么样？”

“像宿醉。”

“我们即刻展开调查。”

“算了，你回去眯几小时吧。”

“你突然就开心起来了呢。”

“演技不错，对吧。”他用两只手揉揉脸。

“这不是开玩笑的，哈利，你知道你二氧化碳中毒吗？”

“照医生的说法，不会比一般曼谷市民严重。我说真的，丽兹，回家吧，我现在没力气再跟你讲下去，我明天就没事了。”

“你明天休息一天。”

“遵命。快走吧。”

哈利已经吞了医生给的药丸，一夜无梦，接近中午丽兹打电话来问候才醒。他咕哝几声作为回答。

“我今天不想看到你。”她说。

“我也爱你。”他说完挂了电话，起身穿衣。

一年中最热的一天，警局里每个人都在唉声叹气，就连丽兹办公室的空调也撑不住。哈利的鼻子已经开始脱皮，他看起来和红鼻子驯鹿鲁达夫堪可比拟。第三瓶一升的水他已经喝了一半。

“如果这样算冬季，那——”

“好啦，哈利，”看起来丽兹不认为讨论会让高温更容易忍受，“金怎么样了，阿诺？有线索吗？”

“没有，我去泰印旅人跟索伦森先生好好谈过，他说不知道金在哪里，旅行社没有雇他了。”

丽兹叹口气。“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哈利的公寓做了什么。太好了。延斯·布雷克呢？”

顺延已经找到延斯住处的门房，事实上，门房还记得那个挪威人当天晚上过了午夜才回家，但他说不出具体的时间。

丽兹告诉他们鉴识组已经开始搜索延斯的办公室和公寓。他们会特别检查他的衣物、鞋子，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血迹、毛发、纤维，能把延斯跟被害人或犯罪现场联系起来的，什么都好。

“另外，”朗山说，“我有一两件事要说，关于莫内斯公文包里的照片。”

他把三张照片固定到门边的板子上，虽然那些影像已经在哈利的脑袋里转了很久，不再像初见那样让人惊吓，但他还是感到一阵反胃。

“我们把照片送到风化组，看他们有什么想法，但他们没办法把这些跟任何已知的儿童色情照散布者联系起来。”朗山把其中一张翻

过来，“第一，照片是用泰国没的卖的德国相纸冲洗的。第二，画面有一点模糊，乍看会让人联想到业余人士拍的私照，不是散布用的。鉴识组跟专家谈过，专家说照片是用长焦镜头远距离拍摄的，而且可能是从屋外拍的，他认为这里是一扇窗框。”

朗山指着照片边缘的灰影。“这些照片还是用了专业手法，这一点告诉我们，有一个新的小众市场需要满足：偷窥狂。”

“所以？”

“美国的色情片产业靠卖所谓的业余私照赚进大把大把的钞票，实际上这些照片是专业演员和摄影师拍出来的，他们使用简单的设备，不找过度装扮的模特，故意让一切看起来很业余，结果大家愿意掏出更多钱，买他们以为真实的卧房镜头。有些照片和视频看起来像主角不知情或未同意的状况下，从对街的房子偷拍的。这种也是相同的道理，而且这一种特别吸引偷窥狂，他们一边看着别人，一边想象着自己没被发现就会兴奋；我们认为这些照片就属于这一类。”

“或者，”哈利说，“或者这些照片不是为了散布而拍，是为了勒索。”

朗山摇头。“我们想过这一点，可是如果是这样，照片里面的成年人应该要让人认得出来。市面上卖的儿童色情照有一个典型特点，就是遮住了施虐者的脸，像这样。”

他指着那三张照片。从照片看得出来某个人的屁股和背部下方，身上除了红色运动衫什么都没穿；他们看得到运动衫上有数字2和0的下半部分。

“假设这个还是做勒索用的，但是拍摄者故意不拍脸，”哈利说，“或者他只把辨识不出身份的那几张给了勒索对象。”

“停！”丽兹举起一只手挥着，“你什么意思，哈利？你是说照片里的人是莫内斯？”

“只是个推论。他被勒索，可是因为有那些赌债，所以他付不出钱。”

“所以呢？”朗山说，“即使这样勒索者也不会有谋杀莫内斯的动机。”

“他也许威胁要检举勒索者。”

“检举勒索者，然后自己因为恋童癖被定罪？”朗山翻了白眼，顺通和阿诺藏不住脸上的笑容。

哈利耸起肩膀，举起双手。“我说了，只是个推论，我也同意不考虑这个方向。第二个推论是，莫内斯自己是勒索者——”

“布雷克则是施虐者……”丽兹双手托着下巴，若有所思地凝视着空中，“嗯，莫内斯需要钱，而且这也让布雷克有了杀人动机。不过布雷克本来就有动机，所以这个推论也给不了什么新的方向。朗山，你怎么看？有可能排除照片里是布雷克的可能性吗？”

他摇头。“这些照片太模糊，我们没办法排除任何人，除非布雷克有什么典型特征。”

“谁愿意去检查布雷克的屁股？”丽兹一问，大家哄堂大笑。

顺通慎重地咳了几声。“如果布雷克为了这些照片杀死莫内斯，他为什么不把照片拿走？”

长长的沉默。

“只有我觉得我们在浪费时间吗？”最后丽兹终于说话。

空调发出流水声，哈利突然觉得，这一天有多热，就会有多漫长。

哈利站在大使家通往后院的门口。

“哈利？”鲁娜眨眼甩掉水珠，踏出泳池。

“嘿，”他说，“你母亲在睡觉。”

她耸耸肩。

“我们逮捕了延斯·布雷克。”

他等着她说话，问为什么，但她什么都没说。他叹口气。“我不是故意要拿这些事烦你，鲁娜，但是我已经身在其中，你也是，所以我想知道，我们能不能帮一帮彼此的忙。”

“哦。”她说。哈利试着解读她的语气。他决定切入重点。

“我一定要对他多一点了解，他是哪一类人，他是不是自己嘴上

说的那样，等等。我想我可以从他跟你母亲的关系着手。我是说，年龄差距挺大……”

“你怀疑他在利用我妈？”

“类似这种。对。”

“我妈妈才有可能在利用他吧，他利用我妈……”

哈利在柳树下找了一把椅子坐，鲁娜还是站着。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妈不喜欢我待在身边，所以我从来没什么机会了解他。”

“你肯定比我了解。”

“是吗？嗯。他看起来八面玲珑，不过那说不定只是表面。不过至少他努力对我好，譬如上次去看拳赛就是他提议的。他大概认为我对运动有兴趣吧，因为我跳水。他是不是在利用她？我不知道。对不起，没帮上忙，我不知道那个年纪的男人在想什么。人不太会完全表现出自己的情绪……”

哈利扶了扶墨镜。“谢谢，这样就可以了，鲁娜。你可以请你母亲起床以后打电话给我吗？”

她站在泳池边，背对着池水，纵身一跳，弓背低头，又为他表演了一次空翻。他看着水花冒出水面，转身离开。

午餐后哈利和阿诺坐电梯下到二楼，延斯·布雷克还在拘留中。

延斯穿着被捕时那套西装，但已经解开衬衫扣子，卷起袖子，看起来已经不像经纪人的模样。他汗湿的刘海贴在额头上，眼睛盯着面前桌上闲着没事做的手，仿佛感到惊讶。

“这位是阿诺，我的同事。”哈利说。

延斯抬头，换上勇敢的表情，点点头。

“其实我只有一个问题要问，”阿诺说，“一月七日星期二下午五点，你有没有陪大使下去地下他停车的地方？”

延斯看看哈利，又看看阿诺。

“有。”他说。

阿诺看着哈利，点点头。

“谢谢，”哈利说，“没事了。”

28

一月十七日，星期五

车流前进缓慢，哈利头在痛，空调又一直发出不祥的呼呼声。阿诺把车停在巴克莱曼谷分行的停车场栅栏前，降下车窗，然后听一个制服熨得笔挺的人说，吉姆·洛夫没上班。

阿诺把警察证拿出来，说想看其中一盒录像带，但管理员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得打电话给保安公司。阿诺转向哈利，耸耸肩。

“跟他解释这是在调查凶案。”哈利说。

“解释过了。”

“那我们就得再解释一下。”

哈利下车。热气和湿气迎面扑来，好像沸水锅的盖子刚掀开。他伸伸懒腰，缓步绕过车子，光这样就让他有点头晕。那个管理员皱起眉头，看着身长近两米的红眼法朗人靠近，于是把手放到他的枪上。

哈利站在管理员面前，龇牙咧嘴，然后伸出左手抓住他的皮带。他大叫，但是还来不及反应，哈利已经把他的皮带解开，右手伸进他的裤子里。哈利用力一提，他的双脚就离开了地面，内裤也撑不住，发出了撕裂声。阿诺不知道喊了什么，总之太迟了，哈利已经把白色四角裤举在空中，胜利在手；下一秒四角裤就飞过管理员的亭子，入了灌木丛。他慢步绕过车子，回到车上。

“老派招式。”他对目瞪口呆的阿诺说，“再来要换你接手了，他妈的，好热……”

阿诺跳下车子，短暂交涉后，就把头伸进车子里点了点。于是哈利跟着他们两个走到地下室，其间管理员一直瞪着他，而且保持着适当的距离。

放映机嗡嗡叫着，哈利点了一根烟。他有个模糊的印象，似乎某

些情况下尼古丁可以刺激大脑思考，譬如需要来根烟的时候。

“好吧，”哈利说，“所以你认为布雷克说的是实话？”

“你跟我一样，”阿诺说，“不然你不会拉我来这里。”

“没错，”烟刺痛哈利的眼睛，“你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为什么我这样想。”

阿诺看着画面，摇头放弃。

“这一盒是一月十三日星期一，”哈利说，“大约晚上十点。”

“不对，”阿诺说，“这跟我们上次看到凶案当天的录像是同一段，是一月七日，日期就打画面的边缘啊。”

哈利呼出一个烟圈，可是不知哪里吹来一道风，烟圈马上就散了。

“是同一段录像，没错，但是日期一直都是错的。我猜我们这位没穿内裤的朋友可以证实，他们三两下就可以改掉机器的时间和日期，连带画面上的时间和日期也改了。”

阿诺看着管理员，他耸耸肩，点点头。

“可是这不能解释你怎么知道这一段录像是什么时候录的。”阿诺说。

哈利对着屏幕点点头。“今天早上我在我住的公寓被外面郑王桥上的车水马龙吵醒，就是那时候想到的。”他说，“录像里的车辆太少了，这座停车场有六层，位于繁忙的商业大楼，当时是下午四点到五点之间，我们一小时内却只看到两部车经过。”

哈利弹了弹烟灰。

“我接下来想的是这个，”他起身指着屏幕上水泥地上的黑线，“湿轮胎痕，两部车都留下了。上次曼谷马路湿掉是什么时候？”

“两个月前吧，至少。”

“不对，三天前，一月十三日，晚上十点到十点半之间，当时下过一阵芒果雨。我知道，因为大部分的雨都下到我的衬衫里了。”

“对，没错，”阿诺说着，皱起眉头，“可是这些录像机从来没停过，如果这段录像不是一月七日，而是十三日，意思就是当时正在录的那一盒应该被人拿出来了。”

哈利要管理员找出标了一月十三日的录像带。三十秒后，他们发现录像停在下午九点三十分，接着画面经过五秒钟的雪花噪点才恢复正常。

“录像带在这个时候拿出来了，”哈利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带子上一次录的像，”他指着日期，“一月一日，下午五点二十五分。”

哈利要管理员暂停画面，他们坐着看，哈利同时把他的烟抽完。

阿诺双手合十，抵在嘴巴前面。“所以有人对录像带动了手脚，让大使的车看起来像是没在停车场停过，为什么？”

哈利没回答。他看着标记的时间，五点二十五分，奥斯陆新的一年到来前三十五分钟。当时他人在哪里？当时他在做什么？他在施罗德酒馆吗？不对，那时一定打烊了，他一定已经睡了。反正他印象中没看到任何烟火。

保安公司可以证实一月十三日那天吉姆·洛夫值夜班，二话不说给了阿诺他的住址和电话。阿诺打电话到洛夫的住处，没人接。

“派一辆巡逻车过去看看。”丽兹说。她看起来情绪高昂，终于有具体的方向可以追查下去了。

顺通进了办公室，递给她一份档案。

“吉姆·洛夫没有前科，”他说，“不过缉毒组那个干卧底的迈汕认得我们描述的相貌，没错的话，他们在‘杜燕小姐家’见过他几次。”

“这是什么意思？”哈利问。

“意思是他在那个鸦片故事里面不见得有他说的那么清白。”阿诺说。

“‘杜燕小姐家’是中国城的一间鸦片烟馆。”丽兹解释。

“烟馆？那不是，呃……违法吗？”

“当然。”

“抱歉，蠢问题，”哈利说，“可是我还以为警方在想办法消灭那种东西。”

“我不知道你们那里怎么样，哈利，但我们这里想尽量实际一点。如果我们把‘杜燕小姐家’关了，下个星期在另一个地方就会有另一间烟馆开张，或者那些人就直接在街上吸。‘杜燕小姐家’的好处是我们可以掌握情况，卧底的那些人可以自由进出；至于那些选择吸鸦片把脑袋吸糊涂的人，也可以有一个比较体面的地方。”

有人咳了一声。

“而且‘杜燕小姐家’给钱大概很大方。”《曼谷邮报》后面传来喃喃自语。

丽兹假装没听见。

“既然他今天没去上班，也不在家，我打赌他现在就躺在‘杜燕小姐家’的其中一张竹席上。你跟哈利去看看吧，阿诺？跟迈汕谈一谈，他可以帮你们。让我们的客人见识见识也不错。”

29

一月十七日，星期五

迈汕和哈利走进窄巷，滚滚热风沿着脆弱的屋墙把垃圾吹起。阿诺留在车上，因为迈汕觉得几英里外就闻得到他的条子味，而且担心一下子三个人一起出现在“杜燕小姐家”会让人起疑。

“吸鸦片其实不是什么社交活动。”迈汕用接近美国的口音解释。哈利心里想着，就算是缉毒组的卧底警察，他那口音和身上的门户合唱团T恤，会不会也太过头了一点。迈汕在充当屋门却敞着的锻铁门前停下来，用右脚鞋跟把烟屁股踩进柏油碎石里，然后进了门。

从亮晃晃的太阳底下进来，哈利一开始什么都看不见，倒是可以听到喃喃低语。看着两个背影消失在某个房间，他就跟了过去。

“妈的！”哈利一头撞上门框。他听见熟悉的笑声，于是回头，感觉从墙边的一片黑暗中似乎能辨认出一个庞大的身影。但他也可能弄错了，金今天应该在避风头。他急忙赶上前，免得跟丢了前面那两个人。他们的身影往楼下去了，哈利小跑着跟上去。钞票易手，接着门打开一条缝，足够他们挤进去。

里面满是尘土味、尿味、烟味和甜甜的鸦片味。

哈利对鸦片烟馆只有一个印象，来自塞尔乔·莱昂内的电影，里面有围着丝质纱笼的女人伺候罗伯特·德尼罗，他们全躺在摆着大靠垫的软榻上，靠一盏能遮掩缺点的黄光照明，让整个场景呈现神圣的气氛[1]。至少他的印象是如此。除了调暗的灯光之外，这里没什么地方能让人联想到好莱坞，悬在空气中的尘埃让人难以呼吸，除了沿墙摆的仅有的几张双层床铺之外，每个人都是就着地毯或竹席躺在硬泥地上。

黑暗中空气湿黏，闷咳声和清痰声回荡其中，让哈利以为里面只有几个人。但是渐渐地，随着眼睛适应了光线，他看到眼前是一个大而宽敞的房间，至少有一百人，几乎都是男性。除了咳嗽声，四下安静得叫人发毛，大多数人看起来睡着了，其余的也几乎不动。他看见一个老人两手拿着烟管吸，用力之大，颧骨周围皱巴巴的皮肤都拉紧了。

这些疯狂的人井然有序，他们躺成排排，被分成一格一格，留下行走的空间，像极了墓园。哈利跟着迈汕来回穿梭，看过一张又一张脸，努力屏住呼吸。

“有没有看到你要找的人？”他问。

哈利摇头。“他妈的太暗了。”

迈汕咧开嘴笑。“他们有一阵子试过装霓虹灯防盗，结果大家就不来了。”

迈汕大胆深入房间的暗处，很快又从阴暗中现身，指着出口。“听说那个黑人小鬼偶尔会去悠葩馆，从这条街往那边再过去。有些人会带自己的鸦片去吸，那里的老板不管他们。”

为了适应黑暗，哈利的瞳孔已经放大了，这下他们又暴露在高挂于天空的那盏牙科大灯底下。他抓了墨镜戴上。

“哈利，我知道一个地方可以买到划算的——”

“不用了，谢谢，这副就够了。”

他们接阿诺一起去；要悠葩馆拿出住房登记簿，得有警察证才行，但迈汕不想在这一带被人认出来。

“谢了。”哈利说。

“保重。”迈汕说完，就消失在暗影中。

悠葩馆的接待员有一副像照在哈哈镜中的扭曲身材，只是更细瘦些，兀鹰颈子上有一张长方脸，下面是一对窄窄的溜肩。他的头发渐稀，胡子呈条状，态度拘谨有礼；因为穿着黑西装，让哈利想起一个葬仪社的人。

他跟哈利和阿诺保证，绝对没有叫作吉姆·洛夫的人住在那里。他们描述吉姆的样子，他微笑着摇头。柜台上挂着一个牌子，是住客公约：严禁武器，严禁气味强烈的物品，严禁在床上抽烟。

“失陪一下，”哈利对接待员说完，拉着阿诺往门口去，“如何？你那么擅长识破说谎的人……”

“难说，”阿诺说，“他是越南人。”

“所以？”

“你没听过越战的时候阮高其怎么说他的同胞吗？他说越南人天生是骗子，那是长在基因里的，一代又一代积累的教训告诉他们，说实话只会带来厄运。”

“你的意思是他在说谎？”

“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他很厉害。”

哈利转身回到柜台，开口索讨母钥匙。接待员露出紧张的笑容。

哈利稍稍提高音量，发音清楚地说出“母钥匙”，紧咬着牙齿冲他微笑了一下。

“我们要一间一间查你的旅社，听懂了吗？如果发现任何违规，我们就必须关闭旅社，进一步检查。不过我想这里应该不会有问题。”

接待员摇摇头，好像突然产生英语听力障碍。

“我说我想不会有问题，是因为我看到你这里有告示，明确禁止在床上抽烟。”

哈利把牌子拿下来，往柜台重重一拍。

接待员凝神看着那块牌子，那截兀鹰颈子下面微微动了一下。

“三〇四号房有个男的名叫琼斯，”他说，“可能是他。”

哈利转身对阿诺露出笑容，阿诺耸耸肩。

“琼斯先生在吗？”

“他登记进房以后就一直在房里。”

接待员领他们上楼，他们敲了门，但没人应。阿诺打个手势要接待员开门，然后从小腿上的枪套里取出上了膛的黑色点三五贝雷塔，打开保险。接待员的头像鸡一样抽搐起来，他转动钥匙，就连忙后退两步。哈利小心推开房门，窗帘紧闭，房间一片漆黑，他伸出一只手到门里打开电灯。床上躺着吉姆·洛夫，闭着眼睛一动也不动，头上戴着耳机；一架吊扇嗡嗡地转，吹皱了窗帘。水烟管摆在床边的矮桌上。

“吉姆！”哈利喊他，但吉姆·洛夫没反应。

要么是他睡着了，要么是他的随身听太大声，哈利想着，一边打量房间，确定吉姆没有同伴。然后他看见一只悠闲的苍蝇从吉姆的右鼻孔出来。哈利走向床边，把一只手放到他的额头上，感觉像在摸冷冰冰的大理石。

30

一月十七日，星期五

除了朗山之外，那个晚上每个人都到丽兹的办公室集合了。

“告诉我有线索了。”她咄咄逼人地说。

“鉴识组的人找到很多，”阿诺说，“他们派了三个人过去，找到一堆指纹、毛发和纤维，他们说看起来悠葩馆六个月没打扫了。”

顺通和哈利笑出来，但丽兹只是瞪着他们。

“有什么确实与凶手有关联的线索吗？”

“我们还不知道是不是谋杀。”哈利说。

“知道，我们知道，”丽兹突然发飙，“在谋杀案侦查过程中被怀疑是共犯的人，不会在被捕前几小时意外用药过量而死。”

“等着上绞刑台的人不会溺死，我们挪威人说的。”哈利说。

“什么？”

“我同意你的话。”

阿诺补充说鸦片烟鬼吸食过量致死极为少见，一般而言，他们在吸太多之前就会失去意识。门开了，朗山走进来。

“有消息，”他坐下来拿起报纸说，“他们找到死因了。”

“我以为尸检报告要明天才会出来。”阿诺说。

“不一定。鉴识组的弟兄在鸦片上找到氢氰酸，薄薄的一层。那家伙一定是吸一口就死了。”

桌子周围一时无声。

“联络迈汕，”丽兹又打起精神，“我们要知道洛夫从哪里弄到的鸦片。”

“对此我不太乐观，”朗山提出警告，“迈汕跟洛夫的毒贩头子谈过，他很久没见过他了。”

“很好。”哈利说，“不过反正我们现在知道了，显然有人想把嫌疑转嫁给布雷克。”

“知道这个也没用。”丽兹说。

“我可不敢说得这么肯定，”哈利说，“我们还不确定布雷克是不是被随机选中的替罪羊，说不定凶手也有把嫌疑转嫁给他的动机，两人说不定有未解之仇。”

“所以？”

“如果我们放布雷克走，可能会有动静，或许可以引凶手出洞。”

“抱歉，”丽兹盯着桌子说，“我们要留着布雷克。”

“什么？”哈利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局长的命令。”

“可是——”

“就是这样。”

“而且，我们有一条新的线索指向挪威，”朗山说，“鉴识组把刀上油脂的检验报告送到挪威去，看看那边的同事能不能查出是什么，结果他们发现那是驯鹿油，那种东西我们泰国可不多，鉴识组有个人还建议说我们应该逮捕圣诞老人。”

阿诺和顺通发出窃笑。

“话说回来，奥斯陆那边说挪威的萨米人会用驯鹿油保养刀子。”

“泰国的刀子和挪威的油，这案子越来越有趣了，”丽兹突然站起来，“晚安各位，希望你们好好休息，明天都有十足的干劲。”

哈利在电梯旁边拦下她，要她给个解释。

“你听好，哈利，这里是泰国，习惯不同。我们的警察局局长已经插手，也告诉奥斯陆的局长我们找到凶手了，他认为是布雷克。我把最新进展告诉他时，他也不怎么兴奋，而且坚持拘留布雷克，至少到有不在场证明为止。”

“可是——”

“面子，哈利，面子，别忘了泰国人长大过程中是不认错的。”

“如果每个人都知道谁犯错了呢？”

“那每个人都来帮忙，努力让场面看起来不像犯错。”

电梯门正好开了，在丽兹走进去以后关上，让她不用继续听哈利的意见。哈利想着《环顾守望台》那首歌，还想起那句歌词说一定有出路。

有吗？

他的公寓门外有一封信，背后有鲁娜的名字。他解开衬衫扣子，胸口和肚子上的汗像薄薄的一层油。他努力回想十七岁是什么感觉，他那时在恋爱吗？可能吧。

他把信原封不动放在床边桌上，打算就这样还回去，然后斜靠在床上，五十万辆车和一部空调开始哄他入眠。

他想起比吉塔，他在澳大利亚认识的那个说爱他的瑞典女孩。奥纳那句话说什么来着？说他“害怕对别人做出承诺”？他想到的最后一个念头是赎罪必定带来宿醉。反之亦然。

31

一月十八日，星期六

延斯·布雷克一副自上次和哈利见面之后就没再睡过的样子，眼睛充满血丝，摆在桌上的两只手不安地动来动去。

“所以你不记得停车场那个爆炸头管理员。”哈利说。

延斯摇头。“我说了，我自己不用那个停车场。”

“我们暂时放一放吉姆·洛夫，”哈利说，“先来想想是谁想把你扔进牢里。”

“什么意思？”

“有人大费周章地毁掉你的不在场证明。”

延斯眉毛耸得很高，几乎要没入发际。

“一月十三日那天，有人把标示一月七日的录像带放进录像机里，洗掉了几小时的画面。本来应该可以看到大使的车子，还有你陪他下去停车场的。”

延斯的眉毛回来了，而且拧成一个M形。“呃？”

“想一想。”

“你是说我有仇家？”

“可能。也可能只是顺手找个替罪羊。”

延斯揉一揉后颈。“仇家？我想不出来。没有那种仇家。”他的脸开朗起来，“不过这意思是你要放我走了。”

“抱歉，你还没过这一关。”

“可是你刚才说你——”

“警察局局长不放人，除非我们有不在场证明。所以我才要你努力想，有没有谁，任何一个人，在你跟大使道别之后、回到家之前那段时间看到你？你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或者你搭上出租车的时候，接待柜台有没有人？有没有在小亭子边停下来过？或者任何地方。”

延斯用指尖托着额头，哈利点了一根烟。

“见鬼，哈利！你讲那些录像带的事，害得我脑袋一片空白，我现在没办法思考。”他唉声叹气，一掌拍向桌面，“你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吗？我梦见我杀了大使，梦见我们走出大门，开车到汽车旅馆，我在那里用一把大切肉刀捅了他的背，我想停下来，可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好像我困在机器人的身体里，机器人一直捅，我……”

他停下来。

哈利什么也没说，给他时间。

“问题是我痛恨被关起来，”延斯说，“我一向忍受不了。从前我父亲会……”

他吞了口口水，握起右手拳头。哈利看见他的手指关节变白。延斯继续说，但声音低得几乎像悄悄话。

“如果有人拿着自白书走进来，说签了就放我走，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做。”

哈利站起来。“再努力想想吧，既然我们已经厘清了录像带的问题，也许你的思考会更清楚。”

他往门口走。

“哈利？”

哈利觉得奇怪，为什么大家总在你与他们意见不一致时，变得这么多话。

“什么？”

“为什么看起来大家都不相信我是清白的，你却相信？”

哈利头也不回地回答：“第一，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像样的对你不利的证据，只有一个老掉牙的动机，加上缺乏不在场证明。”

“第二呢？”

哈利微笑，转头回来。“因为我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你是一坨屎。”

“所以？”

“我看人的眼光很烂。祝你今天过得顺利。”

毕悠纳·莫勒睁开一只眼睛，眯着一只看床边桌上的时钟，心里奇怪，怎么会有人认为早上六点钟适合打电话到别人家里。

“我知道现在几点，”哈利抢在老大之前开口，“你听我说，有个人的底细你要帮我查一下，现在还没有细节可以告诉你，只是个直觉。”

“直觉？”

“对，第六感。我认为我们在追查的是一个挪威人，所以范围缩小了一些。”

莫勒清清喉咙，清出一口痰。“为什么是挪威人？”

“这个嘛，我们在莫内斯的外套和凶刀上找到驯鹿油，而且从刀子刺进身体的角度看起来，凶手个子相当高，所以看起来不是一般的泰国人。”

“好，可是这件事你就不能等一等吗，霍勒？”

“当然可以。”哈利说完，一阵安静。

“那你怎么没等？”

“因为这里有五个警探和一位警察局局长在等你抬起尊臀开始干活，老大。”

两小时后莫勒回电。

“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想要查这个人，霍勒？”

“这个嘛，我想到会用驯鹿油保养刀子的人，一定在北挪威待过，然后我想起几个去芬马克郡当过兵的朋友，都自己买了那种大的萨米刀。伊瓦尔·洛肯在国防部待过几年，而且派驻在瓦尔德。再者，我感觉他是个用刀行家。”

“有可能，”莫勒说，“你还知道他什么？”

“不多。彤亚·韦格认为他是被打入冷宫，会一直被冷落到退休。”

“嗯，犯罪数据库没有对他不利的记录，不过……”莫勒停顿下来。

“不过？”

“反正我们有他的档案。”

“什么意思？”

“他的名字出现在屏幕上，可是我开不了档案，过了一小时我接到胡斯比那边国军统帅部打来的电话，问我为什么想开这个档案。”

“哇。”

“他们说如果想要伊瓦尔·洛肯的数据，就写信去申请。”

“那算了。”

“我已经算了，哈利，我们得不到什么结果的。”

“你跟风化组的哈默沃尔问了没？”

“问了。”

“他说什么？”

“不用说也知道，没有‘在泰挪威恋童癖’的档案。”

“我想也是。去他妈的数据保护。”

“跟那个没关系。”

“哦？”

“我们几年前弄了一个数据库，可是没那个财力去更新。这种人数太多啦。”

哈利打电话给彤亚·韦格，请她尽快安排会面。她坚持约在东方酒店的作家沙龙喝茶。

“大家都去那里。”她说。

哈利发现“大家”指的是白皮肤、有钱、衣冠楚楚的人。

“欢迎来到全世界最好的酒店，哈利。”彤亚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整个人深陷在大厅的大扶手椅里。

她穿着蓝色棉裙，腿上放着草帽。草帽加上大厅里其他每一个人的样子，给这个地方添了老派悠闲的殖民地情调。

他们从大厅来到作家沙龙。茶端上桌了，他们也对其他白人客气地点头致意了（那些人好像认为白人就是互相问候的充分理由）。哈利紧张不安，磕磕碰碰把瓷杯盘弄出声响。

“不是你的风格吧，哈利？”彤亚啜着茶，从杯口一脸淘气地看着他。

“我在思考为什么我对着穿高尔夫球装的美国人微笑。”

她笑出声。“哈哈，文雅一点的环境又没什么坏处。”

“什么时候格子裤也叫文雅了？”

“嗯，那就文雅一点的人吧。”

哈利听得出来腓特烈斯塔乡间小镇并没有满足坐在对面的这名女性。他想到桑沛，那位老司机换上熨过的衬衫和长裤，坐在外头灼热的太阳底下，就为了不让访客为他的简陋生活感到难为情；比起目前为止他在曼谷外国人圈子里看到的各种事物，那文雅多了。

哈利问彤亚知不知道恋童癖在泰国的情形。

“只知道泰国引来很多这种人，我想你一定记得，去年芭堤雅有个挪威人当场被逮，真的是裤子还没拉上就被逮到。挪威的报纸登了一张很有意思的情境照，三个小男孩把那个男人指认出来给警察看，男人的脸打了马赛克，不过小孩的脸没有。英文版的《芭堤雅邮报》

则相反，而且在第一段写出他的全名，之后又一直用‘挪威人’称呼他。”彤亚摇摇头，“本来没听过挪威的本地人一下子都知道挪威首都都是奥斯陆了，因为报纸写了挪威当局希望把他送回奥斯陆。每个人都觉得奇怪，他们干吗要他回去；把他留在这里的话，他会被关很久。”

“既然这里判刑这么重，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恋童癖？”

“当局希望泰国摆脱‘恋童癖天堂’的恶名，这种名声对正当的旅游行业有害。可是这件事在警方内部不是很要紧，因为逮捕外国人只会招来麻烦。”

“所以结果是有关当局互相扯后腿？”

彤亚脸上突然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哈利意识到，那不是笑给他看，而是笑给从他身后经过的“大家”看。

“对，但也不尽然，”她说，“有些会配合，例如瑞典和丹麦的有关当局，就跟泰国政府达成协议，他们可以在这里派驻警察，调查瑞典或丹麦人涉入的案子。他们还立法通过，如果瑞典和丹麦国民在泰国侵害未成年人，可以在母国定罪。”

“挪威呢？”

彤亚耸耸肩。“我们还没有协议。我知道挪威警方一直在争取对应的协议，可是我觉得他们不太清楚芭堤雅和曼谷问题的严重程度。你看过小孩在街上走来走去卖口香糖吗？”

哈利点头，帕蓬街的钢管舞酒吧那一带到处都是。

“那是暗号，口香糖代表他们卖身。”

哈利不寒而栗，想起他跟一个打赤脚的黑眼睛男孩买过一条箭牌，那时男孩一脸惊恐，哈利还以为是人群拥挤和嘈杂的缘故。

“伊瓦尔·洛肯，你在丧礼餐会上指给我看的那个男人，你说是退伍军人？可以再跟我说说他对摄影的兴趣吗？你看过他拍的照片？”

“没有，不过我看过他那一包家伙，够惊人了。”

她微微红了脸颊，因为突然懂了哈利为什么不自觉地笑了。

“还有去中南半岛的事，你确定他真的是去那里？”

“什么确定不确定？他为什么要说谎？”

“想得到为什么吗？”

她双手抱胸，仿佛突然变冷。“想不大出来。茶好喝吗？”

“我要请你帮个忙，彤亚。”

“什么忙？”

“晚餐。”

她抬起头，一脸惊喜。

“如果你有空的话。”他补上一句。

她又露出淘气的笑容。“我的日程由你来安排，哈利，随时奉陪。”

“那好，”哈利吸了一口气，“不知道你能不能约伊瓦尔·洛肯今天晚上七点到十点之间吃饭？”

她知道怎么维持住表情，至少不要显得太尴尬；甚至在他说明背后原因以后，还欣然同意。哈利又让瓷器磕碰出一些声音，接着说 he 得走了，就突兀又笨拙地离开了。

32

一月十八日，星期六

谁都能破门进入民宅，只要把撬棍插进门锁跟门框中间，身体靠上去，一直到木屑飞出来就行了。但是如果把重点放在“进入”，而不是“破门”，做到屋主不知道有不速之客来过，那就是门技艺了；而且显然是顺通耍得出神入化的一门技艺。

伊瓦尔·洛肯住在帕宾告桥另一头的公寓小区，顺通和哈利在外面的车上等了将近一小时，才等到他出门。他们又等了十分钟，确定洛肯没忘了东西又回家来取。

保安有点散漫，两个没穿制服的男人站在车库门旁边聊天，抬头瞄了一眼，看到一个白人和一个穿着比较体面的泰国人往电梯走，就

回头继续聊他们的了。

哈利和顺通来到十四楼洛肯家门口以后，顺通拿出两把撬锁器，一手一把插进锁孔里，几乎立刻就撬开了。

“慢慢来，”哈利低声说，“不要紧张，我们多的是时间。试试别的撬锁器。”

“我没有别的了。”

顺通笑一笑，把门推开。

哈利简直不敢相信。说起来那次阿诺在影射顺通当警察之前的职业，也许并不是开玩笑。不过就算他以前没犯法，现在铁定也犯了，哈利一边想着，一边脱鞋踏进阴暗的公寓里。丽兹先前解释过，要拿到搜查令，得要有律师签名，意思就是局长会知道；她认为那样会有麻烦，因为局长明明白白地指示过把全部心力放在延斯·布雷克身上。哈利说他不受局长管辖，他会在洛肯的公寓附近晃晃，看看有什么动静。她了然于心，回说自己对他的计划知道得越少越好，但是推荐他带着顺通，有他做伴通常不错。

“下去车上等着，”哈利低声说，“如果洛肯出现，就用车用电话打他家的号码，响三声，不要多，好吗？”

顺通点头离开。

哈利确定没有临街的窗户以后，就开了灯，然后四下查看。这里就是个单身汉的窝，什么装饰品和温馨气氛一概没有。家徒三壁，第四壁被书柜挡住，里面横横竖竖塞满了书，还有一台简单的手提电视。这个大房间自然呈现的中心点是一张木头桌子，两头用支架作为桌脚，另外还有一盏工作灯。

墙角有两个敞开的相机袋，还有一部相机靠墙立着。桌子上堆满纸条，大概是剪下来的纸边，因为有一大一小两把剪刀摆在中间。

一部莱卡、一部尼康F5长焦镜头，两部相机直直地对着哈利。旁边是一副夜视望远镜；哈利见过这种，以色列牌子，他以前在监视任务中用过，电池会加强外部光源，让你在一片昏暗中还能看见东西。

公寓里有扇门通往卧室，床没整理过，所以他猜想洛肯在曼谷的外国人中属于少数没有请人打扫的。请人打扫花不了多少钱，而且有人告诉哈利，外国人简直是背负了这种为本国增加就业机会的期待。

卧室里侧是浴室。

他打开灯，立刻了解为什么洛肯没有请人打扫。

显然浴室兼作暗房，充满药剂味，墙上贴满黑白照。浴室里挂的绳子上晾着一排照片，照片里是一名男子胸口以下的侧身；现在哈利看出来了，挡住镜头的并不是提拉窗的上窗，其实窗户的上半部是一片构图繁复的玻璃马赛克，有莲花和佛陀的图案。

一个顶多十岁的男孩被逼着替人口交，镜头拉得很近，近得哈利都看见了眼睛，那是一双茫然、疏离的眼睛，似乎看不见东西。

男孩身上除了T恤什么都没穿。哈利再往那张颗粒明显的照片靠近一些，那个男人一只手搭在腰上，另一只手放在男孩的后脑。哈利可以看见玻璃马赛克后面有个侧影，可是要看清五官是不可能的。这间又挤又臭的浴室好像忽然开始缩小，墙上的照片朝他身上压过来。哈利忍不住一把撕下那些照片，一半出于愤怒，一半出于绝望，血液在他的太阳穴涌动。他瞥了一眼自己在镜子里的脸，然后夹着一沓照片走出房间，跌跌撞撞，头晕眼花，一屁股跌进椅子上。

“他妈的业余！”呼吸恢复正常以后他出声咒骂。

他是公然违反了行动计划。他们没有搜查令，所以说好了不留下任何痕迹，只找出公寓里藏了什么就好；真有发现，以后再拿搜查令回来查。

哈利往墙上寻找视线可以停驻的地方，同时说服自己有必要带走具体的物证，好说动那个驴子一样顽固的局长。如果他们动作够快，当天晚上就可以找到律师，洛肯一吃完饭回家，他们就已经拿着必要的文件等着他了。哈利这样来回盘算着，顺手拿起夜视望远镜，打开开关往窗外看。窗户对着一处后院，他下意识地找起照片里那扇有玻璃马赛克的窗框，但是目之所及都是刷白的墙，在望远镜摇晃的绿光中浮动。

哈利瞄一眼手表，知道自己得把照片挂回去，局长只能凑合着听他口头描述了。然后他心头一惊，全身冰凉。

他听见有动静。应该说，他听见许多声音，但是其中有一个不属于街上熟悉的杂音，而且那个声音来自玄关，是经过润滑的咔嚓声。油和金属的结合。一股穿堂风吹过来，哈利想到顺通，但是他随即醒悟：刚刚走进来的人跟他一样蹑手蹑脚。哈利屏住呼吸，同时在脑袋

里飞速翻查声音存档。一个澳大利亚的声音专家告诉过他，在压力下耳膜可以辨别一百万种不同的声音频率；这个声音不是转开门把的声音，而是最近上过油的枪开保险的声音。

哈利在房间里侧，人在白墙前像个活靶，而且电灯开关还是在对墙的门边。他从桌子中央抓取那把大剪刀，蹲下来沿着工作灯的电线爬到插座旁，拔掉插头，使尽全力把剪刀穿进硬塑料壳里。

插座闪出一道蓝光，接着是闷闷的爆炸声，四下变得漆黑一片。

电击麻痹了他的手臂，塑料和金属烧焦的臭味传进鼻孔里，他发出呻吟，滑坐到墙角。

他仔细听，但是只听见车声和自己的心跳声。心脏跳得这么猛烈，他都感觉得到搏动，好像骑在马上全速奔驰。他听到把某个东西小心翼翼地放在地板上的声音，知道那个人刚刚脱了鞋。他手上还拿着剪刀，有影子移动的话他看得见吗？很难说，太暗了，连白墙都看不见。卧室门嘎吱一声，接着传来咔嗒声，哈利知道入侵者去按了电灯开关，但是显然刚才的短路把公寓里所有的保险丝都烧坏了。由此可知这个人熟悉公寓的格局，但如果他是洛肯，顺通应该会打电话进来才对。会吗？哈利脑中闪过画面：顺通的头靠着车窗，耳朵上方有一个小洞。

哈利想着该不该往前门爬过去，但是直觉告诉他，那个人就等着他这样做，只要一打开门，他的身影就会像厄肯区射击练习场的靶子一样。该死！那个人大概正坐在哪个地方的地板上，举枪对着前门吧。

能联络顺通就好了！这时他突然想起脖子上还挂着那副望远镜。他拿起来贴着眼睛，但是只看见一片绿色的朦胧，好像有人在镜片上涂了鼻涕一样。他把焦距调到最远，视野还是模糊，但分辨得出一个人影站在桌子另一头的墙边，弯着手臂，枪口对着天花板。桌子边缘距离墙壁大约两米。

哈利冲出去，两手抓住桌子，像攻城木一样举在身前。他听见一声低哼，还有枪掉到地板上的声音，于是滑过桌面，抓住摸起来像人头的东西。他缩紧绕住那截脖子的手臂，用力地挤。

“Politiet!（警察！）”哈利大喊，然后用冰凉的剪刀抵住那个人温热的脸，那人呆住了。他们就这样静止了片刻，两个陌生人在墨水一样的黑暗中彼此纠缠，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像刚刚跑完马拉松。

“霍勒？”那人呻吟着说。

哈利这才知道自己在惊慌中喊的是挪威语。

“可以麻烦你放开我吗？我是伊瓦尔·洛肯，我不会乱来。”

33

一月十八日，星期六

洛肯点燃蜡烛，哈利则研究起洛肯的枪，特制的格洛克三一。他已经取下弹盒，放在口袋里，这把枪比他拿过的任何一把都要沉。

“我在韩国服役的时候弄到手的。”洛肯说。

“韩国，了解。你在那里做什么？”

洛肯把火柴放进抽屉里，然后隔着桌子在哈利对面坐下。

“挪威在那里有一家跟联合国合作的战地医院，我当时是年轻的少尉，自以为喜欢紧张刺激。一九五三年停战以后，我继续替联合国工作，在新设立的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源源不断地从朝鲜越过边界进来，当时的情况有点混乱。我睡觉的时候都把它放在枕头底下。”他指着那把枪。

“了解。之后呢？”

“去了孟加拉国和越南。看过饥饿、战争、船民。后来挪威的生活好像变得太平凡，我受不了，最多待两年就非得再出去不可，你知道的。”

哈利不知道，也不知道面前这个精瘦结实的家伙说的话该信几成。他看起来像个老印第安酋长，长着鹰钩鼻和深凹的锐眼，头发是白的，脸皮被晒黑，起了皱纹。此外，他对这个局面似乎完全放心自在，让哈利更加起了戒心。

“你为什么回来了？怎么躲过我同事的？”

白发挪威人闪现狼一般的笑容，一颗金牙在摇曳的烛光中发出光芒。

“你们开来的那辆车跟这一带不太搭，我们这里停的只有嘟嘟

车、出租车和一些老爷车。我看到车里有两个人，都坐得太挺直了，所以我绕过街角进了餐馆，在那里可以监视你们。过一会儿我看见车子里的灯亮起来，你们下了车，我想你们会留下一个人把风，所以就等到你同事回车上，然后喝完饮料，打出租车坐到地下停车场，再搭电梯上楼。你那一招电线短路真不赖……”

“普通人不会注意到街上停的车，除非他们受过这种训练，或是正在防备什么。”

“这个嘛，第一，彤亚·韦格邀约晚餐的演技拿不到奥斯卡奖。”

“所以你到底在这里做什么？”

洛肯伸手拿那些掉了一地的照片和装备。

“你谋生的方式是拍摄……那种照片？”哈利问。

“对。”

哈利感觉脉搏加速。“你知道在泰国他们可以关你多少年吗？我想我手上的就够关你十年了。”

洛肯笑出来，短促的一声干笑。“你以为我是白痴吗，警察先生？你要是有搜查令，就不必破门进来了。如果说我这间公寓里的东西会让我背上受罚的风险，那你跟你同事刚刚干的好事肯定帮我解决了麻烦，随便哪个法官都会判定你用这种手段拿到的证据无法采纳，这可不只是不符常规，这根本是不合法。倒是你自己，可能眼看着留在这里的时间要延长了，霍勒。”

哈利拿枪揍他。血从洛肯的鼻子涌出来，仿佛打开了水龙头一样。

洛肯一动也不动，只是低头看着花衬衫和白裤子染上红色。

“这是真正的泰国丝绸，你知道吗？”他说，“不便宜。”

刚才的暴力行为应该替他踩了刹车才对，但哈利反而感到愤怒愈加滋长。

“你又不是花不起，你这个该死的恋童癖，他们跟你买这种鬼东西一定付了大把钞票吧。”哈利踢了踢地上的照片。

“呃，这我不确定，”洛肯一边说，一边用白手帕捂着鼻子，“就是按照公务员薪资等级表，外加驻外的津贴。”

“你在说什么？”

金牙又闪了一次光芒。哈利发现自己把枪抓得太紧，手都痛了起来，幸好刚才已经拿掉弹盒。

“有几件事你不知道，霍勒，或许你该知道，但是你们的警察局局长大概认为没必要，因为跟你的凶案调查无关。不过既然我已经曝光，其余的事让你知道也无妨。警察局局长和外交部的达格芬·托胡斯跟我说过你在大使的公文包里找到照片，现在你当然也知道了，照片是我的。”他摊开手掌，继续说，“那些照片和你在这里看到的照片，是一个恋童癖调查案的线索，由于某些原因，这案子被列为机密，直到有进一步通知为止。我监视这个人已经超过六个月，那些照片是物证。”

哈利不需要思考的时间，他知道这就是事实，一切都对上号了，好像在内心深处他一直都知道一样。洛肯的职业之秘、摄影装备、夜视望远镜、越南老挝之旅，全对得上。面前那个流鼻血的男人突然不再是他的敌人，而是同事，是被他出重拳试图打烂鼻子的盟友。

他缓缓点头，把枪放到桌上。

“好，我相信你。为什么这么保密？”

“你知道瑞典、丹麦跟泰国达成了调查本地性侵案的协议？”

哈利点头。

“嗯，挪威正在和泰国当局谈判，但同时我在处理一件非常不正式的调查案。我们有足够证据可以逮捕他，可是我们得等，如果现在就逮捕他，我们在泰国领土进行违法调查的事就会曝光，这在政治上不容许发生。”

“那你替谁工作？”

洛肯摊开手掌。“大使馆。”

“这我知道，但你听谁的命令？谁是这一切的幕后指挥？国会呢？他们知道吗？”

“你确定你想知道这么多吗，霍勒？”

尖锐的眼神与哈利对视，他张口想说话，又摇摇头忍住了。

“那告诉我照片上那个男的是谁吧。”

“我不能说。抱歉，霍勒。”

“是阿特勒·莫内斯吗？”

洛肯盯着桌子，露出笑容。“不，不是大使。他是这件调查案主要的推手。”

“那是？”

“我说了，我现在没有理由告诉你。如果你的案子跟我的案子最后发现有关联，也许我们就有理由讨论，但是那也得由我们的上级决定，”他站起来，“我累了。”

“如何？”顺通问回到车上的哈利。

哈利问他能不能给一根烟，然后急切地把烟吸进肺里。

“什么都没找到，白跑一趟。我猜这人没问题。”

哈利坐在他的公寓房间里。

一从洛肯的公寓回来，他就跟妹妹打了将近半小时的电话；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她在讲。实在很难相信，不过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一个人的生命中可以发生那么多事。她说她已经给爸爸打了电话，说她会过去吃饭，吃肉丸。小妹要下厨，而且她希望爸爸可以更敞开心扉。哈利也希望。

后来他翻了笔记本，拨了另一个号码。

“喂？”线路另一端有个声音说。

哈利屏住呼吸。

“喂？”那个声音又说。

哈利挂了电话。鲁娜的声音接近恳求。他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打电话给她。几秒后电话丁零零响了起来，他拿起话筒，等着听见她的声

音。打来的是延斯·布雷克。

“我想到了，”他的声音很激动，“我搭电梯从停车场回办公室的时候，在一楼遇见一个女的，她在五楼出电梯，我想她会记得我。”

“为什么？”

一声紧张的轻笑传来。“因为我约她出去。”

“你约她出去？”

“对，她们那几个女孩子是在麦埃利斯上班的，我以前见过她几次。那时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个，她又笑得那么甜，我就忍不住了。”

一阵停顿。

“你现在才想起来？”

“不是，我现在才想起来是什么时候，就在我陪大使去开车以后。不知道为什么我以为是前一天的事，但是后来我想起来，她在一楼进的电梯，也就是说，我一定是从更低的楼层上来，但我平常又不会去地下停车场。”

“那她怎么说？”

“她答应了，结果我马上后悔，我只不过是逗一逗她罢了。所以我跟她要了名片，说我改天打电话跟她确定约会的时间。约会当然没成行，但是我有把握她没忘记我。”

“你还有她的名片吗？”

“有，太好了，对吧？”

哈利仔细琢磨。“你听我说，延斯，这些都很好，但是事情没那么简单，你还是没有不在场证明，理论上你还是可以再搭电梯下楼，你也可能只是回办公室拿东西，对不对？”

“哦，”他听起来很困惑，“可是……”

延斯住口，然后哈利听见一声叹气。

“可恶，你说得没错，哈利。”

哈利挂上电话。

34

一月十九日，星期日

哈利猛地惊醒，从郑王桥上传来的单调的嗡嗡声之中，他听见湄南河上一艘船发动的轰隆声。汽笛声响起，灯光刺眼；他在床上坐起身，把脸埋进双手，等着汽笛声停止，然后才顿悟那是电话铃声。他心不甘情不愿地拿起话筒。

“吵醒你了吗？”又是延斯。

“没关系。”哈利说。

“我是个白痴，我笨到不知道有没有胆跟你讲这件事。”

“那就不要讲。”

一片静默，只有一枚硬币投进机器里的声音。

“我开玩笑的，讲吧。”

“好吧，哈利。我整晚没睡，躺在那里想，想我那晚在办公室到底在做什么。你知道，几个月前的外汇买卖我都可以记得小数点，但是人在牢里，头上顶着谋杀罪，我就是没办法想起简单的事实。你能理解吗？”

“那可能就是原因。这个我们不是讨论过了？”

“好吧，嗯，我现在跟你说发生了什么事。你记得我说过，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屏蔽了来电吗？我躺在那里想，这根本就是墨非定律嘛，如果当时线路畅通，有人打进来，我就有录音，就能证明我人在哪里。而且这样时间也不会被人篡改，不会像那个停车场管理员那样动过录像。”

“你想说什么？”

“我想起来了，感谢老天爷，我想起来了，就算我屏蔽了来电，还是可以拨出电话的啊。我打电话给我们的接待员，要她去查录音机。然后呢，你知道吗？她找到一通我打出去的电话，我才想起所有的事情，晚上八点的时候我打过电话给在奥斯陆的妹妹。怎么样，还

能反驳吗？”

哈利没这个打算。

“你妹妹可以给你不在场证明，你却完全不记得？”

“不记得，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不在家，我只在录音机留了话，说我打过电话。”

“但你不记得？”哈利再问一次。

“拜托，哈利，那种电话你挂掉之前就忘记了，不是吗？你会记得每一通打过但没人接的电话吗？”

哈利只能承认他说得对。

“你跟律师谈过了吗？”

“今天还没有，我想先告诉你。”

“好吧，延斯，你现在打给律师。我会派人去你的办公室查证。”

“这种录音机在法律上有效，你知道的。”他的声音带着紧张感。

“放心，延斯，过不了多久的。他们得放你走。”

延斯吐气，话筒随之传来噼啪声。“请你再说一次，哈利。”

“他们得放你走。”

延斯发出古怪的干笑声。“这样的话，我得请你吃饭，哈利。”

“最好不要。”

“为什么？”

“我是警察。”

“就说是问话。”

“我觉得不好，延斯。”

“随你吧。”

街上传来巨响，大概是烟火或爆胎。

“我会考虑一下。”

哈利挂好话筒，进浴室照镜子。他问自己在热带地区待这么久，皮肤怎么还这么白。他从来没有特别喜欢太阳，但是以前晒黑也不用这么久。或许他去年的生活方式破坏了他生成色素的能力？他往脸上拍冷水，想起施罗德酒馆里面那些皮肤黝黑的酒客，又照了一次镜子。好吧，反正太阳已经让他鼻子上有了葡萄酒色斑。

35

一月十九日，星期日

“我们回到起点了，”丽兹说，“布雷克弄到不在场证明，我们暂时又得放一放洛肯。哦，还有一个杀警未遂的巨型疯子在外面逍遥。”她把椅背往后仰，注视着天花板，“有什么建议吗，各位？没有的话会议结束，你们爱干吗就干吗，不过我这里还少了几份报告，希望最晚明天一早就看到。”

众警察拖着脚步走出门外，哈利待着没动。

“怎么样？”

“没事。”他说着，一根没点的烟在嘴里上下弹动。督察的办公室实施禁烟令。

“我看得出来有事。”

哈利的嘴角弯起，软弱无力地笑着。“就是想这样啊，督察，我就是想让你看得出来有事。”

她皱起眉头，一脸严肃。“有事要告诉我的时候，就告诉我。”

哈利把烟拿下来，放回烟盒。“会，”他站起来，“我会的。”

延斯靠在椅背上，露出笑容，两颊发红，领结闪闪发亮。他让哈利联想到寿星小男孩。

“我几乎要感谢坐牢的日子了，你会更加懂得欣赏平凡的事物，譬如一瓶一九八五年的香槟王。”

他对服务生打了个响指，服务生赶忙过来，把滴着水的香槟瓶从冰桶拿出来，替他斟酒。

“我好爱他们做这件事，让你觉得自己像超人。你说呢，哈利？”

哈利摸着杯子玩。“是不错，但不是我的作风。”

“我跟你不一样，哈利。”

延斯微笑着说出这句宣言。他好像又撑得起他的西装了。或者他只是换了一套几乎一模一样的，哈利不确定。

“有些人需要奢侈品就像别人需要空气一样，”延斯说，“名车、华服，一些上等的服务，对我来说是基本的必需品，让我感觉……呃，感觉我存在。你能理解吗？”

哈利摇头。

“嗯，”延斯捏着杯脚，“我们两个之中，我是颓废的那个。你应该相信你的第一印象，我就是一坨屎，而且只要世界上还有我们屎坨的容身之地，我打算就继续当下去。干杯（Skål）。”

他用嘴细细品尝了香槟的滋味才吞下去，然后咧开嘴笑了，发出愉悦的呻吟。哈利只得微笑举杯，但延斯不以为然地看了他一眼。

“水？现在不是该享受人生的时候吗，哈利？你真的不需要对自己这么严苛。”

“有时候你就是需要。”

“胡扯，人类基本上都是享乐主义者，有些人只是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才能领悟。你有女人吗？”

“没有。”

“是时候了吧？”

“确实是。不过我看不出来那个跟享受人生有什么关系。”

“的确，”延斯看着他的杯子，“我跟你提过我妹妹吗？”

“你打电话的那个？”

“对。她单身，你知道吧。”

哈利笑出声来。“不要自以为欠我人情，延斯，我没做什么，除了把你抓起来以外。”

“我不是在开玩笑，好女孩一个。她是编辑，不过我想她工作太认真，没时间给自己找男人，而且会把男人吓跑。她跟你很像，严谨，有主见。对了，你有没有注意过，每个赢了‘某某小姐’奖的挪威女孩都是这样跟记者形容自己的？说自己有主见？这年头主见好像两克朗就能买到。”

延斯看起来很忧虑。

“我妹妹成年后便改从母姓。她把这个当作报复。”

“我不确定我和令妹相不相配。”

“为什么？”

“这个嘛，我是个胆小鬼，我想找的女人要在工作中不爱出风头，并且非常美，美到让人不敢告诉她。”

延斯笑出声来。“你可以心安理得地跟我妹妹结婚，你喜不喜欢她都无所谓，她工作太努力，反正你也不会常常见到她。”

“那你为什么打到她家里，没打去公司？你打电话的时候那里是下午两点。”

延斯摇摇头。“你不要说出去，我从来就记不住时差，搞不懂时间要加还是减。很丢脸，我父亲说我早发性痴呆，说是我妈那边的遗传。”

他赶忙加了一句，向哈利保证他妹妹没有这种征兆，她恰恰相反。

“好了好了，延斯，说说你自己吧，你开始考虑婚姻了吗？”

“嘘，不要说这种话，光是听到那两个字都会让我心悸。婚姻哪……”延斯抖了一抖，“问题是，首先，我天生不适合一夫一妻制。再者，我是个多情种，结了婚就不能跟别的女人乱来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再也不能跟别的女人上床，这太让人无法接受了，你不觉得吗？”

哈利试着理解他的心情。

“假设我真的跟电梯里那个女孩出去了，你觉得结果会怎样？大恐慌，对吧？花那些工夫，就为了证明我还能够对别的女人感兴趣；有点窝囊，说真的。希尔达她……”延斯想着用什么话说，“她有一种我在别人身上找不到的特质，相信我，我找过了。我不确定能不能解释清楚，反正我不想失去，因为我知道要再找到可能很难。”

哈利心想，这理由跟他听过的任何一个都不相上下。延斯在指间来回滚着杯子，歪着嘴笑了笑。

“关押候审一定对我造成了什么影响，因为我通常不谈这些事的。你答应我不会跟我的朋友说。”

服务生过来对他们示意。

“来来来，已经开始了。”延斯说。

“什么东西开始了？”

服务生带他们到餐厅后面，穿过厨房，走上一道窄梯。走廊上待洗的碗盘一篮叠着一篮，一个老姬坐在椅子上对他们咧嘴笑，露出黑牙。

“槟榔，”延斯说，“很讨厌的风俗，他们一直嚼到脑袋烂掉，牙齿掉光。”

哈利听见一扇门后面有人喊叫，服务生开了门，他们进入宽大无窗的阁楼。二三十个男人站成一个窄圈，在那里指手画脚；他们在数着、传着折了角的钞票，快得让人眼花缭乱。大部分人穿着白色衣服，有些穿着浅色亚麻西装。

“斗鸡，”延斯解释，“私下安排的。”

“为什么？”哈利得大喊才能让他听见，“我是说，我听说斗鸡在泰国是合法的。”

“在某种程度上合法。当局准许用改良过的斗鸡，后爪要绑起来，才不会斗死对方，而且有规定的时间长度，不是斗到死为止。而这里是照传统规矩经营的，所以赌注没有上限。要不要靠近一点？”

哈利远远高过前面那些男人，所以可以轻而易举看到擂台。两只

公鸡的毛色都是红褐带橘，头一摆一摆的，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看起来对对方丝毫不感兴趣。

“要怎么让它们斗起来？”哈利问。

“别担心，那两只公鸡有深仇大恨，你跟我就算结仇都不可能到那种程度。”

“为什么？”

延斯看着他。“它们在同一个擂台，它们是公鸡。”

接着，它们仿佛得到指令一样，打了起来。哈利只看见翅膀拍来拍去，稻草漫天乱飞。那些男人疯狂叫喊，有些还上上下下跳着。阁楼里弥漫着又苦又甜的怪味，是肾上腺素掺杂了汗水的味道。

“你看到鸡冠被剪开的那只吗？”

哈利看不到。

“那只会赢。”

“你怎么看出来的？”

“我看不出来，我就是知道。开斗之前我就知道。”

“你怎么……”

“别问。”延斯咧开嘴笑。

尖喊声静止下来，擂台上留下一只鸡；有些人唉声叹气，还有一个穿灰西装的人气得把帽子扔到地上。哈利看着那只公鸡断气，羽毛底下有肌肉抽了一下，然后再无动静。实在荒诞，刚才好像闹剧一场，鸡翅乱拍。人们上下乱跳，疯狂喊叫。

一根染血的羽毛飘过他的面前。一个穿松垮长裤的人把那只鸡抱走，一脸要哭的样子。另一只公鸡再次昂首阔步起来，哈利总算看到分叉的鸡冠了。

服务生带着一沓钞票走到延斯旁边。那些男人有的瞄了他一眼，有的点点头，但谁都没说什么。

“你从来不会输吗？”他们回到餐厅以后，哈利问他。延斯已经点

了烟，叫了一杯干邑白兰地；陈年的四十度轩尼诗，服务生问了两次才听懂酒名。哈利很难想象这个延斯就是昨晚他在电话中安慰过的那个延斯。

“你知道为什么赌博是病，而不是一项职业吗，哈利？因为赌徒喜欢冒险，他们活着、继续呼吸，就是为了那股让人战栗的不安全感。”

他吐出大大的烟圈。

“我则相反，为了消灭风险，我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你今天看到的我赢的那些钱，可是把我的成本和工钱全包了；那可不是小数目，你别不信。”

“但是你从来没输过吗？”

“回报很合理。”

“回报合理？你是说足够让赌徒早晚把所有身家拿出来典当。”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可是如果你已经知道结果了，赌博的魅力不会减少吗？”

“魅力？”延斯举起那一沓钞票，“我想这个够有魅力了吧，可以替我买到这些。”他往身边摊开手。

“我这个人比较单纯，”他仔细看着雪茄的红光，“好了，我们就直说吧，魅力我是真的缺了一点。”

他爆发出一阵驴叫似的笑声，哈利只得赔笑。

延斯瞥了一眼手表，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美国开市之前还有一堆事要做，最近真是乱成一团。回头见了，考虑一下我妹妹。”

他走出门外，留下哈利坐着吸烟，考虑一下他妹妹的事。然后他搭出租车到帕蓬街，他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反正他走进一家脱衣舞酒吧，差点要了啤酒，很快又走出去。他在柏雪鸿吃了蛙腿，老板过来用极差的英语说很想回诺曼底。哈利告诉他，诺曼底登陆那天他父亲就在那里，这不算百分之百的实话，但至少让那个法国人高兴了

些。

哈利付了钱，找了另一家酒吧。一个蹬着“恨天高”的女孩坐到他身边，棕色的大眼睛盯着他，问他想不想要她帮他吹箫。我当然想得要命，他暗忖，摇了摇头。他发现酒吧里有台电视悬挂在玻璃层板上方，正在播曼联比赛的精彩镜头。他从镜子里看到那些女孩子在他正后方那块窄小私密的舞台上跳舞，她们在奶头上贴了小小的金色星星，这样酒吧就不算违反禁裸法规。每个女孩子都在小得出奇的内裤上贴了号码牌，警察不会问用途，但大家都知道那是为了方便点女孩出场，避免出错。哈利看到她了，20号。蒂姆在四个跳舞的女孩后面，那双眼睛扫视着吧台前面的一排男人，像雷达一样。她的嘴唇上偶尔闪过一抹微笑，不过眼中没有任何活力。看起来她已经跟一个穿着某种热带军服的男人接洽上；德国人吧，哈利猜想，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看着她的臀部懒懒地摇来扭去，一转身乌亮的头发就从肩上甩开，光滑红润的肌肤仿佛由内而外透出光。哈利觉得，要不是那双眼睛，她会很美的。

有那么一刹那，他们的眼神在镜子里对上，哈利立刻感到局促不安。她不像认出他了，但他还是把视线移向电视屏幕，现在画面上是一个球员被换下场的背影。同一个号码。球衣上的挪威名字是“索尔斯卡亚”。哈利如梦初醒。

“他妈的！”他大叫一声，打翻了杯子，可乐洒了出去，泼到那名热忱的交际花腿上。哈利推开人群走出去，身后传来愤慨的叫喊：“你不够朋友！”

36

一月十九日，星期日

两个穿绿衣服的男人冲过灌木丛，其中一个弯着腰，肩上扛着受伤的弟兄。他们在倒地的树干后面找到掩护，把他放下来，然后举起步枪瞄准，对着灌木丛开火。一个冷淡的声音说，这是东帝汶对苏哈托总统暴政的无望之战。

讲台上一个男人紧张地翻他的纸张，弄出沙沙声。他长途跋涉，大老远来这里谈他的国家，这个晚上很重要。泰国外国记者联谊会的会议室里虽然人不多，但是观众席上的区区四五十人极为关键，他们联合起来，可以把消息传出去，让数以百万计的读者读到。他看过这部播了无数次的电影，知道再过两分钟，自己就得走上火线。

伊瓦尔·洛肯感觉到一只手落在他的肩膀上，不禁吓了一跳，还有一个声音悄悄地说：“我们要谈谈。现在。”

半明半暗中他辨认出霍勒的脸。他站起来，两人一起离开会议室，这时一个半张脸烧成僵硬面具的游击队员正在解释，为什么他要把过去八年的人生耗在印度尼西亚的丛林里。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他们一走出去他就问。

“我跟彤亚·韦格谈过。你常来这里？”

“不确定多久才叫作‘常’，不过我希望能跟上最新情势。而且我在这里可以遇到有用的人。”

“譬如瑞典和丹麦大使馆的人？”

洛肯的金牙闪闪发光。“我说了，我希望能跟上最新情势。有什么事吗？”

“每一件事。”

“哦？”

“我知道你在追查谁，而且我知道两件案子有关联。”

洛肯的笑容没了。

“有趣的是，我刚到这里不久，就去你监视的地方附近，离那里只有一箭之遥。”

“这么巧啊。”很难判断洛肯这句话有没有讽刺的味道。

“克拉克姆利督察带我游河，给我看过一栋挪威人的房子，那个人把整座佛寺从缅甸运到曼谷。大使死的那天他跟大使说过话，但是我们一直找不到他。我在丧礼上见过他朋友博克，他说他出门谈生意去了。你也知道奥沃·克利普拉吧？”

洛肯没回答。

“我一直到刚才看足球赛的时候才想到这个关联。”

“足球赛？”

“全世界最著名的挪威人正好在克利普拉最爱的球队踢球。”

“所以？”

“你知道奥勒·居纳尔·索尔斯克亚的球衣号吗？”

“不知道。我干吗要知道？”

“嗯，全世界的男孩都知道，而且他的球衣从开普敦到温哥华都买得到。有时候成年人也会买。”

洛肯点了点头，犀利的眼神盯着哈利。“20号。”他说。

“跟照片里一样。我还想到另外几样东西，我们在莫内斯背上找到的刀，刀柄上有一种特殊的玻璃马赛克，一位美术史教授告诉我们那是非常古老的刀子，来自泰国北部，可能是掸族人做的。今天晚上我问了他，他说掸族人也扩散到缅甸某些地区；他们在那里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盖了佛寺，他们的佛寺有个特色，就是门窗通常会用刀柄上的那种玻璃马赛克装饰。我来的路上先去找了教授，给他看了你拍的照片，洛肯，他断定照片里的就是掸族佛寺的窗户。”

他们可以听到讲者已经开始演讲。喇叭放出来的声音铿锵刺耳。

“算你厉害，霍勒。现在呢？”

“现在你告诉我幕后的秘密，然后我接手接下来的调查。”

洛肯哈哈大笑。“你在开玩笑吧？”

哈利是认真的。

“很有意思的建议，霍勒，但是我想过不了关，我的老板——”

“我想建议这个词不合适，洛肯，不如说是最后通牒。”

洛肯笑得更大声。“算你有种，霍勒，可是你怎么会认为你有资格下最后通牒？”

“因为等我去跟曼谷警察局局长讲现在的情况，你麻烦就大了。”

“他们会把你踢出去的，霍勒。”

“为什么？第一，我接到的命令是在这里调查谋杀案，不是替奥

斯陆的官僚擦屁股。你想把一个恋童癖抓到手，我个人不反对，但那不是我的职责。再者，等到国会听说有这么一桩违法调查，知道他们一直被蒙在鼓里，我猜会有好几个人要等着被炒鱿鱼，风险比我大多了。照我看，如果我同流合污，不说出去，我失业的可能性才会更大。来一根？”

哈利拿出一包新拆封的二十根装骆驼牌香烟。洛肯摇头，但是又改变主意。哈利帮忙点了烟，然后两个人坐到墙边的两把椅子上。会议室传来热烈的掌声。

“你为什么不放手呢，霍勒？你早就知道你在这里的任务就是收拾残局，避免出乱子，你干吗不顺着形势走，替你自己也替我们省了一大堆麻烦？”

哈利深深吸了一口，再缓缓吐气。大部分的烟都留在身体里。

“这个秋天我又开始抽骆驼牌，”哈利拍拍他的口袋说，“我有一个前女友以前抽过骆驼牌，她不准我抽她的，她说会养成坏习惯。我们搭火车游欧洲，在潘普洛纳到戛纳的火车上，我的烟抽完了，她说那是给我教训。那趟车程将近十小时，最后我只好去另一个车厢跟别人讨了一根烟；她呢，就在那里快活地抽她的骆驼牌。怪人，是吧？”

他举起烟，对着烟头吹气。

“我们到了戛纳以后，我还是继续跟陌生人讨烟。一开始她觉得好玩，等到我开始在餐厅里问过一张又一张桌子，她就觉得没那么好玩了，她说可以给我一根，但是我拒绝了。到了阿姆斯特丹她跟挪威朋友碰面，她的烟盒摆在桌上，我却跟别人讨起烟来，她就觉得我在耍孩子脾气。她买了一包烟给我，说不准再讨烟，但是我把那包留在饭店房间。等我们回到奥斯陆，我还照做不误，她就说我脑袋有病。”

“这个故事有重点吗？”

“有，她戒烟了。”

洛肯咯咯笑。“所以有好结局。”

“差不多那段时间她遇到一个伦敦来的乐手。”

“那你一定是做得有点过头了。”洛肯语无伦次地说道。

“当然啦。”

“可是你没有从中得到教训？”

“没有。”

他们静静地抽烟。

“了解。”洛肯说着，捻熄烟头。会议室里开始有人走出来。“我们去别的地方喝杯啤酒，我把来龙去脉告诉你。”

“奥沃·克利普拉是做道路工程的，除此之外，我们对他的了解很少。我们知道他二十五岁就来到泰国，工程学位没念完，名声臭烂；还有他把姓从彼得森改成克利普拉。克利普拉是他奥勒松老家那一带的地名。”

他们坐在一张很宽的皮沙发上，面前是一部音响、一台电视、一张桌子、一杯啤酒、一瓶水，两只麦克风和一册歌本。哈利一开始以为洛肯说要去卡拉OK是在开玩笑，听到理由之后，才知道不是。他们可以租一间有隔音效果的包厢，按小时计费，不用登记名字，想喝什么随意点，而且不会有人来打扰。此外，进出卡拉OK的人数很合适，不会引起注意。这里根本就是秘密会面的最佳地点，而且显然洛肯不是第一次来。

“什么臭名声？”

“我们深入调查后才知道，奥勒松市发生过几起未成年男孩被侵犯的事件，没上报，但是流言满天飞，于是他觉得是时候搬走了。他刚到这里的时候，注册了一家工程公司，印了几张名片自称博士，到处拜访，说他可以做道路工程。在二十年前，要吃到道路工程这块饼，只有两个方法：要么跟政府的人有关系，要么够有钱，能收买那些人。克利普拉两个都没有，当然机会渺茫，可是他学了两样东西，绝对是他今天有这些财富的两大基础：泰语和拍马屁。拍马屁可不是我胡扯的，他自己都对住在这里的挪威人吹嘘，说他堆笑的技术已经相当纯熟，连泰国人都觉得太过头了。还有，他跟几个搭上关系的政治人物都好变童，在签下合约承建BERTS的时候，跟他们成为共犯连带关系，大概没什么坏处。BERTS就是‘霍普韦尔曼谷高架道路暨铁路共构系统’。”

“道路暨铁路？”

“对，你大概注意到了，市区到处都在打钢桩。”

哈利点头。

“目前有六千支桩，以后还会更多，不只是为了高速公路，因为高速公路的上方还要给新的火车走。我们现在说的是五十公里的最新科技公路，还有六十公里的铁路，价值二百五十亿克朗，为了不让这座城市拥堵而死。你懂吗？这项计划绝对是规模空前浩大的城市道路工程，柏油界和枕木界的弥赛亚。”

“克利普拉也参与了？”

“似乎没人搞得清楚谁参与了、谁没有参与，只知道原来主要负责的港商退出不玩了，预算和建造计划可能都黄了。”

“超支了吗？还真意外啊。”哈利讽刺地说。

“但这意思是各方人马会有更多油水可以捞，而且我猜克利普拉在这项工程中已经稳居其位，只要有人退出，那些政客就得接受其他厂商拉高投标价格。如果克利普拉有那个财力去咬一口眼前的大饼，他很快就会变成这个地方最有权有势的企业家。”

“好，可是这跟性侵儿童有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只是有权有势的人往往会枉法营私。我没有理由怀疑现任政府不清廉，但是假如某个人有政治势力，而且逮捕他会进一步耽搁整个工程，那么想将他引渡回国根本就是机会渺茫。”

“那你还忙什么？”

“还是有进展。我们在等新的引渡协议生效，生效以后，我们再等一阵子，就可以逮捕克利普拉，然后跟泰国当局说那些照片是在签署协议以后拍的。”

“然后以与未成年人性交定罪？”

“或许再加一条谋杀。”

哈利缩在他的沙发上。

“你以为你是唯一一个觉得克利普拉跟刀子有关系的人吗，警察先生？”洛肯一边说，一边点烟斗。

“刀子的事你知道多少？”哈利问。

“是我送彤亚·韦格去汽车旅馆认尸的，我拍了几张照片。”

“一群警察就站在那里看你拍？”

“这个嘛，相机很小，可以装在手表里，就像这只，”洛肯微笑着说，“外面买得到。”

“然后你就把玻璃马赛克与克利普拉建的房子联系起来？”

“佛寺拆卖交易的相关人士之中，有一个跟我有往来，他是仰光马哈希禅修中心的朋吉（pong yi）^[2]。那把刀是佛寺的装饰品，被克利普拉买下来了，那位比丘说，刀子有一对，应该还有一把一模一样的。”

“等等，”哈利说，“你跟这个比丘联络，就表示你一定察觉到刀子跟缅甸佛寺有某些关联。”

洛肯耸耸肩。

“拜托，”哈利说，“你也不是美术史专家，我们还得找个教授出马，才能确定跟掸族什么的有关系。你问人之前就怀疑克利普拉了吧。”

洛肯被火烧到手指头，气恼地扔了火柴。

“我有理由相信谋杀案可能跟克利普拉有关系。你看，大使被杀那天，我坐在公寓里，就是克利普拉他家对面。”

“然后？”

“阿特勒·莫内斯大概傍晚七点开车过来。八点他和克利普拉开车出去，大使的车。”

“你确定是他们？我看过那辆车，跟大多数大使馆的车一样，窗户都是深色的，几乎看不到里面。”

“车子抵达的时候我从相机镜头看见克利普拉。车子停在车库里，有一扇门通往主屋，所以一开始我只看见克利普拉站起来，走向那扇门。有一会儿我谁都看不见，后来才看到大使在客厅里走动。接着车子又开走，克利普拉也不见人影。”

“你又不能确定是大使。”

“为什么不能？”

“因为从你坐的位置，你只看得见他的下半身，其他部分都被马赛克挡住。”

洛肯笑出声，“哦，下半身就够多了。”他说完，终于点着烟斗，心满意足地吸着烟，“因为只有一个人穿着他身上那种亮黄色西装走来走去。”

换成别的情况，哈利可能会赔个笑脸，但现在有太多事情在他的脑袋里转。

“为什么托胡斯和警察局局长不知道这件事？”

“谁说他们不知道？”

哈利感觉到眼睛后方有股压力。那些政客一直把他彻底蒙在鼓里，他左右张望，想找东西砸。

37

一月十九日，星期日

他到家的时候快晚上十一点了。

“你有访客。”门口的警卫说。

哈利搭电梯上楼，在泳池边躺下，听着鲁娜游泳时细小规律的拍水声。

“你得回家。”过一会儿他说。她没回答，他就起身走下楼，一路走回他的公寓。

毕悠纳·莫勒站在窗边往外望。不过才傍晚，天已经漆黑一片。看起来短期内寒冷还没打算收敛。儿子们觉得好玩得很，他们手指冻僵，脸颊冻得通红，一边往桌子这里走，一边争执谁跳得最远。

时间过得这么快，不久以前他还把他们夹在自己的滑雪板之间，滑下格雷夫森科伦山的斜坡，昨天他去儿子的房间，问要不要念书给他们听，却被他们赏了个怪表情。

妻子说过他看起来一脸疲态，是吗？或许吧。有很多事情要想，

或许比他接下犯罪特警队队长职务时想象中多，不是报告、会议、预算，就是手下哪个警察带着莫勒解决不了的问题砰砰地来敲门——老婆想分居啦，房贷滚雪球啦，精神濒临崩溃边缘啦。

接下这个位子的时候，他一直期待的指挥办案这项警察工作已经变成次要业务。但他还是不能应付别人不可告人的目的，读懂弦外之音，或者玩转职场游戏。有时候他会想，自己还应该待在这个位子上吗？但是他知道妻子在乎这个位子比较高的薪水，而且儿子们想要跳台专用的滑雪板。还有，大概是时候给他们买他们一直嚷嚷着要的计算机了。微细的雪花在窗玻璃前面打转。他曾经是那么优秀的警察。

电话铃响。

“我是莫勒。”

“我是霍勒。你一直都知道吗？”

“喂？哈利，是你吗？”

“你知道他们特地选我出任务，是因为这案子根本办不起来？”

莫勒压低音量。他已经把跳台滑雪板和计算机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只是想听你说：你不知道奥斯陆警方从一开始就有嫌犯名单。”

“好，哈利，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你到底在讲什么鬼。”

“局长和外交部那个达格芬·托胡斯从头到尾都知道，在大使到达汽车旅馆之前半小时，大使跟一个叫奥沃·克利普拉的挪威人同车离开克利普拉家。他们还知道克利普拉有一个该死的充分的动机杀掉大使。”

莫勒一屁股坐下。“什么动机？”

“克利普拉是曼谷数一数二的有钱人，而大使遇上严重的经济难关，他甚至主动发起严重违法的调查行动，去查克利普拉性侵儿童的事。我们在大使陈尸现场找到他的公文包，里面有克利普拉跟一个男孩的照片，不难想象他去找克利普拉的原因。莫内斯一定是让克利普拉相信了他是独力调查，照片也是自己拍的，然后他一定开了价，让

他买下‘所有的副本’，通常是这样讲的吧？当然你不可能确定莫内斯洗了几张，但是克利普拉大概知道勒索者如果是无药可救的赌徒，譬如大使，绝对会再上门，如此反复。所以克利普拉提议开车出去，在银行下车，然后要莫内斯去汽车旅馆等他，说他会带钱过去。等克利普拉到了旅馆，根本不必问是哪一间房，他看得到大使的车停在房间外面，对吧？妈的，那家伙甚至有办法从刀子追查到克利普拉身上。”

“哪个家伙？”

“洛肯，伊瓦尔·洛肯，他是老情报员，在这里干好几年了。是联合国雇员，做难民工作，他说的，但谁知道真的假的？我猜他大部分的薪水来自北约之类的组织，他监视克利普拉好几个月了。”

“大使不知道吗？你不是说是大使发起的调查？”

“什么意思？”

“你一直说大使去那里勒索克利普拉，可是他明知道那个干情报的在看着他们。”

“他当然知道，那些照片是从洛肯那里拿来的，不是吗？那又怎样？挪威的大使好意拜访曼谷最有钱的挪威人，没什么好奇怪的吧。”

“或许吧。这个洛肯还说了什么？”

“他告诉我选我出这个任务的真正原因。”

“什么原因？”

“知道克利普拉调查案的那些人担着风险，如果他们被发现，天会塌下来，会引起公众抗议，会有人被砍头，等等。所以发现大使遭到谋杀以后，凶手是谁他们也心里有数，这时候他们得确定警察办案不会办到他们的调查行动上。他们得找一个折中的办法，做一点事，但不要做太多，免得揭了自己的底。派一个挪威警官来，他们就不会被人指责没有作为；听说他们不能派一整组人，因为会得罪泰国警方。”

哈利的笑声跟另一组正从地球和卫星之间某处呼啸而过的对话混在一起。

“于是他们挑了一个他们认为什么都发现不了的人。达格芬·托胡斯做了功课，找到最佳人选，一个绝对不会给他们找麻烦的人，因为那个人大概晚上会坐在整箱啤酒前面，白天靠睡觉消除宿醉。哈利·霍勒最适合，因为他根本是个废人。他们拿得出正当理由，万一有人质疑，他们可以说这位警员去澳大利亚出过一次类似的任务，因此得到热烈推荐；这还不够的话，就说犯罪特警队队长莫勒替他背的书，由莫勒来判断应该最合适，不是吗？”

莫勒不喜欢他听到的内容，现在明白过来，又更加不喜欢。他明白了发问的时候局长从桌子那头抛过来的视线，微微抬高但几乎看不出来的眉毛，那是命令。

“可是托胡斯和局长为什么要冒着丢工作的风险去抓一个恋童癖？”

“好问题。”

安静无声。两人都不敢把心里想的事说出口。

“现在怎么办，哈利？”

“现在进行‘小命自救任务’。”

“意思是？”

“意思是没人想要背黑锅，洛肯不想，我也不想。谈好的结果是我跟他暂时闭嘴，然后合力逮到克利普拉。我猜你宁愿从现在开始接管这个案子吧，队长？或许直接去国会报告？你自己也有一条小命要救，你知道。”

莫勒仔细考虑这一点。他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要得救，大不了就是被赶回去做警察工作。

“这事情很重大，哈利，我得考虑考虑。再打给你，好吗？”

“好。”

他们收到另一组来自太空的微弱对话信号，但是突然安静下来。他们听着星星的声音。

“哈利？”

“嗯？”

“考虑个屁，我挺你。”

“就知道你会，老大。”

“逮捕他以后打电话给我。”

“哦，对，我忘记说了，大使被谋杀以后就没人看到过克利普拉。”

38

一月二十日，星期一

洛肯把夜视望远镜递给哈利。

“危险解除，”他说，“我知道他们的惯例，警卫会在车道尽头大门边的亭子里坐着，二十分钟之内不会再出来巡逻。”

他们坐在一栋房子的阁楼里，距离克利普拉的地盘大约一百米。窗口钉了木板，不过木板之间的缝隙够大，正好塞得下望远镜，或是相机。阁楼和克利普拉那幢有龙头装饰的柚木宅邸之间，隔着一排矮棚屋、一条马路，和一道高大的白墙，墙上架着铁刺网。

“这座城市唯一的问题就是到处都有人，随时随地。所以我们得绕过去，到那间棚子的后面翻墙。”

他用手指着，哈利赶忙拿起望远镜。

洛肯叫他要穿深色不显眼的紧身服装，他选了黑色牛仔裤和他那件快乐分裂乐队的黑色旧T恤。他穿上T恤的时候想起克莉丝汀，当初他成功让她喜欢上的唯一一个乐队就是这个了，快乐分裂。他想或许就是因为这样她才不喜欢骆驼牌。

“走吧。”洛肯说。

外面空气沉闷，碎石路上的灰尘飘来飘去，没有方向。一群男孩在玩藤球。他们围成圆圈，用脚把小橡胶球踢来踢去，没注意到两个一身黑的法朗人。哈利和洛肯过了马路，从两间棚屋中间溜烟穿过去，顺利来到墙边，没被人发现。大大小小的万家灯火发出黄浊的光，映照着朦胧的夜空，在这样的夜里，曼谷从来不会完全暗下来。

洛肯把他的小登山包扔到墙的另一边去，然后抛了一块又薄又窄的橡胶垫，盖在铁刺网上。

“你先上。”他说着，叠起双手，让哈利有地方踩。

“你呢？”

“不用担心我。来吧。”

他把哈利抬上去，让他抓住墙头的柱子。哈利一脚踩在垫子上，另一脚翻过去的时候，听见脚下的橡胶垫被铁丝刺穿的声音。他努力不去想隆斯塔市集那个小男孩的事；小男孩从旗杆上面滑下来，忘了杆底有个系绳的栓子，爷爷说男孩的被阉割的惨叫声连峡湾对岸都听得到。

下一秒洛肯已经站在他身边。

“哇，这么快。”哈利低声说。

“退休老人本日的健康操。”

退休老人在前，哈利在后，他们俯身沿着房子外墙快跑，穿过草坪以后，停在拐角处。洛肯拿出望远镜，等着警卫的视线移往另一个方向。

“冲！”

哈利冲出去，想象自己是隐形人。到车库的距离并不远，但是沿途点着灯，而且他们和警卫亭之间没有掩护。洛肯紧跟在后。

哈利本来觉得破门而入的方法不可能有这么多，但是洛肯坚持要做细致入微的计划，还强调最后这个关键阶段，他们两个一定要紧靠在一起跑。哈利问他，一个先跑，另一个把风，难道不是更好吗？

“何必把风？要是我们被人看到，我们自己一定知道啊。如果我们分开跑，被看到的概率反而加倍。现在警界什么都不教了吗？”其余的计划内容哈利完全没有意见。

一辆白色的林肯大陆占据大部分车库。车库里确实有一扇侧门通往主屋。洛肯是抱着侧门锁会比前门锁好开的指望，而且从大门那里看不到他们。

他拿出他的撬锁器，埋头开始工作。

“你有没有注意时间？”他低声说。哈利点点头。根据时间表，距离警卫下一轮巡逻还有十六分钟。

十二分钟后哈利感觉全身痒起来。

十三分钟后他希望顺通会在一阵烟雾中现身。

十四分钟后他知道他们得放弃这次行动了。

“我们走人了。”他轻声说。

“还要一会儿，”洛肯埋首在门锁上，“顶多几秒。”

“马上走！”哈利低声咬牙切齿地说。

洛肯没应声。哈利吸了一口气，然后伸出一条手臂搂住他的肩膀。洛肯转头，他们四目交接，金牙闪闪发亮。“搞定。”洛肯小声说。

门开得顺畅无声。他们悄悄溜进去，静静地把门关上。就在这时他们听见车库里有脚步声，门上方的窗户有手电筒的光照进来，接着就有人用力转动门把。他们背靠着墙站着，哈利屏住气，心脏猛跳，血涌全身。然后脚步声渐渐远去。

哈利发现自己很难压低音量。“你说二十分钟！”

洛肯耸耸肩。“左右。”

哈利在心里数数，张着嘴巴呼吸。

他们打开手电筒，正准备深入屋内，哈利脚下突然传来嘎吱声。

“什么声音？”他把手电筒往下照，深色的拼花地板上有一小团白色的东西。

洛肯把手电筒照向刷白的墙壁。

“哎呀，克利普拉乱搞一通，这栋房子只能用柚木盖才对。哼，这下我对这个人的敬意真的荡然无存了，”他说，“来吧，哈利，把握时间！”

在洛肯的指挥下，两人迅速有条理地搜查了房子，哈利专心做洛肯交代的工作，先记住原来的位置才挪东西，不留指纹，打开抽屉橱柜前先检查有没有贴胶带。两三小时后他们在厨房桌边坐下来，洛肯找到几本儿童色情杂志，还有一把看起来很多年没用过的手枪。两个他都拍了照。

“这家伙走得非常匆忙，”他说，“卧室里有两只空的行李箱，盥洗用品包放在浴室，衣柜还塞得满满的。”

“说不定他有三只行李箱。”哈利提出想法。

洛肯的眼神中夹杂着嫌恶和宽容，他看做事卖力但脑袋不灵光的菜鸟，应该也是这种眼神吧，哈利暗想。

“哪个男的会有两个盥洗包啊，霍勒。”

菜鸟，哈利心想。

“剩一个房间，”洛肯说，“二楼的办公室锁住了，德国产的鬼东西，我开不了。”他从登山包里拿出撬棍。

“我一直希望这个不会派上用场，”他说，“我们弄完以后，那扇门会暴露我们。”

“无所谓，”哈利说，“反正我好像把他的拖鞋放错架子了。”

洛肯发出咯咯笑声。

他们把撬棍用在铰链上，没用在门锁上。哈利反应太慢，结果沉重的门往房间里倒，发出了巨响。他们呆站几秒，等待警卫的喊声传来。

“你觉得他们听到了吗？”哈利问。

“不会啦，这里的每个人听到的噪声多得很，只是砰的一声不会有多少人注意。”

他们的手电筒光束像黄蟑螂在墙壁上乱窜。

办公桌前的墙上有一幅曼联红白横幅，挂在裱了框的全队合照海报上，底下是红白色的市徽和船只图案，刻在木头上。

光束停在一张照片上。照片里的男人有张正在微笑的阔嘴，坚挺的双下巴，两只略微凸出的眼睛闪着愉悦的光芒。奥沃·克利普拉看起来是爱笑的人，金黄色鬈发在风里飘，照片一定是在船上拍的。

“他看起来不太符合恋童癖的描述。”哈利说。

“恋童癖很少符合描述。”洛肯说。哈利往他那里看，但是手电筒照得他什么都看不见。“那是什么？”

哈利转身，洛肯把手电筒照向角落的一只灰色金属箱子，哈利立刻认出来。

“我知道那是什么，”他很高兴自己终于有一点贡献，“那是价值五十万克朗的录音机，我在布雷克的办公室见过一台一模一样的。那个可以录通话内容，录音和时码不能改动，所以有法律纷争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如果要在电话中谈几百万的生意，这个很好用。”

哈利翻阅办公桌上的文件，看见日本和美国公司的信头、协议、合约、协议的草稿、草稿的修订稿，其中许多份都提到了BERTS这项运输工程计划。他注意到一份封面印着巴克莱曼谷分行名号的用订书钉订着的小册子，内容是针对“富利得”这家公司的分析报告。然后他把手电筒往上照，光束照到墙上的某个东西，他停了下来。

“找到了！你看，洛肯，这一定就是你说的另一把刀。”

洛肯没应声，他背对着哈利。

“你有没有听到我——”

“我们得出去了，哈利，马上。”

哈利转身看见洛肯的手电筒照着墙上一只闪着红光的小盒子，当下他感觉仿佛被毛线针戳进耳朵，哀鸣的警笛声响亮得很，立即震得他几乎耳聋。

“延迟警报器！”洛肯大喊的时候，人已经跑起来，“关掉手电筒！”

哈利在黑暗中跟着他跌跌撞撞下了楼梯，跑向通往车库的侧门。

“等等。”哈利蹲下来，用手把地板上的灰泥块扫起来。

他们已经可以听见外头传来人声和钥匙当啷当啷的响声。一束月光穿过门上头的窗，被玻璃马赛克染成了蓝色，落在他们面前的拼花地板上。

“你在干吗？”

哈利没有时间回答，因为他们听见门闩转动的声音。他们到了侧门，立即又跑了起来，低着头穿过草坪，把警笛歇斯底里的哀鸣抛在身后，越来越远。

“好险。”到了墙外以后，洛肯说。哈利看着他，月光照在他的金牙上。洛肯连气都没喘一下。

39

一月二十日，星期一

哈利把剪刀插进插座的时候，烧掉了墙里某个地方的电线，所以他们现在又坐在闪烁的烛光下了。洛肯刚刚开了一瓶金宾威士忌。

“干吗皱鼻子，霍勒？不喜欢这气味？”

“气味没什么问题。”

“那是口味喽？”

“口味很棒。金宾跟我是老朋友了。”

“啊，”洛肯给自己倒了一大杯，“现在没那么好了是吗？”

“他们说它是损友。”

“那现在谁跟你做伴？”

哈利举起可乐瓶。“美国文化帝国主义。”

“现在完全戒了？”

“秋天的时候喝了不少啤酒。”

洛肯轻笑了一声。

“现在答案揭晓了。我一直在思考托胡斯到底为什么要选你。”

哈利知道这是间接的称赞。洛肯认为托胡斯本来可以选个更蠢的蠢蛋。选哈利一定有别的理由，不是因为他是个无能的警察。

哈利对着酒瓶点点头。“那个会减轻恶心感吗？”

洛肯抬高眉毛。

“可以让你暂时忘记工作吗？我是说那些小孩、那些照片、那些狗屁事。”

洛肯一口气干了那一杯，又给自己倒了一杯。他啜了一口，放下杯子，然后往后靠着椅背。

“哈利，我有做这个工作的特殊资格。”

哈利隐约懂得他话中的意思。

“我知道他们怎么想，他们被什么驱动，他们从哪里得到快感，哪些诱惑他们能抵抗，哪些不能，”他拿出烟斗，“就我记忆所及，我一直都懂他们。”

哈利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所以不吭声。

“你说你现在不喝了？你很擅长这个吗，哈利？擅长戒掉东西？就像那个香烟的故事，你只是做了个决定，就坚持下去，无论发生什么事？”

“呃，对，我想是吧，”哈利说，“问题是我做的决定不见得都是好决定。”

洛肯又轻声笑。让哈利想起一个老朋友，他也会这样轻声笑。他把他葬在悉尼，但是他会定期在梦里来访。

“那我们一样，”洛肯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动过任何小孩一根汗毛。我梦过，幻想过，为这个哭过，但是我从来没做过。你能理解吗？”

哈利吞了吞口水。

“我不知道我几岁的时候继父第一次强暴我，我猜顶多五岁。我十三岁的时候把斧头砍进他的大腿、伤到动脉，他休克差点死掉。后来他没死，但是落得坐轮椅。他说那是意外，说他砍柴的时候斧头滑

掉了。他大概觉得我们从此两不相欠吧。”

洛肯举起杯子，盯着褐色液体看。

“据统计，小时候被性侵过的人，变成性侵犯的概率最大，”他说，“你大概认为这是个巨大的矛盾吧？”

哈利做了个鬼脸。

“是真的，”洛肯说，“通常恋童癖都完全清楚他们对小孩造成什么伤害，许多性侵犯自己经历过那些恐惧、困惑和愧疚。你知道有好几个心理学家说，性刺激和渴望死亡两者之间有紧密的关系吗？”

哈利摇头。洛肯一饮而尽，脸皱了起来。

“跟被吸血鬼咬过一样，你以为你死了，然后你醒过来，发现自己变成了吸血鬼，变得长生不死，无法止住对血的渴望。”

“而且永远渴望死亡？”

“正是。”

“那你为什么跟他们不一样？”

“每个人都不一样，霍勒。”洛肯填好了烟丝，把烟斗放在桌上。他已经脱掉黑色高领针织衫，汗水在赤裸的身体上发亮。他的体格强壮匀称，但是松垂的褶皱和萎缩的肌肉泄露了他的年龄，也许还泄露了某一天他终究会死的事实。

“那时候在瓦尔德，他们在我位于军官食堂的置物柜里找到一本儿童色情杂志，我被基地指挥官叫过去。算我走运吧，我想，他们没有把我呈报上去，没有在我的档案里记上一笔，只是要我从空军退役。我在情报职务中接触到中情局，前身是特勤处；他们送我去美国受训，然后把我派到韩国，名义上是替挪威战地医院工作。”

“那你现在究竟替谁工作？”

洛肯耸耸肩，表示不重要。

“你不觉得羞耻吗？”哈利问。

“当然觉得啊，”洛肯露出疲倦的笑容，“每天都觉得。这是我的弱

点。”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哈利问。

“这个嘛，第一，我太老了，没办法再到处躲躲藏藏。第二，因为除了我自己，我还有别人要考虑。第三，因为我的羞耻主要在于情感层面，而不是理性层面。”

他弯起一边嘴角，露出讽刺的笑。

“以前我会订阅《性行为档案》，看看有没有哪个学者能说清楚我是哪一种怪物。主要是出于好奇，而不是羞耻。我读过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个瑞士的恋童癖修士，我确定他也什么都没做过，但是文章才到一半，我就看到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喝下掺了玻璃碎片的鱼肝油，所以我再也没把文章读完。我宁可把自己看成教养和环境的产物，但是无论如何，还是有个道德的人。我学着跟自己和平共处，霍勒。”

“可是，你自己是恋童癖，要如何处理与童妓相关的工作？你会不会兴奋？”

洛肯垂眼看着桌子，陷入沉思。“霍勒，你有没有幻想过强暴女人？你不必回答，我知道一定有。幻想强暴某个人不等于你就真的想去做，对吧，也不等于你不适合处理强奸案。就算你了解男人很容易控制不住自己，但这种事其实很简单，这就是错的，违反了法律。这王八蛋会付出代价。”

第三杯一饮而尽。他已经喝到瓶标的位置。

哈利摇摇头。“抱歉，洛肯，我很努力去接受，可是很难。你买儿童色情照，你就是共犯，没有你这种人，这种肮脏勾当就不会有市场。”

“确实，”洛肯的眼睛变得呆滞，“我不是圣人，对，这个世界变成苦难之地，我也帮忙推了一把。我有什么话好说？就像那首歌词说的：如果下雨，我也会和大家一样，淋湿了身体。”

哈利突然也感觉变得苍老。苍老又疲倦。

“所以那团灰泥块是什么东西？”洛肯问。

“我只是瞎想，因为我突然想到莫内斯后车厢里找到的螺丝起子

上面，也有相似的灰泥。有点黄，不是一般粉墙涂料的白。我会把灰泥块送去检验，跟车里的灰泥比对。”

“那有什么意义？”

哈利耸肩。“你永远不知道什么东西会有什么意义，你为一件案子收集的信息有百分之九十九毫无用处，你只能祈祷你有慧眼，看得出眼前那百分之一。”

“的确是。”洛肯闭上眼睛，靠到椅背上。

哈利下楼到了街上，跟戴着利物浦队帽子的无牙男买了明虾汤面。无牙男把面用黑色大汤匙舀进塑料袋里，打了个结，然后露出牙龈。哈利在厨房找到两个汤碗，把洛肯摇醒，吓了洛肯一跳。之后他们就在沉默中吃面。

“我想我知道是谁下令进行调查的。”哈利说。

洛肯没应声。

“我知道你没法等到跟泰方的协议签名盖章后再开始卧底任务，事情很紧急，对吧，急着非弄出个结果不可，所以她才提前行动。”

“你就是不放弃，是吧？”

“现在说这个还有意义吗？”

洛肯吹着汤匙。“搜集证据可能要花很长时间，”他说，“说不定要好几年。时间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我敢打赌没有任何书面记录可以回溯到主要推手身上，如果事情曝光的话，一切都是外交部那个托胡斯一个人的意思。我说得没错吧？”

“高明的政客向来都会替自己做好掩护，不是吗？他们会把肮脏活交给内阁大臣做，而内阁大臣是不给命令的，他们只是告诉局长要怎么做才能加快受到阻碍的升迁进程。”

“你讲的不会就是内阁大臣阿斯基德森吧？”

洛肯把一只虾吸进嘴里，沉默地咀嚼。

“所以是什么诱惑托胡斯领导这次行动呢？常务次长的位子？”

“我不知道。我们不谈那种事。”

“那警察局局长呢？她不是也有点冒险？”

“她大概是个优秀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吧，我想。”

“政治野心？”

“或许。或许他们两个冒的险都不像你想象的大。跟大使在同一栋大楼里办公不代表——”

“不代表你就是他的人？那你到底替谁做事？你是自由职业者吗？”

洛肯对着汤里的倒影微笑。“霍勒，告诉我，你那个女人后来怎么样了？”

哈利看着他，满脸困惑。

“那个戒烟的。”

“我跟你说了，她遇到英国的乐手，跟他去了伦敦。”

“那之后呢？”

“谁说还有之后？”

“你啊，你谈起她的样子，”洛肯笑出声，他刚才已经放下汤匙，倒回椅背上，“说一说，霍勒，从那以后她真的就不抽烟了？永远不抽？”

“不是，”哈利平静地说，“但是现在她不抽了，永远不抽。”

他看着那瓶金宾，闭上眼睛试着回想唯一的那杯酒的暖热，他的第一杯。

哈利坐在那里，一直到洛肯睡着。然后他双臂勾着这位老兄的肩膀底下，把他拖上床盖条毯子，之后就离开了。

江河苑的警卫也睡着了。哈利考虑过要不要叫醒他，最后还是决定不要。今天晚上每个人都该睡一下。门缝下塞了一封信，哈利没拆

开，放到床边桌上和另一封摆在一起。然后他站在窗边，看着一艘货船从郑王桥下滑行而过，外面漆黑而无声。

40

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二

哈利到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接近十点，正好遇到阿诺要出门。

“你听说了吗？”

“听说什么？”哈利打了个哈欠。

“你们奥斯陆警察局局长下的命令。”

哈利摇头。

“今天晨会上听说的，那些大头开了个会。”

哈利冲进督察办公室的时候，坐在椅子上的丽兹吓了一跳。“哈利，早上好？”

“才不好呢，我到凌晨五点才睡。听说调查行动要缩小规模，怎么回事？”

丽兹叹口气。“看来我们的长官们又聊了一次。你家局长一直在说预算不够、人手不足，想要你回去；我家局长也开始紧张，因为我们为了这个案子，把其他办到一半的谋杀案都放下了。当然他们没说要搁置，只说把优先级往下调。”

“意思是？”

“意思是我接到命令，要在这两三天内确保你坐上飞机。”

“然后？”

“我告诉他们一月的班机通常都订满了，所以可能至少需要一个星期。”

“所以我们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不是，他们说经济舱客满的话，就订头等舱。”

哈利大笑。“那要三万克朗。还说预算不够？他们开始紧张了，丽兹。”

丽兹靠向椅背，椅子发出嘎吱声。

“你想聊一聊吗，哈利？”

“你想吗？”

“我不知道我想不想，”她说，“有些事最好不要去碰，对吧？”

“那我们何不照做？”

她转头打开百叶窗往外看。哈利坐的位置正好可以看见丽兹的光头，在阳光下仿佛有一道白色光环。

“你知道这个国家的新人警察平均薪水多少吗，哈利？一个月一百五十美元。全国有十二万名警察努力挣钱养家，可是我们给的薪水甚至不够他们养活自己。如果他们其中有些人只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可以赚一些外快，会很奇怪吗？”

“不会。”

她叹气。“我个人是从来就做不到撒手不管，天知道，我是可以捞一点外快的，但是我心里会过意不去。听起来可能有点像童子军誓言，可是事实上事情总得有人去做。”

“再说，那是你的——”

“责任，对，”她露出疲倦的笑容，“我们都有自己的十字架要背。”

哈利开始讲。丽兹弄了一点咖啡，告诉总机她不接电话。她写了些笔记，又弄了一些咖啡，盯着天花板，骂了几句，最后叫哈利出去，让她可以思考。

一小时后她又打给他，火冒三丈。

“见鬼，哈利，你知道你现在是要我做什么吗？”

“知道，而且我看你也心知肚明。”

“我要冒着丢掉工作的风险，如果我同意掩护你和这个叫洛肯

的。”

“感谢你。”

“去你的！”

哈利咧嘴笑了。

接起曼谷商会电话的女人听见哈利说英语就挂了电话。他改要阿诺拨电话，然后写了“富利得”三个字，就是他在克利普拉的办公室看到印在那份报告封面上的名字。“就查一查他们是做什么的，老板是谁，等等。”

阿诺去打电话，哈利则在桌上敲他的手指，后来也拿起电话拨出去。

“霍勒。”电话那头说。霍勒当然是他父亲的姓，可是哈利知道这是父亲的习惯，指的是他们一家人。他自报家门的语气仿佛他母亲还坐在客厅那把绿色椅子上刺绣或读书。哈利怀疑他也开始对她说话了。

父亲刚刚起床，哈利问他当天有什么计划，没想到他竟然说要去劳兰的山屋。

“去劈点柴，”他说，“我的柴快用完了。”

他极少到山屋去。

“你怎么样？”他父亲问。

“很好，很快就回去了。小妹怎么样？”

“她还过得去。不过她永远做不了厨子。”

他们两个都咧嘴笑了，哈利可以想象小妹做完那顿星期日午餐之后，厨房成了什么样子。

“嗯，你回来的时候最好带点好东西送她。”他说。

“我会的。你呢？想要什么吗？”

线路安静下来。哈利咒骂自己，他知道他们在想同一件事，知道他要的是哈利在曼谷买不到的东西。每次都是这样，每次他以为自己

终于让父亲活跃起来，他总是会说点什么或做了什么让父亲想起她，于是他又会失去父亲，父亲又会一言不发，自我封闭起来。这对小妹来说更难受，哈利不在的时候，小妹是加倍地孤单。

他父亲咳了几声。“你可以……你可以带一件泰国那种衬衫回来。”

“是吗？”

“是，谢谢。还有一双好穿的耐克运动鞋，在泰国应该很便宜。我昨天把旧的那双拿出来，已经不好穿了。对了，你慢跑的状况怎样？要去汉内克莱法测验吗？”

哈利放下话筒的时候，感觉胸口上方卡着一团怪东西。

这天剩下的时间哈利什么事也没做。

他随手乱画，然后想着那些涂鸦是不是像什么东西。

延斯打电话来问办案进度，哈利说那是国家机密，延斯表示理解，但是又说如果知道他们有另一个主要嫌疑人，他会睡得更好。接着延斯说了一个刚刚在电话上听到的笑话：有一个妇科医生跟同事说他有个病人的阴蒂像腌黄瓜一样。“那么大？”同事问。“不是，”妇科医生回答，“那么咸。”

延斯为这个在金融界流传的低俗笑话而道歉。

之后哈利尝试把笑话讲给阿诺听，不过他或者阿诺的英语可能不足以担当这个任务，因为后来场面变得很尴尬。

然后他去丽兹的办公室，问她可不可以让他在那里坐一会儿。一小时后她受够了他无声无息的存在，要他滚出去。

他又到柏雪鸿吃晚餐。那个法国人跟他说法语。哈利微笑，用挪威语说了几句。

哈利又梦见她。红发散开，眼睛平静安详。他等着通常会接着出现的画面，等着海草从她的嘴巴和眼窝长出来，但是没有。

“我是延斯。”

哈利醒来，才知道自己在睡梦中接了电话。

“延斯？”他不知道为什么心脏突然跳得这么快。

“抱歉，哈利，事情紧急，鲁娜不见了。”

哈利完全清醒过来了。

“希尔达急疯了。鲁娜应该要回家吃晚餐的，可是现在已经半夜三点了。我打给警察了，他们也通知巡逻车注意，可是我想请你也帮帮忙。”

“帮什么？”

“帮什么？我不知道。你可以过来吗？希尔达的眼睛快哭瞎了。”

哈利可以想象那个场景，他并不想目睹其他。

“延斯，现在我没什么能做的。如果她还没醉过头的话，你就给她一颗安定，把鲁娜所有朋友的电话打一遍。”

“警察也这样说。希尔达说她一个朋友都没有。”

“该死！”

[1] 此处指意大利导演塞尔乔·莱昂内1984年执导的电影《美国往事》，罗伯特·德尼罗扮演片中的男主角。

[2] 缅甸语，“和尚、僧侣”的意思。

第五部

然后他看见自己的右手在刀刃的另一边，原本紧握着的拳头，现在正慢慢打开。切口干净利落，他可以看见两根截断的白色手骨凸出来；是桡骨和尺骨，他在别人身上看到过，自己身上还是第一次。

41

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三

希尔达·莫内斯绝对已经醉得不适合服用安定，她醉得不适合大多数的事物，只适合再醉下去。

延斯·布雷克似乎没发现。他一直跑进跑出，从厨房拿水和冰块，像只被追捕的猎物。

哈利坐在沙发上，心不在焉地听她胡言乱语。

“她觉得出事了。”延斯说。

“跟她说超过八成的失踪人口最后人都好好地回来了。”哈利说得好像他的话需要翻译成她的胡言乱语似的。

“我跟她说过了，可是她觉得有人对鲁娜做了什么事，她凭直觉能感觉到，她说的。”

“胡扯！”

延斯坐在椅子边缘绞扭着双手。他似乎完全没有思考或行动的能力，一脸哀求地看着哈利。“鲁娜和希尔达最近常常吵架，我在想或许……或许她故意逃家，要让妈妈难受。这也不是不可能。”

希尔达开始咳嗽，沙发这一头也跟着震动。她坐起来，又吞了几口金酒。汤力水早就被遗忘了。

“她有时候会这样。”延斯当她不在场似的说。不过说她不在场也说得通，哈利看得出来，她的嘴巴都张开了，还发出轻微的鼾声。延

斯瞄了她一眼。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说她喝汤力水防疟疾；汤力水有金鸡纳霜的成分，你知道。可是少了金酒喝起来实在没意思，”他淡淡地笑了一下，又拿起电话确定有拨号音，“万一她……”

“我了解。”哈利说。

他们到露台上坐，听着城市的声音，风钻的声音穿过嗡嗡的车声而来。

“新的高架高速公路，”延斯说，“现在工程夜以继日地进行，将来会直接通过那一个街区。”他指着。

“我听说有个挪威人也掺和在里面，叫奥沃·克利普拉，你知道吗？”哈利用眼角瞄着延斯。

“奥沃·克利普拉呀，知道，当然知道，我们公司是最大的经纪商，我替他做了不少外汇买卖。”

“哦？你知道他现在在搞什么吗？”

“搞什么？他一直在收购公司，如果你要问的是这个。”

“哪种公司？”

“大部分是小型承包公司。他打算买几家分包商，才有能力在BERTS交通工程合约里面多分几杯羹。”

“这样做明智吗？”

延斯精神来了，有别的事可想，显然让他心情轻松起来。“只要能拿到收购所需的资金就是明智之举。还有，得要在那些公司关门大吉之前拿到工程才行。”

“你知道一家叫富利得的公司吗？”

“当然知道，”延斯笑出声，“克利普拉要我们做过分析，我们建议他买下来。问题是你怎么会知道富利得。”

“这次的建议不太走运，是吗？”

“是，是不太……”延斯一脸困惑。

“我昨天让人打听了一下，结果听说这家公司实际上已经破产。”哈利说。

“没错。不过你怎么会对富利得这么有兴趣？”

“这样说吧，我有兴趣的是克利普拉。你对他的财力有概念，这件事对他的打击有多大？”

延斯耸耸肩。“通常不会是问题，不过为了BERTS他已经靠信贷收购了很多公司，已经有如纸牌屋，吹口气就会垮，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然后克利普拉也会跟着倒。”

“他听你们公司的建议——或者说应该说，你的建议——买了富利得，才不过两星期时间富利得就破产了，他打造起来的一切有可能因为一个经纪人的建议而土崩瓦解。我不懂什么公司分析，但我知道三星期时间非常短，他一定是认为你卖给他一辆少了引擎的二手车，你这种奸商应该关在牢里才对。”

延斯渐渐懂了哈利的思路。

“你该不会是说奥沃·克利普拉……？你开玩笑！”

“这个嘛，我有个理论。”

“什么理论？”

“奥沃·克利普拉在汽车旅馆杀了大使，然后嫁祸给你。”

延斯站起来。“你真的太离谱了，哈利。”

“坐下来听我说，延斯。”

延斯叹口气又坐回椅子上。哈利往前靠着桌子。

“奥沃·克利普拉为人积极好胜，对吧？是个行动派？”

延斯迟疑地说：“对。”

“假设阿特勒·莫内斯有克利普拉的把柄，开口向他要挟一大笔钱，但是克利普拉自己正为了钱焦头烂额。”

“哪种把柄？”

“我们就说莫内斯需要钱，手上又刚好有一些会让克利普拉日子很难过的证据。平常克利普拉可能有办法处理，但是碰上这个手头正紧的关头，压力太大了，他感觉像被逼到墙角的老鼠。你还跟得上吗？”

延斯点点头。

“他们搭大使的车离开克利普拉家，因为克利普拉坚持要在比较低调的地方一手交钱、一手交把柄。大使不反对，他也有他的理由。克利普拉在银行门口下车，让大使先去汽车旅馆，这样他稍后可以悄悄进去，没人看见。我看他下车的时候，脑子里还没想到你，可是他接着就开始想了，说不定他可以一石二鸟，他知道下午大使找过你，无论如何你都会被卷进警方的调查之中。接着他又开始胡思乱想：说不定好心的布雷克先生那天晚上没有不在场证明？”

“为什么他会想到这个？”

“因为他要你们公司写一份公司分析，截止日期就在第二天。你当他的经纪人很久了，他对你的工作习惯略知一二，说不定他还用公用电话打给你，确认你不接电话，所以没人可以为你提供不在场证明。他已经尝到血的滋味，现在他想更进一步，让警方相信你说谎。”

“录像带？”

“既然你是克利普拉的外汇经理顾问，那他一定上门拜访过几次，而且知道停车场的规矩。说不定莫内斯无意间提过你陪他下楼开车，克利普拉也知道你会对警方陈述这件事。任何一个有点良心的侦查员都会找录像带查证。”

“所以奥沃·克利普拉买通管理员，然后用氢氰酸把他毒死灭口？抱歉，哈利，要让我想象奥沃·克利普拉跟一个黑人小鬼讨价还价，还买了鸦片，在他家厨房用氢氰酸加料，这实在是强人所难。”

哈利从烟盒拿出最后一根烟，他已经尽力留到现在了。他瞥了一眼手表，其实没有理由相信鲁娜会在清晨五点钟打电话，不过他发现自己一直注意着，不让电话离开视线范围。延斯拿出他的打火机，哈利都还来不及开始找自己的。

“谢谢。延斯，你知道克利普拉的背景吗？你知不知道，他来的时候好像只是个学艺不精的三脚猫，但其实他是逃离挪威，躲避已经

传开的丑闻？”

“我知道他挪威的工程学位没念完，这个知道，其他的倒是第一次听说。”

“你觉得像他这样流亡在外的人，已经是社会的局外人了，还会对发迹的必要手段有什么顾忌吗？尤其是到哪里都多少行得通的手段？克利普拉已经在全世界最腐败的国家中最腐败的产业里摸爬滚打超过三十年，你有没有听过那首歌，‘如果下雨，我也会和大家一样，淋湿了身体’？”

延斯摇头。

“我的意思是，克利普拉是个生意人，他和大家一样，遵守同一套游戏规则。这些人都得确保自己不会弄脏手，所以他们花钱找人做他们要做的肮脏事。我猜克利普拉连吉姆·洛夫的死因都不知道。”

哈利吸了一口烟，味道不像他想象中的好。

“我懂了，”延斯终于说，“可是破产事件是可以解释的，所以我不懂他为什么会怪我。那时候我们从一个跨国企业手中买了那家公司，他们没有固定美元债务的价格，因为他们还有来自其他子公司的美元收入。”

“什么？”

“长话短说就是，那家公司脱离原集团、被克利普拉买下的时候，美元也受到极大的压力，好像一颗定时炸弹。我跟他说要卖掉美元期货，立刻固定债务现值，可是他说要等，他说美元被高估了。如果是正常的汇率波动，你可以说他最惨就是冒了个险，可是当时的情况比最惨还要惨，三星期之内美元对泰铢几乎翻了一倍之多，等于公司的债务也翻了一倍。那家公司不是在三星期之内，而是在三天之内破产的！”

延斯把“三天”讲得很大声，连希尔达都在睡梦中抽了一下，嘟哝了一阵。他担心地望着她的方向，等到她翻过身去继续打呼噜才回头。

“三天！”他又轻声说了一次，而且比出大拇指和食指，表示时间有多短。

“所以你觉得他没道理怪罪你？”

延斯摇头。哈利捻熄他的烟，这发展真是扫兴。

“就我对克利普拉的了解，他的字典里没有‘道理’两个字。你不能低估人性里的非理性，延斯。”

“什么意思？”

“你锤钉子如果锤到手，会把什么东西往墙上丢？”

“锤子？”

“那，当锤子的感觉怎么样啊，延斯·布雷克？”

五点半哈利打电话到警局，电话转了三个人才找到一个勉强可通英语的，但她说他们没有任何消息。

“她会出现的。”她说。

“我敢肯定她会，”哈利说，“我想她人在某家旅馆里，过不了多久她就会摇铃要早餐。”

“什么？”

“我想……算了。谢谢你帮忙。”

延斯陪他下楼梯，哈利抬头看着天空，天色微明。

“事情都结束以后，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延斯深吸一口气，露出羞怯的笑容，“希尔达已经答应嫁给我，我需要一个伴郎。”

过了几秒钟哈利才听懂他的意思。震惊之下，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延斯研究着自己的鞋尖。“我知道听起来很奇怪，她丈夫才过世不久，我们这么快就要结婚，可是我们有我们的理由。”

“没错，可是——”

“因为你跟我认识不久？我知道，哈利，不过要不是你，我现在不会是自由身，”他抬起下巴微笑，“反正你考虑考虑。”

哈利在街上招到出租车，这时东方天际线正转亮，哈利本来猜想那些废气烟霾在夜里就会消失不见，原来它们只是蛰伏在房子和房子

中间，现在又随着日升而起，成了瑰丽红曦的一部分。他们沿着席隆路开，那些桩柱在浸透着鲜血的柏油路上投下无声长影，好似沉睡的恐龙。

哈利坐在床上盯着床边桌，他现在才想起收到信的事。他拿起最近收到的信封，用钥匙拆开。大概是因为两个信封一模一样，他才会以为后来这封也是鲁娜写的。信文是激光打印的，简短扼要：

哈利·霍勒，我得到你，不要再靠近了。你一上回国的飞机她就会平安回家。到哪里我都找得到你。你只有一个人，孤身一人。20号。

感觉仿佛有人掐住他的喉咙，他得站起来才能呼吸。

不会吧，他想，该不会又发生了吧。

我得到你……20号。

那个人知道他们知道的事。

你只有一个人。

有人说出去了。他拿起电话，又放下电话。想，快好好想想！之前金什么都没拿走。他又拿起话筒，拆开说话的这一头，麦克风旁边果然有一个芯片模样的小黑块。哈利看过这种东西，是俄国制造的，说不定比美国中情局用的窃听器还精良。

他狠狠踢翻了床边桌，脚上传来阵阵抽痛，反而减轻了其他所有的痛。

42

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三

丽兹拿起咖啡杯凑到嘴边喝，咕嘟咕嘟的声音让洛肯抬起一边眉毛看了哈利一眼，好像在问这是哪里来的生物。他们在蜜丽卡拉OK店，墙上挂的照片里，淡金发麦当娜用渴求的眼神俯视着他们，而电子伴唱版《我只是打来告诉你，我爱你》无忧无虑、拖拖拉拉地唱着。哈利想关掉遥控器，他们已经读过信，还没有人反应。哈利找到正确的按键，音乐骤然停止。

“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这些，”哈利说，“你们也看得出来，我们的

保密工作有漏洞。”

“你不是说在电话里找到金放的窃听器？”洛肯问。

“那不能解释这个人怎么知道我们在追查他，我在电话上没说多少。总之，我建议从现在开始我们在这里开会。如果我们找到泄密的人，也许可以顺藤摸瓜查到克利普拉，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从那一头查起。”

“为什么？”丽兹问。

“我感觉泄密者跟克利普拉一样伪装得很好。”

“真的？”

“克利普拉写这封信，就是在告诉我们他有内线，如果我们有任何揪出内鬼的机会，他就不可能那样写了。”

“为什么不问那个明摆在眼前的问题？”洛肯问，“你怎么知道内鬼不是我们中的某一个？”

“我不知道，但就算是，我们反正也已经输了，所以我们得冒这个险。”

其他人点点头。

“不用说，我们时间不多了；也不用说，这女孩情况不妙，这种绑架案有七成是以撕票收尾。”他尽量用平淡的语气说，而且回避他们的眼睛，因为他明明白白地知道，他的想法和感觉都写在眼睛里。

“我们从哪里开始？”丽兹问。

“从排除法开始，”哈利说，“先排除她不在的地方。”

“嗯，只要他还带着她，就不太可能出得了任何一国的边境，”洛肯说，“也不可能入住旅馆。”

丽兹表示同意。“他大概在可以长时间躲着的地方。”

“他独力犯案吗？”哈利问。

“克利普拉跟任何犯罪家族都没有关联，”丽兹说，“他参与的有组织犯罪不搞绑架票这种事。找个人处理吉姆·洛夫那种烟鬼没那么难，可

是绑架白人女孩、大使的女儿……他想雇的人一定会先查个清楚才答应，他们会知道接下这一票，就会被警方全力追杀。”

“所以你认为他是自己一个人？”

“我说了，他不是犯罪家族成员，家族讲义气、讲传统，但是克利普拉这个人会雇用他自己并不百分之百信任的打手，迟早这些打手会发现他要绑架这个女孩的原因，可能会以此要挟他。从他灭吉姆·洛夫的口就能看出来，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他可以不择手段。”

“好，我们就假设他独力犯案。他会把她藏在哪里？”

“许多地方，”丽兹说，“他的公司一定有许多房产，想必其中有一些空着。”

洛肯大声咳嗽，喘过气来后吞了吞口水。

“我老早就怀疑克利普拉有一个秘密爱巢，有时候他会带两三个小男孩开车出去，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我从来没查到过那个地方，一定没有登记过，但显然是他的世外桃源，离曼谷不会太远。”

“可以找到哪个男孩来问吗？”哈利说。

洛肯耸耸肩，看着丽兹。

“这是个大城市，”她说，“按照我们的经验，一旦我们开始找这些男孩，他们就会像朝露一样消失。而且这样得把很多人卷进来。”

“好，那算了，”哈利说，“我们不能冒险让克利普拉听到风声，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哈利拿笔规律地敲着桌缘。他突然烦躁起来，发现《我只是打来说告诉你，我爱你》的旋律竟然还在他的脑袋里盘桓。

“那，总结一下，我们假设克利普拉自己把肉票带在身边，还有他人在从曼谷开车可到的偏僻住所。”

“我们现在怎么办？”洛肯问。

“我去一趟芭堤雅。”哈利说。

他是外侨界的边缘人物，哈利不觉得他在这个案子里很重要，只

是又一个逐好天气而居的挪威人罢了。鲁阿尔·博克跟他上次在丧礼见到的一样，一样生气勃勃的蓝眼睛，一样金链示人。他站在门口，看着哈利把四轮传动大丰田回转一圈，停在他家前面。尘土飘落碎石地，而哈利还在跟安全带和车钥匙奋战。一如往常，他打开车门时，对扑面而来的热气毫无防备，于是不自觉地大口喘起气来。空气里有咸味，告诉他海就在那些矮丘后面。

“我听到你的车子从车道过来，”博克说，“好特别啊，那部车。”

“我租了店里最大的，”哈利说，“我学到了，大车优先，你要开大车才能应付这里这些靠左行驶的疯子。”

博克笑出声。“你有没有找到我说的新高速公路？”

“有，找到了，只是路还没全部完工，有些路段用沙包挡起来。不过每个人都辗过沙包继续开，我就照办了。”

“听起来刚刚好，”博克说，“不太合法，但也不太违法，也难怪我们会爱上这个国家，对吧？”

他们脱鞋进屋，踩在冰凉的石砖地板上，哈利光溜溜的脚有些刺痛。客厅里挂着照片，有探险家弗里乔夫·南森^[1]、剧作家易卜生、挪威王室；其中一张有个男孩坐在抽屉柜上，眯眼看着镜头，他大约十岁，腋下夹着一个足球。餐桌和钢琴上整齐地堆着一沓沓报纸文件。

“我一直试图对我的人生稍做整理，”博克说，“找出发生的事件和原因。”

他指着其中一堆。“那些是离婚文件，我盯着它们看，看看能不能想起来。”

一个女孩端着托盘进来。哈利尝了她倒的咖啡，发现是冰的，抬头探询地看着她。

“你结婚了吗，霍勒？”博克问。

哈利摇头。

“那好，继续保持。他们迟早都会想给你弄一个来。我有一个害我倾家荡产的老婆，还有一个正在做同样事情的成年儿子，我却怎么都想不通我对他们做了什么。”

“你怎么会跑来这里？”哈利问着，又啜饮一口咖啡。其实没那么难喝。

“我来这里替挪威电信局做一项工作，他们在帮泰国某家电信公司安装交换台。等三趟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去了。”

“再也没有？”

“我离婚了，需要的东西这里都有。有一阵子我真的以为我渴望挪威的夏天，峡湾、山，还有……呃，你知道的，所有那些东西。”他朝墙上那些照片点点头，仿佛它们就可以代表剩下的全部，“然后我回了挪威两次，可是两次我都在一星期之内又回来，我受不了挪威，一踏上挪威的土地就很想回来这里。我现在知道了，我属于这里。”

“你做什么工作？”

“我是个马上就要退休的电信顾问，偶尔接一些工作，不会太多。我想弄清楚我还剩多少年可活，算一算这段时间我需要多少钱过活。我一分钱都不要留给那些剥削者。”他笑着对那些离婚文件挥挥手，好像在驱邪。

“奥沃·克利普拉呢？他为什么还待在这里？”

“克利普拉？嗯，我想他跟我情况相似。我们两个都没什么必要回国。”

“克利普拉大概有必要不回国。”

“那些闲言碎语绝对都是胡说八道，如果奥沃搞过那种事，我才不会跟他有任何关系。”

“你确定吗？”

博克目光炯炯。“有几个挪威人来过这里，找错了地方。你也知道我在城里的挪威人圈子算是大佬，对同胞在这里的行为，我们觉得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大多数都是正派体面的人，也做了该做的事。这些该死的恋童癖已经大大毁坏了芭堤雅的名声，甚至现在有人问起我们住在哪里，很多人都开始回答那库鲁阿、乔木提恩这些地方了。”

“‘做了该做的事’是什么意思？”

“这样说好了，有两个回家了，有一个很不幸，再也回不去。”

“他从窗户跳出去吗？”哈利提出假设。

博克发出洪亮的笑声。“不是，没有那么夸张，不过那大概是警察第一次收到用努尔兰口音讲泰语的匿名线报吧。”

哈利微笑。“令公子？”他指着那张坐在抽屉柜上拍的照片。

博克似乎吃了一惊，不过点了点头。

“看起来是个好孩子。”

“那时候是，”博克带着悲伤的眼神微笑，自己又说了一次，“那时候是。”

哈利看看手表。从曼谷到这里的车程花了将近三小时，不过他这一路上就像新手司机，一直到最后几公里才放松些；或许回程只要两小时多一点。他从文件夹拿出三张照片放在桌子上，洛肯已经把照片放大成二十四乘三十厘米，以求最有力的冲击效果。

“我们认为奥沃·克利普拉在曼谷附近有一个秘密住所，你可以帮我们吗？”

43

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三

电话里小妹听起来心情很好，她认识了一个小伙子，安德斯。他刚刚搬到松恩区，住在同一条走廊，小她一岁。

“他也戴眼镜，可是没关系，因为他帅呆了。”

哈利大笑，在脑海里想象小妹的新对象。

“他真是够疯的，他觉得他们会准许我跟他生小孩，你想想看。”

哈利想了一想，然后明白将来会有一些困难的对话要进行。不过现在他只觉得欣慰，小妹这么开心。

“你在难过什么？”这个问题随着他的深吸气而来，深吸气是他听说父亲会去看小妹之后的自然反应。

“我在难过吗？”哈利问。他心知肚明，小妹总是比他更擅长诊断他自己的心境。

“对，你在为什么事难过。是那个瑞典女孩吗？”

“不是，不是比吉塔的事。我在烦恼一件事，不过很快就会没事了，我会解决的。”

“那就好。”

出现难得的沉默，因为小妹没讲话。哈利说他们最好挂电话了。

“哈利？”

“什么事，小妹？”

他能听到她在做开口的准备。

“我们现在可以把那些事都忘掉吗？”

“哪些事？”

“你知道的啊，那个男人。我跟安德斯，我们……过得很开心，我不想再想那件事了。”

哈利沉默下来，然后深吸了一口气。“他攻击你，小妹。”

她的声音里立刻多了眼泪。“我知道，你不用再告诉我一次。我不想再想那件事了，你听到了吗？”

她抽泣着，哈利感觉胸口一紧。

“拜托了，哈利。”

他可以感觉到自己正用力捏着话筒。“不要想。不要想了，小妹，都会没事的。”

他们已经在象草丛里躺了快两小时，等着太阳下山。一百米外一处矮树林的边缘，有一间用竹子和木头搭建的传统泰式小屋；屋子中间有个天井，外面没有门栅，只有一条小碎石路通往屋子正门。屋前有个东西像是彩色鸟屋盖在柱子上，那是菩拉普姆（phra phum）——土地神小祠。

“屋主得拜这些土地神，他们才不会把它搬进屋子里，”丽兹一边伸腿一边说，“所以你要供奉食物啦、香啦、烟什么的，让他们高兴。”

“这样就够了？”

“这间的话，不够。”

他们没听到也没看到任何生命迹象。哈利努力想点别的，不去想屋里可能有什么。他们从曼谷到这里开车只花了一个半小时，感觉却好像来到另一个世界。他们勉强在路旁的小棚子后面找到地方停车，旁边是个猪圈。停好车以后，他们找到一条小径，沿着长满树木的陡坡可以通往鲁阿尔·博克说过的那个小高地，克利普拉的小屋就在上面。树林嫩绿，天空碧蓝，七彩鸟儿从头上飞过；哈利仰躺着，听四周的寂静。一开始他以为耳朵里塞了棉球，后来才想到是怎么回事，原来自从他离开奥斯陆以后，周遭一直不曾安静无声。

夜幕降临，寂静就结束了。一开始是此起彼落的摩擦声和嗡鸣，仿佛管弦乐团在帮乐器调音；接着演奏会开始，呱呱呱，咯咯咯，嗥叫和来自树上的洪亮尖啸也加入了，乐曲在一段渐强音中响彻云霄。

“这里一直都有这些动物吗？”哈利问。

“别问我，”丽兹说，“我是在城市长大的。”

哈利感觉有个凉凉的东西拂过他的皮肤，赶紧把手抽开。

洛肯咯咯地笑。“只是青蛙出来夜间散步罢了。”他说。果然，他们四周很快就满是青蛙，它们想往哪里跳就往哪里跳，显然是随心所欲。

“呃，只是青蛙的话还好。”哈利说。

“青蛙也是食物啊。”洛肯说。他把黑色帽兜拉到脸上，“有青蛙的地方，就有蛇。”

“你开玩笑吧！”

洛肯耸耸肩。

哈利不想知道真相，却又忍不住问：“哪一种蛇？”

“五六种眼镜蛇、一种绿色的蝰蛇、一种锁蛇，还有其他很多种。小心哪，人家说泰国常见的三十种蛇之中，就有二十六种有毒。”

“该死。怎么分辨有没有毒？”

洛肯又用怜悯菜鸟的眼神看他。“哈利，以概率来看，你应该假设它们全部都有毒吧。”

时间是八点。

“我准备好了。”丽兹不耐烦地说着，第三次检查她的史密斯·韦森六五〇上膛了没有。

“怕吗？”洛肯问。

“只怕局长在我们搞定之前就发现我们在干什么，”她说，“你知道曼谷交通警察的平均寿命有多短吗？”

洛肯把一只手放到她肩上。

“好，走了。”丽兹低头跑过高高的草丛，消失在黑暗中。

洛肯用望远镜观察屋子，哈利则拿猎象枪替她掩护前线。猎象枪是丽兹跟警械室要来的，另外还要了一把鲁格SP—01手枪。他不习惯戴小腿枪套，可是肩套在外套属于无用之物的地方并不流行。满月高挂天空，给了他足够的光线辨认门窗的轮廓。

丽兹闪了一下手电筒，代表她已经在一扇窗户底下就位。

“换你了，哈利。”洛肯发现他在犹豫，开口道。

“妈的，你一定要提到蛇吗？”哈利说着，检查了一下腰带上的小刀。

“你不喜欢蛇？”

“哼，我碰过的那些给我很恶劣的第一印象。”

“被咬的话，一定要抓住那条蛇，到时才能给你有效的解毒剂。那样如果你被咬两次，也就无所谓了。”

黑暗中哈利看不清楚洛肯是否在笑，但他猜正是如此。

哈利跑向暗夜中隐约可见的屋子。因为他在跑，屋脊上那个凶猛的龙头好像在动，不过整栋屋子死气沉沉，一片安静。他背包里那把大锤的柄敲着他的背。他已经没在想蛇的事了。

他抵达第二扇窗，冲洛肯打了暗号就蹲下来。他有一阵子没跑过这么长距离了，大概是因为这样，心脏才跳得这么快。他听见旁边传来轻微的呼吸声，是洛肯。

哈利建议过放催泪瓦斯，但是洛肯断然反对；放瓦斯的话，他们自己什么都看不见，而且也没理由认为克利普拉会拿刀抵住鲁娜的脖子，等着他们来。

洛肯对哈利举起拳头，这是暗号。

哈利点点头，感觉口干舌燥，这是血液里有适量肾上腺素在流动的征兆，错不了。手里的枪托又湿又黏，他先确定了门是往内开的，然后洛肯才挥出大锤。

月光照在铁块上，刹那间他仿佛正在发球的网球员；然后锤子落下，砰的一声砸破了门锁。

下一秒哈利已经在屋里，手电筒扫射着室内。他马上就看见她了，但是光束继续移动，仿佛自有主张。厨房层架、一台冰箱、一条板凳和一个耶稣像十字架。他现在听不见那些虫鸣鸟叫了，仿佛已置身悉尼，只听见铁链的声音，码头上波浪拍打着船身，海鸥发出尖叫，也许是因为比吉塔躺在甲板上，芳魂已经永远归天。

一桌四椅，一座橱柜，两个啤酒瓶，一个男人躺在地上不动，头底下有血，手被她的头发盖住，椅子下有把枪，一幅画着水果盘和空花瓶的画。静物。静止的生命。手电筒扫过她身上，他又看见了，看见那只手，靠着桌脚，往上指着。他听见鲁娜的声音：“感觉得到吗？你可以永生不死！”仿佛她在努力召唤力量，最后一次抗议死亡。一扇门，一个冷冻柜，一面镜子。他眼前一黑，一刹那间看见自己——一身黑衣，帽兜盖住头，看起来就像刽子手。哈利松开手电筒。

“你还好吗？”丽兹问着，把一只手放在他肩膀上。他想回答，张开嘴，却什么都没说出口。

“这是奥沃·克利普拉，没错。”洛肯说。他在那个死人旁边蹲下，现场只靠天花板上的一盏裸灯照明。“好怪，我曾监视这个人好几个

月。”他把手放在那人的额头上。

“不要碰！”

哈利抓着洛肯的领子，把他拉起来。“不要！”他又放手，像刚才抓他一样突然，“对不起，我……总之不要碰任何东西，还不要。”

洛肯没说话，盯着他看。丽兹那双不存在的眉毛之间又皱起那条深纹。

“哈利？”

他颓然跌到椅子上。

“都结束了，哈利。我很遗憾，我们大家都遗憾，可是都结束了。”

哈利摇头。

她靠过去，把大而温暖的手放在他的脖子上，像以前他母亲会做的那样。该死，该死，该死。

他站起来，把她推开，走到外面。他可以听见丽兹和洛肯小声的交谈从屋里传过来。他抬头看天，想找星星，却一颗都找不到。

哈利上门的时候已近半夜，希尔达开的门。他的眼睛往下看，他没有事先打电话，从她的呼吸听得出来，她马上就要流眼泪。

他们面对面坐在客厅。他看到金酒瓶里一滴不剩，但她看起来还算清醒。她擦掉眼泪。“她本来要当跳水选手的，你知道吗？”

他点点头。

“可是他们不让她参加普通的比赛，他们说评审会不知道怎么打分。有人说这样不公平，单手跳水比较占便宜。”

“请节哀。”他说。这是他来了以后第一次开口。

“她不知道，”她说，“如果她知道，她就不会那样子跟我说。”她的表情扭曲，一边抽泣，眼泪顺着嘴边的皱纹流下汇成细流。

“不知道什么，莫内斯太太？”

“不知道我生病了？！”她大叫，把脸埋进手里。

“生病？”

“不然我为什么要这样麻醉自己？我的身体很快就会被吃掉了，已经腐烂了，都是死掉的细胞。”

哈利没说话。

“我想告诉她的，”她透过指间低语，“医生跟我说只有六个月，可是我想找个好一点的日子再告诉她。”

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可是没有好日子。”

哈利坐不住，站了起来。他走向眺望庭院的大窗，刻意避开墙上的全家福，因为他知道他的目光会遇上谁。月光映在泳池上。

“他们有没有再打电话来？你先生的债主？”

她放下双手，眼睛哭得又红又丑。

“打过，可是那时候延斯在，他们跟他谈了。后来就没消息了。”

“所以，他在照顾你，是吗？”

哈利觉得奇怪，有这么多问题可问，为什么自己偏偏问了这个。也许是想慰问她，想提醒她身边还有人在，却弄糟了。

她沉默地点头。

“现在你打算结婚？”

“你反对吗？”

哈利转向她。“不反对，为什么我要反对？”

“鲁娜……”她没再说下去，眼泪又开始滚落脸颊，“我这辈子没体验过多少爱，霍勒，想在死前得到几个月的幸福，很过分吗？她就不能允许吗？”

哈利看着飘进泳池的一小片花瓣，联想到马来西亚来的货船。

“你爱他吗，莫内斯太太？”

在接下来的无声中，他仔细听着有没有雾笛响起。

“爱他？有差别吗？我可以想象我爱他，我想我谁都可以爱，只要他爱我。你懂吗？”

哈利看了吧台一眼。吧台就在三步之内，三步，两粒冰块和一个玻璃杯。他闭上眼睛，可以听见冰块在杯子里发出的哐啷声，酒瓶倒出棕色液体时的咕噜声，最后还有苏打水混进酒里的滋滋声。

44

一月二十三日，星期四

早上七点哈利回到案发现场。五点的时候他放弃入睡的念头，穿好衣服，在停车场搭上出租车。四下无人，鉴识组当夜已经收工，至少还要一小时才会再出现。他把橘色的警告胶带拨开，走进屋里。

白天看起来颇不相同，一切平静安详，井井有条，只有血迹和粗糙的地板上的两个用粉笔勾勒的人形证明这是他夜里来过的同一个房间。

他们没找到任何书信，也没人对发生什么事有任何疑问。疑问之处反倒是奥沃·克利普拉为什么要先杀了她再自杀。他知道游戏结束了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放她走就好？也许不是计划好的，也许他开枪杀她，是因为她企图逃跑，或是因为她说了什么话，让他失控？然后他才开枪自杀？哈利搔了搔头。

他研究着她的粉笔轮廓和还没洗的血迹。克利普拉用他们找到的那把丹·韦森手枪射中她的颈部，子弹直接穿透，扯破主动脉；心脏停止跳动之前，伤口喷出的血极多，甚至流到厨房水槽边。法医说因为大脑供氧不足，她当下就失去意识，心脏再跳了三四下就死亡了。从窗户上的弹孔可以看出克利普拉射杀她时站的位置，哈利站在克利普拉的尸体粉笔轮廓里，角度正确。

他看着地板。

血在克利普拉头躺过的位置凝结成一个黑色的光环。就这样。他是含着枪口开枪自杀，哈利看到现场鉴识的人已经把子弹穿过双层竹墙的地方用粉笔圈起来。他想象克利普拉躺下来，转头看着她，也许想着她魂归何处，然后扣下扳机。

他走到外面，找到子弹射出的地方。他从弹孔看进去，视线直接

对上对面墙上那幅画。静物。奇怪，他以为往下会看见地上的克利普拉轮廓。他继续往前一天他们躺过的那处草地前进，步伐踩得很用力，就怕碰上蛇。最后他来到土地神小祠，一尊小小的笑脸凸肚佛像占了大半地方，此外还有枯掉的花插在一只瓶子里，四根滤嘴烟，两根点过的蜡烛。从瓷像背后的一个白色小洞可以看出遭到弹击，哈利拿出他的瑞士军刀，挖出一颗已经变形的子弹。他回头看着屋子，子弹的轨迹是一条水平直线，克利普拉自裁的时候当然是站着的，他怎么会以为他躺着？

他走回屋里。不对劲。每样事物看起来都这么干净整齐。他打开冰箱，空的，没有可以让两个人活命的东西。他打开厨房的柜子，一台吸尘器掉了出来，撞上他的大脚趾。他咒骂出声，把吸尘器推回去，可是还来不及关上柜门，吸尘器又掉出来。他仔细看，发现一个用来挂吸尘器的钩子。

条理，他心想，这里井井有条。可是被人弄乱了。

他把压在冷冻柜上的啤酒瓶拿走，然后打开盖子。泛白的红肉朝着他发亮。肉没有包装，就是大块大块地放在里面，有些部位的血已经冻成黑色的膜。他拿出一块，端详之后，对自己病态的想象力骂了声脏话就放了回去。那明明白白就是标准猪肉。

哈利听见声音，急急转身。一个身影愣在门口，是洛肯。

“天哪，你吓了我一大跳，哈利，我以为这里没半个人。你在这里干吗？”

“没干吗，东看看西看看。你呢？”

“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文件可以用在那个恋童癖案子里。”

“为什么？那个案子应该已经结了，他人都死了，不是吗？”

洛肯耸耸肩。“我们需要确凿的证据，证明我们做对了事情，因为现在我们监视他的事一定会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哈利看着洛肯。他看起来是不是有点紧张？

“拜托，你都有那些照片了，还有什么更好的证据？”

洛肯笑了笑，但是笑得不够开，哈利没看见他的金牙。“你可能说得对，哈利，我大概只是个精神紧张的老头，想要有百分之百的把

握。你找到什么了吗？”

“这个。”哈利拿起那颗铅弹说。

“嗯，”洛肯看着铅弹，“在哪里找到的？”

“那边那座土地神小祠。我想不通为什么。”

“有什么问题？”

“那代表克利普拉开枪自尽的时候，一定是站着的。”

“所以呢？”

“那样的话，血应该喷得整个厨房地板都是，可是只有他躺着的地方有他的血，而且那里的血也不多。”

洛肯用指尖捏着子弹。“你没听过自杀案件的真空效应吗？”

“说来听听。”

“死者吐出肺里的空气，闭口含住枪管，嘴里就形成了真空，也就是说，血会往嘴里流，不会从伤口流出去。血会流到胃里，留下这些小谜团。”

哈利看着洛肯。“这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三十出头就无所不知的话，也太无聊了。”洛肯说。

彤亚·韦格打过电话，说挪威所有大报都打电话来了，其中比较嗜血的几家还预告即将抵达曼谷。挪威报纸头条目前焦点是那位身故不久的大使的女儿，奥沃·克利普拉虽然在曼谷有身份地位，在老家却不为人知，《资本报》前两年访问过他没错，但是他还没当过佩尔·史戴·隆宁^[2]或安妮·格罗斯沃尔德的节目嘉宾，所以逃过了大众的注意事项。

据报道，“大使之女”和“不知名挪威大亨”双双遭到枪击身亡，头号犯罪嫌疑人是入室者或盗贼。

在泰国，报纸上倒都是克利普拉的照片。《曼谷邮报》记者质疑警方提出的盗窃失风杀人论。他在报道中写道，无法排除克利普拉谋杀鲁娜·莫内斯再自杀的可能性。这家报纸还随意臆测事件对BERTS交通工程计划的影响，哈利看了感觉大开眼界。

不过两国的报纸都强调泰国警方透露的消息极少。

哈利开到克利普拉家的大门口，按了喇叭。他不得不承认已经喜欢上这部丰田大吉普车。警卫走出来，哈利摇下车窗。

“警察。我打过电话。”他说。

警卫打开大门之前，先给了他一个警卫惯常的眼神。

“可以帮我打开前门的锁吗？”哈利问。

警卫跳上车侧踏板，哈利感觉到他的眼睛在审视自己。哈利把车停进车库，警卫甩着他那串钥匙，叮当叮当地响。

“大门在另一头。”他说。哈利差点脱口说他知道。警卫把钥匙插进锁孔，正要转开，又回头对哈利说：“我们是不是见过，长官？”

哈利微笑。会是什么泄露的？刮胡水？他用的肥皂？据说气味是大脑记得最清楚的感觉。

“不大可能。”

警卫也冲他一笑。“抱歉，长官，那一定是别人。我分不清法朗人的脸。”

哈利翻了翻白眼，但是翻到一半就停了。“对了，你记不记得克利普拉出门之前，有一辆蓝色的大使馆车子进来过？”

警卫点点头。“车子倒是记得住。那也是一个法朗人。”

“他长什么样子？”

警卫笑出声来。“我刚才说……”

“他穿什么衣服？”

他摇摇头。

“西装？”

“应该是吧。”

“黄色西装，黄色的，像小鸡一样？”

警卫皱眉，直直地盯着他看。“小鸡？哪有人穿小鸡颜色的西装。”

哈利耸耸肩。“呃，就是有人穿。”

他站在他跟洛肯进来时通过的走廊，研究着墙上的小圆孔。看起来好像有人想要挂画，后来又放弃钉螺丝钉了。

他上楼进了办公室，翻了翻文件，多半是随便翻翻。他打开计算机。得输入密码，他试了曼联的英文缩写。不对。

得到了彬彬有礼的反馈，是英语。

老特拉福德球场。又错。

只剩一次机会，计算机就会自动锁定。他左看右看，好像在房间里找线索一样。他自己的呢？他呵呵笑出声，对啦，挪威最常见的密码。他小心翼翼地输入P-A-S-S-W-O-R-D（密码），按下确定键。

机器似乎犹豫了一秒钟，接着就自动关掉，然后他收到一个没那么有礼貌的反馈，白底黑字，写着他无权访问。

“妈的。”

他试了关机又开机，但是只有白屏。

他又翻了一些文件，找到一张最新的富利得股东名单，上面列了一个新增的股东，艾勒梅有限公司，持有百分之三的股份。艾勒梅，哈利突然有了个天马行空的想法，但是又被他自己否决了。

他在一个抽屉底部找到录音机的使用手册。他看了看手表，叹口气，得开始读手册才行。半小时后，他已经在播放录音带，大部分是克利普拉用泰语在叽里咕噜，但他听到几次富利得这个名字。三小时后他放弃了，找不到任何一盒带子有凶杀案那天跟大使的对话录音；话说回来，也没有那一天的任何录音。他把其中一盒带子塞进口袋里，关掉机器，出去前没忘了踢计算机一脚。

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五

他没太大感觉，参加这场丧礼就像看电视回放，同一个地点，同

一个牧师，同样的骨灰坛，同样在礼成离场时被阳光刺得睁不开眼睛，还有同样一群人站在阶梯顶端，带着疑惑互相对望。“差不多”同样的一群人。哈利向鲁阿尔·博克打了招呼。

“你找到他们的，是吗？”他只说了这个。他那双机灵的眼睛蒙上了一层灰雾，他看起来不一样了，仿佛发生的事件让他老了几岁。

“我们找到他们的。”

“她这么年轻。”这句话听起来像疑问句，仿佛他要人跟他解释，这种事怎么会发生。

“好热。”哈利换个话题。

“没有奥沃那里热。”他好像随口说说，声音里却有尖刻冷硬的味道，他用手帕抹抹眉毛，“对了，我发现我需要离开这种热天气一阵子，已经订了回去的机票。”

“回去？”

“对，回挪威，越快越好。我打电话给儿子，说我想见他。过了好一会儿才搞懂电话上的人不是他，是他儿子。呵呵，我老了，我是个老爷爷了，真不错。”

教堂的阴影下，桑沛和阿藕小姐站在一起，远离其他人。哈利走过去，双手合十回应他们的合十礼。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阿藕小姐？”

她看了桑沛一眼才点头。

“你负责整理大使馆的邮件，印象中有没有收到过一家富利得公司寄来的东西？”

她想了想才回答，面带歉意地微笑着。“我不记得了，信件很多。你要的话，我明天可以到大使的办公室找找，可能要一点时间，他不太会整理东西。”

“我在想的不是大使。”

她露出一头雾水的表情。

哈利叹口气。“我连这个重不重要都不知道，不过如果你找到任何东西，可以跟我联络吗？”他问。

她定睛看着桑沛。

“她会的，警察先生。”桑沛说。

哈利坐在丽兹的办公室里等着，丽兹冲进来，上气不接下气，额头上颗颗汗珠。

“哦，天哪，”她说，“你在外面透过鞋底都可以感觉到柏油。”

“报告做得怎样？”

“还可以吧，我猜。老大恭喜我们破案，也没细问报告的内容，甚至对匿名线报指向克利普拉的说法全都买账。假如局长真认为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他也不打算做文章吧。”

“我想也是，毕竟他不会有什么好处。”

“你这是在嘲讽吗，霍勒先生？”

“哪儿的话，克拉姆利小姐，只是一个天真的年轻警察开始领会游戏规则罢了。”

“或许吧。不过他们内心深处大概都很高兴克利普拉死了，如果这案子上了法院，会爆出一些非常难堪的事情，不只是让两个警察局局长难堪，两国的政府也一样。”

丽兹脱掉鞋子，惬意地往后靠。椅子弹簧发出嘎吱嘎吱声，错不了的汗脚臭味弥漫整个房间。

“是啊，称了某些人的心，称得很引人注目，你不觉得吗？”哈利说。

“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我觉得臭不可闻。”

丽兹瞄了瞄她的脚指头，然后看着哈利。

“有没有人说过你很疑神疑鬼，哈利？”

“有啊，当然有，可是这不代表没有小绿人在追你，对吧。”

她一脸茫然。“放轻松，哈利。”

“我会努力。”

“那，你什么时候走？”

“跟病理医师和鉴识组的人谈过就走。”

“为什么要跟他们谈？”

“只是要摆脱我的疑神疑鬼。你知道……就几个胡思乱想的点子。”

“好吧，”丽兹说，“你吃过没？”

“吃过了。”哈利骗她。

“哦，我好讨厌自己一个人吃饭，不能陪我吃吗？”

“改天吧，好吗？”

哈利站起来，走出办公室。

年轻的病理医师边说话边擦眼镜，有时话语中间停顿太长，害得哈利疑惑他慢吞吞的话语是不是早就告一段落。可是接着来了一个词，又来了一个，然后他又继续讲下去，好像刚才塞住的瓶塞又自己弹开了一样，仿佛他害怕哈利会批评他的英语。

“男的躺在那里最多两天，”医师说，“这种热天，时间再长他的尸体就……”他鼓起腮帮，然后用两条手臂示范，“会像一个超级大气球，而且你也会注意到味道。至于女的……”他看着哈利，又鼓起脸颊，“同上。”

“克利普拉从中枪到断气有多快？”

医师润润嘴唇，哈利觉得自己真的可以感觉到时间的流逝。

“很快就断气了。”

“她呢？”

医师把手帕塞进口袋。

“当即。”

“我是说，他们两个有没有可能在中枪以后还被移动过、抽搐过什么的？”

“没有。”

“我读过资料，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在发明断头台之前，还是由刽子手亲手执行的时候，死刑犯都听说刽子手偶尔会失手，而且如果他们站得起来、下得了行刑台，就可以自由离开。当时好像有些人没有头了还试着站起来，走了几步路才倒下，群众当然是欢声雷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个科学家解释过，大脑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预先设定了程序，而且肌肉可能会超时运作，因为头被砍下来之前，有大量肾上腺素注入心脏。剁鸡头的时候就是这样。”

医师露出讪笑。“很有娱乐效果，警官，不过恐怕这些是无稽之谈。”

“那这个你怎么解释？”

他把克利普拉和鲁娜躺在地上的照片递给医师，医师看着照片，然后又戴上眼镜仔细端详。

“解释什么？”

哈利指着照片。“你看这里，他的手被她的头发盖住。”

医师眨眨眼，仿佛眼睛里有一小粒灰尘，让他看不清楚哈利指的是什么。

哈利挥走一只苍蝇。“嘿，你知道人的潜意识可以凭本能就做出结论，对吧？”

医师耸耸肩。

“这么说吧，我的潜意识在我不自觉的状态下就得出结论，判断克利普拉开枪自杀的时候一定是躺着的，因为只有这样，他的手才有可能放在她的头发下面。可是从弹道角度看起来，他中弹的时候人是站着，如果他先对她开枪，然后对自己开枪，她的头发怎么可能盖在自己的手上面，而不是压在手下面？”

医师拿下眼镜，又擦了起来。

“或许两枪都是她开的。”他说。不过这时哈利已经走了。

哈利摘下墨镜，眯起刺痛的眼睛，往阴暗的餐厅里看。有一只手在空中挥动，他就往棕榈树下的一张桌子走过去。那人站起来的时候，一束阳光让他的钢边镜框闪了一下。

“看来你收到留言了。”达格芬·托胡斯说。他的衬衫腋下有两圈深色汗渍，椅背上挂着一件外套。

“克拉姆利督察说你打过电话。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哈利伸出手问。

“大使馆的行政工作。我今天早上到的，来清理一些文件。还有我们得任命新大使。”

“彤亚·韦格？”

托胡斯露出有气无力的微笑。“要看看，得考虑很多事情。这里吃什么好？”

一个服务生已经站在他们的桌子旁边，哈利抬头看他，表示询问的意思。

“鳗鱼，”服务生说，“越南风味，加了越南的玫瑰红酒和——”

“不用，谢谢，”哈利说，然后仔细看了菜单，指着椰奶汤，“还有矿泉水。”

托胡斯耸耸肩，点头表示要一样的。

“恭喜啊，”托胡斯往齿间塞了一根牙签，“你什么时候走？”

“谢谢，恐怕你的祝贺来得早了点，托胡斯，还有几条线索要收尾。”

牙签停住了。“收尾？那不是你的工作，你打包回家就好。”

“没那么简单。”

那双冷硬、蓝色的官僚眼睛炯炯有神。“结束了，你听懂了吗？案子已经破了，昨天奥斯陆的头版全都写了，克利普拉杀了大使和他

女儿。不过我们会撑过去的，霍勒。我猜你说的是曼谷的警察局局长，他说他们看不出动机，还说克利普拉可能疯了。这么简单，又这么完全无法理解。不过重要的是大家会买账，而且已经有效果了。”

“所以这桩丑闻只是怎么记录的问题？”

“不完全是这样。我们已经顺利把汽车旅馆的事压下来了，重点是没把首相卷进来。现在我们还有别的问题要操心，媒体一直打电话到这里来问为什么早先没有发布大使遇害的消息。”

“你怎么回答？”

“我还能怎么回答？语言问题啦，误会啦，泰国警方一开始传来的信息有误啦，那一类的。”

“他们信了？”

“没有，他们不信，但是他们也不能指责我们提供不实信息，新闻稿上说的是大使被人发现陈尸汽车旅馆，这又没错。你找到他女儿和克利普拉的时候说了什么，霍勒？”

“我没说什么，”哈利深吸几口气，“听我说，托胡斯，我在克利普拉家找到几本色情书刊，从那些杂志看起来，他是个恋童癖。这一点在任何警方的报告中都没有提到。”

“真的？这个嘛，好吧，”他的声音丝毫没有透露出在掩盖什么，“总之，你在泰国已经没有任务了，莫勒要你尽快回去。”

滚烫的椰奶汤端上桌，托胡斯怀疑地看着他那一碗。他的眼镜起了雾。

“你到扶那布机场的时候，《世界之路报》一定会给你好好拍张照。”他酸溜溜地说。

“尝尝红色那个。”哈利用手指着说。

46

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五

苏帕瓦迪是泰国侦破最多凶案的人，丽兹说的。他最重要的工具是一台显微镜、一些试管和石蕊试纸。他坐在哈利对面，笑容灿烂如

太阳。

“你说对了，哈利，你给我们的那些灰泥块，和大使后车厢螺丝起子上的灰泥，内含相同的石灰水成分。”

针对哈利的问题，他不光回答“是”或“不是”就罢，而是把整个问题重述一遍，以免造成任何误解。苏帕瓦迪对语言的掌握极佳，他知道英语的问答句对泰国人来说可能很复杂，如果哈利在泰国上错公交车，心生怀疑而对另一个乘客说：“这不是往华兰蓬的车，是吧？”而且重音和抑扬顿挫都正确，那个泰国人可能会回答“是”，意思是“是，你说得没错，这不是往华兰蓬的车。”法朗人都知道有这种状况，苏帕瓦迪的经验是大多数的法朗人脑袋比较不灵光，不懂问答的逻辑，所以他早就下了结论：最好用完整的句子回答问题。

“你又说对了，哈利，克利普拉小屋里的吸尘器集尘袋内容物很有意思，有大使后车厢地毯的纤维，还有大使西装、克利普拉外套的纤维。”

哈利越听越激动。“我给你的那两盒带子呢？有没有送到悉尼去？”

苏帕瓦迪笑得更灿烂了（如果还能更灿烂的话），因为这是最让他开心的一点。

“现在是二十世纪，警官，我们不必送带子，那至少要花上四天。我们把录音带转录成数字档案，用电子邮件寄给了你那个声音专家。”

“哇，可以这样？”哈利这样问，一半是要让苏帕瓦迪高兴，一半是自己觉得无奈，计算机达人总是让他觉得自己很老，“赫苏斯·马格斯怎么说？”

“一开始我跟他说过绝对不可能从录音机留言分辨出发话者所在的空间，但是你朋友说得非常笃定，他说了很多频域、赫兹那些东西，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你知道吗，耳朵可以在百万分之一秒内分辨一百种不同的声音？我觉得我跟他可以——”

“结论呢，苏帕瓦迪？”

“他的结论是两则录音来自两个不同的人，但是很有可能是在同一个房间录的。”

哈利可以感觉到心跳加速。

“冷冻柜里的肉呢？”

“这次你又对了，哈利，冷冻柜里的肉是猪肉。”

苏帕瓦迪眨眨眼，得意地哈哈大笑，哈利知道他还没讲完。

“然后？”

“可是血不只是猪血，有一些是人血。”

“知道是谁的吗？”

“嗯，再过几天才能拿到确切的DNA检验结果，所以暂时只能给你九成准确度的答案。”

如果苏帕瓦迪有一把小号在手上，哈利敢说他会先吹一段号角。

“血是我们那位克利普拉先生的。”

哈利总算跟延斯通上电话，他在他的办公室。

“你还好吗，延斯？”

“好啊。”

“真的？”

“怎么了？”

“你听起来……”哈利找不到词来形容，“你听起来有点难过。”他说。

“对啊。不是，这很难说出口，她失去所有的家人，还有……”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还有你？”

“别说了。”

“说嘛，延斯。”

“只是万一我想从这桩婚事抽身，现在也绝对不行了。”

“为什么？”

“天哪，现在她就只有我了，哈利，我知道我应该想到她，还有她受的这些苦，可是我想的都是我自己，还有我给自己找的麻烦。我显然不是个好人，可是这些事情实在让我发怵，你懂吗？”

“我想懂吧。”

“妈的，如果只是为了钱就好了……至少那东西我还懂，可是这些……”他思索着该用什么字眼。

“感情？”哈利提出建议。

“对，实在是烦死了。”他笑得阴沉，“反正，我已经决定了，这辈子就一次，我要做一件不只是为了我自己做的事，而且我要你在场，如果你发现我露出一丝一毫抗拒的迹象，就往我的屁股踢一脚。希尔达还有别的事情要操心，所以我们已经定好日子，四月四日，曼谷的复活节——听起来怎么样？她已经开始往好的一面想了，也下了几分决心要少喝一点酒。我会把你的机票寄过去，哈利，别忘了我就指望你了，你可不准反悔啊。”

“如果我是最适合的伴郎人选，我实在没办法想象你的人际关系是什么样，延斯。”

“我认识的每个人至少都被我骗过一次，我可不要那种故事出现在伴郎致词里，好吗？”

哈利笑出声。“好，给我几天想一想。不过我打电话过来是要请你帮个忙，我想查富利得的一个股东，一家叫艾勒梅的公司，可是这家公司登记的资料就只有一个曼谷的邮政信箱，另外就是确定股本资金已经缴纳。”

“那一定是近期才买进的股东，我还没听过这个名字。我打几通电话，看看能不能问出什么。我再回你电话。”

“不要，延斯，这个绝对要保密，只有我跟丽兹、洛肯知道这件事，所以你一定不能跟任何人提，就连警方都没有别的人知道。我们三个今天晚上要开秘密会议，如果你能在那之前查到什么，那最好。我再打给你，好吗？”

“好吧，听起来很严重，我以为案子已经结了。”

“今天晚上会。”

气钻机打在石头上的声音震耳欲聋。

“你是乔治·沃尔特斯吗？”那些穿连身工作服的人把黄色头盔男指给哈利看，于是哈利对着他的耳朵大喊。

他转向哈利。“我是。你哪位？”

他们下方二十米处，车流以蜗牛般的速度爬着，又一个塞车的午后。

“霍勒警探，挪威的警察。”

沃尔特斯把一张工程图稿卷起来，交给他身边两个人中的一个。

“哦，对，克利普拉。”

他对那些钻孔的人比画了个暂停的手势，随着机器关闭，四周相对安静下来，像有过滤器盖住耳膜。

“瓦尔克牌，”哈利说，“LHV5。”

“哦，你跟它打过照面了？”

“很多年前暑假在工地打工用过一台，把我的肾都震碎了。”

沃尔特斯点点头。他的眉毛被太阳晒成浅色，一脸疲惫，皱纹已经深深刻进这张中年面孔里。

哈利指着脚下，那条混凝土道路穿过高矮参差的钢筋水泥荒野，好似古罗马水道桥。“这就是曼谷的救星BERTS？”

“对，”沃尔特斯往哈利视线的方向看过去，“你现在就站在上面。”

他语带庄严，加上他人在这里、不在办公室，哈利于是知道了，富利得的主管喜欢工地多过账本，看工程逐渐完成，比埋首解决公司的美元债务更让他精神抖擞。

“让人想到中国的万里长城。”哈利说。

“这会把人联结起来，不是把人阻隔在外。”

“我来是想问克利普拉和这项工程的事。还有富利得的事。”

“悲剧。”沃尔特斯说，但是没讲明指的是哪个部分。

“你认识克利普拉吗，沃尔特斯先生？”

“不敢说认识，我们在董事会上见过几次，他打过一两次电话给我，”沃尔特斯戴上墨镜，“就这样。”

“打过一两次电话给你？富利得这家公司不是挺大的吗？”

“员工超过八百个。”

“你是这里的主管，却几乎不跟你公司的老板说话？”

“欢迎来到商界。”沃尔特斯眺望那条道路和整座城市，仿佛其余的事物都与他无关。

“他投了很多钱在富利得，你的意思难道是他不在乎？”

“他显然对公司的经营方式没什么异议。”

“对艾勒梅这家公司你有任何了解吗？”

“在股东名单上看过这个名字。我们最近有别的事情要操心。”

“譬如怎么解决美元债务问题？”

沃尔特斯又转向哈利。他在墨镜里看见扭曲的自己。

“那件事你知道多少？”

“我知道你们公司如果想撑下去就要再融资。你们现在没有义务提供任何信息，因为股票已经下市，所以你们可以瞒着外界一阵子，祈求救星带着新资金出现。你们现在有机会从BERTS拿到更多合约，所以如果现在就举旗投降，就太让人郁闷了，对吗？”

沃尔特斯对工程师打个手势，让他们去休息。

“我猜这个救星会出现，”哈利继续说，“他会用很便宜的价钱把公司买下来，等到合约滚滚而来，大概就会家财万贯了。有多少人知道

公司的惨况？”

“我告诉你，老弟——”

“我叫霍勒。有董事会吧，董事会当然知道，还有其他人吗？”

“我们会通知所有股东，除了他们之外，闲杂人等没必要知道。”

“你认为谁会买下这家公司，沃尔特斯先生？”

“我是公司的行政主管，”沃尔特斯突然厉声说，“我是股东雇来的，不会插手易主的事。”

“就算你和其他八百个人可能要被裁掉是吗？就算你再也不能继续搞这个是吗？”哈利朝着没入雾霭中的水泥路点点头。

沃尔特斯没回答。

“其实这个搞不好比较像‘黄砖路’^[3]。《绿野仙踪》里面的，你知道吧？”

乔治·沃尔特斯缓缓点头。

“你听我说，沃尔特斯先生，我打电话找过克利普拉的律师，还有两三个还在的小股东，过去这几天，艾勒梅有限公司大肆收购他们在富利得的股份，他们那些人没办法再给富利得融资，这下他们可以脱手又不至于惨赔，可高兴了。你说你对公司老板的问题没兴趣，沃尔特斯先生，可是你看起来是个负责任的人，艾勒梅就是你的新老板。”

沃尔特斯拿下墨镜，用手背揉眼睛。

“你可以告诉我艾勒梅背后是谁吗，沃尔特斯先生？”

钻孔机又开始钻了，哈利得靠近一点才听得到。

哈利点点头。“我只是想听到你说出来。”他大声回应。

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五

伊瓦尔·洛肯知道完了，他的身体里没有任何一根纤维放弃，但是

已经完了。恐慌一波波袭来，冲击着全身又退去。他一直都知道自己死期将至，这是全凭理智得到的结论，但是他的确信过程却像冰块融化，缓缓流过全身。那次他在越南美莱村踩到陷阱，一根发出臭屎味的竹尖桩穿过大腿，另一根从脚底一路穿到膝盖，他站在那里，分秒不曾想过自己会死。后来他躺在日本，发着烧打着寒战，他们说他的脚得锯掉的时候，他说他宁死也不截肢，其实他心里知道死不是选项，他根本不可能死，他们拿了麻醉剂来，他还把针筒从护士手中打落。

真是白痴。后来他们让他留住他的脚，能痛才能有命活，他在床头墙上刻了这句话。他在冈部市的医院待了快一年，才打赢血液感染这场仗。

他告诉自己，这一生已经很长。长命毕竟还是挺了不起的一件事。再说他看过有人下场更惨，所以何必抗拒？然而他的身体拒绝，一如这辈子他一直在拒绝一样，拒绝逼他越线的欲望；被解职退伍的时候，拒绝被他们击垮；被羞辱、疮疤被揭开的时候，拒绝自怜。不过最重要的是，他一直拒绝闭上眼睛。因此他已饱经世事：战争，痛苦，残酷，勇气和人性。他看过如此之多，所以可以心安理得地说自己活够本了。就算是现在他也没闭上眼睛，他几乎不眨眼。洛肯知道他要死了，如果他有眼泪，他会哭的。

丽兹·克拉姆利看看手表，八点半了，她和哈利已经坐在蜜丽卡拉OK店快一小时，连照片里麦当娜渴求的表情都开始变成不耐烦了。

“他人呢？”她说。

“洛肯会来的。”哈利说。他站在窗边，已经把百叶窗拉起来，看着席隆路上缓缓蠕动的车的头灯光划过自己的倒影。

“你什么时候跟他谈的？”

“就在跟你讲完之后。他那时在家整理照片和照相设备。洛肯会来的。”

他用手背压着眼睛。今天早上起床后，眼睛就一直辣辣红红的。

“我们起个头吧。”他说。

“什么意思？”

“我们得把案情全部顺一遍，”哈利说，“最后重新描述一次。”

“好，可是为什么？”

“丽兹，我们一开始就走错了。”

他松开拉绳，百叶窗哗地掉下来，听起来好像有东西穿过茂密的树叶落下。

洛肯坐在椅子上，一排刀子摆在面前的桌上，每一把都能在几秒内置人于死地。说来确实奇怪，杀人竟然这么容易，甚至有时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大多数人竟然能活到他们现在的岁数。只要一个圆弧形动作，削橙皮似的，喉咙就断了；鲜血喷涌而出，速度飞快，死亡旋即到来。至少由内行人来下手的话，就有这么快。

在背上捅一刀就需要更高的精准度，你有可能连刺二三十次都刺不到什么，只是对着人肉一阵乱砍罢了，不能造成致命伤害。可是如果你懂得人体构造，懂得如何刺入心或肺，那就易如反掌。如果你从前面下手，最好瞄准低处，然后往上拉，这样可以插进胸腔，切入重要器官。不过从后面下手比较轻松，瞄准脊椎侧边就行了。

开枪杀人有多容易？非常容易。他第一次杀人用的是半自动枪，在韩国。他瞄准目标，扣下扳机，看见一个男人倒下，就这样。没有任何负疚的痛苦，没有噩梦，没有精神崩溃。或许是战争的关系，但他不相信战争能解释一切。或许他缺乏同理心？有个心理学者跟他解释过，他成为恋童癖，乃是心灵受损之故。干脆说是邪恶之故算了。

“好，你听好了，”哈利已经在丽兹对面坐下来，“案发当晚七点，大使的车子到了奥沃·克利普拉家，但开车的人不是大使。”

“不是？”

“不是。警卫印象中没看过穿黄西装的人。”

“所以？”

“丽兹，你看过那套西装，加油员相比之下都算朴素了。你觉得你忘得了那样的西装吗？”

她摇头，哈利继续说。

“司机把车停在车库，按了侧门的电铃。克利普拉开门的时候，大概迎面就对上了枪口吧。客人进屋，关上门，客气地请克利普拉张开嘴巴。”

“客气？”

“我要让故事精彩一点，可以吧？”

丽兹噘起嘴，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

“然后他把枪管伸进去，命令克利普拉含住，接着开枪，冷血、无情地开枪。子弹穿过克利普拉的后脑，射进墙壁。凶手把血迹擦掉，然后……呃，你也知道那样会搞得多脏。”

丽兹点头，挥手要他继续。

“总之，这位神秘客把所有痕迹都抹掉，最后从后车厢拿了那把螺丝起子，把子弹从墙壁撬出来。”

“你怎么知道？”

“我在走廊看到地板上有灰泥块，还看到弹孔。鉴识组已经证实，所含的石灰水成分和后车厢螺丝起子上的相同。”

“然后呢？”

“然后凶手又出去，走到车子那里挪了挪大使的尸体，好把螺丝起子放回去。”

“所以他已经杀了大使？”

“这个晚一点再说。凶手换上大使的西装，然后进去克利普拉的办公室，从掸族的对刀之中拿了一把，又拿了秘密小屋的钥匙。他还从克利普拉的办公室快速打了一通电话，而且拿走对话的录音带。接着他把克利普拉的尸体扔进后车厢，八点左右开车离开。”

“你说的我很难跟上，哈利。”

“八点半他在厉旺那里登记住房。”

“拜托，哈利，厉旺已经指认登记入住的人就是大使。”

“厉旺没有理由怀疑床上那个死人跟登记的人不是同一个，他看见的就是一个穿黄西装、戴墨镜的法朗人罢了。还有，别忘了，厉旺认尸的时候，大使背上可是插了一把非常具有干扰性的刀子。”

“对。刀子怎么了？”

“大使是死于刀下，没错，但是时间早在他们进汽车旅馆之前。我猜是萨米人的刀子吧，因为上面涂了驯鹿油。那种东西在挪威的芬马克郡到处都买得到。”

“可是法医说伤口和那把掸族刀子吻合。”

“嗯，本来就会吻合。掸族那把刀刃长度和宽度都大于萨米刀，所以不可能看出先用了另一把刀。你听仔细了。凶手载着后车厢两具尸体来到汽车旅馆，要了一间远离柜台的房间，方便他倒车并且走几米就能把莫内斯扛进房间里。他还要求若无另外吩咐不要打扰他。他在房间里又换了一次衣服，然后替大使换上那套西装，可是他在压力之下搞砸了。你还记得我说大使显然要跟女人见面，因为他的皮带扣得比平常紧？”

丽兹咂了咂嘴。“凶手扣皮带的时候没注意到磨旧的那一格。”

“不重要的小失误，不会泄露他的身份，但就是许多这种小地方透露出案情不合理。把莫内斯放在床上以后，他把那把掸族刀小心地插进旧伤口里，然后擦拭刀柄，去除所有痕迹。”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旅馆房间里的血不多，因为他是在别的地方遇害。为什么法医没注意到？”

“刀伤会流多少血向来难说，要看割断了哪一条动脉，还有刀刃能阻断多少血流，看起来没有任何明显的异常。九点左右他带着后车厢里的克利普拉离开汽车旅馆，开车到克利普拉的秘密小屋。”

“他知道那栋屋子在哪里？那他一定认识克利普拉。”

“他对克利普拉十分了解。”

影子落在桌子上，一个男人在洛肯对面坐下。阳台外面是震耳欲聋的车流喧嚣，整个房间充满废气臭味。

“你准备好了吗？”洛肯问。

那个绑根辫子的巨人看着他，显然对他说泰语感到惊讶。

“我准备好了。”他回答。

洛肯虚弱地微笑，他觉得疲惫。“那你还等什么，快动手吧。”

“他到了克利普拉的秘密小屋，打开门锁，把克利普拉扔进冷冻柜。接着他清洗后车厢，又用吸尘器打扫，让我们找不到任何尸体的痕迹。”

“好，但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鉴识组在冷冻柜里找到克利普拉的血，吸尘器里找到两根死者身上衣物的纤维。”

“啧啧，所以大使没有洁癖嘛，我们查看车子的时候你说他有。”

哈利微笑。“我看到大使的办公室以后，就知道他不是整齐干净的那种人。”

“我有没有听错？你刚才说你犯了一个失误？”

“对，你没听错，”哈利伸出一根食指，“可是克利普拉是那种人，小屋里的东西样样干净整齐，你记得吗？橱柜里甚至有个钩子可以固定吸尘器。可是我打开柜门的时候，吸尘器掉出来了，好像上次用过的人不知道摆东西的规矩一样。所以我才会把吸尘器集尘袋送到鉴识组。”

丽兹缓缓摇着头，哈利继续说。

“我看到冷冻柜里那些肉，就想到里面大可以放一具男尸，放上几个星期都不会……”哈利鼓起腮帮，用双手示范。

“你这人怪怪的，”丽兹说，“你要看医生。”

“你到底想不想听完？”

她想。

“之后他开车到汽车旅馆，停好车，进房间，把车钥匙放进莫内斯的口袋，然后消失得杳无踪迹。是真的一点痕迹都没有。”

“等一下！我们开车到小屋那次，单程就花了九十分钟不是吗？从这里过去的距离差不多，我们那位蒂姆小姐在十一点半发现尸体，也就是你说凶手离开汽车旅馆的两个半小时后，他不可能在莫内斯的尸体被发现以前赶回旅馆。还是你忘了这一点？”

“没忘，我甚至开过那段路。我九点出发，在小屋等了半小时再

开回来。”

“结果？”

“我回来的时候十二点十五分。”

“看吧，说不通。”

“你记得我们跟蒂姆问话的时候她怎么说车子的吗？”

丽兹咬住上唇。

“她不记得有什么车子，”哈利说，“因为车子不在那里。十二点十五分他们在柜台等警察来，没发现大使的车子又溜进来。”

“天哪，我还以为我们面对的是行事谨慎的凶手。他回来的时候警察有可能已经在等着他。”

“他很谨慎，但是他不可能料到回来之前就有人发现发生凶案了。他们说好的，蒂姆要等到他打电话才能进去，不是吗？可是厉旺等得不耐烦，差一点就坏了事。凶手放回钥匙的时候，不可能怀疑出了问题。”

“所以纯粹是好运？”

“这个人做事不靠运气的。”

他一定是东北人，洛肯暗忖，因为那里的人身材非常高大。房间里另外有一个人站在他身后哼着歌，洛肯不敢打包票，但是听起来像披头士的《执子之手》。

那个大个子已经从桌子上挑了一把刀（七十厘米的弧形军刀不能就简单称之为刀，倒是个问题）。他双手握刀掂了掂，就像棒球选手挑球棒一样，然后一语不发就把刀高举过头。洛肯咬紧牙关，就在这时候，巴比妥盐镇静剂带来的愉悦困倦感已经消退，血液在血管里冻结，他再也控制不了自己。他开始尖叫，拉扯着把手绑到桌子上的皮束带，于是背后那个哼唱的声音开始向他靠近，有只手抓住了他的头发，猛地把他的头往后拉，接着他的嘴就被塞了一个网球。他的舌头和上腭感觉得到毛茸茸的球面，球像吸墨纸一样吸着唾液，他的尖叫声变成微弱的呻吟。

前臂上的止血带绑得很紧，他的手早就失去知觉，于是军刀一声

闷响砍下来的时候，他什么感觉都没有，一瞬间还以为没砍中。然后他看见自己的右手在刀刃的另一边，原本紧握着的拳头，现在正慢慢打开。切口干净利落，他可以看见两根截断的白色手骨凸出来；是桡骨和尺骨，他在别人身上看到过，自己身上还是第一次。因为绑了止血带，血流得不多。人家说快速的截肢不会痛，才怪，那是难以承受的痛。他等着休克，等着麻痹、不省人事，但是那条通道马上就封闭了，一直在哼歌的那个人往他的上臂插了针筒，直接穿过衬衫，连寻找血管都省了。这就是吗啡的好处，打在哪里都有效。他知道他可以撑过去，可以撑很久；他们要多久，就有多久。

“鲁娜·莫内斯呢？”丽兹正在用火柴棒剔牙。

“他随时都可以把她接走。”哈利说。

“然后把她带到克利普拉的秘密小屋。之后呢？”

“从窗户上的血迹和弹孔看起来，她是在屋里被射杀的，可能一到那里他就把她杀了。”

像这样把她当作凶案受害者提起，容易多了。

“我不懂，”丽兹说，“他为什么要绑架她然后立刻杀了她？我以为从头到尾的重点就是利用她威胁你停止调查。如果鲁娜·莫内斯死了，他就威胁不了你，你可能在答应他的条件之前，会要求看到她安全无虞的证据。”

“我要怎么答应他的条件？”哈利问，“回挪威——然后鲁娜就会笑着回家？绑匪会因为我答应不去烦他，就算手上没有其他施压的筹码也松一口气？你当时是这样看待情势发展的吗？你以为他会就这样放她……”

哈利注意到丽兹的眼睛，才发现自己已经提高音量。他闭上嘴。

“我不是，没有，我说的是凶手怎么想。”丽兹说着，仍旧定睛看着他，眉间那条忧虑的皱纹再次出现。

“抱歉，丽兹，”他的指尖抵住下巴，“我一定是累了。”

他站起来，又走到窗边。玻璃内侧的冷空气和外侧的湿热空气碰在一起，在玻璃上形成灰色的薄雾。

“他绑架她不是因为怕我查出更多不该查的东西，他没理由这样

想，我手头的事都查不过来，哪有心思查其他的。”

“那绑架的动机是什么？为了证实我们的假设，证实谋杀大使和吉姆·洛夫的凶手是克利普拉？”

“那是第二个动机，”他对着玻璃说，“首要动机是他必须连她一起杀。我第一次……”

他们能听见隔壁房间传来的微弱的贝斯声。

“什么，哈利？”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就已经大祸临头了。”

丽兹深呼吸。“快九点了，哈利，或许你应该现在就告诉我凶手是谁，不必等到洛肯来吧？”

洛肯七点钟的时候锁了家门走到街上，要招出租车去蜜丽卡拉OK店。他立刻就发现那辆车了，是丰田卡罗拉，坐在方向盘后面那个男人好像把整辆车都填满了。他看见后座有另一个人影，想过要不要走过去问清楚他们要干吗，但还是决定先测试测试；他自认知道他们的目的和幕后主使者。

洛肯招了出租车。开过几条街以后，他看得出来那辆卡罗拉确实在跟踪他们。

司机注意到后座这个法朗人不是游客，于是放弃推荐按摩行程，不过洛肯请他绕路的时候，他显然又修正了看法。洛肯的视线和他在后视镜中相遇。

“要绕一绕看看风景吗，先生？”

“好，看一下。”

十分钟后，没有任何疑虑了，那两个警察的计划显然是让洛肯引路，带他们到秘密会面地点。洛肯觉得奇怪，警察局局长怎么会听到他们会面的风声，而且不过是手下督察跟外国人有一些稍微不合常规的合作，何必这么介怀？虽然他们不是完全照规矩来，不也做出了一些成果吗？

到了苏帕路，车流停滞，动弹不得。司机挤进两辆公交车中间，指着建造中的桥墩；上星期有钢梁掉落，砸死摩托车骑手。他看过报

道，照片也刊出来了。司机摇摇头，拿出一块布擦拭仪表板、车窗、佛像，还有王室成员的照片，接着拿出一份《泰国日报》放在方向盘上，叹口气，打开体育版。

洛肯从后风挡玻璃看出去，他们和丰田卡罗拉之间只隔着两辆车。他看看表，七点半，就算不用掉这两个白痴，他还是会迟到。洛肯做了决定，于是拍拍司机的肩膀。

“我看到一个熟人。”他一边用英语说，一边指着身后。

司机半信半疑，就怕这个法朗人打算坐霸王车。

“马上回来。”洛肯说着，勉强挤出车门外。

又短了一天寿命；他呼吸着足以毒昏一窝老鼠的二氧化碳，这样想着，一边冷静地穿越车阵，走向那辆丰田。有一侧的车头灯一定是撞上过什么东西，因为光束直直照在他的脸上。他准备好要说的话，心里已经在期待看见他们惊讶的表情。剩下两三米的距离，洛肯现在看得清楚车里的两个人了，突然间他没了把握，他们的外表有些地方不对劲，就算警察不是全都绝顶聪明，至少也会知道跟踪人的时候谨慎至上。太阳下山有一阵子了，后座那个男人却戴着墨镜，驾驶座那个巨人长相又非常引人注目。洛肯正想转身，车门就开了。

“嘿，先生。”一个轻柔的声音说。麻烦大了，洛肯想回到出租车上，可是有辆车挤过来，挡住他的去路。他回头看着卡罗拉，那个巨人正往他走过来。“嘿，先生。”他又说了一次。这时对向车道上的车流已经开始移动，他的声音像是飓风中的低语。

洛肯曾经赤手空拳杀死一个人。他一拳击中他的后颈，敲碎他的喉头，跟他在威斯康星训练营学到的分毫不差。但那是很久以前了，那时他还年轻，而且是出于恐惧。现在他不惧不怕，只是愤怒。

也许不会有什么差别。

他感觉到两条手臂环抱着自己、双脚已经离地的时候，知道不会有任何差别了。他想大喊，可是得有空气，声带才能振动，他的气都被挤掉了。他看见星空缓缓旋转，接着就被车内的绒布天花板遮住了。

他感觉到脖子上的气息又热又痒。从卡罗拉的风挡玻璃看出去，墨镜男正站在出租车旁，从驾驶座车窗递了几张钞票进去。抓住洛肯的手松开了，他颤抖着深吸一大口肮脏的空气，仿佛畅饮山泉水。

出租车司机关上车窗，墨镜男回头正往他们走来。他刚刚拿掉墨镜，踏进破车头灯的光束里，于是洛肯认出来了。

“延斯·布雷克？”他惊愕低语。

48

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五

“延斯·布雷克？”丽兹突然大喊。

哈利点点头。

“不可能！他的不在场证明呢？不是有一盒他妈的错不了的录音带可以证明他八点钟打了电话给他妹妹吗？”

“对，他是打过，但不是从他的办公室打的。我问他怎么会在上班时打给他那个工作狂妹妹，他说他忘了当时挪威几点。”

“所以呢？”

“你听过会忘记另一个国家现在几点的外汇经纪人吗？”

“我不懂。”

“我看见克利普拉有一个跟布雷克一样的机器以后，一切就清楚明白了。射杀克利普拉以后，他打电话到他妹妹的录音机，他知道不会有人接。他是在克利普拉的办公室打的，打完把录音带带走。录音带可以显示拨电话的时间，却看不出地点。我们没考虑过带子有可能是来自另一部录音机。不过我可以证明克利普拉的办公室有一盒带子被拿走了。”

“怎么证明？”

“你记得一月七日下午，大使的手机曾经拨出一通电话给克利普拉吗？这通电话不在他办公室里任何一盒录音带上。”

丽兹笑出声来。“那个王八蛋捏造了天衣无缝的不在场证明，然后坐在牢里等着打出王牌，让他的不在场证明更加有力？”

“我想我从你的声音里听出钦佩之意了，督察。”

“完全是专业手法。依你看，他是从一开始就全计划好了吗？”

哈利看着他的手表，他的脑袋开始嗒嗒地打着莫尔斯电码，告诉他事情不对劲。

“我唯一有把握的，就是布雷克做什么都会按计划来，他从来没有拿任何细节碰运气过。”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

“这个嘛，”他拿一只空杯子抵着脸，“他告诉我的。他非常讨厌冒险，除非知道赢定了，否则他不会行动。”

“我猜你也推断出他是怎么杀大使的喽？”

“首先他跟着大使下去地下停车场，这一点接待员可以证实。然后他搭电梯上楼，这一点他在电梯里搭讪邀约的女子也可以证实。他大概是在停车场里杀了大使，在大使上车的时候用萨米刀从背后捅他，拿走车钥匙，然后把他丢进后车厢。接着他锁上车门，走到电梯那里等，等到有人按电梯，他就可以确定上楼途中会有证人。”

“他甚至邀她出去，让她记得自己。”

“对，如果出现的是别人，他就再想别的办法。然后他挡掉所有来电，让人感觉他在忙，接着又搭电梯下楼，开着大使的车到克利普拉家。”

“可是如果他在停车场杀了大使，摄影机应该会拍到才对。”

“你以为监控录像带为什么会不见了？当然不是有人想要破坏布雷克的不在场证明。他让吉姆·洛夫把带子给他了，我们看拳击赛那晚遇到布雷克，他正要赶着回办公室，可不是急着跟美国客户谈事情，而是要找吉姆·洛夫，好进去重新录像，盖掉他杀害大使的影像，还有重新设定时间，弄成有人想要破坏不在场证明的样子。”

“他干吗不直接拿走原来的带子？”

“他是个完美主义者，他知道迟早会有个年轻聪明的警察发现录像内容跟时间对不上。”

“他怎么知道？”

“因为他用了另一个晚上的带子充当案发时间的录像。警察会查访大楼内的员工，迟早会找到一月七日下午五点到五点半之间有人开

车经过摄像头，却不在录像内，当然这就会成为带子遭到蓄意破坏的证明。因为下雨和轮胎水痕的事，我们更快查到了这一点。”

“所以你也沒有比他预期的更聰明？”

哈利聳聳肩。“沒有。不過無所謂，我死不了；吉姆·洛夫就有所謂了，他收到的報酬可是有毒的鴉片。”

“因為他是目擊證人？”

“我說過，布雷克不喜歡冒險。”

“可是動機呢？”

哈利從鼻子吹氣，聲音仿佛大卡車剎停。

“你記不記得我們好奇過，六年五千萬克朗的處置權是不是能成為殺死大使的充分動機？確實不是，可是如果後半輩子都可以擁有這些錢，延斯·布雷克就有足夠的動機殺死三個人了。根據遺囑，魯娜成年後會繼承這些錢，可是遺囑並沒有提到魯娜死後如何處置，這些錢的歸屬顯然會根據繼承順序而定，也就是說，財產會屬於希爾達·莫內斯。現在的遺囑並沒有不讓她取得財產。”

“布雷克要怎麼讓她把錢交出來？”

“他什麼都不必做，希爾達·莫內斯只剩六個月的壽命，時間足夠她跟他完成婚禮，也足夠布雷克扮演完美先生。”

“所以他除掉她的丈夫和女兒，等到她死了，就可以繼承財產？”

“不只是這樣，”哈利說，“他已經把錢花掉了。”

麗茲皺起眉頭。

“他買下一家快破產的公司，叫作富利得。如果巴克萊曼谷分行的預測沒錯，這家公司的價值會變成他付的錢的二十倍。”

“那其他人為什麼要賣？”

“富利得的主管喬治·沃尔特斯說，‘其他人’是幾個小股東，在奧沃·克利普拉變成大股東以後，他們拒絕把股份賣給他，因為他們知道有大事正在醞釀。可是克利普拉消失以後，他們聽說美元債務會拖垮公

司，所以都欢欢喜喜地接受了布雷克的出价；替克利普拉管理财产的律师事务所也是。成交价总共一亿克朗左右。”

“可是布雷克还没把钱弄到手。”

“沃尔特斯说签约的时候付一半，剩下的一半六个月内付清。他怎么付头款我不知道，一定是找别的门路凑齐了钱。”

“如果她没在六个月内死掉呢？”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布雷克一定会让这件事发生，他替她调的酒……”

丽兹若有所思地看着空中。“他不觉得正好在这个时候成为富利得的新主人会显得可疑吗？”

“对，所以他才用艾勒梅有限公司的名义买了那些股份。”

“总会有人找出背后是谁。”

“不是他，表面上不是。这家公司登记的是希尔达的名字。不过当然啦，等她死了他就会继承。”

丽兹把嘴嘟成O形，没有发出声音。“这些你是怎么查出来的？”

“有沃尔特斯帮忙。不过我在克利普拉家看见富利得股东名单的时候，就开始怀疑了。”

“真的？”

“艾勒梅，”哈利微笑，“一开始这名字让我怀疑伊瓦尔·洛肯，他参加越战时得到一个绰号叫LM，跟艾勒梅谐音。不过正确答案比这个还无聊。”

“我放弃猜测。”

“艾勒梅倒过来，是梅勒 ^[4]，希尔达·莫内斯的娘家姓。”

丽兹看着哈利，好像他是动物园里的珍禽异兽。

“你太神了。”她在嘴里嘟囔。

延斯看着手上拿的木瓜。

“你知道吗，洛肯？你咬一口木瓜，吃起来会有呕吐物的味道。你有没有注意过？”

他张口咬住果肉，汁液沿着他的脸颊流下来。

“然后会变成难闻的味道。”

他往后靠，笑出声来。

“你知道，这里的中国城卖五铢一个，几乎等于不用钱，每个人都买得起，吃木瓜就是人家说的简单的小幸福之一。至于其他简单的小幸福，你就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譬如……”延斯比画着，好像在思索合适的比拟，“譬如擦屁股，或是打手枪，这些都至少需要一只手。”

他抓起洛肯的断手的中指，拿到他面前。

“你还有一只，想想吧，想想每一件没有手就做不了的事。我已经想过了，我来帮帮你。你不能剥橙子，不能穿钓饵，不能摸女人的身体，不能扣自己的裤子。对，你甚至不能对自己开枪，万一想不开的话。你做每件事情都会需要人家帮忙，每一件。想想吧。”

血从那只手滴落，又从桌面反弹，溅到洛肯的衬衫上，留下红色小点。延斯放下那只手，那些指头指着天花板。

“反过来说，双手俱全的话，就没什么办不到的事，你可以勒死人，可以卷大麻烟，可以拿高尔夫球杆。你知道现在医学有多先进吗？”

延斯一直等，等到他确定洛肯真的不打算回答。

“他们可以把手缝回去，连一根神经都不会受损；他们会到你的手臂里把神经拉下来，像拉橡胶手套一样，六个月内你就几乎看不出那只手断过。当然啦，这要看你能不能及时找到医生，还有记不记得把手带去。”

他走到洛肯的椅子后面，把下巴靠到他肩膀上，对着他的耳边低声说：

“看看那只手多漂亮，很美是不是？几乎像米开朗琪罗那幅画里的手，那画叫什么来着？”

洛肯没回答。

“你知道的嘛，李维斯牛仔裤广告用过的那个。”

洛肯的视线停在上方空中的某个点。延斯叹了口气。

“显然我们两个都不是艺术行家，嗯？好吧，或许这件事结束以后我会买几幅有名的画，看看能不能生出一点兴趣。对了，你觉得再过多久就会来不及把手缝回去？半小时？一小时？如果我们用冰块冰起来，说不定可以久一点哦，可惜今天冰块用完了。不过你运气好，这里到安索医院开车只要十五分钟。”

他深吸一口气，然后凑到洛肯耳边大吼：

“霍勒和那个女的在哪里？”

洛肯吓了一跳，随即痛得龇牙咧嘴。

“抱歉，”延斯说着，从洛肯的脸颊上捏起一小块木瓜渣，“只是找到他们真的对我很重要。”

洛肯的嘴唇吐出粗哑的低语。“你说得没错……”

“什么？”延斯往他的嘴巴靠过去，“你说什么？大声点，老兄！”

“你说得没错，木瓜有呕吐物的味道。”

丽兹双手交叠，放在头上。

“吉姆·洛夫那件事，我不太能想象布雷克在厨房调氢氰酸和鸦片。”

哈利嗤笑。“布雷克也这样说过克利普拉。你说得没错，他有一个帮手，专家级的。”

“没人会刊广告征这种专家，对吧。”

“是没有。”

“或许是他碰巧认识的人？他去过某些歪门邪道的地方，或是……”她看见他在看着自己，就住了嘴，“干吗？”她说，“怎么了？”

“不是很明显吗？是我们的老朋友金啊，他跟延斯从头到尾都是

一伙的，是延斯要他窃听我的电话。”

“一个人既替莫内斯的债主做事，又替布雷克做事，似乎太过巧合了。”

“因为根本不是巧合。希尔达·莫内斯告诉我，那些在大使死后一直打电话讨债的钱庄流氓，自从布雷克跟他们讲过电话之后，就没再打过电话。这样说好了，我是不太相信他吓退了他们啦，我们去泰印旅人的时候，索伦森先生说他们跟莫内斯没有债务要清，说不定他讲的是事实，我猜布雷克还了大使的债，当然了，条件是得到其他服务。”

“金的服务。”

“正是。”哈利看着表，“妈的，洛肯是怎么了？”

丽兹叹口气站起来。“打给他看看吧，说不定他睡着了。”

哈利搔搔下巴，若有所思。“说不定。”

洛肯感觉胸口在痛。他从来没有心脏的问题，但是对心脏病的征兆略知一二。如果是心脏病发作，他希望强度足以致死，反正他都要死了，能夺走布雷克的乐趣也好。不过谁知道呢，说不定他一点乐趣都没有，说不定这种事对布雷克的意义和过去杀人对他的意义一样，都是该做的工作。一发子弹，射倒一个人，就这样。他看着布雷克，看着他的嘴巴一张一合，竟然发现自己什么都听不到。

“奥沃·克利普拉叫我替富利得的美元债务避险，但他是在吃饭的时候讲的，不是用电话，”延斯说，“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五亿左右的交易，他竟然口头上给指示，没留下任何可以追查的记录！这种机会你等半辈子都等不到啊。”

延斯用一条餐巾擦擦嘴。

“我回到办公室以后，用我自己的名字做了美元的交易，如果美元跌了，我只要把交易转移到富利得名下就好，就说我只是要照我们事先谈好的那样，固定美元债务的现值；如果美元涨了，我可以把获利收进自己的口袋，直接否认克利普拉曾经要我买进美元，他什么证据都没有。你猜结果怎样，伊瓦尔？我可以叫你伊瓦尔吗？”

他把餐巾揉成一团，瞄准门边的垃圾桶。

“对，克利普拉威胁我，说要去找巴克莱曼谷分行的高层告状，我跟他说，如果巴克莱曼谷分行支持他，他们就得赔偿他的损失，而且他们会失去旗下最好的经纪人。简单地说，他们除了站在我这边，别无办法。所以他又威胁要动用政坛人脉，你知道吗？他没机会做到这个地步，因为我发现我可以解决掉一个麻烦，解决掉奥沃·克利普拉，顺便接收他的富利得；这家公司马上就要一飞冲天了。我这样说不因为我希望、相信它会一飞冲天，不是像那些蹩脚分析师那样；我是真的知道它会，我会让它一飞冲天。”延斯的眼眸闪着光，“就像我知道这个哈利·霍勒和光头女人今天晚上会死一样，一定会。”他看看表，“对不起，搞得这么洒狗血，不过光阴似箭啊，伊瓦尔，该考虑怎么做对你最有利益了，是不是？”

洛肯一双空洞的眼睛盯着他看。

“不怕，嗯？你是硬汉吗？”布雷克有点不知所措，他从纽扣孔里拉出一段松脱的缝线，“我要告诉你他们会有什么下场吗，伊瓦尔？他们会在河里，各绑在一根柱子上，身上一颗子弹，脸呢，像摔烂的肉饼。听过这种说法吗，伊瓦尔？没听过？可能你年轻的时候没人这样说，哦？我从来就没办法想象，一直到我这位朋友金告诉我，船的螺旋桨真的可以把人的脸皮扯下来，露出底下的肉，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是金从这里的帮派学到的妙招。当然了，大家可能会问，这两个人到底做了什么，让帮派这么抓狂；不过他们永远查不到的，对吧？尤其是不会从你这里查到，因为你会告诉我他们在哪里，这样可以换到免费的手术，还有五百万美元。你已经有很多消失的经验了，弄个新的身份什么的，不是吗？”

伊瓦尔·洛肯看着延斯的嘴唇开合，听着远处某个人声的回音。螺旋桨、五百万、新身份，这些字眼飘过去。他在自己眼里从来不是英雄，他也从来没有死得其所这种非分之想，可是他知道是非对错，在合理的范围内，他一直努力做对的事。除了延斯和金，没有人会知道他临死之际有没有抬头挺胸，情报局也好，外交部也好，那些退下来的老人都不会喝着啤酒谈起老洛肯，反正洛肯也不会在乎。他不需要死后留名，他这一生一直是个不为人知的秘密，所以同样不为人知的死，大概也很自然。

不过，既然眼前不是英勇就义的场面，他也知道如果顺了延斯的意思，顶多就是换来一个好死，可是他已经感觉不到痛了，所以不值得。就算洛肯听清楚了延斯的提议，也没有差别，做什么都不会有任何差别了，因为此刻他腰带上的手机开始嘟嘟地响。

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五

哈利正要挂掉电话，却听到咔嚓一声，接着是新的拨号音，于是他知道电话已经从洛肯家转到手机上。他等着，让电话响了七声，才终于放弃，然后谢谢柜台后面那个梳辫子的女孩让他借用电话。

“我们有麻烦了。”他回到包厢以后说。丽兹已经脱掉鞋子，在检查皮肤干燥的地方。

“塞车，”她说，“向来是塞车。”

“电话转到他的手机，可是他也没接。我觉得不对劲。”

“放心，他在这么祥和的曼谷会出什么事？一定是把手机忘在家里了。”

“我做错了一件事，”哈利说，“我告诉布雷克我们今天晚上要碰面，要他查查艾勒梅公司背后是谁。”

“你什么？”丽兹把脚从桌子上放下来。

哈利一拳捶向桌面，把咖啡杯震得弹了起来。“×，×，×！我是想看他的反应。”

“反应？哈利，这不是玩游戏！”

“我不是在玩游戏，我打算在开会的时候打电话给他，这样我们可以找个地方跟他碰上面。我本来想约在柠檬草。”

“我们去过的那家餐厅？”

“离这里近，而且好过冒险去他家突袭。我们有三个人，所以我想可以当场逮捕金。”

“可是你却提到艾勒梅，把他吓跑？”丽兹抱怨。

“布雷克不是笨蛋，他早就发现事情不妙，他又讲起要我当他的伴郎那些有的没的，就是要测试我，看我是不是盯上他了。”

丽兹哼了一声。“说什么耍男人威风的屁话！如果你们两个在这案子里掺和了什么私事，就给我拿掉。老天爷啊！哈利，我还以为你很专业，不会出这种错。”

哈利没回答，他知道她说得对，他表现得像个外行。到底为什么要提到艾勒梅公司？他明明有一百种约见面的借口可以用。也许是延斯说的话有几分道理，他说过有些人就是喜欢为了冒险而冒险；也许他就是布雷克鄙视的那种赌徒。不对，不是这样，反正不是这么简单，有一次他爷爷跟他解释为什么从来不猎杀停在地上的松鸡，他说这样“不好”。

是这个原因吗？出于某种继承而来的打猎伦理：你要先把猎物吓飞，才能开枪猎杀，让它们有个象征性的逃脱机会。

丽兹打断他的思绪。

“所以现在怎么办，警探？”

“等，”哈利说，“我们给洛肯半小时，如果他没出现，我会打电话给布雷克。”

“如果布雷克没接呢？”

哈利深吸一口气。“那我们就打电话给警察局局长，动员所有警力。”

丽兹咬着牙骂了脏话。“我跟你说过交通警察过的是什麼日子吗？”

延斯看着洛肯的手机屏幕轻声笑，手机铃声已经停止。

“你这部手机不错啊，伊瓦尔，”他说，“爱立信做得很好嘛，你不觉得吗？可以看到来电号码，如果是不想讲话的对象，就不必接。如果我猜得没错，有人正在奇怪你怎么还没出现，因为这种时候并不会有很多朋友打给你对吧，伊瓦尔？”

他把手机往肩后抛，金敏捷地往旁边一站，接住手机。

“查一下那个号码是谁的、在哪里。马上。”

延斯在洛肯身旁坐下。

“现在手术变得很紧急了哦，伊瓦尔。”

他捂住鼻子，低头看着地板上椅子周围形成的一摊血。

“我是说真的，伊瓦尔。”

“蜜丽卡拉OK，”金讲英语一顿一顿的，“我知道在哪里。”

延斯拍拍洛肯的肩膀。

“对不起啊，我们现在得走了，伊瓦尔，等我们回来再去医院吧。”

洛肯注意到脚步的震动越来越远，等着感觉用力关门产生的气压，但是没感觉到，反而听见耳边有个人声遥远的回音。

“哦，对了，我差点忘记，伊瓦尔。”

他感觉到太阳穴上有股热热的气息。

“我们需要东西把他们绑在柱子上，这条止血带可以借给我吗？会还给你的，我保证。”

洛肯张嘴，感觉喉咙里的痰液在他吼叫的时候都松脱了。有人接管了他的头脑，他感觉不到皮束带的拉扯，只看见鲜血漫过桌面，衬衫袖子浸成红色。门关上了他也没发觉。

哈利被门上的一声轻敲吓了一跳。

不是洛肯，而是柜台那个女孩，他不由得皱起眉头。

“你是哈利吗，先生？”

他点头。

“电话。”

“我就说吧，”丽兹说，“赌一百铢，是塞车。”

他跟着女孩到柜台，潜意识里注意到她乌黑的头发和细瘦的脖子，跟鲁娜一样。他看着女孩颈背上的黑色细毛。她转过身，迅速笑了笑，然后伸出手，他点点头接过话筒。

“喂？”

“哈利？是我。”

哈利的心脏开始加速全身的血液循环，他还以为感觉到血管在扩张。他呼吸了几下，才冷静清晰地开口。

“洛肯在哪里，延斯？”

“伊瓦尔吗？他手上忙着，去不了。”

哈利从他的声音听得出来，伪装已经结束，现在是延斯·布雷克在说话，跟他初次在办公室见到的是同一个人，同一种揶揄挑衅的语气；说话的那个男人自知胜券在握，但是想要先享受一番，再使出致命一击。哈利想弄明白，情势是怎么变得不利于自己了。

“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哈利。”这种声音不是出自孤注一掷的男人，而是坐在驾驶座、一只手从容不迫地放在方向盘上的男人。

“哦，你现在领先了，延斯。”

延斯大笑。“看起来我一直都领先哪，哈利，感觉怎么样？”

“很累。洛肯在哪里？”

“你想知道鲁娜死之前说什么了吗？”

哈利感觉额头皮肤底下刺痛着。“不想，”他听见自己说，“我只想知道洛肯在哪里，你对他做了什么，还有我们在哪里能找到你。”

“哈利，一次许三个愿望！”

话筒上那层膜随着他的笑声振动起来，但是还有另一样东西在抢着抓住哈利的注意力，他不太辨认得出来的东西。笑声戛然而止。

“你知道要执行这样的计划需要牺牲多少吗，哈利？要再三检查，所有的枝枝节节都要好好盯着，确保万无一失；更不用说肉体上受的罪了，杀人是一回事，可是你以为我那些时间喜欢坐在牢里吗？你可能不相信，可是我说的关于坐牢的事是真的。”

“那你何必横生枝节，那么麻烦？”

“我跟你说过了，减少风险要花成本，但是花得值得，向来都值得。陷害克利普拉可是要费一番功夫。”

“那你干吗不弄得简单点？把他们都干掉，然后推给帮派？”

“你的想法就跟你平常追缉的那些倒霉蛋一样啊，哈利，你就像赌徒，你忘记全局，忘记结果。当然我可以用更简单的方法杀掉莫内斯、克利普拉和鲁娜，而且确保不留下任何痕迹，可是那样不够，因为我接收莫内斯的财产和富利得之后，我就会有明显的杀死他们三个的动机了，不是吗？三起谋杀都牵连到一个人、一个动机，就连警察都可以想到这一点，你不觉得吗？就算你们找不到任何天杀的证据，你们还是可以让我的日子很难过，所以我必须设计另一套剧本给你们，让其中一个被害人变成犯人，案情不会复杂得让你们解不开，也不会简单得让你们不满足。你要谢谢我才对，哈利，你追查克利普拉的时候，我可是让你很有面子啊，对不对？”

哈利听得并不专心，他的心思已经回到过去。那时也有一个谋杀犯的声音在他的耳边，那时是背景的水声泄露了他的位置，可是现在哈利听到的只有微弱的音乐声，什么地点都有可能。

“你想怎样，延斯？”

“我想怎样？嗯，我想怎样呢？就聊一聊吧，我想。”

让我保持通话，哈利暗忖。他想让我保持通话，为什么？电子鼓咚咚锵锵，单簧管颤悠悠地奏着。

“不过你想知道确切原因的话，我只是打来告诉你……”

哈利可以听到《我只是打来告诉你，我爱你》的音乐声。

“……你同事应该去整个容，你觉得呢，哈利？哈利？”

话筒摇来摆去，荡成一条弧线，就在地板上方。

哈利往走廊另一头跑，感觉肾上腺素痛快地激增，仿佛打了一针。刚才他把话筒一扔，从小腿枪套拔出鲁格SP—0—后麻利上膛，吓得那个梳着辫子的女孩直往墙上靠。哈利大喊报警，不知道她听懂了没有？没时间想这个了，他已经到了，他踢开第一道门，眯眼正对着四张被枪吓坏的脸。

“对不起。”

到了下一个包厢，他差点在惊吓中开枪。地板中间站着一个矮个子黑皮肤的泰国人，两腿大张，身穿亮闪闪的银色西装，戴着色情片风格的墨镜。过了几秒钟哈利才明白过来他在做什么，可是剩下的《猎犬》歌词已经卡在这位泰国猫王的喉咙里出不来。

哈利看着走廊，至少还有五十个包厢，他的头里面一直有个地方警铃大作，可是脑袋实在负荷过度，他只想把它关掉，但现在他听得一清二楚了，丽兹！该死，延斯让他保持通话！

他往走廊另一头冲过去，转弯后，看见他们包厢的门开着。他不再思考，不害怕，不抱希望，只是跑，心里明白自己已经跨过不情愿杀人的界线。再也不像噩梦了，不像在及腰的水里快跑。他冲进门里，看见丽兹在沙发后面缩成一团，于是他举枪往四周挥舞，可是太迟了，他的肾脏下方挨了一记，打得他喘不过气。下一秒他就感觉到脖子被勒紧，眼角瞥见缠成圈的麦克风线，还有一股咖喱味袭来。

哈利把手肘往后一推，撞上某个东西。他听见一声呻吟。

“去死吧。”一个拳头跟着这句话从身后过来，打中他的耳朵下方，让他头晕眼花起来，感觉下巴受了重伤。接着脖子上的电线又开始收紧，他想办法伸了一根手指进去，可是没有用，他麻木的舌头被挤到嘴巴外面，仿佛有人正从里面亲他。或许他不必付看牙的账单了，他眼前已经一片黑。

哈利的脑袋嗡嗡响着。他受不了了，他想下定决心死掉，可是身体不愿意配合。他本能地往空中伸出一条手臂，可是现在没有泳池捞网可以自救了，只有祈祷，仿佛他正站在暹罗广场的人行天桥上，祈求永生。

“住手！”

绕在脖子上的电线松了，氧气有如瀑布般灌入肺里。再多一点，他还要再多一点！包厢里的空气似乎不够，他的肺好像就要从胸口爆开一样。

“放开他！”丽兹已经爬起来跪在地上，她的史密斯·韦森六五〇指着哈利。

哈利感觉得到金在身后蹲低身体，再次拉紧电线，不过这次哈利已经把左手伸进电线和脖子之间。

“开枪。”哈利发出唐老鸭的粗哑嗓音。

“放手！快点！”丽兹的黑瞳孔充满恐惧和愤怒，她的耳朵淌着一行血，流过锁骨，又流进领口。

“他不会放手，你要开枪射他。”哈利用沙哑的嗓子低声说着。

“快点！”丽兹大喊。

“开枪！”哈利大叫。

“闭嘴！”丽兹想稳住重心，拿枪的手摇摇晃晃。

哈利往后靠着金，感觉就像靠在墙上一样。丽兹的眼睛里有泪水，头还往前倾。哈利见过这种状况，她严重脑震荡，他们快要没有时间了。

“丽兹，听我说！”

电线收紧，哈利听见手侧缘的皮肤绽开。

“你的瞳孔放大，你快要休克了，丽兹！听我说！赶快开枪，不然就来不及了！你马上就要失去意识了，丽兹！”

她的嘴唇发出一声啜泣。“去你的，哈利！我没办法，我……”

电线割进肉里，好像切黄油一样。他想握拳，但有些神经应该是断了。

“丽兹！看着我，丽兹！”

丽兹眨了又眨，一双蒙眬的眼睛看着他。

“很好，丽兹，如果你可以想办法不射中我，你就一定可以射中他！”

她张着嘴看他，然后放下枪，突然大笑起来。金已经开始往前挤了，哈利想把他挡在后面，却好像在挡火车一样。他们已经在俯视她了，这时有个东西在哈利面前爆开，一阵剧痛在神经通道中流窜，这次是一种新的痛感，灼痛。他闻到她的香水味，感觉到她的身体随着金把他们压倒在地而垮下。轰鸣从开启的门口隆隆传出，响遍走廊。接着是一片寂静。

哈利在呼吸，他困在丽兹和金中间，但他的胸口还在起伏，这只有一个意思，就是他还活着。有个东西一直在滴，他努力抗拒那个记忆，现在可没时间回忆湿绳索和码头上又冷又咸的水滴，这里又不是悉尼。滴滴答答的东西落在丽兹的额头上、眼皮上，然后他又听见她的笑声了，她睁开了眼睛，那是两扇黑窗，白色的窗框安在红色墙上。爷爷正在挥他的斧头，闷闷钝钝的敲击声，木头砰的一声落在踏

得硬实的土地上。天空是蓝的，草搔着他的耳朵，一只海鸥飞进视野又飞出去。他想睡觉，可是他的脸着了火，他可以闻到自己的肉味，火药烧掉了毛孔。

他呻吟一声，从人体三明治中滚开。丽兹还在笑，两眼大睁；他由着她继续笑。

他把金翻过来面朝上。金的脸僵成惊讶的表情，下巴大张，对额头上那个黑色弹口以示抗议。他已经移动过金了，却还是听得见水滴声。他转身看着后面的墙，发现果然不是幻听。麦当娜又换了发色，金的辫子接到相框的顶端去了，替她弄了个黑色朋克头，还滴着看起来像蛋酒混合红色果汁的东西。辫子掉到厚地毯上，轻轻的啪嗒一声。

丽兹还在笑。

“开派对吗？”他听见门口有人说话，“竟然没邀请延斯？我还以为我们是朋友哩……”

哈利没转身，他的眼睛搜寻着地板，拼命找那把枪。一定是金偷袭他的时候掉到桌子下或椅子后面了。

“在找这个吗，哈利？”

这还用说吗？他慢慢转身，迎面就是他的鲁格SP—0—枪口。他正要张嘴说话，就看到延斯准备开枪，他两手握着枪，而且身体已经微微前倾，准备承受后坐力。

哈利看见施罗德酒馆里那个往后摇着椅背的警察，看见他湿润的嘴唇和那抹蔑笑；他没真的笑出来，不过那抹笑还是在，跟警察局局长要求肃静的时候一模一样的笑。

“游戏结束了，延斯，”他听见自己说，“这次你逃不掉的。”

“游戏结束了？哪有人真的这样说话？”延斯摇头又叹气，“你看太多白痴动作片了，哈利。”

他的手指扣住扳机。

“可是……呃，好吧，这件事是真的结束了，你把场面弄得比我计划的还好，你觉得大家发现一个帮派喽啰跟两个警察死在彼此的枪下，会把责任算在谁头上？”

延斯眯起一只眼睛，在三米距离下简直多此一举。他可不是赌徒，哈利想着，闭上眼，下意识地吸了气，准备受死。

他的耳膜震碎了，震了三次。他可不是赌徒。哈利感觉他的背撞上墙，撞上地板和不知名的东西，无烟火药的味道很刺鼻。无烟火药的味道。这下他不懂了，延斯不是开了三次枪吗？他不是应该闻不到味道了吗？

“糟了！”听起来好像有人在羽绒被底下大叫。

烟散了，他看见丽兹背靠墙坐着，一只手抓着一把冒着烟的枪，另一只手捂着肚子。

“天哪，他打中我！你在吗，哈利？”

我在吗？哈利也好奇。他模模糊糊想起把他踢倒的那一脚。

“怎么回事？”哈利大喊，耳朵还聋着。

“我先开枪的，我打中他，我知道我打中他了，哈利，他怎么会跑掉了？”

哈利站起来，先打翻了桌上的杯子，才好不容易站稳脚步。他的左腿失去知觉了。知觉？他把手放在屁股上，裤子湿透了。他不想看，于是伸出一只手。

“枪给我，丽兹。”

他的眼睛盯着门口。血，油地毡上有血。往那个方向。那个方向，霍勒，跟着已经替你标出来的路径走就对了。他看着丽兹，她放在蓝色衬衫上的手指间有一朵红玫瑰正在绽放。该死，该死，该死！

她一边呻吟，一边把史密斯·韦森六五〇递给他。

“把他抓回来，哈利。”

他迟疑了。

“这是命令！”

每一步他都用力把腿踢出去，希望它不会瘫软。眼前天旋地转，他知道是自己的大脑想要逃避疼痛。他跛着腿从柜台那个女孩面前经过，她冻结成《呐喊》那幅画的姿势，嘴里一个声音都没发出来。

“叫救护车！叫医生！”哈利一吼，她醒了过来。

接着他人已经在外边。风停了，空气就只有热，要命的热。有一辆车子刚刚打斜角冲过马路，柏油路面有刹车痕，车门开着，而且司机在车外头挥着手臂指着天。哈利举起双手，看也不看就跑到马路对面，他知道他们看到他豁出去的样子，可能就会刹车。他听到尖锐的橡胶摩擦声，抬头看着那人手指的方向，一队大象的灰色剪影高耸在上。他的大脑忽而清晰忽而混乱，就像严重失常的汽车收音机，接着有一声号角充斥整个夜空，响彻天边。喇叭大鸣的重型卡车从他的脚边呼啸而过，哈利感觉那一阵风差点把他的衣服给撕了。

他回过神，视线往上搜寻，顺着混凝土桥墩看——那条高架“黄砖路”，BERTS运输系统。对啊，为什么不往那里跑呢？说起来也合理。

有道铁梯通往混凝土构造的一处开口，就在他头上十五到二十米高的地方，从开口可以看见一部分月亮。他把枪柄咬在嘴里，发现腰带垂了下来，但努力不去想这颗削断了腰带的子弹对他的髋骨做了什么，只是抓住梯子，靠双臂把自己拉了上去。铁梯压着麦克风线割出来的伤口。

什么都感觉不到，哈利想着，随后又骂了声脏话，因为血流了满手像红色橡胶手套一样，害得他抓不住梯子。他把右脚歪着摆到梯档上，使劲一推，这样登上一阶，然后又使劲推。现在好一点了，只要不晕倒就好。他往下看，有十米吗？他最好别晕倒，继续往前，往上。四周暗了下来，他以为是自己眼睛的问题，所以停下脚步，可是往下一看，既看得见底下的车子，也听得见警笛像锯刀一样划破天际。他又往上看，梯子顶端的开口是黑的，看不见月亮了。天空被云遮住了吗？有一滴水滴到枪管上，又在下芒果雨？哈利往下一阶前进，他的心脏怦怦跳，漏了几拍，又继续跳。它在尽力运作中。

有什么用呢？他往下看，心里一边想着。很快第一辆警车就会到了，延斯大概沿着这条幽灵路哈哈大笑地跑了，已经下了前面两个街口的梯子，然后变戏法似的，突然从人群中消失。去他妈的《绿野仙踪》。

那滴水流到枪柄，流进哈利咬紧的齿间。

他立刻想到三件事。第一，如果延斯看到自己活生生地从蜜丽卡拉OK出来，他大概不会跑掉；他没有选择，非完成这件事不可。

第二，雨滴尝起来既不甜也不带金属味。

第三，不是云遮住天空，而是有人挡住开口，有人正在流血。

然后事情又开始快得令他措手不及。

他希望左手还有足够的神经，可以握住梯档。他用右手把枪从嘴里拿出来，这时看见头上的梯档火花一闪，又听见子弹弹飞的咻溜声，感觉有东西扫过裤脚。他瞄准那一团黑色开枪，受伤的下巴感觉到了后坐力。有个枪口冒出火光，于是哈利一口气清空了弹盒，不停地按，咔、咔、咔。可恶的外行人。

又看得见月亮了。他把枪扔了，枪还没落地，人已经在爬梯子。他上去了，道路、工具箱、重机具都沐浴在黄光下；光来自绑在上方的一个大得可笑的气球。延斯坐在一堆沙土上，双手交叠在腹部，前后摇着身体，一边大笑。

“妈的，哈利，你把事情都搞砸了，你看，”延斯打开双手，血不断流出，浓稠的血闪着光泽，“黑色的血，你打中肝脏了，哈利。我的医生可能会要我禁酒，这可不妙。”

警笛越来越大声。哈利努力控制呼吸。

“我要是你的话，就不会放在心上，我听说泰国监狱供应的白兰地很烂。”

他跛着腿往延斯靠近，延斯举枪对着他。

“好了，好了，哈利，话不必说过头，不过是有点痛罢了，有钱的话，没什么不能治的。”

“你没有子弹了。”哈利说着，继续往前走。

延斯边笑边咳嗽。“这招不错，哈利，不过恐怕你才没子弹了吧。我会数。”

“你会吗？”

“哈哈，我不是说过吗，数字，我靠这种东西赚钱的呀。”

他空着的手比着手指给哈利看。

“两发在卡拉OK店射你和那个男人婆，三发打梯子，所以还有一发可以给你，哈利，真是有备无患呢，你知道。”

哈利只差几步。

“你看太多白痴动作片了，延斯。”

“好精彩的遗言。”

延斯带着抱歉的表情坐直身体，接着扣下扳机。咔嚓声震耳欲聋，延斯的怪表情突然换成了惊讶。

“不管什么枪一律六发子弹，只有白痴动作片才有这种事，延斯。你那把是鲁格SP—〇一，五发。”

“五发？”延斯生气地瞪着枪看，“五发？你怎么知道？”

“我靠这种东西赚钱的呀。”

哈利可以看见底下路面上的蓝灯。“你最好把枪给我，延斯，警方很可能一看见枪支就开枪。”

延斯把枪递给哈利，脸上写满困惑。哈利把枪塞进腰间。也许是因为少了腰带，枪从裤管里滑了下来；也许是因为他累了；也许是因为他看见延斯，心想那是投降的眼神就松懈了，总之那一拳打中他以后，他踉踉跄跄地往后退，完全意料不到延斯的动作会这么快。他感觉左腿软了下去，接着头就砰的一声撞上水泥地。

他昏迷了一秒。不可以失去意识，他有如无线电拼命地搜寻电台。他看见的第一样东西是一颗闪着光芒的金牙。哈利眨眨眼。那不是金牙，而是从萨米刀刃反射过来的月光。接着那块饥渴的钢铁就冲他划了过来。

哈利永远不会知道他是凭直觉反应，还是有一个心理过程支配着他的动作。他举起左手摊开来，直接伸向那段白晃晃的钢铁，刀子冲破他的手掌，毫不费力。整段刀刃都穿过去以后，哈利把手抽走，踢出没受伤的腿，踢中了黑血的位置。延斯弯腰呻吟，往旁边一倒，跌进沙堆里。哈利勉强爬起来，跪在地上，延斯则已蜷缩成胎儿的姿势，两手抱着肚子，尖叫起来；很难说是在笑还是痛叫。

“该死，哈利，痛成这样实在太奇妙了。”他一下子喘气，一下子哼哼唧唧，一下子大笑。

哈利站起来，看着穿过手心手背的刀子，不确定怎么做比较明智，拔出来好，还是留着止血好？他听见下面街道上有个喊叫的声音从扩音器传出来。

“你知道现在会怎样吗，哈利？”延斯已经闭上眼睛。

“不太清楚。”

延斯安静了一会儿，振作精神。“那我来解释吧。今天会变成一大堆警察、律师、法官的重大发薪日。你这个王八蛋，哈利，我得花一大笔钱了。”

“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什么意思？你又在玩挪威童子军那套吗？什么都买得到啊，只要你有钱。我就有钱，再说……”他咳了几声，“几个在建筑业能捞油水的政客，不会想看到BERTS泡汤。”

哈利摇摇头。“这次不一样，延斯，这次不一样。”

延斯龇牙咧嘴，那痛苦的表情中夹杂着笑脸和苦相。“要打赌吗？”

哈利心想，拜托，别做任何会后悔的事，霍勒。他看看表；这是干这一行的条件反射式的动作，写报告要填逮捕时间。

“有一件事我很好奇，延斯。我问你艾勒梅公司的事情，克拉姆利督察说我向你透露太多了。或许我真的是吧，不过你早就知道我知道是你，对不对？”

延斯勉强把注意力放在哈利身上。“有一阵子了，所以我才搞不懂你为什么那么努力帮我解除羁押。哈利，为什么？”

哈利觉得头晕，于是找了个工具箱坐下来。

“嗯，也许当时我还没发现自己已经知道是你；也许我想看你接下来要打什么牌；也许我只是想要你露出马脚。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让你认为我已经知道了？”

“有人说的。”

“不可能，今天晚上之前我一个字都没说过。”

“有人不用你说就知道。”

“鲁娜？”

延斯的脸颊在颤抖，嘴角堆起白沫。“你知道吗，哈利？鲁娜有人家说的那种第六感，我把它叫作观察力。你得学着好好隐藏你的思绪，哈利，不要什么都跟敌人说。真是不可思议，女人被威胁切掉女性象征的时候，什么都愿意告诉你。你——”

“你用什么威胁她？”

“乳头，我说我会割掉她的乳头。你觉得怎么样，哈利？”

哈利已经抬头面向天空，闭上眼睛，好像期待下雨一样。

“我说错什么了吗，哈利？”

哈利感觉到热空气通过鼻孔。

“她一直等着你呢，哈利。”

“你在奥斯陆的时候住哪家饭店？”哈利低声说。

“鲁娜说你会来救她，说你知道是谁绑架她的。她哭得像个婴儿，还挥打着她的义肢，蛮好笑的，所以——”

金属震颤的声音传来。哐啷哐啷哐啷。他们正在爬梯子上来。哈利看着还插在手上的刀子。不能用这个。他四下张望。延斯的声音刺着他的耳朵。他的肚腹升起一股快感，头部有个轻柔的滋滋声，好像喝香槟醉了一样。不要动手，霍勒，忍住。但是他已经感觉到坠落的狂喜。不管了。

工具箱的锁踢个两脚就弃守了，那把气钻机是瓦尔克牌，重量轻，顶多二十千克，而且一按按钮就启动了。延斯立刻闭嘴，脑袋慢慢理解接下来会怎样以后，眼睛就瞪大了起来。

“哈利，你不可以——”

“张开。”哈利说。

机器震动的咆哮声淹没了底下的车水马龙、扩音器的吵闹声、扶梯的震动声。哈利往延斯靠过去，张开双腿，脸还是朝天，眼睛还是闭着。天在下雨。

哈利跌坐沙堆。他仰躺着，凝视天空；他在沙滩上，她问他可不可以帮她涂防晒乳，她的皮肤很敏感，可不想被太阳晒死。她不是被晒死的。然后他们到了，人声吵嚷，靴子在水泥地上踩踩踏踏，上过油的枪支拉保险的咔嗒声。他睁开眼睛，被照在脸上的光弄得什么都看不见，光束移开以后，他瞥见朗山的身影。

哈利闻到自己胆汁的味道，接着胃里的东西就填满了口鼻。

[1] Fridtjof Nansen (1861—1903)，挪威探险家、科学家。

[2] Per Ståle Lønning (1950—)，挪威知名新闻工作者。

[3] 《绿野仙踪》中女主人公多萝西去翡翠城寻求帮助时要走的路。

[4] Ellem (艾勒梅)，倒过来正好是Melle (梅勒)。

尾声

他把烟深深吸进肺里，让烟停留，一直到他觉得快要爆炸了，她才终于出现。她站在阳台门口，阳光照在侧脸上。

51

丽兹醒过来，知道会看见黄色天花板和丁字形的灰泥裂缝。这两个星期她一直盯着那一处裂缝，因为颅骨骨折，医生不准她读书看电视，只能听广播。他们说枪伤很快就会好，重要器官都没有受损。

反正对她来说不重要。

有位医生看过她，问她有没有生小孩的打算。她摇头，不想听完，他也就默默顺了她的意。要听坏消息以后有的是时间，现在她想专注于好消息，例如，接下来几年不必指挥交通，还有警察局局长来过，说她可以放几星期假。

她眼神飘到窗框上。她想转头，但是他们在她的头上装了个长得像钻油塔的仪器，让她想动也动不了。

她不喜欢独处，一向不喜欢。彤亚·韦格前一天来看过她，问她知不知道哈利怎么了，好像他用心电感应跟躺在那里昏迷的她联络过一样。不过丽兹了解韦格的关心不只是工作的关系，所以就没说什么，只说他很快就会出现。

彤亚·韦格看起来孤单又沮丧。不过，她死不了的，她就是那种人。她已经接到要接任大使的消息，五月上任。

有人咳嗽，她张开眼睛。

“还好吗？”一个沙哑的声音说。

“哈利？”

打火机咔嚓一声，接着她就闻到烟味。

“你回来了？”她说。

“只是撑着。”

“你在干吗？”

“实验，”他说，“想找出失去意识的终极之术。”

“听说你自己出院了。”

“他们没什么能替我做的了。”

她小心翼翼地笑，让空气一点一点爆出来。

“他怎么说？”哈利问。

“毕悠纳·莫勒吗？奥斯陆在下雨，看起来今年春天会到得比较早。其他就没什么新鲜事。他叫我跟你打招呼，告诉你两边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托胡斯处长带花来，问起你的状况，让我跟你说恭喜。”

“莫勒怎么说？”

丽兹叹气。“好吧。我帮你传话了，他也去查了。”

“然后？”

“你也知道布雷克不太可能跟你妹妹的强奸案有任何关系，不是吗？”

“是。”

她听得见他吸气时烟草发出的噼啪声。

“也许你该放手了，哈利。”

“为什么？”

“布雷克的前妻听不懂那些问题，她甩了他是因为他很无趣，没别的原因。而且……”她吸口气，“而且你妹妹被强暴的时候，他根本不在奥斯陆。”

她努力想听出他的反应。

“很遗憾。”她说。

她听见香烟落地，还有橡胶鞋跟把烟蒂往石砖踩的声音。

“好吧，我只是想看看你怎么样了。”他说。传来椅脚刮地的声音。

“哈利？”

“我在。”

“我就说一件事。你要回来，答应我会回来，不要留在那里。”

她可以听见他呼吸的声音。

“我会回来。”他的语气没有起伏，仿佛对这句歌词感到厌倦。

52

一束光穿过他们上方木头地板的裂缝，他看着光束里的灰尘在跳舞。他的衬衫像吓坏的女人一样贴在他身上，汗水刺痛他的嘴唇，泥土的臭味让他作呕。不过烟管传过来了，他一只手抓住烟针，把黑色的膏涂在洞里，然后把烟斗定定地放在火焰上方，于是一切又芳醇了起来。吸第二口之后，他们现身了，伊瓦尔·洛肯，吉姆·洛夫，希尔达·莫内斯。第三口之后，其他人也现身了。只有一个人除外。他把烟深深吸进肺里，让烟停留，一直到他觉得快要爆炸了，她才终于出现。她站在阳台门口，阳光照在侧脸上。两步以后，她就无限缓慢地浮到空中了，从脚掌到指尖形成一道黑色的弯弧，平缓的弧。弯弧轻柔的一碰划破表面，潜进水里，越潜越深，最后水面在她身后合上。水冒了泡，一道波浪拍打在池壁上。接着一切静止，绿色的水再次映照天空，仿佛她从来没存在过。他吸进最后一口烟，往后躺到竹席上，闭上眼睛。然后听见柔柔的泪水声。

冒险，还是不要冒险，这是永远的两难。

知更鸟

「挪威」尤·奈斯博 著

林立仁 译

Jo Nesbø

R o d s t r u p e

就快了，我会熬过这个冬季，等到下一个春天。

一个令人心碎的爱情悲剧 × 一出天衣无缝的犯罪戏码

作品销量突破3300万册

北欧悬疑小说天王 尤·奈斯博 轰动欧美文坛的史诗巨作

雄踞挪威图书畅销排行榜52周——获颁挪威年度书店业者大奖——入围英国匕首奖——荣登美国独立书商协会畅销榜

CBS

湖南文艺出版社

精英天都
CS BOOKY

版权信息

书名：知更鸟

作者：【挪威】尤·奈斯博

译者：林立仁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 土归土

1
2
3
4
5
6
7
8

第二部 创世记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第三部 乌利亚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第四部 炼狱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第五部 七日

52

53

54

55

56

57

58

第六部 拔示巴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第七部 黑披风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第八部 启示录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第九部 审判日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第十部 复活

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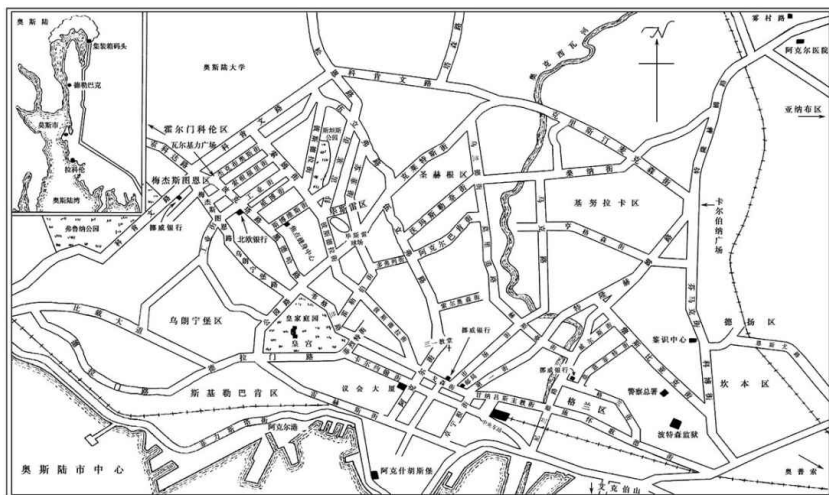
106

107

但它一点一滴恢复勇气，飞到那被钉上十字架之人的身旁，用它的小喙在那人额头上拔去一根嵌入肌肤的尖刺。就在此时，被钉上十字架之人的脸上滑落一滴血，滴在它的胸口。那滴血迅速蔓延开来，将它胸前的细小羽毛染成红色。

那被钉上十字架之人张开嘴，对鸟儿轻声说：“由于你的慈悲之心，你赢得了你的种族自创世记以来所奋力争取的。”

——塞尔玛·拉格洛夫，《基督传说》之《红襟知更鸟》



第一部 土归土

冒险，还是不要冒险……这是永远的两难。

他想起轻型背心是低胸的，便将左轮手枪往下移动一寸。摩托车队的怒吼声震耳欲聋。

1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日。亚纳布区收费站路障。

一只灰鸟悄然飞入哈利的视线，又悄然飞出。哈利的手指在方向盘上轮敲着。昨天电视上有人谈论“度日如年”，现在才叫作度日如年。犹如在圣诞夜等待圣诞老人降临，或是在电椅上等待通电行刑。

他的手指敲得更用力了。

他们的车停在收费站，就停在收费亭后方的开阔区域。爱伦把收音机频道往上调一格，播报员的声音流泻而出，语气严肃庄重。

“专机在十五分钟前降落。清晨六点三十八分，总统先生踏上挪威国土。乌尔伦萨克市市长亲自到场迎接。今天奥斯陆风和日丽，这片美好的挪威秋景正是高峰会谈的绝佳背景。让我们再听一次半小时前总统先生在记者会上发表的讲话。”

电台已经播出三次总统的讲话了。哈利眼前再度浮现大批新闻记者挤在路障前大声叫嚷的景象。路障另一侧是许多身穿灰色西装的男子，他们身上的穿着只是敷衍了事，勉强让自己看起来不像特勤人员。他们弓起肩膀，又放松下来，扫视人群，第十二次检查耳机位置是否正确，再度扫视人群，目光在一名摄影师手中那稍显过长的镜头上多停留几秒，继续扫视，第十三次检查耳机位置是否正确。有人用英语欢迎总统先生，一切安静下来，接着话筒发出一声尖鸣。

“首先，我很高兴来到这里……”总统先生第四次用他那嘶哑浓重的美语口音说道。

“我读过一篇文章，美国一位知名的心理学家认为这位总统患有MPD。”爱伦说。

“MPD？”

“多重人格分裂症。就好像《化身博士》里的杰克医生和海德先生。那个心理学家认为这位总统的正常人格并不知道另一个人格的存在，而他的另一个‘性野兽’人格到处和女人发生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最高法院不能指控他在法庭上做虚假陈述。”

“天哪！”哈利说，抬头看看在他们上空盘旋的直升机。

广播中有人用带有挪威腔的英语提问：“总统先生，这是您在任期内第四次访问挪威，请问您有什么感觉？”

一阵静默。

“很高兴再次来到挪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能够在这里会面，关键在于……”

“总统先生，您记得上次造访挪威的情景吗？”

“当然记得。我希望今天的会谈能让我们……”

“总统先生，奥斯陆和挪威对世界和平有何重要意义？”

“挪威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一个不带挪威腔的声音问：“您认为达到什么样的具体结果，才算得上是实际可行的？”

录音播送到此被切断，播报员的声音继续。

“我们听见美国总统表示挪威在……呃，中东和平进程上扮演了

重要角色。现在总统先生正前往……”哈利呻吟一声，关上收音机。“爱伦，我们这个国家是怎么了？”

爱伦耸耸肩。

“经过二十七号检查站。”仪表板上的对讲机发出细碎的噼啪声。

哈利望向爱伦。

“每个人都在岗位上准备就绪了吗？”哈利问道。爱伦点了点头。

“要上场了。”哈利说。爱伦翻了个白眼。自从车队从加勒穆恩机场出发后，这已经是哈利第五次说这句话了。他们坐在车里，可以清楚地看见空旷的高速公路从收费处路障往特兰斯德区和弗陆萨区的方向延伸而去。车顶的蓝色警示灯慢吞吞地转动着。哈利摇下车窗，把手伸出窗外，拿开一片卡在雨刷下的黄色树叶。

“那是一只知更鸟。”爱伦伸手一指，“晚秋很少看得到知更鸟。”

“在哪里？”

“那里，就在收费亭的屋顶上。”

哈利低下头，透过风挡玻璃向外看去。

“我看见了，那是知更鸟？”

“对。不过我想你应该看不出知更鸟和红翼鸫的差别吧？”

“对。”哈利以手遮眉。难道他近视了？

“知更鸟现在不常见。”爱伦说，拧上保温瓶的盖子。

“真的吗？”哈利问道。

“百分之九十的知更鸟已经迁徙到南方去了，只有少数算是冒着风险留了下来。”

“算是？”

对讲机又发出噼啪声：“六十二号检查站呼叫总部。通往勒伦斯科格市的岔道前方两百米处，有一辆没有标记的车停在路边。”

总部那头一个带有卑尔根腔的低沉声音回答说：“六十二号请稍等，我们正在核查。”

一阵静默。

“厕所检查过了没？”哈利问，下巴朝埃索加油站扬了扬。

“检查过了，加油站已经清空，顾客和员工全都离开了，只剩下老板，我们把他锁在他的办公室里。”

“收费亭也是吗？”

“对。哈利，放轻松，检查工作都做好了。的确，那些选择留下来的知更鸟希望今年会是暖冬，这没什么不对，只是如果它们错了，就得赔上性命。你可能会纳闷，它们为什么不干脆飞到南方，以防万一？这些留下来的知更鸟会不会只是因为懒惰？”

哈利看了后视镜一眼，只见铁路桥两侧站着卫兵，身穿黑衣，头戴钢盔，脖子上挂着MP5冲锋枪。即使是在车上，他都可以看出卫兵的肢体语言透露着紧张。

“重点在于如果今年冬天很温和，它们就可以在其他同类回来之前，先选好理想的筑巢地点。”爱伦说，试着把保温瓶挤进已被塞满的储物箱，“这个冒险成败参半，不是春风得意，就是凄惨无比，就看你愿不愿意赌一把。如果赌了，有可能某天晚上会在树枝上被冻成冰棍，掉下树来，一直等到春天才融化。如果不赌，有可能回来找不到地方筑巢。可以说，这是永远的两难。”

“你穿防弹衣了吧？”哈利扭了扭脖子，“你到底穿没穿？”

爱伦用指关节轻轻敲了敲胸部，作为回答。

“轻型的？”

她点点头。

“妈的，爱伦！我下令穿的是防弹背心，不是那种米老鼠背心。”

“你知道密勤局穿的是啥吗？”

“我猜猜看，轻型背心？”

“没错。”

“你知道我从来不在乎谁吗？”

“我猜猜看，密勤局？”

“没错。”

爱伦大笑。哈利勉强挤出笑容。对讲机传出噼啪声。

“总部呼叫六十二号检查站，密勤局说勒伦斯科格市岔道前方停着的是他们的车。”

“六十二号检查站，收到。”

“你看，”哈利说，恼怒地打了一下方向盘，“缺乏沟通。密勤局只管做他们自己的事，为什么他们把车停在那里我们却不知道？”

“可能是在检查我们有没有恪尽职守吧。”爱伦说。

“那是他们下达的指示。”

“别再抱怨了，你还是有机会做决策的。”爱伦说，“还有，不要再敲方向盘了。”

哈利乖乖地把双手放到大腿上。爱伦微微一笑。哈利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好，好，好。”

哈利的手指触碰到他的配枪底端。这是把史密斯威森点三八左轮手枪，可容纳六发子弹，腰带上还挂着两个备用弹匣，各装有六发子弹。他轻轻拍打这把左轮手枪，心下明白，自己严格说起来并未获得授权配枪。

也许他真的近视了。去年冬天，上过四小时课程之后，他没通过射击测验。虽然这种事并不少见，却是第一次发生在哈利身上，而他一点也不喜欢自己碰上这种事。他必须再去接受一次测验——许多人得考个四五次，但基于某个原因，他一直拖延着没去。

更多噼啪声传来。“经过二十八号检查站。”

“再过一站就进入鲁默里克区，”哈利说，“然后是卡利哈根区，再来就轮到我们了。”

“他们为什么不按照以前的做法，只要说车队行进到哪里就好，却要用这些白痴代码？”爱伦问道，语气颇为不满。

“你猜。”

两人同时答道：“密勤局！”然后大笑不已。

“经过二十九号检查站。”

哈利看了看表。

“好，再过三分钟他们就会到达这里。我会把对讲机的频率调到奥斯陆区。请你执行最后一次检查。”

爱伦闭上双眼，集中注意力，在脑海中逐项核对检查，然后把话筒放回原位：“一切就位。”

“谢了。戴上你的钢盔。”

“什么？不会吧，哈利。”

“你听见我说的话了。”

“那你也戴上啊！”

“我的太小了。”

一个新的声音传来。“经过一号检查站。”

“可恶！有时候你真的……很不专业。”爱伦把钢盔戴上，扣上扣带，对后视镜做了个鬼脸。

“我也爱你哦。”哈利说，透过望远镜仔细查看前方道路，“我看见他们了。”

通往卡利哈根区的斜坡最高处，浮现出反射着阳光、闪闪发光的金属。哈利只能看见车队第一辆车，但他知道行车顺序：六辆警方的护卫摩托车，两辆护卫警车，一辆密勤局勤务车，然后是两辆一模一样的凯迪拉克弗利特伍德元首专用车（由密勤局从美国空运来挪威），其中一辆由美国总统搭乘。而总统搭乘哪一辆车是机密。或许两辆车各载了一位美国总统，哈利心想，一辆载的是杰克医生，一辆载的是海德先生。接着外形较大的车辆出现在望远镜中：救护车、通信车和好几辆密勤局勤务车。

“看起来风平浪静。”哈利说，手中的望远镜由右而左缓缓移动。这是个凉爽的十一月早晨，但柏油路面上方的空气仍然颤抖着。

爱伦看见了第一辆车。再过三十秒，车队就会通过收费站，届时他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一半。再过两天，相同车队从反方向通过收费站之后，爱伦和哈利就可以恢复正常工作。她更喜欢在犯罪特警队跟死人打交道，而不是凌晨三点从床上爬起来，跟暴躁易怒的哈利一起坐在冰冷的沃尔沃警车里。显然这次哈利被赋予的责任十分重大，令他负担沉重。

车内除了哈利规律的呼吸声，听不见一丝声响。爱伦查看无线电装置上的指示灯，两个灯都亮着绿色。车队即将行驶到斜坡底端。她

决定待会儿任务结束后，就去塔斯德酒吧喝个烂醉。她曾在塔斯德酒吧和一个男子眉来眼去，那人一头黑色鬈发，褐色眼眸，眼神有点危险，身材精瘦，看起来有些放荡不羁，又像是个知识分子。也许.....

“搞什么.....”

哈利抓起话筒：“左边第三个收费亭有人。谁能确认那个人的身份？”

无线对讲机的回答是静默的噤声。爱伦的视线迅速扫过一个又一个收费亭。在那里！她在收费亭的褐色玻璃窗内看见一名男子的背影，距离他们只有四十到五十米远。光线从后方射入收费亭，将男子的身影照得十分清楚，连肩膀上方突出的一小段枪管和瞄准器也清晰可见。

“是武器！”爱伦大喊，“他拿着一把机关枪。”

“靠！”哈利踹开车门，抓住门框，身形一晃便来到车外。爱伦的眼睛紧紧盯着车队。车队距离收费亭不过数百米。哈利把头探入车内。

“他不是我们的人，但有可能是密勤局的人。”他说，“呼叫总部。”手中已握住那把左轮手枪。

“哈利.....”

“快点！如果总部说那是密勤局的人，你就用力按喇叭。”

哈利拔腿朝收费亭奔去。从男子的背影看来，他身穿西装，从枪管的形状推测，他拿的是一把乌兹冲锋枪。早晨清冽的空气刺痛了哈利的肺。

“警察！”哈利用挪威语大喊，又用英语喊了一次。

没有反应。收费亭的厚重玻璃窗是专门定制的，用来隔绝外面的嘈杂车声。男子转头望向车队，哈利看见他脸上戴着一副深色雷朋太

阳镜。是密勤局干员，不然就是有人伪装成密勤局干员。

车队距离二十米。

如果男子不是密勤局干员，怎么可能进得了上锁的收费亭？可恶！哈利已听见摩托车队的声音。来不及冲进收费亭了。

他扳开保险栓，瞄准男子，心中祈祷喇叭声快点响起，好在封锁的高速公路上粉碎这个早晨诡异的寂静。他向来不愿意接近这种地方。哈利收到的指示很明确，但他无法抵挡汹涌的思潮：轻型背心。沟通不良。妈的，这不是你的错。他有没有家人？

车队从收费亭后方笔直驶来，快速接近。再过几秒，那两辆凯迪拉克元首车就会通过。哈利的眼角注意到有物体移动，一只小鸟从屋顶上振翅起飞。

冒险，还是不要冒险……这是永远的两难。

他想起轻型背心是低胸的，便将左轮手枪往下移动一寸。摩托车队的怒吼声震耳欲聋。

2

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奥斯陆。

“这是个大背叛。”光头男子低头看着稿纸说。他的头顶、眉间、肌肉隆起的前臂，甚至抓着讲台的两只大手，全都没有毛发，被剃得干干净净。男子倾身靠向话筒。

“一九四五年起，民族社会主义的敌人控制了这片土地，实行民主与经济原则，结果导致世界永无宁日。即使是在欧洲，我们也遭遇过战争和种族屠杀。在第三世界国家，数百万人活活饿死，欧洲会受到大批外来移民的威胁，而移民带来的只有混乱、贫困和生存竞争。”

男子顿了顿，凝望四周。屋里一片静默。观众席上，一个坐在男子身后长椅上的人犹豫地拍了拍手。男子继续抨击现实，话筒下方的红色指示灯不祥地亮起，显示录音信号不良。

“我们已经非常习惯富裕的生活，以至于忘了目前的处境，当动乱发生，我们能仰赖的只有自己和周围的社区。只要发生一场战争、一场经济或生态灾难，那个将我们迅速变成冷漠社会一员的法律体系就会突然消失。上一次大背叛发生在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当时我们所谓的国家领导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不仅临阵脱逃，还带走了国家储备黄金，好在伦敦享受奢华的生活。如今敌人再度出现，而那些理应保护我们权益的人又再次令我们失望。他们让敌人在我们之间建立清真寺，让敌人劫掠我们的同胞，让我们的女人怀有敌人的种。身为挪威人，我们必须捍卫自己的种族，消灭那些令我们失望的人。”

他翻到下一页，但讲台前方传来的咳嗽声让他停下了手边动作，抬头张望。

“谢谢你，我想我们听到这里就够了。”法官说，视线透过眼镜射出。“检方律师还有问题要问被告吗？”

阳光射入奥斯陆刑事法院第十七号法庭，在光头男子周围打出一圈梦幻似的光晕。光头男子身穿白色衬衫，系一条细长领带，可能是听从了辩护律师尤汉·孔恩的建议。孔恩靠在椅背上，中指和食指间夹着一支铅笔，轻轻弹着。眼下这种情况，多少令他有些不满。他不满检察官的问题所引导的方向，不满他的当事人斯韦勒·奥尔森公开宣读自己的纲领，而且斯韦勒竟然认为卷起袖子向法官和陪审团展示他手臂上的刺青是恰当的。斯韦勒的双肘刺有蜘蛛网，左前臂刺有一排纳粹党徽，右前臂刺有一串古挪威标志和用哥特体写的“瓦尔基莉”^[1]——一个新纳粹帮派的名称。

这整个过程中有什么令孔恩难受不已，他却说不出那是什么。

检察官是个矮小男子，名叫赫尔曼·格罗特。他用小拇指推开话筒，指上戴着一枚刻有律师工会徽章的戒指。

“法官，我再问几个问题就结束。”格罗特的声音温和谦逊。话筒下方亮着绿色指示灯。

“所以说，一月三日九点，你走进卓宁根街的丹尼斯汉堡店时意图相当明确，是要去捍卫种族，就像你刚刚说的？”

孔恩倾身向前，对着话筒：“我的当事人已经回答过他和越南裔店主发生的口角。”红灯亮起。“他是受到了挑衅。”孔恩说，“绝对没有理由表明这是预谋。”

格罗特闭上双眼。

“如果你的辩护律师说得没错，奥尔森先生，那么当时你手里拿着一根球棒也是纯属巧合喽？”

“那是出于自卫。”孔恩插嘴说，情急之下挥舞着双臂，“法官先生，我的当事人已经回答过这些问题了。”

法官俯视被告律师，用手摩擦下巴。大家都知道尤汉·孔恩是个辩护高手——孔恩本人更是清楚这一点——因此，法官最后带着些微恼怒，同意说：“我同意被告律师的说法。除非检方律师还有什么新重点要补充，否则我建议我们继续，好吗？”

格罗特睁开眼睛，虹膜上下两端出现两道细长眼白。他垂下头，将一份报纸举到空中，动作颇有疲态。“这是一月二十五日的《每日新闻报》，第八页有一则访问是被告的意识形态同伴……”

“抗议……”孔恩说。

格罗特叹了口气：“我改变说法，受访者是一个表达种族主义看法的男人。”

法官点了点头，同时瞪了孔恩一眼，以示警告。格罗特继续往下说。

“这位受访者对丹尼斯汉堡店攻击事件发表意见，他说我们需要

更多像斯韦勒·奥尔森这样的种族主义者，才能重新夺回挪威的控制权。在访问中，‘种族主义者’这个名词是尊称。请问被告是否认为自己是‘种族主义者’？”

“是的，我是种族主义者。”孔恩还来不及提出异议，斯韦勒便已回答，“我就是这样使用这个名词的。”

“请问你是怎么使用这个名词的？”格罗特微笑问道。

孔恩在桌子底下紧握双拳，抬头望向法官席上的主审法官和两旁的两名陪审法官。这三个人将主宰他的当事人往后的命运，以及他自己今后数月在此德夏勒酒吧的地位。另有两个一般公民，他们代表人民，代表普通人所认为的正义。大家习惯称他们为“非职业法官”（Lay Judges），但也许他们已察觉到这个称呼过于近似“玩乐法官”（Play Judges）。法官右边的陪审法官是个年轻男子，身穿廉价实用的西装，几乎不敢抬起双眼。法官左侧的陪审法官是个略显丰腴的年轻女子，似乎正假装自己跟得上审判进度，同时却伸长下巴，好让她刚开始成形的双下巴不会被映照在地板上。这些都是普通的挪威人，他们对斯韦勒·奥尔森这种人有什么了解？他们又想知道些什么？

八名证人目睹斯韦勒走进那家汉堡店，手臂下方夹着一根球棒，和老板何岱互相咒骂了几声，然后斯韦勒举起球棒便往何岱的头部敲了下去。何岱现年四十岁，越南裔，一九七八年和其他越南难民乘船来到挪威。斯韦勒挥出球棒的力道猛烈，致使何岱日后再也无法行走。斯韦勒再次开口时，孔恩已经盘算好，要用什么说法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

“种族……主义，”斯韦勒在他的稿纸中找到定义，念道，“是一种对抗遗传疾病、堕落和毁灭的永恒努力，也是一种创造更健康的社会和更优质生活的梦想与渴望。种族混杂是一种双向的种族灭绝。在一个计划建立基因库来保存小甲虫的世界中，人们能够接受的人类种族的混杂程度，足以摧毁自身经过千万年进化而成的生物。令人尊敬的《美国心理学家》期刊在一九七二年曾刊登一篇文章，五十位美国和欧洲科学家提出警告，抑制遗传理论的争议会带来危险。”

斯韦勒顿了顿，朝十七号法庭怒目扫视一周，抬起右手食指。他的头转向检察官，孔恩可以看见他后脑勺和脖子之间刮得干干净净的一圈脂肪上，刺着苍白的“胜利万岁” [2] ——一个无声的尖叫和怪诞的图样，正好和法庭上的冷酷词句形成强烈对比。随后的静默中，孔恩听见走廊传来嘈杂声。午餐时间到了，十八号法庭已休庭。时间一秒一秒流逝。孔恩想起他读过关于希特勒的描述：希特勒在大型集会上为了让演说收到效果，常会停顿长达三分钟。斯韦勒继续往下说，同时用食指有韵律地敲击，像是要把字字句句都敲进听众的脑子里。

“你们若是想假装这里并没有发生种族斗争，那你们不是瞎了，就是叛国贼。”

他拿起玻璃杯喝了口水，那杯水是法警放在他面前的。

检察官插嘴说：“而在这场种族斗争中，只有你和你的支持者有权利发动攻击，是吗？今天你有许多支持者来到了现场。”

旁听席上的光头族发出嘘声。

“我们不是发动攻击，我们是采取自卫。”斯韦勒说，“这是每个种族的权利和义务。”

长椅上传来一声吼叫，斯韦勒听在耳里，微微一笑：“事实上，即使是其他种族也存在着具有种族意识的国家社会主义。”

旁听席传来笑声和稀疏的掌声。法官要求肃静，然后望向检察官，面露询问之色。

“我没问题了。”格罗特说。

“辩方律师还要提问吗？”

孔恩摇摇头。

“那我就传唤检方第一位证人。”

检察官对法警点了点头，法警打开法庭后方的一扇门。门外传来椅子刮擦地板的声音，门打开了，一名高大男子缓步走进来。孔恩看见男子身穿一件尺寸稍小的西装外套、一条黑色牛仔褲，脚上穿一双大尺寸的马丁靴。男子头发极短，近乎光头，体格精实健壮，看起来三十出头。然而他双眼布满血丝，眼睛底下挂着一对眼袋，肤色苍白，扩张的微血管散布在脸上，形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泛红，让他有如年过五十。

“哈利·霍勒警官？”男子坐上证人席后，法官问道。

“是的。”

“我看见你并未提供家庭住址，是不是？”

“那是个人隐私。”哈利用大拇指往肩膀旁边比了比，“这些人闯入过我家。”

更多嘘声传来。

“你宣读过誓词了吗，霍勒警官？也就是说，你宣誓了吗？”

“是的。”

孔恩不停地摇头，有如某些司机喜欢在置物台上摆放的摇头小狗。他急忙翻寻文件。

“你在犯罪特警队是负责调查命案的，对不对？”格罗特问，“为什么你会被分派来办这件案子？”

“因为我们对这件案子评估错误。”

“哦？”

“我们没想到何岱会活下来。如果你的脑袋被打到开花，里面的东西跑到外面，通常是不会活下来的。”

孔恩看见两位陪审法官的脸不由自主抽搐了一下，但这时已无关紧要了。他已经在文件上找到他们的名字，上面写着：错误。

3

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卡尔约翰街。

老哥，你快要死了。

老人步下台阶离开，秋日强烈的阳光照得他双眼难以睁开，他停下脚步，耳畔仍萦绕着这句话。他的瞳孔慢慢收缩，手紧紧握住栏杆，缓缓深呼吸。他聆听各种嘈杂声，有汽车声、电车声、人行道指示灯的哔哔声，还有说话声，兴奋、开心的话语声在脚步声的伴随下显得急促。还有音乐。他是否听过这么多的音乐？但这些都无法掩盖这句话的声音：老哥，你快要死了。

他在布维医生诊疗室外的台阶上驻足过多少次？每年两次，前后四十年，算起来一共八十次。八十个平凡日子，和今天没有两样，但他从未像今天一样注意到街上是那么充满朝气、那么欢快、那么贪求生命的活力。现在是十月，感觉却像是五月的那一天。那一天，和平降临。他是不是太夸张了？他听得见自己的声音，看得见阳光照出自己的侧影，看得见他的脸部轮廓在白灼的光晕中淡去。

老哥，你快要死了。

纯白染上色彩，形成卡尔约翰街。老人来到台阶底端，停下脚步，先向右看看，再向左看看，仿佛难以决定要走哪个方向，而后陷入沉思。他颤抖了一下，像是有人叫醒了他，然后朝皇宫的方向走去。他的脚步有些迟疑，目光下垂，枯瘦的身体佝偻着，身上穿着一件稍大的羊毛外套。

“癌细胞扩散了。”布维医生说。

“这样啊。”老人答道，望着布维医生，心中纳闷，不知道医生在

医学院是不是都学到了在谈论严重问题时要摘下眼镜，或只是近视的医生为了避免和病患目光相对才会摘下眼镜。康拉德·布维医生的发际线越来越高，变得有点像他父亲。布维医生眼睛下方的眼袋散发着一不安的气息，也很像他父亲。

“简单说就是这样？”老人问这句话的声音，这五十多年来连他自己都没听过。那声音空洞、嘶哑、发自咽喉，声带由于畏惧死亡而颤抖。

“对，事实上还有个问题……”

“拜托你，医生，我有过面对死亡的经验。”老人提高音量，选择能够迫使声音保持稳定的字句，他希望布维医生听见他稳定的说话声，他希望自己能听见自己稳定的说话声。

布维医生的目光掠过桌面，越过磨损的拼花地板，投向污秽的玻璃之外，躲在窗外许久，才回来正视老人的双眼。布维医生找到一块布，不停地重复擦拭他的眼镜。

“我知道你是怎么……”

“医生，你什么都不知道。”老人听见自己发出短促干枯的笑声，“布维医生，你别生气，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一件事：你一无所知。”

他注意到布维医生相当不安，同时听见房间远处水龙头的水滴落到水槽里的声音。那是一种新的声音。蓦然之间，他似乎不可思议地拥有了二十岁年轻人的听觉。

布维医生戴上眼镜，拿起一张纸，仿佛他要说的话写在上面，清了清喉咙说：“老哥，你快要死了。”

老人觉得还是别用那么亲近的口吻比较好。

老人在一群人旁边停下脚步，耳中听见漫不经心的吉他拨奏声，

有人唱着一首歌，那首歌对其他人来说一定很怀旧，在他听来却不然。他听过这首歌，那可能已经是四分之一世纪前的事了，但对他而言却像是昨天。当时的一切就跟现在一样——时间越是往前推移，就显得越靠近也越清晰。他可以记起他多年来不曾想过的事。现在他只要闭上双眼，就能看见之前在自己的战时日记上读到的事件投射在视网膜上。

“你至少还有一年的时间。”

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他看得见斯塔德公园的落叶树上每一片枯黄的叶子，仿佛他戴了一副度数更高的新眼镜。那些树木自一九四五年以来就站立在那里，或者真是如此吗？那一天，那些树木不是很清楚，没有一样东西清楚。微笑的脸，愤怒的脸，他几乎难以听见的喊叫声，车门被甩上而他眼中似乎噙着泪水，因为当他回想人们在人行道上奔跑时手中挥舞的国旗，国旗是红色且模糊的。人们高喊：王储回来了！

老人走上山坡，来到皇宫前。许多人聚集在此观看卫兵换岗。口令的回声、步枪枪托和鞋跟的击打声，在淡黄色的砖面形成反射。他听见摄影机运转的声音和几句德语。一对年轻的日本情侣搂着彼此，高兴地站着欣赏卫兵演出。他闭上眼睛，想捕捉军服和擦枪油的气味。当然那是不可能的，这里没有一样东西闻起来像他参与过的战争。

他睁开眼睛。他们知道些什么？这些身穿黑衣的青年士兵只是君主政体的游行人偶，表演着象征性的仪式。他们过于天真，无法了解那些动作的意义，又过于年轻，难以有什么感觉。他再度想起那一天，想起那些身穿军服的挪威青年，或称“瑞典士兵”，他们都这么称呼自己。在他眼中，他们都是玩具锡兵，他们不知道如何穿着军服，更别说如何对待战俘了。他们既害怕，又粗暴，嘴里叼着烟，军帽戴得歪歪斜斜，十分依赖他们刚拿到手的武器，试图用枪托击打战俘背部以克服自己的恐惧。

“纳粹猪。”他们边打战俘边骂，救赎他们刚刚犯下的罪。

老人吸了一口气，品尝温暖的秋日，但这时剧痛来袭，老人摇摇晃晃后退几步。他肺部积水。在十二个月或许更短的期间内，发炎和化脓会产生液体，累积在他的肺部。听说这是最糟的情况。

老哥，你快要死了。

然后是咳嗽。他咳得那么剧烈，以至于站在他身旁的人，都不由自主地避开。

4

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维多利亚楼，外交部。

外交部副部长伯恩特·布兰豪格大步走过走廊。三十秒前，他离开办公室；再过四十五秒，他将进入会议室。他在西装外套内伸展肩膀，感觉外套似乎快容不下自己，背部肌肉在西装面料下紧绷。那叫背阔肌——背部上方的肌肉。他现年六十岁，看起来不超过五十岁，但他并未忙着维持容貌。布兰豪格很清楚自己的外貌是吸引人的，他只需要做一些自己喜爱的负重训练，冬天在日光浴室里做几回日光浴，定期在越来越茂密的眉毛中拔去白毛就好。

“嘿，莉莎！”经过复印机时他喊道。外交部的年轻女实习生跳了起来，只来得及露出虚弱的微笑，而布兰豪格已消失在下一个转角。莉莎是个刚出道的律师，也是布兰豪格大学时期友人的女儿。她三个星期前才开始上班。从上班那天开始，她就发现外交部副部长——这栋楼房里位阶最高的公务员——认识她。他能不能拥有她呢？也许吧，但也并非绝对必要。

还没开门，他就听见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看了看表。七十五秒。然后走进门，将房内快速扫视一遍，确定受到召集的官员全数到齐。

“你就是毕悠纳·莫勒吧？”他高声说，脸上露出微笑，越过桌面，向坐在警察总长安妮·斯托克森旁边的高瘦男子伸出了手。

“你就是PAS，对不对？听说你参加霍尔门科伦区接力赛时负责跑上下坡路段。”

这是布兰豪格爱玩的小把戏，故意对初次见面者随口透露一些对方履历上不会注明的小事，好让对方产生不安全感。使用PAS这个缩写名称尤其令他开心。PAS是机关内部对“Politiavdelingssjef”也就是“犯罪特警队队长”的缩写。布兰豪格坐了下来，向老朋友库尔特·梅里克眨了眨眼，同时细看坐在桌前的其他人。梅里克是密勤局局长，密勤局简称POT。

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谁应该主持这场会议，因为参加者的官阶都一样高，至少理论上一样高。参加者来自首相办公室、奥斯陆警区、挪威密勤局、犯罪特警队和布兰豪格所属的外交部。这场会议是首相办公室召开的，但毫无疑问，安妮代表的奥斯陆警区和梅里克代表的密勤局都希望掌握作业责任，尽管程序上极不可能。首相办公室的副国务卿脸上则写着自己主导一切的幻想。

布兰豪格闭上双眼聆听。

寒暄停止了，叽叽喳喳的谈话声逐渐消退，桌子的一只桌脚发出刮擦声。还不到时候。他听见纸张的窸窣声，圆珠笔的按压声。这些部门首长参加重要会议时，个个都会携带笔记本，以免稍后大家开始把发生的事怪罪到别人头上。有人咳嗽，但咳嗽声来自房间另一端，除此之外，那咳嗽声听起来不像是说话前的清嗓子。尖锐的吸气声。有人说了什么。

“我们开始吧。”布兰豪格说，睁开双眼。

众人转头望向他。每次都如出一辙。副国务卿嘴唇半开，安妮露出嘲讽的微笑，表示她很了解状况。而其他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毫无迹象显示他们知道战役已经结束。

“欢迎各位参加第一次协调会议。我们的任务是要确保世界上最重要的四个人物进出挪威，基本上毫发无伤。”

桌上传来礼貌的轻笑声。

“十一月一日，星期一，我们将迎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袖亚西尔·阿拉法特、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俄罗斯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最后还有一位同等重要的人物，他就像是蛋糕上的樱桃：就在二十七天后的清晨六点十五分，美国空军一号将载着美国总统降落在奥斯陆加勒穆恩机场。”

布兰豪格的视线在一张张脸上移动，一直扫视到桌尾，停留在新人莫勒的脸上。

“前提是那天不起雾。”他说，赢得了满桌笑声。他看见莫勒暂时忘却紧张，和其他人同声大笑。布兰豪格回以微笑，露出强健的牙齿。他上次去找牙医做过美容之后，牙齿比以前更加亮白。

“目前我们手上没有确切人数，还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来。”布兰豪格说，“美国总统访问澳大利亚时带了两千名随行人员，访问哥本哈根时带了一千七百人。”

桌上传出喃喃低语。

“但根据我的经验，预计七百人可能比较实际。”

布兰豪格对他的“预计”怀有沉着的自信，而这个“预计”也很快就会被证实是正确的，只因他在一小时前收到一份传真，上面明列美方来访人数将为七百一十二人。

“在座有些人可能会纳闷，美国总统来参加为期两天的高峰会，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人马？答案很简单，这是传统的权力装饰。七百人，如果我推测得没错，这正好是德皇腓特烈三世在一四六八年进入罗马所带的人数，当时他想对教皇展现他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

桌上传来更多笑声。布兰豪格对安妮眨了眨眼。这参考数据是他从《晚邮报》上看来的。他双手合十。

“用不着我来告诉你们准备时间有多短，这表示我们每天十点都必须在这个房间里开协调会议。在这四个人脱离我们的责任范围前，你们全都得放下一切，包括假日不能去酒吧，不能休假也不能请病假。在我们继续讨论之前，谁有问题想提问？”

“呃，我们认为……”副国务卿开口说道。

“也不准情绪低落。”布兰豪格插话。莫勒忍不住爆出大笑。

“呃，我们……”副国务卿再次开口。

“轮到你了，梅里克。”布兰豪格点名。

“什么？”

密勤局局长梅里克抬起他光亮的脑袋，望着布兰豪格。

“你不是要公布密勤局的威胁评估报告吗？”布兰豪格说。

“哦，那个啊，”梅里克说，“我们带了复印件来。”

梅里克来自特罗姆瑟市，说话腔调混杂特罗姆瑟方言和标准挪威语。他向坐在身旁的女子点了点头。布兰豪格的目光在那女子身上逗留。好吧，她没化妆，一头短发，还别着一枚不体面的发夹，身上穿的是蓝色羊毛套装，乏善可陈到了极点。尽管她让自己看起来素净得过分，就像那些害怕自己不被认真对待的职业妇女一样，但布兰豪格仍喜欢看她。她的褐色眼眸十分温柔，颧骨甚高，让她的容貌散发着贵族气息，几乎不像是挪威人。布兰豪格见过这个女子，只不过她剪了新发型。她叫什么名字来着？好像是出自《圣经》，是不是萝凯？也许她最近刚离婚，所以才剪了个新发型。她倾身靠在她和梅里克之间的公文包前，布兰豪格的视线自动搜寻她衬衫上的领口，但扣子扣得很高，没让他看见任何感兴趣的部位。她是不是育有进入学龄期的小孩？她会不会反对白天到市中心旅馆开房？她会不会对权力感到兴奋？

布兰豪格说：“跟我们简短报告就好了，梅里克。”

“好。”

“我想先说一件事……”副国务卿说。

“我们先让梅里克说完好吗？然后你想说多少都行，比约。”

这是布兰豪格第一次叫副国务卿的名字。

“密勤局认为受到攻击的风险是存在的，也有遭受损伤的威胁。”梅里克说。

布兰豪格微微一笑。他从眼角余光看见警察总长安妮同样露出微笑。安妮是个聪明的女人，拥有法学学位和毫无瑕疵的行政记录。也许哪天晚上他应该邀请安妮偕丈夫到他家里享用鳟鱼晚餐。布兰豪格和妻子住在诺堡区绿树带的一栋宽敞木屋里，每到冬天，只要穿上滑雪板，踏出车库，直接就可以滑雪。布兰豪格爱极了那栋木屋，他的妻子却觉得那栋木屋颜色太黑。她说那些深色木头让她感到害怕，她也不喜欢四周全都被森林包围。是的，应该邀请他们夫妇来共进晚餐。实心木材，加上他亲手捕捉的新鲜鳟鱼，这两样东西是他想发出的正确信号。

“请容我提醒各位，历史上曾有四位美国总统死于暗杀。一八六五年的林肯总统、一八八一年的加菲尔德总统、一九六三年的肯尼迪总统，还有……”

梅里克望向那颧骨高耸的女子，女子的嘴唇无声念出第四位美国总统的名字。

“对，还有麦金莱总统，在……”

“一九〇一年。”布兰豪格说，露出温暖的微笑，同时瞥了手表一眼。

“没错。但多年来，试图刺杀美国总统未果的事件层出不穷。像

杜鲁门、福特、里根在任时都曾经成为重大攻击的目标。”

布兰豪格清了清喉咙：“你忘了现任美国总统几年前曾遭到枪击，或至少是他的房子被枪击。”

“没错。但我们不考虑这类事件，因为太多了。我怀疑过去二十年来，没有哪位美国总统在任内被暗杀的次数少于十次，而且这些暗杀行动都被破获，暗杀者也都遭到逮捕，但是媒体却一无所知。”

“为什么？”

犯罪特警队队长莫勒才想到这个问题就脱口而出，和其他人一样惊讶地听见自己的声音。他发现众人转过头来，便吞了口唾沫，想把视线牢牢锁在梅里克身上，却情不自禁地朝布兰豪格的方向望去。外交部副部长布兰豪格眨了眨眼，以示鼓励。

“呃，大家应该知道，暗杀未遂最好不要公开。”梅里克说，摘下眼镜。那副眼镜看起来是那种一接触阳光，镜片就会自动变暗的眼镜，是德国老牌男星霍斯特·塔帕特扮演神探德里克时戴的变色眼镜，德国邮购目录上的人气商品。

“暗杀意图已被证明和自杀一样具有传染性。此外，我们的执勤警察也不希望作业曝光。”

“在监视方面呢？我们有什么计划？”副国务卿问。

高颧骨女子递给梅里克一张纸，梅里克戴上眼镜阅读。

“这个星期四美国特勤局会调派八个人过来。我们会开始清查饭店和路线，调查所有可能接触美国总统的人员，并且训练挪威警察展开部署。我们还必须请求鲁默里克区、阿斯克市、贝鲁姆市提供警力支持。”

“这些警力要用来做什么？”布兰豪格问道。

“主要是执行监视勤务，部署在美国大使馆、随行人员下榻的宾

馆、停车场……”

“简而言之，美国总统不在的地方。”

“密勤局和美国特勤局会负责这个部分。”

“梅里克，我以为你不喜欢执行监视任务。”布兰豪格说，做个假笑。

这唤起梅里克的回忆，使他做了个鬼脸。在一九九八年的奥斯陆采矿大会上，密勤局根据自己做的威胁评估，拒绝提供监视勤务。他们判定奥斯陆采矿大会只有“中度到低度风险”。大会第二天，挪威移民局表示密勤局清查过的一名挪威籍司机其实是波斯尼亚裔穆斯林，而这名司机负责载送克罗地亚代表。这则消息引起大会关注。这名司机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来到挪威，成为挪威公民已有多年。但在一九九三年，他的父母和四个家庭成员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莫斯塔尔市遭到克罗地亚人屠杀。警方搜索他的住处，发现两枚自制手榴弹和一封自杀遗书。当然了，媒体不曾得知此事，但事件的影响扩及政府层级，梅里克的官位眼看要不保，直到布兰豪格的介入。最后负责安全过滤的警监引咎辞职，整起事件才告平息。布兰豪格记不得那个警监的名字了，但那次事件之后，他和梅里克的工作关系良好。

“比约！”布兰豪格拍掌大喊，“现在我们都很想听听你想告诉我们什么，快说吧！”

布兰豪格扫视全场，目光快速掠过梅里克的助理，但还没快到忽略她在看他。也就是说，她往他的方向看来，但毫无表情，眼神一片空洞。他暗想是否该回看她一眼，看看当她发现他在注意她，会露出什么表情。但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她叫什么名字来着？是不是萝凯？

5

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皇家庭园。

“你死了吗？”

老人睁开眼睛，身旁浮现一人的头部轮廓。那人的脸庞融合成一团白光。那是她吗？她要来接我了吗？

“你死了吗？”那光亮的声音又问了一次。

他没回答，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眼睛是否睁开，或者自己只是在做梦。又或者，就如同那声音问的，他也许已经死了。

“你叫什么名字？”

那人移动头部，老人看见树梢和蓝天。他做了一场梦。梦里有诗。德国轰炸机大军压境。这是诺尔达赫尔·格里格 [3] 的诗句。国王逃往英国。他的瞳孔开始适应光线，他记起自己坐在皇家庭园的草地上休息。他一定是睡着了。一个小男孩在他身旁蹲下，黑色流苏般的头发下是一对褐色眼眸，这对眼眸正望着他。

“我叫阿里。”小男孩说。

这小男孩是巴基斯坦人？他长着一个奇怪的朝天鼻。

“阿里是神的意思。”小男孩说，“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我叫丹尼尔，”老人微笑说，“这个名字出自《圣经》，意思是‘神是我的审判者’。”

小男孩望着他。

“所以说，你是丹尼尔？”

“对。”老人说。

小男孩目不转睛地看着老人，老人被盯得有点尴尬。也许小男孩以为他是流浪者，裹着所有衣服躺在地上，把羊毛外套当作地毯睡在温热的太阳底下。

“你妈妈呢？”老人问，避开小男孩的好奇目光。

“在那里。”小男孩转过头去，伸手一指。

只见不远处有两个深色皮肤的健朗女子坐在草地上，四个孩童在她们周围打闹嬉戏。

“那我就是你的审判者喽。”小男孩说。

“什么？”

“阿里是神，不是吗？神是丹尼尔的审判者。我叫阿里，你叫……”

老人伸手去拧阿里的鼻子，阿里开心地发出尖叫。老人看见那两名女子转过头来，其中一名女子站了起来，老人松开手。

“阿里，你妈妈。”老人说，转头望向那个朝这里走来的女子。

“妈咪！”小男孩叫道，“你看，我是这个人的审判者。”

那女子用乌尔都语对小男孩喊了几句话。老人面带微笑，但那女子避开老人的视线，目光紧锁在儿子身上。小男孩终于乖乖听话，朝母亲走去。他们转头望向这边时，女子的视线只是扫过老人，仿佛他并不存在。老人想对那女子解释说他不是流浪汉，他曾经参与塑造这个社会。为此他曾投注大量精力，贡献他的所有，直到再没有什么可以付出，除了让步、放手、放弃。但他无法放手，他累了，只想回家好好休息，理出头绪。是时候让某些人付出代价了。

他离去时，并未听见那小男孩在他身后喊叫。

6

一九九九年十月九日。格兰区，警察总署。

爱伦·盖登抬头望向冲进门来的男子。

“哈利，早安。”

“靠！”

哈利一脚踹向他桌旁的垃圾桶，垃圾桶撞上爱伦椅子旁的墙壁，滚倒在铺了油地毯的地板上，里头的垃圾散落一地：包括丢弃的报告（艾克柏区命案）；一包二十支装的空烟盒（骆驼牌，贴有免税贴纸）；绿色“早安”牌酸奶罐；一张撕过的电影票（《恐惧拉斯维加斯》）；一张用过的游泳池优惠券；一本音乐杂志（MOJO，第六十九期，一九九九年二月，封面是皇后乐队）；一瓶可乐（塑料瓶装，五百毫升）；一张黄色便利贴，上面写了一组电话号码，他想打这个电话有好一阵子了。

爱伦的视线离开电脑，细看散落地上的垃圾。

“哈利，你把MOJO杂志丢掉了？”爱伦问道。

“靠！”哈利又骂了一声，奋力脱下他那件稍紧的西装外套，挥手一掷。西装外套飞越他和爱伦共享的二十平方米办公室，击中衣架，滑落地面。

“怎么了？”爱伦问，伸手扶住晃动的衣架，以免它倒地。

“我在我的信箱里发现这个。”哈利挥舞手中一份文件。

“看起来像是法院判决书。”

“没错。”

“丹尼斯汉堡店那件案子？”

“对。”

“然后呢？”

“他们重判斯韦勒·奥尔森三年半。”

“天哪，那你应该高兴得不得了才对。”

“我是高兴了大概一分钟，然后我看到了这个。”哈利举起一张传真。

“怎么了？”

“孔恩今天早上收到判决书之后做出了响应，他发给我们一份传真，警告说他要申诉程序错误。”

爱伦做了个鬼脸，仿佛吃到了难吃的东西。

“嗯。”

“他要推翻整个判决。你一定不会相信，那个狡猾的孔恩抓住宣誓这个把柄，将了我们一军。”哈利站在窗前说，“陪审法官只要在他们第一次执行职务前说一次誓言就可以了，但一定要在案件开始审理前在法院宣誓。孔恩发现其中一个陪审法官是新来的，而且她没在法院宣誓。”

“那叫宣读誓词。”

“对。结果根据刑事判决证明书，主审法官是在他的办公室替那个陪审法官宣读誓词的，就在这件案子开庭之前。主审法官把这件事归咎于时间紧迫和规定太新。”

哈利把传真捏成一团，掷了出去，纸团画出一个大弧线，掉落在爱伦的废纸篓前，只差半米。

“最后的结果呢？”爱伦问，把纸团踢到哈利那半边的办公室。

“判决会被视为无效，斯韦勒至多十八个月就能获释，除非本案再审。根据经验法则，判决将会轻很多，这是因为等待时间对被告造成了压力，诸如此类的鬼话。斯韦勒已经被拘留八个月，该死！很可

能他已经被释放了。”

哈利并不是在对爱伦说话，爱伦对这件案子知之甚详。他是对着自己在窗户中的影子说话，把话尽可能说清楚。他的双手交叉在汗湿的头顶，原本中分的金发最近才刚剪短，根根直立如刺。他之所以把头顶的头发也剪短，原因很简单：上星期他又被认了出来。一个头戴黑色羊毛帽、脚穿耐克球鞋、裤子又大又垮、裤裆几乎悬在膝盖之间的年轻男子，走到哈利面前，他的同伴在他身后不断窃笑。年轻男子问哈利，他是不是“澳大利亚那个像布鲁斯·威利斯的家伙”。那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三年！当时哈利的脸部照片登上各大报纸头版，另外他还上了电视节目，谈论他在悉尼射杀的连环杀手，让自己出糗。事后哈利立刻剃光头发。爱伦则建议他把胡子刮掉。

“最恶劣的是，那个浑蛋孔恩在判决出炉前一定就已经准备好上诉书了。他大可以提出来的，让那个陪审法官在法庭上宣读誓词，可是他只是坐在那里，搓着双手等待。”

爱伦耸耸肩。

“这种事就是会发生。被告律师干得漂亮。总有些东西会在法律圣坛上被牺牲。哈利，你振作一点。”

爱伦的语气夹杂了讽刺和理性的事实陈述。

哈利把额头抵在冰凉的玻璃窗上。今天又是一个意料之外的温暖十月天。他不禁纳闷，怎么爱伦这个长着白皙如洋娃娃的甜美脸蛋、樱桃小嘴、眼睛浑圆像弹珠的清新女警，竟然筑起了这么坚固的盔甲。爱伦来自中产阶级家庭，根据她自己所说，她是个被惯坏了的独生女，曾经就读于瑞士的寄宿女校。天知道？也许那的确是个十分严酷的成长环境。

哈利仰头呼出一口气，解开一颗衬衫扣子。

“然后呢，然后呢？”爱伦轻声说，双手拍掌表示鼓励。

“在新纳粹圈里，大家都叫他蝙蝠侠（Batman）。 ”

“原来如此，挥舞球棒（Baseball bat）的蝙蝠侠。”

“蝙蝠侠不是指斯韦勒那个新纳粹分子，而是指那个律师孔恩。”

“了解。很有趣。这表示他长得帅、富有、疯狂、有六块腹肌和一辆很酷的车子喽？”

哈利大笑：“爱伦，你应该自己做个电视节目才对。那是因为蝙蝠侠总是赢家。再说，他结婚了。”

“扣分的只有这一项吗？”

“除了这一项……还有他每次都把我们当猴耍。”哈利说，给自己倒了一杯爱伦的自制咖啡。两年前他们搬进这间办公室时，爱伦把她的咖啡也一起带来了。如今哈利的味蕾已无法忍受普通的咖啡。

“他会当上高等法院的法官吗？”爱伦问。

“而且不到四十岁。”

“超过四十岁，跟你赌一千克朗。”

“赌了。”

两人大笑，举起纸杯干杯。

“那本MOJO杂志可以给我吗？”她问道。

“里面有弗雷迪·莫库里 [4] 的十大最糟折页照。露胸、两手叉腰、龅牙突出。简直糟透了。给你。”

“我喜欢弗雷迪·莫库里，真的。”

“我没说我不喜欢他。”

哈利在椅子上坐下，靠上椅背，陷入思绪之中。那把已有破洞的蓝色办公椅，高度一直都维持在最低的一格。哈利坐下时，办公椅发出尖鸣，以示抗议。哈利从面前的电话上撕起一张黄色便利贴，上面有爱伦的字迹。

“这是什么？”

“你应该识字吧？莫勒找你。”

哈利快步走过走廊，想象他的顶头上司莫勒如果知道斯韦勒再次逃过法律制裁，肯定会噘起嘴唇，双眉深锁。

复印机旁一个粉红色脸颊的年轻女子看见哈利经过，立刻抬起双眼，露出微笑。哈利并未回以微笑。那年轻女子也许是个女职员，她的香水味又香又浓，令哈利觉得不甚愉快。他看了看表上的秒针。

所以说，现在香水开始惹恼他了。他是怎么了？爱伦说他缺乏“天然浮力”，或其他什么名称，大多数人都可以借着它再度浮到水面。哈利从曼谷回来之后，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的低潮期，让他觉得再也不要回到水面了。他觉得每一件事物都冰冷黑暗，他的每一个感官似乎都有点迟钝，仿佛他深深地沉入水中。那是多么安静美好。人们跟他说话时，话语就像是口中吐出的泡泡，快速向水面浮去。这就是溺水的感觉吧，他心想，并且等待着。但什么事也没发生。只有空虚。不过那没关系。他熬过来了。

幸亏有爱伦。

哈利回来后的前几个星期，每当他必须放弃工作回家，爱伦都会伸出援手。她会确定哈利不会去酒吧，当他上班迟到时，她会命令他呼气检查，之后再视情况宣布他是否适合值勤。她曾多次叫哈利回家，但从不声张。这个过程需要时间，而哈利也没别的事好做。在确认哈利连续保持五天清醒状态的第一个星期五，她满意地点了点头。

最后哈利直截了当地问爱伦，为什么警校出身而且拥有法律学位、前途一片光明的她，要自愿扛下这个重担？难道她不知道这对她

的事业没有任何好处吗？她是不是难以结交正常、成功的朋友？

爱伦望着哈利，一脸严肃，说她之所以这么做，只是想吸取他的经验，而他是犯罪特警队最优秀的警探。这当然是一派胡言，但她毕竟费了口舌，让他听起来受用。再说，爱伦是个充满干劲和雄心的警探，哈利很难不被她感染。最后六个月，哈利开始有不错的表现，有些表现甚至称得上出色，斯韦勒的案子就是一例。

哈利来到莫勒的办公室门前，从一位便服警官身边经过，对他点了点头，那警官装作没看见。

如果他是瑞典电视真人秀《鲁滨孙探险记》的参赛者，哈利心想，不出一天他们就会发现他运气差到家，然后送他回家。送他回家？天哪，他脑子里的词汇已经被三号电视台那些烂节目给同化了。每天晚上在电视前待五小时就是会产生这种副作用。他是故意把自己锁在苏菲街自家的电视机前，这样他才不会坐在施罗德酒吧里。

他在名牌下方敲了两声，名牌上写着：“毕悠纳·莫勒，PAS”。

“请进！”

哈利看了看表。七十五秒。

7

一九九九年十月九日。莫勒的办公室。

犯罪特警队队长毕悠纳·莫勒可以说是躺在椅子上，而不是坐着，他的一双长腿从桌脚之间伸出来，双手交叠在脑后——早期人种研究会将他的头部视为“长头颅”的美丽样本，他的耳朵和肩膀之间夹着电话。莫勒的发型近乎平头，哈利最近才拿凯文·科斯特纳在电影《保镖》中的发型跟他相比。莫勒没看过《保镖》。他已经有十五年没踏进电影院了，命运赋予了他超强的责任感，却给他太少的时间，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孩直到最近才对他多了一点点了解。

“那就这么办。”莫勒说，挂上电话，越过办公桌看着哈利。办公桌上有大量公文、几个满满的烟灰缸、几个纸杯。台式电脑上摆着一张照片，上面是两个身穿北美印第安服装的男孩，这张照片似乎是混乱中唯一合乎逻辑的中心。

“哈利，你来啦。”

“我来了，长官。”

“我去外交部开过会，讨论十一月在奥斯陆举行的高峰会。美国总统要来……呃，你应该看过报纸了吧。要喝咖啡吗，哈利？”

莫勒站了起来，跨出几步，来到档案柜前。档案柜上方高高地堆着一沓文件，勉强维持平衡，另有一台咖啡机发出噗噗声，流出黏稠液体。

“长官，谢谢，可是我……”

太迟了，哈利接过热气蒸腾的纸杯。

“我特别期待密勤局的来访，我确定在我们了解彼此之后，可以发展出友好的关系。”

莫勒从未学会如何讽刺，这是哈利欣赏他的个人特质之一。

莫勒屈起膝盖，顶住桌底。哈利靠上椅背，从裤子口袋拿出一包皱巴巴的骆驼牌香烟，扬起双眉，做出询问的表情。莫勒立刻会意，把一个满满的烟灰缸推到哈利面前。

“我负责往返加勒穆恩机场的道路安全和美国总统的安全，另外还有巴拉克……”

“巴拉克？”

“埃胡德·巴拉克。以色列总理。”

“天哪，是不是又要签个美好的奥斯陆协议 [5] 了？”

莫勒无精打采地凝视一丝丝蓝色烟雾飘上天花板。

“别跟我说你还没听说这件事，哈利，不然我会更担心你。上星期所有报纸的头版都在报道这件事。”

哈利耸耸肩。

“报童很不可靠，害我的常识出现严重的断层，给我的社交生活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哈利又谨慎地啜饮一口咖啡，但还是选择放弃，把咖啡推开，“我的爱情生活也深受影响。”

“真的？”莫勒望着哈利的表情，显示他不知道自己该对两人接下来的谈话感到兴味盎然还是担心。

“当然了，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男人对《鲁滨孙探险记》参加者的生活如数家珍，却说不出任何一个国家元首或以色列总统的名字，谁会觉得这样一个男人性感呢？”

“是以色列总理。”

“就是这样，现在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莫勒想笑，但硬生生忍住。他有爱笑的倾向，这是他性格上的弱点。他头发很短，一对招风大耳从头颅两侧伸出，有如彩色蝴蝶的双翅。尽管哈利给莫勒添的麻烦多过帮助，但莫勒身为新升任的PAS，已学到要成为一个职业规划完整的公务员，第一条准则就是必须支持你的同事。莫勒清清喉咙，他已决定要把他担忧的事问出口，这会有一些难堪，因此他先皱起眉头，向哈利表示他的担忧纯属公事，无关私人情谊。

“哈利，我听说你还是会待在施罗德酒吧里。”

“已经少很多了，长官。电视更精彩。”

“但你还是会坐在施罗德酒吧里喝酒？”

“他们不喜欢客人站着喝。”

“少跟我来这套。你又喝酒了？”

“我只喝到最低消费。”

“最低消费是多少？”

“如果我喝得再少，他们就会把我撵出门了。”

这次莫勒忍不住笑了出来。“我需要三个联络官来维护道路安全。”莫勒说，“每个联络官会被分派十个人，这十个人来自阿克什胡斯郡的数个警区，再加上几个警校毕业生。我想找汤姆·瓦勒……”

汤姆是个有种族歧视的浑蛋，也是即将正式公布的警监人选。哈利听说过汤姆的无数专业表现，知道高层明白如果汤姆升任为警监，大众会对警方产生什么偏见。除了一点：汤姆一点也不笨，十分遗憾。汤姆担任警探所立下的功绩相当辉煌，连哈利也不得不勉强承认汤姆值得拥有这势在必行的晋升。

“还有韦伯……”

“那个成天绷着脸的老鬼？”

“……还有你，哈利。”

“你再说一遍？”

“你听见了。”

哈利做了个鬼脸。

“你有异议吗？”莫勒问。

“当然有。”

“为什么？这是很光荣的任务，哈利，可以让你感到骄傲。”

“是吗？”哈利粗暴地将香烟按熄在烟灰缸里，“还是说这是康复的下一个阶段？”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莫勒脸上浮现出受伤的神情。

“我知道在曼谷任务之后，你为了让我归队，曾经无视别人的好心建议，还跟许多人争吵过，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可是要我去当联络官，这算什么？听起来像是你想向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证明你是对的，他们是错的。那个霍勒警探正在康复，他可以承担责任，诸如此类的。”

“那又怎样？”莫勒再次把双手交叠在他的狭长头颅后方。

“那又怎样？”哈利模仿莫勒的语调，“你在背后就是这样盘算的吗？我是不是又成为一个小卒子了？”

莫勒发出一声绝望的叹息。

“我们每个人都是小卒子，哈利。每件事背后总是有个隐藏的动机。这件事又不比其他事更糟。好好表现，这样对你我都好，难道这件事真有那么难吗？”

哈利吸了口气，想说些什么，却停了下来，然后又想再度开口，最后终于放弃原本想说的话，从烟盒里取出一根烟。

“我只是觉得我好像是别人下注的赛马，而且我厌恶背负责任。”

哈利的嘴唇随意地叼着烟，并未将烟点燃。

他欠莫勒一个人情，但如果他搞砸了怎么办？莫勒有没有想过这一点？要他当联络官？他已经戒酒好长一段时间了，但他仍然必须小心，必须步步为营，谨慎对待每一天。该死！这不是他当警探的原因之一吗？为了避免有人在他下面，同时让他上面的人越少越好？哈利的牙齿咬紧香烟滤嘴。

他们听见咖啡贩卖机旁的过道传来说话声，声音听起来像是汤姆。然后又听见哄然大笑，也许是那个女职员发出来的。哈利的鼻腔里仍残留着她的香水味。

“靠。”哈利说。靠。他咒骂这个字，香烟在他嘴唇上跳动。

哈利陷入短暂沉思时，莫勒闭上了眼睛，现在莫勒双眼半睁说：“这表示你答应了？”

哈利站起身来，不发一语，转身出门。

8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日。亚纳布区收费站路障。

那只灰色的鸟再次悄然飞入哈利的视线，又悄然飞出。他扣在史密斯威森点三八左轮手枪扳机上的手指扣得更紧了些，同时他盯着准星，以准星瞄准玻璃窗内那个静止的背影。昨天电视上有人谈论“度日如年”。

喇叭，爱伦，按下那该死的喇叭。那人一定是密勤局探员。

度日如年，犹如在平安夜等待圣诞老人降临。

第一辆车经过收费亭，那只知更鸟依然是他视线外围的一个黑点。坐在电椅上等待通电行刑……

哈利扣下扳机。一下，两下，三下。

然后时间如爆发似的加速行进。褐色玻璃窗突然变白，在柏油路面上喷撒碎片。他看见一只手臂消失在收费亭玻璃窗的轮廓下，就在昂贵的美国轮胎发出轻响之前——然后消失。

他紧盯着收费亭。好几片枯叶被车队经过的气流卷起，在空中旋转飘浮，然后落在布满尘埃的灰色草地边缘。他紧盯着收费亭。寂静

再度涌来，在这短暂片刻，他脑中想到的只是他站在平凡无奇的挪威收费亭前，这是个平凡无奇的挪威秋日，背景是平凡无奇的埃索加油站。连空气闻起来都像是平凡无奇的早晨冰凉空气：有腐叶和汽车废气的味道。突然间，他想到，也许这一切根本不曾真正发生过。

他依然紧盯着收费亭，后方的沃尔沃警车传来喇叭声，仿佛无情的悲叹，将这天一分为二。

第二部 创世记

他放开了手，没有回头，他只是站在原地，望着战壕和天空，泪水在他脸颊上凝结成冰。警报器的悲鸣声逐渐退去。

“不应该是这样的。”他默默地说。

9

一九四二年。

火焰燃亮灰色夜空，仿佛肮脏的遮顶帆布，覆盖在单调荒芜的土地上。这片光秃土地将他们包围。也许苏联人发动攻击了，也许只是诱敌战术，除非战役结束，否则真正的局势很难明了。盖布兰躺在战壕边，双腿缩在身体下方，双手握枪，聆听远处空洞的隆隆声响，望着火球从空中向下飞窜。他知道自己不该望着火球，这样会导致夜盲，使他看不见苏联狙击手从无人地带的积雪中蠕动而出。反正他也看不见狙击手，他一个狙击手也没见过，只是听从命令开枪射击而已。就像他现在正在做的。

“他在那里。”

这句话是丹尼尔·盖德松说的，他是小队里唯一的城市青年。其他弟兄的家乡名称，最后一个字多半是以“谷”收尾。有些谷很广大，有些谷很深、很荒凉、很黑暗，盖布兰的家乡就是一例。但丹尼尔的家乡并非如此。丹尼尔外表干净，额头很高，蓝色眼眸闪烁光芒，笑容灿烂，活像是从征兵广告上剪下来的模特。丹尼尔是从某个有地平线的地方来的。

“两点钟方向，矮树丛的左方。”丹尼尔说。

矮树丛？这片土地有如弹坑，哪来的矮树丛？有的，的确有矮树

丛，因为其他弟兄正在射击。噼啪声、砰砰声、嗖嗖声，不绝于耳。每一轮击发的五枚子弹呈抛物线射出，犹如萤火虫，画出一条条弹道线，划破黑暗。但这条弹道线会像是突然疲乏似的，速度骤降，沉入某处。无论如何，它看起来就是这样。盖布兰认为速度这么慢的子弹根本杀不死人。

“他要跑了！”一个充满愤恨的声音吼道。那是辛德·樊科。他的脸几乎和迷彩服融为一体，脸上那对瞳距稍小的小眼睛凝视着黑夜。辛德来自居德布兰地区的偏远高山农村，也许位于某个狭窄飞地，是个阳光永远照射不到的地方，因为他很苍白。盖布兰不知道辛德为何自愿来东部战线，但他听说辛德的父母和两个兄弟都加入了法西斯国家集会党 [6]，他们外出时会在手臂上戴上臂章，并举报他们怀疑是游击队员的村民。丹尼尔说，总有一天，告密者和那些利用战争来满足私欲的人，都会尝到鞭笞的滋味。

“他跑不掉的。”丹尼尔低声说，下巴抵在步枪上，“该死的布尔什维克分子一个也跑不掉。”

“他知道我们看见他了。”辛德说，“他会爬进那边的洼地里。”

“他不会的。”丹尼尔说，举枪瞄准射击。

盖布兰凝望着灰白色的黑夜。雪是白色的，迷彩军服是白色的，弹火是白色的。夜空再度被点亮。各种各样的影子掠过雪地表面。盖布兰再次凝望。水平线那端冒出黄红相间的闪光，跟着是几声遥远的隆隆声。这一切就像是在电影院里看电影一样，很不真实，只不过气温是零下三十摄氏度，而且没有人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也许这一次是真的进攻？

“丹尼尔，你动作太慢了。他跑掉了。”辛德朝雪地吐了口唾沫。

“没有，他还没跑掉。”丹尼尔说，话声更轻了些，跟着举枪瞄准射击，再射击。他的嘴巴似乎不再冒出雾气。

就在此时，一声尖锐刺耳的哨声传来，盖布兰扑向铺满冰雪的战

壕底端，双手抱头。大地摇撼。一块块的褐色冻土如雨点般洒落，一块冻土击中盖布兰的头盔，他看着冻土从面前滑落。等到确定空中再无冻土落下，他把头盔推回原位。四周安静下来，白纱般的雪粒粘在他脸上。人家都说，你不会听见击中你的炮弹碎片的声音。但盖布兰见过太多呼啸而过的炮弹碎片，知道传言并非属实。战壕里燃起了火。随着火光逐渐减弱，他看见其他人朝他这里爬过来，也看见他们的白色脸庞和影子，他们紧贴着战壕侧缘，头压得低低的。但是丹尼尔在哪里？丹尼尔！

“丹尼尔！”

“逮到他了。”丹尼尔说，依然躺在战壕边。盖布兰不敢相信他听见的。

“你说什么？”

丹尼尔滑入战壕，甩去冰雪和泥土，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在我们的监视之下，今天晚上没有一个苏联浑蛋开得了枪。我们替托马报仇了。”他把鞋跟踩入战壕边缘，好让自己不会从冰面下滑。

“他死了吗？”这话是辛德说的，“妈的你没射中他，丹尼尔。我看见那个苏联士兵躲进洼地了。”

“没错。”丹尼尔说，“可是再过两小时就天亮了，他知道自己得在天亮前出来。”

“对啊，他出来得有点太早了。”盖布兰聪明地补充道，“他是从洼地的另一边跑出来的，对不对，丹尼尔？”

“不管是不是太早，”丹尼尔微笑说，“他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辛德啧了一声：“你还是别吹牛了吧，丹尼尔。”

丹尼尔耸了耸肩，查看弹膛，扳起扳机。然后他转过身，把枪背在肩上，一脚将战斗靴踢入战壕结冰的那一边，把自己荡了上去。

“盖布兰，把你的铲子给我。”

丹尼尔接过铲子，站直身子。他身穿白色冬季军服，黑色夜空和火光衬出他的身形轮廓，火光有如光晕般遍布在他头部周围。

他看起来像天使，盖布兰心想。

“靠！老兄，你在干吗？”说这句话的是班长爱德华·莫斯肯，这个来自缪南的冷静士兵很少像组里的丹尼尔、辛德和盖布兰那样高声说话。新来的菜鸟如果犯错，通常会受到大声训斥，那些大声训斥不知救了多少人的命。这时爱德华用他那睁得老大的眼睛望着丹尼尔，他那只眼睛从不合上，即使睡觉也不会合上。盖布兰亲眼见过。

“丹尼尔，趴下找掩护。”班长爱德华说。

但丹尼尔只是微笑，接着他就不见了，只剩下他嘴中冒出的雾气在他们上方飘浮了短短几秒钟。水平线后方的火光沉落，四周又陷入一片漆黑。

“丹尼尔！”爱德华大喊，手脚并用爬出战壕，“妈的！”

“你看得见他吗？”盖布兰问。

“他不见了。”

“那个疯子要铲子干吗？”辛德问，看着盖布兰。

“不知道，”盖布兰说，“会不会是要移动尖刺铁丝网？”

“他移动尖刺铁丝网干吗？”

“不知道。”盖布兰不喜欢辛德那双粗野的眼睛。辛德的眼睛令盖布兰想起曾在他们队的另一个乡下青年。那青年最后发了疯，一天晚上，他执勤前在鞋子里撒尿，结果脚趾全得切除。他现在已回到挪威老家，也许他其实没发疯。无论如何，那乡下青年也有一双粗野的眼睛。

“也许他去无人地带散步了。”盖布兰说。

“我知道铁丝网的另一边是什么，只是不知道他去那里干什么。”

“说不定炮弹碎片打中了他的头，”侯格林·戴尔说，“说不定他脑袋烧坏了。”

侯格林是小队里最年轻的士兵，年仅十八岁。没有人真正知道侯格林从军的原因。为了冒险吧，盖布兰心想。侯格林坚持表示自己钦佩希特勒，但他对政治一无所知。丹尼尔认为侯格林是搞大了某个女孩的肚子，所以才远走他乡。

“如果那个苏联狙击手还活着，丹尼尔走不到五十米就会被射杀。”爱德华说。

“丹尼尔逮到他了。”盖布兰轻声说。

“如果是这样，其他苏联人会射杀丹尼尔。”爱德华说，把手探入迷彩夹克，从胸部口袋抽出一根细细的香烟，“今天晚上外面趴满了苏联人。”

爱德华屈起手掌，将火柴包覆在手掌内，用力划过粗制火柴盒，接着再划一次，硫黄引燃。爱德华点燃香烟，吸了一口，便把烟传下去，不发一语。每位弟兄都缓缓吸一口烟，再把烟传给旁边的人。没有人说话，每个人似乎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但盖布兰知道，他们都和他一样，正在用耳朵聆听。

十分钟过去了，没听见一丝声响。

“他们说飞机要轰炸拉多加湖。”侯格林说。

他们都曾听说苏联人越过冰封湖面，从列宁格勒撤离的传言。但更糟的是，湖面结冰意味着朱可夫将军可以将补给品送进遭到围困的城镇。

“他们在那里应该已经饿得倒在街上了吧。”侯格林说，话中指的

是东部的苏联人。

但自从盖布兰被派遣来此之后，这话他不知道听过多少遍了，他来到这里将近一年，而现在只要你稍微把头探出战壕，那些苏联兵仍会朝你开枪。去年冬天，有些苏联士兵受够了，逃来这边，求取一点食物和温暖，于是高举双手，往战壕走来。但现在苏联逃兵很少见，眼窝深陷的盖布兰上星期才看见苏联逃兵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们，原来挪威士兵也和他们一样面黄肌瘦。

“二十分钟了。他还没回来。”辛德说，“他中枪了，死了。”

“闭嘴！”盖布兰朝辛德踏出一步，辛德立刻站起来。虽然辛德比盖布兰高出一头，但辛德显然没有打架的心情。也许他想起数月前被盖布兰干掉的那个苏联士兵。谁想得到亲切温柔的盖布兰竟有如此残暴的一面？那苏联兵从两个监听哨之间摸进他们的战壕，干掉了附近两个碉堡里所有睡觉的士兵，其中一个碉堡里都是荷兰兵，另一个都是澳大利亚兵。最后那苏联士兵潜入他们的碉堡。救了他们的是虱子。

他们身上到处是虱子，尤其是温暖之处，例如手臂下方、腰带下方、胯间和脚踝。那晚盖布兰躺得离门口最近，而且难以入睡，因为他两条腿都有所谓的虱疮，也就是如小硬币大小的开放伤口，伤口边缘由于虱子吸食而增生变厚。盖布兰拿出刺刀，想把虱子刮掉，却不成功，这时那苏联士兵站在门口，取下他的步枪。盖布兰只看见那士兵的侧影，但一看见他举起的枪轮廓是莫辛—纳甘步枪，立刻就知道那是敌人。盖布兰只凭一把不甚锋利的刺刀，就老练地割断了那苏联士兵的脖子，以至于事后那人被抬出去丢在雪地上时，身上的血已经流干。

“弟兄们，冷静下来。”爱德华说，把盖布兰拉到一旁，“你得去睡一下，盖布兰，你一小时前就值完勤了。”

“我要出去找他。”盖布兰说。

“不要去。”爱德华说。

“我要去，我……”

“这是命令！”爱德华摇动盖布兰的肩膀。盖布兰想挣脱，但班长爱德华将他抓得死死的。

盖布兰的声音越拔越尖，因急切而颤抖：“说不定他受伤了！说不定他被尖刺铁丝网卡住了！”

爱德华拍拍他的肩膀。“天就快亮了，”他说，“到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怎么了。”

盖布兰瞥了一眼其他弟兄，只见他们正静静地看着这一幕。然后他们开始跺脚，彼此窃窃私语。盖布兰看见爱德华走到侯格林身旁，在侯格林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侯格林听了，立刻怒目瞪视盖布兰。盖布兰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爱德华命令侯格林看好他。不久之前，有人散播谣言说他和丹尼尔不仅仅是好朋友的关系，所以不能信任他们。爱德华曾直截了当地询问他们是否计划一起叛逃，他们当然予以否认。如今爱德华可能认为丹尼尔利用这个机会叛逃了，而盖布兰计划去“寻找”同伴，好跟丹尼尔一起投奔敌军阵营。这让盖布兰哑然失笑。的确，苏联人的扩音器常以讨好的德文在贫瘠的战场上广播，说他们会以食物、温暖和女人来迎接义士归降。做做这种梦是很不错的，可是真的要相信又是另一回事。

“要不要来打个赌，看他会不会回来？”那是辛德的声音，“三份军粮，赌不赌？”

盖布兰放下双臂，贴在身侧，感觉得到迷彩军服下的刺刀就挂在腰带上。

“Nicht schießen, bitte！”（请不要开枪！）

盖布兰转过身，赫然看见在他正上方，浮现一张戴着苏联军帽的红润脸庞，在战壕边微笑着向下望着他。那男子从战壕边荡了下来，

在冰面上施展屈膝旋转落地法，无声无息地着地。

“丹尼尔！”盖布兰叫道。

“当当当当！”丹尼尔唱道，举起苏联军帽致意，“Dobry vyecher.”（晚安。）

弟兄们个个呆立原地，注视着丹尼尔。

“嘿，爱德华，”丹尼尔叫道，“你跟我们的德军朋友最好把东西看紧一点。苏联人和监听哨之间距离只有五十米。”

爱德华和其他弟兄同样目瞪口呆。

“丹尼尔，你把那个苏联士兵埋葬了吗？”盖布兰的脸庞因兴奋而发亮。

“埋葬他？”丹尼尔说，“我甚至还念了主祷文，唱了首歌给他听。你是重听还是耳朵有问题？我相信对面的苏联人全都听见了。”

丹尼尔跳上战壕边，坐了下来，高举双臂，开始用温暖低沉的嗓音唱道：“主是我们的坚固堡垒……”

弟兄们齐声欢呼，盖布兰笑得激动，眼中泛着泪光。

“丹尼尔，你这个魔鬼！”侯格林喊道。

“不要叫我丹尼尔……叫我……”丹尼尔取下军帽，查看帽檐衬里上的名字，“乌利亚。他的字写得真漂亮，不过再怎么样也只是个布尔什维克分子。”

丹尼尔从战壕边一跃而下，环视周围。“希望没有人反对一个平凡的犹太名字。”

一阵完全的静默，接着是哄堂大笑，弟兄们纷纷上前拍打丹尼尔的背。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列宁格勒。

上机枪哨是件苦差事。盖布兰把他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但牙齿依然打战，手指脚趾全都失去知觉。最糟的是双腿。他在脚上又绑了些布条，但没什么用。

他凝视着黑夜。这天晚上他们没听见俄国佬有什么动静。也许他们都去庆祝新年了。也许他们都去饱餐一顿，吃的是炖羊肉和羊肋排。盖布兰自然知道苏联人已经没有肉可吃，但他就是无法不去想食物。至于他们自己，吃的不外乎是平常吃的扁豆汤和面包。面包上有一层绿色光泽，但他们早就习以为常。如果面包发霉得太厉害以致碎裂，他们就把面包放进汤里一起煮。

“至少平安夜我们有香肠吃。”盖布兰说。

“嘘。”丹尼尔说。

“丹尼尔，今天晚上什么人也没有，他们都坐下来大吃鹿肉，涂上浓浓的浅褐色野味酱汁，搭配越橘和杏仁马铃薯。”

“不要再谈论食物了。安静下来，看看有没有发现什么。”

“我什么都看不到，丹尼尔，什么都没有。”

两人窝在一起，把头压低。丹尼尔戴着苏联军帽，镶有武装党卫队SS徽章的钢盔放在身旁。盖布兰知道丹尼尔为什么不戴钢盔。这种钢盔的形状会使得冰雪扫过边缘时，在钢盔内造成一种持续的、折磨神经的尖啸声，如果你上监听哨，这种声音可够你受的。

“你的眼睛怎么了？”丹尼尔问。

“没什么，我只是夜视力很差。”

“就这样？”

“而且我还有一点色盲。”

“有一点色盲？”

“我分不出红色和绿色，它们看起来都一样。比如说，每次我们吃周日大餐，就会去森林里采小红莓，我老是看不到小红莓……”

“我说过不要再提食物了。”

两人陷入沉默。远处传来机枪的嗒嗒声。温度计显示零下二十五摄氏度。去年冬天，连续几个晚上都是零下四十五摄氏度。盖布兰安慰自己说，至少虱子在这么寒冷的天气里不太活跃。他要等到换岗，钻进铺位的羊毛毯里才会开始觉得痒。但虱子比他还耐寒。有一次，他做了个实验：把背心在冰冷的雪地里留了三天，等到拿回碉堡，背心跟冰块一样。他把背心拿到火炉前解冻，便看见无数小点恢复生命力，四处爬行。他几乎吐了，直接把背心丢进火焰之中。

丹尼尔清了清喉咙。

“你们周日是怎么吃大餐的？”

盖布兰二话不说，立刻响应。

“首先呢，爸爸会切开肉块，态度庄严，像个神父，我们这些男孩都坐得端端正正，看爸爸切肉。然后妈妈会在每个盘子上放两片肉，淋上肉汁，肉汁好浓，妈妈必须充分搅拌才不会沉淀，然后再加上一大把新鲜爽口的球芽甘蓝。丹尼尔，你应该戴上钢盔，你那顶帽子被炮弹碎片打中怎么办？”

“那就想象我这顶帽子被炮弹碎片打中是什么样子吧。继续说啊。”

盖布兰闭上双眼，微笑从嘴边漾开。

“甜点是炖煮梅干或布朗尼，布朗尼在外头很难吃到，是我妈从布鲁克林区学来的传统点心。”

丹尼尔朝雪地吐了口唾沫。根据规定，冬季的站岗时间是一小时，但辛德和侯格林都在发烧，卧病在床，爱德华只好把站岗时间延长到两小时，等待小队恢复战力。

丹尼尔伸出一只手，搭在盖布兰的肩膀上。

“你想念她，对不对？想念你的妈妈。”

盖布兰大笑，朝同一块雪地吐了口唾沫，仰望夜空中凝冻的星星。雪地里传来窸窣声，丹尼尔抬头望去。

“狐狸。”他说。

简直不可思议，这里的每一平方米土地都被轰炸过，埋设的地雷比卡尔约翰街的铺路圆石还密集，竟然仍有野生动物出没。虽然为数不多，但他们都亲眼见过野兔和狐狸，还有奇特的臭鼬。而士兵们不管看到什么野生动物都会射杀，只要可以加菜就好。但自从有一名德国士兵出去抓野兔遭到枪击，上级就认为是苏联人故意在战壕前释放野兔，引诱自己的弟兄跑进无人地带，好像他们真的会自愿放弃野兔似的！

盖布兰用手指触摸疼痛的嘴唇，看了看表，距离换岗还有一小时。他怀疑辛德故意把香烟插入直肠，好让自己发烧。他像是会干这种事的人。

“你们为什么要从美国搬来挪威？”丹尼尔问。

“因为华尔街股灾，我爸丢了造船厂的工作。”

“你看吧，”丹尼尔说，“都是资本主义搞的鬼。小老百姓只能苦干实干，有钱人却不管是经济繁荣或崩盘都越来越肥。”

“呃，事情就是这样。”

“目前为止是这样，但是即将改观。一旦我们赢了这场战争，希特勒会给人民带来惊喜，你爸也不用再担心失业。你应该加入国家集

会党的。”

“你真的相信这些吗？”

“你不相信吗？”

盖布兰不喜欢提出和丹尼尔相左的意见，因此耸了耸肩作为响应，但丹尼尔又问了一次。

“我当然相信，”盖布兰说，“但最重要的是我关心挪威，我不希望挪威有布尔什维克分子。如果他们来了，我们一定会回美国。”

“回到那个资本主义国家？”丹尼尔的声音变得尖锐了些，“有钱人掌握的民主政治只能碰运气，还会创造出腐败的领导者，你宁愿这样？”

“我宁愿这样也不要共产主义。”

“民主政治是不管用的，盖布兰。你看看欧洲，英国和法国早在战争开打前就已经完蛋了，到处都可以看到失业和剥削。现在只有两个人够强壮，能阻止欧洲一路跌入混乱之中，那就是希特勒和斯大林。我们只有这两个选择。不是姐妹国就是野蛮人。挪威几乎没人了解我们有多么幸运，德国人先来了，而不是斯大林的刽子手。”

盖布兰点了点头。盖布兰之所以点头并不只是因为丹尼尔说得头头是道，更因为丹尼尔说话的方式，他说得那么确定。

突然之间，地狱涌现，他们眼前的天空变得灿白闪耀，大地摇动，褐色泥土和冰雪似乎飞向了炮弹碎片坠落的天空，发出黄色闪光。

盖布兰已经双手抱头，扑倒在战壕底部，但这幅景象来得快也去得快。他往上看，在战壕和机枪后方的丹尼尔正发出狂笑。

“你在干吗？”盖布兰喊道，“快拉警报！把大家叫起来！”

但丹尼尔毫不在意。“亲爱的老友，”他大声笑道，眼里闪着泪光，“新年快乐！”

丹尼尔指着手表，盖布兰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丹尼尔一直在等待俄国佬的新年礼炮，他把手伸进一堆白雪里，那堆雪是堆在岗哨前隐藏机枪用的。

“白兰地，”丹尼尔大喊，得意扬扬地将一个瓶子高举空中，瓶子里装着鞋跟那么高的褐色液体，“这我存了三个多月。自己来吧。”

盖布兰跪着爬了起来，面带微笑，望着丹尼尔。

“你先喝。”盖布兰高声说。

“你确定？”

“当然确定，我的老朋友。这是你存下来的。可是不要全喝完了！”

丹尼尔拍打软木塞侧缘，把软木塞拍了出来，举起瓶子。

“敬列宁格勒。到了春天，我们会在冬宫彼此敬酒。”他高声宣告，举起那顶苏联军帽，“到了夏天，我们会回到家乡，亲爱的挪威同胞会为我们欢呼，叫我们英雄。”

他把瓶口对准嘴唇，仰头痛饮。褐色酒液往瓶口汨汨流动，舞动着。玻璃瓶身映着沉落的礼炮火光，闪闪发光。多年后，盖布兰仍会回想，苏联狙击手看见的是不是瓶身的闪光？下一刻，盖布兰听见刺耳的爆裂声，看见瓶子在丹尼尔手中炸开。玻璃和白兰地四散飞溅，盖布兰闭上眼睛。他感觉到脸上湿湿的。液体沿着面颊流下，他本能地伸出舌头，接到了一两滴。那液体尝起来几乎无味，只有酒精和某种液体的味道——某种又甜又有金属味的液体。而且那液体尝起来有点黏稠，也许是因为天冷的关系吧，盖布兰心想，然后他睁开双眼。他没在战壕里看见丹尼尔。丹尼尔知道自己被发现后，一定是躲到机枪后面去了，盖布兰如此猜测，但他感到自己的心跳开始加

速。

“丹尼尔？”

没有回应。

“丹尼尔？”

盖布兰站起来，爬出战壕。只见丹尼尔躺在地上，头部下方是弹匣带，脸上盖着那顶苏联军帽。白兰地和鲜血溅洒在白雪之上。盖布兰把军帽拿了起来。只见丹尼尔睁大双眼，望着星空，额头中央有一个黑色窟窿。盖布兰嘴里仍尝得到那甜甜的金属味。他觉得反胃。

“丹尼尔。”

这句话从盖布兰的干燥嘴唇发出，声音细若蚊鸣。丹尼尔的神情看起来像是个想在雪地里画天使的小男孩，却睡着了。盖布兰啜泣着，蹒跚地奔向警报器，拉动曲柄把手。火光在他们的藏身之处沉落，警报器的悲鸣声响起，直上天堂。

“不应该是这样的。”盖布兰只说得出口。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爱德华和其他弟兄跑了出来，站在盖布兰身后。有人喊盖布兰的名字，但他没听见。他只是不停地转动把手。最后爱德华走过来，握住把手。盖布兰放开了手，没有回头，他只是站在原地，望着战壕和天空，泪水在他脸颊上凝结成冰。警报器的悲鸣声逐渐退去。

“不应该是这样的。”他默默地说。

11

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列宁格勒。

他们抬走丹尼尔时，丹尼尔的鼻子下方、眼角和嘴唇已出现冰晶。通常他们会把尸体留在原处，等尸体僵硬，这样比较容易搬动，但丹尼尔挡住了机枪，因此两名弟兄把丹尼尔拖到主战壕旁的一条分支壕沟，放在两个准备用来燃烧的弹药箱上。侯格林在丹尼尔头上绑了个麻布袋，好让他们看不见那张带着丑陋笑容的死亡面具。爱德华通报了北区总队的阵亡单位，向他们说明丹尼尔所在的位置。北区总队答应晚上会派两名运尸兵过来。然后爱德华命令辛德爬下病床，和盖布兰一起值完剩下的勤务。盖布兰和辛德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清洗机枪上喷溅的血迹。

“他们把科隆炸成碎片了。”辛德说。

盖布兰和辛德并肩伏在战壕边，在那个他们曾眺望无人地带的狭窄洼地里。盖布兰不喜欢跟辛德靠得这么近。

“斯大林格勒也快要被摧毁了。”

盖布兰感觉不到寒冷，仿佛他的头和身体里塞满棉花，再没什么东西能打扰到他。他只感觉得到冰冷的金属刺骨地贴在他的肌肤上，还有他不听使唤的麻木手指。他又试了一次。枪托和扳机装置已躺在他身旁雪地的羊毛毯上，但最后一个部件很难拆除。他们曾在森汉姆行政区受训，练习机枪的组合分解，即使蒙着眼睛也能完成。森汉姆位于德军占领的法国阿尔萨斯区，美丽温暖，但是在森汉姆拆解机枪，毕竟和感觉不到手指动作时很不一样。

“你听说了吗？”辛德说，“苏联人会我们将一军，就像他们将了丹尼尔一军那样。”

盖布兰记得有一次辛德说他老家位于托腾区郊外的农场，一位德国国防军上尉听了之后哈哈大笑。

“托腾，那是亡者的国度 [7] 吗？”上尉大笑。

螺丝从盖布兰的钳夹间滑脱。

“靠！”盖布兰的声音颤抖着，“血把零件都粘在一起了。”

他把擦枪油小管的顶端对准螺丝，然后挤压。冰冷的天气使黄色擦枪油变得浓稠。他知道油可以溶解血液。他耳朵发炎时，就使用过擦枪油。

辛德倾身摆动弹匣。

“老天爷。”他说，抬起双眼，咧嘴而笑，露出齿缝间的褐色污渍。他没刮胡子的苍白面孔距离盖布兰非常近，盖布兰闻得到他的口臭。他们来到这里一阵子之后，都会产生这种口臭。辛德伸出一根手指。

“谁想得到丹尼尔的脑袋里装了这么多东西？”

盖布兰别过头去。

辛德细看自己的手指。“可惜他不太用脑，不然那天晚上他就不会从无人地带回来。我听说你们讨论过要逃到对面去。这个嘛，你们两个人真的是……好朋友，是不是？”

盖布兰并未立刻听见辛德说的话，那些话语太遥远了。片刻之后，话语的回声传到他那里，他感觉身体里涌出暖流。

“德国人绝对不会容许我们撤退的，”辛德说，“我们会死在这里，每个人都会死在这里。你们应该拔腿就跑的。布尔什维克派不会像希特勒那么残暴，尤其是对你和丹尼尔这样的人。我是说，你们是这么好的朋友。”

盖布兰并未回话。现在他的指尖感觉到暖意了。

“侯格林和我今天晚上想跑到对面去，”辛德说，“以免太迟。”

辛德在雪地里扭过身子，看着盖布兰。

“不要那么吃惊，盖布兰。”辛德露出笑容，“不然你以为我们为什

么要报病号？”

盖布兰在战斗靴里蜷曲脚趾，他感觉得到脚趾了，他的脚趾感觉温暖安稳。不过还少了另外一种感觉。

“你要不要加入我们，盖布兰？”辛德问。

虱子！他感觉到暖和，却感觉不到虱子。甚至连他钢盔下的尖啸声都停止了。

“原来散播谣言的人是你。”盖布兰说。

“什么谣言？”

“丹尼尔和我讨论的是要去美国，不是投奔苏联。而且不是现在，是战争结束以后。”

辛德耸耸肩，又看了看表，跪了下来。

“如果你敢投奔到对面，我会开枪。”盖布兰说。

“用什么开枪？”辛德问，指了指毯子上的机枪零件。他们的步枪都放在碉堡里，两人都知道等盖布兰返回碉堡再出来，辛德早已跑远。

“盖布兰，既然你愿意的话，就留在这里等死吧。替我祝福侯格林，还有叫他跟过来。”

盖布兰把手伸进军服，拔出刺刀。月光照射在雾面精钢刀身上。辛德摇摇头。

“你和丹尼尔是梦想家。把刺刀收起来，跟我一起走。苏联人已经在拉多加湖对面取得新的粮食，有新鲜的肉可以吃哦。”

“我不是叛国贼。”盖布兰说。

辛德站了起来。

“如果你想用那把刺刀杀我，荷军监听站会听见我们的声音，拉响警报。动动你的脑筋，你想他们会认为要叛逃的人是谁？是你，还是我？你计划要逃跑的谣言早就满天飞，而我是个党员。”

“辛德·樊科，坐下。”

辛德大笑。

“你下不了手的，盖布兰。我要走了。等我离开五十米，你再拉警报，这样你就不会受到牵连。”

两人相互凝望。轻如羽毛的细小雪花开始在他们之间飘落。辛德微笑说：“有月光，又下雪，很奇特的景象，对不对？”

12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日。列宁格勒。

四人这时所处的战壕位于他们的战线北方两公里处，战壕修到这里又折返，几乎形成环形。上尉站在盖布兰面前，频频顿足。天空正在飘雪，上尉的帽子已铺上一层薄薄细雪。爱德华站在上尉身旁，用一只圆睁的眼睛和一只几乎闭上的眼睛打量盖布兰。

“所以，”上尉用德语说，“他逃到苏联人那边去了，是不是？”

“对。”盖布兰用德语回答。

“为什么？”

“我不知道。”

上尉凝视远方，吸吮自己的牙齿，顿了顿足。接着他向爱德华点点头，对他的班长低声说了几句话，班长是陪同上尉前来的下士，然后他们举手敬礼。两人离去时踩得脚下白雪咯吱作响。

“就这样。”爱德华说，依然望着盖布兰。

“是。”盖布兰说。

“称不上是什么调查。”

“对。”

“谁想得到会这样？”那只圆睁的眼珠毫无生气地盯着盖布兰。

“这里随时都有弟兄叛逃，”盖布兰说，“他们也没办法调查所有的……”

“我是说，谁能想到叛逃的竟然会是辛德？谁能想到他会做出这种事？”

“对，可以这样说。”盖布兰说。

“他竟然临时起意，站起来就逃跑了。”

“对。”

“可惜那挺机枪不能用。”爱德华的语气既冰冷又带有讽刺的意味。

“对啊。”

“你也不能呼叫荷军哨兵？”

“我叫了，可是已经太迟，天色很暗。”

“昨晚月光很亮吧。”

两人面面相觑。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爱德华说。

“不知道。”

“不，你知道。我从你的表情可以看出来。盖布兰，为什么？”

“我没杀他。”盖布兰的目光紧紧锁在爱德华那只独眼上，“我试着跟他讲道理，可是他不听，然后他就跑了。我还能怎么办？”

两人呼吸凝重，都在风中弓着背。寒风撕碎了他们口中呼出的水汽。

“我记得以前你脸上也有过这种表情，盖布兰，就是你在碉堡杀死苏联士兵的那个晚上。”

盖布兰耸耸肩。爱德华伸出一只手搭在盖布兰的手臂上，他手上的无指手套覆盖着冰晶。

“你听好，辛德不是个好士兵，他也许连个好人都算不上，可是我们得明辨是非，我们必须维持一定的标准和尊严，你明白吗？”

“我可以走了吗？”

爱德华看着盖布兰。希特勒在各个战线不再取得胜利的传言，这时已开始对他们产生影响。然而挪威志愿军的数量仍节节攀升，丹尼尔和辛德已由两个来自廷塞市的青年士兵取代。年轻的新面孔不断冒出来。有些面孔你会记得，有些面孔一等到他们阵亡你就忘了。丹尼尔是爱德华会记得的面孔，他心里清楚。他也知道，再过不久，辛德的面孔就会从自己的记忆中被消除、被抹去。小爱德华再过几天就满两岁了。他不愿意再继续往下想。

“好，你可以走了。”爱德华说，“把头压低。”

“是，当然。”盖布兰说，“我一定会把头压低。”

“你记得丹尼尔说过的话吗？”爱德华问，嘴角泛起一抹微笑，“他说我们经常弯腰走路，等我们回到挪威，大家都要变成驼背了。”

远处一挺机枪嗒嗒嗒地响了起来。

一九四三年一月三日。列宁格勒。

盖布兰从睡梦中惊醒。他眨了几次眼睛，只见上方是一排排铺架床板。空气中有木材的酸味和泥土味。他有没有发出尖叫？其他弟兄都坚称不会再被他的尖叫声吵醒了。他躺在床上，感觉自己慢慢冷静下来。他挠了挠身体侧边——虱子永远不睡觉。

惊醒他的是同一个梦境。他仍然感觉得到爪子抓上他的胸膛，仍然看得见黑暗中那对黄色眼眸，以及肉食野兽那口散发血液恶臭的森森白牙，口中还不断流出唾液。他也听见恐惧的喘息声。那是他的喘息声还是野兽的？梦境是这样的：他同时睡着又醒着，却无法动弹。野兽的爪子眼看就要抓上他的喉咙，这时门边一挺机枪发出嗒嗒声，吵醒了他，他看见野兽被子弹打得从毛毯上飞了起来，撞上墙壁，然后被子弹撕成碎片。四周安静下来，地上是一团无法形容的毛皮，躺在血泊之中。原来那是一只臭鼬。门口的男子走出黑暗，踏入狭长的月光之中。月光是那么窄，只能照亮男子的半边脸庞。但那天晚上的梦境不太一样。机枪枪口冒着烟，也理当冒着烟，男子一如往常微笑着，但他额头上有一个黑色窟窿。男子转头面对盖布兰，盖布兰透过男子头颅上的窟窿可以看见月亮。

盖布兰感觉到从敞开的门流入的冰冷空气，他转过头，动作随即凝住。他看见门口有个黑影，几乎挡住整个门洞。他还在做梦吗？那黑影大步走进来，但光线太暗，盖布兰看不清楚那人是谁。

黑影突然止步。

“盖布兰，你醒来了吗？”声音清澈响亮，原来是爱德华·莫斯肯。其他铺位传来不开心的咕哝声。爱德华直接走到盖布兰的铺位前。

“你得起来。”爱德华说。

盖布兰呻吟一声：“你没看清楚值勤名单，我才刚换岗，轮到侯

格林了……”

“他回来了。”

“什么意思？”

“侯格林刚刚来叫醒我。丹尼尔回来了。”

“你在说什么？”

黑暗之中，盖布兰只看见爱德华呼出的白色气息。接着盖布兰双腿一荡，下了床铺，从毯子底下拿出战斗靴。他习惯睡觉时把战斗靴放在毯子底下，避免潮湿的鞋底结冰。他穿上外套，外套就盖在薄薄的羊毛毯上，然后跟随爱德华走出了门。星星在他们上方闪烁，东方的夜空越来越苍白。他听见某处传来凄惨的呜咽声。除此之外，一切都异常寂静。

“那是新来的荷兰士兵。”爱德华说，“他们昨天刚到，刚刚才从无人地带回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去那里。”

侯格林以奇怪的姿势站在战壕中央，头歪向一边，两只手臂远离身体。他把围巾围在下巴上，面容憔悴，眼窝深陷，双眼紧闭，活像个乞丐。

“侯格林！”爱德华发出尖锐的命令声。侯格林醒了过来。

“带路。”

侯格林领路。盖布兰感觉心脏越跳越快。冷空气咬入他的双颊。从睡铺中带来的温暖、蒙眬的感觉尚未散尽。战壕十分狭窄，三人必须排成一列才能通过，他感觉得到爱德华的目光紧盯着他的背。

“这里。”侯格林说，伸手一指。

风在钢盔下檐吹出粗哑的呼啸声。只见弹药箱上躺着一具尸体，四肢僵硬地朝两侧张开。飘进战壕的雪花在尸体军服上铺上一层薄薄

白雪，尸体头部绑着麻布袋。

“见鬼了。”侯格林说，摇了摇头，用脚顿地。

爱德华不发一语。盖布兰知道爱德华在等他开口。

“运尸兵怎么还没来收尸？”盖布兰终于开口问道。

“他们来收过尸了，”爱德华说，“昨天下午来的。”

“那他们怎么没把他收回去？”盖布兰注意到爱德华正在打量他。

“总参谋部那里没人知道有人下令要收走他。”

“是误会吗？”盖布兰说。

“也许吧。”爱德华从口袋里抽出一根抽了一半的细烟，别过头去避风，弯起手掌点着了烟，然后把烟传给另外两人吸上几口。

“来收尸的运尸兵坚称昨天已经把丹尼尔安置在北区总队的墓地里了。”

“如果是这样，那他不是应该已经被埋葬了吗？”

爱德华摇摇头。

“尸体要经过焚烧才能埋葬。他们只在白天焚烧尸体，不让苏联人占到火光的便宜。晚上他们会开挖新的墓穴，而且没人守卫。一定是有人从那里把丹尼尔拖了回来。”

“见鬼了。”侯格林又说了一次，接过香烟，贪婪地吸上一口。

“所以说他们真的会焚烧尸体，”盖布兰说，“天气这么冷，为什么还要烧？”

“这我知道，”侯格林说，“因为地面是冰冻的。春天气温上升，泥土会把尸体往上推。”他不情愿地递出香烟。“去年冬天我们把福普斯

埋得很深，到了春天我们又撞见了。呢，至少狐狸没去动他。”

“问题是，”爱德华说，“丹尼尔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盖布兰耸耸肩。

“上一班哨是你站的，盖布兰。”爱德华眯起一只眼，转动那只独眼望着盖布兰。盖布兰缓缓吸了口烟。侯格林咳嗽几声。

“这地方我巡过四次，”盖布兰说，递出香烟，“都没看见他在这里。”

“你可以在值勤的时候溜去北区总队，这里的雪地上还留有雪橇的轨迹。”

“那也可能是运尸兵留下的。”盖布兰说。

“轨迹盖过了先前的战斗靴足迹，而且你说你巡过这里四次。”

“去死，爱德华，我也看得见丹尼尔就在那里！”盖布兰怒火爆发，“当然是有人把他放在那儿，用的说不定就是雪橇。但如果你有认真听我说话，就会知道是有人在我最后一次巡查之后，才把丹尼尔放在那里的。”

爱德华并未答话，反而面露不悦，从侯格林噙起的嘴中抽出那根仅剩几厘米长的香烟，不以为然地看着烟纸上的湿痕。侯格林沉下脸，从舌头上挑起几根烟丝。

“我的老天，为什么我要大费周章来干这种事？”盖布兰问，“而且我怎么可能从北区总队把一具尸体拖来这里，却不被巡逻兵拦下来？”

“你可以走无人地带。”

盖布兰不可置信地摇了摇头：“你以为我疯了吗，爱德华？我要丹尼尔的尸体干吗？”

爱德华吸了最后两口烟，把烟屁股丢在雪地上，用靴子踩熄。这是他的习惯，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就是无法忍受烟屁股躺在地上冒烟。他扭转鞋跟，地上的冰雪发出呻吟声。

“不对，我认为你没把丹尼尔拖来这里，”爱德华说，“因为我认为那不是丹尼尔。”

侯格林和盖布兰往后缩了缩。

“那当然是丹尼尔。”盖布兰说。

“或者是体形相当的人。”爱德华说，“制服上的单位徽章也一样。”

“那个麻布袋……”

“所以说你看得出麻布袋的不同，对不对？”爱德华揶揄道，但眼睛瞧的是盖布兰。

“那是丹尼尔，”盖布兰说，吞了口唾沫，“我认得那双战斗靴。”

“这么说你认为我们应该叫运尸兵来，替他再收尸一次？”爱德华问，“这样就不用去仔细查看了。你算准了这点，对不对？”

“爱德华，你去死吧！”

“我不确定这次是不是轮到我死，盖布兰。侯格林，去把麻布袋拿开。”

侯格林张口结舌，望着爱德华和盖布兰，这两人正怒视彼此，犹如两头暴怒的公牛。

“你听见没有？”爱德华吼道，“去把麻布袋割开！”

“我不是很想……”

“这是命令，立刻执行！”

侯格林依然迟疑着。他的目光从爱德华移到盖布兰，再移到弹药箱上僵硬的尸体。然后他耸耸肩，解开夹克纽扣，伸手到夹克里头。

“等一下！”爱德华叫道，“用盖布兰的刺刀。”

这下子侯格林真被搞得茫然失措，他疑惑地望向盖布兰，盖布兰摇摇头。

“你这什么意思？”爱德华问，依旧和盖布兰面对面，“作战命令要求我们必须随身携带刺刀，可是你身上却没有刺刀？”

盖布兰并不答话。

“盖布兰，你这个终极刺刀杀戮机器不会把刺刀给搞丢了吧？”

盖布兰依然沉默。

“这样的话，好吧，侯格林，你就用自己的刺刀。”

盖布兰心中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想把班长爱德华那只圆睁的大眼给挖出来。爱德华究竟是“班长”还是“老鼠班长”^[8]？他有着老鼠的眼睛和老鼠的脑袋。难道他什么都不懂吗？

两人听见身后传来撕裂声，那是刺刀割开麻布袋的声音，然后是侯格林倒抽一口凉气的声音。两人同时转过身去。在黎明的红光照耀下，只见一张惨白的脸庞上挂着恐怖的笑容，一双眼睛瞪着他们，额头上还有一个由黑色窟窿形成的第三只眼。毫无疑问，是丹尼尔。

14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四日。外交部。

布兰豪格看了看表，不禁蹙眉。八十二秒，比平常多了七秒。然后他大步走进会议室，对着转头望向他的四张面孔，用惯常的热忱语气高声说“早安”，同时展露他那著名的亮白笑容。

密勤局局长梅里克和萝凯坐在会议桌一侧。萝凯头上别着不相称的发夹，身穿女强人式套装，表情严肃。布兰豪格突然想到，萝凯身上的套装对一个秘书而言似乎稍嫌昂贵。他依然认为他的直觉是对的，直觉告诉他，萝凯是个离婚女子。但也许萝凯其实婚姻幸福，又或者萝凯有一对富有的父母？布兰豪格曾表示这场会议必须完全保密，而他竟然会在这里再度见到萝凯，这表示萝凯在密勤局的位阶比他原本推测的要高。他决定查出更多关于萝凯的事。

警察总长安妮坐在会议桌另一侧，旁边坐着身形瘦高的犯罪特警队队长。这个队长叫什么名字来着？布兰豪格先是花了不止八十秒才来到会议室，现在又记不起别人的姓名——他是不是老了？

他还不及细想，昨晚发生的事便涌入脑海。昨天他邀请外交部实习生莉莎共进他所谓小小的工作午餐，餐后他在洲际饭店请莉莎喝了杯酒。他在洲际饭店有个房间供他全年使用，房间费用由外交部支付，让他进行比较隐秘的会议。莉莎是个颇具野心的女子，邀请她并不困难，但场面最后却搞得不大好看。不过就只有这么一次而已，或许因为他多喝了几杯，但肯定不是他年纪太大了。布兰豪格把思绪扫到脑后，坐了下来。

“谢谢各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前来参加这次会议，”他开口说，“这次会议的机密程度当然不用我再次强调，但我在这里还是要再提醒一次，因为在座各位并不是都对我们目前要处理的事情具有丰富的经验。”

布兰豪格的目光快速扫过众人，唯独略过萝凯，明显表示这段话是针对她说的。然后他望向安妮。

“对了，你那个人怎么样了？”

安妮·斯托克森一脸疑惑，望着布兰豪格。

“我是说你手下那个警探，”布兰豪格语带犹豫，“他是不是叫哈利？”

安妮向莫勒点头示意，莫勒连清两次喉咙才开口说话。

“依目前这种情况来说，他算很好了，当然免不了有点慌乱，可是……没问题的。”莫勒耸耸肩，表示没有太多话可说。

布兰豪格扬起他最近才刚修过的眉毛。

“他还不至于慌乱到把消息泄露出去吧？”

“呃，”莫勒说，看见警察总长安妮迅速转过头来，对他斜睨一眼，“我相信那倒不至于。他很清楚这次的事件有多敏感，当然他也发誓会对此事保密。”

“执行这次任务的其他警员也都一样。”安妮迅速补充道。

“希望这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布兰豪格说，“那么我就向各位简短报告最新发展。我刚和美国大使结束一段很长的谈话，针对这次的不幸事件，我相信我们对最重要事项都达成了共识。”

布兰豪格的目光从四人脸上一扫而过，四人在高度期待的氛围中凝望着他，等待他告诉他们些什么。数秒前他感受到的沮丧似乎一扫而空。

“美国大使跟我说，你们手下那个人……”布兰豪格朝莫勒和安妮望去，“在收费亭遭到枪击的美国特勤局探员已经脱离险境，目前状况稳定。他的脊椎受伤，有内出血现象，但防弹背心救了他一命。很抱歉我们先前无法查明这个消息，因为我们必须把有关这次事件的信息流量降到最低，希望大家可以理解，而且最重要的细节只会透露给少数相关人士知道。”

“他现在人在哪里？”莫勒问道。

“莫勒队长，严格说起来，你并不需要知道。”

布兰豪格看着莫勒，只见莫勒脸上浮现出一种奇怪的表情。一瞬间，会议室内弥漫着一股沉重的静默。每当有人被提醒在工作权限范

围内无须知道更多信息，情况总会有些尴尬。布兰豪格微微一笑，张开双手，表示遗憾，仿佛在说：我很明白你为什么会这样问，但事情就是这样。莫勒点了点头，垂眼望着桌子。

“好吧，”布兰豪格说，“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手术结束后，他就被飞机送去德国的军医院了。”

“这样啊，”莫勒挠挠颈背，“呃……”

布兰豪格等待莫勒往下说。

“把这个消息告诉哈利，应该没关系吧？我是说那个特勤局探员正在康复的消息。这样对他来说会……呃……轻松一点。”

布兰豪格看着莫勒，他有点难以明白犯罪特警队的人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那倒可以。”

“您和大使先生达成了哪些共识？”问话的是萝凯。

“我等一下会说。”布兰豪格柔声道。这正是他接下来要说的重点，但他不喜欢被这样打断。“我想先称赞莫勒和奥斯陆警方对现场的快速评估，如果报告无误，那个受伤探员在短短十二分钟内就受到了专业的医疗看护。”

“是哈利和他的同事爱伦·盖登开车送那个探员到阿克尔医院的。”安妮说道。

“反应迅速，可圈可点。”布兰豪格说，“美国大使对这也赞誉有加。”

莫勒和警察总长安妮对望一眼。

“此外，大使先生和美国特勤局方面讨论过，毫无疑问，美方会展开调查，这是必须的。”

“当然。”梅里克附和说。

“我们也同意这次的错误必须归咎于美方，那名探员不应该出现在收费亭里。也就是说，美方可以派探员前往收费亭，但必须知会现场的挪威联络官。此外，派守该地区的挪威警员应该——抱歉，是‘可以’——通知联络官，但他只是确认进入该地区的美方探员的身份。现行命令是特勤局探员可以进出所有安保区域，因此那名警员认为没有必要通报。现在来回头检讨，我们也许可以说当时他应该通报。”

布兰豪格望向安妮，安妮并未表示反对。

“好消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似乎一点风声都没有走漏。但我召开这次会议并不是为了讨论我们在最好的情况下该怎么做，那只不过是比什么都不做稍微好一点而已。我个人认为我们根本就不必打这种如意算盘，如果我们以为这次的枪击事件不会泄露出去，那就太过天真了。”

布兰豪格上下交叠双掌，仿佛要将这几句话归结为适当的重点。

“除了密勤局、外交部和协调小组的二十多人知道内情之外，还有大约十五名警员目睹了收费亭的枪击经过。我并不想说这些人员的坏话。整体来说，我确信他们会依照惯例，遵守保密原则。然而他们只是普通的警察，对于这类情况下必须遵守的保密程度没有任何经验。况且国立医院、航空公司、经营收费亭的费里内公司和广场饭店的员工，多多少少都有可能对这起事件起疑。没有人可以保证附近建筑物内没有人拿望远镜跟随车队。只要有相关人员透露一句话，那么整件事就会……”布兰豪格鼓胀双颊，做出爆破的嘴形。

会议桌上一片寂静，直到莫勒清了清喉咙。

“这件事如果被揭发，为什么……呃……会是危险的？”

布兰豪格点点头，表示这并不是他听过的最愚蠢的问题，却立刻让莫勒意识到这正是布兰豪格听过的最愚蠢的问题。

“美国不只是挪威的盟友而已。”布兰豪格嘴角泛起一丝极其细微的微笑，说话语调像是在向一个外国人解说挪威有国王，首都都是奥斯陆。

“挪威在一九二〇年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挪威现在可能依然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别听那些政客胡扯。移民、马歇尔计划 [9] 、猫王和石油开发金援案，让挪威成为世界上可能是最亲美的国家。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努力了很多年才爬到今天这个位子，如果被那些政客知道今天在座的某个人必须为美国总统的生命受到威胁而负责的话……”

布兰豪格让他尚未说完的话在空中回荡，目光在桌上四人身上扫了一圈。

“幸运的是，”布兰豪格说，“美方宁愿承认他们有一个特勤局探员犯了错，也不愿意承认他们和最亲近的盟友在最根本的层面合作不良。”

“这表示，”萝凯说，目光并未离开她眼前的便笺簿，“挪威这边不需要代罪羔羊。”然后抬起双眼，直视布兰豪格。“相反，我们需要一个挪威英雄，是不是？”

布兰豪格凝视萝凯，目光中混杂了吃惊与好奇。他吃惊的是萝凯竟然这么快就知道他要说什么，而他好奇，是因为他觉得萝凯绝对是个值得认识的女子。

“没错。当挪威警探开枪射击美国特勤局探员的消息走漏那天，我们就必须从我们的立场把事情交代清楚。”布兰豪格说，“我们的说法必须是挪威方面并未犯下任何错误，我们派守在现场的联络官完全根据命令行事，犯错的是美国特勤局探员。这个说法我们跟美方都可以接受。挑战则在于让媒体相信，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一个英雄。”警察总长安妮接着说。

“抱歉，”莫勒说，“这里是不是只有我没抓到重点？”他又补上几

声干笑，更显尴尬。

“面对美国总统可能受到生命威胁的紧急状况，这位挪威警探表现得沉着镇定。”布兰豪格说，“当时这位挪威警探不得不假设收费亭里的人是暗杀者，而且上级曾为这种特定状况做出明确指示。如果收费亭里的人真的是暗杀者，他已经救了美国总统一命，虽然后来发现收费亭里的人不是暗杀者，但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没错，”安妮说，“在这种情况下，命令优先于个人判断。”

梅里克未发一语，只点头表示赞同。

“很好。”布兰豪格说，“莫勒，你刚刚说的‘重点’，就是说服媒体、我们的长官和本案每一个相关人员：我们的联络官做出了最正确的动作，我们对此没有丝毫怀疑。‘重点’就是我们必须表现得像是他所有的行为和意图都英勇无比。”

布兰豪格看得出莫勒十分惊愕。

“如果我们不奖励这位警探，就等于承认他开枪射击美国特勤局探员的判断是错误的，连带的也就表示美国总统来访时我们安排的安保事宜有疏漏。”

在座四人皆点头表示同意。

“因此……”布兰豪格说，他喜欢“因此”这个词，这个词穿有盔甲，几乎所向无敌，因为它动用了逻辑的威力——因为这样，所以如此。

“因此，我们颁发奖章给他？”萝凯又说。

布兰豪格感觉到一阵恼怒的刺痛。萝凯说“奖章”的语气，仿佛是他们正在编写一出喜剧的脚本，剧中所有引人发笑的元素都是出于热情，也就是说，布兰豪格的颁奖典礼压根就是一出闹剧。

“不是，”布兰豪格缓缓说道，语带强调之意，“不是颁发奖章。奖

章和荣誉没有分量，也不具有我们想营造的可信度。”他靠上椅背，双手交叠在脑后。“我们要让这家伙升职，把他擢升为警监。”

接下来是长长的静默。

“警监？”莫勒难以置信地看着布兰豪格，“他开枪射击特勤局探员，还升他做警监？”

“听起来可能有点可怕，不过你们可以好好想一想。”

“这……”莫勒眨了眨眼睛，似乎很多话就要脱口而出，但最后还是选择闭嘴，保持缄默。

“他不必执行一般警监必须执行的任务。”布兰豪格听见警察总长安妮如此说道。安妮的话语有些犹疑，仿佛正拿一根棉线穿过针孔。

“关于这点，我们也稍微想过，安妮。”布兰豪格以温柔的语气强调安妮的名字，这是他第一次这么叫她。安妮的一条眉毛微微抽动，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她反对布兰豪格直呼她的名字。布兰豪格继续说：“问题在于这个爱扣扳机的联络官的所有同事，会不会认为擢升他当警监的这个动作过于明显，而觉得这个头衔只是个装饰品，这样我们就做得不太成功。也就是说，最后我们只会落得白费功夫。如果他们怀疑这是个掩饰的手段，就会谣言四起，大家会觉得我们是故意隐藏我们、你们和这个警探捅的娄子。换句话说，我们必须给他一个职务，让大家觉得合理，却又无法仔细查看他到底在做什么。再说得明白一点，我们擢升他，同时又把他调去执行一个只能让外人雾里看花的任务。”

“一个雾里看花的任务。一个闲缺。”萝凯讽刺地微微一笑，“听起来你是想把他送到我们这里。”

“梅里克，你说呢？”布兰豪格问。

梅里克搔搔耳背，轻轻地笑了几声。

“可以，”梅里克说，“我想我们随时都可以替一个警监挪出个位子。”

布兰豪格欠身鞠躬：“这样你算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只要能力所及，我们都应该互相帮助。”

“太好了。”布兰豪格微笑着说，同时瞥了一眼墙上的时钟，表示会议到此结束。椅子的推移声纷纷响起。

15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四日。圣赫根区。

普林斯透过扬声器纵声狂欢，仿佛时间定格在一九九九年 [10] 。

爱伦望着汤姆·瓦勒。汤姆正把一卷录音带推入音响，调高音量，使低音喇叭发出的声音大到震动整个仪表盘。普林斯的尖锐假声穿透爱伦的耳膜。

“很时尚吧？”汤姆大声喊道，盖过音乐声。爱伦不想冒犯他，只是摇头。她倒不是有什么偏见，认为汤姆容易被冒犯，而是她决定尽量不去惹汤姆不高兴，心中只希望汤姆和她的搭档关系早点结束。他们的主管莫勒言之凿凿地说，两人的搭档只是暂时的。每个人都知道，到了春天汤姆就会晋升为警监。

“同性恋黑人，”汤姆叫道，“太强了。”

爱伦并不接话。外头下着滂沱大雨，雨刷虽全速扫动，雨水仍附着在风挡玻璃上，宛如一层柔软的滤镜，让伍立弗路上的建筑物看起来像是软软的玩具屋，如同波浪般扭动着。今早莫勒派他们去找哈利。他们已经去哈利在苏菲街的住处按过门铃，确认他不在家。要不然就是哈利不开门，再不然就是哈利无法开门。爱伦害怕最坏的事已然发生。她看见人行道上的行人个个都行色匆匆。行人的身形看起来

同样扭曲诡异，犹如游乐园哈哈镜中的影像。

“这里左转，然后在施罗德酒吧门口停车。”爱伦说，“我进去找就好，你在车上等我。”

“好啊，”汤姆说，“酒鬼最糟了。”

爱伦从车外瞥了汤姆一眼，但汤姆的表情并未泄露出他话中的“酒鬼”指的是施罗德酒吧早上的客人，还是特别针对哈利。汤姆把车开到施罗德酒吧外的公交车站停下。爱伦一下车就看见对街开了一家布兰里咖啡馆。也许这家咖啡馆已经开很久了，只是她没发现而已。只见咖啡馆落地窗前一排高脚凳上坐着许多穿翻领毛衣的年轻人，有的在读外文报纸，有的凝望窗外大雨，双手捧着白色大咖啡杯，也许正在想自己是否选对了大学专业？是否选对了设计师沙发？是否选对了伴侣？是否选对了橄榄球俱乐部？是否选对了这个欧洲城镇？

爱伦走进施罗德酒吧的门廊，差点撞上一个身穿冰岛毛衣的男子，他的手有如煎锅那么大，黝黑而肮脏。男子和爱伦擦身而过，汗水混合腐坏酒精的甜味钻入她的鼻孔。酒吧里弥漫着客人稀少的清晨氛围，放眼望去只有四张桌子有人。爱伦很久以来来过施罗德酒吧，她一眼就看出这里丝毫没变。只见墙上挂着几幅数世纪前的奥斯陆大图片，墙壁漆的是褐色，中央是人造玻璃天花板，有一点英国酒吧的感觉。只有一点点，真要说起来的话，只有那么一点点。店内的塑料桌椅让整间酒吧看起来更像是摩尔海岸沿岸渡轮上的可抽烟雅座酒吧。酒吧后方有一名身穿围裙的女服务生，倚着柜台抽着烟，悄悄地留意爱伦。哈利就坐在角落的窗户旁，垂头望着桌面，面前的啤酒喝了一半。

“嘿。”爱伦说，在哈利对面坐了下来。

哈利抬起头来，点了点头，仿佛一直坐在这里只是为了等她。然后他的头又垂了下去。

“我们一直在找你，也去你家按过门铃。”

“我在家吗？”他语调平缓，脸上毫无笑容。

“我不知道。你在家吗，哈利？”她朝那杯啤酒比了比。

哈利耸耸肩。

“他会活下来的。”爱伦说。

“我听说了。莫勒在我的电话上留言了。”他的措辞十分清楚，令人意外，“莫勒没说他伤得有多重。人的背后不是有很多神经什么的吗？”

哈利把头歪向一边，爱伦没有回话。

“搞不好他只是瘫痪而已？”哈利说。那杯啤酒见了底，他伸出手指轻叩酒杯，“Skål（干杯）！”

“你的病假到明天就用完了。”爱伦说，“明天我们要看见你来上班。”

哈利抬起头来：“我在请病假？”

爱伦将一个小塑料活页夹推过桌面，可以看见活页夹里是一张粉红色纸张的背面。

“我跟莫勒和奥纳医生谈过了。这张病假单给你。莫勒说在勤务中发生枪击意外事件后，请几天假恢复是正常的。你明天回来上班。”

哈利的目光移到窗户上。窗玻璃染有不均匀的色彩，也许是为了保持隐秘，好让路人无法看见里面。这和布兰里咖啡馆正好相反，爱伦心想。

“怎么样？你会来上班吗？”

“呃，”哈利用呆滞的眼神看着爱伦，爱伦记得哈利刚从曼谷回来的那段时间，早上经常可以看见他这种眼神，“我不确定。”

“反正你就来吧，有几个很有意思的惊喜在等着你。”

“惊喜？”哈利有气无力地笑道，“会有什么惊喜？提前退休，光荣免职，还是美国总统会颁紫心勋章给我？”

他抬起头，爱伦正好可以看见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爱伦叹了口气，转头望向窗户。透过粗糙的玻璃可以看见毫无形状可言的车子驶过，像是在看迷幻电影。

“哈利，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你知道、我知道、大家都知道那不是你的错！而且我们，包括你，都做出了正确的反应。”

哈利的眼光避开爱伦，低声说：“当他坐着轮椅回家，你认为他的家人会这样想吗？”

“我的天，哈利！”爱伦拉高嗓音，同时看见柜台旁的女服务生朝他们望来，而且越来越感兴趣。那个女服务生也许嗅出一场大有看头的闹剧正在酝酿。

“哈利，总是有人运气比较差，总是有人没办法熬过去。世界就是这样。这不是任何人的错。你知道每年有百分之六十的篱雀会死亡吗？百分之六十！如果我们搁下工作，对其中的意义追根究底的话，那我们可能还来不及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自己就成为那百分之六十了，哈利。”

哈利并不答话。他只是坐着，在有香烟烧灼的黑色痕迹的格子桌布上，上下摆动脑袋。

“我一定会恨我自己这样。哈利，就当是我求你，请你明天来上班好吗？你只要出现就好了。我不会跟你说话，你也不必理会我，这样可以吗？”

哈利把小指穿入桌布上的一个烟孔，然后移动酒杯，盖住另一个烟孔。爱伦等待他的回答。

“外面在车上等的人是汤姆吗？”哈利问。

爱伦点了点头。她清楚地知道哈利跟汤姆彼此看不顺眼，忽然心生一计，虽有些犹豫，但仍决定冒险一试：“汤姆赌两百克朗说你明天一定不会来。”

哈利又发出有气无力的笑声，双手撑头，看着爱伦。

“爱伦，你真是不会说谎，但还是谢谢你努力尝试。”

“去你的。”

爱伦吸了口气，似乎打算说些什么，但是作罢，只是怔怔望着哈利好一会儿，才又吸了口气。

“好吧，这件事本来应该由莫勒来告诉你，不过现在我就跟你说了吧：他们要升你当密勤局的警监。”

哈利哑然失笑，笑声有如凯迪拉克“弗利特伍德”总统专车的引擎声：“好吧，只要经过一些练习，你说谎的功力还不算太差。”

“我是说真的！”

“不可能。”哈利的目光再度游移到窗外。

“为什么不可能？你是我们的优秀警探，你刚证明你也是个很棒的警察，你读过法律，你……”

“我告诉你，不可能的，就算有人想出这么一个疯狂的主意也不可能。”

“你说说看为什么不可能？”

“原因很简单。你刚刚说那些鸟有百分之六十会死亡对不对？”

哈利越过桌面，拉开桌布和酒杯。

“那些鸟叫篱雀。”

“好，它们为什么会死？”

“什么意思？”

“它们不是自己躺下来死掉的吧？”

“它们会死于饥饿、死于掠食动物的捕猎、死于寒冷、死于疲劳，也许还会撞上窗户而死，什么都有可能。”

“好，我敢打赌它们一定都不是被挪威警察从背后开枪射杀，而且这个挪威警察没有持枪执照，因为他没通过射击测验。挪威警察做出这种事，一旦被发现，就会被起诉，并处以一至三年有期徒刑。在这种情况下，升为警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你说不是吗？”

哈利举起酒杯，再重重摔在那个塑料活页夹上。

“什么射击测验？”爱伦问。

哈利瞅了爱伦一眼，眼神锐利。爱伦自信满满，直视哈利的双眼。

“你这什么意思？”哈利问。

“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哈利。”

“你知道得很清楚……”

“据我所知，你已经通过了今年的射击测验，莫勒也这么认为，他今天早上还亲自跑了一趟枪支执照组去跟射击教官核对。他们把你的档案调出来，看见你的分数超过及格标准。他们不会没有经过确认，就随便把开枪射击特勤局探员的人升为警监的。”

爱伦对哈利露出灿烂的笑容，哈利脸上的表情似乎困惑多过醉

意。

“可是我还没拿到持枪执照！”

“你已经拿到了，你只是把它给搞丢了。你会把它找回来的，哈利，你会把它找回来的。”

“你听着，我……”

哈利顿了顿，垂眼凝视面前那个摆在桌上的塑料活页夹。爱伦站了起来。

“明天早上九点见喽，警监先生。”

哈利只能无言地点了点头。

16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五日。霍勒伯广场，瑞迪森饭店。

贝蒂·安德森那一头卷曲金发简直和美国歌手多莉·帕顿没什么两样，看起来宛如一顶假发。只是她的头发并非假发，而她和多莉·帕顿的相似之处也仅止于那头金发。贝蒂高而瘦，笑的时候嘴巴微张，几乎不会露出牙齿。这时她正露出微笑，对着一个老人微笑。老人站在霍勒伯广场瑞迪森饭店大厅的柜台外。这个接待柜台和一般饭店的接待柜台不同，它是多功能“工作岛”——大厅有多个工作岛——上面摆着许多计算机屏幕，可同时服务数名房客。

“早安。”贝蒂说。这是她在斯塔万格市的旅馆管理学校学到的问候语，每天依不同时段必须使用不同问候语来和人打招呼。六小时后，她会说“下午好”，再两小时后，她会说“晚上好”。下班后她回到土萨区的两居公寓，会希望有个人可以让她道“晚安”。

“我想看房间，越高越好。”

贝蒂看着老人湿漉漉的外套肩膀。外面大雨倾盆。一滴雨水悬垂在老人的帽檐上颤动着。

“您想看房间？”

贝蒂的微笑依然挂在脸上，没有一丝改变。她受过专业训练，奉行服务准则，必须视所有人为房客，直到证明对方绝无可能成为房客为止。但她也知道这时站在她面前的是哪一类型的人：这是个来挪威首都观光的老人，想免费欣赏瑞迪森饭店的景观。这类人依然会出现在旅馆里，夏天尤其多。而且这类型的人不只是想欣赏景观而已。曾经有个女人问贝蒂可不可以让她看看二十一楼的总统套房，好让她回去跟亲朋好友炫耀说她住过了，还可以描述套房里的陈设。她甚至愿意塞给贝蒂五十克朗，只要贝蒂把她的名字打在房客姓名登记簿上，让她拿回去当作证据。

“单人房还是双人房？”贝蒂问，“吸烟还是不吸烟？”这类人只要被问到这里，多半都会结巴。

“都可以，”老人说，“重点是风景。我要面向西南方的房间。”

“好的，面向西南方可以看见整个奥斯陆。”

“没错。你们最好的房间是什么？”

“我们最好的房型是总统套房，不过请您稍等一下，我查查看是否还有标准套房。”

贝蒂敲打键盘，等着看老人是否会上钩。她没等太久。

“我想看看总统套房。”

你当然想看，贝蒂心想，瞅着老人。她不是个不讲理的女子，如果一个老人最大的愿望是看一看瑞迪森饭店的景观，她不会横加阻拦。

“那我们上去看看吧。”贝蒂说，展现她最灿烂的微笑，通常这

个微笑只保留给常客。

“您是来奥斯陆探访亲友的吗？”贝蒂在电梯里出于礼貌而问道。

“不是。”老人说。他的茂密白眉酷似贝蒂的父亲。

贝蒂按下电梯按键，电梯门关上，开始上升。她一直不习惯搭这台电梯，它像是要把人吸上天堂似的。电梯门打开。一如往常，她有些期望踏出电梯门可以进入一个不同的新世界，犹如电影《绿野仙踪》里那个小女孩踏入陌生世界，但门外的世界依然是同一个世界。两人穿过走廊。走廊的壁纸和地毯互相搭配，墙上挂着昂贵的艺术品。贝蒂把磁式门卡插入门锁辨识器，说“您先请”，替老人将门打开。老人从她身旁如风一般滑过，她把这阵风称为期待的微风。

“总统套房的面积是一百零五平方米，”贝蒂说，“套房内共有两间卧室，每一间卧室内都有一张特大号床，也各有一间浴室，里面都有按摩浴缸和电话。”

贝蒂走进套房，来到老人所站的窗户边。

“家具由丹麦设计师保罗·亨里克森设计，”贝蒂说，伸手抚摸咖啡桌那薄如纸张的玻璃桌面，“您想看看浴室吗？”

老人并不答话，头上依然戴着那顶湿透了的帽子。在接下来的静默中，贝蒂听见一滴雨水滴在樱桃木拼花地板上的声音。她站在老人身旁，从那里可以看见所有值得一看的城市风光：市政厅、国家剧院、皇宫、挪威议会，以及阿克什胡斯堡垒。他们脚下是皇家庭园，园里的树木仿佛女巫张开发黑的手指，伸向铅灰色的天空。

“您应该等春暖花开的时候再来的。”贝蒂说。

老人转过头，一脸迷惑，贝蒂这才发觉自己的话中之意。她这句话后面可以再补一句：既然您只是来这里看风景而已。

贝蒂尽可能展现微笑：“那个时候皇家庭园的草是绿的，树上长

满叶子，非常漂亮。”

老人打量着她的脸，但显然他另有所思。

“你说得对，”过了一会儿，老人说，“树上有叶子。我没想那么多。”

老人指指窗户：“这可以打开吗？”

“可以打开一点。”贝蒂说，因为转换话题而松了一口气，“扭转这个把手就可以打开。”

“为什么只能打开一点点？”

“以免有人做傻事。”

“做傻事？”

贝蒂快速地瞥了老人一眼。这老人会不会有点痴呆了？

“我的意思是说，”她说，“跳楼、自杀。很多不开心的人会……”她做了个手势，说明不开心的人会怎么做。

“这就叫傻事？”老人揉了揉下巴。贝蒂是不是在老人的皱纹底下看见一丝微笑？“即使他们不开心？”

“是的，”贝蒂坚定地说，“至少当我和这家饭店当班的时候是。”

“当班啊，”老人轻笑说，“这个词用得对，贝蒂·安德森。”

贝蒂听见老人直呼她的姓名，心头一惊。老人自然是从她的名牌上得知她的姓名的，可见老人的视力毫无问题。名牌上的姓名字母就和“接待员”几个字一样小。她假装偷偷地瞄了一下时钟。

“对了，”老人说，“你应该还有其他工作要忙。”

“是的。”贝蒂说。

“那我要这个房间。”老人说。

“您说什么？”

“我要这个房间，不是今天晚上，而是……”

“您要这个房间？”

“对，这个房间可以预订吧？”

“嗯，可以的，可是……这个房间很贵。”

“我喜欢预先付款。”

老人从侧口袋拿出皮夹，从里面取出一沓钞票。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房间一个晚上要七千克朗。您不想再看看……”

“我喜欢这个房间，”老人说，“请点点看对不对。”

贝蒂瞪着老人递到她面前的那沓面值一千克朗的大钞。

“您来住的时候再付款就可以了，”贝蒂说，“请问您想订什么时候？”

“就听你的建议，贝蒂，春天的时候。”

“是，想订哪个特别的日子吗？”

“当然。”

17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五日。警察总署。

莫勒叹了口气，凝望窗外，心旌摇曳，近来他常常这样。雨已经

停了，但铅灰色的天空依然重重压在格兰区警察总署上方。只见外头一只狗慢慢跑过毫无生气的枯黄草地。卑尔根市的犯罪特警队有个职位空缺，申请截止日在下星期。他听一位同事说过，卑尔根市的秋天只会下两场雨：一场是从九月下到十一月，另一场是从十一月下到新年。卑尔根的那些家伙总喜欢夸大其词。他去过卑尔根，挺喜欢那座城市。卑尔根远离奥斯陆的政客，是座小城市。他喜欢小。

“什么？”莫勒转过头，看见哈利脸上顺从的神情。

“你刚刚在跟我解释调职对我的好处。”

“哦？”

“老大，请你说明。”

“哦，对。对，没错。我们得确定自己不会卡在旧习惯和例行公事里。我们必须往前走，必须进步。我们必须离开。”

“离开分真的离开和假的离开。密勤局只在楼上三层而已。”

“我是说离开一切。密勤局局长梅里克认为你完全可以胜任他为你准备的职位。”

“这种职位不是都得先公布吗？”

“哈利，别担心。”

“是吗？不过我可不可以质疑一下，为什么你们会调我去执行监视勤务？我看起来像是有卧底的才能吗？”

“不，不。”

“不？”

“我的意思是说是。也不是‘是’，而是……呃……有何不可？”

“有何不可？”

莫勒愤愤地搔了搔脑后，脸涨得通红。

“妈的！哈利，我们升你当警监，薪水连跳五级，不必再执夜勤，菜鸟对你也会更尊敬。这是好事，哈利。”

“我喜欢夜勤。”

“没有人喜欢夜勤的。”

“你为什么不把这里的警监空缺派给我？”

“哈利！帮我个忙，你就答应吧。”

哈利玩弄着手中纸杯。“老大，”他说，“我们认识多久了？”

莫勒伸出食指，以示警告：“别跟我来这套。别跟我说什么‘我们曾经一起出生入死’之类的……”

“七年了。这七年来我讯问过的人也许有全奥斯陆最笨的，可是我还没碰到过一个说谎说得比你糟的人。我也许笨，但我剩下的脑细胞还可以发挥作用，这些脑细胞告诉我，为我挣得这个职位的不可能只是我过去的功绩，也不可能是我的射击成绩。我的射击成绩居然可以突然间在年度射击测验里名列前茅，真是太令我惊讶了。他们跟我说，我升职可能跟我开枪射中美国特勤局探员有关。老大，你可以什么都不用说。”

莫勒的嘴巴张开又闭上，旋即将双臂交叉在胸前，带着点示威的意味。

哈利继续说道：“我知道主导这场戏的人不是你。虽然我看不出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但我还有点想象力，我可以猜测其他的部分。如果我猜得没错，这表示我希望在警察生涯里做什么选择一点也不重要。所以请你回答我这个问题，我可以有选择吗？”

莫勒眨了眨眼，然后继续不断地眨眼。他脑子里想的是卑尔根，想的是那些没有雪的冬天，想的是周日可以和妻儿一起去弗拉扬山踏

青。那是个培育小孩成长的好地方。孩子们只会做一些无伤大雅的恶作剧，只会打打闹闹，没有犯罪帮派，没有十四岁青少年嗑药过度。卑尔根市警局啊，唉。

“没有。”莫勒说。

“对，”哈利说，“我想也是。”他压扁纸杯，瞄准废纸篓。“你刚刚说薪水连跳五级？”

“还有自己的办公室。”

“我想隔间一定是经过精心安排，跟别人隔开吧。”哈利刻意缓缓移动手臂，掷出纸杯，“加班呢？”

“这个等级不用加班。”

“那我一定要赶在四点以前到家。”纸杯落在废纸篓前半米的地面上。

“我想那肯定没问题。”莫勒说，面露一丝微笑。

18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日。皇家庭园。

这是个清朗寒冷的夜晚。老人踏出地铁站，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街上竟然还有这么多人。他想象中的市中心应该空寂无人，没想到却看见卡尔约翰街上的出租车在霓虹灯下穿梭，一拨拨的行人在人行道上来来往往。他站在马路口，旁边是一群肤色黝黑的年轻人，叽叽喳喳地说着异国语言，等待行人信号灯出现小绿人。他猜想那些年轻人可能是巴基斯坦人或者阿拉伯人。信号灯变换，他的思绪被打断。他踏出坚定的脚步，穿越马路，走上山坡，朝皇宫被灯光照亮的那一面走去。就连这里也有人，大部分是年轻人，正往返于不知道什么地方。来到山坡上，老人停下脚步喘口气，前方就是卡尔·约翰 [11]

骑马迈步的雕像。只见卡尔·约翰望着挪威议会，眼神如在梦中，而他身后是他曾想植入强权的挪威皇宫。

老人转而向右，走进庭园树林间。已有将近一个星期没下雨，地上枯叶随着他的脚步窸窣作响。他仰头向上望，细看光秃秃的树枝衬着星空而形成的轮廓。这时一段诗文浮现在他脑海：

白杨、榆树，
桦木、橡树，
苍白如死，
身栖寒夜。

要是今天晚上没有月亮就好了，他心想。另一方面，月光又让他比较容易找到目标：他要找的是在他得知生命即将到达尽头的那天，曾让他倚身休息的那棵大橡树。他的目光沿着那棵大橡树的树干，向上移到树冠。这棵树有多老了？两百岁，还是三百岁？卡尔·约翰宣布登基为挪威国王的那天，这棵树可能已长成大树。然而所有的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包括他自己的生命，这棵橡树的生命，是的，甚至国王的生命。他站到橡树后方，有人从小径走来也看不见他。他卸下软式背包，蹲了下来，打开背包，拿出里面的东西摆在地上，分别是三瓶草甘膦溶剂，基克凡路那家五金行的销售员称之为“一手”，还有一支马用注射器，注射器附有一根坚硬的钢针，是他去一家药店买来的。他说他买马用注射器来料理食物，要把油脂注射到肉里，但这番话白说了，药店的售货员只是百无聊赖地看了他一眼，还没等他踏出店门就已经把他给忘了。

老人迅速环视四周，然后把长长的钢针插入一瓶草甘膦溶剂的软木塞，慢慢拉动针筒的活塞，让闪亮亮的液体注入针管。他伸出手指在树皮上触摸，找到一处树皮破孔，插入注射器。事情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容易。他必须用力下压，才能让钢针穿透坚硬的橡木。溶剂注射在外围不会有效果，针头必须戳入形成层，也就是赋予树木生命的内部细胞组织。他在注射器上施加更多压力。钢针震动了一下。该死！钢针可不能被压断，他只买了这一支注射器。针头滑了进去，但是再

深入几厘米就无法推进了。虽然天气冷飕飕的，他却已经满头大汗。老人紧紧握住注射器，正要再度施力，却听见小径方向传来枯叶的窸窣声。他立刻放开注射器。只听见窸窣声越来越近。他闭上双眼，屏住呼吸。脚步声从附近经过。他睁开眼睛，瞥见两个人影消失在树丛后方，前往腓特烈街观景台的方向。他决定孤注一掷，用尽全身力气插入钢针。正当他心想可能会听见钢针折断时，针头插入了树干。老人擦去额头上的汗水。接下来就简单了。

十分钟后，他已注入两瓶草甘膦溶剂，正在注入第三瓶时，他听见说话声渐渐靠近。两个人影穿过树丛，从观景台走出来，他猜想应该就是先前见到的那两个人。

“嘿！”一个男性声音传来。

老人本能地做出反应，在橡树前站直身子，用身上外套挡住仍插在树干上的注射器，接着就被强光照花了眼。他伸出双手挡在面前。

“汤姆，把手电筒移开。”一个女子说。

强光消失，他看见圆锥形的光柱在庭园树林间舞动。

那两人走到他面前，其中的女子三十出头，相貌平凡却颇有韵味。女子拿出证件摆在他面前，距离很近，让他即使在月色中也能看见证件上的照片。照片中是眼前这个女子，显然是她较为年轻时拍的，表情严肃。证件上还有名字，叫爱伦什么的。

“我们是警察，”女子说，“抱歉吓到你了。”

“先生，你三更半夜在这里干吗？”男子问道。只见那两人衣着朴素，男子头戴黑色羊毛帽，帽子底下是一张年轻英俊的脸庞，一双冷冰冰的蓝色眼眸正盯着他瞧。

“我只是出来散散步。”老人说，暗自希望声音中的颤抖没那么明显。

“是吗？”名叫汤姆的警察说，“躲在公园里的树后面，还穿一件长外套，你知道我们怎么称呼这种人吗？”

“汤姆，别这样！再跟你说一次抱歉。”女警说，转头望向老人，“几小时前，庭园里发生攻击事件，一个男孩被人殴打，请问你有没有看见或听见什么？”

“我才刚来，”老人说，目光直视女警，避开年轻男警的眼神，“我什么都没看见，只看见大熊座和小熊座。”他伸出手指往天空指了指，“很遗憾听见这种事，那个男孩受伤严重吗？”

“挺严重的。抱歉打扰你了，”那女警微笑说，“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两名警察离去之后，老人闭上眼睛，向后一瘫，靠在树干上。突然间，他的衣领被人提了起来，耳朵感觉到温热的吐息，然后便听见那年轻男警的声音。

“下次再被我逮到，我就把你的小弟弟切掉，听见没？我最痛恨你这种人了。”

年轻男警放开他的衣领，转身离去。

老人瘫倒在地，感觉地面的冰冷水汽逐渐渗透衣服。他脑海中有个声音不断重复哼着同一段诗文。

白杨、榆树，
桦木、橡树，
苍白如死，
身栖寒夜。

斯韦勒·奥尔森走进门，对坐在角落那桌的三个年轻男子点了点头，去吧台点了杯啤酒，把啤酒拿到桌前。他并没坐到那三个人的桌前，而是把啤酒拿到他自己的桌子上。自从他在丹尼斯汉堡店殴打那个小眼睛东方人之后，一年多以来，他一直坐在这里。他来得很早，这张桌子没人坐，但不久之后，这家位于市场街和青年广场角落的小比萨店就会高朋满座。今天是优惠日。他看了一眼坐在角落的那三个人，他们是一个党派的核心人物，但他不想跟他们说话。那三个年轻男子属于一个新党派——国家联盟党，斯韦勒和他们理念不同。过去他参加祖国党青年团时认识了他们。他们十分爱国，但现在却即将脱党，成为新党派的骨干。罗伊·柯维斯有一颗无懈可击的光头，他一如往常，身穿褪色紧身牛仔裤、短筒靴、白色T恤，T恤上印有国家联盟党的红白蓝三色标志。哈勒是新面孔，他的头发染成黑色，抹上发油，让头发完全服帖，还留有一撮小胡子，这撮小胡子极富挑衅意味——那是一撮牙刷头大小、经过整齐梳理的小胡子，简直就是第三帝国元首的翻版。他已不再以穿马裤和短筒靴为乐，转而穿上绿色战斗服。格雷森是三人当中唯一看起来像普通青少年的人：他身穿飞行员夹克，留山羊胡，头顶戴着一副太阳镜。毫无疑问，他是三人当中最聪明的。

斯韦勒环顾整家比萨店，只见一对年轻男女正在大吃比萨。斯韦勒没见过那两人，但他们看起来不像卧底警察，也不像记者。他们会不会是反法西斯报纸《箴言报》派来的人？去年冬天，斯韦勒揭发了《箴言报》派来的一个笨蛋。那个笨家伙带着恐惧的眼神多次光顾这里，还假装喝醉，和几个常客闲聊起来。斯韦勒在空气中嗅到背叛的气味，便把他带出去，扯下他的毛衣，发现里面装有窃听器。还没等他们动手，那笨家伙就吓得全身僵硬，承认是《箴言报》派他来的。《箴言报》那些人全都是娘儿们。他们认为这种自愿监视法西斯帮派分子的儿童游戏非常重要而危险，他们自认为是特务，生命持续暴露在危险中。在这方面，斯韦勒承认他自己人中的少数几个跟《箴言报》那些人没有多大差别。总而言之，那笨蛋确信自己会被杀，吓得屁滚尿流，名副其实的屁滚尿流。斯韦勒亲眼看见一条深色水痕沿着那笨家伙的裤管一路蔓延到柏油路面。这个画面令他印象深刻。那条

由尿液形成的小溪流向低处流去，在灯光昏暗的后巷里闪烁微光。

斯韦勒判断那对饥肠辘辘的年轻男女只是刚好路过。从他们吃比萨的速度来看，他们显然已察觉到这家店顾客群的不同，想尽快把比萨塞进嘴里然后离开。窗户旁还坐着一个老人，头戴帽子，身穿外套。那老人也许是个酒鬼，只是衣着截然不同。慈善组织“救世军”为这些酒鬼梳洗打理过后的头几天，他们看起来都是这个样子，穿着质量良好但有点过时的二手外套和西装。斯韦勒打量那老人时，老人突然抬头，和他四目交接。老人有一对晶亮的蓝色眼眸，绝不是个酒鬼。斯韦勒立刻别过了头。老浑球的目光可真厉害！

斯韦勒盯着自己那杯啤酒，该来赚点钱了，应该把头发留长，盖住脖子上的刺青，穿上长袖衬衫，走入社会。外面有很多工作机会——那些烂机会，连黑人、异教徒和同性恋者都拥有薪资优渥的工作。

“我可以坐下吗？”

斯韦勒抬起双眼。说话的是那老人，就站在他旁边。斯韦勒没注意到老人走了过来。

“这是我的桌子。”斯韦勒断然回绝。

“我只想跟你聊几句。”老人把报纸放在他们之间的桌上，在斯韦勒对面坐了下来。斯韦勒小心谨慎地看着老人。

“放轻松，我跟你们是同一边的。”老人说。

“跟谁同一边？”

“来这家店的人。国家社会主义 [12] 者。”

“是吗？”

斯韦勒舔了舔双唇，拿起酒杯凑到唇边。老人只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望着斯韦勒，十分沉着冷静，似乎全世界的时间都掌握在他

手里。也许他时间真的很多，他看起来差不多七十岁。至少七十岁。他会不会是“神谴八八”^[13]的老极端主义者，是那些斯韦勒曾经听说却从未见过的低调金主之一？

“我需要请你帮个忙。”老人压低声音说。

“是吗？”斯韦勒说，但已收敛起一部分盛气凌人的态度。毕竟世事难料。

“枪。”老人说。

“枪怎么了？”

“我需要一把枪，你能帮我吗？”

“我为什么要帮你？”

“打开报纸，第二十八版。”

斯韦勒拉过报纸，翻开，眼睛却也不忘盯着老人。第二十八版有一篇新纳粹党在西班牙活动的报道，撰文的是反抗军成员伊凡·尤尔。棒极了。还附有一张黑白大照片，照片中是一名年轻男子高举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元帅的肖像。照片的一部分被一张一千克朗的纸钞遮住。

“如果你能帮得上忙……”老人说。

斯韦勒耸耸肩。

“……我会再给你九千克朗。”

“是吗？”斯韦勒又吞了口唾沫，环顾四周。那对年轻男女已经离去，但哈勒、格雷森和柯维斯仍坐在角落那桌。再过不久，其他人便会来到店里，到时候就不可能进行隐秘的谈话了。这可是一万克朗的生意。

“哪种枪？”

“步枪。”

“应该没问题。”

老人摇摇头。

“我要马克林步枪。”

“马克林？那个做模型火车的牌子？”斯韦勒问。

帽子底下那张爬满皱纹的脸出现一道裂缝。那老家伙一定是笑了。

“如果你帮不上忙，现在就告诉我。这一千克朗你可以收下，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我会离开，你再也不会见到我。”

斯韦勒感觉到肾上腺素激增带来的短暂眩晕。他们可不是闲聊那些斧头、猎枪或单支炸药。这可是真枪实弹。这老家伙要来真的。

这时店门打开。斯韦勒回过头去，看见一位老人走进门来。那老人跟他们不是一伙的，只是个身穿红色冰岛毛衣的老酒鬼。他到处要酒喝的时候很讨人厌，除此之外倒是没什么不好。

“我可以想想办法。”斯韦勒说，抓起那张一千克朗钞票。

接下来发生的事，斯韦勒并未看清楚。那老人的手如鹰爪般抓住斯韦勒的手，并将它压在桌上。

“我问你的不是这个。”老人的声音冰冷而利落，犹如一片薄冰。

斯韦勒想把手抽出来，却被这老态龙钟的人紧紧握住，抽不出来！

“我问你能不能帮我，你要给我答案。能或不能，明白吗？”

斯韦勒感觉到老人心中燃烧着熊熊怒火，也感觉到他一定有许多朋友和仇人。但就在这一刻，斯韦勒的脑子里活跃着另一个念头：一万克朗。斯韦勒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帮忙，一个非常特殊的人。那人要价肯定不低，但斯韦勒觉得这老家伙不是个会讨价还价的人。

“我……我可以帮你。”

“要多久？”

“三天后。在这里。同样的时间。”

“胡说！三天之内你绝对拿不到这种步枪。”老人放开了手，“不过你可以去问那个可以帮你的人，再请他去问那个可以帮他的人，然后三天后，你来这里找我，我们再谈交货地点和时间。”

斯韦勒可以举起一百二十公斤的杠铃，这个骨瘦如柴的老家伙怎么可能……

“三天后，你来告诉我可不可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剩下那九千克朗就是你的了。”

“真的吗？如果我只拿钱没办事呢？”

“那我会回来杀了你。”

斯韦勒按摩手腕，没再进一步追问。

刺骨的冷风扫过人行道。洛克菲勒音乐厅旁的电话亭里，斯韦勒用颤抖的手指按着数字键。妈的真是冷！他脚上两只短筒靴的靴头都有破洞。电话那头接了起来。

“喂？”

斯韦勒吞了口唾沫。这声音为什么每次都让他觉得这么不舒服？

“是我，斯韦勒。”

“什么事？”

“有人要一把枪。一把马克林步枪。”

没有回应。

“跟那个做模型火车的牌子一样。”斯韦勒补充道。

“我知道马克林。”电话那端的声音平缓而不带任何情绪，斯韦勒感觉得到对方的鄙视。斯韦勒并未对此做出回应，尽管他厌恶电话那头的人，但更怕他——坦承此事一点都不难为情。那男人以危险著称。即使是斯韦勒的朋友，也只有少数人听说过他，而且斯韦勒并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尽管他曾多次出手救斯韦勒和他的朋友。他之所以救斯韦勒是为了“大理想”，并不是因为特别喜欢斯韦勒。如果斯韦勒认识的其他人可以提供他所需的支持，他也一定会去跟其他人联络。

那声音说：“是谁要这把枪？要用来干吗？”

“是一个老人。我从来没见过他。他说他跟我们是同一边的。我没问他想把谁做掉，说不定他没想做掉谁，说不定他只是想……”

“闭嘴，斯韦勒。他看起来是不是很有钱？”

“他穿的衣服很高级，还给我一千克朗，只是要我告诉他我是否帮得上忙。”

“他给你一千克朗是要你乖乖把嘴闭上，不是要你问东问西。”

“对。”

“有意思。”

“三天后我会再跟他碰面。他要知道我们能不能弄到那把枪。”

“我们？”

“对，呃……”

“你是说我能不能弄到那把枪吧？”

“当然是这个意思，可是……”

“他付你多少钱？”

斯韦勒迟疑了一会儿：“十张一千克朗大钞。”

“十张大钞。我来牵线，看能不能成，知道了吗？”

“知道了。”

“所以说那十张大钞是干什么用的？”

“是用来叫我闭嘴的。”

斯韦勒挂上电话时，脚趾已冻得麻木。他需要一双新靴子。他站在原地，凝望一个滚动迟缓的小纸盒被风吹到空中，往主街方向的车辆间吹去。

20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赫伯特比萨屋。

赫伯特比萨屋的玻璃门在老人身后关上。老人站在人行道上等待，一个推着婴儿车、头上缠着围巾的巴基斯坦妇女从他面前走过。车辆在他眼前疾驰而过，他看见自己忽隐忽现的身影倒映在汽车车窗和他身后的比萨屋大玻璃窗中。比萨屋正门左方的窗户上贴着两道白色胶带，交叉成一个大十字，看起来似乎是曾有人想从外面把玻璃窗踹破。玻璃窗上的白色龟裂纹宛如蜘蛛网。老人看得见玻璃窗内的斯韦勒依然坐在桌前。在那张桌子上，他和斯韦勒谈妥了细节。五周后。集装箱港口。四号码头。凌晨两点。暗号“天使之声”。这暗号也许是一首流行歌曲的曲名。他从未听过，但用作暗号很合适。遗憾的

是价格没那么合适——七十五万挪威克朗。但他不打算杀价。眼前的问题是，届时对方会信守诺言和他完成交易，还是会在集装箱港口将他洗劫一空。他对那年轻的新纳粹党员透露自己曾上过东部战线，希望能激发那年轻人的忠诚，但他不确定那年轻人是否相信他说的话，也不确定他说了跟没说是否有差别。他还编造了一段故事，描述自己服役的地点，以免那年轻人问东问西。但对方什么也没问。

马路上又驶过几辆车。斯韦勒依然坐在比萨屋里，这时有个男子站了起来，蹒跚地朝门口走去。老人记得那男子，上次他也在比萨屋。今天那人的目光一直注视着他们。店门打开。老人等待着。马路上传来刹车声。老人听见男子在他身后停下脚步。然后他等待的事发生了。

“呃，是你吗？”

那声音具有一种特殊的沙哑，只有多年来严重酗酒、抽烟和睡眠不足才会造成这种嗓音。

“我认识你吗？”老人问，并不转身。

“我想应该认识。”

老人转过头去，看了那男子一会儿，又回过头。

“我应该不认识你。”

“我的天！难道你认不出昔日的战友吗？”

“哪场战争？”

“那场战争啊，我跟你都是为了同样的理想而战。”

“你说是就是吧。有什么事吗？”

“什么？”那酒鬼问，举起一只手放在耳后。

“我问你有什么事吗？”老人稍微提高嗓门，又说了一次。

“有事跟找麻烦是不一样的。跟老朋友聊几句很平常，不是吗？尤其是跟好久不见的老朋友，跟一个你以为早就死了的老朋友。”

老人转过身来。

“我看起来像死人吗？”

穿红色冰岛毛衣的酒鬼凝视老人，他的眼眸是浅蓝色的，颜色很淡，宛如绿松石珠。他的年龄不大好猜，可能四十岁，也可能八十岁。但老人清楚地知道他多少岁。倘若老人专心回想，说不定还能记起他的生日。他们在战场上十分注重庆祝生日。

酒鬼向前踏了一步：“你看起来不像死人。你生病了，不是死了。”

酒鬼伸出污秽的巨大手掌，老人闻到由汗水、尿液和呕吐物混合而成的恶臭。

“怎么了？不想跟老朋友握手吗？”酒鬼的声音听起来仿佛死亡的咔嚓声。

老人伸出戴着手套的手，迅速地握了握他的大手。

“好了，”老人说，“我们已经握过手了。如果你没别的事，我就要走了。”

“哈，我有事。”酒鬼左右摇晃，试着把注意力集中在老人身上，“我只是在想，像你这种人来这种小地方干什么。这么想应该不会太奇怪吧？上次我在这里看到你，我心想，他应该是迷路了。可是你却去跟那个拿球棒到处打人的浑小子坐下来说话，今天也是……”

“所以呢？”

“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去问问那些偶尔会来这里的记者，看他

们是不是知道像你这样体面的人来这种地方做什么。你知道的，记者什么都知道，就算不知道也查得出来。比方说，一个在战争中死去的人，怎么可能复活？他们查线索的速度快得不得了呢，就像这样。”

酒鬼试图打一个响指，两根手指却没碰着。

“接下来事情就上报了，你懂吧。”

老人叹了口气：“也许你有什么事，我帮得上忙？”

“我看起来像需要帮忙吗？”酒鬼张开双臂，咧嘴笑着，嘴里没有牙齿。

“了解，”老人说，暗自评估眼前的状况，“我们去散个步吧，我不喜欢引人注目。”

“什么？”

“我不喜欢被别人盯着。”

“当然，我们干吗要别人看？”

老人伸出一只手，紧紧搭在酒鬼肩膀上。

“往这里走。”

“带领我吧，朋友。”酒鬼大笑，用嘶哑的声音哼了一句歌词。

两人走进赫伯特比萨屋旁边的拱门小巷，小巷内摆着满满一排灰色轮式大型垃圾箱，挡住了街上行人的视线。

“你还没跟别人说你见到过我吧？”

“你疯了吗？起初我还以为我见鬼了。大白天的，在赫伯特比萨屋看见鬼！”酒鬼发出一串震耳的大笑，但很快就转变成喀喀的咳嗽声。他弯下腰，靠在墙上，直到咳嗽平息。然后他站直身子，擦去嘴角的黏液。“还好没有，不然他们会把我抓起来。”

“你觉得要你保持沉默，多少钱合适？”

“呃，多少钱啊，嗯……对了，我看见那个浑小子从你的报纸里拿出一千克朗……”

“所以？”

“几张一千克朗我想应该不错。”

“要几张？”

“呃，你有几张？”

老人叹了口气，再次环顾四周，确定四下无人，然后解开外套纽扣，把手伸进外套。

斯韦勒大步穿过青年广场，手上拎着一只绿色塑料袋。二十分钟前，他还身无分文，脚下的靴子破了好几个洞，坐在赫伯特比萨屋里。现在他走在路上，脚上穿着一双锃亮的全新战斗靴，鞋带绑得很高，两边各有十二个鞋带孔，是从亨利易普森街的“最高机密”服饰店买来的。他身上的信封内还有一张崭新的一千克朗大钞。未来他将再拿到九张。许多事竟可以在片刻间翻盘，非常奇妙。今年秋天，他原本将面临三年牢狱之灾，没想到他的律师发现那个肥胖的女陪审法官宣誓错了地方。

斯韦勒心情大好，心想应该邀请哈勒、格雷森和柯维斯到他那桌，请他们喝一轮酒，看他们有什么反应。对，一定要这样做！

他穿过普兰街，从一个推婴儿车的巴基斯坦妇女面前走过，并对那妇女微微一笑，纯粹出于恶作剧心态。他往赫伯特比萨屋门口走去，心想塑料袋里的旧靴子实在没必要留着，便走进拱门小巷，掀开一个轮式垃圾箱的盖子，把塑料袋扔了进去。走出小巷时，他看见小巷深处的两个垃圾箱之间有两条腿伸出来。他环顾四周，街上空无一人，小巷里也没人。那是什么？是酒鬼，还是毒虫 [14] ？他走近一些，只见那双腿伸出之处，周围堆了许多垃圾箱。他感觉心跳加速，

毒虫不喜欢被人打扰。斯韦勒后退一步，将其中一个垃圾箱踢到一旁。

“哦，靠！”

奇怪的是，斯韦勒虽曾险些失手将人打死，却从没真正见过死人。同样奇怪的是，眼前这幅景象竟差点让他双腿发软得跪下。只见一个男子靠墙而坐，两个眼珠分别看往不同方向，看起来是彻底死了。死因一望便知。男子的喉咙上有一道弧形的红色割痕。虽然这时割痕上的鲜血是一滴一滴滴落的，但男子身上的红色冰岛毛衣已浸满浓稠的血液，可以想见他喉咙被割开的那一瞬间有多少鲜血泉涌而出。垃圾和尿液的恶臭熏得人想吐，斯韦勒先尝到胆汁的味道，然后两瓶啤酒和一张比萨都从胃里翻了出来。吐完之后，他倚着垃圾箱站立，对柏油路面猛吐口水。他脚上那双新靴子沾上了黄色呕吐物，但他没看见，他眼中只看见一条红色小溪在黑暗中闪烁微光，往小巷低处流去。

21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七日。列宁格勒。

一架苏联雅克-1型战斗机从爱德华头顶呼啸而过，震耳欲聋。爱德华在战壕内奔跑，腰弯得几乎让上身贴上大腿。

一般而言，战斗机不会造成太大伤害。苏联人的炸弹似乎用完了。爱德华最近听到的消息是他们让飞行员配备手榴弹，在战斗机飞越战壕时掷下。

爱德华负责去北区总队替弟兄收信，同时打探新消息。这整个秋天传来的是一长串坏消息，整条东部战线纷纷传出战败和撤退的战报。苏联军队十一月收复基辅，德军十月在黑海北部只是勉强避免受到包围。希特勒把兵力挪往西部战线并未让局势好转，但最令人担心的是爱德华今天听到的消息。两天前，古谢夫中将在芬兰湾南侧的奥

拉宁鲍姆发动猛烈攻击。爱德华会记得奥拉宁鲍姆，是因为他们行军至列宁格勒时曾经过那里，那是个小桥头堡。德军让苏联人保有奥拉宁鲍姆是因为它没有战略价值。如今俄国佬在喀琅施塔得碉堡秘密集结军力，而且根据战报，喀秋莎大炮不断轰击德军阵地。过去浓密茂盛的云杉林如今已成一片焦土。他们已连续数晚听见斯大林的炮兵部队在远处发出隆隆巨响，但没人料到战局竟如此紧迫。

爱德华利用去收信的机会，前往战地医院探望一个在无人地带被地雷炸断一条腿的弟兄，但一个娇小的爱沙尼亚女护士只是摇摇头，说了一句可能是她最常说的话：“死了。”女护士有一双愁苦的眼睛，深陷在深蓝色的眼窝之中，使她看起来仿佛戴着一副面具。

爱德华一定露出了非常难过的表情，因为女护士为了让他开心一些，指了指另一张病床，显然那张病床上躺着一个挪威人。

“还活着。”她微笑着说，双眼依然愁苦。

爱德华并不知道那张病床上躺着什么人，但一看见椅子上挂着一件发亮的白色皮夹克，就知道那人是谁了。那是他们诺加兵团的林维连长。林维连长是个传奇，不料也沦落到这步田地。爱德华决定不向弟兄们报告这个消息。

又一架战斗机从爱德华头上呼啸而过。这些战斗机是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去年俄国佬一架战斗机也不剩了呀。

爱德华跑到一个角落，看见侯格林弯着腰，背对他站着。

“侯格林！”

侯格林动也不动。去年十一月，一枚炮弹将侯格林打得失去意识，自此以后他几乎失聪了。他变得沉默寡言，而且会露出一一种呆滞内向的眼神，和其他患有弹震症的弟兄一样。起初侯格林抱怨说自己头痛，但给他看诊的医护人员表示爱莫能助，只能等待，看他会不会自己恢复。那医护人员说，军力不足已经够糟了，不要再把健康士兵送来战地医院了。

爱德华伸出手臂环绕侯格林的肩膀。侯格林突然转过身来，力道很猛，令爱德华站立不定，摔倒在地。阳光照射之下，冰面变得又湿又滑。至少今年冬天没那么冷，爱德华心想，倒在地上哈哈大笑，但笑声陡然止息，只因他一抬头便看见侯格林的步枪枪口正对着他。

“口令！”侯格林大喊。爱德华透过步枪瞄准器，看见一个瞪得老大的眼睛。

“嘿，侯格林，是我。”

“口令！”

“把枪拿开！是我，爱德华，我的老天！”

“口令！”

“火堆。”

爱德华开始感到惊慌，他看见侯格林的手指扣上扳机。难道侯格林听不见吗？

“火堆！”爱德华用尽肺腔所有力气喊道，“我的天哪，火堆！”

“错！我要开枪了！”

我的天，这小子疯了！突然间，爱德华想起他去北区总队之后，今天早上口令做过更换。侯格林的手指扣动扳机，扳机却不动。侯格林的眼睛上方出现一道奇怪的皱纹，接着侯格林扳开保险栓，手指再次扣上扳机。他的生命就要到此结束了吗？他幸运地活到现在，不料最后却要死在一个患有弹震症的战友枪下。爱德华看着黑魆魆的枪口，等待弹火喷出。他真能看见弹火吗？我的老天。他移开视线，越过步枪，望向上方的湛蓝天空，只见天空中有一个黑色十字，那是一架苏联战斗机。他们飞得太高了，无法听见。然后他闭上双眼。

“天使之声！”一人在近处喊道。

爱德华睁开双眼，看见侯格林的眼睛在瞄准镜后方眨了两下。

喊这句话的人是盖布兰，他在侯格林的后脑勺对着他的耳朵大喊。

“天使之声！”

侯格林放下步枪，然后对爱德华咧嘴而笑，点了点头。“天使之声。”侯格林复述一次。

爱德华再次闭上双眼，吐了口气。

“有信吗？”盖布兰问。

爱德华挣扎着站了起来，递了一沓信给盖布兰。侯格林依然咧嘴笑着，但眼神空洞。爱德华一把握住侯格林的步枪枪管，板起面孔。

“侯格林，你的魂飞到哪里去了？”

他想用正常声调说话，发出的却是粗糙沙哑的声音。

“他听不见的。”盖布兰说，一边翻看信件。

“我不知道他病得这么重。”爱德华说，在侯格林面前挥了挥手。

“他不应该留在这里的。这里有一封他家人寄来的信，你拿给他看，就知道我的意思了。”

爱德华接过那封信，举到侯格林面前。侯格林只是笑了笑，没有任何其他反应，然后回复了一个张口结舌的表情，目光不知道被远处的什么东西吸引了过去。

“你说得对，”爱德华说，“他已经受够了。”

盖布兰递了封信给爱德华：“你家乡的情况怎么样？”

“哦，你知道的……”爱德华说，望着手中那封信。

盖布兰并不知道。去年冬天之后，他和爱德华就很少说话。奇怪的是，在这种地方、这种情势之下，倘若两个人非常不想见到彼此，要避免对方并没有那么困难。盖布兰倒不讨厌爱德华，正好相反，他敬重爱德华这个缪南人，他认为爱德华是聪明人，是勇敢的战士，相当照顾队里新来的年轻弟兄。今年秋天，爱德华升为排长，相当于挪威军阶的中士，但职责不变。爱德华打趣地说，他之所以会升级，是因为其他人都死光了，德军多出了很多中士的帽子。

盖布兰经常会想，若是在其他情况下，他和爱德华也许会成为好友。然而去年冬天发生的事情——辛德的叛逃和丹尼尔的尸体神秘再现——依然让两人心存芥蒂。

远处传来爆炸的闷响，打破寂静，接着是机枪的嗒嗒声。

“敌人越来越强硬了。”盖布兰说，这句话更像是问句而不是陈述句。

“对啊，”爱德华说，“都是因为今年冬天不够冷，我们的补给车队都陷在泥泞里。”

“我们会撤退吗？”

爱德华弓起肩膀：“可能会撤退个几公里，不过我们会再回来的。”

盖布兰以手遮眉，望向南方。他一点也不想回来。他想回家，看看那里是否还有属于自己的生活。

“你在战地医院对面有没有看见一个绘有太阳十字、写着挪威文的路标？”盖布兰问，“一个箭头指向东边的路，写着‘列宁格勒五公里’？”

爱德华点点头。

“你记得另外一边指着西边的箭头吗？”

“奥斯陆，”爱德华说，“两千六百一十一公里。”

“很长一段路。”

“的确是很长的一段路。”

侯格林把步枪交给爱德华，在地上坐了下来，把双手埋在面前的冰雪中。他的头像折断的蒲公英，垂挂在狭窄的肩膀间。他们又听见一声爆炸，这次距离近了些。

“真谢谢你帮我……”

“没什么。”盖布兰赶紧说。

“我在医院见到了欧拉夫·林维。”爱德华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件事。也许是因为除了侯格林之外，盖布兰是唯一一个在队上跟他资历相当的人。

“他是不是……”

“我想他只是受了点小伤。我看见了他那件白色制服。”

“我听说他是个好人。”

“对，我们军队里有很多好人。”

两人在静默中面对面站着。

爱德华咳嗽一声，把手塞进口袋。

“我在北区总队拿了一些苏联烟，如果你有火的话……”

盖布兰点了点头，解开迷彩夹克的纽扣，拿出火柴，在砂纸上划亮一根。他抬头时，映入眼帘的是爱德华睁得老大的独眼，望着他肩膀后方，然后耳中便听见呼啸声。

“趴下！”爱德华尖声大喊。

一瞬间，他们全都趴在冰冻的地面上，天空在他们头顶炸裂，随之而来的是撕裂声。盖布兰瞥见苏联战斗机的方向舵。那架战斗机飞得极低，飞越战壕时，将地面的冰雪卷了起来。随着战斗机的远去，四下归于寂静。

“呃，我……”盖布兰低声说。

“我的天哪。”爱德华呻吟着说，翻过身子，对盖布兰微笑。

“我看见了那个飞行员，他拉开玻璃罩，把身体探出机舱。那些俄国佬都疯了。”爱德华边喘边笑，“这已经变成过去那种原始战争了。”

盖布兰望着手中仍然捏着的那根已然断折的火柴，也开始笑。

“哈，哈。”侯格林发出声音，坐在战壕边的雪地里，望着另外两人，“哈，哈。”

盖布兰和爱德华四目交接。两人开始放声大笑，笑得气都喘不过来。起初他们并未听见那个奇特的声音，但那声音越来越近。

叮……叮……

听起来像是有人用锄头耐心地敲击冰面。

叮……

接着便传来金属碰撞的声音。盖布兰和爱德华转头望向侯格林，只见侯格林缓缓地倒向雪地。

“那是什么……”盖布兰开口说。

“手榴弹！”爱德华尖声大叫。

盖布兰听见爱德华大喊，本能地将身体团成球状，但他躺在地上，竟看见一根插销在一米外转呀转，而插销另一端是一团金属。他

惊觉接下来将发生的事，全身僵硬如冰。

“快点离开！”爱德华在他身后大喊。

原来那是真的，苏联飞行员真的会从战斗机上丢手榴弹下来。盖布兰躺在地上想离开，但湿漉漉的冰面甚是滑溜，他的四肢打滑，难以移动。

“盖布兰！”

原来那奇特的叮叮声是手榴弹在战壕底部的冰面上弹跳的声音。那颗手榴弹一定是打中了侯格林的钢盔！

“盖布兰！”

手榴弹转呀转，接着又开始跳跃起舞。盖布兰的目光无法从它身上移开。手榴弹从拨下保险插销到引爆只有四秒，森汉姆区的教官不是这样教的吗？苏联手榴弹可能不一样，也许是六秒，还是八秒？手榴弹转呀转，旋转不止，犹如他爸爸在布鲁克林区给他做的红色大陀螺。盖布兰打出陀螺，桑尼和他的小弟在一旁站立观看，口中数着陀螺旋转的时间。“二十一、二十二……”妈妈从二楼窗户探出头来，喊他们回家吃晚饭。他应该进门去了，爸爸就要回家了。“再等一会儿，”他对妈妈喊道，“陀螺还在转！”但妈妈已关上窗户，并未听见。爱德华不再尖声大叫。刹那间，一切都安静下来。

22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布维医生的诊疗室。

老人看了看表，他已经在等候室坐了一刻钟。康拉德·布维医生值班的这天，老人从来不必等候，布维医生不会接受过多的患者挂号。

等候室的另一端坐着一名男子，肤色黝黑，是个非裔男子。非裔男子正在翻阅一本周刊。即使从这个距离老人也能把周刊封面的每个

字看得清清楚楚。那本周刊报道的是有关王室的消息。非裔男子竟然在读有关挪威王室的报道？这真是太荒谬了。

非裔男子翻了一页。只见他留着那种一直延伸到下巴的胡子，就像老人昨晚见到的那个送货员一样。老人和送货员见面的时间十分短暂。送货员驾驶一辆沃尔沃轿车前往集装箱港口，轿车可能是租来的。车子停下，只听见嗡嗡声响，车窗被按了下来。送货员说出暗号：天使之声。送货员留着和非裔男子一模一样的胡子，双眼充满哀愁。他说为了安全起见，枪不在车里，但他会载老人去一个地方取货。老人迟疑片刻，心想，如果他们要洗劫我，在港口下手就行了。于是老人上了车。可以取货的地方如此之多，送货员却偏偏载老人前往霍勒伯广场的瑞迪森饭店。他们穿过大厅时，老人看见接待员贝蒂就在柜台后方，但她并未朝他们的方向望来。

送货员清点公文包内的钞票时，嘴里用德文咕哝着数字。老人问他是哪里人，送货员回答说他的父母来自阿尔萨斯区。老人一时兴起，说自己曾经去过阿尔萨斯的森汉姆行政区。他会这么说只是一时冲动。

老人在大学图书馆的网站上详细阅读过马克林步枪的资料，实际拿到步枪时，高昂的兴致却一扫而空。马克林步枪看起来像一把标准猎枪，只是体积稍大而已。送货员示范马克林步枪如何分解组合，他称呼老人为“乌利亚先生”。老人把拆解的步枪放进大肩包里，搭电梯到一楼大厅，这时他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想请贝蒂帮他叫一辆出租车。这又是一个冲动。

“嘿！”

老人抬起头。

“我们应该给你安排一次听力检查。”

布维医生站在门廊，试着展露愉快的笑容。他引领老人走进诊室。他的眼袋越来越大了。

“我都叫你的名字三次了。”

我忘了我的名字，老人心想，我忘了我所有的名字。

从他那种热切地想帮他做些什么的态度来看，布维医生应该有坏消息要说。

“呃，我们采集的样本分析结果出来了，”布维医生一坐下来立刻说道，想把报告坏消息的差事尽快了结，“它恐怕已经扩散了。”

“它当然扩散了，”老人说，“癌细胞不就是这样吗？它不是本来就会扩散吗？”

“嗯，嗯，的确是的。”布维医生拂拭桌面，拂去看不见的灰尘。

“癌细胞就跟我们一样，”老人说，“它只是做它应该做的事而已。”

“对。”布维医生以一种瘫软的姿态坐在椅子上，看起来像是强迫自己放松。

“就像你一样，医生，你只是做你应该做的事。”

“你说得对，说得真对。”布维医生微笑着戴上眼镜，“我们仍在考虑化疗的可能性。化疗会让你身体虚弱，但可以延长……呃……”

“我的生命？”

“对。”

“不做化疗的话，我还有多少时间？”

布维医生的喉结上下快速跳动：“比我们原先预期的稍微短一点。”

“意思是……？”

“意思是癌细胞已通过血液从肝脏扩散到……”

“天哪，你只要告诉我还有多少时间就好了。”

布维医生张口结舌。

“你讨厌这份工作，对不对？”老人说。

“你说什么？”

“没什么。请告诉我一个日期。”

“那是不可能的……”

老人的拳头重重砸在桌面上，力道之猛，使得电话听筒从托架上跳了出来。布维医生也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张开嘴巴想说些什么，但一见到老人颤抖的食指，便将话吞回肚里。他叹了口气，摘下眼镜，疲惫地用手在脸上抹了抹。

“今年夏天。六月，也可能更早。最晚八月。”

“太好了，”老人说，“这样就好。疼痛的话怎么办呢？”

“你随时都可以来，我们会给你止痛剂。”

“我还能活动吗？”

“很难说，要看疼痛的程度。”

“你必须给我止痛剂，让我可以活动。这非常重要，明白吗？”

“所有的止痛剂……”

“我可以承受很大的痛苦。我只需要止痛剂来让我保持清醒，让我可以理性地思考和行动。”

“圣诞快乐！”这是布维医生说的最后一句话。老人站在台阶上。

原本他不明白为什么街上会有这么多人，但是在布维医生祝他圣诞快乐，提醒他节日即将到来之后，他在行色匆匆的路人眼中，看见必须在最后一分钟买到圣诞礼物的紧张神色。伊格广场上，购物人潮聚在一个正在演奏的流行乐队周围。一个身穿救世军制服的男子拿着捐献箱到处走动。一个毒虫在冰雪中顿足，眼神闪烁，仿佛快要熄灭的蜡烛。两个少女手挽着手从老人面前走过，双颊红润，她们的大好人生即将上演一出精彩故事，故事中有男孩，有期望，还有蜡烛。该死！怎么家家户户窗前都看得见烛光。他抬起头，望着奥斯陆的天空，金黄色的温暖苍穹反映着城市的灯光。天哪，他是多么希望她在身边。下个圣诞节，他心想，下个圣诞节我们将一同庆祝，亲爱的。

第三部 乌利亚

他滚烫的气息如火般烧灼她的肌肤，她在他身上抓出一道道血痕，再用她的唇吻上那一道道血痕。她不断重复那句话，仿佛咒语一般：“我不能跟你走了。”

23

一九四四年六月七日。维也纳，鲁道夫二世医院。

海伦娜·蓝恩推着手推车，快步走向四号病房。窗户开着，她吸了口气，让胸口充满刚割过的草地散发的清新气息。今天闻不到死亡和毁灭的气味。距离维也纳首次遭到轰炸已过一年。最近几个星期，只要天气放晴，维也纳每天晚上都会遭受轰炸。鲁道夫二世医院距离市中心有好几公里远，又坐落在绿意盎然的森林里，远离战乱，但火烧城市的烟臭味仍会飘来，扼杀了夏日的气息。

海伦娜身子一晃，走过转角，对布洛海德医生微微一笑。布洛海德医生似乎想停下脚步说些什么，但仍快步离去。他有一双直勾勾的眼睛，总是透过眼镜盯着人看。每次她和布洛海德医生面对面，总有说不出的紧张和不舒服。有时她会觉得她在转角碰见布洛海德医生并非偶然。若是母亲看见她闪避布洛海德医生的那种神态，肯定会呼吸困难。布洛海德相当年轻，前途一片光明，最重要的是他出身于维也纳的名门望族。然而海伦娜既不喜欢布洛海德，也不喜欢他的家族，更不喜欢母亲把她视为重返上流社会的垫脚石。过去发生的事，她母亲全都归咎于战争。都怪海伦娜的父亲亨利·蓝恩突然失去了犹太借款人，使得他无法如约偿还债务。这次财务危机让亨利突发奇想，请那些犹太银行家，将各自被奥地利政府没收充公的债券转移到他名下。如今亨利已锒铛入狱，罪名是串通犹太人密谋不轨。

海伦娜和母亲不同，她想念父亲胜过想念她的家庭曾享有的社会地位。比如说，她不想念那些宴会、青少年、肤浅的对话，以及母亲想将她嫁给某个被宠坏了的纨绔子弟的愿望。

她看了看表，快步急走。高耸的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盏球形吊灯，一只从敞开的窗户飞进来的小鸟悠闲地站在吊灯上引吭高歌。有些时候，海伦娜无法相信外面的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也许是因为这片森林——这一排排浓密的云杉隔绝了所有他们不想看见的事。但只要踏进病房，立刻就会知道和平只是幻象。受伤的士兵通过残缺的身体和受创的心灵，把战争一起带回家乡。她必须聆听许多伤兵述说他们的故事，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以她坚强的意志和信念可以帮助他们走出苦难。伤兵讲述的噩梦绝大多数都大同小异，都是什么人活在地球上必须承受极大的痛苦，仅仅是想要活下去就必须使出各种堕落的手段，只有死者才能毫发无伤地脱离苦难。于是海伦娜停止聆听。她在换绷带、测体温、提供药物和食物时，只是假装聆听。伤兵睡着时，她尽量不看他们，因为即使睡着了，那些面容仍在不断地诉说。她可以在苍白、孩子气的脸上看见苦难，可以在坚硬、封闭的脸上看见残暴，可以在刚得知一只脚必须被切除的男子那扭曲痛苦的脸上，看见寻死的念头。

不过今天她踏入病房，脚步轻快。也许是因为夏天到了，也许是因为有个医生刚告诉她“你今天早上好美”，也许是因为四号病房那个挪威伤兵将会用一口怪腔怪调的德语跟她说“早安”。然后他会吃早餐，目光在她身上流连，看着她走过一个又一个床位，照顾其他伤员，跟他们说些打气的话。她每照顾五六个伤员，就会瞧他一眼，如果他对她微笑，她也会立刻报以微笑，然后继续工作，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什么事也没发生，却什么事都发生了。就是这些小小的片刻，让她能够熬过每一天，让她能够笑——当她听见严重灼伤的哈德勒上尉躺在门边病床上开玩笑地问，他的生殖器是不是很快就会从东部战线被送回来时，还能笑一笑。

她推开四号病房的房门。阳光洒入病房，让一切都变得白净耀眼，墙壁、天花板、床单全都亮晃晃的。踏进天堂一定就是这种感

觉，她心想。

“早安，海伦娜。”

她对他微笑。他正坐在床边一把椅子上看书。

“你睡得好吗，乌利亚？”她愉快地问道。

“睡得像熊。”他说。

“熊？”

“对啊。德语里……怎么说熊睡了一整个冬天？”

“啊，冬眠。”

“对，冬眠。”

两人都笑了。海伦娜知道其他伤员正看着他们，她不能在这里待得太久。

“你的头呢？每天都好一点吗？”

“对，越来越好了。有一天我一定会变得跟以前一样英俊，你等着瞧吧。”

她仍记得他被送进来的那一天。他额头上有那样一个洞还能活下来，简直违反了所有自然规律。她手中的水壶碰到茶杯，差点将茶杯撞倒。

“哇！”他笑道，“你昨天晚上是不是跳舞跳到凌晨？”

她抬起头。他对她眨了眨眼。

“嗯。”她说，忽然感到一阵狼狈，只因自己竟然在一件这么愚蠢的小事上撒谎。

“你们在维也纳都跳什么舞？”

“我是说，没有，我没去跳舞，我只是很晚才睡觉。”

“你们应该是跳华尔兹吧，对不对？跳维也纳华尔兹之类的。”

“对，我们跳维也纳华尔兹。”她说，专心处理体温计。

“像这样。”说着他站了起来，开始唱歌。其他伤员从病床上抬头朝这边望来。虽然大家听不懂歌词，但他的嗓音温暖动听。他踏出欢快、旋转的华尔兹小舞步，松散的病号服系带随之摇摆起舞。状况好一点的伤员纷纷喝彩，笑声不断。

“乌利亚，快回来，不然我就要把你送回东部战线了。”她厉声喊道。

他乖乖听话，回到原位坐了下来。他的名字不叫乌利亚，只是他坚持要别人这样叫他。

“你知道莱茵兰波尔卡舞吗？”

“莱茵兰波尔卡舞？”

“那是我们从莱茵兰人那里学来的舞，我跳给你看好不好？”

“你给我乖乖坐在那里，坐到康复为止。”

“康复以后我带你出去玩，教你跳莱茵兰波尔卡舞。”

过去几天他常待在阳台上，沐浴在夏日阳光中，这让他的气色看起来好了许多。现在他那张快乐的脸上，亮白的牙齿正闪闪发光。

“听你说话，我想你应该恢复得够好了，可以被送回去了。”她回嘴说，却无法阻止双颊泛起红晕。她正要继续巡床，却感觉到他握住了自己的手。

“说你愿意。”他柔声说。

她发出欢快的笑声，甩开他的手，走到隔壁床位，一颗心在胸口怦怦跳动，仿佛一只小鸟嘤嘤啼唱。

“怎么样？”布洛海德医生说，目光从报纸上方看了过来。海伦娜刚像平常那样踏进布洛海德医生的办公室，她不知道布洛海德医生这句“怎么样”是一个问题，还是一个较长的问题的开头，抑或那只是他说话的方式，因此她只是站在门边。

“医生，你找我？”

“为什么你对我说话的语气一定要这么正式，海伦娜？”布洛海德微笑着叹了口气，“天哪，我们不是从小就认识了吗？”

“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决定向上通报，四号病房那个挪威士兵已经恢复健康，可以继续服役。”

“了解。”

她毫不惊慌。她为什么要惊慌？伤员来这里是为了康复，然后出院。否则便是死亡。这就是医院的常态。

“五天前，我把他的诊断报告传给国防军，现在已经收到他的派遣令了。”

“还真快。”她的语调坚定冷静。

“对，他们急需兵源。我们正在打仗，这你应该知道吧。”

“我知道。”她说，却没说出她心里想的：我们正在打仗，你才二十二岁，却坐在这里，距离前线数百公里远，做着七十岁老头都做得来的工作，这都要感谢老布洛海德先生。

“我想请你把他的派遣令拿给他，我看你们似乎相处得很融洽。”

她感觉到布洛海德正仔细观察她的反应。

“对了，海伦娜，为什么你特别喜欢这个人？他跟医院里其他四百名士兵有什么不一样？”

她正要提出反对意见，却被布洛海德抢先一步。

“抱歉，海伦娜，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我纯粹只是好奇而已。我……”布洛海德伸出两根手指从面前拿起一支笔，转头望向窗外，“只是纳闷你在这个一心想娶千金小姐的外国小子身上到底看见了什么？这个人背叛自己的祖国，来讨好征服者的军队。你应该懂我的意思吧。对了，你母亲最近好吗？”

海伦娜回答前先咽了口唾沫。

“医生，你没有必要担心我的母亲。你只要把他们的派遣令拿给我，我就会发下去。”

布洛海德回过头来，望着海伦娜，从桌上拿起一封信。

“他被分派到匈牙利的第三装甲师，我想你应该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吧？”

她蹙起眉头：“第三装甲师？他自愿加入的是武装党卫队，为什么把他分派到一般国防军？”

布洛海德耸耸肩。

“在这种时期，我们必须尽力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难道你不同意吗，海伦娜？”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是步兵，对不对？换句话说，他必须跟在装甲车后面奔跑，而不是坐在车上。我有个朋友在乌克兰，他告诉我说，他们每天都得用机枪扫射苏联士兵，射到机枪发烫，尸体堆积成山，可是苏联士兵

还是不断地冒出来，没完没了。”

海伦娜极力按捺心中的冲动，否则便要从布洛海德手中抢过那封信，撕成碎片。

“像你这样一个年轻女人也许应该实际一点，不要对一个很可能再也见不到的男人产生太多感情。顺带一提，海伦娜，那件披肩很适合你，是家传的吗？”

“医生，听见你关心我，我很惊讶，也很高兴，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你想太多了。我对这个伤员没有特殊的感情。送餐时间到了，医生，恕我失陪……”

“海伦娜，海伦娜……”布洛海德摇了摇头，微微一笑，“你真以为我瞎了吗？你以为我可以漫不经心地看着你为这件事苦恼吗？海伦娜，我们两家情谊深厚，让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一条丝带将我们紧紧系在一起，要不然我才不会用这种私密的方式跟你说话。请原谅我，但你一定已经发现我对你满怀爱意，而且……”

“住嘴！”

“什么？”

海伦娜在身后把门关上，提高嗓音。

“布洛海德，我是这里的志愿者，不像其他护士可以任你玩弄。把信给我，有话快说，不然我就走了。”

“我亲爱的海伦娜，”布洛海德露出关爱的神情，“难道你还不明白这件事的决定权在你吗？”

“决定权在我？”

“一个人是不是完全恢复健康是非常主观的判断，尤其是头部受了那么重的伤。”

“我了解。”

“我可以给他开一张诊断书，让他在这里再待三个月，天知道三个月之后东部战线还在不在。”

海伦娜一脸困惑，望着布洛海德。

“海伦娜，你经常读《圣经》，一定知道大卫王的故事吧？大卫王渴望得到拔示巴 [15]，尽管她已经嫁给了他手下的一名士兵，因此他命令将军把拔示巴的丈夫派去前线送死，这样大卫王就可以除掉障碍，向拔示巴求爱。”

“那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海伦娜。如果你的心上人还没康复，我才不敢把他送上前线呢。任何人只要还没康复，我都不敢送上前线。这就是我的意思。既然你对这个伤员的情况跟我一样清楚，我想我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也许应该听听你的意见。如果你觉得他还没完全康复，那我可能会再开一张诊断书送往国防军。”

眼前的状况逐渐明朗。

“你说呢，海伦娜？”

海伦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布洛海德想利用乌利亚来强迫她跟他上床。这件事他计划多久了？他是不是等待了好几个星期，才在适当的时机出手？而且他到底要她怎么样？是成为他的妻子还是情人？

“怎么样？”布洛海德问。

她脑中迅速转过无数念头，试图在迷宫中找到出口。当然，所有出口都已经被封死了。布洛海德可不是个笨蛋。只要他握有乌利亚的诊断书，并且帮了她这个忙，她就得满足他所有的邪念。乌利亚的派遣令可以被延期，但唯有乌利亚离开，布洛海德的威胁才能够消除。

威胁？老天，她根本不太认识那个挪威人，更何况她一点都不知道他对她是什么感觉。

“我……”她开口说。

“嗯？”

布洛海德倾身向前，神态热切。她想继续往下说，她知道要摆脱眼前的困境应该怎么说，但有某种东西阻止她说下去。过了片刻，她知道是什么在阻止自己了。那都是谎言。她想摆脱眼前的困境是个谎言；她不知道乌利亚对她的感觉是个谎言；为了生存，我们必须顺从并降低自己的品格，这也是个谎言；通通都是谎言。她咬着下唇，感觉嘴唇开始颤抖。

24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新年前夜。毕斯雷区。

正午，哈利在霍勒伯街的瑞迪森饭店前下了有轨电车，望见早晨低垂的太阳短暂映照在国立医院的住院区窗户上，接着便消失在云朵后方。他去了原来那间办公室，这是他最后一次去那里。“我是去清理办公室的，确定东西都拿了。”他告诉自己。但他的个人物品很少。前天他去“奇异”超市拿了一个购物袋，个人物品放进购物袋之后，袋里还有很多空间。不用值班的警察都待在家里，准备举行千禧年的最后一场狂欢派对。一条纸彩带躺在他的办公椅后方，让他想起昨天举办的小型欢送会。欢送会自然是爱伦发起的。莫勒发表了一小段严肃的离别感言，和爱伦准备的蓝气球与插了蜡烛的海绵蛋糕不太搭调，但致辞依然让哈利感到温暖。犯罪特警队队长莫勒可能清楚如果他发表的感言太冗长或太伤感，哈利一定不会原谅他。哈利不得不承认，当莫勒恭喜他荣升警监，并祝他在密勤局一切顺利时，他心中感到一丝骄傲。即使汤姆脸上带着讥讽的微笑，即使后门那些旁观者微微摇头，都没有破坏欢送会的气氛。

他回到那间办公室，是想在工作了近七年的办公室里最后坐一次，坐一坐那把会发出咯吱声响的办公椅。哈利打了个寒战。他自忖，这些多愁善感的情怀，会不会是他出人头地的另一个征兆？

哈利沿着霍勒伯街行走，左转踏上苏菲街。这条狭窄小街上的房屋原本多半是工人住的，房龄少说也有百年，状况大多不太理想。但自从房价上涨，年轻的中产阶级住不起麦佑斯登区而进驻此地之后，整个地区就像是做了拉皮手术。如今这里只剩一栋屋子最近并未整修外观，那就是八号，哈利的家。反正哈利一点也不在意。

他开门进屋，打开玄关的信箱，里面有一张比萨优惠券和一封奥斯陆市政府出纳处寄来的信，他一见到信封就知道里面应该是上个月的交通罚款催缴单。他踏上楼梯，口中粗话如连珠炮般爆了出来。他从一个严格说来并不认识的伯父那里，用颇为便宜的价格买了一辆车龄十五年的福特雅士。的确，车子有点生锈，离合器已经磨损老旧，但有一个很酷的天窗。然而到目前为止，他收到的停车罚单和停车缴费单比他的头发还多。除此之外，那辆老爷车很难发动，因此他必须记得把车停到山坡顶端，以便利用下坡滑行发动车子。

他打开房门的锁。这是一所布置简单的房子，共有两个房间，里面干净整洁，光亮的木质地板并未铺上地毯。墙上唯一的装饰是一张母亲和妹妹的照片，还有一张他十六岁从辛莱电影院偷偷撕下的《教父》电影海报。屋内没有盆栽，没有蜡烛，也没有可爱的小摆饰。他曾在墙上挂上一个布告板，想用来钉明信片、照片，或他看见的名言警句。他在别人家里见过这种布告板，结果却发现自己从没有收到明信片，基本也不拍照，于是他剪下作家比约尔内博 [16] 的一段话：

产生动力的加速度也可以用来表达人类了解所谓自然法则的加速度。这种了解等于焦虑。

哈利瞄了一眼，就知道录音电话（另一项必要投资）里没有留言。他脱下衬衫，丢进洗衣篮，从壁橱内一摞整齐的衣服中拿出一件干净衬衫。

他让录音电话保持开启（也许挪威盖洛普民意调查机构会打电话来），锁上门，离开了家。

他在阿里杂货店买了千禧年前的最后一份报纸，心中没有任何感伤之情，然后踏上多弗列街。只见沃玛斯勒奈街上的行人都赶着回家，准备度过这个盛大的夜晚。哈利在外套里直打哆嗦，直到踏进施罗德酒吧，感受到酒吧内温暖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他才停止发抖。店里坐满了人，但他看见他常坐的那张桌子正好有客人要走了，便往那儿走去。从那张桌子起身的老人戴上帽子，两道茂密白眉下的双眼粗略地打量了一下哈利，沉默地点了个头，随即离去。那张桌子靠在窗边，是昏暗酒吧内白天有足够光线，可以看书的少数桌子之一。哈利才刚坐下，玛雅就来到他身旁。

“嘿，哈利。”玛雅用一根灰色掸子在桌巾上掸了掸，“今日特餐？”

“如果你们的厨子还没喝醉的话。”

“他还没喝醉。想喝点什么？”

“这才像话嘛。”哈利抬起了头，“你今天有什么建议？”

“是这样的，”玛雅一手扶着臀部，一边以清澈响亮的嗓音高声说，“跟一般人想的正好相反，奥斯陆的饮用水是全挪威最纯净的。而最无毒的水管在二十世纪初兴建的房子里就可以找到，例如这栋房子。”

“玛雅，这是谁告诉你的？”

“好像是你哦，哈利。”她大笑，笑声嘶哑真诚，“对了，戒酒还挺适合你的。”她低声说，记下哈利点的餐，转身离去。

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报道千禧年，哈利买了一份《达沙日报》，翻到第六版，目光被一张大照片吸引。照片中是一个木质路标，上面漆有太阳十字，路标一边的箭头写着“奥斯陆两千六百一十一公里”，

另一边箭头写着“列宁格勒五公里”。

照片下方的文章作者是历史学教授伊凡·尤尔，副标题简明扼要：法西斯主义在西欧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中看见曙光。

哈利在报纸上见过尤尔的名字，就被占领时期的挪威和国家集会党而言，尤尔的工作有点像是幕后推手。哈利快速翻完报纸，没发现什么令他感兴趣的新闻，于是又翻回到尤尔写的那篇文章。文中尤尔评论先前一篇文章关于新纳粹党在瑞典声势壮大的新闻。尤尔说，在九十年代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新纳粹党曾急剧萎缩，但现在新纳粹党正带着全新的活力卷土重来。文中还写道，这一波新法西斯浪潮的特征在于具有稳固的意识形态基础。八十年代的新纳粹主义大多是关于流行时尚和团体认同、军服穿着、理光头和已废弃的口号如“胜利万岁”等。这一波新法西斯浪潮较有组织，他们有金援网络，而且不再唯富有的领导者和赞助者马首是瞻。此外，尤尔写道，这一波新法西斯运动不仅仅是对目前社会状况如失业和移民的反对，而是想要建立社会民主主义之外的另一个选择。标语是重整——道德、军事和种族上的重整。尤尔拿基督教的式微作为社会道德败坏的最佳例证，又举了艾滋病病毒和药物滥用的例子。他们的敌人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新的，包括打破国家和种族藩篱的欧盟拥护者，对俄罗斯和斯拉夫低等民族伸出友谊之手的北约人士，以及接替犹太人的位子、成为世界银行家的新亚洲资本大亨。

玛雅端来午餐。

“饺子？”哈利问道，望着装盛在大白菜上的灰色块状物，上面淋有千岛沙拉酱。

“施罗德风味，”玛雅说，“昨天的剩菜。新年快乐啊。”

哈利举起报纸，以便进食，刚咬了一口富含纤维质的饺子，就听见报纸后方传来一人的声音。

“我说，这真是太可怕了。”

哈利越过报纸循声看去，见到莫西干人坐在隔壁桌，眼睛正瞧着他。也许莫西干人原本就坐在那里了，但哈利进来时并未注意到他。他们之所以叫他莫西干人，可能是因为他 是北美印第安莫西干族仅剩的族人。莫西干人在“二战”时期当过水兵，曾被鱼雷打中两次，所有的同伴早就死光了。这些是玛雅跟哈利说的。莫西干人蓬乱的胡子垂入啤酒杯内，身穿外套坐在桌前。无论夏天还是冬天，他总是穿着外套。他的脸颊十分消瘦，瘦到可以看出头骨的轮廓，脸上布满微血管，宛如绯红色的雷电打在白森森的背景上。他那双濡湿的红色眼珠在松垮的眼皮下正盯着哈利瞧。

“太可怕了！”

哈利这辈子听过无数醉鬼胡言乱语，才懒得去注意施罗德酒吧的常客说些什么，但莫西干人不一样。哈利光顾施罗德酒吧这么多年来，这是他听莫西干人说得最清楚的一句话。去年冬天某个晚上，哈利在多弗列街发现莫西干人靠着一栋房子的墙壁睡觉，要不是哈利救了这老家伙，他很可能就冻死在街上了，即便如此，后来莫西干人碰见哈利，连头也不点一下。莫西干人说完这几句话，似乎就没话说了，紧闭双唇，回去看着他的啤酒杯。哈利望了望莫西干人四周，然后倾身靠向他那张桌子。

“康拉德·奥斯奈，你记得我吗？”

莫西干人嘀咕一声，望着空气，并不答话。

“去年我在街上发现你睡在雪堆里，那天的温度是零下十八摄氏度。”

莫西干人眼珠转了转。

“那里没有街灯，所以我很可能看不见你，要是那样你就一命呜呼了，奥斯奈。”

莫西干人眯起一只红眼，愤怒地看了哈利一眼，然后举起酒杯。

“对，我真该谢谢你。”

莫西干人小心翼翼地喝了口酒，缓缓将杯子放回桌面，郑重其事，仿佛杯子必须放在桌面上的某个位置才行。

“那些帮派分子应该被枪毙。”莫西干人说。

“是吗？谁？”

莫西干人伸出弯曲的手指，指向哈利的报纸。哈利翻过报纸，只见头版印有一张大照片，上面是一个瑞典新纳粹党党员。

“叫他们靠墙站好！”莫西干人用手掌拍击桌面，几个客人转头朝他望来。哈利做个手势，要他冷静。

“奥斯奈，他们只是一些年轻人而已。高兴一点，今天是新年前夜。”

“年轻人？你以为我们没年轻过吗？那样不能阻止德国人。谢尔那时十九岁，奥斯卡二十二岁。我说，在它扩散之前，把他们枪毙。那是一种疾病，必须趁早消灭。”

莫西干人伸出食指，颤抖地指着哈利。

“其中一个人就坐在你这个位子。他们还没死光！你是警察，出去逮捕他们吧！”

“你怎么知道我是警察？”哈利惊讶地问。

“我会看报纸。你在南方一个国家射杀过一个人。那很好，可是要不要在这里也射杀几个人？”

“奥斯奈，你今天真健谈。”

莫西干人闭口不再说话，用乖戾的眼神看了哈利一眼，转头望向墙壁，盯着墙上挂着的青年广场图。哈利明白这段对话到此告一段

落，便向玛雅招了招手，点了一杯咖啡，然后看了看表。新的千禧年即将来临。施罗德酒吧今天下午四点打烊，准备举办“私人新年派对”，酒吧大门挂着的公告是这么写的。哈利细看酒吧里的熟面孔，就他所见，所有宾客都已到齐。

25

一九四四年六月八日。维也纳，鲁道夫二世医院。

四号病房充满酣睡的声音。今晚比平常安静，没有人痛苦呻吟，没有人做噩梦尖叫惊醒。海伦娜也没听见维也纳发出空袭警报。要是今晚没有空袭轰炸，她希望一切都能进行得顺利一些。她蹑手蹑脚地走进大寝室，站在他的床尾看着他。只见他坐在台灯下，沉浸于书中的世界，好像什么都听不见。海伦娜站在灯光之外的黑暗中。她很清楚黑暗是什么。

他正要翻动书页，便发现了她，脸上立刻露出微笑，放下手里的书。

“晚安，海伦娜，今天晚上不是你值班吧？”

她把食指贴在唇上，踏近一步。

“你怎么知道晚上谁值班？”她轻声说。

他微微一笑：“我不知道别人值班的时间，只知道你的。”

“是吗？”

“星期三、星期五和星期日，然后是星期一和星期二。接着又是星期三、星期五和星期日。别害怕，这是对你的赞美。在这里没别的事可以用脑筋。我还知道哈德勒什么时候灌肠。”

她轻声笑起来。

“但你还不知道医生已经宣告你可以继续服役了吧？”

他惊讶地望着她。

“你被分派到匈牙利了，”她低声说，“第三装甲师。”

“装甲师？那不是德国国防军吗？他们不能收编我，我是挪威人。”

“我知道。”

“而且我去匈牙利做什么？我……”

“嘘，你会吵醒其他人。乌利亚，我看过派遣令了，我们对这个命令恐怕都无能为力。”

“可是他们一定是弄错了，这……”

他不小心撞到了书，书砰的一声掉在地上。海伦娜弯腰捡起了书，只见封面上写着《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标题下方是一张素描图，图中是个衣衫破烂的男孩坐在竹筏上。乌利亚显然是生气了。

“这又不是我的战争。”他噘起嘴说。

“这我也知道。”她轻声说，把书放进椅子下他的包里。

“你这是干吗？”他低声说。

“你听我说，乌利亚，我们时间不多。”

“时间？”

“半小时后，值班护士会开始巡房，你必须在她来之前做出决定。”

他把台灯罩压低，好在黑暗中把她看得清楚一些：“海伦娜，这是怎么回事？”

她吞了口唾沫。

“还有，为什么你今天没穿制服？”他问道。

眼前这一刻最令她害怕。她不怕对母亲撒谎，说她要去做萨尔茨堡探望妹妹几天；她不怕说服林务官的儿子驾车载她来医院——现在林务官的儿子正在医院大门外等着她；她也不怕跟自己的财物、教堂和维也纳森林的安逸生活道别。但她害怕对他坦白：她爱他，愿意为他冒生命危险，并以未来作为赌注。因为她可能看走眼。这不是指他对她的感觉，这一点她很有把握，她怕看走眼的是他的人品和骨气。他有没有勇气和魄力去做她建议的事？至少现在他很清楚，去南方攻打苏联人并不是他的战争。

“我们应该有多一点时间了解彼此的。”她说，把手放在他的手上。他抓住她的手，紧紧握住。

“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她说，捏了捏他的手，“一小时后，有一班列车开往巴黎。我买了两张票。我的老师住在那里。”

“你的老师？”

“这故事说来话长，反正他会接应我们的。”

“接应我们？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住在他家。他一个人住。而且据我所知，他没什么朋友。你的护照在身上吗？”

“什么？有……”

一时之间他不知该说什么，仿佛正纳闷自己是不是读那本竹筏男孩的书读到睡着，而眼前这一切只是一场梦。

“有，护照在我身上。”

“很好。去巴黎要两天。我们有座位，我也带了很多食物。”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为什么要选巴黎？”

“巴黎是个大城市，一个可以让人消失的大城市。听好了，我带了一些父亲的衣服放在车里，你可以在车上换便服。他鞋子的尺寸是……”

“不行。”他举起一只手。她那些如潺潺溪水般不断流出的热切话语陡然停住。她屏住呼吸，注视他沉思的面容。

“不行，”他又低声说了一次，“这样太蠢了。”

“可是……”她的胃似乎被一个大冰块给塞住。

“穿军服旅行比较好，”他说，“一个年轻人穿便服只会引起怀疑。”

她心花怒放，不知该说什么，只是更用力地握住他的手。她的心欢声歌唱，喜悦无比，令她不得不叫它少安毋躁。

“还有一件事。”他说，双腿一晃，来到床下。

“什么事？”

“你爱我吗？”

“爱。”

“很好。”

他已穿上夹克。

26

二〇〇〇年二月二十一日。警察总署，密勤局。

哈利环视四周，看着书架上整齐摆放着依时间顺序排列的活页

册，看着墙上步步上升的学位证书和功勋奖章。办公桌后方挂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中是较为年轻的梅里克正在迎接挪威国王奥拉夫，他身穿制服，军阶是少校。任何人只要走进这间办公室，第一眼都会看见这张照片。哈利坐在椅子上细看这张照片，这时办公室门在他身后打开。

“抱歉让你等这么久，哈利。请不要站起来。”

进来的人是梅里克。哈利并未做出起身的动作。

“怎么样？”梅里克说，在办公桌后坐下，“你来我们这里一个星期了，一切都还顺利吗？”

梅里克在椅子上坐得端正挺直，露出一排大黄牙，让人不禁觉得他这辈子的微笑练习是不是做得太过火了。

“很无聊。”哈利说。

“嘿！没那么糟糕吧？”梅里克似乎非常讶异。

“呃，你们的咖啡比我们楼下的好喝。”

“你是说犯罪特警队的咖啡？”

“抱歉，”哈利说，“我得花点时间才能习惯。现在的‘我们’指的是密勤局。”

“没错，我们只是要有点耐心而已。很多事都是如此。你说的是吗，哈利？”

哈利点头表示同意。跟风车作战是没有意义的，至少在头一个月是如此。不出所料，他的办公室被分配在长走廊的尽头，这意味着如果不是绝对必要，他不会碰见其他密勤局的人。他的工作内容很简单，只要阅读密勤局地方办事处的报告，然后评估是否需要呈报上级就好了。梅里克的指示说得非常清楚：除非报告里废话连篇，否则所有的报告都要呈报上级。换句话说，哈利的工作是过滤劣质报告。上

星期总共来了三份报告，他试着慢慢把报告读完，但再慢也有个限度。第一份报告来自特隆赫姆市，内容主要是说有一套新型电子监视设备没人会操作，因为他们的监视设备专家离职了。哈利把这份报告呈交上去。第二份报告是说卑尔根市一名德籍生意人目前已被他们判定为“不可疑”，因为他运来的是窗帘轨道。哈利也把这份报告呈交上去。第三份报告是厄斯兰地区的希恩市警局送来的，他们接到许多锡利扬市农舍主人的举报，说上星期听见了枪声。现在不是打猎的季节，因此他们派了一名警察前去调查，结果在森林里发现制造厂商不明的弹壳。他们把弹壳送到挪威克里波刑事调查部 [17] 的刑事鉴识组进行化验，化验报告指出子弹可能是由马克林步枪击发的，这是一种相当罕见的步枪。

哈利同样把这份报告呈交上去，但呈交之前先复印了一份。

“是这样的，我找你来，是想跟你说我们拿到一张传单。新纳粹党打算在五月十七日去奥斯陆的清真寺外大闹一场。穆斯林有个日期因年份而异的节日刚好是在今年五月十七日，许多外籍父母拒绝让小孩参加挪威独立纪念日 [18] 游行，因为他们要让小孩去清真寺。”

“Eid [19] 。”

“什么？”

“Eid，他们的圣日，相当于基督徒的圣诞节前夕。”

“你对这些玩意有兴趣？”

“没有，只不过去年这天我的邻居邀请我去他们家吃晚餐。他们是巴基斯坦人，他们觉得圣日那天我一个人坐在家里太悲惨了。”

“真的？嗯哼。”梅里克戴上他那副神探德里克式的眼镜。

“那份传单在我这里，上面说五月十七日这天不庆祝挪威独立纪念日，却跑去庆祝其他节日，根本就是侮辱他们的东道国挪威，还说黑人很高兴可以享有福利，可是每个挪威公民的福利都缩水了。”

“要他们乖乖地对经过的游行队伍大喊‘挪威万岁’。”哈利说，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他注意到书架上有一个烟灰缸，以询问的眼色看了梅里克一眼，梅里克点了点头。哈利点燃香烟，深深吸了一口，想象肺壁每一条血管都贪婪地吸收着尼古丁。生命正一步一步迈向尽头，而自己可能永远不会戒烟，这让他产生一种奇怪的满足感。忽略烟盒上的警告标语也许不是一个人可以容许自己做出的最肤浅的反叛行为，但至少是他负担得起的。

“去看看你能查出些什么来。”

“好，可是我先警告你，我对光头族没什么耐心。”

“嘿，嘿。”梅里克再次露出那排大黄牙。这次哈利终于明白，那排大黄牙让他联想到的是一匹马术赛马。

“还有一件事，”哈利说，“锡利扬市发现的弹壳是马克林步枪击发的。”

“我记得好像听说过这么一件事。”

“我自己做了一点调查。”

“哦？”

哈利听出梅里克语气冷淡。

“我查过国家枪支登记局去年的资料，挪威并没有马克林步枪登记在案。”

“我并不意外。你把报告呈交上去以后，一定有人已经查过枪支登记局的资料了。你知道，哈利，这不是你的工作。”

“也许不是吧，但我只是想确定负责这件案子的人会去追踪国际刑警组织的枪支走私记录。”

“国际刑警组织？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种步枪没有人进口到挪威来，所以这把枪一定是走私进来的。”

哈利从胸部口袋取出一张打印纸。

“这是去年十一月国际刑警组织在约翰内斯堡突袭搜查非法军火商找到的清单，你看这里，一支马克林步枪，还有目的地：奥斯陆。”

“嗯哼，这是从哪里找来的？”

“网络上的国际刑警组织档案。只要花点工夫，密勤局随便一个人都查得到。”

“真的？”梅里克的目光在哈利身上停留了一会儿，才仔细查看那张打印纸。

“你查到这些很好，可是哈利，枪支走私不在我们的责任范围内。如果你知道警方一年可以没收多少非法枪支的话……”

“六百一十一支。”哈利说。

“是吗？”

“去年，而且只是奥斯陆警方没收的枪支数字。其中三分之二来自罪犯，主要是小型枪支、压动式枪支和短筒霰弹枪。平均一天没收两把枪。九十年代的数字几乎是现在的两倍。”

“好，所以你明白我们密勤局为什么不能优先调查布斯克吕的一把未登记步枪了吧。”

梅里克竭力保持镇静。哈利吐出一口烟，观看烟雾浮上天花板。

“锡利扬市不在布斯克吕。”哈利说。

梅里克的下巴肌肉不断扭动：“哈利，你有没有联络海关？”

“没有。”

梅里克看了看表，他手上戴的是一只粗糙笨重的钢质腕表。哈利猜想那应该是梅里克长期忠诚的服务所换来的奖赏。

“那我建议你联络他们看看，这归他们管辖。好了，我现在还有急……”

“你知道马克林步枪是什么样的枪吗，梅里克？”

哈利望着密勤局局长的眉毛上下跳动，心想自己是否已做出无法挽回的举动。他感到风车嗖嗖转动。

“这也不在我的责任范围内。对了，哈利，你最好把这件案子拿去给……”

这时梅里克似乎才惊觉，自己是哈利唯一的上级主管。

“马克林步枪是一种德国半自动猎枪，”哈利说，“使用的是十六毫米子弹，比其他步枪的子弹都要大，专门用来猎杀大型猎物，例如水牛或大象。一九七〇年开始生产，但只制造了三百支，一九七三年就被德国政府下令禁止贩卖。原因在于这种步枪只要对马克林望远瞄准器做一些简单的调整，就能成为终极的专业暗杀武器。自一九七三年起，马克林步枪就成为全世界最抢手的暗杀武器。这三百支马克林步枪当中，至少有一百支落入了雇佣杀手和恐怖组织手中。”

“嗯哼，你说一百支？”梅里克把那张打印纸递还给哈利，“这表示另外两百支被用作原本设计的用途——狩猎。”

“这种枪不可能用来猎杀麋鹿或其他挪威境内常见的猎物。”

“真的？为什么？”

哈利不禁纳闷究竟是什么让梅里克再三隐忍。梅里克为什么不直截了当要求自己把烟按熄，离开他的办公室？自己又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挑衅梅里克，想要梅里克做出这些反应？也许其实没什么，也许他

只是老了，个性变得乖戾了。无论如何，梅里克的举止活像是个待遇优厚的保姆，即使小家伙四处捣蛋，也丝毫不敢动他一根寒毛。哈利发现手中的烟已烧出长长一段烟灰，弯向地面。

“第一，狩猎在挪威不是百万富翁玩的运动。一支马克林步枪加上望远瞄准器要价大约十五万德国马克，换句话说，相当于一辆奔驰轿车的价钱，更不用说每颗子弹要价九十德国马克。第二，一头麋鹿被十六毫米子弹击中，看起来会和被火车撞到一样，血肉模糊。”

“嗯，嗯。”梅里克显然决定改变策略。他靠上椅背，双手枕在闪闪发亮的脑袋后头，似乎是在说他并不介意哈利再娱乐他一会儿。哈利站起身来，从书架上拿下烟灰缸，回到位子上。

“当然了，那些子弹可能属于某个狂热的军火收藏家所有，他用新到手的马克林步枪试发几枪之后，就把枪挂在豪宅的玻璃展示柜中，再也不会拿出来用。但我们敢冒险如此假设吗？”哈利摇摇头，“我的建议是，让我去希恩市跑一趟，看看现场。再说，我想那个人应该不是行家。”

“真的？”

“行家会清理现场，消灭证据，留下弹壳就好像留下名片一样。不过就算持有马克林步枪的是个外行人，我也不会觉得安心。”

梅里克又发出几声“嗯哼”，然后点了点头：“好吧，如果你查出新纳粹党在独立纪念日有什么计划，随时跟我汇报。”

哈利按熄香烟。烟灰缸是贡多拉 [20] 造型，侧边写着“意大利，威尼斯”。

那一家五口下了火车之后，包厢内只剩他们两人。火车再度缓缓开动。尽管夜幕中看不见什么景色，只能看见火车旁不断退后的建筑物轮廓，海伦娜还是坐到了窗边。他就坐在对面，端详着她，嘴角泛起一丝微笑。

“你们奥地利人是在灯火管制的黑暗中看东西的能手，”他说，“我连一丝光线都看不到。”

她叹了口气：“我们是服从命令的能手。”她看了看表，快两点了。“下一站是萨尔茨堡，”她说，“离德国边境很近了。然后是……”

“慕尼黑、苏黎世、巴塞尔、巴黎。你讲过三次了。”他屈身向前，捏了捏她的手，“会没事的，你等着看好了。坐过来。”

她换了位置，并未放开他的手，然后将头轻轻靠在他的肩膀上。他穿上军服看起来很不一样。

“所以说这个布洛海德会再开一份诊断书，时效只有一星期？”

“对，他说他明天下午会寄出去。”

“为什么时效这么短？”

“这样他才好掌控情况并控制我。我每次都得想一个好理由，让他延长你的病假。你明白吗？”

“我明白。”他说。她看见他绷紧下巴肌肉。

“别再提那个布洛海德了，”她说，“讲个故事给我听。”

她抚摸他的脸颊。他深深叹了口气：“你想听哪个故事？”

“你想讲哪个就讲哪个。”

他在鲁道夫二世医院里讲的那些故事，是她注意到他的原因。他讲的故事和其他士兵讲的截然不同。他的故事述说的是勇气、战友情

谊和希望。有一次他值完勤，竟在熟睡的战友胸口发现一只臭鼬正准备撕裂战友的喉咙。他距离那只臭鼬将近十米，碉堡内的土墙黑黝黝的，可以说是漆黑一片。但他别无选择。他把枪抵上脸颊，不断射击，直到弹匣内子弹用尽。第二天他们把那只臭鼬煮了当晚餐。

他有好几则故事都与此类似。海伦娜无法记住所有的故事，但她记得自己开始聆听。他的故事充满生命力，而且有趣，尽管她觉得有些故事似乎不能信以为真。不过她愿意相信，因为他的故事是其他人的故事的解毒剂：其他人的故事不是关于无法挽回的宿命，就是关于毫无意义的死亡。

毫无灯光的火车摇摇晃晃，行驶在刚修好的铁轨上，穿行在黑夜之中。乌利亚讲述了那次他在无人地带射杀一个苏联狙击兵的故事。他冒险深入危险区域，给那个无神论的布尔什维克分子举行基督教葬礼，还唱了赞美歌。

“那天晚上我唱得那么动听，”乌利亚说，“连对面的苏联士兵都鼓掌喝彩。”

“真的吗？”她笑说。

“比你在国家歌剧院听过的演唱都更美妙动听。”

“你骗人。”

乌利亚把她拉到身边，挨近她的耳畔柔声唱道：

加入火焰周围的人群，凝视火炬金黄耀眼，
驱策士兵瞄准得再高一些，让他们的生命为誓言战斗。
在摇曳闪烁的火光之间，看见我们挪威的昔日雄风，
看见挪威人民浴火重生，看见你的亲人处于和平与战争。
看见你的父亲为自由奋战，为逝去的生命而痛苦，
看见千万人奋起退敌，奉献一切为国土战斗。
看见男人时时刻刻镇守雪地，骄傲快活地劳动奋斗，
心中燃烧意志与力量，坚定站立在祖先的土地上。

看见古挪威人的名字浮现，活在英勇事迹的灿烂文字中，
他们死于数百年前但精神长存，从荒野到峡湾都被纪念，
但升起旗帜的男人，升起那伟大的红黄旗帜，
热血沸腾的统领，我们向你致敬：吉斯林 [21]，你是士兵和国家的领袖。

乌利亚唱完后陷入沉默，眼神空洞地看着窗外。海伦娜知道他的思绪已飘到远方，便由得他去。她伸出一只手臂环抱他的胸膛。

哐当——哐当——哐当——哐当——

听起来仿佛有人在后面追赶，要追捕他们。

她心中害怕。她并不那么害怕未知的前方，而是害怕这个她偎依着的陌生男人。如今他靠得这么近，过去她隔着一段距离观看和习惯的一切似乎全都消失了。

她聆听他的心跳，但火车驶过铁轨的声响太大，她只好信任他体内有一颗跳动的心。她对自己微笑，一波波喜悦的浪潮冲刷着她。多么美妙的疯狂行径啊！她对他一无所知，他很少提及自己的事，他对她说的只有那些故事。

他的军服有发霉的气味，她突然想到，这也许正是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死亡或曾被埋葬过一阵子之后，军服上才有的气味。但这些念头是从哪里来的？她紧绷了这么久才发现自己已相当疲倦。

“睡吧。”他说，回应她的思绪。

“好。”她说。她周围的世界逐渐缩小，只依稀记得远处传来空袭警报。

“怎么了？”

她听见自己的声音，感觉到乌利亚晃动她的身体。她跳了起来。走道上一名便服男子的身影映入她的眼帘，她脑中冒出的第一个念头

是他们被逮到了。

“请出示车票。”

“哦。”她惊呼一声，努力恢复镇定，却狂乱地在包中翻找，同时感觉到列车员正打量着她。最后，她终于找到那两张在维也纳买的黄色硬纸车票，递给列车员。列车员仔细查看车票，脚跟随着火车节奏晃动。查票的时间长得超过海伦娜的忍耐程度。

“你们要去巴黎？”列车员问，“两个人一起去？”

“没错。”乌利亚说。

列车员是个老先生，眼睛望着他们。

“我听得你不是奥地利人。”

“对，我是挪威人。”

“哦，挪威。听说挪威很漂亮。”

“对，谢谢，可以这么说。”

“所以你自愿从军，为希特勒作战？”

“对，我被派到东部战线的北边。”

“真的？北边哪里？”

“列宁格勒。”

“嗯。现在你要去巴黎，跟你的……”

“女朋友。”

“女朋友，原来如此。休假？”

“对。”

列车员在车票上打了个洞。

“你是维也纳人？”列车员问海伦娜，把车票递还给她。她点了点头。

“看得出来你是天主教徒，”列车员说，指了指她脖子上挂的十字架，十字架正躺在她的衬衫上，“我老婆也是天主教徒。”

列车员仰身向后，朝走道瞄了一眼，然后转头向乌利亚问道：“你女朋友有没有带你去看维也纳的圣斯蒂芬大教堂？”

“没有，我一直躺在医院里，很遗憾，我没什么机会参观维也纳。”

“原来如此，是不是天主教医院？”

“对，是鲁……”

“对，”海伦娜插嘴道，“是天主教医院。”

“嗯。”

他为什么还不走？海伦娜不禁纳闷。

列车员又清了清喉咙。

“有什么事吗？”乌利亚终于问道。

“我知道不关我的事，不过我希望你们没忘了把休假的证明文件带在身边。”

文件？海伦娜心想。她跟父亲去过两次法国，没想过他们除了护照还需要带其他证明文件。

“对，小姐，对你来说不成问题，不过对你旁边这位身穿军服的朋友而言，就必须随身携带证明文件，上面注明他的所属单位和目的地。”

“我们当然有文件，”海伦娜脱口而出，“你不会以为我们没有证明文件还出来旅行吧。”

“不是不是，当然不是，”列车员忙解释道，“我只是想提醒你们而已。前几天……”他的目光移到乌利亚身上，“他们逮捕了一个年轻人，那人身上没有任何文件证明他可以任意旅行，结果被当成逃兵。他们把他带到月台上，当场就枪毙了。”

“你不是说真的吧。”

“恐怕是的。我不是故意要吓你们，可战争就是战争。既然你们有正式文件，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不然离开萨尔茨堡很快就到边界了。”

车厢突然晃了晃，列车员赶紧抓住门框。三人静默不语，彼此对望。

“所以你刚刚说的是过了萨尔茨堡后的第一个检查站？”乌利亚终于问道。

列车员点了点头。

“谢谢你。”乌利亚说。

列车员清了清喉咙，说：“我有个儿子，跟你一样年纪，他在第聂伯的前线战死了。”

“真是遗憾。”

“呃，抱歉把你们吵醒了，小姐、先生。”

列车员点头致意之后，便离去了。

海伦娜确定车厢门完全关上之后，随即以双手掩面。

“我怎么会这么天真！”她啜泣说。

“别哭，”他说，伸出手臂环抱她的肩膀，“我应该想到需要证明文件的，军人不能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如果你告诉他们说你请了病假，然后要去巴黎呢？巴黎也是第三帝国 [22] 的一部分。它……”

“这样的话，他们会打电话去医院问，布洛海德就会跟他们说，我逃亡了。”

她屈身靠在他的大腿上啜泣。他轻抚她柔滑的褐发。

“再说，我早该知道这件事好到不可能成真，”他说，“我的意思是说……我跟海伦娜护士竟然要去巴黎生活？”

她听得出他的话中带着笑意。

“不对，我很快就会从医院病床上醒来，心想这场梦真是不得了，然后期盼你送早餐来。总而言之，你明天晚上要值班，你没忘记吧？然后我就可以给你讲那次丹尼尔从瑞典部队偷了二十份军粮的故事。”

她抬起布满泪痕的脸颊，仰望着他。

“吻我，乌利亚。”

28

二〇〇〇年二月二十二日。泰勒马克郡，锡利扬市。

哈利又看了看表，小心地踩下油门。约定的时间是四点。如果他黄昏过后才到，等于是白跑一趟，浪费时间。他那辆车所剩无几的冬季轮胎胎面碾过冰雪，咯吱作响。虽然他只在冰雪覆盖的曲折森林小路行驶了四十公里，却感觉车子离开主干道后似乎行驶了好几小时。他在加油站买的廉价太阳镜没多大用处，雪地反射的强光令他的双眼刺痛不已。

哈利好不容易才在路边看见一辆警车，车牌上写的是希恩市车号。他小心地踩下刹车，在路边停下，从车顶行李架拿下滑雪板。滑雪板是特隆赫姆滑雪板制造公司的产品，这家公司十五年前破产倒闭。他上次给这副滑雪板上蜡，差不多是十五年前，如今那层蜡已经变成滑雪板下方强韧的灰色物质。他发现一条通到农舍的小径，就跟对方叙述的一样。他的滑雪板顺着小径上的滑雪轨迹移动，就像是粘在上面似的，就算他想往侧边移动也没办法。他到达目的地时，太阳已低低垂挂在云杉林上方。只见一栋黑木农舍前的阶梯上，坐着两个身穿连帽防寒外套的男子和一名少年，哈利没有青少年朋友，只能猜测那少年十二岁到十六岁。

“奥韦·贝德森？”哈利问道，放下滑雪杖，上气不接下气。

“我就是。”一个男子说，站起来跟哈利握了握手，“这位是弗达警官。”

第二个男子慎重地点了点头。

哈利心想发现弹壳的应该就是那个少年。

“能远离奥斯陆的空气应该很棒吧。”贝德森说。

哈利拿出一包烟。

“我想应该比远离希恩的空气更棒吧。”

弗达摘下警帽，挺起腰杆。

贝德森微笑说：“希恩的空气比挪威其他城镇都好，跟一般人印象中正好相反。”

哈利用手掌罩住一根火柴，点燃香烟：“是吗？那我可得好好记住。有什么发现吗？”

“在那里。”

另外三人穿上滑雪板，弗达领路，一伙人沿着滑雪轨迹来到森林中一处空地。弗达用滑雪杖指了指一块突出雪面二十厘米高的黑色岩石。

“弹壳是这小子在那块石头旁边的雪地里发现的，当时我猜想可能是猎人来这里练习射击。你可以看见附近有滑雪板的轨迹。这里已经一个多星期没下雪了，所以那些轨迹可能是他留下来的。看起来他脚下踩的是宽版的泰勒马克滑雪板。”

哈利蹲下身来，用一根手指顺着宽版滑雪板碰触到岩石的地方触摸。

“或者是老式的木滑雪板。”

“是吗？”

哈利拿起一小片木材裂片。

“呃，这我倒没想到。”弗达说，望向贝德森。

哈利转头望向那个少年。少年穿一件宽松下垂的狩猎裤，裤子上到处都是口袋，头上戴一顶羊毛无边帽，帽子几乎罩住整个脑袋。

“你是在石头的哪一边发现弹壳的？”

少年伸手一指。哈利卸下滑雪板，绕过那块岩石，在雪地上躺了下来。这时天空呈浅蓝色，太阳尚未下山，是个晴朗的冬日。然后，他侧过身，越过那块岩石，向他们来的方向上的森林空地看去，只见空地上有四株枯树。

“有没有发现子弹或枪击痕迹？”

弗达搔搔颈背：“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有没有检查方圆半公里内的每株树干吗？”

贝德森慎重地伸出戴着手套的手，捂住弗达的嘴。哈利轻弹烟

灰，端详香烟头的火光：“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有没有检查那边的枯树？”

“我们为什么要检查那几株枯树？”弗达问。

“因为马克林制造的这把步枪是世界上最重的步枪，重达十五公斤，站着射击不是个聪明的选择，所以自然可以假设，他把枪放在这块石头上瞄准。马克林步枪会把弹壳弹到右方，既然弹壳是在石头右方发现的，那么他一定是朝我们进来的方向射击，所以可以假设他在那三株枯树中的一株上面放了东西，作为靶子，这样的假设还算合理吧？”

贝德森和弗达面面相觑。

“呃，我们最好去检查一下。”

“除非这是一只超大的树皮甲虫咬出来的……”三分钟后，贝德森说，“否则这就是个大弹孔。”

他蹲在雪地中，用手指戳入其中一株枯树：“靠，子弹射得很远，我感觉得出来。”

“你从洞里面看看。”哈利说。

“为什么？”

“看子弹是不是穿过去了。”哈利答道。

“穿过这一大片云杉林？”

“你就看一看嘛，看能不能看见天空。”

哈利听见弗达在身后哼了一声。贝德森把眼睛凑上那个洞。

“我的老天爷……”

“你看见了什么吗？”弗达大喊。

“妈的，只看见半条锡利扬河。”

哈利转头望向弗达，弗达背过身，吐了口唾沫。

贝德森站了起来。“如果被这家伙射中，就算穿防弹背心也没什么用吧。”他呻吟道。

“也不尽然，”哈利说，“唯一能挡得住这种子弹的是装甲钢板。”他在枯树上按熄香烟，然后补充说，“厚装甲钢板。”他站上滑雪板，在雪地里向前滑动。

“我们得去跟附近农舍里的人聊一聊，”贝德森说，“他们说不定看见或听见了什么，搞不好他们会承认拥有这样一把地狱来的枪。”

“自从去年我们实行枪械特赦……”弗达说着被贝德森瞪了一眼，随即住口。

“还需要我们帮什么忙吗？”贝德森问哈利。

“这个嘛，”哈利说，皱着眉朝森林小径的方向望去，“可以帮我推车发动吗？”

29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维也纳，鲁道夫二世医院。

对海伦娜而言，这一切似曾相识。窗户敞开，走廊洋溢着夏日早晨的温暖气息，空气中闻得到新割青草的清新气味。这两个星期每晚都有空袭，但她连一丝焦土味也没闻到。她手中拿着一封信。一封美妙的信！当海伦娜高唱“早安”，连暴躁的护士长都不得不对她微笑。

海伦娜冲进办公室，布洛海德医生的目光离开报纸，惊讶地抬起头来。

“怎么样？”他说。布洛海德摘下眼镜，用他那死板的眼神看着海

伦娜，并用湿润的舌头舔着眼镜腿。

海伦娜瞥了他一眼，坐了下来。“克里斯多夫，”她开口说，“有件事我要告诉你。”他们长大成人之后，这还是她第一次叫他的名字。

“很好，”布洛海德说，“我就是等你来找我。”

海伦娜知道布洛海德在等的是什么：布洛海德在等待她给出解释。他已经为乌利亚延长过两次诊断书时效了，但她尚未如他所愿，前往他位于医院主建筑的住处。海伦娜把一切归咎于轰炸，说她不敢出门。于是布洛海德建议去她母亲的避暑别墅拜访她，但她断然拒绝。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海伦娜说。

“一切？”布洛海德微笑说。

呃，她心想，几乎是一切。“今天早上乌利亚……”

“海伦娜，他的名字不叫乌利亚。”

“还记得那天早上他不见了，结果你发出警报吗？”

“当然记得。”布洛海德将眼镜放在跟他面前的纸张平行的位置，“我本来打算向宪兵报告他失踪，但后来他又出人意外地出现，还讲了一个下半夜迷失在森林里的故事。”

“他不在森林里，他在开往萨尔茨堡的夜班火车上。”

“真的？”布洛海德靠上椅背，脸上表情并无变化，表示他不是个会轻易表现惊讶的人。

“他在午夜之前搭上从维也纳出发的夜班火车，在萨尔茨堡下车，等了一个半小时，等那班火车开回来。第二天早上九点他抵达中央车站。”

“嗯，”布洛海德凝视他手指间夹着的一支笔，“对于这个愚蠢的远足，他有什么解释？”

“嗯，”海伦娜说，并未察觉自己露出微笑，“你应该还记得那天早上我迟到了吧。”

“记得……”

“我也是从萨尔茨堡回来的。”

“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

“我想你应该解释清楚，海伦娜。”

海伦娜凝视布洛海德的指间，开始说明，仿佛一滴鲜血在笔尖之下逐渐成形。

“原来如此，”布洛海德听完之后说，“你想去巴黎。你以为可以在那里躲多久？”

“显然我们没想太多。乌利亚认为我们应该去美国。美国纽约。”

布洛海德发出干涩的笑声：“海伦娜，你是个明白事理的女孩，我能想象这个变节者一定是用了一些有关美国的花言巧语来蒙蔽你的双眼，可是你知道吗？”

“知道什么？”

“我原谅你。”

布洛海德看见海伦娜愣住了，继续说：“对，我原谅你。也许你应该受到惩罚，但我知道年轻女孩的心有多么容易悸动。”

“原谅不是我……”

“你母亲还好吗？现在你孤身一人，她一定不好受。你父亲是不是被判刑三年？”

“四年。请你听我说好不好，克里斯多夫？”

“我恳求你，海伦娜，不要做一些或说一些会让自己后悔的事。你告诉我这件事并不能改变什么，我们之间的约定依然有效。”

“不！”海伦娜猛然站起，把椅子撞得向后翻倒，然后把捏在手里的信重重甩到桌上，“你自己看吧！你已经没有力量左右我和乌利亚了。”

布洛海德瞄了一眼那封信。那是个对他毫无意义的褐色信封，信封已经开启。他拿出了信，戴上眼镜，开始读。

武装党卫队

柏林，六月二十二日

我们收到挪威警察总长乔纳斯·李伊的要求，立刻将你送交奥斯陆警方，奥斯陆警方需要你的服务。由于你是挪威公民，我们没有理由不遵从这个要求。此命令等同于撤销先前发出的国防军派遣令。关于报到地点和时间的细节，挪威警察机关将另行寄发通知。

党卫队总司令海因里希·希姆莱 [23]

布洛海德将信上的签名看了两次，的确是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亲笔签名！然后他举起那封信，对着阳光查看。

“你尽量检查吧，我跟你保证那是真的。”海伦娜说。

窗户敞开着，她听见庭园里的鸟儿正在啼唱。布洛海德清了两次喉咙，才开口说话：“所以说，你给挪威警察总长写了信？”

“信是乌利亚写的，我只是帮他寄出去而已。”

“你寄出去的？”

“对。也可以说不对。我发的是电报。”

“整个过程都用电报？那一定得花……”

“这是紧急事件。”

“海因里希·希姆莱……”布洛海德说，更像是自言自语而非对海伦娜说话。

“抱歉，克里斯多夫。”

布洛海德又发出苦涩的笑声：“你真的感到抱歉吗？你不是达到了你的目的了吗，海伦娜？”

她勉强露出友善的微笑：“克里斯多夫，我想请你帮个忙。”

“哦？”

“乌利亚希望我跟他一起回挪威。我需要一封医院的推荐信，申请旅行许可。”

“现在你担心我会阻挠你的计划。”

“你父亲是管理委员会的成员。”

“对，我可以给你制造麻烦。”布洛海德用手摩擦下巴，瞪视着海伦娜的额头。

“克里斯多夫，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无法阻挡我们。乌利亚跟我彼此相爱，你明白吗？”

“我为什么要帮一个士兵的妓女？”

海伦娜瞠目结舌。即使这句话是从一个她轻视的人口中说出来的，即使这个人是因为对她有非分之想才这么说的，但依然像扇了她一巴掌似的令她疼痛不已。她还没反应过来，布洛海德的脸先垮了下来，仿佛挨耳光的人是他。

“原谅我，海伦娜。我……可恶！”布洛海德猛然转身，背对海伦娜。海伦娜想起身离去，却找不到告辞的适当话语。布洛海德又补了一句：“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你的，海伦娜。”他声音紧绷。

“克里斯多夫……”

“你不明白。我知道有些优点要花一点时间你才会慢慢懂得欣赏，我不是自大才这样说的。我也许做得太过分了，但请你记住，我做任何事都是从心底希望你好。”

海伦娜望着布洛海德的背，只见他的肩膀又窄又斜，医生外套穿在他身上大了一号。她想起儿时记忆中的克里斯多夫，才十二岁就有一头乌黑鬍发和一套真正的西装。有一年夏天她甚至爱上了他，不是吗？

布洛海德颤抖地长长叹了口气。海伦娜朝他踏出一步，随即改变心意。为什么她要同情这个男人？是的，她知道为什么。因为她的心洋溢着幸福，尽管她为了得到幸福，做得其实很少。然而克里斯多夫·布洛海德这辈子每天都努力想得到幸福，却总是孤单一人。

“克里斯多夫，我要走了。”

“好，当然。你得去办你的事了。”

海伦娜起身走向门口。

“我也得去办我的事了。”布洛海德说。

30

二〇〇〇年二月二十四日。警察总署。

赖特对天发誓，为了让画面聚焦，他试过高位投影仪上的每个旋钮，却都不成功。

有人咳嗽一声。

“中尉，我想可能是胶片本身就不清楚。我的意思是，不是投影仪的问题。”

“呃，好吧。这个人就是安德烈亚斯·霍赫纳。”赖特说，以手遮眉，想看清楚在场人员。这个房间没有窗户，关灯后会陷入一片漆黑，就和现在一样。赖特还被告知这个房间可以“防虫”^[24]，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赖特是军情局中尉，除了他，在场的还有三人，分别是军情局中校巴德·奥弗森、密勤局新进人员哈利·霍勒，以及密勤局局长库尔特·梅里克。哈利为赖特查出约翰内斯堡的军火贩子名叫安德烈亚斯·霍赫纳，之后哈利还每天去烦赖特，向他提供各种情报。密勤局有很多人都认为军情局只是其所属部门，他们显然并未详读规章，规章上清楚说明军情局和密勤局这两个组织属于同一层级，互相合作。最后赖特只好跟密勤局新进人员哈利说这件案子属于“低优先等级”，必须晚一点再处理。一小时后，梅里克打电话来，说这件案子已被列为“高优先等级”。为什么他们不能一开始就把事情说明白？

屏幕上模糊的黑白影像是一名男子，正要离开餐厅，照片似乎是从车窗往外照的。男子的脸宽大粗犷，深色眼眸，鼻子很大但轮廓不明显，下方是浓密下垂的黑色胡须。

“安德烈亚斯·霍赫纳一九五四年出生于津巴布韦，父母是德国人，”赖特照着他带来的打印数据朗读，“曾在刚果和南非担任雇佣兵，可能从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从事军火走私的勾当。十九岁时曾和另外六人被控在金沙萨谋杀一名黑人男孩，但因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有两次婚姻。霍赫纳在约翰内斯堡的雇主被怀疑是走私防空导弹给叙利亚，以及向伊拉克购买化学武器等交易的幕后黑手。据传霍赫纳曾在科索沃战争期间提供特殊步枪给卡拉季奇^[25]，并在围攻萨拉热窝时训练狙击手。最后这条情报尚未获得确认。”

“请跳过细节。”梅里克说，瞄了一眼手表。他那只手表总是慢了

点，但底盖刻有军事统帅部的美丽铭文。

“是。”赖特说，翻过其他页面，“有了，这里。约翰内斯堡十二月的军火贩抄查行动中，霍赫纳是遭到扣押的四个人之一。抄查行动发现了一张加密订单，其中一个项目是一把马克林步枪，目的地是奥斯陆，日期是十二月二十一日。上面的资料只有这些。”

房内一片寂静，只听见高位投影仪的风扇呼呼旋转。幽黑中有人咳嗽一声，听声音像是奥弗森。赖特以手遮眉。

“我们如何确定霍赫纳是这件案子的关键人物？”奥弗森问。

黑暗中传来哈利的声音：“我跟约翰内斯堡希布洛区的警监以塞亚·伯恩通过电话，他告诉我那次逮捕行动过后，他们搜查被捕四人的住处，结果在霍赫纳的住处发现一本很有意思的护照，护照中的照片是霍赫纳本人，名字却完全不同。”

“军火贩子用假名也不算什么……爆炸性的发现。”奥弗森说。

“我比较在意的是他们在霍赫纳的护照里发现的一个海关通行章，上面写的是挪威，奥斯陆，十二月十日。”

“所以说霍赫纳来过奥斯陆，”梅里克说，“那家公司的客户名单里有一个挪威人，而且我们还发现这把超级步枪的空弹壳。霍赫纳既然来过挪威，我们可以假定他进行了一场交易。可是那张名单上的挪威人是谁？”

“很遗憾，那张名单没有注明客户姓名和地址。”哈利说，“名单上的奥斯陆客户叫乌利亚，一定是化名。伯恩说，霍赫纳口风很紧。”

“我想约翰内斯堡警方一定有一套有效的讯问方法。”奥弗森说。

“有可能，但霍赫纳如果透露什么，冒的风险比保持沉默更大。那份名单很长……”

“我听说他们在南非会用电刑，”赖特说，“夹在脚上和乳头上，还

有……呃，非常痛苦。请哪位去开个灯好吗？”

哈利说：“比起跟萨达姆购买化学武器，到奥斯陆出差卖一把步枪只是一笔微不足道的小生意。这样说好了，我想南非警方应该把电刑用在比较重大的事件上，实在是遗憾。除此之外，我们并不确定霍赫纳知道乌利亚是谁。由于缺乏乌利亚的数据，我们不得不怀疑：他有什么计划？是暗杀，还是恐怖行动？”

“或抢劫。”梅里克说。

“用马克林步枪抢劫？”奥弗森说，“那不就像用大炮打麻雀吗？”

“会不会是用来抢毒品？”赖特提出意见。

“这个嘛，”哈利说，“要在瑞典杀害一个受到最全面保护的人，只要用手枪就够了，而且暗杀前首相奥洛夫·帕尔梅 [26] 的凶手迄今尚未落网。为什么在挪威要买一把要价五十万克朗的步枪去射杀某人？”

“哈利，你有什么看法？”

“也许目标不是挪威人，而是外国人。这个人一直是恐怖分子的目标，但是在本国受到严密保护，使得暗杀无法得逞。恐怖分子认为目标来到一个和平的小国，安全工作不会那么严密，比较好下手。”

“但会是什么人？”奥弗森说，“挪威国内没有符合这个条件的人。”

“而且也没有这样一个人要来。”梅里克说。

“可能是个长期计划。”哈利说。

“可是枪是在两个月前送到的，”奥弗森说，“外国恐怖分子在计划执行前两个月来挪威，不太说得通。”

“也许不是外国人，而是挪威人。”

“挪威没人有能力做出你说的事。”赖特说，在墙上摸寻电灯开关。

“没错，”哈利说，“重点就在这里。”

“重点？”

“试想一个高知名度的外国恐怖分子想暗杀自己国家的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要来挪威。这个目标在本国不管去哪儿，都有特勤人员紧紧跟随。恐怖分子不想冒险在本国暗杀他，就联络挪威有同样想法的团体。恐怖分子知道这个团体由外行人组成其实是个优点，因为不会引起警方的注意。”

梅里克说：“废弃的弹壳的确显示他们是外行人。”

“恐怖分子同意资助外行人购买昂贵武器，之后便断绝所有联络，没有任何线索可以追踪到他们。这么一来，他促成暗杀计划的进行，没冒什么风险，只是花一点小钱。”

“但如果这个外行人无法完成任务呢？”奥弗森问，“或决定卖掉步枪，带钱跑路？”

“这当然涉及一定程度的风险，但我们可以假设这个恐怖分子认为外行人的动机十分强烈。他的个人动机，迫使他甘冒生命危险也要完成任务。”

“很有趣的假设，”奥弗森说，“你要怎么测试这个假设是正确的？”

“没办法测试。我们对乌利亚这个人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他的思路，不能指望他会理性地行动。”

“很好，”梅里克说，“关于这把枪流入挪威的原因，还有其他假设吗？”

“数不清，”哈利说，“这只是最严重的一种。”

“嗯哼，”梅里克叹了口气，“结果我们的工作就像去追逐幽灵一样。最好还是来看看能不能跟这个霍赫纳谈一谈，我会打几个电话去……啊啊啊！”

赖特找到了电灯开关，房间内顿时充满刺眼的白光。

31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维也纳，蓝恩家的避暑别墅。

海伦娜在卧室镜子中端详自己。她想打开窗户，这样才能听见碎石车道上的脚步声，但母亲对灯火管制得十分严格。她凝视梳妆台上父亲的照片，总觉得照片中的父亲是那么天真年轻。

一如往常，她用发夹夹紧头发。她是不是该做别的打扮？比阿特丽丝修改了母亲的印花棉布连衣裙，以符合海伦娜高挑的身材。母亲遇见父亲时，穿的就是这件连衣裙。一想到这里，海伦娜心头就会浮现一种奇特、疏远的感觉，这在某种程度上令她感到痛苦。也许是因为当母亲把她和父亲的相识经过告诉海伦娜时，讲的似乎是另外两个人——另外两个迷人、快乐的人的故事，这两个人自认为知道他们未来的路要往哪里走。

海伦娜松开发夹，甩了甩褐色的头发，直到头发垂落到面前。门铃响起。她听见门口传来比阿特丽丝的脚步声。海伦娜往后一仰，躺回床上，心里七上八下。她无法克制这种心情——仿佛回到了十四岁，谈一场相思成疾的夏日恋爱！她听见楼下隐约传来的说话声、母亲的尖锐鼻音，以及比阿特丽丝帮他大衣挂进衣柜里的哐啷声。他竟然还穿大衣！海伦娜心想。这个夏日夜晚甚是闷热，往年在八月之前不曾出现这种天气，而他竟然还穿大衣。

海伦娜等了又等，然后便听见母亲叫她：“海伦娜！”

她下了床，把发夹夹好，看着双手，对自己重复地说：我没有一双大手，我没有一双大手。然后她对镜子看了最后一眼——十分美丽

迷人——颤抖地吸了口气，踏出房门。

“海伦……”

母亲一看见海伦娜出现在楼梯口，便住了口。海伦娜小心翼翼地把一只脚踏上第一个台阶。她平常穿着飞奔下楼的高跟鞋，这时踩在脚上似乎摇摇欲坠。

“你的客人来了。”母亲说。

你的客人。换作别的场合，海伦娜可能会被母亲强调的语气惹恼，那似乎表示她没把这个卑微的外国士兵当成家里的宾客。但此时此刻，她只想亲吻母亲，只因母亲并未给她制造更多麻烦。至少母亲在她尚未来到门口时，先去迎接了他。

海伦娜望向比阿特丽丝。女管家比阿特丽丝对海伦娜微笑，但眼神里和母亲一样，有种忧郁的色调。海伦娜把视线移向他。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她似乎感觉到他双眼的热度，以至于双颊随之发烫。她只得把视线往下移，看着他刮得干净清爽的古铜色颈部、绣有双S标志的领子和绿色制服。那件制服在火车上曾经那么皱，如今却熨得平平整整。他手中拿着一束玫瑰。她知道比阿特丽丝已说过要帮他把玫瑰拿去插在花瓶里，但他只是道谢，请她稍等一会儿，好让海伦娜先看那束玫瑰。

她又踏下一级台阶，一只手轻轻搭着栏杆。这时她的心情稍微轻松了些，便抬起头，将楼下三人全都看进眼里。蓦然之间，她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感受到，这是她一生中最美丽的时刻，她知道他们眼中看见的是什么，也知道他们心中各自的感受。

母亲眼中看见的是自己，步下楼梯的是她逝去的青春年华和梦想；比阿特丽丝眼中看见的是她视如己出、从小拉扯大的小女孩；他眼中看见的是他深爱的女子，他是那么爱她，以至于他的北欧式害羞和规矩礼仪都无法隐藏他的爱意。

“你好漂亮啊。”比阿特丽丝高声赞叹。海伦娜对比阿特丽丝眨了

眨眼，走下最后一阶楼梯。

“外面一片漆黑，你还是找到路了？”她对乌利亚微笑道。

“对啊。”乌利亚的回答清澈响亮，在挑高的瓷砖门廊里回响，如同在教堂一般。

母亲用她那尖锐又有点刺耳的声音说话，比阿特丽丝在餐厅里进进出出，飘来飘去犹如一缕友善的幽魂。海伦娜无法将视线从母亲脖子上戴着的那条钻石项链上移开，那是母亲最珍贵的首饰，只在特殊场合戴上。

母亲破例让通往院子的门微微开着。今晚云层颇低，看来敌军也许不会进行轰炸。风从那扇微开的门吹入，使得蜡烛的火焰闪烁不定，影子在蓝恩家族表情严肃的男女肖像上舞动。母亲煞费苦心地向乌利亚一一介绍肖像中的人物，包括姓名、辉煌的履历以及他们配偶的家族。海伦娜见乌利亚聆听时，似乎还露出一丝冷笑，但屋内甚是昏暗，难以看清。母亲解释说，他们觉得有责任在战时节省电力。当然，母亲绝口不提目前家里的经济状况，以及比阿特丽丝是家里原本四个仆人中唯一留下来的。

乌利亚放下叉子，清清喉咙。母亲把叉子放在长餐桌边。乌利亚和海伦娜两个年轻人相向而坐，海伦娜的母亲坐在另一侧。

“蓝恩夫人，晚餐非常好吃。”

这是简单的一餐，没有简单到让客人受辱，也没豪华到让乌利亚认为自己是贵宾。

“全都是比阿特丽丝亲手做的，”海伦娜亲切地说，“她做的煎小牛肉是全奥地利最好吃的。你以前吃过煎小牛肉吗？”

“我记得只吃过一次，可是跟今天晚上的无法相比。”

“那应该是炸猪排，”母亲说，“你吃的可能是猪肉做的。我们家里

只吃小牛肉，物资匮乏的时候吃火鸡肉。”

“我不记得吃过肉，”乌利亚微笑说，“我吃到的大部分都是蛋和面包屑。”

海伦娜轻声大笑，被母亲迅速地瞪了一眼。

餐桌上的对话有好几次冷场，但是在一段长长的沉默之后，乌利亚会再开话题，不然海伦娜和她母亲也会另找话说。海伦娜在邀请乌利亚来家里吃晚餐之前，便已决定不要被母亲的想法干扰。乌利亚表现得十分礼貌，但毕竟是单纯的农家子弟，缺乏上流社会的成长环境所培养出的高雅教养和举止。然而海伦娜一点也不需要担心，乌利亚的言谈之间充满无拘无束、老练世故的风度，让她大感惊奇。

“战争结束以后，你应该打算去工作吧？”母亲问道，把最后一点马铃薯放入口中。

乌利亚点了点头，耐心地等待她把那口马铃薯咀嚼完吞下肚，问出下一道必答题。

“可以请问你打算从事什么工作吗？”

“至少可以当邮差，战争爆发之前邮局承诺会雇用我。”

“送信？你们国家的人不是都相隔很远吗？”

“也没有那么远，我们在可以住的地方住下来，有的人沿着峡湾居住，有的人住在山谷或其他可以避开强风的地方。当然还有一些小镇和大城市。”

“这样啊，真是有意思。那么你富有吗？”

“妈妈！”海伦娜难以置信地瞪视母亲。

“怎么了，亲爱的？”母亲用餐巾轻轻擦了擦嘴唇，然后对比阿特丽丝挥手，示意她收走盘子。

“你好像在审问犯人一样。”海伦娜的深色眉毛在额头上形成两个“V”字皱纹。

乌利亚举起酒杯，回以微笑：“蓝恩夫人，我了解您的心情，她是您的独生女，您有权这样问，甚至可以说您有权利规定她应该找什么样的男人。”

母亲的薄唇噘了起来，举杯打算饮酒，酒杯却停在半空中。

“我不富有，”乌利亚说，“但我愿意努力工作。我的脑子不错，足以喂饱我自己、海伦娜和将来的家庭成员。蓝恩夫人，我承诺会好好照顾海伦娜。”

海伦娜有股想傻笑的强烈冲动，同时又感觉到一股异样的兴奋。

“哦，我的老天！”母亲高声呼喊，放下酒杯，“年轻人，你未免有点太过分了吧。”

“对，”乌利亚豪饮一口，凝视酒杯，“而且蓝恩夫人，我得说这真是好酒。”

海伦娜朝乌利亚踢了一脚，但那张橡木餐桌甚是宽阔，她踢不到乌利亚。

“这是个奇怪的年代，这种好酒很少见了。”乌利亚放下酒杯，但仍凝视着杯子。他脸上那抹海伦娜自认为看见的冷笑消失了。“蓝恩夫人，我曾这样的夜晚跟战友一起坐下来谈心，聊未来我们想做哪些事，未来的新挪威会是什么样子，未来我们想完成哪些梦想。有些梦很大，有些梦很小。几小时后，这些战友全都死在战场上，毫无未来可言。”

乌利亚抬起双眼，直视蓝恩夫人的眼睛。

“我动作快，是因为我找到了一个我喜欢的女人，而且她也喜欢我。战火正到处肆虐，我可以跟您说的未来计划就跟无稽之谈没有两

样。蓝恩夫人，我只能把握现在，好好活着，也许你们也都一样。”

海伦娜迅速瞥了母亲一眼，只见她大为震惊。

“我今天收到挪威警署寄来的一封信，我必须前往奥斯陆辛桑学校的战地医院报到，接受检查。三天后我就得出发，而且我打算带您女儿一起走。”

海伦娜屏住气息。墙上时钟的沉重嘀嗒声轰炸着餐厅。母亲爬满皱纹的颈部肌肤底下，肌肉不断收缩又放松，使得那条钻石项链不停闪烁。通往院子的门口突然吹来一阵强风，把烛火吹得平躺下来，影子在晦暗的家具间跳跃。

只有厨房门口比阿特丽丝的影子似乎完全静止。

“苹果派，”母亲说，对比阿特丽丝挥了挥手，“维也纳的经典甜品。”

“我只能说我非常期待这道甜品。”乌利亚说。

“没错，你应该期待，”母亲说，挤出一抹冷笑，“是用我们院子里的苹果做的。”

32

二〇〇〇年二月二十八日。约翰内斯堡。

希布洛区警局位于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看起来像一座要塞，外墙顶端设有尖刺铁丝网，窗前设有钢丝网，窗户非常小，更像是射击槽而不是窗户。

“光是这片警区，昨天晚上就有两个黑人被杀，”以塞亚·伯恩警监说，引领哈利走在迷宫般的走廊上，墙上的白漆剥落，地毯磨损不堪，“你有没有看见卡尔登饭店？已经关闭了。白人很久以前就搬到了郊区，现在只剩我们黑人自相残杀。”

以塞亚拉高裤腰。他是黑人，个子很高，膝盖外翻，体形用“过重”都不足以形容，身上那件白色尼龙衬衫的腋下可见深色汗渍。

“安德烈亚斯·霍赫纳被关在我们称为‘罪恶之城’的郊区监狱里，”以塞亚说，“今天我们把他带来这里接受讯问。”

“除了我之外，他还会接受别人的讯问吗？”哈利问。

“到了。”以塞亚打开一扇门。两名男子走进房间，双臂交叠在胸前站立，凝视着一片褐色玻璃。

“单向玻璃镜，”以塞亚低声说，“他看不见我们。”

玻璃镜前方的两名男子对以塞亚和哈利点点头，移到旁边。

四人眼前是一个灯光昏暗的小房间，有一把椅子和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有一个插满烟蒂的烟灰缸和一个话筒架。坐在椅子上的男子有一双深色眼眸，浓密的胡须垂到嘴角。哈利立刻认出那男子就是赖特那些模糊照片中的人。

“是那个挪威人？”其中一名男子低声说，头朝哈利的方向侧了侧。以塞亚点头表示没错。

“好吧，”男子说，转头望向哈利，却也不让桌前的男子脱离视线，“挪威人，他是你的了。你有二十分钟。”

“传真上说……”

“去他的传真，你知道有多少国家想讯问或引渡这个家伙吗？”

“呃，不知道。”

“你能跟他说上几句话就应该谢天谢地了。”男子说。

“他为什么同意跟我说话？”

“我们怎么知道？你自己问他。”

哈利一踏进狭小憋闷的讯问室，便试着把更多空气吸进腹部。只见墙上的红色锈斑往下爬，形成一条条格子状的纹路。墙上挂着一个时钟，显示时间是十点半。哈利心知这两个警察一定正瞪大眼睛盯着他，一定就是他们的目光盯得自己手心冒汗。椅子上的男子佝偻坐着，双眼微闭。

“安德烈亚斯·霍赫纳？”

“安德烈亚斯·霍赫纳？”椅子上的男子低声复述，抬起双眼，脸上表情像是看见了某个想用鞋跟踩烂的东西，“不是，他在你家干你妈。”

哈利慎重地坐下，仿佛听见黑色玻璃镜另一端传来哄笑声。

“我是挪威警署的哈利·霍勒，”他柔声说，“你答应跟我们谈一谈的。”

“挪威？”霍赫纳说，语带怀疑。他倾身向前，检视哈利举起的证件，然后怯懦地笑了笑。

“抱歉，哈利，他们没跟我说今天轮到挪威。我一直在等你。”

“你的律师呢？”哈利把公文包放在桌上打开，拿出一张问题清单和一本记事簿。

“管他呢。我不信任那个家伙。这话筒开着吗？”

“我不知道，有关系吗？”

“我不想让黑鬼听见。我只想跟你，跟挪威谈个条件。”

哈利从问题清单上抬起双眼。霍赫纳头上墙壁的时钟嘀嗒走着，已经过了三分钟。直觉告诉哈利，他无法充分利用这二十分钟。

“什么样的条件？”

“话筒开着吗？”霍赫纳低声问。

“什么样的条件？”

霍赫纳的眼珠滴溜溜地转，然后俯身在桌上，快速地轻声说道：“他们硬是栽赃我犯下的那些罪名，这在南非是会被处死的。你明白我说的吗？”

“也许吧，然后呢？”

“只要你保证挪威政府能向黑鬼政府要求缓刑，我就告诉你奥斯拉那个人的事。因为我帮了你们，对吧？你们的首相来过南非，对不对？他跟曼德拉拥抱过。现在执政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头头喜欢挪威。你们支持他们。当黑鬼共产党员希望我们被抵制的时候，你们就抵制我们。他们会听你们的话，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帮助这里的警察，跟他们谈条件？”

“去他妈的！”霍赫纳的拳头重重打在桌上，震得烟灰缸跳了起来，烟蒂如雨点般落下，“你什么都不懂，死猪猡！他们认为我杀了黑人小孩。”

霍赫纳伸手握住桌边，双眼圆睁，怒瞪哈利。接着他的脸仿佛足球被戳了个洞，泄气地垮了下来，并把脸埋在双手中。

“他们都想看我被吊死，不是吗！”霍赫纳悲苦地啜泣着。

哈利仔细观察霍赫纳，纳闷这两个警察在他来之前，不让霍赫纳睡觉、连续讯问他多久了。哈利深深吸了口气，俯身在桌子上，一只手抓住话筒，另一只手拔掉电线。

“成交，霍赫纳。我们只剩十秒钟。谁是乌利亚？”

霍赫纳从指缝间看着哈利：“什么？”

“快点，霍赫纳，他们随时会进来！”

“他是……他是个老人，肯定超过七十岁，我只在交货的时候见过他一次。”

“长什么样子？”

“很老，我刚刚说了。”

“他的长相！”

“穿外套，戴帽子。那天是三更半夜，集装箱港口又很暗。我想应该是蓝色眼睛，中等身高……嗯嗯。”

“你们说了些什么？快点！”

“说了些有的没的。起先我们说英语，后来他知道我能说德语就跟我讲德语。我跟他说我爸妈是从阿尔萨斯来的，他就说他去过阿尔萨斯一个叫森汉姆的地方。”

“他想干吗？”

“不知道，可是他是个外行人。他说了很多话。他拿到枪的时候，说他已经五十多年没摸过枪了。他说他恨……”

讯问室的门被推开。

“恨什么？”哈利大吼。

此时，哈利感觉锁骨被一只手紧紧掐住，跟着便听见一个嘶哑的声音从耳畔传来：“妈的，你在干吗？”

哈利背部朝后被拖出讯问室，双眼仍直视霍赫纳的眼睛。霍赫纳的眼神变得呆滞，喉结上下移动。哈利看见霍赫纳的嘴唇动了动，却没听见他说什么。

接着，门在哈利眼前关上。

以塞亚载哈利前往机场，途中哈利不断按摩颈部。车开了二十分

钟，以塞亚才开口说话：“这件案子我们办了六年，那张军火走私名单涉及二十个国家，我们一直担心今天发生的这种事，有人会利用外交协助来跟他换取情报。”

哈利耸耸肩：“那又怎样？你们逮到他了，以塞亚，你已经尽到责任了，剩下的就是领取勋章而已。任何人代表政府跟霍赫纳谈条件，跟你都没关系。”

“哈利，你是个警察，你知道眼睁睁看着罪犯被释放是什么滋味。这种人杀人不眨眼，你知道这种人一出去就会干老本行。”

哈利并不答话。

“你知道的，对不对？很好，因为事情是这样的，看起来你已经从霍赫纳那里得到你要的情报了，这表示要不要遵守诺言是你的事。你大可置之不理，是不是？”

“以塞亚，我只是做好分内工作而已。日后霍赫纳可以替我们当证人，抱歉。”

以塞亚朝方向盘捶了一拳，力道猛烈，让哈利跳了起来。

“告诉你好了，哈利，一九九四年选举前，南非依然由少数白人统治，那时霍赫纳在校园外的水塔上射杀了两个十一岁黑人小女孩，地点是在一个叫亚历山德拉的黑人小镇。我们认为幕后指使者来自主张种族隔离的非洲人保守党。那所学校有三个白人学生，引发过一些争议。霍赫纳用的是新加坡子弹，跟他们在波斯尼亚用的子弹一样。这种子弹在飞行一百米后会炸开，钻过任何阻挡在前方的物体，就好像钻头一样。那两个小女孩颈部中弹。救护车跟平常一样过了一小时才到，但这次却救不回两条人命。”

哈利默不作声。

“如果你认为我们想复仇，哈利，那你就错了。我们明白一个社会无法建立在仇恨之上。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个多数黑人政府要设立

委员会，揭发种族隔离时期发生的攻击和骚扰事件。这跟复仇无关，跟认错和原谅有关。有很多创伤愈合了，整个社会也因此受益。与此同时，我们打击犯罪的成绩却每况愈下，尤其是在约翰内斯堡，一切都失去了控制。南非是个年轻、脆弱的国家，如果我们想进步，就必须明确宣示法律和法规是有意义的，而且罪犯会把混乱当作掩护。大家都还记得一九九四年的这件枪击案，每个人都在看报纸关注这件案子，这就是它比你或我的个人目的都更重要的原因。”

以塞亚握紧拳头，又在方向盘上捶了一拳：“这不仅是审判一个人的生死，更是把对正义的信任还给大众。有时候，为了让人重获信任，死刑是必要的。”

哈利轻拍烟盒，把一根烟拍了出来，稍微打开车窗，望着千篇一律的景色中突出的黄色矿渣堆。

“你说呢，哈利？”

“以塞亚，你得开快点，不然我会赶不上飞机。”

以塞亚又重重捶了方向盘一拳，哈利不得不惊讶于那方向盘仍安然无恙。

33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维也纳，兰兹动物园。

海伦娜独自坐在安德烈·布洛海德的黑色奔驰轿车后座。车子微微颠簸，穿过大道两旁高高矗立的成排七叶树，驶向兰兹动物园的马厩。

海伦娜望着窗外的青草地。车子驶过铺着干燥碎石的大道，在后方扬起一阵阵沙尘。车窗虽然开着，车内却仍热得令人难以忍受。

车子经过时，山毛榉树荫旁正在吃草的一群马抬起头来。

海伦娜喜爱兰兹动物园。战争爆发前，她常在周日去维也纳森林跟父母、阿姨、叔伯们野餐，或跟朋友骑马。

今天清晨，医院护士长传话给海伦娜，说安德烈·布洛海德想跟她谈一谈。于是她做好心理准备，面对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护士长说安德烈会在午餐前派车来接她。自从她收到医院推荐信和旅行许可之后，整个人心花怒放，因此她心里想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感谢克里斯多夫的父亲安德烈和管理委员会对她的帮助。她想到的第二件事，是安德烈找她，肯定不是要听她道谢。

冷静下来，海伦娜，她对自己说。他们已经无法阻止我们了。明天一大早我们就要走了。

前天她把一些衣服和珍视的物品收到行李箱中，最后放进箱子的是她床铺上方墙壁挂着的十字架。父亲送她的八音盒仍摆在梳妆台上。她曾深信这些东西她绝对无法轻易割舍，奇怪的是，如今这些东西竟已对她没有太大意义。比阿特丽丝帮她整理行李，两人一面听着母亲在楼下踱步，一面聊起往事。这将会是个尴尬而困难的离别。现在她只盼望夜晚快点降临。乌利亚说离开前如果不看看维也纳，未免太可惜了，因此晚上邀她外出共进晚餐。至于要去哪里吃晚餐，她并不知道。乌利亚只是神秘地眨了眨眼，并问她能不能借到林务官的车。

“蓝恩小姐，我们到了。”司机说，指了指大道尽头的喷泉。只见一个镀金丘比特一只脚站在泉水上方的石球顶端，后方矗立着一栋由灰石砌成的大宅。大宅主屋两侧是又长又矮的红色木屋，红色木屋连接着一栋朴素的石屋，如此便围出了中庭。

司机把车停下，下车替海伦娜开门。

安德烈站在大宅前梯之上，这时正朝他们走来，脚下那双马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安德烈大约五十五岁，脚步却比年轻人轻盈许多。他的红色羊毛夹克并未扣上扣子，露出上半身的结实线条，下半身的马裤紧紧包裹着肌肉发达的大腿。老布洛海德和儿子之间很难找到相

似之处。

“海伦娜！”安德烈的声音精准地发出热诚而亲切的声调——一个力量强大的男子确实可以做到在这种场合展现出自己的热诚与亲切。海伦娜已有许久不见安德烈，他看起来还是跟过去一样。海伦娜心想，根根竖起的白发、雄伟高挺的鼻子、鼻子两旁的一双蓝色眼睛正看着她。心形嘴唇暗示这个男人有柔软的一面，但这一点仍有待证明。

“你母亲最近好吗？希望我在工作时间把你找来不会太鲁莽。”安德烈说，跟海伦娜短暂且冷淡地握了握手。不等她回答，安德烈便继续往下说。

“我得跟你说几句话，而且我觉得没办法再等。”安德烈朝大宅走去，“你以前应该来过这里吧？”

“没有。”海伦娜说，脸上挂着微笑，仔细瞧着安德烈。

“没有？我以为克里斯多夫带你来过，你们以前非常要好。”

“您一定是记错了，布洛海德先生。克里斯多夫跟我很熟，可是……”

“真的？这样我得带你到处看看才对。我们去马厩那边。”

安德烈伸出一只手，紧紧扶着海伦娜的背，带领她朝木屋的方向走去。两人踏上碎石路，脚下发出咯吱声响。

“海伦娜，你父亲的事真是太令人伤心了，我真的觉得很遗憾，很希望能为你和你母亲做些什么。”

去年冬天你本可以跟从前一样邀请我们去参加圣诞宴会，海伦娜心中暗想，但嘴上什么也没说。若安德烈邀请了她们，当时海伦娜就不必忍受母亲要去参加宴会的吵闹了。

“亚尼克！”安德烈对一个站在阳光下擦亮马鞍的黑发男孩大

喊，“去牵威尼斯亚过来。”

男孩跑进马厩，安德烈站在原地，手中鞭子轻轻拍打膝盖，马靴鞋跟轻轻摇晃。海伦娜瞥了一眼手表。

“布洛海德先生，我可能不能待太久，我还在值班……”

“那当然，我明白，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马厩内传来凶猛的嘶叫声和马蹄踏上木板的噤噤声。

“你父亲以前跟我一起做过很多生意，当然那是在他破产之前的事了。”

“我知道。”

“对，你可能也知道他欠了很多债，这也是事情最后会演变成那样的间接原因。我是说他跟那些放高利贷的犹太人之间不幸的……”安德烈搜寻着合适的词，“密切关系，当然对他而言伤害很大。”

“你是说约瑟夫·伯恩斯坦？”

“我不记得那些人的名字了。”

“你应该记得的，他参加过你的圣诞宴会。”

“约瑟夫·伯恩斯坦？”安德烈微微一笑，但眼神里毫无笑意，“那一定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一九三八年圣诞节，战争爆发之前。”

安德烈点了点头，朝马厩门口不耐烦地望了一眼。

“海伦娜，你的记性很好。克里斯多夫需要一个好头脑，我的意思是说他的头脑有时候会不太清楚。抛开这个不谈的话，他是个好男孩，你以后就会知道了。”

海伦娜感觉心脏开始猛烈跳动。是不是哪个环节出错了？安德烈对她说话的口吻仿佛她是她未过门的儿媳。但她并不怎么吃惊，只因她心头燃起的熊熊怒火盖过了惊骇的感觉。她再度开口，虽然心里想用友善的语气说话，但怒火勒住她的咽喉，令她发出的声音僵硬而且铿锵刺耳：“布洛海德先生，我希望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误会。”

安德烈肯定听出了海伦娜声音的变化，但无论他是否听出来，接下来他的口气已经没有之前迎接海伦娜时那般亲切了：“既然如此，我们就来澄清误会。请你看看这个。”

安德烈从红色夹克的内袋抽出一张纸，摊开整平，递给海伦娜。

担保书，那张纸的开头如此写道，看来是一张合约。海伦娜的眼睛快速扫过密密麻麻的文字，其中大部分内容她都看不懂，只知道文中提到维也纳森林里的房子，纸张末尾有她父亲和安德烈两人的签名。她疑惑地看着安德烈：“这看起来是一份担保书。”

“是担保书，没错，”安德烈承认说，“那时候你父亲认为犹太人的贷款将会被收回，连带使得他的贷款也被收回，于是就来找我，问我能不能为他在德国的一大笔再融资贷款做担保。很遗憾，我一心软就答应他了。你父亲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为了表示请我作保并非纯粹要我做善事，他坚持要用你和你母亲现在住的那栋避暑别墅作为担保品。”

“为什么是当成你作保的担保品，而不是贷款的担保品？”

安德烈颇为吃惊：“问得好。答案是那栋房子的价值不足以作为你父亲那笔贷款的担保品。”

“但光是安德烈·布洛海德签名作保就够了吗？”

安德烈微微一笑，用手抚摸自己粗壮的颈部。他的颈部在炎热天气下已泛着一层亮晶晶的汗水。“我在维也纳还算拥有一些零星的资产。”

这句话说得相当含蓄。众所周知，安德烈拥有奥地利两大工业公司的大笔股权。德奥合并之后——德奥合并是希特勒一九三八年的“工作”，这两家公司就从生产玩具和机械转而替轴心国生产武器，安德烈也因此成为巨富。如今，海伦娜知道安德烈拥有她居住的房子，顿时她的胃里似乎长了个肿块，越来越沉重。

“别担心，亲爱的海伦娜，”安德烈高声说，口气突然又亲切起来，“你要知道，我没打算把那房子从你母亲手中收回来。”

但海伦娜胃里的肿块越胀越大。安德烈可以再加一句：“我也没打算把那房子从我未来的儿媳手中收回来。”

“威尼希亚！”安德烈大喊。

海伦娜转头朝马厩门口望去，只见马童从阴影中牵着一匹亮灼灼的白马走了出来。尽管海伦娜的脑子里正有无数念头如风暴般卷起，但眼前这匹白马仍令她暂时忘却一切。这是她这辈子见过的最漂亮的一匹马，她觉得眼前站立的似乎是一只超自然生物。

“这是一匹利皮扎马，”安德烈说，“世界上训练最精良的马种。一五六二年由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从西班牙引进。你跟你母亲一定在城里的西班牙马术学校表演中看过利皮扎马的表演吧？”

“对，我们看过。”

“就像在看芭蕾舞一样，对不对？”

海伦娜点了点头，无法把视线从威尼希亚身上移开。

“它们在兰兹动物园里过暑假，会一直住到八月底。可惜除了西班牙马术学校的骑师，其他人们都不准骑。未经训练的人骑了它们，会灌输它们坏习惯，使多年来一丝不苟的花式骑术训练付诸流水。”

威尼希亚背上已套上鞍座。安德烈抓住缰绳，马童站到一旁。威尼希亚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有些人认为教马跳舞是一件残忍的事，他们说动物被逼着去做违反天性的事是痛苦的。说这种话的人没见过这些马的训练过程，但我见过，而我相信这些马很喜欢训练。你知道为什么吗？”

安德烈抚摸威尼希亚的口鼻。

“因为那是自然的规则。上帝用他的智慧安排低等生物在为高等生物服务并听从其命令时最为快乐，只要看看小孩和大人、女人和男人就知道了。即使是在那些所谓的民主国家，弱者同样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较强壮、较聪明的精英阶层。世界的法则就是这样。由于我们都是上帝的创造，因此较优秀的生物有责任确保较低等的生物服从命令。”

“好让他们快乐？”

“一点也没错，海伦娜。你懂得很多……而且你还这么年轻。”

海伦娜听不出安德烈这句话重点在哪里。

“知道自己的位置是很重要的，不论是高还是低。如果你抗拒，长期下来就会变得不快乐。”

安德烈拍了拍马颈，凝视威尼希亚的褐色大眼。

“你不是会抗拒的那种人吧？”

海伦娜知道这个问题是针对自己的，便闭上眼睛深呼吸，试着让自己冷静下来。她发觉自己现在说什么或不说什么，都会对她下半辈子产生重大影响，如果她被一时的怒气左右，后果不是她可以承担的。

“你是吗？”

突然间，威尼希亚发出嘶鸣，把头甩到一侧，使得安德烈脚下一滑，失去重心，只能紧紧抓住马颈下方的缰绳。马童赶紧奔来，想扶安德烈一把，但尚未奔至，安德烈便已挣扎着站稳脚步。他满脸通

红，一身大汗，愤怒地挥了挥手要马童离开。海伦娜无法遏止地露出微笑，也不知是否被安德烈瞧见，无论如何，安德烈朝着威尼希亚扬起马鞭，却又在一瞬间恢复理性，放下马鞭。他的心形嘴唇说了几个无声的字，让海伦娜看了更觉好笑。接着安德烈走到海伦娜面前，再次将手轻轻地、傲慢地扶上她的后腰。“我们也看够了。海伦娜，你还有重要的工作要回去忙，我陪你走过去搭车。”

两人在大宅阶梯旁停下脚步。司机坐上车，把车开来。

“我希望我们很快会再见面，海伦娜，而且我们应该很快就会再见面。”安德烈说，牵起海伦娜的手，“顺带一提，我太太请我向你母亲问好，她还说最近要找一个周末邀请你来玩，我忘记她说什么时候了，不过她一定会跟你联络。”

海伦娜等司机下车替她开门，才说：“布洛海德先生，你知道那匹花式骑术马为什么要摔你一跤吗？”

海伦娜在安德烈眼中看见他的体温再度蹿升。

“因为你直视它的眼睛，布洛海德先生。马会把目光接触视为挑衅，就好像它在马群中的地位没有受到尊重。如果它无法避免目光接触，就会用另一个方式来响应，例如反抗。在花式骑术训练中，无论物种有多优秀，如果你不表示尊重，训练绝对不会有进展。每个驯兽师都懂得这个道理。在阿根廷山区，如果有人硬是要骑上一匹野马，那匹野马会从附近的断崖跳下去。再见了，布洛海德先生。”

海伦娜坐进奔驰后座，全身颤抖不已，拼命深呼吸。车门在她身后缓缓关上，接着车子便载着她驶上兰兹动物园大道。闭上双眼前，她看见车尾沙尘中安德烈僵立原地的模糊身影。

“先生、小姐，晚安。”

矮小消瘦的餐厅领班深深鞠躬。乌利亚止不住大笑，海伦娜捏了捏他的手臂。从医院出发的路上，他们就一直笑个不停，原因是两人引发了沿途的骚动。原来乌利亚不太会开车，因此在驶往大街的路上，海伦娜嘱咐他，每次在狭窄道路上会车，一定要把车停下来。结果乌利亚只是狂按喇叭，使得对面的来车不是开到路边，就是立刻停下。所幸维也纳路上已没那么多车，他们才得以在七点半之前平安抵达怀伯加萨街。

领班看了一眼乌利亚的制服，立刻眉头深锁地查看订位簿。海伦娜越过乌利亚肩头望去，只见黄色拱形天花板上挂着一盏盏水晶吊灯，天花板由白色科林斯式柱子支撑，吊灯下的谈笑声被管弦乐声淹没。

这就是“三个骑兵”餐厅，海伦娜心想，十分欣喜。仿佛门外的那三个台阶神奇地将他们从战火蹂躏的城市，带到了一个不把炸弹和苦难当回事的世界。这里是维也纳的富人、风雅人士和自由思想家的聚集之地，想必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和阿诺德·勋伯格曾是这里的常客。这里弥漫的思想过于自由，因此她父亲从没想过要带家人来这里用餐。

领班清了清喉咙。海伦娜这才想到，那领班也许对乌利亚的副下士军阶不甚满意，又或者对订位簿里的外国名字感到奇怪。

“你们的桌子已经准备好了，这边请。”领班勉强露出微笑，顺手拿了两份菜单，为他们带位。餐厅里高朋满座。

“这一桌。”

乌利亚对海伦娜露出失望的微笑。领班带他们来的这张桌子在通往厨房的弹簧门旁，而且桌上没摆餐具。

“稍后服务生会来为你们服务。”领班说，随即消失无踪。

海伦娜环顾四周，然后咯咯一笑。“你看，”她说，“那张是我们原本的桌子。”

乌利亚转头去看，果真如此。一名服务生正在收拾管弦乐团前方一张桌子上的双人餐具。

“抱歉，”他说，“我打电话订位的时候在名字后面加了‘少校’一词，我想说你的风采可以掩盖我官阶低的事实。”

她牵起他的手，这时管弦乐团奏起快乐的匈牙利查尔达斯舞曲。

“这一定是为我们演奏的。”他说。

“也许吧。”她垂下双目，“就算不是也没关系。他们奏的是吉卜赛音乐，如果是吉卜赛人弹的就太棒了。你有没有看见吉卜赛人？”

他摇摇头，双眼专注地凝望她的脸庞，仿佛想记住她每个部位、每条细纹、每根头发。

“他们全都不见了，”她说，“犹太人也是。你认为传言是真的吗？”

“什么传言？”

“集中营的传言。”

他耸耸肩：“战争时期总是会有各式各样的传言。要是我的话，被希特勒俘虏，我会觉得很安全。”

管弦乐团奏起另一首曲子，由三人演唱，唱的是奇特语言。有几个客人齐声唱了起来。

“那是什么歌？”乌利亚问。

“《士兵舞》，”海伦娜说，“一首士兵的歌曲，就像你在火车上唱的那首挪威曲子。这些歌曲是用来招募匈牙利年轻男子加入拉科齐领

导的民族解放战争的。你在笑什么？”

“笑你知道的这些奇奇怪怪的事。你听得懂他们在唱什么吗？”

“听得懂一点点。别笑了。”她不禁微笑，“比阿特丽丝是匈牙利人，以前常唱给我听，歌词说的是被人遗忘的英雄和理想。”

“被人遗忘，”他双手紧紧交握，“就像这场战争有一天也会被人遗忘。”

一个服务生悄然来到他们桌边，轻咳一声，以示提醒：“先生、小姐，可以点餐了吗？”

“应该可以，”乌利亚说，“今天有什么推荐菜品？”

“小公鸡。”

“鸡，听起来不错。海伦娜，你能替我们选一瓶好酒吗？”

海伦娜的双眼扫视菜单。“上面为什么没有价格？”她问道。

“因为战争，小姐，价格每天都在波动。”

“小公鸡要多少钱？”

“五十先令。”

海伦娜从眼角余光看见乌利亚脸色发白。

“来两碗蔬菜炖牛肉汤好了，”她说，“我们晚上已经吃过了，而且我听说你们做的匈牙利菜非常好吃。乌利亚，你想不想尝尝看？一天吃两顿晚餐不太健康哦。”

“我……”乌利亚说。

“再来一瓶淡酒。”海伦娜说。

“两碗蔬菜炖牛肉汤和一瓶淡酒？”服务生扬起双眉问道。

“我想你应该听得很清楚了，”海伦娜把菜单交还给服务生，展露耀眼的微笑说，“服务生。”

海伦娜和乌利亚相视而坐，直到服务生消失在厨房弹簧门后，两人才忍不住哧哧地笑了起来。

“你疯了。”乌利亚笑说。

“我？‘三个骑兵’又不是我订的，口袋里没有五十先令还敢订这里！”

乌利亚抽出手帕，俯身在餐桌上。“蓝恩小姐，你知道吗？”他说，越过餐桌替她拭去眼角笑出的眼泪，“我爱你，我真的爱你。”

就在此时，空袭警报响起。

每当海伦娜回想起那个夜晚，她总是问自己到底记得有多清楚。炸弹是否如她记忆中掉落得那么近？他们踏上圣斯蒂芬大教堂的走道时，是不是每个人都转过头来看他们？尽管他们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夜被一层不真实的薄纱所笼罩，但是在寒冷的日子里，她总会情不自禁地用那晚的记忆来温暖自己的心。她会回想那个夏日夜晚的同一个小小片段，这总会令她大笑然后流泪，而她并不明白为什么。

空袭警报响起的一刹那，所有声音同时消失。那一刻，整间餐厅似乎被时间冻结，接着，拱形镀金天花板下响起一声声咒骂。

“狗杂种！”

“靠！才八点。”

乌利亚摇摇头。

“那些英国人一定是疯了，”他说，“天都还没黑呢。”

服务生突然忙乱地穿梭在一张张桌子之间，领班开始对客人无礼呼喝。

“你看，”海伦娜说，“这家餐厅就要变成一片废墟了，他们还一心想在客人跑去避难之前先叫他们结账。”

一个身穿深色西装的男子跳上演奏台。台上的管弦乐团团员正在收拾乐器。

“大家听着！”男子吼道，“已经结账的客人必须立刻前往附近的避难所，避难所就在怀伯加萨街二十号附近的地下室。大家安静，听我说！出去以后右转，走两百米，寻找戴着红色臂章的人员，他们会指示要往哪里走。请保持冷静，轰炸机还要过一阵子才会飞到这里。”

这时第一批炸弹落下的隆隆声响传来。演奏台上的男子又说了些话，但四下响起的说话声和尖叫声淹没了他的声音。男子不得不放弃，在胸前画个十字，跳下演奏台奔向避难所。

众人同时拥向出口，出口处已有一群人惊慌失措地挤在那里。一个女子站在寄存处前高喊：“我的雨伞！”但寄存处服务员早已不知去向。更多隆隆声传来，这次距离更近。海伦娜望向隔壁被遗弃的餐桌上，两杯半满的葡萄酒撞得彼此咔咔作响，整间屋子都被巨大的和声震得颤动不已。几个年轻女子拖着一个长得有如海象、喝得醉醺醺的男子赶往出口，男子的衬衫向上翻了起来，唇边犹有一抹欢乐的微笑。

不到几分钟，整间餐厅人去楼空，被一股毛骨悚然的寂静笼罩着。寄存处传来低低的啜泣声，那女子已不再叫嚷着要找雨伞，只是把额头顶在柜台上。白色桌巾上残留着吃了一半的餐点和打开的酒瓶。乌利亚仍握着海伦娜的手。又是一声轰然巨响，水晶吊灯为之震动。寄存处那个女子突然醒了过来，尖叫着跑了出去。

“我们终于独处了。”乌利亚说。

脚下的地面晃动着，镀金天花板洒落如毛毛雨般的灰泥，在空中

闪闪发亮。乌利亚站起来，伸出手。

“我们的上等桌位空出来了，小姐，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海伦娜挽住他的手臂，站了起来，和他一同往演奏台的方向走去。她依稀听见炸弹落下的呼啸声，随之而来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墙上洒落的灰泥变成了沙尘暴，面向怀伯加萨街的大片窗户被炸碎，碎片向餐厅内喷射。灯光完全熄灭。

乌利亚点亮桌上烛台的蜡烛，为她拉出一把椅子，用拇指和食指拿起一条折叠的餐巾，甩了开来，温柔地放在她的大腿上。

“小公鸡和优质葡萄酒？”他问道，小心翼翼地桌上、餐盘上和她头发上扫去玻璃碎片。

也许是因为外面夜幕低垂，桌上烛光荧荧，金黄色粉尘在空中闪闪发亮；也许是因为被炸开的窗户吹入阵阵凉风，让他们在这个炎热的潘诺尼亚夏夜能够喘一口气；也许只是因为她心脏送出的血液在血管里快速流窜，以至于她想更强烈地体验此时此刻。但她听见了音乐，尽管这是不可能的，整个管弦乐团都已收拾乐器逃命去了。耳中的音乐声是不是她的幻觉？多年以后，就在她即将产下女儿之际，她明白了那音乐声是什么。孩子的父亲在新买的摇篮上方挂了一串风铃和彩色玻璃珠。一天晚上，她用手拂过那串风铃，立刻就认出了那种声音，并且明白它是从何处传来的。原来为他们奏响音乐的是“三个骑兵”的水晶灯。水晶灯随着地面的猛烈震动而不断摇晃，奏出晶莹剔透的乐音，宛如风铃的歌声。乌利亚迈开步伐，进出厨房，端出萨尔茨堡小公鸡，并从酒窖里拿出三瓶奥地利农家自酿的时令酒，同时还在酒窖里发现一个厨师坐在角落拿着一瓶酒仰头痛饮。那厨师见乌利亚取出藏酒，连一根小指头也没抬起来，更别说上前制止了，相反，当乌利亚把他选的酒拿给那厨师看时，那厨师还点点头表示认可。

随后乌利亚把四十多先令放在烛台下，偕同海伦娜踏入柔和的六月夜晚。怀伯加萨街一片死寂，但空气相当混浊，充满黑烟、扬尘和

泥土的气味。

“我们散散步。”乌利亚说。

两人都没说要往哪里走，只是向右转，踏上坎纳路，突然间，漆黑荒凉的圣斯蒂芬大教堂就矗立在他们面前。

“我的天哪。”乌利亚说，只见眼前的宏伟教堂几乎占满整片刚降临不久的夜空。

“圣斯蒂芬大教堂？”他问道。

“对。”海伦娜仰头向上，视线跟随名为“Südturm”的墨绿色教堂塔楼不断上升，直上天际，连接到夜空中浮现的第一群星星。

接下来，海伦娜记得的是他们站在教堂中，周围是来教堂避难的人群的苍白的脸，耳中能听见孩童的哭泣和管风琴的乐声。他们挽着彼此的手臂，朝圣坛走去，又或者这只是她的梦境？这些真的发生过吗？他是不是不曾突然将她拥在怀里，说她属于他？她是不是轻声回答，好，好，好，而教堂的空间是不是攫获了这几个字，将它们抛上拱形屋顶，抛给鸽子和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让她的回答不断回响，直到成真？无论这些是否真的发生过，这几个字比起她在告别安德烈之后说的话都要真实。

“我不能跟你走了。”

她说过这句话，不过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说的？

下午，她告诉母亲说她不住了，但并未说明原因。母亲出言安慰，但她无法忍受母亲那尖锐、自以为是的口气，便把自己锁在卧室里。然后，乌利亚来到家里，敲她的房门。她决定不再去想那么多，决定让自己毫无畏惧地坠落，不做任何想象，只想着无止境的深渊。也许在她开门的那一刻，乌利亚就已看出了这一切。也许当他们站在门廊时，两人就已做了心照不宣的约定，要尽情享受火车出发前这几小时的时间。

“我不能跟你走了。”

安德烈·布洛海德这个名字在她舌尖上有如胆汁，她把它吐了出来，连同这个名字一起给吐了出来的，还有担保书、面临流浪街头威胁的母亲、不想回归正常人生的父亲、举目无亲的比阿特丽丝。对，她说了这些话，不过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她是否在教堂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或者是在他们奔过街道，来到菲哈莫尼路上之后才告诉他的？菲哈莫尼路的人行道上布满碎砖、碎玻璃，黄森森的火舌从老糕饼店窗内探出来，为他们照亮前路。他们奔入空寂无人、一团漆黑的豪华饭店大厅，划亮一根火柴，从墙上随意拿下一副钥匙，冲上楼梯。楼梯铺着厚实的地毯，他们脚下没有发出一丝声响，如同幽魂般掠过走廊，找寻三四二号房。接着，他们在彼此怀中，扯去对方身上的衣服，仿佛全身着了火一般。他滚烫的气息如火般烧灼她的肌肤，她在他身上抓出一道道血痕，再用她的唇吻上那一道道血痕。她不断重复那句话，仿佛咒语一般：“我不能跟你走了。”

空袭警报再度响起，表示此次轰炸告一段落。他们躺在染红的纠结的被单中，她只是不断啜泣。

之后的一切都融合成一个大旋涡，旋涡里有肉体和美梦。何时是做爱，何时又是做梦，她已无法分辨。她在午夜雨声中醒来，直觉告诉她，他不在身边。她走到窗边，凝视下方被雨水洗去灰烬和尘泥的街道。汇集的雨水从人行道边缘流过，一把开着的无主雨伞顺着雨水往多瑙河漂去。她躺回床上，再醒来时，已是天明，街道已干。他躺在她身旁，屏住气息。她看了看床头桌上的时钟，距离火车出发还有两小时。她抚摸他的额头。

“你为什么没有呼吸？”她轻声问道。

“我才刚起来。你也没有呼吸。”

她蜷伏在他怀中。他一丝不挂，但全身炽热如火，汗如雨下。

“那我们一定是死了。”

“对。”他说。

“你去了别的地方。”

“对。”

她感觉到他在颤抖。

“可是现在你回来了。”

第四部 炼狱

百分之四十的篱雀可以存活，她心想，我会熬过这个冬季。

她的手指在雪地中摸索，找寻可以握住的东西。第二次重击打中她的后脑。

35

二〇〇〇年二月二十九日。碧悠维卡区，集装箱港口。

哈利把车停在工人小屋旁，小屋位于山丘顶部，他在碧悠维卡区平坦的码头区只找到这一座山丘。天气突然暖和起来，积雪开始融化。白雪闪闪发亮，是美好的一天。他走在如乐高积木般堆放的集装箱之间，头顶的艳阳在柏油路上投下锯齿状的影子。集装箱上的文字和符号说明它们来自遥远的地方，如中国台湾、布宜诺斯艾利斯、开普敦。哈利站在码头边，闭上眼睛，吸进海水、被阳光晒暖的沥青和柴油混合的气味，放任想象力驰骋。他睁开双眼，一艘丹麦渡轮悄然进入他的视线。那艘渡轮看起来像一台冰箱，一台运送同一群人来回、提供休闲运输服务的冰箱。

他知道要从霍赫纳和乌利亚的会面中找出线索已然太迟，他甚至连他们是不是在这个集装箱港口会面都不确定，菲力斯塔区的集装箱港口也同样有可能是会面地点。然而他依然希望这个会面地点能告诉他一些信息或者刺激他的想象力。

他朝码头边突出的轮胎踢了一脚。也许今年夏天他该买一艘船，载爸爸和妹妹出海游玩。爸爸得出门走走。自从八年前妈妈去世，曾经喜好交际的老爸就变得独来独往。妹妹虽不太能自食其力，却常能令人忘记她患有唐氏综合征。

一只鸟欢快地在集装箱间飞行俯冲。蓝山雀的飞行时速可达二十八公里。这是爱伦告诉他的。绿头鸭的飞行时速可达六十二公里。两者都是飞行能手。不，妹妹没有问题，他更担心的是爸爸。

哈利努力集中精神。他已将霍赫纳说的话原原本本写进报告，这时他极力回想霍赫纳的面容，想知道他没说出出口的究竟是什么。乌利亚长什么样子？霍赫纳没能做出太多描述，但是要形容一个人的长相，通常会从最显著、最突出的特征说起。而霍赫纳说的第一点就是乌利亚有一双蓝色的眼睛。除非霍赫纳认为蓝眼珠很罕见，否则这个描述意味着乌利亚没有显而易见的残疾，无论是行走还是语言障碍等。乌利亚会说德语和英语，而且去过德国一个叫森汉姆的地方。哈利的目光跟随那艘丹麦渡轮移动，渡轮正驶往德勒巴克市。乌利亚游历甚广。乌利亚有没有出过海？哈利思忖。他查过地图集，连德国出版的地图集都查过了，但到处都找不到一个叫森汉姆的地方。这个地名有可能是霍赫纳瞎掰的，也许并不重要。

霍赫纳说乌利亚怀有恨意。所以也许哈利的猜测是正确的——他们在寻找的这个人具备个人动机。但这个人恨的是什么？

太阳沉落在候福德亚岛后方，奥斯陆峡湾吹来的微风立刻冷冽起来。哈利将外套裹得紧了些，往车子的方向走回去。那五十万克朗呢？乌利亚是从幕后指使的大人物手里拿到这笔钱的，还是他独挑大梁，自己出钱？

哈利拿出手机，一部诺基亚手机，轻薄小巧，刚买来两星期。他抗拒用手机已有好长一段时间，最后是爱伦说服他买了一部。他输入爱伦的号码。“嘿，爱伦，我是哈利，你现在一个人吗？好。我要你集中精神。对，是小游戏，准备好了吗？”

过去他们经常玩这种小游戏。“小游戏”一开始，哈利会给出许多口头提示，没有背景介绍，也没有线索指向他讲的内容，只有短句——最多五个词，没有固定顺序。他们花了许多时间才想出这个游戏。最重要的规则是至少要有五个短句，但不能超过十个。哈利之所以有这个游戏的灵感，是因为有一次他跟爱伦打赌，赌注是值一次班，

他赌爱伦在看过一组图片之后无法记住顺序。一组图片只能看两分钟，一张图看两秒。哈利输了三之后终于投降。后来爱伦告诉他，她用的方法是不把图片视为图片，而是把每张图联想成一个人或一个动作，然后在图片翻回背面之后编出一个故事。后来哈利把爱伦的联想技巧用在工作上，有时效果十分惊人。

“男人，七十岁，”哈利缓缓地说，“挪威人。五十万克朗。充满仇恨。蓝色眼珠。马克林步枪。说德语。身体健康。港口走私枪。希恩市练枪。就这样。”

他坐上车。“什么也没想到？我想也是。好吧。反正试试也好。谢啦。保重。”

车子开到邮局前的环形十字路口时，哈利脑中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便打电话给爱伦：“爱伦？又是我。我忘了一点。你在听吗？超过五十年没拿枪。我再说一次。超过五十……对，我知道超过五个词了。还是什么都没想到？可恶，我错过要转弯的路口了！待会儿见，爱伦。”

哈利把手机放在乘客座上，专心开车。车子刚转出口口，手机就响了起来。

“我是哈利。什么？你怎么会这样想？对，对，别生气，爱伦。有时我就是会忘记你也不知道自己的糨糊是怎么运作的。头脑！我是说你那个又发达又美丽的头脑！对，你一说我就明白了。谢谢你。”

他放下手机，猛然记起自己欠爱伦三个班。如今他已不在犯罪特警队，得找别的方式来偿还了。他思索着有什么其他方式，想了大约三秒。

门打开，哈利往门内看去，和一张爬满皱纹的脸上的蓝色眼珠四目交接。

“我是哈利·霍勒，我是警察，”他说，“今天早上打过电话。”

“对。”

老人的白发梳理整齐，横向盖过他的高额头，身穿一件针织羊毛衫，里面打了条领带。这栋红色双拼公寓位于奥斯陆北区安静富饶的郊区，门口外的信箱上写着“伊凡和辛娜·尤尔”。

“霍勒警监，请进。”老人的声音冷静坚定，他的风度举止使他看起来比一般人印象中的伊凡·尤尔教授要年轻许多。哈利对这位历史学教授做了一番研究，知道他曾参加反抗运动。尤尔教授虽已退休，但仍被公认为挪威最重要的研究德军占领时期历史和国家集会党的专家。

哈利弯腰脱鞋，只见面前墙壁挂着许多小相框，相框里是微微褪色的黑白老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是身穿护士制服的年轻女子，另一张是身穿白色外套的年轻男子。

两人走进客厅，客厅里一只艾尔谷犬停止吠叫，尽职地嗅了嗅哈利的胯部，然后走到尤尔的扶手椅旁趴下。

“我读过一些你在《达沙日报》上写的有关法西斯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文章。”哈利坐下之后说。

“天哪，原来真的有人会看《达沙日报》。”尤尔微笑说。

“你似乎强烈警告我们要注意现在的新纳粹党。”

“不是警告，我只是指出一些相似的历史。历史学家的责任是揭露，不是评价。”尤尔点燃烟斗，“很多人认为对与错是固定、绝对的，但其实并非如此，对错的判断会随时间而改变。历史学家的工作主要是找出历史真相，去看数据说些什么，然后客观冷静地公开。如

果历史学家介入评价人类的蠢事，从后世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工作会变得跟化石一样，成为当时正统观念的遗骸。”一缕蓝烟在空气中冉冉上升。“不过你来找我应该不是为了问这个吧？”

“我们是想问你能不能帮我们找一个男人。”

“你在电话中提过，这个人是谁？”

“现在还不知道，但我们推断他是挪威人，眼睛是蓝色的，七十岁，会说德语。”

“还有呢？”

“就这些。”

尤尔大笑：“呃，可能的人选应该不少吧。”

“对，挪威超过七十岁的男人有十五万八千个，我猜其中大约有十万人的眼睛是蓝色的，而且会说德语。”

尤尔扬起双眉。哈利羞怯地笑了笑：“这是统计处的资料，我查过了，好玩而已。”

“你认为我能帮得上什么忙？”

“我正要。据说这个人有五十多年没拿枪了。我是在想，或者说，我的同事是这样想的，五十多年是超过五十年，但少于六十年。”

“逻辑上是这样。”

“对，她非常……有逻辑。所以说，假设那是五十五年前的事，那么就回到了‘二战’中期，当年这个人大概二十岁，而且会用枪。当时所有拥有私人枪支的挪威人都必须把枪上缴德军，那么这个人会在什么地方？”

哈利伸出三根手指数着：“第一，他可能是反抗军成员。第二，他可能飞到了英国。第三，他可能在东部战线跟德军并肩作战。他的德语说得比英语好，所以……”

“所以你的同事判断他一定是在前线作战，对不对？”尤尔问道。

“对。”

尤尔吸着烟斗。“很多反抗军成员也必须学德语，”他说，“以此来进行渗透、监视等，而且你们忘了瑞典警察中也有挪威人。”

“所以这个推论不成立喽？”

“呃，我只是把我的想法说出来，”尤尔说，“自愿上前线作战的挪威人大约有一万五千人，其中七千人被征召，因此他们可以使用武器。这个人数比逃到英国加入英军的人数高出很多。虽然战争末期反抗军人数更多，但很少有反抗军能够拿到武器。”

尤尔微微一笑：“我们暂时先假设你们的推断是正确的，但是很显然，这些曾上前线作战的人不会在电话簿里把自己的头衔写成前武装党卫队队员，不过我想你应该找到了可以去哪里搜寻，对不对？”

哈利点了点头：“叛国者数据库。这个数据库里的档案根据姓名和法院审判资料归档。这几天我一直在看这个数据库的档案。我原本希望他们很多人都已经去世了，那么剩下的人数我就能应付得来，可是我错了。”

“没错，他们是强悍的老鸟。”尤尔笑着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跟你联络。你对这些士兵的背景比任何人都清楚，我希望你可以帮我了解这种人在想什么，有什么事会让他们发怒。”

“霍勒警监，谢谢你对我这么有信心，但我是个历史学家，我对个人动机知道的不比别人多。你也许知道，我曾经是米洛格反抗军成

员，但这个身份并不会让我了解自愿前往东部战线作战的人的心理。”

“我想你知道很多，尤尔先生。”

“是吗？”

“我想你知道我的意思。我的研究工作做得很彻底。”

尤尔吸着烟斗，看着哈利。在随之而来的静默中，哈利察觉到有人站在客厅门廊，他转过头去，看见一个老妇人。老妇人温柔冷静眼眸正看着他。

“辛娜，我们只是在聊天而已。”尤尔说。

老妇人面露愉悦之色，向哈利点了点头，张口想说些什么，但和尤尔目光相接后便闭上了嘴，又点了点头，静静关门离去。

“所以你已经知道了？”尤尔问。

“对。她是东部战线的护士，对不对？”

“她派驻在列宁格勒，从一九四二年一直到一九四四年三月撤退。”尤尔放下烟斗，“你们为什么要找这个人？”

“坦白说，我们也不知道，但可能有一场暗杀行动正在酝酿中。”

“嗯。”

“所以我们应该锁定什么样的人？古怪的人，仍然效忠纳粹的人，还是罪犯？”

尤尔摇摇头：“大部分的党卫队队员在前线服役之后，回国融入了社会。他们虽然被贴上叛国贼的标签，但令人意外的是，很多人在社会上适应得非常好。或许也没那么令人意外吧。所谓天资聪慧的人，通常就是那些能在非常时刻做出判断的人，比如说在战争时

期。”

“所以我们要找的人是个成功人士？”

“绝对是的。”

“社会的中坚分子？”

“他很可能无法担任国家金融和政治上的重要职位。”

“但他也可能是生意人，一个私营企业家。可以肯定的是他赚的钱足够让他买一把价值五十万克朗的枪。他想杀的可能会是谁呢？”

“跟他曾经在前线作战有必然关系吗？”

“我的感觉是可能有关。”

“那么动机是复仇了？”

“这会不合理吗？”

“不会，一点也不会。很多上过前线的人视自己为战争中真正的爱国者，他们认为以一九四〇年的世界局势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对国家最有利。他们认为我们把他们贴上叛国贼的标签完全扭曲了正义。”

“所以说……”

尤尔挠挠耳背：“呃，让他们接受审判的法官大部分都已经过世了，那些为审判奠定基础的政治家也所剩无几。复仇的动机看起来很单薄。”

哈利叹了口气：“你说得对。我只是想把手中几条破碎的线索硬凑起来。”

尤尔瞥了手表一眼：“我答应你会想想这件事，但我真的不确定能否帮上忙。”

“还是很谢谢你。”哈利说，站了起来。这时他突然想到一件事，从夹克口袋中拿出一沓折叠的纸张。

“对了，我在约翰内斯堡讯问过一个人，这是讯问报告复印件，请你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重要线索。”

尤尔嘴上说好，却摇了摇头，仿佛在说不好。

哈利来到玄关穿鞋，指了指墙上照片中穿白色外套的男子：“这是你吗？”

“那是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我，”尤尔笑说，“战前在德国拍的。原本我应该追随父亲和祖父的脚步去德国学医，战争爆发后，我返回挪威，在船上开始撰写我第一本历史书。后来再说什么也太迟了：我已经对历史着迷了。”

“所以你放弃了医学？”

“这要看你用什么眼光看待这件事。我想找出一个原因，说明为什么一个人和一种意识形态可以蛊惑那么多人。可能我也想找出解毒剂吧，”尤尔笑道，“那时候的我非常年轻。”

37

二〇〇〇年三月一日。洲际饭店，一楼。

“很高兴我们能这样见面。”布兰豪格举起酒杯。

两人举杯敬酒，奥黛·希尔德对外交部副部长布兰豪格微笑。

“而且不是只谈公事而已。”布兰豪格说，凝视着奥黛，直到她低下头去。布兰豪格仔细打量她。她不是那种妩媚动人的类型，五官有点粗糙，身材颇为丰腴，但她自有一种魅力和风情，而且拥有年轻的身体。

今天早上奥黛从职员办公室打电话给布兰豪格，说有一件不寻常的案子需要他给个建议，但她话还没说完，就被叫去了布兰豪格的办公室。她一踏进办公室，布兰豪格立刻说他没有时间，但可以下班后边用餐边讨论。

“我们这些公仆也要有点额外津贴才对。”布兰豪格说。奥黛心想他指的应该是餐饮补贴。

目前为止，一切都进行得相当顺利。餐厅领班带领他们前往布兰豪格常坐的那张桌子，而且就布兰豪格所见，餐厅里没有他认识的人。

“对，昨天我们碰到一个奇怪的案子。”奥黛说，让服务生替她打开餐巾，放在她大腿上，“有个老人坚持说我们欠他钱，也就是外交部欠他钱。他说我们欠他将近两百万克朗，手里拿着一封一九七〇年寄出的信。”奥黛的眼珠转了转。

她不应该化这么浓的妆，布兰豪格心想。“我们为什么欠他钱？”

“他说战争时期他是个商船船员，好像跟挪威海运及贸易使团有关，他说他们扣留他的报酬。”

“哦，对，我想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他还说了什么？”

“他说他不能再等了，我们欺骗了他和其他船员，上帝会惩罚我们犯下的罪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喝酒或生病，但他看起来气色不太好。他带了一封信，签名的是孟买的挪威总领事，时间是一九四四年。总领事在信中说 he 代表挪威做出保证，一定会支付船员冒着战争风险在挪威商船队服务四年的奖金尾款。如果不是因为那封信，我们早就请他离开了，也不会拿这种小事来打扰您。”

“你要找我随时都行，奥黛·希尔德。”他说，心头突然一惊：她的名字是叫奥黛·希尔德吗？“可怜的家伙，”布兰豪格说，对服务生比了个手势，示意再拿酒来，“这件事的悲惨之处在于他说的全都没错。挪威海运及贸易使团的建立是用来管理没被德军占领的商船队的。这

个组织一部分符合政治利益，一部分符合商业利益。就拿英国来说，他们付了大笔的风险奖金给使团，利用挪威商船队来运输货品。但這些钱并没有付给船员，而是直接进了船主的口袋和国库，涉及金额高达数亿克朗。商船队员通过法律途径想拿回他们的钱，但一九五四年最高法院判决他们败诉。挪威议会在一九七二年通过了一项法案，承认商船队员有权领回他们的报酬。”

“这个人好像什么也没领到，因为他是在中国海域被日本人的鱼雷追着打，而不是被德国人打。他是这样说的。”

“他有没有说他叫什么名字？”

“康拉德·奥斯奈。等一下，我拿他的信给你看。他算出了我们欠他的本金加利息。”她弯腰去包里找信，上臂不断抖动。

她应该多做点运动，布兰豪格心想。只要减个四公斤，奥黛就会是丰满而不是……肥胖。“没关系，”他说，“我不用看那封信。挪威海运及贸易使团隶属于商业部。”

她抬头朝他望去：“他坚持说外交部欠他钱，还给了我们两个星期的期限。”

布兰豪格闻言大笑：“真的？事情都已经过去六十年了，有什么好急的？”

“他没说，他只说如果我们不付他钱，就得承担后果。”

“我的老天。”布兰豪格等服务生替他们倒完酒，才倾身向前说，“我最讨厌承担后果，你说是吧？”奥黛微微一笑，有些迟疑。

布兰豪格举起酒杯。

“我在想这件案子我们该怎么处理？”她说。

“别管它，”他说，“不过我也在想一件事，奥黛。”

“什么事？”

“你有没有看过外交部在这里的房间？”

奥黛又微微一笑，说她没看过。

38

二〇〇〇年三月二日。伊拉区，焦点健身中心。

哈利踩着踏板，汗流浹背。心肺功能训练室摆着十八台先进的健身单车，每台单车上都坐着一个颇具吸引力的所谓“都会”人士，每个人的眼睛都盯着挂在天花板上的静音电视。哈利看的是《鲁滨孙探险记》，里面的艾莉莎正在说话，看她的嘴形是在说她受不了波普了。哈利之所以知道是因为这是重播。

那不吸引我！扬声器大声放着流行歌曲。

不，呃，不过真令人惊讶，哈利心想。他不喜欢吵闹的音乐，也不喜欢听见自己的肺发出刺耳的呼吸声。他大可在警察总署健身房里免费运动，但爱伦说服他加入焦点健身中心。他答应加入。后来爱伦继续劝说他参加有氧课程时，他便断然拒绝。加入一群喜欢快餐音乐的人跟着音乐做动作，看着有氧老师在前方龇牙咧嘴地笑着，激励大家加把劲，大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之类的口号，这些对哈利而言，根本就是自我贬低的行为，完全不能理解。在他看来，来焦点健身中心运动的最大好处，莫过于能一边运动一边收看《鲁滨孙探险记》，而且不必跟汤姆·瓦勒共处一室。汤姆的闲暇时间似乎全花在警察总署健身房里。哈利迅速朝四周望了一圈，确定今晚他仍是这里最高龄的会员。心肺功能训练室里几乎清一色是女性，耳朵塞着随身听耳机，每隔一段时间就朝他的方向偷看一眼。她们看的不是哈利，而是哈利旁边坐着的那位挪威最有名的脱口秀演员。他身穿灰色连帽上衣，刘海下方不见一滴汗珠。哈利那台单车的控制屏幕上显示一句话：你骑得很好。

但打扮得很烂，哈利心想，低头看了看他那件松垮褪色的慢跑裤。他不时地把裤腰拉高，因为手机就挂在腰际松紧带上。而他脚上那双破旧的阿迪达斯运动鞋既不够新，赶不上潮流，又不够旧，赶不上复古风。身上那件八十年代英伦摇滚天团“快乐小分队”T恤曾是风靡一时的街头穿着，如今传达的信息却是这人已经很多年没跟上流行音乐的脚步了。但这些尚不足以让哈利汗颜，直到他的手机响起，十七双责备的目光朝他射来，包括那个脱口秀演员，他才觉得无地自容。他从腰际取下那个黑色“小恶魔”。

“我是哈利。”

那不吸引我！扬声器又大声唱到这一句。

“我是尤尔，打扰到你了吗？”

“没有，那只是音乐而已。”

“你喘得跟海象一样，等你方便再回我电话吧。”

“我现在很方便，我在健身房。”

“那好吧。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我看过你在约翰内斯堡的讯问报告了，你怎么没跟我说他去过森汉姆？”

“你是说乌利亚？那很重要吗？我根本不确定那个地名我有没有听对，而且我查过德国地图，都没找到森汉姆这个地方。”

“我的回答是，对，很重要。如果你不确定他是不是上过前线，现在可以确定了。百分之百确定。森汉姆是个小地方，我听说的去过森汉姆的挪威人都是在‘二战’时期去的，他们去那里的训练营接受训练，然后才前往东部战线。你在德国地图上找不到森汉姆是因为森汉姆不在德国，而是在法国阿尔萨斯。”

“可是……”

“阿尔萨斯在历史上有时属于法国，有时属于德国，所以那里的

人会说德语。我们要找的这个人既然去过森汉姆，那么可能的人选就大大减少了。因为只有诺尔兰军团和挪威军团的士兵会在那里接受训练。更好的是，我可以介绍你认识一个人，他去过森汉姆，而且一定很乐意帮忙。”

“真的？”

“他是诺尔兰军团的士兵，上过前线作战。一九四四年他自愿加入反抗军。”

“哇。”

“他生在偏远农村，父母和兄长都是国家集会党狂热分子，所以他被迫从军，上前线作战。他从来没相信过纳粹，一九四三年在列宁格勒当了逃兵。他曾短暂地被俄军俘虏，后来跟俄军一起战斗，最后才想办法从瑞典回到挪威。”

“你相信一个上过东部战线的士兵？”

尤尔大笑：“绝对相信。”

“你为什么笑？”

“说来话长。”

“我时间多的是。”

“我们命令他杀了一个家人。”

哈利踩踏板的脚停了下来。尤尔清了清喉咙：“我们是在诺玛迦区发现他的，诺玛迦位于伍立弗斯特以北，当时我们都不相信他说的事。我们认为他是间谍，原本想一枪毙了他。我们跟奥斯陆警方数据库有联系，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核对他说的。根据报告，他真的曾在前线失踪，据推测是当了逃兵。他的家庭背景也核对无误，而且他有文件能证明他的身份是真的。当然这些都有可能是德军伪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决定测试他。”尤尔顿了顿。

“然后呢？”

“我们把他藏在一间小屋里，离我们和德军都很远。有人建议我们命令他去杀掉加入国家集会党的哥哥。这个构想主要是想看看他会有什么反应。我们对他下达这个命令时，他一句话也没说，但第二天我们去小屋查看，他已经不在了。我们很确定他逃跑了，但是两天后他再次出现，说自己回了位于居德布兰的老家农庄。几天后，我们收到居德布兰的弟兄报告，他的一个哥哥死在牛棚，另外一个哥哥死在谷仓，他的父母死在客厅地板上。”

“我的天哪，”哈利说，“这个人一定是疯了。”

“可能吧。我们都疯了。那时候在打仗。再说，我们再也没提起这件事，那时没提，后来也没提。你也不应该……”

“当然不会。他住在哪里？”

“他就住在奥斯陆，应该是霍尔门科伦区。”

“他的名字是……？”

“樊科，辛德·樊科。”

“太好了，我会跟他联络。尤尔先生，谢谢您。”

电视屏幕上波普的极近特写，他正流着眼泪跟家人打招呼。哈利把手机挂回运动裤腰际，提了提裤腰，朝力量训练室大步走去。

仙妮亚·唐恩依然高声唱道：那不吸引我。

39

二〇〇〇年三月二日。黑德哈路，男士试衣间。

“超级一一〇纯羊毛面料，”女售货员替老人拿起西装外套，“顶级

的面料，非常轻，而且耐穿。”

“我只会穿一次。”老人微笑说。

“哦，”女售货员有些尴尬，“呃，我们有一些比较便宜……”

老人端详镜中的自己：“这套就可以了。”

“这套西装选用经典剪裁，”女售货员保证说，“是我们店里最经典的款式。”

老人猛然弯下腰。女售货员惊呆了，看着老人：“您是不是不舒服？我要不要……”

“不用了，只是小阵痛而已，一会儿就没事了。”老人直起身子，“裤子什么时候可以做好？”

“如果您不赶的话，下星期三可以做好。您要在特别的场合穿吗？”

“对，不过星期三可以。”

老人掏出一沓百元大钞付款。

正当老人在点钞票时，女售货员说：“我敢说，这套西装您可以穿一辈子。”

老人大笑，笑声震耳。即使在他离去后，笑声仍在女售货员耳边萦绕。

40

二〇〇〇年三月三日。霍尔门科伦区。

哈利在霍尔门科伦路的贝瑟德车站附近找到了他要找的门牌号码。这是一栋黑色大木屋，坐落在高大的冷杉林下。黑木屋前有一条

碎石车道，哈利把车开上平坦区域，然后掉头。他想把车停在坡道上，但是才推入一档，车子就咳了好大声，随即熄火。哈利咒骂出声，转动钥匙想发动引擎，但马达只是不断呻吟。

他下了车，爬上车道朝黑木屋走去，这时一名女子从屋里走了出来。她显然没听见他驱车来到的声音，在阶梯上停下脚步，面露询问的微笑。

“早安，”哈利说，头朝他的车子侧了侧，“它有点不舒服，需要……吃药。”

“吃药？”女子的声音温暖低沉。

“对，它好像染上了最近流行的感冒。”

女子笑得欢快了些。她看起来三十多岁，身穿一件素面黑色外套，流露出不经意的优雅。哈利知道这样一件外套价格不菲。

“我正要出门，”女子说，“你是来这里找人的吗？”

“应该是吧，请问辛德·樊科是不是住在这里？”

“可以这样说，”女子说，“只不过你来晚了几个月，我父亲搬到城里去了。”

哈利走得更近了些，看得出这女子十分有吸引力。她说话的方式带有一种轻松的态度，而且她直视哈利的双眼，表现得相当自信。她是个职业女性，哈利猜想。她的工作需要冷静、理性的头脑，可能是房屋中介、银行部门主管、公务员之类的。无论她做的是什工作，哈利都能确定她非常富有。哈利之所以如此判断，不只是因为她的外套和她身后那栋大木屋，还因为她的神态和高耸的颧骨流露出的贵族气息。女子步下台阶，仿佛一直在走直线，她走下台阶的动作看起来简单直接。跳过芭蕾，哈利心想。

“我能帮得上忙吗？”

女子发音清楚，语调重音放在“我”，清晰鲜明，仿佛舞台剧的台词。

“我是警察。”哈利把手伸进外套口袋，找寻证件，但女子挥了挥手，表示没有必要。

“是的，我有事想找你父亲谈。”

哈利注意到自己的语调不由自主地比平常正式许多，不禁有点烦躁起来。

“有什么事吗？”

“我们在找一个人，希望你父亲能帮忙。”

“你们在找什么人？”

“我恐怕没办法说明。”

“好。”女子点了点头，仿佛哈利刚通过了测试。

“不过既然你说他已经不住在这里了……”哈利以手遮眉，看见了女子纤细的双手。学过钢琴，他心想。女子眼角有鱼尾纹，也许她真的年过三十了。

“他的确不住在这里了，”女子说，“他搬到了麦佑斯登区威博街十八号，如果他不在家，就是在大学图书馆。”

大学图书馆。女子咬字清晰，不浪费任何音节。

“威博街十八号，我知道了。”

“很好。”

“好的。”

哈利点了点头，然后不断点头，像只狗。女子面露微笑，嘴唇紧

闭，双眉扬起，仿佛在说如果没有其他问题，会议到此结束。

“我知道了。”哈利又说了一次。

女子有两道黑眉，眉形一致。精心修过，哈利心想。但修得不着痕迹。

“我得走了，”女子说，“我要搭电车……”

“我知道了。”哈利说了第三次，却仍动也不动。

“希望你找到我父亲。”

“我会的。”

“再见。”女子抬脚离开，高跟鞋踩得碎石咯吱作响。

“呃……我有个小问题……”哈利说。

“谢谢你帮忙。”

“不客气，”女子说，“你确定不会绕太远的路吗？”

“一点也不会，我也要往这个方向走。”哈利说着朝那双肯定十分昂贵的真皮手套望去，只见手套因为推车而染上了灰扑扑的尘土。“重点在于这辆车能不能跑完全程。”哈利说。

“这辆车似乎有过辉煌的历史。”女子指了指仪表板上的大洞，只见洞里冒出纠缠着的红黄电线。那个洞原本容纳的是收音机。

“小偷破门而入，”哈利说，“所以车门锁不上，锁被撬坏了。”

“所以这辆车现在向所有人开放了？”

“对，老了就是这样。”

女子笑道：“是吗？”

哈利瞥了女子一眼。她也许是那种不管到哪个年龄，容貌都不大改变的人，从二十岁到五十岁看起来都像三十岁。他喜欢她的轮廓和柔美的线条。她的肌肤有一种自然温润的光泽，不像跟她同龄的古铜色肌肤女人，到了二月肤质总显得干涩暗沉。她的外套扣子扣到顶端，露出细长的脖子，双手轻轻放在大腿上。

“红灯了。”她冷静地说。

哈利赶紧踩下刹车。“抱歉。”他说。

你在做什么？想看看她手上有没有戴婚戒吗？我的老天。

哈利放眼四顾，突然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熟悉的地方。

“怎么了？”女子问道。

“没有，没什么。”绿灯亮起，他踩下油门，“我在这个地方有过不好的回忆。”

“我也是，”女子说，“几年前我坐火车经过这里，正好有一辆警车刚穿越铁轨，撞上那边那道墙。”她伸手指了指，“现场很恐怖，一个警察还挂在栏杆上，像是被钉上了十字架。后来我一连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据说开车的警察喝醉了。”

“是谁说的？”

“一个跟我一起念书的朋友，警察学院的。”

车子行经弗罗安车站，后面就是芬伦区。有进展了，哈利心想。

“所以你念的是警察学院？”他问道。

“才不是呢，你疯了吗？”她又笑了。哈利喜欢她的笑声。“我大学学的是法律。”

“我也是，”他说，“你是哪一年的？”

这招很诈，哈利。

“我是一九九二年毕业的。”

哈利算了算。至少三十岁。

“你呢？”

“一九九〇年。”哈利说。

“你还记得一九八八年法律节‘拉格摇滚客’乐队的演唱会吗？”

“当然记得，我去看了，就在皇家庭园。”

“我也去了！唱得好棒！”她看着哈利，两眼发光。

哪里？他心想，当时你在哪里？

“对，棒极了。”哈利已不太记得那场演唱会，但他突然记起每次“拉格摇滚客”举办演唱会，观众里都有很多很漂亮的西区女孩。

“如果我们在同一个时期念书，应该会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她说。

“恐怕没有。那时候我是警察，不太跟学生混在一起。”

车子经过工业街，车内一片静默。

“我在这里下车就行了。”她说。

“你是要到这里吗？”

“对，这里就可以了。”

哈利在人行道旁把车停下。她朝他转过头来，几丝头发划过脸颊，褐色眼眸流露出温柔的眼神。哈利的脑际闪过一个意外且突然的念头：他想吻她。

“谢谢你。”她微笑着说。

她开门下车。什么事也没发生。

“抱歉，”哈利说，倾身过去，鼻中吸入她的芳香，“门锁……”他朝车门重重捶了一拳，车门荡开了。他觉得自己似乎快要淹死了。“也许我们会再见面吧？”

“也许吧。”

他心里升起一股冲动，想问她要去哪里，在哪里工作，喜不喜欢她的工作，还喜欢些什么，有没有伴侣，想不想去听演唱会，不是“拉格摇滚客”的演唱会可以吗。所幸一切已然太迟。她已踏出犹如芭蕾舞者的脚步，走在史布伐街上。

哈利叹了口气。他半小时前遇见她，现在却连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他一定是提前进入更年期了。

他看了后视镜一眼，踏下油门，违规掉头。

威博街就在附近。

41

二〇〇〇年三月三日。麦佑斯登区，威博街。

一名男子站在门前，脸上挂着微笑，看着哈利气喘吁吁地爬上三楼。

“抱歉让你爬楼梯，”男子伸出一只手，“我是辛德·樊科。”

辛德的眼睛依然年轻，但面容看起来像是经历过“至少”两次世界大战。稀疏的白发向后梳齐，身上穿着红色伐木工衬衫，外头罩一件开襟挪威羊毛衫。他握手的方式温暖而坚定。

“我刚泡了些咖啡，”辛德说，“我知道你来的目的是什么。”

两人走进客厅。只见客厅已被改造成书房，里面放着书桌和电脑，四处都是纸张，一摞摞的书籍和期刊堆在桌上和墙边地上。

“这些东西我还没整理好。”辛德解释说，在沙发上给哈利腾出一个位置。

哈利细看整个房间，发现墙上没挂照片，只挂了一本超市赠送的月历，上面印着诺玛迦区的图片。

“我正在进行一个大计划，希望能写成一本书，一本关于战争的书。”

“不是已经有人写过了吗？”

辛德大笑：“对，可以这样说，只是他们写得不太对路，而且我要写的是我的战争。”

“嗯哼，你为什么要写？”

辛德耸耸肩：“听起来可能有点做作，但我还是要说，我们这些曾经参与过战争的人，有责任在离开人世之前，把我们的经验记录下来，留给子孙后代。不管怎样，我是这么认为的。”

辛德走进厨房，对着客厅高声说话：“伊凡·尤尔打电话告诉我，有个人会来找我，还跟我说是个密勤局的人。”

“对，但尤尔跟我说你住在霍尔门科伦区。”

“我跟尤尔不常联络，我保留了原来的电话号码，因为搬来这里只是暂时的，写完书就会回去。”

“原来如此。我去过你家，遇见了你的女儿，是她给了我这里的地址。”

“她在家？呃，那她一定是在休假。”

她是做什么的？哈利差点问出口，但觉得这样问未免过于唐突。

辛德回到客厅，手里拿着热气蒸腾的咖啡壶和两个马克杯。“黑咖啡？”辛德把一个马克杯放在哈利面前。

“太好了。”

“很好，因为你没的选。”辛德笑着，差点把手中正在倒的咖啡洒出来。

哈利在辛德身上看不到一丝和女儿的相似之处，这让他颇感奇怪。辛德没有女儿那种有教养的说话方式和举止，也没有女儿的五官和深色肌肤。两人只有额头相像，都是高额头，可以看见蓝色静脉分布其间。

“你在那里有一栋大房子。”哈利改口说。

“总是有做不完的维修工作、扫不完的雪。”辛德答道，尝了口咖啡，咂咂嘴表示赞许，“又黑又阴暗，离哪里都太远。我没办法忍受霍尔门科伦区，住在那边的人都是势利鬼，没有一样东西适合我这种从居德布兰移居来的人。”

“那为什么不把它卖掉？”

“我想我女儿喜欢那套房子。当然了，她是在那里长大的。我听说你想谈谈有关森汉姆的事。”

“你女儿一个人住在那里？”

哈利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辛德端起马克杯喝了一口咖啡，让那口咖啡在嘴里滚来滚去好一阵子。

“她跟一个叫欧雷克的男孩子住在一起。”辛德两眼无神，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

哈利迅速下了几个结论，也许下得太早，但如果他判断得没错，辛德会搬出来一个人住在麦佑斯登区，一定跟欧雷克有关。无论如何，事情就是这样，她跟某人住在一起，不必再多想了。反正这样也好。

“樊科先生，我没办法跟你透露太多信息，我想你应该可以理解，我们正在……”

“我理解。”

“太好了。我想听听看，对于森汉姆的挪威军人你都知道些什么。”

“哦，你知道，去过森汉姆的人很多。”

“我是指还活着的。”

辛德脸上露出微笑：“我不想讲得很可怕，但这样一来就简单多了。在前线，人是大批大批阵亡的，我们部队一年平均有百分之六十的人死去。”

“不会吧，篱雀的死亡率也是……呃。”

“什么？”

“抱歉，请继续。”

哈利甚感惭愧，低头望着马克杯。

“重点在于战争的学习曲线很陡，”辛德说，“你只要熬过前六个月，生存概率就会提高很多倍。你不会踩到地雷，在战壕移动时会把头压低，一听见莫辛—纳甘步枪的扳机声就会惊醒。而且你知道，战场上没有人能逞英雄，恐惧是你最好的朋友。所以说，六个月以后，我成了一小拨挪威军人的一分子，我们这一小拨人知道自己可能会在战争中活下来，而我们大部分人都去过森汉姆。后来，随着战局演变，他们把训练营移到了德国内地，或者志愿军会直接从挪威送到战

场。那些从来没接受过训练的……”辛德摇摇头。

“他们会死？”哈利问。

“他们到了以后，我们甚至都懒得去记他们的名字，记了又有什么用？虽然很难明白为什么，但是到了一九四四年，我们这些老鸟都已经摸清了战局会如何发展，志愿军还是不断拥入东部战线。他们还以为自己是去拯救挪威的，真是可怜。”

“我知道，到了一九四四年，你已经不在那里了？”

“没错，一九四二年新年前夜，我叛逃了。我两次背叛了我的国家。”辛德微微一笑，“结果两次都进了错误的阵营。”

“你替苏联人打仗？”

“可以这样说。我是战俘，战俘会被活活饿死。一天早上，他们用德语问有没有人懂无线电作业。我有个粗略的概念，所以举起了手。原来有一个军团的电信兵全死光了，一个也不剩！第二天我就开始负责操作战地电话，那时我们在爱沙尼亚攻打我以前的战友，就在纳尔瓦附近……”

辛德双手捧起马克杯。

“我趴在一个小山丘上，观看苏联士兵进攻德军机枪哨，他们几乎被德军扫射殆尽。一百二十五个官兵和四匹马的尸体全都堆在地上，最后，德军机枪终于过热打不动了，剩下的苏联士兵就用刺刀把德国士兵杀了，好节省子弹。从开始进攻到结束，最多不超过半小时，就死了一百二十几个人。然后，他们会再进攻下一个机枪哨，重复同样的攻击。”

哈利看见辛德手中的马克杯微微颤动。

“我知道我就要死了，而且是为了我不相信的理念而死。我不相信斯大林，也不相信希特勒。”

“既然你不相信，当初为什么要去东部战线？”

“那时候我十八岁，是在偏远的居德布兰长大的，那里有个规矩，我们只能见附近的邻居，不能见别人。我们不看报，也没有书，我什么都不懂。我所了解的政治都是我爸告诉我的。我们的家族只剩我们一家人，其他人在二十年代都移民到美国去了。我的父母和两边农田的邻居都是吉斯林的支持者，也都是国家集会党党员。我有两个哥哥，不管什么事，我都向他们看齐。他们都是希登组织 [27] 的成员，是穿制服的政治激进分子，他们的任务是替组织在家乡招募年轻人，否则他们自己就得上前线。至少这是他们告诉我的。后来我才发现，他们的工作是招募告密者。但为时已晚，我已经准备上前线了。”

“所以说你是在前线改变信仰的？”

“我不会称之为改变信仰。大部分的志愿军心里想的主要是挪威，很少想到政治。我的转折点是我发现自己在为别的国家卖命。事实就这么简单，而且为苏联打仗也不会更好。一九四四年六月，我在塔林的码头执行卸货任务，想偷溜到瑞典红十字组织的船上。我把自己埋在煤堆里，藏了三天，以致一氧化碳中毒，不过后来我在斯德哥尔摩康复了。然后，我从斯德哥尔摩一路走到挪威边界，独自越过边界。那时候是七月。”

“为什么你独自越过边界？”

“我联络的几个瑞典人都不相信我，我的故事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反正没关系，我也谁都不信。”辛德再次大笑，“所以我低调行事，用我自己的方式解决。越过边界简直就像小孩过家家。相信我，在战争时期从瑞典越过边界到挪威，危险性比在列宁格勒低头捡口粮小太多了。要加点咖啡吗？”

“谢谢。你为什么不留留在瑞典？”

“问得好。我也问过自己很多次。”辛德顺了顺头上的稀疏白

发，“我心里充满复仇的念头。那时候我很年轻，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对正义的概念会有一种错觉，认为那是人生下来就拥有的东西。我年轻的时候在东部战线，内心有很多冲突，有很多人认为我的行为坏透了。尽管如此，或正因为如此，我发誓要报复那些在家乡向我们灌输谎言的人，他们害这么多人牺牲性命。我也要为自己被糟蹋的人生复仇，那时我以为我的人生再也无法完整地拼凑回去了。我一心只想找那些真正背叛挪威的人算账。现在的心理医生可能会把我诊断为战争后遗症，并立刻把我关起来。所以我前往奥斯陆，在那里我谁也不认识，也没有地方可以住，身上带着的证明文件可以证明我是逃兵，会被当场枪毙。我搭货车抵达奥斯陆那天，去了诺玛迦区。我睡在云杉树下，只吃莓果充饥，过了三天就被他们发现了。”

“被反抗军的人发现？”

“尤尔说，后来的事他都跟你说了。”

“对。”哈利不安地玩弄马克杯。他无法理解那起逆伦事件，见了辛德本人之后也没能让他理解。自从哈利见到辛德站在门口，微笑着跟他握手之后，逆伦事件的阴影就一直在哈利脑海中萦绕不去。这个人杀了自己的父母和两个哥哥。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辛德说，“但我是个奉命杀人的士兵。如果没接到命令，我也不会那样做。但我知道一件事：我的家人跟那些欺骗我们国家的人是一样的。”

辛德直视哈利的双眼，捧着马克杯的手已不再颤抖。

“你在想我接到的命令是只杀一个人，为什么我把他们全都杀了。”辛德说，“问题在于他们没有说要杀哪一个。他们要我自己决定谁生谁死，而我办不到，所以我把他们全都杀了。在前线有个被我们称为‘知更鸟’的家伙，他教我用刺刀杀人，并认为这是最人道的杀人方式。颈动脉负责连接心脏和脑部，只要切断颈动脉，脑部吸收不到氧气，人就会立刻死亡，心脏再跳动个三四次后就会停止。问题在于这很难办到。那个家伙叫盖布兰，他是个刺刀高手。可是我用刺刀对

我妈妈只造成了皮肉伤，搞了好久，最后我只好对她开枪。”

哈利听得口干舌燥。“原来如此。”他说。无意义的话语在空气中盘绕。他推开桌上的马克杯，从皮夹克中拿出笔记簿。“也许我们可以谈一谈跟你一起在森汉姆的人？”

辛德立刻站了起来：“警监，抱歉，我没打算用这么冷血和残暴的方式来说这件事。在我们继续之前，我想跟你说明白：我不是个残暴的人，这只是我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我不需要跟你说这件事的，但我还是说了，因为我无法回避。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每次这个话题被提起来，不管明说还是暗示，我都得面对它。我必须确定自己没有躲避它，如果我躲了，恐惧就打败了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演变成这样，也许心理医生可以解释。”

辛德叹了口气：“关于这件事，我想说的都已经说了，可能说得太多了。还要咖啡吗？”

“不用了，谢谢。”哈利说。

辛德又坐了下来，握起拳头支撑下巴：“好，森汉姆，挪威军的核心。事实上这个核心只有五个人，包括我在内。其中一个人叫丹尼尔·盖德松，他在我叛逃的那天阵亡。所以只剩下四个人：爱德华·莫斯肯、侯格林·戴尔、盖布兰·约翰森和我。战后我只见过爱德华一次，他是我们的小组长。那时是一九四五年夏天，他因叛国罪被判三年监禁。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活了下来，不过我可以就我所知跟你说说他们的事。”

哈利在笔记簿上翻到新的一页。

42

二〇〇〇年三月。密勤局。

盖布兰·约翰森。哈利用食指把字母一个一个输入。根据辛德所

述，盖布兰是个乡下青年，个性有点软弱，他的偶像是丹尼尔·盖德松。一天晚上，丹尼尔站岗时被枪杀身亡。哈利按下“输入”键，程序开始运作。

他朝墙壁望去，墙上挂着妹妹的一张小照片。妹妹正在做鬼脸，她拍照老爱做鬼脸。照片是多年前某个暑假拍的，拍照之人的影子落在妹妹的T恤上。那是妈妈的影子。

计算机发出细微的哔声，表示搜索已经完成。哈利把注意力拉回到屏幕上。

国家户政局有两条盖布兰·约翰森的户籍数据，但出生日期显示两人都不到六十岁。辛德把盖布兰的名字拼给了哈利，所以不可能打错。这表示盖布兰已改名换姓，或住在国外，或已不在人世。

哈利输入下一个姓名，来自缪南、家乡有个小孩的小组长——爱德华·莫斯肯。爱德华因为上前线而与家人断绝关系。双击“搜索”键。

天花板的灯突然亮起。哈利转过头去。

“加班的话应该把灯打开。”梅里克站在门口，手指放在电灯开关上。他走了进来，靠在桌边。“你查到了什么？”

“我们要找的人超过七十岁，可能上过前线。”

“我是说新纳粹党和独立纪念日。”

“哦，”计算机传来哔哔两声，“我还没时间查，梅里克。”

屏幕上出现两条爱德华·莫斯肯的资料，一个生于一九四二年，一个生于一九二一年。

“下星期六我们要举办部门派对。”梅里克说。

“我在信架上拿到邀请函了。”哈利在一九二一年那条记录上按了两下，屏幕显示出年纪较长的爱德华·莫斯肯的地址。他住在德拉门

市。

“人事处说你还没回复，我只是想确定你要不要来。”

“为什么？”哈利把爱德华·莫斯肯的身份证号码输入犯罪数据库。

“我们希望同事能跨越部门界限，认识彼此。我从来没在餐厅见过你。”

“我在这间办公室过得很开心。”没有符合条件的搜索结果。哈利进入中央国家户政局数据库，搜索这些人是否曾因什么原因和警察打过交道。不一定是被起诉——可能是被逮捕、被举报，或本身是犯罪受害人。

“很高兴看到你查案这么认真，可是不要把自己关在这里。你会来参加派对吧，哈利？”

输入。

“我看看，不过我另外有事，很早以前就安排好了。”哈利撒了个谎。

同样没有符合条件的搜索结果。既然已进入中央国家户政局数据库，那就顺便输入辛德给他的第三个名字：侯格林·戴尔。辛德眼中的侯格林是个机会主义者，指望希特勒打胜仗，奖励那些站对队的人。侯格林一到森汉姆就后悔了，但已无法回头。辛德提到侯格林的名字时，哈利觉得有点耳熟，如今同样的感觉再度浮现。

“那我用强烈一点的措辞好了，”梅里克说，“我命令你参加。”

哈利抬起头来。梅里克微微一笑。“开玩笑的，”他说，“如果看见你来，我会很高兴。晚安。”

“拜拜。”哈利咕哝一声，回头盯着屏幕。侯格林·戴尔有一条搜索结果。生于一九二二年。输入。

屏幕上铺满文字。还有下一页。再下一页。

不是每个人战后都很成功，哈利心想。侯格林·戴尔，住址：奥斯陆，施怀歌德街。报纸上喜欢用“警局常客”来形容侯格林。哈利的眼睛跟随侯格林的记录往下移动。流浪、酗酒、骚扰邻居、轻微盗窃罪、闹事。洋洋洒洒，但没什么重大罪状。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竟然还活着，哈利心想。记录显示去年八月侯格林才被警察扣留，直到酒醒。哈利找出奥斯陆电话簿，查找侯格林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等待电话接通之际，哈利搜索另一个爱德华·莫斯肯，生于一九四二年的。这个爱德华·莫斯肯的地址也在德拉门市。哈利抄下身份证号码，回到犯罪数据库。

“这里是挪威电信。您好，您拨打的号码已注销。这是……”

哈利挂上电话，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小爱德华·莫斯肯被判刑，刑期很长，目前仍在服刑。什么罪名？一定跟毒品有关，哈利猜想，按下输入。小爱德华·莫斯肯与另外两人皆因毒品而被判入狱。果不其然。走私大麻。四公斤。被判四年监禁，不得假释。

哈利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他究竟是有所进展，还是坐在这里浪费时间？唯一想去的地方就是施罗德酒吧，但不想只坐在那里喝咖啡。真是乌烟瘴气的一天。他做了个总结：盖布兰·约翰森不存在，至少不在挪威；爱德华·莫斯肯住在德拉门市，儿子因走私毒品入狱；侯格林·戴尔是个酒鬼，手上不可能有五十万克朗。

哈利揉揉眼睛。是不是该去电话簿里翻查辛德·樊科，看有没有登记在霍尔门科伦路的电话号码？他呻吟一声。

她有伴侣。她有钱。她有品位。简而言之：她有的你都没有。

他把侯格林的身份证号码输入数据库，按下输入键。计算机发出滋滋声。

一长串记录。大同小异。可怜的酒鬼。

你们都念法律系，而且她也喜欢“拉格摇滚客”乐队。

等一等。侯格林的最后一项记录被归为“受害人”。他是不是被人殴打？输入。

忘了她吧。就这样，她已经被遗忘了。他是不是应该打电话给爱伦，问她想不想去看电影？让她选择要看哪部片好了。不对，他应该去焦点健身中心，流流汗发泄一下。

屏幕上一行文字映入眼帘：侯格林·戴尔。151199。谋杀。

哈利深深吸了口气。他感到惊讶，但为什么不是“非常”惊讶？他点了两下“详细资料”。电脑硬盘咝咝地响了起来，发出震动。不过这次他的头脑运转得比电脑快，等照片显示在屏幕上，他脑中已浮现出一个名字。

43

二〇〇〇年三月三日。焦点健身中心。

“我是爱伦。”

“嘿，是我。”

“谁？”

“我是哈利。别假装还有别的男人给你打电话会说‘是我’。”

“你这个烂人。你在哪里？那是什么音乐，怎么这么可怕？”

“我在焦点。”

“什么？”

“我在骑单车，快骑到八公里了。”

“让我搞清楚，哈利，你现在坐在焦点的健身单车上，同时还拿着手机跟我打电话？”爱伦的语气强调“焦点”和“手机”。

“有什么不妥吗？”

“老实说，哈利……”

“我找了你一个晚上。你还记得去年十一月你跟汤姆处理过一宗谋杀案吗？死者姓名是侯格林·戴尔。”

“当然记得，克里波刑事调查部几乎立刻就接手了，怎么了？”

“现在还不确定，可能跟我正在追查的一个战场老鸟有关。你能告诉我关于这件谋杀案的事吗？”

“这是公事，哈利，星期一上班再打给我。”

“稍微讲一点点就好，爱伦，别这样。”

“赫伯特比萨屋的一个厨师在后巷发现侯格林的尸体，他躺在大型垃圾箱之间，喉咙被割断。鉴识人员在现场什么也没发现。对了，负责验尸的法医认为侯格林的喉咙那刀实在太完美了，他说，就像外科手术一样精准。”

“你认为是谁干的？”

“没想法。有可能是新纳粹党干的，但我不这么认为。”

“怎么说？”

“会在自家门前杀人的人，不是鲁莽，就是愚蠢，但这件谋杀案的手法干净利落，思考得很周到。现场没有挣扎的痕迹，没有线索，没有目击者。一切都显示凶手的头脑很清楚。”

“动机呢？”

“很难说。侯格林当然有债务，但金额没有大到需要动用暴力逼债的程度。据我们所知，侯格林不碰毒品。我们搜查过他的住处，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空酒瓶。我们问过他的一些酒友，不知道为什么，他结交的都是些酒女。”

“酒女？”

“对，爱喝酒的女人。你见过这种人，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知道，可是……酒女。”

“你总是喜欢跟那些极度疯狂的事搅和在一起，哈利，这样很烦，你知道吗？也许你应该……”

“抱歉，爱伦，你总是对的，我会尽力改正。你刚刚说到哪儿了？”

“在酒鬼的圈子里，伴儿总是换来换去，所以也不能排除情杀。顺带一提，你知道我们讯问过谁吗？你的老朋友斯韦勒·奥尔森。案发的时候，那个厨师在赫伯特比萨屋附近见过斯韦勒。”

“然后呢？”

“斯韦勒有不在场证明。他在比萨屋坐了一整天，只出去十分钟买东西，售货员亲口证实过了。”

“他可以……”

“对，你当然希望他就是凶手，可是哈利……”

“侯格林可能有别的东西，不是钱。”

“哈利……”

“侯格林可能知道某人的事。”

“你们这些六楼的人就喜欢阴谋论，对不对？哈利，我们可不可

以星期一再讨论这件事？”

“你什么时候开始把上下班时间分得这么清楚了？”

“我在床上。”

“现在才十点半。”

“有人在我家。”

哈利踩踏板的脚停了下来。他没想过也许旁边有人会听见他刚刚说的话。他环视周围，所幸时间已晚，在运动的只有寥寥数人。

“是塔斯德酒吧的那个艺术家吗？”他低声说。

“嗯。”

“你们上床多久了？”

“一阵子了。”

“你怎么没跟我说过？”

“你又没问。”

“他现在躺在你旁边？”

“嗯。”

“他技术好吗？”

“嗯。”

“他跟你说他爱你了没？”

“嗯。”

一阵静默。

“你会想到弗雷迪·莫库里吗？当你……”

“晚安，哈利。”

44

二〇〇〇年三月六日。哈利的办公室。

哈利抵达密勤局准备上班，接待处的时钟显示八点半。所谓的接待处其实很小，更像是具有漏斗功能的入口。漏斗主管是琳达，她从面前的电脑前抬起头来迎接哈利，用愉快的口气说“早安”。琳达是密勤局最资深的员工，严格说来，哈利每天来办公，唯一需要通过的警卫就是琳达。说话快速、身材娇小、年届五十的琳达除了是“漏斗主管”，还身兼公共秘书、接待专员和杂务总管。哈利想过好几次，如果自己是外国间谍，要在某人身上加装窃听器以窃取密勤局的情报，那么他一定会挑琳达下手。再者，除了梅里克之外，密勤局只有琳达一个人知道哈利在做些什么。哈利完全不知道其他人怎么看待他。他只去过警署餐厅几次，去买酸奶和香烟（才知道原来警署餐厅不卖烟），他见过餐桌上的人看他的眼神。不过他并未特意去解读那些眼神的含意，只是快步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有人给你打电话，”琳达说，“说的是英语。我看看……”她从电脑屏幕边框上撕起一张便利贴。“霍赫纳。”

“霍赫纳？”哈利惊呼。

琳达看着那张便利贴，不甚确定：“对，她是这样说的。”

“她？应该是他吧？”

“不是，是个女的。她说她会再打来，时间是……”琳达转头去看身后的时钟，“就是现在。她好像急着找你。既然你人在这里，哈利……你跟大家做自我介绍了吗？”

“没时间，下星期好了，琳达。”

“你已经来一个月了。昨天斯特芬森问我，他在厕所碰见的那个高高的金发男人是谁。”

“真的？你怎么回答？”

“我说只有需要知道的人员才能知道，”琳达笑着说，“而且你星期六还会来上班。”

“我想也是。”哈利咕哝说，从他的信架上取出两张纸，一张是派对提醒通知单，另一张是部门负责人调动的内部通知单。他关上办公室门，两张通知单立刻进了垃圾箱。

他坐了下来，按下录音机的“录音”键，接着按“暂停”键，然后等待。三十秒后，电话响起。哈利接了起来，心想应该是霍赫纳打来了。

“Harry Hole speaking. (我是哈利·霍勒。)”

“黑利（哈利）？Spicking（Speaking）？”是爱伦的声音。

“抱歉，我以为是别人打来的。”

“他很猛，”哈利还没往下说，爱伦已开口，“猛翻天了。”

“爱伦，如果你是在讲那档事，我建议你讲到这里就好。”

“哼！你在等谁的电话啊？”

“一个女人的电话。”

“终于有了！”

“不是啦，可能是我讯问过的一个家伙的亲戚或老婆。”

爱伦叹了口气：“哈利，你什么时候才会有女朋友？”

“你恋爱了，对不对？”

“猜得真准！你不也是吗？”

“我？”

爱伦那次欢喜无比的高分贝噪音穿透哈利的耳膜：“你没否认！被我逮到了吧，哈利·霍勒！是谁是谁？快说！”

“别闹了，爱伦。”

“被我说中了吧！”

“我又没认识谁，爱伦。”

“别对妈妈撒谎哦。”

哈利大笑：“再跟我说一些关于侯格林·戴尔的事，案子现在有什么进展？”

“不知道，你去问克里波的人。”

“我会去问，但是你对这件谋杀案的直觉是什么？”

“凶手是个行家，不是一时冲动下的手。我虽然说过凶手的手法干净利落，但我认为他事前并未经过精心计划。”

“怎么说？”

“凶手的杀人手法很利落，也没留下任何线索，但犯案现场选得很糟，那个地方从街上或巷子里很容易就能看见。”

“我有电话进来，待会儿再打给你。”哈利按下录音机“暂停”键，检查录音带是否转动，然后才切到另一条线。“我是哈利。”

“你好，我的名字是康斯坦丝·霍赫纳。”

“霍赫纳小姐，你好。”

“我是安德烈亚斯·霍赫纳的妹妹。”

“你好。”

线路虽不太清晰，但哈利仍听得出康斯坦丝相当紧张，不过她说话直截了当。

“霍勒先生，你跟我哥哥有过协议，你还没有兑现诺言。”

康斯坦丝说话有种奇特的腔调，跟安德烈亚斯·霍赫纳一样。哈利下意识地开始想象她的长相，这是他在早期警探生涯养成的习惯。“呃，霍赫纳小姐，在我确认他提供的情报真实之前，什么都不能做。目前我还找不到任何证据可以证实他说的话。”

“可是霍勒先生，他在那种处境下何必说谎呢？”

“正是如此，霍赫纳小姐，正因为在那种处境下，他才有可能着急，假装他知道些什么。”

一阵静默。线路滋滋作响。她是从哪里打来的？约翰内斯堡？

康斯坦丝再度开口：“安德烈亚斯警告过我说你可能会说这种话，这也是我打这通电话的原因，我是要告诉你，我哥哥有更多情报提供给你，你可能会感兴趣。”

“哦，是吗？”

“可是除非政府先处理他的案子，否则我不会把情报告诉你。”

“我们会看看能做些什么。”

“等我看见你们帮忙的证据，再跟你联络。”

“霍赫纳小姐，事情不是这样运作的。首先我们得看看我们收到的情报有什么用处，然后我们才能帮他。”

“我哥哥需要有个保证，审判再过两星期就开始了……”

这句话说到一半，康斯坦丝的声音开始发颤，哈利知道她就快哭了。

“我现在只能给你我个人的保证，我会尽力而为。”

“我又不认识你。你不明白，他们想判安德烈亚斯死刑。他们……”

“我能提供给你的只有这么多。”

她开始哭泣。哈利等待着。过了一会儿，她安静下来。

“你有孩子吗，霍赫纳小姐？”

“有。”她抽泣着说。

“你知道你哥哥被指控的罪名吗？”

“当然知道。”

“那么你也应该知道，他必须做出一切努力才有办法免除他犯下的罪。如果他通过你来帮助我们阻止一件谋杀案，那么他就算做了件好事，你也一样，霍赫纳小姐。”

她在电话那头发出沉重的呼吸声，哈利心想她又要哭了。

“你能保证你会尽力吗，霍勒先生？我哥哥没有犯下他们指控的所有罪名。”

“我向你保证。”哈利听见自己的语调冷静坚定，手却几乎快把话筒捏碎了。

“好，”康斯坦丝柔声说，“安德烈亚斯说那天在港口取枪和付钱的人，跟订货的人不一样。订货的是个常客，是个年轻人。他会说流利的英语，带有北欧腔。他坚持要安德烈亚斯用‘王子’这个代号来称呼

他。安德烈亚斯说你应该先从枪支迷开始查起。”

“就这样吗？”

“安德烈亚斯说他没见过这个人，但他说如果你寄录音带给他，他能认出这个人的声音。”

“太好了。”哈利说，只希望康斯坦丝在他口气中听不出他的失望。他本能地挺起胸膛，仿佛要让自己坚强起来，以便说出谎言。

“只要我有任何发现，就会立刻开始替你们牵线。”

这句话如同强碱一般烧灼他的嘴。

“谢谢你，霍勒先生。”

“不必谢我，霍赫纳小姐。”

挂上电话之后，哈利仍反复地喃喃着最后这句话。

“太惨了。”爱伦听完霍赫纳家族的故事之后说。

“现在要看看你的头脑能不能暂时忘记它恋爱了，执行它擅长的。”哈利说，“至少你现在得到线索了。”

“非法走私枪、常客、王子、枪支迷，这样才四条线索而已。”

“我只有这么多。”

“为什么我要答应你做这件事？”

“因为你爱我。好了，我得去忙了。”

“等一下，跟我说说你爱上的那个女人……”

“希望你的直觉对破案比较在行。保重，爱伦。”

哈利拨打从德拉门市电话簿上查到的号码。

“我是莫斯肯。”一个充满自信的声音说。

“请问你是爱德华·莫斯肯吗？”

“对，你是谁？”

“我是密勤局警监哈利·霍勒，想请教你几个问题。”哈利突然想到这是他第一次介绍自己是警监，不知道为什么，听起来很假。

“我儿子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不是。莫斯肯先生，我明天中午去府上拜访你，不知道方不方便？”

“我领养老金过日子，孤家寡人一个，什么时候都方便，警监先生。”

哈利打了通电话给尤尔，说明目前的进展。

走去餐厅买酸奶的路上，哈利思索着爱伦叙述的侯格林命案。他会打电话去克里波刑事调查部询问案情，但他强烈地感觉到爱伦已经把所有重点都告诉他了。然而，一个人在挪威被谋杀的概率，据统计大约是万分之一，当你调查的人在四个月前被杀害，很难让人相信这只是巧合。侯格林命案能不能跟马克林步枪走私案在某个环节上联系起来呢？这时才早上九点，哈利已头痛起来。他只希望爱伦能从“王子”的线索中想到些什么。什么都好。至少有个可以起头的地方。

45

二〇〇〇年三月六日。松恩区。

下班后，哈利驾车前往松恩区的庇护住宅。妹妹正在等他到来。过去这一年来她胖了些，但她声称男友亨里克喜欢她这样。亨里克就住在走廊更深处。

“可是亨里克有唐氏综合征。”

每当妹妹要解释亨里克的一些小习性时总是会这样说。她自己并没有唐氏综合征。妹妹喜欢向哈利说明哪些居民患有唐氏综合征，哪些只是很像患有唐氏综合征。

她跟哈利说的事和往常一样：亨里克上星期说了什么（有时亨里克说得可真多），他们看了什么电视节目，他们吃了什么，他们假日计划去哪里玩。他们总是计划假日要出去玩，这次他们计划要去夏威夷。哈利想象妹妹和亨里克双双穿上夏威夷花衬衫在火奴鲁鲁机场拍照的画面，嘴角不禁泛起微笑。

哈利问妹妹有没有跟爸爸说过话，她说爸爸两天前才来看她。

“那很好。”哈利说。

“我想他已经把妈妈忘了，”妹妹说，“那很好。”

哈利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回想妹妹刚刚说过的话。这时亨里克来敲门，说三分钟后二号频道要播电视剧《恺撒饭店》，于是哈利穿上外套，承诺很快会给她打电话。

灯光耀眼的伍立弗体育场外，交通和往常一样拥堵。哈利驾车行驶在环状道路上，道路正在施工，使得他错过了出口才想起自己没有右转。他正在思索康斯坦丝跟他说过的话。乌利亚通过一个中间人买枪，这个人可能是挪威人。这表示另有一人知道乌利亚是谁。他已请琳达去机密数据库里搜索昵称为“王子”的人，但心里很确定琳达什么也找不到。他有确切的感觉，这个人比一般罪犯更聪明。倘若霍赫纳说的是事实，这个王子是他们的常客，那么就表示王子已建立起自己的顾客群，而没让密勤局或其他人发现。要实施这种工程需要花费时间，也需要周密的心思、狡猾的手段和相当高的自制力。哈利所知的帮派分子，没有一个人具备这些特质。当然，这个王子可能运气相当好，至今从未被逮捕过，或者他的工作职务可以提供掩护。康斯坦丝说王子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那么他有可能是外交人员，这样就可以

进出挪威而不被海关拦下。

哈利驶出环路，开上史兰冬街，朝霍尔门科伦区前进。

他是否应该请梅里克暂时把爱伦调来密勤局？梅里克似乎更希望他去调查新纳粹党和参加社交聚会，对于追查“二战”幽灵反而没那么急切。

哈利把车开到她家，才发现自己置身何处。他把车停下，从树林之间望去。马路距离那栋木屋大约五十米，一楼窗户亮着灯。

“白痴。”他大声说，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他正打算离开，却看见正门打开，灯光洒在楼梯上。他心想她可能看见并认出了他的车，不由得惊慌起来。他拉到倒挡，打算安静小心地把车倒到山坡上，离开她的视线范围，但油门却踩得不够用力，以致引擎熄火。他听见说话声，只见一个穿着深色长外套的高大男子从门内走出，来到台阶上。男子正在说话，跟他说话的人在门内，哈利无法看见。接着男子倾身门内，使得哈利看不见他的举动。

他们在接吻，哈利心想，我开车来霍尔门科伦区偷看一个跟我交谈过十五分钟的女人和她男朋友接吻。

门关上，男人坐上一辆奥迪轿车，车开上马路，从哈利旁边驶过。

开车回家的路上，哈利心想该如何惩罚自己才好。惩罚方式必须非常严厉，好在未来发挥威慑作用。焦点健身中心的有氧课程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46

二〇〇〇年三月七日。德拉门市。

哈利一直不明白德拉门市为何招来这么多批评声。这座城市虽然

算不上美丽，但比起其他过度开发的挪威村庄，它真的更丑陋吗？他想把车停下，去柏森餐馆喝杯咖啡，但一看手表，发现时间不够。

爱德华·莫斯肯的家是一栋红色木屋，屋外可望见赛马场跑道，车库外停着一辆老奔驰房车。爱德华站在门口迎接哈利，在说话之前，仔细查看了哈利的证件。

“一九六五年出生？你看起来老了一点，霍勒警监。”

“基因不良。”

“真不走运。”

“呃，我十四岁的时候就可以进电影院去看十八岁才能看的电影。”

哈利分辨不出爱德华是否觉得这个笑话好笑。爱德华做了个手势，请哈利进门。

“你一个人住？”哈利问道，跟着爱德华走进客厅。只见屋内干净整洁，仅有几样装饰品。如果握有自主权的话，有些男人的确会把家里整理得如此整洁，可以说整洁到夸张的地步。哈利联想到自己的家。

“对，战后我老婆就离开了。”

“离开？”

“离家出走，过她自己的日子。”

“哦。孩子呢？”

“我有过一个儿子。”

“有过？”

爱德华停下脚步，转过了身。“我说得不够清楚吗，霍勒警

监？”他扬起一道白眉，在宽阔的高额头上形成一个锋利的角度。

“不是，是我的问题，我喜欢把事情问得很清楚。”

“好吧，我有一个儿子。”

“谢谢。你退休前做什么工作？”

“我以前有几辆货车，开了一家莫斯肯运输公司，七年前把公司卖掉了。”

“生意好吗？”

“还算挺好的。买主保留了原来的名字。”

两人分别在咖啡桌两侧坐下。哈利知道爱德华不会问他要不要喝咖啡。爱德华坐在沙发上，倾身向前，双臂交叠胸前，仿佛是说：快把事情做个了结。

“十二月二十一日晚上你在哪里？”

来的路上，哈利决定用这个问题展开讯问。他能在爱德华面前打出的牌只有这张，这也是唯一能试探爱德华的机会，同时能避免让爱德华发觉他们手中其实什么证据也没有。哈利只希望能借这个问题驱使爱德华做出反应，好让他知道些什么。倘若爱德华有所隐藏，此时就会暴露出来。

“我是不是被怀疑做了什么事？”爱德华问，表情只露出些许惊讶，仅此而已。

“可以请你直接回答问题吗，莫斯肯先生？”

“好吧，我在这里。”

“回答得真快。”

“这是什么意思？”

“你没怎么思考。”

爱德华做了个鬼脸，嘴巴露出扭曲的笑容，眼神绝望。“等你有一天到了我这把年纪，你会记得的是有哪一天晚上你没坐在家里。”

“辛德·樊科给了我一份去过森汉姆训练营的挪威军人名单，上面有盖布兰·约翰森、侯格林·戴尔、你以及辛德自己。”

“你漏了丹尼尔·盖德松。”

“他不是战争结束前就死了吗？”

“对。”

“那你为什么还提起他？”

“因为他跟我们一起去过森汉姆。”

“根据辛德的叙述，许多挪威军人去过森汉姆，但活下来的只有你们四个。”

“没错。”

“那你为什么特别提起丹尼尔？”

爱德华盯着哈利，接着又把眼神转向空气。“因为他跟我们一起很长时间，我们以为他会活下来。呃，我们都以为丹尼尔是不会死的。”

“你知道侯格林死了吗？”

爱德华摇摇头。

“你看起来不太惊讶。”

“我为什么要惊讶？这年头我听见谁还活着会比较惊讶。”

“如果我告诉你他是被谋杀的呢？”

“哦，呃，这就不一样了。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件事？”

“你对侯格林有什么了解？”

“一点也不了解。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列宁格勒，他患有弹震症。”

“你们没有一起回挪威吗？”

“侯格林和其他人怎么回来的我不知道。一九四四年冬天，一架苏联战斗机丢了一枚手榴弹到战壕里，把我炸伤了。”

“一架战斗机？手榴弹从战斗机上丢下来？”

爱德华简洁地笑了笑，点了点头。“我在战地医院醒来的时候，已经开始全军撤退了。那年夏天我被转到奥斯陆辛桑学校的战地医院，然后就签投降协议了。”

“所以你受伤之后就再没见过其他人了？”

“我在战争结束后三年见过辛德。”

“在你服刑完毕后？”

“对，我们在一家餐厅碰到的。”

“你对他当逃兵有什么看法？”

爱德华耸耸肩。“他一定有他自己的理由，至少在大家还不知道战争会怎么结束时，他选择了一边，这已经比大多数挪威男人强太多了。”

“这话怎么说？”

“‘二战’时期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晚出手的人会永远正确。一九

四三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阵地在后退，可是情况到底有多糟却没人知道。总之，没有人可以责怪辛德像墙头草一样倒向敌军的阵营，他不像那些战时一直坐在家里的人，等到最后几个月才突然赶去加入反抗军。我们都管这种人叫‘后期圣徒’。这些人中，有的到今天还夸口表扬那些公开表态的挪威人，认为他们是英雄，选择了正确的一边。”

“你要不要举个例子，谁做出了你说的这种事？”

“当然有几个例子可以举，就是那几个后来享受英雄待遇的人，可是那不重要。”

“盖布兰呢？你记得他吗？”

“当然记得。后来他救了我一命。他……”爱德华咬住下唇，仿佛自己已经说得太多了。哈利感到纳闷。

“他怎么了？”

“盖布兰？我要是知道就好了。那枚手榴弹……当时在战壕里的有盖布兰、侯格林和我，手榴弹在冰上弹起，打中侯格林的钢盔。我只记得手榴弹爆炸时，盖布兰距离最近。后来我从昏迷中醒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盖布兰和侯格林怎么样了。”

“这是什么意思？他们消失了？”

爱德华的眼睛朝窗外看去。“那天苏联人发动全面攻击，用‘混乱’都不足以形容当时的情况。我醒来的时候，我们的战壕早已落入他们手里，军团也已经调动了。如果盖布兰还活着，他应该会在北区总队的诺尔兰军团战地医院，侯格林也是，如果他只是受伤的话。我想我应该也在那里待过，但是我醒来的时候已经被转到别的地方了。”

“我在国家户政局查不到盖布兰·约翰森的名字。”

爱德华耸耸肩：“那我想他一定是被那枚手榴弹炸死了。”

“你从来没试着去找他？”

爱德华摇摇头。

哈利举目四望，想在这间屋子里找寻咖啡存在的痕迹——也许是一个咖啡壶，也许是一只咖啡杯。炉床上放着一个金色相框，里面是一张女子的照片。

“你对自己和其他东部战线的士兵在战后受到的对待有什么不满吗？”

“对于判刑这部分没有。我很清楚现实。必须有人接受审判，这是政治考虑。我打输了战争，没什么好抱怨的。”爱德华突然大笑，听起来有如喜鹊的叫声。哈利不明白他为何大笑。接着，爱德华收起笑容，严肃起来。

“被贴上叛国贼的标签也没什么，我自己心安理得就好，我知道我们大家都是用生命去捍卫我们的国家。”

“你当时的政治立场……”

“是不是和今天一样？”

哈利点了点头。爱德华露出干涩的微笑，说：“这个问题很好回答，警监先生。不一样了，以前我错了，就这么简单。”

“后来你没接触新纳粹党？”

“我的老天，没有！几年前他们在霍克松有个聚会，有个白痴还打电话给我，问我要不要去谈谈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好像给自己取了个‘血与荣耀’之类的名头。”

爱德华倾身越过咖啡桌。咖啡桌一角放着一摞杂志，边角对边角叠放得整整齐齐。“密勤局到底在查什么？你们是在监视新纳粹党吗？如果是这样，那你就来错地方了。”

哈利不确定此时可以向爱德华透露多少，但爱德华的回答听起来都挺诚实的。

“我不是很清楚我们在查什么。”

“听起来很像我所知道的密勤局。”

爱德华再次发出喜鹊般的笑声，一种听来不太悦耳的高音频笑声。

事后哈利做出结论，认为自己之所以会问出下一个问题，是由于受到爱德华那种轻蔑笑声的干扰，加之爱德华并未端出咖啡待客。

“你认为你的儿子有个前纳粹党的父亲，对他的成长过程有什么影响？这会不会是他走私毒品而入狱的原因？”

哈利一看见苍老的爱德华眼中流露出愤恨与苦痛，立刻后悔自己问出这个问题。他知道，即使不直接攻击爱德华的弱点，也能查出他想知道的线索。

“那场审判根本是个闹剧！”爱德华义愤填膺地说，“他们指派给我儿子的辩护律师，是那个战后给我判刑的法官的孙子。他们惩罚我的儿子是为了掩饰他们在‘二战’时期做出的那些丢人现眼的事。我……”

爱德华猛然住口。哈利等待他继续往下说，但爱德华没再说什么。哈利在毫无预警的状态下，觉得自己胃里那群咖啡虫忽然骚动起来，之前它们都很安静，但现在它们吵着要咖啡。

“那个法官是‘后期圣徒’中的一个？”哈利问。

爱德华耸耸肩。哈利知道这个话题到此为止。爱德华看了看表。

“你打算去别的地方？”哈利问。

“我要走路去农舍。”

“哦，很远吗？”

“在格列兰，天黑之前得出发。”

哈利站了起来。两人走到门廊，停下脚步，找寻适当的话道别。这时哈利突然记起一件事。“你说你一九四四年冬天在列宁格勒受伤，那年夏天被送到辛桑学校，这期间你在做什么？”

“什么意思？”

“我正在看伊凡·尤尔写的一本书，他是个历史学家。”

“我知道伊凡·尤尔是谁。”爱德华说，露出神秘的微笑。

“他说一九四四年三月，挪威军团在科诺吉索罗被击溃，那么从三月到你抵达辛桑学校的这段时间，你在哪里？”

爱德华凝视哈利的双眼很长一段时间，才打开大门，向外看去。

“几乎到零摄氏度了，”他说，“你开车要小心。”

哈利点了点头。爱德华直起身来，以手遮眉，眯着眼，朝空荡的赛马场望去，只见灰色的椭圆形碎石跑道在污秽的雪地中格外显眼。

“我去过的地方曾经有名字，”爱德华说，“那些地方现在都已经改名了，让人认不出来。我们的地图只画出路径、水源和布雷区，没有名字。如果我说我去过爱沙尼亚的帕尔努，说不定是真的，我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一九四四年春天和夏天，我躺在担架上，听着机枪发射的声音，心里想的只有死，根本没去想我在哪里。”

哈利沿着河岸缓缓驾车行驶，在德拉门市一座通向外界的桥梁路口的红灯前停下。市里另一座通向外界的桥梁和E18高速公路相互交叉，仿佛是穿过乡间的牙套，挡住了德拉门峡湾的景致。呃，好吧，也许德拉门市的建设不是每一样都那么成功。回程路上，哈利打算在柏森餐馆喝杯咖啡，却又打消念头，只因他想起柏森餐馆也提供啤酒。

信号灯切换为绿灯。哈利踩下油门。

爱德华对关于他儿子的那个问题表现得非常愤怒。哈利决定去查出审判爱德华的法官是谁。他在后视镜中看了德拉门市最后一眼。当然还有其他城市比德拉门更丑。

47

二〇〇〇年三月七日。爱伦的办公室。

爱伦什么也没想到。

哈利晃到楼下爱伦的办公室，在他那把会发出咯吱声的办公椅上坐下。犯罪特警队招募到一名新的男性警员，是个年轻人，来自斯泰恩谢尔市警局，下个月报到。

“我又不是千里眼。”爱伦见了哈利大失所望的神情，说，“今天早上开会我还问过其他人，结果没人听过王子这个人。”

“那枪支登记局呢？他们应该知道一些军火走私犯吧。”

“哈利！”

“是……”

“我已经不为你工作了。”

“为我工作？”

“那改成和你一起工作。我只是觉得我好像是在为你工作一样，你这个恶人。”

哈利双足一蹬，坐在椅子上旋转起来，整整转了四圈。他老是没有办法转得超过四圈。爱伦的眼珠转了转。“好啦，我打电话去枪支登记局问过了，”爱伦说，“他们也没听说过王子这个人。密勤局为什么

不派个助理给你呢？”

“这件案子不是高优先等级。梅里克只是允许我去调查而已，他其实是要我去查新纳粹党在圣日有什么计划。”

“其中一条线索是‘枪支迷’，我想不出比新纳粹党更大的枪支迷了。你怎么不干脆从新纳粹党开始查起，正好一箭双雕？”

“我也是这么想的。”

48

二〇〇〇年三月七日。葛森路，利克塔酒吧。

哈利驾车在尤尔家门口停下，看见尤尔站在门阶上。布雷站在尤尔脚旁，拉扯着它脖子上的狗链。

“你动作还真快。”尤尔说。

“我一放下电话就跳上车了。”哈利说，“布雷也要去吗？”

“我刚刚带它去散步，顺便等你。布雷，进去。”

布雷露出乞求的眼神，抬头望向尤尔。

“进去！”

布雷向后一跳，匆匆奔入屋内。哈利听见尤尔突如其来的口令，也不禁往后缩了缩。

“我们走吧。”尤尔说。

哈利载着尤尔离去时，瞥见厨房窗帘后有一张脸。

“天空越来越亮了。”哈利说。

“是吗？”

“我是说白天，而且时间也更长了。”

尤尔点了点头，并未接话。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哈利说，“辛德的家人是怎么死的？”

“我跟你说过了，是他亲手杀死的。”

“对，不过是用什么方法杀的？”

尤尔瞧了哈利一会儿才回答：“他们是被枪杀的，头部中弹。”

“四个人都是？”

“对。”

他们在葛森路一个停车场找到车位，再从停车场走到尤尔在电话里坚持要带哈利去的地方。

“原来这里就是利克塔。”哈利说。他们走进一家灯光昏暗的酒吧。只见里面的塑料圆桌老旧磨损，客人寥寥无几。哈利和尤尔点了咖啡，在一张靠窗的桌子前坐下。坐在靠内一张桌子的两个老人停止谈话，怒容满面地看着他们。

“这让我想起我有时去的一家酒吧。”哈利的头朝那两个老人侧了侧。

“无可救药的老顽固，”尤尔说，“他们是老纳粹和东部战线老兵，到现在还认为自己是错的。他们来这里发泄不满，指责那个大背叛、尼高斯沃尔政府和世界上的大事小事。不过他们只是苟延残喘，看得出来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少了。”

“他们依然热衷于政治？”

“哦，那当然了，他们还在生气。对第三世界的援助、国防经费

的削减、女性牧师、同性恋婚姻、挪威的新国民，你猜得到的事都可以惹恼这帮老顽固。他们内心深处依然是纳粹。”

“你认为乌利亚可能是这里的常客？”

“如果乌利亚想发动某种反社会的复仇圣战，那他一定会来这里寻找有同样想法的人。前东部战线的战友当然还有其他的聚会场所，比方说，他们每年会在奥斯陆集会一次，除了老战友会来参加，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但那些集会跟这家酒吧的聚会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那种集会纯粹是社会事件，用来纪念死者，而且禁止谈论政治。如果我要追查一个一心想报复社会的东部战线老兵，我会从这里开始。”

“你太太有没有参加过这种集会？你刚刚是怎么称呼的……老战友的集会？”

尤尔惊讶地看着哈利，缓缓地摇了摇头。

“我只是突然想到而已，”哈利说，“说不定她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给我？”

“她没有。”尤尔冷淡地说。

“好吧。”哈利说，“你口中的那些‘老顽固’跟新纳粹分子有什么关系？”

“你问的是谁？”

“我得到一条线报，乌利亚请一个中间人替他拿到马克林步枪，这个中间人在军火圈里很吃得开。”

尤尔摇摇头。

“前东部战线老兵听见别人把他们归类，通常都会生气。不过新纳粹分子普遍都很崇拜这些老兵，对他们而言，能上前线作战，拿枪保卫国家民族，是他们的终极梦想。”

“所以说，如果有个老兵想弄一把枪，他可能会找新纳粹分子帮忙？”

“对，他可能会带着善意接近他们，不过他得知道要找谁接头才行。你追查的这把步枪这么先进，不是随便一个人都能提供的。赫讷福斯市警方曾经突击搜查一个新纳粹分子的车库，结果发现一辆生锈的老达特桑，里面装满自制棍棒、木矛和几把不锋利的斧头，这就是个很具参考性的例子。大部分的新纳粹分子都还处于石器时代。”

“所以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我该去哪里找一个跟国际军火贩有联络的新纳粹分子？”

“问题在于这个社会环境的范围非常大。支持国家主义的《自由言论报》就声称挪威共有一千五百名国家主义者和国家民主主义者，不过如果你打电话去《箴言报》问，他们随时留意法西斯巢穴的志愿者组织会告诉你，真正活跃的新纳粹分子不会超过五十个。问题是真正在幕后操控的金主是隐形的，这样说好了，他们不会穿靴子，也不会在手臂上刺个纳粹党徽。他们也许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好让他们剥削下层阶级，赚取资金来资助新纳粹党，但他们必须保持低调才行。”

这时一个低沉的声音在他们身后轰然响起：“伊凡·尤尔，你竟然还敢来这里。”

49

二〇〇〇年三月七日。比戴大道，吉乐电影院。

“不然我该怎么做？”哈利问爱伦，用胳膊肘轻轻推她，示意她在排队买票的队伍中往前移动，“我只是坐在那里，心想该不该去问其中一个爱发牢骚的老人，看他们知不知道谁可能支持暗杀计划，还以超高的价钱买了一把步枪，协助进行暗杀计划。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老人走到我们桌前，用严肃的口气说：‘伊凡·尤尔，你竟然还敢来这

里。”

“结果你怎么做？”爱伦问。

“我什么也没做。我只是坐在那里，看着尤尔的脸整个沉下来。他的表情就像见了鬼一样。显然他们认识。对了，这是我今天见到的人当中，第二个认识尤尔的，爱德华·莫斯肯也说他知道尤尔这个人。”

“这很奇怪吗？尤尔给报纸写文章，还会上电视，他很高调的。”

“也许你说得对。总之尤尔站起来，直接走出去了，我从后面追上去。我追上他的时候，他脸色苍白，我问他刚才是怎么回事，他却说不认识那个人。后来我开车送他回家，他下车的时候连再见也没说一声。他看起来像是受到了很大的惊吓。第十排好不好？”

哈利站在售票口买了两张电影票。“我觉得这部电影可能不好看。”他说。

“为什么？”爱伦问，“因为是我挑的吗？”

“我在公交车上听见一个嘴里嚼口香糖的女生跟她朋友说：‘《关于我母亲的一切》真好看哦。’”

“那又怎样？”

“当女生说一部电影真好看，我就会有一种看到《油炸绿番茄》的感觉。你们女人只要听见非常伤感的音乐，就算内容比《奥普拉脱口秀》还乏善可陈，也会觉得这部电影真的是太温暖、太有智慧了。要吃爆米花吗？”哈利在排着买爆米花的队伍中又推了推爱伦。

“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病，哈利，你有病。对了，你知道吗，我跟金说我要跟一个同事去看电影，他还吃醋呢。”

“恭喜你啦。”

“还有，趁我记得赶快说，”爱伦说，“我找到你问的那个小爱德华·莫斯肯的辩护律师了，他的祖父的确参加过战后审判。”

“是吗？”

爱伦微微一笑：“尤汉·孔恩和克里斯蒂安·孔恩。”

“太好了。”

“我跟负责小爱德华案的检察官谈过，他说当法官判决小爱德华有罪时，老爱德华大发雷霆，以暴力攻击孔恩，大声咆哮，说孔恩和他祖父密谋陷害莫斯肯家族。”

“有意思。”

“你不觉得应该请我吃大份爆米花吗？”

结果《关于我母亲的一切》比哈利担心的要好看多了。只是电影演到一半，当萝莎被埋葬，爱伦泪流满面时，哈利依然骚扰爱伦，问她格列兰在哪里。爱伦回答说，格列兰区在波什格伦市和希恩市附近，然后才安静地看完整部电影。

50

二〇〇〇年三月十一日。奥斯陆。

哈利看得出西装太小了。尽管他看得出来，心里却不明白为什么太小。他的体重自十八岁以来就没再增加。这套西装是他一九九〇年为了参加考试后的庆祝会，在德斯曼连锁男装店买的。然而站在电梯镜子前，他却看见自己的袜子暴露在西装裤脚和黑色马丁靴之间。这看上去令人困惑。

电梯门滑向两侧，哈利听见警署餐厅敞开的门内传出音乐声、男人的高谈阔论声和女人的咯咯谈笑声。他看了看表，八点十五分。待到十一点就可以回家了。

他吸了口气，踏进餐厅，扫视一圈。这是家传统挪威式餐厅——一个方形空间，里面有一个玻璃柜台，柜台一端可供点餐，淡色系桌椅产自桑莫拉区的某个峡湾，墙上贴着禁烟标志。派对组织者用气球和红色桌巾把平日习以为常的餐厅努力装点了一番。虽然派对上男性占大多数，但男女比例却比犯罪特警队举行的派对更均衡。

大多数人似乎都已喝了不少酒。琳达跟他说过，派对开始前会提供各式各样的助兴酒，哈利很高兴没人邀请他喝一杯。

“哈利，你穿西装真好看。”

这话是琳达说的。哈利几乎认不出眼前这个女人就是琳达，只见她那套紧身洋装突显了她的赘肉和丰满的女性特征。她手中托着一盘橘色饮料，高高举到哈利面前。

“呃……不用了，谢谢你，琳达。”

“别这么扫兴嘛，哈利，这可是派对！”

普林斯又通过车内音响喇叭纵声嚎叫。

爱伦坐在驾驶座上，倾身向前，将音量转小。

汤姆斜睨了她一眼。

“有点太大声了。”爱伦说，心想再过三周，那个斯泰恩谢尔市的警员就会来报到，到时候她就不必再跟汤姆一起值勤了。

问题不在音乐。汤姆并没有给她添麻烦，他也绝对不是个坏警察。

问题在于那些电话。爱伦并非无法体谅别人在电话中提到性生活，但根据她收集到的对话，汤姆的半数手机来电中，对方女子不是已经被甩，就是正在被甩，或将要被甩。最令她不舒服的是最近几次对话。打来的几个女人是还没被汤姆甩掉的，汤姆会用一种特别的口气跟她们说话，听得爱伦想大喊：不要做傻事！他不会给你什么好

处！快逃！爱伦是个心胸宽广的人，很能原谅人类的弱点。她在汤姆身上并未发现太多人类的弱点，但也没看到什么人性。说穿了，她就是不喜歡汤姆这个人。

他们驾车经过德扬公园。汤姆接到线报，有人在黑斯默街的阿拉丁波斯餐厅看见巴基斯坦帮派首领阿尤布。自从去年十二月皇家庭园发生袭击事件以来，他们就一直在追捕阿尤布。爱伦知道他们来得太迟了，现在只能问问是否有人知道阿尤布在哪里。他们得不到答案，但至少可以展示态度：警方不会让阿尤布有好日子过。

“你在车上等，我进去查看。”汤姆说。

“好。”

汤姆拉下皮夹克的拉链。

这是为了展现他在警察总署健身房的举重成果吧，爱伦心想，或是为了露出肩上的枪套，好让别人知道他身上带枪。犯罪特警队的警官有权带枪，但爱伦知道汤姆带的不只是警用制式左轮手枪，很可能是一把大口径手枪。爱伦没胆量问他。汤姆最爱聊的话题是车，其次是枪。爱伦宁愿聊汽车。爱伦自己不带枪，除非上级要求，例如去年秋天美国总统来访期间。

爱伦觉得脑袋后方传来振动，接着就听见《拿破仑和他的军队》这首曲子，原来是汤姆的手机响了。爱伦打开车门对汤姆大喊，但汤姆已走向餐厅。

这个星期十分无聊。爱伦当警察以来，从没遇到过如此百无聊赖的一周。她担心这跟她终于有了私生活有关。突然之间，尽早回家变得有意义，周六晚上的值班成了一种牺牲。手机第四次响起“拿破仑……”。

会不会是一个被甩的女人打来的，或者是还没被甩的女人？如果金甩了她……不过金是不会把她甩了的。她就是知道。

《拿破仑和他的军队》第五次响起。

再过几小时就下班了，她会回家，冲个澡，然后冲往亨格森街金的家。她在性欲高涨的状态下，只要五分钟就能冲到金家。想到这里，她咯咯地笑了起来。

第六次！她从手刹拉杆下方抓起手机。

“这是汤姆·瓦勒的语音信箱，瓦勒先生不在，请留言。”

她只是想开个玩笑。原本她打算在说完这段话之后，立刻说明自己是谁，但不知什么原因，她只是坐着聆听手机那头传来的粗重呼吸声。也许是为了刺激，也许纯粹只是好奇。无论如何，她忽然发觉对方真以为自己进入了语音信箱，正在等待哔声。于是她按下一个按键——“哔”。

“嘿，我是斯韦勒·奥尔森。”

“嘿，哈利，这位是……”

哈利转过身。这时某位同事自己当起DJ，调高音乐音量。梅里克其他的话全被哈利身后的音箱喇叭发出的巨大低音吞没了。

那不吸引我……

哈利才来到派对不到二十分钟，就已经看了两次表，并用下列问题问了自己四次：侯格林谋杀案跟马克林步枪走私案有没有关联？谁有能力如此干净利落地割断一个人的喉咙，还敢在光天化日下在奥斯陆市中心一条后巷里犯下谋杀案？谁是王子？小爱德华的判决跟这案子有关吗？东部战线的第五个挪威军人盖布兰·约翰森后来怎么了？既然爱德华说盖布兰救过他一命，为什么战后爱德华不去找盖布兰？

哈利站在角落，旁边就是音箱，手中拿的是蒙克牌无酒精啤酒，用玻璃杯装着，以免人家问他为什么要喝无酒精啤酒。他正在看年轻的密勤局同事跳舞。

“抱歉，我没听清楚你说什么。”哈利说。

梅里克的手指转动着装盛橘色饮料的酒杯杯脚。他身穿蓝色条纹西装，站得似乎比平常挺拔。在哈利看来，梅里克这套西装十分合身。哈利发现自己的衬衫袖口长出西装袖口太多，便拉了拉西装衣袖。梅里克屈身靠近了些。

“我是在跟你介绍，这位是我们的外交事务部负责人……”

哈利这才注意到他旁边站着一个女子。女子身材苗条，身穿红色纯色洋装。哈利忽然有一种预感。

她有美貌，但她有格调吗？

褐色眼眸。高耸颧骨。深色肌肤。深色短发衬着一张瓜子脸。她嘴角泛着微笑，眼里满是笑意。哈利记得她很漂亮，但不记得她如此……迷人。这是他唯一能想到的形容她的词：迷人。他知道这时她站在自己面前，理当会令他目瞪口呆，但不知为什么，他看到眼前的情况，仅仅以点头作为响应。

“……萝凯·樊科警监。”梅里克说。

“我们见过。”哈利说。

“哦？”梅里克惊讶地说。

萝凯和哈利看着彼此。

“我们见过，”她说，“但还没有熟到介绍姓名的程度。”她伸出手，手腕微微上扬，再度令哈利想到钢琴课和芭蕾课。

“我叫哈利·霍勒。”他说。

“啊哈，”她说，“原来是你，你是犯罪特警队的，对不对？”

“对。”

“我们见面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你是密勤局的新警监。如果你说了的话，那么……”

“那么怎样？”哈利问。

她的头朝一边扬起。“对，那么怎样？”她发出咯咯的笑声。她的笑声迫使哈利脑中再次蹦出那个白痴的形容词：迷人。“那么我至少会告诉你，我们隶属于同一个部门。”她说，“通常我不会跟别人说我做什么工作，况且你又问了那么多奇怪的问题，我想你应该也是一样。”

“对，当然。”

她又笑了。哈利心想，如何才能让她像这样一直笑呢？

“为什么我从来没在密勤局见过你？”萝凯问道。

“哈利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梅里克说。

“啊哈。”她点点头，仿佛明白了似的，眼中依然满是灿烂的笑意，“走廊尽头的办公室，真的？”

哈利郁闷地将头侧向一边。

“对，呃，”梅里克说，“既然替你们介绍过了，哈利，我们要去吧台那边了。”

哈利等待邀请，但邀请并未到来。

“待会儿再聊。”梅里克说。

可以理解，哈利心想。密勤局局长和萝凯警监今晚可能得进行很多上级对下级的摸底沟通。他倚着音箱，目光却偷偷跟随他们。萝凯认得他，也记得他们没有介绍过各自的姓名。他将手中啤酒一饮而尽，觉得毫无滋味可言。

汤姆坐上车，将门甩上。

“没有人看见阿尤布，也没有人跟他说过话或听说过他。”他说，“开车吧。”

“好。”爱伦说，朝后视镜看了一眼，将车子驶离人行道。

“你也开始喜欢上普林斯了，对不对，我刚刚听见了。”

“什么？”

“我离开的时候你调高了音量。”

“哦。”她得打电话给哈利。

“有什么状况吗？”

爱伦全身僵硬，紧盯前方，望着湿漉漉的黑色柏油在街灯照耀下闪闪发亮。

“状况？能有什么状况？”

“我不知道，你看起来好像碰到了什么事。”

“没发生什么事，汤姆。”

“有人打电话来吗？嘿！”汤姆绷紧肌肉，伸出两个手掌紧紧贴在仪表板上，“你没看见那辆车吗？”

“抱歉。”

“要不要我来开？”

“你来开？为什么？”

“因为你开车开得好像……”

“像什么？”

“算了。我问你有没有人打电话来。”

“没有人打电话来，汤姆。如果有人打电话来，我就会跟你说了，不是吗？”

她得赶快打电话给哈利才行。

“那你为什么把我的手机关机？”

“什么？”爱伦惊骇地望着汤姆。

“开车看路，爱伦。我问你为什么……”

“没有人打电话来。一定是你自己关机的。”她的嗓音不由自主地拉高，耳中听见自己尖锐的声音。

“好，爱伦，”汤姆说，“放轻松，我只是有点纳闷而已。”

爱伦试着照汤姆说的放轻松，均匀地呼吸，注意前方路况。她驾车在佛斯街环路左转。这是个周六夜晚，但这个地区的街道几乎空无一人。信号灯亮的是绿灯。右转，沿着詹斯比亚克街直走，左转，开上德扬街，不久便抵达警察总署停车场。她感觉到汤姆的目光一直在打量她。

自从遇见萝凯之后，哈利没再看表，他甚至跟琳达一起满场跑，向一些同事做自我介绍。他跟其他人的对话内容都很拘谨。他们问他的职位是什么，一旦他回答了，话题随即枯竭。也许密勤局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你不能问太多，否则他们就不会跟你敬酒。无所谓，反正哈利对他们也不是特别感兴趣。最后他回到音箱旁的老位置。他看见过几次萝凯的红色洋装，根据他的判断，她正在派对上周旋，而且并未跟任何人单独聊得太久。她没下场跳舞，这一点他很确定。

天哪，我的行为像个青少年似的，哈利心想。

他看了看表，九点半。他可以去找萝凯说几句话，看看会如何。如果什么也没发生，他就开溜，遵守约定跟琳达跳一支舞，然后回

家。能发生什么？这是哪门子自欺欺人的想法？萝凯是个警监，而且跟结了婚没两样。也许他可以喝点酒。不行。他又看了看表。一想到他答应跟琳达跳一支舞，心里就感到厌烦。回家吧。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喝得醉醺醺了。即使他们是清醒的，也不太会去注意一个新警监消失在走廊上。他可以慢慢出门，乘电梯下楼。那辆福特雅士正在楼下忠诚地等候着他。琳达似乎正和一个年轻警官跳舞跳得火热，只见她紧紧抱住年轻警官，年轻警官面带微笑，唇上沁出汗珠，将她转来荡去。

“法律节的拉格演唱会比较热闹，对不对？”

哈利听见萝凯低沉的嗓音在身旁响起，心跳立刻加速。

汤姆来到爱伦的办公室，站在爱伦的椅子旁。

“抱歉，刚刚在车上我有点粗鲁。”

爱伦没听见他进来，吓了一跳。她手里拿着话筒，还没拨号。

“不会，”她说，“是我有点，呃……你知道的。”

“月经前神经紧张？”

她望向汤姆，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而是很严肃地想弄清楚发生了什么。

“也许吧。”她说。汤姆从来没来过她办公室，现在他来做什么？

“下班了，爱伦。”他的头朝墙上的时钟侧了侧，时钟显示十点整，“我有车，可以送你回家。”

“谢谢，可是我得先打个电话，你先走吧。”

“私人电话？”

“不是，只是……”

“那我在这里等你。”

汤姆在哈利那把老办公椅上坐下，椅子发出咯吱一声以示抗议。两人目光相接。可恶！为什么不说这是私人电话呢？现在要说已经太迟了。难道汤姆已经知道她无意间发现了一些事情吗？她想解读汤姆的表情，但自从她开始惊慌失措以后，分析能力似乎消失了。现在她终于知道为什么汤姆一直令她不舒服了，并不是因为他为人冷漠，不是因为他对女人、黑人、暴露狂和同性恋的态度，也不是因为他一逮到合法机会就使用暴力。她可以不假思索就列出十个与之类似的警察，但她还是能在这些警察身上发现一些正面特质，好让自己能够与他们相处。但是在汤姆身上另有某种东西，现在她知道那是什么了：她害怕汤姆。

“呃，”她说，“电话可以等到星期一再打。”

“那好，”汤姆站了起来，“我们走吧。”

汤姆的车是日本产的跑车，爱伦觉得看起来像法拉利的廉价仿制品，车上配备桶形座椅，坐进去会挤压肩膀，此外，车内似乎有一半空间装设了喇叭。引擎发出深情的低颤声，窗外街灯迅速扫过，车子已开上特隆赫姆路。喇叭悄悄传出爱伦逐渐熟悉的男性假音。

普林斯。就是普林斯。

“我在这里下车就好。”爱伦说，尽量让声音保持自然。

“不行，”汤姆说，看着后视镜，“必须服务到家。要怎么走？”

爱伦克制着想拉开车门往外跳的冲动。

“这里左转。”爱伦伸手一指。

哈利，拜托你在家。

“詹斯比亚克街。”汤姆读出墙上的路牌，驾车左转。

这条街灯光稀疏，人行道空荡无人。爱伦的眼角余光看见小小的方形亮光掠过汤姆的脸庞。汤姆已经知道她发现了吗？汤姆是否看见她坐在副驾驶座上，一只手放在包里？汤姆是否知道她手里握着她在德国买的一瓶自卫喷雾剂？去年秋天，汤姆坚称爱伦拒带武器是把自己和同事置于危险之中，当时她曾把那瓶自卫喷雾剂拿给他看。后来汤姆还曾以谨慎私密的语气跟她说，他能弄到一把精巧的小手枪，可以藏在身上任何地方。小手枪并未登记，因此如果出了“意外”，也无法追查到她身上。那时她并未认真对待汤姆说的话，她以为那只是男人说的那种有点恐怖的玩笑话，因此一笑置之。

“在那辆红色的车旁边停就好。”

“可是四号在下一个街区。”汤姆说。

她跟汤姆说过她住四号吗？也许吧。可能她忘了。她感觉自己是透明的，像只水母，仿佛汤姆看得见她过快的心跳。

引擎发出空挡的低颤声。汤姆已把车子停下。她发狂似的找寻门把手。该死的日本呆子！为什么不在车门上设计一个容易识别的门把手呢？

“星期一见。”爱伦找到门把手时，听见汤姆在她身后说。她踉踉跄跄地下了车，大口呼吸受污染的空气，仿佛长时间潜水浮上水面。她摔上厚重的大门，耳中仍听得见汤姆那辆跑车低沉流畅的空转声。

她奔上楼梯，靴子重重踏在每一级阶梯上，钥匙拿在面前犹如一支魔杖。进了家门之后，她立刻拨打哈利的电话，心头依然记得斯韦勒的留言，一字一句记得清清楚楚。

我是斯韦勒·奥尔森。我还在等老头买枪的佣金，十张大钞。回电话到我家。

然后电话就挂断了。

爱伦只花了十亿分之一秒就想通了个中关联。谜团的第五条线

索，谁是马克林步枪走私案的中间人？这人是警察。当然了，这人就是汤姆·瓦勒。竟然要分一万克朗佣金给斯韦勒这种小混混——肯定是一笔大生意。老人。枪支迷。同情极右派。很快就能爬上总警监位子的王子。一切都清晰无比、不证自明，令她大受震撼。她向来有能力察觉别人听不出的弦外之音，竟然到现在才发现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爱伦知道自己已经开始产生偏执的想法了，但她在等待汤姆从餐厅出来时，无可抑制地把这个想法推到极致：汤姆极有可能爬得更高，能够动用更高层重要人士的关系，躲避在权力的羽翼之下。天知道汤姆已经在警察总署跟什么人建立了联盟关系。如果她仔细推敲，便能想出好几个她不曾想象过的人可能牵涉在内，而她唯一能够百分之百信任的人只有哈利。

电话通了。占线中。他家电话从不占线的。快点，哈利！

她也知道汤姆迟早会跟斯韦勒联络，然后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旦被汤姆发现，她非常确定自己性命堪忧。她必须快速行动，但只要犯一个错，代价将非常巨大。一个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

“我是哈利，请留言……哔！”

“哈利你这个浑蛋，我是爱伦，我知道我们要找的那个人是谁了，我会再打手机给你。”

她把话筒夹在肩膀和下巴之间，在电话簿里翻寻H栏，却不小心让电话簿砰的一声摔到地上。她咒骂一声，最后终于找到哈利的手机号码。幸好哈利总是把手机带在身边。

爱伦住在这栋屋子的二楼，家里养了一只温驯的大山雀，叫黑格。这栋屋子最近才重新翻修，墙壁有半米厚，窗户装的是双层玻璃，但她可以对天发誓她耳中还是一直听见车子发出的空挡运转声。

萝凯咯咯一笑。

“如果你答应琳达要跟她跳舞，可不是随便跳两下就能了事的。”

“嗯。另一个选择是逃跑。”

接下来是一阵静默。哈利发觉他说的这句话可能造成了误解，便立刻用问题填补沉默。

“你当初怎么会来密勤局上班？”

“是经过俄罗斯，”她说，“我上过国防部的俄罗斯课程，在莫斯科当了两年的口译员。梅里克就是那个时候在莫斯科招我进的密勤局。我拿到法律学位后，直接就有了一份薪资等级第三十五级的工作，我想说我找到了一只下金蛋的鸡。”

“难道不是吗？”

“你在开玩笑吗？我以前的同学赚的钱是我的三倍以上。”

“你可以辞掉工作，去做他们做的工作。”

她耸耸肩：“我喜欢这份工作，他们不是每个人都说得出口的。”

“说得好。”

一阵静默。

说得好。难道我就说不出更好的话了吗？

“你呢，哈利？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他们面对舞池站着，但哈利感觉到她正在打量自己。他的脑袋里思绪纷飞。她的眼角有淡淡的鱼尾纹。爱德华的农舍距离发现马克林步枪空弹壳的地方不远。《每日新闻报》说百分之四十的都市女人有不忠行为。他应该去问尤尔的老婆是否记得挪威军团有三个士兵被战斗机扔下的手榴弹炸伤或炸死。三频道的广告说德斯曼男装店正在举行新年特卖会，他应该去逛逛。不过他喜欢他的工作吗？

“有时候喜欢。”他说。

“你喜欢它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这样听起来会不会很蠢？”

“我不知道。”

“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没想过自己为什么当警察。我想过。可是我还是不知道。也许我只是喜欢把调皮捣蛋的孩子抓起来吧。”

“那你不去抓调皮捣蛋的孩子时都在做什么？”

“我在看《鲁滨孙探险记》。”

萝凯又发出咯咯的笑声。哈利知道只要能让这样笑，再蠢的事他都愿意说。他打起精神，以相当严肃的口吻叙述他目前的状况，同时小心避免提及生活中的不愉快，但这样一来可说的话题便所剩无几。萝凯似乎听得津津有味，于是哈利继续说到他的父亲和妹妹。为什么每当别人问到关于他自己的事，他最后总是会提到妹妹？

“听起来是个不错的女孩。”萝凯说。

“是最棒的，”哈利说，“也是最勇敢的。她从来不害怕新事物，是个生活试飞员。”

哈利说，有一次妹妹主动开价要买亚克奥斯街的一栋房子，只因她在《晚邮报》地产专版看见的那张照片，令她想起她童年在奥普索的房子。结果对方说那栋房子要价两百万克朗，每平方米售价创下那年夏天奥斯陆房价新高。

萝凯听了大笑不已，把一些龙舌兰酒喷到了哈利的西装外套上。

“她最棒的地方在于即使在坠机之后，也可以立刻振作起来，精神抖擞地投入下一个任务。”

萝凯拿手帕擦干哈利的西装翻领。“那你呢，哈利，你坠机的时候会怎样？”

“我？这个嘛，我可能会静静躺个一秒，然后爬起来，因为没有其他选择，是吧？”

“说得好。”

哈利机灵地抬起双眼，看萝凯是否会拿这句话来取笑他，却见她眼里跳跃的尽是愉悦。她散发出力量的光芒，但哈利怀疑她是否有许多坠机的经验。“轮到你了，说说你自己吧。”

萝凯没有姐妹可以依靠，她是独生女，所以她讲述自己的工作。“可是我们很少逮捕什么人，”她说，“大多数案子都是温和地在电话里解决，不然就是在大使馆的鸡尾酒会上摆平。”

哈利露出嘲讽的微笑。“那我误击美国特勤局探员的那件事是怎么解决的？”他问道，“是在电话里，还是在鸡尾酒会上？”

萝凯若有所思地凝视哈利，同时把手伸进酒杯，捞出一个冰块，用两根手指夹了起来。一滴融化的冰水沿着她的手腕缓缓流下，穿过纤细的金手链，流到胳膊肘。“跳舞吗，哈利？”

“我记得我刚才花了至少十分钟跟你解释我有多讨厌跳舞。”

她又把头微微侧向一边：“我是说，你愿意跟我跳舞吗？”

“跳这种音乐？”

音箱正流淌出慵懒的排笛版《让它去吧》，有如糖浆般甜腻。

“你死不了的，就当作热身好了，准备等会儿跟琳达跳舞的大考验。”她把一只手轻轻搭在哈利肩膀上。

“我们现在是在调情吗？”哈利问。

“你说呢，警监？”

“抱歉，我不太会解读暗示，所以才问你我们是不是在调情。”

“可能性微乎其微。”

哈利伸出一只手搂住萝凯腰际，犹豫地踏出一步。

“这种感觉好像失去童贞一样，”他说，“但这是无法避免的，每个挪威男人都迟早得经历这种事。”

“你在说什么啊？”萝凯大笑。

“跟同事在办公室派对上跳舞啊。”

“我又没强迫你。”

他微微一笑。其实在哪里都无所谓，就算音乐放的是四弦琴倒着弹奏《小鸟歌》也无所谓，只要能跟她跳一支舞，他什么都愿意。

“等一下，这是什么？”她问道。

“呃，不是手枪，而且我很高兴见到你，不过……”

哈利从腰带上取下手机，放开搂在她腰上的那只手，把手机放到音箱上。他转过身，她的双臂向他扬起。

“希望我们这里没有小偷。”哈利说。这已经是警察总署的一个陈年笑话了，萝凯一定听过不下数百次，但她依然在哈利耳畔轻轻笑了几声。

爱伦让电话一直响，直到铃声停止才放下话筒，然后又打了一次。她站在窗边，低头望向街道。街上没有车。当然没有车。她过度紧张了。汤姆可能正在回家睡觉的路上，或是正在前往某人家的路上。

打了三次哈利的手机之后，爱伦放弃了，改打给金，金的声音听

起来颇为疲惫。

“我晚上七点乘出租车回来的，”金说，“我今天开了二十小时的车。”

“我先冲个澡，”她说，“我只是想知道你在不在家。”

“你听起来很紧张。”

“没什么。我四十五分钟后到。还有，我得借你的电话打，然后在你那边过夜。”

“好啊。可不可以顺便去马克路的7-11便利店帮我买包烟？”

“没问题。我搭出租车。”

“为什么？”

“等一下再跟你解释。”

“你知道现在是星期六晚上吧？这个时间奥斯陆很难叫到出租车的，而且你跑来这边只要四分钟就好了。”

爱伦有些犹豫。“金？”她问道。

“怎么了？”他说。

“你爱我吗？”

爱伦听见金发出低沉的笑声，可以想象他半睁半闭的惺忪睡眼，他瘦得几乎皮包骨的身体盖着羽绒被，躺在亨格森街那间简陋的屋子里。他这间屋子可以看见奥克西瓦河的河景。他拥有她想要的一切。在这一刻，她几乎忘了汤姆，几乎。

“斯韦勒！”

斯韦勒的母亲站在楼梯底端，扯开嗓门大喊。斯韦勒有记忆以

来，母亲总是这样吼叫。

“斯韦勒！电话！”她喊得像在喊救命，仿佛溺水或生命危在旦夕了。

“妈，我在楼上接！”斯韦勒跃下床，从桌上接起电话，等待话筒传来表示母亲已挂上电话的咔嚓声。

“你好？”

“是我。”背景音乐是普林斯。总是普林斯。

“我猜也是。”斯韦勒说。

“为什么？”

这个问题如风驰电掣般袭来，快得令斯韦勒立刻采取防卫姿态，仿佛欠钱的人是他而不是对方。

“你打来是因为你听到我的留言了吧？”斯韦勒说。

“我打来是因为我看到我手机上的已接来电列表，上面显示今天晚上八点三十二分你跟人讲过话。你的留言是在说什么？”

“在说现金啊，我手头紧，你答应过……”

“你跟谁说话了？”

“什么？你语音信箱里的那个小姐啊，很酷，是新的吗？”

没有回答。只听见普林斯低声唱着：你这性感的浑蛋……音乐声陡然消失。

“告诉我你说了什么。”

“我只是说……”

“不是！一字不漏地说给我听。”

斯韦勒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留言。

“跟我猜想的差不多，”王子说，“你把整个行动泄露给外人了，斯韦勒。如果你不赶快堵住这个漏洞，我们就到此为止，你明白吗？”

斯韦勒什么都不明白。

王子冷静无比地解释，他的手机落入了别人手中。

“你听见的不是语音信箱的声音，斯韦勒。”

“那是谁的声音？”

“就说是敌人吧。”

“是《箴言报》那些家伙又在打探消息吗？”

“这个人正要前往警局，你的工作是阻止她。”

“我？我只是要我的钱跟……”

“闭嘴，斯韦勒！”

斯韦勒闭上了他的嘴。

“这件事跟我们的‘大理想’有关。你是个好士兵，对不对？”

“对，可是……”

“一个好士兵会收拾残局，对不对？”

“我只是替你跟那个老家伙传话而已，是你自己……”

“尤其是你这个士兵犯了罪被判三年监禁，却因为技术问题而有条件保释。”

斯韦勒听见自己吞咽唾液的声音。“你怎么知道？”他开口说。

“你不用知道。我只是要你明白，你跟其他弟兄都会因为这个漏洞而蒙受莫大的损失。”

斯韦勒没有回话。他不需要回话。

“往好的一面看，斯韦勒，这是战争，容不下懦夫和叛徒。再说，弟兄们会回报士兵的。如果你完成这件工作，除了那一万克朗，我还会额外再给你四万克朗。”

斯韦勒仔细思考了一番，思考他该穿什么衣服。

“什么地方？”他问道。

“二十分钟后到松内广场，把你需要的家伙都带着。”

“你不喝酒吗？”萝凯问。

哈利环目四顾。刚才跳的最后一支舞，他们抱得如此之紧，可能会使旁人睁大眼睛。现在他们已退到餐厅后方的一张桌子边坐下。

“我戒酒了。”哈利说。

萝凯点了点头。

“说来话长。”他又补充一句。

“我时间多的是。”

“今天晚上我只想听有趣的故事。”他微笑说，“说说你吧，可以聊聊你的童年吗？”

“我妈在我十五岁的时候过世，除了这个，其他的都可以说。”

“真遗憾。”

“没什么好遗憾的，她是个优秀的女人，不过今天晚上的主题是有趣的故事……”

“你有兄弟姐妹吗？”

“没有，就只有我跟我爸。”

“所以你必须独自照顾你爸爸？”

她眼中露出讶异之色。

“我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情况，”他说，“我妈妈去世以后，爸爸有好几年时间只是坐在椅子上盯着墙壁看。我得喂他吃饭才行，我是说真的喂到他嘴里。”

“我父亲白手起家，建立了一个建材供应链，我以为他把全部的生命都放在事业上。妈妈去世以后，他在一夜之间对事业失去了兴趣，后来趁公司分崩离析之前把它卖了。他推开所有他认识的人，包括我在内，变成了一个愤世嫉俗的孤独老人。”她摊开一只手，“可是我有自己的日子要过。我在莫斯科认识了一个男人，爸爸觉得我背叛了他，因为我想嫁给一个俄罗斯人。我把欧雷克带回挪威之后，我跟爸爸的关系就开始出问题，而且问题层出不穷。”

哈利起身去给萝凯拿了一杯玛格丽特调酒回来，自己则拿了一杯可乐。

“可惜我们没在法律课上认识，哈利。”

“那时候我还是个蠢蛋，”哈利说，“只要谁不喜欢我爱的唱片或电影，我就会找他麻烦。没有人喜欢我，连我都不喜欢我自己。”

“我才不相信呢。”

“这些话是从一部电影里学来的。说这话的家伙在电影里跟米亚·法罗攀谈。我从来没在现实生活中用过这些话。”

“这样啊，”萝凯说，谨慎地尝了一口玛格丽特，“我想那会是个好的开始。不过你说你从电影中偷学台词的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是从电影里学来的？”

两人同声大笑，然后讨论了一些好看和难看的电影、好听和难听的演唱会。过了一会儿，哈利发觉必须修正对萝凯的第一印象。比方说，萝凯二十岁就独自环游世界，而他在那个年纪可以拿出来说的成人经验，只有失败的欧洲火车之旅和越来越严重的酗酒。

萝凯看了看表。“十一点了，还有人在等我。”

哈利觉得一颗心沉了下去。“我也是。”他说着站了起来。

“哦？”

“只是我床底下养的一只怪物。我送你回家。”

她嫣然一笑：“不用了。”

“差不多顺路。”

“你也住在霍尔门科伦区？”

“很近，应该说在附近。我住在毕斯雷区。”

她高声大笑。

“那根本是在奥斯陆的另一端嘛。我知道你心里在打什么主意。”

哈利羞怯地笑了笑。萝凯挽住他的手臂：“你需要有人帮你推车，对不对？”

“黑格，看来他走了。”爱伦说。

她站在窗边，身上穿着外套，从窗帘缝隙向外窥视。下面的街道空荡荡的，刚才在街上等候的出租车已载着三个兴高采烈准备去狂欢的女子离去。黑格并不答话。这只只有一只翅膀的大山雀，眼睛眨了

两下，用一只脚抓了抓腹部。

她又打了一次哈利的手机，听见的是同一个女性声音说您拨的电话已关机或暂时无法接通。

爱伦在鸟笼上盖了布，说晚安，关上灯，出了门。詹斯比亚克街依然空荡无人，她快步走向索华梅尔街，她知道周六晚上的索华梅尔街总是挤满了人。来到福哈肯餐馆外，她向几个人点了点头，她曾在一个潮湿的夜晚在基努拉卡区的明亮街道上和那几个人说过几句话。蓦然之间，她想起她答应替金买包烟，便转了个弯，往马克路的7-11便利店走去。这时她看见一个似曾相识的陌生面孔，那男子正看着她，爱伦礼貌地对他笑了笑。

她在便利店里踌躇了一会儿，回想金抽的是骆驼牌浓烟还是淡烟，才发现他们相处的时间原来那么少，而他们需要了解彼此的部分还有那么多。但她却不感到害怕，这还是她这辈子头一次，心中甚至十分期待。她觉得快乐无比。一想到金赤裸地躺在床上，距离这里只有三个街区，她心中便升起一种美妙的渴望。她选择了浓烟，焦急地等候结账。来到街上，她选择走奥克西瓦河旁的近道。

爱伦突然想到，在这样一座大城市里，人声鼎沸和冷清荒凉的地方竟然只有咫尺之遥。突然，她耳中只听见汨汨的河水声和她靴子下冰雪的咯吱声。只是当她发觉她听见的不只有自己的脚步声时，要后悔选择走这条捷径已然太迟。然后她听见了呼吸，一种沉重的喘息声。爱伦心中既害怕又愤怒，这时她已察觉到自己的性命面临危险。她并未回头，而是开始奔跑。她身后的脚步声立刻开始以同样的速度紧追。她试着冷静地奔跑，不惊慌，也不手舞足蹈。别跑得像老太婆，她心想，一只手伸进外套口袋，拿出自卫喷雾剂。身后的脚步声逐渐靠近。她想，只要能跑到小径的路灯下就安全了。但她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当她跑到路灯下，肩膀受到第一次重击，她被打得侧飞出去，倒在雪堆之中。第二次重击令她手臂瘫痪，她的手失去知觉，松开了自卫喷雾剂。第三次重击打碎了她的左膝盖骨。她想放声尖叫，但剧痛难当，叫声反而深深卡在喉咙里，使得颈部的苍白肌肤鼓胀突

出。她看见一个男子在黄色街灯下高高举起木质球棒，认出那男子就是她在福哈肯餐馆前转弯时见过的人。她的警察本能分辨出男子身穿绿色短夹克、黑色短靴，头戴黑色战斗帽。第一次头部的重击摧毁了她的视神经，她眼前变得一片漆黑。

百分之四十的篱雀可以存活，她心想，我会熬过这个冬季。

她的手指在雪地中摸索，找寻可以握住的东西。第二次重击打中她的后脑。

就快了，她心想，我会熬过这个冬季。

哈利驾车来到霍尔门科伦路萝凯的家，在大宅车道旁停下。银白色的月光照耀在她的肌肤上，发出一种不真实的苍白光辉。即使车内较为昏暗，哈利仍在萝凯眼中看见了疲惫。

“那就这样吧。”萝凯说。

“就这样。”哈利说。

“我想请你进来，可是……”

哈利大笑：“我想欧雷克可能会不高兴吧。”

“欧雷克睡得正甜呢，我顾虑的是保姆。”

“保姆？”

“欧雷克的保姆是密勤局一个同事的女儿，请不要误会，我只是不希望在工作场所传出什么绯闻。”

哈利盯着仪表板上的各种显示设备，只见速度计前方的玻璃裂开了，而且他怀疑油料警示灯的灯丝已经烧断了。

“欧雷克是你的小孩？”

“对，不然你以为呢？”

“呃，我以为你在说的是你的伴侣。”

“什么伴侣？”

点烟器不是被扔出了窗外，就是跟收音机一起被偷了。

“我是在莫斯科生下欧雷克的，”萝凯说，“我跟他的爸爸同居了两年。”

“发生了什么事？”

她耸耸肩。“没发生什么事，我们只不过不再爱对方了，后来我就回奥斯陆了。”

“所以说你是……”

“单亲妈妈。你呢？”

“单身，没有小孩。”

“你来密勤局之前，有人提过你跟女同事的一些事，那个在犯罪特警队和你共用一间办公室的女孩。”

“爱伦？不是，我们只是很合得来，现在也是。她有时还是会帮我忙。”

“帮你什么忙？”

“我现在在查的案子。”

“哦，原来如此，你的案子。”

她又看了看表。

“要不要我帮你开门？”哈利问。

她微微一笑，摇了摇头，用肩膀撞了一下车门。车门铰链发出吱

的一声，荡了开来。

霍尔门科伦区的山坡十分静谧，只听见枞树林发出温柔的窸窣声。她的脚踏上车外的雪地。

“晚安，哈利。”

“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

“上次我来这里，为什么你不问我找你父亲做什么？”

“职业习惯，我不过问别人的案子。”

“难道你不好奇吗？”

“我当然会好奇，我只是不问而已。是什么案子？”

“我在找一个你父亲在东部战线认识的老兵，这个人买了一把马克林步枪。对了，我跟你父亲聊过，他看起来不像是愤世嫉俗的样子。”

“他的写作计划似乎让他兴奋得不得了，连我都觉得惊讶。”

“也许有一天你们会跟以前一样亲近。”

“也许吧。”她说。

两人四目相对，几乎是勾住彼此，难分难舍。

“我们现在是在调情吗？”她问道。

“可能性微乎其微。”

萝凯满是笑意的眼神萦绕在哈利眼前，即使他已回到毕斯雷区，在路边违规停了车，眼前仍浮现着萝凯的双眼。他追逐床底下的怪

物，进了卧室，倒头便睡，并未注意到答录机的小红灯正在闪烁。

斯韦勒安静地在身后关上门，脱下鞋子，蹑手蹑脚地爬上楼梯。他跨过会发出咯吱声的阶梯，但知道这只是白费功夫。

“斯韦勒？”吼声从敞开的卧室门内传出。

“妈妈，什么事？”

“你跑哪里去了？”

“出去一下而已，我要睡了。”

他“闭上”双耳，不去听母亲说些什么，他大概知道母亲会说哪些话。母亲的话有如沙沙落下的冻雨，一落到地面就消失不见。他回到房间，关上房门，独自一人。他在床上躺下，瞪着天花板。发生过的事像电影一样在他脑海中不断播放。他紧闭双眼，想驱走那些影像，但影像仍持续播放。

他完全不知道那个女子是谁。他依照约定，去松内广场和王子碰面。王子开车带他到女子住的那条街，把车子停在她家的视野之外，但只要她一出门，他们就看得见。王子说可能得等一整个晚上，叫他放轻松，便播放那该死的黑人音乐，调低椅背。才等了半小时，大门就打开了，王子说：“就是她。”

斯韦勒迈开大步追上去，一直到较为阴暗的街道才追上她，但那里有太多人在周围。这时她突然转过头，朝他看了一眼。在那一刻，他确定自己受到了怀疑，她看见他藏在袖子里的球棒从夹克领子里鼓了出来。他是如此恐惧，以至于无法控制脸部肌肉的抽动，后来当女子走出7-11便利店，他的恐惧已转变成愤怒。小径路灯下发生的事，有一些细节他似乎记得，又似乎不记得。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仿佛有些片段被删除了，就像电视上的益智竞赛，给你一张图片的几个碎片，要你猜出图片中是什么。

他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凸起的石膏板。拿到钱以后，他要找

个水电师傅来解决漏水，那个漏水的地方妈妈已经跟他唠叨好久了。他努力去思考修理天花板的事，但心里知道自己只是想把他其他思绪驱走而已。他知道有哪个地方不大对劲。这次不一样，跟丹尼斯汉堡店的那个单眼皮东方佬不一样。这个女人是个平凡的挪威人，褐色短发，蓝色眼睛，都可以当他姐姐了。他不断重复王子灌输给他的想法：你是个士兵，一切都是为了“大理想”。

他看着墙上用图钉钉在纳粹党旗下的一张照片，照片中是党卫队总司令纳粹德国警察总长海因里希·希姆莱站在演讲台上发表演说，时间是一九四一年，地点是奥斯陆。希姆莱正在对宣誓加入武装党卫队的挪威志愿军说话，他身穿绿色制服，领子上绣着两个首字母SS，背后站的是维德孔·吉斯林。希姆莱于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光荣自杀。

“靠！”

斯韦勒把脚放到地上，站起身，不安地踱起步来。

他停在门旁的镜子前，抓住自己的头，然后伸手往夹克口袋里掏。可恶，战斗帽呢？他突然感到一阵惊慌，心想帽子会不会掉在那女人身旁的雪地里？接着又记起他回王子车上时，头上仍戴着帽子，这才呼出一大口气。

他已依照王子的指示，扔了球棒，先把球棒上的指纹擦干净，再掷入奥克西瓦河中。现在他只要保持低调，等着看有哪些事情浮出水面。王子说他会摆平一切，就跟以前一样。斯韦勒不知道王子在哪里工作，但显然，王子跟警察有良好的关系。他在镜子前脱下衣服，月光从窗帘缝隙照进来，把他身上的刺青照成灰色。他对脖子上挂着的铁十字勋章项链比出中指。

“你个婊子，”他咕哝说，“你个欠操的婊子。”

他终于躺在床上睡去，这时东方的天空开始布满云层。

一九四四年六月三十日。汉堡。

亲爱的海伦娜：

我爱你胜过爱我自己，现在你已经知道了。虽然我们只相处了很短一段时光，而你还有美好快乐的一生在前方等待（我知道你一定会美好快乐的一生），但我仍希望你不会将我完全忘记。现在是晚上，我坐在汉堡港的一家旅店里，外面炸弹正不断落下，旅店里只有我一个人，其他人都跑去避难所和地窖里了。虽然停电，但外面的熊熊大火给了我足够的亮光来写这封信。

昨天晚上铁轨被炸断，所以火车还没抵达汉堡，我们就得下车。我们转搭卡车来到城里，但迎接我们的是非常可怕的景象。每两栋房子就有一栋被炸成废墟，狗沿着冒烟的废墟夹着尾巴溜达，到处都可以看见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孩童，睁着空洞的大眼睛看着我们的卡车。两年前我才经过汉堡前往森汉姆，但如今我已经完全认不出汉堡了。那时候我觉得易北河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河，如今易北河里流着褐色的肮脏河水，上面漂着遇难货船的残骸，有人说易北河已经被漂浮的尸体污染了。我还听人家说夜晚的轰炸越来越频繁，无论如何都应该想办法离开汉堡。我本来打算今天晚上搭火车去哥本哈根，可是通往北方的铁路也被炸断了。

抱歉我的德语很差，而且你看得出我的笔迹在抖动，这是因为炸弹把这间房子炸得晃来晃去，而不是因为我害怕。我害怕什么？我坐在这里，正好可以目睹一种叫火旋风的现象，这种现象我听说过，却从来没见过。港口另一边正燃烧着熊熊烈火，火焰似乎把所有东西都吸了进去。我看见松脱的木材和整片铅屋顶被火旋风扯下来，飞进火里。还有海面正在沸腾！那边的桥下不断冒出水蒸气，要是有什么可怜虫想跳进水里躲避轰炸，一定会被活活烫死。我打开窗户，感觉空气中的氧气几乎快被吸光了。我还听见吼叫声，仿佛有人站在火焰里大喊：“更多，更多，更多。”这一切都很怪异，令人心惊，但也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

我的心充满了爱，所以我感觉自己刀枪不入，这都要感谢你，海伦娜。有一天你有了小孩（我知道你想要小孩，我也希望你将来会有小孩），我希望你能告诉他们我的故事。把我的故事当成童话说给他们听，因为这真的就像童话故事一样。我决定走进夜里，去看看能发

现什么，能遇见什么人。我会把这封信塞进我的金属水壶，留在桌上。我会在水壶上用刺刀刻上你的名字和地址，这样发现它的人就会知道该寄给谁。

你亲爱的乌利亚亲笔

第五部 七日

“对了，黑格找到新家了，它搬来跟我住。我知道这是个最糟糕的决定，但这样对我们两个都好，因为你不在……好了，我要再去喝酒了，顺便思考一下你不在这件事。”

52

二〇〇〇年三月十二日。詹斯比亚克街。

“嘿，这是爱伦和黑格的电话，请留言。”

“嘿，爱伦，我是哈利。你应该听得出来，我喝酒了，很抱歉，真的很抱歉。可是如果我还清醒，我可能就没办法打电话给你了。你知道，我知道你一定知道。我今天去过犯罪现场了，你躺在一条小路上的雪堆里，就在奥克西瓦河畔，是一对要去蓝厅跳舞的年轻情侣在午夜过后发现你的。死因是脑部前面遭钝器重击。你的后脑也遭受重击，头盖骨有三处破裂，左膝盖被击碎，右肩也有遭到殴打的迹象。我们分析造成所有伤害的是同一种武器。布利斯医生推测死亡时间是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你似乎……我……等等。”

“抱歉。对。鉴识人员在小路的雪地里发现大约二十种不同靴子的脚印，有许多脚印就在你旁边，但你旁边的脚印都被踢散了，大概是为了消灭证据吧。目前为止，没有目击者出面指认，但我们正在对附近进行例行巡查。那附近有几栋房子正好俯瞰那条小路，克里波的调查员认为可能会有人看见些什么，但我个人认为这个概率微乎其微，因为十一点十五分到十二点十五分这段时间，瑞典电视台正在重播《鲁滨孙探险记》。开玩笑啦。我是逗你的，难道你听不出来吗？哦，对了，我们在距离现场几米远的地方发现一顶黑色帽子，上面有血迹。如果血迹是你的，这顶帽子可能就是凶手的。我们已经把血迹

样本送去化验了，帽子则送到了鉴识实验室，正在采集头发和皮肤微粒。如果这家伙没掉头发，我希望他有头皮屑。哈，哈。你没忘记艾克曼和弗里森吧？目前能提供给你的线索只有这些，如果你想到什么再跟我说。还有什么事？对了，黑格找到新家了，它搬来跟我住。我知道这是个最糟糕的决定，但这样对我们两个都好，因为你不在，爱伦。好了，我要再去喝酒了，顺便思考一下你不在这件事。”

53

二〇〇〇年三月十三日。詹斯比亚克街。

“嘿，这是爱伦和黑格的电话，请留言。”

“嘿，又是我，哈利。我今天没去上班，不过我打过电话给布利斯医生。很高兴告诉你，你没有遭受性侵害。就我们目前发现的种种迹象来看，你所有的财物都没被动过，这表明我们不知道凶手的作案动机是什么，不过凶手也可能基于某种原因而没完成他打算做的事，但我们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今天有两个目击者报案指出曾在福哈肯餐馆外见过你。你的现金卡消费记录显示你在晚上十点五十五分曾在马克街的7-11柜台付账。你的朋友金来署里接受了一整天的讯问，他说你要去他家，所以请你顺便买包烟，一个克里波调查员却发现事实上你买的烟跟金抽的牌子不一样。除此之外，金没有不在场证明。很抱歉，爱伦，现在金是他们的头号嫌疑人。”

“顺带一提，有人来看我，她叫萝凯，是密勤局的人。她说她只是顺路来看看我怎么样。她坐了一会儿，可是我们没说什么话，然后她就离开了。我想，我跟她相处得很好。”

“黑格要我向你问好。”

54

二〇〇〇年三月十四日。詹斯比亚克街。

“嘿，这是爱伦和黑格的电话，请留言。”

“这是我这辈子碰到的最冷的三月了，温度计显示零下十八摄氏度，这栋房子的窗户又是一百年前做的。大家都认为喝醉的人不会觉得冷，这真是天大的谬论。我的邻居阿里今天来敲我家的门，原来昨天我回家的时候，在楼梯上跌了个狗吃屎，是他把我抬上床的。”

“我今天一定是午餐时间去上班的，因为我去餐厅拿早上第一杯咖啡的时候，里面满满都是人。我觉得大家好像都在看我，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吧。爱伦，我好想你。”

“我查过你朋友金的记录，发现他曾因持有大麻而被判短期监禁。克里波的人依然认为他就是凶手。我从来没见过他，天知道我无法评断一个人的性格，但你口中描述的金听起来不像是这种人，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打电话去鉴识组问过了，他们说帽子里一根头发都没找到，但是采集到一些皮肤微粒。他们已经把皮肤微粒送去进行DNA化验，结果要四个星期才会出来。你知道成人一天会掉多少根头发吗？我查过了，大概一百五十根。可是那顶帽子上却连一根头发也没有。后来我去楼下找莫勒，请他给我一份名单，列出过去四年曾因重伤害被判刑且目前理光头的男人。”

“萝凯今天拿了一本书来办公室给我，是《我们的小鸟》。一本奇怪的书。你觉得黑格会喜欢吃谷物吗？保重。”

55

二〇〇〇年三月十五日。詹斯比亚克街。

“嘿，这是爱伦和黑格的电话，请留言。”

“他们今天把你下葬了。我没去。我觉得应该给你的父母一个庄严的纪念仪式，而我今天看起来又不体面，所以我改在施罗德酒吧纪念你。昨天晚上八点我开车去霍尔门科伦路，结果不太好，萝凯有客人，就是上次我看见的那个家伙。他说他是外交部的，表现得像是为

了公事去的，他的名字好像叫布兰豪格。萝凯似乎不太喜欢布兰豪格去找她，不过也有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为了避免尴尬，我早早就告辞了。萝凯坚持要我搭出租车，可是我一望窗外，就看见我那辆雅士停在街上，所以我没有采纳她的建议。你知道，现在事情有点混乱，但至少我去宠物店买了一些鸟饲料回来。柜台的服务小姐建议我买迪尔牌，我就买了。”

56

二〇〇〇年三月十六日。詹斯比亚克街。

“嘿，这是爱伦和黑格的电话，请留言。”

“我今天去利克塔酒吧晃了晃，那里有点像施罗德酒吧，至少我点比尔森啤酒当早餐时，他们不会用奇怪的眼神看我。我在一个老人那桌坐下来，费了一番功夫才跟他说上话。我问他为什么对尤尔有意见，他用探询的眼光看了我好久，显然不记得上次我也在酒吧里。后来我请他喝啤酒，终于知道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老人上过东部战线，这我已经猜到了，他在东部战线认识了尤尔的护士老婆辛娜。辛娜当时跟一个挪威军团的士兵订了婚，所以她是自愿上前线的。一九四五年辛娜因叛国罪被判刑两年，就在那时尤尔注意到她。尤尔的父亲当时在国家社会党里位高权重，替辛娜做了些安排，让她只关了几个月就出狱了。我问老人，为什么他这么厌恶尤尔，他咕哝说尤尔表面看起来像个圣人，骨子里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老人用的就是‘圣人’这个词。他说尤尔跟其他历史学家一样，会依照战胜者希望呈现的方式，写一些‘二战’时期挪威的虚构历史。他不记得辛娜的第一任未婚夫叫什么名字，只记得她的未婚夫是军团里的英雄。”

“后来我去上班，梅里克来看我，可是他一句话也没说。我打电话给莫勒，他告诉我，我要的名单上有三十四个名字。不知道理光头的男人是不是更具暴力倾向？总之，莫勒已经派一个负责你案子的警察打电话去查这些人的不在场证明，过滤这三十四个人。”

“我在初步报告上看见汤姆在十点十五分送你回家，当时你很冷静，汤姆还做证说你谈了一些琐碎的小事。可是根据挪威电信的数据显示，你十点十六分在我的答录机里留言，换句话说，你一进家门就打电话给我，这表示你因发现了一些线索而非常亢奋。我觉得这一点很奇怪，莫勒却不觉得，可能只是我的心理作用吧。”

“早点跟我联络吧，爱伦。”

57

二〇〇〇年三月十七日。詹斯比亚克街。

“嘿，这是爱伦和黑格的电话，请留言。”

“我今天没去上班。外面是零下十二摄氏度，家里只是稍微暖和一点点。电话响了一整天，后来我终于接了，是奥纳医生打来的。就一个心理医生而言，奥纳是个好人，至少他不会假装说他对我们脑袋里发生的事比别人更清楚。奥纳的老观点是，每个酗酒者的噩梦始于前一次狂喝痛饮结束之后，这是个很棒的警告，但是并不完全正确。他很惊讶我这次竟然比较稳定。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奥纳还说有个美国心理学家发现，人过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代代相传的。当我们取代了父母的角色，我们的生活便开始跟他们一样。我爸在我妈过世以后变成了一个遁世的人，现在奥纳担心我会步我爸的后尘，因为我有过一些强烈的经验，包括芬伦区的枪击意外，你知道的，还有悉尼的事件，现在再加上你的事。对了，我把我现在的生活告诉奥纳医生，结果他说的话把我笑死了，他说是那只大山雀黑格让我现在的生活不至于一路滑到谷底。就像我说的，奥纳是个好人，可是他应该说一些心理学的蠢话。”

“我打电话给萝凯，想约她出来，结果她说她要想一下，会再回我电话。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

二〇〇〇年三月十八日。詹斯比亚克街。

“.....挪威电信通告，您拨的号码已暂停使用。挪威电信通告，您拨的号码.....”

第六部 拔示巴

他竟然睡着了。他又眨了眨眼，只见四周似乎弥漫着一层薄雾。他失败了。紧握的拳头朝地面猛捶一记。第一滴热泪滴上手背时，他才知道自己哭了。

59

二〇〇〇年四月二十五日。哈利的办公室。

初春来得很晚。到了三月底，排水沟才发出咕噜声，水开始流动。到了四月，远至松恩湖的冰雪都已融化。随后春寒又至，白雪再度飘落下来，吹积成堆，连市中心都积满一堆一堆的雪。过了好几个星期，太阳才又将冰雪融化。去年积在街上的狗粪和垃圾这时露出头来，散发阵阵恶臭。风从开阔的格兰斯莱达街上吹起，渐吹渐强，吹到了奥斯陆美术馆，风中已挟带细沙，使得街上行人得不时揉揉眼睛或把细沙从嘴里吐出来。此时奥斯陆的热门话题是有一天将成为挪威皇后的单亲妈妈、欧洲杯和反常的天气。警察总署的热门话题则是哪个同事在复活节做了什么，以及薪水调涨幅度小得可怜。日子一样过下去，仿佛一切照旧。

一切并非都照旧。

哈利坐在办公室里，脚搁在桌上，看着窗外的无云天际。退休的太太们戴着丑陋的帽子在早晨出游，占据整个人行道。小货车闯过黄灯。所有的细节让这座城市笼罩在一层假象之下，仿佛一切再正常不过。他一直纳闷：好像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不允许自己受到蒙蔽。爱伦下葬已过去近六个星期，但他往窗外看去，却看不到一丝改变。

门口传来敲门声。哈利并未答话，门还是打开了。进来的人是犯罪特警队队长莫勒。

“我听说你回来了。”

哈利望着一辆红色公交车驶入车站，公交车车身贴着斯德布兰德人寿保险广告。

“老大，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哈利问，“为什么他们管这叫人寿保险？卖的明明就是死亡保险。”

莫勒叹了口气，靠着桌边坐了下来。“哈利，你这里为什么连一把多余的椅子都没有？”

“人如果没坐下来，讲话会更快切入重点。”哈利依然望着窗外。

“你没来参加葬礼，哈利。”

“我得换衣服，”哈利说，更像是自言自语，而不是对莫勒说话，“我的确出了门，当我抬头看见四周聚集着一些悲惨的人，就以为我已经到了，直到我看见玛雅穿着围裙站在那里等我点喝的东西。”

“跟我猜想的差不多。”

一只狗在褐色草地上游荡，鼻子在地上嗅闻，尾巴翘得老高。至少还有人欣赏奥斯陆的春天。

“怎么回事？”莫勒问，“最近很少看见你。”

哈利耸耸肩。“我很忙。我家有个新房客，一只仅有一只翅膀的大山雀。而且我忙着坐在那里听答录机的留言。过去两年我收到的留言刚好可以录成一盘三十分钟的录音带，那些留言全都是爱伦留的。很悲惨，对不对？或许也没那么惨。唯一悲惨的是她打最后一通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却不在家。你知道爱伦找到那个人了吗？”

莫勒进来之后，哈利一直看着窗外，这时才转过头望向莫勒。“你还记得爱伦吧？”

莫勒叹了口气。“哈利，我们大家都记得爱伦。我也记得她在你的答录机里留的言，你还跟克里波的人说爱伦指的是步枪走私案的中间人。我们只是还没能逮到凶手，并不代表我们已经忘记她了，哈利。克里波和犯罪特警队已经侦查这件案子好几个星期了，我们几乎都没时间合眼。如果你来上班，就会看到我们查案查得有多努力。”莫勒话才说出口，立刻就后悔了，“我的意思不是说.....”

“对，你就是那个意思，而且你说得很对。”哈利伸手揉了揉脸，“昨天晚上我在听爱伦的留言，其中有一则留言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留，说的全都是一些建议，比如她认为我应该吃些什么，结论是我应该多去喂喂小鸟，做完重量训练以后应该多做伸展运动，还要记得艾克曼和弗里森。你知道谁是艾克曼和弗里森吗？”

莫勒摇摇头。

“他们是心理学家。他们发现一个人微笑时，脸部肌肉会触发脑部的化学反应，让你对周围世界产生更多正面的态度，让你对自己的存在感到更满足。他们的研究只是证明了那句格言的正确：如果你对世界微笑，世界也会对你微笑。有好长时间爱伦让我对此信以为真。”哈利抬头望向莫勒，“够悲惨吧？”

“非常悲惨。”

两人露出微笑，坐着沉默不语。

“老大，我从你的表情看得出来，你来的有事要告诉我。什么事？”

莫勒跳下桌子，在办公室里踱起步来。

“那张三十四人的光头嫌疑犯名单中，只有十二人没有不在场证明，OK？”

“OK。”

“我们用在那顶帽子上采集到的皮肤微粒做了DNA化验，确定了帽子主人的血型，这十二个人当中有四个人符合。我们从这四个人身上采集血液样本，送去进行DNA化验，结果今天出来了。”

“结果怎样？”

“没有人符合。”

办公室陷入寂静，只听得见莫勒的橡胶鞋底发出的声音，每当他要转身，鞋底就会发出细微的叽叽声。

“克里波排除了爱伦的男朋友是凶手的可能性？”哈利问。

“我们也比对了他的DNA。”

“所以说我们回到原点了？”

“可以这样说。”

哈利转头望向窗外。一群鹁鸟从大榆树上振翅飞起，朝西边的广场饭店飞去。

“会不会这顶帽子是用来误导我们的？”哈利说，“凶手在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还踢散了自己的脚印，怎么会笨拙地在距离被害人几米的地方掉了帽子？这说不通吧。”

“可能吧，可是帽子上的血迹是爱伦的，比对是符合的。”

那只在草地上嗅闻的狗又沿原路走了回来，哈利的目光被吸引过去。狗在草地中央停下脚步，鼻子贴着地面，犹疑不定，站了一会儿，然后才朝左边走去，离开哈利的视线。

“我们得追查那顶帽子，”哈利说，“还有有前科的人，清查过去十年所有曾经被控重伤罪或曾因重伤罪进过警局的人，包括阿克什胡斯郡的前科犯。一定要确定……”

“哈利……”

“什么事？”

“你已经不在犯罪特警队了，而且这件案子现在是克里波在办，你这样不是要我得罪他们吗？”

哈利默然不语，只是缓缓点头，视线停在艾克柏区的方向。

“哈利？”

“老大，你有没有想过你应该在别的地方？我是说，你看看这差劲的春天。”

莫勒停下脚步，微微一笑。“既然你问了，我就跟你说，我常常觉得如果能住在卑尔根一定很棒，对家人和孩子都很好，你知道的。”

“不过你还是个警察，不是吗？”

“当然。”

“我们当警察的对其他事又不拿手，你说对吧？”

莫勒耸耸肩。“可能吧。”

“可是爱伦对其他事也很拿手，我常常觉得她来当警察，抓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真是浪费人才。这种事像我们这种人来干就好了，用不着她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莫勒走到窗前，站在哈利身旁。

“天气到五月就会好多了。”他说。

“嗯。”哈利说。

格兰区的教堂钟声响起，当当敲了两下。

“我来想想办法，看可不可以把哈福森安排到这件案子的侦查小组里。”莫勒说。

60

二〇〇〇年四月二十七日。外交部。

布兰豪格对女人的丰富经验告诉他，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如果他认为某个女人他不只是想要，而且一定要得到，可能的原因不外乎四个：她比其他女人更漂亮；她比其他女人更能给他性满足；她比其他女人更能让他觉得自己是男人；最重要的，她喜欢的是别的男人。

布兰豪格确定萝凯正是这种女人。

一月的某天他曾打电话给萝凯，借口是他想在奥斯陆的俄罗斯大使馆安排一位新武官，需要一份评估。萝凯说她可以寄一份备忘录过来，但布兰豪格坚持要她当面报告。那是周五下午，布兰豪格建议去洲际饭店的酒吧碰面，顺便喝杯啤酒。因此，布兰豪格知道了萝凯是个单亲妈妈。萝凯婉拒了他的邀约，说她得去托儿所接儿子。他爽朗地问：“我想接小孩这种事，你们这一代的女人一定都有男人代劳吧？”

萝凯虽未正面回答，但从她的反应中，布兰豪格觉得她目前是单身。

他挂上电话时，对这些发现感到非常开心，尽管他多少有点恼怒，因为“你们这一代”这几个词，强调了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

接着他便打电话给梅里克，想不露痕迹地套出萝凯·樊科小姐的资料，但事实上他说的话距离“不露痕迹”太远，梅里克一听就知道他别有用心。

梅里克和往常一样，发挥消息灵通的特长。萝凯曾是布兰豪格所在的外交部的口译员，在驻莫斯科的挪威大使馆工作过两年。她曾和

一个俄罗斯男子结婚。她的丈夫是个年轻的基因科学教授，不仅迅速捕获了她的心，还立刻将理论转为实际应用，让她怀孕。然而，这位教授天生就带有酗酒的基因，而且偏爱使用肢体语言来表达感受，因此她的幸福婚姻只维系了很短一段时间。萝凯并未像其他年龄相仿的女人那样陷入相同的错误。她不等待，不原谅，也不试着了解，第一拳挥出之后，她立刻抱着欧雷克走出家门。她丈夫的家族在当地颇具影响力，曾向法院申请孩子的监护权，若非萝凯享有外交豁免权，绝对无法顺利带着儿子离开俄罗斯。

梅里克说萝凯的丈夫已对她提出控告，布兰豪格依稀记起俄罗斯法院曾寄一封传唤令到他的信箱。但萝凯当时只是个口译员，于是布兰豪格指派下面的人处理此事，并未对萝凯的名字留下特别的印象。梅里克提到俄罗斯和挪威相关单位仍在仔细研究这件监护权官司，这时布兰豪格立刻中断他们的谈话，打电话给法律部。

布兰豪格打给萝凯的下一通电话，直截了当地邀请她共进晚餐，没有使用任何借口。萝凯客气但坚定地表示拒绝，布兰豪格便口述一封写给萝凯的信，最下方是法律部最高主管的签名。信中说，由于这件监护权官司已延宕许久，现在外交部“基于对欧雷克俄罗斯家族的人道立场考虑”，决定向俄罗斯当局让步。如此一来，萝凯和欧雷克就得遵从法院裁定，前往俄罗斯法院出庭。

四天后，萝凯打电话给布兰豪格，表示想跟他见面讨论一下私事。布兰豪格说他很忙，这也是事实，并问可不可以过几个星期再见面。萝凯请求布兰豪格尽快跟她见面，布兰豪格发现她谦恭有礼的专业口吻中带有一丝尖锐的音调。长久的沉默过后，布兰豪格说自己唯一空闲的时间是周五晚上六点，地点是洲际饭店的酒吧。

到了酒吧之后，布兰豪格点了金汤力，聆听萝凯叙述自己的遭遇，他认为萝凯的问题不过是一个母亲受到本能的驱使而觉得走投无路。他严肃地点点头，尽可能用眼睛表达同情，最后甚至大胆地将他父亲般慈爱的手，关切地放在萝凯的手上。萝凯全身僵硬。他表现得若无其事，说很遗憾以他的地位无法驳回部门最高主管的决定，但他

当然会尽一切力量避免让她去俄罗斯法院出庭。他还提醒萝凯不要忘了她前夫的家族具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而他也同样担心俄罗斯法院可能做出不利于她的判决。他坐在椅子上，出神地看着萝凯噙着泪水的褐色眼眸，觉得从未见过像她这么美的女人。随后他建议去餐厅共进晚餐，继续享受这个夜晚。她感谢并婉拒了邀请。他的后半夜只有威士忌酒杯和付费电视陪伴，绝对是个扫兴的结局。

第二天早晨，布兰豪格打电话给俄罗斯大使，说明挪威外交部针对欧雷克·樊科—高索夫监护权官司一案，有一些内部事宜需要讨论，可否将俄罗斯当局最新的要求寄来？俄罗斯大使从没听过这件案子，但答应会响应挪威外交首长的要求，并以急件寄出。一星期后，俄罗斯当局要求萝凯和欧雷克前往俄罗斯法院出庭的信函寄到，布兰豪格立刻将复印件寄给法律部最高主管，同时寄了一份给萝凯。这次萝凯第二天才打电话来。布兰豪格听过萝凯的陈述之后，表示要他影响此案有违外交准则，而且在电话里谈论这件案子不是明智之举。

“你知道，我自己没有小孩，”他说，“但是听你这样说，欧雷克应该是个很棒的孩子。”

“如果你见到他，你一定会……”萝凯说。

“这没有问题，我刚好在信封上看见你住在霍尔门科伦路，离这里近得很。”

他听见电话另一头传来犹豫的沉默，但心里很清楚形势对自己有利。

“明天晚上九点好吗？”

一段很长的沉默之后，才听见她的回答：“六岁小孩到九点早就睡着了。”

两人改约六点。欧雷克和他母亲一样有一双褐色眼眸，而且是个规矩的乖孩子。然而令布兰豪格不快的是，萝凯咬住法院传唤令的话题不放，也不肯送欧雷克上床睡觉，让人很容易怀疑萝凯把儿子放在

身旁沙发上是为了当挡箭牌。布兰豪格也不喜欢欧雷克盯着他的眼神。最后，布兰豪格终于明白，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他站起来准备离去时，依然做了点尝试。他看着萝凯的眼睛说：“萝凯，你不只是个美丽的女人，而且十分勇敢。我只想让你知道，我对你的评价非常高。”

他解读不出她脸上的表情，但仍决定冒险一试，倾身在她面颊上轻轻一吻。她的反应有点矛盾。她嘴角泛起微笑，感谢他的赞美，但眼神冷若冰霜，最后还加上一句：“布兰豪格先生，真抱歉浪费你这么多时间，尊夫人一定在家里等你很久了。”

他的意思已经表达清楚，因此他决定给萝凯几天时间思考，却一直等不到她的电话。另一方面，俄罗斯大使写来一封信，要求反馈，布兰豪格明白他的询问激起了欧雷克监护权官司一案新的波澜。尽管令人遗憾，但事情既然发生了，他觉得没有理由不好好利用这个机会。于是他立刻打电话到密勤局找萝凯，告诉她这件案子的最新发展。

几周后，他再度来到霍尔门科伦路的大木屋。这栋木屋比他家的更大，色泽更深。对了，应该说他们家才对。这次相约的时间在欧雷克的就寝时间之后，萝凯跟他相处起来似乎放松了许多，他还把话题转到了比较私人的方面，这意味着当他说自己和妻子已升华到柏拉图式的精神关系时不会显得太唐突，他还说做人有时不必太过理性，应该跟随身体和内心。就在此时，门铃响起，打断了他们的对话，令他心生不悦。萝凯前去开门，回来时身旁跟着一个高大男子，头发极短，近乎光头，双眼布满血丝。萝凯向布兰豪格介绍那高大男子是她在密勤局的同事。布兰豪格觉得自己绝对听过他的名字，只是记不起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听过。他立刻从心底厌恶眼前这男子的一切，他厌恶这人破坏自己的好事、厌恶他满口酒气、厌恶他坐在沙发上盯着自己却一言不发，跟欧雷克一个样子。但最令他厌恶的，莫过于萝凯的态度出现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整个人焕发出光彩，还匆匆跑去泡咖啡，听了男子简短隐晦的回答，还恣意地放声大笑，仿佛男子的话语多么机智诙谐似的。萝凯阻止男子自己开车回家时，语气中流

露出发自内心的关怀。唯一令布兰豪格感到些许宽慰的，是那人突然起身说要回家。男子离开后，外面立刻响起汽车发动的声音，这表示他起码还有点自知之明，知道应该开车撞死自己。然而男子对布兰豪格苦心经营的氛围所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不久之后，布兰豪格也坐在自己的车里，打道回府。他坐在车里，脑中突然浮现那条规则，一个男人决心要得到一个女人的四个原因中最重要的那一条：她喜欢的是别的男人。

第二天，他打电话给梅里克，问那个高大短发的警员是谁，乍一听觉得惊讶，接着却大笑不已。原来那个男子正是被他晋升并分派到密勤局的人。命运就是这么爱捉弄人，但命运有时也取决于挪威外交部的决策。布兰豪格放下话筒，精神为之一振。他迈开大步，穿过走廊，去参加下一场会议，路上吹着口哨，不到七十秒就到了会议室。

61

二〇〇〇年四月二十七日。警察总署。

哈利站在他那间老办公室门口，看着一个年轻的金发男子坐在爱伦的椅子上。年轻男子非常专注地看着电脑屏幕，直到哈利咳嗽一声才惊觉门口有人。

“你就是哈福森吧？”

“对。”年轻男子说，面带询问的神情。

“斯泰恩谢尔市警局来的？”

“没错。”

“我是哈利·霍勒，我以前就坐在你那个位置，只不过坐的是另一把椅子。”

“那把椅子已经快散架了。”

哈利微微一笑：“它就是那样。莫勒是不是请你去查爱伦·盖登命案的一些详细资料？”

“一些详细资料？”哈福森高声抗议说，“我已经马不停蹄连续工作三天了。”

哈利在他那把旧椅子上坐下，椅子已经被换到爱伦的办公桌前。这还是他头一次从爱伦的位置看这间办公室。

“你有什么发现，哈福森？”

哈福森蹙起眉头。

“别担心，”哈利说，“要这些数据的人就是我，你可以去问莫勒。”

哈福森的脸庞突然亮了起来。“啊对！你是密勤局的哈利·霍勒！抱歉，我上手有点慢。”他那张略带稚气的脸上画出一条大大的上扬弧线，“我记得澳大利亚那件案子，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有好一阵子了。我是在说……”

“哦对，名单！”哈福森用手指关节轻叩一沓打印纸，“过去十年因重伤害罪进过警局、被控告或定罪的人都在这里。超过一千人。这还算简单，要找出谁理光头就麻烦了。数据上没提到这个特征，可能得花好几个星期……”

哈利的背靠上他那把办公椅。

“我知道，可是犯罪记录上有使用武器的代码，你可以搜索枪械的代码，看看剩下几个。”

“其实我看见这么长的名单之后，就想这样建议莫勒。他们大部分都是用刀、枪或拳头。几小时后应该就可以列出新名单了。”

哈利站了起来。“很好，”他说，“我不记得我的内线电话号码了，

你可以去查电话表。还有，下次你有好建议，不用迟疑，马上提出来。我们奥斯陆的人也没那么聪明。”

有点缺乏信心的哈福森听了暗自窃笑。

62

二〇〇〇年五月二日。密勤局。

大雨如注，猛烈地下了一整个早上，而后太阳出人意料地闪亮登场，刹那间将天空所有乌云燃烧殆尽。哈利坐在椅子上，双脚搁在办公桌上，双手枕在脑后，骗自己说，他正在思索马克林步枪走私案。其实他的思绪早已飘到窗外，沿着湿漉漉的柏油路面和电车轨道，滑行到霍尔门科伦区，来到云杉林荫下残余的灰色雪泥旁。萝凯、欧雷克和他三个人曾在那里的泥泞小路上跳跃，避开较深的水洼。哈利记得他在欧雷克这个年纪时，周日也曾那样散步。那时他们走的路如果比较长，他和妹妹远远落后，父亲就会在较低的树枝上放一块块巧克力，妹妹至今仍坚信“速食午餐”牌巧克力是长在树上的。

头两次见面，欧雷克跟哈利没什么话说，但没关系，哈利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直到哈利在欧雷克的Game Boy掌上游戏机中发现俄罗斯方块游戏，毫不留情也毫不羞愧地使出全力打到四万多分，大胜一个六岁小男孩后，两人之间的隔阂才稍微化解。于是欧雷克开始问哈利一些办案的事，雪为什么是白的，以及其他一切问题。这些问题会让所有成熟的男人眉头紧锁，却也会让他们专注回答，以至于忘了害羞。上星期日，欧雷克发现一只换上冬季新毛的野兔，于是欢天喜地地跑到前头，留下哈利在后头握着萝凯的手。天气冷飕飕的，但两人心头暖烘烘的。他把她的手臂前前后后甩得老高，她转过头来朝他微笑，仿佛在说：我们是在玩游戏吧，这好像不是真的。他注意到一有人接近，她就变得紧张，他便会把手放开。后来他们在福隆纳区的山坡上喝热巧克力，欧雷克问，为什么现在是春天？

哈利邀请萝凯跟他共进晚餐。这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她说要

想一下，后来回电拒绝。这一次她也说要想一下，但至少还没拒绝。

电话响起，是哈福森打来的，他听起来相当疲倦。“一百一十个使用武器犯下重伤害罪的嫌犯中，我已经查了七十个，目前为止有八个是光头。”

“你是怎么查到的？”

“我打电话去问的，凌晨四点很多人都在家，很令人惊讶吧？”

哈福森有点没自信地笑了笑，哈利则陷入沉默。“你打电话去问每一个人？”哈利问。

“当然，”哈福森说，“有的是打手机。真惊人，他们很多人都……”

哈利打断他的话：“你直接要求这些暴力罪犯向警方提供他们现在的长相？”

“也不是，我说我们在找一个有一头红色长发的嫌疑人，问他们最近有没有染发。”哈福森说。

“我不懂。”

“如果你是光头，你会怎么回答？”

“嗯，”哈利说，“斯泰恩谢尔市果然有几个精明的家伙。”话筒另一端传来紧张的笑声。

“把名单传真给我。”哈利说。

“我一回来就传给你。”

“回来？”

“我进来的时候，有个警员在楼下等我，说他要看了这件案子的笔记。应该很紧急吧。”

“我以为现在是克里波在办爱伦命案。”哈利说。

“显然不是。”

“是谁要看？”

“好像叫什么乌拉之类的。”哈福森说。

“犯罪特警队没有人叫乌拉，是不是汤姆·瓦勒？”

“对对，”哈福森说，有些不好意思，又补上一句，“我有好多人名要记……”

哈利想出言训斥这个新来的年轻警察，竟然连对方叫什么名字都搞不清楚，就要把侦查数据拿去给别人看，但现在不是教训他的好时机。这小子已经连续熬夜三天，可能站都站不稳了。“干得好。”哈利说，就要挂上电话。

“等一下！你的传真号码是多少？”

哈利凝视窗外，艾克柏山的上空又有云层开始聚集。“电话表上查得到。”他说。

电话才挂上就又响了起来，是梅里克打来的，请哈利立刻去他办公室。

“新纳粹党的报告进度怎么样了？”梅里克看见哈利出现在走廊上，问道。

“乏善可陈。”哈利说着重重坐在椅子上。梅里克头上的挪威国王和王后垂眼瞧着哈利，“我键盘上的E键卡住了。”哈利补充道。

梅里克挤出微笑，跟照片中的挪威国王差不多，然后要哈利暂时把报告的事放在一边。“我需要你去办别的事。贸易公会的信息长刚刚打电话来说，有一半的贸易公会领导人今天都接到死亡威胁的传真，署名是88，也就是‘希特勒万岁’的缩写。这已经不是头一次了，

可是这次消息泄露给媒体了，他们已经开始打电话询问。我们追踪到死亡传真是来自克利潘的一台公共传真机，所以才认真看待这次的死亡威胁。”

“克利潘？”

“克利潘镇是赫尔辛堡东边五公里的一个小地方，居民有一万六千人，是瑞典最大的纳粹巢穴。那里的家族有一脉相承的纳粹血统，可以追溯至三十年代。挪威的新纳粹分子都会去那里朝圣和学习。哈利，我要你收拾行李准备出发。”

哈利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们要派你去做卧底，哈利。你必须渗透进当地的网络。你的任务、身份和其他细节，我们会再一点一点替你安排。请你做好长住的准备，我们的瑞典同人已经为你准备好住处了。”

“卧底，”哈利重复一次，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不太懂怎么当间谍，梅里克，我是个警探，你不会忘了吧？”

梅里克的微笑退却，露出危险的表情。“哈利，你会学得很快，不会有问题的。你可以把这次任务视为有趣又有用的经验。”

“嗯，要多久？”

“几个月吧，最多六个月。”

“六个月？”哈利大吼。

“想法积极一点，哈利，你又没有家人的牵绊，没有……”

“小组里还有谁？”

梅里克摇摇头。“没有小组，只有你一个人，这样比较可靠，你直接向我汇报。”

哈利揉了揉下巴。“为什么要选我，梅里克？你这里有那么多渗透专家和极右派人士。”

“凡事总有第一次。”

“那马克林步枪呢？我们已经追踪到一个纳粹老兵，现在又有署名‘希特勒万岁’的威胁，我在这里继续进行我的工作不是更好吗？”

“我已经决定了，哈利。”梅里克已懒得微笑。

这里面有种不正当的气味，哈利大老远就闻得出来，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也不知道来自哪里。哈利站起身来，梅里克跟着站了起来。“过了这个周末就出发。”梅里克说，伸出一只手。

哈利觉得握手颇为奇怪，梅里克也察觉到了，脸上表情突然变得很不自然。但为时已晚，梅里克手已伸出，五指张开，无助地悬在半空中。哈利迅速地握了握他的手，化解了这个尴尬的场面。

哈利经过接待处的琳达，琳达大喊道信架里有他的传真，哈利顺手将传真拿了出来，一看原来是哈福森传来的名单。哈利浏览那张名单，在走廊上迈出沉重的脚步，心中估量着去瑞典南部一个小地方跟新纳粹分子交往六个月，对他有什么好处——对他保持清醒的头脑没好处；对他正在等待萝凯回复晚餐邀请没好处；对他想揪出杀害爱伦的凶手更是绝对没好处。他猛然停下脚步。最后一个名字.....

名单上出现一个老朋友的名字，应该不至于让他感到惊讶，但这次感觉很不一样。这就像他拆开那把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清理后再次组装完成会听见的声音，一种顺畅的咔嚓声，告诉他每个部分都已嵌合到正确位置。

他回到办公室，立刻打电话给哈福森。哈福森记下他的问题，答应一有发现就会尽快回电。

哈利靠上椅背，耳中听得见自己的心跳。通常来说，把所有看似不相关的小线索拼凑起来并非他的专长。他一定是福至心灵。十五分

钟后，哈福森打电话来，哈利觉得像是等了好几个小时。

“没错，”哈福森说，“鉴识人员在那条小路上采集到的靴子脚印中，有一组是四十五号的战斗靴。他们分辨得出是什么牌子，因为靴子还很新。”

“你知道谁会穿战斗靴吗？”

“哦，当然知道，战斗靴是经过北约组织认证的，很多人指名要穿，尤其是在斯泰恩谢尔市。我还看过几个英国足球流氓穿着战斗靴。”

“对。光头族。靴子少年。新纳粹分子。你找到照片了吗？”

“有四张，两张是在阿克尔小区工坊拍的，两张是一九九二年贝利兹青年中心外的示威照片。”

“他在照片里戴帽子吗？”

“戴，阿克尔的照片有。”

“是战斗帽吗？”

“我看看。”

哈利听见哈福森的呼吸冲击着话筒，噼啪作响。哈利在心中做了个无声的祈祷。

“看起来像贝雷帽。”哈福森说。

“你确定？”哈利丝毫不掩饰心中的失望。

哈福森十分确定。哈利大骂粗话。

“说不定靴子会有用处？”哈福森谨慎地提出。

“除非凶手是白痴，不然他早就把靴子丢掉了。他懂得把雪地上

的脚印踢散，就已经说明他不是个白痴。”

哈利拿不定主意。他心头再次浮现一种感觉，突然，他心中确认了凶手是谁，但也知道这样很危险。危险的原因在于这让他排除了所有恼人的怀疑，排除了那些照片中细微可见的矛盾。而怀疑就如同一盆冷水，当你十分接近凶手时，一定不希望被泼一头冷水。过去哈利也有过如此确定凶手的经验，结果却不幸证明是误判。

哈福森开口了：“斯泰恩谢尔市的警察都直接从美国订购战斗靴，所以能买到战斗靴的地方并不多。如果这双战斗靴几乎是全新的……”

哈利立刻明白了。

“很好，哈福森！你去查出谁会卖战斗靴，从出售军队剩余物资的商店开始查。然后拿照片去问，看有没有人记得卖过他一双战斗靴。”

“哈利……呃……”

“我知道，我会先取得莫勒的同意。”

哈利知道要找到一个记得所有买鞋客人的售货员，概率极低，但如果这个客人的脖子上有“胜利万岁”刺青，那么概率可能稍微高一点。反正去查吧，正好让哈福森学到命案调查工作有百分之九十是在浪费时间。哈利挂了电话，打给莫勒。犯罪特警队队长莫勒听完哈利的所有陈述后，清了清喉咙。“很高兴听见你跟汤姆终于有了交集。”他说。

“哦？”

“汤姆半小时前打电话给我，说的话跟你几乎一模一样。我准许他把斯韦勒·奥尔森带来署里问话。”

“哇。”

“绝对同意。”

哈利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莫勒问他还有什么事，哈利只是含糊地说了声“拜拜”，就挂上电话。他转头朝窗外看去，只见施怀歌德街已开始涌入高峰时段的人流车潮。他选了一个身穿灰色外套、头戴老式帽子的男子，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看着他慢慢走过，最后离开自己的视线。哈利感觉自己的心跳已差不多恢复了正常。克利潘。他几乎已把克利潘抛到脑后，但这时它如同宿醉般朝他袭来。他心想，该不该拨打萝凯的内线电话？却又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此时，奇怪的事发生了。

他的眼角余光看见窗外有个物体正在移动，起初他分辨不出那是什么，只见那个物体迅速接近。他张开嘴，但脑部企图组织并喊出来的话语，未能抵达他的口腔。一声轻柔的“砰”传来，窗玻璃微微震动。他坐在椅子上，凝视窗玻璃上一块湿润的地方，一根灰色羽毛粘在那里，在春风中微微颤抖。他一动不动，接着抓起夹克，朝电梯跑去。

63

二〇〇〇年五月二日。毕雅卡区，库克利街。

斯韦勒调高收音机音量，一边慢慢翻阅母亲新买的女性杂志，一边收听新闻播报员讲述贸易公会领导人最近收到恐吓信的新闻。客厅窗户正上方的排水槽仍在滴水。斯韦勒高声大笑。那些恐吓信听起来像是罗伊·柯维斯那帮人搞的鬼，希望这次信里没有太多拼写错误。

他看了看表。今天下午赫伯特比萨屋一定爆满。他口袋里连半克朗也不剩，不过这星期他修好了家里那台威法牌旧吸尘器，老妈可能愿意借一百克朗给他。去他妈的王子！上次王子答应斯韦勒“再过几天”就会把钱给他，结果一转眼过了两个礼拜，这几天他的几个债主又开始放狠话威胁他了。最糟的是，他在赫伯特比萨屋的桌子被别人霸占了。看来丹尼斯汉堡店斗殴事件完全褪色只是迟早的事。

上次他在赫伯特比萨屋，心头就涌出一股无法抑制的冲动，想站起来大喊在基努拉卡区杀了那婊子女警的人是他。最后他奋力一戳，鲜血喷涌而出，那女人死在尖叫之中。他觉得没必要提到当时他不知道那女人是警察，也没必要提到他见到鲜血之后差点呕吐。

去他妈的王子！王子从头到尾都知道那女人是警察。

斯韦勒赚到了钱。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个事实，但是他还能怎样？事后为了小心起见，王子禁止斯韦勒打电话给他，说是得先避避风头。

外面大门的铰链发出尖锐声响。斯韦勒站了起来，关上收音机，快步走进走廊。上楼梯时，他听见母亲踩在碎石道上的脚步声，然后进了自己房间。这时，母亲将钥匙插入门锁的丁零声响了起来。母亲在楼下找东西时，他站在卧室中央，端详镜中的自己。他抚摸自己的头皮，感觉仅一厘米长的头发如同刷子般摩擦手指。他下定决心，即使四万克朗拿到手，也要去找份工作。他讨厌待在家里，而且老实说，他也讨厌赫伯特比萨屋那些“同志”。他厌倦了跟那些前途迷茫的人混在一起。他在技术学院上过“强电”这门课，而且他擅长修理各种电器。很多电工都需要学徒和助理。再过几个星期，他的头发就会长长，盖住后脑的“胜利万岁”刺青。

是的，他的头发。他突然想起那天深夜接到的一通电话，一个带特隆赫姆口音的警察问他有关红头发的事。早上起来之后，他以为那是一场梦，直到吃早餐时母亲问怎么有人凌晨四点还打电话，他才明白那是真的。

斯韦勒的视线从镜子移到墙上。墙上有希特勒的照片、Burzum黑金属乐队的演唱会海报、印有纳粹党徽的旗子、铁十字勋章和《血与荣耀》的海报，那张海报是约瑟夫·戈培尔 [28] 的老海报复制品。突然，他觉得自己的房间十足是个青少年的房间，这还是他头一次这么觉得。只需把瑞典白亚利安反抗组织的旗帜换成曼联队的围巾，把希姆莱的照片换成大卫·贝克汉姆的照片，就会让人以为这是个普通青少年的房间。

“斯韦勒！”老妈大吼。

他闭上双眼。

“斯韦勒！”

这声音挥之不去，永远挥之不去。

“什么事！”他的吼声充满了整个头部。

“有人来找你。”

来这里？找我？斯韦勒睁开眼睛，犹豫地看着镜中的自己。从来没有人来过这里。据他所知，没有人知道他住在这里。他的心跳开始加速。会不会又是那个说话带有特隆赫姆口音的警察？

他走向房门，这时房门突然打开。

“嘿，斯韦勒。”

春日太阳低低挂在天际，阳光穿过窗户从房门口洒了进来。他逆着强光看见一个人的轮廓站在门口，但他马上认出了说话的声音。

“见到我不开心吗？”王子在身后关上房门。他好奇地扫视墙上的装饰，“你这个地方真不赖。”

“她为什么让你进来？”

“因为我给她看了这个。”王子举起一张证件在斯韦勒面前晃动，证件上绘有挪威警徽，底色是金色和浅蓝色相间，证件另一面写着“警察”。

“哦，靠！”斯韦勒倒吸一口气，“这是真的吗？”

“谁知道？放轻松，斯韦勒。坐啊。”王子指了指床铺，自己则反坐在椅子上。

“你来干吗？”斯韦勒问。

“你说呢？”王子对着坐在床沿的斯韦勒露出微笑，“今天是算总账的日子。”

“算总账的日子？”

斯韦勒依然惊魂未定。王子怎么知道他住这里？还有那张警察证件。他看着王子，突然觉得如果王子是警察，倒真是像——梳理整齐的头、冷酷的眼神、吸收大量阳光的古铜色脸庞、结实的上半身、黑色软皮短夹克、蓝色牛仔裤。他之前竟然都没注意到，真是奇怪。

“对，”王子依然微笑着，“算总账的日子终于来了。”他从夹克内袋里抽出一个信封，递给斯韦勒。

“也该是时候了。”斯韦勒说，露出转瞬即逝的紧张微笑，把手指伸进信封，“这是什么？”他问道，抽出一张折叠的A4纸。

“上面印有八个人的名字，犯罪特警队很快就会来找这八个人，而且一定会采集血液样本，送去进行DNA化验，比对你在犯罪现场掉的帽子上采集到的皮肤微粒。”

“我的帽子？你不是说你在车上找到我的帽子，还把它烧了吗？”斯韦勒惊恐地看着王子。王子摇摇头表示遗憾。

“我好像回过犯罪现场，那时候一对吓得半死的情侣正在等警察赶到，我一定是不小心把帽子‘掉’在距离尸体只有几米远的地方了。”斯韦勒用双手来回抚摸自己的光头。

“斯韦勒，你看起来好像很困惑。”

斯韦勒点点头，想微笑，嘴角肌肉却不听使唤。

“你想不想听我说明一下？”

斯韦勒又点点头。

“杀警案向来被警方列为首要侦办案件，不管花多长时间，一定要抓到凶手才肯罢休。当被害人是我们自己人的时候，我们不择手段寻找线索，这是警察手册里不会写到的。这就是杀害警察的麻烦，负责这类案件的警察是不会放弃的，直到他们……”王子指向斯韦勒，“逮到凶手为止。一切都是迟早的事，所以我自作主张，推了办案的警察一把，好缩短侦办时间。”

“可是……”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要帮警察找到你，因为你一定会把我供出来，好减轻自己的刑责，对不对？”

斯韦勒吞了口唾液。他试着去思考，但事情太多太复杂，他的头脑卡住了。

“我可以明白这一点很难让人想得通，”王子说，用手指抚摸挂在墙壁钉子上的铁十字勋章仿制品，“当然了，命案发生后，我可以开枪当场把你击毙，但这么一来，警察就会知道你有一伙想消灭证据的同伴，于是就会继续展开追查。”

王子从钉子上取下铁十字勋章项链，挂在自己脖子上。勋章吊在他的皮夹克前方。

“另一个做法是，我自己来‘侦破’这件命案，在逮捕你的时候把你击毙，并且布置得像是你拒捕一样。问题在于，这样做看起来太高明也太可疑了，人家会想我怎么可能单独一个人侦破命案，而且我又是爱伦生前见过的最后一个人。”

他说到这里顿了顿，大笑几声。

“别害怕，斯韦勒！我只是告诉你这些是已经被我排除的做法而已。我认为可行的做法是坐在一旁观察，掌握办案进度，看着他们包围你，等他们一靠近你，我就跳出来接棒，跑完最后一圈。对了，追查到你的的是密勤局的一个酒鬼。”

“你是.....警察吗？”

“适合我吗？”王子指了指铁十字勋章，“我不是警察，当然不是。斯韦勒，我跟你一样是战士。一艘船必须要有无懈可击的隔水舱壁，否则只要有一丁点破洞，就会导致整艘船沉没。你知道我向你透露我的身份，代表什么意思吗？”

斯韦勒只觉得口干舌燥，已无唾液让他吞咽。他感到万分恐惧，担心自己性命不保。

“这表示我不能让你活着离开这个房间，你明白吗？”

“对，”斯韦勒声音嘶哑，“我.....我的钱.....”

王子把手伸进夹克，抽出一把手枪。“坐着别动。”王子走到床边，在斯韦勒身旁坐下，双手握住手枪，指向房门。

“这是格洛克手枪，世界上最可靠的手枪，昨天才从德国送来的，制造序号被锉平了，市价大约八千克朗，就当作首付款好了。”

格洛克手枪发出砰的一声，斯韦勒跳了起来，睁大眼睛看着房门上出现的小孔。阳光穿过小孔射入房间，犹如一道激光，光束中可见尘埃舞动。

“感觉一下，”王子把枪放在斯韦勒大腿上，起身走到房门旁，“紧紧握住。完美的平衡，对不对？”

斯韦勒不情愿地用手指圈住枪柄。他感觉到T恤下的肌肤泌出汗水。天花板有个洞。这时他想，都还没找水电师傅来，现在这颗子弹又打出了一个洞。接着他预料中的声音传来。他闭上双眼。

“斯韦勒！”

她听起来好像快淹死了。斯韦勒握住枪柄。她的声音听起来总像快淹死了。然后他睁开眼睛，看见王子在房门前以慢动作回过身来。王子扬起双臂，双手紧握一把浑圆黑亮的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

“斯韦勒！”

枪口喷出黄色火焰。斯韦勒眼前浮现母亲站在楼梯底端的景象。接着子弹击中他，钻入他的额头，从后脑穿出，透过“胜利万岁”刺青中“万岁”两个字，射入并穿出木质墙骨，穿过隔音层，停在石棉水泥外墙之前。斯韦勒一命呜呼。

64

二〇〇〇年五月二日。库克利街。

哈利四处找咖啡，犯罪特警队一位警员从保温瓶里倒了一杯给他。他站在毕雅卡区库克利街一栋丑陋的小房子前，看着一个年轻警员爬上楼梯，标记子弹从屋顶穿出的小孔。好奇民众已开始聚集，为了安全起见，警察用黄色封带围绕现场拉起封锁线。梯子上那个年轻警员沐浴在午后阳光中，但底下那栋房子却黑暗空洞，哈利站在那里已开始觉得寒冷。

“案发过后没多久你就在这里了？”哈利听见身后有个声音问道，转过身来，见是莫勒。莫勒越来越少在犯罪现场露脸，但哈利听许多人说莫勒是个好警探，有些人甚至说应该准许莫勒继续到现场查案才对。哈利把自己的咖啡举到莫勒面前，莫勒摇摇头。

“对，大概五分钟之后到的。”哈利说，“是谁告诉你的？”

“中央总机。他们说汤姆报告发生枪击事件后不久，你就打电话要求支援。”

哈利转头望向门口停放的红色跑车。“我到的时候就看见汤姆的车停在这里。我知道他要来，所以不惊讶。可是我一下车，就听见可怕的号叫声。起初我以为附近有狗，后来我走上碎石路，才知道声音是从屋里传出来的。那不是狗的叫声，是人在喊叫。我不想冒险，所以打电话请求厄肯警区提供支援。”

“是他妈妈？”

哈利点了点头：“她彻底吓疯了，我们花了半小时才让她冷静到能清楚说话的地步。韦伯还在客厅里问她话。”

“那个神经质的韦伯？”

“韦伯没问题的。他工作的时候有点沉闷，可是他很能应付处于这种状态的人。”

“我知道，我是开玩笑的。汤姆的心情呢？”

哈利耸耸肩。

“我知道，”莫勒说，“他是个冷冰冰的人。好吧，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

“我进去过了。”

“这样的话，你当向导吧。”

两人往一楼走去，莫勒沿路与许久不见的同事低声打招呼。

卧室里到处可见犯罪特警队的专门人员，闪光灯不停闪烁。黑色塑料布盖在床上，上面画出尸体躺卧的轮廓。

莫勒的目光在墙上游移。“天哪！”他低声说。

“斯韦勒·奥尔森的那一票没投给社会主义者。”哈利说。

“莫勒，你什么都别碰。”哈利认识的一位刑事鉴识组警监喊道，“你应该还记得上次发生的事吧。”

莫勒显然记得，他憨厚地笑了笑。

“汤姆进来的时候，斯韦勒坐在床上。”哈利说，“根据汤姆的说法，他站在门边，询问斯韦勒关于爱伦遇害那天晚上的事。斯韦勒假

装记不起日期，所以汤姆又问了几个问题，才慢慢搞清楚斯韦勒没有不在场证明。根据汤姆的说法，他请斯韦勒跟他去警局做笔录，这时斯韦勒突然抓起一把左轮手枪，朝汤姆开枪。枪应该是藏在枕头底下的。子弹从汤姆肩膀上方飞过，穿过房门朝这里飞来，再从走廊穿出天花板。根据汤姆的说法，他立刻拔出警用左轮手枪朝斯韦勒射击，阻止对方继续开枪。”

“反应很快，枪法神准，我听说了。”

“正中额头。”哈利说。

“也没那么奇怪，去年秋天汤姆拿到了射击测验最高分。”

“你忘了我的成绩。”哈利语带讽刺地说。

“罗纳德，进展如何？”莫勒大声问道，转头朝一个身穿白衣的警监看去。

“很顺利。”白衣警监站了起来，呻吟一声，把背挺直，“我们在这里的石棉水泥墙上发现了击毙斯韦勒的子弹。射穿房门的那枚子弹穿过天花板飞出去了，我们得看看能不能找到那枚子弹，好让弹道组那伙人明天有东西可以玩。反正弹道情况符合证词。”

“嗯，谢谢。”

“不客气。你老婆最近好吗？”

莫勒述说妻子近况，却没问候白衣警监的妻子。哈利知道白衣警监目前没有老婆。去年刑事鉴识组有四个男同事在同一个月跟老婆离婚，大家在警署餐厅里还开玩笑说一定是满身尸臭惹的祸。

他们看见韦伯独自站在屋外，手里拿着一杯咖啡，望着梯子上的警员。

“还顺利吗，韦伯？”韦伯眯着眼朝他们望来，仿佛要先了解自己是否要费力气回答这个问题。

“她不会有事的，”韦伯说，又朝梯子上的警员望去，“当然她说自己不能理解怎么会这样，她儿子讨厌看到血什么的，不过这里发生的事实没什么疑点。”

“嗯。”莫勒伸手扶在哈利胳膊肘后方，“我们去散散步。”

两人沿着街道慢慢向前走。这个地区尽是小房子、小院子，街道尽头的区域是公寓。许多孩童涨红了脸，气喘吁吁，脚下啪嗒啪嗒地跑过他们身旁，争相去看转着蓝色灯光的警车。莫勒等他们走出其他人的听力范围，才开口说话。

“我们抓到杀害爱伦的凶手了，你看起来不太高兴。”

“呃，那要看你说的高兴是指什么。首先，我们还不知道是不是斯韦勒干的，要等DNA比对……”

“DNA比对结果一定跟斯韦勒相符。你怎么了，哈利？”

“没什么，老大。”

莫勒停下脚步。“真的吗？”

莫勒把头侧向斯韦勒的家。“你是不是觉得一颗子弹就要了斯韦勒的命，太便宜他了？”

“我都跟你说没什么了！”哈利勃然大怒。

“说出来！”莫勒喝道。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实在太蹊跷。”

莫勒蹙起眉头：“蹊跷？”

“像汤姆这样一个经验老到的警察……”哈利压低声音，一字一句缓缓说道，“竟然会单独接下任务，去找一个嫌疑人问话甚至实施逮捕，这打破了所有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定。”

“你在说什么？你认为汤姆挑衅斯韦勒？你认为汤姆逼斯韦勒拿出手枪，好让他替爱伦报仇？是这样吗？所以你刚才满口都是‘根据汤姆的说法’，好像我们署里一点都不相信同事说的话？还让一半的犯罪特警队同事全都听到？”

两人怒目相视。莫勒几乎和哈利一般高。

“我只是说这件事实在太蹊跷了，”哈利说，撇过头去，“仅此而已。”

“哈利，够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追在汤姆后面赶来这里，也不知道你到底在怀疑什么，我只知道我不想再听到这件事，也不想再听到你含沙射影的任何事，听清楚了没？”

哈利的目光停留在斯韦勒家的黄色房子上。在这个下午，在这条宁静的住宅街区，那栋黄色房子比周围的房屋都要小，也不像周围的房屋那样围有高耸的篱笆。其他房屋的篱笆让这栋外墙为石棉水泥包覆的丑陋房子显得毫无防备，周围的房屋似乎都轻视这栋黄色房子。空气中闻得到篝火的酸味，远处毕雅卡赛马场播报员金属般的声音随风飘来又散去。

哈利耸耸肩：“抱歉。我……你知道的。”

莫勒把一只手搭在哈利肩膀上：“我知道，哈利。她最棒了。”

65

二〇〇〇年五月二日。施罗德酒吧。

老人正在阅读一份《晚邮报》，全神贯注地研究赛马的形势，忽然看见一个女服务生站在他桌旁。

“嘿。”女服务生在老人面前放下一大杯啤酒。一如往常，他并不回应，只是看着女服务生找钱给他。她的年龄不太容易看出来，但老

人猜测在三十五到四十岁之间。她的面容看得出岁月用力刻画的痕迹，就如同她服务的这群客人一般。但她笑容很甜，可以一口气喝完一两杯啤酒。女服务生离去。老人举起玻璃杯，喝了一大口啤酒，然后环视整间酒吧。

他看了看表，站起身来，走到酒吧内侧的公共电话前，投下三枚一克朗硬币，按了号码，然后等待。铃声响了三声之后，电话被接起来。

“喂，你好。”

“辛娜？”

“对。”

老人从辛娜的声音中听出她感到害怕，她已经知道电话是谁打来的。这是第六次了，也许她已经看出其中的规律，知道老人今天会打电话来。

“我是丹尼尔。”老人说。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辛娜呼吸急促。

“我说过了，我是丹尼尔。我只是想再说一次多年前你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

“请别这样，丹尼尔已经死了。”

“至死不渝，辛娜，至死不渝。”

“我要报警了。”

老人挂上电话，戴上帽子，穿上外套，慢慢走进阳光之中。圣赫根公园出现了第一个花苞。时候快到了。

二〇〇〇年五月五日。晚餐。

萝凯的笑声穿透了满座餐馆中嗡嗡不绝的说话声、餐具碰撞声和服务生忙进忙出的声音。

“……我看见答录机有留言，吓得半死，”哈利说，“你知道答录机有个小灯会闪烁，好像一个小眼睛，然后就听见你那威严的声音。”他压低嗓音。“我是萝凯，星期五晚上八点吃饭，别忘了要穿体面的西装，要带体面的皮夹。黑格听了都吓死了，我还得喂它吃两颗小谷粒，给它压压惊。”

“我才没那样说呢！”她大笑，不忘提出抗议。

“反正也差不多。”

“才怪！还不都怪你答录机上的提示语。”

她也压低嗓音学着哈利的语调说：“我是哈利，请给我留言。真的是太……太……”

“太有哈利风格？”

“一点也没错。”

这是一顿完美的晚餐、一个完美的夜晚，现在该是糟蹋它的时候了，哈利心想。“梅里克给我派了新工作，我得去瑞典执行卧底任务，”他说，玩弄着手上的法里斯牌矿泉水玻璃瓶，“得去六个月，过了周末就出发。”

“哦。”

哈利在萝凯脸上并未看见任何反应，感到惊讶。

“先前我打电话给妹妹和爸爸，告诉他们这件事，”他继续说，“结

果爸爸说话了，还祝我一切顺利。”

“那很好。”萝凯脸上掠过一丝微笑，忙着看甜点菜单。“欧雷克会想念你的。”她低声说。

哈利看着她，但搜寻不到她的目光。

“你呢？”他问道。

她脸上掠过一抹苦笑。“他们有川味香蕉圣代。”她说。

“来两份吧。”

“我也会想念你。”她说，视线移到下一页菜单。

“有多想念？”

她耸耸肩。

哈利又问一次，然后看着萝凯吸了一口气，仿佛想说些什么，却又叹了一口气。跟着她又吸了口气，最后终于开口说道：“抱歉，哈利，现在我生命里的空间只够给一个男人，一个六岁的小男人。”

哈利觉得仿佛有一桶冰水当头浇下。

“不会吧，”他说，“我没那么糟吧。”

她从菜单上抬起双眼，脸上带着古怪的神情。

“你跟我，”哈利说，俯身越过餐桌，“今天晚上在这里，我们是在调情，我们玩得很开心，可是我们要的不止这些，你要的不止这些。”

“可能吧。”

“不是可能，是很确定，你想要全部。”

“那又怎样。”

“那又怎样？那你就得告诉我你想怎样，萝凯。过几天我就要去瑞典南部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了，我不是个需要宠的男人，我只想知道等秋天我回来的时候，我们还会剩下什么？”

“抱歉，我不是故意要这样的。我知道这样说很怪，可是……另一个选项是行不通的。”

“什么选项？”

“做我想做的事，带你回家，脱光你的衣服，整晚跟你做爱。”

最后这句话说得又轻又快，仿佛这是她希望压到最后一刻才说的话，而当她说这句话时，必须完完全全照本宣科，说得直截了当，不加任何修饰。

“那么再一个晚上呢？”哈利说，“再几个晚上呢？那么明天晚上、后天晚上、下个星期呢？”

“别说了！”萝凯的鼻梁浮现愤怒的纹路，“哈利，你必须明白，这样是行不通的。”

“对。”哈利拍出一根烟，点燃，允许萝凯抚摸他的下巴、他的唇。她温柔的触摸犹如电击般冲击他的神经，最后留下麻木的痛。

“不是因为你的关系，哈利。有一阵子我以为自己可以重来一次。我经历过整个过程，两个成人，没有别人介入，简单明了。自从……自从欧雷克的父亲之后，我第一次对一个男人这么有感觉。所以不会只有一个晚上，这样……这样不好……”她陷入沉默。

“是因为欧雷克的父亲酗酒吗？”

“你为什么这样问？”

“我不知道，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你不想跟我发展进一步的关

系。倒不是说你得跟别的酒鬼交往过，才知道我不是个好对象，可是……”

萝凯把手放在哈利手上。“你是个好人，哈利。问题不在你。”

“那问题到底在哪里？”

“这是最后一次了，就这样，我不会再跟你见面了。”

她的眼睛望着哈利，哈利这才看见她眼角闪烁的泪光不是大笑过后留下的。

“那故事的后半段呢？”他问道，勉强挤出微笑，“是不是跟密勤局的所有事情一样，只有需要知道的人员才能知道？”

她点点头。

萝凯张开口，似乎想说什么。哈利看得出她快要哭了。她转而咬住下唇，把餐巾放在桌上，向后推开椅子，未发一语地起身离去。哈利坐在椅子上，怔怔地看着那条餐巾。她一定是把餐巾捏在手里好一阵子了，他想，因为那条餐巾已经被捏成了一颗球。他看着那条餐巾犹如一朵白色纸花缓缓舒展开来。

67

二〇〇〇年五月六日。哈福森的住处。

哈福森被电话铃声吵醒，数字闹钟的夜光数字显示凌晨一点三十分。

“我是哈利，你睡了吗？”

“还没。”哈福森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说谎。

“我有几个想法，跟斯韦勒有关。”

从呼吸声和背景的车流声听得出哈利正走在街上。

“我知道你想知道什么，”哈福森说，“斯韦勒的战斗靴是在亨利易普森街的‘最高机密’服饰店买的，售货员指认过他的照片，还可以提供购买日期。是这样的，克里波曾因为圣诞节前夕发生的侯格林命案清查过斯韦勒的不在场证明，今天我已经把数据全都传真到你办公室了。”

“我知道，我刚从办公室出来。”

“这个时间？你今天晚上不是约了人吃饭吗？”

“呃，提早结束了。”

“然后你还回去工作？”哈福森以难以置信的语气问道。

“对，我又回去工作了。我看了你的传真之后有几个想法，不知道你明天可不可以再帮我查几件事。”

哈福森呻吟一声。第一，莫勒非常明确地告诉过他：哈利跟爱伦命案一点关系也没有。第二，明天是星期六。

“哈福森，你在听吗？”

“在。”

“我想莫勒一定跟你说过些什么，别理他，现在你有机会可以多学一点警探的办案技巧。”

“哈利，问题是……”

“哈福森，别说话，听我说。”

哈福森在心里暗暗咒骂，闭嘴聆听。

二〇〇〇年五月八日。威博街。

刚煮好的咖啡香气飘到门口，哈利正在玄关把夹克挂在一个已挂满衣服的衣帽架上。

“谢谢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答应见我，樊科先生。”

“别客气，”辛德在厨房咕哝着说，“我这样的老人很乐意帮忙的，只要能帮上忙就好。”辛德把咖啡倒在两个大马克杯中，放在厨房餐桌上。哈利的指尖在沉重的深色橡木餐桌上来回抚摸。

“这桌子是在普罗旺斯做的，”辛德没等哈利发问便说，“我太太喜欢法国乡下的家具。”

“这张桌子很棒，你太太的品位非常好。”

辛德微微一笑。“你结婚了吗？还没？没结过婚？别拖太久哦，一个人生活会越来越困难的。”他笑了几声，“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结婚的时候已经超过三十岁，在我那个年代来说算是晚婚了。一九五五年五月。”辛德伸手指向餐桌旁的墙上挂着的一张照片。

“那真的是你太太？”哈利问，“我还以为是萝凯。”

“哦，当然是我太太，”辛德这才望向哈利，面带惊讶之色，“我忘了你是萝凯密勤局的同事。”

两人走进客厅。客厅里堆的纸张比上次哈利来时又增加不少，如今除了书桌前那把椅子，其他椅子全都被纸堆占据了。

“上次我给你那些名字，你查出了什么吗？”辛德问道。

哈利粗略说明了自己的发现。“不过有新的事情发生，”他说，“有一个女警察被人杀害了。”

“我在报纸上看到了。”

“已经破案了。我们正在等待DNA化验结果。樊科先生，你相信巧合吗？”

“不太相信。”

“我也不相信。所以当我发现同样的人一直出现在看起来毫无关联的案子当中，我心里就会冒出疑问。爱伦遇害的那天晚上，她在我的答录机里留言说：‘我知道我们要找的那个人是谁了。’她那时正在帮我调查从约翰内斯堡订购马克林步枪的中间人。当然了，这个中间人跟凶手不一定有关联，但是时机太巧了，尤其爱伦又急着找我。步枪走私案我已经查了好几个星期，那天晚上她打了好几通电话找我，口气又很激动，这可能表示她觉得生命受到威胁。”哈利伸出食指放在咖啡桌上。

“你给的名单里有一个人，侯格林·戴尔，去年秋天被人杀害。警方在侯格林陈尸的巷子里发现许多东西，其中最醒目的是一摊呕吐物。呕吐物的血型跟侯格林不符，而且一个超级冷血的专业级杀手是不可能在犯罪现场呕吐的，因此警方并未立刻把呕吐物跟命案的任何环节联系在一起。不过克里波刑事调查部为了排除呕吐物属于凶手的可能，还是把呕吐物的唾液样本送去进行DNA化验。今天稍早的时候，我的一个同事把呕吐物的DNA拿去跟我们在爱伦命案现场发现的一顶帽子上的DNA做比对，结果两者相符。”哈利停顿下来，望着辛德。

“原来如此，”辛德说，“你认为凶手可能是同一个人。”

“不，我不这么认为。我只是认为这两起命案可能有关联，而且斯韦勒两次都在命案现场并非巧合。”

“为什么两起命案不可能都是斯韦勒干的？”

“有可能两起命案都是他干的，可是斯韦勒使用的暴力手法跟侯格林被杀的冷血手法明显不同。你有没有见过球棒对人体造成的伤害？软质木棒可以击碎骨骼，导致肝脏和肾脏等内脏破裂，通常被害

人的皮肤看起来像是毫发无伤，但是会死于内出血。侯格林则是颈动脉被划开，这种杀人手法会让鲜血喷出来，你明白我说的吗？”

“明白，可是我不懂你的意思。”

“斯韦勒的母亲跟我们说，斯韦勒晕血。”

辛德端起马克杯正要凑到嘴边，却在半空中停住，又放了下来。“对，可是……”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斯韦勒可能在杀了侯格林之后，因为看到血流满地而呕吐。不过重点在于杀害侯格林的凶手是个用刀的行家，法医在验尸报告上写道，凶手下刀有如外科手术般精准，所以只有精通此道的人，才有可能使出这种手法。”

辛德缓缓点了点头。“我想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了。你想知道森汉姆的挪威军人当中，有谁能使得出这种杀人手法。”

“对，有这样的人吗？”

“有，”辛德握住马克杯，眼神飘向远方，“就是你没找到的那个人，盖布兰·约翰森。我跟你说过我们都叫他知更鸟，对不对？”

“你可以跟我多说说这个人的事吗？”

“可以，但我们得先多煮点咖啡。”

69

二〇〇〇年五月八日。伊斯凡路。

“谁？”门内传来一声轻喊，声音细小而恐惧。哈利透过磨砂玻璃可以看见她的身形轮廓。

“我是哈利·霍勒，我们刚刚通过电话。”

门打开一道缝隙。

“抱歉，我……”

“没关系。”

辛娜·尤尔敞开大门，让哈利走进门。

“尤尔出去了。”她露出抱歉的微笑。

“我知道，你在电话里说过，”哈利说，“其实我是想向你请教几个问题。”

“我？”

“可以吗，尤尔太太？”

尤尔太太领着哈利进来。她的铅灰色头发十分浓密，绾成个髻，再用一枚老式发夹固定。她浑圆的身体左右轻摆，令人联想到柔软的拥抱和美味的食物。

布雷抬起头，望着他们走进客厅。

“你先生一个人出去散步？”哈利问。

“对，咖啡馆不让狗进去。”辛娜说，“请坐。”

“咖啡馆？”

“他最近的习惯，”她微微一笑，“去咖啡馆读论文。他说他不坐在家里，脑筋转得比较快。”

“也许有点道理。”

“绝对有道理，而且还能做白日梦吧。”

“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白日梦？”

“这个嘛，我不知道。也许可以想象回到青春年华，在巴黎或维也纳的路边咖啡馆喝咖啡。”她脸上又掠过抱歉的微笑，“不说这个。要不要喝点咖啡？”

“好，谢谢。”

辛娜走进厨房。哈利细看墙上的装饰，见壁炉上挂着一幅年轻男子的肖像，身穿黑色披风。哈利之前来尤尔家并未注意到那幅肖像。披风男子的站姿稍嫌夸张，眼睛遥望画家身后远处的地平线。哈利走到肖像前，见上面嵌着一块铜质铭牌，写着：奥布雷嘉·康涅里·尤尔，1885—1969。医学顾问。

“那是尤尔的祖父。”辛娜说，端着一托盘的咖啡用具回到客厅。

“原来如此。你们有好多肖像。”

“对啊，”她放下托盘，“那幅肖像旁边是尤尔的外祖父沃纳·舒曼医生，他是伍立弗医院在一八八五年创立时的创办人之一。”

“这位呢？”

“尤纳斯·舒曼，国立医院的顾问。”

“那你的亲戚呢？”

辛娜困惑地看着哈利：“什么意思？”

“你的亲戚在哪里？”

“他们……在别的地方。要加奶油吗？”

“不用，谢谢。”

哈利坐了下来。“我想问你一些‘二战’时的事。”他说。

“不会吧。”辛娜冲口而出。

“对不起，不过这件事很重要，可以请教你吗？”

“我听听看吧。”她说着替自己斟上咖啡。

“‘二战’时你是护士……”

“对，在东部战线。我是叛国贼。”

哈利抬起双眼，辛娜冷静地看着哈利。

“我们这些叛国贼大概有四百人，战后全被判刑。虽然国际红十字会曾经向挪威当局恳求终止所有刑事诉讼，我们还是被判了刑。挪威红十字会一直到一九九〇年才道歉。尤尔的父亲，就是照片里的那位，动用关系替我减刑……一部分原因是我在一九四五年春天帮助过两个反抗军男性成员，而且我从来没加入过国家集会党。你还想知道什么？”

哈利凝视自己的咖啡杯，突然想到奥斯陆有些较高级的住宅区竟如此安静。

“我想问的不是你的过去，尤尔太太。你还记得前线有一个挪威士兵叫盖布兰·约翰森吗？”

辛娜往后缩了缩。哈利知道他问对了人。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辛娜问，面容紧绷。

“你丈夫没跟你说过吗？”

“尤尔什么事都不会跟我说。”

“原来如此。我正在查几个去过森汉姆并且上过前线的挪威军人。”

“森汉姆，”她轻声复述，“丹尼尔去过那里。”

“对，我知道你跟丹尼尔·盖德松订过婚，辛德·樊科跟我说过。”

“那是谁？”

“一个前线老兵，你丈夫认识的反抗军成员。辛德建议我找你问有关盖布兰的事。辛德中途叛逃，所以不知道盖布兰后来怎样了。不过另一个叫爱德华·莫斯肯的老兵跟我说，一枚手榴弹在战壕里爆炸，爆炸后的事他就不清楚了，但如果盖布兰活了下来，应该会被送到战地医院。”

辛娜的嘴唇在颤抖，布雷缓步走来，她把手指埋入布雷坚硬的厚毛中。

“我记得盖布兰，”她说，“丹尼尔从森汉姆写来的信和我在战地医院收到他写来的字条上，有时会提到盖布兰。他们两个人很不一样。我想，盖布兰就像他弟弟似的。”她微微一笑，“丹尼尔身边的男人大都会表现得像他弟弟。”

“你知道盖布兰后来怎么样了么？”

“就像你说的，他后来被送到战地医院。那时我们的战区开始被苏联人攻陷，我军展开全面大撤退，医院在前线得不到医药补给，因为所有道路都被四面八方拥来的撤退车辆堵住了。盖布兰伤得很严重，尤其是他膝盖上方的大腿部位卡了一枚弹壳碎片。他的脚长满坏疽，面临截肢的命运，所以我们不再苦等永远送不到的医药补给，把他抬上车，让他跟随撤退车辆往西边去。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卡车后车厢，他满脸胡须，身上盖着毯子。卡车轮胎陷入有半个车轮高的春泥里，他们花了一小时才绕过第一个弯道开上公路。”

布雷把头搁在辛娜大腿上，一双哀愁的眼睛看着她。

“那是你最后一次看见他或收到他的消息？”

辛娜缓缓端起精细瓷杯，凑上唇边，小啜一口，再放下杯子。她的手没怎么晃动，但微微颤抖。“几个月后，我收到盖布兰寄来的一张卡片，”她说，“里面写到有一些丹尼尔的个人物品，其中有一顶苏联军帽，据我所知，那好像是战争纪念品。他的笔迹不太容易辨识，

但是伤兵写的信多半都是那样。”

“那张卡片，你还……”

她摇摇头。

“你记得那张卡片是从哪里寄来的吗？”

“不记得了，我只记得那个地址让我想到绿树和郊区，而且他康复了。”

哈利站了起来。

“这个叫辛德的人怎么会认识我？”她问道。

“这个嘛……”哈利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所有的前线士兵都听过我的名字，”她说，嘴角泛起一抹微笑，“那个把灵魂卖给恶魔换取提前出狱的女人。他们都是这样想的吧？”

“我不知道。”哈利说。他知道该离开这里了。这里距离环绕奥斯陆的环路只有两条街，但实在太安静，像是在山里的湖畔似的。

“他们告诉我丹尼尔死了以后，”她说，“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她的目光落在远方。“收到勤务兵替他转送的新年贺信之后，才过三天，我就在死亡人员名单中看见丹尼尔的名字。我不相信那是真的。我告诉他们我不相信，除非亲眼看见他的尸体。所以他们就带我去北区总队焚烧尸体的地方。我走进坟坑，踏过死尸，在一具具焦黑的尸体中寻找，查看一对对漆黑空洞的眼窝，可是没有一具尸体是丹尼尔。他们说要认出丹尼尔是不可能的，可是我说他们错了，他们又说丹尼尔可能被放在已经掩埋的坟坑里。我不知道，可是后来我再也没见到他。”

哈利清清喉咙，辛娜吓了一跳。

“谢谢你的咖啡，尤尔太太。”

辛娜送哈利来到门口。哈利站在衣橱旁，扣上外套扣子，情不自禁地在墙上挂着的照片中寻找她的容颜，但没找到。

“我们要告诉尤尔吗？”她问道，替哈利开门。

哈利诧异地看着她。

“我是说，我们要告诉尤尔我们谈过这件事吗？”她赶紧补充道，“说我们谈过‘二战’和……丹尼尔？”

“呃，如果你不想告诉他，当然就不用说。”

“他会发现你来过。我们可不可以说你只是等他回来，后来你就去赴另一个约？”她露出恳求的眼神，但她眼神之中还蕴含着别的东西。

哈利一时说不出那东西是什么，直到车子开上铃环街，才恍然大悟。他不得不打开车窗，让自由的、震耳欲聋的引擎怒吼声灌入车内。那是恐惧。辛娜在害怕什么？

70

二〇〇〇年五月八日。诺堡区，布兰豪格家。

布兰豪格用刀子轻敲水晶杯沿，向后推开椅子，用餐巾稍微擦了擦嘴唇，轻轻地清了清喉咙，唇边掠过一抹微笑，仿佛对即将向宾客发表的演说兴味盎然。今晚的来宾有警察总长安妮·斯托克森及其夫婿，以及梅里克夫妇。

“亲爱的朋友和同事。”布兰豪格余光看见妻子脸上僵硬的微笑，仿佛在说：“抱歉，我们必须听他开讲，这不关我事。”

布兰豪格讲述的是友爱和共和，内容涉及忠诚的重要性和正能量

的保护作用，因为民主总是容忍平庸、无责任感和领导层级的无能。当然，你不能期望民主选举选出的家庭主妇和农夫了解他们肩负的责任的复杂性。

“民主的回报就是民主本身。”布兰豪格说，这是他剽窃来的一句话，“但这不代表民主不需要付出代价。当我们任命钣金工人作为财政部长……”

他说话时有停顿，利用空当察看警察总长安妮的神情，见她正侧耳聆听自己的演说。他不时插一两句关于非洲前殖民地民主化过程中的俏皮话，他在那些地方出任过大使。这篇演讲在其他场合说过许多次，但今晚他自己并没有受到鼓舞。他的思绪飘到了别处，过去这几个星期，他的思绪一直在同一处打转，在萝凯·樊科身上打转。他对萝凯着了迷，有时他希望忘了萝凯。他为了得到萝凯已花费太多心思。

他想到自己最近使出的手段。若非梅里克是密勤局局长，这个手段不可能成功。他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除去哈利·霍勒这个家伙，把他弄出奥斯陆，弄到一个萝凯与任何人都联络不到的地方。

布兰豪格打电话给梅里克，说他在《每日新闻报》的眼线说业界传言，去年秋天美国总统来访时发生了“某些事情”。他们必须立刻采取应对措施，以免太迟，因此必须把哈利藏到一个媒体找不到的地方。梅里克不也正有同样的想法吗？

梅里克只是发出“嗯”和“啊”的声音。布兰豪格坚持必须把哈利藏起来，至少藏到传言被人淡忘为止。老实说，布兰豪格一度怀疑梅里克不相信自己的话，而他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几天后，梅里克打电话给他，说哈利已经被送到前线一个被上帝遗忘的地方，那个地方位于瑞典。布兰豪格高兴得抓耳挠腮。如今再没有什么可以破坏他为自己和萝凯所做的安排了。

“我们的民主政体就好像是个美丽的、脸上带着微笑而有点天真女孩。事实上，社会上善的力量之所以会凝聚，跟精英主义或权力游戏一点关系也没有，这只是我们唯一的保护，保护我们的女儿——

民主政体——不会受到侵犯，政府不会被恶势力控制。因此，忠诚，这个几乎被遗忘的美德，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就显得非常重要而且不可或缺。是的，这个责任……”

众人移师到客厅宽阔的扶手椅上，布兰豪格传下一盒古巴雪茄，这是派驻哈瓦那的挪威领事送他的礼物。“这雪茄是古巴女人在大腿上揉制而成的。”布兰豪格眨了眨眼，悄声对安妮的丈夫说，但安妮的丈夫似乎不明白他的意思，只露出冷淡僵硬的表情。安妮的丈夫叫什么名字来着？他的名字是……老天，难道忘了？托·埃里克！对了，她丈夫叫托·埃里克。

“埃里克，要不要再来点干邑？”

埃里克抿着嘴淡淡一笑，摇了摇头。也许他是个苦行主义者，一星期要慢跑五十公里，布兰豪格心想。这个男人很单薄，身材、脸庞、头发，无一不是。布兰豪格在发表演说时，曾看见埃里克跟妻子交换眼神，仿佛在提醒妻子某个笑话，而这个笑话跟他的演说不一定有关系。

“明智的决定，”布兰豪格酸不溜丢地说，“安全总比后悔好？”

“布兰豪格，有电话找你。”

“艾莎，我们有客人。”

“是《每日新闻报》的人打来的。”

“我去办公室接。”

电话是新闻组一名女记者打来的，布兰豪格没听过她的名字。女记者的声音听起来相当年轻，布兰豪格在心里想象她的长相。女记者询问了今晚发生的示威游行。这场示威游行发生在托马斯海特街的奥地利大使馆外，抗议约尔格·海德尔 [29] 和极右翼自由党赢得选举，入主奥地利政府。女记者只想请布兰豪格发表几句简短的意见，登在早报上。“布兰豪格先生，您认为这是检视挪威和奥地利外交关系的适

当时机吗？”

他闭上双眼。他们是来试探他的，这些记者不时会来试探他的口风，但彼此都知道他们讨不到什么好处，他经验非常老到。他感觉到自己已经有点醉意。他的头轻飘飘的，眼睛在眼皮里跳舞，但要应付记者绰绰有余。

“这是政治判断，不是我这个外交公务员可以决定的。”他说。电话那头沉默片刻。他喜欢女记者的声音。她有一头金发，他感觉得到。

“不知道以您丰富的外交经验，能不能预测挪威政府会采取什么行动？”

非常简单，他知道该如何回答。

我不预测这种事。

这回答恰如其分。一个人在他这个位子上不必多久，就会觉得自己已经把全天下所有问题都回答完了。年轻记者通常会以为他们的问题是第一次被提出来，因为这个问题他们花了半个晚上才想出来。他短暂的停顿会让他们印象深刻，但同样的问题他已经回答过数十遍。

我不预测这种事。

他很惊讶自己还没把这句话说出口。女记者的声音有种磁性，让他很乐意多帮点小忙。以您丰富的外交经验，她如此说。他想问她，打电话给伯恩特-布兰豪格的主意是她自己想出来的吗？

“身为外交部最资深的公务员，我必须确保我们跟奥地利之间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他说，“很明显，我们都注意到了其他国家对奥地利发生的事所做出的响应，然而跟一个国家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并不代表我们认同这个国家发生的任何事。”

“不对，我们跟几个军事政权都保持外交关系，”电话那头回

应，“您认为奥地利政府为什么会引发暴力示威游行？”

“我认为应该跟奥地利近年的历史有关。”他应该就此打住。这话说到这里就应该打住。“奥地利同纳粹主义颇有渊源，毕竟大部分的历史学家都认同在‘二战’期间，奥地利实际上是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德国的盟友。”

“奥地利不是跟挪威一样是被占领的吗？”

他忽然想到他完全不知道如今学校对“二战”历史是怎么说的，显然学校教得很少。“你说你叫什么名字？”他问道，也许他真的喝多了。女记者说出她的名字。

“这个嘛，娜塔莎，在你打电话给别人之前，我先帮你一点小忙。你听过德奥合并吗？这表示奥地利不是被占领的，跟一般对这个名词的解读有所出入。德军在一九三八年三月进驻奥地利，没有遭到任何抵抗，直到‘二战’结束都维持这种状态。”

“就跟挪威一样喽？”

布兰豪格大感震惊。娜塔莎的口气如此确定，对自己的无知没有一丝羞愧。

“不，”布兰豪格缓缓说道，仿佛在跟一个头脑迟钝的小孩说话，“跟挪威不一样。挪威人一直在抵抗，挪威国王和挪威政府迁到了伦敦，随时准备回归，同时制作广播节目……鼓励家乡的同胞。”他听出自己的措辞有点不恰当，随即补充说，“挪威全体人民肩并肩抵御外来侵略，只有少数挪威叛国贼穿上党卫队制服，上战场替德军作战，这些人是社会的败类，无论哪个国家都必须承认这种败类的存在。但是在挪威，善的力量凝聚而起，强有力的人士领导反抗运动，率先为民主政体铺路。这些人对彼此忠诚相待，根据战后的分析，是他们救了挪威。民主的回报就是民主本身。娜塔莎，请删掉我刚刚说挪威国王的那一段。”

“所以您认为跟纳粹党一起作战的人是败类？”

她真正想问的是什麼？布兰豪格决定结束这段对话。“我只是说，那些在‘二战’期间背叛祖国的人，应该对法官从轻量刑感到高兴。我在许多国家出任过大使，那些国家的叛国贼会被一一枪决，而我不敢说挪威没有枪决叛国贼是否正确。回到你想要的评论，娜塔莎，外交部对示威行动与奥地利新国会成员都不予置评。我这里还有客人，恕我无法继续说下去，娜塔莎……”他说了几句客套话，挂上电话。

布兰豪格回到客厅，见众人正准备离去。“这么快就要走了？”他露出微笑，但并未出言挽留。他觉得累了。

他送客人到门口，跟警察总长安妮握手握得特别用力，嘴上说只要有地方能帮得上忙，请随时来找他。工作上一切顺利，但是……

他睡前想到的最后一件事是萝凯，以及萝凯那个被他发配边疆的心上人。他带着微笑沉沉睡去，第二天醒来却头痛欲裂。

71

二〇〇〇年五月九日。腓特烈斯塔市到哈尔登市。

火车上的座位空着大半，哈利在窗边找了个位置坐下。

坐在他正后方的少女拔出随身听耳机，哈利听见歌手的声音，但乐器声难以分辨。他们在悉尼合作的监视专家曾向哈利解释，人耳在声音细微时，会放大人声的频率。

在所有声音归于寂静之前，你最后听见的声音会是人的声音，哈利认为这让人颇感欣慰。

雨滴在车窗上画出一道道颤抖的水痕。哈利凝望窗外平坦潮湿的土地。铁路旁的电线在电线杆间升起又落下。

腓特烈斯塔站台上有一个土耳其禁卫军乐团正在演奏，列车员跟

哈利解释，说他们正在排练五月十七日独立纪念日的演出。“每年这个时间的星期二他们都会在这里表演，”列车员说，“乐团团长认为在四周都是人的地方彩排更实际。”

哈利在行李袋中塞了几件衣服。密勤局为他在克利潘镇准备的公寓很简单，但家具齐全，包括电视机、收音机甚至还有几本书。

“《我的奋斗》^[30]之类的。”梅里克咧嘴说。

哈利没打电话给萝凯，尽管他可以打，最后听听她的声音。

“下一站是哈尔登市。”伴随着噼啪声，广播里传出带鼻音的播报声。这段播报说到一半，就被尖锐、刺耳而不和谐的火车刹车声打断了。

一个音调称不上不和谐，他心想，一个音调称不上不和谐，除非跟别的音调混在一起。即使连爱伦这样有乐感的人，也需要听一会儿才能从几个音调中听出音乐。即使连爱伦也不能百分之百确定地指出，在某个时刻，音调是不和谐的。这是错的，这是谎言。

然而这个音调在他耳中十分尖锐，表现出令人气恼的不和谐。他要去克利潘监视一个可能的传真发送者，而这份传真至今激起的不过是几份报纸的头条新闻而已。他看过今天的每一份报纸，四天前恐吓信的新闻还炒得沸沸扬扬，今天却已被淡忘。《每日新闻报》今天的头条是痛恨挪威的滑雪运动员拉瑟·许斯和外交部副部长伯恩特·布兰豪格，如果报上引述的话正确无误，那么布兰豪格是说，叛国贼都应该判死刑。

另一个音调也不和谐。也许是源于他的希望。萝凯离开餐厅时的眼神，几乎明确表示她亲手斩断了自己的爱意，任由他如同自由落体般坠落，除此之外她还留下八百克朗的账单，亏她还夸下海口说她会买单。这说不通。又或者说得通？萝凯去过哈利家，眼睁睁看过他灌酒，聆听他含泪述说一个他认识不到两年的身故同事，仿佛她是哈利唯一有过亲密关系的人。可悲呀。人类不应该看见彼此赤裸的样子。

可是当时她为什么不当机立断，斩断情丝？当时她为什么不对自己说，这个男人只会带给她难以应付的麻烦？

一如往常，只要私生活变成沉重的负担，他就会逃到工作里。这是某类男人的典型代表，他在什么地方读过类似的话。这可能是为什么他会把整个周末都花在构思阴谋论及其细节上的原因，一股脑把所有元素——马克林步枪走私案、爱伦命案、侯格林命案——全丢进一口大锅之中，搅拌一番，熬出一锅臭气熏天的汤。可悲！

他的眼睛扫过面前那份摊开在折叠式餐桌上的报纸，目光停留在外交部副部长的照片上，只觉得这张脸有点面熟。

他用手揉揉下巴。根据经验，他知道当案情陷入胶着时，大脑会倾向于自行联想。马克林步枪走私案的调查已告结束。梅里克说得很明白，他已宣布本案不成立。梅里克要他去写新纳粹党的报告，潜伏到瑞典一群不成气候的青少年之中。这真是……去他妈的！

“……站台在列车左侧。”

如果他跳车，最糟的结果是什么？只要外交部和密勤局仍担心去年的收费亭误伤事件会泄露出去，他就不可能被开除。至于萝凯……至于萝凯那边，他不清楚。

火车发出最后的呻吟，停了下来，车厢变得安静。走廊外传来门被摔上的声音。哈利坐在位置上不动，耳中更清楚地听见随身听播放的歌曲。这首歌他听过很多次，只是不记得在哪里听过。

72

二〇〇〇年五月九日。诺堡区，洲际饭店。

突如其来的剧痛令老人措手不及。他屏息蜷曲在地上，把拳头塞进嘴里，防止自己尖叫。他保持这个姿势，试着保持清醒，承受着一波波光亮与黑暗的袭击。他睁开又合上双眼。天空在他上方旋转，时

间仿佛加快了脚步：云朵加速飘过天际，星星在蓝天闪耀，白昼转为黑夜，再转为白昼、黑夜、白昼，最后又转为黑夜。阵痛结束后，他闻到身体下方潮湿泥土的气味，意识到自己仍然活着。

他保持相同的姿势，直到呼吸恢复正常。汗水湿透了他的衬衫。他翻过身，趴在地上，再度向下俯瞰那栋房子。

那是一栋深色原木大宅。他从早上就趴在这里了，知道这时房子里只有妻子一个人在家。然而房子一楼二楼的灯全都亮着。她一发现黄昏降临，就走遍整间屋子，把灯全都打开。根据这个行为，他推测她应该怕黑。

他自己也怕，但不是怕黑，他从不怕黑，他怕的是时间的加速流逝，也怕那剧痛。那种剧痛对他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而他尚未学会如何控制它，也不知道自己能否控制它。而时间呢，他只能尽量不去想癌细胞正在分裂、分裂、分裂。

天际浮现一轮苍白明月。他看了看表：七点三十分。不久天色就会变得太暗，只能等到早上，如此一来他就得在这里露宿一晚。他看着自己做的防风小屋。防风小屋由两根Y形树枝构成，他把这两根树枝插入泥土，只留半米突出地面。两根树枝之间架着一根剥去树皮的松树枝。他又砍下三根长树枝，放在松树枝旁的地上。他在这个结构上方铺上一层厚厚的云杉小树枝，这样就有了屋顶可以避雨保暖，同时也能避免自己被意外走上小径的路人发现。他花了不到半小时就搭好了这个防风小屋。

他估计自己被行人或附近居民看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要从将近三百米外，在云杉密林的树干之间发现这个防风小屋，必须要有过人的眼力才行。为了安全起见，他在整片空地上铺满云杉小树枝，还在步枪枪管上缠了布条，以免午后低垂的太阳照射到钢质枪管，产生反射。

他又看了看表。那男人哪里去了？

布兰豪格转动手中酒杯，再次看表。她跑哪里去了？

他们约好七点三十分见面，现在都已经七点四十五分了。他把杯中的威士忌喝完，拿起酒瓶又斟了一些。这瓶约翰逊牌爱尔兰威士忌是客房服务人员送来的。爱尔兰也只出了这么一样好东西。他又斟了一些威士忌。今天是乌烟瘴气的一天，《每日新闻报》的头条让他的电话响个不停。虽然他接到了不少支持电话，最后还是打电话给《每日新闻报》的新闻主编，他大学时期的老友，说明他的话被错误引用了。他答应向对方提供外交部部长在欧洲金融委员会会议上捅出大篓子的内部消息，作为交换条件。主编请布兰豪格给他一点时间考虑。半小时后，主编回电，表示这个娜塔莎是新来的记者，她已经承认自己可能误解了布兰豪格的意思。报社方面不会发出免责声明，但也不会继续追踪这则报道。损害控制进行得很成功。

布兰豪格豪饮一口，让威士忌酒液在口中翻滚，浓烈但温醇的芬芳深入他的鼻腔。他环顾四周。他曾在这个房间度过多少个夜晚？有多少次他在这张稍软的特大号床上醒来，由于前晚多喝了几杯而略感头痛？有多少次他请身边的女伴——若女伴还躺在身边——搭电梯到一楼的早餐餐厅，再走楼梯到大厅，这样她看起来像是参加完早餐汇报离开，而不是从客房离开。这样做只是为了安全起见。

他又斟了一些酒。

萝凯就不一样了。他不会叫萝凯搭电梯到早餐餐厅。

门口传来轻轻的敲门声。他站起来，再看一眼金黄相间的特制床罩，心中微感恐惧，但他立刻把恐惧推到一旁，四步走到门前。他在玄关镜子中检视自己的仪容，用舌头扫过亮白的门牙，用手指蘸点唾液顺了顺眉毛，然后打开房门。

她倚在墙边，外套扣子没扣，里面是一件红色羊毛衫。是他要求她穿红色衣服前来的。她眼皮沉重，给了他一个扭曲的假笑。布兰豪格十分诧异，他从来没见过她这个样子。她一定是喝了酒或吃了什么药。她冷淡地打量他几眼，用他几乎认不出来的声音，咕哝着说她差

点找不到地方。他挽住她的手臂，但被她甩开了，他只好用手扶着她的背，引导她走进房间。她一进房间就在沙发上瘫坐下来。

“喝酒吗？”他问道。

“麻烦你。”她含糊不清地说，“要我马上脱光吗？”

布兰豪格替她斟了杯酒，并不答话。他知道她玩的是什么把戏。倘若她以为作践自己就可以坏了他的兴致，她可就大错特错了。他的确更喜欢她扮演成他在外交部的爱情俘虏，做个无法抗拒充满自信的男性魅力而爱上上司的天真女孩，然而最重要的是她屈服在他的欲望之下。他已经很老了，不再相信浪漫。现在他们之间唯一的隔阂是他们各自追求的东西：也许是权力，也许是事业，也许是孩子的监护权。

外交部副部长这个职位会令女人迷恋，这并不令他感到困扰，毕竟他自己也是一样。他可是伯恩特·布兰豪格，外交部的副部长。天哪，他努力了一辈子才坐上外交部副部长这个位子。就算萝凯想用药物麻痹自己，把自己搞得像妓女，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抱歉，我非得到你不可。”他说着在她酒里放了两个冰块，“一旦你认识我，就会更理解我。不过让我先给你上第一课，让你知道我工作的动力是什么。”

他把杯子递给她。

“有些男人一辈子都在地上爬，为找到碎屑而满足。我们这样的男人站起来用两条腿走路，走到桌子旁边，正当地占有一席之地。我们是男人中的少数，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偶尔需要表现残暴，而残暴需要力量。我们必须从社会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的教育方式中挣脱出来。如果要在力量和在地上爬之间做选择，我宁愿打破短视的道德主义，道德主义无法在特定背景中定义个人行为。我内心深处相信，有一天你会因为这些而尊敬我。”

她不发一语，只是将手中那杯酒一饮而尽。

“哈利对你不构成威胁，”她说，“他跟我只是好朋友而已。”

“我想你在说谎，”他说，不情愿地在她递来的酒杯中又斟上酒，“而且我必须独自拥有你。请不要误会，当我开出条件，要你立刻跟哈利断绝联络，并不是出于嫉妒，而是基于纯粹原则。反正不管梅里克把他派到瑞典还是其他地方，他在那里待上几个星期也不会有什么伤害。”布兰豪格咯咯笑了几声。“你为什么那样看着我，萝凯？我又不是大卫王，而且哈利……对了，大卫王命令将军派到前线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乌利亚。”她低声说。

“没错，乌利亚死了，对不对？”

“不然就没什么故事好讲了。”她对着酒杯说。

“不错，可是这里没有人会死。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卫王和拔示巴后来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不是吗？”布兰豪格在萝凯身旁的沙发上坐下，用手指抬起萝凯的下巴，“告诉我，萝凯，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圣经》故事？”

“成长的教育环境好。”她说，撇开她的头，拉起衣服，从头上脱了下来。

布兰豪格看着她，吞了口唾液。她很有吸引力，里面穿的是白色内衣。他特别要求她穿白色内衣。白色内衣衬托出她肌肤的金黄色光辉，完全看不出她生过孩子。但事实上她生过孩子，还为孩子哺乳，这些在布兰豪格眼中都让她更具魅力。她完美无瑕。

“我们不赶时间。”他说，把手放在她膝盖上。她的脸并未露出任何情绪，但他感觉她在躲避。

“随便你怎样都行。”萝凯耸耸肩说。

“你想不想先看一封信？”他的头朝一个褐色信封侧了侧。信封躺

在桌子中央，上面有俄罗斯大使的封印。那是俄罗斯大使卫丁米尔·亚力山德罗夫写给萝凯·樊科的一封短信，告知她先前俄罗斯当局请她代表欧雷克·樊科——高索夫出席监护权听证会的传票已经取消，由于法庭案件积压过多，这场听证会目前无限期延期。要拿到这封信并不简单。布兰豪格不得不提醒俄罗斯大使还欠自己几个人情，除此之外，布兰豪格答应俄罗斯大使做一些事，其中几件几乎达到外交部部长才能批准的层级。

“我相信你，”她说，“我们赶快把事情办完好吗？”

他扇了她一耳光。她没有眨眼，只是晃了几下脑袋，仿佛脑袋连接在布娃娃身上。布兰豪格揉揉手掌，若有所思地注视着萝凯。“萝凯，你不笨，”他说，“你应该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安排，再过六个月这件案子才会度过追诉期，只要我打一通电话，新的传票随时都可以寄来。”

萝凯怒视布兰豪格，布兰豪格终于在她死寂的眼神中看见一丝生命力。

“我想这个时候你应该道歉。”他说。

她的胸口上下起伏，鼻孔微微颤抖，眼眶慢慢湿润。

“怎么样？”他问。

“对不起。”她的声音细若蚊鸣。

“大声点。”

“对不起。”

布兰豪格眉开眼笑。“这样才对嘛，萝凯。”他替她擦去脸颊滑落的一滴泪，“好了，你只要了解我就好了。我希望我们能交个朋友，你明白吗，萝凯？”

她点点头。

“真的？”

她吸吸鼻涕，又点点头。

“太好了。”

他站起身来，解开皮带扣。

这天晚上特别寒冷，老人钻进了睡袋。虽然他躺在厚厚一层云杉树枝上，地面散发的寒气依然穿透他的身体。他的双脚冻到僵硬，不时还得左右翻身，以免上半身也失去知觉。

那栋大宅的窗户依然亮着灯，但现在外面一片漆黑，以至于他透过步枪瞄准器能看见的东西已经不多。但情况还不至于到绝望的地步。面对森林的车库入口那盏小灯是亮着的，只要那男人今晚回家就好。老人透过瞄准器向外望去。那盏小灯虽然没发出太大亮光，但车库门颜色很浅，足以让他清楚分辨那男人的身形。

老人翻过身，背朝下躺着。这里很安静，他听得见车子驶来的声音，前提是他没睡着。胃部发作的剧痛榨干了他的体力，但他不能睡。过去他执勤时从未睡着过。一次也没有。他感觉得到心头那股恨意，并用恨意温暖自己。这股恨意很不一样，它不像另一股恨意缓缓燃烧着稳定的火焰，一烧可以烧上许多年，烧去并清除杂念，创造出洞察力，让他看得更清楚。这股新的恨意燃烧得如此猛烈，让他不知道究竟是自己控制了仇恨，还是仇恨控制了自己。

他透过云杉林的间隙，望着上方的星空。四周寂静无声。那么静。那么冷。他就快死了。他们都会死。这样想很好，他试着把这个想法牢记在心里，然后闭上眼睛。

布兰豪格看着天花板的水晶吊灯，水晶映照着窗外的“蓝点”品牌广告牌。那么静。那么冷。

“你可以走了。”他说。

他没看她，只听见羽绒被掀开的声音，然后下陷的床铺回升。接着他听见穿上衣服的声音。她没说一句话。他触碰她时，她没说一句话。他命令她抚摸自己时，她也没说一句话。她躺在床上，四肢大张，眼神黑洞洞的。黑暗中带有恐惧与怨恨。那黑洞洞的眼神令他非常不舒服，以至于他没能……

起初他忽视她的眼神，等待感觉出现，心中想着他拥有过的其他女人，这一套向来都很管用。但感觉一直没上来。过了一会儿，他命令她停止抚摸，没有理由让她来羞辱自己。

她像个机器人般听从命令，让自己遵守诺言，不多也不少。欧雷克的监护权官司还有六个月才丧失时效，时间多的是。没必要太心急。还会有其他日子，其他夜晚。

他回到了原点，显然他不应该喝酒。酒令他麻木，令他对萝凯或他自己的抚触都没有反应。

他命令她进入浴缸，替两人倒了酒。热水，肥皂。他长篇大论地述说她有多美丽。她一言不发。那么静。那么冷。最后连热水也冷了。他替她擦干身体，又带她躺回床上。泡过澡后，她的肌肤变得有些粗糙干涩。她开始颤抖，他感觉到她终于开始有了回应。他的手往下移，再往下移。接着，他再度看见她的眼睛。又大又黑，一片死寂。她的眼睛死盯着天花板。魔法再度失效。他想打她耳光，把生命拍进那对死寂的眼睛里。他想用掌心掴她，看着她的肌肤发热、发红。

他听见她从桌上拿起那封信，打开包的扣环。

“下次我们少喝点酒。”他说，“你也是。”

她没回答。

“下个礼拜，萝凯，同样的地方，同样的时间。你不会忘记吧？”

“我怎么会忘记？”她说。房门关上，她已离去。

他站起身，给自己又调了一杯酒。约翰逊威士忌加水，最佳良方。他缓缓啜饮威士忌，又躺了下来。

再过不久就是午夜。他闭上眼睛，但睡意不来。他听见隔壁房间有人打开付费频道。听起来应该是付费频道，那些呻吟声栩栩如生。又听见警车的鸣叫声划破黑夜。可恶！他辗转反侧。这张软床已经睡得他背部僵硬。他在这里老是睡不好，不只是床的问题。这间黄色套房永远是饭店客房，是个陌生的地方。

他跟妻子艾莎说他要去拉尔维克市开会。一如往常，艾莎问起时，他说记不起他们下榻旅馆的名字，不知道是不是里嘉饭店？如果会议很晚才结束，他会打个电话，他如此说道。但你也知道这些深夜晚餐是怎么回事，亲爱的。

艾莎没什么好抱怨的。布兰豪格给她的生活，以她的背景来说是难以奢求的。托布兰豪格的福，艾莎得以环游世界，前往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住在奢华的大使官邸，周围总有一群仆人侍候。她可以学习外国语言，认识新奇刺激的人。她这辈子要做什么事，不需要动一根手指头，也没工作过一天，若突然要她靠自己生活，她会不知所措。布兰豪格是她存在的基础，是她家庭的基础，总之，布兰豪格是她的全部。因此，布兰豪格并不在意艾莎可能会怎么想或不怎么想。

然而当下布兰豪格想的却是艾莎。他应该在家跟她躺在一起的，如此便有一具温暖熟悉的身体倚着他的背，有一只手臂环抱着他。是的，经过这些冷冰冰的对待，来点温暖总是好的。

他又看了看表。他可以说晚餐提早结束了，他决定开车回家。不仅如此，她还会很开心，她最讨厌夜里一个人待在那栋大房子里。

他躺在床上聆听隔壁房间传来的声音。然后他下床，迅速穿上衣服。

老人不再年老。他正在跳舞，跳的是华尔兹，她把脸颊倚在他脖子上。他们跳舞跳了很久，两人都汗流浹背。她的肌肤滚烫地烧灼着

他。他感觉得到她在微笑。他希望就这样继续跳着舞，就这样抱着她，直到整栋房子烧成灰烬，直到时间凝止，直到他们睁开眼睛，发现已来到另一个国度。她轻声说了几句话，却被音乐声淹没。

“什么？”他说，弯下了头。她把嘴唇贴在他的耳际。

“你得醒来了。”她说。

他猛然睁开眼睛，对着黑夜眨了眨眼，跟着便看见他呼出的白色雾气矗立在他眼前。他没听见车子驶来的声音。他转过身，低低呻吟一声，努力把手臂从身体下方抽出来。吵醒他的是车库门开启的声音。他听见引擎加速声，正好看见那辆蓝色沃尔沃轿车被漆黑的车库吞没。他的右手臂麻了。再过几秒，那男人就会走出来，站在小灯之下，关上车库门，然后……到那时就太迟了。

老人焦急又笨拙地拉开睡袋拉链，抽出左臂。肾上腺素在他血管里奔驰，但睡意迟迟不肯退去，像一层脱脂棉蒙住所有声音，并让他视线模糊。他听见车库门关闭的声音。

他已从睡袋里抽出两只手臂。幸而今晚星光满天，有足够亮光让他迅速找到步枪，放定位置。快！快！他的脸颊抵上冰冷的步枪枪托。他眯起眼睛，透过瞄准镜向外看去。他眨了眨眼，竟然什么也看不见，他赶紧伸出颤抖的手指，拿下缠在瞄准镜上的防霜布条。有了！脸颊抵上枪托。现在呢？车库失焦了，一定是碰到测距仪了。他听见车库门发出砰的一声，关了起来。他转了转测距仪，下方那男人进入焦距。只见那男人身材高大，肩宽膀阔，身穿羊毛外套，背对他站立。老人眨了两下眼睛。那场梦仍如同薄雾般弥漫在他眼前。

他想等男人转过身，确定是那个人才开枪。他的手指勾在扳机上，小心翼翼地压着。如果他用的是自己受训操作多年的步枪会容易得多，他的身体已记住扳机的压力，所有的操作都已化为条件反射。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杀一个人并不困难，只要受过训练就不难。一八六三年的盖茨堡之役在空旷野地上展开，相距五十米之处，两队由新兵组成的阵营站着向对方开枪射击，射击了好几轮，却没有

一个人中枪。原因不在于他们枪法差，而在于他们瞄准的都是敌人头顶上方。他们只是尚未跨过杀人门槛而已，一旦你开过杀戒.....

车库前的男人转过身，似乎直接往老人的方向望来。那就是他，毫无疑问。男子的上半身几乎填满瞄准镜。老人脑子里的迷雾开始散去。他屏住呼吸，缓缓地、冷静地增加扳机上的压力。第一发一定要命中，因为除了车库小灯的那一圈光晕，其他地方都是漆黑一片。时间停止。伯恩特·布兰豪格已与死人无异。老人的脑子异常清醒。

这也是为什么他心中刚感到某个环节出错不到千分之一秒，他就知道错在哪里。扳机扣不下去。老人扣得更用力些，扳机依然不动。是保险栓。老人知道为时已晚。他的大拇指找到保险栓，将保险栓扳开，再从瞄准镜望出去，却见那圈光晕中已空荡无人。布兰豪格已离开那圈光晕，走向大宅另一侧面对马路的前门。

老人眨了眨眼，心脏在肋骨内猛烈跳动，如同榔头般敲击胸腔。疼痛的肺部呼出一口气。他竟然睡着了。他又眨了眨眼，只见四周似乎弥漫着一层薄雾。他失败了。紧握的拳头朝地面猛捶一记。第一滴热泪滴上手背时，他才知道自己哭了。

73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日。瑞典，克利潘镇。

哈利从睡梦中醒来。

过了一会儿，他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他一走进这个公寓房间，立刻就发现这根本不是个可以睡觉的地方。卧室和外面繁忙的街道之间只隔着一道薄墙和一片玻璃窗。但街对面的超市晚上打烊后，整条街却似乎陷入一片死寂，路上没有一辆车经过，当地居民似乎全被黑夜吞噬。

哈利去超市买了一张大比萨回来，放进烤箱加热。他心想，坐在瑞典吃挪威生产的意大利食物，真是怪异。吃完比萨，他打开积满灰

尘的电视。电视就放在角落一个啤酒箱上。电视显然有点故障，每个人脸上都发出诡异的绿光。他坐着看电视播放纪录片。一个小女孩替哥哥开了个人信箱，哥哥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环游世界各国，她整个童年都在收哥哥寄来的信。哥哥从无家可归的巴黎街头、以色列的集体农场、穿越印度的火车、几乎要走投无路的哥本哈根寄信给她。纪录片制作得十分简单，播了几段短片，用的多半是静态照片，再配上旁白，是个奇怪、忧郁又哀伤的故事。哈利一定还梦见了这则故事，因为他醒来时，故事中的几个人物和地点还浮现在眼前。

唤醒他的声音来自挂在厨房椅子上的外套，四壁萧条的屋子里回荡着高频的哔哔声。平板式电暖器已开到最强，但他裹在薄薄的羽绒被里依然冻得半死。他的脚踏上冰冷的油地毯，从外套口袋里拿出手机。

“你好？”

没有回应。

“你好？”

耳中只听见对方的呼吸声。

“妹妹，是你吗？”

谁有他的手机号码，而且会在三更半夜打电话给他？他唯一能想到的人只有妹妹。

“发生什么事了吗？是不是黑格怎么了？”

哈利决定把黑格留给妹妹照顾，心中多少有点犹豫，但妹妹看起来很开心，还答应一定好好照顾黑格。不过电话那头不是妹妹，妹妹不是这样呼吸的，而且妹妹会回答。

“你是谁？”

依然没有响应。

哈利正要按断电话，却听见细微的呜咽声，连呼吸声也开始颤抖，听起来对方似乎要哭了。哈利在沙发床上坐下，透过蓝色薄窗帘的缝隙，可以看见ICA超市的霓虹灯招牌。

沙发旁的咖啡桌上放着一包烟，哈利抽出一根香烟点燃，靠着椅背坐了下来。他深深吸了口烟，听见颤抖的呼吸声变成低低的啜泣声。“别哭。”他说。

一辆车从窗外马路上驶过。一定是沃尔沃汽车，哈利心想。他拉过羽绒被盖上双脚，开始凭记忆讲述一个小女孩和哥哥的故事。故事说完，她的啜泣声也停止了。他说晚安，挂了电话。

早上刚过八点，手机又响了起来，外面已天色大亮。哈利在羽绒被里的双脚之间找到手机。电话是梅里克打来的，口气听起来很紧张。“马上回奥斯陆，”梅里克说，“有人用了那支马克林步枪。”

第七部 黑披风

电话那头陷入沉默，只能听见他对着话筒喘气。然后，声音再度响起。

“我是来宣判的，对活人和死人宣判。”说到这里，电话挂了。

74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日。国立医院。

哈利一眼就认出了布兰豪格。布兰豪格脸上挂着微笑，双眼圆睁，瞪着哈利。

“他为什么在微笑？”哈利问。

“我怎么知道？”克雷门森说，“脸部肌肉僵硬之后，就会出现各种怪异的表情。有些父母来了这里却认不出自己的小孩，因为容貌变化太大。”

解剖台设置在房间正中央。克雷门森拉开床单，好让他们看见尸体的其余部分。哈福森立刻转过身子。进来之前，哈利递了薄荷霜给哈福森，但哈福森拒绝涂抹。国立医院法医部四号解剖室的室内温度为十二摄氏度，因此这尸臭还算不上是最刺鼻的。哈福森忍不住呕吐了。

“我也这么觉得，”卡努·克雷门森说，“他的死状有点惨。”

哈利点了点头。克雷门森是个优秀的病理学家，也是个会为别人着想的人。他知道哈福森是新来的，不希望他难堪。比起大部分的尸体，布兰豪格的死状不算太惨。换句话说，比起泡在水中一星期的双胞胎、逃跑中以时速两百公里撞得车毁人亡的十八岁少年、身上只穿

一件衬棉夹克自焚的毒虫，布兰豪格的死状真不算太惨。哈利见过无数尸体，若论及他的十大最惨尸体排行榜，布兰豪格连边都沾不上。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对一个背部只被一发子弹贯穿的尸体来说，布兰豪格看起来相当可怕，他胸部的子弹出口大到可以让哈利塞进一个拳头。

“所以子弹是从背部进入的？”哈利说。

“就在肩胛骨中间，角度向下。子弹穿入时击碎脊柱，穿出时击碎胸骨。你可以看见，这边有一部分胸骨不见了。他们在车座上找到了胸骨碎片。”

“车座上？”

“对，他刚打开车库门，可能正要去上班。子弹先从这个角度穿透他，再穿过前风挡玻璃和后风挡玻璃，最后射进车库后方的墙壁。”

“是哪种子弹？”哈福森问，似乎已回过神来。

“这就得去问弹道专家了，”克雷门森说，“不过这种子弹似乎是达姆弹和凿岩钻头的综合体。我只在一九九一年去克罗地亚出联合国任务的时候见过类似的子弹。”

“是新加坡子弹，”哈利说，“子弹已经在墙上找到了，嵌入墙壁半厘米。附近森林发现的弹壳跟我去年冬天在锡利扬市发现的一样，所以他们才会立刻跟我联络。克雷门森，还有什么可以告诉我们的吗？”

克雷门森能说的不多。他说解剖已经完成，根据法律规定，解剖时必须有克里波刑事调查部人员在场。死因十分明显，另有两点克雷门森觉得有必要提及：布兰豪格的血液中含有酒精成分，中指指甲内有阴道分泌物。

“他老婆的？”哈福森问道。

“刑事鉴识人员会去比对，”克雷门森说，透过眼镜看着年轻警员哈福森，“如果他们觉得有必要的话。现在也许没必要去问他老婆这种事，除非你们觉得跟案情有关。”

哈利摇摇头。

他们开车上松恩路，再转上佩德安格路，来到布兰豪格家。

“好丑的房子。”哈福森说。

两人按了门铃，等了好一会儿，一个四十多岁、脸上化着浓妆的女人才出来开门。

“请问你是艾莎·布兰豪格吗？”

“我是她妹妹，请问有什么事？”

哈利亮出警察证。

“还要问问题？”艾莎的妹妹明显抑制着怒意。哈利点点头，心里多少知道接下来她的反应。“真是的！她已经累坏了，这样又不能让她丈夫起死回生，你们……”

“很抱歉，可是我们考虑的不是她丈夫，”哈利礼貌地插嘴说，“她丈夫已经死了。我们考虑的是下一个被害人。我们希望没有人再经历她现在经历的事。”

艾莎的妹妹站在原地，一时语塞，不知该怎么继续往下说。哈利问进屋之前是否需要脱鞋，以化解她的窘境。

布兰豪格夫人看起来不像她妹妹口中说的那么累，她坐在沙发上，眼神空洞，但哈利发现靠垫下有个编织物凸了出来。倒也不是说丈夫刚遭人谋杀就不应该织毛衣，不过再仔细想想，哈利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反应。当周遭的世界开始崩塌时，一个人自然而然会想抓住一些熟悉的事物。

“我今天晚上会离开这里，”艾莎说，“去我妹妹家。”

“我知道警方在接到进一步通知之前，会派人来这里站岗，”哈利说，“以防……”

“以防他们也要杀我。”艾莎点头说。

“你也这样认为吗？”哈福森问道，“如果是的话，‘他们’是谁？”

她耸耸肩，望向窗外射入的苍白日光。

“我知道克里波的人来过，也问过你这个问题。”哈利说，“不过我想请问你，昨天《每日新闻报》登出那则新闻之后，你先生有没有接到任何恐吓电话？”

“没有恐吓电话打到家里，”她说，“不过电话簿上只能找到我的名字，是布兰豪格要这样的。你们得去问外交部是不是有人给他打过恐吓电话。”

“我们问过了，”哈福森说，迅速跟哈利交换眼神，“我们正在追踪昨天他办公室接到的电话。”

哈福森问了几个问题，关于她丈夫是否有什么仇敌，但她所知不多，帮不上什么忙。

哈利坐了下来，聆听一会儿，突然蹦出一个想法，便问：“昨天家里完全没人打来电话吗？”

“有，应该有，”艾莎说，“反正有几通电话。”

“谁打的？”

“我妹妹、布兰豪格，还有一个什么民意调查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民意调查的人问了什么问题？”

“我不知道，他们说要找布兰豪格。他们不是都有名单吗，上面有年龄性别什么的……”

“他们说要找伯恩特·布兰豪格？”

“对……”

“民意调查不会指名道姓。你记得背景有噪声吗？”

“什么意思？”

“民意调查机构的电话拜访人员通常是在一间开阔的办公室工作，里面有很多人。”

“是有些声音，”她说，“可是……”

“可是？”

“可是不像你所说的那种噪声。那种声音……不太一样。”

“你什么时候接到电话的？”

“大概中午的时候吧，我说他下午会回来。我忘了布兰豪格要去拉尔维克市跟出口协会的人吃饭。”

“既然伯恩特·布兰豪格这个名字没有登记在电话簿上，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会有人打电话到每个姓布兰豪格的人家里，查出伯恩特·布兰豪格住在哪里，同时查出他什么时候会回家？”

“我不懂你的意思……”

“民意调查人员不会在工作日中午打电话到中年男人家里。”哈利转头望向哈福森：“去问挪威电信，看能不能查出昨天打来的那个电话号码。”

“不好意思，布兰豪格夫人，”哈福森说，“我看见你们家门口装了亚斯康电信的ISDN新型电话，我家也装了一部，这种电话会记录最后

十个来电的电话号码和来电时间。我可以去看看吗？”

哈利给了哈福森一个赞许的眼神。哈福森站起来，由艾莎的妹妹陪同前去门口。

“布兰豪格在有些方面很传统，”艾莎对哈利说，露出扭曲的微笑，“可是一有新潮的产品推出，他就喜欢买回家，比如说电话什么的。”

“你先生对于忠贞这件事有多传统，布兰豪格夫人？”

艾莎猛然抬起头来。

“我想等没有别人在场的时候再提这件事。”哈利说，“早些时候你跟克里波说的证词，他们已经派人去查过了，你先生昨天并没有去拉尔维克市跟出口协会的人开会。你知道外交部在洲际饭店有一个房间可以让他自由使用吗？”

“不知道。”

“这是密勤局上级今天早上跟我透露的，你先生昨天下午住进那个房间。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独自一人，不过当一个丈夫对老婆撒谎，又去开了房间，想想也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

哈利仔细观察艾莎的表情变化，从暴怒到绝望到放弃再到……发笑。她的笑声听起来像低声啜泣。“我不该惊讶的，”她说，“如果你一定要知道，他在那方面也……非常新潮。不过我看不出这跟命案有什么关联。”

“这样就让一个打翻醋坛子的丈夫有了杀害他的动机。”

“那我不也有杀害他的动机？霍勒先生，你有没有想到这点？我们住在尼日利亚的时候，只要花两百挪威克朗就能雇到一个杀手。”她苦笑着说，“你不是说凶手的杀人动机来自《每日新闻报》的那则报道吗？”

“我们暂时不排除任何可能。”

“那些都是他工作中遇见的女人，”艾莎说，“当然，我不是每次都那么清楚，他只有一次被我逮个正着而已。后来我就看出了他的行为模式，知道他怎么去做这些事。可是要说到谋杀，”她摇摇头，“现在已经没有人会为这种事开枪杀人了吧？”

艾莎看着哈利，哈利不知如何回答。只听见哈福森低沉的声音从门口玻璃门另一边传来。哈利清清喉咙说：“你知道他最近跟哪个女人发生过关系吗？”

艾莎摇摇头：“去外交部问问看吧，你知道那是个奇怪的环境，一定有人很愿意向你提供一些线索。”她这几句话说起来毫无恨意，纯粹是提供建议。

哈福森走了进来，哈利和艾莎同时朝他看去。

“奇怪，”哈福森说，“布兰豪格夫人，你的确在十二点二十四分接过一通电话，可是不是昨天，而是前天。”

“哦，我的天哪，我一定是搞错了。”她说，“那么，呃，这通电话就跟命案没关系了？”

“可能吧，”哈福森说，“反正我还是问了查号台，那通电话是从施罗德酒吧的公用电话打来的。”

“酒吧？”艾莎说，“对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听到的是那样的噪声。你们认为呢？”

“这通电话不一定跟你先生的命案有关，”哈利说着站了起来，“施罗德酒吧里怪人多的是。”

艾莎送他们到前门台阶。这天下午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从他们身后的山丘上空扫过。艾莎的双臂交抱在胸前，仿佛很冷的样子。“这里好阴暗，”她说，“你们有没有发现？”

哈利和哈福森穿过荒地走来，看见现场勘查组仍忙着在发现弹壳的营地附近进行地毯式搜索。

“嘿，你们两个！”他们弯下身子穿过黄色封锁线时，听见一个声音喊道。

“我们是警察。”哈利说。

“都一样！”那声音喊道，“等我们搜查完你们才能进来。”

对他们大喊的人是韦伯，他脚上是一双高筒橡胶靴，身上穿着滑稽的黄色雨衣。哈利和哈福森只得又弯下身子，回到封锁线外。

“嘿，韦伯。”哈利高喊。

“没时间。”韦伯回说，挥挥手想把他们打发走。

“一分钟就好。”

韦伯大踏步走来，一脸的不耐烦。

“有什么事？”他在二十米外大喊。

“他等了多久？”

“你说上面那家伙？不知道。”

“别这样，韦伯，猜个时间。”

“这件案子是谁负责的？是克里波还是你？”

“都有，我们还没协调好。”

“你是要骗我，说你会负责这件案子吗？”

哈利微微一笑，拿出香烟。“你以前有过猜得神准的纪录，韦伯。”

“少来这套，哈利。这小子是谁？”

哈福森来不及自我介绍，哈利已替他回答。“他叫哈福森。”

“听我说，哈福森，”韦伯说，毫不掩饰地对哈利做了个厌恶的表情，“抽烟是一种恶心的习惯，也强烈证明人类生在地球只为了一件事——享乐。上面那家伙在一个半满的汽水罐里留下了八个烟蒂，他抽的是泰迪牌香烟，没有过滤嘴。抽泰迪的人一天不会只抽两根就满足，除非烟抽完了。据我估计，他最多待了二十四小时。他从比较低的树干上砍了一些云杉树枝下来，下雨是打不到那些树枝的，可是营地铺着的云杉树枝上有雨滴。上次下雨是昨天下午三点左右。”

“所以说，他昨天在那里起码从下午三点躺到今天早上八点？”哈福森问。

“我想这位哈福森前途无量，”韦伯简洁地说，眼睛依然看着哈利，“特别是考虑到他在署里会碰上的竞争对手。真是后浪推前浪。你有没有看见警察学院现在都招收什么样的学生？就连教官训练学院都可以招到天才了，我们那个年代只能招收一些下三烂。”突然之间，韦伯似乎不赶时间了，他开始大发牢骚，说他在挪威警界只有灰暗的未来。

“附近居民有没有看见什么？”哈利趁韦伯停嘴换气，赶紧问道。

“我们派了四个人挨家挨户去问，他们都要晚一点才会回来，不过他们问不到什么的。”

“为什么？”

“我想那家伙没在这附近露过脸。早些时候我们拉了一只警犬来追踪他的足迹，追踪了大概一公里，沿着小路深入森林，可是到了森林里就追丢了。我猜他来回走的是同一条小路，松恩湖和莫里道湖之间有很多纵横交错的小路，那条小路是其中一条。这个地区为步行者盖了很多停车场，他可以把车子停在其中一个停车场。这些小路每天有好几千人走来走去，至少一半的人会背软式背包，你们明白了

吧？”

“明白了。”

“接下来你们应该要问我有没有采集到指纹吧？”

“怎么样？”

“这还用问？”

“那个汽水罐呢？”

韦伯摇摇头：“没有指纹。什么都没有。他在这里待了这么久，留下的线索竟然少得可怜。我们会继续搜查，不过我很确定我们最后能找到的线索只有鞋印和他衣服上的几根纤维。”

“还有弹壳。”

“弹壳是他故意留下来的。其他线索都被消灭了，而且消灭得太彻底了。”

“嗯。可能是警告。你认为呢？”

“我认为？我认为只有你们这些年轻小伙子受上天眷顾，脑细胞比较多，现在挪威警界都在推销这种形象。”

“是啦。谢谢你帮忙，韦伯。”

“阻止那个家伙，哈利。”

驾车回市中心的路上，哈福森说：“这人有点絮叨。”

“韦伯有时会让人有点受不了，”哈利承认说，“可是他很老练。”

哈福森在仪表板上敲起无声的曲子。“现在呢？”他问道。

“洲际饭店。”

洲际饭店的清洁人员打扫完布兰豪格那间套房，换了床单枕套之后十五分钟，克里波的探员就打电话来查问。没有人注意到布兰豪格有访客，只知道他大约在午夜退房。

哈利站在柜台前，抽出最后一根烟。只见昨晚值班的前台男领班绞着双手，愁眉苦脸。

“今天快中午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布兰豪格先生被人枪杀，”领班说，“不然我们就不会去动他的房间了。”

哈利点头表示明白，深深吸了口烟。那间套房不是犯罪现场，只不过有兴趣的话，也许可以找出枕头上是否留有金发，然后再联络这个在布兰豪格生前最后一个跟他说过话的人。

“呃，那就没事了吧？”领班微笑说，露出一丝快哭的迹象。

哈利并不答话。他注意到他和哈福森说的话越少，前台领班就越紧张，因此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在等待，看着手中的烟发出红光。

“呃……”前台领班说，手在西装外套翻领上来回摩挲。

哈利等待着。哈福森眼望地面。前台领班只撑了十五秒就失守了。

“当然有时候会有访客上去找他。”领班说。

“谁？”哈利问，眼睛依然看着香烟的红光。

“有女人，也有男人……”

“谁？”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谁，外交部副部长在房间里跟谁共处又不关我的事。”

“谁？”

一阵静默。

“当然了，如果有女人走进这里，而且显然不是房客，我们会看她乘电梯到几楼，然后做记录。”

“你能认出她吗？”

“可以，”领班回答得毫不迟疑，“她很漂亮，而且喝得很醉。”

“妓女？”

“如果是妓女，那一定是高级妓女，不过高级妓女通常不会过量饮酒。呃，我对她们也不是很了解，这家饭店不是……”

“谢谢你。”哈利说。

南风送来温暖的天气。哈利、梅里克和警察总长开完会，走出警察总署。直觉告诉他，某件事情完结了，全新的季节即将来临。

警察总长和梅里克都认识布兰豪格，两人异口同声地强调他们跟布兰豪格只有公务上的往来，并无私交。显然，这两人私下已达成共识。会议一开始，梅里克就宣布，克利潘镇的卧底任务已经取消，语气十分确定。哈利注意到梅里克似乎松了口气。接着警察总长提出她的计划，哈利这才发现原来他在悉尼和曼谷立下的汗马功劳，警界高层都注意到了。

“典型的自由后卫。”警察总长如此称呼哈利，然后说明接下来他们要哈利扮演的角色。

一个全新的季节。暖风吹得哈利有点眩晕，于是他准许自己叫了辆出租车，毕竟他还背着一个沉重的大行李袋东奔西跑。他走进苏菲街的家，第一件事是查看答录机。答录机的红色小眼睛亮着，但没在闪烁，没有留言。

他请琳达把命案档案复印一份给他，利用接下来的晚间时光把侯格林命案和爱伦命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并不指望会有新发现，只

是想刺激想象力。他不时朝电话望去，心想自己可以忍多久才打电话给她。电视新闻强力播送布兰豪格命案。午夜时分，他躺上床。凌晨一点，他下床，拔下电话线，把电话塞进冰箱。凌晨三点，他进入梦乡。

75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一日。莫勒的办公室。

“怎么样？”莫勒说。哈利和哈福森才喝了一口咖啡，莫勒便如此问道。哈利做了个鬼脸，把他的想法说出来。

“我认为那则新闻和命案是注定没关系了。”

“为什么？”莫勒在椅子上伸个懒腰。

“根据韦伯的看法，凶手一大早就躲在森林里，《每日新闻报》上市几小时后他就在那里了。这不是临时起意的行动，而是经过详细策划的谋杀。凶手知道他要杀的人是布兰豪格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去勘查过那个地区。他知道布兰豪格怎么回家、怎么出门。他找到一个最佳的射击位置，那个地方被人发现的概率最低。他知道如何到达和离开营地，这里包含着上百个小细节。”

“所以你认为他买马克林步枪就是为了这次作案？”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谢谢你，你的看法真有帮助。”莫勒语气尖酸。

“我只是指出有这种可能而已，因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点不合情理。凶手为了杀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政府官员——这个高官身边没有随从也没有安保人员——而走私了一把世界上最贵的狙击步枪，这似乎有点过头了。随便一个职业杀手都可以去布兰豪格家按电铃，举起手枪近距离射杀他。所以才说这有点像……像那个什么……”哈利的

手画着圈圈。

“杀鸡用牛刀。”哈福森说。

“没错。”哈利说。

“嗯。”莫勒闭上眼睛，“在接下来的调查行动中，你认为自己该扮演什么角色，哈利？”

“有点像自由后卫，”哈利微笑道，“我是密勤局的人，做自己的工作，必要的时候可以从其他部门要求支持。我向梅里克报告，但梅里克可以取得命案所有数据。我可以问问题，但别人不能问我问题。大概是这样。”

“要不要再发给你杀人执照，”莫勒说，“然后再给你一辆车？”

“事实上这不是我自己出的主意，”哈利说，“梅里克跟警察总长讨论过这件事。”

“警察总长？”

“对。我想你今天应该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布兰豪格命案从现在开始已经成为最优先办理案件，警察总长不希望漏掉任何一条线索。这就像FBI的做法，各个调查小组有一定程度的重叠，以避免重大案件产生教条处理的问题。你应该读过这个吧？”

“没读过。”

“不同的调查方式和调查角度可能会有不同的发现，所以就算重复进行几个相同的工作，就算同一项调查工作被不同小组进行很多次，都没有关系，有发现、有进展最重要。”

“谢谢你的说明，”莫勒说，“可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现在为什么坐在这里？”

“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有必要的話，我可以从其他……”

“部门要求支持。我听见了。你就直说吧，哈利。”

哈利把头往哈福森的方向侧了侧，哈福森羞怯地对莫勒笑了笑。莫勒发出一声呻吟。

“拜托，哈利！你知道犯罪特警队人力严重短缺，已经捉襟见肘了。”

“我保证会把他完好无缺地还给你。”

“我不答应！”

哈利不发一语，只是等待着，十指交缠，看着书架上方墙壁挂的画，那是一幅挪威画家吉特尔森的《索里亚莫里亚城堡》的廉价复制品。

“他什么时候回来？”莫勒问。

“等破了案就回来。”

“等……这种话是队长对警监说的，哈利，不是颠倒过来。”

哈利耸耸肩：“抱歉，老大。”

76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一日。伊斯凡路。

她接起电话，心脏像高速缝纫机那般剧烈跳动。“嘿，辛娜，”那声音说，“是我。”

她立刻感觉泪水滑下脸颊。“别再打来了，”她低声说，“求求你。”

“至死不渝。这是你亲口说的，辛娜。”

“我要叫我丈夫来听电话了。”

那声音咯咯地笑了起来。“不过他不在家，对不对？”

她握着话筒，握得那么紧，手都疼了。他怎么知道尤尔不在家？他怎么只在尤尔出门时才打电话来？

她脑中冒出的下一个念头令她喉咙紧缩。她无法呼吸，开始眩晕。他打电话的地方是不是可以看见她家？可以看见尤尔出门？不对，不对，不对。她集中意志，强迫自己打起精神，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别呼吸得这么快，深呼吸。冷静下来，她对自己说。她总是对用担架抬进来的伤兵说这句话，因为伤兵会哭闹、会惊慌失措、会呼吸过于急促。她抑制住自己的恐惧，从背景噪声判断对方是在一个人多的地方打电话，而她家位于住宅区。

“你穿护士装好漂亮，辛娜，”那声音说，“那么白，那么耀眼，那么纯净。白得像欧拉夫·林维的那件白外套。你还记得他吗？你是那么纯净，我以为你永远不会背叛我们，你不是那种人。我以为你跟林维连长一样。我看见你抚摸他的头发，辛娜。那是一个月光皎洁的晚上。你跟他在一起，你们看起来就像天使一样，从天堂来的天使。可是我错了。有些天使不是从天堂来的，辛娜，你知道吗？”

她不答话，脑中思绪如同巨大旋涡般翻搅。他说的某句话触动了些什么，令她百感交集。那个声音，现在她听出来了。他在扭曲他的声音。

“不对。”她逼自己回答。

“不对？你应该知道的。我就跟天使一样。”

“丹尼尔已经死了。”她说。

电话那头陷入沉默，只能听见他对着话筒喘气。然后，声音再度响起。“我是来宣判的，对活人和死人宣判。”说到这里，电话挂了。

辛娜闭上双眼。她站起身，走进卧室，站在百叶窗前，看着自己的身影映在窗中。她全身颤抖，有如发了高烧。

77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一日。哈利的老办公室。

哈利只花了二十分钟就搬回他的老办公室，他需要搬回去的物品只用一个7-11的袋子就装完了。回到老办公室，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从《每日新闻报》剪下布兰豪格的照片，钉在公告栏上，旁边是爱伦、斯韦勒和侯格林的照片。他派哈福森前往外交部调查，看能不能查出那一晚去洲际饭店的女人是谁。四个人。四条命。四则故事。他在自己那把坏办公椅上坐下，看着这四个人，他们的眼神只是空洞地穿过他。

他打电话给妹妹。妹妹极力想留住黑格，至少再留一阵子。她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妹妹说。哈利答应了她，只要她记得喂它就好。

“黑格是母的。”妹妹说。

“是吗，你怎么知道？”

“亨里克跟我检查过了。”

哈利想问他们到底是怎么检查的，但想想还是别问的好。

“你有没有跟爸爸通过电话？”

妹妹说他们通过电话。她问哈利是不是会再跟那个女人见面。

“哪个女人？”

“就是你说跟你一起去散步的那个啊，还有一个小男孩。”

“哦，她呀，不会了吧。”

“真傻。”

“傻？妹妹，你又没见过她。”

“我觉得你傻是因为你爱上她了。”

妹妹偶尔会说一些让哈利不知该如何回答的话。两人约好找一天一起去看电影。哈利问，这是不是代表亨里克也会一起去？妹妹说当然了，当你有个伴侣就是这样啊。

哈利挂上电话，陷入沉思。他跟萝凯从来没在警署走廊上遇见过，但他知道萝凯的办公室在哪里。他做出决定，站了起来。他必须立刻去找她，一秒钟也不能再等。

哈利一踏进密勤局的门，琳达就献上微笑。

“这么快就回来啦，帅哥？”

“我只是来找一下萝凯。”

“‘只是’？真的是这样吗，哈利？我看见你们两个在派对上的样子了。”

哈利觉得琳达那调皮的微笑令他耳朵发热，不禁略感气恼，同时听见自己发出的几声干笑不怎么成功。

“不过你可能要白跑一趟了，哈利。萝凯今天没上班，她请病假。等一下……”她接起电话说，“密勤局，你好。”

哈利正要走出门，琳达叫住了他：“是找你的。你要在这里接吗？”琳达把电话拿给他。

“请问是哈利·霍勒吗？”电话里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听起来似乎上气不接下气，或者十分恐惧。

“我是。”

“我是辛娜·尤尔。你得帮帮我，霍勒警监。他要杀我。”

哈利听见电话那头传来犬吠。

“谁要杀你，尤尔太太？”

“他正在来这里的路上。我知道是他。他……他……”

“请保持冷静，尤尔太太，你在说什么？”

“他改变了声音，可是这次被我认出来了。他知道我在战地医院抚摸过欧拉夫·林维的头发。我是在那个时候知道的。我的老天，我该怎么办？”

“你一个人在家吗？”

“对，”她说，“只有一个人，家里就只有我一个人。你明白了吗？”

背景的犬吠声陷入疯狂状态。

“你能不能跑到邻居家，在那里等我们，尤尔太太？是谁……”

“他会找到我的！我到哪里他都找得到我。”

辛娜已陷入疯狂。哈利把手捂在话筒上，请琳达通知中央总机，派遣最近的巡逻车前往白克区伊斯凡路的尤尔家。哈利继续跟辛娜说话，暗自希望辛娜听不出自己的紧张。

“如果你不出去，就把门都锁上，尤尔太太。是谁……”

“你不懂，”辛娜说，“他……他……”接着便传来嘟嘟声。电话断了。

“妈的！抱歉，琳达。跟总机说是紧急事件，赶快派车，还有请他们小心，那里可能有一个携带枪支的侵入者。”

哈利打电话给查号台，查出尤尔家的电话号码，拨了回去。依然占线。哈利把电话扔给琳达。“如果梅里克找我，就说我去了伊凡·尤尔家。”

78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一日。伊斯凡路。

哈利驾车刚转上伊斯凡路，就看见尤尔家门口停着一辆警车。这条安静的街道两旁矗立着木造房屋，地上可见冰雪融化形成的水洼，警车的蓝色灯光缓缓转动，两个小孩骑着自行车好奇地观望——简直就是斯韦勒屋外场景的翻版。哈利在心中祈祷同样的事不会再度发生。

他停下那辆雅士，下了车，缓缓走向屋子。刚把正门从身后关上，就听见一个人走下楼梯。“韦伯，”哈利惊讶地说，“又碰见你了。”

“真巧啊。”

“我不知道你有巡逻勤务。”

“我没有巡逻勤务。布兰豪格家就在附近，我们一上车就听见无线电呼叫。”

“发生了什么事？”

“我跟你一样找不到头绪。家里没人，可门是开着的。”

“屋子里你都查过了吗？”

“地下室到阁楼都查过了。”

“奇怪了。狗也不在，没看见那只狗。”

“没看见人也没看见狗。不过好像有人进过地下室，门上的窗户被打破了。”

“了解。”哈利往伊斯凡路上看去，只见两栋屋子之间设有一座网球场。

“她可能到邻居家了，”哈利说，“是我叫她去邻居家的。”

韦伯跟在哈利后头来到门口，却见一名年轻警员站在那里，看着电话桌上方的一面镜子。

“嘿，莫恩，你有没有看见任何有智慧的东西啊？”韦伯语带嘲讽问道。

莫恩转过身来，对哈利微微点了个头。“呃，”莫恩说，“我不知道这是智慧还是诡异。”莫恩朝镜子指了指。哈利和韦伯走上前去。

“该死。”韦伯说。

那几个红字似乎是用口红写上去的：神是我的审判者。

哈利嘴里一阵酸苦。

这时前门的玻璃发出咔咔声，像是要被拆下来似的。

“你们在这里干吗？”一个声音传来，他们一转头看见一个身影逆光站在前方，“布雷呢？”

是尤尔回来了。

哈利和尤尔坐在厨房餐桌前，尤尔显然忧心如焚。莫恩去附近巡查，寻找辛娜，同时询问是否有人看见她。韦伯赶着去处理布兰豪格命案，已驾驶巡逻车离去。哈利则答应莫恩会载他一程。

“以往她要出门总会跟我说，”尤尔说，“现在也是。”

“门口镜子上那几个字是她的笔迹吗？”

“不是，”他说，“我觉得不是。”

“那是她的口红吗？”

尤尔看着哈利，并不答话。

“她打电话给我的时候非常害怕，”哈利说，“一直说有人要杀她。你知道有什么人想杀她吗？”

“杀她？”

“她是这么说的。”

“可是没有人想杀辛娜。”

“没有吗？”

“老兄，你是不是疯了？”

“这样的话，你应该可以谅解我接下来的问题。请问你太太的精神状态是否稳定？会不会歇斯底里？”

尤尔摇摇头，哈利不确定尤尔有没有听清楚他的问题。

“好吧。”哈利站起来，“你得用力想一想有什么线索可以帮上我们，还有，你得打电话给你所有的亲朋好友，问问看辛娜是不是躲到谁家去了。我已经叫莫恩去搜查了，我跟他会去搜查附近这一带。现在我们暂时没有其他办法。”

哈利在身后把正门关上，看见莫恩走来，对他摇摇头。

“没有人看见有车子开来？”哈利问。

“这种时间会在家的只有领养老金的老人和带小孩的母亲。”

“老人会注意一些事情的。”

“显然这次没有，可能没什么好注意的。”

没什么好注意的。不知道为什么，莫恩这句话在哈利的脑子里回荡。骑自行车的小孩已不见踪影。哈利叹了口气。

“我们走吧。”

79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一日。警察总署。

哈利走进办公室时，哈福森正在打电话。哈福森把食指放在嘴唇上，表示他正在跟人打电话。哈利猜想哈福森可能还在追查洲际饭店那个女人，这意味着他在外交部没有斩获。办公室里除了哈福森桌上那一沓命案笔记之外不见任何纸张。除了马克林步枪走私案，其他数据都被清走了。

“不用了，”哈福森说，“如果你听说了什么事，再跟我说，好吗？”他挂上电话。

“你有没有联络奥纳医生？”哈利重重地坐在椅子上。

哈福森点点头，举起两根手指。两点。哈利看了看表。再过二十分钟奥纳医生就到了。

“找一张爱德华·莫斯肯的照片给我。”哈利说，拿起电话，拨打辛德的号码。两人约好三点碰面。接着哈利向哈福森讲述了辛娜失踪的事。

“你觉得这件事跟布兰豪格命案有关系吗？”哈福森问。

“我不知道，不过我们更需要跟奥纳医生谈一谈了。”

“为什么？”

“因为这越来越像是个精神失常的人干的，所以我们需要专家。”

奥纳医生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巨人。他体重超重，身高将近两米，而且是公认的业内最优秀的心理医师。奥纳的专业领域不是变态心理学，但他很聪明，曾协助哈利侦办其他案件。

奥纳有一张和善坦率的脸，哈利总觉得他太有人性、太脆弱、太健康，他在人类心理的战场上执业，竟然没有受到伤害。哈利拿这个问题问他时，他说自己当然会受到影响，不过话又说回来，有谁不会受到影响呢？

奥纳正仔细聆听哈利讲述侯格林割喉案、爱伦命案和布兰豪格枪杀案。哈利告诉奥纳，尤尔认为他们的目标应该是一个上过苏德前线老兵，而这个推测现在可能更加可靠，因为布兰豪格是在《每日新闻报》刊登那篇报道之后被杀害的。哈利也把辛娜的失踪告诉了奥纳。

奥纳听完，坐在椅子上陷入沉思，时而点头，时而摇头，中间还不时发出嘀咕声。“很遗憾，我可能没办法帮上太多忙，”奥纳医生良久才说，“不过我可以说说镜子上的那句话。那句话有点像连环杀手常用的名片，通常连环杀手杀过几个人、越来越有安全感之后，就想提高赌注，给警方留下名片，作为挑衅。”

“凶手是不是个心理有病的人？”

“有病是个相对的概念。我们每个人都有病。问题在于我们还剩下多少机能，能不能做出符合社会规范和期待的举止。没有什么行为本身是疾病的症状，必须审视这些行为发生的背景才能判定。比方说，我们的中脑具有一种控制冲动的机能，能防止我们杀害同类。这只是一直进化而来的机能，让我们具备保护同类的本能。但如果你长期受训战胜这种本能，这种抑制力就会变弱，军人就是这样。如果你我突然开始杀人，我们很可能就会生病。可是对于职业杀手或……警察来说，就未必了。”

“所以说，如果我们现在说的是一个军人，他曾经上过战场，而且心智健全，那么他杀人的压力就比其他心智健全的人低得多，是这样吗？”

“是，也不是。军人经过训练，可以在战争状态下杀人，而为了阻止抑制杀人的机能，他必须在同样的背景下才能杀人。”

“所以他必须觉得自己是在打仗？”

“简单来说是这样。不过如果真的是这样，他的确可以继续杀人，而且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也不会认为他有病，至少不会比一般军人更有病。接下来就要说到对现实的观感的差异了，一说到这里，就像在薄冰上溜冰一样。”

“怎么说？”哈福森问。

“谁有资格断定什么是真的或真实存在的？什么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心理学家吗？法院吗？政客吗？”

“对，”哈利说，“可是有人会认为自己可以断定。”

“一点也没错，”奥纳医生说，“如果你觉得那些握有权力的人以高压手段或不公平的方式审判你，那么在你眼中，这些人就失去了道德权威。举例来说，如果你因为加入一个完全合法的政党而被判刑，你会去找另一个法官，向所谓更高的权威提出上诉。”

““神是我的审判者。””哈利说。

奥纳医生点点头。

“奥纳，你认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可能代表他想解释自己的行为。无论如何，他都觉得需要被了解。你知道，绝大多数的人都希望自己能被了解。”

去见辛德的路上，哈利顺道去了趟施罗德酒吧。今天早上客人不

多，玛雅坐在电视机下方的一张桌子前，嘴里叼着烟，正在看报。哈利拿出一张爱德华的照片给玛雅看。这张照片是哈福森在极短的时间内设法弄到的，可能是从爱德华两年前申请核发的国际驾照上拿下来的。

“嗯，我想我应该见过这张丑脸，”玛雅说，“不过我怎么可能记得时间和地点？他应该来过几次，所以我才见过他，他不是常客。”

“会不会有别人跟他说过话？”

“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哈利。”

“星期一中午十二点半，有人在这里打过公共电话，我不奢望你会记得，不过有没有可能是这个人？”

玛雅耸耸肩：“当然有可能。不过也可能是圣诞老人打的。就是这样，哈利。”

前往威博街的路上，哈利打电话给哈福森，请他去找爱德华。

“我要逮捕他吗？”

“不用不用，跟他要布兰豪格命案和今天辛娜失踪案的不在场证明就好。”

辛德开门迎接哈利，只见他面如死灰。“昨天有个朋友拿了一瓶威士忌来找我，”辛德做了个鬼脸解释说，“我的身体已经没办法负担这种东西了，要是能回到六十岁就好了……”辛德笑了几声，走进厨房从炉子上拿起发出汽笛声的咖啡壶。

“我在报上看过外交部那个人的命案新闻了，”辛德在厨房里高声说，“报上说警方不排除这起命案跟他先前评论上过前线的挪威军人那番话有关。《世界之路报》说这起命案是新纳粹党在幕后操纵，你相信这种说法吗？”

“《世界之路报》可能相信吧。我们什么都不相信，也不排除任

何可能。你的书进展如何了？”

“现在写得有点慢。不过我会把它完成，这本书会让一些盲目的人清醒过来。反正我这么告诉自己，用来激励自己，尤其像今天这种状态的时候。”

辛德把咖啡壶放在两人中间的桌子上，在扶手椅上瘫坐下来。他在咖啡壶上绑了冷布条，说是在前线学来的小技巧，并露出狡黠的微笑，显然希望哈利问他这个小技巧的作用，但哈利没有时间。

“尤尔的老婆不见了。”他说。

“我的天，离家出走吗？”

“我想应该不是。你认识她吗？”

“我从来没见过她，可是我知道尤尔娶她的时候引起了轩然大波，好像因为她是前线的护士。发生了什么事？”

哈利讲述了辛娜的那通电话和她失踪的始末。

“我们现在也只知道这么多。本来我希望你认识她，可以给我们一点线索。”

“抱歉，不过……”辛德顿了顿，啜饮一口咖啡，似乎在思索些什么，“你说镜子上写了什么？”

““神是我的审判者。””哈利说。

“嗯。”

“你在想什么？”

“老实说我自己也不确定。”辛德揉了揉没刮胡子的下巴。

“说说看吧。”

“你说这个人想解释自己的行为，想被了解。”

“对啊。”

辛德走到书架前，拿下一本厚书，翻了起来。“果然没错，”他说，“跟我想的一样。”他把那本书递给哈利。哈利接过书，是一本《圣经》辞典。

“你看丹尼尔那一项。”

哈利的目光在书页上浏览，找到丹尼尔的名字，上面写道：“丹尼尔，希伯来文，意为‘神是我的审判者’。”

哈利抬眼望向辛德，辛德拿起咖啡壶倒了些咖啡。“看来你在追查的是鬼魂，霍勒警监。”

80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一日。乌朗宁堡区，公园路。

尤汉·孔恩在办公室会见哈利。孔恩身后的书架摆满褐色书皮装订的厚厚的法律书籍，跟他的娃娃脸形成奇怪的反差。

“又见面了。”孔恩做了个手势请哈利坐下。

“你记性真好。”哈利说。

“我记性一向很好。斯韦勒·奥尔森那件案子你赢的可能性很大，可惜法院没把规则手册写清楚。”

“我来不是为了这件事，”哈利说，“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问问又不花钱。”孔恩五指指尖相触。他让哈利联想到一个扮演大人的童星。

“目前我正在追查一把非法走私的步枪，我有理由相信斯韦勒可

能涉及这起走私案。既然你的当事人已经死了，你就不用再受客户保密条款的约束，可以提供资料帮助我们厘清布兰豪格命案了。我们确定布兰豪格就是被这把步枪射杀的。”

孔恩没好气地笑了笑。“警察先生，我更想自己决定客户保密条款的界限在哪里，你不能自作主张说当事人死了客户保密条款就自动失效。而且你显然没考虑到，我可能会把你来这里跟我要数据视为厚颜无耻的行为，别忘了射杀我的客户的就是你们警察。”

“我只是试着把情绪放在一边，拿出专业态度而已。”哈利说。

“那就请你试得再用力一点，警察先生！”孔恩拉高嗓音，声音变得尖细刺耳，“你这样很不专业，就像在一个人家里杀他一样不专业。”

“那是自卫行为。”哈利说。

“那是钻技术漏洞。”孔恩说，“他是老警察，应该知道斯韦勒情绪不稳定，不应该那样冲进他家。那个警察应该被起诉。”

哈利无法放过这个回嘴的机会：“我同意你的说法，罪犯因为有人钻技术漏洞而无罪释放，总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孔恩的眼睛眨了两下，才明白哈利话中有话。“法律技术是另一码事，警察先生。”他说，“在法院宣誓看起来是小事，可是如果没有法律保障……”

“我的警阶是警监。”哈利集中精神，缓慢柔和地说道，“你口中的法律保障害我的同事爱伦·盖登丢了性命，既然你对自己的表现这么引以为傲，那你要不要想想你引以为傲的表现害死了爱伦。她才二十八岁，是奥斯陆警方最具调查能力的人才。她的头骨被打碎，全身是血，死状非常凄惨。”

哈利站起来，朝孔恩的办公桌俯下身子，一米九的身高越过整个办公桌。哈利可以看见孔恩的喉结在有如秃鹰般细长的脖子中上下抖

动。他停顿了漫长的两秒钟，让自己好好品尝这位年轻律师惊恐的眼神，然后丢了一张名片在桌上。

“等你决定了客户保密条款的界限在哪里，打电话给我。”他说。

哈利刚要走出门，孔恩开口说话。哈利停下脚步。

“他死前给我打过电话。”

哈利转过身来。孔恩叹了口气。“斯韦勒很怕一个人。他老是在害怕什么，他很寂寞，而且充满恐惧。”

“谁不是呢？”哈利咕哝一句，然后说，“他有没有说他怕谁？”

“王子。斯韦勒这样称呼那个人，他叫他王子。”

“斯韦勒有没有说他为什么害怕？”

“没有，斯韦勒只说这个王子是某种上级，命令他犯案，所以他想知道遵守命令会面临什么样的判罚。可怜白痴。”

“什么样的命令？”

“他没说。”

“他还说了什么？”

孔恩摇摇头。

“如果你想到其他的事，随时打电话给我。”

“还有一件事，警监先生，如果你认为我让一个人无罪释放，而这个人又杀了你的同事，仅仅这样就会让我失眠的话，你就错了。”

哈利已经离去。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一日。赫伯特比萨屋。

哈利打电话给哈福森，请哈福森前往赫伯特比萨屋跟他会合。赫伯特比萨屋几乎没什么客人，他们选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下。店内角落坐着一名男子，身穿军用长雨衣，唇上留着一撮小胡须，小胡须的样式早已随希特勒死去而不再引领潮流。他脚上穿一双靴子，双脚搁在椅子上。他的神态看起来像是在刷新无聊到死的世界纪录。

哈福森找到了爱德华，但不是在德拉门市找到的。

“我去按他家门铃，没人应门，我就去翻电话簿，查他的手机号码，结果他人在奥斯陆。他在罗德拉卡区特罗姆瑟街有一所房子。他去毕雅卡的时候都会住那里。”

“毕雅卡？”

“毕雅卡赛马场。他每周五和周六都会去那里。他说他会去下几个注，玩一玩。他还拥有四分之一匹马，我就是在跑道后面的马厩跟他见面的。”

“他还说了什么？”

“他说他在奥斯陆的时候，早上有时候会去施罗德酒吧。他不知道布兰豪格是谁，也绝对没有打电话到布兰豪格家。他知道谁是辛娜·尤尔，他在东线时就知道辛娜这个人了。”

“不在场证明呢？”

哈福森点了夏威夷热带比萨，馅料是意大利香肠和菠萝。

“爱德华说他除了去毕雅卡赛马场，整整一周都一个人待在特罗姆瑟街的日子里，布兰豪格被杀的那天早上和今天早上，他都在特罗姆瑟街。”

“知道了。你觉得他回答问题时表现怎样？”

“什么意思？”

“你听他说话的时候，相信他吗？”

“相信，不，这个嘛，相信，嗯……”

“信任你的直觉，哈福森，别担心。说出你的感觉，我不会用你说过的话来为难你。”

哈福森垂眼望着桌面，手里玩着菜单。

“如果爱德华在说谎，那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冷酷的人，我只能这样说。”

哈利叹了口气。“你能不能找人去监视爱德华？我要两个人不分日夜地在他那所房子外面盯梢。”

哈福森点点头，用手机拨打电话。哈利听见手机里传来莫勒的声音，同时偷偷朝角落里那个新纳粹分子望去。管他们是叫新纳粹党、民族社会主义者，还是国家民主主义者。哈利刚刚收到大学寄来的一篇社会学论文，文中称挪威共有五十七名新纳粹分子。

比萨送上桌。哈福森以询问的眼光看着哈利。

“你吃，”哈利说，“我不是很爱吃比萨。”

一个穿绿色战训服的矮小男子走进店里，走近角落那个穿长雨衣的男子，两人几乎头碰头，伸长脖子看着哈利和哈福森。

“还有一件事，”哈利说，“密勤局的琳达跟我说科隆市有一个党卫队数据库，里面虽然有一部分数据在七十年代被火烧毁，但有些加入德军的挪威军人的数据被保存了下来，比如指挥命令、军事勋章、军阶之类的。我要你打电话去问他们有没有丹尼尔·盖德松和盖布兰·约翰森的资料。”

“是，长官。”哈福森说，满嘴都是比萨，“等我吃完就去办。”

“你吃，我去跟那两个小朋友聊聊天。”哈利站了起来。

哈利在工作上尽量不利用自己的高大身材占便宜，但那小胡子虽伸长脖子盯着哈利，哈利仍在他冰冷眼神中看见了跟孔恩一样的恐惧，只不过小胡子训练有素，懂得掩饰。哈利拽过小胡子搁脚的椅子，小胡子还来不及反应，双脚已砰的一声落到地面。

“抱歉，”哈利说，“我以为这把椅子没人坐。”

“去他妈的条子。”小胡子说。穿战训服的小光头转头朝周围看了看。

“对，”哈利说，“或者叫狗，叫猪，或条子大爷。这样叫可能还是不够力，要不要叫Les Flics [31]？这样够不够国际化？”

“我们惹到你了吗？”小胡子问。

“对，你们惹到我了，”哈利说，“你们惹我很久了。代问王子好，告诉他哈利·霍勒要回敬他。哈利要向王子下战书，听见没有？”

小光头眨眨眼，嘴巴微张，听得一愣一愣。接着小胡子张嘴露牙，捧腹大笑，笑到连口水都滴了出来。

“你是在说现在的挪威王子哈肯·马格努斯吗？”小胡子问。小光头终于搞懂这个笑话，跟着小胡子一起笑了起来。

“原来如此，”哈利说，“你们只是小角色，连王子是谁都不知道。把这些话传给你们上面的人吧。好好享受比萨，小朋友。”

哈利走了回去，可以感觉到小胡子和小光头的目光从背后射来。

“快吃，”哈利对哈福森说，哈福森正忙着啃食一片巨大的比萨，比萨从他口里满溢出来，“在我还没出更多丑时，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一日。霍尔门科伦区。

这是入春以来最温暖的一个晚上。哈利驾车行驶，车窗敞开，温柔的微风抚过他的脸庞和头发。来到霍尔门科伦区最高处，可以看见奥斯陆峡湾以及散布周围的有如棕绿色贝壳的小岛。游遍春光的帆船扬着白帆正往陆地移动，准备迎接夜晚。几个离校的学生站在路旁小便，旁边是一辆红色巴士，车顶架着喇叭，正发出隆隆的音乐声：“来做……我的……情人……”

一个老妇人身穿运动裤和收腰防寒外套，脸上带着疲倦又幸福的神情，缓缓走在路上。

哈利把车停在屋子下边，没有开上车道。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也许把车停在这里相对不具侵略性。实际上于事无补，因为他没事先预约，也没受到邀请。

他走上车道，走到一半手机响了起来，是哈福森从叛国贼数据库打来的。

“什么都没发现，”哈福森说，“如果丹尼尔真的还活着，那他战后一定没被判刑。”

“辛娜呢？”

“她被判刑两年。”

“可是她没进监狱。还有什么有用的数据？”

“什么都没有，他们已经准备把我撵走好下班了。”

“回家睡觉吧，也许明天我们会有收获。”

哈利走到台阶下，正要一口气跳上台阶，前门打开了。哈利站在原地不动。只见萝凯身穿套头羊毛衫和蓝色牛仔裤，头发凌乱，脸色

极为苍白。他在萝凯的眼神中搜寻很高兴再见到自己的迹象，但并未找到。不过也没看见她表现得不冷不热、恭谦有礼，这才是哈利最害怕的。萝凯的眼神空洞，看不出那代表什么意思。

“我听见外面有人说话。”她说，“进来吧。”

欧雷克穿着睡衣正在客厅看电视。

“嘿，手下败将，”哈利说，“你不是应该在练习打俄罗斯方块吗？”

欧雷克哼了一声，眼睛仍盯着电视。

“我老是忘记小孩听不懂讽刺。”哈利对萝凯说。

“你到哪里去了？”欧雷克问。

“到哪里去？”哈利有点不明白欧雷克为何用质问的口气对自己说话，“什么意思？”

欧雷克耸耸肩。

“喝咖啡吗？”萝凯问。哈利点点头。欧雷克和哈利一起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观看非洲卡拉哈里沙漠的角马大迁徙。萝凯则在厨房里泡咖啡。泡咖啡和大迁徙同样需要时间。

“五十六万分。”欧雷克终于开口。

“你骗人。”哈利说。

“我打破你的最高纪录了！”

“拿给我看。”

欧雷克跳下椅子，离开客厅，萝凯正好端咖啡进来，在哈利对面坐下。哈利找到遥控器，把角马的隆隆蹄声调低。萝凯先打破了沉默：“今年的独立纪念日你有什么计划？”

“工作。不过如果你在暗示你想约我的话，那我就算偷天换日也要……”

萝凯笑了几声，挥挥手表示不是这个意思。“抱歉，我只是找话说而已。我们聊聊别的事吧。”

“你生病了吗？”哈利问。

“说来话长。”

“你有很多事都说来话长。”

“你怎么从瑞典回来了？”她问道。

“因为布兰豪格。真不可思议，因为他，我现在坐在这里。”

“是啊，人生总会碰上许多奇怪的巧合。”萝凯说。

“反正怪到连想都想不到。”

“你想不到的还多着呢，哈利。”

“什么意思？”

她叹了口气，搅拌着她那杯咖啡。

“怎么了？”哈利问，“你家今天晚上都说暗语啊？”

她想笑，最后却吸了吸鼻涕。春天的风寒，哈利心想。

“我……那个……”她试着起头，试了几次，却始终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她的勺子在杯子里旋转着。哈利越过她的肩膀，看见一角马被鳄鱼冷酷无情地慢慢拖入河中。“这段时间我过得很不好，”她说，“我一直在想你。”

她转头望向哈利，哈利这才看见她在流泪。眼泪滑过她的面颊，在下巴聚合。她并未阻止眼泪落下。

“呃……”哈利开口说话，只说了一个字，两人已在彼此怀中。他们彼此紧抱，仿佛对方是救命稻草。哈利全身颤抖。够了，哈利心想，这样就够了，能这样抱着她就足够了。

“妈妈！”楼上传来大喊，“我的Game Boy在哪儿？”

“在梳妆台的抽屉里，”萝凯喊道，声音颤抖，“从最上面的抽屉开始找。”

“吻我。”她轻声对哈利说。

“可是欧雷克会……”

“不在梳妆台。”

欧雷克终于在玩具箱里找到Game Boy，拿着下楼，并未发现客厅气氛的改变，只是在看见哈利见了最新纪录“嗯”个不停之后，得意地哈哈大笑。正当哈利为了打破纪录开始奋战时，却听欧雷克问：“你们的脸怎么了？”

哈利望向萝凯，萝凯只能尽量绷着脸，不露出任何表情。

“那是因为我们太喜欢彼此了。”哈利说着把右边三排方块连成一行，排，“你的纪录快要要不保了，手下败将。”

欧雷克大笑，用手掌拍打哈利的肩膀。

“不可能，你才是我的手下败将。”

83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二日。哈利家。

哈利心中一点也没有手下败将的感觉。午夜过后不久，他打开家门，看见答录机上的小红灯正在闪烁。他已经抱欧雷克上床，也喝了

咖啡。萝凯说等她没这么疲惫时，会给他讲一个很长的故事。哈利说她需要放个假，她也这么觉得。

“我们可以一起去度假，三个人一起去，”他说，“等案子结束后。”

她轻抚他的头发。“这可不是随便的事，哈利·霍勒。”

“谁随便了？”

“我现在没办法谈这些。回家吧，哈利·霍勒。”

两人在门口又吻了一会儿，现在哈利仍能感觉到她的唇。

他没开灯，脚上只穿袜子蹑手蹑脚地走进客厅，按下答录机的“播放”键。忽然，辛德的声音充满整个黑暗的空间：“我是辛德。我一直在想，如果丹尼尔不是鬼魂，那么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解开谜团，那就是新年前一天丹尼尔被射杀时，跟丹尼尔一起执勤的盖布兰。你必须找到盖布兰，霍勒警监。”

接着是挂上话筒的声音，然后是“哔”一声。哈利心想接下来应该是留言播毕的咔嚓声，却听见下一则留言响起：“我是哈福森。现在是十一点三十分。我刚刚接到一通电话，是负责监视爱德华住处的警员打来的，他说他们迟迟等不到爱德华回家，所以打电话去德拉门市，看爱德华会不会接电话，结果电话没人接。其中一个警员开车去毕雅卡赛马场查看，但大门深锁，灯也都关了。我请他们继续守在那里，还通过警用无线电请巡逻警察注意爱德华的车。只是跟你汇报一下。明天见。”

接着又是“哔”一声。一则新留言。哈利的答录机里还有新的留言记录。

“又是我，哈福森。我老年痴呆了，忘了跟你说另一件事，看来我们终于有点收获了。科隆市的党卫队数据库虽然没有丹尼尔和盖布兰的数据，但他们叫我打电话去柏林的国防军数据库问问。我打电话

过去，结果碰上一个脾气暴躁的老头，那老头说很少有挪威军人被收编为正规德国国防军，所以我跟他解释了原因，他说他会查查看。过了不久，他回电话说，果然找不到丹尼尔·盖德松的资料，不过找到了另一个挪威人盖布兰·约翰森的文件。文件上说盖布兰在一九四四年从党卫队被调到国防军，还有一条记录说原始文件已经在一九四四年夏天寄到奥斯陆。柏林那老头说这表示盖布兰被派到了奥斯陆。那老头还找到一些信件，是签发盖布兰诊断证明书的医生写的，发信地址是维也纳。”

哈利在房间里唯一一把椅子上坐下。

“医生的名字叫克里斯多夫·布洛海德，在鲁道夫二世医院服务。我问过维也纳警方，他们说这家医院现在仍提供完整的医疗服务，还给了我二十多个人的姓名、电话，说这些人在‘二战’时期曾在这家医院工作，现在依然健在。”

日耳曼人真是保存档案的高手，哈利心想。

“所以我就开始打电话。我的德语烂得要命！”哈福森大笑，电话话筒发出噼啪声。“我打了八个人的电话，找到一个记得盖布兰的护士。这个护士现在已经是七十五岁的老太太了。她说，盖布兰这个人她记得很清楚。明天早上我会把她的电话和地址给你。对了，她姓迈尔，全名是海伦娜·迈尔。”

接着便陷入夹杂着噼啪声的寂静，然后是“哔”一声，录音带发出咔嚓声，停止转动。

哈利梦见了萝凯，梦见她的脸紧贴着他的脖子，梦见她强有力的双手，梦见俄罗斯方块掉落、掉落……但半夜唤醒哈利的却是辛德的声音。哈利睁开眼睛，看见黑暗中似乎浮现一个人的身影。“你必须找到盖布兰。”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二日。阿克什胡斯堡垒。

凌晨两点三十分，老人把车停在一间低矮的仓库旁，仓库位于一条名为阿克什胡斯滩的街上。多年以前，这条街曾是奥斯陆的大街，但费里内隧道开通之后，街道的一端便被封闭，只有在码头工作的人会在白天到这里，还有嫖客会带妓女来这条不太会受到打扰的街上“走一走”。阿克什胡斯滩街和大海隔着几间仓库，路的另一侧是阿克什胡斯堡垒的西墙。任何人只要在阿克尔港随便找一个位置，举起一把质量优良的步枪，透过步枪瞄准镜观察，就能看见老人此时看到的景象：一个身穿灰外套的男子背影。他的臀部每向前冲撞一次，灰外套就抖动一次。一张浓妆艳抹、喝得烂醉的女子脸庞，女子倚着堡垒西墙，在大炮正下方承受着男子的撞击。

阿克什胡斯堡垒是“二战”时期德国国防军的监狱。堡垒内部区域夜间对外关闭，即便他能进去，在刑场空地上被发现的概率依然很高。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曾在这里被枪决，但刑场上立有一块纪念碑，纪念牺牲生命的挪威反抗军。老人知道在这里被枪决的人当中，至少有一个人是罪有应得的罪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都理应被枪决。这里就是吉斯林和其他因战争罪被判死刑之人被处决的地方。当年囚禁吉斯林的地方是火药塔，老人心想，不知道火药塔是否给了作家延斯·比约尔内博写作的灵感。

比约尔内博曾在书中异常详细地描述了几个世纪以来的无数种死刑方式。他描写的行刑队的枪决方式，是否正是吉斯林这个叛国贼在一九四五年十月那天被带上刑场、身体被子弹钻入的场景？是否正如比约尔内博所写，行刑队把吉斯林的头罩了起来，在他心脏部位绑了一块正方形的布作为标记？行刑队是不是接到四次射击命令，最后把子弹全部射光？那些受过训练的行刑队员是不是枪法拙劣，使得手拿听诊器的医生不得不宣布吉斯林还活着，必须再次执行枪决？最后行刑队是不是开了四五轮枪，才让吉斯林因为身上多处中弹流血过多而死？

老人把这段叙述从书上剪了下来。

灰衣男子已办完事，正走下斜坡，往停车处走去。女子仍站在墙边，她把裙子拉回原位。她点燃一根烟，吸了一口，烟在黑暗中亮起红光。老人等待着。女子用鞋跟将烟踩灭，踏上堡垒周围的泥泞道路，返回她在挪威银行附近街道上的“公司”。

老人转头往后座看去，只见一个嘴巴被塞住的女子正看着他。她被乙醚迷昏，醒来之后就一直用那种惊恐的眼神看着老人。老人看见她的嘴巴在布团后面抽动。

“别害怕，辛娜。”老人说着把一样东西绑在她外套上。她低头想去看是什么，却被老人扳起头来。

“我们去散散步，”老人说，“就像以前一样。”

他下了车，打开后门，把辛娜拉出来，推到自己身前。辛娜绊了一跤，跌在碎石路旁的草地上。老人拉住绑着她双手的绳子，从后面拉起她，让她站起来，把她带到强光灯前站好，让强光刺入她的双眼。

“站着别动。我忘了带酒，”老人说，“利培罗红酒。你还记得吧？不要动，不然我就……”

辛娜被强光灯照得几乎失明，老人把刀子举到她面前，好让她看见。尽管强光刺眼，辛娜的瞳孔仍放得极大，使得她的眼睛几乎整个变成黑色。老人往下走到车子旁，查看四周。视线所及看不到人影。他竖耳聆听，只听见寻常都市里的嗡嗡噪声。接着他打开行李箱，把黑色垃圾袋推到一旁，感觉到袋里那具狗尸已开始变硬。马克林步枪的精钢材质在行李箱内闪着深沉的亮光。他拿出步枪，坐上驾驶座，把车窗开到一半，再把枪靠在车窗上。他抬起头，看见辛娜巨大的黑影在十六世纪黄褐色的墙面上舞动。黑影如此巨大，对岸的奈索登市沿岸地区肯定一览无遗。太美了。

他用右手发动车子，踩了踩空挡油门，最后一次环视四周，然后从瞄准镜望出去。距离只有五十米，辛娜的外套填满瞄准镜的整个圆

形区域。他稍微朝右瞄准，黑色十字线对准了他要找的东西——一张白纸。他呼出肺里的空气，食指扣上扳机。

“欢迎归队。”他轻声说。

第八部 启示录

他转过身，来到门边正要离去，突然全身僵硬，呆立原地。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看见她的照片时觉得似曾相识的原因。毫无疑问，照片中的女子跟他在比阿特丽丝的房间里见到的那张照片，是同一个人。

85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四日。维也纳。

哈利坐上奥地利航空公司的飞机座椅，享受颈背和前臂接触冰凉皮面的触感，只享受了三秒，便继续苦苦思索。

飞机下方的田园风光黄绿交杂，多瑙河在太阳照耀下闪闪发光，犹如渗出体液的褐色伤口。空姐播报飞机即将在施维萨市降落，哈利开始做降落的准备。

他向来不怎么热衷于乘飞机，近几年更是极度恐惧。爱伦曾问他究竟害怕什么。“坠机啊，死亡啊，不然还有什么？”他答道。爱伦告诉他，乘飞机的死亡概率是三千万分之一。他感谢她提供这个信息，并说自己不再害怕。

哈利深深地吸气和呼气，耳中听着引擎变换的声音。为什么人会越老越怕死？不是应该反过来才对吗？辛娜已活到七十九岁。据推测，她吓得魂都飞了。阿克什胡斯堡垒的一名警卫发现了她。他们接到阿克尔港一个失眠的百万富翁打来电话，通知他们说南侧墙面有一盏强光灯坏了，值班警卫便派了一名年轻警卫前去查看。两小时后，哈利讯问这位年轻警卫，年轻警卫跟哈利说他走近强光灯时，看见一个女人动也不动地倒在强光灯上，挡住了光线。起初他以为那女人是个毒虫，再走得更靠近些，看见白发和款式过时的服装，才知道原来

是个老妇人。年轻警卫心想她可能生病了，接着便发现她的双手被反绑在身后。直到他走到老妇人身旁，才看见老妇人的外套上有个大洞。

“我可以看见她的脊椎骨被打碎了，”年轻警卫对哈利说，“靠，我能看见她的脊椎骨。”

然后，年轻警卫跟哈利说，他靠在岩石墙面上吐了起来。后来等警方移走尸体，强光再度打上墙面，他才知道自己手上那黏糊糊的液体是什么。他还把手摊开给哈利看，仿佛很重要似的。

现场勘查组抵达现场。韦伯朝哈利走来，一边用惺忪的睡眼查看辛娜。韦伯说，神不是什么审判者，根本就是地上那家伙自己当起了审判者。

唯一的目击证人是一名仓库夜间守卫。守卫在两点四十五分看见一辆车从阿克什胡斯滩街驶来，往东驶去，亮着大灯，十分刺眼，因此没能看清车型和颜色。

机长似乎正在加速。哈利想象飞机突然拉高，只因机长赫然看见阿尔卑斯山出现在驾驶舱正前方。接着，这架奥地利航空的班机机翼下方的空气似乎突然消失了，哈利觉得自己的胃几乎要从嘴里蹦出来。他大声呻吟，这时飞机又像颗橡皮球般弹了起来。机长通过机上广播用德语说了一段话，再用英语说明飞机遇上了气流。

奥纳医生曾指出，一个人若感觉不到恐惧，就无法活下去。哈利紧抓座椅扶手，试着在这句话里寻求安慰。

事实上促使哈利尽快搭上下一班飞机飞往维也纳的人，就是奥纳医生。哈利刚把所有发生的案件摊上台面，奥纳医生立刻让他分秒必争。

“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连环杀手，那么他就快失去控制了。”奥纳医生说，“典型的连环杀手会在杀戮中寻求性发泄，但他每一次都遭遇挫折，这种挫折会提高他的杀人频率。可是这个凶手不同，他的

杀人动机显然不是性。他可能有一个变态的计划必须完成，到目前为止他都非常谨慎，行为也很理性。这几起命案的发生时间非常接近，凶手又费尽心思表现他杀人行为的象征意义，就像阿克什胡斯堡垒发生的这起命案，这些都显示他如果不是觉得自己所向无敌，就是快要失去控制了，而且可能逐渐发展成精神病。”

“不然就是一切仍在他的掌控之中。”哈福森说，“他还没失手过。我们仍然一点头绪也没有。”

说得真对。哈福森说得对极了。他们一点头绪也没有。

爱德华交了他的行踪，他在德拉门市的家里接起了电话。负责监视的警员完全找不到爱德华，因此哈福森早上打电话去德拉门市询问。他们自然无法得知爱德华说的是真是假。爱德华说毕雅卡赛马场十点半关闭之后，他就开车返回德拉门市，十一点半抵达。又或者他是在凌晨两点半才抵达德拉门市，因此有时间射杀辛娜。

哈利请哈福森打电话给爱德华的左邻右舍，问问看是否有人听见或看见爱德华开车回家，只不过哈利对能问到的情况也不抱多大希望。哈利请莫勒去问检察官，看能不能申请到搜查证，让他们搜查爱德华的两套房子。哈利心中很明白，他们的证据极为薄弱，果不其然，检察官回答说至少得看见类似间接证据的东西，才能签发搜查证。

毫无头绪可言。该是开始感到惊慌的时候了。

哈利闭上双眼。连尤尔的面容都在他的视网膜上留下烙印。灰暗，封闭。尤尔瘫坐在伊斯凡路那间屋子的扶手椅上，手中握着遛狗绳。

轮胎触地。哈利确定自己是那个空难概率中的幸运儿之一。

维也纳警察长官十分贴心，特别为哈利指派一名警员，充当哈利的司机、向导和翻译。这名警员站在候机大厅，一身黑色西装，脸上戴一副太阳镜，脖子粗得像公牛，手中拿一张A4白纸，上面用签字笔

写着“霍勒先生”。

牛脖子警员自我介绍说他叫弗里茨（总有人叫弗里茨，哈利心想），然后领着哈利坐上一辆深蓝色宝马。不久之后，那辆宝马已在高速公路上飞驰，朝西北方疾驰而去，经过冒着白烟的工厂烟囱，也超越了无数守法驾驶的车辆。那些车一见宝马加速，便纷纷避到右侧车道。

“你住的饭店是间谍饭店。”弗里茨说。

“间谍饭店？”

“也就是古典的老帝国饭店。在冷战时期，很多俄罗斯和西方的特务都选在这家饭店投敌。你的老大一定有大把经费可以花。”

车子来到坎纳环岛，弗里茨伸手一指。“越过右边的屋顶就可以看见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尖塔，”他说，“很美，对不对？饭店到了，我在车上等你办完入住手续。”

哈利望着帝国饭店的大厅，眼神中充满赞叹。前台接待员对他微笑：“我们花了四千万先令重新整修，让它恢复战前的旧貌。这家饭店在一九四四年几乎全被炸毁，之后重建，几年前又都损坏得差不多了。”

哈利踏出二楼电梯，觉得脚下地毯又厚又软，仿佛走在富有弹性的泥炭土上。客房不算大，但有一张宽敞的四柱大床，看起来少说也有一百年历史。他打开窗户，便闻到对街蛋糕店飘来的烘焙香味。

“海伦娜·迈尔住在拉萨列巷。”哈利回到车上后，弗里茨告诉他。一辆车变换车道未打转向灯，弗里茨按下喇叭。

“她是个寡妇，两个小孩都已长大成人。战后她的职业是教师，一直教到退休。”

“你跟她谈过吗？”

“还没，我看过她的档案。”

他们依照地址找到拉萨列巷的一栋房子，这栋房子一定优雅一时，如今宽敞楼梯旁的墙壁油漆已斑驳剥落，他们缓慢脚步的回声跟滴水声相互应和。

她站在三楼的家门口，眨着一双灵活的褐色眼睛说，抱歉让他们爬这么多楼梯。

她家有点装饰过度，摆满人生各阶段搜集来的小摆饰。

“请坐，”她转头对哈利说，“我只会说德语，不过你可以说英语，我大概都听得懂。”

她端出一个托盘，上面摆了咖啡和点心。“苹果派。”她指着点心说。

“好吃。”弗里茨说，随即拿了一块。

“所以你认识盖布兰·约翰森。”哈利说。

“对，我认识。我们都叫他乌利亚，是他坚持要我们这样叫的。起初我们还以为他因为受伤而神志不清。”

“他受了什么伤？”

“他头部受伤，当然脚也有伤。布洛海德医生差点要给他截肢。”

“但是他恢复了，一九四四年被送回奥斯陆，是不是？”

“对，差不多是这样。”

“差不多是什么意思？”

“呃，他失踪了，不是吗？他不会又在奥斯陆出现了吧？”

“据我所知没有。告诉我，你跟盖布兰这个人有多熟？”

“挺熟的。他个性外向，是个讲故事的高手，所有的护士都一个接一个爱上了他。”

“你也是吗？”

她发出欢快如鸟儿鸣叫的笑声：“我也是。可是不喜欢我。”

“是吗？”

“那时候我很漂亮，我可以跟你这么说，可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乌利亚喜欢的另有其人。”

“真的？”

“对，她的名字也叫海伦娜。”

“哪个海伦娜？”

这位也叫海伦娜的老妇人蹙起眉头。

“海伦娜·蓝恩，应该没错。就是他们之间的爱情导致了那场悲剧。”

“什么悲剧？”

她惊讶地望着哈利，又望向弗里茨，再转过头来看着哈利。“你们不是因为那场悲剧才来的吗？”她说，“就是那起命案啊。”

86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四日。皇家庭园。

这天是周日，人们走路的速度比平常慢，老人穿过皇家庭园时，脚步可以跟上其他人。他在警卫室旁停下脚步。每棵树都长出了嫩绿色的树叶，这是他最喜爱的颜色。

只有一棵树除外。庭园中央的那棵高大橡树将不会再像现在这么绿，这时就已经可以看出不同了。那棵橡树已从冬季的蛰伏中醒来，输送生命力的树汁已开始循环，将毒素散布到每一根末梢纤维中。如今毒素已到达每一片树叶，带来丰沃的成长，但再过几天，毒素就会开始令叶子枯萎发黄，然后掉落，最后，整棵橡树将迈入死亡。

但他们还不知道。他们显然一无所知。布兰豪格不在他原本的计划里，老人知道布兰豪格命案让警方困惑不已。《每日新闻报》登出布兰豪格那番话的报道纯粹是个诡异的巧合，他看见那则新闻时哈哈大笑。我的天，他甚至同意布兰豪格说的话。战败者都该被吊死，这是战争的法则。

那么他留给警方的其他线索呢？警方还未能将大背叛跟阿克什胡斯堡垒的处决联系起来。也许要等到下次堡垒上的大炮发射，他们才能瞧出端倪。

他环顾四周，寻找长椅。阵痛发作的间隔越来越短了。他不用去布维医生那里就知道癌细胞已扩散到全身，他清楚自己的身体。他的死期不远了。

他倚在一棵树旁，那棵树是皇家白桦，“占领”的象征。政府和国王远赴英国。“德国轰炸机大军压境。”诺达尔·格里格的这句诗令他作呕。这句诗把国王的背叛描述成光荣的撤退，仿佛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候逃离是一种道德的行为。国王在伦敦的安全环境中成为另一个流亡海外的贵族，他在娱乐众人的晚宴上对支持他的上流社会妇女发表动人的演说，这些妇女全都怀抱希望，希望有一天她们的小小王国会迎接她们回归。战争结束后，王储搭乘的船只停在码头外，船上举办欢迎会，那些尖叫到破了嗓子的人之所以那么卖力，只不过是為了掩盖他们自己和国王内心的羞愧。老人朝太阳抬起头，闭上眼睛。

口令呼喊，军靴踏步，AG-3步枪枪托击打碎石路面。交接。警卫换班。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四日。维也纳。

“你们不知道？”海伦娜·迈尔老太太问。

她摇摇头。弗里茨已打电话请人去搜索归档的旧命案了。

“档案我们一定找得到。”弗里茨轻声说。哈利心中没有一丝怀疑。

“警方非常确定是盖布兰杀了他的医生？”哈利问，转头望向迈尔老太太。

“对。克里斯多夫·布洛海德一个人住在医院房间里。警方说盖布兰打破外门的玻璃，布洛海德躺在床上，在睡梦中被杀死。”

“怎么杀的？”

迈尔老太太在喉咙前面夸张地画了一条横线。

“后来我曾亲眼看见他的尸体，”她说，“你几乎会以为是布洛海德医生自己下的手，那一刀划得好整齐。”

“嗯。警方为什么这么确定是盖布兰下的手？”

她呵呵一笑：“这我可以告诉你，因为盖布兰问警卫，布洛海德住在哪一个房间。警卫看见他把车停在外面，从正门走进去。他出来的时候是跑着的，冲上车发动引擎，全速开往维也纳。第二天他就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只知道根据记录他应该去奥斯陆报到。挪威警方在奥斯陆等着他回去，但他再也没出现。”

“除了警卫的证词之外，你记得警方还有其他证据吗？”

“我当然记得，这件命案我们讨论了好几年呢！玻璃门上的血迹符合他的血型。警方在布洛海德医生的卧室里发现的指纹，跟乌利亚

在医院的病床和床头柜上的指纹一样。再说，他有杀人动机……”

“真的？”

“对，盖布兰和海伦娜彼此相爱，但海伦娜必须嫁给布洛海德医生。”

“他们订婚了？”

“不是不是。布洛海德医生爱死海伦娜了，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海伦娜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但后来她父亲入狱，家道中落，跟布洛海德医生结婚是她和她母亲重振家业的办法。你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女孩子对家里总是有点责任，至少那个时候她觉得自己有责任。”

“你知道海伦娜·蓝恩住在哪里吗？”

“苹果派你都还没碰呢，亲爱的。”迈尔老太太高声说。

哈利咬了一口苹果派，嚼了几下，对迈尔老太太点头表示好吃。

“这我就知道了，”她说，“后来警方得知案发当晚海伦娜曾经跟盖布兰在一起，就去调查海伦娜，可是没有任何发现。后来她离开了鲁道夫二世医院，搬到了维也纳，在那里开始自己做生意。她是个坚强又有生意头脑的女人。我有时候会在这里的街上看见她，可是五十年代中期她把生意卖了，之后我就没再听说过她的消息。有人说她离开了奥地利。不过我知道你们可以去问谁，如果她还活着的话，这我得先提醒你们。你们可以去找比阿特丽丝·霍夫曼，她是蓝恩家的管家。命案发生之后，蓝恩家没办法再雇用她，所以她在鲁道夫二世医院工作过一段时间。”

弗里茨又立刻拨打手机。

一只苍蝇在窗边躁动地嗡嗡飞舞。它依据自己的微小视野向前飞行，却频频撞到窗户，不明所以。哈利站了起来。

“苹果派……”

“下次吧，迈尔太太，现在我们没时间吃。”

“为什么？”她问道，“这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还能跑到哪里去？”

“这个嘛……”哈利说，望着那只黑头苍蝇在阳光照耀下的雪纺窗帘内飞舞。

前往警局的路上，弗里茨接了一通电话，突然来了个违规大转弯，使得后方车辆纷纷大鸣喇叭。

“比阿特丽丝还活着，”他说，加速闯过黄灯，“她住在麦雷巴路的养老院，就在维也纳森林里。”

那辆宝马的涡轮引擎欢快地发出尖细的运转声。车窗外的公寓逐渐变成半木质屋舍和葡萄园，最后化为蓊郁葱茏的森林。午后阳光在树叶上嬉戏，营造出梦幻般的氛围。车子开上林荫大道，两旁是一排又一排的山毛榉和栗树。

一名护士领着他们走进一座大庭院。

比阿特丽丝坐在一把长椅上，全身笼罩在一棵节瘤累累的橡树偌大的树荫下。她戴着一顶大草帽，帽子下是一张爬满皱纹的瘦小脸庞。弗里茨用德语跟她说明来意。比阿特丽丝歪着头，脸上带着微笑。

“我已经九十岁了，”她用颤抖的声音说，“可是每次想到海伦娜小姐，还是忍不住掉眼泪。”

“她还活着吗？”哈利用小学程度的德语问，“你知道她在哪里吗？”

“他说什么？”比阿特丽丝把手放在耳后问道。弗里茨转述了一遍。

“我知道，”她说，“我知道海伦娜在哪里，她就坐在那里。”

比阿特丽丝伸手指向树梢。

这下可好，哈利心想，痴呆了。但比阿特丽丝话还没说完：“她跟圣彼得在一起。蓝恩一家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海伦娜是他们家的天使。就像我刚刚说的，每次想到她，我都会掉眼泪。”

“你还记得盖布兰·约翰森吗？”哈利问。

“乌利亚，”比阿特丽丝说，“我只见过他一次，是个英俊潇洒的年轻人，可惜他病了。谁会相信这样一个有礼貌的好青年会杀人？他们的感情因为这件事而画下句点，海伦娜的爱情也跟着葬送了。她一直忘不了他，可怜哪。警察一直没找到乌利亚。海伦娜虽然没被起诉，可是安德烈·布洛海德指示医院把她扫地出门。后来她搬去维也纳，给大主教做义工，一直做到蓝恩家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逼得她不得不去找一份有收入的工作。于是她开始做起针线活，不到两年手底下已经有十四个全职女工为她干活。后来她父亲出狱，可是因为跟犹太银行家闹过丑闻，他一直找不到工作。蓝恩家没了钱也没了地位，蓝恩太太受到的打击最大，一病不起，终于在一九五三年去世，蓝恩先生也在那一年秋天出车祸去世。海伦娜在一九五五年卖掉生意，离开奥地利，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原因。我还记得那一天，那天是五月十五日，奥地利的解放日。”

弗里茨见到哈利脸上不解的神情，便加以解释：“奥地利有点不一样，我们不庆祝希特勒投降的那一天，而是庆祝同盟军离开奥地利的那一天。”

比阿特丽丝接着述说她是如何接到海伦娜的死讯的。“我们有二十多年都没她的消息，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封她从巴黎寄来的信，信中写道她跟丈夫和女儿去巴黎度假，还说那是她人生的最后一趟旅行。她没说她在哪里落脚，嫁给了谁，也没说她得了什么病。她只说自己时日无多，希望我能在圣斯蒂芬大教堂为她点一根蜡烛。海伦娜是个很不寻常的人，她七岁的时候就跑到厨房，用认真的眼神望着我

说：“上帝创造人类，是希望人类去爱。”比阿特丽丝老太太那布满皱纹的脸颊滑落一滴眼泪。

“我永远忘不了这句话。才七岁。我想她在那个时候就决定了如何经营她的生活。虽然后来她过得很不顺遂，磨难又多又艰难，但我认为她的内心深处一直都相信——上帝创造人类，是希望人类去爱。她就是这样一个人。”

“那封信你还留着吗？”哈利问道。

比阿特丽丝拭去眼泪，点了点头。

“我放在房间里。不过先让我在这里坐一会儿，追忆一下往事，我们再去拿好吗？对了，今天晚上是今年第一个炎热的夜晚。”

三人沉默无语地坐着，聆听树枝窸窣、鸟儿鸣叫。太阳缓缓落在苏菲奈普山后方。三人皆在心中追思逝去的故人。昆虫在树下的光影中跳跃舞蹈。哈利心中想的是爱伦。忽然，他看见一只鸟，那一定是鹁鸟，他可以对天发誓，他在鸟类图鉴里看过这种鸟。

“我们走吧。”比阿特丽丝说。

她的房间很小，十分朴素，但是明亮舒适。一张床倚着后墙，墙上挂满大小不一的照片。比阿特丽丝正在翻看一个大衣柜的抽屉里的一沓纸。

“我收东西有一套规则的，一定会找到。”她说。那是当然，哈利心想。

就在这时，哈利的目光被一个银色相框里的照片吸引过去。

“找到了。”比阿特丽丝说。

哈利没有回答。他只是凝视着那张照片，并未回应，直到比阿特丽丝的声音又在身后响起：“这张照片是海伦娜在医院工作的时候拍的，很漂亮，对不对？”

“对，很漂亮，”哈利说，“我只是觉得奇怪，她看起来似曾相识。”

“没什么好奇怪的，”比阿特丽丝说，“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把天使画在圣像上。”

这天晚上确实炎热。又热又闷。哈利在四柱大床上辗转反侧，把毛毯丢到地上，又把床单从床上扯了起来，只为停止脑中的思绪，好好睡觉。他一度想喝点酒柜里的酒，接着才想起他已把酒柜的钥匙拔出来，交给前台接待员了。他听见外面走廊传来说话声。有人握住他房门的门把，他从床上弹了起来，但没有人进来。接着说话声在房内响起，他们的气息灼热地贴上他的肌肤，衣服噼噼啪啪地被扯开。他睁开双眼，看见的却是闪烁的亮光。他知道打雷了。

隆隆雷声听起来仿佛远方的爆炸声，一会儿从这头传来，一会儿从那头传来。他倒头继续睡，并吻了吻她，脱去她的白色睡衣。她的肌肤白皙冰冷，因为冒汗和恐惧摸起来不算平滑。他把她抱在怀里很久很久，直到她温暖起来，直到她在他怀里活过来，犹如高速播放的春季影片，一朵花瞬间绽放。他继续吻她，吻她的颈，吻她的臂弯，吻她的腹。他吻得并不粗暴，甚至不带挑逗，半是安慰她，半是因为昏睡，仿佛他随时可能消失。她犹豫地跟上来，只因她认为他们要去的地方是安全的。他继续带领她，直到他们来到一个连他自己都不认识的地方。他转过身，已然太迟，她投入他怀中，咒骂他，央求他，用她强有力的双手撕扯他，直到他的肌肤渗出鲜血。

他在自己的喘息声中醒来，翻了个身，确定床上只有自己。后来一切都融为一个旋涡，里面有雷电，有睡梦。午夜时分，他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醒来。他走到窗边往下望，只见雨水在人行道旁形成湍急的小溪，一顶无主的帽子从小溪上漂过。

哈利被清晨的电话唤醒时，外面天已大亮，街道也干了。他看了看摆在床头柜上的表。飞往奥斯陆的航班两小时后起飞。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五日。特雷塞街。

奥纳医生的办公室是黄色调的，墙边摆满书架，书架上塞满专业书籍和挪威画家谢尔·艾于克鲁斯特的卡通人物图。

“哈利，请坐。”奥纳医生说，“坐椅子还是沙发？”

这是奥纳医生的标准开场白。哈利微微扬起左唇角，回以“真好笑，可是以前听过”的标准微笑。哈利在加勒穆恩机场打电话给奥纳医生，奥纳医生表示哈利可以过来，只是他没有太多时间，他得去哈马尔镇参加一场研讨会，而且负责致开幕词。

“研讨会的主题是‘酗酒诊断的相关问题’，”奥纳医生说，“你放心，我不会把你的名字说出去。”

“所以你才盛装打扮？”哈利问。

“衣服是人类传达的一种强烈信息，”奥纳医生说，摸摸西装翻领，“粗呢面料象征着刚毅和自信。”

“那领结呢？”哈利问，拿出笔记本和笔。

“知识分子的轻浮和自大，也可以说是庄重中带有一点自嘲，应该足以让我那些平庸的同行留下好印象。”

奥纳医生得意扬扬地靠上椅背，双手交叠在鼓起的肚子上。

“告诉我一些关于人格分裂的事，”哈利说，“或者精神分裂。”

“要五分钟之内说完？”奥纳医生呻吟一声。

“大概说一下就好。”

“首先，你把人格分裂和精神分裂摆在一起，这就是一种误解。

不知道为什么，这种误解经常激起大家的想象。精神分裂这个名称代表的是一大群迥然不同的精神障碍者，跟人格分裂一点关系也没有。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中的Schizo在希腊语中是分裂的意思，但创造这个名词的尤金·布鲁勒医生指的是精神分裂患者脑中的心理机能是分裂的。如果……”

哈利指指手表。

“对了，”奥纳医生说，“你说的人格分裂简称MPD，也就是多重人格障碍，它指一个人同时存在两个或多个人格，这些人格轮流出现，控制患者的行为，就像《化身博士》里的杰克医生和海德先生。”

“所以这种病真的存在？”

“当然存在，可是很罕见，不像好莱坞电影动不动就拿这个当题材。我做心理医生二十五年了，都无缘遇见一个多重人格障碍患者，但我还是对这种精神障碍有些了解。”

“比如说？”

“比如说，多重人格障碍总是跟丧失记忆有关系。换句话说，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可能一觉醒来却宿醉得莫名其妙，因为不知道他的另一个人格是酒鬼。呃，事实上有可能一个人格是酒鬼，另一个却滴酒不沾。”

“你不是说真的吧？”

“当然是真的。”

“可是酗酒也是一种生理疾病。”

“没错，这就是多重人格障碍如此引人注意的原因。我手上有一个多重人格障碍患者的报告，这名患者的一个人格是大烟鬼，另一个却从来不抽烟，他们去给那个大烟鬼人格量血压，结果发现比另一个

人格的血压高百分之二十。根据报告，女性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可能一个月来多次月经，因为每个人格都有自己的月经周期。”

“所以这种人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体？”

“在某种程度上是的。《化身博士》的故事其实就跟多重人格障碍相去不远。欧瑟森医生发表过一个著名的案例，这个多重人格障碍患者的一个人格是异性恋，另一个人格是同性恋。”

“那不同的人格会不会有不同的声音？”

“会，事实上声音是人格变换时最容易察觉的地方。”

“那声音有没有可能变得极为不同，即使跟患者非常熟的人也听不出来吗？比如说在电话里？”

“如果这个人对患者的另一个人格一无所知的话，就有可能。一些跟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只是点头之交的人，一旦患者改变了行为举止和肢体语言，他们就算跟患者坐在同一个房间也认不出来。”

“罹患多重人格障碍的患者能不能隐藏这件事，不让他们最亲近的人知道？”

“可以。各个人格的出现频率依患者而定，有些患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控制人格的变换。”

“那这些人格必须知道彼此的存在喽？”

“对，是这样，不过这也很罕见。就像《化身博士》里描述的那样，不同的人格之间会产生激烈的冲突，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道德认知、不同的同情心，对周围人的接受度也不同，诸如此类。”

“那笔迹呢？他们也可以把笔迹乱搞一通？”

“不是乱搞一通，哈利。你自己不也经常变来变去？你累了一天

下班回家，身上就已经产生很多细微的变化：你的声音、肢体语言等都改变了。还真巧，你提到笔迹，我这里刚好有一本书，里面有一个多重人格障碍患者的信件照片，这个患者有十七种完全不一样的笔迹。哪天时间充裕，我再把这本书找出来。”

哈利在笔记本上写下重点。“不同的月经周期，不同的笔迹，简直疯了。”他咕哝着说。

“哈利，注意你的用词。好了，希望对你有帮助，我得走了。”

奥纳医生打电话叫了辆出租车。两人一起走上街，站在人行道上，奥纳医生问哈利五月十七日独立纪念日那天有没有事。“我老婆跟我想请几个朋友来家里吃饭，欢迎你来。”

“谢谢你的邀请，可是那天新纳粹党打算把庆祝圣日的穆斯林‘干掉’，上面命令我去格兰区的清真寺指挥监视任务。”哈利说，心中对这意外的邀请感到十分高兴，同时又觉得害羞，“你知道，上面老是要我们这些单身汉在家庭聚会日去做这些工作。”

“可以来一下啊，那天来的朋友大部分也都有别的事。”

“谢啦，我看情况再打电话给你。对了，你的朋友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奥纳医生检查自己的领结，看有没有歪。“他们都跟你差不多啊，”他说，“不过我老婆认识了几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这时，出租车靠在人行道旁停下。哈利替奥纳医生开门，好让他挤进去。正要关门时，哈利突然想到一件事。“多重人格障碍的病因是什么？”

奥纳医生在座椅上坐下，抬头望着哈利：“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哈利？”

“我也不太确定，不过可能很重要。”

“好吧。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在童年时期通常受过虐待，但也可能是长大成人后经历过巨大创伤，因此创造出另一个人格来逃避问题。”

“如果是成年男性，什么样的创伤会导致多重人格障碍？”

“这你就得发挥想象力了。他可能经历天灾、痛失挚爱、成为暴力的受害者，或者长时间活在恐惧中。”

“比如说在战场上作战？”

“对，战争当然有可能触发多重人格障碍。”

“或者游击战。”

最后这句话是哈利自言自语，这时出租车已载着奥纳医生驶上特雷塞街。

“苏格兰人。”哈福森说。

“你要在‘苏格兰人’酒吧过独立纪念日？”哈利做了个鬼脸，把包放在衣帽架后方。

哈福森耸耸肩：“不然你有更好的建议吗？”

“如果一定要去酒吧的话，找一家比苏格兰人酒吧更有格调的吧。有一个更好的选择，你可以跟那些当爸爸的警员换班，为儿童游行做保护工作。薪资双倍，又不会宿醉。”

“我再考虑考虑。”

哈利在办公椅上重重坐下。

“你不早点把它拿去修一修吗？那声音听起来肯定是坏了。”

“修不好的。”哈利生气地说。

“抱歉。你在维也纳有什么发现？”

“我等一下说，你先说。”

“我查过辛娜失踪那段时间尤尔的不在场证明，他说他去市中心散步，还去了伍立弗路的布兰里咖啡馆，可是他在咖啡馆里没遇到认识的人，无法证实他的说法。布兰里咖啡馆的店员说他们太忙，无法证明或反驳什么。”

“布兰里咖啡馆就在施罗德酒吧对面。”哈利说。

“所以呢？”

“我只是说明这个事实而已。韦伯怎么说？”

“他们什么都没发现。韦伯说如果辛娜是被仓库守卫看见的那辆车载到堡垒的，那他们应该能在她衣服上发现后座的纤维，靴子上应该会发现土壤或油渍之类的。”

“他在车里铺了垃圾袋。”哈利说。

“韦伯也这样说。”

“你们查过她外套上发现的干草了吗？”

“查过了，有可能来自爱德华的马厩，也可能来自其他一百万个地方。”

“是干草，又不是麦秆。”

“干草又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哈利，它只是……干草。”

“可恶。”哈利暴躁地朝四周看了看。

“维也纳有什么发现？”

“比干草多得多了。你懂咖啡吗，哈福森？”

“嗯？”

“爱伦以前都会泡很好喝的咖啡，她是在格兰区一家店里买的，说不定你……”

“不要！”哈福森说，“我才不帮你泡咖啡。”

“答应我会试试看，”哈利说，站了起来，“我出去一两小时。”

“维也纳就只有这些？干草？连风里的麦秆也没有？”

哈利摇摇头：“抱歉，那也是条死胡同。你慢慢就会习惯了。”

某些事发生了。哈利走在格兰斯莱达街上，试着确认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街上行人有些不一样。他去维也纳的这段时间发生了某件事。等到走上卡尔约翰街，他终于知道发生了什么。原来是夏天来了。这是多年来哈利第一次注意到柏油路的气味，注意到身边经过的行人，注意到葛森路的花店。他穿过皇家庭园时，新割青草的气味如此浓烈，使他露出微笑。一对身穿皇宫工作服的男女正瞧着一棵树的顶端，彼此交谈，还摇了摇头。女子解开连身工作服的上身纽扣，系在腰间。哈利注意到女子抬头往树上看、伸手往上指的时候，她的男同事偷眼朝她的紧身T恤瞄去。

哈利来到黑德哈路，只见时尚的和不怎么时尚的流行服饰店都在大力促销，要人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好庆祝独立纪念日，就连报摊也卖起了缎带和国旗。哈利听见远处有乐队正加紧练习传统进行曲，乐音回荡不已。天气预报说会下雨，但天气温暖晴朗。

哈利按下辛德的门铃，身上冒着汗。

辛德身上似乎看不到一点庆祝这个法定假日的气氛。“太烦了，国旗太多了，怪不得希特勒觉得跟挪威人比较亲近。挪威人都是民族主义者，我们只是不敢承认而已。”他斟上咖啡。

“盖布兰后来被送到维也纳的军医院，”哈利说，“他要回挪威的前

一天晚上杀了一个医生，之后就再也没人见过他。”

“真没想到，”辛德说，大声啜饮滚烫的咖啡，“不过我一直觉得那家伙哪里怪怪的。”

“你能跟我说说有关尤尔的事吗？”

“一定要说的话可多着呢。”

“嗯，你一定要说。”

辛德扬起浓密的眉毛：“你确定你没有找错对象吧，哈利？”

“现在我什么都不确定。”

辛德小心翼翼地把咖啡吹凉：“好吧。既然一定要说，我就说了。尤尔跟我的关系在很多方面就跟盖布兰和丹尼尔一样。我是尤尔的代理父亲，可能是因为他没有父母的关系吧。”

哈利的咖啡杯正要凑到嘴边，顿时停在半空中。

“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因为尤尔这一路走来已经习惯编造很多故事。他编出的童年里有很多人物、细节、地点和日期，比一般人记得的童年都详细。正式版本是他从小生长在尤尔家族位于格里尼区的农庄里，但事实上他在挪威各地换过好几对养父母，住过很多中途之家，到了十二岁才落脚在膝下无子的尤尔家族里。”

“你怎么知道这不是谎言？”

“这件事说起来也有点奇怪，有天晚上尤尔跟我在赫尔斯都华镇北边一座森林的营地外面站岗，那天他很怪。当时尤尔跟我不是特别亲近，他却突然跟我说起他小时候如何遭受虐待，都没有人要他，让我感到非常惊讶。他跟我说了一些身世，有些光是听着都让人觉得痛苦。那些照顾他的大人本来应该……”辛德耸耸肩，“我们去散散步吧，”他说，“听说外面天气很好。”

两人踏上威博街，走进史登斯公园，只见有人穿上了夏天第一件比基尼，另外有个像毒虫的人晃出他的窝，爬上山顶，脸上的表情仿佛刚刚发现了地球。

“我不知道是什么促使他讲出这些话的，不过那天晚上他好像变了个人，”辛德说，“非常奇怪，但最怪的莫过于第二天他却表现得像是从来没跟我讲过那些话一样。”

“你说你们不是很亲近，可是你却跟他说了你在东线的一些经历？”

“对啊，因为在森林里也没什么事好做，我们多半都只是走来走去，监视德军而已。在那些等待的日子里，我们可讲了不少长长的故事。”

“你说过丹尼尔的故事吗？”

辛德望着哈利：“你发现尤尔对丹尼尔着迷了？”

“现阶段我都只是猜想而已。”哈利说。

“对，我经常提到丹尼尔，”辛德说，“他就像一个传奇，很少能遇见一个人拥有那么自由、强壮、快乐的灵魂。尤尔非常喜欢听丹尼尔的故事，同一个故事我得讲好几遍给他听，尤其是丹尼尔单枪匹马进入无人地带埋葬苏联狙击手的故事。”

“他知道丹尼尔在‘二战’期间去过森汉姆吗？”

“当然知道，他记得关于丹尼尔的所有细节，有些我都忘了，还要他来提醒。不知道为什么，他似乎完全认同丹尼尔，只不过他们两个根本就不是一类人。有一次尤尔喝醉了，还要我叫他乌利亚，就跟丹尼尔一样。如果你问我，我会说，战争结束后他看上年轻的辛娜·奥萨克绝对不是巧合。”

“哦？”

“他一发现丹尼尔的未婚妻要受审，就跑去法院坐了一整天，只为了看她，好像他早已经决定了要娶她一样。”

“因为她曾经是丹尼尔的女人？”

“你确定这很重要吗？”辛德问，快步走在通往山坡的小径上，哈利得加快脚步才能跟上。

“非常重要。”

“这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不过我个人觉得尤尔爱‘丹尼尔神话’胜过爱辛娜。我确定他对丹尼尔的钦佩是他战后不继续学医而去研究历史的主要原因。所以他自然专注于研究德军占领时期的挪威以及东部战线挪威军团的历史。”

两人来到山顶。哈利擦去汗水，辛德却脸不红气不喘。

“尤尔能快速成为历史学家的一个原因，是他参加过反抗军，政府当局认为他是为战后挪威撰写历史的完美工具，希望他不去提及挪威和德军的广泛合作，而大肆强调少得可怜的反抗行动。比如说，尤尔在他的历史书里光是‘布吕歇尔’号重型巡洋舰在四月九日被击沉的这一段就写了五页，却绝口不提战后遭到起诉的挪威人有将近十万。这个策略奏效了，挪威国民并肩对抗纳粹主义的神话到今天仍广为流传。”

“你的书会不会提到这件事，樊科先生？”

“我只是陈述事实而已。尤尔知道他在写什么，可是他写的就算不是谎言，也是对事实的歪曲。我曾经跟他讨论过这件事，他给的理由是这样能让人民团结起来。他唯一无法做到的，是把国王逃离挪威投奔自由这件事描述成英雄事迹。他不是唯一一个在一九四〇年觉得被遗弃的反抗军成员，可是我从来没碰到过一个人像他那样言论偏颇，连上过前线老兵都没有他那么偏颇。还记得他一辈子都被他所爱和所信任的人抛弃吗？我想他极度痛恨逃到伦敦的每一个人，真的。”

两人在长椅上坐下，俯瞰法格博教堂，只见彼斯德拉街的屋顶往城里延伸，奥斯陆峡湾在远处闪闪发亮。

“真美，”辛德说，“美到有时会让人觉得值得为它去死。”

哈利试着将这些信息全部吸收，理出头绪，但仍缺少一个小细节。

“‘二战’爆发前，尤尔在德国学医，你知道他在哪里念书吗？”

“不知道。”辛德说。

“你知道他专攻哪一方面吗？”

“知道，他说他梦想追随养父和祖父的脚步，他们都非常有名。”

“他们是……？”

“你没听说过尤尔顾问医生？他们是外科医生。”

89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六日。格兰区。

莫勒、哈福森和哈利并肩走在莫兹菲特街上，这里是“小卡拉奇 [32] ”的深处，四周的气味、服装和路人，都让人几乎忘了自己身处挪威，口中的烤肉串也让人几乎忘了挪威烤香肠的滋味。迎面一个小男孩蹦蹦跳跳地走来，身穿巴基斯坦庆典服装，金色夹克的翻领上别着独立纪念日缎带。男孩脸上有个奇怪的狮子鼻，手中握着挪威国旗。哈利在报上读到今天穆斯林父母为孩子举办独立纪念日派对，好让他们明天能专心庆祝圣日。

“万岁！”小男孩给了他们一个灿烂的笑容，踏着轻盈的脚步走过。

“尤尔可不是无名之辈，”莫勒说，“他称得上是挪威重量级的历史权威。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报纸一定会大肆报道。更别说如果我们错了，如果哈利你错了，会有什么下场。”

“我只是请你准许我带尤尔回署里接受讯问，同时安排心理医生在场。我还需要一张尤尔家的搜查证。”

“我只是请你至少给我一个证据或一个证人，”莫勒的手势做个不停，“尤尔的知名度很高，而且命案现场附近没有人看见过他，一个人也没有。布兰豪格夫人接到的那通从本地酒吧打去的电话有什么发现没有？”

“我拿尤尔的照片去给在施罗德酒吧工作的女人看了。”哈福森说。

“她叫玛雅。”哈利插嘴说。

“她不记得见过尤尔。”哈福森说。

“我说的就是这个。”莫勒呻吟一声，抹去嘴边的酱汁。

“对，可是我把尤尔的照片拿给坐在酒吧里的几个客人看，”哈福森说，瞥了哈利一眼，“有个穿外套的老人说我们可以逮捕这个人。”

“穿外套？”哈利说，“那是莫西干人康拉德·奥斯奈，他是一号人物，但恐怕不是可靠的证人。反正尤尔跟我们说他去了施罗德酒吧对面的布兰里咖啡馆，布兰里咖啡馆没有公共电话，所以如果他要打电话，一定会去对面的施罗德酒吧。”

莫勒做了个鬼脸，一脸狐疑地看着手中的烤肉串。他只是跟着哈利和哈福森买了一根奥图曼式布雷克烤肉串来吃，心中多少有点不愿意。哈利对这种烤肉串的形容是“当土耳其遇见波斯尼亚遇见巴基斯坦遇见格兰斯莱达”。

“还有，你真的相信那个什么人格分裂吗，哈利？”

“我跟你一样觉得不可思议，可是奥纳医生说有可能，他也愿意提供协助。”

“所以你认为奥纳医生可以催眠尤尔，把他身体里的丹尼尔诱导出来，让他自白？”

“我们还不确定尤尔是不是知道丹尼尔做了什么，所以能跟他谈是非常重要的。”哈利说，“奥纳医生说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很容易被催眠，因为他们一天到晚催眠自己，也就是自我催眠。”

“太好了，”莫勒转了转眼珠，“那搜查证怎么办？”

“就像你自己说的，我们没有证据也没有证人，法官也不一定会采信那些心理分析，不过只要我们找到马克林步枪，那就大功告成，不需要其他东西了。”

“嗯。”莫勒在人行道上停下脚步，“动机呢？”

哈利以询问的神情看着莫勒。

“根据我的经验，即使是心理状态混乱的人，在他们的疯狂行为中通常也可以找到动机，可是我却看不到尤尔的动机。”

“不是尤尔的动机，老大，”哈利说，“是丹尼尔的。辛娜投靠敌军可能让丹尼尔产生了报复的动机。他在镜子上写的‘神是我的审判者’这句话，可能表示他把这些谋杀行为视为一场个人圣战，他握有正当理由，无视其他人的谴责。”

“那其他命案呢？布兰豪格命案？还有侯格林命案？如果真的跟你判断的一样，凶手都是同一个人。”

“我不知道杀人动机是什么，但我们知道布兰豪格是被马克林步枪射杀的，而侯格林认识丹尼尔。根据验尸报告，侯格林的喉咙被划的那一刀如外科手术般精准，而尤尔曾经学医，他的目标是当上外科医生。也许侯格林发现尤尔假装自己是丹尼尔，才被杀的。”

哈福森清清喉咙。

“干吗？”哈利乖戾地说。他跟哈福森已颇为熟识，知道哈福森准备提出异议，而且这个异议有充分根据。

“根据你告诉我们的多重人格障碍症状，杀害侯格林的应该是尤尔，丹尼尔又不是外科医生。”

哈利吞下最后一口烤肉，用餐巾纸擦擦嘴，然后环顾四周寻找垃圾桶。“好吧，”他说，“我是可以说我们应该等所有问题都有了解答之后再行动，我也知道检察官会考虑我们握有的证据十分薄弱，可是我们都不能忽视这个嫌疑人再开杀戒的可能。老大，如果我们起诉尤尔，你害怕媒体失控，但你想想看，如果他再犯下一起命案，那媒体是不是会吵翻天，再骂我们一直在怀疑某人却什么也没做，让他……”

“好好好，这些我都知道，”莫勒说，“所以说你认为他还会再作案？”

“这件案子我有很多地方都不确定，”哈利说，“不过有件事我百分之百确定，那就是凶手还没完成他的计划。”

“你为什么这么确定？”

哈利拍拍肚皮，露出嘲讽的笑容。“因为这里有人发莫尔斯电码给我，老大。凶手买了全世界最贵最精良的狙击步枪是有原因的。丹尼尔之所以成为传奇，其中一个原因是他枪法神准。我有种感觉，他决心要把这场圣战推向一个合乎逻辑的结尾，而这个结尾将获得至高无上的荣耀，可以让丹尼尔传奇永垂不朽。”

夏日暑气突然消失片刻，最后一阵冬季冷风吹过莫兹菲特街，将尘埃与纸屑吹得直打转。莫勒闭上双眼，打个冷战，将外套拉得紧了些。卑尔根，他心想，卑尔根。“我去想想办法，”他说，“你们先做好准备。”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六日。警察总署。

哈利和哈福森做好了准备，跃跃欲试，以至于哈利的电话一响，两个人都跳了起来。哈利抓起电话说：“我是霍勒！”

“你说话何必要喊，”萝凯说，“电话不就是因为这样才发明的吗？那天你说独立纪念日什么来着？”

“什么？”哈利花了好几秒才回过神来，“我说我要工作？”

“还有呢？”萝凯说，“你说你就算偷天换日……”

“真的吗？”哈利觉得腹部涌出一种奇怪、温暖的感觉，“如果我找人代我的班，你愿意跟我一起过节吗？”

萝凯咯咯一笑。

“你的口气好多了。我可得先声明，你不是我的首选，我爸爸决定今年要自己过独立纪念日，所以，没错，我们希望你跟我们一起过节。”

“欧雷克怎么说？”

“是他提议的。”

“是吗，这小子真聪明。”

哈利喜悦无比，以至于难以用正常音调说话，就算哈福森坐在办公桌对面，两耳之间有着一道大大的弧线，他也觉得无所谓。

“那就这么说定了？”萝凯的声音挠动着他的耳朵。

“好，只要我能找到人代班的话。我等会儿再打给你。”

“OK，你晚上也可以过来吃点东西，如果你有时间而且想过来的

话。”

萝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让哈利想到她在打电话之前就已经准备好这么说了。他心中的笑声如泡泡般不断冒出，头脑感觉轻飘飘的，仿佛吃了迷幻药。他正要说“好”，突然想起萝凯在餐厅里说过的话：我知道不会只有一次。萝凯说的“吃点东西”其实另有所指。

如果你有时间而且想过来的话。

他如果感到惊慌，现在正是时候。

插拨灯闪了起来，打断了他的思绪。

“我有另外一通电话打进来，一定得接。萝凯，你先等我一下，好不好？”

“没问题。”

哈利按下方形按键，是莫勒打来的。

“逮捕令已经下来了，搜查证也快了。汤姆那边准备了两辆车和四个武装警员。哈利，我向耶稣祈祷说希望你肚子里那个发莫尔斯电码的家伙手稳当些，没有发错电码。”

“他只是发了几个代码，从来没发过一整句话。”哈利说，对哈福森打个手势，示意他穿上夹克。“先走啦。”哈利用力挂上电话。

等到他们整装待发，站在电梯里，哈利才猛然记起萝凯还在另一条电话线上，等候他的回答。眼下他已没有心思去琢磨那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警车驶入这个屋舍相隔甚远的安静住宅区时，夏季的第一天开始凉快下来。哈利浑身不自在，不只是因为他穿了防弹背心，身上一直冒汗，也因为这里实在太安静了。他凝视精心修剪的篱笆后方的窗帘，但窗帘并未晃动。他感觉自己像个西部牛仔，骑在马上准备突袭。

起初哈利拒绝穿防弹背心，但负责行动的汤姆下了简短的最后通牒：要么穿上防弹背心，要么待在家里。哈利解释了马克林步枪的子弹会像刀子切牛油那般穿过防弹背心，汤姆不在乎地耸了耸肩。

他们分别坐进两辆警车。汤姆搭乘的第二辆警车驶上松恩路，开进伍立弗哈比住宅区，从另一个方向前往伊斯凡路。哈利听见汤姆的声音伴随着杂音从无线电对讲机传出，语调冷静而自信。汤姆询问各自所在位置，再次叙述行动程序和紧急预案，要求每一位警员复述各自的任務。

“如果他是行家，可能会在栅栏门上连接警铃，所以我们翻栅栏过去，不要开门进去。”

连哈利都不得不承认汤姆的工作效率极高，车内其他人显然都很尊敬汤姆。哈利指了指那栋红色屋子。“就是那栋。”

“阿尔法，”前座女警对着对讲机说，“我们没看见你们。”

汤姆说：“我们就在转角，远离房子的视线范围，等你们看见我们。完毕。”

“太迟了，我们已经到了。完毕。”

“好，先不要下车，我们过去。完毕，结束通话。”

接着他们看见第二辆警车的车头从转角冒了出来。他们再朝红色屋子前进最后五十米，然后停车，挡住车库出入口。第二辆警车则停在院子栅栏门前。

众人陆续下车。哈利听见一只网球被网线松掉的球拍击出的低沉回音。太阳正朝伍拉森车站的方向移动。他闻到一扇窗户飘出煎猪排的香味。

好戏上场。两名警察手持蓄势待发的MP5冲锋枪，翻过栅栏，一左一右绕着屋外奔跑。

与哈利同车的女警留在车上。她的任务是用无线电对讲机和中央总机保持联络，以及阻止围观民众靠近。汤姆和最后一名警察等刚才那两名警察就位并用胸部口袋内的无线电回话后，才高举制式手枪，翻越栅栏门。哈利和哈福森站在警车后方，观看整个行动。

“香烟？”哈利问那女警。

“我不抽，谢谢。”她微笑着说。

“我只是问你有没有烟。”

她收起笑容。典型的不吸烟者，哈利心想。

汤姆和那名警察奔上台阶，在大门两侧各就各位。这时哈利的手机响起。哈利看见那女警的眼珠转了转。典型的外行人，她可能这样想。

哈利只是查看一下来电显示是否为萝凯的号码，正要关机，却发现那号码很眼熟，但不是萝凯的。汤姆举起手，正要下达命令，这时哈利想起电话是谁打来的。他从女警手中抢过无线电对讲机，女警吃惊地张大嘴。

“阿尔法！停止动作。嫌疑人正打电话给我，听见没有？”

哈利往台阶望去，只见汤姆对他点点头。哈利按下接听键，把手机靠上耳边。

“我是哈利。”

“嘿，”不是尤尔的声音，哈利十分惊讶，“我是辛德，抱歉打扰你。我在尤尔家里，我想你应该来一下。”

“为什么？你在他家干吗？”

“我可能做了一件蠢事。一小时前他打电话给我，要我马上过来，说他生命有危险。我开车过来，发现门是开着的，却不见他的踪影。现在我担心他可能把自己锁在了卧室里。”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卧室的门是锁着的，我想从钥匙孔往里面看，可钥匙从里面插在门锁上。”

“好，”哈利说，绕过警车，朝栅栏门走去，“你仔细听好，站在原地不要动，如果你手里有任何东西，立刻放下，我们马上就到。”

哈利走上台阶，汤姆和另一名警察惊讶地跟在后头。他按下门把手，推门而入。

辛德站在门口，手里握着话筒，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我的老天，”他看见汤姆手里握着左轮手枪说，“这也太快了吧……”

“卧室在哪里？”哈利问。

辛德指了指楼梯。

“带我们上去。”哈利说。

辛德领着三名警察往屋里走。“这里。”

哈利转动门把手，确实上了锁。只见门锁上插着一把钥匙，他试着旋转钥匙，却转不动。

“我刚刚来不及告诉你，我拿了其他卧室的钥匙想开门，”辛德说，“有时候钥匙是一样的。”

哈利拔出钥匙，把眼睛凑上钥匙孔，只见房内有一张床和一个床头柜，床上映出一道光影。汤姆低声用对讲机交谈。哈利感觉汗水又开始在防弹背心内渗出并往下流。他一见那光影的形状便心生不祥之感。

“你不是说里面插着一把钥匙吗？”

“对啊，”辛德说，“我插进这把钥匙，里面那把钥匙就被推出去了。”

“那我们要怎么进去？”哈利问。

“马上就来了。”汤姆说，这时他们听见靴子踏上楼梯的沉重脚步声。刚才绕到屋后就位的一名警察走了上来，手中拿着一根红色撬棒。

“这边。”汤姆指了指。

木板碎片四处纷飞。房门弹开了。

哈利迈开大步，踏进房内，耳中听见汤姆让辛德留在外面。

哈利注意到的第一样东西是遛狗绳。尤尔用遛狗绳上吊，身上穿着领口敞开的白衬衫、黑裤子、方格花纹袜。他身后是一把椅子，椅子倒在衣柜前方，鞋子整整齐齐摆在椅子下方。哈利抬头朝天花板看去，看见遛狗绳绑在天花板吊钩上。哈利极力克制自己，却还是忍不住朝尤尔的脸部望去。尤尔的一只眼睛看着房间，另一只眼睛看着哈利，分别看向两个方向。像是一个双头巨兽，一颗头各长一只眼睛，哈利心想。他走到朝东的窗户前，看见有孩子骑自行车沿伊斯凡路而来。警车到来的消息在这种地区总是散播得十分迅速，孩子就是被这个消息吸引来的。

哈利闭上眼睛思考。第一印象很重要，现场闪过脑际的第一个想法总是最正确的。这是爱伦教他的。他的教官则教他，进入犯罪现场后，要把注意力放在第一样最有感觉的事物上。这就是哈利不必转身

也知道钥匙就落在身后的地板上的原因。他知道他们在房间里找不到什么指纹，也没有人闯进过这栋屋子。原因很简单，杀人者和被害人都吊在天花板上。双头巨兽分裂了。

“打电话给韦伯。”哈利对哈福森说。哈福森已来到屋内，站在房间门口，凝望天花板上吊着的尸体。

“明天的节日他可能有别的打算，不过可以安慰他说，这件案子已经告一段落了。尤尔发现了凶手是谁，并且以生命为代价。”

“凶手是谁？”汤姆问。

“要用过去时。凶手已经死了。凶手自称丹尼尔·盖德松，住在尤尔的脑子里。”

哈利一边往屋外走，一边跟哈福森说，请韦伯找到马克林步枪之后跟他联络。

哈利站在门前台阶上，观察这个地区。没想到这么多邻居突然都在院子里干活，而且个个都踮起脚越过篱笆往这边看。汤姆也走了出来，站在哈利身旁。

“我不懂你刚刚在里面说的话，”汤姆说，“你的意思是说，这家伙畏罪自杀吗？”

哈利摇摇头：“不是，我说的就是那个意思。他们杀了彼此。尤尔杀了丹尼尔好阻止他。丹尼尔杀了尤尔，避免自己被揭发。他们的利益第一次有了交集。”

汤姆点点头，似乎仍摸不着半点头脑。

“那个老家伙有点眼熟，”他说，“我是说活着的那个。”

“他是萝凯的父亲，你……”

“哦，楼上密勤局的那个骚货，原来是她的父亲。”

“你有烟吗？”哈利问。

“我不抽烟。”汤姆说，“接下来的事归你管了，哈利，我要走了，如果你还需要帮忙，现在就说。”

哈利摇摇头，汤姆往栅栏门走去。

“哦，对了，”哈利说，“如果你明天没什么特别的事，我需要有一个资深警官代我的班。”

汤姆笑了几声，继续往前走。

“你只要在格兰区清真寺举行礼拜的时候执行监视任务就可以了，”哈利高声说，“这种任务你很在行，只要不让光头党痛扁庆祝圣日的穆斯林就好。”

汤姆走到栅栏门前，突然停步。“你负责这个任务？”他转过头来说。

“没什么大不了，”哈利说，“只是两辆车、四个人而已。”

“多久？”

“八点到三点。”

“你知道吗？”汤姆说，“我突然想到我欠你个人情。正好，我帮你代班。”他向哈利敬个礼，坐上警车，发动引擎，离开现场。

欠我什么人情啊？哈利沉思，耳中听见网球场传来懒洋洋的击球声。下一刻他已把这件事抛在脑后，因为手机响起，这次的来电显示正是萝凯的号码。

“这是给我的吗？”萝凯拍手说道，接过一束雏菊。

“我没办法去花店，只好在你家院子里摘。”哈利踏进门内，“嗯，是椰奶的味道，泰国菜？”

“对。恭喜你买了新西装。”

“这么明显？”

萝凯呵呵一笑，摸摸西装翻领。“高品质羊毛。”

“超级——〇。”

哈利根本不知道超级——〇是什么意思。他只是兴高采烈地走进黑德哈路一家正要打烊的时装店，请售货员替他找来唯一一套适合他身高的西装。当然了，七千克朗远远超过他的预算，但如果不花这笔钱，他只能再穿那套滑稽万分的老西装，因此他闭上双眼，把信用卡放上刷卡机，试着忘记这笔钱。

两人走进餐厅，桌上摆着两人份的餐具。

“欧雷克在睡觉。”哈利还没问，萝凯便说道。接着是一阵沉默。“我不是那个意思……”她开口说。

“不是吗？”哈利微笑着说。他从未见过萝凯脸红。他把她拉进怀中，呼吸刚洗过头发的芳香，感觉她微微的颤抖。

“我的菜……”她轻声说。

哈利放开她，见她消失在厨房里。面向院子的窗户开着，今天才出现的白色蝴蝶在落日余晖中翻飞得有如五彩碎纸，屋内能闻到软肥皂和潮湿木地板的气味。哈利闭上双眼。他知道他需要很多个这样的日子，才能完全忘却尤尔吊在遛狗绳上的景象，但那景象已开始退去。韦伯和他的弟兄没找到马克林步枪，但找到了尤尔的狗，布雷的喉咙被划开，套着垃圾袋冰在冷冻库里。他们在工具箱里还发现了三把刀，刀上都有血迹。哈利猜想其中一把必沾有侯格林的血。

厨房传来萝凯的呼唤，叫他帮忙拿几样东西。那景象已开始退去。

93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七日。霍尔门科伦路。

土耳其禁卫军音乐随风飘来又散去。哈利睁开眼睛，眼前白晃晃一片。白色日光从飘动的白色窗帘缝隙透入，微光闪烁犹如莫尔斯电码。白色墙壁，白色天花板，白色寝具轻柔冰凉地贴着他温热的肌肤。他翻过身，看见枕头上仍留有她躺过的痕迹，但床上只有他一人。他看了看表，八点零五分。萝凯已经带欧雷克前往阿克什胡斯堡垒游行场，那里是儿童游行的出发地点。他们约好十一点在皇宫警卫室前碰面。

他闭上眼睛，重温昨夜时光，然后下床，拖着脚走进浴室。浴室也是白色的：白色瓷砖，白色瓷器。他用冷水冲个澡，不知不觉唱起The The乐队的一首老歌。

“……完美的一天！”

萝凯为他挂上了一条浴巾，也是白色的。他用厚厚的棉织浴巾擦身体，让血液循环畅通起来，同时在镜中端详自己的脸。现在他很开心，对不对？现在他很开心。他对镜中那张脸微笑。那张脸也对他微笑。艾克曼和弗里森。如果你对世界微笑，世界也会……

他放声大笑，将浴巾围上腰际，踩着湿润的双脚，慢慢穿过走廊，走进卧室。他花了几秒钟才发现自己走错了卧室，因为这间卧室的摆设也全都是白色的：白色墙壁，白色天花板，一张摆着家庭照片的梳妆台，一张铺得整整齐齐的双人床，上面盖着老式针织床罩。

他转过身，来到门边正要离去，突然全身僵硬，呆立原地。他脑中仿佛有个部分命令他继续往前走，忘记他看见的一切；另一个部分则要他回去查看刚刚看见的是否真如他想的那样，或者，说得更精确

一点，真如他担心的那样。这正是他所害怕的，至于为什么，他并不知道。他只知道当一切都是完美的，一切都好到不能再好，你不会希望改变出现，一丝改变都不希望。但已经太迟了。当然已经太迟了。

他吸了口气，转过身，再走进房间。

那张黑白照片装在简单的金色相框里。照片中的女子有一张鹅蛋脸，身材高挑，颧骨高耸，充满笑意的双眼十分平静，看着相机上方高一点的位置，应该是看着拍照的人。她看起来相当强健，穿一件朴素短衫，短衫前是一条银色十字架项链。

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把天使画在圣像上。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看见她的照片时觉得似曾相识的原因。毫无疑问，照片中的女子跟他在比阿特丽丝的房间里见到的那张照片，是同一个人。

第九部 审判日

哈利感觉心脏猛烈跳动。他转过身，差点撞倒一个乐队指挥。

他朝皇宫奔去，直奔到露台和那棵枯树这两点所连成的一条直线，才停下脚步。……原来如此，就这么简单。只要击发一枚子弹。独立纪念日这天没有人会注意到一声枪响。

94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七日。奥斯陆。

我写下这些回忆，是希望发现这本回忆录的人知道一些我做此决定的原因。我生命中的抉择通常与两个或好几个恶魔有关，而我必须在那个基础上接受审判。但我从不逃避任何抉择，这一点也必须摊在审判台上。我从不逃避自己的道德责任。我宁可冒着抉择错误的风险，也不愿意和沉默的大众一样过着懦弱的生活，在人群里寻求安全感，让别人来替自己做决定。我做出这最后的决定，好让自己做好准备，去会见上帝和我的海伦娜。

“靠！”

一群身穿西装和民族服装的人拥上麦佑斯登区十字路口的徒步区，哈利踩下刹车。整座城市似乎蠢蠢欲动，信号灯似乎永远不会再切换成绿灯。过了不久，他终于可以松开离合器，加速前进。他在威博街并排停车，找到辛德家的门铃，按了下去。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穿着真皮鞋子啪嗒啪嗒地大声走过，手中的玩具喇叭发出刺耳的嘟嘟声，吓得哈利跳了起来。

辛德并未应门。哈利回到车上，拿出一根撬棒。他没把撬棒放在后备厢，因为那里的锁有时会打不开。他回到公寓门口，伸出两只手臂同时按住两排门铃。过了几秒就听见嘈杂声和呼喊声，应该是公寓

居民手中拿着熨斗或鞋油急着应门的声音。他说他是警察。一定有人相信了，因为有人气呼呼地按开门锁，让他长驱而入。他冲上楼梯，一次跨上四个阶梯，来到三楼，这时他的心脏跳得比十五分钟前他看见那张照片时还要猛烈。

我独自扛起的这项任务已经搭上了几条无辜性命，当然这是必须承担的风险。战争向来如此。审判我吧，我只是个士兵，没有太多选择。这是我的愿望。如果你严厉地审判我，请记住你也无法避免犯错，对你我来说，永远都是如此。到了最后，审判者只有一个，那就是神。这是我的回忆录。

哈利用拳头敲打了两下辛德住处的门，大喊辛德的名字。他并未听见响应，便挥起撬棒嵌入门锁缝隙，用力扳动。扳到第三次，门板发出轰然巨响。他跨过门槛。屋内又黑又静，弥漫着一种怪异的氛围，一如他刚才离开的那间卧室。那是一种空虚和彻底被遗弃的氛围。他一踏进客厅，便明白为何会有这种氛围。这间屋子已经被遗弃了。原本堆叠满地的纸张、塞满歪斜书架的书本、半满的咖啡杯都已不见。家具都被推到角落，盖上白布。一道阳光穿过窗户，落在一沓用绳子扎起的稿纸上，稿纸就躺在清空的客厅地板中央。

在你阅读本文时，希望我已死去。希望我们都已死去。

哈利在那沓稿纸旁蹲下身来。第一张稿纸上打印着：“大背叛：一个士兵的回忆录”。

哈利解开绳子。

下一页写着：我写下这些回忆，是希望发现这本回忆录的人知道一些我做此决定的原因。哈利翻了翻那沓原稿，只见数百页稿纸上铺满密密麻麻的文字。他看了看表：八点三十分。他在笔记本里找到弗里茨的电话，拿出手机。弗里茨接起电话，他刚执完夜勤，正在回家路上。哈利和弗里茨讲了几分钟电话，又拨到查号台，查询电话号码并请查号台人员接通。

“我是韦伯。”

“我是哈利，独立纪念日快乐。今天不都这样问候别人吗？”

“妈的，你要干吗？”

“呃，你今天应该有一些安排……”

“对，我打算锁上门窗，在家看报纸。有话快说。”

“我需要采集一些指纹。”

“很好，什么时候？”

“现在。你得把你的工具箱带来，我们必须从这里把指纹传出去。我还需要一把史密斯威森手枪。”

哈利给了韦伯这里的地址，然后拿起那沓原稿，在一张盖了白布的椅子上坐下来，开始阅读。

95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七日。奥斯陆。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列宁格勒。

火焰照亮灰沉沉的夜空，仿佛肮脏的帆布顶棚覆盖在单调荒芜的土地上。光秃秃的野地将我们包围。苏联军队可能发动了攻击，也可能只是佯攻，我们无从得知，通常我们要等到仗打完才能知道准确战情。丹尼尔再度证明了他神枪手的实力。倘若他过去不是传奇人物，那么今天他也挣得了永垂不朽的名声。他在半公里的距离外射杀了一个苏联狙击手，然后进入无人地带为那个狙击手举行基督教葬礼。我从没听说有人做过这种事。他还带了一顶苏联军帽回来，以做纪念。然后他和往常一样慷慨激昂，唱了一首歌娱乐大家（几个出于嫉妒而不捧场的扫兴家伙除外）。能有这么一个英勇果敢的朋友，我深感荣幸。虽然这场战争有时看起来似乎永远没有尽头，而且我们的祖国牺牲极大，但丹尼尔这样的人给大家希望，我们将会阻止布尔什维克，返回安全、自由的挪威。

哈利看了看表，继续往下读。

一九四二年新年前夜，列宁格勒。

.....我看见辛德眼中的恐惧，不得不说几句安慰的话，让他在站岗时放松一点。机枪哨那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其他人都回碉堡去了，丹尼尔的尸体直挺挺地躺在弹药箱上。我从弹带上又刮了一些丹尼尔的血下来。月亮放出光芒，天上飘着雪，这是个美丽的夜晚，我想我该来收拾丹尼尔的遗骸，让他再度完整如初，可以站起来领导我们。辛德不懂这些。他是个跟班、投机主义者、告密者，看谁可能赢他就跟谁。这一天所有的事物在我、在我们、在丹尼尔眼中看起来都最为黑暗。辛德也会出卖我们。我迅速后退一步，来到他身后，抓住他的额头，挥出刺刀。动作必须非常灵巧熟练，才能划出够深、够干净的一刀。那刀一划下去，我就知道已经得手，立刻放开了他。他慢慢转过身，用他那猪猡般的小眼睛看着我，他似乎想大叫，但刺刀割断了气管，只听见伤口裂缝发出嘶嘶声，那里有鲜血涌出。他双手抓住喉咙，想阻止生命流失，但只是让鲜血从手指之间细细地喷射出来。我摔在地上，在雪地里急忙往后爬，以免鲜血喷上我的制服。如果他们要调查辛德的“叛逃案”，我制服上的鲜血可就说不清了。

等他不动了之后，我把他背部朝下翻过来，拖到弹药箱上。幸好他跟丹尼尔的身材相近。我找出辛德的身份证明文件（我们不论日夜都把身份证明文件带在身上，万一被拦下来，身上却没有证件证明我们的身份和军令——步兵团、北部战线、日期、钢印等，就可能被当作逃兵当场枪决）。我卷起辛德的身份证明文件，塞进我挂在弹带上的水壶。然后我把包在丹尼尔头上的麻布袋拿下来，包到辛德头上。最后，我把丹尼尔背在身上，搬进无人地带，把他埋在雪里，就如同丹尼尔埋葬苏联士兵乌利亚那样。我留下丹尼尔的苏联军帽，唱了一首赞美歌《主是我们的坚固堡垒》，还唱了《加入火焰周围的人群》。

一九四三年一月三日，列宁格勒。

今年冬天是暖冬。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一月一日早晨，运尸兵接到命令，来把弹药箱上的尸体运走。当然了，他们认为他们用雪橇拖去北区总队的是丹尼尔的尸体。现在只要一想到这件事，我还是会大笑。不知道他们把尸体扔进墓地前，会不会把他头上的麻布袋拿下来，反正无所谓，运尸兵也不认识谁是丹尼尔、谁是辛德。

我唯一担心的是爱德华似乎怀疑辛德没有叛逃，而是被我杀了。不过他也拿我没办法。辛德的尸体已经跟数百具尸体躺在一起，被火

焚烧得认不出来了（愿他的灵魂永远被火焚烧）。

但昨天晚上站岗时，我必须实施更为大胆的计划。我逐渐发现不能把丹尼尔的尸体留在雪地里。今年冬天这么暖，丹尼尔的尸体随时有可能暴露出来，那么尸体被调包的事便会曝光。我晚上开始梦见春天冰雪融化后，狐狸和臭鼬啃食丹尼尔尸体的景象，于是我决定把他挖出来，埋进墓地。毕竟那是块神圣的土地。

当然了，比起苏联人，我更担心我们自己的哨兵，所幸坐在机枪掩体里的是辛德那个脑袋迟钝的同伴侯格林。此外，今晚乌云密布，更重要的是，我感觉到丹尼尔跟我在一起，是的，他跟我在一起。我好不容易才把他搬上弹药箱，正要在他头上套上麻布袋，他竟然微笑了。我知道缺乏睡眠和饥饿会让人产生幻觉，但他僵死的面庞就在我眼前改变了形状。最奇妙的是那并不让我害怕，我反而觉得很开心、很有安全感。然后我偷偷溜回碉堡，像个孩子般甜甜睡去。

一小时后，爱德华把我叫醒，我觉得先前的一切仿佛一场梦。我自认为看见丹尼尔的尸体再次出现时，脸上的惊讶表情相当自然。但这并不足以让爱德华信服。他确定那是辛德的尸体，也确定是我杀了辛德，并把辛德的尸体放上弹药箱，希望运尸兵以为他们上次忘了把尸体收走，而再来收一次。侯格林把麻布袋拿下来，让爱德华看见那的确是丹尼尔的尸体。他们两个人当场看得目瞪口呆。我尽力忍着才没笑出来，不然就泄露了我跟丹尼尔的秘密。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七日，列宁格勒，北区总队，战地医院。

苏联战斗机扔下的那颗手榴弹打中了侯格林的钢盔，钢盔在雪地上旋转。我们仓皇躲避。我距离手榴弹最近，心想这下我们三个人（爱德华、侯格林和我）全都难逃一死。奇怪的是，我的最后一个念头竟然是觉得命运太捉弄人，我才刚刚救了爱德华，没让他丧生在侯格林那可怜家伙的枪口下，结果却只是延长他短短两分钟的生命而已。幸好苏联手榴弹粗制滥造，我们三个人幸运地逃过一劫。我一只脚受伤，一枚碎片穿透钢盔插入额头。

也是机缘巧合，我被送到丹尼尔的未婚妻辛娜·奥萨克护士负责的病房。起初她没认出我，但那天下午她走过来跟我说挪威语。她非常美丽，我清楚地意识到为什么我想娶她。

欧拉夫·林维连长也在同一间病房，他那件白色真皮外套就挂在床边挂钩上。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件外套一定要挂在床边，可能是为了伤一复原就能立刻走出病房，重返战场。战场上十分需要他这样的人才，我听得见苏联大炮节节进逼。一天晚上，林维连长尖声大叫，可

能是做噩梦了，辛娜护士进来给他打了一针，可能是吗啡。林维连长再度睡去，我看见辛娜抚摸他的头发。她好美，我想呼唤她到我床边来，告诉她我是谁，但我不想吓到她。

今天他们跟我说，我要被送往西部，因为药品送不过来。没有人跟我说我的病情如何，但我的脚很疼。苏联人越来越接近了，我知道这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维也纳森林。

她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丽、最聪明的女人。你可以同时爱上两个女人吗？是的，你可以。

盖布兰已经变了，所以我用了丹尼尔的昵称“乌利亚”。海伦娜更喜欢乌利亚这个名字，她觉得盖布兰是个奇怪的名字。

其他人睡觉时，我写诗，但我没有太多写诗的天分。她一出现在门口，我的心就猛烈跳动。丹尼尔说如果你想赢得女人的心，就必须保持冷静，呃，几乎是冷漠。就好像捕捉苍蝇一样：你必须静静坐着，最好是看着另一个方向。等苍蝇开始信任你，停在你面前的桌子上，爬得越来越近，最后几乎是求你捉住它时，你就必须快如闪电地出手，坚定而没有一丝疑惑。“没有一丝疑惑”最为重要。最重要的不是速度，而是信念。你只有一次机会，必须做好万全准备，丹尼尔说。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维也纳。

……我从心爱的海伦娜的臂弯中离开。空袭已结束很长一段时间，但午夜的道路仍空荡无人。我回到“三个骑兵”餐厅，我们的车就停在餐厅旁边。车子的后风挡玻璃碎了，一块砖头在车顶砸出个大洞，所幸除此之外，车子并无其他损伤。我坐上车，以最快的速度开回医院。

我知道要再为海伦娜和自己做些什么都已经太迟了。我们两个人只是被卷进一个由无数事件组成的大漩涡，而且无能为力。她畏惧父母，注定要嫁给这个克里斯多夫·布洛海德医生，这个人渣自私无比（却口口声声说那是爱！），不断侮蔑爱的本质。难道他看不出驱动他的爱和驱动海伦娜的爱是完全相反的吗？如今我得牺牲我跟海伦娜共度一生的梦想，以换取海伦娜的人生，就算不是快乐的人生，至少也是有尊严的人生，让她不会被布洛海德逼着去过堕落的人生。

这些思绪在我脑海中激荡不已。我高速行驶在像人生一样曲折迂回的道路上，丹尼尔指挥着我的手和脚。

……发现我坐在他床边，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你在这里干吗？”他问。

“克里斯多夫·布洛海德，你是个叛徒，”我轻声说，“我判处你死刑，你准备好了吗？”

我认为他还没准备好。人们面对死亡永远准备不足，总认为自己会长生不老。我希望他能亲眼看见自己的鲜血喷上天花板，我希望他听见自己的鲜血洒落在床单上的声音，不过我最希望的是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

我在衣柜里发现一套西装、一双鞋子、一件衬衫，我把这些衣服鞋子卷起来夹在手臂下，跑回车上，发动引擎……

……仍在睡梦之中。突然下了场大雨，我全身湿透，又湿又冷。我钻进被窝，躺在她身边。她温暖得像烤箱。我贴上她，她在睡梦中呻吟了一声。我试着紧贴她的每一寸肌肤，试着骗自己说我们将永远如此相拥，试着不去看时钟。距离火车出发只剩两小时。再过两小时，我就会成为全奥地利通缉的杀人犯。他们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离开，不知道我会走哪一条路线，但他们知道我的目的地，只要我一回到奥斯陆，他们就会将我逮捕。我紧紧拥抱着她，希望这个拥抱能让我留存一生。

哈利听见门铃响起。门铃是不是响了一阵子了？他找到对讲机，按开大门让韦伯进来。

“除了电视体育节目，我最痛恨的就是这个，”韦伯气冲冲地踏进门，把一个行李箱大小的登机箱重重放在地上，“独立纪念日，整个挪威都疯了，道路封闭，开车还得绕过市中心才能抵达目的地，我的妈呀！我们要从哪里开始？”

“厨房的咖啡壶上应该可以采到清楚的指纹，”哈利说，“我跟维也纳一个警察联络过了，他已经忙着去找一九四四年的指纹。你把扫描仪和电脑都带来了吧？”

韦伯拍拍那个登机箱。

“太好了。指纹扫描完，就把电脑连上我的手机，用电子邮件把指纹发给联系人清单中的‘弗里茨，维也纳’。弗里茨会坐在电脑前，等我们把指纹发过去，就立刻进行比对。”

“这是怎么回事？”

“密勤局的事，”哈利说，“只有需要知道的人员才能知道。”

“是吗？”韦伯咬着下唇，用搜寻的眼光看着哈利。哈利直视韦伯的双眼，等待着。“你知道吗，哈利？”最后韦伯说，“很高兴看见挪威还有人如此专业。”

96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七日。奥斯陆。

一九四四年六月三十日，汉堡。

给海伦娜写完信，我打开水壶，摊开辛德的身份证明文件，把信装了进去。我取出刺刀，在水壶上刻下海伦娜的姓名、地址，然后走入黑夜。我一走出门就感受到热浪袭来。热风撕扯我的制服，头上的天空犹如污秽的黄色拱顶，耳中除了远处的火焰怒吼声，只能听见玻璃碎裂声和那些无处可逃之人的尖叫声。传说中的地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轰炸已经停止。我沿着已称不上是街道的道路行走，它只是一条穿过空旷地区的柏油路，两旁尽是一堆堆的废墟。“街道”上仍矗立着的只有一棵烧得焦黑的树，伸出女巫手指般的树枝指向天际，还有一座被火焰吞噬的房子。尖叫声就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我走近房子，只觉得每吸一口气，肺脏都像要被烤焦似的。我转身朝港口的方向走去。而她，那个小女孩，就在那里。我经过她身旁，她睁着极度恐惧的黑色眼眸，拉住我的夹克，叫得极为惨烈，几乎要把心脏喊出来了。

“妈妈！妈妈！”

我爱莫能助，只能继续往前走。我已看见一副人骨站在顶楼刺眼的火焰中，一只脚卡在窗台边缘。但那小女孩继续跟着我，尖叫着求我救她妈妈。我试着走快一些，但她细细的手臂抓着我，一直不肯放手，我只能拖着她往下方那片火海走去。我们继续向前走，形成一支奇怪的队伍，两个人像是铐在一起，一同踏上灭亡之路。

我哭了，是的，我哭了，泪水一渗出来就蒸发得无影无踪。我不知道是谁停下了脚步，但我把她抱了起来，转个方向，回到旅店，上楼走进房间，用毛毯把她包起来。然后，我拿下另一张床的床垫，放

在她床边的地上，躺了下来。

我一直未能知道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后来她怎么样了，因为入夜后她就不见踪影。但我知道她救了我一命。因为她，我选择了希望。

我在垂死的城市中醒来。城里有几处仍冒着火光，港口建筑物已被夷为平地，运送粮食和疏散受伤民众的船只停泊在奥贝斯德湖，无法停靠码头。

到了晚上，码头人员才清出一块地方让船只载卸人员和货物。我赶了过去，找过一艘船又一艘船，终于找到一艘开往挪威的船。那艘船叫“安纳”号，运载水泥前往特隆赫姆市。这个目的地正好适合我，我想通缉令应该不会发送到那里去。德国人做事一向有条不紊，但码头乱成一片，指挥命令更是令人无所适从，这样形容已经很客气了。我领子上的党卫军徽章似乎替我塑造出一种形象，让我轻易就上了船。我拿出派遣命令给船长看，并向他说明文件的意思是指我必须挑选最直接的路径返回奥斯陆。在现在这种局势之下，我必须搭乘“安纳”号前往特隆赫姆市，然后再搭火车返回奥斯陆。

搭船返回挪威的旅程花了三天。我走下船，拿出证明文件，被放行。然后，我搭上开往奥斯陆的火车。火车之旅花了四天。下火车之前，我走进厕所，换上从布洛海德那里拿来的衣服，准备迎接第一个挑战。我走上卡尔约翰街，天气十分温暖，天空飘着毛毛细雨。两个少女互相挽着手臂迎面走来，经过我身旁，哈哈大笑。汉堡的人间地狱似乎已远在几光年之外。我的心充满喜悦。我回到了亲爱的祖国。我重生了。

洲际饭店的前台接待员戴着眼镜，仔细查看我的身份证明文件。

“欢迎光临洲际饭店，樊科先生。”

在鹅黄色的饭店客房里，我躺在床上，凝望天花板，聆听外面的城市声响，试着念出我的新名字——辛德·樊科。这名字很陌生，但我明白，这也许行得通。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二日，诺玛迦区。

……男人叫伊凡·尤尔。他似乎觉得我讲的故事难以置信，就跟其他大后方的男人一样。他们当然会觉得难以置信。我如果说出实情，说我曾经在东线作战而现在命案通缉犯，只会比当逃兵后经由瑞典回到挪威更让人吃惊。他们通过情报网络核对我的资料，收到这个名叫辛德·樊科的士兵据报已经失踪，可能已叛逃至苏联阵营的确认。德国人的系统真是井井有条！

我的挪威语十分标准，这可能跟我在美国长大有关系，但是并没

有人注意到这个叫辛德的农村小子竟然这么快就摆脱了居德布兰方言。我来自挪威一个小地方，就算是我年轻时（年轻时！我的天，不过才三年，却恍如隔世）的熟人遇见我，肯定也已经认不出我了。我感觉自己已经完全变了个人。

我很担心认识辛德的人会出现。幸好他的家乡比我的家乡更偏远，不过仍然有亲人可以指认他。

我今天走来走去思考这件事该如何处理，没想到他们竟然下了一道命令给我，要我去杀了我（辛德）那个加入国家集会党的哥哥，让人惊喜万分。这道命令是为了测试我是真的想加入反抗军还是来当间谍的。丹尼尔跟我几乎爆出笑声，仿佛这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解决之道。他们竟然要我去杀了那些可能掀我底牌的人！我清楚地知道这群伪士兵的领导人认为弑兄命令太过火，他们躲在安全的森林中对战争的残酷一无所知。我决定在他们改变心意之前，完成下达的命令。入夜之后，我就去城里，拿出我的枪。我把枪和制服藏在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然后搭上我来奥斯陆的同一班夜车。我知道辛德家的农庄附近的村庄，所以我只要问……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三日，奥斯陆。

又是奇怪的一天。整个挪威都因为获得解放而欢欣无比。今天奥拉夫王储和政府代表团抵达奥斯陆。我不想大费周章跑去港口观看，但我听说奥斯陆有一半的民众都挤到了港口。今天我穿着便服走上卡尔约翰街，尽管我的“士兵朋友”都不了解我为何不想穿上反抗军制服，趾高气扬地走在街上，接受英雄式的欢迎。在这种时刻，反抗军制服对年轻女人应该非常有吸引力。女人和制服——如果我没记错，女人在一九四〇年也很喜欢追逐党卫军的绿色制服。

我走到皇宫，想去看看王储是否会站上露台说几句话。皇宫外也聚集了很多民众。我到皇宫的时候，警卫正在换班。换班仪式是一场依循德国标准的可悲演出，但人们照样欢呼喝彩。

我希望王储会在这些所谓善良的挪威人头上泼一桶冷水，这些人就跟被动的观众一样坐在旁边观看了五年，没有替任何一方抬起过一根手指，现在却高声呐喊要向叛国贼讨回公道。事实上，我认为奥拉夫王储能了解我们，假如传言属实，奥拉夫王储并未和国王及政府官员一同逃往英国，而是留下来和挪威人在一起，分担挪威人的命运，并且在投降期间展现出骨气。但当时的政府官员反对王储留下，他们知道这样会让自己和国王陷于尴尬的境地：竟然把王储独自留在挪威，自己逃之夭夭。

是的，我希望年轻的王储（他知道军服怎么穿，跟那些“后期圣徒”截然不同）能对全国上下说明，那些上东线作战的士兵对挪威有什么贡献，尤其他曾亲眼看见东方的布尔什维克派对挪威有多么危险（现在仍很危险）。一九四二年，我们正准备被分派到东线时，据说王储曾和罗斯福总统谈过话，并对苏联觊觎挪威的计划表示关切。

有些人手摇国旗，有些人唱歌，我从来没见过树木如此翠绿。王储今天并未站上露台，我只能耐心等待。

“他们刚刚从维也纳打来电话，说指纹比对符合。”韦伯站在通往客厅的走廊上说。

“好。”哈利说，心不在焉地点头，沉浸在阅读中。

“有人在垃圾桶旁吐了，”韦伯说，“这个人病得很重，吐出来的血比呕吐物还多。”

哈利舔了舔拇指，翻到下一页。“哦。”

一阵静默。

“还需要我帮什么忙吗……”

“谢谢你，韦伯，没别的事了。”

韦伯把头侧向一边，并未离去。“我要不要发出警报？”最后他说。

哈利抬起头，心不在焉地看了韦伯一眼。“为什么？”

“该死，我要是知道就好了，”韦伯说，“只有需要知道的人员才能知道，不是吗？”

哈利微微一笑，也许是老警员韦伯的话引他笑了。“是这样，没错。”

韦伯又等了一会儿，哈利没再接话。

“好吧，哈利，你说了算。史密斯威森我带来了，里面装了子弹，我还多带了一个弹匣。接着！”

哈利及时抬头，接住了韦伯抛向他的黑色枪套。他拿出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手枪上了油，刚擦亮的磨砂精钢材质闪着亮光。这当然是韦伯自己的佩枪。

“谢谢你帮忙，韦伯。”哈利说。

“保重。”

“我尽量。祝你……有愉快的一天。”

韦伯听了这句祝福，哼了一声，踏着沉重的步伐走了出去。哈利再度全神贯注，阅读文稿。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奥斯陆。

背叛！背叛！背叛！我藏在最后一排，震惊地坐在那里，看着我的女人被带进来，坐在被告席上。她给了尤尔一个简短模糊的微笑。这样一个小小的微笑足以告诉我一切，但我只是坐在那里，像是被钉在椅子上似的，什么都没法做，只能聆听，观看，痛苦着。虚伪的骗子！尤尔知道辛娜·奥萨克是谁，是我亲口告诉他的。也不能怪他，他认为丹尼尔已经死了。但她，她曾对死者发誓保持忠贞。是的，我要再说一次：背叛！王储仍未发表只言片语。他们已开始阿克什胡斯堡垒枪决那些曾为挪威冒生命危险上战场的人。枪声在城市上空回荡一会儿，然后消失了，四周就和往常一样安静，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

上星期有人告诉我，我的案子被驳回了。我的英勇行为大于我犯下的罪行。我读完那封信，笑到眼泪都出来了。他们认为处决四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居德布兰农夫是英勇行为，甚至大于我在列宁格勒捍卫祖国的罪行！我举起一把椅子就往墙上砸。房东太太上楼来问，我只好道歉。这些鬼东西真的会把人逼疯！

夜里，我梦见海伦娜。只梦见海伦娜一个人。我必须试着把她忘记。王储仍未发表只言片语。实在令人无法忍受。我想……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七日。奥斯陆。

哈利又看了看表，翻过几页稿纸，目光落在一个熟悉的名称上。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三日，施罗德酒吧。

……一桩前景看好的生意。但我一直害怕的事，今天终于发生了。

看报纸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人站在桌子旁边看我。我一抬头，血液在血管里瞬间冻结成冰。看得出来，他过得不是很好，身上的衣服又旧又破，也不再像我记忆中那样挺拔。但我仍一眼就认出了他，我们过去的排长独眼爱德华。

“盖布兰·约翰森。”爱德华说，“你不是死了吗？听说你死在汉堡。”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或怎么做，我只知道在我面前坐下的这个人，可能让我以叛国罪与谋杀罪被判刑。

我觉得口干舌燥，过了一会儿才有办法说话。我说，对，我还活着。为了节省时间，我告诉他我头部受伤，一只脚严重受创，被送进维也纳的军医院。那他呢？他说他被遣返回国，被送到辛桑学校的战地医院。真巧，我原本也是被派去那里。他跟其他人一样被判处三年监禁，服刑两年半出狱。

我们东拉西扯，闲聊了一会儿。我开始放松下来，为他点了啤酒，谈了些我正在经营的建材生意。我告诉他，我们这种人最好自己创业，没有一家公司愿意雇用一個上过东线的士兵，尤其是在“二战”时期跟德国人合作过的公司。

“那你呢？”他问道。

我跟他解释说，加入“正确的一方”并没有帮我太大的忙，我仍然被视为曾经穿过德军制服的人。

爱德华一直坐在那里，微笑着，最后他终于忍不住了。他说他找我找了很久，但所有的线索到了汉堡就断了。就在他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却在报上看见一篇关于反抗军成员的报道，其中竟然有辛德·樊科这个名字。他重新燃起希望，查出辛德工作的地方并打电话过去，接电话的人跟他说我可能会在施罗德酒吧。

我紧张起来，心想，来了来了。但接下来，他说的话却完全出乎

我的意料。

“你那个时候阻挡侯格林对我开枪，我一直没好好谢过你。盖布兰，你救了我一命。”

我耸耸肩表示没什么，张嘴凝视着他。这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回应。

爱德华说我救他的行为显示我是个品行端正的人，因为我有充分的理由希望他死。假如辛德的尸体被人发现，爱德华就可以做证说我可能是凶手。我只是点点头。然后他看着我，问我是否怕他。我觉得我没什么好损失的，便将我的故事一五一十说给他听。

说完，我又点了两杯啤酒。他跟我讲述了他的处境。他的妻子在他坐牢时，找了另一个可以照顾她和孩子的男人。他可以理解这些事。或许这样对小爱德华来说是最好的安排，不必被一个叛国贼老爸抚养长大。看来爱德华已经认命了。他说他想从事运输业，但去应征的驾驶工作却全数落空。

“可以自己买一辆卡车啊，”我说，“你也应该自己创业。”

“我没有那么多钱。”他迅速瞥了我一眼，我已隐约察觉到这段谈话的走向，“银行对前东线士兵也不是很好，他们认为我们都是骗子。”

“我有点存款，”我说，“可以借你。”

他拒绝接受，但我说，借你就是借你。“当然是要收利息的。”我又说。只见他笑逐颜开，但脸色随即又严肃起来，说要等到事业稳定可能得花很多时间。于是我跟他保证，利率不会太高，只是象征性的而已。我又叫了一轮啤酒。最后，我们两个人醉醺醺地走出施罗德酒吧，握了握手。就这么一言为定。

一九五〇年八月三日，奥斯陆。

……信箱里有一封维也纳寄来的信。我把信放在厨房餐桌上，凝视着它。信封背面写着她的姓名和地址。五月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寄到鲁道夫二世医院，希望有人知道海伦娜的下落，并把信转寄给她。为了避免有人拆开信偷看内容，我没写下任何可能危及我和她的事，当然也没用真名。我一点也不奢望寄出去会有回应。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内心深处是不是真的希望得到回应，除非这个回应是我要的。已婚，当了妈妈并有个小孩。不，这不是我要的。即便我曾如此祝福她，也希望她得到这样的幸福。

我的天，我们曾是那样年轻。那时的她才十九岁。如今我手中拿着她写来的信，一切突然显得那么不真实，仿佛信封上娟秀工整的字

迹不是六年来我每晚梦见的那个海伦娜写的。我用颤抖的手打开信封，逼自己准备好接受最坏的打击。信封里是一封长信。现在距离我第一遍读信不过才几小时，但信里的字字句句我都已刻在心中。

亲爱的乌利亚：

我爱你。我清楚地知道我这一生都将爱着你，但奇怪的是，我感觉自己似乎已经爱了你一辈子。收到你的信，我开心得流下眼泪。
那.....

哈利拿着文稿走进厨房，在料理台上方的橱柜里找到咖啡，摆上咖啡壶加热，继续阅读。尽管历经艰辛与苦痛，他们仍在巴黎一家旅馆重聚。

从这里开始，盖布兰越来越少写到丹尼尔，最后丹尼尔似乎完全消失了。

接下来盖布兰写的是一对深爱彼此的恋人，因为布洛海德命案而时常感受到被人追捕的紧迫感。他们在哥本哈根、阿姆斯特丹和汉堡隐秘地约会。海伦娜知道盖布兰的新身份，但她是否知道盖布兰曾在东线杀了辛德，又在辛德的家乡农庄杀了他的四个亲人？看起来她似乎并不知情。

他们是在盟军退出奥地利之后订婚的。一九五五年，海伦娜离开祖国。她认为奥地利一定会“被战争罪犯、反犹太分子和狂热分子接管，因为他们尚未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他们在奥斯陆定居。盖布兰使用辛德·樊科这个名字继续经营他的小生意。同年，他们结婚，举行了低调的私人婚礼，地点就在他们刚买的独栋大宅的院子里，由天主教神父证婚。大宅位于霍尔门科伦路，是用海伦娜卖掉她在维也纳的缝纫生意的钱买的。他们过得幸福快乐，盖布兰写道。

哈利听见嘶嘶声，这才发现咖啡壶里的水已经滚到溢了出来。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七日。奥斯陆。

一九五六年，国立医院。

海伦娜大量失血，一度生命垂危，所幸他们及时处置。我们失去了孩子。海伦娜极为伤心，我只能不断地说，她还年轻，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医生却不那么乐观，说她的子宫……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国立医院。

是个女儿。海伦娜给她取名为萝凯。我哭了又哭，海伦娜抚摸我的脸颊，说上帝的道路是……

哈利回到客厅，把手放在眼睛上。为什么他在比阿特丽丝的房间里见到海伦娜的照片时，没有立即联想到呢？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女儿。他的心思一定是在别处。也许这正是问题所在——他的心思跑到了别处。他不管在哪里都看得见萝凯的脸庞：在街上路过女子的脸上、在转来转去的十个电视频道里、在酒吧柜台的后方。他为什么会特别注意到墙上那个美丽女子的照片？

他是不是该打电话给爱德华，确认化名为辛德·樊科的盖布兰·约翰森写的这些内容是不是真的？需要确认吗？现在不是时候。

他把稿子往后翻，翻到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那一页，后面已没剩多少页了。哈利觉得手心冒汗，心中浮现出一丝如同萝凯的父亲收到海伦娜的来信时，描述的那种不愿意面对却无可避免的心情。

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奥斯陆。

我快死了。在经历过波涛汹涌的一生之后，却发现自己跟大多数人一样即将被一种常见的疾病夺走生命，这种感觉十分奇怪。我该如何告诉萝凯和欧雷克？我走在卡尔约翰街上，感到生命多么可亲，自从海伦娜死后，我一直觉得生命失去了意义，如今我突然对生命产生渴望。倒不是我盼望跟你团聚，海伦娜，而是因为我忽视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已经很久了，如今我的时间所剩无多。我踏上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三日我曾踏上的那条碎石径。王储依然没有站上露台，说他能够理解我们，他只理解其他有需要的人。我想，他永远都不会站出来说这些话了。我想，他出卖了我们。

后来我倚在树旁睡着了，做了一个又长又怪、有如天启般的梦。

当我醒来，我的老伙伴也醒了。丹尼尔回来了。我知道他想做什么。

哈利用力将挡扳到倒挡、一档，然后是二挡，福特雅士呻吟一声，接着，他把油门踩到底，雅士发出受伤野兽般的吼声。一个身穿艾斯特丹庆典服装的男子正要穿越威博街和玻克塔路的交叉口，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他跳到一旁，让穿着长袜的脚避免被雅士几乎已无胎纹的轮胎碾过。黑德哈路挤满开往市中心的车辆，于是哈利开上左边车道，猛按喇叭，希望对面来车能识相地闪到一旁。他好不容易绕过罗列咖啡馆外侧，眼前突然冒出一道浅蓝色墙壁，填满他的视线。是有轨电车！

这时要停车已然太迟，哈利猛打方向盘，微踩刹车，让车尾摆正，颠簸着冲过铺路石，直到雅士左侧撞上电车左侧。只听见尖锐的砰的一声，雅士左侧后视镜已然不见，接着是门把刮擦电车身体的声音，又长又刺耳。

“妈的！”

接着，雅士脱离电车，方向盘自行旋转，让轮胎离开电车轨道，抓上柏油路面，驱使他迎向下一个红绿灯。

绿灯，绿灯，黄灯。

他踩下油门全速冲刺，一只手仍紧按喇叭不放，希望这微不足道的喇叭声能在独立纪念日上午十点十五分的奥斯陆市中心吸引一点注意。接着他发出尖叫，奋力踩下刹车，雅士拼老命抓住地球表面。空磁带盒、香烟盒和哈利全都往前飞。他的头撞上风挡玻璃。雅士停了下来。一群欢欣鼓舞的小朋友挥舞国旗拥上斑马线过马路，就在哈利的正前方。哈利揉揉额头。皇家庭园就在前方，通往皇宫的路黑压压的全都是人。他听见旁边的敞篷车传来熟悉的广播声，是每年大同小异的实况转播。

“现在皇室成员站在露台上，对一排小朋友和聚集在皇宫广场的民众挥手，民众发出欢呼，刚从美国回来的王储最受欢迎，他当然

是……”

哈利松开离合器，踩下油门，把雅士开上碎石径前的人行道。

99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六日，奥斯陆。

我再度开始大笑。当然，是丹尼尔在笑。我没说丹尼尔苏醒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辛娜。我们用的是施罗德酒吧的公共电话。那通电话真是滑稽得令人心碎，我眼泪都掉了下来。

今天晚上得做更多的计划。问题仍是如何拿到我需要的武器。

100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奥斯陆。

……问题似乎终于得到解决。侯格林·戴尔出现了。他穷困潦倒，一点也不让人意外。我很希望他认不出我。他显然听说过我在汉堡遭到轰炸丧生的传言，因为他以为我是鬼。他怀疑我设下了一场骗局，并跟我要封口费，但我所认识的侯格林就算得到全世界的金钱也无法保守秘密。我只好让他没有机会再跟别人说话。我一点也不觉得高兴，但我必须坦白，看见自己宝刀未老，心中多少有点满意。

101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七日。奥斯陆。

二〇〇〇年二月八日，奥斯陆。

五十多年来，爱德华和我每年都在施罗德酒吧见面六次，时间是每隔两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早上。我依然称之为军务会议，就像施罗德酒吧还在青年广场时那样。我经常纳闷，究竟是什么把我跟爱德华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两人是那么不同。也许只是因为我们有相似的命运吧，我们经历过相似的事件。我们都上过东线，我们都失去了妻子，我们的孩子都在成长当中。可能是这样吧，我也不知道。最重要的是爱德华对我完全忠诚。当然，他永远不会忘记战后我帮过他。后

来几年，我也帮了他不少忙。比如说，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酗酒，疯狂赌马，差点赔掉整个卡车货运生意，最后是我替他还清了赌债。

我记忆中那个列宁格勒的优秀军人已经走样了。近几年，爱德华向现实妥协了，认清人生跟他想象中不同，只能尽力好好生活。他把全部心思放在马匹上，不再酗酒和抽烟，他只会跟我说一些赛马的小道消息，这样他就满足了。

说到小道消息，他还给了我另一个小道消息，就是伊凡·尤尔在打听丹尼尔是否还活着。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尤尔，问他是不是老年痴呆了。尤尔跟我说，前几天他拿起卧室的分机，竟然听见一个男人自称是丹尼尔，把他老婆吓得半死。那人跟辛娜说，下星期二会再打电话来。尤尔听出背景酒吧的声音，决定每星期二都去奥斯陆那家酒吧，打算逮到那个打电话的人渣。他知道警察不会管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没对辛娜说他打算阻止那个人渣再打电话。我必须咬着手背才不至于大声笑出来，然后，我祝他好运，这个老白痴。

搬来麦佑斯登区后，我很少见到萝凯，但我们会通电话。我们似乎都已厌倦了开战。我已经放弃跟她解释，她嫁给那个俄罗斯人时，我和她妈妈受到了多大的冲击——她那个俄罗斯老公来自一个传统的布尔什维克家族。

“我知道你认为那是背叛，”她说，“可是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别再提了。”

那不是很久以前的事。再没有什么事是很久以前的了。

欧雷克问我身体好不好。他是个好孩子。我只希望他不会变得固执和倔强，跟他妈妈一样。萝凯的脾气是从海伦娜那里遗传来的，她们是那么像，以至于我写到这里时眼眶涌出了泪水。

下星期我会跟爱德华借农舍来用，去那里测试步枪。丹尼尔会很开心。

雅士的轮胎撞上路边石，冲击力扩散到整个车体，车子粗鲁地弹到空中，又猛地落在草地上。小径上人太多了，所以哈利把车开上草坪。雅士在湖水和四个年轻人之间蹒跚前进。那四个年轻人在公园里铺上毯子，正准备享用早餐。哈利在后视镜中看见蓝色闪光。群众已聚集在警卫室周围，因此哈利把车停住，跳下车，朝皇宫广场周围的路障奔去。

“警察！”哈利大吼，推开人群前进。那些一大清早就来占位子选择好视野的人很不愿意让开。哈利翻越路障，一名警卫想阻止他，他从口袋里亮出警察证，然后踏上开阔的广场，脚下碎石不断咯吱作响。他转过身，背对儿童队伍、石兰德幼儿园和弗勒卡青年乐团，这时乐团正在皇宫露台下方排成纵队行进，一边演奏《我只是个舞男》，走音走得十分厉害，难以入耳。皇室成员则在乐团上方挥手。哈利凝望一整片光亮微笑的面孔和红白蓝三色国旗，眼睛扫视一排排民众，当中有老人，拍照的叔叔、伯伯，肩上背着幼儿的父亲，唯独不见辛德，也不见盖布兰或丹尼尔的踪影。

“该死！”

他破口大骂，只因惊慌不已，没有其他意思。

这时，他在路障前方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那人身穿便服，手中拿着无线电对讲机，脸上戴着反光太阳镜。到底他还是听从了哈利的建议，没去苏格兰人酒吧，而来支持警察爸爸。

“哈福森！”

102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六日。奥斯陆。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六日，奥斯陆。

辛娜死了。三天前，她因为成为叛徒而被枪决，子弹穿过她那颗不忠诚的心。击发那枚子弹之后，丹尼尔离开了我，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了，他的离开依然让我动摇。他留给我的是孤单和困惑。我容许怀疑悄悄产生，度过了一个糟糕的夜晚。癌症只不过让情况更糟而已。我吞下三颗药。布维医生说服剂量是一颗，但疼痛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最后我终于睡着，第二天醒来，丹尼尔也神采奕奕地回来了。枪决辛娜是倒数第二个阶段，现在我们要勇敢地继续向前迈进。

加入火焰周围的人群，凝视金黄耀眼的火炬。

鞭策士兵瞄准得再高一些，让他们的生命起立宣誓战斗。

日子近了，向大背叛者复仇的日子接近了。我无所畏惧。

最重要的是那场背叛必须让大众知道。如果这本回忆录落入错误的人手中，很可能被销毁或因为担心大众的反应而被封存。为了安全起见，我留下一些必要线索给密勤局的一个年轻警察。他究竟有多聪明仍有待观察，但直觉告诉我，他起码是个正直的人。

最近这几天十分戏剧化。

从我决定跟辛娜清算旧账那天开始，事情的演变就极具戏剧性。我打电话给辛娜，说我要过去找她，才走出施罗德酒吧，就在对街咖啡馆的落地玻璃窗内看见尤尔的脸。我假装没看见他，继续往前走，但我想他会自行推断，把事情想通。

昨天那个警察来找我。我认为我给他的线索十分模糊，他应该等我完成任务之后，才能把整件事拼凑起来，没想到他竟然去维也纳追查盖布兰这条线索。我知道我必须争取至少四十八小时的时间，所以我把我编的一个关于尤尔的故事告诉他，这个故事正是用来应付这种情况的。我跟他说尤尔是个心灵受创的可怜人，丹尼尔就住在他心里。首先，这个故事会让尤尔看起来像是在幕后主导一切的人，包括枪杀辛娜在内；其次，这个故事会让我替尤尔计划的自杀情节看起来更为可信。

那警察离开以后，我立刻开始工作。今天尤尔开门看见站在台阶上的人是我，并没有太惊讶。我不知道他是已经把事情弄清楚了，还是已经失去了惊讶的能力。他看起来就跟死人没有两样。我把刀抵在他脖子上，说只要他敢乱来，我就能轻易地割断他的喉咙，就跟我割断他那只狗的喉咙一样。为了让他明白我的意思，我打开我带去的垃圾袋，让他看了看袋子里装的那只死狗。

我们上楼，走进他的卧室。我叫他站在椅子上，他就站在椅子上，他也乖乖地把遛狗绳绑在天花板的吊钩上。

“在整件事结束之前，我不希望警察得到更多线索，所以我们必须布置得像自杀。”我说。他没有反应。他看起来无所谓。谁知道，也许我帮了他一个忙。

事后我擦去我的指纹，把装了那只死狗的垃圾袋放进冷冻库，再把刀放进地下室。一切都布置妥当，可是当我最后一次检查卧室时，却听见碎石发出的咯吱声，进而看见路上有一辆警车。那辆警车停在路边，似乎正在等待着什么。我知道我陷入了困境。盖布兰当然惊慌失措，幸好丹尼尔反应敏捷。

我去另外两间卧室找来两把钥匙，其中一把可以用来开启尤尔上

吊那个房间的门，我把这把钥匙放在门内地板上，拔出门锁上原本插着的钥匙，从外面把房门锁上，然后将那把不合适的钥匙插上门锁，最后再把原本插在门上的钥匙插在另一间卧室的门上。这一切在短短几秒之内完成。最后，我冷静地走到一楼，拨打哈利·霍勒的手机。

过了一会儿，他就走进门来。

虽然我心里在笑，但我还是装出惊讶的表情，也许是因为我真的有点惊讶吧。我见过他们其中的一个警察，那天晚上在皇家庭园曾经遇到过，但我想他应该没认出我。也许那天他看见的是丹尼尔。还有，是的，我没忘了擦去钥匙上的指纹。

“哈利！你在这里干吗？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听好，用对讲机通知……”

“什么？”

柏德拉卡小学鼓乐队行进通过。

“我说通知……”哈利大喊。

“什么？”哈福森喊了回来。

哈利从哈福森手中抢过对讲机：“全体警员仔细听好，请注意一个七十岁的男子，身高一米七五，蓝色眼睛，白色头发。他身上可能携带武器。重复一次：他身上可能携带武器。此人非常危险，可能计划进行暗杀行动，请查看每一扇开启的窗户和屋顶。我重复一次……”

哈利把这段话又说了一遍，哈福森只是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哈利说完，把对讲机丢给哈福森。“哈福森，现在你必须负责取消独立纪念日庆祝游行。”

“你说什么？”

“你在执勤，而我看起来像……饮酒过量，他们不会听我的话。”

哈福森的目光移向哈利那未刮胡子的下巴、皱巴巴随意扣着的衬衫、穿了鞋却没穿袜子的双脚。“你说的他们是谁？”

“你还没听懂我在说什么吗？”哈利大吼，伸出颤抖的食指朝上方指去。

103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七日。奥斯陆。

今天早上，四百米距离。我射击过这个距离。庭园将清新翠绿，充满生命力，丝毫不见死亡的踪迹。但我已经为子弹清出了通道。一棵没有树叶、枯死的树。子弹将从天而降，如同神的手指指向背叛者的后代，每个人都将看见神如何对付心地不纯净之人。背叛者说他爱他的国家，但他却离弃了他的国家，他离弃我们以避免国家落入东方侵略者之手，之后又将我们烙上叛国贼的污名。

哈福森朝皇宫入口奔去，哈利待在广场上，踱步绕圈，仿佛喝醉了似的。清空皇家露台只需要几分钟时间，但高层官员必须先做出清空露台的决定，而且必须为这个决定负责。他们不太可能因为一个乡下来的警察听了一个不靠谱的同事的片面之词，就取消独立纪念日庆祝游行。哈利的目光上上下下扫视民众，却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

子弹将从天而降。

他抬头往上看，只看见翠绿的树木，丝毫不见死亡的踪迹。这些树这么高，树叶这么茂密，即使马克林步枪配备精良的瞄准器也不可能从附近建筑物瞄准射击。

哈利闭上眼睛，嘴唇微微开合。爱伦，请帮助我。

我已经为子弹清出通道。

昨天他经过皇家庭园时，那两个皇宫园丁为什么那么惊讶？是因为那棵树。因为那棵树没有树叶。他睁开眼睛，眺望树梢，立刻看见

那棵枯死的褐色橡树。哈利感觉心脏猛烈跳动。他转过身，差点撞倒一个乐队指挥。他朝皇宫奔去，直奔到露台和那棵枯树这两点所连成的一条直线，才停下脚步。他的眼睛沿着这条线朝枯树望去，只见光秃秃的树枝后方矗立着一栋蓝色玻璃幕墙大楼。那是瑞迪森饭店。原来如此，就这么简单。只要击发一枚子弹。独立纪念日这天没有人会注意到一声枪响。然后，盖布兰就可以从容地穿过繁忙的饭店大厅，走上拥挤的街道，消失在人群中。然后呢？接下来会怎样？

现下无暇思索这个问题，必须行动。必须行动。但哈利十分疲惫。他并不亢奋，反而涌起一股冲动，只想离开这里，回家上床呼呼大睡，明天早上醒来又是崭新的一天，而这一切只是一场梦。一辆救护车经过德拉门路，鸣笛声大作，唤醒了他。鸣笛声穿过铜管乐声，直射而来。

“妈的！”他拔腿狂奔。

104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七日。瑞迪森饭店。

老人倚在窗边，盘腿坐在地上，双手举枪，聆听救护车鸣笛声慢慢消失在远方。太迟了，他心想，每个人都会死。

他又吐了，吐得几乎都是血。剧痛差点让他失去意识。吐完后，他躬身躺在地上，等待药丸发挥作用。他吞了四颗药。剧痛平息，平息前又刺了他一下，提醒他剧痛很快会卷土重来。眼前的浴室恢复正常比例。这是两间浴室中的一间，里面有按摩浴缸，或者是蒸汽室？反正房里有电视。他已把电视打开。电视播放着爱国歌曲和国歌，每个频道都可以看见身穿节庆服装的记者播报儿童游行实况。

这时他坐在客厅，太阳挂在天际，有如一颗大火球，照亮万物。他知道不能望向那颗火球，这样会导致夜盲，看不见苏联狙击手在无人地带的雪地里潜行。

我看见他了，丹尼尔轻声说，一点钟方向，就在那棵枯树后方的露台上。

树？这片弹坑里没有树。

王储走上露台，尚未发表谈话。

“他要跑了！”一个像是盖布兰的声音吼道。

他跑不掉的，丹尼尔说，该死的布尔什维克分子一个也跑不掉。

“他知道我们看见他了，他会爬进那边的弹坑。”

他不会。

老人把枪靠在窗沿上。他已经用螺丝刀把固定的窗户缝隙开得大一些。当时那个女接待员是怎么跟他说的？固定的窗户缝隙是为了避免有房客“做傻事”。他从瞄准镜望出去，底下的人看起来真小。他设定距离。四百米。从上向下射击必须考虑地心引力对子弹的不同影响，向下射击和水平射击的弹道有所不同。但丹尼尔知道这一点，丹尼尔什么都知道。

老人看了看表：十点四十五分。是时候了。他把脸颊贴上冰冷沉重的步枪枪托，把左手放在枪管稍靠下的位置，眯起左眼。露台栏杆填满瞄准镜。黑色西装外套、黑色礼帽。他找到了他要找的面孔。那张脸变得不多，依然是一九四五年那张年轻的脸庞。

丹尼尔更安静了，开始瞄准。他的嘴不再吐出雾气。

露台前方，焦距之外，枯死的橡树伸出有如女巫黑手指般的树枝指向天际。不料竟有一只鸟站在树枝上，正好在子弹行进的路线上。老人紧张地移开准星。那只鸟刚刚不在那里。它很快就会飞走。老人放下步枪，将一口新鲜空气吸进疼痛的肺里。

咔嗒，咔嗒。

哈利拍了方向盘一掌，再次转动钥匙，发动引擎。

咔嗒，咔嗒。

“发动呀你这烂车！不然明天就把你送进废铁场。”

雅士吼了一声，发动起来，向前直冲而去，轮胎后面喷出绿草和泥土。到了湖畔，雅士猛然右转。毛毯上那四个年轻人举起啤酒杯向雅士敬酒。雅士歪歪扭扭地朝瑞迪森饭店疾驰而去。哈利换到一档，狂按喇叭，在拥挤的碎石径上有效地清开道路，但来到碎石径尽头的幼儿园旁，一辆婴儿车突然从树木后方出现。哈利向左急打方向盘，往右回正时车轮朝右急速扭转，接着轮胎打滑，差点撞上温室前的栅栏。雅士侧向滑上韦格兰路，正好挡在一辆出租车前。那辆出租车插着挪威国旗，水箱罩前方饰有白桦细枝花彩。出租车司机吓得急踩刹车。哈利大脚踩下油门，穿过迎面而来的车流，朝霍勒伯街疾驰而去。

雅士在瑞迪森饭店旋转门前刹车，停了下来。哈利跳下车，冲进人来人往的大厅。大厅立刻安静下来，人人都朝哈利看去，心想会不会见到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却发现那只不过是个在独立纪念日喝得烂醉的男人，不是什么新鲜事，因此大厅又恢复了喧闹。哈利朝一个荒谬的工作“岛”奔了过去。

“早安。”一个声音说。只见一头宛如假发的金色髻发下，一双眉毛扬了起来，眉毛下的一双眼睛从头到脚把哈利打量了一番。哈利看见她胸前的名牌。

“贝蒂·安德森，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很没品味的笑话，你仔细听好了：我是警察，你们饭店里有一个杀手。”

贝蒂打量眼前这个衣衫不整的高大男子，只见他一双眼睛充满血丝。根据她的判断，这个男人不是喝醉了就是疯了，或两者都是。她仔细查看男子举起的警察证，又将男子打量一番，打量得相当久。

“姓名。”她说。

“他叫辛德·樊科。”

她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

“抱歉，没有这个房客。”

“妈的！试试盖布兰·约翰森。”

“抱歉，也没有盖布兰·约翰森。霍勒警监，你会不会找错饭店了？”

“没找错！他在这里，就在这儿的房间里。”

“你跟他说过话了？”

“没有。没有，我……说来话长。”哈利伸手揉了揉脸，“等等，我得好好思考一下，他一定住得很高，你们这里一共有几层楼？”

“二十一楼。”

“有多少房客还没退房？”

“恐怕有不少人。”

哈利突然扬起双手，凝视贝蒂。“当然了，”他轻声说，“这是丹尼尔的任务。”

“请再说一遍？”

“请你查丹尼尔·盖德松。”

杀了他之后会怎样？老人并不知道。杀了他之后也不会怎样。至少目前为止看不出会怎样。他在窗台上放了四颗子弹，子弹的黄褐色磨砂金属外壳在阳光照射下闪着亮光。

他再度从瞄准镜望出去。那只鸟还在那里。他认得出那是什么鸟。他和它同样都叫知更鸟。他把瞄准镜指向民众，扫视路障旁的一

排排人。突然之间，他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会不会是……他调整焦距。没错，那是萝凯。她在皇宫广场做什么？欧雷克也在那里。欧雷克似乎是从儿童游行队伍那里跑过来的，萝凯伸出手臂，把他抱了起来，越过路障。她很健壮，有一双健壮的手，就跟她母亲一样。现在他们往警卫室的方向走去。萝凯看了看表，似乎是在等人。欧雷克穿着老人在圣诞节送他的外套。萝凯说欧雷克给它取名为外公的夹克。那件夹克看起来已经有点小了。

老人咯咯轻笑，到了秋天，他得给欧雷克再买一件夹克。

这次剧痛来得毫无征兆。他无助地喘息。火球沉没。火球的影子向下坠落，伴随着战壕的土墙朝他席卷而来。

眼前陷入一片黑暗。就在他觉得自己即将坠入黑暗之际，剧痛再度放手。步枪滑落地面。他汗流浹背，湿透的衬衫贴在皮肤上。

他直起身子，再度把枪靠上窗台。那只鸟已然飞走。子弹行进的路线畅通无阻。

那张年轻的脸庞再度出现在瞄准镜中。王储出国深造。欧雷克也该出国深造。这是他跟萝凯说的最后一件事。这是他射杀布兰豪格之前对自己说的最后一件事。那天他回霍尔门科伦路的大宅拿几本书，萝凯不在家，于是他开门入内，恰巧看见桌上躺着一个信封，信头是俄罗斯大使的名字。他读完那封信后，把信放下，凝望窗外的院子，凝望雨后的雪片，那些雪片是冬季最后的挣扎。然后，他翻寻桌子抽屉，找到了其他信件，包括信头是挪威大使的信件，以及那些没有信头的信件，用的只是餐巾或笔记本撕下的纸张，署名为伯恩特·布兰豪格。他想起克里斯多夫·布洛海德。

今天晚上是我们站哨，没有一个苏联浑蛋开得了枪。

老人扳开保险栓。他感觉异常平静。他记起他那么容易就划开了布洛海德的喉咙，射杀布兰豪格也不费吹灰之力。外公的夹克，一件新的外公的夹克。他呼出肺里的空气，食指扣上扳机。

哈利手中拿着万用门卡，奔向电梯，使出一招足球滑铲，一只脚顿时被正要关起的电梯门夹在中间。电梯门向两侧打开。哈利站了起来，看见里面的乘客个个大惊失色。

“警察！”他大喊，“所有人都出去！”

乘客瞬间向外奔出，仿佛学校响起午休的铃声。只有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依旧不动。男子留着黑色山羊胡，身穿蓝色条纹西装，胸部打一条颇厚的独立纪念日彩带，肩膀上可见薄薄一层头皮屑。“这位先生，我们是挪威公民，挪威可不是警察国家！”

哈利绕过男子，走进电梯，按下二十一楼的按键。但那山羊胡男子仍喋喋不休：“给我一个好理由，为什么纳税人要忍受……”

哈利从肩上的枪套里拿出韦伯的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这位纳税人，好理由我有六个。出去！”

时光匆匆，很快又是另一天。我们在晨光中更容易看清他是敌是友。

是敌，是友。无论是否判断太快，反正我要定了他的命。

外公的夹克。

可恶，杀了他也不会怎样。

瞄准镜中的那张脸看起来很严肃。好家伙，笑一个。

背叛，背叛，背叛。

他已经扣过不知道多少次扳机了，内心已无任何压力，杀人门槛早就在无人地带的某个地方被跨过。不用去考虑枪声和后坐力，扣下扳机就是了，该来的就让它来吧。

那声轰然巨响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令他惊诧万分。一瞬间，世界完全静止。回声回荡不已，声波在城市上空停滞了一会儿。那一刻，

几千种声音突然停止。

哈利听见那声巨响时，正奔走在二十一楼走廊上。“靠！”他喘气说。

两侧墙壁朝他逼近，随即又从他身旁滑过，让他感觉自己似乎是在漏斗里移动。房门、画像、蓝色方块图案，不停向后退去。他的脚步踏在厚地毯上近乎无声。太好了。高级饭店做了降噪处理。一个好警察则必须考虑该如何行动。他妈的，乳酸在脑内堆积。一台制冰机。二一五四号房，二一五六号房。又是砰的一声巨响。总统套房。

哈利的心跳宛如擂鼓般在肋骨内重重敲击。他站到房门旁，把门卡插入门锁辨识器。耳中听到吱的一声闷响，接着又听见滑顺的咔嚓声，门锁亮起绿灯。哈利极为谨慎地扳下门把手。

警方对这类行动有一套固定程序，哈利上过课，学过这些程序，但现在他一点也不想遵照那些程序行动。

他猛力推开房门，冲了进去，在客厅玄关迅速采取跪姿，双手举枪瞄准前方。房内溢满阳光，令他目眩，双眼刺痛。只见一扇窗户开着，玻璃窗外的太阳挂在一个白发男子头上，仿佛他头顶浮着光环。白发男子慢慢转过头来。

“警察！把枪放下！”哈利大吼。

哈利瞳孔收缩，在刺眼亮光中看见一把步枪的轮廓朝他指来。

“把枪放下，”他重复一次，“辛德，你来到这里要做的事已经完成了。任务完成。一切都结束了。”

奇怪的是铜管乐队仍在外边演奏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老人举起步枪，把枪托贴上脸颊。哈利的眼睛已适应亮光，凝视着那把他只在照片上见过的马克林步枪的枪管。

辛德咕哝着说了一句话，但声音被一支新上场乐队的演奏声淹

没，这支乐队的演奏声更尖锐、更清晰。

“呃，我……”哈利低声说。

哈利在辛德背后的窗外看见一团白烟飘浮在半空中，白烟是从阿克什胡斯堡垒防御墙上的大炮炮口冒出来的，宛如漫画中的白色对话框。那是独立纪念日礼炮。哈利听见的巨响是独立纪念日礼炮！欢呼声从窗外涌了进来。他用鼻子吸了一口气，房间内并未闻到硝烟味，他立刻明白辛德尚未开枪。哈利紧紧握住枪托，看着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毫无表情地透过瞄准镜望着他。这不仅关乎哈利自己和老人的性命。命令很清楚。

“我刚刚去过威博街，我读过你的日记了，”哈利说，“盖布兰·约翰森，或者丹尼尔。”哈利紧咬牙关，扣在扳机上的食指更加弯曲。

老人又咕哝了一句话。

“什么？”

“口令。”老人声音嘶哑，跟哈利过去听过的声音截然不同，让他完全认不出来。

“别这样，”哈利说，“不要逼我。”

哈利的额头滚下一颗汗珠，汗珠滑过鼻梁，最后悬垂在鼻尖，似乎犹疑不定。哈利变换握枪手势。

“口令。”老人重复一次。

哈利看见老人的手指紧紧扣在扳机上，同时感觉到内心渗出对死亡的恐惧。

“不，”哈利说，“现在还不为时不晚。”

但他知道事实并非如此。现在为时已晚。现在已无法跟老人讲道理。老人已超脱这个世界，这个生命。

“口令。”

事情很快就会结束。只剩下一些缓慢流逝的时光，圣诞节前夕之前的时光……

“欧雷克。”哈利说。

马克林步枪瞄准哈利头部。远处传来一声汽车喇叭声。老人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

“口令是欧雷克。”哈利说。

扳机上的手指停顿下来。老人想要说什么。

哈利屏息以待。

“欧雷克。”老人的声音听起来宛如唇边吹出一缕清风。

哈利不太能解释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在这一刻，他只看见老人开始死去，布满皱纹的脸庞换上一张孩子的脸，望着哈利。马克林步枪不再指着哈利，哈利也放低手中的枪。然后，哈利伸出一只手，放在老人肩膀上。

“你能答应我吗？”老人的声音细若游丝，“他们不会……”

“我答应你，”哈利说，“我会亲自处理，不让姓名对外公布，欧雷克和萝凯不会受到伤害……”

老人的双眼望着哈利，许久许久。砰的一声，马克林步枪跌落地面，老人瘫倒在地。

哈利取出马克林步枪的弹匣，把步枪放在沙发上，然后打电话到前台，请贝蒂叫救护车。接着他拨打哈福森的手机，说危险已经解除。他把老人拉到沙发上，在一把椅子上坐下等待。

“最后我逮到他了，”老人轻声说，“他在泥泞里正要逃走。”

“你逮到了谁？”哈利用力吸了口烟。

“当然是丹尼尔。最后我逮到他了。海伦娜说得对，我总是比他强。”

哈利按熄香烟，站在窗边。

“我快死了。”老人低声说。

“我知道。”

“它在我的胸部，你有没有看见？”

“看见什么？”

“那只臭鼬。”

哈利并未看见臭鼬。他看见一朵白云飘过天空，宛如一朵疑惑之云。阳光之下，只见奥斯陆市区旗帜飘扬，一只灰色的鸟儿振翅飞过窗前，但不见臭鼬。

第十部 复活

哈利望着墙上妹妹的照片。那年夏天特别温暖，对不对？他们连下雨天都跑去游泳。他感觉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哀伤冲刷着他。

105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九日。伍立弗医院。

犯罪特警队队长莫勒在肿瘤科等候室找到哈利，在他身旁坐下，对一个小女孩眨了眨眼。小女孩皱起眉头，扭过头去。

“听说他走了。”莫勒说。

哈利点点头：“今天早上四点。萝凯一直守在这里，欧雷克正在里面。你怎么来了？”

“只是想来跟你聊一下。”

“我正好想抽根烟，”哈利说，“我们去外面。”

两人在树下找了一把长椅坐下。一缕缕白云在天上快速飘过。看来今天又是温暖的一天。

“萝凯还什么都不知道？”莫勒问。

“对。”

“现在知道的人有我、梅里克、警察总长、司法部长和首相，当然还有你。”

“谁知道些什么，你比我清楚多了，老大。”

“对，那当然，我只是把我脑子里想的说出来而已。”

“你来这里想跟我说什么？”

“你知道吗，哈利，有时候我希望我是在别的地方工作，在一个政治活动比较少、警察勤务比较多的地方工作。比方说卑尔根。不过也有些时候，就像今天，我起床以后站在卧室窗边，看着峡湾和峡湾里的小岛，听着鸟儿唱歌，然后……你明白吗……然后我就不想去别的地方了。”莫勒看着瓢虫爬上大腿，“我想跟你说的是，我们想让事情保持原来的样子，哈利。”

“你说的事情是指什么？”

“过去二十年来，你知道每个美国总统在任期内被暗杀的次数都超过十次吗？而且这些暗杀行动都被破获，所有的杀手都被逮捕，媒体却毫不知情。暗杀一国元首的计划要是让社会大众知道了，没有一个人会受益，哈利，尤其是理论上可能成功的计划。”

“理论上，老大？”

“这话不是我说的。反正结论是，我们决定不公开这件事。我们不希望散播动乱的种子，或是揭露安保系统的漏洞。这些话也不是我说的。暗杀行动会传染，就像……”

“我懂你的意思，”哈利说，从鼻孔喷出烟雾，“主要是为了那些当权者才不公开，对不对？那些当权者早就可以，也非常应该敲响警钟。”

“就像我说的，”莫勒答道，“有些时候我会觉得卑尔根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两人有好几分钟没再说话。一只小鸟在他们前方昂首阔步，摆动尾巴，轻啄草地，警觉地睁着眼睛。

“白鹡鸰，”哈利说，“学名Motacilla alba，个性小心谨慎。”

“什么？”

“《我们的鸟儿》这本鸟类图鉴说的。盖布兰犯下的命案该怎么办？”

“之前发生的命案都已经厘清了，大家都很满意，不是吗？”

“什么意思？”

莫勒局促不安。“现在再来搅动这些事，只会给后代子孙揭开旧疮疤，而且有人可能会四处打探，挖出一系列案子来。那些命案都已经结案了。”

“对。尤尔和斯韦勒的案子已经结案了。那侯格林命案呢？”

“没有人会费功夫去挖他的命案，毕竟他是……呃……”

“他只是个老酒鬼，别人才懒得理他？”

“哈利，拜托你，不要再把事情搞得更麻烦，好不好？你知道我对这样的处理方式也不是很满意。”

哈利在长椅扶手上按熄香烟，把烟蒂放进口袋。“我得进去了，老大。”

“我们信任你能保守秘密。”

哈利简洁地笑了笑。“我听说有人想接手我在密勤局的职位，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莫勒说，“汤姆说他会申请你那个职位。梅里克想把新纳粹党的部分归到这个职位的管理权内，所以这个职位会变成有点像是高阶职位的跳板。顺便跟你说，我会推荐汤姆。我想既然你要回犯罪特警队，应该很高兴他离开吧？这样一来，他的警监职位就空出来了。”

“这就是要我闭嘴的奖赏吗？”

“你怎么会想到那里去，哈利？因为你是最棒的。你又证明了一次，不是吗？我只是不知道我们到底可不可以依靠你。”

“你知道我想办哪件案子吗？”

莫勒耸耸肩。“爱伦的命案已经厘清了，哈利。”

“不尽然，”哈利说，“有几个细节我们还没搞清楚。除此之外，购买马克林步枪的二十万克朗也不知道流落何方，也许其中有好几个军火中间人。”

莫勒点点头。“好吧，给你和哈福森两个月时间。如果你们什么都没发现，这件案子就算结案。”

“很公平。”

莫勒站起来，准备离去。“有一件事我想不通，哈利。你怎么知道口令是‘欧雷克’？”

“这个嘛，爱伦老是说，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总是对的。”

“厉害，”莫勒点点头表示赞赏，“所以你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是他外孙的名字？”

“不是。”

“不是？”

“我不是爱伦，我得思考一下。”

莫勒用锐利的眼神看着哈利。“你是在说笑吗，哈利？”

哈利微微一笑，指了指窗外那只白鹡鸰。

“就像那本鸟类图鉴里说的，没有人知道白鹡鸰站直时为什么会

摆动尾巴，这是个谜，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它们无法停下来……”

106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九日。警察总署。

哈利把脚搁上办公桌，刚找到一个最舒服的坐姿，电话就响了起来。为了不让舒服坐姿改变，他向前弯腰，用背肌保持新办公椅的平衡。新办公椅的轮子上足了润滑油，十分容易滑动。他的手指正好能够到电话。“我是哈利。”

“哈利吗？我是约翰内斯堡的以塞亚·伯恩，你好吗？”

“以塞亚？真是意外。”

“是吗？我是打电话来谢谢你的，哈利。”

“谢我什么？”

“谢谢你没有做出任何动作。”

“什么动作？”

“你知道我的意思，哈利，你没有通过外交渠道要求缓刑什么的。”

哈利没有答话。他已经预料到这通电话会打来。舒服的坐姿已不再舒适。安德烈亚斯·霍赫纳那乞求的眼神突然浮现在他眼前，康斯坦丝·霍赫纳那哀求的声音在他耳畔响起：你能保证你会尽力吗，霍勒先生？

“哈利？”

“我还在。”

“法院昨天做出了判决。”

哈利望着墙上妹妹的照片。那年夏天特别温暖，对不对？他们连下雨天都跑去游泳。他感觉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哀伤冲刷着他。

“死刑？”他听见自己这样问。

“而且不能上诉。”

107

二〇〇〇年六月二日。施罗德酒吧。

“哈利，今年夏天你要干吗？”玛雅数着零钱。

“不知道。我们讨论过要去挪威哪个地方租一间农舍，教小朋友游泳什么的。”

“我不知道你有小孩。”

“我没有，反正说来话长。”

“真的？哪天说来给我听听。”

“再看看吧，玛雅。零钱不用找了。”

玛雅深深行了个屈膝礼，歪嘴笑了笑，转身离去。这是周五下午，酒吧里却异常冷清。可能因为天气炎热，大多数人都去了圣赫根区的露台餐厅。

“怎么样？”哈利说。

老人望着啤酒，并不答话。

“他死了，你不高兴吗，奥斯奈？”

莫西干人康拉德·奥斯奈抬头望着哈利。

“谁死了？”他说，“没有人死了。只有我。我是最后一个死人。”

哈利叹了口气，把报纸塞到腋下，走进微光闪烁的盛夏午后。

[1] Valkyrie，北欧神话中奥丁神的侍女之一，被派赴战场选择有资格进入英灵殿的阵亡者。

[2] 纳粹党口号，通常在希特勒发表演说后，纳粹党听众会高呼口号三次。

[3] 诺尔达赫尔·格里格（Nordahl Grieg，1902—1943），挪威诗人、剧作家和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反对德国纳粹占领挪威，1940年搭船逃到英国，同一条船上还有挪威王室成员。

[4] 弗雷迪·莫库里（Freddie Mercury，1946—1991），英国音乐家，皇后乐队的主唱。

[5] 指1993年8月，以色列总理拉宾、外交部部长佩雷斯，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袖阿拉法特秘密访问挪威后达成的和平协议。来年三人同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在获奖的翌年，拉宾即遭以色列激进分子刺杀身亡，巴勒斯坦激进组织也开始对以色列发动自杀式炸弹攻击，于是奥斯陆协议遭到无限期搁置。

[6] 挪威的法西斯政党，1933年成立，1945年解散。由挪威前国防部长维德孔·吉斯林和一群支持者建立。

[7] 托腾（Toten）和德文“亡者的国度”（Totenreich）读音相似。

[8] 班长（Rottenführer）与老鼠班长（Rat-führer）读音相似，Rat为老鼠之意。

[9] “二战”后美国对西欧各国进行的经济援助重建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10] 此处指的是美国黑人歌手普林斯（Prince）于1982年发行的畅销专辑《1999》。

[11] 卡尔·约翰（Karl Johan，1763—1844），1818年加冕为瑞典国王与挪威国王。他本为法国人，从军后展露出军事才能，后被选为瑞典国王的继承人，带领瑞典击败丹麦，当时受丹麦统治的挪威被割让给瑞典，挪威原本想独立，卡尔出兵迫使挪威与瑞典成为联合王国。

[12] 一种企图利用旧国家政权进行社会改良的资产阶级思想。

[13] 神龛八八（Zorn 88），“挪威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别称，为挪威国家社会主义团体，成员大约五十人。8指的是第八个字母“H”，“88”是“希特勒万岁”（Heil Hitler）之意。

[14] 指吸毒者。

[15] 拔示巴，《圣经》故事中的人物，先嫁给乌利亚，然后嫁给大卫王。

[16] 延斯·比约内博（Jens Bjørneboe，1920—1976），挪威作家，作品涵盖多种文学形态，他曾严厉批评挪威社会和西方文明，也因为不妥协的言论而被判言语猥亵罪，长期酗酒和忧郁，最后自杀结束生命。

[17] 克里波刑事调查部，挪威警方的特别部门，隶属于挪威法务暨警察部，占挪威警力百分之四，人员约五百名。

[18] 5月17日独立纪念日是挪威最大的节日，当天全国民众会穿上传统服饰游行，开展热闹的庆祝活动。最壮观的庆典在奥斯陆举行，成千上万的儿童和其他游行队伍从卡尔约翰街一路游行到皇宫。

[19] Eid，阿拉伯文，节日、节庆之意。

[20] 独具特色的威尼斯尖舟。

[21] 维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1887—1945），挪威军人及政治家，“二战”时期替德国纳粹在挪威扶植傀儡政府，使得“吉斯林”成为英文词汇里“卖国贼”的同义词。

[22] 指1933年至1945年由希特勒及他所领导的纳粹党控制下的德国。第三帝国继承了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962—1806）与近代的德意志帝国（1871—1918）。

[23] 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1900—1945），纳粹德国的重要政治头目，曾任内政部长和党卫队总司令，对大屠杀和许多武装党卫队的战争罪行负有主要责任。“二战”末期企图和盟军单独和谈失败，被拘留期间服毒自杀。

[24] 意指防窃听。

[25] 拉多万·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žić，1945—），曾任波黑塞族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自1995年开始被国际法庭通缉，最后于2008年落网。他被控涉及种族灭绝和战争罪行，包括1992年至1995年围攻萨拉热窝屠杀一万一千人。

[26] 奥洛夫·帕尔梅（Olaf Palme，1927—1986），曾担任瑞典首相（1969—1976、1982—1986），在任内被枪手暗杀身亡。

[27] 纳粹德国在挪威的准军事组织。

[28] 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1897—1945），德国政治家，曾担任纳粹德国时期宣传部长，被称为“宣传的天才”，并据希特勒遗书被任命为第三帝国总理。

[29] 约尔格·海德尔（Jörg Haider，1950—2008），奥地利人，著名政治家，政治立场极为右派，是纳粹德国的支持者。他领导的极右翼自由党曾于1999年经选举进入奥地利执政府，引发欧盟国家对奥地利的紧张情势。不久该党退出奥地利联合政府，再度成为在野党。

[30] 希特勒于1925年出版的自传，被视为纳粹的政治灵魂，许多国家禁止出版发行。

[31] “警察”的法语。

[32] 卡拉奇是巴基斯坦的一座城市。

当爱与恨走到极端，只有复仇，我才能活下去！

[挪威] 尤·奈斯博——著

韩宜辰——译

复仇者

S o r g e n f r i
Jo Nesbø

失去生命并非最糟糕的事，最糟糕的是失去活下去的理由。
一桩无迹可寻的银行劫案 × 一首爱恨交缠的生命恋曲

作品销量突破3300万册

北欧悬疑小说大师 尤·奈斯博 震动英美书市的重量级作品

入围爱伦·坡奖、麦卡维蒂奖，雄踞挪威图书畅销排行榜49周

《出版人周刊》年度好书，荣登美国独立书商协会畅销榜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 BOOKY

版权信息

书名：复仇者

作者：【挪威】尤·奈斯博

译者：韩宜辰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

第二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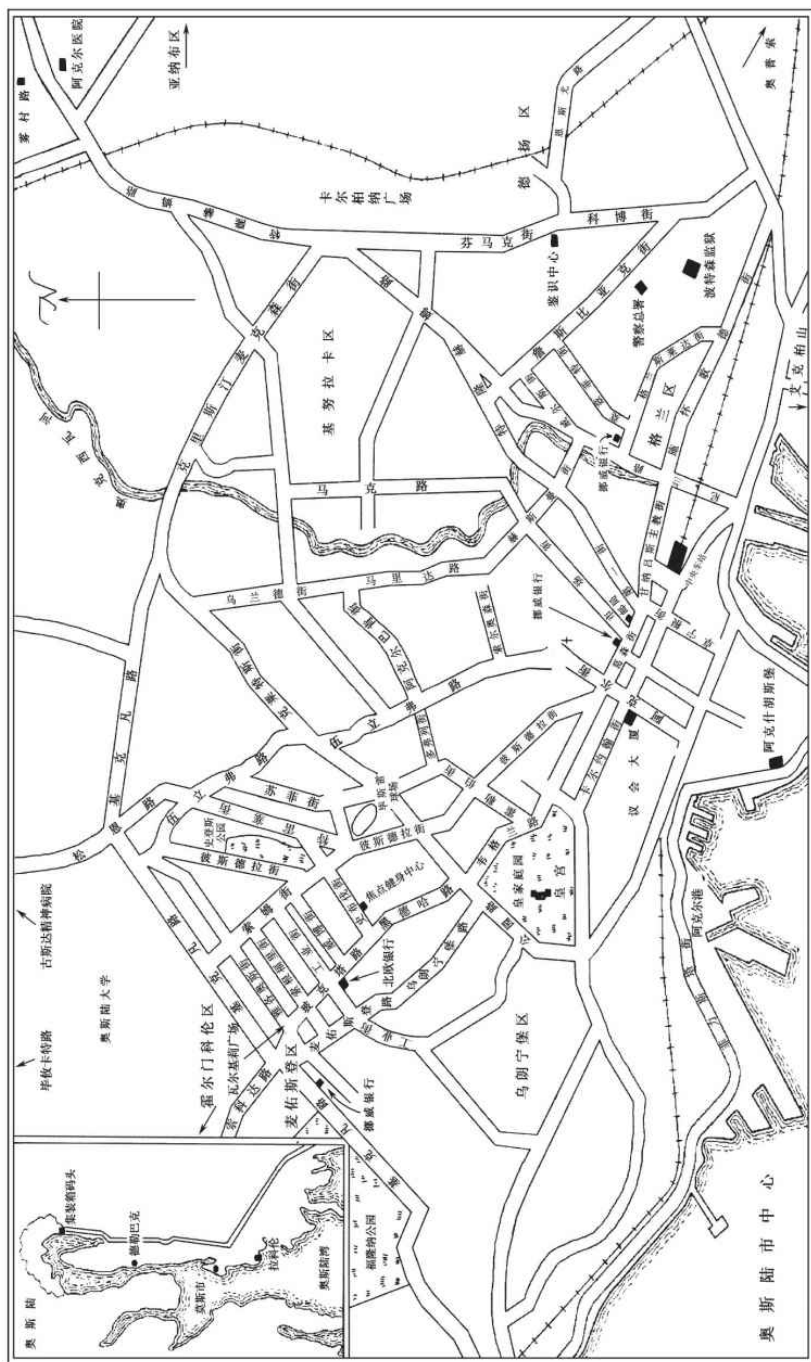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第六部

尤·奈斯博作品年表



第一部

刹那中的两个人被镜头捕捉，一个对另一个判了死刑。戴头套的脸与无助的人质之间，有两只手宽的距离。死亡使者和他的受害人。枪对准她的喉咙，一条极细的项链悬垂着一个心形金坠子。

1 计划

我就快死了。实在没道理。计划不是这样的，至少我的计划不是这样。或许我一直不自觉地朝这个方向前进，但这不是我的计划。我的计划更好，我的计划行得通。

我看着枪口，心里很清楚事情是怎么开始的。死亡使者。摆渡人。最后一笑的时刻到了。如果你能看到隧道尽头的光，那可能是喷出的火焰。最后落泪的时刻到了。我们本来可以度过美好人生的，只要按计划行事就好。最后的念头。大家都在问人生有何意义，却没人问死亡有何意义。

2 宇航员

那老人让哈利想起宇航员。滑稽的小步伐、僵硬的动作、死气沉沉的黑眼珠和匆匆踩过木地板的鞋，唯恐一离开地面，他就会飘进太空。

哈利看了看悬挂在出口的白墙上方的时钟，下午三点十六分。窗外，玻克塔路上是行色匆匆的周五人潮；低悬着的十月太阳，映照在高峰时段往来车辆的两侧后视镜中。

哈利专心看着那个老人。亟须清洗的帽子和典雅的灰色大衣，大衣下是花呢夹克、领带和穿旧的灰色长裤，长裤上有一道又直又挺的

折痕；脚下的鞋擦得光亮，鞋跟处有磨损。这样的退休人士在麦佑斯登区似乎多的是。这并非猜测。哈利知道奥古斯特·舒尔茨现年八十一岁，之前是服饰零售商，除了战时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待过一阵子，这辈子都住在麦佑斯登区。他每天都走过铃环街的人行天桥去探望女儿，僵硬的膝盖就是在桥上摔过一跤的结果。他的手臂在手肘处弯成直角，伸向前方，更给人一种机械人偶的感觉。他的棕色拐杖吊在右前臂上，左手抓了张银行支票，准备拿给二号柜台后方的短发年轻人。哈利看不见银行柜员的脸，但他知道那人凝视着老人，脸上的表情混合着同情与不耐。

三点十七分，终于轮到舒尔茨了。

丝蒂恩·格雷特坐在三号柜台后方，她刚从一个头戴蓝色毛线帽的男孩手里接过一张汇票，正给男孩数出七百三十挪威克朗。她每把一张钞票放上柜台，左手无名指上的钻石就闪一次光。

哈利看不到，但他知道三号柜台前方有个推婴儿车的女人，女人前后摇着婴儿车，大概是想让自己分心吧，因为婴儿已经睡着了。女人等着布莱恩女士为她服务。布莱恩女士正大声对电话那头的男人解释，他不能从别人的账户拿钱，除非该账户的持有人签了同意书。她还说，在银行上班的又不是他，因此讨论或许该结束了。

这时门开了，两个男人大步走进银行。一个个子很高，另一个比较矮，两人穿着同样的工作服。丝蒂恩抬起头。哈利看了看表，开始计时。男人冲向丝蒂恩所在的柜台，高个子走路的样子像是脚下有水坑；矮个子则步履轻快，仿佛身上容纳不了过度发达的肌肉。戴蓝帽子的男孩缓缓转身，开始朝出口走，一面专心地数钱，完全没看到那两个男人。

“嘿。”高个子男人对丝蒂恩说，同时把一个黑箱子重重撂在柜台上。矮个子推了推鼻梁上的反光墨镜，上前将另一个一模一样的箱子放在旁边。“钱！”他尖着嗓子，“开门！”

就像按下了暂停键，银行里的一切动作都冻结了，只有窗外的车

流透露出时间并未停止，时钟的秒针也显示已经过了十秒。丝蒂恩按下桌子下方的按钮，一阵电子嗡嗡声响起，矮个子男人用膝盖把柜台门顶在墙上。

“钥匙在谁那里？”他问，“动作快点，我们时间不多！”

“赫尔格！”丝蒂恩回头喊。

“什么事？”声音从银行里唯一一间办公室敞开的门内传来。

“赫尔格，我们有客人！”

一个戴眼镜、打领结的男人出现了。

“赫尔格，这两位男士要你打开提款机。”丝蒂恩说。

赫尔格·克莱门森眼神空洞地望着穿工作服的两个男人。男人现在跟他在柜台的同一边。高的那个紧张地瞥了一眼大门，矮的那个紧盯着这位分行经理。

“噢，对，当然。”赫尔格倒抽了一口气，好像刚想起错过了一个约见似的，发出一阵洪亮的狂笑。

哈利一动也不动，只是把这些人每个细微的动作和姿势尽收眼底。他继续看着门上的时钟，但眼角仍能瞥见那位分行经理从里面打开提款机，取出两个长金属盒，递给两个男人。整个过程都在静默中以极快的速度进行。五十秒。

“老兄，这些给你！”矮个子从他的箱子里拿出两个模样差不多的金属盒交给赫尔格。分行经理咽了一口口水，点点头，拿起盒子放进提款机内。

“周末愉快！”矮个子说着挺直背脊，抓起箱子。一分半钟。

“等一下。”赫尔格说。

矮个子身体一僵。

哈利吸着两颊，想让自己专心。

“收据……”赫尔格说。

两个男人瞪着这位矮小的灰发分行经理好一会儿，然后矮个子爆发出大笑。声音大且刺耳，还有些歇斯底里的意味：“你真以为我们会没签名就走人？交出两百万却没收据？！”

“嗯，”赫尔格说，“你们上周就有人差点忘记啊。”

“最近送货部好多新人。”矮个子说。他跟赫尔格分别在黄色和粉红色的表格上签名，然后交换表格。

哈利等到大门再度关上，才又看了看时钟。两分钟又十秒。

透过门上的玻璃，他看见白色的北欧银行运钞车驶离。

银行里的人继续交谈。哈利不需要数，但他还是数了。七个人。三个在柜台后，四个在柜台前，包括那个婴儿和一个刚进门的男人，男人穿工作服，站在房间中央的桌子旁，正在支票收执联上写账号。哈利知道是写给阳光旅行社的。

“午安。”舒尔茨说，开始朝大门的方向移动。

时间是三点二十一分十秒整。从这时起，一切都变了。

门开的时候，哈利看到丝蒂恩从文件中抬起头，又低下去。然后她又抬头，这一次速度慢了些。哈利的注意力移到大门。进来的那个男人已经拉下连身衣的拉链，抽出一把黑色和橄榄绿相间的AG3自动步枪。一只海军蓝的忍者头套完全遮住了他的脸，只露出眼睛。哈利从零开始数。

忍者头套的嘴巴部位开始动，像个大脚怪玩偶：“不许动，抢劫！”

他并没有提高音量，但在小且密闭的银行大厅中，这句话就像发射了一门大炮。哈利仔细打量着丝蒂恩。在遥远的车流声中，他听到男人扣动扳机，上了油的金属发出一声流畅的咔嚓声。丝蒂恩的左肩垮了下来，不细看不会发现。

勇敢的女孩，哈利想。或许她只是吓坏了。奥斯陆警察大学的心理学讲师奥纳曾经告诉他们，人如果害怕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止思考，以之前设定好的模式行动。奥纳说，多数银行员工会在惊吓中按下无声的抢劫警铃。他也引述抢劫后的审讯报告，表示很多人事后都不记得自己到底有没有按过警铃。他们都进入了“自动驾驶”模式。奥纳说，银行劫匪也一样，预先设定要对任何阻止他行动的人开枪。所以劫匪越害怕，别人让他改变心意的机会就越渺茫。哈利全身紧绷，盯着劫匪的眼睛。蓝色的。

劫匪解开一个黑色旅行袋，扔过柜台。黑衣男子走了六步到柜台门口，手往门上一撑，双腿越过柜台门，站到丝蒂恩的正后方。丝蒂恩仍然坐着，表情空洞。很好，哈利心想。她熟知自己的直觉，她不想盯着劫匪看，以免激起对方的反应。

她尚未出现惊慌的反应，但哈利看出丝蒂恩的胸口在起伏，她的白上衣变紧了，衣服下面的纤弱胸腔似乎挣扎着要吸气。十五秒。

她清了清喉咙。一次，两次，总算让声带发出声音：“赫尔格。提款机钥匙。”即使三分钟前才说过类似的话，但此刻丝蒂恩的嗓音低沉沙哑得像是另一个人。

哈利看不到他，但他知道赫尔格已经听到劫匪的说话声，而且已经站在办公室门口了。

“快点，不然……”她的声音几乎细不可闻。在一阵沉滞的停顿中，整个银行只有舒尔茨的鞋底在木地板上拖曳的声音，像两把刷子极慢地来回擦过鼓面。

“……他会开枪杀了我。”

哈利看着窗外。外面通常会有一辆没熄火的车，但他却没看见。只有经过的汽车和行人的模糊影子。

“赫尔格……”她的声音在乞求。

快啊，赫尔格，哈利暗暗催促。他对这位老银行经理略知一二，他知道他家里有两只纯种贵宾狗，还有妻子和最近被男友搞大肚子然后抛弃的女儿。他们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等赫尔格一回家，就开车去山上的小木屋。此时此刻的赫尔格觉得自己沉在水里，像身处在慢动作的梦境中，不管多么想要加快速度都没有用。然后他进入了哈利的视野。银行劫匪抓住丝蒂恩的头发一扯，站到她后方，自己则面对赫尔格。赫尔格像个必须喂马却又怕得要命的孩子，站得老远，整条手臂伸得直直的，手里抓着一串钥匙。头套男在丝蒂恩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把步枪对准赫尔格。赫尔格踉跄地退了两步。

丝蒂恩清了清喉咙：“他说，打开提款机，把钱放进这个黑色旅行袋。”

赫尔格茫然地瞪着对准他的步枪。

“你有二十五秒，之后他就会开枪。对象不是你，而是我。”

赫尔格的嘴张开又闭上，好像想说什么。

“快点，赫尔格。”丝蒂恩说。

抢劫从开始到现在过了三十秒，舒尔茨已经快走到大门了。分行经理在提款机前跪下，看着那串钥匙。钥匙共有四把。

“还有二十秒。”丝蒂恩的声音响起。

麦佑斯登区警局，哈利想着。巡逻车已经出发，相隔八条街，现在是周五的高峰时段。

赫尔格用发抖的手指拈出一把钥匙，插进锁孔，钥匙插进一半就卡住了。他更用力地往里戳。

“十七秒。”

“可是……”他开口。

“十五秒。”

赫尔格拔出钥匙，换了一把再试。插进去了，却转不动。

“老天……”

“十三秒。赫尔格，用贴绿胶带的那把。”

赫尔格盯着钥匙，仿佛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串东西。

“十一秒。”

第三把钥匙插入，转动了。他拉开门，转向丝蒂恩和那个男人。

“还有一个锁要开……”

“九秒！”丝蒂恩喊。

赫尔格发出一声呜咽，手指滑过凹凸不平的钥匙边缘，眼前昏花一片。他像盲人摸点字那样，摸索着钥匙边缘，想找出正确的那把。

“七秒。”

哈利仔细听着，还没听见警车的鸣笛声。舒尔茨握住了大门的把手。

一声金属咔嗒声，钥匙整串掉到地上。

“五秒。”丝蒂恩低声说。

大门开了，马路上的声响涌进银行。哈利好像听到远方有熟悉的濒死哀号。那声音又响了。警车声，然后大门关上了。

“赫尔格，两秒！”

哈利闭上眼，数到二。

“开了！”赫尔格大叫。他打开第二道锁，半站着拉扯卡住的钱箱。“等我把钱拿出来就好！我……”

一声刺耳的尖叫打断了他的话。哈利看着银行的另一头，有个女人呆若木鸡地站着，望着那个一动不动、拿枪抵住丝蒂恩脖子的劫匪。丝蒂恩的眼睛眨了两下，一声不吭地朝婴儿车的方向点了点头，小孩的尖叫声更响亮了。

第一个钱箱松脱时，赫尔格差点一屁股坐倒在地。他拉过那个黑色旅行袋，在六秒内把钱全丢了进去。赫尔格按照嘱咐拉上袋口的拉链，站在柜台边。一切指示都通过丝蒂恩的口传达，她的声音现在听起来惊人地冷静。

一分钟又三秒。抢劫完成，钱全进了旅行袋。几分钟后警车就会抵达，四分钟内其他警车会挡在银行四周的脱逃路线上。劫匪全身的细胞一定都在大叫“他妈的该走了”。这时，发生了一件哈利意想不到的事。完全不合理。劫匪不但没逃跑，还一把扯过丝蒂恩的头发，将她转了半圈，面向自己。哈利眯起眼睛。他这几天得去检查一下视力，但他还是看到了。丝蒂恩被迫望着面前那位看不见脸的施虐者，听到他对她低声说的话之后，她脸上呈现出缓慢、渐进的变化：那两道纤细、修剪整齐的眉毛，在眼睛上方弯成了两个“S”；眼睛像要跳出眼眶似的瞪得老大；上唇向上扭曲，嘴角下垂凝成一个惨笑。婴儿不哭了，这场啼哭来去都很突然。哈利用力吸了口气。因为他很清楚：这幅冻结的画面是精湛的影像。刹那中的两个人被镜头捕捉，一个对另一个判了死刑。戴头套的脸与无助的人质之间，有两只手宽的距离。死亡使者和他的受害人。枪对准她的喉咙，一条极细的项链悬垂着一个心形金坠子。哈利看不到，但他仍然能感到在她纤细皮肤下跳动着的脉搏。

一阵模糊的声音响起。哈利竖起耳朵。但那不是警车，而是隔壁房间的电话。

头套男转过头，看了看吊在柜台后方天花板上的监控摄像头。他举起一只手，伸出五根戴着黑手套的手指，握拳，然后伸出食指。六根手指。多用了六秒。他又转向丝蒂恩，双手把枪握在腰部，枪口向上指着她的头，双腿微微分开以抵抗后坐力。电话还在响。一分钟又十二秒。钻石戒指在丝蒂恩半举着的手上闪烁，仿佛在向谁道别。

就在三点二十二分二十二秒时，他扣下扳机。枪声尖锐又空洞，将丝蒂恩的椅子打得后退，她的头在脖子上晃着，像个肢体残破的布娃娃。随后椅子整个翻倒，丝蒂恩的头撞上了桌角，发出一声闷响，消失在哈利的视野中。原本贴在柜台上方的玻璃隔板上、印着北欧银行新退休方案的海报，也成了一片血红。哈利现在只听到愤怒、不肯妥协的电话铃响。戴头套的劫匪拿起旅行袋。哈利得做个决定。

劫匪跳过柜台，哈利下定决心。他一下从椅上蹿起来，跨出六步，抵达，接起电话：

“有话快说！”

在他话音刚落的空当，他听到客厅电视里的警车鸣笛声、附近人家传来的巴基斯坦流行音乐和走上楼梯的沉重脚步声，好像是麦德森太太的。然后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轻笑，笑声来自过往的一次邂逅，尽管时间还不算太久，却让人觉得遥远而陌生；就像哈利百分之七十的过去，总是不时地以模糊的谣传、完全虚构的故事，出现在他的生活里。不过现在这个是他能够确认的往事。

“哈利，讲话还是这么有男子气概啊？”

“安娜？”

“哇，哈利，了不起。”

哈利感到一阵甜甜的暖意冲上胃部，几乎像威士忌，但只是几乎。他从镜中看到钉在对面墙上的一张照片，那是年幼的他和妹妹多年前在维斯滕过暑假时照的。照片里的两个人都笑着，是那种相信不会有坏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孩子笑容。

“哈利，你周日傍晚都做些什么？”

“嗯，”哈利听到自己自动模仿起她的声音：稍显低沉、拖着尾音。他不是故意的，至少现在不是。他咳了一声，改用更中性的音调：“做一般人会做的事。”

“什么事？”

“看录像带。”

3 痛苦之屋

“看过录像带了吗？”

在老旧办公座椅的嘎吱响声中，哈福森警官靠进椅背，看着资历比他老九年的同事哈利·霍勒警探，年轻的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表情。

“当然。”哈利说，拇指和食指滑下鼻梁，露出充血双眼下的两个眼袋。

“看了整个周末？”

“从周六早上看到周日傍晚。”

“噢，至少你周五晚上好好享受过了。”哈福森说。

“的确。”哈利从外套口袋里拿出蓝色档案夹，放在哈福森面前的桌子上，“我看过笔录了。”

哈利从另一个口袋拿出一小包灰色的法国殖民地牌咖啡。他和哈福森共享的这间办公室位于格兰区警察总署六楼的红区，几乎在走廊尽头。两个月前，他们买了一台兰奇里奥意式浓缩咖啡机，现在这台机器就傲立在档案柜上。柜子上方有个相框，照片里一个女孩坐在桌前，双腿翘在桌上，一张雀斑脸看似怪模怪样，实际上她只是笑得不可开交。背景就是这间挂着照片的办公室。

“你知不知道每四个警察里面，就有三个没办法正确写出‘没意思’三个字？”哈利边说边把外套挂上衣架，“他们不是漏掉三点水，就是……”

“有意思。”

“你周末做了什么？”

“周五，因为有个匿名的疯子打电话说有汽车炸弹，我把车停在美国大使的公馆外，在车里坐了一整晚。当然只是虚惊一场，但现在时局这么敏感，我们只能在那边待着。周六，我又去寻找我的真命天女。周日，我认定她不存在。你从笔录里找到什么跟劫匪有关的资料了？”哈福森量好咖啡，放进双杯份滤网中。

“什么都没有。”哈利说。他脱掉毛衣，毛衣下面是件深灰色的衬衫——衬衫以前是黑色的，现在只隐约看得出“暴力妖姬”几个字。他哼了一声坐进办公椅：“没人报警说抢劫案发生前在银行附近看到我们要找的人。有人从玻克塔路上的7-11便利店走出来，看到一个男的跑上工业街。吸引那人注意的是那个忍者头套。银行外的监控摄像头拍到这两个人，劫匪当时在目击者眼前，走过7-11外的垃圾回收箱。他所说的事情当中，唯一有意思而且录像带上没有的，是劫匪在离工业街稍远一些的地方过了两次马路。”

“一个不知道该走哪边人行道的人，听起来挺没意思的。”哈福森把双杯份滤网放进过滤器把手，“有三点水，两个心。”

“哈福森，你对银行抢劫案真的不熟，对吧？”

“我怎么会熟？我们是抓杀人犯的。抢劫案让海德马克郡的那些人去办就好了。”

“海德马克郡？”

“你从抢劫专案组走过来的时候没注意到吗？农村方言、针织羊毛衫。但你的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维克托。”

“那个驯狗师？”

“这是老规矩。狗是第一个到现场的，有经验的银行劫匪都知道。一只好狗可以追踪逃跑的劫匪，但如果他过了马路，路上又有汽车开过，狗就闻不出气味了。”

“所以呢？”哈福森拿填压器把咖啡压紧，最后转一下把表面抹平。他认为这个动作足以区分专业和外行。

“这点证实我们碰到了有经验的银行劫匪。光凭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把寻人范围大幅缩小。劫案组组长跟我说……”

“你说伊佛森？你们两个不是在冷战吗？”

“对，但他当时是对整个调查小组说话。他说奥斯陆的银行劫匪不到一百人，其中五十人不是蠢得要命、瘾君子，就是疯子，我们几乎每次都能逮捕归案。这半数人已经在坐牢了，所以可以不必理会。其他四十人的犯案技巧娴熟，只要有人帮他们做计划就能够逃脱。另外十个是专家，会攻击运钞车和现金处理中心。要抓到这些人，我们需要点运气，还得随时注意他们的行踪。这些人目前正在接受审讯，看他们是否有不在场证明。”哈利瞥了咖啡机一眼，它仿佛坐在档案柜上咯咯大笑，“我周六也跟鉴识组的韦伯谈过了。”

“韦伯不是这个月要退休吗？”

“有人出了点岔子，他夏天之前都不会走了。”

哈福森笑了：“那他现在一定更不爽了。”

“没错，但原因不是这个。”哈利说，“他那批人一个屁也没找到。”

“完全没有？”

“没指纹，没头发，连衣服纤维都没有。而且你可以从脚印看出他穿的是新鞋。”

“所以他们没办法跟其他鞋子比对磨损度了？”

“没——错。”哈利故意把“没”的音拖长。

“劫匪的武器呢？”哈福森问，端了一杯咖啡到哈利桌上。他抬起头，看到哈利的左眉都快挑到他的金色短发里了。“抱歉，我是说杀人犯的武器。”

“谢谢。没找到。”

哈福森坐到他那张书桌旁，啜着咖啡。“那么，简单来讲，就是有个男的在光天化日之下走进满是人的银行，抢走两百万克朗，杀了一个女人，又大摇大摆地出去，走上挪威首都市区里一条人少车多的街道，那条街离警察局只有几百米，而我们这些领薪水的专业警察却连一点线索都查不出来？”

哈利缓缓点头：“也不是什么都没有。我们有监控录像。”

“以我对你的了解，整卷带子你应该每秒都滚瓜烂熟了吧？”

“什么每秒？是每十分之一秒。”

“目击者报告你也可以一字不漏地背出来吗？”

“只有舒尔茨的。他跟我说了一大堆服装大战的趣事，连服饰界竞争者的名字他都能倒背如流，还有大战期间帮忙没收他家财产的‘挪威好人’等等，偏偏就是没发觉当时发生了抢劫案。”

他们沉默地喝着咖啡。雨点打在窗户上。

“你喜欢这种生活，对吧？”哈福森忽然开口，“整个周末都一个人在家追踪鬼影。”

哈利微笑，但没回话。

“我以为你现在有了家庭责任，就会放弃独身生活。”

哈利对这位年轻同事做出警告的表情。“我可不确定我这样想。”他慢吞吞地说，“我们又没同居。”

“没错，但萝凯有个小儿子，情况就不一样了，不是吗？”

“他叫欧雷克。”哈利边说边朝档案柜走去，“他们周五飞去莫斯科了。”

“哦？”

“去打官司。孩子的父亲想要监护权。”

“噢，是呢。他人怎么样？”

“嗯，”哈利把咖啡机上方那张歪掉的照片扶正，“他是萝凯在那里上班时认识的教授，后来他们结了婚。萝凯说，他家很有钱、很传统，很有政治影响力。”

“所以他们认识几个法官喽？”

“那还用说，但我们觉得应该没关系。大家都知道这男的是怪人，酗酒成瘾又没什么自制力。你也知道这种人。”

“这倒是。”

哈利立刻抬头，正好看到哈福森收起笑容。

警察总署里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哈利有酗酒问题。现在，酗酒已经不足以作为遣散人民公仆的理由，但还是不能在上班时间喝得烂醉。上一次哈利故态复萌时，上面已经有人提出要开除他，但毕悠纳·莫勒，也就是犯罪特警队队长，执意把哈利收进保护伞下，恳求看在特例的分上通融一次。这个特例就是咖啡机上那张照片中的女人——爱

伦·盖登。爱伦是哈利的搭档和密友，她在奥克西瓦河河畔的小径被人用球棒活活打死。哈利勉强振作了起来，但这个伤口仍不时作痛。尤其是这个案子在哈利眼中，一直还有疑点尚未澄清。哈利和哈福森找到新纳粹分子斯韦勒·奥尔森涉案的证据时，汤姆·瓦勒警监立刻前往奥尔森的住处逮捕他。显然奥尔森朝汤姆开了一枪，汤姆为求自保开枪还击，一枪杀了他。至少汤姆的报告上是这么写的，而枪击现场和独立警察机构的调查都没有异议。另一方面，奥尔森杀害爱伦的动机始终不明，除了他涉嫌非法买卖枪支，导致奥斯陆近年来枪支泛滥，而爱伦正好逮着他之外。但奥尔森不过是个喽啰，警方对这起杀人案的幕后主使者依旧毫无线索。

哈利在顶楼的密勤局短暂客串了一阵，又申请调回犯罪特警队，调查爱伦·盖登的案子。密勤局听到他要申调，高兴都来不及，莫勒也乐意让他重返六楼。

“我上去一下，把这个给伊佛森。”哈利嘀咕着，扬了扬那卷录像带，“他想跟那个新来的模范生一起看。”

“哦？是谁？”

“一个今年暑假才从警察学校毕业，而且光看监控录像就侦结掉三件抢劫案的女人。”

“哇！漂亮吗？”

哈利叹了口气：“你们这些年轻人脑袋里就不能装点别的吗？我希望她真有能力，别的我都不管。”

“确定是个女的？”

“隆恩夫妇为了好玩给儿子取名贝雅特，也不是不可能啦。”

“我有预感她很好看。”

“最好不要。”哈利说着习惯性地矮了矮身，把他那一米九二的身

躯移出了门框。

“为什么？”

哈利在走廊上大喊：“好警察都很丑。”

贝雅特·隆恩给人的第一印象很普通。她不丑，甚至有人说她像个洋娃娃；但那大半是因为她的小：脸、鼻子、耳朵和身体都小。她最突出的特征是苍白，肤色和发色都很淡，让哈利不由得想起他和爱伦从邦恩峡湾捞上来的一具尸体。不过贝雅特跟那具女尸不同，哈利觉得只要他别过头几秒钟，就会忘记贝雅特的长相。但她大概也不介意吧，因为她的自我介绍含糊不清，一只潮湿的小手被哈利握了一下就马上抽回了。

“霍勒警监是这栋楼的传奇人物。”鲁内·伊佛森组长背对他们站着，手里拿着一串钥匙。他们面前的灰色铁门上方有个牌子，以哥特式字体写着：痛苦之屋。下方还有一行字：508会议室。“没错吧，霍勒？”

哈利没有回答。他对伊佛森心里所想的“传奇”再清楚不过。伊佛森认为哈利是警力中的瑕疵，早在几年前就该被革职，他对这个看法也从刻意掩饰。

伊佛森终于把门打开，他们走了进去。痛苦之屋是劫案组用来研究、编辑和拷贝监控录像的地方，房间中央有一张大桌子和三个工作区，没有窗户，四壁全是架子，架上放满录像带、十几张通缉劫匪的海报，一面墙上有个大屏幕、一张奥斯陆地图和几件缉捕劫匪归案后获得的战利品：比如门边的墙上就有两只剪下的羊毛袖子，上面还开了眼睛和嘴巴的洞。除此之外，这房间里还有灰色的电脑、黑色电视屏幕、录像带和DVD播放器，以及几台哈利不认得的机器。

“犯罪特警队从这卷带子里看出了什么？”伊佛森问着，一屁股坐进其中一张椅子。

“一点东西。”哈利说着走向一个录像带存放架。

“一点东西？”

“不多。”

“真可惜你们没人来听我去年九月在餐厅的那场演讲。如果我没弄错，局里每个部门都派代表来了，就缺你们。”

伊佛森很高，手长脚长，一对蓝眼睛上方是一撮波浪般的金色刘海。他的五官颇具雨果·博斯那种德国服饰品牌男模的特色，加上他总在夏日午后打网球，也许还去健身房做点日光浴，好让自己维持古铜色的肌肤。简言之，鲁内·伊佛森是多数人眼中的型男，也巩固了哈利那个警察的工作能力和长相成反比的理论。不过，伊佛森用他的政治敏感和在警局中拉帮结派的行动来弥补自己欠缺的办案能力。此外，伊佛森那股天生的自信，让很多人误以为是领导能力，其实这股自信只不过是建立在他良好的自我感觉之上。这个特点使他一路高升，甚而成了哈利的上司。原本哈利不觉得让蠢材登上高位、远离办案过程有什么不妥，但碰上伊佛森这种人却有危险，因为他们动不动就会去干涉或指使那些真正了解该怎么办案的人。

“我们错过了什么吗？”哈利问，手指摸过录像带标签上的手写小字。

“大概没有吧。”伊佛森说，“除非你对破案的小细节感兴趣。”

哈利成功压下了那股冲动，没说他缺席是因为听过几次演讲的同事都说，伊佛森这样耀武扬威的唯一目的，就是让所有人知道，自从他当上劫案组组长，银行抢劫案的破案率已经从百分之三十五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却丝毫没提他获得任命时恰逢组里人手加倍、探员扩编，而且其中最差劲的探员——伊佛森自己——正好升职离开探案前线之故。

“我是挺感兴趣的。”哈利说，“那么，请告诉我你是怎么侦破这个案子的。”他取出一卷带子，大声念出标签上的字：“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曼格鲁市北欧储蓄银行。”

伊佛森大笑：“乐意之至。我们靠传统手法逮到了犯人。他们在亚纳布区的垃圾场换车逃走，还放火烧掉了丢弃的那辆车。但车子没完全烧毁，我们找到其中一名劫匪的手套和DNA，再与探员看完录像带后认为可能是嫌疑人的几位劫匪进行比对，结果其中一人完全符合。那个白痴朝天花板开了一枪，被判了四年刑期。霍勒，还有哪里不清楚吗？”

“嗯。”哈利把玩着那卷带子，“是哪种DNA？”

“我说过了，是符合的DNA。”伊佛森的左眼眼角开始抽动。

“对，但是是哪里的DNA呢？死皮，指甲，还是血液？”

“这很重要吗？”伊佛森的声音变尖，不耐烦起来。

哈利告诫自己应该闭嘴，放弃这种堂吉诃德式的攻击。反正伊佛森这种人永远也学不会。

“大概不重要吧。”哈利听到自己说，“除非你对破案的小细节感兴趣。”

伊佛森对哈利怒目而视。在这个特别密闭的房间中，沉默像有形的压力充斥在所有人耳边。伊佛森试图开口。

“指节的汗毛。”

房间里的两个男人都转向贝雅特·隆恩。哈利几乎忘了她也在场。她的目光在他们两人身上转了一圈，用几乎是耳语的音量重复：“指节的汗毛。就是手指上的细毛……不是都这么说的吗？”

伊佛森干咳一声：“没错，是一根毛。虽然我们不必继续追究，但我记得是手背上的毛。贝雅特，你说对不对？”他也不等回答，就敲了敲自己那块大手表的玻璃表面，“我得走了，你们慢慢看。”

伊佛森出去时重重带上了门。贝雅特从哈利手中拿起录像带，不一会儿放映机就吱的一声吃进带子。

“有两根毛。”她说，“在左手手套里，都是指节上的。还有垃圾场是在卡利哈根区，不是在亚纳布，但的确是四年刑期没错。”

哈利惊讶地望了她一眼说：“这件案子不是你之前发生的吗？”

她耸耸肩，按下遥控器上的播放键。“只要看卷宗就会知道。”

“嗯。”哈利说，打量着她的侧脸，换了个舒服的姿势坐进椅中，“看看这件案子会不会留下几根指节毛吧。”

贝雅特关灯时，放映机发出怪声，接着亮起蓝色的导入画面。另一段影片在哈利脑海中展开：影片很短，只有几秒钟，一幕景象浸沐在蓝色的闪光中，地点是阿克尔码头一家现已废弃的夜店“水滨”。他不知道那个女子叫什么名字，她有双微笑的棕色眼眸，正在音乐声中对他大喊。音乐是乡村朋克。红上绿乐队（Green on Red）和杰森与飙车客乐队（Jason&the Scorchers）。他往金宾波本威士忌里倒进可乐，一点也不在乎她叫什么名字。但第二天晚上，他就知道了。他们躺在一张以无头马为船头雕饰的床上，松绳解缆，展开这趟处女航。哈利在电话里听到她的声音时，腹中瞬间传来一阵暖意。

然后另一段影片开始了。

老人步履艰难地往柜台走去，画面是另一个摄像头每隔五秒拍下来的。

“TV2的托克尔森。”贝雅特说。

“不，是舒尔茨。”哈利说。

“我是指影片编辑。”她说，“看起来是TV2托克尔森的手笔，因为有几个十分之一秒不见了……”

“不见了？你怎么看出来的……”

“从几件事就能看出来。注意看背景，可以看出影像变换时，外面马路上那辆红色马自达都在两个摄像头的中央。物体不可能在同一

时间内出现在两个地方。”

“你是说，片子被人修过了？”

“不是。室内的六个摄像头和室外的一个都用同一卷带子拍摄，在原本的片子里，若要从一段影片切换到另一段，就会看到闪动，因此影片必须经过编辑，才能得到较长的连贯镜头。偶尔我们搞不定的时候，会请电视台的人过来。像托克尔森这样的电视剪接员会调整时间码，提高录像质量，让画面更精致。我猜这是他的职业病吧。”

“职业病。”哈利重复了一遍。一个年轻女子会说出这么有中年味道的字眼，真是怪事。也许她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年轻？灯光一变暗，她就像换了一个人，不但肢体放松多了，声音也更坚定了。

劫匪进入银行，用英语大喊。声音遥远且模糊，好像是蒙在毯子里说话。

“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哈利问。

“挪威人。他说英语，是怕被认出方言、口音或任何能让我们联想起之前抢劫案的特别字眼。他穿平滑的衣服，是避免在逃亡的车上、藏身处或家里留下衣服纤维，被我们查到。”

“嗯，还有吗？”

“他衣服上的每个开口都用胶带贴住，以免留下可供追查的DNA，如头发或汗水。他把裤脚粘在靴子上，袖口粘在手套上，我猜他头上一定也贴了胶带，眉毛上涂了蜡。”

“所以是专业劫匪了？”

她耸肩道：“百分之八十的银行抢劫案都是提前一周计划的，而且犯案的都是喝醉酒或吸了毒的人。但这个案子经过缜密地计划，劫匪似乎也很清醒。”

“你怎么知道？”

“要是我们的灯光或摄像头再好一些，就能把影像放大，看看他的瞳孔。但我们没有，所以我只能靠他的肢体行为判断。他冷静，动作都三思而行，你看不出来吗？如果他吸毒了，也不会是兴奋剂或哪种安非他命。可能是罗眠乐，这种药很受欢迎。”

“为什么？”

“抢银行是很极端的经验。你需要的不是速度，而是刚好相反。去年有人手持自动武器冲进索利广场的挪威银行，朝天花板和墙壁一阵扫射之后又冲了出来，一毛钱也没抢到。那人告诉法官，他吸了大量安非他命，非得发泄一下不可。我比较喜欢用罗眠乐的犯人，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哈利朝屏幕歪了歪头。“你看一号位置上丝蒂恩的肩膀，她按了警铃，带子里的声音就忽然变清晰了。为什么？”

“警铃跟录像设备是相连的。一旦被启动，录像带就会跑得更快，好让我们得到更清晰的影像和声音来分析劫匪的声音。这样一来，说英语也没用了。”

“真的这么可靠吗？”

“我们的声带就跟指纹一样。如果我们录下十个字，让特隆赫姆大学的声音分析师分析，就能比对出这两个声音，准确度高达百分之九十五。”

“嗯，但若是警铃响起以前的音质就没办法了吧？”

“那就没那么准确了。”

“所以他才先用英语喊，发现警铃启动后，才拿丝蒂恩当传声筒。”

“就是这样。”

他们在沉默中，看着那名黑衣男子朝柜台移动，枪管指住丝蒂恩

的脖子，在她耳边说话。

“你对她的反应有什么看法？”哈利问。

“什么意思？”

“看她的脸部表情。她好像蛮镇定的，你不觉得吗？”

“我没感觉。通常，从脸部表情得不到多少信息，我想她的脉搏应该接近每分钟一百八十下。”

他们看着赫尔格在钱箱前仓皇失措。

“希望他会得到适当的创伤后治疗。”贝雅特柔声说着，摇了摇头，“我见过经历这种抢劫案的人后来精神失常了。”

哈利什么也没说，心里却想她这句话可能是从年纪较大的同事那里听来的。

劫匪转身，伸出六个指头。

“有意思。”贝雅特含糊地说，头也没低地就在面前的本子上写起笔记。哈利从眼角看着这位年轻的女警官，看到她在枪声响起时整个人一震。屏幕上的劫匪拿起旅行袋，跳过柜台，跑出大门，贝雅特抬起她的小下巴，笔从手上落下。

“最后这一段还没放到网上，也没传给任何电视台。”哈利说，“你看，现在他在银行外的摄像头镜头里了。”

他们看着劫匪走过玻克塔路的斑马线——这时是绿灯——走上工业街，之后出了镜头。

“警察呢？”贝雅特问。

“最近的警局在索克达路的收费站后方，离银行只有八百米。不过，警察还是在警铃响了三分多钟之后才到。所以劫匪只有不到两分

钟的时间可以逃走。”

贝雅特若有所思地看着屏幕，看着路过的人、车，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逃跑就跟抢劫一样，经过缜密计划。逃亡车可能停在转角，免得被银行外的摄像头拍到。他很幸运。”

“或许吧。”哈利说，“不过，在你眼中，他不像是个会仰赖运气的人吧？”

贝雅特耸肩。“很多成功的银行抢劫案看起来都经过仔细计划。”

“好，但这里的警察会迟到却是凑巧。周五的这时候，那一区的每辆巡逻车都出勤了，去了——”

“——美国大使的公馆！”贝雅特喊，一手拍上前额，“说有汽车炸弹的那通匿名电话！我周五休假，但我看了电视新闻。要是你认为现代人有够歇斯底里，大使公馆的人当然也不会例外。”

“结果没有炸弹。”

“那当然，这是标准的调虎离山计。”

他们俩都陷入思考，在沉默中看完了最后一段录像。舒尔茨站在斑马线前，绿灯转为红灯，又转成绿灯，他却一动也没动。他在等什么？哈利纳闷着。等不规则出现？等一段特别长的绿灯？等百年难见的一路绿灯到底？好，应该快来了。他听到远方传来警车鸣笛声。

“有件事不大对劲。”

贝雅特发出老男人的疲惫叹息声：“总有事不大对劲的。”

然后影片就结束了，一片雪花席卷了屏幕。

4 回音

“雪？”

哈利快步走在人行道上，一面对手机大喊。

“对，真的。”萝凯的声音从信号奇差的莫斯科传来，接着是一阵刺啦刺啦的回音，“……的。”

“喂？”

“这里好冷……冷。里面跟外面……面。”

“法庭里呢？”

“也是零下好几摄氏度。我们以前住在这里的时候，连他妈都说我该把欧雷克带走，现在她却跟别人坐在一起，用怨恨的表情看我……我。”

“官司打得怎么样了？”

“我怎么知道？”

“首先，你是学法律的。第二，你会说俄语。”

“哈利，我跟其他一亿五千万俄国人一样，对这里的法律系统一窍不通，行吗……吗？”

“好吧。欧雷克还好吧？”

哈利又问了一遍，仍没听到回答，他把手机拿到面前，想看看是不是信号断了，但屏幕上的通话秒数仍在增加。他又把电话放回耳边。

“喂？”

“喂，哈利，我听得见……噢。我好想你……噢。那个啊啊怎么

样了？……了？”

“电话有回音，我只听到一堆噢和啊。”

哈利到了大门，取出钥匙，打开大厅入口的锁。

“哈利，你觉得我逼人太甚吗？”

“当然不会。”

哈利对正想把雪橇弄出地下室的阿里点点头。“我爱你。你还在吗？我爱你！喂？”

哈利困惑地从断线的通话中抬起头，看到他那巴基斯坦籍的邻居满脸笑意。

“对啦对啦，阿里，也爱你。”哈利咕哝着，一面笨拙地按着萝凯的号码。

“用通话记录。”阿里说。

“什么？”

“没事。你的地下室要不要出租？你似乎不常用。”

“我的地下室有储藏空间？”

阿里翻了个白眼问：“哈利，你在这里住多久了？”

“我刚才说……我爱你。”

阿里探究似的看着哈利。哈利对他挥挥手作别，打了个手势表示他电话通了。他小跑上楼，把钥匙直直抓在身前。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说话了。”哈利说着进了门，来到他那没几件家具的两室公寓。那是他在九十年代房市最低迷时以低价买到手的。哈利老觉得这间公寓把他这辈子的运气都用光了。

“哈利，真希望你能跟我们在一起。欧雷克也很想你。”

“是他说的吗？”

“他不需要说。从这点来看，你们俩挺像的。”

“你啊，我刚才说我爱你，都说三遍了，旁边还有邻居在听。你知道这种事对男人的伤害有多大吗？”

萝凯笑了。哈利好喜欢她的笑声，从初次听到的那一刻起就喜欢。他直觉地知道，他愿意做任何事，只为了更常听到这样的笑声，最好是每天。

他踢掉鞋子，笑了。走廊的录音电话在闪，表示有留言。即使他没法未卜先知也知道那是萝凯早些时候打来的。没有别人会打电话到他家。

“你怎么知道你爱我？”萝凯柔声问。回音不见了。

“我可以感觉到那里热热的……脏，那地方叫什么？”

“心脏吗？”

“不是，再往后一点，在心脏下面。肾吗？肝吗？脾脏？对了，就是脾脏。我可以感觉到脾脏整个热起来了。”

哈利不知道电话那头传来的到底是啜泣声还是笑声。他按下录音电话上的播放键。

“我希望能在两周内回去。”萝凯在手机上说，没多久她的声音就被录音里的声音盖过：“嘿，又是我……”

哈利觉得心跳漏了一拍，还来不及思考就立刻做出了反应：按下停止键。但那有磁性又带点沙哑的女性嗓音所说的话，却持续在墙壁间来回激荡，像个回音。

“那是什么声音？”萝凯问。

哈利深深吸了口气。一个念头挣扎着想在他回答前冒出来，但太迟了：“只是广播。”他清了清喉咙，“等你确定航班了就告诉我，我去接你。”

“当然。”她用讶异的语气说。

一段尴尬的沉默。

“我得挂电话了。”萝凯说，“今晚八点我们再聊好吗？”

“好。啊，不行，那时我要忙。”

“哦？希望是忙着做点新鲜的事。”

“嗯。”哈利用力吸了口气，“反正我跟一个女人有约。”

“谁那么幸运？”

“贝雅特·隆恩，劫案组的新警员。”

“是什么事？”

“我们要跟丝蒂恩·格雷特的先生谈一谈。丝蒂恩在玻克塔路的抢劫案中被杀了，我跟你提过的。我们还要跟分行经理谈。”

“好好忙吧，我们明天再聊。欧雷克想先跟你说晚安。”

哈利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小脚丫的奔跑声和兴奋的喘气声。

他们说完话，哈利站在走廊，盯着电话桌上方的镜子。如果他的理论没错，那么他看到的就是一位优秀的警察：两只充血的眼睛分别在大鼻子两边，一张苍白、瘦削且毛孔粗大的脸，上面布满细细的青筋，脸上的皱纹像是木头横梁被一把刀随意划过。怎么会这样？他从镜中看到身后墙上的照片，照片里的男孩和他妹妹有着被太阳晒黑的笑脸。但哈利的心思并不在失去的俊俏外表和逝去的青春上，因为那

个念头现在才浮现。他正在自己脸上寻找欺瞒、逃避与怯懦，正是这些让他违背了自己定下的承诺：不管怎么样，绝对绝对不要对萝凯撒谎。在他俩的关系之中，存在很多足以毁坏这段情缘的暗礁，但谎言绝不应该是其中之一。那他为什么又说谎了？他和贝雅特确实会去见丝蒂恩的丈夫，但他为什么没说事后他会去找安娜？她是旧情人，但那又怎么样？这段过往情缘短暂又狂暴，虽留下疤痕却没造成永久的伤害。他们只是想一起喝杯咖啡，叙叙旧罢了，之后就会各过各的。

哈利按下录音电话的播放键，听完那段留言。安娜的声音充溢走廊：“……期待今晚在M跟你见面。拜托你两件事，你过来的路上，能不能到威博街的锁匠那里去一趟，帮我拿回我打的一把钥匙？他们开到七点，我已经用你的名字登记了这把钥匙。还有，你介不介意穿那条我好喜欢的牛仔裤？”

又是一阵低沉沙哑的笑声，房间似乎都以同样的节奏振动了起来。毫无疑问，她一点也没变。

5 复仇女神

在户外灯光的照耀下，雨将早已暗下来的十月天空打出一道道争先恐后的线条。哈利看到灯下的陶瓷门牌上写着格雷特一家：埃斯彭、丝蒂恩和崔恩住在这里。“这里”是雾村路上一栋带露台的黄色房屋。他按下门铃，打量着四周。在雾村路一大块空地上，有四长排带露台的房屋，被围绕在一片公寓楼中央，这让哈利想起草原上的拓荒者在遭遇印第安人攻击时会占据这种防守位置。或许这里正是如此。带露台的排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为迅速兴起的中产阶级而建，也许烟雾路和崔佛路上逐渐减少的工人早已知道这些人是新入侵者，会在这个新国家拥有领导权。

“好像不在家。”哈利说着又按了一下门铃，“你确定他知道我们今天下午会来？”

“不确定。”

“不确定？”哈利转身，低头看着在伞下瑟瑟发抖的贝雅特。她穿着裙子和高跟鞋，之前到施罗德酒馆接她的时候，他还觉得她这身打扮像是早上要去喝咖啡。

“我打电话来的时候，崔恩跟我确认过两次今晚的会面。”她说，“可是他好像完全……心不在焉。”

哈利从阶梯上方倾身，鼻子贴在厨房窗户上往里看。室内很暗，他只看到墙上有个北欧银行的白色月历。

“我们回去吧。”他说。

这时，邻居的厨房窗户砰的一声开了。“你们要找崔恩吗？”

这句话是清晰的标准挪威语，却带了卑尔根的口音，把“r”的卷舌音发得又重又长，像一列脱轨的中型火车。哈利转过身，看到一个棕色皮肤、脸上有皱纹的女人。她正准备挤出笑容，同时又一脸肃穆。

“对。”哈利说。

“是家人？”

“警察。”

“哦。”女人说，脸上哀凄的表情不见了，“我以为你们是来致哀的。他在网球场，那个可怜人。”

“网球场？”

她指了指方向。“就在田野另一边。他四点就过去了。”

“可是现在天都黑了。”贝雅特说，“还下雨。”

女人耸耸肩。“我想一定是在哀悼吧。”她清楚说出“r”的卷舌音，让哈利想起自己小时候住在奥普索乡附近时，会把几片卡纸塞进自行车车轮里，让纸片拍打辐条。

“听起来你也在奥斯陆东边住过。”哈利说着跟贝雅特朝女人所指的方向走去，“还是我弄错了？”

“没错。”贝雅特说完就不想多谈了。

网球场位于公寓楼区和露台房屋中间的路上。他们听到球拍网线打上湿漉漉的网球，发出单调沉闷的声响。在高高竖起的铁丝网围篱内，有个模糊的人影，正在迅速变暗的秋日天色里发球。

“嘿！”他们接近围篱时，哈利大喊，但那男人没有回答。他们现在才看出男人穿着夹克和衬衫，还打了领带。

“你是崔恩·格雷特吗？”

一颗球打进一摊黑水，弹起，又撞上围篱，差点溅得他们身上都是雨水，但贝雅特很快地用雨伞挡了下来。

贝雅特拉着大门。“他把自己锁在里面了。”她低声说。

“我们是霍勒和隆恩警官！”哈利大叫，“我们约好要见面的，能不能……妈的！”他没看到球正往这边飞来，就在他面前几厘米处啪的一声撞上铁丝网。他擦掉眼中的水，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全是脏兮兮的、棕红色的水污。哈利看到那男人又丢出一颗球，立刻转过身去。

“崔恩·格雷特！”哈利的喊声在公寓楼间回荡。他们看着一颗网球画出一个大弧线，往公寓楼的灯光处飞去，被黑暗吞没，掉落在田野上。哈利再度看向网球场，却只听到一声嘶喊，看到一个人影从黑暗中朝他冲过来。那人撞上铁丝网，网子发出咯吱声，他四肢着地倒在地上，爬起来，助跑，然后又朝铁丝网冲过来。倒下，站起，再冲。

“天哪，他疯了。”哈利咕哝道。他看到一张苍白的脸和炯炯的目光朝他逼近，直觉地退后一步。贝雅特扭亮手电筒，往崔恩身上照。崔恩正挂在铁网上，湿淋淋的黑发贴着苍白的前额，好像在寻找什么目标，然后又像汽车风挡玻璃上的冻雨般滑下铁丝网，动也不动地躺

在地上。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贝雅特低声问。

哈利咬了咬牙，朝手掌啐了一口。他从手电筒的光里，看到红色的碎石子。

“你打电话叫救护车，我去车里拿剪网钳。”他说。

“然后就给他打镇静剂了，对吧？”安娜问。

哈利点头，喝了一口可乐。

坐在他们附近高脚椅上的，都是年轻的西城顾客，喝着红酒、缤纷的调酒和健怡可乐。M就像奥斯陆的大多数咖啡馆，在城市风格中带有乡村、纯朴且讨喜的味道，让哈利想起以前学校里的同学“烤串”，那个聪明又守规矩的男孩，后来大家发现他竟然做了一本册子，里面全是那些“出风头”小孩用的俚语。

“他们把那个可怜的人带去了医院。后来我们又去跟那个邻居谈，她说自从他太太被杀后，他每天傍晚都去那里打网球。”

“老天！为什么？”

哈利耸了耸肩。“在那种情况下失去亲人，人会发疯也不足为奇。有些人压抑痛苦，表现得好像死者还在世。那个邻居说，丝蒂恩和崔恩是很棒的混合双打搭档，夏天时他们几乎每天下午都去球场练球。”

“所以他是在期待太太回来发球吗？”

“或许吧。”

“唉，天哪！请你帮我拿瓶啤酒好吗？我去一下洗手间。”

安娜双腿一抬，下了高脚椅，摇曳生姿地走向房间另一头。哈利

不想跟过去。他也不需要，他已经看到想看的了。她的眼角多了几条皱纹，漆黑的头发中多了几丝灰发；除此之外，她跟以前一模一样。同样的黑色眼眸，均匀整齐的眉毛下那丝警惕的神色；同样又高又窄的鼻子，下面却是丰满的唇；瘦削的双颊让她显露出一副饥饿的表情。她或许称不上“大美女”，因为她的五官太有棱有角、太极端，但她苗条的身躯却十分曲线玲珑，足够让哈利发现在她走过用餐区时，至少有两个男人忘了自己刚才在说什么。

哈利点燃另一根香烟。离开崔恩那里之后，他们去找了分行经理赫尔格·克莱门森，但也同样没什么线索。他还是一副饱受惊吓的样子，坐在凯尔萨斯路自家双层公寓的椅子上，一会儿看着在他脚边跑来跑去的贵宾犬，一会儿看着在厨房和起居室走来走去、忙着弄咖啡和奶油起酥牛角包的妻子。那是哈利这辈子吃过最干的奶油起酥牛角包。贝雅特的穿着比哈利身上的褪色牛仔裤和马丁靴更适合克莱门森家中产阶级的风格，尽管如此，大部分时间仍是哈利在跟紧张且说话像连珠炮的克莱门森太太讨论今年秋天反常的多雨天气和做奶油起酥牛角包的艺术，直到咚咚咚的脚步声和响亮的啜泣声打断他们的对话。克莱门森太太解释说，她可怜的女儿伊娜在怀孕七个月时被男友抛弃了。这个男人倒真的很会遗弃东西，果然是当水手的 [1]，现在他去地中海出海了。哈利差点把牛角包喷得满桌都是。这时贝雅特转过话题，问赫尔格：“你认为那劫匪有多高？”赫尔格的目光已经不在那条狗身上了，因为狗从客厅房门走了出去。

赫尔格凝视着她，拿起咖啡杯举到唇边。由于他不能同时说话和喝咖啡，举到唇边的杯子就悬在那儿。“多高？大概两米吧。丝蒂恩总是那么一丝不苟。”

“克莱门森，他并没有那么高。”

“好吧，那一米九。而且她也总是打扮得很得体。”

“他当时穿什么？”

“黑色的衣服，类似橡胶那样。今年夏天她头一次好好休了假，

去了希腊。”

克莱门森太太吸了吸鼻子。

“类似橡胶？”贝雅特问。

“对。还有头套。”

“克莱门森先生，头套是什么颜色？”

“红色。”

这时贝雅特不再做笔记了。没多久他们就坐进车内，开回城里。

“要是法官和陪审团知道，目击者对银行劫匪的描述有多不可靠，他们就会拒绝让我们以此为证据。”贝雅特说，“我们脑子里重新创造出来的东西，真是错得离谱。好像恐惧让他们戴上了眼镜，把劫匪变高、变模糊，把枪变多，把每一秒都拉长了似的。这个劫匪只花了一分多钟，但入口旁收银柜台的布莱恩女士却说他在里面待了将近五分钟。他的身高也不是两米，而是一米七九。除非他穿了增高鞋，专业劫匪会这么做也不奇怪。”

“你怎么能如此确定他的身高？”

“录像带啊。以劫匪进门时的门框作为高度参照。我早上去银行记下来了，拍了新的照片然后测量过。”

“嗯。我们犯罪特警队都把这种测量工作交给现场勘察组。”

“测量监控录像中人的身高听起来容易，实际则不然。比如在一九九九年卡德巴肯区的挪威银行抢劫案中，现场勘察组的测量就误差了三厘米。所以我倾向亲自去量。”

哈利眯着眼看她，心想不知道该不该问她当初为什么来当警察。但他只问她能否载他去威博街的锁匠那里。下车前，他又问她有没有注意到在他们问话的时候，赫尔格拿着满到杯口的咖啡，却一滴都没

溅出来。她没注意到。

“你喜欢这里吗？”安娜问，坐回她的高脚椅里。

“嗯……”哈利打量了一下四周，“不是我喜欢的风格。”

“也不是我喜欢的。”安娜说着拎起包，站了起来，“去我家吧。”

“我才刚给你拿了啤酒来。”哈利对着起雾的玻璃杯点点头。

“一个人喝酒多无聊。”她说着拉长了脸，“放轻松，哈利。走吧。”

外面雨已经停了，雨水清洗过的冷冽新鲜的空气令人心胸舒畅。

“你还记不记得那年秋天我们开车去马里达伦谷的事？”安娜问着，把手插进他臂弯，开始漫步。

“不记得。”哈利说。

“你一定记得！我们开你那辆超烂的福特，座位还没办法放平。”

哈利不自然地笑了。

“你脸红了。”她开心地说，“哦，那你一定也记得我们停车到森林里散步，林子里满地是黄叶，就像……”她捏了捏他的臂膀，“就像一张床，一张金子做的大床。”她大笑着推了推他，“后来我还得帮你推车，好让那辆老爷车发动。现在车子应该已经卖掉了吧？”

“这个嘛，”哈利说，“还在车库里。以后再说吧。”

“哎哟，你怎么说得像是得了肿瘤还是什么病，然后被送进医院的老朋友似的。”她又柔声加了句，“哈利，你不该这么快就放手的。”

他没回答。

“到了。”她说，“总之，你没忘记这里吧？”他们停在索根福里街

上一扇蓝色的门前。

哈利轻轻地抽出手臂。“安娜。”他开口，想假装没看到她警告的目光，“我明天一大早得跟犯罪特警队的探员开会。”

“我什么都没说啊。”她说，说着打开了门。

哈利忽然想起一件事。他把手伸进外套，把一个黄色信封放到她手上：“锁匠那边的。”

“啊，是钥匙。没什么问题吧？”

“店里的人很认真地研究了 my 身份证，还要我签名，真是奇怪。”哈利瞄了一眼手表，打了个哈欠。

“他们给人通用钥匙的时候都很严格。”安娜很快回道，“整栋楼的门都可以用这把钥匙，包括大门、地下室、住户公寓等等。”她紧张又敷衍地一笑，“需要我们的业主委员会写书面申请，他们才能多打一把备用钥匙。”

“我懂。”哈利说，前后摇晃着身子。他吸了口气，准备说晚安。

她没让他得逞。她的声音几乎是在哀求：“哈利，只是喝杯咖啡嘛。”

大起居室中，同一盏吊灯高挂在天花板上，下方是同一张桌子、几张椅子。哈利记得当年墙壁是淡色的——白色或黄色之类——但他不确定。现在墙壁却是蓝色的，房间似乎变小了。或许安娜想换个格局吧，毕竟一个人要住在有三间厅房、两间大卧室和挑高三米半的公寓而不嫌空，实在不容易。哈利记得安娜曾经说过，她奶奶也独自住一间公寓，却不常在家，因为她是有名的女高音，还能唱歌的时候都在世界各地巡回。

安娜进了厨房，哈利打量着起居室。这里空空的，没几件家具，只有一个跟冰岛小马一样大的鞍马，架在往外伸展的四只木脚中央，

背上还有两个圆环。哈利走近，摸了摸上面光滑的棕色皮革。

“你开始运动了吗？”哈利高声问。

“你是说那只马？”安娜在厨房里喊着回应。

“这不是给男人运动的吗？”

“对。哈利，你真的不要来杯啤酒？”

“不要。”他喊，“但是说真的，你为什么把这东西放在家里？”

听到她的声音出现在自己背后，哈利吓了一跳。“因为我喜欢做男人会做的事。”

哈利转身。她已脱了毛衣，站在门口，一只手放在屁股上，另一只手高举，扶着门框。哈利在最后一刻把自己想将她从头打量到脚的目光压抑住了。

“我在奥斯陆健身俱乐部买的。这会是件艺术品，一个设备，就像‘握手箱’，这个我想你也没忘吧。”

“你是指桌上那个可以把手从帘子里伸进去的箱子？箱子里有很多可以让人握住的假手？”

“也可以摸、挑逗或拍掉。那些手里面装了加热器，好保持人体的温度，结果畅销得很，不是吗？大家以为桌子下面有人躲着。跟我来，我有些东西想让你看看。”

他跟着她走进最里面的一间房，她拉开拉门，牵起他的手一起走进黑暗。灯光亮起时，哈利一开始只瞪着那盏灯。这盏镀金的落地灯做成了一个女人的样子，“她”一手拿着天平，一手拿着一把剑，三个灯泡分别装在天平、宝剑和女人的头旁边。哈利转过身时，发现每个灯泡都照着一幅油画。其中两幅画挂在墙上，第三幅、也是显然还没完成的一幅则搁在一个画架上，左边墙角钉了个调色盘，上面有几块黄色和棕色的颜料。

“这些是什么画？”哈利问。

“肖像画。你看不出来吗？”

“哦。这里是眼睛喽？”哈利指了指，“然后那边是嘴巴？”

安娜歪着头：“随你怎么看。里面有三个男人。”

“是我认识的人吗？”

安娜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哈利，好一会儿才开口回答：“不，我认为不是，但如果你愿意，或许可以跟他们认识一下。”

哈利更仔细地端详着那三幅画。

“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我的邻居拿着雪橇，看到在我快走的时候有个男的从锁匠那边的小房间出来，我也看到M那里的服务生，还有电视名人佩尔·斯戴尔·伦宁。”

她大笑：“你知不知道，视网膜会把一切都反过来，所以你的头脑先接收到的是镜像画面？如果你想看清事物的真实样貌，就必须看镜中的影像。那么你在里面就会看到很不一样的人了。”她的双眼发光，哈利实在不忍心反驳，告诉她视网膜并不会把影像左右反转，而是上下颠倒。“哈利，这将是我最最后的大作，后人会因为这幅画而记住我。”

“你说这些肖像画？”

“不，这些只是整件作品的其中一部分。还没完成呢，你等着看吧。”

“嗯，作品有名字吗？”

“《涅墨西斯 [2] 》。”她低声说。

他以询问的眼神看着她，两人四目相接。

“名字灵感来自那位女神，你知道的。”

影子落在她的侧脸。哈利转过头，他看够了：她的背部曲线在乞求舞伴，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方，仿佛不确定该往前还是往后；她的胸膛起伏着，细细的脖子上布着血管，哈利好像看到血管在跳。他觉得好热，还有点头晕。她刚才说什么？“你不该这么快就放手。”他有吗？

“哈利……”

“我得回去了。”他说。

他从她头上拉掉洋装，她笑着倒在白床单上。笔记本电脑上的屏保是摇曳的棕榈树，土耳其蓝的屏幕光在床头板那些小魔鬼和张着嘴的恶魔雕刻上摇晃，她在光里解开他的皮带。安娜说这是她外婆的床，已经放了快八年了。她咬着他的耳朵，用陌生的语言轻声说起甜言蜜语，然后她停止低语，骑到他身上，喊着、笑着、哀求着，召唤着外在的力量，而他只希望能一直这样下去。就在他快到达高潮时，她忽然停止动作，双手捧起他的脸，轻声问：“永远只属于我？”

“想得美。”他大笑，把她翻了个身，换成自己在上头。木头的恶魔对他邪笑。

“永远只属于我？”

“是。”他呻吟，然后射了。

笑声止歇时，他们浑身是汗地躺着，床单上他们的身体仍然紧紧缠在一起。安娜说这张床是一位西班牙贵族送给她外婆的。

“一九一一年，她在塞维利亚开完演唱会后人家送她的。”她说微微抬起头，好让哈利把点燃的香烟放在她唇间。

这张床上了埃伦诺拉号，在三个月后抵达奥斯陆。而埃伦诺拉号

的丹麦船长，名叫什么杰斯珀的，应该是跟她外婆在这张床上睡过的第一位情人——虽然不是她这辈子的第一个情人。杰斯珀显然是个热情的男子，根据她外婆的说法，这就是床上那只装饰马没有头的原因。杰斯珀船长在狂喜中，一口咬掉了马头。

安娜大笑，哈利微笑。然后烟抽完了，他们又开始做爱，西班牙马尼拉木发出咯吱和呻吟声，让哈利觉得自己在一艘无人掌舵的船上，但那无关紧要。

那是好久以前了，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安娜外婆的床上，清醒地过夜。

哈利在狭窄的铁床上扭了扭身子，床头柜上的收音机闹钟刺眼地亮着三点二十一分，他咒骂了一句。他闭上眼，思绪又缓缓滑到安娜身上，还有那年夏天她外婆那张铺着白床单的床。当时的他经常喝得醉醺醺的，但他还记得那几个粉红而曼妙的夜晚，像一张张色情明信片。就连夏天结束时他所用的分手理由，都是庸俗而热情的那套：“我配不上你。”

那时的他酗酒问题严重，人生只朝一个方向发展。在某一次稍微清醒点的时候，他下定决心不再拖累她。她用陌生的语言咒骂，发誓有一天会向他复仇：从他身边拿走他最爱的东西。

那是七年前的事了，而且那段关系只维持了六周。那之后，他只见过她两次。一次是在一间酒吧里，她泪眼汪汪地走来请他离开，他照办了；另一次是在哈利带他小妹去看展览的时候。他答应会打电话给她，但他根本没打。

哈利翻过身，又看了看时钟。三点二十二分。那天晚上，他吻了她。等他安全走出她家那扇装着凹凸玻璃的大门，他倾身过去想拥抱她说晚安，那个拥抱变成了一个吻。简单又美好。总之，说简单总是没错。三点三十三分。妈的，他什么时候变得那么敏感了？连跟旧情人吻别、道晚安都觉得愧疚？哈利做了几次规律的深呼吸，把心思放在从玻克塔路经工业街的脱逃路线上。吸，呼，再吸。他仍然闻得到

她的香水味，感觉得到她身体的甜蜜压迫，以及从她舌头上传来的狂野坚持。

6 辣椒

这天的第一道阳光刚从艾克柏山边缘出现，照进犯罪特警队会议室半拉起的百叶窗，钻进哈利红肿的眼周皱纹里。鲁内·伊佛森站在长桌的一端，双手背在身后，双腿分开，一会儿踮起脚尖，一会儿又放平。他身后有个活动挂图，上面用大大的红字写着欢迎。哈利猜这东西是伊佛森从演说研讨会上拿来的。这位劫案组组长开始说话时，他半认真地压抑住打呵欠的冲动。

“大家早。我们坐在这张桌旁的八个人是一个小组，负责侦办周五发生在玻克塔路银行的抢劫案。”

“谋杀案。”哈利咕哝着说。

“对不起，你说什么？”

哈利在椅子上坐直身子。不管他怎么转头，该死的阳光还是照得他什么也看不见。“我想这件案子应该以谋杀为基础来调查才对吧。”

伊佛森挤出一个扭曲的笑，对象不是哈利，而是其他坐在桌旁的人，他扫视了这些人一眼说：“我想我该先让大家互相认识，但我们这位来自犯罪特警队的朋友却已经抢先了。哈利·霍勒警监是由他的长官毕悠纳·莫勒派来协助的，因为他的专长是调查谋杀案。”

“重大刑案。”哈利说。

“重大刑案。霍勒左边的是鉴识组的托雷夫·韦伯，负责犯罪现场的调查工作。各位都知道，韦伯是我们经验最老到的鉴识调查员，以分析能力和毫厘不差的直觉出名。总警司有一次还说，想让韦伯加入他的狩猎团队当追踪犬呢。”

桌旁响起笑声，哈利不必看也知道韦伯没笑。韦伯简直从来不会笑，至少对不喜欢的人是如此，而他几乎没有喜欢的人。韦伯认为长官们全是一些无能的野心家，觉得他们对这份工作或团队毫无感情，却对只要在警察总署露个几次脸就能取得的行政权和影响力敏感得很，年轻一辈的长官尤其如此。

伊佛森微笑着，像一个正在出海的舰长上下动着身体，等待笑声止歇。

“贝雅特·隆恩是新成员，也是我们的录像监看专家。”

贝雅特的脸红得像甜菜根。

“贝雅特是约恩·隆恩的女儿，约恩曾在劫案与重大刑案组工作了二十多年。贝雅特目前正追随着她那位传奇父亲的脚步，她所找到的重大线索已经协助侦破了多起案件。我想我可能还没提过，但过去一年来，我们劫案组的破案率接近百分之五十，就国际标准来看，这个数字代表……”

“伊佛森，这个你提过了。”

“谢谢。”

这一次伊佛森微笑时，直勾勾地看着哈利。那是个僵硬、蜥蜴般的露齿微笑，嘴角两边拉得老开，他就以这样的笑容说完剩下的介绍词。这些人当中，哈利还认识两位：麦格斯·里安是来自汤姆洛峡湾村的年轻探员，加入犯罪特警队才六个月，表现出色。迪德里克·古德蒙松是现场最有经验的调查员，稳坐劫案组的第二把交椅。哈利跟这位不多话、办事有条不紊的警察相处毫无问题。最后两个也是劫案组的，两个都姓李，但哈利马上就知道他们不是双胞胎。托莉·李是金发女郎，薄唇、高，有张不苟言笑的脸。奥拉·李是个矮胖的男人，有一头红发、圆圆的脸和笑意盈盈的眼睛。哈利在走廊上见过他们的次数多到一般人都会互相打招呼了，但他却从来没这么做过。

“至于我自己，各位应该多少都听说过我的事。”伊佛森这么为介

绍作结，“但为了让所有人熟悉，我是劫案组的组长，由我领导这次的调查。霍勒，现在回到你一开始说过的，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必须调查一起引发无辜民众死亡的抢劫案。”

哈利设法不上钩。他真的努力了，但那个鳄鱼般的诡笑却让他前功尽弃。

“这种案子也有百分之五十的破案率吗？”

桌旁只有一个人笑，而且笑得很大声。是韦伯。

“真抱歉，我好像漏了有关霍勒的几件事。”伊佛森正色说，“据说他很幽默。我听说，他真的很机智。”一秒钟尴尬的沉默。伊佛森发出一阵喇叭似的笑声，接着桌边也跟着响起低低的笑声。

“好了，我们先来看看简报。”伊佛森翻过第一张纸。第二张纸上的标题写着“鉴识证据”，他拔下马克笔的笔盖，做好准备：“韦伯，来吧。”

卡尔·托雷夫·韦伯站了起来。他个子不高，有一头狮鬃般的灰发和胡子。他那低沉的隆隆嗓音给人不祥的感觉，尽管如此，话语仍很清晰：“我不会说太久。”

“你只管说吧。”伊佛森说着拿笔靠近纸张，“卡尔，要花多少时间都没关系。”

“我不会说太久，因为我不需要花太长时间。”韦伯低声说，“我们什么证据都没找到。”

“噢。”伊佛森说着放下笔，“你们什么证据都没有，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找到一个全新耐克鞋的鞋印，尺码是四十五号。这宗抢劫案绝大多数的东西都很专业，因此我唯一的推论就是这不太可能是劫匪平常会穿的尺码。弹道专家也分析过子弹了，那是AG3步枪所用的

标准七点六二毫米子弹，这是挪威最常见的弹药，因为全国的军营、军火店、储备军官和民兵家里用的都是这种。换句话说，完全无法追查。除此之外，你会认为他从来没走进银行，或离开银行，因为我们在银行外也搜过了，一无所获。”

韦伯坐下。

“谢谢，韦伯，你的说明很……呃，让人获益匪浅。”伊佛森翻开下一张纸——目击者。

“霍勒？”

哈利往椅子上又挪了挪。“当时在银行里的人，事后都立刻接受了讯问，没人说出什么我们从录像中看不出的事。也就是说，他们记得的事都被我们证实是错误的。一位目击者看到劫匪走上工业街，此外就没有其他人打电话提供线索了。”

“这点让我们进入下一个项目：脱逃车辆。”伊佛森说，“托莉？”

托莉·李往前踏一步，打开头顶上方的投影仪，机器内已经放了一张投影片，上面是过去三个月遭窃的私家车的情况简介。她操着浓重的桑默斯克地区口音，说明她认为哪四辆车最可能是脱逃车，她的判断基于这些车都是常见品牌与车型，毫不特别，浅色车身，车子还算新，劫匪开起来才觉得可靠，不怕中途抛锚。其中最可疑的是一辆停在马里达路上的大众GTI，该车在劫案发生的前一天夜里被偷。

“银行劫匪通常会尽量在接近抢劫的时间偷车，这样车子才不会出现在巡逻车名单上。”托莉·李说。她关掉投影仪，拿起投影片，准备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伊佛森点点头道：“谢谢。”

“谢什么？”哈利低声对韦伯说。

下面那张纸的标题是“录像分析”。伊佛森已经把马克笔盖了起

来。贝雅特咽了口口水，清了清喉咙，从身前的杯子里喝了口水，又咳了一声，双眼盯着桌面：“我量过高度了……”

“贝雅特，请大声一点好吗？”蜥蜴微笑着。贝雅特又咳了几声。

“我量了录像带中劫匪的身高，他有一米七九。这个数字我跟韦伯确认过了，他也同意。”

韦伯点头。

“太好了！”伊佛森高喊，声音里是装出的热情。他拨开马克笔的笔盖，写下：身高一米七九。

贝雅特继续对着桌面说话：“我也跟大学的阿斯拉克森谈过，也就是我们的声音分析师。他听了劫匪用英语说的那五个字，他说……”贝雅特紧张地抬眼看了看伊佛森，伊佛森背对她站着，正准备写笔记，“……录音质量太差，没办法分析。完全没有用。”

伊佛森垂下手臂，正好跟低低的太阳在云层后消失是同一时间，他们身后那片方形的大光块也消失了。房间内一片死寂。伊佛森吸了口气，双脚在地上往前拖动。

“幸好，我们把王牌留在最后。”

劫案组组长翻开最后一张纸：监看。

“我们或许该向不在劫案组的同人说明，在一宗银行抢劫案有录像时，我们总会先监看录像带。如果劫匪是我们熟悉的罪犯，那么我们有七成的机会通过一卷质量较好的录像带确认劫匪的身份。”

“即使他戴了头套？”韦伯问。

伊佛森点点头道：“好的便衣调查员能从劫匪的体形、抢劫时的肢体语言和说话方式等种种无法隐藏在头套后方的小细节认出劫匪。”

“但这还不足以查出劫匪是谁。”伊佛森的副手迪德里克·古德蒙松插嘴，“我们必须……”

“没错，”伊佛森没等他把话说完，“我们必须有证据。劫匪可以对着摄像头说出名字，但只要他戴着头套、不留下具体证据，我们在法律上还是站不住脚。”

“那么，你们认出的那七成里面，有几个真的被定罪？”韦伯问。

“只有少数几人。”古德蒙松说，“就算得放他们走，知道有谁犯过抢劫案还是有好处。因为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学到他们的模式和方法，下次就可以逮到人。”

“要是没有下一次怎么办？”哈利问。他注意到伊佛森大笑时，耳朵上的粗大血管扩张了。

“亲爱的谋杀案专家呀，”伊佛森还是一副开玩笑的口吻，“看看大家吧，你会发现大多数人都被你刚才的问题逗笑了。那是因为成功抢劫过一次的银行劫匪总是——总是哦——会再度犯案。这是银行劫匪的不变定律。”伊佛森瞥向窗外，又咯咯笑了一声，才转过身来，“如果今天的成人教育到此为止，或许我们可以看看是否有嫌疑人了。”

奥拉·李看了看伊佛森，不太确定该不该站起来，最后还是决定坐着。“嗯，我上个周末值勤。周五傍晚就有剪接好的监控录像带了，我请监看组的人在痛苦之屋里看过。那天没执勤的人周六也都被叫来了。总而言之，十三位监看人员都在场，第一位是周五晚上八点看的，最后一位是……”

“很好，奥拉，”伊佛森说，“请说说你看完有什么发现。”

奥拉紧张地笑着，听起来像海鸥在犹豫地鸣叫。

“说啊？”

“艾斯本·瓦兰今天请病假。”奥拉说，“他对银行劫匪的地盘比较

清楚，我会请他明天过来一趟。”

“所以你的意思是？”

奥拉的目光在桌上移动。“没什么发现。”他轻声说。

“奥拉算是我们的新人。”伊佛森说，但哈利注意到他下巴的肌肉已经开始绷紧，“他识别身份时，要求百分之百的肯定，这点值得赞赏，但如果劫匪——”

“杀人犯。”

“——从头到脚都裹起来、身高中等、不开口、行动反常且穿了不合脚的大鞋，那就有点强人所难了。”伊佛森提高了音量，“所以呢，奥拉，请把整份名单告诉大家。嫌疑人有哪些？”

“没有人。”

“总有名字吧？”

“没有。”奥拉咽了口口水。

“你是说，没人提得出建议？那些志愿网民、认真的便衣呢？那些人每天尽责地跟奥斯陆最浑蛋的混混打交道，而十个混混里就有九个会有脱逃车、卷款潜逃者、把风者的线索，可是他们连随便猜一下都不肯吗？”

“他们是猜了，”奥拉回道，“提到六个名字。”

“那就快说。”

“我都查过了，其中有三个在坐牢，一个抢劫案发生时人在布拉达广场，另一个在泰国芭堤雅。这个我去查过。另外还有一个人，每个便衣警察都提到他，因为他跟劫匪的身材差不多，犯下的抢劫案也很专业，那人就是提维塔帮的比约恩·约翰森。”

“哦，是吗？”

奥拉一副想溜下椅子、消失在桌底的模样。“他人在伍立弗医院，上周五正在接受招风耳矫正手术。”

“招风耳？”

“就是耳朵突出。”哈利咕哝着，弹掉眉毛上的一滴汗，“伊佛森简直快爆炸了。你现在多少了？”

“已经超过二十一了。”哈福森的声音被墙壁反弹回来。刚过中午，警署地下室的健身中心除了他们两个几乎没有别人。

“你是作弊了还是怎样？”哈利咬紧牙关，想加快速度。他的测力健身车周围已经一摊汗水了，哈福森的前额却好像根本没湿。

“所以你一点头绪也没有？”哈福森问，呼吸规律又平缓。

“除非我能从贝雅特最后说的话里找出什么端倪，不然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她说了什么？”

“她在研究一个程序，能把录像中劫匪的头、脸做成立体图像。”

“戴头套的？”

“那个程序能把图片里的光、阴影、凹凸部位等数据都计算进去，头套越紧，合成头套下方人头的影像就越容易。然而那都只是草图，但贝雅特说她可以用来跟嫌疑人的照片比对。”

“是联邦调查局的识别程序吗？”哈福森转向哈利，有些惊异地看着原本在哈利胸口联谊社商标处的那块汗渍，现在已经扩散到整件T恤了。

“不是，她的程序更好。”哈利说，“多远了？”

“二十二。什么程序？”

“梭状回。”

“微软的，还是苹果的？”

哈利用食指轻敲自己通红的前额：“这东西每个人都有。就在大脑颞叶上，那东西唯一的功能就是认人。就这么个作用。那块小东西能让我们分辨数万张人类面孔，却分不出十几只犀牛的不同。”

“犀牛？”

哈利用力挤了挤眼睛，想把刺痛眼睛的汗眨掉：“我是打个比方，哈福森。不过贝雅特真的是特例，她的梭状回比别人强，可以记住这辈子见过的所有人的脸。我指的可不只是她认识或说过的人而已，还包括她十五年前在拥挤的街头见过的、戴着墨镜的脸。”

“不会吧。”

“真的。”哈利低下头，等调匀呼吸了才继续说，“世界上只有大约一百个像她这样的例子。古德蒙松说她在警察学校做过测验，打败了几个知名的人脸识别程序。这女人根本就是会走路的人脸数据库。要是她问你以前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相信我，那绝对不是搭讪。”

“哇。她来警察局做什么？拜托，她有特异功能啊。”

哈利耸耸肩：“你记得八十年代在里恩区的银行抢劫案中被枪杀的那个警员吗？”

“那时我还没进来。”

“银行被抢时，他刚好在附近，由于他是第一个抵达现场的人，他就走进银行去谈判，什么武器都没带。他在一阵乱枪扫射中被杀死，劫匪到现在都没抓到。后来警察学校拿这件事当反面教材，说明要让银行劫匪出其不意时不该做什么。”

“应该等待支援，不能跟劫匪对峙，或让自己、银行员工甚至劫匪暴露在不必要的危险中。”

“对，课本上是这么说的。奇怪的是，他是当时警方最优秀、最有经验的调查员约恩·隆恩，也就是贝雅特的父亲。”

“噢。所以你认为她加入警局是这个原因？因为她父亲？”

“有可能。”

“她漂亮吗？”

“还不错。多远了？”

“刚过二十四，还剩六。你呢？”

“二十二，你知道我会赶上的。”

“这次可不行。”哈福森说着加快速度。

“我会的，因为现在是上坡，我开始发力，你会因为太紧张而抽筋，你每次都这样。”

“这次不会。”哈福森说着更用力地踩着踏板，发际线周围开始渗出汗珠。哈利笑着，倾身靠近车把手。

毕悠纳·莫勒一会儿看着太太玛格丽特给他的购物单，一会儿又看着架上那些他以为是香菜的东西。去年冬天他们从普吉岛度假回来以后，玛格丽特就爱上了泰国菜；但面对这些每天从曼谷搭飞机来到格兰斯莱达街上这家巴基斯坦杂货店的各式蔬菜，这位犯罪特警队队长仍然惴惴不安。

“老大，那是青辣椒。”耳边有个声音响起，毕悠纳·莫勒一个转身，看到哈利那张通红、满是汗水的脸，“几根这个再加几片姜，就可以煮泰式酸辣汤了。你的耳朵会冒烟，但你会排出大量的汗。”

“看来你已经尝过了嘛，哈利。”

“只是跟哈福森玩了一趟自行车比赛。”

“是吗？那你手里的是什么？”

“节朋椒，一种小红辣椒。”

“我不知道你也会做菜。”

哈利困惑地望着那袋辣椒，好像他也是第一次见到。“对了，老大，正好遇见你，我们有点状况。”

莫勒感觉头皮一阵发麻。

“不知道是谁决定让伊佛森主导玻克塔路的杀人案的，但这样真的不行。”

莫勒把购物单放进菜篮问：“你们两个共事多久了？两天？”

“老大，那不是重点。”

“哈利，你这辈子就不能有一次只做好分内事，让其他人决定该怎么安排吗？试着不要跟大家做对，这不会造成什么永久伤害的。”

“老板，我只想尽快解决这件案子，这样我才能开始调查下一件。”

“这我知道，但那件案子我给了你两个月，你调查的时间都超过好久了；哈利，我没办法把时间和资源用在私人原因和情感因素上。”

“老大，她是我们的同事。”

“这我知道！”莫勒低吼。他忽然止住，看了看四周，然后稍微压低了声音，“哈利，你到底有什么状况？”

“那些人习惯对付劫匪，伊佛森对有建设性的意见完全不感兴趣。”

想到哈利所谓的“有建设性的意见”，莫勒忍不住笑了。

哈利靠上前，连珠炮似的说起来：“老大，发生谋杀案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会问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会问为什么？动机是什么？可是在劫案组，他们直接预设动机就是钱，而不会那样问。”

“那么你认为动机是什么？”

“我还没想法。重点是他们用的方法完全错误。”

“是他们的的方法不同，哈利，不同而已。我得快点买好菜赶回家，所以快说你有什么事。”

“我要你跟相关人士谈一谈，好让我能跟另一个人单独办案。”

“退出调查小组吗？”

“并行调查。”

“哈利！”

“我想跟贝雅特·隆恩合作，这样她跟我才能重新开始。伊佛森已经快陷进……”

“哈利！”

“干吗？”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哈利调整了身体的重心道：“我没办法跟那只微笑的鳄鱼合作。”

“你说伊佛森吗？”

“我会做出超级蠢的事。”

莫勒的眉毛蹙起，在鼻梁顶端形成一个黑色的V。“你在威胁我？”

哈利把一只手放在莫勒肩头说：“老大，就帮这么一次。我再也不会请你帮忙了，再也不会了。”

莫勒低吼一声。这些年来，他不理会资深同事给他的善意规劝，替哈利出头，已经有多少次了？大家都要他跟哈利保持距离，说他是一尊管不住的大炮。唯一能肯定的是，他总有一天会做出错得离谱的事。然而，不知怎么搞的，到目前为止他和哈利总能化险为夷，让别人没法拿他们开刀。但这只是目前的状况。最耐人寻味的问题却是：他为什么能忍受这一切呢？他看着面前的哈利。这个酒鬼、麻烦、教人受不了又自大的顽固分子。同时也是他手下除了汤姆以外最优秀的探员。

“哈利，你最好少管闲事，否则我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懂了吗？”

“懂得很，老大。”

莫勒叹了口气道：“我明天会跟总警司和伊佛森开会。我们只能等等看了，我什么都不保证，听到了吗？”

“是，老大。请代我问候你太太。”哈利扭头就往出口走去，“香菜在最左边底层的架子上。”

莫勒站着，望着那只菜篮。他现在想起为什么了。他喜欢这个酒鬼、不听话又顽固的浑蛋。

7 白棋国王

哈利朝一位常客点点头，在波浪状的窄窗台下找了张桌子坐下。

窗外是沃玛川奈街，他身后的墙上挂了一大幅画，画中是艳阳下的青年广场，一个撑着阳伞的女人正开心地接受头戴高帽、正在散步的男人向她致意。那似乎永无止尽的秋季昏暗日光，和施罗德酒馆里几乎是虔诚、静默的午后，形成了极大的对比。

“你能来真好。”哈利对已经坐在桌旁的一个肥胖男子说。不难看出这个人不是常客，但不是因为那件高雅的花呢夹克，也不是那条带红点的领结，而是因为他散发着啤酒味、上面还有着点点黑色香烟焦痕的桌布上，搅拌着白色马克杯里的茶。这位稀客是心理学家史戴·奥纳，他是全国最优秀的心理学家之一，也是警方经常求助的专家。警方求助的结果时而令人满意，时而令人后悔，因为奥纳这个人性格耿直，刚正不阿，若没有百分之百确凿的科学证据，他在法庭上绝不发表意见。不过，由于心理学本来就没什么证据可言，常见的情况是检方证人成为被告最好的朋友，检方证人心中的疑惑一般来说都对被告有利。身为警官的哈利长久以来仰赖奥纳的专长破解谋杀案，根本已经把他当成了同事。身为酗酒患者的哈利也完全放心地把自己交在这位热心、聪明而且越来越骄傲的男人手里——如果非要他说，他甚至会称奥纳为朋友。

“所以这就是你的巢穴了？”奥纳说。

“对。”哈利说着朝柜台的玛雅扬了扬眉，玛雅立刻快步穿过翻板门，进了厨房。

“你是吃了什么啦？”

“节朋椒。”

一滴汗珠滚下哈利的鼻梁，在鼻端挂了一会儿，然后滴在桌布上。奥纳讶异地看着那滴汗。

“恒温器够烂的。”哈利说，“我刚才在健身房。”

奥纳皱起鼻子道：“从科学人的角度来说，我想我应该赞赏你；但以哲学家的角度，我会质疑你让身体经历这种不堪有何意义。”

一个不锈钢咖啡壶和一个马克杯放到了哈利面前。“谢了，玛雅。”

“愧疚感作祟。”奥纳说，“有些人只能用惩罚自己的方式来面对愧疚。就像你崩溃的时候，哈利。就你而言，你不是拿酒精当避风港，而是当成惩罚自己的终极方法。”

“谢了。你这个诊断我以前就听过了。”

“所以你才这么努力地健身吗？因为良心不安？”

哈利耸耸肩。

奥纳压低声音：“还是忘不了爱伦？”

哈利迅速抬眼看着奥纳。他缓缓举起那杯咖啡，大大地喝了一口，才苦笑着把杯子放下：“不，不是爱伦·盖登的案子。那件案子我们毫无进展，但并不是因为我们没好好办。这我很清楚。会有线索出来的，我们只要耐心去等。”

“那好。”奥纳说，“爱伦的死并不是你的错，请牢牢记住这一点。也别忘了，你的其他同事全都认为凶手已经伏法。”

“也许是，也许不是。凶手已经死了，无法回答问题。”

“别让这件事成为执念，哈利。”奥纳把两根手指伸进花呢夹克的口袋，取出一只银色的怀表瞥了一眼，“但我想你今天约我来不是谈愧疚感的吧？”

“不是。”哈利从内袋中取出一沓照片，“我想知道你对这些有什么看法。”

奥纳伸手接过，翻起那叠照片。“看起来像是抢银行。这不是犯罪特警队的事啊。”

“看到下一张照片你就会明白了。”

“哦？他对摄像头竖起一根手指。”

“对不起，那就是下一张。”

“噢。她是……”

“没错，几乎看不到火光，因为那是AG3，但他刚开火。看这边，子弹刚穿过那个女人的前额。下一张照片就是子弹从她后脑勺穿出，射进玻璃隔板旁边的木头里。”

奥纳放下照片，问：“哈利，你为什么老是拿这种照片给我看？”

“这样你才知道我们在谈什么。看下一张。”

奥纳叹了口气。

“劫匪从那里拿到了钱。”哈利指着照片说，“他现在只要逃走就好了。他是职业劫匪，冷静、精确，没理由去恐吓别人或强迫人做事，但他却选择延迟几秒钟脱逃，开枪射杀这个柜员，只因为分行经理从提款机拿钱时晚了六秒。”

奥纳拿汤匙在茶杯中慢慢以8字形搅拌。“现在你是想知道他有什么动机？”

“嗯，动机总是有的，难的是知道从理性的哪一面去看。你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严重人格障碍。”

“可是他做的其他事情都很合理。”

“有人格障碍不代表愚笨。病人都能够达成想要的目标，多数时候甚至比平常人还要在行。区分他们跟我们的关键，在于他们要的东西不同。”

“毒品呢？有没有什么毒品能让一个普通人变得很有攻击性，甚

至想杀人？”

奥纳摇摇头说：“毒品只会强化或软化潜伏的倾向。一个杀害妻子的醉汉在清醒时就有殴打妻子的习性。像照片上这样的蓄意杀人案，犯案的也几乎都是有特定倾向的人。”

“所以你是说，这男的发作了？”

“或是预设行为。”

“预设行为？”

奥纳点头表示同意，说：“记得那个一直抓不到的劫匪，洛斯科·巴克斯哈吗？”

哈利摇头。

“吉卜赛人。”奥纳说，“关于这位神秘人物的谣传已经有好几年了。据说他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奥斯陆所有运钞车和金融机构等重大抢劫案的幕后主脑，警察花了好几年才相信这个人真的存在，但即便如此，警察也一直找不到他涉嫌的证据。”

“我有点印象了。”哈利说，“但我以为他被捕了。”

“错。警察最接近他的一次，是抓到两名愿意提出对洛斯科不利证据的劫匪，但这两个人却在奇怪的情况下消失了。”

“没什么好奇怪的。”哈利说着取出一包骆驼牌香烟。

“在监狱里消失就奇怪了。”

哈利低低吹了声口哨。“我记得他最后还是去坐牢了。”

“没错。”奥纳说，“但他并不是被捕，洛斯科是自首的。有一天他忽然出现在警察总署的前台，说他想自首，承认参与了好几宗陈年的银行抢劫案。可想而知，这件事造成极大的骚动。没人知道到底怎么

回事，洛可可也拒绝解释他为什么要自首。在案子送上法庭以前，警察打电话要我去看他是否精神正常，以评断他的自首是否有效。洛可可同意跟我谈话，却有两个条件，第一是我们要下一局棋——别问我他怎么知道我爱下棋，第二是要我带一本法文版的《孙子兵法》过去，那是讲军事战略的中文古书。”

奥纳打开一盒小贵族牌小雪茄。

“我请巴黎那边把书寄来，又带了一组西洋棋过去。监狱的人让我进了他的牢房，一个怎么看都像僧侣的男人向我打招呼。他向我借了一支笔，翻开那本书，歪歪头要我把棋盘打开、排好。我把棋子放定，以瑞提式开局起头，也就是在掌控中心以前不攻击对手，这种策略对中等程度的棋手通常很有效。当然，从一步棋是看得出来我是这么打算的，但这个吉卜赛人却从书上抬起头瞄了棋盘一眼，摸了摸山羊胡子，用一种了然于心的神情看我，还在书上做着笔记……”

小雪茄末端的银色打火机呼的一声燃起火焰。

“……然后他又看起书来。我就说‘你不下棋吗？’，我看他拿我的笔草草写着字，一面回答，‘不需要。我正在写这局棋会怎么结束，每一步都写下来。你会把你的国王弄倒’。我说，他不可能光凭第一步棋就知道整局棋会怎么发展。‘要不要打赌？’他问。我笑说不必，但他却很坚持，于是我同意赌一百克朗，如果输了，之后谈话的时候就要对他厚道一点。他要求先看钞票，我只好把钱放在棋盘边上他看得到的地方。他举起手，好像准备要下棋，之后发生的事快得不得了。”

“下闪电棋吗？”

奥纳微微一笑，在沉思中对着天花板吐出一个烟圈。“接下来我就被他反扣住，我的头被拉得往后仰，只看得到天花板，然后我耳边听到一个声音：‘外地佬，有没有感觉到刀子？’我当然感觉得到，薄而锋利的不锈钢压着我的喉头，随时可以刺穿我的皮肤。哈利，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感觉？”

哈利的脑子飞快地回忆着相关经验，却没找到类似的。他摇摇头。

“用我几位病人的话来形容，那感觉就是矮了一截。我吓得差点尿裤子。然后他又在我耳边说：‘奥纳，把你的国王弄倒。’他抓住我的手放松了些，好让我抬起手臂，把自己的棋推倒。然后他又突然松开我，回到他原本的位子上，等我站起来、调匀呼吸。我呻吟地问他：‘干吗这样？’他回答：‘这就是抢劫银行。先做计划，然后执行。’然后他让我看他在书里写的东西，我只看到我的那一步棋，还有白棋国王的投降。然后他问：‘奥纳，我回答你的问题了吗？’”

“那你怎么说？”

“我什么也没说。我叫警卫过来。但在警卫来以前，我问了洛斯克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知道要是我现在得不到答案，就会一直不停地想，最后把自己搞疯。我问：‘你会下手吗？要是我不肯投降，你会割了我喉咙吗？就为了赢得赌局？’”

“他怎么回答？”

“他笑了笑，问我知不知道预设行为是什么。”

“然后呢？”

“就这样。门开了，我就走了。”

“可是他说预设行为是什么意思？”

奥纳推开茶杯说：“人的预设行为能让脑袋遵循特定的行为模式。人脑会忽略其他冲动，遵循既定的规则，不管那是什么。这在人脑面临惊慌的自然冲动时非常有用。比方说如果降落伞打不开，那么我就希望伞兵有预设的应急行为。”

“或是士兵在打仗的时候。”

“没错。不过，有几个办法能在某个程度内设定人类的行为，让

人进入类似催眠的状态，甚至连极端的外在影响都无法打断，人变得像活着的机器人。这是每个将军都梦寐以求的事，而且只要知道必要的技巧，做到这点其实简单得吓人。”

“你是说催眠吗？”

“我喜欢说是预设行为，这种说法的神秘性比较少。基本上就是打开和关闭冲动途径。只要够聪明，就能轻松让自己按预设行为行事，也就是所谓的自我催眠。如果洛斯可的预设行为就是在我投降的时候杀我，他就不会让自己改变心意。”

“但他并没有杀你。”

“所有的行为都有脱逃按钮，也就是让人离开催眠状态的密语。以这个例子来说，脱逃按钮可能就是把白棋国王推倒。”

“噢。厉害。”

“现在我要讲重点了……”

“我想我知道了。”哈利说，“照片上那个劫匪的预设行为，就是在分行经理超出时限的时候开枪。”

“预设行为的规则必须很简单。”奥纳说着把小雪茄丢进马克杯，又把浅碟放在杯子上，“为了让你进入催眠状态，头脑必须形成一个小而合逻辑的封闭系统，屏除其他思绪。”

哈利把一张五十克朗的钞票放在咖啡杯旁边，站起身。奥纳沉默地看着哈利把照片收好，才说：“我的话你一句都不信，对吧？”

“对。”

奥纳站起来，把腹部的夹克扣子扣好。“那你相信什么呢？”

“我相信经验告诉我的事。”哈利回答，“我相信大多数的坏人都跟我一样蠢，会选择简单的法子，没有复杂的动机。简单来说，事情就

是表面上那样。我可以打赌，那个劫匪不是疯了，就是慌得乱了手脚。他的行为很无知，我可以据此说他很笨。拿那个你认定很聪明的吉卜赛人来说好了，他拿刀子攻击你，结果要坐多久的牢？”

“不必坐牢。”奥纳冷笑着说。

“噢？”

“他们根本没找到刀。”

“你不是说他在牢房里拿刀抵住你吗？”

“你没有经历过吗？你趴在海滩上，朋友叫你别动，因为他们要把烧红了的煤炭放在你背上，然后你听到有人哎呀一叫，下一秒钟你就觉得被煤炭烫到了？”

哈利在脑中翻遍所有度假的回忆，没花多久时间。“没有。”

“结果只是闹剧，那根本只是冰块！”

“那又怎样？”

奥纳叹气道：“有时候，我真怀疑你是怎么活过这三十五年的，哈利。”

哈利一手摸过脸庞，他累了。“奥纳，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是要说，一位出色的心灵操控师，可以让你把百元钞票误认为是刀锋。”

金发女郎直视哈利的眼，承诺这天虽然偶有云层，但会出太阳。哈利按下“电源”钮，十四英寸电视屏幕的画面缩成中央的一个小光点。他闭上眼睛，视网膜上却出现丝蒂恩的影像，耳边还听到记者的声音在回荡：“……到目前为止，警方仍未找到本案嫌疑人。”

他又睁开眼，打量着漆黑屏幕上映出的影像。上面是他自己、那

张购自艾勒维多家具店的老旧高背沙发椅和一张带玻璃和瓶盖装饰的茶几，上面空无一物。一切都跟往常一样。打从他住进这里以来，那架便携式电视机就放在书架上，在一本《孤独星球·泰国旅游指南》和一本挪威地图之间，几年来一厘米都没移动过。他看过七年之痒的报道，也知道人们通常会开始渴望到新的地方住，拥有新的工作或新的伴侣等。他却什么都没感觉到，近十年来一直都干同一行。哈利看了看表。安娜说的是八点。

至于伴侣这件事，他的恋情从未持续过那么久，因此他也无从得知那理论到底对不对。除了两段原本可能维持到七年的感情，哈利的恋情总会因为他所谓的“六周之痒”而告终。他难以全心投入，究竟是不是因为他两次爱上女人都以悲剧收场，那就不得而知了。或者该怪他的那两个不渝之爱——谋杀案调查和酒精？无论怎样，在两年前他还没遇见萝凯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认为自己不适合长久关系了。他想起萝凯在霍尔门科伦区那又大又酷的卧房，他们在早餐桌上的轻声密语，欧雷克在冰箱门上的涂鸦，画着三个手牵手的人，其中一个的个子就跟无云蓝天上的黄色太阳一样高，那人的下方写了“哈力”二字。

哈利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录音电话旁找到一张写有她电话的纸片，在手机上按下号码。铃响四声之后，另一头有人接起了电话。

“嘿，哈利。”

“嘿。你怎么知道是我？”

一声低沉的笑：“哈利，这些年来你到哪里去了？”

“我到处跑。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又说了什么蠢话了吗？”

她笑得更大声了。

“啊哈，你会看到来电显示。我真笨。”

哈利听出自己说的话有多老套，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该说的话说出来然后挂断，结束：“安娜，是这样的，今天晚上我们的

约.....”

“哈利，别犯傻哦！”

“犯傻？”

“我正在煮百年难得一尝的咖喱。如果你怕我会引诱你，那我得让你失望了，因为我只是觉得我们都欠对方一顿可以好好聊天的晚餐，回忆往日，澄清误会，或者也不必。不然闲聊也好。你还记得节朋椒吧？”

“嗯，记得。”

“太好了，那八点整见啰？”

“嗯.....”

“那就这样啦！”

哈利站着，瞪着电话。

8 贾拉拉巴德

“我马上就会杀了你。”哈利说着，握紧枪支冰冷的金属，“我只是先让你知道，让你想一想。把嘴张开！”

哈利对着不会动、没有灵魂也没有人性的蜡娃娃叫嚣。头套下的他已经开始出汗，太阳穴的青筋跳动着，每跳动一次就隐隐作痛一次。他不想看周围的人，不想看到他人责备的眼光。

“把钱放进袋子里。”他对面前那个没有脸的人说，“把袋子放到头上。”

那个无脸人开始大笑，哈利把枪一转，用枪托敲他的头，但没打中。现在银行里的其他人也开始大笑，哈利从头套上随便剪出的眼洞

里观察这些人：他们忽然变得很眼熟。二号柜台旁的女孩很像碧姬塔，他敢发誓发票机旁那个黑人男子是安德鲁，还有推着婴儿车的白发妇女……

“妈妈。”他低声说。

“你到底要不要钱？”那个无脸人说，“还有二十五秒。”

“要花多久由我决定！”哈利大吼，把枪管戳进无脸人张着的黑嘴，“原来是你，我就知道。再过六秒你就要死了，受死吧你！”

一颗牙齿吊在牙龈上，鲜血从无脸人的嘴角流下，但他却毫无所觉地说着话：“我没办法把时间和资源用在私人原因和情感因素上。”不知哪里传来疯狂的电话铃响。

“受死吧！像她一样受死吧！”

“别让这件事成为执念，哈利。”哈利感觉到那张嘴在咀嚼枪管。

“她是我同事，你这混蛋！她是我最要好的……”头套黏在哈利嘴巴上，让他呼吸困难。但无脸男的声音仍然肆无忌惮地传来：“放下她吧！”

“……朋友。”哈利扣下扳机，但什么事也没发生。他睁开眼。

哈利的第一个念头是自己打了个盹。他还坐在刚才那张绿色沙发椅上，面对着漆黑的电视屏幕，但那件外套却是新的，披在自己身上，遮住他的下半张脸；他可以感觉到外套潮湿的布料，而且阳光射进了房间。接着他感到有个大榔头正敲击着他眼睛后方的神经，一次又一次，又狠又准，留下剧烈又熟悉的疼痛。他试着回忆：他最后去了施罗德酒馆吗？他是否在安娜家喝了酒？但一切就跟他担心的一样：一片空白。他记得坐在起居室跟安娜通电话，但之后就是一片空白。这时他胃里一阵翻涌，哈利弯身到沙发椅外，听到呕吐物泼溅在木地板上。他呻吟一声，闭上眼，想把电话铃响从耳边隔绝。铃声停止时，他已经睡着了。

就像有人偷走了他的时间，又把剩余的零头给丢了那样。哈利再度醒来，却迟迟不睁开眼，想知道情况会不会好一些。但他没发现什么改变，唯一的不同是那把大榔头敲击的范围扩大了，他身上有呕吐物的臭味，还有，他知道自己这下子睡不着了。他数到三，站起来，跌跌撞撞地跨出八步来到浴室，头低到两膝间，把胃里的东西都吐光。他撑着马桶站起，努力想调匀呼吸。他惊讶地看见流进白瓷马桶的黄色物质中，含有红色和绿色的小块。他用食指和拇指夹起一小块红色的，拿到水龙头下冲了冲，举起来对着光看，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放进齿间咀嚼。他尝到节腊椒那辛辣的汁液，不由得皱起脸。他洗了把脸，又站直身子，这才看到镜中的自己有只眼整个黑了一圈。他播放电话录音时，起居室的阳光刺得他双眼好痛。

“我是贝雅特，希望没打扰到你。可是伊佛森说我应该立刻打电话给所有人。又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地点在基克凡路上的挪威银行，就在福隆纳公园和麦佑斯登区交会处。”

9 雾

钢铁灰的云悄悄低掩在奥斯陆峡湾上方，太阳消失在云层后，南风以接近强风的力道呼呼吹着，像是替天气预报预测的大雨谱出前奏。屋顶的排水沟发出咻咻声，整条基克凡路上的雨篷都在风里上下翻飞。树木光秃一片，仿佛奥斯陆市区最后的色彩都被抽离，只剩下黑与白。哈利在风中缩着身子前进，双手插进口袋把外套裹紧。他注意到底部的纽扣松脱了，大概是傍晚或夜里掉的，但这不是唯一不见的东西。

当他要打电话找安娜，请她帮忙重建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时，才发现自己的手机也不见了。他用座机打给她，只听到一个语音消息，让他模糊地忆起过去。语音消息说他想找的人目前无法接听，请他留下电话或信息。他懒得留。

哈利很快就打起精神，也惊讶地发现自己轻易就能抗拒想继续喝酒和走一小段路到酒品专卖店或施罗德酒馆的冲动。他冲了个澡，换

好衣服，沿着苏菲街走过毕斯雷球场，转进彼斯德拉街，经过史登斯公园，再穿越麦佑斯登区。他好奇之前到底喝了什么。由金宾威士忌引发的腹痛是消失了，但一片雾却罩住了他，遮盖他所有的知觉，就连呼呼吹来的风都无法把雾吹散。

两辆警察巡逻车闪着蓝光，停在挪威银行外。哈利向一位便衣警察亮出证件，低头穿过封锁线，来到银行门口。韦伯正在那里跟鉴识组的手下说话。

“下午好啊，警监。”韦伯说，故意强调“下午”两字。看到哈利肿起的黑眼圈，他扬起眉，“老婆开始打人啦？”

哈利一时想不出怎么回嘴，只好从烟盒里弹出一根烟。“调查得怎么样了？”

“戴头套的男子，拿了把AG3。”

“那家伙跑了？”

“跑得远呢。”

“跟目击者谈过了？”

“嗯，双李正在总部忙这件事。”

“事情的详细经过是怎样？”

“劫匪给女性分行经理二十五秒打开提款机，自己用枪顶住柜台后方一个女人的头。”

“他也让她代为传话吗？”

“对。他走进银行的时候，也用英文说了同样的话。”

“不准动，抢劫！”他们身后有个声音，接着是几声短促的笑，“霍勒，真高兴你来了。哎哟，你在浴缸里滑倒啦？”

哈利用一只手点燃香烟，另一手把烟盒递给伊佛森，伊佛森摇摇头。“坏习惯啊，霍勒。”

“说得对。”哈利把那盒骆驼牌香烟放回内袋，“永远不要请人抽烟，而应该假设绅士都会自己买烟。本杰明·富兰克林如是说。”

“是吗？”伊佛森说，不理睬韦伯的笑容，“霍勒，你真是博学。或许你知道我们的劫匪又犯案了——就跟之前我们预测的一样？”

“你怎么知道是他？”

“你大概也听说了，整件案子就跟玻克塔路的北欧银行抢劫案一模一样。”

“是吗？”哈利说着深深吸了口气，“那尸体在哪儿？”

伊佛森和哈利互相瞪视。蜥蜴的牙齿闪着光。韦伯插嘴了：“这个分行经理动作比较快，她在二十三秒内就把提款机里的钱拿出来了。”

“没有谋杀受害人。”伊佛森说，“失望了吗？”

“不。”哈利说，让烟从鼻孔呼出来。一阵风把烟吹散，但他脑中的雾却拒绝消失。

门开了，正盯着咖啡机看的哈福森抬起头。

“能不能马上帮我泡杯特级浓缩咖啡？”哈利说着一屁股坐进办公椅内。

“早啊。”哈福森说，“你看起来好惨。”

哈利把脸埋进双手。“昨天晚上的事我一点也想不起来。我不知道自己喝了什么，但我再也不碰酒了。”

他从指缝间看到同事眉头紧蹙的担忧表情。

“放轻松，哈福森，只是小事一桩。我现在就跟这张办公桌一样清醒。”

“发生了什么事？”

哈利苦笑一声：“我从吐出来的东西看出我跟一个老朋友吃了晚饭，我打了几次电话想求证，但她都没接。”

“女的？”

“对，是女的。”

“啊，那可不是聪明警察的行径喔。”哈佛森谨慎地说。

“你好好泡咖啡吧你。”哈利低吼，“只是旧情人而已，我们还算清白。”

“你什么都不记得，怎么知道清不清白？”

哈利的掌心搓着没刮胡子的下巴，想着奥纳说过毒品只会强化潜伏的倾向。他不知道这句话算不算安慰。片段的细节开始浮现：一件黑色洋装。安娜穿了一件黑色洋装。他躺在楼梯上。有个女人扶他站起来。只有半张脸，就像安娜画的一幅肖像画。

“我每次都会醉成一摊烂泥。”哈利回道，“这一次并没有比其他时候更糟。”

“那你的眼睛呢？”

“大概是我回家或什么时候撞到厨房料理台了吧。”

“哈利，我是不想让你担心，但你的样子可比撞到厨房料理台严重多了。”

“喂！”哈利说着用双手握住咖啡杯，“我像在担心吗？反正我每次醉得不省人事的时候，身边也都是些就算我清醒时也不会喜欢的

人。”

“对了，莫勒叫我传话给你，他说没问题，但没说是什么事。”

哈利用浓缩咖啡在口中漱了漱，然后才吞下。“哈福森，你会知道的，很快就会知道了。”

那天下午在警察总署，调查小组开简报会时详细地讨论了那起银行抢劫案。古德蒙松告诉大家，警铃响起后三分钟，警车就到了，但那时劫匪已经逃离了犯罪现场。警方不仅立刻以巡逻车包围并封锁了最近的街道，在接下来的十分钟内还布下外围封锁线，范围涵盖几条交通干道：扶那布区的E18线、伍立弗体育场的三环线、阿克爾医院的特隆赫姆路、贝兰姆市外的格里尼路，以及卡尔柏纳广场的十字路口。

“真希望能说这是钢铁封锁线，但你也知道现在人手不足。”

托莉·李询问了一位目击者，那人说看见一个戴头套的男子跳进一辆停在麦佑斯登路步行区里等待的白色欧宝车，那辆车立刻左转开上雅各奥斯街。麦格斯·里安也说，另一位目击者看到一辆可能是欧宝的白色汽车，开进文登的车库，紧接着就有一辆蓝色大众开了出来。伊佛森研究着挂在白板上的地图。

“听起来挺合理的。奥拉，也请你传出注意蓝色大众车的消息。韦伯那边有什么发现？”

“布料纤维。”韦伯说，“在他跳过的柜台后方找到两条，门口还有一条。”

“好！”伊佛森向空中挥出一拳。他开始绕着桌子在大家身后踱步，哈利觉得他烦死了，“所以现在我们只要找到几位候选人就行了。一等贝雅特做完录像剪接，我们就把抢劫视频公开到网络上。”

“这样好吗？”哈利问，把椅背往后抵在墙上，截断伊佛森的路。

这位长官讶异地看着他。“当然，我们总不能拒绝别人打电话进来，把视频里的人名告诉我们吧？”

奥拉插嘴道：“你记得上次有个妈妈打电话进来，说她看到网络上的抢劫视频里有她儿子的事吗？结果那个儿子早就因为另一件抢劫案坐牢了。”

笑声更大了。伊佛森微笑道：“霍勒，我们绝对不会拒绝接受新目击者的消息。”

“或者说新的仿效者？”哈利把双手放在头后方。

“你说模仿犯？霍勒，拜托！”

“嗯，如果我今天准备抢银行，我当然会模仿挪威目前最难抓的银行劫匪，乱人耳目，让警察以为是那个劫匪干的。玻克塔路抢劫案的所有细节，网络上都找得到。”

伊佛森摇摇头道：“霍勒呀，恐怕现在的银行劫匪没那么厉害。有谁愿意向犯罪特警队说明，惯性劫匪的标准行为是什么吗？没有人？嗯，这种人总是一成不变地重复之前成功的经验。只有在他失败——比方没抢到钱或被捕的时候，才会改变行为模式。”

“这证实了你的理论，但并没排除掉我的啊。”哈利说。

伊佛森不知所措地看了桌旁的人一眼，好像在求助。“好吧，霍勒。你有一次机会实践你的理论。其实呢，我正好决定试行一个新办法。简单说来就是让一小组人独立作业，跟调查组分头进行。这个办法是联邦调查局创立的，目的是避免掉进死胡同，只用一个观点去看案子。通常在有一大群警官的时候，大家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形成对调查案中主要特点的共识。这一小组人能让大家以不一样的崭新角度来看案子，因为他们不一起工作，也不会受到另一组人的影响。实验证明，这个办法对棘手的案件很有效。我相信在座多数人都同意，哈利·霍勒无疑符合这个小组的成员资格。”

笑声此起彼落。伊佛森走到贝雅特身后停步。“贝雅特，请你跟哈利同一组。”

贝雅特脸红了。伊佛森像个父亲般把一只手放在她肩头。“你有什么问题，只管开口。”

“我会的。”哈利说。

哈利正准备打开自家公寓大楼的门锁，又改变主意，往回走了十米来到那家小杂货店。阿里正在人行道上搬一箱蔬果。

“哈喽，哈利！觉得好点了吗？”阿里脸上是个不怀好意的大笑容，哈利闭上眼睛静了一秒。正和他担心的一样。

“阿里，你有没有帮我？”

“只有帮你上楼。我们打开你房门的时候，你说你可以自己来。”

“我是怎么到家的？走路还是……”

“出租车。你还欠我一百二十克朗。”

哈利咕哝了一声，跟在阿里后头进了杂货店。“阿里，真是对不起。你能不能简短跟我说一下经过？难堪的细节就不必多提了。”

“你和司机在马路上吵架，我们的卧房就对着那个方向。”他带着胜利的笑容，又补充说，“窗户在这边简直糟透了。”

“那时候几点？”

“半夜。”

“阿里，你早上五点就起床，我怎么知道你这种人的半夜是几点？”

“至少是十一点半以后。”

哈利承诺下次不会再发生这种事，阿里连连点头，脸上却是“这种话我听多了”的表情。哈利问他该怎么表示谢意，阿里则建议哈利可以把不用的地下室租给他。哈利说自己会好好考虑，然后把出租车钱还给阿里，又在他店里买了一瓶可乐、一包通心面和一袋肉丸子。

“这下就两不相欠了。”哈利说。

阿里摇摇头道：“还有季费没交。”这位住户合作委员会主席兼财务兼打杂说。

“妈的，我都忘了。”

“埃里克森。”阿里微笑。

“那是谁？”

“今年夏天我收到他写来的信，要我把账户号码给他，他才能付一九七二年五月和六月的费用。他认为这是过去三十年来他一直睡不好的原因。我回信说整栋大楼都没人记得他，所以他不必付了。”阿里用食指指着哈利，“但我才不会让你欠账呢。”

哈利举起双手作势投降。“我明天就把钱转账给你。”

哈利一进到自己公寓，马上就又拨了一次安娜的号码。跟之前一样，又是同样的语音消息。他还没把那包通心面和肉丸子倒进嗞嗞作响的煎锅，就听到盖过煎锅声音的电话铃声。他冲进走廊，抓起电话。

“喂！”他叫着。

“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熟悉的女性声音，他感觉有点被吓到。

“噢，是你啊。”

“对，不然你以为是谁？”

哈利紧闭起眼睛。“同事。又发生一件抢劫案了。”这句话像胆汁和辣椒一样又苦又辣。眼睛后方麻木的疼痛又回来了。

“我刚才还打了你的手机。”萝凯说。

“我手机丢了。”

“丢了？”

“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不然就是被偷了。天晓得。”

“哈利，有什么不对劲吗？”

“不对劲？”

“你好像……压力很大。”

“我……”

“嗯？”

哈利吸了口气。“官司打得怎么样了？”

哈利听着，却没办法把那几个词组成有意义的句子。他只听见“财务状况”“对孩子最好”和“仲裁”，于是猜想事情没什么进展。下次跟律师的会面推到了周五；欧雷克很好，但已经受不了住旅馆了。

“告诉他我很希望你们快点回来。”他说。

电话挂断后，哈利还站着，不知道该不该回拨。但回拨做什么呢？告诉她有个旧情人邀他共进晚餐，然后他完全不知道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哈利把手放在电话上，但厨房的浓烟警报器却响了。他把煎锅拿离炉火，打开窗户，电话又响了。事后哈利回想，要是莫勒没选在那天傍晚打电话给他，很多事情都会不一样。

“我知道你刚下班。”莫勒说，“但我们人手不太够，有个女人死在了自己的公寓里，看来她是举枪自杀的，你可不可以去一趟？”

“当然好，老大。今天的事我还欠你一个人情。对了，伊佛森把并行调查的事说得好像是他自己想出来的点子。”

“如果你是长官，却接到上级的这种命令，你会怎么做？”

“光想想我去当长官就够吓人的了。我要怎么去那个公寓？”

“你待在原地，会有人来接你。”

二十分钟后，一阵刺耳的嗞嗞声响起，这声音哈利实在太少听到了，吓了一跳。那个被对讲机扭曲了的铿锵声音说，出租车已经到了，但哈利只觉得后颈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下楼，看到那辆低底盘的丰田MR2红色跑车，更证实了心中的怀疑。

“霍勒，晚安。”声音从敞开的车窗内传来，但那声音距离柏油路面实在太近，哈利一时没看出说话的是谁。哈利打开车门，迎面而来的就是放克贝斯的声响、跟蓝色硬糖一样虚假的风琴声和耳熟的男性假音：“你这性感的混蛋！”

哈利好不容易挤进狭窄的桶型赛车椅中。

“看来今晚只有我们俩了。”汤姆·瓦勒警监说，他张开嘴，被太阳晒黑的脸中央，露出一排无懈可击的牙齿，但那淡蓝色的眼睛仍是冷冰冰的。警察总署里的很多警察都不喜欢哈利，但据他所知，把讨厌化为恨意的只有一个人。哈利很清楚，自己在汤姆眼中是警力的冗员，因此也冒犯了汤姆这个人。哈利曾在不少场合明确表态，他不同意汤姆和其他几位同事对同性恋、诈领救济金的人、巴基斯坦人、黑人、吉卜赛人和外国佬的秘密法西斯主义式看法，而汤姆则称哈利为“烂醉摇滚记者”。然而，哈利怀疑汤姆憎恨自己的真正原因是他喝酒。汤姆无法容忍弱点。哈利猜想，这也是他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上健身房、对着沙包和几位新来的拳击对手练习高踢和出拳的原因。在员工餐厅里，哈利曾在不经意中，听到一位年轻警员语带崇敬地描述汤姆如何在奥斯陆中央车站，打断了越南帮派分子中一个功夫小伙子的双臂。以汤姆对有色人种的观点来看，哈利实在搞不懂他那些同事为

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做日光浴，不过或许有个爱打趣的人说对了：汤姆并没有种族歧视，他殴打新纳粹主义者的时候，也像殴打黑人一样开心。

除了那些事实以外，还有一些事虽然没人清楚，但仍有少数人能琢磨出梗概。一年多以前，斯韦勒·奥尔森——唯一可以告诉警方爱伦为什么被杀害的人——被发现躺在自家床上，手里有把还温热的枪，两眼中间有一颗从汤姆的史密斯威森手枪射出的子弹。

“汤姆，小心一点。”

“你说什么？”

哈利伸手把那做爱的呻吟声关小。“今晚路上结冰。”

引擎发出缝纫机的咻咻声，但那声音是骗人的；随着车子加速，哈利体验到这座椅的椅背有多硬。他们沿着索姆街冲上史登斯公园旁边的上坡。

“我们要去哪里？”哈利问。

“到了。”汤姆说着一个急转向左，避开一辆迎面而来的车。车窗还是开着的，哈利听到湿叶子黏到轮胎上的声音。

“欢迎回到犯罪特警队，”哈利说，“密勤局那边不是要你过去吗？”

“人事重整。”汤姆说，“而且总警司和莫勒都要我回来。也许你还记得，我在犯罪特警队干出不少漂亮的成绩。”

“我怎么忘得掉。”

“嗯，谁都知道长时间喝酒会有什么后果。”

突来的刹车把哈利往前甩向风挡玻璃，他只来得及用手臂撑住仪表板。置物箱弹了开来，有个重物撞上哈利的膝盖，然后掉在地上。

“妈的什么东西？”哈利哼了一声。

“杰里科941式手枪，以色列警察的配备。”汤姆说着把引擎熄了火，“没装子弹。别捡了，我们到了。”

“这里？”哈利惊讶地问，弯身仰望着面前的一排黄色公寓大楼。

“不行吗？”汤姆说，人已经快出车门了。

哈利觉得心跳加快。他摸索着门把，各种思绪在脑中窜过，只有一个留了下来：他应该打电话给萝凯的。

雾又回来了。雾渗进马路，从街上树后紧闭的窗缝中，从那扇蓝色的门里——门在对讲机里传出韦伯突如其来的吼声后打开；雾也从他们上楼时经过的每扇门的锁孔里飘出，像条厚棉毯裹住了哈利。他们走进那间公寓，哈利觉得仿佛走在云端：周围的一切——人、声音、对讲机的杂音、相机的闪光灯——都蒙上了如梦似幻的光泽，披了一层隔离衣，因为这一切不是也不可能是真的。但站在那张床前，床上躺着的女性死者右手握着枪，太阳穴上有个黑洞，他实在不敢看枕头上的血，不敢注视她那空洞、责备的目光。他只好去注意那块床头板，看着那只头被咬掉的马，希望这阵雾很快会散，自己也会清醒。

10 索根福里街

声音在他周围来来去去。

“我是瓦勒警监，谁可以跟我简单汇报一下？”

“我们在四十五分钟前抵达这里，发现她的是电工。”

“什么时候发现的？”

“五点。他立刻报了警。他的名字是……我查一下……勒内·延森。我记下了他的身份证号码和地址。”

“很好。打电话去局里确认他的数据。”

“是。”

“勒内·延森吗？”

“我是。”

“你能不能到这里来？我是汤姆·瓦勒。你怎么进到屋子里的？”

“我跟另一个警察说过了，用的备用钥匙。她周二把钥匙留在我店里，因为我要来的时候她不在。”

“因为她在上班吗？”

“不知道。她应该没有工作。嗯，不是一般的工作啦，她说她要准备一个什么展。”

“所以她是艺术家了。这里有人听说过她的名字吗？”

沉默。

“延森，你在卧室做什么？”

“找浴室。”

另一个声音：“浴室在那扇门后面。”

“好。延森，你进入这间公寓时，有没有察觉什么异状？”

“呃……怎么样才叫异状？”

“门是锁住的吗？有没有窗户开着？怪味或者怪声音？这些都算异状。”

“门是锁住的，没看到开着的窗户，但我也没特地去看。只有一个溶剂的味道……”

“松节油吗？”

另一个声音：“其中一个大房间里有些美术材料。”

“谢谢。延森，你还有没有注意到什么事？”

“刚才你说的最后一项是什么？”

“声音。”

“哦对，声音！没有，没什么声音，就跟坟墓一样静悄悄的。
啊，哈哈，我不是故意要说……”

“没关系。你以前见过死者吗？”

“在她到我店里以前都没见过。她那时看起来挺有精神的。”

“她要你做什么事？”

“修理浴室地暖的定温器。”

“你能不能帮我们一个忙，检查一下线路是不是真的有问题？说不定她根本没有暖气线。”

“为什么？噢，我懂了，整件事可能是她故意安排，好让我们找到她？”

“有可能。”

“哦，那定温器烧了。”

“烧了？”

“故障了。”

“你怎么知道？”

停顿。

“延森，一定有人告诉过你，不要碰任何东西吧？”

“对……可是你们一直没来，我有点不安，只好找点事情做。”

“所以，现在死者的定温器运作正常了？”

“呃……呵呵……对。”

哈利想从床边移开，但双脚却不听话。医生已经合上安娜的眼睛，现在她就像在睡觉。汤姆叫那位电工回家，但请他接下来几天随传随到。他也把接到报警电话的制服巡警遣走了。要不是这件事，哈利绝对不会相信自己竟然很高兴汤姆在场。没有这位经验老到的同事，他一个聪明的问都问不出来，更别提做出聪明的决定了。

汤姆问医生能不能下几个暂时的结论。

“子弹显然贯穿了颅骨，让脑部受损，因此遏止了所有重要身体机能。假设室内温度没变，尸体温度显示她已经死了至少十六小时。没有遭受暴力的迹象，也没有注射或体外用药的痕迹。不过……”医生故意卖关子，“手腕上的疤痕表示她以前尝试过自杀。我可以凭这些揣测，她有躁郁或忧郁症，还有自杀倾向。我们不妨打赌医生那里也有她的病历档案。”

哈利想说点什么，但舌头也不听使唤了。

“更多数据要等我仔细检查过才知道。”

“谢谢你，医生。韦伯，你有什么消息？”

“枪是伯莱塔M92F，极不寻常的枪。我们只在枪柄上找到几组指纹，而且指纹都是她的。子弹嵌进其中一块床头板，也跟那把枪吻合，所以弹道报告上会显示子弹由这把枪射出。明天你会收到完整报告。”

“很好，韦伯。还有一件事：电工过来的时候，门是锁着的。我注意到门上装的是标准锁，而不是弹簧锁，表示不可能有人进来这里

然后又离开，当然了，除非那人有死者的钥匙，离开时从外面锁上门。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找到她的钥匙，就可以结案了。”

韦伯点头，举起一支黄色铅笔，笔端挂着一个钥匙圈和一把钥匙。“就在走廊的五斗柜上。这是那种系统钥匙，可以打开大楼大门和所有公用的房间。我已经试过，钥匙可以打开这间公寓的门。”

“太好了。现在我们只缺一张有署名的遗书了。这是案情明朗的案子，有人看法不同吗？”

汤姆轮流看着韦伯、医生和哈利。“好。可以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她的家人，请他们来认尸了。”

他走进走廊，哈利仍站在床边。不久，汤姆又探头进来。

“霍勒，事情拼凑得严丝合缝，不是很棒吗？”

哈利的脑子发出要他点头的信号，但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点头了没有。

11 幻象

我在看第一段影片。如果我一个个画面往下看，就会看到一阵火光。火药的粒子这时还没转变成纯粹的能量，就像一群闪亮的小行星随着大彗星进入大气层燃烧殆尽，但彗星仍持续安详地行进，没有人能阻止，因为这是百万年前，在人类、情感、憎恨和慈悲诞生前就已注定的航程。子弹进入头颅，截断脑部活动，唤起梦境。头颅中央，最后一个念头、来自疼痛中心的神经冲动被粉碎了。那是最后的、矛盾的自我求救信号，之后的一切就归于沉寂。我按下第二段影片的标题，看着窗外，等电脑慢慢地在网络之夜中搜索。天上有星星，我想每个星星都是宿命无可避免的证明。星星的存在并无意义，它们高悬于人类对逻辑和情境的需求之上。我想，正因如此，星星才那么美丽。

第二段影片找到了。我按下播放键。播放影片。就像一个巡回剧团，每次演出相同的戏码，但演出的地点都不同。相同的对话和动作、相同的服装和布景，不同的只有临时演员，还有最后一幕。今晚没有悲剧。

我很满意自己的发现。我找到了我扮演的角色的核心——我是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的职业选手，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没人想拖延时间，玻克塔路的案子过后也没人敢。正因如此，在这两分钟、在我给自己的一百二十秒内，我才是神。幻象真有用。连身工作服下的厚布料、双层鞋内垫、有色隐形眼镜和排练过的动作。

我关闭电脑，房间变得漆黑。外界唯一让我有感觉的是遥远的市区噪声。我今天见到王子了。那个怪人。他总让我心生矛盾，好像他是鳄鱼，而我成了替鳄鱼清洁牙齿的鳄鸟，随时可能被吞下肚。他对我说，一切都在掌控中，劫案组并没找到任何线索。他拿到了他的那一份，我也拿到了他答应要给我的犹太枪。

或许我应该高兴，但再也没什么能让我感觉完整了。

后来我从公共电话亭打电话给警察总署，但他们不想对我泄露消息，除非我说自己是家属。他们说那是自杀，说安娜举枪自尽，结案了。我只来得及在纵声大笑前把话筒放下。

第二部

“游戏开始了。验尸结果显示她死的时候你可能在场。是因为这样，你才不说出实情的吗？这样大概是聪明的做法吧，虽然看起来像是自杀。不过，还是有几件事凑不拢，对不对？”

12 自杀

“加缪说过，自杀是哲学上唯一真正的大问题。”奥纳说，鼻子朝玻克塔路上方的灰色天空一顶。“因为决定生命是否值得活，正是哲学最根本问题的答案。其他的一切——如世界是不是立体、心灵有九个还是十二个区——都是那之后的事。”

“哦。”哈利说。

“我有很多同事都在研究人为什么会自杀。你知道他们发现最常见的原因是什么吗？”

“我正盼着你告诉我呢。”哈利得在狭窄的人行道上左闪右拐地避开人潮，才跟得上这位胖胖的心理学家。

“答案是他们不想再活了。”奥纳说。

“这答案可以得诺贝尔奖。”哈利前一天晚上打电话找奥纳，说今天九点会去他在史布伐街的办公室找他。他们经过北欧银行分行，哈利注意到那个绿色资源回收箱还在马路对面的7-11便利店门外。

“我们常会忘记，自杀通常是有理性的人经过理性思考，认为再也无法从生命中得到什么之后所做的决定。”奥纳说，“比方说失去另一半，或是身体不再硬朗的老人。”

“这个女人年轻又充满活力。她会有什么理性的原因？”

“首先，你必须定义什么叫理性。当忧郁的人选择以结束生命的方式逃离痛苦，你就必须假设痛苦的当事人已估量过生死两种选择。话说回来，一般情况下，很难把自杀看成理性行为，因为患者已经在走出阴霾的路上，而他们只在那时才有动力去执行主动行为，也就是自杀。”

“自杀有没有可能是完全冲动的行为？”

“当然可能。不过更常见的是先有几次尝试，尤其以女人为多。根据统计，美国的女人十次假自杀尝试中，就有一次真的死亡。”

“假自杀？”

“吞五颗安眠药是一种求救信号，是够严重了没错，但如果床头柜上还有半瓶没动，那我不会把这归为自杀尝试。”

“这女的拿枪自杀啊。”

“那就是阳刚式自杀了。”

“阳刚式？”

“男人自杀的成功率较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男人会选择比女人更激烈且致命的方法。用枪或从高楼上跳下来，而不是割腕或吞药。女人举枪自尽非常不寻常。”

“不寻常到应该起疑的地步？”

奥纳仔细打量哈利。“你有理由相信这不是自杀吗？”

哈利摇摇头道：“我只想更确定。我们得在这里右转，她家就在转弯后再过去一点。”

“索根福里街？”奥纳咯咯一笑，眯起眼抬头看着飘过天际的乌云，“当然了。”

“当然了？”

“索根福里是海地国王克里斯多夫的宫殿名称，国王被法国人抓走之后就自杀了，或者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Sans Souci，也就是无忧。无忧路。索根福里街。你可知道，他把炮火对着天空发射，向神报复。”

“哦……”

“我想你也知道那个作家奥拉·鲍尔（Ola Bauer）是怎么说这条路的吧？‘我搬到了无忧路，但这样也没多大帮助。’”奥纳笑得连双下巴都抖动起来。

哈福森站在门外等。“我离开警局的时候遇见莫勒了。”他说，“他以为这件案子已经结案了。”

“我们只想澄清几个小疑点。”哈利说着用电工给他的钥匙打开了门。

警察贴在门口的封锁带已经撤掉，尸体也运走了。除此之外，一切就跟前一天晚上一模一样。他们走进卧室，那张大床上的白床单在微弱的光里发亮。

“那我们要找什么？”哈福森问正要拉上窗帘的哈利。

“这间公寓的备用钥匙。”哈利回答。

“为什么？”

“我们认为她有一把备用钥匙，是她给电工的。我调查过，系统钥匙不是随便哪个锁店都能配的，必须请制造商向授权过的锁匠定制。由于系统钥匙能打开大门和地下室，这栋公寓大楼的住户委员会会加以管控，公寓住户想配新的钥匙，必须先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根据委员会的同意书，授权的锁店有义务列出每一把发给住户的钥匙。我昨晚打电话给威博街的拉斯曼登锁行，他们给了安娜·贝斯森

两把备用钥匙，所以钥匙总共有三把。我们在公寓找到一把，电工有一把，那么第三把在哪里？除非找到那把钥匙，不然我们不能排除她死亡时有人在场、那人出去时又把门锁上的可能性。”

哈福森缓缓点头道：“嗯，第三把钥匙。”

“第三把钥匙。哈福森，你从这里开始找好吗？我想请奥纳帮我看看个东西。”

“好。”

“对了，还有一件事。如果你找到我的手机，不必惊讶。我昨天晚上忘在这里了。”

“你不是说你前天就掉了吗？”

“后来我找到了，然后又掉了，你也知道……”

哈福森摇摇头。哈利带奥纳进了走廊，往接待室走去。“我要听听你的意见，因为我只认识你这么一个人。”

“可惜，这么说有点夸张了。”刚爬完楼梯的奥纳还有点喘不过气。

“没错，但你懂一点艺术，所以我希望你能给我点意见。”

哈利拉开最远端房间的滑门，打开电灯，往里一指。奥纳倒抽一口气，看的不是那三幅画，反而走到那盏三向落地灯旁。他从花呢夹克内袋取出眼镜，弯身研究起沉重的底座。

“哇！”他满怀热情地喊，“格里默尔灯的真品。”

“格里默尔？”

“就是贝尔托·格里默尔啊，世界知名的德国设计师。除了其他东西以外，他还设计了胜利纪念碑，就是希特勒一九四一年在巴黎建起

的那一座。他本来可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但在他艺术生涯的最高峰时，却发现自己有四分之三的吉卜赛血统。他被送进了集中营，名字也从设计过的数栋建筑和艺术作品中剔除。格里默尔活了下来，双手却在吉卜赛人工作的采石场上受了伤。大战后他仍持续创作，却因为手伤再也达不到同样的巅峰。不过我敢打赌，这个灯一定是大战后期的作品。”奥纳拿下灯罩。

哈利咳了一声：“其实我是想请你看那些画。”

“初学者。”奥纳轻哼，“还是专心看这座高雅的女人雕像好得多。涅墨西斯是贝尔托·格里默尔战后最喜欢的主题，也就是复仇女神。有意思的是，自杀者常以复仇为动机。他们觉得人生不顺遂是别人的错，就用自杀的方法把这种罪恶感加诸他人身上。贝尔托·格里默尔的妻子有了外遇，他在杀害妻子后也自杀了。复仇、复仇、复仇，你不知道，人类是唯一会复仇的生物？复仇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

“奥纳！”

“噢对，那些画。你是要我诠释吧？嗯，这些跟罗氏墨渍测验倒是挺像的。”

“就是你给病人看，要他们说出联想的那些画？”

“对。这里的问题是，如果我诠释这些画，说出的可能多半是我的内心生活，而不是她的。只不过，反正没人相信罗氏墨渍测验了，所以管它呢？我看看……这些画的色调都很暗，或许画里的愤怒多、忧郁少。不过其中一幅显然还没画完。”

“说不定本来就该这样，也许这样三幅画才形成一个整体？”

“你为什么这么说？”

“不知道。也许因为那盏灯上，三个不同灯泡的光正好各照在一幅画上。”

“嗯。”奥纳把一臂横放胸前，食指轻点嘴唇，“对哦，当然了。哈利，你知道吗？”

“什么事？”

“这些画对我毫无意义。原谅我的用词，但真的一点屁用也没有。可以走了吧？”

“好。噢，对了，既然你会画画，我还有一件小事。你看，调色板在画架左边，这样不是很不方便吗？”

“对，除非你是左撇子。”

“了解。我要去帮哈福森了。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我知道。我会在下笔账单上多加一小时的钟点费。”

哈福森查完了卧室。

“她的个人物品不多。”他说，“好像在搜旅馆房间一样。只有衣服、化妆品、熨斗、毛巾、床单等等，没有家人照片、信件或个人文件。”

一小时后，哈利完全明白了哈福森是什么意思。他们找遍了整个公寓，再度回到卧房，却仍然连一张电话费账单或银行账单都没找到。

“我从没遇到过这么稀奇的事。”哈福森说着在哈利对面的写字台边坐下，“她一定整理过了。也许她想在死时把所有东西、她整个人都一起带走。你懂我意思吧？”

“我懂。你有没有看到笔记本在哪儿？”

“电脑吗？”

“对。”

“你在说什么？”

“你没看到这边的木头上有块颜色稍淡的方形吗？”

哈利指着他们面前的书桌道：“看起来像是原本有台笔记本电脑，后来被拿走了。”

“是吗？”

哈利感觉到哈福森探寻的目光。

他们站在马路上，抬头望着这栋淡黄色建筑门面上属于她的那扇窗。哈利在外套内袋里找到一根皱巴巴的香烟，于是抽了起来。

“这家人的事挺奇怪的。”哈福森说。

“什么事？”

“莫勒没跟你说吗？他们找不到她父母、兄弟姐妹或任何家人的地址，只有一个在坐牢的叔叔。莫勒得亲自打电话给殡仪馆，请他们抬走这个可怜的女子。好像她还死得不够孤单似的。”

“是啊。哪家殡仪馆？”

“桑德曼。”哈福森说，“她叔叔希望把她火化。”

哈利吸了一口烟，看着烟雾上升又消散。这个过程从农夫在墨西哥的田野播下烟草种子开始，种子在四个月内长成跟人一样高的烟草，两个月后采收，经过筛选、晾晒、切丝、包装，然后运到佛罗里达或得克萨斯的雷诺烟草公司，摇身一变成为装了滤嘴的香烟，再装进黄色骆驼牌的真空包装袋，放进纸盒，运往欧洲。一片原本在墨西哥艳阳下一株绿色植物上的叶子，八个月后，在一个醉汉走下楼梯、下出租车，或因为不敢打开卧室房门面对床下的妖怪而只好拿外套披在上当被子的时候，掉出他的外套口袋。然后，等他终于找到这根皱巴巴、缠在一堆口袋棉屑里的香烟，他把香烟的一端放进有口臭的嘴里，在另一端打火点燃。那些干燥、切碎的烟草叶被吸入他体内，

给他带来短时间的喜悦后，又被呼了出去，终于能够自由。自由消散、化为空无。被人遗忘。

哈福森轻咳了两次。“你怎么知道她在威博街的锁匠那里订了钥匙？”

哈利把烟屁股丢到地上，拉了拉外套裹住自己。“奥纳好像说对了。”他说，“马上就会下雨。如果你要直接回总署，就顺道带我一程。”

“哈利，奥斯陆肯定有上百家锁店。”

“没错。是我打电话到业主委员会，问他们副主席克努特·阿尔内·林内斯的，他人挺不错。他们二十年来都请同一家锁店开锁。可以走了吗？”

“你来了真好。”贝雅特看到哈利走进痛苦之屋时说，“我昨晚有了新发现。看看这个。”她倒转录像带，按下“暂停”键。屏幕上出现一闪一闪的静止画面，画面上丝蒂恩的脸转向劫匪的头套：“我把部分影格放大了，因为我想让丝蒂恩的脸越大越好。”

“为什么？”哈利问，一面倒进椅子中。

“你看计时显示，就会发现现在是屠夫开枪前八秒……”

“屠夫？”

她不好意思地笑了：“我私下都这样叫他。我祖父有个农场，所以我……嗯。”

“在哪里？”

“塞特斯达尔村的山谷。”

“你在那里看过动物被屠杀吗？”

“对。”那是不欢迎别人多问的语气。贝雅特按下慢速播放键，丝蒂恩的脸开始有了变化。哈利看到她以慢动作眨眼、动嘴唇。他正担心会看到开枪那一幕，贝雅特忽然暂停影片。

“看到没？”她兴奋地问。

几秒钟后，哈利才明白过来。

“她在说话！”他说，“她在被杀的前几秒说话了，但录音没录到。”

“因为她在说悄悄话。”

“我怎么会没注意到？可是为什么？她说了什么？”

“希望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我已经从聋哑学院找到一位唇语专家，他现在正赶过来。”

“太好了。”

贝雅特看了看表。哈利咬住下唇，吸了口气，沉声说：“贝雅特，我以前……”

他直接喊她的名字，她全身一僵。“我以前有过一位同事，叫爱伦·盖登。”

“我知道。”她急忙说，“她在河边被杀了。”

“对。她跟我一起办案碰到瓶颈时，会用几个办法来打开尘封在潜意识里的信息。算是联想游戏吧，把词句写在纸片上之类的。”哈利不安地笑了笑，“听起来或许很笼统，但有时候挺有效的。不知道我们能不能也试试看。”

“可以啊。”哈利再次感觉到，贝雅特在专心看录像带或电脑屏幕时，比平常更有自信。现在她看着他的样子，好像他刚才是提议玩脱衣扑克牌。

“我想知道你对这件案子有什么感觉。”他说。

她紧张地笑着。“感觉嘛，嗯。”

“暂时把冷冰冰的事实忘掉。”椅子上的哈利倾身向前，“别当聪明女孩，你不需要对说出的话负责，只要把你的直觉说出来就好。”

她盯着桌子。哈利等待着。然后她抬眼直视着哈利的眼睛说：“我全下在二。”

“二？”

“足球赛赌博，客队总是赢家。那百分之五十的概率是我们永远无法解开的。”

“好。为什么会这样？”

“简单的算术。如果想想我们没抓到的那些笨蛋，一个像屠夫这样的人，三思而行，又知道警察的办案方式，他赢的概率就很大。”

“嗯。”哈利揉了揉脸，“所以你的直觉会心理算术？”

“不只如此。他行动的方式也很特别，很果断，好像是被什么驱使着……”

“被什么驱使？是钱吗？”

“我不知道。根据统计，劫匪的主要动机都是钱，第二是追求刺激和……”

“贝雅特，别管统计。你现在是警探，你要分析的不只是录像画面，还要用潜意识来诠释你所看到的東西。相信我，那是一位警探最重要的线索。”

贝雅特望着他。哈利知道自己正在把她诱出躯壳。“说啊！”他鼓励她，“是什么在驱使屠夫？”

“情感。”

“哪种情感？”

“强烈的情感。”

“贝雅特，哪种强烈情感？”

她闭上眼睛。“爱或恨。是恨。不，是爱。我不知道。”

“他为什么开枪杀她？”

“因为他……不对。”

“尽管说。他为什么开枪杀她？”哈利把椅子朝她挪近。

“因为他非这么做不可。因为这是预设好的……”

“很好！为什么是预设好的？”

有人敲门。

哈利宁可聋哑学院的弗里茨·比耶尔克动作没那么敏捷，还骑自行车横跨市区来协助他们，但人家现在已经站在门口了。这位温和、矮胖的男人戴着圆边眼镜，还有一顶粉红色的自行车头盔。比耶尔克并不聋，更不是哑巴，为了让他尽可能把丝蒂恩的唇部位置弄清楚，他们播放了录像带的前面那部分，也就是可以看见丝蒂恩说话的那一段。影片播放时，比耶尔克也说个不停。

“我是专家，但其实每个人都会读唇，即使我们听得见别人说什么。正因为如此，提早或延后百分之一的电影配音才会给人不舒服的感觉。”

“是吗？”哈利说，“以我来说，我根本读不出她说了什么。”

“问题在于，只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话语能够直接通过读唇看懂。要看懂其他部分，就必须研究脸部和肢体语言，利用你本身的语

言学直觉和逻辑去填补缺少的词汇。思考就跟视觉一样重要。”

“她现在开始低声说话了。”

比耶尔克立刻闭上嘴，聚精会神地看起屏幕上小得难以辨别的唇部动作。贝雅特在劫匪开枪前停下了影片。

“好。”比耶尔克说，“再来一次。”

之后他说：“再来一次。”然后是：“拜托再来一次。”

七次之后，比耶尔克点点头表示看够了。

“不知道她那样说是什么意思。”比耶尔克说，哈利和贝雅特交换了一个眼神，“但我想我知道她说了什么。”

贝雅特几乎是跑着才能追上哈利。

“他是全国这领域里最顶尖的专家啊。”她说。

“那有什么用。”哈利说，“他自己都说他不确定了。”

“但要是她真的说了比耶尔克看出来的话呢？”

“那就不合理了。他一定漏读了一个否定词。”

“我不同意。”

哈利停步，贝雅特差点撞上他。她带着警戒的神情抬头，一只眼睁得老大。

“很好。”他说。

贝雅特满头雾水。“什么很好？”

“不同意是好事。不同意代表你看到或明白了什么事，即使你并不确定到底是什么。有件事我就不懂。”他又迈开步子，“先假设你是

对的好了，这样我们就能探讨接下来会怎样。”他停在电梯前，按下按钮。

“你现在要去哪里？”贝雅特问。

“去查几个细节。我一小时之内就回来。”

电梯门打开，伊佛森跨了出来。

“啊哈！”他一脸笑容，“大警探出动啦。有什么新发现吗？”

“平行调查小组的目的就是不需要一天到晚报告，不是吗？”哈利说着从他身边绕过，走进电梯，“假如我对你和联邦调查局的理解没错的话。”

伊佛森灿烂的笑容和眼神仍然没变。“重要消息当然得互相分享。”

哈利按下一楼的按钮，但伊佛森用身体挡在门中间。“所以呢？”

哈利耸耸肩道：“丝蒂恩在被杀以前，对劫匪低声说了一句话。”

“哦？”

“我们相信她说的是：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对。”

伊佛森皱起眉头。“不对吧？如果她说的是‘不是我的错’，还比较合理一点。分行经理把钱放进旅行袋时多花了六秒钟，那并不是她的错呀。”

“我不同意。”哈利说着，故意看了看表，“有位在这领域顶尖的国内专家前来协助我们，贝雅特可以把详细经过告诉你。”

伊佛森靠着电梯一边的门，门不耐烦地一直推挤着他的背。“不然就是她心里一急，漏说了一个‘不’字。贝雅特，你们就进展到这里？”

贝雅特脸红了。“我才刚开始研究基克凡路的银行抢劫案录像带。”

“有什么结论？”

她的目光从伊佛森转向哈利，然后又回到伊佛森身上。“目前还没有。”

“没有啊。”伊佛森说，“那有个好消息可能会让你们高兴哦。我们已经从叫来审讯的人里找出了九名嫌犯，也终于想出了让洛斯可开口的办法。”

“洛斯可？”哈利问。

“洛斯可·巴克斯哈，下水道鼠王。”伊佛森说，手指扣着皮带扣。他吸口气，把裤子往上一提，露出开心的笑容，“或许待会儿贝雅特可以把详细经过告诉你。”

13 大理石

哈利知道自己在某些事情上心胸狭隘。就拿玻克塔路来说吧：他不喜欢玻克塔路。他不知道原因，也许是因为这条镶金戴玉、快乐国土之快乐的马路上没有人笑。哈利自己也不笑，但他住在毕斯雷路，没人付钱要他笑，而且现在也有不笑的好理由。但这并不表示哈利跟大多数挪威人一样，不喜欢看到别人对他笑。

哈利试着在内心深处原谅7-11柜台后方的男孩。他大概讨厌这份工作，搞不好也住在毕斯雷路，而且现在又下起了倾盆大雨。

这张苍白且长满红色青春痘的脸百无聊赖地看了哈利的警察证一

眼。“我哪知道资源回收箱在外面放多久了？”

“因为那是绿色的，还挡住你往玻克塔路看的一半视野。”哈利说。男孩咕哝了一声，双手叉腰，腰际的裤子好像随时会掉下来。“差不多一周吧。喂，有一堆人在你后面排队呢。”

“嗯，我看过里面了，除了几个瓶子和报纸之外什么都没有。你知道是谁订的吗？”

“不知道。”

“我看到你们柜台上面有个监控摄像头。那角度应该刚好能拍到回收箱吧？”

“你说会就会啰。”

“如果你们还有上周五的录像，我想看一下。”

“明天再打电话来，托本会在。”

“托本？”

“我们店长。”

“你最好现在就打给他，让他准许我看监控录像，我就不继续烦你了。”

“你自己去找。”他说，脸上的痘痘更红了，“我才没时间去找什么鬼录像带。”

“噢。”哈利说，身子却没动，“那下班以后呢？”

“我们二十四小时营业。”男孩说着翻了个白眼。

“开玩笑吧。”哈利说。

“对啦，哈哈哈。”男孩以梦游般的声音说，“你到底买不买东

东？”

哈利摇摇头。男孩对哈利身后的人说：“这边可以结账。”

哈利叹口气，转向面对柜台的长排队伍。“这边不能结账，我是奥斯陆警局的。”他亮出证件，“我要逮捕这个人，因为他不会说‘东西’。”

哈利或许在某些事情上心胸狭隘。不过在这一刻，他对结果满意至极。他喜欢别人对他笑。

但他不喜欢那种被职业训练出来的笑容，如牧师、政客和殡葬业者的笑。他们边说话边用眼睛笑，这样的笑容让桑德曼殡仪馆的总监桑德曼先生有种诚挚感，再加上麦佑斯登区教堂里棺材储藏室的温度，哈利不禁打了个寒战。他打量着四周。两副棺材、一张椅子、一个花环、一个殡葬总监、一套黑色西装和一颗头发梳成条形码的头。

“她这样真美，”桑德曼说，“平静、安详、有尊严。你是家属吗？”

“不算是。”哈利亮出警察证，希望那股诚挚只是做给亲近的家属看的。结果并不是。

“这么年轻的生命却这样结束，真是个悲剧。”桑德曼微笑着说，双掌交握。这位殡葬总监的手指异乎寻常地纤细弯曲。

“我希望能看看死者被发现时身上的衣着。”哈利说，“警局那边说，你把衣服带到这里了。”

桑德曼点点头，拿来一个白色塑料袋，说他这么做是想在死者的父母或兄弟姐妹过来的时候可以领走。哈利翻了翻那件黑色洋装的口袋，但什么也没找到。

“你是想找什么特别的東西吗？”桑德曼在哈利背后看着他的动作，一面用无辜的语气这么问。

“一把家里的钥匙。”哈利说，“在你帮她……”他盯着桑德曼微弯的手指，“……脱衣服的时候，什么都没发现吗？”

桑德曼闭上眼睛，摇摇头。“裙子下面唯一的東西就是她的身體。當然，鞋子里的照片除外。”

“照片？”

“對。很奇怪吧？他們的習俗就是不一樣。照片還在她鞋子里。”

哈利從袋中取出一只黑色高跟鞋，腦中閃過自己抵達她家時，她站在門口的景象：黑洋裝、黑鞋、紅唇。

照片的一角被折了起來，上面是一個女人和三個小孩在海灘上。看起來像是張度假快照，在挪威某個有着大而圓的岩石、背景的山坡上長着高大松樹的海邊。

“她家裡有人來過了嗎？”哈利問。

“只有她叔叔。當然是跟你們的一名警察一起來的。”

“當然？”

“對啊，他還在服刑。”

哈利沒有回答。桑德曼傾身向前，弓着背，小小的頭縮在兩肩當中，看起來像一隻禿鷹。“真不知道那是何必。我是說，反正也不會准許他來參加葬禮啊。”

哈利清了清喉嚨問：“我能不能看看她？”

桑德曼似乎有些失望，但他仍朝其中一具棺材摆了摆手。

跟往常一樣，專業的遺體化妝工作總讓哈利震驚。安娜的模樣的確很安詳。他碰了碰她的前額，感覺像在摸大理石。

“這是什麼項鏈？”哈利問。

“金币。”桑德曼说，“她叔叔带来的。”

“这个呢？”哈利拿起用棕色粗橡皮筋绑起的一沓纸。那是一沓一百克朗的钞票。

“是他们的习俗。”桑德曼说。

“你一直说‘他们’‘他们的’，他们是谁？”

“你不知道？”桑德曼又薄又湿的唇边多了一朵微笑，“她是吉卜赛人啊。”

警察总署的餐厅里，每张桌旁都有同事在热切讨论，只有一张桌子除外。哈利走了过去。

“你会慢慢跟大家混熟的。”他说。贝雅特抬头，不解地看着他，他才发觉自己跟她的共同点搞不好比想象中还多。他坐了下来，把一卷录像带放在面前。“这是抢劫案发生当天，位于银行斜对面的7-11拍的。再加上前一天、也就是周四的录像。能不能请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

“你是说，看看那名劫匪是不是在录像带里？”贝雅特嘴里塞满面包和肝酱，含糊不清地说。哈利打量着她自备的午餐。

“嗯，只希望他会在。”他说。

“当然。”她说，努力想把食物吞下，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一九九三年，福隆纳路的信贷银行遭到抢劫。劫匪拿有壳牌商标的塑料袋放钱，所以我们去查附近壳牌加油站的监控录像。结果劫匪在抢劫前十分钟就在加油站的便利店里买过袋子，穿着同样的衣服，只是没戴头套。我们半小时后就抓到人了。”

“我们？八年前吗？”哈利想也没想就冲口而出。

贝雅特的脸色像红绿灯那样变了变。她抓起一片面包，想躲在面包后面。“是我爸。”她低声说。

“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

“没关系。”她随即答道。

“你父亲……”

“被杀了。”她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哈利一面坐着听她咀嚼，一面打量自己的手。

“你为什么要拿抢劫案发生前一周的录像带？”贝雅特问。

“因为资源回收箱。”哈利说。

“资源回收箱怎么了？”

“我打电话到资源回收箱公司问过了。是一个住工业街、名叫斯泰因·索斯塔的人在周四订的，要求他们隔天送到7-11的外面。奥斯陆共有两位斯泰因·索斯塔，两位都否认订了这东西。我的看法是，劫匪叫人把资源回收箱放在那里，好挡住窗内人的视线，这样他走出银行时，摄像头就不会拍到 he 穿越马路。如果他订资源回收箱的那天也查探过7-11周边环境，我们或许会看到有人看着镜头、看着窗外的银行，要查看角度之类的。”

“那得运气好。7-11外面的目击者说，劫匪穿越马路时还是戴着头套，那他何必大费周章地订资源回收箱？”

“也许他原本的计划是在过马路时摘掉头套。”哈利叹口气，“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个绿色资源回收箱有问题。东西都在那里放了一周，但除了偶尔把垃圾丢进去的路人以外，根本没人用过。”

“好。”贝雅特说着拿起录像带，站了起来。

“还有一件事。”哈利说，“你对洛斯科·巴克斯哈知道多少？”

“洛斯科？”贝雅特皱眉，“在他自首以前一直是个神秘人物。如果

谣言是真的，那么他或多或少参与过奥斯陆百分之九十的银行抢劫案。我猜，过去二十年来，他可以操控犯下银行抢劫案的任何人。”

“所以伊佛森要利用他就是为了这一点。他人在哪儿？”

贝雅特用大拇指往身后一指。“那边的A翼。”

“你是说波特森监狱？”

“对。他拒绝在服刑期间对任何警员吐露一个字。”

“那伊佛森为什么觉得他有办法？”

“他终于找到洛斯可想要的东西，作为谈判筹码。波特森监狱的人说，自从洛斯可进去之后，就只要求过这件事，也就是请求获准参加一位亲戚的葬礼。”

“真的吗？”哈利说，希望脸上的表情没泄露什么。

“她再过两天就要下葬了，洛斯可向狱方提出紧急申请，希望能获准参加。”

贝雅特走了以后，哈利仍待在桌旁。午餐时间结束，餐厅的人越来越少。这里本该明亮又温馨，由国营的餐饮公司经营，所以哈利才喜欢去市区吃饭。但他忽然想起，这里正是他跟萝凯在圣诞派对上跳舞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他决定对她展开追求。或许是她先追的他？他的手仍感觉得到她背部的曲线。

萝凯。

安娜再过两天就要下葬了，她的自杀不会有人起一丝疑心。他是唯一到过她家、可以反驳他们的人，可是他却什么都想不起来。那么他为什么不能让事情就这样过去？他可能失去一切，而且什么好处也没有。如果没有其他原因，他为什么就不能忘掉这个案子？算是为了他们，也为了他和萝凯？

哈利的手肘撑在桌上，双手捧着脸。

如果他当时可以反驳，他会那么做吗？

隔壁桌的人听到椅子刮过地板的声音都转过身来，看着这位留着小平头的长腿警察，狼狈地倒退，快步奔出了餐厅。

14 运气

阴暗、拥挤的小杂货店门上铃声大作，两个男人冲了进来。埃尔默的水果烟草店已经是同类店家中绝无仅有的了，店内的一面墙上挂着汽车、打猎和钓鱼杂志，另一面墙上则是色情书刊、香烟和雪茄，柜台上有一堆抽奖优惠券，放在渗出水珠的甘草棒和灰扑扑的杏仁小猪糖果中间，小猪糖果绑着缎带，是去年圣诞节剩下的。

“没淋得太惨嘛。”埃尔默说。年纪六十开外的他，光头，瘦瘦的，留了一把胡子，说话有北方口音。

“哇，这雨下得还真突然。”哈福森说，一面拍掉肩上的雨水。

“标准的奥斯陆秋天。”这位北方人改说起标准挪威语，“不是干旱就是暴雨。二十包骆驼牌香烟？”

哈利点点头，取出钱包。

“这位年轻警官要来两张刮刮乐吧？”埃尔默把刮刮乐卡递给哈福森，哈福森对他开心地笑，迅速把卡片收进口袋。

“埃尔默，我可不可以在这里抽烟？”哈利问，一面望着外面的倾盆大雨。脏兮兮的窗外，人行道上已是空无一人，雨水拍打着路面。

“请便。”埃尔默说着找给他们零钱，“毒药和赌博就是我的生计。”

他矮身穿过身后扭曲的棕色窗帘，他们听到里面传来咖啡机的咕

嘟声。

“这里有张照片，”哈利说，“我只是想请你查一下这女人是谁。”

“只是？”哈福森看着哈利给他的这张照片，照片不是很清晰，边角还折了起来。

“先从找出拍摄地点开始。”哈利说，他想让烟留在肺腔，却忽然一阵猛咳，“看起来是在度假区。若是这样，就一定有小杂货商或出租农舍的人之类的，如果照片上的这家人是常客，在那边工作的人就会知道他们是谁。你查出来以后，剩下的就交给我。”

“这一切都因为照片放在鞋子里吗？”

“拜托，鞋子不是一般人会放照片的地方吧？”

哈福森耸耸肩，走上马路。

“雨还没停啊。”哈利说。

“我知道，但我得赶回家。”

“为什么？”

“因为我有生活，虽然你对这点不感兴趣。”

哈利扮了个笑脸，表示他很清楚这句话是开玩笑。“好好享受啰。”

铃声又响，门“砰”的一声在哈福森身后关上。哈利吸了口烟，打量着埃尔默店里的书刊，猛地惊觉自己跟一般挪威男人的兴趣多么不同。是因为他已经不再有兴趣了吗？音乐，对，但近十年来根本没人做出像样的音乐，包括他以前喜欢的歌手在内。电影呢？如果哪天他从电影院出来而不觉得自己像动了脑叶切开手术，那就算幸运了。没别的了。换句话说，唯一仍然让他兴致勃勃的事就是把人抓起来。但即使这件事也不再让他像以前那样感到刺激。可怕的是，这个情形他

丝毫不觉得烦恼，哈利一面兴致盎然地想，一面把手放在埃尔默那冰冷光滑的柜台上。他已经屈服了，变老真令人感觉舒畅。

铃声又叮当乱响起来。

“我忘了告诉你，昨晚我们逮到一个非法持有武器的人。”哈福森说，“罗伊·柯维斯，他是贺伯比萨屋里的光头男之一。”他站在门口，雨水在他淋湿的鞋子旁飞舞。

“哦？”

“他吓得要死，我就说如果他能说出一些有用的情报，我就放他走。”

“然后呢？”

“他说爱伦被杀的那天晚上，他在基努拉卡区看到斯韦勒·奥尔森。”

“那又怎样？有好几个目击者都证实了这件事。”

“对，但这个人看到奥尔森和某人坐在车里聊天。”

哈利的烟掉到地上，他毫不理会。

“他知道那人是谁吗？”哈利慢慢地问道。

哈福森摇头道：“不知道，他只认得奥尔森。”

“他有没有描述相貌？”

“他只记得觉得那人长得像警察，但他说如果再见到，大概可以认得出来。”

哈利感到外套下的身体开始发热，他小心翼翼地吐出每个字：“他说得出是哪种车吗？”

“不，他只是匆忙路过。”

哈利点头，一手在柜台上游走。

哈福森清了清喉咙：“但他觉得应该是一辆跑车。”

哈利发现香烟在地上冒烟。“什么颜色？”

哈福森抱歉地摊了摊手。

“是红色吗？”哈利发问的声音低沉嘶哑。

“你刚才说什么？”

哈利挺直身子。“没什么。记下他的名字，回去过你的生活吧。”

铃声又响起。

哈利的手在柜台某处停下，感觉那里好像忽然变成了冰冷的大理石。

阿斯特丽·蒙森今年四十五岁，住在索根福里街的公寓里，靠翻译法国文学维生。她身边没有男人，却有段狗叫的录音，一到晚上就播放。哈利听到她在门后的脚步声，还听到至少三道锁被打开的声音，然后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隐藏在黑色髻发下的小脸，脸上满是雀斑。

“啊。”看到哈利高大的身形，那张脸发出轻喊。

那张脸或许陌生，但哈利立刻有种在哪里见过她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安娜详细描述过这位鬼魅般的邻居吧。

“我是犯罪特警队的哈利·霍勒。”他说着拿出证件，“抱歉这么晚来打扰你。有关安娜·贝斯森死亡那天傍晚的事，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看到她一副合不上嘴的模样，他想做出一个安慰的笑容。哈利从

眼角看到这位邻居门上的玻璃后方有点动静。

“蒙森女士，我可以进去吗？不会占用太久时间的。”

阿斯特丽·蒙森退后两步，哈利趁机溜进门缝，关上身后的门。现在他可以看到她那非洲发型的全貌了：那头黑发显然是染过的，头发像颗巨大的球，裹住她那颗小小的白色头颅。

他们面对面，站在走廊的廉价灯下，身旁是干枯的花和从尼斯的夏加尔美术馆买来的装框海报。

“你以前见过我吗？”哈利问。

“什……什么意思？”

“只是问你以前有没有见过我。待会儿我再问其他问题。”

她张开嘴又闭上，然后坚决地摇摇头。

“好。”哈利说，“周二晚上你在家吗？”

她不确定地点头。

“你有没有看到或听到什么动静？”

“没有。”她说。但在哈利听起来，她回答得太仓促了。

“慢慢来，好好回想一下。”他说，尝试做出友善的微笑，这可不是他最常练习的一种面部表情。

“没有……”她说，目光搜寻着哈利身后的门，“完全没有。”

哈利回到马路，点起一根烟。他一到她家门口外，就听到阿斯特丽·蒙森锁上安全锁的声音。这女人真可怜。她是哈利名单上的最后一位，现在他可以确定安娜死亡那天晚上，没有人看到或听到他或任何其他他人出现在楼梯上。

吸了两口烟后，他扔掉香烟。

他坐在家里的椅子上，瞪着亮着红灯的录音电话好一阵子，才按下播放键。一通留言是萝凯祝他晚安，另一通是一个记者请他针对两起银行抢劫案发表意见。听完后，他回放，重听安娜的留言：“还有，你介不介意穿那条我很喜欢的牛仔裤？”

他抚了抚自己的脸，然后取出录音带，扔进垃圾桶。屋外的雨滴滴答地下，屋内的哈利迅速切换着电视频道：女子手球、肥皂剧和什么答对了就能成为百万富翁的猜谜游戏。哈利停在一个瑞典电视频道，看一位哲学家跟社会人类学者讨论起复仇的概念。其中一个人认为像美国这种代表自由和民主等特定价值的国家，在道德上有责任向侵犯其领土的人展开复仇，因为这也等于侵犯了美国的价值：“光是报复以及报复的实际行动，就能保障像民主这样脆弱的系统。”

“要是民主本身所代表的价值成为报复行为的受害者呢？”另一位反问，“要是这样违背了另一个国家由国际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呢？如果你在猎捕有罪对象时，剥夺了无辜民众的权利，那么你所保障的是什么样的价值？再说，换一边脸给别人打，这样的道德价值是什么？”

“问题在于我们的脸只有两边。”另一个男人笑着说，“不是吗？”

哈利关掉电视。他不知道是不是该打电话给萝凯，但又觉得现在已经太晚了。他想看看吉姆·汤普森的书，却发现第二十三到三十八页都不见了。他从椅子上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然后又打开冰箱，沮丧地瞪着一块白奶酪和一罐草莓酱。他想吃点东西，却不知道要吃什么，于是用力关上冰箱的门。他想骗谁？其实他只想喝酒。

凌晨两点，他在自家的椅子上醒来，身上的衣服都没脱。他起身，走到浴室，喝了杯水。

“妈的。”他对镜中的自己说。他走到卧室，打开电脑，在网上找到一百零四篇有关自杀的挪威文文章，但没有一篇提到报复，只在文

学作品和希腊神话中找到有关报复动机的关键词和链接。他正准备关机，才想起自己已经有两周没查电子邮箱了。他有两封邮件，一封是他的网络服务商在两周前发出的，警告他服务即将终止；另一封的地址是anna.beth@chello.no，他双击打开，看到信息：嘿，哈利。别忘了拿钥匙，安娜。寄件时间是他上次准备去见安娜的两个小时前。他又看了一次那条信息。好短，好.....简单。他想大家都是这样写电子邮件的吧。嘿，哈利。在局外人看来，一定认为这口吻表示他俩是老朋友了，但其实他们才认识了六周，而且是很久以前的事，他甚至不知道她有他的电子邮箱地址。

他睡着了，又梦到自己带着枪站在银行里，身边的人都是大理石做的。

15 外地人

“今天天气真好。”第二天早上，毕悠纳·莫勒一面步履轻快地走进哈利和哈福森的办公室，一面这么说。

“嗯，你当然清楚了，你有窗。”正在喝咖啡的哈利头也没抬，“还有一把新椅子。”看到莫勒一屁股坐进哈福森的破椅子上，椅子发出痛苦的呻吟，哈利又补上后面一句。

“嘿，老兄。”莫勒说，“今天心情不好啊？”

哈利耸耸肩。“我快四十岁了，开始迷上赌博。有什么不对吗？”

“没有啊。对了，能看到你穿西装还挺不赖的。”

哈利拉起外套的翻领，好像现在才发现身上有这件深色西装。

“昨天有个主管会议。”莫勒说，“你要听原始版还是浓缩版？”

哈利用铅笔搅拌着咖啡。“爱伦的案子得停止侦办了，对不对？”

“哈利，事情早就结案了。鉴识组组长说，你一直吵着要他们鉴

识各种老证据。”

“我们昨天找到一名新的目击者，他……”

“哈利，新目击者经常出现。他们就是不想办这个案子。”

“可是……”

“哈利，已经否决了。抱歉。”

莫勒转向门口。“去太阳下走一走吧，可能得等上好一阵子才会再出现像今天这么暖和的天呢。”

“听说今天出太阳了。”哈利走进痛苦之屋，看到贝雅特时这么说，“只是让你知道一下。”

“把灯关掉。”她说，“我有东西要给你看。”

电话里的她听起来很激动，但并没有说原因。她拿起遥控器说：“有人订资源回收箱的那天，我在录像带上没有发现。但你看看这一段，是抢劫案当天的影片。”

哈利看到屏幕上出现7-11，看到店家窗外有绿色资源回收箱，也看到店内的奶油餐包和前一天才跟他谈过话的那个露股沟男孩。他正在替一个女孩结账，女孩买了牛奶、一本《柯梦波丹》杂志和保险套。

“时间是下午三点零五分，差不多是抢劫案发生前十五分钟。现在你看。”

女孩拿了东西离开，队伍往前移动，一个穿黑色工作服、头戴尖顶帽、帽缘的遮耳片拉得老低的男子指了指柜台上的某样东西。他低着头，所以看不到他的脸，但臂膀下却有个折起的黑色旅行袋。

“妈的！”哈利轻呼。

“他就是屠夫。”贝雅特说。

“确定吗？很多人都穿黑色工作服，而且劫匪也没戴帽子。”

“他离开柜台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穿的鞋跟录像带上的一样。还有，他身体左边鼓起，里面就是那把AG3步枪。”

“所以他把枪用胶带黏在身上。但他在7-11干吗？”

“等运钞车，而且他需要一个可以把风又不会显得可疑的地方。他事先查过这一区，知道运钞车会在三点十五分到三点二十分之间过来。在这五分钟内，他总不能戴着头套到处乱走，暴露企图，所以他用帽子遮住大半个脸。你仔细看，他走到柜台时，你会看到一小点闪光，那是眼镜的反光。戴了墨镜是吧，你这个混蛋屠夫。”贝雅特的声音很低，说话速度却很快，语气里有种哈利从没听过的愤怒，“他一定也知道7-11里面有摄像头，所以才完全不露脸。看他检查角度的样子！说真的，我得承认他真的很会躲摄像头。”

柜台后方的收银员给了他一个奶油餐包，拿起他放在柜台上的十克朗硬币。

“还有呢？”

“哦对。”贝雅特说，“他没戴手套，但他好像没碰店里的任何东西。这里，你可以看到我刚才说的反光。”

哈利没说话。

队伍里的最后一个人准备付账时，那男人已经走到了店外。

“嗯，我们又得开始找目击者了。”哈利说着准备起身。

“我可没那么乐观。”贝雅特说，眼睛仍然看着屏幕，“记得吗？只有一位目击者说，在周五的高峰时段看到屠夫逃离现场。劫匪的最佳藏身地点就是人潮。”

“嗯，那你有其他点子吗？”

“坐下，不然你会错过好戏的。”

哈利瞥了她一眼，觉得有点窘，然后看着屏幕。收银员现在转向摄像头，一根手指插进鼻孔。

“所谓的好戏还真……”哈利咕哝。

“看窗外的资源回收箱。”

窗台有反光，但他们还是看到了那个穿黑色工作服的男人。他就站在资源回收箱和一辆停着的汽车中间，背对摄像头，一手撑在资源回收箱的边缘。他一面吃奶油餐包，一面似乎也在注意银行的动静。之前提着的那个旅行袋现在就放在柏油路上。

“这里是他的把风地点。”贝雅特说，“他订了资源回收箱，请人分毫不差地放在这个位置。这么简单的法子真亏他想得出来。他可以躲开摄像头，又能观望运钞车何时抵达。再注意看他的站姿：首先，因为有那个资源回收箱，一半的路人根本看不到他；看到的也只会是一个穿工作服、戴帽子的男人站在资源回收箱旁，以为他是建筑工、搬运工或是收垃圾的。简单来说，没有一样东西会在人的大脑皮层留下印象。难怪我们找不到目击者。”

“他在资源回收箱上留下几个清楚的指纹。”哈利说，“可惜上周日那天下雨。”

“但他吃了奶油餐包……”

“也把指纹一起吞了。”哈利叹气。

“……就会口渴。现在看这个。”

男人弯下腰，打开旅行袋，取出一个白色塑料袋，又从里面拿出一个瓶子。

“可乐。”贝雅特低语，“在你进来以前，我把静止影像放大看过了，那是一瓶有瓶塞的可乐。”

男人抓住瓶颈，拨开瓶塞，然后仰头，把瓶子高举空中，往喉咙里灌。他们看到最后几口可乐流出，但瓶盖遮住了男人张开的嘴和脸。然后他把瓶子放回塑料袋，绑好开口，正准备放回旅行袋，却忽然停下动作。

“看仔细了。现在他在想。”贝雅特轻声说，声音是低低的独白，“那些钱会占去多大空间？那些钱会占去多大空间？”

男人打量着旅行袋，又看了看资源回收箱。然后他下定决心，手臂迅速一甩，就把塑料袋连同里面的可乐瓶一起丢了进去，袋子在空中画了个弧，落进打开的资源回收箱里。

“三分球！”哈利大叫。

“观众欢声雷动！”贝雅特也叫了起来。

“妈的！”哈利喊道。

“不会吧。”贝雅特一声呻吟，沮丧地一头撞在方向盘上。

“他们一定刚来过。”哈利说，“等一等！”

他猛地打开车门，车门后方的马路上有个骑自行车的人一转车头躲开。哈利跑过马路，冲进那家7-11，跑到柜台前方。

“资源回收箱是什么时候被运走的？”他问收银员，这男孩正准备把两个大汉堡包起来，交给两个大屁股女孩。

“拜托去后面排队。”男孩头也不抬地说。

其中一个女孩生气地叫了一声，因为哈利斜身挡住她要拿番茄酱的手，一把揪住那男孩的绿色衬衫领口。

“你好呀，又是我。”哈利说，“现在给我仔细听好，否则这个大汉堡就会直接塞进……”

看到男孩惊恐的脸，哈利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他松开手，指了指窗子。从这里可以看到对街的挪威银行，因为原本挡住视线的资源回收箱不在了：“他们什么时候抬走资源回收箱的？快说！”

男孩咽了咽口水，瞪着哈利。“就是刚才，没多久。”

“刚才是什么时候？”

“两分钟前。”他的眼睛开始泛泪。

“他们开往哪里？”

“我怎么会知道？资源回收箱的事偶又不熟。”

“是‘我’。”

“什么？”

但哈利已经走了。

哈利把贝雅特的红色手机放在耳边。

“奥斯陆废弃物管理处吗？我是哈利·霍勒警探。你们收走的资源回收箱都运到哪里？对，是私人用的。梅托帝卡，好。那是在……亚纳布区的凡赛福里兰路吗？谢谢。什么？不然就是格鲁莫？那我怎么会知道是哪儿……？”

“你看，”贝雅特说，“堵车了。”

一堵无法穿越的车墙一路延伸到黑德哈路的Lorry咖啡店前方。

“刚才应该走乌朗宁堡路的。”哈利说，“不然就是基克凡路。”

“可惜开车的不是你。”贝雅特说着把前轮开上人行道，按下喇

叭，同时加速。行人慌忙跳开。

“喂？”哈利对着手机说，“你们刚才从玻克塔路和工业街交叉口拿走了一个绿色资源回收箱。要送到哪里去？好，我等。”

“我们去亚纳布区碰碰运气。”贝雅特说，一转方向盘，开上电车前方的十字路口。轮胎在钢轨上空转，最后总算开上了柏油路面。哈利忽然隐隐觉得，这情景以前也遇到过。

他们开到彼斯德拉街的时候，奥斯陆废弃物管理处的人才又拿起电话，说他们的司机没接手机，但那个资源回收箱应该是在前往亚纳布区的路上。

“好。”哈利说，“你能不能打电话到梅托帝卡，请他们不要把资源回收箱里的东西倒进焚化炉，等我们……你们公司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午休？小心！不，我刚才只是跟司机说话。不是，是我这边的司机。”

哈利在易卜生隧道里打电话到警察总署，请他们派一辆巡逻车去梅托帝卡，但最近的一辆却在十五分钟的车程外。

“妈的！”哈利把手机往肩后一丢，一手重重敲上仪表板。

到了白波顿购物中心和广场饭店之间的环岛，贝雅特悄悄把车开进一辆红色公交车和雪佛兰货车中间，骑着白线行驶。她以每小时一百一十公里的速度开到俗称“交通机器”的高架路口，在轮胎的尖叫声中演出一个完美的漂移开上奥斯陆中央车站靠峡湾那边的急弯，于是哈利发觉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追上。

“是哪个失心疯的浑蛋教你开车的啊？”他边问边稳住身子，汽车在三车道的车阵中转进转出，前往艾克柏隧道。

“我自己学的。”贝雅特回答。

开到弗勒卡隧道中央时，一辆又大又丑、边开还边漏柴油的大卡车缓缓出现在他们前方，卡车慢吞吞地切到右线，车后方夹在两条黄

色机械手臂中间的，正是一个写着奥斯陆废弃物管理处的绿色资源回收箱。

“太好了！”哈利大喊。

贝雅特车子一转，开到那辆卡车前，放慢车速，打开红色警示灯。哈利摇下车窗，伸出拿着证件的一只手，挥手要卡车开到路旁。

卡车司机对哈利要看资源回收箱一事没有异议，却不解哈利为何不等车子开到梅托帝卡垃圾场再说，因为到那里就能把箱子里的东西都倒到地上。

“我不想让瓶子被压扁！”哈利吼叫着才能盖过卡车后方隆隆驶过的车的声音。

“我是替你那套漂亮的西装着想。”卡车司机说，但那时哈利已经七手八脚地爬进资源回收箱。接着里面传来一阵哐当乱响，卡车司机和贝雅特听到哈利厉声咒骂和翻找东西的声音。最后只听他喊了声“找到了”，然后人就出现在资源回收箱上，手里像拿着奖杯似的高举着那只白色塑料袋。

“立刻把瓶子拿去给韦伯，跟他说这是急件。”贝雅特发动车子的时候，哈利这么说，“也帮我跟他问好。”

“这样有用吗？”

哈利抓了抓头。“没用。就说是急件吧。”

她笑了。不是特别大声，也没有多开怀，但哈利注意到了。

“你总是这么热血吗？”她问。

“我？那你呢？为了这个证据，你刚才差点把我们送上西天。”

她笑着没有回答，只看了看后视镜，又开上马路。

哈利看了看表，道：“可恶！”

“开会迟到了吗？”

“你能不能载我去麦佑斯登区的教堂？”

“好啊。你穿西装就是为了去那里？”

“对。是……一个朋友。”

“那你最好先把肩膀上那块咖啡色的污渍弄掉。”

哈利扭头去看。“被资源回收箱弄的。”他说着拍了拍，“好了吗？”

贝雅特递给他一条手帕。“吐点口水试试。是你的好朋友吗？”

“不是，也可以说是……或许有一阵子是。但不管怎样，换作你也会去参加葬礼的吧。”

“是吗？”

“你不会吗？”

“我这辈子只参加过一次葬礼。”

车上的两人沉默了。

“你父亲的吗？”

她点头。

他们经过辛松区的路口。哈洛斯饭店下方幕瑟伦登飞盘竞技场的大草坪上，有个男人和两个小男孩在放风筝，三个人都站着看蓝天，哈利看到男人把风筝线给了个子比较高的那个男孩。

“我们还没抓到杀他的那个人。”她说。

“没错。”哈利说，“但总有一天会的。”

“上帝赐予生命，也夺走生命。”牧师说，目光落在空荡荡的几排长椅上，看着一个理小平头的高个子男人轻手轻脚地走进来，在最后一排找了个位子坐下。一声响亮、悲痛的啜泣响起，回荡在拱形的天花板间，他等着声音散去。“但有时候你会觉得，神只是夺走生命。”

牧师加重语气说出“夺走”两字，说话的声响把这个词传到了教堂后方。啜泣声更响了，哈利看着这一切。他本以为，安娜这么活泼又外向，一定会有很多朋友，可是他却只数出八个人，六个坐在前排，两个坐在后排。八个。好吧，会有几个人出席他的葬礼呢？看来八个已经算不错了。

啜泣声来自前排，哈利看到三颗围了鲜艳围巾的头和三个光头的男人。另外的两个人，坐左边那个是男的，坐中间那个是女的。他认出了有着爆炸头的阿斯特丽·蒙森。

管风琴的踏板发出嘎吱声，音乐响起。是首圣歌。圣主恩典。哈利闭上眼睛，觉得自己好累。管风琴的琴声抑扬顿挫，高音像流水从天花板淌下，微弱的声音唱着原谅与慈悲。他真想让自己沉浸在温暖、能够裹住身体的东西里。上帝将审判生者与死者。上帝的复仇。上帝是复仇之神。管风琴的低音让空长椅起了共振。一手拿剑，一手拿天平，惩罚与正义。或是没有惩罚，也没有正义。哈利睁开眼睛。

四个男人抬起棺材。哈利认出警官奥拉·李在两个皮肤黝黑的男人后方，那两人穿着阿玛尼西装，白衬衫最上面的扣子没扣。第四个人身材高得让棺材都倾斜了，西装松垮垮地挂在他瘦削的身子上，但他也是四个人当中，唯一不像被棺材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这人的脸尤其吸引哈利的目光：他有张窄窄的脸，脸部线条柔和，一双盛满痛苦的棕色大眼嵌在深陷的眼窝中，一头黑发向后绑成辫子，露出光亮的高额头。一张敏感的心形嘴巴上覆着梳理整齐的长胡子，仿佛基督从牧师身后的祭坛走了下来。还有一件事：很少有人的脸会让人用到这个形容词，但这人的脸的确给人发亮的感觉。这四个人来到过道尽头的哈利身边，他试着看出究竟是什么让那个人有这种表情。是悲痛？总

不会是喜悦吧。还是善良？邪恶？

他们经过时，哈利的目光与他短暂相接。跟在他们后面的是目光低垂的阿斯特丽·蒙森，一个像是会计的中年男子和两老一少的三个女人，都穿着色彩鲜艳的裙子。他们啜泣、哀号，不时双眼望天、绞着手，静静地伴着棺材向前走。

哈利站着不动，等这一小队人离开教堂。

“霍勒，这些吉卜赛人还真有意思，对吧？”话声回荡在教堂中。哈利转身。是穿黑西装打领带的伊佛森，脸上还挂着微笑。“我小时候，家里有个吉卜赛园丁。你知道，吉卜赛驯熊师会带着跳舞的熊到处旅行。他叫约瑟夫，喜欢音乐和恶作剧。但是死亡……这些人跟死亡的关系比我们还要紧绷，他们怕死了缪尔，也就是死者的灵魂，而且相信死人会回来。约瑟夫以前都会去找一个可以把鬼魂赶走的女人。显然这种事只有女人做得到。我们走吧。”

伊佛森轻轻碰了一下哈利的臂膀，哈利得咬紧牙关才压下想把他的手甩掉的冲动。他们一起走下教堂的楼梯，基克凡路上的车流声盖过了教堂的钟声，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敞着后门，正在松宁斯街等候葬礼队伍。

“他们会把棺材送去维斯特火葬场。”伊佛森说，“火葬是他们从印度承袭下来的印度教习俗。在英国，他们会焚烧死者的拖车，但把寡妇锁在车上已经被禁止了。”他大笑，“他们可以把个人财产带进棺材。约瑟夫跟我说过，匈牙利有个吉卜赛家庭，从事爆破工作的一个男子死了，家人就把他的炸药放进棺材，结果把整间火葬场炸得飞上了天。”

哈利取出那包骆驼牌香烟。

“霍勒，我知道你为什么过来。”伊佛森说，脸上仍挂着笑容，“你想看看能不能在这个场合跟他搭上几句话，对不对？”伊佛森朝行进队伍歪了歪头：队伍中那个高瘦的男子缓缓跨步，另外三个快步想跟

上他。

“他就是那个洛斯科？”哈利问，把香烟塞进唇间。

伊佛森点头道：“是她叔叔。”

“其他人呢？”

“看来都是朋友。”

“那家人呢？”

“他们不承认死者跟他们的关系。”

“哦？”

“洛斯科是这么说的。吉卜赛人都是说谎不打草稿的骗子，但他的话语符合约瑟夫所说的思考模式。”

“什么模式？”

“家庭荣耀重于一切。所以她才被踢出来。洛斯科说，她十四岁时，跟西班牙一个说希腊语的外地吉卜赛人结了亲，但在完婚之前，她就跟一个外地人跑了。”

“外地人？”

“就是非吉卜赛人。一个丹麦水手。没有比这更糟的了，她让全家族蒙羞。”

“嗯。”哈利说话时，没点燃的香烟在嘴里上下晃动，“据我了解，你跟这个洛斯科已经混得挺熟了？”

伊佛森作势拍散假想中的烟雾。“我们有过一次诡异的谈话，我会说那次是个小争执。要等我们这边遵守约定了，交谈才会更具体。也就是说，要等他参加完葬礼之后。”

“所以目前为止他并没说多少喽？”

“他没说什么对调查本案有影响的话，但他的语气很积极。”

“积极到我看见警察帮忙抬他的亲人去墓园？”

“牧师问奥拉或我能不能帮忙抬棺，因为他们还缺一个人。我觉得没关系，反正我们也要来这里监视他，而且会继续下去。我是指继续监视他。”

哈利眯起眼，看着刺目的秋日太阳。

伊佛森转身面对他。“霍勒，我想把话说清楚。在我们跟洛斯可谈完以前，谁都不准打他的主意。谁都不行。三年来我一直想跟这个什么都知道的人打交道，现在终于有了机会，我绝对不准事情被搞砸。我的话你听懂了吗？”

“伊佛森，既然现在是私下谈话，那请你告诉我，”哈利说着从嘴上摘掉一片烟草屑，“这件案子已经变成你我的竞赛了吗？”

伊佛森仰起脸对着太阳，咯咯笑了起来。“假如我是你，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吗？”他闭着眼睛说。

“怎么做？”哈利忍不住打破沉默问道。

“我会把西装送去干洗。你这个样子好像刚从垃圾堆里爬出来似的。”他把两根手指放在眉角，“午安。”

哈利单独站在台阶上抽烟，看着那口白色棺材一边高三边低地走过人行道。

哈利进来时，椅子上的哈福森猛地转身。

“你来了真是太好了，我有好消息。我……妈的这什么味道！”

哈福森捏住鼻子，以播报渔业气象的机械化音调说：“你的西装

怎么了？”

“掉进垃圾堆里了。你有什么消息？”

“哦……对，我想那张照片可能是索兰德的度假区，所以就把照片寄给东阿德格尔郡的所有警局。然后，好巧，一位瑞瑟市的警察马上打电话来，说他对那片海滩很熟。但你知道怎样吗？”

“当然不知道。”

“那地方不在索兰德，而在拉科伦村！”

哈福森满脸期待地笑着看向哈利，等不到哈利做出反应，他又说：“在东福尔郡，莫斯市外面。”

“哈福森，我知道拉科伦村在哪。”

“对，但这个警察是……”

“南部的人也会度假好不好。你打电话到拉科伦了吗？”

哈福森受不了似的翻了个白眼。“那还用说。我打电话到那个露营地和两个出租农舍的地方，还问了那边仅有的两家杂货店。”

“运气如何？”

“很不错。”哈福森又露出笑脸，“我把照片传真过去，经营杂货店的其中一个男子知道她是谁。他们租了那一区最棒的一间农舍，他有时候就负责开车送货过去。”

“那女人叫什么名字？”

“薇格蒂丝·亚布。”

“亚布？”

“对，全挪威只有两个叫这名字的人。一个出生于一九〇九年，

另一个现年四十三岁，跟阿尔内·亚布住在史兰冬区的毕攸卡特路十二号。还有，这是他们的电话号码，老大。”

“别这样叫我。”哈利说着抓过电话。

哈福森哀叫一声：“怎么？你心情不好？”

“对，但那不是原因。莫勒才是老大，我不是，好吗？”

哈福森正准备回嘴，哈利急忙举起一只手。“亚布太太吗？”

当初建造亚布家肯定花了不少时间、金钱和空间。还有品位。或者以哈利看来，这房子充斥着大量糟糕的品位。要是当初真有建筑师，那么他似乎是想把挪威农舍的传统融进美国南方农场的风格中，又加了一抹粉色的喜悦郊区气氛。哈利的脚陷进圆石铺成的车道，车道经过一处修剪整齐、长满装饰灌木的庭院和一只正在喷水池旁喝水的青铜雄鹿像。车库的屋脊上有个铜制的椭圆形标志，标志上装饰着一面蓝旗，旗子上是黄色三角形叠在黑色三角形上的图案。

狗儿愤怒的叫声从屋内传来。哈利走上两个柱子之间的宽台阶，按了门铃，心想来应门的说不定会是穿白围裙的黑人女佣。

“哈喽。”门一开，她清脆的声音几乎也同时响起。薇格蒂丝·亚布符合一种女人形象，是哈利晚上回家偶尔看电视时在健身广告上会看到的那种：露出一口白牙的笑容、芭比娃娃般的金发，还有一副坚实、线条优美且属于上流社会的身躯，裹在紧身慢跑裤和过小的上衣里。她还隆过胸，但至少没把尺寸做得太夸张。

“我是哈利——”

“请进！”她微笑，一双又大又蓝的眼睛化了无瑕的裸妆，眼角几乎看不见皱纹。

哈利踏进宽广的门廊，里面众多又肥又丑的木雕怪物堆到他的腰际。

“我正在洗东西。”薇格蒂丝解释说。她又露齿一笑，用食指小心地擦掉汗水，免得弄花眼影。

“那我还是脱鞋吧。”哈利说完才想起右脚大拇指那里的袜子破了个洞。

“不必，真的，我不是在打扫房子，房子有别人打扫。”她笑着，“但我喜欢自己洗衣服。总得限制一下让陌生人在自家进出的程度吧，你不觉得吗？”

“对极了。”哈利含糊地说。他得加快脚步才跟得上她。他们经过一个漂亮的厨房，来到客厅。两扇玻璃拉门外是一个宽敞的露台，客厅主墙上有个大型的砖造建筑，像某种介于奥斯陆市政府和纪念碑之间的房子。

“是佩尔·胡梅尔为阿尔内的四十岁生日设计的。”薇格蒂丝说，“佩尔是我们的朋友。”

“嗯，佩尔他真是设计了……好一个壁炉。”

“你一定听过建筑师佩尔·胡梅尔吧？他设计了霍尔门科伦区的新教堂呀。”

“恐怕没有。”哈利说着把照片递给她，“能不能请你看看这张照片？”

他打量着她脸上越发惊讶的表情。

“这是阿尔内去年在拉科伦村拍的照片。你怎么会有？”

哈利确认了她始终维持着的如假包换的困惑表情，然后才回答。

“我们是在一个名叫安娜·贝斯森的女人鞋子里找到的。”他说。哈利看着薇格蒂丝脸上露出一连串思考、推论和情绪起伏，就像一出快进的肥皂剧。先是惊讶，之后是纳闷和困惑，然后是直觉反应。先以不信的笑容来否认，冷静下来后似乎有种恍然大悟的领会，最后是

一张绷紧的脸，上面写着：总得限制一下让陌生人在自家进出的程度吧，你不觉得吗？

哈利把玩着刚取出的那包烟。一个玻璃大烟灰缸傲气十足地放在茶几中央。

“亚布太太，你认识安娜·贝斯森吗？”

“当然不认识。我应该认识吗？”

“我不知道。”哈利据实以告，“她已经死了，但我很纳闷这样一张私人照片为什么在她的鞋子里。你有什么看法？”

薇格蒂丝想做出宽容的微笑，但嘴角却上扬不起来。她只好用力摇头。

哈利等着，身子不动，放松。如同让鞋子陷进那些圆石，他让身体陷进那又深又白的沙发。经验告诉他，沉默是让人说话最有效的办法。两个陌生人面对面坐着时，沉默就像吸尘器，会把话吸出来。他们这样对坐了漫长的十秒钟。薇格蒂丝咽了口口水：“或许是清洁工在哪里看到这张照片，就顺手拿走了，然后交给了这位……她是叫安娜·贝斯森吧？”

“对。亚布太太，介意我抽烟吗？”

“家里全面禁烟。我先生和我都不……”她迅速举起一只手去摸辫子，“而且我们最小的儿子亚历山大有哮喘。”

“真是遗憾。你丈夫平常都做些什么？”

她惊讶地望着他，原本已经很大的蓝眼睛现在睁得更大了。

“我是说，他的职业是什么？”哈利把香烟放回内侧口袋。

“他是投资人，但三年前把公司卖掉了。”

“什么公司？”

“亚布公司，为旅馆和公共部门进口毛巾和浴室地垫的。”

“那毛巾的量一定很大了，还有浴室地垫。”

“整个斯堪的那维亚都有我们的经销商。”

“恭喜。你们车库上有面旗子，那不是领事馆的旗帜吗？”

薇格蒂丝恢复了镇静，把发圈解了下来。哈利这才发现她脸上也做过整形，整个比例怪怪的。这表示整形整得太好了，她的脸几乎被人工整成完全对称的。

“圣露西亚。我先生在那里当过十一年挪威领事。我们在那里有个缝浴室地垫的工厂，也有一栋小房子。你有没有去过——？”

“没有。”

“那个小岛美丽又迷人，有些年纪较大的岛民还会说法语。虽然他们的法语我听不懂，但他们真的很迷人。”

“克里奥尔式法语。”

“什么？”

“我看过介绍。你想你先生会不会知道这张照片为什么在死者那里？”

“我想不出这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应该知道？”

“嗯。”哈利微笑，“说起来这就跟一个人的鞋子里为什么会放了张陌生人的照片一样困难吧。”他站了起来，“亚布太太，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他？”

哈利写下阿尔内·亚布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和地址，目光正好瞥到刚才坐过的沙发。

“呃……”他开口时看到薇格蒂丝顺着自己的目光看去，“我掉进资源回收箱了。当然，我会……”

“没关系。”她打断他的话，“反正下周沙发套就会送去干洗。”

来到屋外后，她对哈利说她又想了想，能不能请他等到五点再打电话去找她先生。

“那时候他就回家了，不会那么忙。”

哈利没有回答，只看着她的嘴角上下移动。

“那时候他和我就能……看看能不能帮你理出头绪。”

“谢谢你的好意，但我有车，而且他办公室就在我回去的路上，所以我就直接开过去，看看能不能见到他吧。”

“好。”她带着勇敢的笑容说。

哈利走在长车道上的时候，犬吠声一直没停。到了大门，他转过身。薇格蒂丝仍然站在那栋粉红色农舍的台阶上。她低着头，太阳照上她的头发和身上闪亮的运动衣。从远处看过去，她像一尊小小的青铜像。

哈利找不到停车位，也没在维卡中庭饭店的地址找到阿尔内·亚布。只有一个接待员告诉他，亚布跟另外三位投资人租了一间办公室，正在跟银行经纪人共进午餐。

离开那栋大楼时，哈利在风挡玻璃的雨刷下面发现一张罚单。他拿起罚单，心情恶劣地来到“刘易斯号”——这不是一艘蒸汽船，而是位于阿克尔港的一家餐厅。跟施罗德酒馆不同的是，这里提供的食物能够让人下咽，顾客群则是一批出得起饭钱的人，他们的办公室就在勉强可以称为“奥斯陆华尔街”的地方。哈利在阿克尔港总觉得不自在，但那可能是因为他土生土长的挪威人，而不是观光客。他跟服务生简短交谈了几句，服务生指了指靠窗的一张桌子。

“各位，抱歉打扰一下。”哈利说。

“啊，终于来了。”桌边三位男士其中之一轻喊，一面把刘海往后拨，“服务生，你说这瓶酒是适饮温度？”

“我会说这是倒进帕普酒庄的瓶子里醒过的挪威红酒。”哈利说。

吓了一跳的刘海男打量起穿黑色西装的哈利。

“开玩笑的。”哈利笑着，“我是警察。”

惊讶转成了警戒。

“我不是来查环境犯罪的。”

放松转成了疑问。哈利听到男孩般的笑声，吸了口气。他已决定了要怎么做，却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哪位是阿尔内·亚布？”

“是我。”笑着的那个人回答。他身材瘦削，一头深色的头发又短又卷，眼睛周围有笑纹，这点让哈利知道他经常笑，而且比他原本猜测的三十五岁年纪更大。“抱歉，我们误会了。”他继续说，声音里仍带着笑，“警官，我帮得上忙吗？”

哈利打量着他，想先对他有点了解再开口。他的声音铿锵有力，目光坚定，闪亮的白色衣领上系了一条领带，打得不太松也不太紧。他并没有在说了“是我”之后就开始沉默，反而加上一句道歉和“警官，我帮得上忙吗？”——还故意用些许挖苦的语气强调“警官”两个字，这表示阿尔内·亚布不是非常有自信，就是为了给人留下自信的印象而下过苦功。

哈利收敛心神，他不是要专心想该说什么，而是要注意亚布的反应。

“是的，你帮得上忙，亚布。你认识安娜·贝斯森吗？”

亚布那双跟他太太一样的蓝眼睛看着哈利，想了一会儿之后，用

清楚、洪亮的声音回答：“不认识。”

亚布脸上所透露的跟他嘴上说的一样。倒不是哈利早知道会这样，他已经不再相信天天跟谎言为伍的人能够识破谎言的迷思。有位警察曾说，以他丰富的经验来看开庭审理，他知道被告何时说的是谎话。再度为被告发声的史戴·奥纳则说，研究显示每个专业团体识破谎言的能力都差不多，不论是清洁工、心理学家或警察都一样好，也就是说，大家都一样差。在比较研究中，唯一得分高于平均值的是秘密情报员。但哈利并不是秘密情报员，只是个承受时间压力的奥普索乡男人，心情恶劣，而且判断力明显不足。在毫无怀疑根据的情况下，拿不太站得住脚的事去质问一个男人，还当着旁人的面，根本称不上有效率，也绝对不公平。因此哈利心知肚明他不应该这么问：“你知不知道给她这张照片的可能是谁？”

三个男人都盯着哈利放在桌上的那张照片。

“不知道。”亚布说，“会不会是我太太？或是我的小孩？”

“嗯。”哈利寻找瞳孔的变化和脉搏加快的征兆，如出汗或脸红。

“警官，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既然你不嫌麻烦地来找我，我猜一定不是小事。或许等我跟这三位瑞典商业银行的男士开完会之后，我们再私下谈如何？如果你要等，我可以请服务生找一张吸烟区的桌子给你。”

哈利看不出亚布脸上的笑究竟是嘲弄还是真心想帮忙。他连这个都无法判断。

“我没有时间。”哈利说，“如果可以现在就……”

“恐怕我也没有时间。”亚布以冷静但坚决的声音说，“现在是我的上班时间，所以我们只能等下午再谈。当然，这是在你仍然认为我帮得上忙的情况下。”

哈利咽了咽口水。他毫无招架之力，而且知道亚布也看得出来。

“那就这样吧。”哈利说，自己都觉得这么说很没用。

“谢谢你，警官。”亚布微笑着点头，“还有，你刚才对酒的形容可能是对的。”他转头看着瑞典商业银行的人，“斯泰因，你刚才说奥普特康公司怎么样？”

哈利拿起照片，临去前不得不对那位有刘海的银行经纪人几乎掩饰不住的笑容忍气吞声。

来到码头边，哈利点燃了一根烟，但觉得烟一点味道也没有。他低吼一声，把烟丢掉。阳光把阿克什胡斯堡垒的一扇窗照得发亮，大海平静得像是结了薄薄的一层冰。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用这种损人不利己的方式羞辱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结果却被人用丝质手套拎起来，轻轻撵出去。

他转向阳光，闭上眼，心想是不是该改弦易辙，去做点聪明事，比如把整个案子抛在脑后。一切都不合理，情况还是跟以前一样混乱、令人困惑。此时市政厅的钟声响了。

但哈利一点也不知道，莫勒说对了：这的确是今年最后一个暖日。

16 南梦宫G-Con45光枪

欧雷克真勇敢。

“没关系的，”他在电话里一遍又一遍地说，好像有什么秘密计划，“妈妈和我很快就会回去。”

哈利站在窗前，看着面前那栋建筑屋顶上的天空，傍晚的阳光把薄而皱的云层底部染成了橘色和红色。他回家的路上，气温骤降，好像有人打开了一扇看不见的门，把门里的热气全都吸了出去。事实上，寒意已经开始从地板渗进来了。他把毛拖鞋放到哪里去了？地下室还是阁楼？他连自己到底有没有拖鞋都不记得。他答应欧雷克，要

是他能打破哈利在Game Boy上玩俄罗斯方块的纪录，自己就要买一套PlayStation的游戏套件给他。幸好他把那东西的名称抄了下来：南梦宫G-Con45光枪。

身后的十四英寸电视里正不停地播着新闻。又一场要替受害者募款的星光盛会。茱莉娅·罗伯茨展现同情，西尔维斯特·史泰龙接听捐款者的来电。复仇的时刻来临，电视播出山脉遭到地毯式轰炸的画面，黑色的烟柱从岩石间升起，山间寸草不生，景色荒凉。电话响了。

是韦伯打来的。在警察总署，大家普遍认为韦伯是个顽固又阴沉的老头，而且很难相处。哈利却觉得正好相反，你只要知道，他只有在你找他麻烦或对他不敬的时候才会变得很难搞就行了。

“我知道你在等结果。”韦伯说，“我们没在瓶子上找到任何DNA，但找到了几个模糊的指纹。”

“很好，我还担心包在塑料袋里的指纹也会毁掉。”

“幸好那是玻璃瓶。如果是塑料瓶，过了这么多天，上面指纹的油渍就会被吸收掉了。”

哈利听到电话那头有棉花棒擦拭的轻碰声。“你还在上班？”

“对。”

“你什么时候会去比对数据库的指纹？”

“你想找我麻烦？”这位鉴识老将怀疑地低吼。

“当然不是，我有的是时间。”

“明天。我不是电脑专家，那些年轻小鬼都已经下班回家了。”

“那你呢？”

“我只想拿指纹用老法子去比对几个东西。霍勒，你好好睡吧。慢吞吞大叔会替你保持警觉的。”

哈利挂了电话，走进卧室，打开电脑。清脆的开机音乐短暂地盖过客厅的美国复仇新闻，他点了几下鼠标，打开基克凡路上的银行抢劫案录像，重看了几遍，但依旧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又按下电子邮件的图标。屏幕上出现沙漏和“你有一封新邮件”的文字，走廊的电话又响了。哈利瞥了一眼手表，拿起话筒，用专门为萝凯准备的轻柔声音“喂”了一声。

“我是阿尔内·亚布，很抱歉在晚上打电话给你，但我太太把你的名字告诉我，所以我想把事情弄清楚。现在方便说话吗？”

“没问题。”哈利改用原本的声音，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是这样的，我刚才跟我太太谈过，我们都不认识这个女人，也不知道她怎么会有这张照片。但照片是专业人士冲洗的，或许可以请那家冲洗店的人看一下。此外，我们家里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所以可能会有很多种解释。”

“嗯。”哈利注意到亚布的声音不像之前那么沉着。几秒有噪声的沉默过后，亚布又说：“如果你想进一步谈谈，希望你能到公司找我。我知道我太太把电话号码给过你。”

“我也知道你上班时不想被打扰。”

“我不希望……让我太太有压力。拜托，死掉的女人鞋子里有我们的照片！我宁可你直接找我。”

“我了解，但那是你太太和小孩的照片啊。”

“告诉你，她完全不知道这件事！”他立刻后悔用了愤怒的语气，又说，“我保证会尽一切努力来解释这可能是怎么回事。”

“谢谢你提议帮忙，但我有想跟谁谈就跟谁谈的权利。”哈利听着

亚布的呼吸声，又说，“希望你能理解。”

“我告诉你……”

“恐怕这件事没有讨论空间。要是我想知道什么事，会再跟你或你太太联络。”

“等一下！你不明白，我太太她……很不舒服。”

“对，我是不明白。她生病了吗？”

“生病？”亚布的语气诧异，“不，可是……”

“那我建议我们的对话到此结束。”哈利看到镜中的自己，“现在不是我的上班时间。晚安了。”

他放下电话，又看着镜中的自己。那抹积怨得报的欢畅笑容现在已经消失。那是器量狭窄的表现。自以为是而且蓄意残忍。这些都是报复的表现。不过，还有其他东西：有哪里不大对劲，少了点什么。他打量着镜中的反射影像。或许只是光照角度的不同吧。

哈利在电脑前坐下，心里想着一定要把报复的几项表现说给奥纳听，他会搜集这种事。那封电子邮件来自一个他从来没见过的地址：furie@bolde.com，他在那上面点了一下。

他坐在那里，感到一股寒意流窜全身，而且很可能一整年都不会消散。

事情发生在他看向电脑屏幕的时候。后颈的汗毛竖起，皮肤像缩水的衣服般绷紧。

要不要玩个游戏？想象一下：你跟一个女人去吃晚餐，第二天她却死了。你该怎么办？

S2 MN

电话哀怨的铃声响起。哈利知道是萝凯打来的，但他没有接。

17 阿拉伯之泪

看到哈利走进他们共享的办公室，哈福森大吃一惊。

“你来了？你知道现在才……”

“睡不着。”哈利含糊地说，双臂交叉着坐进电脑屏幕前面的椅子，“这机器慢得要死。”

哈福森转过头说：“速度取决于你连上网络时的数据传输速率。你现在用的是标准ISDN线，但想开点吧，我们就快有宽带了。你在找《今日商业报》吗？”

“嗯？对。”

“阿尔内·亚布？你跟薇格蒂丝·亚布谈过了？”

“对。”

“他们跟这起银行抢劫案有什么关系？”

哈利没有抬头。他并没说事情跟抢劫案有关，但也没说没有，所以他同事会有这样的联想也很正常。这时屏幕上正好出现阿尔内·亚布的脸，才让哈利免于作答。显然哈利之前看到的那抹开怀笑容一直在那个打得太紧的领带上。哈福森咂咂嘴，大声念了出来：

“价值三千万的家族企业。日前‘乔伊斯’连锁饭店买下亚布公司的所有股份，如今阿尔内·亚布才能存下三千万克朗。亚布说他想多奉献时间给家人，这也是他出售名下这家成功公司的最大原因。‘我想看着孩子长大，’亚布接受访问时这么说。‘家庭是我最重要的投资。’”

哈利按下“打印”。

“你不想看其他文章了吗？”

“不想，我只要这一篇。”哈利说。

“银行里有三千万，现在他又开始抢银行？”

“我待会再解释。”哈利说着从椅子上站起来，“在那以前，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看电子邮件的发件人是谁。”

“邮件上有地址啊。”

“可以在电话簿里找到吗？”

“不行，但你可以找出发邮件的是哪个邮箱服务器，地址上面会写服务器。服务器上有用户地址列表，很简单的。你收到有意思的邮件了？”

哈利摇头。

“给我地址，我马上就帮你查出来。”哈福森说。

“好。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叫bolde.com的服务器？”

“没有，但我会去查。其他部分的地址呢？”

哈利迟疑了。“我忘了。”他说。

哈利向车库征用了一辆车，慢慢开进格兰区。刺骨的风吹搅着昨天在人行道上被晒干的树叶，行人把手插在口袋里走着，头缩在肩膀里。

哈利在彼斯德拉街上的电车后方停好车，把广播转到NRK新闻广播电台。他们没提丝蒂恩·格雷特的案子，只说上万名难民儿童无法撑过阿富汗的严冬，一位美国士兵被杀了，然后是一段对他家人的访谈。他们想要报仇。毕斯雷区因为交通堵塞而不开放，但可以绕路走。

“喂？”光是从门禁对讲机传来的这么一个音，就可以听出阿斯特丽·蒙森得了重感冒。

“我是哈利·霍勒。谢谢你之前的帮忙。我可以再请教几个问题吗？你现在有空吗？”

她吸了两次鼻子，才回答：“什么问题？”

“我希望可以不必站在这里问。”

又是两下吸鼻子声。

“现在方便吗？”哈利问。

门锁哗的一声打开，哈利推开了门。

阿斯特丽·蒙森站在走廊，肩上裹了条披肩，双臂交叉，看着哈利走上楼梯。

“我在葬礼上看到你了。”哈利说。

“我想她至少该有一位邻居出席。”她说，那声音像是用扩音器说出来的。

“不知道你认不认识这个人？”

她勉为其难地拿起那张有折角的相片。“哪个人？”

“随便哪一个。”哈利的声音在楼梯间回荡。

阿斯特丽·蒙森仔细地凝视照片。

“怎么样？”

她摇头。

“你确定？”

她点头。

“嗯。你知道安娜有男朋友吗？”

“固定的吗？”

哈利深深吸了口气问：“你是说，她的男朋友不止一个？”

她耸肩。“这栋楼里什么声音都听得到。我这么说吧，只要有人上楼，楼梯就会嘎吱嘎吱响。”

“有认真的对象吗？”

“我不清楚。”

哈利等待着。她并没有沉默太久：“今年夏天，她信箱旁边贴了一张写了名字的纸条。不知道这样算不算认真……”

“哦？”

“我想纸上她是她的笔迹，只写了埃里克森四个字。”她薄薄的唇上有一抹笑意，“说不定那人忘了告诉她自己叫什么名字。总之，纸条一周后就不见了。”

哈利低头看着栏杆，楼梯很陡。“一周总比什么都没有好，不是吗？”“对某些人来说，或许是吧。”她说，一手放上门把，“我要回去了，我刚听到收到电子邮件的声音。”

“邮件又不会跑掉。”

又一个喷嚏让她全身一颤。“我要回邮件。”她说，泪水蒙上她的眼，“是跟一个作家，我们在讨论我的翻译。”

“那我就说快一点。”哈利说，“我只想让你再看看这个。”

他把那张纸递给她。她接过，瞥了一眼，然后怀疑地望着哈利。

“仔细看一下。”哈利说，“需要多久都没关系。”

“没必要。”她说着把纸条还给他。

哈利花了十分钟从警察总署走到科博街21号A座。这栋老旧的砖造建筑曾经是制革厂、印刷厂、锻造厂，或许还有过其他用途，是奥斯陆曾经存在过这些工业的见证。但现在，这栋楼已经被鉴识中心占据了。尽管有了灯光和现代装潢，这栋楼仍给人一种工业建筑的感觉。哈利在其中一个又大又冷的房间里找到了韦伯。

“妈的！”哈利说，“你真的确定？”

韦伯疲倦地一笑。“瓶子上的指纹很清楚，只要我们档案里有，电脑就找得出来。当然，我们也可以人工比对，以求百分之两百确定，但那样要花上好几周，而且反正也不会有结果。我很肯定。”

“对不起。”哈利说，“我只是满心以为逮到他了。我以为像他这样的情况从来没被逮捕过的概率小得不得了。”

“他不在我们的数据库里，这代表我们必须去别处找。但至少我们现在有了确实的证据，也就是这个指纹和基克凡路上的纤维。如果你能抓到，我们就有能让他定罪的证据。赫尔格森！”

一个年轻人正好经过，立刻停下。

“有人用没密封的袋子把这顶从奥克西瓦找到的帽子给了我。”韦伯咕哝着，“我们这里又不是猪舍。你听懂没？”

赫尔格森点头，用了然于心的神情望了哈利一眼。

“你必须坦然接受事实。”韦伯说着又转向哈利，“至少你不必忍受伊佛森今天那种情况。”

“伊佛森？”

“你没听说今天发生在警狱地道的事吗？”

哈利摇摇头，韦伯搓着手咯咯笑了。“既然如此，我就跟你说个精彩的故事，帮你度过低潮期好了。”

韦伯的说明跟他写的警察报告很像：用简短、潦草的句子说出动作，没有任何啰唆的描述提及感情、语气或面部表情。但这些细节哈利都可以轻易地自行补上。他可以想象伊佛森和韦伯到A翼的某间会客室，听到门在他们身后上了锁。两个房间都紧邻着接待柜台，专为家人而设。囚犯可以跟最亲的人在房间中享受几分钟的宁静。甚至有人布置过房间，想营造出温馨的气氛：房里有基本的家具、假花，墙上还有几幅惨淡的水彩画。

他们走进房间时，洛司可是站着的，腋下夹了本厚书。他们面前的矮桌上放了个棋盘，上面的棋子已经布好。他什么话也没说，只用盛满痛苦的棕色眼眸望着他们。他穿了一件外套式的白色衬衫，下摆几乎长到了膝盖。局促不安的伊佛森唐突地叫这位高瘦的吉卜赛人坐下。洛司可面露微笑地服从了指示。

伊佛森后来带韦伯同行，没带侦办组的年轻警官，因为他认为这只老狐狸能帮他“掂量洛司可的斤两”，这话还是他自己说的。韦伯把一张椅子放在桌旁，拿出笔记本，伊佛森坐在这位恶名昭彰的囚犯对面。

“伊佛森组长，请。”洛司可说，他摊开手掌，邀请这位警察开始下棋。

“我们是来这里收集情报的，不是来下棋的。”伊佛森说着把五张玻克塔路抢劫案的照片并排放置在桌上，“我们想知道这个人是谁。”

洛司可一张一张地拿起照片打量着，一面大声发出“哦”的声音。

“可以借支笔吗？”他看完照片后问。

韦伯和伊佛森交换了一个眼色。

“用我的吧。”韦伯说着把一支钢笔递过去。

“我喜欢用普通的那种。”洛司可说话时，目光不离伊佛森。

这位长官耸耸肩，从上衣内袋取出一支圆珠笔，递给他。

“首先，我想说明一下染色墨盒的设计原理。”洛斯可边说边把伊佛森的白色圆珠笔转开，笔身上正好有挪威银行的商标，“你们也知道，银行员工会把染色墨盒放进钞票里以防被抢。墨盒装在提款机的出钞口上，有些墨盒则跟传输器连接，只要一被移动，比方说被放进袋子里，墨盒就会启动。其他墨盒会在经过如银行大门口等出口时启动。墨盒里可能有个跟接收器联机的微传输器，只要传输器跟接收器之间达到特定距离，比如一百米，墨盒就会爆炸。其他墨盒会在启动后预定的时间才爆炸。墨盒本身可能有各种样式，但几乎都很小，才能藏在钞票间。有些就跟这个一样小。”洛斯可用大拇指和食指比出两厘米的间隔，“爆炸对劫匪没有危害，问题在于染色，也就是墨水。”

他举起圆珠笔的笔芯。

“我父亲是做墨水的，他告诉过我，古时候都用阿拉伯胶来做鞣酸铁墨水，胶来自相思树，又称阿拉伯之泪，因为大约这么大滴的黄色树液会从树上流出来。”

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比出圆形，差不多是一颗橡果的大小。

“这胶的特质是会变稠，缩小墨水的表面张力，让铁盐维持液状。你也需要溶剂。很久以前，用雨水或白酒都可以，不然醋也行。我爷爷曾说，如果写信给敌人，就应该在墨水里加醋；如果是写信给朋友，就应该在墨水里加酒。”

伊佛森清了清喉咙，但洛斯可仍旁若无人地说着。

“一开始，墨水是看不见的，要洒在纸上才看得见。染色墨盒中有红色粒子，跟银行纸钞接触时就会起化学作用，使得墨痕永远擦不掉。那些钱永远会是抢来的钱。”

“我知道染色墨盒的事，”伊佛森说，“但我更想知道……”

“亲爱的长官，耐心点。这项科技惊人的地方在于，它非常简单。简单到我可以自己做染色墨盒，选个地方放，然后让它在跟接收器达到一定距离时爆炸。制作所需要的所有工具，可以放进一个午餐盒里。”

韦伯停止做笔记了。

“但是，伊佛森组长，墨盒的原理并不是科技，而是用来指控。”洛斯可脸上一亮，满脸笑容，“墨水也会沾上劫匪的衣服或皮肤。墨水的固着性，强到一碰到手就永远洗不掉。彼拉多和犹大，对吧？手上沾满鲜血。沾了鲜血的钱。仲裁者的痛苦。告密者的惩罚。”

笔芯掉在桌子后方的地上，洛斯可弯身去捡。这时伊佛森打手势要韦伯把笔记本给他。

“我想请你把照片上的人的名字写下来。”伊佛森说着拍了拍桌上的笔记本，“我说过了，我们不是来下棋的。”

“当然不是来下棋的。”洛斯可说，慢吞吞地把圆珠笔装好，“我答应过你，会说出那个抢走钱的人的名字，是吧？”

“我们的约定是这样。”伊佛森说。他倾身向前，看着洛斯可开始写字。

“我们索兰森人最懂得约定了。”他说，“我不只会写出他的名字，还会告诉你他常去嫖的妓女、他雇用的一个男人叫什么名字。他请那男人去打碎一个年轻人的膝盖，因为那个年轻人最近让他女儿伤了心。不过那男人拒绝了这份工作。”

“呃……太好了。”伊佛森迅速转身面对韦伯，脸上是兴奋的笑。

“来。”洛斯可把笔记本和笔递给伊佛森，伊佛森马上看起那张纸来。

得意的笑容消失了。“可是……”他结巴起来，“赫尔格·克莱门森。他是那个分行经理。”他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他也涉案了？”

“没错。”洛斯可说，“拿走钱的不就是他吗？”

“还把钱放进劫匪的旅行袋。”韦伯低沉的嗓音从门口传来。

伊佛森的表情缓缓从疑问转为愤怒。“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你答应过要帮我的。”

洛斯可打量着他右手小指上又长又尖的指甲，然后神情肃穆地点点头，倾身靠向桌子，招手叫伊佛森靠过去。“你说得对。”他低语，“我给你一个暗示。学学人生的重点吧。坐下来好好观察你的小孩。想找到弄丢的东西并不容易，但并非绝无可能。”他拍了拍这位长官的背，朝棋盘挥了挥手，“组长，该你下了。”

伊佛森跟韦伯踱步走过连接波特森监狱和警察总署的三百米地下通道，一路上伊佛森都气得半死。

“我相信了一个发明欺骗的种族！”伊佛森咬牙说，“我相信了一个他妈的吉卜赛人！”他的声音在砖墙间回荡。韦伯小跑步跟在一旁，只想快点离开这个又冷又湿的隧道。地下通道是让囚犯进出警察总署接受审讯用的，有关在这段路上发生的事有很多谣言。

伊佛森拉紧身上的西装外套，跨了出去。“韦伯，答应我一件事：你绝对不会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可以吗？”他转向韦伯，扬起一边的眉毛，“怎么样？”

伊佛森的问题得到了令人满意的“是”。他们已经抵达地道橘色墙面之处，韦伯听到“砰”一声，伊佛森发出惊恐的尖叫，双膝跪在一摊水里，双手抓胸。

韦伯跳过去查看隧道前后。没有人。然后他转身面对伊佛森，这位组长正瞪着自己染成红色的手。

“我流血了。”他呻吟，“我快死了。”

韦伯看到伊佛森的双眼越睁越大。

“干吗？”伊佛森问。看着韦伯目瞪口呆的模样，他发颤的声音充满恐惧。

“你得去一趟干洗店。”韦伯说。

伊佛森的目光下移。红色墨水已沾满衬衫的前方整片，连莱姆绿外套上也沾到了不少。

“红墨水。”韦伯说。

伊佛森拔出那支挪威银行圆珠笔的剩余部分。这场小爆炸把笔的中间都炸弯了。他仍然跪在地上，闭上双眼，直到呼吸恢复正常。然后他盯着韦伯。

“你知道希特勒最大的罪行是什么吗？”他问，一面伸出干净的那只手。韦伯握住他的手，拉起伊佛森。伊佛森眯眼看着他们来处的隧道说：“没把吉卜赛人都杀光。”

“不准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韦伯模仿那个语气，边说还边笑，“后来伊佛森直接走进车库，开车回家。墨水至少会在他身上留三天。”

哈利不敢置信地摇头。“那你们拿这个洛可怎么办？”

韦伯耸肩。“伊佛森说会把他单独关起来。但我想这样也没什么用就是了。这个人……很不一样。说到不一样，你跟贝雅特进行得怎样了？除了这个指纹，有没有别的发现？”

哈利摇摇头。

“那女孩很特别。”韦伯说，“我从她身上可以看到她父亲的影子。她将来可能会很出色。”

“可能。你认识她父亲？”

韦伯点头道：“她父亲是个忠心耿耿的好人。可惜事情最后变成那样。”

“一个那么有经验的警察竟然会失算，真是奇怪。”

“我不觉得那是失算。”韦伯说，把咖啡杯拿到洗碗槽里冲洗。

“哦？”

韦伯含糊说了几句话。

“韦伯，你刚才说什么？”

“没事。”他沉声说，“我只是说，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理由。”

“bolde.com一定是服务器。”哈福森说，“我的意思是说，它并没有注册。比方说，它可能在基辅的地下室，由匿名的客户互相发送特别的色情图片。我哪知道？在网络丛林里，假如有人不想被找到，像我们这种普通人就不可能找得到。你必须找真正的专家，请他们帮忙。”

门上有人敲了敲，敲门声太轻，哈利没听到，但哈福森却喊：“请进。”

有人小心翼翼地开了门。

“嘿。”哈福森面带微笑地说，“你是贝雅特，对吧？”

她点头，目光立刻飘向哈利。“我一直在找你。你在通讯簿上的手机号码……”

“他手机掉了。”哈福森说着站了起来，“请坐，我替你泡一杯哈福森特调浓缩咖啡。”

她迟疑了一下。“谢谢。但是哈利，我有东西要请你去痛苦之屋

看看。你现在有空吗？”

“我有的是时间。”哈利说着靠进椅子里，“韦伯那边只有坏消息，指纹比对没有结果，还有，洛斯可今天把伊佛森耍得团团转。”

“那算坏消息吗？”贝雅特脱口而出，她警戒地掩住嘴巴。哈利和哈福森大笑起来。

“贝雅特，再次见到你真好。”哈福森在哈利和贝雅特离开前这么说。他没得到响应，哈利只用探询的眼光看着他，站在房间中央的哈福森有些不好意思。

哈利注意到，痛苦之屋的宜家双人沙发上有条皱巴巴的毯子。“你昨晚睡在这里？”

“只是小睡一下。”她说，按下录像带播放器的开关，“注意看影片中的屠夫和丝蒂恩。”

她指着屏幕，屏幕上丝蒂恩靠在劫匪身上的定格画面。哈利觉得后颈的汗毛都竖起了。

“这里有点玄机吧？”她说。

哈利细看那名劫匪，然后又看着丝蒂恩。他知道正是这个定格画面让他把影片看了一遍又一遍，却一直捉摸不出究竟是哪让他觉得怪。

“什么玄机？”他问，“有什么是你看得出，我却看不出来的？”

“再试一次。”

“我已经试过了。”

“把画面印在你的视网膜上，闭上眼睛，用感觉的。”

“说真的……”

“拜托，哈利。”她微笑，“办案就是要这样，不是吗？”

他有些讶异地望着她，然后耸耸肩，照她说的去做。

“哈利，你看到什么？”

“我的眼皮内侧。”

“专心一点。把觉得奇怪的地方告诉我。”

“他们两个这样有点怪，好像是……他们站着的方式。”

“很好。他们的站姿有什么古怪？”

“那模样……我不知道，就是觉得不大对。”

“怎样不大对？”

就跟在亚布家的时候一样，哈利现在也有种下沉的感觉。他看着丝蒂恩坐着倾身向前，好像想听清楚劫匪的话。他从头套的眼洞往外望，看着那个即将杀害的人。他在想什么？她又在想什么？在时间冻结的这一刻，她是想知道他是谁吗？这个躲在头套下的人？

“怎样不大对？”贝雅特又问了一次。

“他们……他们……”

手里拿着枪，手指放在扳机上，身边的一切都化为了石头。她正张开嘴巴，他可以看到她的眼睛。枪管戳着她的牙齿。

“怎样不大对？”

“他们……他们太近了。”

“了不起，哈利！”

他睁开眼。阿米巴虫形状的光点飘过他的视野。

“了不起？”他咕哝着，“什么意思？”

“你把我们看到的情景形容出来了。哈利，你说得完全正确。他们站得太靠近了。”

“对，我听到我说的话了，但太靠近是以什么做比较？”

“以两个从来不认识的人该站的距离。”

“什么？”

“你有没有听说过爱德华·霍尔？”

“不太清楚。”

“他是人类学家，第一个提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跟他们的关系有关联。有很多相关的文献。”

“可以解释一下吗？”

“不认识的人之间的社交空间为一到三点五米，在情况许可之下，你会保持这样的距离，但等公交车或排队上厕所时就不同了。东京的人会站得比较近，而且不觉得不舒服，但事实上，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相对来说并不大。”

“他又不能从一米外跟她说悄悄话。”

“是不能，但他大可以在所谓的个人空间内说，也就是四十五厘米到一米之间。那是面对陌生人或所谓认识的人会保持的距离。可是你看，屠夫和丝蒂恩打破了这个界线。我量过了，他们之间只有二十厘米，那表示他们在亲密空间以内。在这种距离中，你跟对方接近得看不清对方的脸，也无法避免对方的气味和身体热度。那是保留给伴侣或亲密家人的空间。”

“嗯。”哈利说，“我很钦佩你的知识，但这两个人正处在极度紧绷的情况下。”

“对，但这就是特别的地方！”贝雅特一面喊，一面抓住椅子的扶手，免得自己跳起来，“如果没必要，他们就不会跨越爱德华·霍尔所说的界线。而屠夫和丝蒂恩就没有那个必要。”

哈利揉了揉下巴。“好，继续朝这方向去想。”

“我认为屠夫认识丝蒂恩。”贝雅特说，“就这样。”

“很好，很好。”哈利把脸埋在手掌中，声音从指缝间蹦出来，“所以丝蒂恩认识专业银行劫匪，对方还在开枪杀她以前演绎了一场完美的抢劫。你知道这个论点厘清后，接下来该怎么做吧？”

贝雅特点头：“我马上去查丝蒂恩这个人。”

“很好。之后我们再去跟那个经常进入她亲密空间的人聊一聊。”

18 美好的一天

“这地方好可怕。”贝雅特说。

“这里以前有过一个大名鼎鼎的病人，名叫阿诺尔·尤克洛德。”哈利说，“他说过，这里是病态疯子——也就是俗称精神病的中心。所以丝蒂恩那边没有发现？”

“没有。纪录清白，银行账户也不像有财务异常的样子。没在服饰店或餐厅大肆采购，也没有毕雅卡赛马场的付款记录或任何赌博迹象。我找出的唯一大笔花费是今年夏天去圣保罗的旅行。”

“她先生呢？”

“完全一样，都是清清白白的。”

他们走过古斯塔精神病院的通道，来到一个周围有大型红砖建筑的广场上。

“让人联想起监狱。”贝雅特说。

“海因里希·席尔墨（Heinrich Schirmer）。”哈利说，“十九世纪的德国建筑师，波特森监狱也是他设计的。”

接待柜台处的一个看护过来接他们。那人把头发染成黑色，一副应该进乐团演出或做设计工作的模样。事实上，他还真做过。

“崔恩·格雷特一直都坐着看窗外。”他们走过通往G2的走廊时，看护这么说。

“他可以说话了吗？”哈利问。

“嗯，他是可以说话……”这个看护花了六百克朗把一头黑发弄出凌乱的造型，现在却一面拨弄起一撮头发，一面从黑色牛角边框眼镜后方对哈利眨了眨眼。他这模样就像个书呆子，但不会太夸张，因为内行人就看得出他不是书呆子，而是很懂得打扮。

“我同事想知道，格雷特先生是否可以谈谈他太太了。”贝雅特说。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看护说着，把那撮头发放回眼镜前方，“如果他又发起疯来，就表示他还没准备好。”

哈利没有问该怎么看出一个人有没有疯。他们来到走廊尽头，看护打开一扇门，门上有圆形的窗。

“你们一定要把他关起来？”贝雅特问，看着明亮的接待室四周。

“没有。”看护说，却没多做解释。他指着一个人的背影，那人穿着白色浴袍坐在椅子上，椅子被拉到了窗边。“我在值班室，就在你们出来后的左边。”

他们走向椅子里的那个人。他凝视着窗外，全身只有右手有动作，正缓缓地在笔记本上移动着笔，动作有一下没一下地，而且机械化，像只机械手臂。

“崔恩·格雷特？”哈利问。

那人转过身时，哈利并没认出来。崔恩把头发剃光了，脸颊更瘦削，那天傍晚在网球场上的狂野眼神现在换成了平静、空洞又缥缈的瞪视，好像完全没看到他们。哈利见过这种眼神。被关进监狱、开始赎罪的人在头几周的眼神也是那样。哈利立刻察觉，这男人的情况正是如此，他是在赎罪。

“我们是警察。”哈利说。

崔恩的目光移向他们。

“想请问银行抢劫案和你太太的事。”

崔恩半闭上眼，好像要收敛心神才听得懂哈利在说什么。

“我们想知道，能不能请问你几个问题。”贝雅特大声说。

崔恩缓缓点头。贝雅特拉过一张椅子，坐了下来。

“可以说说你太太这个人吗？”她问。

“说说？”他的声音嘶哑，像没好好上油的门。

“对。”贝雅特露出温柔的笑，“我们想知道丝蒂恩是什么样的人，做过些什么事，喜欢什么东西，还有你们对未来有过什么打算之类的。”

“之类的？”崔恩看着贝雅特，然后他放下了笔，“我们原本要生小孩的，那就是我们的打算，试管婴儿。她想生双胞胎，总说这样就是两大两小了。两大两小。我们都准备开始了，就是现在。”泪水涌上他的眼眶。

“你们结婚好几年了，对不对？”

“十年了。”崔恩说，“就是他们不打网球，我也不会介意。总不能

强迫小孩喜欢爸妈喜欢的事吧？说不定他们会喜欢骑马，骑马也蛮好的。”

“她是什么样的人？”

“十年了。”崔恩重复着，又转向窗外，“我们是一九八八年认识的，当时我刚开始念奥斯陆管理学校，她念尼森高中三年级，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我知道大家都说，漂亮女生你永远追不到，还可能已经遗忘。但丝蒂恩真的很美，我一直到现在都觉得她是最漂亮的。我们认识了一个月就同居了，三年来的每天每夜都在一起。但我还是不敢相信她竟然答应嫁给我，这样不是很怪吗？你是那么深爱一个人，反而觉得对方也爱你是无法理解的事。事情应该反过来才对，不是吗？”

一滴泪落在椅子的扶手上。

“她人很好。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珍惜这项特质了。她很可靠，值得信赖，一直都很温柔，而且勇敢。如果她听到楼下有声音，我又还在睡，她就会从床上爬起来，下楼去看。我说她应该把我叫醒，不然要是哪天楼下真有小偷怎么办？但她只是笑着说：那我就请他们吃松饼，让松饼的香味把你弄醒，因为你每次都这样。松饼香味会让我醒过来，因为……对了。”

他用鼻孔哼了一声。窗外的桦树在大风中向他们招手。“你应该做松饼的。”他低声说。然后像是想笑，但听起来却像在哭。

“她的朋友都是怎样的人？”贝雅特问。

崔恩的笑声还没停，贝雅特只好再问一次。

“她喜欢独处。”他说，“可能因为她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吧。她跟父母经常联络。我们拥有对方，不需要别人。”

“她会不会有一些你不知道的朋友呢？”贝雅特问。

崔恩看着她问：“什么意思？”

贝雅特惊慌得面颊发红，她急忙笑了一声。“我是说，你太太不一定会把她跟朋友之间的交谈都告诉你。”

“为什么不会？你到底想说什么？”

贝雅特咽了咽口水，跟哈利交换了一个眼神。他接口了：“调查案子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检查各种可能性，不管那个可能性有多不寻常。其中之一就是有些银行员工可能跟劫匪串谋。抢劫有时候会有内应帮忙计划或执行。比方说，劫匪怎么会知道提款机什么时候装好了钱。”哈利打量着崔恩的脸，想看出他对这段话有何反应。但崔恩的眼睛只告诉他，他又恍神了。“同样的问题我们已经问过所有其他银行员工了。”他撒了个谎。

一只乌鹊在户外的树上高声鸣叫。悲哀，寂寞。崔恩点头，一开始很慢，然后变快。

“啊哈。”他说，“我了解了。你认为是因为这样，丝蒂恩才会被杀。你以为她认识劫匪，所以等她没有利用价值了，劫匪就杀了她灭口。对吗？”

“嗯，至少理论上有个可能。”哈利说。

崔恩摇摇头，又笑了，悲哀、空洞的笑声。“你果然不认识我的丝蒂恩。她绝对不会做这种事。何必呢？如果她能活久一点，就会是百万富翁了。”

“哦？”

“她八十五岁的祖父瓦尔·伯特克，是市中心三批住宅区的屋主。今年夏天，他检查出患有肺癌。从那时起，情况会怎么样就再清楚不过了。他的每个孙儿孙女会各继承一笔遗产。”

哈利的疑问完全是反射动作。“那谁会得到丝蒂恩的那一笔？”

“其他的孙儿孙女。”崔恩回答的声音里带着不屑，“现在你要查他们的不在场证明了吧？”

“你觉得我们该查吗？”哈利问。

崔恩正想回答，又住了口，眼光与哈利对视。他咬住下唇。

“我道歉。”他说，一手摸过没刮胡子的脸，“你们检查各种可能性，我当然应该高兴，只是这一切看起来太无望，也没有意义。就算你们抓到他，我也拿不回他从我身边夺走的人。就连死刑也帮不上忙。失去生命并不是世界上最糟的事。”哈利已经知道他接下来会说什么了，“最糟的是失去活着的理由。”

“对。”哈利说着站起身，“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你想起什么，就打电话给我。你也可以找贝雅特-隆恩。”

崔恩又转头看窗外了，没看到哈利递出名片，所以哈利把名片放在桌上。户外的天色更暗了，他们看到窗户上映出的半透明的人影，像个幽灵。

“我觉得我之前见过他。”格雷特说，“周五我通常会直接从办公室去史布伐街上的焦点健身中心打壁球。因为没人陪我打，所以我进了健身室，去练举重、踩飞轮什么的。那时候的人很多，通常还得排队。”

“没错。”哈利说。

“丝蒂恩被杀时，我就在那里，离那间银行有三百米。我急着想冲澡，回家做饭吃。周五我总是自己煮饭。我喜欢等她，喜欢等待的感觉。可不是每个男人都这样。”

“你说你见过他是什么意思？”贝雅特问。

“我看到一个人经过我旁边，进了更衣室。他穿了松松垮垮的黑衣，像连身工作服那种的。”

“戴头套？”

崔恩摇头。

“或许是鸭舌帽？”哈利问。

“他手里拿着类似帽子的东西，可能就是头套或鸭舌帽吧。”

“你有没有看到他的长……”哈利开口，却被贝雅特打断话头。

“身高呢？”

“不知道。”崔恩说，“标准身高吧。不过标准是多高？一米八吗？”

“你之前怎么没说？”哈利问。

“因为，”崔恩说，手指按上玻璃，“那只是种感觉。我知道不是他。”

“你怎么知道不是？”哈利问。

“因为几天前你们有两个同事过来，两个都姓李。”他一个转身，看着哈利，“他们有亲戚关系吗？”

“没有。他们来干吗？”

崔恩拿开了手。窗上的手印旁起了雾。

“他们要查丝蒂恩跟银行劫匪有没有串通。他们也把抢劫案的照片给我看了。”

“结果呢？”

“连身服是黑色的，上面没有记号。我在焦点健身中心看到的那件，后面有白色的大字。”

“什么字？”贝雅特问。

“警察。”格雷特说着把手印擦掉，“后来我到马路上，就听到麦佑斯登区的警笛。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有这么多警察在场，小偷怎么还逃得掉。”

“对，没错。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不知道。或许是因为有人趁我换衣服的时候，把我的壁球拍偷走了。我的第二个念头是，丝蒂恩的银行被抢了。人的头脑在可以胡思乱想的时候就会这样，对吧。然后我回家，煮千层面，丝蒂恩最喜欢千层面。”格雷特想挤出笑容，但泪水却流了下来。

哈利盯着崔恩写字的纸，免得看到这个大男人在哭。

“我从你六个月来的银行账单上，看到有笔大额提款。”贝雅特的声音粗哑有如金属碰撞，“在圣保罗花了三万克朗。这笔钱都花在哪里了？”

哈利惊讶地抬头看她。她似乎不为所动。

崔恩泪眼模糊地笑了。“丝蒂恩和我去那里庆祝结婚十周年。她有些假期要用掉，所以比我提早一周出发。那是我们分开最长的一次。”

“我刚才问你，那三万块换成巴西币后花到哪里去了。”贝雅特说。

崔恩转向窗户。“那是我家的事。”

“崔恩先生，这是谋杀案。”

崔恩严厉的眼神瞪着贝雅特好一阵子。“显然你从来没爱过人，对不对？”

阴影罩上贝雅特眉间。

“据说圣保罗的德国珠宝商是世界上最棒的。”崔恩说，“我买了一个钻石戒指，就是丝蒂恩死的时候手上戴的。”

两位看护来找崔恩。午餐时间。哈利和贝雅特站在窗旁看着他，也等看护告诉他们怎么出去。

“对不起，”贝雅特说，“我搞砸了，我……”

“没关系。”哈利说。

“我们向来会找银行案件中可疑的财务状况，但这次我做得太过火……”

“贝雅特，我说了没关系。绝不要为问出口的问题道歉，而该为没有问的问题道歉。”

看护回来，打开门锁。

“他要住多久？”哈利问。

“他周三就会被送回家。”那位看护说。

开车回市区的路上，哈利问贝雅特为什么看护总是“送病人回家”。毕竟他们又不会提供交通工具。而且也是病人自己决定想不想回家，或想去哪里的，不是吗？那为什么他们就不能说“准备回家”或“可以出院”了呢？

贝雅特对这一点没有什么看法，哈利看着灰扑扑的天空，心想自己开始像个坏脾气的老头了。从前，他只是坏脾气而已。

“他换了发型，”贝雅特说，“还戴上眼镜了。”

“你说谁？”

“那个看护。”

“噢，我不知道你们认识。”

“我们不认识。我在霍克的海滩上见过他一次，后来又在黄金城电影院和议会街上见过他。我想应该是议会街……一定是五年前的事了。”

哈利打量着她。“我不知道你喜欢这一型的。”

“不是啦。”她说。

“啊！”哈利说，“我都忘了。你有脑功能失调。”

她笑了。“奥斯陆是个小地方。”

“是吗？你进警察总署之前，见过我几次？”

“一次。五年前。”

“地点呢？”

“电视上。你刚侦破悉尼那件案子。”

“哦，那件事一定让你印象深刻。”

“我只记得我很气，大家都把你当英雄，但其实你根本没破案。”

“噢。”

“你并没有把谋杀犯抓上法庭，你一枪让他毙命。”

哈利闭上眼，想着下一根烟吸进来的第一口有多美好。他拍拍胸口，想知道那包烟是不是还在内袋，然后取出一张折起的纸给贝雅特看。

“那是什么？”贝雅特问。

“崔恩写的纸条。”

“美好的一天。”贝雅特念着。

“他写了十三遍。有点像《闪灵》吧？”

“《闪灵》？”

“就是那部恐怖片啊，斯坦利·库布里克的。”他从眼角瞥了她一眼，“杰克·尼科尔森待在饭店，一直重复写某个句子。”

“我不喜欢恐怖片。”她沉声说。

哈利面对着她，正准备说点什么，又觉得还是别说的好的。

“你住哪里？”她问。

“毕斯雷区。”

“跟我顺路。”

“哦，你要去哪？”

“奥普索乡。”

“哦？奥普索乡的哪里？”

“维特兰斯路。在车站旁边。你知道琼斯洛克路吗？”

“知道，街角有一栋黄色的大木屋。”

“没错。我就住在那里的二楼，我妈住一楼。我是在那栋屋子里长大的。”

“我小时候也住在奥普索乡。”哈利说，“说不定我们有共同认识的人？”

“说不定。”贝雅特说着看向窗外。

“下次来查查看。”哈利说。

他们两个都没再说话了。

傍晚来临，风变强了。天气预报预测城市南边会有暴风雨，北边有暴风。哈利咳了起来。他取出一件毛衣，毛衣是他妈织给他爸的，他爸在她死后几年当成圣诞礼物送给了哈利。想来令人莞尔，这么做还真怪。他把意大利面和肉丸子加热，然后打电话给萝凯，跟她说起自己小时候住过的那栋房子。

她说得不多，但他知道她喜欢听他谈自己的卧室，谈他玩的游戏和那张小梳妆台，还有他看壁纸花纹编出来的故事，仿佛那些花纹是用密码写成的童话。他和妈妈说好，梳妆台的一个抽屉是他的，妈妈绝不会去碰。

“我拿来放足球卡。”哈利说，“汤姆·隆德（Tom Lund）的签名，还有索菲的信，她是我暑假在翁达斯涅镇认识的女生。后来变成了我的第一包香烟。一包保险套。东西一直没开封，放到过期。后来我跟我妹拿来当气球吹，保险套干得一下就破了。”

萝凯笑了。哈利继续说，就为了听她笑。

通完电话后，他不安地踱着步。新闻重复着昨天播过的内容，贾拉拉巴德当地的动乱更严重了。

他走进卧室，打开电脑。在电脑的咯吱声和嗡嗡声中，他发现自己又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看到那个地址，他觉得脉搏加快了。他打开邮件。

嘿，哈利：

游戏开始了。验尸结果显示她死的时候你可能在场。是因为这样，你才不说出实情的吗？这样大概是聪明的做法吧，虽然看起来像是自杀。不过，还是有几件事凑不拢，对不对？该你了。

S² MN

砰的一响让哈利跳了起来，原来是他一掌重重拍上桌面的声音。他看了看阴暗的房间，既生气又害怕，但令人丧气的是他的直觉：写这封邮件的人就离他那么……那么近。哈利伸出手臂，把发痛的手放

上屏幕。冰冷的玻璃冷却了他的皮肤，但他仍感觉到机器里的那股像体温的热度，正逐渐升高。

19 电线上的鞋

埃尔默匆匆跑进格兰斯莱达街，向邻近商家里面的顾客和员工笑了笑、打招呼。他很生自己的气：又没零钱了，不得不在门上挂出“马上回来”的牌子，跑一趟银行。

他拉开门，大步走进银行，嘴里哼着一贯的“早啊”，一面快步拿了个号。没人理他，但他已经习惯了——在这里上班的只有挪威白人。有个男的好像正在修提款机，而他看到的唯一顾客正站在窗边看马路。这里静得不寻常。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他还没察觉的事？

“二十。”一个女人的声音喊。埃尔默看了看手上的号，上面写着五十一，但因为每个柜台都关了，他就走向那女人说话的柜台。

“哈喽，亲爱的凯瑟琳。”他说，一面好奇地看着窗户里面，“请给我五元硬币和一元硬币各五卷。”

“二十一。”他讶异地看着凯瑟琳·薛彦，这时才发觉她身边还有一个男人。第一眼看去，他以为那是黑人，后来才看出那人戴了黑色的头套，AG3的枪管从她身上转开，对准了埃尔默。

“二十二。”凯瑟琳尖着嗓子喊。

“为什么是这里？”哈福森问，一面看着下方的奥斯陆峡湾，风吹乱了他的刘海。他们花了不到五分钟把车子开出充满汽车废气的格兰区，来到艾克柏区。这地方就像一座突出于奥斯陆东南角的绿色瞭望台。他们找了张在树下的长椅坐定，面对一栋漂亮的砖造建筑。哈利仍称这栋楼为水手学校，尽管人家现在开的是给商业经理上的课程。

“第一，因为这里风景好。”哈利说，“第二，可以让外国人学一点奥斯陆历史。奥斯陆中的‘奥斯’表示山脊，也就是我们所在的山腰，

艾克柏山脊。至于‘陆’则是下方这块平原。”他指了指，“第三，我们每天坐在这里看山脊，你不觉得应该找出山脊背后有什么吗？”

哈福森没有回答。

“我不想在办公室里说。”哈利说，“或在埃尔默那边。我有事情要告诉你。”虽然他们人在峡湾上方的高处，哈利仍觉得尝到了风中的咸味，“我认识安娜·贝斯森。”

哈福森点头。

“你怎么没有很惊讶的样子？”哈利问。

“我就猜到会是这样。”

“我还没说完。”

“哦，是吗？”

哈利轻点着唇间那根还没点燃的烟。“在我说下去以前，我先警告你，我待会要说的话绝对不能泄露出去，所以你可能会因此惹上麻烦，懂吗？所以，如果你不想介入，我就不必多说，今天就到此为止。你还想听吗？”

哈福森打量着哈利的脸。如果这是在思考，他花的时间倒是很短。他点点头。

“有人开始发电子邮件给我。”哈利说，“事关安娜的死。”

“是你认识的人吗？”

“完全不认识。那个发件地址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难怪你昨天问我怎么查电邮地址。”

“电脑的事我完全不熟，可是你不一样。”哈利想点烟，风却把火吹熄了，“我需要帮助。我认为安娜是被谋杀的。”

西北风把树上的叶子都吹到了艾克柏区，哈利说起自己收到的那封奇怪的邮件，发件人似乎对他们所知的了如指掌，说不定还知道更多。他没提邮件中说安娜死的那天晚上他也在现场，只说那把枪握在安娜的右手里，但她的调色板却证明她是左撇子。他也说了鞋子里的照片，还有他与阿斯特丽·蒙森的交谈。

“阿斯特丽·蒙森说她从没看过照片上的薇格蒂丝·亚布和小孩，但我把报纸上薇格蒂丝的丈夫阿尔内的照片给她看，她却一眼就认了出来。她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说他经常来找安娜。她下楼拿信的时候见过他。他下午过去，傍晚离开。”

“原来这就叫作上班到很晚哪。”

“我问阿斯特丽这两人是不是几天前才认识，她说他周末有时候会开车来接她出去。”

“也许他们喜欢来点不一样的，开车去郊外玩。”

“也许，但不是开车去郊外。阿斯特丽这个人喜欢观察，一丝不苟，她说他夏天从来没带安娜出去过。就是这一点让我开始思考的。”

“思考什么？旅馆吗？”

“有可能。但旅馆夏天也可以去啊。再想一下，哈福森。想想更近的地点。”

哈福森噘起下唇，皱起脸，表示他想不出什么了。哈利笑了笑，喷出一口烟：“那地方还是你找到的。”

哈福森一阵发窘，扬起眉。“农舍！当然喽！”

“是吧？度假季节过后，家人都回去了，爱打听的邻居也关起窗板，那个爱的小窝隐秘又豪华，而且距离奥斯陆开车只要一小时。”

“可是那又怎样？”哈福森说，“知道这点还是没用啊。”

“不见得。如果我们能证明安娜到过那间农舍，至少能逼亚布有所回应。这事很容易，只要找到指纹或头发就好。有个观察力强的杂货店老板，偶尔会去送送货。”

哈福森揉了揉后颈。“但为什么不直接一点，干脆去安娜的公寓找亚布的指纹呢？那里一定到处都是吧。”

“我想应该已经没了。阿斯特丽说，他一年前忽然没再去找安娜，一直到上个月的某个周日，他又开车来接她。蒙森记得很清楚，因为安娜按了她家的门铃，请她帮忙注意门窗，别让小偷上门。”

“所以你认为他们去了农舍？”

“是的。”哈利说着把烟蒂丢进一个小水塘，火吱的一声熄灭了，“因为这样，安娜才会把照片放进鞋子里。你还记得从警察学校的鉴识课里学到的东西吧？”

“就那么几堂课。你不记得吗？”

“不记得。队上有三辆巡逻车配备了内含基本设备的金属盒，盒里有采集指纹需要的粉末、刷子和胶片，还有量尺、手电筒和钳子这些东西。我要你去登记一辆，明天用。”

“哈利.....”

“还有，事先打电话到杂货店，把方向问清楚。尽量说得诚挚、直接一点，别让他起疑心。就说你要建造一座农舍，跟你合作的建筑师要你拿亚布的农舍当参考，你只是想去看看。”

“哈利，我们不能.....”

“顺便带一把铁撬。”

“听我说！”

哈福森的叫声惊动了两只海鸥，海鸥发出难听的高分贝鸣叫，向

峡湾飞去。他扳着手指数：“我们没有搜查令，没有可靠的证据，我们什么都没有。更重要的是我们——我应该说‘我’才对——没有事实根据。哈利，你还有事情瞒着我，对不对？”

“你为什么觉得……”

“很简单。你的动机不够强烈。认识那女人并不足以让你忽然违背所有规定，闯进农舍，拿自己的工作来冒险。现在还加上我的。哈利，我知道你有时候会胡来，但你并不笨。”

哈利望着水塘里漂浮的烟蒂。“哈福森，我们认识多久了？”

“就快两年了。”

“这段时间中，我对你撒过谎吗？”

“两年又不算久。”

“我是问你，我撒过谎吗？”

“一定有。”

“我在任何重要的事上撒过谎吗？”

“据我所知是没有。”

“好，我现在也没对你撒谎。你说得对，我并没有把事情全部告诉你。而且，没错，你帮我的确是冒着丢掉工作的风险。我只能说，如果我把其他事也告诉你，只会让你的麻烦更多。现在这种情形，你除了信任我没有别的法子，不然就是退出。你还是可以拒绝。”

他们望着峡湾。那两只海鸥成了远方的两个小白点。

“换成你，会怎么做？”哈福森说。

“退出。”

白点变大了。两只海鸥又飞了回来。

他们回到警察总署，录音电话上有一通莫勒的留言。

“我们去散散步。”哈利回电时，莫勒这么说，“随便去哪儿都可以。”他们到了户外，莫勒又补充。

“去埃尔默的店。”哈利说，“我要买烟。”

警察总署和往波特森监狱的圆石车道之间有块草地，莫勒跟在哈利后头，从草地上一条被踩出来的泥土路走到对面。哈利发觉做土地规划的人似乎从不在乎大家总会找两点之间最近的一条路走，不管那里有没有路。泥土路的尽头有块被踢倒的标牌，上面写：请勿践踏草皮。

“你有没有听说今天一早发生在格兰斯莱达街的银行抢劫案？”莫勒问。

哈利点头。“那人选在离警署只有一百米远的地方作案，真有意思。”

“巧的是，那家银行的警铃还没修好。”

“我认为那不是巧合。”哈利说。

“哦？你认为有内应？”

哈利耸肩。“不然就是有人知道警铃正在修。”

“只有银行和修警铃的人知道。还有我们。”

“老板，你想谈的不是这件银行抢劫案吧？”

“不是。”莫勒说着跨过一个水塘，“市长找总警司谈过，这几宗抢劫案让他很伤脑筋。”

他们在路上停步，给一个带着三个小孩的女人让路。女人用愤怒

又疲惫的语气责骂小孩，避开哈利的目光。现在是波特森监狱的探访时间。

“伊佛森做事有效率，这点没人怀疑。”莫勒说，“不过，屠夫似乎拥有我们不熟悉的背景。总警司认为，这一次可能不能用平常的办法。”

“也许吧，但又能怎样？再多一次或少一次‘二’也不算丑闻。”

“二？”

“客队总是赢。指未侦破的案子。老大，这是标准行话。”

“哈利，要考虑的不止这个。媒体成天追着我们跑，简直是场噩梦。他们现在叫他新‘马丁·佩德森’^[3]了。《世界之路报》的网站上还有报道，说他们发现我们称他为‘屠夫’。”

“还是老样子。”哈利说，闯红灯过了马路，莫勒则小心翼翼地跟在后头，“媒体决定我们办案的优先级。”

“嗯，但他的确杀了人。”

“可是未受大众关注的谋杀案却被抛在脑后。”

“拜托！”莫勒回嘴，“别又开始这个话题。”

哈利耸耸肩，跨过一个被风吹倒的报纸贩卖盒。马路上有份报纸以疯狂的速度翻页。

“所以你想干什么？”

“可想而知，总警司一心处理公关那边的事。单单一宗银行抢劫案，早在我们决定不办之前就被大众给忘了，没人注意一个在逃的嫌疑人。但现在这情形，却是大家都盯着我们。有关这种抢劫案的谈论越多，大众就越好奇。‘马丁·佩德森’这个普通人做出大家梦寐以求的事，他是逍遥法外的现代杰西·詹姆斯^[4]。那种案子创造出让人认同

的神话和英雄形象，使得更多人投身抢银行的行列。全国的银行抢劫案数量激增，媒体却报道着马丁·佩德森。”

“你怕事情扩散，很合理。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刚才说过，没人怀疑伊佛森的效率，没有人。他是不出差错的传统警察，从不逾矩。可是那个屠夫却不是传统的劫匪。总警司不喜欢目前案子的进展。”莫勒朝监狱点点头，“洛斯可的事传进他耳朵里了。”

“嗯。”

“午餐前我就在总警司的办公室，他提到了你的名字。还提了很多次。”

“天哪，我应该感到荣幸吗？”

“不管怎么看，你都是用非传统办案手法获得成果的警探。”

哈利的笑容变成了冷笑。“神风特攻队比较好听的解释……”

“简单说来就是：哈利，放下你手边在做的事，告诉我你需不需要更多人手。伊佛森的小组会继续办案，但我们仰仗的是你。还有一件事……”莫勒朝哈利跨近一步，“你不受管辖。我们愿意让规定有些弹性，条件是只能在警察权力范围内。”

“嗯，我想我明白了。要是超出范围呢？”

“我们会尽可能掩护你，但想也知道，事情总有个限度。”

门上的铃一响，埃尔默转过身，朝面前的一台便携式收音机点点头。“亏我还把坎大哈 [5] 当成滑雪俱乐部呢。二十包骆驼牌？”

哈利点头。埃尔默调低收音机的音量，新闻播报员的声音跟外面的嗡嗡声融成一片：车声、风吹动雨篷的声音、树叶刮着柏油路的声音。

“你同事要不要买点什么？”埃尔默朝站在门口的莫勒指了指。

“他想要神风特攻队的飞行员。”哈利说着打开一包烟。

“真的吗？”

“但他忘了问价码。”哈利说，他不必转头也能感觉到莫勒讥讽的冷笑。

“现在神风特攻队的死亡率多高啊？”杂货店老板这么问，一面把找的钱递给哈利。

“如果他能活下来，之后就可以做他想做的工作。”哈利说，“他只有这个条件，也是他唯一坚持的事。”

“听起来蛮合理的。”埃尔默说，“祝两位顺心。”

回去的路上，莫勒说他会跟总警司谈谈，能否让哈利继续办爱伦的案子三个月。当然，条件是能抓到屠夫。哈利答应了。莫勒在“请勿践踏草皮”的标志前迟疑了一会儿。

“老大，这样走最快。”

“对。”莫勒说，“可是我的鞋子会弄脏。”

“随你便。”哈利说着走上泥路，“反正我的已经脏了。”

过了往乌佛亚岛的岔道后，车就没那么多了。雨停了，瑞安地区的道路地面已经干了，不久便开展成四车道，像是要让车辆加速、竞争的起跑排位。哈利转头看着哈福森，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也会听到那令人心跳停止的尖叫。但哈福森什么也没听到，因为他乖乖接纳了广播里崔维斯乐队（Travis）的劝告：

“唱吧，唱吧，唱呀！”

“哈福森……”

“为了你带来的爱……”

哈利把广播声音调小，哈福森不解地望着他。

“雨刷。”哈利说，“现在可以关掉了。”

“噢，对。抱歉。”

他们在沉默中开着车，过了德勒巴克市的出口。

“你刚才是怎么跟那个杂货店的人说的？”哈利问。

“你不会想知道的啦。”

“可是他五周前的周四曾经把食物送到亚布的农舍？”

“对，他是这么说的。”

“那时亚布还没到？”

“他只说他通常都自己开门进去。”

“所以他有钥匙喽？”

“哈利，我的借口这么薄弱，问起事情来很有限好吗？”

“你的借口是什么？”

哈福森叹气。“郡议会调查员。”

“郡议会——？”

“——调查员。”

“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

拉科伦村就在出了高速公路的地方，慢慢地开个十三公里，再转十四个大弯就到了。

“过了加油站，在那栋红屋旁右转。”哈福森凭记忆说着，转进一条石子车道。

“很多浴室地垫嘛。”五分钟后，哈福森停好车，指着林间一栋巨大的木头建筑时，哈利这么咕哝。房子看起来像建得过山中农舍，因为发生了小小误会最后沦落到了海边。

“这里蛮荒凉的，对吧？”哈福森说，看着邻近的农舍，“只有海鸥，一大堆海鸥。说不定附近还有垃圾场。”

“嗯，”哈利看了看表，“不管怎样，我们把车子停远一点好了。”

马路尽头是个回车坪，哈福森熄掉引擎，哈利打开车门，跨了出去。他伸展背部，听着海鸥的鸣叫和遥远的海浪拍打海滩岩石的声响。

“啊，”哈福森说着深深吸了一口气，“这里跟奥斯陆的空气很不一样呢。”

“那还用说。”哈利说着在口袋里掏着香烟，“你来拿金属盒好吗？”

从小径往农舍走的路上，哈利注意到篱笆上有只黄白相间的大海鸥。他们经过时，海鸥的头缓缓随着他们转动。整段路上，哈利都觉得后背被鸟儿闪亮的眼睛盯着。

“这可不容易。”他们仔细看着大门上那把坚固的锁，哈福森立刻这么宣布。他把帽子挂在沉重橡木门上方的一盏熟铁灯上。

“嗯。你只有想办法挤进去了。”哈利点燃香烟，“我趁机去查探一下。”

“为什么你抽的烟忽然变多了？”哈福森边问边打开盒子。

哈利站了一会儿，目光飘向森林。“好让你哪天有机会在踩飞轮的时候打败我。”

黑漆漆的木材，密封的窗，这座农舍的一切都显得稳固且牢不可破。哈利忖度着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从那座宏伟的石造烟囱爬进去，但又否决了这个点子。他走上那条小径，最近下的雨把路面弄成一片泥泞，但他不难想象夏天的时候，小孩子会光着小脚踩上被太阳烘热的小径，绕过那堆被海浪拍圆了的岩石，往海滩跑去。他停步，闭上眼睛，直到那些声音再次出现。昆虫的嗡嗡声、高高的草在风中摇摆的唰唰声、遥远的收音机和随风传来的一阵阵歌声，还有海滩上小孩兴奋的尖叫声。当时十岁的他，小心翼翼地走到店里买牛奶和面包。小石子刺进他脚掌，但他咬牙硬撑着，因为那年夏天他下定决心要把脚底练厚一点，才能跟爱斯坦一起光着脚跑回家。往回走的路上，沉重的购物袋似乎让他在石子路上陷得更深了，那感觉就像是走在烧热的煤炭上。他把注意力放在他前面一点点的东西上：一块大石头或一片树叶，告诉自己只要到那里就好，其实没那么远。等他终于在一个半小时后回到家，牛奶已经发臭，妈妈也很生气。哈利睁开眼睛。灰云迅速飘过天空。

他在小径旁的枯草间发现车轮轨迹，深陷、粗糙的印痕表示那是有着越野轮胎的重型车辆，像是路虎或类似的车型。从最近几周下了那么多雨看来，这些轨迹不会是太久以前的，最多只有几天。

他四处看了看，心想秋天的夏日度假区大概是最荒凉的了。走回农舍的路上，哈利对那只海鸥点点头。

哈福森弯着腰，手拿电子撬锁器想开前门，嘴里抱怨不已。

“怎么样？”

“不妙。”哈福森直起身，擦掉汗水，“这不是普通的锁，要不用铁撬，要不就放弃。”

“不能用铁撬。”哈利抓了抓下巴，“你有没有检查过门垫下面？”

哈福森叹气。“没有，我也不会去检查。”

“为什么？”

“因为现在是新千年，没人会把钥匙放在门垫下面了，住豪华农舍的人更不会。所以我根本懒得查，除非你愿意打赌一百块。怎么样？”

哈利点头。

“好。”哈福森说着蹲下把盒子收好。

“我是说，跟你赌了。”哈利说。

哈福森抬头。“你开玩笑的吧？”

哈利摇头。

哈福森抓起人造纤维的门垫边缘。

“好运快快来。”他低声念着，一把拉开门垫。三只蚂蚁、两只潮虫、一只地蜈蚣忽然动了起来，在灰色水泥地上乱窜，但没有钥匙。

“哈利啊，有时候你还真是够天真。”哈福森说着伸手要钱，“他为什么要留下钥匙？”

“因为，”哈利说，注意力已经被门旁边那盏熟铁灯吸引过去，并没看到哈福森伸出的手，“如果放在太阳下，牛奶就会坏。”哈利走向那盏灯，扭开顶部的螺丝。

“什么意思？”

“杂货是在亚布抵达前一天送到的对吧？东西非得放在屋子里不可。”

“所以呢？也许送货员有备用钥匙？”

“我想不会。我认为亚布会确保他跟安娜在这里的时候，绝对不会有人闯进来。”他扭开灯顶，检视着玻璃内部，“现在我确定是这样了。”

哈福森缩回手，喃喃抱怨着。

“注意那味道。”他们走进客厅，哈利这么说。

“绿肥皂。”哈福森说，“有人把地板都洗过一遍了。”

厚重的家具、乡村式的古董和大大的石头壁炉，加深了复活节假期的氛围。哈利走到房间另一头的松木壁架旁。架上都是旧书。哈利的目光不经意地扫过破旧书脊上的书名，仍有这些书从来没被阅读过的感觉。不会是在这里。这些书很可能是从麦佑斯登区的古董书店整批买来的。旧相簿。抽屉。抽屉里有高斯巴和玻利瓦尔雪茄盒，其中一个抽屉上了锁。

“还说什么不留痕迹。”哈福森说。哈利转身，看到他同事指着横过地板的两行湿答答的棕色脚印。

他们回玄关脱了鞋，从厨房找了一块地板抹布，把地板擦干净。之后，他们说好由哈福森检查客厅，哈利检查卧室和浴室。

在搜索房屋这件事上，哈利所知道的全都来自警察学校：周五午后在闷热的教室里，大家只想回家冲个澡再去市区逛街。课堂上没有讲义，只有一位洛可警监。就在这个周五，洛可警监教了哈利一个让他终身受用的秘诀：“别想你要找的东西，只想你找到的东西。它为什么在那里？应该在那里吗？有什么意义？就像在看书——如果你心里想的是‘东’，找的却是‘西’，你就看不到东西了。”

走进第一间卧室，哈利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张大双人床和床头柜上方亚布夫妻的照片。照片不大，却很引人注目，因为那是房间里唯一的一张，而且朝着门的方向。

哈利打开衣柜，别人衣服的气味扑面而来。衣柜里没有休闲服

装，只有晚礼服、女装上衣和几套西装，外加一双有装饰钉的高尔夫球鞋。

哈利一个一个将三个衣柜全部打开。他当警探的时间已经长到不再觉得翻弄别人的私人物品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了。

他在床边坐下，打量着那张照片。背景只有海和天，但光线却让哈利觉得照片是在南方的气候下拍的。阿尔内·亚布的皮肤晒成了棕色，脸上仍是那种孩子气的调皮神情，跟哈利在阿克尔港那家餐厅里看到的一样。亚布紧紧搂着妻子的腰，紧得薇格蒂丝的上半身好像都靠在他身上。

哈利把床罩和被子卷到一旁。如果安娜睡过这张床，他们就一定能找到头发、皮屑、唾液或性分泌物。很可能这些东西全部都找得到。但结果跟他想的一样：他的手摸过浆洗过的床单，把脸贴在枕头上，吸气。刚洗过的。妈的！

他拉开床头柜的抽屉。一包益达牌口香糖、一包未开封的止痛药、一个钥匙扣（上面有一把钥匙和一块印着“亚亚”缩写的铜片）、一张婴儿照片，照片上换尿布桌上的婴儿像幼虫那样蜷起身子，还有一把瑞士刀。

他正准备拿起那把刀，就听到海鸥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声鸣叫。他不禁打了个冷战，往窗外瞥了一眼。海鸥不见了。他继续翻找，却听到狗儿凶狠的狂吠。

哈福森出现在门口。“有人走小径过来了。”

他的心脏跳得像装了加速器。

“我去拿鞋子。”哈利说，“你把盒子和所有工具都拿来这里。”

“可是……”

“人进来的时候，我们跳窗出去。快！”

屋外的狗吠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凶。哈利快步走过客厅来到走廊，哈福森跪在书架前方，正把粉末、刷子和胶带丢进盒子。狗吠声更近了，哈利都能听到两声吠叫之间发自喉咙深处的低吼。门外有脚步声。门没锁，但现在想要补救已经迟了，他可能会被逮个正着！他吸了口气，站在原地不动。也许哈福森可以逃脱。这样一来，他就不必为哈福森被免职感到良心不安。

“葛瑞格！”一个男人的喊声从门的另一边传来，“回来！”

狗吠声变远，他听到外面那个男人走下门垫。

“葛瑞格！不要追鹿！”

哈利往前走上两步，悄悄地锁上门，然后他拿起两双鞋，在门外传来钥匙当啷声时蹑手蹑脚地走过客厅。他关上身后的卧室门，听到前门打开了。

哈福森坐在窗台下的地上，瞪大眼睛盯着哈利。

“怎么了？”哈利悄声说。

“我正准备爬到窗外，那只疯狗就来了。”哈福森悄声说，“是一只大型的罗威纳。”

哈利盯着窗外，看到下方一张一合的狗嘴。狗的两只前爪抵着屋子外墙，看到哈利时整个身子跳起，像疯了似的乱吠，口水从嘴角淌下来。客厅响起沉重的脚步声，哈利一屁股坐在哈福森身边的地上。

“顶多七十公斤。”他低声说，“没什么大不了的。”

“拜托。我见过罗威纳攻击驯狗师维克托。”

“哦。”

“他们训练的时候没把狗管好，扮演坏人的警察后来是在国立医院把手缝回去的。”

“我以为他们会戴厚重的护具。”

“是戴了啊。”

他们坐着听屋外的狗吠。客厅的脚步声停了。

“要不要进去打招呼？”哈福森低声问，“过不了多久他就要……”

“嘘。”

他们听到更多脚步声。接近卧房。哈福森紧闭双眼，好像想挡住难堪。再度睁开眼睛时，他看到哈利竖起食指放在嘴前。

然后他们听到卧室窗外传来声音：“葛瑞格！快点！我们回家！”

几声吠叫过后，忽然又静了下来。哈利只听见短暂、迅速的呼吸，却分不出那是自己的还是哈福森的。

“那些罗威纳犬真是听话。”哈福森低声说。

他们等到马路上响起汽车声才敢行动。两人冲进客厅，哈利只瞥见一辆海军蓝的吉普车消失了。哈福森倒进沙发，向后靠。

“我的天。”他咕哝着，“刚才我都开始想象我被免职、灰头土脸地回斯泰恩谢尔市去了呢。他到底来干什么？来了不到两分钟。”他又从沙发上跳起来，“你想他会回来吗？也许他们只是去买点东西？”

哈利摇头。“他们回家了。那样的人不会对自己的狗撒谎。”

“确定？”

“对，当然确定。有一天他会喊：‘葛瑞格，过来。我们要去兽医那边让你安乐死。’”哈利打量着房间，然后走到壁架旁，手指摸过面前几本书的书脊，从架子上方看到下方。

哈福森表情严肃地点头，瞪着空处。“然后葛瑞格就会摇着尾巴过来。狗真是奇怪的动物。”

哈利停下手上的动作，露出笑容。“哈福森，你没后悔？”

“嗯……这件事不会比其他事情更让我后悔。”

“你说话越来越像我了。”

“就是你好吗！我刚才引用上次我们买浓缩咖啡机时你说过的话。你在找什么？”

“不知道。”哈利说，一面拉出一本又大又厚的册子，把它打开，“看哪，一本相簿。有意思。”

“是吗？我又搞不懂你了。”

哈利指着背后，一面继续翻页。哈福森站起来，看到了，也明白了。湿湿的靴子印从前门一直延伸到哈利站着的架子前。

哈利把相簿放回去，取出另一本开始翻。

“好。”一会儿之后他说。他把脸凑近相簿：“找到了。”

“什么东西？”

哈利把相簿放在哈福森面前的桌上，指着黑色页面上六张照片的其中一张：一个女人和三个小孩正在海滩上对他们微笑。

“跟我在安娜鞋子里找到的那张照片一样。”哈利说，“闻闻看。”

“不需要。我从这里就能闻到胶水味。”

“对。他刚才把照片贴了回去。如果你把照片拉开一点，就会看出胶水还没全干。你闻闻照片。”

“好。”哈福森把鼻子凑上那四张笑脸，“闻起来……有化学味。”

“哪种化学味？”

“刚洗好的照片都有的一种味道。”

“又说对了。我们从这点得到什么结论呢？”

“这个嘛，呃……他喜欢贴照片。”

哈利看了看表。如果亚布开车直接回家，一小时之内就会到。

“我回车上再解释。”他说，“我们找到需要的证据了。”

他们开上E6公路时，又开始下雨了。对向来车的车灯反射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

“现在我们知道安娜鞋子里的照片是哪里来的了。”哈利说，“如果叫我猜，我会说安娜上一次到农舍来的时候，趁机从相簿里拿了一张照片。”

“但她准备拿照片去干吗？”

“谁知道。或许这样她才知道卡在她和亚布之间的是谁，让她更了解状况，拿到可以攻击的东西。”

“你把照片给他看的时候，他知道照片是哪里来的吗？”

“当然。吉普车的轮胎印就跟之前的一样，表示他几天前才来过，很可能就是昨天。”

“来洗地板，擦掉全部指纹？”

“还有检查他已经在怀疑的事——也就是相簿里少了一张照片。所以他回家，找到底片，拿去冲洗店。”

“也许是那种一小时就能冲好照片的店。然后他今天回到农舍，把照片贴回旧的那张所在的位置。”

“嗯。”

前面的大卡车后轮带起一片又脏又油腻的水，泼在他们的风挡玻璃上，雨刷全速动个不停。

“亚布花了大把力气掩盖这场出轨。”哈福森说，“但你觉得他杀了安娜·贝斯森吗？”

哈利凝视着卡车后门上的商标——Amoroma：永属于你。“为什么不会？”

“他给我的感觉并不像谋杀犯，而是有教养的正派人士，靠得住且完美无瑕的父亲，还有一间白手起家的公司。”

“他不忠实。”

“谁忠实呢？”

“对，谁忠实。”哈利慢慢地重复，忽然感觉不耐烦起来，“我们要一直待在这辆卡车后面，一路被污水喷到奥斯陆吗？”

哈福森看了看后视镜，切进左边车道。“那他的动机是什么？”

“我们去问问，怎么样？”哈利说。

“什么意思？开去他家问？说我们通过非法途径找到了证据，然后被踢出警队吗？”

“你不必去，我自己来就好。”

“你以为这么做会有什么结果？如果我们没拿搜查令就进他农舍，等事情败露，全国没有一位法官会受理这个案子的。”

“就是因为这样。”

“就是因为……抱歉，哈利，我快要受不了这些谜语了。”

“因为我们没有能拿上法庭的东西，只得用更激进的手段去找。”

“不能叫他进局里审讯，给他一把好椅子，倒杯浓缩咖啡然后按下录音键吗？”

“不。在已知的事无法证明他说谎以前，没必要录下一堆谎言。我们需要的是盟友，一个能代表我们、让他露馅的人。”

“谁？”

“薇格蒂丝·亚布。”

“啊哈。这要怎么做？”

“如果阿尔内·亚布曾经出轨，薇格蒂丝就很可能想知道更多细节，她也很可能握有我们需要的信息。而我们知道几件能让她挖掘出更多消息的事。”

哈福森调了调后视镜，免得被紧跟在后的卡车车头灯照得眼花。“哈利，你确定这是个好主意？”

“不确定。你知道什么是回文吗？”

“不知道。”

“从前往后和从后往前都能阅读的文字。看看镜子里的那辆卡车，Amoroma，不管你正着念、倒着念都是同一个词。”

哈福森正想说点什么，又改变主意，只颓丧地甩甩头。

“载我去施罗德酒馆。”哈利说。

沉闷的空气中有汗水、香烟和被雨淋湿的衣服味，好几张桌子上都喊着要啤酒。

贝雅特坐在奥纳坐过的那张桌旁，就像在牛棚的一匹斑马那么不起眼。

“你等了很久吗？”哈利问。

“没有。一点也不久。”她说谎。

她面前是一大杯啤酒，碰都没碰过，气泡都已经没了。她顺着他的目光，尽责地拿起杯子。

“这里不是非得喝酒不可。”哈利说，跟玛雅对视了一下，“只是给人这种感觉而已。”

“其实这酒不难喝。”贝雅特啜了一小口，“我爸说过，他不信任不喝啤酒的人。”

咖啡壶和杯子送到了哈利面前，贝雅特的脸红到了发根。

“我以前会喝啤酒。”哈利说，“我得戒掉。”

贝雅特研究起桌布。

“酒是我唯一要戒的。”哈利说，“我抽烟、撒谎又爱记仇。”他举杯作势敬酒，“隆恩，你受过什么苦？除了是录像带狂魔，又记得每张见过的脸以外？”

“其实也不多。”她举杯，“除了塞特斯达尔抽搐症。”

“很严重吗？”

“蛮严重的。事实上，它的正式名称是亨廷顿舞蹈症，会遗传，常见于塞特斯达尔村民中。”

“为什么是那里？”

“那是……狭窄的山谷，周围都是高耸的石丘，附近没别的城镇。”

“了解。”

“我爸妈都是塞特斯达尔村人，一开始我妈不想嫁给我爸，因为她以为他姑姑就有塞特斯达尔抽搐症。我姑姑会忽然伸长手臂，所以

别人都会跟她保持距离。”

“你也得了？”

贝雅特微笑。“以前小时候，我爸常拿这件事来取笑我妈，因为我跟他拿指虎来玩，我打他的动作又快又有力，他以为我一定有塞特斯达尔抽搐症。我只觉得很好笑，真希望……我真的得了抽搐症。但有天我妈说，得亨廷顿舞蹈症可能会死。”她把玩起杯子。

“那年夏天我就明白死亡是什么了。”

哈利对隔壁桌一位老水手点点头，水手并没回礼。他清了清喉咙说：“记仇呢？你也爱记仇吗？”

她抬眼看他。“什么意思？”

哈利耸肩。“你看看周围。人性中不可能没有记恨、报仇和惩罚。在学校被霸凌的弱小子就以这个为动力，长大后成为百万富翁，所以劫匪才觉得是社会亏待了自己。再看看我们，将社会热辣辣的报复伪装成冰冷、理智的惩罚，这不就是我们的职业吗？”

“非这样不可。”她说，避开他的目光，“没有惩罚，社会无法运作。”

“对，当然，可是社会并不是只有惩罚。宣泄、复仇、净化。亚里士多德就写过，由悲剧唤起的恐惧和同情洗涤人类的灵魂。我们竟然是透过复仇的悲剧来满足灵魂最深处的愿望，这个想法很可怕吧。”

“我看过的哲学书不多。”她举起杯子，大大喝了一口。

哈利低下头。“我也没有。我只是想让你佩服。查出那人是谁了吗？”

“先说几个坏消息。”她说，“重建头套后的人脸失败了，只得到鼻子和头部轮廓。”

“好消息呢？”

“在格兰斯莱达街被当成人质的女人说，她可以认出劫匪的声音。她说那声音特别尖，几乎让她以为是女人的。”

“嗯。还有吗？”

“有，我跟焦点健身中心的员工谈过，也做了一点调查。崔恩·格雷特是两点半到，四点左右离开的。”

“你怎么能肯定？”

“因为他抵达时，刷卡付了壁球场的费用。那笔钱的登记时间是两点三十四分。你还记得那只被偷的壁球拍吗？他当然也告诉健身房员工了，周五值班的人记下了崔恩在那里的时间，他是四点零二分离开的。”

“这就是好消息吗？”

“不，我现在正要说。你记得崔恩经过健身室时看到的那个穿工作服的人吗？”

“衣服背后写有警察字样的？”

“我一直在看录像带。看起来，屠夫的连接身工作服前后都贴了魔术贴。”

“这表示什么？”

“如果屠夫就是崔恩看到的人，他走出摄像头范围时，可以把字样用魔术贴粘在工作服上。”

“嗯。”哈利咕噜咕噜地喝咖啡。

“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没人报案，说在那附近看到身穿全黑工作服的人。抢劫案发生后，到处都是黑衣刑警。”

“焦点健身中心的人怎么说？”

“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了。值班的那个女人的确记得见过一个穿工作服的男人，她以为他是警察。那人用跑的，所以她认定他订了一间壁球室之类的。”

“所以他们没写下名字？”

“没有。”

“这也不算是多了不……”

“没错，但我还没说到最棒的部分呢。她记得那人的原因是她以为他来自什么特殊单位，因为他身上其他配件都像个肮脏哈利 [6] 。他……”她顿了顿，惊恐地望了哈利一眼，“我不是故意……”

“没关系。”哈利说，“继续说。”

贝雅特移动杯子，哈利好像看到她的小嘴上有一丝胜利的笑。

“他戴着一个半卷起的头套，一副遮住他半张脸的大墨镜。她说那人带了一个看起来很重的黑色旅行袋。”

哈利的咖啡流进了气管。

多弗列街上房屋之间的电线上吊着一双用鞋带互绑的鞋。电线上的灯尽了最大努力把石子路照亮，但阴暗的秋天傍晚仿佛把镇上的光全都吸掉了。哈利并不担心这一点，就算周围一片漆黑，他也熟知苏菲街到施罗德酒馆的路。他走过好几遍了。

贝雅特有张名单，上面的每个人都在穿工作服的男人在场时，跟焦点健身中心预约了壁球室或有氧舞蹈课程，她准备明天起一个个打电话去问。如果她没找到那个人，还是可能有别人在他更衣时与他共处一室，可以说说他的长相。

哈利走到电线上吊着的鞋子下方。他看到鞋子在那儿挂了好几

年，早已跟自己达成协议，绝不去查鞋子到底是怎么挂上去的。

哈利来到大楼入口时，阿里正在刷楼梯。

“你一定很讨厌挪威的秋天。”哈利说着擦了擦脚，“只有又脏又混浊的水。”

“在我的家乡巴基斯坦，因为污染的关系，能见度只有五十米。”阿里微笑，“全年都这样。”

哈利听见遥远却熟悉的声音。事情总是这样：你会听到电话开始响，但总是来不及去接。他看了看表。十点。萝凯说过她会在九点打来。

“那间地下室……”阿里开口，但哈利已经全速冲上楼了，还在每四级楼梯的台阶上，留下马丁靴的靴印。

他刚打开房门，电话声就停了。

他踢掉靴子，双手掩着脸，走到电话旁，拿起话筒。饭店的号码写在镜子上的黄色便利贴上，他拿起纸条，从镜中看到S² MN寄来的第一封电子邮件。他把邮件打印了出来，钉在墙上。这是老习惯。犯罪特警队的人总用照片、信件和其他线索来装饰墙壁，那些都可能帮助他们看出关联或激发潜意识。哈利看不出镜中影像的文字，但他不必看也知道内容：

要不要玩个游戏？想象一下：你跟一个女人去吃晚餐，第二天她却死了。你该怎么办？

S² MN

他改变心意，走进客厅，扭开电视，一屁股坐进高背沙发椅。然后他又猛地跳起身，到走廊拨通电话。

萝凯听起来很担忧。

“在施罗德酒馆。”哈利说，“我刚刚才到家。”

“我打了十次了。”

“有重要的事吗？”

“哈利，我觉得害怕。”

“嗯，非常害怕吗？”

哈利站在客厅门口，用肩膀和耳朵夹住话筒，一面用遥控器把电视音量调小。

“没那么严重。”她说，“只是有一点。”

“有一点怕没有大碍，只会让你更坚强。”

“但要是我开始怕得要命呢？”

“你知道我立刻就能赶过去。只要你开口。”

“哈利，我已经说了你不能来了。”

“因此现在我允许你改变主意。”

哈利看着电视上那个缠着头巾、身穿迷彩制服的男人。他的脸怪异地熟悉，跟某个人很像。

“我的世界正在崩塌。”她说，“我只想知道有人陪我。”

“有人陪你。”

“可是你听起来好远。”

哈利转身背对电视，靠着门框。“对不起，但我在这里，而且我想你。就算我听起来好远也一样。”

她开始哭。“对不起，哈利。你一定觉得我很爱哭诉。我当然知

道你会陪我。”她轻声说，“我知道我可以依赖你。”

哈利深深吸了口气。头痛来得缓慢而笃定，就像一个铁箍缓缓在他前额缩紧。他们通完电话以后，他几乎感觉不到太阳穴的脉搏跳动了。

他关掉电视，放了电台司令乐队（Radiohead）的唱片，但他无法忍受汤姆·约克的噪音。于是他走进浴室，洗了把脸，又进了厨房，瞪着打开的冰箱，却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最后，他实在没办法拖下去了。他走进卧室，开机，冰冷的蓝光照着房间，伸手就能跟全世界取得联系。这也提醒了他，他有一封电子邮件。哈利觉得自己喉咙一阵干渴，像一群想获得自由的猎犬把铁链扯得哐当作响。他点下邮件的图标。

我真该检查她的鞋子的。那张照片一定是放在床头柜上，她趁我装子弹的时候拿的。不管了，这样会让游戏更刺激……一点点吧。

S² MN

又及，她害怕了。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哈利把手伸进口袋深处，取出一个钥匙扣。上面那块铜牌写着“亚亚”两个缩写字。

第三部

“她那宛如黑玫瑰般缓缓扩张的瞳孔；鲜血在一声疲惫的叹息声中流淌、飞散、降落；她脖子断了，头往后仰。现在，我爱的女人死了。就这么简单。”

20 降落

那些人凝视着枪管的时候，心里都在想什么呢？有时候我真好奇他们到底有没有在想。就拿今天我抓到的那女人来说吧。“别杀我。”她说。她真以为这样哀求会让情况有任何改变吗？她的名牌上写着“挪威银行”和“凯瑟琳·薛彦”，但我问她为什么取这种名字的时候，她却用一张蠢牛脸对着我，又说了一遍“别杀我”。我差点失控，对她“哞”地一叫，朝她头部正中开枪。

前面的车流动也不动。椅子贴背的地方全是汗，又冷又湿。收音机的频道是NRK二十四小时新闻台，消息还没传出去。我看了看表。通常我能在半小时内安全抵达小木屋的。前面那辆车有排气净化器，我关掉风扇。午后的高峰时段开始了，但这速度比平常还要慢。前面是不是出了车祸？还是警察设了路障？不可能。装钱的袋子放在后座的一件夹克下面，旁边是那把装上子弹的AG3步枪。前面那辆车发动了，放下离合器，前进了两米，然后又动弹不得了。我在想，见到他们的时候，我该觉得无聊、紧张还是恼怒比较好。两个警察沿着车队中间的白线走着，其中一个穿着制服的女警，另一个高个子男人穿了件灰色外套。他们警戒地看着左右两边的车，其中一个停步，跟一位显然没系安全带的司机说了几句话，笑了笑。也许只是普通临检。他们越来越近了。

带着鼻音的NRK二十四小时新闻台，用英语说地面温度超过四十摄氏度，请大家注意不要中暑。我立刻开始流汗，虽然明知外面灰暗

又寒冷。他们站在我的车子前面。是那个警察，哈利·霍勒。女的那个长得像丝蒂恩。他们走过我旁边时，女的那个看了我一眼。我欣慰地呼出一口气，正准备大笑的时候，车窗外有人敲了敲。我缓缓转过头，速度很慢很慢。她微笑着，我发现车窗已经摇下来了。真怪。她说了一句话，但声音被前面发动的引擎声淹没了。

“什么？”我问，又睁开眼睛。

“请您竖直椅背好吗？”

“椅背？”我一头雾水地问。

“先生，我们马上要降落了。”她又微笑，然后消失了。

我揉了揉眼睛，回想起一切。抢劫，脱逃，备受在小木屋里的公文包和里面的机票。王子发来的短信说没什么好担心的。但我在加勒穆恩机场办理登机手续、亮出护照的时候还是觉得有点紧张。起飞。一切已照计划进行。

我看着窗外。我肯定还没完全脱离梦境，有一阵子我好像飞在星星上方，然后才发觉那是城里的灯光。我开始想着事先租好的车。我该在这座热烘烘、臭兮兮的大城市里找家旅馆过夜，明天再往南开吗？不，明天我也会一样累，因为有时差。最好尽快到那边。我要去的地方比传说中更好，甚至还有几个挪威人可以让我跟他们聊聊天。起床就看到阳光、海岸和更美好的生活。就是这个计划，至少，是我的计划。

我拿着饮料，那是趁空乘要收我的餐桌之前抢救下来的。那我为什么不信任这个计划呢？

引擎的嗡嗡声增强又减弱。感觉得出现在是在下降。我闭上眼，不自觉地吸了口气，接下来会怎样我很清楚。她。她身上那件洋装就跟我俩初次相见时一样。天啊，我已经好想她了。但就算她还活着，我的思念也永不满足，这个事实也改变不了什么。她的一切都不可能，贞操和热情。看似能吸收所有光线的发，却像黄金一样闪亮。泪

水滚落她的颊，她仍不屈服地笑。我进入她时，她充满恨意的眼。我在违背承诺之后，带着漏洞百出的借口去找她时，她错误的爱情宣示和发自内心的喜悦。这情况重复了好几次，我躺在床上、她的身边时，枕头上却有别人睡过的痕迹。都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几百万年前。我紧闭上眼，不想看到以后。我对她射出的子弹。她那宛如黑玫瑰般缓缓扩张的瞳孔；鲜血在一声疲惫的叹息声中流淌、飞散、降落；她脖子断了，头往后仰。现在，我爱的女人死了。就这么简单。但一切还是没道理。这正是美丽之处。那么简单、美丽，到你简直不能与之并存的地步。舱压降低，紧张情绪升高，从内部开始。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压着我的鼓膜和柔软的脑。我听到一个声音说，事情以后就是这样。没有人会找到我，没有人能逼我说出秘密，但这计划终会曝光。从内部开始。

21 大富翁

哈利被收音机的闹铃和新闻播报声吵醒。不只轰炸更密集，听起来还像二重奏。

他想找起床的理由。

收音机里的声音说，从一九七五年起，挪威男女的平均体重各增加了十三和九公斤。哈利闭上眼，想起奥纳说过的一件事。逃避现实不该被冠上负面名声。睡意袭来。那股温暖、甜蜜的感觉，就像他小时候躺在床上，卧房门开着，聆听他爸爸在屋里走动，逐个把灯关上时一样。每关掉一盏灯，他房门外的黑暗就更深一层。

“最近几周在奥斯陆发生几起暴力抢劫案后，银行员工召集武装警卫，把守市区内最易遭劫的几家银行。昨天在格兰斯莱达街挪威银行分行的抢劫案，是近来一系列武装抢劫案中最新的一起，警方认为被称为屠夫的人有嫌疑。这名屠夫就是开枪射杀……”

哈利把双脚放在冰冷的油毡地上。浴室镜中的那张脸仿佛毕加索的晚期作品。

贝雅特正在打电话。看到哈利站在办公室门口，她摇了摇头。哈利点点头，正准备离开，她却招手要他回来。

“总之还是谢谢你帮忙。”她说完放下话筒。

“打扰你了吗？”哈利问，把一杯咖啡放在她面前。

“没有，我摇头是说焦点健身中心那边没有结果。他是名单上最后一个。在我们所知的于问题时间点在焦点健身中心的男人中，只有一个依稀记得见过穿工作服的人。而他连有没有在更衣室见到那人都不敢肯定。”

“嗯。”哈利坐下，看了看四周。她的办公室跟他意料中一样整洁。除了窗台上那个他说不出名字的熟悉盆景，她这里就跟他办公室一样没有任何摆饰。他看到她书桌上相框照片的背面，觉得猜得出里面是谁。

“你只跟男人谈？”他问。

“我想他要换衣服应该会进男更衣室吧？”

“然后像个没事人一样走上街头，没错。昨天在格兰斯莱达街的抢劫案有什么新消息吗？”

“要看你所谓的‘新’是什么意思。我会说那比较像模仿。同样的服装和AG3，一样透过人质说话，从提款机取走现金，全都在一分五十秒以内完成，没有线索。简单说来……”

“屠夫。”哈利说。

“这是什么？”贝雅特举起杯子，望着里面。

“卡布奇诺。哈福森对你的问候。”

“加牛奶的咖啡？”她皱起鼻子。

“让我猜猜，你爸说过，绝对不要信任不喝黑咖啡的人？”

看到贝雅特讶异的表情，他立刻后悔了。“对不起。”他含糊地说，“我不是故意……刚才那样说真蠢。”

“所以我们该怎么办？”贝雅特慌忙发问，一面把玩着咖啡杯的把手，“现在又回到原点了。”

哈利倒在座位上，凝视着靴子的靴头。“去监狱。”

“什么？”

“直接去监狱。”他站起身，“不要把行动权让给别人，不要领两千克朗。”

“你在说什么？”

“大富翁游戏。我们只剩下这个了，去监狱碰碰运气。你有没有波特森监狱的电话？”

“这样是浪费时间。”贝雅特说。

她小跑跟在哈利身边，说话声在地下通道的墙上回荡。

“也许。”他说，“跟百分之九十的办案过程一样。”

“我看过从以前到现在所有的报告和审讯记录。他从来不开口，只说过一大篇不着边际的哲理废话。”

到了通道尽头，哈利按下灰色铁门旁的对讲机按钮。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格言，要寻找遗失在光里的东西什么的？我觉得那是故意在描述人类的愚蠢。对我来说，这实在很合理。”

“请把身份证放在摄像头前面。”扩音器的声音说。

“要是你准备单独跟他谈，那我来做什么？”贝雅特问，紧跟在哈

利后头。

“爱伦跟我审问嫌疑人的时候都会用这法子：我们其中一个负责谈，另一个只坐着听。如果访谈不顺利，我们就休息。如果刚才发问的是我，现在我就出去，让爱伦问些琐碎的小事，如戒烟啦、现在电视上都播些烂节目啦，或是她跟男友分手后、才发现房租有多高之类的。等他们聊了一阵子，我就会探头进去说出了一点事，审讯要由她继续。”

“有用吗？”

“每次都有。”

他们上楼来到监狱大厅前的屏障。狱方人员在厚厚一层防弹玻璃后面对他们点点头，按下一个钮。“值班守卫马上就出来。”带鼻音的声音这么说。

那个守卫身材矮胖，肌肉突出，走起路来像侏儒一样摇摇摆摆。他带他们进入囚室区：一条三层楼高的回廊，长方形的走廊上围绕着一列列淡蓝色的囚室房门，网状的电线堆在地板上。这里看不到任何人，只有不知哪里传来的关门声打破寂静。

哈利以前来过好几次，但他老是无法理解，为什么社会大众认为应该把这些人关进门内，而不顾他们的个人意志。他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自己会觉得这个想法很不人道，但应该是因为看到公开以制度惩罚犯罪个体吧。天平与剑。

守卫的一大串钥匙叮当作响，他打开一扇门，门上写着访客两个黑字：“到了。你们要离开的时候就敲个门。”

他们走了进去，门在身后砰地关上，在接下来的寂静中，哈利的注意力被日光灯断断续续的嗡嗡声和墙上的塑料花吸引，灯和花在褪色的水彩画上投下惨淡的影子。一个男人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椅子放在桌子后方那面黄墙的中央；日光灯每闪一下，他那两道明显的眉毛和落在他直挺鼻梁上的阴影，就形成一个清楚的T字。不过，主要

还是他这副表情让哈利想起葬礼那天掺杂了痛苦和扑克脸的矛盾组合，那张脸让哈利想起另一个人。

哈利打手势要贝雅特坐在门边，他自己抓了把椅子坐到桌前，坐在洛斯科对面：“谢谢你愿意抽空见我们。”

“我这里多的是时间。”洛斯科的声音令人讶异地清朗、温柔。他的口音像东欧人，把“r”的卷舌音发得很重。

“我了解。我是哈利·霍勒，我同事是……”

“贝雅特·隆恩。贝雅特，你跟你父亲很像。”

哈利听到贝雅特倒抽一口气，半转过身去看她。她并没有脸红，反之，苍白的皮肤显得更白了，双唇扭曲僵硬，好像被人甩了一巴掌。

哈利垂下眼看着桌子，咳了一声，这才头一次注意到他和洛斯科之间原本几近诡异的对称被一件小事破坏了：西洋棋盘上的国王和皇后。

“霍勒，我在哪里见过你？”

“我多半会出现在有死人的地方。”哈利说。

“啊哈，葬礼。你是伊佛森手下的警犬。”

“不是。”

“哦，所以你不喜欢被称为他的手下？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这么糟吗？”

“不是。”哈利想了想，“我们只是不喜欢对方。据我了解，你也不喜欢他。”

洛斯科笑了，日光灯闪了闪又亮起。“希望他不会太介意。那套

西装看起来很贵的样子。”

“我想受最多苦的是他的西装。”

“他要我告诉他一件事，所以我就说了一件事。”

“说告密者永无翻身之日吗？”

“不赖哦，警监。但时间久了，墨痕还是会褪掉。你下西洋棋吗？”

洛斯克没说错哈利的职称，哈利不想做出任何表示。也许他是猜的。

“你后来是怎么把传输器藏起来的？”哈利问，“我听说他们把整片区域都翻遍了。”

“谁说我藏了？你要黑棋还是白棋？”

“他们说你还是挪威多起大型银行抢劫案的幕后主使，还说这里是你的基地，抢来的钱中属于你的那一份会汇入一个外国户头。你坚持要住进波特森的A翼，是不是就因为这里可以见到刑期短的人，他们出去后就能执行你在这里想出的计划？你怎么跟外面的人联络？你也有手机吗？还是电脑？”

洛斯克叹气。“警监，一开始你的表现还很不错，现在却开始让我打哈欠了。到底要不要下棋？”

“下棋很无聊。”哈利说，“除非有赌注。”

“没问题。你想赌什么？”

“这个。”哈利取出一个钥匙扣，上面有一把钥匙和一块铜制的名牌。

“这是什么？”洛斯克问。

“没人知道。有时候你得冒冒险：我拿来赌的东西可能有价值。”

“为什么？”

哈利靠过去。“因为你信任我。”

洛斯科大笑。“给我一个信任你的理由。斯皮欧尼。”

“贝雅特。”哈利对贝雅特说，目光不离洛斯科，“可否让我跟他独处一下？”

他听到身后传来敲门声和钥匙互撞的哐当声。门开了，一声清脆的咔嗒响过后，门锁再度扣上。

“仔细看。”哈利把钥匙放在桌上。

洛斯科的目光不离哈利，问：“亚亚？”

哈利从棋盘上拿起白棋国王，那是手工雕成的精致棋子。“那是一个有点状况的男人的姓名缩写。他很有钱，有太太和小孩，有房子和农舍，还有狗和情人。花园里到处开满了玫瑰。”哈利把棋子倒转过来，“但随着时间过去，这个有钱人变了。发生一些事之后，他发觉家庭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于是他卖掉公司，甩掉情人，对自己和家人承诺，从现在起只为他们而活。问题是那个情人开始威胁他，说要让他们的关系曝光，可能还勒索过他。她不是因为贪心，而是因为她穷，也因为她即将完成一件艺术品，满心以为这东西是毕生杰作，因此需要钱做广告。她把对方越逼越紧，有天晚上男人决定去看看她。那不是随便一个晚上，而是个特别的夜晚，因为她告诉男人当天她会有旧情人来访。她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一点？也许是想让他嫉妒？或是想表现出她还有其他男人要？但他并不嫉妒，他很兴奋，因为这是难得的好机会。”哈利看着洛斯科。他交叉双臂，也正看着哈利。“他在门外等。一直等，一直等，看到她公寓里的灯熄灭。午夜以前，访客离开了。要是情况真的演变成那样，那名行事冲动的旧情人将没有不在场证明，别人会认定他整个晚上都跟安娜在一起。就算没有别人，安娜那个满怀戒心的邻居也会听到当天晚上男人打的电

话。但打电话的并不是这个男人，他是用钥匙自己开门进去的，悄悄爬上楼，打开她公寓的门锁。”

哈利拿起黑棋的国王，跟白棋国王比较。如果不仔细看，就会误以为这两个棋子一模一样。

“枪支没有登记。可能是安娜的，也可能是男人的。我不知道公寓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世界上大概永远没人知道，因为她已经死了。就警方的观点来看，这件案子已经结束了：自杀。”

“我？警方的观点？”洛司可摸着山羊胡子，“怎么不说我们和我们的观点？难道你是说，你现在是独立作业？”

“什么意思？”

“你很清楚我是什么意思。叫你同事出去，好让我以为这件事只有你我两人知道，这把戏我可以理解，但是……”他合起双掌，“不过那样也有可能。还有别人知道你知的事吗？”

哈利摇摇头。

“所以你的目的是什么？钱吗？”

“不是。”

“警监，如果我是你，我可不会回答得这么快。我还没机会说这些情报对我有没有价值。只要你能证明你说的话不假，我们谈的可能是是一大笔钱。至于有罪的一方应受的惩罚嘛——这么说吧：惩罚可以通过私人途径解决，不受官方影响。”

“那不是问题。”哈利说，希望没人注意到他前额的汗珠，“问题是你的情报对我有多少价值。”

“你有什么建议？斯皮欧尼。”

“我建议，”哈利说着用一手拿起两枚国王，“我们来交换。你告诉

我屠夫是谁，我就去找害死安娜的那个男人。”

洛可可咯咯笑着。“够了，你可以走了。斯皮欧尼。”

“洛可可，你考虑一下。”

“没那个必要。我信任追求金钱的人，不信任斗士。”

他们打量着对方。日光灯滋滋作响。哈利点头，把棋子放回去，站起身，走到门口敲了敲。“你一定挺喜欢她的。”他背对着洛可可说，“她在索根福里街上的公寓是用你的名字登记的，我也很清楚安娜有多穷。”

“哦？”

“既然那是你的公寓，我已经请住户委员会把钥匙寄给你了。今天就会有送货员过来。我建议你吧钥匙跟我给你的那把比对一下。”

“为什么？”

“安娜的公寓有三把钥匙。安娜有一把，电工有第二把，我在刚才提到的那男人农舍里找到这一把，就在床头柜的抽屉里。这是第三把也是最后一把钥匙，如果安娜是被谋杀的，这也是唯一可能用到的钥匙。”

他们听到门外传来脚步声。

“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增加我的可信度。”哈利说，“但我只是想洗清自己的嫌疑而已。”

22 美国

口渴的人在哪里都能喝。就拿特雷塞街的麻力客餐厅来说吧：这是一家汉堡酒吧，即便跟到处是缺点的施罗德酒馆相比，这里都称不上一间像样的持照酒吧。这里的确提供汉堡，据说还是竞争下的产

物；心地善良的人可能会说，里面稍带印度风的装潢配上挪威皇室的照片的确有种过气的魅力。然而这里终究是快餐店，愿意花钱喝好酒的人绝对不会想喝这里的啤酒。

反正哈利向来不是那种人。

他已经好久没来麻力客餐厅了，但打量了整家店一眼后，他可以肯定这里完全没变。爱斯坦跟他的男性（以及一位女性）酒友坐在吸烟区的桌旁，背景音是过时的流行曲、欧洲体育台和肥油在锅里煎的滋滋声。这群人正兴高采烈地谈着乐透、近来发生的三起谋杀案，顺便说说那位还没到的朋友有哪些道德缺陷。

“哎呀，哈喽，哈利！”爱斯坦粗哑的声音盖过这堆噪声污染。他把油腻腻的长发往后拨，在裤腰上擦了擦手，朝哈利伸出手来。

“各位，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警察，就是他对澳大利亚的那个人开枪的。一枪正中脑袋瓜，对不对？”

“干得好。”另一个人说。哈利看不到他的脸，因为他弓着身，长发像帘子一样披在啤酒前。“消灭恶人。”

哈利指着一张空桌，爱斯坦点点头，捻灭手里的烟，把一包帕特罗香烟放进牛仔衬衫口袋，很专心地端起一杯刚倒满的生啤走到桌旁，就怕洒出来。

“好久不见。”爱斯坦说着卷起一支烟，“对了，跟其他人一样，后来都没再见面。大家全都搬了家，又是结婚、又是生小孩的。”爱斯坦大笑，那是沉重、苦涩的笑，“大家都定下来了，每个人都一样。谁会想到呢？”

“嗯。”

“有没有回过奥普索乡？你爸还住在他那栋房子里，对吧？”

“对，我不常过去。我们偶尔会通电话。”

“你妹呢？她好一点没？”

哈利微笑：“唐氏综合征病人不会变好，爱斯坦。不过她过得还不错，在松格区有了自己的公寓，还有了伴。”

“老天，那已经比我好多了。”

“开车开得怎样了？”

“还好，我刚换了家出租车公司。上一家公司觉得我很臭，那些笨蛋。”

“还是不想回到计算机行业吗？”

“你疯啦！”爱斯坦发出低沉的笑声，舌尖舔过卷烟纸，“年薪一百万和安静的办公室，我当然愿意，但是哈利，我已经错失机会了。电脑界像我这种摇滚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我之前跟挪威银行数据安全部的人谈过，他说大家仍公认你是解码先驱。”

“哈利，先驱就代表已经过时了。没人有空理一个跟最新科技脱节十年的落伍黑客。这你懂吧？而且还要应付一堆麻烦事。”

“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了什么事？”爱斯坦翻了个白眼，“你知道我的个性，一日嬉皮，终生嬉皮。我需要面包，所以破解了一个不该破解的密码。”他点燃卷好的烟，看了看桌上却没找到烟灰缸。“你呢？再也不碰酒瓶了吧？”

“尝试中。”哈利伸手从隔壁桌拿来一个烟灰缸，“我有对象了。”

他把萝凯、欧雷克和莫斯科的官司告诉爱斯坦，还谈起了生活。没花多长时间。

爱斯坦说起他们那伙同在奥普索乡长大的朋友，说起席格跟一个在爱斯坦看来是高攀了的女人搬去了贺列督华镇，说克里斯提安在明纳松村北部骑摩托车时出了车祸，现在得坐轮椅。“医生给了他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哈利问。

“再嘿咻的机会。”爱斯坦说完，把酒杯喝干。

托尔还是老师，但他已经跟西洁分手了。

“他的机会就不怎么样了。”爱斯坦说，“胖了三十公斤。所以她才要分手。真的！托基尔有次在镇上遇到她，她说她受不了他一天到晚哭哭啼啼。”他放下酒杯，“但我猜这些都不是你找我的理由吧？”

“没错，我需要帮忙。我在办一个案子。”

“抓坏人吗？你就想到我？老天爷！”爱斯坦的大笑转成一阵猛咳。

“我自己被牵扯进这个案子里了。”哈利说，“要把整件事说清楚有点困难，但我想追查寄电子邮件给我的人。我想他是在国外的服务器上匿名发送的。”

爱斯坦沉思着点点头。“所以你有麻烦了？”

“有可能。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我是酒鬼出租车司机，不了解信息科技的近况；认识我的人都会跟你说，只要跟工作有关的事，找我都靠不住。简单说来，你来找我的唯一原因，就是我们是老朋友，你要的是忠诚，要我守口如瓶，对不对？”他拿起刚斟满的啤酒，大大喝了一口，“哈利，我或许喜欢怪味啤酒，但我可不笨。”他大口吸着烟，“所以……什么时候开始？”

夜晚降临了史兰冬区。门打开，一男一女出现在台阶上。他们在谈笑声中离开了屋主的家，走上车道。碎石子被擦亮的黑鞋踩得嘎吱

响，他们低声聊着刚才的餐点、男女主人和其他客人。正因如此，他们走出通往毕攸卡特路的小路时，没注意到停在路上稍远处的一辆出租车。哈利捻熄了香烟，调高车上收音机的音量，听着埃尔维斯·科斯特洛在《警探监看中》节目里高谈阔论。那是P4频道，他早已发现自己喜欢的音乐在有了些年头之后，会转到比较冷门的广播频道。当然，他对这可能代表的含义再清楚不过了——他也变老了。昨天他们在克里夫·理查德（Cliff Richard）之后，播放了尼克·凯夫（Nick Cave）的音乐。

一个假惺惺的磁性嗓音介绍着《天堂里的另一天》，哈利关掉广播。他摇下车窗，听着亚布屋里传来有节奏的沉闷低音，这是唯一干扰这片寂静的声音。一场成人派对。商务往来对象、邻居和大学老朋友。不全是唱唱跳跳也不太喧闹，而是金汤力、阿巴乐队和滚石乐队。这群人还不到四十岁，受过高等教育。换句话说，回保姆那边的时间不能太晚。哈利看着手表，想起他跟爱斯坦一起打开电脑时，里面的那封新邮件：

好无聊哦。你是害怕还是人蠢？

S² MN

他把电脑交给爱斯坦，向他借了出租车。他开着这辆七十年代的奔驰老爷车驶进住宅区，遇上路面的减速凸起时，车身抖得像个老弹簧床垫，但这辆车仍是爱车人的梦想。看到穿着正式服装的客人离开亚布家，他就决定要等了，没必要把事情闹大。反正他也要花点时间好好想清楚，免得干出蠢事。哈利也想冷静、理性一点，但这句“好无聊哦”却横加阻拦。

“现在你把事情想个清楚，”哈利低声对着后照镜中的自己说，“就可以做点蠢事了。”

薇格蒂丝打开了门。她演出了只有女魔术师才能精通、男人绝对无法探知就里的把戏：她变漂亮了。哈利唯一认得出来的改变就是她穿了一件土耳其蓝的晚礼服，跟她大大的蓝眼睛相呼应。这双蓝眼睛

忽然间因为讶异而睁大了。

“亚布太太，很抱歉这么晚了还来打扰你们。我想跟你丈夫谈谈。”

“我们正在开派对，不能等到明天吗？”她露出恳求的微笑，哈利看得出她有多想把门重重关上。

“真对不起。”他说，“但之前你丈夫说他不认识安娜·贝斯森，那并不是实话。我想你也没说实话。”哈利用正式的口吻这么说，不知道是因为那件晚礼服，还是因为这场对质。薇格蒂丝的嘴形成一个无声的O字形。

“我有一位证人曾看到他们在一起。”哈利说，“我也知道那张照片是哪里来的。”

她眨了两次眼。

“为什么……”她结巴起来，“为什么……”

“亚布太太，因为他们是情人。”

“不，我是说——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你哪来的权力这么做？”

哈利开口准备回答，说他以为她有权利知道，而且反正事情终会败露的等等，但他却没开口，只站定了望着她。她很清楚他为什么要告诉她，而他自己也是直到这一刻才知道。他吞了口口水。

“亲爱的，有权力怎么做？”

哈利看到阿尔内·亚布走下楼梯。他的前额闪着汗珠，领结松松地垂在衬衫前面。哈利听见楼上客厅传来大卫·鲍伊硬要坚持“这里不是美国”的乐声。

“嘘，阿尔内，你会把孩子吵醒的。”薇格蒂丝说，恳求的目光一直没离开哈利。

“就算有人丢下核弹，他们都不会醒来。”她丈夫含糊地说。

“我想这位霍勒先生已经丢出核弹了。”她轻声说，“看起来，他是想弄出最严重的伤害。”

哈利凝视着她的眼。

“哦？”阿尔内面露微笑，伸手揽住妻子的肩头，“我可以加入吗？”那个笑容充满兴味，同时又很开朗，几乎给人无辜的感觉，像未经准许就开父亲车子出门的男孩所流露的肆无忌惮的喜悦。

“很抱歉，”哈利说，“游戏结束了。我们已经找到了需要的证据，现在信息科技专家正在追踪你用来发电子邮件的地址。”

“他在说什么呀？”阿尔内大笑，“证据？电子邮件？”

哈利打量他。“安娜鞋子里的那张照片。照片是你跟她在几周前去拉科伦村的农舍时，她从一本相簿里拿的。”

“几周？”薇格蒂丝边问边看着她丈夫。

“我把照片给他看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哈利说，“他昨天去了拉科伦村，把新洗出来的那张照片放了回去。”

亚布皱起眉，但仍然笑着。“警官，你喝酒了吗？”

“你不该告诉她她死期到了。”哈利继续说，很清楚自己就快失控，“不然你至少也应该在事后盯着点她吧。她把照片偷偷塞进了鞋子里。就是这件事出卖了你，亚布。”

哈利听到亚布太太深深吸了口气。

“随便哪里的一只鞋……”亚布说，一手仍抚摸着妻子的颈，“你知道挪威商人为什么没办法在国外做生意吗？他们忘了鞋子。身上的普拉达西装要价一万五千克朗，穿的鞋却是在挪威买的。外国人觉得那样很可疑。”亚布指了指下面，“你看，手工缝制的意大利鞋。一千八

百克朗。要是你买的是自信，这个价格很实惠。”

“我想知道的是，你为什么急着让我知道你等在外面。”哈利说，“因为嫉妒吗？”

亚布摇头大笑，他的笑声让妻子挣脱他的怀抱。

“你以为我是她的新欢？”哈利追问，“因为你以为，要是案子扯上我的名字，我会不敢行动，所以你可以跟我玩玩，折磨我，让我发疯。是这样吗？”

“阿尔内，快点！克里斯蒂安要发言了！”一个手拿酒杯和雪茄的男人摇摇晃晃地站在楼梯顶端。

“你们先开始吧。”亚布说，“先让我把这位绅士送走。”

那个人皱起眉问：“有麻烦吗？”

“完全没有。”薇格蒂丝急忙说，“托马斯，你回去他们那边吧。”

男人耸耸肩，走开了。

“另一件让我惊讶的事是，尽管我已经拿照片跟你对质过，你竟然还自大地继续发电子邮件给我。”哈利说。

“警官，抱歉我得一再重复我的话。”亚布口齿不清地说，“但你一直在说的这个……电子邮件到底是什么？”

“好。很多人认为，只要不用真实身份登录服务器，就可以发出匿名电子邮件。他们都错了。我的黑客朋友刚才把全部情况都跟我说了，说得详细清楚。你还是会在网络上留下电子轨迹，别人可以透过这个轨迹追查邮件的来源。以目前的情况来说，我们绝对会查出来，问题只在于该从哪里去找而已。”哈利从内袋中取出一包烟。

“我宁可你没有……”薇格蒂丝开口，但没把话说完。

“亚布先生，请告诉我。”哈利说着点燃香烟，“上周二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之间，你人在哪里？”

阿尔内和薇格蒂丝互看了一眼。

“你要在这里或在警局回答都可以。”哈利说。

“他在家。”薇格蒂丝说。

“我刚才说过了。”哈利从鼻孔喷出一缕烟，他知道这样唬人很勉强，但要是装得像一回事，就一定会失败，而且现在也没办法收回了，“我们可以在这里或去警局。要不要我告诉你的客人派对结束了？”

薇格蒂丝咬紧下唇。“但我不是已经说他在……”她开口。她已经不美了。

“薇格蒂丝，没关系。”亚布说着拍了拍她的肩，“去照顾客人好了，我送霍勒先生出去。”

虽然高处的风肯定很大，但哈利几乎连一丝风都没感觉到。一片片的云飘过天空，偶尔遮住了月亮。他们慢慢走着。

“为什么是这里？”亚布问。

“是你要求的。”

亚布点头道：“或许是吧。但为什么要这样让她知道？”

哈利耸肩道：“不然你要她怎么知道？”

音乐停了，一阵怪异的爆笑声从屋里传来。克里斯蒂安开始了。

“可以借一根烟吗？”亚布问，“反正我放弃戒烟了。”

哈利把烟盒递给他。

“谢谢。”亚布把香烟叼在唇间，凑近去用哈利的火，“你想得到什么？钱吗？”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问？”哈利咕哝着。

“你单独行动，没有逮捕令，还想用抓我去警局的理由唬我。如果你去过拉科伦村的农舍，你惹上的麻烦至少跟我一样大。”

哈利摇摇头。

“不要钱？”亚布拉开身子，天上有几颗闪烁的星星，“那这是私事喽？你们曾经是情侣吗？”

“我以为你都已经都知道了。”哈利说。

“安娜看待爱情的态度很认真。她热爱爱情。不，该说崇拜，对。她崇拜爱情。爱与恨是她生命中唯一有分量的东西。你知道中子星是什么吗？”

哈利摇头。亚布举起烟说：“那是密度和重力都很大的天体，要是我在这种地球上掉了一根烟，就会产生跟核弹一样的效果。安娜也是这样，爱与恨在她这里的重力非常强，中间无法容纳任何东西存在。任何一件小事都会造成核爆炸。你懂吗？我花了一阵子才明白，她就像木星，藏在永恒的硫化物云层之后，也藏在幽默与性感之中。”

“那是金星。”

“你说什么？”

“没事。”

月亮从两片云中探出头来，那只铜鹿雕像从花园的影子里踏出来，像只虚幻的猛兽。

“安娜和我约好在半夜会面。”亚布说，“她说她有几件我的东西要

还我，我在十二点到十二点十五分之间，把车停在索根福里街上，我们约好我在车上打电话给她，而不去按电铃，因为她说她邻居很爱问东问西。总之，她并没有接电话，所以我就开车回家了。”

“所以你太太说谎？”

“当然。你拿照片来的那天，我们就达成一致，她会替我做不在场证明。”“那你现在为什么把不在场证明戳破？”

亚布笑了。“这很重要吗？现在只有你我两人，月亮是沉默的目击者。我事后可以全盘否认。老实说，反正我也不觉得你有任何能让我定罪的证据。”

“既然都说这么多了，你何不把其他事情也交代一下？”

“你是指我杀了她的事吗？”他又笑，笑声比刚才还大，“调查这种事，不是你的工作吗？”

他们走到了门口。

“你只想看我会有什么反应，对不对？”亚布在大理石上捻熄香烟，“你想报复，所以才把事情告诉我太太。你生气了。一个对攻击他的东西展开反击的愤怒男孩。你现在高兴了吗？”

“等我查到电子邮件地址，就逮到你了。”哈利说。他已经不生气了，只觉得疲倦。

“你不会查到的。”亚布说，“抱歉了，老兄，我们可以继续玩游戏，但你赢不了的。”

哈利向亚布挥出一拳，指节打上去的声音又闷又短。亚布踉跄退后，摸着额头。

漆黑的夜里，哈利看到自己呼出的灰色气息。“你要去缝几针。”他说。

亚布看着沾满鲜血的手，放声大笑。“天哪！哈利，你真是输不起的人。我们互相用名字称呼没关系吧？我想你这一拳让我们更亲近了，你不觉得吗？”

哈利没回答，亚布笑得更大声了。

“哈利，她看上你哪一点？安娜不喜欢输家，至少她不会跟那种人上床。”

笑声越来越高亢，哈利走回出租车，他把车钥匙越握越紧，钥匙参差不齐的边缘切进他的皮肤。

23 马头星云

哈利被电话铃声吵醒，眯着眼看向时钟。七点半。是爱斯坦。他三小时以前才离开哈利的公寓，然后就找到了埃及的服务器，现在他又有了进展。

“我发了邮件给一个老朋友。他住在马来西亚，有时当黑客作为消遣。ISP [7] 在西奈半岛的埃尔托，那里有几家网络服务公司，可以说是中心据点。你还在睡？”

“算吧。你要怎么找到我们要的人？”

“恐怕只有一个办法。亲自跑一趟，奉上大叠美钞。”

“多少？”

“要能让人告诉你该去找谁，还要让你找的人告诉你真正该找的人是谁，然后要让你真正该找的人……”

“懂了。这样是多少？”

“一千应该够用上一阵子。”

“是吗？”

“我猜的啦，我哪会知道？”

“好吧。你愿意跑一趟吗？”

“当然。”

“我出不起高价。你坐最便宜的飞机去，住最烂的旅馆。”

“成交。”

现在是十二点，警察总署的员工餐厅挤满了人。哈利咬紧牙关，走了进去。他不是因为有什么原则才讨厌这些同事，而是直觉就不喜欢。此外，过了这些年，情况只有更糟。

“完全正常的偏执症状。”奥纳有次是这么说的，“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老觉得所有心理学家都在关注着我，但实际上大概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而已。”

哈利扫视房间一圈，发现自备午餐的贝雅特和另一个在她身边的人的背影。哈利从餐桌之间走过，尽量不去注意别人投来的目光。有人含糊说了声“嘿”。但哈利觉得那一定是蓄意挖苦，所以没有回答。

“打扰了吗？”

贝雅特抬头看哈利，一副被逮个正着的样子。

“完全没有。”一个熟悉的声音说着站起来，“反正我也该走了。”

哈利后颈的毛发竖了起来，不是因为原则，而是因为直觉。

“那就今晚再见喽。”汤姆·瓦勒微笑，对贝雅特涨红的脸露出一口白牙。他拿起自己的托盘，对哈利点点头，然后离开。贝雅特低头望着那块山羊奶酪，趁哈利坐下时，想尽办法做出没事的表情。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她故作开心地问，假装没听懂。

“你在我的录音电话上留言说有了新发现。”哈利说，“我想应该是急事。”

“我想通了。”贝雅特从杯子里喝了一口牛奶，“用计算机软件画出的屠夫的相貌图，我一直在回忆这些图让我想起谁。”

“你是说你给我看过的那些打印文件吗？那根本不像脸嘛，只是乱七八糟的线条。”

“是没错。”

哈利耸肩。“反正有梭状回的是你。说吧。”

“昨天晚上我忽然想起那是谁了。”她又喝了一口牛奶，用餐巾纸把沾到牛奶的嘴角擦干。

“结果呢？”

“崔恩·格雷特。”

哈利凝视着她。“你是开玩笑的吧？”

“不，”她说，“我只说两者有点像。毕竟，在谋杀案发生时，格雷特距离玻克塔路不远。但我刚才也说过了，我已经想通了。”

“怎么说？”

“我问过古斯达精神病院，如果是同一个人去抢劫基克凡路上的挪威银行，那人就不会是崔恩。那时候他跟至少三名看护一起坐在电视间里。我请鉴识组的几个人去崔恩家里采集指纹，让韦伯拿来跟那个可乐瓶比对，那肯定不是他的指纹。”

“所以你终于错了一次？”

贝雅特摇头。“我们要找的人，跟崔恩的外在特征有几个相同之

处。”

“贝雅特，抱歉我这么说，可是崔恩并没有任何外在特征。他是长得像会计师的会计师，而且我都忘了他长什么样。”

“对。”她说着开始把另一块三明治上的蜡纸剥掉，“但我没忘。这才是重点。”

“嗯。我可能有几个好消息。”

“哦，是吗？”

“我要去波特森。洛斯可想跟我谈谈。”

“哇！祝你好运。”

“谢谢。”哈利站起来，迟疑了一下，做了个深呼吸，“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不过我想提醒你一下。”

“请说。”

哈利看了看四周，确定没人会听见。“如果我是你，跟汤姆相处会小心一点。”

“谢谢。”贝雅特在三明治上大大咬了一口，“你说的对，这的确不关你的事。”

“我一直住在挪威，”哈利说，“在奥普索乡长大，父母都是老师，我爸已经退休。我妈死后，他就像个梦游者那样活着，偶尔才会来现实世界拜访。我的小妹很想他，我想我也是吧。我想念他们两个。他们以为我也会当老师，我也这么以为，但结果却念了警察学校，还念了一点法律。要是你问我为什么会成为警察，我会给你十个合理的答案，但没有一个是我自己相信的。我现在都不去想了。这是工作，人家付我薪水，而有时候我想我做了点好事。做好事可以让人高兴很久。我三十岁……还是二十岁以前是酒鬼，我想这取决于你怎么看待事情吧，有人说都是基因造成的，有可能。我在成长过程中发现我那

住翁达斯涅镇的爷爷，五十年来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我们每年夏天都去找他，一直到我十五岁都没发现这回事。可惜我并没有遗传到他的天分，我做出一些事情，后来还是被发现了。简单来说，我现在还能在警局工作，真是个奇迹。”

哈利抬头看着那个“禁止吸烟”的标志，然后点燃香烟。

“安娜和我当了六周的恋人。她并不爱我，我也不爱她。我提出分手，对她的解脱其实比我还大，但她却不这么想。”

房间里的另一个男人点了点头。

“我这辈子爱过三个女人。”哈利继续说，“第一个是童年时代的恋人，我准备娶她的时候，我俩的情况开始走下坡。我不再去找她，很久之后她自杀了，但这件事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第二个女人死于非命，我在地球另一端追捕一个男人，这人却杀害了她。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我一个女同事爱伦身上。我实在不懂，但我身边的女人都死了。或许这也是基因吧。”

“那第三个女人呢？”

第三个女人。第三把钥匙。哈利摸着“亚亚”的缩写和那把钥匙的边缘，钥匙是他进来时洛斯可隔桌交给他的。哈利当时问这把钥匙跟他拿到的是否相同，洛斯可点了点头。

然后他请哈利谈谈自己。

洛斯可的手肘撑在桌上，双手交握，仿佛在祈祷。之前坏掉的日光灯管换了，照在他脸上的灯光像泛着蓝光的白粉。

“第三个女人现在在莫斯科。”哈利说，“我想她是幸存者。”

“她是你太太？”

“我不会这么说。”

“但你们在一起？”

“对。”

“你准备跟她共度余生？”

“嗯，我们没计划。现在说这些还太早。”

洛斯科朝他忧郁地一笑。“你是说，你没计划吧。但女人会计划，她们向来如此。”

“像你一样？”

洛斯科摇摇头。“我只知道怎么计划银行抢劫。每个男人在虏获芳心一事上都是新手，我们或许认为这是一场征战，像将军那样攻占堡垒，但当我们发现自己被愚弄时，已经太迟了，有些人甚至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孙子？”

哈利点头道：“中国将军和战略家。他写了《孙子兵法》。”

“是大家认为他写了《孙子兵法》。我个人认为作者是女人。从表面上看，《孙子兵法》是本教人在战场上用计获胜的书，但其核心却在探讨如何成为冲突中的赢家。或者，说得更清楚些，是教你如何以最低代价取得想要的东西。战场上的赢家不见得是胜利者，很多人赢得了王位，却丧失了众多士兵，表面上是击败了敌人，实际上却只能依循敌人的条件去统治。在权力上，女人不像男人那么虚荣。她们不需要让权力被看见，只想透过权力取得想要的东西。安全感、食物、快乐、复仇、和平。她们是理性的追求权力的计划者，不会只想到一场战争或是庆祝胜利。因为她们天生具有看出受害者弱点的能力，凭直觉知道应该何时、如何发动攻击，以及何时停止。你学不会这种事。斯皮欧尼。”

“你是因为这样才进监狱的吗？”

洛斯科闭上眼，无声地笑了。“我可以轻易告诉你答案，但你不

会相信我的话。孙子说战争的第一原则是欺蒙。相信我，每个吉卜赛人都说谎。”

“嗯。相信你？像希腊悖论那样？”

“嗯，想不到一个警察竟然知道刑法以外的事。如果每个吉卜赛人都说谎，而我是吉卜赛人，那么每个吉卜赛人都说谎就不是真的。所以真相是，要是我说的是实话，那么每个吉卜赛人就都说谎，所以我也在说谎。这是永远打不破的循环论。我的生活就像这样，而那是唯一的真实。”他轻笑了一声，几乎像是女人的笑声。

“现在你看见我的开局第一步了，该你了。”

洛可可看着哈利，他点点头。

“我叫洛可可·巴克斯哈。这是阿尔巴尼亚文，但我爸拒绝接受我们是阿尔巴尼亚人的事实。他说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屁眼，所以他告诉我和兄弟姐妹们，我们是在罗马尼亚出生，在保加利亚受洗，在匈牙利行割礼的。”

洛可可说，他们家大概是麦卡利，也就是阿尔巴尼亚最大的吉卜赛人团体。他们从恩维尔·霍查对吉卜赛人的迫害中逃出来，翻山越岭来到黑山，慢慢往东移动。

“不管到哪里，我们都被人追赶。他们说我们是小偷。我们当然偷东西，但他们甚至懒得找证据。证据就是我们是吉卜赛人。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要辨认吉卜赛人，你必须知道他从出生起，额头上就有个低下阶层的标记。欧洲的每个政体都迫害我们，只是法西斯主义者的迫害比较有效而已。吉卜赛人不会特别张扬大屠杀，因为这跟我们习以为常的迫害并没有多大差别。你好像不相信？”

哈利耸肩。洛可可交叉双臂。

“一五八九年，丹麦判吉卜赛首领死刑。”他说，“五十年后，瑞典人认为所有吉卜赛男人都应该被吊死。摩拉维亚人把吉卜赛女人的左

耳割掉，波希米亚人割右耳。美因茨的大主教宣布所有吉卜赛人都应该不经定罪即处死，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合法。一七二五年，普鲁士通过一条法律，所有十八岁以上的吉卜赛人都要不经审判即处死，但后来这条法律被废除了，年龄限制下修成十四岁。我父亲的四个兄弟都在囚禁中死亡，只有一个死于战争。要我继续说吗？”

哈利摇头。

“但就连这种情形都是封闭循环。”洛斯可说，“让我们遭到迫害和让我们生存下来的原因是一样的。我们不一样，也想要不一样。我们被屏除在外，外地人也进不了我们的社群。吉卜赛人是神秘、有威胁性的陌生人，你对他们一无所知，却有各式各样的谣传。世世代代的人都相信，吉卜赛人是食人族。我小时候，在布加勒斯特外围的巴尔塔尼村时，人家说我们是该隐的后裔，注定要落入永恒的地狱。我们的外地人邻居给我们钱让我们逃走。”

洛斯可的目光在无窗的墙上飘移。

“我父亲是铁匠，但在罗马尼亚却找不到工作，我们必须搬到镇外的垃圾场，卡尔德拉什吉卜赛人住的地方。我父亲在阿尔巴尼亚曾经是当地的吉卜赛人首领和仲裁人，但在卡尔德拉什吉卜赛人当中，他只是个找不到工作的铁匠。”

洛斯可深深叹了口气。

“他牵了一只又小又乖的棕熊回家那天，我永远忘不了他眼里的神情——他用仅剩的钱跟一群驯熊师买的。‘这一只会跳舞。’我父亲当时说。有人付钱来看跳舞的熊，这样他们就觉得好过一些。我哥史帝方想喂熊，但熊不肯吃东西，我妈问是不是熊生病了。他回答说他们一路从布加勒斯特徒步回来，只是需要休息。那只熊四天后就死了。”

洛斯可闭上眼，又露出那个忧伤的笑。“那年秋天，史帝方和我从家里逃走了。家里少了两张嘴巴要喂。我们往北走。”

“你们当时几岁？”

“我八岁，他十二岁。我们计划先到西德，那时西德接受世界各地的难民，还给他们提供食物。我想那是他们弥补的方式吧。史帝方认为我们越年轻，进去的机会就越大。但我们却在波兰边境被挡了下来。我们抵达华沙，在华沙车站附近围起来的区域里，睡在桥下过夜，一人盖一条毯子。我们知道可以找到偷渡掮客。经过几天的打听，我们找到一个会说吉卜赛语的人，他自称边界导游，答应带我们进入西德。我们没有钱可以给他，但他说可以用其他办法：他知道有些男人对好看的年轻吉卜赛男孩会出高价。我不懂他在说什么，但史帝方显然明白。他把那位导游拉到一旁，两人低声讨论着，导游还一面指着我。史帝方不断摇头，最后导游摊开两臂，勉强接受。史帝方叫我在哪里等他坐车回来，我照做了。但好几个小时过去，夜晚来临，我躺下，睡着了。睡在桥下的头两个晚上，我都被货车尖锐的刹车声吵醒，但我年轻的耳朵很快就知道不需要对那些声音保持警觉。于是我继续睡，一直到半夜听到轻轻的脚步声才醒。是史帝方。他爬进毯子里，紧贴潮湿的墙，我听到他在哭，但我紧闭着眼，动也不动。不久我又听到火车声。”

洛斯可抬起头，“斯皮欧尼，你喜欢火车吗？”

哈利点头。

“导游第二天又来了。他要更多钱。史帝方又搭车走了。四天后，我在黎明时醒来，看到史帝方。他一定整夜都没睡，像平常那样躺着，眼睛半张，我看到他呼出的气息飘在冰冷的清晨空气里。他头上有血，嘴唇也肿了。我拿起毯子，走到车站厕所外那个等着向西旅行的卡尔德拉什吉卜赛人家的住处。我跟他们家里最年长的男孩谈过，他说被我们当成偷渡掮客的男人其实是当地的皮条客，常来车站走动，还曾向他父亲提议以三十兹罗提 [8] 买下家里最年幼的两个男孩。我把我的毯子给他看，毯子很厚，状况良好，是从卢布林的一条晒衣绳上偷来的。他很喜欢。十二月很快就到了。我问他能不能看看他的刀，刀放在他的衬衫里面。”

“你怎么知道他有刀？”

“每个吉卜赛人都有刀。拿来吃东西用。就连同一家的人都不会共享餐具，因为怕受到感染 [9] 。但他这个买卖很划算，因为他的刀又小又钝。幸运的是，我拿到车站的铁匠工作室那里去磨利了。”

洛可可右手小指上又长又尖的指甲划过自己的鼻梁。

“那天晚上，史帝方上车之后，我问那个皮条客能不能也替我找个客人。他笑着要我稍等。他回来时，我站在桥下的阴影里，看进出车站的火车。‘小子，过来呀，’他喊，‘我找到一个好客人，一个有钱的玩家。快来，我们时间不多了！’我回答：‘我们要等克拉科夫的火车。’他过来找我，抓住我手臂说：‘你现在就给我过来，听懂没？’我还不到他胸口高。‘车来了。’我说着指了指。他放开我，抬头看。我们凝视上方，好几节黑色的金属车厢在我们苍白的面孔前驶过。然后我等待的那一刻来临了：刹车时那钢铁互相碰撞的尖锐声音盖过了一切。”

哈利眯起眼，好像这样比较能够看出洛可可有没有说谎。

“最后一列车缓缓经过时，我看到车窗内有个女人的脸在凝视我。她看起来像个鬼魂。像我妈。我扬起沾满鲜血的刀给她看。你知道怎样吗？斯皮欧尼，那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感到彻底的快乐。”洛可可闭上眼，像在重新体会那一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是阿尔巴尼亚对血债血还的说法。这是上帝赐给人类最棒也最危险的毒药。”

“后来怎么了？”

洛可可又睁开眼睛。“你知道巴喀斯特是什么吗，斯皮欧尼？”

“不知道。”

“命运。地狱和业。掌控我们生命的东西。我拿起那个皮条客的钱包，里面有三千兹罗提。史帝方回来后，我们抬着尸体越过铁轨，

丢进往东行的一节车厢。然后我们向北走，两周后溜进了一艘从格但斯克到歌德堡的船。从那里到了奥斯陆和德扬的一处田野，那里有四辆拖车，吉卜赛人占据了其中三辆，第四辆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在那里住了五年。那年的平安夜，我们在车上庆祝我的九岁生日，我们仅剩的那条毯子下只有几块饼干和一杯牛奶。圣诞节当天我们闯进了第一家杂货店，那时我们就知道走对了地方。”洛司可面露笑容，“就像从婴儿手中抢走糖果。”

他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

“你还是一副不太相信我的样子。”洛司可打破沉寂。

“有关系吗？”哈利问。

洛司可微笑。“你怎么知道安娜没爱过你？”他问。

哈利耸肩。

他们铐在一起走进地下通道。

“别以为我一定知道劫匪是谁，”洛司可说，“也可能是局外人。”

“我知道。”哈利说。

“那就好。”

“所以，如果安娜是史帝方的女儿，他又住在挪威，那他怎么没来参加葬礼？”

“因为他死了。几年前他们在修屋顶的时候，他从屋顶上滚了下来。”

“那安娜的母亲呢？”

“史帝方死后，她搬到南方，跟妹妹和弟弟去了罗马尼亚。我没有她的地址，我猜她自己可能也没有吧。”

“你告诉伊佛森说，安娜的家人没去参加葬礼，是因为她让家族蒙羞。”

“有吗？”哈利看出洛可可棕色眼眸里的调皮神色，“要是我说我是在说谎，你会相信吗？”

“会。”

“但我没有说谎。家族已经跟安娜断绝关系，对她父亲而言，她等于不存在。他拒绝提到她的名字，以防感染。你懂吗？”

“不是很懂。”

他们进了警局，站着等电梯。洛可可含糊地自言自语了几句，然后又大声说：“你为什么信任我？”

“不然我还有什么选择？”

“你总是有选择的。”

“更重要的是：你为什么信任我？你从我这里拿到的钥匙，可能跟安娜公寓那边寄给你的那把类似，但我可能不是在凶手家里找到的。”

洛可可摇头。“你误会了。我谁也不信任，只信任自己的直觉。我的直觉说，你不是笨蛋。每个人都有生活目标，一个可以被夺走的东西。你也一样。就这么简单而已。”

电梯门打开，他们跨了进去。

哈利在昏黄的灯光中打量着洛可可。他坐着看银行抢劫案的监控录像，背脊挺直，双掌交握，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就连那扭曲的开枪声响遍痛苦之屋时，他都不动声色。

“你要再看一次吗？”看到屠夫消失在工业街的最后影像后，哈利问。

“没必要。”洛司可说。

“哦？”哈利想掩饰兴奋之情。

“还有其他的吗？”

哈利有预感，坏消息就快来了。

“我还有银行斜对面一家7-11的录像，抢劫前他在那里观望。”

“放出来看看。”

哈利放了两遍。“怎么样？”他又问，他们面前的屏幕转成一片暴风雪。

“我知道他应该参与过其他抢劫案，我们也该看看那些录像带。”洛司可说着看了看表，“但那只是浪费时间。”

“你不是说你多的是时间。”

“那当然是说谎。”他说着站起来，伸出手，“我最缺的就是时间。你最好把手铐铐回去。”

哈利咒骂自己。他替洛司可铐上手铐，两人侧身从桌子和墙壁间走向门口。哈利握住门把。

“多数的银行抢劫犯想法都很简单，”洛司可说，“所以他们才会去抢银行。”

哈利停步。

“世界上最知名的银行劫匪是美国的威利·萨顿 [10] 。”洛司可说，“他被逮捕然后上了法庭，法官问他为什么要抢银行。萨顿的回答是：‘因为那里有钱啊！’这句话成为日常美语历久不衰的一句，我想这是在告诉我们，语言可以多么直接，又简单得多么精彩。对我来说，那只表示一个被捕的笨蛋。优秀的银行劫匪既不出名，也不会说

什么名垂青史的话，因为他们既不直接也不简单。你要找的就是这一种。”

哈利等待着。

“格雷特。”洛斯可说。

“格雷特？”贝雅特瞪着哈利，眼珠都快掉出来了。“格雷特？”她脖子上的青筋浮起，“格雷特有不在场证明啊！崔恩·格雷特是神经脆弱的会计师，不是银行劫匪！崔恩·格雷特是……是……”

“无辜的，”哈利说，“我知道。”他已经关上了身后的办公室门，身体深深陷进书桌前的椅子上，“但我们说的并不是崔恩·格雷特。”

贝雅特闭上嘴巴，发出吧嗒一声。

“你有没有听过列夫·格雷特这个人？”哈利问，“洛斯可说他看了前三十秒就知道了，但他想把影片看完才好确定，因为已经很多年没人见到列夫·格雷特了。根据洛斯可最后听说的消息，列夫住在国外某个地方。”

“列夫·格雷特。”贝雅特说，目光飘到了遥远的地方，“他真是个谜。我记得听我爸说起过。我看过一些他疑似涉案的劫案资料，那时他才十六岁。他是个传奇，因为警察一直抓不到他。后来他完全销声匿迹了，我们还是连他的指纹都没有。”她看着哈利，“我怎么会这么笨？同样的体形、类似的面貌，崔恩·格雷特的哥哥，对吧？”

哈利点头。

贝雅特皱起眉。“但那就表示列夫·格雷特杀了自己的弟妹。”

“但也让几件事说得通了，不是吗？”

她缓缓点头。“两人的脸相距二十厘米，他们互相认识。”

“而且如果列夫·格雷特知道自己被认出来了……”

“当然了。”贝雅特说，“她是目击者，可能会出卖他，他不能冒这个险。”

哈利站起来。“我去叫哈福森把咖啡煮浓一点给我们喝。现在我们来看看录像带。”

“我猜，列夫·格雷特不知道丝蒂恩在那里上班。”哈利说，眼睛盯着屏幕，“有趣的是，他大概认出她了，但仍选择用她当人质。他一定知道只要靠得够近，她就能认出他，再说听声音也听得出来。”

贝雅特不解地摇头，凝视着银行大厅的画面，这一刻里的一切都很静。奥古斯特·舒尔茨踩着摇摇晃晃的步伐，正继续前进。“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他是专业劫匪。不能留下任何线索。丝蒂恩从这一刻起就注定要遭殃。”哈利让画面暂停，劫匪从门口进来，打量四周，“列夫看到她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可能会被认出来，也知道她一定得死。所以干脆拿她当人质。”

“冷血。”

“简直冷到零下四十摄氏度。我唯一不太懂的是，为什么他为了怕被认出宁可杀人，但他本身早就是其他抢劫案的通缉犯了。”

韦伯拿了一托盘的咖啡进来。

“可是列夫并没因任何抢劫案被通缉。”他说，一路端着托盘直到放在茶几上。这个房间看起来像是有人在五十年代布置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变过：厚绒布椅子、钢琴和窗台上积了灰尘的植物，都散发出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沉寂感，墙角那座古董钟的钟摆也无声地摇晃着，就连壁炉上那幅裱框画上的白发女郎也悄无声息地笑着。这股沉寂似乎在韦伯八年前丧妻之后就停滞在屋内，让他周围的一切都噤了声，连要让钢琴弹出音符都很困难。这间公寓在德扬区一群老公寓楼的一楼，但户外的车声只强调了这里的寂静。韦伯小心翼翼地坐进一张高背沙发，仿佛那是博物馆的陈列品。

“我们从未找到列夫参与抢劫案的确凿证据。没有目击者的证词，没人泄露过他的消息，没有指纹或其他鉴识线索。报告上只能说他是嫌疑人。”

“嗯。所以，假如丝蒂恩不举报他，他就是清白的喽？”

“对。要不要饼干？”

贝雅特摇摇头。

今天韦伯休假，但哈利在电话中坚持他们必须立刻跟他谈。他知道韦伯不太愿意在家里见客，那也没办法。

“我们请鉴识组的值勤人员把可乐瓶上的指纹跟列夫之前涉嫌犯下抢劫案时的指纹比对过，”贝雅特说，“但没有结果。”

“我不是说了吗。”韦伯说，一面检查咖啡壶的盖子有没有盖好，“犯罪现场从来没找到过列夫的指纹。”

贝雅特翻阅着笔记。“你同不同意洛斯科的话，认为列夫·格雷特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有什么好不同意的？”韦伯开始倒咖啡。

“因为他之前被怀疑是劫匪时，从来没用过暴力。也因为她是他弟妹。因为你可能会被认出来而谋杀，这不是很薄弱的杀人动机吗？”

韦伯停下了倒咖啡的动作，看着她。他疑惑地瞥了哈利一眼，哈利只是耸耸肩。

“不。”他说，又继续倒咖啡。贝雅特脸红了。

“韦伯有传统调查学校的背景。”哈利几乎是用道歉的语气说，“他认为，谋杀本身就已经不可能有什么合理的动机，只有程度不同的暧昧动机，有时候这种动机看似合理。”

“就是这样。”韦伯说着放下咖啡壶。

“我是不懂，”哈利说，“列夫为什么要去国外，反正警方也没有确凿的证据。”

韦伯作势把椅子扶手上的灰尘拍掉。“我不是百分之百肯定。”

“不是百分之百？”

韦伯将那细而脆弱的瓷质咖啡杯把手，穿过他那又大又胖的大拇指和沾满尼古丁的食指。“那时有许多谣传，但我们一个也不相信。据说，他不是为了躲避警察。还有人听说，上一次抢银行并未按照计划进行，列夫是在仓皇之中离开同伙的。”

“什么叫仓皇之中？”贝雅特问。

“没人知道。有人认为列夫负责接应其他人逃离现场，可是在警方抵达时他却开车走了，把其他人丢在银行里；也有人说那次抢劫很成功，但列夫却把所有的钱带到了国外。”韦伯啜了一口咖啡，小心地把杯子放下，“我们在谈的这件案子，有意思的地方可能不是他为什么如此，而是谁要这么做。谁是另外这个人？”

哈利探询着韦伯的目光。“你是说，是……”

这位经验老到的鉴识专家点点头，贝雅特和哈利互看了一眼。

“妈的！”哈利说。

贝雅特一面注意左边的车辆，一面等右边德扬街上的车流出现空隙。雨水打在车顶上。哈利闭上眼，知道只要够专心，就能让唰唰而过的车声变成打上船头的海浪，他则站在微风里，凝望着下方的白色泡沫，牵着他爷爷的手。但他没那个时间。

“所以洛斯可跟列夫有梁子还没了结，”哈利说着睁开眼，“就选了他来当劫匪。监控录像里的那个真的是列夫，还是洛斯可想利用这个机会报复？或者洛斯可只是在耍我们？”

“不然就是像韦伯讲的，只是谣传。”贝雅特说。右边有车持续驶过，她的手指不耐烦地在方向盘上打鼓似的敲着。

“你可能是对的。”哈利说，“如果洛斯可想报复，不会需要警方帮忙。假设这些只是谣传，如果列夫没涉案，那又为什么要选他？”

“一时兴起？”

哈利摇头。“洛斯可是战略家。他不会毫无理由就说出错误人选。我不确定屠夫是独自干下这件案子的。”

“什么意思？”

“也许有别人帮忙计划。进口枪械的网络、逃亡用车、掩护用的公寓，或是偷偷在事后把衣服和武器弄走的清洁工。还有洗钱的人。”

“洛斯可？”

“如果洛斯可想混淆视听，让我们不去找真正有罪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叫我们去找一个没人知道去向、已经死亡下葬或是换了个新身份生活在国外的人——一个我们搜查时绝不会把他排除的嫌疑人。他可以让我们费尽力气找人，就是不找他的手下。”

“所以你认为他在说谎。”

“每个吉卜赛人都说谎。”

“哦？”

“这话是洛斯可自己说的。”

“那他倒是挺有幽默感的。再说，要是他已经向别人撒过谎了，又为何不该对你撒谎？”

哈利没有回答。

“终于有空隙了。”贝雅特说着轻踩油门。

“等等！”哈利说，“右转，去芬马克街。”

“噢。”她惊慌地说，转上德扬公园前方的一条路，“我们要去哪里？”

“我们去崔恩家里拜访一下。”

网球场的网子被拿掉了，崔恩家没有一扇窗户透出灯光。

“他不在家。”贝雅特按了两次门铃之后说。

邻居的窗户是开着的。

“崔恩在家啦。”细细的声音来自一个女人满布皱纹的脸，哈利觉得跟上次相比，这张脸的颜色更深了一层，“他只是不开门而已。你一直按铃不要松开，他就会出来了。”

贝雅特按着钮，他们听到震耳的门铃声响遍全屋。邻居的窗户关了起来，没多久他们就看到一张苍白的脸和无神双眼下的两个黑眼袋。崔恩穿着黄色的睡袍，一副睡了一周现在才起床，而且还嫌没睡够的模样。他一言不发地举起一只手，招手要他们进来。阳光照上他左手小指的钻戒，光芒闪了一下。

“列夫很不一样。”崔恩说，“他十五岁时就想杀人了。”

他对着空中微笑，好像在回想一段甜蜜的记忆。

“我们似乎有着截然不同的基因。他没有的，我有；反之亦然。我们在雾村路上的这栋房子里长大，列夫是这一区的传奇人物，但我只是列夫的小弟。我记得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学校里，列夫课间跑上了学校的屋顶。那栋楼有四层，没有一个老师敢上去带他下来。我们站在下面欢呼，他伸展双臂挥舞。现在我都还能看见他的身影映衬着蓝色的天空。那时的我并不害怕，我并没有想过我哥哥可能会掉下来。我想大家当时都这么觉得。列夫是唯一一个不向崔佛路公寓的高斯顿

兄弟屈服的小孩，即使他们至少大他两岁，还在少年管教所待过。列夫十四岁时就把我爸的车开到利勒斯特伦，回来时带了一袋从车站杂货店偷来的零食。我爸什么都不知道，列夫把那袋零食给了我。”

崔恩似乎想笑。他们都坐在餐桌旁，崔恩泡了可可。他站着凝视装可可粉的锡罐好一阵子，才把可可粉倒出来。有人用毡笔在锡罐上写了可可粉三个字，那是工整的、女人的笔迹。

“最糟的是，列夫搞不好会有一番成就。”崔恩说，“他的问题是太容易腻烦。大家都说他是斯吉德运动俱乐部多年来最有天分的足球运动员，但他被选上国家代表队时，他甚至懒得出席。十五岁时，他借了一把吉他，两个月后就在学校里演奏自己写的歌。之后有个叫瓦克塔的人问他要不要加入格鲁德区的乐团，但他拒绝了，因为人家不够优秀。列夫是可以做任何事的那一型。只要乖乖做功课、不要老是逃课，他可以轻松完成学业。”崔恩露出扭曲的笑容，“他把偷来的东西给我，要我模仿他的笔迹，替他写作文。至少他在语文上的分数是保住了。”崔恩笑了，但马上又恢复严肃的表情，“然后他玩腻了吉他，开始跟亚沃住宅区的一帮大男孩混在一起。列夫似乎从不觉得放弃拥有的东西有什么危险，反正转弯总会有其他的、更好的、更刺激的东西。”

“这么问一个做弟弟的可能很蠢，不过你会说你很清楚他的为人吗？”哈利问。

崔恩想了想说：“不，这不是个蠢问题。是的，我们一起长大，列夫外向、风趣，不管男生女生，所有人都想认识他。但实际上列夫却是独行侠。他有一次对我说，他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好朋友，只有崇拜者和女朋友。我对列夫有很多地方不清楚，比如在高斯顿兄弟来找碴的时候：他们有三个人，年纪都比列夫大，我和其他几个当地男生一看到他们过来就溜了，但列夫站在原地不动。五年来，他们一直痛扁他，后来有一天，年纪最长的那个男生单独过来了，他叫罗格。我们像往常一样开溜，但我从屋子转角偷看，看到罗格躺在地上，列夫在他身上。列夫的膝盖顶住罗格的手臂，手里拿了根棍子。我走近去

看，他们两人只发出粗重的呼吸声，其他什么声音都没有。就在那时，我看到列夫把那根棍子插进罗格的眼窝。”

贝雅特在椅子上换了个坐姿。

“列夫非常专注，好像在做一件需要极大精准度和极谨慎的事情。他好像想把眼球挖出来。罗格在淌血，血从眼睛里流出来，滑下耳朵，从耳垂滴到柏油路上。周围静得可以听见鲜血滴在地上的声音。答，答，答。”

“你当时做了什么？”贝雅特问。

“我吐了。我向来没办法见血，我会头昏、想吐。”崔恩摇摇头，“列夫放走罗格，跟我回家。罗格的眼睛复原了，但高斯顿兄弟再也没到我们的地盘来过。只是，我永远忘不了列夫拿着棍子的景象。只有那种时候，我才会意识到这个哥哥有时候可能会成为另一个人——我不认识的人，只在偶然间毫无预期地来拜访。不幸的是，从那次以后，拜访次数越来越频繁了。”

“你说他想要杀一个人。”

“某个周日早上，列夫拿了螺丝刀和铅笔，在铃环街上的一座天桥上骑自行车。你知道那种天桥吧？有点可怕，因为你要走在金属网格上，还会看到下面七米的柏油路。我刚说过，那天是周日早上，附近没什么人。他松开其中一个网格的螺丝，留下一边的两颗螺丝，又把铅笔放在网格下的凹处。然后他开始等。先是有个女的走过来，根据他的形容，那女的看起来‘就像刚被人上过’。打扮得很漂亮，头发凌乱，穿了一只坏掉的细高跟鞋，边咒骂边一拐一拐地走来。”崔恩沉声笑了，“以十五岁的人来讲，列夫真有一套。”他把杯子举到唇边，惊讶地望着厨房的窗外。一辆垃圾车停在旋转干燥机后方的垃圾桶前。“今天是周一吗？”

“不是。”哈利说，他的那一杯碰都没碰过，“那女的怎样了？”

“金属网格有两排，她选了左边的走。运气不好，列夫说。他说

他宁可是那女的中招也不要那个男的。后来那男的来了，他走的是右边。因为凹处放了一支铅笔，所以松掉的那一格比其他网格高了一些，列夫认为那男的看出不对，因为他走得越近，速度就越慢。就在他要跨出最后一步的时候，整个人好像凝结在了空中。”

崔恩缓缓摇头，注视着垃圾车在嘎吱声中吞掉邻居所有的垃圾。

“他把脚放下时，网格像暗板门那样开了，就是用在绞刑台上的那种门。那男的跌到柏油路上，双腿都断了。如果那不是周日早晨，他马上会被车子碾过。列夫说这是运气不好。”

“他也对警察这样说吗？”哈利问。

“警察，对了。”崔恩说，凝视着自己的杯子，“两天后警察来了，是我开的门。他们问外面那辆自行车是不是我们家的，我说是。原来有人看到列夫骑自行车离开天桥，还形容出自行车和穿红夹克的男孩模样。所以我把列夫穿的那件红色棉夹克拿给他们看。”

“你？”哈利说，“你出卖了亲哥哥？”

崔恩叹气。“我说那是我的自行车，也是我的夹克。列夫和我长得很像。”

“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当时才十四岁，还太小，他们不能拿我怎么样。列夫就得被关进罗格·高斯顿也待过的管教所了。”

“但你爸妈怎么说呢？”

“他们能说什么？认识我们的人都知道是列夫干的。他是会偷糖果、丢石头的狂人，我则乖巧善良，会做功课还会带老奶奶过马路。后来这件事再也没人提过。”

贝雅特清了清喉咙。“你替他承担罪名，是谁的主意？”

“我的。我爱列夫胜过爱世界上任何东西。但案子既然已经落幕，现在我可以说了。而且，事实上……”崔恩又露出心不在焉的笑，“有时候我真希望敢那么做的是我。”

哈利和贝雅特沉默地摸起各自的杯子。哈利心想不知谁会先开口，如果现在他身边的是爱伦，他们凭直觉就知道了。

“你哥……”他俩同时开口。崔恩对他们眨了眨眼，哈利朝贝雅特点点头。

“你哥现在住哪里？”她问。

“列夫……在哪里吗？”崔恩困惑地看着他们。

“对，”她说，“我们知道他离开了一阵子。”

崔恩转向哈利。“你并没有说事情跟列夫有关。”那是责备的语气。

“我们说我们想谈两件事。”哈利说，“现在一件事谈完了，就开始谈第二件。”

崔恩从椅子上起身，抓过杯子，走到洗碗槽，倒掉可可。“可是列夫……毕竟他是我……他到底跟……有什么关系？”

“也许没有关系。”哈利说，“但如果有，他会需要你帮他洗清嫌疑。”

“他根本就不住在国内。”崔恩呻吟着转身面对他们。

贝雅特和哈利互看了一眼。

“那他住哪里？”哈利问。

崔恩迟疑了十分之一秒才回答——已经太长了：“我不知道。”

哈利看着窗外的黄色垃圾车。“你不太会说谎。”

崔恩只用僵硬的目光瞪着他。

“嗯。”哈利说，“或许我们不能期待你帮我们找你哥。但换个角度想，被杀害的是你太太，而我们有位目击证人指称你哥哥就是凶手。”说到最后两个字的时候，他的视线回到崔恩身上，看到他的喉结在苍白的皮肤下跳了一下。在接下来的沉默中，他们只听到隔壁公寓传来的广播声。

哈利咳了一声。“所以如果你可以告诉我们什么事，我们会非常感激的。”

崔恩摇头。

他们坐了一阵，然后哈利起身。“好吧。如果想起什么，你知道该上哪里找我们。”

站在门外台阶上的崔恩，已经没有他们刚到时的那副倦容了。哈利红着眼睛，抬头看着从云朵间探出头来的低垂太阳。

“我明白这对你并不容易，但也许你该脱下那件红夹克了。”

崔恩没有回答，他们开车离开停车场时，还看到他站在台阶上，把玩着小指上的钻戒，也瞥到邻居窗户后方，有张满布皱纹、晒成棕色的脸。

傍晚，云层散去了。准备从施罗德酒馆回家的哈利停在多弗列街街口，抬头上望。星星在没有月亮的夜空里闪烁，其中一个闪光是往北飞向加勒穆恩机场的飞机。猎户星座的马头星云。马头星云。猎户星座。是谁告诉他这个的？是安娜吗，他纳闷着。

回到公寓后，他打开电视看NRK新闻。美国消防队员的英雄事迹。他关掉电视。马路上有个男人的声音大喊着女人的名字，听起来就是个醉鬼。哈利翻着口袋，找到那张抄下萝凯新电话号码的纸条，也发现自己还带着那把刻着“亚亚”缩写的钥匙。他把钥匙放进电话桌的抽屉深处，才开始拨号。没人接。电话铃响了，他无法肯定会不会

是她，结果却在一堆噪声中听到爱斯坦的声音。

“妈的，这里的人怎么都乱开车！”

“你不必用吼的，爱斯坦。”

“他们妈的都想让我撞死在马路上！我从沙姆沙伊赫搭出租车过来，还想说一路都很顺，切过沙漠、路上车子不多、马路很直。天哪，我完全错了。告诉你，我现在还活着真是奇迹。又热得半死！你有没有听过这里的蚱蜢叫？还是沙漠的蟋蟀？他们会发出全世界最高的蚱蜢噪声，直接穿透大脑皮质，可怕得很。这里的水实在赞，超赞的！清澈见底，带一点绿色，温度跟人体一样，所以你根本没感觉。昨天我从海里出来，都没办法肯定我是不是……”

“爱斯坦，别再说什么海水温度了，你查到服务器了没？”

“一言难尽。”

“什么意思？”

哈利没听到回答。显然他们被电话那头的一阵讨论声给打断了。哈利只听到几个字，如“老板”和“钱”。

“哈利？抱歉，这边这个人有点疑神疑鬼的，我也是。真是有够热！但我想我找到的服务器没错，他们还是有可能想要我，但明天我会去看东西，亲自跟他们的老板见面。只要在键盘上花三分钟，我就能知道那个服务器对不对，剩下的就是钱的问题了。希望啦。明天再打给你。你该看看这些贝都因人的刀……”

爱斯坦的笑声听起来很空洞。

哈利在关灯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查百科全书。马头星云是团暗星云，清楚的人不多，猎户星座也一样，除了那是大家公认最美丽的星座之一。猎户星座是希腊神话人物，泰坦和优秀的猎人。他被黎明女神诱惑，然后被愤怒的森林之神杀死。哈利入睡时，觉得有人在想

他。

第二天早上他睁开眼，觉得思绪飘得好远，只剩破碎的片段、半遗忘的几段画面。仿佛有人在他脑袋里东翻西找，把原本整齐收纳在抽屉和橱柜里的东西全都丢在地上。他一定是做了梦。走廊的电话响了又响，哈利强迫自己下了床。又是爱斯坦打来的：他在埃尔托的办公室里。

“我们有麻烦了。”他说。

24 圣保罗

洛斯的嘴与唇形成一个温柔的笑。其实难以判定那究竟是不是温柔的笑容，但哈利猜不是。

“所以你请埃及的朋友去查一个电话号码。”洛斯可说。哈利捉摸不透他的语气是挖苦还是就事论事。

“在埃尔托。”哈利说，手掌搓着椅子的扶手。他觉得非常不舒服，不是因为他又坐进这间消过毒的访客室里，而是因为任务在身。他已经考虑过所有选择了：借贷、向莫勒招认、卖掉在车库里修过好几次的那辆福特车。但这是唯一实际的机会，唯一合逻辑的办法。疯狂极了。

“那个电话号码不是简单的号码。”哈利说，“能让我们查出寄电子邮件给我的人。那封邮件证明他知道安娜的死，还知道一些他不可能会知道的细节，除非她死的时候他在场。”

“你朋友说那个ISP的主人要六万埃及镑？那是多少克朗？”

“大概十二万。”

“你认为我应该给你这笔钱？”

“我没认为怎么样，我只是告诉你现在状况是这样。他们要钱，

但我没有。”

洛斯克的一根手指摸过上唇。“哈利，这怎么会变成我的问题？我们有过协议，我遵守了我那部分。”

“我会遵守我那部分，但没有钱可能需要花上更多时间。”

洛斯克摇摇头，张开双臂，低声说了几句哈利猜是吉卜赛语的话。电话里的爱斯坦口气很急，说他们毫无疑问找到了服务器，但他以为会是棚屋里的什么生锈古董机型，发出咻咻声但勉强还能运作，而那个缠头巾的马商只要三匹骆驼和一包美国烟就能搞定。没想到他进了一间有空调的办公室，书桌后方坐了个身穿西装的年轻埃及男人，从银框眼镜后方望着他，说“没得讲价”，必须用无法追查的钞票付款，而且期限只有三天。

“我猜你已经考虑过，如果你被人发现在值勤时从我这种人身上拿到钱，会有什么后果？”

“我没值勤。”哈利说。

洛斯克用手掌摸着自己的耳朵。“孙子说如果你不控制事件，事件就会控制你。你对事件完全没有控制力，这表示你已经出了纰漏。我不喜欢出纰漏的人，所以我有个提议。这样对我们两方都简单。你给我这人的名字，我来把事情摆平。”

“不行！”哈利一掌重重拍上桌面，“我不想让他被你手下修理。我要他平平安安的。”

“你真让我惊讶。如果我的理解没错，你已经陷进难搞的局面了，为什么不把正义交给刀剑、用最不痛苦的方式处理呢？”

“不要仇杀。这是我们的约定。”

洛斯克微笑。“哈利，你有骨气，我喜欢。我尊重约定。但现在你却开始把事情搞砸。我怎能肯定这个人没错？”

“你有机会检查我从农舍拿到的那把钥匙是不是跟安娜的一样。”

“但现在你又来找我帮忙，所以你必须多给我一点东西。”

哈利咽了口口水。“我找到安娜时，她鞋子里有张照片。”

“继续说。”

“我的设想是，她在凶手杀她以前，设法把照片放进鞋子里。那是凶手家人的照片。”

“就这样？”

“对。”

洛斯科摇头，看了看哈利，然后又摇头。

“真不知道这里最笨的是谁。是被朋友蒙蔽的你，还是你那个以为从我这里偷了钱还可以躲起来的朋友。”他大大叹了口气，“还是肯给你钱的我。”

哈利以为会感到高兴或至少觉得欣慰，但他只感到胃里那个结更紧了。“那你要知道什么？”

“只要你朋友和他要去提款的那家埃及银行的名字。”

“一小时内就告诉你。”哈利站了起来。

洛斯科揉着手腕，好像才刚解下手铐。“希望你不要以为你了解我。”他头也没抬地沉声说。

哈利停步。“什么意思？”

“我是吉卜赛人。我的世界可能是截然相反的。你知道吉卜赛的神是什么吗？”

“不知道。”

“魔鬼。很怪吧？你在出卖灵魂的时候，能知道是卖给了谁总是好的。”

哈福森觉得哈利看起来很累。

“请定义‘很累’。”哈利说着靠进他办公椅里，“等等，不必了。”

等哈福森问哈利进行得是否顺利，哈利又请他定义“顺利”时，哈福森叹口气，离开办公室去找埃尔默碰运气了。

哈利拨了萝凯给他的号码，但那个俄国声音又说话了，他猜是在说他搞错对象了。于是他打给莫勒，想让他老板知道他并没有搞错对象。莫勒听起来不太信。

“我要听好消息，哈利。不要听你怎么消磨时间。”

贝雅特进来说她又看了十次那卷录像带，已经不再怀疑屠夫和丝蒂恩互相认识。“我想他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她会死。你可以从她的眼神看出来。同时有反抗和害怕，就像在战争片里会看到反抗的斗士排成一排、等着被枪毙时那样。”

停顿。

“哈喽？”她一手在哈利眼前挥着，“你好像很累。”

他打给奥纳。

“我是哈利。人在知道自己快被枪决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

奥纳咯咯笑着。“他们会变得专心，”他说，“专心看时间。”

“害怕呢？惊慌呢？”

“看情形。你在说哪一种枪决？”

“公开行刑，在银行里。”

“了解。我两分钟后打给你。”

哈利边等边打量着自己的表。足足一百二十秒。

“死亡的过程跟出生的过程类似，都是非常私密的。”奥纳说，“处在那种情况下的人会直觉地想躲起来，并不只是因为他们感到身体上的脆弱。公开行刑时，在别人面前死亡是双重惩罚，因为对受害者来说，那是对其隐私最残酷的冒犯方式。一般认为，跟在囚室单独处死相比，公开行刑对防止民众犯罪更有效果，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如此。不过，也有些调整做法，如让行刑者戴面具。跟很多人以为的不同，这么做并不是为了隐藏行刑者的身份——大家都知道那是当地的屠夫或做绳子的人。面具是基于受刑者的感受考虑的，好让他不觉得在自己死的时候，身边有个陌生人。”

“嗯。这个银行劫匪也戴了面具。”

“心理学研究中就有一个领域是面具的使用。比方说，现代概念中认为戴面具剥夺了我们的自由，这点完全被推翻了。面具可以某种程度上隐藏人的身份，也就是保护了自由。不然维多利亚时代的面具舞会为什么这么受欢迎？把面具用在性游戏上也是一样。不过，银行劫匪戴面具的理由当然就乏味多了。”

“也许吧。”

“也许？”

“我不知道。”哈利叹气。

“你好像……”

“累了。再见。”

哈利在地球上的位置缓缓远离太阳，下午的天色也暗得越来越早了。阿里杂货店外的柠檬像是黄色的小星星，哈利走上苏菲街，一阵无声的细雨洒了下来。下午的时间都用来安排汇款到埃尔托了，其实

并不复杂：他问了爱斯坦的护照号码和他旅馆附近的银行地址，打电话把这些信息告诉狱友报纸《回归魅影》，洛斯克正在替那份报纸写一篇有关孙子的文章。然后就只剩下等待了。

哈利来到前门，正准备找钥匙，却听到身后人行道上传来一阵脚步声。他没有转身。

直到他听到一声低吼。

事实上，他并不惊讶。如果你把一口压力锅加热，就知道这种事迟早会发生。

那只狗的脸就跟夜晚一样黑，跟露出的白牙呈鲜明对比。前门那盏灯放出的昏黄光亮照上狗嘴里一颗大牙上挂着的口水，口水闪着光。

“坐下！”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来自这条安静、狭窄的马路对面，一间车库入口的阴影中。罗威纳犬不甘愿地把那又大又壮硕的后半身安在潮湿的柏油路上，但那对闪亮的棕色眼睛却一直没离开哈利，那双眼绝不会让人想起“可爱的狗狗眼睛”。

棒球帽的阴影落在逐渐走近的男人脸上。

“晚安，哈利。怕狗吗？”

哈利看着面前的血盆大口。一段无关紧要的小事浮现脑海。罗马人曾利用一批罗威纳犬的祖先征服欧洲。“不怕，有什么事？”

“跟你说个建议。一个让你……那句话是怎么说的？”

“随便啦，亚布。直接把你的建议说出来吧。”

“休战协定。”阿尔内·亚布抬了抬棒球帽的帽檐。他想做出那个大男孩般的笑容，却没有之前那么成功，“你少管我的事，我就少管你的事。”

“有意思。亚布，要是我不答应，你准备怎么办？”

亚布朝那只罗威纳犬点点头，狗已经不是坐着的，而是摆出准备扑击的姿势。“我有我的办法，而且我也不是没有靠山。”

“嗯。”哈利拍了拍夹克口袋想找香烟，但狗的吼声变得更凶，他停止动作，“亚布，你看起来很累。这种奔波的日子很累人吧？”

亚布摇摇头。“奔波的不是我，哈利。是你。”

“哦？在公共场合顶撞警务人员，我会说这是疲劳的征兆。你为什么不想玩下去了？”

“玩？你是这样看的吗？拿人命下棋？”

哈利看到亚布眼中的愤怒，还有一点别的。他咬紧牙齿，太阳穴和前额上的青筋浮起。他慌了。

“你知道你干了什么事吗？”他几乎是压低声音说，不想再摆出笑脸了，“她离开我了，带着孩子走了。因为一场外遇！安娜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了。”

亚布靠近哈利站着。“安娜和我是在我朋友的画廊里认识的，那时我朋友带我参观，她正好有个展，我买了她两幅画，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说这些画是要放办公室的，但当然我从没挂起来过。第二天我去拿画的时候，安娜和我开始聊天，忽然间我就约她去吃午餐，然后是晚餐。两周后我们一起去柏林过周末。情况一发不可收拾，我深陷其中，甚至没有想脱身的念头。一直到薇格蒂丝发现，威胁要离开我。”

他的声音开始发抖。

“我向薇格蒂丝保证这只是一时糊涂，男人到了我这年纪，遇到年轻女人偶尔会有这种愚蠢痴狂的行为。她让我想起过往的美好，年轻、健壮又独立。但你已经不是这样了，尤其是独立。等你有了小

孩，就会知道……”

他的声音越说越低，呼吸变得粗重，双手插进外套口袋里，又继续说。

“安娜是个热情的恋人，已经到了偏执的边缘。好像她绝对不会放手。我真的得用力脱离她的掌握。我想走出大门的时候，她弄坏了我的一件夹克。我想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有一次她把你离开的情形告诉我，她整个人差点崩溃。”

哈利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但我大概是同情她。”亚布继续说，“否则就不会又答应见她了。我十分清楚地说我跟她之间已经结束，但她说她只是想把我的几件东西还我。我从没想到你会来，把情况搞得一团糟，好像我们……旧情复燃了似的。”他低下头，“薇格蒂丝不相信我。她说她再也无法相信我了，不可能有第二次。”

他抬起头，哈利从他眼底看到绝望。“霍勒，你拿走了我仅有的东西。我只剩下他们，我不知道还能不能让他们回到我身边。”他的面孔因痛苦而扭曲。

哈利想到压力锅。随时会爆。

“我唯一的机会就是，假如你……假如你不……”

看到亚布在夹克口袋里的手有了动作，哈利凭直觉做出反应。他一脚踢上亚布的膝弯，让他跪在了人行道上；那只罗威纳犬开始攻击，哈利一拳打上狗脸；他听到有东西撕裂的声音，感觉牙齿刺破皮肤，陷进肉里。他希望狗牙就这么咬着别动，但这只聪明的混蛋狗却松口了。哈利朝那块赤裸的黑色肌肉踢出一脚，但没踢中。他听到狗爪刮着柏油路面，狗扑了上来，张开大口要咬他。有人说过，出生不到三周的罗威纳犬就知道杀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撕破人的喉咙，现在这只重达七十公斤的肌肉机器冲过了他的双臂，哈利顺着刚才踢出那一脚的势道转身，狗嘴咬上的不是他的喉咙，而是他的脖子。但他的

麻烦还没结束。他伸手向后，一手抓住狗的上颚，另一手抓住狗的下颚，全力想把狗嘴扳开。但狗嘴不仅没张开，反而又往他脖子里陷了一些。狗嘴的肌腱就像钢铁，哈利全速后退，身子重重撞在墙上。他听到狗肋骨断裂的声音，但狗嘴却没松开。他感到一阵惊慌。他听过下颌闭合的事，鬣狗的嘴巴紧咬雄狮的喉咙，直到身体被几只母狮子扯成一条条了都没松开。他感觉到热热的血在T恤里沿着背脊流下，发觉自己已经跪下来了。他已经感觉麻痹了吗？大家都到哪里去了？苏菲街是条僻静的街道，但哈利心想，自己从没见过街上像现在这么空旷。他忽然想到这一切的发生都那么静，没有喊声、没有吠叫，只有肉碰到肉和肉被撕裂的声音。他想开口喊，却发不出声音。他的视野边缘开始变黑，他知道有条动脉受到了挤压，现在会有隧道视野是因为大脑接收不到足够血液的缘故。一个又黑、又扁、又坚固的东西靠过来，在他眼前爆开。他尝到了碎石子。从很远的地方，他听到亚布喊着：“放开！”

脖子上的压力松开了。哈利在地球上的位置缓缓远离太阳，周围变得一片漆黑时，他听到有人问：“你还活着吗？听得见我说话吗？”

然后他耳边有金属的咔嗒声。枪的零件。扣扳机。

“哇……”他听到一声发自喉咙深处的呻吟，一堆呕吐物哗啦一声洒上柏油路。更多金属咔嗒声。保险栓打开了……再过几秒一切就会结束，原来感觉是这样。没有绝望，没有恐惧，甚至没有后悔。只有欣慰。没多少未了之事。亚布不赶时间，故意让哈利明白他果然有未了之事，一件他还没做的事。他让肺叶充满空气，动脉网吸饱了氧，输送到脑部。

“好，来……”那声音又开始了，但哈利一拳打上那人的喉头，声音就停了。

哈利站了起来。他快没力气了，只想保持意识，等待最后痛击。一秒钟过去了，两秒钟，三秒钟。呕吐味在他鼻子里燃烧，头顶上的街灯变得清晰。马路上空荡荡的没有人，只有一个男人躺在他旁边。那人穿着蓝色棉夹克，里面露出一件睡衣模样的上衣，正干噎着喘

气。灯光照上金属，那不是枪，而是打火机。现在哈利才看清那人不是阿尔内·亚布，而是崔恩·格雷特。

哈利拿着一杯烫人的热茶，隔着厨房餐桌坐在崔恩对面。崔恩仍费力地咻咻喘气，突睁着一双惊慌的大眼。哈利则是头晕又恶心，脖子上像烧伤似的一阵阵抽痛。

“喝吧。”哈利说，“加了很多柠檬，会麻痹肌肉、让肌肉放松，你就可以呼吸得轻松些。”

崔恩照做了。让哈利大感惊讶的是，这杯茶真的有效。几口下肚，又咳了几阵之后，崔恩苍白的面颊上恢复了一丝血色。

“你……糕。”他喘着气说。

“什么？”哈利坐进另一把椅子上。

“你看起来很糟糕。”

哈利笑了笑，摸着绑在脖子上的毛巾。现在已经浸满了血。“因为这个你才吐的吗？”

“我没法见血。”崔恩说，“我会……”他翻了个白眼。

“嗯，搞不好会更糟。你救了我一命。”

崔恩摇头。“我看到的时候还离你很远，我只大叫了一声，不知道是不是这样，那人才叫狗松口的。抱歉我没记下车牌号码，不过他们离开时开的是一辆吉普车。”

哈利挥手表示那不重要。“我知道他是谁。”

“哦？”

“他还在接受调查。但你最好告诉我，你在这里做什么。”

崔恩不安地摸着杯子。“你那个伤真的应该去看急诊。”

“我会考虑的。我们上次谈完后，你是不是想过了？”

崔恩缓缓点头。

“你有什么结论？”

“我不能再帮他了。”哈利难以判断崔恩是不是因为喉咙痛，才低声说出最后这句话。

“那你哥在哪里？”

“我要你告诉他，是我告诉你的。他会懂。”

“好。”

“塞古鲁港。”

“嗯。”

“那是巴西的一个城。”

哈利皱了皱鼻子。“噢。我们去那里要怎么找他？”

“他只说他在那里有栋房子，不肯给我地址。我只有电话。”

“为什么？他又没被通缉。”

“我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崔恩又喝了一口茶，“但反正他说我没有地址会比较好。”

“那个城很大吗？”

“列夫说，大约有一百万人口。”

“好。没有别的资料了？其他认识他、可能有他地址的人？”

崔恩迟疑了一下，然后摇头。

“说吧。”哈利说。

“列夫上次跟我在奥斯陆见面时，我们去喝咖啡。他说咖啡比以前更难喝了，还说他开始到当地的阿华喝意诺咖啡 [11] 。”

“阿华？那不是阿拉伯咖啡馆吗？”

“没错。意诺咖啡是一种很浓的巴西浓缩咖啡。列夫说他每天都去那里，喝咖啡，吸水烟，跟叙利亚人老板玩骨牌，那老板已经变成他朋友了。我还记得那老板叫穆罕默德·阿里，跟那个拳击手同名。”

“还有其他五千万个阿拉伯人。你哥有没有说是哪一家咖啡馆？”

“可能有，但我不记得了。巴西小城里不会有多少家阿华吧？”

“或许不会。”哈利想。这肯定是条具体线索。他正想把一手放上前额，但一举手脖子就痛。

“最后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决定告诉我这些？”

崔恩的茶杯转了几圈。“我知道他来过奥斯陆。”

围在哈利脖子上的毛巾像条沉重的绳子。“你怎么知道的？”

崔恩抓着下巴好一会儿，然后才回答：“我们超过两年没联络了，然后他忽然打电话来，说他在市区。我们在一家咖啡馆见面，聊了好久。所以才会谈到咖啡。”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银行抢劫案发生前三天。”

“你们聊了什么？”

“什么都聊，但也没聊什么。要是你认识对方像我们这么久，大事通常都变得太大，难以出口，你只会谈些小事，如……老爸的玫瑰之类的。”

“哪种大事？”

“一些最好没做过的事。还有一些最好没说过的话。”

“所以你们只谈了玫瑰？”

“丝蒂恩和我留在老家的时候，我照看玫瑰。那是列夫和我小时候住过的房子，我也想要孩子们在这屋里长大。”他咬着下唇。目光停在棕色与白色相间的油布上，那是哈利唯一留下的母亲的遗物。

“他没说抢劫的事？”

崔恩摇头。

“你知道他那时候就在计划抢劫，也知道要抢的是你太太的银行？”

崔恩深深叹了口气。“果真如此的话，我应该会知道，说不定也会阻止了。要知道，列夫很喜欢把他抢银行的事情告诉我，每次都说得津津有味。他把拿到的拷贝录像带放在雾村路住处的阁楼里，每隔一阵子就坚持要跟我一起看。看他这个做大哥的有多聪明。我娶了丝蒂恩、开始上班后，明确告诉过他不想再听他那些计划了，不然会让我左右为难。”

“哦，所以他不知道丝蒂恩在银行工作？”

“我告诉过他丝蒂恩在北欧银行上班，但我没说哪个分行。我想是没有。”

“但他们互相认识？”

“嗯，他们是在家庭聚会上见过几次。列夫向来不喜欢参加那种聚会。”

“他们相处得如何？”

“嗯，只要列夫想，他可以变得很迷人。”崔恩讽刺地笑了，“我说过，我们有同一组基因。我很高兴他愿意费功夫展现好的一面给她看；而且因为我告诉过丝蒂恩，他对不喜欢的人会有怎样的表现，丝蒂恩觉得自己受到了特别待遇。她第一次来我家的时候，他带她在附近逛了一圈，把他和我小时候玩过的地方都指给她看。”

“但没看那座天桥吧？”

“不，没有。”崔恩沉思着举起手来看，“但你不该以为他是为了自己。只要能说自己干过的坏事，列夫都会很高兴；他没说是因为知道我不希望丝蒂恩知道我有一个这样的哥哥。”

“嗯。你确定没有把你哥哥美化过头吗？”

崔恩摇头。“列夫有黑暗面和光明面，就跟我们一样。他对喜欢的人会两肋插刀。”

“但不是在监狱里？”

崔恩张开嘴，但没有说出回答。他一只眼睛下的皮肤颤动着。哈利叹了口气，困难地站起身。“我要搭出租车去急诊室。”

“我有车。”崔恩说。

引擎低鸣着。哈利凝视着闪过漆黑夜空的街灯、仪表板和崔恩握着方向盘的小指上那只闪亮的钻戒。

“这个戒指的事你说了谎。”哈利低声说，“这颗钻石很小，不必花上三万。我猜大概只要五千，你是在奥斯陆这边的一家珠宝店买给丝蒂恩的。我说得对吗？”

崔恩点头。

“你在圣保罗跟列夫见过面了，对不？那笔钱是给他的。”

崔恩又点头。

“够他生活一阵子。”哈利说，“如果他决定回奥斯陆，另外找份工作，这笔钱也够让他买张机票回来。”

崔恩没有回答。

“列夫还在奥斯陆。”哈利低声说，“我要他的手机号码。”

“你知道吗？”崔恩在亚历山大柯兰斯广场小心地右转，“昨天晚上我梦到丝蒂恩到卧室来跟我说话。她穿了天使的衣服，不是真的天使，只是嘉年华上会穿的那种节日道具服装。她说她不属于上面那边。等我醒来，就想起列夫。我想起他坐在学校屋顶边上，我们要去上下一堂课的时候，他双脚还在空中荡呀荡的。他只是一个点，但我记得我当时在想什么。他属于上面那里。”

25 小费

伊佛森办公室里坐了三个人：伊佛森坐在一张小书桌后，贝雅特和哈利分别坐在稍低的两张椅子上。低的椅子有个广为人知的妙处，大家可能会以为这个让你矮人一截的技巧已经没人用了，但伊佛森可是清楚得很。他的经验是基本技巧绝不会过时。

哈利把椅子向后倾，好往窗外看：外面是旅馆广场，圆形的云飘过玻璃大楼和市区，一滴雨也没下。哈利在医院打了破伤风针后还吃了颗止痛药，但他并没有睡。他对同事的说法是，有只凶猛的野狗野性未失，值得嘉奖，而他靠得太近，没办法把狗赶走。他的脖子肿了起来，紧缠着的绷带摩擦着皮肤。哈利清楚知道，要是他转头去看现在正在讲话的伊佛森，脖子会有多痛，但他也知道就算脖子不痛，他也不会转头。

“所以你要去巴西的机票，去那里找人？”伊佛森一边说，一边拂拭桌面，假装要压抑笑容，“在屠夫仍然如火如荼地在奥斯陆抢银行的时候吗？”

“我们不知道他在奥斯陆的哪里。”贝雅特说，“或者他到底在不在

奥斯陆。但我们希望可以追查他弟弟所说的、在塞古鲁港的房子。如果我们找到了，就会有他的指纹。如果这些指纹跟那个可乐瓶上的一样，我们就有了定罪的证据。那么这趟旅行就值得了。”

“哦？什么指纹只有你们有，别人都没有？”

贝雅特极力想捕捉哈利的目光，却徒劳无功。她咽了口水。“由于我们应保持两组人独立作业的原则，我们决定保密。除非日后情况有变。”

“亲爱的贝雅特啊，”伊佛森开口，还眨了眨右眼，“你说‘我们’，但我只听到哈利·霍勒。我很感激霍勒这么努力地执行我的策略，但我们不该让原则妨碍两组人可以共同达成的结果。所以我再问一遍：什么指纹？”

贝雅特不知所措地望了哈利一眼。

“霍勒？”伊佛森说。

“我们就是这样办事的。”哈利说，“除非日后情况有变。”

“随你便。”伊佛森说，“但就别想去巴西。你们必须跟巴西警方联络，请他们协助你找到指纹。”

贝雅特清了清喉咙：“我问过了。我们必须先请巴伊亚州的警长寄出书面申请，让巴西地方检察官熟悉案情，最后他们会发出搜查令。我问的那个人说，如果在巴西行政机关里没有熟人，根据他的经验，这件事要花两个月到两年。”

“我们已经订好了明天傍晚的航班。”哈利边说边研究自己的指甲，“你的决定是？”

伊佛森笑了。“你说呢？你来找我，要我拿钱给你买机票到地球的另一边，却懒得把这趟旅行的理由告诉我。你计划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形下搜索一间屋子，所以就算你找到鉴识证据，法庭大概也只能拒

绝，因为你是以非法方式取得的。”

“老砖块把戏。”哈利轻声说。

“你说什么？”

“一个陌生人将砖块丢进窗户，如果警察刚好经过，不需要搜查令就可以进屋。他们认为客厅有大麻的气味。主观的想法，却有可以即刻搜查的正当理由。因为要保住那地方的鉴识证据，如指纹。这非常合法。”

“简单来说——你的话我们想过了。”贝雅特匆忙开口，“如果我们找到房子，就会通过合法手段采集指纹。”

“哦，是吗？”

“希望不必用到砖。”

伊佛森摇头。“不够好。我的答案是大声、响亮的‘不行’。”他看了看手表，表示会议已经结束，又摆出一个蜥蜴般的假笑：“除非日后情况有变。”

“你就不能给他个台阶吗？”贝雅特说，他们走出伊佛森的办公室，上了走廊。

“什么台阶？”哈利说着小心转头，“他一开始就决定了。”

“你甚至没让他有机会给我们买机票。”

“我给了他不被否决的机会。”

“什么意思？”他们在电梯前停步。

“我告诉过你。我们在这件案子上有一点自由。”

贝雅特转过身，盯着他看。“我想我懂了。”她缓缓地说，“所以现在会怎么样？”

“他会被否决。别忘了带防晒霜。”电梯门打开了。

那天稍晚，莫勒告诉哈利，伊佛森接受总警司的决定，让哈利和贝雅特去巴西，在交通费和住宿费上狠狠刮劫案组一笔。

“你高兴了吗？”贝雅特在哈利回家前这么对他说。

然而，在哈利走过广场饭店、天空忽然放晴时，很奇怪地，他完全不觉得满足。只有难堪、疼痛和缺乏睡眠造成的疲倦。

“小费？”哈利朝话筒大喊，“他妈的什么小费？”

“贿赂啦。”爱斯坦说，“在这个国家，不行贿的话，没人肯动一动手指头。”

“妈的！”哈利一脚踢上镜子前方的桌子。电话从桌上滑下来，把话筒从他手里拉掉。

“喂？哈利，你还在吗？”地板上的电话里传来杂音。哈利真不想拿起话筒。走开，或是放上一张金属制品乐队（Metallica）的唱片并把音量开到最大。早期乐队的其中一张。

“哈利，不要被打败！”那声音尖声叫着。

哈利直着脖子，弯下腰捡起话筒。“抱歉，爱斯坦。你刚才说他们要多少？”

“两万埃及镑。也就是四万挪威克朗。他们说，收到以后就会把那人盛在银盘上给我。”

“爱斯坦，他们在耍我们。”

“那还用说。但我们要不要那家伙？”

“我马上就汇钱过去。你一定要拿到收据，好吗？”

哈利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一面等三倍量的止痛药药效发作。

在滚进一片黑暗之前，他最后看到的是一个男孩高高坐在上方，双脚荡啊荡的，从上面望着他。

第四部

那段留言只有五秒，里面只有一条有价值的信息。这就够了。线索不在阿尔内·亚布挂掉电话前所说的那段话里……也不在背景里葛瑞格疯狂的吠叫里。而是令人心寒的高声鸣叫。海鸥。

26 迪亚爵达

弗雷德·鲍格斯坦宿醉了。他三十一岁，离了婚，在国家湾第二钻油平台当油井工人。工作很辛苦，上班时禁止喝酒，但薪资很高，房间里有电视、美食，最棒的是，只要上三周的班，就能休四周的假。有些人回家陪妻子、瞪墙壁，有些人开出租车、盖房子，免得闲到发疯，还有些人会跟弗雷德一样：飞到热带国家，把自己灌得不省人事。偶尔，他会写张明信片给女儿卡莱儿，或“小娃儿”——他还是这样叫她，虽然她都十岁了。还是十一岁？总之，她是他在欧洲大陆唯一的亲人，这样就够了。他上次跟父亲说话时，父亲抱怨弗雷德的母亲又因为在力蜜超市偷饼干而被捕。“我替她祈祷。”父亲当时这么说，还问弗雷德手边有没有挪威文的《圣经》。“爸，《圣经》就跟早餐一样缺不得。”弗雷德这么回答。这点倒是真的，因为弗雷德在迪亚爵达时，向来不在午餐前吃东西，除非“乡村姑娘”鸡尾酒也算食物。但这就是定义问题了，因为他在每杯酒里至少都加了四勺糖。弗雷德·鲍格斯坦喝“乡村姑娘”鸡尾酒，是因为这种酒其实很烈。在欧洲，这种酒冠着名不副实的好名声，因为里面用的是朗姆酒或伏特加，而不是用巴西甘蔗酒——一种从甘蔗中蒸馏出来、又纯又苦的巴西高浓度酒精饮料——也因此使得喝“乡村姑娘”成为弗雷德号称忏悔的行为。弗雷德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酒徒，有了这样的遗传基因，他认为要犯错最好选个安全的法子，去喝烈到绝对不会让人上瘾的酒。

今天十二点，他拖着步子来到穆罕默德的店，买了杯浓缩咖啡加白兰地，又在蒸人的热气中，从又低又矮的两排相对还算白的房子之

间，沿着那条坑坑洼洼的石子窄路慢慢晃回家。他跟罗格合租的房子就是那些不怎么白的房子之一，灰浆开始剥落，屋内灰色的水泥墙被来自大西洋的潮湿海风完全渗透，只要伸出舌头就能尝到墙壁的刺激气味。不过，弗雷德自我解嘲地想，有谁会想这么做呢。这间房子算不错了，有三间卧室，两张床垫，一个冰箱和一个灶台，再加上房间里的一张沙发和架在两块多孔砖上的一张桌面。因为墙上有个勉强算是方形的洞被他们当成了窗户，这里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客厅。没错，他们是该经常打扫——厨房里有大批黄色的火蚁出没，这种火蚁咬人非常痛——但自从冰箱被搬到客厅，弗雷德反正也不常进厨房。现在他躺在沙发上，计划待会儿要做什么，这时罗格进来了。

“你刚才到哪里去了？”弗雷德问。

“去港口的化学药品店啦。”罗格边说边笑，笑容在他那又宽又有疤的脸上漾开，“你他妈的绝对不相信他们可以直接卖你什么。那种东西在挪威就算有医师处方都拿不到。”他倒出塑料袋里的东西，大声念出标签。

“三毫克的苯二氮，两毫克的氟硝安定。妈的，这根本就是迷奸药嘛！”

弗雷德没有回答。

“不舒服吗？”罗格还是兴高采烈的，“你一点东西都没吃？”

“没。只在穆罕默德那里喝了杯咖啡。对了，那里有个神秘男子，在问穆罕默德有关列夫的事。”

罗格的头从那堆药品中猛地抬起。“问列夫的事？他长什么样子？”

“高个子，金发，蓝眼睛。听起来像个挪威人。”

“妈的！弗雷德，不要这样吓我好吗！”罗格又继续看标签。

“什么意思？”

“我这么说吧。如果他个子高、肤色深、身材瘦，那就是我们离开迪亚爵达或整个西半球的时候了。他看起来像不像警察？”

“警察是什么样子？”

“就是……算了，你这个钻油工。”

“他看起来像个酒鬼。我知道酒鬼什么样。”

“好。那也许是列夫的朋友。我们要不要帮他一把？”

弗雷德摇头。“列夫说他住在这里是完全……孤什么的……反正是个表示秘密的字眼。穆罕默德假装从来没听过列夫这个人，假如列夫想被找到，那人就会找到他。”

“我开玩笑的啦。说到这个，列夫人在哪里？我好几周没他消息了。”

“上次我听说他去了挪威。”弗雷德说，慢慢抬起头来。

“也许他抢了银行，然后被捕了。”罗格说，想着想着就笑了。不是因为他想要列夫被捕，而是抢银行的念头总是让他想笑。他自己就干过三次，每次都会让他亢奋上好一阵子。的确，前两次他们被捕了，但第三次却干得滴水不漏。每每说到那次的壮举，他都会略过不提自己正好碰到监控摄像头在维修的幸运巧合。但无论如何，那些报酬让他能在迪亚爵达享受悠闲的生活，偶尔还可以抽抽鸦片。

这座美丽的小村庄坐落在塞古鲁港南边，一直到最近，都住着波哥大以南该洲最大的一批通缉犯。从七十年代以来，迪亚爵达就是那些在欧洲夏季期间靠赌博、出售自制首饰和人体彩绘的嬉皮士和旅客的集结地。这些人代表着迪亚爵达的额外收入，而且多半不会打扰任何人。于是，坐拥该地所有工商业的两个巴西家族跟当地警方达成共识，结果就是警方对有人在海滩、咖啡馆、日益增多的酒吧，甚至马

路或其他任何地方抽大麻等事，全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过有一个问题：如果观光客抽大麻或违反其他鲜为人知的法律，就跟在其他地方一样，必须付罚金。对领国家微薄薪水的警察而言，这笔钱是他们重要的收入来源。为了让有利可图的观光业与警察和平共存，这两大家族必须提供警方另一项有保障的利润。事情开始于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和他的阿根廷男友。这位负责生产、贩卖大麻的男友被迫给警长一笔佣金作为保护费，并请其确保他的市场独占权。换句话说，潜在的竞争者会立刻被捕，送进联邦警局公事公办。金钱源源不绝地流进当地几位警官的口袋，一切顺顺利利，直到墨西哥人提出更高的佣金。然后有个周日早上，那个美国人和阿根廷人被送进联邦警局，公事公办地来到邮局前方的市集广场。总之，这种买卖保护的有效市场调节制度持续繁荣，没多久迪亚爵达就挤进了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通缉犯，他们在这块还算安全的地方落脚，仅需支付远比芭提雅或其他地方低得多的价格。不过，到了八十年代，这块美丽且迄今为止几乎未遭人为破坏的自然珍宝，有着长长的沙滩、红色的夕阳和质量优良的大麻的欢乐地，被一群观光秃鹰——背包客——发现了。他们成批涌入迪亚爵达，个个抱着消费的决心，使得这里的两大家族不得不重新评估迪亚爵达作为庇护不法分子大本营的经济可行性。温馨、阴暗的酒吧逐渐转型成跳水设备出租行，当地人以传统方式跳黏巴达舞的咖啡馆开始规划“狂野月宴”之夜，警察不得不对这些小白屋展开越来越频繁的突袭，把那些疯狂抗议的吸大麻者赶上广场。但相比之下，不法之徒在迪亚爵达仍比待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要安全，尽管妄想症已渗入每个人心里，罗格却还没受到影响。

正因如此，像穆罕默德·阿里这样的人才能在迪亚爵达的食物链中找到生存空间。他的存在有个最充分的理由：来自塞古鲁港的巴士都以广场为终点站，而他就占据了广场的战略观察点。迪亚爵达只有这么一个被阳光烘热、铺满圆石的广场，而穆罕默德可以从他那家阿华店的开放式柜台后把广场上的一切尽收眼底。只要有巴士抵达，他就停止端咖啡，把巴西烟草——这种劣质烟草可以替代他家乡生产的麻索 [12] ——装进水烟，以便查看到站的人，看看有没有便衣警察或赏金猎人。如果他那双鹰眼发现任何属于第一类的人，他会立刻发出警

报。所谓警报是种订阅制的服务，付月费的人会接到电话，不然就是派个头小、手脚快的保利尼奥到这些人门口钉一张纸条。穆罕默德注意进站巴士也有私人原因，自从当年跟罗瑟丽塔一起离开她丈夫和里约，他就时刻担心着对方发现自己的后果。如果你人在里约或圣保罗的贫民区，简单的谋杀只要几百美金就能了事。就连经验丰富的专业级杀手，一趟寻人外加灭口行动，算上旅费也用不着两三千美金，而且过去十年来，这里一直是买方市场。更何况，杀情侣档还有高折扣。

有时候，被穆罕默德认定是赏金猎人的，还会直接走进他的阿华店。故意要露个脸的他们会点一杯咖啡，在恰当的时间点喝光，然后不可避免地问出那个问题：你知不知道我朋友某某某住哪里？或你不认识这张照片上的男人？我欠他一笔钱。这种情形下，如果穆罕默德说出标准答案（“先生，我在两天前看到他带着一口大箱子，搭巴士去塞古鲁港了”），并成功让那位赏金猎人搭下一班巴士离开，还会收到额外的费用。

当这个高大的金发男子，穿着皱巴巴的麻料西装，脖子上缠着绷带，把一个袋子和一个PlayStation手提袋放上柜台，擦掉额上的汗水然后用英语点了杯咖啡时，穆罕默德可以嗅出在固定费用外还会多几块雷亚尔 [13] 的气味。不过，让他心生警觉的不是那个男人，而是跟他一起来的女人。她还不如直接把警察两个字写在额头上算了。

哈利打量着这家店。除了他自己、贝雅特和柜台后方的那个阿拉伯人，店里只有三个人。两个背包客和一个潦倒的观光客，一看就是正想从严重的宿醉中恢复精神的样子。哈利的脖子快把他整死了。他看了看表，从他们离开奥斯陆算起，已经过了十二小时。欧雷克打电话来说他破了俄罗斯方块的纪录，哈利则成功在飞往巴西的累西腓之前，在希思罗机场的电脑游戏店买到了南梦宫G-Con45光枪。他们搭螺旋桨飞机来到塞古鲁港。他在机场外跟一个出租车司机谈了一个大概很夸张的价码，让车子载他们去坐到迪亚爵达的渡轮，然后由巴士颠颠簸簸地载他们走完最后几公里。

二十四小时之前，他还坐在会客室里，对洛斯可解释他还需要给埃及人四万克朗。洛斯可对他说，穆罕默德·阿里的阿华店并不在塞古鲁港，而在附近的一个市镇。

“迪亚爵达。”洛斯可说，脸上有个灿烂的笑容。“我认识几个住在那边的人。”

那个阿拉伯人看着贝雅特，贝雅特摇摇头，然后把杯子放在哈利面前。咖啡又浓又苦。

“穆罕默德。”哈利说，看到柜台后的这个人身子一僵，“你是穆罕默德没错吧？”

阿拉伯人咽了口口水。“你是谁？”

“一个朋友。”哈利把右手伸进夹克，看到那张黝黑的脸上出现惊慌，“列夫的弟弟想找他。”哈利取出贝雅特在崔恩家找到的一张照片，放在柜台上。

穆罕默德闭上眼一秒钟，嘴唇似乎喃喃说着听不见的感恩祷告词。

照片上是两个男孩。高的那个穿了件红色棉夹克，大笑着，一只手慈爱地揽着另一个男孩，被揽住的男孩害羞地对着镜头笑。

“我不知道列夫有没有提过他弟。”哈利说，“他弟叫崔恩。”

穆罕默德拿起照片，细细打量。

“嗯，”他说着抓了抓胡子，“这两个人我都从来没见过。我也从没听说过有谁叫列夫。这附近的人我全认识。”

他把照片还给哈利，哈利把照片放回夹克内袋，喝光咖啡。“穆罕默德，我们得找个地方过夜，然后会再回来。在这段时间里，去喝几杯吧。”

穆罕默德摇摇头，抽出哈利放在咖啡杯下的二十美元纸钞还给他。“我不收大钞。”他说。

哈利耸耸肩。“反正我们还会回来的。”

由于现在是淡季，他们在这间名叫维多利亚的小旅馆，一人拿到一间大房。尽管旅馆只有两层楼、二十几个房间，哈利拿到的房间钥匙却是六十九号。一张红色心形的床旁有个床头柜，哈利拉开抽屉，看到旅馆附送的两个保险套之后，他猜自己住进了蜜月套房。整扇浴室门都是镜子，可以从床上看见自己。房间里除了床，唯一的家具是一个大得不搭调的深衣橱，衣橱里挂了两件有点旧、长度到大腿的浴袍，背后还带有东方符号。

接待员看到列夫·格雷特的照片后，微笑着摇头。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隔壁餐厅，以及在静得诡异的大街上，多走几步就会看到的一家网吧。大街遵循传统模式，从教堂延伸到墓园，却有个新颖的名字：百老汇大街。在一家出售水和圣诞树吊饰、门上还写着超级市场的迷你杂货店里，他们终于在收款机后方找到一个女人。不管他们问什么，她都用空洞的眼神望着他们，一律回答“是”，最后他们只得放弃走人。回去的路上，他们看到一个孤单的年轻警察，背靠着一辆吉普车，交叉双臂，腰间低低挂着隆起的手枪皮套，观察他们的动向时还打了个哈欠。

回到穆罕默德的阿华店，柜台后方那个瘦瘦的男孩说，老板突然决定休几天假，散步去了。贝雅特问老板什么时候会回来，男孩无言以对，只摇摇头，指着太阳，说：“特兰科苏。”

旅馆的女接待员说，沿着绵延十三公里的白沙滩可以走到特兰科苏，那是迪亚爵达最大的地标。撇开广场的天主教堂不算，那里也是唯一的地标。

“嗯。女士，为什么到处都没什么人？”哈利问。

她笑着指着大海。

于是他们往那儿去。在热气蒸腾中，极目所见，两边全是炙人的热沙，做日光浴的人横七竖八地躺着，海滩小贩在松散的沙地上勉力前进，被几袋冷却包和水果的重量压弯了腰。酒保在简陋搭成的酒吧里微笑，稻草屋顶下的扩音器放着震耳欲聋的桑巴音乐，冲浪的人穿着黄色的国家队服，嘴唇用氧化锌涂成白色。还有一男一女两个提着鞋子的人正往南走，女的穿着短裤和暴露的上衣，还戴了顶草帽，都是她到了旅馆之后换上的；男的仍然穿着那套皱巴巴的麻料西装，没戴帽子。

“她刚才说的是十三公里？”哈利说，把吊在鼻端的几滴汗珠吹掉。

“在我们回去以前，天就会黑了。”贝雅特说着指了指，“你看，大家都要回去了。”

沿着海滩黑压压的一片，看似无止境的人潮都准备回家，他们背后是午后的阳光。

“就跟我们希望的一样。”哈利说着把墨镜顶上鼻梁，“全迪亚爵达的人排成一列，我们只要睁大眼睛看。假如没看到穆罕默德，搞不好会走运撞见列夫本人。”

贝雅特笑了。“跟你赌一百块我们遇不到。”

一张张脸在大热天里闪过。黑的、白的、年轻的、老的、漂亮的、丑的、嗑了药的、有节制的、笑着的、板着脸的。酒吧和冲浪板出租摊都不见了，他们只看到沙滩和大海在左边，浓密的热带丛林在右边。几群人东一处、西一处地坐着，大麻烟的特有气味阵阵飘来。

“我又想了想亲密空间和我们的内部人理论。”哈利说，“你觉得列夫和丝蒂恩之间的关系，会不会不只是大哥和弟媳而已？”

“你是说，她也参与了计划，然后他想避免留下线索所以杀了她吗？”贝雅特斜眼看着太阳。“嗯，也不无可能啊。”

即使已经过了四点，热度仍然没减退多少。他们脱了鞋，跨过几块岩石，哈利在岩石另一边发现一截被海水冲洗干净的干枯粗枝。他把树枝插进沙里，先从夹克里取出皮夹和护照，然后才把夹克挂上这个临时衣架。

现在可以看到远方的特兰科苏了，贝雅特说，刚才经过他们身边的一个男人她在录像带里看到过。一开始，哈利以为她是指哪个小有名气的演员，后来她说那人叫作罗格·佩尔松，除了犯下几次毒品罪之外，还因为抢劫旧城区和费特维车站的邮局坐过牢，也是抢劫伍立弗邮局的嫌疑人。

弗雷德在特兰科苏的海滩餐厅里喝掉了三杯“乡村姑娘”，但他仍觉得走十三公里的路只为了——用罗格的话来说——“让皮肤在跟着发霉以前透透气”，是一件蠢事。

“你就是因为吃了那些新药，才没办法好好坐着。”弗雷德对他朋友抱怨，对方举起膝盖踮着脚，蹦蹦跳跳地走在前方。

“那又怎样？总要燃烧一点卡路里才能回北海吃自助餐呀。告诉我穆罕默德在电话里说那两个警察怎么了。”

罗格叹口气，不情不愿地搜索着短期记忆。“他说有个矮个子的女人，苍白得像是透明的；还有一个高大的德国人，有个酒糟鼻。”

“德国人？”

“是穆罕默德猜的。也可能是俄国人，或印第安人，或……”

“很好笑。他确定人家是警察吗？”

“什么意思？”罗格停步，弗雷德差点撞上他。

“我只是说这件事我不喜欢。”罗格说，“据我所知，列夫不在挪威以外的地方抢银行。挪威警察也不会来巴西追捕讨厌的银行劫匪。可能是俄国人。妈的。我们知道是谁派来的，他们要找的不是列夫。”

弗雷德呻吟了一声。“拜托不要又是那套吉卜赛人的蠢话。”

“你以为我是没事找事吗？他可是撒旦化身，就算只骗走他一克朗，他也会毫不犹豫地除掉对方。我从没想过他会发现，我只从其中一袋里拿了几千块当零花，不是吗？但这是原则问题。如果你是帮派首领，就得遵守规定，除非……”

“罗格！如果我想听这些黑手党的废话，我可以去租录像带。”

罗格没有回答。

“哈喽？罗格？”

“闭嘴！”罗格低声说，“不要转头，继续走。”

“什么？”

“要是你没喝醉，就会看到我们刚才经过一个透明人和一个酒鬼。”

“是吗？”弗雷德偏过头，“罗格……”

“怎样？”

“我想你说得对。”他们一起转身。

罗格继续走，没有回头：“妈的！”

“现在怎么办？”

弗雷德没听到回答，回头看的时候发现罗格已经不见了。他讶异地望着沙滩，和沙子上罗格留下的一排深脚印，脚印一个急转向左，他在前方看到罗格匆忙的步伐。然后弗雷德自己也开始往那浓密、葱郁的丛林跑去。

哈利立刻放弃了。

“没用的。”他在贝雅特身后大喊，贝雅特晃了一下，也停了步。

他们距离海滩才几米，然而却像进了另一个世界。树叶顶盖下一片漆黑，树干之间悬着一股浓浊如水汽般的热气。就算有两个人逃跑的声音，也被鸟儿的尖叫和海浪的隆隆声给盖过了。

“后面那个看起来应该跑不快。”贝雅特说。

“他们比我们熟悉地形。”哈利说，“我们也没有武器，但他们可能有。”

“如果列夫之前没接到警告，现在就会了。那我们该怎么办？”

哈利揉着脖子上浸湿了的绷带。蚊子已经成功溜进去咬了几口。“我们改用备选计划。”

“哦？备选计划是什么？”

哈利看着贝雅特，纳闷为什么她的额头上看不见一滴汗珠，自己却像个腐臭的水沟，全身大汗淋漓。

“我们去钓鱼。”

夕阳虽短，却另有一番华丽景象，呈现出光谱上各种深浅浓淡不一的红。穆罕默德认为还加上了另外几种，他指着太阳，太阳像热煎锅上的一团奶油，融进了水平线。

但柜台前方的德国人却对夕阳没有兴趣。他只说他会出一千块，给任何能帮他找到列夫·格雷特或罗格·佩尔松的人。可否请穆罕默德把话传出去？感兴趣的线人请到维多利亚旅馆的六十九号房。那个德国人说完之后，就跟那个苍白的女人离开了阿华店。

傍晚时分，出来飞舞的昆虫把燕子搞得发狂。太阳已在海面上融成一团软软的红，十分钟后天就黑了。

一小时后，罗格连声咒骂着出现，晒黑的皮肤上有张苍白的脸。

“吉卜赛流氓。”他低声对穆罕默德说，还说他在弗雷多的酒吧已经听闻大笔酬金的事，马上就离开了。路上他去那家超级市场探了探，彼得拉说那个德国人和金发女人来过两次。上一次买了一根钓竿，他们并没有问任何问题。

“他们要钓竿干吗？”他问，穆罕默德替他倒咖啡时，他一面对四周投以诅咒的眼神，“难不成要钓鱼？”

“好啦。”穆罕默德指了指咖啡杯，“对焦虑症很有效的。”

“焦虑症？”罗格大叫，“这是常识啊，他妈的一千美金！只要十分之一，这里的人就会高高兴兴地把家里的老妈卖掉。”

“那你准备怎么办？”

“做我必须做的。先下手为强。”

“真的吗？怎么做？”

罗格尝了口咖啡，从腰间皮带里取出一把有红棕色短枪把的黑色手枪。“跟来自圣保罗的金牛座PT92C打招呼吧。”

“不了，谢谢。”穆罕默德噓声说，“快把东西拿开。你疯了。以为凭你一个人就能解决那个德国佬？”

罗格耸耸肩，把手枪放回腰间皮带。

“弗雷德在家发抖，他说他再也不要清醒了。”

“罗格，这个人是专业的。”

罗格身子一僵。“那我呢？我可是抢过几家银行的。穆罕默德，你知道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吗？出其不意。这样就对了。”罗格喝完他那杯咖啡，“我怀疑这人他妈的能有多专业，竟然到处跟路人甲乙丙丁说自己住哪间房。”

穆罕默德翻了个白眼，比了个十字。

“阿拉可以看到你，穆罕默德。”罗格冷冷说完，站起身。

一进接待区，罗格就看到那个金发女人。她跟一群男人坐在一起，正在看柜台上方电视里的足球赛。对了，今晚是“弗拉弗鲁赛”，里约当地的传统体育比赛，弗拉门戈队对弗鲁米嫩塞队。难怪弗雷多的酒吧这么多人。

他迅速走过他们，希望没被看见。跑上铺了地毯的楼梯，沿着走廊继续走。他对那房间清楚得很，只要彼得拉的丈夫要出城，罗格就会订六十九号房。

罗格把耳朵贴在门上，但什么也没听到。他透过钥匙孔看，但里面一片漆黑。那个德国人不是出去了就是在睡觉。罗格咽了口口水，一颗心怦怦跳，但刚才吞下的半颗兴奋剂让他的头脑保持冷静。他检查了已装上子弹的手枪，保险栓打开了，然后他轻轻按下门把。门是开的！罗格溜进房间，静悄悄地关上身后的门。他站在黑暗中，屏住呼吸，什么也看不见，也听不见人声。没有动静，没有呼吸，只有天花板吊扇在低声旋转。幸好，罗格对这房间了如指掌。他把枪对准心形床该在的位置，等着眼睛适应黑暗。一束细细的月光把苍白的光泽投上床，被子翻到了一边。床上没人。他迅速思考着。德国人会不会是出去了，却忘记锁门？如果是这样，罗格只要安心等他回来当门口的靶子就好。一切似乎顺利得过了头，就像一家忘了启动时间锁的银行。不会有这种事的。天花板吊扇。

那一刻他忽然灵光乍现。

浴室突然传出冲水声，把罗格吓了一跳。原来那人一直坐在马桶上！罗格用两手抓住枪，伸长手臂对准浴室门所在的位置。五秒钟过去了，八秒钟过去了。罗格已经沉不住气了，这男人他妈的在等什么？他已经冲了水。十二秒钟过去了。或许他听到声音了，或许他想逃走。罗格记得浴室的一面墙上有扇小窗。可恶！这是他的机会，绝不能让这人逃脱。罗格轻手轻脚地走过那个衣橱，衣橱里那件浴袍穿

在彼得拉身上真好看。他站在浴室门前，一手放上门把，做了个深呼吸，正准备往下按，却感觉到一股凉风。不是从吊扇或打开的窗吹来的风，而是另外一种。

“不准动。”他背后传来一个声音。他抬起头，看了看浴室门上的镜子，随后乖乖照做了。他吓得牙关都在发抖。衣橱的门打了开来，里头两件白色浴袍之间，隐约有个壮硕的身形。但让他心头生惧的并不是这个。你并不会因为自己对武器有所了解，就不那么害怕对方手上比自己的大得多的武器。正好相反。你清楚知道大口径子弹能够更有效地破坏人体。罗格的金牛座PT92C跟他现在就着月光看到的黑色大怪物相比，简直是小鬼头的玩具。一个尖锐的声音传来，罗格抬眼看，好像有条钓鱼线闪了一下，线从浴室门上方的缝连到衣橱。

“Guten Abend [14]。”罗格低声说。

六年后，罗格正好来到芭堤雅的一间酒吧，竟然发现留了一把络腮胡的弗雷德。一开始他惊得呆住了，愣在当地，直到弗雷德拉来一把椅子。

弗雷德点了酒，说起自己已经不在北海工作了。他领了伤残津贴。罗格迟疑地坐下，大略说起过去六年来他都在清莱做快递生意。几杯酒过后，弗雷德清了清喉咙，问起罗格忽然在迪亚爵达销声匿迹的那天傍晚究竟发生了什么。

罗格望着酒杯，做了个深呼吸，说他当时别无选择。那个原来不是德国佬的人耍了他，正准备当场就把他送上黄泉路。不过，他在最后一刻跟对方达成了交易：罗格可以有三十分钟的时间离开迪亚爵达，只要他说出列夫·格雷特住在哪里。

“你刚才说那人拿的是哪种枪？”弗雷德问。

“当时太暗了，看不见。反正不是常见的型，不过我可以保证，那枪可以把我的头轰到弗雷德的酒吧。”罗格迅速往门口的方向瞥了一眼。

“我在这里有个公寓。”弗雷德说，“你有地方住吗？”

罗格看着弗雷德，一副根本没想过这件事的模样。他揉了揉太阳穴，好一阵子之后才回答。

“老实说，没有哩。”

27 爱德华·格里格

列夫的房子在一条巷子的尽头。就跟附近大多数房子一样，结构很简单，唯一的不同是这里的窗户上有玻璃。一盏孤零零的街灯投下黄色锥形的光，照在争相征讨生活空间的动物身上，动物的种类多得惊人，而贪婪的蝙蝠则在黑暗里进进出出。

“看起来不像有人在家。”贝雅特轻声说。

“说不定他是在省电。”哈利说。

他们站在一扇低矮、生锈的铁门前。

“那我们要怎么做？”贝雅特问，“上前去敲门吗？”

“不。你打开手机，在这里等。等你看到我在那扇窗户下的时候，就拨这个号码。”他递给她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纸。

“为什么？”

“如果我听到屋里有手机响，我们就可以假设列夫在家。”

“好。那你准备怎么逮捕他？用这个吗？”她指着哈利右手拿着的一个大型黑色物体。

“有何不可？”哈利说，“对罗格·佩尔松就很有效。”

“他当时在黑暗的房间，还是透过哈哈镜看到的，哈利。”

“嗯，既然我们不准携带武器来巴西，那只好就地取材。”

“比如把钓鱼线绑在马桶和玩具上吗？”

“贝雅特，这不是普通的玩具。这可是南梦宫G-Con45光枪。”他拍了拍那把尺寸超级真实的塑料枪。

“至少可以把那个PlayStation的贴纸撕掉吧。”贝雅特摇着头。

哈利脱了鞋，弯腰跑过本该作为草坪、现在却干燥龟裂的地面。到了以后，他背靠着墙坐在窗下，对贝雅特打了个手势。他看不见她，但知道她可以看到靠着白墙的自己。他仰望天空，宇宙摊在眼前。几秒钟后，微弱但清晰的手机铃声在屋里响起。《山王的宫殿》，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组曲”。这人挺有幽默感的。

哈利盯着一颗星星，想屏除脑海中的所有思绪，只想接下来该怎么做。却办不到。有一次奥纳问过，在知道光是银河系里的恒星就比普通海滩上的沙还要多之后，我们为什么还要好奇太空里有没有生命？我们应该自问，对方有没有可能爱好和平，然后衡量是否应该冒险跟对方取得联系。哈利抓着枪托。他现在也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格里格的手机音乐停了。哈利等了一会儿，然后吸口气，踮着脚走到门口。他竖起耳朵，但只听到蟋蟀叫。他握住门把，心想门应该上了锁。

果然是锁着的。

他咒骂了一声。他之前就想好，如果门上锁，失了出其不意的先机，他们就要等到第二天买些铁工具再回来。在这种地方买两把不错的手枪应该不成问题。但他也有预感，列夫很快就会听说今天的事，所以他们的时间并不多。

一股热辣辣的痛突然袭上哈利的右脚，让他痛得跳了起来。他立刻把脚移开，往下看。在微弱的星光下，他隐约看见白色石灰墙上有黑线。那条线从门口开始，沿着刚才他右脚所在的楼梯继续往下，

然后就看不见了。他从口袋里翻出一个迷你棍棒型手电筒，打亮了灯。蚂蚁。黄色、半透明的大蚂蚁排成两行，一条沿着台阶往下，一条进了门底。这些显然是另一种蚂蚁，跟家乡的黑蚁不同。他看不出蚂蚁在搬什么东西，但哈利够清楚蚂蚁的习性——不管是不是黄蚂蚁——门里面一定有东西。

哈利关掉手电筒，想了一下，然后离开原地，下了阶梯朝门口走去。走到半路时，他转过身，开始往前冲。那扇简朴、腐朽的木门被九十五公斤的哈利以不到三十公里的时速一撞，整个脱离了门框。跟破裂的门一起撞上石头地板时，他的一只手肘被压在身下，疼痛从手臂传上脖子。黑暗里的他躺在地上，等着清脆的扳机声咔嚓响起。发觉没有扳机声之后，他站起身，扭亮手电筒。细细的光束照着墙上的一行蚂蚁。哈利感觉到绷带下的热度，知道自己又流血了。他跟着肮脏地毯上蚂蚁发亮的身躯走进隔壁房间，蚂蚁队伍一个急转弯向左，沿着墙往上。手电筒的光照到墙上的一张印度爱经海报。蚂蚁大队在海报边缘分成两行，继续往天花板前进。哈利的身子往后仰，脖子痛得不像话。现在蚂蚁到了他正上方，他不得不转个身。手电筒的光一阵闪动，才又找到蚂蚁。蚂蚁真觉得这是最短的路吗？这个念头刚闪过，列夫·格雷特的脸就映入哈利眼帘。列夫的身体在哈利上方，哈利的手电筒掉了，慌忙后退。他的头脑可能已经告诉他太迟了，但他的手却在惊吓和愚蠢中，摸索着握紧那把南梦宫G-Con45光枪。

28 火蚁

贝雅特几分钟后就受不了那股臭味，只得冲出去。哈利慢慢走出来，坐在台阶上抽烟时，她还直不起身子。

“你难道闻不到吗？”贝雅特呻吟着，唾液从她的口鼻淌下。

“嗅觉障碍。”哈利若有所思地看着香烟的光，“嗅觉部分失灵。有些东西我再也闻不到了，奥纳说是因为我闻过太多尸体的关系。情感创伤什么的。”

贝雅特又干呕起来。

“对不起。”她呻吟着，“都是那些蚂蚁啦。真是的，那些恶心的东西干吗非得用人的鼻孔当双车道高速公路啊？”

“嗯，如果你坚持要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人体哪里能找到最丰富的蛋白质来源。”

“不要，谢谢！”

“抱歉。”哈利把香烟弹到干地上，“贝雅特，你在里面表现得很好。那跟看录像带不一样。”他站起来，又走了进去。

列夫·格雷特吊在一条短绳上，绳子绑住天花板上的灯钩。他在离地足足有半米的半空吊着，下面是一把翻倒的椅子，正因如此，苍蝇才享受了尸体的独占权，然后才是黄蚁，持续沿着绳子上下搬运。

贝雅特在沙发旁边的地上找到了手机，说 she 可以查出 he 最后跟谁通过电话。哈利走进厨房，扭亮电灯。一只泛着蓝色金属光泽的蟑螂站在一张A4纸上，朝哈利晃着触须，然后迅速退到灶台边。哈利拿起那张纸。是手写笔迹。他看过各种各样的自杀遗书，很少能写得文采斐然。最负盛名的遗言通常都是困惑的呢喃、惊慌的求救呼喊或乏味地说明谁会继承烤面包机和割草机。在哈利看过的遗书中，比较有意义的一份，是马里达伦谷的一名农夫用粉笔写在谷仓墙上的：有人在这里上吊了。麻烦报警。抱歉啦。从这点来看，列夫·格雷特的遗书就算不是独一无二，至少也很不寻常了。

亲爱的崔恩：

我总觉得好奇，天桥突然在他脚下消失是什么感觉。当悬崖打开，他知道一件完全没有意义的事即将发生的时候。他就要不明不白地死了。或许他还有想做的事，或许那天早上还有人坐着等他，或许他以为那天会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样说来，他想得也没错……

我从来没告诉你，我去医院探望过他。我带了一大把花，跟他说我从自家窗户目睹了这一切。我打电话叫救护车，向警察描述了一个

骑自行车的男孩。他躺在床上，看起来又瘦又小、皮肤泛灰，对我说谢谢。然后我问了每个体育播报员都会问的蠢问题：“你当时有什么感觉？”

他没有回答，只是躺着，身上插满管子，打着点滴。他望着我，然后再次对我说谢谢，接着护士说我得走了。

所以我一直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直到有一天，悬崖也在我脚下打开了。事情并没有在我抢完银行、跑上工业街的时候发生，也没有在我事后数钞票的时候发生，更不是在我看新闻的时候发生。就跟发生在那个老人身上那样，有天早上我开心地走着，浑然不觉任何危险，太阳照耀着，我安稳地回到迪亚爵达，可以放松，开始思考。我已经从我最爱的人身上夺走他最爱的东西，我有两百万克朗可以挥霍，但没有生活目标。就是这天早上。

崔恩，我不期待你会了解。我抢了一间银行，发现她认出了我，我陷入不可更改规则的游戏当中，而这一切都跟你的世界沾不上边。我不期待你了解我准备要做的事，但或许你可以明白，这件事也是会让人厌倦的。我是说生活。

列夫

又及，我一直没发现，那老人感谢我的时候并没有笑。但是崔恩，我今天想过了。或许到头来并没有什么事情或什么人在等他，或许悬崖打开时，他只觉得欣慰，心想这样他就不必自己动手了。

哈利走进来时，贝雅特站在列夫尸体旁的椅子上，她想办法弄弯列夫的手指，往一个发亮的金属小盒里按。

“真倒霉。”她说，“墨盒在旅馆里一直放在太阳下，都干掉了。”

“如果没办法拿到清楚的指纹，我们就得用消防队员的办法。”

“什么办法？”

“被困在火里的人，会无意识地用上双手。即使是烧焦的尸体，指尖的皮肤也可能还是完整的，可以用指纹来识别死者身份。有时候为求务实，消防队员会切下一根手指，拿给鉴识组。”

“这叫亵渎尸体。”

哈利耸肩。“如果你看他的另一只手，会发现他已经少了一根指头。”

“我看到了。”她说，“看来是被切掉的。那是什么意思？”

哈利走近，扭亮手电筒。“那表示手指是在他上吊之后才被切掉的。可能是有人来过这里，看到他已经替他们了结了一桩事。”

“谁？”

“这个嘛，在有些国家，吉卜赛人会把小偷的手指切掉当作惩罚。”哈利说，“如果小偷从吉卜赛人身上偷了东西的话。”

“我应该采集到清楚的指纹了。”贝雅特说着擦掉额上的汗，“要不要把他放下来？”

“不，”哈利说，“我们查过四周以后，就收拾干净走人。我在大街上看到电话亭，我会从那里打匿名电话给警察，报告有人死亡。我们回奥斯陆以后，你可以打电话给巴西警局，请他们寄检验报告过来。我一点也不怀疑他是死于窒息，但我要知道死亡时间。”

“那扇门怎么办？”

“也不能怎么办。”

“你的脖子呢？绷带都染红了。”

“不管了。我的手臂更痛。我冲破门的时候压在上面了。”

“伤得有多重？”

哈利轻轻举起手臂，痛得皱起脸。“只要不动就还好。”

“你没有塞特斯达尔抽搐症，已经很走运了。”

屋里的三人中，两个人笑了，但他们的笑声很快就消失。

回旅馆途中，贝雅特问哈利他觉得这一切是否合理。

“从技术层面来看，很合理。除此之外，我从不觉得自杀是合理的。”

他弹掉香烟，烟蒂在仿佛可触及的夜里画了明亮的弧。“但那只是我的看法。”

29 三一六号房

窗户砰的一声打开。

“崔恩去旅行了。”她高声说。从他们上次来访之后，那头染白的头发显然又上了一层化学药剂，因为从失去生命力的头发间可以看见她的头皮。“你们去了南方吗？”

哈利扬起被晒黑的脸，望着她。

“算吧。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他在把行李装上车。”她说，指着对街的房子，“我想他要去旅行吧，那个可怜人。”

“嗯。”

贝雅特想走，但哈利却没动。“你在这里住很久了吧？”他问。

“噢，对。三十二年了。”

“你大概还记得列夫和崔恩小时候的情形吧？”

“当然。雾村路上，谁不认识他们。”她笑着靠上窗框，“尤其是列夫，真是迷人的孩子。大家都知道他会是少女杀手。”

“的确是杀手。也许你听过有个男的从天桥掉下去的事？”

她沉下脸，用悲剧的低音说：“哦，当然。真可怕。我听说那个人再也沒辦法正常走路了，可怜的家伙。膝盖僵硬了。你能想象这种可怕的恶作剧是一个小孩想出来的吗？”

“嗯。这孩子性子一定非常野。”

“性子野？”她遮住眼睛，“我可不会这么说。他是有礼貌、有教养的小孩，所以才会这么吓人。”

“这附近的人都知道是他干的吗？”

“每个人都知道。我从这扇窗看到他的。穿红夹克骑自行车走的。他回来的时候，我就该知道事情不对劲了，那孩子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一阵冷风吹来，她颤抖了一下。然后她指着马路对面。

崔恩正朝他们走来，手臂垂在身旁，他的脚步越来越慢，最后几乎停了下来。

“是列夫的事，对吧。”终于来到他们身边时，他这么说。

“是的。”哈利说。

“他死了吗？”

哈利从眼角看到窗里那张脸倒抽了一口气。“对，死了。”

“很好。”崔恩说。然后他弯下腰，用手捂住了脸。

哈利从半开的门缝往里张望，只见毕悠纳·莫勒站着凝视窗外，一脸担忧。他轻轻敲门。

莫勒转身，开朗起来。“噢，哈喽。”

“老大，这是报告。”哈利把一个绿色的卷宗夹丢在他桌上。

莫勒坐进椅子上，好不容易把他那双特长的腿塞进书桌下方，然后戴上眼镜。

“啊哈。”他含糊地说，一面打开标着文件清单字样的卷宗。里面只有一张A4纸。

“如果你这么说，那我想一定没错。”莫勒边说边浏览稀疏的几行字。

哈利的视线越过莫勒的肩膀看向窗外，外面什么都没有，只有厚重潮湿的雾气，像块用过的尿布，挂在市区上空。莫勒放下那张纸。

“所以你们飞过去，有人说出那人住哪儿，然后就找到屠夫吊在一根绳索上？”

“简单来说，是这样没错。”

莫勒耸耸肩。“只要我们有滴水不漏的证据，证明这人就是我们要找的凶手，我没有异议。”

“韦伯今天早上查过指纹了。”

“结果呢？”

哈利坐进椅子上。“指纹跟我们在劫匪准备行动前手里拿的那瓶可乐上找到的一样。”

“确定瓶子是同一个？”

“老大，放心吧。我们有瓶子，还有录像带为证。你刚才不是看到报告里说，我们有手写的自杀遗书，列夫·格雷特承认犯案了吗？我们今天早上去雾村路通知崔恩·格雷特，问能不能跟他借阁楼上列夫的几本学校作文簿，贝雅特把作文簿拿给克里波刑事调查部的笔迹鉴定员，那人说自杀遗书毫无疑问是同一个人写的。”

“好啦好啦，我只是想在公开破案结果前，百分之百确定这件事。哈利，你要知道，这会上头版新闻。”

“老大，你应该想办法开心一点。”哈利站了起来，“我们刚侦破了

一件久违的大案子。这里应该张灯结彩才对。”

“你说的没错。”莫勒叹气。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才问：“那你怎么没有高兴的样子？”

“除非解决另一件案子，我才会高兴……”哈利走向门口，“哈福森和我今天要整理桌子，明天就开始侦办爱伦·盖登的案子。”

莫勒清了清喉咙，哈利在门口停步。“老大，什么事？”

“我在想，你是怎么发现列夫·格雷特就是屠夫的。”

“嗯，正式的版本是贝雅特从录像带上认出了他。你想听非正式的版本吗？”

莫勒揉着僵硬的膝盖，担忧的表情又回来了。“还是不要好了。”

“嘿。”哈利站在痛苦之屋门口。

“嘿。”贝雅特说，椅子上的她动来动去，看着屏幕上闪过的照片。

“看来我应该感谢你，我们合作得很棒。”

“我也要谢谢你。”

哈利站着把玩他的一串钥匙。“总之，”他说，“我想伊佛森不会生气太久。毕竟，他也沾到了一点光，因为把我们两个编成一组是他的主意。”

贝雅特微微一笑。“虽然时间很短。”

“别忘了我说过的那个人的事。”

“不会。”她的眼光闪了一下。

哈利凑上前。“他是个混蛋。要是不告诉你，我就太没良心了。”

“哈利，很高兴认识你。”

哈利关上了身后的门。

哈利打开自己公寓的门锁，把包包和那只PlayStation手提袋放在走廊地板中央，然后爬上床。过了无梦的三个钟头，他被电话铃声吵醒。他转身看到闹钟显示晚上七点零三分。他一甩双腿下了床，拖着步子进了走廊，拿起电话就说：“嘿，爱斯坦。”线路那头的人根本来不及说自己是誰。

“哈喽，奥斯陆的哈利，我在开罗机场。”爱斯坦说，“我们说好要打电话的，不是吗？”

“你根本就是准时的化身。”哈利打了个哈欠，“而且你喝醉了。”

“才没有醉。”爱斯坦含糊不清地说，语气愤慨，“只喝了两瓶时代啤酒，还是三瓶？人在沙漠就要多喝水呀。哈利，我头脑可是清醒得很。”

“很好。希望你更多好消息了。”

“就跟医生会说的一样，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我先说好消息吧……”

“好。”

接下来是一段长长的沉默，这中间哈利只听到像是沉重呼吸的杂音。

“爱斯坦？”

“嗯？”

“我还在，跟圣诞节里的小孩一样兴奋难耐啊。”

“什么啊？”

“不是要说好消息？”

“噢，对。是这样的，我有那个客户的号码了。没问题。那是一个挪威手机号码。”

“手机？可能吗？”

“你可以发电子邮件到世界各地，只要把电脑连上手机，让手机连上服务器就好。哈利，这已经不是新闻了。”

“噢，那这个客户有名字吗？”

“呃……当然。但埃尔托的人没有，他们只是向挪威电信运营商收费，这个号码的运营商是挪威通信公司，然后由他们寄账单给客户。所以我打电话到挪威找人，就问到了名字。”

“是谁？”哈利现在完全醒了。

“现在我们要说到没那么好的消息了。”

“哦？”

“哈利，你最近查过你的电话账单吗？”

几秒钟之后，他才恍然大悟。“我的手机号码。那混蛋用的是我的手机号码？”

“我猜，你已经没有手机了吧？”

“对，那天晚上就掉在……安娜家了。妈的！”

“你就从没来想过应该去办理停机吗？”

“想过？”哈利呻吟，“爱斯坦，自从发生了这件鸟事，我就没想过什么合理的事。对不起，我实在吓到了。事情那么简单又明显，难怪我在安娜家里没找到手机，也难怪他会大笑。”

“抱歉毀了你的一天。”

“等一等。”哈利说，忽然精神一振，“如果我们能证明他有我的手机，就可以证明他在我离开以后，去过安娜的家！”

“呀吼！”话筒另一端传来高喊，然后是比较谨慎的声音，“反正你高兴就好喽。喂？哈利？”

“我还在。我在想。”

“想是好事，你继续想，我跟时代啤酒有约，嗯，应该说跟好几瓶啤酒有约。如果我今晚要搭上回奥斯陆的飞机……”

“爱斯坦，一路顺风。”

哈利拿着话筒站着，衡量该不该把话筒往镜子上扔过去。第二天早上起床时，他希望跟爱斯坦的那段对话只是做梦。事实上他真的做了梦，梦的版本有六七种。

洛斯克低头坐着，以手支头，听哈利说话，不动也不插嘴。哈利说他们找到列夫·格雷特，说他自己的手机就是安娜的谋杀案一直找不到证据的原因。哈利说完后，洛斯克两手交握，缓缓抬头。“那么你的案子已经解决了，但我的还没有。”

“洛斯克，我没分成你的案子或我的案子，我的职责是……”

“可是我分了，斯皮欧尼。”洛斯克插嘴，“我管的是军事组织。”

“嗯，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洛斯克闭上眼睛。“斯皮欧尼，我有没有跟你说过，吴王请孙子教宫女兵法的故事？”

“没有。”

洛斯克微笑。“孙子很有智慧。一开始，他像教学生似的，向那

群宫女细细解释行军的指令。鼓声响起，宫女都没动，只咯咯乱笑。‘军令不明，是主将之过。’孙子说完，又解释了一遍。但他再次下达行军命令时，又发生同样的情况。‘军令申明之后，依然哗乱，是队长之过。’他说完，叫来两名手下，把两名领头的宫女抓出来，在其他吓坏了的宫女面前排成一列斩首。吴王听说他最喜爱的两名宫女被斩首了，吓出病来，在床上躺了几天。等他病好，立刻命孙子带兵管军队。”洛斯可又睁开眼，“斯皮欧尼，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哈利没有回答。

“它告诉我们，在军事组织里，逻辑必须贯彻且绝对一致。如果你的要求松懈了，宫廷里就只有一群咯咯乱笑的宫女。你向我要到了四万克朗，是因为我相信安娜鞋子里那张照片的事。因为安娜是吉卜赛人。我们吉卜赛人旅行的时候，会在岔路上留一片树叶。绑在树枝上的一条红丝巾、一块碎骨头，都有不同的含义。照片代表有人死了，或是有人会死。你不可能知道这种事，所以我信了你的话。”洛斯可把双手放在桌上，掌心向上，“但夺走我侄女性命的人还逍遥在外，我现在看着你，只看到咯咯乱笑的宫女，斯皮欧尼。绝对一致。把他的名字告诉我，斯皮欧尼。”

哈利吸了口气。姓加名，总共五个字。如果他说出亚布的名字，亚布会遭受怎样的刑罚？出于嫉妒而预谋杀人。九年徒刑，六年后可假释？哈利又会有什么后果？调查不可避免地会揭露身为警察的他隐瞒了真相，只求避免身陷嫌疑。自打嘴巴。姓加名，总共五个字。哈利的问题就解决了。需要面对最终下场的人会是亚布。

哈利的答案只有一个字。

洛斯可点头，用悲伤的眼神望着哈利。“我就怕你会这么说。那么，斯皮欧尼，你让我别无选择了。记得你问我为什么信任你的时候，我是怎么回答的吗？”

哈利点头。

“每个人都有生活下去的目标。斯皮欧尼，这句话没错吧？这个目标也可以被夺走。你说，三一六号房有没有让你想起什么事？”

哈利没有回答。

“那就让我告诉你。三一六是莫斯科国际旅馆一个房间的号码。奥尔加负责看守那层楼。她很快就会退休，希望能在黑海边上有个舒服的长假。到那层楼有三个楼梯和一个电梯，清洁人员也可以搭电梯。房间里有两张床。”

哈利倒抽一口气。

洛斯可的前额抵在交握的双手上。“小的那个睡在靠窗的床上。”

哈利站起来，走到门口，重重敲了起来。他听到回声在外面的走廊回荡。他继续用力捶门，直到听见钥匙插进锁孔。

30 振动模式

“抱歉，但我已经尽快赶来了。”爱斯坦说着，把他停在埃尔默水果烟草店外的出租车驶离路边。

“欢迎回来。”哈利说，心想右边开来的公交车是否看出爱斯坦完全没有要停的迹象。

“我们要去史兰冬区没错吧？”爱斯坦毫不理会公交车愤怒的喇叭声。

“毕攸卡特路。你知道这里应该让公交车先行吧？”

“我决定不让。”

哈利转头看着他朋友。他只看出两道窄缝中充血的眼。

“很累吗？”

“时差。”

“埃及跟这里的时差只有一小时，爱斯坦。”

“至少一小时。”

由于座椅上的避震器和弹簧都坏了，他们驶过弯道往亚布家里开去时，哈利能感觉到路上的每颗石头和凹凸的路面形状，但现在他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他借了爱斯坦的手机，打电话到国际饭店的三一六号房。欧雷克接了电话。欧雷克问他在哪里时，哈利听出他声音里的喜悦。

“我在车上。你妈呢？”

“出去了。”

“我以为她要到明天才会开庭。”

“每个律师都要在库兹涅斯基桥路开会。”他用大人般的语气说，“她一个小时内就会回来。”

“欧雷克，你听好，能不能转告你妈妈这件事：叫她换一家旅馆，而且马上就换。”

“为什么？”

“因为……是我说的。就这样告诉她，好不好？我晚点再打电话过去。”

“好吧。”

“好孩子。我要挂了。”

“你……”

“怎么？”

“没事。”

“好。别忘了把我刚才说的话跟你妈妈说。”

爱斯坦一个刹车，停在路边。

“在这里等。”哈利说着跳出车外，“如果我二十分钟之内没有回来，就打电话到调度室，用我给你的那个号码，跟他们说……”

“犯罪特警队的霍勒警监要一辆有武装警察的巡逻车马上过来。我记住了啦，哈利。”

“很好。如果你听到枪声，就立刻打电话。”

“好。再说一次，这是什么电影？”

哈利抬头看着那栋房子。听不见狗吠声。一辆深蓝色的宝马从他们旁边缓缓驶过，停在更远一点的马路上。除此之外，一切都很静。

“大部分电影都这样。”哈利轻声说。

爱斯坦笑了。“酷啊！”他的眼底出现一丝担忧，“是酷没错吧？不光是个疯狂的冒险？”

薇格蒂丝·亚布打开门。她穿了一件刚烫好的白色上衣和一件短裙，但迷离的双眼透露出她似乎才刚起床。

“我打电话去你先生的公司了。”哈利说，“他们说今天在家。”

“有可能。”她说，“警监，他已经不住在这里了。是你扯出这桩……这桩……”她挥着手，仿佛想找正确的用词，但一抹厌恶的笑容过后，她不得不承认没有别的词可以说，“……妓女事件的。”

“亚布太太，我可以进屋里吗？”

她耸耸肩，又打了个颤表示厌恶。“叫我薇格蒂丝，或随便怎么称呼都行，就是别那样叫我。”

“薇格蒂丝，”哈利躬身问道，“我可以进去吗？”

拨过的细眉一挑。她迟疑着，然后摊摊手。“有何不可？”

哈利觉得好像闻到一丝金酒的气味，但那可能是她的香水。屋里没有任何不寻常——干净、清香又整齐。餐具柜上的花瓶里插着鲜花。哈利注意到，沙发套比他上次坐的时候，又更白了一点。小声的古典音乐发自他看不到的扬声器。

“马勒？”哈利问。

“精选辑。”薇格蒂丝说，“阿尔内只买合辑。他总说，不是最好的东西就不值钱。”

“那他没把那些精选辑带走就是好事了。说到这个，他人在哪里？”

“首先，你在这里看到的一切，都不是他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人在哪儿。警监，你有烟吗？”

哈利把一盒烟递给她，看着她想办法用那个柚木与银质的台式打火机点火。他横过桌面，伸出他的可抛弃式打火机。

“谢谢。我会猜他出国了，去某个热带地方吧。但在我看来，恐怕还不够热。”

“嗯。你刚才说，这里的東西都不是他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意思。这栋房子、家具还有车子，全是我的。”她用力喷出一口烟，“去问我的律师。”

“我以为你先生有钱买得……”

“别这样叫他！”薇格蒂丝似乎想把香烟里的烟草全部吸光，“对，阿尔内有钱。他有足够的钱买这栋房子、家具、车子、西装、那间农舍和珠宝，他买这些东西给我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他那票所谓的朋

友面前炫耀。阿尔内唯一在乎的就是别人对他的看法，懂吧？他的家人、我的家人、同事、邻居和同学、朋友。”愤怒使她的声音有种粗哑的金属音质，仿佛她刚才透过麦克风说话，“每个人都是阿尔内·亚布精彩生活的观众，情况顺利时，他们应该鼓掌。如果阿尔内用争取掌声的力气去经营公司，或许亚布公司现在就不会走下坡了。”

“《今日商业报》上说，亚布公司是成功的企业。”

“亚布公司是家族企业，不是登记在股票交易所上的公司，因此不必公开账目细节。阿尔内出售资产，做出有利润的样子。”她把抽了一半的烟在烟灰缸里捻熄，“几年前，公司出现严重的周转危机，由于阿尔内本人要负责债务，他就把房子和所有物产都放到我跟孩子名下了。”

“对，但买家付了一笔可观的金额。报上说有三千万。”

薇格蒂丝苦涩地叹了口气。“所以这个成功企业家金盆洗手、要多花点时间陪家人的故事，你就照单全收了？我承认，阿尔内的公关的确做得很好。这么说吧，阿尔内不是失去公司，就是破产。他当然选了前者。”

“那三千万呢？”

“只要阿尔内想，就能施展魅力，别人也会相信。这就是他为什么擅长谈判，尤其是处在压力之下时。也因为这样，银行和供货商都尽可能让公司维持运营。阿尔内跟供货商谈判的结果，是把合约中本该是无条件屈从的两个条款改了。他得以保留仍在他名下的农舍，还让买家提出三千万的购买金额。对他们来说，这笔钱不算什么，因为他们可以从亚布公司的债务抵销。阿尔内把破产弄得像买卖竞争，那不是什么坏事吧。”

她仰头大笑。哈利看到她下巴下方整容手术留下的一道小疤痕。

“安娜·贝斯森呢？”他问。

“那个骚货吗？”她跷起纤细的双腿，用一根手指拨开脸上的头发，神情冷漠地凝视空中，“她只是个玩具。他犯下的大错是急着想把这个纯正的吉卜赛恋人炫耀给那些朋友看。我们可以说，不是每个被阿尔内当成朋友的人，都觉得该对他忠心。简单说来就是，话传到我耳朵里了。”

“然后呢？”

“我给了他另一个选择。为了孩子。我是理智的女人。”她从沉重的眼皮下看着哈利，“但他没有接受。”

“或许他发现对方不只是玩具？”

她没回答，但薄薄的唇变得更薄了。

“他有没有类似书房的地方？”哈利问。

薇格蒂丝点头。

她带头走上楼梯。“他以前会把自己关进去，大半夜都坐在里面。”她打开一扇门，门内是个阁楼房间，可以看到邻居的屋顶。

“是在工作吗？”

“上网。他简直入了迷。说他是在看车子，但天知道他在做什么。”

哈利走到桌前，拉开一个抽屉。“清空了？”

“他把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了。装满了个塑料袋。”

“电脑也是吗？”

“是笔记本电脑。”

“拿来连接到手机的笔记本电脑吗？”

她扬了扬眉。“我不清楚。”

“我只是好奇。”

“还想看什么吗？”

哈利转身。薇格蒂丝靠着门框，一条手臂高举过头，另一手又在腰际。似曾相识的感觉简直让人头昏。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薇格蒂丝。”

“噢，警监，你赶时间吗？”

“外面的出租车还在跳表等我。我的问题很简单：你认为他有可能杀了她吗？”

她慢条斯理地打量着哈利，鞋跟轻敲门槛。哈利等待着。

“我告诉他我知道那个骚货的事以后，你知道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薇格蒂丝，答应我你绝不会说出去。我不应该说出去！对阿尔内来说，我们在别人眼中是幸福的，远比我们是否真正幸福还要重要。警监，我的答案是，我根本不知道他能做出什么事。我不了解这个人。”

哈利从内袋拿出一张名片。“如果他跟你联络，或是你知道他的行踪，希望你能立刻打电话给我。”

薇格蒂丝看着他的名片，淡粉红色的唇边有一朵小小的笑容在跳。“只有那时才能打吗，警监？”

哈利没有回答。

在屋外的台阶上，他转身看她。“那你后来说出去了么？”

“说我先生不忠？你说呢？”

“我会说你是个务实的女人。”

她露出笑容。

“十八分钟。”爱斯坦说，“妈的，我的心跳都开始加快了。”

“我在里面的时候，你有没有拨我那个旧手机的号码？”

“当然有，铃声响了好久。”

“我什么都没听到。电话已经不在那里了。”

“可惜，但你有听到振动声吗？”

“什么？”

爱斯坦做出癫痫症发作的模样。“就像这样。振动模式，静音手机。”

“我的手机是花一克朗买的，只有响铃模式。爱斯坦，他把手机带走了。马路上那辆蓝色宝马到哪儿去了？”

“什么？”

哈利叹气。“我们走吧。”

31 手电筒

“你是说，有个疯子要追杀我们，因为你找不到杀了他家人的凶手？”萝凯的尖叫声从电话那头传来。

哈利闭上眼睛。哈福森到埃尔默店里去了，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简单来说就是这样。我跟他达成了协议，他遵守了他那部分。”

“所以我们才会被人追杀？所以我才得带儿子离开这家旅馆，在儿子过几天就会知道能不能留在妈妈身边的时候？这实在……实在……”她的声音提高成气愤、断断续续的高音。他让她继续说，不打破话头。“为什么，哈利？”

“世界上最古老的原因。”他说，“血债血还。复仇。”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说过了，没有关系。你和欧雷克不是结果，只是手段。这个人把向杀人者报仇视为自己的责任。”

“责任？”她的尖叫穿透哈利的耳膜，“你们男人就喜欢报复这种抢地盘的事。这不是什么责任，而是原始的冲动！”

他等到觉得她应该说完了的时候才开口：“这件事我真的很抱歉，但我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她没回答。

“萝凯？”

“嗯。”

“你在哪里？”

“如果你说得没错，他们很容易就能找到我们，那我不确定我该在电话里冒险告诉你。”

“好。你在安全的地方吗？”

“我想是。”

“很好。”

一个俄国人声出现又淡出，像是来自短波无线电台。

“哈利，为什么你不能安慰我，说我们没有危险？告诉我这都是你在想象，他们只是在唬人……”她的声音愈说愈低，“……什么都好……”

哈利花时间整理思绪，然后用低沉、清楚的声音说：“萝凯，你

需要害怕。人要够害怕，才能做出正确的事。”

“那是什么事？”

哈利做了个深呼吸。“我会把事情摆平的，我答应你。我会摆平的。”

萝凯的电话一挂掉，哈利就打给薇格蒂丝。她在铃响一声之后接了电话。

“我是霍勒。亚布太太，你是坐在电话旁边等吗？”

“你以为呢？”从含糊不清的说话声中，哈利听出她在他离开后，至少又喝了两杯酒。

“我不知道，但我想请你报案，说你先生失踪。”

“为什么？我又不想他。”她悲哀地笑了一声。

“这个嘛，我需要找理由发起搜索行动。你可以选择：不是报案说他失踪，就是我宣布他受到警方调查。因为他有谋杀嫌疑。”

接着是一段长长的沉默。“警官，我不懂。”

“亚布太太，没什么好不懂的。我可以说你报案说他失踪了吗？”

“等等！”她喊，哈利听到电话那头有酒杯碎裂的声音，“你到底在说什么？阿尔内已经受到警方调查了。”

“是我在调查，没错，但我还没知会任何人。”

“哦？那在你离开之后，又过来的那三个警察是怎么回事？”

哈利感到背脊一阵发凉。“三个警察？”

“你们警察局里的人都不互相沟通的吗？他们不肯走，我简直快吓坏了。”

哈利已经从办公椅上站了起来。“亚布太太，他们是开一辆蓝色宝马过去的吗？”

“哈利，还记得我说过别叫我亚布太太吗？”

“你怎么跟他们说的？”

“没说什么。我想我说的都是已经告诉过你的话。他们取走了几张照片和.....对了，他们不是很有礼貌，不过.....”

“你怎么打发他们离开的？”

“离开？”

“他们没找到要找的东西是不会走的。相信我，亚布太太。”

“哈利，我真的不想再提醒你.....”

“快想！事情很重要。”

“天哪！我什么也没说啊。我.....对了，我放了一段阿尔内两天前在录音电话上的留言。然后他们就走了。”

“你说你没跟他谈过话。”

“是没有。他只说他把葛瑞格带走了。那是真的，我听到录音里有葛瑞格的吠叫声。”

“他从哪里打来的？”

“我怎么知道？”

“不管怎样，那三个人知道。这件事攸关.....”哈利努力想有没有别的方式可以说，最后放弃了，“.....生死。”

在马路和交通方面，哈利有很多事不知道。他不知道计算结果显示，维特布鲁村建造的两条隧道和高速公路延长路段，会减少奥斯陆

南向E6公路在高峰时段的拥堵。他不知道最后倾向投入十亿克朗建设费的关键论据，并非来自在莫斯区和德勒巴克区之间通勤的选民，而是交通安全。公路局用一条公式计算社会利益，评估基础是每条人命值两千零四十万克朗，该数字包含救护车费用、车流改道费和未来会减少的税收。行驶在南向的E6公路上，前后都是动弹不得的车辆，在爱斯坦那辆奔驰车里的哈利，甚至不知道他把阿尔内·亚布的生命放在哪个价值段上。他更不知道救下这条命自己会得到什么好处。他只知道他已经放手一搏了，不能连赌注也失去。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一样。所以多想无益。

薇格蒂丝在电话里放给他听的那段留言只有五秒，里面只有一条有价值的信息。这就够了。线索不在阿尔内·亚布挂掉电话前所说的那段话里：我把葛瑞格带走了，只是跟你说一声。也不在背景里葛瑞格疯狂的吠叫里。而是令人心寒的高声鸣叫。海鸥。

通往拉科伦村的岔道标志出现时，天已经黑了。

农舍外有辆吉普车，但哈利继续开向回车道。没有蓝色宝马。他把车停在紧邻农舍的下方。不必想办法偷溜进去了，他过来的路上，摇下车窗时已经听到了狗叫声。

哈利知道应该把枪带来的。倒不是因为他觉得亚布会带枪，因为他不可能知道有人想要他的命——说得更确切一些，是要他死。但他们已经不是这出戏仅有的两个演员了。

哈利下了车。他看不见海鸥也听不到海鸥叫，也许它们只有白天会叫吧，他心想。

葛瑞格被拴在屋前台阶的栏杆上。一口森森白牙在月光下闪闪发亮，一股凉意传到哈利仍然作痛的脖子上，但他强迫自己跨出缓慢的大步，接近这只吠叫中的狗。

“还记得我吗？”哈利靠得很近，近得几乎摸得着那狗的气息时，他轻声问道。紧绷的链子在葛瑞格身后微微颤动。哈利弯下身，惊讶

地发现狗吠声慢慢减弱。嘶哑的声音表示狗儿已经这样叫了好一阵子。葛瑞格伸出两只前脚，低下头，完全停止吠叫。哈利握住门把，门上了锁。它能听到里面的声音吗？客厅里有灯光。

“阿尔内·亚布！”

没有回答。哈利等了一会儿，又喊了一次。

灯里没有钥匙，于是他找了一颗称手的大石头，爬过走廊栏杆，砸破走廊门上的一小块玻璃，伸手进去把门打开。

房子里不像有过打斗，倒像是有人急着离开。一本摊开的书放在桌上，哈利拿了起来。莎士比亚的《麦克白》，里面有一行字用蓝笔圈了起来：我无话可说；我的声音在剑里。他打量着房间，却没看到那只笔。

只有最小的那间卧房里面的床有被用过的痕迹。床头柜上有本男性杂志。

一台小收音机调到接近P4新闻台的频段，低低的播报声从厨房传来。哈利把收音机关掉。料理台上有块化冻的牛排，西兰花还包在塑料袋里。葛瑞格扒着门，哈利把门打开。一对棕色的可爱狗眼仰望着他，说得更确切一点，是望着那块牛排。牛排还没啪的一声跌落在地，就被扯成了碎片。

哈利一面看狗儿狼吞虎咽，一面思考该怎么做。如果还有事可做的。亚布不看莎士比亚的书，这点可以肯定。

最后一点肉消失之后，恢复精力的葛瑞格又对着马路吠叫起来。哈利走到栏杆旁，解开链子，葛瑞格立刻开跑了，他只能勉强在湿地上不摔倒。狗儿拉着他走过小径，穿过马路，走下一段陡坡。哈利只看到黑色的浪撞击着被半月的月光照得白白亮亮的平滑岩石。他们从高而湿的草间穿过，草叶勾着哈利的腿，好像不想放他走，但葛瑞格却不停步，直到哈利脚下那双马丁靴踩到了圆石和沙。葛瑞格圆滚滚的尾巴直竖着，他们站在海滩上。现在是涨潮，海浪几乎拍打到直挺

的长草，冲出许多泡泡，仿佛海水退去时，沙里的泡沫还留有二氧化碳。葛瑞格又开始吠叫。

“他划船出海了吗？”哈利问，一半是问葛瑞格，一半也问自己，“他一个人，还是有人陪他？”

他没有得到回答。不过，这里很空旷，小径也到了尽头。哈利竖起衣领，这只大罗威纳犬却不肯屈服。哈利只好亮起手电筒，照着大海。他只看到一排排白浪，像放在一面黑镜子上的几行可卡因。水面下可以清楚看见一个缓坡，哈利又拉了拉狗链，但狗儿发出凄厉的嚎叫，开始用爪子扒沙。

哈利叹了口气，关掉手电筒，走向农舍。他在厨房煮了杯咖啡，听着遥远的狗吠。他洗好杯子，又走向海边，在岩石间找了个避风的凹处坐下。他点燃一根烟，想要思考。然后他把外套拉紧，闭上眼睛。

有天晚上他们躺在她床上，安娜那时说了一句话。那一定是他们六周的恋情接近尾声的时候，而他一定比平常清醒得多，因为他还记得。她当时说，她的床是一艘船，她和哈利是两个遭遇船难的孤单幸存者，在海上漂流，一心只想看到陆地。接下来发生的就是这样吗？他们看到了陆地？他不记得有这样的事。他觉得仿佛自己跳船下海了。也许是他的记忆在搞怪。

他闭上眼，想唤起有她的画面。不是他们当船难生还者的时候，而是他上次见到她的时候。显然，他们还一起吃了饭。她替他斟满酒杯——是酒吗？他喝了吗？显然有。她又替他斟满。他有点把持不住，一口把杯子喝干，她笑他，亲他，跳舞给他看。在他耳边轻声说些甜言蜜语。他们倒上床，出了海。对她来说，一切真的这么容易？对他也是？

不，不可能。

但哈利没办法肯定。他不能自信满满地说，他没有躺在索根福里

街的床上，唇边还带着狂喜的笑。他跟旧情人重圆了，而萝凯却在莫斯科瞪着旅馆的天花板，因为害怕失去孩子而无法入睡。

哈利缩起身子。寒冷刺骨的风透体而入，仿佛他是个鬼魂。有些他一直不愿面对的思绪现在都回来了：如果他都无法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欺骗这辈子最珍惜的女人，又怎么知道自己还做过些什么事？奥纳说过，喝酒和吸毒只会强化或削弱人潜藏的本质，但谁又清楚地知道那些人体内有些什么呢？人类不是机器，脑部的化学作用随时在变。不管在正当情况还是错误用药的影响之下，谁能清楚记得所有我们做过的事？

哈利打了个冷战，咒骂了一声。他现在知道了。知道为什么他得找到阿尔内·亚布，在别人将他灭口之前向他告解。不是因为他的血里流着职业精神，也不是因为法律已成为个人素养，而是因为他非知道不可。阿尔内·亚布是唯一能够告诉他的人。

哈利又闭上眼睛。在坚持、有催眠韵律的海浪声中，仍能听见风吹上花岗岩的低啸。

他睁开眼时，周围已经不黑了。风把云吹散，黯淡的星光在上方闪烁。月亮换了位置。哈利看了看表。他在这里坐了快一小时。葛瑞格仍在对海狂吠。他撑起僵硬的身躯站起来，蹒跚地走向狗儿。月亮的引力变了，海平面降低，哈利走下宽广的沙滩。

“葛瑞格，来吧。我们在这里找不到东西的。”

他想抓住项圈，狗却想咬他一口，哈利本能地往后跳了一步。他凝视着海面，月光在一个黑色的平面上闪烁，现在他看出之前海水涨潮时没看出来的东西了：那东西像两根系泊杆突出海面。哈利走到水边，打开手电筒。

“老天爷。”他轻呼。

葛瑞格跳进水里，他也跟了过去，涉水走了十米，水都还不到膝盖。他盯着一双鞋：手工缝制，意大利牌子。哈利拿手电筒照着水

下，一双裸露在外的腿白得发青，反射着光，像两块倒竖着的惨白墓碑。

哈利的叫声被风刮走，又立刻被拍打的海浪声淹没。但他的手电筒掉进水里被海水吞没之后，仍在水底的沙地亮了将近二十四小时。次年夏天，有个小男孩拿着手电筒跑向他父亲，手电筒黑色的外壳已被盐水侵蚀，父子俩都没把手电筒跟发现尸体的可怕经过联系在一起。这件事在一年前上了各大报纸，但在夏日的阳光下，那却像是好几辈子以前的事。

第五部

“奇怪的是，世界开始崩塌时，你会变得全神贯注。在我放下电话前，我知道要做什么事。复仇。很原始吗？一点也不会……只有复仇心最强的人才得以存活。复仇，不然死路一条。”

32 戴维·哈塞尔霍夫

晨光像一根白柱破天而下，在峡湾上投射出汤姆·瓦勒所说的“基督之光”。他家里的墙上也挂了几幅类似的图片。他大步跨过围绕犯罪现场的塑料封锁线。自认为了解他的人可能会说，依他的个性应该会从封锁线上面跳过去，而不是弯腰从下面走过。他们说对了后者，却没说对前者。汤姆·瓦勒怀疑是否真有人了解他，他也有意维持这种情况。

他把数码相机举到警配墨镜泛着金属蓝光的镜片前。这种墨镜他家里还有好几副，是感恩的客人给他的回礼。说起来，这部相机也是。镜头拍下了地上那个洞和洞里的那具尸体。尸体穿着黑色长裤，那件衬衫本来是白色的，现在却被沙土弄成了棕色。

“又拍照片存进私人照片集吗？”韦伯问。

“这是新手法。”汤姆头也没抬地说，“我喜欢有创意的凶手。你查出这人的身份了吗？”

“阿尔内·亚布。四十二岁，已婚，有三个小孩。似乎有不少钱，后面那间农舍就是他的。”

“当时有人看到或听到什么吗？”

“他们正在挨家挨户地调查，但你也看得出来这里有多荒凉。”

“也许是旅馆那边过来的人？”汤姆指着海滩尽头的一栋黄色木造大楼。

“我怀疑。”韦伯说，“不会有人在这个时节去住旅馆。”

“是谁发现尸体的？”

“有人从莫斯市的电话亭打匿名电话报案，电话是打给莫斯市警局的。”

“是凶手本人吗？”

“我想不是。那人说他遛狗的时候，看到两只脚露出来。”

“他们有没有留下电话录音？”

韦伯摇头。“他没打紧急求救电话。”

“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汤姆朝那具尸体指了指。

“法医还没送报告过来，但我看他像是被活埋的。没有体外受虐的迹象，但口鼻里的血和眼睛上的爆裂血管，都说明了脑部有大量积血。此外，我们发现他的喉咙深处有沙，表示他被埋进去的时候还在呼吸。”

“了解。还有呢？”

“那只狗当时被绑在死者农舍外的栏杆上。这只丑罗威纳是很棒的狗，健康状况良好。农舍的门没锁，里面也没有打斗痕迹。”

“换句话说，有人开门进去，拿枪威胁他，把狗绑了起来，替他掘了个洞然后恭请他自己跳进去。”

“如果凶手不止一个的话。”

“大罗威纳犬，一米半深的洞。韦伯，我想这点毋庸置疑。”

韦伯没有反应。他跟汤姆合作从来没出过问题。这人是万中选一的天生警探，办案经历辉煌。但那并不代表韦伯必须喜欢他，不过，说不喜欢好像也不对。那是另一种感觉，类似要你分辨两幅很相似的画那样，你说不上来哪里有异状，但就是觉得不对劲。不对劲，就是这个词。

汤姆在尸体旁蹲下。他知道韦伯不喜欢他，但没关系。韦伯是鉴识组的老警察了，不会再升职，也就是说不会对汤姆的仕途或生活造成任何影响。简单来说，汤姆不需要被韦伯喜欢。

“是谁指认他的？”

“几个当地人。”韦伯回答，“杂货店老板认出了他。我们联络上他在奥斯陆的太太，把她带来这里，她确认这人就是阿尔内·亚布。”

“她人现在在哪？”

“在农舍。”

“有人讯问过她了吗？”

韦伯耸肩。

“我喜欢第一个到现场。”汤姆说着身体前倾，拍了一张脸部特写照。

“莫斯市警局接下了这起案子，我们只是被请来协助的。”

“我们有经验。”汤姆说，“有没有人向那群乡巴佬委婉解释过？”

“事实上，我们有人以前也调查过谋杀案。”他们身后有个声音说。汤姆抬眼，看到一个面带微笑的男人，他穿着警察的黑皮夹克，配着有金边的一星徽章。

“我不介意啊。”那位警监大笑，“我是保罗·瑟伦森，你一定是瓦勒警监了。”

汤姆简单对他点了个头，却没理会瑟伦森伸出的手。他不喜欢跟不认识的人有身体接触，或者该说，就算对认识的人他也不想。但对女人就不同了，反正只要主控权在他手里就行。而他总是能掌控一切。

“瑟伦森，你们还没调查过这样的案子。”汤姆说着拨开死者的眼皮，露出充血的眼球，“这不是酒吧遇刺或酒醉意外。所以你们才请求我们协助，对吧？”

“这的确不像本地会有的案子，没错。”瑟伦森说。

“我建议你和手下在这里留守，让我去跟死者的太太谈。”

瑟伦森大笑，仿佛汤姆刚才说了个大笑话似的，但看到汤姆的警配墨镜后方挑起的眉，又立刻噤声。汤姆·瓦勒站了起来，开始往警察封锁线走。他慢慢数到三，然后头也不回地大喊：“把那辆警车开走。瑟伦森，我看到你把车停在回车道上。多亏了你，鉴识组待会儿会查凶手车辆的轮胎痕。”

他不必转身也知道瑟伦森开朗脸上的笑容已经消失，这个犯罪现场也改由奥斯陆警察接手。

“亚布太太？”汤姆走进客厅，喊了一声。他已经决定要把案子速战速决了，他跟一个相貌姣好的年轻女孩还有午餐约会，他可不想取消。

正在翻一本相簿的薇格蒂丝·亚布抬起头：“是。”

汤姆喜欢眼前的景象。精心呵护过的身躯、自信的坐姿、刻意摆出的电视主持人的随兴态度和三颗没扣的上衣扣子。他也喜欢听到这种声音。那轻柔的嗓音轻易吐出那个特别的字，他就喜欢身边的女人这样说。他也喜欢那张嘴，他已经希望能听到那个字从这张嘴里说出来。

“我是汤姆·瓦勒警监。”他说着在她对面坐下，“我明白这件事一

定让你非常震惊。当然我知道这么说很老套，也怀疑此时此刻这句话对你是否有意义，但我还是想表达同情。我也曾经失去过亲人。”

他等待着。等她感激地抬眼，好让他正视她的目光。那眼光是朦胧的，一开始汤姆以为她目中含泪，听到她回答之后才明白她已经醉了。“警官，你有没有烟？”

“叫我汤姆就好。我不抽烟，对不起。”

“汤姆，我要在这里待多久？”

“我可以安排让你尽快离开。我只要问几个问题，好吗？”

“好。”

“很好。你知不知道有谁可能会想要你先生的命？”

薇格蒂丝以手支着下巴，凝视着窗外。“汤姆，另一位警官在哪里？”“对不起，你说什么？”

“他不是也该来吗？”

“亚布太太，你是说哪位警官？”

“哈利。他负责这件案子，不是吗？”

汤姆任职警察期间，之所以升迁得比别人都快，主要是因为他设法不让包括辩护律师在内的任何人刺探他是如何取得被告有罪的证据的。第二个原因是他有敏感的天线。当然了，有时候天线在应该敏感的时候并没有反应，但却从没在不该敏感的时候有反应。现在天线有反应了。

“亚布太太，你是指哈利·霍勒吗？”

“可以停这里。”

汤姆还是喜欢那个声音。他在路边停车，身子向前靠，仰望着山

丘顶上那栋粉红色的房子。早晨的阳光在庭院中一个动物模样的物体上闪烁。

“你人真好。”薇格蒂丝说，“不只说服瑟伦森让我先走，还载我回家。”

汤姆给她一个温暖的笑容。他知道那个笑是温暖的。很多人都说他长得像《海滩游侠》里的明星戴维·哈塞尔霍夫，有同样的下巴、身材和笑容。他看过《海滩游侠》，明白别人那样说是什么意思。

“我才应该感谢你。”他说。

这话没错。从拉科伦村开来的一路上，他得知了几件趣事。如哈利曾经想找出她丈夫杀害安娜·贝斯森的证据，而如果他没记错，安娜·贝斯森是前阵子在索根福里街自杀的女人。那个案子已经结了，还是他亲自判定为自杀并写了报告的。那么那个白痴霍勒想干什么？是输了口气所以想扳回一城吗？霍勒是不是想证明安娜·贝斯森是犯罪行为的受害者，好让他——汤姆·瓦勒受制？挖旧账的确很像那个疯子酒鬼的作风，但汤姆觉得不太合理的是，霍勒怎么会花这么多力气去查一件最多只能让汤姆稍显武断的案子。他根本不相信哈利的动机只是想澄清这件案子。只有电影里的警察才会把下班时间拿来做这种事。

既然哈利认定的嫌疑人已死，这起案子自然只有几个其他解释。汤姆不确定是哪个，但直觉告诉他，只要牵涉到哈利，他就有兴趣去查。因此，当薇格蒂丝问汤姆想不想进去坐坐喝杯咖啡时，最让他心动的并不是对这位新寡女人的兴奋念头。这可能是个好机会，摆脱那一直以来——多久了？一年多了？——对他紧追不舍的人。

一年多。是的，没错。自从爱伦·盖登警官——多亏斯韦勒·奥尔森干的蠢事——发现汤姆·瓦勒是奥斯陆军火走私组织的幕后主使以来，已经过了一年多。在吩咐奥尔森把她干掉以防她把事情抖出来的时候，他太清楚霍勒绝不会放弃追查凶手。所以他故意让人在犯罪现场找到奥尔森的棒球帽，好在逮捕这位谋杀嫌疑人时，以“自卫”的理由对奥尔森开枪。没有什么可以牵扯到他身上，但汤姆有种诡异的不

安全感，总觉得霍勒就快查出来了。他可能会危及自己。

“大家都不在，房子变得好空哦。”薇格蒂丝说着打开门锁。

“你……呃……一个人住有多久了？”汤姆问，一面跟着她走上台阶，进入客厅。他还是很喜欢眼前的景象。

“孩子都在诺德比市，我爸妈那边。我们的打算是让他们待在那儿，直到情况恢复正常。”她叹了口气，坐进一张宽大的扶手椅里，“我得喝杯酒，然后最好打个电话给他们。”

汤姆站着观察她。她刚才那番话破坏了一切，他之前感觉到的小小刺激已经消失了。她忽然显得很老，或许是酒精的效用过了。酒精抚平了她嘴角的皱纹，现在那张嘴僵成扭曲的粉红色的裂缝。

“汤姆，请坐。我来泡两杯咖啡。”

他一屁股坐进沙发，薇格蒂丝消失在厨房。他张开双腿，注意到沙发布料上有个淡淡的污痕。他想起自己沙发上的污痕，那是经血。

想到这件事，他就笑了。

贝雅特·隆恩。

甜蜜、天真的贝雅特·隆恩，坐在茶几对面，把他的话一字不漏地听了进去，仿佛那些话是方糖，被她加进了拿铁咖啡里。小女孩的饮料。我认为，人有做自己的勇气非常重要。两人关系中最重要就是诚实，你不觉得吗？面对年轻女孩，很难知道如何让那些看似深奥的老套话对上她们的胃口，但他的话显然正投贝雅特所好。在他替她调了杯适合年轻女孩喝的酒之后，她就温顺地跟他回家了。

他不得不笑。即使到了第二天，贝雅特·隆恩还以为她不记得昨晚的事是因为太累，还有那杯酒比她惯常喝的要烈的缘故。放对药量是重点。

最棒的是，他早上走进客厅，看到她拿着湿布猛搓沙发上的那块

地方。前一天晚上，他们刚把前戏上演了一遍，她就昏了过去，之后好戏才登场。

“对不起。”她都快哭出来了，“我刚刚才看到，真的很不好意思。我以为我下周才会来的。”

“没关系。”他当时这么回答，还拍了拍她的面颊，“只要你想办法把那脏东西弄掉就好。”

然后他不得不冲进厨房，打开水龙头，把冰箱的门弄得乒乒响，才盖过自己的笑声。贝雅特刷洗着的那块血渍，是琳达留下的，还是卡伦？

薇格蒂丝在厨房喊：“汤姆，你的咖啡要加牛奶吗？”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生硬，里面有奥斯陆西部的腔调。总之，他已经知道他需要的事了。

“我刚刚才想起，我在市区还有个会要开。”他说。他转身，看到她端着两杯咖啡站在厨房门口，讶异地睁大了眼，好像他刚甩了她一巴掌。他琢磨着这个念头。

“你需要时间静一静。”他说着站起来，“我了解。我刚才说过，我最近也失去了一个亲密的好友。”

“我很遗憾。”薇格蒂丝说，依旧困惑，“我甚至没问是谁。”

“她叫爱伦，是我同事。我很喜欢她。”汤姆偏过头打量薇格蒂丝，她以不确定的微笑作答。

“你在想什么？”她问。

“也许我哪天会过来看看你。”他对她做出特别温暖的笑容，最棒的戴维·哈塞尔霍夫式微笑，心想要是人人都能看透别人的心思，这世界不知会有多乱。

33 嗅觉障碍

午后的高峰时段开始了，格兰斯莱达街里开着车的工薪族缓缓驶过警察总署。一只篱雀坐在枝头，看着最后一片树叶飘落，被风吹起，又翻飞着经过五楼会议室的窗户。

“我不擅长演讲。”毕悠纳·莫勒开口。曾经听过莫勒之前几次演讲的人都点头表示同意。

一瓶要价七十九克朗的欧普拉气泡酒，十四个还未拆封的塑料酒杯，还有每个曾参办屠夫一案的人，都在等莫勒把话说完。

“首先，欢迎来自奥斯陆市议会的市长和警察局长光临，也感谢大家让案子圆满终结。各位都知道，我们承受了不少压力，尤其这犯人还连抢了几家银行……”

“我可不知道谁会只抢一家！”伊佛森大喊，带起一波笑声。他选择站在房间后方靠门口的位置，以便看清与会的警察。

“我想你可以这么说。”莫勒微笑，“我想说的是，呃……各位都知道……我们很高兴案子已经结束了。在开始喝香槟以前，我想特别向一个人致谢，他应该得到最大的赞赏……”

哈利感到大家都在看他。他最讨厌这种场合了，老板上台讲话，上台对老板讲话，感谢众位小丑，一场毫无意义的演出。

“领导本案的鲁内·伊佛森。鲁内，恭喜你。”

一阵掌声。

“鲁内，你要不要说几句话？”

“好的。”伊佛森说。集合的警察都伸长了脖子。他清了清喉咙：“可惜，我不像毕悠纳一样，有说自己不擅长上台讲话的权利。因为我很擅长。”更多笑声，“我担任过其他成功结案的案件发言人，

从那些经验来看，我知道要感谢所有人是一件很累的事。大家都知道，警察工作需要团队合作。贝雅特和哈利有幸得分，但全组人都下了基本功。”

哈利不可置信地看着群众点头同意。

“所以，谢谢大家。”伊佛森的目光扫过全体警员，显然有意让每个人都觉得受到注意和感谢。然后他以更兴高采烈的语气大喊：“大伙儿这就来开香槟吧！”

有人递了个酒瓶过来，他用力摇晃一阵，开始转动松木塞。

“我实在懒得看下去。”哈利低声对贝雅特说，“我走了。”

她责备地望了他一眼。

“小心！”木塞嘣地弹出，飞向天花板，“大家拿杯子啊！”

“抱歉，”哈利说，“明天见。”

他走进办公室，拿起自己的夹克，搭电梯下楼，身子靠在电梯间的墙上。昨晚在亚布的农舍，他只睡了几个小时。早上六点，他开车到莫斯市的火车站，找到电话亭和莫斯市警局的电话，报案说海边有一具尸体。他知道他们会请奥斯陆警方协助。八点，他抵达奥斯陆，在伍立弗路的咖啡小铺里喝了一杯可塔朵调味咖啡，等到确定这案子已经转到别人手里，可以安心进办公室。

电梯门滑开，哈利从双开弹簧门中走出来，进入冷冽的奥斯陆秋日空气。据说，这里的空气污染比曼谷还要严重。他告诫自己不必赶时间，强迫自己放慢脚步。今天他什么都不想去想，只要睡觉，也希望不会做梦。希望到了明天，所有的门都会在身后关起。

除了一扇门。这扇门永远不会关，他也不想让它关。不过，他要等到明天再去想这件事。然后他要跟哈福森在奥克西瓦河边散步，停在当初发现她的那棵树下，第一百次重建当时的情景。不是因为他们

已经忘记，而是想让感觉回来，让鼻子再次嗅到气味。他已经开始渴望了。

他走上草坪中央的小路，这是快捷方式。他并没看左边的灰色监狱大楼，里面的洛斯想必已经把西洋棋都收好了。他们绝对不会在拉科伦村发现任何事，或者任何让人联想到这个吉卜赛人或他手下喽啰的事，即使负责侦办的人是哈利。他们只得尽可能去调查。屠夫已经死了。阿尔内·亚布死了。正义就像水，爱伦有一次这么说，终会找到出路。他们知道这不是真的，但至少他们有时能在这个谎言里得到慰藉。

哈利听到警笛声。警笛已经响了一阵子了。有着旋转蓝灯的白色车辆从他身旁驶过，消失在格兰斯莱达街。他设法不去想这些警车为什么会出来。或许跟他没有关系。就算有，也只能等。等到明天。

汤姆·瓦勒发现自己到得太早。这个淡黄色住宅区的居民，白天并不会闲坐在家。他已经按下最下面一排的按钮，正准备转身离开，却听到一个滞闷、金属般的声音：“哪位？”

汤姆猛地转身。“嘿，请问是……”他看了看按钮旁边的名牌，“阿斯特丽·蒙森吗？”

二十秒后，他来到楼梯顶端，一张写满惊恐的雀斑脸从保险链条后方凝望着他。

“蒙森小姐，我可以进去吗？”他问，做出戴维·哈塞尔霍夫特有的露齿笑容。

“最好不要。”她的尖嗓音说。她大概没看过《海滩游侠》。

他把证件拿给她看。

“我是来请教，安娜·贝斯森的死有没有我们应该知道的事？警方已经不能肯定那是自杀了。我知道有个同事私下来调查过，我想知道你有没有跟他谈过。”

汤姆听说，动物能嗅出恐惧，尤其是猎食性动物。他不觉得惊讶，让他惊讶的是，竟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嗅出恐惧。恐惧跟牛尿一样，有股转瞬即逝的苦味。

“蒙森小姐，你在怕什么？”

她的瞳孔扩张得更大了。汤姆的天线现在嗡嗡直响。

“有你的帮助，对我们非常重要。”汤姆说，“警察与民众之间，最重要的一层关系就是坦诚，这你应该同意吧？”

她的眼光开始闪烁，他决定冒险：“我相信我同事可能涉嫌本案。”

下巴掉下，她露出绝望的表情。中了！

他们坐在厨房里。咖啡色的墙面上布满小孩的涂鸦，汤姆猜她大概是一群小孩的姑姑。他边听她说话，边做笔记。

“我听到走廊有东西掉下来的声音。我走出去，看到一个男人四肢着地，趴在我门外。看样子他一定跌倒了，于是我问他需不需要帮忙，但我并没有听到清楚的回答。我上楼按安娜的门铃，但里面也没人应。那男人口袋里的东西掉了满地，我在他皮夹里找到他的名字和住址，然后我扶他到马路上，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把地址给了司机。我就只知道这样。”

“你确定那是后来又来找你的那个人？也就是哈利·霍勒？”

她咽了口口水，然后点头。

“阿斯特丽，没关系的。你怎么知道他去过安娜家里？”

“我听到他进门了。”

“你听到他进公寓楼，又听到他走进安娜的家？”

“我的书房就在走廊旁边，走廊上发生什么事都可以听得很清楚。这一区很静，平常都没人。”

“你在安娜公寓附近有没有听到其他动静？”

她迟疑着。“那个警察走了以后，我好像听到有人蹑着脚走上安娜家的声音，但那声音像是女人的。你也知道，高跟鞋的声音不一样。但我想应该是三楼的古德森太太。”

“哦？”

“她在老市长酒吧喝过几杯以后，通常都会偷溜回来。”

“你有没有听到枪声？”

阿斯特丽摇头。“两栋公寓之间的墙壁有隔音。”

“你还记得出租车的车牌号吗？”

“不记得。”

“你听见走廊上有东西掉落的声音时是几点？”

“十一点十五分。”

“阿斯特丽，你非常确定吗？”

她点头。做了个深呼吸。

她再度开口，语气里突如其来的坚定让汤姆很讶异：“他杀了她。”

他感觉心跳变快了，就快了那么一点。“阿斯特丽，你为什么这样说？”

“听说安娜那天晚上自杀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了。会有人醉得像团烂泥、躺在楼梯上吗？而且她也没来应门。我想过要报警，可

是他却到这里来……”她看着汤姆，仿佛就快溺水而死，而他是救生艇，“他第一个问我的问题就是我不认得他。我当然知道他这样问是什么意思。”

“他是什么意思？”

她的声音高了半度：“凶手问唯一的目击者认不认得他？你说呢？他是来警告我，要是我说出去的话会有什么后果。我照他要的做了，说我从来没见过他。”

“但你刚才说，他后来又回来找你，问阿尔内·亚布的事？”

“对，他要我把罪名加在别人头上。请你了解我当时有多害怕。我假装什么都不懂，顺着他的意思……”他听出她语带哭腔。

“但现在你却愿意把事情告诉我们？你也愿意上法庭作证？”

“是的，如果你……如果我能确定自己很安全。”

另一个房间传来收到电子邮件的叮咚声。汤姆看了看表，四点三十分。他的行动要快，可能的话最好在今晚。

四点三十五分，哈利打开自家的门，顿时想起他忘了约哈福森去健身房跑飞轮的事。他踢掉鞋子，走到客厅，在闪动着的电话录音电话上按下播放键。是萝凯。

“法庭周三会做裁决。我已经订了周四的机票。十一点会到加勒穆恩机场。欧雷克问你能不能来接我们。”

我们。她说得好像判决马上就生效了似的。如果输了官司，他就不会接到“我们”，只会是一个丧失了一切的人。

她没留下号码，好让他回电说一切已经结束，她再也不需要担惊受怕。他叹口气，倒进那张绿色扶手椅里，闭上眼睛，看到她出现。萝凯。冰冷的白床单烧得他皮肤发痛，敞开的窗前那几乎不动的窗帘，透进一束月光，照上她裸露的手臂。他的指尖轻轻滑过她的眼、

手、窄窄的肩、又长又细的颈和跟他交缠着的双腿。他感到她那均匀、温暖的气息吹上自己的脖子，听着这副熟睡身躯发出的呼吸在他轻柔抚过她颈背时，几乎难以觉察地改变了节奏。她的臀部也几乎难以觉察地开始朝他移动，仿佛她刚才只是在休息，在等待。

五点，在奥斯特瑞斯镇家里的鲁内·伊佛森拿起电话，准备告诉来电者他一家刚要坐下吃饭；而在他家，吃饭是一件大事，可否请他晚点再拨？

“伊佛森，很抱歉打扰了你。我是汤姆·瓦勒。”

“嘿，汤姆，”伊佛森嘴里含着嚼了一半的马铃薯，“听我说……”

“我要你下令逮捕哈利·霍勒。还要一张搜他家里的搜查令，外加五个人负责搜查。我有理由相信，霍勒很不幸地涉嫌一起谋杀案。”

马铃薯呛进了气管。

“事情紧急，”瓦勒说，“证据可能有被毁的风险。”

“毕悠纳·莫勒。”咳个不停的伊佛森好不容易说出这几个字。

“好，我知道严格来说这是莫勒的职责，”汤姆说，“但我想你一定也同意，他会有成见。他和哈利已经共事十年了。”

“说得也是。但我们今天在忙别的事，所以我的手下都抽不开身。”

“鲁内……”伊佛森的太太说。他不太想刺激她。今天的香槟庆祝会过后，他晚了二十分钟到家，然后葛森街挪威银行分行的警报就响了。

“汤姆，我再回你电话。我会打给警方律师，看看有什么办法。”他清了清喉咙，又用大得能让太太听见的声音说，“等我们吃完饭以后。”

哈利醒来时，听见有人重重敲门。他的脑子自动下了结论，这人已经敲了好一阵子的门，而且肯定知道哈利在家。他看了看表，五点五十五分。刚才他一直梦到萝凯。他伸了个懒腰，从椅子上起来。

更多敲门声，更重了。

“来啦，来啦！”哈利一面喊一面走向门口。透过门上凹凸不平的玻璃，他看出一个人影。一定是哪个邻居，哈利想，才会没用对讲机。

他的手刚碰到门把，就停止了动作。一股寒意蹿上后颈，眼前看到黑点，脉搏加快。糟透了。他开了门。

是阿里，正眉头深锁。

“你答应过今天以前要把地下室的储藏间收拾好的。”他说。

哈利一手拍上前额。

“妈的！对不起，阿里。我真是个没用的糊涂鬼。”

“没错，哈利。如果你今晚有空，我可以帮忙。”

哈利讶异地打量他。“帮我？我的东西十秒内就能拿光。老实说，我还真想不起来下面到底放了些什么。但没关系。”

“哈利，那些是贵重物品。”阿里摇摇头，“把那种东西放在地下室，你真是疯了。”

“那我就知道了。我现在要去施罗德酒馆吃点东西，吃完我就回来。”

哈利关上门，倒回椅子上，按下遥控器。手语新闻。哈利以前调查过一个案子，需要找几位聋人问话，他也因此学了几句手语。他比对着记者的手语和出现的字幕。中东前线很安静。一位美国人因为替塔利班打仗而受到军法审判。哈利放弃了。施罗德酒馆的招牌菜，一

杯咖啡，一根烟，他沉思着。还是去地下室，然后直接上床。他拿起遥控器，正准备关电视，却看到打手语的人伸直五指，竖起大拇指对着他。他记得这个手势。有人被枪杀了。哈利立刻想到阿尔内·亚布，但他是窒息死的。他的目光沿着字幕看去，椅子上的身体僵住了。他开始疯狂地按遥控器。很糟——可能还是非常糟的消息。电视即时新闻上说的并不比字幕多多少：

银行职员在抢劫时遭到枪击。今天下午在奥斯陆葛森街的挪威银行分行，劫匪对一名职员开枪。该名职员有生命危险。

哈利走进卧室，打开电脑。银行抢劫案是首页上的头条，他轻点两下鼠标：

该银行今日准备结束营业前，一个戴头套的劫匪持枪进入，命令女性分行经理取出提款机里的所有现钞。由于事情并未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劫匪对现年三十四岁的银行职员开枪。据称这位女性伤者有生命危险。鲁内·伊佛森组长表示，警方目前尚无线索，对本案似乎遵循所谓“屠夫”犯下的几起抢劫案模式一事不予置评。警方也表示，屠夫已于本周被人发现死在巴西的迪亚爵达。

可能是巧合，当然有可能，但并不是。哈利一手摸过脸，他从一开始就在担心这件事。列夫·格雷特只抢了一家银行，接下来的抢劫案都是别人干的。有人干得从容至极，到了一丝不苟地模仿屠夫的原始抢劫手法并引以为傲的地步。

哈利想要撇开这个思绪。他现在不想担心银行抢劫案或银行员工被杀的事，也不愿去想如果竟然有两位屠夫会怎么样。还有他可能又得在伊佛森手底下侦办，再度搁置爱伦的案子。

停。今天不要再想了。明天再说。

但他的双腿仍把他带到走廊，他的手指也自发地拨打了韦伯的电话：“我是哈利，有什么新消息吗？”

“当然。”令人讶异的是，韦伯听起来很高兴，“好孩子最后总会走

运。”

“这倒是新鲜事。”哈利说，“说说看。”

“我们还在银行里的时候，贝雅特从痛苦之屋打电话给我。她开始看抢劫案录像带，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那个人说话时，站得离柜台的塑料玻璃很近。她建议我们去查口水。当时抢劫案才发生了半小时，所以还有机会找到东西。”

“结果呢？”哈利不耐烦地问。

“玻璃上没有口水。”

哈利呻吟。

“但有呼气浓缩的微滴。”

“真的？”

“对，真的。”

“最近一定有人做了祷告。恭喜啦，韦伯。”

“我想我们三天内就能拿到染色体调查结果，然后就可以开始进行比对。我猜不必过完这周，就会知道他的身份了。”

“希望你是对的。”

“当然啦。”

“好吧，谢谢你救回了我的胃口。”

哈利挂了电话，穿上夹克，准备离开，却想起电脑还没关，于是又走回卧室。他正想关机，就看到了。他的心一沉，血管里的血几乎要凝固。他有一封电子邮件。当然他还是可以不理睬，还是可以关掉电脑。应该这样的，反正没有急事。可能是其他人寄来的，不可能的寄件人只有一个。哈利很想现在就去施罗德酒馆，在多弗列街上，想

着那双挂在半空中的旧鞋究竟怎么回事，或享受萝凯在梦里的画面，诸如此类的。不过现在已经太迟了：他的手指再度取得控制权，体内的机器嘎嘎启动。然后邮件出现了，是一封长信。

嘿，哈利：

干吗拉长了脸？也许你以为再不会有我的信了。唉，哈利，生命是充满惊喜的呀。你看到这封信时，阿尔内·亚布也已经发现了这件事。你我两个让他无法承受生命，不是吗？如果我没弄错，我猜他太太已经带着孩子离开了他。很残忍吧？夺走一个男人的家人，尤其当你知道这是他私生活中最重要的事的时候。但他也只能怪自己，不忠的人受到再严厉的惩罚都不为过。对不对，哈利？总之，我的小小复仇在此结束。

但既然你以无辜者的身份卷进了这件事里，或许我欠你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其实很简单。我爱过安娜，真的，我爱她这个人，和她给我的一切。

不幸的是，她并不爱我给她的东西。“海”开头的，深沉睡眠。你知道她有毒瘾吗？我说过，生命充满惊喜。在她某一次——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失败的画作展览之后，我介绍毒品给她。然后她和它一见钟情，一“针”即合。多年来，安娜是我的客户，也是我的秘密情人，这两个角色可以说无法分割。

困惑了吗，哈利？因为你剥光她衣服的时候并没看到针孔？是的，“一针即合”只是个形容，其实安娜根本没法打针。我们把海洛因放在古巴巧克力的锡箔纸上，用吸的。这样比注射还贵，但只要安娜跟我在一起，就只需要付批发价。我们俩——那个词是怎么说来着的——如胶似漆。想到往日时光，我还会眼眶泛泪呢。她把女人能为男人做的事都做了：她跟我做，替我煮饭，帮我“装草”，逗我开心，安慰我，甚至苦苦哀求我。基本上，她唯一没做的就是爱我。哈利，这怎么会有这么难呢？毕竟，她爱过你，而你却对她弃若敝屣呀。

她还甚至爱了阿尔内·亚布。我还以为她只把他当摇钱树——以便宜市价买毒品——暂时离开我一阵。

但五月的一天傍晚，我打电话给她。我犯了芝麻大的罪，刚坐完三个月的牢，因此安娜跟我有一阵子没见面。我说我们应该庆祝一下，我刚收到来自清莱工厂的全世界最纯的一批货。我立刻就从她的声音里听出情况不对。她说结束了，我问她是指“海”还是指我，她说两个都是。她说，事情是这样的，她开始画一件会让她名留青史的艺

术作品，需要保持头脑清醒。你也知道，安娜这个人一旦决定做什么事，就固执得像头牛似的。所以我猜你没在她血液里找到毒品，对吧？

然后她跟我说有一个男人，阿尔内·亚布。他们开始约会，还打算同居。首先，他必须先跟他太太离婚。听过这故事吧，哈利？我也听过。

奇怪的是，世界开始崩塌时，你会变得全神贯注。在我放下电话前，我知道要做什么事。复仇。很原始吗？一点也不会。复仇是会思考的人类的反射行为，是行动与一致性的复杂结合，目前为止没有他种动物成功演化出来。就演化论来说，施加报复的行为显然极为有效，只有复仇心最强的人才得以存活。复仇，不然死路一条。听起来很像西部电影的片名吧？但别忘了，正是报复的逻辑创造出宪政国家的。以牙还牙、有罪者在地狱被焚烧，或至少一颗头吊在绞刑台边上，这些都是神圣的担保。哈利，复仇其实是文明的基础。

所以那天傍晚我定下心来，想出了一个计划。

计划很简单。

我向崔奥芬 [15] 订了一把安娜公寓的钥匙，细节我就不告诉你了。等你离开她家，我就开门进去。安娜已经上床了，她、伯莱塔 M92F 手枪和我进行了一场漫长又有开导性的对话。我请她找出阿尔内·亚布给她的一样东西——卡片、信件、名片什么都好。我的计划是把东西放在她身上，帮你把谋杀案跟他联系在一起，但她只有他家人在农舍拍的一张照片，是她从他相簿里拿出来的。我猜这样可能太难懂了，你可能会需要多一点帮助，于是我想了个办法。伯莱塔先生说服她告诉我怎么进入亚布的农舍，钥匙就在门外的灯里。

对她开枪以后——细节我就不多说了，因为结果实在令人扫兴（没有露出恐惧或后悔的样子）——我把照片放在她鞋子里，然后立刻动身前往拉科伦村。我把安娜的备用钥匙放进农舍，那把钥匙你现在肯定也已经发现了。我想过把钥匙贴在马桶水箱里，我最喜欢那里，《教父》里的迈克就把枪藏在那边。但你大概不会想到去那里找，这样就失去意义了，所以我放进床头柜抽屉里。很简单吧？

就这样，舞台布置完毕，可以让你和其他木偶登场了。只希望你不会因为我放在半路上的几个小线索而生气：你们警察的智力程度实在令人担忧啊。哈利，很高兴能跟你合作。

34 鳄鱼

一辆警车停在哈利家公寓大楼门口，另一辆挡在多弗列街往苏菲街的路口。

汤姆·瓦勒已下令不要开警笛和警灯。

他用对讲机确认所有人都已就位，也接到一连串夹带噪声的确认回复。伊佛森那边的消息是，四十分钟以前已接获警方律师发下的那张蓝纸——也就是逮捕搜查令。汤姆明确地表示他不要支持小组，而要亲自率队，且要其他人手待命。伊佛森并无异议。

汤姆搓着手，一半是因为从毕斯雷球场那条路上吹来的寒风，但大部分是因为兴奋。逮捕是这工作最棒的部分，这点他从小就发现了：秋天的傍晚，他和约阿基姆在爸妈的果园，等住户委员会的烂人来抢苹果。他们果真来了，一伙人通常有八到十个。不过人数多少不重要，因为他和约阿基姆打开手电筒用自制的扩音器大喊时，现场总是乱成一团。他们依照野狼猎捕麋鹿的法子，选定猎物里最小最弱的下手。但让汤姆着迷的是逮捕——围住猎物的部分，而约阿基姆喜欢的则是惩罚。他在这方面的创意已先进到有时候汤姆都必须加以阻止。倒不是因为汤姆对小偷起了同情心，而是因为尤亚肯不像他能保持头脑清醒，衡量后果。汤姆经常觉得，他和尤亚肯会在一起并非凑巧。尤亚肯现在是奥斯陆法庭里的法官副手，前途无量。

汤姆申请加入警队时，吸引他的就是逮捕这件事。汤姆的父亲想要他学医，或步他后尘念神学。汤姆在学校成绩优异，为什么要当警察？他父亲当时说，拥有良好教育对自尊心很重要，还说起他那在五金行卖螺丝的大哥憎恨天下所有人，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人家好。

汤姆带着啼笑皆非的笑容聆听这些忠告，清楚知道父亲最讨厌这样。父亲担心的并不是汤姆的自尊，而是邻居和亲戚的看法，认为他唯一的儿子“只不过”当了个警察。他父亲从来不懂，即使你比人家好，也可以憎恨人家。就因为你比较好。

他看了看表。六点十三分。他按下一楼的门铃。

“哪位？”一个女人的声音说。

“我是警察。”汤姆说，“可以请你替我们开门吗？”

“我怎么知道你是警察？”

巴基斯坦人，汤姆心想，一面请她从窗户看一下警车。门锁吱的一声开了。

“请待在屋子里。”他朝对讲机说。

汤姆要一个人守住房子后方的消防逃生口。上网研究过这栋公寓的平面图之后，他已经记住了哈利公寓的位置，也知道无须担心后楼梯的问题。

他们戴上了头套。关键词是速度、效率和决心。最后一项其实代表下手要狠，而且有必要的話，不惜下杀手。但很少有那种必要。整体说来，就连最棘手的罪犯在没有预警状况下看到戴着头套、携带武器的男人闯入，都会吓得无法动弹。简单来说，银行劫匪用的就是这一招。

汤姆定了定心神，对其中一人点点头。那人用两个指节在门上轻轻敲了敲。这个动作只是为了事后写报告时，可以说他们事先敲过门。汤姆用机关枪枪柄敲碎玻璃框，伸手进去，利落地把门打开。他喊了一声，所有人冲进了公寓。他不确定自己喊出的是拟声词，还是哪句话的第一个字，他只知道他和尤亚肯扭亮手电筒时，口中喊的也是这个。这种时候最棒了。

“马铃薯饺，”玛雅说着端起哈利的盘子，用责备的眼神看了他一眼，“你碰都没碰。”

“对不起，”哈利说，“我没胃口。请替我转告厨师，说不是他没煮好。这次不是。”

玛雅大笑着往厨房走去。

“玛雅……”

她缓缓转身。哈利的声音里有点什么，那语气是不祥的预兆。

“给我一杯啤酒，好吗？”

她继续往厨房走。不关我的事，她心想。我只是替客人服务，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玛雅，怎么回事？”她把盘子里的东西倒进垃圾桶时，厨师这么问。

“又不是我的生活。”她说，“是他的。那个傻瓜。”

贝雅特办公室的电话发出尖锐的声响，她拿起话筒，听到人声、笑声和碰杯的啷当声，然后是那个声音。

“打扰你了吗？”

一时之间，她不敢肯定。他的声音好陌生，但除了他不会是人。“哈利？”

“你在忙吗？”

“我……我在查网络找线索。哈利……”

“所以你把葛森街银行抢劫案的录像放上了网？”

“对，可是你……”

“贝雅特，我有几件事要告诉你。阿尔内·亚布……”

“好，但你先听我说。”

“贝雅特，你好像有点紧张。”

“当然！”她的叫声从电话里传来，然后又变得镇静，“哈利，他们去抓你了。他们离开以后，我一直打电话要警示你，但你家没人。”

“你在说什么？”

“汤姆·瓦勒。他拿到你的拘捕令。”

“什么？我要被逮捕了？”

现在贝雅特知道哈利的声音哪里不对了。他喝了酒。她深吸了一口气：“告诉我你在哪里，哈利。我过来接你，然后我们可以说你是自首的。我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我会帮你，哈利。我保证。哈利？别做傻事，好吗？喂？”

她坐着听那些人声、笑声和碰杯的哐当声，然后是脚步声，接着一个女人沙哑的声音说话了：“我是施罗德酒馆的玛雅。”

“他去哪儿……”

“他走了。”

35 求救信号

薇格蒂丝·亚布被外头葛瑞格的叫声吵醒。雨打鼓似的在屋顶上敲，她看了看表。七点半，她一定是不小心睡着了。面前的酒杯是空的，家里是空的，一切都是空的。这并不是她计划里的模样。

她起床，走到露台门口，看着葛瑞格。狗儿面对铁门，耳朵和尾巴都竖得笔直。她该做什么呢？把它送走？让它安乐死？就连孩子们对这只过度好动又紧张兮兮的动物都没什么感情。计划，对了。她看了一眼玻璃茶几上半空的金酒酒瓶。现在该想个新计划了。

葛瑞格的吠叫声撕裂了空气。汪！汪！阿尔内曾经说，他觉得这个扰人的叫声让他很安心：给你一种有人警戒中的模糊感觉。他说狗可以闻出敌人，因为心存不善的人散发出的气味跟朋友不一样。她决

定明天打电话给兽医。她厌倦了花钱养这只每次她走进房间都会叫的狗。

她一寸寸地打开露台门，聆听着。在狗吠声和雨声当中，她听出碎石子被碾过的声音。她才拨了拨头发，擦去左眼的眼影抹痕，就听到门铃响起亨德尔《弥赛亚》乐曲的三个音，这是她公婆送的乔迁礼物。她大概知道来者可能是谁。她猜对了。几乎猜对了。

“警官，是你？”她说，由衷地感到惊讶，“什么好风把你吹来了？”

台阶上的男人全身湿透，水滴还挂在眉毛上。他的一臂靠着门框，看着她，没有回答。薇格蒂丝把门完全打开，半闭上眼。“怎么不进来？”

她带头先走，听到他的鞋子发出吧唧声跟在身后。她知道他喜欢眼前这幅景象。他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外套都没脱。她注意到椅子的布料吸了水，颜色变深了。

“警官，要来杯金酒吗？”

“有没有金宾威士忌？”

“没有。”

“那金酒好了。”

她取出水晶杯——那是她公婆送的结婚礼物——替他和自己都倒了一杯。“请节哀。”那位警察说，用闪亮、发红的眼睛望着她。她看出这不是他今天的第一杯酒。

“谢谢。”她说，“干杯。”

她放下酒杯，看到他那杯只喝了一半。他坐着把玩酒杯，突然说：“是我杀了他。”

薇格蒂丝直觉地把手放在颈边的项链上。这是他们新婚时阿尔内送她的礼物。

“我并不想让结果发展成这样。”他说，“但我愚蠢又粗心，让凶手找上他。”

薇格蒂丝把酒杯放在嘴前，这样他就看不到她差点大笑出声的样子。

“现在你知道了。”他说。

“哈利，现在我知道了。”她轻声说。她好像看到他眼里的一丝讶异。

“你跟汤姆·瓦勒谈过了。”这话听起来不像疑问，反而像陈述事实。

“你是指那个自认为是上帝赠礼的……嗯，对，我跟那个警探谈过了。当然，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他。哈利，我这样不应该吗？”

他耸肩。

“哈利，我害你陷入僵局了吗？”沙发上的她把双腿收拢在身下，从酒杯后方用担忧的神情看着他。

他没回答。

“要不要再来一杯？”

他点头。“至少，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他的目光谨慎地跟着她的手，看她把酒杯斟满，“我今天傍晚接到一封电子邮件，发件人坦承他杀害了安娜·贝斯森。当初就是这人耍了我，害我以为凶手是亚布。”

“太好了。”她说，不小心把金酒洒到了桌上，“哎呀，一定是酒太

烈了。”

“你没有惊讶的样子。”

“已经没有什么事会让我惊讶了。老实说，我也不认为阿尔内有杀人的胆子。”

哈利揉着后颈。“无论如何，现在我有了安娜·贝斯森是遭到谋杀的证据。我晚上出门前，把这份供书寄给了一个同事，那表示对我来说，已经把所有的牌都摊在桌上了。安娜是我的前女友，我的问题是她被杀的那天晚上，我跟她在一起。我本该拒绝她的邀约，但我愚蠢又粗心，以为能够靠自己侦破案子，同时确保自己不会被扯进去。我实在……”

“愚蠢又粗心。你刚才说过了。”她深思地打量他，看他抚摸着身边的沙发靠垫，“当然，这说明了很多事。但我还是不懂，为什么陪伴一个你想……陪伴的女人会是犯罪。哈利，这部分是怎么回事？”

“嗯，”他大口吞下那些发亮的液体，“我第二天早上醒来，什么都不记得。”

“我懂了。”她从沙发上起身，走向他，站在他面前，“你知道那男的是谁吗？”

他仰起头靠着沙发背，抬眼看她。“谁说是‘男的’了？”他的咬字有些模糊。

她伸出纤细的手。他探询地望着她。

“脱外套。”她说，“然后去浴室洗个热水澡。我来煮咖啡，替你找几件干衣服。我想他不会介意的，他在很多方面都是个理智的男人。”

“我……”

“来吧，快点。”

热水的包围让他浑身舒泰得打战。温热从大腿爬上他腰际，让他全身起了鸡皮疙瘩。他呻吟了一声，然后全身都浸在滚烫的水里，身子往后靠。

他听见外面的雨声，也注意听着薇格蒂丝的动静，但她放起了唱片。警察乐队（The Police）。精选辑，方便一网打尽。他闭上眼。

斯汀发出求救信号 [16]。说到这个，他想贝雅特现在一定看过那封信了。她会传出讯息，猎狐行动会被取消。酒精让他眼皮沉重，但每次他闭上眼，就看到两条腿和手工缝制的意大利皮鞋从热气蒸腾的浴缸水里冒出来。他伸手到头后面摸索刚才放在浴缸边上的酒杯。他从施罗德酒馆打电话给贝雅特时，只喝了两大杯啤酒，那绝对还不足以让他醉到不省人事。但妈的那个酒杯到底去哪儿了？不知道汤姆·瓦勒是否还是不顾一切要抓他，哈利知道他就是想逮捕自己。但在所有细节安稳地各就各位之前，哈利绝不会自首。从现在起，他不能信任任何人。他会想出办法，只要先休息一下，再喝一杯。今晚就借用这里的沙发过夜，等头脑清醒。明天再说。

他的手碰到沉重的水晶杯，杯子在沉闷的哐当声中掉在瓷砖地上。

哈利咒骂了一声，站起来。他差点跌倒，但及时扶住了墙。他把厚厚的长毛浴巾围在腰间，往客厅走去。金酒酒瓶还在茶几上，他从酒柜里取出酒杯，把酒斟满到杯缘。他听见咖啡机的声音，走廊里有薇格蒂丝的说话声。他回到浴室，小心地把酒杯放在薇格蒂丝替他放好的那堆衣服旁。淡蓝色和黑色的整套比约恩·博格运动服。他用浴巾擦过镜子，在没被雾气蒙住的那块地方看着自己的双眼。

“你这白痴。”他低声说。

他坐在地上。一道红色的水顺着瓷砖间的缝无声地往排水孔流去。他循着那道红水的痕迹往回看向自己的右脚，鲜血正从脚趾间淌出来。他从碎玻璃中央站起来。他根本没注意到，什么都没注意到。他又看了看镜子，笑了。

薇格蒂丝放下话筒。她不得不胡诌一气，虽然她最讨厌这样。事情脱离计划会让她觉得像是生了病。她从小就知道，事情不会自己发生，计划是一切。她还记得自己读三年级的时候，全家人从希恩市搬到史兰冬区，她站在新同学面前做自我介绍，全班都坐着盯着她瞧，她的衣服和那只奇怪的塑料袋让几个女孩哧哧笑着、指点着。上最后一堂课时，她写了一张名单，上面列出班上哪些女生可能当她最好的朋友、哪些女生可能冷眼看她、哪些男生会爱上她、哪些老师会选她当最喜欢的学生。她回家后就把手名单钉在床头，一直到圣诞节都没取下来。那时名单上的每个名字旁边都多了一个钩。

但现在不同。现在她得靠别人才能让生活重回轨道。

她看了看表。九点四十分。汤姆·瓦勒说他们十二分钟内就会到这里，还保证会在进入史兰冬区以前关掉警笛，免得她担心吵到邻居。她根本没提到这点。

她坐在走廊等，希望霍勒已经在浴室里睡着了。她又看了看表，听着音乐。幸好这些恼人的警察乐队歌曲已经结束了，现在是斯汀的个人专辑，用他那美妙、舒缓的嗓音唱着歌。关于雨……像星星的泪。歌曲好美，她都想哭了。

然后她听到葛瑞格沙哑的吠叫声。总算来了。

她打开门，依照约定跑上台阶。她看到一个人影跑过庭院往露台去了，另一个人影绕到房子后面。两个身穿黑色制服、戴着头套的男子，拿着小巧的手枪，在她面前停步。

“还在浴室？”其中一个戴黑色头套的人低声说，“上楼后左转？”

“对，汤姆。”她轻声说，“谢谢你这么快就……”

但他们已经进了屋。

她闭上眼，聆听着。脚步声跑上楼梯，露台上葛瑞格凶狠地吠叫，斯汀轻柔地唱着“我们多么脆弱”，浴室门咔嚓一声被踢开。

她转身进屋，上楼，走向喊叫声的方向。她得喝杯酒。她看到汤姆站在楼梯顶端，已经摘下了头套，但他面容扭曲，几乎让她认不出来。他指着地毯上的什么，她低头看。一道血迹。她的目光顺着血迹通过客厅，来到敞开的露台门口。她听不见那个穿黑衣的白痴对自己大喊了什么。她现在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计划，这不在计划里。

36 丛林流浪

哈利跑着。葛瑞格断断续续的刺耳吠叫就像背景里愤怒的节拍器，除此之外，他身边的一切都是安静的。他赤脚踩上湿漉漉的草，双臂在身前伸长，又冲过一个围篱，几乎没感觉到尖刺扯破了手掌和那套比约恩·博格的衣服。他找不到自己的衣服和鞋子，猜想她一定拿到楼下放在她坐着等待的地方了。他在找鞋穿的时候听到葛瑞格的哀嚎，只得硬着头皮穿着裤子和衬衫跑出去。雨水打进他的眼睛，眼前的房屋、苹果树和树丛都模糊了。黑暗中又出现一座庭院，他冒险跳过低矮的篱笆，却失了平衡。他正带着含有酒精的血液不住狂奔。修剪整齐的草坪打上他的脸。他趴在地上，聆听着。

他好像听到几只狗的叫声。维克托也在？这么快？汤姆一定早叫他们等着了。哈利站了起来，打量周遭。他一路跑到了山丘顶的目的地，故意远离有灯的马路，那里很快会有警车开始巡逻，他也很容易被发现。他在毕攸卡特路附近，可以看到亚布的房子，前门外停着四辆车，其中两辆闪着旋转的蓝灯。他往下看着山丘的另一边。那里是叫霍尔门还是格瑞斯巴纳运动场？总之是那类的名字。一辆平民的车停在十字路口旁的人行道上，车灯没关。哈利已经很快了，但汤姆却更快。只有警察会那样停车。

他用力揉着脸，想摆脱他最近一直想要的醉意。蓝色的光闪过车站路上的树，他逃不掉，汤姆太厉害了，但他不太明白。这不可能是一场个人行动，一定有人授权使用这么多的资源来逮捕一个人。发生了什么事？贝雅特没收到他的电子邮件吗？

他听着。可以肯定的是，狗吠声更嘈杂了。他打量着四周，看着

漆黑山丘间疏落的点着灯的独栋房子。他想着那些窗户后方舒适温暖的房间。挪威人喜欢光。他们有电力。只有在去南方度假两周时才会关灯。他的目光扫过一栋栋房子。

汤姆·瓦勒凝视着把风景装饰得像圣诞夜的那些独栋房屋。又大又黑的花园。苹果窃贼。他坐在维克托特别改装过的小货车里，脚跷在仪表板上。他们有最精良的通信器材，所以他把行动控制中心移到了这里，刚才还用无线电跟慢慢缩小搜查范围的各组人员通了话。他看了看表。狗儿都出去了，跟主人走进黑暗，在庭院里移动，已经过了快十分钟。

无线电响了：“车站路呼叫维克托一号。这里有辆车要去瑞福哈芬十七号，车主是斯蒂格·安东森，他说他下班要回家。我们要不要……”

“检查身份、地址，然后放他通过。”汤姆说，“其他的人也照办，行吗？多用点头脑。”

汤姆从上衣口袋取出一张CD，放进音响里。几个假音，王子唱着《雷声》。身边驾驶座上的男子扬起一边眉毛，但汤姆假装没看到，把音量调大。主段，副歌，主段，副歌。下一首歌：《流行老爸》。汤姆又看了一次手表。妈的，这些狗怎么花这么久。他敲着仪表板，驾驶座上的男人又瞄了他一眼。

“有新鲜的血迹可以追踪。”汤姆说，“有这么难吗？”

“那些是狗，又不是机器人。”那个男人说，“放轻松吧，很快就会找到他的。”

永远以王子之名为人所知的歌手，一首《钻石与珍珠》唱到一半，又有报告进来了：“维克托三号呼叫维克托一号，我们应该找到他了。我们在一栋白屋外，地址是……呃，埃里克正在找那条路的路名，但墙上写着十六号就对了。”

汤姆关掉音乐。“好。查出地址，等我们过去。我听到的响声是

什么？”

“是屋里的声音。”

无线电又响：“车站路呼叫维克托一号。抱歉打断通讯，但这里有辆保安用车。他们说要去赫洛拉本十六号，他们公司的控制室收到这里发出的盗窃警报。我该不该……”

“维克托一号呼叫所有组员！”汤姆大喊，“全员靠近赫洛拉本十六号。”

毕悠纳·莫勒的心情很差。他最喜欢的电视节目才看到一半！他找到那栋白屋，门牌十六号，把车停在外面，走过大门，来到打开的房门口，一位警员牵着一只德国牧羊犬站在一旁。

“汤姆在吗？”这位队长问。警员朝门口指了指。莫勒发现玄关窗户的玻璃被打碎了。汤姆正在玄关跟另一位警察愤怒地争论。

“妈的这里到底怎么啦？”莫勒直接切入正题。

汤姆转身。“嘿！莫勒，你怎么来了？”

“贝雅特·隆恩打电话给我的。这件蠢事是谁授权的？”

“我们的警方律师。”

“我不是指逮捕，我问是谁批准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只因为我们的一个同事可能——可能！——有几件事情必须交代。”

汤姆把重心放回脚跟，瞪着莫勒。“是伊佛森组长。我们在哈利家里找到几样东西，他已经不只是我们想约谈的对象，而是涉嫌谋杀。莫勒，你还有什么事情不清楚？”

莫勒讶异地扬起眉，认定汤姆一定是兴奋过头了。这是他第一次听他用这种挑衅的语气对上级长官说话。“有。哈利在哪儿？”

汤姆指着拼花地板上的红色脚印。“他之前还在。你也看出他是闯进来的。要解释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可不是吗？”

“我是问他现在人在哪里。”

汤姆和另一位警员互看了对方一眼。“哈利显然没那么急着解释。我们抵达的时候，要捉的鸟儿已经飞了。”

“哦？我怎么以为你已经把整片地区都围住了。”

“是没错。”汤姆说。

“那他是怎么逃掉的？”

“用这个。”汤姆指着桌上的一部电话。话筒上的斑点看起来像是血。

“他用电话逃走了？”把他的坏心情和整件事的严重程度都算进去，莫勒简直有股想笑的不理智冲动。

莫勒看着“戴维·哈塞尔霍夫”下巴上强健的肌肉开始绷紧。“我们有理由相信，”汤姆说，“他叫了一辆出租车。”

爱斯坦缓缓开进小巷，把出租车开进奥斯陆监狱前铺满圆石子的半圆形区域，倒车开进两辆汽车中间，车子后方是空荡的公园和格兰斯莱达街。他熄了引擎，但风挡玻璃的雨刷却仍在左右摇摆。他等待着。附近没有人，广场和公园里都没有。他抬眼看了看警察总署，然后拉拉方向盘下方的杆子。咔嗒一声轻响，后车厢盖弹了开来。

“出来吧！”他看着后视镜喊。

车子晃动着，后车厢盖完全打开，又重重合上。然后后车门打开，一个男人跳上车。爱斯坦从后视镜里打量着这个浑身湿透、发着抖的乘客。

“你的气色真不错，哈利。”

“谢了。”

“这身行头蛮酷的。”

“不合我的尺寸，但这是比约恩·博格牌的。鞋子借我。”

“什么？”

“我只在玄关找到拖鞋。不能穿成这样进监狱找人。还要借你的夹克。”

爱斯坦翻了个白眼，好不容易才把那件短皮衣脱下。

“你通过路障时没遇到什么问题吗？”哈利问。

“只有进去的时候。他们要查我有没有包裹收件人的名字和地址。”

“我在门上找到名字的。”

“我出来的时候，他们只看了看车子，就挥手放我走了。三十秒钟后，收音机里才爆发骚动，呼叫各组人员什么的，哈哈。”

“我在后面好像听到一点声音。但你知道收听警用频道是不合法的吧？”

“收听没有不合法，利用才是。我几乎从来没用过。”

哈利绑好鞋带，把拖鞋丢到前座给爱斯坦。“老天爷会奖励你的。如果他们记下了出租车的车牌，然后又登门找人，你就把事情经过告诉他们。说有人用手机打电话叫车，乘客坚持要躺在后车厢。”

“那还用说。这也是真话。”

“而且是这么久以来听到的最真的话了。”

哈利深吸一口气，按下门铃。第一阶段的风险还不大，但很难查

出他现在受到通缉的消息散布得有多快。毕竟这座监狱一天到晚有警察出入。

“哪位？”对讲机里传来一个声音。

“我是哈利·霍勒警监。”哈利咬字太过清晰了，他看着入口上方的摄像头，希望自己脸上是镇定的表情，“我要找洛斯可·巴克斯哈。”

“你不在访客名单上。”

“是吗？”哈利说，“我请贝雅特·隆恩打电话过来帮我预约的。昨天晚上九点的事。你问洛斯可就知道。”

“警监，如果不是一般会客时间，就只有名单上的人能进去。你必须明天上班时间再打来约了。”

哈利把重心移到另一只脚上。“你叫什么名字？”

“贝格赛特。恐怕我没办法……”

“贝格赛特，你听我说。这场会面关系到一个警方重要案件的消息，没办法等到明天。我想你听到今晚警察总署周边的警笛声了吧？”

“对，可是……”

“除非你明天想跟媒体说明你是怎么把行程弄错的，不然我建议我们跳出一成不变的思考模式，按下常识思考按钮。也就是你前面那个钮，贝格赛特。”

哈利瞪着没有生命的摄像镜头。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锁吱的一声开了。

哈利进来的时候，洛斯可坐在囚室里的椅子上。

“谢谢你确认了我们的会面。”哈利说着打量起这间八平方米大的

牢房：一张床，一张书桌，两个衣柜，几本书。没有收音机、杂志，没有私人物品，墙上也光秃秃的。

“我喜欢这样。”洛斯可回答了哈利心中的疑问，“更容易专心。”

“那听听这个，看会不会让你专心吧。”哈利说着在床边坐下，“结果杀害安娜的并不是阿尔内·亚布。你杀错人了。洛斯可，你手上沾了无辜者的血。”

哈利好像看到这位吉卜赛人冰冷却柔和、有如殉道者的面具在微微抽动，但他不确定。洛斯可低下头，双手放在太阳穴旁。

“我收到凶手寄来的电子邮件，”哈利说，“原来他从一开始就在耍我。”他一手顺着棉被上的十字纹路上下移动，一面说出那封邮件的内容大要。之后又简略说了这一天的经过。

洛斯可动也不动地坐着，听哈利把话说完，然后他抬起头。“这表示你的手上也沾了无辜者的血，斯皮欧尼。”

哈利点头。

“现在你来告诉我，我是玷污你双手的人。所以我欠你一份情。”

哈利没有回答。

“我同意。”洛斯可说，“告诉我我要怎么还。”

哈利停止摸棉被。“三件事。第一，在我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以前，我需要有个地方藏身。”

洛斯可点头。

“第二，我需要安娜家的钥匙，让我查几件事。”

“我已经还你了。”

“不是写着‘亚亚’的那把，那把在我家抽屉，但我现在不能回去。

第三……”

哈利顿了顿，洛斯可好奇地打量着他。

“如果我听到萝凯说，就算只是有人斜眼看他们，我都会去自首，把所有事情都抖出来，指认你是害死阿尔内·亚布的人。”

洛斯可给他一个纵容、友善的笑。好像他替哈利对他俩都再清楚不过的事感到遗憾——没人能够成功找出洛斯可和谋杀案之间的任何关联。“斯皮欧尼，你不需要担心萝凯和欧雷克。我的线人接到的命令是，只要我们解决亚布，他就会叫回手下。你应该担心的是审判的结果。我的线人说，状况看起来不太妙。据我所知，父亲的家族有不少靠山？”

哈利耸肩。

洛斯可拉开书桌抽屉，取出一把闪亮的崔奥芬系统钥匙递给哈利。“到格兰区的地铁站，走下第一段楼梯，你会看到一个女人坐在厕所旁的窗户后面。你要付五克朗才能进去，跟她说哈利到了，然后进男厕，把自己锁在其中一个厕所里。等你听到有人吹口哨，曲子是《丛林流浪》，就表示你的移动工具准备好了。祝你好运了，斯皮欧尼。”

大雨哗啦啦地下着，在柏油路上溅起一片水雾。要是谁肯花点时间，就会看到苏菲街狭窄单向路段尽头的街灯里，有一道道小彩虹。不过毕悠纳·莫勒没那个时间。他下了车，把外套披在头上，越过马路冲到门口。伊佛森、韦伯和一个看样子是巴基斯坦籍的男人站在那里等他。

莫勒跟他们一一握手，那个深肤色的男人自我介绍说他叫阿里·尼亚齐，是哈利的邻居。

“汤姆一把史兰冬区那边的事处理完就过来。”莫勒说，“你们找到了什么？”

“恐怕是挺有意思的东西。”伊佛森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是想出该怎么跟媒体说明，我们自己警员中有人……”

“喂喂，等一下，”莫勒低吼，“没那么快。先来段任务报告如何？”

伊佛森冷冷地笑。“跟我来。”

这位劫案组组长带着其余三人通过一道矮门，走下通往地下室的歪斜楼梯。莫勒尽量缩起他那又长又瘦的身躯，免得碰到天花板或墙壁。他讨厌地下室。

伊佛森的声音在两面砖墙间成了空洞的回音：“你也知道，贝雅特·隆恩接到霍勒转寄的几封邮件。他宣称这些邮件是自承杀害安娜·贝斯森的人发的。我一小时以前去了总署，看过那些邮件。我直说好了，邮件里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毫无条理、教人摸不着头脑的废话，但其中的确有些信息，对安娜·贝斯森死亡当晚没有详细了解的人是写不出来的。这些信息虽然表明霍勒当天晚上也在安娜家，但显然也给了他不在场证明。”

“显然？”莫勒低头从另一个门框下走过，室内的天花板更低，他弯着身子走，尽量不去想头上的四层楼建筑是几个世纪以前用抹灰篱笆墙固定的，“伊佛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不是说那些邮件里有招供吗？”

“首先，我们搜查了霍勒家里，”伊佛森说，“我们打开他的电脑，打开收件箱，找到所有他收到的邮件，就跟他寄给贝雅特的一样。换句话说，这是种明显的不在场证据。”

“我听到了。”莫勒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说，“能不能快点切入正题？”

“当然啦，关键在于把这些邮件发到哈利邮箱的是谁。”

莫勒听到声音。

“就在转角。”自称是霍勒邻居的男人说。

他们在一间储藏室前停步，两个男人蹲在网格后方，一个用手电筒照着一台笔记本电脑的背面，一面读出数字，另一个则把数字抄下来。莫勒看到墙上插座上挂了两条电线，一条连到笔记本电脑，一条连到一部有刮痕的诺基亚手机，手机又连接到电脑。

莫勒尽可能挺直身子。“这些证明了什么？”

伊佛森一手放在哈利邻居的肩上。“阿里说他在安娜·贝斯森被杀之后几天来过地下室，那时是他第一次看到哈利的储藏间里有这台连接着手机的电脑。我们已经查过了手机。”

“结果呢？”

“手机是霍勒的。现在我们要查是谁买下这台电脑。不过我们已经查过发件箱了。”

莫勒闭上眼。他已经开始背痛了。

“果不其然。”伊佛森摇着头，一副有先见之明的模样，“里面的邮件全是哈利想让我们相信是神秘凶手寄给他的。”

“嗯。”莫勒说，“听起来不妙。”

“韦伯在公寓里找到真正的证据。”

莫勒看着韦伯要找解答，韦伯一脸阴郁的神情，举起一只透明小塑料袋。

“一把钥匙？”莫勒说，“上面还写着缩写‘亚亚’？”

“在电话桌的抽屉里找到的。”韦伯说，“跟安娜·贝斯森家的锁相符。”

莫勒面无表情地瞪着韦伯。电灯泡刺目的光把他们的脸照得惨

白，就像旁边粉刷成白色的墙壁。莫勒有种置身在墓穴里的感觉。“我要出去了。”他低声说。

37 日耳曼斯皮欧尼

哈利睁开眼，仰头看着微笑女孩的脸，感到大锤重重敲了第一下。他又闭上眼睛，但那女孩的笑声和头痛都没有消失。

他尝试回忆昨天晚上的情景。

洛可可、地铁站的厕所、穿着阿玛尼西装的矮胖男人吹口哨、戴着一堆金戒指的手朝自己伸来、黑色的毛发和小指上又长又尖的指甲。“嘿，哈利，我是你朋友赛门。”跟破旧的西装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一辆闪亮的全新奔驰车，车上的司机就像赛门的哥哥，有一样愉悦的棕色眼睛，手上一样戴满了金戒指，也一样长满了手毛。

车子前座的两个男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个不休，用混合着挪威语和瑞典语，外加一种马戏团团员、卖刀子的、传教士和舞团歌手的特殊腔调。但他们并没真正说了什么。“老哥，你好吗？”“天气真够烂的。”“老哥，这套衣服不错喔。要不要跟我换？”开怀的大笑和打火机的闪动。哈利抽烟吗？俄国烟哦。抽一根吧，味道可能有点呛，但“有它的好味道”。更多笑声。没人提到洛可可的名字，或他们要去哪里。

原来目的地并不远。

过了蒙克美术馆以后，他们驶离马路，车子颠簸地开过坑坑洼洼的路，驶上荒凉、满是泥泞的足球场，停在足球场前方的停车场上。停车场的尽头有三辆露营拖车，两辆大而新，第三辆又小又旧，而且没有轮胎，车身架在多孔砖上。

一辆大拖车的门打开，哈利看到一个女人的身影，几个小孩从她身后探头出来。哈利数了数，一共五个。

他说他不饿，只坐在角落看他们吃。食物由拖车里的两个女人中年轻的那个端出来，很快就被一扫而空，也没有饭前祈祷。那群小孩看着哈利，一边咯咯笑一边互相推挤。哈利对他们眨眨眼，笑了笑，觉得自己僵硬、麻痹的身躯慢慢有了感觉。这是好事，因为他将近两米的身躯，每一寸都在痛。之后，赛门给了他两条毛毯，在他肩上友好地拍了拍，朝那辆小拖车点了点头。“虽然不是希尔顿饭店，但你在很安全，老哥。”

哈利体内的每一丝暖意，在进入那有如蛋形冰箱的拖车之后都消失无踪了。他踢掉爱斯坦那双比他的尺寸至少小了两号的鞋，揉着双脚，想办法在短短的床上找地方放他的一双长腿。他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想脱掉身上湿了的裤子。

“嘻——嘻——嘻。”

哈利又睁开眼。那张棕色的小脸不见了，笑声来自外头，透过开着的门，一束阳光大刺刺地射入车内，照上他身后的墙和钉在墙上的几张照片。哈利用手肘撑起身子看。其中一张是两个小男孩搭着背在他现在躺着的这辆拖车前方。两个男孩看起来很满足。不，不只是满足，他们很开心。大概因为这样，哈利差点认不出年轻的洛可可。

哈利的双腿跨出床外，决定不理睬头痛了。为了确保肚子没问题，他多坐了几秒钟。他经历过比昨天更糟、糟上数倍的事。前一天晚上吃饭时，他差点就要开口问他们有没有更烈的东西可以喝，但最后还是忍住了。在克制了这么久之后，或许他的身体现在比较可以接纳烈酒了？

这个疑问在他跨出车外时得到了解答。

那群小孩讶异地看着哈利靠着拖杆，对着棕色的草地呕吐。他咳了一声，又呕了几下，用手背擦过嘴角。他转身看到赛门站着，一脸灿烂的笑容，好像倒出胃里的东西是展开一天最自然的事。“吃坏东西啦，朋友？”

哈利咽了口口水，点头。

赛门借给哈利一套皱巴巴的西装、干净的宽领衬衫和一副大墨镜。他们爬进奔驰车，开上芬马克街，在卡尔柏纳广场的红绿灯路口，赛门摇下车窗，对站在杂货店外抽雪茄的一个男人大喊。哈利隐约觉得见过这个人。根据经验判断，他知道这感觉通常代表这个人有前科。那人大笑，回喊了一句话，但哈利没听清楚。

“是熟人吗？”他问。

“线人。”赛门说。

“线人。”哈利跟着说了一遍，看着一辆警车在十字路口对面等红灯。

赛门转向西，往伍立弗医院。

“告诉我，”哈利说，“洛斯可在莫斯科的线人是哪种，竟然能在一座有两千万人口的城市里，一下子就找到人？”哈利弹了一下手指，“是俄国黑手党吗？”

赛门大笑。“也许哦。如果你想不出还有谁更会找人。”

“克格勃特工？”

“朋友，要是我没记错，他们已经不存在了。”赛门笑得更大声了。

“密勤局的俄国专家告诉我，前克格勃特工还在暗中操纵。”

赛门耸肩。“朋友，这是帮忙和回礼。都是这样的。”

哈利的目光扫视马路。一辆小巴迅速驶过。他请泰丝——叫醒他的那个棕色眼睛女孩——到德扬区替他买一份《每日新闻报》和《世界之路报》，但两份报纸都没有警员遭到通缉的消息。那并不表示他就可以到处露脸，除非他错得离谱，否则每辆警车里都会有他的照

片。

哈利迅速走到门口，把洛斯的钥匙插进锁孔，转了转。他尽量不在走廊弄出声音。阿斯特丽·蒙森家门外有份报纸。一进入安娜的公寓，他立刻轻轻关上门，吸了口气。

别去想你要找的东西。

公寓里的空气很闷。他走进最里面的房间。自从他上次来过之后，这里的一切都没动过。灰尘在透窗洒入的阳光里飞舞，阳光照亮了那三幅画。他站着看画。那几个扭曲的头颅有种怪异的熟悉感。他走到画前，指尖摸过凸起的油彩。如果画在对他说什么，那么他也不了解它们在说什么。

他走进厨房。

这里有垃圾和油脂变质的气味。他打开窗户，查看厨房水槽里的盘子和餐具。这些东西冲了水，但没洗过。他用叉子戳了戳变硬的食物残块，弄下酱汁里的一小粒红色东西，放进嘴里。节朋椒。

大平底锅后面有两个大酒杯，一个有细细的红色沉淀物，另一个似乎还没用过。哈利把鼻子凑近杯口，但只闻到杯子的气味。两个酒杯旁还有两个普通的水杯。他找来一块擦碗巾，方便举杯对光看而不留下指纹。一个杯子很干净，另一个有黏黏的一层。他用指甲刮了一下，吸吮着手指。糖。有咖啡的味道。可口可乐？哈利闭上眼。酒跟可乐？不对。一个人喝水和酒，另一个人喝可乐，没用酒杯。他拿擦碗巾把酒杯包起来，放进夹克口袋。接着他一阵冲动，走进浴室，把马桶水槽的盖子转开，摸了摸里面。没有东西。

回到马路上，他看到云层从西边掩来，空气里有一丝寒意。哈利咬住下唇，下定决心，开始往威博街走去。

哈利立刻认出这家锁店柜台后方的年轻男子。

“早安，我是警察。”哈利说，希望对方不会要求看他的证件，因

为证件留在史兰冬区薇格蒂丝·亚布家的夹克里了。

男孩放下报纸。“我知道。”

一时之间，哈利感到一阵惊慌。

“我记得你来过这里拿钥匙。”男孩开朗地笑了，“我记得住我每一位顾客。”

哈利清了清喉咙：“呃，我并不是真正的客户。”

“哦？”

“对，那把钥匙不是我的。但我并不是因为……”

“一定是啊。”男孩插嘴，“那是系统钥匙，不是吗？”

哈利点头。他从眼角看到一辆警察巡逻车缓缓驶过。“我就是想问系统钥匙的事。像这种系统钥匙，如崔奥芬钥匙，不知道外人能不能拿到备份？”

“不能。”男孩以科幻漫画杂志读者那种信誓旦旦的语气说，“只有崔奥芬能做出有用的备份钥匙。所以唯一的办法是假造住户委员会的书面授权书。但就算那样也会被查出来，因为你来领钥匙的时候，我们会请你拿出证件，跟该公寓户主的名单比对。”

“可是我就拿到了一把这种系统钥匙。而且还是别人的。”

男孩皱眉。“不，我记得很清楚，你拿出证件，我还检查了名字。你说你拿的是谁的钥匙？”

哈利从柜台后方玻璃的倒影中，看到刚才那辆警车从相反方向过来。

“算了。要拿到备份钥匙，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没有。打这些钥匙的崔奥芬公司，只接受像我们这种授权经销

商下的订单。而且我刚才说过，我们会检查证件，密切留意共享物业和住户委员会订购的钥匙。这个流程应该蛮有保障的。”

“听起来的确如此。”哈利不耐烦地用手揉了揉脸，“我前阵子打过电话来，你们说有个住在索根福里街的女人收到她家的三把钥匙。一把我们在她家里找到，第二把她给了一位电工，要对方修理东西，第三把我们在另一个地方找到了。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不相信她订了第三把钥匙。能请你帮我查查吗？”

男孩耸肩。“当然可以，但你为什么不自己问她？”

“有人朝她头上开了一枪。”

“哎呀！”男孩说，眼皮连眨都没眨。

哈利动也不动地站着，仿佛感觉到了什么事。一股轻微的战栗，会不会是门口吹来的风？足以让你后颈的汗毛竖起。一阵迟疑的清喉咙声，但他没听到有人进来。他没转身，他想看那人是谁，但所站的角度却看不到。

“警察。”一个洪亮的尖嗓子在他身后说。哈利咽了一大口口水。

“什么事？”男孩说，视线越过哈利肩头。

“他们在外面。”那声音说，“说住十四号的那个老女人被闯空门了，她需要立刻换新锁，所以警察在问我们能不能马上派人过去。”

“嗯，那你跟他们去吧，阿尔夫。你也看得出来，我正在忙。”

哈利留神听着脚步声越来越远。“安娜·贝斯森。”他听到自己低声说，“你能不能查一下，她是不是亲自领取所有钥匙的？”

“不必查，她一定是亲自领的。”

哈利倾身靠向柜台。“但还是请你查一下好吗？”

男孩用力叹口气，消失在后面的房间，不久拿着一本档案夹回来，一面翻阅着。“你自己看，”他说，“这里，这里，还有这里。”

哈利认得这些送货单，就跟 he 之前帮安娜来领钥匙时签收过的那几张一样。但这三张都是安娜签的名，他正想问他签的那张在哪里，目光却先扫到了日期。

“这上面说，最后一把钥匙是在八月领走的，”他说，“但那是在我过来以前好久的事，而且……”

“怎样？”

哈利凝视着空气。“谢谢你。”他说，“我找到我要找的东西了。”

到了外头，风增强了。哈利在瓦尔基莉广场找了个电话亭打电话。

“贝雅特？”

两只海鸥朝水手学校塔上的风里飞去，在塔上盘旋着。海鸥下方是已转成一片可怕墨绿色的奥斯陆峡湾和艾克柏区，长椅上的两个人成了两个小点。

哈利已经说完安娜·贝斯森的事。说他们见面的时间、他对最后那个晚上的记忆，还说到洛可可。贝雅特也对哈利说完他们成功追查到那台笔记本电脑的事。电脑是三个月前从罗马竞技场电影院旁的专卖店买的，保证书上的名字是安娜·贝斯森。连到电脑的手机则是哈利声称掉了的那部。

“真讨厌海鸥叫。”哈利说。

“你就只有这句话可说吗？”

“在这种时候——对。”

贝雅特从长椅上站起来。“我不该来的，哈利。你不应该打电话

给我。”

“可是你来了。”哈利放弃在风中点烟，“这表示你相信我。对不对？”

贝雅特的反应是生气地甩开手臂。

“我知道的不比你多。”哈利说，“我甚至不敢说我没开枪射安娜。”

海鸥振翅飞起，在一阵强风中表演出优雅的回旋。

“再把你知道的事情跟我说一遍。”贝雅特说。

“我知道这个人不知怎么拿到安娜家的钥匙，然后在谋杀案发生当晚开门进去。他离开时，拿走了安娜的笔记本电脑和我的手机。”

“你的手机为什么会在安娜家？”

“一定是那天晚上从我夹克口袋里掉出来的。我说过，那时我醉醺醺的。”

“后来呢？”

“他原本的计划很简单：杀了人以后，开车到拉科伦村，把刚才用过的那把钥匙放在阿尔内·亚布的农舍，加上写有‘亚亚’缩写的钥匙圈，免得有人起疑。但是他后来发现了我的手机，就突然想到可以把计划稍微改变一下，让事情看起来像是我先杀了安娜，再嫁祸给亚布。然后他用我的手机连上埃及的服务器，开始用让人追查不出发件人的方式，发电子邮件给我。”

“那要是追查得到，结果就会是……”

“我。不过，我会一直被蒙在鼓里，等收到挪威电信的账单之后才会发现不对劲。搞不好就算到那时候我也不会察觉，因为我不会仔细看账单。”

“手机掉了以后也不会去停机。”

“嗯。”哈利从长椅上跳起来，开始前后踱步，“更难理解的是，他是怎么进入我家地下室的储藏间的。你们没找到破门而入的迹象，我家那栋楼的人都不会让陌生人进来。换句话说，他一定有一把钥匙。事实上，他需要的只是一把钥匙，因为我们用一把系统钥匙就能开大门、阁楼、地下室和公寓，可是要拿到钥匙并不简单。安娜家的那把钥匙也是系统钥匙……”

哈利停步，看着南方。一艘载有两架大起重机的绿色货船正驶进峡湾。

“你在想什么？”贝雅特问。

“我在想要不要请你替我查几个名字。”

“最好不要，哈利。我刚才说了，我根本不该过来的。”

“我也在想你的淤青是怎么来的。”

她立刻把手放在脖子上。“健身。柔道。除此之外你还在想什么事？”

“对了，我在想你能不能把这个拿给韦伯。”哈利从夹克口袋取出用布裹住的酒杯，“请他检查上面的指纹，跟我的指纹比对。”

“他有你的指纹吗？”

“鉴识组有每一位在犯罪现场警员的指纹。你请他分析杯子里的东西。”

“哈利……”她用告诫的语气开口。

“拜托啦。”

贝雅特叹口气，接下那包东西。

“拉斯曼登锁行。”哈利说。

“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改变心意，想查名字了，可以去查拉斯曼登的员工名单。这是一家小锁店。”

她做出放弃争辩的表情。

哈利耸肩。“你如果能把酒杯给韦伯，我就很高兴了。”

“等韦伯有了结果，我要怎么跟你联络？”

“你真的想知道？”哈利微笑。

“我想知道得越少越好。你跟我联络好了。”

哈利拉紧身上的夹克。“走吧？”

贝雅特点头，但没动。哈利扬起眉。

“他所写的，”她说，“有关‘只有复仇心最强的人才得以存活’那段。哈利，你觉得是真的吗？”

哈利在拖车的短床上伸展双腿。芬马克街上的车声让哈利想起在奥普索乡的童年，他都躺在床上听车声。从前暑假时，他们在爷爷家，翁达斯涅镇上一片寂静，当时他唯一渴望的就是回到有车声的地方，那种规律、催眠的嗡嗡声，只会被摩托车、嘈杂的排气声和遥远的警笛声打断。

有人敲门。是赛门。“泰丝明天也想请你讲睡前故事给她听。”他说着走了进来。哈利已经给她讲过袋鼠学跳的经过，还得到每个小孩的晚安拥抱作为回礼。

两个男人静静地抽烟。哈利指着墙上的照片问：“那是洛斯可和他哥哥，对吧？叫史帝方，是安娜的父亲？”

赛门点头。

“史帝方现在在哪里？”

赛门耸肩，对这话题不是很感兴趣。哈利知道这是禁忌。

“他们在照片上看起来像是好朋友。”哈利说。

“他们就像连体双胞胎，是好伙伴。洛可可还替史帝方坐过两次牢。”赛门笑了，“朋友，你好像吓到了。这是传统啦，你懂吗？能替兄弟或父亲受惩罚是一种荣誉。”

“警察可不会这样想。”

“他们分不出哪个是洛可可、哪个是史帝方。吉卜赛人兄弟，要挪威警察分辨并不容易。”他冷笑一声，递给哈利一根烟，“尤其他们当时还戴了头套。”

哈利长长吸了口烟，朝黑暗喷出。“他们之间出了什么事？”

“你说呢？”赛门睁开眼，比出夸张的手势，“当然是女人。”

“安娜？”

赛门没有回答，但哈利知道答案已经不远了。“史帝方跟安娜断绝关系，是因为安娜跟那个外地人走了吗？”

赛门捻熄了烟，站起身。“不是安娜，但安娜有个母亲。晚安了，斯皮欧尼。”

“嗯，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赛门停步。

“斯皮欧尼是什么意思？”

赛门呵呵笑了：“那是日耳曼斯皮欧尼的简称，意思是德国间

谍。但朋友你放心，这个词没有冒犯的意思。有些地方还拿来当男孩的名字。”

然后他关上门，走了。

风势减弱了，现在只剩下芬马克街上的嗡嗡车声。然而哈利还是睡不着。

贝雅特躺在床上，听着户外的车声。小时候，她经常听他讲话听到睡着。他说的故事不在书本里，都是他临时编的。那些故事从来不重复，尽管有些有类似的开场，或有同样的人物：两个坏小偷，一个聪明的爸爸和他勇敢的女儿。故事也总是以小偷被关进牢里作结。

贝雅特怎样也想不起见到过她父亲读书。长大之后她才发觉，父亲得了一种叫阅读障碍的病。要是没这样，他早就当律师了，母亲当时这么说。

“我们也希望你当律师。”

但那些故事讲的并不是律师。当贝雅特告诉母亲，自己被警察学校录取的时候，母亲哭了。

贝雅特惊醒。有人按了门铃。她咕哝一声，双腿跨下了床。

“是我。”对讲机里的声音说。

“我说过不想再见到你了。”贝雅特说，穿着薄薄睡衣的她打着寒战，“走开。”

“我道完歉就走。是我失心疯了，我平常不会那样的。我……失控了。拜托，贝雅特，只要五分钟。”

她迟疑了。脖子还有僵硬感，还被哈利注意到淤青了。

“我带了礼物来。”那个声音说。

她叹气。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她迟早会跟他见面，在这里把话说清楚总比上班时要好。她按下钮，拉紧身上的睡衣，站在门口等，一面听着他上楼的脚步声。

“嘿。”看到她时，他微笑着说。一个灿烂的露齿的戴维·哈塞尔霍夫笑容。

38 梭状回

汤姆·瓦勒把礼物递过去，极为小心地不要碰到她，因为她举手投足间仍像只受惊的羚羊，散发出猎食者闻得出的恐惧气味。他绕过她走进客厅，自行在沙发上坐下。她跟了过来，却仍站着。他看了看四周，发觉自己每隔一阵子就会到年轻女人的公寓，而这些公寓里的陈设几乎都差不多。有个人风格却毫无创意，温馨却乏味。

“你不打开吗？”他问。她照做了。

“一张CD。”她困惑地说。

“可不是普通的CD。”他说，“是《紫雨》。放出来听听，你就会明白了。”

他打量着她，看她打开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这东西对像她这样的人来说，就是所谓的音响了。这位隆恩小姐的容貌称不上漂亮，不过人却挺可爱的。她的身材没什么看头，曲线不够玲珑有致，却纤瘦结实。她喜欢他对她所做的事，展现出热烈积极的态度——至少在他头几次轻柔以对的时候。是的，事实上，他们这样不止一次了，说起来挺不可思议的，因为她根本不是他会喜欢的那一型。

然后有天晚上，他给了她全套。而她——也跟他遇到的多数女人一样，跟他的波长不完全相同。这一点只会让整件事更有吸引力，只不过通常也表示这是他最后一次见这个女人。他并不觉得怎么样。贝雅特应该高兴，因为情况可能会更糟。几个晚上之前，她忽然毫无来由地说起她第一次是在哪里见到他的。

“在基努拉卡区。”她当时说，“那时是傍晚，你坐在一辆红色的车子里。马路上都是人，你的车窗摇了下来。那是去年冬天。”

他大感惊讶。尤其因为他唯一想得起来的傍晚，就是去年冬天在基努拉卡区把爱伦·盖登送往阴间的那个周六。

“我记得人的面孔。”看到他的反应，她露出胜利的笑容，“梭状回。就是人脑中识别面孔形状的那部分。我的梭状回不正常。我应该去庆典上表演的。”

“原来如此。”他说，“你还记得什么？”

“你在跟一个人讲话。”

他当时用手肘撑起身子，靠向她，拇指抚摸着她的喉咙，感觉着她脉搏的跳动，快得像只惊慌的小野兔。还是他感觉到的其实是自己的脉搏？

“我猜你也记得另外那个人的脸喽？”他当时问，脑中飞快地转着念头。还有别人知道她今晚在这里吗？她是否遵照他的要求，没让他俩的关系曝光？他的洗碗槽下面有没有大垃圾袋？

她带着困惑的笑容转头看他。“什么意思？”

“如果你看到照片，会记得另外那个人的长相吗？”

她意味深长地凝视着他，谨慎地亲吻他。

“说呀。”他当时说，一面把另一只手从被子里抽出来。

“嗯，不记得。他当时背对着我。”

“但你记得那人身上穿的衣服喽？我是说，如果有人要你指认他的话呢？”

她摇摇头。“梭状回只记得人脸。我头脑的其他部分都正常。”

“可是你记得我开的车的颜色？”

她大笑，身子朝他贴紧。“那一定代表我喜欢看到的東西，不是吗？”

他悄悄把手从她颈边移开。

又过了两个晚上，他就让她享受全套了。她并不喜欢被迫看到、听到或感受到的一切。

扩音器里传来《当鸽子啼哭》的开场歌词。

她调低音量。

“你想做什么？”她问，坐在扶手椅里。

“我说过了，来道歉的。”

“现在你已经道过歉了。这件事就算结束了吧？”她作势打了个哈欠，“汤姆，我正准备上床。”

他感觉怒气在上升。不是会扭曲的朦胧的红雾，而是带来清晰与能量的白热。“好，我们来谈正事吧。哈利·霍勒在哪里？”

贝雅特大笑。王子唱出尖厉的假音。

汤姆闭上眼，感到怒气像冰河渐融成水般在血管里奔流，让自己越来越强壮。“哈利失踪的那天晚上打过电话给你。他也转发过电子邮件给你。你是他的联络人，也是目前他唯一信任的人。他在哪里？”

“汤姆，我很累了。”她站起身，“如果你还有更多我回答不出的问题，我建议我们明天再处理。”

汤姆没动。“我今天跟波特森监狱的警卫谈过了，挺有意思的。哈利昨天晚上在那里，趁我们和半数便衣刑警到处找他时，明目

张胆地现身。你知道哈利跟洛斯可结盟吗？”

“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也不知道这件事跟案子有什么关系。”

“我也不知道，但贝雅特，我建议你坐下来，听我说个哈利和他朋友的小故事，你就会改变心意了。”

“汤姆，我的回答是不要。出去。”

“就算你父亲在故事里也不要？”

他看出她嘴角抽了一下，心知自己说到了重点。

“我的几个情报来源是——该怎么说呢——是普通警察接触不到的，也就是说，我知道你父亲在瑞恩区被射杀时的情景，也知道是谁开的枪。”

她目瞪口呆。

汤姆大笑。“你没想到会听到这些，对吧？”

“你说谎。”

“击中你父亲的是一把乌兹枪，他胸口中了六颗子弹。根据报告，他孤身一人，没带武器就走进银行谈判了，这表示他没有谈判筹码，因此他只能希望这么做能让劫匪紧张、激动。他大错特错，让人难以理解。尤其你父亲还是传奇的专业人士。事实上，他还有个同事。这位前途大好的年轻警官很有抱负，是明日之星，但他以前从未经历过真实的银行抢劫，更没见过真正会开枪的银行劫匪。

“他热切地想追随这位资深警官，那天下班后，他原本要载你父亲回家。因此你父亲是搭车抵达瑞恩区没错，但报告上却没提那辆车并不是他的。因为你接到消息时，他的车还在家里的车库，跟你和妈咪在一起。对不对？”

他看出她颈边的血管充血，变得越来越粗，颜色也越来越深。

“去你的，汤姆。”

“快过来听爸爸的小故事。”他说，还拍了拍身边的软垫，“因为我要用很轻很柔的声音说，也诚心诚意地认为，你应该听听这个故事。”

她迟疑地跨出一步，但不再往前。

“好。”汤姆说，“在这一天——贝雅特，那是几月的事呀？”

“六月。”她轻声说。

“六月，对了。他们通过无线电听到消息，银行就在附近，于是那位年轻警官和资深警监开车过去，带武器守住了外面。他们照着规矩来，等待支援，或等劫匪走出银行，没想过要进银行。直到其中一个劫匪出现在门口，枪口对准一位女银行职员。他叫着你父亲的名字，因为看到他们在外面的，他认出了隆恩警监。他喊着说他不会伤害那个女人，但他需要有人质。如果隆恩来代替那女人，他们也可以接受。但他必须先丢下枪，单独走进银行，一人换一人才行。你父亲怎么办呢？他想着。他必须想得很快。那女人受到相当大的惊吓，可能会因为惊吓过度而死。他想起他的妻子、你的母亲。六月，周五，马上就要周末了。还有太阳……贝雅特，当天有阳光吧？”

她点头。

“他想着银行里会有多热。那种压迫和惊慌。然后他下了决心。他决定怎么样呢？贝雅特，他的决定是什么？”

“他进去了。”这句低语充满了感情。

“他进去了。”汤姆放低声音，“隆恩警监走了进去，年轻警员在外面等，等待支援，等那女人出来，等别人告诉他该怎么做，或告诉他这只是做梦或演习，他可以回家去，因为今天是周五，又出了太阳。

可是他却听到……”汤姆用舌头抵着上颚，做出嗒嗒嗒的枪声，“你父亲倒向前门，把门撞开，他半个身子在内、半个身子在外地躺成大字形，胸口中了六枪。”

贝雅特瘫进了椅子里。

“那位年轻警员看到警监躺在那里，知道这不是演习，也不是梦境。对方真的有自动武器，也真的会冷血地对警察开枪。他过去和此后都没有这么害怕过。他读过这类案件，他的心理学成绩很好，但脑中似乎有什么碎裂了。他被惊慌淹没，而这还是他考试时回答得极为流畅的东西。他上了车，开走了。他一直开，一直开，直到开回家，他的新婚妻子见到他很生气，因为他错过了晚餐时间。他像个学生站着接受训斥，还答应以后不会再迟到，他们开始吃饭。饭后，他们一起看电视。记者说有位警察在银行抢劫案中被枪杀，你父亲死了。”

贝雅特把脸埋进手里。往事全都回来了，那一整天的情景。她好奇、讶异地看着毫无意义的蓝天，看着蓝天上那颗圆圆的太阳。她当时也以为只是做梦。

“劫匪是谁呢？谁知道你父亲的名字、知道整个银行的状况、知道站在外面的两名警察中，隆恩警监才是会带来威胁的那个？谁那么冷血、那么工于心计，知道能让你父亲处于两难的困境，还知道你父亲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好让他对你父亲开枪，把那个受惊的年轻警员玩弄于股掌之间？贝雅特，那人是谁？”

泪水从她指缝间流下。“洛斯……”她吸着鼻子。

“我没听到，贝雅特。”

“洛斯可。”

“洛斯可，没错。只有他。他的同伙气死了。他们是劫匪，不是杀手，那人说。他笨得威胁说要去自首，指认洛斯可。幸好，他在洛斯可逮到他以前，离开了挪威。”

贝雅特还在啜泣。汤姆等待着。

“你知道这件事里最好笑的是哪一点吗？你竟然让自己被父亲的谋杀案拖下水。跟你父亲一模一样。”

贝雅特抬起头。“什么……这是什么意思？”

汤姆耸肩。“你要洛斯可指认凶手。他要追一个威胁会在谋杀案审判中指认他的人。所以他怎么做呢？他当然会说是那个人。”

“列夫·格雷特？”她擦干眼泪。

“有何不可？这样你才能帮他找到人。我看到报告，你们发现格雷特上吊，说他是自杀的。我可不会这么笃定。要是有人在你们之前找到他，我也不会讶异。”

贝雅特清了清喉咙：“你忘了几个细节。第一，我们找到一份遗书。列夫写过的东西不多，但我请他弟弟把列夫上学时的作文簿从雾村路房子的阁楼里找了出来。我拿去给克里波刑事调查部的笔迹专家琼·休看过，确认那是列夫的笔迹。第二，洛斯可已经在坐牢了，还是自己去自首的。这点跟意图谋杀他人以避免受惩并不符合吧。”

汤姆摇摇头。“你是个聪明的女孩，但跟你父亲一样，缺乏心理学方面的洞见。你不明白犯罪者的心理。洛斯可并没有在监狱里，那只是他在波特森的暂时根据地，一个谋杀罪名就会改变这一切。在那之前，他等于受到你和他朋友哈利·霍勒的保护。”

他倾身向前，一手放上她手臂。“如果这个事实让你痛苦，我很抱歉。但贝雅特，现在你知道了。你父亲并没有失败，而哈利却跟害死他的人合作。现在你怎么说？要不要我们一起找哈利？”

贝雅特揉了揉眼睛，挤出最后一滴泪水。然后她又睁开眼。汤姆取出手帕，她接了过去。

“汤姆，”她说，“我必须跟你解释一下。”

“不需要。”汤姆揉着她的手，“我明白。你觉得像是出卖了朋友。想想如果是你父亲会怎么做吧。这就叫敬业，不是吗？”

贝雅特打量着他。然后她缓缓点头，吸了口气。这时电话铃响了。

“你不接吗？”铃响了三声后，汤姆说。

“是我妈，”贝雅特说，“我三十秒后会回她电话。”

“三十秒？”

“我要用这三十秒告诉你，就算我知道哈利的下落，也绝对不会告诉你。”她把手帕还给他，“请你用这三十秒穿上鞋子出去。”

汤姆感觉到怒火像热锅炉般蹿上颈背。他特地享受了一阵这种感觉，然后扯过她手臂，把她拉到自己身下。她倒抽一口气，抗拒着，但他知道她可以感觉到他的勃起，而且她很快就会张开那紧咬着的唇。

铃响六声过后，哈利挂了电话，离开电话亭，好让后面排队的女孩进去。他转身背对着科博街和风势，点燃香烟，朝停车场和那几辆拖车喷出烟雾。说来好笑，他所在的位置，距离鉴识中心、附近的警察总署和另一个方向的拖车都只有十几步，而他却穿着吉卜赛人的西装，还遭到通缉。这不是会让人笑掉大牙吗？

哈利的牙齿咯咯打战。一辆警车迅速驶过车潮汹涌但没有行人的大街，他半转过身。哈利这几天都没睡，没办法眼看着时间嘀嗒溜走自己却无所事事。他用鞋跟踩扁香烟，正准备离开，却发现电话亭又没人了。他看了看表。快午夜了，她还不在家真奇怪。或许她睡着了，所以来不及接起电话？他又拨了她的号码。她立刻接起电话：“我是贝雅特。”

“我是哈利。我吵醒你了吗？”

“我……对。”

“抱歉。要不我明天再打？”

“不用，现在方便说话。”

“你一个人吗？”

沉默。“为什么问这个？”

“你听起来好……算了，不说这个。你有什么发现？”

他听到她大口吸气，好像想缓过气来。

“韦伯查了酒杯上的指纹，大多数都是你的。杯中残余物的分析几天后就会出来。”

“太好了。”

“至于你储藏室的那台笔记本电脑，我们发现里面有个特殊程序在运行，能让人设定收发邮件的日期和时间。那个程序最后一次更改邮件的设置，是在安娜·贝斯森死亡那天。”

哈利已经感觉不到刺骨的寒风了。

“所以你收到的那些邮件，都是早就写好、等着按照预定时间发出的。”贝雅特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你的巴基斯坦邻居很久以前就看到你储藏室里的电脑。”

“你是说，电脑这段时间一直都是自动运行的？”

“只要连上电源，电脑和手机就可以自主运行。”

“妈的！”哈利一掌拍上前额，“但那就表示，排下电脑发件日期的人，预料到之后会发生的一切。这他妈的整件事都是傀儡戏，我们是傀儡。”

“看来如此。哈利？”

“我在，只是想消化一下。嗯，还是先忘掉好了，一下子要吸收这么多太难了。我给你的那家公司名字的事呢？”

“公司，对了。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去查？”

“没什么，是你刚才说你查到那些事，我才想问的。”

“我什么都没说。”

“没错，但你的语气好像信心满满的样子。”

“是吗？”

“你查到一些端倪了，对不对？”

“我查到了一些端倪。”

“快说啊！”

“我打给那家锁店的会计师，请对方把锁店员工的身份证号码给我。总共是四名全职员工和两名兼职员工。我把号码输入罪犯和社会安全数据库。其中五人的记录都是清白的，但另一个……”

“怎样？”

“我得拉动滚动条才能看完。多数是毒品前科，曾经因为兜售海洛因和吗啡遭到起诉，但只认了持有少量大麻的罪名。还因为闯空门和两起重大抢劫案坐过牢。”

“有使用暴力？”

“他在一起抢劫案中持有枪械。他并没有开枪，但枪里装了子弹。”

“太好了！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你真是天使。他叫什么名字？”

“阿尔夫·古纳隆。三十岁，单身。住在索尔奥森街九号，似乎是一个人住。”

“再说一遍姓名和地址。”

贝雅特重复了一次。

“嗯。有这种前科，古纳隆还能在锁店找到工作，真了不起。”

“资料上的店主姓名是比厄·古纳隆。”

“哦，了解。你那边真的没事吗？”

沉默。

“贝雅特？”

“哈利，没事。你准备怎么做？”

“我想去他家看看，也许能找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如果找到了，我就从他家打电话给你，好让你派辆车来，按照规矩扣押证物。”

“你什么时候去？”

“干吗？”

又是沉默。

“确保你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会在家等。”

哈利挂上电话，站着凝视像个黄色圆顶般笼罩整个城市的多云夜空。他听到电话那头的音乐了，不很清楚，但已经够了。是王子的《紫雨》。

他在投币孔里丢进一个铜板，拨打查号台。

“我要查阿尔夫·古纳隆的电话。”

出租车像一尾静静的黑鱼滑过黑夜，穿过红绿灯，从街灯和指向市中心的标志下驶过。

“我们不能一直这样见面。”爱斯坦说。透过后视镜，他看着哈利穿上他刚从家里带来的黑色套头衫。

“有没有带撬棍？”哈利问。

“在后车厢。要是那家伙在家怎么办？”

“在家的人通常会接电话。”

“但要是你在他家时，他突然回家了呢？”

“那就照我说的做：短短地鸣两下喇叭。”

“好吧，好吧，但我又不知道那人长什么样。”

“我不是说了，三十岁左右。看到那样的人走进九号，你就按喇叭。”

爱斯坦在“禁止停车”的标识旁停下车，地点是一条肮脏且拥堵的马路的转弯处。附近的社区公共图书馆里那本尘封已久的《城市元老第四册》，在第二百六十五页中写道，这条路“极度乏味，毫无景点，徒负索尔奥森街之名”。但今晚却非常适合哈利。那些噪声、路过的车辆和黑夜，都会掩饰他和那辆等待的出租车。

哈利把撬棍藏在皮夹克的袖子里，迅速走到马路对面。他欣慰地看到九号门牌外至少有二十个门铃。要是他编的借口唬不了人，这些门铃能多给他好几次机会。阿尔夫·古纳隆的名字是右边第二个，他抬头看着大楼的右半边，四楼的窗户没有光亮。哈利按下一楼的门铃，一个女人满是睡意的声音应答了。

“嘿，我想找阿尔夫，”哈利说，“可是他们的音乐放得太大声，根

本听不见我按铃。你能帮我开门吗？”

“现在都过了午夜了。”

“真对不起。我会叫阿尔夫把音乐关小一点的。”

哈利等着。嗞嗞声响了。

他一次跨三个台阶，来到四楼站着聆听，但只听见自己怦怦的心跳声。这里有两扇门可以选，一扇门上贴了张灰色卡纸，纸上用毡笔写着安德森，另一扇门上则什么都没有。

这是计划里最关键的一步。一道锁大概可以在不惊动整栋楼的情况下打开，但如果阿尔夫用的是拉斯曼登锁行的多道锁，哈利就有麻烦了。他从上到下打量着那扇门，没有防钻安全锁、没有双锁芯的防盗双圆筒锁，只有旧式的耶鲁圆筒锁。太简单了。

哈利一拉袖子，接住掉下来的撬棍。他迟疑了一会儿，把撬棍尖插进锁下的门里。简直太容易了。但现在没空多想，也没别的选择。他并没破门而入，只用力把门拉向铰链方向，把爱斯坦的银行卡插进门内，让锁头滑出门框上的锁盒。他用力把门稍微推开一些，一脚伸进下方的门缝。门的铰链嘎吱作响，他推了推撬棍，让卡片滑过。他悄声进门，把门在身后关上。整个过程花了八秒钟。

屋里有着冰箱的嗡嗡声和邻居电视里的情景喜剧的笑声。哈利一边听着这片漆黑中的动静，一边试着平缓地深呼吸。他听到户外的车声，感觉到一阵冷风，表示这间公寓的窗子很旧了。但更重要的是，没有人在家的声音。

他找到电灯开关。走廊绝对需要重新装潢，客厅也需要重新上漆，厨房根本已经旧不堪用了。公寓的内部陈设说明了安全措施为何如此不堪一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根本没有什么内部陈设。阿尔夫·古纳隆家徒四壁，连哈利要请他关小一点的音响都没有。这里有人住的唯一证据，就是两把露营椅、一张绿色茶几、到处散落的衣服和一张有被子但没有被套的床。

哈利戴上爱斯坦带给他的洗碗手套，把其中一张椅子搬到走廊。他把椅子放在几近三米高的直通天花板的壁柜前方，清空脑子里先入为主的思绪，一脚小心翼翼地踩上扶手。就在那时，电话铃响了。哈利往旁边跨了一步，露营椅啪地合起，他砰的一声跌在地板上。

汤姆·瓦勒有种不好的预感。现状缺少他向来追求的清楚架构。由于他的职业生涯和未来展望并不是操纵在自己手里，而是在他的同盟者手里，人为因素向来是他必须考虑的风险。不好的预感来自他不知道能否信任贝雅特·隆恩、鲁内·伊佛森或——这个人最重要——作为他最重要收入来源的人：那个克纳弗。

当市议会开始对总警司施加压力，要求在格兰斯莱达街的银行抢劫案发生后尽快抓到屠夫的消息一传入汤姆耳中，他就叫克纳弗躲了起来。他们约好一个克纳弗以前就知道的地点。芭堤雅是东半球藏匿最多西方通缉犯之地，只要从曼谷往南开两个小时的车就到了。身为白人观光客的克纳弗可以融入人潮中。克纳弗称芭堤雅是“亚洲的罪恶之城”，因此汤姆不解为什么他又忽然在奥斯陆出现，说他再也受不了了。

汤姆在乌蓝德街的红绿灯前停车，打了往左的方向灯。不好的预感。克纳弗并未得到他的许可，就干出了最近这桩银行抢劫案，严重违反了规矩。一定得做点什么阻止这种事才行。

他刚才打电话给克纳弗，但没人接。那可能代表任何事。比方说，可能表示他在翠凡湖的自家小木屋盘算他们之前讨论过的偷运轿车的细节。但这也可能表示他又故态复萌，正坐在角落里打盹，手臂上还挂着一根针管。

汤姆慢慢驶进克纳弗住处那条漆黑、肮脏的小路。一辆等人的出租车停在马路对面。汤姆抬头看了看公寓的窗。奇怪，灯是亮着的。如果克纳弗又开始吸毒，那就大事不妙了。进公寓应该不难，他家门上只有个烂锁。他看了看表。拜访贝雅特让他精神亢奋，他知道自己现在还睡不着。他得开车多兜一阵子，打几通电话，再看看情况。

汤姆把王子的音乐调得更大声，加速开上了伍立弗路。

哈利坐在露营椅中，头埋在手心，屁股发痛，一丝阿尔夫·古纳隆是犯人的证据都没找到。他只花十分钟就把公寓里的几样私人物品检查了一遍，那些东西少得让人怀疑他是否住在别的地方。哈利在浴室发现一支牙刷、一管快用光的牙膏，还在肥皂盒里发现一块让人几乎认不出来的肥皂，外加一条以前应该是白色的毛巾。就这样了。他洗清罪名的机会就只有这样。

哈利好想笑，想用头去撞墙，想把一瓶金宾威士忌的瓶口敲碎，和着碎玻璃喝威士忌。因为犯人一定是——一定是——古纳隆。在所有让他担上罪名的证据中，从统计学来讲，有样东西凌驾于其他事之上——他曾遭起诉，有前科。整件案子根本是嘶吼着古纳隆的名字。他的记录里有缉毒警员和枪支，还在锁店工作，可以按自己的需要订购任何一把系统钥匙，比方说，安娜家的或哈利家的。

他走到窗边，纳闷自己怎么会一丝不苟地照着一个疯子的剧本兜圈子。但现在没有指示，对白里也没有台词了。月亮从云层缝隙中探出头，形状像一颗被咬掉一半的氟片，但就连这个都唤不起他的记忆。

他闭上眼。专心想。他在公寓里看到过什么足以让他联想的东西？他漏掉了什么？他在脑中细查整个公寓，一个地方也不放过。

三分钟后，他放弃了。结束了，这里什么都没有。

他检查所有物品，确认都放在他进来时的位置，关掉客厅的灯。他走进厕所，站在马桶前，解开裤子纽扣，等待着。妈的，现在他连这都做不到。然后他尿出来了，他疲惫地叹了口气，按下把手，水唰地冲下，就在那时他僵住了。他是不是在冲水的哗哗声中听到一声汽车喇叭响？他走进走廊，关上厕所的门想再听清楚些。没错。马路上传来短促而坚定的喇叭声。古纳隆回来了！哈利到了门口才想起一件事，而且是现在、来不及了的时候才想到。冲水。教父。那把枪。那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妈的！”

哈利跑回厕所，抓起水槽上方的旋钮，迅速把钮转松。那生锈的红色螺丝出现了。“快一点。”他低声说。他继续转，心跳越来越快，但那讨厌的金属棒嘎吱嘎吱地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是取不下来。他听到楼梯口传来砰的关门声。金属棒松了，他打开水箱盖。里面的水持续上涨，半明半暗中只有瓷器互相碰撞的刺耳回响。哈利伸手进去，手指沿着水槽滑溜的内壁涂层摸着。怎么搞的？没东西？他把水箱盖翻过来，在这里了。用胶带贴在里面。他深深吸了口气。闪亮胶带下，那把钥匙的每道刻痕、每个凹口、每条凹凸不平的边缘都是老朋友。钥匙能打开哈利家的大楼门、地下室门和家门。一旁的照片也一样熟悉，就是镜子上少了的那一张：妹妹在笑，哈利摆出酷酷的样子，被夏日阳光晒黑的皮肤，幸福的无知。不过，有个塑料袋用三大段黑色电工胶带贴住，袋里装了白粉，这个哈利就不熟了，但他愿意下一小笔钱赌这是二乙酰吗啡，俗称海洛因。大量的海洛因。至少得蹲六年。哈利什么都没碰，只把水箱盖放回去，开始把螺丝旋紧，一面听着脚步声。正如贝雅特所说，要是被人发现哈利没有搜查令就进来这里，证据就一文不值了。旋钮放回去后，他冲向门口。别无选择的哈利只好打开门，跨进楼道。拖曳的步伐正在往上走，他轻轻关上门，从栏杆上方张望，看到一团又粗又乱的深色头发。五秒后他就会看到哈利了。哈利只要走三大步上五楼就不会被发现。

看到哈利在面前，那男人陡然停步。

“嘿，阿尔夫。”哈利说着看了看表，“我等你好一阵子了。”

男人瞪大眼睛看着他。一张苍白、有雀斑的脸，周围是及肩的油腻头发，耳旁的头发剪成连恩·盖勒格 [17] 的覆耳样式。他并不会让哈利联想到杀人不眨眼的凶手，而是个害怕被修理的年轻小伙子。

“你想干什么？”男人用响而尖厉的声音问。

“想让你跟我去一趟警察总署。”

男人情急之下立刻做出反应，他转过身，抓住栏杆，跳到下方的楼梯平台。“嘿！”哈利喊，但那人已经跑得不见踪影了，他跳过五六级楼梯的重重落脚声在楼梯间回荡。

“古纳隆！”

哈利听到的回答是楼下大门砰地关上的声音。

他把手伸进夹克口袋，才发现自己没带烟。现在轮到骑兵出马了。

汤姆把音乐声调小，从口袋里拿出哔哔响的手机，按下绿色按钮，再把手机拿到耳边。他听到另一头传来迅速、紧张的喘气声和车流声。

“喂？”那个声音说，“你在吗？”是克纳弗，他好像吓坏了。

“克纳弗，有什么事？”

“谢天谢地，你在。大事不妙了。你一定要帮我，快点。”

“我不一定非要帮你不可。到底什么事？”

“他们找到了。有个警察在楼梯上等我回家。”

汤姆停在铃环街的斑马线前。一个老人正踩着怪异的碎步过马路。好像要花上一辈子时间。

“那警察想干吗？”汤姆问。

“你说呢？我猜是来逮捕我的。”

“那你为什么没被捕？”

“我他妈的逃了啊，马上就开溜了。但他们在追我，已经有三辆警车开过去了。听到没？他们会逮到我的，除非……”

“别在电话里叫。其他警察在哪儿？”

“我没看到别人。我直接跑掉的。”

“这么容易就让你跑掉？你确定那个人是警察吗？”

“对，一定就是他，不会错！”

“谁？”

“应该是哈利·霍勒吧，他最近又去过店里。”

“你没跟我说。”

“那是锁店，一天到晚都有警察去啊！”

交通灯转绿，汤姆对前面那辆车按了按喇叭。“好，这个待会儿再谈。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电话亭，就在……呃，法庭前面。”他紧张地笑着，“我不喜欢待在这里。”

“你家里有没有什么不该有的东西？”

“没有，所有东西都在小木屋里。”

“那你呢？你身上有没有东西？”

“你明明知道我早就戒了。你到底来不来？妈的，我全身都在抖。”

“克纳弗，放轻松。”汤姆盘算着需要多少时间，翠凡湖、警察总署、市中心，“就把这当成抢银行。我到了以后会给你一颗。”

“我说过，我已经戒了。”他迟疑着，“我不知道你还随身带着，王子。”

“那还用说。”

沉默。

“你有哪些？”

“母亲之臂、罗眠乐。我给你的杰里科手枪还带着吗？”

“那还用说。”

“好。那你仔细听好：我们在货柜转运站东边的码头见面。我离你有段距离，所以你必须等上四十分钟。”

“你在说什么呀？你他妈的一定要快！现在就来！”

汤姆听着喘气声振动着耳膜，没有回答。

“如果被逮到，我会把你也拖下水，你得明白这一点，王子。要是可以脱身，我会依计行事，但我他妈的可不会继续配合，要是你……”

“克纳弗，你太慌了，现在不需要慌。我又怎么知道你不是已经被抓了，只是在钓我上钩？你了解了吗？你一个人过来，站在路灯下，这样我到的时候才能看清楚。”

克纳弗哀叫着：“该死！”

“怎么样？”

“好好好，带丸子来。他妈的！”

“四十分钟后在货柜转运站。路灯下。”

“不要迟到。”

“等等，还有一件事。我会把车停在那条路上再过去一点的地方。我开口的时候，你就把枪举向空中，好让我看清楚。”

“为什么？你怀疑我？”

“这么说吧，目前情况不太明了，我不想冒险。照我的话做。”

汤姆按下红色按钮，看了看表。把音量控制钮转上一圈。吉他。美丽纯粹的噪音，美丽纯粹的愤怒。

毕悠纳·莫勒走进公寓，带着不悦的表情打量着房间。

“舒服的小窝，对吧？”韦伯说。

“听说是个老朋友？”

“阿尔夫·古纳隆。至少这间公寓是在他名下。这里有一大堆指纹，得查查是不是他的。玻璃。”他指着一个正用一把细刷子刷玻璃的年轻人，“玻璃上的指纹最清楚。”

“既然你在采集指纹，我猜你们也找到其他东西了？”

韦伯指着地毯上的一个塑料袋和其他几样东西。

莫勒蹲下去，一指戳进袋上的裂缝。“嗯，味道像是海洛因。一定有快半公斤了。这又是什么？”

“一张两个小孩的照片，我们还不知道是谁。还有一把崔奥芬钥匙，但显然开不了这间公寓的门。”

“如果是系统钥匙，崔奥芬马上就能查出钥匙的主人是谁。照片里的男孩蛮眼熟的。”

“我也觉得。”

“梭状回。”一个女人的声音从他们身后传来。

“隆恩。”莫勒惊讶地说，“劫案组的人来这里做什么？”

“是我接到线报说这里有海洛因的。还要我打电话叫你们过来。”

“所以你在缉毒这块也有线人喽？”

“银行劫匪，毒犯，都是一家子。”

“线人是谁？”

“不知道。我是在上床睡觉以后，才接到他打来家里的电话的。不肯说出姓名，也不说他怎么知道我是警察。但这条线索非常精确仔细，我才有所行动，把警方律师叫醒。”

“哦。”莫勒说，“毒品。前科。有价值的证据可能会不见。我猜你立刻就得到了许可。”

“对。”

“我没看到尸体，所以为什么叫我来？”

“线人还跟我说了一件事。”

“哦，是吗？”

“阿尔夫·古纳隆应该跟安娜·贝斯森有过亲密关系。他是安娜的情人和药头，后来安娜在他坐牢的时候，甩了他跟别人跑了。莫勒队长，你对这点有何看法？”

莫勒看着她。“我很高兴。”他说，没做出任何反应，“比你想象的还要高兴。”

他继续盯着她，最后还是不得不垂下目光。

“韦伯，”他说，“我要你封锁这间公寓，把手下能找到的人都叫来。我们得干活了。”

39 格洛克手枪

斯泰因·托默森当刑警已经两年了，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当警探，梦

想成为警察专家，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自己的办公室和比警监更优渥的薪水。能够回到家时，告诉翠娜工作上遇到一个有趣的状况，让他和重案组的专家讨论了一阵；她会觉得超乎想象的复杂。但此时，他却得轮班，领微薄的薪水，即使睡了十个小时还是累得像条狗，而且在翠娜说她不想后半辈子都这样过活的时候，他要想尽办法解释这些事会让人多么疲惫：把上班时间花在开车载吸毒过量的青少年去急诊，告诉小孩他必须逮捕他们的父亲，因为他一直殴打母亲，还得被讨厌这身刑警制服的人骂。但翠娜只会白他一眼。这些都不是新鲜事了。

所以当犯罪特警队的警监汤姆·瓦勒走进值勤室，问斯泰因能不能跟他一起去抓通缉犯时，斯泰因的第一个念头是，或许汤姆会给他一些建议，告诉他怎样才能当上警探。

在从尼蓝路往“交通机器”开的车上，他对汤姆提到这件事，汤姆笑了。只需要在纸上写几个字，一切就办好了，他这么说。他，汤姆，或许可以替他说几句好话。

“那就……太好了。”斯泰因不知是否该说“谢谢”，又怕这样说太谄媚。毕竟，目前还没有要感谢他的地方。但他肯定会告诉翠娜，说他已经“探了口风”。对，他要用这个词：“口风。”然后别的都不说，保持神秘，直到接获佳音。

“我们要逮捕的是怎样的人？”他问。

“我在外面巡逻，收到广播说他们在索尔奥森街发现大量海洛因。阿尔夫·古纳隆。”

“哦，我也听到了。几乎有半公斤。”

“然后有人向我密报，说看到古纳隆在货柜转运站那里。”

“今晚线人一定都提高警觉了吧。查获海洛因也是因为有人密报，可能是巧合，但怪的是两个都是匿名……”

“可能是同一个线人。”汤姆打断他的话，“也许有人跟古纳隆是一伙的，但把事情搞砸了之类的。”

“或许哦……”

“所以你想当警探。”汤姆说，斯泰因觉得那语气里似乎有一丝恼怒。他们驶离交通机器，往码头区开去。“嗯，我可以理解。换换跑道，对吧？想过要去哪一组了吗？”

“犯罪特警队，”斯泰因回答，“或是劫案组。但不要性犯罪组，我觉得不好。”

“对，当然。到了。”

他们驶过一块黑暗、开放的广场，广场上堆着一个个货柜，尽头有栋粉红色的大楼。

“站在路灯下的那个人符合描述。”汤姆说。

“哪里？”斯泰因说着凝望暗处。

“就在大楼那边。”

“妈的！你眼力超好。”

“你有没有带枪？”汤姆问，放慢车速。

斯泰因讶异地望着汤姆。“你刚才没提到……”

“没关系，我有枪。你留在车上，如果他惹麻烦，你就叫支持，可以吗？”

“好。你确定我们不需要先叫？”

“没时间了。”汤姆打开远光灯，把车停下。斯泰因估计路灯下那个人影距离他们五十米，但事后的测量结果显示，精确距离为三十四米。

汤姆在格洛克20式手枪里装上子弹——他已经拿到了持有这把枪的特殊执照——抓起放在两个前座中间的黑色大手电筒，跨出车门。他一边走向那个人，一边大喊。事后在这两位警员的事件报告上，对这点存在很大的分歧。汤姆的报告上说，他当时大喊：“警察！亮出来！”意思是：“双手举到头上。”检察官同意，假设一名遭逮捕多次的前科犯听得懂这种术语是合理的；此外瓦勒警监清楚陈述出他是警察。在斯泰因的原版报告中，汤姆当时喊的是：“嘿，我是你的警察朋友。亮出来吧。”但汤姆和斯泰因经过几次交谈之后，斯泰因说汤姆的版本可能比较接近真相。

接下来发生的事没有歧异。灯下男人的反应是把手伸进夹克，取出一把枪。据了解，该枪是杰里科941式手枪，序号已被磨掉，因此无法追查来源。根据独立警察机构的说法，身为警力中最杰出神射手之一的汤姆，大喊之后一连开了三枪。两枪击中古纳隆，一枪射在左肩，另一枪在屁股。这两枪都不致命，但古纳隆却被射得退后几步，然后站在原地。汤姆举枪跑向古纳隆，大喊：“警察！别碰那把枪，否则我就开枪！我叫你别碰枪！”

从这一点起，斯泰因·托默森的报告就没多少具体内容了，因为他远在三十四米外，当时很黑，而且汤姆正好挡住了他的视线。但另一方面，斯泰因的报告中——或者说现场证据中——并没有跟汤姆在报告中所述的之后事件相抵触之处：古纳隆不理睬汤姆的警告，还是抓起枪对准他，于是汤姆先发制人。两人当时的距离为三到五米。

我就快要死了，实在没有道理。我盯着冒烟的枪管看。计划不是这样的，至少我的计划不是。不过，或许我一直在朝这个方向走。但这不是我的计划，我的计划更好，而且行得通。机舱正在降压，一股看不见的力量从内部压迫着我的鼓膜。有人靠过来，问我准备好了没。我们要降落了。

我低声说我是小偷、骗子、毒贩，我还通奸。但我并没有杀人。我在葛森街伤害的女人，那只是不得不然。下方的星星透过机身闪闪发亮。

“这是原罪……”我低声说，“对象是我爱过的女人。这样也能被原谅吗？”但空乘已经走开，降落信号灯在四周大亮。

那天晚上，安娜第一次说“不”，而我说“要”，然后把门推开。那是我接触过的最纯的货，我们可不会拿来抽，破坏一场好戏。她反对，但我说这是免费招待，一面准备针筒。帮别人打针还挺不容易的。试了两次都失败后，她看着我，喃喃低语着：“我已经三个月没吸了。我原本都戒掉了。”“欢迎回来。”我说。她大笑，说：“我要杀了你。”第三次，我找到了血管。她的瞳孔绽开了，缓缓地，像朵黑玫瑰。几滴血从她的手臂滴落在地毯上，发出疲惫的叹息。然后她的头往后仰。第二天她打电话给我，说她还要。轮胎在柏油路上尖叫。

你和我，我们大可过着多彩多姿的生活。这才是计划，才有道理。虽然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道理。

根据验尸报告，十毫米口径的子弹打碎了阿尔夫·古纳隆的鼻骨。碎骨随着枪弹穿透脑前的薄细胞组织，铅弹和骨头破坏了视丘、大脑边缘系统和小脑，然后子弹穿透后脑，最后在坑坑洼洼的柏油路上打出一个洞——道路维护工人两天前才修补过停车场。

40 邦妮·泰勒

这是个阴沉、短暂，整体说来很多余的一天。饱含雨水的厚重云层飘过市区，却连半滴都没下，偶尔刮起的强风拉扯着埃尔默水果烟草店外报摊上的报纸。摊子上的头条新闻暗指大家已经开始厌倦所谓的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尤其当这种号召已经开始带有竞选口号般的讨厌气质，同时因为找不到主犯，整个事件的影响力也不复当初。有些人甚至认为他已经死了。于是报纸开始把专栏版面拿去报道真人秀节目的电视明星、少数曾说过挪威好话的外国名人和皇室的度假计划。打破这些无趣报道的唯一大事，是有个通缉谋杀犯兼毒贩对一位警员举枪，然后在开枪之前被警员射杀。缉毒组组长报告说，该名男性死者家中查获大量海洛因。犯罪特警队队长则表示，该名三十岁男子涉嫌犯下的谋杀案仍在调查中。不过，送印时间最晚的那家报纸却补充写道，对该名本国籍男子的不利证据极为确凿。此外，奇怪的是，涉案的那位警员正是一年多前在类似案件中射杀新纳粹主义分子斯韦勒·奥尔森的那位。该名警员已遭暂时停职，直到独立警察机构结束审讯为止。报纸刊登了总警司的话，说这是此类情况的常规程序，

跟斯韦勒·奥尔森一案完全无关。

翠凡湖一间木屋起火的消息也在报上占了一小片的空间，一个空汽油罐在完全烧毁的房子现场附近被发现，因此警方不排除纵火的可能。报纸上没写的是，记者试图联络比厄·古纳隆，问他对在一个晚上同时失去儿子和木屋有何感想。

天色暗得早，才下午三点，路灯就已经亮了。

哈利进来时，葛森街抢劫案的静止画面正在痛苦之屋的屏幕上闪动。

“看出什么了吗？”他问，朝屠夫抢劫的画面点点头。

贝雅特摇头。“我们还在等。”

“等他再抢一次吗？”

“他正在某个地方盘算下次抢劫，我觉得会是下周的某一天。”

“你好像很肯定。”

她耸肩。“经验。”

“你的吗？”

她微笑，但没回答。

哈利坐了下来。“我没照电话里说的那样做，希望没让你不高兴。”

她皱眉：“什么意思？”

“我当时说，今天才会去他家搜查。”

哈利打量她。她露出发自内心、毫不矫饰的困惑神情。嗯，哈利又不是密勤局的。他正准备开口，又改变了主意。反而是贝雅特说话

了：“哈利，有件事我要问你。”

“问吧。”

“你知道洛斯可和我父亲的事吗？”

“他们的什么事？”

“洛斯可当时……也在银行。他杀了我父亲。”

哈利垂下目光，看着自己的手。“不，”他说，“我当时不知道。”

“但你猜到了？”

他抬头，迎向贝雅特的双眼。“我是这样想过。如此而已。”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赎罪。”

“赎罪？”

哈利深深吸了口气。“有时候，一桩罪行会大得遮蔽了你的视线。不论是外在或内在。”

“什么意思？”

“每个人都需要赎罪，贝雅特，你也是，天知道，我更需要。洛斯可也是。这是基本需求，就像洗澡。赎罪的重点是和谐，达到不可或缺的内部平衡。这种平衡是我们所谓的道德。”

哈利看着贝雅特脸色发白，然后涨红。她张开嘴。

“没人知道洛斯可为什么自首。”哈利说，“但我相信，他这么做是为了赎罪。对一个把漂泊流浪当成唯一自由的人来说，监狱是终极的自我惩罚。夺走一条人命跟抢钱不同，我们来假设他犯下的罪使他失去了平衡，于是他选择秘密赎罪，为了自己和神——如果他信神的

话。”

贝雅特终于结结巴巴地开口：“一个……有道德的……杀人犯？”

哈利等她继续说，但没等到。

“有道德的人会按照自己的道德观行事，”他柔声说，“而不是按照别人的。”

“那要是我戴上这个呢？”贝雅特苦涩地说，拉开身前的抽屉，取出一个挂肩枪套，“要是我把自己跟洛司可关进访客室，之后说他攻击我，而我出于自卫开了枪呢？用对付坏人的方式替我父亲报仇。这样对你来说够道德了吗？”她把枪套重重往桌上一摔。

哈利靠进椅背，闭上眼，直到听见她急促的呼吸平缓下来。“问题在于，这样对你自己来说够不够道德。贝雅特，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带枪，也无意阻止你做自己想做的事。”

他站起来。“贝雅特，让你父亲以你为荣。”

他抓住门把时，听到贝雅特在啜泣。他转身。

“你不懂！”她哭着，“我以为我可以……我以为这是一种……复仇。”

哈利仍然没动。然后他把一张椅子拉到她身边，坐下，一手捧着她的面颊。她的眼泪热热的，她说话时，泪水滚过他粗糙的手。“你当警察，因为你觉得世上需要有秩序、有平衡，不是吗？有审判、正义什么的。然后有一天，你有了梦寐以求的机会可以复仇，却发现这根本不是你想要的。”她吸了吸鼻子，“我妈有一次说，只有一件事比欲求不满更糟，那就是感觉不到欲望。恨意——当你失去其他的一切，你就只剩下这个。然后连这个也没了。”

她用手臂推开桌上的枪套。枪套在一声闷响中撞上墙壁。

一片漆黑中，哈利站在苏菲街上，摸着夹克各处的口袋找家门钥

匙。早上在警察总署，他所做的众多事情之一就是去鉴识组取回自己的衣服，那些是鉴识组从薇格蒂丝·亚布家找到的。但这众多事情当中他做的头一件事却是到毕悠纳·莫勒的办公室走一遭。这位犯罪特警队队长曾说，只要事情扯上哈利，就什么都好通融，但现在得先看看赫洛拉本十六号遭人闯入一事是否有人报警。这一天的关注点将会是，针对哈利隐瞒他在安娜·贝斯森遭谋杀当晚出现在她家中一事有没有好的回应。哈利则回答，万一此案受到调查，他就不得不提及总警司和莫勒本人曾授予他权限可以放手调查，以便找出屠夫，以及他们在未知会巴西警方的情况下即批准一趟巴西之旅的事。

莫勒啼笑皆非地歪歪嘴，说他认为结论会是不需要调查，更不需要做出回应。

入口大厅很静。哈利撕掉家门口的警察封锁带，破掉的窗户上装了一块硬纸板。

他站着，打量着客厅。韦伯说他们在搜查之前照了相，以便事后把东西放回原位。即使如此，他仍不免想起家中已经被陌生人看过、摸过了。倒不是这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几封热情洋溢但标有日期的情书、一盒开了封但早就过期的保险套和一个装有爱伦·盖登尸体照片的信封。别人可能会觉得把这些照片放在家里很变态，但除此之外就只有一本色情杂志、一张邦妮·泰勒的唱片和一本琳·乌尔曼写的书。

哈利望着录音电话上闪烁的红灯好一阵子，才按下按钮。熟悉的男孩声音充溢着阔别几日的房间。“嘿，是我们啦。今天已经做出决定了。妈妈在哭，所以她叫我跟你说……”

哈利挺直身子，吸了口气。

“我们明天起飞。”

哈利屏住气息。他没听错？“我们”明天起飞？

“我们赢了。你真该看看那些人的脸。妈妈说大家都以为我们会

输。妈妈，你要不要……不行，她还在哭。现在我们要去麦当劳庆祝。妈妈问你会不会来接我们？拜拜。”

他听到欧雷克在电话里的呼吸声，背景里还有吸鼻子的声音和笑声。然后欧雷克的声音又出现了，更小声地说：“哈利，真的希望你能来。”

哈利瘫坐在椅中。有个什么东西哽住了他喉咙，泪水也流了下来。

第六部

他已经没有感觉了，感觉不到痛苦或寒冷，也感觉不到悲哀或胜利，只有一大片空虚。事情本不该有道理，只是在永恒的不言自明的轮回中重复——生、死，再度诞生、再生长、死。他把扳机扣到一半，瞄准。

41 S² MN

天上一片云也没有，风却冷得刺骨，惨淡的阳光也没带来多少暖意。哈利和奥纳竖起夹克领口，肩并肩走在长了桦树的大道上。桦树的叶子都已脱落，准备过冬。

“我跟我太太说，你说起萝凯和欧雷克要回家的时候，语气高兴极了。”奥纳说，“她问这是不是代表你们三个很快会住在一起。”

哈利用微笑当回答。

“至少她那栋房子里的空间很够。”奥纳还不松口。

“房子里的空间很够。”哈利说，“帮我跟卡罗琳问好，转述奥拉·鲍尔的话。”

“‘我搬到了无忧路’？”

“‘但这样也没多大帮助。’”

两人都笑了。

“总之呢，目前我的心思都在办案上。”哈利说。

“案子哦，对。”奥纳说，“你叫我看过的那些报告，我全都看过了。

怪，真的很怪。你在自家公寓醒来，什么都不记得，然后忽然就被卷入阿尔夫·古纳隆的游戏里。当然，替死人做心理诊断有点困难，但他的情况的确很有意思。毫无疑问是个聪明、有创意的人，简直可说是艺术家气息了。他盘算出的计划完美无缺，但我有几个疑问。我看了他发给你的电子邮件副本，他在其中提到你失去了意识。那不就表示他看到你在大醉的情况下离开公寓，然后推测你第二天什么都想不起来？”

“要是你连上出租车都要人帮忙，情况就会是这样。我会猜，他当时就站在马路外面偷看我，就跟他在邮件里写到阿尔内·亚布的事一样。很可能他从安娜那里得知，我那天晚上会过去。而我离开时会醉成那样一定是意外收获。”

“所以，他从拉斯曼登锁行的制造商拿到钥匙，用那把钥匙开了门，然后开枪杀了她。用他自己的枪？”

“大概吧。序号已经被磨掉了，我们在货柜转运站发现古纳隆手里拿的那把，号码也被刮掉了。韦伯说，从锉痕来看，那两把枪很可能来自同一个供货商。看来有人在做大规模的非法军火进口生意。我们在杀害爱伦的斯韦勒·奥尔森家里找到的那把格洛克手枪，也有同样的锉痕。”

“所以他把枪放进她右手，虽然她是左撇子。”

“诱饵。”哈利说，“他当然清楚我迟早会介入这起案子，就算不为其他原因，也会为了要洗清自己的嫌疑。他也知道我会发现其他警员没察觉到的左右手差异。”

“然后还有亚布太太和几个小孩的照片。”

“好让我追查到阿尔内·亚布，安娜最新的情人。”

“然后在他离开以前，拿走了安娜的笔记本电脑和你那天晚上掉在她家的手机。”

“又一个意外收获。”

“所以这人的头脑盘算出一个精密、滴水不漏的计划，惩罚不忠的爱人、趁他坐牢时横刀夺爱的男人，还有她那复燃的旧爱，也就是金发的警察。此外，他还开始临场发挥：再次利用在拉斯曼登锁行的工作，成功进入你家和你的地下室。他把安娜的电脑放在那里，连接上你的手机，又通过追查不到的服务器设定电子邮件账号。”

“不是完全追查不到。”

“啊，对了，你那个匿名的电脑专家朋友查出来了。但他并没查出你收到的那些邮件都是事先写好，然后让你储藏室里的电脑在预先设定好的时间寄出的。换句话说，发件人早在把电脑放过去以前，就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对吗？”

“嗯。你看过那些邮件了吗？”

“看了。”奥纳点头，“现在回想起来，可以看出虽然邮件里提及了某些事件的发展，但同时也显得模棱两可。但对事件的关系人来说，看起来却很像一回事，仿佛发件人从头到尾都知情，而且消息灵通。但他的确做得到，毕竟从许多方面来看，整场戏都是他弄出来的。”

“嗯，我们还不知道阿尔内·亚布的谋杀是不是古纳隆一手策划的。一个锁店的同事说，谋杀案发生时，他和古纳隆正在老市长酒吧喝啤酒。”

奥纳搓着手。哈利不确定是因为冷风，还是因为他很享受这许多可能或不可能的逻辑推论。“假设古纳隆并没有杀亚布，”这位心理学家说，“那他引你去找亚布有什么用意？为了让亚布被判刑？但之后还是会被释放啊。反过来也一样，同一桩谋杀案不可能有两个凶手。”

“对，”哈利说，“你必须找出亚布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太棒了。”奥纳说，“他是三个孩子的父亲，自愿或被迫削减事业

上的野心。我想应该是家庭。”

“然后，借由揭露或让我查出亚布持续跟安娜见面一事，古纳隆从中得到了什么好处？”

“亚布的太太带着小孩离开了。”

“失去生命并非最糟糕的事，最糟糕的是失去活下去的理由。”

“这句话引用得好。”奥纳点头表示赞许，“是谁说的？”

“忘了。”哈利说。

“但接下来你要问的问题是，他想从你身上夺走什么？哈利，什么让你的人生值得活下去？”

他们抵达安娜住过的那栋房子。哈利花了好一段时间才找出钥匙开门。

“你说呢？”奥纳问。

“有关我的事，古纳隆知道的都是安娜告诉他的。而安娜认识我的时候，是我还没有……除了工作以外就没啥目标的时候。”

“工作？”

“他要我去坐牢，但主要是想让我被警方革职。”

他们边说话边走上楼梯。

公寓里的韦伯和他手下已经做完鉴识检验了。韦伯很高兴，说他们在几个地方都发现了古纳隆的指纹，连床头板上都有。

“他并没有很小心。”韦伯说。

“他来过这里那么多次，就算他很小心，也会被你找到指纹的。”哈利说，“何况，他很确信绝不会有人怀疑到他头上。”

“说到这个，亚布被杀的方式就很耐人寻味了。”奥纳说。哈利打开通往有肖像画和格里默尔立灯的房间拉门。“头下脚上地活埋在海滩上。看起来像是宗教仪式，好像凶手有什么事情想告诉我们。你对这点有什么想法？”

“跟本案无关。”

“我没问你这个。”

“好吧。也许凶手想告诉我们这位受害者的什么事。”

“什么意思？”哈利扭亮格里默尔立灯，灯光照上那三幅画，“我想起以前念过的法律课程，十一世纪的挪威古代法条集。里面说，每个死去的人都应该被埋进圣土，除了丧失名誉者、叛徒和杀人凶手，这些人应该埋在海与陆的交界处。从亚布的埋葬地点来看，不像是有人出于嫉妒而杀害了他，也就是凶手应该不是古纳隆。有别人想说明亚布犯了罪。”

“有意思。”奥纳说，“为什么要再看一次这些画？画得很糟。”

“你真的确定从里面看不出什么吗？”

“当然可以。我看出这是个自命不凡的年轻艺术家，喜欢小题大做而且毫无艺术美感。”

“我有个同事叫贝雅特·隆恩。她去德国的警察会议演讲，所以今天不能来。她的演讲主题是如何利用电脑图像调整和梭状回来识别戴面罩的犯人。她有个与生俱来的特殊天分：能记得她这辈子看过的所有面孔。”

奥纳点头。“我知道这种罕见的天赋。”

“我把这些画给她看，结果她认出了里面的人。”

“哦？”奥纳扬起眉，“有谁？”

哈利指着画说：“左边这个是阿尔内·亚布，中间这个是我，最后一个阿尔夫·古纳隆。”

奥纳眯起眼，扶正眼镜，尝试从不同距离端详那些画。“有意思，”他嘟囔着，“太有意思了。我只能看出三个头形。”

“我只想知道，你能否以专业证人的身份，担保这种认知能力的可信度。这样能帮我们在古纳隆和安娜之间建立更多关联。”

奥纳摇摇手。“如果你说的是真的，这位隆恩小姐只需要极少信息就可以认出面孔。”

到了户外，奥纳说他很希望能在工作时见见这位贝雅特·隆恩。“据我所知，她是警探？”

“劫案组的。我们在侦办屠夫一案时合作过。”

“噢，对了。那个案子怎样了？”

“线索不多。他们认为他还会再次作案，但目前还没发生。说起来也蛮怪的。”

到玻克塔路上，哈利看到风里有了翻飞的初雪。

“冬天来了！”阿里指着天空，朝对街的哈利大喊。他用乌尔都语对他哥说了几句话，他哥马上从他手里接过水果箱，扛进店里。然后阿里走过马路，到哈利身边。“结束了很棒吧？”他微笑。

“对，没错。”哈利说。

“秋天简直糟透了。总算下起雪了。”

“噢，对。我还以为你是说那件案子。”

“你储藏室的电脑呢？结束了吗？”

“没人跟你说？他们找到把东西放在那里的人了。”

“啊哈。一定是因为这样，我太太才会跟我说，今天不必去警局接受讯问了。到底怎么一回事？”

“简单讲，就是有人想让我卷进重大刑案里。哪天你请我吃顿饭，我就把所有细节都告诉你。”

“哈利，我早就邀请过你了！”

“你又没说什么时候。”

阿里翻了个白眼。“为什么你一定要有个日期和时间才敢来拜访？只要敲个门我就会开呀。我们家不缺吃的。”

“谢了，阿里。我一定会用力敲的。”哈利打开门。

“你查出那个女的是谁了吗？她是助手吗？”

“什么意思？”

“那天我在地下室门口看到的神秘女郎啊。我还跟那个叫汤姆什么的提过。”

哈利站住不动，手还放在门把上。“阿里，你到底跟他说了什么？”

“他问我有没有在地下室里面或附近看到什么不寻常的事，我就想到那天我进来的时候，看到一个不认识的女人在地下室门口。我会记得是因为我本想问她是谁，但后来又听到门锁的咔嚓声，心想如果她有钥匙，应该就没有问题。”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她长什么样子？”

阿里摊手表示抱歉。“我当时很忙，只瞥到她的背影。大概三周还是五周前吧？忘记是金发还是深色头发了？不知道。”

“但你确定那是女人？”

“反正，我当时肯定认为那是个女人。”

“阿尔夫·古纳隆是中等身材、削肩、深色头发，发长及肩。这样会让你以为是女人吗？”

阿里沉思着：“对，有可能。但也可能是梅克森太太的女儿来看她。”

“先走了，阿里。”

哈利决定迅速冲个澡，换好衣服，然后去看萝凯和欧雷克，他们请他去吃煎饼、玩俄罗斯方块。他们从莫斯科回来时，萝凯带回一盒精致的西洋棋，有雕刻的棋子和用木头和珠母贝做成的棋盘。可惜的是，萝凯不喜欢哈利买给欧雷克的南梦宫G-Con45光枪，立刻就把枪没收了。当时她解释说，她告诉过欧雷克很多次，说至少在他十二岁以前不准玩武器类玩具。哈利和欧雷克双双羞愧地接受，不再争辩。但两人都知道萝凯会利用哈利照顾欧雷克的时候去慢跑，欧雷克也悄悄告诉哈利，说他知道萝凯把光枪藏在哪里。

滚烫的水柱驱走了他体内的寒意，他想把阿里说的话忘掉。不管多简单多确凿的案子，都会有启人疑窦的空间，而哈利是天生的怀疑者。不过，有时候你总得抱持一点信念，生活才会有目标、有意义。

他擦干身体，刮了胡子，套上干净的衬衫，在镜子里检查仪容，歪嘴笑了笑。欧雷克有一次说他牙齿黄黄的，那次萝凯笑得有点大声。他在镜中看到背后墙上钉着S² MN所写第一封邮件的打印副本。明天他就要拿下来，改放他和妹妹的照片。明天。他端详着镜中的邮件，真怪，那天傍晚他站在镜子前面的时候竟然没发觉少了自己和妹妹的照片。一定是因为如果你一天到晚看到某样东西，通常就会变得盲目，对之视而不见。他仔细看着镜中的那封邮件。然后他打电话叫了出租车，穿上鞋，等待着。他看了看表，车子现在应该到了，该出发了。但他发现自己又拿起话筒，拨出一个号码。

“我是奥纳。”

“我要你再把那些邮件看一遍，告诉我你觉得写信的人是男是女。”

42 烤串

雪过了一夜就融了。阿斯特丽·蒙森刚从公寓大楼出来，正准备横穿又湿又黑的柏油路去玻克塔路，就看到对街人行道上的那位金发警察。她的脉搏跟走路速度一起加快。她目光直勾勾地瞪着前方，希望他不会看见自己。报上登过几张阿尔夫·古纳隆的照片，这几天都有警察在楼梯上下走动，扰乱她宁静的工作节奏。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她这么告诉自己。

她小跑步向斑马线前进。去汉森面包店。只要到了那里就安全了。一杯茶，一个甜甜圈，在狭长的咖啡店尽头、柜台后方的餐桌。每天准时在十点三十分报到。

“茶和甜甜圈吗？”“是的，谢谢。”“三十八克朗。”“给你。”“谢谢。”

多数时候，这就是她跟别人最长的交谈了。

但是前几周，她到的时候都有个老人坐在她的惯用桌旁，虽然旁边还有几张空桌，但她只想坐这张桌子，因为……不，她现在不要想那些事。总之，她后来不得不提早十五分钟到，才能占到那个桌位。今天非常完美，不然他打电话来的时候，她就会在家了，而她也一定得开门。自从她拒接电话、拒绝应门两个月，导致后来警察上门，而院长也威胁要让她再去住院起，她就答应过院长不能再这样了。

她没有欺骗院长。

但是对别人，她会撒谎。她经常骗人。在跟出版社的电话里、在商店和网络聊天室里，尤其是在网上。她可以扮成别人，扮成她翻译的书里的某个角色，或是以前她当过的一个女人——那个颓废、滥交、天不怕地不怕的拉梦娜。阿斯特丽小时候就发现了拉梦娜。拉梦

娜是一名舞者，有着长长的黑发和棕色的杏眼。阿斯特丽以前会画拉梦娜，尤其是她的眼睛，但她只能偷偷画，因为院长会把那些画撕成碎片，说不要在院里看到像她那样的轻佻女子。拉梦娜离开了好几年，但她回来过，阿斯特丽注意到拉梦娜是怎样开始取得掌控权的，特别是在她写信给所译书籍的男性作家时。她喜欢在一阵有关语言和文化的寒暄后，再写些没那么正式的信。这样鱼雁往返了几次之后，法国作家就会要求在他们来奥斯陆宣传书的时候跟她见面；就算不来宣传书，光是见她这个理由就值得跑一趟了。她总是拒绝，但这样并没让那些追求者死心，结果恰恰相反。她曾经想出版自己写的书，但几年前一位出版顾问终于在电话里跟她撕破脸，咬牙切齿地说再也受不了她那“歇斯底里小题大做”的文字，还说没有读者会愿意出钱分享她的想法，但若是付点钱可能会有心理学家想听。自这个梦醒来以后，她的写作活动就靠写那些信了。

“阿斯特丽·蒙森！”

她感到喉咙一紧，一时之间大为惊慌。她可不想在大马路上呼吸困难。她正准备过马路，红绿灯却转红了。她原本可以冲过去的，但她绝对不会闯红灯。

“哈喽，我正准备去找你。”哈利·霍勒赶了上来，他仍有着那副猎人的表情与布满血丝的眼睛，“我先说，我看过瓦勒警监跟你谈话的报告了。我了解你骗我是因为你很害怕。”

她觉得自己开始呼吸急促了。

“我当下没把自己在这整件事里的角色告诉你，实在很不应该。”这位警察说。

她讶异地看着他，他的语气的确像是真心感到抱歉。

“我也看了报纸，有罪的人已经被捕了。”她听到自己这么说。

他们站着互看对方。

“我是说，他死了。”她柔声补充。

“嗯。”他试探性地笑了笑，“但或许你不介意帮个忙，回答几个问题？”

这是第一次有人跟她一起坐在汉森面包店的那张桌子旁。柜台后方的女孩对她做出女人之间心知肚明的微笑，好像跟她在一起的这位高大男子是护花使者。由于他一副刚从床上爬起来没多久的模样，搞不好那女孩还以为……不，她不想继续往这个方向想下去了。

他们坐了下来，他递给她几张打印的邮件，请她仔细看一遍，问她以作家的身份，能不能看出这些信出自男性还是女性？她仔细看着邮件内容。他刚才说，“以作家的身份”。她该把实话说出来吗？她举起茶杯，免得被他看到自己因这个念头而露出微笑。当然不了，她要说谎。

“很难说。”她说，“这是小说吗？”

“一半一半。”哈利说，“我们认为邮件是杀害安娜·贝斯森的人写的。”

“那一定是男的了。”

哈利打量着桌子，她迅速瞄了他一眼。他并不好看，却有股特别的气质。她当初——虽然听起来很不可能——一发现他躺在家门外的楼梯平台时，就注意到这点了。或许是因为那天她比平常多喝了一杯君度酒吧，但她也觉得躺在那里的他面容祥和，几乎称得上英俊，就像有人把一位沉睡的王子放到她家门口。他口袋里的东西散落在楼梯各处，她逐项捡了起来，甚至还偷看了他的钱包，找到他的姓名和住址。

哈利一抬眼，她就赶紧把目光移开。她有没有可能喜欢上他呢？当然有。问题是他会不会喜欢她。但她总是歇斯底里大惊小怪，毫无来由的恐惧，突如其来的啜泣。他不会喜欢那种样子的。他喜欢像安娜·贝斯森那样的女人，或是拉梦娜。

“你确定你不认得她？”他缓缓发问。

她惊恐地望着他。那时她才发现，他正举着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他以前也给她看过，照片里的女人和两个小孩在海滩上。

“比方说，在谋杀案发生当晚。”

“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个人。”阿斯特丽·蒙森坚定地说。

天又开始飘雪。又大又湿的雪花在还没飘落到警察总署和波特森监狱之间的棕色土地上之前，是又灰又脏的。一段韦伯传来的留言在办公室里静静等着，证实了哈利的怀疑，正是这个怀疑让他从崭新的角度去看那些邮件。不管怎样，韦伯简短的留言仍投下了一颗震撼弹。算是预料之中的震撼。

这天哈利一直在打电话，不时在传真机和电话之间来回。休息时，他皱眉沉思，把一块块线索堆砌起来，试着不去想他要找的东西。但一切再清楚不过。这辆云霄飞车可以随意爬升、下降、回旋和转弯，但它还是跟其他云霄飞车一样，最后会回到起点。

等哈利结束皱眉沉思，想通了大部分关节，他靠在办公椅中往后仰。他不觉得胜利，反而感到空虚。

他打电话叫萝凯不必等他，萝凯没问为什么。然后他上楼到员工餐厅，走上屋顶露台，几个站着吸烟的人都在簌簌发抖。午后的昏暗中，城市灯火在他们下方闪烁。哈利点燃香烟，一手沿着墙摸去，捏出一颗雪球。把球滚了滚，压得越来越紧，用掌心拍打，紧捏着直到融化的冰从指缝间流出来，然后把雪球往市区一丢。他的目光追随着那颗闪亮的雪球，看着雪球坠落，越来越快，最后消失在灰白色的背景中。

“以前我班上有有个男孩，叫作卢德维格·亚历山大。”哈利大声说。

那群吸烟者用力跺脚，看着这位警监。

“他很有语言天分，大家都叫他‘烤串’，因为有一次在英文课堂上，他竟然笨得跟老师说 he 喜欢把‘烤肉串烧’说成‘串烤’，因为倒着念就是‘烤串’。后来下了雪，每个课间都有班级互相打雪仗，烤串不想加入，但我们都逼他参加，因为想要他当炮灰。他很不会丢球，顶多只能丢出几个劲道弱的高抛球。另一个班上有个肥胖的罗尔，是奥普索乡的手球队队员，他经常故意用头去撞烤串的雪球，之后再狂出下勾拳把烤串打得鼻青脸肿。有一天，烤串把一颗大石头包进雪球里，使劲丢高。罗尔微笑着跳起来用头去顶，那声音就像浅水里的石头相撞，软与硬的声音同时出现。那是我唯一一次在学校操场上看到救护车。”

哈利用力吸了一口烟。

“教职员室里，大家为烤串是否该受惩罚一事争辩了几天，毕竟他并没有对人丢雪球。所以问题在于：假若有个笨蛋做了蠢事，是否该惩罚那些不体贴笨蛋的人？”

哈利捻熄香烟，走进室内。

时间是四点半。在奥克西瓦河和格兰区地铁站之间空地上的冷风加重了势道。学童和退休老人让路给满脸严肃、赶着回家的下班男女。哈利跑下台阶去搭地铁时，撞上了其中一个，咒骂声在墙壁间回荡着追了过来。他停在两间厕所中间的窗前，那个老妇还是跟上次一样坐着。

“我现在就得跟赛门谈谈。”

她冷静的棕色眼眸凝望着他。

“他不在德扬公园。”哈利说，“大家都离开了。”

那女人耸耸肩，一脸困惑。

“就说是哈利找他。”

她摇摇头，挥手要他走开。

哈利靠着区隔两人的玻璃。“说日耳曼斯皮欧尼找他。”

赛门的车没走艾克柏隧道，反而开上了艾纳巴卡路。

“我不喜欢隧道。”他们在午后的高峰时段，车子以龟速缓缓上山时，赛门这样解释。

“所以那两兄弟逃到挪威、一起住拖车到长大，后来却失和，是因为两人爱上了同一个女孩？”哈利问。

“玛丽亚来自很有威望的罗伐若家族。他们住在瑞典，她父亲是吉卜赛头目。她十三岁时嫁给十八岁的史帝方，搬去了奥斯陆。史帝方爱她入骨，为她丧命都在所不惜。那时候，洛斯可还在俄国避风头，他不是躲警察，而是躲德国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那些人认为做生意时被他骗了。”

“生意？”

“他们在汉堡附近的高速公路上发现一辆空拖车。”赛门微笑。

“可是洛斯可后来回去了？”

“在五月的一个艳阳天，他回到了德扬公园。那是他和玛丽亚生平第一次见面。”赛门大笑，“我的天，他们看对方的样子哦，那时空气紧绷到我不得不看向天空，看是不是快打雷了。”

“所以他们坠入爱河了？”

“一见钟情，还在众目睽睽之下。有些女人都觉得不好意思了。”

“但如果这么明显，亲戚一定都会反对吧？”

“他们没想到会这么危险。你别忘了，我们比你们早结婚。我们无法阻止年轻人。他们坠入爱河，才十三岁，可想而知……”

“也是。”哈利揉了揉后颈。

“但这件事可严重了。她已经嫁给了史帝方，却一看到洛斯可就爱上了他。虽然她和史帝方住在一辆拖车里，她还是去找一直在那里的洛斯可，事情自然一发不可收拾。安娜出生时，只有史帝方和洛斯可不知道其实洛斯可才是父亲。”

“可怜的女孩。”

“可怜的洛斯可。唯一开心的人是史帝方，他神气得不得了，说安娜就跟爸爸一样漂亮。”赛门微笑，眼神却是悲伤的，“如果史帝方和洛斯可没决定去抢银行，或许情况可以一直这样下去吧。”

“搞砸了吗？”

拥塞的车队朝瑞恩区的路口前进。

“他们一伙有三人。史帝方年纪最大，所以他第一个进银行，最后一个出来。另外两人带钱冲出去开逃亡车时，史帝方举枪留在银行内，以防银行职员按下警铃。他们都是新手，甚至不知道银行有无声警铃。等另外两人开车来接史帝方时，才看到他整个人被警察压着趴在警车的引擎盖上。一位警察给他戴上了手铐。洛斯可负责开车，他当年才十七岁，而且没有驾照。他摇下车窗，后座载着三千块，慢慢把车开到那辆警车旁，看着他哥在引擎盖上挣扎。然后洛斯可和那位警察四目相接了。我的天，当时的气氛就跟他第一次见到玛丽亚一样紧绷。两人对视了好久好久，我本来怕洛斯可会大叫，但他什么都没说，只继续开车。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洛斯可和约恩·隆恩吗？”

赛门点头。他们出了环岛，驶进瑞恩区的弯道。赛门打了方向灯，然后在加油站旁踩下刹车。他们把车开到十二层楼高的建筑前，附近入口处上方的蓝色霓虹招牌闪动着挪威银行的商标。

“史帝方坐了四年牢，因为他只是对空鸣枪。”赛门说，“但是审判

过后，发生了一件怪事。洛斯克去波特森监狱探望史帝方，隔天有位狱卒就说，觉得这位新进犯人的模样好像变了。他上司说，初次入狱的人有这种情况很正常，还说起犯人的太太第一次去探监时，也都不认得自己丈夫的事。狱卒放心了，但几天后有个女人打电话到监狱，说他们关错了人。史帝方·巴克斯哈的弟弟跟他掉了包，而他们却放真正的犯人走了。”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哈利边问边取出打火机点烟。“对，是真的。”赛门说，“南欧的吉卜赛人让年轻的手足或儿子替犯人服刑是很普遍的事，尤其如果那犯人家累，就像史帝方。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荣耀。”

“但监狱当局很快就会发现错误，不是吗？”

“啊哈！”赛门张开双臂，“在你们看来，吉卜赛人就是吉卜赛人。如果他入了狱却没犯罪，那他迟早会犯下其他事情而入狱。”

“打电话的是谁？”

“他们没查出来，但玛丽亚也在同一天晚上失踪了，后来再也没人见过她。警察半夜开车把洛斯克载到德扬公园，史帝方则在拳打脚踢、连声咒骂当中被拉出拖车。安娜当时两岁，躺在床上大叫妈妈，但不管男女，没有一个人能让她停止号哭。一直到洛斯克进去抱她起来才停止。”

他们凝视着银行大门。哈利看了看表，再过几分钟银行就要关了。“后来怎样了？”

“史帝方出狱后，立刻出了国。我们偶尔会通电话，他经常到处跑。”

“安娜呢？”

“她在拖车里长大。洛斯克送她上学，她交了外地朋友，染上了外地习惯。她不想像我们那样生活，想像她朋友一样，自己做主，自

己赚钱，住在自己的家。自从她继承外婆的公寓、搬进了索根福里街以来，我们就跟她毫无瓜葛了。她.....嗯，是她选择要搬的。唯一跟她保持联系的就是洛斯科。”

“你想她知道洛斯科是她父亲吗？”

赛门耸肩。“据我所知，没人提过这事，但我想她一定知道。”

他们沉默地坐着。

“事情就是发生在这里。”赛门说。

“就在银行关门前。”哈利说，“就像现在。”

“如果不是非这样不可，他不会开枪射隆恩。”赛门说，“但他会做非做不可的事。他是一名战士。”

“没有咯咯乱笑的宫女。”

“什么？”

“没事。赛门，史帝方在哪里？”

“我不知道。”

哈利等待着。他们看着一位银行员工从里面锁住大门。哈利继续等。

“上次我跟他通电话，他是从瑞典的某个城市打来的。”赛门说，“歌德堡。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你帮的不是我。”

“我知道。”赛门叹气，“我知道。”

哈利找到维特兰斯路的那栋黄色房子。两层楼的灯都亮着。他停好车，下来，站着凝望地铁站。在第一个阴暗的秋天傍晚，那是他们

——席格、托尔、克里斯提安、托基尔、爱斯坦和哈利，这是固定班底——第一次约在那里，要去偷摘苹果。他们一路骑自行车来到诺斯特朗市，因为那里的苹果比较大，那边的人认识他们父亲的概率也比较小。席格第一个爬过围篱，爱斯坦负责把风。哈利是里面最高的，可以摘到最大的苹果。但有天傍晚，他们不想骑那么远的车，就在自家附近偷摘。

哈利看着马路对面的那座院子。

等口袋都已装满，他才发现二楼亮灯的窗户里有张脸盯着他们瞧。一句话也没说。是烤串。

哈利打开铁门，来到门口。两个门铃下方的陶瓷门牌上，印着约恩和克丽丝蒂恩·隆恩的字样。哈利按了上面那个门铃。

他又按了一下，贝雅特才回应。

她问他要不要喝茶，他摇摇头。于是她走进厨房，他则在走廊踢掉脚上的靴子。

“你爸爸的名字为什么还在门牌上？”哈利看她端着一个杯子走进客厅，“好让陌生人以为这栋屋子里有男人？”

她耸耸肩，坐进一张深椅面的扶手椅里。“我们一直没空改。他的名字在那上面，已经久到我们都麻木了。”

“嗯。”哈利双掌互握，“其实我就是想谈这个。”

“你说门牌？”

“不是。嗅觉障碍，闻不到尸体的气味。”

“什么意思？”

“我昨天站在门廊，看着杀害安娜的凶手寄来的第一封邮件。情形就跟你家门牌一样，感官虽然察觉到了，大脑却没接收到。嗅觉障

碍也是如此。打印纸在那里挂了那么久，久到我已经对它视而不见了，就像那张有我妹和我的照片一样。照片被偷之后，我只觉得哪里不太一样，却不知道是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

贝雅特摇头。

“因为我身上并没有发生什么事，会让我用不同眼光去看。我只看见自己认定会在那里的东西。但昨天发生了一件事：阿里说他在地下室门口旁看到一个女人的背影，这让我忽然想到，我一直不自觉地认定杀害安娜的凶手是男人。只要犯了这个错，只想着要找的东西，就不会找到其他的。我也因此改用新的眼光去看那封邮件。”

贝雅特的双眉形成两个括号。“你的意思是，阿尔夫·古纳隆并没有杀害安娜·贝斯森？”

“你知道变位词吧？”哈利问。

“一种文字游戏……”

“杀安娜的凶手给我一个线索，就像吉卜赛人会在走过的路上用树叶、石头或树枝做记号一样。一个路标。我在镜子里看到了。那封邮件的署名是女人的名字，只是倒过来写。所以我把邮件寄给奥纳，他联络了一位认知心理学和语言学专家，那人能从匿名恐吓信中的一个句子看出写信者的性别、年龄和出生地。针对这个案子，他说写这封邮件的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年龄大概在二十到七十岁之间，而且可能来自国内任何地点。换句话说，没多大帮助，除了他认为邮件也可能是女人写的。原因是四个字，邮件中用了‘你们警察’而非‘你们警方’^[18]，或某些非特定的集合名词。他说，发件人可能是在潜意识中选用了这个字眼，因为这个字眼清楚区分出收件人和发件人是不同性别。”

哈利靠近椅背。

贝雅特放下杯子。“哈利，我不能说我完全信这一套。楼梯间的不明女子、前后颠倒的女人姓名代号和一位认为阿尔夫·古纳隆选用女

性表达方式的心理学家。”

“嗯，”哈利点头，“我同意。首先，我要告诉你是什么让我开始往这个方向追查。但在我告诉你杀害安娜的凶手是谁以前，我想请问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失踪的人。”

“当然。但干吗问我？失踪的人又不是……”

“不，就是。”哈利悲伤地笑笑，“找失踪的人是你的专长。”

43 拉梦娜

哈利在海滩上找到薇格蒂丝·亚布。她坐着的那块平滑岩石就是上次他凝视峡湾、最后抱膝睡着的那一块。在早晨的雾气中，太阳就像个苍白的印子。葛瑞格摇着尾巴跑向哈利。现在是退潮，大海飘散着海藻和油的气味。哈利坐在她身后的一块小岩石上，弹出一根香烟。

“当时是你发现他的吗？”她头也不回地问。哈利不知道她在这里等他多久了。

“有很多人发现阿尔内·亚布。”他回答，“我是其中之一。”

她在风中拂去面前飞舞的一撮头发。“我也是。但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你可能不相信，但我的确爱过他。”

哈利点亮打火机。“我为什么不相信？”

“随你要相信什么。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去爱。我们——和他们——或许相信自己能爱，但事实就是如此。那些人学会了动作、说辞和步骤，如此而已。有些人娴熟到能蒙骗我们好一段时间。让我讶异的并不是这些人的成功，而是他们竟然肯花那个工夫。何必费那么大力气，只为了得到对方有同样感受的响应，而自己却不了解这个感受呢？你明白吗，警官？”

哈利没有回答。

“或许他们只是害怕。”她说着转向他，“怕看到镜中的自己，发现自己有残缺。”

“亚布太太，你在说谁？”

她又回身面对着海。“谁知道呢？安娜·贝斯森？阿尔内？我？还是后来变了的我不？”

葛瑞格舔着哈利的手。

“我知道安娜·贝斯森是怎么死的了。”哈利说，他打量着她的背脊，但看不出任何反应，香烟在第二次点火时点着了，“鉴识组把安娜家中洗碗槽里的四个玻璃杯拿去化验。昨天下午，我拿到分析报告，上面有我的指纹，显然我当时在喝可乐。我绝对不会想把可乐跟酒混着喝。一个酒杯被用过了。但有意思的地方是，可乐残渣里含有盐酸吗啡，也就是吗啡。你知道大量服用吗啡会怎样，对吧，亚布太太？”

她细细端详他的脸，缓缓摇头。

“不知道？”哈利说，“一吞下那种药就会昏倒、失忆，醒来时会严重呕吐和头痛。很容易被误认是喝醉了酒，是很不错的迷奸药，很像罗眠乐。而我们的确被迷奸了，我们所有人都是。对不对，亚布太太？”

一只海鸥尖声大叫着飞过他们头顶。

“又是你。”阿斯特丽·蒙森紧张地轻笑一声，让他进门。他们坐在厨房。她踩着碎步到处走，泡了茶，还端出她在汉森面包店买的蛋糕，“万一有人临时过来就可以吃”。哈利含糊不清地说着一些芝麻小事，如昨天下的雪和大家都以为会跟着电视上的双子大楼一起崩塌的世界，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改变。等她替他倒了茶、坐下之后，他才问她对安娜有何看法。

她嘴巴都合不拢了。

“你恨她，对不对？”

在接下来的沉默中，另一个房间里传来微弱的电子叮咚声。

“不。我不恨她。”阿斯特丽用双手捧住超大杯的绿茶，“她就很……不一样。”

“怎么说？”

“她的生活方式，她这个人。能够像她……这样真是幸运。”

“你不喜欢那样吗？”

“我……我不知道。不，或许不喜欢。”

“为什么？”

阿斯特丽看着他好一阵子，眼底的笑意忽隐忽现，像只静不下来的蝴蝶。

“不是你想的那样。”她说，“我羡慕安娜。我崇拜她。有时候我还希望自己是她。她跟我完全相反，我坐在屋里，而她……”

她眼神落到窗户。“她却几乎是赤裸裸地跨入生命，这就是安娜。男人来来去去，她知道自己留不住他们，却还是一样去爱。她画得不好，但仍展示出作品，好让世上其他的人自行评断。她跟人说话的方式，仿佛认定别人都喜欢她。对我也一样。有时候我觉得安娜偷走了真正的我，觉得这里的空间放不下我们两人，而我必须等着轮到自己才能上场。”她又发出紧张的傻笑，“但后来她死了，我发现其实不是那样，我当不了她。没人能够。那不是很悲哀吗？”她的目光落到哈利身上，“不，我不恨她。我爱她。”

哈利感到后颈一阵发麻。“能不能告诉我，那天晚上你在走廊看到我的情景？”

笑容像不太灵光的霓虹灯，一下子出现，一下子消失，好像有个

开心的人偶尔在她眼中出现、探出头来。哈利觉得水坝就快爆炸了。

“你长得不好看，”她轻声说，“却有一种吸引力。”

哈利扬起一道眉。“嗯。你扶我起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我身上有酒味？”

她露出惊讶的表情，好像从来没想过这点。“不，好像没有，你身上……没有味道。”

“没有味道？”

她的脸涨成深红色。“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我有没有在楼梯上掉什么东西？”

“比方说什么？”

“手机，钥匙。”

“什么钥匙？”

“你必须回答我。”

她摇摇头。“没有手机，我把钥匙放回你口袋了。你为什么要问这些？”

“因为我知道是谁杀了安娜。我只想先求证细节。”

44 线索

第二天，堆积了两天的雪已经消失无踪。一早在劫案组的会议上，伊佛森说如果想在屠夫一案上有所进展，唯一的希望就是再发生一次银行抢劫案。但他又补了一句，说可惜贝雅特预测屠夫迟早会再度犯案的话不准。让大家惊讶的是，贝雅特似乎没把这句间接的批评放在心上，只耸耸肩，自信地重复说，屠夫迟早会再作案。

同一天晚上，一辆警车驶进蒙克美术馆前方的停车场，停了车。四个男人跨出车外，其中两名是穿制服的警察，另外两个穿便衣的，远看好像是牵着手在走路。

“抱歉这些安保措施非有不可。”哈利说着朝手铐歪了歪头，“只有这样我才能得到许可。”

洛司可耸耸肩。“哈利，我觉得跟我铐在一起，你应该比我还烦吧。”

这群人走过停车场，往足球场和拖车前进。哈利打手势叫警察在外面等，他跟洛司可进了那辆小拖车。

赛门在里面等。他摆出一瓶卡瓦多斯苹果白兰地和三个酒杯。哈利摇摇头，解开手铐，爬上沙发。

“回来很不错？”哈利问。

洛司可没回答，哈利等着洛司可用那对黑眼睛检视这辆拖车。哈利看到那对眸子在床上方那张两兄弟的照片上停顿。他似乎看到那张线条柔和的嘴微微抽动。

“我答应要在十二点以前回波特森，所以我们得快点谈正事。”哈利说，“阿尔夫·古纳隆并没有杀害安娜·贝斯森。”

赛门望着洛司可，洛司可盯着哈利。

“凶手也不是阿尔内·亚布。”

沉默中，芬马克街上的隆隆车声似乎更大了。洛司可晚上躺在牢房时，是否会想念这种车辆噪声？是否怀念另一张床、那股气味和哥哥规律呼吸的声音？哈利转向赛门说：“请你让我跟他单独待会儿好吗？”

赛门转向洛司可，洛司可简单地点了下头。他出去后，关上了门。哈利双手交叠，抬起眼。洛司可双眼发亮，好像发了烧。

“你已经知道一阵子了，对不对？”哈利沉声说。

洛斯可合起双掌，表面上看来这是内心平静的姿势，但发白的指尖却透露出另一种讯息。

“也许安娜也看过孙子的书，”哈利说，“知道所有战事的第一条规定就是欺蒙。但她还是给了我答案。我只是猜不透这个缩写的意思：S² MN。她甚至还给了我线索，说视网膜会倒转一切，所以我得透过镜子才能看出那是什么。”

洛斯可这时已经闭上了眼。他好像在祈祷。“她母亲既美丽又疯狂，”他轻声说，“安娜遗传到这两种特质。”

“我知道，你早就解开了这个缩写的意思。”哈利说，“她的签名就是S² MN，那个2代表另一个S，中间少了三个元音。从左到右应该念成S-S-M-N，但从镜子里看来就是N-M-S-S，加上元音就变成NeMeSiS，也就是‘复仇女神’的英文。她告诉过我。那是她的杰作，是她想流传后世的作品。”

哈利说话时，语气里不带一丝胜利的意味，只是陈述事实。拥挤的拖车似乎在他們周围缩得更小了。

“把其他细节告诉我。”洛斯可轻声说。

“我想你应该想得出来。”

“告诉我！”他咬牙说。

哈利看着桌子上方那扇圆形的小窗，窗上已弥漫了雾气。一个舷窗，一艘宇宙飞船。他幻想着如果把雾气擦掉，是否会发现他们置身于外层空间的马头星云，两个孤单的宇航员正准备登上一辆飞行拖车。就算真是这样，也不会比他准备要说的话更虚幻。

洛可可挺直身子，哈利开口了：

“今年夏天，我邻居阿里·尼亚齐收到一封信，寄件人自称几年前住在这栋大楼时曾经积欠过房租。阿里在住客名单上找不到这人的名字，就回信跟那人说算了。那人的名字是埃里克森。我昨天打电话给阿里，请他把那封信找出来，结果信上的地址是索根福里街十七号。阿斯特丽·蒙森说，今年夏天在安娜的信箱上，曾有几天出现过另一个名字的贴纸，名字就是埃里克森。这封信的目的何在？我打电话去锁店。他们真的接过要求打我家公寓钥匙的订单，我请他们把文件传真过来，上面第一件吸引我注意的，就是文件的日期是安娜死前一周。订单是阿里签的，阿里是我们住户委员会的主席兼负责人。订单上伪造的签名字迹难辨，用的是残旧的笔，可能模仿自她收到的一封信。但对锁店来说，这样就已经足够，锁店立刻向崔奥芬订购了一把哈利·霍勒家的钥匙。而哈利还亲自到店里，秀出证件，签收那把钥匙，满心以为自己签收的是安娜家的备用钥匙。真让人笑掉大牙，对吧？”

洛可可看起来非常冷静自持。

“在我们见面和傍晚吃饭的时间中，她办妥了下面这些事：通过埃及的服务器安排好电邮账户，在电脑上写好那些邮件，预先设定发出的日期。之后她打开我家地下室的门，找到我的储藏室，再用同一把钥匙进到我房间，想找个容易识别的私人物品，拿去放到阿尔夫·古纳隆家。她选择了我妹和我的那张照片。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拜访她的前任情人和药头。再度见到她，阿尔夫一定有点讶异。她想干什么？也许是买枪或是借枪？因为她知道他有一款在奥斯陆司空见惯的枪，枪上的序号已被磨掉。他替她找来了一把伯莱塔M92F手枪，然后她去上厕所。他觉得她在里面待了很久，等她终于出来时，却忽然急着要走。至少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可能是这样。”

洛可可把牙关咬得死紧，哈利看到他连嘴唇都抿了起来。哈利向后靠说：“接下来就是闯进亚布的农舍，把自家的钥匙放在那里。这件事很容易，她知道农舍的钥匙放在屋外的灯里。她在那里的时候，把薇格蒂丝和小孩的照片从相簿里取出带走。就这样，一切布置就

绪。她现在只要等。等哈利来吃饭。当晚的菜色是泰式酸辣汤加节辣椒、可乐和吗啡。后者的成分作为迷奸药非常受欢迎，因为那是无味的液体，用法简单，效果无法预测。受害者醒来时记忆里空了一块，会以为是自己喝醉了酒，因为所有症状都跟宿醉很像。从很多方面来看，都可以说我是被迷奸了，我昏得被她从我夹克口袋里拿走手机，然后把我推到门外都不知道。我离开以后，她也离开家，到我家地下室，把我的手机跟那台电脑连接起来。她回家时，蹑手蹑脚地上楼。阿斯特丽·蒙森听到了脚步声，却以为是住在三楼的古德森太太。然后她为这场最后演出做好准备，让剩下的一切顺势发展。当然，她早知道不论于公于私我都会调查此案，因此她给我留下两个“线索”。她明知我知道她是左撇子，却故意用右手拿枪，又把照片放进鞋子里。”

洛斯的嘴唇动了动，但没发出声音。

哈利一手摸着脸。“这个杰作最后的一笔就是扣扳机了。”

“但为什么？”洛斯可说。

哈利耸肩。“安娜这人很极端。她想向曾经夺走她生活目标的人复仇，那个目标就是爱。有罪的一方是亚布、古纳隆和我，还有你的家族。简单来说，恨意取胜了。”

“狗屁。”洛斯可说。

哈利转身，从墙上取下洛斯可和史帝方的那张照片，放在他俩中间的桌面上。“洛斯可，在你家里，恨意不也一直获胜吗？”

洛斯可仰头把酒喝干。然后他笑了。

哈利事后回想那几秒钟的情景，就像快进的录像带。他们谈完后，他被洛斯可制住头颈压倒在地，他的眼底满是酒精，卡瓦多斯苹果白兰地的气味充塞鼻端，参差不齐的破酒瓶抵在他喉际。

“斯皮欧尼，只有一样东西比极度高血压还要危险，”洛斯可低声说，“那就是极度低血压。所以你别动。”

哈利咽了口口水，想要说话，但洛斯可压得更紧，他的声音变成了呻吟。

“孙子对爱与恨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斯皮欧尼。爱与恨都能在战争中获胜，这两者就像连体双胞胎一样不可分割。愤怒和同情则是输家。”

“那我们两个都快输了。”哈利呻吟着说。

洛斯可捏得更紧。“我的安娜绝不会选择死亡。”他的声音发颤，“她热爱生命。”

哈利挣扎地挤出声音：“就像……你……热爱……自由？”

洛斯可松开手，哈利猛咳一阵，直往肺里吸气。他感觉心脏在脑袋里狂跳，但车外的车流声又回来了。

“你做了选择。”哈利嘶声说，“你去自首以求赎罪。别人不懂，但那是你的决定。安娜也是这样。”

哈利想动，洛斯可用破瓶子抵住他的喉咙。“我有我的理由。”

“我知道。”哈利说，“赎罪跟复仇几乎是一样强烈的直觉。”

洛斯可没有回答。

“你知不知道，贝雅特·隆恩也做了个决定。她发觉无论做什么，都无法让父亲复活。她已经没有愤怒了。她要我代她致意，转告说她已经原谅了你。”玻璃的尖角刮上他的皮肤，那声音就像钢笔笔尖写在粗糙的纸上，迟疑着写下最后一个字。只剩下最后的句点了。哈利咽了口口水。“现在该你决定了，洛斯可。”

“斯皮欧尼，决定什么？要你死还是要你活吗？”

哈利吸口气，试图屏除惊慌。“决定你想不想让贝雅特·隆恩自由。是否肯告诉她，你射杀她父亲那天发生的事。你是否愿意让自己

自由。”

“我？”洛斯可又发出一声冷笑。

“我找到他了，”哈利说，“我的意思是，贝雅特·隆恩找到他了。”

“找到谁？”

“他住在歌德堡。”

洛斯可的笑声陡然止住。

“他在那里住了十九年，”哈利继续说，“自从他发现你是安娜真正的父亲起。”

“你说谎。”洛斯可大吼，把破瓶子举高到头顶。哈利感到口干舌燥，他闭上眼睛。再度睁开时，只看到洛斯可迷蒙的双眼。他们同时吸气，胸腔一同鼓起又陷下。

洛斯可低声问：“那……玛丽亚呢？”

哈利得试上两次，声带才发得出声音：“没人知道她的消息。有人告诉史帝方，说几年前在诺曼底看到她跟一个巡回团体在一起。”

“史帝方？你跟他说过话了？”

哈利点头。

“他怎么会跟你这种斯皮欧尼说话？”

哈利想耸肩，但身子动弹不得。“你自己问他……”

“问……”洛斯可难以置信地瞪着哈利。

“赛门昨天去接他的，他现在就坐在隔壁拖车里。警察跟他还有几件案子没结，但大家都接到警告，不准碰他一根汗毛。他想跟你说话。剩下的就看你了。”

哈利把手放在瓶子和自己脖子中间，站了起来。洛斯可并没有阻止他。他只问：“你为什么要这样，斯皮欧尼？”

哈利耸肩。“你确保莫斯科的法官让萝凯保住欧雷克。我给你机会联系上你唯一的亲人。”他从夹克口袋里取出手铐，放在桌上，“不管你决定怎样，我想我们都扯平了。”

“扯平？”

“你设法让我的亲人回来，我也这样对待你。”

“哈利，我听到你的话了，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会把我对阿尔内·亚布谋杀案所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我们会出动所有警力追捕你。”

洛斯可扬起眉。“斯皮欧尼，要是你放手不管，事情会比较容易。你明知找不到对我不利的证据，那又何必一试？”

“因为我们是警察，”哈利说，“不是咯咯乱笑的宫女。”

洛斯可没移动目光，然后微微鞠了个躬。

哈利在门口转身。这个瘦男人坐着，上身倾在塑料桌面上，阴影遮住了他的脸。

“洛斯可，你的时间只到午夜。之后警察就会带你回去。”

救护车的鸣笛声刺穿芬马克街上的车水马龙，升起又落下，仿佛在寻觅一个纯粹的音色。

46 美狄亚 [19]

哈利小心翼翼地推开卧室的门。他以为还会闻到她的香水味，但那气味已经淡得无法确定究竟真是房间里的，还是他记忆里的了。占

据房间中央的那张大床像一艘罗马战舰。他坐在床垫上，手指触碰着冰冷的白色床单，闭上眼，感觉着床单的褶皱起伏。一种缓慢、沉重的表面突起。那天晚上，安娜就是在这里像这样等他吗？一阵愤怒的吱吱声传来，哈利看了看表，七点整，是贝雅特。几分钟后奥纳也按了门铃，刚爬完楼梯的他，双下巴都涨红了。他气喘吁吁地对贝雅特打招呼，然后三人一起走进了客厅。

“所以你认得出这三张肖像画里的人？”奥纳问。

“阿尔内·亚布，”贝雅特指着左边那张画说，“中间的是哈利，右边是阿尔夫·古纳隆。”

“了不起。”奥纳说。

“嗯，”贝雅特说，“蚂蚁能够辨别蚁窝里数百万张其他蚂蚁的面孔。如果以体重比例来看，蚂蚁的梭状回比我的大得多。”

“这么说来，我的梭状回恐怕完全没有发育。”奥纳说，“哈利，你看得出什么吗？”

“比起安娜第一次给我看的时候，我肯定看出了更多线索。现在我知道她控告了这三个人。”哈利指了指举着三盏灯的女性塑像，“涅墨西斯，正义与复仇女神。”

“是罗马人从希腊人那边偷来的。”奥纳说，“他们保留了天平，把鞭子改成剑，蒙上她的眼睛，叫她正义女神朱斯提提亚。”他走到灯旁，“公元前六百年，他们开始觉得血债血还的法子不管用了，于是决定把对个体施加报复扩大成公众事件，结果这个女人后来成为现代宪法国家的符号。”他抚摸着那冰冷的青铜女像，“盲目的正义。冷血的复仇。我们的文明却掌握在她手里。她不是很美吗？”

“就跟电椅一样美。”哈利说，“安娜的复仇并不完全是冷血。”

“应该说是既冷血又热情。”奥纳说，“有预谋同时又充满激情。她一定非常敏感。当然精神上肯定受过创伤，但我们谁不是呢？说起

来，只是大家受创程度不同而已。”

“安娜怎么受创了？”

“我从没见过她，所以我只能用猜的。”

“说吧。”哈利说。

“就古代神祇的主题来说，我想你们都听过那喀索斯（Narcissos）吧？这位希腊神祇不可自拔地爱上了自己水中的倒影。弗洛伊德将自恋的概念引入心理学，一个将独特性过分夸大的人，沉湎在无止境的成功美梦当中。对自恋的人来说，对冒犯他们的人采取报复的需求，往往胜过其他需求，这就是所谓的‘自恋式愤怒’。美国心理学家科胡特（Heinz Kohut）就曾描述，这样的人会如何利用手边所有资源，只求对冒犯者施加报复——而那些冒犯在我们看来可能只是小事一桩。比方说，表面上看来是再平常不过的拒绝，就可能使得自恋者不眠不休地工作，抱持非做不可的决心，只求恢复平衡，即使造成死亡也在所不惜。”

“谁的死亡？”哈利问。

“所有人。”

“太疯狂了吧。”贝雅特喊了出来。

“事实上，这就是我的意思。”奥纳冷冷地说。

他们走进饭厅。奥纳在那张又长又窄的橡木桌旁，坐到一张直椅背的旧椅子上试了试。“这种椅子已经没人做喽。”

贝雅特呻吟了一声：“可是她为什么要用自杀……就为了扳回一城？总有其他办法吧。”

“当然有。”奥纳说，“但自杀本身通常就是报复行为，因为你把愧疚感加诸让你失望的人身上。安娜只是做得更激烈一些。何况，我们大有理由怀疑，她本来就不想活了。她孤单寂寞，被爱人抛弃，被家

人拒绝；当不成艺术家，即使转而吸毒也没有帮助。总的来说，她深感灰心，很不快乐，最后选择了预谋自杀。还有报复。”

“完全没有道德上的顾虑吗？”哈利问。

“当然了，道德角度是很有意思的。”奥纳交叉双臂，“我们的社会把活下去的道德责任加诸我们身上，也因此谴责自杀。不过，安娜显然崇尚古风，可能在希腊哲人身上找到了心灵支柱。希腊哲人认为每个人都应该选择自己死亡的时机；尼采也认为，个体完全有自杀的道德权利。他用的字眼是‘freitod’^[20] 或‘自愿死亡’。”奥纳竖起食指，“但她必须面对另一个道德难题：复仇。由于她自称基督徒，基督教的道德标准要求你不能复仇。当然啦，矛盾点在于基督徒崇拜上帝，而上帝却是最大的复仇者，不信他的人会沦入永恒炼狱，这种程度的复仇跟罪行完全不成比例，要是你问我，我会说这几乎可以上诉国际特赦组织了。要是……”

“也许她只是充满恨意？”

奥纳和哈利同时转头看向贝雅特。她担心地抬眼望着他们，仿佛刚才是不小心说溜了嘴。

“道德，”她轻声说，“对生命的爱。爱情。然而恨意却是最强烈的。”

47 磷光

哈利站在敞开的窗前，听着远处救护车的警笛声逐渐消失在都市锅炉的隆隆噪声里。萝凯继承自她父亲的房子巍然矗立在一片灯海之上。在院子里挺拔松树的掩映间，哈利看着灯海里的一切。他喜欢站着看树，总爱想那些树生长在那里有多久了，然后感觉这个念头让自己冷静下来。他也喜欢看城市灯火，会让他回想起海上的磷光。他以前看过一次，有天晚上爷爷带他划小船到史瓦霍曼附近，用灯照螃蟹。只有那么一个晚上，但他永远也忘不了。类似这样的事，会随着

一年年过去，变得更鲜明、更真实。但却不是每件事都会这样。他跟安娜共度过几个夜晚？他们有多少次搭那位丹麦船长的船出海，随兴航行？他记不得了。很快其他事情也会被遗忘。令人悲伤吗？是的。悲伤却无法避免。

即便如此，他知道有两次跟安娜共处的片段却没那么容易被消除。两个几乎完全相同的画面，两次她那一头丰厚的黑发都像一把黑扇子披散在枕头上，圆睁着双眼，一手紧抓着雪白的床单。不同点在另外那只手。在一个画面中，她的手跟他的手十指紧扣；另一个画面中，她的手里却握着一把枪。

“帮忙关个窗好吗？”萝凯在他身后说。她坐在沙发上，双腿压在身下，一手拿着一杯红酒。欧雷克在首次打破哈利的俄罗斯方块纪录后，高兴地上床睡了。哈利担忧一个时代正在逝去，无法挽回。

新闻已没有新鲜事可说。旧事重复着：对抗东方的军事运动，对付西方的报复行动。他们关掉电视，放上石玫瑰乐队（The Stone Roses）的音乐。哈利又惊又喜地发觉，原来萝凯的音乐收藏里有这张唱片。青春。那个时代的他，只想看到弹吉他、有主张的骄傲英国小孩，对其他事都不感兴趣。现在他喜欢便利之王乐队（Kings of Convenience），因为他们唱歌细致准确，乐曲又比多诺万少了那么一点愚蠢。石玫瑰乐队的乐音变低。悲伤却真实。也许不可避免。凡事有循环，风水轮流转。他关上窗，暗自发誓只要有机会，他就要带欧雷克去那座小岛，开手电筒照螃蟹。

“下吧，下吧，下吧。”石玫瑰乐队的歌声从扩音器传来。萝凯倾身往前，啜了一口酒，“故事跟山丘一样古老。”她轻声说，“两兄弟爱上同一个女人，根本是悲剧的开端。”

他们沉默了，十指交扣，听着对方的呼吸。

“你爱过她吗？”她问。

哈利仔细思量了一番才回答：“我不记得了。那时我的生活

很……混乱。”

她抚摸着他的下巴。“你知道我觉得什么念头很怪吗？这女人我从来没见过、没遇到过，但她却进了你家，在家里到处走动，看到你镜子上我们三个在福隆纳斯顿拍的那张照片。她明知会破坏一切。或许你们两个过去真的是爱过对方的。”

“嗯。她早在知道你和欧雷克以前，就把所有细节计划好了。她今年夏天就拿到了阿里的签名。”

“想象一下，她一个左撇子，要伪造他的签名有多不容易。”

“我倒是没想到这一点。”他在她大腿上别过头，看着她，“我们要不要谈点别的？要是我打电话给我爸，问我们明年夏天能不能去翁达斯涅镇的房子住几天，你觉得怎么样？天气通常不太好，但那里有个船屋，还有我爷爷的划桨船。”

萝凯笑了。哈利闭上眼。他好爱她的笑声。他想，只要小心些，不要犯错，或许这笑声就能让他听上好久、好久。

哈利忽然惊醒。他手忙脚乱地坐起身，大口喘气。他刚才做了梦，却想不起来梦见什么。他的心脏狂跳，像疯狂的大鼓。他头好痛。

“怎么回事？”黑暗中，萝凯含糊的声音问。

“没事。”哈利轻声说，“你继续睡。”

他起身，走到浴室，喝了一杯水。镜中那张憔悴、毫无血色的脸也回瞪着他。屋外吹着呼呼大风，院子里那棵大橡树的树枝刮着屋墙，戳着他肩头，搔着他脖子，让他毛发直竖。哈利又把杯子装满，慢慢喝着。现在他想起来了。他刚才做的梦。一个男孩坐在学校屋顶，两条腿荡呀荡。这男孩不肯去上课，让弟弟替他写作文，还带他弟弟的爱人去看他们小时候玩过的地方。哈利梦到的是悲剧的开端。

他再度爬进毯子里，萝凯已经睡着了。他凝视着天花板，开始等候第一道晨光。

床头柜的时钟显示五点零三分，但他再也忍不住了。他站起来，拨给查号台，写下了琼·休的私人电话号码。

48 海因里希·席尔默

贝雅特在门铃响第三声时醒来。

她翻个身，看了看时钟。五点十五分。她躺着思考该怎么做最明智——是叫他滚蛋，还是假装自己不在家？门铃又响了，听起来他显然不打算放弃。

她叹气，起身，披上睡袍，拿起对讲机。

“什么事？”

“贝雅特，对不起，这么晚、还是这么早就来吵你。”

“你去死吧，汤姆。”

一阵长长的沉默。

“我不是汤姆。”那个声音说，“是我，哈利。”

贝雅特轻声咒骂，按下开门钮。

“我实在没办法继续睁眼躺在床上。”哈利进门时说，“是屠夫的事。”

他一屁股坐进沙发，贝雅特悄步走进卧房。

“我之前说过，你跟汤姆之间怎样都不关我的事……”他朝着打开的卧房门大喊。

“你说的没错，这不关你的事。”她回喊，“而且他已经被打入冷宫了。”

“我知道。独立警察机构的特别法庭打电话要我过去谈谈跟阿尔夫·古纳隆见面的经过。”

她再度出现时，身上已换成白色T恤衫和牛仔裤，站在他对面。哈利抬头看她。

“我是说，他被我打入冷宫了。”她说。

“哦？”

“他是个混蛋。但这不表示你可以高兴对谁说就对谁说。”

哈利歪着头，眯起一只眼。

“要我再说一遍吗？”她问。

“不。”他说，“我想我懂了。但如果不是对别人，而是对一个朋友说呢？”

“要不要喝咖啡？”贝雅特还没走到厨房，脸上就涨红了。哈利站起来，跟了过去。小桌旁只有一张椅子。墙上有块漆成玫瑰色的匾额，上面是一首《上人之言》的古诗：

在踏入
每一扇门以前
要查探，要打听
因为不确定
是否会有仇敌坐在门里
准备让你倒下

“萝凯昨晚说了两件事，让我开始思考。”哈利靠着洗碗槽说，“第一是两兄弟爱上同一个女人，是悲剧的开端。第二是安娜要模仿阿里的签名一定很不容易，因为她是左撇子。”

“哦，是吗？”她把一勺咖啡放进机器滤杯里。

“列夫的作文簿。你从崔恩·格雷特那里要来，跟那张自杀遗书比对字迹。你记得作文的题目是什么吗？”

“我没仔细看，我只记得检查那是不是他的。”她把水倒进咖啡机。

“那是挪威文。”哈利说。

“有可能。”她说说着转向他。

“是的。”哈利说，“我刚从克里波刑事调查部的琼·休那边过来。”

“那位笔迹专家？刚才？大半夜的时候？”

“他家里有办公室，很能体谅我的情形。他拿作文簿和自杀遗书跟这个比对了。”哈利打开一张折起的纸，放在沥水板上，“咖啡要等很久吗？”

“你急什么？”贝雅特问，一面靠近那张纸。

“我什么都急。”哈利说，“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检查所有的银行账户。”

艾尔莎·隆德是布拉斯多旅行社的办公室经理，也是该旅行社的两名员工之一。偶尔她会在半夜接到客户从巴西打来的电话，说遭到抢劫，或是掉了机票和护照，情急之下就打了她的手机号码，完全没想到时差的问题。后来她上床睡觉时，都会把手机关掉。正因如此，当家里的电话在凌晨五点半响起，对方问她能否尽快赶去办公室时，她才会那么生气。即使那个声音补充说是警察的时候，她的怒气也只平息了一点点。

“希望是攸关生死的大事。”艾尔莎·隆德说。

“的确是，”那个声音说，“而且主要是死。”

跟平常一样，伊佛森是第一个到警局的。他凝望着窗外。他喜欢整层楼只有他的那种静谧，但那并非让他喜欢的主因。等其他人抵达，伊佛森早已读过前一天晚上的所有传真、报告和每一份报纸，抢到了他需要的先机。如果你是老板，领先别人一步就是关键——建立据点，做出判断。如果他组里的属下偶尔表达不满，认为管理阶层隐瞒情报，那也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信息就是权力，以及任何管理团队都必须有权力，才能布置出终将取得成果的局面。的确，管理阶层掌握更多情报，完全是为了他们好。他要所有侦办屠夫一案的人直接向他报告，正是基于这个理由：让消息保留在该在的地方，不浪费时间做没完没了的全员讨论，这种讨论只是为了让属下有参与感而已。现在对身为组长的他而言，更重要的是掌控局势，展现魄力和行动。尽管他已经尽了力，让列夫·格雷特的事看起来像是他的功劳，但他知道当时事情发展的情形已削弱了他的威信。一位组长的威信并不只是个人声望的问题而已，而是关系到整个警察团队，他这么告诉自己。

门上有人敲了敲。

“霍勒，原来你都这么早起呀。”伊佛森对门口那张苍白的脸孔说，仍继续读着自己面前的传真。一家日报针对猎捕屠夫一案采访过他，他请对方把引用他说辞的地方传过来。他不喜欢那次采访。只不过，人家虽然没有断章取义，却仍有办法让他显得像在回避问题又无能为力。幸好那张照片还不错。“霍勒，你想干吗？”

“我只是来说一声，我在六楼召开了一个会，觉得你可能会想来。会议是关于玻克塔路上所谓的银行抢劫案。我们就快开始了。”

伊佛森停止看传真，抬起了眼。“你召开了一个会？有意思。可否请问是谁给你召开会议的权力的？”

“没有人。”

“没有人。”伊佛森像海鸥嘎嘎叫那样笑了一下，“那你最好快点过去，说会议推迟到午餐以后举行。你看，我手边还有一堆报告要看。懂吧？”

哈利缓缓点头，好像正仔细地、审慎地思考这件事。“懂了。不过这是劫案组的事，而且我们就快开始了。祝你看报告顺利。”

他转身。这时，伊佛森一拳重重敲上桌面。

“霍勒！你他妈的别在我面前这样转身！这个部门里能召开会议的是我，尤其这是一件抢劫案。你懂不懂？”一片潮湿的红色下唇在这位长官的脸部中央颤抖。

“你刚才也听到了，我说这是玻克塔路上‘所谓的’抢劫案，伊佛森。”

“你那样说是什么意思？”那声音已成了哀鸣。

“玻克塔路上的抢劫案根本不是抢劫案，”哈利说，“而是精心计划好的谋杀。”

哈利站在窗边，望着对面的波特森监狱。这一天像一辆嘎吱叫的小车，不情不愿地上了路。雨云笼罩在艾克柏区上方，格兰斯莱达街上有一朵朵黑色的雨伞。大家都聚在他背后：毕悠纳·莫勒打着哈欠，陷进椅子里；总警司微笑着跟伊佛森谈天；韦伯交叉双臂，一言不发，快要失去耐性；哈福森拿着电脑待命，而贝雅特的目光紧张地到处瞟。

49 石玫瑰乐队

那天稍晚，阵雨的雨势慢慢减弱。太阳从如铅一般的灰云中露出头来，云像最后一幕戏的开场帘幕般往两旁分开。蓝天只持续了那最后几小时，之后奥斯陆就用灰色的冬毯罩住了头脸。雾村路沐浴在阳光下，哈利第三次按下门铃。

他听到门铃声在有露台的房屋内部丁零作响。邻居的窗户砰的一声打开。

“崔恩不在家。”一个尖声说。她的脸又换成一层淡淡的棕，类似金棕色，让哈利想到被尼古丁染色的皮肤。“可怜的孩子。”她说。

“他在哪里？”哈利问。

她翻个白眼当作回答，拇指一翘指向肩后。

“网球场？”

贝雅特想走，哈利却没动。

“我一直在想我们上次讨论的事，”哈利说，“就是那座天桥。你上次说，大家都很惊讶，因为他是这么安静、有礼的孩子。”

“有吗？”

“但这条路上的每个人都知道是他干的？”

“我们都看到他那天早上骑自行车出去了。”

“穿着那件红夹克？”

“对。”

“列夫吗？”

“列夫？”她大笑着摇头，“我才不是说列夫。列夫的确做了不少怪事，但他可没那么坏。”

“那你是说谁？”

“崔恩。我从头到尾都是说崔恩。我也说他回来的时候满脸发白对吧。崔恩没办法看到血。”

风势增强了。西方，如黑色爆米花似的云开始吞食蓝天。强风把红土球场上的水塘吹起涟漪，抹去了崔恩·格雷特的倒影，他正把球抛起，准备发球。

“哈喽。”崔恩说着挥出球拍，球轻轻跳进空中。发球框后方飘起一阵白雾，白雾在球高高弹起时又立刻被吹散，球一去不回，越过球网对面的假想对手。

崔恩面对着站在铁丝网外的哈利和贝雅特。他穿着白色网球衫，白色网球短裤，白袜子和白鞋。

“很完美，对吧。”他微笑。

“就差一点。”哈利说。

崔恩笑得更灿烂了，一手挡住眼睛上方的阳光，看了看天空。“看来要变天了。我能帮什么忙？”

“你可以跟我们去警察总署。”哈利说。

“警察总署？”他讶异地望着他们。应该说，他似乎设法做出讶异的模样，但睁大的双眼有些太过戏剧化，说话声里也多了一些什么，是他们以前审讯时没听过的。音调太低，语尾有些中断：警察总——署？哈利觉得他的怒气逐渐高涨。

“现在就去。”贝雅特说。

“好吧。”崔恩点头，仿佛想通了什么，然后又笑了。“没问题。”他走向长椅，长椅上一件灰外套下露出两把网球拍。他的鞋在泥板地上发出嚓嚓声。

“他不行了。”贝雅特低声说，“我去铐住他。”

“别……”哈利开口想抓住她的臂膀，但她已经推开门，走了进去。时间像一只气囊般扩展、膨胀，困住了哈利，让他动弹不得。透过铁丝网，他看到贝雅特伸手去拿挂在腰间的手铐。他听到崔恩的鞋在泥板地上的声响。小步伐。像航天员。哈利的手不由得移向夹克底下挂肩枪套里的枪。

“崔恩，很抱歉……”贝雅特的话还没说完，崔恩的手已伸向长

椅，放在外套下。时间开始呼吸了，在一个动作里缩小又扩张。哈利感觉自己的手就快摸到枪托，心知在这一秒和取出武器，装子弹，打开保险栓，瞄准之间，是永恒。在贝雅特举起的手臂下，他瞥见一丝反射的阳光。

“我也是。”崔恩说着把钢铁灰和橄榄绿相间的AG3举到肩头。她退后一步。

“亲爱的，”崔恩柔声说，“如果想多活几秒，就别动。”

“我们弄错了。”哈利说着从窗前别过头，向那群聚集着的警探说，“丝蒂恩·格雷特并不是被列夫所杀，而是被她的丈夫崔恩·格雷特杀害的。”

总警司和伊佛森的交谈中止了，莫勒在椅子上直起身，哈福森忘了做笔记，韦伯脸上提不起劲的表情消失了。

最后打破沉默的，是莫勒：“那个会计师？”

哈利朝那些不敢置信的面孔点头。

“不可能。”韦伯说，“我们有7-11便利店的监控录像，还有可乐瓶子上的指纹。列夫·格雷特是凶手绝对不会错。”

“我们还有自杀遗书上的笔迹。”伊佛森说。

“除非是我弄错，这个劫匪还是洛可可亲自指认说是列夫·格雷特的。”总警司也说。

“这个案子看起来蛮简单明了的啊。”莫勒说。

“我会解释。”哈利说。

“对，麻烦你解释一下吧。”总警司说。

云层堆积的速度加快，像黑色舰队飘到了阿克尔医院上方。

“哈利，别做蠢事。”崔恩说，枪口抵住贝雅特前额，“把枪丢掉，我知道你手里有。”

“不然你会怎样？”哈利问，取出了枪。

崔恩低笑了一声。“很简单。不然我就杀掉你同事。”

“像你杀掉你太太那样？”

“是她应得的。”

“哦？就因为她喜欢列夫，多过喜欢你？”

“因为她是我的太太！”

哈利吸了口气。贝雅特站在崔恩和他之间，但她背对着哈利，因此他看不到她的面部表情。现在有几条可能的路走。一是告诉崔恩他这样太愚蠢太草率，并希望他会接受。缺点是，一个随身携带装了子弹的AG3到网球场的人，早已决定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枪。二是照崔恩所说的话去做，把手里的枪放下，等着被干掉。三是对崔恩施压，弄出一件什么事，让他改变计划，不然就是让他暴怒而扣下扳机。选项一完全不必抱希望，选项二的后果糟到不能再糟，选项三呢，嗯，如果爱伦的情况也发生在贝雅特身上，哈利知道他日后将再也无法面对自己——如果他还有日后。

“或许她不想再当你太太了。”哈利说，“是这样吗？”

崔恩扣在扳机上的手指缩紧，目光越过贝雅特肩头看着哈利。哈利本能地开始在心里数……

“她以为她只要离开我就好，”崔恩低声说，“我——给了她一切的是我啊！”他大笑，“去跟一个从没替任何人做过任何事、以为生命就是一场生日派对、所有礼物都属于他的人在一起。列夫没有偷东西，他只是没看懂施者和受者这两个名词的意思。”崔恩的笑声随风飘远，像字母饼干的碎屑。

“比如施者是丝蒂恩，受者是崔恩。”哈利说。

崔恩用力眨了眨眼。“她还说她爱他。爱。这字眼就连我们结婚当天她都没用过。那时她只说喜欢。她喜欢我。因为我对她那么好。但她爱的是那个在屋顶上荡着两条腿、等着别人鼓掌的男生。他就只关心这个，掌声。”

他们之间的距离不到六米，哈利看得到崔恩左手握着枪管时发白的指节。

“但你却不同，崔恩。你不需要任何掌声，对不对？你在安静中享受胜利，独自一人。就像在天桥上那次。”

崔恩噙起下唇。“承认吧，你当时信了我的话，对不对。”

“对，我们相信了你，崔恩。我们一个字都没起疑。”

“所以我是怎么露馅的？”

“贝雅特查了崔恩和丝蒂恩·格雷特过去两季的银行户头。”哈利说。

贝雅特举起一沓纸，好让室内其他人看见。“他们两人都转了钱到布拉斯多旅行社。”她说，“该旅行社证实，今年三月，丝蒂恩·格雷特订了六月去圣保罗的旅游，崔恩一周后也跟了过去。”

“目前为止，这些都符合崔恩告诉我们的话。”哈利说，“怪就怪在丝蒂恩告诉那个分行经理克莱门森，她是要去希腊度假。还有崔恩是在出发当天才订行程、买机票的。如果他们要一起庆祝结婚十周年，这样安排计划不是很糟吗？”

室内静得能听到走廊对面的冰箱电机启动声。

“一个念旧得可疑的妻子，没对任何人坦承自己要去哪里旅行；一个早就起疑的丈夫，检查了太太的银行账单，却无法让布拉斯多旅行社安排他同时前往希腊。他之后打电话去旅行社，查出太太会住的

旅馆，跟过去想把她带回来。”

“结果呢？”伊佛森说，“他抓到太太跟黑人在一起了吗？”

哈利摇头。“我认为他根本没找到她。”

“我们查过了，她根本没住在订好的旅馆。”贝雅特说，“崔恩提早搭飞机回来了。”

“此外，崔恩用银行卡在圣保罗取了三万克朗。一开始，他说他买了一只钻戒，后来又改口说他遇到列夫，把那笔钱给了他，因为列夫破产了。但我十分肯定，这两种说辞都不是真的。我相信这笔钱是支付一项在圣保罗比珠宝更知名的服务。”

“什么服务？”伊佛森问。很明显，他已经受不了那片沉默了。

“雇佣杀手。”

哈利本想继续卖关子下去，但贝雅特的眼神告诉他，他已经说得够慢了。“今年秋天，列夫回到奥斯陆，是去拿他自己的钱。他根本没有破产，也没想抢银行。他是回来带丝蒂恩一起去巴西的。”

“丝蒂恩？”莫勒喊，“他弟弟的太太？”

哈利点头。在场的警探们面面相觑。

“丝蒂恩想搬去巴西，不告诉任何人？”莫勒继续说，“连她爸妈和朋友都没说？甚至没告诉她的老板？”

“嗯，”哈利说，“如果你决定要跟一位被警方和公司同事通缉的银行劫匪共度余生，就不会公开这个计划，留下能被人找到的住址吧。她只告诉了一个人，那人就是崔恩。”

“最不该说的人就是他。”贝雅特加了一句。

“她大概以为自己了解他，毕竟跟他共度了十三年。”哈利走向窗

户，“这位敏感、善良、可靠又那么爱她的会计师。接下来发生的事就让我用推测的。”

伊佛森哼了一声：“那你刚才说的那一堆是什么？”

“列夫到奥斯陆时，崔恩跟他取得联络，说大家都是成年人，又是亲兄弟，这件事应该可以好好谈。列夫感到欣慰又开心，但他不能在市区露面，这样太过冒险，于是他们同意趁丝蒂恩上班时，在雾村路碰面。列夫去了，受到崔恩的热诚欢迎，崔恩还说他本来觉得难过，但现在已经释怀，只替他们感到高兴。他替两人各开了一瓶可乐，边喝边谈细节。崔恩有列夫在迪亚爵达的秘密住址，说这样他就能把信件、账单等东西转寄给丝蒂恩。列夫并没发觉自己刚给了崔恩他要用来实践计划的最后信息，这计划是他在圣保罗的时候想到的。”

哈利看到韦伯缓缓点头。

“周五早上，计划开始日。下午丝蒂恩要跟列夫一起飞去伦敦，第二天再从那里转机到巴西。行程是通过布拉斯多旅行社订的。行李都已打包好，放在家里，但她和崔恩还是像平常一样去上班。两点时，崔恩下班，去了史布伐街的焦点健身中心。他到了以后，付清预订壁球场的钱，却说他找不到球友。这是他布下的第一个不在场证明：两点三十四分的付款记录。然后他说那他去健身室做运动好了，接着走进更衣室。当时那里有很多人进进出出，他拿着那只袋子进了一间厕所，锁上门，换上工作服，上面再罩一件衣服，可能是件长外套什么的，等到确定刚刚看见他进入这间厕所的人已经离开，才戴上墨镜、拎起袋子，在没人注意的情况下迅速走出更衣室，来到接待区。我会猜他是朝史登斯公园走，然后走上建筑工地旁的彼斯德拉街。工地的人三点下班，他溜进工地，扯掉外套，把折起藏在棒球帽下的头套打开戴上。接着他往上坡走，在工业街左转。到了玻克塔路路口时，他走进7-11。几周以前他来这里探查过摄像头角度。他订的资源回收箱已经摆放到位了。场景已布置妥当，因为他显然知道，勤奋的警察会调查附近商店的监控录像，还会巡逻警局周边。于是他给

我们演了一小出戏：我们看不到他的脸，却能清楚看到他用没戴手套的手握着喝的可乐瓶。他把瓶子放进塑料袋里，好让我们全都相信瓶上的指纹不会被雨冲掉，又把袋子放进绿色资源回收箱，他很清楚箱子不会这么快就被抬走。他肯定非常看得起我们的办案效率，我们也差点把这个证据弄丢，但他很幸运——贝雅特疯狂驾车，我们成功取得这个无可置疑且不利于列夫的证据，给了崔恩·格雷特一个滴水不漏的不在场证明。”

哈利住了口，他面前的每张脸上都有微微的迷惘神情。

“可乐瓶是列夫在雾村路喝过的那个。”哈利说，“或是在其他地方。崔恩取走了瓶子，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恐怕你忘了一件事，霍勒，”伊佛森嘶声叫着，“你自己也看到了，银行劫匪用没戴手套的手拿那个瓶子。如果那人是崔恩·格雷特，瓶子上面的就一定是他的指纹。”

哈利朝韦伯歪歪头。

“胶水。”这位资深警探说。

“你说什么？”总警司转向韦伯。

“这是银行劫匪爱用的老伎俩了。在指尖上喷点胶水，等胶水凝固，就不会留下指纹。”

总警司摇头。“但你所说的这个会计师是从哪儿学会这种伎俩的？”

“挪威史上最专业银行劫匪之一是他哥哥。”贝雅特说，“他对列夫惯用的伎俩和风格了如指掌。此外，列夫在雾村路的家里，还留有每次抢劫的录像带。崔恩把哥哥的技巧学了个透，连洛斯可都瞒过了，误以为那人是列夫。何况，这两兄弟的长相相似，监控录像的电脑绘图也显示劫匪可能是列夫。”

“妈的！”哈福森忍不住喊了一声。他低下头，惊恐地瞥了莫勒一眼，但莫勒却像被子弹打到头似的，张大嘴呆坐着，瞪着面前的空气。

“哈利，你还没放下枪。请解释一下。”

哈利试图调匀呼吸，虽然他的心脏还在狂跳，输送不可或缺的氧气到头脑。他试着不去看贝雅特。风吹蓬了她那细细的金发，纤细脖子上的肌肉紧绷着，肩膀开始发颤。

“很简单。”哈利说，“你会射杀我们两个。崔恩，要我放下枪，你得开出更好的条件。”

崔恩大笑，脸颊靠着那把枪的绿色枪把。“哈利，那我给你二十五秒去想怎么脱身和把枪放下，你觉得这个条件怎么样？”

“又是那个二十五秒？”

“没错。我想你还记得这段时间过得有多快。快想吧，哈利。”

“你知不知道，我是怎么想到丝蒂恩认识劫匪的？”哈利吼，“两人站得太近了。比你跟贝雅特现在站得还近。很怪吧？就算在生死关头，我们还是会尽可能不踏进别人的亲密空间。那不是很奇怪吗？”

崔恩用枪管抵住贝雅特的下巴，让她扬起脸。“贝雅特，能不能请你替我们数数？”他又操起那种威胁口吻了，“从一数到二十五。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

“我在想一件事，”哈利说，“在你开枪杀她以前，她对你说了什么？”

“你真的想知道吗，哈利？”

“对，我想知道。”

“贝雅特还有两秒钟就要开始数数。一……”

“贝雅特，开始数！”

“一。”她的声音是干涩的低语，“二。”

“丝蒂恩宣告了她和列夫的最后死刑。”崔恩说。

“三。”

“她说我可以杀她，但应该放过他。”

哈利感到喉头发紧，握枪的手发软。

“四。”

“换句话说，不管那个分行经理花了多久把钱放进袋子，他都会开枪射丝蒂恩喽？”哈福森问。

哈利阴沉地点点头。

“既然你好像什么都知道，那你一定也知道他的逃亡路线了。”伊佛森说。那是蓄意挖苦和作乐的语气，但那股恼怒仍清楚地透了出来。

“不，但我想他是走原路回去的。走工业街，再到彼斯德拉街，进入建筑工地脱下头套，把警察标签贴到工作服背后。等他回到焦点健身中心，头上戴了棒球帽和墨镜，健身房员工就没去注意他，因为他们认不出他的照片。他走进更衣室，穿上刚从办公室过来时所穿的运动装，然后随健身室里的其他人踩几下飞轮，说不定还举了几次哑铃。然后他冲澡，回到接待柜台，说他的壁球拍被偷了。柜台的女孩记下他个人信息的时间是四点零二分。这个不在场证明也设定好之后，他回到马路上，听到警笛，然后开车回家。可能是这样。”

“我不太懂警察标签的用意。”莫勒说，“我们局里甚至没有工作服。”

“心理学小儿科，”贝雅特说，看到总警司扬起眉，她的脸都涨红

了，“我是说……小儿科不是那个……呢……很容易看出来的意思。”

“继续说。”总警司说。

“崔恩自然知道，警察会找所有当时在那附近穿工作服的人。所以他必须把工作服弄得有点不一样，让到处找人的警察不去注意焦点健身中心这个身份不明的人。民众看到警察总会退避。”

“很有意思的理论。”伊佛森露出嫉妒的笑，两根手指的指尖碰着下巴。

“她说得对。”总警司说，“大家都怕权威。继续讲。”

“可是，为求百分之百的肯定，他假装成目击者，主动提及他看到有人走过健身室、身穿有警察字样工作服的事。”

“这真是神来之笔。”哈利说，“崔恩把这点告诉我们，表现出他并不知道警察制服不是那样，因此我们不会把这列入讯问名单当中。同时，这也加深了崔恩在我们眼中的可信度，因为他主动提供的情报——从他的角度来看——可能会让我们知道他走的是凶手的脱逃路线。”

“什么？”莫勒说，“最后一段再说一遍，哈利。说慢一点。”

哈利深深吸了口气。

“啊，算了。”莫勒说，“我头痛。”

“七。”

“但你并没照她说的话做，”哈利说，“你并没有放过自己的哥哥。”

“当然没有。”崔恩说。

“他知道你杀了她吗？”

“我一高兴就亲自告诉他了。打手机说的。他那时正在加勒穆恩机场等，我说如果他没搭那班飞机，我也会追过去。”

“你说你杀了丝蒂恩，他就相信了？”

崔恩大笑：“列夫了解我。他一秒都没有怀疑。我把细节告诉他的时候，他同时也在商务休息室看电视上的抢劫案报道。等我听到机场广播出他和丝蒂恩要搭的班机，他就把手机关了。喂，你继续数！”他把枪指住贝雅特的头。

“八。”

“他一定以为可以安全回家吧。”哈利说，“他可不知道圣保罗那边还有人在等他。”

“列夫是小偷，还是很天真的小偷。他根本就不该把迪亚爵达的秘密住址给我。”

“九。”

哈利试着不理睬贝雅特机械式的独白。“然后你把地址给了那个雇来的杀手，还附上一份自杀遗书。遗书是你用以前替列夫写作文时同样的写法写成的。”

“了不起。”崔恩说，“哈利，干得好。不过那早在抢银行之前就寄出去了。”

“十。”

“嗯，”哈利说，“那位雇来的杀手干得也挺漂亮。看起来的确像是列夫自己上吊的，只有不见了的一根小指这件事比较让人想不透而已。收据呢？”

“这么说吧。那根小指刚好放得进一个标准信封。”

“我以为你不能见血，崔恩。”

“十一。”

呼啸的风中，哈利听到远方雷声隐隐。他们周围的田野和小路空无一人，大家都躲避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去了。

“十二。”

“你为什么不自首？”哈利问，“你明知这样没用。”

崔恩咯咯笑了。“当然没用，这才是重点不是吗。没有希望，没得损失。”

“十三。”

“崔恩，那现在你有什么计划？”

“计划？我有抢银行得来的两百万克朗，准备拿来过个就算不幸福却可以很长久的逃亡生活。旅游计划一定得实现，但我已经有准备了。车子早在抢劫后就把行李都装好了。你可以选择要被射杀还是要被铐在铁丝网上。”

“十四。”

“你明知不会有用。”哈利说。

“相信我，我知道很多失踪的办法。列夫专门搞这个。我只要比你们先走二十分钟就够了，到时我已经换了两次交通工具，改了两次身份。一路上有四辆车、四本护照可用，还有可靠的联络人。拿圣保罗来说吧，二千万人口，你可以从那里开始找人。”

“十五。”

“哈利，你同事就快死了。你准备怎么办？”

“你说得太多了。”哈利说，“不管怎样你都会杀掉我们的。”

“那你只能冒个险才会知道了。你有什么选择？”

“你会比我早死。”哈利说着把子弹上膛。

“十六。”

哈利说完了。

“霍勒，很棒的故事。”伊佛森说，“尤其是在巴西雇杀手那段，真的很……”他露出几颗小牙齿，做出虚伪的笑容，“有异国情调。故事没啦？证据呢？”

“笔迹。自杀遗书。”哈利说。

“你刚才说那跟崔恩·格雷特的笔迹不符。”

“是不符合他平常写字的笔迹没错。但那些作文……”

“你有目击者可以做证看到他写字吗？”

“没有。”哈利说。

伊佛森咕哝着：“换句话说，你在这起抢劫案当中，没有任何足以定罪的证据。”

“是谋杀案。”哈利轻声说，盯着伊佛森。他从眼角看到莫勒难堪地盯着地板，贝雅特慌张地扭着手。总警司清了清喉咙。

哈利松开保险。

“你在做什么？”崔恩用力眨了眨眼，枪管更用力地戳上贝雅特的头，让她不由得往后仰。

“二十一。”她呻吟。

“感觉很痛快吧？”哈利说，“在你终于发觉自己没什么可以失去的时候？做起决定来就容易多了。”

“你想唬我。”

“是吗？”哈利的枪贴着自己的左臂，然后开枪。枪声大而尖锐，过了几个十分之一秒，隆隆的回音才被大楼给弹回来。崔恩呆望着。这警察的皮夹克上有个洞，洞的边缘参差不齐，一块白色毛料里子被风卷走。鲜血滴了下来，沉重、深红色的血滴落上地面，发出时钟般的嘀嗒闷响，然后消失在泥板地和腐草间，被泥土吸了进去。“二十二。”

血滴变大，也落得越来越快，声音有如加速的节拍器。哈利举起枪，枪管伸进铁丝网的缺口，瞄准。“崔恩，我的血就是这个样子。”他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现在要不要看看你的呢？”

就在这时，云层遮住了太阳。

“二十三。”

黑影像一堵墙从西方落下，先是越过了田野，然后飘过有露台的房屋、大楼、红色的泥板地，再罩上这三个人。温度也下降了，像颗石头，仿佛遮住光之后不仅阻绝了热度，也释放出寒冷。但崔恩并没发觉，他的全副心神都专注在那位女警短而轻的吸气和她那苍白、没有表情的脸上，还有那个警察对准自己的枪口，像一只终于找到猎物的黑眼睛，已经开始在他身上钻孔、切割、撕扯。远方雷声隆隆，但他只听见血的声音。那名警察皮开肉绽，鲜血流了出来。血液、他的内在、他的生命都在洪亮的滴答声中落上了草地。血肉并非被吞吃的对象，反而是狼吞虎咽的主角，烧熔着土地。崔恩知道，就算他闭上眼，遮住耳朵，也还是能听见自身血液涌进耳朵，唱着、跳着要出来。

他感到一阵恶心，像轻微的阵痛，像有胎儿要从他嘴里出生。他吞咽着，但身上所有腺体都在出水，润滑着他的内脏，替他做好准备。田野、大楼和网球场开始旋转，他缩起身子，想躲在那名女警后面，但她个子太小，太透明，只是一片生命的薄纱在大风里颤抖。他紧握着枪，仿佛是枪支撑着自己，而不是自己举着枪，扳机上的手指缩紧，然后等待。一定要等。等什么呢？等恐惧松手退开？等事态恢复稳定？但没有，一切仍转个不休，非得触底才肯停。自从丝蒂恩说

她要走，世界就呈自由落体下坠，涌进他耳朵的血则不断提醒他，坠落的速度正在加快。他每天早上醒来都想，现在应该习惯坠落了，恐惧肯定就要消散，终点就在眼前，痛苦的关卡已过。但事情并非如此。然后他开始渴望碰触底部，渴望停止害怕的那一天。现在他看见了底部，却更加害怕。铁丝网对面的地面，正迅速朝他袭来。

“二十四。”

计时就要结束。太阳照上贝雅特双眼，她站在瑞恩区的银行里，室外的光亮得刺眼，把一切照得白晃晃的。父亲站在她身边，沉默如昔。母亲在某处喊叫，但她离得远远，一直都这样。贝雅特细数那些画面、那些年的夏天、那些亲吻和挫败。数量很多，多得让她惊讶。她回忆着面孔，巴黎，布拉格，黑色刘海下的微笑，慌张宣示的爱情，一句呼吸急促又担忧地“痛不痛”，和圣赛巴斯蒂安一家贵得吃不起的餐馆，但她还是预订了一个桌位。或许她还是该觉得感激？

枪戳着前额，让她从这些念头里醒来，那些画面消失了，屏幕上只剩一片有噪声的白色暴风雪。她纳闷：父亲为什么只站在我身边？他为什么没要我做什么事？他从来没这样过。她最讨厌他这一点。难道他不知道，她唯一渴望的就是这个，就是为他做点事，什么事都好？她走着走过的路，但当她发现那名银行劫匪、那个凶手、那个杀人犯，想替父亲复仇、替他们俩复仇时，他却只站在她旁边，沉默如昔，拒绝了。

现在她站在他曾待过的位置。晚上在痛苦之屋，看过了全世界银行录像带上的人，她总纳闷那些人在想什么。现在轮到她了，但她还是不知道。

然后有人关了灯，太阳消失，她被寒冷笼罩。她在寒冷中再度醒来，仿佛第一次的清醒只是另一个梦境的一部分。而且她又开始数数了。但现在她数的是以前没去过的地方、过去没见过的人、从未流下的泪、从没听人说过的话语。

“对，我有。”哈利说，“我有这个证据。”他拿出一张纸，放在长

桌上。

伊佛森和莫勒同时靠上前，头跟头撞了一下。

“这是什么？”伊佛森不悦地问，“‘美好的一天’。”

“涂鸦。”哈利说，“是在古斯达精神病院时写在笔记本上的。当时有贝雅特和我两名目击者，可以证明这是崔恩·格雷特写的。”

“那又怎样？”

哈利看着他们。他背转过身，慢慢走向窗户。“你们有没有看过自己思考事情的时候所写的涂鸦？那些字可能别有内涵。所以我那时才拿走这张纸，想看看能否参悟出什么。一开始我没看出来。大家想，假如你太太刚被枪杀，你坐在一间封闭的精神病院病房里，一遍又一遍地写‘美好的一天’，那你不是完全疯了，就是写出了跟当时心境完全相反的东西。但后来我发现了一件事。”

奥斯陆一片惨灰，像疲惫老男人的脸，但在今天的太阳下，几股色彩仍然鲜亮。就像道别前的最后一朵微笑，哈利心想。

“‘美好的一天’，”他说，“不是一个念头，也不是评论或主张。而是题目。小学作文的题目。”

一群麻雀飞过窗前。

“崔恩·格雷特并没有在想什么，只是机械地随手写下来。就跟他在学校里练习写出新风格的字迹时一样。克里波刑事调查部的笔迹专家琼·休已经证实，写自杀遗书和学校作文的是同一个人。”

电影似乎定格了，画面冻结，没有动作，没有说话声，只有外面走廊上的复印机在不断运行。

最后，哈利转身打破了沉默。“看来大家希望贝雅特和我把崔恩·格雷特带进来接受审讯。”

妈的！哈利想把枪拿稳，但疼痛却让他晕眩，风一阵阵地拉扯着他的身体。崔恩已如哈利希望的，因为见到血而有了反应，有段时间哈利还有畅通无阻的弹道。但哈利迟疑了，现在崔恩把贝雅特拉到身前，哈利只能看到一点崔恩的头和肩膀。她好像……他现在看出来了，天哪她真的好像。哈利用力眨眼想把他们看清楚。接着吹来的那阵风，力道大得拉起长椅上那件灰色外套，一时之间似乎有个披着外套的隐形人奔过网球场。哈利知道就快下大雨了；现在是被雨墙推着向前的气团，是最后的警告。天色黑得像夜晚，前方的两个身影合在一起，然后下雨了。豆大的沉重雨滴倾盆而下。

“二十五。”贝雅特的声音忽然变得大而清晰。

在闪光中，哈利看到他们的身体在红泥地上投下阴影，接踵而来的雷声大得像块布，贴上他们的耳朵。一个身体跟另一个分开，跌倒在地。

哈利双膝一软，听见自己在喊：“爱伦！”

他看到仍然站着的那个身影转过来，朝自己走来，手上拿着枪。哈利想瞄准，但雨水滑下他的脸，他根本看不清楚。他眨眼，再次瞄准。他已经没有感觉了，感觉不到痛苦或寒冷，也感觉不到悲哀或胜利，只有一大片空虚。事情本不该有道理，只是在永恒的不言自明的轮回中重复——生、死，再度诞生、再生长、死。他把扳机扣到一半，瞄准。

“贝雅特？”他轻声说。

她踢开门，把AG3递给哈利，哈利接过。

“怎么……怎么回事？”

“塞特斯达尔抽搐症。”她说。

“塞特斯达尔抽搐症？”

“他整个垮了，像一堆砖块。可怜的家伙。”她伸出右手给他看，雨水冲净了她指节上两处伤口的血，“我一直在等什么事情发生，引开他的注意。结果那一声雷把他吓得魂不附体。好像也把你吓坏了。”

他们看着左边发球框内那个动也不动的躯体。

“哈利，帮我把他铐上好吗？”金发黏在她脸上，但她似乎没发觉，微笑着。

哈利迎着雨扬起脸，闭上眼睛。“天上的神哪！”他低声说，“这个可怜的灵魂要到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二日才会被释放。还请您大发慈悲。”

“哈利？”

他睁开眼。“什么事？”

“如果他要被关到二〇二二年，那我们最好快点把他带回总署。”

“不是他。”哈利说着站起来，“是我。那是我退休的日期。”

他把手臂放在她肩头，笑了。“什么塞特斯达尔抽搐症，你哦……”

50 艾克柏山

十二月又开始下雪。这一次是来真的了：雪飘上了屋墙，气象预报还说会下更多雪。招供是在周三下午。崔恩·格雷特在咨询过他的律师之后，说出了他谋杀妻子的计划过程和执行细节。

雪整夜没停，第二天，他也坦承暗地里派人杀害亲哥哥。他雇来的杀手名叫艾尔·欧乔，绰号“大眼”，无固定住所，每隔一周就换职业名称和手机号码。崔恩只跟他见过一次面，地点是圣保罗的一个停车场，当时就谈妥了细节。艾尔·欧乔拿到预付的一千五百美元，崔恩把

余款放进纸袋，锁进铁特巴士总站的行李寄存柜里。他们同意，崔恩把自杀遗书寄到市区南边郊区坎普斯贝卢斯的邮局，等收到列夫的小指头后，就把寄存柜钥匙寄给欧乔。

长达数小时的审讯中唯一勉强算有点意思的，是问及崔恩作为观光客怎么知道如何跟专业雇佣杀手取得联系一事。他回答事情远比跟挪威建筑公司取得联系简单得多。这个比喻倒不是毫无根据。

“列夫有一次告诉过我，”崔恩说，“那些人会在《圣保罗页报》的聊天热线广告旁边标示自己是普朗摩洛斯。”

“普朗——什么？”

“普朗摩洛斯是当地话，就是水管工。”

哈福森把内容贫瘠的情报传真到巴西大使馆，对方克制地未发挖苦之言，还承诺会继续追查。

崔恩在抢劫时用的那把AG3是列夫的，几年来一直放在雾村路的阁楼里。该枪无法追查来源，因为制造商的序号也被磨掉了。

对北欧银行的保险公司来说，圣诞节算是提早来临了，因为在玻克塔路抢劫案中被抢走的钱在崔恩的后备厢里找到了，分文不差。

一天天过去，雪继续下，审讯持续进行。一个周五下午，大家都累坏了，哈利问崔恩他对妻子头部开枪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呕吐——他不是不能见血的吗。房间静了下来。崔恩凝视着角落的摄像头，然后摇了摇头。

但审讯结束后他们走地下通道回到囚室时，他忽然转向哈利说：“要看是谁的血。”

周末，哈利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欧雷克和附近的几个男孩在木屋外的院子里堆雪堡。萝凯问他在想什么，他差点说溜了嘴。他改口说不如去散散步。她拿起帽子和手套，两人走过霍尔门科伦区的滑雪跳

台，萝凯问要不要邀请哈利的父亲和妹妹到她家里过平安夜。

“就只剩我们这些家人了。”她说着捏了捏他的手。

周一，哈利和哈福森开始侦办爱伦的案子。从头开始。审问以前问过话的目击者，看旧报告，检查之前没继续追的情报和旧线索。但一无所获。

“之前有人说看到斯韦勒·奥尔森在基努拉卡区跟一辆红色汽车里的人说话，你有没有那人的地址？”哈利问。

“柯维斯。他给的是他父母的住址，但我觉得我们去那里找不到他。”

哈利走进贺伯比萨屋找罗伊·柯维斯的时候，也没期待对方会配合。但他替一个T恤上印有国家队标志的年轻人付了一杯啤酒钱以后，却得知罗伊不必再遵守沉默誓言，因为他已经跟那几个朋友断了联系。显然罗伊认识了一个基督徒女孩，放弃了他对纳粹主义的信仰。没人知道她是谁、罗伊现在住哪儿，但曾经有人看到他在费罗多菲教堂外面唱歌。

雪下成高高的几堆，铲雪车在奥斯陆市中心的马路上来回行驶。

在挪威银行葛森街分行遭到枪击的女子出院了。在《每日新闻报》的报道上，她用一根手指指出子弹射入之处，又用两根手指表示子弹距离她的心脏有多近。现在她要回家照顾先生和小孩，陪他们过圣诞节了，报纸如是说。

同一周的周三早上十点，哈利在警察总署三号房门外，用力跺脚把靴子上的雪震落，然后才敲了敲门。

“请进，霍勒。”弗德豪格法官洪亮的声音从门里传出。他负责就货柜转运站的枪击事件对独立警察机构进行内部聆讯。哈利被带到五人特别法庭前的一张椅子上。庭上除了弗德豪格法官，还有一位公诉人、一名女警、一名男警员和辩护律师奥拉·伦德。哈利知道伦德性格

坚毅、能力出众且为人真诚。

“我们想在圣诞假期以前把大家的发现整合出来。”弗德豪格法官做了开场白，“你能否简短告诉我们，你在这起案子中的角色？”

在那位男警员敲键盘的咔嗒声中，哈利说起他与阿尔夫·古纳隆短暂见面的经过。等他说完，弗德豪格法官向他道谢，翻动了一会儿纸张，才找到要找的东西。他从镜片后方瞥了哈利一眼。

“我们想知道，在你跟古纳隆短暂会面之后，又听到他对一名警员开枪，你是否觉得讶异？”

哈利想起自己在楼梯上看到古纳隆时心里的念头：一个害怕再次被打的年轻人，不是杀人不眨眼的凶手。哈利迎向法官的目光，回答：“不会。”

弗德豪格法官摘下眼镜。“但古纳隆见到你的时候，他选择逃跑。我不懂他遇到汤姆的时候，为什么改变了策略。”

“我不知道。”哈利说，“我当时不在场。”

“但你不觉得奇怪吗？”

“我觉得奇怪。”

“可是你刚才回答说，你不觉得讶异。”

哈利翘起椅背。“法官大人，我当警察很久了，久到看见别人做怪事已经不会让我讶异。就连看到杀人凶手也不讶异了。”

弗德豪格法官又戴上眼镜，哈利似乎看到那张严肃的脸上，嘴角漾起一丝笑意。

奥拉·伦德清了清喉咙：“你应该知道，汤姆·瓦勒警监去年在类似事件中曾遭到短期停职处分。当时他逮捕了一名年轻的新纳粹主义分子。”

“斯韦勒·奥尔森。”哈利说。

“当时独立警察机构的结论是，公诉人提起诉讼的理由不足。”

“你只查了一周。”哈利说。

奥拉·伦德对弗德豪格法官扬起一道眉，法官点头。“总之，”伦德继续说，“当同样的事情第二次发生，我们自然会注意到。我们知道警务人员极为团结，警官都不愿让同事陷入窘境，甚至……呃……这个……”

“告密。”哈利说。

“抱歉，你说什么？”

“我想你要找的词汇是‘告密’。”

伦德跟弗德豪格法官互望一眼。“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我们喜欢称为提供恰当消息，保障规则执行到位。霍勒，你同意吗？”

哈利椅子的两只前脚砰的一声落回地面。“对，其实我同意。只是我在遣词用字上的造诣没你好。”

弗德豪格法官的笑容已经藏不住了。

“这我可不确定，霍勒。”伦德说着也开始笑，“我们都同意就好。那么，由于你和瓦勒合作多年，我们想让你当品格证人。其他几位到过这里的警官都暗示瓦勒面对罪犯时风格强硬，有时连对老百姓也是如此。如果说汤姆·瓦勒是出于鲁莽而射杀阿尔夫·古纳隆，你认为可能吗？”

哈利缓缓转头望向窗外。一片暴风雪中，他几乎看不出艾克柏山的轮廓。但他知道山在那里。年复一年，他都坐在警察总署的办公桌后方，艾克柏山一直都在那里，也永远都会在，夏天时绿意盎然，冬天时黑白相间，山不会移动，这是事实。关于事实最棒的一点就是，你不必去思考它们是不是令人满意。

“不可能。”哈利说，“我没办法想象汤姆·瓦勒是出于鲁莽而射杀阿尔夫·古纳隆。”

就算独立警察机构的组员注意到哈利说到“鲁莽”时微微加重了语气，他们也没说什么。

哈利一到外面的走廊，韦伯就起身。

“轮到你了。”哈利说，“你手上那是什么？”

韦伯举起一只塑料袋。“古纳隆的枪。我得进去说明一下这东西。”

“嗯。”哈利说着从烟盒里弹出一根烟，“很不寻常的枪。”

“以色列制。”韦伯说，“杰里科941式。”

韦伯关上门后，哈利仍站着凝望门口，直到莫勒从里面出来，叫了一声，他才想起嘴里那根还没点燃的烟。

劫案组静得出奇。一开始，众警探开玩笑说屠夫是去冬眠了，但现在他们都说，他故意赴死，被埋葬在秘密地点，以维持永恒传奇的形象。覆盖在屋顶上的雪滑了下来，新的雪又覆盖上去，烟囱宁静地冒着烟。

警察总署的三个组在员工餐厅合办了一场圣诞派对，座位都安排好了。莫勒、贝雅特和哈福森刚好坐在一起。他们中间有个空位，上面有块写着哈利名字的名牌。

“他在哪儿？”莫勒问，一面替贝雅特倒酒。

“去找斯韦勒·奥尔森的一个朋友，那人说在谋杀当晚看到奥尔森和另一个人在一起。”哈福森说，一面想办法用抛弃式打火机撬开一瓶啤酒。

“真是扫兴。”莫勒说，“叫他不要工作过头了，吃一顿圣诞晚餐又

不会花多少时间。”

“你去跟他讲。”哈福森说。

“也许他就是不想来。”贝雅特说。

两个男人同时看她，都笑了。

“笑什么？”她大笑，“你们以为我就不了解哈利？”

他们干了一杯。哈福森脸上的笑一直没停。他观察着。她身上有什么——他说不上来究竟是什么——不一样了。上次他是在会议室也见过她，但她眼中并没有现在这股朝气：嘴唇有了血色，那种姿态和柳条般的背脊。

“哈利宁可去监狱，也不愿参加这种聚会。”莫勒说起上次密勤局接待专员琳达逼哈利跳舞的事。贝雅特笑到流泪，然后她转向哈福森，歪着头说：“哈福森，你就准备坐在那里看一整晚吗？”

哈福森觉得脸上发烧，一头雾水的他结结巴巴地说“没有啊”，引得莫勒和贝雅特又大笑起来。

那天傍晚，他鼓起勇气问她想不想跳支舞。莫勒一人独坐，后来伊佛森过来，在贝雅特的座位上坐下。他喝醉了，话都说不清楚，一直讲他有一次在瑞恩区的银行前被吓破胆的事。

“鲁内，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莫勒说，“你那时大学刚毕业，而且你也无能为力。”

伊佛森靠着椅背，打量着莫勒。然后他站起来，走了。莫勒想，伊佛森是个寂寞的人，而他自己甚至不知道。

当DJ的双李搭档播放完《紫雨》，贝雅特和哈福森撞上另一对正在跳舞的伙伴，哈福森感觉贝雅特的身体突然一僵，他抬头看另外那对男女。

“抱歉。”一个低沉的声音说。黑暗中，戴维·哈塞尔霍夫的脸上——一口健康的白牙闪了闪。

这天晚上结束时，几乎叫不到出租车，哈福森提议送贝雅特回家。他们在雪地上往东走，花了超过一小时才到达她在奥普索乡的家门外。

贝雅特微笑着面对哈福森。“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很欢迎。”她说。“我非常乐意。”他说，“谢谢。”

“那就这么说定了。”她说，“我明天跟我妈妈说。”

他道声晚安，亲了亲她的面颊，又继续往西展开极地跋涉。

挪威气象中心宣布，二十年来，十二月的降雪纪录即将被打破。

同一天，独立警察机构也侦破了汤姆·瓦勒的案子。

讨论小组认为，并未发现任何违规之事。正好相反，瓦勒还因为做出正当行为受到赞赏——在极度紧张的情境中保持冷静。总警司致电警察总长，试探性地询问是否应该推荐瓦勒获奖。不过，由于阿尔夫·古纳隆一家在奥斯陆颇具声望——他叔叔在市议会工作——他们怕引人非议而作罢。

今天是平安夜，圣诞节那股宁静祥和的气氛笼罩着……嗯，至少是笼罩着小小的挪威。

萝凯把哈利和欧雷克赶到屋外，独自准备圣诞午餐。他们回来时，家里充满肋排的香味。哈利的爸爸欧拉夫·霍勒和妹妹搭出租车抵达。

妹妹看到房子、食物、欧雷克和整个景象，开心极了。吃饭时，她和萝凯像闺中密友似的畅谈，老欧拉夫和小欧雷克则面对面坐着，多数时候只交换个只言片语。但到了拆礼物时，他们变得熟络起来。欧雷克打开标有“欧拉夫送欧雷克”的大包裹，看到里面的儒勒·凡尔纳

全集，张大了嘴，翻起其中一本书。

“哈利之前读过登月火箭的故事给你听，那故事就是这个人写的。”萝凯说。

“这些是原始插图。”哈利边说边指着一张图，上面是尼摩船长站在南极的一根旗子旁，一面大声念着，“再会了，我的新帝国即将面临六个月的黑暗。”

“这些书原本放在我爸的书架上。”欧拉夫说，跟欧雷克一样兴奋。

“一点都没关系啊！”欧雷克大喊。

欧拉夫收到一个感谢的拥抱和一个羞赧但温暖的笑容。

他们都上了床、萝凯也睡着之后，哈利起床来到窗边，想着那些已经不在世上的人：他母亲、碧姬塔、萝凯的父亲、爱伦和安娜。他也想着那些还活着的人：奥普索乡的爱斯坦，哈利送他一双新鞋当圣诞礼物；波特森监狱的洛斯科；还有奥普索乡那两个好心的女人，她们知道哈福森今年圣诞夜要值勤，无法回斯泰恩谢尔市的家过节，于是邀他到她们家中共享圣诞晚餐。

这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虽然他不确定是什么，但肯定有什么变了。他站着看城里的灯火，好一会儿才发觉雪已经停了。脚印。今晚在奥克西瓦河岸行走的人，会留下脚印。

“你的愿望实现了吗？”他回到床上时，萝凯这么问。

“愿望？”他伸手揽住她。

“你刚才那样好像在窗边许愿。你许了什么愿？”

“我想要的都已经有了。”哈利说着亲了亲她前额。

“告诉我。”她轻声说，仰起头好看清他，“哈利，告诉我你的愿

望。”

“你真的想知道？”

“嗯。”她贴近他的身子。

他闭上眼，影片开始转，慢得每个影像都像是静止了。雪中的足迹。

“和平。”他撒了谎。

51 无忧

哈利看着那张照片，看着上面那个温暖、露齿的笑容，那健壮的下巴和那双钢青色的眼眸。汤姆·瓦勒。然后他把照片推到桌子另一边。

“慢慢看，”他说，“看仔细一些。”

罗伊·柯维斯似乎很紧张。哈利靠进办公椅里，打量四周。哈福森已把降临节目历挂上了档案柜上方的墙。圣诞节。整层楼几乎是哈利一人独占，这是假日最棒的一点。他怀疑会听见柯维斯像上次在费罗多菲教堂前排时那样喃喃祈祷，但人总要抱持希望。

柯维斯清了清嗓子，哈利坐直身。

窗外的雪花轻轻飘落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

尤·奈斯博作品年表

Harry Hole Thrillers哈利·霍勒系列

Flaggermusmannen (The Bat) (1997)

Kakerlakkene (Cockroaches) (1998)

Rødstrupe (The Redbreast) (2000) 知更鸟

Sorgenfri (Nemesis) (2002) 复仇者

Marekors (The Devil's Star) (2003) 五芒星

Frelseren (The Redeemer) (2005) 救赎者

Snømannen (The Snowman) (2007) 雪人

Panserhjerte (The Leopard) (2009) 猎豹

Gjenferd (Phantom) (2011) 幽灵

Politi (Police) (2013) 警察

Tørst (The Thirst) (2017)

Other thrillers其他

Hodejegerne (Headhunters) (2008)

Sønnen (The Son) (2014)

Blod på snø (Blood on Snow) (2015)

Mere blod (Midnight Sun) (2015)

Macbeth (2018)

[1] 此处用了heave-ho（断绝关系）和yo-heave-ho（水手起锚时的吆喝声）的音近双关语。

[2] 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

[3] 马丁·佩德森（Martin Pedersen），丹麦网球运动员。

[4] 杰西·詹姆斯（Jesse James），美国著名强盗。

[5] Kandahar，阿富汗第二大城市，是阿富汗南部的经济、文化、交通中心。

[6] 美国电影Dirty Harry里的角色。

[7]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8] 兹罗提（zloty），波兰货币。

[9] 吉卜赛词语marime，意为习惯或仪式受到玷污，其具体含义非常复杂。

[10] Willie Sutton，美国著名银行劫匪，四十年抢劫约二百万美元。

[11] Cafezinho，巴西版意式浓缩咖啡，将咖啡粉、热水和糖混合进行过滤，一般是用小杯喝，并装在暖瓶里出售，十分具有当地特色。

[12] 麻索（M'aasil），一种阿拉伯的加味烟草，在蜜糖里面浸过。

[13] 雷亚尔（Real），巴西货币。

[14] 德语的“晚上好”。

[15] 即安娜订购过钥匙的锁店。

[16] Sting，英国歌手，警察乐队前贝斯手，“发出求救信号”是他创作的歌曲Message in a Bottle中的歌词，“I'll send an S.O.S.to the world”。

[17] 连恩·盖勒格（Liam Gallagher），绿洲乐队（Oasis）的主唱。

[18] 你们警察（you policemen），你们警方（you police），前者的“-men”暗含男性之意。

[19] 美狄亚（Medea），希腊神话中一女性，在欧里庇得斯的剧作中，她向移情别恋的丈夫复仇，杀死了新欢和自己的两个儿子。

[20] Freitod，德语“自杀”的意思带有积极的含义，认为自杀是人应有的权利。

直到最后一块拼图落下，你才能看清全局。

[挪威] 尤·奈斯博——著

林立仁——译

五芒星

M a r e k o r s

Jo Nesbø

这是一个由魔鬼设下的死亡游戏，一切都和数字“五”有关……

“灰暗、悬疑，书页里仿佛可以滴出鲜血和焦虑。”——《今日美国》

作品销量突破4000万册

北欧悬疑小说大师 尤·奈斯博 洞察黑暗心灵的重磅作品

雄踞挪威图书畅销排行榜64周，获评芬兰犯罪作家协会年度特别推荐
《纽约时报》《出版人周刊》《科克斯评论》等30多家媒体好评推荐！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版权信息

书名：五芒星

作者：【挪威】尤·奈斯博

译者：林立仁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

1

2

3

4

5

6

7

第二部

8

9

10

11

12

第三部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第四部

26

27

28

29

30

31

第五部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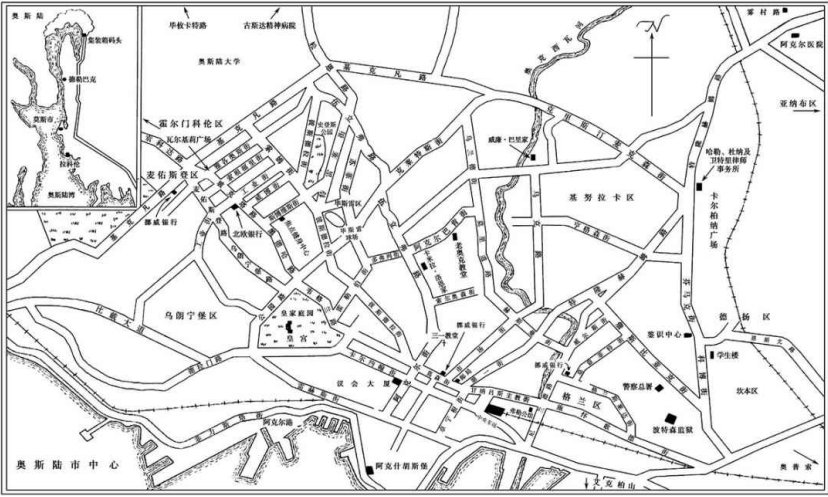
40

41

42

43

44



第一部

“只被切断一根手指可以流这么多血？”

“可以。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

“这代表手指被切断的时候，她的心脏还在跳动。也就是说，她的手指是在她被射杀前切断的。”

1

星期五 蛋

这栋房子建于一八九八年，就建造在黏土地基上，如今西侧已有些微下陷，雨水因此能溢过门板下方的木制门槛。雨水继续穿过卧室，在橡木拼花地板上留下水渍，向西流去。水来到凹处，稍做停留，等待更多水注入，然后像一只紧张兮兮的老鼠沿着踢脚线急匆匆地奔行。这时水已分作两路，在踢脚线下寻找可行之路，偷偷摸摸地前进，直到遇上橡木地板尽头和墙壁之间的裂缝。裂缝内躺着一枚五克朗硬币，上面镌刻着挪威国王奥拉夫五世的侧面头像和年份。年份是一九八七年，正是这枚硬币从木匠口袋里掉出来的前一年。那几年景气繁荣，阁楼需求量大，必须在短时间内完工，因此木匠掉了这枚硬币也懒得去找。

水没花多少时间就在拼花地板下找到一条可供穿行的通道。这间屋子曾在一九六八年漏水，也就是公寓盖了新屋顶的那年。除了那年之外，橡木地板一直未受打扰，保持干燥，持续收缩，使得屋子深处两块橡木地板间的裂缝几乎达半厘米宽。水逐渐滴上裂缝下的横梁，继续往西流去，然后渗入外墙，渗入灰泥和砂浆的混合物中。

这些灰泥和砂浆是由雅各布·安德森在一百年前的仲夏时分混合

的。雅各布是个技艺娴熟的泥水匠，育有五名子女。他和当时奥斯陆其他泥水匠一样，自行混合砌墙用的灰泥和砂浆。他不只对石灰、沙砾和水的调配有自己的特殊比例，还在里面加入了独门材料，也就是马毛和猪血。他认为毛和血可以促使灰泥聚合，提升其强度。这不是他想出来的，他对当时听了这事而摇头不已的同行解释，他的苏格兰裔父亲和祖父都习惯在灰泥里添加羊毛和羊血。虽然雅各布放弃了自己的苏格兰姓氏，换上一个做生意用的挪威姓氏，但他认为没有必要背叛自己身上传承了六百年的苏格兰血统。有些泥水匠认为雅各布在灰泥中混入毛和血是不道德的，有些泥水匠则认为他与恶魔为伍，不过大多数泥水匠只是取笑他。也许正是他们促使了下面这则传说广为人知，并在发展迅速的克里丹亚镇代代相传。

根据传说所述，基努拉卡区一个马车夫迎娶了来自韦姆兰省的表妹，婚后两人搬进一栋公寓，公寓有一室一厅，位于塞路斯街住宅区，而建造这栋公寓的泥水匠正是雅各布。不久后这对夫妇生下一子，不幸的是这个孩子生来就有一头深色鬃发和一双褐色眼珠，但他们夫妻俩却都是金发碧眼。这件事激起了马车夫的妒恨本性。一天深夜，他将妻子的双手反绑在背后，带进地下室，然后砌起一道砖墙把她封在里头。妻子的尖叫声被裹在厚砖墙里，传不出去。双手受缚的她站在两道砖墙之间，只能试着从砖墙的缝隙间挤出去。丈夫本以为妻子会因为缺氧窒息而死，殊不知砖墙其实可以透气。最后这可怜的女人只能张开嘴巴，用牙齿攻击砖墙。此举也许有那么一丝成功的机会，因为苏格兰泥水匠雅各布在水泥中混合了毛和血，以为可以节省昂贵的石灰成本，却使得砖墙留有孔隙。这个来自韦姆兰省的女子用一口强健的牙齿展开攻击，使得砖墙逐渐崩落。然而悲哀的是，求生的意志使得她嘴里塞进一口又一口的灰泥和砖屑，最后让她无法咀嚼、吞咽或吐出唾液，气管被沙砾和一块块灰泥堵住。她面色发青，心跳渐缓，最后停止呼吸。

她进入了大多数人认为的死亡状态。

然而根据传说所述，猪血的味道产生了一种效果，让这不幸的女人以为自己依然活着，并立刻挣脱束缚双手的绳子，穿越砖墙，再度

行走于路上。基努拉卡区的一些老人从小就听闻这则传说，至今仍记得这个女人长了一个猪脑袋，手持持刀四处游走，看见深夜有孩童在外游荡，就割下他们的首级。她必须尝到血的味道才不至于消失。当时很少人知道泥水匠雅各布的名字，但雅各布一直孜孜不倦地调制他的独门灰泥。三年后，雅各布在如今漏水的那栋屋子里工作，却不慎从鹰架上跌落，身后只留下两百克朗和一把吉他。直到一百年后，泥水匠们才开始在搅拌水泥时添加人造毛发纤维，米兰一间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也才发现耶利哥之墙 [1] 添加了血和骆驼毛作为强化之用。

然而绝大部分水不会渗入墙内，转而从墙壁下方穿过，这是因为水就跟懦弱与色欲一样，总是会从最低下处寻找出路。起初，水会被梁枅间一块块的粒状隔绝材料吸收，但随后又有更多水涌来，隔绝材料很快就吸饱了水。于是水穿过隔绝材料，浸湿了一八九八年七月十一日发行的一份报纸，报上说建筑业的繁荣可能已达巅峰，那些寡廉鲜耻的房产投机客未来势必会有苦头可吃。报纸第三页则说，上周发生的年轻护士命案，目前警方仍未掌握任何线索，这名护士在浴室遭人刺杀身亡。同年五月另有一名女子在奥克西瓦河畔被发现，女子遭人杀害，肢体不全，凶手使用的手法跟护士命案一样，但两起命案是否互有关联，警方不予置评。

水流经报纸，也流过报纸下方的木质地板，以及地板下方楼下的油漆天花板内部。一九六八年房屋漏水整修时，曾使这部分天花板受损，于是水渗进孔隙之内，形成水滴，悬垂在天花板上，直到它达到一定的重量。当地心引力大于表面张力，水滴就脱离天花板，大约坠落三米半，来到下坠轨道的终点，坠入水中。

菲毕卡·克努森用力吸了口烟，再呼到公寓四楼开着的窗户外。这是个温暖的午后，后院里，受阳光炙烤的柏油路面将空气往上推升，带起烟雾沿着这栋浅蓝色公寓的外墙向上飘浮，最后消失无踪。屋顶另一侧可以听见平常十分繁忙的伍立弗路上只传来一辆车子的行驶声。大家都度假去了，整座城市几乎成了空城。一只不懂得避开暑气的苍蝇六脚朝天躺在窗台上。公寓面对伍立弗路的那一侧比较凉爽，但菲毕卡不喜欢那边的景观。从那边望出去可以看见救世主墓园，园

内挤满名人，有名的死人。公寓一楼是一家商店，招牌上写的是“纪念碑”，换句话说，这里贩卖墓碑，可以说这家店相当“贴近市场”。

菲毕卡将额头抵在冰凉的窗玻璃上。

暖和的天气来临时，她十分开心，但这份开心很快就被消磨殆尽，如今她渴望的是凉爽的夜晚和街上熙来攘往的行人。今天早上画廊里只来了五个客人，下午只来了三个。百无聊赖之余，她抽掉一包半的香烟，这使得她心跳加速，喉咙干疼，老板打电话来问生意如何，她几乎难以发出声音。一如往常，她回到家，刚把土豆放进锅里，空荡荡的胃就立刻涌现食欲。

两年前海毕卡认识安德斯之后就戒了烟。安德斯不但没要求菲毕卡戒烟，甚至不反对她抽烟。他们是在大加那利岛认识的，当时安德斯为了好玩，还跟菲毕卡讨了一根烟来抽。返回奥斯陆一个月之后，两人就同居了。同居之初，安德斯曾说他们的关系也许可以容许少量二手烟的存在，还说那些癌症研究人员未免言过其实，而且他可能很快就能适应衣服上的烟味。第二天早上，菲毕卡就做了决定。几天后，两人共进午餐，安德斯说他有阵子没看见她手中夹烟了，她回答说其实没那么爱抽。安德斯微微一笑，俯身越过餐桌，抚摸她的脸颊。

“你知道吗，菲毕卡？我也觉得你没那么爱抽烟。”

她听见身后的锅里传出热水沸腾声，望着手中的香烟。再抽三口吧。她抽了第一口。毫无滋味可言。

她是什么时候又开始抽烟的？她已经记不得了。也许是去年吧，自从安德斯开始出差，长时间不在家之后。还是新年夜，当她开始几乎每晚加班之后？是不是因为她不快乐？她是不是不快乐？他们从不争吵。他们也几乎不做爱了，但安德斯说这是因为工作辛苦，一句话就结束了这个话题。两人即使难得做个爱，也提不起劲，只因安德斯心不在焉。于是菲毕卡明白，她的心也不必放在这里。

他们不曾真正大吵一架。安德斯不喜欢扯开嗓门说话。

菲毕卡看了看钟：五点十五分。不知道安德斯跑哪里去了，他只是含糊地说会晚点回来而已。她按熄香烟，把烟屁股扔进后院，回到炉前查看土豆，拿起叉子叉进最大的那颗。快熟了。只见沸腾的水面上有许多小小的黑色块状物在上下跳动。奇怪了，这些黑色块状物是从土豆还是锅里跑出来的？

她开始回想上次用这口锅是什么时候，这时正好听见大门打开，接着从门廊传来喘息声和鞋子被踢落的声音。安德斯走进厨房，打开冰箱。

“吃什么？”他问。

“炸肉饼。”

“哦？”这个字的尾音扬起，形成问句。她大概明白安德斯的意思：又吃红肉？我们是不是应该多吃点鱼才对？

“好吧。”安德斯语调平淡，俯身往锅中瞧去。

“你干吗去了，怎么全身湿答答的都是汗？”

“我今天晚上没做什么运动，所以骑自行车去松恩湖转了一圈。水里这些黑黑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菲毕卡说，“我也是刚刚才看到的。”

“你不知道？你以前不是当过什么厨师来着？”

安德斯伸出食指和拇指灵巧地夹了一小块黑色物体出来，放进嘴里。菲毕卡凝视安德斯的后脑勺和他的褐色细发。她曾经觉得安德斯的头发很有魅力，梳理整齐，长度适中，发型偏分。她也曾经觉得安德斯一脸聪明相，是个有前途的男人，他的未来容纳得下两个人。

“什么味道？”她问。

“没什么味道，”他说，依然俯身在炉子上方，“是蛋。”

“蛋？可是我洗过锅了……”她猛然住口。

安德斯转过身来：“怎么了？”

“这里有……一滴东西。”她指着安德斯的头。

安德斯皱起眉头，摸了摸后脑勺。两人同时后退一步，抬头朝天花板看去。只见白色天花板上悬着两滴水。菲毕卡有点近视，若是水滴反光，她是看不见的，但那两滴水并未反光。

“看来卡米拉家淹水了，”安德斯说，“你去楼上按她家门铃，我去找管理员。”

菲毕卡凝望天花板，又低头看了看锅里的块状物。

“我的老天。”她低声说，感觉自己的心跳又快了起来。

“又怎么了？”安德斯问。

“你去找管理员，叫管理员去按卡米拉家的门铃，我去报警。”

2

星期五 人员休假

奥斯陆警察总署位于格兰区，矗立在格兰区和德扬区之间的山顶，俯视奥斯陆市中心的东区。警署大楼完工于一九七八年，由玻璃和钢材建构而成，整栋建筑不见任何斜面，呈完美对称。负责设计警署大楼的“塔叶、托普及奥尔森建筑师事务所”曾因这个设计而获奖。负责在大楼七层和九层的狭长办公室两侧装设电线的一名电工则获得社会补助，除此之外，这名电工还被父亲狠狠训斥了一顿，只因他不慎从脚手架上跌落，摔断背脊。

“我们家七代以来都是泥水匠，必须学会在天地之间保持平衡，但最后总会被地心引力拉下来。我的爷爷想逃离这个诅咒，但这个诅咒横渡北海，跟着他漂洋过海来到挪威，所以你出生那天，我发誓绝对不让你走上相同的道路。我以为我成功了，因为你当了电工……电工到底为什么要跑到六米高的地方？”

勤务中心发出的电话信号沿着这名电工铺设的铜芯电线行进，穿过楼层之间用工厂预拌水泥砌成的天花板，抵达六楼犯罪特警队队长毕悠纳·莫勒的办公室。莫勒正坐在椅子上纳闷，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期待还是害怕一家人即将前往欧斯市的山间小屋度假。欧斯市位于卑尔根市外，七月的欧斯市通常都和飘雨的坏天气画上等号。天气预报说奥斯陆将有热浪来袭，莫勒不反对用欧斯市的毛毛细雨来替代奥斯陆的热浪，但要在没有任何娱乐资源的环境中，只用一副少了红桃J的扑克牌让他那两个精力过剩的年幼儿子一直有事可做，实在是个挑战。

莫勒伸长一双长腿，一边用手搔搔耳后，一边接听电话。

“他们是怎么发现的？”莫勒问。

“楼下天花板漏水，”勤务中心传来的声音答道，“管理员和住在楼下的男性邻居去按门铃，可是没人应门。门没上锁，他们就开门进去了。”

“好。我会派两个人过去。”

莫勒放下话筒，叹了口气，伸出手指在桌上一份值班表上依序滑动。队里有一半人员休假去了，每年这个时候都是如此。但这并不代表奥斯陆市民就会因此特别暴露在危险中，因为每年七月歹徒似乎也喜欢放个小假。七月是犯罪特警队的淡季，需要特警队出马的案件量在这个时期明显偏低。

莫勒的手指在贝雅特·隆恩的名字旁边停下，然后拨打鉴识中心的电话。鉴识中心位于科博街，是警方的刑事鉴定部门。无人接听。莫

勒等待电话被转接到总机。

“贝雅特·隆恩在化验室。”一个响亮的声音说。

“我是犯罪特警队的莫勒，可以帮我把电话转接给她吗？”

莫勒等待着。把贝雅特从犯罪特警队招揽到鉴识中心的人，是最近刚退休的主任卡尔·韦伯。莫勒将这件事视为新达尔文主义理论的进一步证明，即男人唯一的驱动力就是要让自己的基因永传后世。显然韦伯认为贝雅特的基因跟他的基因有许多相似之处。乍看之下，韦伯和贝雅特有着天壤之别。韦伯性情乖戾，暴躁易怒，贝雅特则有如一只安静的小灰鼠，从警校毕业之后，只要有人跟她说话，她就会害羞。但韦伯和贝雅特拥有相同的警察基因：对工作充满热情，只要一嗅到猎物的气味，就能排除其他事物，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刑事线索、间接证据、录像或模糊的描述上，直到案情出现眉目。有些嘴巴恶毒的人会说韦伯和贝雅特应该属于化验室而不属于警察团体，因为警察团体对人类行为知识的重视更胜于足迹或夹克线头。

韦伯和贝雅特会同意他们属于化验室，但不会同意足迹和夹克线头不重要。

“我是贝雅特。”

“嘿，贝雅特，我是莫勒。在忙吗？我打扰到你了？”

“是啊。有什么事吗？”

莫勒简短说明案情，给了贝雅特地址。

“我会派几个人跟你一起去。”他说。

“有谁？”

“我得看看能找到谁，你知道，现在放假。”

莫勒挂了电话，手指在值班表上继续往下滑动。

他的手指停在汤姆·瓦勒的名字上。

汤姆的休假日期栏一片空白。莫勒对此并不感到诧异，他有时会纳闷汤姆究竟有没有休过假甚至睡过觉。汤姆是部门里最优秀的两位明星警监之一，他总是随时待命、精明强干，而且几乎都马到成功。和另一位明星警监正好相反，汤姆办事可靠、工作记录毫无瑕疵，每位同事都尊敬他。简而言之，他是主管梦寐以求的理想下属。汤姆具备出色的领导能力，等时机成熟，他十有八九会成为莫勒的接班人，坐上犯罪特警队队长的位子。

莫勒拨打电话。电话发出信号不良的吱喳声，穿过薄薄的建筑隔板。

“我是汤姆。”电话那头响起洪亮的声音。

“我是莫勒，我们……”

“请你稍等一下，莫勒，我正在接其他电话。”

莫勒一边等待，一边用手指敲着桌子。汤姆有可能成为犯罪特警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队长。莫勒有时会觉得，将自己的职务交付给汤姆，心里多少有点不安。会不会是因为汤姆太年轻了，还是因为那两次枪击事件？汤姆曾两次在执行逮捕行动时拔枪射击嫌犯，他是警界的射击好手，自然两次都成功射杀嫌犯。矛盾的是，莫勒知道其中一起枪击事件正好可以把队长职位送进汤姆手中。独立警察调查机构并未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汤姆开枪并非出于自卫，调查报告更指出汤姆在这两次紧急事件中都展现出优异的判断力和机警的反应。这份报告等于替汤姆这位队长候选人做了最有力的背书。

“抱歉，莫勒，我刚刚在打手机。有什么事吗？”

“有任务了。”

“终于有了。”

两人的对话短短十秒就结束了。现在莫勒只需要再找到一个人就好。

莫勒想找哈福森，但班表显示哈福森回斯泰恩谢尔市的老家去了。莫勒的手指继续在值班表上往下滑动。休假，休假，病假。然后他的手指停在一个名字上。他叹了口气，这个名字正是他暗自希望可以避开的。

哈利·霍勒。

哈利是独行侠、酒鬼、部门里最恣意妄为且令人头疼的人物，此外他还是除汤姆之外，警署六楼犯罪特警队最优秀的另一位明星警监。若不是哈利具有出色的办案能力，而且多年来莫勒一直为这个有严重酒瘾的警察保驾护航，他可能早就被逐出警界了。在一般情况下，莫勒会第一个打电话给哈利，把任务指派给他，但现在的情况并不寻常。

或者换个说法：现在的情况不只是不寻常，简直是异常。

事情是上个月爆发的。当时哈利花了一整个冬天重新调查一件旧案，命案死者是哈利最要好的同事爱伦·盖登，陈尸地点是奥克西瓦河畔。命案发生后那段时期，哈利对其他案件完全失去兴趣。爱伦命案在许久之前就已宣告侦破，但哈利却越来越耽溺在这起命案中。老实说，莫勒已开始担心哈利的精神状态。四周前，哈利走进莫勒的办公室，提出令人心惊的阴谋论，引发了冲突。基本上，哈利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对汤姆提出异想天开的指控。

接着哈利就消失了。几天后，莫勒打电话去施罗德酒吧，证实他害怕的事果然发生了。哈利又开始酗酒，喝得烂醉如泥。为了掩饰哈利的旷工，莫勒再次把哈利的职务排开，列为休假。一周后，哈利来了警署一趟，但只是露个脸而已，如今一晃四周过去，他的休假已然结束。

莫勒看了电话一眼，站起身来，踱到窗前。现在是下午五点三十

分，警署前方的公园却没什么人，只有几个爱晒太阳的人英勇地暴露在酷热之中。格兰斯莱达街上有几家店铺的老板坐在凉棚下，旁边是他们贩卖的蔬菜。就连马路上的车子也行驶得比较缓慢，尽管这时并非高峰期。莫勒用双手向后捋过自己的头发，这个老习惯已经跟了他一辈子，他妻子说他应该改掉，以免别人以为他是在遮掩假发发片。难道除了哈利之外真的没有别人了？莫勒望着一名酒鬼摇摇晃晃地走在格兰斯莱达街上。莫勒猜想那酒鬼可能是要去渡鸦酒吧，但渡鸦酒吧一定不会卖酒给他，最后他可能会去拳手酒吧，也就是爱伦命案的调查行动被断然终止的地方。也许哈利的警察生涯也在那时被终止了。莫勒承受着压力，他必须很快做出决定，怎么解决哈利这个麻烦。但哈利的事毕竟比较长远，眼下最重要的是先处理手上的案子。

莫勒拿起话筒，思索着他即将做出的安排，也就是指派哈利和汤姆去侦办同一件案子。这种长假总是很折磨人。电话发出的电子脉冲从塔叶、托普及奥尔森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获奖警署大楼，传向秩序良好的挪威社会，让苏菲街一间屋子里的电话响起；这间屋子被混乱所主宰。

3

星期五 惊醒

女人再度发出尖叫。哈利睁开眼睛。

阳光穿过慵懒飘动的窗帘，闪现亮光。电车缓缓驶过波斯德拉街，发出的辘辘声响渐去渐远。哈利试着辨别自己身处何地。他正躺在自家客厅的地板上，身上穿着衣服，但衣衫不整。他处于活人的国度，却不是真正活着。

他脸上附着一层又冷又黏的汗水，犹如一层化妆品。他感觉自己的心脏有点轻，却有压迫感，仿佛水泥地上的一颗乒乓球。他的头感觉更糟。

他犹豫片刻，才决定继续呼吸。只见天花板和墙壁都在旋转。墙上没有图画，天花板没有吊灯，他的视线找不到定点。在他视线外围旋转的是宜家的书柜、椅背，以及升降式绿色咖啡桌。但至少他从一连串的噩梦中逃了出来。

他做的是同一个噩梦，梦中他被钉在一处，无法动弹。他试着闭上眼睛、不去看女人的嘴，却徒劳无功，只能眼睁睁看着女人扭曲地张开嘴巴，无声地尖叫着，瞪着一双空洞的眼睛，发出无声的控诉。小时候，梦中的女人是他妹妹，如今这个女人成了爱伦。起初女人的尖叫是无声的，如今女人的尖叫声有如刹车时发出的尖锐声响。他不知道无声和有声哪一种更糟。

哈利躺在原地没动，透过窗帘缝隙凝望街道上方散发淡淡光芒的太阳和毕斯雷区房舍的后院。划破寂静夏日的只有电车驶过的声音。他的眼睛眨也不眨地凝望着太阳，直到它变成一颗跃动的金黄色心脏，在薄薄一层乳蓝色薄膜上跳动，喷出热气。小时候妈妈跟他说，小孩如果直视太阳，太阳就会烧坏小孩的眼睛，小孩的脑袋里也会整天充满阳光，一辈子都会如此。脑中的阳光会吞噬一切。这景象宛如奥克西瓦河畔雪地里爱伦被敲碎的头骨，上面覆盖着一抹阴影。三年来，哈利一直想抓住那抹阴影，却未能成功。

萝凯……

哈利小心翼翼地抬起头，望向电话答录机上那只死气沉沉的黑色眼睛。自从他在拳手酒吧跟克里波刑事调查部部长碰面之后，那只眼睛已有好几个星期都寂若死灰。可能它也被太阳烧毁了吧。

可恶，屋里好热！

萝凯……

他记起来了，梦中那张脸曾一度变成萝凯的脸。妹妹，爱伦，妈妈，萝凯。女人的面孔。她们的面孔在持续的鼓动中仿佛会产生变化，然后再度融合。

哈利呻吟一声，让头躺回地面。他瞥见上方有个酒瓶立在桌缘，那是一瓶美国肯塔基州克勒蒙生产的占边威士忌。酒瓶内空空如也。蒸发了，挥发了。萝凯。他闭上双眼。什么也不剩。

他不知道现在几点，只知道时间很晚，或是很早。不管现在几点，都不是醒来的好时间。说得更明白一点，这不是睡觉的好时间。这个时间应该做点别的事，例如喝酒。

哈利慢慢爬起身，跪了起来。

他裤兜里有个东西正在振动。原来叫醒他的正是这宛如受困飞蛾拼命鼓动翅膀的振动。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手机。

哈利朝圣赫根区缓步走去，头痛欲裂，眼球后方阵阵抽痛。莫勒给他的地址离他家很近，走路就能抵达。他稍微洗了把脸，从洗脸盆下方的柜子里找出一瓶喝得只剩一口的威士忌，然后出门，希望走一走可以让头脑清醒一点。路上经过水下酒吧：营业时间下午五点到凌晨三点，周一是下午四点到凌晨一点，周日休息。他不常来水下酒吧，因为他常光顾的施罗德酒吧就在隔壁街，但他就像大多数嗜酒人士一样，脑中有个区域会自动储存每家酒吧的营业时间。

他对着污秽窗户中自己的影像微微一笑。下次再来光顾吧。

他来到街角，右转，踏上伍立弗路。哈利不喜欢走伍立弗路，这条路比较适合车辆通行，不适合行人。他觉得伍立弗路唯一的优点，就是在炎炎夏日里人行道右侧有树荫蔽日。

哈利在一栋房子前停下脚步，莫勒给他的就是这栋房子的门牌号码。他粗略地打量着这栋房子。

一楼是自助洗衣店，里面摆着红色洗衣机，窗户上标示营业时间为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每日营业，二十分钟烘干优惠价三十克朗。一个深色皮肤的女子披着披肩，坐在一台正在旋转的滚筒洗衣机旁对着空气发呆。自助洗衣店隔壁的商店窗户内立着一块墓碑，再旁边是一家快餐店兼杂货店，上方的绿色霓虹招牌上写着“肉串屋”。哈利的

视线在肮脏的房屋外观上游走，只见旧窗框的油漆已出现龟裂，屋顶的老虎窗显示这栋四层楼公寓新建了阁楼。生锈的铁门旁边是新装设的对讲装置，上方有个摄像头。可见奥斯陆西区的钱潮正缓慢但稳定地往东区流动。哈利按下对讲机最上面的按钮，按钮旁边写着“卡米拉·洛恩”。

“谁？”扩音器发出声音。

虽然莫勒警告过哈利，但哈利听见汤姆的声音仍然心头一惊。

哈利试着回答，声带却发不出声音。他咳了一声，再次开口。

“我是哈利，请开门。”

铁门发出哗的一声。哈利握住冰冷粗糙的黑铁把手。

“嘿。”

哈利转过身：“嘿，贝雅特。”

贝雅特的身高略低于平均水平，深金色头发，蓝色眼眸，生得不算美，但不致没有魅力。简而言之，除了她那身衣服之外，贝雅特没什么惹人注目之处。她身穿白色连身工作服，看起来有点像太空服。

哈利替她打开铁门，贝雅特提着两个大金属手提箱走了进去。

“你刚到吗？”

贝雅特经过哈利面前，哈利屏住呼吸。

“不是，我去车上拿东西，我们已经来了半小时了。你打到自己了？”

哈利伸出手指摸了摸鼻子上的结痂。

“应该是吧。”

哈利跟着贝雅特穿过公寓大门，走进楼梯间。

“上面是什么情况？”

贝雅特在绿色电梯门前放下箱子，依然抬头望着哈利：“我以为你的原则是先看过现场再发问。”她说接着按下电梯按钮。

哈利点了点头。贝雅特是那种记忆力超强的人，她可以逐一说出哈利早已忘记的刑事案件细节，也能说出她进警校前的大小事。除此之外，她有异常发达的“梭状回”，也就是脑部用来记忆面孔的区域。她去做过测试，结果让心理医生惊讶不已。去年奥斯陆爆发多起银行抢劫案，贝雅特曾和哈利一起合作办案，哈利教她的东西其实不多，她之所以记得哈利的原则，只是刚好有过人的记忆力而已。

“没错，我喜欢在第一次到达现场的时候尽量保持客观。”哈利说。电梯突然开始运转，吓了他一跳。他掏着身上的口袋，寻找香烟：“不过我应该不会参与这件案子。”

“为什么？”

哈利没回答，只是从左裤袋掏出一包皱巴巴的骆驼牌香烟，抽出一根被压扁的烟。

“哦，对，我想起来了，”贝雅特微笑着说，“你说你今年春天要去度假，是去诺曼底对不对？真好……”

哈利把烟放在唇边，吸了一口，只觉得味道糟透了，对他的头痛更是没什么帮助。只有一件事能有所帮助。他看了看表。周一营业时间下午四点到凌晨一点。

“不去诺曼底了。”他说。

“哦？”

“对，不过这不是原因。我不会参与这件案子是因为这案子是‘他’负责的。”

哈利深深吸了口烟，用下巴朝楼上比了比。

贝雅特用力凝视哈利好一会儿：“别对他执念这么深，你得往前看。”

“往前看？”哈利呼出一口烟，“他会伤害别人，贝雅特，这你应该知道。”

贝雅特脸上一红：“汤姆跟我只是短暂交往过一阵子而已，哈利。”

“就是你脖子上有草莓的那段时间吗？”

“哈利！汤姆从来没……”

贝雅特突然住口，发现自己提高了嗓门。她的声音在楼梯间内向上回绕，但随即就被降落在他们面前的电梯吞没了。电梯抖了抖，停了下来。

“你不喜欢他，”贝雅特说，“所以你会编出很多故事。其实汤姆有很多优点，你只是不知道而已。”

“嗯。”

哈利在外面墙上熄灭香烟。贝雅特拉开电梯门，走了进去。

“你不上去吗？”她问道，看着哈利仍站在电梯外专注地凝视某样东西。哈利凝视的是电梯。那台电梯设有拉门，只是一道简单的铁栅门，推开进入后关上，电梯就能运转。尖叫声再度响起。无声的尖叫。他觉得全身冷汗直冒。他出门前喝的那口威士忌还不够，远远不够。

“怎么了？”贝雅特问。

“没什么，”哈利用浑厚的声音回答说，“我只是不喜欢这种老式电梯而已，我走楼梯上去。”

星期五 统计数据

这栋公寓的确有阁楼，而且有两间，其中一间大门敞开，门口拉起一条橘色封锁线，禁止闲人进入。哈利弯下腰，屈起一米九二的身體，从封锁线下方钻过，然后快速踏出一步，稳住身形，从另一侧直起身来。他站在门内，看见地上铺有橡木拼花地板，屋顶是斜的，设有老虎窗。屋里很暖，感觉像浴室。室内空间很小，走的是极简风，跟哈利家一样，但两者的相似处仅止于此。客厅摆着设计师希尔默·赫斯最新推出的沙发、一张R.O.O.M.牌咖啡桌，还有一台飞利浦十五英寸小电视，冰蓝色透明塑料外壳，正好搭配同色系音响。哈利看见里面有两扇门，一扇通往厨房，一扇通往卧室。屋内的空间只有这么大，而且安静得十分诡异。一名身穿制服的警察双手交叠胸前，抖着脚站在厨房门口，满头大汗，双眉扬起看着哈利。哈利亮出证件，那警察摇了摇头，嘻嘻一笑。

大家都认得出洋相的猴子，哈利心想，出洋相的猴子却不认得大家。他伸手抹了抹脸：“现场勘察组呢？”

“在卧室，”那警察说，抬起下巴朝卧室比了比，“贝雅特和韦伯。”

“韦伯？现在连退休人员都被叫来出勤了啊？”

那警察耸了耸肩：“放长假嘛。”

哈利环视四周。

“好吧，你去关上楼下大门和这里的门，不然所有人都可以随意进出这栋公寓。”

“可是……”

“听好了，楼下也算是犯罪现场，知道吗？”

“我知道。”那警察语气有点不满。哈利知道自己才说两句话就又树了一个敌人，现在他的敌人排起队来可以绵延好几公里了。

“可是我收到明确的命令，要……”

“……要看好这里的東西。”一个声音从卧室里传了出来。

汤姆出现在卧室门口。

汤姆虽然身穿深色西装，浓密的深色发际线下却不见一颗汗珠。他是个好看的男人，也许算不上迷人，但五官端正匀称。他没有哈利那么高，但很多人以为他跟哈利一样高，也许是因为他体态挺拔，而且会不经意流露出自信的神采。许多跟汤姆共事的人不仅感到佩服，还会被汤姆的沉着镇静感染，放松下来，找到发挥一己之长的位置。汤姆让人觉得好看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拥有健壮的体格，没有一套西装遮掩得了一周健身五天、勤练空手道和重量训练的成果。

“而且他必须看好这里的東西，”汤姆说，“我刚刚叫一个人搭电梯下去视情况关闭所有出入口。一切处理妥当了，哈利。”

汤姆最后这句话语调平平，让人搞不清楚是陈述句还是问句。哈利清了清喉咙：“她在哪里？”

“在里面。”汤姆站到一旁，让哈利走进卧室，同时做出关心的表情，“哈利，你打到自己了？”

卧室布置得十分简单，但品味高雅，带有一丝浪漫气息。房内床铺虽是双人床，却只有单人寝具。床边有一根承重梁，梁上刻有一个像是心形的花纹，心形里面刻了一个三角形。可能是情人的记号吧，哈利心想。床头墙上挂着三幅裱框的裸男图，带点情色意味，风格介于软调色情和亲密艺术之间。

浴室的设备是成套的，空间只容纳得下一个洗脸盆、一个马桶、一个没有浴帘的淋浴间，以及卡米拉·洛恩。卡米拉躺在瓷砖地面上，脸扭向门口，眼睛却向上看着莲蓬头，仿佛在等待莲蓬头喷出更多的

水。

卡米拉身上只穿一件白色浴袍，浴袍已经湿透，袍襟敞开，盖住排水口。贝雅特站在门口正在拍照。

“有人检查过她死了多久吗？”

“法医还在路上，”贝雅特说，“不过尸体还没完全僵硬，也没完全冰冷，我猜顶多死了几小时。”

“邻居和管理员发现她的时候，莲蓬头的水是不是开着？”

“对。”

“热水可以维持她的体温，延迟僵硬的发生。”哈利低头看了看表，六点十五分。

“我们可以假定她的死亡时间是五点。”

声音来自汤姆。

“为什么？”哈利问，并没转头。

“没有迹象显示尸体被移动过，所以我们可以假定她是在淋浴的时候被杀害的。你可以看见，她的尸体和浴袍堵住排水孔是导致淹水的原因。管理员说他把水关掉的时候，水龙头开到最大。我去检查过水压了，对阁楼来说这里的水压相当不错。浴室这么小，用不了几分钟水就会没过门槛，流到卧室里，然后很快，水就会找到缝隙淌到楼下。住在楼下的女性邻居说她发现漏水的时候正好是五点二十分。”

“那不过是一小时前的事，”哈利说，“你们半小时前就到了，看来大家的反应都出奇地快。”

“呃，也不是每个人吧。”汤姆说。

哈利没有接话。

“我是说那个法医，”汤姆微笑着说，“他也该到了才对。”

贝雅特已拍完照片，和哈利对视一眼。

汤姆轻触贝雅特的手臂：“如果发现什么的话打手机给我，我去二楼找管理员问话。”

“好。”

哈利等待汤姆离开浴室。“我可以……？”哈利问。

贝雅特点点头，让开了来。

哈利的鞋子踩上湿漉漉的浴室地板，嘎吱作响。只见浴室所有墙面都有水汽凝结，滑落的水珠划出一道道纹路，墙上镜子看起来像是哭花了脸。哈利蹲了下来，手扶墙壁保持平衡。他用鼻子呼吸，只闻到肥皂的香味，并未闻到应该伴随尸体而来的气味。哈利从犯罪特警队的特约心理医师奥纳那里借了一本书，那本书上说这种症状叫作嗅觉异常，也就是脑部拒绝辨认某些气味，病因通常是情感创伤。哈利不确定自己的病因是不是情感创伤，只知道自己闻不到尸体的气味。

卡米拉很年轻，哈利猜测她大概在二十七到三十岁之间，长得颇有姿色，体态丰满，皮肤光滑，晒成一身古铜色，但肌肤底下透出灰白。人死之后皮肤通常很快就会呈现灰白色。卡米拉有一头深色头发，头发干了之后发色应该会再淡一些。她的额头有个小孔，这个小孔经过殡葬业者化妆之后就会消失。除了这个小孔之外，殡葬业者不需要在她的容貌上花费太多时间，只要给看起来有点肿的右眼涂上一些化妆品就行了。

哈利仔细观察卡米拉额头上那个黑洞洞的圆形小孔，跟一克朗硬币差不多大。哈利总是很难相信这样一个小孔竟然可以夺走人命。有时这种小孔周围的肌肤会闭合，让人看不出小孔的存在。哈利认为击中卡米拉的那颗子弹，体积应该大于它留下的这个小孔。

“可惜她躺在水里，”贝雅特说，“不然我们也许可以在她身上采集到凶手的指纹、皮屑或DNA。”

“嗯。至少她的额头保持在水面上，淋浴的时候也没沾到多少水。”

“哦？”

“子弹入口的周围有血液凝固，皮肤也有被子弹灼伤的痕迹。也许这个小洞现在就可以告诉我们一两件事。可以拿放大镜给我吗？”

哈利的视线并未离开卡米拉，只是伸出了手，便感到手里被塞进一个坚实的德制光学器具。他开始观察伤口周围的区域。

“你看见了什么？”

贝雅特的声音在哈利耳畔轻轻响起。她总是热切地想吸收更多知识。哈利知道再过不久自己就没什么东西可以教她了。

“灼伤痕迹呈灰色，这表示子弹是在近距离击发的，但枪口并不是凑在额头上，”哈利说，“我猜大概是在半米外击发的。”

“了解。”

“灼伤痕迹不对称，这表示开枪的凶手比她高，射击角度是由上往下。”哈利小心转动卡米拉的头部。她的额头仍有余温。“没有子弹出口，”他说，“这支持了射击角度是由上往下的推测，可能当时她蹲在凶手面前。”

“你看得出凶手用的是哪一种枪吗？”

哈利摇了摇头：“这要去问法医和弹道鉴定员了，但灼伤痕迹出现了渐层现象，这表示凶手用的是短枪管的枪，例如手枪。”

哈利有条理地审视卡米拉全身上下，试着记住一切，却感觉到体内残存的酒精麻痹作用滤除了可以供他日后推敲的小细节。不对，应

该说可以供“他们”日后推敲的小细节，毕竟这案子不是他一个人的。他的视线来到手部，卡米拉缺了一根手指。“唐老鸭。”他低声说，俯身细看。

贝雅特用狐疑的眼神看着哈利。

“漫画里是这样画的，”哈利说，“唐老鸭只有四根手指。”

“我不看漫画。”

卡米拉的食指遭到切除，那部位只剩下凝固的黑色血丝和闪闪发光的肌腱末梢。伤口看起来十分平整。哈利伸出食指，谨慎地触摸粉红色肌肉中央的白色反光处，只觉得骨头被切断的地方摸起来整齐平滑。

“是用钳子切断的，”他说，“或是非常锋利的刀子。找到手指了吗？”

“没有。”

哈利突然觉得反胃，便闭上眼睛，做了几个深呼吸才睁开眼睛。凶手截断被害人手指的原因有很多，目前他没有必要再多做揣测。

“凶手可能是来勒索的，”贝雅特说，“这种人喜欢用钳子。”

“有可能。”哈利低声说，站了起来，突然发现自己鞋底下踩的是白色瓷砖，他原本以为地上铺的是粉红色瓷砖。贝雅特弯下腰，仔细查看死者的脸部。

“她真的流了很多血。”

“那是因为她的手泡在水里，”哈利说，“水能阻止血液凝结。”

“只被切断一根手指可以流这么多血？”

“可以。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不知道，但我有预感我很快就会知道。”

“这代表卡米拉的手指被切断的时候，她的的心脏还在跳动。也就是说，她的手指是在她被射杀前切断的。”

贝雅特做了个鬼脸。

“我去楼下找邻居聊一聊。”哈利说。

“我们搬进来的时候卡米拉就已经住在这里了，”菲毕卡迅速望向她的同居人安德斯，“我们跟她没什么往来。”

哈利坐在菲毕卡和安德斯四楼家中的客厅里，就在卡米拉那间阁楼的下方。从外人眼中看来，这里应该是哈利的家，因为菲毕卡和安德斯这对情侣在沙发边缘正襟危坐，哈利则随意地瘫坐在一把扶手椅上。

哈利觉得眼前这对情侣有点怪。他们两人都三十来岁，安德斯·尼高精瘦结实，宛如马拉松运动员，身上的浅蓝色衬衫才刚熨过，头发因为工作的缘故剪得很短，嘴唇很薄，肢体语言述说的是焦躁。他的面容虽然坦率且带有孩子气，可以说近乎天真，全身上下却散发着简朴严肃的气息。菲毕卡·克努森染了一头红发，两颊有深邃酒窝，看起来喜欢感官享受，她身上那件豹纹紧身上衣更突显了这点。她给人的感觉是她尽情生活过，嘴唇上方的皱纹显示她抽很多烟，眼睛周围的细纹代表她曾纵情享乐。

“她是做什么工作的？”哈利问。

菲毕卡瞥了安德斯一眼，安德斯并未回答，于是她说：“我只知道她在广告公司上班，好像是在做设计或其他类似的工作。”

“其他类似的工作。”哈利说，在面前的小本子上记下笔记，表现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这是哈利在讯问时会使用的小技巧，如果他不去看接受讯问的人，对方就会比较放松。而且他如果对对方说的话表现得缺乏兴趣，他们就会本能地去努力说些什么来赢得他的注意。

当初他应该去当记者才对。哈利觉得人们会比较同情记者醉醺醺地去上班。

“她有没有男朋友？”

菲毕卡摇了摇头。

“情人？”

“我们又不会去偷听人家怎么过日子。”安德斯说，“你认为是情人干的？”

“我不知道。”哈利说。

“看得出来你不知道。”

哈利注意到安德斯话中的不耐烦。

“可是我们这些住户想知道她是因为个人纠纷被杀，还是有个发疯的杀人狂在这附近出入。”

“可能有个发疯的杀人狂在附近出入。”哈利说，放下手中的笔，等待他们回应。

哈利看见菲毕卡吃了一惊，但他的注意力大多放在安德斯身上。

人在害怕时比较容易发怒，这是哈利在警校一年级时学到的。老师告诉他们这些大一新生，说除非必要，不要去刺激害怕的人。但哈利发现反向操作比较有用，也就是去刺激害怕的人。人只要一发怒，常常会说有违本意的话，或是说话更切中要害，说出他们原本不想说的话。

安德斯只是冷冷地看着哈利。

“不过这件命案的凶手比较像是情人，”哈利说，“或是曾经跟她有过关系的人，或是被她拒绝过的人。”

“为什么？”安德斯伸出手臂搂住菲毕卡的肩膀。安德斯的这个动作引人发笑，因为他的手臂很短，而菲毕卡的肩膀很宽。

哈利靠上椅背。

“因为统计数据。这里可以抽烟吗？”

“我们想将这里保持为无烟空间。”安德斯微笑着说。

哈利把烟塞回裤子口袋，同时注意到菲毕卡垂下双眼。

“统计数据是什么意思？”安德斯问道，“为什么你认为统计数据可以套用在这件命案上？”

“这个嘛，尼高先生，在我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可不可以先请问你懂不懂统计学？例如常态分布、显著性、标准差？”

“我不懂，可是我……”

“好，”哈利打断说，“因为这件命案不需要你懂统计学。数百年来世界各国累积的犯罪统计数据告诉我们一件简单、基本的事，那就是卡米拉是个典型的受害者。如果她不是典型的受害者，那么凶手认为她是。这回答了你第一个问题，还有第二个问题。”

安德斯哼了一声，放开搂在菲毕卡肩膀上的手：“完全不符合科学。你对卡米拉一无所知。”

“对。”哈利说。

“那你为什么还那样说？”

“因为你问了。如果你问完问题，可以让我继续发问了吗？”

安德斯似乎想说什么，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只是低头怒视着桌子。哈利仿佛在菲毕卡的两个酒窝之间看见一丝微笑，心想自己会不会看错了。

“你们认为卡米拉吸毒吗？”哈利问。

安德斯的头猛然抬起：“我们干吗要这样认为？”

哈利闭上眼睛等待。

“不，”菲毕卡语声轻柔地说，“我们不这样认为。”

哈利睁开眼睛，对菲毕卡露出感谢的微笑。安德斯有点惊讶地看了菲毕卡一眼。

“她家的门没上锁，对不对？”

安德斯点了点头。

“你们会不会觉得门没上锁很奇怪？”哈利问。

“不会觉得特别奇怪，毕竟她在家啊。”

“嗯。你们家的大门有一道简单的锁，我注意到你……”哈利对菲毕卡点了点头，“在我进来后把门给锁上了。”

“她现在有点焦虑。”安德斯说，伸手拍了拍菲毕卡的膝盖。

“奥斯陆已经跟从前不一样了。”菲毕卡说。

“你说得对，”哈利说，“卡米拉好像也这么认为。她家大门装了双重锁，里面还有安全链。我觉得她不像是那种不锁门就去洗澡的人。”

安德斯耸了耸肩：“凶手可以把锁撬开。”

哈利摇摇头：“撬锁只会出现在电影情节里。”

“可能凶手已经在她房间里了。”菲毕卡说。

“会是谁？”哈利在静默中等待。等到他认为不会再有人打破静

默，便站了起来。“之后会有人打电话请你们去署里接受讯问，现在就先到这里为止，谢谢。”哈利走到玄关，转过身来，“对了，是谁报的警？”

“是我，”菲毕卡说，“安德斯去找管理员的时候，我打电话报了警。”

“还没发现尸体你就报警了？你怎么知道……”

“有血滴进锅里。”

“哦？你怎么知道那是血？”

安德斯夸张地大叹了一口气，伸出一只手放在菲毕卡的脖子上：“因为血是红色的，不是吗？”

“这样啊，”哈利说，“可是除了血之外，还有很多东西是红色的。”

“没错，”菲毕卡说，“我不光是从颜色上判断的。”

安德斯诧异地看着菲毕卡。菲毕卡微微一笑。哈利注意到菲毕卡挪动身体，离开安德斯的手。

“我以前跟一个厨师住在一起，我们共同经营一家小吃店，那期间我学到很多关于食物的东西，其中一样就是血里含有白蛋白。如果你把血倒进六十五摄氏度以上的水里，血会凝结成块，就像蛋在开水里破裂那样。安德斯吃了一口水里的块状物，说味道像蛋，我就知道那是血，然后我就知道有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安德斯张大了无法合拢的嘴，古铜色肌肤霎时转为苍白。

“祝你们用餐愉快。”哈利喃喃地说，转身离去。

星期五 水下酒吧

哈利讨厌主题酒吧，诸如爱尔兰酒吧、上空酒吧、新奇酒吧，其中最糟的莫过于名人酒吧，名人酒吧的墙壁上经常可见一排排声名狼藉的常客的肖像。水下酒吧的装潢主题是航海，笼统地混合潜水元素与浪漫老木船。喝到大约第四杯啤酒，哈利就不再在乎有绿色水流汨汨流动的水族箱、潜水头盔，以及咯吱作响的粗木装潢，只因情况可以更糟。上次他来水下酒吧，里面的酒客突然一个个唱起歌剧来，有好一会儿他甚至觉得音乐终于追上了现实。他评估现场状况，判断酒吧里的四名酒客应该不致突然兴起引吭高歌，才松了口气。

“大家都跑去度假了？”哈利问吧台里的女服务生，女服务生把一杯啤酒端到他面前。

“现在才七点。”女服务生找钱给他。哈利刚刚付给她两百克朗纸币，但从找钱来看，女服务生只当他给了一百克朗。

如果可以，哈利会选择去施罗德酒吧，但他依稀记得施罗德酒吧现在不欢迎他，而他没胆量去搞清楚究竟为什么。至少今天没胆量。他隐约记得星期二发生的事，还是星期三？有人提起他上过电视，还说他被称为“挪威警察英雄”，因为他在悉尼射杀了一个持枪恶徒。有人评论了一番，还叫出他的名字。他说了几句让人难堪的话。最后他们是不是打了起来？不太可能。他醒来时指节和鼻子上的伤痕，很可能是他在多弗列街的铺石路上摔倒造成的。

哈利的手机响起。他看了看来电显示，这通电话也不是萝凯打来的。

“嘿，老大。”

“哈利？你在哪里？”莫勒的声音听起来颇为担心。

“我在水下。怎么了？”

“水？”

“水。清水、盐水、奎宁水。你听起来好像很……要怎么说，疲惫？”

“你是不是喝醉了？”

“还不够醉。”

“什么？”

“没什么。我手机还有电，老大。”

“犯罪现场的一名警察威胁过要申诉你，他说你去现场的时候明显喝醉了。”

“威胁？”

“我说服他打消了念头。哈利，你真的喝醉了吗？”

“当然没有，老大。”

“你现在跟我说的是百分之百的实话吗，哈利？”

“你百分之百确定你想知道吗？”

哈利听见电话那头传来莫勒的呻吟声。

“哈利，你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你这是在逼我。”

“好啊，那就开始制止啊，把我从这件案子中剔除。”

“什么？”

“你听见了。我不想跟王八蛋一起工作。你找别人来办这件案子吧。”

“队里已经没有其他人可以……”

“那就把我开除，我一点也不在乎。”

哈利把手机塞回口袋，手机抵着他的乳头，感觉得到莫勒的声音产生的轻柔振动，这种感觉竟然还挺愉悦的。他把剩下的酒喝完，站起身来，摇摇晃晃地走进温暖的夏日傍晚，伸手拦出租车。第三辆出租车停了下来，他坐上车。

“霍尔门科伦区。”他说，汗涔涔的脖子靠上后座冰凉的皮面。车子向前驶去，他望着窗外，只见燕子结队飞行寻找食物，把淡蓝色天空划分开来。现在是昆虫出没的时间，也是燕子觅食维生的时机，直到太阳西沉。

出租车在那栋深色原木大宅的坡道底端停了下来。

“要不要开上去？”出租车司机问。

“不用，在这里停一下就好。”哈利说。

哈利抬头凝望那栋大宅，似乎看见萝凯在窗前一闪而过。欧雷克再过不久就得上床睡觉了，他可能正在抱怨说他想晚点再睡，因为今天是……

“今天是星期五，对不对？”

司机透过后视镜谨慎地望着哈利，微微点了点头。

日子一天天、一周周地过去。天哪，小孩长得真快。哈利伸手抹了抹脸，想把一点生命力揉进他苍白的脸庞。他的脸有如槁木死灰，像是戴了一副死亡面具。去年冬天他过得不错，侦破了几件大案子，以证人身份出庭爱伦命案，滴酒不沾，跟萝凯也从初识、热恋进展到共度家庭生活。他喜欢那些家庭活动，喜欢周末出游以及有小孩做伴。他还负责烤肉。他喜欢在星期日请老爸和妹妹过来一起吃饭，看着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妹妹和九岁的欧雷克一起玩。最棒的是他和萝凯十分相爱。萝凯甚至还开始透露出一些他也许可以搬去跟他们一起住的暗示，她的说法是那栋大宅只住了她和欧雷克似乎稍显空旷。哈利没花什么力气就找出反驳的理由。

“等我破了爱伦命案再说吧。”他说道。他们预订的诺曼底之旅就是为了试试看他们是否准备好同居了，这趟旅程共有四周，其中三周下榻老农庄，一周住在游河轮船上。但许多事接踵而来。

哈利花了一整个冬天侦办爱伦命案，查得很投入，可以说太投入了。他也只知道这种工作方式。爱伦不仅曾是哈利的同事，还是他最亲近的朋友，跟他志趣相投。三年前爱伦和哈利一同追查一个代号“王子”的军火走私犯，不料爱伦竟遭人用球棒殴打致死，陈尸奥克西瓦河畔。命案现场发现的证据指向斯韦勒·奥尔森，一个警方熟知的新纳粹党员。遗憾的是警方没能听见斯韦勒的说辞，因为汤姆前去逮捕他时，据说他拒捕并朝汤姆开枪，因此汤姆将他一枪击毙，子弹正中额头。尽管如此，哈利仍深信真正的幕后主使者是王子，也极力劝说莫勒让他单独进行调查。这是哈利私下调查的案子，因此违反犯罪特警队所有的工作原则，但莫勒还是给了哈利短期许可，作为哈利侦破其他案件的奖励。案情在去年冬天终于有了突破，爱伦命案发生当晚，有人在基努拉卡区看见斯韦勒坐在一辆红色车子上，旁边还坐着另一个人，车距离犯罪现场只有几百米远。这位目击者叫罗伊·柯维斯，是个有前科的前新纳粹党员，刚从五旬节教派改信费城教派。罗伊算不上是模范目击者，但他努力看着哈利给他的照片，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才说，对，这个人就是他看见在那辆车上坐在斯韦勒旁边的人。照片中的人正是汤姆。

哈利虽然怀疑汤姆很久了，但听见罗伊亲口证实，依然大受震撼，因为这代表汤姆在犯罪特警队里还有其他潜藏的同伙。王子不可能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支撑如此庞大的犯罪网络。这也代表哈利谁都不能相信。因此哈利对罗伊的证词三缄其口，他知道自己只有一次机会，必须一口气揭穿整个肮脏内幕，而且必须十分有把握能将整个犯罪网络连根拔起，否则他将会面对极为艰难的处境。

这就是哈利展开秘密调查的缘故，他将案情进展保护得密不透风，绝对不让汤姆获知任何消息。哈利不知道将案情透露给谁是安全的，因此调查工作比他想象中更艰难。他必须等其他人都下班了，才能在资料库里进行地毯式搜索，连上内部网络，打印出所有他知道和

汤姆有往来的人的电子邮件和通话记录。到了下午，哈利会把车停在青年广场附近，坐在车上监视赫伯特比萨屋。赫伯特比萨屋是新纳粹党员聚会的场所，哈利推断这家店也被拿来当作军火走私的交易场所，但他这个推断却没查到任何线索，于是他转而对汤姆和几个党羽撒下调查网。他把注意力放在那些经常去厄肯区靶场练枪的人，保持安全距离跟踪在后，还把车停在他们家门外。当他们在屋内呼呼大睡，他却坐在车上瑟瑟发抖，直到清晨才精疲力竭地回到萝凯家。过了一阵子，萝凯要他值两轮班的时候回自己家里睡。他没跟萝凯说他值的夜勤不在记录上、不在班表上、不让上司知道，也几乎不让自己留下痕迹。

他开始值一种别出心裁的班。

首先，他前往赫伯特比萨屋，每晚都去跟店里的客人聊天，请他们喝一轮又一轮的啤酒。店里的客人当然知道哈利是警察，但免费啤酒不喝白不喝，所以他们喝哈利的啤酒，对哈利摆出笑脸，嘴上却不透一丝口风。哈利逐渐摸清他们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但他还是继续去，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赫伯特比萨屋十分靠近虎穴吧。只要他有点耐心，说不定哪天老虎就会出现。然而汤姆及其党羽一次也没出现过。哈利于是回去监视汤姆住的公寓。

一天晚上，气温零下二十摄氏度，街道寂静，只有一个身穿短薄夹克的男子朝哈利停车处的方向走来。从男子左摇右摆的步伐看来，是个十足的瘾君子。男子站在汤姆那栋公寓的大门口，左瞧瞧右看看，然后拿出一根撬棒，开始攻击门锁。哈利坐在车上，把这一幕看在眼里，心知如果自己出面制止，他的监视行动就会曝光。男子可能嗑了太多的药，无法把撬棒正确地嵌在门锁上，以致当他往下用力一扳，一大块木片从门板上飞了出去，还夹带着碎裂声响。就这么一扳，男子一屁股坐倒在街口的雪堆里，而且一坐不起。许多扇窗户亮起灯光，汤姆家的窗帘也晃了晃。哈利等待着。没有任何动静。外头气温零下二十摄氏度。汤姆家的窗户依然亮着。那瘾君子一动不动。事后哈利经常回想，当时他到底应该怎么做。他的手机电池因为气温太低而无法正常运作，因此他无法打电话求援。他等待着。时间一分

一秒过去。该死的瘾君子。外头气温零下二十摄氏度。他妈的瘾君子。哈利当然可以驾车前往医院急诊室，告诉值班人员说有个瘾君子坐在这里的雪堆中。这时哈利看见门口有人影晃动，仔细一看竟是汤姆。汤姆身穿睡袍，脚穿靴子，双手戴着连指手套，模样十分滑稽，手中还拿着两条羊毛毯。哈利看见汤姆检查那瘾君子的脉搏和瞳孔，然后用毛毯把他裹住。哈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汤姆站在原地挥动双臂，保持温暖，同时朝哈利停车处的方向望来。几分钟后，一辆救护车驶来，在那栋公寓前停了下来。

那天晚上哈利回到家，在高背沙发椅上坐下，点燃一根烟，聆听拉格摇滚乐队和爵士乐手艾灵顿公爵的音乐。接着他出门上班，也不管身上那套衣服已经穿了四十八小时。

四月某个晚上，萝凯和哈利第一次吵架。哈利在最后一刻取消他们的周末旅行，萝凯说这已经是他最近第三次说话不算话了，他没有信守他答应过欧雷克的事。哈利指责萝凯把欧雷克拿来当借口，她只不过是要哈利把她摆在第一位，满足她的需求，而把追缉杀害爱伦的凶手这件事摆在后头。萝凯说爱伦早已成为一缕游魂，但他却把自己封闭起来，守着一具尸体，这样实在太不正常了。萝凯还说哈利只是不断啃食这出悲剧罢了，简直就跟恋尸癖没有两样，而且他的驱动力并非来自爱伦，而是来自他复仇的私欲。

“你受了伤，”萝凯说，“现在你舍弃一切只是为了复仇。”

哈利在屋子里大发雷霆，却突然瞥见欧雷克穿着睡衣、红着眼眶站在楼梯栏杆后。

之后哈利就不再做任何和追查凶手没有直接关联的事。他压低台灯阅读电子邮件，盯着独栋住宅或住宅街上昏暗的窗户，等待永远不会从门里出来的人，每天只抽空回苏菲街的家睡上几小时。

白昼渐长渐亮，哈利却毫无进展。一天晚上，他的童年噩梦突然再度出现，梦中，妹妹的长发被夹住，脸上露出恐怖的表情。哈利吓得全身僵硬。第二天晚上噩梦再度出现，接下来的晚上他又做了同样

的噩梦。

爱斯坦·艾克兰是哈利的童年好友，不开出租车时就在马力克酒吧喝酒，他说哈利看起来累坏了，他可以提供一些便宜的安非他命。哈利一口回绝，继续搜查，坚持不懈。

关系的崩坏只是早晚而已，一件平凡无奇的事，例如未付账单，就能成为导火线。五月底的一天，他在办公椅上被电话铃声吵醒。萝凯在电话里说旅行社提醒她，他们还没支付诺曼底农庄的租赁费用。旅行社表示愿意等他们一星期，之后就会把农庄租给别人。

“最后期限是星期五。”这是萝凯挂电话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哈利去厕所用冷水洗了把脸，看着镜中的自己。他那头修剪得整整齐齐、被水打湿的金色短发下是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眼睛下面是深色眼袋，眼袋下方是扭曲凹陷的双颊。他试着微笑。镜中的黄牙对他回以微笑。他认不出镜中的自己。哈利知道萝凯说得没错：期限到了。对他和爱伦以及他和汤姆而言，期限到了。

同一天，哈利去找跟他最亲近的上司毕悠纳·莫勒。莫勒是哈利在警察总署唯一百分之百信任的人。哈利告诉莫勒他想要的，莫勒时而点头，时而摇头。幸好莫勒说这件事超过他的权限，哈利必须直接去找总警司，不过莫勒心想哈利去找对方之前应该三思。哈利离开莫勒的方形办公室，直接前往克里波刑事调查部部长的椭圆形办公室。他敲了敲门，走了进去，开始述说有目击证人看见汤姆和斯韦勒在一起，而且在逮捕行动中击毙斯韦勒的不是别人，正是汤姆。仅此而已。哈利花了五个月辛苦调查，花了五个月辛苦跟踪监视，让自己在这五个月处于疯狂边缘，查出来的只有这些。

总警司问哈利，他认为汤姆杀害爱伦的动机可能是什么？

哈利回答爱伦正在调查危险情报，爱伦遇害当晚曾在他的答录机里留言，说她知道谁是王子了。她知道非法走私枪支的头目的姓名，这个头目让奥斯陆犯罪分子拥有制式手枪，得以全副武装。

“可惜我回电话给爱伦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哈利说，试图解读总警司脸上的表情。

“那斯韦勒呢？”总警司问。

“我们发现斯韦勒嫌疑重大之后，王子就杀了斯韦勒灭口，好让他不能泄露杀害爱伦的凶手是谁。”

“你说这个叫‘王子’的是……”

哈利又说了一次汤姆的名字。总警司不发一语，点了点头，然后说：“是我们自己人，署里最为人敬重的警监。”

接下来十秒钟，哈利觉得自己仿佛坐在真空中，四周没有空气，没有声音。他知道自己警察生涯在此时此地算是结束了。

“好吧，哈利，我先来见见你这个证人，再决定下一步要怎么做。”总警司站了起来，“我想你应该明白，在你没有收到进一步通知之前，这件事必须保密。”

“我们要在这里待多久？”

哈利被出租车司机说的话吓了一跳。他睡着了。“回去吧。”他说，望了那栋木造大宅最后一眼。

出租车沿着基克凡路往回行驶，这时哈利的手机响了起来。电话是贝雅特打来的。

“我想我们找到凶器了，”贝雅特说，“你说对了，凶器是手枪。”

“那要恭喜我们两个人了。”

“呃，凶器不难找，就在洗脸盆底下的垃圾桶里。”

“制造厂商和编号？”

“格洛克23手枪，编号被锉平了。”

“锉痕呢？”

“如果你是想知道，锉痕是否跟目前我们在奥斯陆最常查扣到的小型枪支上的一样，答案是‘对’。”

“知道了。”哈利把手机换到左手，“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打电话来告诉我这些？这又不是我的案子。”

“我可没那么确定，哈利。莫勒说……”

“莫勒跟他妈的整个奥斯陆警署可以去死了！”哈利被自己的刺耳话声吓了一跳，他看见后视镜中隐约浮现的司机的眉毛变成V字形，“抱歉，贝雅特。我……你还在吗？”

“嗯哼。”

“我现在情绪不太稳定。”

“我可以等。”

“什么可以等？”

“又不急。”

“别这样。”

贝雅特叹了口气。“你有没有注意到卡米拉的眼皮肿了起来？”

“我注意到了。”

“我本来想说凶手可能打过她，或是她跌倒造成的，结果那不是肿起。”

“哦？”

“法医按压肿胀处，结果很硬，所以他拉起她的眼皮，你知道他在卡米拉的眼球上发现了什么吗？”

“呃，不知道。”

“一颗小小的红色宝石，切割成星形。我们认为那是一颗钻石。你有什么想法？”

哈利吸了口气，看了看表。苏菲酒吧还有三小时才打烊。

“我想这不是我的案子。”哈利说，关掉了手机。

6

星期五 水

天气干旱。我看见那个警察离开酒吧。水可以解渴。雨水，河水，羊水。

他没看见我，蹒跚地走在伍立弗路上，想拦出租车。没有人愿意载他。他像是个焦躁不安的灵魂在河岸徘徊，没有船夫愿意载他渡河。我有过这种经验，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你养育的人反过来迫害你。就那么一次，轮到你在人生中需要帮助，却被人拒绝，没有人愿意帮助你。你发现你受到践踏，却没有人可以让你践踏。你静静地思索你必须做的事。矛盾的是，有个出租车司机怜悯你，你却对他毫不留情。

7

星期二 免职

哈利走到商店最里头，打开放牛奶的冰柜的玻璃门，俯身探入冰柜，拉高T恤，闭上眼睛，感觉肌肤迎着冰凉的空气。

天气预报说今晚有如热带般炽热。店里寥寥无几的顾客渴求着烧烤、啤酒和矿泉水。

哈利从她的发色认出了她。她站在肉类柜台前，背对哈利，宽阔的背部完美地收束在牛仔裤中。她转了个身，哈利看见她身穿斑马条

纹上衣，就跟她那件豹纹上衣一样贴身。菲毕卡·克努森改变心意，把熟牛肉放回柜台，又把购物推车推到冷冻柜台前，拿起两包鳕鱼片。

哈利拉下T恤，关上玻璃门。他不想买牛奶，也不想买鳕鱼。基本上他想买的很少，只想买点吃的。他来买食物并非出于饥饿，而是替胃着想。昨天，他的胃开始给他惹麻烦。根据经验，他知道自己再不吃点固态食物的话，就会连一滴酒精都无法保留在胃里。他的推车里有一条全麦面包，一个褐色纸袋里装有从对街的挪威酒品专卖店买来的一瓶酒。他又拿了半只鸡和六瓶装汉莎啤酒，在水果柜台旁焦躁地徘徊许久，最后才加入结账队伍，正好排在菲毕卡后方。这并非刻意，但也不是纯属巧合。

菲毕卡半转过身，没看见哈利，她皱了皱鼻子，可能是闻到了某处飘来的浓烈气味吧，哈利无法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菲毕卡向女收银员要了一包二十支装的王子牌淡烟。

“我以为你正在戒烟。”

菲毕卡转过身来，面露讶异之色，仔细打量哈利，勉强给了他三个微笑。第一个微笑是反射性的，一闪即逝。第二个微笑是因为她认出了哈利。结账之后的第三个微笑则是出于好奇。

“你看起来像是要办派对。”菲毕卡把她买的东西装进塑料袋中。

“很接近。”哈利咕哝着，报以微笑。

菲毕卡把头歪到一边，身上的斑马条纹跟着移动：“有很多客人？”

“几个而已，全都是不请自来的。”

女收银员把零钱找给哈利，哈利朝救世军的捐献箱点了点头。

“你可以请他们出门，不是吗？”菲毕卡脸上的微笑弧线这次上扬到了眼角。

“当然可以，只不过这几个客人没那么容易打发。”

哈利拿起袋子，占边威士忌在袋子里跟六瓶汉莎啤酒互相敲击，发出欢快的声响。

“哦？老酒友吗？”

哈利的视线在菲毕卡身上徘徊。菲毕卡似乎熟知这方面的事，这让哈利更觉纳闷，因为菲毕卡跟一个看起来相当简朴严肃的男人同居，或者说得更精确一点：这样一个简朴严肃的男人会跟菲毕卡同居真是怪事一桩。

“我没有好哥们。”哈利说。

“那一定是女人了，那种不肯轻易放手的类型。”

哈利原本想帮菲毕卡开门，不料却发现是自动门；这家店他都来过上百次了。两人踏上门外的人行道，停下脚步，相向而立。

哈利不知道该说什么，也许因为这样，他才会说：“一共有三个女人，如果我喝得够多，她们也许会离开。”

“什么？”菲毕卡以手遮眉，阻挡阳光。

“没什么。抱歉。我只是把脑袋里想的说出来而已。也就是说，我没有那么……我只是边想边说，瞎说而已……我……”哈利不明白菲毕卡为什么还站在他面前。

“他们整周都在楼梯间跑上跑下的。”菲毕卡说。

“谁？”

“应该是警察吧。”

哈利渐渐想起上次他去卡米拉家已经是上星期的事了。他朝商店窗户瞥了一眼，想看看自己的模样。已经过了一个周末？现在他看起

来是什么样子？

“他们什么都不跟我们说，”菲毕卡说，“报上也只说警方还没掌握任何线索，这是真的吗？”

“那不是我的案子。”哈利说。

“哦。”菲毕卡点了点头，然后微笑，“你知道吗？”

“知道什么？”

“其实这可能是件好事。”

哈利想了几秒才明白菲毕卡话中之意。他哈哈大笑，笑声逐渐转为短促的干咳。“真奇怪，我从来没在这家店见过你。”哈利等咳嗽平息之后说。

菲毕卡耸了耸肩：“谁知道？说不定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

菲毕卡对哈利露出灿烂的笑容，抬脚离去，手中塑料袋和臀部左摇右摆。

很快就会见面才怪。哈利愤怒地想，随即心头一惊，心想自己该不会又把脑袋里的想法给说出来了吧。

一名男子肩上挂着夹克，一手按着腹部，坐在苏菲街一栋公寓的大门口，衬衫胸口和腋窝都有深色的汗湿痕迹。男子一见到哈利就站了起来。

哈利吸了口气，用钢铁般的坚硬外壳将自己包裹起来。是莫勒。

“哈利，我的天！”

“这句话奉还给你，老大。”

“你有没有看见自己变成了什么样子？”

哈利取出钥匙：“是不是身材没有保持在最佳状态？”

“上周末我们派你去支援卡米拉命案，可是你不见人影，今天你甚至没去上班。”

“我睡过头了，老大，跟你认为的事实没有相差太远。”

“那几个星期你只在星期五露脸，也都是睡过头吗？”

“也许吧。一周后我去过署里。还有我打电话回队上，才知道有人把我的名字排在休假人员名单中。我想那应该是你做的吧。”

哈利步履艰难地走进门廊。莫勒的鞋跟重重地踩在地上。

“我完全没有选择余地，”莫勒说，呻吟了一声，用手按着腹部，“哈利，你有四周没去上班！”

“呃，那只不过是宇宙的十亿分之一秒……”

“那四周你去了哪里，连一句话也没交代！”

哈利有点困难地找寻锁孔，插入钥匙：“现在。”

“现在什么？”

“现在交代：我在这里。”

哈利推开家门，扑鼻而来的是混合了啤酒、烟蒂和腐坏垃圾的酸臭味。“你知道我都待在家里，会感觉更好吗？”哈利走进门，莫勒迟疑了一会儿才跟了进去。

“老大，你不用脱鞋。”哈利在厨房高声说。

莫勒的眼珠转了转，穿过客厅，留意脚下，避免踩到空酒瓶、堆满烟蒂的烟灰缸和旧黑胶唱片。

“哈利，你坐在这里喝酒喝了四个星期？”

“还有休息，老大，我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再怎么说我也是在休假，不是吗？上周我几乎滴酒未沾。”

“哈利，我有坏消息要告诉你。”莫勒高声说，伸手打开窗钩，急切地去推窗户。推到第三次，窗户终于弹开。莫勒呻吟一声，松开腰带，解开裤腰最上方的纽扣。他转过身来，看见哈利站在客厅门边，手里拿着一瓶开了的威士忌。

“家里很乱吧？”哈利说，注意到身为总警监的莫勒松开了腰带，“我是要被鞭笞还是要被强暴啊？”

“我消化迟缓。”莫勒解释说。

“嗯，”哈利盖上威士忌酒瓶的瓶盖，“消化迟缓，很有趣的名词。最近我的胃也有点不舒服，所以我从书上了解了一下消化迟缓。肠胃消化食物的时间大概是十二到二十四小时，不管是什么人吃什么食物都一样。你的胃可能会继续疼，但你的肠子已经不需要再继续消化。”

“哈利……”

“老大，你要来一杯吗？还是说你一定要用干净的杯子？”

“哈利，我是来告诉你，一切到此为止了。”

“你要辞职了？”

“别再用这种口气说话了！”莫勒猛力往桌上一捶，震得空酒瓶跳了起来。他随即瘫坐在绿色扶手椅中，伸手抹了抹脸：“哈利，我已经多次不顾自己的工作救你。我的生命中有比你更亲近的人，我必须抚养这些人。到此为止了，哈利，我没办法再帮你了。”

“好。”哈利在沙发上坐下，在玻璃杯里斟上威士忌，“老大，没人请你帮我，不过这些日子以来多谢你了。Skål（干杯）。”

莫勒深深吸了口气，闭上双眼：“哈利，你知道吗，有时候你是

世界上最傲慢、最自私、最无知的烂人。”

哈利耸了耸肩，将酒一饮而尽。

“你的免职处分我已经写好了。”莫勒说。

哈利又斟了酒。

“已经呈给总警司了，现在只差他签名。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哈利？”

哈利点了点头：“老大，你确定你离开前不喝点酒吗？”

莫勒站了起来，在客厅门边停下脚步：“哈利，你不知道我看见你这样有多心痛。萝凯和工作是你的一切。你先是践踏萝凯，现在又践踏你的工作。”

四周前我践踏了这两者，哈利在脑子里高声宣布。

四十五分钟后，哈利在椅子上睡着了。

有人来找过他，但不是平常出现的那三个女人，而是总警司，确切的时间是四星期又三天前。

总警司亲自跟哈利约在拳手酒吧碰面。拳手酒吧是专门服务“饮君子”的酒吧，离警察总署很近，离贫民窟更是只要摇晃几步路就到了。约在拳手酒吧碰面的只有总警司、哈利和罗伊·柯维斯三个人。总警司对哈利解释，说他们约在那里是因为案子没有进入正式程序，所以最好尽量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好让他有回旋空间。

至于哈利的回旋空间，总警司只字未提。

哈利迟了十五分钟才抵达拳手酒吧。总警司已坐在酒吧深处的桌子旁，面前摆着一杯啤酒。哈利坐下时感觉到总警司的视线朝他射来。总警司的蓝色眼睛在深邃眼窝中炯然生光，双眼中间是傲慢的尖鼻子。他有一头浓密的灰发，体态挺拔，身材以他这个年纪来说颇为

清瘦。年龄大约六十来岁，是那种让人难以想象曾经年轻过的人，但是看起来却也不显老。犯罪特警队里大家都称呼总警司为“总统”，因为他的办公室是椭圆形的，而且他说话的样子也像个总统，尤其是在公众场合。不过这个称号大家都“尽可能私下叫”。

只见总警司的薄唇张开了来：“你一个人来的？”

哈利向女服务生点了一瓶法耶牌矿泉水，拿起桌上的菜单，从第一页细细看起，同时随口回答，仿佛说的是无关痛痒的小事：“他改变心意了。”

“你的证人改变心意了？”

“对。”

总警司啜饮了一口啤酒。

“过去五个月来他都说愿意出面指认，”哈利说，“前天他还这样说。这里的猪蹄好吃吗？”

“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约好今天费城教派集会后碰面，一见面他就跟我说他改变心意了，而且他判断跟斯韦勒一起坐在车里的人不是汤姆。”

总警司直视哈利，视线在哈利脸上逗留片刻，然后拉开外套袖口，看了看表。哈利心想这个动作表示这场会面已有结论。

“这样的话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假设你的证人看到的是别人，而不是汤姆。你有什么其他想法？”

哈利吞了口口水，接着又重复一次，眼睛盯着菜单：“我想点猪蹄。”

“点吧。我得先走，记在我账上就好。”

哈利笑了一声：“长官，你人真好，但老实说我是个可怕的预感，我觉得最后可能还是得自己买单。”

总警司蹙起眉头，再开口说话时声音微微颤动，显然动了怒：“霍勒警监，我可以直说吗？大家都知道你跟瓦勒警监相互看不顺眼，那天你来我办公室对他做出那么离奇的指控，我就怀疑你的判断力是不是受到个人情绪蒙蔽。从我的角度来看，现在我的怀疑已经被证实了。”

总警司将那杯未喝完的啤酒推离桌缘，站起身来，扣上外套扣子：“霍勒警监，现在让我清楚扼要地告诉你，杀害爱伦·盖登的凶手已经死亡，本案到此结束。你或其他人都未能提出实质性的新证据，证明这件命案有必要继续调查。你只要再碰一次这件案子，就会被视为违抗命令，我会亲自签发你的免职令，送交警察任命委员会。我跟你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想对贪腐警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因为我必须维持一定程度的警察士气。不管理由是什么，我们都不能容忍有警察窝里斗。要是让我发现你还有任何指控瓦勒警监的企图，你会立刻被免职，案子也会交给独立警务调查机构SEFO调查。”

“什么案子？”哈利低声问，“瓦勒对盖登案？”

“霍勒对瓦勒案。”

总警司走后，哈利呆坐原地，凝视那杯喝了一半的啤酒。哈利可以按照总警司说的话去做，但什么都不会改变。无论之前发生过什么事，到此都算结束了。他失败了，如今他成了队里的危险人物，是个偏执的背叛者，是个嘀嗒作响的定时炸弹，他们一找到机会就会把他踢走，现在就看他要不要给他们这个机会。

女服务生端上一瓶法耶牌矿泉水，问哈利需不需要点餐或添加其他饮料。哈利舔了舔嘴唇，脑子里思绪如潮，相互冲击。现在就等他们给他们一个机会，剩下的自有人料理。

哈利把那瓶法耶牌矿泉水推到一旁，回答了女服务生。这是四星

期又三天前发生的事，也是一切的起点和终点。

第二部

“你知道吗，哈利？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帮你渡过这个难关，呃，只有一样东西可以。”

“我知道，”哈利说，“一发子弹。”

“只有你自己，我要说的是你自己。”

8

星期二和星期三 松狮

星期二，奥斯陆阴凉处的气温升到二十九摄氏度，到了下午三点，上班族已准备前往霍克和维尔布达的海滩游玩。汗流浹背的观光客涌向阿克尔港和维格兰雕塑公园的露天餐厅，先去和生命之柱合影，尽完观光义务，再往喷泉雕塑缓缓移动，希望微风可以送来冰凉的水雾，飘落到身上。

观光客必经路径以外的道路十分安静，仅有的生命迹象也只是缓缓移动。修路工赤裸上身倚着机器，国立医院周围工地脚手架上的泥水匠俯瞰着荒凉街道，出租车司机把车子停靠在阴凉处，聚在一起谈论伍立弗路发生的命案。只有奥克许街看得见活动增加的迹象。这时正值新闻淡季，专走腥膻路线的小报贪婪地消费最近这起谋杀案。报社编辑的同事多半度假去了，只好动用所有人力资源前去采访命案新闻，从暑假打工的新闻系学生到闲来无事的政治评论家全员出动，逃过一劫的只有文化线记者。

街上依然比平常安静。也许是因为《晚邮报》从原本位于市中心奥克许街的旧址搬到了新办公大楼，这栋大楼可以称为邮政大楼、晚邮报大楼或邮政吉罗大楼，随便你怎么称呼。这栋大楼是小镇版摩天楼，外观丑陋，尖尖地指向晴朗无云的蔚蓝天空。这栋褐金色摩天楼

所在的碧悠维卡区北部已经过扫荡肃清，但犯罪线记者罗杰·钱登眼中仍只看见瘾君子喜欢聚集的“布拉达广场”，以及棚屋后方的户外毒品注射场；一只只毒虫在那里满怀希望勇敢面对新世界。

有时罗杰发觉自己俯瞰窗外，是想看看托马斯是否也在注射场里，但其实托马斯正在乌勒斯莫监狱服刑，原因是他去年冬天意图闯入一名警察的住处。一个人要有多么疯狂或多么不顾一切才会想闯进警察的家？无论如何，罗杰不必担心会突然发现弟弟托马斯正在对自己的手臂注射过量毒品。

《晚邮报》尚未正式指派新的犯罪线编辑。前任犯罪线编辑由于报社精减而被遣散，早已开开心心拿了遣散费走人。尔后犯罪新闻就只被归在“新闻”这个大分类项目下，实际上这表示罗杰必须扛下犯罪线编辑的职务，领的却是基层记者的薪水。罗杰坐在办公桌前，手指搁在键盘上，眼睛看着一个女子微笑的脸庞。这名女子的照片被他扫描进电脑作为屏保。这时他脑子里想的全是她。蒂凡已经是第三次收拾行李离开罗杰位于塞路斯街的住所，他知道蒂凡这次不会回来了，他应该继续过日子。他进入控制面板，删除了这个屏保。这是个开始。最近这段时间他负责采访一件海洛因的案子，但他把这案子先放到了一边，这样很好，他讨厌撰写有关毒品的报道。蒂凡强烈认为罗杰讨厌写毒品新闻是由于托马斯的缘故。此时罗杰想把蒂凡和弟弟托马斯逐出脑海，好让他专心写他应该写的新闻稿。

他正在总结伍立弗路命案的细节。目前案情仍有待深入调查，也许警方还会发现新证据或一两名嫌犯。他十分享受这短暂的喘息时间。写这则新闻稿是件简单的事。从各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起吸引人的案子，具备犯罪线记者喜爱的所有素材。

死者是二十八岁的年轻单身女子，在光天化日下，于星期五在自家浴室遭人枪杀。家中垃圾桶起出的手枪被证实是凶器。邻居什么都没看见，也没人看见有可疑陌生人在当地徘徊，只有一个邻居声称听见像是枪响的声音。现场没有闯入迹象，警方正在搜集证据证明卡米拉自己开门让凶手进去，但卡米拉的朋友或她认识的人当中没人有嫌

疑，而且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卡米拉在李奥伯内公司担任平面设计师，案发当天下午四点十五分下班回家，六点要去“艺术人之家”美术馆门口跟两个朋友碰面，因此她不太可能邀请任何人去她家。同样也不太可能有人去按卡米拉家的门铃，谎报身份摸进公寓，因为卡米拉可以透过门口对讲机的摄像头看见访客的容貌。

报社主编以“变态杀人魔”和“嗜血恶邻”为头条已经够糟了，警方进一步透露的两条线索更是火上浇油，让头版增添两条耸动标题：“卡米拉·洛恩的手指惨遭截断”和“眼皮内藏星形红钻”。

罗杰开始撰写结语，刻意用现在式来书写已经发生的事，希望带来戏剧化的强调效果。但他发现案情本身就很耸动，根本不需要多此一举，便将已写好的内容全部删去。他双手抱头坐了一会儿，按了两下屏幕上的回收站图标，把光标移到“清理回收站”上，然后迟疑不决。他只有这么一张蒂凡的照片。蒂凡在他家遗留的痕迹已被清除得一干二净，他甚至还把借给蒂凡穿的羊毛睡衣洗得干干净净。他喜欢穿这件睡衣，因为上面有蒂凡的气味。

“拜拜。”他轻声说，按下鼠标键。

他重读一遍引言，决定把“伍立弗路”改成“救世主的墓园”，救世主的墓园听起来比较顺。接着他便开始动笔，这回写得十分流畅。

晚上七点，太阳虽然还在无云的天际大放光芒，人们却已开始不情不愿地离开海滩，踏上回家的路。到了晚上八点，然后是九点。戴着太阳镜的人仍在户外喝啤酒，无露台餐厅的服务生只能玩弄着自己的大拇指。晚上九点半，挂在伍拉森车站上空的太阳变得红通通的，不一会儿便沉入地平线下。但气温并未跟着下降。夜晚十分燥热，人们从餐厅和酒吧回到家中，清醒地躺在床上，让汗水浸湿床铺。

在奥克许街，截稿时间节节进逼，编辑人员坐下来对头版进行最后一次讨论。警方并未宣布任何新事项，倒不是他们有所保留，而是案发已经四天，警方似乎没什么可以公布的。从另一方面来说，警方保持缄默却让罗杰和他的同事拥有更大的臆测空间。这正是发挥创意

的时候。

大约同一时间，奥普索一栋房子里的电话响起，这栋房子的外墙由黄色原木构成，旁边是一座苹果园。贝雅特从被子里伸出一只手臂，心想住在楼下的母亲会不会被电话铃声吵醒。

“你在睡觉吗？”一个嘶哑的声音说。

“没有，”贝雅特说，“有人在这个时间睡觉吗？”

“说的也是。我刚醒来。”

贝雅特在床上坐了起来。

“你怎么了？”

“还能怎么样？呃，很糟，可以说很糟。”

一阵静默。哈利的声音距离贝雅特似乎十分遥远，但不是电话连线造成的。

“鉴定组那边有没有新消息？”

“全都写在报纸上了。”贝雅特说。

“报纸？”

贝雅特叹了口气：“都是你已经知道的。我们在地板上采集了指纹和DNA，但目前似乎都并未清楚地指出凶手。”

“我们不知道凶手是不是预谋杀人。”哈利说。

“凶手……”贝雅特打了个哈欠。

“查出那颗钻石的来源了吗？”

“正在查。我们去问过珠宝商，他们说红钻石不算少见，但挪威

的需求量很低，所以他们怀疑那颗红钻石可能不是挪威珠宝商进口的。如果来自国外，凶手是外国人的可能性就会提高。”

“嗯。”

“怎么了，哈利？”

哈利大咳几声：“我只是想知道最新进展而已。”

“我记得你上次说这不是你的案子。”

“的确不是。”

“那你想干吗？”

“呃，我醒来是因为我做噩梦。”

“要我去哄你上床吗？”

“不用。”

又一阵静默。

“我梦到卡米拉，还有你发现的那颗红钻石。”

“是吗？”

“对。我认为红钻石有某种象征意义。”

“什么意思？”

“我也不是很确定，不过你知道，古时候尸体下葬时会在眼睛上放钱币吗？”

“我不知道。”

“那是付给船夫的渡资，好让船夫把灵魂送到亡者的国度。如果灵魂没有被送到亡者的国度，就永远不会安息。你可以朝这方面去

想。”

“谢谢你提供这么有智慧的解说，可是哈利，我不相信鬼魂。”

哈利并不答话。

“还有什么事吗？”

“只有一个小问题。总警司是不是这周开始休假？”

“对，他这周开始休假。”

“你不会刚好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吧？”

“三个星期后。你呢？”

“我怎样？”

贝雅特听见打火机发出的咔嚓声，叹息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她听见哈利吸了口气，他屏住呼吸，又缓缓吐气，然后才说：“你不是说你相信鬼魂？”

贝雅特挂上电话时，莫勒正因胃痛而醒来。他躺在床上翻来扭去直到清晨六点，终于放弃再度入睡，下了床。他慢悠悠地吃了一顿早餐，没喝咖啡，立刻觉得胃舒服多了。八点刚过，莫勒抵达警署，这时胃痛已完全退去。他搭电梯来到办公室，带着庆祝的心情把双腿一晃，放上了办公桌。他喝下第一口咖啡，开始聚精会神地阅读今天的报纸。

《每日新闻报》头版登出卡米拉面带微笑的照片，标题写着：“秘密情人？”《世界之路报》登的是同一张照片，头版标题写的却是：“灵媒看见嫉妒之火”。只有《晚邮报》比较关心事实。

莫勒摇了摇头，朝手表看了一眼，然后拨打汤姆的电话号码。时间抓得正好，汤姆刚和负责侦办卡米拉命案的警探开完早会。

“案情没有突破，”汤姆说，“我们挨家挨户做过访问，问过附近所有商家，查过那个时段在附近的出租车，跟报案者聊过，清查过跟卡米拉交恶的老朋友的不在场证明，结果呢，这样说好了：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列为嫌犯。坦白说，我认为凶手没有前科。死者没有受到性侵害的迹象。屋里的财物都原封不动。没有发现似曾相识的作案特征或手法，像是切断手指或留下钻石……”

莫勒觉得胃部出现异状，暗自希望只是饿了：“就是说没有好消息可以报告了？”

“麦佑斯登区警局派了三个人过来，所以现在我们一起有十个人在厘清案情，克里波的技术人员也在帮贝雅特过滤他们在案发现场发现的物证。现在是休假期间，可是我们人手充足，这样算不算是好消息？”

“谢啦，汤姆，希望一直维持这样。我是指人手充足的部分。”莫勒挂上电话，准备继续看报，但先转头朝窗外看了一眼。不料这一眼让他的头停留在一个不舒服的角度上，双眼盯着警署外的草地。只见一个身影走在格兰斯莱达街上，那人走得不快，但至少是走在直线上，而且从行进方向来看，无疑是朝警署走来。

莫勒站起身来，走进走廊，高声吩咐珍妮立刻拿更多咖啡和一个咖啡杯进来。他回到桌前坐下，从抽屉里匆匆拿出一些旧档案。

三分钟后，莫勒的办公室响起敲门声。

“请进！”莫勒大喊，低头看着一封申诉信，并未抬头。那封申诉信洋洋洒洒写了十二页，申诉人是个狗主人，在信中控诉船运街一家宠物诊所注射错误药剂，害死了他的两只松狮犬。门打开了，莫勒随便招了招手，要门外的人进来，然后翻到下一页，下一页写的是那两只松狮的品种和参赛获奖记录，狗主人还称赞它们有多么聪明。

“不会吧，”莫勒最后终于抬头说，“我以为我们已经把你开除了。”

“这个嘛，我的免职书还躺在总警司的桌子上，而且会躺上三周，所以我想这段时间来上个班好了。老大，你说呢？”哈利拿起珍妮拿来的咖啡壶，倒了一杯咖啡，端着杯子绕过莫勒的办公桌来到窗边，“不过这并不表示我会去办卡米拉命案。”

莫勒转头凝视哈利。这种情况莫勒见过几次，前一天哈利还半死不活，第二天却踱步自如，宛如红眼的拉撒路 [2] 。尽管如此，莫勒仍然每次都惊讶不已。

“哈利，如果你以为我说要免职是吓唬你，那你就错了。这次不是警告，而是定案。每次你违抗命令，都是我想办法让你受到最轻微的处罚，因此，我不能再逃避我的职责。”

莫勒在哈利眼中找寻恳求的眼神，幸好并未找到。

“就是这样，哈利，到此为止。”

哈利并不答话。

“还有，趁我记得的时候告诉你，你的枪支执照已经被撤销了，立刻生效。这是标准程序。你今天得去一趟军械室，缴回你身上带的所有警用配件。”

哈利点了点头。犯罪特警队队长莫勒仔细打量哈利，他是否在哈利脸上发现一丝困惑的神情？仿佛一个男学生脸上意外地被打了一拳？要看出哈利的心思不是件简单的事。

“如果你想在最后这几个星期回来上班，帮我们一点忙，我完全没意见。反正你还没有被停职，薪水也得付到月底。要不然，你也可以一直呆坐在这里。”

“好吧，”哈利咕哝着站了起来，“我去看看我的办公室还在不在。老大，你需要我帮忙再跟我说。”

莫勒脸上掠过一抹满足的微笑：“好，我会再跟你说。”

“松狮犬那件案子也可以。”哈利说，在身后静静把门带上。

哈利站在门口，凝望他和哈福森共享的办公室。哈福森的办公桌就摆在他的办公桌旁边。哈福森休假去了，那张桌子收拾得很干净。档案柜那一侧的墙壁上挂着爱伦·盖登警官的照片，照片中爱伦坐在哈福森现在坐的位置上。另一面墙壁几乎被一张奥斯陆街道地图占满，地图上有许多大头针、线条和时间，标明爱伦遇害当时，爱伦、斯韦勒和罗伊所处的位置。哈利走到地图墙前，伸手把地图撕了下来，塞进档案柜的抽屉里。他从夹克口袋里取出一个银制扁酒壶，迅速喝了一口，然后把额头抵在档案柜冰凉的金属表面上。

他在这间办公室工作十多年了。六〇五室。六楼红区最小的办公室。即使上级突发奇想擢升他为警监，他也坚持留在这间办公室里。六〇五室没有窗户，但他就从这里观察世界。在这十平方米的空间中，他学会办案技巧、庆祝胜利、饮恨吞败，对人类心智有过少许洞见。他试着回想这十多年来自己还做了哪些事。他一定还做了一些其他的事。他一天只工作八到十小时，至少没超过十二小时，周末也来上班。

哈利在那把破旧的办公椅上坐下，受损的弹簧欢悦地尖叫一声。他可以在这把椅子上再快乐地坐两个星期。

下午五点二十五分，通常这个时间莫勒已回家陪伴妻儿，但这几天他们去探望祖母了，因此莫勒决定好好利用这段安静的长假，把没做完的文书工作解决。他这个计划多少被伍立弗路发生的枪击命案打断，但他决心要把被占用的时间补回来。

勤务中心打来电话，莫勒接了起来，语气十分不耐烦，说他们应该打去找巡警，找寻失踪人口又不在犯罪特警队的职责范围内。

“抱歉，莫勒，巡警都忙着去处理葛拉森区的野火了，而且报案者说他确信这个失踪者已经遭到不测。”

“我们没休假的人手全都被派去调查卡米拉命案了，所以……”莫

勒猛然住口，“等一等，等我一下，我去看看……”

9

星期三 失踪者

警察不情不愿地踩下刹车，警车在亚历山大基兰广场旁的红灯前停了下来。

“我们开警笛闯过去？”那警察问，扭头朝后座看去。

哈利心不在焉地摇了摇头，朝公园那头望去。过去这里是一片青草地，草地上设有两张长椅，经常被酒鬼占据。酒鬼们在那里高声唱歌和叫骂，跟汽车比音量。几年前政府拨出几百万，整理这片以挪威作家亚历山大·基兰命名的公园绿地，在这里栽植了许多植物，铺上柏油路和人行道，建造了一座宛如鲑鱼梯的美丽喷泉。于是唱歌和叫骂的行为有了更加赏心悦目的背景。

警车高速驶过桑纳街，越过跨越奥克西瓦河的桥，来到莫勒交给哈利的地址，靠边停下。

哈利对那警察说他会自己回去，下了车，踏上人行道，站直身子。对街是一栋新建的办公大楼，里面依旧空荡，报上说这栋办公大楼还会空置一段时间。办公大楼的窗玻璃映照着的公寓就位于莫勒交给哈利的地址上。那是一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建造的白色公寓，部分房屋已无法使用，外墙画满用来标示地盘的涂鸦。公交车站旁站着一个深肤色的女孩，双手抱在胸前，口中嚼着口香糖，眼睛盯着对街的大型Diesel服饰广告。哈利在最顶端的门铃旁找到报案者的姓名。

“警察。”哈利说，做好爬楼梯的准备。

一个样貌怪异的男子站在楼梯顶端的门口，等待哈利气喘吁吁地登上阶梯。男子有一头蓬乱浓密的长发，酒红色的脸庞留着黑胡子，身穿一件有如祭袍的怪异服装，从脖子一直罩到双脚，脚上穿的是凉

鞋。

“太好了，这么快就赶来了。”男子说着伸出一只手爪。

把男子的手称为手爪一点也不为过，他的手如此之大，握手时将哈利的整只手包覆了起来。男子说自己名叫威廉·巴里。

哈利自我介绍，一面想把手抽回来。哈利不喜欢跟男人有身体接触，更何况和威廉握手近似于拥抱。但威廉紧紧握住哈利的手，仿佛命悬于此。

“莉斯贝思不见了。”威廉低声说，咬字竟然颇为清晰。

“我们接到你的报案了。进去说话好吗？”

“好，请进。”

威廉领着哈利进屋。威廉的住处跟卡米拉的住处一样是阁楼，但卡米拉家很小，走的是极简风，威廉家则十分宽敞，装潢得华丽俗艳，犹如新古典主义的模仿大杂烩。屋内装潢夸张到极点，几乎将所有能用的古典元素全都用上了，使得这套房子看起来简直就是举办罗马长袍派对的绝佳地点。屋里摆的不是一般的沙发椅，而是躺椅，宛如好莱坞版本的古罗马场景，木质梁柱包上石膏，做成希腊古典建筑的多立克柱式或科林斯柱式。哈利从未分辨出这两种柱式的差别，但他看得出石膏浮雕是直接粘在门廊的白墙上。小时候，哈利的母亲曾带他和妹妹去哥本哈根的博物馆，他们在那里见到了丹麦雕塑家巴特尔·托瓦尔森的雕刻作品《取得金羊毛的伊阿宋》。屋内的装潢显然刚完工不久，哈利注意到漆还很新，刷油漆留下的胶带碎屑依然可见，还闻得到各种溶剂的迷人芳香。

客厅摆着一张双人矮桌。哈利跟着威廉上楼，来到一个铺了瓷砖的屋顶露台，露台可以俯瞰天井。天井由公寓四面围成。露台上的摆设属于挪威当代风格。三块烧焦的肉片正躺在烤肉架上冒着烟。

“阁楼一到下午就很热。”威廉语带歉意，朝一把巴洛克式白色塑

料椅指了指。

“我也发现了。”哈利说着，走到露台边缘朝天井里望去。他并不恐高，但长时间酗酒之后，即使是普通的高度，也会让他突然感到头晕。十五米下有两辆老旧自行车，一条白色床单挂在旋转衣架上迎风飘荡。他必须适时地把头抬起来。

越过天井，对面是一座由熟铁栏杆围起来的露台，露台上的两个邻居举起啤酒向哈利打招呼。哈利对他们点了点头，纳闷为什么楼下院子里有风，楼顶却一点风也没有。

“要不要来杯红酒？”威廉说着，拿起半瓶红酒，倒了一杯给哈利。哈利注意到威廉的手微微发颤。红酒标签上写着酒庄名称“巴斯迪”，下半段已被威廉焦虑的手指揉去了。

哈利坐了下来：“谢谢，可是我在执勤，不能喝酒。”

威廉做了个鬼脸，赶紧把酒瓶放回桌上：“当然当然，真是抱歉，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应该喝酒的。”他把酒杯凑到嘴边，喝了几口，酒滴沿嘴角流下，在罩袍领口形成红色酒渍。

哈利看了看表，暗示威廉长话短说。

“莉斯贝思只是去超市买一些土豆沙拉回来配猪排，应该很快就会回来，”威廉吸了口气，“两个小时前，她就坐在你现在坐的这把椅子上。”

哈利稍微调整脸上的太阳镜：“你老婆才失踪两个小时？”

“对，呃，我不确定有没有超过两个小时，可是她只是去转角的奇异超市，应该马上就会回来的。”

阳光照着对面露台上的啤酒瓶，光芒折射过来。哈利以手遮眉，发现自己的手指湿漉漉的，心想不知哪里可以擦汗，便把指尖放在灼

热的塑料椅扶手上，感觉汗水被烘烤得慢慢蒸发。

“你有没有打电话去问朋友？有没有去超市找？说不定她遇见了朋友，就跑去跟朋友一起喝啤酒。说不定……”

“不对、不对、不对！”威廉在胸前伸出双掌，五指张开，“不会的！她不是那种人。”

“不是哪种人？”

“她是那种……会回家的人。”

“哦……”

“我先打她的手机，可是她的手机留在家里。然后我打电话给她可能遇见的朋友。我还打电话到处去问，例如奇异超市和警察总署，还打给三个警察局、每家医院的急诊室，包括伍立弗医院和国立医院，结果什么都没问到，完全没有她的消息。”

“看得出来你很担心。”

威廉俯身越过桌子，湿润的嘴唇在胡子下微微颤抖：“我不只是担心，我是吓坏了。你听说过有人身上只穿比基尼，只带五十克朗钞票，猪排还在烤肉架上烤着，却突然心血来潮跑去别的地方吗？”

哈利摇了摇头。正当他决定来杯红酒，却见威廉把剩下的红酒全倒进自己的杯子里。他为什么不站起来，安慰威廉说很多类似的失踪案件，最后失踪者都会打电话回家，而且多半都会说出一个极为自然且合乎常理的原因；然后请威廉等到就寝时间，如果妻子还没回家再打电话去警署，接着告辞离开？也许是因为比基尼和五十克朗钞票这类的小细节，又或许是因为哈利整天都在等着有事可做，而这是个可以拖延他回家要做的事的好机会。但最重要的是威廉明显表现出不合逻辑的恐惧。过去哈利曾低估自己和其他人的直觉，结果每次都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没有一次例外。

“我需要打几个电话。”哈利说。

傍晚六点四十五分，贝雅特抵达威廉和莉斯贝思位于桑纳街的公寓。十五分钟后，一名驯犬师带着一只德国狼狗到来，驯犬师介绍说自己 and 那只狼狗都叫伊凡。“就这么巧，”伊凡说，“它可不是我的狗。”

哈利看得出伊凡正在等他说几句俏皮话，但他没什么好说的。

威廉进卧室去找莉斯贝思的近照和衣服，衣服要给警犬伊凡闻。哈利趁这个时候快速地对贝雅特和伊凡低声说：“好，莉斯贝思可能在任何地方，她有可能离开了威廉，有可能心血来潮转个弯去了别的地方，有可能说过她要去某个地方但威廉没听清楚。可能性有千百种，但莉斯贝思也有可能被下了药、昏迷不醒地躺在汽车后座，正被四个看见她身穿比基尼而亢奋不已的少年强暴。我没有要你们特别去找什么，反正去搜索就对了。”

贝雅特和伊凡点了点头，表示明白。

“一辆巡逻车很快就会过来，贝雅特你去接车上的警察，叫他们去查问邻居，问问附近的人，尤其要到莉斯贝思去的奇异超市里到处问问。你负责查问这一侧公寓里的人，我去问问对面露台上的邻居。”

“你认为对面的邻居知道些什么？”贝雅特问。

“他们可以清楚地看见这套房子，而且从空酒瓶的数量来看，他们已经在那里坐了很长一段时间。根据威廉的说法，莉斯贝思整天都在家里，我想知道那两个邻居有没有在露台上看见莉斯贝思，如果看见过，是什么时候看见的。”

“为什么？”伊凡问，拉了拉警犬伊凡的狗绳。

“这房子热得跟烤箱一样，一个女人穿着比基尼而没到露台上来，我一定会大大怀疑。”

“这是当然，”贝雅特轻声说，“你怀疑这个丈夫吗？”

“根据原则我会怀疑丈夫。”哈利说。

“为什么？”伊凡又问。

贝雅特露出内行的微笑。

“犯案的总是丈夫。”哈利说。

“这是哈利第一定律。”贝雅特说。

伊凡瞧瞧哈利，又瞧瞧贝雅特，然后望向哈利：“可是……报案的人不就是她丈夫吗？”

“对，是她丈夫没错，”哈利说，“不过就算是丈夫报的案，犯案的也总是丈夫。这就是为什么你要跟伊凡从这里开始搜索，而不是从街上开始。如果有必要的话就编个理由，可是我要你先从这间屋子、阁楼储藏室和地下室里开始搜索。之后你就可以去外面搜索，明白吗？”

伊凡耸了耸肩，低头看了看跟他同名的警犬，警犬伊凡温驯地回望着他。

哈利从威廉的露台看过去，原以为对面露台上那两个人是年轻男子，结果竟然不是。哈利知道就算一个成年女性在自家墙上挂起澳大利亚流行歌手凯莉·米洛的照片，跟另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子住在一起，那个同居女子头上还留着刘海，身上T恤印着特隆赫姆老鹰足球队标志，也不代表这个女子是女同性恋，但哈利依然先如此假定。他在扶手椅上瘫坐下来，面对那两名女子，摆出上次他讯问菲毕卡和安德斯时使用的态度。

“抱歉把你们从露台上拖进来。”哈利说。

自我介绍叫鲁思的女子用手捂住嘴巴，打了个嗝。“没关系，反正我们也在外面坐得够久了，对不对？”她说。

鲁思在同伴的膝盖上拍了一掌。这一掌拍得很有男人味，哈利心想，却又立刻想起警署特约心理医生奥纳说过的话：刻板印象具有自我强化的特质，因为你会无意识地去找寻特定事物来强化刻板印象。这就是为什么警察会根据所谓的“经验”，认为所有罪犯都是笨蛋，而罪犯也都认为警察是笨蛋。

哈利很快地叙述了事情经过。两人听了满脸惊讶，看着哈利。

“这件案子一定很快就会解决，但我们必须遵循警方的标准办案程序。现在我们只是想先建立起时间线。”

两名女子神情严肃，点了点头。

“太好了。”哈利说，试着展露哈利式微笑。过去爱伦常把哈利式微笑称为“扮鬼脸”，因为每当他做出这种表情，都是刻意想表现出开心或和蔼可亲的样子。

鲁思证实说她们在露台上待了一整个下午，看见莉斯贝思和威廉躺在露台上，直到四点半莉斯贝思才进屋。她一进屋，威廉就开始烤肉，还高声喊什么土豆沙拉，莉斯贝思则在屋里应了一声。接着威廉走进屋内，二十分钟后回到露台，手里拿着牛排（哈利更正说那是“猪排”）。过了一会儿，两个女人一致认为是五点十五分的时候，她们看见威廉开始打手机。

“声音很容易在这种环绕空间里传播，”鲁思说，“我们听见另一个手机在屋子里响了起来，威廉显然很不高兴，至少他把手机摔到了桌子上。”

“显然他是想打电话给他老婆。”哈利说。

哈利注意到两名女子立刻交换眼神，后悔自己说了“显然”这两个字。

“去转角的超市买土豆沙拉要多长时间？”

“你是说去奇异超市吗？如果没人排队结账，五分钟就够了。”

“莉斯贝思又不是那种来去如风的人。”鲁思的同伴低声说。

“你认识她？”

鲁思和身穿特隆赫姆老鹰队T恤的女子互望了一眼，像是要斟酌彼此的回应。

“不认识，可是我们当然知道她是什么人。”

“真的？”

“对啊，你一定在《世界之路报》看过大篇幅报道，说今年夏天威廉要在国家剧院执导一出音乐剧吧？”

“只不过写了五行而已，鲁思。”

“才不是呢，”鲁思立刻回嘴说，“莉斯贝思要演女主角，报上登了好大一张照片，你应该看过才对。”

“嗯，”哈利说，“今年夏天我没什么时间……看报纸。”

“这件事还闹得沸沸扬扬，不是吗？所有的文化界精英都认为，要在国家剧院举行夏季演出实在太不像话了。那出音乐剧叫什么来着？是不是《妖娇淑女》？”

“是‘窈窕’淑女。”老鹰队女子说。

“所以你会注意剧院消息？”哈利插嘴说。

“多少会注意一些。威廉是那种让自己保持忙碌的人，他会搞讽刺剧、电影、音乐剧……”

“威廉是制作人，莉斯贝思唱歌。”

“真的？”

“对啊，你一定记得莉斯贝思没跟威廉结婚之前姓哈兰吧。”

哈利遗憾地摇了摇头，鲁思长叹一声：“那时候莉斯贝思跟她姐姐都是纺车乐队的歌手，莉斯贝思是个不折不扣的甜心宝贝，有点像美国流行歌手珊妮亚·唐恩，嗓音很棒。”

“她没那么有名啦，鲁思。”

“呃，她在维达·隆恩·奥内森 [3] 的节目上唱过歌，他们的唱片还大卖呢。”

“是磁带，鲁思。”

“我在摩马克达乡村音乐节上看过纺车乐队的演出，你知道，她们唱得很棒。她们应该去纳什维尔录专辑，不过后来莉斯贝思被威廉发掘，威廉打算把她塑造成音乐剧明星，可是花了很多时间。”

“八年。”老鹰队女子说。

“反正莉斯贝思离开了纺车乐队，嫁给威廉。一个有钱，一个有美貌，很熟悉的组合吧？”

“所以纺车后来不转了？”

“什么？”

“鲁思，他是问那个乐队。”

“哦，那个乐队啊，后来变成莉斯贝思的姐姐独唱，但其实莉斯贝思才是乐队的核心。现在纺车乐队好像是在度假酒店和丹麦渡轮上演出，应该是吧。”

哈利站了起来：“最后一个例行问题。你们知道威廉和莉斯贝思的婚姻状况吗？”

老鹰队女子和鲁思又对望了一眼。

“我们说过，声音很容易在这种环绕空间里传播，”鲁思说，“他们的卧室又面对天井。”

“你们听得见他们吵架？”

“不是吵架。”

她们意味深长地凝视着哈利。过了几秒，哈利会意过来，发现自己不由自主红了脸，心下有些不说：“所以你们认为他们的婚姻状况很好？”

“威廉家的露台门整个夏天都是开着的，所以我曾经开玩笑，说我们可以偷偷爬上屋顶，绕到对面，跳上他家的露台，去偷看他们一下。”鲁思咧嘴而笑，“有什么不可以？又不难，只要站上我们家的露台栏杆，跨过排水槽，然后……”

老鹰队女子用手肘轻推鲁思的肋骨。

“其实也没必要啦，”鲁思说，“反正莉斯贝思是个专业的……你都是怎么叫她的？”

“广播电台。”老鹰队女子说。

“没错。她的声音表现力一级棒。”

哈利揉揉颈背。

“很会叫。”老鹰队女子说，犹豫地笑了笑。

哈利回到威廉家，只见那对人犬搭档仍在屋内搜索。警察伊凡满身大汗，狼狗伊凡则张开嘴，舌头垂挂在外，犹如迎接贵宾用的肝赭色地毯。

哈利小心地在一张躺椅上坐下，请威廉把事发始末从头讲一遍。于是威廉叙述他们下午几点做了哪些事，都跟鲁思和老鹰队女子的说法吻合。

哈利从威廉眼中看见发自内心的绝望，不禁开始怀疑，说不定莉斯贝思真的遇上了歹徒，那么这件案子可能（也只是“可能”）成为统计数据中的例外。但最重要的是，这让哈利更认为莉斯贝思很快就会回来。如果丈夫不是凶手，那就没有凶手。统计数据是这么说的。

贝雅特回到屋内，报告说这栋公寓只有两户有人在家，这两户人家在楼梯间或外面街上都没听见或看见什么。

大门传来敲门声，贝雅特上前开门，进来的是巡逻车上的一名巡警，哈利立刻认出他跟上次负责看守卡米拉家的警察是同一个人。他转头望向贝雅特，她似乎完全没看见哈利。

“我们问过街上和奇异超市里的人，也查过公寓入口和院子，什么都没发现。现在是假日，街上几乎都没人，就算失踪的女性被拉进车里也不会有人看见。”

哈利感觉到站在他身旁的威廉听见这话吃了一惊。

“也许我们应该去巴基斯坦人在这附近开的店里问一下。”那警察说着把小指伸进耳朵里掏了掏。

“为什么要特意去巴基斯坦人的店里问？”

那警察终于转头望向哈利说：“难道你没看过犯罪统计数据吗，警监？”他用夸张的语气强调最后的“警监”一词。

“我看过，”哈利说，“据我记忆所及，商店老板犯案的概率很低。”

那警察瞧着自己的小指：“警监，我知道一些关于他们的事，你应该也知道。对他们来说，女人穿着比基尼等于是乞求别人去强暴她们。”

“哦？”

“我跟伊凡搜索完这里了。”伊凡说，牵着警犬走下楼梯。

“我们只在垃圾桶里发现了几根排骨而已。对了，最近这里有其他的狗来过吗？”

哈利望向威廉，威廉只是摇头，脸上表情似乎表明他快说不出话来了。

“伊凡来到门廊的时候，表现得像是这里还有另一只狗，不过应该是别的东西吧。我们准备去搜查阁楼和地下室了，有人可以带我们去吗？”

“我带你们去。”威廉说，站了起来。

伊凡和威廉走出门。搭巡逻警车前来的那名警察，问贝雅特他是否可以离去。

“你得去问老大。”贝雅特说。

“他要睡着了。”警察轻蔑地朝哈利的方向点了点头。哈利正在试验这把罗马躺椅躺起来舒不舒服。

“警员，”哈利低声说，并未睁开眼睛，“请过来。”

那警察站到哈利面前，双腿分开，大拇指插在腰带里：“是，警监。”

哈利睁开眼睛：“如果你再受到汤姆·瓦勒的怂恿，对我提出申诉，我保证会让你剩下的警察生涯都坐在巡逻车里，明白吗，警员？”

那名警察的面部肌肉微微抽动，张开了嘴，哈利以为会听见愤怒的咒骂，不料那警察竟十分冷静，低声说：“第一，我不认识什么汤姆·瓦勒。第二，我觉得我有责任汇报任何醉酒执勤而把自己和同事置于险境的警察。第三，我从来没想过要去其他地方工作，我只想在巡逻车上工作。我可以走了吗，警监？”

哈利睁开一只眼，凝视那名警察，然后又闭上眼睛，吞了口唾

沫，说：“可以。”

哈利听见外面大门摔上，然后呻吟一声。他需要酒。现在就要。

“你要来吗？”贝雅特问。

“你去吧，”哈利说，“我留在这里等他们搜完阁楼和地下室，再帮伊凡搜查周围。”

“你确定？”

“非常确定。”

哈利步上楼梯，来到露台。他望着天上的燕子，聆听院子里开着的窗户传出来的声音。他从桌上拿起那瓶红酒，里面只剩一滴。他把那滴酒咽下肚，朝鲁思和老鹰队女子挥了挥手，然后回到屋内。鲁思她们还没喝够，这时又喝了起来。

哈利一打开卧室门就感觉到寂静。他总是可以感觉到这种寂静，却不知道别人卧室里的寂静是从哪里流出来的。

卧室里仍有刚装修完留下的痕迹。

旁边一扇镶了镜子的衣柜门是开着的，铺得整整齐齐的双人床旁放着一个打开的工具箱。床上方挂着一张威廉和莉斯贝思的合影。哈利并未仔细查看威廉交给那名巡警的照片，但这时，他看了这张合影，便明白鲁思说得没错。莉斯贝思的确是个甜心宝贝，一头金发，水汪汪的蓝色眼睛，身材玲珑有致。她起码比威廉年轻十岁。照片中两人晒成古铜色，开心地笑着，应该是去国外度假了。哈利看见照片的背景是一座宏伟的建筑和骑马者雕像，可能是在法国某个地方拍的，也许是诺曼底。

哈利在床边坐下，却被这张床的晃动方式吓了一跳。原来这是张水床。他在水床上躺下，感觉床垫依照他的身形将他包覆。凉爽的被子接触他的手臂肌肤，感觉十分美好。他变换姿势，橡胶床垫里的水

发出啪嗒声。他闭上眼睛。

萝凯。他们在河上。不对，是在运河上。他们搭乘的平底船行驶在运河中，上下摆动，河水拍打两侧船身，发出亲吻的声音。他们在船舱里，萝凯在床上静静躺在他身边。他对她轻轻细语，她发出低低笑声。现在她假装自己睡着了。他喜欢她这样。他喜欢她装睡。这是他们玩的游戏。哈利扭头去看她。他的视线落在衣柜镜子上，只见镜子里映着整张床。他望着那个打开的工具箱。工具箱上层放着一把短凿刀，凿刀的木质刀柄是绿色的。他拿起那把凿刀，觉得又轻又小。凿刀上附着一层薄薄的工地灰泥，灰泥下没有生锈的迹象。

他正要放回凿刀，伸出的手突然停在半空，只因他赫然看见工具箱里有一段被肢解的人类肢体。他在其他犯罪现场曾经见过同样的器官，同样被肢解的性器官。过了一会儿，他才认出那根肉色的东西只是十分逼真的人造阳具罢了。

他躺回床上，吞了口唾沫，手中依然拿着那把凿刀。

办了这么多年案，他每天都在翻别人的私人物品、查探别人的私生活，这已算不上什么。但这不是他吞唾沫的原因。

这里，就在这张床上。看来得去喝一杯了。

声音很容易在环绕空间里传播。萝凯。

他勃起了。哈利闭上双眼，感觉她的手四处游移，像是在沉睡中无意识地随意游走，然后停留在他的腹部。她的手只是停在那里，似乎哪儿也不想去。她的唇贴上他的耳，她温热的吐息听起来有如火焰燃烧的嘶吼。他一触碰她，她的唇立刻移开。她的乳房娇小柔软，他一吹气，敏感的乳头就坚挺起来；她张了开来，将他吞没。他的喉头爆炸，想放声大哭。

哈利听见楼下传来关门声，吓了一跳。他坐了起来，把被子铺平，站起身来，检视镜中的自己，又用双手用力抹了抹脸。

威廉坚持留在外面，看看警犬伊凡是否嗅闻到任何气味。

他们走上桑纳街时，一辆红色公交车悄悄驶离公交车站。一个小女孩透过后车窗凝望哈利；公交车朝罗德拉卡区驶去，小女孩的圆脸渐远渐小，终于消失。

他们走进奇异超市又出来，警犬伊凡没有任何反应。

“这不代表你太太没来过这里，”伊凡说，“繁忙的街道上有很多人和车，很难区分出一个人的气味。”

哈利环视四周。他心头浮现一种被人监视的感觉，但街上空无一人，眼前一排房屋的窗户上也只看得见深色的天空和太阳。应该只是酗酒者的妄想吧。

“呃，”哈利说，“这样我们就没什么好查的了。”

威廉看着他们，一脸绝望。

“不会有事的。”哈利说。

“不对，会有事的。”威廉语气平板，仿佛广播节目的气象播报员。

“伊凡，过来！”伊凡大喊着拉扯狗绳。一辆大众高尔夫停在人行道旁，警犬伊凡把鼻子伸进了高尔夫的前保险杠下。

哈利拍拍威廉的肩膀，避开他急切的眼神。

“我们已经通知了所有的巡逻车。如果到了午夜她还没出现，警方就会组织一支搜索队，这样好吗？”

威廉并不答话。

警犬伊凡对着那辆高尔夫吠叫，拉扯着颈上的狗绳。

“等一下。”伊凡说。他伏在地下，头部贴近柏油路面，一只手臂

伸进车底。

“找到什么了吗？”哈利问。

伊凡转过身来，手里握着一只高跟鞋。哈利听见背后传来威廉的呜咽声，便问：“威廉，这是莉斯贝思的鞋子吗？”

“会有事的，”威廉说，“会有事的。”

10

星期四和星期五 噩梦

星期四下午，一辆红色邮政车在罗德拉卡区的邮局外停下。邮筒里的信件被装进粗布袋中，小心地放上邮政车后车厢，再运送到甘纳卢斯主教街十四号的邮政中心。当天晚上，邮政中心依照邮件的尺寸进行分类，一个褐色的气泡信封和其他C5大小的信件都被分到同一个信件匣。气泡信封辗转经过数人之手，这中间自然无人特别注意它。气泡信封又被按照地区分发，成为第一个被放进格兰区信件匣的信件，接着又被分到邮政编码0032的信件匣。

最后当气泡信封躺在红色邮政车后车厢，准备第二天早晨寄送时，夜色已深，奥斯陆居民多已入睡。

“不会有事的。”小男孩说，拍了拍圆脸小女孩的头，却发觉小女孩的细长头发贴在他手指上。原来是静电造成的。

小男孩今年十一岁，小女孩七岁，是小男孩的妹妹。兄妹俩来医院探视妈妈。

电梯来了，他们打开门。一个身穿白色外套的男子将铁栅门拉到一旁，对他们微微一笑，随即离去。他们走进电梯。

“这台电梯怎么这么旧啊？”小女孩问。

“因为这是老房子啊。”小男孩说，拉上铁栅门。

“这里是医院吗？”

“不算是。”小男孩说，按下一楼按钮，“这房子是给很累的人来这里休息一下的。”

“妈妈很累吗？”

“对啊，但她不会有事的。妹妹，不要靠在门边。”

“什么？”

电梯发出震动，开始移动。小女孩的长长金发飘了起来。是静电，小男孩心想，看着妹妹的头发缓缓飘起。小女孩的双手突然按在头上，发出尖叫。尖细刺耳的叫声令小男孩呆立原地。小女孩的头发飘到了铁栅门外，一定是被电梯门夹住了。小男孩想移动，但他似乎也被夹住了，动弹不得。

“爸爸！”小女孩尖声大叫，踮起脚。

但爸爸先去停车场开车了。

“妈妈！”小女孩放声大叫，双脚被拉离电梯地面。但妈妈躺在床上，脸上带着苍白的微笑。

小女孩拉住头发，双脚乱踢。要是他能移动就好了。

“救命啊！”

哈利心头大惊，在床上坐了起来，心脏猛烈跳动，犹如暴走的大鼓。“我的天。”他听见自己声音嘶哑，然后又躺回枕头上。

窗帘缝隙透入的光线灰蒙蒙的。他朝床头桌上的红色数字瞄了一眼，显示的是四点十二分。夏日夜晚糟透了。噩梦糟透了。

他双腿一荡，下了床，走进厕所。尿液射入清水。眼神空洞。他

知道自己不会再回床上睡觉了。

冰箱里空荡荡的，只有一瓶低度啤酒，那瓶啤酒是他在视线模糊的情况下放进购物袋的。他打开洗涤槽上方的橱柜，只见啤酒瓶和威士忌瓶一字排开，静默地望着他。这些酒瓶全是空的。他一阵暴怒，将这些酒瓶打飞，关上橱柜时仍听得见酒瓶当啷作响。他又看了一次时钟。现在是星期五清晨，挪威酒品专卖店还要再等五小时才会开门。

哈利在客厅电话旁坐下，拨打爱斯坦·艾克兰的手机号码。

“奥斯陆出租车公司。”

“街上车多吗？”

“哈利？”

“晚上好，爱斯坦。”

“好个头，已经半小时没拉到客人了。”

“假日嘛。”

“还用你说！这辆出租车的车主跑去克拉卡罗镇的木屋度假了，留我一个人在这个全北欧最死气沉沉的城市里，开着这辆全奥斯陆最死气沉沉的出租车到处跑，偏偏奥斯陆像是被人投了天杀的中子弹一样，没有半个人影。”

“我以为你喜欢不会流太多汗的工作。”

“哈，我流汗流得才多呢，跟猪一样。那个抠门的王八蛋买的是没空调的车。下班后我还得喝很多酒才能补充流失的水分，跟骆驼没两样，酒钱又贵得要命，我昨天赚的都不够付酒钱。”

“我由衷地为你感到遗憾。”

“我应该继续干破解计算机密码的老本行才对。”

“你是说当黑客？那个勾当不是害你被挪威银行开除，还被判六个月缓刑吗？”

“对啊，可是当黑客我很在行啊，开出租车就……对了，车主想减少他开车的时间，可是我已经要值一个十二小时的班了，又找不到新的司机。哈利，你会不会也想来开出租车啊？”

“谢谢你，我会考虑。”

“有什么事吗？”

“我需要可以让我入睡的东西。”

“去看医生啊。”

“我去看过了，医生开了安眠药‘佐匹克隆’给我，可是没有效。我要医生开更强效的药，被拒绝了。”

“哈利，你满嘴酒气跑去跟医生要安眠药是行不通的。”

“他说我要服用更强效的药物还太年轻。你有这种药吗？”

“你是说洛喜普诺？你疯了吗？那不是非法的吗？不过我有氟硝西洋，是差不多的东西，只要半颗就会让你睡得昏天暗地。”

“好。最近我手头有点紧，不过月底可以把钱给你。这种药能把梦消除吗？”

“什么？”

“这种药可以让我不做梦吗？”

电话里一阵静默。

“你知道吗，哈利，我突然想到我没有氟硝西洋了，还有，这种

药很危险，它不会让你不做梦，效果正好相反。”

“你骗人。”

“也许吧，反正氟硝西洋不是你要的。试试看放轻松，哈利，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你知道我是不休息的。”

哈利听见有人打开出租车门，又听见爱斯坦叫开门的人去死，然后爱斯坦回到电话上。

“是因为萝凯吗？”

哈利并不答话。

“你跟萝凯吵架了？”

哈利听见吱吱啦啦的声响，猜想可能是爱斯坦正在监听警用频道。

“嘿？哈利？你小时候的哥们问你，你存在的基础还在不在？你要不要回答？”

“不在了。”哈利喃喃地说。

“为什么？”

哈利深深吸了口气：“因为我几乎是逼她把它连根拔起的。有个任务我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结果失败了，我没办法接受，所以我去酗酒，整整三天都泡在自己的烂摊子里，什么电话都不接。第四天她来我家按门铃。起初她大发脾气，说我不能就这样跑掉，还说莫勒一直问我怎么了，然后她抚摸我的脸，问我是不是需要帮助。”

“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一定会请她出门之类的，对不对？”

“我说我没事，然后她露出悲伤的表情。”

“很显然这个女人喜欢你。”

“她也是这么说，可是她还说她没办法再经历一次。”“再经历一次什么？”

“欧雷克的父亲也有酗酒的毛病，这个毛病毁了他们三个人。”

“结果你怎么回答？”

“我说她说得对，她应该避开我这种人。她脸色一沉，然后就走了。”

“然后现在你会做噩梦？”

“对。”

爱斯坦深深叹了口气。

“你知道吗，哈利？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帮你渡过这个难关，呃，只有一样东西可以。”

“我知道，”哈利说，“一发子弹。”

“只有你自己，我要说的是你自己。”

“这我也知道。忘了这通电话吧，爱斯坦。”

“已经忘了。”

哈利去冰箱拿出那瓶低度啤酒，在扶手椅上坐下，看着酒瓶上的标签。瓶盖咝的一声被打开，释放出气体。他把凿刀放在咖啡桌上。凿刀的木质刀柄是绿色的，刀柄和刀身附着薄薄一层黄色的工地灰泥。

星期五早上六点，太阳的光芒照耀着艾克柏山，使得警察总署闪闪发光，有如水晶。接待处的警卫大声打了个哈欠，从《晚邮报》上抬起双眼，看着第一位早起员工拿出身份识别卡在读卡器上刷了一

下。

“报纸上说天气还会更热。”警卫说，很高兴终于有人能跟他讲一两句话。

进门来的金发男子身材高大，双眼布满血丝。他只是瞥了警卫一眼，并未接话。

警卫注意到两台电梯都停在一楼无人使用，男子却选择爬楼梯。警卫回过头来，继续专心阅读《晚邮报》。报上一则新闻说，本周三早上有个女子在光天化日下失踪，如今仍下落不明。记者罗杰·钱登在报道中引述犯罪特警队队长毕悠纳·莫勒发表的声明：警方在女子住处外的一辆车子底下发现她的一只鞋，这个发现提高了发生犯罪事件的可能性，然而目前为止并未出现可供确认的具体证据。

哈利轻弹手中报纸，来到信架前，取出过去这两天莉斯贝思的搜寻报告。他的答录机里有五则留言，四则是威廉留的，一则不是。哈利听着留言。威廉的留言都大同小异：警方应该加派人手；他认识一个灵媒；他想登报悬赏，希望有人协助警方找到莉斯贝思。最后一则留言只有呼吸声，没有其他声音。

哈利按下倒带键，再听一次。然后又听了一次。

他难以听出打来的人是男是女，更难以听出打来的人是不是萝凯。信息显示这通电话是在晚上十一点十分打来的，来电显示为“无号码”。如果萝凯是从霍尔门科伦区的家中打电话来，号码就会这么显示。倘若真是萝凯打来的，她为什么不打他家里的电话或手机？

哈利开始阅读报告。什么发现也没有。他又读了一次。依然毫无所获。他整理思绪，开始把案情从头想一遍。

想完之后，他看了看表，再去信架看看有没有其他信件送达。他从信架上拿出一份警探送交的报告，把一封收件人为莫勒的信放到正确的信架，然后走向办公室。

警探的报告简明扼要：没有任何发现。

哈利按下答录机的倒带键，再按播放键，调高音量。他闭上眼睛，靠上椅背，试着记起她的呼吸，感觉她的呼吸。

“打电话来却不声不响，很讨人厌，对不对？”

哈利听见这句话，不禁汗毛直竖。令他汗毛直竖的不是这句话，而是说这句话的声音。他缓缓转过椅子，椅子发出痛苦的尖叫。

汤姆倚着门框，脸上带着微笑。他正在吃苹果，把装苹果的袋子递向哈利：“不知道是哪里产的苹果，可能是澳大利亚吧，很好吃。”

哈利摇了摇头，视线并未离开汤姆。

“我可以进来吗？”汤姆问。

哈利没有回答。汤姆走进来，在身后关上门，绕过办公桌，在另一把办公椅上坐下，然后靠上椅背，大声咀嚼诱人的红苹果：“哈利，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两个几乎都是最早到办公室的？很奇怪，对不对？因为我们也都是最晚回家的人。”

“你坐的是爱伦的椅子。”哈利说。

汤姆拍了拍办公椅扶手：“我们也该聊一聊了，哈利。”

“请便。”哈利说。

汤姆朝天花板上的电灯举起苹果，眯起一只眼睛：“办公室没有窗户不会让人心情郁闷吗？”

哈利沉默不答。

“有传言说你要离职了。”汤姆说。

“传言？”

“说是传言也许有点夸张。这样说好了，我有我的消息来源。你可能已经在找工作了吧，比如说保安公司、保险公司，说不定还有讨债公司？一定有很多公司需要一个有点法律背景的警探。”强健亮白的牙齿咬入苹果果肉之中。

“可能也有很多公司不希望看见应征者的工作记录里注明了酗酒、无故缺勤、滥用职权、不服从上级命令、不忠诚。”

汤姆的下颌肌肉持续碾磨着、咀嚼着：“不过呢，如果他们不录用你，也不是什么坏事。这么说好了，他们都没办法提供让人感兴趣的挑战。再怎么讲，对一个警界公认的顶尖警监来说，那些工作都太没有挑战性了。再说他们给的薪资也不高。最后的结果大概就是这样，对吧？你提供服务赚取薪资，让自己有足够的钱可以吃饭付房租，有足够的钱可以买啤酒和红酒，以及威士忌？”

哈利发觉自己紧咬牙根，把补牙处咬得发痛。

“最好的状况是，”汤姆继续说，“你赚的钱除了足以应付生活基本开支之外，还多出许多，可以让你偶尔带家人去诺曼底旅行。”

哈利觉得自己的脑中发出啾啾声，仿佛保险丝烧断了。

“哈利，你跟我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但这不代表我不尊重你的专业才能。你是个目标明确、聪明、有创意的人，你的清廉操守更是无可怀疑。我一直都这样觉得。最重要的是，你是个坚强的人。社会上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很需要你的这种特质。不幸的是，竞争的手段不一定是我们想用的，但是如果想要赢，你就得和对手使用同样的手段。还有……”汤姆压低声音，“你必须跟对人，你跟的人必须能让你有所收获。”

“汤姆，你到底想做什么？”哈利感觉自己声音发颤。

“我想帮你，”汤姆站了起来，“你知道，事情不必搞成这样……”

“怎样？”

“搞到你我势不两立。搞到总警司得签署那些文件，你知道的。”汤姆朝门口走去，“还有，搞到你永远无法为你自己和你爱的人做一些美好的事，因为你负担不起……”汤姆的手停留在门把上。

“考虑一下，哈利。在外面的丛林里，只有一样东西能帮助你。”

一发子弹，哈利心想。

“你自己。”汤姆说完，然后离去。

11

星期日 出发

她躺在床上抽烟，端详站在五斗柜前的他，看着他的肩胛骨在背心下移动，使得背心呈现蓝黑色光泽。她把视线移到镜子中，看着他的手温柔而自信地调整领带。她喜欢他的手，她喜欢看 he 手的动作。

“你什么时候回来？”她问。

两人的视线在镜中交会。他微微一笑。他的微笑也是温柔自信的。她脸一沉，噘起下唇。

“我会尽快回来，Liebling（亲爱的）。”

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说“亲爱的”。Liebling，带着奇怪的口音和宛如歌唱般的腔调，使得她几乎又要爱上德语。

“希望可以搭明天晚上的班机回来，”他说，“你会去接我吗？”

她无法停止微笑。他笑了。她也笑了。可恶，他总是这么有办法。

“我敢说奥斯陆一定有一大群女人在等着你。”她说。

“希望有喽。”他扣上背心，手伸进衣柜，取下衣架上的外套，“手

帕你熨过了吗，Liebling？”

“我把手帕和袜子一起放进你的行李箱了。”她说。

“太好了。”

“你打算跟那些女人碰面吗？”

他大笑，走到床边，在她面前弯下腰来：“你说呢？”

“我不知道。”她伸出手臂搂住他的脖子，“每次你回家，我总在你身上闻到女人的味道。”

“那是因为我离开得总是不够久，没办法让你的味道消散，Liebling。我找到你有多久了？有二十六个月了。你的味道已经在我身上停留二十六个月了。”

“没有其他女人的味道吗？”

她扭动身躯将他往下拉，两人一前一后倒上了床。他在她唇上轻轻一吻。“没有其他女人的味道了。我的飞机，Liebling……”他离开她的怀抱。

她望着他走到五斗柜前，拉开抽屉，拿出护照和机票放进外套内袋，扣上外套。这几个动作一气呵成，这种毫不费力的效率和自信令她同时感到醉心与恐惧。他是不是几乎每件事都能用最不费力的方式完成？她认为他为一件事已经训练了一辈子：这件事就是出发，离开。

别忘了，过去两年他们有相当多时间在一起，她对他的了解却很少，但他对自己曾经交往过无数女人这件事却毫不隐瞒。他总说那是因为他热切地寻找她。当他发现那些女人不是她，就立刻把她们甩了，然后继续无止境地寻找，直到两年前那个美丽秋日，他在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的欧洲大饭店酒吧里遇见她为止。

这是她听过的对于多重性伴侣最美妙的陈述。这个陈述无论如何

都比她自己的故事美妙，因为她是为了赚钱。

“你在奥斯陆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做生意。”他说。

“你为什么从来都不好好跟我说你的工作？”

“因为我们彼此相爱。”

他在身后静静把门带上，她听见他走下楼梯的脚步声。

又剩她孤零零的一个人了。她闭上双眼，希望他的气味留在床上，直到他回来。她把手放在项链上。这条项链自从他送给她，她就没取下来过，就算洗澡也不拿下来。她的手指揉搓着坠子，心里想的是他那个行李箱，想的是她在袜子旁边看见的硬挺白领。那是神职人员用的白领。她为什么不问他白领的事？也许是因为她觉得自己问的问题已经太多了。她不能让他觉得厌烦。

她叹了口气，看了看表，又闭上眼睛。不知今天该如何度过，除了下午两点跟医生的约诊，就没其他事了。她开始一秒一秒地数时间，手指不停搓揉坠子。坠子是一颗红钻石，形状宛如星星，有五个尖角。

《世界之路报》头版一整页都在报道某位不知名的挪威媒体名人曾和卡米拉有过“短暂而热烈”的关系。报上还登出一张斑驳的照片，照片中是身穿比基尼的卡米拉，这张照片显然是用来突显报道中描述的亲密关系，以及这段亲密关系的重点。

同一天，《每日新闻报》发布了对莉斯贝思的姐姐朵娅·哈兰的访谈报道，这篇报道的标题是“莉斯贝思老爱跟男人跑”。朵娅在访谈中说妹妹小时候常干这种事，算是替莉斯贝思的无故失踪给了个可能的解释。文中引述朵娅说的话：“她在纺车乐队的时候不就跟男人跑了，现在为什么不可能？”

报上登了一张朵娅头戴牛仔帽、在纺车乐队巴士前摆姿势对镜头微笑的照片。哈利心想，在记者拍照前，朵娅一定没想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一杯啤酒。”

哈利在水下酒吧的高脚凳上坐下，摊开《世界之路报》。美国摇滚歌手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在瓦勒霍文溜冰场举办的演唱会门票已销售一空。这对哈利来说没什么区别。第一，他讨厌在体育场举办的演唱会。第二，他十五岁时曾和爱斯坦一同搭便车前往德拉门体育馆，结果发现爱斯坦买来的斯普林斯汀演唱会门票竟然是伪造的。当时的斯普林斯汀、爱斯坦和哈利都处于人生的高峰。

哈利推开报纸，翻开自己买的那份《每日新闻报》，上面印有莉斯贝思的姐姐朵娅的照片。她们姐妹俩长得很像。哈利跟住在特隆赫姆市的朵娅在电话里谈过，但她没什么可以跟哈利说，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她说的话都引不起哈利的兴趣。他们在电话里谈了二十分钟，但是对哈利有用的线索却少得可怜。朵娅（Toya）说她的名字的重音应该放在a。而且她不是以迈克尔·杰克逊的姐姐拉托娅·杰克逊命名的，拉托娅（LaToya）的名字重音放在oy。

莉斯贝思失踪至今已经四天，案情走入死胡同，绕不出来。

卡米拉命案也是一样，连贝雅特都沮丧万分。一整个星期贝雅特都在帮几个没休假的警探查案，实在是个好女孩，遗憾的是好人并没有好报。

卡米拉是个社交活动频繁的年轻女子，因此警方设法拼凑出卡米拉在命案发生前一周从事的大部分活动，但目前收集到的线索对厘清案情都没有帮助。

其实哈利很想跟贝雅特说，汤姆去过他的办公室，而且算得上是公开建议他出卖灵魂，但基于某些原因，哈利并没有把这件事说出口。再说，他有很多顾虑。如果他把这件事告诉莫勒，两人一定会吵

起来，所以他立刻打消这个念头。

第二杯啤酒喝到一半，哈利看见了她。她独自坐在墙边一张昏暗的桌子旁，直视着哈利，嘴角微带笑意。她桌上摆着一杯啤酒，食指和中指夹了根烟。

哈利端起自己的啤酒，朝她那桌走去：“我可以坐下吗？”

菲毕卡朝空着的椅子点了点头：“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就住在拐角。”哈利说。

“我想也是，可是我从来没在这里见过你。”

“对，我常去的那家店上周发生了一件事，他们对那件事的解读和我不一样。”

“他们把你列入黑名单了？”菲毕卡问，发出嘶哑的笑声。

哈利喜欢她的笑声，也觉得她颇有魅力，也许是因为她脸上的妆，或是因为她坐在昏暗之中。那又怎样？他喜欢她的眼睛；她的眼神充满欢乐和生命力，如孩子般天真而聪明，就跟萝凯的眼睛一样，但菲毕卡和萝凯的相似之处仅限于眼睛。萝凯的嘴唇娇小敏感，菲毕卡的嘴唇颇厚，涂上红得有如消防车的口红显得更厚。萝凯低调、优雅、机敏，身材纤瘦好比芭蕾舞演员，看不见丰盈的曲线。菲毕卡今天穿的是虎纹上衣，就和豹纹或斑马纹一样抢眼。萝凯给人的整体感觉是深色的：深色眼眸、深色头发、深色肌肤。哈利从未见过有其他女人的肌肤像萝凯那样闪耀光泽。菲毕卡有一头红发，肤色苍白，她跷着脚，露出的大腿在黑暗中显得更加白皙。

“你一个人在这里干吗？”

菲毕卡耸了耸肩，啜饮一口啤酒：“安德斯不在家，出差去了，今天晚上才回来，所以我出来放纵一下。”

“他去了很远的地方吗？”

“欧洲某个地方吧。你知道的，男人总是什么都不说。”

“他做什么工作？”

“教堂设备的业务员，推销圣坛装饰品、布道坛、十字架什么的，二手的和新的都卖。”

“嗯，他在欧洲到处跑？”

“如果瑞士一家教堂需要新的布道坛，可能得从奥勒松市进货，然后瑞士教堂的旧布道坛最后可能会卖到斯德哥尔摩或纳尔维克市。他常常出差，不在家的时间比在家多，尤其是最近这几个月。应该说过去这一年都是这样。”菲毕卡吸了口烟，又补充一句，“不过他不是基督徒。”

“是吗？”

菲毕卡摇了摇头，红艳艳的嘴唇吐出浓重的烟圈，嘴唇上方可以看见细密的皱纹。

“他的父母是五旬节教派的信徒，他是在那种宗教环境里长大的。我去参加过一次五旬节教派的聚会，可是你知道吗，我觉得那个聚会很诡异，尤其当他们开始讲灵言什么的。你有没有参加过那种聚会？”

“两次，”哈利说，“费城教派的。”

“你被拯救了吗？”

“很不幸，没有。我只是去那里找人，那个人说他愿意帮我出庭作证。”

“就算你没找到耶稣，至少找到了一个证人。”

哈利摇了摇头：“他们说那个人不去参加聚会了，也从原来的住处搬走了。所以没有，我绝对没有被拯救。”哈利喝完杯中的啤酒，

朝吧台打了个手势，又点燃一根香烟。

“我那天打电话去警署找过你。”菲毕卡说。

“是吗？”哈利想起答录机里那则无声的留言。

“对，可是他们跟我说那件命案不是你负责的。”

“如果你指的是卡米拉命案，那他们没有说错。”

“所以我就找了另一个去过我们公寓的警察，身材很结实的那个。”

“汤姆·瓦勒？”

“对，我跟他说了一些卡米拉的事，一些你去我们家的时候我没办法说出口的事。”

“为什么没办法说出口？”

“因为安德斯就坐在我旁边。”菲毕卡深深吸了口烟，“我如果说了贬低卡米拉的话，安德斯会非常生气，虽然他不太认识卡米拉。”

菲毕卡耸了耸肩。“我不认为我说的话带有贬低的意思，可是安德斯会那样想，这跟他的成长环境有关。我相信他真的认为女人一辈子只能跟一个男人有性关系。”菲毕卡按灭香烟，又低声加了一句，“甚至连一个男人都不能有。”

“嗯，那卡米拉不止跟一个男人有过性关系？”

“她取的那个上流社会的名字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你怎么知道？你能听见楼上的声音？”

“声音从天花板是传不下来的，所以冬天听不到什么。可是到了夏天，窗户都是开着的，你知道，声音……”

“很容易在环绕空间里传播。”

“一点也没错。安德斯常常从床上爬起来，去把卧室的窗户关上。如果我顺口说了一句，例如‘她开始浪了’，安德斯就会大发脾气，跑去客厅睡。”

“所以你找我是想说这件事？”

“对，还有另一件事。我接到了一通电话。起初我以为是安德斯打来的，可是他的电话通常都可以听见背景噪声，因为他常常会在欧洲某个城市的街上打给我。奇怪的是那些噪声听起来都一样，就好像他每次都在同一个地方打电话给我一样。总之，这通电话的背景噪声不一样。通常我接到这种电话，二话不说立刻挂掉，可是卡米拉发生了那种事，安德斯又不在家……”

“所以呢？”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菲毕卡疲倦地笑了笑。哈利觉得那笑容很棒。

“我在电话里只听见人呼吸的声音，觉得很诡异，才想跟你说。瓦勒警官说他会去查，可是我想他们应该查不到那通电话的号码。凶手要回到犯案现场看看，不是吗？”

“只有侦探小说才会那样写，”哈利说，“如果是我，就不会想太多。”哈利转动酒杯。药开始发挥作用了。“你跟安德斯认不认识莉斯贝思？”

菲毕卡凝视哈利，画过的眉毛高高扬起：“你是说那个失踪的女人？我们为什么会认识她？”

“你说得对，你们为什么会认识她？”哈利喃喃地说，纳闷自己怎么会这样问。

将近九点，两人走出水下酒吧，踏上人行道。哈利得拿出在船上

行走的本事才不致摇晃。“我就住在附近，”哈利说，“要不要……”

菲毕卡侧过头，微微一笑：“哈利，不要说出以后会后悔的话。”

“后悔？”

“刚才这半个小时，你一直滔滔不绝地跟我说萝凯的事，你没忘记她，对吧？”

“我说过她不要我了。”

“对，而且你也不要我。你要的是萝凯，或是萝凯的代替品。”她把手放在哈利的手臂上，“换作其他的情况，我也许可以稍微假装一下自己是萝凯，可是现在不行，而且安德斯很快就会到家了。”

哈利耸了耸肩，横跨一步，稳住摇晃的身体：“好吧，那我陪你走回去。”哈利带着鼻音说。

“我家有两百米远，哈利。”

“我走得到。”

菲毕卡放声大笑，挽起哈利的手臂。

两人缓缓走上伍立弗路，马路上的车辆从他们身旁驶过，晚风轻抚他们的肌肤，这是个典型的奥斯陆七月。哈利听着菲毕卡哼歌，心想不知道现在萝凯在做什么。他们在黑色熟铁栅门前停下脚步。

“晚安，哈利。”

“嗯。你要搭电梯吗？”

“怎么了？”

“没什么。”哈利把双手插进裤袋，试着让自己保持平衡，“保重，晚安。”

菲毕卡微微一笑，走到哈利面前。哈利闻到她身上散发的幽香。她在哈利的脸颊上轻轻一吻。

“说不定下辈子吧，谁知道呢？”她轻声说。

铁栅门在菲毕卡身后关上，发出咔嚓轻响，十分滑顺，显然上过润滑油。哈利站在原地，试着辨认方向，就在此时，面前的橱窗吸引了他的目光。吸引他目光的不是橱窗内的那排墓碑，而是橱窗反射的影像。只见一辆红色汽车停在对面人行道旁。假如哈利对车子有点兴趣，就会知道那辆车是富田ZZ-R限量跑车。

“靠！”哈利咕哝着穿过马路。一辆出租车大鸣喇叭，跟哈利擦身而过。哈利来到那辆跑车旁，站在驾驶座前。黑色车窗无声无息地降下。

“妈的你在这里干吗？”哈利喘息着说，“你是在监视我吗？”

“晚上好，哈利。”汤姆打了个哈欠说，“我在监视卡米拉的住处，看有什么人进出。你知道，‘凶手会回到命案现场’这句话不是随便说说的。”

“对，这句话说得一点没错。”哈利说。

“你应该知道，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凶手会回到犯罪现场，他没有留下什么线索供我们调查。”

“我们并不知道凶手是男人……”哈利说。

“还是女人。”汤姆插嘴说。

哈利耸了耸肩，稳住摇晃的身体。副驾驶的车门弹了开来：“上车，哈利，我想跟你聊聊。”

哈利瞟着那扇开着的车门，犹豫了一下。他横跨一步，稳住身体，然后绕过车子，坐上了车。

“你是不是喝酒了？”汤姆问，把音乐音量关小。

“对，我喝酒了。”哈利说，在狭小的桶形座椅里局促不安。

“你做出正确的决定了吗？”

“你真的很喜欢红色日本跑车，”哈利一扬手，在仪表板上用力拍了一掌，“挺结实。告诉我……”哈利集中精神，努力把话说清楚，“爱伦被杀害的那天晚上，你在基努拉卡区是不是跟斯韦勒坐在这辆车上？”

汤姆凝视哈利好一会儿，才开口答道：“哈利，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不知道？你知道爱伦确认了你是军火走私的主犯，对不对？你为了不让爱伦泄露这件事，就叫斯韦勒杀了爱伦。当你知道我把目标锁定在斯韦勒身上，就赶去他家把他杀了，还把现场布置得像是他拔枪拒捕，就跟那个在哈纳罗格大楼下被你击毙的家伙一样。你的专长好像是处决惹麻烦的嫌犯。”

“哈利，你喝醉了。”

“你知道吗，汤姆，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想找出你涉案的证据。”

汤姆沉默不语。

哈利大笑，又拍了一下仪表板。仪表板发出一声不祥的响声。

“你当然知道！王子和他的爪牙显然什么都知道。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

汤姆透过侧面车窗看见一个男子从“烤肉园”餐厅里走出来，男子停下脚步，往两侧看了看，才往三一教堂的方向走去。汤姆和哈利一言不发，直到男子转了个弯，踏上墓园和圣母医院之间那条路。

“好吧，”汤姆高声说，“要我自白很简单，可是你要记住，一旦你

听了我的自白，就会立刻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那算不了什么。”

“我惩罚了斯韦勒，他罪有应得。”

哈利缓缓转头，盯着汤姆，只见汤姆靠在头枕上，眼睛半闭。

“但不是因为我怕他泄露我跟他是一伙的，你这部分的推论不正确。”

“是吗？”

汤姆叹了口气：“你有没有想过，像我们这种人为什么会来当警察？”

“我又没做过别的工作。”

“哈利，你小时候最早的记忆是什么？”

“什么时候？”

“我最早的记忆是有一天晚上，爸爸弯腰看着我躺在床上睡觉。”汤姆抚摸着方向盘，“当时我也就四五岁，我闻得到爸爸身上有香烟和安全感的味道。你知道，父亲身上总是有这种味道。他总是在我上床睡觉后才回家，我也知道早上我醒来时，他早已去上班了。我知道如果我睁开眼睛，他就会对我微笑，拍拍我的头，然后离开。所以我假装还在睡觉，希望他留在我身边久一点。有时候如果我做噩梦，梦见那个猪头女人在街上寻找儿童的鲜血，我就会在爸爸离开的时候睁开眼睛，要他坐下来再多陪我一会儿。爸爸听了就会坐下，我则睁大眼睛看着他。你父亲也是这样的吗，哈利？”

哈利耸了耸肩。“我爸是老师，他常常在家。”

“那算是中产阶级家庭喽。”

“大概是吧。”

汤姆点了点头：“我爸爸是工人，我最好的朋友盖尔和索罗的爸爸也是工人，他们就住在我家楼上。我是在奥斯陆老街的社区里长大的，那个社区在奥斯陆东区，房子灰扑扑的，但是个好社区，房子是工会的，维护得很好。我们没有把自己视为工人阶级，而是企业家。索罗的爸爸还开了一家店，他们家每个人在那家店里都有职位。社区里的男人都很努力地工作，但没有人像我爸爸那么努力，他从早到晚、无论日夜都在工作。他就像是台机器，只有星期日才关机。我爸妈都不是虔诚的基督徒。爸爸在夜校里念过半年神学，因为我爷爷希望他去当牧师，等爷爷一死，爸爸就不念了。我们每个星期日都会去弗勒卡区的教堂做礼拜，做完礼拜后，他会带我们去艾克柏区或厄斯马卡森林。到了下午五点，我们会换衣服，在客厅里吃周日晚餐。这些事听起来可能有点无聊，可是我跟你讲，那时候我一星期都盼望星期日赶快来临。

“到了星期一，他又离开了，总是有建筑工地需要他加班。我爸爸常说：‘有些钱比白色还要白，有些是灰的，有些是黑的。’他做的那行只有这样才能赚得到钱。我十三岁的时候，我们搬到西区一幢有苹果园的房子，爸爸说那里环境比较好。班上只有我一个人的父母不是律师、经济学家、医生或者其他专业人士。我们新家的邻居是法官，他有个儿子跟我一样年纪。爸爸希望我将来也能像他们一样。他说我如果想从事某一行，一定要去交那一行的朋友，学会那一行的规矩、语言和潜规则。可是我从来没见过那个法官的儿子，只见过他们家的狗，一只德国狼狗，那只狗整晚都在阳台上乱叫。放学后，我还是会坐地铁回奥斯陆老街去找盖尔和索罗。有一次我爸妈举办烤肉会，邀请新家附近的邻居来参加，可是他们全都婉拒了，最后只来了一个。我还记得那年夏天烤肉的烟味，还有邻居院子里传来的刺耳笑声。后来，那些邻居一次也没来邀请过我们。”

哈利努力让自己吐字清晰：“这个故事的重点是什么？”

“这就得你自己决定了，需要我停下来吗？”

“不用，你继续说，反正今天晚上也没什么电视好看。”

“有个星期日，我们跟平常一样要去教堂做礼拜，我站在街上等我爸妈，一边看着邻居院子里那只德国狼狗在篱笆里对我狂叫。不知道为什么，我走过去把栅门打开，也许我觉得那只狗之所以生气，是因为它很孤单。结果那只狼狗跑过来，把我扑倒在地，朝我的下巴一口咬了下去，疤痕到现在都还留着。”

汤姆指了指下巴，但哈利什么也没看见。

“后来那个法官在阳台上呼唤那只狗，它才松开嘴巴，然后，那个法官叫我滚出他的院子。我爸妈开车载我去急诊室的时候，妈妈一直哭，爸爸没说几句话。回来以后，我的脸上多了一排粗大的黑色缝线，从下巴一直延伸到耳朵下面。爸爸去找那个法官，回来的时候气得脸色铁青，话说得比平时更少了。那个星期日晚上，我们吃饭时，餐桌上没有人说一句话。那天晚上我睡到一半，突然爬起来，纳闷是什么把我吵醒了。原来是因为四周很安静，然后我突然发现那只德国狼狗不叫了。这时我听见前门关上的声音，直觉告诉我，我们再也听不见那只狼狗乱叫了。然后，我房间的门轻轻打开，我赶快紧紧闭上眼睛，但还是瞄到了一把锤子。我闻到他身上香烟和安全感的味道。我假装睡着了。”

汤姆拍去方向盘上肉眼看不见的尘埃。

“我干掉斯韦勒，是因为知道他杀了爱伦。我这么做是为了爱伦，哈利，是为了我们。现在你知道我杀了人，你要不要向上级报告？”

哈利只是瞪着汤姆。汤姆闭上双眼。

“哈利，我们对斯韦勒只掌握了间接证据，他已经算是逃掉了。我们怎么可以让这种事发生？你会让这种事发生吗，哈利？”汤姆转过头来，直视哈利冷酷的眼睛，“你会吗？”

哈利吞了口唾沫：“有人看见你跟斯韦勒一起坐在车里，这个人

愿意为此事出庭作证，我想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对不对？”

汤姆耸了耸肩：“我跟斯韦勒谈过几次话，他是新纳粹分子，也是个凶手。密切关注这些事是我们的工作，哈利。”

“后来看见你的那个人突然什么都不想说了，那是因为你去找他谈过话，对不对？你威胁他闭嘴。”

汤姆摇了摇头：“哈利，这种问题我不能回答。就算你决定加入我们，我们也有不容变更的规则，你只能知道你需要的知道的，才能扮演好你的角色。这听起来可能很严格，但很管用，对我们来说很管用。”

“你有没有去找过罗伊？”哈利咬字含糊。

“你去找罗伊也是白费力气，哈利，把他忘了吧。你应该多替自己想想。”汤姆靠向哈利，压低嗓音，“你都失去了什么？好好照照镜子……”

哈利眨了眨眼。

“你看，”汤姆说，“你是个快四十岁的人了，酗酒，又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没有钱。”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哈利想大吼，但喝得太醉了，吼不出来，“你有没有去……去找过罗伊？”

汤姆在座椅上坐直了身子：“回家吧，哈利，想想你到底欠谁什么？是警界吗？是谁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最后还嫌味道不好，把你吐了出来？你的老大是不是一闻到麻烦就像受惊的老鼠一样立刻把你甩开？还是你欠自己什么？你每年都在努力维护治安，最后也不过是让奥斯陆的治安维持在马马虎虎的状态而已，更不用提这个国家把罪犯保护得比人民公仆还要周到。你的确是警界的佼佼者，哈利，不像其他人。你有真才实干，可是你赚的钱却只够糊口。我能付你的钱是你现在赚的五倍之多，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能给你尊严，哈利。尊

严。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吧。”

哈利集中视线，努力想把汤姆看清楚，可是汤姆的脸却一直变形。哈利四处摸寻门把手，摸来摸去却找不着。该死的日本车。汤姆俯身越过哈利，推开了门。

“我知道你一直在找罗伊，”汤姆说，“我就替你省点麻烦吧。是的，那天晚上我在基努拉卡区跟斯韦勒说过话，但这不表示我跟爱伦命案有关。我对这件事只字未提，是因为我不想把事情搞得更复杂。你想做什么随便你，可是相信我：罗伊的话没有一句值得听。”

“他人在哪里？”

“我告诉你的话会有什么改变？那样你就会相信我了吗？”

“说不定，”哈利说，“谁知道？”

汤姆叹了口气：“松恩路三十二号，他住在他继父的地下室客厅里。”

哈利转过身，对着朝他驶来的一辆出租车招了招手，那辆出租车的亮着空车灯。

“不过今天晚上他会去参加曼纳唱诗班的合唱练习，”汤姆说，“他们在老奥克教堂的大厅里排练，从这里走路就到了。”

“老奥克教堂？”

“他从费城教派改信伯利恒教派了。”

那辆亮着空车灯的出租车放慢速度，犹豫片刻，然后加速离开，朝市中心驶去。汤姆露出揶揄的微笑：“哈利，你要弃暗投明，是不用放弃自己的信念的。”

星期日 伯利恒

星期日晚上八点，莫勒打了个哈欠，锁上抽屉，伸手准备关上台灯。他感到疲惫，但很有成就感。自从卡米拉命案和莉斯贝思失踪案发生之后，媒体就不断对案情穷追猛打，到了周末才有所缓和，于是莫勒在不被打扰的情况下利用整个周末批了大量公文。长假一开始就在莫勒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公文很快就少了一半。现在他可以回家享受一杯温醇顺口的尊美醇威士忌，收看《音乐大挑战》的重播了。他的手指按在台灯开关上，最后看了一眼收拾得整整齐齐的桌面。这时他看见一个褐色的气泡信封。他依稀记得这个信封是他星期五从信架上取出来的，显然它一直被埋在成堆的文件当中。

他犹豫片刻，信可以明天再拆。他捏了捏信封，感觉到里面那样东西的形状，但无法立刻辨识出究竟是什么。他用拆信刀打开信封，却发现里面没有信。他倒转信封，也没有东西掉出来。他用力摇晃信封，突然听见某样东西从气泡纸衬里脱落的声音。那东西掉到桌上，弹了起来，越过电话，落在吸墨台上，正好压在值班表上面。

突然，他的胃痛了起来。他弯下腰，站在原地不住喘息，过了几分钟才终于能直起身子，拨打电话。如果疼痛不是那么剧烈，他也许就会发现，他拨打的号码，正好是那样东西指着的值班表上某个人的电话。

茉莉又一次坠入了爱河。

她看了一眼教堂大厅的阶梯。光线从门上嵌有伯利恒之星的圆窗照射进来，照亮了新成员罗伊的脸庞。罗伊正在跟唱诗班其他女性成员说话。茉莉想吸引罗伊的注意，思考了好几天却毫无灵感，想不出该用什么方法吸引他。直接过去跟罗伊说话是个不错的开始，她必须等待机会。上周排练时，罗伊响亮而清晰地介绍自己的过去，说自己曾是费城教派的教友，在获得救赎前是新纳粹党党员。一个女性成员听说罗伊身上有个很大的纳粹刺青。她们一致认为这真是糟透了，但茉莉听了只觉得全身兴奋得微微颤抖。她内心深处知道，她之所以坠入爱河，是因为新鲜感、未知感，以及这种美妙但短暂的兴奋感。她

知道自己最后会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例如克里斯蒂安那样的男人。克里斯蒂安是曼纳唱诗班的领唱，父母都是国会议员，他最近刚开始在青年聚会里上台布道。而罗伊这种人最后多半都会变节。

今天晚上他们排练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除了排练新歌，还几乎把所有曲目都唱了一遍。每当有新成员加入，克里斯蒂安都会这样做，好展现曼纳唱诗班有多么出色。曼纳唱诗班在耶米斯路有自己的排练室，但今天因为法定假日关闭，他们才借奥克巴肯街的老奥克教堂大厅来排练。排练结束后，虽然已过午夜，大家还是站在教堂外迟迟不肯离去。他们叽叽喳喳地说话，宛如一群昆虫嗡嗡作响，仿佛今晚空气中弥漫着大量的兴奋之情。也许是因为天气炎热，也许是因为已婚和订婚的成员都度假去了。那些已婚和订婚的人平常总是对年轻成员投以忍耐的微笑和告诫的眼神，示意他们打情骂俏得太夸张了。这时茉莉对姐妹们的问话只是条件反射性地回应，她不时偷偷朝罗伊瞧去，心想不知那个纳粹大刺青文在哪里。

一个姐妹用手肘推了推茉莉，又朝一个往奥克巴肯街走来的男人点了点头。

“你们看，那个人喝醉了。”一名女性成员低声说。

“真可怜。”另一名女性成员说。

“那就是耶稣想拯救的迷途灵魂。”

说这句话的人是苏菲。苏菲总会说这种话。其他女性成员纷纷点头，茉莉也点了点头。这时茉莉发觉机会来了，于是毫不犹豫地离开她的朋友，走到那男人面前。

男人停下脚步，低头看着茉莉。他比茉莉预想的要高很多。“你认识耶稣吗？”茉莉大声问道，话语清晰，面带微笑。

男人满脸通红，视线模糊。茉莉身后的嗡嗡话声突然停止，她从眼角余光瞥见站在阶梯上的罗伊和其他女人都转头朝她望来。

“可惜我不认识，”男人鼻音颇重，“可是小姑娘，你也不认识耶稣，不过你也许认识罗伊·柯维斯这个人？”

茉莉不由得脸上一红，原本计划要说的“你知道耶稣在等你吗”也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

“怎么样？”男人问，“他在这里吗？”

茉莉看见男人留着平头、穿着靴子，她整张脸突然涨得通红。眼前这个男人会不会是新纳粹分子？他是不是罗伊的旧识？他是不是来找叛徒罗伊复仇？他是不是来劝罗伊回头的？“我……”

男人已横跨一步，绕过了她。

茉莉转过身，正好看罗伊急急忙忙退入教堂大厅，用力关上大门。

酒醉的男子迈开大步，穿越碎石路面，把碎石踩得咯吱作响。他上半身歪歪斜斜，犹如被突来的强风吹弯的旗杆，走到阶梯前还突然滑了一跤，跪倒在地。

“我的天哪……”一名女性成员倒抽一口凉气。

男人爬了起来。

茉莉看见当男人奔上阶梯时，克里斯蒂安迅速退开。男人站上台阶顶端，左摇右摆，还往后晃了一下，不过他成功对抗了地心引力，抓住门把。

茉莉伸手捂住嘴巴。

男人用力推门，幸好罗伊锁上了门。

“靠！”男人大骂，声音里带着浓浓的醉意。他向后仰身，接着有如鞠躬一般向前撞去。他的额头撞上门上的圆窗，只听见清脆的迸裂声响，几片碎玻璃掉落到台阶上。

“住手！”克里斯蒂安叫道，“你不能……”

男人转过头来，张嘴，瞪着克里斯蒂安。只见他额头上有一片三角形碎玻璃，鲜血流下形成一条小溪，遇到鼻梁后分成两条。

克里斯蒂安无法再说第二句话。

男人张开嘴巴，厉声吼叫，吼声有如钢刀刀锋那般令人不寒而栗。他带着茉莉从未见过的炽烈的怒火，挥舞紧握的双拳猛力攻击坚实的白色大门。他发出狼嚎般的吼叫，挥出一拳又一拳，击打坚实的木门。接着，他又攻击圆窗内以熟铁制成的伯利恒之星。茉莉看见鲜血喷溅在白色木门上，耳中仿佛听见皮开肉绽的声音。

“快想想办法啊。”一个声音尖声叫道。茉莉看见克里斯蒂安掏出手机。

铁制的伯利恒之星被打得松动。蓦然间，男子跪了下来。

茉莉往前走了几步。其他人都退开，只有她走上前去。她的心脏在胸腔内剧烈跳动。她走到阶梯前，感觉克里斯蒂安的手搭上了她的肩，便停下脚步。她听见男子在阶梯顶端急促地吸气，仿佛鱼在岸上挣扎。那声音听起来像是啜泣。

十五分钟后，警车赶来将男子带走时，他已瘫倒在阶梯上。警察将他扶了起来，他并未抵抗，乖乖地让警察扶着他朝警车走去。一名警察问在场的众人有没有损害需要报案。唱诗班成员只是摇头，震惊得完全忘了被打碎的圆窗。

警车离去，只留下炎热的夏日夜晚。茉莉突然觉得刚刚的事似乎并没有发生过，因此她并未注意到罗伊的出现。罗伊一脸苍白憔悴，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之中。茉莉也没发觉克里斯蒂安伸出一只手臂搂着她。她怔怔地望着圆窗中的伯利恒之星，只见星星已经扭曲歪斜，五个尖角中有两个向上，一个向下。夜晚虽然炎热，她还是把肩上披的夹克裹得紧了些。

午夜过后，警署窗户映照着重空中的月亮。莫勒穿过空荡荡的停车场，走进拘留所，快速环顾四周，却见三个窗口里都没有人，只有两名警察坐在警卫室里盯着电视看。莫勒是美国演员查尔斯·布朗森的老影迷，一眼就认出电视里正在播放《猛龙怪客》。他也认得两名警察中年纪较长的那个名叫葛洛斯。葛洛斯有个外号叫“肝洛斯”，因为他脸上从左眼到脸颊上方有一道肝赭色的疤痕。在莫勒的记忆中，葛洛斯一直都在拘留所任职，大家也都知道拘留所的大小事务都是葛洛斯在管。

“嘿。”莫勒喊道。

葛洛斯的视线不离电视，伸出食指朝那个较年轻的警察指了指。年轻警察不情愿地转过椅子，面对莫勒。

莫勒亮出证件，但这个动作显然是多余的，他们都认得他。“哈利在哪里？”莫勒问。

“那个白痴？”葛洛斯哼了一声。查尔斯在电视中举起手枪，准备复仇。

“应该在五号拘留室，”年轻的警察说，“你可以去问一下里面的法警，如果你找得到他们的话。”

“谢谢。”莫勒说，穿过一扇门，朝拘留室走去。

拘留所内大约有一百间拘留室，拘禁的人数依季节而有所变动。现在这个季节绝对是淡季。莫勒懒得去法警室，直接走进铁质拘留室之间的走廊，脚步声四处回荡。他一向不喜欢拘留所。第一，把活生生的人监禁在这里根本就很荒唐。第二，这里充满落魄和堕落的气氛。第三，他知道这里会发生什么事。曾有一个囚犯申诉，说葛洛斯用消防水管的水柱喷他。SEFO的人到现场拉出消防水管，往案发拘留室走去，走到一半就发现水管不够长，无法再往前拉，于是决定不予受理这起申诉案件。整个警署似乎只有SEFO的人不知道葛洛斯一听说自己可能有麻烦，立刻把消防水管剪掉了一半。

五号拘留室和其他拘留室一样，没有锁，也没有钥匙，门上只有基本装置，可以从外面打开。

哈利坐在地上，把头埋在双手之中。莫勒首先注意到的是哈利的右手裹着绷带，绷带浸满了血。哈利缓缓抬起头，看着莫勒。他的额头贴着一片护创胶布，双眼红肿，像是哭过，身上飘散着呕吐物的气味。

“你为什么不躺在床上？”莫勒问。

“我不想睡，”哈利低声说，声音难以辨别，“我不想做梦。”

莫勒做了个鬼脸，掩饰自己正在发抖。莫勒见过哈利消沉的样子，但从没见过他如此低落，也从来没见过他崩溃。莫勒清了清喉咙：“我们走吧。”

他们经过警卫室，肝洛斯和那个年轻警察连看都没看他们一眼，但莫勒看见肝洛斯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

哈利在停车场里吐了，弯着腰边吐边咒骂。莫勒点燃一根香烟递给他。

“现在不是上班时间，”莫勒说，“这件事不会被正式记录下来。”

哈利笑得呛到：“谢啦，老大，很高兴知道我被开除的时候工作记录会稍微好一点。”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如果不这样做，就得立刻让你停职。”

“所以呢？”

“这几天我需要像你这样的刑警，但要清醒的，所以问题在于你能够保持清醒吗？”

哈利直起身来，吸了口烟：“老大，你知道我可以保持清醒，可是我愿意吗？”

“我不知道。你愿意吗，哈利？”

“你得给我一个理由，老大。”

“对，我想我得给你一个理由。”莫勒仔细考量哈利和现在的情况。这是个奥斯陆夏夜，他们站在空荡荡的停车场里，头上有月光和路灯照耀，路灯里布满死亡的昆虫。莫勒想起他跟哈利共同经历过的事，想起那些他们达成和未达成的事。无论如何，他们共事了这么多年，难道要在这里以如此乏味的方式分道扬镳？“我认识你这么久了，支撑你往前走的只有一件事，”莫勒说，“那就是案子。”

哈利沉默不语。

“我有一个任务派给你，看你愿不愿接。”

“什么任务……”

“我今天收到一个褐色的气泡信封，里面是这个东西，然后我就一直在找你。”莫勒摊开手掌，仔细观察哈利的反应。月光和路灯灯光照亮莫勒的手掌，手掌上是一个鉴定组的塑料袋。

“嗯，”哈利说，“身体的其他部分呢？”

塑料袋中是一根纤长的手指，指甲涂了红色指甲油。手指上戴着一枚戒指，戒指上镶有一颗有五个尖角的星形宝石。

“目前只有这个，”莫勒说，“左手中指。”

“鉴定人员辨认出这根中指属于谁了吗？”

莫勒点了点头。

“这么快？”

莫勒另一只手按着腹部，又点了点头。

“好吧，”哈利说，“看来是莉斯贝思的。”

第三部

你一整天都在床上等我，做完这件事，我立刻就去找你。如果你喜欢，我可以从墙里拿出那封信，轻声念给你听。“亲爱的，我时时刻刻想着你，我仍感觉得到你的唇贴上我的唇，你的肌肤贴上我的肌肤。”

13

星期一 触碰

亲爱的，你上电视了，整面电视墙都是你。你的十二个分身踩着相同的步伐，色彩和深浅只有些许不同。你在巴黎走台。你停下脚步，抬高臀部，低头看我一眼，脸上露出你学来的那抹充满厌恶的冷淡神情，然后，你转过身对我不理不睬。“拒绝”每次都管用。亲爱的，这一点你很清楚，不是吗？

一则新闻结束。十二个你露出十二个相同的严肃表情，读出十二则相同的新闻。我看着二十四片红色嘴唇开开合合，但你没发出声音，我爱你不出声。

接着是欧洲某地发生洪水的视频。亲爱的，你看，我们在街上涉水而过。我伸出手指在电视屏幕上替你画了一个星形符号。电视是死的，但我感觉得到满是灰尘的屏幕和我的手指之间产生的张力。那是静电。被封住的生命。我的触摸给了它生命。

亲爱的，星星的一个尖角指向路口对面那栋红砖大楼的人行道。我站在这家电视行里，透过电视机之间的缝隙仔细观看这个路口。这是奥斯陆一个繁忙的路口，车子在这里经常大排长龙，但是从柏油路口散开的马路今天只有两条上有车。亲爱的，这个路口有五条马路交会。你一整天都在床上等我，做完这件事，我立刻就去找你。如果你喜欢，我可以从墙里拿出那封信，轻声念给你听。“亲爱的，我时时刻刻想着你，我仍感觉得到你的唇贴上我的唇，你的肌肤贴上我的肌肤。”

我打开店门，走出去。阳光像洪水般涌来。阳光。洪水。我很快

就会回到你身边。

莫勒从一大早开始就很不顺。

昨晚他去拘留所把哈利领出来，今天早上又在胃痛中醒来，感觉自己的胃部犹如一个充气过度的海滩球。更糟的还在后面。

早上九点的时候还算不错，颇为清醒的哈利走进六楼犯罪特警队的会议室，此时已经坐在会议桌前的人有汤姆、贝雅特、特警队里负责个案策略分析的四名警探，以及昨晚被召回的两位专业人员。

“各位早安，”莫勒开口说，“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目前我们手上有两件案子，可能都是命案，而且有迹象显示凶手可能是同一个人。简而言之，这两件案子看起来很像是我们大家都不希望发生的噩梦。”

莫勒把第一张胶片放上投影仪：“画面左边是卡米拉的左手，食指被切断。画面右边是莉斯贝思的左手中指，这根中指是以邮寄方式到达我手上的。虽然我们没有尸体可以用来比对，但贝雅特把这根中指的指纹拿去和威廉·巴里家里采集到的指纹进行比对，两者相符。贝雅特，做得好。”

贝雅特脸上一红，用铅笔敲击笔记本，假装不受影响。

莫勒换上另一张胶片：“这是我们在卡米拉的眼皮下发现的宝石，一颗切割成星形的红钻石，有五个尖角。画面右边的戒指原本戴在莉斯贝思的中指上，大家可以看到，戒指上的钻石颜色比较浅，不过形状同样是星形的。”

“我们去查过第一颗钻石的来源，”汤姆说，“可是什么都没查到。后来我们把照片寄往安特卫普市最大的两家钻石切割厂，他们看了之后，说这种切割手法可能源自欧洲某个地方，可能在俄罗斯或德国南部。”

“我们联系了世界上最大的未切割钻石采购公司‘戴比尔斯’，找到一位钻石专家，”贝雅特说，“根据她的说法，用光谱测定法和微断层

分析可以精准地辨识出钻石的来源。她今天晚上就会从伦敦飞过来协助我们。”

麦努斯·史卡勒举起了手。麦努斯是个年轻警探，刚加入犯罪特警队不久。“长官，回到你开头说的话，我不明白，如果这是双重命案，为什么它会是噩梦？因为这样一来我们要找的凶手不就从两个变成一个了吗？而且我们所有的人不就可以一起合作了吗？在我看来，这反而可以……”

麦努斯听见有人清了清喉咙，声音低沉。会议室里的人全都转头往哈利坐的那把椅子望去。

“再说一次，你叫什么名字？”哈利问。

“麦努斯。”

“姓什么？”

“史卡勒，”麦努斯的话音里透出不耐烦，“请你记住……”

“不，我不会记住，倒是我现在说的话你得记住。当刑警面对的是预谋杀入案，就拿这件案子来说，凶手行凶前经过缜密的计划，那么刑警就会知道凶手占有许多明显的优势。凶手可能销毁了所有的刑事鉴定证据，制造看起来很稳固的不在场证明，以及丢弃凶器，等等。不过有一件事，凶手可以说永远躲不过刑警的调查，这件事是什么？”

麦努斯连续眨了好几次眼睛。

“动机，”哈利说，“很根本，对不对？我们就是要从动机着手调查。它非常根本，根本到有时我们会把它忘了。直到有一天，天上掉下来一个凶手，一个足以被称为每个刑警的噩梦的凶手，或是春梦，看你的脑袋喜欢哪一种。为什么要把这个凶手称为每个刑警的噩梦？因为他没有动机。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这个凶手的动机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

“霍勒警监，你说得太夸张了吧，像是在墙上画了个恶魔，”麦努斯环视在场众人，“我们都还不知道这两件命案背后有没有动机呢。”

汤姆清了清喉咙。

莫勒看见哈利绷紧了下颌肌肉。

“他说得对。”汤姆说。

“我当然说得对，”麦努斯说，“很明显……”

“麦努斯，闭嘴，霍勒警监说得对。这两件案子，一件我们查了十天，另一件我们查了五天，都没发现这两个被害人之间有任何关联。当被害人之间唯一的联系是遇害方式、杀人仪式，以及那些看起来像是密码的信息，我们就会想到一个词，我建议大家先别把这个词大声说出来，放在心里就好。我也建议麦努斯和其他刚从警校毕业的菜鸟，以后霍勒警监说话的时候，请你们闭上嘴巴、竖起耳朵。”

会议室里一片静默。

莫勒看见哈利盯着汤姆。

“结论就是，”莫勒说，“我们必须记住两件事：第一，我们要把这两件案子当作一般的命案处理；第二，我们得在墙上画一个又大又肥的恶魔。媒体那边由我应付，你们谁都不准对媒体发言。下一次开会时间是五点，干活去吧。”

聚光灯下的男子十分优雅，身穿花呢衫，手上拿着福尔摩斯烟斗，踱着步子，用同情的眼神望着眼前衣衫褴褛的女子。“你打算付我多少学费？”

衣衫褴褛的女子头一仰，双手叉腰：“哦，我知道行情，我的一位女性朋友跟真正的法国绅士学过法语，一小时十八便士。你要教我的母语，应该没有脸开出跟法语课一样的价钱，所以我最多付你一先令，不要就拉倒。”

威廉坐在第十二排，眼泪自然流下。他感觉泪水经过脖子，流到丝质泰国衬衫下，来到胸部；咸咸的泪水刺痛他的乳头，继续往下流到腹部。

泪水无法停止。

他用手捂住嘴巴，不让啜泣声影响到台上演员或坐在第五排的舞台导演。一只手搭上他的肩膀。他吓了一跳，转过头，看见一个高大的男子矗立在他面前。他心头掠过不祥的预感，坐在椅子上僵直不动。

“你是？”威廉挤出声音低语问道。

“是我，”男子低声说，“哈利·霍勒，警察。”

威廉放下捂着嘴的手，仔细瞧了瞧哈利。“原来是你，”威廉松了口气，“抱歉，霍勒警监，这里很暗，我还以为……”

哈利在威廉旁边坐下：“你还以为什么？”

“你穿着黑色衣服。”威廉用手帕擤了擤鼻涕，“我还以为你是神父，带来……坏消息的神父。很蠢，对不对？”

哈利默然不语。

“你正撞上我情绪激动的时候。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彩排，你看看她。”

“谁？”

“伊莱莎·杜利德，台上那个角色。我看见她站在台上就好像看到莉斯贝思一样，觉得莉斯贝思的失踪只不过是一场梦。”威廉深深吸了口气，全身发抖，“可是她一开口，我的莉斯贝思就不见了。”威廉发现哈利看着台上，一脸讶异。

“她很像莉斯贝思，对不对？所以我才找她来。这原本是莉斯贝

思主演的音乐剧。”

“哦……”哈利喃喃道。

“那是她姐姐。”

“那是朵娅？我是说朵—娅？”哈利把重音放在a上。

“这件事目前还是秘密，下午会开记者招待会。”

“明白，这样应该可以制造宣传话题。”

朵娅大摇大摆走了几步，不小心绊了一跤，她立刻大声咒骂。跟她演对手戏的男演员绝望地举起双臂，朝导演望去。

威廉叹了口气：“不能只靠宣传话题，你看，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朵娅有一种未经雕琢的表演才华，可是在国家剧院的舞台上演出，毕竟跟在挪威中部小镇的社区中心演唱牛仔歌曲有很大的不同。我花了两年才教会莉斯贝思该如何在舞台上演出，现在我们却得在两周之内教会朵娅。”

“打扰你了，我把事情很快地说一遍，巴里先生。”

“把事情很快地说一遍？”

威廉试着在黑暗中解读哈利脸上的表情。恐惧再度向他袭来。哈利正欲张口，威廉凭直觉打断哈利：“你没打扰我，霍勒警监，我只是制作人，负责统筹而已，现在其他人已经接手了。”

威廉朝台上指了指，只见一个身穿花呢衫的男子正高声说道：“我会把这个邋遢的女孩变成公爵夫人。”

“导演、舞台设计、演员，”威廉说，“从明天开始，我就只是个旁观者，看着这出……”他挥舞着手，直到找到合适的词，“喜剧。”

“呃，我们都得找到自己的才华。”

威廉发出空洞的笑声，但随即住口，他看见导演的头突然朝他们这边转来。他靠向哈利，轻声说：“你说得对。我跳过二十年舞。告诉你，我跳得很烂，可是歌剧界很缺男舞者，所以男舞者只要有一半水准，全部都收。总之，我们到了四十岁就被迫退休，我必须另找出路。后来我发现，我真正的才华是安排别人跳舞，也就是做舞台管理，霍勒警监，那是我唯一能做的工作。可是你知道吗，人只要有一点小小的成功，就会变得很可悲。不过是几出戏恰巧做得很成功，我们就相信自己是神，以为自己可以控制所有的变数，不管在哪里都可以塑造自己的命运。这种事就发生了，然后我们才发现自己有多么无助。我……”威廉突然住口，“我讲这些事很无聊，对吗？”

哈利摇了摇头，然后清了清喉咙：“是你老婆的事。”

威廉眯起双眼，仿佛正屏息以待令人不悦的巨大噪声。

“我们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有一根手指。很遗憾，那根手指是莉斯贝思的。”

威廉用力吞了口唾沫。他一向认为自己是个充满爱意的人，但这时他再度感受到某种情绪正在逐渐扩张。自从莉斯贝思失踪，他胸口就出现一团有如肿瘤般的感觉，这感觉几乎把他逼疯。此时他察觉到这感觉有颜色，这种叫恨意的感觉是黄色的：“霍勒警监，你知道吗，这让我松了口气。我一直都知道他会伤害莉斯贝思。”

“伤害？”

威廉察觉到哈利的语气带有一丝焦虑的诧异：“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哈利？我可以叫你哈利吗？”

哈利点了点头。

“把这家伙找出来。哈利，把这家伙给找出来，然后惩罚他，严厉地惩罚他。答应我好吗？”

威廉仿佛看见哈利点头，但不甚确定。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

哈利起身离去。威廉深深吸了口气，试着把注意力放到舞台上。

“不！我会报警的，我真的会。”朵娅高声喊道。

哈利坐在办公室里，怔怔地望着办公桌桌面。他非常疲倦，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办法继续工作。

昨天他大闹教堂、被关进拘留室、做了一整晚的噩梦，这些都让他疲惫不堪，和威廉碰面更令他心力交瘁。他坐在剧院里，答应威廉会抓到凶手，听威廉说妻子被“伤害”时却只能保持沉默。有一件事他很确定，那就是莉斯贝思已经死了。

今天早上，哈利一起来就感觉到体内的酒瘾在噬咬着他。他的身体先是出现本能的渴望，接着就被恐慌袭击，因为他为了让自己碰不到酒，上班不带皮夹，也不带钱。如今疼痛迈入新境界，他不只全身疼痛，还感觉到空虚和恐惧，觉得自己似乎就要被撕成碎片。敌人在下面拉扯铁链，狗在兽栏里吠叫，就在他心脏下方的胃里。天哪，他是多么痛恨它们。他痛恨它们就跟它们痛恨他一样。

哈利站了起来。他星期一在档案柜里藏了半瓶贝尔威士忌。他是现在才想起来还是一直都记得这件事？他常跟自己玩数百种把戏，已经很习惯了。他正要拉开抽屉，却突然抬起头。他看见某样东西动了动，却只看见爱伦在照片里对他微笑。是他疯了，还是爱伦的嘴唇真的动了？

“贱人，看什么看？”他咕哝说。接着，爱伦的照片被他从墙上打了下来，玻璃相框在地上摔得粉碎。哈利看着爱伦在破碎的相框中平静地微笑。他握住自己的右手，绷带下的伤口隐隐作痛。

正当他转头准备打开抽屉，却发现有两个人站在门口，这才意识到两人已经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他在相框上看见的其实是那两人映照在玻璃上的动作。

“嘿。”欧雷克说，望着哈利，脸上混杂着疑惑和恐惧。

哈利吞了口唾沫，放开抽屉：“嘿，欧雷克。”

欧雷克穿着运动鞋、蓝裤子、巴西国家足球队的黄色上衣。哈利知道那件上衣背后印有数字9和罗纳尔多的名字。那件上衣是某个星期日他在一家加油站买的，那时罗凯、欧雷克和他正要去诺勒菲山滑雪。

“我在楼下碰见他。”汤姆说，他的手放在欧雷克头上。

“他在接待处说要找你，我就把他带过来了。欧雷克，看来你会踢足球？”

欧雷克并没回答，只是看着哈利。欧雷克有一双跟他母亲一模一样的深色眼眸，有时无限温柔，有时冷酷严厉。这时哈利读不出欧雷克的眼睛是温柔还是冷酷，他的眼睛只是深色的。

“是不是踢前锋？”汤姆问，面带微笑，摸了摸欧雷克的头发。

哈利看着汤姆强壮有力的手指。欧雷克的深色头发衬着汤姆的古铜色手掌，根根直竖。哈利觉得一阵脚软。

“不是，”欧雷克说，眼睛紧紧盯着哈利，“我是后卫。”

“嘿，欧雷克。”汤姆说，面带询问地看着哈利，“哈利还得在这里练拳，我心烦的时候也会这样。我们去楼顶看看风景，让他整理一下，好不好？”

“我要留在这里。”欧雷克明确地说。

哈利点了点头。

“好吧，欧雷克，很高兴见到你。”汤姆拍了拍欧雷克的肩膀，随即离去。欧雷克依然站在门口。

“你是怎么来的？”哈利问。

“坐地铁。”

“你自己来的？”

欧雷克点了点头。

“萝凯知道你来这里吗？”

欧雷克摇了摇头。

“你不进来吗？”哈利喉咙干涩。

“我要你回家。”欧雷克说。

哈利按下门铃才四秒钟，大门就被萝凯猛地打开，只见她乌黑的眼睛里蕴含怒意：“你跑到哪里去了？”

哈利本以为萝凯这句话是对他和欧雷克说的，但萝凯的视线扫过哈利，落在欧雷克身上。

“没有人陪我玩，”欧雷克低着头说，“所以我坐地铁去城里。”

“地铁？你一个人？怎么可能……”萝凯的语气软下来。

“我偷偷溜出去的，”欧雷克说，“妈妈，我以为你会高兴，你不是说你也想……”

萝凯突然把欧雷克抱进怀里：“宝贝，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萝凯抱着欧雷克，斜眼看着哈利。

萝凯和哈利站在后院篱笆旁，向下眺望奥斯陆市区和奥斯陆湾。两人不发一语。蓝色海洋中的帆船犹如小小的白色三角形，十分显眼。哈利转过身，面对房子。夏日的鸟儿从草地上振翅飞起，掠过敞开窗户前的苹果树。这是一栋大房子，外墙由黑色原木构成。这栋房子是为冬天建造的，不是为夏天。

哈利望向萝凯。她身穿浅蓝色连衣裙，外罩一件带纽扣的红色棉

夹克，露出双腿。她脖子上戴着一条十字架项链，这条项链是她母亲留给她的，项链下的点点汗珠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哈利陷入沉思，心想自己知道她的一切：棉夹克上的气味、连衣裙下背部的温柔弧线、流汗时肌肤的气味、她想过的人生、她不发一语的原因。哈利知道她的一切。

“最近怎么样？”哈利问。

“很好，”萝凯说，“我租了一间小木屋，可是八月才能入住，我去租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她的口气不带情绪，只能微微感受到其中的责备之意，“你的手受伤了？”

“只是划伤。”哈利说。

萝凯的一缕头发被风吹起，横过脸庞。哈利抑制住想把那缕头发拨开的冲动。

“我昨天请人来给这栋房子估价。”萝凯说。

“估价？你不会想把它卖掉吧？”

“哈利，这栋房子只有两个人住实在太大了。”

“对，可是你爱这栋房子，你是在这里长大的，欧雷克也是。”

“不用你说我也知道，可是冬天要照顾它得花两倍的力气，比我想的还麻烦，现在屋顶又要整修。这是栋老房子了。”

“嗯。”

哈利看着欧雷克对车库门踢球。欧雷克又踢出一球，球一离开他的左脚，他立刻闭上眼睛，举起手臂，想象自己接受无数球迷的欢呼。

“萝凯。”

她叹了口气：“什么事，哈利？”

“你可不可以至少在我说话的时候看着我？”

“不。”她的声音既不生气，也不烦躁，她只是陈述事实。

“如果我放弃的话，会不会有改变？”

“你是不会放弃的，哈利。”

“我是说放弃当警察。”

“我猜到了。”

哈利踢了踢青草。“我可能没有选择了。”他说。

“没有？”

“没有。”

“那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假设性的问题？”她吹开那缕头发。

“我可以找个安定一点的工作，可以多点时间在家，也可以照顾欧雷克。我们可以……”

“哈利，别说了！”她的声音宛如鞭子。她低下头，双手抱胸，仿佛在炙热的太阳下感到寒冷。“答案是‘不会’，”她低声说，“不会有什么改变。问题不在你的工作，而是……”她吸了口气，转头直视哈利的双眼，“而是你，哈利。你才是问题所在。”

哈利看见泪水逐渐充满她的眼眶。

“你走吧。”她轻声说。

哈利想说些什么，但改变主意，朝海湾里的帆船点了点头。“你说得对，”他说，“我才是问题所在。我去跟欧雷克说说话，然后就离开。”他跨出几步，又停下，回过身来，“萝凯，别把房子卖掉。你听

见了吗？不要卖掉。我会想办法的。”

她眼角含泪，微微一笑。“你真是个奇怪的男人。”她低声说，伸出一只手，仿佛要抚摸他的面颊，但他距离太远，她的手又落了下去，“保重，哈利。”

哈利离开时，脊背突然掠过一股凉意。五点十五分了，他得赶紧去开会。

我在红砖大楼里，这里的气味好像地下室。我静静站着，仔细看着面前布告栏上的名字。我听得见楼梯上的说话声和脚步声，可是不害怕。虽然他们看不到，但我是隐形的。你听见了吗？虽然他们看不到，但是……亲爱的，这并不矛盾，我只是用这种方式把它说得好像是矛盾的。什么都可以用矛盾表达，这并不难。只不过真正的矛盾是不存在的。真正的矛盾，哈，哈。你看，很简单吧？这都只是词语而已，语言是不精准的。我已经不再仰赖词语，不再仰赖语言了。我正在看表。这才是我的语言。它十分清楚，没有矛盾。我准备好了。

14

星期一 芭芭拉

芭芭拉·史文森最近经常思考“时间”。她之所以思考时间，并不是因为她生性爱好哲学，认识她的人都会说她不好此道。她之所以思考时间，是因为她从未想过时间这东西，她从未想过她拥有的时间可以让她做任何事，但这些时间却都已被啃食殆尽。几年前她明白自己绝对不可能成为模特儿，有个前模特儿的头衔就应该满足了。前模特儿（ex-mannequin）这个词源自荷兰语，意思是“小男人”，即便如此，这个词听起来还是很顺耳。这个词是彼得跟她说的。彼得也跟她说了很多他认为她应该知道的事。彼得替芭芭拉在迎击酒吧找了份工作。由于摇头丸的关系，她下班后经常不想直接去奥斯陆大学上课；她在那儿念社会学。

然而，跟彼得在一起、吃摇头丸、梦想成为社会学家的日子就这

么过去了。有一天她发现自己孤单一人，为了未完成的学业背了助学贷款，赊摇头丸的钱尚未还清，在全奥斯陆最无趣的酒吧工作。于是芭芭拉抛弃了一切，跟父母借钱前往里斯本，想让生活重回正轨，还能顺便学点葡萄牙语。在葡萄牙度过的时间十分美妙，日子转瞬即逝，但她并不烦恼。时间只是来了又走，直到银行账户再没有进账，直到马可不再“永远忠贞”，直到欢乐落幕。芭芭拉回到老家，年龄长了几岁，经验长了一些。比如说，她知道葡萄牙的摇头丸虽然比挪威的便宜，但同样会把人生搞得一塌糊涂，以及葡萄牙语是一种非常难学的语言，而时间是有限且无法再生的资源。

她还依次跟罗夫、朗恩和罗兰在一起，依次被他们拥有。这比听上去更有趣，只有跟罗兰那段时间除外。罗兰很好，但随着时间流逝，他也成了回忆。

等到她搬回父母家，回到自己的老房间里，世界才停止旋转，时间才慢下来。她不再出去玩乐，设法戒了摇头丸，开始盘算也许可以回学校完成学业。同时，她替人力资源公司做短期工作。她去卡尔柏纳广场的哈勒、杜纳及卫特里律师事务所做了四周的临时员工。这家律师事务所专门处理较为低级的收账工作。四周以后，她成为正式员工。

这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

她接受这份工作，主要是因为她发现在办公室里，时间过得比她去过的其他地方都慢。只要一踏进事务所所在的红砖大楼，在电梯里按下五楼按钮，时间就开始慢下来。光是等电梯关门就要等到永恒，然后电梯才会慢慢往天堂爬升。天堂里的时间过得更慢了。芭芭拉一在前台安坐下来，就会记下挂在事务所门口上方时钟的秒针动作，以及如蜗牛般勉强嘀嗒行进的秒、分、小时。有时她几乎能让时间完全静止，只要集中注意力就行。奇怪的是，对她周围的人来说，时间似乎过得很快，仿佛他们存在于平行但时间不同的次元中。她面前的电话不断响起，人们仿佛无声电影中的人物快速来去，但这一切似乎又都跟她毫无关系，仿佛她是个由机械零件组成的机器人，表面上行动

速度跟其他人一样，但内心世界却有如慢动作般缓慢。

上星期刚发生的事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一家规模颇大的账款催收公司突然倒闭，为了这件事每个人都来回奔走，陷入疯狂般地猛打电话。卫特里律师告诉芭芭拉，说这件事引发了抢滩潮，一堆人如秃鹰一般贪婪地大口瓜分空出来的市场，但这也是晋升市场龙头的良机。今天早上，卫特里律师问芭芭拉，可不可以晚一点走，说他们要跟倒闭公司的客户开会开到六点，非常希望为哈勒、杜纳及卫特里律师事务所营造一种一切运作良好的形象。一如往常，卫特里律师跟芭芭拉说话时双眼盯着她的胸部。一如往常，她保持微笑，下意识地挺起胸膛。彼得曾跟她说，她在迎击酒吧工作时也有这个习惯。这已经成了反射动作。

每个人都会炫耀自己拥有的东西。至少就芭芭拉所知是这样。比方说，这时正好走进事务所的快递员就是一个好例子。快递员头上戴着安全帽，脸上戴着护目镜和口罩，芭芭拉敢打赌这些东西之下的容貌一定没什么看头，而这也可能是快递员不把这些东西取下来的原因。快递员只说他知道包裹要送到哪间办公室，便慢慢往走廊里走去，好让芭芭拉能好好欣赏他紧身运动短裤下露出的结实的臀部肌肉。即将开始工作的清洁工是另一个好例子，她是佛教徒或印度教徒，或随便其他什么教徒。阿拉说她必须把身体藏在一堆床单之下，但她有一口美丽健康的牙齿，所以她怎么做？没错，她走到哪儿就微笑到哪儿，活像一只吃了摇头丸的鳄鱼。炫耀，炫耀，再炫耀。

事务所大门打开时，芭芭拉正看着时钟上的秒针。

走进事务所的男子又矮又胖，呼吸沉重，眼镜起雾，芭芭拉推测男子是爬楼梯上来的。她刚进事务所的前四年，完全分辨不出两千克朗的德斯曼男装和普拉达的精品服饰有何不同。但她一点一点接受训练，如今她不仅懂得分辨男装等级，还分辨得出领带和鞋的等级，后者尤其能帮助她判别应该提供什么等级的服务。

走进来的矮胖男子站在那里擦拭眼镜。单从他的相貌来看并没有什么特别，甚至还令芭芭拉联想到美国情景喜剧《欢乐单身派对》里

的那个胖子，叫什么名字她忘了，因为她其实没怎么看这部电视剧。如果衣服是用来以貌取人的标准——而它也的确是标准，那么矮胖男子身上的细直条纹西装、丝质领带和手工缝制皮鞋，都显示他很快就会被律师事务所奉为上宾。

“晚上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芭芭拉说，展露她的二级微笑。她的一级微笑只为一天而保留，那天她的白马王子会走进门来，成为她的男人。

“有，”男子报以微笑，从胸前口袋掏出手帕按在额头上，“我是来开会的，可以麻烦你先帮我倒杯水吗？”

芭芭拉觉得男子说话似乎带有一丝外国口音，但无法完全确定。不过他谦恭有礼但颇具威仪的说话方式，更让芭芭拉确定此人大有来头。

“没问题，”她说，“请稍等一下。”她踏进走廊，想起卫特里律师提过今年业绩如果达标，所有员工都可能分到奖金。说不定到时候公司就有经费购置一台她在其他地方看过的那种制冷饮饮水机。接着，毫无预警之下，怪事发生了。时间加速了。时间突然向前冲，但只冲了几秒便恢复到原来缓慢的速度。虽然难以清楚说明，但似乎有几秒钟的时间从她身上被偷走了。

她走进洗手间，来到洗手台前，打开其中一个水龙头，从盒子里抽出一个塑料杯，把手指凑到水龙头下试水温。水是温的。外面那个男子得耐心等一会儿。今天广播说诺玛迦区的气温大约二十二摄氏度，但只要让水流得够久，来自莫里道湖的饮用水就会变得冰凉宜人。她盯着自己的手指，纳闷水为什么会变冷。当水变得很冷，她试水温的手指就会发白，几乎完全失去知觉。她用的是左手无名指。她何时才能戴上婚戒？在她的心变得苍白、失去知觉之前，她希望能戴上一枚婚戒。她感觉背后有风拂过，旋即消失，所以并未转头去看。水依然是温的。时间继续流逝。时间快被耗尽了，就跟水一样。胡说什么，她还有二十个月才满三十岁。时间还多的是。

她听见声响，抬起双眼，在镜中看见洗手间隔间的两扇白色门板。是不是有人进来，她却没注意到？

水突然冷了起来，差点吓她一大跳。地表深处有洞穴存在。因为那些洞穴，水才会如此冰冷。她把塑料杯放到水龙头下，水很快就满到了杯沿。她心头浮现一股冲动，想赶紧走出去。她一转身，杯子跌落在地。

“我吓到你了？”声音表现出真切的关心。

“抱歉，”芭芭拉说，忘了挺起胸膛，“我今天有点神经过敏。”她弯腰去捡杯子，又补上一句：“你进女厕所了。”

杯子转了几圈，杯口朝上停了下来。杯里还有些水，所以当 she 弯腰捡拾，可以在圆形的白色水面中看见自己的面孔。她在她面孔倒影和水面之间的狭长处，看见某样东西在移动。时间再度缓慢行进。慢得似乎永无止境。再一次，她想起时间正一秒一秒流逝。

15

星期一 爱的血脉

哈利把他那辆生锈的红白相间的福特雅士停在一家电视行前，两辆警车和汤姆的红色超级跑车看起来像是被随意遗弃在路口旁的人行道上。这个路口有个体面的名字，叫卡尔柏纳广场。

哈利停下雅士，从夹克口袋里拿出那把绿柄凿刀，放在副驾驶座。他在家四处找不到车钥匙，于是拿了一截钢丝和那把凿刀，去附近街上寻找。他在史登柏街找到了他的爱车，果然，车钥匙插在点火开关上。那把绿柄凿刀正好可以用来撬开车门，让他插进钢丝，钩开车门门锁。

路口亮着红灯，哈利穿越斑马线。他走得很慢，他的身体无法承受快速运动。他的胃和头都在疼，汗湿的衬衫粘在背上。现在是下午

五点五十五分，到目前为止他都没喝酒，但他不保证能维持下去。

大厅布告板指示哈勒、杜纳及卫特里律师事务所位于五楼。哈利呻吟一声。他看了电梯一眼，是滑门式电梯，不是栅门式电梯。

电梯是通力电梯公司生产的。闪闪发亮的金属门关上时，哈利觉得自己像是置身于焊接锡罐里。他试着不去听电梯上升发出的机器声，闭上眼睛，只要妹妹的影子出现在眼皮底下，就立刻睁开眼睛。

一名身着制服的警察打开通往办公区的门。

“她在那里。”警察说，指了指接待前台左侧的走廊。

“巡警来了吗？”

“他们在路上。”

“如果你去封锁电梯和楼下的门，他们一定会感谢你。”

“好。”

“鉴定组的人来了吗？”

“李和汉森来了。那个女人被发现后，他们就把还在公司里的所有人集合起来，现在正在会议室里讯问那些人。”

哈利踏进走廊，只见走廊地毯已磨损，挪威民族浪漫宝藏的复制品已然褪色。这家公司曾经风光一时，或者从来不曾风光过。

女洗手间的门开着。哈利往前走去，地毯吸去了他的脚步声。他听见汤姆的说话声，便在门外停下脚步。听起来汤姆是在打手机。

“如果是他的东西，那他显然不再经过我们了。好，交给我来办。”

哈利把门推开，看见汤姆蹲在地上。汤姆抬起头来：“嘿，哈利，等我一下。”

哈利站在门口，将眼前的景象全都看进眼里，耳中聆听汤姆的手机发出遥远的噼啪声。

洗手间竟然十分宽敞，大约五米长、四米宽，里面有两个白色隔间，长长的镜子下设有三个白色洗手盆。天花板上的氖灯发出刺目光芒，照射在白色墙壁和白色地砖上，没有任何色彩，十分耀眼。也许正因为这个白色背景，才使得尸体看起来宛如小型艺术作品，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展出。女子年轻苗条，蹲在地上，额头顶着地面，宛如穆斯林祈祷者，只不过两只手臂都被压在身体下方。她的套装裙缩到内裤上方，露出乳黄色丁字内裤。深红色的血沿着瓷砖之间的水泥缝从她的额头流到排水孔，看起来几乎像是画的，以达到最佳效果。

尸体的姿势十分平衡，由五个点支撑：双脚、双膝、额头。她的套装、怪异姿势和裸露的臀部让哈利联想到准备让老板进入的秘书。又是个刻板印象。说不定她才是老板。

“好，可是现在我们没办法处理，”汤姆说，“晚上再打给我。”他把手机收进衣服内袋，依然蹲着。哈利注意到汤姆的另一只手放在女子的白色肌肤上，就在内裤边缘的下方。可能是为了保持平衡吧，哈利心想。

“照片照出来一定会很精彩，对不对？”汤姆说，像是读出哈利的心思似的。

“她是谁？”

“芭芭拉·史文森，二十八岁，住在贝斯坦区，是这里的接待员。”

哈利在汤姆旁边蹲下。

“你可以看见，她是从后脑被射杀的，”汤姆说，“凶器一定就是洗手盆下面的那把枪，闻起来还有无烟火药的味道。”

哈利朝厕所角落地上的一把黑色手枪望去，只见枪管末端套有黑色金属。

“捷克兵工厂出品的手枪，”汤姆说，“装有特制消音器。”

哈利点了点头，很想问这把枪是不是汤姆走私进口的货，也想问他刚刚在手机上说的是不是那把枪。“很不寻常的姿势。”哈利说。

“对，我猜她可能正好弯腰或蹲下，然后才往前倒。”

“是谁发现的？”

“一个女律师发现的，勤务中心在五点十一分接到报案。”

“目击证人呢？”

“目前我们讯问过的人什么都没看见。过去这一小时没发生奇怪的事，也没有可疑人员进出。一个要来找律师的访客说，芭芭拉在四点五十五分离开柜台去帮他倒水，结果一去不回。”

“然后她就来了这里？”

“应该是吧，要从接待室走到厨房还挺远的。”

“可是都没人看见她从接待室走到这里？”

“有两个人的办公室位于接待室和厕所之间，可是那两个人都已经下班回家，还留在公司的人不是在自己办公室就是在会议室。”

“她没回前台，那个访客做了什么？”

“他跟律师约了五点开会，等不到接待员回来，就不想再等，于是直接进去，找到跟他约好的律师的办公室。”

“这里的办公室他很熟？”

“不熟，他说他是第一次来。”

“嗯，他是最后一个在死者生前见过她的人？”

“没错。”

哈利注意到汤姆并未移开他的手。

“所以案发时间应该是在四点五十五分到五点十一分之间。”

“对，看起来是这样。”

哈利低头看着自己的笔记本。“你一定要这样吗？”哈利低声说。

“怎样？”

“触碰她。”

“你不喜欢吗？”

哈利并不答话。汤姆朝哈利靠得近了些：“哈利，你是说你从来没碰过吗？”

哈利想写点什么，笔却写不出字来。

汤姆咯咯轻笑：“你不用回答，你的表情已经全都告诉我了。好奇又没什么错，哈利。这也是我们加入警界的原因之一，不是吗？好奇和刺激。像是想知道他们刚死不久，皮肤不太热也不太冷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我……”

汤姆抓住哈利的手，哈利手中的笔掉落在地上。

“感受一下。”

汤姆抓着哈利的手压到死者大腿上。哈利鼻息粗重。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想把手抽回，但他并没有这样做。汤姆抓着他的那只手温暖干燥，但汤姆的肌肤感觉不太像人的。哈利的手贴着死者大腿，感觉像是贴着橡胶，微温的橡胶。

“你有没有感觉到？很刺激，哈利。你也觉得很刺激，对不对？可是这个工作结束以后，你要去哪里找刺激？你会不会跟其他可怜虫一样，去音像店找，还是去你的酒瓶里寻找？或者你想真实地去体验？感受一下，哈利。这是我们提供给你的。真实的体验。要，还是不要？”

哈利清了清喉咙：“我只是想说，鉴定人员希望在我们触碰任何东西前先检查证据。”

汤姆凝视哈利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开朗地眨了眨眼睛，放开哈利的手。“你说得对，是我错了。”

汤姆站了起来，走出洗手间。

持续的胃痛让哈利难以忍受，他只能深呼吸，试着保持平静。要是他在犯罪现场呕吐，贝雅特肯定不会饶了他。他把脸颊贴上冰凉的地面，掀开芭芭拉的外套，看看里面是什么。她的膝盖和上半身柔顺的曲线之下有一个白色塑料杯，但真正吸引哈利注意的是她的手。

“靠，”哈利轻声说，“靠。”

六点二十分，贝雅特匆匆走进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哈利站在洗手间外，倚在墙边，手里拿着白色塑料杯，正在喝水。

贝雅特走到哈利面前，停下脚步，放下金属手提箱，用手背在泌出汗水的红润额头上抹了抹：“抱歉，我刚才躺在英吉雅海滩上，得先回家换衣服，再开车到科博街拿工具。有个白痴下令封锁电梯，我还得爬楼梯上来。”

“嗯，那个白痴这么做可能是想保护证据。媒体来问东问西了没？”

“只有几个记者在外面舒服地晒太阳，不多，现在是假期。”

“假期恐怕结束了。”

贝雅特做个鬼脸：“你是说……”

“进来。”哈利领着贝雅特走进洗手间，蹲了下来，“你看她身体下面的左手，无名指被切断了。”

贝雅特呻吟一声。

“没有流太多血，”哈利说，“所以手指是在她死后才切断的，然后还有这个。”哈利拨开盖住芭芭拉左耳的头发。

贝雅特皱起鼻子说：“耳环？”

“心形的，跟她另一只耳朵戴的银耳环不一样。我在一个厕所隔间的地上发现另一只银耳环。所以这只耳环是凶手戴上去的。有趣的是，耳环可以打开。像这样。怎么样？里面的东西很特别吧？”

贝雅特点了点头。“星形红钻，有五个尖角。”她说。

“所以我们面对的是怎样的凶手？”

贝雅特望着哈利：“现在我们可以大声说出那个词了吗？”

“连环杀手？”

莫勒提到这个词时，声音压得又低又轻，哈利不得不把手机更用力地压在耳朵上。

“我们在命案现场，凶手的作案手法如出一辙。”哈利说，“老大，你得赶快取消休假，能召回的人手越多越好。”

“杀人手法会不会是模仿的？”

“绝对不可能，只有我们才知道手指被切断和钻石的事。”

“哈利，这可不太方便。”

“很少有连环杀手会方便别人，老大。”

莫勒沉默了一会儿：“哈利？”

“我还在，老大。”

“我想请你用你最后这几周的时间，协助汤姆侦办这件案子。犯罪特警队里只有你有追查连环杀手的经验。我知道你会拒绝，可是哈利，我还是得开口请你协助我们侦破案件。”

“好，老大。”

“这比你跟汤姆之间的不和更重要……你说呢？”

“我都说‘好’了。”

“你是真心的吗？”

“对，我得挂电话了。我们应该会在这里待上一整晚，所以你最好能召集相关人员在明天召开第一次会议，汤姆建议八点。”

“汤姆？”莫勒惊讶地问。

“汤姆·瓦勒。”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我只是从来没听过你用这种口气叫他。”

“其他人在等我了，老大。”

“好。”

哈利把手机放回口袋，把塑料杯丢进垃圾桶，走进一个男洗手间隔间，把门锁上，然后抱着马桶吐了起来。

吐完之后，他站在洗手台前，打开水龙头让水哗哗地流，看着镜中的自己，听着走廊传来叽叽喳喳的说话声。贝雅特的助理正在让大家站到封锁线外；汤姆正在指示其他警察去查出谁曾出现在这栋大楼附近；麦努斯正在对同事吼，说他点的汉堡不加薯条。

水变凉后，哈利把脸凑到水龙头下，让水流过脸颊、流进耳朵、流过脖子、流进衬衫、流到肩膀，再继续往下流到手臂。他大口大口地把水吞进肚里，拒绝聆听内心深处敌人发出的声音，然后跑进隔间又吐了起来。

大楼之外，夜色迅速降临，卡尔柏纳广场空荡荡的。哈利走出大楼，点燃一根香烟，同时举起一只手做出拒绝的手势，因为一名贪婪的报社记者正朝他走来。记者立刻停下脚步。哈利认得那个记者，他是不是叫罗杰？哈利办完悉尼那件案子回来，曾和罗杰聊过。罗杰跟其他记者差不多，也许稍微好一点点。

那家电视行依然开着。哈利走了进去。店里没有客人，只有一个肥胖男子，身穿肮脏的法兰绒衬衫，坐在柜台里看报纸。柜台上的电风扇吹乱了男子为了遮掩秃头而仔细戴上的假发，也把他的汗臭味吹得整家店都是。男子看见哈利亮出的警察证，鼻子里发出嗤的一声。哈利问他有没有在店里或店外看见可疑人物。

“每个人都很可疑啊，”男子说，“这个地区快要沦陷了。”

“有没有人看起来像是会杀人的？”哈利冷冷地问。

男子眯起一只眼睛：“所以外面才开来那么多警车？”

哈利点了点头。

男子耸了耸肩，继续看报：“警察先生，有谁没多多少少想过要杀人？”

哈利往店门口走去，突然停下脚步。他看见自己的爱车出现在电视屏幕上。镜头扫过卡尔柏纳广场，停在那栋红砖大楼的方向，然后画面跳回二频道，新闻，接着又跳到时装秀。哈利深深吸了一口烟，闭上眼睛。萝凯踏着台步朝他走来，不对，是十二个萝凯踏着台步朝他走来。萝凯穿过电视墙，站在他面前，双手叉腰，凝视他一眼，然后扭过头去，转身离开。哈利睁开眼睛。

晚上八点，哈利试着不去想起附近的特隆赫姆路上有一家酒吧，那家酒吧有卖烈酒的执照。

傍晚最艰辛的时刻在他面前展开。

然后是黑夜。

晚上十点，温度计的水银虽然大发慈悲降了两度，但空气依然炽热且凝滞，等着吹向海面或从海面吹起的微风，或任何一种微风。鉴定组空荡荡的，只有贝雅特的办公室仍亮着灯。卡尔柏纳广场发生的命案把这一天搞得乱七八糟，原本贝雅特还待在命案现场，但她同事毕尔·侯勒姆打电话来，说前台有个戴比尔斯的女人来找她，说要来检验钻石。

贝雅特赶紧返回警署，现在正专注地和对方谈话。贝雅特面前这个女子身材娇小，精力充沛，跟其他定居伦敦的荷兰人一样，能说一口地道的英语。

“钻石有地质指纹，理论上来说我们可以通过钻石证书追查到钻石持有人。钻石证书会注明产地来源，一直跟着钻石到处流通。可是很遗憾，这不适用于你的钻石。”

“为什么？”贝雅特问。

“因为你给我看的这两颗钻石是所谓的血钻。”

“因为它们是红色的？”

“不是，因为它们多半来自塞拉利昂的基阜矿场。全球钻石业者现在已经联合抵制塞拉利昂的钻石，因为那里的钻矿被反政府势力控制，他们出口钻石是为了资助战争，而战争的目的不是政治，而是钱。这就是血钻这个名称的由来。我认为这两颗钻石是最近出产的，应该是从塞拉利昂走私到其他国家，然后再制作假的证书，证明它们是从知名矿场出产，比如说南非共和国的矿场。”

“你知道这些钻石可能被走私到什么地方吗？”

“大部分会流落到前社会主义国家，那些国家的铁幕落下了，懂得做假证书的专业人士得找新的出路，以假乱真的钻石证书可以卖很多钱。可是血钻会走私到东欧却不仅仅是这个原因。”

“哦？”

“我见过这种星形钻石，它们是从前东德和前捷克斯洛伐克走私进来的，就跟你这两颗一样，它们也归为次等钻石。”

“次等？”

“红钻看起来也许漂亮，可是价格比白钻，也就是透明的钻石低。你们发现的这两颗红钻里明显有未结晶碳的残余物，使得净度比一般人喜欢的低。要把钻石切割成星形，必须磨掉很多部分，如果你想切割出星形钻石，最好一开始就不要用完美无瑕的钻石。”

“所以说，东德和捷克。”贝雅特闭上双眼。

“我只是根据专业知识来猜测而已。如果没其他事，我还能搭晚班飞机回伦敦……”

贝雅特睁开眼睛，站了起来。

“真不好意思，今天是漫长又混乱的一天。你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感谢你专程跑一趟。”

“不用客气，只希望能帮你们抓到杀人凶手。”

“我们也希望如此。我帮你叫出租车。”

贝雅特在电话上等待奥斯陆出租车公司回应，却发现那个钻石专家一直盯着她拿着话筒的右手看。贝雅特微微一笑。

“这颗钻石很美，看起来像是订婚戒指。”

贝雅特脸上一红，却不知自己为何脸红：“我还没订婚，这是我爸送给我妈的订婚戒指，他去世以后就留给了我。”

“哦，难怪你戴在右手。”

“怎么说？”

“订婚戒指通常戴在左手，而且是左手中指。”

“中指？我以为订婚戒指要戴在无名指。”

“如果你相信埃及人的说法，就要戴在左手中指。”

“埃及人的说法是什么？”

“埃及人相信‘爱的血脉’，也就是Vena Amoris，直接从心脏通到左手中指。”

出租车到了，钻石专家上车离去后，贝雅特怔怔地站了一会儿，看着自己的手，左手中指。然后，她打电话给哈利。

“那把手枪也是捷克的。”哈利听贝雅特说完，说道。

“说不定有关联。”贝雅特说。

“说不定……”哈利说，“你说那叫什么脉来着？”

“爱的血脉？”

“爱的血脉。”哈利喃喃地说，挂上电话。

16

星期一 对话

你睡着了。我的手贴上你的脸。你想我吗？我吻你的肚子。然后

往下移，你开始苏醒。海浪。你不出声。你装睡。你可以醒来了，亲爱的，你被人发现了。

哈利从床上猛然坐起，过了几秒才明白原来惊醒他的是自己的尖叫。他望向昏暗的房间，看着窗帘和衣柜旁的黑影。

他躺回枕头上。他刚刚梦见了什么？梦中有两个人在床上朝彼此移动，两人的面目都看不清楚。他按亮手电筒，光线照在那两人身上，这时他便被自己的尖叫声惊醒。

他看了一眼床头桌上的闹钟。距离早上七点还有两个半小时。两个半小时可以在梦中去一趟地狱再回来。可是他得睡觉。非睡觉不可。他深深吸了口气，仿佛准备潜水，闭上了眼睛。

17

星期二 侧写

哈利盯着汤姆头上那个时钟的秒针。

他们必须另外搬椅子来，才能让每个人都在六楼绿区的大会议室有位子坐。大会议室弥漫着近乎肃穆的气氛：没人聊天，没人喝咖啡，没人看报纸，只有笔记本上发出沙沙的写字声。众人在静默中等待时针指向八点。哈利数了数，一共十七个人，这表示只有一个人还没到。汤姆双手抱在胸前，站在会议室前方，看着手腕上的劳力士。

墙上时钟的秒针移动，停止，然后颤抖着指着正上方。

“我们开始吧。”汤姆说。

众人同时在椅子上坐直身子，发出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

“这次的调查行动由我带队，哈利·霍勒从旁协助。”

众人面露诧异之色，纷纷转头去看会议室后方的哈利。

“我想先感谢各位毫无怨言地缩短了休假时间，”汤姆继续说，“但是未来这段时间，你们可能得牺牲更多，不只是假期而已。我不确定到时候能不能去跟你们一一道谢，所以我现在说的‘感谢’是针对这一个月的，好吗？”

会议桌上出现微笑和点头。就好像跟未来的特警队队长点头一样，哈利心想。

“从许多方面来说，今天都是特别的一天。”汤姆打开上方的投影仪。《每日新闻报》的头版显示在他身后的屏幕上，上面写着：“连环杀手逍遥法外？”没有照片，只有这几个粗体字发出尖叫。现在的新闻编辑在头版使用问号时很少秉持新闻专业素养。没几个人知道——K615室更没人知道——加上问号是报纸付印前最后一分钟才决定的，助理编辑打电话向正在特菲德镇度假的上司寻求意见。

“近年来挪威很少出现连环杀手，至少据我们所知没有，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阿尔芬·涅赛特张狂过一段时间后，”汤姆说，“连环杀手在挪威就很少见了。正因为非常少见，所以这件案子很容易吸引国际媒体的注意。现在我们已经多方关注的焦点了，各位。”

汤姆说完，沉默了一会儿，好让这段话产生震撼效果，但其实是多此一举，在场人员昨晚接到电话时，莫勒就已经跟他们说明了这件案子的重要性。

“好，”汤姆说，“如果我们要面对的真的是连环杀手，那目前我们有几个优势。第一，我们当中曾经有人调查过类似案件，也逮捕过连环杀手。我想大家都知道霍勒警监在悉尼大显身手的故事吧。哈利？”

哈利见众人转头看他，清了清喉咙。他感觉自己的声音似乎离他远去，便又清了清喉咙。“我不确定我去悉尼出的任务能不能称得上模范案例，”哈利露出不自然的微笑，“大家可能都还记得，最后我杀了那个凶手。”

没有人笑，甚至连一丝微笑的迹象也没有。看来哈利跟特警队队长的位子是无缘了。

“哈利，我们可以想象到比杀了那个凶手更糟的结果。”汤姆说，又看了看他的劳力士，“大家都知道，有时候我们办案会征询心理学家史戴·奥纳的专家意见，奥纳今天答应来为我们简要说明连环杀手的现象。连环杀手，你们有些人可能并不陌生，但复习一下无伤大雅。他应该很快就会……”

会议室的门打开，众人抬头朝门口望去。进门的男子大声喘气，在他浑圆肚子的上方，是从花呢夹克里凸出的一条松散的橘色领带和一副小眼镜，眼镜小到让人怀疑是否真的可以拿来看东西。闪闪发亮的脑袋下方是冒着汗、亮晶晶的额头，额头下方是一对深色眉毛，可能染过，但打理得很整齐。

“刚说到你……”汤姆说。

“我就到了！”奥纳接道，从胸前口袋掏出手帕，擦干额头上的汗水，“而且快被热死了！”奥纳走到会议桌尽头，把那个用旧了的褐色真皮包砰的一声丢在桌上。

“各位女士、先生，早上好，很高兴看见这么多年轻人同时早起。你们有些人见过我，有些人逃过一劫。”

哈利微微一笑。他绝对不是逃过一劫中的一个。多年以前，他因为酗酒去找过奥纳。奥纳不是药物滥用的专家，但哈利必须承认他和奥纳的关系已发展到接近朋友的程度。

“各位懒鬼，拿出笔记本来吧！”奥纳把夹克搭上椅子，“你们看起来像是在参加丧礼，可能从某些方面来看真的是这样吧，但我在离开前一定要看到一些笑容。这是命令。另外，跟上我的节奏，我会讲得飞快。”

奥纳从白板下方的凹槽拿出一支马克笔，一边以极快的速度写字，一边说：“我们有很多理由相信，自从地球上有了人可以作为杀

戮目标以后，就有连环杀手的存在。不过许多人认为，一八八八年的所谓‘恐怖秋季’是现代连环杀人案的开端，这也是第一起纯粹以性为动机的连环杀人案，而且有文献记录，凶手在杀害五名女子之后就人间蒸发。大家给这个连环杀手冠以‘开膛手杰克’的称号，但他的真实身份如今已经随他入土。大家应该都记得阿尔芬·涅赛特这个人吧，他在八十年代毒死了二十多个病人。可是国际最知名的挪威连环杀手不是他，而是贝尔·甘妮丝，她才是非常罕见的女性连环杀手。贝尔在一九〇二年嫁到美国，在印第安纳州拉波特郡外的一座农场住了下来，她的丈夫是个瘦弱的男人。我说这个男人瘦弱是因为他体重七十公斤，而贝尔体重一百二十公斤。”

奥纳轻轻拉了拉裤子吊带：“如果你问我，我会说她的体重很适中。”

众人发出阵阵笑声。

“这个丰腴曼妙的女人杀了她的丈夫、几个小孩，还有数量不明的追求者，这些追求者是被她在芝加哥报纸上刊登的寂寞芳心广告吸引来的。被害人的尸体会被发现，是因为她的农庄在一九〇八年被离奇烧毁。尸体当中有一具女尸，体形庞大，头部被砍掉。据推测，贝尔杀了这个女人是为了让警察以为这个女人是她。后来美国警方接到全国各地许多民众的报案，说他们看见了贝尔，却一直没找到她。这就是我讲这段故事的重点，各位朋友，很遗憾，开膛手杰克和贝尔正好就是典型的连环杀手。”

奥纳写完了字，用马克笔在白板上啪的一声画了个圈：“他们不会被捉到。”

众人静默无言地看着他。

“所以，”奥纳说，“连环杀手的概念跟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同样充满争议，这是因为心理学这门科学还处于婴儿期，而且心理学家天生就爱吵架。接下来我会告诉你们一些目前所知关于连环杀手的事，虽说只是目前所知，其实跟‘未知’差不多。顺带一提，许多心理学家认

为‘连环杀手’这个词毫无意义，因为它是用来形容一组其他心理学家声称不存在的心理疾病的。这样清楚吗？呃，反正有些人在微笑，很好。”

奥纳用食指轻敲他写在白板上的第一点：典型的连环杀手是白人男子，年龄介于二十四到四十岁之间。根据惯例，他会单独行动，但他也可能和别人一起合作，比如说两个人搭档。如果他对被害人施以暴行，就说明他是单独行动。被害人可能是任何人，但通常会跟凶手属于同一个种族，而且只有极少数情况下，被害人跟凶手是认识的。

“通常他会在熟悉的地区寻找第一名被害人。社会大众总是把特殊仪式跟此类命案联系在一起，这是不正确的，不过一旦出现杀人仪式，经常都跟连环杀人案有关。”

奥纳指向白板上写的第二点：“精神病患者、反社会者”。

“不过，连环杀手最显著的特征是，他们是美国人，原因可能只有上帝和一些奥斯陆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最了解连环杀人案的是FBI和美国法律专家。有趣的是，他们把连环杀手分成两种类型：精神病患者和反社会者。我刚刚提到的奥斯陆大学心理学教授认为这种概念和分类方式烂透了，但在连环杀手的故乡美国，大部分法庭都采用迈克纳顿法则。法则认为，只有精神病患者才不知道他们犯案时自己在做什么。因此精神病患者跟反社会者不同，他们可以免于牢狱之灾和死刑，在上帝的国度可能也是如此吧。对了，我认为连环杀手，呃……”奥纳闻了闻马克笔，惊讶地扬起双眉。

汤姆举起手。奥纳点了点头。

“要判处什么罪行的确很有趣，”汤姆开口说，“但首先我们必须捉到他。请问你有什么实用的建议给我们做参考吗？”

“你疯了吗？我可是心理学家。”

众人大笑。奥纳心满意足，鞠了个躬：“是的，瓦勒警监，这是

我正要说的。不过我得先说，如果你们现在就已经觉得不耐烦了，接下来只会更加煎熬。根据经验，如果连环杀手是棘手的那一类，那么要逮到他得花很长的时间。”

“棘手的那一类是哪一类？”问这句话的是麦努斯。

“首先，我们来看看FBI分类的精神病患者和反社会者这两个类型，看看大家通常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心理侧写。精神病患者通常是环境适应不良的人，没有工作，没受过教育，有犯罪记录和各种社交问题。反社会者就不一样了，他们聪明、成功，过着普通人的生活。精神病患者会引人注意，很容易受到怀疑，反社会者则会隐藏在人群之中。反社会者被证实是凶手的时候，邻居和朋友多半都会非常震惊。我跟一个曾在FBI做侧写的心理学家聊过，她告诉我，说她面对命案思考的第一件事是作案时间。当然，杀人得花时间。对她来说，有用的线索在于命案发生时间是工作日、周末，还是法定假日。如果发生在法定假日，就表示凶手可能有工作，也提高了凶手是反社会者的可能性。”

“所以说，如果我们这个凶手在法定假日犯案，就表示他有工作，而且是个反社会者？”贝雅特问。

“现在要下这个判断当然还言之过早，不过根据我们已经知道的线索来分析，不无可能。这对你们来说实用吗？”

“实用，”汤姆说，“不过如果我理解得没错，这是不是同时也是坏消息？”

“正确。我们这个凶手看起来很像那种棘手的连环杀手，也就是反社会者。”奥纳花了几秒时间沉淀，然后继续说明，“根据美国心理学家乔尔·诺里斯的说法，连环杀手每次作案都会经历一个心理历程，这个历程共分为六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称为酝酿阶段，凶手在这个阶段会逐渐脱离现实。第五个阶段称为图腾阶段，这个阶段就是杀人阶段，也是连环杀手的高潮所在，或者说得更精确一点，这个阶段是反高潮的，因为凶手希望并且期待杀人可以带来洗涤和净化，可是这个

希望和期待永远都不可能满足。这就导致凶手直接进入第六个阶段，也就是沮丧阶段。沮丧阶段会导致新的酝酿阶段发生，然后，凶手开始累积能量，准备下一次杀人。”

“这六个阶段会不断循环。”莫勒说。他悄悄走来，站在门口，无人注意到他：“就像永动机一样。”

“只不过永动机是重复相同的动作，没有变化，”奥纳说，“而连环杀手会经历变化，长期下来，他的行为模式会出现改变。幸运的是他对人的控制会逐渐减弱，但不幸的是他的行为会越来越残暴。第一次下手后通常最难复原，因此他杀人以后会度过的所谓冷却期也最长，这会导致长时间的酝酿阶段，这段时间他会为下次杀人累积能量，同时也给自己充裕的时间好好计划。如果凶手花费大量心力处理犯罪现场的小细节，而且杀人仪式执行得精准无比，被追查到的风险非常低，那么就表示他还处于早期的阶段。这个时期他还在磨炼技艺，以变得更有效率。要在这个时期逮到他是最困难的。不过等他作案几次之后，冷却期通常会越来越短，那么他的计划时间就会缩短，命案现场因此也会更凌乱，杀人仪式执行得不那么利落，他冒的风险也更高。这些迹象都显示，他越来越沮丧，或者用我的话说，他的嗜血程度持续升高。他失去了自制力，也更容易被逮到。但如果这个时候警方出手而不幸失败，那么他会被吓到，并且停止杀人一阵子。这样一来，他会冷静下来，然后又从头开始。希望我举的这些例子不会让你们太泄气。”

“我们会适应的，”汤姆说，“可不可以请你说说我们手上的案子？”

“好，”奥纳答道，“我们手上有三起命案……”

“两起！”又是麦努斯，“目前莉斯贝思只是失踪。”

“三起命案，”奥纳说，“年轻人，相信我。”

几位警察互望一眼。麦努斯似乎还想说什么，但把话咽了回去。

奥纳继续往下说：“这三起命案间隔的天数是相同的，都有相同的仪式，就是切断肢体并在尸体上放置装饰品。他切断被害人一根手指，然后给被害人一颗钻石作为补偿。顺带一提，补偿在这类的残暴行为中是很常见的特征，凶手如果在严格的道德环境下长大，就会出现这种典型行为。也许这是你们可以追查的线索，因为现在的挪威家庭已经没什么道德了。”

没有人笑。奥纳叹了口气：“这叫黑色幽默。我不是故意用讽刺的方式说话，用别的方式也许更能表达我的意思，只不过我不想让自己在这件案子还没开始调查之前，就被它给吞噬了。我建议你们也避免这样。总之，以这件案子来说，命案间隔和仪式手法显示出高度自制力和早期阶段。”

有人轻轻清了清喉咙。

“怎么了，哈利？”奥纳说。

“被害人和地点的选择。”哈利说。

奥纳用食指搓揉下巴，想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哈利，你说得对。”

会议桌上的人纷纷以询问的眼神彼此对望。“什么说得对？”麦努斯大声问道。

“被害人和地点的选择显示情况正好相反，”奥纳说，“凶手正快速进入失去自制力和随意挑选下手目标的阶段。”

“怎么说？”莫勒问。

哈利望着桌面，头也不抬地说：“第一件，卡米拉命案发生在她的独居公寓里，凶手进出公寓的时候被逮到或被认出来的风险很低，他可以在不被干扰的情况下杀人和执行仪式。可是到了第二个被害人，他已经开始冒险了。他光天化日下在住宅区里绑架莉斯贝思，也许使用了汽车，而且他开的车显然有车牌。第三件命案，当然纯粹是

碰运气，他选择的下手地点是办公室的女厕所。没错，那个时候已经过了下班时间，可是公司里还有很多人，他必须要很幸运才不会被逮到或至少不被认出来。”

莫勒转头望向奥纳：“这是结论吗？”

“我们没办法下任何结论，”奥纳说，“顶多只能假设他是个整合良好的反社会者。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发疯，还是依然很有自制力。”

“那我们有什么希望吗？”

“有一种可能是，我们将会目睹一场连环大屠杀，但是我们也有机会逮到他，因为他会冒险。另一种可能则是命案的间隔时间会拉长，如果是这样，经验告诉我们，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将无法逮到他。你们自己选择要哪一种。”

“可是我们应该从哪里查起呢？”莫勒问。

“如果我相信我那些满脑子统计数据的同行，我就会建议你们从尿床、虐待动物的人，还有强奸犯和纵火狂开始查起，尤其是纵火狂。可是我不相信他们的说法。而且很遗憾，我没有备用的目标，所以我的回答是：不知道。”奥纳盖上马克笔笔帽。会议室里一片安静，气氛凝重。

汤姆跳了起来：“好吧，各位，我们有工作要做。首先，我要你们把到目前为止讯问过的人全都再讯问一遍，然后去清查所有曾被定罪的杀人犯，我还要所有曾经犯下强奸罪和纵火罪的人的报告。”

哈利观察汤姆分派工作，注意到他办事效率高、有自信，遇到中肯、实际的反对意见时，能迅速反应且手腕灵活，如果反对意见并不中肯，他会理智地进行决断。

门口上方的时钟显示九点十五分。今天还没正式开始，哈利就已经觉得能量被榨干，犹如一只垂垂老矣的公狮，有机会挑战狮王却缩在狮群后方。也许他从来没有领导狮群的雄心壮志，况且目前局势已

急转直下，他现在能做的只是保持低调，希望有人能丢根骨头给他。

有人丢了根骨头给他，一根大骨头。

小讯问室的隔音效果让哈利觉得自己像是在被子里说话。

“我进口助听器。”矮胖男子说，伸手抚摸他的丝质领带。一枚素面黄金领带夹将领带别在白色衬衫上。

“助听器？”哈利复述，垂眼看着汤姆给他的讯问单。矮胖男子在讯问单的姓名栏内填的是安德烈·克劳森，职业栏填的是商人。

“你有听力问题吗？”克劳森问。哈利分辨不出这句讽刺是针对他，还是只是用挖苦的语气说话而已。

“嗯。所以你去哈勒、杜纳及卫特里律师事务所是谈助听器的事？”

“我只是想请他们评估一张代理合约，你的一个亲切的同事昨天下午已经拿走一份合约复印件了。”

“是这份吗？”哈利指了指档案夹。

“没错。”

“我刚刚看过，上面的签名和日期是两年前的，是要更新合约吗？”

“不是，我只是想确定我没有被骗。”

“现在才来确定？”

“亡羊补牢。”

“难道你没有自己的律师？”

“有，可是他年纪大了。”克劳森微微一笑，金牙一闪即逝。他继

续说道：“我请他们安排一次会面，介绍一下他们这家律师事务所能提供什么服务。”

“你是在周末前跟他们约好的，而且是一家专门讨债的律师事务所？”

“我跟律师谈过以后才知道，而且没谈多久外面就一片骚乱了。”

“如果你是在找新的律师，那你一定去过许多律师事务所，”哈利说，“可以告诉我们有哪几家吗？”

哈利并未看着克劳森的脸，谎言不会在那里浮现。哈利一见到克劳森就知道，他是那种不会让面部表情显露想法的人。可能因为害羞，可能因为职业需要他摆出一张扑克脸，也可能因为过去所处的环境将自制力视为重要的美德。因此，哈利留心其他信号，例如克劳森会不会从大腿上举起手来抚摸领带。克劳森的手并未举起，他只是坐在那里看着哈利，并不是紧盯着，而是半垂眼皮，像是觉得眼前这种情况不仅令他厌烦，而且有点冗长。

“我打过电话，大部分律师都想把会议安排在假期结束后。”克劳森说，“这家事务所很愿意配合客户的要求。告诉我：我是不是有嫌疑？”

“每个人都有嫌疑。”哈利说。

“很公平。”克劳森说这句话时带有标准的BBC口音。

“我注意到你有一点口音。”

“哦？这几年我到处旅行，说不定是这个原因。”

“你都去哪里旅行？”

“事实上都在挪威境内，我会去医院和疗养中心，除此之外我会待在瑞士那边生产助听器的工厂里。商品的进步日新月异，你得在专业领域里跟上时代的脚步才行。”克劳森的语气中又透露出难以捉摸

的讽刺意味。

“你结婚了吗？有没有家室？”

“你只要看看你同事填的那张表，就会发现我未婚。”

哈利看了看那张表：“对，原来如此。所以你一个人住……我看看……住在津利楼？”

“不，”克劳森说，“我跟楚斯住在一起。”

“没错，我知道。”

“你知道？”克劳森微微一笑，眼皮更沉了，“楚斯是一只黄金猎犬。”

哈利觉得头痛，痛源来自眼球后方。他看了看自己的清单，上面写着午餐之前他要讯问四个人，午餐后有五个。他没力气跟每个人玩心理战。他请克劳森把事发经过从头再说一遍，从他踏进卡尔柏纳广场那栋大楼到警察抵达现场为止。

“我很乐意。”克劳森说，打了个哈欠。

哈利靠上椅背，聆听克劳森流利、自信地述说他如何搭出租车到那栋大楼，搭电梯上楼，跟接待员说了几句话，等她拿水回来等了五六分钟。接待员迟迟未归，他便在办公室里随便走走，接着就在一扇门上看见哈勒律师的名牌。

哈利看见汤姆在备注上写道，哈勒律师确认克劳森在五点五分敲他办公室的门。

“你有没有看见有人进出女厕所？”

“我在接待室看不见女厕所的门，我走进办公区的时候也没看见有人进出女厕所，这两句话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你还会说更多次。”哈利大声打了个哈欠，伸手抹了抹脸。这时麦努斯轻敲讯问室窗户，抬起手腕上的表。哈利认出麦努斯身后站的是卫特里律师。他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朝讯问单看了一眼：“这上面说你坐在接待室里，没看见有任何可疑人物进出接待室。”

“没错。”

“嗯，谢谢你这么配合调查，”哈利说，把讯问单放进档案夹，按下录音机的停止键，“我们一定会再跟你联络的。”

“没看见‘可疑’人物。”克劳森说着站了起来。

“你说什么？”

“我说我在接待室没看见任何‘可疑’人物，可是有个清洁工走进来，然后走进办公区。”

“对，我们跟她谈过，她说她直接进了厨房，什么人也没看到。”哈利站了起来，视线在清单上扫过。下一场讯问是十点十五分，地点是四号讯问室。

“还有一个快递员。”克劳森说。

“快递员？”

“对，我走进去找哈勒律师的时候，那个快递员直接从前门走了出去，他一定是送了件或取了件。警监先生，你干吗这样看着我？一个普通快递员出现在律师事务所，坦白说，根本没什么好怀疑的。”

半小时后，哈利清查完哈勒、杜纳及卫特里律师事务所和奥斯陆几家快递公司，弄清楚了一件事：该律师事务所在星期一那天，没有人登记快递送件或取件。

克劳森离开警署两小时后，就在太阳升至中天之前，又被载回警署描述快递员的样貌。

克劳森能描述的不多：快递员身高大约一米八，中等身材。他并未仔细打量快递员的身体特征。这种行为对男人而言不只无趣而且无礼，他如此说道，又说那快递员的打扮就跟一般的单车快递员一样：黄黑相间的运动衫，紧身材质，短裤，以及运动鞋，踏上地毯还会发出嚓嚓声。快递员的脸则被安全帽和太阳眼镜遮住了。

“他的嘴呢？”哈利问。

“他戴白色口罩，”克劳森说，“就像迈克尔·杰克逊戴的那种。那时我心想，快递员戴口罩是为了避免吸入废气。”

“在纽约或东京是有必要，可这里是奥斯陆。”

克劳森耸了耸肩：“呃，当时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哈利放克劳森离开，然后前往汤姆的办公室，一走进去就看见汤姆的耳朵贴着话筒，口中不断咕哝着“嗯哼”和“嗯嗯”。

“我想我知道凶手怎么进入卡米拉的公寓了。”哈利说。

汤姆还没结束通话，就先把电话搁在一旁。

“她住的那栋公寓大门装了摄像头，连接到她家的对讲机，不是吗？”

“对……”汤姆倾身向前。

“有什么人可以随便按门铃，脸上戴着东西出现在摄像头前面，别人还是会安心地打开大门让他进来？”

“圣诞老人？”

“不是，不过如果有快递员手里拿着快递或一束花，你会不会开门让他进来？”

汤姆按下电话上的保留键。

“克劳森抵达事务所四分多钟后，看见一个快递员离开。快递员进公司送件以后立刻就会出来，不会在里面闲晃四分多钟。”

汤姆缓缓点了点头。

“快递员，”他说，“非常简单，真聪明。快递员有正当理由来访，而且脸上戴口罩不会不礼貌。每个人都看得见他，却没有人会注意他。”

“特洛伊木马，”哈利说，“连环杀手的梦幻配备。”

“一个快递员匆匆离开，没有人会去多想，而且用的是不必登记的交通工具，这可能是都市里最有效率的逃跑方式了。”汤姆把手放在电话上。

“我派人去问有没有人在命案发生那段时间，在现场看见这样一个快递员。”

“还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考虑。”哈利说。

“对，”汤姆说，“我们是不是需要警告民众留意不明快递员？”

“对。你会跟莫勒报告这件事吗？”

“会。还有哈利……”

哈利在门口停下脚步。

“他妈的干得好。”汤姆说。

哈利简洁地点了点头，随即离去。

三分钟后，整个犯罪特警队沸沸扬扬地传开了，说哈利查到了线索。

星期二 五芒星

尼古拉·洛普温柔地按下琴键，钢琴声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听起来纤细缥缈。他弹的是柴可夫斯基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许多钢琴家认为这首协奏曲写得又怪诞又不优雅，但在尼古拉听来，这是天底下最优美的曲子。他只弹了他记住的几个小节，心头就浮现出思乡之情。每当他在老奥克教堂大厅礼堂里这台未调音的钢琴前坐下，这首协奏曲的音符总是会自然而然从手指底下流淌而出。

他从打开的窗户向外看，鸟儿正在墓园里歌唱，令他想起列宁格勒的夏日和父亲。父亲曾带他去城外的老战场，爷爷和叔伯们则长眠在早已被人遗忘的万人冢里。

“你听，”父亲曾说，“他们的歌声那么美，那么微弱。”

尼古拉听见有人清喉咙的声音，转过了身。门口站着一个身穿T恤牛仔裤的高大男子，一只手上缠着绷带。尼古拉首先想到的是，这是不是有时会出现在教堂的毒虫？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尼古拉高声问道。房间里严肃的传声效果使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友善。

男子跨过门槛，走了进来。“有，”他说，“我是来赔罪的。”

“真令人高兴，”尼古拉说，“可是我恐怕没办法在这里接受告解。大厅里有一张表，上面注明了时间，你可以去我们在印可尼多街的礼拜堂。”

男子朝尼古拉走来。尼古拉看见男子的眼睛布满血丝，底下还有深色的黑眼圈，心想他可能已经有好久没睡觉了。

“我打坏了你们门上的星星，我是来赔罪的。”

尼古拉花了几秒钟才明白男子说的是什么。“哦，原来如此，可是那不是我负责的，我只看见星星松掉了，而且倒了过来，”他微微

一笑，“说得含蓄一点，那个样子在教堂里实在有点不太合适。”

“你不是这里的人？”

尼古拉摇了摇头：“我们有时候会借用这里的房间。我在圣奥尔加服务。”

哈利扬起双眉。

“圣奥尔加是俄国东正教的教堂，”尼古拉又说，“我是牧师兼行政负责人。你得去教堂办公室，那里说不定有人能帮你。”

“嗯，谢谢。”男子却没动，“你在弹柴可夫斯基，对不对？第一协奏曲？”

“对。”尼古拉惊讶地说。他之所以惊讶，是因为挪威人不太算得上是有文化的一群人，更何况眼前这个T恤男子看起来如此粗俗。

“我妈妈以前常弹给我听，”男子说，“她说这首曲子很难。”

“你有个好母亲，会给你弹她觉得对你来说有难度的曲子。”

“对，她是个好母亲，像圣人一样。”

男子不对称的微笑让尼古拉感到困惑。那是自相矛盾的微笑，既开朗又沉静，既友善又愤世嫉俗，笑着又痛苦着。但尼古拉也可能跟往常一样过度解读了。

“谢谢你帮忙。”男子说完往门口走去。

“不客气。”尼古拉回过身，看着钢琴，集中注意力，轻轻压下一个琴键，让琴键碰触琴弦，却不发出声音。他感觉得到琴键抵住琴弦的那种紧绷感，就在此时，他注意到没听见关门声。他转过头，看见男子站在门口，手握门把，呆呆看着破窗里的星星。“怎么了？”

男子抬头望向他：“没什么，我只是在想你刚刚说星星倒过来不

合适是什么意思。”

尼古拉哈哈大笑，笑声在墙壁间回荡。“那是个倒过来的五芒星，不是吗？”尼古拉从男子脸上的表情看出他并不明白，“五芒星是古老的宗教符号，不是只有基督教用它。你可以看见那个有五个尖角的星星由连续的直线组成，直线交叉了好几次。一些有数千年历史的墓碑就刻有五芒星。不过当五芒星倒过来，一个角往下指，两个角向上，就代表完全不同的意思，变成了魔鬼研究的重要符号。”

“魔鬼研究？”

男子问这句话的声调冷静而坚定，似乎很习惯别人给他回答，尼古拉心想。

“就是对魔鬼的研究，当人类认为邪恶是因为魔鬼而产生，魔鬼研究就诞生了。”

“嗯，那现在魔鬼被消灭了？”

尼古拉从钢琴椅上转过身来。他是不是看错了人？对一个吸毒者或落魄的人来说，男子的问题似乎有点尖锐。

“我是警察，”男子像是回应尼古拉的思绪，“我们喜欢问问题。”

“哦，不过你为什么要特意问这个？”

男子耸了耸肩：“不知道。我最近看过这个符号，可是我记不太清楚在哪里看过，我也不确定这件事重不重要。是哪个魔鬼使用这个符号？”

“黑神。”尼古拉说，轻轻按下三个琴键，这三个琴键是不和谐音，“又叫撒旦。”

奥莉·希芬森打开通往阳台的落地玻璃门，阳台面对的是碧悠维卡区。她在椅子上坐下，看着红色火车经过她家。这栋十分平凡的独栋红砖房子建于一八九一年，它的不凡之处在于它的位置。房子名叫弗

勒公馆，以它的设计师命名，它独自矗立在奥斯陆中央火车站旁边的铁轨旁，就位于铁路系统的范围内，附近邻居是挪威铁路公司的小房子和维修厂。弗勒公馆是建造给火车站站长、站长的家人和佣仆居住的，墙壁造得特别厚，好让站长和妻子不会被每次经过的火车吵醒。此外，站长还要求建筑工人加固墙壁，这个建筑工人之所以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他使用了一种特殊灰泥，可以让砖墙更为坚固。倘若火车出轨，撞上弗勒公馆，站长希望承受冲击力的是列车长，而不是他和他的家人。目前为止尚未有火车撞上站长这栋地点孤单而又怪异的优雅房子，这栋房子犹如矗立在黑色碎石荒地上的城堡，铁轨在碎石荒地里闪烁微光，在阳光下如同蛇一般蜿蜒而行。

奥莉闭上眼睛，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她年轻时不喜欢炎热的天气，那种天气下，她的皮肤会发红发痒，她渴望挪威西北部那种凉爽潮湿的夏季。如今她年近八十，反而喜欢热，不喜欢冷，喜欢亮，不喜欢暗，喜欢有人陪伴，不喜欢孤单，喜欢有声音，不喜欢寂静。

一九四一年，时年十六岁的她并非如此。那年她离开阿弗罗亚岛，沿着铁轨来到奥斯陆，在弗勒公馆当女仆，服侍恩尼斯·施瓦伯中将与他的妻子兰迪。施瓦伯中将是个高大英俊的男子，妻子兰迪出身贵族。奥莉刚到弗勒公馆的前几日，心中十分惶恐，但施瓦伯中将与兰迪待她不错，也相当尊重她。不久，奥莉就明白，只要她工作细心准时，符合德国人有时毫无道理可言的著名民族性，就没什么好害怕的。

施瓦伯中将是WLTA首长，WLTA是德意志国防军的运输部门，他选择了火车站旁的弗勒公馆作为自己的居所。施瓦伯中将与妻子兰迪可能也在WLTA服务，但奥莉从来没见过她穿制服。奥莉的房间面向南方，俯瞰庭院和铁轨。刚住进弗勒公馆的前几周，她晚上常被长铁轨发出的当啷声、尖锐的鸣笛声和其他噪声吵得睡不着觉，但日子久了也就逐渐习惯了。在弗勒公馆工作一年后，她首次返乡过节，回到小时候生长的屋子，躺在床上，聆听着寂静和空无，却发现自己渴望听见热闹的人声。

热闹的人声，弗勒公馆在二战期间相当热闹。施瓦伯中将喜欢社交，跟他往来的有德国人，也有挪威人，人们如果知道有哪些挪威社会的领袖曾是德意志国防军的座上宾，在弗勒公馆吃香喝辣还抽烟，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战争结束后，他们命令奥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烧毁她藏起来的座位卡。她听从了命令，不曾对任何人透露半句。当然，当她看见报上登出的面孔明明是弗勒公馆的熟客，却大言不惭地说起他们在德国占领期间过着被德国人摆布驱使的生活，她心里就会升起违抗命令的冲动。她一直乖乖闭嘴，只为了一个原因：和平降临后，他们威胁说要带走她的孩子，她在世界上最珍视的宝贝。害怕失去儿子的恐惧一直围绕着她。

奥莉在薄暮下眯起双眼。太阳暴晒了一整天，把她窗台花盆里的花晒得奄奄一息，这时太阳已然西斜。奥莉微笑。天哪，她曾经那么年轻，没有人曾经像她那么年轻。她是否渴望再度年轻？也许不会，但她渴望身旁有人围绕，充满生气。以前听人说老人很孤单，她一直无法了解，如今……

与其说是孤单，不如说是没有人需要。她早上醒来之后，心里知道就算她躺在床上一整天，对其他人也没有影响，一想到这里她就十分伤心。

这就是她把房间租出去的原因。房间租给了一个从特伦德拉格来的开朗少女。

一想到依娜现在就住在她刚搬来奥斯陆时住的那个房间，奥莉就有种奇怪的感觉，而且依娜的年龄比她刚来时只大了几岁。依娜半夜醒来，躺在床上，心里也许渴望远离喧嚣的城市生活，回到静谧的北方小镇特伦德拉格。

但这可能只是奥莉一厢情愿的想法。依娜有个绅士朋友。奥莉没见过这位男性友人，更别说认识了。但奥莉在自己卧室里听见他踏上屋后楼梯的脚步声，那里可以通往依娜的卧室。奥莉不可能禁止男人造访依娜的房间，不像她自己当女佣的时候，只是她也从未有过这个念头。她只希望不会有人带走依娜。依娜已经变成她的亲密朋友，甚

至像她女儿，她不曾有过的女儿。

然而奥莉发现，一个老太太和依娜这样的少女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少女提供友情，老太太接受友情。因此奥莉时常留心，不让自己多管闲事。依娜对她总是很友善，但她心想那可能是因为房租便宜的关系。

她们的互动已经变成某种固定仪式：晚上七点左右，奥莉会泡壶茶，拿一盘饼干，端着托盘去敲依娜的门。奥莉更喜欢跟依娜在她的房间里聊天。说来奇怪，奥莉觉得这个房间最有家的感觉。她们在夕阳下，什么都聊。依娜对二次大战和弗勒公馆发生过的事最感兴趣，奥莉也一一告诉她，跟她说施瓦伯中将和兰迪如何爱着彼此，他们夫妇俩会在客厅里坐好几个小时，谈天说地，温柔地抚摸对方，拨开一缕头发，把头靠在对方肩膀上。奥莉跟依娜说，有时她会躲在厨房门后偷看。她描述的施瓦伯中将有着挺拔身形、浓密黑发、高阔额头，他的眼神可以在玩笑与正经、愤怒与大笑之间变换，他对生命中的大事十分自信，对琐碎小事却如孩子般困惑。不过大多数时候，奥莉看的是兰迪的闪亮红发、细长白颈和明亮双眼。兰迪的虹膜是浅蓝色的，周围是一圈深蓝色。兰迪的眼睛是奥莉见过最美丽的眼睛。

见他们如此恩爱，奥莉认为他们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有如灵魂伴侣，没什么可以拆散他们。不过，奥莉告诉依娜，当弗勒公馆的宾客回家后，快乐的派对气氛有可能变成激烈的争吵。

有一晚，就在这种激烈争吵过后，奥莉已上床就寝，施瓦伯中将敲了敲她的房门，走了进来。他并未开灯，只是在床边坐下，跟奥莉说，他妻子一怒之下离家出走，跑去饭店过夜。奥莉一听就知道施瓦伯中将喝了酒，但她还年轻，不知道该如何应付一个大她二十岁的男人。她尊敬、景仰这个男人，甚至有点爱上了他。他请她脱下睡衣，说想看看她裸体的样子。

第一个晚上，他并未碰她，只是看着她，抚摸她的面颊，告诉她她很美，比她能够了解的还要美，然后他就站了起来。他离开时，眼泪似乎就要夺眶而出。

奥莉站起身来，关上阳台的门。快七点了。她朝屋后楼梯的顶端看了一眼，只见一双时髦的男鞋摆在依娜房间外的地垫上。原来依娜有访客。奥莉在床上坐下，侧耳聆听。

晚上八点，房门打开。奥莉听见有人穿上鞋子，走下楼梯。她还听见另一种声音，一种拖着脚走路发出的刮擦声，像是狗脚爪发出的声音。她走进厨房，烧水泡茶。

几分钟后，奥莉轻敲依娜的房门，惊讶地发现依娜并未回应，耳中却听见她屋里传出轻柔的音乐声。奥莉又敲了敲门，依然无人回应。

“依娜？”奥莉一推门，门荡了开来。她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屋里空气沉闷。窗户紧闭，窗帘拉上，里面几乎一片漆黑。

“依娜？”

无人回应。也许依娜睡着了。奥莉走进屋内，往床铺的方向看去。床上没人。奇怪。她衰老的眼睛逐渐适应黑暗，然后她看见了依娜。依娜坐在窗边的摇椅上，看起来像是睡着了，眼睛闭着，头垂向一旁。奥莉仍辨别不出那低低的吟唱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她走到摇椅旁。

“依娜？”

依娜依旧没有回应。奥莉用一手托住托盘，伸出另一只手轻轻触碰依娜的脸颊。

茶壶跌落在地毯上，发出咚的一声轻响。两把茶匙、一个刻着德意志帝国老鹰徽章的银糖罐、一个盘子、六块玛丽兰牌饼干接连跌落在地毯上。

正当奥莉的茶壶——或说得准确一点，施瓦伯家族的茶壶跌落地面时，奥纳端起了杯子——或说得更精确一点，奥纳端起了奥斯陆警局的杯子。

莫勒细看着胖嘟嘟的心理医生奥纳胖嘟嘟的小指，心想奥纳的小指高高跷起，到底有几分是装腔作势，有几分纯粹是因为小指太胖。

莫勒在办公室召开会议，除了奥纳，还找了主管调查案的汤姆、哈利和贝雅特。

四个人看起来疲惫不堪，多半是因为原本抱着可以找到那个假冒的快递员的希望，如今这个希望已开始褪色。

他们在电视和广播中登出了告示，汤姆刚刚才过滤完民众提供的线报。警署一共接到二十四四个报案电话，其中十三个来自报案常客，这些人不管有没有看见什么都会打电话来。至于另外十一个电话，其中七个提供的线索经过清查只是一般快递员，另外四个电话提供的线报则是警方已经知道的信息：星期一下午五点左右，卡尔柏纳广场曾经出现一个快递员。警方接获的新消息是有人在特隆赫姆路上看见了那个快递员。只有一个报案电话令人关注，这个电话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打来的，司机说他在艺术与科技学院外见过一个骑车人戴着安全帽和墨镜，身穿黄黑相间的运动衫，当时出租车司机驾车行驶在伍立弗路上，正好是卡米拉遇害时间前后。当天那个时间，没有一家快递公司在伍立弗路附近区域有快递业务，但后来第一快递公司有个快递员打电话来，说他骑车前往圣赫根区的露台餐厅喝啤酒时，曾经过伍立弗路。

“换句话说，调查工作毫无进展。”莫勒说。

“调查工作才刚刚开始。”汤姆说。

莫勒点了点头，脸上表情显示他并没有因为这句话而受到鼓舞。除了奥纳，办公室里每个人都知道，民众一开始提供的线报最为重要，因为人们都遗忘得很快。

“人手不足的法医学研究所那边有消息吗？”莫勒问，“他们有没有发现了什么，可以帮助我们辨识凶手的身份？”

“恐怕没有，”汤姆说，“他们把其他解剖工作摆到一旁，优先处理

我们的，但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发现。没有精液，没有血迹，没有毛发，什么都没有。留下的具体线索只有弹孔。”

“有趣。”奥纳说。

莫勒语气沮丧地问哪里有趣。

“有趣之处在于，这表示凶手并未性侵被害人，”奥纳说，“这对连环杀手来说很不寻常。”

“也许动机不是性。”莫勒说。

奥纳摇了摇头：“动机一向是性，没有例外。”

“也许他跟电影《无为而治》里的彼得·谢勒一样，”哈利说，“我喜欢看着。”

其他人一脸不解地看着哈利。

“我的意思是说，说不定凶手不必触碰被害人也能满足性欲。”哈利避开汤姆的目光，“说不定杀人行凶和看见尸体对他来说就够了。”

“不无可能，”奥纳说，“一般来说，凶手希望达到高潮，但他有可能射精却不在犯罪现场遗留精液，也可能他有足够的自制力，等抵达安全的地方才解决。”

众人沉默了几秒钟。哈利知道其他人跟他一样正在想同一件事：凶手到底对失踪的莉斯贝思做了什么？

“我们在犯罪现场发现的手枪呢？”

“检查过了，”贝雅特说，“测试结果显示，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可能性是凶器。”

“这样就够好了，”莫勒说，“知道枪支来源了吗？”

贝雅特摇了摇头：“跟其他枪支一样，序号被锉掉了，锉痕跟我

们没收的大部分枪支是一样的。”

“嗯，”莫勒说，“又是那个神秘的大型枪支走私团伙。密勤局的人很快就会查到他们，对不对？”

“这件案子国际刑警组织已经查了四年，仍然没有收获。”汤姆说。

哈利向后一倒，靠上椅背，偷偷朝汤姆望去，就这么一眼，他惊愕地发现自己心中对汤姆浮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钦佩。就好像你发现你的猎物竟然发展出如此完美的生存技能，因而感到钦佩。

莫勒叹了口气：“我知道，比分三比零，对手连球都没让我们摸到。没有人有什么好主意吗？”

“我不确定是不是个好主意……”

“说说看，哈利。”

“更像是对犯罪现场的直觉，这些犯罪现场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可是我还没办法清楚地说出来。第一桩枪击命案发生在伍立弗路。第二桩发生在西北方向一公里外的桑纳街。第三桩命案的现场距离第二桩同样是一公里，这次是在东方，在卡尔柏纳广场的办公区。凶手会移动，但我感觉这背后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脉络。”

“怎么说？”贝雅特问。

“他有地域性，”哈利说，“我们的心理学家也许可以解释这一点。”

莫勒转头望向奥纳，奥纳正好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奥纳，你有什么看法？”

奥纳做了个鬼脸：“呃，这不是伯爵茶。”

“我说的不是茶。”

奥纳叹了口气。“莫勒，我是开玩笑的。不过哈利，我知道你的想法，这个凶手对犯案的地理位置有强烈的偏好。以地点来说，我们可以把连环杀手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奥纳伸出手指，说：“第一种是固定型杀手，他会引诱或强迫被害人到他家，然后下手。第二种是地域型杀手，他会在特定地区犯案，比如说开膛手杰克只在红灯区杀人，但这个特定地区很可能是整个城镇。第三种是游牧型杀手，这种杀手可能背负的人命最多，美国的奥迪斯·杜尔和亨利·李·卢卡斯这对搭档就杀了三百多人。”

“原来如此，”莫勒说，“可是哈利，我还是不太明白你所说的逻辑是什么。”

哈利耸了耸肩：“就像我刚刚说过的，老大，只是直觉而已。”

“这些命案现场有一个共同点。”贝雅特说。

众人像是被遥控器操控似的，同时转头朝贝雅特望去。她脸上立刻浮现红晕，似乎后悔说了这么一句，不过她努力克制，继续说道：“凶手闯进了女人觉得最安全的地方。他闯进她们的家、光天化日下的街道和办公室的女厕所。”

“很棒的切入点，贝雅特。”哈利说，并收到贝雅特的脸红作为答谢。

“小姑娘观察入微，”奥纳插嘴说，“既然我们在讨论移动模式，我想再补充一点。反社会型杀手通常很有自信，从这系列案子来看也是如此。他们有个特点，就是会密切留意调查工作的进行，而且会利用每个机会亲自靠近调查工作。他们可能会把调查工作看成是和警方玩的一场游戏，很多反社会型杀手都说他们觉得警察苦恼的样子很好玩。”

“也就是说，现在有一个人正坐在那里享受这一切？”莫勒双手一拍，“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

“还有一件小事，”哈利说，“凶手留在被害人身上的钻石……”

“怎样？”

“这些钻石有五个尖角，很像五芒星。”

“很像？据我所知，根本就是五芒星。”

“五芒星是用一条线连续转折交叉画成的。”

“啊哈！”奥纳高声说，“五芒星，以黄金分割比例画成，形状很有意思。对了，有一种理论说，凯尔特人在维京时代想让挪威改信基督教，所以他们在挪威南部画了一个圣五芒星，用它来判定城镇和教堂的位置。”

“那跟钻石有什么关系？”贝雅特问。

“跟钻石无关，”哈利说，“而是跟五芒星的形状有关。我知道我在命案现场的某个地方见过这个形状，可是我记不起来是哪个现场、哪个地方。这听起来很像胡说八道，可是我觉得很重要。”

“所以说，”莫勒双手支着下巴，“你记得某件你不太记得的事，可是却觉得很重要？”

哈利用双手用力抹了抹脸：“当你走进犯罪现场，你会非常专注，以致你的大脑吸收到的周边信息大大超出你可以处理的范围。这些信息会留在你的大脑里，直到某些事情发生、某个新线索出现、一块拼图和另一块拼上，可是你已经忘了第一块拼图是从哪里来的。不过你的直觉会告诉你，这很重要。这样解释听起来怎么样？”

“好像精神病。”奥纳说着打了个哈欠。

其他三人望向奥纳。

“我说笑的时候你们至少挤出一点笑容吧，”奥纳说，“哈利，这听起来完全就是大脑的正常功能，没什么好害怕的。”

“我想今天这里的四个大脑已经工作得够多了。”莫勒说着站了起

来，这时他面前的电话响起，“我是莫勒……请等一下。”

莫勒把电话递给汤姆，汤姆接过，凑到耳边：“什么事？”其他人纷纷移动椅子准备离开，但汤姆做了个手势，示意大家先别走。“太好了。”他说，挂上电话。

大家提起兴趣，望着汤姆。

“刚刚有个目击者打电话来，说卡米拉遇害的那个星期五下午，她在伍立弗路看见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从救世主墓园附近的一间公寓出来。她会记得这件事是因为她看见这人脸上戴着白色口罩，心里觉得很奇怪。那个经过伍立弗路去圣赫根区喝啤酒的快递员脸上并没有戴口罩。”

“然后呢？”

“她不记得是伍立弗路的哪间公寓了，所以麦努斯载她去看，她指出的那间公寓就是卡米拉的公寓。”

莫勒在办公桌上重重拍了一掌：“终于有了！”

奥莉坐在床沿，一手放在喉咙上，感觉脉搏逐渐慢下来，恢复正常。“你吓死我了。”奥莉低声说，声音沙哑难辨。

“真是抱歉，”依娜说着吃下最后一块玛丽兰饼干，“我没听见你进来。”

“该道歉的人是我，”奥莉说，“我就这样闯了进来，没看见你头上戴着……”

“耳机，”依娜笑道，“可能是音乐开太大声了，我在听柯尔·波特。”

“你知道我赶不上潮流，不听这些现代音乐的。”

“柯尔·波特是个老爵士乐手，早就作古了。”

“我的老天，你这么年轻，不应该听死人的音乐。”

依娜又放声大笑。那时她一感觉有东西触碰她的脸颊，就下意识地挥手去拨，于是打翻了盛放茶具的托盘。现在地毯上还留有一层薄薄的白砂糖。

“有人放他的专辑给我听。”

“你脸上这个笑容真神秘，”奥莉说，“是不是你那个绅士朋友？”此话一出口，奥莉就后悔了，依娜可能会觉得自己在监视她。

“也许吧。”依娜说，眼睛闪闪发光。

“他的年龄是不是比你大？”奥莉绕了个弯，间接说明她并未逾越界限，偷看依娜那个绅士朋友长什么样子，“你说他喜欢老歌。”

奥莉听出这样说不合适，她问这些就好像是个爱嚼舌根的老太婆在窥探别人的隐私。她心头一阵惊慌，仿佛看见依娜已经在盘算要搬去别的地方住。

“对，比我大一点。”依娜露出促狭的微笑，令奥莉觉得困惑，“我们可能有点像你施瓦伯中将那样吧。”

奥莉和依娜一同开怀大笑。奥莉之所以大笑，主要是因为松了口气。

“想象一下，施瓦伯中就将坐在你现在坐的地方。”依娜突然说。

奥莉伸手抚摸床上的被单：“是啊。”

“那天晚上他流下眼泪，是因为他不能拥有你吗？”

奥莉仍在抚摸被单。粗糙的羊毛摸起来触感很好。“我不知道，”奥莉说，“我不敢问。我只是编了许多我自己喜欢的答案，让我能在夜里做个好梦，这可能就是我那么爱他的原因。”

“你们曾一起出去过吗？”

“有啊。有一次他开车带我去碧戴半岛，我们去游泳，我的意思是我游泳，他坐在那边看。他说我是他一个人的仙女。”

“你怀孕的时候，他太太有没有发现孩子的父亲是他？”

奥莉看着依娜好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他们在一九四五年五月离开挪威，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们。到了七月我才发现自己怀孕了。”奥莉拍了拍被单，“亲爱的，我的老故事你一定都听腻了，说说你吧，那个绅士朋友是什么人？”

“他是个好男人。”依娜脸上仍留着做梦般的神情。每次奥莉说起她这一生唯一的情人施瓦伯中将，依娜脸上都会出现这种神情。“他给我一样东西。”依娜说着打开桌子抽屉，拿出一个绑着金色蝴蝶结的小包，“他说要等到我们订婚才能打开。”

奥莉微笑，摸摸依娜的脸颊，替她感到高兴。

“你喜欢他吗？”

“他跟其他人都不同。他没有那么……他很老派。他希望我们等到……才……你知道的。”

奥莉点了点头：“听起来他很认真。”

“对。”依娜轻轻叹了口气。

“在你让他更进一步之前，你必须确定他是适合你的男人。”奥莉说。

“我知道，”依娜说，“这才是困难之处。他只是来这里坐坐而已，在他离开前我说我需要时间想一想。他说他明白，毕竟我的年龄比他小这么多。”

奥莉想问他有没有养过狗，但及时打住。她已经窥探得够多了。

她又摸了摸被单，然后站起身来：“亲爱的，我再去泡点茶。”

天启降临了。不是奇迹，只是天启。

其他人离开半小时后，哈利看完了住在莉斯贝思家对面那两名女子的讯问报告，关掉台灯，在黑暗中眨眼，这时天启突然降临。也许是因为他关掉台灯就好像上床前关灯那样，又或许是因为他在关灯后的那个片刻停止了思考，无论原因是什么，他面前仿佛有人塞来一张清晰锐利的照片。

他走进存放命案现场钥匙的办公室，找到他要找的那把钥匙，然后驾车前往苏菲街，拿了手电筒，往伍立弗路走去。时间将近午夜。一楼锁着，自助洗衣店已经打烊。墓碑店的橱窗里聚光灯照亮“长眠安息”这几个字。

哈利开门，走进卡米拉的住处。

家具和其他物品都没被移动过，但他的脚步声依然在屋里回荡，仿佛主人的死去让这间房子留下一个真实存在的空洞。同时，他感觉自己并非孤身一人。他相信灵魂的存在。倒不是他有什么宗教信仰，而是每当他看见尸体，总是有一种感觉：尸体少了什么东西，这样东西跟尸体的物理变化无关。尸体看起来像是蜘蛛网上的昆虫空壳，里面的生物不在了，亮光熄灭了，而且不会像早已燃烧殆尽的恒星那样，依然亮着如梦似幻的残存星光。尸体缺少的是灵魂，就因为尸体少了灵魂之后的那份空洞感，才让哈利相信灵魂的存在。

他并未开灯，天边照进来的月光已经足够。他直接走进卧室，按亮手电筒，照向床边的承重梁。他猛然吸了口气。梁上刻着的果然不是他原本以为的三角形。

哈利在床上坐下，用指尖触摸梁上刻痕。这根褐色承重梁年代久远，上面的刻痕却十分清晰，一定是最近才刻上的。很明显，刻痕一气呵成，几条直线转折交错，形成一个五芒星。

哈利压低手电筒，照向地面，只见木质地板上有薄薄一层灰尘和

许多小尘块。卡米拉去世前显然没打扫家里。是的，就在床脚上方，他找到了他来这里寻找的东西：木屑。

哈利在床上躺下。床垫柔软有弹性。他看着倾斜的天花板，思索着。如果床边梁柱上那个五芒星刻痕真的是凶手留下的，它代表什么意思？

“长眠安息。”哈利喃喃地说，闭上眼睛。他太疲倦，无法清楚地思考。另外有个问题在他脑海里翻搅。他为什么没有注意到五芒星？他为什么没有把五芒星跟钻石联系在一起？还是他已经联想过？也许因为他动作太快，也许因为他的潜意识把五芒星跟别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某样他在其中一个命案现场看见的东西，可是他无法确切找出那是什么。

他试着在心里重建命案现场。

莉斯贝思在桑纳街。芭芭拉在卡尔柏纳广场。卡米拉在这间卧室隔壁的浴室。卡米拉几乎全身赤裸，肌肤湿润。他碰触过她的肌肤。热水让她感觉起来没有死那么久。他碰触过她的肌肤。贝雅特在一旁观看。他无法停止触摸她。那感觉仿佛是用手指滑过温暖柔顺的橡胶。他的视线往上飘移，看见这里只有他们两人，没有别人，这时他才感觉到莲蓬头喷出的热水所产生的温暖水气。他的视线往下，看见她正看着他，眼中闪烁着奇异的微光。他心头一惊，把手抽回；她的眼神就像关机时的电视屏幕，逐渐褪去光芒。奇怪，他心想，伸手贴上她的脸颊。他等待着，莲蓬头喷出的热水浸湿了他的衣服。微光又逐渐亮起。他把另一只手放上她的腹部。她的眼神活了起来，他感觉得到她的身体在他的手指底下蠕动。他知道抚触使她恢复了生命力，少了抚触，她会消失，死去。他把额头抵在她的额头上。热水流进他的衣服，浸湿他的肌肤，仿佛在他们之间形成一层温暖的隔膜。这时他发现，她的眼睛不是蓝色的，而是褐色的。她的嘴唇不再苍白，变得红润而富有生命力。萝凯。他的唇贴上她的唇。他发现她的唇冷冰冰的，立刻缩了回来。

她凝视着他，嘴唇动了动。

“你在干吗？”

哈利的心脏停止跳动，一部分是因为这句话依然回荡在房间里，因此他知道这不是梦，另一部分是因为这不是女人的声音。而最重要的，是有人站在床边，俯身望着他。

哈利的心脏迅速恢复跳动，他四处摸索，想找回仍然开着的手电筒。手电筒掉落地面，轻轻发出砰的一声，在地上滚动了一圈。手电筒的光线 and 那人的影子掠过墙面。

然后，天花板的灯亮了起来。

哈利觉得万分刺眼，第一个反应是举起双臂挡在面前。过了一秒，没有任何事发生。没有人开枪，没有拳头招呼。哈利放下手臂。他认出了站在面前的人。

“你到底在干吗？”男人问。

他身穿粉红色睡袍，除了那身衣服，看不出才刚下床的迹象。他的分头梳理得一丝不苟。

安德斯·尼高。

“我被噪声吵醒，”安德斯说，把一杯滴滤式咖啡放在哈利面前，“我脑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有人发现楼上没人住，闯了进去，所以我就上来查看。”

“可以理解，”哈利说，“可是我把门锁上了。”

“我有管理员的钥匙，以防万一。”

哈利听见窸窣的脚步声，转过头去。菲毕卡身穿睡衣出现在走廊上，睡眠惺忪，红发四散。她没上妆，被厨房的刺眼灯光一照，和哈利之前的印象比，顿时老了好几岁。她看见哈利在这里，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她咕哝说，视线在哈利和安德斯之间来回扫描。

“我来卡米拉家查几件事，”哈利看见菲毕卡以为有坏事发生，便说，“我坐在床上闭目养神几秒钟，结果就睡着了。安德斯听见我发出的声音，上楼把我叫醒。真是漫长的一天。”哈利故意打个哈欠，以示证明，完全不明白自己为何要这样做。

菲毕卡望向安德斯：“你穿的是什么？”

安德斯低头看了看，仿佛这时才发现自己穿的是粉红色睡袍：“哇，我看起来一定像变装皇后。”

哈利暗自窃笑。

“亲爱的，这件睡袍是我买来送你的，还放在行李箱里，刚才我匆匆忙忙只找到这件衣服。给你。”

安德斯解开腰带，脱下睡袍，丢给菲毕卡。菲毕卡退了一步，但还是把睡袍接到手上。“谢谢。”她一脸困惑。

“对了，你怎么起来了？”安德斯轻声问道，“你没吃安眠药吗？”

菲毕卡不好意思地瞥了哈利一眼。“晚安。”她低声说，转身离去。

安德斯走到咖啡机前，放回咖啡壶。他的背部和上臂十分苍白，几乎是白色的，但他的小臂却是古铜色的，宛如夏天货车司机的手臂。他的膝盖同样有如此明显的肤色分界线。“她通常整个晚上都会睡得很沉。”他说。

“可是你不会？”

“为什么这样说？”

“呃，因为你知道她睡得很沉。”

“是她自己说的。”

“所以只要有人从楼上走过，就会把你吵醒？”

安德斯看着哈利，点了点头：“警监先生，你说得没错，我没睡着，发生那种事后要睡着不太容易。我醒着躺在床上，脑子里浮现关于命案的种种推论。”

哈利啜饮一口咖啡：“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你的推论？”

安德斯耸了耸肩：“我对大屠杀凶手不是很了解，如果这个凶手是的话？”

“不是，是连环杀手，这两者的差别可大了。”

“原来如此，可是你没注意到被害人有共同点吗？”

“被害人都是年轻女性，还有呢？”

“她们的性关系都很随便。”

“哦？”

“报纸上都写了，她们的过去有目共睹。”

“莉斯贝思已经结婚了，据我所知她很忠贞。”

“那是在结婚以后，可是她在结婚前是玩乐队的，常常在全国各地的舞厅里表演。警监先生，你应该没那么天真吧？”

“嗯。你对这些共同点有什么结论？”

“这类凶手会表现得像是审判者，认为自己跟上帝一样。还有，《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说，上帝将审判奸淫之人。”

哈利点了点头，抬起手腕看了看表：“我会记下来。”

安德斯玩弄着他的咖啡杯：“你找到你想找的东西了吗？”

“可以这样说。我找到了五芒星。你是做教堂装潢的，应该知道五芒星是什么吧？”

“你是说有五个尖角的星星？”

“对，用连续线条画成的，你知道这种符号可能代表什么意思吗？”哈利的头低向桌面，但他其实正偷偷观察安德斯的表情。

“有很多意思，”安德斯说，“五是黑魔法最重要的数字。你说的五芒星有一个还是两个尖角向上？”

“一个。”

“那就不是魔鬼的符号，你说的这个符号可能象征生命力和热情。是在哪里发现的？”

“在她床铺旁边的横梁上。”

“哦，原来如此，”安德斯说，“这就简单了。”

“哦？”

“这种五芒星我们称为噩梦十字，或魔鬼之星。”

“噩梦十字？”

“异教徒的符号。人们通常把它刻在床铺上方或者门口，用来驱赶梦魇。”

“梦魇？”

“对，‘魇’指的是噩梦。据说有个女魔鬼会趁人睡觉的时候，坐在人的胸口，把人当马骑，所以人才会做噩梦。异教徒认为她是精灵。这并不奇怪，因为魇（mare）这个词是从印欧语的‘mer’演变来的。”

“我得承认，我对印欧语系了解不多。”

“‘mer’是‘死亡’的意思，”安德斯垂眼看着他那杯咖啡，“说得更准确一点，‘mer’是‘谋杀’的意思。”

哈利到家时，答录机里有一则留言，是萝凯留的。她问哈利明天可不可以去维格兰雕塑公园的游泳池陪欧雷克，因为她下午三点到五点得去看牙医，还说这是欧雷克要求的。

哈利坐下，反复聆听留言，看能不能听见任何呼吸声，就像他几天前接到的那则无声留言，可是最后什么也没听见。

他脱下衣服，裸身躺上床。昨晚他把被套里的被子拿走，只盖着被单睡觉。他把被单踢来踢去，踢了一阵，逐渐入睡，脚却跑到了外面，他心头一慌，在棉布撕裂声中醒来。外面的黑夜已染上一层灰色。他把还留在床上的被子一角丢在地上，面朝墙壁躺了下来。

然后，她就来了。她跨坐在他身上，把缰绳塞进他嘴里，用力拉扯。他的头被拉得乱转。她俯身在他身上，把炙热的气息吹进他的耳朵，宛如一条喷火的恶龙。答录机里的无言讯息，滋滋声。她抽打他的侧肋、臀部，抽打的疼痛是甜蜜的。她说，她迟早会成为他唯一能爱的女人，他最好一开始就想清楚。

直到太阳照到屋顶上最高处的瓦片，她才离去。

19

星期三 水下

将近下午三点，哈利把车子停在维格兰雕塑公园的露天游泳池外，才发现原来那些离开奥斯陆的人都跑来了这里。售票亭前方的队伍排了一百多米长。他排在队伍中缓缓前行，一边看《世界之路报》，一边朝加了氯的游泳池前进。

连环杀人案没有新发现，但报社还是挖出很多题材写满四个版面。头版标题写得有点隐晦，专门为关注了这则新闻一段时间的读者

而写。现在报社给命案取了个名字，叫“快递员谋杀案”。调查工作完全摊在阳光下，警方已不再领先媒体，哈利猜想报社编辑开的晨间会议和他与众办案警探的开会内容应该相差无几。他们在警署讯问过的那些证人接受了采访，哈利读了那些证词，发现他们好像在接受采访时记得更多。哈利也读了报社做的民意调查，这份调查询问民众是害怕、非常害怕，还是胆战心惊。另外，快递公司表示他们应该得到赔偿，因为如果民众不让他们进门，生意还怎么做下去？而且追根究底，把凶手缉捕归案不是政府的责任吗？快递员谋杀案和莉斯贝思失踪案已不再是“可能”有关联，而是“确实”有关联。“姐姐接替妹妹”这个大标题下登着一张大照片，照片中，朵娅和威廉站在国家剧院前。照片下方的说明写道：“王牌制作人无意取消演出。”

哈利的视线向下移动，来到报道内文，只见里面引述了威廉的话：“‘表演必须继续’这句话不仅仅是廉价的陈词滥调，我们干这行必须认真看待这件事，我知道莉斯贝思一定会支持我们，不论她发生了什么事。现在的情况自然会带来一些冲击，不过我们都尽量保持乐观。这出戏是献给莉斯贝思的；她是一流的表演者，虽然她现在还没完全发挥潜力，但有一天她一定会的。我不能容许自己有其他想法。”

哈利终于踏进泳池入口，他停下脚步，环顾四周。他上次来维格兰雕塑公园的露天游泳池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但是除了建筑物外墙做过翻新、浅水池多了大型蓝色滑道，这里变化不大。空气中依然弥漫着氯的气味；下水前的淋浴区散放出水雾，形成小小的彩虹；脚丫子踩在柏油路面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孩童穿着湿透的泳衣，浑身发抖地站在小摊贩前的阴影中排队。

他在儿童池下面的草地斜坡上找到了萝凯和欧雷克。

“嘿。”

萝凯的嘴角露出微笑，脸上却戴着一副Gucci太阳镜，难以看见她的眼神。她身上穿的是黄色比基尼。很少有女人能把黄色比基尼穿得好看，萝凯是那少数女人之一。

“你知道吗？”欧雷克大声说，侧头想把耳朵里的水甩出来，“我从五米板上跳下来了。”

尽管野餐布上还有很大的空间，哈利还是在他们身旁的草地上坐下：“你吹牛。”

“我是说真的，真的！”

“五米？那可以去当特技演员了。”

“哈利，你有没有从五米的高度跳下来过？”

“勉强算有。”

“七米呢？”

“呃，我肚子先落水的。”

哈利意味深长地看了萝凯一眼，但萝凯正看着欧雷克。欧雷克突然停止甩头，低声问道：“那十米呢？”

哈利抬头朝游泳池看了一眼，所有的尖叫、欢乐和救生员透过扩音器发出的刺耳声音都从那个方向传来。十米。跳水台矗立在蓝色晴空下，宛如黑白的T字。他上次来并不是二十年前，那次之后又过了几年，他曾在一个夏日夜晚和克丽丝汀翻越外墙，爬上跳台的台阶，肩并肩躺在最高层的台子上。他们躺在那里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坚硬粗糙的地垫刺着他们的肌肤，满天星斗对着他们眨眼。他曾以为克丽丝汀是他这一生唯一的挚爱。

“没有，我从来没从十米的高度跳下来过。”哈利说。

“从来没有啊。”

哈利从欧雷克的语气中听到了失望。

“我不是跳下来，而是跳水。”

“跳水？”欧雷克跳了起来，“那更酷啊，有没有很多人看见？”

哈利摇了摇头：“我是晚上跳的，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欧雷克呻吟一声：“那能干吗？又没有人看见你英勇地跳下来……”

“我有时也这样想。”哈利想看看萝凯的眼神，但她的太阳镜颜色太深。她收拾了包，穿上T恤，在比基尼外面套上蓝色牛仔布迷你裙。“这就是最困难的部分，”哈利说，“只有你一个人，没有人看。”

“谢谢你帮忙，哈利，”萝凯说，“你真好。”

“能帮忙是我的荣幸，”他说，“你慢慢来。”

“应该是叫牙医慢慢来，”她说，“可是最好不要弄得太久。”

“你是怎么入水的？”欧雷克问。

“就是一般那样。”哈利说，目光并没离开萝凯。

“我五点回来，”她说，“不要换地方。”

“我们一定会守在这里。”哈利说，话才出口就后悔了。这不是个装可怜的好时机和好地点，要装可怜，还有更好的场合。

哈利看着萝凯离去，直到她的身影消失不见，心想在法定假期预约牙医不知道有多困难。

“你会看着我从五米处跳下来吗？”欧雷克问。

“当然。”哈利说，脱下T恤。

欧雷克盯着哈利：“哈利，你晒过日光浴吗？”

“从来没有。”

欧雷克跳了两次之后，哈利脱下牛仔裤，到跳台前加入欧雷克。哈利身上那件印有欧盟旗帜的平脚短裤，在队伍中吸引了不少男孩不以为然的目光。哈利一边排队，一边教欧雷克如何做折刀式跳水。他的一只手平平伸出。“诀窍就是在空中保持水平，这样看起来很奇怪，别人以为你会像薄煎饼一样平平落水，可是就在最后一刻……”哈利的拇指向食指靠拢，“你屈起身体，就像一把折刀，然后双手双脚同时入水。”

哈利开始助跑，奋力一跳。他做出折刀姿势时，耳中听见救生员的哨音，接着水面就撞上了他的额头。

“嘿，那边那个家伙，我说过五米处禁止跳水。”

哈利浮上水面，听见扩音器发出的声响。欧雷克在跳台上做了个手势，哈利竖起大拇指，表示收到。

哈利出了跳水池，轻手轻脚地走下阶梯，站在一扇观景窗前，观景窗可以直接看到跳水池的池底。他伸出两根手指，在冰凉的观景窗的水雾上画了几下，凝视着蓝绿色的水底风光。他往水面看去，可以看见各式泳衣、踢水的脚，以及蓝天中的云朵轮廓。他想起了水下酒吧。

接着，欧雷克落入水中，猛地穿过水面，激起一大团气泡。他没往水面游去，而是踢了几下，朝哈利站着的那扇观景窗游来。

他们隔着观景窗看着彼此，欧雷克面带微笑，挥动双臂，指来指去，苍白的脸色中带有一抹绿。哈利听不见池子里的声音，只看见欧雷克的嘴唇在动，头发在头顶上方无重力地飘扬，仿佛舞动的海草。欧雷克往上指了指。这让哈利想起了某件事，某件他此刻不希望想到的事。欧雷克在观景窗的另一侧，烈日高挂天空，周围尽是欢声笑语，哈利站在这中间静止不动，心中突然浮现预感：可怕的事即将发生。

下一刻，他已忘了这个预感，预感被另一种感觉取代。此时欧雷

克双腿一蹬，消失在观景窗外。哈利的目光停在空白的电视屏幕上。空白的电视屏幕。眼前是他在雾气上画的几条线。他知道曾经在哪里见过它了。

“欧雷克！”他冲上楼梯。

总的说来，卡尔对人没兴趣，虽然他在卡尔柏纳广场开电视行已超过二十年，他对人还是提不起兴趣。比如说，电视行所在的这个广场以卡尔柏纳命名，跟他同名，但是他从来不想了解关于卡尔柏纳的事。他也不想知道现在他面前这个亮出警察证的高大男子是谁，站在高大男子身旁的小男孩是谁，高大男子口中说的年轻女子又是谁。高大男子说这个年轻女子是他们在对面律师事务所的厕所里发现的。他现在唯一有兴趣的是《我们男人》杂志的封面女郎，不知道她多大了？她是不是真的来自滕斯贝格市？她是不是喜欢在她家露台上赤裸着晒日光浴，经过的男人都看得见？

“芭芭拉遇害那天我来过。”警察说。

“你说来过就来过。”

“你有没有看见窗户旁边那台电视？没插电的那台。”警察伸手一指。

“飞利浦的，”卡尔说，把《我们男人》杂志推到一旁，“很不错，对吧？五十赫兹，平面，立体声，有文字广播和收音机功能。定价七千九，五千九就卖你。”

“有人在沾了灰尘的屏幕上画画，你有没有看见？”

“好吧，”卡尔说，“五千六。”

“我才不管什么电视机，”警察说，“我想知道在上面画画的人是谁。”

“为什么？”卡尔说，“我又没想投诉那个人。”

警察俯身越过柜台，卡尔一看对方的脸色就知道他不喜欢这个回答。

“你给我仔细听好了，我们正在追捕一个杀人凶手，我认为在那个电视屏幕上画画的人就是凶手，现在你明白了吗？”

卡尔无言地点了点头。

“很好，现在我要你仔细回想。”

店门铃铛响了起来，警察转过身去，一个女子提着金属手提箱走进门来。

“那台飞利浦电视。”警察伸手一指。

女子点了点头，不发一语，在摆放那台电视的电视墙前蹲了下来，打开手提箱。卡尔睁大双眼，瞪着他们。

“怎么样？”警察说。

卡尔这才明白，这件事比来自滕斯贝格市的封面女郎丽姿重要多了。“我又没办法记住每个来过店里的人。”他结结巴巴地说，言下之意是说他谁也不记得。事实就是如此，脸对他来说不具意义，就连丽姿的脸他也已经忘了。

“我不用知道每个来过你店里的人，”警察说，“我只要知道这个人。今天这里好像比较安静。”

卡尔只能听天由命，摇了摇头。

“如果给你看几张照片呢？”警察说，“你能不能认出来？”

“不知道，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哈利……”小男孩说。

“你有没有看见有人在那台电视上画画？”

“哈利……”

那天卡尔在店里见过一个人，当时警察来问他有没有看见可疑人物，他就想到过这个人，问题是这个人又没做什么事，只是站在那里盯着电视屏幕看而已，所以他该怎么说？说有个他不记得长什么样子的人来过他店里，行为可疑，然后惹上一大堆不必要的麻烦吗？

“没有，”卡尔说，“我没看见有人在电视上画画。”

警察嘴里咕哝了几句。

“哈利……”小男孩抓着警察的T恤，“五点了。”

警察直起身子，看了看表。“贝雅特，”他说，“发现了什么吗？”

“现在说还太早，”她说，“上面是有痕迹，可是他的手指在屏幕上滑动，很难采集到完整的指纹。”

“记得给我打电话。”

店门口的铃铛再度响起，店里只剩下卡尔和那个带金属手提箱的女子。卡尔再度拿起以丽姿作为封面的杂志，却又改变心意，把丽姿放下，朝那名女警察走去。女警察在屏幕上洒了一些粉，正用小刷子小心翼翼地把粉刷去。现在他看见了灰尘上画的图形。他是以能省就省的方式经营这家店，打扫工作也是，所以这个图形隔了几天还留在屏幕上并不令他惊讶，令他惊讶的是图形本身。

“那是什么？”他问道。

“不知道，”她说，“我也是刚刚知道它的名字。”

“叫什么？”

“魔鬼之星。”

星期三 教堂建筑工

哈利和欧雷克来到维格兰雕塑公园的露天泳池，碰上正要离开的萝凯。萝凯张开双臂奔向欧雷克，把欧雷克紧紧抱住，同时对哈利怒目而视。“你去做什么了？”她低声说。

哈利站在原地，双手垂在身旁，双脚不停变换姿势。他知道他可以给她一个答案。他可以说他去“做”的是拯救奥斯陆市民，但即使这样说也是谎言。事实上他是去“做”他自己的事，却让他周围的人付出代价。他过去总是这样，未来也还是会这样，如果这样刚好救了人命，那是额外的奖赏。“抱歉。”最后，他只是这样说，至少这句话是实话。

“我们去连环杀手去过的地方……”欧雷克兴高采烈地说，一看见母亲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便住了口。

“这个……”哈利开口说。

“不用了，”萝凯插嘴说，“你不用解释了。”

哈利耸了耸肩，苦着脸对欧雷克笑了笑：“至少让我送你们回家吧。”

他还没说出这句话，就已经知道回应会是什么。他站在那里目送他们离去。萝凯大步向前走去，欧雷克跟在她身后，回头朝哈利挥了挥手，哈利也挥了挥手。

太阳在他眼皮底下跳动。

员工餐厅位于警署顶楼，哈利站在门内，扫视整个餐厅。偌大的餐厅空荡荡的，只有一个人背对着他坐在餐桌前。哈利从维格兰雕塑公园直接开车来到警署。他穿过六楼走廊，确定汤姆的办公室没人，但里面亮着灯。

他走到前台，钢制百叶窗已经拉上了。悬挂在角落的电视正在播放乐透开奖。哈利看着彩球从漏斗上滚下来。电视音量很小，但哈利听得见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五，号码是五。”有人幸运中奖。桌旁传来椅子刮擦地面的声音。

“嘿，哈利，前台已经没人了。”

说话的人是汤姆。

“我知道。”哈利说。

哈利想到萝凯的那句话，问他去做什么了。

“我只是想抽根烟。”

哈利朝通往顶楼露台的门点了点头，那里实际上被当作全年无休的吸烟室。

顶楼露台的景色很美，但空气就跟街上一样闷热。午后阳光斜斜越过整个城市，落在碧悠维卡区。奥斯陆的碧悠维卡区有高速公路、集装箱码头和毒虫聚集所，不过当地即将兴建歌剧院、旅馆和豪宅。财富已开始席卷整个奥斯陆。这让哈利想到非洲某种体形庞大的黑鲶鱼，那种黑鲶鱼不知道干旱来临时应该游到深水处，最后被困在一个慢慢干涸的泥塘里。建筑工程已经开始了，起重机矗立在午后阳光中，侧影有如长颈鹿。

“一定会很棒的。”

哈利并未听见汤姆走来。“再说吧。”哈利狠狠抽了口烟。他不知道汤姆指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回答的是什么。

“你会喜欢的，”汤姆说，“只是习惯而已。”

哈利眼前浮现出躺在泥里的黑鲶鱼，最后一滴水已经蒸发，黑鲶鱼的尾巴不断摆动，嘴巴大大张开，仿佛想试着呼吸空气。

“可是我需要一个答案，哈利，我需要知道你要不要加入。”

在空气中溺死。黑鲔鱼的死亡也许不比其他的死亡更糟。相比之下，溺死应该更愉悦。

“贝雅特打电话来，”哈利说，“她在电视行采集了指纹。”

“哦？”

“可是只采集到部分指纹，而且那个老板什么都不记得。”

“真可惜。奥纳说他们在瑞典对健忘的目击者做过催眠，结果很不错，也许我们应该试试看。”

“好啊。”

“鉴定组今天下午给了我们一个很有趣的消息，是关于卡米拉的。”

“嗯？”

“她怀孕了。两个月。我们去她的朋友圈里问过，没有人知道父亲可能是谁。我想这应该跟她的死没有关系，不过是个很有趣的消息。”

“嗯。”

两人沉默地站着。汤姆走到栏杆前，倚上栏杆。

“哈利，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我也不要求你一夜之间就开始喜欢我这个人。”汤姆顿了顿，“可是如果我们要合作，总得有个开始，也许对彼此多卸下一点防备。”

“卸下防备？”

“对，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冒险？”

“是有一点。”

汤姆微微一笑：“我同意，不过你可以先问我问题，看你想知道什么，随便问。”

“知道？”

“对，随便什么事都可以。”

“你是不是射杀了……”哈利顿了顿。“好，”他说，“我想知道你的动力是什么？”

“什么意思？”

“是什么驱使你每天早上醒来去做你想做的事？你的目标是什么？原因是什么？”

“我懂了。”汤姆细细思索了许久，然后伸手指向起重机，“你有没有看见那些起重机？我的曾祖父是苏格兰移民，他带了六只萨瑟兰羊和一封阿伯丁市泥水匠公会的信来到挪威。现在你在奥克西瓦河沿岸和东区铁路沿线看见的房屋，很多都是我曾祖父协助建造的。后来他儿子继承他的技艺，也干了泥水匠。他儿子的儿子也一样。传到了我父亲这辈，我的祖父把他的苏格兰姓氏改成了挪威姓氏，但是我们搬到奥斯陆西区以后，我爸爸又把我们的姓氏改回瓦勒（Waler），也就是墙壁（Wall）的意思。他多少有点以这个姓氏为傲，不过他也觉得安德森这个姓氏对未来的法官来说有点太平常了。”

哈利看着汤姆，想找出他下巴上的疤痕：“所以你念书是打算成为法官？”

“我开始读法律的时候是这样，如果不是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我可能会继续念。”

“发生了什么事？”

瓦勒耸了耸肩：“我爸在工作的时候因为意外而去世。奇怪的

是，我爸一走，我突然发现我读法律的决定似乎是为他做的。我立刻注意到我和其他的法学院学生没有一点共同之处。我想我是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我以为读法律是为了伸张正义，促进现代民主社会的进步，可是我发现大部分法学院学生只是想有个头衔或工作，或是拿高分好向禹兰镇上的邻居女孩炫耀。呃，你也是读法律的……”

哈利点了点头。

“也许是遗传吧，”汤姆说，“我一直喜欢建造东西，大的东西。我小时候就喜欢用乐高积木建造大王宫，建得比其他小朋友的大。我在法学院上课的时候，发现自己跟那些视野狭小、目光短浅的人根本不一样。我爸去世两个月后，我就报名了警察学院。”

“嗯，根据传言，你是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的。”

“第二名。”

“所以你在警署也必须建造自己的王宫？”

“我不用建造，也没有‘必须’这回事，哈利。我小时候会拿其他小孩的乐高积木，来把我自己的房子盖得更大。问题只在于你想要什么。你是要一个狭小的房子，过着狭小的生活，还是想要歌剧院、教堂和宏伟的建筑？这些建筑都指向比你更伟大的方向，值得你去奋斗。”

汤姆伸手在钢栏杆上抚摸。

“建造教堂是天职，哈利。意大利人把建造教堂却中途去世的泥水匠封为殉道者。我爷爷时常说，虽然教堂建筑工是为人类服务，可是人类历史上没有一座教堂不是建筑在人骨和人血之上，未来也会一直如此。我家族的血曾经被混在灰泥里，在这里可以看见的很多建筑物都是用它建造的。我只是想替每个人争取更多的正义，而我会使用所有必要的建材。”

哈利凝视着手中香烟的红光：“我是建材？”

汤姆微微一笑：“要这样说也可以，答案是‘正确’，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有选择的余地……”汤姆并未把这句话说完，但哈利知道下一句是：“可是你没有。”

哈利深深吸了口烟，低声问道：“如果我同意加入呢？”

汤姆扬起双眉，热切地注视着哈利，良久，才说：“你会接到第一个任务，这个任务你必须自己执行，什么问题都不能问。过去加入的人都执行过这个任务，作为效忠的标记。”

“什么任务？”

“时机到了你就会知道，不过这代表你不能回头了。”

“这代表违反挪威法律吗？”

“有可能。”

“啊哈，”哈利说，“这样你就有我的把柄，我就不能背叛你了。”

“我也许不会这样说，不过你说得没错。”

“你说的任务到底是什么？走私吗？”

“这我不能告诉你。”

“你怎么能确定我不是密勤局或SEFO的卧底？”

汤姆倚到栏杆外，伸手向前指去：“你有没有看到她，哈利？”

哈利来到栏杆旁，向下朝公园的方向看去。只见许多人躺在草坪上，享受最后一抹日光。

“穿黄色比基尼的那个，”汤姆说，“黄色比基尼很漂亮，对不对？”

哈利的胃翻搅了起来，他的身体微微一缩，又立刻挺直。

“我们不笨，”汤姆的目光停留在草坪上，“我们会跟踪我们想招募的人。她很会穿衣服。我觉得她既聪明，又独立。不过她当然跟其他女人一样，希望有个男人可以养她。这是纯粹的生理需求。而且你没有太多时间。像她那样的女人不会单身太久。”

哈利的烟从栏杆上掉落，化为一道火光。

“今天厄斯兰全区都有森林大火警告。”汤姆说。

哈利默然不语。汤姆的手搭上他的肩膀时，他全身一震。

“严格说来，期限早就过了，哈利。不过为了展现我们有多和善，我再给你两天时间。到时候我没得到回应，这个提议就算失效。”

哈利用力吞了口唾沫，想挤出一句话，但他的舌头拒绝服从，他的唾液腺仿佛成了非洲的干旱河床。最后，他终于挤出一句：“谢了。”

贝雅特喜欢工作。她喜欢例行公事、安全感和胜任工作的感觉，她知道科博街21A鉴识中心的其他工作人员，也都知道她胜任这份工作。她认为她的生活中只有工作最重要，所以早上就有起床的动力。生活中的其他部分只是插曲。她住在奥普索乡她母亲的房子里，顶楼整层只有她一个人。她和母亲相处得十分融洽。父亲在世时，她一直都是父亲的宝贝女儿；她觉得这就是自己当警察的原因，像他一样。她没有嗜好。虽然她和哈福森——也就是和哈利共用一间办公室的警察——成了情人，但她并不完全认定这份关系。她在女性杂志上读到，有这种怀疑是自然的，而且女人应该冒险。贝雅特不喜欢冒险，也不喜欢处在怀疑之中，这就是她喜欢工作的原因。

成长过程中，只要一想到有人可能想到她，她就会脸红，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在思考不同的躲藏方式。现在她仍会脸红，但她找到许多可以躲藏的好地方。她可以坐在鉴识中心的老旧红砖墙里，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研究指纹、弹道报告、视频记录和声纹比对，分析DNA

或织物纤维、足迹、血液和无数的技术线索，这些线索可能以完全平和安静的方式侦破重大复杂而富有争议的案子。她也发现工作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危险，只要她清楚大声地说话，想办法抑制恐慌就好了。这种恐慌可能来自脸红、丢脸、穿着，或者站在众人面前的害羞，原因究竟是什么，她其实不太清楚。科博街的办公室是她的城堡，制服和专业工作是她心理上的盔甲。

办公桌上的电话响起时，时钟显示是午夜十二点三十分，她正在阅读莉斯贝思的手指化验报告，却被电话铃声打断。她一看见来电显示为“无号码”，心脏就因恐惧而加速跳动。“无号码”只可能意味着电话是他打来的。

“我是贝雅特。”

是他打来的。他的声音如狂风骤雨般席卷而来：“你为什么没打电话告诉我指纹的事？”

她微微屏住呼吸，然后才回答：“哈利说他会跟你说。”

“谢谢你，我收到了，下次你先告诉我，知道吗？”

贝雅特咽了口唾沫，她不知道自己是出于恐惧还是愤怒：“好。”

“还有什么事是你已经告诉他却还没告诉我的？”

“没有，除了我们收到的那根手指，指甲底下物质的化验报告出来了。”

“莉斯贝思的手指？结果是什么？”

“排泄物。”

“什么？”

“大便。”

“真谢谢你，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吗？”

“呃，知道。”

“更正，知道是‘谁’的大便吗？”

“我不确定，不过可以猜测。”

“可以请你……”

“排泄物里有血，可能来自痔疮。血型是B型。挪威只有百分之七的人血型是B型。威廉有捐血记录，血型是……”

“好，你的结论是什么？”

“我不知道。”贝雅特立刻说。

“不过你知道肛门是性感带吧，贝雅特？男人女人都是，还是你忘了？”

贝雅特紧紧闭上眼睛。拜托，不要再提起，不要提。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已经开始忘记，过去已经从她的身体逐渐离开。但他的声音就在耳边，既光滑又强硬，宛如蛇皮。

“贝雅特，你很会扮演平凡的女孩，我喜欢你那样，我喜欢你假装不要。”

你知道，我知道，没有其他人知道，她心想。

“哈福森的技巧有我好吗？”

“我要挂电话了。”贝雅特说。

他的笑声在她耳中回响。这时她明白，没有地方可以躲藏。躲到哪里他们都找得到，就像那三个女人一样，就算是在她们觉得最安全的地方，也还是被找到了。世界上没有城堡，没有盔甲。

爱斯坦坐在他那辆出租车的驾驶座上，车子停在特雷塞街的出租车招呼站，他正在听滚石乐团的磁带，这时电话响起。

“奥斯陆出租……”

“嘿，爱斯坦，我是哈利，你车上有客人吗？”

“只有米克和基思。”

“什么？”

“世界上最伟大的乐队。”

“爱斯坦。”

“怎么了？”

“滚石乐队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乐队，连第二都排不上。他们只是世界上最被高估的乐队，《野马》这首歌也不是基思和米克写的，而是格兰·派森写的。”

“你明明知道那是骗人的！我要挂电话了……”

“喂？爱斯坦？”

“说点好听的，快点。”

“《给我听话》还蛮好听的，《颓废大街》这张专辑红极一时。”

“好吧，有什么事？”

“我需要帮忙。”

“现在是凌晨三点，你不是应该在睡觉吗？”

“睡不着，”哈利说，“我一闭上眼睛就害怕。”

“还是一样老做那个噩梦？”

“来自地狱的点播。”

“有电梯的那个？”

“我知道会做什么梦，可是每次还是被吓得半死。你多久能到这里？”

“我不喜欢这样，哈利。”

“多久？”

爱斯坦叹了口气：“给我六分钟。”

爱斯坦踏上阶梯时，哈利只穿了一条牛仔裤站在门口。

两人在客厅里坐下，并未开灯。

“你有啤酒吗？”爱斯坦摘下绣着PlayStation标志的帽子，然后把一缕汗湿的头发拨到后方。

哈利摇了摇头。

“吃这个吧。”爱斯坦说，把一个黑色的胶卷筒放在桌上。

“我请客。氟硝西洋。吃了保证让你昏睡，一颗就够了。”

哈利凝视着那个胶卷筒。

“我找你来不是为了这个，爱斯坦。”

“不是吗？”

“不是。我需要知道如何破解密码，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是说当黑客？”爱斯坦惊讶地看着哈利，“你有计算机密码要破解吗？”

“可以这样说。你有没有看到报纸上那个连环杀手？我想他给了

我们一些密码。”哈利开了灯，“你看这个。”

爱斯坦细看哈利放在桌上的一张纸：“星星？”

“这叫五芒星。他在两个命案现场留下这个记号，其中一个刻在床边梁柱上，另一个画在命案现场对面一家电视行里积了灰尘的电视屏幕上。”

爱斯坦仔细观察那个五芒星，点了点头：“你认为我可以告诉你它的含义？”

“不是，”哈利双手支着下巴，“我希望你能告诉我破解密码的原理。”

“哈利，我破解的密码是数学码，人和人之间的密码在语义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就没办法破解女人说的话。”

“那就把它想成是两者兼具好了，纯粹的逻辑加上弦外之音。”

“好吧，那我们来谈谈密码学、暗号。看来你需要逻辑和所谓的类比思维。类比思维代表你必须运用潜意识和直觉，也就是你已经知道却不明白的部分。然后再结合线性思考和识别模式。你有没有听过阿兰·图灵这个人？”

“没有。”

“他是英国人，在二战时期破解了敌军的密码。简而言之，他让德军在二战中败北。他说，要破解密码，首先必须知道你的对手是在什么层面运作。”

“意思是？”

“这样说好了，这个层面存在于文字和数字之上，也在语言之上。答案不会告诉你‘怎么做’，只能告诉你‘为什么’，明白吗？”

“不明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就好了。”

“没有人知道，这有点像是宗教体验，而且跟天赋有关。”

“先假设我知道为什么好了，然后呢？”

“然后你可以绕远路，做排列组合，做到死。”

“要死的人不是我，我的时间只够抄近路。”

“我只知道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出神状态。”

“出神状态，当然。”

“我不是开玩笑。你就是一直盯着数据资料看，直到你的表层意识停止思考，有点像你锻炼肌肉，直到它抽筋，开始不听使唤自行其是。你有没有看过登山客被卡在山里，结果全身痉挛？没有，呃，就是像那样。一九八八年的时候，我花了四个晚上入侵丹麦银行，服了十几颗LSD [4]。如果你的潜意识破解了密码，你就成功了，如果没有的话……”

“会怎样？”

爱斯坦笑道：“你就会被破解，精神病院里多的是像我这种人。”

“嗯。出神状态？”

“出神，直觉，加上一点药物的帮助……”

哈利把黑色胶卷筒拿到眼前：“爱斯坦，你知道吗？”

“知道什么？”

哈利把胶卷筒抛过桌面，爱斯坦接到手里。

“我说《给我听话》很好听是乱说的。”

爱斯坦把胶卷筒放在桌边，低头去系他那双穿得异常破烂的Puma运动鞋的鞋带，这双鞋是他早在复古风流行前买的：“我知道。你有没有再跟萝凯见面？”

哈利摇了摇头。

“这让你觉得心烦，对不对？”

“也许吧，”哈利说，“有人提供一份工作给我，我不知道能不能拒绝。”

“呃，你说的显然不是我老板提供的工作。”

哈利微微一笑。

“抱歉，我没办法提供求职建议，”爱斯坦站起身来，“我把胶卷筒留在这里，随便你拿它怎样。”

21

星期四 皮格马利翁

领班从头到脚把男人打量一番。他累积了三十年经验，闻得出麻烦的味道，而这男人的麻烦味他大老远就闻到了。不是所有的麻烦都不好，一则有益的丑闻有时是维也纳剧院餐厅的客人衷心期盼的。不过也要是“正确”的麻烦才行，例如年轻有抱负的艺术家在剧院餐厅长廊里，高唱他们将成为下一个重量级艺术家，或是国家剧院的前浪漫爱情剧主角醉醺醺地大声宣布，说他邻桌那位著名金融家只有一个优点，就是他是同性恋，不会把基因遗传下去。然而站在领班面前的这个男人，口中不像会吐出什么机智或富有创意的话。他看起来更像是会惹出讨厌的麻烦的那类人，例如不付账、发脾气或打架。男人的外在模样——黑牛仔裤、红鼻子和平头——让领班认为他是舞台工作人

员，应该去柏恩斯那种地窖酒吧。但男人一开口说要找威廉·巴里，领班就知道他是从托谢勒那家记者酒吧来的下水道老鼠。托谢勒酒吧在一家露天餐厅底下，这家露天餐厅有个十分贴切的名字，叫“马桶盖”。领班对这些有如秃鹰般的记者没有一丝尊重，这些记者只会肆无忌惮地吞噬可怜的威廉。自从那个美丽的妻子不幸失踪之后，威廉都快不成人形了。

“你确定你说的这位先生在这里吗？”领班问，仔细查看订位簿，尽管他清楚地知道，威廉一如往常已在早上十点准时出现，坐在他平常坐的那张桌子前，桌子就在面向议会街的玻璃露台上。反常的是这位生性快活的制作人把日子搞错了，在星期四，而不是通常的星期三来到这里，这让领班不禁开始担心威廉的心理状态。

“算了，我看见他了。”站在领班面前的男人说着走了进去。

哈利认出威廉那一头蓬乱浓密的头发，但是他走得越靠近，越怀疑自己会不会认错人了：“巴里先生？”

“哈利！”威廉的眼睛亮了起来，随即又黯淡下去。他双颊凹陷，几天前还十分健康的古铜色肌肤，如今已罩上一层死气沉沉的灰白。威廉整个人似乎小了几号，宽阔的肩膀看起来也变窄了。

“要不要吃鲑鱼？”威廉指了指面前的桌子，“这里的鲑鱼是全奥斯陆做得最棒的，我每星期三都会来吃，别人说对心脏很好。不过前提是你有一颗心，而会来这家餐厅的人……”他双臂一张，朝这个客人寥寥无几的空间比了比。

“不用，谢谢。”哈利说，坐了下来。

“那吃片面包吧。”威廉端起面包篮，“这是全挪威唯一一个能吃到纯正茴香面包的地方，里面有整颗茴香籽，搭配鲑鱼恰到好处。”

“我喝咖啡就好，谢谢。”

威廉朝服务生打了个手势。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去过剧院。”

“哦？他们都被告知要对外宣称我不在奥斯陆，那些记者……”

威廉模仿摔跤勒颈的动作。哈利不知道这个动作是表示威廉自己的处境，还是威廉想对记者做的举动。

“我出示警察证，说有重要的事要找你。”哈利说。

“很好，很好。”

服务生摆上第二个杯子，拿起桌上的咖啡壶斟上咖啡，这时威廉的注意力游移到哈利前方某处。服务生离去，哈利清了清喉咙。威廉吓了一跳，注意力又回到哈利身上。

“哈利，如果你是来跟我说坏消息的，就请直说吧。”

哈利一边喝咖啡，一边摇了摇头。

威廉闭上眼睛，口中喃喃自语不知说了什么。

“音乐剧怎么样了？”哈利问。

威廉虚弱地笑了笑：“《每日新闻报》文艺组的女记者昨天也打电话来问我同样的问题，我说了音乐剧艺术层面的进展，但她真正想知道的，是莉斯贝思的神秘失踪和她姐姐代演所带来的宣传效果，对票房有没有帮助。”威廉的眼珠转了转。

“呃，”哈利说，“有帮助吗？”

“老兄，你疯了吗？”威廉的声音宛如凶兆般隆隆响起，“现在是夏天，大家只想玩乐，谁会为一个不认识的女人哀悼？我们失去了最主要的卖点：莉斯贝思·巴里，C&W兰德公司的明日歌唱巨星。首演前一晚失去她，对票房当然不好！”

餐厅最里面有几个人转头过来看，但威廉继续扯着嗓门说话：“票几乎都没卖出去。呃，除了首演，首演的门票就像刚出炉的蛋糕，一下子就被抢购一空。那些人都很嗜血，闻得到丑闻的味道。基本上，哈利，我们完全仰赖一片叫好的评论来拉高票房，可是现在……”威廉在白色桌布上捶了一拳，咖啡杯跳到空中，“我满脑子全都是该死的票房！”

威廉看着哈利。所有迹象都显示威廉的暴怒会持续下去，但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把愤怒从威廉脸上抹去。他发了一会儿呆，像是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然后整张脸垮了下来。他很快用双手掩住。哈利看见领班朝他们投来充满希望的怪异目光。

“真抱歉，”威廉在指缝间咕哝，“我平常不会……我睡得不好……哦，可恶，我真是太戏剧化了！”

他发出介于笑和哭之间的呜咽声，又捶了桌子一拳，然后做了个扭曲的鬼脸，看上去有如绝望的苦笑：“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哈利？你看起来像是为自己感到难过。”

“为自己感到难过？”

“悲伤，忧郁，凄凉。”威廉耸了耸肩，叉了一叉子鲱鱼和面包，送进嘴里。鲱鱼皮闪闪发亮。服务生悄悄来到桌边，给威廉的杯里斟上尚塞堡白葡萄酒。

“我得问你一件非常不愉快、非常私密的事。”

威廉吞下食物和白酒，摇了摇头：“哈利，越是私密，就越不会不愉快。别忘了，我是艺术家。”

“好。”哈利喝了口咖啡，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在莉斯贝思的指甲里发现了排泄物和血迹。初步分析符合你的血型。我想知道，我们是不是需要做进一步的DNA检验。”

威廉停止咀嚼，把右手食指放在嘴唇上，忧伤地望向空

中。“不，”他说，“不必麻烦。”

“所以她的手指接触过你的……排泄物。”

“她失踪前一晚我们做过爱。我们每天晚上都做爱。白天也做，只要屋子里不是太热的话。”

“那么……”

“你想问我们有没有玩指交？”

“什么……”

“你想问她是不是用手指捅我的屁股？我们经常玩，可是要很小心。我这个年龄的挪威男人有百分之六十都有痔疮，这就是莉斯贝思不会把指甲留得太长的原因。你会玩指交吗，哈利？”

哈利被咖啡呛到。

“自己玩还是跟别人玩？”威廉问，“你应该试试的，哈利，男人尤其该玩玩看。让手指进入自己可以被触碰到的非常根本的地方。如果你敢玩，你会发现你的感情范围比自己以为的要大多了。如果你紧守不放，等于就把别人排拒在外，同时也把自己封闭起来。如果你敞开自己，容许自己脆弱，展现信任，就等于让别人有机会走进你的心。”

威廉挥舞手中的叉子：“当然了，这样做不是没有风险，她们可能摧毁你，从内心把你切成两半，可是她们也可能爱你，然后你就能拥有她们全部的爱。哈利，爱是属于你的。我们都说性交的时候是男人占有女人，可是真的是这样吗？性交的时候是谁占有谁呢？想想看吧，哈利。”

哈利在心中想了想。

“对艺术家也是一样的。我们必须坦诚，容许自己脆弱，让他们进来。为了有被爱的机会，我们必须冒着内心被摧毁的危险。这可是

高危运动，哈利。我很高兴我没再继续跳舞。”威廉脸上挂着微笑，两滴眼泪一前一后从两眼流下，颠簸、弯曲地流下面颊，消失在胡子裡，“我想念她，哈利。”

哈利的眼睛紧盯桌布，考虑是否应该离席，但仍坐着不动。

威廉掏出手帕，擤了擤鼻涕，发出犹如喇叭般的响亮声音，然后把酒瓶里剩下的酒全都倒进杯子。

“我不想多管闲事，哈利，可是当我说你看起来像是为自己感到难过时，我才突然发现你看起来总是这样，是因为某个女人吗？”

哈利玩弄着手里的咖啡杯。

“还是好几个？”

哈利原本想给出一个可以挡开进一步询问的答案，但不知为何，他改变主意，点了点头。

威廉举起酒杯：“你有没有发现，从来都是为了女人？你失去了谁？”

哈利看着威廉。眼前这个大胡子制作人的表情里有一种痛切的真挚、一种毫无防卫的坦诚，这些表情告诉哈利，这个人可以信任。

“我妈在我小时候生病死了。”哈利说。

“你想念她？”

“对。”

“还有其他女人？”

“我的一个女同事被人杀了。萝凯，我的女……”哈利忽然住口。

“怎么样？”

“你不会有兴趣听的。”

“我猜我们说到重点了，”威廉叹了口气，“你们分道扬镳了。”

“不是我们，是她，我希望她改变心意。”

“啊哈，那她为什么还是要离开？”

“因为我就是这样。说来话长，总之我是问题所在，她希望我能变得不一样。”

“你知道吗，我有个想法，你可以带她来看我的音乐剧。”

“为什么？”

“因为《窈窕淑女》是根据希腊神话改编的，在这则神话中，雕刻家皮格马利翁爱上了自己雕刻出来的雕像，美丽的伽拉忒娅。皮格马利翁向维纳斯女神祈求，赐给这尊雕像生命，好让他能娶她为妻，结果他的祈求被应允了。这出戏也许可以告诉萝凯，想要改变另一个人，会发生什么事。”

“会把事情搞得很糟？”

“正好相反。皮格马利翁在《窈窕淑女》中是希金斯教授这个角色，希金斯教授改变别人的意图在这出戏里成功实现。我只制作有美满结局的剧目，如果没有，我就自己创造一个，这是我的人生座右铭。”

哈利摇了摇头，露出不对称的微笑：“萝凯没有想要改变我，她是个聪明的女人，她只会走她自己的路。”

“我有一个感觉，她想要你回去。我会寄两张首演的门票给你。”

威廉向服务生比了个结账的手势。

“你为什么会认为她要我回去？”哈利问道，“你又不认识她。”

“你说得对，是我胡言乱语，白葡萄酒配早午餐是个好主意，不过只在理论上行得通。我今天喝多了，真是抱歉。”

服务生送来账单，威廉看也没看就签了字，跟服务生说和其他的账算在一起。服务生离去。

“不过呢，拿最贵的门票带女人去看音乐剧的首演，绝对不会有错。”威廉微微一笑，“相信我，我彻底地实践过了。”

威廉的微笑让哈利联想到父亲那伤心的、听天由命的微笑，那是男人回首往事时的微笑，因为那里才有曾经能让他微笑的人：“很感谢你，可是……”

“没有可是。如果现在你们无话可说，最起码这让你有个借口打电话给她。让我寄两张票给你，哈利。我想莉斯贝思会希望你去看这出戏的，而且朵娅的演技有进步了，这出戏会很精彩。”

哈利玩弄着手里的桌布：“让我考虑一下。”

“太好了。我睡午觉前会把事情办好。”威廉站了起来。

“对了，”哈利把手插进夹克口袋，“我们在另外两件案子的现场附近发现这个符号，它叫魔鬼之星，你在莉斯贝思失踪以后有没有看过这个符号？”

威廉细看照片：“没有，应该没看过。”

威廉又凝神细看，伸手抓弄胡子：“等一下。”

哈利在一旁等待。

“我看过，”威廉说，“不过，是在哪里呢？”

“家里？楼梯间？楼下的街道上？”

威廉摇了摇头：“都不是，而且我不是最近看到的，是在别的地

方，很久以前看到的。不过是在哪儿呢？这很重要吗？”

“可能很重要，如果你想到什么，再打电话给我。”

两人道别后，哈利站在街上，凝望德拉门路。阳光照在街道上，闷热空气闪烁微光，使电车看起来像是飘在路面上。

22

星期四和星期五 天启

占边威士忌采用裸麦、大麦和百分之七十五的玉米酿造而成，因此具有圆润甘甜的口感，不同于纯威士忌。占边威士忌用的水来自肯塔基州克勒蒙区酿酒厂附近的水源。这家酿酒厂也制作特殊酵母，有些人认为这种酵母的配方跟占边酒厂创办人雅各布·宾在一七九五年使用的一模一样。占边威士忌酿造完成后，至少要存放四年才能运送到世界各地，并被哈利·霍勒购买。哈利才不管什么雅各布·宾，他也知道水源之类的根本就是鬼话连篇，就跟挪威法耶矿泉水编造的那些关于水源的营销伎俩没有两样。他唯一关注的百分比是标签上用小字写的数字。

哈利站在冰箱前，手里拿着猎刀，盯着那瓶金褐色液体。他一丝不挂。卧室的热气逼得他脱去内裤。那条内裤依然潮湿，飘散着氯的气味。

他已戒酒四天。最糟的时期已经过去，他对自己说道。但这不是真的，最糟的时期还远没结束。奥纳问过哈利，他认为自己为什么喝酒，哈利毫不迟疑地答道：“因为我口渴。”哈利用许多方式哀叹，他所在的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为什么饮酒的坏处比好处多？他保持清醒的理由从来都不是原则性的，仅仅出于实用。对一个重度酗酒者来说，保持清醒非常令人疲倦，得到的却只是短暂、悲惨的生活，充满了无聊和身体痛楚。对酗酒者而言，人生是由酒醉和酒醒之间的间隔所组成的，哪个部分才是真正的人生是个哲学问题，他一直没有足够

时间去研究，反正就算有了答案也无法让他的人生更美好，或更糟糕。根据酗酒者的人生基本法则——大干渴——一切美好的事物早晚都会失去。哈利就是如此看待这个等式，直到他遇见萝凯和欧雷克，戒酒才迈入了全新境界，但这并没有让酗酒者法则失效。如今他再也无法忍受噩梦的袭击，再也无法忍受她的尖叫声，再也无法忍受看见她的头在电梯里被拉向天花板，死寂的双眼中充满惊吓。他的手朝橱柜伸去。他可以把每瓶酒都喝得底朝天。他在占边威士忌旁放下猎刀，关上橱柜，回到卧室。

他没开灯，屋里只有透过窗帘缝隙射入的一道月光。枕头和床垫似乎想从湿黏卷缠的床单里挣脱。

他爬上床。上次他睡着而没做噩梦，是在卡米拉的床上睡着的那几分钟。那次他也梦见了死亡，不同的是他并不害怕。人可以把自己封闭起来，但还是必须睡觉，而在睡梦中无处可躲。

哈利闭上双眼。

窗帘飘动，月光微颤。月光照耀在床头墙壁和猎刀的黑色标志上。当时一定刻得很用力，刻痕才会深深陷入白色壁纸下面的木材里。连续的刻痕画成一个大大的、有五个尖角的星星。

她躺在床上，聆听窗外卓斯卡路的车声，以及身旁他深沉、规律的呼吸声。她仿佛不时听见动物园传来的尖叫，但那可能只是河对岸夜班火车进入总站前发出的刹车声。他们搬来特洛伊区时，他说他喜欢火车的声音。伏尔塔瓦河穿过布拉格，在这里形成褐色的问号，而特洛伊区就位于问号的顶端。

外面下着雨。

他整天都不在。去了布尔诺市，他说。当她听见他终于用钥匙打开他们住处的大门，她才安定下来。他还没走进卧室，她就听见行李箱擦过墙壁的声音。她假装睡着，却偷看他慢慢地、冷静地挂好衣服，偶尔朝衣柜旁的镜子看上一眼，看看镜中的她。最后，他爬上

床，双手冰冷，肌肤带有汗水蒸发后的黏腻感。他们在从屋顶瓦片上传来的雨声中做爱，他的肌肤尝起来带有咸味。事后他睡得像婴儿一样。做爱之后她通常也会想睡，但现在，她醒着躺在床上，体内渗出他的精液，浸湿床单。

虽然她一直想着同样的事，却仍假装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醒着。她想到他从奥斯陆回家后第二天，她刷拭他的西装外套，在袖子上发现了一根金色长发；她想到他星期六还要返回奥斯陆；她想到这已经是四周来他第四次去奥斯陆了；她想到他还是不肯告诉她，他在奥斯陆做的是什工作。当然，那根金发可能是任何人的，有可能是男人的，也有可能是狗的。

他开始打鼾。

她回想起他们认识那个时候。他有坦率的面容和爽朗的自信，使她误以为他是个开放的人。他融化了她，宛如瓦茨拉夫广场融化的春雪。然而当你这么容易就爱上一个男人，心头永远都被某个怀疑啮咬着，你会怀疑可能不只你一个人以同样的方式爱上了他。

他十分尊重她，几乎是平等地对待她，即便他可以用钱买她，就像用钱买波洛伐街的其他妓女一样。他是她的意外惊喜，是她唯一拥有的，也是她唯一可以失去的。这些认知让她处处小心，不过问他去了哪里、跟谁在一起、到底做什么工作。

然而某件事发生了，使她必须知道自己能不能信任他。如今她有更珍贵的东西可以失去。这事她还没跟他说；她原本也不确定，直到三天前去看医生才确定。

她悄悄下床，踮起脚走过地板，轻轻压下门把，同时看着梳妆台镜子里他的脸庞。然后，她踏进走廊，小心翼翼把门关上。

行李箱是铅灰色的，很时尚，上面有新秀丽的标志。箱子近乎全新，侧边有擦痕，到处贴着海关检查的撕条，撕条上有许多她从未听过的地名。

昏暗的灯光中，她看见密码刻度盘显示：000。刻度盘显示的总是这个数字，她不必去试也知道行李箱打不开。她很少看见这个行李箱是开着的，除了当她躺在床上，他从抽屉里把衣服拿出来放进去时。上次他整理行李时碰巧被她看见刻度盘，因为行李箱密码锁的数字正好位于侧面。要记住三个数字并不难。当你一定要记住就不难。忘了其他每件事，却记住饭店房间号的三个数字并不难。他们会打电话给她，请她提供服务，告诉她房间号，以及她该穿什么衣服和其他特殊要求。

她侧耳聆听。他的鼾声从门后传来，犹如低低的锯木声。有些事他不知道，有些事他不需要知道，她曾经被迫去做一些事，但那些事都已经过去了。她把指尖放在数字的锯齿状齿轮上，然后转动。今后，只有未来才是最重要的。

密码锁轻轻发出咔嚓一声，弹开了。

她蹲在地上，看着行李箱。密码锁之下，白衬衫之上，躺着一把丑陋的黑色金属物体。她不必去触碰就知道那把枪是真的。她小时候见过枪。她吞了口唾沫，感觉泪水夺眶而出。她把手指按在眼睛上，轻轻说了两次母亲的名字。

这个姿势只持续了几秒钟。然后，她深深吸了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她必须熬过这一关。他们必须熬过这一关。至少这解释了他不能多谈工作的原因，而这份工作显然让他赚了很多钱。她曾经想过这件事，不是吗？

她做出了决定。有些事她不知道。有些事她不需要知道。

她锁上行李箱，把密码锁调回到三个零。她先聆听门后的动静，然后轻轻打开门，悄悄走进去。长方形的灯光投射在床上。她关门前如果先朝镜子里看一眼，就会发现他有一只眼睛是睁开的。但她脑子里思绪翻腾，或者说，有个思绪不断重复出现。当她躺在那里聆听车声、动物园传来的尖叫，以及他深沉、规律的呼吸声时，这个思绪便不断出现。今后，只有未来才是最重要的。

尖叫声传来，瓶子在人行道上摔个粉碎，接着是喧闹的笑声。咒骂声和啪嗒啪嗒的奔跑声逐渐消失在苏菲街通往毕斯雷球场的方向。

哈利盯着天花板，聆听窗外夜晚的声音。他睡了三小时，没有做梦，醒来后开始思索那三个女人、两个命案现场，以及一个要出钱买他灵魂的男人。他试着在其中找出脉络，试着破解密码，看出其中的模式，了解爱斯坦所说的存在于模式之上的层面，以及存在于“怎么做”之前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

一个男人为什么要假扮成快递员，杀害两个女人，甚至有可能已经杀了三个？为什么他要选择难度这么高的犯罪现场？为什么他要留下线索？过去所有的连环杀人案都指出犯人的动机是性，但是卡米拉和芭芭拉身上为什么都没有发现性侵害的迹象？

哈利渐渐开始觉得头痛。他踢开被单，转身侧躺。时钟上的红色数字闪着两点五十一分。最后的两个问题是哈利问自己的：既然灵魂让你心碎，为什么还要死命抓住它不放？既然警界这么恨你，为什么你还要在乎它？

他的脚踩上地面，走进厨房，看着洗涤槽上方的橱柜。他打开水龙头，用玻璃杯盛满水，然后打开餐具抽屉，拿出那个黑色胶卷筒，打开灰色盖子，把里面的药丸倒在手掌上。一颗药丸可以让他睡觉，两颗加上占边威士忌可以让他亢奋，三颗以上会带来无法预见的后果。

哈利张大嘴巴，丢了三颗到嘴里，用玻璃杯里的温水吞服。

然后他走进客厅，播放艾灵顿公爵的唱片。在电影《对话》中，金·哈克曼坐在夜间公交上那段剧情的背景配乐里，哈利听见了他听过的最孤单的钢琴旋律，于是去买了艾灵顿公爵的这张唱片。

他在高背安乐椅上坐下。

“我只知道一个办法。”爱斯坦说道。

哈利从头开始想起。那天他脚步蹒跚地经过水下酒吧，前往伍立弗路的那个地址，星期五。桑纳街，星期三。卡尔柏纳广场，星期一。三个女人。三根被切断的手指。左手。先是食指，接着是中指，然后是无名指。三个现场。现场有邻居，没有家庭住户。一个现场是老公寓，十九世纪末建造，一个现场是三十年代建造的公寓，一个现场是四十年代建造的办公大楼。现场有电梯。可以在电梯门上看见楼层数。麦努斯跟奥斯陆的专业快递员和附近地区的人谈过，那些人在自行车器材或黄色运动衫方面没帮上什么忙，可是通过紧急救援服务的保险计划，他们至少设法取得了过去六个月购买快递员使用的昂贵自行车的所有车主名单。

哈利觉得麻木感上来了。椅子上粗糙的羊毛刺着他赤裸的大腿和屁股。

被害人：卡米拉，广告公司文案撰稿人，单身，二十八岁，深色头发，身材略丰满；莉斯贝思，歌手，已婚，三十三岁，金发，身材苗条；芭芭拉，接待员，二十八岁，跟父母同住，暗金色头发。三个女子都长得不错，但算不上特别突出。命案发生时间。如果莉斯贝思是当场被杀害，那么三起命案都发生在工作日，时间是下午，下班时间过后。

艾灵顿公爵的弹奏速度很快，仿佛脑子里充满了音符，必须把它们密集地弹出来。然后，琴音几乎止歇，只再加上一些必要的休止符。

哈利并未深入调查被害人的背景，他没跟被害人的亲友说过话，只是浏览过报告，但没什么能引起他的兴趣。答案不在那里。跟被害人的身份无关，而是跟她们的特质有关，跟她们所代表的东西有关。对凶手来说，被害人只是外人，或多或少是随机挑选的，就跟他周围的其他东西一样。重点就在于捕捉到那个特质，看见其中的模式。

化学药物犹如复仇般狠狠袭击了哈利。效果更像迷幻药，而不像安眠药。思考让位于情绪，并且完全失控，就好像高速飞驰一样。他沿河流航行。时间搏动着，一张一缩犹如扩张的宇宙。他回过神来，

四周的一切是静止的，只有唱盘上的唱针传出摩擦标签的声音。

他走进卧室，在床尾盘腿坐下，把注意力集中在魔鬼之星上。过了一会儿，魔鬼之星开始在他眼前舞动，他闭上眼睛，让眼前浮现着魔鬼之星的影子。

晨光渐亮，他已超脱一切。他坐着，听着，看着，但他在做梦。《晚报》砰的一声被投掷在阶梯上，吵醒了他。他抬起头，注视着魔鬼之星，这时星星已不再舞动。

没有东西在舞动。结束了。他看见了那个模式。

那个模式是一个麻木的男人绝望地寻找真实的感受，这人是个天真的白痴，他相信有人爱着的地方就有爱，有问题的地方就有解答。这就是哈利·霍勒的模式。盛怒之下，他用头去撞击墙上的五芒星。他眼前闪现火花，然后倒在床上。他的目光落在时钟上：五点五十五分。被单又湿又温暖。

然后，仿佛有人关了灯，他晕了过去。

她在他的杯子里斟上咖啡。他咕哝了声谢谢，翻过一页《观察家报》，报纸是他在拐角的饭店买的，他还买了新鲜的羊角面包，是当地的赫林卡面包店最近推出的新品。她从来没出过国，只去过斯洛伐克，去斯洛伐克不算真的出国，但他向她保证，现在布拉格跟其他欧洲大城市一样什么都有。她曾经想去旅游。认识他之前，一个美国商人爱上了她。有个药商跟这个美国商人在布拉格有生意往来，把她送给美国商人作为他独享的礼物。美国商人很贴心、很天真，长得圆圆胖胖，什么都愿意给她，只要她跟他回洛杉矶的家。她当然一口答应。但是当她把这件事告诉她的皮条客兼同母异父的哥哥托马斯之后，托马斯立刻跑进美国商人的房间，用刀加以威胁。美国商人第二天就离开了，从此不见踪影。四天后，她垂头丧气地坐在欧洲大饭店里喝红酒，这时他出现了。他坐在酒吧角落，看着她对纠缠不休的男人不理不睬。这就是他爱上她的原因。他总是这样说，不是因为有很多男人要她，而是因为她对男人的求爱完全无动于衷，拒绝起来毫不

费力，绝对地高贵脱俗。

她让他请她喝红酒，说声谢谢，然后独自走路回家。

她住在斯特拉尼萨区的一间地下室，第二天他就来按她的门铃。他从未跟她说过他是怎么找到她的住处的，但她的人生眨眼间就从灰色变成了粉红色。她很开心。她很快乐。

报纸发出窸窣声，他又翻过一页。

她早该知道才对。如果不是行李箱里的那把枪，她不会多想。她决定忘了那把枪，忘了一切，只记得最重要的。他们很开心。她爱他。她坐在椅子上，依然穿着围裙。她知道他喜欢她穿围裙。毕竟她还知道什么可以撩拨男人，诀窍就在于不要装模作样。她低头看着自己的大腿，嘴角泛起微笑；她无法停止微笑。

“有件事我要告诉你。”她说。

“什么事？”报纸飘动，宛如风中的船帆。

“你要保证你不会生气。”她说，感觉自己微笑的嘴角更上扬了。

“这我不能保证。”他头也不抬地说。

她的微笑僵在脸上：“什么……”

“我猜你要告诉我，你晚上爬起来去翻我的行李箱。”

她第一次注意到他说话的腔调不太一样，抑扬顿挫不见了。他放下报纸，直视她的双眼。

感谢上帝，这下她不必对他说谎了，她知道自己永远无法对他说谎。现在她有了证据。她摇了摇头，发现无法控制自己脸上的表情。

他扬起双眉。

她吞了口唾沫。

厨房那个大时钟的秒针无声地走着，大时钟是她用他的钱去宜家买回来的。

他微微一笑：“你发现了我的情人寄来的一大堆情书，对不对？”

她眨了眨眼，茫然不解。

他倾身向前：“我是开玩笑的，伊娃，怎么了？”

她点了点头。“我怀孕了。”她低声说，说得很快，仿佛突然要赶时间似的，“我……我们……要有个宝宝了。”

他坐在那里，大为吃惊，瞪着前方，倾听她述说她是怎么起了疑心，怎么去看医生，最后才确定是怀孕了。她说完，他站起身来，离开厨房，回来时拿了一个黑色小盒子给她。“我是去看我母亲。”他说。

“什么？”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去奥斯陆干吗吗？我是去看我母亲。”

“你有母亲……”这是她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他真的有母亲吗？她又补上一句：“在奥斯陆？”

他微微一笑，朝小盒子点了点头：“你不打开它吗，Liebling？是送你的，送给孩子。”

她眼睛眨了两下，才镇静下来，打开小盒子。“好漂亮。”她说，感觉泪水湿了眼眶。

“我爱你，伊娃·玛伐诺瓦。”抑扬顿挫又回到了他的声调中。

她眼角含泪，嘴角含笑，让他把自己抱在怀里。“原谅我，”她轻声说，“原谅我。我只知道你爱我，其他的都不重要。你不必告诉我你母亲的事，也不必告诉我那把枪……”

她感觉他的身体在她怀中突然变得僵硬。她把嘴巴凑到他的耳边。“我看见了那把枪，”她低声说，“可是我什么都不用知道，什么都不用，你听见了吗？”

他离开她紧扣的双臂。“呃，”他说，“抱歉，伊娃，可是没有其他办法了，现在没有了。”

“什么意思？”

“你得知道我是谁了。”

“我知道你是谁，亲爱的。”

“你不知道我做什么工作。”

“我不确定我想知道。”

“你一定得知道。”他从我手中拿过小盒子，取出里面的项链，放在手上，“这就是我的工作。”

厨房窗户反射晨光，把那颗星形钻石照得熠熠生辉，犹如情人的眼眸。

“还有这个。”他把手从夹克口袋里抽出来，只见他手里拿着一把枪，跟她在行李箱里看见的那把一样，只不过这把枪比较长，枪管末端套有一大段黑色金属。伊娃不懂枪支，但她知道那一大段黑色金属是什么。它的正式名称叫消音器。

哈利被电话铃声吵醒，只觉得嘴里像是被人塞了一条毛巾。他想用舌头让嘴巴变得湿润，但味蕾接触到口腔就好像摩擦到了腐坏的面包，感觉十分粗糙。床头柜的时钟显示十点十七分。一半的记忆和一半的影像进入他的大脑。他走进客厅。电话铃声响到第六声。

他拿起话筒：“我是哈利，哪位？”

“我只是想跟你道歉。”

是他朝思暮想的声音。

“萝凯？”

“那是你的工作，”她说，“我没有权利生气，抱歉。”

哈利在椅子上坐下。某样东西想从他已忘记大半的梦境底层挣扎而出。“你当然有权利生气。”他说。

“你是警察，是保护我们的人。”

“我不想谈工作的事。”哈利说。

她没有回答。他在电话上等待。

“我想要你。”她呜咽地说。

“你想要的是你希望我变成的那个样子，”他说，“而我想要……”

“再见。”她说，像是一首歌前奏播到一半就被切断。

哈利坐着凝视电话，既得意又气馁。昨夜梦境的一块碎片最后一次尝试浮出水面，冲撞表面冰层的底部。温度不断降低，冰层每过一秒就增厚一些。哈利翻遍咖啡桌寻找香烟，只在烟灰缸里找到一截烟蒂。他的舌头仍处于半麻痹状态。萝凯听他讲话含糊不清，可能会认为他又喝酒了，虽然这其实离事实不算太远，只不过他没心情去吃更多同样的药。他走进卧室，看了一眼床头的时钟。该去上班了。某样东西……

他闭上眼睛。

艾灵顿公爵的一段音乐仍萦绕在耳中。不在那里，他得听得更深入一点。他继续侧耳聆听，听见街道电车发出的痛苦尖叫、一只猫走在屋顶上的脚步声，还有院子里郁郁葱葱的白桦树丛发出的不祥的窸窣声。再听得更深入一点。他听见院子的呻吟声、窗框油灰的龟裂声、空地下室发出的无底深渊般的隆隆声。他听见床单摩擦肌肤发出

的刺耳声响，以及他的鞋子在玄关发出不耐烦的啪嗒声。他听见母亲像以前那样在他睡前轻声念叨：“在衣橱后面的衣橱后面的衣橱后面……”接着，他又回到梦中。

梦中是夜晚。他瞎了，他一定是瞎了，因为他只能听。他听见低低的咏唱，背景像是祈祷者的喃喃祷语。从音响效果听起来，他身处一个宛如教堂的偌大空间里，可是他又听见持续的滴水声。高耸的圆顶——如果真有圆顶的话——传来狂乱的翅膀拍打声。是不是鸽子？神父或牧师正在主持一场聚会，但布道用的言语十分奇特，带有异国情调，很像俄语，或是灵言。众人齐声念起赞美诗，诗句简短，参差不齐，带有一种奇特的和谐。诗文中没有熟悉的人名如耶稣或马利亚。突然，众人齐声歌唱，管弦乐团开始演奏。他认得那个旋律。他在电视上听过。等一等。他听见某样东西滚动。是一颗球。球停了下来。

“五，”一个女性的声音说，“号码是五。”

那就是密码。

23

星期五 人的数字

哈利得到的天启通常很小，犹如一滴冰水滴到头上，仅此而已，不过当然了，抬头注视水滴落下的轨迹可以用来建立因果关联。但是这个天启很不一样。这个天启是一件礼物，偷来的礼物，是不应当得到的帮助，是来自天使的帮助，就如同艾灵顿公爵那种顶尖乐手才会得到的音乐灵感，完全现成，从梦中直接出炉，只要坐下来把它弹出来就行了。

哈利现在准备把它弹出来。他召集演奏会观众，请他们下午一点到他办公室集合。下午一点之前的这段时间，足够让他拼凑出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的密码。要拼凑出最后的密码，他需要北

极星和地图。

上班路上，他顺便去文具店买了一把尺子、一个量角器、一个指南针、一支笔头最细的马克笔和许多透明幻灯片。他一到办公室就开始工作。他把撕下来的那张奥斯陆大地图找出来，粘好撕破的地方，把布告栏的表面弄平整，再次将地图钉在办公室的长墙壁上。然后，他在透明幻灯片上画一个圆，分成五等份，每一等份七十二度，用笔和尺子将距离最远的两个点用直线连起来。画完以后，他把幻灯片举起来对着灯光，上面画的正是魔鬼之星。

会议室的投影仪不见了，于是哈利前往犯罪科的会议室。抢劫案组组长伊佛森正在进行例行演讲，同事之间都把伊佛森的演讲题目称为“我如何变得这么聪明”。台下听讲的是一群假日被召来上班的人。

“高优先等级。”哈利说，拔下插头，推着放置投影仪的小推车，从惊愕不已的伊佛森身旁走过。

哈利回到办公室，把幻灯片放上投影仪，把方形的光对准地图，然后关灯。

在没有窗户的黑暗办公室里，哈利可以听见自己的呼吸声，他旋转幻灯片，移动投影仪的远近，调整焦距，直到构成星星的黑线吻合为止。它吻合了。它当然吻合。他看着地图，圈起两个地点，打了几通电话。

一切准备妥当。

一点零五分，莫勒、汤姆、贝雅特和奥纳坐在借来的椅子上，挤在哈利和哈福森共用的办公室里，像老鼠一样安静。

“那是密码，”哈利说，“一个非常简单的密码，一个常见的分母，一个从古代就清楚流传下来的数字。”

四人看着哈利。

“五。”哈利说。

“五？”

“数字是五。”哈利望着四张疑惑的脸。

此时，某种状况发生了，这种状况有时会发生在他身上。长期酗酒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得越来越频繁。毫无征兆之下，地面突然消失，他感觉自己往下坠落，失去所有的现实感。坐在他面前的不再是四名同事，不再是命案，不再是奥斯陆的温暖夏日，叫萝凯和欧雷克的人也从不存在。他知道这短暂的恐慌发作结束后，陆续还会有恐慌来袭。他硬着头皮撑住。

他端起马克杯，缓缓啜饮咖啡，让自己镇定下来。他决定当自己听见马克杯放回桌上的声音，就回到这里，回到现实。

他放下马克杯。

马克杯轻轻发出砰的一声，回到桌面。

“第一个问题，”哈利说，“凶手在每个被害人身上都留下一颗钻石作为标记，这个钻石有几个角？”

“五个。”莫勒说。

“第二个问题，凶手切下每个被害人的左手手指，一只手有几根手指？第三个问题，命案和失踪案连续三周发生，分别发生在星期五、星期三和星期一，中间间隔是几天？”

一阵静默。

“五天。”汤姆说。

“时间呢？”

奥纳清了清喉咙：“五点左右。”

“第五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凶手选择的作案地点，从地址来看似乎是随意挑选的，可是命案现场都有一个共通点，这个共通点是什么？贝雅特？”

贝雅特做了个鬼脸。“五？”

四人都看着哈利，眼神茫然。

“哦，该死的……”贝雅特惊呼，猛然住口，涨红了脸，“抱歉，我是说……五楼。所有的被害人都死在五楼。”

“没错。”

其他三人脸上慢慢出现恍然大悟的表情。哈利走到门边。

“五。”莫勒口中吐出这个数字，仿佛吃了某样恶心的东西。

哈利把灯关上，办公室漆黑一片，四人只听见哈利走动的声音：“在许多仪式中，五是个常见的数字，例如黑魔法、巫术和魔鬼崇拜，基督教也会出现五这个数字。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被钉出五个伤口。伊斯兰教有五大支柱，每日必须五次拜祷。在许多文献记载中，五被称为人的数字，因为人类有五种感官，人生会经历五个阶段。”

只听见咔嚓一声，一张苍白的脸蓦然间被照亮，脸上有两个深陷的黑色眼窝，额头上有一颗星星。这张脸在黑暗中浮现在四人眼前，接着便听见一阵嗡嗡低语。

“抱歉……”哈利把投影仪转了个圈，把方形投影光从他脸上转到白色墙面上，“各位可以看到，这是五芒星，又称魔鬼之星，我们在卡米拉和芭芭拉的陈尸现场附近都发现刻的或是画的五芒星。大家都知道，这个五芒星是根据黄金分割比例画出来的。奥纳，要不要再跟我们说一次它是怎么画的？”

“我真的不知道，”心理医生奥纳哼了一声，“我最厌恶精密科学

了。”

“好吧，”哈利说，“我用量角器画了一个简单版的五芒星，不过已经够我们用了。”

“够我们用？”莫勒问。

“到目前为止，我跟各位说了一些数字上的巧合，说不定它们真的是巧合，不过接下来这个可以证明它们不是。这三起命案都发生在圆周上，圆心是奥斯陆中心，”哈利说，“另外，命案地点正好间隔七十二度。各位可以看到，命案现场位于……”

“星星的三个尖角上。”贝雅特低声说。

“我的天，”莫勒惊骇地说，“你是说他……他给我们……”

“他给了我们一颗北极星，”哈利说，“这就是他的密码……告诉我们一共会有五起命案，三起已经发生，还有两起。根据这颗星星，剩下两起命案应该发生在这里和这里。”哈利指向他在地图上画的两个圈，分别位于星星的两个尖端。

“而且我们知道时间。”汤姆说。

哈利点了点头。

“我的天，”莫勒说，“每五天杀一个人，那不就是……”

“星期六。”贝雅特说。

“明天。”奥纳说。

“我的天。”莫勒第三次说这句话，他对上天的祈祷听起来十分真诚。

哈利继续说明，不时被其他人兴奋的声音打断。太阳高高越过苍白炎热的夏日晴空，下面无数白色小船帆正懒洋洋地、意兴索然地往

岸边驶去。碧悠维卡区一处隆起的十字路口上（当地人称之为交通机器），一个购物袋在道路上方的暖气流上飘浮，道路蜿蜒盘绕，仿佛蛇巢里相互交缠的毒蛇。歌剧院工地面海那一侧的库棚旁，一个男子正努力在已经发炎的伤口下找寻静脉；他绷着脸朝四处张望，仿佛一只憔悴的豹子，脚下踩着猎物，知道自己必须动作快，否则鬣狗很快就会来到。

“等一下，”汤姆说，“凶手如果是在街上等待，他怎么知道莉斯贝思住在五楼？”

“他不是街上等待，”贝雅特说，“他是在楼梯间等待。威廉说他们公寓的大门没办法关好，我们去查过，确实如此。凶手在楼梯间留意电梯，看有没有人从五楼下来，如果有人出现就躲进通往地下室的楼梯。”

“很好，贝雅特，”哈利说，“然后呢？”

“凶手跟着莉斯贝思来到街上，然后……不对，这样太危险了。莉斯贝思一出电梯，凶手就拦住她，用氯仿将她迷昏。”

“不对，”汤姆斩钉截铁地说，“太危险了，这样他就得把莉斯贝思扛出去，放进停在路边的车里。如果有人看见，就会记得车型，说不定还会记下车牌号码。”

“不是用氯仿，”莫勒说，“而且车子停在远处。他用枪威胁莉斯贝思，逼莉斯贝思走在他前面，他跟在后面，枪藏在口袋里。”

“不管手法是什么，被害人是随意挑选的，”哈利说，“重点是下手地点。如果是威廉搭电梯从五楼下去，而不是莉斯贝思，那威廉就会成为被害人。”

“如果真如你所说，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女性被害人没有受到性侵害，”奥纳说，“如果这个谋杀犯……”

“凶手。”

“这个凶手没有特定的下手对象，这就表示，被害人是女性全都是巧合，这样一来，被害人就不是特定的人，让凶手满足的是杀人本身。”

“那女厕所呢？”贝雅特说，“去女厕所就不算是随机下手了。如果被害人的性别不重要，那凶手去男厕不是比较自然吗？这样他走出男厕的时候就不会引人注目，可以降低风险。”

“有可能，”哈利说，“但如果他准备得像目前看起来这么充分，那么他应该会知道律师事务所的男性比女性多，是不是？”

贝雅特用力眨了眨双眼。

“好想法，哈利，”汤姆说，“在女厕所执行仪式被发现的可能性比较低。”

下午两点零八分，莫勒的一句话替这场争辩画下句号：“好了，各位，讨论死者已经讨论得够多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活人身上？”

太阳开始沿抛物线的下半段运行，影子慢慢向德扬区一处废弃的校园延伸，校园里只听得见足球被踢上墙壁的单调声响。哈利那间密闭的办公室里，空气已变得有如一碗浓汤，由蒸发的人类体液熬成。卡尔帕纳广场右边的星星尖角正好位于坎本区英顺路的一栋建筑物上。哈利说，尖角下的建筑物建于一九一二年，当时被称为“结核病之家”，后来作为学生宿舍，起初提供给经济系学生住宿，后来提供给护校学生住宿，最后只要是学生都可以住。

五芒星的最后一个尖角指向一条条黑色平行线。

“奥斯陆火车站的铁路线？”莫勒问，“没有人住在那里吧？”

“注意。”哈利说，指向一个画有阴影的小方块，“那一定是仓库，它……”

“不对，地图是正确的，”汤姆说，“那里的确有间房子。你们乘火车进奥斯陆的时候都没注意到吗？有一栋砖房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还有花园什么的……”

“你说的是弗勒公馆，”奥纳说，“站长的家，非常有名，我想现在应该变成办公室了吧。”

哈利摇了摇头，告诉大家，根据国家户政局的记录，有一位叫奥莉·希芬森的老太太住在那里。

“学生楼或站长之家都没有五楼。”哈利说。

“这会阻止他吗？”汤姆转头望向奥纳。

奥纳耸了耸肩：“我认为不会。现在我们是在预测个人行为特征，我猜得并不比你们准。”

“好吧，”汤姆说，“我们可以假设他明天会去学生楼下手，那么要阻止他，我们必须做好完善的行动计划，大家都同意吗？”

每个人都点了点头。

“很好，”汤姆说，“我会联络特种部队的希维德·傅凯，立刻准备详细计划。”

哈利在汤姆眼中看见火花燃起。哈利了解汤姆：汤姆喜欢行动、缉捕、扑向猎物，这些正是警察工作中的美味珍馐。

“我跟贝雅特去施怀歌德街，看能不能见到希芬森老太太。”哈利说。

“大家小心！”莫勒吼道，吼声盖过椅子刮擦地面的声音，“绝对不能泄露半点消息，记住奥纳说过的，这种反社会型杀手会到处打探警方的调查行动。”

太阳缓缓下沉，温度慢慢上升。

星期五 欧图·哈根

欧图·哈根翻身侧躺，又是一个炽热的夜晚，他满身大汗，但他并不是因为流汗才醒来的。他伸手去接电话，坏了的床垫发出不祥的吱吱声。一年多前的某个晚上，欧图在床垫的横向那头，在奥翠塔身上埋头苦干时，把床垫弄塌了。奥翠塔在面包店工作，是个瘦高的女人，那年春天欧图的体重却突破了一百一十公斤。那天晚上，他们发现床垫的设计是用来承受纵向动作而非横向时，屋里一片漆黑，奥翠塔被压在欧图身体底下，锁骨骨折，欧图只得开车送奥翠塔前往赫纳福斯市的急诊室。奥翠塔气炸了，大声叫嚷，威胁说要把这件事告诉尼尔斯。尼尔斯是奥翠塔的男人，也是欧图最要好的朋友。当时尼尔斯体重一百一十五公斤，以脾气火爆著称。欧图笑得连气都喘不过来，自此以后，每次他只要踏进那家面包店，奥翠塔就满脸怒容。这让他感到悲伤，因为虽然那天晚上发生了这种事，却是他相当珍视的回忆。那也是他最后一次跟女人上床。

“哈利监视器材公司，你好。”欧图对电话喘气。

金·哈克曼在电影《对话》中饰演的主角名叫哈利，欧图便拿来作为公司名称。《对话》是一九七四年弗朗西斯·科波拉导演的电影，片中主角是个监听专家，这部电影从许多方面决定了欧图的职业和未来的生活。欧图有限的朋友圈之中没人看过这部电影，他自己则看了三十八次。看完这部电影，他才发现，原来一个小小的器材就能让你洞察别人的生活，于是他在十五岁那年买了生平第一个麦克风，并偷听了他父母在卧室里的私房话。第二天，他开始存钱，打算购买第一台摄像机。

如今他三十五岁，收集了大约一百个麦克风、二十四台摄像机，还有一个十一岁的儿子。某个潮湿的秋夜，他在耶卢市跟一个女人在监控车上度过一夜，然后有了这个儿子。至少他说服那女人在受洗时将儿子取名为金。然而他可以眼睛眨也不眨地说，他在感情上跟他的

麦克风更亲近。他的收藏品也的确丰富，包括五十年代的Neuman吊杆式麦克风和Offscreen旋转式麦克风。Offscreen旋转式麦克风是专门为军事摄像机设计的，他特地跑去美国，通过非法渠道才得以入手，但现在只要在网络上订购就行了，省去很多麻烦。然而要说到他的头号收藏品，肯定是那三个只有针头大小的俄制谍报麦克风，上面没有品牌名称，是他在维也纳的一次贸易展上买来的。

此外，全挪威只有两家专业手机监听室，而哈利监视器材公司就拥有其中一家，这表示警方和密勤局偶尔会找上他，国防部的情报单位也会找上他，不过机会就更少了。他希望这些单位找上他的频率高一点；他厌倦了替7-11和Videonova影音租售店架设监视器和训练员工，那些员工对监视毫无戒备的顾客的精密器材一窍不通。就监视工作而言，警方和国防部比较容易找到跟他志同道合的人。但哈利监视器材公司的高品质器材价格高昂，欧图觉得他越来越常听见有人跟他提到削减预算云云。他们说自己在监视目标附近的楼层或屋子里架设器材更便宜。话是这样说，但有时在监视目标附近的合适范围内没有房子，或缺乏监视工作需要的高品质器材时，他们就会打电话到哈利监视器材公司，就像现在。

欧图听着电话。听起来是个很棒的任务。这次的监视目标附近有很多公寓，因此他怀疑对方要钓大鱼，而现在这个时间点，水里的大鱼只有那一条。

“是不是快递员那件案子？”他小心地从床上坐起来，避免在中间陷下去。他应该去买一张新床垫。他不知道自己迟迟不肯去买新床垫究竟是因为经济因素还是感情因素。不管原因是什么，如果这笔生意可以谈成，他很快就能买得起一张体面的定制床垫，甚至可以定做一张圆的床垫，然后他就能再次对奥翠塔发动攻势。尼尔斯现在已经一百三十五公斤，看起来令人作呕。

“这件事很紧急。”汤姆说，并未回答欧图的问题，但欧图已经得到他想要的答案，“今天晚上必须架设完成。”

欧图放声大笑。

“你要在一栋四层建筑的楼梯间、电梯和好几个走廊里架设监控器材，而且一个晚上就要装好？抱歉，老哥，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高优先等级的特别案件，我们不能考虑……”

“没——办——法，明白吗？”欧图咯咯大笑，连床铺也摇晃起来，“如果真的这么紧急，瓦勒警监，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动工，我保证星期一早上就完工。”

“我明白了，”汤姆说，“抱歉，我太天真了。”

如果欧图解读话语的技术跟他的录音技术一样高超，那么他也许就能从汤姆的口气中察觉出来，他那句“没办法”用在汤姆身上的效果不怎么好。只是他正全神贯注地说服汤姆降低急迫性，同时把工时拉长，因此并未多加留意。

“很好，这样我们多多少少调整到同样的波段了。”欧图说，往床底下找袜子，但只看见尘土和空啤酒瓶。

“晚上工作得加收费用，周末也是。”

啤酒！他是不是应该去买一箱啤酒，邀请奥翠塔来庆祝他接到这个大单子？如果奥翠塔不来，也许可以考虑尼尔斯。

“另外，你们得先付我一些费用，让我去租用器材，我没办法一下子把这些器材全部都生出来。”

“不行，”汤姆说，“这些器材应该都在史戴恩·亚斯楚在阿斯科尔市的谷仓里。”

欧图手中的话筒差点掉下来。

“哎呀，”汤姆柔声说，语气充满挖苦，“我是不是踩到你的痛处了？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忘了说？是不是还有器材要从鹿特丹用船运过来呀？”

床铺砰的一声塌到地上。

“我们会派些人帮你装设器材，”汤姆说，“快把你的肚子塞进裤子里，坐上那辆超级监控车，到我办公室了解简要情况、看现场蓝图。”

“我……我……”

“你是不是要说‘我感激不尽’？欧图，好朋友能再度合作是一件很棒的事，对不对？放聪明点，多做事少说话，工作做得漂亮点，这样就没什么问题了。”

25

星期五 灵言

“你住在这里吗？”哈利心中无比惊讶。

他之所以无比惊讶，是因为门一打开，他就发现眼前这位老妇人实在太像某人了。哈利凝望那张苍白老迈的脸庞，看见她眼里有相同的冷静和温暖。最像的莫过于眼睛。但当他确认老妇人就是奥莉·希芬森时，哈利发现她连说话声音也像。

“我们是警察。”哈利说，扬起警察证。

“哦？出了什么事？”

奥莉那张爬满皱纹的脸流露出关切之情。哈利心想她关心的是不是别人？也许是因为哈利觉得奥莉实在太像某人了，才会觉得她关心的是别人。

“没出什么事，”哈利直接回答，同时摇了摇头，“我们可以进去吗？”

“当然可以。”奥莉打开门，让到一旁请他们进屋。哈利和贝雅特

踏进了门。哈利闭上眼睛。屋子里有液态肥皂和老旧衣服的气味。他睁开眼睛，看见奥莉正看着他，嘴角带有一抹疑惑的微笑。哈利回以微笑。奥莉不可能猜到哈利期待她给他一个拥抱，拍拍他的头，对他轻声说爷爷准备了意外惊喜，正在等他和妹妹。

奥莉领着他们走进客厅，客厅里没有人。公馆里共有三间客厅，一间接着一间，天花板饰有环状花纹和玻璃王冠，里面有许多优雅的古董摆设。家具和地毯都已老旧，但纤尘不染，整整齐齐。没想到这套房子只有一个人住，竟然能收拾得如此整洁。

哈利纳闷自己为什么要问奥莉是不是住在这里，是因为她开门的方式，还是因为她同意让他们进屋里？无论如何，他心里多少预期会看见一个男人，看见一家之主，但国家户政局的资料是正确的，奥莉一个人住在这里。

“请坐，”奥莉说，“喝咖啡吗？”

这句话听起来更像是乞求而不是提议。哈利局促不安，清了清喉咙，不确定是要在谈话开头还是结尾表明来意。

“好啊。”贝雅特微笑说。

希芬森老太太报以微笑，拖着脚走进厨房。哈利对贝雅特露出感谢的表情。“她让我想起……”哈利开口说。

“我知道，”贝雅特说，“全都写在你的脸上，我奶奶也有点像她。”

“嗯。”哈利说，举目四顾。

客厅里并未摆放很多家庭照片，只有两张褪色的黑白照片中有几张热切的脸庞，看起来是二战前拍的。另外还有四张照片，照片中是同一个男孩，只是处于不同的年龄段。在青少年阶段的照片里，男孩脸上有雀斑，留着六十年代的时髦发型，一双眼睛就跟走廊里的泰迪熊一样，脸上的微笑是真实的微笑，不像那个年纪的哈利，在相机前

只能用痛苦的面容勉强挤出一丝微笑。

希芬森老太太回到客厅，手里端着托盘，坐了下来，斟上咖啡，摆上放着玛丽兰牌饼干的盘子。哈利等贝雅特称赞完咖啡之后才开口。

“希芬森夫人，你有没有在报纸上读到最近奥斯陆有年轻女子被谋杀的新闻？”

奥莉摇了摇头。“我看到报纸标题了，就在《晚邮报》的头版上，一眼就能看到，可是我没细读。”她微笑时，眼睛周围的皱纹来回移动，“而且我只是个老小姐，不是什么夫人。”

“抱歉，我以为……”哈利朝那几张照片看了一眼。

“对，”奥莉说，“那是我儿子。”

一阵静默。微风送来远处的犬吠声和铿锵的播报声，说十七站台开往哈尔登市的列车就要开车了。风很轻，几乎没能吹动阳台门前的窗帘。

“哦。”哈利端起咖啡想喝，却觉得还是说话为好，于是又放下杯子，“我们有理由相信杀害这些年轻女子的是个连环杀手，而这个连环杀手接下来的两个下手目标是……”

“希芬森夫人，这饼干真好吃。”贝雅特突然插话，嘴里满是饼干。哈利看着贝雅特，满脸困惑。阳台门外传来火车进站的咿咿声。

希芬森老太太微微一笑，笑容带有一丝迷惑。“哦，只是买来的饼干罢了。”她说。

“让我再从头说一次，希芬森夫人，”哈利说，“第一，我想说您不必担心，我们已经掌控了局面。第二……”

“谢了。”哈利说。他们走在施怀歌德街上，经过库房和低矮的工厂厂房。这些建筑物跟弗勒公馆的花园砖房形成强烈对比，使得弗勒

公馆看起来像是黑色碎石中的一块绿洲。

贝雅特微微一笑，并未脸红：“我只是觉得应该避免给她造成太大的心理压力，说话可以绕点圈子，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告诉她这件事。”

“是，我听说过这种方式。”哈利点燃一根烟，“我一直不太会跟人说话，我更会听人说话，也许……”他突然住口。

“也许什么？”贝雅特说。

“也许我变得有点不敏感，也许我不再在乎那么多，也许我该去……做点别的事。你可以开车吗？”哈利把钥匙抛过车顶。

贝雅特接到钥匙，秀眉微蹙，低头看着钥匙。

晚上八点，主导调查工作的四名警探加上奥纳，再度聚集在会议室里。

哈利报告说他们去弗勒公馆找过奥莉·希芬森。希芬森老太太听了这件事十分冷静，但显然很害怕，虽然在得知自己可能是连环杀手的下一个目标之后，没有完全惊慌失措。

“贝雅特建议她暂时搬去跟她儿子住，”哈利说，“我想这是个很好的办法……”

汤姆摇了摇头。

“不是吗？”哈利讶异地说。

“凶手可能一直在注意未来作案地点的动静，如果发生不寻常的事，可能会把他吓跑。”

“你是说我们要利用一个无辜的老太太来……来……来……”贝雅特强忍怒意，说话结巴，涨红了脸，“来当诱饵？”

贝雅特怒视着汤姆，汤姆也瞪了回去。她难得直视别人的目光，没有移开。会议室里剑拔弩张的肃静气氛越来越高涨，莫勒不得不开口，正打算随便说句话，却被汤姆抢先一步：“我只是想确定我们能抓到这个家伙，这样晚上才能安安稳稳睡个好觉。据我了解，下星期才会轮到这位老太太。”

莫勒哈哈大笑，笑声十分勉强，当他发现紧张气氛逐渐缓和，笑得就更大声了。

“总之，”哈利说，“希芬森老太太留在原地，她儿子住得太远了，不知道在哪个国家。”

“很好，”汤姆说，“至于学生楼，现在放假，宿舍很空，不过我们已经告知还住在里面的学生，明天他们必须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至于原因，我们没有明说，对他们透露的信息也很少。我们只说警方要在一名窃贼作案的时候当场逮捕他。今天晚上我们会安装监控器材，希望这段时间凶手还在睡觉。”

“特种部队呢？”

汤姆微微一笑：“他们开心得很。”

哈利望向窗外，琢磨着开心是什么样的心情。

莫勒替会议做了总结，宣布散会。哈利注意到奥纳的衬衫两侧出现的汗渍，形状很像索马里。

他们三人再度坐下。

莫勒从厨房冰箱里拿出四瓶嘉士伯啤酒。奥纳点了点头，露出开心的神色。哈利则摇了摇头。

“可是为什么？”莫勒说，打开啤酒，“为什么凶手自愿给我们解开密码的钥匙，让我们知道他接下来的行动？”

“他是想告诉我们怎样才能逮到他。”哈利把窗户往上推开。

夏日的都市夜生活声响立刻涌了进来：蜉蝣仓促短暂的生命周期、敞篷汽车传出的音乐声、夸张的笑声、高跟鞋激动地敲击柏油路面发出的咔嚓声。人们正在享受生活。

莫勒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哈利，然后瞥了奥纳一眼，希望奥纳能证实哈利疯了。

心理医生奥纳五指指尖相触，置于下垂的蝴蝶领结前方。“哈利说的可能没错，”奥纳说，“连环杀手会引导甚至协助警方办案，这并不罕见，因为他们内心深处希望有人能阻止他们。有个叫山姆·华宁的心理学家坚称，连环杀手心里希望被逮到并受到惩罚，以满足他们残酷成性的超我。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认为他们需要别人帮助，以阻止住在内心的那头怪兽。我认为他们有被逮到的渴望，是因为他们某种程度上对自己的病态心理有客观的了解。”

“他们知道自己疯了吗？”

奥纳点了点头。

“那种感觉一定跟地狱没两样。”莫勒轻声说，拿起啤酒。

莫勒回了一通电话给《晚邮报》的记者，这名记者想知道警方是否支持儿童议会提出的恳求，希望让儿童留在室内。

哈利和奥纳留在原地，聆听远处传来的宴会声、模糊难辨的吼叫声和鼓击乐队音乐声，这些声音被一声祷告给打断了，不知为何，这声祷告突然刺耳地回荡着，可能有点亵渎上帝，却有一种怪异的美。这些声音全都从那扇打开的窗户传了进来。

“我有点好奇，”奥纳说，“你是怎么想到的？你怎么会知道密码是五？”

“什么意思？”

“我对创造性思维有一点了解……你身上发生了什么？”

哈利微微一笑：“你说呢？反正今天早上我睡着之前，看见床头的时钟显示三个五，代表三个女人和数字五。”

“大脑真是个神奇的工具。”奥纳说。

“我想是吧，”哈利说，“我有一个精通解码的朋友说，要完全破解密码，必须先找出‘为什么’，而五并不是答案。”

“为什么？”

哈利打了个哈欠，伸伸懒腰：“奥纳，‘为什么’属于你的专业领域。如果我们逮到他，我会很高兴。”

奥纳微微一笑，看了看表，站了起来。“哈利，你是个非常奇怪的人。”他穿上花呢夹克，“我知道你最近喝了点酒，可是你看起来好一点了，已经度过最坏的时期了？”

哈利摇了摇头：“我只是清醒而已。”

哈利步行回家，头上的苍穹辉煌壮观。

一个戴墨镜的女子站在尼亚基杂货店霓虹招牌下的人行道上，尼亚基杂货店就在哈利家隔壁。女子一手叉腰，一手拿着杂货店的纯白塑料袋。她面带微笑，假装站在那里等候哈利许久。

是菲毕卡·克努森。

哈利知道她在演戏，她那副想要他加入的神态是个玩笑，所以他慢下脚步，回以相同的微笑，表示他一直在等待她的出现。奇怪的是，他的确一直在等待她出现，只是直到这一刻他才意识到。

“最近没在水下酒吧看见你，宝贝。”菲毕卡说，抬起墨镜，看着哈利，仿佛太阳依旧低低地挂在屋檐上。

“我最近努力让自己的头保持在水面上。”哈利拿出一包烟。

“哎呀，玩起文字游戏来了。”她伸了个懒腰。

今天晚上她没穿奇装异服，只穿了一件深V领蓝色连衣裙。她心里十分清楚，自己的身材撑得起这件连衣裙。哈利把烟递给她，她抽出一根，把烟凑到双唇间，这个姿势哈利只能用“粗鄙”来形容。

“你在这里干吗？”哈利问，“你平常不是都去奇异超市买东西吗？”

“那里打烊了，都快午夜了，哈利，我是一路找到这里来的，看看还有什么店开着。”她的微笑放大，眼睛眯了起来，犹如爱玩的猫咪。

“这个地区在星期五晚上对姑娘有点危险，”哈利替她点燃香烟，“要买东西的话应该叫你家那位来。”

“调酒用的饮料，”她举起塑料袋，“和酒混合，酒才不会太烈。我的未婚夫不在家。如果这个地区真的那么危险，那你应该拯救这个姑娘，带她去安全的地方。”她朝哈利家点了点头。

“我可以泡杯咖啡给你。”哈利说。

“哦？”

“雀巢的，我家只有这个。”

哈利端着开水和咖啡杯走进客厅，菲毕卡的两条腿已经蜷曲在沙发上，鞋子放在地上。她的乳白色肌肤在昏暗灯光下闪闪发亮。她又点了一根烟，这次是她自己的烟，哈利从未见过这个品牌的外国香烟，而且没有过滤嘴。哈利在火柴的摇曳火光中，看见她脚趾上的深红色指甲油有缺损。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她说，“他变了，他一回到家不是烦躁不安，就是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再不然就出去运动，感觉像是急着要离开去旅行。我试着找他谈，可是他不是打断我的话，就

是看着我，好像完全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们真的是从两个不同的星球来的。”

“行星就是因为彼此的距离和相互的吸引力，才维持在轨道上。”哈利说，用汤匙舀出冰冷干燥的咖啡粉。

“又是文字游戏？”菲毕卡从湿润的粉红色舌头上挑下一根烟草。

哈利轻笑道：“这是我在等候室里读到的，出于私心，我希望这段话是真的。”

“你知道最奇怪的地方是什么吗？他不喜欢我，可是我知道他绝对不会放我走。”

“什么意思？”

“他需要我。我不知道他到底需要我什么，可是他好像失去了什么，所以才需要我。他的父母……”

“怎样？”

“他从不跟他们联络，我从来没见过他父母，我想他们甚至不知道我的存在。前不久有个男人打电话来找安德斯，我立刻察觉到那是他父亲。父母亲叫儿女名字的口气是听得出来的，从某方面来说，这个名字他们叫过无数遍，是世界上叫起来最自然的名字。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名字非常亲密，就好像剥光他们的衣服一样，所以他们会说得很快，几乎有点害羞。‘请问安德斯在吗？’我说我去叫醒他，那男人就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起一种外语，或是……也不尽然，比较像是我们在匆忙之间想要找到恰当的话语才会说的话，也类似教堂的宗教聚会上会说的话。”

“你是说灵言？”

“对，好像就是灵言。安德斯从小在这些东西里长大，只不过他从来不提。我听了一会儿，起初可以偶尔听见‘撒旦’和‘索多玛’几个

词，后来越听越下流，出现像是‘操’或‘婊子’之类的，于是我就把电话挂了。”

“安德斯怎么说？”

“我没对他提过。”

“为什么？”

“我……那就像是个他一直不准我进入的地方，而且我也不想去。”

哈利喝了口咖啡。菲毕卡没碰她那杯：“你不会偶尔觉得寂寞吗，哈利？”

哈利抬起双眼，和菲毕卡四目相交。

“有点像是孤单的感觉，难道你不希望跟一个人在一起吗？”

“你跟某个人在一起，和你是孤单的，这是两码事。”

她打了个冷战，仿佛有股冷风穿过客厅。“你知道吗？”她说，“我想喝一杯。”

“抱歉，我的酒都喝光了。”

她打开手提包：“宝贝，去拿两个杯子来，好吗？”

“我们只需要一个杯子。”

“哦，好吧。”菲毕卡打开随身带来的扁酒瓶的盖子，仰头便喝。“我是不准动的。”她笑着说，一滴褐色酒液沿着下巴流下来。

“什么？”

“安德斯不喜欢我动，我必须躺得直挺挺的，完全不能动。我不能说话，也不能呻吟。我必须假装睡着了。他说我一展现热情，他的

欲望就会消失。”

“然后呢？”

她又喝了口酒，然后旋上盖子，望着哈利：“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她的目光是那么直接，哈利的呼吸不禁变得又深又长，同时感觉自己正在勃起，下体在裤子里鼓动着，让他暗自恼怒。

菲毕卡扬起双眉，仿佛也感觉到了。“坐到这边来。”她轻声说。

她的声音变得粗糙嘶哑。哈利看见她雪白颈部的粗大静脉鼓了起来。只不过是条件反射而已，哈利心想，就像巴甫洛夫训练的小狗一听见食物的信号就会站起来一样，只是一种本能，仅此而已。

“我想可能不行。”哈利说。

“你怕我？”

“对。”哈利说。他的下腹部顿时充满哀伤的甜蜜，一种对性欲的无声哀悼。

菲毕卡放声大笑，但一看见哈利的双眼，便停了下来。她噘起了嘴，用孩子般乞求的口气说：“继续说啊，哈利……”

“我没办法，你很好，可是……”

她的笑容依然挂在嘴边，但眼睛眨了眨，仿佛被扇了一巴掌。

“我要的不是你。”哈利说。

菲毕卡的目光闪烁不定，嘴角动了动，仿佛要笑。

“哈。”她说。

这个词本应带有讽刺意味，应该是夸张的感叹，可是一说出口却

变成了厌倦、死心的呻吟。戏演完了，两人都忘了各自的台词。

“抱歉。”哈利说。

泪水在她眼眶里滚来滚去。“哦，哈利。”她轻声说。

哈利希望她没说这句话，这样就可以立刻请她回家。

“不管你希望在我身上得到什么，我都没有。”哈利说，“她已经知道了，现在你也知道了。”

第四部

哈利心头一惊，全身僵直，静止不动。慢慢地，他的视线开始聚焦；溺水的感觉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已然淹死的感觉。

灰色塑料膜里，一对呆滞的眼睛正和他对视。

26

星期六 灵魂 这一天

星期六早晨，太阳翻越艾克柏山，做出一副准备打破最高温纪录的架势。欧图正在对综合控制台进行最后一次检查。

监控车里又黑又窄，弥漫着发霉衣物的气味，无论是欧图的猫王牌汽车空气清洁器还是卷烟，都无法消除那股气味。他有时觉得自己像是坐在碉堡中，鼻孔里充满尸臭，但仍和外面正在发生的事隔绝开来。

学生楼矗立在坎本区一块土地中央，俯瞰德扬区。这栋四层红砖建筑的两旁是两栋比较高的大楼，五十年代兴建的，几乎跟学生楼平行。学生楼和那两栋大楼使用的油漆和窗户相同，可能是为了要让这个地区展现一致的外观。然而房龄是难以掩饰的：学生楼看起来像是曾被龙卷风吹起，然后轻轻放在住宅合作社建地的中央。

哈利和汤姆一致同意把监控车停在学生楼正前方的停车场内，和其他车辆混在一起；那个位置信号良好，车停在那里也不会太引人注目。不过路人依然会对监控车投以好奇的目光，以为这辆窗户盖着橡胶、车体生锈的蓝色沃尔沃是“幼儿园意外”摇滚乐队的专车，因为车侧漆着“幼儿园意外”几个黑色大字，两个字母i上面的圆点被画成了骷髅头。

欧图擦了擦汗，检查所有摄像机是否正常运作，视线是否没有死角，是否至少有一个摄像头可以捕捉到学生楼外的动静。四层的学生楼共有八条走廊、八十间寝室，目标只要一踏进门厅就可以被追踪到。

他们一整晚都在组装和调试摄像头，把摄像头固定在墙壁上，现在欧图嘴里还有干砂浆的金属苦味，他那件肮脏的牛仔夹克的肩膀上布满了黄色墙壁的灰泥，像是洒满了鳞片状的头皮屑。

最后，汤姆终于听取了欧图的建议，明白要在时限之内完成安装，就必须舍弃声音。少了声音完全不会影响逮捕任务的进行，唯一的缺点是，如果目标说了自陷于罪的话，就没办法录下来当作证据。

他们也无法在电梯内装设摄像头。欧图用的是无线摄像头，可是信号被水泥电梯井挡住了，监控车收不到清晰的画面。如果使用有线摄像头，无论怎么设置，线路不是外露，就是可能会跟电梯的机械装置缠在一起。汤姆允许电梯不装摄像头，反正目标只会一个人搭电梯。住在里面的学生已发誓保密，并接到严格指示，下午四点到六点必须待在房内，锁上房门。

欧图把无数小画面组成的马赛克画面移到三个大型屏幕上，放大画面，直到各个画面组成井井有条的整体画面。左边屏幕显示的是通往北边的走廊，上面是四楼，下面是一楼。中央屏幕显示的是宿舍入口、所有的楼梯口和电梯门。右边屏幕显示的则是通往南边的走廊。

欧图按了一下“储存”，双手放在脑后，靠上椅背，发出满意的咕啾声，现在整栋建筑物和里面的年轻人都在他的监视范围中。如果有时间，他可能会在几间学生寝室内装设摄像头。当然，他不会让学生知道。小如鱼眼的摄像头装上去绝对不会被发现，然后再搭配俄制麦克风就行了。挪威那些年轻的实习护士都很淫荡，可以拍下来制作成影片，通过有关渠道销售出去。那个浑蛋汤姆，去他的，他怎么会知道亚斯楚和阿斯克尔市谷仓的事！怀疑的念头在欧图的脑子里翻飞，然后消失。他老早就开始怀疑亚斯楚付钱请人罩他的生意。

欧图点燃一根烟。监视画面看起来静止不动：黄色走廊和楼梯上没有一丝动静，完全看不出是实况画面。那些在寝室里过暑假的学生可能都还在床上睡觉。但如果再等上几个小时，也许会看见一个男人；凌晨两点，三〇三室的漂亮宝贝开门让这个人进入寝室。当时女子看起来喝醉了，不仅喝醉了，而且一副蓄势待发的模样。男子看起来只是蓄势待发。欧图想到了奥翠塔。他第一次见到奥翠塔是在尼尔斯家喝酒小聚的时候，那天每个人都伸出肥胖大手来握手，只有奥翠塔对欧图伸出白色小手，拖长了声音自我介绍，说她叫“奥翠塔”，听起来像是问：“喝醉了？”

欧图长长叹了口气。

浑蛋汤姆跟特种部队的人开会开到午夜，欧图听见汤姆和特种部队队长在监控车外说话。当天稍晚，特种部队人员将会三人一组，部署在各楼层的各个拐角。二十四人，身穿黑衣，头戴头罩，配备装了子弹的MP5冲锋枪、催泪瓦斯和防毒面具。只要目标敲门或企图进入寝室，监控车一声令下，他们就会立刻行动。想到这里，欧图兴奋得直发抖。他看过两次特种部队行动，那些家伙看起来好不真实，现场发出爆破声和闪光，就像重金属演唱会一样，两次行动的目标都当场吓傻了，整个行动在几秒钟内就宣告结束。欧图听说这就是重点所在，要把目标吓得脑袋一片空白，丧失顽强抵抗的能力。

欧图熄灭香烟。陷阱设好了，只等老鼠上钩。

警方会在三点左右抵达。不论在这之前或之后，汤姆都禁止人员进出监控车。今天会是又长又热的一天。

欧图躺到地板上的床垫上，心想三〇三室现在不知在上演什么好戏。他想念他那张床。他想念他那张床晃动的方式。他想念奥翠塔。

与此同时，大门在哈利身后砰地关上。他面对阳光站立，点燃今天第一根烟，朝天空抬头望去，只见天空晨雾弥漫，如同一层薄纱，等着被太阳烧穿。他睡了一觉，是深沉、持续、无梦的一觉，令他难以置信。

“哈利，那玩意儿今天一定会很臭！天气预报说今天可能会是一九〇七年以来最热的一天。”

说这话的人是阿里，他就住在哈利楼下，是尼亚基杂货店的老板。不论哈利起得多早，他出门上班时，总会看见阿里和他弟弟在忙东忙西。阿里举起扫帚，指着人行道上的某样东西。

哈利眯起眼睛，朝阿里指着的那样东西看去，是一坨狗屎。昨晚他和菲毕卡就站在那里，当时他并未看见狗屎，显然是今早或昨晚有人遛狗却没注意到狗拉了屎。

哈利看了看表。就是今天。再过几小时，答案就会揭晓。哈利将烟深深吸入肺里，感受混合了新鲜空气的尼古丁如何振奋他的身体。这是许久以来他首次尝到香烟的味道，那味道竟然很好。这一刻，他忘记了他即将失去的一切：萝凯、工作、灵魂。

就是这一天。

而这一天有个好的开始。

再度令他难以置信。

哈利能感觉到她听见他的声音很开心。

“我跟爸爸说过了，他很高兴能照顾欧雷克，妹妹也会在。”

“首演？”她的声音中带着兴高采烈的笑意，“在国家剧院？太好了。”

她的语气有点夸张，她有时喜欢这样说话，尽管如此，哈利仍发现自己一直处于兴奋状态。

“你要穿什么？”她问。

“你还没答应。”

“看情况。”

“西装。”

“哪一套？”

“我想想……前年独立纪念日穿的、在黑德哈路买的那套。你知道，灰色的，上面有……”

“那是你唯一一套西装。”

“所以我一定会穿那一套。”

她笑了，笑声轻柔，轻柔得有如她的肌肤和亲吻，是她的笑声中他最喜爱的一种。这笑声很简单。

“我六点去接你。”他说。

“好，可是哈利……”

“什么？”

“别以为……”

“我知道，只是去看戏而已。”

“谢了，哈利。”

“哦，是我的荣幸。”

她又咯咯一笑。一旦她开始笑，他不管说什么都可以逗她笑，仿佛他们存在于同一个脑袋中，从同一双眼睛看出去，他只需要伸手一指，用不着多说什么。他必须强迫自己挂上电话。

就是这一天。这一天到目前为止依然美好。

他们同意在行动过程中，让贝雅特陪着希芬森老太太。万一目标

（两天前汤姆开始把凶手称为“目标”，现在每个人都这样叫）发现警方设下陷阱，就会改变下手顺序，莫勒不想冒这个险。

电话响起，是爱斯坦打来的，询问事情的进展。哈利说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并问他有什么事。爱斯坦说他打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想知道事情进行得如何。哈利突然有点害羞，他不习惯这种贴心的问候。

“你在睡觉吗？”

“我昨晚睡了。”哈利说。

“很好。密码呢？你破解了吗？”

“破解了一部分。我知道地点和时间了，还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你能读懂他的语言，可是你还不知道他的意思？”

“可以这样说，等我们逮到他才能知道剩下的部分。”

“你不懂的是什么？”

“多着呢，例如为什么要把一具尸体藏起来？或者一些小地方，像是他切断被害人的左手手指，可是每次切的都是不同的手指。第一个被害人是食指，第二个是中指，第三个是无名指。”

“按顺序，背后一定有个系统。”

“对，可是为什么不从大拇指开始？这里面是不是藏有什么信息？”

爱斯坦爆发出大笑：“保重，哈利，密码就像女人：如果你不能破解她们，她们就会破解你。”

“还用得着你说。”

“我说了吗？很好，因为这代表我是个会关心别人的人。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哈利，我的车里好像坐上了一个客人，再聊。”

“好。”

哈利看着烟雾以慢动作做出芭蕾舞的足尖旋转动作。他看了看表。有一件事他没告诉爱斯坦：他有预感，其他细节很快就会明朗。凶手的作案过程有点过于简单，虽然有仪式，但杀人手法带有某种欠缺感情的特质，几乎是摆明了没有恨、欲望或热情，连爱也没有。作案手法太模式化了，几乎是机械式的、照本宣科的。哈利觉得自己好像在跟电脑下棋，对手不是个有心智或者能激动的人。时间会说明一切。哈利又看了看表。

心跳加速。

27

星期六 行动

欧图的心情越来越兴奋。

他睡了几个小时，在剧烈的头痛和猛烈的敲门声中醒来。他一打开门，汤姆、特种部队队长傅凯，以及一个自称哈利·霍勒的家伙就冲上了监控车，那个哈利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警监。这三个人上车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抱怨车内空气怎么这么糟。欧图从四个保温瓶中的一个里倒出咖啡，开启屏幕，设定为“录像”模式。他立刻就感觉到美妙的兴奋感从体内升起。每当目标靠近，他总是会有这种感觉。

傅凯介绍说，身穿便服的监视人员已部署在学生楼周围，警犬与巡警也已清查过阁楼和地下室，确定没有人藏在楼里。目前为止，进出学生楼的只有住宿学生，另外三〇三室的女生向入口的看守人员报告，说她让男友留下来过夜。傅凯的手下已各就各位，只等进一步指示。

汤姆点了点头。

傅凯定时检查无线通信状况，无线通信是特种部队的配备，不需

要欧图负责。欧图闭上眼睛，享受无线通信的声音。他们只要一放开“通话”按钮，对讲机便会发出短暂的噪声，然后他们就会念出一连串不知所云的代号，像是大人的游乐场术语。

“史麦利得利。”欧图无声地说出这句暗语，想起有个秋日夜晚，他坐在苹果树上偷看亮着灯光的窗户里的人，那时他也对着锡罐低声念叨“史麦利得利”。锡罐底部有一根细绳垂下，越过篱笆。如果尼尔斯还没玩腻这个游戏，跑回家吃晚餐，就会蹲在篱笆旁等待着，将连着细绳另一端的锡罐贴在耳朵上。其实锡罐根本不像《土拨鼠书》里说的那样可以用来通话。

“要开始录了，”汤姆说，“欧图，准备好了吗？”

欧图点了点头。

“一六〇〇，”汤姆说，“计时……开始。”

欧图启动录像机的计时器，秒和十分之一秒的数字在屏幕上迅速跳动，他感到小腹里无声地爆出孩子般的欢喜笑声。这比苹果树上好玩，比奥翠塔胸部的奶油面包好玩，比奥翠塔一边呻吟一边口齿不清地教他该怎么取悦她好玩。

好戏开场。

奥莉面露微笑，打开门让贝雅特进来，仿佛她等待这次来访已经等了好几个世纪。

“哦，又是你啊！请进，不用脱鞋，天气热得不像话，对不对？”奥莉领着贝雅特进入走廊。

“别担心，希芬森老太太，这件案子看起来很快就会结束了。”

“只要有客人来就好了，你们慢慢来。”奥莉笑着说，然后惊慌地用手捂住嘴巴，“哎呀，我在说什么呀！那个人在杀人，不是吗？”

他们走进客厅，客厅里的落地钟正好敲了四下。

“亲爱的，喝茶吗？”

“麻烦你。”

“我可以自己去厨房吗？”

“可以，不过我可不可以陪你去……”

“来啊。”

除了新炉子和新冰箱，厨房看起来从大战结束后就没什么改变。贝雅特在一张大木桌前找了把椅子坐下，奥莉放上烧水壶。

“这里的味道很好闻。”贝雅特说。

“是吗？”

“是啊，我喜欢有这种味道的厨房。老实说，我更喜欢待在厨房，我不是那么喜欢客厅。”

“是吗？”奥莉侧过了头，“你知道吗，你跟我有点像，我也喜欢厨房。”

贝雅特微微一笑：“客厅是你想展现给别人看的一面，厨房却能让每个人都放松，就好像你被容许做你自己一样。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一进来就放松了？”

“你说得完全正确。”

两个女人一起大笑。

“你知道吗？”奥莉说，“我很高兴他们派你来，我喜欢你。你不用脸红，亲爱的，我只是个孤单的老太太，脸红就留给你的仰慕者吧，还是说你已经结婚了？还没？哦，那也不是世界末日。”

“那你结过婚吗？”

“我？”奥莉边笑边摆上茶杯，“没有，我生下史文的时候还很年轻，所以一直没有机会……”

“你没结过婚？”

“呃，对，也许有过一两次机会，可是我这种处境的女人在那个年代是被人瞧不起的，所以会来找我的通常都是没人要的男人，所谓‘门当户对’可不是随便说说而已。”

“就因为你是单亲妈妈？”

“是因为史文的父亲是德国人，亲爱的。”

烧水壶开始发出低低的汽笛声。

“啊，我可以理解，”贝雅特说，“那他的成长一定很艰难。”

奥莉怔怔地看着空中，对越来越响的汽笛声充耳不闻。

“比你想象的还要艰难，现在想起来我还是会哭，可怜的孩子。”

“水……”

“你看，我老了。”

奥莉从炉子上拿起烧水壶，往茶杯里倒水。

“你儿子是做什么的？”贝雅特问，看了看表：四点十五分。

“进出口，从前共产主义国家进出口很多东西，”奥莉微笑说，“我不知道他赚了多少钱，可是我喜欢这个名称，‘进出口’，虽然很愚蠢，可是我喜欢。”

“虽然他的成长很艰难，不过他最后似乎过得很好。”

“对，但他也不是一直都过得很好，你们可能有他的记录。”

“很多人我们都有记录，其中很多人后来也都过得很好。”

“他去柏林那次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史文从来都不喜欢说他做了什么，总是神神秘秘的。但我想他可能去找过他父亲，我想他见了他父亲之后，对自己的感觉应该会好很多，怎么说施瓦伯中将都是个潇洒的男人。”奥莉叹了口气，“但我也可能想错了，反正后来史文变了。”

“哦，变得怎样？”

“他变得比较冷静，以前他总是在追逐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

“他追逐每一样东西：金钱、刺激、女人。你知道，他就跟他父亲一样，无可救药的浪漫，是个讨女人喜欢的男人。他喜欢年轻女人，年轻女人也喜欢他，不过我猜他应该找了一个特别的女人。他在电话里说有事要告诉我，听起来很兴奋。”

“他没有说是什么事？”

“他说等到了以后再跟我说。”

“到了以后？”

“对，他今天晚上会来，不过他要先去开会。他会在奥斯陆待到明天，然后就回去。”

“回柏林？”

“不是不是，史文住在柏林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他住在捷克，他总是说那里是波希米亚，就是爱卖弄。”

“他住在……呃……波希米亚？”

“布拉格。”

马里斯·弗兰望着四〇六室的窗外，只见一个年轻女子在学生楼前的草地上铺了浴巾，躺在上面晒日光浴，那年轻女子是住在三〇三室的女生。马里斯私底下叫她雪莉，以垃圾乐队的主唱雪莉·梅森命名，但她毕竟不是雪莉·梅森。奥斯陆湾上空的太阳躲到了云朵后方。天气终于开始热起来，天气预报说这星期会有热浪来袭。奥斯陆的夏季。马里斯期待奥斯陆夏季的来临。他的另一个选择是回柏福镇的老家，在加油站打暑期工，面对午夜阳光；面对老妈做的肉丸；面对父亲无休止的质问，问他为什么要去奥斯陆念大众传播，凭他的成绩明明可以去特隆赫姆市的挪威科技大学念土木工程；面对星期六的社区中心，跟喝醉的当地居民和尖声怪叫的同学搅和在一起，这些人从来没离开过柏福镇，并认为离开的人是叛徒；面对自称“蓝调乐队”的舞蹈队，他们总是有办法把清水乐队和林纳史金纳乐队的曲子演奏得荒腔走板。

不过这不是今年夏天他留在奥斯陆的原因，他留下来，是因为他找到了梦想中的工作。他只要听音乐、看电影，把意见输入电脑，就能拿到报酬。过去两年来，他常把他写的评论寄给几家大报社，结果都石沉大海，但上个月他去《那又怎样！》杂志社，一个朋友介绍他认识了鲁纳。鲁纳告诉他，他结束了服装生意，创立了《地区报》，如果一切按照计划进行，八月份将发行第一份报纸。朋友提到马里斯喜欢写评论，鲁纳表示他喜欢马里斯穿的衬衫，当场就雇用了他。作为评论者，马里斯写的短文必须“反映新都市价值，以讽刺口吻书写通俗文化，却又不失温暖，消息灵通，而且内容丰富”。这就是鲁纳对马里斯工作内容的构想，而马里斯可以得到丰厚的报酬，不是金钱，而是演唱会、电影和新酒吧的免费门票，以及可以培养人脉、展望未来的环境。这是他的机会，他必须做好准备。当然了，他对流行音乐已经有良好的底子，但他还是跟鲁纳借来许多CD，努力做功课，了解流行音乐的历史。最近他在听八十年代的美国摇滚，诸如R.E.M.、Green on Red、The Dream Syndicate、Pixies等乐队。现在CD播放器放的是暴力妖姬乐队，听起来有点年代了，但活力充沛。

女子从浴巾上爬了起来，可能有点凉意。马里斯的视线跟随女子往旁边大楼移动。女子从一个推着自行车行走的男子身旁经过，从男

人的衣着来看，应该是个快递员。马里斯闭上眼睛，准备动笔。

欧图用沾有尼古丁的手指揉了揉眼睛。监控车里弥漫着焦躁的气氛，但外人看来会以为每个人都很冷静。没人移动，没人说话。五点二十分，屏幕上一动静也没有，只有角落的细小白色时间码拼命跳动。欧图的腹股沟又滑下一滴汗水。这样枯坐会让人产生偏执的念头，你会开始想象有人在监视器材上动了手脚，现在看到的画面其实是昨天的录像，诸如此类。

欧图在控制台的桌边敲着手指，浑蛋汤姆竟然下令监控车里禁烟。

欧图把身体歪向右边，挤出个无声的屁，同时看着那个金发平头男。平头男上车坐定之后，就没再说一句话，看起来像是个退休的保镖。

“看来这家伙今天没上工，”欧图说，“说不定他觉得天气太热了，说不定他决定延期，明天才来，而去阿克尔港喝啤酒了。天气预报说……”

“闭嘴，欧图。”汤姆低声说，声音在车内听起来却十分响亮。

欧图长叹了口气，活动活动肩膀。屏幕角落的时钟显示五点二十一分。“有人看见三〇三室的家伙离开吗？”

这句话是汤姆说的。欧图发现汤姆朝他看来。

“今天早上我在睡觉。”他说。

“派人去三〇三室检查，傅凯？”

特种部队队长清了清喉咙：“我觉得风险……”

“现在就去，傅凯！”

电子设备降温用的冷却风扇嗡嗡旋转。傅凯和汤姆对视了一眼。

傅凯清了清喉咙：“阿尔法呼叫查理二号，请回答。”

嘈杂噪声。

“这是查理二号。”

“立刻查看三〇三。”

“收到，查看三〇三。”

欧图盯着屏幕。没有动静。想象一下，如果……

他们出现了。

三名特种部队队员身穿黑色制服，头戴黑色头罩，手拿黑色冲锋枪，足蹬黑色皮靴，出现在屏幕上。他们的动作非常快，从画面上看起来却平淡无奇，甚是奇怪。是因为声音。是因为少了声音。

三名队员没有使用精巧的小型炸药开门，而是使用老式的撬棒。欧图看了相当失望。一定是因为削减经费。

无声画面中的队员定好位，仿佛准备比赛似的，一人将撬棒嵌入门锁，另外两人站在一米后，手持冲锋枪。突然，他们开始行动，动作十分流畅协调，像是在跳排练整齐的舞步。房门猛然被撞开，在后方待命的两名队员立刻冲了进去，跟在他们身后的第三名队员简直是扑进去的。欧图已经打算把这段视频秀给尼尔斯看了。房门弹了回来，在半开的位置停了下来。可惜他们没时间在房间里装摄像头。

八秒过去了。

傅凯的对讲机发出吱吱声。

“三〇三安全，发现一名女性和一名男性，都没携带武器。”

“活着吗？”

“非常……呃，活蹦乱跳。”

“有没有搜查那名男性？”“他没穿衣服，阿尔法。”

“叫他出来，”汤姆说，“靠！”

欧图直盯着画面上的房门。他们一直在办事，全身光溜溜的，做了一整个晚上和一整个白天。他盯着门口，呆若木鸡。

“查理二号，让那个男人穿上衣服，把他带回到你们的位置。”傅凯放下对讲机，看着其他人，微微摇了摇头。

汤姆在椅子扶手上重重拍了一掌。

“监控车明天也可以用。”欧图迅速瞥了汤姆一眼。他现在说话必须小心谨慎。

“我星期日不收费，不过我得知道什么时间……”

“嘿，你们看。”

欧图本能地转过头去。平头保镖终于开口讲话了，他的手指指着中央的屏幕：“在大厅，他穿过前门，直接进了电梯。”

监控车里安静了两秒钟，接着响起傅凯的呼叫声：“阿尔法呼叫所有小队，可疑目标刚刚进入电梯，准备待命。”

“不用了，谢谢。”贝雅特微笑说。

“说得也是，已经吃了很多饼干了。”奥莉叹了口气，把装饼干的锡盒放回桌上，“我刚刚说到哪儿了？哦，对，我现在一个人住，所以很高兴史文来看我。”

“对啊，住在这样一幢大房子里一定很寂寞。”

“我可以跟依娜聊聊天，可是她今天去她那个绅士朋友的度假小屋了，我请她替我向他问好。不过他们的交往方式现在看来有点怪，他们好像什么都想先试试看，同时又觉得不会长久，这可能也是他们

还保密的原因吧。”

贝雅特偷偷看了看表。哈利说行动一结束就会打电话来。

“你刚刚在想别的事，对不对？”

贝雅特缓缓点头。

“没关系的，”奥莉说，“希望他们能逮到他。”

“你有个好儿子。”

“对啊，这是真的，如果他常来看我，就像最近这样，我一定不会抱怨。”

“哦？他多久来看你一次？”贝雅特问。行动差不多应该结束了，为什么哈利还不打电话来？凶手到底有没有现身？

“这四个星期是一星期一次，呃，其实隔的时间更短，他五天来看我一次，停留的时间都很短。我真的认为布拉格那里有人在等他。还有，就像我刚刚说的，我想他今天要告诉我一些事。”

“嗯。”

“上次他送我一件珠宝，你要不要看看？”

贝雅特看着老太太，突然觉得十分疲倦，她厌倦这份工作，厌倦快递员杀手，厌倦汤姆、哈利和奥莉，更重要的是，她厌倦她自己，厌倦这个高尚、尽忠职守的贝雅特。这个贝雅特认为她可以有所成就、有所作为，只要她当个乖女孩，在工作上表现得又好又聪明，聪明到懂得时常听从别人的话就行了。是时候做些改变了，但她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可以改变。最重要的是，她只想回家，躲在被子底下睡一觉。

“也是，”奥莉说，“反正也没什么好看，要不要再喝点茶？”

“麻烦你。”

奥莉正要倒茶，却看见贝雅特的手从茶杯上方伸过来，握住她的手。“抱歉，”贝雅特笑说，“我的意思是说我想看看。”

“什么……”

“我想看看你儿子送你的珠宝。”

奥莉精神一振，走出厨房。

乖女孩，贝雅特心想。她端起茶杯，打算把杯中的茶喝完。她要打个电话给哈利，问问行动到底进行得如何。

“你看。”奥莉说。

贝雅特的茶杯，或者说，奥莉的茶杯，或者再说得更精确一点，德意志国防军的茶杯停在半空中。

贝雅特看着那枚胸针，以及胸针上镶饰的宝石。

“这是史文进口的，”奥莉说，“他们在布拉格好像只切割这种特别的形状。”

胸针上的宝石是钻石，形状是五芒星。

贝雅特只觉得嘴里发干，舌头在口中转了一圈，想去除干涩之感。“我得打个电话。”她说，她口中依然干涩，“可不可以请你找一张史文的照片给我？最好是最近的，这非常重要。”

奥莉一脸困惑，但还是点了点头。

欧图张嘴呼吸，眼睛盯着屏幕，耳朵听着周围的说话声。

“可疑目标进入布拉弗二号的区域。可疑目标停在门口。布拉弗二号，准备好了没？”

“这是布拉弗二号，准备好了。”

“目标停下脚步，他把手伸进口袋，可能要拿枪，我们看不见他的手。”

汤姆沉着声音说：“行动。”

“行动，布拉弗二号。”

“奇怪……”平头保镖喃喃地说。

马里斯觉得好像听见了什么声音，便把暴力妖姬乐队的音乐声调小一点，确定自己没有听错。又来了。有人在敲门。会是谁？据他所知，这条走廊上每间寝室的学生都回家过暑假了。不会是雪莉。他在楼梯上遇见过雪莉，他停下脚步问她想不想跟他去听演唱会、看电影或看舞台剧，完全免费，哪一种随便她挑。

马里斯站起身来，发现自己手心冒汗。为什么冒汗？敲门的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雪莉。他匆匆环顾房内，发现自己直到现在才真正好好看了看这个房间。他东西不多，不可能把房间搞得很乱。四面墙壁光秃秃的，只挂了一张美国摇滚歌手伊吉·帕普的海报，而且是从别的地方撕下来的，另外还有一个乏善可陈的书架，这个书架很快就会摆满免费CD和DVD。这个房间糟透了，毫无个性可言。敲门声再度传来。他被子的一角从沙发床后方冒了出来，他赶紧把被子塞回去。不可能是她，不可能……真的不是她。

“弗兰先生吗？”

“哦？”马里斯吃了一惊，看着眼前的男子。

“你有一个包裹。”

男子放下背包，拿出一个A4大小的信封交给马里斯。马里斯接过盖了邮戳的白色信封，看见上面没写名字。“你确定这是给我的？”他问。

“对，需要您签收……”男子拿出写字板，上面夹着一张纸。

马里斯以询问的神色看着男子。

“抱歉，你有笔吗？”男子微笑着说。

马里斯又盯着男子看。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他一时间说不上来是哪里不对劲。“等一下。”他说。

他拿着信封回房内，把信封放在书架上的一串钥匙旁，钥匙环上有个骷髅头。他在抽屉里找到一支笔，回过身来，却看见男子已站在他身后昏暗的门口。他不禁后退一步。“我没见你走进来。”马里斯说，随即听见自己紧张的笑声在四壁间回荡。

他倒不是害怕，他家乡的人通常都这样直接走进来，好让暖气不会流失，或者避免冷空气进入，可是眼前这个男子有个地方怪怪的。这人已摘下护目镜和安全帽，现在马里斯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吓了一跳了。男子看起来太老，自行车快递员通常都是二十来岁，眼前这张脸看起来却至少有三十多岁，甚至四十多岁。

马里斯正要说话，却看见男子手中拿着一样东西。房间里很明亮，玄关却很昏暗。马里斯看过很多电影，认得出那是一把装了消音器的手枪。“那是要给我的吗？”马里斯惊慌失措地说。

男子微微一笑，举起枪来，对准马里斯的脸。这下子马里斯明白，自己应该感到恐惧了。

“坐下，”男子说，“你有笔了，打开信封。”

马里斯跌坐在椅子上。

“你要写点东西。”男子说。

“干得好，布拉弗二号。”傅凯大喊，红光满面。

欧图用鼻子呼吸。画面中的男子趴在二〇五室前方地上，手被扭

到背后，铐着手铐。最棒的是，他的脸扭向摄像头，让人看见他脸上的惊讶表情以及因为疼痛而扭曲的五官，人人都看得见这浑蛋终于明白自己失手了。这是独家新闻，不对，不只如此，这是历史性的独家新闻，奥斯陆炎热夏季的戏剧化高潮：快递员杀手在即将犯下第四起谋杀案之前被逮捕。全世界都会抢着播出。我的天哪，我欧图·哈根就要发了。再也不必替7-11装什么监控系统了，再也不必理会那个浑蛋汤姆了，他可以买……他可以……奥翠塔和他可以……

“不是他。”那看起来像门房的平头男子说。

监控车里一片静默。汤姆在椅子上倾身向前：“哈利，你说什么？”

“不是他。二〇五室的学生是我们没联络到的人之一，根据寝室名单，住二〇五的学生叫欧德·艾纳·赖利波特。躺在地上的那个家伙，虽然看不清楚手里拿着什么，可是在我看来他拿的是一把钥匙。抱歉，各位，我猜赖利波特回来了。”

欧图看着画面。监控车里的器材总价值超过一百万克朗，有的是买来的，有的是借来的，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聚焦在男子手上，看看那平头门房说得对不对。但欧图不需要这么做。苹果树的树枝正在断裂。他从院子里就可以看见窗内灯光。锡罐迸裂。

“布拉弗二号呼叫阿尔法，银行卡上写着他的名字，欧德·艾纳·赖利波特。”

欧图瘫软在椅子上。

“放轻松，各位，”汤姆说，“他还是可能会来，是不是，哈利？”

浑蛋哈利没回答，他的手机却响了起来。

马里斯看着自己从信封里拿出来的两张白纸。

“你最亲近的亲属是谁？”男子问。

马里斯吞了口唾沫，想要回答，却说不出话来。

“你只要照我的话做，”男子说，“我就不会杀你。”

“我爸跟我妈。”马里斯低声说，听起来有如可悲的求救信号。

男子指示马里斯在信封上写下父母的姓名和地址。马里斯提笔开始书写：名字、姓氏、柏福镇。写完后他看着自己写的字，只见每个字都写得歪七扭八，抖动不已。

男子开始口述信件内容，马里斯听从指示，在信纸上写道：“嘿！突然改变计划！我要跟乔治，就是那个我在这里认识的摩洛哥人去摩洛哥玩，我们会住在他父母家，他父母住在山里一个叫哈珊的小村子。我会待上四个星期，那里的手机信号可能不太好，不过我会写信，可是乔治说那里的邮差不太可靠，反正我一回来就会跟你们联络，爱你们的……”

“马里斯。”马里斯说。

“马里斯。”

男子叫马里斯把信装进信封，然后把背包举到马里斯面前，命令他把信封放进背包。

“另外一张纸只要写‘出国，四星期后回来’，然后写下今天的日期，签上你的名字。就这样，谢谢你。”

马里斯坐在椅子上，思索着自己即将面临的命运。男子就站在他的正后方。一阵清风吹动窗帘。鸟儿在外面放声高叫。男子倾身向前，关上窗户。这样便只听得见书架上的CD播放器兼收音机传出的低声哼唱。

“那是什么歌？”男子问。

“《艳阳下的水泡》。”马里斯说。他刚刚按下了“重播”键。他喜欢这首歌，可以写一篇很棒的评论，一篇带有讽刺口吻却又不失温

暖、内容丰富的评论。

“我听过这首歌，”男子说，找到音量旋钮，调高音量，“只是记不得在哪里听过。”

马里斯抬起头来，看着窗外沉寂的夏日，看着白桦树枝似乎在跟他挥手道别，看着青青草地。他在窗户中看见男子举起手枪，指向他的后脑。

“狂野起来！”小喇叭尖声唱道。

男子放下手枪：“抱歉，忘了开保险，好了。”

马里斯紧紧闭上双眼。雪莉。他想到雪莉。她现在在哪里？

“我想起来了，”男子说，“是在布拉格，这个乐队好像叫‘暴力妖姬’，是我太太带我去听的演唱会，他们唱得不是很好，对不对？”

马里斯张口欲答，这时手枪发出一声干咳，从此再无人知道马里斯对暴力妖姬乐队有什么看法。

欧图的双眼紧盯屏幕，耳中听见傅凯在他身后跟布拉弗二号用暗语交谈，浑蛋哈利接起哔哔作响的手机，说的话并不多。可能是某个丑女人想跟他上床吧，欧图心想，竖耳聆听。

汤姆默不作声，坐在椅子上啃咬手指关节，面无表情地看着特种部队带走赖利波特。赖利波特没被上手铐，他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妈的什么都没有。

欧图只是把视线牢牢钉在屏幕上，觉得自己好像就坐在核反应堆旁边。车外没什么可看的，车里却像是个煮得噼噼作响的焖烧锅，你绝对不会想去掀开锅盖，看看里头煮的是什么。眼睛看着屏幕就好。

傅凯说：“通话结束。”放下吱吱作响的对讲机。浑蛋哈利还在跟丑女人打手机，回答的话不超过一个音节。

“他不会来了。”汤姆说，看着画面上空荡荡的走廊和楼梯。

“天色还早。”傅凯说。

汤姆缓缓摇了摇头：“他知道我们在这里，我感觉得到，他正坐在某个地方嘲笑我们。”

他可能在院子里的树上，欧图心想。

汤姆站了起来：“收拾东西吧，各位，五芒星的理论不成立，明天再重新开始。”

“理论成立。”

其他三人转头望向浑蛋哈利，只见他把手机收回口袋。

“他叫史文·希芬森，”哈利说，“挪威人，住在布拉格，一九四六年出生于奥斯陆。我们的同事贝雅特说他看起来年轻很多。他有两次走私前科，他送给母亲的钻石跟我们在尸体身上发现的一模一样。发生命案的那几天，他母亲都说他去探望过她。他母亲就住在弗勒公馆。”

欧图看见汤姆脸色发白，表情僵硬。

“他母亲？”汤姆的声音十分低微，“就住在星星最后一个尖角指向的地方？”

“对，”浑蛋哈利说，“他母亲正在等他今天晚上去探望她。一辆支援警车已经出发前往施怀歌德街，我的车就停在这边。”哈利站了起来。汤姆搓揉下巴。

“我们得重新编组。”傅凯说，一把抓住对讲机。

“等一下！”汤姆大吼，“谁都不准行动，等我命令。”

众人殷切地看着汤姆。汤姆闭上眼睛，两秒过后，他张开眼

睛：“哈利，拦下那辆警车，弗勒公馆方圆一公里内都不准有警车靠近，绝对不能让他察觉到一丝风吹草动，刚才我们已经见识过他的厉害了。我对东欧走私犯有一点了解，他们一定会安排好退路，一定。还有，一旦他们脱逃，就别想再找到他们。傅凯，你跟你的弟兄留在这里，继续执行任务，直到我下别的命令。”

“可是你刚刚说他不会……”

“照我的话去做，这可能是我们唯一能逮到他的机会，这次的任务由我负责，出了纰漏我一个人承担。哈利，这里交给你，可以吗？”

欧图看见浑蛋哈利面无表情地看着汤姆。

“可以吗？”汤姆又问了一次。

“好。”浑蛋哈利说。

28

星期六 人造阳具

奥莉睁大眼睛看着贝雅特检查她的左轮手枪的弹匣，确认里面有子弹。

“我的史文？我的老天，他们得弄清楚自己找错人了！史文连一只苍蝇都不忍心杀害的！”

贝雅特把弹匣旋回原位，发出咔嗒一声。她走到厨房窗前，从那扇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施怀歌德街的停车场：“希望是这样，可是我们必须先逮捕他才能知道。”

贝雅特心跳变快，但还不致过快。她的倦怠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轻盈感和置身中心的感觉，像是吃了药似的。她这把手枪是父亲的老制式手枪，有一次她听见父亲对同事说绝对不能仰赖单发手

枪：“他没说他几点回来？”

奥莉摇了摇头：“他只说他要去办点事。”

“他有前门的钥匙吗？”

“没有。”

“很好，那……”

“我如果知道他要来，通常都不会锁门。”

“现在门没锁？”贝雅特感觉血液涌上头部，听见自己的声音陡然提高。她不知道应该怪谁，是怪受到警方保护、却没锁上前门而让儿子可以长驱直入的希芬森老太太，还是她自己竟然没去检查这么一个非常基本的环节？

她专注呼吸，好让说话声音冷静下来：“奥莉，我要你坐在这里，我去走廊……”

“嘿！”

一个声音从贝雅特背后传来。她心跳变快，但还不致过快。她转过身，右手臂向前直伸，细长的白色手指紧紧扣住扳机。只见一个人影站在走廊前端的门口处。贝雅特没听见那人进来的声音。她觉得自己很笨，笨到家了。

“哇哦。”那声音咯咯笑道。

贝雅特看见那人的面孔，犹豫了半秒，然后松开扣在扳机上的手指。

“他是谁？”奥莉问。

“希芬森老太太，”那人说，“我是汤姆·瓦勒警监，来支援的。”他伸出手跟奥莉握手，同时瞥了贝雅特一眼，“我擅自把前门锁上了，

希芬森老太太。”

“其他人呢？”贝雅特问。

“没有其他人了，只有……”汤姆嘴角泛起微笑，贝雅特浑身僵硬，“我们两个人，甜心。”

时间到了晚上八点。

电视新闻播报员说冷锋正在通过英国，热浪即将结束。罗杰·钱登在邮报大楼的走廊上对一个同事说，警方这几天变得非常沉默，他猜想一定有什么事正在酝酿。有人谣传说派遣了特种部队，而且队长傅凯这两天一通电话都没回。罗杰的同事认为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编辑台也同意，于是冷锋成了头条新闻。

莫勒坐在沙发上看《音乐大挑战》，他喜欢节目主持人伊伐·崔格，也喜欢崔格的歌，并不在意警署有些人说这个节目有点过时，而且过于普通。他喜欢普通的氛围。而且他突然想到挪威一定有很多才华横溢的歌手没有机会在聚光灯下一展歌喉。不过今天晚上他没办法专心于歌词和对话；他只是呆呆地盯着电视，脑子里想的却是刚刚哈利打电话汇报的内容。

莫勒看了看表，瞄了电话一眼，这已经是他半小时来第五次瞄电话了。哈利同意一有新进展就跟他汇报，总警司也要求他只要行动一有结果，立刻做一份简报。莫勒心想，不知道总警司的小木屋有没有电视？不知道总警司是不是跟他一样正坐在电视机前看机智问答，嘴里说答案，脑子却飞到了其他地方？

欧图吸了口烟，闭上眼睛。他看见窗口的灯光，耳边听见风吹枯叶的窸窣声。大人拉上了窗帘，他的一颗心往下沉。另一个锡罐已被扔到水沟里，尼尔斯已经回家了。

欧图自己那包烟抽完了，便向那个叫哈利的浑蛋警察讨烟。汤姆已离开半小时，哈利便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骆驼牌淡烟。好牌子，只不过淡烟稍嫌美中不足。欧图和哈利抽起烟来，傅凯不以为然地瞪了他

们一眼，但没有多说什么。欧图透过蓝色烟雾朝傅凯的脸瞥了一眼，这股蓝色烟雾在令人沮丧的阶梯和走廊的静止画面上罩上一层薄纱，使得画面看来比较朦胧，不那么刺眼。

哈利把椅子挪往欧图的方向，好让自己更靠近屏幕。哈利抽烟的姿态很悠闲，看着分割画面的眼神却十分认真，一格一格研究，仿佛里面有些东西他还没注意到。“那是什么？”哈利问，指向左边屏幕的一格画面。

“那个吗？”

“不是，再高一点，四楼的。”

欧图看向哈利说的那格画面，但画面里同样是空荡荡的走廊和淡黄色的墙壁。“我没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欧图说。

“右边第三扇门的上面，在灰泥那里。”

欧图眯起双眼，看见那里有一些白色痕迹。起初他以为那是他们装设摄像头失败所致，但仔细想想却不记得他们在那片墙壁钻过洞。

傅凯向前俯身：“那是什么？”

“不知道，”哈利说，“欧图，你能不能放大画面？”

欧图移动光标，在那扇门的上方拉出一个小方块，然后按住两个按键，那块区域立刻显示在整个二十一英寸的屏幕上。

“我的老天。”哈利喃喃地说。

“这没什么大不了。”欧图大言不惭地说，充满感情地拍了拍控制台。他开始喜欢哈利这个人了。

“魔鬼之星。”哈利低声说。

“什么？”

哈利已转头望向傅凯。

“呼叫德尔塔一号或是妈的随便哪个小组，准备强行进入四〇六室，叫他们等我到了以后再行动。”

哈利站了起来，拿出一把枪，欧图认出那是一把格洛克21，他深夜在网上逛时曾经看过这把枪。他知道有事情要发生了，却不知道是什么事，但这件事可能代表他终究还是拿得到独家新闻。

哈利已走出了门。

“阿尔法呼叫德尔塔一号。”傅凯说，放开对讲机按键。

噪声。美妙的嘈杂噪声。

哈利在学生楼正门内的电梯前停下脚步，犹豫片刻，然后抓住把手，拉开电梯门。他一看到黑色铁栅格，心就怦怦乱跳。眼前赫然是一道黑色铁栅门。

他放开仿佛烧烫的门把，让电梯门关上。反正已经太迟了，就好像你知道火车已经离站，但还是做出最后冲刺，奔向月台，想在火车完全消失前看上一眼，真是可悲。

哈利决定爬楼梯，并试着冷静地往上爬。那家伙是什么时候来的？两天前？还是一个星期前？

他无法克制自己的脚步，不由自主跑了起来，鞋底踩在楼梯上听起来宛如砂纸擦东西般沙沙作响。他想在火车消失前看上一眼。他往左拐了个弯，进入四楼走廊，三名黑衣队员正好也从走廊另一端到达。

哈利站在墙上刻着的五芒星下方，只见白色刻痕在黄色墙壁衬托下十分耀眼。

寝室号码“四〇六”下方写着姓氏“弗兰”，再下方用两条胶带贴着一张纸。

出国，四星期后回来，马里斯。

哈利朝德尔塔一号点了点头，表示可以开始行动。

六秒钟后，房门被撬开。

哈利叫其他人在外面等着，自己独自走了进去。房间是空的。他环视整个房间，只见里面干净整洁，甚至过于整洁，和沙发床上方的那张伊吉·帕普破烂海报很不搭。清空的书桌上方是书架，书架上摆着几本破烂的平装书，旁边是个骷髅头钥匙环，串着五六把钥匙。一名古铜肤色的少女在相片中露出微笑。可能是女友或姐妹吧，哈利猜想。德裔美国小说家布科夫斯基的书和大型手提收录音机之间，放着一个白色的蜡制拇指，拇指朝上翘起。一切准备妥当，万事OK，不是吗？

哈利看着伊吉·帕普的海报，他没穿上衣，露出精瘦的身躯和自己制造的疤痕，深邃的眼窝中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这男人一定经历过一两个属于他自己的磨难。哈利摸了摸书架上的白色拇指。材质太软了，不是石膏或塑料，摸起来几乎跟真的手指一样。触感冰凉，但很真实。他闻了闻白色拇指，想起了威廉家的那根人造阳具。白色拇指闻起来有福尔马林和涂料的混合气味。他用两根手指挤了挤白色拇指，白色涂料碎裂，哈利闻到刺鼻的气味，心头一惊。

“我是贝雅特。”

“我是哈利，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我们还在等，汤姆自己占据了走廊上的位置，把我跟希芬森老太太赶进厨房里，看来女性解放也不过如此。”

“我现在在学生楼的四〇六室，他来过这里。”

“他去过那里？”

“他在房门上方的灰泥上刻了魔鬼之星，住在这里的男学生马里

斯·弗兰失踪了，其他学生有好几个星期没见到他，门上还贴了一张纸，说他出远门了。”

“呃，说不定他真的出远门了。”

哈利注意到贝雅特说话开始有他的腔调。

“不太可能，”哈利说，“他的大拇指留在房间里，而且经过某种防腐处理。”

手机那边沉默了一会儿。

“我已经打电话给鉴定组，他们已经派人来了。”

“可是我不明白，”贝雅特说，“你们不是在整栋大楼里都装满摄像头了吗？”

“呃，对啊，可是这是二十天前发生的。”

“二十天？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找到了马里斯父母的电话，打了过去，他们说收到马里斯寄去的一封信，说他去摩洛哥玩，他父亲还说这是他头一次写信给他们，通常他都会打电话。信上的邮戳是二十天前。”

“二十天……”贝雅特低声说。

“二十天，也就是卡米拉命案的五天前，换句话说……”哈利在手机上听见贝雅特用力呼吸。“这件命案发生在我们以为是第一起命案的五天前。”他说。

“我的天哪。”

“不只这样，我们把住宿生集合起来，问有没有人记得那天的事，结果一个住在三〇三室的女学生说，她记得那天下午她在宿舍外面的草地上晒日光浴，回来的时候跟一个自行车快递员擦身而过。她

会记得这件事是因为这里不常有快递员来，而且几个星期后，报纸开始刊登快递员杀手的新闻，她还在走廊上拿这件事跟别人开过玩笑。”

“所以在作案顺序上，他欺骗了我们？”

“不，”哈利说，“是我太蠢了。你记不记得我曾纳闷他切下手指是不是代表某种密码？呃，结果答案再简单不过。这里留下的是大拇指，所以他是从左手第一根手指开始按照顺序切的，用不着天才的大脑也算得出卡米拉是第二个被害人。”

“嗯。”

她又在学我说话了，哈利心想。

“现在只剩下第五根手指，”贝雅特说，“也就是小指。”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对不对？”

“轮到我们这里了，而且本来就该轮到我们这里。我的天，他真的打算……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吧？”

“他母亲坐在你旁边吗？”

“对。哈利，快告诉我他要做什么。”

“我不知道。”

“我知道你不知道，总之跟我说些什么吧。”

哈利踌躇了一会儿：“好吧。很多连环杀手的杀人动力源于自卑感，既然第五名被害人是最后一个，也是最终的一个，那么他很可能计划夺去他上一代直系血亲的性命，或是夺去他自己的性命，或是两者的性命。这跟他和母亲的关系无关，而是跟自己有关。总之，选择弗勒公馆作为杀人地点是合乎逻辑的。”

一阵静默。

“你还在吗，贝雅特？”

“是的，是这样没错，他是以德国人的孩子这个身份长大的。”

“谁？”

“正要来这里的人。”

又是一阵静默。

“汤姆为什么一个人守在走廊上？”

“你为什么这样问？”

“因为按照正常程序，应该是你们两个人一起逮捕犯人，这比你坐在厨房里更安全。”

“也许吧，”贝雅特说，“我没什么实战经验，他一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嗯。”哈利说。他的脑海闪过一些念头，一些他一直努力压抑的念头。

“哈利，是不是有什么事不对劲？”

“对，”哈利说，“我的烟抽完了。”

29

星期六 溺水

哈利把手机放回夹克口袋，靠上沙发椅背。他这样坐在沙发上，鉴定组人员肯定会生气，可是这里实在没什么线索可以破坏。显然凶手这次作案后彻底清理了现场。哈利甚至在地上闻到淡淡的液态肥皂

香味，这是因为他在地上发现了一些黑色块状物，乍看之下像是烧熔的橡胶掉落到地毯上，于是就把脸凑到地板上去看。

门口出现一张面孔：“我是鉴定组的毕尔·侯勒姆。”

“很好，”哈利说，“你身上有烟吗？”

哈利站起身来，走到窗前，侯勒姆和他的同事开始工作。夜晚的阳光斜照在学生楼、街道和坎本区的树木上，最后落在德扬区，把每一处都染上灿烂的金黄。这样的奥斯陆黄昏美丽无比，哈利不知道有哪个城市能和它相比，一定有其他城市比得上，只是他不知道而已。

“我想知道这些黑色块状物是什么。”哈利指了指地板。

“好。”侯勒姆说。

哈利觉得头晕，因为他连续抽了八根香烟。香烟抑制住了他的酒瘾，但也只是抑制，并没有完全消除。他凝视着那根拇指。拇指可能是用钳子切下来的。凶手还用到了涂料和胶水。要在房门上方刻上五芒星，则需要用到凿子和锤子。这次凶手带了很多工具。

哈利明白五芒星和拇指代表的意义，可是为什么要用胶水？

“看起来像是熔化的橡胶。”侯勒姆蹲在地上说。

“要怎么熔化橡胶？”哈利问。

“可以用火烧，也可以用熨斗烫，还可以用热风枪吹。”

侯勒姆耸了耸肩。

“熔化橡胶干吗？”

“为了要让它硫化，”侯勒姆的同事说，“硫化胶可以用来修理东西或者达到防水的功效，比如说汽车轮胎。硫化胶也可以用来焊接，达到密封效果，诸如此类。”

“这个呢？”

“不知道，抱歉。”

“谢谢。”

白色拇指指向天花板。如果这根拇指能指向密码的答案就好了，哈利心想。这根拇指显然是个密码。凶手在警方的鼻子上套了个环，牵着警方，就像牵着一头蠢兽一样，爱往哪个方向牵，就往哪个方向牵，所以这个密码一定有答案。如果密码是专为哈利这种具有中等智商的白痴设计的，那答案一定很简单。

他看着那根拇指，心想代表意义可能有：向上指、OK、收到、明白。

傍晚的阳光持续涌入。

他深深吸了口烟。尼古丁在他的血管里流窜，通过肺部狭窄的毛细血管，朝北行进。尼古丁有毒，损害健康，让人上瘾，但滋味一流。可恶！

哈利突然一阵剧烈咳嗽。

拇指指向天花板。四〇六室的天花板。四楼的天花板。原来如此，白痴，白痴！

哈利转动钥匙，打开了门，在墙边找到电灯开关，走进门内。阁楼很高，通风良好，但没有窗户。储藏室有编号，每个储藏室占地两平方米，彼此紧临，沿墙壁排成一行。细铁丝网内堆放着许多物品，这些物品的物主先把它储存在这里，日后再扔进巨型垃圾箱。储藏室里的物品包括：破了洞的床垫、过时的家具、放衣服的硬纸箱、还能用而不能扔的电器。

“有如地狱之火。”傅凯喃喃地说，和两名特种部队队员走了进来。

哈利觉得用这个意象来形容这里再恰当不过。这时天空中的太阳也许低垂，渐渐西沉，但太阳一整天都在替屋顶的瓷砖加热，现在瓷砖正在释放今天储存的热量，把阁楼变成名副其实的桑拿房。

“四〇六室的储藏室应该往这边走。”哈利说，往右走去。

“为什么你这么确定尸体在阁楼？”

“呃，因为凶手指出了明显的事实，五楼是在四楼的楼上，所以四〇六室的楼上指的就是阁楼。”

“指出？”

“类似看图说话。”

“你知不知道这上面不可能有尸体？”

“为什么？”

“昨天我们带警犬上来过，一具尸体在这种温度下躺在这里四个星期……这样说好了，如果把狗的嗅觉转换成人类的听觉，这就像是在这里寻找一个发出巨响的警报器。就算是最迟钝的警犬也不可能找不到一具尸体，更何况昨天我们牵来的那只警犬是最顶尖的。”

“如果尸体被密封起来，味道飘不出来呢？”

“空气分子移动得很快，即使是极其细小的开口都能穿过，不太可能……”

“硫化胶。”哈利说。

“什么？”

哈利在一个储藏室前停下脚步，两名制服队员立刻举着撬棒站定位置。

“兄弟们，我们先用这个试试看。”哈利把一串带有骷髅头的钥匙

举到他们面前，晃了晃。最小的那把钥匙正好可以插入挂锁的锁眼。

“让我单独进去，”哈利说，“鉴定组的人不喜欢现场被脚印蹂躏。”

哈利借了一把手电筒，站到一个又高又宽的白色双门衣柜前，这个衣柜占据了储藏室绝大部分的空间。他伸手抓住衣柜门把，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然后用力把门拉开。衣服、灰尘和木头的霉味扑鼻而来。他按亮手电筒，只见横杆上挂着一排蓝色西装，款式跨越三个时代，一定是马里斯的长辈留给他的。哈利用手电筒照亮衣柜内部，用手摸了摸西装。西装用的是粗糙的羊毛料子。其中一套罩在薄薄的塑料袋里，里面是灰色的保护套。

哈利关上衣柜，朝储藏室后方的墙壁走去，那里有个晾衣架，上面挂着两片窗帘，看样子是家庭手工缝的。哈利拉起窗帘，看见一只小型食肉动物张着嘴，龋着尖齿无声地朝他咆哮。那只动物身上剩下的皮毛是灰色的，仿大理石眼珠是褐色的，需要抛光。

“是貂。”傅凯说。

“嗯。”

哈利环顾四周，储藏室里没有太多空间可以查看，难道他真的误判了？接着，他看见一卷地毯，像是波斯地毯，至少他这么觉得。地毯直立着，倚在细铁丝网上，指向天花板。哈利把一把藤椅推到地毯旁，踩上去，拿手电筒往那卷地毯里照去。站在外面的特种部队队员看着哈利，神色紧张。

“好吧。”哈利说，爬下椅子，关上手电。

“怎么样？”傅凯问。

哈利摇了摇头，蓦然间怒气上冲，踢了衣柜侧边一脚，把衣柜踢得像肚皮舞娘般左摇右摆。狗的吠叫声传来。一杯，只要来一杯就好，只要有片刻不受折磨就好。正当他准备转身离去，耳中却听见摩

擦声响，像是有什么东西从墙壁上滑了下来。他立刻转过身去，正好看见衣柜门猛然打开，一个西装袋朝他扑来，把他撞倒在地。

哈利知道自己一定晕过去了几秒钟，因为当他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躺在地上，后脑隐隐作痛。他吸了口气，吸进干燥木质地板扬起的尘埃。西装袋的重量把他肺里的空气全给撞了出来，他感觉自己像是溺水，被压在一个装满水的大塑料袋底下。他心下惊慌，挥拳击出，不料拳头却打在柔软表面上，而柔软表面的下方有什么软软的东西陷了下去。

哈利心头一惊，全身僵直，静止不动。慢慢地，他的视线开始聚焦；溺水的感觉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已然淹死的感觉。

灰色塑料膜里，一对呆滞的眼睛正和他对视。

马里斯·弗兰。

30

星期六 逮捕

特快列车朝站外驶去，闪烁着银色亮光，犹如一阵似有似无的轻风般安静无声。贝雅特看着奥莉，只见奥莉抬起头，望向窗外，不断眨眼。她搁在餐桌上的双手爬满皱纹，但肌肉结实，宛如鸟儿眼中的乡村。皱纹是长长的山谷，黑蓝色血管是河流，指节是连绵山脉，其上铺展开来的肌肤仿佛是灰白色的帆布帐篷。贝雅特细看自己的双手，她这双手可以做些什么，不能做些什么？

晚上九点五十六分，贝雅特听见栅门打开，屋外的碎石小径传来脚步声。她站了起来，心跳既快且轻，犹如盖革计数器 [5]。

“是他。”奥莉说。

“你确定？”

奥莉露出忧伤的微笑：“他从小到大走在碎石路上的脚步声我都听惯了。后来他长大了些，可以跑出去玩，每次只要走到第二步，我就会醒来。他一共会走十二步，你数数看就知道了。”

汤姆突然出现在厨房门口。“有人来了，”他说，“你们留在这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出来，知道吗？”

“是他。”贝雅特说，朝奥莉点了点头。

汤姆简洁地点了个头，离开厨房。

贝雅特把手放在奥莉手上。“不会有事的。”她说。

“你们会发现自己找错人了。”奥莉说，并未和贝雅特目光相触。

十一步，十二步。贝雅特听见前门传来开门声。

接着就听见汤姆大吼：“警察！我的警察证就摆在你前面的地上，把枪放下，不然我就开枪！”

贝雅特感觉到奥莉的手抽动了一下。汤姆为什么要喊得这么大声？他们之间的距离最多五六米。

“最后一次警告！”汤姆大吼。

贝雅特站了起来，从肩带的皮套中取出左轮手枪。

“贝雅特……”奥莉话声颤抖。

贝雅特抬头一看，看见奥莉恳求的眼神。

“放下武器！你瞄准的是警察。”

贝雅特踏出四步，来到大门前，把门拉开，举起手枪，踏进玄关。汤姆就在前方两米处，背对着她。只见门口站着一个身穿灰色西装的男人，手中提着一只行李箱。贝雅特是根据她对屋外情势的揣测而采取的行动，因此当她真正看见屋外情况时，她的第一个反应是因

惑。

“我会开枪！”汤姆大喊。

贝雅特看见那男人张大了嘴，满脸错愕，站在正门前方。汤姆的肩膀已朝向前，准备承受扣下扳机所产生的后坐力。

“汤姆……”贝雅特压低声音，却见汤姆的背部突然僵直，仿佛贝雅特会从背后开枪射他，“他手里没有枪，汤姆。”

贝雅特觉得自己好像在看电影，眼前是荒谬绝伦的场景，像是有人按下暂停键，画面静止在这一瞬间；画面颤动，时间静止。她等待枪声响起，但枪声并未响起。就临床而言，汤姆并未发疯，他并没有失去对冲动的控制，这可能也是贝雅特会经常害怕汤姆的原因，她害怕的是汤姆伤害她时显露出的那种冷酷的控制力。

“既然你来了……”汤姆终于开口，声音听起来很不自然，“也许你可以给犯人戴上手铐。”

31

星期六 《有人可以恨，不是很好吗？》

将近午夜，莫勒第二次在警署门外面对媒体。只有最亮的星光可以穿透奥斯陆上空的雾霾，莫勒却必须以手遮挡闪光灯的刺眼亮光。简短犀利的问题有如雨下，洒落在他身上。

“一个一个来，”莫勒说，朝一只高举的手臂指了指，“请自我介绍。”

“我是《晚邮报》记者罗杰·钱登，请问史文·希芬森认罪了吗？”

“目前嫌疑人仍由领导调查小组的汤姆·瓦勒警监审讯，讯问结束前我们不能回答任何问题。”

“警方是不是真的在史文的行李箱里找到了手枪和钻石？钻石是不是跟尸体身上发现的一样？”

“确实是这样。那一位，对，请说。”

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说：“今晚稍早您说史文·希芬森住在布拉格，所以我查出了他的正式登记地址，这个地址是一家公寓，可是他们说他们一年前就离开了，没有人知道他现在住在哪里。请问您知道他现在的住处吗？”

莫勒还没回答，其他记者已开始记笔记。

“还不知道。”

“我跟几个当地居民谈过话，”女子话声里有一股藏不住的自傲，“他们说史文·希芬森有个年轻女友，但不知道她的名字，有人说她是妓女。请问警方知道这件事吗？”

“我们现在才知道，”莫勒说，“谢谢你的协助。”

“我们也谢谢你。”一个声音在媒体群中叫道，跟着是一群鬣狗般的纯男性哄笑声。女子犹豫地笑了笑。

一个口操奥斯佛方言的声音说：“我是《每日新闻报》的记者，请问他的母亲如何看待这件事？”

莫勒直视那记者的双眼，咬住下唇，防止自己破口大骂：“这我不予置评。是，请说。”

“我是《达沙日报》的记者，我们想知道在这样的大热天，马里斯·弗兰的尸体怎么可能躺在学生楼的阁楼长达四个星期，却没有人发现。”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确切的时间，但是凶手使用了类似西装套的塑料套，先完全密封，然后才……”莫勒在脑中搜寻适当的言语，“挂在宿舍阁楼上的衣柜里。”

记者群发出嗡嗡低语，莫勒心想自己会不会透露了太多细节？

罗杰再次提问。

莫勒看着罗杰的嘴唇开合，脑子里却响起《我只是打电话来说爱你》这首歌的旋律，这首歌她在《音乐大挑战》里唱得真好，就是那个在音乐剧里，取代妹妹唱主角的姐姐，她是叫什么来着？

“抱歉，”莫勒说，“可不可以请你再说一遍？”

哈利和贝雅特坐在一道矮墙上，就在挨挨挤挤的记者群后方不远处，他们抽着烟，看着这一幕。贝雅特宣布她抽交际烟，从哈利刚买来的一包里拿出一根抽了起来。

哈利觉得没有什么需要交际的，他只需要睡眠。他们看见汤姆走出警署大门，对闪个不停闪光灯微笑，他的影子在警署墙壁上跳着胜利之舞。

“他成名了，”贝雅特说，“这个一手领导调查小组，一手独力逮捕快递员杀手的男人成名了。”

“而且手里还举了两把枪？”哈利笑说。

“对啊，就好像西部牛仔那样。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有人会在对方没有枪时叫他把枪放下？”

“他指的可能是史文身上携带的武器，换作是我也会这样做。”

“话是没错，可是你知道我们在哪里找到史文的枪吗？在他的行李箱里。”

“对汤姆而言，史文说不定是整个西部荒野能从立起的行李箱里最快把枪抽出来的快枪手。”

贝雅特哈哈大笑。“等一下你会去喝杯啤酒吧？”两人目光相触，贝雅特的微笑僵在脸上，涨红了脸和脖子，“我不是那个意思……”

“没关系，贝雅特，你可以替我们两人庆祝，我已经做好我分内的工作了。”

“你还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去看啊。”

“我想还是算了，这是我办的最后一件案子。”哈利弹去手中香烟，香烟如同萤火虫般飞越夜空，“下星期我就不是警察了，也许我应该为这件事庆祝一下，可是我并不想庆祝。”

“你接下来打算做什么？”

“做点别的吧，”哈利站起身来，“做点完全不一样的。”

汤姆在停车场赶上哈利：“哈利，这么早就走？”

“累了。成名的滋味怎么样啊？”

“只是让记者拍几张照片而已，你也经历过，应该知道那是什么滋味。”

“如果你是说悉尼那件案子，他们把我塑造成以开枪为乐的人，因为我杀了那个凶手。你可是活捉凶手，是民主国家想要的警察英雄。”

“我是不是听见一丝讽刺的语气呀？”

“完全没有。”

“好吧，我才不在乎他们把谁捧成英雄。对我来说，如果可以提升警察的形象，他们把我这种人塑造成一个浪漫多情的警察都行。在警署里，大家都知道这次谁才是真正的英雄。”

哈利拿出车钥匙，在他那辆白色雅士前停下脚步。

“哈利，这就是我想对你说的话，我代表所有跟你一起侦办这件案子的警察向你致意，是你侦破了这件案子，不是我，也不是其他

人。”

“我只是尽职，不是吗？”

“尽职，是的，这就是我想找你谈的另一件事，我们可以上车聊一下吗？”

车上有一股甜甜的汽油味。可能是某个地方生锈破洞了吧，哈利猜想。汤姆婉拒哈利递来的烟。“你的第一项任务已经安排好了，”汤姆说，“这项任务不简单，也不能说没有危险，但如果你可以完成，我们同意让你成为完全的合作伙伴。”

“是什么任务？”哈利朝后视镜吐了口烟。

汤姆用指尖轻轻触摸从仪表板空洞探出来的电线，这个空洞原本容纳的是收音机。“马里斯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汤姆问。

“他在塑料袋里躺了四个星期，你说呢？”

“他才二十四岁，哈利，二十四岁。你还记不记得你二十四岁的时候有什么梦想？希望拥有什么样的人生？”

哈利依然记得。

汤姆露出悲伤的微笑。“我二十二岁那年夏天跟盖尔和索罗一起搭火车游欧洲，最后到了意属里维埃拉。那里的饭店很贵，没有一处我们住得起。我们出发那天，索罗把他爸爸那家小店抽屉里的钱搜刮一空，但我们还是付不起房钱。所以我们那几天晚上就在海滩搭帐篷，白天走来走去，看女人，看车子，看船。奇怪的是，我们觉得很富有，因为我们才二十二岁，我们以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就像圣诞树下为我们准备的礼物一样。卡米拉、芭芭拉、莉斯贝思都还很年轻，也许她们都还没到对一切感到失望的阶段，也许她们都还在等待圣诞节的来临。”

汤姆伸手抚摸仪表板：“哈利，我刚刚审问过史文·希芬森，你等

一下可以去看报告，不过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是个冷血的、工于心计的恶魔，他会辩称自己有精神病，把陪审团耍得团团转，给心理医生制造出很多疑惑，让他们不敢把他关进监狱。简而言之，他最后会被送进精神病院，在那里获得治疗，几年后就会出院。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哈利，我们四周有很多这种人渣，但我们用的却是这种处理方式，我们不清理人渣，不丢弃人渣，只是把人渣从身边稍微移开。我们对此视而不见，一旦等到整间房子都臭了，变成了一个爬满老鼠的鼠窝，就太迟了。那些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国家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不幸的是，我们居住的这个国家现在非常富裕，政客只会互相比较谁最慷慨，我们变得非常软弱，没有人敢负起扮黑脸的责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目前为止明白。”

“我们就是从这里介入的，哈利，我们扛起责任，我们扛起社会不敢做的清除工作。”

哈利大力吸烟，吸得烟纸咝咝作响。“你到底想说什么？”哈利问，吸了口烟。

“史文·希芬森，”汤姆说，时时留意窗外的动静，“他是个人渣，你得去把他处理掉。”

哈利躬起身子，吸进的烟又咳了出去：“这就是你在做的？那其他的呢？走私呢？”

“我们的其他活动都是为了给清除工作筹措资金。”

“用来盖你的大教堂？”

汤姆缓缓点了点头，朝哈利倚身过去，哈利感觉汤姆在他口袋里放了一样东西。

“这个安瓿，”汤姆说，“里面的药叫‘约瑟夫的祝福’，是KGB [6] 在阿富汗战争时期研发出来的暗杀工具，它最著名的用途是给被捕的俘

虏自杀用。它会让人停止呼吸，可是无臭无味，跟氢氰酸不一样。这个小瓶可以藏在直肠里或舌下，史文只要喝了掺有‘约瑟夫的祝福’的水，几秒钟内就会死亡。你明白这个任务了吗？”

哈利直起身来，不再咳嗽，但泪水在眼里打转：“所以要布置得像自杀？”

“拘留所的证人会说史文进去的时候他们没检查直肠，一切都打点好了，别担心。”

哈利的呼吸变得深长。挥发的汽油令他作呕。汽车喇叭响起，又在远处消失。

“你本来想开枪杀了他，对不对？”

汤姆并不答话。哈利看见一辆车开到拘留所门口停下。

“你根本就没打算逮捕他。你带了两把枪，你打算在你开枪杀了他之后，把另一把枪塞进他手里，布置成他威胁过你的样子。你叫贝雅特和他母亲留在厨房，然后你喊得很大声，好让她们事后能做证你曾经大声警告过他，证明你开枪是出于自卫。没想到贝雅特出来得太早，破坏了你的计划。”

汤姆深深叹了口气：“哈利，我们只是在做清除工作而已，就像你在悉尼解决掉那个杀手一样。司法制度已经不管用了，现在这个司法制度是替不同时代制定的，是替比较纯真的时代制定的。在司法制度修正之前，我们不能让奥斯陆被罪犯接管。你每天都这么近距离地观察，这些事你应该都看得很清楚，不是吗？”

哈利在黑暗中看着香烟的红光，点了点头。“我只是需要知道整件事的全貌。”他说。

“好吧，哈利，你听好，史文会被关在拘留所的九号拘留室，直到星期一早上，包括明天晚上。到了星期一早上，他就会被移送到警卫森严的乌勒斯莫监狱，那时候我们就动不了他了。九号拘留室的钥

匙会放在柜台左边。哈利，你能下手的时间截止到明天午夜，然后我就会打电话到拘留所，听他们说快递员杀手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明白吗？”

哈利又点了点头。

汤姆微微一笑：“你知道吗，哈利。虽然我很高兴我们终于站到了同一个阵线，但我心里有个地方还是觉得有点悲伤，知道为什么吗？”

哈利耸了耸肩：“因为你原本以为有些东西钱买不到？”

汤姆哈哈大笑：“说得好，哈利。是因为我觉得失去了一个好对手。我们很相像。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

“《有人可以恨，不是很好吗？》。”

“什么？”

“拉格摇滚乐队的歌，迈克尔·孔恩主唱。”

“你有二十四小时，哈利，祝你好运。”

第五部

他试着抽回手臂，但是太重了。他大声怒吼，用枪拍打铁门。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他们糟蹋了一切。……电梯就像是缓缓落下的断头刀，他气数已尽。

32

星期日 燕子

萝凯在卧室里端详镜中的自己。她开着窗户，以便听见室外碎石径上的车声和脚步声。她看着梳妆台镜子前父亲的照片，总觉得照片中的父亲年轻而纯真。

一如往常，她用小发卡固定头发。该不该换个发型呢？她身上穿的这件修改过的红色印花棉布连衣裙是母亲的。萝凯希望自己没有过于盛装打扮。小时候她常听父亲述说第一次看见母亲穿这件连衣裙的故事，百听不厌，好像在听童话故事一样。

萝凯取下发卡，左右甩了甩头，让深色头发垂落面前。门铃响起。她听见欧雷克奔向门口的脚步声，又听见欧雷克兴奋的说话声和哈利低沉的笑声。她朝镜中看了最后一眼，觉得心跳加速，然后走出房门。

“妈妈，哈利……”欧雷克一看见母亲出现在楼梯口，便住了口。萝凯小心翼翼地伸出一只脚，踏上第一级台阶，觉得踩在脚下的高跟鞋突然摇摇晃晃，不过她立刻就找到平衡，抬起头来。欧雷克站在楼梯底端，张大了嘴看着她。哈利就站在欧雷克身旁，一双眼睛精光闪烁，她的双颊几乎感觉得到他双眼的热度。他手中拿着一束玫瑰。

“妈妈，你好美。”欧雷克轻声赞叹。

萝凯闭上双眼。两侧车窗开着，风吹拂着她的头发和肌肤。哈利小心地掌控着方向盘，往霍尔门科伦区的下坡道开去。车上仍残留着一丝洗洁剂的气味。萝凯扳下遮阳板，检查口红，看见遮阳板上的小镜子擦得亮晶晶的。

她想起他们第一次见面发生的事，嘴角泛起微笑。那时哈利说可以顺道载她去上班，结果还叫她帮忙推车发动。回想起来其实很不可思议，哈利居然还开着这辆早该报废的车。

萝凯用眼角余光观察哈利。他有着同样高耸的鼻梁，同样线条温柔近乎女性化的双唇，正好和脸上其他男性化的阳刚线条形成对比；还有那双眼睛。他称不上好看，就传统标准来说算不上英俊，但是他……要怎么说呢？真诚。对，真诚。之所以说他真诚，是因为他的眼睛，不，不是因为他的眼睛，而是因为他的眼神。

他转头望向她，仿佛听见了她的思绪。他微微一笑。出现了，那孩子般的柔软出现在他眼神里。欧雷克坐在后座，正在对她大笑。哈利望向她的眼神之中有一种率真无邪，一种没被污染的纯真、诚实、正直。那是一种可以让人信赖的眼神，或者说让人想要信赖的眼神。

萝凯回以微笑。

“你在想什么？”哈利问，视线离开路面。

“想东想西。”

过去这几个星期，她有很多时间思考，足以让她发现哈利从未对她承诺过他无法办到的事。他从未承诺他不会再发狂，从未承诺工作不会继续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从未承诺这样对他来说是容易的，这些都是他对自己许下的承诺。现在她终于看清楚了。

他们抵达奥普索时，哈利的父亲欧拉夫和妹妹正站在小屋门口等待他们。萝凯常常听哈利提起这栋小房子，有时她甚至觉得从小在这小房子里长大的人是她自己。

“嘿，欧雷克，”妹妹说，一副大姐姐的模样，“我们做了肉丸。”

“真的吗？”欧雷克心急地去推萝凯的座椅后侧，想赶快下车。

离开奥普索的路上，萝凯靠上头枕，说她刚刚在想他长得好看，不过他可别被这句话冲昏了头。他说他觉得她变得更美了，而且她可以被这句话冲昏头脑。车子行驶到艾克柏山的坡道，奥斯陆在他们眼底铺展开来。她看见山下的天空有许多黑色V字互相交错。

“是燕子。”哈利说。

“它们飞得很低，”她说，“这不是表示快下雨了吗？”

“对，天气预报说会下雨。”

“哦，太好了，这就是它们飞出来的原因吗？好告诉大家？”

“不是，”哈利说，“它们做的是更有用的工作，它们正在清除空中的昆虫，像是害虫什么的。”

“可是它们为什么这么忙，看起来几乎歇斯底里？”

“那是因为它们时间不多，虽然现在虫子都出来了，可是太阳一下山，狩猎就必须结束。”

“狩猎就结束了？”她转头朝他望去，只见他盯着前方，若有所思，“哈利？”

“什么？抱歉，”他说，“我刚刚走神了。”

夕阳斜照，在国家剧院前的广场投下阴影，广场上聚集着准备入场观赏音乐剧的观众。名人正在跟名人谈天，记者成群移动，相机按得咔嚓作响。众人讨论的话题除了一些夏日恋情的绯闻之外，几乎都集中在快递员杀手昨天落网的消息上。

哈利的手轻轻放在萝凯背后，往入口前进。她感觉到他指尖的热

度穿透轻薄的连衣裙。一张面孔出现在他们面前。“我是《晚邮报》记者罗杰·钱登。抱歉打扰，我们正在做一项调查，绑架这出音乐剧原女主角的杀手落网了，我们想知道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

他们停下脚步，萝凯发现自己背后那只手消失了。

那记者微笑着，眼神却四处游移。

“霍勒警监，我们以前见过，我是犯罪线的记者。你办完悉尼那件案子回来以后，我们聊过几次，你说过我是唯一一个正确报道你的谈话的记者，你还记得我吗？”

哈利仔细辨认罗杰的面孔，点了点头。

“嗯，你不跑犯罪线了？”

“不是不是！”罗杰用力摇了摇头，“我只是来代班，法定假期嘛。可以请您以警察的身份发表一些意见吗？”

“不行。”

“不行？讲几句话都不行？”

“我是说我不是警察了，所以不行。”哈利说。

罗杰似乎吃了一惊。

“可是我看见你……”

哈利迅速朝周围看了一圈，然后倾身向前：“你有名片吗？”

“有……”罗杰递上一张白色名片，上面用哥特字体写着“晚邮报”。哈利把名片收进后口袋。

“截稿期限是十一点。”

“再说吧。”哈利说。

罗杰站在原地，一脸困惑。萝凯踏上台阶，哈利温暖的手指又回到她背上。一个留着大胡子的男子站在入口旁边对着他们微笑，眼角犹有泪痕。萝凯在报纸上见过这人的照片，知道他就是威廉·巴里。

“真高兴看见你们一起出席。”威廉的声音轰然响起，他张开双臂，哈利稍一犹豫，就被抱了个满怀。

“你一定就是萝凯了。”威廉抱着高大的哈利仿佛找到遗失已久的泰迪熊，同时越过哈利肩头对萝凯眨了眨眼。

“刚才是怎么回事？”萝凯问。他们在第四排找到位子坐下。

“男性友谊的表现，”哈利说，“他是艺术家。”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你刚刚说你不是警察这件事。”

“昨天是我做警察的最后一天。”

萝凯双眼圆睁，看着哈利：“你怎么都没跟我说？”

“我说过，那次在院子里就说过了。”

“那你接下来要做什么？”

“做点别的。”

“别的什么？”

“完全不一样的。有个朋友提供给我一份工作，我接受了，我希望这份工作可以做得更愉快。其他的待会儿再跟你说。”

布幕拉开。

布幕落下，观众席掌声雷动，掌声持续了将近十分钟。

演员以不同队形出来谢幕又退场，直到排练过的队形都用完了，才单纯地站在台上接受掌声。朵娅上前一步，再次鞠躬，喝彩声此起

彼伏。最后，所有工作人员都上了台，威廉拥抱朵娅，演员和观众都热泪盈眶。

萝凯紧紧握住哈利的手，掏出手帕拭泪。

“你们看起来怪怪的，”欧雷克坐在后座说，“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萝凯和哈利同时转过头去。

“你们又是好朋友了，对不对？”

萝凯微微一笑：“我们从来都没有闹翻啊，欧雷克。”

“哈利？”

“是，老大？”哈利看向后视镜。

“那我们是不是又可以去看男生电影了？”

“说不定哦，如果是好看的男生电影。”

“这样啊，”萝凯说，“那我怎么办？”

“你可以去跟欧拉夫和妹妹玩啊，”欧雷克兴奋地说，“真的很酷，妈妈，欧拉夫教我怎么下棋。”

哈利开上车道，在黑色木建筑前停下，挂到空挡。萝凯把钥匙交给欧雷克，让他先进屋。他们看着欧雷克蹦蹦跳跳地穿过碎石路。

“天哪，他长得好快。”哈利说。

萝凯把头倚在哈利肩膀上：“你要进去吗？”

“现在不行，我得去完成最后一件工作。”

她伸手抚摸哈利的脸庞：“如果你愿意，可以晚点过来。”

“嗯，你想清楚了吗，萝凯？”

她叹了口气，闭上双眼，依偎在哈利肩头：“没有。也可以说想清楚了。这感觉有点像是从着火的房子里跳出来，坠落的感觉总比被火焚身要好。”

“至少落地前是这样。”

“我发现坠落跟活着有一些共通性，首先，这两者的存在状态都是非常短暂的。”

两人沉默不语，彼此对望，聆听不规则的引擎声。哈利伸手托住萝凯的下巴，吻她。她觉得自己逐渐失去掌控，失去平衡，失去镇定，能抓住的只有他，而他令她同时燃烧和坠落。

不知吻了多久，他才轻轻离开她的怀抱。“我不锁门。”她柔声说。

她应该知道这样是愚蠢的。

她应该知道这样是危险的。

但她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思考了。她厌倦了思考。

33

星期日晚上 约瑟夫的祝福

拘留所外的停车场几乎没有车，也没有人。

哈利关上引擎，引擎发出几声临终的呛咳后，随即陷入死寂。他看了看表：十一点十分，还剩五十分钟。

他的脚步声回荡在塔叶、托普及奥尔森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外墙之间。他深呼吸两次，踏进门内。

前台内一个人也没有，接待室一片寂静。他发现右边有动静，值班室一把椅子的椅背缓缓转了过来。哈利看见半张脸，那半张脸有一道肝赭色的疤痕自眼睛延伸而下，犹如一滴眼泪，那双眼睛毫无表情地看着他。然后那把椅子又转回原位，背对着他。

是葛洛斯，只有他一个人，真是奇怪，但拘留所说不定还有其他人。

哈利在柜台左侧找到九号拘留室的钥匙，朝拘留室走去。法警室传来说话声，但九号拘留室的位置恰巧不经过法警室。

哈利把钥匙插入门锁，转动。他等了一会儿，听见里头有动静，然后把门拉开。

拘留室里的男子坐在铺位上看着他，那张脸看起来不像凶手。哈利知道这不代表什么。凶手有时看起来就像凶手，有时看起来像圣人。

眼前这张脸颇为英俊。这人外表整洁，身材结实，深色短发，一对蓝色眼眸可能曾经酷似母亲，但多年下来已有自己的味道。哈利将近四十岁，史文已超过五十，但哈利确定，在旁人看来，将近四十岁的是史文，超过五十岁的是自己。

不知为何，史文身上穿的是囚犯的红色工作裤和夹克。

“晚上好，史文，我是霍勒警监，可以请你站起来，转过去背对我吗？”

史文扬起双眉。哈利拿起手铐在他面前晃了晃。

“这是规定。”

史文不发一语，站了起来。哈利替他铐上手铐，把他推回铺位上。

拘留室里没有椅子可以坐，也没有个人物品可以用来伤害自己或

别人。在拘留室里，国家垄断一切，作为惩罚。哈利倚着墙壁，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

“你会触动烟雾警报器，”史文说，“它们很敏感。”他的声音出乎意料地高。

“这倒是真的。你来过这里，对不对？”哈利点燃香烟，踮起脚，拆开警报器的盖子，取出电池。

“这样做符合规定吗？”史文酸溜溜地问。

“不记得了。抽烟吗？”

“这是怎么回事？扮白脸吗？”

“不是，”哈利微笑着说，“我们掌握了你很多证据，根本没有必要演戏。我们不需要厘清细节，不需要莉斯贝思的尸体，不需要你的供词，我们完全不需要你的协助，史文。”

“那你来干什么？”

“只是好奇而已，我们在这里对付的是深海怪兽，我想看看这次捉到的深海怪兽长什么样子。”

史文哼了一声，笑了起来：“想象力真丰富，不过要让你失望了，霍勒警监。你们自以为钓到了大鱼，但恐怕只是钓到一只老靴子。”

“可以请你降低音量吗？”

“怎么了？你怕别人听见我们说话吗？”

“照我的话做就是了，对一个杀了四条人命而被逮捕的凶手来说，你看起来倒是挺镇定的。”

“我是清白的。”

“嗯，史文，让我简单告诉你现在的情况。我们在你的行李箱里发现一颗红钻石，这颗红钻石不是常见的品种，而正是我们在几个死者身上都发现过的那种。你的行李箱里还有一把捷克兵工厂出产的手枪，这在挪威也相当罕见，况且跟用来杀害芭芭拉·史文森的手枪正是同一款。根据你的供述，你说命案发生那几天你都在布拉格，可是我们查过航空公司的记录，记录表明命案发生的那五天，你都到过奥斯陆，昨天也是。史文，请问你要如何提出这五天下午五点的不在场证明？”

史文并不答话。

“我想也是，所以别跟我来什么‘我是清白的’那一套。”

“说得好像我很在乎你怎么想一样，霍勒警监，还有什么别的事吗？”

哈利背靠着墙滑了下来，蹲在地上：“有，你认识汤姆·瓦勒吗？”

“谁？”

这回答来得很快，甚至太快了。哈利慢悠悠地朝天花板吐烟。史文露出百无聊赖的神情。哈利见过外表强硬但内心脆弱得像果冻的杀人犯，也见过从外表到内心全都冷血无情的杀人犯，不禁纳闷眼前这家伙究竟有多强悍。

“史文，你不必假装不记得逮捕并且讯问你的人叫什么名字，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原本就认识他？”

哈利在史文眼中看见一丝迟疑。

“你以前干过走私，我们在你的行李箱里发现的那把手枪上有一种特殊的锉痕，这种锉痕是专门用来锉去编号的机器留下来的。最近这几年，奥斯陆出现越来越多未登记的枪支，警方在这些枪支上都发现了这种锉痕，我们认为，这背后有一个专门的军火走私集团。”

“真有趣。”

“史文，你是不是替汤姆走私枪械？”

“天哪，连你们警察也干这种事？”

史文的眼睛眨也没眨，但浓密的发际线下流下一滴汗珠。

“热吗，史文？”

“温度刚刚好。”

“嗯。”

哈利站起来，走到洗脸池前，背对史文，从盒子里取出一个白色塑料杯，把水龙头开到最大。

“你知道吗，史文？我本来没想到的，可是后来一个同事跟我描述汤姆是怎么逮捕你的，然后我又想起当我说贝雅特发现你是谁的时候，汤姆的反应。汤姆平常是个冷酷的浑蛋，可是那一刻他脸色发白，几乎可以说是震惊。当时我以为他脸上出现这个表情是因为他发现我们被将了一军，而且我们手上可能会再多一具死尸，可是后来贝雅特告诉我，说汤姆举起两把枪，对你大吼‘不许开枪’，这一切才全都对上了。汤姆之所以震惊，并不是害怕又会发生一起命案，而是因为我提到了你的名字。他认识你，而且你就是他手下的走私犯。汤姆当然知道，如果你被控谋杀，所有的事都会被抖出来，包括你用的枪、你经常来挪威的原因，还有你所有的联络人。如果你愿意跟警方合作，法官甚至可能会减轻你的刑罚，这就是汤姆要开枪打死你的原因。”

“开枪……”

哈利在杯子里装满水，转过身来，走到史文面前，把杯子放在他前方的地面上，解开他的手铐。史文揉了揉手腕。

“喝水，”哈利说，“抽根烟，然后，我会再把手铐铐上。”

史文有点犹豫。哈利看了看表，还剩半小时。

“快点，史文。”

史文拿起杯子，头一仰，喝光了水，眼睛盯着哈利。

哈利叼起一根烟，点燃，递给史文。

“你不相信我，对不对？”哈利说，“你相信的是汤姆，你认为汤姆会把你从这个……该怎么说，这个令人厌烦的处境里救出去，对不对？你认为他会冒险救你，作为你长久以来忠诚地替他赚满荷包의 报偿。反正他有那么多把柄在你手上，最糟的不过是威胁他帮你。”

哈利微微摇了摇头：“我还以为你是个聪明人，史文。你设下这么多谜团，布置得这么周详，总是领先我们一步，我还以为你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想法和做法，可是你竟然连汤姆玩的是什么把戏都看不出来。”

“你说得没错，”史文说，闭上眼睛，朝天花板吐了口烟，“我不相信你。”

他把杯子凑到香烟下方，轻叩香烟，让烟灰落在杯子里。

哈利心想，自己是不是在史文的盔甲上看见一道裂缝？但他以前也看见过裂缝，结果判断错误。

“你知道天气预报说气温会下降吗？”哈利问。

“我又不关心挪威的新闻。”史文冷笑一声，显然认为自己胜券在握。

“还会下雨。”哈利说，“对了，水好喝吗？”

“就是水而已。”

“约瑟夫的祝福果然名不虚传。”

“约瑟夫的什么？”

“祝福。它无臭无味。你看起来似乎知道这东西，甚至可能帮汤姆走私过，对不对？是不是从车臣走私到布拉格，再走私到奥斯陆？”哈利冷笑一声，“命运真是作弄人。”

“你在说什么？”

哈利朝史文高高抛去一样东西，史文接在手中，仔细看了看。

“是空的……”史文对哈利投来疑惑的目光。

“Skål（干杯）。”

“什么？”

“替我们共同的老板汤姆献上最诚挚的祝福。”哈利从鼻子喷出一股烟，盯着史文。

只见史文的眉毛不由自主地跳动，喉结上下抖动，手指突然去抓弄下巴。

“史文，你有没有想过，你是四起命案的嫌疑人，现在应该被关在警卫森严的监狱里，可是你却被关在一般拘留室里，随便哪个警察都可以来去自如。我凭警监的身份就可以把你领出去，只要告诉值班法警我要带你去问话，草草签个名，然后塞给你一张飞往布拉格的机票。或者，以现在这个情况来说，塞给你一张飞往地狱的机票。你以为是誰把你安排在这里的，史文？对了，现在你有什么感觉？”

史文吞了口唾沫。裂缝出现了，而且是大裂缝。“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他低声说。

哈利耸了耸肩：“你也知道，汤姆对下线说话很谨慎，所以我当然会很好奇。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也想知道事情的全部？或者你认为人死的时候会完全开悟？没关系，反正我不会像你那么早死，还要等很久才会知道……”

史文脸色惨白。

“要不要再来根烟？”哈利问，“还是你已经开始觉得头晕了？”

史文张开嘴巴，转过头去，接着黄色的呕吐物就从嘴里喷了出来，射向砖墙。他吐完，坐在地上直喘气。

哈利怒视着溅到他裤子上的几滴黄色液体，然后走到洗脸池前，从卷筒卫生纸上撕下一段，跟着又撕下另一段递给史文。史文擦干了嘴，垂下头，把脸埋在双手之中，最后终于哽咽地说：“我走到门口的时候……根本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我当然明白他是在演戏，他对我眨眼睛，又扭了扭头，让我知道他那样大叫是叫给别人听的。我花了几秒钟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看了现场的状况，以为……以为他那样大吼大叫，假装我手里拿着枪，是为了让他有理由放我走。他手里拿着两把枪，我以为另一把枪是要给我的，好让我也拥有枪，以免有人看见我们。我只是站在那里等他把枪给我，结果那个臭女人跑出来把所有的事都搞砸了。”

哈利站了起来，再度靠上墙壁。

“所以你承认你知道警方追捕你是跟快递员命案有关？”

史文摇了摇头：“不是，我不是凶手，我以为我被捕是因为走私枪械，还有钻石。我知道这些东西都归汤姆管，生意才能做得这么顺利，他才会想办法放我走，我得……”更多呕吐物喷到地上，这次颜色发绿。

哈利又递了纸给他。

史文开始啜泣：“我还有多少时间？”

“看情况。”哈利说。

“看什么情况？”

哈利在地上按熄香烟，把手伸进口袋，打出他的王牌：“有没有

看到这个？”哈利举起了手，拇指和食指夹着一颗白色药丸。史文点了点头。

“如果你在喝下约瑟夫的祝福之后十分钟内吞下这颗药，就有可能保住性命。这药是我从一个药商朋友那里得到的。你心里一定在想我为什么要帮你，对不对？这个嘛，因为我想跟你谈个条件，我要你做证指控汤姆，把你所有关于军火走私的事全都说出来。”

“好好，快把药给我。”

“我可以信任你吗，史文？”

“我发誓。”

“我要你仔细想清楚，史文，我怎么知道等我一离开这里，你不会改变主意？”

“什么？”

哈利把药丸放回口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史文？给我一个理由。”

“现在？”

“约瑟夫的祝福会让你停止呼吸，看过服下这种药的死状的人都说过非常痛苦。”

史文的眼睛眨了两下，说：“你必须相信我，因为照理说，如果我今天晚上没死，汤姆就会知道我打算杀我灭口，这样我就没有退路了，他必须在我扳倒他之前先把我干掉，我别无选择。”

“说得好，史文，继续说。”

“我在这里完全没有抵抗的机会，等他们明天一大早来提审我，我早就死了。我唯一的机会是揭发汤姆，尽快把他关进牢里，而唯一可以帮我的人……是你。”

“正中红心。恭喜你，”哈利说，站了起来，“请把手放到背后。”

“可是……”

“照我的话做，我们得离开这里。”

“那药……”

“那颗药叫氟硝西洋，只对失眠有用。”

史文难以置信地张着嘴，凝视哈利：“你……”

哈利已准备出手，他横跨一步，猛力朝下挥出一拳。史文疼得弯下了腰，发出犹如海滩球漏气的声音。

哈利一只手把史文抱了起来，再用另一只手替他铐上手铐：“不用太担心，史文，昨天晚上我就把那个安瓿里的东西倒进洗脸池了，如果你要抱怨水的味道，请你去跟奥斯陆自来水厂申诉。”

“可是……我……”

两人朝地上的呕吐物看去。

“眼大肚子小。”哈利说，“放心，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值班室的椅背缓缓转了过来。一只半闭的眼睛朝他们望来，接着，那只眼睛有了反应，松松的眼皮突然抬起，露出一只充满怒火的眼睛。外号“肝洛斯”的葛洛斯立刻离开椅子，肥胖身躯的移动速度快得令人意外。

“这是怎么回事？”他大吼。

“九号拘留室的犯人，”哈利朝史文点了点头，“我要带他去六楼讯问，要在哪里签字？”

“讯问？我没听说过这回事。”

肝洛斯在柜台后不远处站定，双臂交叠，双腿叉得颇开。

“据我所知，这种事我们通常是不会告诉你的，葛洛斯。”哈利说。

肝洛斯的目光疑惑地在哈利和史文身上来回移动。

“放轻松，”哈利说，“计划有点改变，犯人不吃药，我们得想别的办法。”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你当然听不懂，如果你不想多听，最好赶快把签提簿放到桌上，葛洛斯，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办。”

肝洛斯露出苦恼的神情，一只眼睛瞪着哈利，伸手揉了揉另一只眼睛。

哈利专注呼吸，希望他那颗怦怦乱跳的心从不要被看出来。他所有的计划很可能在这一刻如同扑克牌叠成的房屋般倒塌。用扑克牌来比喻哈利此时的处境再恰当不过，他拿的是一手烂牌，连一张A也没有。唯一的希望就是葛洛斯的那颗糨糊脑袋会如同他预期的那般运作，而这个预期有个不稳固的根据，就是奥纳提出的基本原则：当一个人的自身利益受到威胁，他能够理智思考的程度会跟智力成反比。

肝洛斯发出嘟哝声。

哈利希望这嘟哝声代表肝洛斯同意了他的论点：如果按照规定让哈利签提犯人，他承担的风险会比较低。这样一来，稍晚，肝洛斯就可以原原本本地对其他警探说事发经过，而不必冒着被发现的风险，撒谎说当九号拘留室的犯人神秘死亡时，他没看见有人进出。哈利希望肝洛斯这时正在思考的是：只要哈利拿支笔签个名，他就可以卸下身上的重担，这样再好不过，没有必要再跟汤姆确认一次，毕竟汤姆说过这个白痴哈利已经是自己人了。

肝洛斯清了清喉咙。

哈利在虚线上草草签了个字。

“往前走。”哈利说，推了史文一把。他们来到拘留所外的停车场，夜晚的空气尝起来有如啤酒入喉般沁人心脾。

34

星期日晚上 最后通牒

萝凯醒了过来。她听见楼下传来开门声。

她侧身查看时钟：零点四十五分。

她伸了个懒腰，静静躺着，侧耳聆听。昏昏欲睡的安详感被期待的兴奋感取代。当他爬上床，她会假装自己睡着了。她知道这是孩子气的游戏，但她喜欢玩这个游戏。他只是躺在床上呼吸，然后，她会在睡梦中翻身，一只手正好触碰到他的腹部。她会听见他的呼吸加快加深。他们会保持这个姿势，一动不动，看谁撑得最久，好像比赛一样。然后，他会输。

也许他会输。

她闭上眼睛。

过了一会儿，她睁开眼睛，一股莫名的恐惧浮上心头。她爬下床，打开卧室房门，侧耳静听。

没有声音。

她往楼梯口走去。“哈利？”她的声音听起来颇为焦虑，使得她更加害怕。她打起精神，走下楼梯。

屋里没有其他人。

她判断应该是没上锁的前门没有关好，被风吹开，把她吵醒了。

她把门锁上，在厨房坐下，倒了一杯牛奶，聆听这栋原木房子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老墙壁似乎在说话。

凌晨一点三十分，她站了起来，心想哈利应该已经回家了，他不会知道他今晚可能赢得一场游戏。

她往卧室走去，突然想起一事，不由得惊慌起来，赶紧往回走，来到欧雷克的卧室门口。她看见欧雷克正躺在床上睡觉，这才松了口气。

然而一小时后，她被噩梦惊醒，后半夜都在床上辗转难眠。

白色福特雅士穿过夏夜，犹如一艘隆隆作响的老旧潜水艇。

“厄肯路，”哈利喃喃地说，“松斯街。”

“什么？”史文问。

“我只是在自言自语。”

“自言自语什么？”

“走哪条路最快。”

“要去哪里？”

“你等一下就知道了。”

车子在一条单行道上停下，街上有几栋独栋房屋，零星地散布在高楼之间。哈利朝史文倚身过去，推开副驾驶座的车门。这辆车多年前就已多处坏损，如今副驾驶的车门从外面打不开。萝凯拿这辆车开过玩笑，也拿车主的个性开过玩笑。哈利确定自己没听出这些玩笑的弦外之音。哈利绕到车子另一头，来到副驾驶的车门前，把史文拉了出来，叫史文背对他站立。

“你是左撇子吗？”哈利问，解开史文的手铐。

“什么？”

“你挥拳的时候，左手力量大还是右手力量大？”

“哦，我不用拳头。”

“太好了。”

哈利把手铐铐在史文的右手腕和自己的左手腕上。史文惊讶地看着哈利。

“我可不想失去你，老兄。”

“用枪指着我不是更简单吗？”

“当然比较简单，可我是个乖孩子，几星期前就把佩枪缴回去了。我们走吧。”

他们穿过一片空地，夜空下可以看见高耸楼房漆黑沉重的轮廓。他们朝楼房走去。

“回到熟悉的地方感觉很好，对不对？”哈利问。他们站在学生楼的正门口。

史文耸了耸肩。

进入学生楼之后，哈利听见了他不想听见的声音。楼梯间传来脚步声。他迅速环视四周，看见电梯门上的圆窗透出灯光，便横跨几步，进了电梯，把史文也拖了进去。电梯承受了他们的重量，晃了一晃。

“猜猜看我们要去几楼。”哈利说。

史文的眼睛转了转，哈利举起一串带有塑料骷髅头的钥匙，在史文面前晃了晃。

“没有玩游戏的心情吗？好吧，带我们去四楼，史文。”

史文按下四楼按钮，抬头往上看，等待电梯上升。哈利仔细观察史文的表情，他必须说，史文真是个好演员。

“栅门。”哈利说。

“什么？”

“栅门要先拉上，电梯才会动，这你应该知道吧。”

“这个？”

哈利点了点头。史文把栅门往右拉，栅门发出咔咔的金属声。电梯依然不动。

哈利觉得眉毛渗出一颗汗珠。

“把铁门往右拉到底。”哈利说。

“像这样？”

“别装了，”哈利说，吞了口唾沫，“栅门得拉到底，如果没碰到门边地上的接点，电梯就不会动。”

史文微微一笑。

电梯抖了抖，黑色铁栅门闪闪发光，后方的白色砖墙开始往下移动。他们经过一扇电梯门，哈利透过圆窗看到一个人的后脑往楼下移动。可能是学生吧，他如此希望。无论如何，侯勒姆说鉴定组在这里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你不喜欢电梯，对不对？”

哈利并不答话，只是看着墙壁往下移动。

“是不是有一点恐惧症？”

电梯突然停止上升，哈利横跨一步，以免失去平衡。电梯地板在他们脚下震动，透过圆窗看见的是墙壁。

“妈的你搞什么鬼？”哈利低声说。

“你全身都湿透了，霍勒警监。我想这是个好时机，可以跟你说清楚一件事。”

“现在做什么都不是好时机，走，不然……”

史文挡在控制面板前方，似乎没有移开的意思。哈利举起右拳，就在此时，他赫然看见史文的左手握着一把凿刀，一把绿色刀柄的凿刀。

“我在椅子后面发现的，”史文说，露出近乎抱歉的微笑，“你应该把车子整理干净。现在你肯听我说话了吗？”

钢制刀身闪闪发亮。哈利已经累得不想思考，累得不想控制惊慌：“说吧。”

“很好，因为我要说的事需要你集中一点注意力。我是清白的。也就是说，我的确干了好几年走私军火和钻石，可是我没有杀人。”

哈利的手一动，史文就扬起凿刀。哈利的手又放了下来。

“军火走私是一个叫王子的人在操作的，我知道王子就是汤姆·瓦勒警监有一段时间了，更有趣的是，我能证明王子就是汤姆。另外，如果我没看错现在这个形势的话，你要依靠我的证词和证据来扳倒汤姆，如果你不扳倒他，他就会扳倒你，对吧？”

哈利的眼睛注视着那把凿刀。

“霍勒警监？”

哈利点了点头。

史文的笑声很尖，像女人：“这是不是个很美妙的矛盾，霍勒警监？我们两个人一个是手持武器的走私犯，一个是条子，两个人铐在一起，完全依赖对方，却还在苦苦思索怎么把对方杀了。”

“真正的矛盾并不存在，”哈利说，“你想怎样？”

“我想要的是，”史文高举凿刀，刀柄指向哈利，“你去把那个陷害我杀了四个人的人找出来，只要你把这个人找出来，你就可以砍下汤姆的头摆在银盘上。你帮我，我就帮你。”

哈利朝史文怒目而视。两人的手铐互相摩擦。

“好，”哈利说，“可是要按照正确的顺序来，先把汤姆关进牢里，这件事办好以后，我们就不受打扰了，我才可以帮你。”

史文摇了摇头：“我思索过这件案子，我有一整天时间去好好想，霍勒。我手上唯一能拿出来的筹码就是汤姆走私军火的证据，而我唯一能谈条件的对象是你。警方已经接受了胜利的花环，没有人会再用新的眼光来看这件案子，更何况还得冒着把世纪大胜利搞成世纪大乌龙的风险。杀害这些女人的疯子设下陷阱要我背黑锅，我是被陷害的，除非有人帮忙，否则我一点机会也没有。”

“你知道汤姆和他的手下现在正四处寻找我们吗？每过一个小时，他们就靠得更近，我们一旦被他们找到就完了，没有侥幸，只要被找到，我们两个人都会死得很惨，你知道吗？”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冒这个险？你刚才说的关于警方的想法是正确的，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可能再花时间来调查这件案子，难道二十年刑期不比失去性命更好吗？”

“二十年刑期不是我的选项，霍勒警监。”

“为什么？”

“因为我这几天才知道一件事，这件事永远改变了我的人生。”

“什么事？”

“我要当爸爸了，霍勒警监。”

哈利的眼睛眨了两下。

“你得在汤姆找到我们之前先找到真正的凶手，霍勒警监，就这么简单。”

史文把凿刀递给哈利。

“你相信我吗？”

“相信。”哈利扯了个谎，把凿刀塞进夹克口袋。

钢缆发出尖鸣，电梯又开始向上爬升。

35

星期日晚上 美妙的胡扯

“希望你喜欢伊吉·帕普。”哈利说，把史文铐在四〇六室窗户下方的电暖器上，“我们暂时只有他可以看。”

“这就不错了，”史文抬头看着海报说，“我在柏林看过伊吉和丑角乐队的表演，那时候这张海报的主人应该还没出生吧。”

哈利看了看表：一点十分。汤姆和手下可能已经去他在苏菲街的家查过了，现在可能在清查饭店。哈利无法得知他们到底还剩多少时间，他瘫坐在沙发上，用双手抹了抹脸。这个该死的史文！

计划原本很简单，只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打电话给莫勒和克里波刑事调查部部长，让他们在电话上听史文的证词，然后再给他们三小时的时间逮捕汤姆，不然哈利就会打电话去报社，投下炸弹。一切

非常简单。哈利和史文只要守在原地，直到确定汤姆被关进牢里就可以了。之后，哈利就打电话给《晚邮报》记者罗杰，叫他打电话去找克里波刑事调查部部长，请他对汤姆被捕之事发表意见。等这件事公诸大众，哈利和史文再爬出他们躲藏的洞穴。

如果不是史文这一手，事情原本十分简单。

“如果……”

“你想都别想，霍勒。”史文看都没看哈利一眼。

该死的史文！哈利看了看表。他知道自己必须停止看表。他必须屏除时间的元素，厘清思绪，重新布阵，看现下这个情况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想。

可恶！

“好吧，”哈利说，闭上眼睛，“把你的故事告诉我。”

史文倾身向前，手铐叮当作响。

哈利站在打开的窗户旁抽烟，聆听史文的故事。史文从他十七岁那年第一次见到父亲说起：“我母亲以为我去了哥本哈根，其实我是去柏林找他。他住在提尔公园附近的大房子里，那里也是大使馆的所在地，房子里有看门狗。我说服园丁陪我走到前门，然后按下门铃。他打开门，我们面对面看着彼此，就好像站在镜子前一样，我们只是站在那里，目瞪口呆地看着对方。我甚至不需要说我是谁。最后他开始哭泣，拥抱了我。我跟他一起住了四个星期。他结了婚，有三个小孩。我没问他做什么工作，他也没告诉我。他妻子兰迪罹患了不治的心脏疾病，住在阿尔卑斯山的某个高级疗养院里。这听起来像是爱情小说里的桥段。我还问过他几次，问他是不是看了爱情小说才这样安排的。毫无疑问，他爱兰迪，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他沉浸在爱河里。当他说起兰迪就要死了，听起来就像是在女性杂志上可以读到的内容一样。一天下午，他妻子的一个女性朋友去他家做客，我们一起喝茶，他说命运把兰迪送进他怀里，他们那么相爱，爱得毫无保留，

因此命运惩罚他们，让兰迪的生命提前凋零，但她美丽的容颜却没有失去半点光彩。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不红气不喘。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走下楼梯去酒柜里找东西喝，却看见他的一个女友偷偷溜出他的寝室。”

哈利点了点头。晚风是否变得凛冽？还是他的心理作用？史文换了个姿势。

“白天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十四岁，一个十六岁，名叫芭蒂和爱丽丝。对她们来说，我的出现当然非常刺激，竟然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她们都爱上了我，但我选择了更小的芭蒂。有一天她提早放学，回到家里，我带她进了父亲的寝室。事后她要换下沾了血迹的床单，我把她赶出去，锁上房门，把钥匙交给园丁，请园丁拿去给我父亲。第二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我父亲问我要不要替他工作，这就是我会踏进钻石走私这一行的原因。”史文顿了顿。

“没剩多少时间了。”哈利说。

“我负责的是奥斯陆的部分。除了早期失手过几次，被判两次有条件缓刑之外，我可以完全胜任这份工作。我的专长是通过机场海关。通关非常简单，只要穿着体面，看起来不害怕就好，而我真的一点也不害怕，我根本就无所谓。我以前还常戴上神父的硬领，当然这个把戏太明显了，可能会立刻引起海关人员的注意，但重点是你必须知道神父走路的样子，知道他们如何梳理头发、穿什么样的鞋子、握住双手的方式、会有什么样的脸部表情。只要学会这些，几乎不会有人拦你。海关可能还是会起疑，可是拦阻神父的门槛比较高，他们如果让留长发的嬉皮士通过，却拦下神父检查行李，结果什么都没发现，一定会引来民怨。海关跟其他政府单位没有两样，他们希望给社会大众正面的印象，让大家认为他们能做好分内工作，虽然这个印象是错误的。

“我父亲在一九八五年死于癌症。当时兰迪的不治之症依然不治，但病情没有糟到无法让她飞回柏林接管我父亲的事业。我不知道

她是不是发现我夺去了芭蒂的贞操，但我很快就没了工作。她说他们不想再继续经营挪威的生意，但她也没派给我其他工作。我在奥斯陆过了几年无业游民的生活，后来搬去布拉格。铁幕落下之后，布拉格成了走私客的天堂，我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在布拉格很快就找到了立足之地。我赚钱很快，花钱也很快。我交朋友，但不会跟任何人深交。跟女人也一样，我不需要，你知道为什么吗，霍勒？因为我从我父亲那里遗传到一个天赋，我有一种可以让女人爱上我的能力。”

史文朝伊吉的海报点了点头：“对女人来说，最强烈的春药莫过于一个令其坠入爱河的男人。我专门找已婚女人，因为她们事后不会给我惹太多麻烦。当我需要钱应急的时候，她们也会愿意拿钱给我，虽然次数不会太多。我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时间就这样一年一年过去。三十多年来，我的笑容是自由的，女人的床是我的落脚处，我的下身是她们的接力棒。”史文把头倚在墙上，闭上眼睛。

“听起来一定很可笑，但你可以相信我，从我嘴里说出来的关于爱的甜言蜜语，就跟我母亲从我父亲口中听见的甜言蜜语一样发自真心，绝对真诚。我把我所有的一切全都给了女人，但是一等到热情结束，我就会请她们离开。我付不起住疗养院的钱。我的关系总是这样结束，我也以为会永远这样下去。直到一年秋天，我走进瓦茨拉夫广场的欧洲大饭店酒吧，遇见了她。伊娃。是的，她的名字叫伊娃。说不矛盾其实是假的，霍勒。我看见她的时候，第一个念头是她不是美女，她只是表现得像美女，但是觉得自己美丽的人就是美丽的。我对女人颇有一手，所以就过去找她。她没有叫我滚，只是保持距离，以礼相待，这却让我为之疯狂。”史文露出会心的微笑。

“对男人来说，最强烈的春药莫过于尚未坠入爱河的女人。伊娃比我年轻二十六岁，比我更有型，最重要的是，她不需要我。她可以继续做她的工作。她以为我不知道她是做什么的——她专门挑逗德国生意人，替他们口交。”

“那她为什么不继续做下去？”哈利问，对伊吉的海报吐了口烟。

“因为她没有机会继续做下去。我爱上了她，我不想跟别的男人

分享她，我想要独自拥有她，但伊娃就跟大多数没有坠入爱河的女人一样，她重视的是经济上的安全感。所以为了要独自拥有她，我必须赚钱。从塞拉利昂走私血钻的风险很低，但赚来的钱没办法让我富有到让她难以抗拒，走私毒品的风险又太高，这就是最后我会走私军火、结识了王子这个人的原因。我跟王子在布拉格见过两次面，谈好军火走私的做法和条件。我与王子第二次碰面是在瓦茨拉夫广场的露天餐厅，那天我说服伊娃假扮成到处拍照的观光客，她拍的照片‘正好’把我跟王子坐的那桌拍了进去。我替人做完工作，对方如果不付钱，通常都会收到一张我们的合照作为提醒。这一招很有效。王子做事向来干脆利落，我跟他做买卖从来没出过问题。我是后来才发现他是警察的。”

哈利关上窗户，在沙发床上坐下。

“今年春天我接到一通电话，”史文说，“是从挪威打来的，说的是厄斯兰方言。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拿到我的电话号码的。这个人似乎把我摸得一清二楚，几乎让我汗毛直竖，不对，他真的让我汗毛直竖。他知道我母亲是谁，我被判过什么刑，以及多年来我专门走私五芒星血钻。不过最可怕的是，他知道我开始走私军火。他两种货都要。他要一颗钻石和一把带有消音器的捷克造手枪。他开出的价码高得让人难以想象。我拒绝了手枪的部分，说他必须通过另一个渠道取得手枪，可是他坚持一定要直接经过我，不经过中间人。他提高了价码。我说过，伊娃是个要求很多的女人，我不能失去她，所以我就答应了。”

“你到底答应了什么？”

“这个人对交货方式有非常特殊的要求，交货地点必须在维格兰雕塑公园，就在生命之柱底下。第一次交货是在五个星期前，时间是下午五点，那个时段是观光客最多的高峰期，下班的人也会在公园里散步。他说这对他和我来说都很方便，进出都不会引人注意。反正我会被认出来的概率本来就很低。很多年前，我在布拉格一家当地酒吧看见一个以前在学校经常打我的挪威同学，他完全没认出我。我搬到

布拉格之后，只遇到过两个奥斯陆人，一个是这个同学，另一个是去布拉格度蜜月而和我扯上关系的女人。”

哈利点了点头。

“反正，”史文说，“这个客户希望我们不要碰面，我觉得没问题。他要我把货装在褐色塑料袋里，放进维格兰雕塑公园中央喷泉雕塑前方的绿色垃圾桶，然后立刻离开。我必须准时，这点非常重要。我们说好的金额会在事前汇入我在瑞士的账户。他说他这样找上我，我应该不敢跟他耍什么花招，而他指望的就是这一点。他说对了。可以给我一根烟吗？”

哈利替他点了一根烟。

“第一次交货之后，他打电话给我，又订了一把格洛克23手枪和第二颗血钻，隔周交货，同样的时间、地点和交货方式。那天是星期日，公园里的人还是一样多。”

“跟马里斯命案同样的日期和时间。”

“什么？”

“没事，继续。”

“这样重复了三次，总是相隔五天，可是最后一次有点不一样。这次他有两个要求，一个在星期六，一个在星期日，也就是昨天。客户要求我星期六住在我母亲家，方便他计划有变时跟我联络。我是没问题，反正我也会去看我母亲，我期待见到我母亲，因为我有好消息要告诉她。”

“告诉她她要当祖母了。”

史文点了点头：“而且我要结婚了。”

哈利熄灭手中的香烟：“所以你要说的是，我们在你的行李箱里发现的钻石和手枪是星期日要交的货？”

“对。”

“嗯。”

“我说完了，现在呢？”

哈利把双手放在脑后，靠上沙发床，打了个哈欠：“你是伊吉的老歌迷，一定听过《Blah Blah Blah》这张专辑吧？很棒的一张专辑。美妙的胡扯。”

“美妙的胡扯？”

史文的手肘撞上电暖器，发出空洞的铿锵声。

哈利站了起来：“我得理清思绪。街上有一家二十四小时修车厂，需要我帮你买点什么吗？”

史文闭上眼睛：“听着，霍勒，我们在同一条船上，而且这条船正在下沉。你不只是个恶毒的浑球，而且蠢死了。”

哈利咧嘴一笑，站了起来：“这我得想一想。”

二十分钟后，哈利回到寝室，史文已经睡着，一只手臂被铐在电暖器上，仿佛在招手。

哈利在桌上放了两个汉堡、一包薯条和一大瓶可口可乐。

史文揉了揉昏沉的双眼：“你仔细想过了吗，霍勒？”

“嗯。”

“想了什么？”

“想了你的女友在布拉格替你和汤姆拍的照片。”

“跟那些照片有什么关系？”

哈利解开手铐：“照片跟这件案子没有关系。我是在想她假扮成观光客，去做观光客做的事。”

“做什么事？”

“我刚刚说过了，拍照。”

史文揉揉手腕，仔细看了看桌上的食物：“喝可乐用的杯子呢，霍勒？”

哈利指了指可乐瓶。

史文打开瓶盖，半睁着眼睛斜视哈利。

“你要冒险跟连环杀手用同一个瓶子喝饮料？”

哈利满嘴汉堡，回答说：“同一条船，同一个瓶子。”

奥莉坐在客厅里，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她没开灯，希望他们以为她不在家，便会放弃离去。他们一直打电话，按门铃，在院子里大声叫嚷，对厨房窗户丢石头。“无话可说。”她接起电话后说道，随即拔掉电话插头。最后他们站在她家周围，手里拿着长长的黑色长焦镜头守候着。她走到窗前，拉上窗帘，立刻听见他们的相机发出昆虫的叫声。吱吱吱，吱吱吱，咔嚓。吱吱吱，吱吱吱，咔嚓。

已经过了将近一天，警方还是没发现他们抓错了人。也许他们要等到星期一正常上班的时候，才会查清楚这件事。

有人可以说说话就好了。但依娜跟她那个神秘的绅士朋友度假去了，还没回来。是不是应该打电话给那个女警贝雅特？警方逮捕史文并不是她的错。贝雅特似乎知道史文不是那种会到处杀人的人。贝雅特甚至还留了电话号码，说如果有任何事情想跟她说，随时都可以打电话。任何事情都可以。

奥莉凝视窗外。枯死的梨树的侧影仿佛紧抓月亮的手指。月亮低低挂在院子和火车站上方，仿佛一张死人的脸，脸上的白色肌肤爬着

突起的蓝色血管。

依娜是怎么了？她说最晚星期日下午就会回来的。奥莉原本幻想，如果可以泡杯茶，让依娜见见史文，会有多么温馨。依娜一向很准时，很可靠。

奥莉等到墙上时钟敲了两下。然后，她掏出那个电话号码。

铃声响到第三声，电话接通了。“我是贝雅特。”一个昏沉的声音说。

“你好，我是奥莉·希芬森，很抱歉这么晚打电话给你。”

“没关系，希芬森老太太。”

“叫我奥莉就好。”

“奥莉，抱歉，我还不是很清醒。”

“我打电话给你是因为我很担心我的房客依娜，她早就应该回来了，而且这两天又发生了这么多事，呃，我很担心。”

奥莉没有马上听见回话，心想贝雅特该不会又睡着了吧？但她的声音又传了过来，这次一点也不昏沉：“奥莉，你是在说你有个房客吗？”

“对啊，她叫依娜，她睡在女佣房。哦，对，我没带你去看那房间，对不对？因为那是在后楼梯那边，她整个周末都不在。”

“她去哪里了？跟谁在一起？”

“要是我知道就好了。我最近才知道有这个人，而且依娜还没介绍给我认识。依娜只说他们要去他的度假小屋。”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们的，奥莉。”

“是吗？我真的非常抱歉……我……”奥莉觉得泪水溢满眼眶，却

又无力抑止。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奥莉。”奥莉听见贝雅特赶紧补充，“我不是在对你发脾气，查清楚这些是我的工作，你不可能知道这些事跟我们的案子有关。我会联络勤务中心，他们会打给你，询问依娜的个人资料，然后会处理这件事。我相信她应该没事，不过还是小心点比较好，对不对？除此之外，我想你应该去睡一会儿。我早上会打给你，好吗，奥莉？”

“好。”奥莉说，尽量在话音中带着笑声。她很想问贝雅特，史文的事情怎么样了，但她问不出口。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再见。”

奥莉挂上电话，泪水滑下面颊。

贝雅特镇定下来，试着入睡。她聆听房子的声音。房子在说话。母亲十一点就关上了电视，现在楼下静悄悄的。贝雅特心想，不知道母亲是不是也在想着他，想着她的父亲。她们母女俩很少提到她的父亲，一旦提起，两个人都会元气大伤。她已经开始在市中心找房子了。去年她便觉得，住在母亲房子的这一整层楼里，有一种被监禁的感觉，尤其是她开始跟哈福森交往之后，这种感觉更为强烈。哈福森是个个性稳若磐石的警察，来自斯泰恩谢尔市，她以他的姓氏哈福森来称呼他。哈福森对她十分尊重，而且抱着谨慎的态度对待她，不知为何，她十分珍视这一点。她搬去奥斯陆就不可能享有这么大的空间，而且她会想念这栋房子的声音，想念这些从小到大伴她入睡的无言独白。

电话再度响起。贝雅特叹了口气，伸出手臂：“喂，奥莉吗？”

“我是哈利，你好像已经醒了。”

贝雅特在床上坐了起来：“对啊，今天晚上电话响个不停，有什么事吗？”

“我需要一点帮助，你是我唯一敢相信的人。”

“这样啊，根据我对你的了解，这代表我要有麻烦了。”

“很多麻烦，你愿意帮忙吗？”

“如果我说‘不要’呢？”

“你先听我说完，再说‘不要’也不迟。”

36

星期一 照片

星期一早上，五点四十五分，太阳从艾克柏山后面露脸，放出光芒。在警署前台值班的塞科利达保安人员打了个哈欠，从《晚邮报》上抬起双眼，看向早上第一个拿出身份识别卡上班的人。

“报上说快要下雨了。”他说，很高兴见到另一个人。

高大男子一脸阴郁地瞥了他一眼，并不接话。

两分钟后，三名男子跟着进来，同样表情严峻，无话可说。

早上六点，四名男子在六楼警署指挥官的办公室里坐下。

“呃，”指挥官说，“我们有一位警监从拘留所带走了命案嫌疑人，目前下落不明。”

指挥官之所以坐得住这个位子，在于他具有归纳问题和简洁阐述应办事项的能力：“所以我建议他妈的快把他们给找出来！目前为止，究竟发生了什么？”

克里波刑事调查部部长偷偷瞥了莫勒和汤姆一眼，清了清喉咙，答道：“我们已经指派一个由资深警探组成的小组来办这件案子，这个小组由瓦勒警监领导，小组成员也由瓦勒警监亲自挑选，三位成员

来自密勤局，两名来自犯罪特警队。昨天深夜，拘留所的警察汇报说史文没有回去，一小时之后，他们就已经开始着手调查。”

“漂亮，动作很快，但是巡警为什么没有收到通知？巡逻车呢？”

“我们希望等案情有进一步发展，然后在这场会议上做出决定。拉许，让我们听听你的想法。”

“我的想法？”

克里波刑事调查部部长以手指抚摸上唇：“瓦勒警监已经承诺会在今天之内把哈利和史文捉回来，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设法不让消息泄露出去。知道史文不在拘留所的只有我们四个人和拘留所的葛洛斯。另外，我们已经联络乌勒斯莫监狱，请他们取消史文的囚室和移交手续。我们告诉他们说，根据线报，史文在乌勒斯莫监狱可能不安全，因此暂时将他移送到一个秘密地点。简而言之，我们目前先把消息压下来，直到瓦勒警监和他的小组替我们解除这个危机。当然了，拉许，决定权在你。”

指挥官拉许双手指尖互触，深思熟虑地点了点头，站起身来，走到窗前，背对众人：“上星期我搭出租车时，车上刚好有一份报纸摊开放在我旁边，我就问司机对快递员杀手有什么想法。倾听基层民众的想法总是很有意思的。他说快递员杀手的问题和世贸中心的问题是一样的：问问题的先后顺序错了。大家都在问‘是谁’和‘怎么发生的’，可是要解开谜题，必须先问另一个问题。你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吗，托列夫？”

克里波刑事调查部部长托列夫沉默不语。

“托列夫，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那个出租车司机可不是笨蛋。在座各位问过这个问题了吗？”指挥官抖着脚跟，等待众人回答。

“我无意冒犯这个出租车司机，”托列夫终于说，“但我不确定这个案子有‘为什么’，至少没有一个理性的‘为什么’。在座各位应该都知道哈利的心理状态很不稳定，还是个酒鬼，这就是他被革职的原因。”

“就算疯子也是有动机的，托列夫。”有人谨慎地清了清喉咙。

“汤姆，请说。”

“巴陶狄。”

“巴陶狄？”

“巴陶狄是埃及航空的飞行员，他因为被航空公司降职，蓄意让载满乘客的飞机坠毁，作为报复。”

“你想说的是什么，汤姆？”

“星期六晚上我们逮捕史文之后，我在停车场追上哈利，跟他聊了一下，他显然非常不满，原因是他被革职，而且我们没有把逮捕快递员杀手的功劳算在他头上。”

“巴陶狄……”

清晨第一道阳光穿过窗户洒了进来，指挥官以手遮眉：“莫勒，你一句话都没说，你认为呢？”

莫勒凝望指挥官拉许在窗前的侧影，他的胃疼痛不已，不仅感觉自己快要爆炸，而且希望自己干脆爆炸。自从昨晚被吵醒，得知这起绑架案之后，他就一直期待有人能用力把他摇醒，告诉他这只是一场噩梦。

“我不知道，”莫勒叹了口气，“老实说，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指挥官缓缓点了点头：“如果我们封锁消息的这件事传出去，一定会受到舆论谴责。”

“精练的总结，拉许，”托列夫说，“可是如果我们把连环杀手逃走的消息走漏了，一样会受到舆论谴责，就算我们再把人找回来也是一样。不过，还是有个办法可以安静地解决这个问题。据我所知，汤姆

有个计划。”

“汤姆，什么计划？”

汤姆的左掌包住右拳。“这样说好了，”他说，“很显然，这个计划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所以我要动用一些非传统的方法，由于这个方法会造成一些后果，所以我建议你们最好不要知道这个计划。”

指挥官回过身来，脸上微微露出惊讶的神情：“汤姆，你想得真是周到，但恐怕我没办法同意……”

“我坚持……”

指挥官蹙起眉头：“你坚持？你知道这样做的风险吗，汤姆？”

汤姆张开双掌，凝视自己的手：“我知道，我个人会扛下这个责任。这次的调查工作是我跟哈利紧密合作，身为负责人，我应该看出征兆并采取行动才对，尤其是我跟他在停车场聊过以后。”

指挥官对汤姆投以疑惑的眼光，然后转过身，面对窗户，站立不动。长方形的阳光在地板上缓缓爬动。接着，他耸起肩膀，抖了抖身子，仿佛感到寒冷。“你的时间只到午夜，”指挥官对着窗玻璃说，“然后嫌犯失踪的消息就会对媒体公布。还有，记住我们没开过这场会。”

莫勒走出门时，看见托列夫捏了捏汤姆的手，露出带有感激之意的温暖微笑，但笑容一闪即逝。那是感谢的表情，莫勒心想，也是心照不宣地指定王储的表情。

鉴定组警员毕尔·侯勒姆手里拿着话筒，看着面露期待地望着他的日本面孔，心里觉得自己十分白痴。他手心冒汗，却不是因为热，正好相反，停在布里斯托饭店外的豪华空调车内的温度，比外面晨光底下低了好几度。他手心冒汗，是因为必须对话筒说话，而且得说英语。

导游介绍说，侯勒姆是挪威警察，一个面露微笑的老人便拿出相机，仿佛侯勒姆是观光景点。侯勒姆看了看表：七点整。接下来他还要面对更多旅行团，只能硬撑下去。他深深吸了口气，说出他在前来的路上练习过的一段话：“我们跟全奥斯陆的旅行社核对过，你们这一团在星期六下午五点去过维格兰雕塑公园。我想知道的是，你们有多少人在那里拍了照片？”

没有反应。

侯勒姆一脸困窘，望向导游。

导游面带微笑，向侯勒姆鞠了个躬，从他手中拿过话筒，对团员说起话来。侯勒姆只能假设导游用日语传达的信息跟他刚才说的大致相同。导游说完，又微微鞠躬。侯勒姆盯着高举的手臂，看来今天他们在相片处理室可有得忙了。

罗杰·钱登锁上车，口中哼着《变成日本人》这首歌。从停车场走到《晚邮报》位于邮报大楼的新办公室距离很短，但他知道自己仍会小跑前往办公室。不是因为他迟到了，正好相反，因为他是少数幸运儿之一，每天都抱着期待的心情去上班。他迫不及待地要让自己置身于令他想起工作的熟悉事物中，诸如设有电话和电脑的办公室、成堆的当日报纸、同事讲话的嗡嗡声、咕咕作响的咖啡机、吸烟室的八卦、晨间会议的活泼气氛。昨天他在奥莉·希芬森的住处外待了一整天，唯一的收获是一张她站在窗前的照片。但是这很好，他喜欢困难的任务，而犯罪线的困难任务多到难以计数。以前蒂凡都叫他“犯罪瘾君子”。他不喜欢蒂凡用这些字眼，因为他弟弟托马斯就吸毒。罗杰工作勤奋，念过政治学，正好喜欢当犯罪线记者。针对这个部分，蒂凡的说法不无道理，这份工作的许多层面的确类似上瘾。他原本跑的是政治线，后来去犯罪组暂时帮忙，过了不久，他就发现唯有关于生死的新闻才能刺激肾上腺素分泌，令人亢奋。当天他就去找总编辑，也立刻被调到了犯罪组，成了固定成员。总编辑显然曾经见过别人有过相同的经历。从那天起，罗杰下车后总是小跑前往办公室。

不过今天他没跨出几步，就被人叫住了。

“早安。”一名男子说。这人不知道是从哪里跑出来的，现在就站在他的正前方。男子身穿短裤和黑色皮夹克，尽管这座立体停车场十分阴暗，他脸上仍戴着飞行墨镜。罗杰一看便知是警察。

“早安。”罗杰说。

“钱登，我有话要告诉你。”

男子双臂下垂，手背覆盖一层黑毛。罗杰心想如果他把手插在皮夹克口袋里或是负在身后，看起来会更自然。男子的这个姿势让人觉得他打算用双手做些什么，至于是什么则难以揣测。

“什么话？”罗杰问，听见自己句尾所带的问号在四壁间回荡。

男子倾身向前。“你弟弟在乌勒斯莫监狱服刑，对吧？”男子说。

“那又怎样？”

罗杰知道外面的奥斯陆阳光普照，但这个汽车地下墓穴忽然变得冷飕飕。

“如果你关心他的近况，你就得帮我们一个忙。你在听吗，罗杰？”

罗杰诧异地点点头。

“如果哈利·霍勒警监打电话给你，我们要你问他人在哪里，如果他不告诉你，你就跟他安排见面，对他说除非你亲自见到他，否则你不会冒险刊登他说的事。碰面时间要在今天午夜以前。”

“他说的什么事？”

“他可能会对某个警监做出没有事实根据的指控，这个警监的名字我不能说，而且你也不用知道，反正最后也不会登出来。”

“可是……”

“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跟他打完电话以后，我要你打这个电话号码，告诉我们哈利在哪里，或是你跟他约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见面，听清楚了吗？”男子用左手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交给罗杰。

罗杰看了纸上写的电话号码，摇了摇头。他虽然害怕，还是感觉得到心中涌出笑意，或许他正是因为害怕才会如此。

“我知道你是警察，”罗杰说，避免脸上浮现笑容，“你一定知道这件事是包不住的，我是记者，我不能……”

“钱登。”男子取下墨镜。停车场虽然昏暗，男子那对灰色瞳孔仍然只是两个小点：“你弟弟住在A107号囚室，每周二，跟其他惯犯一样，他需要的海洛因被递进去，而且他拿到以后就会立刻注射，从不检查。他到目前为止都安然无恙，你懂我意思了吧？”

罗杰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有问题，但他知道自己没有听错。

“很好，”男子说，“有问题吗？”

罗杰得先舔湿嘴唇才能说话：“你们为什么认为哈利·霍勒会打电话给我？”

“因为他走投无路了，”男子戴上墨镜，“因为昨天你在国家剧院前面给了他一张名片。祝你有愉快的一天，钱登。”

男子离开之后，罗杰才有办法移动身体。他吸进停车场地下室湿冷且带有尘埃的空气。前往邮报大楼这短短的一条路，他每一步都走得缓慢而沉重。

奥斯陆地区的挪威电信公司控制室里，克劳斯·托西森面前屏幕上的电话号码正在跳动。他告诉同事不要吵他，然后锁上了门。

他的衬衫被汗水浸湿，并不是因为他慢跑来上班。今天他步行来上班，步伐不快也不慢。他往办公室走去时，听见接待员叫他，便停下脚步。接待员叫的是他的姓，他喜欢别人叫他的姓。

“你有访客。”接待员说，指了指坐在接待室沙发上的男子。

托西森大吃一惊。他之所以吃惊，是因为他的工作不需要接待访客。这并非巧合，从事这份工作和过这种私生活是他自己的选择，为的是避免跟其他人有直接接触，除非必要。

沙发上的男子站了起来，对托西森表示他是警察，然后请托西森坐下。托西森陷在椅子上，而且越陷越深，全身冒汗。警察。他已经有十五年没跟警察有瓜葛了，这段时间他虽然只吃过一张罚单，但一看见街上的巡警仍会产生偏执的想法。男子一开口说话，托西森的毛孔就开始泌出汗水。

男子开门见山地说他们需要托西森帮忙追踪一部手机。托西森曾替警方做过类似的工作，这工作相当简单。手机在开机时，每半小时会传送一次信号，便会被遍布各地的基地台记录。此外，基地台会接收和记录用户接听和打出的所有电话。要查出手机位置，只要知道手机是在哪个基地台的覆盖范围内，再进行交叉计算，就可以将手机位置锁定在一平方公里内。这就是那次在克里斯蒂安桑市附近的自然保护区，他会如此不堪的原因，而那也是他跟警察唯一有瓜葛的一次。

托西森说窃听电话必须经过上司同意，但男子说这件事很紧急，他们没有时间通过正式渠道。除了监听一部特定手机之外（托西森发现手机的用户名叫哈利·霍勒），男子还要托西森监听其他几部手机，因为他们要找的这个哈利·霍勒可能会联络这些人。

托西森问男子为什么要特别找他，其他人不是比他更有经验吗？他背上的汗水开始变得冰凉，使得他在冷气接待室里微微发抖。

“因为我们知道你会三缄其口，托西森，就跟我们不会告诉你的上司和同事你一九八七年一月在史登斯公园脱裤子被逮个正着一样。卧底警察说你只穿了一件外套，其他什么都没穿，我想一定很冷吧……”

托西森用力吞了口唾沫。他们说过，这件事过几年就会从档案中

删除。

他又吞了口唾沫。

要追踪这部手机的位置几乎是不可能的。这部手机处于开机状态，他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每小时都会收到一次信号，但信号每次都从不同地方传来，仿佛是在耍他。

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名单列出的地址上，其中一个市内电话号码的地址是科博街21号。他查看这个号码，发现这个号码属于鉴识中心。

电话一响，贝雅特就接了起来。

“怎么样？”电话那头的声音说。

“目前为止不大看好。”

“嗯。”

“我请两个人去洗照片，一洗好就拿来给我。”

“史文没在照片里。”

“如果芭芭拉遇害当时，他在维格兰雕塑公园的喷泉雕塑附近，那他实在不走运。我已经看过将近一百张照片，他绝对不在里面。”

“他穿白色短袖衬衫和蓝色……”

“你已经说过了，哈利。”

“也没有相似的面孔？”

“我很擅长辨认面孔，哈利，这些照片里都没有他。”

“嗯。”

侯勒姆拿了一叠刚洗好的照片来到贝雅特的办公室门口，照片仍

然散发着显影剂的臭味。贝雅特招了招手，请他进来。侯勒姆把照片放在她桌上，指了指其中一张，跷起拇指，随即出门而去。

“等一下，”贝雅特说，“我刚拿到新照片，是星期六下午五点去过那里的旅行团拍的。让我看看……”

“快点。”

“没错。我的天……猜猜看我看见谁了？”

“真的？”

“对，是史文·希芬森，看起来跟他本人一样高大。他在维格兰雕刻的六个巨人像前面，侧面入镜，看起来像是正好经过。”

“他手里是不是拿着一个褐色塑料袋？”

“照片的角度取得很高，没办法看到。”

“好吧，至少他去过那里。”

“对，可是星期六那天没有人遇害，哈利，所以这不是任何命案的不在场证明。”

“不过这表示他说的话至少有一部分是真实的。”

“呃，一流的谎言有百分之九十是真实的。”贝雅特突然觉得双耳发热，因为她发现这句话根本就是从“哈利福音”里引述出来的，她甚至还模仿了哈利的语气。“你在哪里？”她赶紧问上一句。

“我说过了，你最好不要知道，这样对我们两人都好。”

“抱歉，一时忘了。”

一阵沉默。

“我们……呃，会继续检查照片，”贝雅特说，“侯勒姆那里还有其

他命案发生时在维格兰雕塑公园观光的旅行团名单。”

哈利咕哝了一声，挂上电话，贝雅特把这声咕哝解读为“谢谢”。

哈利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鼻梁两侧，紧紧闭上双眼。算上今天早上睡的两小时，他这三天一共只睡了六小时，他知道自己还要再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再睡觉。睡梦中他看见了街道，地图浮现在他眼前，他看见奥斯陆街道的名称：松斯街、尼德塔街、史基思莫街，全都是坎本区的蜿蜒小巷。他还梦到了：夜晚，天空飘着雪，他独自走在基努拉卡区（是马克路，还是托夫德街？），一辆红色跑车停在路旁，车上有两个人。他走近了些，看见其中一人是女人，身穿旧式连衣裙。他叫她的名字，叫的是“爱伦”。女人转过头来，张口答应，嘴里却满是不不断涌出的碎石。

哈利左右伸展僵硬的脖子。“你听好，”他试着集中注意力，对躺在床垫上的史文说，“因为你和我的缘故，刚刚跟我通话的这个人帮我们做了一些调查，这个行为可能会使她丢掉工作，而且因此成为帮凶而入狱。我需要一样东西来让她放心。”

“什么东西？”

“我要给她看你在布拉格拍到汤姆的照片。”

史文大笑：“你听好了，哈利，我手上只有这张牌，如果我现在就打出来，你马上就可以取消‘史文行动’了。”

“说不定可以比你想象的更早取消，他们找到一张证明你星期六那天去过维格兰雕塑公园的照片，可是芭芭拉遇害那天的没找到。那些日本游客整个夏天都拿着相机对喷泉雕塑猛拍，居然都没拍到你，想想是不是还挺奇怪的？所以我才要你打电话给你女友，请她把照片邮寄或传真给鉴识中心的贝雅特·隆恩，贝雅特可以检查汤姆的面孔，看看你手上的王牌是不是如你所说的货真价实，而且我也想看看你跟某个可能是汤姆·瓦勒的人在那个广场上的照片。”

“是瓦茨拉夫广场。”

“随便，你的女友有一小时的时间做这件事，从现在开始算起，如果你不同意，我们的协议就取消，明白吗？”

史文凝视哈利很长一段时间，才开口回答：“我不知道她在不在家。”

“她又不用上班，”哈利说，“她怀着身孕，又担心你，怎么可能不在家等你的电话？为了你自己着想，我们只能希望她在家。还剩五十九分钟。”

史文的视线在房里转了一圈，最后又回到哈利脸上。他摇了摇头：“我不能这样做，哈利，我不能把她拖下水，她是无辜的。现在汤姆还不知道她，也不知道我们住在哪里，但如果我们失败了，汤姆一定会发现她，也一定会找上她。”

“如果孩子的父亲因为四条人命而被判无期徒刑，剩下她一个人扶养孩子长大，她会怎么想？你现在是进退维谷，史文。五十八分钟。”

史文把脸埋在双手之中：“该死……”他抬起头来，只见哈利拿起手机递给他。

他咬住下唇，接过电话，键入号码，把红色手机贴在耳畔。哈利看了看表。秒针一格一格绕着表盘走。史文不安地换了个姿势。哈利数到二十。

“怎么样？”

“她可能去布尔诺市她妈妈家了。”史文说。

“真是遗憾，”哈利说，眼睛盯着手表，“五十七分钟。”

哈利听见手机掉落在地，刚一抬眼，就看见史文扭曲的面孔，然后就感觉到一只手掐上他的脖子。他迅速扬起手臂，击打史文的手腕。史文放开了手。哈利对眼前那张脸挥拳，感觉拳头打中某样东

西，把那样东西打得断裂开来。他又挥出一拳，感觉手指之间沾上温暖黏稠的血液，这时他突然有个怪异的念头：这感觉就好像他在奶奶家吃草莓果酱夹吐司时，草莓果酱沾到了手上。他扬起手，再次出拳。他看着眼前这个一手被铐住、毫无抵抗能力的男人试着想保护自己的身体，但只让他更加怒火中烧。哈利又累、又怕、又气。

“Wer ist da？”（哪位？）

哈利僵在原地，和史文面面相觑，两人都没说话。地上的手机传出鼻音。

“Sven？Bist du es, Sven？”（史文？是你吗，史文？）

哈利抓起手机，凑到耳边。

“史文在这儿，”他慢慢地说，“你是谁？”

“Eva，”（伊娃。）一个女子愤愤地说，“Bitte, was ist passiert？”（发生了什么事？）

“我是贝雅特。”

“我是哈利，我……”

“挂断电话，打我手机。”贝雅特挂上电话。

十秒钟后，哈利和贝雅特在他坚持称呼为“那条线”的电话上通话。

“怎么回事？”

“我们被监控了。”

“怎么会？”

“我们这里安装了反黑客软件，这套软件显示我们所有的电话和电子邮件都被第三方监控了。这套软件本来是要保护我们免遭罪犯入

侵的，可是侯勒姆说监控的人好像是网络服务商。”

“窃听吗？”

“应该不是，但我们所有的对话和电子邮件都被记录下来了。”

“应该是汤姆和他的同伙干的。”

“我知道。现在他们知道你给我打过电话，这表示我不能再帮你了，哈利。”

“史文的女友会传一张史文和汤姆在布拉格碰面的照片给你，这张照片里汤姆背对镜头，所以不能拿来当证据，但我想让你检查这张照片是不是真的。照片在她电脑里，她可以寄给你。给我你的邮件地址。”

“哈利，你没听见我刚才的话吗？他们会过滤所有进来的邮件和电话，如果我们现在收到一封从布拉格发来的邮件或传真，你想会怎样？我办不到，哈利。而且我还得找出一个可信的理由来解释你为什么打电话给我，我的脑袋又没有你转得那么快。天哪，我要怎么跟他们说？”

“放轻松，贝雅特，你不必担心想什么理由，因为我没打给你。”

“你在说什么？你总共打给我三次了。”

“对，可是他们不知道是我打给你的，因为我跟朋友交换了手机，现在用的是他的手机。”

“所以你早就预料到这些事了？”

“我没预料到这些，我之所以跟朋友换手机，是因为手机会发送信号给基地台，这些信号可以用来追踪手机的位置。如果汤姆找人通过手机网络追踪我的手机，那他们可要伤脑筋了，因为我的手机正在奥斯陆到处跑。”

“我知道得越少越好，哈利，不要寄任何东西给我，可以吗？”

“好。”

“抱歉，哈利。”

“你已经助了我一臂之力，贝雅特，所以不用为了保留另一只手臂而道歉。”

他敲了敲门，在三〇三室的门上短短敲了五下，希望敲门声够大，可以穿透音乐。他等了一会儿，举起手正要再敲，就听见音乐的音量被转小，门内传来赤脚踩在地上的啪嗒声。门打开了。她看起来像是在睡觉：“有什么事吗？”

他亮出警察证。严格说来，这张警察证是假的，因为他已经不是警察了。

“再次为星期六发生的那些事跟你说声抱歉，”哈利说，“希望他们冲进来的时候没有让你受到太大的惊吓。”

“没关系啦，”她做了个鬼脸，“我想你们也只是公事公办而已。”

“是的，”哈利改变了一下双脚重心，迅速朝门内走廊瞥了一眼，“我跟一个同事正在马里斯的房间里找线索，我们必须立刻寄出一份资料，可是我的笔记本竟然罢工了。这件事很重要。我记得你星期六上过网，所以不知道……”

她做了个手势，表示已经明白，不用再多做解释。她打开电脑：“电脑开了。真抱歉房里很乱，希望你介意，我懒得整理。”

哈利在屏幕前坐下，打开邮箱，建立新邮件，用油腻腻的键盘输入伊娃的地址，在内容里打上：“准备好了，发到这个地址。”然后发送。

哈利在椅子上转过身来，朝那年轻女子看去，只见她坐在沙发上，正在穿一条紧身牛仔裤。他刚才并未发现她只穿了短裤，可能是

因为她上半身穿了件印有大麻叶的宽大T恤的缘故。

“今天只有你一个人在？”哈利问，主要是为了在等待伊娃回复的这段时间说说话，填补空白。他看见她脸上露出的神情，便知道这句话问得很不成功。

“我只有周末才跟人上床。”她拿起一只袜子闻了闻，然后穿上。她见哈利不再追问，脸上露出喜色。哈利觉得这个女孩应该去看一趟牙医。

“你收到信了。”她说。

哈利转过身，面对屏幕。信是伊娃发来的。信中没有文字，只有附件。他按了两下附件，屏幕立刻变黑。

“这台电脑又老又慢，”年轻女子咧嘴而笑，“最后一定会显示的，只是要等一下。”

哈利面前的屏幕慢慢显示出照片。首先是模糊的蓝色影像，然后是天空、灰色墙壁、黑色和绿色的纪念碑，接着是广场、桌子、史文，以及一个身穿皮夹克的男子。男子背对镜头，有深色头发和粗壮的脖子。这样一张照片当然不能拿来当作证据，但哈利一看就确定照片中的男子是汤姆，然而这却不是他坐在那里怔怔看着照片的原因。

“呃，我得去上厕所。”年轻女子说，哈利不知自己坐了多久，“会有声音，所以我会很不好意思，不知你可不可以……”

哈利站了起来，咕哝着说了声谢谢，出门离去。他在三楼和四楼之间的楼梯上停下脚步。

那张照片。不可能是巧合。理论上不可能。

难道真的是巧合？

总之不可能是真的。不可能有人会做出这种事。

不可能。

37

星期一 告解

圣奥尔加教堂里，两个身高相仿的男子相向而立。温暖潮湿的空气中飘浮着又甜又苦的香烟味。连续五周，太阳几乎天天在奥斯陆的天空上露脸。尼古拉·洛普穿着厚羊毛短袍，汗流浹背，诵念祷词，准备接受告解：“你来到了疗愈之地，耶稣基督无形的灵魂就在这里接受你的告解。”

他去维哈文街找过更轻薄、更现代一点的短袍，但店家都说他们没有俄罗斯东正教神父穿的短袍。祈祷结束，他把《圣经》放在他们中间的桌子上，旁边是十字架。他面前的男子就要清喉咙了。人们在告解之前总是会清喉咙，仿佛他们的罪被压缩在痰和唾液之中。尼古拉依稀觉得见过这人，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男子的名字对他来说不具任何意义。男子一听说告解必须面对面，还必须说出名字，似乎有点退缩。老实说，尼古拉觉得他并未说出真实姓名。他可能是从其他教区来的。人们有时会来这里告解，因为这是个籍籍无名的小教堂，没有人认识他们。尼古拉就经常赦免挪威教会的教友，既然他们期待赦免，就可以得到赦免，上帝的慈悲是无限的。

男人清了清喉咙。尼古拉闭上双眼，答应自己一回到家，一定要用柴可夫斯基来净化身体和耳朵。

“神父，人家说色欲就像水，会往低处流，如果你的人格有缺口、裂缝或缺陷，色欲就会乘虚而入。”

“孩子，我们都是罪人，你有罪要告解吗？”

“有，我对我爱的女人不忠，我跟另一个淫荡的女人在一起，虽然我不爱她，但是我无法克制自己不去找她。”

尼古拉抑制想打哈欠的冲动：“请继续说。”

“我……过去她一直让我痴迷。”

“你说‘过去’，这代表你已经不再见她了？”

“她们死了。”

尼古拉听了心头一惊，并不是因为男人说的话，而是男人的声音中蕴含着某种东西。

“她们？”

“我想她怀孕了。”

“真是遗憾，孩子。你老婆知道这件事吗？”

“没有人知道。”

“她是怎么去世的？”

“她的脑袋被子弹穿过，神父。”

尼古拉肌肤上的汗水骤然变得冰凉。他吞了口唾沫。

“你还有其他罪要告解吗，孩子？”

“有。有一个人，一个警察，我见过我爱的女人走向他。我有个念头，想……”

“想什么？”

“犯罪。就这样，神父，你能诵读赦罪文了吗？”

教堂笼罩在一片寂静之中。

“我……”尼古拉说。

“我得走了，神父，可以请你诵读赦罪文吗？”

尼古拉又闭上双眼，开始念赦罪文，一直念到“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赦免你的罪”才睁开双眼。他在男子低下的头上画了个十字。

“谢谢你。”男子低声说，转过身去，匆匆离开教堂。

尼古拉站立原地，听着四下缭绕的回声。他记起他在哪里见过这个男子了，是在老奥克教堂的礼堂里，那次他去更换新的伯利恒之星。

尼古拉身为神父，曾经发誓保守秘密，也无意因为听了男子刚才的话而打破誓言。然而男子的声音中蕴含着某种东西，他说他想……想怎样呢？

尼古拉凝望窗外。云都哪里去了？现在如此炽热，一定有什么事情将会发生。首先会降雨，然后是雷鸣和闪电。

他关上门，在小圣坛前跪下，祈祷。他以一种多年不曾感受到的强度来祈祷，祈求指引、力量和宽恕。

下午两点，侯勒姆来到贝雅特的办公室门口，说他们有个发现，她应该去看一下。

贝雅特站了起来，跟着侯勒姆来到照片处理室。他指着一张挂在绳子上晾着的照片。“这是上星期一拍的照片，”侯勒姆说，“拍照时间大概是五点半，所以大概是芭芭拉在卡尔柏纳广场被枪杀的半小时后，这个时间可以在维格兰雕塑公园里轻松地骑自行车。”

照片中是一个女孩在喷泉雕塑前微笑，旁边是一座雕像的一部分。贝雅特认出那是“三组雕像”的其中一组，是个少女跳水的雕像。以前父母周日开车带她去公园，她总会站在那座雕像前，父亲解释说维格兰雕塑的这个跳水少女象征年轻女孩害怕进入成人生活，成为母亲。

然而今天看着这座雕像的人不是孩童时代的贝雅特，而是一个男人的背影，就在照片的边缘。男人站在一个绿色垃圾桶前，手里拿着一个褐色塑料袋，身穿紧身黄色上衣和黑色运动裤，头上戴着黑色安全帽，脸上戴着墨镜和口罩。

“快递员。”贝雅特低声说。

“可能吧，”侯勒姆说，“可惜他的脸还是被遮住了。”

“可能吧”这句话听起来像回音。贝雅特伸出了手，目光并未离开照片。“拿放大镜来。”

侯勒姆在一包包化学试剂之间找到放大镜，递给贝雅特。贝雅特闭上一只眼睛，把放大镜移到照片前方。

侯勒姆看着上司贝雅特，他自然听说过贝雅特在侦办银行抢劫案时，如何连续几天坐在密闭影音室“痛苦之屋”里，一格一格播放抢劫案发生时的监控录像，仔细查看劫匪的身材、肢体语言、面罩下的脸型。最后，贝雅特查出了劫匪的身份，因为她在十五年前一桩邮局抢劫案的监控录像中见过那个劫匪，当时她还没进入青春期，而这段监控录像被储存在硬盘里，硬盘里储存了自监控系统启用之后挪威境内发生的每一桩银行抢劫案以及上百万张面孔。有些人认为贝雅特具有异常发达的“梭状回”，也就是脑内用来辨认面部的区域，这是她的天赋。这就是侯勒姆并不看照片，只是看着贝雅特，看着她的眼睛仔细观察眼前的照片，细看每个微小之处的原因，这是他不可能学会的。他发现贝雅特透过放大镜研究的并不是男子的脸。

“膝盖，”她说，“你有没有看见？”

侯勒姆靠近了些。“膝盖怎么了？”他说。

“左膝，看起来像是贴了护创胶布。”

“你是说我们应该留意左膝盖贴了护创胶布的人？”

“很幽默，侯勒姆。在查照片中这个人的身份之前，我们必须先查出这个人是不是快递员杀手。”

“怎么查？”

“我们去问唯一一个曾经近距离见过快递员杀手的人。再洗一张照片，我去调一辆车。”

史文瞪着哈利，大惊失色。哈利刚刚对史文说了他的想法，那个不可能的想法。

“我不知道，”史文低声说，“我从来没在报纸上看过那些被害人的照片。他们审问我的时候说过被害人的名字，可是那些对我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

“这只是个暂时的想法，”哈利说，“我们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快递员杀手，需要有确切的证据才行。”

史文微微一笑，说：“你得先说服我，你拿到的证据足以洗刷我的罪名，然后我们才能去自首，你才可以拿我的证据去指控汤姆。”

哈利耸了耸肩。

“我可以打电话给我的队长莫勒，请他开巡逻车来安全地送我们离开。”

史文坚定地摇了摇头：“一定还有其他警察是汤姆的同伙，地位比他还高，我谁也不相信，你得先找到证据才行。”

哈利张开手掌又握成拳：“还有一个办法可以保护我们两个人。”

“什么办法？”

“把我们知道的关于快递员杀手和汤姆的事全部都拿给报社，这样一来，他们做什么都太迟了。”

史文露出怀疑的神情。

“时间越来越少了，”哈利说，“他逼得越来越近了，你能感觉到吗？”

史文揉了揉手腕。“好吧，”他说，“就这么办。”

哈利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张皱巴巴的名片，迟疑片刻，可能是他预料到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又或者他无法预料到会有什么后果。他输入办公室电话号码，电话意外地很快就被接了起来：“我是罗杰·钱登。”

哈利听得见背景中嗡嗡的说话声、键盘的敲击声和电话的铃声：“我是哈利·霍勒。我要你仔细听好，罗杰，我有一些关于快递员杀手和军火走私的消息，我的一个警察同事涉案，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

“很好，只要你尽快把这些消息登在《晚邮报》上，这就是你的独家新闻了。”

“没问题。你在哪里，霍勒警监？”

罗杰听起来没那么惊讶，这令哈利有点意外。

“我在哪里不重要，我的消息可以证明史文·希芬森不是快递员杀手，而且有一位优秀警察涉嫌走私军火，这个军火走私网已经在挪威运作了多年。”

“真是惊人，可是你一定知道我不能光根据电话交谈就写下新闻吧。”

“什么意思？”

“我想没有哪家严谨的报纸会不先检查消息来源是否可靠，就指名道姓地指出某个警监涉嫌走私军火吧。我一点都不怀疑你就是霍勒

警监，可是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喝醉了或是疯了，甚至两者都有？如果我不仔细调查消息来源，报社是会被起诉的。我们见个面吧，霍勒警监，我保证会把你告诉我的全都写下来。”

对话停顿。在这段停顿中，哈利听见有人在背景中大笑，如涟漪般扩散开来的大笑。

“你别想打给其他报社，他们会给你同样的回答，相信我，霍勒警监。”

哈利深深吸了口气。

“好，”他说，“五点在达斯伯街的水下酒吧，你一个人来，不然我不会出现。还有，这件事不准对别人说，明白吗？”

“明白。”

“待会儿见。”哈利挂断电话，咬住下唇。

“希望这样做是明智的。”史文说。

侯勒姆和贝雅特驾车转上繁忙的碧戴大道，没过多久就置身于宁静的街道，街道的一边是奇形怪状的独栋木屋，另一边是时尚的砖砌公寓，人行道旁停的都是德国进口车。

“诺斯谷。”侯勒姆说。

他们把车停在一栋看起来像是娃娃屋的黄色建筑前。按了两次门铃后，对讲机有了回应：“喂？”

“请问是安德烈·克劳森吗？”

“是的。”

“我叫贝雅特·隆恩，我是警察，可以打扰一下吗？”

克劳森开门等候他们，身上裹着一件及腿睡袍。他伸手抓了抓脸

颊上的疮痍，克制地打了半个哈欠。“抱歉，”他说，“我昨天晚上很晚才回家。”

“是从瑞士回来吗？”

“不是，我去了山里。请进。”

克劳森的客厅对他的艺术收藏品而言稍稍嫌小，侯勒姆很快就看出克劳森的品位比较接近知名钢琴家利伯洛斯，而非极简派。角落的一座喷泉传出潺潺水声，中间站着一尊裸体女神像，上方的拱形天花板画的是西斯廷礼拜堂的著名穹顶画。

“我想请你先集中注意力，回想那次你在律师事务所接待室见到的快递员杀手，”贝雅特说，“然后再看看这张照片。”

克劳森拿着照片，手指抚摸着脸颊上的疮痍，凝神细看那张照片。侯勒姆观看这间客厅，听见门后传来拖曳的脚步声，以及脚爪抓搔门板的声音。

“有可能。”克劳森说。

“有可能？”贝雅特倚坐在椅子一边。

“很有可能是他，衣服是一样的，安全帽和墨镜也是一样的。”

“很好。还有，这个人的膝盖上贴了护创胶布，请问那个快递员的膝盖上有吗？”

克劳森轻笑几声：“我说过了，我没有仔细观察男人身体的习惯，但如果能让你高兴点的话，我可以跟你说，我一看见这张照片，就觉得我见到的就是这个人。除此之外……”他双臂一张，做了个爱莫能助的手势。

“谢谢你。”贝雅特站了起来。

“不客气。”克劳森说，跟着他们来到门口，伸出了手。现在握手

真奇怪，侯勒姆心想，但还是伸手跟克劳森握了握。克劳森向贝雅特伸出手时，贝雅特摇了摇头，微笑道：“抱歉，可是……你的手指上有血，而且你的下巴在流血。”

克劳森摸了摸脸颊。“真的，”他微笑说，“被楚斯抓的。它是我的狗，我们周末玩的游戏有点太激烈了。”克劳森直视贝雅特的双眼，嘴角的微笑逐渐扩大。

“再见。”贝雅特说。

侯勒姆不太确定为什么自己再度走进炎热的天气中的时候会打冷战。

托西森让办公室里的两台电扇对着他的脸吹，却感觉电扇像是将机械设备发出的热气吹回到他身上。他的手指轻轻敲着屏幕。科博街的这部内线电话用户刚刚挂上电话，这已经是这个用户今天第四次跟同一个手机号码通话了，四次通话都很短。

他双击那个手机号码，想知道用户是谁。屏幕显示了一个名字。他双击名字，想知道地址和职业。地址和职业显示在屏幕上。他看了一会儿屏幕上的信息，便拨打一个电话号码。那警察告诉他说，只要一有发现，就拨这个电话。

电话接通：“喂？”

“我是挪威电信的托西森，请问你是哪位？”

“我是谁不重要，托西森，有什么发现吗？”

托西森感觉他汗湿的上臂粘着胸部。“我做了一些调查，”他说，“霍勒的手机不停地移动，根本不可能追踪，不过有另一部手机今天已经打了几次电话去科博街的内线。”

“嗯，是谁打的？”

“用户名叫爱斯坦·艾克兰，职业是出租车司机。”

“所以呢？”

托西森突出下唇，往上呼出热气，把眼镜吹得清楚一点，他的眼镜已因水汽凝结而潮湿：“我只是在想一部手机在市区不停地移动，可能跟出租车司机有关。”

电话那头沉默不语。

“喂？”托西森说。

“收到，了解，”那声音说，“继续追踪电话，托西森。”

侯勒姆和贝雅特踏进鉴识中心接待室，这时贝雅特的手机响起。她从腰带上抽出手机，查看来电显示，迅速把手机贴上耳边。

“哈利？你叫史文把左腿的裤管卷起来。我们找到了一张戴口罩的自行车骑士站在喷泉雕塑前面的照片，照片是上星期一下午五点半拍的，这个自行车骑士的左膝贴有护创胶布，手里还拿着一个褐色塑料袋。”

侯勒姆必须跨出大步，才跟得上身材娇小的女上司。他听见手机传来吱吱声。贝雅特身形一晃，进了办公室。

“没有护创胶布，也没有伤口？不是，我知道这不能证明什么，可是我跟你说，克劳森或多或少认出了照片上那个骑自行车的人就是他在律师事务所见到的快递员。”她在办公桌前坐下。

“什么？”

侯勒姆看见贝雅特的额头出现三条深沟。

“好。”她挂上电话，怔怔地看着手机，仿佛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刚刚听见的话。“哈利认为他知道谁是快递员杀手了。”她说。

侯勒姆并不答话。

“去看化验室有没有空，”她说，“他给了我们一个新工作。”

“什么新工作？”侯勒姆问。

“屎一样的新工作。”

爱斯坦坐在出租车里，车子停在圣赫根区的停车区，他双眼半睁，看着街上的长腿女子坐在爪哇咖啡馆外的人行道露天座椅上，啜饮咖啡。汽车冷气的低鸣声被音响喇叭发出的音乐淹没。

有一则谣言说车上现在放的这首歌是格兰·派森写的，在法国时，基思和滚石乐队把这首歌偷来，收录在《手指冒汗》专辑中。六十年代，滚石乐队试着通过吸毒来激发创造力，最后写出《野马》这首歌。

后座车门打开，爱斯坦吓了一跳，这个人一定是从后面公园的方向走过来的。他在后视镜里看见古铜色肌肤、有力的下颌和反光墨镜。

“司机，我要去莫里道湖，”男子的声音很柔和，但带有明显的命令口吻，“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

“完全不会。”爱斯坦咕哝着把音乐关小，吸了最后一口烟，把烟蒂丢出开着的车窗，“要去莫里道湖的哪里？”

“开车就是了，到时再说。”

车子开上伍立弗路。

“天气预报说要下雨了。”爱斯坦说。

“到时再说。”男子又复述一次。

看来这趟没小费可拿了，爱斯坦心想。

上路十分钟后，他们离开了住宅区。草地、农田和莫里道湖突然

出现在眼前。这个从城市到乡间的转变十分引人入胜，曾有美国乘客问爱斯坦，他们是不是来到了主题公园。

“前面左转。”男子说。

“要开进树林里？”爱斯坦问。

“对，这样会让你紧张吗？”

爱斯坦一直没想到紧张，直到现在。他再度朝后视镜里看去，但男子朝窗外别过头，只看得见半张脸。爱斯坦减缓速度，表示即将左转，然后拐了个弯。眼前出现一条碎石小路，狭窄崎岖，中间长着杂草。

爱斯坦心下犹豫。

长满绿叶、反射着阳光的树枝挂在小路两侧，似乎在对他们招手。爱斯坦踩下刹车，碎石在轮胎下咯吱作响，车子停了下来。

“抱歉，”爱斯坦对着后视镜说，“我刚花了四万克朗修理底盘，而且我们没有义务开这种路，如果你有需要，我可以打电话帮你叫另一辆车。”

后座的男人看起来脸上挂着微笑，至少爱斯坦看得见的那半张脸如此。

“你想用哪部手机打呢，爱斯坦？”

爱斯坦觉得脖子后方的汗毛根根竖起。

“是用你自己的手机，”那声音轻声说，“还是用哈利·霍勒的手机？”

“我听不太懂你在说什么，不过车只能开到这里了，先生。”

男人大笑：“先生？我不这么认为，爱斯坦。”

爱斯坦想吞咽唾沫，但抑制住了这股冲动：“听着，我没办法把你送到目的地，你可以不付车钱。请你下车，在这里等一下，我会帮你安排另一辆车。”

“你的记录说你很聪明，爱斯坦，所以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为何而来。我不想用这句陈词滥调，但是吃软吃硬就看你自己了。”

“我真的不知道……啊！”

男子在爱斯坦后脑拍了一掌，就在头枕上方的位置。爱斯坦下意识地往前躲，惊讶地发现自己眼里含着泪水。男子拍的那一掌并不是很猛，就好像高年级学生给低年级的一个下马威，力道轻，却带有羞辱的意味。爱斯坦的泪腺似乎已然察觉到他的头脑仍不肯接受的事实：他麻烦大了。

“哈利的手机在哪里，爱斯坦？是在储物柜、后备厢，还是在你口袋里？”

爱斯坦沉默不语。他坐着不动，眼睛将四周景物传送到大脑。两边都是森林。直觉告诉他，后座的男人十分健壮，不出几秒就能制服他。男子是不是单枪匹马？他该不该按下联络其他出租车的警报器？把其他人扯进来是个好主意吗？

“原来如此，”男人说，“你想来硬的。你知道吗？”一条手臂突然勒上爱斯坦的脖子，把他的头压在头枕上，爱斯坦完全来不及反应：“我其实也希望来硬的。”

爱斯坦的眼镜掉了下来。他朝前方伸手，但够不到方向盘。

“你敢按下警报器，我就杀了你，”男人在他耳边轻声说，“我不是在开玩笑，爱斯坦，我是说我真的会取走你的小命。”

爱斯坦的脑部虽然得不到氧气供应，却能如常地看、闻、听。他看得见眼皮里的血管，闻得到男人须后水的香味，听得见男人的声音像是正在运转的传送皮带，微微带有欢欣之意。

“爱斯坦，他在哪里？哈利·霍勒在哪里？”

爱斯坦张开嘴巴，男子放松手臂：“我不知道你在……”

男子的手臂再次勒上他的脖子：“最后一次，爱斯坦，你那个酒鬼朋友在哪里？”

爱斯坦感觉到疼痛，感觉到迫切的求生欲望，但他知道这些感觉很快就会消失。他以前有过类似的经验。这只是个过渡，过了这个阶段，就进入了比较愉悦的漠然阶段。第二个时期过去了。脑部开始关闭部分感官，首先，他会失去视力。

男人再度放手，氧气再度涌入脑部，视力恢复了，疼痛也回来了。

“反正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男人说，“你可以决定，是在你死之前还是之后找到他。”

爱斯坦感觉到某样冰冷坚硬的东西滑过他的太阳穴，滑过他的鼻梁。爱斯坦看过许多西部片，但他从未近距离看过点四五左轮手枪。

“睁开眼。”

更别说尝过它了。

“我数到五，然后就开枪。如果你有话想说，就点个头，最好是在数到五之前。一……”

爱斯坦试着跟死亡的恐惧搏斗，试着说服自己人类是理性的，后面这个男人就算夺走他的性命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二……”

逻辑是站在我这边的，爱斯坦心想。枪管散发着金属和血液的气味，令他作呕。

“三。别担心弄脏椅套，爱斯坦，事后我会把所有东西都彻底清理干净。”

爱斯坦感觉身体开始颤抖，这是一种无法控制的反应，他只能在一旁观看。他想起曾在电视上看见火箭升空前几秒也会颤抖，紧接着，火箭就射向冰冷虚无的外太空。

“四。”

爱斯坦点了点头，用力地重复点头。

手枪不见了。

“在我的储物柜里，”他不停喘气，“他要我保持开机，响了也不要管。他把我的手机拿走了。”

“我对手机没兴趣，”男人说，“我要知道哈利在哪里。”

“我不知道，他什么都没说。不，他说了，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对我们两个人最好。”

“他说谎。”男人说。话说得又慢又冷，爱斯坦无法判断男子是在发怒还是在享受。“对他来说最好，爱斯坦，对你来说可不是。”

冰冷的枪管抵着爱斯坦的脸颊，感觉有如烧红的烙铁。

“等一下！哈利说过什么，我想起来了，他说他要去他家避风头。”话语从爱斯坦的口中流泻而出；他觉得话语尚未成形，他就把它们给挤了出来。

“我们去他家找过了，你这个蠢货。”男子说。

“我不是说他住的地方，我是说他在奥普索的家，他长大的地方。”

男人大笑，爱斯坦感到一阵剧痛，枪管戳进了他的鼻孔。

“过去这几个小时我们一直在追踪你的电话，爱斯坦。我们知道他在哪个地区，绝对不是奥普索。你在说谎，这就是事实，还是我应该说：五。”

一阵哔哔声响起。爱斯坦紧紧闭上眼睛。哔哔声并没停止。他已经死了吗？哔哔声形成了旋律，是普林斯的《紫雨》。原来是手机铃声。

“喂，什么事？”背后的男人说。

爱斯坦不敢睁开眼睛。

“水下酒吧？五点？好，立刻集合所有人，我马上过去。”

爱斯坦听见背后传来衣服的窸窣声。他的死期到了。他听见外面传来鸟儿的歌声，音调甚尖，唱得十分美妙。他甚至不知道是哪一种鸟在唱歌。他应该去了解一下的，但现在他再也不会知道了。然后，他感觉一只手搭上肩膀。

爱斯坦试探着睁开眼睛，朝后视镜望去。只见一排洁白的牙齿闪闪发亮，那个带着同样欢欣的声音传来：“司机，到市中心，开快点。”

38

星期一 云

萝凯吓了一跳，睁开眼睛。她的心猛烈跳动。她睡着了。她听见维格兰露天游泳池持续传来儿童游泳的喧闹声，微带苦涩的青草味逗留在她的口腔黏膜上，炎热的空气铺在她背上，犹如一层温暖的羽绒被。她是不是做梦了？是不是梦境惊醒了她？

突然，一阵风把羽绒被吹走，让她汗毛直竖。

真是怪了，梦境有时就是会这样从你手中溜走，犹如滑溜的肥

皂。她边想边翻过身。欧雷克不见了。她用手肘撑起身体，环视四周。下一刻，她已站了起来。

“欧雷克！”她跑出门，发动汽车。

萝凯在游泳池畔找到了欧雷克，欧雷克正在池边跟一个男孩说话。那个男孩她似乎见过，可能是欧雷克的同班同学吧。

“嘿，妈妈。”欧雷克眯起眼睛看着萝凯，露出微笑。

萝凯一把抓住欧雷克的手臂，抓得稍微重了些：“我说过不要一声不响就离开我。”

欧雷克吓了一跳，觉得有点难为情，他的朋友也后退了几步。

萝凯放开手，叹了口气，望向地平线。只见碧空如洗，天上仅飘着一朵白云，白云似乎往上游动，仿佛有人发射了一枚火箭。

“快五点了，我们回家吧，”她说，声音听起来很遥远，“该吃饭了。”

驾车回家的路上，欧雷克问哈利会不会来。萝凯摇了摇头。

车停在史美斯德区的十字路口，等红灯，萝凯往天上看，又找到了那朵云。那朵云并未移动，只是飘得更高了，底部出现一抹灰色。

到家之后，她记得锁上了门。

39

星期一 会面

罗杰在水下酒吧的窗户前停下脚步，看着水族箱里冒着气泡。这时一幅景象闪过他的脑海：一个七岁男孩急急忙忙朝他游来，疯狂地划水，脸上带有明显的惊慌，仿佛他的大哥罗杰是世界上唯一可以拯

救他的人。罗杰大笑，高声叫唤，但托马斯并不知道他已游到浅水区，只要站起来踩到地面就好了。有时罗杰会陷入沉思，觉得自己虽然教会了弟弟如何在水中游泳，但最后托马斯却在陆地上沉沦。

他在水下酒吧门口站了几秒钟，让眼睛适应里面的昏暗。除了酒保之外，他在店里只看见一个人，一个红发女子背对着他，面前摆着一杯喝了一半的啤酒，手指夹着一根香烟。罗杰走到地下室，朝里面看去，一个人也没有。他决定坐在一楼吧台等待。木地板在他脚下发出嘎吱声，红发女子抬头朝他望来。阴影洒落在她的脸上，她的坐姿和体态具有某种魅力，让罗杰觉得她漂亮，或曾经漂亮。罗杰注意到她的桌边放了一个包，也许她也在等人。

罗杰点了啤酒，看了看表。

他刚才在街上绕了几圈，好让自己不会在五点以前抵达。他不想看起来太心急，这样会引起怀疑。其实如果哈利提供的消息真的如他所说，可以导致今年夏天最轰动的一起案件完全逆转，是不会有人怀疑一个记者过于心急的。

罗杰在街上绕圈时，睁大了眼睛观察四周，看有没有车子停在不该停的地方、有没有人站在街角看报纸、有没有流浪汉睡在长椅上。结果什么也没发现。这是当然的，那些可是专业人士。这就是他最害怕的地方，他们说得出做得到，而且可以逃过法律制裁。他刚刚听见一个同事对着杯子喃喃地说，警署里发生了一些事，就算报纸刊登出来也令人难以置信，而罗杰的看法跟社会大众一样。

他又看了看表。已经过了七分钟。

只要哈利一到，他们是不是就会冲进来？他们什么也没告诉他，只叫他准时抵达，表现得跟平常工作时一样。罗杰又喝了一大口啤酒，希望酒精能安抚他的神经。

十分钟过去了。酒保坐在吧台角落，阅读旅游指南。

“请问一下。”罗杰说。

酒保几乎没抬眼。

“是不是有个男人来过这里？他很高，金发……”

“抱歉，”酒保舔了舔手指，翻过一页，“你进来的时候我刚上班，你去问她看看。”

罗杰犹豫了一会儿，又喝了几口啤酒，把酒喝到玻璃杯上的林内斯啤酒商标的位置，才站起身来：“请问……”

女子抬起头来，勉强露出微笑：“什么事？”

罗杰这才看清楚女子脸上不是阴影，而是瘀痕，她的额头、颧骨、脖子上全是瘀痕。

“我跟一个男人约好在这里碰面，我怕他来了又走了，所以想请问你有没有看见一个身高约一米九、金发平头的男人？”

“哦？年轻吗？”

“呃，大概三十五岁吧，看起来有点沧桑。”

“红鼻子、蓝眼睛，看起来好像又老又年轻？”她脸上依然挂着微笑，但罗杰觉得这个内敛的微笑不是对他展露的。

“有可能是他，对，”罗杰慌张起来，“他是不是已经……”

“还没，我也在这里等他。”

罗杰仔细端详红发女子。她是不是跟那些人一伙的？这个颇具姿色的三十多岁女子，被人殴打，会跟那些人是同伙吗？不太可能。“你认为他会来吗？”罗杰问。

“不会，”她举起酒杯，“你希望看到的人总是不会出现，来的总是别人。”

罗杰回到吧台。他的酒杯被收走了，于是他又点了一杯啤酒。

酒保放了音乐。撒旦总部乐队高声歌唱，尽力驱散阴暗，带来光明。

“我在作战，宝贝，跟你作战。”

他不会来了。哈利·霍勒不会来了。这代表什么呢？这件事该死的肯定不是他的错。

五点半，店门打开。

罗杰带着希望抬头看去。一个身穿皮夹克的男子站在门口，盯着罗杰。

罗杰摇了摇头。

男子迅速环顾店内，用手掌在喉头比了个杀头的手势，然后转身出门。

罗杰的第一念头是跑出去问他那个手势是什么意思，是表示他们要中止行动，还是托马斯……手机响起，他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他没出现？”一个声音说。

这不是那个皮夹克男子的声音，也绝对不是哈利的声音，不过这个声音有点耳熟。

“我该怎么做？”罗杰平静地问。

“等到八点，”那声音说，“如果他出现，就打你手里的那个电话号码。行动必须继续。”

“托马斯……”

“只要你照我们说的话做，你弟弟就不会有事。另外，这件事最好不要泄露出去。”

“当然不会，我……”

“晚安，钱登。”

罗杰把手机放回口袋，举起酒杯猛灌啤酒，然后放下杯子，不断喘气。八点。还有两个半小时。

“我说什么来着？”

罗杰转过头，看见红发女子就站在他身后，对酒保伸出食指，酒保不情不愿地站了起来。

“你刚刚说‘别人’是什么意思？”罗杰问。

“什么别人？”

“你说希望看到的人不会出现，来的总是别人。”

“就是你得凑合的人，亲爱的。”

“什么意思？”

“就像你和我这种人。”

罗杰转过了身。红发女子的语气不夸张也不热切，带有一丝认命的意味。她的声音中有某种他认识的东西，某种亲切感。现在他看得更清楚了，他看见她的眼睛和红唇。她绝对漂亮过。“是你的情人打的吗？”罗杰问。

她扬起头，突出下巴，看着正在替她倒啤酒的酒保：“我想这不关你的事，年轻人。”

罗杰把眼睛闭上片刻。今天是奇怪的一天，他一生中最奇怪的一天，没有理由到了现在就变得不奇怪了。

“有可能关我的事。”他说。

她转头对他投以锐利的眼光。

罗杰朝她那桌点了点头。

“从你带的那个包的大小来看，他应该已经算是‘前任’了。如果你今天晚上需要地方睡，我家还挺大的，有一间客房。”

“哦，真的？”

她语气轻蔑，但罗杰注意到她脸上的表情改变了，变得好奇。

“去年冬天我家突然变大。”罗杰说，“我还得在这里等上一阵子，你如果愿意陪我的话，我请你喝啤酒。”

“呃，”她说，“我们可以一起等上一阵子。”

“等那个不会来的人？”

她哈哈大笑，笑声听起来甚是悲凉，但至少她笑了。

史文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的草地。

“也许你还是应该去一下，”他说，“那个记者说不定只是下意识那样说，又不代表什么。”

“我不这么认为。”哈利说，他躺在沙发上，若有所思地看着烟雾呈螺旋状飘向天花板，“我认为他是下意识地在警告我。”

“只不过因为你在电话里说的是‘优秀警察’，而那个记者说的是‘警监’，不一定表示他已经知道你说的人就是汤姆，他可能只是猜想而已。”

“他是说漏嘴了，除非他的电话被监听，他想用这种方式来警告我。”

“你也太偏执了吧，哈利。”

“也许吧，可是这并不表示……”

“他们没在追捕你。好吧，算你说得对，不过你一定还有其他记者可以联络吧？”

“没有一个是我想得过的。再说，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再用这部手机打电话了，事实上我想关机了，手机的信号可以用来追踪我们。”

“什么？汤姆不可能知道我们在用哪部手机吧？”

这部爱立信手机的绿色屏幕灯熄灭，哈利把手机丢进外套口袋：“史文，你显然不太清楚汤姆的能耐。我跟我那个出租车司机朋友说好了，如果没事的话，五六点之间要打个电话给我，现在已经六点十分了，你有没有听见电话铃声？”

“没有。”

“这表示他们已经知道这部手机。他越来越逼近了。”

史文呻吟了一声：“哈利，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一句话喜欢讲很多遍？还有，我突然发现你好像并没有在努力帮我洗清罪名。”

哈利吐出一个大大的O形烟圈，作为回应。

“我怎么觉得你希望汤姆找到我们，你做的这些都只是故布疑阵，为的是让他们以为我们在努力躲藏，好让汤姆乖乖中计，来这里找我们。”

“很有意思的想法。”哈利喃喃地说。

“挪威磨坊的专家证实你怀疑得没错。”贝雅特对电话说，挥了挥手，请侯勒姆离开办公室。她从咔嗒声听出哈利用的是公用电话。

“谢谢你的帮忙，”哈利答道，“我需要的就是这个。”

“是吗？”

“希望如此。”

“哈利，我刚刚打电话给奥莉·希芬森，她非常担心。”

“嗯。”

“她不只是替她儿子担心，还替她的房客担心，她房客去山里过周末，到现在都还没回来，我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

“说得越少越好，事情很快就会结束了。”

“你真的能保证事情很快就会结束吗？”

哈利笑了几声，仿佛机枪的干咳声：“我拍胸脯保证。”

对讲机发出吱吱声。

“你有访客。”接待员用鼻音通报。现在已经过了四点，负责通报的可能是女性保安人员，但贝雅特注意到就算是塞科利达公司的保安人员，只要一坐进前台，说话好像也都会带着鼻音。

贝雅特在面前那个年代颇为久远的方盒形对讲机上按下按钮：“不管是谁都请他稍等一下，我正在忙。”

“可是他……”

贝雅特关上对讲机：“真麻烦。”

除了电话里哈利的呼吸造成的杂声外，贝雅特还听见汽车停下、引擎熄火的声音。此时，她注意到办公室的光线发生改变。

“我得挂电话了，”哈利说，“时间越来越少了。我可能还会打给你，如果事情照我想的那样进行的话，可以吗，贝雅特？”

贝雅特挂上电话，朝门口望去。

“怎么？”汤姆说，“不跟好朋友说再见吗？”

“接待员没叫你在外面等吗？”

“她说了。”

汤姆关上门，拉下白色百叶窗，百叶窗遮住了面对开放办公室的玻璃窗。然后，他绕过办公桌，站在贝雅特的椅子旁，看着桌面：“这是什么？”他指着桌上两片相叠的载玻片。

贝雅特开始呼吸急促。

“化验室说那是种子。”

汤姆把手轻轻放在贝雅特的脖子上，她全身紧绷：“哈利跟你就是在讨论这个？”他用手指抚摸她的肌肤。

“住手，”她极力忍耐道，“把你的手拿开！”

“哎呀，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汤姆微微一笑，举起双手做投降状，“你以前很喜欢这样的，贝雅特。”

“你有什么事？”

“我来是想给你一个机会，我想我欠你这个人情。”

“是吗？什么人情？”贝雅特朝旁边扬起头，看着汤姆。

汤姆舔湿嘴唇，俯身靠近她。

“你以前提供给我的服务，服从，还有你那冰冷紧实的小穴啊。”

贝雅特挥出一拳，汤姆在空中抓住她的手腕，把她的手臂扭到背后，随即向前推出，动作一气呵成。贝雅特倒抽一口气，跌出椅子，额头撞上办公桌。汤姆喘息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我给你一个机会保住工作，贝雅特。我们知道哈利用他那个出租车司机朋友的手机打电话给你。他人在哪里？”

贝雅特发出呻吟。汤姆把她的手臂扭得更高了。“我知道这样很痛，”他说，“我也知道不管我弄得你多痛，你都不会说，所以这只是

出于我个人的乐趣，还有你的。”

汤姆把鼠蹊部推向贝雅特的肋骨。血液冲上她的双耳。她瞄准位置，向前扑去，头部啪一声撞上塑料对讲机。

“请讲？”那带有鼻音的声音说。

“立刻叫侯勒姆进来。”贝雅特呻吟一声，脸颊抵住吸墨台。

“来这招。”汤姆犹疑片刻，放开她的手臂。

贝雅特直起身来。“你这个王八蛋，”她说，“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他也绝对不会让我陷入这么艰难的处境。”

汤姆瞪着她、观察她。就在此刻，贝雅特发现一件奇怪的事：她不再害怕汤姆了。汤姆想让她觉得他比以往更危险，但他的眼神里有一种她从来没见过的焦虑。他乱了方寸，虽然只有区区几秒钟，但这是贝雅特第一次看见汤姆失去掌控力。

“我会再回来找你的，”汤姆轻声说，“我保证，你知道我说到做到。”

“这是怎么……”侯勒姆话没说完，就赶紧避到一旁，让行色匆匆的汤姆离开办公室。

40

星期一 雨

晚上七点三十分，太阳朝禹兰山脉缓缓移动。寡妇丹奈森夫人从她位于汤玛海特街的阳台向外望去，只见几朵白云飘浮在奥斯陆湾上空。克劳森和楚斯正好经过她的阳台下方。丹奈森夫人并不知道克劳森和他那条黄金猎犬的名字，只是经常看见他们从津利楼的方向走来。只见他们在十字路口前停下脚步，等待红灯，旁边就是碧戴大道的出租车招呼站。丹奈森夫人猜想他们应该是要去维格兰雕塑公园。

他们看起来都有点憔悴，丹奈森夫人心想，而且那只狗需要好好洗个澡。

丹奈森夫人皱起鼻子，因为她看见那只狗在主人身后半步的地方，翘起屁股在人行道上拉屎。那主人竟然也不捡起狗粪，一等绿灯亮起就拖着狗过了马路。丹奈森夫人觉得有些愤慨，同时又有些兴高采烈。愤慨是因为她关心这个城市的生活环境，呃，最起码关心这个地区的生活环境。而兴高采烈则是因为她又有题材可以向《晚邮报》投稿了，她最近寄去的信都没被采用。

丹奈森夫人站在阳台上，怒视着犯罪现场，那条狗和狗主人显然自觉罪孽深重，仓促地走上福隆纳路。接着在信号灯变换前，她又不得不见证一名女子从另一个方向匆匆过了马路，成为别人不尽公民义务的受害者。女子要叫出租车，没看地上，一脚踩到了狗粪上。

丹奈森夫人大声地哼了一声，对天上的云朵大队看了最后一眼，便进去写信去了。

一班列车驶过，犹如一次长长的、温柔的吐息。奥莉睁开眼睛，发现自己站在院子里。

奇怪，她不记得自己离开屋子，但她现在就站在房子和铁轨之间，鼻子里充满玫瑰和紫丁香的芳香。太阳穴的压力并未减缓，反而增加。她抬头往上看，天空乌云密布，变得阴暗。奥莉低头望着自己的赤脚：白色肌肤，蓝色静脉，这是一双老人的脚。她知道自己为什么站在这个位置，因为施瓦伯中将与兰迪曾经站在这里。以前她曾站在女佣房的窗户边，看着他们夫妇站在黄昏的杜鹃花丛旁，现在杜鹃花丛已经不在。太阳西斜，施瓦伯中将军用德语温柔地说了几句话，摘下一朵玫瑰插在妻子的耳边。兰迪咯咯娇笑，用鼻子轻轻爱抚他的脖子。然后，他们转头看向西方，彼此相拥，静静站立。兰迪把头倚在丈夫肩膀上，跟他一同欣赏落日。奥莉也和他们一起看着落日，她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但她自己想的是太阳每天都会升起。当时的她多么年轻。

奥莉下意识地朝女佣房的窗户瞧去，只见里面没有依娜，没有年轻的奥莉，只有近乎黑色的玻璃窗映照着爆米花形状的乌云。

她会一直啜泣，直到夏日结束，也许再久一些，然后生活又会继续过下去，就跟往常一样。这是她的打算。人总是需要一点打算。

她发现背后有动静，便小心翼翼地转过身，感觉冰凉的青草在她旋转的双脚下撕扯。她转到一半，动作就僵住了。

眼前有一只狗。

那只狗抬头看她，眼神似乎是在为了某件尚未发生的事乞求原谅。这时有个人影悄无声息地从果树下走到狗的旁边。是个男人，眼睛又大又黑，就跟那只狗一样。奥莉觉得仿佛有人在她喉咙里塞了一只小动物，令她无法呼吸。

“我们去过屋里，可是你不在。”男子说，侧过了头，打量她，像是在研究一只有趣的昆虫。

“希芬森夫人，你不认识我，可是我一直想见见你。”

奥莉张开嘴巴，又合上。男子又靠近了些。她的目光越过男子肩头，朝他背后望去。“我的天哪。”她轻声说，张开双臂。

她奔下楼梯，跑过碎石地，笑着扑进奥莉怀中。

“我好担心你。”奥莉说。

“哦？”依娜惊讶地说，“我们只是在小木屋里待得比原计划久了一点，现在是假期啊。”

“对，对，没错没错。”奥莉紧紧抱着依娜。

那只英国长毛猎犬感受到重逢的喜悦，也跳了起来，脚爪扑到奥莉背上。

“西亚！”男子说，“坐下！”

西亚乖乖坐下。

“这位是？”奥莉问，终于放开依娜。

“他叫达利安·里亚，”依娜的脸颊在薄暮中闪闪发光，“我的未婚夫。”

“天哪。”奥莉紧紧握住依娜的手。

男子伸出了手，露出大大的微笑。他长得并不上相，狮子鼻，头发稀，瞳距小，但他有一张开朗直率的面庞，奥莉一看就喜欢。

“很高兴认识你。”男子说。

“也很高兴认识你。”奥莉说，希望灰暗的天色藏住了她眼中的泪水。

车子开到约瑟芬街，朵娅才闻到那个味道。

她以怀疑的眼光打量着出租车司机，他的肌肤是深色的，但绝对不是非裔，否则朵娅才不敢上这辆车。她没有种族歧视的想法，只是常听大家说一些统计数据。可是这是什么味道？

她看见司机从后视镜瞥了她一眼。她是不是穿得过于性感挑逗了？这件红色上衣领口是不是开得太低了？这条开衩的裙子是不是太短了？她还穿了牛仔靴。她换了一个比较愉快的想法：说不定司机认出了她，因为今天报纸在显著的版面报道了她，标题是“朵娅·哈兰：音乐剧新天后”，还登了许多大幅照片。的确，《每日新闻报》的评论说她“笨拙但迷人”，还说比起希金斯教授成功调教的社交名媛，她演原来的卖花女伊莱莎更具有说服力，但评论家一致同意她能歌善舞。看吧，不知道莉斯贝思会怎么说？

“要去参加派对吗？”司机问。

“算是吧。”朵娅说。两人派对，她心想。这个派对是为了维纳斯和.....那个什么名字举办的，他是怎么说的？算了，反正维纳斯是她。首演夜庆功宴上，他走到她身旁，在她耳边轻声说，他是她的秘密仰慕者，并邀请她今晚去他家。他一点也不隐瞒他的意图，而她应该拒绝。为了保持端庄，她应该拒绝。

“很好。”司机说。

“端庄”和“拒绝”。她仍然闻得到谷仓和麦秆的尘土味，看得见父亲的皮带划过一道道阳光，击在谷仓的板条裂缝中；父亲挥舞皮带要打的是她。“端庄”和“拒绝”。她仍然感觉得到事后母亲在厨房抚摸她的头发，问她为什么就不能跟莉斯贝思一样，安静又聪明。一天，朵娅终于爆发，说她就是这个样子，她的个性一定是遗传了父亲，难道母亲没看见父亲骑在莉斯贝思身上，就跟猪栏里的母猪一样吗？还是母亲什么都不知道？只见母亲脸色大变，并不是因为母亲不知道朵娅说的是谎话，而是因为母亲知道现在朵娅可以使用任何武器来伤害他们，丝毫不会避讳。接着，朵娅竭力大吼，说她恨他们每一个人。父亲从客厅走进来，手中拿着报纸。朵娅从他们的脸色看得出来，他们知道她没有说谎。现在他们全都走了，她还恨他们吗？她不知道。不对，现在她谁也不恨。但这并不是现在她要去那男人家的原因，她是为了好玩，是为了“不端庄”和“同意”，是因为这件禁忌之事令人难以抵抗。

她给了司机两百克朗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不用找钱，无视车中的气味。直到出租车开走后，她才意识到为什么司机不停地看后视镜，那股味道并非来自车上，而是从她身上来的。

“该死！”

她在人行道上摩擦着高跟牛仔靴的真皮鞋底，擦出一道道棕色尿痕。她环视四周，寻找水洼，但奥斯陆的人行道已将近五周不见水洼了。她只好放弃，走到门前，按下门铃。

“喂？”

“我是维纳斯。”她柔声说，暗自微笑。

“那我是皮格马利翁。”那声音说。

没错，就是皮格马利翁！

门锁发出吱的一声。她迟疑片刻。这是最后的撤退机会。她把头发往后一撩，拉开了门。

他站在门口，一手拿酒，等待着她。“你照我的话做了吗？”他问道，“你跟别人说过你要来这里吗？”

“没有，你疯了吗？”她的眼珠滴溜溜地转。

“可能吧，”他对着打开的大门说，“请进，跟伽拉忒娅打个招呼吧。”

虽然她完全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她还是笑了。虽然她知道某件可怕的事即将发生，她还是笑了。

哈利在马克路找了个地方停好车，熄火下车。他点燃香烟，很快地环视四周。街上空无一人，看来人们都窝在家里。下午的纯真白云已扩展成一条蓝灰色地毯，覆盖了整片天空。

他沿着画满涂鸦的房子行走，来到一扇门前。香烟已抽到只剩下烟蒂，他把烟蒂扔了，按下门铃。他手心冒汗，可能是因为天气太闷热，又或者是因为恐惧。他看了看表，记下时间。

“喂？”声音听起来颇不耐烦。

“晚安，我是哈利·霍勒。”

对方没有答话。

“我是警察。”他又补上一句。

“原来是你啊，抱歉，我在想别的事，请进。”

门锁发出吱的一声。

哈利慢慢踏上楼梯。

她们两人都站在门口等候。

“噢，”鲁思说，“马上就要天下大乱了。”

哈利在她们面前的楼梯平台停下脚步。

“她是说快下雨了。”老鹰队女子加以说明。

“哦，是啊。”哈利在裤子上抹干双手。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警监？”

“有，请帮我逮捕快递员杀手。”哈利说。

朵娅以胎儿的姿势躺在床中央，看着衣柜镜子里的自己。衣柜门开着，倚着墙壁。她听见楼下传来淋浴声，他正在洗去她的气味。她翻了个身。水床温柔地依照她的体形改变形状。她看着那张照片，只见他们对着镜头微笑。他们去国外度假，可能是法国吧。她用手指抚摸凉爽的被单。他的身体也是冰凉的，又冰凉又硬挺又结实，年纪这么大身材竟然还维持得这么好，尤其是背部和大腿。那是因为他当过舞蹈演员，他说。他锻炼了自己的肌肉十五年，这些肌肉永远不会消失。

朵娅的目光被他裤子上的腰带吸引了过去，裤子正躺在地上。

十五年，永远不会消失。

她翻身仰卧，在床上把自己往上推，听见橡胶床垫里的水发出咕噜声。现在一切都不同了。现在朵娅变聪明了，变成乖女孩了，符合爸爸和妈妈的期望了。现在她是莉斯贝思了。

朵娅把头倚在墙上，在床垫里沉得更深。有个东西戳得她肩胛骨

发痒。躺在水床上就好像躺在船上，船漂浮在河面上。她躺在那里思索着。

威廉问她想不想玩人造阳具，让他在一旁观看。她答应了。乖女孩。他打开工具箱。她闭上眼睛，透过眼皮仍看得见阳光，穿过谷仓板条裂缝射入的一道道阳光。他进入她的嘴，味道尝起来像谷仓，但她什么也没说。聪明的女孩。

威廉训练她像妹妹莉斯贝思那样说话、唱歌和微笑时， she就把聪明的那一面表现出来。威廉拿了一张莉斯贝思的照片给化妆师，说要将朵娅画成这样。朵娅一直无法办到的是笑得跟莉斯贝思一样，因此威廉叫她不要勉强尝试。有时她不太确定威廉这么努力改造她，有多少是为了帮助她演好伊莱莎，又有多少是因为他思念莉斯贝思。而现在，朵娅躺在威廉床上。或许她会躺在这里，也跟莉斯贝思有关，她会躺在这里是因为威廉，也因为莉斯贝思。那句话威廉是怎么说的？色欲会往低处流？

那东西又戳到了她的背，她恼怒地动了一下身体。

老实说，朵娅并不特别想念莉斯贝思。倒不是说当她听到莉斯贝思失踪的新闻时，没有跟其他人一样感到震惊，但莉斯贝思的失踪替她开启了很多扇新的大门。她受到媒体采访，纺车乐队受到邀请参加一系列报酬丰厚的莉斯贝思纪念演唱会，如今她又成为《窈窕淑女》的女主角，这更是让她踏上了成为一线红星的坦途。威廉在首演夜的庆功宴上对她说，她应该做好成为名人的心理准备，她将成为一代巨星、一代歌后。她把手伸到背后去摸，到底是什么在戳她？原来是一块凸起，就在床单下面。她往下一压，那块凸起就不见了，随后又再出现。她很想知道那是什么。

“威廉？”

她正要喊得更大声，好压过楼下的淋浴声时，突然想起威廉严格要求她休息嗓子。今天后，接下来这个星期她每晚都有演出。她到他家之后，他要她不准说话，无论如何都不准说话，即使他曾说想跟她

排练几段表现得不太到位的台词，并要求她扮成伊莱莎，以求逼真。

朵娅从水床一边拉出床单，推到旁边。只见床单下没有其他东西，只有蓝色半透明橡胶床垫。但究竟是什么一直凸出来？她把手放到床垫上，摸到了那个东西，就在橡胶床垫下方，可是看不见里面有什么。她朝旁边伸出手臂，按开床头桌上的台灯，把台灯转过来，对准那个地方。现在那块凸起又不见了。她把手放在橡胶床垫上等待着。那东西又慢慢出现了，于是她知道，那样东西一戳便会沉下去，过不久又会浮起来。她移开手掌。

起初她看见橡胶床垫下呈现出某种轮廓，就像人的轮廓一样。不对，不是好像人的轮廓，那根本就是人的轮廓！朵娅瘫倒下来，连呼吸都停止了。现在她感觉到了，从腹部到脚趾都感觉到了。橡胶床垫里有一具完整的尸体，这具尸体被水的浮力抬起，朵娅的身体一往下压，尸体就被压得沉了下去，仿佛两个人试着要合为一体。也许她们已经是一体的，因为朵娅看着那具尸体就好像照镜子一样。

现在她想尖叫，想毁坏自己的嗓子，不想再当乖女孩，不想再当聪明的女孩。她想做回朵娅，但已无法回头。她只能盯着妹妹那张发蓝的苍白脸庞，看着妹妹用空洞的眼窝回望她。她耳中听着浴室传来哗哗水声，那声音仿佛电视节目播完之后发出的声音。接着，她听见背后床尾的拼花地板传来滴水声，水是从脚上滴落的，告诉她威廉已经从浴室里出来了。

“不可能是他，”鲁思说，“不……不……不可能的。”

“上次我来的时候，你们说曾想爬上屋顶，去威廉家偷看，”哈利说，“而且他家露台的门整个夏天都开着，你们确定这样做可行吗？”

“绝对可行，可是你就不能打电话过去吗？”老鹰队女子说。

哈利摇了摇头：“他会起疑，这样他可能会逃走。我必须在今天晚上逮到他，如果不是太迟的话。”

“什么太迟？”老鹰队女子说，眯起一只眼睛。

“听着，我只请你们借我用一下露台，让我爬上屋顶。”

“真的没有人跟你一起来吗？”老鹰队女子问，“你没有带搜查证之类的东西吗？”

哈利摇了摇头。“我有怀疑的正当理由，”他说，“不需要搜查证。”

雷声在低空隆隆响起，在哈利头上威吓着他。排水槽漆成黄色，但黄漆多半已经剥落，露出大块大块的红色锈斑。哈利用双手轻轻拉了拉排水槽，看是否牢固。排水槽立刻屈服，发出呻吟，一颗螺丝从灰泥上松脱，叮的一声掉落在一楼院子里。哈利放开了手，咒骂一声。但他别无选择，只能一脚跨过排水槽，爬上去。他朝排水槽外望去，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只见楼下院子里旋转晾衣架上挂的床单，如同白色邮票般在风中飘动。

他勉强把一只脚踩进排水槽中，翻过去。屋顶虽然陡峭，但他踩在屋瓦上的马丁靴提供了良好的抓地力，让他能朝排水管踏出两步，然后将排水管紧紧抱在胸前，仿佛碰到一个久违的好友。他直起身，环顾四周。奈索登市的方向闪过一道闪电。他抵达公寓时没什么风，现在风正轻轻拨弄他的夹克。一抹黑影突然掠过他的脸庞，吓了他一跳。那抹黑影穿过中央庭院上方。原来是只燕子，哈利看见那只燕子正在屋檐下找寻庇护。

哈利胡乱爬上屋顶，瞄准十五米外的黑色风向标，深深吸了口气，开始沿着屋脊行走，双臂平伸，宛如走钢丝的舞者。

走到一半，就出事了。

哈利听见沙沙声，原本以为是来自下方的树顶，却听见沙沙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密集，同时，院子里的旋转晾衣架也开始转动，发出尖锐的声响。他没感觉到风，风还没来。但在此时，雨击中了他。干旱结束了。风朝他胸部袭来，有如雪崩挟带大量雨水席卷而来。他踉跄地后退一步，歪歪斜斜地站在屋脊上。他听见雨水不断朝他洒来，

屋瓦叮咚作响。这是一场暴雨，雨水狠狠泼向屋顶，不到一秒钟就把每样东西都淋湿了。哈利努力保持平衡，但他的橡胶鞋底抓不住东西，就像走在肥皂上一样。他突然脚下一滑，情急之下便朝风向标纵身扑去。他手臂前伸，五指张开，右手抓上屋瓦表面，找寻可握之物，但什么也没抓到。地心引力立刻把他往下拉。随着身体向下滑落，他的指甲在屋瓦上刮擦，犹如镰刀刮上磨刀石那般发出刺耳的声音。他听见旋转晾衣架的尖锐声响减弱，感觉膝盖碰到了排水槽，知道自己已经来到屋顶边缘。他奋力一搏，尽全力伸长身体，让自己变得有如天线一般。天线。他的左手抓到了天线，牢牢紧握。天线金属很软，被抓得弯下了腰，像是要跟他一同跌入院子似的。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天线撑住了。

哈利用双手抓住天线，把自己拉了上去，设法踩住橡胶鞋底，用足力气让橡胶鞋底贴上屋瓦，以取得稳固的立足点。暴雨击打他的脸庞。他爬上屋脊，跨坐在上面，这才大大松了口气。他低头一看，下方那根金属天线扭曲地往下指去。看来今晚的《音乐大挑战》重播时，有人家里的电视会信号不良。

哈利等到心跳缓慢下来，才站起身，继续步步为营往前爬，最后终于抓住了风向标。

威廉家的露台突出于屋顶之下，哈利只要荡下双脚，就可以跳到红色赤陶地砖上。他着地时溅起水花，但声音都被屋顶排水槽大量排水的怒吼声淹没了。

露台上的椅子已收进屋内，烤肉架静静躺在角落，露台门开着。

起初他只听见大雨敲击地砖的声音，但当他小心翼翼地跨过门槛，进入屋内时，他听见了另一种声音，也是水声。那声音是从楼下浴室传来的，是淋浴的哗哗声。他终于有了点好运。哈利拍了拍湿透的夹克口袋，找到那把凿刀。他最希望的就是碰上没穿衣服又没带武器的威廉，更何况威廉手上还持有星期六史文在维格兰雕塑公园交给他的手枪。

哈利看见卧室的门开着，他记得床边工具箱里有一把萨米刀，便蹑手蹑脚往房门走去，偷偷摸进了卧室。

房里很暗，只有床头桌上的台灯发出微弱光亮。哈利站在床尾，视线落在墙上莉斯贝思和威廉度蜜月的合影上，照片背景是一座宏伟的古老建筑和一尊骑马者雕像。哈利现在知道，这张照片不是在法国拍的。依史文之见，任何受过基本教育的人都应该认得出，那尊骑马者雕像是捷克国家英雄瓦茨拉夫的雕像，坐落在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的国家博物馆前。

哈利的眼睛开始适应黑暗。他朝那张双人床看去，随即僵在原地。他屏住呼吸，宛如雪人一般直挺挺地站着。只见床上的被子已被丢在地上，床单掀开一半，露出蓝色橡胶。床垫上趴着一个裸体的人，用手肘撑起上半身。那人的眼睛注视着台灯光线照射在蓝色床垫上的位置。

雨在屋顶上敲出最后一声，随即戛然而止。床上的人显然没听见哈利走进屋，但哈利跟大部分的七月雪人有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水会从他们身上落下。水从他的夹克滑落到拼花地板上，在哈利耳中，那声音有如雷声般响亮。

床上的人全身一紧，转过身来。先转过头，接着是整个赤条条的身体。

哈利首先注意到的是一根直挺挺的阳具宛如节拍器般左右摆动。

“我的天！哈利？”

威廉的声音听起来同时带着恐惧与宽心。

“晚安。”萝凯亲吻欧雷克的额头，把他身上的被子盖好，然后下楼，坐在厨房里看大雨落下。

她喜欢雨。雨能清洁空气，洗涤过往，带来一个新的开始。这正是她需要的：一个新的开始。

她走到前门，确定门已上锁。这已经是她今晚第三次检查门是否上锁了，她究竟在害怕什么？

然后她打开电视。电视台正在播放某个音乐节目，三个人坐在同一条钢琴凳上，相互微笑。就像小家庭一样，萝凯心想。

一声雷鸣在空中响起，她跳了起来。

“你知不知道你吓死我了。”威廉摇了摇头，他那根消肿的阳具也跟着晃了晃。

“我大概可以想象，”哈利说，“因为我是从露台门进来的。”

“不，哈利，你想象不到的。”威廉伸手到床下，捡起地上的被子卷到身上。

“我听见你在洗澡。”哈利说。

威廉摇了摇头，做个鬼脸。“那不是我。”他说。

“那是谁？”

“我有个客人，是个……女人。”他嘻嘻笑着朝椅子一指，只见椅子上丢着一件麂皮裙子、一件黑色胸罩，还有一条黑色丝袜。

“寂寞让我们男人变得软弱，不是吗，哈利？我们在可能的地方寻求慰藉，有些人喝酒，有些人……”威廉耸了耸肩。

“我们都愿意接受自己会犯错，不是吗，哈利？而且，是的，我心怀罪恶感。”

哈利的眼睛可以聚焦了，他看见威廉的脸颊上有几道泪痕。

“答应我不跟别人说，好吗？我只是犯了个小错。”

哈利走到那把椅子前，把丝袜挂上椅背，坐了下来：“我去跟谁说，威廉，你老婆吗？”

卧室突然被一道闪电照亮，跟着便听见震耳雷声。

“雷电很快就会来到我们上空了。”威廉说。

“嗯。”哈利用手抹了抹湿漉漉的额头。

“你来找我有何事？”

“我想你心里有数，威廉。”

“还是说说看。”

“我们是来把你带走的。”

“不是‘我们’吧，你是单枪匹马，不是吗？只有你一个人。”

“你怎么会这样想？”

“因为你的眼神、你的肢体语言。我可以读出人的心思，哈利。你偷偷溜进来，为的就是要攻其不备，如果是一群人来就不会采取这种方式了，哈利。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来？其他人呢？有人知道你在这里吗？”

“这些都不重要。就算我是一个人来好了，你还是得为杀害四个人负起责任。”

威廉把一根手指放到嘴唇上，似乎是在沉思，听着哈利依顺序报出死者姓名：“马里斯·弗兰、卡米拉·洛恩、莉斯贝思·巴里、芭芭拉·史文森。”

威廉神情茫然，凝视空中，过了一会儿才缓缓点了点头，把手指从嘴巴上移开：“你是怎么发现的，哈利？”

“因为我知道了‘为什么’。那就是忌妒。你想报复他们两个，对不对？当你发现你跟莉斯贝思去布拉格度蜜月的时候，莉斯贝思竟然跑去跟史文·希芬森私会，你就决定要复仇。”

威廉闭上眼睛，头往后靠。水床发出咕噜声。

“我本来不知道你跟莉斯贝思的这张合照是在布拉格拍的，直到今天稍早的时候，有人从布拉格发了一张照片给我，我才知道。”

“然后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呃，当我脑袋里冒出这个想法时，我觉得太荒谬了，便否决了它，可是慢慢地，这个想法变得越来越合乎情理。而且这么一来，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快递员杀手不是个迷恋性欲的连环杀手，而是个把命案现场布置得很像性犯罪的凶手，而且他还把命案都安排得像是史文做的。要建构这样一个大舞台，只有专业人士才做得到，这个专业人士的工作和热情全都投注在舞台上。”

威廉睁开一只眼睛：“如果我理解正确，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人计划杀害四个人，只为了向一个人报仇？”

“五个被选中的被害人中，只有三个人是随机挑选的。你把命案现场安排得像是因为在魔鬼之星的五个尖角而被随机选上的，但事实上你是从两个点开始设计这颗星星的，那就是你家和史文母亲的家。非常狡猾，但也只是简单的几何图形而已。”

“你真的相信你的推论吗，哈利？”

“史文从来没听说过莉斯贝思·巴里这个人，但是威廉，你知道吗，当我告诉他莉斯贝思结婚前叫莉斯贝思·哈兰，他立刻就想起来了。”

威廉默然不语。

“我唯一不明白的地方是，”哈利说，“为什么你要等这么多年才复仇？”

威廉蠕动身躯，在床上坐得直了些：“先假设我听不懂你的含沙射影好了，哈利。我不愿意自白，这让我们两人都陷入了困境。不过呢，由于我很幸运地知道你什么都没办法证明，所以我并不介意跟你多聊聊。你知道我很欣赏懂得倾听的人。”

哈利不舒服地在椅子上换了个姿势。

“没错，哈利，我知道莉斯贝思跟那个人偷情，但我是今年夏天才知道的。”

外面又开始飘起毛毛细雨，雨滴飞溅在窗户上。

“是她跟你说的？”

威廉摇了摇头：“她不可能跟我说，她来自那种从来不把事情说出来的家庭。如果不是装修房子，我永远都不会发现。我发现了一封信。”

“怎么发现的？”

“她的书房外墙完全是由砖块砌成的，是十九世纪初这栋房子建造时砌的，非常坚固，但是到了冬天就冷死了。我想在那道墙的外面加上壁板，里面填入绝缘材质，可是莉斯贝思反对。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她是个很实际的人，她在农村长大，不是那种会对老砖墙产生感情的人。所以有一天她出去的时候，我就去查看那道墙。我开始什么都没发现，后来我把她的桌子推开，还是没看出什么异常，于是我就一块砖一块砖去戳，结果发现其中一块松动了。我一拉，那块砖就被拉出来了。她用灰色的建筑用灰泥伪装那块砖头周围。我在里面发现了两封信，一个信封上的收信人名字写的是莉斯贝思·哈兰，地址是邮局邮件存寄服务地址，我从来都不知道她有这个地址。我的第一个反

应是把信放回原位，不要拿出来读，然后说服自己从来没见过这两封信。但我是个软弱的男人，我办不到。那封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Liebling，我时时刻刻想着你，我仍感觉得到你的唇贴上我的唇，你的肌肤贴上我的肌肤。’”

床垫发出摇晃起伏声。

“那些字句就好像鞭子一样打在我身上，但我还是继续往下读。最让我毛骨悚然的是那些字句都像我才可能写出来的。他说完他有多爱她之后，就开始描述他们在布拉格的饭店房间里做了哪些事，有些地方讲得很详细。不过伤我最深的不是那些关于他们做爱经过的描述，而是他引述了莉斯贝思对我们的关系所做的形容。对她来说，我们的关系只不过是‘无爱生活的实际解决方法’。你能想象我看了这句话有什么感觉吗，哈利？原来你爱的女人不只是欺骗你，还从来都不爱你。不爱你，难道这不是一场失败人生的基本定义吗？”

“不是。”哈利说。

“不是？”

“请继续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威廉疑惑地看了哈利一眼。“他在信中附了一张照片，我猜是莉斯贝思求他寄来的。我一看照片就认出了他，他是我们在布拉格波洛伐街一家餐厅遇见的挪威人。那个地区很阴暗，到处都是妓女，房子差不多全都是妓院。我们走进餐厅的时候，他坐在吧台。我注意到他是因为他看起来像个成熟高雅的绅士，活像是从Boss男装的广告里走出来的模特儿。他的穿着很优雅，虽然上了年纪，眼神却非常轻佻，似乎在说你们这些男人最好把老婆看紧一点。所以过了一会儿，他走到我们这桌来，我并没有太惊讶。他自我介绍他是挪威人，问我们想不想买项链。我礼貌地谢谢他，说我们不要，但他还是把项链从口袋里拿出来给莉斯贝思看。莉斯贝思当然神魂颠倒，说很喜欢。那条项链的项坠是一颗红钻石，有五个尖角。我问他多少钱，他竟然开出一个高得离谱的价钱，你只能认为他是来挑衅的，所以我立刻请他离

开。他对我微微一笑，像是刚刚打了胜仗，在纸上写下另一家餐厅的地址，说如果我们改变心意，明天这个时间可以去那里找他。当然了，他把这张纸给了莉斯贝思。我还记得经过这件事，那天早上我心情很不好，不过后来我什么都忘了，因为莉斯贝思很聪明，会想办法让我忘记不愉快。有时候她……”威廉用手指抹去眼角的泪水，“她只要在我身边，我就可以把不愉快全都忘了。”

“嗯，另一封信写了什么？”

“另一封信是莉斯贝思写给他的，信封上盖了‘退还寄件人’。她在信里说她用了很多方式联络他，但是他留给她的电话没人接，直接去问也问不到，邮局也查不到他的地址。她说希望这封信能寄到他手中，问他是不是必须逃离布拉格，是不是还在为经济问题苦恼，跟她借钱给他的时候一样。”威廉发出空洞的笑声。

“她说，如果真是这样，他应该跟她联络才对，那么她会再帮他一次，因为她爱他。他们的分离快要把她逼疯了，什么事都没办法去想。她原本希望这种感觉会随时间淡去，不料却像疾病一样扩散到全身，让身上每个地方都疼，而且有些地方显然疼得比别的地方更厉害。她在信中说，当她和丈夫——也就是我——做爱的时候，都闭上眼睛，假装是在跟他做爱。我看了当然很震惊，简直是晴天霹雳，然后我看见信封上的邮戳日期时，整个人就像死了一样。”威廉又紧紧闭上眼睛，“那封信是今年二月寄出的。”

天空又打了一道闪电，在墙上投射出的幢幢黑影犹如光的幽灵。

“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威廉问。

“是啊，你怎么做的？”

威廉虚弱地笑了笑：“我的方式是端出白葡萄酒配鹅肝酱，在床上铺满玫瑰，一整个晚上跟她做爱。清晨她还在睡觉的时候，我躺在床上看着她。我知道我不能没有她，可是我也知道，如果我要让她成为我的，首先我必须失去她。”

“所以你就计划了这整件事，精心安排如何取走老婆的性命，同时让她爱上的男人背黑锅。”

威廉耸了耸肩。

“舞台演出也是用相同的方法。就跟所有搞剧场的人一样，我知道最重要的莫过于幻象，假的必须呈现得十分逼真，真的必须看起来非常假。这听起来可能会让人觉得难以实现，但干我们这行的都知道，这个方法通常会比其他方法简单，因为人们习惯听谎言，不习惯听真话。”

“嗯，告诉我你是怎么作案的。”

“为什么我要冒险告诉你？”

“反正你说的话又不能当作证词，我没有证人，又非法入侵你家。”

“可是你是个很聪明的家伙，哈利，我可能会泄露一些什么，让你用来调查。”

“也许吧，不过我想你愿意冒这个险。”

“为什么？”

“因为你其实很想告诉我，想得要命，你想听见自己把它说出来。”

威廉放声大笑：“你自以为很了解我，是吗，哈利？”

哈利摇了摇头，在口袋里摸寻香烟，却找不着，可能是刚才跌落屋顶时掉了：“我不了解你，威廉，也不了解其他像你这样的人。我追捕杀人犯十五年了，到现在我还是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他们想找一个人，把秘密全都说出来。你还记不记得你在剧院的时候要我答应一件事，就是把凶手找出来？现在我已经遵守诺言，找到了凶手。所以我们可以交换条件，你告诉我你是怎么作案的，我就把我们掌握的

证据告诉你。”

威廉仔细观察哈利的脸庞，一只手抚摸床垫：“你说得对，哈利，我的确想告诉你，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我想要你了解。以我对你的认识，我想你能够承受。是这样的，自从这件案子开始之后，我就一直密切关注你的动向。”

威廉看见哈利脸上的表情，哈哈大笑。“你不知道，对不对？我花了比预期还久的时间才找到史文，”他说，“我复印了史文寄给莉斯贝思的照片，飞到布拉格，去慕斯德地铁站和波洛伐街附近的每家餐厅和酒吧，拿着照片问有没有人认识一个叫史文·希芬森的挪威人，结果一无所获。有些人显然知道什么，却不肯吐露更多，于是几天之后，我改变策略，开始问有没有人可以帮我弄到红钻石，因为我知道在布拉格可以弄到一些。我取了个化名叫彼得·桑德曼，自称是丹麦钻石收藏家，还宣扬只要能找到一颗很特别的星形钻石，我愿意支付很高的价钱。我留了自己住处的电话，过了两天，房间的电话就响了。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他打来的。我改变了自己的声音，还说英语。我告诉他，说我正在谈买钻石的事，可不可以晚一点再打给他，请他给我一个可以联络的电话。我听得他尽力不让自己表现得太心急，同时心里想着晚上可以跟他约在某个暗巷里。不过我克制下来，就像猎人看见猎物时必须控制自己，静静等待，等到完美的时机才出手。你能明白吗？”

哈利缓缓点了点头：“我明白。”

“他给了我一个手机号码。第二天我就飞回奥斯陆。我花了一星期才想出要怎么报复这个史文·希芬森。查出他的身份只是最简单的部分。国家户政局登记了二十九个史文·希芬森，其中九个人符合他的年龄，只有一个人在挪威没有固定地址。我记下这个史文·希芬森最后的地址，在电话簿上查到电话号码，打了过去。

“接电话的是个老太太，她说史文是她的独生子，但已经有很多年不住家里了。我跟她说我和几个老同学想办同学会，她说史文现在住在布拉格，可是他经常旅行，没有固定地址和电话号码。她还说他

应该不想见他那些老同学。她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只在他们班上待了六个月，他应该不会记得我的名字。如果他记得，那可能是因为有一次我跟警察有过麻烦，听说史文也跟警察有过麻烦，是真的吗？他母亲的声音突然变得有点尖，说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还说史文有点叛逆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们是那样对待他的。我说我代表全班同学道歉，挂上电话。然后我打到法院，说我是记者，想问史文·希芬森被判过什么刑。一小时后，我就弄清他在布拉格干走私钻石和军火的勾当。我的脑海里有个计划逐渐成形，这个计划是根据我获得的信息来架构的：他通过走私赚钱，星形钻石，军火，他母亲的地址。你开始看见其中的关联了吗？”

哈利并不答话。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史文，这时距离我去布拉格已经有三个星期了。我用平常的声音跟他说挪威语，直截了当地说我一直找人直接提供军火和钻石，不希望有中间人过手，而且找了很久。我说现在我找到了适当人选，那就是他，史文·希芬森。他问我是怎么知道他的姓名和电话的，我说他不知道这些事对他最好，还建议说我们最好不要再进一步询问没有必要的问题。他似乎不喜欢这个方式，我们的对话几乎中止。后来我提到愿意支付的金额，愿意事先付款，有必要的話还可以把钱汇到瑞士银行账户，对话才又热络起来。我们甚至还上演了一段电影里的经典对话，他问我开出的价码是不是克朗，我故作惊讶地说当然是欧元。我知道他会怀疑我是不是警察，但那个价码足以驱走所有怀疑。要敲开史文的壳，根本用不到大铁锤。他说事情可以安排，我说不久之后会再跟他联络。

“那时《窈窕淑女》的彩排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我就在我的计划里添上画龙点睛的一笔。这样你满意了吗，哈利？”

哈利摇了摇头。淋浴声继续传来。那女人打算在浴室里待多久？“我要听细节。”

“都是一些技术层面的琐碎细节，”威廉说，“不会太冗长乏味吗？”

“对我来说不会。”

“好吧。首先，我必须替史文创造出一个人格。要向观众介绍出场人物，最重要的就是呈现出人物的驱动力，呈现出这个人心里最大的愿望和梦想：简而言之，就是什么东西可以驱动这个人。我决定让他成为一个没有理性和动机的杀人犯，却有杀人仪式的性需求。这可能有点司空见惯，但重点是除了史文的母亲，所有被害人都是被随机选中的。我研究了连环杀手的特质，挑出一些好玩的小地方来用。比如说，有恋母情结的人和开膛手杰克选择的作案地点，被警方认为是某种密码，所以我就去城市规划局买了奥斯陆市中心的详细地图，回家之后，我在桑纳街这套公寓和史文的母亲家之间连出一条线，再从这条线画出一个精准的五芒星，找出距离星星其他尖角最近的地址。我必须承认，当我在地图上用铅笔点出星星尖角时，我知道就在这一刻，地图上的这一点，这个地方，有一个人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这让我肾上腺素激增，让我亢奋。

“刚开始那几个晚上，我会想象这些人是谁、长什么样子、目前为止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不过我很快就把他们忘了。他们一点也不重要，他们只是布景，只是临时演员，是不用说话的角色。”

“建材。”

“什么？”

“没什么，请继续。”

“我知道史文被逮捕的时候，血钻和枪可以追踪到他身上，所以为了强调仪式杀人的幻象，我添加了一些线索，包括切断的手指、每隔五天杀一个人、五点和五楼。”

威廉微微一笑：“我不想把事情弄得太简单，但也不想弄得太复杂，而且我想添加一点幽默感，好的悲剧总是带有一点幽默感，哈利。”

哈利告诉自己坐直了不要动。

“你是在杀害马里斯前几天收到第一把枪的，是不是？”

“对，枪就放在维格兰雕塑公园的小垃圾桶里，就跟我们说好的
一样。”

哈利深深吸了口气，说：“那是什么感觉，威廉？杀人是什么感
觉？”

威廉咬着下唇，似乎在深思这个问题：“他们说对，第一次是
最困难的。我溜进学生楼的时候没碰到麻烦，可是把他装进塑料套，
再用热风枪把套子封起来，比我想象中还要费时。虽然我花了半辈子
时间轻松举起发育良好的挪威芭蕾舞女演员，可是要把那小子抬上阁
楼却出乎意料地费力。”威廉停顿下来。

哈利清了清喉咙：“然后呢？”

“然后我骑自行车到维格兰雕塑公园，取走钻石和第二把枪。史
文有一半德国血统，比我希望的还要准时和贪婪。每次命案发生，我
都安排在维格兰雕塑公园，这招很不赖，对吧？毕竟他自己也在犯
罪，所以一定会小心不让别人认出来，也不会让人知道他去过哪里。
我这样做只是让他没有不在场证明。”

“漂亮。”哈利说，手指拂过湿润的眉毛。他觉得四面八方都是湿
气和凝结的水珠，仿佛水渗进了墙壁，渗进了露台上的屋顶。淋浴声
依然不绝于耳。

“可是威廉，到目前为止你跟我说的，我都已经自己推想出来
了，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吧。告诉我你老婆的事，你把她怎么了？
邻居看见你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在露台上，你是怎么在我们到达之
前，把她弄出公寓藏起来的？”

威廉露出微笑。

“你不准备说吗？”哈利说。

“为了让一出戏保持神秘感，作者必须克制自己，不能解释太多。”

哈利叹了口气：“好吧，可是请你好心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要把事情弄得这么复杂？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史文？你在布拉格不是有机会吗？这样不是比杀了你老婆又杀了三个无辜的人更省事又安全吗？”

“首先，我需要一个代罪羔羊。如果莉斯贝思失踪，案子又一直没办法查清，每个人都会认为是我干的。因为犯案的总是丈夫，对不对，哈利？可是我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爱是一种干渴，它需要解渴，需要水，渴求复仇。这样比喻很恰当，对不对？你知道我说的是什麼，哈利。死亡不是复仇。死亡是交差，是圆满的结局。我要给史文的是悲剧，是永无止境的痛苦。而且我已经成功了。史文已经成了游荡在冥河河畔的无主孤魂，而我则是在冥河摆渡的船夫，我拒绝载他前往亡灵的国度。你听过这些希腊神话故事吧？我判处他无期徒刑，哈利。他将会被恨意吞噬，就像我被恨意吞噬一样。当你不知道要恨谁的时候，就会把目标转向自己，你会恨你自己悲惨的命运。这就是当你被所爱之人背叛时会发生的事。他将会被关在牢里，为了自己不曾做过的事而被判刑。哈利，你还能想到更好的复仇方式吗？”

哈利掏了掏口袋，看那把凿刀是否还在口袋里。

威廉咯咯轻笑。接下来，他的话让哈利有某种似曾相识之感。

“你不用回答我，哈利，你的表情已经全都告诉我了。”

哈利闭上眼睛，聆听威廉用低沉的声音继续往下说。

“你跟我没什么不同，驱动你的也是热情，而热情就跟性欲一样，总是会……”

“会往低处流。”

“往低处流。好了，换你了，哈利。你说的证据是什麼？我应该担心吗？”

哈利睁开眼睛：“你要先告诉我她在哪里，威廉。”

威廉低笑几声，把手放在心脏的位置：“她在这里。”

“胡扯。”哈利说。

“既然皮格马利翁可以爱伽拉忒娅，爱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女人的雕像，那我为什么不能爱我老婆的雕像？”

“我不懂你的意思，威廉。”

“你不必懂，哈利，我知道别人不太容易明白。”

接下来的静默中，哈利听见楼下浴室继续传来哗啦哗啦的水声，一点也没有减弱的迹象。威廉是如何把莉斯贝思弄出这栋屋子，同时依然能够掌控情势？

威廉低沉的声音交织成一片模糊的声响：“错就错在我以为可以让雕像复活，但是能让雕像活起来的人拒绝去了解。那个幻象比我们所谓的现实还要强烈。”

“你现在是在说什么？”

“我在说另一个人，活着的伽拉忒娅，新的莉斯贝思。她怕了，威胁说要毁掉一切。现在我知道我只能满足于雕像了，不过也没关系。”

哈利感觉到某样东西正在升起，那东西来自他的胃，十分冰冷。

“哈利，你有没有触摸过雕像？死人的肌肤感觉很惊人。它不是真的温暖，却又不是真的冰冷。”威廉抚摸蓝色床垫。

哈利感觉到那股寒意正在冰冻他的内脏，仿佛有人把冰水注射到他体内。他感觉喉咙紧缩，听见自己说：“你知道你完了，对不对？”

威廉伸展双臂，躺在床上：“为什么，哈利？我只是个说书人，

跟你说了一则故事而已，你什么都没办法证明。”

威廉伸长手臂去床头桌上拿东西，那东西闪烁着金属光泽。哈利全身肌肉立刻紧绷。威廉把那东西举起来，原来是一只手表：“已经很晚了，哈利，会客时间就到此为止吧？她还没从浴室出来，你可以先走了。”

哈利并没动：“威廉，你曾经要我答应你把凶手找出来，可是找出凶手只是一半，另一半是惩罚凶手，而且是严厉地惩罚凶手。我认为你是认真的，你心里有一部分渴望被惩罚，对不对？”

“弗洛伊德已经过期了，哈利，就跟这次会客一样。”

“你想不想听听证据？”

威廉不耐烦地叹了口气：“如果说完你会走，那就说吧。”

“其实我们收到莉斯贝思戴着戒指的手指时，我就应该知道这一切。左手中指。爱的血脉。凶手希望莉斯贝思爱他。但是，暴露凶手身份的正是这根手指。”

“暴露……”

“说得更准确一点，指甲下的排泄物……”

“有我的血，对，不过这已经是过时的新闻了，哈利，而且我已经跟你解释过我们喜欢……”

“对，当我知道这件事之后，我们更加深入地化验了排泄物。通常排泄物不会提供太多线索。我们吃下去的食物从嘴巴旅行到直肠要花十二到二十四小时，在这段旅程中，胃和肠道会把食物转变成难以辨识的废物，难以辨识到就算用显微镜来看，也很难判断出这个人吃了什么。不过还是有些东西可以完好如初地通过消化道，像是葡萄籽和……”

“你可以跳过讲课吗，哈利？”

“种子。我们发现了两颗种子。这两颗种子没什么特别。可是当我知道凶手可能是谁以后，我请化验人员更仔细地去检查那两颗种子，你知道我们发现了什么吗？”

“不知道。”

“那是两颗完整的茴香籽。”

“那又怎样？”

“我跟剧院餐厅的厨师谈过了，你说那里是挪威唯一一家茴香面包里有整颗茴香籽的餐厅，非常适合搭配……”

“鲱鱼，”威廉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会去那里吃饭，你到底想说什么？”

“之前你说星期三莉斯贝思失踪那天，你跟往常一样在剧院餐厅点了鲱鱼当早餐，时间就在那天早上九点到十点之间。我不明白你胃里的茴香籽怎么会跑到莉斯贝思的指甲底下去。”哈利顿了顿，确定威廉把这些话都听了进去。

“你说莉斯贝思大概五点离开家里，所以那是你吃完鲱鱼早餐大概八小时之后。假设莉斯贝思出门前刚跟你做完爱，她的手指进入了你，可是就算你的肠道工作效率再高，也不可能在八小时内把茴香籽运送到你的直肠，这在人体医学上是不可能的。”

哈利注意到当他清晰地说出“不可能”这个词时，威廉嘴巴微张，脸部肌肉微微抽动。

“茴香籽能抵达直肠的时间最早是晚上九点，所以莉斯贝思的手指一定是在晚上或第二天进入过你的直肠，可是那时你早就已经报案说她失踪了。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威廉？”

威廉凝视着哈利，说得准确一点，他往哈利的方向看去，焦点却落在更远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刑事鉴定证据。”哈利说。

“我明白，”威廉缓缓点头，“刑事鉴定证据。”

“是的。”

“具体的、无可反驳的事实？”

“没错。”

“法官和陪审团最爱这种东西了，不是吗？比口供还好，对不对，哈利？”

哈利点了点头。

“喜剧，哈利，那天发生的事根本就是一出喜剧，演员匆匆上台，又匆匆下台。我确保我们俩待在露台上，以便对面的邻居能看见我们，然后才叫莉斯贝思跟我走进卧室。我从工具箱里拿出一把枪指着她。她睁大眼睛，瞪着装有消音器的长枪管，表情就好像在演喜剧一样。”

威廉从被子底下抽出手来。哈利凝望威廉手中那把手枪，枪管装有黑色消音器，枪口正对着他：“坐下，哈利。”

哈利又坐了下来，感觉那把凿刀顶住他的腰侧。

“她以一种最引人发笑的方式误解我的意思，如果我让她骑在我手上，然后把温热的精液射入她愿意让我射入的地方，那还真的叫恶有恶报。”威廉下了床，水床在他离开后晃了晃，发出咕噜声。

“可是喜剧的精神就在于速度，速度，所以我被迫安排仓促的退场。”他赤裸地站在哈利面前，手里举着枪，“我把枪口顶在她的额头上，她惊讶地皱起眉头，就跟平常一样。当她认为这个世界不公平或难以理解时，都会露出这种表情。就跟那天晚上我告诉她《窈窕淑女》是改编自萧伯纳的《卖花女》时一样。在《窈窕淑女》中，伊莱莎没有嫁给希金斯教授，希金斯教授把她从粗俗的卖花女训练成大家

闺秀，她最后却跟年轻的弗雷迪跑了。莉斯贝思听了很生气，说伊莱莎欠希金斯教授那么多，而且弗雷迪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傻瓜。你知道吗，哈利，我听了开始哭。”

“你疯了。”哈利低声说。

“显然是，”威廉沉重地说，“我做的事虽然骇人听闻，但你在被仇恨驱动的人身上看不见我这种控制力。我只是个简单的人，跟随内心行动，而我的心说的是爱，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爱，这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工具。许多先知和耶稣当初不也是被人认为是疯子？我们当然是疯子，哈利。我们虽然疯狂，却又是地球上最清醒的人。当人们说我所做的事是疯狂的，说我的心可能残缺了，这时我要说：到底哪一种心更残缺？是不能停止去爱的心，还是被爱却不能回报的心？”

一阵长长的静默。哈利清了清喉咙：“所以你就射杀了她？”

威廉缓缓点头。“她的额头有一小处隆起，”他语带惊讶地说，“还有一个小黑洞，就像把钉子敲入薄金属板一样。”

“然后你就把她藏起来，藏在连警犬都找不到的地方。”

“屋子里很热，”威廉的目光移到哈利头顶上方，“一只苍蝇在窗户旁嗡嗡叫。我把全身衣服都脱下来，好让衣服不沾到血。我需要的工具都在工具箱里。我用钳子把她的左手中指钳下来，然后脱下她的衣服，拿出硅胶泡沫喷雾器，很快把弹孔、断指和她身上所有的孔洞填补起来。那天稍早我把床垫里的水排出了一些，排到半满。我在床垫上割开一个洞，把她塞进去，几乎一滴水也没有溅出来。然后我用黏着剂、橡胶和热风枪把床垫重新封起来。这次做得比第一次还要利落。”

“然后她就一直待在那里？被埋葬在她自己的水床里？”

“不是，不是，”威廉若有所思地凝视哈利头顶上方，“我没有埋葬她，正好相反，我把她放回子宫里，那是她重生的开始。”

哈利知道他应该害怕，他现在如果不害怕就危险了。他应该口干舌燥，应该感觉心脏剧烈跳动才对，他不应该感觉到倦意开始在体内蔓延。

“然后你就把切下来的手指塞进肛门。”哈利说。

“嗯，”威廉说，“最完美的藏匿处。我说过了，我预料到你们会派警犬来。”

“还有其他地方不会让味道飘散出来，不过肛门应该最能给你带来任性的快感，对不对？对了，那卡米拉的手指呢？你对她的手指做了什么？你不是在射杀她之前切下了她的手指？”

“卡米拉，对……”威廉微微一笑，点了点头，仿佛哈利唤起了他的快乐回忆，“这是我跟她之间的秘密，哈利。”威廉打开保险栓。

哈利吞了口唾沫：“把枪给我，威廉，一切都结束了，这样做没有意义。”

“当然有意义。”

“有什么意义？”

“就跟往常一样啊，哈利，表演总要有个像样的结局，你不会以为让我静静退场，就可以轻易地把观众打发走吧？我们需要有个完美大结局，哈利，一个圆满的结局。如果没有圆满的结局，我就自己创造一个，这是我的……”

“人生座右铭。”哈利低声说。

威廉露出微笑，用枪指着哈利的太阳穴：“我是要说：这是我的死亡座右铭。”

哈利闭上眼睛，他只想睡觉，只想被缓缓流动的河川承载，渡到彼岸。

萝凯心头一惊，猛然睁开眼睛。她梦见了哈利，梦见他们坐在船上。

卧室一片漆黑。她是不是听见了什么声音？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她聆听雨滴敲击屋顶，那声音令人安心。为了安全起见，她检查放在床头桌上的手机是否开机，以便他打来电话。

她闭上眼睛，轻缓地向前漂流而去。

哈利失去了时间感。他睁开眼睛，看见房里空无一人，光线似乎也有点改变。他不知道时间究竟是经过了一秒钟还是一分钟。

床上空荡荡的。威廉不见了。

水声又回来了。有雨声，也有淋浴声。

哈利挣扎着站起身来，看着那张蓝色床垫。他觉得自己的衣服里好像有东西在爬。借着床头桌上的灯光，哈利看见水床里有个人体轮廓，而且由于浮力，人体的脸部紧贴床垫，形成一个有如石膏模型的脸形。

他走出卧室，只见通往阳台的门敞开着。他朝栏杆和楼下院子看了一眼，然后踩出湿答答的脚印，走下白色楼梯，来到楼下。他打开浴室门，看见灰色浴帘后面有个女性身体的轮廓贴着窗户。哈利一拉开浴帘，就看见了朵娅。她的脖子向前弯曲，弯向不断洒下的水花，下巴几乎碰到胸部，一条黑色丝袜缠绕在她脖子上，丝袜的另一端缠绕在莲蓬头顶端。她闭着双眼，水从长长的黑色睫毛上滴落，嘴巴半张，里面充满某种黄色物质，看起来像是硬化的泡沫。她的鼻孔、耳朵和太阳穴上的小孔里也充满了这种泡沫。

哈利把水关上，离开浴室。

楼梯上没有人。

他谨慎地踏出每一步，感觉全身麻木，仿佛身体成了石头。

莫勒。他必须打电话给莫勒。

哈利穿过一楼大厅，走进院子。雨水落在他头上，但他感觉不到。他很快就会完全瘫软。旋转晾衣架已不再尖叫。他挪开视线，不去看衣架。他看见柏油路面上有个黄色烟盒，便走了过去，打开烟盒，抽出一根烟塞进嘴里。他想用打火机点燃那根烟，却发现烟头湿了。烟盒一定是渗水了。

他得打电话给莫勒；叫他们来这里；跟莫勒一起去学生楼；在那里讯问史文；立刻录下史文对汤姆的指控；听莫勒下令逮捕汤姆；回家；回到萝凯身边。

他的眼角余光可以看见旋转晾衣架。

他咒骂一声，撕去烟头，把滤嘴放到唇边，第二次打火点燃。他为什么觉得有压力？已经没事了，一切都结束了。

他转身面对旋转晾衣架。

旋转晾衣架微微歪向一边，架设在柏油路面上的柱子显然吸收了冲击力，损坏的只有吊着威廉的那根晾衣杆。他的手臂垂落两侧，湿漉漉的头发粘在脸上，双眼上翻，仿佛正在祈祷。哈利突然觉得眼前这幅景象有种怪异的美感。威廉的赤裸躯体有些部分裹在湿床单里，看起来颇像西班牙大帆船的船首雕像。威廉如愿以偿了，这就是他要的完美大结局。

哈利捡起爱斯坦的手机，输入密码。他的手指几乎不听使唤，很快就会僵硬。他输入莫勒的电话号码，正要按下拨出键时，手机发出尖锐的警告音。屏幕显示语音信箱里有一则留言。那又怎样？这又不是他的手机。他迟疑片刻。直觉告诉他应该先打电话给莫勒。他按下按键。

一个女性声音说他有一则新留言，几秒空白，哔，然后一个声音

轻轻说道：

“嘿，哈利，是我。”是汤姆的声音，“你关了手机，这样不太明智，因为我在找你。”

汤姆的嘴巴非常靠近话筒，让哈利觉得汤姆似乎就站在他身旁。

“抱歉我得轻声细语，因为我们不想把他吵醒，对不对？要不要猜猜我在哪里？我想你能猜得到，你甚至应该预料到。”

哈利吸了口烟，没发觉烟已燃尽。

“这里有点暗，不过能看到床边有一张足球队的照片。我看看，应该是热刺队吧？他的床头桌上有一台小机器，是Game Boy。你听，我把手机拿到他旁边。”

哈利听见小男孩的稳定呼吸声，他正安稳地睡在霍尔门科伦区那栋木造房子里。

“哈利，到处都有我们的人，你别想打电话或跟人说话，照我的话做，打这个电话号码给我。你敢轻举妄动，这小鬼就死定了，明白吗？”

哈利的身体开始把血液输送到他麻木的身体各处，慢慢地，麻木被难以忍受的疼痛取代。

42

星期一 魔鬼之星

雨刷沙沙低语，轮胎吱吱鸣叫。

雅士疾速穿过十字路口，微微打滑。哈利以心脏可以承受的最快速度驾车向前冲，豆大的雨滴打在前方柏油路面上，他心里很清楚，这辆雅士的轮胎胎纹仅供装饰，抓地力小得可怜。

他踩下油门加速，趁黄灯冲过下个十字路口。幸好街上没车。他迅速看了看表。剩下十二分钟。现在距离他站在威廉住处的院子里拨打被迫拨打的电话已经过了八分钟，距离那轻柔的声音传到他耳中，也已经过了八分钟：“你终于打来了。”

哈利对着手机狠狠咒骂，最后忍不住又加上一句：“你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就杀了你。”

“哎呀呀，真是的。你在哪里？史文呢？”

“不知道，”哈利盯着旋转晾衣架，“你想怎样？”

“我只想见你，想知道你为什么打破我们的约定。如果你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我们可以改变。现在还不算太迟，哈利。我愿意亲自担保，让你加入我们的团队。”

“好，”哈利说，“那就见面，我去找你。”

汤姆轻声低笑：“我也想见史文，还是让我去找你吧，把地址给我，快点。”

哈利迟疑片刻。

“哈利，你有没有听过人的喉咙被划开的声音？金属刀锋切进皮肤和软骨会发出吱的一声，接着会听见咻咻的声音，就像牙医吸唾器发出的那种声音。那种声音是从被切断的气管还是食道发出来的？我总是分不清。”

“学生楼，四〇六室。”

“天哪，命案现场？我应该想到的。”

“你应该想到的。”

“好，你别想打电话或设圈套，想都别想，我会把这小鬼一起带去。”

“不！不要……汤姆……我求你。”

“求？你刚刚是说‘求’。”

哈利并不回答。

“我把你从水沟里捡回来，给你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没想到你却从背后捅我一刀，现在你竟然还有脸求我？告诉你，我这样做不是我的错，而是你的错，你给我记住了，哈利。”

“听着……”

“二十分钟后见，把门打开，坐在地上，坐在我看得见的地方，双手抱头。”

“汤姆！”

汤姆已挂断电话。

哈利猛踩油门，感觉轮胎几乎快要抓不住地面。雅士斜向漂过水面，一瞬间，他和雅士有如徘徊在梦中，所有物理定律暂停工作。这一瞬间不过一秒钟，但足以让哈利感到解脱，觉得一切都结束了，做什么也太迟了。接着，轮胎重新抓上地面，他又回到现实了。

雅士在学生楼外急速回转，停在安全门前。哈利关上引擎。剩下九分钟。他下了车，绕过车子，打开后备厢，扔掉半瓶玻璃水和脏抹布，抓起一卷黑色绝缘胶带。他走上楼梯，从腰带里抽出手枪，拧下消音器。他没检查手枪是否正常，只是猜想捷克手枪应该承受得了偶尔从十五米高的露台上摔落地面的撞击。他在四楼电梯前停下脚步。电梯门把他记忆中一样：以金属制成，末端是个圆形实心木盖，大小正好可以隐藏一把没有消音器的手枪，只要把枪粘在后面就可以了。他把子弹上膛，用两段胶带贴住。如果事情一开始就按照他的计划顺利进行，这把枪就派得上用场。电梯旁有个垃圾道，他打开垃圾道的盖子，铰链发出吱的一声尖鸣。消音器落入漆黑的通道之中，没发出一丝声响。剩下四分钟。

他打开四〇六室的门。

电暖器那头传来金属撞击的当啷声。

“有好消息吗？”史文的口气近乎哀求。哈利解开史文的手铐，闻到他口中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没有。”哈利答道。

“没有？”

“他要带欧雷克来。”

哈利和史文坐在走廊地板上等待。

“他迟到了。”史文说。

“对。”

一阵静默。

“伊吉·帕普的歌，C开头的，”史文说，“你先开始。”

“别闹了。”

“《中国女孩》。”

“现在不是时候。”

“消除紧张啊。《糖果》。”

“《渴望爱》。”

“《中国女孩》。”

“你刚刚说过了。”

“有两个版本。”

“《冷金属》。”

“你怕吗，哈利？”

“怕死了。”

“我也是。”

“很好，这样可以提高我们存活概率。”

“提高多少？百分之十，还是二十……”

“嘘。”

“那是电梯的……”史文轻声说。

“电梯上来了，慢慢深呼吸几下。”

他们听见电梯发出低沉的呻吟，缓缓停了下来。两秒钟之后，铁栅门的咔咔声才传了过来，声音十分长，这告诉哈利汤姆相当谨慎地打开电梯门。接着他们听见低沉的咕啾声和垃圾道盖被打开的声音。史文以疑惑的眼神看了哈利一眼。

“举起你的双手，让他看见。”哈利轻声说。

两人同时举起双手，手铐发出当啷当啷的声响。通往走廊的玻璃门被打开了。

欧雷克脚穿拖鞋，睡衣外面罩着一件宽松的运动夹克。哈利的脑海闪过一幕幕景象：走廊；睡衣；拖鞋的拖曳声；妈妈；医院。

汤姆走在欧雷克后面，双手插在短夹克的口袋里，但哈利看出一根枪管从里面抵住了黑色夹克。

“停下来。”汤姆说，在距离哈利和史文五米处停下脚步。

欧雷克双眼红肿，眼圈发黑，看着哈利。哈利看了欧雷克一眼，

希望自己的眼神坚定而充满希望。

“你们两个为什么铐在一起？感情已经好到难分难舍了？”

汤姆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十分尖锐。哈利明白汤姆已经查过他们在整个缉捕行动开始之前制作的寝室名单，知道了他早已知道的事，那就是四楼寝室里都没人。“我们一致同意，我们在同一条船上。”哈利说。

“为什么不按照我说的坐在房间里？”

汤姆一直让欧雷克挡在中间。

“为什么你要我们坐在房间里？”哈利问。

“轮不到你问问题，哈利，给我进房间去，快点。”

“抱歉，汤姆。”

哈利张开那只没跟史文铐在一起的手，只见两把钥匙躺在他手上，一把是耶鲁牌钥匙，另一把比较小。“一把是房间钥匙，一把是手铐钥匙。”他说。

哈利张开嘴巴，把两把钥匙放在舌头上，闭上嘴巴，对欧雷克眨了眨眼，吞了下去。

汤姆张口结舌，难以置信，看着哈利的喉结鼓起又落下。

“你得改变计划了，汤姆。”哈利喘气说。

“什么计划？”

哈利缩起双脚，背倚着墙，把自己向上推，推到几乎完全站立。汤姆把手抽出夹克口袋，用枪指着哈利。哈利做个鬼脸，拍了两下胸口才说话：“别忘了，汤姆，我已经追查你好几年了，你惯用的手法我早就一点一点摸清了。我知道你是怎么在斯韦勒的房间里射杀他，

并且安排得像是自卫，还有你是怎么在港口仓库重施故技。所以我猜你的计划是在房间射杀我跟史文，布置得像是我先射杀他，然后自杀。你会离开现场，让其他警察同事来发现我们的尸体。说不定警方还会接到匿名电话，说听见学生楼传来枪声，对不对？”

汤姆不耐烦地上下瞄了瞄走廊。

哈利继续说：“解释显而易见，不是吗？哈利·霍勒这个酒鬼警察终于受够了，他被女友抛弃，被踢出警界，还绑架了一个杀手。自我毁灭式的暴怒最后以惨剧收场，真是一场个人悲剧，几乎……也只是几乎……让人难以理解。你是不是这样设想的？”

汤姆淡淡一笑：“不赖嘛，不过你漏掉了一部分：你因为被女友抛弃而悲愤莫名，半夜驾车到前女友家，偷偷摸进去，绑架她儿子，最后她儿子被发现死在你身边。”

哈利专注呼吸，让呼吸保持正常。

“你以为他们真的会相信这个故事吗？莫勒会相信？托列夫会相信？媒体会相信？”

“当然会，”汤姆说，“你不看报纸，不看电视吗？这种新闻会被报道几天，顶多一星期，前提是这段时间没有其他骇人听闻的大事发生。”

哈利默然不语。

汤姆微微一笑：“这里唯一骇人听闻的大事，是你竟然以为我找不到你。”

“你确定？”

“确定什么？”

“确定我不知道你会找来这里。”

“如果真是这样，我要是你，早就跑了。你已经无路可走了，哈利。”

“没错。”哈利说，把手插进夹克口袋。

汤姆举起手枪。哈利掏出一包湿了的烟：“我是坐在圈套里，问题是：这个圈套是为谁设下的？”哈利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

汤姆眯起双眼：“什么意思？”

“这个嘛，”哈利说，撕去烟头，把烟凑到唇边，“法定假期很麻烦，对不对？人手总是不够，事情总是做不完，什么事都会拖延。比方说，在学生楼装设监控摄像头会拖延，拆除监控摄像头也会拖延。”

哈利注意到汤姆的眼皮微微抽动。他用大拇指朝肩膀后方比比：“你看看右边角落，汤姆，你看见了吗？”

汤姆往哈利比的方向瞄了一眼，目光随即又回到哈利身上。

“我说过了，我知道你的驱动力是什么，汤姆，我知道你迟早都会找到我们，我只是想让你找得辛苦些，这样你就想不到其实你是被引诱到圈套里的。星期日早上，我跟一个你也认识的朋友聊了很久，之后他就一直坐在监控车上，为的就是要录下现在这一幕。来，跟欧图挥挥手。”

“你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哈利，我知道欧图这个人，他绝对不敢做出这种事。”

“我跟欧图说，这段录像的版权完全归他。汤姆，你想想看，演出这场最后大对决的人有疯狂警探、堕落警监，还有大家认定的快递员杀手，全世界的电视公司都会争相抢购。”哈利往前踏进一步，“你最好把枪给我，汤姆，现在场面已经够难看了，不要再把事情弄得更糟。”

“你给我站住，哈利。”汤姆低声说。哈利看见汤姆的手枪转而指向欧雷克背后。哈利停下脚步。汤姆不再眨眼，潜心思索，下巴肌肉不断扭动。没有人移动。大楼里寂静无声，哈利觉得自己似乎可以听见墙壁的声音：墙壁发出的是一种长波，一种几乎难以听见的振动，人耳只能将它辨识为气压的微小变化。墙壁唱着歌。十秒钟过去了，似乎永无止境的十秒过去了，这十秒中汤姆的眼睛眨也不眨。爱斯坦曾告诉哈利，人脑在一秒内可以处理大量的信息，哈利已经记不得那个数字了，但爱斯坦解释说那表明一个人可以在十秒内轻松看完一般市立图书馆的所有藏书。

汤姆终于眨了眨眼，哈利注意到汤姆变得冷静了。他不知道这代表什么，只知道这可能是个坏兆头。

“谋杀案的有趣之处，”汤姆说，“就在于除非你被证明有罪，否则你就是清白的。目前为止，我看不出摄像头拍到我做了什么非法的事。”汤姆走到哈利和史文面前，用力扯起手铐，把史文从地上扯了起来。汤姆用空着的一只手搜他们的身，摸过他们的夹克和裤子外侧，眼睛紧盯哈利：“正好相反，我只是在执行任务，逮捕一个从拘留所绑架凶手的警察。”

“你刚刚已经在摄像头前供述了。”哈利说。

“是对你供述，”汤姆微笑说，“我记得这些摄像头只能录下影像，不能录下声音。这只是正常的逮捕程序而已。往电梯那边走。”

“那绑架十岁男童呢？”哈利说，“欧图录下了你用枪指着小男孩。”

“哦，他啊。”汤姆说，朝哈利猛力一推，使他摇晃着向前踏了几步，连带也把史文往前拉。

“他半夜爬起来，没跟妈妈说就跑来警署。他以前也做过这种事，不是吗？我正要来找你跟史文，却在警署外面碰到他。这个小鬼显然知道出了事，于是我跟他解释状况，他说他想帮忙。事实上，是

他建议我利用他作人质的，好让你不会做出什么傻事，搞得自己受伤，哈利。”

“一个十岁男童会做出这种事？”哈利呻吟一声，“你真的认为有人会相信你吗？”

“看着好了。”汤姆说，“好了，各位，我们要从这里走出去，停在电梯前面。谁敢轻举妄动，谁就先吃子弹。”

汤姆来到电梯前，按下按钮。电梯井的深处传来轰隆声。

“假日的学生楼真安静，感觉很怪吧？”汤姆对史文微微一笑。

“好像鬼屋。”

“放弃吧，汤姆。”哈利嘴里像是充满了沙粒，必须集中精神才能把话说清楚，“太迟了，你一定知道没有人会相信你的。”

“这句话你已经说过了，亲爱的同事。”汤姆说，朝歪向一边的楼层指针瞥了一眼。楼层指针开始慢慢旋转，慢得有如玻璃罩下的指南针。

“他们会相信我的，哈利，理由很简单……”汤姆用手指拂过上唇，“没有人可以提出反驳的证据。”

哈利知道汤姆心里有什么打算，汤姆打算在电梯里动手，因为电梯里没有摄像头。哈利不知道事后汤姆要怎么自圆其说，也许会说电梯里发生扭打，结果哈利抢到了枪。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都会死在电梯里。

“爸爸……”欧雷克开口说。

“不会有事的，儿子。”哈利试着挤出微笑。

“对，”汤姆说，“不会有事的。”

他们听见金属强力碰撞的铿锵声。电梯越来越近了。哈利看着电梯门的圆形木质门把。手枪粘在门把上的角度，让他只要用手握住枪柄，手指扣住扳机，手一抽就可以把枪拉起来，只要一个动作就可以完成。

电梯在他们面前停下，发出砰的一声，晃了一晃。

哈利吸一口气，伸出手，手指摸上门把木质表面的底端，指尖期待接触到冰冷坚硬的精钢枪身，不料却只摸到松开的胶带。

汤姆叹了口气：“恐怕我已经把枪丢进垃圾道里了，哈利，你真的以为我不会搜查你有没有布置武器吗？”

汤姆一手拉开铁门，另一手持枪指着他们：“小鬼先进去。”

欧雷克抬头望向哈利，哈利避开他的目光。欧雷克向哈利寻求更多安心的保证，哈利无法和他目光相触，只能默默地朝电梯点了点头。欧雷克走了进去，站在电梯最里面。电梯天花板的微弱灯光投射在褐色仿黄檀木壁板上，壁板表面刻有爱的宣言、口号、生殖器官和问候语。欧雷克头上那块壁板刻着“去你的”。

墓室，哈利心想，这是个墓室。

哈利把空着的右手插进夹克口袋。正像他之前证明过的，他不喜欢电梯。这时他左手突然猛力一扯，把史文扯得手脚张开，向汤姆扑去。汤姆立刻看向史文。哈利趁这一刻举起右手，高举过头，像个手持长刀的斗牛士那样专注瞄准。他知道他只有一次出手机会，准头比力道更重要。

哈利的右手往下一挥。

凿刀刀尖穿透皮夹克，发出撕裂声。金属刀身切入覆盖着右锁骨的软组织，贯穿颈静脉，刺穿臂神经丛的神经网络，通往手臂的运动神经顿时瘫痪。听见铿的一声，手枪掉落石砖地面，接着当啷当啷地滚下楼梯。汤姆低头往右肩一看，脸上露出惊诧神情。只见一支绿色

短柄插在他的右肩，他的右手臂软绵绵地垂落一旁。

今天对汤姆而言是漫长而倒霉的一天。倒霉事从他一早起来就开始了，先是接到通知说哈利和史文逃跑了，接着又发现要找出哈利比他预期的还要困难。汤姆跟其他警察解释说，他们可能得利用欧雷克，却被拒绝；他们认为太危险了。在内心深处，他始终知道最后这几步路他必须独自走完。事情总是这样。没有人会阻止他，也没有人能帮助他。忠诚视于事物的价值；明哲保身最重要。倒霉事接踵而来。他感觉不到自己的手臂了，他只感觉到胸腔深处涌出温热的液体，告诉他一个里面有很多血的东西被刺穿了。

他朝哈利望去，正好看见哈利的脸逼近，接着他整个脑袋就回荡着咯吱声。哈利的头如弹簧射出般撞上他的鼻梁。哈利挥出右拳，但被汤姆避开；他追上前去，却被史文的左臂拉住。汤姆用嘴巴贪婪地吸气，疼痛在他血液中释放出盲目的炽烈怒意，令他精神为之一振。他令身体保持平衡，动用所有感官，测量距离，蹲伏下来，一腿高高踢出，另一腿支撑身体扭转，使出一记完美的回旋踢，正中哈利的太阳穴。哈利倒向一侧，连史文也被拖倒在地。

汤姆转过身来，寻找手枪，发现手枪在下方的楼梯平台上。他扶着栏杆，两个纵跃便落到平台上。他的右手臂依然不听使唤。他咒骂一声，用左手捡起手枪，冲上楼梯。

哈利和史文已不见踪影。

汤姆转过身，正好看见电梯门关闭。他用牙齿咬住手枪，伸出左手抓住门把，使劲一拉，却拉得左手臂几乎脱臼。电梯门已经锁上。汤姆把脸凑到门上圆窗往里看，只见铁栅门已被拉上。他听得见里面传来激动的说话声。

真是倒霉的一天。但这一天即将结束，这一天即将画下完美句点。他举起手枪。

哈利靠着电梯后壁板，上气不接下气，等待电梯移动。他才刚把

铁栅门关上，按下“地下室”的按钮，电梯门就开始晃动，然后就听见汤姆在门外高声咒骂。

“这该死的电梯不动了。”史文气喘吁吁地说，腿一软跪在哈利旁边。

电梯抖了抖，像是打了个嗝，但就是不动。

“这破电梯这么慢，他可以跑去楼下等，对我们说：‘欢迎回来！’”

“该死，”哈利喃喃地说，“和地下室之间的门是锁着的。”

哈利看见有个黑影掠过圆窗。“小心！”他大喊，把欧雷克往铁栅门推去。

子弹在哈利头上穿入仿黄檀木壁板，发出有如软木塞被拔出酒瓶的声音。哈利把史文朝欧雷克拉了过去。

这时电梯又抖动一下，同时发出尖锐声响，开始移动。

“靠。”史文低声说。

“哈利……”欧雷克说。

蓦然间，玻璃碎裂声传来。哈利一瞥，看见欧雷克头上的铁栅格之间出现一只紧握的拳头，他本能地闭上眼睛，玻璃碎片随即向他洒落。

“哈利！”

欧雷克的尖叫声穿透哈利，穿透他的耳朵、鼻子、嘴巴、喉咙。他淹没在尖叫声里。哈利睁开眼睛，直视欧雷克圆睁的双眼；欧雷克嘴巴大张，因为疼痛和惊慌而扭曲；他的头发被一只白色大手抓住。欧雷克被拉得离开地面。

“哈利！”

哈利突然什么都看不见，他用力瞪大眼睛，但仍然什么都看不见，只看见一大片白色的恐慌。但他听得见，听得见妹妹正在尖叫。

“哈利！”

他听见爱伦尖叫，听见萝凯尖叫，每个人都在尖声大叫他的名字。

“哈利！”

他看着白色真空，看见白色渐渐变为黑色。他是不是昏过去了？尖叫声逐渐退去，犹如逐渐消失的回音。他飘浮而去。他们说对。重要的时刻他总是不在，他一定会让自己在别的地方。整理案件，打开酒瓶，锁上房门，变得害怕，变得目盲。他们说的总是对的。就算他们说的不对，也将会是对的。

“爸爸！”

一只脚踢中哈利的胸部。他的视力又恢复了。欧雷克的身体在他面前摇晃，双脚猛踢，他的头发被汤姆的手紧紧抓住。但电梯停住了。他立刻知道电梯为什么停止下降，因为铁栅门被撞得移位了。哈利朝史文看去，只见史文坐在他身后的地上，双眼发直。

“哈利！”汤姆的声音从外面传来，“让电梯升上来，不然我就对这小鬼开枪。”

哈利站了起来，又迅速低下身子。他已经看见他要看见的了。四楼电梯门比电梯高了半米。

“如果你从那里开枪，欧图会把你开枪杀人的画面都录下来。”哈利说。他听见汤姆低沉的笑声。

“告诉我，哈利，如果你的支援部队真的存在，不是早就该到了吗？”

“爸爸……”欧雷克呜咽着。

哈利闭上眼睛：“听着，汤姆，只要栅门没关好，电梯就不会动。你的手臂卡在栅格里，你只要放开欧雷克，我们就能把门推回原位。”

汤姆哈哈大笑。

“你以为我这么笨吗，哈利？栅门只要移动几厘米就好了，用不着我放开手。”

哈利看向史文的眼睛，却只看见茫然失焦的眼神。“好，”哈利说，“我戴着手铐，需要史文帮忙，可是现在他看起来已经吓呆了。”

“史文！”汤姆大吼，“你听见了吗？”

史文微微抬起头。

“你还记得洛丁吗？你前一任的布拉格走私犯。”

回声轰轰作响，朝一楼传去。史文吞了口唾沫。

“他跌倒在车床上，史文，你想不想尝尝那个滋味？”

史文蹒跚地移动脚步，哈利抓住他的领口，把他拉近。“史文，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吗？”哈利对面无血色、神情恍惚的史文高声说，同时把手伸进史文背后的口袋，掏出一把钥匙。

“你要把栅门固定好，听见了没？我们一开始行动，你就把栅门牢牢固定住。”哈利指向控制板上一个老旧的黑色圆形按钮。

哈利把钥匙插进手铐，拧开，史文专注地看着哈利，点了点头。

“好了，”哈利高声大吼，“我们准备好了，我们要把栅门推回原位。”

史文背靠着栅门，双手找到着力点，向右一推。栅格同时往右移

动，汤姆呻吟一声。地上的接点传出轻轻的咔嗒声，和栅门接合在一起。

“好了！”哈利大吼一声。

他们先是等待，然后哈利踏出一步，来到电梯另一边，抬头往上看。汤姆的两只眼睛从圆窗和他肩膀之间的小缝隙往下瞪视哈利，其中一只眼睛是汤姆愤怒圆睁的眼睛，另一只是看不见的黑色枪眼。

“上来。”汤姆说。

“可是你要放过欧雷克。”哈利说。

“一言为定。”

哈利缓缓点头，按下按钮。

“我知道最后你一定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哈利。”

“人通常都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他看见汤姆的一条眉毛突然一挑，可能是因为汤姆此时才发现手铐垂落在哈利的一只手腕上，可能是因为汤姆听见哈利说话的口气，也可能是因为汤姆感觉到决定命运的时刻来临了。

电梯抖了抖，开始移动，钢索发出不祥的尖鸣。此时哈利迅速上前一步，踮起脚。手铐铐上汤姆的手腕，发出干涩的咔嚓声。

“妈的……”汤姆说。

哈利抬起一只脚，动用九十五公斤的体重全力把汤姆往下拉，手铐嵌入两人手腕的肌肤中。汤姆用力往回抽，但整条手臂瞬间就被拉进圆窗，肩膀卡在圆窗上。

倒霉的一天。

“妈的，放开我！”汤姆大吼，下巴已压上铁门。他试着抽回手

臂，但是太重了。他大声怒吼，用枪拍打铁门。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他们糟蹋了一切。他们毁了他堆起的沙堡，将沙堡踢个粉碎，还站在那里哈哈大笑。但是有一天他们会尝到苦头，他们一定会尝到苦头。这时他发现栅门触碰到他的下臂。电梯正在移动，却往错误的方向移动。电梯正在下降。当他发现自己就要被斩落时，他的喉头紧缩。电梯就像是缓缓落下的断头刀，他气数已尽。

“史文，牢牢固定栅门！”哈利大吼。

汤姆放开欧雷克，想抽回手臂，但哈利过于沉重，他抽不回来。汤姆惊恐万分。他试了一次，接着又试一次。他的脚在光滑的地板上滑到一旁，他感觉到电梯天花板触碰到他的肩膀。所有的理智都离他远去。

“不，哈利，停下来。”他想喊出来，却被啜泣声盖过。

“饶了我……”

43

星期一晚上 劳力士

嘀嗒，嘀嗒，嘀嗒。

哈利坐着，聆听秒针行进的声音，闭着眼睛，心中数数。他心想，嘀嗒声既然是从劳力士手表传出来的，想必非常精准。

嘀嗒，嘀嗒，嘀嗒。

如果他算得没错，他已经在电梯里坐了四分之一个小时，也就是十五分钟了。电梯下降到一楼和地下室之间时，他按下停止钮，宣布现在安全了。接下来就只有等待。从电梯停止到现在已经过了九百秒。这九百秒他们坐在电梯里，如老鼠般安静，竖耳聆听，聆听脚步声、说话声、开门声、关门声。哈利闭着眼睛，数着地上那只鲜血淋

滴的手臂上戴着的劳力士发出的嘀嗒声，数到了九百。那只手臂还和哈利的手铐在一起。

嘀嗒，嘀嗒，嘀嗒。

哈利睁开眼睛，解开手铐，心想他把车钥匙吞下了肚，这下子该怎么发动车子？

“欧雷克，”哈利轻声说，轻轻推了推欧雷克，他已经睡着了，“我需要你帮忙。”

欧雷克站了起来。

“这是要干吗？”史文问，看着欧雷克站在哈利肩膀上，从天花板上拆下日光灯管。

“拿着。”哈利说。

史文伸出手臂，从欧雷克手中接过两根日光灯管。

“第一，这样能让我的眼睛在进入地下室前适应黑暗。”哈利说，“第二，这样一来，电梯门打开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因为暴露在光亮里猛眨眼睛。”

“汤姆？汤姆会在地下室？”史文难以置信地说，“别开玩笑，没有人这样还能活下来。”他用灯管指了指地上那条颜色已转为苍白、有如蜡制品一般的手臂，“你想想看他流了多少血？受到了多大的冲击？”

“我只是预防所有的可能。”哈利说。

电梯陷入黑暗。

嘀嗒，嘀嗒，嘀嗒。

哈利踏出电梯，迅速移到旁边，伏下身来。他听见背后传来轻轻

的关门声。他等待着，直到听见电梯开始上升。他们说好要让电梯停在地下室和一楼之间，那个位置是安全的。

哈利屏息静气，侧耳细听。目前为止他连个鬼影都没看见。他站起身，只见地下室另一端的门窗透进微弱的光。他分辨出铁丝网内庭院家具、旧五斗柜和滑雪板尖端的形状。哈利在黑暗中摸索，沿着墙壁前进。他找到一扇门，打开，垃圾的臭味随即扑鼻而来。这正是他要找的地方。他踏过扭曲的垃圾袋、蛋壳和空牛奶盒，在腐烂垃圾发出的黏腻热气中摸索。那把手枪躺在墙边，上面还粘着一段胶带。他先确认子弹都在枪膛里，才走出垃圾间。

他弯着腰，朝透出光线的门窗移动。

当他靠近窗户时，才看见窗户上有个阴暗的轮廓，是一张脸的轮廓。哈利立刻蹲伏下来，这才想到自己身处黑暗之中，那个人不可能看得见他。他双手把枪举在面前，向前慢慢踏上两步。那张脸紧紧贴在玻璃上，五官都扭曲了。他瞄准那张脸。那是汤姆。汤姆双目圆睁，瞪着哈利背后的黑暗空间。

哈利的心脏剧烈跳动，使得他双手颤抖，无法稳定瞄准。

他等待着。时间一秒一秒过去。什么也没发生。然后，他放下枪，站了起来。

他走到窗前，细看汤姆呆滞的眼睛，那双眼睛上面已覆上一层青白色薄膜。哈利转过身，看向黑暗。不管汤姆原本在看的是什么，现在都已不在那里了。

哈利静静站立，感觉自己的脉搏顽强地跳动，听见脉搏发出嘀嗒、嘀嗒、嘀嗒的声音。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知道自己还活着，因为门后那个人已经死了。现在他可以打开门锁，把手放在汤姆的肌肤上，感觉他的体温正在消散，肌肤的质地正在改变，生命正在流逝，最后只留下一副皮囊。

哈利隔着窗户，把额头顶在汤姆的额头上，感觉冰冷的窗玻璃犹

如冰一般烧灼他的肌肤。

44

星期一晚上 喃喃细语

他们停在亚历山大柯兰斯广场等红灯。

雨刷左右摆动。再过一个半小时，崭新的黎明就会降临，但现在仍是夜晚，云层覆盖在城市上空，宛如灰黑色防水帆布。哈利坐在后座，一只手臂抱着欧雷克。

空寂无人的沃玛川奈街人行道上，一男一女蹒跚着，朝他们的方向走来。

此时距离哈利、史文和欧雷克走出电梯，踏上坚实的土地，已过了一小时。他们走出学生楼后，来到一棵高大的白桦树下，在干燥的草地上躺了下来。哈利曾在马里斯的寝室窗外见过这棵白桦树。他在草地上先拨通《每日新闻报》编辑台的电话，跟值班记者通话，再打电话给莫勒，告诉他事情经过，请他找寻爱斯坦的下落。最后他打电话给萝凯，把她从睡梦中叫起来。二十分钟后，学生楼前就被记者的闪光灯和警车的蓝色警示灯照得灯火通明，一如往常，这两者形成美妙的组合。

哈利、欧雷克和史文坐在白桦树下，看着众人在学生楼里奔进奔出。

然后，哈利按熄香烟。

“真是的。”史文说。

“《性格》。”哈利说。

史文点头说：“我忘了这首歌。”

他们缓步走上广场，莫勒急步上前，引领他们坐上一辆警车。他们先前往警署，简短地接受警方讯问，或是“简报”，这是莫勒贴心的措辞。史文遭到拘留，哈利坚持要他们派出两名警察二十四小时站在史文的拘留室前守卫。莫勒有点诧异，问他史文脱逃的概率真有那么高吗？哈利摇头，莫勒没再多说，答应了他的要求。

他们派了一个正规便衣警察，调来一辆警车，送欧雷克回家。

那对男女穿过乌蓝德街，红绿灯发出的哔哔声划破夜空。女子显然借了男子的夹克，罩在头上。男子的衬衫粘在身上，他高声大笑。哈利心想那男子看起来有点面熟。

信号灯切换到绿色。

哈利瞥见那女子夹克下的红发，接着，那对男女走出了他的视线。

警车经过芬伦区时，雨突然停了。云层犹如舞台上的布幕拉起，露出一轮新月，高高挂在奥斯陆湾上方的漆黑夜空中，放出光芒，照耀着他们。

“结束了。”莫勒说，从前座转过头来，微微一笑。

哈利心想莫勒应该是说雨结束了吧。“结束了。”他答道，眼睛依然看着那轮新月。

“你很勇敢。”莫勒说，拍拍欧雷克的膝盖。欧雷克露出疲倦的微笑，抬头看向哈利。

莫勒转回头，看着前方道路。“我的胃痛不见了，”莫勒说，“蒸发了。”

他们在曾经关押史文的地方找到了爱斯坦，也就是拘留所。根据肝洛斯的文件，爱斯坦是汤姆带来的，理由是涉嫌酒后驾驶出租车。验血结果显示，爱斯坦的血液中的确含有少许酒精成分。莫勒下令立

刻释放爱斯坦，并省去所有正式手续，令人惊讶的是肝洛斯竟然没有反对，相反还乐于从命。

警车咯吱咯吱地开上黑色木制大宅的碎石车道，萝凯已站在门口等候。

哈利俯身越过欧雷克，打开车门。欧雷克跳了出去，奔向萝凯。

莫勒和哈利坐在车上，看着他们母子在台阶上静静拥抱。莫勒的手机响起，他把手机拿到耳边，说了两声“是”和两声“好”，便挂了电话。

“是贝雅特打来的，他们在威廉的院子里发现一个垃圾袋，里面都是自行车器材。”

“嗯。”

“到时候会很可怕，哈利，”莫勒说，“他们全都会抢着要来采访你，奥克许街的那些报社、NRK [7] 、TV2，还有外国媒体。你想想看，连西班牙都听说挪威有个快递员杀手了。反正这些你以前都经历过，知道是怎么回事。”

“死不了。”

“我想也是。还有，昨天晚上在学生楼发生的事，我们录下来一部分。我真是搞不懂那个欧图怎么会在星期六下午开始录像以后，就忘了关机，直接搭火车回赫纳福斯市去了。”

莫勒看着哈利，但哈利面无表情。

“而且他还刚好清空了硬盘，所以硬盘里的空间可以录上好几天，真是不可思议，几乎会让人觉得这根本是事先安排好的。”

“几乎。”哈利喃喃地说。

“警署会举行一场内部调查，我已经联络了SEFO，通知他们汤姆

的不法活动。我们认为这件案子可能会对警界造成难以预料的影响。明天一大早就要跟他们开会，这件案子我们一定会彻查到底，哈利。”

“好，老大。”

“好？你听起来不是那么确定。”

“呃，你确定吗？”

“我为什么不确定？”

“因为甚至连你都不知道谁可以相信了。”

莫勒的眼睛眨了两下，难以回答；他朝驾驶座上的警察瞥了一眼。

“老大，你可以在这里等我一下吗？”

哈利下了车。萝凯放开欧雷克，欧雷克跑进门内。她双手交抱在胸前，眼睛看着哈利的衬衫。哈利站在她面前。“你全身都湿了。”她说。

“只要下雨……”

“我就会被淋湿。”她悲伤地笑了笑，伸出一只手掌贴在哈利的脸颊上。

“都结束了？”她低声说。

“都结束了。”

她闭上眼睛，倾身向前。他把她抱进怀里。

“他应付得来的。”他说。

“我知道，他说他不怕，因为你在他身边。”

“嗯。”

“你怎么样？”

“我很好。”

“真的吗？都结束了？”

“都结束了，”他对她的头发喃喃地说，“最后一天上班。”

“太好了。”她说。

他感觉她的身体越贴越近，填满他们之间的所有小空隙。

“下星期我会开始做新工作，应该会很好。”

“是你朋友介绍给你的那个工作？”她问道，双手搂住他的脖子。

“对，”他的脑袋里充满了她的芳香，“爱斯坦介绍的，你还记得爱斯坦吗？”

“那个出租车司机？”

“对啊，出租车司机执照考试在下周二，我每天都在死背奥斯陆的路名。”

她笑着吻上他的唇：“我觉得你疯了。”

她的笑声有如小溪，在他耳中激起涟漪。他抹去她脸颊上的泪水。“我得走了。”他说。

她试着微笑，但哈利看得出她笑不出来。

“我不行。”她冲口而出，接着啜泣起来。

“你可以的。”哈利说。

“没有你……我不行。”

“这不是真的。”哈利说，把她抱得更紧了，“没有我，你能过得很好。问题是：跟我在一起，你能过得很好吗？”

“这是问题吗？”她轻声说。

“我知道你要考虑一下。”

“你什么都不知道。”

“先考虑一下吧，萝凯。”

她微微仰起头，哈利摸着她的背部弧线。她凝视他的脸。她在寻找变化，哈利心想。

“别走，哈利。”

“我还得去开个会。如果你喜欢，我明天一大早过来，我们可以……”

“可以怎样？”

“我不知道。我没有计划，没有想法。这听起来怎么样？”

她微微一笑：“这听起来完美极了。”

他看着她的唇，迟疑片刻，吻了她，然后转身离去。

“这里？”驾车的警察问，看着后视镜，“不是打烊了吗？”

“工作日营业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到凌晨三点。”哈利说。

警察在拳手酒吧外的人行道旁把警车停下。

“你要来吗，老大？”

莫勒摇了摇头：“他要单独跟你谈。”

酒吧的供酒时间早已结束，最后一批客人正准备离去。

克里波刑事调查部部长托列夫就坐在上次那桌，深邃的眼窝沉落在阴影中，面前那杯啤酒几乎见底。他脸上裂开一道笑容：“恭喜你，哈利。”

哈利挤进长凳和桌子之间。

“干得漂亮，但你得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史文不是快递员杀手的。”

“我看见史文在布拉格拍的照片，就想起威廉和莉斯贝思也在那个地方拍过照，除此之外，鉴定人员检查了排泄物……”

总警司托列夫倾身越过桌面，把一只手搭在哈利手臂上，嘴里散发出啤酒和香烟的气味。

“我不是说证据，哈利，我是说想法，或是怀疑。是什么让你能把线索联系到正确的人身上？是不是一瞬间的灵感？是什么让你建构出这些想法？”

哈利耸了耸肩：“脑子里常常有很多想法，可是……”

“可是？”

“每个地方都嵌合得太完美了。”

“什么意思？”

哈利抓了抓下巴：“你知道艾灵顿公爵会叫调音师不要把钢琴的音调得太准吗？”

“不知道。”

“钢琴的音调得太完美，听起来会不好听。没什么不对，只是少了一些温暖、真诚的感觉。”哈利戳了戳桌面上快要脱落的亮光漆，“快递员杀手给了我们完美解释地点和时间的密码，却没有解释为什么，这样一来，他就让我们专注于行为，而不是动机上。每

个猎人都知道，如果你在黑暗中看到猎物，你不能将注意力集中在猎物身上，而是要注意猎物周围。当我停止注视事实，我才开始听见。”

“听见？”

“对，我听见这几件所谓的连环杀人案都太完美了，它们听起来很正确，却都不真实。这整个案子完全按照公式走，给了我们听起来像谎言一样的解释，表面上非常有道理，事实上却跟真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然后你就知道了？”

“不是，但我不再靠得那么近去看，这样我的视线就清楚了。”

托列夫点了点头，低头看着桌上圆胖的啤酒杯。他一直在双手之间转动那个啤酒杯，现在酒吧里十分安静，几乎空无一人，转杯子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旋转磨石。

托列夫清了清喉咙：“哈利，我看错汤姆了，必须向你道歉。”

哈利并不答话。

“我想跟你说的是，我没有签你的免职处分书，我希望你能继续在署里服务。我希望你知道我对你很有信心，对你毫无保留、完全地有信心。而且哈利，我希望……”托列夫抬起头，下半截脸庞出现一道开口，看起来似乎在微笑，“你也能对我有信心。”

“我得考虑一下……”哈利说。

那道开口闭合起来。

“关于工作的事。”哈利补充说。

托列夫又露出微笑，这一次嘴角几乎触碰到眼睛：“当然当然，我请你喝杯啤酒，哈利，他们已经打烊了，但如果我开口，他们还是

会拿酒来。”

“我是酒鬼。”

托列夫刹那间不知所措，然后咯咯笑了几声。

“抱歉，我考虑得有欠周详。不过还有一件事，哈利，你有没有……”

哈利等待啤酒杯转完一圈：“你有没有想过要怎么汇报这件案子？”

“汇报？”

“对，呈现在报告里，还有汇报给媒体。他们会来采访你。汤姆走私军火的事一旦曝光，媒体会拿放大镜来检视整个警方的运作。因此，重要的是，你不能……”哈利趁托列夫寻找措辞之际，在身上找烟。

“你给他们的说法，不能有被错误解读的空间。”托列夫终于说完这句话。

哈利咧开嘴，形成淡淡微笑，看着最后一根香烟。

托列夫做出决定，毅然决然地喝下最后一口啤酒，用手背擦了擦嘴：“他说什么了吗？”

哈利扬起双眉：“你是说汤姆吗？”

“对，他死前说什么了吗？他有没有说他的同伙是谁？有谁涉案？”

哈利决定留下最后一根烟：“没有，他没说过，他什么都没说。”

“真可惜。”托列夫面无表情地观察哈利，“那些录像呢？有没有泄露这方面的消息？”

哈利直视托列夫的双眼。据哈利所知，托列夫从进入社会开始就在警界服务。他的鼻子又高又尖，有如斧头的刃；嘴唇呈一直线，相当乖戾；一双手又大又粗。他是警界的基石，是坚实稳固的花岗岩。

“谁知道。”哈利答说，“反正没什么好担心的，因为在这件案子里，这方面没有空间可以……”哈利终于把那块脱落的亮光漆给抠下来，“被错误解读。”

酒吧的灯光此时恰好开始闪烁。

哈利站了起来。

两人互相对望。

“你需要搭便车吗？”托列夫说。

哈利摇了摇头：“我想散散步。”

托列夫跟哈利握了握手，握得长久而坚定。哈利朝门口走去，突然又回过身来：“对了，汤姆说过一件事。”

托列夫的白色眉毛扬了起来。“哦？”他谨慎地说。

“他说饶了他。”

哈利挑捷径走，穿过救世主墓园。雨水从树上滴落下来，先滴上下方的树叶，发出轻叹，然后才落到地面。土壤饥渴地吸收这些水分。他走在坟墓之间的小径上，听见死者的喃喃细语。他停下脚步，侧耳凝听。老奥克教堂矗立在前方，深沉地蛰伏着。湿润的舌与颊正在细细低语。他踏上左边岔路，穿过栅门，朝泰多斯巴肯街走去。

哈利回到家，扯下衣服，走进浴室，打开热水。凝结的水汽滑落墙壁。他站在热水底下，直到皮肤变得又红又痛。他走进卧室。水蒸发了，他没擦干身体直接躺上了床。他闭上眼睛等待，等待睡意来临，或幻象来临，看哪个先来。

结果来的是喃喃细语。

他竖耳聆听。他们在低语些什么？他们在计划什么？他们用密语交谈。

他坐了起来，把头靠在墙上，后脑感觉到魔鬼之星的刻痕。

他看了看表。阳光不久就会从窗外透进来。

他站了起来，踏进走廊，在夹克里找寻烟盒，摸出他的最后一根烟。他撕去烟头，点燃香烟，坐在客厅的安乐椅上，等待早晨来临。

月光照进屋里。

他想起汤姆那看入永恒的眼神，想起那次在警署餐厅外的屋顶露台上，他跟汤姆谈过之后，去奥斯陆老街找了一个人。那个人很容易找，因为他保留了他的小名，而且依然在家里的小店工作。

“汤姆·布隆？”瓷砖柜台里的男人，用油腻腻的手掠了掠头发，“对，我还记得他，可怜的家伙，在家里一天到晚被他爸打。他爸是个失业的泥水匠，又爱喝酒。朋友？我不是汤姆·布隆的朋友。对，我是叫索罗，没错。欧洲火车旅游？”男子大笑。

“我乘火车最远只去过奥斯陆南部的海边。我想汤姆·布隆应该没什么朋友。我记得他是个乖孩子，会扶老太太过马路之类的，有点像童子军。不过他是个奇怪的家伙。他父亲死得有点诡异，出了非常奇怪的意外。”

哈利用无名指拂过光滑的桌面，感觉细小颗粒戳着他的皮肤，他知道这些颗粒是从那把凿刀上脱落的黄色粉末。答录机的小红灯闪烁着。可能是记者。媒体攻势会从今天早上开始。他把指尖搭上舌头。尝起来苦苦的。是灰泥的味道。他记得这些灰泥是威廉在四〇六室房门上方雕刻魔鬼之星时留下的。哈利咂了咂嘴。这个泥水匠一定用了很奇怪的灰泥配方，因为里面还有另一种味道。甜甜的。不对，有金属味。

尝起来有点像蛋。

- [1] 《圣经》中记载的不可摧毁的城墙。
- [2] 《圣经·约翰福音》中，拉撒路因病而死，耶稣将他复活。
- [3] 挪威歌手和电视及广播主持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红极一时。
- [4] 麦角酸二乙基酰胺，一种致幻药。
- [5] 用于探测电离辐射的粒子探测器。
- [6] 克格勃，全称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 [7] 挪威广播公司。

这是最后一项任务。这项任务只需要一发子弹。

[挪威] 尤·奈斯博——著 林立仁——译

救赎者

F r e l s e r e n

Jo Nesbø

怀疑是信仰的影子，如果你无法怀疑，就无法真正相信。

一段不忍直视的惨痛过往 × 一项必须达成的黑暗使命

作品销量突破3300万册

北欧悬疑小说天王 尤·奈斯博 登峰之作《雪人》前传

雄据挪威图书畅销排行榜110周、入围英国犯罪作家协会匕首奖决选
荣登《纽约时报》、《出版人周刊》、《洛杉矶时报》、美国独立书商协会畅销榜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群天卷
CS-BOOBY

版权信息

书名：救赎者

作者：【挪威】尤·奈斯博

译者：林立仁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 降临

- 1 星星
- 2 拜访
- 3 咬伤
- 4 出发
- 5 灯塔
- 6 哈福森
- 7 匿名
- 8 用餐时间

第二部 救赎者

- 9 雪
- 10 怀疑者
- 11 克罗地亚
- 12 医院和灰烬
- 13 嘀嗒声
- 14 黑暗
- 15 突袭
- 16 难民
- 17 面孔
- 18 滑槽
- 19 集装箱

第三部 钉刑

- 20 会议厅
- 21 萨格勒布
- 22 迷你酒
- 23 犬
- 24 承诺
- 25 宽恕
- 26 小把戏
- 27 门徒
- 28 吻

第四部 慈悲

- 29 指挥官

30 沉默

31 复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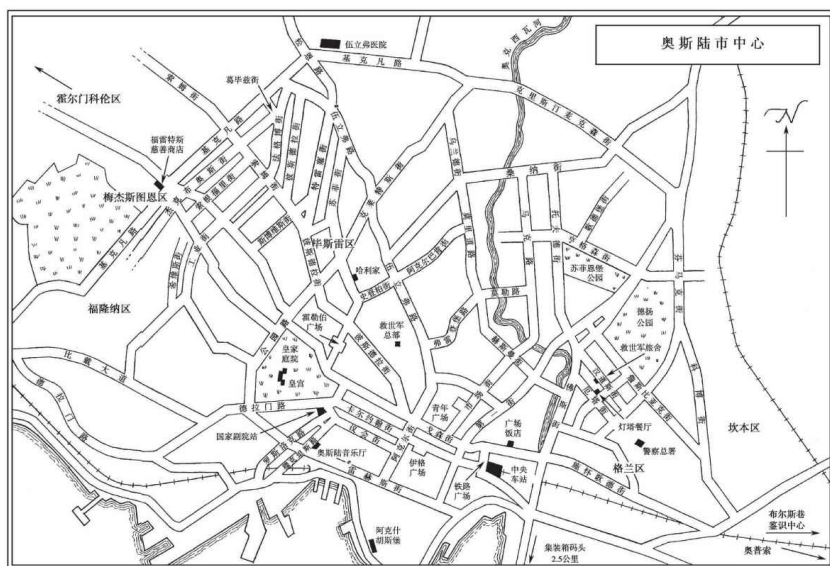
32 离境

33 最短的白昼

34 钉刑

第五部 尾声

35 罪行



第一部 降临

她一个字也不敢说，因为她才十四岁，深信只要紧紧闭起眼睛，集中注意力，就能穿透屋顶，看见天上的星星。上帝具有超能力，只要他愿意，就能让此事发生。

1 星星

一九九一年八月

她十四岁，深信只要紧闭双眼，集中精神，视线就能穿透天花板，看见天上的星星。

她周围的女子正在呼吸，发出规律、沉重的属于夜晚的呼吸声。其中一位正在打鼾的是莎拉阿姨，她分到一张床垫，就睡在打开的窗户底下。

她闭上眼睛，试着和其他人一样呼吸，但却难以入睡，因为周围的一切如此新鲜而陌生，夜晚的声音和厄斯古德庄园窗外的森林都变得很不一样。她在庄园和夏令营的聚会中认识的人似乎变得不同了，连她自己也有所改变。今年夏天她照镜子时，看见自己的面孔和身体是新的，而且每当男生的目光朝她射来，心中涌出的一种忽冷忽热的奇特情绪会流过她的身体，尤其是其中一名少年看向她时。少年名叫罗伯特，今年他看起来也不太一样。

她再度睁开双眼，直视天花板。她知道上帝具有超能力，只要他愿意，就能让她穿透屋顶，看见星星。

今天漫长而多事。干燥的夏日微风在玉米田中低吟，树上的叶子狂热地舞动，阳光穿透它们，洒落在野地的访客身上。他们聆听一名救世军军校生述说他在法罗群岛担任传教士的经过，他长相俊俏，说

话时带着极高的敏感度和热情。但她不断分心，挥手驱赶一只在她脑袋周围嗡嗡飞舞的大黄蜂。等那只大黄蜂飞走，暑热已让她困倦不已。军校生说完之后，众人都转头朝地区总司令戴维·埃克霍夫望去。他面带微笑看着大家，双眼看起来相当年轻，但其实他已经五十多岁了。他以救世军的礼仪行礼，右手高举过肩，指向天上，声音响亮地喊道：“哈利路亚！”接着，他为救世军的工作祈祷，为他们帮助穷人与社会底层民众的工作祝福，并提醒人们《马太福音》里说，救世主耶稣就在他们之中，可能是街上的陌生人，也可能是缺乏食物和衣服的罪犯。而到了审判日，唯有帮助过弱者的正直的人才能获得永生。埃克霍夫的发言十分冗长，这时有人低声细语，他便微笑着说，接下来是“青年时间”，今天轮到里卡尔·尼尔森发言。

她听见里卡尔特意压低声音向总司令道谢。一如往常，里卡尔做了事前准备，把演讲词写下来并背熟。他站起身来，大声背诵自己将如何为耶稣奉献生命，替上帝的国度奋斗，他的声音紧张，语调平缓，令人昏昏欲睡。他内向而严肃的目光落在她身上。她眼皮沉重，只是看着里卡尔沁出汗珠的上唇不断开合，形成熟悉、安稳、乏味的词句。因此，当一只手触碰她的背时，她并未立刻做出反应，直到那只手的指尖游走到她的后腰，而且不断向下移动，她的身体才在单薄的夏日洋装下突然紧张起来。

她回过头去，看见罗伯特微笑的褐色眼珠，心下只希望自己的皮肤跟他一样黑，这样罗伯特就看不出她双颊发红。

“嘘。”约恩说。

罗伯特和约恩是兄弟，约恩比罗伯特大一岁，但他们小时候常被误认为双胞胎。如今罗伯特已十七岁，尽管兄弟俩的面孔仍然有许多相像之处，但已能清楚分辨两人的不同。罗伯特生性乐观，无忧无虑，喜欢戏弄别人，很会弹吉他，但在庄园里做服务工作时却经常迟到，而且他每次戏弄人总会有点过火，尤其是当他发现其他人在笑的时候。这时约恩就会介入。约恩是个勤恳诚实的少年，最大的愿望是进入军官训练学校，其次是在救世军里为自己找个女朋友，尽管他从

未清楚地宣之于口。但对罗伯特来说，女朋友可不一定要在救世军里面找。约恩比罗伯特高两厘米，但奇怪的是，罗伯特看起来更高。约恩从十二岁起就开始驼背，仿佛将全世界的不幸都背在身上。这对兄弟都有深色肌肤和端正的长相，但罗伯特拥有一种约恩没有的东西，那就是他眼神中黑暗且爱玩的特质。她对这种特质有着向往，但并不希望深入探索。

里卡尔发表演说时，她的目光飘过由熟悉面孔构成的海洋。有一天，她会嫁给救世军的某个男孩，也许他们会被派驻到另一个城镇，或这个国家的另一个地区，但他们总会回到厄斯古德庄园。救世军刚买下这座庄园，从今以后，这里就是他们的夏日基地。

一名金发少年坐在众人外围通往屋子的台阶上，正在抚摸躺在他大腿上的猫。她感觉到少年一直在看她，但她一察觉，少年便移开视线。这些人里她不认识的只有那位少年，但她知道少年名叫麦兹·吉尔斯特拉普。吉尔斯特拉普家族十分富有，厄斯古德庄园过去便为这个家族所有，而麦兹是家族里的孙辈。麦兹其实很有吸引力，但他似乎有点孤僻。况且他到底在这里做什么？昨晚他走来走去，愤怒地皱着眉头，不跟任何人说话。她有好几次感觉到麦兹的目光落在她身上。今年大家都会看她，这倒是新鲜事。

她的思绪猛然被打断，因为罗伯特在她手里塞了样东西，说：“等那个想当将军的家伙讲完话以后，就去谷仓找我，我有东西要给你看。”

罗伯特说完就起身离去。她低头朝手中看去，差点发出尖叫。她一手捂住嘴巴，另一只手把那东西丢进草丛。那是一只似乎还在蠕动的大黄蜂，但已没了脚和翅膀。

里卡尔终于结束了演说。她坐在原地，看见她的父母和罗伯特与约恩的父母朝放着咖啡的桌子走去。他们在各自的奥斯陆救世军会众眼中，都属于“骨干家族”，因而她知道，很多人都对她投以关注的眼光。

她往屋外的厕所走去，来到厕所转角。众人的视线被挡住之后，她便朝谷仓快步走去。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罗伯特说，眼神带着微笑，声音低沉。去年夏天他的声音没这么低。

罗伯特躺在干草堆上，用小刀削着一节树根，那把小刀他随身插在腰带里。

他举起树根，她便看出他削的是什，因为她曾在图画中看过那样东西。她希望这里很暗，这样罗伯特就看不见她的脸再度泛红了。

“我不知道。”她撒了谎，在罗伯特身旁的干草堆上坐了下来。

罗伯特再度对她露出戏弄的眼神，仿佛他知道她的一些事，而这些事连她自己也不知道。

“这玩意应该放进这里。”罗伯特突然将手伸进她的裙子底下。她感觉到那节硬树根抵到大腿内侧，还来不及夹起双腿，树根就已顶到内裤。罗伯特温热的吐息吹到她脖子上。

“不要，罗伯特。”她低声说。

“这可是我专门为你做的。”他喘息着说。

“住手，我不想要。”

“你这是在拒绝我吗？”

她屏住气息，难以回答，也无法尖叫，因为这时他们听见约恩的声音从谷仓门口传来：“罗伯特！不要这样，罗伯特！”

她感觉罗伯特松开力道，放开了她，他抽出手，只剩那节树根还夹在她双腿之间。

“过来！”约恩叫道，仿佛在呼喝一只不听话的小狗。

罗伯特咯咯轻笑着，站了起来，对她眨眨眼，朝哥哥和阳光奔去。

她坐起身来，拍掉身上的干草，既觉得松了口气，又觉得羞愧不已。之所以松了口气，是因为约恩打断了他们的疯狂游戏。之所以觉得羞愧，是因为对罗伯特来说，这不过是场游戏罢了。

晚些时候，在众人进行晚餐前的感恩祷告时，她抬眼朝罗伯特望去，和他的褐色眼珠四目相对。罗伯特做出一个嘴形，她看得出来那是什么，却情不自禁地咯咯笑了起来。他太疯狂了。而她呢……呃，她怎么样呢？她也很疯狂。疯狂，疯狂地坠入情网？是的，坠入情网。和她十二三岁不同，现在她十四岁了，这感觉更强大，更重要，更刺激。

这时她躺在床上，试着看穿屋顶，感觉笑声在体内如泡泡般不断涌出。

窗户底下的莎拉阿姨发出一声呼噜，便不再打鼾。她听见某种东西发出尖锐的叫声，是猫头鹰吗？

她想小便。

她不想出去，却不得不出去，不得不穿过湿草地，经过谷仓。半夜的谷仓黑漆漆的，很不一样。她闭上眼睛，但并没有用。她只得悄悄爬出睡袋，穿上凉鞋，蹑手蹑脚地走向门口。

天空中出现了一些星星。再过一小时，拂晓来临之后，星星就会消失。冰凉的空气拂过她的肌肤，她不安地向前奔去，耳中听见一些无法辨认的夜晚声响。白昼里安静的昆虫叫了起来。动物正在猎食。里卡尔说他在远处的灌木林见过狐狸。也许这些动物在白天也会出现，只不过发出的声音不同。现在它们变了个样，也可以说是脱了层皮。

厕所孤零零地伫立在谷仓后方的小土墩上。她离厕所越来越近，眼中的厕所也越来越大。厕所是个形状扭曲的怪异小屋，由未加工的

木板制成，木板弯曲、龟裂、发灰。厕所没有窗，门上雕了个心形图案。最糟的是难以辨别里面是否有人。

但直觉告诉她，里面有人。

她咳了一声，好让里面的人知道她在。一只喜鹊从树梢上振翅飞起，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动静。

她踏上石板，抓住被当作门把手的一块木头，把门拉开。黑魑魑的小屋裂开一个大口。

她呼了口气。马桶盖旁放着一支手电筒，但她不需要把它按亮。她关好门，拴上门闩，掀开马桶盖，然后撩起睡衣，脱下内裤，坐了下去。宁静接踵而至，但她似乎听见了什么声音。那不是动物的声音，不是喜鹊的声音，也不是昆虫蜕壳的声音。某样东西在厕所后方的长草丛中快速移动。这时尿液流出，水声掩盖了那个声音，但她的内心已开始猛烈跳动。

她解完小便，迅速提上内裤，坐在黑暗中聆听，却只听见树梢轻微的起伏声，以及耳中的血液流动声。脉搏稍缓之后，她拉开门闩，打开了门，不料一道黑影几乎填满了整个门口。那人一定是一直站在外面的石阶上静静地等候。她四肢张开，跌坐在马桶上。那人站到她面前，关上了背后的门。

“是你？”她说。

“是我。”他说，嘶哑、怪异的声音颤抖着。

接着，他压在她身上，双眼在黑暗中闪闪发光，他的牙齿咬上她的下唇，直到吸出血来。他一手伸进她的睡衣底下，撕开内裤。她瘫在那里，因为恐惧而无法动弹，感觉刀子抵住她脖子上的肌肤。他的下体不断朝她体内冲撞，连裤子都没完全脱下，宛如一只疯狂交配的公狗。

“你敢说出去一个字，我就把你碎尸万段。”他低声说。她一个字

也不敢说，因为她才十四岁，深信只要紧紧闭起眼睛，集中注意力，就能穿透屋顶，看见天上的星星。上帝具有超能力，只要他愿意，就能让此事发生。

2 拜访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日

他看着列车车窗里映出的自己，努力想看清这是什么，秘密藏在何处。但却没看见任何特别之处，只看见红色领巾、面无表情的脸和眼睛，以及有如永恒之夜地铁那般的黑色头发。他的影子映在库尔塞勒站和特纳站之间的隧道墙壁上。一份《世界报》放在他的大腿上，天气预报说会下雪，但地铁上方的巴黎街道依然寒冷荒凉，笼罩在难以穿透的低沉乌云之下。他鼻孔微张，吸入许多细微但明确的气味，包括水泥的湿气、人类吐息、炙热金属、古龙水、香烟、潮湿木材和胆汁的气味。这些气味难以从列车座位上洗去，也无法通过空调系统排出。

对面列车的逼近使得车窗开始震动，窗外的黑暗暂时被高速闪现的方块状的苍白灯光驱离。他拉起外套袖口，看了看表。那是精工SQ50腕表，一位客户给他的，用来抵偿部分款项。玻璃表面已有刮痕，因此他不确定这块表的真伪。七点十五分。此刻是周日的夜晚，街上车辆稀疏。他环视四周，只见人们在地铁上睡觉。人们总在地铁上睡觉，尤其是在工作日，他们关上开关，闭上眼睛，让日常通勤变成无梦的休息时间，在地铁地图上的红线和蓝线之间穿梭，在工作和自由之间无声换乘。他在报上读过有个男子就像这样在地铁上坐了一整天，随着列车来回奔驰，直到一天结束，清洁人员才发现男子已经气绝。也许男子就是为了迎接死亡才走进这个地下墓穴，搭上连接今生与来世的蓝线列车，步入这个浅黄色棺材，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这里不会受到打扰。

至于他呢，他搭乘的是奔往反方向的列车，准备返回今生。今晚这项任务结束后，就只剩下明天在奥斯陆的任务，也是最后一项任

务，然后他就会永远离开这个地下墓穴。

列车在特纳站关门之前，发出刺耳的警示声，然后再度加速。

他闭上双眼，试着想象其他气味，诸如便池除臭剂和新鲜温热的尿液的气味，以及自由的气味。但也许正如他当过老师的母亲所说，人脑可以细腻地重现任何见过的影像或听过的声音，却连最基本的气味都无法重现。

气味。眼皮内侧开始闪现影像。十五岁的他坐在武科瓦尔市的医院走廊上，听见母亲不断地低声向使徒多马——建筑工人的守护圣徒祈祷，希望他能保住丈夫的性命。他听见塞尔维亚军队的大炮在河对岸隆隆发射的声音，以及在婴儿病房做手术的患者发出的凄厉叫声。婴儿病房早已没有婴儿，围城战事开打之后，城里的女人就不再生小孩。他在饭店里打杂，学会如何把噪声、惨叫声和大炮声阻挡在听觉之外，但他无法阻挡气味，尤其是某种气味。外科医生在做截肢手术时，会先将肉切到见骨，接着，为了避免患者流血过多而死，必须用一种看起来像烙铁的东西来烧灼血管，让血管闭合。但没有一种气味能与血肉烧焦的气味相比。

一名医生踏进走廊，朝他和母亲招手。他走到病床边，不敢直视父亲，只盯着一只紧抓床垫的黝黑大手。那只手似乎要把床垫撕成两半。父亲的手确实有办法将床垫撕成两半，因为那是城里最强壮的一双手。他父亲是扎铁工人，负责在泥水匠完成工作之后前往工地，用他的大手握住用来强化水泥的钢筋的突出端，并使用快速熟练的手法把钢筋末端捆扎起来。他见过父亲工作的样子，看起来仿佛只是在绞布，人类发明的机器都不会比他更加胜任这份工作。

他紧闭双眼，听见父亲在承受极度痛苦的状态下大声吼道：“把孩子带出去！”

“可是他想……”

“出去！”

他听见医生的声音说：“止血了，快！”有人从他的双臂下方把他抱了起来，他扭动挣扎着，但他太小太轻，无法挣脱。这时他闻到了那种气味，血肉烧焦的气味。

他听见的最后一句话是医生说：

“锯子。”

门在他背后关上。他跪了下来，继续母亲的祷告。请救救他，把他变成残废，但请让他保住性命。上帝具有超能力，只要他愿意，就能让此事发生。

他感觉有人正在看他，便睁开双眼，回到地铁之中。对面一名下巴肌肉紧绷的女子露出疲惫冷漠的神色，一接触到他的双眼就赶紧移开。他又默念了一次地址。腕表上的秒针向前走了一格。他摸了摸自己的脉搏，跳动正常。他感觉头部很轻，但不是太轻。他不觉得冷也不觉得热，不觉得恐惧也不觉得喜悦，不觉得满意也不觉得不满意。列车慢了下来。戴高乐广场站到了。他朝女子看了最后一眼。女子一直在打量他，但若再见到他，即使是今晚，她也不会认出他。

他站了起来，走到车门前等候。刹车发出低沉的悲叹声。除臭锭和尿液的气味。自由的气味。尽管气味几乎不可能被想象出来。车门向两侧滑开。

哈利踏上月台，站在原地，鼻子吸入温暖的地底空气，双眼看着纸上写的地址。他听见车门关闭，感觉背后空气随着列车驶离而流动。他朝出口走去。手扶梯上方的广告对他说感冒可以预防。“所以才怪。”他咳了几声，把手伸进羊毛外套的口袋深处，在随身带着的小酒壶下方摸到一包烟和一包润喉糖。

香烟在他口中上下晃动，他穿过出口的玻璃门，离开奥斯陆地铁不自然的暖气环境，踏上台阶，走进奥斯陆自然的十二月黑暗天色和极冷的气候中。他本能地缩起身体。这里是伊格广场。这座开放式小广场位于奥斯陆心脏位置的人行道交叉口，倘若这个时节的奥斯陆还

能说有颗心脏的话。这个周日商店照常营业，因为这是圣诞节前的倒数第二个周末。黄色灯光从四周的三层楼摩登商店的橱窗里洒落，笼罩着广场上熙来攘往的人潮。哈利看见大包小包包装精美的礼物，便在心中提醒自己，得买个礼物送给毕悠纳·莫勒，因为明天是莫勒在警署任职的最后一天。莫勒是哈利的上司，也是这些年在警界最照顾他的人。莫勒终于要实现他减少上班时间的计划了，从下周开始，他将担任卑尔根警局的资深特别调查员一职，这表示他可以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直到退休。真是份轻松愉快的工作，不过选择卑尔根是怎么回事？那个城市经常下雨，山间又湿又冷，况且莫勒的老家根本不在卑尔根。哈利向来喜欢莫勒这个人，却不总是欣赏他的行事风格。

一名男子从头到脚包着羽绒外套和裤子，宛如航天员般左摇右摆，缓步前行，脸颊圆滚泛红，咧嘴喷出白气。街上行人个个弓着身体，脸上露出冬天的阴沉表情。哈利看见一名脸色苍白的女子，身穿单薄的黑色皮夹克，手肘处还有破洞，站在钟表行旁，双脚不断地改变站姿，盼望药头能赶快出现。一个满脸胡须的长发乞丐裹在温暖时尚、样式年轻的衣服里，摆出瑜伽坐姿，倚着街灯，头向前倾，仿佛在冥想一般，地上摆着的褐色纸杯来自他面前的咖啡馆。过去这一年来，哈利看见越来越多的乞丐，这时他突然发现这些乞丐看起来都一个样，就连面前的纸杯都很相似，像是个暗号似的。说不定他们是外星人，悄悄前来占领他的城市、他的街道。没问题，尽管占领吧。

哈利走进钟表行。

“请问这可以修吗？”哈利对柜台内的年轻钟表师说，递出他爷爷的手表。这块表是爷爷在哈利小时候送他的，那天他们在翁达尔斯内斯镇为他母亲举行丧礼。哈利收到这块表时吓了一跳，但爷爷说手表就是用来送人的，让他放心，还要他记得再把这块表送出去。“在还来得及的时候送出去。”

哈利早已忘了这块表的存在，直到有一天欧雷克去哈利位于苏菲街的家找他，在抽屉里找他的GameBoy（任天堂）游戏机时，才发现这块银表。欧雷克今年十岁，跟哈利一样爱玩过时的俄罗斯方块游

戏，因此跟哈利混得很熟。欧雷克发现这块表之后，就忘了自己原本兴致勃勃要跟哈利比试，而是不断把玩手表，想让它恢复走动。

“它已经坏了。”哈利说。

“哦，”欧雷克说，“没什么是不能修的。”

哈利衷心希望欧雷克这个论点是事实，尽管他曾对此有过深深的怀疑。他也曾纳闷是否该把约克与瓦伦丁纳摇滚乐队及其专辑《没什么是不能修的》介绍给欧雷克。但回想起来，哈利认为欧雷克的母亲萝凯应该不会喜欢这当中的关联：她的酒鬼前男友把有关酒鬼生活的歌曲介绍给她儿子，而且这些歌还是由如今已离开人世的毒虫所谱写及演唱的。

“你能修好它吗？”哈利问柜台内的钟表师。钟表师一言不发，只是用灵巧专业的手指打开手表。

“不值得。”

“不值得？”

“你去古董行可以买到状况更好的表，价钱还比修好这块表便宜。”

“还是请你修吧。”哈利说。

“没问题，”钟表师说，他已开始检查手表的内部零件，显然对哈利的决定感到非常高兴，“星期二来拿。”

哈利踏出钟表行，听见一把吉他透过音箱传出微弱的声音。一名胡楂散乱、戴着无指手套的少年，正在转动一个弦钮，他手一转，吉他的音调就升高一点。一场传统的圣诞节前演奏会即将开始，许多知名演奏家将代表救世军在伊格广场演出。乐队在救世军筹募善款的黑色圣诞锅后方就位，人们开始聚集在乐队前方。那个圣诞锅就是烹调用的锅，吊在广场中央的三根柱子上。

“是你吗？”

哈利回头，看见一名女子露出毒虫的眼神。

“是你，对不对？你是不是代替史奴比来的？我现在就要来一管，我已经……”

“抱歉，”哈利插口说，“你要找的人不是我。”

女子看着哈利，侧过头，眯起双眼，像是在判断哈利是否在说谎：“对，我在哪里见过你。”

“我是警察。”

女子怔了一下。哈利吸了口气。女子的反应很慢，仿佛这个信息必须绕过烧焦的神经和毁坏的突触才能到达目的地。接着，哈利所预料的恨意在女子眼中点燃暗淡的光芒。

“你是条子？”

“我以为大家都已经说好，你们这些人应该待在普拉塔广场才对。”哈利的视线越过女子，射向歌手。

“哈，”女子说，在哈利面前挺起腰杆。“你不是缉毒组的，你上过电视，杀过……”

“我是犯罪特警队的，”哈利抓住女子的手臂，“听着，你在普拉塔广场可以拿到你要的东西，不要逼我把你拖进警局。”

“你管我。”女子挣脱哈利的手。

哈利扬起双手：“告诉我你不会在这里交易，我就放过你，好吗？”

女子侧过头，无血色的薄唇微微紧闭，似乎觉得现在这个状况很有意思：“要不要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不能去普拉塔广场？”

哈利静静等待。

“因为我儿子在那里。”

哈利的胃一阵翻搅。

“我不想让他看见我这个样子，你明白吗，条子？”

哈利看着女子挑衅的面孔，好不容易才说出一句话。“圣诞快乐。”他说，转过身去。

哈利把香烟丢进一团褐色冰雪中，走开了。他希望摆脱警察这份工作。他没看见迎面而来的路人，路人都低头看着蓝色的冰，仿佛良心受到谴责；他们也没看见哈利，仿佛他们虽然身为全世界最慷慨的民主主义国家的公民，却依然感到羞愧。因为我儿子在那里。

哈利踏上弗雷登堡路，来到戴西曼斯可公立图书馆旁，在一个门牌号码前停下脚步，他身上带着的信封上草草写着的就是这个门牌号码。他仰头望去，看见外墙最近才漆上灰黑两色，简直就是涂鸦艺术家的春梦。有些窗户已挂上圣诞装饰，装饰品的轮廓映着柔和的黄色灯光，窗内看起来是温暖安全的家。也许确实如此，哈利逼自己这样想。之所以用“逼”这个字，是因为一个人在警界工作十二年后，很难不受到影响，而对人性产生蔑视。但他的确在努力对抗这种影响，至少我们应该给他掌声。

他在门铃旁找到名字，然后闭上眼睛，试着寻找恰当的字句，却找不到。那女子的声音依然萦绕在他脑海中。

“我不想让他看见我这个样子……”

哈利放弃了。这些难以说出口的话是找不到合适的表述方式的。

他用拇指按下冰冷的金属按钮，屋内某处响起铃声。

约恩·卡尔森上尉的手指离开门铃按钮，他将沉重的塑料袋放在人行道上，朝公寓正面抬头望去。这栋公寓看起来像被轻型火炮轰炸

过，大片灰泥剥落，二楼有一户被烧毁的公寓的窗户用木板钉了起来。刚才他走过头了，没发现自己经过了弗雷德里克森的蓝色屋子。寒冷似乎将屋子的颜色吸收殆尽，让豪斯曼斯街上的屋子看起来全都一样。直到他看见被流浪汉占据的房屋墙壁上用涂鸦写着“Vestbredden”，也就是“西岸”，才发现自己走过了头。公寓前门的玻璃上有两个V字形裂痕，像是代表胜利的符号。

约恩在防风上衣里打了个冷战，心中庆幸救世军制服用的是纯厚羊毛。从军官训练学校毕业后，约恩前去测量身材，领取新制服，但一般的尺寸都不适合他穿，于是他领了衣料，去见裁缝。那裁缝朝约恩脸上喷了一口烟，突如其来地说他拒绝接受耶稣作为他个人的救赎者，但他缝制的制服却非常好。约恩衷心地向他道谢，因为约恩不习惯穿定做的衣服。有人说，约恩就是穿了定制服才驼背的。这天下午看见他来豪斯曼斯街的路人，可能会以为他之所以弯腰，是为了躲避十二月的冷风。风吹过人行道上的冰柱和冰冻的垃圾，一旁的车流轰轰驶过。但认识约恩的人，会说他驼背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高，可以向下接触那些比他矮的人，就像现在，他往褐色纸杯里丢进二十克朗硬币，而拿着纸杯的是门口一只肮脏颤抖的手。

“你好吗？”约恩问候那个将外套紧紧裹在身上的流浪汉，那人盘腿坐在一张纸板上，四周是盘旋飘落的雪花。

“我正在排队接受美沙酮治疗。”紧裹外套的可怜流浪汉声音虚弱，音调低沉，仿佛在朗诵一首缺乏练习的赞美诗，同时盯着约恩黑色制服下的膝盖看。

“你应该去我们在厄塔街的餐厅，”约恩说，“让自己暖和一点，吃点东西……”

这时，信号灯变绿，接下来约恩说的话便被汽车声淹没。

“我没时间，”流浪汉说，“你不会刚好有五十克朗钞票吧？”毒虫对于吸毒的执着总让约恩惊讶不已。约恩叹了口气，在纸杯里塞了一百克朗纸钞。

“你可以去福雷特斯慈善商店找几件保暖的衣服，再不然我们的灯塔餐厅也有一些新的冬季夹克。你只穿那件单薄的牛仔外套会冻死的。”

约恩已然放弃，他知道虽然自己说了这些话，但那人还是会把钱拿去买毒品。即便如此，又能怎样？这种事在他日常工作中一再发生，不过是另一个难以解决的道德难题罢了。

约恩再度按下门铃，他在门口旁边肮脏的橱窗上看见自己的身影。西娅说他是个高大的男人。但他一点都不高大，他很小，只是个小士兵。这个小士兵做完今天的工作之后，就会飞奔到莫勒路，越过奥克西瓦河，也就是东奥斯陆和基努拉卡区的起始处，再穿过苏菲恩堡公园，来到歌德堡街四号。歌德堡街四号的这栋公寓为救世军所有，专门出租给救世军的人。他将打开B栋入口的门，对其他房客打招呼，让他们以为他要返回四楼的住处，但其实他会搭电梯到五楼，穿过顶楼，前往A栋，确定没人，才走到西娅家的门前，敲出他们约定的暗号。西娅会打开门，让他投入她的怀中，将他融化。

某个东西在震动。

起初他以为是地面、城市或地基在震动，接着他放下袋子，把手伸进口袋。手机在他手中振动，屏幕显示朗希尔德的电话号码。这已经是朗希尔德今天打来的第三通电话了。他知道不能再拖，必须老实告诉朗希尔德他和西娅就要订婚的事，但要先想好适当的措辞才行。他把手机放回口袋，避免去看自己的映影。但他已下定决心，不想再软弱下去，他要坦诚相告，当一个高大的士兵，为了歌德堡街的西娅，为了身在泰国的父亲，也为了上帝。

“喂。”电铃上方的对讲机发出大吼声。

“哦，嘿，我是约恩。”

“谁？”

“救世军的约恩。”他等待对方回应。

“有什么事？”声音有点破碎。

“我给你带食物来，我想你可能需要……”

“带烟了吗？”

约恩吞了口口水，靴子在雪地里跺了跺：“没有，我的经费只够买吃的。”

“妈的。”

对讲机又静了下来。

“喂？”约恩高声说道。

“我还在，我在思考。”

“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待会儿再来。”

大门发出吱的一声，约恩赶紧把门推开。楼梯间里散落着报纸、空瓶和一摊摊冰冻的黄色尿液。幸好天气寒冷，约恩不用像天气暖和时那样勇敢地迎向走廊上弥漫的又甜又苦的臭味。

他试着让自己不发出声音，但脚步声依然回荡在楼梯间。女子站在门口等他，双眼盯着他手上的袋子看。约恩心想，她可能是想避免和他视线相对。女子的脸因为多年毒瘾而肿胀，体重过重，浴袍里穿着肮脏的白T恤。污浊的臭味从门内散发出来。

约恩在楼梯平台上停下脚步，放下袋子：“你丈夫也在家吗？”

“对，他在家。”女子用流畅的法语说。

女子长得漂亮，颧骨高耸，杏眼圆睁，薄唇苍白。女子衣装整齐，至少他透过门缝看得见的部分，她的衣装是整齐的。

他下意识地整理脖子上的红色围巾。

隔在他和女子中间的是厚实的铜质安全锁，装设在沉重的橡木门上，门上并没有名牌。刚才他站在楼下的卡诺大道上等门房开门时，注意到这栋房子的一切似乎都很新、很昂贵，包括大门零件、电铃和圆柱形门锁，但房子的浅黄色外墙和白色百叶窗上却覆盖着一层空气污染所造成的丑陋的黑色尘埃，凸显了巴黎这一带的高度开发。玄关里挂着一幅油画原作。

“你找他有什么事？”

女子的眼神和语调不太友善，但也不是特别不友善，或许带有一点怀疑，因为他的法语发音很不标准。

“夫人，我有几句话要转达给他。”

女子迟疑片刻，最后的反应依然如他预期。

“好吧，请稍等，我去叫他。”

她关上门。门锁扣上，发出顺滑的咔嗒声。他跺了跺脚。他应该把法语学好一点才对。母亲总是逼他晚上多念英语，却从不管他的法语。他看着门板。法式内衣。法国文字。长得好看。

他想到乔吉。乔吉有着纯洁的微笑，大他一岁，现在应该是二十八岁。不知乔吉是否依然好看？依然留着金发，个头娇小，漂亮得像个女生？他爱过乔吉，那是一种没有偏见、无条件的爱，只有孩童才会那样爱一个人。

他听见门内传来脚步声，男人的脚步声。接着传来门锁打开的声响。蓝线列车连接着工作和自由，连接着此地和肥皂、尿液。天空即将下雪。他做好准备。

男子的面孔出现在门口。

“妈的你想干吗？”

约恩举起塑料袋，壮着胆子露出微笑。“这是刚出炉的面包，味

道很香，对不对？”

弗雷德里克森伸出褐色的大手，搭在女子肩膀上，把她推开。“我只闻到基督教的血腥味……”他的声音清晰且冷静，但他长满胡楂的脸颊和褪色的眼珠说的却是另一回事。那双眼睛努力想把视线集中在购物袋上。他的外表看起来高大有力，内心却缩小塌陷。他的骨骼似乎在肌肤底下缩小，连头骨也跟着缩小，使得那张凶狠面孔上的肌肤看起来像是大了三号，松垮垮地挂在脸上。他伸出肮脏的手指，摸了摸鼻梁上最近受的伤。

“你不会是想传教吧？”

“没有，我只是想……”

“哦，算了吧，救世军，你想得到我的回报，对不对？比方说我的灵魂。”

约恩在制服里打了个冷战：“弗雷德里克森，灵魂不是我负责的，但我可以安排食物，好让……”

“哦，你可以先安排一场小布道会。”

“我说过了……”

“布道会！”

约恩站在原地，看着弗雷德里克森。

“快点用你下面那张嘴做个小布道会吧！”弗雷德里克森吼道，“好让我们可以安心吃你拿来的东西，你这个居高临下的浑蛋基督徒。快点，把事情解决，今天上帝的信息是什么？”

约恩张开嘴又合上，吞了口口水，又再度张开嘴巴，这次他的声带有了反应：“信息是他献出他的独生子耶稣，而耶稣为了……我们的罪而死。”

“你骗人！”

“这件事恐怕是真的。”哈利说，看着门口男子那张惊恐的脸。门内传来午餐的香气和餐具的碰撞声。这人是有家室的人，也是个父亲，但如今再也没有人叫他爸爸了。男子搔抓前臂，双眼盯着哈利头上的一个点，仿佛那里有人似的。他搔抓的动作发出刺耳的窸窣声。

餐具声停止，一个人拖着脚步来到男子身后，一只小手搭上男子的肩膀。一张女人的面孔探了出来，泛红的双眼又大又圆。

“比格尔，怎么回事？”

“这位警察有事情通知我们。”比格尔平静地说。

“什么事？”女子望向哈利。“跟我们的儿子有关吗？是不是佩尔的事？”

“是的，霍尔门太太，”哈利看着女子眼中浮现的恐惧，准备说出难以开口的话。“我们在两小时前发现了他，你儿子已经过世了。”

哈利不得不开移视线。

“可是他……他……在哪里？”霍尔门太太的视线从哈利脸上跳到丈夫脸上，比格尔只是不断地搔抓前臂。

哈利心想，他再这样抓下去恐怕要抓出血来。哈利清了清喉咙：“在港口旁的集装箱里，可能已经死亡一段时间了。”

比格尔·霍尔门突然站立不稳，蹒跚后退，退入亮着灯的玄关，伸手扶住衣帽架。霍尔门太太上前一步，哈利看见比格尔在妻子身后跪了下来。

哈利吸了口气，把手伸进外套，指尖触碰到金属小酒壶，感觉冰凉。他找到信封，拿了出来。这封信不是他写的，但他很清楚内容是什么，信里写的是简短而正式的死亡通知，一个多余的字也没有。这是政府宣告死亡的方式。

“我感到很遗憾，但我的工作是把这个交给你们。”

“你做什么工作？”矮小的中年男子用夸张的市井口音说。这并非上流阶层的口音，而是奋力想在社会上争得一席之地的人所用的口音。门外来拜访的男子打量着他，只见他全身上下都与信封里的照片相符，甚至连小家子气的领带结和宽松的红色家居服都一模一样。

他不知道这个中年男子做错了什么事，只觉得可能和暴力无关，因为男子虽然露出愠怒的神色，肢体语言却显现出防卫的姿态，几乎接近焦虑，即便在自家门口也是如此。男子会不会是偷了东西或侵占财产？他看起来像是从事跟数字有关的工作，但经手的金额并不庞大。尽管他有个美丽的妻子，但他看上去却像是偶尔喜欢尝鲜的人。他也许曾经不忠，也许睡过别人的妻子。不对，根据游戏规则，一个矮个男人拥有中等以上的财富，又拥有外貌远胜于他的妻子，应该会比较担心妻子不忠。这个中年男子令他感到烦躁。他把手伸进口袋。

“这个……”他说，将拉玛迷你麦斯手枪的枪管搁在绷紧的门链上，这把枪只花了他三百美元，“就是我的工作。”

他指了指消音器。那是根素色金属管，由萨格勒布市的制枪工人制作，旋在枪管上，黑色胶带缠在消音器和金属管的接缝处，用来密封。当然，他可以花一百欧元买一个所谓的高质量消音器，但又何必？没有人可以完全消灭子弹突破音障的声音、炙热气体遇上冷空气的声音、金属部件相互撞击的声音。装上消音器的手枪发出爆米花般的轻微声响，这种场景只存在于好莱坞电影中。

子弹击发声宛如鞭击。他把脸凑上狭小的门缝。

照片中的男子已不在原位，他已无声无息地向后倒去。玄关颇为阴暗，但透过墙上的镜子，他看见门板的银光，男子的双眼在金框眼镜下睁得老大。这个中年男子已倒在赭红色地毯上。那是波斯地毯吗？说不定这家伙真的是有钱人。

男子的额头上有个小孔。

他一抬眼，正好和男子的妻子四目交接。也不知她是否真是这个人的妻子。她站在另一个房间的门口，后方亮着一盏大型东方立灯。她用手按住嘴巴，盯着他看。他微微点头，小心地关上大门，把枪放回肩套，朝楼梯走去。他逃脱现场从不搭电梯，不开租来的汽车或摩托车，不使用任何可能发生故障的工具。他不奔跑，也不说话、喊叫，以免声音被人认出。

“逃脱”是这份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也是他最喜爱的部分，它就如同飞翔，如同无梦之梦。

女门房走出一楼房间，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他用法语低声说了句再见。女门房一言不发，用锐利的眼神回望着他。一小时后，女门房将接受讯问，警方会请她描述他的长相，她会合作地回答说，那男子长相平凡，中等身高，二三十岁的样子，反正应该不到四十岁。

他踏上街道。巴黎市区发出的低沉的隆隆声响犹如永远不会靠近的雷声，但也永远不会停止。他将拉玛迷你麦斯手枪丢弃在事先选中的垃圾桶里。萨格勒布还有两把未使用过的同厂牌手枪在等着他，当初购入时他拿到了批发价。

半小时后，机场巴士经过小教堂门站，行驶在连接巴黎和戴高乐机场的高速公路上。雪花纷飞，飘落在一片散乱的、硬挺地指向灰色天空的浅黄色麦秆上。

他在机场办完报到手续并通过安检后，直接走进男厕，在一整排白色尿斗的最后一个前站定，解开扣子，把白色除臭锭撒在尿斗里。他闭上眼睛，深深吸入对二氯苯的甜味和J&J化学公司生产的柠檬芳香剂的香味。还剩一站，接驳列车就会抵达自由。他卷起舌头，说出这一站的名字：奥斯陆。

3 咬伤

十二月十四日，星期日

警察总署这栋由水泥及玻璃构筑而成的庞然大物，是全挪威警察最密集的地方。警署六楼的红区里，哈利正坐在六〇五室的椅子上。他和年轻警探哈福森共享这十平方米的空间，并且喜欢把这里称为“情报交换所”，而当哈福森需要被挫挫锐气时，哈利又称之为“人才培养所”。

这时情报交换所内只有哈利一人，他盯着这间无窗房墙上本该有窗户的地方。

这天是星期日，报告已经写完，可以回家了，但他为什么还没回家？透过想象中的窗户，他看见少了栅栏的碧悠维卡区海港，新雪犹如五彩碎纸般覆盖在绿、红、蓝等颜色的集装箱上。案子已经了结。年轻的毒虫 [1] 佩尔·霍尔门受够了，在集装箱里对自己开了最后一枪。尸体上没有外来的暴力伤害，手枪就掉在旁边。卧底人员表示佩尔没有债务。况且毒贩处决欠钱的毒虫时，通常不会把现场布置成其他状况，正好相反，他们什么都不会做。既然这是常见的自杀案件，那他何必还要浪费夜晚的时间，搜索那个阴风阵阵的集装箱码头，却只发现更多哀伤呢？

哈利看着他挂在衣帽架上的羊毛外套，外套内袋里放的小酒壶是满的，里面的酒自从十月以来一口都没喝过。十月的时候，他去酒品专卖店买了一瓶他最大的敌人——占边威士忌，装满小酒壶，再将剩下的酒倒进水槽。自此之后，他就随身携带这一小瓶“毒药”，有点像纳粹军人在鞋底藏氰化物胶囊的行为。至于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件蠢事，他自己也不知道，但他不用知道，只要这个方法有用就好。

哈利看了看时钟，快十一点了。他家有一台经常使用的浓缩咖啡机，还有一张他为这种夜晚而准备的DVD光碟，片名是《彗星美人》（All About Eve）——曼凯维奇导演一九五〇年的经典之作，由贝蒂·戴维斯和乔治·桑德斯主演。

他在心里做出解读，知道该去码头才对。

哈利翻起外套翻领，背对北风站立。风吹过他面前的高墙，在栅

栏内的集装箱周围吹出雪堆。夜晚的码头区和空地看起来十分荒凉。

灯光照亮与世隔绝的集装箱码头，街灯在强风中摇晃，叠成两三层高的金属集装箱在街道上投下黑影。一个红色的集装箱尤为吸引哈利的目光，它和橘色的警方封锁线一样，颜色十分鲜艳。在奥斯陆十二月的夜晚，那集装箱是很好的栖身之所，大小和舒适度正好跟警署拘留室差不多。

现场勘查组的报告指出，那集装箱已经空了一段时间，并未上锁。现场勘查组的成员只有一名警探和一名技术员，其实难以称得上是个“组”。集装箱码头警卫说他们懒得给空集装箱上锁，因为集装箱码头四周设有栅栏，还装有监视器。尽管如此，还是让一个毒虫跑了进去。警卫猜测佩尔·霍尔门是在碧悠维卡区附近游荡的毒虫之一，而此地距离普拉塔广场的毒品超级市场很近。说不定那警卫对毒虫栖身集装箱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会不会是他知道这样做可以拯救一两条生命？

集装箱没上锁，但集装箱码头栅门上倒是挂着一个厚重的大锁。哈利后悔刚才没在警署打电话跟警卫说他要过来。也不知道这里是不是真的有警卫，因为他一个都没看见。

哈利看了看表，仔细观察栅栏顶端。他体能很好，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体能状况最佳的时候。自从去年夏天的重大案件之后，他一直在警署健身房规律运动。不仅如此，在雪季来临之前，他就已打破了汤姆·瓦勒在厄肯区创下的越野障碍赛跑纪录。几天后，哈福森小心翼翼地问哈利，他运动得这么认真，是不是跟萝凯有关。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他们好像已经分手了。哈利用简单明了的方式对这个年轻警探说，他们虽然共享一间办公室，但并不表示他们可以分享私生活。哈福森耸了耸肩，问哈利是否会跟别人说说知心话，哈利却只是站起来，走出六〇五室，于是哈福森便知道自己判断无误。

铁丝栅栏九英尺高，没有尖刺，小事一桩。哈利尽量跳高，抓住栅栏，双脚抵住栏杆，直起身体。他伸长右手往上攀，接着是左手，用双臂的力量支撑，直到双脚找到施力点，再做出毛毛虫般的动作，

将自己晃到栅栏另一侧。

他拉开门闩，打开集装箱门，拿出坚固的黑色军用手电筒，从封锁线下方穿过，进入集装箱。

集装箱里有种怪异的宁静，声音在这里似乎被冻结。哈利按亮手电筒，照亮集装箱内部，在光线中央看见地上用粉笔画出的人形。那就是佩尔的陈尸之处。鉴识中心的年轻主任贝雅特·隆恩给哈利看过照片。鉴识中心位于布尔斯巷的新大楼里。照片中的佩尔坐在墙边，背靠柜壁，右太阳穴有个小孔，手枪在他右边。他出血很少。对头部开枪就是有这个好处，但这也是唯一的好处。子弹口径不大，因此只是射入伤口，没有穿过头部射出。法医将会在头骨内发现子弹。子弹像钢珠一样在佩尔的脑子里弹来弹去，把他的脑子搅得稀烂，而他曾用这个脑子来思考，做出决定，最后命令食指扣下扳机。

“真是搞不懂啊。”哈利的同事在得知年轻人轻生之后，往往会这样说。哈利推测他们这样说是为了抗拒事实并保护自己，否则他不明白他们所谓的“搞不懂”究竟是什么意思。

然而今天下午，哈利站在霍尔门家门口说的也是这句话，他低头看着佩尔的父亲跪在玄关地上，俯身颤抖，不断啜泣。哈利没有可以用来安慰失亲之人的词汇，诸如上帝、救赎、来生之类，因此只是嘟囔：“真是搞不懂啊……”

哈利关上手电筒，把它放进外套口袋。黑暗一拥而上。

他想起父亲。欧拉夫·霍勒是个退休教师，也是个鳏夫，住在奥普索乡的老家。哈利或妹妹每月去探望父亲一次，每到这时，他的眼睛总会亮起来，而随着他们喝咖啡、聊些不重要的小事，他的眼睛又会慢慢暗淡下去。老家最有意义的东西是母亲的一张照片，摆在她生前弹过的钢琴上最明显的位置。现在欧拉夫几乎不做什么事，只是看书，书里讲述着那些他永远不会见到的国家，他也不再渴望去游览这些国家，因为哈利的母亲已无法跟他一起走。“那是最大的损失。”偶尔谈起他们的母亲，欧拉夫总会这样说。这时哈利想到的是，如果有

一天，有人通知欧拉夫他儿子不幸身亡，他会怎样看待那一天呢？

哈利离开集装箱，朝栅栏走去，他先用双手抓住栅栏。诡异的时刻出现了。这一刻，四下全然寂静。风突然屏息聆听，或改变心意似的静止下来，只剩下冬季黑暗中传来的抚慰人心的都市噪声。除此之外，还有纸张被风吹动而摩擦地面的声音。只不过此刻无风，所以那并非纸张的声音，而是脚步声，快速轻盈的脚步声，比人类的脚步还轻。

那是某种爪子的声音。

哈利的内心像失控般急速跳动，他面对栅栏，迅捷地弯曲膝盖，向上一跃。事后哈利才想到当时他之所以那么害怕，是因为寂静，以及他在寂静中什么也没听见，没有嗥叫声，也没有攻击的征兆。仿佛那个黑暗中的物体不想吓到他，相反，那物体正在猎捕他。倘若哈利对狗有更多研究，就会知道有一种狗从不嗥叫，即使当它害怕或发动攻击时。这种狗就是黑色的麦兹纳公犬。哈利向上伸长手臂，正准备再次屈膝，却听见那只狗的行进韵律改变，接着是一片寂静，于是他便知道它出击了。哈利向上跳起。

有人宣称当恐惧激发大量肾上腺素释放到血液中时，人会感觉不到痛楚，但这观点实在很不正确。哈利大叫一声。那只精瘦大狗的利齿咬入哈利右腿的肌肉中，越咬越深，直到牙齿压迫到骨骼周围敏感的组织膜。铁丝栅栏响个不停，地心引力将哈利和那只狗往下拉，他在危急中紧紧抓住栅栏。一般情况下，哈利应该已经安全了，因为其他和黑色麦兹纳成犬体重相当的狗，在这时都会放开嘴巴。但黑色麦兹纳犬的牙齿和下巴足以咬碎骨头，据说它们跟连骨头都能吞下的斑鬣狗有血缘关系。那只麦兹纳犬就这样依靠后倾的两颗上犬齿和一颗下犬齿，稳稳地挂在哈利腿上。它的另一颗犬齿在它三个月大时因为咬到钢铁义肢而折断。

哈利设法将左肘勾在栅栏顶端，试着连人带狗一起往上拉，但那只狗的一只后爪踩在了铁丝栅栏里。哈利伸出右手探进外套口袋，找到并握住手电筒。他往下望去，第一次看清楚那只狗，只见它的黑脸

上有两颗黑色眼睛，正闪烁着微光。哈利挥动手电筒，狠狠打中它双耳之间的头部，发出咔嚓一声，他立刻又扬起手电筒，再次击打，打中敏感的口鼻部位。情急之下，哈利又打中它的眼睛，但它眼睛却眨也不眨。手电筒从哈利手中滑落，掉在地上。那只狗依然挂在他腿上。再过不久，他就没力气抓住栅栏了。他不敢想掉下去之后会发生什么，但脑子却不停想象。

“救命！”

再度吹起的风把哈利微弱的求救声传送出去。他变换抓住栅栏的姿势，突然很想放声大笑。他的生命不会就在这里断送了吧？最后被人发现躺在集装箱码头，喉咙被警卫犬咬断？他深深吸了口气。铁丝栅栏的尖处戳进他的腋窝，他手指的力气正快速流失。再过几秒钟，他的手指就会放开。要是他身上有武器就好了。要是他身上带的是酒瓶，而不是皮夹就好了，这样就可以打碎酒瓶，用来戳那只狗。

但他有小酒壶！

哈利挤出最后的力气，把手伸进外套，拿出小酒壶，将瓶口塞进嘴巴，用牙齿咬住并旋转金属瓶盖。瓶盖松脱，他用牙齿咬住酒瓶，威士忌流进口中。一股冲击波流遍全身。天哪。他把脸抵在栅栏上，逼自己闭上眼睛，远处广场和歌剧院的灯光在黑暗中变成白色的条纹。他用右手将小酒壶拿低，移到那只狗的红色下颌上方，把威士忌往下倒，低声说了句“Skål（干杯）”，将小酒壶里的酒倒得干干净净。那只狗睁着黑眼，狠狠地瞪了哈利两秒钟，完全不知沿着哈利的腿流进它口中的褐色液体是什么。接着，它放开哈利的腿。哈利听见肉体跌落在光秃地面上的声音。那只狗发出类似死前的哀鸣和低低的呜咽，接着是爪子的摩擦声，然后消失在它出现的那片黑暗中。

哈利将双脚晃过栅栏，卷起裤管。即使没有手电筒，他也知道今晚得待在急诊室，没办法看《彗星美人》了。

约恩把头枕在西娅的大腿上，闭上眼睛，享受着电视和往常一样的嗡嗡声。这是西娅非常喜欢的系列之一，不过片名到底是《布朗克

斯区之王》还是《皇后区之王》？

“你有没有问你弟弟愿不愿意去伊格广场帮你代班？”西娅问道。

她把手放在他的眼睛上。他闻到她肌肤散发的香气，这表示她刚刚注射过胰岛素。

“值什么班？”约恩问。

西娅抽回手，用难以置信的眼光看着他。

他哈哈大笑：“放心，我几百年前就跟罗伯特说过，他已经答应了。”

西娅放心地呻吟了一声。约恩抓住她的手，放回他的眼睛上。

“可是我没说那天是你生日，”约恩说，“如果我说出来，他未必肯答应。”

“为什么？”

“因为他为你着迷，你知道的。”

“这是你自己说的。”

“而且你不喜欢他。”

“才没有呢！”

“那为什么每次我提到他的名字，你都会全身一僵？”

她哈哈大笑。她一定是受到“布朗克斯区”的影响，或是“皇后区”。

“你有没有在餐厅订位？”她问。

“订了。”

她微微一笑，捏了捏他的手，又皱起眉头：“我想过这件事，去那里我们可能会被人看见。”

“你是说救世军的人？不可能啦。”

“如果真的被看见了昵？”

约恩没有回答。

“也许我们该公开这件事了。”她说。

“我不知道，”他说，“是不是最好等到我们完全确定……”

“你能确定吗，约恩？”

约恩挪开西娅的手，用沮丧的眼神看着她说：“西娅，求求你，你很清楚我爱你胜过一切，重点不是这个。”

“那重点是什么？”

约恩叹了口气，在她身旁坐了下来。“西娅，你不了解罗伯特。”

她苦笑了一下：“我们从小就认识了，约恩。”

约恩扭动身体。“对，但有些事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他会生多大的气，这是他从爸爸那里遗传的。他可能是个危险人物，西娅。”

西娅靠上墙壁，盯着空气。

“我建议我们先缓一缓，”约恩拧着双手，“这也是为了你哥哥着想。”

“你是说里卡尔？”她惊讶地说。

“对。你是他妹妹，如果你现在宣布我们要订婚，你想他会怎么说？”

“啊，我懂你的意思了，因为你们都在竞争行政长的职位？”

“你知道最高议会很重视高阶军官应该和优秀军官结为夫妻这件事。显然从策略上看，我应该跟总司令的手下大将弗兰克·尼尔森的女儿西娅·尼尔森结婚。但是从道德上看，这样做是对的吗？”

西娅咬着下唇：“为什么这个位子对你和里卡尔来说这么重要？”

约恩耸了耸肩：“因为救世军花钱让我们念完军官训练学校，还补助我们花四年时间拿到商学院的经济学学位。我想里卡尔跟我的想法一样，我们有责任向救世军申请任命，寻求认可。”

“搞不好你们都坐不上这个位子，爸爸说从来没有三十五岁以下的人被任命为行政长。”

“我知道，”约恩叹了口气。“其实如果里卡尔坐上那个位子，我会松一口气。这话你可别说出去。”

“松一口气？”西娅说，“你会松一口气？你负责奥斯陆所有的租赁房产已经超过一年了。”

“没错，但行政长得掌管救世军在全挪威、冰岛和法罗群岛的事务。你知道救世军的房产部门光是在挪威就拥有超过两百五十块土地和三百栋房子吗？”约恩拍拍肚皮，用一贯忧虑的眼神看着天花板，“我今天在橱窗里看见自己的影子，突然发现自己很小。”

西娅似乎没听见这句话。“有人跟里卡尔说，谁当上行政长，谁就是地区总司令的接班人。”

约恩放声大笑：“我一点也不想当地区总司令。”

“别闹了，约恩。”

“我没在闹啊，西娅。我们的事更重要。我的意思是说，我对行政长的位子没兴趣，所以我们就宣布订婚吧。我可以去别的地方发展，有很多公司也需要经济学人才。”

“别这样，约恩，”西娅惊讶地说，“你是我们最优秀的人才，必须把才能用在我们最需要的地方。里卡尔虽然是我哥哥，但他没有……你的聪明才智。我们可以等决定之后，再告诉他们订婚的事。”

约恩耸了耸肩。

西娅看了一眼时钟：“你今天得在十二点前离开。昨天埃玛在电梯里说她很担心我，因为她在半夜听见我家大门开关的声音。”

约恩把双脚晃到地上：“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住在这里。”

西娅用责备的眼神看了约恩一眼：“至少在这里我们可以彼此照顾。”

“对，”约恩叹了口气，“彼此照顾。晚安。”

西娅扭动着身躯，靠近约恩，一只手滑上他的衬衫。约恩惊讶地发现西娅的手心全都是汗，仿佛她刚才一直握拳或紧紧抓着什么东西。她把身体贴上他，呼吸变得急促。

“西娅，”约恩说，“我们不能……”

她僵在原地，叹了口气，收回了手。

约恩感到讶异。到目前为止西娅都没真正对他表现出渴求的欲望，相反，她对身体接触似乎感到焦虑，他也珍视她的端庄持重。他们第一次约会时，约恩引述了救世军的规章，这似乎让她安心不少。当时约恩说：“救世军认为婚前守贞是理想的基督精神。”尽管很多人认为“理想”和“命令”有所差别，比如对香烟和酒精的规章就属于后者，但约恩认为不该为了这么点差别而违背对上帝的承诺。

他抱了抱西娅，起身走进浴室，锁上门，打开水龙头，让水流过双手，凝视着平滑镜面中映着的那张脸。镜中的人表面上看起来应该是快乐的。他得打电话给朗希尔德才行，把事情解决。他深深吸了口气。他的确是快乐的，只是有些时候比较辛苦而已。

他把脸擦干，走回西娅身旁。

奥斯陆主街四十号的急诊室等候区沐浴在刺眼的白光中，深夜的急诊室里经常可以见到形形色色的怪人。哈利抵达二十分钟后，一个浑身发抖的吸毒者起身离开，通常这种人没办法静坐超过十分钟，这点哈利可以理解。哈利口中还有威士忌的味道，这唤醒了他的老朋友，它们正在他肚子里拉扯铁链。他的腿疼痛万分，这趟码头之行却一点收获也没有，正如百分之九十的警察工作一样。他对自己发誓，下次跟贝蒂·戴维斯约好之后，一定要准时赴约。

“哈利·霍勒？”

哈利抬头望向他面前一名身穿白袍的男子。

“嗯？”

“请跟我来，好吗？”

“谢谢，但应该轮到她才对。”哈利朝对面那排椅子上坐着的少女点了点头，那少女正双手抱头。

男子倾身向前：“这是她今天晚上第二次来了，我想她不会有事的。”

哈利跟着身穿白袍的医生一瘸一拐地踏入走廊，走进一间狭小的诊疗室。诊疗室里只摆着一张桌子和一个朴素的书架，没有私人物品。

“我以为警方有自己的医护人员。”医生说。

“要见他们难如登天，而且通常都轮不到我们。你怎么知道我是警察？”

“抱歉，我叫马地亚，我经过等候室的时候正好看见你。”

医生露出微笑，伸出了手。哈利看见马地亚有一口整齐牙齿。

倘若马地亚脸上其他部位不是同样对称、干净又端正，你一定会怀疑他戴了假牙。他的眼睛是蓝色的，周围有细小的笑纹，他的手握起来坚定而干燥。哈利心想，这医生简直像是从医学小说里走出来的，有着温暖的双手。

“马地亚·路海森。”马地亚补上一句，双眼盯着哈利。

“我应该认识你吧？”哈利说。

“去年夏天在萝凯家的庭院派对上，我们见过面。”哈利听见萝凯的名字从别人口中说出，不由得怔了一下。

“是吗？”

“那个人就是我。”马地亚用低沉的声音含糊地说。

“嗯，”哈利微微点头，“我在流血。”

“了解。”马地亚皱起面孔，露出严肃且同情的表情。

哈利卷起裤管：“这里。”

“啊哈，”马地亚露出有点茫然的微笑。“这是怎么弄的？”

“被狗咬的，你能治好它吗？”

“需要做的治疗不是很多，血已经止住了，我可以帮你清理伤口，擦点药。”马地亚弯下腰去。“从齿痕来看，有三个伤口。你最好打一针破伤风。”

“它已经咬到骨头了。”

“对，通常会有这种感觉。”

“不是，我是说，它的牙齿真的……”

哈利顿了一下，从鼻子呼了口气。这时他才惊觉马地亚认为他喝

醉了。难道马地亚这样想不对吗？哈利身上的外套被扯破，腿被狗咬伤，外加酗酒的坏名声，口中还喷出酒气。马地亚会不会去跟萝凯说，她的前男友又喝醉了？

“咬穿了我的腿。”哈利把话说完。

4 出发

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一

“Trka！（快点！）”

他在床上惊坐起来，听见自己的叫声在饭店光秃秃的白色墙壁之间回荡。床边桌上的电话正响个不停，他抓起话筒。

“这是电话闹铃服务……”

“Hvala.（谢谢。）”他说，尽管他知道那只是电话录音。他身在萨格勒布，今天准备前往奥斯陆，去执行最重要的任务，也是最后一项任务。

他闭上眼睛。他又做梦了，不是梦到巴黎，也不是梦到其他任务，他从不会梦见任务。他梦见了武科瓦尔，梦中总是秋天，总是陷入围城战事。

昨晚他梦见自己在奔跑。一如往常，他梦见自己在雨中奔跑。那天晚上，他们在婴儿病房锯断父亲的手臂，尽管医生宣布手术成功，但四小时后父亲就死了。他们说父亲的心脏刚刚停止了跳动。于是他离开母亲，奔入大雨滂沱的黑夜，他来到河边，手里拿着父亲的枪，朝塞尔维亚军的驻地前进。敌方发射照明弹，朝他开枪，但他一点也不在乎。他听见子弹射入地面，消失在他脚边，接着他就掉进一个大弹坑。水吞没了他，也吞没了所有声音，四周一片寂静。他不停地在水中奔跑，却只是原地打转。他感觉四肢僵硬，睡意令他麻木。他看见漆黑之中有某个红色的物体正在移动，犹如鸟儿以慢动作振动翅

膀。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裹着羊毛毯子，一颗光秃的灯泡随着塞尔维亚军的炮火攻击而来回晃动，小块泥土和泥灰掉落在他的眼睛和嘴巴上。他吐出泥灰，这时有人弯下腰来，说波波上尉从积水的弹坑中亲自把他救出来，并指了指站在碉堡台阶上的秃头男子。男子身穿军服，脖子上围着红色领巾。

他再度睁开眼睛，看了看放在床边桌上的温度计。虽然柜台服务员说饭店维持暖气供应，但自从十一月以来，客房内的温度就没有高过十六摄氏度。他起身下床。再过半小时，机场巴士就会抵达饭店，他必须动作快点。

他看着脸盆上方的镜子，回想波波的脸，但那张脸就如同北极光，越仔细看，就越是一点一点消退。电话铃声再次响起。

“Da, Majka.（是，母亲。）”

他刮完胡子，把脸擦干，匆匆换上衣服，拿出放在保险箱里的两个金属盒中的一个，打开了。盒里装的是拉玛迷你麦斯超小型手枪，可装七发子弹，其中六发在弹匣中，一发在弹膛里。他把手枪拆成四个部件，藏在手提箱经过特殊设计的强化角落。假如海关把他拦下来，检查他的手提箱，强化金属可以把手枪部件藏起来。离开之前，他确认身上带了护照和信封，信封里装有她给他的机票、目标的照片、时间和地点的信息。任务将于明晚七点在公共场所执行。她说这次任务比上次还要危险，但他并不害怕。有时他纳闷。自己感知恐惧的能力是不是在那天晚上和父亲被锯下的手臂一同消失。波波说过，如果你感觉不到害怕，就没办法活很久。

窗外的萨格勒布正在苏醒，城里不见白雪，但是起雾，灰蒙蒙的一片，让整座城市的面容显得阴沉憔悴。他站在饭店大门前，心想再过几天他们就会去亚得里亚海，到小镇的小饭店，享受淡季房价和少许阳光，讨论新房子的事宜。

机场巴士应该就快到了。他朝雾中看去，正如那年秋天他蹲伏在波波背后，想看清白烟后面到底是什么，却永远看不清楚。那时他的

工作是负责传递他们不敢通过无线电发送的消息，因为塞尔维亚军会监听无线电，什么消息都瞒不过他们。他个子小，可以在战壕里全速奔跑，不必特意弯腰。此外，他还对波波说他想去攻击战车。

波波摇了摇头：“孩子，你是个传令兵，负责传达非常重要的信息，战车我会派别人去处理。”

“可是别人会害怕，我不会。”

波波挑起一道眉毛：“但你只是个小孩子。”

“就算我不去壕沟外面，在壕沟里被子弹打到，我一样不会再长大。而且你自己说过，如果我们不阻止战车，他们就会占领整个城市。”

波波打量着他。

“让我考虑一下。”最后波波说。于是他们静静地坐着，看着前方雾茫茫的一片，难以分辨哪些是秋雾，哪些是残垣断壁冒出的白烟。过了一会儿，波波清了清喉咙，说：“昨天晚上我派弗拉尼奥和米尔科前往战车出没的堤岸缺口处，他们的任务是躲起来，等战车经过时把炸弹装上去。你知道这项任务要怎么进行吗？”

他点了点头。他在望远镜中见过弗拉尼奥和米尔科的尸体。

“他们的个头再小一点，或许就可以躲在地上的凹洞里。”波波说。

他用手擦去挂在鼻子下的鼻涕：“炸弹要怎么装在战车上？”

第二天清晨，他勉强拖着身子回到队上，被烂泥覆盖的身体因寒冷而发抖。后方的堤岸上有两台被摧毁的塞尔维亚战车，舱门打开，浓烟不断窜出。波波把他拖进壕沟，胜利地喊道：“我们的小救赎者诞生了！”

当天波波就为他取了代号，并口述一则消息，用无线电传送给城

里的总部。这个代号从此一直跟着他，直到塞尔维亚军占领并蹂躏他的家乡，杀害波波，屠杀医院里的医生和病人，囚禁并拷打反抗人士。这个代号本身有点矛盾，因为他没能拯救为他取这个代号的波波上尉。他的代号是“Mali Spasitelj”，也就是“小救赎者”的意思。

雾海中驶来一辆红色巴士。

哈利踏进六楼红区的会议室时，室内充满了低沉的交谈声和笑声。他知道自己把抵达时间算得很准，这时要跟同事打成一片、吃蛋糕、说笑话、互相嘲弄已经太晚，当人们必须跟自己欣赏的人道别时，常会通过这种社交方式来表达。他准时送来礼物，人们在这种时候总会说太多浮夸的话——通常他们只敢在大众面前使用这些字眼，私底下却不敢用。

哈利扫视众人，发现三张他可以信赖的友善面孔，包括即将离去的长官毕悠纳·莫勒、哈福森和贝雅特·隆恩。他没跟任何人的视线接触，也没人想跟他四目相接。哈利对自己在犯罪特警队的人气不抱幻想。莫勒曾说，比乖戾的酒鬼更令人讨厌的只有高大又乖戾的酒鬼。哈利是个身高一米九二的乖戾酒鬼，而他是优秀警探这一项只能稍微为他加分，此外没有更多帮助。大家都知道，哈利要不是一直被莫勒保护在羽翼下，早就被逐出警界了。大家也都知道，如今莫勒即将离开，高层正等着哈利做出不当行为。矛盾的是，现在使哈利得到保护的功绩，同样也让他永远被放逐为局外人，只因他搞垮了一位警察同事，也就是绰号为王子的汤姆·瓦勒，犯罪特警队的警监。过去八年来，汤姆一直是奥斯陆大型军火走私活动背后的主谋之一，最后他死在坎本区学生宿舍地下室的血泊之中。三星期后，在警署餐厅举行的简短仪式上，总警司咬牙切齿地表扬了哈利清除警界害虫，承认了他的贡献，哈利则表示感谢。

“谢谢。”那时哈利说，并扫视在餐厅集合的警察，想看看是否有人在看他。原本他只打算说“谢谢”两个字，但一见众人避开他的视线，脸上带着嘲讽的微笑，他不由得火冒三丈。于是他又说：“我猜这下某人会更难把我踢走了吧，否则媒体可能会认为他之所以这么

做，是因为害怕我也会查到他身上。”

这时，众人难以置信的目光全集中到哈利身上。他继续往下说。

“各位不用大惊小怪。过去汤姆·瓦勒是我们犯罪特警队的警监，他仗着自己的职位进行不法活动，还自称王子。而且大家都知道……”哈利顿了一下，目光扫过一张又一张面孔，最后停在总警司脸上，“既然有王子，通常就会有国王。”

“嘿，老哥，在想什么啊？”哈利抬头一看，见是哈福森。

“在想国王的事。”哈利咕哝着，从哈福森手里接过一杯咖啡。

“呃，有新人来了。”哈福森伸手一指。

摆满礼物的桌子旁有个身穿蓝色西装的男子，正在跟总警司和莫勒说话。

“那是甘纳·哈根吗？”哈利啜饮一口咖啡之后说，“新上任的PAS [2] ？”

“现在已经没有PAS了，哈利。”

“嗯？”

“已经改成POB [3] 了，这个官阶是四个月前改的。”

“是吗？那天我一定是生病了。那你还是警探吗？”

哈福森微微一笑。

新上任的队长看起来很机灵，也比备忘录上写的五十三岁看起来年轻。哈利注意到哈根身高中等，身材精瘦，脸、下巴、脖子上有着明显的肌肉线条，说明他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他的嘴巴平直坚定，下巴向前凸出，可以视其为果断的象征。他头上残存的头发是黑色的，仿佛在脑袋周围形成半个花冠，而且相当浓密。若你觉得这位新

任队长的发型很怪异，放心，不会有人来责备你。不管怎么说，那两道粗大的眉毛预示着他体毛旺盛。

“这人是从军方空降来的，”哈利说，“搞不好他会立下起床号的规矩。”

“他应该是个好警察，才会被调到这里吧。”

“你是说根据他在备忘录里写的自我介绍吗？”

“很高兴听见你的想法这么正面，哈利。”

“我？我总是急于给新人一个公平的机会。”

“重点在于只有‘一个’机会。”贝雅特加入他们的对话，把金色短发拨到一旁，“哈利，我刚刚好像看见你一瘸一拐地走进来。”

“昨晚我在集装箱码头碰到一只过于亢奋的警卫犬。”

“你去集装箱码头做什么？”

哈利仔细端详贝雅特片刻，才给出回答。显然担任鉴识中心主任的职务对她有益，也对鉴识中心有帮助。贝雅特一直是个称职的鉴识专家，但哈利必须承认，过去他并未在她身上看见明显的领导才能，因为贝雅特从警察训练学院毕业后加入劫案组时，还是个习惯自我贬低的害羞内向的年轻女子。

“我想去看看佩尔·霍尔门陈尸的集装箱。告诉我，他是怎么进集装箱码头的？”

“他用钢丝钳把大锁剪断，钢丝钳就在尸体旁边。那你呢？你是怎么进去的？”

“你们还发现了什么？”

“哈利，没有证据显示这件案子是……”

“我没说有证据啊。还发现了什么？”

“你说呢？一些吸毒工具、一剂海洛因、一个装有烟草的塑料袋。你也知道，毒虫会去捡烟蒂，把里面的烟草挑出来，这样连一克朗都不用花。”

“那把贝瑞塔手枪呢？”

“序号被锉掉了，锉痕很眼熟，是王子时代的枪支。”

哈利注意到贝雅特不愿意从自己口中说出汤姆·瓦勒的名字。

“嗯。血液样本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出来了，”贝雅特说，“非常干净，令人意外，他应该最近都没吸毒吧，所以才头脑清醒，有能力自杀。你为什么问这些问题？”

“我很荣幸被分派去向他父母通知这个噩耗。”

“哦……”贝雅特和哈福森异口同声地说。尽管他们才交往两年，但这种同步反应越来越频繁。

总警司咳了几声，众人转头朝摆放礼物的桌子望去，闲聊声逐渐停止。

“毕悠纳请求让他说一两句话，”总警司抖了抖脚跟，又顿了一下以达到效果，“我批准了。”

咯咯的笑声四起。哈利注意到莫勒朝总警司的方向露出犹豫的微笑。

“谢谢你，托列夫，也谢谢你和警察总长送给我的道别礼物，更要特别感谢大家送我这张美丽的照片。”

莫勒朝桌上指了指。

“大家？”哈利低声问贝雅特。

“对，史卡勒和几个同事一起集的资。”

“我怎么没听说？”

“他们可能忘了问你。”

“现在我想送几个自己的礼物，”莫勒说，“有点像是分遗产。首先是这个放大镜。”

他把放大镜举到面前，大家看见前任队长扭曲的面孔后都笑了起来。

“我要把它送给一位女同事，她和她父亲一样是个好侦探，也是个好警察。她从不居功，把功劳都归于犯罪特警队。大家都知道，她一直是大脑专家的研究对象，因为她天生拥有罕见的梭状回，人类的面孔只要见过一次就过目不忘。”

哈利看见贝雅特的双颊泛起红晕。贝雅特不喜欢被人注意，更别说当众提起她的这项惊人天赋了，目前她依然运用这个能力在模糊的银行抢劫案监控录像中辨识惯犯。

“我希望你不会忘记我这张脸，”莫勒说，“虽然你会有好一阵子见不到它。如果有一天你有疑惑，就可以用这个放大镜。”

哈福森轻轻推了推贝雅特，她走上前去，莫勒抱了抱她，把放大镜送给她。众人一起鼓掌，她连额头都变得火红。

“下一个传家宝是我的办公椅，”莫勒说，“是这样的，我发现我的继任者甘纳·哈根自己准备了一把高背真皮办公椅，还具备很多功能。”

莫勒对哈根微笑，他只是微微点头，并未回以微笑。

“所以这把椅子要送给这位来自斯泰恩谢尔的警员，调来这里之后他就被放逐，跟这栋大楼的‘大麻烦’共享一间办公室，还被迫使用一把坏了的椅子。小伙子，你也该坐好椅子了。”

“好的。”哈福森说。

众人转头过来，对他大笑，他也回以笑声。

“最后，我要把一件辅助工具送给一个对我来说非常特别的人，他是我手下最优秀的警探，也是我最可怕的噩梦。这件工具要送给这个总是跟随自己的嗅觉、自己的脚步、自己的‘手表’行事的人，对那些想让他准时出现在晨间会议的人来说很不幸。”莫勒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一块手表，“我希望这块表能让你的时间跟别人一样，总之，我把它尽量调得跟犯罪特警队的时钟一样快。还有，呃，这里面有很多言外之意，哈利。”

哈利走上前去，接过那块有着素面黑色表带的手表，手表厂牌他没见过。掌声稀稀落落。

“谢谢。”哈利说。

两个高大男子相互拥抱。

“我把它调快两分钟，好让你赶上你以为已经错过的事，”莫勒低声说，“我再也不会给你警告了，你就去做你该做的事吧。”

“谢谢。”哈利又说了一次，觉得莫勒抱他抱得有点太久了。哈利提醒自己，必须把他从家里带来的礼物放在这里。幸好他一直都没机会拆开那片《彗星美人》DVD的塑料封套。

5 灯塔

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一

约恩在弗雷特斯慈善商店的后院找到罗伯特，这家店是救世军在基克凡路开设的。

罗伯特双臂交抱，倚着门框，看着众人把一个个垃圾袋从卡车上卸下来，搬进店内的储藏室。那些人的对话中夹杂着多种语言或方言

的粗话。

“货好吗？”约恩问道。

罗伯特耸了耸肩：“人们很乐意捐出夏装，这样明年才能买新衣服，但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冬装。”

“你手下语言真是多彩多姿，他们都是些被判刑要通过劳役来减刑的人吗？”

“我昨天才算过，现在来我们这里当义工减刑的人，是耶稣追随者的两倍。”

约恩笑了：“传教士未耕种的土地，只是需要一个开始。”

罗伯特朝其中一人高喊，那人丢了包烟给他。罗伯特将一根没有滤嘴的香烟夹在双唇之间。

“把它拿下来，”约恩说，“我们救世军发过誓的，你想被开除吗？”

“老哥，我没有要点燃它。你有什么事？”

约恩耸了耸肩：“想找你聊一聊。”

“聊什么？”

约恩咯咯一笑：“就是兄弟间的普通闲聊。”

罗伯特点了点头，摘下舌头上的一片烟草：“每次你说闲聊，就表示你要告诉我该怎么生活。”

“别这样说。”

“到底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啊！只是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罗伯特拿出嘴里的香烟，朝雪地吐了口口水，又望向飘在高空中的白云。

“妈的！我厌倦了这份工作，厌倦了这栋房子，厌倦了那个无能又虚伪的士官长在这里作威作福。如果她不是那么丑，我一定会……”罗伯特露出冷笑，“把她那张梅干脸干到发绿。”

“我冷死了，”约恩说，“我们可以进去吗？”

罗伯特先走进小办公室，在办公椅上坐了下来，那把椅子挤在凌乱的办公桌、开向后院的小窗户、印有救世军标志及“血与火”座右铭的黄色旗帜之间。约恩把一沓文件从木椅上拿起来，有些文件因为时间久远而泛黄，他知道这把木椅是罗伯特从隔壁麦佑斯登区军团的房间擅自拿来的。

“她说你会装病逃避责任。”约恩说。

“谁说的？”

“鲁厄士官长说的，”约恩做了个鬼脸，“那个梅干脸。”

“她打过电话给你，是吗？”罗伯特用折叠小刀戳着办公桌，突然提高嗓音说，“哦，对了，我都忘了，你是新上任的行政长，是所有事务的主管。”

“上级还没做出决定，也可能是里卡尔当选。”

“管他呢，”罗伯特在桌上刻了两个半圆形，形成一颗心，“反正你已经说了你要说的话。明天我会帮你代班，在你离开之前，可以给我五百克朗吗？”

约恩从皮夹里拿出钞票，放在罗伯特面前的桌上。罗伯特用刀身划过下巴，黑色胡楂发出摩擦的声响：“还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

约恩知道接下来罗伯特要说什么，吞了口口水：“什么事？”

他越过罗伯特的肩膀，看见外头开始飘雪，但后院周围的屋子产生的上升暖气流让细小的白色雪花悬浮在窗外，仿佛正在聆听他们说话。

罗伯特用刀尖对准心形图案的中央：“如果再让我发现你接近某人——你知道是谁……”他的手握住刀柄，倾身向前，借着体重一压，刀子咯吱一声插入干燥的木桌中，“我就毁了你，约恩，我发誓我一定会。”

“有没有打扰到你们？”门口传来说话声。

“一点也没有，鲁厄士官长，”罗伯特用甜美的语调说，“我哥正好要走。”

莫勒走进他的办公室，总警司和新任督察长甘纳·哈根停止了交谈。当然，这间办公室现在已经不是莫勒的了。

“你喜欢这片景观吗？”莫勒希望自己的语气是愉快的，随即又补上“甘纳？”。这名字从他口中说出显得很陌生。

“嗯，十二月的奥斯陆总是一派悲伤的景象，”哈根说，“我们得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莫勒很想问他说的“也”是什么意思，但他看见总警司点头表示同意，便把话咽了回去。

“我正在跟甘纳说明这里的人员内幕，把所有秘密说给他听，你懂的。”

“哈，我懂，你们两个以前就认识了。”

“没错，”总警司说，“甘纳和我以前是同学，那时候警察学院还叫警察学校。”

“备忘录上说你每年都会参加毕克百纳滑雪赛，”莫勒转头望向哈根，“你知道总警司也会参加吗？”

“我知道啊，”哈根面带微笑，朝总警司望去，“有时我们会一起去，在最后冲刺的时候努力超越对方。”

“真没想到，”莫勒露出促狭的微笑，“如果总警司是任命委员会的成员，那他就会被指控任人唯亲了。”

总警司发出干笑，用警告的眼神瞥了莫勒一眼。

“我正跟甘纳说到那个你慷慨赠表的人。”

“哈利·霍勒？”

“对，”哈根说，“我知道那个涉及‘愚蠢走私案’的警监就是死在他手下，听说他在电梯里把那警监的手臂扯断了，现在还涉嫌把案情泄露给媒体，这样不好。”

“第一，那起‘愚蠢走私案’是一群行家干的，他们利用警界的帮手，让廉价手枪在奥斯陆泛滥成灾。”莫勒难以掩饰声音中的怒意，“这件案子是霍勒在总署的阻挠下、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侦破的，这都要归功于他多年来勤勉的警察工作。第二，他是出于自卫才杀人，而且是电梯扯断了瓦勒的手臂。第三，我们手上没有证据指出是谁泄露了什么。”

哈根和总警司交换眼神。

“不管怎样，”总警司说，“这个人你都必须留意，甘纳。据我所知，他女友最近跟他分手，我们都知道像哈利这种有酗酒恶习的人，这种时候特别容易故态复萌，我们绝对无法接受这种行为，无论他破过多少案子。”

“我会好好约束他的。”哈根说。

“他是警监，”莫勒闭上眼睛，“不是一般警察，而且他也不喜欢被约束。”

哈根缓缓点头，伸手摸了摸浓密的花冠般的头发。

“你什么时候开始去卑尔根上班……”哈根放下了手，“毕悠纳？”

莫勒猜想，哈根叫他的名字应该也觉得很陌生。

哈利漫步在厄塔街上，从路人脚上穿的鞋子可以看出，他越来越靠近灯塔餐厅了。缉毒组的同事都说，陆军和海军的剩余军品店对于辨识吸毒者的贡献最大，因为军靴迟早都会通过救世军穿到毒虫脚上。夏天是蓝色运动鞋，而冬天，毒虫的“制服”则是黑色军靴，外加绿色塑料袋，里面装着救世军分发的盒装午餐。

哈利推开灯塔餐厅的大门，朝身穿救世军连帽外套的警卫点了点头。

“带酒了吗？”警卫问道。

哈利拍了拍口袋：“没有。”

墙上的告示写道，酒类饮品必须交由门口警卫保管，离开时取回。哈利知道救世军已放弃让客人交出毒品和吸毒工具，因为没有毒虫会乖乖照做。

哈利走进去，给自己倒了杯咖啡，在墙边找到一把长椅坐下。灯塔餐厅是救世军的餐厅，也是新千禧年版的救济所，穷人们来这里可以得到免费的点心和咖啡。这里舒适明亮，跟一般咖啡馆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客人。百分之九十的吸毒者为男性，他们吃白面包，夹褐色或白色的挪威芝士，阅读报纸，在桌前安静地谈话。这是个自由空间，可以取暖，喘口气，在找了一天毒品之后稍事休息。卧底的警察有时也会来，但根据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警方不会在这里逮人。

哈利旁边的男子低头坐着，一动不动，他的头垂落在桌子上方，肮脏的手摆在面前，手指夹着一张卷烟纸，周围散落着许多烟蒂。

哈利看见一个身穿制服的娇小女子的背影，她正在更换一张桌子上燃尽的蜡烛，桌上摆有四个相框，其中三个装的是个人照片，第四个里面是十字架和一个名字，背景是白色的。哈利起身走了过去。

“这是什么？”

也许是因为女子纤细的脖子与优雅的动作，也许是因为她美得几乎不自然的乌黑秀发，哈利在她转过头之前就联想到猫。待女子转过头来，她的小脸和不成比例的大嘴，以及日本漫画人物般极为俏丽的鼻子，更让他觉得她像只猫。但最重要的是那双眼睛。哈利说不上来，只觉得这些组合在一起不大对劲。

“十一月的。”女子答道。

她的声音冷静、低沉而温柔，令哈利纳闷这究竟是她自然的声音，还是后天学来的。他知道有些女人会这么做，改变说话声就像换衣服一样，一种声音在家里使用，一种声音用来创造第一印象和社交，一种声音用于夜晚的亲密行为。

“什么意思？”哈利问。

“十一月的死亡名单。”

哈利看着那些照片，明白了她的意思。

“四个人？”哈利压低声音。照片前放着一封信，上面是颤抖的铅笔字迹，都是大写字母。

“平均每星期会死一个客人，死四个也算正常。纪念日是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三。这些人中有你的……？”

哈利摇了摇头。“我亲爱的盖尔……”那封信的开头这样写道，旁边没有鲜花。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女子问。

哈利忽然觉得她也许没有别的声音，只有这一种温暖低沉的嗓音。

“佩尔·霍尔门……”哈利开口，却不知道该如何把话说完。

“可怜的佩尔，是的，我们会在一月的纪念日缅怀他。”

哈利点了点头：“第一个星期三。”

“没错，到时欢迎你来参加，兄弟。”

“兄弟”这两个字从她口中说得那么清晰自然，犹如句子里轻描淡写的、几乎没有被说出的附加词。一瞬间，哈利几乎相信自己是她的兄弟。

“我是警探。”哈利说。

两人身高差距悬殊，女子必须伸长脖子才能看清楚哈利。

“我好像见过你，但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哈利点了点头：“也许吧。我来过这里一两次，可是都没见过你。”

“我是这里的兼职人员，其他时间都在救世军总部。你是缉毒组的人？”

哈利摇了摇头：“我负责调查命案。”

“命案，可佩尔不是被杀害的呀……”

“我们可以坐一会儿吗？”

女子犹豫片刻，环视四周。

“你在忙？”哈利问道。

“没有，今天特别安静，平常我们一天得分发一千八百片面包，但今天人很少。”

她叫了一声柜台里的一名少年，少年同意接替她的工作，同时哈利得知她名叫玛蒂娜。那个手拿卷烟纸的男子头垂得更低了。

“这件案子有些疑点，”哈利坐下后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很难说，”玛蒂娜说。哈利露出疑惑的神色，仿佛叹了口气。“像佩尔那种长期吸毒的人，大脑已受到严重损伤，很难看出他们本来的个性，想获得吸毒快感的冲动盖过了一切。”

“这我了解，但我的意思是……对熟悉他的人来说……”

“我恐怕帮不上忙。你可以去问佩尔的父亲，看看他儿子的真正个性还剩下多少。他父亲来过这里几次，想带他回去，最后还是放弃了。他说佩尔开始在家里威胁他们，因为佩尔在家时，他们会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锁起来。他请我关照他儿子，我说我们会尽力，但没办法承诺奇迹出现，当然我们也没给出承诺……”

哈利观察玛蒂娜，她脸上只是呈现出社工人员常见的心灰意冷。

“这种感觉一定糟透了。”哈利抓了抓腿。

“对，只有吸毒者才能了解这种感觉。”

“我是说为人父母的感觉。”

玛蒂娜没有回答。一名身穿破菱格外套的男子在隔壁桌坐下，打开透明塑料袋，倒出一堆干燥的烟蒂——少说也有几百个，盖住了另一名男子拿着卷烟纸的肮脏手指。

“圣诞快乐。”穿外套的男子咕哝说，又踏着毒虫老迈的步伐离去。

“这案子有什么疑点？”玛蒂娜问。

“血液样本没验出毒品。”哈利说。

“所以呢？”

哈利看了看隔壁桌的男子。他急于卷一根烟，但手指不听使唤，

一滴泪珠从褐色面颊上滚落。

“我对吸毒的快感有一些了解，”哈利说，“他有没有欠钱？”

“不知道。”玛蒂娜的回答十分简单，简单到哈利已经知道他下一个问题的答案。

“但说不定你……”

“没有，”她插嘴道，“我不能过问他们的事。听着，他们都是没人关心的人，我来这里是帮助他们，不是来为难他们的。”

哈利仔细观察玛蒂娜：“你说得对，很抱歉我这样问，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

“谢谢你。”

“我可以问最后一个问题吗？”

“问吧。”

“如果……”哈利迟疑片刻，不知道自己这样说会不会欠考虑，“如果我说我关心他，你会相信吗？”

玛蒂娜侧过头，打量哈利：“我应该相信吗？”

“这个嘛，我正在调查这件案子，而每个人都认为这只是个没人关心的毒虫犯下的常见自杀案。”

玛蒂娜沉默不语。

“这里的咖啡很不错。”哈利站了起来。

“不客气，”玛蒂娜说，“愿上帝保佑你。”

“谢谢。”哈利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耳垂居然发热。

哈利走到门边，来到身穿连帽外套的警卫前方，转过头去，但已不见玛蒂娜。警卫递给哈利一个装有餐盒的绿色塑料袋，哈利表示拒绝并将外套裹紧了些，来到街道。这时他已能看见红红的太阳缓缓落入奥斯陆峡湾。哈利朝奥克西瓦河的方向走去，来到艾卡区，看见一名男子直挺挺地站在雪堆中，菱格外套的袖子卷起，一根针管插在他的前臂上。男子脸上挂着微笑，目光穿过哈利，望着格兰区的寒霜白雾。

6 哈福森

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一

佩妮莱·霍尔门坐在弗雷登堡路家中的扶手椅上，看起来比平常更为瘦小，一双泛红的大眼睛看着哈利，放在大腿上的双手抱着装有儿子照片的玻璃相框。

“这是他九岁时拍的。”她说。

哈利不由得吞了口口水。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面带微笑、身穿救生衣的九岁男孩，看起来不可能令人想到未来他的脑袋里会射进一发子弹，在集装箱里结束生命。另一方面是因为这张照片令他想到欧雷克；欧雷克克服了心理障碍，叫他“爸爸”。哈利心想，不知道他要花多少时间才会叫马地亚·路海森一声“爸爸”。

“佩尔每次都失踪好几天，我先生比格尔就会出去找他，”佩妮莱说，“虽然我叫他别找了，他也不答应。我已经无法再忍受佩尔住在家里了。”

哈利压抑自己的思绪，为什么无法忍受？

哈利并未事先通知要来拜访，佩妮莱说比格尔去殡仪馆了，所以不在家。

佩妮莱吸了吸鼻涕：“你有没有跟吸毒者住在一起的经验？”

哈利沉默不语。

“只要看得见的东西他都偷。这我们能接受，也就是说比格尔能接受。他是我们俩之中比较有爱心的。”佩妮莱皱起了脸，根据哈利的解读，那应该是微笑。

“他什么事都替佩尔找理由，直到今年秋天佩尔威胁我为止。”

“威胁你？”

“对，他威胁说要杀我。”佩妮莱低头看着照片，擦了擦玻璃相框，仿佛它脏了似的，“那天早上，佩尔来按门铃，我不让他进来。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他哭着哀求，可是这种小把戏早就玩过了，我已经懂得要硬起心肠。后来，我回到厨房坐下，完全不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只知道他突然站在我面前，手里拿着枪。”

“就是那把枪吗？他用来……”

“对，对，我想是吧。”

“请继续说。”

“他逼我打开我放首饰的柜子，里面现在放着我仅存的一点首饰，大部分都已经被他拿走了。然后他就走了。”

“那你呢？”

“我？我崩溃了。比格尔回来之后，带我去医院。”佩妮莱吸了吸鼻涕，“结果他们连药都不肯给我开，说我已经吃得够多了。”

“你都吃些什么药？”

“你说呢？就是镇静剂啊，真是够了！如果你有个让你晚上睡不着觉的儿子，因为你害怕他会回来……”她顿了顿，握拳按住嘴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接着她用细若蚊鸣的声音说：“有时我都不想活了。”哈利得拉长耳朵才能听见这句话。

哈利看着手上的笔记本，上面一片空白。

“谢谢你。”他说。

“您打算住一个晚上，对吗，先生？”奥斯陆中央车站旁的斯坎迪亚饭店的女前台说，她双眼盯着电脑屏幕上的订房信息，并未抬头。

“对。”她面前的男子说。

她在心中记下男子身穿浅褐色大衣，驼毛的，但也可能是假驼毛。

她的红色长指甲在键盘上快速跳动，仿佛受惊的蟑螂。在寒冷的挪威穿假驼毛？有何不可？她看过阿富汗骆驼的照片，她男友来信说，阿富汗可能跟挪威一样冷。

“您是要付现金还是刷卡？”

“现金。”

她将登记表和笔放在男子面前的柜台上，并请男子出示护照。

“没有必要，”男子说，“我现在就付钱。”

男子说的英语十分接近英国腔，但他发音的方式让她联想到东欧国家。

“先生，我还是得看您的护照，这是国际规定。”

男子点了点头，递出平滑的一千克朗钞票和护照。克罗地亚共和国？可能是新兴的东欧国家吧。她找钱给男子，并将钞票收进现金盒，暗暗提醒自己等客人离开后，得对着光线看看是不是真钞。她努力让自己维持一定的仪态，但也不得不承认，她要暂时屈身在这家不怎么样的饭店，而眼前这位客人看起来不像骗子，更像是……呃，他到底像什么呢？她递上房卡，流利地说明客房楼层、电梯位置、早餐时间和退房时间。

“还需要什么服务吗，先生？”她用悠扬的语调说，十分相信自己的英语和服务态度远超过这家饭店的水平。再过不久，她一定可以跳槽到更好的饭店，但如果不成功的话，她就得修正路线。

男子清了清喉咙，问附近的电话亭在哪里。

女前台说他可以在房间里打电话，但男子摇了摇头。

这下她得想一想了。自从手机广为流行之后，奥斯陆的电话亭大多已被拆除，但她想到附近的铁路广场应该还有个电话亭，广场就在车站外面。虽然距离这里只有几百米，她还是拿出一份小地图，标上路线，告诉男子该怎么走，就像瑞迪森饭店和乔伊斯饭店提供的服务一样。她看了看男子，想知道他是否听懂了，心里却有点困惑，连她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

“我们俩对抗全世界，哈福森！”

哈利冲进办公室，高声喊出他平日早晨的问候。

“你有两条留言，”哈福森说，“你要去新队长的办公室报到，还有一个女人打电话找你，声音很好听。”

“哦？”哈利将外套朝衣帽架的方向丢去，结果落在地上。

“哇，”哈福森想都不想便脱口而出，“你终于走出来了，对不对？”

“你说什么？”

“你把衣服往衣帽架上丢，还说‘我们俩对抗全世界’。你很久没这样了，自从萝凯把你甩……”

哈福森猛然住口，因为他看见哈利露出警告的表情。

“那位小姐有什么事？”

“她有话要我转达给你，她叫……”哈福森的视线在面前的黄色便利贴上搜寻。“玛蒂娜·埃克霍夫。”

“不认识。”

“她在灯塔餐厅工作。”

“啊！”

“她说她问过许多人，可是没人听说过佩尔·霍尔门有债务问题。”

“嗯，也许我该打电话问她是不是还有别的消息。”

“哦？好啊。”

“这样可以吧？为什么你看起来一脸狡诈？”哈利弯腰去捡外套，却没挂上衣帽架，而是又穿回身上，“小子，你知道吗？我又要出去了。”

“可是队长……”

“队长得等一等了。”

集装箱码头的栅门开着，但栅栏处设有禁止进入的标志，并指示车辆必须停在外面的停车场。哈利抓了抓受伤的腿，又看了看集装箱和车道之间长而广阔的空地。警卫办公室是栋矮房子，看起来颇像在过去三十年间不断有序扩建而成的工人小屋，而这跟事实相去不远。哈利把车子停在入口处的前方，步行了几米。

警卫靠在椅背上，一言不发，双手抱在脑后，嘴里咬着火柴，聆听哈利说明来意以及昨晚发生的事。

那根火柴是警卫脸上唯一在动的东西，但哈利发现当他说到他和那只狗起冲突时，警卫脸上似乎露出一抹微笑。

“那是黑麦兹纳犬，”警卫说，“是罗得西亚脊背犬的表亲，我们很

幸运地把它引进国内，它是非常棒的警卫犬，而且很安静。”

“我发现了。”

那根火柴兴味盎然地动着：“那只麦兹纳犬是猎犬，所以会静悄悄地接近，不想把猎物吓跑。”

“你是说那只狗打算……呃，把我吃掉？”

“那要看你说的吃掉是什么意思喽。”

警卫并未详细解释，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哈利，交握的双手几乎罩住整个头部。哈利心想，不是他的手太大，就是他的头太小。

“所以在警方推测佩尔·霍尔门中枪身亡的时间，你都没看见其他人在现场或听见什么声音吗？”

“中枪？”

“他开枪自杀了。有其他人在场吗？”

“冬天警卫都会待在室内，那只麦兹纳犬也很安静，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

“这不是很奇怪吗？那只狗怎么会没察觉到？”

警卫耸了耸肩：“它已经完成任务了，我们也不用外出。”

“可是它没发现佩尔·霍尔门溜进来。”

“这个集装箱码头很大。”

“可是后来呢？”

“你是说尸体？哎呀，尸体都结冰了，不是吗？麦兹纳犬对死尸没兴趣，它只喜欢新鲜的肉。”

哈利打了个冷战：“警方的报告指出你从未在这里见过霍尔门。”

“没错。”

“我刚刚去见过他母亲，她借给我这张全家福照片，”哈利把照片放在警卫桌上，“你能发誓你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吗？”

警卫垂下目光，把火柴移到嘴角，准备回答，却顿住了。他放下抱在脑后的手，拿起照片，细看良久。

“我说错了，我见过他，他在夏天的时候来过——要辨认集装箱里的那个……很不容易。”

“这我了解。”

几分钟后，哈利准备离去，他先打开一条门缝，左右查看。警卫咧嘴笑了。

“白天我们都把它关起来，反正麦兹纳犬的牙齿很细，伤口很快就会好的。我正在考虑买一只肯塔基梗，它们的牙齿是锯齿状的，可以咬下一大块肉。警监，你已经算很幸运了。”

“这样啊，”哈利说，“你最好警告那只狗，有个小姐会拿别的东西来给它咬。”

“什么？”哈福森问道，小心地驾驶车子绕过除雪车。

“某种软的东西，”哈利说，“黏土之类的，这样贝雅特和她的小组就能把黏土放进石膏，等它凝固之后，就可以得到那只狗的齿模。”

“了解，这个齿模可以证明佩尔·霍尔门是被谋杀的？”

“不行。”

“你不是说……”

“我是说我需要它来证明这是一起谋杀案，它只是现在缺少的一

连串证据之一。”

“原来如此，那其他证据是什么？”

“就是常见的那些：动机、凶器、时机。在这里右转。”

“我不懂，你说你的怀疑是基于霍尔门用来闯入集装箱码头的钢丝钳？”

“我是说那把钢丝钳令我纳闷，也就是说，这个海洛因瘾君子是如此神志不清，不得不找了个集装箱来栖身，那他怎么可能机灵到去拿钢丝钳来打开栅门？然后我又仔细看了一下这件案子。你可以把车停在这里。”

“我不明白的是，你怎么能说你知道凶手是谁。”

“动动脑筋，哈福森，这并不难，而且事实都摆在你眼前。”

“我最讨厌听见你说这种话。”

“我是为了让你进步。”

哈福森瞥了一眼比他年长的哈利，看他是否在开玩笑。两人开门下车。

“你不锁车门吗？”哈利问。

“昨晚锁被冻住，今天早上钥匙插在里面坏掉了。你知道凶手是谁有多久了？”

“有一阵子了。”

两人穿过马路。

“在大多数命案中，知道凶手是谁是最简单的部分，通常他们是明显的嫌疑人，比如丈夫、好友、有前科的家伙，但绝对不会是管家。问题不在于知道凶手是谁，而在于能不能证明你的大脑和直觉一

直在告诉你的答案。”哈利按下“霍尔门”名牌旁的门铃，“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找出遗失的小拼图，把看似无关的信息串联起来，使其成为一连串完美的证据。”

对讲机吱吱作响，传出说话声：“喂？”

“警察，我叫哈利·霍勒，我们可以……”门锁嗡的一声打开。

“问题在于动作要快，”哈利说，“大多数命案要么在二十四小时内破案，要么永远破不了案。”

“谢谢，这我听过。”哈福森说。

比格尔·霍尔门站在楼梯口等着他们。

“请进。”比格尔领着他们走进客厅。一棵未经装饰的圣诞树放在法式阳台的门口，等着挂上吊饰。

“我太太在睡觉。”哈利还没问，比格尔就如此说道。

“我们会小声说话。”哈利说。

比格尔露出哀伤的微笑：“她不会被吵醒的。”

哈福森迅速瞥了哈利一眼。

“嗯，”哈利说，“她吃了镇静剂？”

比格尔点了点头：“丧礼明天举行。”

“原来如此，压力很大。谢谢你们借我这个。”哈利把照片放在桌上。照片中的佩尔坐在椅子上，他的父母站在两旁，可以说是保护，也可以说是包围，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去看。接着是一阵沉默，三人皆一语不发。比格尔隔着衬衫抓挠前臂。哈福森在椅子上往前移，又往后挪。

“你对药物上瘾了解多少，霍尔门先生？”哈利问道，并未抬眼。

比格尔蹙起眉头：“我太太只吃了一颗安眠药，这并不代表……”

“我不是在说你太太，你也许还有机会救她，我说的是你儿子。”

“那要看你说的‘了解’是什么意思了。他对海洛因上瘾，这让他不快乐。”比格尔还想说什么，却打住了，看着桌上的照片，“这让我们大家都不快乐。”

“我想也是。但如果你了解毒瘾，就会知道当它发作时，其他事情都是次要的。”

比格尔颤抖的声音中透着愤怒。“你是说我不了解这个吗，警监？你是说……我太太……他……”他语带哭腔，“他的亲生母亲……”

“我知道，”哈利轻声说，“但毒品排在母亲之前，父亲之前，生命之前，”哈利吸了口气，“还有死亡之前。”

“我累了，警监，你来有什么事？”

“检验报告指出，你儿子死亡的时候，血液里没有毒品，这表示他处于很糟糕的状态。当一个对海洛因上瘾的人处于这种状态时，他寻求救赎的渴望会非常强烈，强烈到使他拿枪威胁亲生母亲。但救赎并不是在头上开一枪，而是在手臂、脖子、腹股沟，或任何能清楚找到血管的地方打一针海洛因。你儿子被发现的时候，那包注射海洛因的工具还在他口袋里。霍尔门先生，你儿子不可能开枪自杀，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毒品排第一，其他次之，就连……”

“死亡也是一样。”比格尔依然双手抱头，但口齿十分清楚，“所以你认为我儿子是被人杀死的？为什么？”

“我正希望你能告诉我们。”

比格尔沉默不语。

“是不是因为他威胁了她？”哈利问道，“是不是为了让你太太获得平静？”

比格尔抬起头来：“你说什么？”

“我猜你去普拉塔广场等佩尔出现，他买完毒品后，你就跟上去，带他去集装箱码头，因为你知道他有时无处可去，就会去那里。”

“我怎么会知道这种事？这太离谱了。我……”

“你当然知道。我把这张照片拿给警卫看，他认出了我在打听的人。”

“佩尔？”

“不，是你。今年夏天你去过集装箱码头，询问可不可以众多集装箱里找你儿子。”

比格尔双眼盯着哈利。哈利继续往下说：“你计划好一切，准备好铁丝钳和空集装箱。空集装箱是吸毒者结束生命的好地方，没有人能听见或看见他自杀，而且你知道，佩尔的母亲可以做证，说那把枪是他的。”

哈福森紧盯着比格尔，做好准备。但他并没有移动的征兆，只是用鼻子大力呼吸，伸手搔抓前臂，双眼看着空中。

“你什么都证明不了。”比格尔用放弃的口吻说，仿佛为此感到遗憾。

哈利做了个安抚的手势。接下来的寂静中，他们听见楼下街上传来洪亮的犬吠声。

“它会不停地发痒，对不对？”哈利说。

比格尔立刻停止抓痒。

“我们可以看看是什么那么痒吗？”

“没什么。”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也可以去警署看，你自己选择，霍尔门先生。”

犬吠声越来越大，难道这里、市中心有一台狗拉雪橇？哈福森觉得有什么事即将爆发。

“好吧。”比格尔低声说，解开袖口，拉起袖子。

他的手臂上有两个结痂的伤口，周围皮肤红肿发炎。

“把你的手臂翻过去。”哈利命令道。比格尔的手臂下方也有一个同样发炎的伤口。

“被狗咬的，很痒，对不对？”哈利说，“尤其在第十天到第十四天，伤口开始愈合的时候。急诊室的一个医生跟我说，我不能再去挠伤口了，你最好也不要再挠了，霍尔门先生。”

比格尔看着伤口，眼神涣散：“是吗？”

“你的手臂上有三处伤口，我们可以证明是集装箱码头的一只狗咬了你，我们有那只狗的齿模。希望你有办法为自己辩护。”

比格尔摇了摇头：“我不想……我只希望让她得到自由。”

街上的犬吠声戛然而止。

“你愿意自首吗？”哈利问道，对哈福森做了个手势。哈福森立刻把手伸进口袋，却连一支笔或一张纸都找不到。哈利翻了个白眼，把自己的笔记本递给他。

“他说他心情非常低落，”比格尔说，“没办法再这样继续下去，他真的不想再吸毒了，所以我就替他在救世军旅社找了个房间，里面有一张床，每日供应三餐，一个月一千两百克朗。我还给他报名了戒毒课程，要再等几个月。但后来他就音信全无，我打电话问旅社，他们

说他没付房钱就跑了，后来……呃，后来他就出现在这里，手里还拿着枪。”

“那时候你就决定了？”

“他没救了，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儿子，我不能让他把我太太也带走。”

“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不是在普拉塔广场，而是在艾卡区。我说我可以买他那把枪。他随身带着那把枪，拿出来给我看，立刻让我付钱，但我说我带的钱不够，跟他约好第二天晚上在集装箱码头的后门碰面。你知道吗，其实我很高兴你……我……”

“多少？”哈利插嘴说。

“什么？”

“你要付他多少钱？”

“一千五百克朗。”

“然后呢……”

“然后他来了。原来他根本没有子弹，他说他一直都没有子弹。”

“但你一定隐约猜到这一点了，那把枪是标准口径，所以你买了些子弹？”

“对。”

“你先付他钱了吗？”

“什么？”

“算了。”

“你要知道，受苦的不只是佩妮莱和我，对佩尔来说，每一天都是在延长他的痛苦。我儿子差不多是行尸走肉了，他只是在等待……等待有人来停止他的心跳。他在等待一个……一个……”

“救赎者。”

“对，没错，救赎者。”

“但这不是你的工作，霍尔门先生。”

“对，这是上帝的工作。”比格尔低下头，嘟囔着什么。

“什么？”哈利问。

比格尔抬起头来，双眼看着空气。“既然上帝不做这个工作，那么总得有人来做。”

街道上，褐色的薄暮笼罩在黄色灯光周围。即使是午夜，雪后的奥斯陆也不会完全陷入黑暗。噪声被包裹在棉花之中，脚下冰雪的嘎吱声听起来像是遥远的烟火。

“为什么不把他一起带回警署？”哈福森问道。

“他不会跑的，他还有话要对老婆说。过几小时再派一辆车来就好。”

“他很会演戏，对不对？”

“什么？”

“呃，你去通知他儿子的死讯时，他不是哭得半死吗？”

哈利无奈地摇了摇头：“小子，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哈福森恼怒地踢了一脚冰雪：“那你来启发我啊，大智者。”

“杀人是一种极端的行为，很多人都会压抑它所带来的情绪，他

们可以做到内心藏着行凶的事实，却若无其事地走在街上，仿佛那是一个几乎被遗忘的噩梦，这种事我见多了。只有当别人大声说出来的时候，他们才会发现，这件事不只存在于他们的脑中，而且还真实地发生过。”

“原来如此，反正都是些冷血的人。”

“难道你没看见他崩溃吗？也许佩妮莱·霍尔门说得对，她说她丈夫很有爱心。”

“爱心？人都杀了还有爱心？”哈福森怒火中烧，声音发颤。

哈利把手搭在哈福森肩膀上：“你想想看，牺牲你的独生子，这难道不是爱的终极表现吗？”

“可是……”

“哈福森，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你必须习惯这种事，不然这种道德矛盾会把你搞得头昏脑涨。”

哈福森伸手去拉没上锁的车门，但车门冻结得很快，竟纹丝不动。他怒火中烧，用力一拉，橡胶条互相分离，发出撕裂的噪声。

两人坐上车，哈利看着哈福森转动钥匙，发动引擎，另一只手按着额头。引擎发出怒吼，活了过来。

“哈福森……”哈利开口说。

“反正这件案子破了，队长应该会很开心。”哈福森高声说，超车到一辆卡车前方，同时按响喇叭，对后视镜比出中指。“我们应该露出微笑，稍微庆祝一下。”他把手放下，继续按着额头。

“哈福森……”

“干吗？”他吼道。

“把车停下。”

“什么？”

“立刻停下。”

哈福森把车开到人行道旁停下，放开方向盘，眼神空洞，直视前方。他们拜访霍尔门家这段时间，冰花已爬上风挡玻璃，仿佛遭到霉菌大军的突袭。哈福森大口呼吸着，胸部上下起伏。

“有时当警察是个烂差事，”哈利说，“不要让它影响到你。”

“不会。”哈福森呼吸得更加用力。

“你是你，他们是他们。”

“对。”

哈利把手放在哈福森背上，耐心等待着。过了一会儿，他感觉哈福森的呼吸冷静下来。

“你很坚强。”哈利说。

车子穿过傍晚的车流，缓缓朝格兰区驶去，两人沉默不语。

7 匿名

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一

他站在奥斯陆最繁忙的步行街最高点，这条街道以瑞典及挪威国王卡尔·约翰的名字命名。他记下饭店提供给他的地图，知道西边那个建筑轮廓是皇宫，而奥斯陆中央车站在东边的尽头。

他打了个冷战。

一座高大房屋墙上的温度计以红色霓虹灯显示出零下温度，即使

空气稍微流动，他也会觉得那像是冰河时代的寒风穿透他的驼毛大衣。在此之前，他一直对这件他在伦敦以低价买下的大衣十分满意。

温度计旁的时钟显示此时为七点。他朝东走去。是个好预兆。天色颇黑，街上有很多人，只有银行外设有监视器，而且都对准提款机。他已排除用地铁作为逃脱工具，因为地铁里监视器太多，乘客太少。奥斯陆比他想象的更小。

他走进一家服饰店，找到一顶四十九克朗的羊毛帽和一件二百克朗的羊毛外套，但不一会儿又改变了心意，因为他发现一件一百二十克朗的薄雨衣。他在试衣间里试穿雨衣时，发现巴黎的除臭锭依然在他西装外套的口袋里，已被压碎。

那家餐厅位于步行街左侧几百米的地方，他立刻发现餐厅寄物处没有专人服务。很好，这让他工作更为简单。他走进用餐区，见有半数桌子坐了客人。这里视野很好，每张桌子都尽收眼底。一名服务生走了过来。他预订了第二天晚上六点的靠窗座位。

离开之前，他先去厕所查看。厕所没有窗户，所以第二出口必须穿过厨房。好吧，没有一个地方是完美的。他需要备用的逃跑路线，这一点非常重要。

他离开餐厅，看了看表，朝车站走去。路人们都在避免目光接触，这虽然是个小城市，但仍有首都的冷漠气息。很好。

他来到机场特快列车的月台上，又看了看表。距离餐厅六分钟路程。列车每十分钟一班，行车时间是十九分钟。换句话说，他可以在七点二十搭上列车，七点四十抵达机场。飞往萨格勒布的直航班机九点十分起飞，机票就在他口袋里，是北欧航空的优惠票。

他感到满意，走出新落成的铁路总站，步行走下楼梯。上方的玻璃屋顶显然属于旧的候车大厅，但现在这里开了许多商店，可以通往开放广场，地图上说那儿叫铁路广场。广场中央有一座老虎雕像，体积是真老虎的两倍，它位于有轨电车、汽车和行人之间。但他到处都

没看见女前台所说的电话亭，只看见广场尽头的候车亭处聚集了一群人。他走上前去，只见有些人将衣服兜帽戴在头上，正在交谈。也许他们来自同一个地方，彼此是邻居，正在等同一班汽车。然而这一景象让他另有联想。他看见什么东西从一人手中被递给另一人，又看见那个瘦巴巴的男子快步离开，他弓着背，走进寒风之中。他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在萨格勒布和其他欧洲城市见过海洛因交易，但没有一个地方像这里这么公开。接着，他明白自己联想到了什么，他想到的是塞尔维亚军撤退之后，人们聚集在一起，他也在其中。那些人是难民。

然后巴士真的来了。那是一辆白色巴士，在快到候车亭的地方停了下来。车门打开了，但没人上车，一名身穿制服的年轻女子从车上下来。他立刻认出那是救世军的制服，于是放慢脚步。

制服女子走到一名女子旁，扶她上车，然后两名男子跟着上去了。

他停下脚步，抬头望去，心想这只是巧合罢了。他转过身去，就在此时，他在小钟塔底下看见三个电话亭。

五分钟后，他打电话回萨格勒布，告诉她一切看来都很好。

“这是最后一项任务。”他又说了一遍。

此外，弗雷德告诉他，说他支持的萨格勒布迪纳摩队在马克西玛尔球场中场休息时以一比零领先里耶卡队。

这通电话花了他五克朗。钟塔上的时钟指向七点二十五分。倒计时已经开始。

众人聚集在维斯雅克教堂大厅里。

这座砖砌小教堂位于墓园旁的山坡上，通往教堂的碎石径两旁是高高的雪堆。空旷的大厅里共有十四人坐在椅子上，墙边堆放着许多塑料椅，大厅中央设有一张长桌。若你无意间踏进这个大厅，可能会

以为这是一般的社团集会，而且从这十四人的面孔、年龄、性别或衣着来看，都难以看出是什么性质的社团。刺眼的灯光从玻璃窗和亚麻油地板上反射出来。纸杯发出不安的窸窣声。一瓶法里斯矿泉水嘞的一声被打开。

七点整，交谈停止。长桌尽头有一只手举起来，小钟响了一声。众人的目光转向一名三十五岁左右的女子，她以直接而无畏的眼神和大家对视。她窄小的嘴唇看上去很严肃，唇膏让它软化了不少，一头浓密的金色长发用发夹固定着，一双大手放在桌上，流露出冷静和自信。她姿态优雅，这表示她有一些迷人的特质，但还不够优美，没能达到挪威人所谓的“甜美”标准。她的肢体语言述说着控制和力量，并由她坚定的声音所强调。下一刻，这声音便充满整个寒冷的大厅。

“嘿，我的名字叫阿斯特丽，我是个酒鬼。”

“嘿，阿斯特丽！”众人齐声回应。

阿斯特丽打开面前的书，开始朗读。

“加入嗜酒者互诫协会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戒酒的意愿。”

她继续往下说，桌前熟悉“十二步骤”的人在跟着背诵。她停顿了一下，调整呼吸，此时可以听见教会合唱团正在楼上排练。

“今天的主题是第一步，”阿斯特丽说，“也就是说：我们承认我们无力对抗酒精，而且我们的生活一团混乱。下面我开始说明，但我会长话短说，因为我认为自己已经跨过了第一步。”

她吸了口气，露出简洁的微笑。

“我已经戒酒七年，每天我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对自己说我是酒鬼。我的孩子并不知道这件事，他们认为妈妈以前常会喝得烂醉，每次喝醉就变得脾气暴躁，所以后来就不喝了。我的生活需要适当的真相和适当的谎言才能维持平衡，也许这样会使我分裂，但我只能维持一天算一天，避免自己喝下第一口酒，而现在，我已经进行到第十

一步了。谢谢大家。”

众人一起鼓掌，教会合唱团的歌声也仿佛是同声的赞美。“谢谢你，阿斯特丽。”鼓掌后一名成员说。

阿斯特丽对左边一个平头金发的高大男子点了点头。

“嘿，我叫哈利，”男子用粗哑的声音说，大鼻子上分布的红色血丝证明他已经远离清醒很久了，“我是个酒鬼。”

“嘿，哈利。”

“我是新来的，这是我第六次参加聚会，或是第七次。我还没完成第一步，也就是说，我知道我酗酒，但我认为我可以控制自己的酗酒行为，所以这跟我坐在这里有点冲突。但我之所以会来，是因为答应了一位心理医生，他是我的朋友，总是为我的利益着想。他说只要我能挨过第一个星期有关上帝和灵性的谈话，就会发现这个方法有效。呃，我不知道酗酒者可不可以自我帮助，但我愿意试试看，又有何不可？”哈利向左转头，表示他发言完毕，但大家还来不及鼓掌，阿斯特丽就说话了。

“哈利，这是你第一次在聚会中发言，这样很好，但既然你开口了，要不要再多说一点呢？”

哈利看着阿斯特丽，其他人也看着她，因为对团体中任何成员施加压力明显违反规定。阿斯特丽直视哈利。在之前的聚会中，哈利曾感觉到阿斯特丽在看他，但只有一次他迎上了她的目光。不过后来哈利就把她从头到脚反复打量了一番。其实哈利很喜欢他所看见的，但最喜欢的还是当他从下往上移回视线时，见到她脸泛红晕。等到下一次聚会，他就会把自己隐藏起来。

“不了，谢谢。”哈利说。众人发出犹豫的掌声。

旁边的成员发言时，哈利用余光观察阿斯特丽。聚会结束后，阿斯特丽问他住哪儿，说可以顺道载他回去。哈利稍有犹豫，这时楼上

的合唱团正好唱到最高音，高声赞颂上帝。

一个半小时后，他们静静地各抽一根烟，看着烟雾为阴暗的卧室添上一抹蓝晕。哈利那张小床上潮湿的床单依然温暖，但室内的寒意让阿斯特丽将白色被子拉到下巴。

“刚才很棒。”阿斯特丽说。

哈利没有回答，心想阿斯特丽这句话应该不是一个问句。

“这是我第一次跟对方一起达到高潮，”她说。“这可不是……”

“所以你先生是医生？”哈利说。

“你已经第二次问了，对，他是医生。”

哈利点了点头：“你有没有听见那个声音？”

“什么声音？”

“嘀嗒声，是不是你的手表？”

“我的表是数字的，不会发出嘀嗒声。”

阿斯特丽把一只手放在哈利的臀部。哈利溜下了床，冰冷的亚麻油地板“灼烧着”他的脚底。“要不要喝杯水？”

“嗯。”

哈利走进浴室，打开水龙头，看着镜子。她刚刚说什么来着？她可以看见他眼中的孤寂？哈利倾身向前，却只看见小瞳孔周围有一圈蓝色虹膜，眼白遍布血丝。哈福森得知哈利和萝凯分手后，就说哈利应该在其他女人身上寻求慰藉，或者依照他充满诗意的说法，将忧郁逐出灵魂。然而哈利既没力气、也没意愿做这种事。因为他知道，自己碰过的女人都会变成萝凯，而这正是他要忘记的，他需要让萝凯从他的血液中离开，而不是什么美沙酮式的性疗愈。

但也许他错了，哈福森是对的，因为这感觉很好，的确很棒。他并没有感到压抑一个欲望以满足另一个欲望的空虚，反而觉得像电池充满了电，同时又得到放松。阿斯特丽得到了她需要的，而他喜欢她所用的方式，那么对他来说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简单？

他后退一步，看着镜中的身体。他比去年更瘦，身上少了许多脂肪，但肌肉量也相对降低。不出所料，他开始变得像他父亲。

他拿了一大杯水回到床上，两人一起分享。之后她依偎在他身旁，一开始她的肌肤湿冷，但很快她就让他温暖起来。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她说。

“告诉你什么？”哈利看着缭绕的烟雾形成字母。

“她叫什么名字？你有个她，对不对？”字母散去，“她是你来参加聚会的原因。”

“可能吧。”

哈利说话时看着红光侵蚀着香烟，起初只侵蚀了一点。他身旁的女子是个陌生人。房间很暗，话语浮现而后消融。坐在告解室里一定就是这种感觉，可以卸下肩头的负担，或像嗜酒者互诚协会说的，让其他人来分担。所以他接着往下说，告诉她萝凯的事，告诉她萝凯一年前把他踢出了家门，因为她认为他像着魔似的不断追缉警界害虫王子，当他终于为王子设下陷阱时，王子却把萝凯的儿子欧雷克从卧室掳走，挟为人质。考虑到他因遭受绑架，还目睹了哈利在学生楼的电梯里杀了王子的事实，欧雷克对这件事应付得很好。反倒是萝凯无法接受。两星期后，萝凯得知所有细节后，便告诉哈利她无法再跟他一起生活，也就是说，她无法再让哈利跟欧雷克一起生活。

阿斯特丽点点头：“她离开你是因为你对他们造成的伤害？”

哈利摇摇头：“是因为那些我还没给他们造成的伤害。”

“哦？”

“我说这件案子了结了，但她坚持说我已经走火入魔，只要那些人还逍遥法外，这件案子就永远不会了结。”哈利把烟按熄在床边桌上的烟灰缸里，“而且就算没有那些人，我还是会缉捕其他人，其他会去伤害他们的人。她说她无法承担这种后果。”

“听起来好像走火入魔的是她。”

“不是，”哈利微微一笑，“她是对的。”

“是吗？你要不要说明一下？”

哈利耸了耸肩。“潜水艇……”他开口，却突然被一阵猛烈的咳嗽打断。

“潜水艇怎么了？”

“这是她说的。她说我就像一艘潜水艇，总是潜入冰冷黑暗的深水区，那个地方让人难以呼吸，每两个月才浮上水面一次。她不想陪我到那么深的水底。这很合理啊。”

“你还爱她吗？”

哈利不确定自己喜欢这个问题分享的走向。他深吸了一口气，脑子里播放着他和萝凯最后的对话。

他的声音很低沉，每当他愤怒或恐惧时，声音就会变得低沉：“潜水艇？”

萝凯说：“我知道这不是个很好的意象，但你明白……”

他扬起双手。“当然了，很棒的意象。那这个……医生呢？他是什么？航空母舰吗？”

萝凯呻吟了一声：“哈利，这件事跟他无关，重点是你、我和欧雷克。”

“别躲在欧雷克后面。”

“躲？……”

“萝凯，你把他当人质了。”

“我把他当人质？是我绑架了欧雷克，拿枪顶着他的太阳穴，好让你满足复仇的渴望吗？”

萝凯颈部的静脉突出，尖声大吼使她的声音变得不堪入耳，仿佛是别人的声音；她的声带无法承受这种愤怒吼叫。哈利转身离去，在背后轻轻把门关上，几乎没有发出声音。

他转头看着床上这个女人：“对，我爱她。你爱你先生吗，那个医生？”

“我爱他。”

“那为什么还找上我？”

“他不爱我。”

“嗯，所以你是在复仇？”

她惊讶地看着哈利：“不是，我只是寂寞了，而且我喜欢你，我想这跟你的理由一样。难道你希望事情更复杂吗？”

哈利咯咯一笑：“没有，这样就好。”

“你为什么杀了他？”

“谁？”

“还有谁？当然是那个王子啊。”

“这不重要。”

“也许不重要，但我想听你……”她把手放在他双腿之间，蜷伏在他身旁，在他耳畔轻声说，“详细说明。”

“还是不要了吧。”

“我想你误会了。”

“好吧，可是我不喜欢……”

“哦，少来了！”她发出气恼的咝咝声，用力握住他的小弟弟。哈利看着她。她的眼睛闪烁着蓝色亮光，黑暗中看起来很冷酷。她赶忙露出微笑，用甜美的声音说：“说给我听嘛。”

卧室外的温度持续下降，使毕斯雷区的屋顶发出咯吱声和呻吟声。哈利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并感觉到她听了之后身体僵直。他移开她的手，轻声说她知道得够多了。

阿斯特丽离开后，哈利站在自己的卧室里聆听，聆听咯吱声和嘀嗒声。

他弯腰捡起地上的外套，以及之前他们从前门冲进卧室时随手乱丢的衣服。他找到了嘀嗒声的来源，原来是莫勒送的道别礼物，手表的玻璃镜面闪闪发光。

他把表放进床边桌的抽屉，但嘀嗒声一直跟随他进入梦乡。

他用饭店的白色毛巾擦去手枪组件表面多余的油渍。

窗外车流发出规律的隆隆声响，淹没了角落里那台小电视的声音。那台电视只有三个频道，画质粗糙，正在播放的语言应该是挪威语。饭店女前台收下他的大衣，说明天早上一定会洗好。他把手枪组件排在报纸上，等全部干了之后才组合起来，拿起手枪对着镜子，扣下扳机。手枪发出顺滑的咔嗒声，钢质组件的振动传到他的手掌和手臂上。冷冷的咔嗒声，这是假的处决。

这是他们对波波做过的事。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经过三个月不眠不休的攻击和轰炸，武科瓦尔终于投降。塞尔维亚军占领市区那天，天空下起滂沱大雨。波波的部队连同他在内剩下大约八十人，全都成了又累又饿的战俘。塞尔维亚军人命令他们在城里的主街上站成一排，不准移动，然后便退入暖和的帐篷里。大雨倾盆，雨滴打得连泥土都起了泡泡。两小时后，他

们一个接一个因体力不支而倒地。波波手下的中尉离开队伍，去帮助那些倒在泥地里的人。一名塞尔维亚少年士兵走出帐篷，当场对那中尉的腹部开了一枪。在这之后，没人敢随便乱动。他们看着雨水模糊了周围的山脊，并希望那中尉别再哀号。中尉开始哭泣，这时波波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不要哭。”哭声便停止了。

时间已从早晨变为午后。黄昏时分，一辆敞篷吉普车开到这里，帐篷里的塞尔维亚军人赶紧跑出来敬礼。他知道乘客座上的男子一定是总司令，大家都说总司令是“声音温柔的石头”。一名身穿平民服装的男子低头坐在吉普车后座上。吉普车停在部队前方，他站在第一排，因此听见总司令叫那个平民来看战俘。他不情愿地抬起头，一眼就认出那男子是武科瓦尔人，也是他学校一位男同学的父亲。男子扫视一排排战俘，经过他面前，却没认出他，继续往前走。总司令叹了口气，从吉普车上站了起来，在雨中高声吼叫，声音一点也不温柔：“你们谁的代号是小救赎者？”

战俘中没人移动。

“你害怕站出来吗，小救赎者？你炸毁我们十二辆坦克，让我们的女人没了丈夫，小孩没了父亲。”

他静默等待。

“我猜也是这样。那你们谁是波波？”

依然没人移动。

总司令朝男子望去，男子伸出颤抖的手指，指向站在第二排的波波。

“站出来。”总司令吼道。

波波上前几步，走到吉普车和驾驶兵前方。驾驶兵已下车，站在车旁。波波立正敬礼，驾驶兵把波波的帽子打落在泥巴里。

“我们从无线电通话中得知小救赎者是你的手下，”总司令说，“请把他指出来。”

“我从来没听过什么小救赎者。”波波说。

总司令拔出枪来，挥手就往波波脸上打去。波波的鼻子鲜血长流。

“快说，我都淋湿了，而且晚餐已经准备好了。”

“我叫波波，我是克罗地亚陆军上尉……”

总司令朝驾驶兵点了点头，驾驶兵抓住波波的头发，转过他的脸，面对大雨。雨水将波波鼻子和嘴巴上的血冲到红色领巾上。

“白痴！”总司令说，“克罗地亚军早已不存在，只剩下背叛者！你可以选择在这里当场被处决，或是为我们节省一点时间，反正我们总会把他找出来。”

“不管怎样你都会处决我们。”波波呻吟道。

“当然。”

“为什么？”

总司令慢悠悠地给手枪上了膛，雨水从枪柄滴落下来。他把枪管抵在波波的太阳穴上：“因为我是塞尔维亚军官，我必须尽忠职守。你准备好受死了吗？”

波波闭上眼睛，雨滴从睫毛落下。

“小救赎者在哪里？我数到三就开枪。一！”

“我叫波波……”

“二！”

“是克罗地亚陆军上尉，我……”

“三！”

即使在滂沱大雨中，那冷冷的咔嗒声听起来依然有如爆炸。

“抱歉，我一定是忘了装弹匣。”总司令说。

驾驶兵递上弹匣。总司令将弹匣装入枪柄，再次上膛，举起手枪。

“最后一次机会！一！”

“我……我的……所属部队是……”

“二！”

“第一步兵营的……”

“三！”

又是一声冷冷的咔嗒。吉普车后座的男子啜泣起来。

“我的老天！弹匣是空的，拿个装有闪亮子弹的弹匣来，好吗？”

弹匣退出，装上新的，子弹上膛。

“小救赎者在哪里？一！”

波波咕哝着主祷文：“Oče naš……（天上的父……）”

“二！”

天空打开，豆大的雨滴伴随着轰鸣声落下，仿佛正绝望地试图阻止惨事发生。他无法再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波波受折磨。他张开嘴，打算大叫，说他就是小救赎者，他们要找的是他，不是波波，他们要他的血尽管拿去。但这时，波波的目光从他身上扫过，他在波波的眼神

中看见强烈的祈祷，也看见他摇了摇头。接着，子弹切断了身体与灵魂的联结，波波的身体猛然抽搐。他看见波波的目光熄灭，生命已离开他的身体。

“你，”总司令大喊，指着第一排的一名男子，“轮到你了，过来！”

就在此时，刚才朝那名中尉开枪的塞尔维亚士兵跑了过来。

“医院发生枪战。”他大声喊道。

总司令咒骂一声，朝驾驶兵挥了挥手。引擎发动，发出怒吼，吉普车消失在黑暗之中。离开之前，总司令撂下了话，说塞尔维亚军没什么好担心的，医院的克罗地亚人根本不可能开枪，因为他们连枪都没有。

波波就这样被留在地上，面朝下倒在黑泥中。等天色漆黑，帐篷里的塞尔维亚军看不见他们时，他偷偷走上前去，在死去的波波上尉身旁弯下腰，解下并拿走了红色领巾。

8 用餐时间

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二

这一天将成为二十四年来最寒冷的十二月十六日。早上八点，天色依然漆黑得有如夜晚。哈利去找格尔德，签字拿走汤姆·瓦勒家的钥匙，然后离开警署。他立起领子行走，咳嗽时声音似乎消失在棉绒之中，仿佛寒冷让空气变得浓重。

清晨，人们匆匆走在人行道上，只想赶快进入室内，只有哈利缓缓迈步而行，但他的膝盖正随时做好准备，以防马丁靴的橡胶鞋底抓不住冰面。

当他走进汤姆位于市中心的单身公寓时，艾克柏山后方的天空泛

起了光亮。汤姆死后，这栋公寓被封锁了数周，但警方并未查出可以指向其他可能的军火走私犯的任何线索，至少总警司是这么说的。总警司还通知他们，说这件案子已被归为次优先级，因为“还有其他更迫切的案子需要调查”。

哈利打开客厅的灯，再次发现亡者的家中自有其寂静的氛围。黑色皮革沙发对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台超大等离子电视，电视两侧各有一个一米高的扬声器，它们是这所公寓环绕音响的一部分。墙上挂有很多图片，上面是蓝色立方体的图案，萝凯称这种图案为标尺艺术。

哈利走进卧室，窗外透进灰色光线。卧室十分整齐，桌上摆着电脑显示器，却不见主机，一定是被搬回去寻找证据了，但哈利并未在警署的证物中看见汤姆的电脑，不过话又说回来，上级也没给他调查这件案子的权限。官方说法是他正因杀害汤姆而受到独立警务调查机构SEFO的调查，但他挥之不去的一个想法是有人不希望每样东西都被翻起来看。

哈利正要离开卧室，却听到一个声音。亡者的公寓不再寂静。

那是个隐约的嘀嗒声，令哈利的手臂汗毛直竖。声音来自衣柜。他犹疑片刻，打开柜门。柜底有个打开的纸箱，哈利立刻认出里头是那天晚上汤姆在学生楼时穿的外套。外套上放着一块手表，表针正在嘀嗒走动。那天晚上汤姆打破电梯窗户，把手伸进电梯内他们所在之处，电梯开始下降，切断了他的手臂。在那之后，这块表依旧这样嘀嗒运转。后来他们坐在电梯里，围着汤姆的断臂。断臂死气沉沉，宛如蜡像，又像是从衣架模特上拆下的一只手臂，只不过上面有一块表，怪异莫名。一块嘀嗒作响的表，活生生的，拒绝停止，就像哈利小时候父亲讲的故事：有个男人死后心脏不肯停止跳动，把杀人者逼疯了。

这是一种独特的嘀嗒声，强烈而有活力，听过之后便会让人记住。这块表就是汤姆的劳力士手表，想必价格不菲。

哈利关上衣柜，踏着沉重的脚步来到前门，发出的声音在四壁之

间回荡。他锁门时，钥匙叮叮地响个不停，接着又疯狂地嗡嗡作响，直到他踏上街道，车辆声才淹没了这一切，带来安慰。

下午三点，厄葛林司令大楼四号已被阴影笼罩，救世军总部窗内亮起灯光。下午五点，天黑了，温度计的水银掉到零下十五摄氏度。几片雪花飘落在一辆有趣的小车的车顶上，玛蒂娜·埃克霍夫正坐在车里等人。

“快点啊，爸爸。”她嘟囔说，焦虑地看了电量表一眼。这辆电动汽车是皇室送给救世军的，但她不确定它在寒冷的天气里表现如何。她记得在锁上办公室的门之前办完了所有事情，包括在网站首页输入即将举行和已取消的军团会议，修改伊格广场的救济巴士和救济站的时间表，检查要寄给首相办公室的信——内容是关于即将在奥斯陆音乐厅举办的年度圣诞表演。

车门打开，寒气窜入车内，一名男子坐上了车。男子的制服帽下面是浓密的白发，他拥有一双玛蒂娜见过的最明亮的蓝色眼眸，反正其他超过六十岁的人都没有如此明亮的眼眸。男子费力地将双脚放在座椅和仪表盘之间的狭小空间里。

“走吧。”男子说，扫落肩章上的雪，那肩章告诉大家他是挪威救世军的最高领导人。他语调乐观，带有一种轻松自如的权威感，显然觉得让别人服从他的命令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你迟到了。”玛蒂娜说。

“而你是天使。”男子用手背抚摸她的脸颊，蓝色眼眸闪闪发光，充满能量和欢喜，“快点出发吧。”

“爸……”

“等一下，”男子摇下车窗，“里卡尔！”

会议厅入口站着一名年轻男子。会议厅就在救世军总部旁边，二者位于同一个屋檐下。年轻男子吓了一跳，立刻跑到车旁，立正站

好，双臂紧贴身侧，却差点滑倒，于是他赶紧挥动手臂，恢复平衡。他靠近车子时，已上气不接下气。

“是，总司令。”

“里卡尔，跟别人一样叫我戴维就好。”

“是，戴维。”

“但请不要每说一句话就叫一次我的名字。”

里卡尔的目光从总司令戴维·埃克霍夫身上跳到她女儿玛蒂娜身上，又跳了回来。里卡尔用两根手指抹去嘴唇上方的汗珠。玛蒂娜经常纳闷，怎么会有人无论处在什么天气或环境下，嘴唇上方都这么容易出汗，特别是当他坐在她身旁时，不管是在教会还是其他地方，他总会轻声说一些本该很有趣的话，可他却总是蹙脚地掩饰紧张心情，又靠她太近，嘴唇上方还不断冒汗。有时里卡尔坐得离她很近，四周一片寂静，她就会听见他用手指抹去汗珠所发出的窸窣声。这是因为他不仅会冒汗，还会长出异常茂密的胡楂。他可以早上抵达总部时，脸颊光滑得像婴儿臀部，但到了午餐时间，白色肌肤就已泛起蓝色微光。她经常发现，里卡尔晚上来开会时，已经又刮过一次胡子。

“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啦，里卡尔。”埃克霍夫露出微笑。

玛蒂娜知道父亲这些玩笑没有恶意，但有时父亲似乎看不出这种举动是在欺负别人。

“哦，好。”里卡尔挤出笑容，弯下腰来，“嘿，玛蒂娜。”

“嘿，里卡尔。”玛蒂娜说，假装在关心电量表。

“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个忙，”总司令说，“路上冰雪太多，我车子的轮胎又是没有防滑钉的普通轮胎，其实应该换上防滑胎的，但我得去灯塔……”

“我知道，”里卡尔热情地说，“您要去跟社会事务部部长一起用

餐。刚刚我跟公关负责人说我们希望得到很多媒体的报道。”

埃克霍夫露出神气十足的微笑：“很高兴看到你如此进入状态，里卡尔。重点是我的车在车库里，我希望我回来时车子已经换上防滑胎，你知道……”

“防滑胎在后备厢？”

“对，但前提是你没有急事要办。我正要打给约恩，他说他可以……”

“不用不用，”里卡尔用力摇头，“我立刻去换。您可以信任我，呃……戴维。”

“你确定吗？”

里卡尔一脸茫然地看着总司令：“您是指信任我吗？”

“你没有更急的事吗？”

“我确定，这是个好差事，我喜欢弄车子，还有……还有……”

“换轮胎？”

里卡尔吞了口口水，点了点头。总司令面露喜色。

他摇上车窗，车子驶离广场。玛蒂娜说他这样利用里卡尔乐于助人的个性是不对的。

“我想你说的是他卑微的个性吧？”她父亲答道，“放轻松，亲爱的，这只是个测验，没有其他意思。”

“测验？是测验无私还是惧怕权威？”

“后者，”总司令咯咯一笑，“我刚刚才跟里卡尔的妹妹西娅说过话，她告诉我里卡尔正赶着做明天要交的预算。如果真是这样，他应该把做预算排在第一位，把换轮胎的事交给约恩去做。”

“那又怎样？说不定里卡尔只是善良而已。”

“对，他善良、聪明、勤奋、认真。我想知道他有没有胜任重要管理职位的毅力和勇气。”

“大家都说约恩会坐到那个位子。”

埃克霍夫低头看着双手，脸上泛起一丝微笑：“是吗？对了，我欣赏你这样维护里卡尔。”

玛蒂娜的视线并未离开路面，但感觉到父亲的目光朝她射来。他继续说：“我们两家多年来一直是朋友，你知道的，他们一家都是好人，在救世军的基础也很稳固。”

玛蒂娜深吸一口气，抑制自己的烦躁心情。

这项任务需要一发子弹。

但他还是把弹匣装满，因为这把手枪只有在装满子弹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完美平衡，另外这样也可以把故障率降到最低。弹匣里有六发子弹，弹膛里还有一发。

他穿上肩套，这肩套是二手的，皮质柔软，闻起来咸而刺鼻，散发着皮肤、油脂和汗水的味道。手枪乖乖地贴在他身上。他站在镜子前方，穿上西装外套——从外观上完全看不出里面藏有手枪。大型枪支比较有准头，但这次任务不需要精准射击。他穿上雨衣，再穿上大衣，把帽子塞进口袋，从内袋拿出红色领巾。

他看了看表。

“毅力，”甘纳·哈根说，“还有勇气，这是我希望在每位警监身上看见的特质。”

哈利没有回答，他不认为这句话是个问句。他坐在常坐的那把椅子上，环顾四周，却发现除了老套的队长训话之外，办公室里的一切都变了样。莫勒的一沓沓纸、塞进法律文件里的唐老鸭漫画、架子上

的警察规章、全家福大照片和金毛犬的超大照片都不见了。那只金毛犬是莫勒送给孩子的，它在九年前去世，孩子早已把它淡忘，但莫勒仍在为它哀悼。

现在，干净的办公桌上只有电脑显示器、键盘、一个上面有白色骨头的银色小底座，以及哈根的手肘。浓密眉毛下的那双眼睛正盯着哈利瞧。

“不过还有一项特质我认为更重要，霍勒，你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哈利用平淡的语气说。

“纪律。纪——律。”

哈利认为队长哈根这样刻意地将名词拆开说，显然是话中有话。但哈根却站了起来，抬起下巴，双手放在背后，来回踱步，仿佛是在为自己的地盘做记号。哈利时常觉得这种动作有点好笑。

“部门里每个人我都会找来面谈，好让大家知道我的期望是什么。”

“单位。”

“你说什么？”

“我们从来不用‘部门’这个称呼，虽然以前你这个职位叫PAS，指的是‘部门首长’。我只是顺便一提而已。”

“谢谢你提醒我，警监。我说到哪里了？”

“纪——律。”

哈根瞪视哈利，哈利面不改色，于是他继续踱步。

“过去十年来我在军校教书，专长是缅甸的战争。霍勒，你听了可能会感到惊讶，但我的专长跟这里的工作有很大的关联。”

“呃，”哈利伸长双脚，“长官，我这个人很好了解的。”

哈根用食指摸了摸窗框，对这个回答不太满意。“一九四二年，日军只派了十万军队就征服了缅甸。缅甸是日本的两倍大，当时被英军占据，而英军在人数和武器上都胜过日军。”哈根竖起被灰尘弄脏的食指，“但日军有一点胜过英军，并以此打败了英军和印度雇佣兵，这一点就是纪律。日军进军仰光时，军队每走四十五分钟，睡十五分钟，就睡在路上，士兵们背着背包，脚指向目的地，这样他们醒来时才不会走进沟渠或走错方向。方向非常重要，霍勒，你明白吗？”

哈利隐约知道接下来哈根要说什么：“我明白，他们走到了仰光，长官。”

“的确，每一位士兵都走到了，因为他们听从命令。我听说你拿走了汤姆·瓦勒家的钥匙，这是真的吗，霍勒？”

“长官，我只是去看看而已，这样做有疗愈的功效。”

“但愿如此。那件案子已经结束了，窥探瓦勒的公寓不仅是在浪费时间，也违反了总警司下达的命令，现在还要加上我的命令。我想我不用说明拒绝服从命令的后果吧。我还要提一件事，日本军官会当场射杀在喝水时间以外喝水的士兵，这样做并非因为他是虐待狂，而在于纪律一开始就应该割除肿瘤。我说得够清楚吗，霍勒？”

“就跟……呃，某种非常清楚的东西一样清楚，长官。”

“那没事了，霍勒。”哈根在椅子上坐下，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开始专心阅读，仿佛哈利已离开办公室。过了一会儿，他抬头一看，发现哈利还坐在他面前，甚是惊讶。

“霍勒，还有什么事吗？”

“嗯，我只是在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不是战败了吗？”

哈利离开之后很久，哈根仍坐在椅子上看着那份文件，双眼茫然。

餐厅里有半数桌子坐着客人，就跟昨天一样。门口一名服务生招呼他，那服务生年轻英俊，有着蓝色眼睛和金色鬃发，十分神似乔吉，因此他情不自禁地在门口驻足片刻。他看见服务生的笑容越来越灿烂，发现自己无意间暴露了心思。他在寄物处脱下雨衣，感觉服务生的眼睛注视着他。

“您的姓名是……？”服务生问道。他低声说了。

服务生伸出细长的手指，在订位簿上滑动，然后停下。

“找到你了。”服务生用蓝色眼眸直视着他，直到他感觉自己脸颊发烫。

这家餐厅看起来不像高级餐厅，除非他的心算退步，否则菜单上的价格简直让他无法置信。他点了面和一杯水。他饿了。他的心跳平静而正常。餐厅里其他客人正在谈笑，仿佛没什么事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他总是觉得意外，自己身上竟然没散发寒气、腐臭味或黑色光芒。

又或者只是没人注意到而已。

外面市政府的时钟敲了六下。

“这家店很不错。”西娅说着环顾四周。餐厅内部摆设整齐，从他们的位子可以看见外面的人行道。隐藏式音箱里流泻出轻柔的新世纪音乐。

“我希望今天会很特别，”约恩细看菜单，“你想吃什么？”

西娅很快看完一页菜单：“我得先喝点水。”

她喝了很多水，约恩知道这与糖尿病和她的肾脏有关。

“很难选择，”她说，“菜单上每一样看起来都很好吃，对不对？”

“可是不能每样都点。”

“对啊……”

约恩吞了一口口水。话就这么脱口而出。他偷看了西娅一眼，她并未发现。

突然，西娅抬起头来：“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什么？”约恩不经意地问。

“菜单上的每一样，你是想说什么，对不对？约恩，我了解你，到底是什么事？”

约恩耸了耸肩：“我们说好在订婚之前，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对方，对不对？”

“对。”

“你确定你什么都说了吗？”

西娅无奈地叹了口气：“我确定，约恩。我没跟别人在一起过，没有……那样在一起过。”

但他在西娅眼中看见某种东西，她脸上浮现出他不曾见过的表情——嘴角肌肉抽动，眼神黯淡下来，仿佛光圈关闭。他无法阻止自己往下问：“也没有跟罗伯特在一起？”

“什么？”

“罗伯特，我记得有一年夏天你们在厄斯古德调情。”

“那时候我才十四岁，约恩！”

“所以呢？”

起初她用不敢置信的眼神看着他，接着她的内心似乎剧烈翻腾，她关起心房，把他挡在外面。约恩用双手握住她的手，倾身向前，轻声说：“对不起，对不起，西娅，我不知道是怎么了，我……可以当我没问过这些话吗？”

“可以点餐了吗？”

两人抬头朝服务生望去。

“我要新鲜芦笋当前菜，”西娅说，并把菜单递给服务生，“主菜是慢烤嫩牛排搭配美味牛肝菌。”

“选得好。我可以向两位推荐店里刚进的红酒吗？口感醇厚，价格合理。”

“很不错，但我们喝水就好，”西娅露出灿烂的微笑，“很多很多水。”

约恩看着她，心中佩服她隐藏情绪的能力。

服务生离开之后，西娅看着约恩：“你质问完了吗？那你自己呢？”

约恩淡淡一笑，摇了摇头。

“你没交过女朋友，对吗？”她说，“就连在厄斯古德的时候也没有。”

“你知道为什么吗？”约恩把手放在她手上。

她摇了摇头。

“因为那年夏天我爱上了一个女孩，”约恩说，重新获得她全部的注意力，“她十四岁。后来我就一直爱着她。”

他微笑着，她也笑了。他看见她走出藏身之处，朝他走来。

“汤很好喝。”社会事务部部长转头望向戴维·埃克霍夫，说话声大得足以让聚集在此的媒体记者听见。

“这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食谱做的，”总司令说，“几年前我们出版了一本食谱，如果……”

玛蒂娜看见父亲打手势，立刻走到桌边，在社会事务部部长的汤碗旁放下一本书。

“部长您在家里想做一桌营养美味的料理，就可以参考这本食谱。”

到灯塔餐厅采访的少数记者和摄影师发出咯咯的笑声。餐厅里客人不多，只有几个来自救世军旅社的老男人、一个披着披肩满脸泪痕的悲伤女子，还有一个额头流血的毒虫。那毒虫全身像白杨树叶一样颤抖，非常害怕去野战医院，也就是二楼的诊疗室。客人这么少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灯塔餐厅平常这个时候不开放，然而部长早上没时间来，所以没机会看见这里平时有多热闹。总司令把这些全都解释给部长听。部长不时点头，并因职责在身，又喝了一口汤。

玛蒂娜看了看表，六点四十五分。部长秘书说他们得在七点离开。

“很好喝，”部长说，“我们有时间跟这里的人说说话吗？”

秘书点了点头。

玛蒂娜心想，明知故问。他们当然有时间跟人说话，这才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分配补助款，这在电话里就可以解决，而是为了邀请媒体来拍摄社会事务部部长探望弱势群体、喝喝热汤、跟毒虫握手、同情地聆听并许下承诺。

新闻助理对摄影师比了个手势，表示他们可以拍照了，也就是说，她希望他们拍照。

部长站了起来，扣上外套，环视餐厅。玛蒂娜心想，不知道在三个选项之中他会如何挑选？那两个典型的养老院老人无法使他达到目的——部长和吸毒者或妓女面对面之类的。那个受伤的毒虫看起来有点疯狂，可能会把事情搞砸。至于那个女子……她看起来像是一般公民，是民众会认同并希望帮助的人，尤其是在他们听了她令人心碎的故事之后。

“你庆幸能来到这家餐厅吗？”部长问道，朝女子伸出了手。

女子抬头望向部长，部长说出了自己的全名。

“我叫佩妮莱……”她的话被部长打断。

“只说名字就好了，佩妮莱。有媒体记者在这里，你知道的，他们想拍几张照片，你介意被拍照吗？”

“霍尔门，”女子用手帕擤了擤鼻涕，“我叫佩妮莱·霍尔门。”她朝点着蜡烛的桌子上的一张照片指了指。“我是来这里纪念我儿子的，可以请你让我一个人静静吗？”

玛蒂娜走到佩妮莱的桌子旁，部长及其随从迅速离开。她看见他们还是去找那两个老人了。

“佩尔的事我很遗憾。”玛蒂娜低声说。

佩妮莱抬头朝她望去，她的脸因为哭泣而肿胀。玛蒂娜猜想这也可能是服用镇静剂的缘故吧。

“你认识佩尔？”佩妮莱问道。

玛蒂娜比较喜欢说真话，即使真话会伤人。这并非来自她从小 的教养，而是因为她发现，就长远来看，说真话比较简单。她仿佛听见佩妮莱用呜咽的声音祷告，祈求有人说她儿子不只是个行尸走肉般的吸毒者，死了会让社会少一个负担，而是一个人，一个别人曾经认识并成为朋友，甚至会喜欢的人。

“霍尔太太，”玛蒂娜的声音似乎被噎住，“我认识他，他是个很好的青年。”

佩妮莱眨了两下眼睛，没有说话，她试着微笑，但在脸上却形成苦笑。最后她只挤出一句话：“谢谢。”泪水扑簌簌地滚落面颊。

玛蒂娜看见父亲在桌前朝她挥手，但她还是坐了下来。

“他们……他们也带走了我先生。”佩妮莱呜咽地说。

“什么？”

“警方说佩尔是他杀的。”

玛蒂娜离开佩妮莱时，心里想的是那个高大的金发警察，他说他关心佩尔时一副正派的样子。她觉得怒火中烧，同时又感到困惑，因为她不明白自己为何要对一个陌生人这么生气。她看了看表，六点五十五分。

哈利煮了鱼汤，用的是芬达斯汤料加上牛奶和鱼布丁，还买了法棍面包。这些材料都是在尼亚基杂货店买的，这家小杂货店是他楼下的邻居阿里和弟弟开的。客厅桌上除了汤盘，还摆了一大杯水。

哈利把一张CD放进音响，调高音量，清空思绪，专心听音乐、喝汤。现在他的世界里只有声音和味道。

汤喝到一半，CD播放到第三首时，电话铃声响起。哈利决定让它继续响。响到第八声时，他起身关上音响。

“我是哈利。”

电话是阿斯特丽打来的。“你在干吗？”她压低声音说，但听起来依然有回音。哈利猜想她应该是把自己关在家中浴室打电话。

“吃东西、听音乐。”

“我要出去，那地方正好离你家不远，你今天晚上有事吗？”

“有。”

“什么事？”

“继续听音乐。”

“嗯，听起来你不想有人做伴。”

“可能吧。”

一阵静默。阿斯特丽叹了口气：“你改变心意的话再找我吧。”

“阿斯特丽？”

“什么事？”

“这跟你没关系，好吗？纯粹是我个人的原因。”

“哈利，你用不着道歉，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以为这对我们两个人都很重要，那大可不必。我只是想说，能去找你也不错。”

“改天好了。”

“什么时候？”

“就是改天。”

“改天？还是下辈子？”

“都差不多。”

“好吧，哈利，不过我喜欢你，你可别忘了。”

哈利挂上电话，站着不动，无法适应突然的寂静。刚才电话铃声响起时，他脑子里浮现出一张脸，这让他觉得惊讶无比。他并非因为看到那张脸而惊讶，而是因为那既不是萝凯的脸，也不是阿斯特丽

的。他在椅子上瘫坐下来，决定不要再多花时间去想这件事。倘若这表示时间这剂良药已开始发挥作用，萝凯正在离开他的身体，那么这是个好征兆，好到他不想使这个过程复杂化。

他调高音响音量，清空思绪。

他付了账，把牙签放在烟灰缸里，看了看表。六点五十七分。肩套摩擦着他的胸肌。他拿出上衣内袋里的照片，看了最后一眼。时间到了。

他起身朝厕所走去，餐厅里没有一位客人注意到他，连隔壁桌的一对男女也没注意。他走进厕所隔间，锁上门，等候一分钟，抑制住检查手枪是否上膛的冲动。这是他跟波波学来的：如果你习惯每件事都要检查两次，就会失去敏锐度。

一分钟过去了。他走到寄物处，穿上雨衣，系上红色领巾，将帽子压到耳际，打开通往卡尔约翰街的餐厅大门。

他快步走到这条街的最高点，并不是为了赶时间，而是因为他发现这里的人走路都很快，所以他必须跟上步调，以免突显自己。他经过路灯旁的垃圾桶。昨天他就计划好了，要在回程时把手枪丢弃在这个位于热闹步行街上的垃圾桶里。警方会找到这把手枪，但没关系，只要手枪不是从他身上搜出来就好。

他远远地就能听见音乐声。

数百人在乐队前方围成一个半圆。他抵达时，一首歌刚表演完毕，众人齐声鼓掌。这时钟声响起，于是他知道自己已准时抵达。半圆内，乐队一侧的前方有个黑色的锅挂在三根木柱上，锅旁边的男子就是照片中的人。这里只有来自路灯和两个手电筒的光线，但他十分确定就是这个人，尤其是男子身上穿戴着救世军的制服和帽子，令他更为确定。

乐队主唱对麦克风喊了几句话，众人鼓掌欢呼。音乐再度响起，一个手电筒熄灭。音乐声震耳欲聋，鼓手每次敲击小鼓都高高举起右

手。

他穿过人群，来到距离那名救世军男子三米远的地方，并查看后方是否有障碍物。他前面站着两名少女，正把口香糖的气味呼到冷空气中，两人都比他矮。他脑子里没有特别的想法，也不赶时间，只是来执行任务，不需要任何仪式。他掏出手枪，伸直手臂。如此一来，距离缩短到两米。他瞄准目标。锅旁边男子的身影变成了两个。他放松身体，两个身影又变成了一个。

“Skål。”约恩说。

音乐从音箱里流出，犹如黏稠的蛋糕糊。

“Skål。”西娅顺从地举杯相碰。

喝完之后，他们彼此注视，约恩无声地说着我爱你。

她垂下双眼，脸颊发红，嘴角泛起微笑。

“我有个小礼物要送给你。”约恩说。

“哦？”她语气中带着俏皮和撒娇。

他把手伸进外套口袋，指尖在手机底下摸到坚硬的塑料珠宝盒。他心跳加速。天哪，他是多么期盼和害怕这个晚上和这一时刻的来临。

手机发出振动。

“有重要的事吗？”西娅问道。

“没什么，我……抱歉，我马上回来。”

他走进洗手间，拿出手机，看了看显示屏，叹了口气，按下绿色按钮。

“嘿，亲爱的，你好吗？”

她语气活泼，仿佛刚听见什么好玩的事，忽然想起他，才一时兴起打电话来，但通话记录显示他有六个未接来电。

“嘿，朗希尔德。”

“你的声音怎么怪怪的，你……”

“我在餐厅的洗手间里，西娅跟我来这里吃饭。我们改天再聊。”

“改天什么时候？”

“就是……改天。”

一阵静默。

“啊哈。”

“朗希尔德，我本应该打给你的，有件事要告诉你，但我想你已经知道了。”他吸了口气，“你和我，我们不能……”

“约恩，我几乎听不见你在说什么。”

约恩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

“明天我去你家找你好吗？”朗希尔德说，“然后你再跟我说。”

“我明天晚上不方便，其他时候也……”

“那明天在富丽饭店吃午餐，回头我把房间号发给你。”

“朗希尔德，不……”

“约恩，我听不见你说什么，明天再打给我。哦，不对，明天我一整天都在开会，那我再打给你，不要关机哦，还有祝你晚上愉快，亲爱的。”

“朗希尔德？”

约恩看了看手机屏幕，朗希尔德已挂断电话。他可以走到外面，再打回去，把事情解决。既然他都已经提出来了，这应该是最好的办法，也是最聪明的做法，一鼓作气把事情了结。

此刻他们面对面站立，但身穿救世军制服的男子似乎并未看见他。他冷静地呼吸，手指扣在扳机上，缓缓施力。这时，他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对面的男子看起来既不惊讶也不害怕，正好相反，理解的光芒掠过男子的脸，仿佛看见这把枪之后，让他困惑已久的问题得到了解答。接着枪声响起。

假如枪声和乐队的鼓声同时响起，音乐声可能会盖过枪声，但这并没有发生。枪声让许多人转头朝雨衣男子望去，并看见他手上的枪。这时人们看见穿救世军制服的男子帽子上出现一个洞，就在字母A的下方。他的身体向后倒下，手臂像木偶一样向前摆动。

哈利在椅子上猛然抽动。他睡着了。客厅里的一切都是静止的。是什么吵醒了他？他侧耳聆听，只听见低沉的、稳定的、令人安心的城市噪声。不对，还有其他声音，他竖起耳朵仔细听。有了。那声音非常细微，但被他辨识出来后，就变得越来越来，越来越清楚。

哈利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

接着他突然火冒三丈，想也不想便气冲冲地走进卧室，打开床边桌的抽屉，拿出莫勒送的手表，然后打开窗户，用尽全力把它往黑暗中丢去。他先听见手表打到了邻近房屋，又听见它掉落在冰冻路面上。他摔上窗户，扣上窗钩，回到客厅，调高音响音量，让声音大到像扬声器的传音膜在他面前振动一样。传入他耳中的振动十分美妙，贝斯声则灌满他的嘴巴。

群众的目光离开乐队，集中在倒在雪地里的男子身上。男子的帽子滚落到主唱的麦克风架旁，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乐手仍继续演奏着。

靠近男子的两个少女中的一人吓得往后退，另一人则放声尖叫。

原本闭着眼睛唱歌的歌手这时睁开双眼，发现观众的注意力已不在她身上。她转过头去，看见雪地里躺着一名男子。她的眼睛搜寻着警卫、主办人、演唱会经理，或任何可以处理这种情况的人。然而这只是一般的街头音乐会，每个人都在等待别人做出动作，乐手仍在继续演奏。

这时群众开始移动，让出一条路，一名女子从中间挤了出来。

“罗伯特！”

她的声音相当嘶哑，脸色苍白，身穿单薄的黑色皮夹克，袖子上有破洞。她蹒跚地走到失去生命的尸体旁，跪了下来。

“罗伯特？”

她伸出纤细的手触摸他的脖子，朝乐队转过头去。

“天哪，别再弹了！”

乐手一个接一个地停止演奏。

“这个人死了，快找医生来！”

她把手放到他的脖子后侧，依然摸不到脉搏。她对这种事很有经验，有时对方可能安然无恙，但通常并非如此。她满腹疑惑。不可能是药物过量，他是救世军，不会吸毒的，不是吗？天空开始飘雪，雪花飘落在男子的脸颊、闭上的眼睛和半开的嘴巴上，逐渐融化。他是个英俊的年轻人。她看着他放松的脸庞，仿佛看见自己的儿子正在睡觉。接着她发现一条红色液体从他头上的小黑洞越过额头，延伸到太阳穴，进入耳朵。

有人伸出手臂抓住她，把她拉了起来，另一人上前弯腰查看。她看了他的脸和那个小黑洞最后一眼，突然一阵心痛，因为她想到同样的命运正在等待她的儿子。

他快步行走，脚步不算太快，因为他不是在逃跑。他看着前方路

人的背影，察觉有人匆匆走在他后面。没有人阻挡他，当然没有，通常人们听见枪声会退却，看见枪支会逃跑，而现在的状况是，大部分人都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最后一项任务。

他听见乐队依然在演奏。

天空下起了雪，太好了，这会让人们垂下视线以保护眼睛。

他在前方几百米的街道上看见黄色的车站建筑。有时他心中会浮现出一种感觉：塞尔维亚T-5S战车不过是缓缓移动、又盲又哑的钢铁怪物，当他回去时，家乡依然矗立在原地。

有人站在他计划丢弃手枪的地方。

除了蓝色运动鞋之外，那人身上的衣服看起来又新又时尚，但面容却憔悴沧桑，宛如铁匠的脸。那个男人，或者那个男孩，无论年纪多大，看起来一时之间都不会离开，因为他把整只右臂都伸进了绿色垃圾桶中。

他看了看表，没有放慢脚步。这时距离他开枪已过了两分钟，距离列车出发还有十一分钟，而手枪还在他身上。他经过垃圾桶，继续往餐厅的方向走。

一名男子迎面走来，眼睛盯着他看，但他们擦肩之后，男子并未转头。

他朝餐厅门口走去，推开门。

寄物处有个母亲在她儿子面前弯腰拉动外套拉链，两人都没转头看他。褐色驼毛大衣依然挂在原位，手提箱放在底下。他把大衣和手提箱拿进男厕，再次走进其中一个隔间，把门锁上，脱下雨衣，把帽子放进口袋，穿上驼毛大衣。厕所虽然没有窗户，但他仍听见外面传来警笛声，此起彼伏的警笛声。他环顾四周。手枪必须处理掉才行。

眼前没有太多选择。他站上马桶座，把手伸到上方墙壁的白色排风口，试着把枪推进去，但那里有一层网格。

他后退一步，呼吸变得急促，衬衫底下的肌肤越来越热。列车再过八分钟就要离站。当然，他可以搭下一班车，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距离开枪已过五分钟，而他还没把枪丢掉。她总说，无论什么事超过四分钟，都是不可接受的风险。

当然他可以把枪留在地上，但他们定的原则是在确保他安全之前枪支不能被找到。

他走出隔间，来到水槽前冲洗双手，同时仔细观察着洗手间。Upomoc（帮帮我）！他的脚步停在水槽上方的给皂器前。

约恩和西娅勾着手臂，离开市场街的餐厅。

她不慎踩到新雪底下的冰面，脚底一滑，两人同时大叫，约恩也差点被拉倒，但他在最后一秒稳住身体。她发出嘹亮的笑声，穿透他的耳膜。

“你说愿意！”约恩对着天空大喊，感觉雪花在脸上融化，“你说愿意！”

黑夜中响起此起彼伏的警笛声，从卡尔约翰街的方向传来。

“我们要不要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约恩牵起她的手问道。

“不要，约恩。”西娅蹙眉说。

“好啦，走嘛！”

西娅把脚戳进雪地，但滑溜的鞋底找不到可以紧抓的物体：“不要，约恩。”

约恩只是大笑，拉着她往前走，仿佛她是雪橇一般。

“我说不要！”

约恩听见她的口气，立刻把手放开，惊讶地看着她。

西娅叹了口气：“我不想去看火灾，只想跟你回去睡觉。”

约恩看着她的脸庞：“西娅，我好开心，你让我好开心。”

他没听见她回答，她的脸已埋在他的外套中。

第二部 救赎者

她从未如此不快乐过，却又从未像现在一样想尽情地去活。
活得更久一点。
因为现在她明白了一切。
她看着黑色管口，知道自己看见的是什么。
以及即将来临的是什么。

9 雪

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二

现场勘察组的泛光灯打在伊格广场上，把天上飘落的雪花染成了黄色。

哈利和哈福森站在三兄弟酒吧外，看着围观群众和媒体记者挤在封锁线周围。哈利拿出口中的香烟，咳了几声，咳嗽声嘶哑湿润。“好多记者。”他说。

“记者一下子就赶来了，”哈福森说，“他们的办公室就在附近。”

“这可是大新闻，挪威最著名的街道在忙碌的圣诞节期间发生命案，被害人就站在救世军的圣诞锅旁，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枪杀，旁边还有个著名乐队正在表演。炒作新闻需要的元素都到齐了，那些记者应该别无所求了吧？”

“还少了著名警探哈利·霍勒的专访？”

“我们先在这里站一会儿，”哈利说，“命案是几点发生的？”

“七点出头。”

哈利看了看表：“将近一小时前，为什么没人早点打电话给我？”

“不知道，我是快七点半的时候接到队长的电话，我以为会在这里碰到你……”

“所以是你主动打给我的？”

“呃，毕竟你……是警监啊。”

“也是……”哈利嘟囔着把香烟弹到地上。香烟烧穿被强光照亮的冰雪表面，消失无踪。

“很快所有证据都会被埋在一米深的雪堆中，”哈福森说，“真是太典型了。”

“不会有任何证据的。”哈利说。

贝雅特朝他们走来，金发上沾着雪花，手指间夹着一个小塑料袋，里面有个空弹壳。

“看来你说错了。”哈福森对哈利露出胜利的微笑。

“九毫米，”贝雅特苦笑着说，“最常见的子弹，我们只找到了这个。”

“先忘记找到的和没找到的，”哈利说，“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不要思考，直接说出来。”

贝雅特微微一笑，现在她很了解哈利。直觉摆在第一位，接下来才是事实，只因直觉也会提供事实；犯罪现场可以提供所有信息，只是大脑一时无法全部明白而已。

“可以说的不是很多。伊格广场是奥斯陆最繁忙的广场，因此现场受到高度污染，即便死者遇害二十分钟后我们就赶到了，也还是一样。不过这看起来像是行家的手法。法医正在做尸检，看来被害人是被一发子弹击中，正中额头。行家，对，直觉告诉我这是行家干

的。”

“我们是在凭直觉办案吗，警监？”

三人循声转头，朝后方望去，看见说话之人是甘纳·哈根，他身穿绿色军装外套，头戴黑色羊毛帽，只有嘴角挂着微笑。

“有用的方法我们都会尝试，长官，”哈利说，“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这是案发现场吗？”

“算是。”

“我猜毕悠纳·莫勒喜欢待在办公室，至于我，我认为领导者应该实地参与。凶手开了不止一枪吗，哈福森？”

哈福森吓了一跳：“根据我们的证人所说，凶手只开了一枪。”

哈根在手套里伸展手指：“凶手的描述呢？”

“凶手是一名男子，”哈福森的目光在队长和哈利脸上游移，“目前只知道这些，因为大家都在欣赏乐队表演，整件事情又发生得非常快。”

哈根吸了吸鼻涕：“这么多人，一定有人能清楚地看见开枪的人。”

“大家都这么想，”哈福森说，“但我们不确定凶手站在哪里。”

“原来如此。”哈根浅浅一笑。

“凶手站在被害人前方，”哈利说，“最多两米的距离。”

“哦？”其他三人都转头看向哈利。

“凶手清楚地知道用小口径手枪杀人，一定要瞄准头部才行。”哈

利说，“他只打出一枚子弹，这表示他知道结果，因此他一定站得距离被害人很近，并看见被害人头上出现小孔，才知道自己没有失手。检查死者的衣服应该就能发现微量的枪弹残留，证明我所言不虚。他们两人距离最多两米。”

“接近一米五，”贝雅特说，“大多数手枪会把弹壳弹射到右方，而且不会弹得太远。这个弹壳是在距离尸体一百四十六厘米的地方发现的，已经被人踩进雪里，而且死者的外套袖子上有烧焦的羊毛线头。”

哈利仔细观察贝雅特。他之所以欣赏贝雅特，并不主要因为她与生俱来的面孔辨识能力，而是因为她的聪慧和热忱，以及他们都有一种很傻的想法，那就是这份工作很重要。

哈根在雪地里跺了跺脚：“干得好，贝雅特。但究竟是什么人会射杀救世军军官？”

“他不是军官，”哈福森说，“只是一般士兵。军官是终生职，士兵是义工或雇用人员。”他翻看笔记本。“罗伯特·卡尔森，二十九岁，单身，没有小孩。”

“但显然有敌人，”哈根说，“你说呢，隆恩？”

贝雅特回答时并没看向哈根，而是看着哈利：“也许凶手不是针对个人来的。”

“哦？”哈根微微一笑，“那是针对什么？”

“可能是救世军。”

“你怎么会这样想？”

贝雅特耸了耸肩。

“理念冲突，”哈福森说，“像是同性恋、女牧师、堕胎，说不定是某个狂热分子或……”

“你们的猜测我知道了，”哈根说，“带我去看尸体。”

贝雅特和哈福森都以询问的眼光朝哈利看去，哈利对贝雅特点了点头。

“天哪，”他们离开后哈福森说，“这个队长是打算接管调查工作吗？”

哈利看着封锁线外的摄影记者，他们正用闪光灯照亮冬夜。他揉了揉下巴，陷入沉思。“行家。”他说。

“什么？”

“贝雅特说凶手是行家，我们就从这里查起。行家作案之后，第一件事会做什么？”

“逃脱？”

“不见得，但无论如何他会先把能将命案和他联系在一起的东西丢掉。”

“凶器。”

“没错，去查看伊格广场周围五条街内所有的容器、垃圾桶和后院，必要的话请求制服警察支持。”

“好。”

“另外，调出附近商店七点左右的监控录像。”

“我叫史卡勒去办。”

“还有一件事，《每日新闻报》也参与举办街头音乐会，会写一些相关报道，去问问他们的摄影记者有没有拍摄观众的照片。”

“没问题，这我已经想到了。”

“然后把照片拿去给贝雅特看。我要所有警探明天早上十点在红区会议室集合，你会联络他们吗？”

“会。”

“欧拉·李和托莉·李呢？”

“他们正在署里审问证人，凶手开枪的时候，有两个少女就站在旁边。”

“好，叫欧拉列出被害人的亲友名单，我们从亲友开始调查是否有明显动机。”

“你不是说这是行家干的？”

“哈福森，我们必须多管齐下，再看看向哪个方向击破的可能性最大。通常亲友都很容易找到，而且十件命案里有九件是……”

“熟人所为。”哈福森叹了口气。

这时有人大喊哈利·霍勒的名字，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他们转过头去，看见一名记者正穿过雪地朝他们走来。

“采访时间到了，”哈利说，“叫他们去找哈根，我回署里去了。”

手提箱完成托运后，他朝安检处走去。最后一项任务完成了，他心情大好，因此决定冒个险。安检处的女安检员对他点了点头，他从大衣内袋拿出蓝色信封，出示里面的机票。

“有手机吗？”女安检员问道。

“没有。”他把信封放在X光机和金属探测器之间的桌子上，脱下驼毛大衣。这时他发现自己还戴着红色领巾，于是把它解下，放进口袋，再把大衣放在安检人员提供的篮子里，在另外两对警觉的眼睛下走过金属探测器。他数了数，算上负责搜查大衣和传送带尽头的安检员在内，现场共有五名安检员，他们只有一项工作，那就是确定他没

把任何能当作武器的东西带上飞机。他来到探测器另一侧后，穿上大衣，回头去拿放在桌上的机票。没有人阻止他，他就这样从安检员面前走过。把小刀夹带在信封里通过安检，就是这么简单。他走进宽广的出境大厅，首先令他惊讶的是大片观景窗外的景色，因为此时什么也看不见，纷飞的白雪仿佛在窗外拉上了一道白色帘幕。

玛蒂娜俯身坐在方向盘前，雨刷来回摆动，刷走风挡玻璃上的白雪。

“部长的反应很正面，”戴维·埃克霍夫满意地说，“非常正面。”

“你应该早就料到会这样吧，”玛蒂娜说，“他们如果想提出负面意见，就不会来喝汤，还邀请记者了。他们只是想寻求连任而已。”

“没错，”埃克霍夫叹了口气，“他们想寻求连任。”他望向窗外。“里卡尔是个英俊的小伙子，对吧？”

“爸，这话你说过了。”

“他只需要一点引导，就能成为对我们非常有用的人。”玛蒂娜把车开到总部车库前，按下遥控。铁门摇晃着升起。车子驶入车库，轮胎上的防滑钉嘎吱嘎吱地碾过空旷车库的水泥地。

屋顶灯光下，里卡尔身穿连身工作服，戴着手套，站在总司令的蓝色沃尔沃轿车旁。但吸引玛蒂娜目光的并不是里卡尔，而是他身旁那个高大的金发男子。她立刻认出男子是谁。

她把车停在沃尔沃轿车旁，但仍坐在车上，在包里找东西。她父亲先下车，没关车门，因此她听见那警察说：

“你是埃克霍夫吗？”声音在四壁间回荡。

“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年轻人？”

玛蒂娜听见父亲用的是友善但权威的总司令口吻。

“我是奥斯陆辖区的哈利·霍勒警监，有件关于你下属的事，罗伯特.....”

玛蒂娜开门下车，感觉哈利的目光朝她射来。

“卡尔森。”哈利把话说完，目光回到总司令身上。

“我们的弟兄。”埃克霍夫说。

“什么？”

“我们把所有同事都视为大家庭中的一员。”

“原来如此，既然如此，很遗憾我要为你们的大家庭带来死讯，埃克霍夫先生。”

玛蒂娜心头一惊。哈利等大家的心情都平复片刻之后，才继续说：“今天晚上七点，罗伯特·卡尔森在伊格广场遭人枪杀身亡。”

“我的天，”她父亲高声说，“怎么会有这种事？”

“目前只知道一个不明人士在人群中对他开枪，然后逃离现场。”

她父亲难以置信地摇头：“可是.....可是七点，你说七点？为什么.....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人通知我这件事？”

“因为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优先通知家属，但很遗憾我们还没找到他的家属。”

从哈利耐心陈述事实的回答中玛蒂娜得知他已经很习惯人们在获知亲友的死讯后问些不相关的问题。

“原来是这样，”埃克霍夫鼓起双颊，又呼了口气，“罗伯特的父母已经不在挪威了，但你们应该联络过他哥哥约恩。”

“他不在家，手机也没人接。有人跟我说他可能在总部加班，可我来这里后却只见到这位年轻人。”哈利朝里卡尔点了点头。里卡尔

站在那里，目光呆滞得像一只气馁的大猩猩，双臂软软地垂落在身旁，手上戴着专业的大手套，嘴唇上方的青黑色胡楂闪烁着汗水。

“你们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他哥哥吗？”哈利问道。玛蒂娜和父亲面面相觑，摇了摇头。

“你们知道谁想让罗伯特·卡尔森死吗？”他们再次摇头。

“呃，既然你们已经收到通知，那我先走了，但我们明天还会来请教其他问题。”

“没问题，警监。”总司令直起身子，“但是在你离开之前，能告诉我们更详细的事发经过吗？”

“你可以看电视新闻，我得走了。”

玛蒂娜看见父亲脸色一变，遂转头朝哈利看去，和他目光相撞。

“抱歉，”哈利说，“我们现阶段的调查工作分秒必争。”

“你……你可以去我妹妹家找找看，她叫西娅·尼尔森，”三人都转头朝里卡尔看去，他吞了口口水，“她住在歌德堡街的救世军宿舍。”

哈利点了点头，正要离去，又朝埃克霍夫转过身来。

“为什么他父母不住在挪威？”

“说来话长，他们堕落了。”

“堕落？”

“他们放弃了信仰。在救世军长大的人如果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通常会很辛苦。”

玛蒂娜看着父亲，但即使是她，也没察觉到眼前坚毅的父亲说的是谎言。哈利转身离去，她感觉一滴泪水滑落。脚步声远离之后，里卡尔清了清喉咙：“我把夏季轮胎放进后备厢了。”

加勒穆恩机场的广播系统发出通知，而他早已猜到：

“由于天气不佳，机场暂时关闭。”

事实如此，他对自己说。一小时前，广播第一次播报航班由于大雪而延误时，他也是这样对自己说。

旅客们等了又等，却只见外面飞机机身上的白雪越积越厚。他下意识地看了看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心想机场的警察应该会穿制服。四十二号登机门柜台内身穿蓝色制服的女人再度拿起麦克风，他清楚地看见她要说的话就写在脸上。飞往萨格勒布的航班取消了。她表示歉意，说航班改为明天早上十点四十分起飞。旅客们不约而同地发出无声的哀叹。她还说航空公司将为过境旅客和持有回程机票的旅客补贴返回奥斯陆的火车票和瑞迪森饭店的住宿费用。

事实如此，他坐上火车时又在心里说了一次。火车高速穿越漆黑的夜色，在抵达奥斯陆之前只停留一站，站外的白色地面上矗立着各种各样的房屋。雪花在月台投射的圆锥形灯光之间飞舞，一只狗坐在长椅上浑身发抖。那只狗看起来很像廷托。廷托是只爱玩的流浪狗，他小时候住在武科瓦尔，廷托经常在他家附近跑来跑去。乔吉和其他男孩给它围了个皮项圈，上面刻着“名字：廷托；主人：大家”。没有人希望廷托受到伤害，一个人都没有。但有时这样也不够。

约恩躲到房间另一端，门口看不见的地方。西娅打开门，门外是邻居埃玛：“对不起，西娅，这个人有急事要找约恩·卡尔森。”

“约恩？”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是的，有人跟我说在西娅·尼尔森的住处可以找到他，楼下门铃旁没有名牌，幸好有这位女士帮忙。”

“约恩在这里？我不知道怎么……”

“我是警察，我叫哈利·霍勒，这件事跟约恩的弟弟有关。”

“罗伯特？”

约恩走到门口，看见一名跟他身高相仿、有蓝色眼睛的男子站在门外。“罗伯特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吗？”约恩问道，没理会正踮起脚、越过男子肩头观望的邻居埃玛。

“这我们不知道，”哈利说，“我可以进来吗？”

“请进。”西娅说。

哈利踏入门内，关上了门，将邻居失望的面孔关在门外：“我带来的是坏消息，也许我们应该坐下再说。”

三人坐在咖啡桌前。约恩一听见哈利带来的死讯，仿佛肚子被揍了一拳，头部不由自主地向前伸出。

“死了？”他听见西娅低声说，“罗伯特？”

哈利清了清喉咙，继续往下说。约恩听见的仿佛是阴暗、晦涩、难以辨识的声音。他听着哈利说明案情，双眼只是在注视西娅半开的嘴巴和闪亮的嘴唇。嘴唇是湿润的、红色的。西娅急促地喘息着。他没发觉哈利已停止说话，直到听见西娅的声音：

“约恩？他在问你问题。”

“抱歉，我……你说什么？”

“我知道你还处于震惊状态，但我想请问，你是否知道有谁想杀害你弟弟？”

“罗伯特？”约恩觉得周遭的一切似乎都处于慢动作的状态，就连他的摇头也是。

“对，”哈利并未在他刚拿出来的笔记本上写字，“他在工作上或私生活中有没有跟人结仇？”

约恩听见自己发出不合宜的笑声。“罗伯特是救世军成员，”他说，“我们的敌人是贫穷，物质和精神是相对的。很少有救世军被人杀害。”

“嗯，这是工作上，那私生活呢？”

“我刚刚说的已经包括了工作和私生活。”

哈利沉默等待。

“罗伯特心地善良，”约恩听见自己的声音开始分崩离析，“又很忠诚，大家都喜欢罗伯特，他……”话音越来越重，最后停了下来。

哈利环视四周，似乎觉得在这里不是很舒服，但却耐心等待约恩把话说完。

约恩不断吞口水：“他也许有时疯狂了点，还有点……冲动，有些人可能觉得他愤世嫉俗，但他就是这样的人。罗伯特的内心只是个不会伤害别人的小男孩。”

哈利转头望向西娅，又低头看着笔记本。“你应该就是里卡尔·尼尔森的妹妹西娅·尼尔森吧，刚才约恩说的符合你对罗伯特·卡尔森的印象吗？”

西娅耸了耸肩。“我跟罗伯特没那么熟，他……”她交叠双臂，避开约恩的目光，“据我所知，他没伤害过别人。”

“罗伯特有没有说过什么话，让人觉得他跟别人起了冲突？”

约恩摇了摇头，仿佛想把体内的某种东西甩掉。罗伯特死了。死了。

“罗伯特有没有欠钱？”

“没有。有，欠我一点点。”

“你确定他没有欠别人钱吗？”

“什么意思？”

“罗伯特有没有吸毒？”

约恩看着哈利，双眼露出惊恐的神色：“没有，他没吸毒。”

“你怎么能确定？通常……”

“我们的工作必须面对吸毒者，所以我们知道他们的症状，罗伯特没有吸毒，好吗？”

哈利点了点头，做了笔记。“抱歉，但我们必须问这些问题。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开枪的凶手精神失常，罗伯特只是被随机选到的对象。或者，站在圣诞锅旁边的救世军既然是个象征，凶手针对的也可能是你们的组织。你知道有什么可以支持这个假设的事情吗？”

约恩和西娅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

“谢谢你们帮忙。”哈利把笔记本塞进外套口袋，站了起来，“我们找不到你父母的电话号码和地址……”

“这我来联络。”约恩瞪着空气，“你确定吗？”

“确定什么？”

“真的是罗伯特吗？”

“是的，很遗憾。”

“但你们只是确定了这个，”西娅脱口而出，“除此之外，你们一无所知。”

哈利在门前停下脚步，思索着她这句话。

“我想这是对目前状况非常正确的判断。”他说。

清晨两点，雪停了。原本悬浮在城市上空、犹如沉重黑色舞台幕布的云层退到一旁，露出黄澄澄的大月亮。裸露的天空底下，温度再次下降，房屋的墙壁咯吱作响。

10 怀疑者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三

圣诞夜前的第七天以冻寒低温拉开序幕，奥斯陆街上的行人都感觉自己像是被精钢手套掐住似的，沉默地快步前进，他们只专注于一件事：赶紧到达目的地，逃离冰冷的魔爪。

哈利坐在警署红区的会议室里，聆听贝雅特述说让大家士气低落的报告，同时试着忽略面前桌上的报纸。每份报纸都以头版报道命案，搭配伊格广场阴暗模糊的冬季照片，报纸内页还有两三版的相关报道。《世界之路报》和《每日新闻报》匆忙地随机访问了罗伯特的友人，并基于些许善意，拼凑出这个人的轮廓，称得上是他的写照。“他是个好人。”“乐意帮助别人。”“太不幸了。”哈利极为仔细地看过这些报道，但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没有人联系上罗伯特的父母，只有《晚邮报》引述了约恩说的话，写着“难以置信”四个字的小标题打在约恩的照片下方，照片中他站在歌德堡街救世军宿舍前，一脸茫然，头发凌乱。这则新闻是哈利的老朋友罗杰·钱登写的。

哈利透过牛仔裤破洞抓了抓腿，心想应该穿秋裤才对。早上七点半他来上班时，问过哈根谁负责领导这起命案的调查工作。哈根看着哈利，说他和总警司一致决定让哈利领导调查工作，直到下一步通知。哈利没细问“直到下一步通知”是什么意思，只是点头离去。

从早上十点开始，十二名犯罪特警队的警探加上贝雅特和哈根，就一直围在桌前讨论。哈根说他想“一同参与”。

昨晚西娅说的那句话，到此时都十分符合现状。

第一，找不到证人。昨晚在伊格广场上的人都没看见什么有价值

的线索。监控录像目前仍在查看中，尚未有所发现。他们走访过卡尔约翰街上的商店和餐厅员工，但没人注意到任何异常之处，也没有其他人站出来提供线索。《每日新闻报》把昨晚的观众照片寄给了贝雅特，但她说那些照片不是少女的微笑特写，只是全景照，面孔十分模糊。她挑出全景照，把罗伯特前方的观众放大，但并未看见手枪或任何可用来辨识凶手的東西。

第二，没有刑事鉴识证据，只有鉴识中心的弹道专家证实那个空弹壳确实来自穿透罗伯特头部的子弹。

第三，行凶动机不明。

贝雅特报告完毕，哈利请麦努斯接着报告。

“罗伯特·卡尔森在基克凡路的福雷特斯慈善商店工作，今天早上我跟商店老板谈过。”麦努斯说。他姓史卡勒，这个姓氏的意思是“卷舌发R音”，而且如同命运的恶作剧般，他说话的确很会卷舌。“她非常震惊，说大家都喜欢罗伯特，因为他是个很有魅力的人，个性又开朗。她承认罗伯特有点难以捉摸，有时会旷工，但她难以想象他会有仇家。”

“我访问过的人也表示出同样的看法。”哈福森说。讨论期间，哈根一直用双手抱着后脑，脸上带着期待的浅笑看着哈利，仿佛是在欣赏一出魔术表演，等着看他如何从帽子里变出小白兔，但却什么也没等到，只听见寻常的怀疑和假设。

“猜猜看呢？”哈利说，“快点，我准许你们提出任何白痴想法，会议结束我就收回许可。”

“在奥斯陆最繁忙的地段，众目睽睽之下开枪杀人，”麦努斯说，“只有一种人会做出这种事，那就是职业杀手，目的是威吓其他不还毒债的人。”

“这个嘛，”哈利说，“缉毒组的卧底同事都没见过或听说过罗伯特·卡尔森这个人，而且他背景清白，没有前科，什么犯罪记录都没有。

你们听过有从来没被逮捕的吸毒者吗？”

“鉴识人员在他的血液样本里没发现任何非法物质，”贝雅特说，“他身上也没有针孔或其他吸毒征兆。”

哈根清了清喉咙，众人朝他看去：“救世军的军人不会吸毒的。请继续。”

哈利注意到麦努斯额头发红。麦努斯身材矮壮结实，过去曾是体操运动员，留着一头偏分的褐色直发。他是年轻一代的警探，傲慢又野心勃勃，是个机会主义者，很多方面都酷似年轻的汤姆·瓦勒，但缺乏汤姆对警察工作的特殊智慧和才干。过去一年来，麦努斯的自信不知怎的蒸发不见了，这使得哈利开始思索，也许他终究无法被训练成像样的警察。

“但说不定罗伯特·卡尔森会好奇，”哈利说，“而且我们知道吸毒者会去福雷特斯慈善商店服劳役来折抵刑期。好奇心和可及性是个不妙的组合。”

“没错，”麦努斯说，“我问过店里的女人罗伯特是不是单身，她说应该是吧，虽然有个外国少女去找过他几次，但年纪太小了。她猜那个少女可能来自前南斯拉夫。我敢打赌，那个少女一定是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

“为什么？”哈根问道。

“因为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是毒品的代名词。”

“哇哦，”哈根咯咯一笑，靠上椅背，“年轻人，这听起来像是恶劣的偏见。”

“没错，”哈利说，“我们的偏见可以用来侦破案件，因为它们并非基于缺乏常识，而是根据事实和经验。在这间会议室里，我们保留对每个人歧视的权利，不论种族、宗教或性别，因为受到歧视的不只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哈福森咧嘴笑了，他听过这个准则。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同性恋者、有虔诚信仰者和女人，比十八岁到六十岁之间的异性恋男人还要守法。但如果你是女性、同性恋者、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而且有虔诚的信仰，那你是毒贩的概率一定要比一个说挪威语、额头有刺青的男性沙文主义肥猪还高很多。所以如果我们必须选择，而且我们也确实得这样做，那就先把那个阿尔巴尼亚少女找来讯问。这样会不会对奉公守法的阿尔巴尼亚人不公平呢？当然不公平。但既然我们面对的只有可能性和有限的资源，那就无法忽略常识。如果经验告诉我们，在加勒穆恩机场海关被逮捕的人中，坐轮椅用肛门来走私毒品的残障人士占有很高的比例，那我们就必须戴上乳胶手套，把这种人从轮椅上拖下来，将手伸进他们的肛门里一个一个检查，只要对媒体绝口不提这种事就好。”

“很有意思的观点，霍勒。”哈根环视众人，想知道其他人的反应，但大家都面无表情，使他无从得知，“呃，回到案子上吧。”

“好，”哈利说，“继续刚刚说的，搜寻凶器，但搜寻范围必须扩大到方圆六条街。我们继续讯问证人，并去昨晚已经打烊的商店调查。不要再浪费时间看监控录像，等有了特定目标再去看。欧拉·李和托莉·李，你们已经拿到罗伯特·卡尔森的公寓地址和搜查令了，地址是不是在葛毕兹街？”

两人点了点头。

“他的办公室也要搜查，说不定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把公寓和办公室的信件和硬盘都拿回来，看看他都跟什么人联络。我得去联络克里波，他们今天询问过国际刑警，看欧洲是否有过类似案件。哈福森，等一下你跟我一起去救世军总部。贝雅特，会议结束后我有话跟你说。好了，去办案吧！”

椅子摩擦地板，脚底窸窣移动。

“等一下，各位！”

办公室静了下来，大家都朝哈根望去。

“我看见你们有些人穿着破牛仔裤和瓦勒伦加足球队的衣服来上班，你们的前任长官可能允许你们这样穿，但我不准。媒体总是紧盯着我们，所以从明天起，我要你们穿没有破洞也没有广告标语的衣服。社会大众都在看，我们必须展现出中立公仆的样子。还有，待会儿请官阶为警监及警监以上的人留下。”

众人离开会议室，只有哈利和贝雅特留下。

“我会写一份公文发给单位里的每一位警监，指示你们从下星期开始随身佩枪。”哈根说。

哈利和贝雅特以不可置信的眼神看着他。

“外面的冲突开始升温了，”哈根抬起下巴说，“未来手枪将是警察的必要配备，我们必须习惯这一点。高阶警官必须树立典范，示范给大家看。大家都必须熟悉手枪才行，把它当成一般工具，就好像手机或电脑一样，可以吗？”

“呃，”哈利说，“我没有枪支执照。”

“你在开玩笑吧？”哈根说。

“去年秋天我错过了测试，只好交出手枪。”

“那我再发给你，我有核发执照的权限。你会在信箱里收到枪支领取单，这样就可以把枪领回，带在身上，没有人例外。没事了，就这样。”

哈根走出会议室。

“他疯了，”哈利说，“我们要拿枪来干吗？”

“看来我们得把牛仔裤破洞缝起来，还得去买枪带。”贝雅特说，露出好笑的神情。

“嗯。我想看看《每日新闻报》在伊格广场拍的照片。”

“自己看吧。”贝雅特递过一个黄色信封，“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哈利？”

“当然可以。”

“刚才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做什么？”

“你为什么要替麦努斯·斯卡勒说话？你明明知道他有种族歧视，而且你不是真心认为刚才那番关于歧视的话是对的。你这样做是想惹恼新上任的队长吗，还是要让你自己从第一天开始就讨人厌？”

哈利打开信封：“照片明天还你。”

他站在霍勒伯广场的瑞迪森饭店窗户前，看着黎明时分的白色冰寒城市，只见建筑物低矮朴素，难以想象这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富裕国家的首都。挪威皇宫是个毫无特色可言的黄色建筑，正好体现挪威政体是过度信仰的民主政治和穷困潦倒的君主政治的折中方案。透过光秃的树枝，他看见一个大阳台，历代挪威国王一定都是站在那个阳台上对民众说话的。他想象着把步枪举到肩头，闭上一只眼睛，瞄准目标。阳台模糊了起来，化为两个影子。

他梦见了乔吉。

他认识乔吉的那天，乔吉正蹲在一只啼哭的老狗旁边。他知道那只老狗是廷托，却不知道旁边那个蓝眼睛、金色鬃发的小男孩是谁。他们合力把廷托抱进木箱，抬去城里的兽医那里。兽医的家是两层楼灰色砖房，位于河边一个茂密的苹果园里。兽医说廷托的牙齿有毛病，而他不是牙医。况且谁会付钱医治一只不久后牙齿都会掉光的老流浪狗？最好现在就让它安乐死，省得它因为饥饿而缓慢痛苦地死亡。但乔吉开始放声大哭，声音很尖，几乎带着旋律，哭得莫名凄惨。兽医问他为什么哭，他说这只狗说不定是耶稣，因为他爸爸说耶

稣就行走在我们之间，是我们当中最卑微的。没有人愿意给这只狗地方住，给它食物吃，它可怜又悲惨，当然就有可能是耶稣。兽医摇了摇头，打电话给牙医。放学后，他和乔吉回去看廷托，廷托猛摇尾巴。兽医让他们看廷托的蛀牙已经用精细的黑色填充物补起来。

虽然乔吉比他高一年级，但在那之后，他们还是一起玩了几次，不过只持续了几星期，因为接着暑假就来临了。到了秋天开学时，乔吉似乎已经忘了他。无论如何，他也忽视了乔吉，仿佛不想跟他有任何关系。

他可以忘记廷托，却永远无法忘记乔吉。多年后，在围城战事期间，他在城南废墟碰见一只憔悴消瘦的狗，那只狗朝他小跑过来，舔他的脸。它遗失了皮项圈，但他一看见它牙齿中的黑色填充物，就知道它是廷托。

他看了看表。机场巴士再过十分钟就会抵达。他拿起手提箱，再次扫视房间，确定没有遗留物品。他推开房门，听见窸窣的纸声响起，低头看见好几个房间外都摆着相同的报纸。报纸头版的犯罪现场照片映入他的眼帘。他弯腰捡起厚厚的报纸，报纸上用哥特字体写着他看不懂的名称。

等电梯时，他试着阅读报纸，虽然有些字看起来像德文，但他仍不解其意。他翻到头版注明的页面，这时电梯门打开了，他想把这一大份不方便的报纸丢进两台电梯之间的垃圾桶，但电梯里没人，于是他留着报纸，按下0层按钮，继续看照片。他的目光被其中一张照片下方的文字所吸引，一时之间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电梯晃了晃，开始下降。他明白了一个可怕的事实，而且十分确定。他脑中一阵晕眩，靠上墙壁，报纸差点从手中掉落，连面前的电梯门打开他也没看见。

最后他抬头时，眼前是个黑暗空间，他知道自己来到了地下室而不是大厅。不知为何，这个国家的大厅竟然是在一楼。

他走出电梯，在黑暗中坐了下来，试着把事情想清楚。电梯门在

他背后关上。他所有的计划都被打乱。八分钟后，机场巴士就要出发，他必须在这之前做出决定。

“我在看照片。”哈利不耐烦地说。

哈福森在哈利对面的办公桌上抬起头来：“那就看啊。”

“你能别弹手指吗？一直弹是要干吗？”

“你说这个？”哈福森看着自己的手指，又弹了弹，有点窘迫地说，“这是老习惯。”

“是吗？”

“我爸是六十年代俄罗斯守门员列夫·雅辛的球迷。”

哈利等着他继续往下说。

“他很希望我成为斯泰恩谢尔足球队的守门员，所以小时候他常在我的双眼之间弹手指，就像这样，为的是让我变得坚强，不会害怕朝球门踢来的球。显然雅辛的父亲也对他这样做过。所以只要我不眨眼睛，我爸就会赏我一颗方糖吃。”

“你是开玩笑的吧？”哈利说。

“不是，红方糖很好吃。”

“我是说弹指的事，这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我爸常对我这样做，不管是吃饭还是看电视的时候，甚至我朋友在旁边时也一样。最后连我也开始对自己这样做。我把雅辛的名字写在每一个书包上，还刻在桌子上。现在，我还是会用‘雅辛’来当电脑程序或其他东西的密码，虽然我知道自己被操纵了。你明白？”

“不明白，所以弹指有用吗？”

“有用，我不害怕朝我飞来的球了。”

“所以你……”

“没有，我球感不好。”

哈利用两根手指捏着上唇。

“你在照片里有什么发现吗？”哈福森问道。

“如果你一直坐在那里弹指和说话，我就很难有什么发现。”

哈福森缓缓摇头：“我们不是应该去救世军总部了吗？”

“等我看完照片。哈福森！”

“嗯？”

“你一定要呼吸得那么……奇怪吗？”

哈福森紧紧闭上嘴巴，屏住呼吸。哈利瞪了他一眼，又垂下双目。哈福森似乎在哈利脸上瞥见一丝微笑，但他可不敢拿钱来赌这种事。微笑消失，哈利的眉间出现深深的皱纹。

“哈福森，你来看这个。”

哈福森绕过办公桌。哈利面前有两张照片，上面都是伊格广场的群众。

“你有没有看见旁边那个戴着羊毛帽、围着领巾的人？”哈利指着一张模糊的脸，“他在乐队旁边的位置正好跟罗伯特·卡尔森呈一条直线，是不是？”

“是……”

“你看这张照片，那里，同样的帽子，同样的领巾，但现在他在中间，就在乐队正前方。”

“很奇怪吗？他一定是走到中间的，这样才可以听得更清楚。”

“如果他的移动路线是反过来呢？”哈福森没有回应，哈利继续往下说，“通常一个人不会从舞台正前方移到音响旁边看不见乐队的地方，除非有特别的目的。”

“比如说开枪夺命？”

“认真一点。”

“好吧，但你不知道哪张照片是先拍的啊，我敢打赌他一定是往中间移动的。”

“赌多少？”

“两百。”

“一言为定。你看看路灯下的光线，这两张照片里都有路灯。”

哈利把放大镜递给哈福森：“看得出差别吗？”

哈福森缓缓点头。

“雪，”哈利说，“他站在乐队旁边的那张照片里正在下雪，昨天傍晚开始下雪，一直下到深夜才停，所以这张照片是后来拍的。我们得给《每日新闻报》这个叫汉斯·魏德洛的记者打电话，如果他用的是有时钟功能的数码相机，我们就可以知道拍摄照片的准确时间。”

《每日新闻报》的记者汉斯·魏德洛是单反相机和胶卷的拥戴者，因此无法回答哈利每张照片的拍摄时间。

“好吧，”哈利说，“昨晚的音乐会是你负责拍照的？”

“对，我和勒贝格负责街头音乐。”

“既然你用的是胶卷，那应该还有其他的路人照片吧？”

“对，如果我用的是数码相机，这些可能早就被删除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另外我还在想，不知道你可否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可不可以请你查看前天晚上的照片，看里面有没有一个头戴羊毛帽、身穿黑雨衣、脖子围着领巾的人？我们正在研究你拍的一张照片，如果你在电脑旁边，哈福森可以把它扫描下来发给你。”

哈利从声音中听出汉斯有所保留：“我可以把照片给你，这没问题，但查看照片听起来像是警察的工作。我是记者，我可不想越界。”

“我们还要赶时间，你到底想不想拿到警方的嫌疑人照片？”

“这表示你愿意让我们打印一张？”

“对。”

汉斯的声音积极了起来：“我就在照片室，可以马上查。我拍了很多路人的照片，所以有可能找到。只要五分钟就好。”哈福森扫描照片并发出，哈利一边敲着手指一边等待。

“为什么你这么确定这个人前天晚上也去过那里？”哈福森问道。

“我什么都不确定，”哈利说，“但如果贝雅特的直觉是正确的，凶手是个行家，那他一定会事先勘察地形，而勘察的时间最好跟他计划下手的时间一样，这样环境才会相似。而前一晚那里也举行了街头音乐会。”

五分钟过去了。十一分钟后，电话响起。

“我是魏德洛，抱歉，我没找到头戴羊毛帽、身穿黑雨衣、围着领巾的人。”

“该死的。”哈利大声说。

“真抱歉。要不要我把照片发过去，你自己看？那天晚上我将光线对准观众，你能看清他们的脸。”

哈利迟疑片刻。时间分配非常重要，案发后二十四小时尤其关键。

“好，请发过来，我们晚点再看。”哈利正要把自己的电子邮箱地址给汉斯，转念又说，“对了，你把照片发给鉴识中心的隆恩好了，她对面部识别很有一套，说不定能看出什么端倪。”哈利把贝雅特的邮箱地址给了汉斯。“还有，不要在报纸上提到我的名字，可以吗？”

“当然不会，我们只会说‘数据来自警界匿名人士’。很高兴跟你做生意。”

哈利放下话筒，朝瞪大眼睛的哈福森点了点头：“好了，小子，我们去救世军总部吧。”

哈福森看了看哈利，只见他的目光在公布栏、来访牧师名单、音乐彩排表和人员值班表上扫来扫去，很不耐烦。身穿制服的白发女前台终于打完电话，转头对他们露出微笑。

哈利简明扼要地表明来意，女前台点了点头，仿佛早就知道他们会来，并为他们指引方向。

两人一言不发地等着电梯，但哈福森看见哈利的眉间沁出汗珠。他知道哈利不喜欢乘电梯。两人来到五楼，哈福森小跑跟上哈利，穿过黄色走廊。走廊尽头的办公室门开着。哈利猛然停步，哈福森差点撞了上去。

“你好。”哈利说。

“嘿，”一个女子的声音说，“又是你？”

哈利庞大的身躯挡住门口，哈福森看不见里面说话的人，但他注

意到哈利的说话声音变了：“对，又是我。总司令在吗？”

“他在等你，直接进去吧。”

哈福森跟着哈利穿过小前厅，对桌前那个有少女般外表的女子点头致意。总司令办公室的墙上装饰着木盾、面具和长矛，满满的书架上放着非洲人偶和照片，哈利心想那应该是总司令的全家福照片。

“谢谢你在忙碌之中同意接见我们，埃克霍夫先生。”哈利说，“这位是哈福森警探。”

“真是惨事一桩，”埃克霍夫从办公桌后面站了起来，指了指两把椅子，“记者已经缠了我们一整天了，先跟我说说目前你们有什么发现吧。”

哈利和哈福森交换眼神。

“我们还没打算公布调查发现，埃克霍夫先生。”

总司令双眉一沉，露出威严的神情。哈福森轻叹一口气，准备再次目睹哈利和别人针锋相对。但总司令的眉毛立刻扬起。

“请原谅，霍勒警监，这是我的职业病，身为总司令，我有时会忘记，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向我报告。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简单来说，我想知道你能否想到任何可能的行凶动机。”

“嗯，我自己也思考过这件事，可是很难想出什么动机。罗伯特很混乱，但心肠很好，跟他哥哥很不一样。”

“约恩心肠不好？”

“约恩不会混乱。”

“罗伯特到底卷入了什么混乱的事？”

“卷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罗伯特的人生没有方向，不像

他哥哥。我跟他们的父亲约瑟夫很熟，约瑟夫是我们最优秀的军官之一，但他失去了信仰。”

“你说这件事说来话长，可以简单地说说看吗？”

“这是个好问题，”总司令浓重地呼了口气，望向窗外，“约瑟夫在外国传教时，正好当地发洪水，那里很少有人听说过上帝，而他们正在大量死亡。根据约瑟夫对《圣经》的解释，一个人除非接受耶稣，否则不会得救，最后只会堕入地狱里被火焚烧。当时约瑟夫分发药品，水中有许多山螫出没，很多人都被咬了。虽然约瑟夫和他的团队带去了一整箱的血清，但他们到得太晚。这种蛇的毒液可以溶解血管壁，使中毒者的眼睛、耳朵和身体其他孔洞出血，一两个小时之内就会死亡。我见识过这种毒液的威力，当时我在坦桑尼亚当兵，见过人被山螫咬了之后的样子，非常恐怖。”

埃克霍夫闭了一会儿眼睛。

“可是在其中一个村子，约瑟夫和护士正在给一对罹患肺炎的双胞胎注射盘尼西林时，双胞胎的父亲跑了进来，说他刚刚在稻田的水里被山螫咬了。约瑟夫手边还剩一剂血清，他吩咐护士把血清装进注射器，给那名男子注射，然后就跑去外面上厕所，因为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胃痛腹泻。他在水中蹲下之后，睾丸竟然被山螫咬了一口，他放声尖叫，于是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回到屋内，护士说那个异教徒不肯打血清，因为他知道约瑟夫也被咬了，他希望把那剂血清让给约瑟夫。他说如果约瑟夫活下去，可以拯救无数孩子的性命，而他只是个失去农田的农夫而已。”

埃克霍夫吸了口气。

“约瑟夫惊恐万分，完全没想到拒绝，立刻叫护士帮他打血清。后来他开始哭泣，那个农夫便安慰他。最后他打起精神，叫护士问那个异教徒是否听说过耶稣，但护士还没来得及问，农夫的裤子就开始被鲜血染红，没过多久他就死了。”

埃克霍夫看着他们，仿佛在等待故事沉淀。哈利心想，训练有素的传教士会为了达到效果而停顿。

“所以那个男人现在在被地狱之火焚烧？”

“根据约瑟夫对《圣经》的理解，是的。不过现在约瑟夫已经退出教会了。”

“所以这就是他失去信仰、离开挪威的原因？”

“他是这样跟我说的。”

哈利点了点头，对着他拿出来的笔记本说：“所以现在约瑟夫·卡尔森正遭受煎熬，因为他无法接受……呃，信仰的矛盾。我这样理解对吗？”

“这正是令神学家头痛的领域，霍勒，你是基督徒吗？”

“不是，我是警探，我相信证据。”

“意思是……？”

哈利瞥了一眼手表，迟疑片刻，用平淡的语调快速回答。

“我对于宣称信仰就是天堂门票的宗教抱有疑问，换句话说，我认为这种宗教是要人改变常识，去接受理智所否定的事。历史上有许多独裁者都是用这种方法来让知识分子归顺，他们说世界上有那个更高的存在，却又不提出证据。”

总司令点了点头：“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反对意见，当然，你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但是有很多比你我更有智慧的人都有信仰，这对你来说不是互相矛盾的吗？”

“不会，”哈利说，“我见过很多比我更聪明的人，他们杀人的理由你我都无法了解。你认为杀害罗伯特的凶手会不会是针对救世军而来？”

总司令立刻下意识地在椅子上坐直身子。“我不认为这是某个团体基于政治理由而做出的行为。救世军在政治议题上一向保持中立，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二战期间，我们甚至没有公开谴责德军占领挪威，只是继续进行我们的工作。”

“真是可喜可贺。”哈福森淡淡地说，被哈利用警告的眼神瞪了一眼。

“我们只对一八八八年的一场入侵行动献上祝福，”埃克霍夫毫不退缩地说，“那年瑞典救世军决定占领挪威，于是奥斯陆最贫穷的工人区有了第一个救济站。你知道吗？那里就是你们警察总署所在的地区。”

“我想不会有人因此而痛恨你们，”哈利说，“我觉得现在的救世军比以前更受欢迎。”

“这可难说了，”埃克霍夫说，“很高兴挪威人民能信任我们，这我们感觉得到，但征兵的成果差强人意。我们在阿斯科的军官训练学校今年秋天只来了十一名学生，但宿舍房间却可以容纳六十人。另外在很多问题上，比如说同性恋，我们坚持遵守《圣经》的传统解读。不用说，我们在各个方面都不受欢迎。但我们会赶上的，一定会的。比起竞争者、那些更为自由的团体，我们只是慢了一点而已。但你知道吗？我认为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慢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他对哈福森和哈利露出微笑，仿佛他们已表示同意。“无论如何，年轻一代将会接手，我想他们会有年轻的观点。最近我们即将任命新的行政长，许多年轻人都报名了。”他把一只手放在肚子上。

“罗伯特也在内吗？”哈利问道。

总司令微笑着摇摇头：“我确定他没有，但他哥哥约恩报了名。行政长必须管理大量金钱和救世军的所有房产，罗伯特不是可以承担这种重任的人，他也没念过军官训练学校。”

“你说的房产是指歌德堡街的宿舍吗？”

“我们拥有很多房产。我们的人员住在歌德堡街的宿舍，而其他地方，例如亚克奥斯街的房子，则是给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和克罗地亚的难民居住的。”

“嗯，”哈利看着笔记本，用笔敲了一下椅子扶手，他站了起来，“我想我们已经占用你太多时间了，埃克霍夫先生。”

“哦，没有的事，毕竟这件案子跟我们有关。”

总司令送他们到门口。

“我可以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霍勒？”总司令问道，“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我对人脸是过目不忘的。”

“可能是在电视或报纸上吧，”哈利说，“我侦办过一起挪威人在澳大利亚遇害的命案，当时媒体大肆报道过。”

“不是，媒体上的面容我会忘记，我一定是见过你本人。”

“你可以先去开车吗？”哈利对哈福森说。他离开后，哈利转身面对总司令。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救世军帮助过我。”哈利说，“有一年冬天，我喝得烂醉，无法照顾自己，有个救世军军人在街头把我扶起来。起初他想打电话给警方，认为警方会处理好，但我说我是警察，这样会害我被开除，于是他带我去野战医院。医院里有人为我打针，还让我在那儿睡觉。我得感谢你们才对。”

埃克霍夫点了点头：“我想也差不多是这样，只是不方便说出口。至于感谢的话，应该可以先放一旁，只要查出杀害罗伯特的真凶，就变成我们欠你一份人情了。愿上帝帮助你和你的工作，霍勒。”

哈利点了点头，走进接待室，站在埃克霍夫关上的办公室门口看了一会儿。

“你们看起来很像。”哈利说。

“哦？”女子用低沉的嗓音说，“他有没有很凶？”

“我是说在照片里。”

“那时候我才九岁，”玛蒂娜·埃克霍夫说，“亏你认得出来。”

哈利摇了摇头：“对了，我本来想跟你联络的，有话想跟你说。”

“哦？”

哈利发现他说的这句话会被误解，赶紧又说：“是关于佩尔·霍尔门的事。”

“有什么好说的吗？”玛蒂娜耸了耸肩，口气突然冷淡下来，“你有你的工作要做，我有我的工作要做。”

“也许吧，可是我……呃，我想跟你说这件事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样。”

“表面上看起来怎样？”

“本来我想告诉你我关心佩尔·霍尔门，结果却毁了他的家庭。我的工作有时候就是这样。”

玛蒂娜正要回话，电话响起，她接了起来。

“维斯雅克教堂，”她答道，“二十一号，星期日中午十二点，对。”

她挂上电话。

“大家都会去参加丧礼，”她翻动文件，“政客、教士、名人，每个人都想在我们悲伤的时刻捞上一笔，我们雇用的新歌手的经纪人还打电话来说，他旗下的歌手可以在丧礼上献唱。”

“呃，”哈利不知道自己会说出什么话，“这……”

电话又响了起来，因此他没机会说话了。他知道是时候迅速退场了，便对玛蒂娜点了点头，径自走出门外。

“我已经安排奥勒周三去伊格广场，”哈利听见背后传来玛蒂娜的说话声，“对，代替罗伯特。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你今晚可以一起跟我上救济巴士吗？”

哈利走进电梯，低声咒骂自己，用双手搓揉脸颊，发出绝望的笑声，就好像看见可怕的小丑时会发出的笑声。

罗伯特的办公室今天看起来似乎更小了，但一样混乱。办公室里最醒目的是窗户旁的救世军旗帜，玻璃上结着冰花，小刀插在办公桌上，旁边是一沓纸和未拆的信封。约恩坐在桌前，目光在四壁之间游移，最后停在罗伯特和他的合照上。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地点应该是在厄斯古德庄园，不过是哪年夏天呢？照片中罗伯特努力表现得正经，但仍止不住笑，这使得他的笑容看起来颇不自然，像是硬挤出来的。

约恩看过今天的报纸，觉得很不真实，尽管所有细节他都知道，但仍觉得这件事发生在别人而不是罗伯特身上。

办公室门打开，门外站着一名高挑的金发女子，身穿军绿色飞行员夹克，嘴唇苍白，眼神坚毅冷漠，脸上毫无表情。她背后站着一名矮胖的红发男子，他有张圆滚滚的娃娃脸，咧嘴笑着，笑容仿佛嵌在他的脸上，这似乎意味着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

“你是谁？”女子问。

“约恩·卡尔森，”约恩看见女子的眼神变得更为冷漠，便继续说，“我是罗伯特的哥哥。”

“抱歉，”女子语气平淡，踏进办公室，伸出了手，“我叫托莉·李，犯罪特警队的警探。”她的手掌骨骼坚硬，但颇为温暖。“这位是

欧拉·李。”

男子点了点头，约恩也点头回应。

“很遗憾发生这种事，”女子说，“但这是命案，所以我们要封锁这间办公室。”

约恩又点了点头，目光回到墙上那张照片。

“恐怕我们得……”

“哦，好，没问题，”约恩说，“抱歉，我有点恍惚。”

“完全理解。”托莉露出微笑，不是发自内心的微笑，而是友善的小微笑，很适合当下的情况。约恩心想，这些警探一定很有应对生死之事的经验，就像牧师一样，像他父亲一样。

“你动过任何东西吗？”托莉问道。

“动？没有，为什么要动？我一直坐在这把椅子上。”约恩站了起来，不知为何，他从桌上拔起罗伯特的小刀，折起来放进口袋。

“交给你们了。”他离开办公室。门在他背后轻轻关上。他走到楼梯口，忽然想到干吗要做这种蠢事——带着小刀离开办公室，便掉头往回走，打算把小刀放回去。他走到关上的办公室门前，听见那女子笑道：“我的天哪，吓我一大跳！他跟他弟弟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刚才我还以为见到鬼了。”

“他们也不算长得一模一样。”男子说。

“你只看过照片……”

这时，约恩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

SK-655号航班十点四十分准时从加勒穆恩机场起飞，前往萨格勒布市。飞机将在贺戴尔湖上空左转，设定南向航线，朝丹麦奥尔堡市

的导航塔飞去。今天异常寒冷，因此大气层中的对流层顶降得颇低，使得这架麦道MD-81才飞到奥斯陆市中心上空，就已经开始爬升穿越对流层顶。飞机飞越对流层顶会留下凝结尾，所以此时他如果抬头，就会看见他本应搭乘的这架飞机在高空中拉出长长的飞机云。但他正站在铁路广场上的电话亭前，全身簌簌发抖。

他把行李锁在奥斯陆中央车站的储物柜里，现在他需要一个旅馆房间。他必须完成任务，这意味着他必须有枪，但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城市里，该如何弄到一把枪？

他听到查号台小姐用诵经般的北欧英语说，奥斯陆电话簿上有十七个名叫约恩·卡尔森的人，没办法把每个电话号码都给他，但可以给他救世军的电话号码。

救世军总部的小姐说他们这里有个叫约恩·卡尔森的人，但今天没来上班。他说他想寄圣诞礼物给约恩·卡尔森，不知道能否提供他的家庭住址。

“我看看，他的地址是歌德堡街四号，邮政编码是〇五六六。很高兴有人想到他，那个可怜的家伙。”

“可怜的家伙？”

“对啊，他弟弟昨天被人枪杀。”

“弟弟？”

“对啊，在伊格广场，今天报纸都登了。”

他道谢后挂上电话。

有个东西碰到了他的肩膀，他转过身去。

是一个纸杯，清楚地表示了拿着这个纸杯的少年有什么目的。少年身上的牛仔外套有点脏，但脸上胡子刮得很干净，发型时尚，衣着整齐，眼神开放而警觉。少年说了几句话，他耸了耸肩，表示不会说

挪威语，于是少年脱口说出流利的英语：“我叫克里斯托弗，需要今天晚上的住宿钱，否则我会冻死。”

他听在耳里，觉得这些话几乎套用了他在营销课上学过的重点：简短扼要的信息，再加上自己的名字，诉诸情感，立刻产生加分效果。此外，这个信息还伴随着灿烂笑容。

他摇了摇头，正要离开，但少年乞丐拿着纸杯挡在他面前：“别这样，先生，难道你没有露宿街头的经历吗？在街上度过寒冷又可怕的夜晚？”

“事实上我有。”他突然有股疯狂的冲动，想跟少年说他曾在积水的狐狸洞里躲了四天，等待塞尔维亚战车的出现。

“那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先生。”

他缓缓点头，作为响应，他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张钞票，看也不看就给了克里斯托弗。“反正你还是会睡在街头，对不对？”

克里斯托弗把钱收进口袋，点了点头，露出抱歉的微笑：“我得先买药，先生。”

“你平常都睡哪里？”

“那里，”毒虫伸手一指，他沿着纤细的食指望去，“也就是集装箱码头，明年夏天那里要盖歌剧院。”克里斯托弗又露出灿烂的笑容。“我喜欢歌剧。”

“现在那里有点冷吧？”

“今晚我可能得去救世军旅社，那里总是有免费床位。”

“是吗？”他打量着少年，只见克里斯托弗全身上下还算整洁，笑起来会露出整齐亮白的牙齿，但他闻到了蛀牙的气味。他聆听少年说话时，仿佛听见数千张嘴巴咬碎东西的声音，由内而外侵蚀着肉身。

11 克罗地亚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三

哈福森坐在方向盘前，耐心等待前方那辆挂着卑尔根车牌的车子，只见那辆车的司机将油门踩到底，车轮在冰面上不停地打转。哈利正在和贝雅特打电话。

“什么意思？”哈利高声说，他的声音盖过了引擎加速的声音。

“这两张照片上的人看起来不一样。”贝雅特又说了一次。

“同样的羊毛帽，同样的雨衣，同样的领巾，一定是同一个人啊。”

贝雅特没有回答。

“贝雅特？”

“面孔不是很清楚，有点怪怪的，我不确定是哪里怪，可能跟光线有关。”

“嗯，你认为我们是在白费力气？”

“我不知道，这个人站在卡尔森前方的位置，的确符合技术证据。什么声音这么吵？”

“小鹿斑比在冰上奔跑，回头见喽。”

“等一下！”

哈利没挂电话。

“还有一件事，”贝雅特说，“我看过前天的照片。”

“然后呢？”

“我找不到面孔相符的人，但我发现一个小细节，有个男人身穿一件黄色雨衣，也可能是驼毛大衣，他围了围巾……”

“你是说领巾？”

“不是，看起来是普通的羊毛围巾，但围巾的系法跟他、或他们的领巾系法一样，右边从结的上方穿出，你有没有看到？”

“没有。”

“我从来没见过有人用这种方法系巾。”贝雅特说。

“把照片用电子邮件发给我，我来看看。”

哈利回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贝雅特发来的照片打印出来。

他走进打印室拿照片，正好碰见哈根。

哈利对他点点头。两人站着，一言不发地看着灰色打印机吐出一张又一张纸。

“有新发现吗？”过了一会儿，哈根说。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哈利答道。

“记者一直来烦我，如果有新消息给他们就好了。”

“啊，对了，长官，我差点忘了告诉你，我们正在追查一个男人，我把这则消息给了记者。”哈利从一堆打印出的纸中拿出一张，指着上面围着领巾的男子。

“你说你做了什么？”哈根问。

“我透露了一则消息给记者，《每日新闻报》的记者。”

“没有经过我同意？”

“长官，这只是例行公事，我们称之为‘有建设性的消息透露’。我们让记者说这则消息来自警界的匿名人士，这样他们就可以假装在认真地跑新闻。他们喜欢这样，而且登照片的版面会比我们要求的还大。现在我们可以得到民众的协助，来指认这名男子，结果皆大欢喜。”

“我可不喜欢，霍勒。”

“你这样说真让我感到遗憾，长官。”哈利做出忧伤的表情以示强调。哈根对他怒目而视，上下腭朝反方向移动，牙齿不断地磨擦，令他联想到反刍的动物。

“这个男人有什么特别？”哈根把哈利手中那张照片抢了过去。

“还不太确定，说不定他们有好几个人。贝雅特·隆恩认为他们……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打领巾。”

“这是克罗斐结，”哈根又看了一眼，“这个结怎么了？”

“你刚刚说什么，长官？”

“克罗斐结。”

“这是一种领带结吗？”

“一种克罗地亚的结。”

“什么？”

“这不是基本的历史常识吗？”

“长官，如果你能启发我就太好了。”

哈根将双手背在身后：“你对‘三十年战争’有什么了解？”

“没什么了解。”

“三十年战争期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在进军德意志之前，为纪律严明但人数有限的瑞典军增兵，他从欧洲雇来最优秀的战士。这些战士之所以被称为最优秀的，是因为他们无所畏惧。古斯塔夫二世雇的是克罗地亚佣兵。你知道挪威语中‘Krabat’这个词是来自瑞典语吗？它的原型是‘Croat’，意思是无畏的疯子。”

哈利摇了摇头。

“克罗地亚人虽然是在异国打仗，还得穿上古斯塔夫二世国王的军服，但他们可以保留一个标记以示区别，这个标记就是骑兵领巾。克罗地亚人用一种特别的方法把方巾打成领巾，这种穿戴方式后来被法国人吸纳并进一步发扬光大。它原本的名称也被法国人保留下来，后来演变成法语中的‘Cravate’，也就是领带的意思。”

“领带（Cravate），克罗斐结（Cravat）。”

“没错。”

“多谢你，长官，”哈利从出纸匣里拿起最后一张照片，仔细查看贝雅特所说的围巾，“你可能给了我们一条线索。”

“霍勒，我们只需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不用彼此道谢。”哈根拿起其他打印纸张，大步离去。

哈福森抬头朝冲进办公室的哈利望去。

“有线索了。”哈利说。哈福森叹了口气，因为这句话通常意味着大量徒劳的工作。

“我要打电话给欧洲刑警组织的亚历克斯。”

哈福森知道欧洲刑警组织是国际刑警组织在海牙的姐妹组织，由欧盟在一九九八年马德里发生恐怖行动后成立，目的在于打击国际恐怖活动和有组织的犯罪。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个亚历克斯为何经常愿意协助哈利，因为挪威并不属于欧盟。

“亚历克斯吗？我是奥斯陆的哈利，可以麻烦你帮我查一件事吗？”哈福森听见哈利用蹩脚但有效的英语，请亚历克斯在数据库里搜索过去十年欧洲国际罪犯涉嫌犯下的案件，搜索关键词是“职业杀手”和“克罗地亚人”。

“我在线等。”哈利等待着，不久后惊讶地说，“这么多？”他搔了搔下巴，请亚历克斯再加上“枪”和“九毫米”这两个关键词。

“二十三条搜索结果？有二十三起命案的嫌疑人是克罗地亚人？天哪！呃，我知道战争会培养出职业杀手。那再加上‘北欧’试试看。什么都没有？好，你那边有嫌疑人姓名吗？没有？请稍等一下。”

哈利朝哈福森望去，似乎希望他能及时提示些什么，但哈福森只是耸了耸肩。

“好吧，亚历克斯，”哈利说，“那再试试看最后的关键词。”

哈利请亚历克斯加上“红色领巾”或“围巾”来搜索。哈福森听见亚历克斯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

“谢啦，亚历克斯，我们再联络。”哈利挂上电话。

“怎么样？”哈福森说，“线索蒸发啦？”

哈利点了点头，垂头丧气地靠在椅子上，但旋即又挺起身子：“我们再来追查新线索，现在还有什么线索？什么都没有？太好了，我最爱白纸一张。”

哈福森记起哈利曾说过，好警探和平庸警探的差别在于忘记的能力。好警探会忘记所有令他失望的直觉，忘记所有他曾深信不疑却令他无功而返的线索，打起精神，再度变得天真，变得容易忘记，燃烧着不曾消减的热情。

电话响起，哈利接了起来：“我是哈……”电话那头的说话声早已大声响起。

哈利从办公桌前站了起来，哈福森看见他握着话筒的手指指节渐渐泛白。

“等一等，亚历克斯，我请哈福森记下来。”

哈利用手捂住话筒，对哈福森高声说：“因为好玩他又试了一次，去掉‘克罗地亚人’‘九毫米’和其他关键词，只搜索‘红色领巾’，在二〇〇〇年和二〇〇一年的萨格勒布、二〇〇二年的慕尼黑、二〇〇三年的巴黎都出现了搜索结果。”

哈利回到电话上：“亚历克斯，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我不能确定，但直觉告诉我是，而且我脑中的声音说在克罗地亚发生的这两起命案绝对不是巧合。你还能提供其他细节吗？哈福森会记下来。”

哈福森看着哈利诧异地张大嘴巴。

“什么意思？没有凶手描述？既然他们记得围巾，怎么会没注意到其他特征？什么？一般身高？没别的了？”

哈利边听边摇头。

“他说什么？”哈福森低声问道。

“供述之间有极大的差异。”哈利低声答道。哈福森写下“差异”。

“对，太好了，请把详细数据发到我的电子邮箱。谢谢你了，亚历克斯，如果你还有其他发现，像是嫌疑人之类的，请通知我，好吗？什么？哈哈，好，我再把我和我老婆的发给你看。”

哈利挂上电话，看见哈福森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

“老笑话一则，”哈利说，“亚历克斯认为所有的北欧夫妇都会自拍性爱影片。”

哈利又拨了一通电话，等待电话接通时，他发现哈福森依然看着他，还叹了口气。“哈福森，我没结过婚啊。”

麦努斯必须拉高嗓门才能盖过咖啡机的声音，那台咖啡机似乎患了严重的肺病。“说不定世界上有个目前为止无人发现的职业杀手集团，红色领巾是他们的某种标志。”

“胡扯。”托莉拉长声调，站在麦努斯后面排队等待咖啡，手拿一个马克杯，上面写着“世上最棒的妈妈”。

欧拉咯咯地笑着，在小厨房的桌子旁坐了下来。这间小厨房就是犯罪特警队的咖啡厅。

“胡扯？”麦努斯说，“这很可能是恐怖活动，不是吗？比如某些人之间的大战，然后地狱之门就会大开。不然就是意大利黑手党，他们不是会系红色领巾吗？”

“他们更喜欢被称为西班牙人。”托莉说。

“还有巴斯克人。”哈福森在欧拉对面坐了下来。

“什么？”

“奔牛活动。潘普洛纳市的圣费尔明节 [4]。巴斯克地区。”

“埃塔 [5]！”麦努斯吼道，“妈的，之前我们怎么都没想到？”

“你可以去写电影剧本了。”托莉说。欧拉高声大笑，一如往常地不发表意见。

“你们两个应该继续去抓嗑药的银行劫匪。”麦努斯咕哝说，因为托莉·李和欧拉·李原本隶属于劫案组，这两人既没结婚，也无血缘关系。

“不过有个细节不太对劲，恐怖分子都很喜欢公布事情是他们干的。”哈福森说，“我们从欧洲刑警组织那里得知的四起案子都是枪杀案，案发之后凶手就销声匿迹了，而且被害人多半涉及其他案件。萨格勒布的两名被害人都是塞尔维亚人，曾因战争罪受审但获判无罪。慕尼黑的被害人曾威胁到当地权贵的势力，而这位权贵涉嫌人口走

私。巴黎的被害人曾因恋童癖被定罪两次。”

哈利手拿马克杯，缓步走进小厨房。麦努斯、托莉和欧拉倒了咖啡之后，从容离去。哈福森发现哈利经常对同事产生这种影响。哈利坐了下来，哈福森见他眉头深锁。

“就快满二十四小时了。”哈福森说。

“对啊。”哈利盯着手中的空马克杯。

“有没有发现重要线索？”

哈利沉默片刻：“我也不知道。我打电话去卑尔根找过毕悠纳·莫勒，请他给些有建设性的意见。”

“他怎么说？”

“没说什么，他听起来……”哈利寻找着适当的字眼，“有点寂寞。”

“他的家人不是跟他在一起吗？”

“他们应该是一起过去的。”

“出了问题？”

“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在担心什么？”

“他喝醉了。”

哈福森把马克杯砰的一声放在桌上，咖啡溅了出来。“莫勒在上班时间喝醉？你在开玩笑吧？”

哈利没有回答。

“会不会他身体不舒服，还是怎么了？”哈福森补上一句。

“哈福森，我知道喝醉的人说话是什么样子，我得去一趟卑尔根。”

“现在吗？哈利，你正在领导一起命案的调查工作啊。”

“我可以当天回来，这段时间你先撑着。”

哈福森微微一笑：“你老了吗，哈利？”

“老？什么意思？”

“老了，而且变得有人情味了，这还是我头一次听见你把活人排第一，死人排第二。”

哈福森一看见他的脸色，就后悔自己说了这句话。“我的意思不是……”

“没关系，”哈利站了起来，“我要你调出这几天往返克罗地亚的航班旅客名单，去问加勒穆恩机场的警察，旅客名单是否需要检察官去申请。如果需要法院命令，你就去法院当场拿。拿到名单之后，打电话给欧洲刑警组织的亚历克斯，请他帮忙核对姓名，就说是我请他帮忙。”

“你确定他可以帮忙？”

哈利点了点头：“与此同时，我会跟贝雅特去找约恩·卡尔森谈一谈。”

“哦？”

“到目前为止，我们听见的关于罗伯特·卡尔森的事，就像迪士尼卡通那样纯真无邪，我想应该还有内情。”

“你为什么不带我去？”

“因为贝雅特跟你不一样，她能看出一个人什么时候在说谎。”

他吸了口气，踏上台阶，走进那家名为“饼干”的餐厅。

和昨晚不同的是，餐厅内几乎看不到客人，但那个和乔吉一样有金色髻发、蓝眼珠的服务生，依然倚在用餐区的门边。

“你好，”服务生说，“我没认出你来。”

他的眼睛眨了两下，突然发现这意味着他还是被认了出来。

“但我认得这件大衣，”服务生说，“很有型，是驼毛的吗？”

“是就好了。”他有点结巴，露出微笑。

服务生大笑，把手放在他手臂上。他没在服务生眼中看见一丝恐惧，因此分析对方并未起疑，同时希望警方还没来过这里，也没发现那把枪。

“我不想用餐，”他说，“我只想用一下洗手间。”

“洗手间？”服务生那对蓝眼珠扫视着他的双眼，“你只是来上洗手间？真的吗？”

“很快就走。”他吞了一口口水。服务生令他感到不自在。

“很快就走，”服务生说，“原来如此。”

洗手间里空荡无人，空气中有肥皂的气味，但没有自由的气味。

他掀开给皂器的盖子，肥皂的气味更浓了。他卷起袖子，把手伸进冰冷的绿色洗手液中。一个念头闪过脑际：给皂器被人换过了。就在此时，他摸到了那把枪。他缓缓地把枪捞出来，一道道绿色的洗手液滴落在白色陶瓷水槽上。这把枪只要冲洗干净，涂上一点油，就能正常使用。弹匣里还有六发子弹。他匆忙地冲洗手枪，正要放进大衣口袋，这时，厕所门被推开。

“嘿。”那服务生笑着说，但一看见那把枪，笑容就僵在脸上。

他把枪放进口袋，咕哝着说了声再见，从服务生前方挤过狭窄的门口。他感觉到对方急促的气息喷上他的脸颊，胯间的隆起碰触到他的大腿。

当他再次走进冰冷的空气，才发现自己的心脏怦怦乱跳，仿佛被吓坏了。血液在全身流动，让他觉得温暖轻盈。

约恩·卡尔森正要出门，哈利正好抵达歌德堡街。

“时间这么晚了吗？”约恩看了看表，一脸疑惑地问。

“是我来早了，”哈利说，“我同事待会儿就到。”

“我有时间去买牛奶吗？”约恩身穿薄外套，头发梳理整齐。

“当然有。”

对面街角就有一家小杂货店。约恩在货架上翻找，想换个口味，买一升低脂牛奶，哈利则仔细研究着卫生纸和玉米片之间的豪华圣诞装饰品。结账柜台旁有个报架，报纸上粗体的大写字母“吼叫”着关于伊格广场命案的报道，两人见了都没说什么。《每日新闻报》的头版发布了记者汉斯拍摄的模糊的观众照片，上面一名系红色领巾的男子被红色圆圈圈出，标题写道：警方正在寻找此男子。

两人走出杂货店，约恩在一个留有山羊胡的红发乞丐前停下脚步，在口袋里掏了很久，才找到可以丢进褐色纸杯里的东西。

“我家没什么东西可以招待你，”约恩对哈利说，“还有，老实说，家里的咖啡已经在滤壶里待一阵子了，喝起来可能像沥青。”

“太好了，我就喜欢喝这种咖啡。”

“你也是啊？”约恩淡淡一笑。“噢！”约恩转头朝那乞丐看去。“你在用钱打我吗？”他惊讶地说。

那乞丐恼怒地哼了一声，他胡须飘动，口齿清楚地大声说：“我只收法定货币，谢谢！”

约恩家的格局跟西娅家完全相同，里面整齐干净，但从摆设就看得出这是一套单身公寓。哈利很快做出三个假设：这些保养良好的旧家具和他家的家具是在同一个地方买的，也就是伍立弗路的“电梯”二手家具行；客厅墙上贴着一张艺术展览的宣传海报，但约恩应该没去看过那场展览；约恩常常俯身在电视前的矮桌吃饭，而不是在小厨房吃饭。几乎空无一物的书架上放着一张照片，上面是一名身穿救世军制服的男子，正威严地望向远方。

“这是你父亲？”哈利问道。

“对。”约恩从厨房的柜子里拿出两个马克杯，用沾有褐色污渍的咖啡壶倒了咖啡。

“你们长得很像。”

“谢谢，”约恩说，“希望如此。”他拿着马克杯走进客厅，放在咖啡桌上，旁边是刚买的鲜奶。哈利想问约恩的父母在得知罗伯特的死讯之后反应如何，但又转了个念头。

“我们从假设开始说起好了，”哈利说，“你弟弟之所以被杀，有可能是因为他对别人做过一些事，比如说欺骗、借钱、侮辱、威胁、伤害等。大家都说你弟弟是好人，但通常我们调查命案时都会听见死者的亲友只说好话，人们都喜欢强调死者好的一面。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阴暗面，不是吗？”

约恩点了点头，哈利无法判断这是否代表同意。

“我们需要知道罗伯特的一些阴暗面。”

约恩看着哈利，一脸茫然。

哈利清了清喉咙：“我们可以从钱开始说起，罗伯特有金钱方面

的问题吗？”

约恩耸了耸肩：“很难说，他的生活不奢华，所以我想他应该没有跟别人借过大笔金钱，不知道你指的是不是这个？总的来说，如果他需要钱，应该都会来跟我借。我说的借，意思是……”约恩露出微笑，意思是说“你懂的”。

“他都借多少钱？”

“都不是很大的金额，除了今年秋天之外。”

“那是多少？”

“呃……三万。”

“要用来做什么？”

约恩搔了搔头：“他说他有个计划，但不肯多说，只说需要出国，而且以后我就会知道。的确，我觉得这笔钱很多，但我平常花费不多，又不用养车，所以还好。他很少这么有干劲，我还很好奇到底是什么计划，可是后来……后来就发生了这件事。”

哈利记下笔记。“嗯，那罗伯特个人的阴暗面呢？”

哈利静静地等待，双眼看着咖啡桌，让约恩坐着思索，让真空的寂静发酵，这种真空迟早都会勾出一些东西，像是谎言，或让人绝望的题外话，而最好的状况是勾出真相。

“罗伯特年轻的时候，他……”约恩大胆地说，又顿了一顿。

“他缺乏……自制力。”

哈利点了点头，并未抬眼，想鼓励约恩，但又不打破这个真空状态。

“我以前常常担心得要死，不知道他又会做出什么事。他非常暴

力，身体里似乎住着两个人，其中一个冷酷、节制、喜欢研究，总是对……这要怎么说？对别人的反应、感觉或者苦难之类的感到好奇。”

“可以举个例子吗？”哈利问道。

约恩吞了口口水：“有一次我回到家，他说他有样东西要给我看，就在地下室的洗衣间里把我们家的猫放进了一个空的小水族箱，以前爸爸在那个水族箱里养古比鱼。然后，他把院子里的水管插到木盖子里，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水族箱几乎一下子满了，我赶紧打开盖子，把猫救出来。罗伯特说他想看看猫会有什么反应，但有时我会想，说不定他想观察的是我。”

“嗯，既然他是这种人，怎么会没人提到？真奇怪。”

“并不是很多人知道罗伯特的这一面。我想这也有一部分是我的错。小时候我就答应爸爸会好好看着罗伯特，以免他惹出大麻烦。我尽力了，就像我说的，罗伯特的行为没有失控。他可以既冷又热，如果你懂我的意思。所以只有亲近的人才知道他的……另一面。还有一次他拿青蛙开刀，”约恩微笑着说，“他把青蛙放进氦气球，再把气球放飞到空中，结果被爸爸当场逮到。他说当青蛙好可怜，不能像鸟一样俯瞰大地。我在旁边……”约恩望向远方，哈利见他眼眶泛红，“简直笑得半死。爸爸很生气，可我就是忍不住。罗伯特是能让我这样大笑的人。”

“嗯，他长大以后还是这样吗？”

约恩耸了耸肩：“老实说，这几年他的事我并非全都知道，自从爸妈移居泰国之后，我跟他就不像以前那么亲近了。”

“为什么？”

“兄弟之间就是这样，不一定有原因。”

哈利没有回答，只是等待。走廊上传来一记重重的关门声。

“他跟女孩子也发生过一些事。”约恩说。

远处传来救护车的警笛声。电梯上升发出金属的嗡鸣。约恩叹了口气：“而且是年轻女孩子。”

“多年轻？”

“我不知道，除非罗伯特说谎，否则她们应该非常年轻。”

“他为什么要说谎？”

“我说过了，他可能想看我有何反应。”

哈利站了起来，走到窗前，望见一名男子沿着小径缓缓穿过苏菲恩堡公园，小径看起来像是儿童在白色画纸上画出的不规则褐色线条。教堂北边有个犹太社区专用的墓地。心理医生史戴·奥纳曾跟哈利说过，数百年前这座公园是一片墓地。

“他对这些女孩子使用过暴力吗？”哈利问道。

“没有！”约恩高声说，他的声音在光秃的四壁间回荡。哈利沉默不语。男子已走出公园，穿过亨格森街，朝这栋公寓走来。

“据我所知没有，”约恩说，“就算他这样跟我说，我也不会相信。”

“你认识这些女孩子吗？”

“不认识，他从不会跟她们交往太久。事实上，我知道他只对一个女孩子认真过。”

“哦？”

“西娅·尼尔森。我们年轻的时候，他对她很着迷。”

“就是你的女朋友？”

约恩若有所思地看着咖啡杯：“你可能会觉得，我应该避开我弟弟下定决心要得到的女孩子，对不对？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可是天知道为什么。”

“后来呢？”

“我只知道西娅是我认识的人里最棒的。”电梯的嗡鸣声陡然停止。

“你弟弟知道你跟西娅的事吗？”

“他发现我跟她碰过几次面，也起过疑心，可是西娅和我一直都很注意保密。”

一阵敲门声响起。

“应该是我同事贝雅特，”哈利说，“我去开门。”

哈利合上笔记本，将钢笔放在桌上，钢笔跟笔记本平行，然后他走了几步来到门口，把门往外推了几下，这才发现门是向内开的。门外那张脸和哈利同样惊讶，两人站在原地对视片刻。甜腻的香水味钻入哈利的鼻孔，对方似乎擦了强烈的芳香剂。

“约恩？”那男子试探着说。

“原来你要找他，”哈利说，“抱歉，我们在等别人，请稍等一下。”

哈利回到沙发上：“是找你的。”

他一坐上沙发，就察觉到刚刚这几秒钟有什么事发生了。他查看钢笔，依然跟笔记本平行，没被动过，但就是哪里不对劲。他的脑子察觉到了什么，却又说不上来。

“晚上好？”他听见约恩在他背后说，语气礼貌而客气，他的声调上扬。这种语调通常用来跟不认识的人打招呼，或是用在不清楚对方

来意之时。又来了，哈利觉得似乎哪里怪怪的，令他坐立不安。好像是那名男子怪怪的，刚刚他说要找约恩时，用的是名字而不是姓氏，但约恩显然不认识他。

“你要转达什么话？”约恩说。

这时传来咔嚓一声。脖子。男子的脖子上围着个东西。那是个领巾，领巾打的是克罗斐结。哈利双手在咖啡桌上猛力一撑，站了起来，咖啡杯随之跳起，他大声吼道：“把门关上！”

但约恩只是站在原地，望向门外，仿佛被催眠一般，屈身聆听对方要转达的话。

哈利后退一步，跃过沙发，冲向门口。

“不要……”约恩说。

哈利瞄准门板，疾扑而去。突然，一切仿佛静止。这种经验他有过，当肾上腺素激增，一个人对时间的感觉会有所改变，就好像在水里移动一样。但他知道已经太迟了。他的右肩撞上门板，左肩撞上约恩的臀部，耳膜接收到火药爆炸产生的震波。一枚子弹飞离枪管。

接着传来砰的一声，那是子弹发射的声音。门被撞回门框，锁了起来。约恩猛地撞上柜子和厨具。哈利翻过身来，抬头望去，只见门把被往下压。

“该死的！”哈利低声说，跪了起来。

门把被用力地摇晃两次。

哈利抓住约恩的腰带，拖着他一动不动的身体，踏着拼花地板，进入卧室。

门外传来摩擦声，接着又是砰的一声巨响。门板中央碎屑纷飞，一个沙发靠枕猛烈抖动，靠枕内的灰黑色羽绒呈圆柱状喷射到天花板上，那盒低脂鲜奶发出咕噜声，一道白色液体喷了出来，画出虚弱无

力的弧线，落到了桌上。

哈利心想，大家都低估了九毫米子弹可以造成的伤害。他把约恩翻过来，只见约恩的额头流出一滴鲜血。

又是砰的一声。玻璃发出碎裂声。

哈利抽出口袋里的手机，按下贝雅特的号码。

“好好好，别催我，我快到了。”电话才响一声，贝雅特就接了起来，“我就在外……”

“听着，”哈利打断说，“呼叫所有警车赶来这里，还要打开警笛。有人在门外开枪，你千万不要靠近，听见了吗？”

“收到，不要挂断。”

哈利把手机放在面前的地上。墙壁传来摩擦声。男子会不会听见他打电话的声音？哈利坐着不动。摩擦声又靠近了些。这墙壁是什么材质的？子弹既然可以穿透具有隔音效果的门板，应该也可以穿透用石膏板和玻璃纤维做成的轻量墙。摩擦声更加靠近，停了下来。哈利屏住呼吸。这时，他听见一个声音，是约恩的呼吸声。

就在此时，城市的普遍噪声中有个声音凸显出来，那声音听在哈利耳中有如美妙乐音。那是警笛声，先是一个，又变成两个。

哈利侧耳倾听，并未听见摩擦声。他心中暗暗祈祷，逃跑吧，快离开吧。他的祈祷得到了响应。他听见脚步声在走廊上远离，看来他已下楼而去。

哈利在冰冷的拼花地板上躺了下来，双眼盯着天花板。空气从门缝底下流进来。他闭上眼睛。十九年。天哪，还有十九年他才能退休。

12 医院和灰烬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三

透过橱窗玻璃的投影，他看见背后有辆警车沿着街边行驶。他继续往前走，抑制想跑的冲动。几分钟前，他从约恩·卡尔森的住处跑下楼梯，奔上人行道，差点撞倒一个拿着手机的年轻女子。他往西穿过公园，来到这条繁忙的街道。

警车的行驶速度跟他的步行速度一样。他看见一扇门，便推门而入，刹那间像是走进一部美国电影，里面有凯迪拉克轿车、波洛领带，还有好多个年轻的猫王。音箱里流泻出来的音乐听起来像是乡巴佬用三倍速播放的老唱片，酒保的西装看起来则像直接从黑胶唱片的封套里拿出来的。

他环顾四周，这家小小的酒吧竟然高朋满座。这时，他才发觉酒保在跟他说话。

“抱歉，你说什么？”

“要喝点东西吗，先生？”

“你们有什么？”

“一杯鸡尾酒也许不错，不过你看起来更需要来一杯奥克尼群岛威士忌。”

“谢谢。”

警笛声响起又停止。酒吧里的热气令他的毛孔泌出大量汗水，他解下领巾，塞进大衣口袋。幸好这里烟雾缭绕，盖过了大衣口袋里的手枪火药味。

他接过了酒，靠窗找了个位子坐下。

刚才房间里另一个人是谁？是约恩·卡尔森的朋友或亲戚，还是室友？他啜饮了一口威士忌，这酒尝起来有医院和灰烬的味道。他心想，何必问自己这么一个愚蠢的问题？只有警察才会有那样的反应，

只有警察才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找来支援。如今警方知道他的目标是谁了，这只会让他的任务更加艰巨。他必须考虑撤退。他又喝了一口酒。

那警察看见了他穿的驼毛大衣。

他走进洗手间，将手枪、领巾和护照装进外套口袋里，把大衣塞进水槽下的垃圾桶。他踏上酒吧外的人行道，搓揉双手，全身发抖，查看街道两边。

最后一项任务，也是最重要的任务，一切都取决于这次的任务。

他对自己说，放轻松，他们不知道你是谁，回到原点，正面思考。

然而他无法抑制脑中萦绕的一个念头：房间里的那个男人是谁？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哈利说，“只知道他有可能跟杀害罗伯特的凶手是同一个人。”

哈利缩起双脚，好让护士在狭小的走廊里把空床从他们面前推过。

“有可能？”西娅·尼尔森结结巴巴地说，“他们有好几个人？”她稍微往前坐，双手紧抓木椅坐垫，仿佛害怕自己会掉下去。

贝雅特倾身向前，把手放在西娅的膝盖上表示安慰：“这我们还不确定，重点是他安然无恙，医生说他只是轻微脑震荡而已。”

“他的脑震荡是我造成的，”哈利说，“他的额头在厨房柜子的边角上磕出一个小洞。那发子弹没打中他，我们已经在墙上发现了子弹。第二发子弹卡在鲜奶盒里，你想想看，子弹就这样停在鲜奶盒里面。第三发子弹在厨房柜子里，就在红醋栗和……”

贝雅特瞥了哈利一眼，他猜这意思可能是说西娅现在对子弹的位置一点也不感兴趣。

“反正约恩没事，只是轻微昏迷，医生说要暂时观察一段时间。”

“好，我可以进去看他了吗？”

“当然可以，”贝雅特说，“不过我们也希望你看一下这些照片，并告诉我们你有没有见过这些男人。”她从文件夹里拿出三张照片，递给西娅。伊格广场的照片被放大，使得人脸看起来像是由黑白小点构成的马赛克。

西娅摇了摇头：“太难分辨了，我根本看不出他们长得有什么不一样。”

“我也是，”哈利说，“但贝雅特是面孔专家，她说照片上的两个人不是同一个人。”

“我觉得是这样。”贝雅特更正说，“而且刚刚那个人跑出歌德堡街的时候，差点把我撞倒，在我看来，他也不像这两个人。”

哈利愣住了，他从来没听过贝雅特在这种事情上表示疑惑。

“我的老天，”西娅低声说，“他们到底有几个人？”

“别担心，”哈利说，“我们已经派了警察守在门口。”

“什么？”西娅双眼圆睁，哈利这才惊讶地发现，她竟然没想到约恩躺在伍立弗医院也可能会有危险。

“好了，我们进去看看他怎样吧。”贝雅特用和善的口吻说。

是呀，哈利心想，把我这个白痴留在这里，好好反省待人接物的道理。

走廊一头传来奔跑声，哈利循声望去。

原来是哈福森正曲折地穿过病人、访客和护士，鞋底啪啪作响地朝哈利奔来。他在哈利面前停下脚步，气喘吁吁地递出一张纸，上面

印有不均匀的黑色字迹，纸是亮面的。哈利一接过来，就知道它来自犯罪特警队的传真机。

“这是旅客名单的一页，我一直打电话找你……”

“医院不能开手机，”哈利说，“有什么发现吗？”

“我顺利拿到名单了，也发给了亚历克斯，他立刻帮我们查出其中几个乘客有轻微犯罪的前科，但没什么值得怀疑的，只不过有个地方有点奇怪……”

“哦？”

“两天前有位旅客抵达奥斯陆，原本要搭昨天的班机离开，可是却把机票延到今天。这个人叫克里斯托·史丹奇，但是他今天又没出现，这很奇怪，因为他买的是特价机票，没办法改签其他航班。名单上写着他是克罗地亚公民，所以我请亚历克斯去询问克罗地亚的国家登记处。克罗地亚不是欧盟成员，但他们很希望加入欧盟，所以非常配合……”

“说重点，哈福森。”

“克里斯托·史丹奇这个人不存在。”

“虽然史丹奇可能跟这件案子无关，”哈利搔了搔下巴，“但还是很有意思。”

“当然。”

哈利看着旅客名单。克里斯托·史丹奇。这只是个名字，但旅客登机时航空公司会要求出示护照，用来对比旅客名单上的名字，同样，酒店也会要求房客出示护照。

“清查全奥斯陆的酒店房客名单，”哈利说，“看看过去两天哪家酒店住了这个叫克里斯托·史丹奇的人。”

“我马上去查。”

哈利直起身子，对哈福森点了点头，希望这个动作表达了他想说的话，也就是他对哈福森的表现感到满意。

“我要去找我的心理医生了。”哈利说。

心理医生史戴·奥纳的诊所位于史布伐街，这里没有电车经过，街上行人大多由三种人构成，形成一种有趣的景象。第一种人是从塞兹健身中心走出来的家庭主妇，她们注重身材，走起路来充满自信，脚步轻快。第二种人是从盲人机构走出来的导盲犬主人，他们走起路来小心谨慎。第三种人是从收容所走出来的吸毒者，他们衣衫褴褛，走起路来漫不经心。

“这么说罗伯特·卡尔森喜欢未成年少女，”奥纳把花呢大衣挂在椅背上，双下巴向下挤在领结上，“当然这种倾向的形成原因有很多种，但我想他是在笃信宗教的救世军环境中长大的，对不对？”

“对，”哈利抬头看着堆满书本的混乱的书架，这些书都是奥纳的，他是哈利的专业私人顾问，“他既然是在极其封闭的宗教团体里长大的，怎么会产生变态行为？真是奇怪。”

“一点也不奇怪，”奥纳说，“你所提到的性侵行为，发生在基督徒身上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为什么？”

奥纳十指相触，开心地咂了咂嘴：“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或青少年时期因为性欲的自然表达而受到父母的惩罚或羞辱，他这方面的人格就会受到压抑，正常的性成熟也会受到阻碍，如此一来性欲就会去寻找其他出口，你可以说这些出口是‘不正常的’。于是这些人成年之后，会试着回到他们生命中曾经不被允许自然表达的时期来释放性能量。”

“比如说穿尿布。”

“没错，或是玩排泄物。我记得加州有个议员……”

哈利咳了一声。

“或者，这些成年人会回到所谓的核心事件，”奥纳接着说，“这个事件多半跟他们最后一次成功表达性意图，也就是最后一次成功的性行为有关。可能是青少年时期没被发现或惩罚的某种迷恋或性接触。”

“或是性侵？”

“对，他们认为情况可以掌控时，就会觉得很有力量，跟受到羞辱是正好相反的，于是他们在接下来的人生中会不断寻求这种情境的重现。”

“所以说，要成为性侵者也没这么容易喽？”

“是的。有些人在青少年时期只因为有健康正常的性欲，翻阅色情杂志而被发现，结果就被打得全身瘀青。如果要把一个人成为性侵者的概率拉到最高，那就让他有个暴力相向的父亲，有个性事索取无度且具侵略性的母亲，还要有个压抑事实、肉体的私欲会被地狱之火所奖赏的环境。”

哈利的手机发出哔哔声，他拿出手机，读取哈福森传来的简讯。命案前一晚有个名叫克里斯托·史丹奇的男子下榻奥斯陆中央车站旁的斯坎迪亚饭店。

“嗜酒者互诫协会怎么样？”奥纳问道，“有没有帮助你戒酒？”

“这个嘛，”哈利站了起来，“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一声尖叫吓了他一跳，把他拉回现实。

他回头望去，看见一双睁得又圆又大的眼睛和一张有如黑洞般张大的嘴巴，就在他面前几厘米的地方。有个孩子将鼻子压在汉堡王游乐区的玻璃上，然后向后倒去，发出兴高采烈的尖叫，他倒在地毯上

无数的红、黄、蓝三色塑料球中。

他擦去沾在嘴巴上的番茄酱，将托盘里剩下的东西丢进垃圾桶，匆匆踏上卡尔约翰街。他在西装外套里缩成一团，但仍不敌寒冷的无情侵袭。他决定先去斯坎迪亚饭店订个像样的房间，然后去买件新大衣。

六分钟后，他穿过饭店大门，走进大厅，排在看起来像在登记入住的一对男女后方。女前台瞥了他一眼，并未认出他来，随即在新房客的文件面前低头，用挪威语说话。前方那名女子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她是个美丽的金发女子，即使打扮朴素也很美。他对女子回以微笑，这是他唯一能做的，因为他见过这名女子，就在数小时前约恩·卡尔森住处外的歌德堡街上。

他并未移动，只是低下头，把手伸进外套口袋，紧紧握住枪柄。这样做让他安心不少。他小心翼翼地抬起头来，望向柜台后方的镜子，映入眼中的是模糊的双重影像。他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再度睁开眼睛，镜中高大男子的影像逐渐清晰。男子头发极短，皮肤苍白，鼻子泛红，轮廓坚毅，嘴巴却敏感细腻。是他，之前出现在约恩住处的另一名男子，就是那个警察。他观察四周形势，只见大厅里别无他人。这时，他从一长串挪威语中听见几个很耳熟的字：克里斯托·史丹奇。他强迫自己保持冷静。不知道警察是怎么追踪到这里的，但他逐渐明白这会带来什么后果。

女前台给了金发女子一把钥匙，她便朝电梯走去，手中提着的似乎是工具箱。高大男子对女前台讲了几句话，她记了下来。男子转过身来，和他四目交接，然后朝大门走去。

女前台微微一笑，口中说出一串清晰、熟练、和善的挪威语，对他做出询问的表情。他问她顶楼有没有禁烟的房间。

“我看看。”她在键盘上输入。

“刚刚跟你说话的男人是不是警察？报纸上登过他的照片。”

“我不知道。”女前台露出微笑。

“我想应该是吧，他很有名……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女前台看了一眼笔记本：“哈利·霍勒。他很有名吗？”

“哈利·霍勒。”

“对。”

“名字不对，我一定是弄错了。”

“我们现在有间空房，如果您觉得满意，请填写一下这份表格，然后请出示您的护照。请问您要如何付款呢？”

“多少钱？”

她说出价格。

“抱歉，”他微笑着说，“太贵了。”

他离开饭店，走进火车站，直接进入洗手间，将自己锁在隔间里，坐下来厘清思绪。警方已经掌握了克里斯托·史丹奇这个名字，所以他必须找一个不必出示护照也能住宿的地方，而且克里斯托·史丹奇再也不能订机票、船票或火车票了，甚至都没办法穿越国界。他该怎么办？他得打电话回萨格勒布问她才行。

他缓步走到车站外的广场，令人麻木的寒风扫过这个开放区域。他牙齿打战，望着公共电话。一名男子倚在广场中央的白色热狗贩卖车旁，身穿格纹羽绒外套和裤子，看起来好像航天员。男子是不是在监视公共电话？还是他想太多了？警方会不会追踪到他打的电话，正在等他出现？不会的，不可能。他踌躇不决。如果警方正在监听电话，那么他可能会暴露她的行踪。他做出决定，电话可以晚点再打，现在他需要一个有床有暖气的房间。他要找的那种住处会要求支付现金，而他刚刚已经把剩下的现金全都拿去买汉堡了。

他走进车站大厅，在商店和月台之间找到一台提款机，拿出Visa信用卡，阅读提款机上的英文说明，将磁条对准右侧，正准备把信用卡插进去，却又停下。这张信用卡用的也是克里斯托·史丹奇的名字，只要他一使用，数据库里就会留下记录，某处的警报就会响起。他把信用卡收回皮夹，缓缓穿过大厅。商店正要打烊。现在他连买件保暖外套的钱都没有了。一名警卫打量了他一眼。他再次蹒跚地踏上铁路广场。热狗车旁的男子不见了，但老虎雕像旁站着一名少年。

“我需要钱来找地方过夜。”

他不需要听懂挪威语，就明白少年在说什么，先前他就是把钱给了这个少年毒虫，而现在他自己却亟须用钱。他摇了摇头，瞥了一眼那些聚在一起发抖的毒虫，当初他还以为那是巴士站。一辆白色巴士缓缓抵达。

哈利感觉到胸腔和肺里的疼痛，这是好的疼痛感。他感觉大腿灼热，这是好的灼热感。

有时案情陷入胶着，他就会来警署地下室的健身中心，坐上动感单车。他来运动并不是为了让头脑清楚地思考，而是要让头脑停止思考。

“他们说你在这里。”哈根跨上哈利旁边的单车，他身穿黄色紧身T恤和运动短裤，但这身衣服并未达到遮盖的效果，反而更凸显出他身上的肌肉，哈根身材精壮，像是受过魔鬼训练，“你设定哪个模式？”

“第九。”哈利喘息着说。

哈根站在踏板上，调整椅垫高度，在单车屏幕上输入必要的设定。“你今天历经了一番波折吧。”

哈利点了点头。

“如果你想请病假，我可以理解，”哈根说，“毕竟现在不是战争时

期。”

“谢谢，但我已经觉得清爽多了，长官。”

“很好，我刚刚才跟托列夫说过话。”

“总警司？”

“我们需要知道案子的进度，署里来了一些电话，救世军是很受欢迎的组织，所以城里有影响力的人士想知道我们能不能在圣诞节之前侦破这件案子，好让大家过个平安的圣诞节，诸如此类的。”

“去年圣诞节有六个人因为药物过量而死亡，那些政客不也都过得好好的。”

“霍勒，我只是想知道办案进度。”

汗水刺痛了哈利的乳头。

“今天《每日新闻报》已经发布照片了，但还是没有人提供线索。贝雅特·隆恩说根据照片来判断，我们所面对的不止一个杀手，至少有两个。我也同意她的看法。出现在约恩·卡尔森住处的男子穿着驼毛大衣、系领巾，这身穿着与命案发生前出现在伊格广场的男子相符。”

“只有穿着符合？”

“那人的脸我没看清楚，约恩·卡尔森也记不太清楚。一名女子坦承，是她让一个英国人进入公寓大门，去约恩·卡尔森的住处门口放圣诞礼物。”

“知道了，”哈根说，“但目前我们先不公布可能有多名杀手这件事。继续说。”

“没什么可以说了。”

“什么都没有？”

哈利看了看计速器，冷静地做出决定，把速度提高到时速三十五公里。

“我们查到一个叫克里斯托·史丹奇的人持有伪造的克罗地亚护照，他原本今天要搭乘飞往萨格勒布的班机，可是却没有出现。我们还发现他曾下榻斯坎迪亚饭店，隆恩去他住过的客房采集了DNA。那家饭店的客人不是太多，所以我们希望前台能从我们的照片里认出克里斯托·史丹奇。”

“结果呢？”

“她认不出来。”

“为什么认为这个克里斯托·史丹奇就是凶手？”

“因为他持有假护照。”哈利偷偷瞥了一眼哈根那台单车的计速器。时速四十公里。

“你们打算怎么找到这个人？”

“现在是信息时代，姓名会留下踪迹。我们已经通报所有的标准联络人，只要一有人用克里斯托·史丹奇的名字住酒店、买机票或刷信用卡，我们立刻就会收到通知。根据女前台所说，这个人曾经问她哪里找得到电话亭，她回答说铁路广场上有电话亭。挪威电信会给我们一份过去两天从那部公共电话拨出的通话的清单。”

“所以你们只发现一个克罗地亚人持假护照，而且没上飞机，”哈根说，“案情陷入胶着了，对不对？”

哈利沉默不语。

“试试横向思考。”哈根说。

“好的，长官。”哈利慢吞吞地说。

“总会有别的方向可以前进，”哈根说，“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一个排的日军士兵遭遇霍乱的故事？”

“我好像还没有这个荣幸，长官。”

“这排士兵在仰光北方的丛林里罹患霍乱，不管吃什么喝什么全都吐出来，每个人都脱水了，但排长拒绝就这样死去，他下令清空注射器里的吗啡，用来注射水壶里的水。”

哈根越骑越快，哈利却听不见他发出一丝喘息。

“这个方法奏效了，但几天之后，他们只剩下最后一壶水，里面还充满蚊子幼虫。后来副排长提议用注射器从生长在周围的水果中抽取汁液，注射到血管中，理论上果汁含有百分之九十的水分。反正他们也没什么可以损失了。就这样，最后整排士兵都获救了，靠的是想象力和勇气。”

“想象力和勇气，”哈利气喘吁吁地说，“谢啦，长官。”

哈利奋力踩踏，听见自己的呼吸出现杂音，犹如炉口噼啪作响的火焰。计速器显示四十二。他瞥了一眼哈根的计速器：四十七。哈根的呼吸却十分均匀。

哈利想起一个抢劫银行的匪徒送过他一本书，这本书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名为《孙子兵法》，里面说慎选战场。于是他知道自己应该从这个战场上撤退，因为他已经输了，不管再怎么努力都一样是输。

哈利放慢速度。计速器显示三十五。这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并未感到沮丧，只是觉得疲惫无奈。也许他长大了；也许他已不再是放低头上的两个犄角、一看见有人挥舞红旗就胡乱攻击一通的蠢蛋了。哈利往旁边瞥了一眼，只见哈根的两条腿像在做活塞运动似的循环往复，他脸上一层薄薄的汗水在白色灯光的照耀下闪烁微光。

哈利擦去汗水，深呼吸两口气，再次奋力踩踏。美妙的疼痛感立即浮现。

13 嘀嗒声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三

有时玛蒂娜会觉得普拉塔广场就如同通往地狱的阶梯。最近有个甚嚣尘上的传言，说到了春天，市政府的福利委员会就不再允许毒品在普拉塔广场上公开交易，为此玛蒂娜感到十分害怕。反对普拉塔广场毒品公开交易的论点是这个地区会吸引年轻人吸毒。但玛蒂娜认为，如果有人觉得普拉塔广场上陨落的生命很有吸引力，那这个人不是疯了就是从没去过那里。

反对人士认为这个紧邻铁路广场、和它一线之隔的地区有损奥斯陆的形象。况且挪威这个世界上最成功、至少是最富裕的社会民主政体，竟然容许毒品和金钱在首都的心脏地带公开交易，这不等于向全世界承认失败吗？

这一点玛蒂娜同意，失败已成事实，构建无毒社会这场战役失败了。另一方面，如果要避免毒品继续攻城略地，最好是让毒品交易在监视器的注视下进行，而不要在奥克西瓦河的桥下、罗督斯街的阴暗后院或阿克什胡斯堡垒的南侧地区偷偷进行。玛蒂娜知道，与奥斯陆反毒活动相关的工作者都持有相同看法，例如警察、社工、街头传教士和妓女，他们都认为普拉塔广场比其他选项更好。

只不过广场上的活动不堪入目。

“朗格曼！”玛蒂娜朝巴士外一名站在黑暗中的男子叫道，“你今天晚上要不要喝点汤？”

朗格曼只是静静地走开，他可能已买到毒品，准备去注射。

玛蒂娜拿着长勺，专心为一个身穿蓝色外套、可能来自地中海地区的人舀汤。这时她听见旁边有人牙齿咬得咯吱作响，看到一名身穿薄西装外套的男子正在排队。“给你。”她说，并给男子盛了汤。

“嘿，亲爱的。”一个粗哑的声音说。

“文克！”

“过来抱抱，让我这个苦命人暖和一下。”一名老妓女发出真诚的笑声，拥抱玛蒂娜，紧身豹纹洋装裹着她湿润的肌肤和身体，散发出来的香水味十分惊人。但玛蒂娜还闻到另一种气味，这种气味她认得，而且这种气味在文克身上强烈的香水味盖过一切之前就出现了。

她们在一张空桌前坐下。

虽然去年像潮水一样大量涌进此地区的一些外国妓女也使用毒品，但挪威本地妓女的吸毒情况更为普遍。文克是少数没有沉迷毒品的挪威妓女，而且她说她现在更多地在家里为一个固定的客人服务，所以遇见玛蒂娜的机会就越来越少。

“我来找一个女性朋友的儿子，”文克说，“他叫克里斯托弗，听说他在吸毒。”

“克里斯托弗？不认识。”

“哈！”文克不以为意，“算了，看得出来你在忙着想其他事。”

“有吗？”

“别说谎了，我看得出恋爱中的女人是什么样子。是不是他？”

文克朝一个身穿救世军制服、手拿《圣经》的男子点了点头，他正好在身穿薄西装外套的男子身旁坐下。

玛蒂娜鼓起双颊：“里卡尔？才不是呢，谢谢。”

“你确定？从我来到这里，他的目光就一直在你身上打转。”

“不管怎样，里卡尔是个好人，”玛蒂娜叹了口气说，“他是自愿来临时值班的，原本应该值班的人死了。”

“你是说罗伯特·卡尔森？”

“你认识他？”

文克沉重地点了点头，随即又露出开朗的神情：“先把死人放一旁，告诉妈妈你爱上谁了呀？也是时候说了。”

玛蒂娜微微一笑：“我都不知道自己恋爱了呢。”

“你少来。”

“才没有，这太扯了，我……”

“玛蒂娜。”另一个声音说。

玛蒂娜抬头望去，看见里卡尔露出恳求的眼神。

“坐在那边的男人说他没有衣服、没有钱、没有地方住，我们的旅社有空床位吗？”

“可以打电话去问，”玛蒂娜说，“他们还有一些冬衣。”

“好。”里卡尔没有移动，即使玛蒂娜转头看着文克，他还是站在原地。玛蒂娜不用看也知道他的嘴唇上方沁出汗珠。

里卡尔咕哝着说了声“谢谢”，便回到西装男子坐的那桌。

“快跟我说呀。”文克低声催促。

巴士外，呼啸的北风已架起小口径的火炮阵线。

哈利将运动包背在肩头，向前走去，他眯着双眼抵御寒风，因为寒风中夹带着肉眼难见的细小雪花，会如针一般扎入眼睛。他经过布利茨屋，也就是彼斯德拉街上被占屋运动占据的地方时，手机响了，是哈福森打来的。

“前两天铁路广场的公共电话有两通打到萨格勒布的电话，拨的都是同一个电话号码。我打了这个电话，结果是国际饭店的前台接的。他们说无法查出是谁从奥斯陆打的电话，或者电话要找谁，也没

听说过克里斯托·史丹奇这个人。”

“嗯。”

“我要继续追踪吗？”

“不用，”哈利叹了口气，“先放着，直到有线索指出这个史丹奇有嫌疑再说。你离开前把灯关了，我们明天再讨论。”

“等一等！”

“我还在。”

“还有一件事，制服警察接到一通电话，是饼干餐厅的服务生打来的，他说今天早上他在洗手间碰到一位客人……”

“他去那里干吗？”

“等一下再说。是这样的，那个客人手上拿着一样东西……”

“我是说那个服务生，餐厅通常都有员工洗手间。”

“这我没问。”哈福森不耐烦地说，“听好了，这个客人手上拿着一个绿色的东西，还不断地滴下液体。”

“听起来他应该去看医生。”

“真幽默。这个服务生发誓，说那样东西是沾了洗手液的枪，而且给皂器的盖子还被打开了。”

“饼干餐厅，”随着信息的沉淀，哈利重复了一遍，“这家餐厅在卡尔约翰街上。”

“距离犯罪现场两百米。我敢赌一箱啤酒，那把枪就是凶器。呃……抱歉，我赌……”

“对了，你还欠我两百克朗。先把事情说完。”

“最棒的部分来了，我请他描述那个男子的容貌，但他说不出来。”

“听起来正是这起命案的特色。”

“不过他是通过大衣认出他来的，一件非常丑的驼毛大衣。”

“出现了！”哈利吼道，“卡尔森被射杀前一晚出现在伊格广场照片上那个戴领巾的家伙。”

“顺带一提，他说那件大衣是仿驼毛的，而且听起来他像是对这种事很熟的样子。”

“什么意思？”

“你知道的，他们说话都有一种调调。”

“‘他们’是谁？”

“哎哟，就是同性恋者啊。反正那个带枪的男人后来就离开了，目前掌握的线索就是这样。我正要去饼干餐厅把照片拿给那个服务生看。”

“很好。”哈利说。

“你在纳闷什么？”

“纳闷？”

“哈利，我已经越来越了解你了。”

“嗯，我在纳闷为什么那个服务生今天早上没有打电话报警，你问问他这件事，好吗？”

“其实我也打算问他这个问题，哈利。”

“当然当然，抱歉。”

哈利挂上电话，五分钟后手机又响了起来。

“你忘了什么？”哈利问道。

“什么？”

“哦，是你啊，贝雅特，有什么事？”

“好消息，我在斯坎迪亚饭店搜查完了。”

“有没有发现DNA？”

“还不知道。我采集了几根头发，可能是服务人员的，也可能是房客的。不过半小时前我拿到了弹道对比结果。”

“约恩·卡尔森家的鲜奶盒里的子弹，跟伊格广场发现的子弹是同一把手枪发射的。”

“嗯，这表示有多个杀手的假设站不住脚了。”

“没错。还有，你离开之后，斯坎迪亚饭店的女前台想起一件事，她说这个克里斯托·史丹奇穿了一件很丑的衣服，她觉得应该是仿的……”

“让我猜猜看，仿的驼毛大衣？”

“她是这样说的。”

“我们上轨道了！”哈利高声说，声音在布利茨屋画满涂鸦的墙壁和荒凉的市区街道间回荡。

他结束通话，并打给哈福森。

“哈利吗？”

“克里斯托·史丹奇就是凶手，把那件驼毛大衣的描述报给制服警察和勤务中心，请他们通知所有的巡逻车。”哈利对一名老妇人微笑

着，老妇人穿着一双时尚的短靴，鞋底加了防滑钉，使得她的鞋底摩擦着地面，走起路来磕磕绊绊，“还有，我要二十四小时监视通话记录，看看有谁从奥斯陆给萨格勒布的国际饭店打过电话，以及打来的电话号码。去找奥斯陆地区挪威电信的克劳斯·托西森办这件事。”

“这算是窃听，我们得有搜查令才行，这要花好几天时间才能拿到。”

“这不算窃听，我们只需要知道电话拨出的地点。”

“挪威电信恐怕分不出其中的差别。”

“告诉托西森是我找他帮忙的，好吗？”

“我能知道为什么他要冒着被开除的危险帮你这个忙吗？”

“陈年往事了，几年前我救过他，不然他就被汤姆·瓦勒和他的同伴打成肉酱了。你也知道暴露狂被带去署里会发生什么事。”

“原来他是暴露狂？”

“已经退休了，反正他会愿意提供协助，只要我们不再提起这件事。”

“原来如此。”

哈利挂上电话。调查工作动起来了，他不再感觉到刺骨的北风和风里夹带的雪针。有时，这份工作可以给他片刻纯粹的喜悦。他掉头走回警署。伍立弗医院的单人病房里，约恩在床单上感觉到手机振动，立刻抓起手机。“喂？”

“是我。”

“哦，嘿。”他难以掩饰语气中的失望。

“听起来你似乎希望电话是别人打的。”朗希尔德过于开心的语调

背叛了一个受伤的女人。

“我不能讲太久的电话。”约恩瞥了门口一眼。

“我只是想跟你说，罗伯特的事我很遗憾，”朗希尔德说，“我为你感到难过。”

“谢谢。”

“你一定很不好受吧。你在哪里？我给你家打过电话。”

约恩沉默不语。

“麦兹会工作到很晚，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去你家。”

“不用了，谢谢，朗希尔德，我应付得来。”

“我很想你。晚上好黑好冷，我好害怕。”

“你从不害怕的，朗希尔德。”

“有时候我也会害怕啊，”她用生气的口吻说，“这里有好多房间，却一个人都没有。”

“那就搬到小一点的房子啊。我得挂电话了，这里不能用手机。”

“等一下！你在哪里？”

“我有点轻微的脑震荡，在医院里。”

“哪家医院？哪一科？”

约恩感到迷惑：“大部分人都会先问我怎么会有脑震荡。”

“你知道我讨厌不知道你在哪里。”

约恩想象明天探病时间朗希尔德抱着一大束玫瑰走进来，西娅用疑惑的眼神看看朗希尔德，再看看他。

“我听见修女来了，”他低声说，“我得挂电话了。”他按下挂断键，看着天花板。手机响了一声，屏幕亮光熄灭。朗希尔德说得对，晚上的确很黑，但害怕的人是他。

朗希尔德·吉尔斯特拉普闭着眼睛在窗前站了一会儿，然后看了看表。麦兹说他要忙委员会会议的事，晚点回来。这几星期他常说这种话。以前他都会说几点回家，而且非常准时，有时还会稍微提早到家。她也不是希望他早点回来，只不过觉得有点奇怪。有点奇怪，但也仅止于此，就像上一期话费账单把每一通电话都列出来一样奇怪。她并未提出这种列出明细的要求，但寄来的账单足足有五页之多，还注明了详细信息。她不能再打给约恩了，却又无法停止，因为约恩有那种眼神，和约翰尼斯一样的眼神。那不是善良、聪明、温柔或类似的眼神，而是在她自己都还没形成思绪之时，就能读出她心思的眼神。那眼神看见真实的她，却仍然喜欢她。

她再次睁开眼睛，望着六千平方米未受污染的自然景观，这片景观让她想起瑞士的寄宿学校。冰雪反射的光线照进这个大卧室，让天花板和墙壁泛着青白色的光芒。

当初是她坚持要把房子盖在此地，这片位于城市上方的山林里，她说这样不会使她觉得封闭和受限。她丈夫麦兹·吉尔斯特拉普以为她所说的受限是来自城市，因此高兴地拿出一部分钱来盖这栋房子，而这个豪奢之举花了他两千万克朗。他们搬进来时，朗希尔德只觉得自己是从囚室搬到了监狱广场。这里有太阳、空气、空间，但她依然觉得受限，感觉像是住在寄宿学校。

有时，就像今晚，她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沦落到这步田地。她的外在情况可做出如下归纳。麦兹·吉尔斯特拉普在奥斯陆继承了大笔财产。她是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郊的一所二流大学认识麦兹的，两人都读工商管理专业，而这所大学由于地处美国，要比挪威的同等大学有着更亮的光环。无论如何，美国的大学生活好玩多了。两人都来自富裕家庭，但麦兹家的资产更为丰厚。麦兹的家族是传承五代的轮船主，拥有前代祖先积累下来的金钱。朗希尔德的家族则是农人

出身，他们的钱仍带着印钞机墨水和养殖鱼类的气味。一家人原本在农业津贴和受伤的自尊间艰难求生，后来她父亲和叔叔索性卖掉了拖拉机，拿出所有财产，押在一个小养鱼场上。养鱼场位于西阿格德尔郡最南端的多风海岸，就在他们自家客厅外的峡湾里。他们挑选的时机非常理想，竞争对手极少，因而每千克可以开出天价，并在狂捞四年后就成了大富豪。于是峭壁上的老家被夷平，取而代之的新家简直有如城堡，面积比谷仓还大，有八扇凸窗、两个车库。

朗希尔德十六岁那年，母亲把她从一座峭壁送到另一座峭壁，也就是阿伦舒斯特私立女校。这所女校位于一个海拔九百米高的瑞士小镇，镇上有一座火车站、六座教堂、一家酒吧。她对外宣称要出国学习法语、德语和艺术史，这些科目被认为对于养殖以千克计价、价格屡创新高的鱼类非常重要。

然而她之所以离乡背井，当然是因为她的男友约翰尼斯。约翰尼斯有着温暖的双手和温柔的声音，他那双眼睛能在她自己都还没察觉到的时候便读出她的心思。但约翰尼斯是个土包子，毫无前途可言。她和约翰尼斯交往之后，一切都变了，她也变了。

她前往阿伦舒斯特私立女校就读之后，摆脱了噩梦、罪恶感和鱼腥味，并学到每个女人都应该拥有一个丈夫和更高的地位。从父母那里遗传来的生存本能，不仅让她在挪威峭壁上生存下来，也慢慢让她埋葬了那个会让约翰尼斯读出心思的朗希尔德，摇身一变成为云游四方的朗希尔德，以及独立自主、不理睬别人眼光的朗希尔德，尤其是不理睬那些来自上流社会、被宠坏的法国和丹麦女同学的眼光。这些人总是躲在角落里嘲笑朗希尔德这类女孩不自量力，以为自己可以摆脱一身俗不可耐的乡土气息。

朗希尔德进行的小复仇是勾引布雷梅老师，他是大家都爱慕的德籍年轻教师，住在学生宿舍对面的校舍。朗希尔德直接穿越卵石广场，去敲他小房间的门，一共去了四次，四次都晚上才出来，踏上卵石路走回宿舍，咔嚓咔嚓的脚步声回荡在两栋建筑之间。

不久谣言四起，而她几乎没有制止。事情被揭发之后，布雷梅老

师提出辞职，急忙在苏黎世找了另一份教职。朗希尔德则容光焕发，对班上那些陷入愁云惨雾的女同学露出胜利的微笑。

从学校毕业后，朗希尔德离开瑞士，回到家乡。她心想，终于回家了。但约翰尼斯的那双眼睛再度出现，就在银色峡湾里、铜绿色森林的阴影里、闪亮的教堂黑窗后面、疾驶而过的车子里，只留下一阵阵尘埃，让她恨得牙痒痒，口中苦涩不已。后来芝加哥某大学的工商管理系入学通知书寄来，通知她可以前往攻读四年大学或五年研究生，她立刻叫爸爸汇来学费，不得延迟。

离开家乡让她松了口气，她又可以做回新的朗希尔德了。她希望能把约翰尼斯抛在脑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需要计划和目标。到了芝加哥之后，她找到了目标，那就是麦兹·吉尔斯特拉普。

她预料到自己会手到擒来，毕竟她有勾引上流社会男子的方法和经验，况且她还有美貌；这是她听约翰尼斯和另外几个人说的。最重要的是她那双眼睛，她遗传了母亲的浅蓝色虹膜，周围是一圈特别白的巩膜，科学证明这能够吸引异性，并且象征着强健的身体和健康的基因。因此朗希尔德很少戴太阳镜，除非想刻意营造效果——在特别时机摘下眼镜。

有人说她长得像妮可·基德曼，她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代表她有一种冷峻的美。也许正因如此，当她在走廊和校园餐厅里试图接触麦兹时，麦兹的反应犹如一头受惊的野马，他视线飘忽，甩开刘海，快步离开，逃往安全地区。

最后，她孤注一掷。

一天晚上，在一场愚蠢的年度传统派对开始之前，朗希尔德给了室友一笔钱，让她去买新鞋，并入住市区的饭店，然后自己在镜子前打扮了三小时。这是她第一次提早抵达派对，以便取得先机，打败可能的对手，因为她知道麦兹不管去什么派对都会提早。

麦兹说话结巴，几乎不敢正视朗希尔德那对浅蓝色眼珠和清澈的

巩膜，更不敢往下看她特意露出的乳沟。于是她得出推翻她过去看法的结论：钱不一定能带来信心。后来她认为麦兹之所以不自信，是因为他有个聪明、严格、痛恨软弱的父亲，他父亲一直无法接受儿子不像他自己那么优秀的事实。

但朗希尔德并没放弃，她把自己当诱饵，在麦兹面前晃来晃去，显示自己容易上手，并注意到那些跟她以朋友相称的女同学聚在一起交头接耳。说到底，她们都是群体动物。朗希尔德跟麦兹喝了六瓶美国啤酒之后，越来越怀疑他是同性恋，这时，这匹野马大胆地进入开放地带，在他又喝了两瓶啤酒后，两人就离开了派对。

她让麦兹上她，用的却是室友的床，毕竟她可是花了一大笔钱让室友去买鞋。三分钟后，朗希尔德用室友家自制的针织床罩把麦兹的身体擦干净，她知道自己已经用套索套住了这匹野马，假以时日，就能再套上马具和马鞍。

他们毕业后以未婚夫妻的身份回到家乡，麦兹开始分担管理家族财富的责任，他知道自己再也不用在任何无意义的比赛中受到测试，现在他的工作是寻找优秀的顾问群。

朗希尔德被一个信托公司的经理录用，这位经理从未听过她所毕业的二流大学，但听过芝加哥这座城市，而且喜欢他的所见所闻。他不聪明，但要求很高，并且觉得朗希尔德跟他十分契合，因此朗希尔德上班后不久，就从股票分析师这份智力要求很高的工作调到了“厨房”的屏幕和电话前——“厨房”是他们对交易员办公室的戏称。朗希尔德·吉尔斯特拉普就是从这里开始独当一面的。她跟麦兹订婚之后，就把姓氏改成了吉尔斯特拉普，因为这样“比较实际”。如果吉尔斯特拉普这个姓氏还不足以扩展业务、说服看似专业的投资者购买欧地康公司的股票，那么她就会撒娇、调情、媚笑、操控、说谎、啜泣。朗希尔德·吉尔斯特拉普可以去抱男人大腿，甚至迫于压力去抱女人大腿，这样她成交的股票比她做过的股票分析都多。然而，她最重要的特质是了解股市背后的重要驱动力：贪婪。

后来有一天，她怀孕了，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会考虑堕胎，在

此之前她一直都以为自己想要小孩，至少会生一个。八个月后，她生下阿马莉，心中充满喜悦，暂时忘却了自己动过堕胎的念头。两星期后，阿马莉因为发高烧被送进医院。朗希尔德看得出医生神色忧虑，但他们无法告诉她阿马莉究竟怎么了。一天晚上，朗希尔德考虑向上帝祈祷，但又打消了这个念头。第二天晚上十一点，小阿马莉死于肺炎。朗希尔德将自己锁在房间里，哭了整整四天。

“囊肿性纤维化，”医生私底下对朗希尔德说，“这是一种遗传疾病，这表示你或你丈夫带有这种基因。你知道你或他的家族里有这种病史吗？它可能会以频繁发作的哮喘或其他方式来呈现。”

“我不知道，”朗希尔德答道，“不过我想你应该会遵守医患保密原则。”

这段悲恸时期里她寻求了专业治疗，过了几个月才有办法再度开口跟人说话。夏天来临时，他们前往吉尔斯特拉普家族在瑞典西海岸的农舍，试着再怀下一胎。但有一天晚上，麦兹发现朗希尔德在浴室镜子前哭泣，说这是对她的惩罚，因为她动过堕胎的念头。麦兹安慰她，但是当他温柔的抚摸变得越来越大胆时，她把他推开，说她暂时不想。麦兹以为她说的是她暂时不想怀孕，便同意了，后来才发现她指的是暂时不想跟他发生性关系。这令他感到失望且忧伤，因为他喜欢跟朗希尔德做爱的感觉，尤其是他让她产生所谓的明显小高潮时，他的自信便提高了。但他接受朗希尔德的解释，说这是因为悲伤和产后激素的影响。其实朗希尔德无法开口对麦兹说，过去两年来跟他做爱都只是出于义务，而且她对他残存的一点性兴奋全都已在产房中消失殆尽，因为她在生产时抬头看见他张大嘴巴、满脸恐惧的愚蠢表情，而且他应该像所有新手爸爸一样剪断脐带时，他却不慎掉落剪刀，当时她只想痛打他一顿。她也无法对麦兹说，在性方面，过去一年来她跟她那个不太聪明的上司，一直都在满足彼此的需要。

朗希尔德请产假时被擢升为可分红的合伙人，这在全奥斯陆的证券经纪人中是绝无仅有的例子。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最后她还是辞职了，因为她得到了另一份工作，负责管理麦兹的家族财产。

她在道别之夜对上司说，她之所以选择离职，是因为觉得该是那些证券经纪人找她聊天，而不是她去找客户聊天的时候了。但背后真正的原因她一个字也没说：很遗憾，麦兹连他被赋予的仅仅一项工作——寻找优秀的顾问群都搞砸了，导致吉尔斯特拉普家族的财富以如此惊人的速率缩水，因此朗希尔德和她公公阿尔贝特·吉尔斯特拉普不得不插手。这是她最后一次和上司碰面，几个月后，她听说他请了病假，因为他已经跟哮喘斗争好多年了。

朗希尔德不喜欢麦兹的社交圈，她发现麦兹自己也不喜欢，但他们受到邀请还是会去参加派对，否则下场更惨，会被排除在政商名流的圈子之外。跟这个圈子的男男女女交际，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些男人深信财富让他们有权浮夸自满，至于这些男人的妻子，朗希尔德都在心里暗暗给她们贴上“贱人”的标签。这些喋喋不休、有购物癖的健康狂挺着一对看起来非常自然的乳房，还把全身都晒成古铜色，不过这肤色倒是真的，她们刚带着孩子去法国圣特罗佩度假“放松”回来，因为家里那些工人吵得要死，游泳池和新厨房永远无法完工。她们装出关心的态度，谈论去年欧洲的购物环境多么糟糕，但除此之外，她们的生活就只是去史兰冬区滑雪或者去玻克塔区游泳，这两个地方离奥斯陆都很近，必要时她们会去南边的克拉格勒。这些贵妇的话题围绕着衣服、整容和健身器材打转，因为她们必须用这些工具来把富有而浮夸的丈夫抓在手里，这是她们在地球上唯一的使命。

每次朗希尔德想到这里，都会胆战心惊，心想难道她跟这些女人真的不一样吗？也许差别只在于她有工作，只在于当这些女人在芬伦区的咖啡馆里露出高傲的神情，冷笑着抱怨这个“社会”的福利滥用和逃税现象时，她会无法忍受。又或者另有原因？因为她的生命里发生了一件事，一场革命。她开始关心除了自己以外的人，自从阿马莉或者说约翰尼斯离开后，这是她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整件事开始于一场计划。由于麦兹投资失利，吉尔斯特拉普家族所持有的股票价值持续下跌，因此必须使出激烈手段，不仅得将资金转移到风险较低的基金，还需要弥补累积的负债。简而言之，他们必须进行一场金融奇袭。朗希尔德的公公想出一则妙计来达到奇袭的效

果，确切地说是抢劫。不是抢劫戒备森严的银行，而是抢劫老太太，这个老太太是救世军。朗希尔德仔细研究了救世军的房产清单，结果相当惊人。救世军的房产状况不是很好，但潜力和地段极佳，尤其是在奥斯陆市中心麦佑斯登区附近的房产。救世军的这种状况告诉朗希尔德至少两件事：第一，他们需要钱；第二，他们的房产价值被大幅低估。他们很可能不知道自己坐在多少资产上。朗希尔德高度怀疑救世军的决策者并不是组织中最优秀的人物。此外，现在正是逢低买进的好时机，因为房市和股市同时下滑，而其他领先指标已开始向上攀升。

她打通电话并安排了会面。

一个美好的春日里，她驾车前往救世军总部。

总司令戴维·埃克霍夫接见了她，两人寒暄，才三秒钟她就看出埃克霍夫是个跋扈的领导者，而她非常懂得操控这种人。她心想，这件事可能会很顺利。埃克霍夫领着她进入会议室，里面放着华夫饼和难以下咽的咖啡，还有一名年长的男子和两名年轻男子。年长的男子是总书记，退休在即的中校。其中一名年轻男子是里卡尔·尼尔森，他个性羞怯，乍看之下颇像麦兹·吉尔斯特拉普。朗希尔德和另一名年轻男子握手时大吃一惊，只见他露出犹豫的微笑，自我介绍说他叫约恩·卡尔森。令朗希尔德吃惊的不是约恩高大驼背的外形，不是开朗的孩子般的脸蛋，也不是温暖的声音，而是他的眼睛。那双眼睛直视着她，看透她的内心，就像他过去那样。那是约翰尼斯的眼睛。

会议的第一部分，总书记报告说挪威救世军的收入仅有不到十亿克朗，其中大部分来自救世军二百三十处房产的租金收入。朗希尔德坐在椅子上近乎出神，她不断地制止自己盯着约恩看，看他的头发，看他的双手静静地放在桌上，看他的肩膀有点撑不起那件黑色制服。朗希尔德小时候也有一套救世军制服，她总是会把救世军和老头、老太太联想在一起，这些老人虽然不相信死前的世界有何意义，但仍面带微笑唱着三和弦的歌曲。她虽未认真思考过，但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救世军由一些无法在世上立足的天真的人组成，这些人都是傻

瓜，他们毫无生气，没人想跟他们玩，但人们知道救世军里有个团队，即使是这种人也可以符合要求：在背景里伴唱。

总书记发言完毕后，朗希尔德向他道谢，并打开她带来的文件夹，把一份文件递给总司令。

“这是我们开出的价码，”她说，“详细写出了我们感兴趣的是哪些房产。”

“谢谢。”总司令说，并细看那份文件。

朗希尔德想读懂他的表情，但知道这没有多大意义。他面前的桌上摆着一副阅读用眼镜，但并未使用。

“我们的专家计算之后会提出建议。”总司令微笑着将文件递给约恩。朗希尔德注意到里卡尔的脸部肌肉微微抽动。

她把名片越过桌面递给约恩。

“如果有什么地方不清楚，请打电话给我。”她感觉他落在她身上的目光仿佛肢体的真实抚慰。

“谢谢你特地跑一趟，吉爾斯特拉普夫人，”总司令拍了拍手，“我们一定会给你答复，大概要多久……约恩？”

“不会太久。”

总司令愉快地露出笑容：“不会太久。”

四人送朗希尔德到电梯前，等电梯时众人沉默不语。

电梯门打开时，她的身体微微前倾，对约恩低声说：“打电话给我，随时都可以。”

她想跟约恩目光相触，再次感觉他的眼神，但没成功。独自搭电梯下楼时，她突然感到血液奔腾，痛苦即将爆发，全身不由自主地发

抖。

三天后，约恩打电话来表示拒绝。他们评估过她开出的价码，最后决定不卖。朗希尔德慷慨激昂地为她所开出的价码辩护，指出救世军的房产在市场上很值钱，但缺乏专业经营，房租过低，使他们不断亏损，因此救世军应该让投资多元化。约恩静静地聆听，并未打岔。

“谢谢你，吉尔斯特拉普夫人，”她说完之后，约恩说，“如此周全地思考这个提案。我是读经济的，并非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是……”

“但是什么？我的计算结果非常清楚……”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带着浓重的呼吸，十分兴奋。

“但还有人的因素需要考虑。”

“人的因素？”

“也就是房客，他们都是人，很多老人已经在那里住了一辈子，比如退休的救世军军人或难民，他们需要安全的住所。这就是人的因素。为了整修房屋，以便于之后出租或出售谋利，你一定会把他们都赶出去。就像你说的，计算结果非常清楚。这是你所注重的经济考虑，我接受，那么你接受我的考虑吗？”

朗希尔德喘了口气。

“我……”她开口说。

“我很乐意带你去看看这些人，”约恩说，“这样你会更了解。”

她摇了摇头。“关于我们的用意，我想澄清一些误会，”她说，“星期四晚上你有事吗？”

“没有，可是……”

“我们八点在美饌食府见。”

“美饌食府是……？”

她微微一笑：“是家餐厅，在福隆纳区，出租车司机应该知道在哪里。”

“如果是在福隆纳区，我可以骑车过去。”

“好，到时见。”

她把麦兹和公公找来开会，报告结果。

“听起来关键在于这个顾问，”阿尔贝特·吉尔斯特拉普说，“只要对付得了他，那些房产就是我们的了。”

“可是我跟你说过，他对我们开的任何价码都没兴趣。”

“哦，他会有兴趣的。”阿尔贝特说。

“他不会的！”

“对救世军来说，他不会有兴趣，他可以尽情挥舞他的道德旗帜，但我们可以诉诸他个人的贪欲。”

朗希尔德摇了摇头：“他不是这种人。他……他不是会做那种事的人。”

“每个人都有价码，”阿尔贝特微笑着，在朗希尔德面前像节拍器般摇了摇食指，“救世军以虔敬主义 [6] 为基础，这是他们走向宗教的实际方式，所以虔敬主义在缺乏生产力的北方受到欢迎：面包第一，然后再祈祷。我建议出两百万。”

“两百万？”麦兹倒抽一口气，“就为了……建议卖出？”

“当然条件是让救世军愿意出售房产，不解决这件事就不付钱。”

“但这个金额还是太荒唐了。”麦兹抗议道。

阿尔贝特瞥了他一眼，说：“荒唐的是我们的家族财富竟然在经济开始复苏时还大幅缩水。”

麦兹张大了口，宛如水族箱里的鱼，发不出一丝声音。

“如果他们这个顾问认为我们开出的价码太低，是不会有兴趣议价的，”阿尔贝特说，“所以我们必须一拳就把他打倒。两百万。你说呢，朗希尔德？”

朗希尔德缓缓点头，望着窗外，只因她不想看低头坐在台灯后方阴影中的丈夫。

她抵达美饌食府时，约恩已在位子上等候。他看起来比她记忆中小了一号，可能因为他穿的是廉价西装而不是制服——她想这套西装应该是在弗雷特斯慈善商店买的；或者是因为他在这家时髦的餐厅里看起来很不自在。他站起来迎接她，却把桌上的花瓶撞倒了，两人同时伸手去救花瓶，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之后他们谈天说地，他问她是否有小孩，她只是摇了摇头。

那他有小孩吗？没有，原来如此，那他或许有……不，也没有。

话题转到救世军名下的房产，朗希尔德发现约恩在辩论时没有平常的火花，只是露出礼貌的微笑，啜饮红酒。她把价码提高百分之十。他摇了摇头，依然微笑，称赞她的项链很衬她的肤色。

“这是我母亲送我的。”她说起谎来毫不费力，心想他欣赏的应该是她的双眼，那对浅蓝色虹膜和清澈的巩膜。

在主菜和甜点之间，朗希尔德抛出两百万佣金的条件。她没注视约恩的眼睛，因为约恩只是静静地看着酒杯，突然脸色发白。

最后，约恩终于轻声说：“这是你的主意吗？”

“是我跟我公公的。”朗希尔德发现自己有点喘不过气来。

“阿尔贝特·吉尔斯特拉普？”

“对，除了我们两个人和我先生，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万一这件事被曝光，我们受到的伤害会……呃，跟你一样。”

“难道是因为我说过或做过什么吗？”

“什么？”

“你和你公公为什么认为我会接受这笔钱？”

约恩抬眼朝朗希尔德望去，她感觉自己满脸通红，她记得自己自从青春期以来就没有脸红过了。

“甜点不要上了，好吗？”约恩拿起大腿上的餐巾，放在桌上的餐盘旁边。

“请你花点时间考虑再答复，约恩，”朗希尔德结巴地说，“这是为了你好，这样你就有机会实现一些梦想。”

这些话就连她自己听着都觉得十分刺耳。约恩对服务生打了个手势，表示买单。

“什么梦想？成为腐败的仆人，还是悲惨的叛逃者？开着豪车，同时看着我，一个普通人的所有梦想都在我四周变成废墟？”他愤怒得声音发颤，“这就是你拥有的梦想吗，朗希尔德·吉尔斯特拉普？”

她无法回答。

“我一定是瞎了眼。”约恩说，“你知道吗？当我见到你时，我以为我看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人。”

“你看见的是我。”朗希尔德低声说，感觉自己就要开始颤抖，就像那时在电梯里一样。

“什么？”

她清了清喉咙：“你看见的是我。很抱歉我冒犯你了。”

接下来的沉默中，她感觉自己穿过温热和冰冷的水不断下沉。

“当我没说过这件事，”她说，服务生走来，从她手中接过信用卡，“这不重要，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不重要。可以陪我去维格兰雕塑公园散散步吗？”

“我……”

“请你陪我，好吗？”

他是不是在用惊讶的眼神看着她？

那双可以看透一切的眼睛怎么可能流露出惊讶？

朗希尔德低头从霍尔门科伦区自家公寓的窗户向外望，她看着下方的黑暗广场。维格兰雕塑公园，一切的疯狂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午夜过后，救济巴士停进车库，玛蒂娜感到一种愉悦的疲惫，而且觉得受到了祝福。她站在救世军旅社前的人行道上，旅社位于阴暗狭小的汉道斯街上。她正等着里卡尔把车子开过来，突然听见后方地上传来冰雪的嘎吱声。

“嘿。”

她转过头去，感觉心跳停止了，她看见孤单的路灯下有个高大的身影。

“你不认得我了？”

她的心脏跳了一下、两下，接着是三下、四下。她认出了那个声音。

“你在这里干吗？”她问道，希望自己的声音并未透露出刚刚她有多害怕。

“我得知今天晚上救济巴士是你值班，午夜之后巴士会停到这

里。案情有了进展，我也做了一些思考。”男子向前踏了几步，灯光洒在他脸上，他的面容比她记得的还要坚毅苍老，没想到一个人可以在二十四小时里忘记这么多，“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这么急吗？”玛蒂娜微笑着说。她的微笑让那警察的面部线条变得柔软。

“你在等人吗？”哈利问。

“对，里卡尔要载我回家。”

她看了看哈利肩上的包，一侧写着比利时地名“热特”，但这个包太过破旧，看起来像时尚的复古款式。

“你的运动鞋该换鞋垫了。”她指了指。

哈利用惊讶的眼神看着她。

“就算我不是格雷诺耶 [7] ，也闻得出那个味道。”

“帕特里克·聚斯金德，”哈利说，“《香水》。”

“原来你是会看书的警察。”玛蒂娜说。

“原来你是会看杀人小说的救世军军人，”哈利说，“恐怕这也是我到这里来找你的原因。”

一辆绅宝900轿车在他们面前停下，车窗一声不响地降了下来。

“准备走了吗，玛蒂娜？”

“等一下，里卡尔，”她转头望向哈利，“你要去哪里？”

“毕斯雷区，但我更想……”

“里卡尔，我们顺道送哈利去毕斯雷区好吗？你不是也住那附近？”

里卡尔凝望窗外的黑夜，然后才慢吞吞地说：“好啊。”

“上车吧。”玛蒂娜朝哈利伸出手。哈利惊讶地看着她。

“我的鞋底很滑。”她低声说，并抓住哈利的手。她感觉哈利的手温暖干燥，而且立刻紧紧握住她，仿佛她就要滑倒似的。

里卡尔开车甚是小心，目光经常在左右后视镜之间跳跃，仿佛担心后方有人偷袭。

“怎么样？”玛蒂娜在后座说。

哈利清了清喉咙：“今天有人要杀约恩·卡尔森。”

“什么？”玛蒂娜高声说。

哈利和里卡尔在后视镜中目光相触。

“你已经听说了？”哈利问道。

“没有。”里卡尔说。

“是谁……”玛蒂娜问。

“还不知道。”哈利说。

“可是……罗伯特和约恩都碰到这种事，会不会是跟卡尔森家族有关？”

“我想凶手的目标只有一个人。”哈利说。

“什么意思？”

“凶手推迟了回家的行程，他一定是发现自己杀错人了，目标不是罗伯特。”

“罗伯特不是……”

“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我想请你告诉我，我的假设是否正确。”

“什么假设？”

“罗伯特之所以丧命，是因为他很不幸，正好去伊格广场帮约恩代班。”

玛蒂娜转过身来，惊恐地看着哈利。

“你们有值班表，”哈利说，“上次我去找你父亲的时候，看见接待区的布告栏上挂着值班表。每个人都能看见那天晚上去伊格广场值班的人是约恩·卡尔森。”

“你怎么……”

“我离开医院后去查过值班表，约恩的名字就在上面，不过罗伯特和约恩是在值班表打出来后才换班的，对不对？”

里卡尔驾车在史登柏街转弯，朝毕斯雷区开去。

玛蒂娜咬着下唇：“值班表经常变动，有人换班我也不一定知道。”

里卡尔开上苏菲街。玛蒂娜突然睁大眼睛。

“啊，我想起来了！罗伯特曾打电话跟我说他们两个换班，所以我什么都不用做，这就是我没想到的原因。可是……这代表……”

“约恩和罗伯特长得很像，”哈利说，“又都穿制服……”

“而且那天很黑又下着雪……”玛蒂娜低声说，仿佛是在自言自语。

“我想知道的是，有没有人打电话来问你值班表的事，或是那天晚上的事。”

“我记得没有。”玛蒂娜说。

“你能想一想吗？我明天打给你。”

“好。”玛蒂娜说。

哈利直视着玛蒂娜的双眼，在路灯的照耀下，他再次看见她瞳孔的不规则形状。

里卡尔把车停在人行道旁。

“你怎么知道？”哈利问道。

“知道什么？”玛蒂娜敏捷地说。

“我是问开车的人，”哈利说，“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

“你说过啊，”里卡尔答道，“这附近我很熟，就像玛蒂娜说的，我也住在毕斯雷区。”

哈利站在人行道上看着车子开走。

那年轻的小伙子显然被爱情冲昏了头，他之所以先送哈利回家，是因为这样可以跟玛蒂娜多相处几分钟，跟她谈谈话，有个安静的地方清楚地表达自己，卸下灵魂的重担，探索自己，去做所有年轻人会做的事。哈利很庆幸自己已过了这个时期。这些行为都只为换得一句话、一个拥抱、下车前的一个吻。只有昏头的傻瓜才会用这种方式乞求爱，而傻瓜不分年龄。

哈利缓步朝大门走去，一只手下意识地在裤子口袋里找钥匙，脑中搜寻着那个每次他一靠近就溜走的东西，眼睛则寻找着耳中依稀听见的声音。那是个非常细小的声音，由于这时是深夜，苏菲街非常安静，他才听得见。他低头朝白天铲起的雪堆望去。那声音听起来像是破裂的声音。会不会是融雪？但不可能，今天的气温是零下三摄氏度。

哈利把钥匙插进门锁。

这时他听出那不是融雪的声音，而是嘀嗒声。他缓缓转身，仔细查看雪堆，看见玻璃闪烁的亮光。他折回去，弯腰捡起一块手表。那是莫勒送给他的礼物，表盘的玻璃上沾了水，闪闪发光，一丝刮痕也没有，连秒针都还十分精准，整整比他的手表快了两分钟。当时莫勒说什么来着？好让你赶上你以为已经错过的事。

14 黑暗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三晚上

救世军旅社娱乐室里的暖气片隆隆作响，好像有人朝它丢石头似的。热空气在粗麻壁纸的褐色烧焦痕迹上方颤动，壁纸散发出尼古丁、黏合剂和已离开的房客身上的油腻气味。沙发布料透过裤子摩擦他的肌肤。

虽然吵闹的暖气片散发出干燥的热气，但他依然一边看着墙壁托架上的电视一边发抖。电视正在播新闻，他认得出广场的照片，但电视里的话他一句也听不懂。房间一角有个老人坐在扶手椅上抽细卷烟。当烟快烧到他黑乎乎的指尖时，他快速地从火柴盒里拿出两根火柴，夹住香烟，一直抽到烟快烧到嘴唇为止。房间另一角的桌子上放着被砍下的云杉树尖，上面的装饰品闪闪发光。

他想起达里镇的圣诞晚餐。

那是战争结束两年后，塞尔维亚军已从残破的武科瓦尔撤退，克罗地亚政府将他们安置在萨格勒布的国际饭店。他四处询问有没有人知道乔吉一家人的下落，有一天碰到一个难民，说乔吉的母亲在围城战事中丧生，乔吉已和父亲搬去达里镇，一个距离武科瓦尔不远的边境小镇。十二月二十六日，他坐上开往奥西耶克的火车，然后从那里去这里。他询问列车乘务员，确认火车将前往终点站博罗沃镇，然后在六点三十分往回行驶，经过达里镇。下午两点，他在达里镇下车，

问路之后，来到了他要找的地址。那是一栋矮公寓，跟这个小镇一样是灰色的。他踏进走廊，找到了门。按下门铃之前，他在心里静静祈祷，希望他们在家。他一听见门内传来轻巧的脚步声，心脏就怦怦跳动。

开门的是乔吉。他没有太大改变，只是脸色苍白了些，但依然有着金色鬃发、蓝色眼睛、心形嘴唇，这些总是令他联想到年轻的上帝。但乔吉眼中的笑意已然不见，犹如坏了的灯泡。

“你还认得我吗，乔吉？”片刻之后，他问道，“以前我们住在同一座城市，还念同一所学校。”

乔吉蹙起眉头：“是吗？等等，你的声音，你是赛格·杜拉兹，你跑得很快。天哪，你变了好多。很高兴见到在武科瓦尔认识的人，大家都不见了。”

“我没有不见。”

“对，你没有，赛格。”

乔吉拥抱他，抱了好久，他都能感觉到颤动的热气穿透他冻僵的身体。乔吉让他进门。

室内颇为阴暗，家具很少。他们坐下来聊天，聊那些发生过的事，他们在武科瓦尔认识的人，以及现在那些人在哪里。当他问乔吉记不记得野狗廷托，乔吉露出茫然的微笑。

乔吉说父亲就快回来了，问他要不要留下来吃饭。

他看了看表，火车三小时后到站。

乔吉的父亲看见武科瓦尔的同乡来访，十分惊讶。

“他是赛格，”乔吉说，“赛格·杜拉兹。”

“赛格·杜拉兹？”乔吉的父亲仔细地打量着他，“对，的确有点面

熟。嗯，我认识你父亲吗？不认识？”

夜幕降临，三人在餐桌前坐下，乔吉的父亲发给他们白色大餐巾，自己解下红色领巾，在脖子上系上餐巾，做完餐前祷告，画了个十字，把头侧向室内唯一一张裱框照片，照片中是个女子。

乔吉和父亲拿起餐具时，他低头吟诵道：““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 [8]

乔吉的父亲惊讶地看着他，然后递了一盘大块白肉给他。

三人沉默地用着餐，风把薄窗吹得不断呻吟。

餐后甜点是煎饼，涂上果酱和巧克力的薄饼。身为一个在武科瓦尔长大的孩子，他从未吃过煎饼。

“再来一份，亲爱的赛格，”乔吉的父亲说，“今天是圣诞节。”

他看了看表，火车半小时后离站，是时候了。他清了清喉咙，放下餐巾，站了起来。“乔吉和我聊了很多以前我们在武科瓦尔认识的人，但有一个人我们没聊到。”他说。

“这样啊，”乔吉的父亲露出茫然的微笑，“这个人是谁，赛格？”然后微转过头，用一只眼睛看着他，仿佛察觉到什么，却又说不上来。

“这个人叫波波。”

他从乔吉父亲的眼神中看出他恍然大悟，也许他一直都在等待这一刻。他的声音回荡在四壁间。“当时你坐在吉普车上，为塞尔维亚军总司令指出了他，”他吞了口口水，“后来他死了。”

整个房间瞬间静止。乔吉的父亲放下餐具。“赛格，那是战争时期，大家都会死。”他镇静地说，几乎像是认命一般。

乔吉和父亲一动不动，看着他从腰带里拔出枪来，越过餐桌瞄准，扣下扳机。枪声短促冰冷。乔吉父亲的身体猛然抖动，椅子腿摩擦着地面，他低头望去，看见挂在胸前的餐巾上多出一个洞。接着，餐巾仿佛被那个洞吸了进去，鲜血蔓延开来，在白餐巾上开出一朵红花。

“看着我。”他命令道。乔吉的父亲下意识地抬起了头。

第二枪在他额头上打出一个小黑洞，他头往前倾，咚的一声撞上桌上的煎饼。

他转头朝乔吉望去，只见乔吉双目圆睁，张口结舌，脸颊上滑过一道红线。一秒钟后，他意识到那是煎饼溅出的果酱。他把枪插回腰带。

“赛格，你得把我也杀了。”

“我跟你无冤无仇。”他离开客厅，拿起挂在门边的外套。

乔吉跟了上去：“我会找你报仇的！如果你不杀我，我会找到你，杀了你！”

“你要怎么找到我，乔吉？”

“你逃不掉的，我知道你是谁。”

“是吗？你以为我是赛格·杜拉兹，可是赛格有一头红发，长得也比我高。乔吉，我跑得不快，但很高兴你没认出我来，这表示我可以饶你一命。”

他倾身向前，用力吻了吻乔吉的嘴巴，开门离去。

报纸上发布了这则命案的消息，但警方从未认真追查凶手。三个月后的一个星期日，他母亲说有个克罗地亚男子来找她帮忙，但男子囊中羞涩，只能勉强和家人凑出点钱。男子的弟弟在战争时期被一个塞尔维亚人折磨过，现在这个人就住在附近，而他听说有个叫小救赎

者的可以帮忙。

老人的手被细卷烟烫到，大声咒骂。

他站起来走到柜台前，柜台的玻璃隔间内有个少年，后面是救世军的红色旗帜。

“我可以用电话吗？”

少年沉下了脸：“打市内电话就可以。”

“好。”

少年朝背后的小办公室指了指。他走进去，在桌前坐下，看着电话。他想起母亲的声音总是担心害怕，同时又温暖温柔，就如同拥抱一般。他起身关上通往柜台的门，按下国际饭店的号码。她不在，他没留言。门打开了。

“不能关门，”那少年说，“好吗？”

“好，抱歉。你有电话簿吗？”

少年翻了个白眼，指了指电话旁的厚本子，转身离去。

他找到歌德堡街四号的约恩·卡尔森，拨了号码。

西娅·尼尔森凝视着响起的电话。

她用约恩给她的钥匙开门，进入他家并把门锁上。他们说这里有弹孔，她找了一会儿，在柜门上找到一个。

那人对约恩开枪，试图杀死他。一想到这里，她就莫名地激动，但她完全不感到害怕。有时，她觉得自己可能再也不会感到害怕，再也不会像那样对死亡感到恐惧。

警方来过这里，但没有搜索太长时间，他们说这里除了子弹以外没有其他线索。

她去医院探望过约恩，聆听他的呼吸，约恩只是躺在大病床上望着她，看起来十分无助，仿佛只要在他脸上蒙上枕头，他就会死去。但她喜欢看脆弱模样。也许挪威作家克努特·汉姆生的小说《维多利亚》中的老师说得对：有些女人需要心怀同情，这反而使她们暗地里痛恨健康强壮的男人，她们希望丈夫残废并依赖她们的照顾。

但这时她孤身一人在约恩家，电话又偏偏响起。她看了看表，三更半夜的，正常人不会在这种时间打电话来。西娅并不怕死，但她害怕面对这种情况。是不是那个女人打来的？那个约恩以为她一无所知的女人？

她朝电话踏出两步，停在原地。电话响了四声，只要响到第五声就会停止。她踌躇片刻。第五声响起。她冲上前去，接起电话。

“喂？”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然后一个说英语的男性声音传了过来：“抱歉这么晚打扰，我叫埃多姆，请问约恩在吗？”

“不在，”西娅松了口气，“他在医院。”

“啊，原来如此，我听说了今天发生的事，我是他的老朋友，想去探望他，请问他在哪一家医院？”

“伍立弗医院。”

“伍立弗医院。”

“对，我不知道那一科的英语怎么说，不过挪威语是Neurokirurgisk（神经外科）。病房门口有警察，他不会让你进去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我的英文……不是很……”

“我完全明白，谢谢你。”

西娅挂上电话，站着思索良久，又开始继续寻找。他们说房间里有好几个弹孔。

他对旅社的少年说他打算出去散步，要把房间钥匙交给少年。

少年看了看墙上的时钟，十二点十五分，便叫他把钥匙留在身上，说待会儿就要锁门并上床睡觉，房间钥匙也可以打开旅社大门。

他一踏出旅社就觉得寒冷刺骨，便低下头，大步朝目标走去。这样做很冒险，非常冒险，但他非做不可。

哈夫斯伦能源公司的生产经理奥拉·恩莫坐在奥斯陆市蒙特贝洛站附近的能源调度中心控制室里，心想能够一边抽烟、一边看着分散在室内的四十个屏幕真是太棒了。白天控制室里有十二名员工，晚上只有三名。通常他们会坐在自己的工作站内，但今晚外面十分寒冷，因此他们聚在控制室中央的桌子前。

一如往常，盖尔和埃贝正在争论赛马和最近的比赛结果。过去八年来，他们一直在用同一种方式赌马，从未想过要分散赌注。

奥拉比较担心基克凡路的变电所，这个变电所位于伍立弗路和松恩路之间。

“T1超载百分之三十六，T2和T3超载百分之二十九。”他说。

“天哪，大家开暖气都开得很凶。”盖尔说，“他们是害怕被冻死吗？现在是晚上，怎么不窝在被子里？你赌‘甜蜜复仇’第三名？你是不是疯了？”

“人们才不会因为这样就把暖气关小，”埃贝说，“这个国家的人是把钱丢出窗外的。”

“到最后会欲哭无泪。”奥拉说。

“才不会呢，”埃贝说，“只要再多开采石油就好啦。”

“我在看T1，”奥拉指了指屏幕，“现在它输出的电流是六百八十安培，额定负荷是五百安培。”

“放轻松啦。”埃贝插嘴说，话才出口，警报器就响了起来。

“哦，该死，”奥拉说，“它爆掉了。去查值班名单，通知值班人员。”

“你们看，”盖尔说，“T2也停止运转，还有T3也停了。”

“对！”埃贝高声说，“要不要来赌一把，看T4是不是也……”

“太迟了，T4爆了。”盖尔说。

奥拉看着小比例尺地图。“好吧，”他叹了口气，“松恩区南半部以及法格博区和毕斯雷区停电。”

“我敢说是电缆套管出了问题！”埃贝说，“跟你们赌一千克朗。”

盖尔眯起一只眼睛：“我说是仪表变压器，赌五百就够了。”

“别闹了，”奥拉咆哮道，“埃贝，通知消防队，我敢说一定起火了。”

“同意，”埃贝说，“要不要赌两百？”

病房灯光倏地熄灭，四周完全陷入漆黑，一丝光线也没有，约恩以为自己失明了。一定是视神经在撞到柜子时受损，如今后遗症才出现。接着他听见走廊传来呼喊声，窗户轮廓也映入眼帘，这才明白原来是停电了。

他听见门外传来椅脚摩擦声，病房门打开。

“嘿，你在里面吗？”那声音说。

“我在这里。”约恩答道，声调不自禁地拉高。

“我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你不要乱跑，好吗？”

“我不会，可是……”

“怎么？”

“医院不是有紧急发电机吗？”

“紧急发电机只用于给手术室和监视器供电。”

“这样啊……”

约恩听到那警察的脚步声逐渐远去，眼睛看着门口上方亮着的绿色逃生标志，它让他再次想起朗希尔德。那件事是在黑暗中发生的。晚餐过后，他们去黑漆漆的维格兰雕塑公园散步，站在巨型雕像旁的无人广场上，望着东边的市中心。约恩对朗希尔德述说古斯塔夫·维格兰的故事，这位来自曼达尔市的非凡雕塑家表示，如果要用他的雕像来装饰这座公园，那么公园就必须扩建，好让雕像和周围的教堂对称，公园大门也能直接面对乌兰宁堡教堂。市政府代表说不能移动公园时，维格兰就要求他们移动教堂。

朗希尔德用严肃的表情看着他，听他讲故事，他忽然觉得这个女人强壮又聪明，令他害怕。

“我好冷。”朗希尔德说，在大衣里瑟瑟发抖。

“也许我们应该走回……”他刚一开口，朗希尔德就把手放在他脑后，抬起脸去和他面对面。她有一双他从未见过的独特眼睛，浅蓝色，几乎是蓝绿色的，外围那圈白衬得她的苍白肌肤看起来也有了颜色。一如往常，他弯下腰去。接着，她的舌头已在他口中，又热又湿，舌头肌肉持续运动，犹如一只神秘巨蟒缠绕着他的舌头，想紧紧抓住。一股热气穿透他从福雷特斯慈善商店买来的厚羊毛西装裤，朗希尔德的手非常精准地放在正确位置上。

“来吧。”朗希尔德在他耳畔轻声说，一脚跨上栅栏。约恩低头望去，在丝袜尽头瞥见一片白色肌肤。他赶紧推开朗希尔德。

“不行。”他说。

“为什么？”朗希尔德呻吟一声。

“我对上帝发过誓。”

朗希尔德凝视着约恩，感到困惑不已，接着双眼溢满泪水，静静地啜泣起来，她把头倚在约恩胸膛上，说以为再也找不到他了。约恩不懂她的意思，只是抚摸她的头发。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们总在约恩家碰面，每次都是朗希尔德主动。起初，朗希尔德还会不经意地挑逗约恩，看他会不会打破守贞的誓言，但后来，仅仅是和约恩一起躺在床上互相爱抚似乎就让她很高兴了。有时，基于某种约恩不明白的原因，朗希尔德会突然变得没有安全感，要求约恩绝对不能离开她。他们说的话不多，但他觉得在性爱上的节制将朗希尔德捆绑得离他越来越近。约恩认识西娅之后，忽然就不再跟朗希尔德见面了，倒不是说他不爱见她，而是因为西娅想跟约恩交换备份钥匙。西娅说这是信任的问题，而他不知道该如何巧妙地回应。

约恩在床上翻身，闭上眼睛。他想做梦。如果可能的话，他想做梦并遗忘。睡意逐渐来临，这时他感觉门口有空气流入。他本能地睁开眼睛，翻过身子，在逃生标志的绿色光芒下看见门是关着的。他凝视黑暗，屏住呼吸，侧耳聆听着。

玛蒂娜站在自家公寓黑魆魆的窗前。她家位于索根福里街，由于电力中断，整条街陷入一片漆黑，但她还是隐约看出楼下那辆车似乎是里卡尔的。

先前她下车时，里卡尔并未试图亲吻她，只是用小狗般的眼神看着她，说他会当上行政长，因为组织里许多征兆表明这个职位将由他出任。他问玛蒂娜是不是也认为他会当选时，脸上的表情异常僵硬。

玛蒂娜说他一定会是个好行政长，然后伸手去开车门，心想他应

该会触碰她，但他没有。她开门下车。

玛蒂娜叹了口气，拿起手机，拨打他给她的号码。

“请说。”哈利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很不一样，或许是因为在家，这是他在家说话的声音。

“我是玛蒂娜。”

“嘿。”很难听出他究竟高不高兴。

“你要我想一想，是否记得有人打电话来问约恩的值班时间。”她说。

“嗯？”

“我想过了。”

“怎么样？”

“没人问过。”

一阵长长的静默。

“你打来就是要告诉我这件事？”哈利的声音温暖而嘶哑，听起来似乎在睡觉。

“对，我不应该告诉你吗？”

“当然当然，你应该告诉我，谢谢你的帮忙。”

“不客气。”

她闭上眼睛，直到听见哈利的声音再度响起。

“你……顺利到家了？”

“嗯，这里停电。”

“我这里也停电，”哈利说，“等一下电就会来了。”

“如果电不来呢？”

“什么意思？”

“大家会不会陷入混乱？”

“你常想这种事吗？”

“有时候会想，我认为文明的基础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脆弱，你觉得呢？”

哈利沉默良久才说：“我认为我们所仰赖的所有系统都有可能短路，把大家丢进黑夜深处，法律和规则再也不能保护我们，寒冷和猛兽将统治天下，人人只求自保。”

“这些话，”玛蒂娜等电话那头的声音停止之后说，“非常不适合用来哄小女孩上床睡觉，我觉得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反乌托邦人士，哈利。”

“当然，我是警察，晚安。”

玛蒂娜还来不及回话，电话已经挂断。

哈利回到被子里，看着墙壁。

卧室里的温度急剧下降。

哈利想起外面的天空、翁达尔斯内斯镇、爷爷、母亲、丧礼，以及母亲晚上用非常轻柔的声音所做的祈祷：“主是我们的坚固堡垒。”但在入睡前的无重力时刻，他想起玛蒂娜和她的声音，她的声音依然在他脑海中萦绕。

客厅的电视活了过来，呻吟一声，开始咝咝作响。走廊的灯泡亮起，光线从开着的卧室门外射入，照在哈利脸上。这时他已睡着。

二十分钟后，哈利家的电话响起。他睁开眼睛，咒骂了一声，拖着脚步，全身发抖地走到玄关，接起电话。

“说吧，小声点。”

“哈利吗？”

“差不多。什么事，哈福森？”

“出事了。”

“大事还小事？”

“大事。”

“该死的！”

15 突袭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四凌晨

他站在奥克西瓦河畔的小径上，全身发抖。去他的阿尔巴尼亚浑球！尽管天气很冷，黑色的河水依然没有结冰，加强了铁桥下的黑暗势力。他叫塞尔，今年十六岁，十二岁那年他跟母亲从索马里来到挪威，十四岁开始卖哈希什 [9]，去年春天开始卖海洛因。今天胡克斯又让他失望了，他不能冒险站在这里一整晚，却没把身上的十份海洛因卖出去。如果他十八岁，就可以把海洛因拿到普拉塔广场去卖，但他未成年，去普拉塔广场会被警察抓到，因此河畔这个地方才是他们的地盘。他们大多数是来自索马里的少年，有些客人跟他们一样未成年，有些则有不能去普拉塔广场的个人原因。他正好急需现金，去他妈的胡克斯！

一名男子沿着小径走来，那人肯定不是胡克斯。胡克斯因为贩卖稀释安非他命而被B帮痛殴一顿，现在走路还一瘸一拐。那人看起来不像卧底警察，但也不像毒虫，尽管他身穿许多毒虫会穿的蓝色外

套。塞尔环视四周，此地只有他们两人。

男子走近时，塞尔从桥下阴暗处走出来。“买药吗？”

男子微微一笑，摇了摇头，继续往前走，但塞尔站到小径中央。以塞尔的年龄（或者任何年龄）来说，他的体格算非常高大，他的刀子也很大，就像电影《第一滴血》中主角兰博所用的刀子，刀柄中空，里面有指南针和钓线。这把刀在军品店要价约一千克朗，但他从朋友那里以三百克朗入手。

“你是要买药还是直接把钱交出来？”塞尔问道，扬起刀子，让刻有纹路的刀身反射路灯的光亮。

“你说什么？”

这家伙是外国人，不吃塞尔这一套。

“钱，”塞尔听见自己拉高嗓门，不知为何，每次抢劫时他都会变得非常暴躁，“快点。”

那外国人点了点头，扬起左手防卫，同时冷静地把右手伸进外套，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抽出手来。塞尔完全没时间反应，只低声说了句“该死”，就发现自己正看着一把手枪的枪管。他想跑，但那个黑色的金属孔洞似乎令他的双脚冻结在地上。

“我……”塞尔开口说。

“跑吧，”那男子说，“快点。”

塞尔拔腿就跑，河面上冰冷潮湿的空气在他肺脏里燃烧，广场和邮局的灯光在他的视网膜上跳动。他一直跑到河水流入峡湾之处，才无力再跑下去。他朝集装箱码头周围的栅栏高声大喊，有一天一定要杀光他们。

哈利被哈福森的电话吵醒后十五分钟，一辆警车在苏菲街的人行道旁停下，哈利坐上后座，在哈福森身旁，低声对前座的制服警察说

了声“晚安”。

驾驶的警察是个肌肉发达、表情冷漠的家伙，他静静地开车上路。

“开快点吧。”副驾驶座上的年轻警察说，这人脸上长了许多痘痘。

“一共几个人过去？”哈利看了看表。

“两辆车，再加上这一辆。”哈福森说。

“所以是六个人再加上我们两个。不要开警示灯，我们要安静地行动。你、我、一个制服警察和一把枪就可以把人逮捕。另外五个人守住可能的逃脱路线。你有没有带枪？”

哈福森拍了拍胸前口袋。

“很好，我没带。”哈利说。

“你的枪支执照还没拿到吗？”

哈利倾身到前座之间：“你们谁想跟我一起去逮捕职业杀手？”

“我！”副驾驶座上的年轻警察立刻回答。

“那就你了。”哈利朝后视镜缓缓地点了点头。六分钟后，车子停在格兰区的汉道斯街尾，他们仔细打量着一扇大门，早些时候哈利就站在那扇大门外。

“挪威电信的那个家伙确定吗？”哈利问道。

“对，”哈福森说，“托西森说大约十五分钟前，这家救世军旅社的内线电话打到了国际饭店。”

“不可能是巧合，”哈利打开车门，“这里是救世军的地盘，我先去查看，一会儿就回来。”

哈利回来时，司机的大腿上已放着一把MP5冲锋枪。新修订的法规允许巡逻警车配备这种冲锋枪，将其锁在后备厢内。

“没有更低调一点的枪吗？”哈利问道。

他摇了摇头。哈利转头望向哈福森：“那你呢？”

“我只有娇小的史密斯威森点三八手枪。”

“我的可以借你，”副驾驶座上那名精力旺盛的年轻警察说，“杰立寇九四一，火力强大，以色列警察就是用这种手枪轰掉阿拉伯人的头的。”

“杰立寇？”哈利说。哈福森看见他眯起眼睛。

“我不会问你这把枪从哪里来，但我想跟你说，它很可能来自一个军火走私集团，由你的前任同事汤姆·瓦勒所领导。”

年轻警察转过头来，一双蓝眼睛颇有跟他脸上争相出头的痘痘相互较劲的意味。“我记得汤姆·瓦勒。警监，你知道吗？我们大多都认为他是个好人。”

哈利吞了口口水，望出窗外。

“你们大多都错了。”哈福森说。

“对讲机给我。”哈利说。

哈利对其他司机下达了迅速有效的命令，指示他们把警车开往他指定的位置，但没提到街道或建筑名称，以免被犯罪线记者、歹徒、爱管闲事的人从电台频道中识别，得知警方正准备行动。

“走吧，”哈利转头望向副驾驶座上那名警察，“你留在这里跟勤务中心保持联络，有事就用你同事的对讲机跟我们联络，好吗？”

年轻警察耸了耸肩。

哈利在旅社大门口按了三次门铃，一名少年才拖着脚步出来，稍微打开大门，用惺忪睡眼朝他们看去。

“我们是警察，”哈利边说边翻着口袋，“可恶，我把警察证落在家里了。哈福森，你的拿给他看。”

“警察不能进来，”那少年说，“这你们应该知道的。”

“我们是来查命案的，不是毒品。”

“什么？”

少年睁大眼睛，越过哈利肩头，看见有个制服警察扬起MP5冲锋枪。他打开门，后退一步，根本没看哈福森的警察证。

“有没有一个叫克里斯托·史丹奇的人住在这里？”哈利问道。

少年摇了摇头。

“也许是个穿驼毛大衣的外国人？”哈福森问道。哈利走到柜台内，打开房客登记簿。

“今天住这里的外国人只有一个，是救济巴士送来的，”少年结结巴巴地说，“可是他没穿驼毛大衣，只穿了西装外套。里卡尔·尼尔森从我们店里拿了一件冬季外套给他。”

“他是不是在这里打过电话？”哈利在柜台内问道。

“他在后面那间办公室里打过电话。”

“什么时候打的？”

“大概十一点半。”

“时间符合那通打到萨格勒布的电话。”哈福森低声说。

“他在房间里吗？”哈利问。

“不知道，我已经睡了，他把钥匙带在身上。”

“你有万能钥匙吗？”

少年点了点头，从腰带上的一串钥匙中解下一把，放到哈利伸出的手中。

“房号是……？”

“二十六号，楼上走廊最后一间。”

哈利快步前进，司机双手握着冲锋枪，紧紧跟上。

“待在你的房间里，等我们行动结束再出来。”哈福森对少年说。他拔出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眨了眨眼，又拍了拍少年的肩膀。

他打开大门，看见柜台没人。很正常，就像远处街上停着一辆警车，车内坐着一名警察一样正常，毕竟他刚刚发现了一手消息——这是一个犯罪区。

他脚步沉重地爬上楼梯，才转过走廊转角，就听见吱吱声。他在武科瓦尔的碉堡里听过这种吱吱声，知道那是无线电对讲机的声音。

他抬头一看，就看见走廊尽头、他的房间门口站着两名便衣男子和一名手持冲锋枪的制服警察。他立刻认出那个握着门把的便衣男子。制服警察拿起对讲机，低声说话。

另外两人面向他。这时要离开已经太迟。

他们对他们点了点头，走到二十二号房门口，然后摇了摇头，仿佛对附近犯罪率的升高感到失望，同时伸手在口袋里寻找钥匙。他用余光看见他曾在斯坎迪亚饭店柜台遇见的那名警察无声无息地打开房门，另外两人立刻跟上。

三名警察一进房间，他立刻沿原路下楼，两步并作一步，迅速步下楼梯。一如往常，他熟知所有出口的位置。他搭乘救济巴士来到这

里之后，就把出口的位置都摸清楚了。转眼间他就来到通往后院的门口，但想到从这里出去实在太过明显，除非他判断错误，否则一定有警察守着。如此看来，从大门逃跑成功的概率最高。他走出大门，随即左转，直接朝警车走去。这条路线上只有一名警察，只要他能摆脱那名警察，就能走到河边，没入黑暗之中。

“该死的！”哈利吼道，发现房间内空无一人。

“说不定他散步去了。”哈福森说。

他们同时望向司机，他并未说话，但他胸前的无线电对讲机响了起来。“刚刚走过去的家伙又出现了，他从大门出来，正往我这边走来。”哈利吸了口气，房间里隐约有种香味，他认得这种香味。

“就是他，”哈利说，“我们被耍了。”

“就是他。”司机朝对讲机说，接着就跟随哈利奔出房门。

“太好了，他是我的了，”对讲机发出吱喳声，“完毕。”

“不！”三人冲下走廊时哈利吼道，“不要挡住他，等我们过去！”

司机用对讲机复述哈利的命令，传来的却只有滋滋声。

他看见警车车门打开，路灯灯光下，一名持枪的年轻制服警察下了车。

“站住！”年轻警察喊道，双腿张开，拿枪指着他。他心想，经验不足。两人之间有大约五十米长的阴暗街道，但这名警察不如桥下的小劫匪精明，目标的逃脱路线还没被截断就现身了。这是他今晚第二次亮出拉玛迷你麦斯手枪。他并未转身逃跑，而是快速冲向年轻警察。

“站住！”年轻警察又喊了一次。

两人之间的距离缩短到三十米，二十米。他举枪射击。

距离目标对象十几米时，人们通常会高估射中对方的机会，同时又会低估火药爆炸声和子弹击中物体的巨大声响。子弹击中警车的风挡玻璃，玻璃瞬间变白，随即轰的一声坍塌。那位年轻警察也是如此，他脸色发白，双膝一软，跪了下来，双手仍努力握住那把过于沉重的杰立寇九四一手枪。

哈利和哈福森同时抵达汉道斯街。

“在那里。”哈福森说。

年轻警察依然跪在警车旁的地上，手枪指着天空。远处街道上可以看见一个蓝色外套的背影，正是刚才他们在走廊上见过的那个人。

“他朝艾卡区跑了。”哈福森说。

哈利转头望向刚跑到他们身旁的司机。

“给我MP5。”

司机把冲锋枪交给哈利：“它没……”

哈利已冲了出去，他听见哈福森跟在后面，但他脚下的马丁靴有橡胶鞋底，在蓝色冰面上能展现出更好的抓地力。男子远远领先，已转过街角，奔上佛斯街；佛斯街是公园外围的街道。哈利单手握紧冲锋枪，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尽量用有效率的方式奔跑。接近转角时，他放慢脚步，把枪端到射击位置，试着不想太多，越过转角探头往右望去。

转角处无人埋伏。

街道上也空无一人。

史丹奇这类职业杀手不可能笨到跑进别人家后院，因为这跟跑进捕鼠笼一样，只是等警察把笼门关上而已。哈利朝公园望去，只见一大片白雪反射着周围屋舍的灯光。那里是不是有动静？就在六七十米外，有个人影正缓缓穿过雪地。蓝色外套。哈利冲过街道，一跃而

起，他飞越雪堆，在雪地里落下，立刻陷入深及腰际的新雪之中。

“该死的！”

冲锋枪掉了。前方的人影回过头来，又继续艰难地往前移动。哈利伸手去找冲锋枪，看见史丹奇虽然脚下难以找到着力点，却仍奋力穿过松软的白雪。哈利的手指摸到坚硬物体。找到了。他拉出冲锋枪，从冰雪中爬起来，先抬起一只脚，尽量跨出，再侧过身子，抬起另一只脚跨出去。前进三十米之后，他大腿肌肉中的乳酸已开始产生灼热感，但两人之间的距离已逐渐缩短。眼看史丹奇就要离开雪地，走上小径，哈利咬紧牙关，奋力追赶。距离缩短到十五米。够近了。哈利趴上雪地，将冲锋枪摆到射击位置，他吹开阻挡视线的白雪，拉开保险栓，选择单发射击模式，等着史丹奇走到小径的路灯下。

“警察！”哈利喊出这句话之后才觉得十分滑稽，“不许动！”

前方的史丹奇依然奋力前进。哈利扣紧扳机。

“站住，不然开枪了！”

史丹奇再前进五米就能踏上小径。

“我瞄准了你的头，”哈利吼道，“我不会失手。”

史丹奇往前一扑，双手抓住灯柱，把自己拉离雪堆。蓝色外套进入哈利的视线，他屏住呼吸，依照自己受过的训练，否定小脑的冲动，因为小脑的逻辑评估会告诉你不该杀害同类。他专注于射击技巧，避免鲁莽地扣下扳机，接着他感觉弹簧装置发生动作，也听见金属扳机发出咔嚓一声，但肩膀却没感觉到反作用力。难道是故障？哈利再次扣下扳机，依然只听见咔嚓一声。

史丹奇直起身来，冰雪从他身上纷纷掉落，他站到小径上，跺了跺脚，转头望向哈利。哈利没有移动。史丹奇站在原地，双手垂落身侧。哈利心想，这家伙看起来像在梦游。史丹奇举起了手。哈利看见对方手上有枪，知道自己趴在这里毫无防护。史丹奇的手继续往上

举，来到额头处，做了一个讽刺的敬礼手势，接着便转过身，沿小径跑去。

哈利闭上双眼，感觉心脏在肋骨之间剧烈跳动。

等到哈利好不容易踏上小径，史丹奇已消失在黑暗中。哈利卸下MP5的弹匣查看，果然不出所料。他怒火中烧，把枪往空中抛去。在广场饭店前方，MP5如同一只丑陋的黑鸟飞上天际，落入他身后的黑色水流，发出轻微的溅水声响。

哈福森赶来时，哈利嘴里叼着根烟，坐在雪地里。

他弯腰抓住膝盖，胸口剧烈起伏。“天哪，你真能跑。”他气喘吁吁地说，“他跑掉了？”

“已经不见了，”哈利说，“我们回去吧。”

“那把MP5呢？”

“你只想问这个？”

哈福森看了看哈利，决定不再多问。

旅社前方停着两辆警车，蓝色警示灯不住地闪烁。各种长镜头从一群发抖的男子胸前伸出，他们挤在旅社大门门口，显然门已上锁。哈利和哈福森走在汉道斯街上，哈福森刚用手机打完电话。

“为什么每次我见到这种景象，就会想到色情影片里的一句台词？”哈利说。

“是记者，”哈福森说，“他们怎么听到风声的？”

“你问问无线电上那个兔崽子，”哈利说，“我猜是他把猫放出来的。勤务中心怎么说？”

“他们正在调派所有可动用的警车去河边，制服部门会派十几个

制服警察步行前往。你觉得行吗？”

“找不到他的，他很厉害。打电话叫贝雅特过来。”

一名记者看见他们，走上前来：“呃，哈利？”

“你来迟了，钱登。”

“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事。”

“哦？我看见有人开枪打破警车的风挡玻璃。”

“谁说不是用棍子打破的？”哈利说，记者小跑跟在后面。

“警车里的警察说有人朝他开枪。”

“天哪，我最好找他谈一谈，”哈利说，“借过，各位！”

那群记者不情愿地让开，哈利敲了敲旅社大门。相机的咔嚓声不绝于耳，镁光灯闪个不停。

“这件事跟伊格广场命案有没有关系？”一名记者喊道，“救世军是不是牵涉在内？”

大门开了一条缝，露出司机的脸。他后退一步，让哈利和哈福森推门入内。三人经过柜台，看见那年轻警察坐在柜台内的椅子上看着空气，眼神空洞，另一名警察蹲在他面前对他低声说着什么。

楼上二十六号房的房门依然开着。

“尽量别用手碰，”哈利对司机说，“贝雅特·隆恩会来采集指纹和DNA。”

他们四处查看，打开柜子，搜寻床底。

“天哪，”哈福森说，“什么东西都没有，那家伙除了身上的东西外什么都没有。”

“他一定有个手提箱之类的，才能带枪入境，”哈利说，“当然，手提箱可能已经扔掉了，或放在某个安全的地方。”

“奥斯陆没有太多可以寄放行李的地方。”

“想想看。”

“好，比如说他住过的饭店的行李间，当然还有奥斯陆中央车站的储物柜。”

“跟着这条线索想下去。”

“什么线索？”

“他在外面，行李又寄放在某个地方。”

“所以现在他可能需要用到行李，没错。我通知勤务中心，派人去斯坎迪亚饭店和中央车站……还有一家饭店的名单上有史丹奇的名字，是哪一家来着？”

“霍勒伯广场的瑞迪森饭店。”

“谢谢。”

哈利转头望向司机，问他是否想出去抽根烟。两人下楼，走出后门。白雪覆盖着安静的小后院，一位老人站在院子里抽烟，抬头凝望灰黄色的天空，无视他们的到来。

“你同事怎么样？”哈利问道，点燃两根烟。

“他不会有事的。记者的事我很抱歉。”

“不是你的错。”

“不，是我的错，他用无线电跟我联络，说有人进入这家旅社。这种事我应该对他耳提面命。”

“你更应该关心其他的事。”

司机的目光朝哈利射来，连续眨了两下眼睛：“抱歉，我曾试图警告你，可是你已经跑掉了。”

“好，但为什么？”

司机用力吸了口烟，炽红的火光犹如谴责般亮了起来：“大部分歹徒一看见MP5指着他们，就会投降。”

“我问的不是这个。”

司机的下巴肌肉紧缩又放松：“已经是陈年往事了。”

“嗯，”哈利看着他，“每个人都有过去，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用空弹匣害同事身陷危险。”

“你说得对。”司机丢掉抽到一半的烟，香烟发出啞的一声，隐没在新雪之中，他深深吸了口气，“你不会惹上麻烦的，霍勒，我会确认你的报告是正确的。”

哈利变换站姿，看着手中的香烟。他估计这名司机年约五十，很少有人到了这个年纪还在执行警车巡逻勤务。“陈年往事，会是我喜欢听的那种吗？”

“你一定听过。”

“嗯，跟小孩有关？”

“二十二岁，没有前科。”

“死了？”

“胸部以下瘫痪，我瞄准他的腹部，但子弹直接射穿。”

院子里的老人咳了几声，哈利循声望去，看见老人用两根火柴夹着一根烟。

年轻警察依然坐在柜台椅子上，接受同事的安慰。哈利侧了侧头，请安慰他的同事离去，自己蹲了下来。

“创伤咨询不会有用的，”哈利对面无血色的年轻警察说，“自己振作起来。”

“什么？”

“你害怕是因为你以为自己去鬼门关前走了一遭，但其实没有，他根本没有瞄准你，他瞄准的是警车。”

“什么？”那兔崽子用同样平淡的语调说。

“这家伙是行家，他知道对警察开枪是绝对没有希望逃脱的，所以他开那枪只是为了吓唬你。”

“你怎么知道……”

“他也没对我开枪。你只要这样告诉自己，就可以安心入睡，不用去找心理医生，还有人更需要他们。”哈利起身时膝盖发出咔啦一声，“还有，级别比你高的警官照理说都比你聪明，所以下次请服从命令，好吗？”

他的心脏猛烈跳动，犹如被追捕的猎物一般。一阵风吹来，把吊在细电线上的路灯吹得左摇右晃，他的影子也在人行道上跳起舞来。他希望迈出更大的步子，但冰面光滑，只能尽量踩稳步伐。

一定是在旅社办公室打回萨格勒布的那通电话暴露了他的行踪，而且警察竟来得如此之快！因此他不能再打电话回去了。他听见后方有车子接近，强迫自己不回头，只能仔细聆听。那辆车并未刹车，而是开了过去。随之而来的一阵风卷起细小的雪花，喷在他颈部未被蓝色外套覆盖的地方。警方已看见他身穿这件蓝色外套，这表示他不再

是隐形的。他考虑过丢弃这件外套，但只穿一件衬衫不仅可疑，还会被冻死。他看了看表，现在距离这座城市醒来、可供躲避的餐厅和商店开始营业还有好几个小时，这段时间他必须先找个可以保暖和休息躲避的地方，等待天明。

他经过一栋画满涂鸦的黄色脏屋子，目光被上面画的一个词吸引过去：Vestbredden。这是不是“西岸”的意思？前方街上有个男子在一扇门前弯下腰，远远看去像是把额头抵在门上，再走近就看见，原来男子正在按门铃。

他驻足等待，也许这是得救的机会。

门铃上方的对讲机吱吱作响，传出说话声。男子直起身子，摇摇晃晃，对着对讲机愤怒吼叫，因烂醉而发红的肌肤垂挂在脸上，看起来宛如沙皮狗一般。男子的吼叫声停了下来，余音在城市静静的夜里逐渐散去。大门传来电子锁细小的啾啾声，男子费力地移动身躯前进，蹒跚地推门而入。

大门逐渐关上，他的反应是先聆听。门关得太快。他的鞋底在蓝色冰面上不停地打滑，双掌才按上蜇人的冰面，身体就已摔在人行道上。他仓促地爬起，看见那扇门即将关闭，随即冲上前去，伸出一只脚，感觉门的重量压在他的脚踝上。他悄悄进门，驻足聆听。笨重的脚步声传来，停了一会儿之后再度费力地前进，接着是敲门声，门打开了，一个女子大声吼着什么，用的是这个国家声调单一的奇特语言。突然她的声音停止，仿佛有人割断了她的喉咙。几分钟的宁静之后，他听见低低的哀鸣，像是孩子在摆脱伤害时发出的噪声。接着，楼上的门砰的一声关上，四周安静下来。

他让大门在背后关上，看见楼梯下方的垃圾里有几份报纸。在武科瓦尔时，他们会把报纸塞进鞋子，除了可以保暖，还能吸收湿气。他依然能看见自己吐出的雾气，但至少他暂时安全了。

哈利坐在救世军旅社柜台后方的办公室里，手里拿着听筒，想象着电话另一头的公寓。他看见贴在电话上方镜子上的友人照片，照片

中的人露出笑容，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也许正在国外旅行。大部分是女性友人。他看见的公寓里只有简单的家具，但十分温馨。冰箱门上贴着智慧的话语，浴室里贴着切·格瓦拉的海报。不过现在还会有人贴这些东西吗？

“喂？”一个困倦的声音说。

“还是我。”

“爸爸？”

爸爸？哈利吸了口气，感觉脸颊发热：“我是警察。”

“哦，原来是你。”电话那头传来低沉又开朗的笑声。

“抱歉把你吵醒，可是我们……”

“没关系。”

两人都沉默了一下，这种沉默是哈利想避免的。

“我在旅社，”他说，“我们来这里捉凶手，柜台那个少年说今晚早些时候，是你和里卡尔把他送来的。”

“那个没穿御寒外套的可怜的家伙？”

“对。”

“他做了什么事？”

“我们怀疑是他杀了罗伯特·卡尔森。”

“我的天！”

哈利注意到她说这句话时加了重音。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派一位警察过去跟你说明，在这之前你也

可以回想一下他说过什么话。”

“好，但可不可以……”她顿了顿。

“喂？”哈利说。

“他什么也没说，”她说，“可是他的行为举止看起来很像战争难民，梦游般的动作仿佛他已经死了，只是在无意识地行动。”

“嗯，里卡尔跟他说过话吗？”

“可能吧，你要他的电话吗？”

“请给我。”

“稍等一下。”

玛蒂娜说得没错。哈利回想起史丹奇爬出雪地后的模样，冰雪从他身上掉落，他只是双手低垂，面无表情，宛如电影《活死人之夜》中爬出坟墓的僵尸。

哈利听见咳嗽声，在椅子上一转身就看见办公室门口站着甘纳·哈根和戴维·埃克霍夫。

“打扰到你了吗？”哈根问道。

“请进。”哈利说。

两人走了进来，在桌子对面坐下。

“我们想听听报告。”哈根说。

哈利还来不及问“我们”指的是谁，玛蒂娜的声音就响了起来，并说出一组号码。哈利赶紧抄下。

“谢谢，”他说，“晚安。”

“我在想……”

“我得挂电话了。”哈利说。

“嗯哼，晚安。”

哈利挂上电话。

“我们尽快赶来了，”玛蒂娜的父亲说，“真是太糟糕了，发生了什么事？”

哈利朝哈根望去。

“请跟我们说明。”哈根说。

哈利详细说明了逮捕行动怎样失败，子弹怎样击中警车，以及他是怎样穿越公园追逐嫌疑人的。

“既然你已经追到那么近，手中又有MP5，为什么不对他开枪？”哈根问道。

哈利清了清喉咙，稍等片刻，观察埃克霍夫。

“怎么样？”哈根的口气开始不耐烦。

“当时很暗。”哈利说。

哈根凝视了一会儿他的警监，才说：“所以当你们闯进他房间的时候，他正在街上游走。请你告诉我，为什么在零下四摄氏度的深夜，一个杀手会在室外？”他压低声音，“我想你应该派了人二十四小时保护约恩·卡尔森吧。”

“约恩？”埃克霍夫说，“他不是伍立弗医院吗？”

“我派了一个警员守在病房外，”哈利说，力求语声镇定，“我正要问他是否一切正常。”

冲击乐队《伦敦呼唤》一曲的前四个音符，在伍立弗医院神经外科病房区的走廊间响起。一名男子顶着扁塌的头发，身穿浴袍，握着移动输液架，从守在病房门口的警员面前走过，并用斥责的眼神看了他一眼。警员不顾医院规定，接起手机。

“我是斯特兰登。”

“我是霍勒，有什么要汇报的吗？”

“没什么，只有一个失眠病人在走廊里晃来晃去，看起来贼头贼脑的，但应该无害。”

男子的鼻子发出呼哧声，继续在走廊里来回走。

“今晚早些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有，热刺队在白鹿巷球场被阿森纳队打得落花流水，还有停电了。”

“病人呢？”

“没发出一点声音。”

“你有没有查看是否一切正常？”

“除了很难相处，一切都很正常。”

斯特兰登听见手机那头传来异样的静默：“开玩笑的啦，我立刻去查，不要挂断。”

病房里闻起来有甜甜的气味，斯特兰登心想，应该是糖果的味道。走廊上的光线扫过房间，随着房门关上而消失，但他已看见枕头上的脸部轮廓。他走上前去。病房里很安静，太安静了，仿佛所有的声音都一起消失，就连某种声音也不见了。

“卡尔森？”

没有回应。

斯特兰登咳了一声，提高嗓音又叫了一次：“卡尔森。”

病房里非常安静，哈利的声音清楚地响起：“怎么回事？”

斯特兰登把手机拿到耳边：“他睡得很熟。”

“你确定？”

斯特兰登仔细观察枕头上的那张脸，发现了令他困惑的原因。卡尔森像婴儿一般熟睡，但成年男子睡觉时通常会打鼾。他把耳朵凑到约恩面前，聆听呼吸声。

“喂？”手机里传来哈利的高声呼喊，听起来十分遥远，“喂？”

16 难民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四

太阳把他照得暖洋洋的。微风吹过沙丘，使绿草上下起伏，不断点头，表示感谢。他刚才一定下水游过泳，因为他身体底下的毛巾是湿的。“你看。”他母亲伸手一指。他以手遮眉，望向闪闪发光、蓝得不可思议的亚得里亚海，看见一名男子涉水朝海滩走来，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那是他的父亲。父亲后面是波波和乔吉。一只小狗游在父亲身旁，小尾巴有如旗杆般直直竖起。他看着他们，只见有更多人从海中升起，其中有些人他十分熟悉，例如乔吉的父亲；其他人则有些面熟，例如巴黎公寓门口的那张脸。突然，那些面孔扭曲变形，难以分辨，犹如怪异面具般对他做出鬼脸。太阳消失在云层后方，温度骤降。面具开始大声吼叫。

他醒了过来，睁开眼睛，身体侧面剧烈疼痛。原来这里是奥斯陆，而他身处门廊楼梯下的地板上。一个人站在他面前，张口吼叫，他只听得懂一个词，这个词跟他的母语几乎一样：Narkoman（毒

虫)。

接着，身穿短皮夹克的男子后退一步，抬起了脚。这一脚正好踢中他的疼痛之处，令他痛得在地上打滚。皮衣男子后方还有一名男子，正捏着鼻子大笑。皮衣男子朝大门指了指。

他看着那两个人，把手伸进外套口袋，感觉外套湿湿的，但手枪还在身上，弹匣里还有两发子弹。如果他用枪威胁，他们可能会报警。

皮衣男子大喊，举起了手。

他扬起一只手臂防卫，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捏着鼻子的男子打开大门，咧嘴笑着，趁他走出门时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

大门在他背后关上，他听见那两名男子爬上楼梯。他看了看表，凌晨四点。天色仍黑。他感到寒气钻入骨髓，全身又冷又湿。他用手摸了摸外套背后和裤管，觉得都是湿的，还散发着尿骚味。难道他尿裤子了？不对，他一定是躺在地面的一摊尿上，原本尿是结冰的，后来被他的体温融化。

他把双手插在口袋里，起身行走，不再顾虑旁边经过的车辆。

病人低声说了句：“谢谢。”马地亚·路海森关上门，瘫坐在办公椅上，打个哈欠，看了看时钟。六点。再过一小时，早班人员就会来换班，然后他就可以回家睡几小时，再前往萝凯在山上的家。现在萝凯可能还在霍尔门科伦区的木造大宅里，安稳地睡在被窝中。他和欧雷克似乎还找不到相处的节奏，但有一天他一定会找到。欧雷克并不是不喜欢他，而是跟萝凯那个警察前男友有着过于强大的联结。没想到一个小孩竟可以毫不迟疑地把一个有酒瘾的男人当成父亲和榜样。

有一阵子他想对萝凯提起这件事，最后还是打消了念头，因为这样只会让他看起来像个无助的白痴，或让萝凯怀疑他对他们母子来说是不是合适的男人。而他的目标就是这个：成为合适的男人。为了留住萝凯，成为什么样的男人他都愿意，而且他必须知道自己得成为什

么样的男人才行。于是他问了：这个警察到底有什么特别？萝凯回答说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只不过她爱过他。若不是这番回答，马地亚还不曾留意萝凯从未在他身上用过“爱”这个字。

马地亚抛开这些无聊的念头，在电脑上查看下一位病人的名字，走到护士接待病人的中央走廊。这时天色仍黑，走廊上空无一人，于是他走进等候室。

等候室的五人朝他望去，露出乞求的眼神，希望下一个能轮到自己。只有一名男子睡在远处角落里，张着嘴巴，头倚墙壁。一定是只毒虫，那件蓝色外套和阵阵尿骚味是最好的证明，而且那人一定会说身体疼痛，要求开药。

马地亚走到男子旁边，皱起鼻子，用力摇了摇他，立刻后退一步。很多毒虫都有过睡觉时被抢劫金钱和毒品的经历，多年的这种生活使他们已养成习惯，只要被惊醒就下意识地挥拳打人或拿刀刺人。

男子眨了眨眼，用意外清澈的眼神看着马地亚。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马地亚问道。当然，标准程序应是在确保隐私的环境下才可以问病人这个问题，但马地亚已经受够了这些毒虫和酒鬼，因为他们占用了其他患者的时间和资源。

男子裹紧外套，一言不发。

“哈罗！你恐怕得说明你坐在这里的原因。”

男子摇了摇头，朝其他人指了指，仿佛是说还没轮到他。

“这里不是休息室，你不能在这里睡觉，快点离开。”

“我听不懂。”男子说。

“离开，”马地亚说，“不然我就报警。”

马地亚惊讶地发现自己必须极力克制，才不会把这个浑身发臭的

毒虫从椅子上拖下来。其他人纷纷转头望来。

男子点了点头，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出入口的玻璃门关上后，马地亚依然站在原地看着男子的背影。

“你把那种人撵出去真是太好了。”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

马地亚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也许他对萝凯说“我爱你”的次数不够多。也许原因就是那个。

早上七点半，神经外科病房区窗外的天空依然黑沉沉的。十九号病房内，警察斯特兰登低头看着整齐无人的病床，这张床约恩·卡尔森曾经躺过。他心想，不久后另一个病人会躺在这张床上。现在冒出这种念头真奇怪。但他真得找一张床躺下，好好睡一觉。他打了个哈欠，检查是否有东西遗留在床边的桌上，然后拿起椅子上的报纸，转身离开。

门口站着一名男子，是霍勒警监。

“他去哪里了？”

“离开了，”斯特兰登说，“他们十五分钟前接走他了。”

“哦？谁授权的？”

“社工，他们不想再把他留在这里。”

“我是说运送的事是谁授权的？人送到哪里了？”

“是你们犯罪特警队的新长官打的电话。”

“甘纳·哈根？他亲自打的电话？”

“对，他们把卡尔森送到他弟弟的公寓了。”

哈利慢慢地摇了摇头，然后离开。

东方天色渐白，哈利踏着沉重的脚步，爬上葛毕兹街一栋红褐色砖砌建筑的楼梯。葛毕兹街不长，位于基克凡路和法格博街之间，柏油路面满是坑洞。哈利按照约恩在对讲机上的指示，在二楼一扇微开的门前停下脚步，那扇门上有个浅蓝色条纹的塑料名牌，上面用凸起的白字写着：罗伯特·卡尔森。

哈利走进门内，粗略地看了一圈。这是个凌乱的小套房，符合大家对罗伯特办公室的印象，尽管欧拉和托莉在搜寻有助厘清案情的信件或文件时，可能把罗伯特的办公室弄得更乱。一面墙上贴着超大的彩色耶稣海报。哈利忽然心想，若把耶稣头上的荆冠换成贝雷帽，那么这就变成了切·格瓦拉的海报。

“所以甘纳·哈根决定把你带到这里？”哈利对坐在窗边桌前的背影说。

“对，”约恩·卡尔森转过头来，“他说杀手知道我住哪里，所以这里更安全。”

“嗯，”哈利环视四周，“昨晚睡得好吗？”

“不是很好，”约恩露出尴尬的微笑，“我躺在床上，脑子里一直出现各种声音，好不容易睡着，又被斯特兰登惊醒，吓得半死。”

哈利拿开椅子上的一叠漫画，重重地坐下：“约恩，我明白你害怕，但你有没有想过，谁会想要你的命？”

约恩叹了口气：“昨晚到现在，我一直都在想这件事，但答案还是一样，我一点头绪也没有。”

“你有没有去过萨格勒布？”哈利问道，“或是克罗地亚？”

约恩摇了摇头：“我去过最远的国家是瑞典和丹麦，还是小时候去的。”

“你认识克罗地亚人吗？”

“只认识那些投靠救世军的难民。”

“嗯，警察有没有说为什么要把你移到这里？”

约恩耸了耸肩：“我说我有这间套房的钥匙，这里又没人住，所以……”

哈利用手抹了抹脸。

“这里本来有台电脑的。”约恩朝桌面指了指。

“我们把它搬走了。”哈利说，又站了起来。

“你要走了？”

“我得乘飞机去卑尔根。”

“哦。”约恩眼神空洞地说。

哈利见约恩失魂落魄，很想把一只手放在他狭窄的肩膀上。

机场特快列车晚点，这已经是连续第三次晚点了。“因为耽搁了。”爱斯坦·艾克兰给出这个简短又模糊的解释。爱斯坦是哈利的童年好友，现在是个出租车司机，他跟哈利说火车的电动马达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东西，就算是哈利的妹妹也懂得如何让它运转。此外，如果北欧航空和挪威国铁的技术人员对调一天，那么所有列车都会准时出发，所有航班都会依然停留在地面。哈利觉得这些技术人员还是待在原本的岗位比较好。

列车穿出利勒斯特伦附近的隧道之后，哈利拨打哈根的专线电话。

“我是霍勒。”

“我听得出来。”

“我授权了约恩·卡尔森的二十四小时监护，但我没授权让他离开

伍立弗医院。”

“那是医院决定的，”哈根说，“前者是我决定的。”

哈利数了窗外的三间房子，然后回答：“哈根，是你要我领导这项调查工作的。”

“对，但没有加班费，你应该知道，预算早就超支了。”

“他已经吓得胆战心惊了，”哈利说，“你还把他移到上一名受害者、他弟弟家里，就为了省几百克朗的房钱？”

扩音器报出下一站的站名。

“利勒斯特伦？”哈根口气惊讶，“你在机场特快列车上？”

哈利暗暗咒骂一声：“我要去卑尔根，快去快回。”

“是吗？”

哈利吞了口口水：“今天下午就回来。”

“你疯了吗，伙计？我们都在聚光灯下，媒体……”

“要进隧道了。”哈利按下红色键。

朗希尔德·吉尔斯特拉普从梦中缓缓醒来，房间里一片漆黑。她知道现在是早上，但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听起来像个大型机械时钟，但卧室里又没有时钟。她翻过身，缩起身体。黑暗之中，她看见床边一个赤裸的人影正看着她。

“早安，亲爱的。”他说。

“麦兹！你吓了我一大跳。”

“哦？”

麦兹刚冲完澡，背后的浴室门开着，身上的水滴在拼花地板上，轻柔的滴答声在房间里回荡。

“你一直那样站着吗？”朗希尔德问道，把被子裹紧了一些。

“什么意思？”

朗希尔德耸了耸肩，暗暗心惊。麦兹说话的语调很愉快，近乎挑逗，嘴角还泛起一丝微笑。他不曾用这种态度说过话。朗希尔德假装伸伸懒腰，打了个哈欠。

“你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她问道，“我没醒来。”

“你一定是睡得太香了。”麦兹又微微一笑。

朗希尔德仔细观察着麦兹。过去这几个月他确实变了，以前他很瘦，现在看起来却强壮结实，体态也变得不一样，走路时抬头挺胸。当然，她怀疑过麦兹会不会在外面有了情人，但这不太令她困扰，或者她自以为是这样。

“你到哪里了？”朗希尔德问道。

“跟扬·彼得·西塞纳吃饭。”

“那个股票经纪人？”

“对，他认为股市前景很好，房地产也是。”

“跟他讨论不是我的工作吗？”朗希尔德问道。

“我只是想了解市场的最新状况而已。”

“你认为我没有让你了解市场的最新状况吗，亲爱的？”

麦兹看着她，她也回望着他，直到她出现跟麦兹说话时从未有过的反应：双颊发热。

“我想你把我需要知道的都跟我说了，亲爱的。”麦兹走进浴室，朗希尔德听见他打开水龙头。

“我研究了几个很有意思的房产案子。”朗希尔德高声说，但只是为了说而说，以打破麦兹丢下那句话之后的怪异寂静。

“我也是，”麦兹高声说，“我昨天去看过歌德堡街那栋公寓，就是救世军名下那栋，你知道的。”

朗希尔德僵在原地。那正是约恩的公寓。

“很不错的房产，可是你知道吗？其中一个单元的门口拉起了警方的封锁线，有个住户跟我说那里发生过枪击案，你能想象吗？”

“怎么可能，”朗希尔德高声说，“警方干吗拉起封锁线？”

“那是警方的工作啊，封锁现场，把公寓翻个底朝天，寻找指纹和DNA，看看谁去过那里。反正既然那里发生过枪击案，说不定救世军会愿意降价，你说对不对？”

“我跟你说过，他们不愿意卖。”

“是那时候不愿意卖，亲爱的。”

朗希尔德忽然想到一件事：“既然歹徒是在外面走廊开的枪，为什么警方要搜索里面？”

她听见水龙头关上，抬起头来。麦兹站在浴室门口露出发黄的微笑，嘴巴周围都是泡泡，手里拿着刮胡刀。待会儿他就会拍上令她无法忍受的昂贵的须后水。

“你在说什么啊？”他说，“我没提到走廊啊，还有你的脸色怎么这么苍白，亲爱的？”

朗希尔德匆匆走在亨格森街上，苏菲恩堡公园仍笼罩在一层冰冷的透明晨雾中。葆蝶家围巾遮住她的口鼻，她在围巾里呼吸，即使是

在米兰用九千克朗买来的这条羊毛围巾也无法抵御寒冷，但至少可以遮住她的脸。

指纹。DNA。看看谁去过那里。这件事绝对不能发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她转了个弯，踏上歌德堡街。起码外面没有警车。

她用钥匙打开入口大门，朝电梯小跑而去。她已经很久没来这里了，这也是她第一次没有事先通知就跑过来。

电梯上升时，她的内心怦怦乱跳，脑子里想的是浴室排水口有她的头发，地毯上有她的衣服纤维，到处都有她的指纹。

走廊里空无一人。横亘在门上的封条显示房内没人，但她还是敲了敲门，站立等待。她拿出钥匙，插进门锁，但钥匙不合。她又试了一次，但只有钥匙尖端插得进锁头。天哪，难道约恩换锁了？她深深吸了口气，把钥匙转过来，默默祈祷。

钥匙插入锁头，门锁发出轻微的咔嚓声，打开了。

她呼吸着房间里熟悉的气味，走到衣柜前。她知道吸尘器放在衣柜里。那是一台黑色的西门子VS08G2040吸尘器，她家也有一台，功率两千瓦，是市场上吸力最强的吸尘器。约恩喜欢家里保持整洁。她插上电源，吸尘器轰然作响。现在是早上十点，她应该可以在一小时内吸完地板，擦拭完所有的墙和家具。她看着紧闭的浴室门，心想该从哪里开始。应该从记忆中指纹最多的地方开始。不行。她把吸尘器的吸嘴抵在额头上，立刻感觉像是被狠咬了一口。她拉开吸嘴，看见上面已沾了血。

她开始清理，几分钟之后才猛然想起一件事。那些信！天哪，她差点忘记警方可能会发现她写的信。第一批信写的是她最私密的梦想和渴望，最后一批信写的是她赤裸裸的绝望，恳求约恩继续保持联络。她让吸尘器持续运转，把管子放在椅子上，然后跑到约恩的书桌前，将抽屉一个一个拉开。第一个抽屉里放着笔、胶带和打孔器。第

二个抽屉里放的是电话本。第三个抽屉上了锁。当然上了锁。

她从桌上拿起拆信刀，插进锁头上方，倾身向前，用尽全身力气。老旧干燥的木材发出噼啪声。正当她心想拆信刀可能会断掉，就看见抽屉的前挡板横向迸裂开来。她用力一拉，拉开抽屉，拨开木屑，看见里面放着厚厚一叠信件。她翻看信封。哈夫斯伦能源公司、挪威银行、智能金融顾问公司、救世军。她发现一个空白信封，打开里面的信，只见开头写着“亲爱的儿子”。她继续往下翻。有了！那是个低调的浅蓝色信封，右上角印着一家投资基金公司的名字，这家公司叫吉尔斯特拉普投资公司。

她松了口气，拿出里面的信。

读完之后，她把信放在一旁，感觉泪水滑落脸颊。她的双眼仿佛再次睁开，仿佛一直以来她都瞎了眼，直到现在才看清楚事物的本来面貌。她所相信以及拒绝的一切似乎都再次变得真实。那封信很短，但她读完之后，一切都改变了。

吸尘器毫不留情地轰隆作响，这声音淹没一切，只露出信纸上简单清楚句子、其中的荒谬性，以及它不证自明的逻辑性。她没听见街上的车声，没听见房门打开的嘎吱声，没听见有人站到其所坐的椅子后方。直到她闻到他的气味，脖子上的汗毛才根根竖起。

挪威航空的班机降落在卑尔根机场，强烈的西风击打着机身。开往卑尔根市的出租车上，雨刷不断地发出滋滋声，防滑胎压上潮湿的黑色路面嘎吱作响。车子穿行在峭壁之间，崖面上覆盖着潮湿的丛生植物和光秃的树木。这就是挪威西部的冬季。

车子抵达费林斯谷区时，麦努斯打来电话。

“我们有了新发现。”

“快说。”

“我们查看了罗伯特·卡尔森的硬盘，唯一可疑的是许多色情网站

的访问数据。”

“史卡勒，这些东西在你电脑里也找得到，说重点。”

“我们在文件或信件中也没找到任何可疑人物。”

“史卡勒……”哈利以警告的口气说。

“不过呢，我们找到了一张很有意思的票根，”麦努斯说，“猜猜看是什么地方的票根？”

“我打你哦。”

“萨格勒布，”麦努斯赶紧说，没听见哈利回应，又补上一句，“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

“谢谢，他是什么时候去的？”

“十月，出发日期是十月十二日，当天晚上回来的。”

“嗯，只在十月去了萨格勒布一天，听起来不像是去度假。”

“我问过基克凡路的福雷特斯慈善商店主管，她说罗伯特没有去国外出过公差。”

哈利挂上电话，心想自己怎么没跟麦努斯说他对他的表现感到满意？他大可把称赞说出口的。难道他年纪大了，脾气也跟着变坏了？他从出租车司机手中接过四克朗零钱，心想，不对，他的脾气一直都很坏。

哈利踏入呼啸哀鸣的卑尔根寒风中，据传，这寒风始于九月的一个下午，止于三月的一个下午。他走了几步，进入伯尔许咖啡馆的大门，环顾四周，心想不知道禁烟法出台之后，会对这种地方产生什么影响。哈利来过伯尔许咖啡馆两次，每次踏进这里都有种回家的感觉，同时却又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身穿红外套的服务生在店里忙进忙出，手里端着半升啤酒，跟客人讲些乏味的俏皮话，脸上的表情仿

佛在炫耀他们在高级餐馆工作。这里的客人有本地捕蟹人、退休的渔夫、经过战争洗礼且吃苦耐劳的水手，以及其他人生经历坎坷的人。哈利第一次光顾时，一个过气艺人正在餐桌之间跟渔夫跳着探戈，另一个盛装打扮的老妇人在手风琴伴奏下高唱德国歌谣，并在间奏时用浓重的卷舌音有节奏地说着下流的话语。

哈利看见了要找的人，便朝坐在桌前的一名瘦高男子走去。桌上放着两个啤酒杯，一个空了，一个快要空了。

“长官。”

男子猛然抬头，随着哈利的声音转过头，目光迟了点才跟上。男子一脸醉意，瞳孔收缩。

“哈利。”男子的口齿意外地清晰。哈利从隔壁桌拉了一把椅子过来。“正好经过吗？”毕悠纳·莫勒问道。

“对啊。”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哈利没有回答。他已做好心理准备，但仍不敢相信眼前所见。

“是不是署里的人都在讲我的八卦？真是的。”莫勒又喝了一大口酒，“很奇妙的角色转换，对不对？以前都是我在这种情况下找到你。要不要喝啤酒？”

哈利倾身越过桌面：“长官，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情况下一个成年男人会在上班时间喝酒，哈利？”

“不是被开除，就是老婆跑了。”

“据我所知，我还没被开除。”莫勒笑了，肩膀抖动，但没笑出声来。

“卡莉有没有……”哈利顿了顿，不知该怎么措辞才好。

“她和孩子没跟我来，这无所谓，早就决定好的。”

“什么？”

“我想念孩子，我当然想念他们，但我还应付得来。这只是……怎么说来着……过渡时期……但还有更好听的说法……超越……不对。”莫勒在啤酒杯前垂下了头。

“我们去散散步吧。”哈利说，招手表示买单。

二十五分钟后，哈利和莫勒站在弗洛伊恩山的栏杆旁，他们在同一朵雨云下俯瞰可能是卑尔根的地方。一台缆车以固定的倾斜角向上爬升，它由粗钢丝拉动，看起来宛如一块蛋糕，他们是从卑尔根市中心坐缆车上山的。

“这就是你来这里的原因吗？”哈利问道，“因为要跟卡莉分手？”

“这里跟他们说的一样，一天到晚下雨。”莫勒说。

哈利叹了口气：“长官，喝酒没用的，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这应该是我的台词吧，哈利。你跟甘纳·哈根相处得怎么样？”

“还可以，他是个好演说家。”

“你可别低估他，哈利，他不只是个演说家，他在FSK武装特种部队待了七年。”

“特种部队？”

“没错，总警司跟我说的。哈根在一九八一年被调到FSK，当时FSK之所以成立，是为了保护北海钻油塔。基于安全理由，他的这段经历没有写在履历上。”

“FSK，”哈利察觉到冰雨从外套渗到了肩膀处，“听说他们非常忠

诚。”

“就好像兄弟情谊，”莫勒说，“坚不可摧。”

“你还认识其他FSK的人吗？”

莫勒摇了摇头，看起来已经清醒：“案情有进展吗？有人给了我一些内部消息。”

“目前连动机都还没找到。”

“动机是钱，”莫勒清了清喉咙，“也就是贪欲，它来自妄念，妄想有钱就能改变一切，以为自己可以改变。”

“钱？”哈利看着莫勒。“可能吧。”他附和说。

莫勒朝面前灰蒙蒙的云层厌恶地吐了口口水。“找到钱，追踪它的流向，钱总是可以带你找到答案。”哈利从未听过莫勒用这种语气说话，说得这么苦涩、这么确定，仿佛他宁愿不曾拥有这种洞察力。

哈利吸了口气，他鼓起勇气：“长官，你知道我不喜欢拐弯抹角，所以就开门见山地说了。你跟我都不是那种朋友遍天下的人，虽然你可能不把我当成朋友，但我毕竟也算是你的某种朋友。”

哈利看着莫勒，他没有回应。

“我来找你是希望可以帮上忙，你想不想聊一聊或是……”

依然没有回应。

“呃，可恶，如果我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就好了，但我已经来了。”

莫勒仰望天空：“你知道卑尔根人把我们后面这个称为山脉吗？事实上它们的确是山脉，实实在在的山脉。只要从挪威第二大城市的市中心搭乘缆车，六分钟就可以抵达，却会有人在这里迷路和死亡，想想还挺可笑的，对不对？”

哈利耸了耸肩。

莫勒叹了口气：“雨不会停的，我们坐那个像锡罐一样的缆车下去吧。”

抵达市区后，他们朝出租车候客站走去。

“现在还没到高峰时间，二十分钟就可以到卑尔根机场。”

哈利点了点头，却没上车，他的外套已经湿透。

“追踪钱的流向，”莫勒一手搭在哈利肩上，“做你该做的事。”

“你也是，长官。”

莫勒扬了扬手，迈步离开。哈利坐上出租车后，莫勒又转身喊了几句话，却被车声淹没。出租车从丹麦广场呼啸而过，哈利按下手机开机键，随即出现哈福森的短信，说请他回电。哈利拨打了哈福森的电话。

“我们拿到史丹奇的信用卡了，”哈福森说，“青年广场的提款机昨晚十二点左右吞了它。”

“所以昨晚我们突袭救世军旅社的时候，他就是从青年广场走回去的。”哈利说。

“没错。”

“青年广场距离救世军旅社很远，”哈利说，“他去那边一定是怕我们会追踪到旅社附近，这表示他亟须用钱。”

“还有更棒的，”哈福森说，“提款机一定设有监视器。”

“所以呢？”

哈福森顿了一下，制造效果。

“快说啦，”哈利说，“他没有把脸遮起来，是这样吗？”

“他像电影明星一样对着镜头微笑。”哈福森说。

“贝雅特看过监控录像了吗？”

“她正坐在痛苦之屋里面看。”

朗希尔德·吉尔斯特拉普想起约翰尼斯，想起她的一生本可以截然不同。倘若当时她能跟随自己的心就好了，她的心总是比她的头脑更有智慧。奇怪的是，她从未如此不快乐过，却又从未像现在一样想尽情地去活。

活得更久一点。

因为现在她明白了一切。

她看着黑色管口，知道自己看见的是什么。

以及即将来临的是什么。

她的尖叫声被西门子VS08G2040吸尘器那个简易马达的怒吼声淹没。椅子摔倒在地。强力吸尘器的管口逐渐接近她的眼睛。她想用力闭上眼睛，眼皮却被强有力的手指给撑开，逼迫她目睹一切。于是她只好睁大眼睛看着，并且已经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17 面孔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四

这家大药房柜台墙上的时钟显示此刻是九点三十分，坐在药房内的人有的咳嗽，有的闭上沉重的眼皮，有的看一眼墙上的红色数字，又看一眼手中的领药号，仿佛手中拿的是一张可以改变一生的乐透彩票，喊号器每响一声就代表公布了一个新的开奖号码。

他没取号码单，只想坐在药房里的电暖器旁，但他察觉到自己身上的蓝色外套引来了不必要的注意，因为药局员工开始对他投以异样的眼光。他朝窗外看去，在白雾后面看见模糊的太阳轮廓。一辆警车从街上驶过。这里有监视器。他必须继续移动，可是要去哪里？他身上没钱，会被餐厅和酒吧赶出来。现在连信用卡也没了。昨晚他决定去取款，尽管知道这样做可能会被追踪，他还是去了。他离开救世军旅社，走在深夜街头，最后在远处找到一台提款机，但提款机只是吞了他的信用卡，一克朗也没给他，只让他确认了已经知道的事：警方正在追捕他，他再度陷入了包围。

冷清的饼干餐厅沉浸在排笛的乐声中。午餐和晚餐之间没有多少客人，因此托雷·比约根站在窗前，用恍惚的眼神看着卡尔约翰街，并不是因为窗外景色迷人，而是因为电暖器就装在窗户下方，而他却似乎怎么也暖和不起来。他心情不好，接下来这两天他必须去拿飞往开普敦的机票，但他算了算，确定了自己一直以来都知道的一件事：他的钱不够。即使他努力工作，钱依然不够。当然，今年秋天他买了一面洛可可式的镜子回家，但还是有很多钱花在香槟、可卡因和其他昂贵的玩乐上。如今他的生活失控了，不过老实说，这正是他脱离恶性循环的好时机，脱离可卡因派对、吃安眠药睡觉，以及用可卡因来提神、加班赚钱以支持这些恶习。现在他的银行账户里一克朗也没有。过去五年中，他每年都去开普敦庆祝圣诞节和新年，而非老家维果斯黑村，因为那里有狭隘的宗教信仰、父母沉默的指责、叔伯和侄子难以掩饰的厌恶神情。比起花三个星期忍受酷寒低温、阴郁黑暗和单调无聊，他宁愿选择耀眼的阳光、美丽的人群和刺激的夜生活。此外还有游戏，危险的游戏。每年十二月到一月，欧洲的广告代理商、电影团队、模特和男男女女都会拥入开普敦，他就是在那里找到了志趣相投之人。他最喜欢玩的游戏是盲约。开普敦这座城市原本就不以安全著称，在开普敦平原区的小屋里约见男人，更是要冒生命危险。然而他就是会做这种事。他不确定为什么要做这种白痴的事，只知道自己需要危险才会有活着的感觉。可能会受到惩罚的游戏玩起来才有意思。

托雷用鼻子闻了闻，他的白日梦被一股气味打断，他希望这味道

不是从厨房传出来的。他转过身去。

“嘿。”他身后的男子说。

倘若托雷不是专业的服务生，脸上一定会出现不满神情。站在他面前的男子不仅身穿不得体的蓝色外套——这种外套在卡尔约翰街的毒虫身上经常看得到——而且还满面胡楂，眼泛血丝，浑身散发着尿骚味。

“还记得我吗？”男子说，“男厕的那个。”

托雷以为男子指的是一家叫“男厕”的夜店，后来才想到他说的是洗手间，于是认出了对方。也就是说，他认出了男子的声音，同时脑子里在想，不到一天之内少了刮胡刀、淋浴和一夜的睡眠等文化必需品，竟会让一个人的外表产生这么大改变。

也许因为刚才紧张的白日梦被打断，这时托雷依次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首先，他感到欲望的甜蜜刺激，因为男子之所以回来，显然是因为上次的挑逗和短暂但亲密的肢体接触。接着，他感到震惊，眼前浮现出男子手中拿着沾有洗手液的手枪的画面。此外，警察来过餐厅，表示那把手枪跟那个被谋杀的可怜的救世军军人有关。

“我需要住的地方。”男子说。

托雷用力眨了两下眼睛，不相信自己听见的。而他站在这个可能是冷血杀人犯的男子面前，为什么没有丢下一切，跑出去大叫警察？警方甚至公布说，若民众提供线索协助破案，可以得到奖金。托雷朝房间另一侧望去，看见领班正在翻看订位簿。为什么他反而觉得自己的太阳穴神经产生了一种奇特又愉悦的震动？而且这种感觉扩散到全身，令他一边寻找适当的话语，一边还打了个冷战。

“一晚上就好。”男子说。

“我今天要上班。”

“我可以等。”

托雷打量男子，心想这简直是疯了，同时他的头脑缓慢而无情地把他爱冒险的个性和一个也许可以解决燃眉之急的方法结合起来。

哈利搭乘机场特快列车在奥斯陆中央车站下车，慢跑穿越格兰区，来到警察总署，乘电梯前往劫案组，大步经过走廊，进入被称为痛苦之屋的影音室。

影音室小而无窗，里面阴暗又闷热。哈利听见键盘上传来手指快速敲击的声音。

画面闪耀的光线勾勒出屏幕墙前的人影。“你看到了什么？”哈利问那人。

“一件非常有趣的事。”贝雅特·隆恩并未回头，但哈利知道她的眼睛已出现血丝。他见过贝雅特工作的情景，她连续盯着屏幕好几小时，不断地倒带、停止、调焦、放大、储存，旁人完全不知道她要找的是什麼，或能看到什麼。这里是她的地盘。

“说不定可以提供解释。”她补上一句。

“我洗耳恭听。”哈利在黑暗中摸索，脚碰到了什麼，他咒骂一声之后才坐下。

“准备好了吗？”

“说吧。”

“好，来见见克里斯托·史丹奇。”

画面中一名男子来到提款机前。

“你确定吗？”哈利问道。

“你不认识他？”

“我认得那件蓝色外套，可是……”哈利听见自己语带迷惘。

“先继续往下看。”贝雅特说。

男子把一张卡插进提款机，站立等候，接着转头面对监视器，露齿而笑。那是个假笑，背后的含意跟笑容正好相反。

“他发现没办法取钱了。”贝雅特说。

画面中的男子不断按按键，最后用手打了一下键盘。

“现在他发现卡片拿不回来。”哈利说。男子凝视提款机屏幕好一会儿。

接着，男子拉起袖口，看了看表，转身离去。

“那块表是什么牌子？”哈利问道。

“玻璃镜面会反光，”贝雅特说，“但我放大画面之后，看见表盘上写着SEIKO SQ50。”

“聪明，但我看不出任何解释。”

“解释在这里。”

贝雅特在键盘上敲了几下，屏幕上出现男子的两个画面，其中一个画面里他正在拿出信用卡，另一个画面中他正在看表。

“我选这两个画面是因为他的脸大概在相同位置，这样比较容易看出来。这些画面的拍摄间隔是一百秒多一点。你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来，”哈利若有所思地说，“看来我对这个不在行。我连这两个画面中的人是不是同一个都看不出来，也看不出他是不是我在德扬公园见过的人。”

“很好，那你就看出来了。”

“看出什么？”

“这是他在信用卡上的照片。”贝雅特按了一下鼠标，屏幕上出现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个打领带的短发男子。

“这是《每日新闻报》在伊格广场拍到的照片。”

屏幕上又出现两张照片。

“你看得出这是同一个人吗？”贝雅特问道。

“呃，看不出来。”

“我也看不出来。”

“你也看不出来？如果你也看不出来，那就表示这不是同一个人。”

“不对，”贝雅特说，“这表示我们面对的是所谓超弹性脸的案例，专家称之为哑剧脸。”

“你在说什么啊？”

“这个人不需要化妆、易容或整形，就能改变他的容貌。”

哈利在红区会议室里等所有调查小组成员都到齐之后，说：“现在我们知道，要追查的只有一名男子，我们暂时先叫他克里斯托·史丹奇。贝雅特？”

她打开投影机，屏幕上出现一张脸，双眼闭着，脸上似乎戴着一张涂满红色意大利面的面具。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脸部肌肉示意图，”贝雅特开始说，“人类可以用这些肌肉来做出表情，因而改变面容。其中最重要的肌肉分布在额头、眼睛周围和嘴巴周围。比如说，这是额肌，它和皱眉肌一起运动，可以皱眉或扬起眉毛。眼轮匝肌则用来闭起眼皮，或在眼睛周围

形成褶皱，等等。”

贝雅特按下遥控器。屏幕上出现一个双颊高高鼓起的小丑。

“我们脸上有数百条肌肉，但即使是那些用来做表情的肌肉，使用率也非常低。演员和表演者会训练脸部肌肉，让肌肉达到最高的运动幅度，一般人的脸部肌肉则往往在小时候就失去了活动能力。然而，即使是演员或哑剧表演者也会运用脸部来做出肌肉运动，以表达某些特定情绪。这些情绪对人类来说非常重要，全人类脸上都看得到，而且为数不多，包括愤怒、快乐、恋爱、惊讶、咯咯笑、大笑等。不过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这张肌肉面具，其实可以做出几百万甚至无数种脸部表情。钢琴家对脑部和手指肌肉的联结做了强化训练，因此十根手指可以同时做出十种不同的独立动作，而且手指的肌肉还不算很多。那么，我们的脸部有什么能力呢？”

贝雅特把画面切换到史丹奇站在提款机前。

“呃，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

画面以慢动作播放。

“它的变化非常细微，小肌肉紧绷后放松，而小肌肉的动作可以改变表情。那么脸部是否出现了很多改变呢？其实没有，但脑部用来辨认面孔的区域，也就是梭状回，对于细小的改变非常敏感，因为它的功能就是区分成千上万张在生理结构上非常相似的面孔。脸部肌肉的细微调整，就能让一张脸看起来像是另一个人。比如说这个。”

画面停在最后一格。

“嘿！地球呼叫火星。”

哈利听出这是麦努斯·史卡勒的声音。有些人笑了起来，贝雅特则双颊泛红。

“抱歉，”麦努斯环视四周，自鸣得意地咯咯笑了几声，“这还是史

丹奇那个外国佬啊。科幻情节是很有娱乐性，可是一个人的脸部肌肉只要这里紧一点，那里松一点，就能让人认不出来？我个人觉得这太扯了。”

哈利正要爆发，但又改变心意，兴味盎然地朝贝雅特看去。两年前贝雅特若是听见这种批评言论，一定会当场崩溃，他还得帮忙收拾烂摊子。

“据我所知，好像没有人问你的意见，”贝雅特说，双颊依然泛红，“但既然你有这种疑问，我就为你举例，让你能够了解。”

“哇，”麦努斯高声说，并高举双手做防卫状，“隆恩，我可是对事不对人哦。”

“人死之后，会出现一种叫作死后僵硬的情况，”贝雅特继续说，并未被麦努斯压制，但哈利看见她鼻孔微张，“身体和脸部肌肉都会变得僵硬，这就跟绷紧肌肉一样，于是当家属来认尸时会发生什么典型状况？”接下来是一片沉默，只听得见投影机风扇的嗡嗡声。哈利的嘴角泛起微笑。

“他们认不出死者。”一个人清楚大声地说，哈利并未听见甘纳·哈根走进会议室，“这种事在战争时期家属认尸时经常发生。当然，死者身上穿了制服，但有时即使是他们的战友也得查看身份识别牌。”

“谢谢。”贝雅特说，“史卡勒，这样有没有解释你的疑惑？”

麦努斯耸了耸肩，哈利听见某个人在大笑。贝雅特关上投影机。

“每个人脸部肌肉的弹性或活动性不尽相同，有的人可以靠训练来提高，但有的人可能来自遗传。有些人无法分辨左脸和右脸的肌肉，有些人在训练之后可以独立运动每一条肌肉，就好像钢琴家那样。他们的脸就叫超弹性脸，或哑剧脸。根据已知案例，基因遗传是很重要的因素。这种能力在人年轻时或小时候习得，而脸部弹性非常高的人通常患有人格障碍，或在成长期间经历严重创伤。”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们面对的是个疯子？”哈根说。

“我的专长领域是面孔，不是心理学，”贝雅特说，“但至少我们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哈利？”

“谢谢你，贝雅特，”哈利站了起来，“现在大家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了吧？有问题吗，李？”

“要怎样才能捉到这个怪物？”

哈利和贝雅特交换眼神，哈根咳了一声。

“我不知道，”哈利说，“我只知道这一切不会结束，除非他完成任务，或我们完成任务。”

哈利回到办公室，看见萝凯来电的留言，便立刻打电话给她，他不愿想太多。

“最近好吗？”

“要去最高法院了。”哈利说。这是萝凯的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是个自己人才听得懂的笑话，流传在上过东部战线的挪威士兵之间，因为他们战后回国却得面对审判。萝凯听了大笑，激荡出温柔的涟漪。哈利曾为了每天听见这笑声，愿意牺牲一切，即使到现在也还是如此。

“你一个人在办公室吗？”萝凯问道。

“不是，跟平常一样，哈福森坐在那里听我说话。”

哈福森从伊格广场的证人报告上抬起头来，咧嘴笑了。

“欧雷克需要有人跟他说说话。”萝凯说。

“哦，是吗？”

“啧，这样说太蠢了。这个人指的就是你，他需要跟你说说话。”

“需要？”

“再更正一次。他说他想跟你说话。”

“所以他要求你打电话给我？”

“没有没有，他才不会这样做。”

“没有。”哈利想了想，露出微笑。

“所以……你有空找个晚上过来吗？”

“当然有。”

“太好了，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餐吧。”

“我们？”

“欧雷克和我。”

“嗯。”

“我知道你见过马地亚了……”

“对，”哈利马上说，“他看起来很不错。”

“是的。”

哈利不知道该如何解读萝凯的语气。

“喂？你还在吗？”

“我在，”哈利说，“听着，我们正在查一起命案，案情正在升温，我想一下再打电话跟你约时间，好吗？”

一阵静默。

“萝凯？”

“可以，没问题。对了，你还好吗？”

这个问题来得很突兀，哈利心想难道这是在挖苦他吗？

“还过得去。”哈利说。

“我们上次说完话后，你的生活中都没发生什么新鲜事吗？”

哈利吸了口气：“萝凯，我得挂电话了，我想好时间以后再打给你，替我问候欧雷克，好吗？”

“好。”

哈利挂上电话。

“怎么了？”哈福森说，“要找个方便的时间？”

“只是吃饭而已，跟欧雷克有关。罗伯特去萨格勒布干什么？”

哈福森正要开口，就听见轻轻的敲门声。两人同时转头，看见麦努斯站在门口。

“萨格勒布警方刚刚打电话来，”麦努斯说，“他们说那张信用卡是依据假护照核发的。”

“嗯。”哈利靠上椅背，双手抱在脑后，“罗伯特会去萨格勒布做什么呢，史卡勒？”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毒品。”哈福森说。

“史卡勒，你不是说过有个少女去基克凡路的福雷特斯慈善商店找过罗伯特，店里的人还以为那少女是南斯拉夫人？”

“对，是商店经理，她……”

“哈福森，给福雷特斯商店打电话。”

哈福森迅速翻阅电话簿，拨打电话，办公室一片寂静。哈利在桌上轮敲手指，心想该如何表示他对麦努斯的表现感到满意。他清了清喉咙，这时哈福森把话筒递了过来。

鲁厄士官长听电话、回答并行动，她行事极有效率。两分钟后，哈利得到确认，挂上电话，又咳了一声。

“见过少女的人是商店经理手下十二名青年中的一个，他是塞尔维亚人，他记得少女的名字好像叫索菲娅，但不是很确定，不过他确定少女来自武科瓦尔。”

哈利看见约恩坐在罗伯特家的床上，腹部放着一本《圣经》，看起来颇为焦虑，好像昨晚没睡好。哈利点了根烟，在摇晃的餐椅上坐下，询问约恩认为罗伯特会去萨格勒布做什么。

“我不知道，他什么都没跟我说，搞不好跟他向我借钱去进行的秘密计划有关。”

“好，那你知道他有个女性朋友的事吗？这个少女很年轻，是克罗地亚人，名叫索菲娅。”

“索菲娅·米何耶兹？你是在开玩笑吧！”

“恐怕不是，你知道她是谁？”

“索菲娅住在救世军位于亚克奥斯街的公寓，他们一家人是武科瓦尔的克罗地亚难民，是总司令带他们过来的。可是索菲娅……索菲娅才十五岁。”

“说不定她爱上了罗伯特？一个年轻女孩跟一个英俊的年轻男人，你知道的，这也算正常。”

约恩正要回答，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你说过罗伯特喜欢年轻女孩。”哈利说。

约恩看着地板：“我可以给你他们的住址，你可以亲自去问她。”

“好，”哈利看了看表，“你需要点什么吗？”

约恩环视四周：“我应该回家拿些衣服和洗漱用品。”

“好，我载你去。带上大衣和帽子，外面更冷了。”

开了二十分钟车，他们经过荒废且即将拆除的老毕斯雷球场，以及施罗德酒吧。酒吧外站着一名面熟的男子，身穿厚羊毛大衣，头戴帽子。哈利违规停车，把车停在歌德堡街四号门口。两人走进大门，在电梯门前等候。哈利看见电梯门上方的红色数字是四，正是约恩住的那一层楼。他们还没按按钮，就感觉到电梯开始下移，并看见数字越来越小。哈利用双掌搓揉大腿。

“你不喜欢搭电梯。”约恩说。

哈利惊讶地看着约恩：“这么明显？”

约恩微微一笑：“我爸爸也不喜欢搭电梯，走吧，我们爬楼梯。”

两人走上楼梯，途中哈利听见电梯门在楼下开启的声音。

他们进入公寓，哈利站在门边，约恩走进卧室拿洗漱包。

“奇怪，”约恩蹙眉说，“怎么好像有人来过。”

约恩拿着洗漱包走进卧室。

“有种奇怪的味道。”他说。

哈利环视房间，只见水槽里有两个玻璃杯，但杯沿没有牛奶或其他液体痕迹来说明它们曾被拿来做什么。地上没有融雪的水痕，只有书桌前有少许轻质木材的碎屑，那些碎屑一定是来自其中一个抽屉。而确实有个抽屉看起来有破裂的痕迹。

“我们走吧。”哈利说。

“我的吸尘器为什么在那里？”约恩伸手一指，“你们的人用过吸尘器吗？”

哈利熟知犯罪现场搜索程序，其中并不包括在现场使用吸尘器。

“谁有你家的钥匙？”哈利问道。

约恩迟疑片刻：“我女朋友西娅，但她绝对不会自己拿吸尘器出来用。”

哈利细看桌前的碎木屑，照理说吸尘器应该最先吸走它们。他走到吸尘器前，只见塑料管末端的吸头已被卸下。一阵寒意渗入他的脊椎。他拿起管子朝里面看去，再用手指摸了一圈黑色管缘，看了看手指。

“那是什么？”约恩问道。

“血，”哈利说，“去看门是不是锁上了。”

哈利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仿佛正站在一间屋子的门槛前，他痛恨这间屋子，却总是避不开它。他打开吸尘器机身中央的盖子，拆下黄色集尘袋，拿了出来，心想这里才是痛苦之屋。在这间屋子里，他总是被迫使用他感知邪恶的能力，而他越来越觉得他这种能力已被过度开发。

“你在干吗？”约恩问道。

集尘袋鼓鼓的。哈利抓住用厚软纸制成的集尘袋，用力一扯。袋子被扯开，一阵黑色细尘仿佛神灯精灵般冒了出来，飘到天花板上。集尘袋里的东西散落在拼花地板上，约恩和哈利同时望去。

“求主怜悯。”约恩低声说。

18 滑槽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四

“我的老天，”约恩呻吟道，摸索着找椅子坐下，“这里发生了什么事？那是……那是个……”

“对，”哈利蹲在吸尘器旁，专心调整呼吸，“那是个眼球。”

那颗眼球看起来像一只带有血丝的搁浅的水母，眼白表面附着灰尘。哈利在血淋淋的眼球后面看见肌肉根部，以及更粗的虫状物，也就是视神经。“我搞不懂，它是怎么毫发无伤地穿过滤网进入集尘袋的，当然，前提是它被吸进去的。”

“我把滤网拿出来了，”约恩声音颤抖，“这样吸力更强。”哈利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一支笔，用它小心地转动眼球。眼球组织似乎很柔软，但里面有个坚硬的核。他变换蹲姿，让天花板的灯光照射在瞳孔上，只见瞳孔又大又黑，边缘模糊，因为眼部肌肉无法再让瞳孔保持圆形。瞳孔外围的虹膜颜色很浅，几乎呈蓝绿色，它闪闪发光，犹如一块暗淡的大理石的中心。哈利听见背后的约恩呼吸加速。

“通常虹膜是浅蓝色的，”哈利说，“你认识这个人吗？”

“不，我……我不认识。”

“听着，约恩，”哈利并未回头，“我不知道你是否经常练习说谎，但你的技术不太好。我不能逼你说出你弟弟不可告人的事，但是这个……”哈利指了指那个带着血丝的眼球，“我可以逼你告诉我这个人是谁。”

哈利转过身去，看见约恩低头坐在两把餐椅中的一把上。

“我……她……”他的声音因为情绪波动而变得低沉。

“所以这是个女的。”哈利说。

约恩低着头，确认地点了点头：“她的名字叫朗希尔德·吉尔斯特拉普，她的眼睛是独一无二的。”

“她的眼睛怎么会在这里？”

“我不知道。她……我们……以前会在这里碰面，她有我家的钥匙。我做了什么，哈利？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我不知道，但我还有其他工作要做，我们得先找个地方安置你。”

“我可以去葛毕兹街。”

“不行！”哈利高声说，“你有西娅家的钥匙吗？”

约恩点了点头。

“好吧，那你去西娅家，把门锁上，除了我之外任何人去都不要开门。”

约恩朝大门走去，又停下脚步：“哈利？”

“嗯？”

“我跟朗希尔德的事可以不让大家知道吗？我跟西娅开始交往后就没跟她见过面了。”

“这样不就没问题了。”

“你不明白，”约恩说，“朗希尔德·吉尔斯特拉普已经结婚了。”

哈利歪头想了想：“第八诫？”

“第十诫。”约恩说。

“这件事我没办法保密，约恩。”

约恩用惊讶的眼神看着哈利，缓缓地摇头。

“怎么了？”

“真不敢相信我竟然说出这种话，”约恩说，“朗希尔德死了，我却只想着怎么保全自己。”

泪水在约恩的眼眶里打转。哈利心一软，十分同情约恩，这并不是对死者家属的同情，而是对一个为自己人性中的阴暗面而心碎的人的同情。

斯韦勒·哈斯弗有时会后悔自己放弃商船水手的生涯，跑来歌德堡街四号的新式公寓当管理员，尤其是在这种寒冷天气，住户又打电话来抱怨垃圾滑槽堵住的时候。这种事平均一个月会发生一次，原因十分明显：每层楼滑槽开口的直径跟滑槽本身内径的大小是一样的。老公寓还好一些，即使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垃圾滑槽刚推出时，建筑设计师都懂得把滑槽开口外直径设计得比滑槽内径小，这样人们才不会把垃圾从开口硬塞进去，使得垃圾卡在滑槽中间。现在的人满脑子都只想着风格和照明。

斯韦勒打开三楼的滑槽门，探头进去，按亮手电筒。光线照射在白色垃圾袋上，他估计袋子应该卡在一楼和二楼之间，那里的管道最窄。

他打开地下室垃圾间的门，把灯打开。里面十分湿冷，连他的眼镜都起了白雾。他打了个冷战，拿起倚在墙边的三米长的铁杆。这根铁杆专门用来清除卡住的垃圾，末端还有个塑料球，只要把铁杆伸进滑槽内就可以刺破垃圾袋。从垃圾袋破口掉进垃圾箱的东西通常会伴随液体滴下。管理规章清楚地规定，只有干燥的垃圾才能丢进滑槽，但没有一位住户遵守规定，就连住在这栋公寓里的基督徒都没遵守。

他踩在垃圾箱里的蛋壳和牛奶盒上，朝天花板上的滑槽开口走去，脚下嘎吱作响。他朝开口望去，却只看见漆黑一片。他把铁杆往上伸进开口，期待碰到一大包软软的垃圾，不料铁杆却戳到某种厚实

的东西。他用力再戳，那东西却一动不动，显然是紧紧地卡在滑槽里。

他拿起挂在腰带上的手电筒，往上照去。一滴液体滴落在他的眼镜上，让他突然什么都看不见。他咒骂一句，摘下眼镜，把手电筒夹在腋下，用蓝色外套擦去液体。他站到一旁，眯起近视眼往上看，同时拿起手电筒向上照，不由得大吃一惊，脑中的想象力开始奔腾，越看心脏越无力。他不敢相信，戴上眼镜再往上看，心跳蓦地停止。

铁杆从手中滑落，擦过墙壁，砰的一声掉落在地。斯韦勒跌坐在垃圾箱里，手电筒滚落在垃圾袋之间。又一滴液体滴落在他大腿之间的垃圾袋上。他猛然后退，仿佛那是具有腐蚀性的强酸。他爬起来，冲了出去。

他需要新鲜空气。他在海上见过许多玩意，但从没见过这种东西。这东西……不正常。太恶心了。他推开大门，蹒跚地踏上人行道，没注意到外头站着两名高大男子，也没注意到迎面而来的冰冷空气。他头晕目眩，喘不过气，倚在墙边拿出手机，无助地盯着手机看。为了方便人们记住，警局报案专线的电话号码多年前改过，但此时他脑子里浮现的仍是旧号码。他看见了那两名男子，其中一人正在用手机打电话，另一人他认得，是这里的住户。

“抱歉，请问报案要打多少号？”斯韦勒听见自己声音沙哑，仿佛已声嘶力竭。

那位住户朝他身旁的男子看去，男子稍微打量了一下斯韦勒，说：“我们可能还要请伊凡带搜索犬过来，稍等我一下。”男子放下手机，转身对斯韦勒说：“我是奥斯陆警署的霍勒警监，让我猜猜看……”

托雷站在西区跳蚤市场旁的公寓卧室窗户前，看着下方的院子。窗内窗外一样安静，没有小孩在雪地里尖叫奔跑和玩耍，一定是外面太黑太冷了，不过他也已经好几年没看见冬天有小孩在室外玩耍了。他听见客厅的电视正在播报新闻，主播提醒大家今年低温创下新纪

录。社会服务部门的官员将推行特别措施，让流浪汉离开街头，并鼓励独居老人打开家中暖气。警方正在搜寻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史丹奇的克罗地亚公民，民众提供线索可获得奖金。主播并未提及奖金金额，但托雷猜想这笔钱应该够他购买去开普敦的往返机票，并支付三星期的食宿费用。

托雷把鼻孔弄干净，将剩下的可卡因抹在牙龈上，盖过比萨的余味。他跟饼干餐厅的经理说他头痛并提前下班。史丹奇——或迈克，他说他叫迈克——依照约定在西区跳蚤市场的长椅上等他。史丹奇显然很享受葛兰迪欧沙牌冷冻比萨，狼吞虎咽地连同地西洋一起吞下肚。地西洋是含有镇静成分的药丸，托雷把十五毫克的地西洋剁成碎片，加在比萨里。

托雷看着沉睡中的史丹奇，只见他面朝下赤裸地躺在床上，尽管嘴被塞着，呼吸仍深沉均匀。托雷进行他小小的安排时，史丹奇并没有苏醒的迹象。地西洋是托雷从饼干餐厅外面街上一个癫狂的毒虫那儿买来的，十五克朗一颗。其他道具也不贵，包括手铐、脚镣、带头套的口塞，以及肛门串珠，这一整套工具被称为入门套装，网购价仅五百九十九克朗。

被子被拉到了地上，房间四周点满蜡烛，将史丹奇的肌肤照得闪闪发亮。史丹奇趴在白色床单上，身体呈Y字形，双手被铐在坚固的铜质床架上，双脚被束缚在床尾的栏杆上。托雷设法在史丹奇的腹部底下塞进一个垫子，让他臀部翘起。

托雷打开凡士林的盖子，用食指挖了一坨，再用另一手掰开史丹奇的双臀。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际：这是强暴。他现在的行为很难再冠上别的名称，但光是想到“强暴”这两个字就让他欲火熊熊燃起。

事实上，托雷不太确定史丹奇被自己这样玩会不会做出反抗。信号是双重的。玩一个杀人犯很危险，但这种危险感是美妙的。不过他这样做也并非完全出于愚昧，毕竟被他压在底下的这个男人，下半辈子都将在监狱里度过。

他低头看着自己勃起的阴茎，从盒子里拿出肛门串珠，拉了拉细长而坚韧的尼龙绳两端。尼龙绳穿过串珠，宛如一串珍珠项链，一端的珠子小，另一端的珠子大，依次排列，最大的如高尔夫球般大小。说明书上写道，依序将串珠塞入肛门，再缓缓拔出，给予分布在肛门开口周围的敏感神经最大的刺激。珠子是彩色的。倘若你不知道肛门串珠是什么，那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别的东西。大珠子映照出托雷扭曲的身影，他对着自己的身影露出微笑。父亲如果收到他寄的圣诞礼物以及来自开普敦的问候，一定会大吃一惊。他希望这份礼物挂在圣诞树上会非常好看，但他在维果斯黑的家人一定不知道这串闪闪发亮的珠子究竟是什么，只会把它挂在圣诞树上，尽责地牵起彼此的手，围着圣诞树边唱边跳吉格舞 [10]。

哈利领着贝雅特和她的两个助手走下楼梯，走进地下室。管理员打开垃圾间的门。其中一名女助手是新来的，哈利听过她的名字之后三秒钟就忘记了。

“上面那里。”哈利说。贝雅特和两名助手身穿养蜂人一样的衣服，小心翼翼地走到滑槽开口的下方。头灯光束消失在黑暗的滑槽中。哈利看着那名新来的女助手，等着看她脸上有什么反应。她露出的表情让哈利联想到被潜水者的手指触碰而立即收缩的珊瑚。贝雅特微微点头，犹如一个冷静地评估霜害有多严重的水管工人。

“眼球被剝出，”贝雅特的声音在滑槽里回荡，“玛格丽特，你有没有看见？”

女助手大力呼吸，在养蜂人衣服里寻找笔和笔记本。

“你说什么？”哈利问道。

“她的左眼被取出来了。玛格丽特？”

“记下来了。”女助手记下笔记。

“我想女子是头朝下脚朝上卡在滑槽内，眼窝流出少许血液，可以看见里面有一些白色区域，应该是组织之间露出的内部的头骨。血

液是深红色的，所以已经凝固了一段时间。法医来了以后会检查体温和僵硬度。我会不会说得太快了？”

“不会，可以的。”玛格丽特说。

“我们在四楼的滑槽门上发现血迹，和眼珠被发现的楼层一样，所以我推测尸体应该就是从那里被推下来的。滑槽开口不大，如果从这里观察，死者的右肩似乎脱臼，这可能是在她被推进滑槽门或滑落时发生的。从这个角度很难看清楚，但我看见脖子上有瘀青，这表示她是被勒死的。法医会检查肩膀并判定死因。除此之外，我们在这里可以进行的工作有限。交给你了，吉尔伯格。”

贝雅特站到一旁，男助手对着滑槽内开闪光灯拍了几张照片。

“眼窝里的黄白色物体是什么？”吉尔伯格问道。

“脂肪。”贝雅特说，“你清空垃圾箱，寻找可能属于死者或凶手的東西，之后外面的警察会来帮你把死者拉下来。玛格丽特，你跟我来。”

他们进入走廊，玛格丽特走到电梯门前，按下按钮。

“我们走楼梯。”贝雅特低声说。玛格丽特用惊讶的表情看着她，然后跟在两名前辈后面爬上楼梯。

“我这边还有三个人很快就会到，”贝雅特回答了哈利没问出口的问题，他迈开长腿，一次跨上两级台阶，但身形娇小的贝雅特依然可以轻松跟上，“有目击者吗？”

“目前为止没有，”哈利说，“但我们正在挨家挨户调查，有三名警察正在拜访大楼里的每套公寓，接着会拜访隔壁楼群。”

“他们手上有史丹奇的照片吗？”

哈利看了贝雅特一眼，猜想她是否在刻意挖苦，但很难判断。

“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哈利问道。

“凶手是个男人。”贝雅特说。

“因为一定要够强壮才能把死者推进滑槽？”

“可能吧。”

“还有其他原因吗？”

“哈利，难道我们还没确定凶手是谁吗？”贝雅特叹了口气。

“是的，贝雅特，还不确定。根据办案原则，在证据确凿之前，一切都必须视为猜测。”

哈利转头望向玛格丽特，只见她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你的第一印象呢？”

“什么？”

他们转了个弯，踏进四楼走廊。约恩·卡尔森家的门口站着一名身穿花呢西装、衣扣未系的肥胖男子，显然他正在等候他们。

“我在想，不知道你走进这种公寓、抬头看向滑槽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哈利说。

“感觉？”玛格丽特露出困惑的微笑。

“没错，感觉！”史戴·奥纳大声说并伸出了手，哈利毫不犹豫地跟他握了握手，“加入我们来一起学习吧，各位，这就是霍勒的著名真理：进入犯罪现场前，请先清空所有思绪，让自己变成新生儿，没有语言干扰，让自己拥抱神圣的第一印象。最初的这几秒钟，是你在没有证据协助下唯一能掌握事发经过的机会。这听起来很像驱魔，对不对？贝雅特，你这身打扮真不赖，还有这位美丽的同事是谁？”

“这位是玛格丽特·斯文森。”

“我叫史戴·奥纳，”男子握起玛格丽特戴着手套的手吻了吻，“我的天，你尝起来有橡胶的味道，亲爱的。”

“奥纳是心理医生，”贝雅特说，“他是来提供协助的。”

“应该说我总是‘试着’提供协助，”奥纳说，“我恐怕得说，心理学这门科学仍处于萌芽时期，接下来五十年到一百年间，都不应该赋予它太高的评价。那么你对霍勒警监的问题怎么回答呢，亲爱的？”

玛格丽特用求救的眼神望向贝雅特。

“我……我不知道，”玛格丽特说，“当然了，那颗眼球让人觉得有点恶心。”

哈利打开门锁。

“你知道我受不了血腥的场面。”奥纳警告说。

“就把它当成玻璃眼珠吧，”哈利说着推门入内，“请踩在塑料垫上，什么东西都不要碰。”

奥纳小心地沿着铺在地上的黑色塑料垫行走，他在眼球旁蹲了下来。眼球依然躺在吸尘器旁的一堆灰尘里，但现在已蒙上一层灰色薄膜。

“显然这眼球是被剝出的。”哈利说。

奥纳挑起一边的眉毛：“是用吸尘器吸出来的？”

“光用吸尘器没办法把眼球从头部吸出来，”哈利说，“凶手一定是先将眼球吸到一定程度，再伸进手指把它拔出来，肌肉和视神经非常坚韧。”

“哈利，有什么是你不知道的吗？”

“我逮捕过一名在浴缸里溺死亲生孩子的女人，她在拘留所里把

自己的眼睛挖出来，所以我听医生解说过详细过程。”

他们听见玛格丽特在后方急促地吸了口气。

“一颗眼球被挖出来并不会致命，”哈利说，“贝雅特认为死者可能是被勒死的，你的第一印象呢？”

“不用说，做出这种行为的人通常处于情绪或理智失调的状态，”奥纳说，“毁伤肢体的行为显示无法控制的怒意。当然，凶手选择把尸体丢进滑槽可能有实际上的考虑……”

“不太可能，”哈利说，“如果能让尸体一时不被发现，最聪明的做法是把它留在这个无人的空屋里。”

“这样说来，就某种程度而言，这可能是有意识的象征性行为。”

“嗯，挖出眼睛，再把身体其他部分当作垃圾？”

“对。”

哈利望向贝雅特：“这听起来不像是职业杀手的手法。”

奥纳耸了耸肩：“说不定是个愤怒的职业杀手。”

“一般来说，职业杀手会有一套自己信赖的杀人方法，克里斯托·史丹奇的方法就是用枪杀死对方。”

“说不定他的手法更多，”贝雅特说，“又或者他在房间里的时候被死者吓到。”

“说不定他不想用枪，因为枪声会惊动邻居。”玛格丽特说。

另外三人转头朝玛格丽特望去。

她脸上掠过受惊的微笑：“我的意思是……说不定他需要一段不受打扰的时间，说不定他在找什么东西。”

哈利注意到贝雅特的鼻子突然呼吸急促，脸色比平常还要苍白。

“你觉得这听起来怎么样？”哈利问奥纳。

“就跟心理学一样，”奥纳说，“一团疑问，以及从结果反推回去的假设。”

三人走到门外，哈利问贝雅特怎么了。

“我只是觉得有点反胃而已。”她说。

“哦？这种时候你可不能生病，明白吗？”

她只露出别有深意的微笑作为回答。

他醒了过来，睁开眼睛，看见光线漫溢在前方的白色墙壁上。他感到头痛，身体也痛，而且无法动弹。他嘴里有个东西。当他试着移动时，却发现双手双脚都被铐住。他抬起头来，在床边的镜子和燃烧的蜡烛光线中看见自己一丝不挂，头上戴着一个看起来像马具的黑色玩意。那玩意的一条带子横亘脸部，覆盖嘴巴，中央有个黑色球体。他的双手被金属手铐铐住，双脚被看起来像是束缚带的黑色物体固定住。他盯着镜子看，看见双腿之间的床单上有一根线头，线的另一端隐没在他的双臀之间。他背上有某种白色物体，看起来像精液。他趴回枕头中，紧闭双眼，虽想大叫，但知道嘴里的球会形成阻碍。

他听见客厅传来声音。

“哈罗？Politi？”

Politi？Polizei？警察？

他在床上扭动，拉扯双臂，却被手铐削去拇指背的皮肤，令他疼痛呻吟。他扭动双手，让手指抓住铐环之间的铁链。手铐。金属杆。父亲教过他，说建材通常只制造成可以承受单方向的压力，而弯曲钢铁的艺术就在于知道它在哪个点和哪个方向的抵抗力最弱。手铐之间的铁链是用来防止两个铐环分离的。

他听见男子的声音在客厅简短地讲完电话，接着，四周一片寂静。

他按住铁链最后一段连接扣，这段连接扣连着铐环，而铐环铐在床头的铜杆上。他没有拉扯，而是扭转。扭转四十五度角之后，连接扣就卡在铜杆上。他试着继续扭转，但手铐动也不动。他再试一次，手却滑开了来。

“哈罗？”客厅再度传来声音。

他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眼前浮现出父亲的身影。父亲穿着短袖衬衫，露出粗壮的前臂，站在工地的钢筋束前。父亲轻声对他说：“排除所有的怀疑，把所有的空间留给意志力，钢铁没有意志力，这就是为什么它最后总是会输。”

托雷的手指不耐烦地在洛可可镜子上轮敲着，这面镜子镶有珠光闪耀的灰色贝壳。古董店老板跟他说，“洛可可”这个名词通常带有贬义，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过于夸张的风格，几乎称得上怪诞。后来，托雷发现正是老板这一番话，让他决定贷款一万两千克朗来买下这面镜子。

警署总机把电话转到犯罪特警队，但无人接听，现在正试着转接给制服警察。

他听见卧室传来声响，是铁链摩擦铜床的咯咯声。看来地西洋并不是最有效的镇静剂。

“我是值班警察。”一个冷静低沉的声音传来，吓了托雷一跳。

“呃，我打……我打电话来是关于奖金，就是……呃，那个枪杀救世军的家伙。”

“请问你的姓名？从哪里打来电话？”

“我叫托雷，从奥斯陆打的电话。”

“可以请你说得详细一点吗？”

托雷吞了口口水。由于某些原因，他行使了不公开电话号码的权利，因此他知道现在这名值班警察面前的屏幕应该显示“未显示号码”。

“我可以提供协助。”托雷的声调不自禁地拉高。

“首先我需要知道……”

“我把他铐在床上。”

“你是说你把某人铐在床上？”

“他是杀人犯，不是吗？他很危险。我在餐厅看见了手枪。他叫克里斯托·史丹奇，我在报纸上看见了名字。”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接着话声再度传来，这次似乎不再那么镇定：“请冷静下来，告诉我你的姓名、你所在的位置，我们立刻赶过去。”

“那奖金呢？”

“如果这通电话让我们逮捕到真正的凶手，我会确认是你协助过我们。”

“那我会立刻得到奖金吗？”

“对。”

托雷想到开普敦，想到炙热阳光下的圣诞老人。电话发出吱吱声。他吸了口气，准备回答，眼睛看着那面价值一万两千克朗的镜子。这时他明白了三件事。第一，吱吱声不是电话传来的；第二，网上卖的五百九十九克朗的入门套装提供的手铐质量不佳；第三，他很可能已经过完了人生中最后一个圣诞节。

“喂？”电话里传来说话声。

托雷很想回答，但那条怎么看都像圣诞装饰品、由细尼龙绳串起的闪亮珠子，塞住了声带发声要用到的气管。

19 集装箱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四

四人乘车行驶在暗夜里的高雪堆之间。

“厄斯古德就在前面左边。”约恩在后座说，手臂环抱着惊恐不已的西娅。

哈福森驾车转弯，离开主干道。哈利看着窗外星罗棋布的农舍在山坡顶端或树丛之间如同灯塔般闪烁着灯光。

由于哈利说罗伯特的住处已不再安全，约恩才建议去厄斯古德，并坚持要带西娅一起去。

哈福森驾车开上白色农舍和红色谷仓间的车道。

“我们得打电话请邻居驾驶牵引机清除一些雪。”约恩说。车子费力地开在新雪之上，朝农舍的方向前进。

“绝对不行，”哈利说，“不能让别人知道你在这里，就连警察也不行。”

约恩走到台阶旁的围墙前，数到第五块墙板，把手伸进墙板下的雪堆之中。

“有了。”他说，用手拿出一把钥匙。

室内的温度感觉比室外还低，漆面木墙似乎冰冻在冰块中，使他们的声音变得刺耳。他们跺掉鞋子上的冰雪，走进大厨房，里面有坚

实的餐桌、橱柜、储物长椅，角落里还有个耶尔多牌燃木火炉。

“我来生火，”约恩口喷白气，搓揉双手取暖，“长椅里可能有一些木柴，但我们需要更多的，得去柴房拿。”

“我去拿。”哈福森说。

“你得挖出一条路才行，阳台上有两把铲子。”

“我跟你去。”西娅低声说。

雪停了，空气也变得干净。哈利站在窗前抽烟，看着哈福森和西娅在白色月光下铲开重量颇轻的新雪。火炉发出噼啪声，约恩弯腰看着火焰。

“你女朋友对朗希尔德·吉尔斯特拉普的事有什么反应？”

“她原谅我了，”约恩说，“就像我说的，那是跟她交往之前的事。”

哈利看着香烟的火光：“你还是不知道朗希尔德为什么要去你家？”

约恩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哈利说，“你书桌最底下的一格抽屉被强行打开，你在里面放了什么？”

约恩耸了耸肩：“私人物品，大部分是信。”

“情书吗？比方说，朗希尔德写的？”

约恩脸颊发红：“我……不记得了。大部分都已经丢了，或许留了几封。我的抽屉都会上锁。”

“所以就算西娅一个人在那里也不会发现它们？”

约恩缓缓点头。

哈利走到门外台阶上，俯瞰农舍庭院，抽了最后几口烟，然后丢进雪地，拿出手机。铃声响到第三声，哈根接了起来。

“我把约恩·卡尔森移到了别的地方。”哈利说。

“说详细一点。”

“没有必要。”

“什么？”

“他在这里更安全，哈福森会留下来过夜。”

“在哪里，霍勒？”

“这里。”

哈利聆听电话那头的沉默，隐约猜到对方接下来会有什么反应。果然，哈根的声音洪亮而清楚地响了起来。

“霍勒，你的直属长官要求你详细汇报，拒绝汇报会被视为不服从命令，你听清楚了吗？”

哈利经常希望自己的个性不会这样奇怪，好让他拥有一点大部分人都具备的社会生存本能。但他不是这种人，一向都不是。

“为什么你非要知道，这很重要吗，哈根？”

哈根的声音由于愤怒而颤抖：“霍勒，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提问，听清楚了吗？”

哈利在沉默中等待着，再等待，直到听见哈根深深吸了口气，哈利才说：“史康森农场。”

“你说什么？”

“在斯特勒门镇东部，洛伦森林的警察训练场附近。”

“原来如此。”过了一会儿哈根说。

哈利结束通话，按下另一组号码，同时看见西娅站在月光下怔怔地朝屋外厕所的方向望去。她放下铲子，身体静止，形成一种奇怪的姿势。

“我是斯卡勒。”

“我是哈利，有新发现吗？”

“没有。”

“没有线报？”

“没有像样的。”

“但是有人打电话来？”

“天哪，当然有，人们都知道有奖金可以拿啊。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说这是个烂主意，给我们增加了很多无谓的工作。”

“他们都怎么说？”

“他们说的都差不多！都说见过长得很像史丹奇的人。最好笑的是，有个家伙打给值班警察，说他把史丹奇给铐在家里的床上，还问这样有没有奖金可以拿。”

哈利等麦努斯的笑声停止后才说：“他们怎么证实那家伙说的不是真的？”

“他们不用证实，那家伙自己挂了电话，显然头脑不清楚，他还宣称在餐厅见过史丹奇，手里拿着枪。你们在干吗？”

“我们.....你刚刚说什么？”

“我问你们……”

“不是，我是说你刚说那家伙看见史丹奇拿枪。”

“哈哈……民众的想象力很丰富，对不对？”

“帮我把电话转给值班警察。”

“啊……”

“现在就转，史卡勒。”

哈利的电话被转了过去，他跟值班警察说上了话，才说三句就请对方留在线上不要挂断。

“哈福森！”哈利的喊叫声在院子里回荡。

“什么事？”哈福森出现在谷仓前的月光下。

“不是有个服务生在厕所看见有人拿着沾有洗手液的手枪吗，他叫什么名字？”

“我怎么会记得？”

“我不管，你给我记起来。”

两人的回音在静夜中的房舍墙壁和谷仓之间响起。

“好像叫托雷什么的。”

“正中红心！那家伙在电话上就说他叫托雷。很好，现在请把他的姓氏想起来。”

“呃……比格尔？不对，比尔伦？不对……”

“快点，列夫·雅辛！”

“比约根，对，比约根。”

“放下铲子，你得到了上路飙车的许可。”

二十八分钟后，哈福森和哈利驾车来到西区跳蚤市场，在希弗斯街转弯，抵达托雷的住处地址，这地址是值班警察从饼干餐厅的领班那儿问来的。现场已经有一辆警车在等待他们。

哈福森把车停在警车旁，按下车窗。

“三楼。”驾驶座上的警察说，指了指灰砖墙上一扇亮着灯光的窗户。

哈利倾身越过哈福森：“哈福森跟我上去，你们一个人留在这里跟警署保持联络，一个人去后院守住厨房楼梯。你们的后备厢里有枪可以借我吗？”

“有。”女警员说。

男警员倾身向前：“你是哈利·霍勒，对不对？”

“对。”

“署里有人说你没有枪支执照。”

“我没有。”

“哦？”

哈利微微一笑：“那天我睡过头，错过了秋天第一回合的射击测验，可是第二回合我拿到全国第三名，这样可以吗？”

两名警察互望一眼。

“可以。”男警员咕哝说。

哈利猛力推开车门，冰冻的橡胶条发出呻吟。“好，我们来看看这条线报是否值得我们跑一趟。”

这是哈利在两天内第二次拿起MP5冲锋枪，他按下名牌上写着塞耶斯泰德的门铃，对一个紧张的女性说他们是警察，还说她可以先走到窗边，看看楼下是不是有警车再开门。女子照做了。女警员走到后院就位，哈福森和哈利爬上楼梯。

门铃上的铜质名牌用黑字写着“托雷·比约根”。哈利想起过去第一次跟莫勒一起行动时，莫勒教了他一种判断门内是否有人在家最简单方法，到现在仍然很管用。哈利把耳朵附在门板玻璃上。里面没有声音。

“子弹装了，保险打开了？”哈利低声说。

哈福森拿出警用左轮手枪，贴着大门左侧的墙壁站立。

哈利按下门铃。

“要破门还是不要破门，”哈利低声说，“这是个好问题。”

“要强行侵入的话，最好先打电话去检察官办公室申请搜索……”

哈福森话未说完，就被MP5冲锋枪打破门上玻璃的碎裂声打断。哈利伸手入内，打开了门。

他们悄悄走进玄关，哈利指了指几扇门，示意哈福森去检查，自己则走进客厅。客厅空无一人，但哈利立刻注意到电话桌旁的镜子曾遭受重击，镜子中央有个圆形区块已经掉落，其他部分有如黑色太阳般从圆形区块呈放射状往外裂开，裂痕一直延伸到镀金的装饰镜框。

哈利把注意力集中在客厅尽头一扇微开的房门。

“厨房和浴室没人。”哈福森在他背后低声说。

“好，做好准备。”

哈利朝微开的房门走去。这时他觉得，如果他们在这里会有什么发现，那一定会在那个房间里。一辆消音器有故障的车子从外面经

过。电车的尖锐刹车声从远处传来。哈利发觉自己本能地弓起身体，避免成为太大的目标。

他用冲锋枪管推开房门，利落地踏了进去，立刻闪到一旁，以免自己成为明显目标。他紧靠墙壁，手指扣在扳机上，等待眼睛适应黑暗。

透过门口射入的光线，他看见一张铜杆大床，被子底下伸出两条赤裸的小腿。他大步上前，抓住被子一角，掀了开来。

“哇！”哈福森惊呼一声，站在门口惊讶地看着床铺，慢慢放下了枪。

他打量栅栏，奋力助跑，纵身一跃，运用波波教他的方式，像虫一样往上爬，然后翻越栅栏。口袋里的手枪顶到他的腹部。他跳落在栅栏另一侧的人行道冰面上，在路灯光线下看见身上的蓝色外套出现一道大裂缝，白色内里跑了出来。

一个声响令他避开灯光，躲进层层叠叠的集装箱的阴影中。这是个很大的港口区。风吹过阴暗荒废的小木屋的破窗，发出尖鸣。

不知为何，他感觉自己受到监视。不对，不是受到监视，而是被发现了。有人知道他来到了这里，但也许还没看见他。他扫视被灯光照亮的栅栏，寻找可能的警报系统，但什么都没发现。

他沿着两排集装箱行走，找到一个开着的集装箱，走进深不可测的黑暗中，立刻察觉出不妙，如果睡在这里一定会冻死。他关上集装箱门，感觉空气在流动，仿佛站在某个正在运送中的方块里。

他踩到报纸，脚下发出窸窣声。他必须想办法取暖才行。

他走出集装箱，再度觉得自己受到监视。他走到小屋，抓住一块木板用力一拉。木板砰的一声被拉了下来。他瞥见有个影子闪过，转身却只看见奥斯陆中央车站周围十分诱人的饭店，以及这间小屋的漆黑门口。他又拆下两块木板，走回集装箱。雪堆上有脚印，是某种很

大的爪子，警卫犬的爪印。脚印是原本就在这里的吗？他将木板掰成小块，放在柜门内的钢质壁板旁，并在柜门上留一条缝，想让黑烟飘出去。他从救世军旅社拿来的火柴和手枪放在同一个口袋里。他点燃报纸，放在木头下方，再把手放在热气上。小小的火焰舔舐着锈红色的墙壁。

他想到那服务生用惊恐的眼神看着枪管，任他搜查口袋，但他只找到一些零钱。服务生说他只有这点钱。这点钱只够买个汉堡和搭地铁，不够找地方躲藏、保暖和睡觉。接着，服务生又笨到说他已经报警，警察正在赶来的路上。于是他做了他该做的事。

火焰照亮外面的雪地，他注意到门外多出一些爪印。奇怪，他刚刚进集装箱时并未看见它们。他坐在原地，聆听自己的呼吸声在铁箱里回荡，仿佛这里有两个人。他用目光追踪着爪印，突然他身体一僵，发现脚印和爪印重叠了，他的脚印中有一个爪印。

他用力将门关上，集装箱门发出砰的一声闷响，只剩报纸边缘在黑暗中发出红光。他的呼吸变得沉重。外面有只警卫犬正在追捕他，它会嗅闻，辨认他的气味。他屏住呼吸，这时才惊觉，那只警卫犬其实就在里面，刚才他听见的并不是自己呼吸的回声。警卫犬就在集装箱里。他赶紧把手伸进口袋拿枪，这时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奇怪，这只警卫犬竟然没嚎叫，连一丝声音都没有发出。直到这时，它才发出声音，即便如此，发出的也只不过是冲刺时脚爪接触金属地面的轻柔摩擦声。他才刚扬起手臂，一张大嘴就已咬上他的手，剧烈的疼痛仿佛将他的脑袋炸成碎片。

哈利仔细查看床上，认为那人应该就是托雷·比约根。

哈福森站到哈利身旁。“我的老天，”他低声说，“这是怎么回事？”

哈利没有回答，只是拉开那人脸上的黑色面罩拉链，再把面罩拉到一旁，露出底下画着的红唇和眼妆，这令他想到治疗乐队的主唱罗伯特·史密斯。

“他就是跟你在饼干餐厅说过话的服务生？”哈利问道，环视卧室。

“应该是吧，但这身装扮是什么啊？”

“皮革装。”哈利用指尖抚摸床单上的金属细屑，又拿起床边桌上一个半满水杯旁的东西。那东西是药丸。他细看那颗药丸。

哈福森呻吟一声：“这真是太恶心了。”

“算是恋物癖的一种，”哈利说，“其实也不比你喜欢看女人穿迷你裙、吊袜带或任何令你血脉偾张的服装恶心。”

“我喜欢制服，”哈福森说，“什么制服都好，护士制服、交通警察制服……”

“谢谢你的分享。”哈利说。

“你怎么看？”哈福森问道，“这是自杀药丸？”

“最好问他。”哈利说着拿起那杯水，倒在床上那张脸上。哈福森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如果你不是满脑子偏见，早就应该听见他还在呼吸了，”哈利说，“这是地西洋，没有安定那么猛。”床上的男子挣扎着要呼吸，脸皱成一团，接着是一阵猛咳。

哈利在床沿坐下，等待那对惊恐的小瞳孔慢慢聚焦在他身上。

“比约根，我们是警察，抱歉闯进你家，但我们相信你手上曾经有我们要找的人，现在这个人显然已经不在了。”

哈利面前的那双眼睛眨了两次。“你在说什么啊？”男子的声音十分低沉，“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从前门进来的，”哈利说，“今晚早些时候你家有客人。”

男子摇了摇头。

“你是这样跟警察说的。”哈利说。

“没人来过我家，我也没打电话报警，我的电话号码没登记在电话簿里，你们是追踪不到的。”

“可以，我们追踪得到，而且我刚刚可没说你打电话报警。你在电话中说你把某人铐在床上，而且我在床单这里发现栏杆的金属细屑，外面的镜子也被打破。比约根，他跑掉了，是不是？”

男子瞠目结舌，看了看哈利，又看了看哈福森，视线又回到哈利身上。

“他有没有威胁你？”哈利用同样低沉平淡的声音说，“他有没有说，如果你敢对我们透露一个字，他就会回来找你？是不是这样？你害怕他会回来？”

男子只是张大嘴巴。也许是因为那副皮革面具，哈利联想到偏离航道的飞行员，只不过眼前这位是偏离航道的罗伯特·史密斯。

“他们总是会撂下这类狠话，”哈利说，“不过你知道吗？如果他想来真的，你早就死了。”

男子呆望着哈利。

“比约根，你知道他去哪里了吗？他带了什么东西离开？钱，还是衣服？”

男子一言不发。

“快说，这很重要，他在奥斯陆还有一个人要杀。”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托雷·比约根低声说，目光并未离开哈利，“可以请你们离开吗？”

“当然可以，不过我要告诉你，你这样做有可能被控窝藏杀人犯，最坏的情况下，法院可能会把你视为帮凶。”

“有什么证据？好吧，也许我打过电话，但我是开玩笑的，我只想乐一乐，那又怎样？”

哈利从床沿站了起来：“随便你，我们要走了，你收拾些衣服吧，我会派几个人来带你回去。”

“带我回去？”

“就是逮捕你。”哈利对哈福森做了个手势，表示离开。

“逮捕我？”托雷的声音不再沉重，“为什么？妈的，你手上根本没有证据。”

哈利扬起了手，拇指和食指之间夹着药丸。“比约根，地西洋是处方用药，就像安非他命和可卡因一样，除非你有处方笺，否则我们必须因你持有地西洋而逮捕你，刑期是两年。”

“你在开玩笑吧。”托雷费力地爬下床，抓起地上的被子，这时才发现自己身上穿的是什麼。

哈利朝门口走去：“这我同意，我个人认为挪威法律对于持有软性毒品的刑罚太重了，所以如果是在别的情况下，我有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晚安了。”

“等一下！”

哈利停下脚步，在原地等待。

“他的兄……弟……”托雷结结巴巴地说。

“兄弟？”

“他说如果他在奥斯陆出事，他的兄弟会来追杀我。无论他是被

捕还是被杀，他们一定会来追杀我。他还说他的兄弟喜欢用盐酸。”

“他没有任何兄弟。”哈利说。

托雷抬头看着哈利，用十分惊讶的口吻说：“没有吗？”

哈利摇了摇头。

托雷拧绞着双手：“我……我吃那些药是因为我心情很不好，这不就是那些药的用处吗？”

“他去哪里了？”

“他没说。”

“他拿钱了吗？”

“只有我身上的一点零钱，然后他就走了。我……我只是坐在这里，觉得很害怕……”他突然哭了起来，缩在被子底下，“我好害怕。”

哈利看着哭哭啼啼的托雷：“如果需要的话，今天晚上可以去警署睡觉。”

“我要留在这里。”托雷吸了吸鼻涕。

“好吧，我们的人明天早上会再找你问话。”

“好。等一下！如果你们逮到他……”

“怎样？”

“我还是可以拿到奖金，对不对？”

他把火生得很旺。火焰在一片三角形玻璃内翻腾，玻璃来自小屋的破窗。他又去拿了几片木板，感觉身体开始暖和起来。夜里会更冷，但至少他还活着。他用那片玻璃把衬衫割成条状，将流血的手指包扎起来。之前警卫犬的嘴巴咬上他握住手枪的手，连手枪也咬在嘴

里。

那只黑麦兹纳犬吊挂在集装箱的顶端和地板之间，影子在柜壁上闪动不定，它嘴巴张开，身体伸开，凝固在最后一次无声攻击的姿势中。它的两条后腿被铁丝绑了起来，铁丝穿过集装箱顶端的铁槽。血从嘴巴和耳朵后方的弹口滴落地面，犹如时钟般规律地嘀嗒作响。他永远不会知道扣下扳机的究竟是他的前臂肌肉，还是因为那只狗的嘴巴咬上他的手，挤得他的手指扣动扳机。但子弹击发之后，他仍觉得柜壁震动不已。自从他抵达这座讨厌的城市，这是他开的第六枪，如今手枪里只剩一发子弹。

子弹只要一发就够了，但现在他要怎么找到约恩·卡尔森？他需要有人引导他前往正确的方向。他想到那个叫哈利·霍勒的警察。哈利·霍勒，听起来不像是个常见的名字，也许这个警察不会太难找。

第三部 钉刑

他在街角商店旁的人行道上滑了一跤，臀部着地，但立刻就爬了起来，一点也不觉得疼。跟上次一样，他朝公园的方向奔去。这真是场噩梦，一场由一连串无意义事件所构成的噩梦。是不是他疯了？还是事情真的如此发生了？寒风与胆汁刺痛他的喉咙。

20 会议厅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四

维卡中庭饭店外的霓虹灯显示零下十八摄氏度，里面的时钟显示晚上九点。哈利和哈福森站在玻璃电梯内，看着热带植物在下方越来越小。

哈福森噘起嘴唇，然后改变心意，又噘起嘴唇。

“玻璃电梯没问题，”哈利说，“我不怕高。”

“嗯哼。”

“我希望由你来说明和发问，我晚点再加入，好吗？”

哈福森点了点头。

他们离开托雷家之后，才刚上车就接到甘纳·哈根的电话，要他们前往维卡中庭饭店，阿尔贝特和麦兹·吉尔斯特拉普这对父子正在那里等候，准备提供说明。哈利说民众打电话来表示要提供说明并找警方去做笔录不符合常规，因此建议派麦努斯过去。

“阿尔贝特是总警司的老朋友，”哈根解释说，“他打电话来，说他们决定只给领导调查工作的警官提供说明。往好的方面想，不会有律

师在场。”

“这个嘛……

“太好了，谢谢。”

这次他们身不由己。

一名身穿蓝色运动上衣的矮小男子站在电梯外等候他们。

“我是阿尔贝特·吉尔斯特拉普。”男子说话时一双薄唇几乎不动，迅速而坚定地跟他们握了握手。阿尔贝特一头白发，眉头蹙起，面容饱经风霜，但眼神年轻警觉，在他们行走时观察着哈利。三人来到一扇门前，门上的标志表明这里是吉尔斯特拉普投资公司。

“我想先跟你们说，我儿子受到很大的打击，”阿尔贝特说，“尸体的状况惨不忍睹，麦兹生性又比较敏感。”

哈利根据他的表达方式，分析他可能是个务实之人，懂得逝者已去的道理，或者是他的儿媳妇并未在他心中占有一席之地。

接待区小而华丽，墙上挂着多幅民族浪漫主义风格的挪威著名画作。这些画哈利见过无数次，像是农场里的男人和猫、索里亚莫里亚宫殿。只不过这次哈利不确定自己看见的是不是复制品。

他们走进会议室，只见麦兹·吉尔斯特拉普坐在里面，凝视着面对中庭的玻璃墙。阿尔贝特咳了一声，麦兹缓缓转过身来，仿佛正在做梦却受到打扰，而他不愿意离开梦境。哈利的第一印象是儿子长得不像父亲。麦兹的脸小而圆，五官柔和，有一头髻发。哈利判断他应该三十多岁，但他看起来比这年轻，可能因为他脸上露出孩子般无助的神情，站起来时棕色的双眼才终于聚焦在他们身上。

“很感谢你们过来。”麦兹用浓重的嗓音低声说，非常用力地跟哈利握手，让哈利怀疑他说说不定以为来的是牧师而非警察。

“不客气，”哈利说，“反正我们也想找你谈话。”

阿尔贝特咳了一声，嘴巴几乎没怎么张开，像是木雕面孔上的一条裂缝：“麦兹的意思是说他很感谢你们接受请求来到这里，我们以你们更想在警局碰面。”

“我想你会更愿意在家里见我们，因为时间已经很晚了。”哈利对麦兹说。

麦兹优柔寡断地看了父亲一眼，见他微微点头，才说：“我没办法忍受待在那里，感觉好……空。今天晚上我会睡在家里。”

“和我们一起。”阿尔贝特补充道，并看了儿子一眼。哈利觉得阿尔贝特的眼神里应该带着同情，但看起来却像是轻视。

四人坐下，父子俩越过桌面把名片递给哈利和哈福森。哈福森回递两张自己的名片，阿尔贝特用期待的眼神看着哈利。

“我的还没印出来，”哈利说，这是实话，他的名片从以前到现在从未印出来过，“不过哈福森跟我是搭档，所以打给他也一样。”

哈福森清了清喉咙：“我们想请教几个问题。”

哈福森的询问重点在于厘清朗希尔德稍早之时的行踪、她去约恩·卡尔森家的原因，以及她可能的仇敌。但每个问题对方都以摇头作答。

哈利找来牛奶加进咖啡，他已不再喝黑咖啡，也许这是开始衰老的征兆。几星期前，他把披头士的经典专辑《比伯军曹寂寞芳心俱乐部》拿出来听，结果十分失望，因为连这张专辑也变老了。

哈福森看着笔记本上的问题，记下回答，并未和对方目光相触。他请麦兹说明今天早上九点到十点之间的行踪，这正是医生推断的死亡时间。

“他在这里，”阿尔贝特说，“我们两个人一整天都在这里工作，希望让公司出现转机。”他对哈利说：“我们料到你们会问这个问题，因

为我知道警方在调查命案时，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丈夫。”

“这是有原因的，”哈利说，“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确实如此。”

“了解，”阿尔贝特说，“但统计数字是一回事，现实情况是另一回事。”

哈利直视阿尔贝特闪烁不定的蓝色眼睛。哈福森瞥了哈利一眼，仿佛在害怕些什么。

“那我们就把现实情况说清楚，”哈利说，“少摇头、多说话，可以吗，麦兹？”

麦兹猛然抬头，仿佛刚刚在打瞌睡。哈利等到和麦兹四目相接，才说：“约恩·卡尔森跟你老婆的事，你知道多少？”

“住口！”阿尔贝特用他那张木偶一样的嘴厉声说，“你这种傲慢的态度可以用来应付平常那些人，但不能用在这里。”

哈利叹了口气：“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让你父亲留在这里，麦兹，但如有必要，我会把他轰出去。”

阿尔贝特哈哈大笑，这是胜利者发出的老练笑声，大有终于找到可敬对手之感：“告诉我，警监先生，我是不是得打电话给我的总警司朋友，说他的手下用这种态度来面对一个刚经历丧妻之痛的人？”

哈利正要回答，却被麦兹抢先一步。麦兹以怪异而优雅的姿态缓缓扬起了手：“爸，我们得找到他，我们必须跟警方互相帮助。”

他们等待麦兹往下说，但麦兹的目光又回到玻璃墙上，不再说话。

“好吧，”阿尔贝特用十分地道的英语说，“那我们有个条件：霍勒，我们私底下说，请你的助手去外面等。”

“这不是我们的工作方式。”哈利说。

“我们正在试着跟你合作，没什么好商量的，不然就通过律师来跟我们谈，明白吗？”

哈利等待自己的怒气上升，却迟迟没等到，于是他很确定：自己的确开始老了。他朝哈福森点了点头，后者露出惊讶的表情，但仍站了起来。阿尔贝特等他离开并关上门之后，才开口说话。

“是的，我们见过约恩·卡尔森。麦兹、朗希尔德和我见过他，他是救世军金融顾问的身份跟我们见面的。我们开了很高的报价给他，但他回绝了，毫无疑问这是个正直的、道德感很强的人。但他还是有可能追求朗希尔德，而且他也不是头一个。我发现婚外情已经登不上报纸头版了。但你的暗示是荒谬的，相信我，我认识朗希尔德已经很久了，她在家不仅备受疼爱，也是个很有个性的女人。”

“如果我说她有约恩·卡尔森的钥匙呢？”

“我不想再听见这件事了！”阿尔贝特怒道。哈利瞥了玻璃墙一眼，看见玻璃映照出麦兹的脸。阿尔贝特继续往下说：

“我们之所以想私下跟你谈话，霍勒，是因为你是调查工作的领导人，只要你逮到杀害朗希尔德的凶手，我们就给你一笔奖金，二十万克朗，绝对谨慎处理。”

“你说什么？”哈利说。

“好吧，”阿尔贝特说，“数目可以再谈。重点是，我们希望警方优先办这件案子。”

“你是要贿赂我？”

阿尔贝特露出刻薄的微笑：“霍勒，你用不着这么激动，回去好好想一下。如果你要把这笔钱捐给警察遗孀基金，我们也没意见。”

哈利默然不语。阿尔贝特在桌上拍了一掌。

“会议结束。我们保持联络，警监先生。”

玻璃电梯轻柔无声地向下降，哈福森打了个哈欠，心想圣诞颂歌中的天使应该就是这样降临人间的。

“你为什么没有立刻把阿尔伯特·吉尔斯特拉普轰出去？”哈福森问道。

“因为他还挺有意思的。”哈利说。

“我去外面的时候，他说了什么？”

“他说朗希尔德是个很好的人，不可能跟约恩·卡尔森发生什么关系。”

“这种话连他们自己也相信吗？”

哈利耸了耸肩。

“他们还说了什么？”

哈利迟疑片刻：“没有了。”他朝下方大理石沙漠中的绿洲和喷泉望去。

“你在想什么？”哈福森问道。

“我好像看见了麦兹·吉尔斯特拉普的微笑，但不是很确定。”

“什么？”

“我在玻璃墙上看见他的影子。你有没有发现阿尔伯特·吉尔斯特拉普看起来有点像木偶？那种说腹语的木偶。”

哈福森摇了摇头。

他们踏上穆克坦斯路，朝奥斯陆音乐厅的方向走去。路人行色匆匆，手上拎着大包小包的圣诞采购品。

“好冷，”哈利打了个冷战，“冷空气让废气滞留在地表，整座城市

都快窒息了。”

“那也比刚刚会议室里熏死人的须后水香味好。”哈福森说。

奥斯陆音乐厅的员工出入口挂着救世军圣诞音乐会的海报，海报下方坐着一个小孩，正拿着空纸杯伸手乞讨。

“你耍了比约根。”哈福森说。

“哦？”

“持有地西洋要判刑两年？而且说不定史丹奇有九个凶神恶煞的兄弟会去找他报仇。”

哈利耸了耸肩，又看看表。去参加嗜酒者互诫协会已经太迟了，那就把戒酒这件事交给主安排吧。

“但是耶稣重返人间之后，谁认得出来呢？”总司令戴维·埃克霍夫高声说，面前的火焰摇曳闪烁，“会不会救赎者就在我们之间，就在这座城市里？”

在一个白色的、简单布置的大会堂里，众人纷纷耳语。会堂的讲台后方没有装饰，前方也没有领圣餐的栏杆，会众和讲台之间只有一把为忏悔者提供的长椅。

总司令低头看着会众，顿了一下以达到效果，然后继续说：“虽然《马太福音》写到救赎者会以辉煌灿烂的方式偕同所有的天使一同降临，但也写了‘我作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11]

埃克霍夫吸了口气，翻过一页，抬眼看着会众，不看《圣经》就继续往下说。

“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作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

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12]

总司令猛击讲台，“马太这番话是对战争的呼吁，是反对自私和不人道的战争宣言！”他大声说道：“我们救世军相信有一天会有一个普遍的判断，正义将得到永生，邪恶将受到永恒的惩罚。”

埃克霍夫讲道完毕后，时间留给会众分享见证。一名老翁以敞开心房的诚恳态度说，他们以神对耶稣说的话为后盾，赢得了奥斯陆大教堂广场上的战役。接着一名年轻男子走上讲台，说要唱书上第六一七号圣歌来结束这个夜晚。男子是指挥，他站到身穿制服的八人管乐团前，负责演奏大鼓的里卡尔·尼尔森便开始倒数。乐团奏起前奏，男子转身面对会众，众人齐声高唱，歌声在会堂里听起来洪亮有力：“挥舞救赎的旗帜，展开圣战！”

圣歌唱完后，总司令再次站上讲台：“亲爱的朋友，在今晚聚会的最后，我想跟大家宣布，今天总理办公室确定，总理本人将莅临我们在奥斯陆音乐厅举行的年度圣诞音乐会。”

台下响起掌声。会众起身朝门外从容地走去，会堂内响起热烈的谈话声。只有玛蒂娜·埃克霍夫看起来神色匆忙，她坐在最后一排长椅上，哈利看见她起身走到中央过道。她穿着羊毛裙、黑丝袜、和他一样的马丁靴，头戴白色毛线帽。她朝哈利的方向望去，起初并未认出他，接着才眼神一亮。哈利站起身来。

“嘿，”玛蒂娜侧头微笑，“你是为了工作而来，还是精神上感到饥渴？”

“呃，你父亲的演讲功力一流。”

“他都能成为五旬节派的国际巨星。”

哈利似乎在玛蒂娜身后的人群中瞥见里卡尔：“是这样的，我想请教你几个问题，如果你想在寒风里散散步，我可以陪你走回家。”

玛蒂娜露出怀疑的神色。

“如果你现在要回家的话。”哈利急忙补上一句。

玛蒂娜环视四周，答道：“我可以陪你散步回家，你家比较顺路。”

外面的空气凝重刺骨，弥漫着油炸食物和汽车废气的味道。

“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哈利说，“罗伯特和约恩你都认识，所以我想问你，罗伯特有没有可能想杀他哥哥？”

“你说什么？”

“你回答前可以先想一想。”

他们在冰面上小步行走，经过蜘蛛戏院，穿越无人的人行道。圣诞大餐的季节已接近尾声，但出租车仍载着那些盛装打扮、醉意迷蒙的人，在彼斯德拉街上来往奔驰。

“罗伯特是有点疯狂，”玛蒂娜说，“但还不到杀人的地步吧？”她用力摇头。

“他会不会雇人来做这件事？”

玛蒂娜耸了耸肩：“我跟约恩和罗伯特没有太多往来。”

“为什么？说起来你们不是一起长大的吗？”

“对，但我其实跟别人都没什么往来，我比较喜欢独来独往，跟你一样。”

“我？”哈利惊讶地说。

“独行的狼是认得出同类的。”

哈利看了玛蒂娜一眼，见她露出逗弄的眼神。

“你小时候一定是那种独来独往的人，喜欢自己享受刺激，不让别人靠近。”

哈利微笑着摇摇头。他们经过布利茨屋前的废弃油桶，这些房屋的外墙上都是涂鸦，里面无人居住。哈利伸手一指。

“你还记得一九八二年这里的房屋被占领的时候，举办了不少朋克演唱会吗？来表演的有夏特乐队、奥勒维斯塔乐队，还有好多其他团体。”

玛蒂娜笑了几声：“我不知道，那时候我才刚上学，而且救世军的人很少会来这里。”

哈利咧嘴笑了：“说的也是。我有时会来，至少以前会来，我以为这里适合像我这样的边缘人来，但结果我也无法融入，因为说到底，布利茨屋还是充满单一的论调和思想，那些煽动家会来这里演讲，像是……”

哈利顿了一下，但玛蒂娜替他把话说完：“像是今晚我爸在会议厅的演讲？”

哈利把双手深深地插进口袋：“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想用自己的大脑去找答案，很快就会觉得孤单。”

“那目前为止，你孤单的大脑找到了什么答案？”玛蒂娜将手放在哈利的手臂下方。

“看来约恩和罗伯特过去都有几个情人。这个西娅到底有什么特别，让他们两兄弟都为她倾倒？”

“罗伯特喜欢西娅？我没有这个印象。”

“约恩是这样说的。”

“呃，就像我说的，我跟他们没什么往来。但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厄斯古德过暑假时，西娅很受男生欢迎。竞争从很早就开始了，你知道

道的。”

“竞争？”

“对啊，想成为军官的男生必须在救世军里找个女朋友。”

“是吗？”哈利惊讶地说。

“你不知道吗？男生只要娶了外人，马上就会失去在救世军的工作，救世军的整个指挥链是以共同生活工作的夫妻为基础，两个人都必须都受到上帝的召唤。”

“听起来很严格。”

“我们是军事组织。”玛蒂娜话中并无讽刺之意。

“男生怎么会知道西娅想成为军官？那时她还小，不是吗？”

玛蒂娜微笑着摇头：“看来你并不了解救世军，其实军官中有三分之二是女性。”

“但总司令和行政长官都是男性？”

玛蒂娜点了点头：“我们的创立者卜维廉说过，他最好的手下都是女人，但我们跟社会上其他组织一样，都是由愚笨狂妄的男人来统治惧怕权威的聪明女人。”

“所以每年夏天男生们都在争夺西娅的统治权？”

“有一阵子是这样，但后来西娅突然就不去厄斯古德了，所以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她为什么不去了？”

玛蒂娜耸了耸肩：“可能她不想去了，也可能她父母不让她去了，因为日夜都跟男生混在一起，又正值青春期……你知道的。”

哈利点了点头，但其实并不了解那是什么情况，因为他从未参加过宗教夏令营。两人踏上史登柏街。

“我在这里出生。”玛蒂娜指了指曾是国立医院一部分的墙壁，现在这里的建筑物已被拆除，彼斯德拉公园新住宅计划即将推行。

“他们保留了妇产科病房，改建成公寓。”哈利说。

“那里真的会有人住吗？想想看那个地方发生过多少事情，像是堕胎和……”

哈利点了点头：“有时半夜在附近走动，还能听见那里传出小孩子的尖叫声。”

玛蒂娜看着哈利：“你开玩笑吧！那里闹鬼？”

“这个嘛，”哈利转弯踏上苏菲街，“可能因为搬进去的家庭有小孩吧。”

玛蒂娜拍了一下哈利的肩膀，哈哈大笑：“别开鬼魂的玩笑啦，我相信它们存在。”

“我也是，”哈利说，“我也相信。”

玛蒂娜的笑声停止。

“我住这里。”哈利指着一扇浅蓝色大门说。

“你没有别的问题要问了吗？”

“有，但可以等早上再问。”

她侧过头：“我还不累，你家里有没有茶？”

一辆车在雪地里嘎吱驶来，在前方五十米的人行道旁停下，头灯的蓝白色光线十分刺眼地射来。哈利若有所思地看着她，同时掏寻钥匙：“只有雀巢咖啡，我可以打电话……”

“雀巢咖啡就可以了。”玛蒂娜说。哈利刚用钥匙打开门锁，玛蒂娜就推开浅蓝色大门，走了进去。大门晃了回来，靠在门框边，并未完全闭合。

“天气好冷，”哈利咕哝说，“整个房子都缩小了。”

哈利在身后关上大门，走上楼梯。

“你家很整齐。”玛蒂娜说，在玄关脱下鞋子。

“我东西不多。”哈利在厨房里说。

“你最喜欢什么？”

哈利想了想：“唱片。”

“不是相册？”

“我不相信相册。”哈利说。

玛蒂娜走进厨房，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哈利用余光看见她盘起双脚，灵巧得像只猫。

“你不相信相册？”她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它们会摧毁忘记的能力。要加牛奶吗？”

玛蒂娜摇了摇头：“但你相信唱片？”

“对，它们用一种更真实的方式说谎。”

“但它们不会摧毁你忘记的能力？”

哈利倒咖啡的手停了下来。玛蒂娜咯咯笑着说：“我才不相信你这套说辞，说得跟真的一样。我认为你是个很浪漫的人，霍勒。”

“去客厅吧，”哈利说，“我刚买了一张很棒的新专辑，现在它还没

附着任何回忆。”

玛蒂娜轻巧地坐上沙发。哈利播放了吉姆·史塔克的首张专辑，并在绿色扶手椅上坐下，抚摸粗糙的木质扶手，聆听吉他的第一个音响起。他想起这把扶手椅是在救世军的二手商店“电梯”买的。他清了清喉咙：“罗伯特可能跟一个年纪小他很多的女孩子交往过，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

“你是问我对年长男子和年轻女子交往有什么看法？”她咯咯一笑，接着又沉默脸红，“还是我对罗伯特喜欢未成年少女有什么看法？”

“我没这么说，但这个女孩子可能只有十几岁，是克罗地亚人。”

“Izgubila sam se.（我迷路了。）”

“什么？”

“这是克罗地亚语，或称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小时候我们常去达尔马提亚过暑假，那时救世军还没买下厄斯古德庄园。我爸十八岁的时候去南斯拉夫帮助他们在二战之后重建，在那里认识了很多建筑工匠家庭，这就是为什么他指示我们帮助武科瓦尔的难民。”

“关于厄斯古德庄园，你还记得麦兹·吉尔斯特拉普这个人吗？他是吉尔斯特拉普家族的孙子，救世军就是从吉尔斯特拉普家族手里买下厄斯古德庄园的。”

“哦，我记得。我们接管厄斯古德庄园的那一年，他出现过一段时间，但我没跟他说过话，我记得没人跟他说过话，他看起来愤怒又内向，不过我想他也喜欢西娅。”

“为什么你会这样认为？他不是都不跟别人说话吗？”

“我见过他在看西娅，而且我们跟西娅在一起的时候，他常常会突然冒出来，又一句话都不说。我觉得他看起来很怪，几乎有点让人

害怕。”

“哦？”

“对啊。他在厄斯古德的时候睡在我们隔壁，我睡的那个房间里有几个女生，但有一天晚上我醒来时，竟然看见一张脸贴在窗户上，然后就不见了。我几乎可以确定那人就是他。我告诉其他女生这件事，她们只是说我产生了幻觉，还说我眼睛有问题。”

“为什么？”

“你没发现吗？”

“发现什么？”

“过来，我给你看，”玛蒂娜拍了拍旁边的沙发，“你有没有看见我的瞳孔？”

哈利倾身向前，感觉她的鼻息喷在他脸上，然后看见她褐色虹膜内的瞳孔似乎扩散到虹膜里，形成一个锁眼般的形状。

“这是天生的，”她说，“叫虹膜缺损，但还是可以有正常视力。”

“有意思。”他们的脸非常靠近，哈利闻得到她肌肤和头发的气味。他吸了口气，觉得有种滑入热水浴缸的颤动感。一个短促而坚决的嗡嗡声响起。

片刻之后，哈利才发现这声音来自门口，而不是对讲机。有人站在他家门外的楼梯间。

“一定是阿里，”哈利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我的邻居。”哈利花了六秒钟从沙发走到玄关，把门打开，这段时间他想到现在太晚了，不可能是阿里，而且阿里通常会敲门。

到了第七秒，他才发觉自己不该开门。他一看见门外的人，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这下你开心了吧。”阿斯特丽有些含混地说。

哈利没有回答。

“我刚吃完圣诞晚餐，你不请我进去吗，哈利小子？”她露出微笑，红唇紧贴牙齿，一只脚横向跨出，站稳身体，细高的鞋跟发出咔嗒一声。

“我现在不方便。”哈利说。

她眯起眼睛，打量哈利的脸，又越过他的肩头望去：“你家有女人在，对不对？这就是你今天没去参加聚会的原因？”

“阿斯特丽，我们改天再聊，你喝醉了。”

“今天聚会我们讨论的是第三步：我们决定让神来看顾我们的生命。但我什么神都看不见，我就是看不见，哈利。”她不是很用力地拿包打了哈利一下。

“第三步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必须照顾自己。”

阿斯特丽直起身子，看着哈利，眼中盈满泪水。“哈利，让我进去。”她低声说。

“这样不会有帮助的，阿斯特丽，”哈利把手放在她肩膀上，“我叫出租车送你回家。”

阿斯特丽拍开他的手，哈利一脸诧异。“家？”她尖声说，“妈的我才不回家，你这个阳痿无能的淫虫。”

她转过身子，摇摇晃晃地走下楼梯。

“阿斯特丽……”

“滚出我的视线！去干你的贱人吧。”

哈利看着阿斯特丽离去，听见她在楼下弄了半天也打不开大门，

嘴里不停地咒骂，过了一会儿大门铰链才发出吱的一声，一切归于平静。

哈利一转身就看见玛蒂娜在他身后的玄关，正慢慢穿上大衣。

“我……”哈利开口说。

“时间不早了，”她脸上掠过一丝笑容，“我也有点累了。”

凌晨三点，哈利依然坐在扶手椅上，汤姆·维茨用低沉的嗓音唱着艾丽斯，小鼓沙沙作响。

“外面天色迷蒙，你挥舞弯曲的魔杖，一旁是结冰的池塘……”

哈利脑中思绪纷飞。这个时间所有酒吧都已打烊。自从他在集装箱码头把小酒壶里的酒全灌进那只狗的嘴里之后，就一直没再把它装满。他可以打电话给爱斯坦，爱斯坦几乎每晚都在外面开出租车，而且座椅底下一定会放一瓶杜松子酒。

“喝酒不会有帮助。”

除非你相信世上有鬼魂存在。相信它们正环绕着扶手椅，用黑暗空洞的眼窝低头看着他。碧姬姐从海底浮起，船锚依然缠绕在她脖子上；爱伦正在笑，球棒打破了她的头；威廉挂在旋转晾衣架上，犹如西班牙大帆船的船首雕像；汤姆挥舞着血淋淋的断臂，前来要回他的手表。

酒无法让他自由，只能带来暂时的缓解，但现在他愿意付一大笔钱来换一瓶酒。

他拿起电话，按了一组号码。铃声响到第二声，电话被接起。

“哈福森，情况如何？”

“天气好冷。约恩和西娅正在睡觉，我坐的这个房间可以看见外面的路。明天我得补一觉。”

“嗯。”

“明天我们还得开车回西娅的公寓拿胰岛素，她有糖尿病。”

“好，带约恩一起去，我不想留他一个人。”

“我可以叫别人过来。”

“不要！”哈利厉声说，“暂时先不要让别人参与。”

“好的。”

哈利叹了一口气：“听着，我知道当保姆不是你的分内工作，告诉我，要怎么补偿你。”

“这个嘛……”

“说啊。”

“我答应过贝雅特，圣诞节之前要找一天晚上带她去吃碱鱼，她从来没吃过这道料理，可怜的家伙。”

“没问题。”

“谢了。”

“还有，哈福森？”

“嗯？”

“你……”哈利深深吸了口气，“你很好。”

“谢啦，长官。”

哈利挂上电话。汤姆·维茨唱着冰鞋在池塘冰面上写出艾丽斯的名字。

21 萨格勒布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五

他坐在苏菲恩堡公园旁的人行道上，只垫了一块硬纸板，冷得全身发抖。现在是高峰时间，路人行色匆匆，但有些人还是在他面前的纸杯里丢了几克朗。圣诞节就快到了。他的肺因为吸了一整晚黑烟而发疼。他抬起双眼望着歌德堡街。

他想起流经武科瓦尔的多瑙河是多么有耐心且无法阻挡，现在他也必须耐心等待战车出现，等候恶龙从洞穴里探出头来，等候约恩·卡尔森回家。他看见一双膝盖停在面前。

他一抬头就看见一名手拿纸杯的红须男子愤怒地高声嚷嚷。

“你说什么？”

红须男子用英语回答，好像在说“地盘”什么的。

他摸了摸口袋里的枪，只剩一发子弹，于是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大片尖锐的玻璃。红须乞丐愤怒地瞪着他，但仍识相地离去。

他挥去约恩可能不会回来的念头。约恩一定会回来。等待的这段时间他将像多瑙河一样，耐心且无法阻挡。

“请进。”一名胸部丰满的女子开朗地说。这里是亚克奥斯街的救世军公寓。女子用舌尖顶住牙齿来发字母N的音，通常长大之后才学挪威语的成年人容易这样发音。

“希望我们没有打扰到你。”哈利和贝雅特走进玄关，看见地上摆满大大小小的鞋子。

女子摇了摇头。他们脱下鞋子。

“天气很冷，”女子说，“饿不饿？”

“我们刚吃过早餐，谢谢。”贝雅特说。

哈利摇了摇头，露出友善的微笑。

女子领着他们走进客厅。哈利看见餐桌前围坐着许多人，心想这应该就是米何耶兹家族。桌前坐着两名男子、一个跟欧雷克年纪相仿的男孩、一个小女孩、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哈利猜想她应该就是索菲娅。少女的黑色刘海遮住眼睛，怀里抱着一个婴儿。

“Zdravo.（你好。）”年长的男子说。这人身材瘦削，一头灰发十分浓密，眼珠是黑色的。哈利认得出那是一双被放逐之人的眼睛，眼神里充满愤怒与恐惧。

“这是我先生，”女子说，“他听得懂挪威语，但不太会说。这是约瑟普叔叔，他来跟我们一起过圣诞节。这些是我的小孩。”

“四个都是？”贝雅特问道。

“对，”女子笑道，“最小的是上帝的礼物。”

“真可爱。”贝雅特对咯咯笑着的宝宝做了个鬼脸。不出哈利所料，贝雅特忍不住又捏了捏宝宝的粉嫩脸颊。哈利猜想一年之内，最多两年，贝雅特和哈福森就会自己生个宝宝。

米何耶兹先生说了几句话，他太太搭话，并转头对哈利说：“他要我说，你们挪威只雇用挪威人，他想找工作都找不到。”

哈利和米何耶兹先生目光相触，对他点了点头，但他没有回应。

“请坐。”米何耶兹太太指了指两把空椅子。

他们坐了下来，哈利看见贝雅特在他开口之前就拿出笔记本。

“我们来这里是想请问……”

“罗伯特·卡尔森。”米何耶兹太太朝丈夫看了一眼，她丈夫点头表

示同意。

“没错，关于这个人，你有什么可以告诉我们的吗？”

“不是很多，其实我们最近才认识他。”

“最近才认识。”米何耶兹太太正好和索菲娅四目相触，她的鼻子埋在宝宝凌乱的头发中，“今年夏天我们从A栋的小公寓搬过来，约恩请罗伯特来帮忙。约恩是个好人。有了宝宝之后，约恩就帮我们换了一套更大的公寓。”她朝宝宝笑了笑，“但罗伯特最常跟索菲娅聊天，然后……呃，她今年十五岁。”

哈利注意到索菲娅脸色一变：“嗯，我们想跟索菲娅谈谈。”

“你们谈吧。”米何耶兹太太说。

“单独谈话。”哈利说。

米何耶兹夫妇对视一眼，这场眼神的对决只持续了两秒，但哈利从中解读出不少信息。过去这个家也许是由丈夫拿主意，但如今他们来到全新的环境、全新的国度，妻子显然比丈夫更加适应，因此决定权落到了她手中。米何耶兹太太对哈利点了点头。

“去厨房坐，我们不会打扰。”

“谢谢。”贝雅特说。

“不用道谢，”米何耶兹太太沉重地说，“希望你们能捉到凶手，你们知道凶手是什么样的人了吗？”

“我们认为他是职业杀手，住在萨格勒布，”哈利说，“至少他从奥斯陆给那里的一家饭店打过电话。”

“哪一家？”

哈利吃了一惊，朝米何耶兹先生看去。这句话是米何耶兹先生用

挪威语说的。

“国际饭店。”哈利说，看见米何耶兹先生跟约瑟普叔叔交换眼神，“你们知道什么吗？”

米何耶兹先生摇了摇头。

“如果你们能提供线索，我会非常感谢，”哈利说，“这个杀手正在追杀约恩，前天他就在约恩的公寓连开好几枪。”

哈利看见米何耶兹先生露出不相信的神色，但没再说话。

米何耶兹太太领他们走进厨房，索菲娅拖着脚步跟在后面。哈利心想，青少年都这样，再过几年欧雷克也会变成这样。

米何耶兹太太离开后，哈利拿出笔记本，贝雅特在索菲娅对面坐了下来。

“嘿，索菲娅，我叫贝雅特，罗伯特是不是你的男朋友？”

索菲娅垂下双目，摇了摇头。

“你是不是爱上了他？”

索菲娅又摇了摇头。

“他有没有伤害你？”

他们来到这里后，这是索菲娅第一次拨开黑色刘海，直视贝雅特的双眼。哈利猜想她的浓妆之下是个美丽少女，此外他也看见了和她父亲一样的愤怒和恐惧，以及额头上连浓妆也遮盖不了的瘀青。

“没有。”索菲娅说。

“索菲娅，你父亲是不是叫你什么都不要说？我看得出来。”

“你看得出来什么？”

“有人伤害了你。”

“你说谎。”

“你额头上的瘀青是怎么来的？”

“我撞到门了。”

“你说谎。”

索菲娅哼了一声：“你说得好像自己很聪明一样，其实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只是个老警察，喜欢在家跟小孩混在一起，我看得出来。”愤怒依然存在，但她的声音已开始变得沉重。哈利估计她最多能再回答一句，或者两句。

贝雅特叹了一口气：“索菲娅，你得信任我们，你也必须帮助我们，我们正在阻止命案再次发生。”

“这又不是我的错。”索菲娅嗓音变哑。哈利看得出她只能回答这一句，接着泪水就涌了出来。索菲娅弯下腰，刘海的帘幕又关上了。

贝雅特把手放在她肩膀上，却被她甩开。

“走开！”她吼道。

“你知道今年秋天罗伯特去过萨格勒布吗？”哈利问道。索菲娅的头倏地抬起，那张浓妆艳抹的脸用难以置信的神情看着哈利。

“原来他没告诉你？”哈利继续说，“那他可能也没告诉你他爱上的女人叫西娅·尼尔森吧？”

“没有，”索菲娅含泪低声说道，“他爱上那女人又怎样？”

哈利试着解读索菲娅的反应，但她脸上的黑色睫毛膏糊成一团，难以解读。

“你去福雷特斯慈善商店找过罗伯特，你找他做什么？”

“找他要根烟！”索菲娅怒声说，“你们走开啦！”

哈利和贝雅特对视一眼，同时站起来。

“请你先想一想，”贝雅特说，“再打电话给我。”她留了一张名片在桌上。

米何耶兹太太在玄关等候他们。

“抱歉，”贝雅特说，“她有点不高兴，你可能得去跟她说说。”

他们踏上亚克奥斯街，走进十二月的早晨，朝索姆街走去，刚才贝雅特把车子停在了那里。

“Oprostitute！（抱歉！）”

两人转过头去。这声音来自一座拱门的阴影处，他们看见那里亮着两点香烟火光。火光坠落地面，两名男子走了出来，原来是索菲娅的父亲和约瑟普叔叔，他们走到哈利和贝雅特面前。

“国际饭店？”米何耶兹先生说。

哈利点了点头。

米何耶兹先生用余光瞄了贝雅特一眼。

“我去开车。”贝雅特立刻说。哈利对贝雅特的这个特质一直十分惊叹，她年纪轻轻，经常跟录像及刑事鉴定证据独处，竟然能开发出比他还高的社会智力。

“我第一年在……你知道……在搬家公司上班，后来工作没了。战争前我在武科瓦尔……当电子工程师，在这里我什么都不是。”

哈利点头等待。

约瑟普叔叔说了几句话。

“Da, da. (好。好。)”米何耶兹先生转头望向哈利, “一九九一年南斯拉夫军队占领武科瓦尔, 懂吗? 有个小男孩让十二台战车爆炸……用的地雷, 懂吗? 我们叫他Mali Spasitelj。”

“Mali Spasitelj.”约瑟普叔叔敬畏地说。

“就是小救赎者,”米何耶兹先生说, “他们用……无线电这样叫他。”

“这是代号?”

“是的。武科瓦尔投降后, 塞尔维亚人要找他, 可是找不到。有人说他死了, 有人不相信。他们说……不存在, 懂吗?”

“这跟国际饭店有什么关系?”

“战后武科瓦尔人没房子住, 房子被炸毁, 有些人来到这里, 很多人去了萨格勒布。图季曼总统……”

“图季曼。”约瑟普叔叔附和说, 翻了个白眼。

“和他的手下找了一家很旧的大饭店给这些人住, 这样可以看见他们, 就是监视, 懂吗? 他们喝汤, 没工作。图季曼不喜欢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流过太多血。后来一些去过武科瓦尔的塞尔维亚人死了, 有人说小救赎者回来了。”

“Mali Spasitelj.”约瑟普叔叔大笑。

“他们说克罗地亚人在国际饭店能得到帮助。”

“怎么做?”

米何耶兹先生耸了耸肩: “不知道, 别人说的。”

“嗯。还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吗……关于这个施救者和国际饭店的事?”

“其他人？”

“比如说救世军的人？”

“有。戴维·埃克霍夫知道，还有其他人知道。今年夏天厄斯古德的餐会之后……他说了一些话。”

“演讲？”

“对。他说到小救赎者以及有些人一直在打仗，我们的仗打不完，他们也是。”

“总司令真的说过这种话？”贝雅特驾车进入灯光明亮的易卜生隧道，降低车速，停在车阵后方。

“米何耶兹先生是这样说的，”哈利说，“我想当时每个人都在场，罗伯特也是。”

“你认为总司令可能给了罗伯特雇用杀手的想法？”贝雅特的手指不耐烦地在方向盘上轮敲着。

“至少我们可以确定罗伯特去过萨格勒布，既然他知道约恩在跟西娅交往，那么他就有杀人动机。”哈利揉了揉下巴，“听着，你能安排索菲娅去医院做个彻底检查吗？如果我没猜错，她身上的瘀青一定不止一处。我要乘最近一班飞机前往萨格勒布。”

贝雅特用锐利的目光瞥了哈利一眼：“你出国只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协助国家警察，一个是度假。我们接到的命令非常清楚……”

“后者，”哈利说，“一个短暂的圣诞假期。”

贝雅特无奈地叹了口气：“希望你也可以让哈福森放个圣诞小假，我们打算去斯泰恩谢尔探望他的父母。今年你要去哪里过圣诞节？”

这时哈利的手机响了，他一边在外套口袋里摸索手机，一边答

道：“去年我跟爸爸和妹妹一起过，前年跟萝凯和欧雷克一起过，今年我没有太多时间去想这件事。”

哈利发现自己在口袋里按到了手机按键，因为手机里传出笑声，他一听竟然是萝凯的声音。

“你可以来加入我们啊，”那声音说，“平安夜当天我们对外开放，很需要义工来灯塔帮忙。”哈利花了两秒钟才明白原来不是萝凯。

“我打来是要跟你说，昨天很抱歉，”玛蒂娜说，“我没有要那样跑掉的意思，我只是有点被吓到了。你找到你要的答案没有？”

“原来是你，”哈利用自以为不带情绪的语调说，但仍注意到贝雅特立刻有所察觉，并展现出极高的社会智力，“我再打给你，好吗？”

“好啊。”

“谢谢。”

“不客气，”玛蒂娜话声严肃，但哈利听得出她压抑了想笑的冲动，“有件小事要问你。”

“什么事？”

“二十二号、星期一你有事吗？”

“不知道。”哈利说。

“我们这里多了一张圣诞音乐会的票。”

“我知道了。”

“你听起来不是很兴奋。”

“抱歉，这里有点吵，而且我不太习惯需要盛装出席的场合。”

“而且那些表演者都太庸俗无聊。”

“我可没这样说。”

“没有，是我这样说的。还有，我说我们多了一张票，其实是我多了一张票。”

“知道了。”

“你有机会看我穿礼服的样子，还不赖，只是身边缺一个高大年长的男人而已，你考虑一下吧。”

哈利哈哈大笑：“谢了，我一定会考虑。”

“不客气。”

哈利结束通话后，贝雅特没说话，也没对他脸上挥之不去的微笑做出任何评论，只是提到天气预报说会下雪，除雪车将忙碌起来。有时哈利不禁怀疑，成功地追到贝雅特后，哈福森是否真的高兴。

约恩·卡尔森还没出现。他全身僵硬，从苏菲恩堡公园旁的人行道上站了起来。寒意似乎从地底渗出，蔓延到全身。走起来后他的双脚血液开始循环，他迎接这种痛楚。他没留意自己盘腿坐在纸板上到底坐了多久，只是一直盯着进出歌德堡街那栋公寓的人，但日光已逐渐暗淡。

他今天的收入已够买一杯咖啡和一点食物，希望还能买包烟。

他快步走向十字路口，纸杯就是在那附近的餐厅拿的。他看见墙上有一台公共电话，但打消了打电话的念头。他在餐厅前方停下脚步，拉下蓝色连帽外套的帽子，看着自己在玻璃中的倒影。难怪人们会认为他是穷困潦倒的可怜虫，因为他的胡子长得很快，由于在集装箱里生火脸上还沾了一道道煤灰。

他在玻璃上看见信号灯转为红灯，一辆车在他后方停下。他推开餐厅大门，同时瞄了那辆车子一眼，开门的动作顿时停了下来。恶龙。塞尔维亚战车。约恩·卡尔森。车子后座。距他两米。

他走进餐厅，快步走到窗前朝车内望去，只觉得驾驶者很面熟，但记不起在哪里见过。对了，是在救世军旅社见过，那人是跟哈利·霍勒一起去旅社的一名警察。车子后座还坐着一名女子。

信号灯变换。他冲出餐厅，看见那辆车的排气管喷出白烟，沿着公园旁的马路加速离开。他拔腿狂奔，看见那辆车在前方转弯，驶入歌德堡街。

他往口袋里掏，麻木的指尖摸到小屋的玻璃碎片。他的双腿犹如没有生命的义肢，不太听使唤，稍稍踏不稳就会像冰柱一般摔碎。他感到害怕。

公园里的树木、托儿所和墓碑在他眼前晃动，宛如摇晃的屏幕。他的手摸到了手枪，觉得枪柄黏黏的，心想一定是手指被玻璃割破了。

哈福森把车停在歌德堡街四号门口，和约恩下车伸展双腿，西娅去拿胰岛素。

哈福森把这条空荡无人的街道来回查看了一遍。约恩在寒冷中踱步，看起来不太自在。哈福森透过车窗看见他的枪套放在中控台上，左轮手枪插在枪套中。他开车时枪套会顶到肋骨，因此把它取下，倘若发生事故，只要两秒就能把枪拿到手。他打开手机，看见这趟路程中收到两条留言，便进入语音信箱。熟悉的电子语音说他有留言，接着是哔的一声，一个不熟悉的声音开始说话。哈福森越听越诧异，同时看见约恩因为听见手机的声音而走过来。他的情绪从诧异变为难以置信。

他听完简讯后，约恩做出询问的嘴形，但他没有说话，只是快速输入一组号码。

“那是什么？”约恩问道。

“自白。”哈福森厉声说。

“你现在要干吗？”

“我要跟哈利汇报。”

哈福森一抬头就看见约恩面孔扭曲，双目圆睁且深沉，视线似乎直接穿过了他。

“怎么了？”他问道。

哈利通过海关，进入萨格勒布机场简陋的航厦，找了一台提款机插入Visa信用卡，机器二话不说就吐出相当于一千克朗的克罗地亚货币“库纳”。他把一半的钱放进褐色信封，走出机场，坐上一辆有蓝色出租车标志的奔驰轿车。

“国际饭店。”

司机一言不发，挂挡上路。雨水从低垂的云层落下，打在积有零星白雪的褐色原野上。车子穿过起伏的地形，朝西北方的萨格勒布驶去。

十五分钟后，哈利看见萨格勒布逐渐成形，公寓和教堂塔在地平线上勾勒出城市的轮廓。车子经过一条安静的深色河流，哈利心想那应该就是萨瓦河。他们经由一条大道进入市区，这条宽广的大马路和稀疏的车流形成反差。车子经过火车站和一个荒凉开放的大公园，公园里有大玻璃亭，光秃的树枝伸出寒冬里的黑手指。

“国际饭店。”司机说着在一栋惊人的巨大灰砖建筑前停了下来。

哈利付了车钱，一名穿得像将军一样的饭店迎宾已为他打开车门，撑起雨伞，露出灿烂的笑容：“欢迎光临，这边请。”

哈利踏上人行道。两名房客从饭店旋转门走出来，坐上他搭乘的奔驰出租车。门内的水晶吊灯闪闪发光。哈利站立在原地：“难民呢？”

“什么？”

“难民，”哈利又说了一次，“武科瓦尔的难民。”

雨点打落在哈利头上。雨伞和笑容都收了起来。“将军”戴着手套的食指指向和饭店大门有段距离的一扇门。

哈利走进毫无陈设可言的宽敞大厅，只见天花板是拱形的，但他的第一印象竟是这里闻起来像医院。大厅中央摆着两张长桌，桌边的四五十人或坐或站，或在柜台前排队领汤。这些人让哈利联想到病人，也许因为他们身上穿的多半是松垮的运动服、破烂的毛衣和拖鞋，显然这些人对自己的外表漠不关心。也可能因为他们只是低头抱着汤碗，脸上尽是缺乏睡眠和意志消沉的神情，完全没注意到他走进门来。

哈利的目光扫过大厅，停在吧台上。吧台看起来像个热狗摊，一个客人也没有。吧台内只有一个酒保，他正同时进行三个动作：擦拭玻璃、对旁边桌的几个男人大声评论电视里播放的足球赛、留意哈利的一举一动。

哈利觉得自己来对了地方，朝吧台走去。酒保顺了顺往后梳的油腻黑发。

“Da?（什么事？）”

哈利努力对热狗摊后方架子上的许多酒瓶视而不见，却早已看见他的老友兼死敌：占边威士忌。酒保顺着哈利的目光看去，扬起双眉，指着那个装有褐色液体的方形酒瓶。

哈利摇了摇头，吸了口气。没必要把事情搞得更复杂。

“Mali Spasitelj.”哈利用不太大的声音说，但又可以让酒保在嘈杂的电视声中听见，“我要找小救赎者。”

酒保打量着哈利，用带有浓重德国腔的英语说：“我不知道什么救赎者。”

“我有个住在武科瓦尔的朋友说小救赎者可以帮我。”哈利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一个褐色信封，放在吧台上。

酒保垂眼看了看信封，碰也没碰。“你是警察。”他说。

哈利摇了摇头。

“你说谎，”酒保说，“你一走进来我就看出来。”

“我的确当了二十年警察，但现在已经不是了，我两年前辞职了。”哈利让酒保仔细打量他，心想这人不知道为什么入狱，因为酒保身上的肌肉和刺青显示他蹲过很久的苦牢。

“没有叫救赎者的人住在这儿，这里每个人我都认识。”酒保正要转身，哈利俯身越过吧台，抓住他的上臂。酒保低头看了看哈利的手，他感觉酒保的二头肌鼓胀起来，便放开手。“我儿子在学校外面被贩毒的药头枪杀身亡，就因为他跟那个药头说如果再继续贩毒，他就要去报告校长。”

酒保没有答话。

“他死的时候才十一岁。”哈利说。

“先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事。”

“这样你才会明白为什么我要坐在这里等，等到有人来帮我为止。”

酒保缓缓点头，快如闪电地问出一个问题：“你儿子叫什么名字？”

“欧雷克。”哈利说。

两人面对面站立，酒保眯起一只眼睛。哈利感觉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但没有理会。

酒保把一只手放在信封上，推回给哈利：“这个不用。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

“我从机场直接过来的。”

“把你的名字写在这条餐巾上，去火车站旁边的巴尔金饭店，过桥直走就到了，然后在房间里等，有人会跟你联络。”

哈利正要说话，酒保的视线已回到电视上，继续评论球赛。

“Do vraga！（可恶！）”他咒骂了一声。该死！

歌德堡街的雪地看起来宛如红色冰沙。

他感到惶惑不已。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他举枪瞄准逃跑的约恩·卡尔森，打出最后一枚子弹，子弹击中公寓外墙，发出“砰”的一声闷响。约恩逃进公寓大门内，不见踪影。他蹲下身来，听见沾血的玻璃戳破他的外套口袋。那警察面朝下倒在雪地中，冰雪正在吸收从颈部伤口流出的鲜血。

手枪，他心想，于是抓住那警察的肩膀把他翻过来。他需要手枪来射击。一阵风吹来，吹开覆盖在异常苍白的面孔上的头发。他匆忙搜寻外套口袋。鲜血汩汩流出，既稠又红。他还来不及感觉嘴里冒出的胆汁酸味，就觉得胃里涌出的东西充满口中。他扭过头去，黄色物质立刻喷溅在蓝色冰面上。他擦了擦嘴。应该找裤子口袋才对。他摸到皮夹、腰带。老天爷，你可是警察，要保护人民总得带枪吧！

一辆车开过转角，朝他驶来。他拿起皮夹，起身穿越马路。那辆车停了下来。不要跑。他的双脚跑了起来。

他在街角商店旁的人行道上滑了一跤，臀部着地，但立刻就爬了起来，一点也不觉得疼。跟上次一样，他朝公园的方向奔去。这真是场噩梦，一场由一连串无意义事件所构成的噩梦。是不是他疯了？还是事情真的如此发生了？寒风与胆汁刺痛他的喉咙。他踏上马克路，听见第一声警笛响起，于是他知道救援到了，现在他感到恐惧了。

22 迷你酒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五

警署灯火通明，宛如矗立在昏暗午后的圣诞树。窄小的二号讯问室里，约恩坐在椅子上双手抱头，小圆桌对面坐的是警探托莉·李。两人中间放着两个话筒，以及约恩的供述。约恩透过窗户看见西娅正在隔壁房间等候讯问。

“所以他攻击你了？”托莉看着供述说。

“那个身穿蓝色外套的男人拿枪朝我冲过来。”

“然后呢？”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我好害怕，只记得片段，可能因为我有脑震荡吧。”

“了解。”托莉脸上的表情说的却是相反的意思。她看了红灯一眼，红灯亮着表示录音机仍在录音。

“哈福森朝车子跑过去？”

“对，他的枪放在那里。我记得我们从厄斯古德出发的时候，他把枪放在中控台上。”

“你怎么做的？”

“我不知如何是好，本来想躲进车里，又改变主意，朝旁边的公寓大门跑去。”

“然后持枪歹徒就朝你开枪？”

“反正我听见了枪声。”

“继续说。”

“我跑进大门，回头一看，就看见那个人在攻击哈福森。”

“哈福森没有跑进车里？”

“没有，他抱怨过车门因为结冰而卡住。”

“然后那个人用刀子攻击哈福森，不是用枪？”

“从我站的位置看起来是这样，他从哈福森背后扑上去，刺了他好几刀。”

“几刀？”

“四刀或五刀。我不知道……我……”

“然后呢？”

“然后我跑进地下室打电话报警。”

“歹徒没有追上来？”

“我不知道。大门锁住了。”

“他大可以打破玻璃。我的意思是说，反正他都已经袭警了。”

“对，你说得对，我不知道为什么。”

托莉低头看着供述：“我们在哈福森旁边发现呕吐物，推测应该是歹徒的，你能证明这点吗？”

约恩摇了摇头：“我一直待在地下室的楼梯上，直到你们抵达。也许我应该去帮忙的……可是我……”

“你怎样？”

“我害怕。”

“也许你这样做是正确的。”托莉脸上的神情再度表达出相反的意思。

思。

“医生怎么说？他会不会……”

“他还在昏迷中，医生还不知道能不能救回他的性命。我们继续。”

“这简直像不断重演的噩梦，”约恩低声说，“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

“对着话筒说话，别让我再说了。”托莉语调冷淡。

哈利站在饭店窗前观察屋顶，屋顶上残破的电视天线对着黄褐色天空做出怪异姿态。厚重的深色地毯与窗帘挡住了电视播出的瑞典语说话声，瑞典裔演员麦斯·冯·西度正在饰演作家克努特·汉姆生。迷你酒吧的门开着，饭店的小册子摊在咖啡桌上，第一页印着约瑟夫·耶拉西奇总督在耶拉西奇广场上的雕像照片。照片上放着四瓶迷你酒，分别是尊尼获加威士忌、斯米诺伏特加、野格利口酒、哥顿金酒，此外还有两瓶欧祖伊斯科啤酒。这些酒都还没打开。一小时前，麦努斯打电话来报告歌德堡街发生的事。

哈利希望自己打这通电话时听起来是清醒的。

铃声响到第四声，贝雅特接了起来。

“他还活着，”哈利还没开口，她就说，“他们给他接上了人工呼吸器，但他还在昏迷中。”

“医生怎么说？”

“他们也不敢说。其实他很可能当场死亡，看起来史丹奇想割断他的动脉，但他用手挡住了。他的手背上有很深的割痕，血从颈部两侧的小动脉流出来。史丹奇还在他心脏上方刺了几刀，医生说刀子可能伤及心脏上端。”

贝雅特的声音出现微微颤抖，除此之外，她的语气听起来像是在

描述其他被害人。哈利知道现在她只能用谈公事的方式来说这件事。电话两头陷入沉默。麦斯·冯·西度在电视里愤怒地咆哮。哈利在脑中寻找安慰的话语。

“我跟托莉通过电话，”结果哈利却说，“她向我报告了卡尔森的供述，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们在大门右侧的公寓前发现子弹，弹道鉴定员正在比对，但我很确定它会与伊格广场、约恩的公寓和救世军旅社外面发现的子弹相符。是史丹奇下的手。”

“为什么你这么确定？”

“有一对男女驾车经过，看见哈福森躺在人行道上，就把车停下来。他们说有个很像乞丐的人从他们面前穿越马路，女的还说那个人在远处的人行道上摔了一跤。我们去那个地方查过，我同事毕尔·侯勒姆发现一枚外国硬币埋在雪地里，因为埋得很深，所以我们本以为它已经埋在那里好几天了。侯勒姆也不知道这枚硬币是哪里来的，我们只看见硬币上有字，他去查了之后，发现上面写的是‘克罗地亚共和国’和‘五库纳’。”

“谢了，我知道答案了。”哈利说，“是史丹奇，没错。”

“我们采集了冰面上的呕吐物进行确认。法医正在比对旅社枕头上采集到的头发DNA，希望明天就能得到结果。”

“反正我们已经掌握了DNA。”

“可笑的是一摊呕吐物并非采集DNA的理想场所，黏膜的表面细胞在如此大量的呕吐物中是四散的，而且又暴露在空气中……”

“它们会被无数其他的DNA来源所污染，这我知道，但至少我们还有线索可以追查。现在你在做什么？”

贝雅特叹了口气：“我收到兽医研究所发来的一条相当奇怪的短

信，得打电话问他们是什么意思。”

“兽医研究所？”

“对，我们在呕吐物中发现许多消化到一半的肉块，所以送去兽医研究所做DNA化验，主要是希望他们能比对奥斯区农业高中的肉品数据库，追踪肉块的来源和产地。如果肉块具有某种特征，也许就能和奥斯陆的某家餐厅联系到一起。当然这有点像瞎猜，但如果过去二十四小时内史丹奇找到地方躲藏，那他一定会尽量减少移动，如果他在藏身处附近吃过东西，那他很可能会再去。”

“原来如此，不妨一试。短信是怎么写的？”

“‘这种情况下必定是一个中餐馆’，说法有点模糊。”

“嗯，有其他发现再打给我。还有……”

“什么？”

哈利听得见自己即将说出口的话有多么荒谬：哈福森很强壮，现在医学科技又这么发达，不会有事的。

“没什么。”

贝雅特挂断电话后，哈利站到咖啡桌和酒瓶前。国王下山来点名……点到的是尊尼获加。哈利一手拿起尊尼获加迷你酒，另一手旋开瓶盖，或者应该说扭开瓶盖。他觉得自己仿佛《格列佛游记》的主人公，被困在小人国里，面对侏儒般的酒瓶，吸入小瓶口飘出的熟悉的甜味。他喝了一大口，身体预测到酒精来袭，进入备战状态。他害怕第一波呕吐反应的攻击，但知道这无法令他停止。电视里的克努特·汉姆生说他累了，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哈利深深吸了口气，仿佛准备长时间深潜一般。

这时电话响起。

他迟疑片刻。电话响了一声之后就安静下来。

他举起酒瓶。电话再次响起，然后又安静下来。

他意识到电话是从柜台打来的。

他把酒瓶放在床头柜上，静静等待。第三声响起，他接了起来。

“汉森先生吗？”

“我是。”

“大厅有人找您。”

哈利看着瓶身标签上身穿红外套的绅士：“说我马上下来。”

“好的。”

哈利用三根手指拿着酒瓶，将威士忌一饮而尽。四秒钟后，他趴在马桶上把航空午餐吐了出来。

前台指了指钢琴旁的桌椅，其中一把椅子上直挺挺地坐着一名披着披肩的白发女子。哈利朝女子走去，她用冷静的褐色眼珠观察哈利。他在桌子前方停下脚步。桌上摆着一台小型电池收音机，正在播放体育节目的亢奋说话声，可能是足球赛转播。女子后方的钢琴手正在琴键上滑动手指，弹奏着经典电影配乐集锦。广播声和钢琴声相互交杂。

“《日瓦戈医生》，”女子用英语说，朝钢琴手点了点头，“很好听对不对，汉森先生？”

女子的英语发音和音调十分标准。她嘻嘻一笑，仿佛自己说了什么幽默的话，接着用坚定慎重的态度轻弹手指，示意哈利坐下。

“你喜欢听音乐？”哈利问道。

“谁不喜欢呢？我以前教过音乐。”她倾身向前，调高收音机的音

量。

“你担心我们受到监视？”

女子靠上椅背：“汉森先生，你找我有什么事？”

哈利又说了一遍儿子在校外被人枪杀的故事，只觉得胆汁烧灼喉咙，胃里的嗜酒之犬大发雷霆，嗥叫着还要更多酒精。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女子问道。

“一个武科瓦尔人告诉我的。”

“你从哪里来的？”

哈利吞了口口水，舌头干涩肿胀：“哥本哈根。”

女子在观察他，他静静地等待，感觉一滴汗水从肩胛骨之间滑落，嘴唇上方沁出一颗汗珠。去死吧，他要酒，现在就要。

“我不相信你。”最后女子说。

“好吧，”哈利站起身来，“那我走了。”

“等一等！”女子虽然娇小，声音却十分果决。她示意哈利坐下。“这不表示我不懂得看人。”她说。

哈利坐了下来。

“我看得见恨意，”女子说，“还有悲恸，而且我闻得到酒味。至少我相信你儿子死了这件事。”她脸上掠过一丝微笑。“你想要我们做什么？”

哈利努力打起精神：“要多少钱？多快可以解决？”

“视情况而定，但你在业界找不到价钱比我们更公道的，起价五千欧元，外加其他费用。”

“好，下周？”

“这……有点太仓促了。”

女子只犹豫了一秒，但这一秒足以让哈利明白，而他也看得出女子知道他明白了。收音机里传出兴奋的尖叫，背景中的人群齐声欢呼，有人得分了。

“你不确定你的手下能及时回来？”哈利说。

女子用锐利的目光看着哈利良久：“你还是警察，对不对？”

哈利点了点头：“我是奥斯陆的警监。”

女子的眼周肌肉微微抽动。

“但我对你们不构成威胁，”哈利说，“克罗地亚不属于我的辖区，没人知道我在这里，无论是克罗地亚警方还是我的上司。”

“那你要做什么？”

“跟你谈个交易。”

“什么交易？”女子倾身越过桌面，调低收音机的音量。

“用你的手下来换取我的目标。”

“什么意思？”

“交换，用你的手下来交换约恩·卡尔森。只要他停止追杀卡尔森，我就放过他。”

女子挑起一道眉毛：“汉森先生，你们有这么多人保护一个人、来对付我的手下，这样你还害怕？”

“我们害怕的是血流成河，你的手下已经杀了两个人，还刺伤了我的一个同事。”

“那……”女子顿了一顿，“这不太对劲。”

“如果你不召回他，尸体的数目还会增加，而其中一具会是他的。”

女子闭上双眼，坐着不动，过了一会儿她吸了口气：“既然他已经伤了你们一个同事，你们一定会大举出动报仇，我怎么可能相信你还会守信用？”

“我的名字叫哈利·霍勒，”哈利把护照放在桌上，“如果我未经克罗地亚当局准许就跑来这里的事宣扬出去，不仅会酿成外交事件，我也会被革职。”

女子拿出一副眼镜。“这么说来，你是要把自己端出来当人质？你认为这种说法听起来可信吗……”她戴上眼镜，翻看护照，“哈利·霍勒先生？”

“这是我这边必须承担的风险。”

女子点了点头。“我明白了。你知道吗？”她摘下眼镜，“也许我愿意跟你进行这笔交易，但如果我没办法召回他，又该怎么办？”

“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哈利观察着女子，看见她眼中的痛苦，听见她声音中的颤抖。

“这样的话，”哈利说，“你就必须把你手里的筹码拿出来谈判，给我这个客户的姓名。”

“不行。”

“如果这位警察死了，”哈利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放在他们之间的桌子上，“你的手下很有可能会被杀死，而且会被布置得像是警方出于自卫，不得不开枪射杀他，除非我出手制止。事情就是这样，

你明白吗？客户是不是这个人？”

“霍勒先生，我不受人要挟的。”

“明天一大早我就飞回奥斯陆，我的手机号码写在照片背面，你如果改变心意就打电话给我。”

女子将照片收进包里。

哈利快速而低声地说：“他是你儿子，对不对？”

女子僵住了：“你怎么会这样想？”

“我也懂得看人，我看得见痛苦。”

女子躬身伏在包上。“那你呢，霍勒？”她抬起双眼，直视哈利的脸，“难道这位警察你不认识？你能这么轻易地就放弃复仇？”

哈利口干舌燥，吸入的空气仿佛是炽热的。“对，”他说，“我不认识。”

他看着女子穿过马路，向左转，离开他的视线。窗外似乎传来乌鸦的嘎嘎叫声。

他回到房间，喝光其他的迷你酒，然后去吐，喝光啤酒，再次去吐，看了看镜中的自己，然后搭电梯去楼下的酒吧。

23 犬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五

他坐在黑暗的集装箱里试着厘清思绪。那警察的皮夹里有两千八百挪威克朗，如果他没记错汇率，这代表他有足够的钱来购买食物、外套，以及飞往哥本哈根的机票。

现在只剩下弹药的问题。

他在歌德堡街打出了第七发，也就是最后一发子弹。他去普拉塔广场问过哪里买得到九毫米子弹，却只得到白眼作为回应，假如他继续随便找路人来问，碰到便衣警察的概率就会大增。

他把用完子弹的拉玛迷你麦斯手枪用力摔在地上。

证件上的男子对他微笑，男子名叫哈福森。如今警方一定在约恩·卡尔森周围布下防护网，他只剩一步棋可走：特洛伊木马。他知道谁可以用来当木马：哈利·霍勒。查号台的女接线员说全奥斯陆只有一个哈利·霍勒，地址是苏菲街五号。他看了看表，突然身子一僵。

外面传来脚步声。

他跳了起来，一手抓起玻璃片，一手抓起手枪，站到门边。

门打开了，城市灯光流泻而入，他看见一个人影走进来，盘腿坐下。

他屏住呼吸，但什么事也没发生。

火柴咝的一声点燃，火光照亮集装箱一角和那人的脸庞，那人一手拿着汤匙和火柴，另一只手和牙齿并用撕开一个小塑料袋。他认出了这个身穿浅蓝色牛仔外套的少年。

正当他松了口气，少年迅速而有效率的动作突然停止。

“嘿？”少年朝漆黑处望去，同时将小塑料袋塞进口袋。

他清了清喉咙，踏进火柴的亮光里：“记得我吗？”

少年用惊恐的眼神看着他。

“我们在火车站外面说过话，我给了你钱，你叫克里斯托弗，对不对？”

克里斯托弗诧异地张开了嘴：“那个人是你？你就是那个给我五

百克朗的外国人？天哪，呃，好吧，我记得你的声音……啊！”克里斯托弗扔掉火柴，火柴在地上熄灭。他的声音在黑暗中听起来更靠近了。“今天晚上我可以跟你共享这里吗，朋友？”

“都给你用，我正要去。”

另一根火柴划亮。“你最好留在这里，两个人温暖些，我是说真的。”克里斯托弗手拿汤匙，从小瓶子里倒了些液体。

“那是什么？”

“加了抗坏血酸的水。”克里斯托弗打开小塑料袋，在汤匙上倒了些粉末，一粒粉末也没浪费，然后熟练地把火柴放到另一只手里。

“克里斯托弗，你真厉害。”他看着眼前的毒虫把火柴拿到汤匙底下，同时抽出另一根火柴做好准备。

“普拉塔广场那些人叫我‘稳手’。”

“看得出来。听着，我要走了，我可以跟你交换外套，让你度过今晚。”

克里斯托弗看了看自己身上单薄的牛仔外套，又看了看对方身上的蓝色厚外套：“哇，你是说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你真好心。先让我把这一管打完。你能帮我拿火柴吗？”

“我帮你拿针筒不是更方便？”

克里斯托弗沉下了脸：“喂，也许我很菜，但我可不会掉进老掉牙的圈套。来，帮我拿火柴。”

粉末溶在水中，形成清澈的褐色液体。克里斯托弗拿了颗棉花球放在汤匙上。

“这样可以滤掉杂质。”克里斯托弗没等他问就如此说道，然后透过棉花球把液体吸入针筒，再用针尖对准手臂，“有没有看见我的皮肤很好？连个斑点都没有，看到没？肤质很好，血管很粗。他们说这叫纯净处女地。但是再过几年，我的皮肤就会变黄，还会有很多红肿结痂，就跟那些人一样，到那时‘稳手’这个名字就再也不会用在我身上了。这些我都知道，但还是执意要这样做，很疯狂，对不对？”

克里斯托弗边说边摇针筒，让液体冷却，再用橡皮绳绑住前臂，把针插入皮肤底下有如蓝色小蛇的静脉。金属针滑入肌肤，海洛因注入血管。他眼睛半闭，嘴巴半张，头向后仰，看见吊在半空中的犬尸。

他看了克里斯托弗一会儿，丢掉燃烧的火柴，拉下蓝色外套的拉链。

贝雅特终于打通了电话，但她几乎听不见哈利的声音，因为迪斯科版的《铃儿响叮当》在背景中吵闹地回响。然而她听见的声音足以让她知道哈利醉了，并不是因为他口齿不清，恰好相反，因为他的口齿过于清晰。她告诉哈利关于哈福森的事。

“心包填塞？”哈利高声说。

“内出血充满心包腔导致的，使得心脏无法正常跳动，他们不得不导出大量血液。状况已经稳定下来，但他还在昏迷中，现在能做的只有等待了，有任何进展我会再打给你。”

“谢了，还有什么我必须知道的吗？”

“哈根派两个保姆把约恩·卡尔森和西娅·尼尔森送回了厄斯古德。我跟索菲娅·米何耶兹的母亲谈过，她答应今天会带索菲娅去看医生。”

“嗯，兽医研究所的肉块报告呢？”

“他们之所以指明中餐馆是因为只有中国人才会吃那种东西。”

“什么东西？”

“狗肉。”

“狗肉？等一下。”

音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车流声。哈利的声音再度传来：“可是挪威的中餐馆是不卖狗肉的，我的老天。”

“不是，这个例子很特别。兽医研究所设法分辨出了狗的品种，所以我明天会打电话去挪威盲犬协会询问，他们的数据库里有所有纯种狗及其主人的数据。”

“我看不出这会有什么帮助，全挪威的狗应该有几十万只吧。”

“我查过了，四十万只，每家至少有一只。重点是这种狗很罕见，你有没有听过黑麦兹纳犬？”

“你再说一遍。”

贝雅特又说了一遍，接下来几秒钟，她只听见萨格勒布的车声，接着就听见哈利喊道：“原来如此！这回说得通了，他必须找个藏身之处，我之前怎么没想到？”

“想到什么？”

“我知道史丹奇躲在哪里了。”

“什么？”

“你一定要找到哈根，让他授权出动德尔塔特种部队。”

“躲在哪里？你在说什么啊？”

“集装箱码头，史丹奇躲在集装箱里。”

“你怎么知道？”

“因为奥斯陆能吃到黑麦兹纳犬的残忍地方不是很多。明天早上我会搭第一班飞机回奥斯陆，我抵达之前先叫德尔塔特种部队和傅凯包围集装箱码头，但先不要逮人，等我到了再说，明白吗？”

贝雅特挂断电话后，哈利站在街上看着饭店酒吧。酒吧里的音乐隆隆作响，半满的酒杯正等着他回去。

小救赎者已在罗网之中，现在需要的是清晰的头脑和不会发抖的手。哈利想到哈福森，想到被血淹没的心脏。他可以直接返回没有酒的客房，锁上房门，把钥匙扔出窗外；或者走向酒吧，把剩下的酒喝完。他打了个冷战，深吸一口气，关闭手机电源，走进酒吧。

救世军总部的工作人员早已熄灯回家，只有玛蒂娜的办公室依然亮着灯。她拨打哈利的手机号码，同时自问：难道是因为他年长许多才让她觉得如此刺激？或者是他有太多压抑的情绪？还是因为他看起来如此无助？按理说那女人在哈利家门口大吵大闹，应该会把她吓跑才对，但结果正好相反，她反而更想要……是的，她究竟更想要什么呢？玛蒂娜呻吟一声，因为语音提示说她拨的手机号码不是关机就是收不到信号。她打电话去查号台，查到哈利在苏菲街的住宅电话，打了过去。一听见哈利的声音，她的心脏就怦怦乱跳，结果却是电话录音机。她有个完美的借口可以下班顺路经过哈利家，没想到他竟然不在！她又留了一则留言，说要提前把圣诞音乐会的票给他，因为明天早上开始她就得去音乐厅帮忙。

她挂上电话，忽然发现有人站在门口看她。

“里卡尔！你不要这样，吓我一跳。”

“抱歉，我正回家，所以来看看我是不是最后一个走的。我可以送你回家吗？”

“谢谢，可是……”

“你都已经穿上外套了。走吧，这样你就不用设定警报器了。”里卡尔断断续续地笑了几声。上星期玛蒂娜有两次最后离开时都误触了

新警铃，保安公司的人员特地前来查看，救世军只好支付额外费用。

“好吧，”她说，“谢谢。”

“没问题……”里卡尔吸了吸鼻子。

他心跳加速，现在他嗅到了哈利·霍勒的气味，然后伸出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在墙上摸索电灯开关，另一手举起手枪，指着黑暗中依稀可见的床铺轮廓。他吸了口气，打开电灯开关，灯光溢满整个房间。屋内没有多余陈设，只有一张基本的床铺，整齐且空无一人，就跟公寓里其他房间一样。他已搜查过其他房间，最后来到卧室。他感觉心跳慢了下来。哈利不在家。

他把手枪放回脏牛仔外套的口袋，感觉手枪压碎了他从奥斯陆中央车站的厕所拿来的除臭锭。厕所旁有一台公共电话，他就是用那台电话查出哈利在苏菲街的住宅地址。

进入这栋公寓比他想象中容易，他在大门口按了两次门铃，无人回应，原本打算放弃，但他推了推大门，关着的门就开了。门锁没有卡紧，一定是天冷的缘故。他爬上三楼，看见哈利·霍勒的名字潦草地写在一段胶带纸上。他把帽子抵在门锁上方的玻璃上，用枪柄一敲，玻璃应声裂开。

客厅面对后院，因此他冒险打开台灯，环顾四周，只见屋内是简朴的斯巴达风格，整理得井井有条。

但他的特洛伊木马——可以带他去找约恩·卡尔森的人，这时却不在家。不过他希望屋里有枪或弹药。于是他先从警察可能存放手枪的地方开始找起，像是抽屉、柜子或枕头底下，但一无所获。他开始逐个房间系统地搜索，但也徒劳无功。接着他开始胡乱翻找，这意味着他不是自暴自弃就是狗急跳墙。他在电话桌上的信件下方发现一个警察证，上面有哈利·霍勒的照片。他把警察证收进口袋，接着又移动书本和唱片，发现架子上这些东西都按字母顺序排列。咖啡桌上放着一叠文件，他拿起来翻看，翻到一张照片时停了下来。这个主题的照片

他看过多个版本：一个身穿制服的死人。那是罗伯特·卡尔森的照片。另一份文件上有史丹奇的名字。还有一张表格上有哈利的名字，他往下看，看见一个熟悉的名词前方打了个勾——史密斯威森点三八手枪。表格上龙飞凤舞地签着名字。这究竟是枪支执照还是枪支申请表？

他放弃了。看来哈利把枪带在身上。

他走进狭小整洁的浴室，打开水龙头。热水令他颤抖。他脸上的煤灰把水槽染成黑色。他打开冷水龙头，手上凝固的血液融化，水槽被染成了红色。他擦干脸和手，打开水槽上方的柜子，找到一卷纱布，把手上被玻璃割伤的地方包扎起来。

但这里似乎少了些什么。

他看见水龙头旁边有根短须，像是刮胡子之后留下来的，但却没看见刮胡刀或刮胡泡，也没看见牙刷、牙膏或洗漱包。难道命案调查到一半这个哈利·霍勒竟然跑去旅行？又或者他跟女友同住？

他走进厨房，打开冰箱，看见里面有一盒六天后过期的鲜奶、一罐果酱、白干酪、三个炖肉罐头。冷冻库里放着切片裸麦面包，用保鲜膜包着。他拿出鲜奶、面包、两个炖肉罐头，打开炉火。烤面包机旁放着一份今天的报纸。鲜奶，今天的报纸。他开始觉得哈利·霍勒可能是去旅行了。

他从柜子高处拿下一个玻璃杯，正要倒鲜奶，有个声音忽然在屋里响了起来。他心头一惊，鲜奶掉落在地上。

响起的是电话铃声。

他看着鲜奶在赤陶地砖上蔓延开来，耳中听见玄关传来急切的电话铃声。三声机械咔嚓声过后响起五个哔声，接着一个女性声音充满室内，语声很快，语调似乎很欣喜，她笑了几声后挂上电话。他在这声音中听见了什么。

他把打开的炖肉罐头倒在煎锅里，一如围城战事时期那样。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没有盘子，而是为了表示每个人的份额是一样的。他走进玄关，黑色答录机闪着红色灯光，显示的数字是2。他按下播放键，录音带开始转动。

“我是萝凯。”一个女性声音说，这声音听起来比刚刚那个年纪大。女子说了几句话后，把电话交给一个小男孩，小男孩开心地讲个不停。接着播出的是刚才的留言。他很确定自己没有听错，他听过这个声音，这是白色巴士上那个女子的声音。

留言播放完毕后，他站在墙上镜子前，看着镜子下方贴着的两张彩色照片。其中一张照片里是哈利、一名深色头发的女子和一个小男孩，他们穿着滑雪板站在雪地里眯眼看着镜头。另一张是褪色的老照片，上面是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两人都穿泳衣，小女孩似乎患有唐氏综合征，小男孩是哈利。

他悠哉地坐在厨房里吃东西，同时留意楼梯间的声响。他在电话桌的抽屉里找到一卷透明胶带，把破了的玻璃贴回前门。吃完之后，他走进卧室，里面很冷。他在床上坐下，用手抚摸柔软的床单，闻了闻枕头，又打开衣柜，发现两条灰色平角内裤，一件折叠整齐的白色T恤，上面印着如湿婆 [13] 般的八臂人像，下方写着“FRELST”（救赎），上方写着“JOKKE&VALENTINERNE”（约克与瓦伦丁纳）。这些衣服都有肥皂的香味。他换上这些衣服，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想到哈利的照片、想到乔吉，把手枪放在枕头底下。尽管他极度疲惫，但仍感觉阴茎逐渐勃起，顶着贴身又柔软的棉质内裤。他安心入睡，知道只要有人开门，自己会立刻醒来。

“坦然面对意外之事。”

这是警察特种部队德尔塔小队队长西韦特·傅凯的座右铭。他站在集装箱后方的山脊上，手持无线电对讲机，耳中充满准备回家过节的出租车、轿车、卡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发出的隆隆声响。他身旁站着队长甘纳·哈根。哈根身上的绿色防弹背心领子高高立起。傅凯的队员位于他们下方寒冷冰封的黑暗中。他看了看表，两点五十五分。

十九分钟前，警犬队的德国牧羊犬闻出红色集装箱中有人。尽管这项任务看起来十分简单，傅凯却不喜欢眼前这种状况。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进行得相当顺利。在他接到哈根的电话，命令五名优秀的特种部队队员在警署整装待发之后，只花了五十五分钟就完成指示。德尔塔小队共有七十人，绝大多数都斗志高昂、训练精良，平均年龄三十一岁。他们依需要制订详细计划，任务包括所谓的高难度武装行动；特种部队就是专门执行这种高难度任务的。现场除了德尔塔小队的五名队员之外，还有一名来自军方的FSK武装特种部队队员，这就是傅凯不安的原因。此人是哈根亲自调来的一流神枪手，他说自己名叫阿伦，但傅凯知道，FSK队员向来不用真名。事实上FSK自一九八一年成立以来，就一直是极为神秘的组织，直到著名的持久自由行动 [14] 在阿富汗展开之后，媒体才掌握这个精良部队的一些确切细节。然而从傅凯的角度来看，这个部队更像是神秘的兄弟会。

“因为我信任阿伦，”哈根对他如此简单地解释道，“你还记得一九九四年的那一枪吗？”

傅凯对桑德福德机场的人质挟持事件记忆犹新，因为当时他就现场。事后没有人知道那救命的一枪是谁开的，只知道子弹穿过挂在汽车风挡玻璃前的防弹背心腋窝处，击中银行劫匪的头部。劫匪的脑袋就在全新沃尔沃轿车的后座如同南瓜般爆开。事后车商回收了这辆轿车，加以清洗并重新出售。但这并不是令傅凯感到不安的地方，就连阿伦带着一把他从未见过的步枪也不会令他感到不安，枪托上刻着“MÄR”字样对他来说也不算什么。这时阿伦趴在目标区域外的某处，配备激光瞄准器和夜视镜，并回话说他能清楚地看见集装箱，除此之外，每当傅凯要求他汇报最新情况时，他都咕嘟着敷衍了事。但这也不会让傅凯反感。他之所以不喜欢眼前的情况，是因为阿伦根本不需要在现场，他们根本不需要神枪手。

他犹疑片刻，把对讲机拿到嘴边：“阿特勒，准备好就闪灯。”

集装箱旁的一束灯光上下移动。

“各就各位，”傅凯说，“准备进入。”

哈根点了点头：“很好。傅凯，在行动之前，我想先确认我们两个人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都认为最好现在就开始逮捕行动，不必等霍勒回来。”

傅凯耸了耸肩。再过六小时天就亮了，到时候史丹奇会从集装箱里出来，这样就可以在空地上放出警犬来追捕。大家都说哈根急于立功，以便做好准备，时机一到就坐上总警司的位子。

“是的，听起来很合理。”

“很好，我会在报告里说：这是一场共同决定的行动，以免有人说我先行逮人，抢下功劳。”

“我想没有人会这样怀疑吧。”

“很好。”

傅凯按下对讲机上的发话键：“两分钟后行动。”

哈根和傅凯鼻中喷出的白气交织成一片云雾，随即消失。

“傅凯……”对讲机里传出阿特勒低沉的话声，“有个男人从集装箱里走出来了。”

“大家做好准备。”傅凯用坚定冷静的语气说。坦然面对意外之事。“他是要出去吗？”

“不是，他只是站着。他……看起来好像要……”

砰的一声枪响，在黑暗的奥斯陆峡湾里回荡，接着一切又归于寂静。

“妈的，怎么回事？”哈根说。

傅凯心想，那是意外之事。

24 承诺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六

周六清晨，他仍在睡觉，睡在哈利的公寓里，睡在哈利的床上，穿着哈利的衣服，做着哈利的噩梦。梦中鬼魂回来找他，梦中总有鬼魂回来找他。

前门传来细微的摩擦声，但这已足够让他醒来。他立刻伸手到枕头下，翻身下床，悄悄走进玄关。冰冷的地板“烧灼”他的脚底。他透过波浪纹玻璃看见一个人影。昨晚他关上屋内所有的灯，可以肯定没人能从屋外得知他在这里。那人似乎弯腰在门锁上鼓捣着什么。难道钥匙插不进门锁？难道哈利·霍勒喝醉了？也许他不是去旅行，而是去整夜买醉。

他站到门边，伸手握住冰冷的金属门把，屏住呼吸，枪托抵住手掌的摩擦力带来一种安全感。门外那人似乎也屏住了呼吸。

但愿这不代表事情将出现不必要的麻烦；他希望霍勒是个明智之人，明白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带他去找约恩·卡尔森，倘若这不可行，至少把约恩叫来这套公寓。

他手里举着枪，让枪一眼可见，猛然把门打开。门外那人倒抽一口凉气，后退两步。

有个东西卡在外面的门把上，是用包装纸和玻璃纸包扎成的一束鲜花，纸上还粘着一个大信封。

尽管那人满脸惊恐，他还是立刻认出了她。

“进来。”他吼道。

玛蒂娜·埃克霍夫犹豫不决，直到他再次举起手枪。

他挥动枪管，示意玛蒂娜走进客厅。他跟在后面，礼貌地请她坐

在扶手椅上，自己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玛蒂娜勉强让目光离开手枪，朝他望去。

“抱歉我穿这身衣服，”他说，“哈利呢？”

“你想干吗？”玛蒂娜用英语问道。

他听到玛蒂娜的声音后非常惊讶，因为她的声音很冷静，几乎是温暖的。

“我要找哈利·霍勒，”他说，“他在哪里？”

“我不知道，你找他干吗？”

“发问的人是我，如果你不告诉我他在哪里，我只好对你开枪，明白吗？”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所以你只好对我开枪，如果你认为这样会有帮助的话。”

他在她眼中寻找恐惧，却找不到，也许跟她的瞳孔有关，她的瞳孔好像怪怪的。

“你来这里做什么？”他问道。

“我来把音乐会的门票拿给他。”

“还送花？”

“心血来潮。”

他拿起玛蒂娜放在桌上的包翻看，找出皮夹和银行卡。玛蒂娜·埃克霍夫，一九七七年生，地址是奥斯陆市索根福里街。“你是史丹奇，”玛蒂娜说，“你就是上过白色巴士的那个人，对不对？”

他再次朝她望去。她直视他的双眼，缓缓地点了点头。

“你来到这里是想叫哈利带你去找约恩·卡尔森，对不对？现在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对不对？”

“闭嘴。”他说，口气却显得虚张声势，因为她说得对——一切都走样了。两人一言不发，坐在透进晨光的阴暗客厅内。

最后玛蒂娜打破沉默。

“我可以带你去找约恩·卡尔森。”

“什么？”他惊讶地说。

“我知道他在哪里。”

“哪里？”

“一个庄园里。”

“你怎么知道？”

“因为那个庄园是救世军的，我手上有清单，知道每个庄园的使用者是谁。警方给我打过电话，问我这几天可不可以把庄园都借给他们用。”

“原来如此，但你为什么要带我过去？”

“因为哈利是不会告诉你的，”她简单地说，“然后你会对他开枪。”

他观察她，明白她说的是实话，便缓缓点头：“庄园里有几个人？”

“约恩、他女朋友，还有一个警察。”

一个警察。他开始在脑中构建计划。

“有多远？”

“高峰时间要四十五分钟到一小时，但今天是周末，”玛蒂娜说，“我的车就在外面。”

“你为什么要帮我？”

“我说过了，我希望这件事赶快结束。”

“你知道如果你胡说的话，我会在你脑袋上开一枪吗？”

玛蒂娜点了点头。

“那走吧。”他说。

早上七点十四分，哈利知道自己还活着，因为他全身每根神经都感到疼痛，因为他胃里的嗜酒之犬还渴求更多酒精。他睁开一只眼睛，看了看四周，只见衣服散落在客房地地上，但至少屋里只有他一个人。他朝床头柜上的玻璃杯伸手，幸运地抓到杯子。杯子是空的。他用手指刮了刮杯底，又舔了舔手指。味道是甜的，酒精都已挥发。

他拖着身体下床，拿着杯子走进浴室，目光避开镜子，将杯子装满水，缓缓喝下。嗜酒之犬高声抗议，但他稳稳拿着杯子，又喝了一杯。对了，要赶飞机。他把目光集中在手腕上。妈的手表跑哪里去了？现在几点？他必须离开，必须回家。还是先喝一杯再说……他找到裤子穿上，觉得手指麻木肿胀。包呢？在那里。洗漱包。鞋子。可是手机呢？不见了。他拨9，打给楼下柜台，听见背景里传来账单的打印声。前台回答了四次，他还是听不懂。

他结结巴巴地说着英语，连自己都听不太懂自己在说什么。

“先生抱歉，”前台答道，“酒吧下午三点才开始营业，您要退房了吗？”

哈利点了点头，在床尾的外套里寻找机票。

“先生？”

“对。”哈利挂上电话，躺在床上，继续在裤子口袋里翻找，却只找到一枚二十克朗的挪威硬币。昨晚酒吧打烊，他付钱时少了几库纳，就把二十克朗挪威硬币放在钞票上，转身离去。但还没走到门口，就听见愤怒的咆哮声，感觉后脑一阵疼痛，低头就看见那枚硬币在地上跳动，发出清脆的声响，滚到他双脚之间。他走回吧台，酒保低声咒骂，接受了他的手表以补齐差额。

哈利知道外套内袋已被扯破，便摸索着在衬里中找到机票，把它勾出来，看清楚起飞时间。这时传来敲门声，起初只有一声，接着是更大力的一声。

他不记得酒吧打烊后发生的事，但若敲门声跟这有关，那肯定没好事。不过话又说回来，说不定有人捡到了他的手机。他拖着脚步走到门口，把门打开一条缝。

“早上好，”门外的女子说，“还是不好？”

哈利挤出微笑，倚在门框上：“有什么事？”

女子盘起了头发，看起来更像个英语老师。

“跟你敲定交易。”她说。

“哦？为什么是现在，不是昨天？”

“因为我想知道我们碰面之后你会做什么，比如说，会不会去跟克罗地亚警方碰面。”

“你知道我没有？”

“你去酒吧喝酒喝到打烊，然后摇摇晃晃地走向房间。”

“你还有眼线啊？”

“别东拉西扯了，霍勒，你还要赶飞机。”

饭店外有辆车等着他们，司机就是那个身上有监狱刺青的酒保。

“弗雷德，去圣斯蒂芬大教堂，”女子说，“开快点，他的飞机一个半小时后起飞。”

“你知道很多我的事，”哈利说，“我对你却一无所知。”

“你可以叫我玛丽亚。”女子说。

晨雾笼罩着萨格勒布，偌大的圣斯蒂芬大教堂塔楼隐没在白雾之中。

玛丽亚领着哈利穿过近乎荒凉的广阔中庭，经过忏悔室、几个圣者雕像和旁边的祷告长椅。隐藏式音响播放着宛如祈祷文般的圣歌，歌声低沉，余韵连绵，也许是为了激发沉思，但哈利听了却只想到天主教超市里播放的音乐。玛丽亚带着哈利踏上侧面的走廊，穿过一扇门，进入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两张祈祷长椅。晨光穿过彩色玻璃，化为红色和蓝色的光线。钉着耶稣的十字架两旁点着蜡烛，十字架前方是个跪着的蜡像，仰头伸臂，绝望地祈祷。

“这是使徒多马，建筑工匠的守护者，”玛丽亚鞠躬画了个十字，“他想跟耶稣一起死。”

哈利心想，这是心存怀疑的多马。玛丽亚在包上方躬身，拿出一根贴有圣者照片的小蜡烛，将蜡烛点燃，放在多马前方。

“跪下。”她说。

“为什么？”

“照做就是了。”

哈利不情愿地在粗糙的红丝绒祈祷长椅上跪下，他的手肘放在肮脏倾斜的木扶手上，扶手上沾有汗渍、油脂和泪水。没想到这个姿势竟异常舒服。

“向圣子发誓你会信守承诺。”

哈利犹疑片刻，低下了头。

“我以圣子……”玛丽亚说。

“我以圣子……”

“我以救赎者之名发誓……”

“我以救赎者之名发誓……”

“尽力拯救那个所谓的小救赎者的性命。”

哈利复述。

玛丽亚坐直身子。“这里是我跟客户的中间人接洽的地方，”她说，“也是他委托工作的地方。不过我们走吧，这里不是讨论凡人命运的地方。”

弗雷德载他们前往宽广开放的托米斯拉夫国王公园，并在车上等候他们。他们找了个长凳坐下。枯萎的褐色小草奋力站直，但仍不敌湿冷寒风而趴倒。电车铃声从老展览馆的另一侧传来。

“我没见到他本人，”玛丽亚说，“但他听起来很年轻。”

“听起来？”

“十月的时候，这个人往国际饭店打了第一通电话，只要是关于难民的电话都会经过弗雷德，他把电话转给了我。这个人说他代表一位匿名人士，希望我们接下奥斯陆的任务，我记得电话背景音里有很多车声。”

“公共电话。”

“我想也是。我说我不在电话上接案，也不跟匿名人士打交道，就把电话挂了。三天后他又打来，跟我约在圣斯蒂芬大教堂，还指定

了时间和忏悔室。”

一只乌鸦飞到长椅前的树枝上，低下头来，阴郁地看着他们。

“那天教堂里有很多观光客，我依照指定时间走进忏悔室，看见椅子上放着一个信封。我打开信封，里面有约恩·卡尔森值班的时间地点、远超过我们一般收费的美元头款，还写了尾款数目。此外，信中还说那个跟我通过电话的中间人会再跟我联络，听取我的意愿，如果我愿意接受，可以再跟他商讨财务方面的细节。这个中间人会是我们唯一的联络窗口，但基于安全因素，他无权跟我讨论任务细节，所以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透露有关任务的事让中间人知道。我拿了信封，离开忏悔室和教堂，回到饭店。半小时后，中间人就打电话来。”

“这个人跟从奥斯陆打电话给你的是同一个人？”

“他没有自我介绍，但我当过英语老师，所以习惯注意听别人怎么说英语。这个人的口音非常特别。”

“你们说了些什么？”

“我说基于三个理由我必须拒绝。第一，我们的原则是必须知道客户委托任务的原因。第二，基于安全考虑，我们从不让别人决定时间或地点。第三，我们不跟匿名客户来往。”

“他怎么说？”

“他说他负责付钱，我能知道的仅仅是他的身份，并且要容忍这一点。然后他问我价码要提高到多少，我才能对其他的反对理由视而不见。我说我要的价码他绝对付不起，于是他开出一个数目，而我……”

哈利看着玛丽亚在脑中寻找合适的英文词句。

“我没打算听见那么高的数目。”

“他说的数目是多少？”

“二十万美元，这是我们标准收费的十五倍。”

哈利缓缓点头：“所以对方的动机就不再重要了？”

“这你不用明白，霍勒，但我们一直有个计划，赚够钱之后就洗手不干，搬回武科瓦尔，开始新生活。我知道这个价码可以让我们达成目标，这会是最后一次任务。”

“所以杀人要符合道德的原则就可以摆在一旁？”哈利问道，在身上四处找烟。

“你调查命案的方式一定都合乎道德吗，霍勒？”

“不一定，人总要活下去。”

玛丽亚淡淡一笑：“那你跟我也没有多大差别，不是吗？”

“我怀疑。”

“啊哈，如果我没看错，你跟我一样，只希望面对那些值得你花心思的事，是不是？”

“这是当然。”

“但事实并非如此，不是吗？你发现罪行并不像你当初选择当警察时以为的那样黑白分明，你原本想从邪恶的手中解救人类，但多数情况下，你发现邪恶的成分很少，而弱点的成分很多，很多悲伤的故事都可以在自己的内心里找到。然而就像你说的，人总要活下去，于是我们开始说谎，对周围的人和自己说谎。”

哈利找不到打火机，再不把烟点燃，他就要爆炸了。他不愿意想起比格尔·霍尔门，现在不要。滤嘴被他咬破，发出干涩的窸窣声：“你说的这个中间人叫什么名字来着？”

“说得好像你已经知道了似的。”玛丽亚说。

“罗伯特·卡尔森，”哈利说，用手掌用力揉了揉脸，“他给你信封的日期是十月十二日。”

玛丽亚挑起一道眉毛，她的眉毛修得很优雅。

“我们发现了他的机票，”哈利觉得冻死了，寒风吹来直接穿过他，仿佛他是个幽灵，“而他回去之后，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替他协助要杀害的人代班。一个人是可以笑着杀死自己的，是不是？”

玛丽亚没有回答。

“我不明白的是，”哈利说，“你儿子从电视或报纸上得知他杀的人是负责递送现金的中间人之后，为什么不中止任务？”

“他从不知道客户是谁，也不知道目标犯下的罪行是什么，”玛丽亚说，“这样是最好的安排。”

“这样他被捕的时候就什么都不会泄露？”

“这样他就不必思考，只要执行任务就好，把其他的都交给我，相信我会做出最正确的判断。”

“不论是道德上还是财务上？”

玛丽亚耸了耸肩：“当然了，这次他如果事先知道名字就好了，问题是自从下手之后，我儿子不知道为什么就没再跟我们联络。”

“他不敢。”哈利说。

玛丽亚闭上眼睛，哈利看见她那张小脸上肌肉抽动。

“你希望我中止任务，跟你交易，”她说，“现在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我已经告诉你跟我们联络的中间人是谁了，你还愿意信守承诺吗，哈利？你愿意救我儿子吗？”

哈利默然不答。那只乌鸦飞离树枝，水滴滴落在他们前方的碎石地上。

“你觉得如果你儿子知道自己胜算很低，会收手吗？”哈利问道。

玛丽亚露出苦笑，忧郁地摇了摇头。

“为什么？”

“因为他无畏又固执，这是从他父亲那里遗传来的。”

哈利看着眼前这名瘦弱女子挺直的身躯，不确定后半句话是否正确：“替我跟弗雷德说再见，我要乘出租车去机场。”

玛丽亚看着双手：“哈利，你相信上帝吗？”

“不相信。”

“但你还是在他面前发了誓，说你会救我儿子。”

“对。”哈利站起身来。

玛丽亚依然坐着，抬头朝哈利望去：“你是那种会信守承诺的人吗？”

“不一定。”

“你不相信上帝，”她说，“也不相信自己说过的话，那你还剩下什么？”

哈利把外套裹紧了些。

“哈利，告诉我你相信什么。”

“我相信下一个承诺，”他说，转过身眯眼看着车辆稀疏的宽阔马路，“人们就算打破了上一个承诺，还是可以守住下一个。我相信新的开始。虽然我可能没这样说过……”哈利招手拦下一辆有蓝色标志

的出租车。“但这就是我干这行的原因。”

哈利坐上出租车才想到身上没有现金可以付钱，司机告诉他萨格勒布机场有提款机，可以用Visa信用卡提现。哈利坐在车上，手中不断把玩那枚二十克朗硬币。硬币在酒吧地上滚动的那一幕和飞机上喝一杯酒的念头在争夺主权。

外面天色已明，约恩被驶入厄斯古德庄园的车声吵醒，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昨晚又冷又长，他没睡好。

“是谁来了？”西娅问道，刚才她还睡得很熟。约恩听见她语气中的焦虑。

“可能是来换班的警察吧。”约恩说。引擎声消失，两扇车门打开又关上。所以来的是两个人，没有交谈，是两个沉默的警察。他们听见由警察镇守的客厅里传来大门的敲击声，一声，两声。

“他没去开门吗？”西娅低声说。

“嘘，”约恩说，“说不定他不在屋，也许去外面上厕所了。”

第三声敲门声传来，声音非常大。

“我去开门。”约恩说。

“等一下！”西娅说。

“我们得开门让他们进来。”约恩从西娅身上爬过，穿上衣服。

他打开通往客厅的门，只见咖啡桌上的烟灰缸里，一根香烟还在冒着烟，沙发上有一条凌乱的毯子。敲门声再次传来。约恩朝窗外看去，却看不见车子。奇怪。他站到大门前。

“哪位？”约恩大声问道，心里已不再那么相信自己。

“警察。”外面的声音说。

约恩听到一个不寻常的口音，但又觉得自己可能听错了。

敲门声再次响起，他吓得跳了起来，伸出颤抖不已的手握住门把，深深吸了口气，把门打开。

寒风直卷而入，他感觉像是被水墙打到似的。挂在半空的太阳放出刺目白光，他眯起双眼，看着台阶上的两个人影。

“你们是来换班的吗？”约恩问道。

“不是，”他认识这个女子的声音，“一切都结束了。”

“结束了？”约恩惊讶地问道，以手遮眉，“原来是你？”

“对，去收拾吧，我们接你回家。”女子说。

“为什么？”

女子告诉他原因。

“约恩！”西娅在卧室里大喊。

“等一下。”约恩说，让门开着，进去看西娅。

“是谁啊？”西娅问道。

“是那个讯问我的警探托莉·李，”约恩说，“还有一个应该也姓李的警探。他们说史丹奇死了，昨晚中枪身亡。”

昨晚留守的警察从屋外厕所回来，打包好个人物品并离开。十分钟后，约恩把包背到肩上，关上大门，转动钥匙锁门。他踏着自己在深雪中的足迹，沿着屋子墙壁行走，数到第五块木板，把钥匙挂在里面的挂钩上，转身跟上其他人，朝一辆喷出白色尾气的红色高尔夫奔去。他挤进后座，坐在西娅旁边。车子启动后，他伸出手臂紧紧环抱西娅，倾身凑到前座之间。

“昨晚集装箱码头发生了什么事？”

驾车的托莉瞥了坐在旁边的同事欧拉一眼。

“他们说史丹奇要掏枪，”欧拉说，“特种部队的神枪手说他看到的是这样。”

“所以史丹奇不是要掏枪？”

“那要看你说的是哪种枪喽，”欧拉说，看了托莉一眼，只见她很难保持面无表情，“他们把史丹奇翻过来，看见他的拉链拉开，老二垂在外面，看来站在集装箱门口是想要尿尿。”

托莉突然板起面孔，清了清喉咙。

“但这是非官方的消息，”欧拉赶紧补充道，“你们明白，对吧？”

“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就这样把他射杀了？”西娅难以置信地拉高嗓门说。

“不是我们，”托莉说，“是FSK的神枪手开的枪。”

“他们认为史丹奇一定是听见什么声音，转过了头，”欧拉说，“因为子弹从他耳朵后方射入，从原本是鼻子的地方射出，这下连鼻子都没了，一命呜呼，哈哈。”

西娅看着约恩。

“那发子弹一定超有威力，”欧拉一副神往的样子，“反正你看了就知道，卡尔森，你能指认出那家伙才是奇迹。”

“反正本来就不容易指认。”约恩说。

“对啊，我们听说了，”欧拉摇头说，“那家伙有哑剧脸什么的。如果你问我，我会说是扯淡，但这也是非官方记录，好吗？”

车子继续行驶，车内沉默了一会儿。

“你们怎么确定就是他？”西娅问道，“我是说，既然他的脸被打烂

了。”

“他们认得那件外套。”欧拉说。

“就这样？”

欧拉和托莉互望一眼。

“不只这样，”托莉说，“外套内侧和口袋里的玻璃上有凝固的血迹，他们正在跟哈福森的血液做比对。”

“西娅，一切都结束了。”约恩说，把她抱得更紧。她把头靠在他肩膀上，他吸入她头发的香味。再过不久，他就能好好睡一觉。他穿过前座看见托莉的手放在方向盘上端，把车子开到乡间小路的右侧，避开对面驶来的一辆白色小型电动车。约恩认出那辆车跟皇室送给救世军的车是同一款。

25 宽恕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六

心电图屏幕上的曲线图和数字，以及声纳规律的哔哔声，呈现出一切都在控制中的假象。

哈福森的口鼻罩着呼吸面罩，头上戴着头盔般的东西，医生说这可以用来监测脑部活动。深色眼皮上爬着由细小血管构成的网。哈利忽然想到他从未见过闭上眼睛的哈福森，他的眼睛总是睁着。哈利身后的门吱的一声打开，贝雅特走了进来。

“你终于来了。”她说。

“我从机场直接赶来，”哈利低声说，“他看起来好像是睡着的喷气机飞行员。”

贝雅特勉强笑了笑，这时哈利才发现自己这个比喻有多么不祥，

倘若他的脑袋不是这么麻木，也许就会选另一种说法，或者什么都不说。他之所以现在看起来还像样，是因为从萨格勒布飞到奥斯陆只在国际空域停留一个半小时，而负责酒类的空姐在服务完每位乘客后，才注意到哈利座位上的服务灯亮着。

他们走出病房，在走廊尽头找到座椅区坐下。

“有新进展吗？”哈利问道。

贝雅特用一只手抹了抹脸：“负责检查索菲娅·米何耶兹的医生昨天深夜打电话给我，说他在索菲娅身上什么都没发现，只发现额头上的瘀青，他认为这块瘀青很可能如索菲娅所说，是撞到门导致的。他还说医生的保密原则对他来说很重要，但他太太说服他把事情说出来，毕竟这牵涉如此重大的刑事案件。他从索菲娅身上采集了血液样本，没发现任何异常，不过他有个直觉，于是把样本送去做血HCG检验 [15]，检验结果几乎没有什么疑问。”

贝雅特咬住下唇。

“很有意思的直觉，”哈利说，“但我不知道HCG是什么。”

“索菲娅最近有过身孕，哈利。”

哈利想吹口哨，但嘴巴太干：“你最好去找她谈一谈。”

“对啊，何况上次我们成了如此要好的朋友。”贝雅特挖苦地说。

“你不需要当她的朋友，只需要知道她是不是被强暴了。”

“强暴？”

“直觉。”

她叹了口气：“好吧，但事情已经不急了，不是吗？”

“什么意思？”

“经过昨晚的事啊。”

“昨晚发生了什么事？”

贝雅特诧异地张开口：“你不知道吗？”

哈利摇了摇头。

“我至少留了四条留言在你的语音信箱里。”

“昨天我手机丢了。什么事？快告诉我。”

哈利看见她吞了口口水。

“哦，该死，”他说，“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

“昨晚他们射杀了史丹奇，他当场死亡。”

哈利闭上眼睛，听见贝雅特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报告上说史丹奇突然有动作，警方也已大声警告。”

哈利心想，连报告都做好了。

“但他们只在他外套口袋里发现一片玻璃，上面沾有血迹，法医答应今天早上会化验。史丹奇一定是把枪藏起来，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枪如果带在身上，被逮到就会成为直接证据。他身上没有任何证件。”

“还有其他发现吗？”哈利机械地问出这句话，因为他的心思已飘到别处，飘到了圣斯蒂芬大教堂。我以圣子之名发誓。

“集装箱角落里有一些吸毒用品，像是针筒、汤匙等。有意思的是，有只狗被挂在集装箱顶端。集装箱码头的警卫说那是黑麦兹纳犬，它身上有些肉被割了下来。”

“很高兴知道这件事。”哈利嘟囔说。

“什么？”

“没什么。”

“如你上次所说，这说明了歌德堡街呕吐物里的肉块是怎么来的。”

“除了德尔塔小队之外，还有谁参与了这次行动？”

“报告上没提到别人。”

“报告是谁写的？”

“当然是负责领导这次行动的西韦特·傅凯。”

“当然。”

“反正一切都结束了。”

“不，还没结束！”

“你用不着吼，哈利。”

“还没结束，有王子就有国王。”

“你是怎么了？”贝雅特双颊泛红，“一个杀手死了，你却表现得像是他的……朋友一样。”

哈利心想，她要提起哈福森了。哈利闭上眼睛，看见眼皮里红光闪耀，心想这就像教堂里的蜡烛一样。母亲去世时哈利还很小，她在病床上说希望葬在翁达尔斯内斯镇，那里看得见山。丧礼上父亲、妹妹和他站着聆听牧师的讲述，讲的似乎是一个他根本不认识的人，因为父亲无法上前发言，只好交给牧师。也许那时哈利就已经知道，少了母亲，他们就再也没有家了。哈利的爷爷满身浓烈的酒气，弯腰对他说，世事就是如此，父母应该会先死。哈利听了喉咙哽住，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他的身高就遗传自爷爷。

“我找到了史丹奇的上司，”哈利说，“她确认这次的谋杀任务是罗伯特·卡尔森去委托的。”

贝雅特瞠目结舌地看着哈利。

“但事情并非到此为止，”哈利说，“罗伯特只是中间人，后面还有个主使者。”

“是谁？”

“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主使者有能力支付二十万美元来雇用职业杀手。”

“史丹奇的上司这么轻易就把这些告诉你？”

哈利摇了摇头：“我跟她达成一个协议。”

“什么协议？”

“你不会想知道的。”

贝雅特的眼睛迅速眨了两下，点了点头。哈利看见一名老妇人拄着拐杖走过，心想不知道史丹奇的母亲和弗雷德会不会在网上阅读挪威报纸，不知道他们是否知道史丹奇已经死了。

“哈福森的父母正在餐厅用餐，我要下去找他们，你要不要一起来，哈利？”

“什么？抱歉，我在飞机上吃过了。”

“他们见到你会很高兴。他们说哈福森每次谈到你都露出很仰慕的神情，好像你是他的大哥哥一样。”

哈利摇了摇头：“可能晚一点吧。”

贝雅特离开后，哈利回到哈福森的病房，在病床旁的椅子边缘坐下，低头看着枕头上那张苍白的脸。他包里有一瓶还没开封的占边威

土忌，是在免税商店买的。

“我们俩对抗全世界。”哈利低声说。

他对着哈福森的额头弹指，中指弹到哈福森的眉心，但哈福森的眼皮一动不动。

“雅辛。”哈利听见自己的声音变得沉重。他的外套打到病床，有什么东西在外套衬里中，他伸手一摸就摸到遗失的手机。

贝雅特和哈福森的父母回来时，哈利已经离去。

约恩躺在沙发上，头枕在西娅的大腿上。她正在看电视上播出的老电影，他则看着天花板。贝蒂·戴维斯的独特嗓音穿过他的思绪——他对这里的天花板比他家的还要熟悉。倘若先前他在国立医院冰冷的地下室里看得够用力，最后也许会在那张被子弹打穿的脸上看见一些熟悉和不同之处。他们问这是不是在他家门口出现过、后来又持刀袭警的那个人时，他摇了摇头。

“但这并不表示这个人不是他。”约恩答道。他们点了点头，记录下来，送他出去。

“你确定警方不会让你睡自己家吗？”西娅问道，“如果你今晚睡这里，一定会引来很多八卦。”

“那里是犯罪现场，”约恩说，“已经被封起来了，要一直封到警方完成调查为止。”

“封起来，”她说，“听起来好像一封信。”

贝蒂·戴维斯朝年轻女子奔去，小提琴声蓦地拉高，增添了戏剧性。

“你在想什么？”西娅问道。

约恩沉默不语。他没说他想的是：他说一切都结束了是骗她的。

除非他去做他该做的事，否则一切不会结束。而他该做的是鼓起勇气，不畏艰难地迎向敌人，当个勇敢的小士兵。只因他已然知晓。当时他站得离哈福森非常靠近，听见哈福森所说的自白留言是麦兹·吉尔斯特拉普留下的。

门铃响起。西娅起身开门，仿佛很欢迎有人来打扰似的。来者是里卡尔。

“有没有打扰到你们？”里卡尔问道。

“没有，”约恩说，“我正要出去。”

三人都沉默下来，约恩穿上外出的衣服。关上门之后，约恩在门外站了一会儿，聆听门内的声音，听见他们正在小声说话。他们为什么要小声说话？里卡尔的口气听起来很生气。

他坐上前往市中心的车，再转乘霍尔门科伦线列车。通常周末如有积雪，列车上都会挤满越野滑雪者，但今天对大多数人来说一定都太冷了。他在最后一站下车，看着盘踞在远处山下的奥斯陆。

麦兹和朗希尔德的家位于丘陵上，约恩从未去过。大门相当窄，车道也是，沿着树林蜿蜒，树林遮住了大部分屋子，从路上看不到。屋子本身不高，但结构独特，要等你真正在屋内走一圈才会发现它有多大，至少朗希尔德是这样说的。

约恩按下门铃，几秒钟后，他听见隐藏式音箱传出说话声：“约恩·卡尔森。真没想到啊。”

约恩看着大门上方的监视器。

“我在客厅，”麦兹·吉尔斯特拉普的话声听起来很模糊，还带着咯咯的笑声，“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走吧。”

大门自动打开，约恩走进相当于他家大小的门厅。

“哈罗？”

他只听见自己的回音简短刺耳地传来。

他沿着走廊走去，心想尽头处应该是客厅。走廊墙上挂着绘满鲜艳油彩的未裱框的画布。他越往前走，有股味道就越浓烈。他经过设有料理台的厨房和被十二把椅子环绕的餐桌。水槽里堆满盘子、杯子和空酒瓶，空气中弥漫着腐败食物和啤酒的恶心气味。约恩继续往前走。走廊上散落着许多衣服。他朝浴室看去，只闻到里面冒出呕吐物的恶臭。

他走过转角，眼前出现奥斯陆和峡湾的全景，他和父亲去诺玛迦区散步时曾见过这片风景。

客厅中央立着一个屏幕，正无声地播放着一场婚礼，一看就知道是业余爱好者拍的影片。父亲带着新娘踏上过道，新娘对两侧的宾客点头微笑。屋里只听得见投影机风扇细微的嗡鸣声。屏幕正前方摆着一把黑色高背扶手椅，旁边地上放着两个空酒瓶和一个半空的酒瓶。

约恩大声地咳了一声，表明自己的到来，走上前去。

那把椅子慢慢转过来。

约恩猛然停步。

他差点认不出椅子上坐着的麦兹·吉尔斯特拉普。麦兹身穿干净的白衬衫和黑裤子，但满脸胡楂，脸颊肿胀，眼球泛白，宛如罩着一层灰白色薄膜，大腿上放着一把双管步枪，赭红色枪托上刻着精细的动物花纹。麦兹的坐姿使得那把步枪正好对准约恩。

“卡尔森，你会打猎吗？”麦兹用酒醉后嘶哑的嗓音轻声问道。

约恩摇了摇头，目光无法从那把步枪上移开。

“我们家族什么动物都猎杀，”麦兹说，“猎物不分大小，我想这就是我们的家族座右铭吧。我父亲只要看到四脚动物就开枪，每年冬天他都会去旅游，只要哪个国家有他没猎杀过的动物他就去。去年他去

了巴拉圭，据说那里有罕见的森林美洲狮。我父亲说我不是个好猎人，说我没有好猎人必备的冷血态度。他常说唯一猎捕到的动物是她。”麦兹朝屏幕侧了侧头。“但我怀疑他认为她捕到了我。”

麦兹把步枪放在旁边的咖啡桌上，张开手掌：“请坐，这周我们会跟你的长官戴维·埃克霍夫签约，首先转移的是亚克奥斯街的房产。我父亲会感谢你建议出售。”

“恐怕没什么好谢的，”约恩在黑色皮沙发上坐了下来，皮面柔软冰冷，“我只是提供专业评估而已。”

“是吗？说来听听。”

约恩吞了口口水：“与其让钱绑死在房地产上，还不如活用这些钱来协助我们的工作。”

“不过换作其他业主，可能会把房产拿到市场上公开出售，不是吗？”

“我们也想这样做，但你们提出的条件很好，清楚表明愿意出价包下全部房产，并且不允许拍卖。”

“不过是你的建议扭转了局势。”

“我认为你们提出的条件很好。”

麦兹微微一笑：“胡扯，你们分明可以卖到两倍的价钱。”

约恩耸了耸肩：“如果把全部房产分开销售，我们也许能卖到高一点的价钱，但一次销售可以省去冗长费力的卖房过程。而且委员会在房租方面也很信任你们，毕竟我们必须考虑那里的众多房客。如果是其他寡廉鲜耻的买家，我们不敢想象他们会怎么对待那些房客。”

“条款上写明房租不得变动，现有房客可以再住十八个月。”

“信任比条款更重要。”

麦兹在椅子上倾身向前。“没错，卡尔森。你知道吗？我早就知道你跟朗希尔德的事了，因为每次她被你干完之后总是面色红润，就连在办公室里听见你的名字都会脸红。你有没有一边干她一边读《圣经》给她听啊？因为你知道吗？我想她应该会爱死……”麦兹瘫在椅子上，轻蔑地笑了几声，伸手抚摸桌上的步枪，“卡尔森，这把枪有两发子弹，你见过这种子弹的威力吗？不用瞄得很准，只要扣下扳机，砰，你就会被炸飞到墙上。很棒，对不对？”

“我是来告诉你，我不想与你为敌。”

“为敌？”麦兹哈哈大笑，“你们永远是我的敌人。你还记得那年夏天你们买下厄斯古德，而埃克霍夫总司令亲自邀请我去吗？你们为我感到难过，觉得我是个被剥夺童年回忆的可怜的小孩，你们都非常敏感且善解人意。我的天，我恨死你们了！”麦兹仰天大笑。“我站在那里看你们游玩享受，好像那个地方是属于你们的。尤其是你弟弟罗伯特，他对女孩子真有一套，他会逗她们笑，把她们带进谷仓，然后……”麦兹脚一移动，踢到酒瓶，酒瓶咣啷一声倒在地上，褐色液体汩汩地流到拼花地板上。“你们眼中没有我，你们全都看不见我，仿佛我不存在似的，你们眼中只有你们自己人。所以我心想，好啊，那我一定是隐形的，既然如此，我就让你们看看隐形人可以做出什么事。”

“所以你才这样做？”

“我？”麦兹大笑，“我是清白的，约恩·卡尔森，不是吗？我们这些特权人士总是清白的，这你一定知道吧，我们总是心安理得，因为我们可以从别人那里买到清白，可以雇用别人来替我们服务，替我们去做肮脏的事。这就是自然法则。”

约恩点了点头：“你为什么要打电话向警察坦白？”

麦兹耸了耸肩：“我本来想打给另一个叫哈利·霍勒的，但那个混蛋连名片也没有，所以我就打给那个给我们名片的警察，好像叫哈福森什么的，我记不清楚名字，因为我喝醉了。”

“你还跟别人说了吗？”约恩问道。

麦兹摇了摇头，拿起地上的酒瓶喝了一口。

“我父亲。”

“你父亲？”约恩说，“原来如此，当然。”

“当然？”麦兹咯咯笑了几声，“你爱你父亲吗，约恩·卡尔森？”

“爱，非常爱。”

“那你是否同意对父亲的爱是一种诅咒呢？”约恩没有回答，麦兹继续往下说，“我给那个警察打完电话后，我父亲正好来了，我就告诉了他。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他拿起滑雪杖狠狠地打我，那浑球的力气还是很大，是愤怒给了他力量。他说如果我再跟别人说一个字，如果我让我们家族名誉扫地，他就要把我杀了。他就是这么说的。可是你知道吗？”麦兹泪水盈眶，话声呜咽。“我还是爱他，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那么强烈地痛恨我，因为我身为他的独生子，竟然如此软弱，软弱到无法回敬他的恨意。”

麦兹砰的一声把酒瓶重重地放到地上，声音在客厅里回荡。

约恩交叉双臂说：“听着，听过你供述的警察陷入了昏迷，如果你答应我不为难我和我的家人，我就不会把你的事泄露出去。”

麦兹似乎没在听约恩说话，目光移到屏幕上，画面中那对开心的男女背对着他们。“你听，她要说我愿意了。我一遍遍地回放这一段，因为我听不清楚。她说出了誓言，不是吗？她……”麦兹摇了摇头，“我以为这样做会让她重新爱上我，只要我能完成这项……罪行，那么她就会看见真正的我。罪犯一定是勇敢、强壮的，是个男子汉，对不对？而不是……”他哼了一声，不屑地说，“某人的儿子。”

约恩站起身来：“我得走了。”

麦兹点了点头。“我这里有样东西是属于你的，就称之为……”他

咬着上唇思索，“朗希尔德的道别礼物好了。”

回程路上，约恩坐在霍尔门科伦线列车上，怔怔地看着麦兹给他的黑色手提包。

外面寒冷彻骨，大胆外出步行的路人都低头缩肩，把自己藏在帽子和围巾里，然而贝雅特站在亚克奥斯街按下米何耶兹家的门铃时，却一点也不觉得冷。她收到医院传来的最新消息之后，就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现在他的心脏已经不是最大的问题了，”医生说，“其他器官也开始出现状况，尤其是肾脏。”

米何耶兹太太在楼梯尽头的门口等候，领着贝雅特走进厨房。索菲娅正坐在厨房里玩头发。米何耶兹太太将水壶注满水，摆好三个杯子。

“我跟索菲娅单独谈话可能比较好。”贝雅特说。

“她希望我在场，”米何耶兹太太说，“喝咖啡吗？”

“不用了，谢谢。我还得回国立医院，不会花太久时间。”

“好。”米何耶兹太太倒掉了水壶里的水。

贝雅特在索菲娅对面坐下，试着和她目光相触，但她只是在研究分岔的头发。

“索菲娅，你确定我们不要单独谈话吗？”

“为什么要？”索菲娅用作对的口气说。通常愤怒的青少年都会用这种有效方式来达到目的，惹恼对方。

“我们要谈的是非常私密的事，索菲娅。”

“她是我妈妈！”

“好，”贝雅特说，“你是不是堕过胎？”

索菲娅大吃一惊，表情扭曲，混杂着愤怒与痛苦：“你说什么啊？”她厉声说，却藏不住讶异。

“孩子的父亲是谁？”贝雅特问道。

索菲娅假装继续整理头发，米何耶兹太太诧异地张大嘴巴。

“你是自愿跟他发生性关系的吗？”贝雅特继续问道，“还是他强暴了你？”

“你怎么敢对我女儿说这种话？”米何耶兹太太高声说，“她只是个孩子，你竟然用这种口气对她说话，好像她是……是个妓女。”

“米何耶兹太太，你女儿曾经怀孕，我需要知道这跟我们正在调查的命案有没有关系。”

米何耶兹太太似乎再次控制了她的下巴，闭起了嘴。贝雅特朝索菲娅倾身。

“是不是罗伯特·卡尔森？索菲娅，是不是？”

贝雅特看见她下唇颤抖。

米何耶兹太太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索菲娅，她到底在说什么？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索菲娅趴在桌上，把脸藏在手臂中。

“索菲娅！”米何耶兹太太吼道。

“对，”索菲娅呜咽地说，“是他，是罗伯特·卡尔森。我没想到……我不知道……他是这种人。”

贝雅特站起身来。索菲娅低声啜泣，米何耶兹太太看起来像是被人打了一拳。贝雅特只觉得全身麻木。“杀害罗伯特的凶手昨晚被发

现，”她说，“特种部队在集装箱码头朝他开枪，他当场死亡。”

贝雅特观察她们有什么反应，却什么也没看见。

“我要走了。”

没人听见贝雅特说话，她独自朝门口走去。

他站在窗边，望着层层叠叠的白色乡间，宛如一池翻腾时凝结的牛乳，太阳低悬山脊，日光暗淡，一些屋舍和红色的谷仓在浪峰上依稀可辨。

“他们不会回来了。”他说，“他们走了，还是他们从没来过？说不定你是骗我的？”

“他们来过，”玛蒂娜说着从炉子里拿出烤盘，“我们到的时候屋里是温暖的，你自己也能看见雪地里脚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坐下吧，食物煮好了。”

他把手枪放在盘子旁边，吃起炖肉，并发现这罐头的牌子跟哈利家的一样。窗台上有一台陈旧的蓝色晶体管收音机，播放着他听得懂的流行音乐，穿插着他听不懂的挪威语谈话。现在收音机播放的是他在电影里听过的曲子，他母亲有时会用家里挡住一扇窗户的钢琴弹奏这首歌。每当父亲想戏弄母亲，总开玩笑说那扇窗是“家里唯一能看到多瑙河景观的窗户”。倘若母亲生气，父亲为了终止口角，总会问她，像你这样美丽又聪明的女人怎么会愿意嫁给像我这样的男人呢？

“哈利是你的情人吗？”他问道。

玛蒂娜摇了摇头。

“那你为什么要给他音乐会门票？”

玛蒂娜默然不答。

他微微一笑：“你爱上他了。”

玛蒂娜举起叉子指着他，仿佛想强调什么，却又改变主意。

“那你呢？你在家乡有女朋友吗？”

他摇了摇头，拿起玻璃杯喝水。

“为什么没有？因为工作太忙？”

他把口中的水喷了出来，喷得满桌子都是，心想自己一定是太紧张了，才会爆发出这么歇斯底里的笑声。玛蒂娜跟着他一起笑了起来。

“或者你是同性恋？”玛蒂娜擦去眼泪，“你在家乡有男朋友？”

他笑得更大声了。玛蒂娜的话说完之后，他还笑了很久。

玛蒂娜给他们俩添了些炖肉。

“既然你那么喜欢他，这个给你吧。”他把一张照片丢在桌上。那是原本贴在哈利家玄关镜子下方的照片，照片上是哈利、一个深发女子和一个男孩。玛蒂娜拿起来，仔细看了看。

“他看起来很开心。”她说。

“可能那时玩得很高兴吧。”

“嗯。”

灰蒙蒙的夜色透过窗户，渗进屋内。

“也许他会再次开心起来。”玛蒂娜温柔地说。

“你觉得有可能吗？”

“再次开心起来？当然有可能。”

他看着玛蒂娜背后的收音机：“你为什么要帮我？”

“我不是说过了吗？哈利绝对不会帮你，而且……”

“我不相信，一定有其他原因。”

玛蒂娜耸了耸肩。

“你能告诉我这上面写了什么吗？”他打开一张表格，递给玛蒂娜，这是他从哈利家咖啡桌上那叠文件中拿出来的。

玛蒂娜阅读表格。他看着从哈利家拿来的警察证上的照片，照片中的哈利看着镜头上方，他猜哈利应该是在看摄影师而不是镜头。

“这是一种叫史密斯威森点三八的手枪领取单，”玛蒂娜说，“他必须提交这张签名表格去警署领取手枪。”

他缓缓点头：“已经签名了？”

“对，签名的是……让我看看……总警监甘纳·哈根。”

“换句话说，哈利还没领枪，这表示他并不危险，现在他没有防卫能力。”

玛蒂娜很快地眨了两下眼睛。

“你在想什么？”

26 小把戏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六

歌德堡街的路灯亮起。

“好，”哈利对贝雅特说，“这就是哈福森停车的地方？”

“对。”

“他们下车后被史丹奇袭击。他先朝逃进公寓的约恩开枪，然后攻击了要去车上拿枪的哈福森。”

“对，我们发现哈福森倒在车子旁，他的外套口袋、裤子口袋和腰带上有血迹，但这些血迹不是他的，所以我们推测应该是史丹奇的。史丹奇搜了他的身，拿走了皮夹和手机。”

“嗯，”哈利揉了揉下巴，“他为什么不对哈福森开枪？为什么要用刀子？他用不着保持安静，因为对约恩开枪就已经吵醒邻居了。”

“我们也有这个疑问。”

“为什么他攻击哈福森之后要逃走？他攻击哈福森一定是为了除掉障碍，然后去追杀约恩，但他连追都没追。”

“他被打断。一辆车开过来了，不是吗？”

“对，但这家伙已经在光天化日之下袭警，怎么会怕一辆经过的车子？为什么他都把枪拿出来了还要用刀？”

“对，这是个重点。”

哈利闭目良久，贝雅特在雪地里跺脚。

“哈利，”贝雅特说，“我想走了，我……”

哈利缓缓地睁开眼睛：“他没子弹了。”

“什么？”

“那是史丹奇的最后一发子弹。”

贝雅特疲倦地叹了口气：“哈利，他是职业杀手，职业杀手的子弹是用不完的，不是吗？”

“对，正是如此。”哈利说，“如果你的杀人计划十分周密，只需要一发子弹，顶多两发，那么你不会随身携带大量的补给弹药。你必须

进入另一个国家，所有行李都会经过X光检查，所以你得把枪藏在某个地方，对不对？”

贝雅特没有说话。

哈利继续往下说：“史丹奇对约恩击出最后一发子弹却没有命中，所以他用利器攻击哈福森。为什么？为了夺取他的警用手枪来追杀约恩，这就是哈福森的腰带上有血迹的原因。你不会在腰带上找皮夹，而是找枪。但他没找到，因为枪在车上。这时约恩已跑进公寓，门已锁上，史丹奇手上又只有一把刀，所以只能放弃并逃跑。”

“很棒的推理，”贝雅特打了个哈欠说，“我们可以去问史丹奇，但他已经死了，所以也无所谓了。”

哈利看着贝雅特，只见她眯着因缺乏睡眠而发红的双眼。她处事圆滑，不会说出哈利身上散发着新旧混杂的酒臭味，或者说她够聪明，知道当面说出来也没意义。但哈利也明白现在贝雅特对他没信心。

“车里的证人是怎么说的？”哈利问道，“史丹奇是从左侧人行道逃跑的？”

“对，她在后视镜里看见他，然后他在转角处摔了一跤，我们在那里发现一枚克罗地亚硬币。”

哈利朝转角望去，上次他去那个转角时，有个红胡子乞丐站在那里，说不定那乞丐看到了什么，但现在气温是零下八摄氏度，转角处一个人也没有。

“我们去鉴识中心。”哈利说。

两人沉默不语，驾车驶上托夫德街，上了二环，驶过伍立弗医院。车子经过松恩路的白色庭院和英式砖房时，哈利打破了沉默。

“把车子停到路边。”

“现在吗？这里？”

“对。”

贝雅特查看后视镜，按他说的停下。

“打开双闪，”哈利说，“然后仔细听我说，你还记得我教过你的联想游戏吗？”

“你是说不经思考直接说出来？”

“或者在产生‘不应该有这种想法’的念头之前说出你的想法，把脑袋清空。”

贝雅特闭上眼睛。外面有一家人穿着滑雪板从车子旁边经过。

“准备好了？好，是谁派罗伯特·卡尔森去的萨格勒布？”

“索菲娅的母亲。”

“嗯，”哈利说，“这答案是从哪里来的？”

“不知道，”贝雅特睁开眼睛，“据我们所知她没有动机，而且她绝对不是那种人。也许因为她跟史丹奇一样是克罗地亚人吧，我的潜意识没有这么复杂的思绪。”

“这些可能都是正确的，”哈利说，“除了最后关于你的潜意识的部分。好了，换你问我。”

“我要……大声问出来？”

“对。”

“为什么？”

“问就对了，”哈利闭上眼睛，“我准备好了。”

“是谁派罗伯特·卡尔森去的萨格勒布？”

“尼尔森。”

“尼尔森？谁是尼尔森？”

哈利睁开眼睛。

他对着迎面而来的车灯眨眼，觉得有点晕：“我想应该是里卡尔。”

“很有趣的游戏。”贝雅特说。

“开车吧。”哈利说。

夜色降临厄斯古德，窗台上的收音机里传来叽叽喳喳的说话声。

“真的没人认得出你吗？”玛蒂娜问道。

“有些人认得出来，”他说，“但是要学会看我的脸得花时间，大多数人不愿意花时间。”

“所以跟你无关，而是跟别人有关喽？”

“也许吧，但我也不想让别人认出我，我.....就是这样。”

“你可以消失无踪。”

“不是，正好相反，我会渗透、侵入，让自己隐形，然后潜入我想去的地方。”

“但如果没人看见你，有什么意义？”

他用诧异的神情看着她。收音机发出叮当声，接着是一个女人用客观而不带情绪的嗓音播报新闻。

“她在说什么？”他问道。

“气温还会再下降。托儿所即将关闭。老人被警告留在屋内，不要省电。”

“但你看见了我，”他说，“你认出了我。”

“我是个爱观察人的人，”玛蒂娜说，“我看得见他们，这是我的一个才能。”

“所以你才帮我？”他问道，“这就是你完全没尝试逃跑的原因？”

玛蒂娜看着他。“不是，原因不是这个。”最后她说。

“那是什么？”

“因为我想让约恩·卡尔森死，我希望他死得比你还惨。”

他吓了一跳，难道这女的疯了？

“我，死？”

“过去几小时里新闻一直在播。”玛蒂娜朝收音机点了点头。

她吸了口气，用新闻播报员般严肃而急迫的口吻说：“涉嫌犯下伊格广场命案的男子昨晚在特种部队的集装箱码头突袭行动中中枪身亡。特种部队队长西韦特·傅凯表示，嫌疑人不肯投降，伸手拔枪。奥斯陆犯罪特警队队长甘纳·哈根表示，根据惯例，此案将交由SEFO独立警务调查机构审理。队长哈根还说，此案代表警方必须面对越来越残酷的有组织犯罪，因此有必要商讨警察平常是否应该带枪，这样做不仅能提高执法效率，也能保障警察的人身安全。”

他的眼睛眨了两下、三下，然后渐渐明白。克里斯托弗。那件蓝色外套。

“我已经死了，”他说，“这就是他们在我们抵达之前就离开的原因，他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他把手放在玛蒂娜的手上。“你希望约恩·卡尔森死。”

玛蒂娜凝视前方，吸了口气，她欲言又止，呻吟着吐了口气，仿佛她想说的话并不正确，接着她又试了一次，到了第三次才终于把话说出口。

“因为约恩·卡尔森知道，这些年来他一直心知肚明，这就是我恨他的原因，也是我恨自己的原因。”

哈利看着桌上赤裸的尸体。这种尸体早已让他无动于衷，几乎无动于衷。

室内温度约为十四摄氏度，光滑的水泥墙壁间回荡着女法医简短刺耳的说话声，她正在回答哈利的问题。

“没有，我们没有打算验尸，因为结果已经很清楚，死因也非常明显，你不这样认为吗？”法医朝尸体脸部指了指，那里有个大黑洞，大部分鼻子和上唇都不见了，张开的嘴巴露出上排牙齿。

“有点像火山口，”哈利说，“这看起来不像是MP5造成的。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到报告？”

“这要去问你的长官，他让我们把报告直接交给他。”

“哈根？”

“对，如果你急的话最好去找他要复印件。”

哈利和贝雅特对视了一眼。

“听着，”法医嘴角一撇，哈利认为那应该是微笑，“这周末我们人手不足，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可以离开了吗？”

“当然。”贝雅特说。

法医和贝雅特朝门口走去，这时哈利的声音传来，两人停下脚步。

“有人注意到这个吗？”

她们转头望向哈利，只见他俯身看着尸体。

“他身上有注射针孔，你们有没有化验他的血液中是否含有毒品？”

法医叹了口气：“他是今天早上送进来的，我们只有时间把他放进冷冻库。”

“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化验？”

“这很重要吗？”法医问道，看见哈利露出迟疑的神色，便继续说，“你最好说实话，因为如果我们优先处理这件事，就意味着你们急着要的其他报告都得延迟。圣诞节快到了，这里忙得要死。”

“呃，”哈利说，“也许他注射了一管。”他耸了耸肩。“但他已经死了，所以我想也不是那么重要了。你们拿走了他的手表？”

“手表？”

“对，那天他去提款机取钱的时候，手上戴着精工SQ50。”

“他没戴表。”

“嗯，”哈利看着自己空无一物的手腕，“一定是掉了。”

“我要赶去特护病房。”他们出来后，贝雅特说。

“好，”哈利说，“我搭出租车。你会确认死者身份吗？”

“什么意思？”

“这样我们才能百分之百确定躺在那里的人是史丹奇。”

“当然，这是正常程序。尸体的血型是A型，跟我们在哈福森口袋上发现的血迹一样。”

“贝雅特，这是挪威最常见的血型。”

“对，但他们也正在鉴定DNA，这样你满意了吗？”

哈利耸了耸肩：“这是一定要做的，报告什么时候出来？”

“最快星期二，行吗？”

“要三天？这不太好。”

“哈利……”

他举起双手做防卫状：“好好，我要走了。去睡一会儿，好吗？”

“老实说，你看起来比我更需要睡一会儿。”

哈利把手放在贝雅特肩膀上，觉得外套底下的她很瘦：“贝雅特，他很坚强的，而且他想留在这里，对吗？”

贝雅特咬着下唇，仿佛要说话，但只是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哈利坐上出租车，拿出手机，拨打哈福森的手机。无人接听，果然不出所料。

接着他拨打国际饭店的号码，请前台帮他转接酒吧的弗雷德。弗雷德？哪个酒吧？

“另一个酒吧。”哈利说。

“我是警察，”电话转接到酒保那里之后，哈利说，“就是昨天去找小救赎者的那个。”

“什么事？”

“我要找她。”

“她得知坏消息了，”弗雷德说，“再见。”

哈利坐着聆听了一会儿断线的电话，然后将手机放进内袋，望向窗外死寂的街道，想象玛丽亚在教堂点亮另一根蜡烛。

“施罗德酒吧到了。”出租车司机说，并靠边停车。

哈利坐在老位子上，看着半满的啤酒杯。这家酒吧虽然也能叫作餐馆，但实际上更像是卖酒的简陋酒吧，它的骄傲和尊严可能来自客人或员工，或是被烟熏过的墙壁上所装饰的显眼又格格不入的画。

酒吧接近打烊时间，店里人不多，这时却又进来一位客人。那人环视店内，解开大衣纽扣，露出里面的花呢外套，快步走向哈利那桌。

“晚上好，老朋友，”史戴·奥纳说，“你好像总坐这个转角。”

“不是转角，”哈利口齿伶俐地说，“是角落。转角在室外，你会走过转角，但不会坐在转角。”

“那‘转角桌’呢？”

“它不是指转角处的桌子，而是有转角的桌子，就跟‘转角沙发’一样。”

奥纳欣喜地笑了笑，他喜欢这种对话。女服务生走来，奥纳点了杯茶，她用怀疑的眼光看了他一眼。

“这样说来，劣等生不会被分配到转角喽？”奥纳整理着有红白圆点的领结。

哈利微微一笑：“你是想告诉我什么吗，心理学家先生？”

“这个嘛，既然你打给我，应该是你想告诉我什么才对。”

“如果要你现在去跟人说他们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该付你多少钱？”

“小心点，哈利，喝酒不只让你自己变得易怒，你也容易激怒别人。我来这里并不是为了夺去你的尊严、胆量或啤酒，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三样东西都在你的酒杯里。”

“你永远都是对的，”哈利举起酒杯，“所以我要赶快把这杯喝完。”

奥纳站起身来：“如果你想讨论喝酒的事，可以像平常一样去我办公室说。这次咨询结束了，你来付茶钱。”

“等一下。”哈利说。“听着，”他转过身去，把剩下的啤酒放在背后的空桌上，“这是我玩的小把戏，用来控制饮酒量。我点半升啤酒，花一小时喝完，每隔一分钟喝一小口，就好像吃安眠药一样。然后我回家，第二天开始戒酒。我想跟你谈谈哈福森被攻击的事。”

奥纳迟疑片刻，又坐了下来：“详细经过我听说了，真是糟糕透顶。”

“你从中看见了什么？”

“窥豹一斑而已，哈利，甚至连一斑都称不上。”女服务生端上茶，奥纳亲切地对她点了点头，“但你也知道，我瞥见的已经比业界那些饭桶所说的废话有用多了。我看见这次的攻击事件跟朗希尔德·吉尔斯特拉普的命案有些类似之处。”

“说来听听。”

“比如说内心深处的怒气发泄、性挫折所导致的暴力。你知道，怒气爆发是边缘性人格的典型特征。”

“对，只不过这个人似乎能控制怒意，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在犯罪现场应该可以找到更多线索。”

“说得好。这个人可能是个受怒意驱动的攻击者，或称为‘行使暴力的人’，业界那些老处女总是让我们这样称呼他们。这种人平常看起

来似乎很平静，几乎处于防卫状态。《美国心理学杂志》最近有篇文章就在讨论这种人的内心带着‘沉睡的愤怒’，《化身博士》中的杰克医生和海德先生就是这样。每当海德先生醒来……”奥纳挥舞左手食指，啜饮一口茶，“立刻就变成审判日和世界末日。怒气一旦释放出来，他是无力控制的。”

“听起来对职业杀手来说这是个很方便的人格特质。”

“才不是，不过你是指什么？”

“史丹奇在杀害朗希尔德·吉尔斯特拉普和攻击哈福森时，他的杀人风格走样了，这里面掺杂了……不冷静的成分，跟罗伯特·卡尔森命案和欧洲刑警组织寄给我们的报告很不一样。”

“一个愤怒、不稳定的职业杀手？我想世界上也有很多不稳定的飞行员和不稳定的核电厂经理，你也知道，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自己的工作。”

“我应该为此干一杯。”

“事实上我刚刚想到的不是你，你知道你有点自恋吗，警监？”

哈利微微一笑。

“要不要告诉我为什么你感到羞愧？”奥纳问道，“你是不是觉得哈福森被刺伤是你的错？”

哈利清了清喉咙：“是我命令他照顾约恩·卡尔森，我也应该教他进行保护工作时必须随时把枪带在身上。”

奥纳点了点头：“所以一如往常，都是你的错。”

哈利朝旁边和店内看去。酒吧闪灯了，剩下的几个客人乖乖把酒喝完，围上围巾，戴上帽子。哈利在桌上放了一百克朗钞票，从椅子底下踢出他的包。“下次再聊吧，史戴，我从萨格勒布回来之后还没回家，现在得回去睡觉了。”

他跟着奥纳走出酒吧，忍不住朝桌上那杯没喝完的啤酒频频回首。

哈利打开家门时，发现大门玻璃被打破，不禁大声咒骂。这是今年他家大门玻璃第二次被打破了。他发现入侵者还花时间贴回玻璃，以免经过的邻居起疑，但却没搬走音响或电视，原因显而易见，因为它们都不是今年推出的新款，也不是去年的，除此之外，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物品。

咖啡桌上的一沓文件被移动过。哈利走进浴室，看见水槽上方的药柜被翻得乱七八糟，显然有个毒虫跑来这儿胡作非为。

他看见料理台上放着一个盘子，水槽底下的垃圾袋里丢了炖肉罐头空罐。他觉得满腹疑惑，难道这个不幸的入侵者如此需要食物的慰藉？

哈利躺上床后，就感觉到即将来临的疼痛威胁，只希望能在酒精还发挥作用时睡去。月亮透过窗帘缝隙在地板和床上洒下一道白色光芒。他翻了个身，等待鬼魂出现，他听见窸窣的声响，知道鬼魂迟早会出现。尽管他知道自己产生了酒精中毒性偏执狂的症状，仍觉得自己在床单上闻到死亡和流血的气味。

27 门徒

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有人在红区会议室门上挂了圣诞花环。

紧闭的门内，调查小组的最后一次晨间会议正接近尾声。

哈利身穿深色合身西装，满头大汗地站在小组成员面前。

“职业杀手史丹奇和中间人罗伯特·卡尔森已双双死亡，因此本调查小组在这次会议结束后就地解散。”哈利说，“这表示我们大多数人

可以开始期待今年的圣诞假期了，但我会请哈根让几个人准备进一步的调查工作。会议结束前有什么疑问吗？托莉？”

“你说史丹奇在萨格勒布的联络人确认是罗伯特·卡尔森委托谋杀约恩，那么谁跟这个联络人说过话？过程是怎样的？”

“我恐怕无法说明细节。”哈利避开贝雅特意味深长的目光，感觉汗水在背后流下。他流汗并不是因为穿西装或有人提问，而是因为他是清醒的。

“好，”他继续说，“接下来的工作是查出罗伯特在为谁工作，今天我会联系将继续参加调查工作的几个幸运儿。稍晚哈根会举行记者会，对外发布消息。”哈利双手做出赶人的姿势。“大家去收拾东西吧。”

“嘿！”麦努斯高声说，声音盖过椅子的摩擦声，“我们不是应该庆祝一下吗？”

噪声停止，众人都朝哈利看去。

“这个嘛，”哈利静静地说，“史卡勒，我不太清楚我们要庆祝什么。庆祝有三个人死了？在幕后指使罗伯特·卡尔森的人还逍遥法外？还是我们的一位同事仍在昏迷中？”

哈利看着众人，面对接下来的痛苦沉默什么也没做。

大家散去之后，哈利开始整理今早六点他写的笔记，麦努斯走了过来。

“抱歉，”麦努斯说，“我出了个馊主意。”

“没关系，”哈利说，“你是好意。”

麦努斯咳了一声：“很少看你穿西装。”

“罗伯特·卡尔森的丧礼十二点举行，”哈利并未抬头，“我想去看

看谁会出席。”

“了解。”麦努斯摇晃脚跟。

哈利停下手边的工作：“还有什么事吗，史卡勒？”

“呃，有。我在想队里有很多人都成家了，很期待跟家人一起过圣诞节，而我是单身……”

“嗯？”

“呃，我自愿参加。”

“自愿？”

“我是说我想继续调查这件案子，当然也要你愿意用我才行。”麦努斯急忙补上一句。

哈利看着他。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麦努斯说。

“跟这个无关，”哈利说，“我已经选好了让谁留下，我考虑的是能力，而不是我喜不喜欢。”

麦努斯耸了耸肩，喉结上下跳动。“很公平，祝你圣诞快乐。”他朝门口走去。

“这就是为什么……”哈利把笔记放进公文包，“我要你开始清查罗伯特·卡尔森的银行账户，查看过去六个月的进出状况，记下任何不正常的账户交易。”

麦努斯停下脚步，满脸惊诧地回过头来。

“另外也要清查阿尔贝特和麦兹·吉尔斯特拉普的账户，听清楚了吗，史卡勒？”

麦努斯·史卡勒热情地点头。

“再去调出挪威电信的通话记录，看过去半年内罗伯特和吉尔斯特拉普家族的人是否通过电话。对了，既然史丹奇拿了哈福森的手机，顺便查查看那个手机的记录。去跟律师要银行账户的搜索许可。”

“不需要，”麦努斯说，“根据最新规定，我们握有永久的搜索许可。”

“嗯，”哈利认真地看了他一眼，“团队中有人会阅读规定果然很不错。”

哈利迈开大步走出会议室。

罗伯特·卡尔森不是军官，但他在值勤时殉职，因此救世军仍决定将他安葬在他们为军官保留的维斯特墓园。丧礼结束后，部队将在麦佑斯登区举行悼念仪式。

哈利走进礼拜堂，看见约恩和西娅独自坐在第一排长椅上。约恩转过头来。哈利注意到罗伯特和约恩的父母并未出席，他和约恩目光交接，约恩微微点头，露出感谢的神情。

不出所料，礼拜堂里座无虚席，出席的人大多身穿救世军制服。哈利看见里卡尔·尼尔森和戴维·埃克霍夫，他们旁边坐着甘纳·哈根。现场也来了一些媒体“秃鹰”，这时罗杰·钱登坐到哈利身旁，问他是否知道总理为何未如先前宣布的那样前来参加丧礼。

“去问总理办公室。”哈利答道，他知道今天早上总理办公室接到警方高层的秘密电话，电话中说了罗伯特·卡尔森在命案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总理办公室随后想起总理另外还有更重要的行程要优先处理。

救世军总司令戴维·埃克霍夫也接到警署的电话，这通电话在救世军总部造成不小的恐慌，尤其是在今天清晨丧礼主办人之一、总司令的女儿玛蒂娜打电话来请病假的情况下。

然而总司令用坚定的口吻说，在证据确凿之前，必须先将罗伯特·卡尔森视为清白的。此外他还说现在要改变计划已经太迟，整个丧礼必须照常举行。总理则跟埃克霍夫保证，说无论如何他一定会去参加圣诞音乐会。

“还有其他消息吗？”罗杰低声问道，“命案有什么新进展？”

“据我所知，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哈利说，“媒体必须通过甘纳·哈根或发言人取得消息。”

“他们什么都没说。”

“看来他们很尽责。”

“别这样，霍勒，我知道这背后暗潮汹涌。那个在歌德堡街被刺伤的警探跟你们昨晚射杀的杀手有什么关系？”

哈利摇了摇头，既可解读为“没有”，也可解读为“不予置评”。

管风琴的声音暂时停止，众人不再交头接耳，一个刚出道的女歌手站上台，用诱人的气息和带着点呻吟的嗓音高唱耳熟能详的圣歌，以玛丽亚·凯莉听了都会嫉妒的云霄飞车式花哨转音结束最后一个音节。哈利听了突然非常想来一杯。幸好女歌手闭嘴，并哀戚地朝她幻想中的闪光灯海鞠躬。她的经纪人露出愉快的微笑，显然他并未收到警署的秘密电话。

埃克霍夫上台对众人讲述勇气与牺牲。

哈利无法专心聆听，他看着棺木，想起哈福森和史丹奇的母亲，闭上眼睛时又想到玛蒂娜。

六名救世军军官抬着棺木走出礼拜堂，约恩与里卡尔首先跟在后面。

一行人转弯踏上碎石径，约恩在冰面上滑了一跤。

哈利离开聚在墓地旁的人群，穿过墓园空荡的一侧，朝维格兰雕塑公园走去，这时他听见身后传来鞋子踏在雪地里的嘎吱声。

起初他以为跟上来的是记者，但一听见急促的呼吸声，就不假思索立刻转身。

来的人是里卡尔，他倏然停步。

“她在哪里？”里卡尔气喘吁吁地说。

“谁在哪里？”

“玛蒂娜。”

“我听说她今天生病了。”

“对，生病了，”里卡尔的胸膛不住地起伏，“但她没有躺在家里，昨晚也不在家。”

“你怎么知道？”

“你少……”里卡尔的吼声听起来像是痛苦的尖鸣，面孔扭曲，似乎无法控制自己的表情。他喘过气来，用力让自己振作起来。“你少跟我来这套，”他低声说，“我知道你玩弄她、玷污了她。她在你家，对不对？但你无法……”

里卡尔朝他迈出一步，哈利立刻把双手抽出大衣口袋。

“你听着，”哈利说，“我不知道玛蒂娜在哪里。”

“你骗人！”里卡尔紧握双拳。哈利明白自己必须立刻找到适当的言语来让里卡尔冷静下来，于是他决定赌一把。“现在有两件事你要考虑。第一，我身手不算快，但我体重一百九十斤，可以一拳打穿橡木门。第二，《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条明确规定，对公务员行使暴力最低可处六个月徒刑。你不仅可能会进医院，还会进监狱。”

里卡尔的双目似乎要喷出火来。“我还会再找你，哈利·霍勒。”他丢下这句话，转身穿过墓碑，朝礼拜堂奔去。

伊姆蒂亚兹·拉希姆心情不好，刚才他因为是否要在收银柜台后方的墙壁上挂圣诞饰品而跟弟弟大吵一架。伊姆蒂亚兹认为他们卖猪肉、降临节日历和其他基督教用品，而没把真主安拉挂出来，已经算是对这个异教习俗足够妥协了，要是再挂上圣诞饰品，他们的巴基斯坦客人会怎么说？但他弟弟认为他们也必须考虑其他客人，比如说住在歌德堡街另一头那栋公寓里的客人，况且在圣诞节期间让杂货店带有一点基督教味道又不会怎么样。两人吵翻了天，伊姆蒂亚兹虽然赢得最后的胜利，却一点也不高兴。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这时店门口的铃铛猛烈地响起，一名肩宽膀阔、身穿深色西装的高大男子走进门来，直接走到收银柜台前。

“我叫哈利·霍勒，我是警察。”男子说。伊姆蒂亚兹一阵惊慌，心想难道挪威有法律规定，所有商店都必须挂上圣诞饰品？

“几天前你们店外坐着一个乞丐，”男子说，“他有一头红发，胡子长这样。”他用手指从上唇画到嘴巴两侧。

“对，”伊姆蒂亚兹说，“我认识他，他会带空瓶来换钱。”

“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老虎，或是豹。”

“什么？”

伊姆蒂亚兹哈哈大笑，心情又好了起来：“老虎（tiger）是tigger的谐音，tigger就是挪威语的乞丐，至于豹，是因为他的空瓶是从……我们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哈利点了点头。

伊姆蒂亚兹耸了耸肩：“这是我侄子说的笑话……”

“嗯，很好，所以说……”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我知道哪里找得到他。”

埃斯彭·卡斯佩森一如往常坐在亨利克·易卜生街的戴西曼斯可公立图书馆里，面前放着一摞书。他感觉有人走到面前，便抬起头。

“我姓霍勒，我是警察。”男子说，在长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埃斯彭看见坐在长桌另一头阅读的女子看了过来。有时他离开图书馆，接待处新来的图书馆员会检查他的包，他也曾两度被请出去，只因他身上散发恶臭，使图书馆员无法专心工作。不过警察来找他说话倒是第一次，当然他在街头行乞时不算在内。

“你在看什么书？”哈利问道。

埃斯彭耸了耸肩，他看得出来，跟警察说他的任务只会浪费时间。

“索伦·克尔凯郭尔？”哈利看着书脊说，“叔本华、尼采，都是哲学书，你是个思考者。”

埃斯彭轻蔑地说：“我只是想找出正确的道路而已，这表示我必须思考生而为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就是当个会思考的人吗？”

埃斯彭打量眼前这名男子，也许他看走眼了。

“我问过歌德堡街的杂货店老板，”哈利说，“他说你每天都坐在这里，不是坐在这儿，就是在街上乞讨。”

“是的，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

哈利拿出笔记本，埃斯彭回答自己的全名和姨奶奶在哈吉街的地址。

“职业是……？”

“修道士。”

埃斯彭满意地看着哈利毫无抱怨地一一记下。

哈利点了点头：“好吧，埃斯彭，你不是吸毒者，那你为什么要乞讨？”

“因为我的任务是成为人类的镜子，让大家看见什么行为是伟大的，什么是渺小的。”

“什么是伟大的？”

埃斯彭绝望地叹了口气，仿佛在说，这么明显的事还要他说几遍才行？“施舍，分享并帮助你的邻居，《圣经》说的只有这一件事。事实上，在探讨婚姻、堕胎、同性恋和女性公开发言权之前，你必须非常用力地去探索所有关于性的事。当然，对那些假装虔诚的人来说，谈论无关紧要的经文比实践《圣经》明确指出的伟大行为——你必须把你拥有的一半送给那些一无所有的人——要容易多了。世界上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直到临死都没听见上帝的话语，只因为这些基督徒不肯放弃他们在尘世拥有的东西，我只是想给他们一个自省的机会。”

哈利点了点头。

埃斯彭露出疑惑的神情：“对了，你怎么知道我不吸毒？”

“因为前几天我在歌德堡街看见你，当时你在乞讨，跟我同行的年轻男子给了你一枚硬币，但你很生气地拿起来丢他。吸毒者绝对不会做这种事，再没有用的硬币他们都会收下。”

“这我记得。”

“结果两天前我在萨格勒布的酒吧碰上了同样的事，这本来应该足以让我思考，但是我没有，直到现在。”

“我丢那枚硬币是有原因的。”埃斯彭说。

“所以我突然想到，”哈利把一个装在塑料袋里的东西放在桌上，“是不是这个原因？”

28 吻

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记者会在五楼的讲堂举行。甘纳·哈根和总警司坐在讲台上，他们的声音在陈设简单的偌大讲堂里回响。哈利奉命前来参加，以备哈根需要跟他讨论调查工作的详情，然而记者的绝大部分问题都集中在集装箱码头的戏剧化射杀事件上，对此哈根的回答不外乎是“无可奉告”“这我不能透露”“这要留给SEFO回答”。

至于警方是否知道这名杀手还有同伙，哈根答道：“现在还不清楚，但这是警方深入调查的重点。”

会议结束、记者们离去之后，哈根把哈利叫去，他站在讲台上低头看着这位高大的警监：“我已经清楚地指示这周要看见每一位警监随身佩枪，你已经收到我签发的领取单，可是你的枪在哪里？”

“我都在查案，没办法先去做这件事，长官。”

“把它列为最优先事项。”哈根的话声在讲堂里回荡。

哈利缓缓点头：“还有事吗，长官？”

哈利坐在办公室，怔怔地望着哈福森的空椅子，然后打电话到二楼的护照组，请他们列出核发给卡尔森家族的护照清单。一个语带鼻音的女性声音问他是不是在开玩笑，全挪威有无数个卡尔森家族。哈利给了她罗伯特的身份证号码。她利用国家户政局的数据库和中等速度的电脑，很快就把范围缩小到罗伯特、约恩、约瑟夫和多尔特。

“父母约瑟夫和多尔特持有护照，四年前换了新护照。我们没有

核发护照给约恩，然后我看看……电脑今天有点慢……有了，罗伯特·卡尔森持有一本有效期十年的护照，就快过期了，你可以告诉他……”

“他死了。”

哈利拨打麦努斯的电话，请他立刻过来。

“什么都没发现，”麦努斯说，也不知是碰巧还是世故，麦努斯并未在哈福森的椅子上坐下，而是坐在桌边，“我查过吉尔斯特拉普家族的账户，结果跟罗伯特·卡尔森或瑞士银行的账户都没有关联，唯一不寻常的一笔交易是从公司的一个账户提取了相当于五百万克朗的美元。我打电话去问阿尔贝特·吉尔斯特拉普，他毫不迟疑地回答那是发给布宜诺斯艾利斯、马尼拉和孟买港务监督长的奖金，麦兹十二月去拜访过这些人。他们的事业做得真大。”

“那罗伯特的账户呢？”

“全都是工资入账和小额提现。”

“吉尔斯特拉普家族拨出的电话呢？”

“没有一通是打给罗伯特·卡尔森的。但我在查看电话费列表时发现一件事，猜猜看是谁打过一大堆电话给约恩·卡尔森，有时还是三更半夜打的？”

“朗希尔德·吉尔斯特拉普，”哈利看着麦努斯失望的表情，“还有什么发现？”

“没有了，”麦努斯说，“除此之外，只有一个熟悉的号码跳出来。哈福森被攻击那天，麦兹·吉尔斯特拉普给他打过电话，可是电话没接通。”

“了解，”哈利说，“我要你再去查一个账户。”

“谁的？”

“戴维·埃克霍夫的。”

“救世军总司令？我要查什么？”

“现在还不知道，去查就是了。”

麦努斯离开后，哈利打电话去鉴识中心，女法医答应他不会拖延找借口，立刻把克里斯托·史丹奇的尸体照片用传真发到萨格勒布国际饭店的一个电话号码。

哈利向她道谢，结束通话，又拨通了国际饭店的号码。

“该如何处置尸体也是个问题，”电话转接到弗雷德手上之后，哈利说，“克罗地亚当局并不知道克里斯托·史丹奇的事，所以没有要求引渡。”

十秒钟后，哈利听见玛丽亚那口学院派英语传来。

“我想再提一个交易。”哈利说。

挪威电信奥斯陆区运营中心的克劳斯·托西森有个人生愿望，那就是安静地生活，不被打扰。他体重过重，时时刻刻都在流汗，加之性情乖戾，因此大部分时间都能如愿。至于他被迫必须跟人有所接触时，一定会保持最大距离。这就是为什么他经常把自己关在运营部的房间里，跟许多发热的机器及冷却风扇为伍，很少有人知道他究竟在做什么，只知道他是公司里不可或缺的人物。也许对他来说，保持距离的需要形成了他暴露癖的动机，因此有时需要隔着五到五十米的距离暴露给对方看，以达到心理上的满足。然而克劳斯最大的愿望还是不要有人来吵他，不过这星期他的麻烦也够多的。首先是那个叫哈福森的家伙要求他监控萨格勒布的一家饭店，接着是那个叫麦努斯的来要吉爾斯特拉普和卡尔森之间的通话记录。这两个家伙都打着哈利·霍勒的旗号，而托西森仍欠这个哈利许多人情，因此当他亲自打来电话时，托西森并未挂断电话。

“你应该知道我们有个部门叫警察应答中心吧，”托西森用阴沉的

声调说，“如果你按规定来，就可以打电话请他们协助。”

“我知道，”哈利并未多做解释，“我给玛蒂娜·埃克霍夫打了四次她都没接，救世军也没人知道她在哪里，连她父亲也不知道。”

“父母都是最后才知道的。”托西森说，其实他对这种事根本一无所知，只不过常看电影就会知道这类知识，而他看电影的频率非常之高。

“她有可能关了手机电源，但你能不能帮我寻找她的手机位置？至少让我知道她是不是在市区。”

托西森叹了口气。他故意做出这种纯粹而简单的姿态，因为他热爱这种小手段，尤其是这些手段见不得人时。

“可以把她的号码给我吗？”

十五分钟后，托西森回电说玛蒂娜的SIM卡绝对不在奥斯陆市区，因为E6公路以西的两座基地台收到了信号。他说明这两座基地台的位置和接收范围，哈利听了之后道谢并挂上电话。他认为自己应该帮上了忙，便继续兴味盎然地查看电影时刻表。

约恩开门走进罗伯特的公寓。

墙壁依然沾有烟味，橱柜前的地上丢着脏T恤，仿佛罗伯特在家，只是出去买咖啡和香烟而已。

约恩把麦兹给他的黑色手提包放在床边，打开暖气，脱下衣服去冲澡，让热水打在肌肤上，直到肌肤发红、起疙瘩。他擦干身体，走出浴室，赤裸地坐在床上，凝望着黑色手提包。

他几乎不敢把它打开，因为他知道光滑厚实的材料里装的是地狱和死亡，鼻子仿佛闻得到腐烂的臭味。他需要想一想，于是闭上眼睛。

手机响起。

西娅一定正纳闷他在哪里。现在他不想跟西娅说话，但手机不停地响，十分坚持且难以逃避，犹如外国的水刑。最后他拿起手机，用颤抖且愤怒的声音说：“什么事？”

手机那头没有回应。他看了看来电显示，但不认识号码，这才明白不是西娅打来的。

“喂，我是约恩·卡尔森。”他谨慎地说。

对方依然没有回应。

“喂，你是谁？喂，我听得见有人，你是谁……”

恐惧爬上他的脊背。

“哈罗？”他听见自己用英语说，“你是哪位？是你吗？我需要跟你谈一谈，嘿！”

只听见咔嚓一声，电话断了。

约恩心想，太荒谬了，可能是打错电话了。他吞了口口水。史丹奇死了，罗伯特死了，朗希尔德死了。他们全都死了，只有那个警察和他还活着。他看着手提包，感到一阵凉意，把被子拉到身上。

哈利驾车驶出E6公路，在白雪覆盖的乡间小路上行进一段距离，抬头看见天上的星星都已熄灭。

他心头浮现出一种奇特的震颤感，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这时，他看见一颗流星呈抛物线划过天际，心想世上如果真有预兆存在，那颗流星一定象征着某种意义。

他在厄斯古德庄园的一楼窗户看见亮光。

驾车开上车道后，他又看见一辆电动车，这更强化了某事正在逼近的感觉。

他朝屋子走去，观察雪地里的脚印，站在门外，把耳朵贴在门上，听见里面传来模糊的说话声。

他快速地在门上敲了三下，说话声消失。

接着他听见脚步声和她轻柔的声音：“是谁？”

“我是哈利，”他又补上一句，“霍勒。”他补上姓氏是为了不让第三者怀疑他和玛蒂娜·埃克霍夫之间有过于私人的关系。

门锁传来摸索声，门打开了。

他的第一个念头、也是唯一的念头是她真美。她身穿柔软厚实的白色纯棉上衣，领口敞开，眼睛光芒四射。

“我真高兴。”她笑着说。

“看得出来，”哈利露出微笑，“我也很高兴。”

她伸出双臂环抱他的脖子，他感觉到她心跳加速。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她在他耳畔轻声说。

“利用现代科技。”

她身上传来的热气、她眼中的光芒，以及这令人狂喜的欢迎态度，让哈利有种不真实的幸福感，仿佛置身于一场幸福的美梦，他一点也不想从即将来临的未来中醒来。但他必须醒来。

“有人在里面？”他问道。

“呃，没有……”

“我听见说话的声音。”

“哦，那个啊，”玛蒂娜放开哈利，“那只是收音机的声音，我听见有人敲门就关掉了。我有点害怕，结果来的却是你……”她拍了拍哈

利的手臂。“来的是哈利·霍勒。”

“没有人知道你在哪里，玛蒂娜。”

“太好了。”

“有人很担心。”

“哦？”

“尤其是里卡尔。”

“哦，算了吧。”玛蒂娜牵起哈利的手，带他走进厨房，从橱柜里拿出蓝色咖啡杯。哈利注意到水槽里有两个盘子和两个杯子。

“你看起来不像生病的样子。”他说。

“经过这么多风波，我只是想休息一天而已。”玛蒂娜倒了咖啡，递给哈利，“你喝黑咖啡，对不对？”

哈利耸了耸肩。暖气开到了最强，因此他脱下外套和毛衣，才在桌前坐下。

“但明天要举行圣诞音乐会，所以我得回去，”玛蒂娜叹了口气，“你会去吗？”

“这个嘛，你说会给我票……”

“说你会去！”玛蒂娜立刻咬住下唇，“哦，天哪，其实我拿的是贵宾包厢的票，就在总理后方三排的地方，但现在我得把你的票给别人了。”

“没关系。”

“反正你也只能一个人看，因为我得在后台工作。”

“真的没关系。”

“不行！”她大笑，“我希望你去。”

她握起他的手，他看着她的小手紧握并抚摸他的大手。此地极为安静，他听见血液在耳中如瀑布般快速奔流。

“我来的时候看见了流星，”哈利说，“这不是很奇怪吗？通常流星会带来好运。”

玛蒂娜静静点头，站起身来，依然握着哈利的手，绕过桌子，跨坐在他大腿上面对他，用手抱住他的脖子。

“玛蒂娜……”哈利开口说。

“嘘。”玛蒂娜用食指抚摸哈利的嘴唇。

她没拿开手指，直接倾身向前，将嘴唇贴在哈利的唇上。

哈利闭眼等待，心脏热烈欣喜地跳动，但依然坐着不动。他发现自己正在等待她的心跳与他一致，并确定自己必须等待。接着他感觉她双唇分开，便自动把嘴张开，舌头平躺口中，抵着牙齿，准备迎接她的舌头。她手指上那种混合着肥皂和咖啡的刺激苦味，令他的舌尖烧灼。她的手紧捏他的脖子，接着他就感觉到她的舌头。她的舌头压着她的手指，令他舌头两侧都与她接触，仿佛是蛇的分岔舌尖，彼此在给对方半个吻。

她放开他。

“继续闭上眼睛。”她在他耳畔轻声说。

哈利靠上椅背，抵抗着想把双手放到她臀上的诱惑。几秒钟后，他的手背感觉柔软的棉质衣料滑过，她的上衣滑到了地上。

“现在可以睁开了。”她柔声说。

哈利依言睁开眼睛，坐着看她，只见她的表情混合着焦虑与期待。

“你好美。”他说，声音因为收缩而显得奇怪，同时也流露出迷惑的声调。

他见她吞了口口水，接着脸上漾出胜利的微笑。

“抬起手臂。”她命令道，抓住他的T恤底端，向上拉过头顶。

她咬住他的乳头，他感觉到一种令人陶醉的痛楚。她的一只手从背后往他的双腿之间移动，她抵在他脖子上的气息开始加速，另一只手则抓住他的腰带。他的双臂抱住她柔软的背部，这时他感觉到她的肌肉不由自主地颤抖，那是她设法隐藏的紧张。她很害怕。

“等一等，玛蒂娜。”哈利低声说。她的手顿时停住。

哈利低头把嘴凑到她耳边：“你想要吗？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他感觉到她呼吸急促，湿润了他的肌肤。她喘息着说：“不知道，你知道吗？”

“不知道，那也许我们不应该……”

她坐直身子，用受伤而急切的眼神看着哈利：“可是我……我感觉得到你……”

“对，”哈利抚摸她的头发，“我想要你，我从第一次见到你就想要你。”

“真的吗？”玛蒂娜握起哈利的手，贴在她发热泛红的脸颊上。

哈利露出微笑：“好吧，第二次。”

“第二次？”

“好吧，第三次。好音乐都要花一些时间酝酿。”

“我是好音乐？”

“骗你的，是第一次，但这并不代表我是个花痴好吗？”

玛蒂娜露出微笑，接着开始哈哈大笑，哈利也跟着笑了起来。她倚身向前，额头抵在他胸膛上，边笑边抖动，撞击他的肩膀。这时哈利感觉到她的泪水流到他的腹部，知道她哭了。

约恩醒了过来，心想自己是被冻醒的。罗伯特的公寓黑魆魆的，不可能有其他原因让他醒来。这时记忆倒带，本以为是梦境结尾的片段其实不是梦，他的确听见了钥匙开锁的声音，而且门打开了，现在有人站在公寓里呼吸着。

他觉得此情此景似曾相识，仿佛噩梦再度上演。他转过身去。

床边站着一个人影。

死亡的恐惧大举来袭，约恩大口喘息，恐惧的利齿嵌入他的皮肉，攻击底下的神经。他非常确定这个人想让他死。

“Stigla sam.”那人影说。

约恩懂的克罗地亚语不多，但从武科瓦尔难民房客那里学来的足以让他明白对方说的是：“我来了。”

“哈利，你总是独来独往吗？”

“我想是吧。”

“为什么？”

哈利耸了耸肩：“我不是善于交际的人。”

“就因为这个？”

哈利朝天花板吐了个烟圈，感觉玛蒂娜抵着他的毛衣和脖子呼吸。两人躺在床上，他躺在被子上，她躺在被子下。

“我的前任长官毕悠纳·莫勒说，像我这种人专门爱挑艰难崎岖的

路走，这都是因为他所谓的‘受诅咒的天性’，所以这就是最后我总是独来独往的原因。我也不知道，我喜欢一个人，也可能是我成长期间喜欢上独行侠的自我形象吧。那你呢？”

“我要你继续说。”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喜欢听你说话。怎么会有人喜欢独行侠的自我形象呢？”

哈利深深吸一口烟，把烟憋在肺部，心想如果吐烟的形状可以解释一切该多好。他长长地吁了口气，把烟吐出来。

“我想一个人必须找出自己身上某些喜欢的地方才能活下去。有人说独来独往的人是社会化且自私的，但其实你是独立的，就算你向下沉沦，也不会把别人一起拖下水。很多人害怕孑然一身，但它曾让我觉得自由、坚强、刀枪不入。”

“因为孤独而坚强？”

“对，就像斯托克曼医生说的：‘世上最坚强的是孑然一身的人。’”

“你上次引用聚斯金德的作品，这次又引用易卜生的？”

哈利咧嘴笑了。“这句台词是我爸爸以前常引用的，”他叹了口气，又说，“在我妈去世之前。”

“你说它曾让你觉得刀枪不入，所以现在不是了？”

哈利感觉烟灰落在胸口，但没有理会。“后来我遇见萝凯，还有……欧雷克。他们与我联结，让我大开眼界，原来我的生命里还容纳得下别人。他们是我的朋友，他们关心我，我需要他们。”哈利朝香烟呼气，让它发出红光，“糟糕的是他们可能也需要我。”

“所以你不再自由了？”

“对，我不再自由了。”两人躺在床上望着漆黑。

玛蒂娜把鼻子埋在哈利的颈窝中：“你真的喜欢他们，对不对？”

“对，”哈利把她抱紧了些，“我喜欢他们。”

玛蒂娜睡着后，哈利悄悄下床，为她盖好被子。他看了看时间，正好两点。他走到玄关，穿上靴子，开门走入星夜，朝屋外的厕所走去。他看着地上的脚印，回想周六早上之后是否下过雪？

厕所没有灯，因此他划亮一根火柴来照明。火柴快熄灭时，他在摩纳哥王妃格蕾丝褪色的图片下方墙壁上看见两个字母。哈利在黑暗中沉思，有人曾跟他一样坐在这里，奋力在墙上刻下简单的宣言：R + M。

他走出厕所，忽然瞥见谷仓角落有个影子闪过。他停下脚步，看见雪地里有一组脚印往谷仓走去。

哈利心中迟疑。又来了，某种事即将发生的感觉又浮现了，而且此命中注定，他无力阻止。他把手伸进厕所门，拿出刚才看见的竖立在地上的铲子，跟着脚印走向谷仓。

他来到谷仓转角，停下脚步，紧紧握住铲子。自己的呼吸声震耳欲聋，于是他屏住呼吸。就是现在，某事就要发生了。他冲出转角，手握铲子做好准备。

前方是一片白雪覆盖的空地，月光照耀下，雪地闪烁着让人迷醉的白光，令他目眩。他看见空地上有一只狐狸朝森林奔去。

他瘫软下来，背靠谷仓大门，颤抖着大口喘气。

这时传来敲门声，他本能地后退。

他是不是被看见了？门外那人绝对不能进来。

他咒骂自己竟如此不小心，用如此外行的行为暴露行踪，要是波波还在，一定会严厉斥责他。

前门锁着，但他仍四下张望，寻找任何可用的武器，以防那人设法闯入。

刀子。他刚刚用过玛蒂娜的面包刀，就放在厨房。

敲门声再度传来。

他还有手枪，虽然没有子弹，但足以吓住理性之人，但问题在于他怀疑那人是否理性。

那人驾车前来，把车子停在玛蒂娜在索根福里街的公寓大门前，并未看见他，直到他冒险到窗前探头，朝人行道旁的一排车辆望去，看见一辆车内有个静止的人影。那人影动了动，他倾身向前想看清楚点，立刻知道为时已晚，那人已看见了他。他离开窗边，等待半小时，然后放下百叶窗，关上玛蒂娜家所有的灯。玛蒂娜说过他可以把灯开着，因为暖气设有恒温装置，而灯泡有百分之九十的能源用在发热上，因此关上电灯所节省的能源会被暖气抵消，以弥补热能的流失。

“这是简单的物理原则。”玛蒂娜解释说。要是她也解释过那人是谁就好了，究竟是疯狂追求者，还是醋坛子前男友？反正不是警察，因为那人再度发出急切痛苦的号叫声，听得他全身血液都凉了。

“玛蒂娜！玛蒂娜！”接着是几句挪威语，然后声音近乎啜泣，“玛蒂娜……”

他不知道那人是怎么进入公寓大门的，但这时他听见邻居的门打开，挪威语的说话声传来，他从中听出一个他认识的名词：警察。

邻居家的门砰的一声关上。

他听见门外那人发出绝望的呻吟，用手指抓门。最后那人的脚步

声渐行渐远，他才松了一大口气。

今天是漫长的一天。早上玛蒂娜开车送他去车站，他乘当地火车进入市区，第一件事就是前往奥斯陆中央车站的旅行社，购买第二天晚上最后一班飞往哥本哈根飞机机票。旅行社人员听他报出的是挪威姓氏哈福森，并没有特别的反应。他用哈福森皮夹里的现金付账，道谢后离去。到了哥本哈根之后，他可以打电话回萨格勒布，请弗雷德带一本新护照飞去找他。倘若幸运，圣诞节前夕他就可以回家。

他找了三位理发师，他们都摇头说圣诞节之前预约全满，第四位则朝一个坐在角落嚼着口香糖、看起来一脸迷失的少女点了点头。他猜少女应该是学徒。他费工夫解释了一番想剪什么样的发型，最后只好拿照片给少女看。少女嚼口香糖的嘴巴停了下来，抬头用刷着浓密睫毛膏的眼睛看着他，以MTV式的英语说：“老兄，你确定？”

剪完头发后，他坐出租车前往索根福里街的玛蒂娜家，用她给的钥匙开门而入，开始等待。除了电话响过几次，一切都很平静，直到这件事发生。他真是太笨了，竟然在室内开灯的情况下走到窗边。

他回到客厅。

就在此时，砰的一声巨响传来，连空气也为之震动，天花板上的电灯摇晃不已。

“玛蒂娜！”

他听见那人又来了，正在朝前门冲撞，门板似乎被撞得往内凹。

那人喊了两次玛蒂娜的名字，接着是两声巨响，然后他听见跑下楼梯的脚步声。

他来到客厅窗前，看见那人奔出公寓大门，停下脚步打开车门。灯光洒落在那人身上，他认出了那是谁。

那人就是曾经帮他找旅社过夜的年轻男子，名字好像叫尼克拉斯

或里卡尔之类的。车子发动，怒吼一声，加速驶入冬夜。

一小时后，他上床睡觉，梦见熟悉的景致，却在啪嗒啪嗒的脚步声中醒来，并听见报纸丢在楼梯间里台阶上的声音。

早上八点，哈利醒来，睁开眼睛。羊毛毯盖住他一半脸庞，他闻着羊毛毯的气味，这气味令他想到某件事。他掀开毯子。昨晚他睡得很沉，没有做梦，这时的他充满好奇心，心情是兴奋、高兴的，没有其他语言可以形容。

他走进厨房煮咖啡，在水槽里洗脸，口中哼着吉姆·史塔克的《晨曲》（Morning Song）。东边低缓山脊上方的天空是少女般的嫩红色，最后一颗星星逐渐淡去。神秘而洁净的新世界在厨房窗外铺展开来，纯白且充满希望地朝地平线那头延伸而去。

他切了几片面包，拿出一些芝士，在玻璃杯内装了水，在干净杯子里倒了热气蒸腾的咖啡，放上托盘并拿进卧室。

玛蒂娜的黑发散落在被子上，她睡得没有一丝声音。哈利把托盘放在床头柜上，在床沿坐下等待。

咖啡的香味逐渐溢满房间。

玛蒂娜的呼吸变得不规则起来。她眨了眨眼，看见哈利，伸手揉了揉脸，再用夸张又害羞的动作伸个懒腰。她的眼睛越来越亮，就像有人在调整电灯调光器似的，最后她的嘴角泛起微笑。

“早安。”哈利说。

“早安。”

“吃早餐吗？”

“嗯，”她的笑容更灿烂了，“你不吃吗？”

“我等一下再吃，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先来一根。”哈利拿出一

包烟。

“你烟抽太凶了。”她说。

“我酗酒以后总是抽很多烟，尼古丁可以抑制酒瘾。”

玛蒂娜尝了一口咖啡：“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什么？”

“你这个害怕失去自由的人竟然变成了酒鬼。”

“的确。”哈利打开窗户，点了根烟，在玛蒂娜身旁的床上躺下。

“难道这就是你怕我的原因？”玛蒂娜问道，依偎在哈利身旁，“怕我会剥夺你的自由？这就是你……不想……跟我做爱的原因？”

“不是，玛蒂娜。”哈利抽了口烟，做了个鬼脸，露出不同意的神情，“是因为你害怕。”

他感觉玛蒂娜身体一僵。

“我害怕？”她的声音中充满惊讶。

“对，如果我是你，我也会怕。我一直不懂，为什么女人会有勇气跟体能完全胜过她们的男人分享屋檐和床铺，”他在床头柜上按熄香烟，“男人绝对不敢。”

“你怎么会认为我害怕？”

“我感觉得到。你主动是因为你想掌控，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你害怕如果让我掌控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其实这没关系，不过既然你害怕，我就不希望你做这件事。”

“但我要不要不是由你决定的！”她提高嗓门，“就算我真的害怕也一样。”

哈利看着她。她毫无预警地伸出双臂抱住哈利，把脸藏在他颈窝之中。

“你一定觉得我是个怪人。”她说。

“完全没有。”哈利说。

她紧紧抱住他，用力挤压。

“如果我总是害怕怎么办？”她低声说，“如果我永远都没办法……”她顿了顿。

哈利静静地等待。

“以前发生过一件事，”她说，“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她沉默下来。

“其实我知道发生了什么，”她说，“很多年以前，我被人强暴过，就在这座庄园，这件事使我崩溃。”

森林里的乌鸦发出冰冷的尖鸣，划破宁静。

“你想不想……”

“不，我不想说，反正也没什么好说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我又恢复完整了。我只是……”她再度依偎在哈利身旁，“有点害怕而已。”

“你报案了吗？”

“没有，我没有能力报案。”

“我知道这很困难，但你应该报案的。”

她微微一笑：“对，我听说过应该报案，以免别的女孩子也惨遭毒手，是不是这样？”

“这不是开玩笑的，玛蒂娜。”

“抱歉，老大。”

哈利耸了耸肩：“我不知道犯罪会不会有报应，我只知道罪犯会重蹈覆辙。”

“因为他们身上带着犯罪基因，对不对？”

“这我就知道了。”

“你有没有读过关于领养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犯罪者的小孩如果被领养，并在正常家庭跟其他小孩一起长大，却不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日后成为罪犯的概率会比家里其他小孩高很多，所以的确有犯罪基因存在。”

“这我读过，”哈利说，“行为模式可能会遗传，但我更愿意相信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的。”

“你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只是按照习性生存的动物吗？”玛蒂娜曲起手指，挠了挠哈利的下巴。

“我认为我们的大脑把所有因素都丢在一起进行大锅炒运算，包括色欲、恐惧、刺激、贪婪等，而头脑非常聪明，它会进行计算，而且几乎不会出错，所以每次都得出相同的结果。”

玛蒂娜用一只手肘撑起身体，低头看着哈利：“那道德和自由意志也包括在内？”

“它们也包括在大锅炒运算里。”

“所以你认为罪犯总是会……”

“没有，不然这行我就干不下去了。”

玛蒂娜用手指抚摸哈利的额头：“所以你认为人还是可以改变的

喽？”

“反正这是我的希望，我希望人会懂得学习。”

她把额头抵在哈利的额头上：“人会懂得学习什么呢？”

“人会懂得学习……”哈利的声音被她舌头的触碰打断，“不要独来独往；人会懂得学习……”她的舌尖舔触他的下唇，“不要害怕；还有，人会懂得学习……”

“学习如何接吻？”

“对，但绝对不是跟刚起床的女人接吻，因为她们的舌头上会有一层白白的很恶心的……”

玛蒂娜的手啪的一声打上哈利的脸颊，笑声清脆得有如玻璃杯里的冰块。她的舌头卷上他的舌头。她把他盖在被子底下，拉起他的毛衣和T恤，让带有被窝暖意的柔软腹部贴上他的腹部。

哈利把手伸进她的上衣，游移到她的后背，感觉在肌肤底下活动的肩胛骨，以及她朝他蠕动时紧绷和放松的肌肉。

他解开她的上衣，直视她双眼，一只手抚过她的腹部和肋骨，直到他拇指和食指的柔软肌肤捏住她硬挺的乳头。她朝他吐出炽热的气息，张开嘴巴贴上他的唇。两人亲吻。她把手挤到他们的髋部之间。他知道这次他无法停止，也不想停止。

“它在响。”她说。

“什么？”

“你裤子里的手机……在振动。”她笑了起来，“感觉……”

“抱歉。”哈利从口袋里抽出静音的手机，倚身放到床头柜上，他想视而不见却为时已晚，手机屏幕正好面对他，他看见来电的是贝雅特。

“该死，”他吸了口气，“等我一下。”

他坐了起来，看着玛蒂娜的脸，玛蒂娜也看着他正在聆听贝雅特说话的脸，而她的脸有如镜子一般，两人似乎在玩一场哑剧游戏。除了看见自己，哈利还看见自己的恐惧和痛苦，最后他的无奈也反映在她脸上。

“什么事？”电话挂断后，玛蒂娜问道。

“他死了。”

“谁？”

“哈福森，昨晚两点九分过世，那时我正好在外面的谷仓里。”

第四部 慈悲

在子弹穿入额头之前，他终于在这么多年的怀疑、羞愧和令人绝望的祷告之后，明白了一件事：没有人会听见他的尖叫或祷告。

29 指挥官

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今天是今年白昼最短的一天，但是对哈利·霍勒警监而言，今天还没开始就已无比漫长。

他得知哈福森的死讯之后，走到屋外，跋涉穿越厚厚的积雪，走进森林，坐下来怔怔地望着破晓的天空，希望寒冷可以凝冻、缓解，或者至少麻痹他的感觉。

他走回屋子。玛蒂娜只是看着他，眼中带着问号，但未发一语。他喝了杯咖啡，吻了吻她的脸颊，坐上车子。后视镜中的玛蒂娜双臂交叠，站在台阶上，看起来更为娇小。

哈利开车回家，冲了个澡，换上衣服，在咖啡桌上那沓文件中翻了三次，最后宣告放弃，同时感到困惑不已。从昨天开始，他已不知道往手腕上看了多少次时间，却只看见手腕上空无一物。他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莫勒的手表，这块表还正常运转，暂时可以拿来戴。他开车前往警署，把车停进车库，就停在哈根的奥迪轿车旁。

他爬楼梯上六楼，听见中庭里回荡着说话声、脚步声和笑声，但一踏进犯罪特警队，门一关上，就好像声音被调到静音一样。他在走廊上遇见一位警官，那人看着他，摇了摇头，又默默地往前走。

“嘿，哈利。”

他回头看见托莉·李。他记得托莉好像从未直接叫过他名字。

“你还好吗？”托莉问道。

哈利正要回答，张开了嘴，却突然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

“今天简报过后，大家聚在一起悼念。”托莉用轻快的口吻说，仿佛是在替哈利掩护。

哈利点了点头，表达无声的谢意。

“也许你可以联络贝雅特？”

“没问题。”

哈利站在办公室门前，他一直惧怕这一刻的到来。他开门入内。

哈福森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人，靠着椅背上下晃动，仿佛等了好一段时间。

“早安，哈利。”甘纳·哈根说。

哈利把外套挂在衣帽架上，没有回答。

“抱歉，”哈根说，“很烂的开场白。”

“有什么事？”哈利坐了下来。

“我来致哀。今天的晨间会议上我也会公开表达遗憾，但我想先当面跟你说。杰克是你最亲近的同事，对不对？”

“是哈福森。”

“抱歉？”

哈利把脸埋在双手中：“我们都叫他哈福森。”

哈根点了点头：“哈福森。还有一件事，哈利……”

“我以为我把枪支领取单放在家里了，”哈利从指缝间说，“可是却找不到。”

“哦，这件事啊……”哈根改变坐姿，似乎在那把椅子上坐得不舒服，“我想说的不是佩枪的事。由于差旅经费缩减，我请财务部把所有收据都送来给我审查，结果我发现你去过萨格勒布。我不记得授权过任何国外出差，而且挪威警察在萨格勒布进行任何调查，都算得上公然抗命。”

哈利心想，他们终于发现了。他的脸依然埋在双手中。这正是他们等待已久的大纛漏，终于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可以把这个酒鬼警监踢回属于他的地方，踢回那些未开化的死老百姓身边。哈利试着感觉自己的心情，却发现自己只是松了一口气。

“明天我会把我的决定递交到你桌上，长官。”

“你在说什么啊？”哈根说，“我想挪威警方在萨格勒布并未进行过任何调查，否则这对大家来说都太尴尬了。”

哈利抬头望去。

“根据我的解读，”哈根说，“你是去萨格勒布进行了一趟小小的考察之旅。”

“考察之旅？”

“对，没有特定主题的考察之旅。这是我对你口头征询萨格勒布考察之旅所签发的同意书，”一张打印纸滑过办公桌，停在哈利面前，“所以这件事就这样了。”哈根站起身来，走到墙上挂着的爱伦·盖登的照片前。“哈福森是你失去的第二个搭档，对不对？”

哈利侧过了头。这间狭小无窗的办公室里顿时安静下来。

哈根咳了一声。“你看过我办公桌上那一小截雕刻骨头，对不对？那是我从长崎买回来的，是二战期间日军著名指挥官安田义达的

小指骨复刻品。”他转头对哈利说，“日本人通常会火化遗体，但他们在缅甸必须用土葬，这是因为尸体数量太多，火化一具尸体要花两小时，因此他们切下死者的小指加以火化，寄回家乡给家属。一九四三年春天，勃固 [16] 附近一场决定性战役之后，日军被迫撤退，躲入丛林。安田义达请求长官当晚再度发动攻击，以便拾回战死弟兄的尸骨，但他的请求遭到驳回，因为敌军数量实在太多。当天晚上，他站在弟兄们面前，在营火火光的映照下含泪宣布指挥官的决定。他看见弟兄们脸上露出绝望的神情，于是擦干眼泪，拔出刺刀，把手放在树木残干上，切下小指扔进营火之中。弟兄们高声欢呼。这件事传到指挥官耳中，第二天日军就发动了反攻。”

哈根拿起哈福森桌上的削铅笔机仔细观察。

“我刚担任主管的这段日子犯了些错误，有可能其中一个错误间接导致哈福森失去性命。我想说的是……”他放下削铅笔机，吸了口气，“我希望自己能像安田义达那样激励人心，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哈利感到尴尬困窘，只能保持沉默。

“所以让我这样说好了，哈利，我希望你能揪出这些命案背后的主使者，就这样。”

两人避免目光相触：“但你如果随身佩枪的话，算是帮了我一个忙。你知道，在大家面前做个样子……至少维持到新年，然后我就会撤销这项命令。”

“好。”

“谢谢，我会再签一张领取单给你。”哈利点了点头，哈根朝门口走去。

“后来怎么样？”哈利问道，“那次日军反攻？”

“哦，那个啊，”哈根回过头来，歪嘴一笑，“结果被打得落花流

水。”

谢尔·阿特勒·欧勒在警署一楼工作了十九年，今天早上他坐在办公桌前，投注单就在面前，他心想圣诞节次日富勒姆队对南安普敦队的足球赛，自己是否敢大胆地赌客队胜。他打算在午休时顺便把投注单交给奥肖，但这样一来时间就有点赶，因此当他听见有人按下金属访客铃时，不禁低声咒骂。

他呻吟一声，站了起来。他曾在甲级足球联赛为斯吉德队效力，有十年不曾受伤的辉煌足球生涯，但后来在为警察队出赛的一场比赛上，看似无害的拉伤竟导致十年后的今天他仍得拖着右腿走路，这也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

柜台前站着一名留平头的金发男子。

谢尔从男子手中接过领取单，眯眼看着似乎越来越小的文字。上星期他跟老婆说圣诞礼物想要一台更大的电视机，她则建议他应该去找验光师。

“哈利·霍勒，史密斯威森点三八，好。”谢尔呻吟一声，一跛一跛地走到枪械库，找出一把看似受到前任主人细心保养的警用手枪。这时他突然想到，在歌德堡街被刺杀身亡的警探的枪很快就会被收缴。他又拿了手枪皮套和标准配备的三盒子弹，回到柜台。

“在这里签名，”谢尔说，指了指签收单，“我可以看一下你的证件吗？”男子已把警察证放在柜台上，接过谢尔递来的笔，签下了名。谢尔看了看哈利·霍勒的证件和潦草签名，心想不知道南安普敦队能否挡得住路易斯·萨哈 [\[17\]](#) 的攻势？

“记得要射的是坏人哦。”谢尔说，对方没有响应。

他一跛一跛地回到投注单前，心想难怪那个警察心情不好，因为证件上说他隶属于犯罪特警队，这次不幸殉职的警探不就是他们队里的？

哈利把车子停在贺维古登的海尼·翁斯塔艺术中心前，从美丽的低矮砖砌建筑朝缓坡下方的峡湾走去。

他看见朝斯纳若亚半岛延伸而去的结冰海面上有个黑色人影，便伸出一只脚踩了踩海岸边的一块冰，结果噼啪一声巨响，冰面应声碎裂。哈利高喊戴维·埃克霍夫的名字，但冰面上的人影一动不动。

他咒骂一声，心想总司令的体重应该不亚于自己的九十五公斤。他在搁浅的冰面上找到平衡，谨慎地在铺着白雪、变化莫测的冰原上跨出脚步。冰面承受住了他的重量。他踏出小而快的脚步前进。这段路比他从岸边看上去还要长。终于那个人影越来越近。只见那人身穿狼皮大衣，坐在折叠椅上，俯身在冰洞上方用连指手套拿着钓钩。哈利很确定那人就是救世军总司令戴维·埃克霍夫，而且也明白为什么对方没听见他的喊叫声。

“埃克霍夫，你确定这冰面安全吗？”

埃克霍夫转过头来，直接低头朝哈利脚上的靴子望去。

“十二月的奥斯陆峡湾冰面一向不安全，”埃克霍夫口喷白气，“所以只能一个人钓鱼，但我会穿这个，”他朝脚上的滑雪板指了指，“可以分散重量。”

哈利缓缓点头，似乎听见脚下冰面裂开的声音：“总部的人跟我说你在这里。”

“只有这里才听得见自己的思绪。”埃克霍夫抓住钓钩。冰洞旁放着一盒钓饵和一把刀，底下垫着报纸。报纸头版的天气预报说圣诞节过后天气会日渐温和，但并未提到哈福森去世的消息，一定是印得太早了。

“你有很多事要想？”哈利问道。

“嗯，我老婆和我今天晚上得招待总理，这周我们还要跟吉尔斯特拉普签约，事情是不少。”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哈利说，专心把体重分散在双脚上。

“嗯哼？”

“我让我的部下史卡勒去查你跟罗伯特·卡尔森的银行账户之间是否有往来，结果没有，但他发现卡尔森家族的另一个成员，也就是约瑟夫·卡尔森，会定期汇钱到你的账户。”

埃克霍夫双眼盯着冰洞底下阴暗的海水，眼皮眨也不眨。

“我想问的是，”哈利注视着他，“为什么过去十二年来，每个季度你都收到罗伯特和约恩的父亲汇来的八千克朗？”

戴维抖了抖，似乎钓到一条大鱼。

“怎么样？”哈利问道。

“这件事很重要吗？”

“我想很重要，埃克霍夫。”

“那你不能说出去。”

“我无法保证。”

“那我就不能告诉你。”

“这样我就得带你回警署审讯。”

总司令抬起头来，一只眼闭着，打量哈利，掂量着这个潜在对手的分量。“你认为甘纳·哈根会同意你把我拖去警局吗？”

“到时候就知道了。”

埃克霍夫张口欲言，又把话咽了回去，仿佛嗅到哈利的坚定意志。哈利心想，这个人之所以能成为大批信众的领导者，并不是通过残暴的力量，而是凭借正确解读情势的能力。

“好，”总司令说，“但说来话长。”

“我有的是时间。”哈利说谎了，他感到冰原的寒气从鞋底直透上来。

“约恩和罗伯特的父亲约瑟夫·卡尔森是我最好的朋友，”埃克霍夫遥望斯纳若亚半岛，“我们是同学，也是同事，人家都说我们胸怀壮志、前途光明。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同一个愿望，那就是建立强大的救世军，在世间进行上帝的工作，你明白吗？”

哈利点了点头。

“我们在工作上也是一起晋升，”埃克霍夫继续说，“后来约瑟夫和我被视为争夺总司令这个位子的敌手。我并不认为这个位子有那么重要，因为驱动我们前进的是那个愿望，但是在我当选后，约瑟夫出现了状况，他似乎崩溃了。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彻底了解自己，天知道如果换作我，同样的情况会不会也发生在我身上。不管怎样，约瑟夫当上了行政长。虽然我们两家依然有联系，但已不像从前……”埃克霍夫思考着该怎么说。“也就是说，我们之间有了秘密，一些不愉快的事正在折磨约瑟夫。一九九一年秋天，我和首席会计弗兰克·尼尔森，也就是里卡尔和西娅的父亲，发现了折磨约瑟夫的是什么事。他盗用公款。”

“后来呢？”

“救世军内很少发生这种事，因此尼尔森跟我都对此保密，思考该怎么处理才好。当然我对约瑟夫的行为感到非常失望，但同时我也看见自己是导致这件事发生的原因之一。当我被选上而他被淘汰时，我应该用更……圆滑的方式来处理才对。然而，当时救世军的招募成果非常差，也不像今天这样得到各方拥护，承受不起任何丑闻。那时我在南部有一栋避暑别墅，是我父母留给我的，平常很少用到，而我们又打算去厄斯古德度假，所以我就匆匆卖了别墅，拿这笔钱来补足短缺，以免事情曝光。”

“你竟然这样做？”哈利说，“你用自己的财产来掩饰约瑟夫·卡尔森盗用公款的行为？”

埃克霍夫耸了耸肩：“没有别的办法。”

“一般的企业中老板很少会……”

“对，但救世军不是一般的企业，我们做的是上帝的工作。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跟我们个人有关。”

哈利缓缓点头，想起哈根桌上那一截雕刻小指骨。“所以约瑟夫就打包行李，带着老婆远赴他乡，没有其他人发现这件事？”

“我给了他一个权力比较小的职位，”埃克霍夫说，“但他当然不肯接受，而且这也会引起各方揣测。我想现在他们应该住在泰国，距离曼谷不远的地方。”

“所以那个关于外国农夫和他被毒蛇咬到的故事是杜撰的？”

埃克霍夫微笑着摇摇头：“不是，约瑟夫真的是个怀疑者，这故事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约瑟夫有了怀疑，就像有时我们会怀疑一样。”

“你也会吗，总司令？”

“我也会。怀疑是信仰的影子，如果你无法怀疑，就无法真正相信。这就跟勇气一样，警监。如果你无法去感受恐惧，就无法生出勇气。”

“所以这些钱是……？”

“约瑟夫坚持要还我钱，并不是因为他想补救，毕竟木已成舟，而且他在泰国绝对不可能赚到足够的钱来还我。我想他认为获得救赎对他来说有帮助，那我又何必拒绝？”

哈利缓缓地点头：“罗伯特和约恩知道这件事吗？”

“我不知道，”埃克霍夫说，“我从来没提过。我一直努力不让他们父亲的行为成为他们在救世军发展的阻碍，尤其是约恩。他已经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专业资源之一，比如说我们这次的房产出售案就多亏了他。我们先出售亚克奥斯街的房产，将来还会再出售其他的。吉尔斯特拉普说不定会买回厄斯古德庄园。如果我们十年前要卖这些房产，可能还得雇用各种顾问，但有了约恩这样的人才，我们自己就能独立完成。”

“你是说约恩主导了整个出售案？”

“不是，销售案是委员会核准通过的，但如果没有他费心进行的基础评估和拿出的具有说服力的结论，我真的不认为我们敢放手去做。约恩未来会是救世军的栋梁，现在就更不用说了。他跟西娅·尼尔森今晚将在贵宾包厢里，坐在总理旁边，这正是他父亲当年的行为并未阻碍他的最好证明。”埃克霍夫蹙起眉头，“对了，我今天打电话找约恩，但他没接电话，你有没有跟他说过话？”

“没有，如果约恩不在的话……”

“什么？”

“如果那个杀手一开始就得手，杀死约恩的话，谁会取代他的位子？”

埃克霍夫扬起双眉：“你是说今天晚上？”

“我是说职位。”

“原来如此。这个嘛，就算我说是里卡尔·尼尔森也不算是泄露机密，”他咯咯一笑，“大家都在嚼舌根，拿约恩和里卡尔跟当年的约瑟夫和我来比较。”

“同样的竞争？”

“有人的地方就有竞争，在救世军也是一样。我们只能希望就整

体而言，能力的考验可以把人安排在最合适的位置，以追求共同目标，就是这样。”总司令拉起钓鱼线，“哈利，希望这能回答你的问题。如果你想求证的话，可以去问弗兰克·尼尔森，但我希望你能了解我不想让这件事曝光的原因。”

“既然我们谈到了救世军的秘密，我想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说吧。”总司令不耐烦地说，将钓具放进包里。

“你知道十二年前在厄斯古德发生过强暴事件吗？”

哈利猜想埃克霍夫的脸表达惊讶的能力应该有限，但既然这个限度被超越了，那就表示他从没听过这件事。

“这一定是误会，警监。如果不是就太糟糕了，有谁牵涉其中？”

哈利希望自己的表情没有透露任何信息：“基于职业考虑，我无法透露。”

埃克霍夫用戴着手套的手抓了抓下巴：“这是当然，不过……这起事件不是已经超过追诉期了吗？”

“要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哈利说着朝岸边的方向看了看，“准备走了吗？”

“我们最好分开走，不然重量……”

哈利吞了口口水，点点头。

他抵达岸边，衣服并未沾湿，然后回头望去。起风了，白雪在冰原上飘动，看起来仿佛是飘飞的烟雾，而埃克霍夫似乎走在白茫茫的云端。

哈利走到停车场，看见车上已罩着一层薄薄的白霜。他上车发动引擎，把暖气开到最强。热空气在冰冷的玻璃上吹出白色雾气。等待风挡玻璃雾气消散的这段时间，他想起麦努斯曾提到麦兹·吉尔斯特拉

普给哈福森打过电话。他从口袋里拿出还留着的名片，拨打手机，但没有人接。他把手机放回口袋，这时手机响起，屏幕上显示国际饭店的号码。

“你好吗？”玛丽亚用发音清脆的英语说。

“还好，”哈利说，“你有没有……”

“有。”

哈利深深吸了口气：“是他吗？”

“对，”玛丽亚叹了口气，“是他。”

“你百分之百确定吗？我的意思是说，光凭这样就要认出……”

“哈利？”

“嗯？”

“我非常确定。”

哈利心想既然这位英语老师如此擅长处理压力和英语发音，那么她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她非常确定。

“谢谢。”哈利结束通话，从心底希望玛丽亚是对的，因为一切将从现在开始。

而且也已经开始了。

哈利启动雨刷，雨刷将融化中的白霜推到两侧，这时手机再度响起。

“我是哈利·霍勒。”

“我是米何耶兹太太，索菲娅的妈妈，你说有事可以给你打电话……”

“嗯？”

“索菲娅出事了。”

30 沉默

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今天是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天。

《晚报报》头版如此写道。报纸放在主街的医院候诊室桌上，就在哈利面前。他看了看墙上时钟，又想到自己手上戴着手表。

“霍勒先生，医生可以见你了。”窗内传来女子的高喊声。他跟女子说过他要找几小时前看过索菲娅·米何耶兹和她父亲的医生。

“走廊右边第三扇门。”女子高声说。

哈利跳了起来，把候诊室里萎靡沉闷的病人抛在后面。

右边第三扇门。左边第二扇门或第三扇门里也有医生，但偏偏索菲娅被分到的是右边第三扇门里的医生。

“嘿，我听说是你来了。”马地亚·路海森露出微笑，起身握手，“这次我能帮什么忙？”

“是关于你早上看过的患者，索菲娅·米何耶兹。”

“是吗？请坐，哈利。”

哈利尽量不让自己被马地亚的友善口气惹得心里不快，但他实在不想坐下来，因为这样对他们两人来说都太尴尬了。

“索菲娅的母亲打电话跟我说，今天早上她被索菲娅在房间里的哭声吵醒，”哈利说，“她走进房间就看见女儿身上的瘀青和血。索菲娅说她跟朋友出去，回家路上在冰上滑倒。于是她母亲叫醒先生，请

他带索菲娅来看医生。”

“事情有可能真是这样。”马地亚撑着手肘，倾身向前，表示他对此事很有兴趣。

“但米何耶兹太太认为索菲娅说了谎，”哈利继续说，“她先生带索菲娅出门后，她就去女儿的房间查看，结果发现不只枕头上有血，床单上也有，而且是床单‘下面’的地方。”

“嗯哼。”马地亚的语气不置可否，但哈利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因为他曾在心理系练习过咨询方法。尾音上扬代表鼓励患者继续往下说，而马地亚的尾音就是上扬的。

“现在索菲娅把自己锁在房屋一直哭，”哈利说，“米何耶兹太太说索菲娅什么都不肯说，她打电话问过索菲娅的女性朋友，她们都说昨天没见过她。”

“了解，”马地亚揉捏鼻梁，“所以现在你要我为了你而忽视患者隐私？”

“不是。”哈利说。

“不是？”

“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他们，为了索菲娅和她的父母，以及其他已经或即将被强暴的人。”

“你的用词非常强烈，”马地亚微微一笑，但笑容随即淹没在沉默中，他咳了一声，“哈利，我相信你一定明白，我必须慎重考虑。”

“她昨晚到底有没有被强暴？”

马地亚叹了一口气：“哈利，患者隐私……”

“我知道保密是怎么回事，”哈利插嘴说，“我自己也必须保密，但我希望你破例并不是因为我不把患者隐私当回事，而是因为我评估过

这件罪行的残暴性，以及它可能重复发生的危险。如果你信任我和我的评估，那我会非常感谢，否则你就得在昧着良心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好好活下去。”

哈利心想这番流利夸张的言辞他不知在类似场合说过多少次了。

马地亚眨了眨眼，脸色一沉。

“你只要点头或摇头就好。”哈利说。

马地亚点了点头。

这个方法再度奏效。

“谢谢，”哈利说着站了起来，“你跟萝凯和欧雷克相处得好吗？”

马地亚又点了点头，露出微笑。哈利倾身向前，一手放在马地亚肩膀上。“圣诞快乐，马地亚。”

哈利离开前看了最后一眼，看见马地亚坐在椅子上，肩膀垮下，仿佛有人赏了他一巴掌。

最后一抹日光透过橘色云朵洒在挪威最大墓园西侧的云杉和屋顶上。哈利经过南斯拉夫阵亡军人石碑、挪威工党的墓地、挪威总理埃纳尔·基哈德森和特里格弗·布拉特利的坟墓，最后来到救世军的墓地。不出所料，他在新下葬的坟墓旁看见了索菲娅，她直挺挺地坐在雪地里，身上裹着大羽绒外套。

“嘿。”哈利在索菲娅身旁坐下。

他点了根烟，在寒风中呼气，风将蓝烟吹散。

“你妈说你刚出门，”哈利说，“还把你爸买给你的花带走了，所以不难猜想。”

索菲娅没有回答。

“罗伯特是个好朋友，对不对？是个能让你信赖和倾诉的人，不是强暴者。”

“是罗伯特做的。”索菲娅毫无生气地说。

“索菲娅，你把花放在罗伯特的坟墓上。我相信强暴你的另有其人，而且他昨晚又强暴了你一次，他还可能再强暴你很多次。”

“不要管我！”索菲娅吼道，挣扎着在雪地里站起来，“你们怎么都听不懂啊？”

哈利一手夹烟，一手抓住索菲娅的手臂，用力把她拉回雪地。

“索菲娅，罗伯特已经死了，但你还活着，你听见了吗？如果你还想继续活下去，我们最好现在就逮到他，否则他还会继续犯罪。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看着我。看着我，我在跟你说说话！”

哈利的怒气吓到了索菲娅，她朝他看来。

“索菲娅，我知道你害怕，但我保证无论如何我都会逮到他，我发誓。”

哈利看见索菲娅目光闪动，如果他没看错，那代表的是希望。他静静等待，接着索菲娅用细若蚊鸣的声音说了句话。

“你说什么？”哈利问道，倾身向前。

“谁会相信我？”她低声说，“现在……罗伯特死了，谁会相信我？”

哈利谨慎地把手放在她肩膀上：“试了才会知道。”

橘色云朵逐渐变红。

“他威胁我说如果不按他的话做，就要摧毁我们的一切，”索菲娅

说，“他说他会把我们逐出公寓，让我们不得不回祖国，可是在那里我们一无所有。而且如果我说出来，谁会相信？谁？……”

她顿了顿。

“只有罗伯特相信。”哈利说，静静等待。

哈利看了看麦兹名片上的地址。他之所以想去找麦兹，首先是想问他为什么打电话给哈福森。从这个地址来看，他必须经过萝凯和欧雷克位于霍尔门科伦山上的家。

哈利开车经过萝凯家时并未减速，只是朝车道上望了一眼。他上次经过时看见车库外停着一辆切诺基吉普车，猜想应该是马地亚医生的车，但此时那里只停着萝凯的车，欧雷克房间的窗户亮着。

车子驶过奥斯陆最贵豪宅之间的U形道路，道路逐渐变直，朝悬崖的方向不断向上延伸，经过奥斯陆的白色尖塔，也就是霍尔门科伦滑雪跳台。山下是城市和峡湾，白雪皑皑的小岛之间飘着淡淡寒雾。今年最短的白昼的确只是由日出和一眨眼的日落所构成，山下城市已亮起灯火，宛如圣诞倒计时的蜡烛。

谜团的拼图已经拼得差不多了。

哈利按了麦兹家的门铃四次，却无人回应，只好放弃。他走回车子时，一名男子从隔壁房间跑过来，问哈利是不是麦兹的朋友。男子说他不干涉麦兹的私生活，但今天早上他家传来砰的一声巨响，而且麦兹刚失去妻子不是吗？他们是不是该打电话报警？哈利回到麦兹家，打破前门旁的窗户，使得警铃大作。

警铃不断重复着两声一组的粗哑警报。哈利朝客厅走去，看了看表，减去莫勒拨快的两分钟，记下现在的时间是下午三点三十七分，以便记录在报告上。

麦兹身上一丝不挂，后脑不知所踪。

他侧身躺在明亮屏幕前的拼花地板上，那把有着赭红色枪托的步枪仿佛是从他嘴里长出来的。步枪的枪管很长，哈利从眼前景象判断，麦兹应该用大脚趾扣下扳机。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动作协调，还得死意坚定。

警报声停了下来。哈利听见投影机发出嗡嗡的声响，投射出来的暂停画面在屏幕上不停颤动，画面中是新郎新娘步上红地毯的特写。两张露出纯洁笑容的脸庞和白色婚纱溅上了血，血已凝固，在屏幕上形成格状条纹。

干邑白兰地的空酒瓶下压着一张遗书，写着短短几个字。

爸爸，原谅我。麦兹。

31 复活

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他看着镜中那张脸。有一天，也许是明年，早上他们走出武科瓦尔的小房子时，邻居们是否会用微笑来和这张脸打招呼、说声你好，就像在跟熟悉、安全、善良的面孔打招呼一样？

“完美极了。”他背后的女子说。

他心想女子指的应该他身上穿的这套小晚礼服。这里是一家西装出租兼干洗店，他正在照镜子。

“多少钱？”他问道。

他付了钱，答应明天十二点以前会送还西装。

他走进灰蒙蒙的阴郁天色中，找到一家可以喝咖啡的餐厅，餐点也不会太贵。接下来要做的就只有等待，他看了看表。

今年最长的黑夜来临了，薄暮将屋舍与原野笼罩在灰蒙蒙的天色

中。哈利驾车离开霍尔门科伦区，但还没抵达格兰区，阴暗就已入侵公园。

刚才他在麦兹·吉尔斯特拉普家打电话请制服警察派一辆巡逻警车前往现场，然后就离开了，什么也没碰。

他把车停进警署车库，上楼走进办公室，打电话给克劳斯·托西森。

“哈福森的手机不见了，我想知道麦兹·吉尔斯特拉普是不是给他留过言。”

“如果有呢？”

“我要听。”

“这是监听，我不能帮忙，”托西森叹了口气。“你打给警察应答中心吧。”

“那样我需要法院命令，可是我没时间，你有什么建议？”

托西森想了想：“哈福森有电脑吗？”

“我就坐在他的电脑前面。”

“不行不行，算了。”

“到底是怎样？”

“你可以通过挪威电信的网站进入手机留言，但需要密码才能进去。”

“那是个人设定的密码吗？”

“对，你没有，所以得碰运气……”

“我来试试看，”哈利说，“网址是……？”

“你的运气得非常非常好才行。”托西森的口气听起来像是他常常运气不好。

“我觉得我可能知道。”哈利说。

哈利进入网站后，输入“列夫·雅辛”，结果显示密码不正确，于是他缩短密码，只输入“雅辛”，就登录了。留言共有八则，其中六则是贝雅特留的，一则来自特伦德拉格 [18]，还有一则来自哈利手里那张名片上的手机号码，也就是麦兹留的。

哈利按下播放键，不到两小时前他所看见的躺在自家客厅地上的死人，开始通过电脑的塑料音箱用金属鼻音对他说话。

留言播放完毕后，最后一块拼图拼了起来。

“有人知道约恩·卡尔森在哪里吗？”哈利一边在手机上问麦努斯， 一边下楼前往警署一楼，“你有没有试过罗伯特家？”

哈利穿过一扇门，按响柜台上的访客铃。

“我打过电话，”麦努斯说，“可是没人接。”

“你去跑一趟，如果没人应门就直接进去，可以吗？”

“他家钥匙在鉴识中心，现在已经四点多，平常贝雅特都会待到很晚，但今天因为哈福森的事……”

“别用钥匙了，”哈利说，“带撬棒去。”

哈利听见脚步拖行的声音，接着就看见一名身穿蓝色连身工作服的男子一跛一跛地走来，男子满脸皱纹，鼻梁上戴着一副眼镜。他看都没看哈利一眼，就拿起哈利放在柜台上的领取单。

“那法院命令呢？”麦努斯问道。

“不用了，我们手上那张还有效。”哈利说了谎。

“是吗？”

“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是我下的命令，可以吗？”

“好。”

蓝衣男子发出呼噜声，摇了摇头，把领取单退回给哈利。

“史卡勒，我等一下再打给你，这里好像出了点麻烦……”哈利把手机放回口袋，用询问的眼神看着蓝衣男子。

“霍勒，同一把枪不能领取两次。”男子说。

哈利听不懂谢尔·阿特勒·欧勒的意思，他的颈背却突然浮现一阵灼热的刺痛感，这不是他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因此他知道这意味着噩梦尚未结束。事实上，噩梦才刚刚开始。

甘纳·哈根的妻子将身上的礼服整理妥当，走出浴室。哈根身穿小晚礼服站在玄关镜子前，正在打领结。她站在一旁等候，知道再过不久，哈根就会哼几声，叫她帮忙。

今早警署的人打电话来报告杰克·哈福森的死讯时，哈根就没心情去参加音乐会，也觉得自己应该去不了。莉莎知道这一周都会乌云压顶。有时她会想，不知道除了她之外，有谁知道这种事对哈根的打击有多大。不管怎样，后来总警司来电，叫哈根一定要出席音乐会，因为救世军决定要在音乐会上为哈福森默哀一分钟，哈根身为他的直属长官必定得出席。但她看得出哈根很不想去，严肃的气氛笼罩在他眉间，仿佛戴了一顶贴合的头盔。

哈根哼了一声，解开领结：“莉莎！”

“我在这里，”她冷静地说，走上前来，站在哈根背后，伸出了手，“领结给我。”

镜子下方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哈根倾身接起电话：“我是哈根。”

她听见电话那头传来遥远的声音。

“晚安，哈利，”哈根说，“没有，我在家，我跟老婆得去参加今晚的音乐会，所以提前回来了。有什么新进展？”

莉莎·哈根看着他一言不发，听着电话，头上那顶隐形头盔似乎越来越紧。

“好，”最后哈根说，“我会打电话回警署，叫每个人提高警觉，并动员所有人力去找。等一下我得去音乐厅，会在那里待好几小时，但我会把手机调成振动，有事就打给我。”

他挂上电话。

“怎么了？”莉莎问道。

“是我手下的警监哈利·霍勒打来的，他刚才去警署一楼用我开给他的领取单领枪。今天我重给他开了一张，因为他家被闯入后，原来那张领取单不见了，但今天早些时候竟然有人用之前那张单子去领出了手枪和子弹。”

“呃，如果只是这样……”莉莎说。

“恐怕不只这样，”哈根叹了口气，“更糟的还在后面，哈利怀疑谁有可能拿走手枪，所以打电话去鉴识中心询问，结果证实他的怀疑没错。”

莉莎看见丈夫面如死灰，不禁心头一惊。仿佛刚才哈利说的话现在才产生后坐力，哈根听见自己对妻子说：“我们在集装箱码头射杀的男子血液样本显示，他不是哈福森旁边呕吐的人，不是在他外套上沾上血迹的人，也不是在旅社枕头上留下头发的人。简而言之，我们射杀的人不是克里斯托·史丹奇。如果哈利说得没错，这表示克里斯托·史丹奇还逍遥法外，而且身上有枪。”

“这么说来……他可能还在追杀那个可怜的家伙，那个人叫什么

名字来着？”

“约恩·卡尔森。所以我得打电话回警署，动用所有人力找出约恩·卡尔森和克里斯托·史丹奇的下落。”哈根把双手手背抵在眼睛上，仿佛眼睛很痛，“还有，哈利命令部下强行进入罗伯特的公寓寻找约恩，后来部下打电话汇报。”

“怎么样？”

“公寓里似乎有打斗痕迹，床单……沾满血迹，约恩下落不明，床底下有一把折叠小刀，刀身有干了的血迹。”

哈根放下双手，莉莎在镜中看见他双眼发红。

“全都是坏消息，莉莎。”

“甘纳，亲爱的，我知道。可是……那你们在集装箱码头射杀的人是谁？”

哈根用力吞了口口水：“现在还不知道，只知道他住在集装箱里，血液中含有海洛因。”

“我的天哪，甘纳……”

莉莎捏了捏哈根的肩膀，试着和他在镜中目光相对。

“他在第三天复活。”哈根低声说。

“什么？”

“救赎者。我们星期五晚上射杀了他，今天是星期一，也就是第三天。”

玛蒂娜·埃克霍夫光芒四射，令哈利忘了呼吸。

“嘿，不认得我了吗？”玛蒂娜用低沉的嗓音说。哈利记得第一次在灯塔餐厅碰到她，她就是用这种嗓音说话，当时她穿的是制服，而

此时她站在他面前，身穿一袭简约优雅黑色无袖晚礼服，和她的头发一样熠熠生辉。她的肌肤白皙剔透，几乎是透明的。

“我正在打扮，”她笑着说，“你看。”她扬起一只手。哈利觉得她的动作难以想象地柔软灵巧，仿佛在跳一支舞，是一连串优雅的舞姿。她手中拿着一颗白色的泪滴形珍珠，映照着公寓玄关外的昏黄灯光，耳垂上挂着另一颗珍珠。

“进来吧。”她后退一步，放开门把手。哈利跨过门槛，和她拥抱。“你能来真是太好了。”她把他的脸拉到面前，在他耳畔喷出热气，“我一直在想你。”

哈利闭上眼睛，紧紧拥抱她，感觉她娇小如猫的身体散发着暖意。这是他一天之内第二次以这个姿势站立，双手抱着她，而且不愿放开，因为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

珍珠耳环垂落在她眼睛下方的脸颊旁，仿佛一滴凝冻的泪珠。

他放开了她。

“怎么了？”她问道。

“先坐下吧，”哈利说，“我们得谈一谈。”

两人走进客厅。玛蒂娜在沙发上坐下，哈利站在窗边，低头看着街道。

“有人坐在车里抬头往这边看。”哈利说。

玛蒂娜叹了口气：“是里卡尔，他在等我，要送我去音乐厅。”

“嗯，玛蒂娜，你知道约恩在哪里吗？”哈利注视着她在玻璃上的映像。

“不知道，”她和哈利四目交接，“既然你用这种口气问我，意思是我就有理由必须知道吗？”她话声中的甜美不见了。

“我们认为现在约恩住在罗伯特的公寓里，所以刚刚强行进入，”哈利说，“结果只发现床上沾满血迹。”

“我不知道这件事。”玛蒂娜用毫不做作的惊讶语气说。

“这我知道，”哈利说，“鉴定人员正在比对血型，也就是说血迹的血型已经验出来了，而我很确定他们会得到什么结果。”

“是约恩的血？”玛蒂娜屏息以待。

“不是，”哈利说，“但你希望是约恩的，对不对？”

“你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强暴你的人是约恩。”

客厅静了下来。哈利屏住呼吸，听见她倒抽一口气，过了很久才呼出来。

“你怎么会这样想？”玛蒂娜的声音微微颤抖。

“因为你说事情发生在厄斯古德，当时在那里会强暴女人的男人并不多，而约恩·卡尔森正好是这种人。罗伯特床上的血来自一个叫索菲娅·米何耶兹的少女，昨天晚上她去了罗伯特的公寓，因为约恩命令她去。她按照安排，用她最好的朋友罗伯特之前给她的钥匙开门进去。约恩强暴她之后还打了她一顿，她说他经常这样做。”

“经常？”

“索菲娅说，去年夏天的一个下午，约恩第一次强暴她，地点是在米何耶兹家，当时她父母不在。约恩去她家的理由是要检查公寓，毕竟那是他的工作，他也有权力决定谁可以继续住在里面。”

“你是说……他威胁她？”

哈利点了点头：“他说索菲娅如果不听他吩咐并保守秘密，他们

一家人都会被逐出公寓，送回克罗地亚。米何耶兹一家人的命运都掌握在约恩手里，索菲娅只好乖乖就范。这可怜的女孩什么都不敢做，但她怀孕之后必须找人帮忙，找一个值得信赖、比她年长、可以安排堕胎又不会问太多的人帮忙。”

“罗伯特，”玛蒂娜说，“我的天，她去找罗伯特帮忙。”

“对，虽然索菲娅什么都没说，但她认为罗伯特知道让她怀孕的人是约恩，我也这么认为，因为罗伯特知道约恩以前强暴过别人，对不对？”

玛蒂娜默然不答，只是蜷曲在沙发上，收起双腿，双手抱住裸露的肩膀，仿佛觉得很冷，或想原地消失。

玛蒂娜再次开口时，声音十分微小，哈利仍听得见莫勒的手表嘀嗒作响。

“当时我十四岁，他做那件事的时候我只是躺在那里，心想只要集中精神，就能穿透天花板，看见天上的星星。”

哈利聆听她讲述那个厄斯古德的炎热夏日、罗伯特和她玩的游戏、约恩谴责的眼神阴沉中带着妒意。那晚屋外厕所的门打开之后，约恩手持罗伯特的折叠小刀站在门外。她被强暴之后一个人留在厕所里暗自哭泣，身体疼痛不已。约恩径自走回屋子。没想到不久之后，外面的鸟儿就开始歌唱。

“但最糟的不是强暴本身，”玛蒂娜语带哭腔，但双颊仍是干的。“最糟的是约恩知道他不用威胁我，我自己就不敢把这件事说出去。他知道我就算把撕破的衣服拿出来当证据，并且取信于人，我心里也会永远怀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罪恶感将如影随形，因为这关乎忠诚。我身为总司令的女儿，难道要用一个毁灭性的丑闻把父母和整个救世军拖下泥沼？这些年来，每当我看着约恩，他都会用一种眼神看我，好像是说：‘我知道，我知道事后你害怕得无声颤抖、哭泣，不敢让人听见。我心里一直有数，并看见你无声的懦弱。’”第一滴泪

水滑落脸颊，“这就是我如此痛恨他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强暴我，这我可以原谅，而是因为他总是对我表现出他心知肚明的样子。”

哈利走进厨房，撕下一张厨房纸巾，回到客厅，在玛蒂娜身旁坐下。

“小心你的妆，”哈利把纸巾递给她，“等一下总理会出席。”

她小心地按压脸颊。

“史丹奇去过厄斯古德，”哈利说，“是不是你带他去的？”

“你在说什么？”

“他去过那里。”

“你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那个气味。”

“气味？”

哈利点了点头：“一种像是香水的甜腻气味，我在约恩家给史丹奇开门时第一次闻到，第二次是在旅社房间，第三次是今天早上我在厄斯古德醒来时，在毯子上闻到的。”他凝视玛蒂娜的钥匙形瞳孔。“玛蒂娜，他在哪里？”

玛蒂娜站起身来：“我想你该走了。”

“先回答我。”

“我不需要回答我没做过的事。”

她伸手去开客厅的门，哈利抢上前去，站到她面前，抓住她的肩膀：“玛蒂娜……”

“我得去音乐厅了。”

“玛蒂娜，他杀了我的好朋友。”

她的神情冷漠又强硬，答道：“也许他不该挡路。”

哈利抽回双手，像被烫到似的。“你不能让约恩·卡尔森就这么被杀死，这样宽恕何在？宽恕不是你们这一行的核心部分吗？”

“是你认为人会改变，”玛蒂娜说，“不是我。我不知道史丹奇在哪里。”

哈利让她离开。她走进厕所，关上了门。哈利站着等待。

“你对我们这一行有错误的印象，”玛蒂娜在门后高声说，“我们的工作跟宽恕无关。我们的工作跟别人一样，只是寻求救赎而已，不是吗？”

尽管寒冷，里卡尔依然站在外面，双臂交叠倚在引擎盖上。哈利离去时对他点了点头，他没有回应。

32 离境

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晚上六点三十分，犯罪特警队里异常忙碌。

哈利在传真机旁找到欧拉·李，他看了一眼传真机打出的纸，是国际刑警传来的。

“欧拉，发生了什么事？”

“甘纳·哈根打电话召回全队的人，每个人都回来了，我们一定要逮到那个杀害哈福森的家伙。”

欧拉的语气十分坚决，哈利一听就知道这反映了今晚整个六楼的气氛。

哈利走进他的办公室，麦努斯正站在办公桌前打电话，快速而大声地说着什么。

“亚菲，我可以给你和你的手下制造更多想象不到的麻烦，如果你不派手下帮我去街上找人，你就会成为头号通缉犯，我说得够清楚了吗？听好：这个人是克罗地亚人，中等身高……”

“金发平头。”哈利说。

麦努斯抬起头来，对哈利点了点头。“金发平头，有发现再打给我。”

他挂上电话。“外面闹哄哄地忙成一团，每个人都随时准备行动，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

“嗯，”哈利说，“还是找不到约恩·卡尔森？”

“连个影子都没找到，我们只知道他女朋友西娅说他们约好今天晚上在音乐厅碰面，他们的位在贵宾包厢。”

哈利看了看表：“那史丹奇还有一个半小时来决定他能否完成任务。”

“你怎么知道？”

“我打电话问过音乐厅，他们说门票四周前就卖完了，没有票不得入场，连大厅都进不去。换句话说，约恩只要入场就安全了。给挪威电信的托西森打电话，看他是否还在位子上，如果在的话，叫他追踪约恩的手机。对了，音乐厅外一定要部署足够的警力，每个人都要带枪，并熟知史丹奇的样子。然后打电话去总理办公室，通知他们今晚有额外的安保措施。”

“我？”麦努斯说，“总……总理办公室？”

“打就是了，”哈利说，“你已经长大了。”

哈利用办公室电话拨打他熟记的六个电话号码之一。

另外五个电话号码是：小妹的电话、奥普索乡老家的电话、哈福森的手机、毕悠纳·莫勒以前的私人电话、爱伦·盖登已停机的电话。

“我是萝凯。”

“是我。”他听见萝凯吸了口气。

“我想也是。”

“为什么？”

“因为我正好想到你，”萝凯咯咯地笑着，“我们就是会心有灵犀，你不觉得吗？”

哈利闭上眼睛。“我想明天去找欧雷克，”他说，“就像上次我们讨论的那样。”

“太好了！”萝凯说，“他一定会很高兴，你会过来接他吗？”她听见哈利犹豫片刻，又补上一句：“只有我们在家。”

哈利既想问又不想问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会尽量六点左右到。”他说。

根据托西森所说，约恩的手机位于奥斯陆东部，可能是在赫格鲁区或黑布洛登区。

“这没什么用。”哈利说。

哈利在六楼踱来踱去，走进每间办公室，听听有什么进展。一小时后，他穿上外套，说要去音乐厅。

他把车停在维多利亚式露台大楼附近小街的禁止通行区，经过外交部，走下罗斯洛克路宽阔的台阶，右转朝音乐厅走去。

身穿正装的人们快步穿过冰冷刺骨的零下低温，来到玻璃帷幕前开放的大广场。入口两侧各站着一名身穿黑色外套、戴着耳机的宽肩男子。音乐厅前方每隔一段距离站着一名制服警察，共有六人。来看表演的人边发抖边对他们投以好奇的目光，因为奥斯陆警察手持机关枪是很罕见的。

哈利在制服警察中认出西韦特·傅凯，朝他走去：“我不知道德尔塔小队也被找来了。”

“的确没有，”傅凯说，“是我打电话去警署说我们想帮忙的。他以前是你的搭档，对不对？”

哈利点了点头，从外套内袋里拿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给傅凯，他摇了摇头。

“约恩·卡尔森还没出现？”

“还没，”傅凯说，“等总理来了以后，我们就不会让其他人进入贵宾包厢。”这时两辆黑色轿车驶进广场。“说曹操曹操到。”

哈利看见总理下车，迅速被引进音乐厅。前门打开，哈利瞥见在门口恭候的迎接队伍。戴维·埃克霍夫露出灿烂笑容，西娅·尼尔森的笑容则没那么灿烂，两人都穿着救世军制服。

哈利点燃香烟。

“好冷，”傅凯说，“我的双腿和半颗头都没感觉了。”

哈利心想，我真羡慕你。

哈利抽了半根烟，大声说：“他不会来了。”

“看来是这样，希望他没找到卡尔森。”

“我说的是卡尔森，他知道游戏开始了。”

傅凯看了一眼这位高大的警监，在哈利酗酒又无法无天的传言尚未流传开来时，他曾认为哈利是可以加入德尔塔小队的优秀人才。“什么游戏？”傅凯问道。

“说来话长。我要进去了，如果约恩·卡尔森出现的话，立刻逮捕他。”

“卡尔森？”傅凯一脸茫然，“那史丹奇呢？”

哈利放开手上的烟，烟掉落在他脚边的雪地中，发出咝的一声。

“对，”哈利慢声慢气地说，仿佛在自言自语，“那史丹奇呢？”

他坐在黑暗中，用手指摆弄着放在大腿上的大衣。音箱正播放着轻柔的竖琴音乐。天花板上的聚光灯投出光柱，在观众席间扫动，他心想这应该是为待会儿舞台上的表演制造令人期待的气氛。

他前面几排的人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因为有十几位宾客来到现场，有几个人稍微站起，但经过一阵交头接耳后，他们又坐了下来。看来在这个国家，人们并不会以起立的方式来对民选领导者表达敬意。那十几人被带到他前面三排的位子坐下，那些位子在他等待的半小时里一直是空的。

他看见一名穿西装的男子身上有条电线连到一只耳朵，却不见制服警察的踪影。外面的警察见了他也沒有任何警觉。事实上，他一直期待碰到更强大的警力，毕竟玛蒂娜说过总理会来看音乐会。但话说回来，警察多又怎样？他是隐形的，比以往更为隐形。他对自己感到满意，环视周围的观众。现场应该有上百名身穿晚礼服的男士吧，他已经能想到场面会有多混乱，他也已经计划好简单有效的逃脱路线。昨天他来过音乐厅，已经看好了。今晚开始之前，他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检查男厕的窗户，确认没上锁。那扇结霜的朴素的窗户可以向上推开，而且够大够低，足以让一个男人爬到外面的屋檐上，再跃下三米，落在停车场的某个车顶上，然后穿上大衣，走上繁忙的哈康七世街，快步行走两分四十秒，抵达国家剧院站的月台，那里每二十

分钟有一班机场特快列车停靠。他计划搭乘的列车将在八点十九分离站。离开厕所之前，他外套口袋里放了两块除臭锭。

为了进入音乐厅，他得两度出示门票。一名女性工作人员指着他的大衣，说了几句挪威语，他只是微笑着摇头。她验票之后，领着他前往贵宾包厢的座位。原来所谓的贵宾包厢不过是观众席中央的四排普通座位，特地用红色分隔绳围起来。玛蒂娜说过约恩·卡尔森和女友西娅会坐在哪个位子上。

他们终于来了。他看了看表。八点零六分。观众席间灯光微亮，台上的灯光又过于强烈，让他难以辨认代表团中的任何人，但突然有一张脸被小聚光灯照亮，在那一瞬间，他很确定地认出那张痛苦苍白的脸。那是在歌德堡街跟约恩·卡尔森一起坐在车子后座的女子。

前方有几个人似乎搞混了座位号码，但情况很快得到解决，人墙坐了下来。他紧握大衣里的枪柄。弹仓中有六发子弹。他不熟悉这种左轮手枪，它的扳机比一般手枪重，不过他练习了一整天，已经找到击锤击发子弹的临界点。

接着众人仿佛接到隐形信号般安静了下来。

一名身穿制服的男子走上台，他心想应该是要欢迎现场来宾。男子说了几句话，大家都站了起来。他跟着站起，并看见周围的人都静静低下头来。一定是有人死了。过了一会儿，台上男子说了几句话，大家都坐了下来。

幕布终于升起。

哈利站在舞台侧面的黑暗中，看着幕布升起，脚灯令他看不见观众，但他感觉得到他们的存在，宛如一只正在呼吸的巨大动物。

指挥扬起他的指挥棒，奥斯陆第三军团唱诗班唱出哈利在救世军会议厅听过的歌曲。

“挥舞救赎的旗帜，展开圣战！”

“请问，”哈利听见一个声音传来，转头就看见一名戴着眼镜和耳机的年轻女子。“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她问道。

“我是警察。”哈利说。

“我是舞台监督，我得请你离开，你站在这里会挡路。”

“我在找玛蒂娜·埃克霍夫，”哈利说，“听说她在这里。”

“她在那里。”舞台监督指了指台上的唱诗班。哈利凝神望去，看见了玛蒂娜。她站在顶部台阶的最后一排，以受难般严肃的神情唱着歌，仿佛口中高唱的是逝去的爱情，而不是战斗和胜利。

她旁边站着里卡尔。里卡尔和她不同，嘴角挂着欣喜的微笑，面容在唱歌时变得很不一样，被压抑的严酷表情不见了，年轻的眼睛放出光芒，仿佛打从心底相信这些歌词：为了慈善和怜悯，有一天他们将替上帝征服世界。

哈利惊讶地发现圣歌的旋律和歌词确实能震撼人心。

唱完之后，观众热烈鼓掌。唱诗班下台朝舞台侧边走去。里卡尔看见哈利，露出惊讶的表情，但未发一语。玛蒂娜看见哈利后只是低下双眼，从他身旁绕过。哈利横踏一步，挡在玛蒂娜面前。

“玛蒂娜，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请你好好把握。”

她沉重地叹了口气：“我说过，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哈利抓住她的肩膀，压低嗓门轻声说：“你会因协助及教唆他人犯罪而被逮捕，你想让约恩称心如意吗？”

“称心如意？”她露出疲惫的微笑，“他要去的方一点都谈不上称心如意。”

“那你唱的歌呢？‘他总是慈悲为怀，是罪人最好的朋友。’难道这没有任何意义吗？只是空话而已？”

玛蒂娜沉默不语。

“我知道这很困难，”哈利说，“比你在灯塔餐厅给予廉价的宽恕和自我满足式的施舍还困难，因为你在灯塔做的事，就像无助的毒虫从无名氏身上偷东西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一样，可是这算什么？比起原谅一个需要你原谅的人、一个正朝地狱走去的罪人，这算什么？”

“别再说了。”她呜咽着，伸出无力手想推开哈利。

“玛蒂娜，要拯救约恩还来得及，这样等于给他一个机会，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他在烦你吗，玛蒂娜？”里卡尔说。

哈利并未回头，只是握紧右拳，做好准备，直视玛蒂娜热泪盈眶的双眼。

“没事，里卡尔，”她说，“没事的。”

哈利听见里卡尔的脚步声逐渐远去，眼睛依然望着她。这时台上有人弹起吉他，钢琴声也随之加入。哈利知道这首歌，他在伊格广场和厄斯古德庄园的收音机里都听过这首歌。这首歌是《晨曲》。哈利觉得那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如果你不帮我制止这件事发生，他们两个人都会死。”哈利说。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约恩有边缘性人格障碍，容易被他的愤怒所左右，而史丹奇什么都不怕。”

“你是想告诉我你这么想救他们是因为这是你的工作吗？”

“对，”哈利说，“也因为我答应过史丹奇的母亲。”

“母亲？你跟他母亲说过话？”

“我发誓说我会救他儿子。如果我现在不阻止史丹奇，他一定会被射杀，就跟上次在集装箱码头一样，相信我。”

哈利凝视玛蒂娜，然后转身离开，走到楼梯口时，他听见她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他在这里。”

哈利猛然停步：“什么？”

“我把票给史丹奇了。”

这时舞台上余下的灯光全部亮起。

前方人群的剪影在瀑布般的闪烁白光衬托下显得十分清楚，他低坐在位子上，缓缓举起了手，将短枪管放在前面的椅子上，在他和西娅左侧那个身穿晚礼服的男子之间拉出一条清晰的射击线。他打算开两枪，有必要的话再站起来开第三枪，尽管他知道两枪就足够了。

扳机感觉比之前轻了，他知道这是肾上腺素的作用，但他不再感到害怕。他的手指越扣越紧，接着便来到没有阻力的一点，这是扳机上零点五毫米的无人之境。到了这点，你必须放松，手指一扣到底，因为已经无法回头，一切将由不可阻挡的物理法则及手枪机械装置接管。

那个后脑勺即将吃上一发子弹的人转过来跟西娅说了些什么。

就在此时，他的大脑观察到两个奇怪的现象。第一，约恩·卡尔森怎么会穿晚礼服而不是救世军制服？第二，西娅和约恩之间的身体距离不合理，在音乐这么大声的音乐厅里，按理说情侣应该会依偎在一起。

在这绝望的一刻，他的大脑试图扭转他已进行的一连串动作，但他的手指已在扳机上弯曲。

一声巨响响起。

那声音震耳欲聋，哈利耳中嗡嗡作响。

“什么？”他对玛蒂娜吼道，试着盖过鼓手突然猛力敲钹所产生的巨响。那声巨响让哈利一时间什么都听不见。

“他坐在第十九排，在约恩和总理后方三排，二十五号，就在正中间。”她试着微笑，嘴唇却抖得太过厉害，“哈利，我为你拿到音乐厅最好的位子。”

哈利注视着她，转身拔腿狂奔。

约恩·卡尔森在奥斯陆中央车站的月台上奋力冲刺，但他的速度一向不够快。自动门发出尖啸声，再度关上，微光闪烁的机场特快列车开始行进，这时他才赶到。他叹了一口气，放下行李箱，卸下小背包，在月台上的设计师长椅上瘫坐下来，把黑色手提包放在大腿上。下一班列车十分钟后抵达。没问题，他还有很多时间，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多到他几乎希望自己的时间少一点。他看了看隧道，下一班列车将从那里出现。索菲娅离开罗伯特家之后，他终于一觉睡到天亮，还做了梦，一个噩梦，梦中朗希尔德的眼珠把他吓得不知所措。

他看了看表。

音乐会已经开始，可怜的西娅一定独自坐在座位上，搞不清楚状况，其他人也一样。约恩朝双手呼了口气，但冷空气立刻降低了哈气的温度，令他的双手感觉更冷。他必须离开，别无选择，因为一切都已失控，他无法再冒险待在奥斯陆。

一切都是他的错。昨晚他失去了对索菲娅的控制，他应该预见这件事才对。他的紧绷情绪完全宣泄出来。他之所以如此愤怒是因为索菲娅一言不发、不声不响地接受一切，只是用封闭退缩的眼神看着他，就像一只羔羊，一只献祭的羔羊。于是他打了她的脸，用紧握的拳头，打得指节破皮，接着又是一拳。真是愚蠢。为了不看见她的脸，他把她翻过去面对墙壁，一直到射精之后才冷静下来，但为时已晚。他看着索菲娅离开的模样，知道这一次她再也无法用撞到门或在

冰上跌倒的理由瞒过去了。

他不得不逃走的第二个原因是昨天他接到一通无声电话，他查到电话号码属于萨格勒布的国际饭店。他不知道他们怎么拿到了他的手机号码，因为这个号码并未公开。但他知道这通电话代表什么意思：虽然罗伯特死了，但他们之间还没了结。这不在计划之中，他不明白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也许他们会再派一个杀手来奥斯陆。无论如何，他都得离开。

他火速买了经由阿姆斯特丹飞往曼谷的机票，用的是罗伯特·卡尔森的名字，就跟今年十月他买机票的方法一样。同样，这时他的外套内袋里也放着弟弟罗伯特有效期十年的护照。没有人会说他看起来跟护照相片上的人不像，海关的人也都知道年轻人在十年间的长相会出现很大变化。

买完机票后，他前往歌德堡街整理行李和背包。距离航班起飞还有十小时，他需要找个地方躲藏，因此他前往救世军在赫格鲁区的一套简陋装潢的公寓，他手上有钥匙。这套公寓已经空了两年，虽然有发霉的问题，但那里仍有沙发、填充物从背后冒出来的扶手椅、床铺。床上有一张沾有污渍的床垫。这里就是索菲娅被命令每周四晚上六点前来的地方。床垫上的污渍有些是索菲娅留下的，有些是他单独在这里时留下的，而那些时候他总是想着玛蒂娜。他跟玛蒂娜的事就像是只被满足过一次的饥渴，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在寻求饥渴的满足，如今他终于在一个十五岁的克罗地亚少女身上找到。

到了秋天的某一天，罗伯特气冲冲地跑来找他，说索菲娅向他吐露心事。约恩听了大发雷霆，几乎失控。

这实在……太令他羞愧了，就像十三岁那年父亲拿皮带抽他，只因母亲在他的床单上发现精液痕迹一样。

当罗伯特威胁说如果他敢再看索菲娅一眼，就要把事情告诉所有救世军高层时，他就知道自己只剩一条路可走，而这条路并非再也不跟索菲娅见面。其实罗伯特、朗希尔德和西娅都不明白，他必须拥有

索菲娅，这是他能获得救赎和真正满足的唯一方式。再过几年，索菲娅的年纪就会太大，那时他只得再去找别人。但是在那之前，索菲娅会是他的小公主、他灵魂的亮光、他胯间的火焰，就如同当年的玛蒂娜一样。当年在厄斯古德庄园，她让性的魔法第一次起了作用。

月台上来了许多人。也许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也许他只需要在泰国待个几星期就能回来，回到西娅身旁。他拿出手机给西娅发短信：爸生病了，我今晚飞去曼谷，明天打电话给你。

他按下发送键，拍了拍黑色手提包，那里装有相当于五百万克朗的美元。爸一定会非常高兴，他终于可以还清债务，重获自由了。约恩心想，我背负着别人的罪恶，我会让大家自由。

他看着有如黑色眼窝的隧道。八点十八分，机场快速列车呢？

约恩·卡尔森呢？他扫视前方的背影，缓缓放下左轮手枪。他的手指听从命令，放松了扣在扳机上的压力。他永远不会知道刚才距离击发子弹究竟有多近，只知道约恩·卡尔森不在这里。这就是刚才那些人找位子会出现混乱的原因。

音乐安静下来，鼓刷在鼓面上轻轻掠过，吉他的拨弦也变得缓和。

他看见约恩·卡尔森的女友低下头去，肩膀上下活动，仿佛在包里找东西。她低头坐了几秒钟，接着就站起身来。他的视线跟随着她，看见她慌忙移动，以及那排观众纷纷站起来让她走过。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抱歉。”他说着站了起来，几乎没注意到受他影响而站起来的观众对他怒目而视、烦躁叹息。他的注意力只放在那女子身上，她是她找到约恩的最后机会，而这个“机会”正要离开会场。

他走进大厅，停下脚步，听见通往会场的隔音门关上，仿佛弹指之间，音乐就消失了。女子没走太远，正站在大厅中央的两根柱子之间发短信。两名穿西装的男子站在会场另一个入口旁说话，寄物处的

两名女工作人员坐在柜台内望着远方发呆。他确认挂在手臂上的大衣内依然藏着左轮手枪，他正打算接近女子，这时却听见右侧传来奔跑声，一转头就看见一名双颊泛红、双目圆睁的高大男子朝他疾冲而来。是哈利·霍勒。他知道这时已然太迟，大衣阻碍了他，使他无法精确瞄准。他蹒跚后退，靠上墙壁。哈利的手撞上他的肩膀。他一脸惊异地看着哈利抓住会场入口的门把，猛力把门拉开，消失在门内。

他靠在墙上，用力闭上眼睛，然后缓缓直起身子，睁开眼睛，看见女子把手机拿在耳边，脸上露出焦急的神情。他走上前去，站到女子面前，将大衣拉到一侧，让女子看见手枪，并用缓慢而清楚的声音说：“请跟我走，不然我就杀了你。”

他看见女子目光一沉，瞳孔因恐惧而涣散，手机掉落。

手机掉落到铁轨上，发出砰的一声。约恩看着依然响个不停的手机。在他看清楚来电者是西娅之前，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又是昨晚那个不出声的人打来的。那人没说一句话，但现在他很确定那人是个女人。是她，是朗希尔德打来的。停下来，别再乱想了！这是怎么回事？他是不是疯了？他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这时他可不能再失控了。

火车驶入车站，他抓起黑色手提包。

车门打开，激起一团空气。他登上列车，将行李箱和背包放到行李置放处，找到空位坐下。

一排排坐满观众的座位上有个空位，看起来像是少了颗牙。哈利仔细看过一张张脸，但不是太老、太年轻，就是性别不对。他跑到第十九排的第一个座位旁蹲下，这个位子上坐着一名白发老翁。

“我是警察，我们正在……”

“什么？”男子高声说，把手靠在耳边。

“我是警察，”哈利拉高嗓门说，并看见前几排有个耳朵后方有电

线的男子动了动，对着领子说话，“我们正在找一个人，他坐在这一排中间，你有没有看见任何人离开或.....”

“什么？”

一个老妇人倾身过来，显然她是老翁今晚的同伴：“他刚刚离开，在表演中途离开观众席.....”她强调“表演中途”这几个字，显然认为这就是警察要找那个人的原因。

哈利奔上过道，推门而出，冲过大厅，跑下通往前门的楼梯，看见外面有个制服警察的背影，便在楼梯上大喊：“傅凯！”

西韦特·傅凯转过头来，看见哈利开门出来。

“刚刚有没有一个男人从这里出来？”

傅凯摇了摇头。

“史丹奇在音乐厅里，”哈利说，“发布警报。”

傅凯点点头，翻起领子。

哈利奔回前厅，看见地上有个红色手机，就询问寄物处的两名工作人员是否看见有人离开会场。她们互望一眼，异口同声地说没有。哈利问除了通往前门的楼梯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出口。

“还有紧急出口。”其中一人说。

“对，可是紧急出口的门关上时声音很大，我们一定会听见。”另一人说。

哈利站在会场门外，把大厅从左到右看了一遍。史丹奇真的来过这里吗？玛蒂娜这次说的是真话吗？就在此时，他知道玛蒂娜说的是真话，因为他再度在空气中闻到那股甜腻的气味。就是刚才他跑过来时挡在路上的男子。他立刻知道史丹奇会从哪里离开。

哈利拉开男厕的门，冷风立刻从另一侧开启的窗户吹了进来。他来到窗边，低头往屋檐和底下的停车场望去，并用拳头猛捶窗台：“该死的！”

这时，一个隔间里传出声音。

“嘿！”哈利吼道，“有人在里面吗？”

那声音再度传来，听起来像是啜泣。哈利扫视一整排门锁，找到一个显示为红色“使用中”字样的。他趴到地上，看见一双穿着女鞋的脚。

“我是警察，”哈利吼道，“你有没有受伤？”

啜泣声停止。“他走了吗？”一个颤抖的女性声音说。

“你说谁？”

“他叫我在这里待十五分钟。”

“他走了。”

隔间门荡了开来，西娅·尼尔森跌坐在马桶和墙壁之间的地上，妆都哭花了。

“他说如果我不说出约恩在哪里就杀了我。”西娅语带哭声，仿佛是在道歉。

“那你怎么说？”哈利扶她坐到马桶盖上。

她的眼睛眨了两下。

“西娅，你跟他说了什么？”

“约恩发短信给我，”她目光涣散地看着厕所墙壁，“说他爸生病了，今晚他要飞去曼谷。你想想看，什么时候不选偏偏要选今晚。”

“曼谷？你这样告诉史丹奇了？”

“今晚我们本来要一起招待总理的，”西娅说，泪珠滚落脸颊，“可是他连我的电话都不接，他……他……”

“西娅！你有没有说约恩今天晚上要乘飞机？”

她梦游似的点了点头，仿佛这一切都与她无关。

哈利站起身来，大步走进大厅。玛蒂娜和里卡尔正在大厅里跟一名男子说话，哈利认得男子是总理的保镖之一。

“取消警报，”哈利喊道，“史丹奇已经走了。”

三人转头朝他望来。

“里卡尔，你妹妹坐在男厕里，你可以去照顾她吗？玛蒂娜，能跟我来吗？”

哈利不等玛蒂娜回答，一把抓住她的手臂就往出口的方向走，她得小跑才能跟上。

“我们要去哪里？”她问道。

“加勒穆恩机场。”

“那你拉我去干吗？”

“亲爱的玛蒂娜，你要来当我的眼睛，你要替我看见那个隐形人。”

他在火车窗户的映像中细看自己的脸：额头、鼻子、脸颊、嘴巴、下巴、眼睛，想找出他脸上的秘密究竟藏在何处，却在红色领巾之上找不到任何特别之处，只看见一张有眼睛和头发的面无表情的脸，映在奥斯陆中央车站到利勒斯特伦之间的隧道墙壁上，看起来跟外面的夜色一样黑。

33 最短的白昼

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哈利和玛蒂娜花了两分三十秒从音乐厅大厅奔到国家剧院站的月台。两分钟后，他们搭上开往利勒哈默尔的市内火车。这趟火车中途在奥斯陆中央车站和加勒穆恩机场停靠，它的速度的确很慢，但总比等候下一班机场特快列车要快。他们找了两个空位坐下。车厢里满是回家过圣诞假期的士兵，以及带着整箱红酒、头戴圣诞老人帽的一群群学生。

“发生了什么事？”玛蒂娜问道。

“约恩要逃走了。”哈利说。

“他知道史丹奇还活着？”

“他不是要躲避史丹奇，而是要躲避我们。他知道自己面具被拆穿了。”

玛蒂娜睁大双眼：“什么意思？”

“真不知该从何说起。”

火车驶进奥斯陆中央车站。哈利查看月台上的旅客，但没看见约恩。

“一切都是从朗希尔德·吉尔斯特拉普向约恩开出两百万克朗的价钱，要他协助吉尔斯特拉普投资公司收购救世军的房产开始的。”哈利说，“但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朗希尔德不够细心，嘴巴不够紧，所以他就背着朗希尔德跟麦兹和阿尔贝特·吉尔斯特拉普接洽，开出五百万克朗的价钱，并要求不能让朗希尔德知道这笔交易。吉尔斯特拉普父子同意了。”

玛蒂娜张大了嘴：“这些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朗希尔德死后，麦兹几近崩溃，决定把这件事和盘托出。他打了哈福森名片上的手机号码，但手机没人接，所以就把自白留在语音信箱里。几小时前，我听了这段留言，当中他还提到约恩要求写一份书面协议。”

“约恩喜欢每件事情都井井有条。”玛蒂娜低声说。火车离站，经过站长室，驶进奥斯陆的灰色街景，只见住宅区后院里有坏了的脚踏车、空荡荡的晾衣绳、漆黑的窗户。

“可是这跟史丹奇有什么关系？”玛蒂娜问道，“是谁雇他来杀人的？麦兹·吉尔斯特拉普吗？”

“不是。”

火车被吸进隧道的黑色虚空中，黑暗中火车行驶在铁轨上的啞当声几乎淹没了玛蒂娜的声音。“是里卡尔吗？拜托不要是里卡尔……”

“为什么你会认为是里卡尔？”

“约恩强暴我的那天晚上，里卡尔在屋外厕所发现我，我说里面很黑所以我跌倒了，但我看得出他不相信。他扶我上床，没有吵醒其他人。虽然他不曾说过什么，但我总觉得他看见了约恩，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嗯，”哈利说，“怪不得他这么保护你。里卡尔似乎很喜欢你，而且是真心的。”

玛蒂娜点了点头。“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她开口说，又顿了一顿。

“什么？”

“我不希望是他的原因。”

“那你的愿望实现了。”哈利看了看表。十五分钟后他们抵达机场。

玛蒂娜突然惊慌起来，说：“你……你不会这样认为吧？”

“认为什么？”

“你不会认为我父亲已经知道了强暴的事，所以他……”

“没有，你父亲对这些事一无所知。雇用杀手来杀害约恩的人……”

火车驶出隧道，黑色星空高挂在闪烁着白色磷光的原野上。

“是约恩他自己。”

约恩走进宽广的出境大厅，这不是他第一次来这里，但他从未见过这里挤了这么多人。说话声、脚步声和广播声在拱形尖顶的大厅里回荡，里面夹杂着亢奋的噪声、各种语言的大杂烩和他听不懂的意见片段。这些人不是要返乡过圣诞节，就是要出国过圣诞节。登机柜台前排着几乎一动不动的人龙，在分隔绳之间盘旋回绕，犹如吃得太饱的大蟒蛇。

他深深吸了口气，告诉自己时间还很多，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他站在一个老妇人后方，队伍前进了二十厘米，他弯腰帮老妇人把行李箱往前挪。老妇人回头对他露出感谢的微笑，他看见对方脸上的肌肤犹如细薄苍白的死亡纤维，包裹在瘦削的头骨上。

他回以微笑，老妇人终于移开目光，然而在这些活人制造出来的噪声中，他似乎一直听得见她的尖叫。那是无尽的刺耳尖叫，挣扎着盖过了电动马达的怒吼声。

那天他被送去医院，并得知警方正在搜查他家，就想到警方可能会无意间在书桌抽屉里发现他和吉尔斯特拉普投资公司的协议书，上面写明只要救世军委员会通过房产出售案，他就可以收取五百万克朗的佣金，签名人为阿尔贝特与麦兹·吉尔斯特拉普。警方送他去罗伯特家之后，他立刻返回歌德堡街拿协议书，没想到他抵达时，家里已经

有人，那人就是朗希尔德。由于吸尘器开着，朗希尔德没听见他进门。他发现朗希尔德看见了他的罪行，犹如他母亲在床单上看见他遗留的精液痕迹。而且一如他母亲，朗希尔德也会羞辱他、摧毁他、把他的罪行公之于世、告诉他父亲。他不能让她看见。这时他心想，我把她的眼睛挖出来。但她还是不停地尖叫。

“乞丐不会拒绝别人的施舍，”哈利说，“这是他们的本性。我在萨格勒布被一枚二十克朗的挪威硬币打到头的时候，想到的就是这件事。那时我看着硬币在地上滚动，想起现场勘察组曾在歌德堡街的转角杂货店外，发现一枚被踩进雪地里的克罗地亚硬币。他们立刻把这枚硬币跟史丹奇联系在一起，因为哈福森倒在街上的血泊中时，史丹奇就是从那个路线逃跑的。但我倾向于怀疑。当我在萨格勒布看见那枚二十克朗硬币时，就像来自天上的某种力量想提醒我什么似的，我想起我第一次跟约恩见面时，有个乞丐拿硬币丢他，当时我很惊讶，没想到乞丐居然会拒绝施舍。昨天我在戴西曼斯可图书馆找到这个乞丐，把现场勘察组发现的硬币拿给他看，他证实说他朝约恩丢的是一枚外国硬币，很可能就是我拿给他看的那枚。他说：‘对，很可能就是这枚硬币。’”

“所以约恩去过克罗地亚，这又不犯法。”

“正好相反，他说他这辈子去过最远的国家是瑞典和丹麦，而我问过护照组，他们说没有核发过约恩·卡尔森的护照，但大约十年前核发过罗伯特·卡尔森的护照。”

“说不定这枚硬币是罗伯特给他的？”

“说得没错，”哈利说，“这枚硬币不能证明什么，但它让我糨糊般的脑袋做了点思考。如果罗伯特从没去过萨格勒布呢？如果去的人其实是约恩呢？约恩握有救世军所有出租公寓的钥匙，包括罗伯特家的，如果约恩借用罗伯特的护照，用他的名字前往萨格勒布，并用罗伯特的身份雇用杀手来谋杀约恩·卡尔森呢？会不会从一开始这个计划要杀的人就是罗伯特？”

玛蒂娜咬着指甲，陷入沉思。“但如果约恩想杀罗伯特，为什么要叫杀手来杀他自己？”

“为了制造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倘若史丹奇不幸被捕并招供，约恩绝对不会被怀疑，因为他是杀手原本要杀的对象，而且他和罗伯特那天刚好换班看起来也像是造化弄人，史丹奇只是奉命行事而已。此外，一旦史丹奇和萨格勒布方面发现他们杀死的是自己的客户，就没有理由再继续履行合约去追杀约恩，因为已经没有人会付钱了。这就是这个计划最天才的地方，不管萨格勒布方面要多少钱，约恩都可以一口答应，因为最后他们找不到人付钱。而唯一可以驳斥罗伯特那天不在萨格勒布或提出合约签订那天罗伯特有不在场证明的人，就是罗伯特本人，但他却已经死了。这个计划就像个逻辑圈，好比蛇吞掉自己的尾巴，形成自我毁灭的循环，最后什么都不会留下。”

“一个有洁癖的男人想出的计划。”玛蒂娜说。

两名男学生唱起饮酒歌，却各唱各的调，并由一名大声打鼾的士兵担任合音。

“可是为什么？”玛蒂娜问道，“为什么他要杀罗伯特？”

“因为罗伯特威胁他。根据鲁厄士官长的供述，罗伯特曾威胁约恩说如果他敢再碰某人，就要‘毁了’他。我听到这件事的第一反应是，他们说的是西娅。但你说得没错，罗伯特对西娅没有特别的感觉，从头到尾都是约恩宣称罗伯特对西娅有种变态的痴迷，好让大家以为罗伯特有杀害他的动机。罗伯特之所以威胁约恩，跟索菲娅·米何耶兹有关。索菲娅是个十五岁的克罗地亚少女，她刚刚才把一切都告诉我。她说约恩逼她定期跟他上床，如果她敢反抗或告诉别人，他就会把他们一家人逐出救世军公寓，赶回克罗地亚。索菲娅怀孕之后去找罗伯特求助，罗伯特帮助了她，并答应会阻止约恩。遗憾的是罗伯特没有直接报警或报告救世军高层，他应该认为这是家务事，想在内部解决，我猜这也是救世军的一个传统吧。”

玛蒂娜凝望窗外被白雪覆盖、隐没在夜色之中的旷野如海水般起

伏。

“原来这就是约恩的计划，”她说，“结果哪里出错了？”

“错在一个总是出人意料的因素上，”哈利说，“天气。”

“天气？”

“如果不是那晚下大雪，导致飞往萨格勒布的航班取消，史丹奇早已回家并发现他们误杀了中间人，那么故事到此结束。可是史丹奇在奥斯陆多住一晚，发现自己杀错了人，却不知道中间人的名字也叫罗伯特·卡尔森，所以就继续追杀约恩。”

扩音器广播道：“加勒穆恩机场，旅客请由右侧下车。”

“所以现在你要去追捕史丹奇？”

“这是我的工作。”

“你会杀死他吗？”

哈利看着玛蒂娜。

“他杀了你的同事。”玛蒂娜说。

“他是这样跟你说的吗？”

“我说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所以他什么都没说。”

“玛蒂娜，我是警察，警察负责逮人，法院负责审判。”

“是吗？那你为什么没有启动警报？为什么没有通知机场警察？为什么特种部队没有拉响警笛赶往机场？为什么你单枪匹马一个人来？”

哈利沉默不语。

“没有人知道你刚刚跟我说的事，对不对？”

哈利透过车窗，看见加勒穆恩机场站简洁光滑的灰色水泥月台逐渐靠近。

“到站了。”他说。

34 钉刑

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下一个就轮到他办理登机手续了，这时他闻到一股甜腻的肥皂气味，似乎令他联想到不久前才发生的某件事。他闭上眼睛，回想到底是什么事。

“下一位！”

约恩拖着脚步往前走，把行李箱和背包放上传送带，将机票和护照放上柜台。柜台内是个古铜色皮肤的男子，身穿航空公司的白色短袖衬衫制服。

“罗伯特·卡尔森，”男子看着约恩。约恩点点头，表示自己就是。“两件行李，另一件随身携带吗？”他指了指黑色手提包。

“是。”

男子翻阅护照，在键盘上打字，打印机发出吱吱声，吐出注明“曼谷”的行李条。这时约恩回忆起那个气味，忆起他站在家门口的那一刻，那是他仍感觉安全的最后一刻。门外的男子用英语说他有话要转达，接着就举起黑色手枪。他逼自己不往枪口看。

“卡尔森先生，祝您旅途愉快。”男子露出一闪即逝的笑容，将登机牌和护照递给约恩。

约恩一刻也不敢拖延，立刻前往安检处，把机票放进内袋，回头

望了一眼。

他直接朝他望去，有那么紧张的一刻，他以为约恩·卡尔森认出了自己，但约恩的目光又继续移动。然而令他担心的是，约恩露出了恐惧的神色。

他太慢了，没能在登机前赶上约恩，如今得加快脚步，因为约恩已前往安检处排队。要通过安检，旅客和随身物品都必须经过扫描，左轮手枪是藏不住的，他一定得在安检前把事情解决。

他的本能反应是使出惯用手，当场射杀约恩，但即使他可以消失在人群中，警方也会封锁机场，检查每个人的身份，这不仅会令他错过四十五分钟后飞往哥本哈根的航班，也会使他失去接下来二十年的自由。

他朝约恩背后走去。动作必须迅速果断。他打算接近约恩，用枪抵住他的肋骨，以简单明了的语言对他做出最后通牒，威胁他冷静地穿过拥挤的出境大厅，前往停车场，走到一辆车子后方，在他头上开一枪，把尸体藏进车底，在停车场和安检处之间丢弃左轮手枪，前往三十二号登机门，登上飞往哥本哈根的班机。

枪已拿出一半，距离约恩只剩两步，这时约恩突然离开队伍，朝出境大厅的另一边大步走去。Do vraga！他转身跟了上去，逼自己不要跑，不断告诉自己：“他没看见你。”

约恩告诉自己不要跑，不然史丹奇就会知道他看见他了。其实他没认出史丹奇的长相，但他也不必认出来，因为史丹奇戴着红色领巾。他步下通往入境大厅的楼梯，感觉全身冒汗。来到楼梯底端，他回头一望，看见自己已逃离楼梯上的人的视线范围，立刻把黑色手提包夹在腋下，拔腿狂奔。前方的面孔快速闪过，伴随着朗希尔德的空洞眼窝和无止境的尖叫声。他奔下另一个楼梯，这时周围已无别人，只有冰冷潮湿的空气和他的脚步声及呼吸声的回音，前方是缓缓向下倾斜的宽阔走廊。他明白自己已来到通往停车场的走廊，并迟疑地看了一眼监视器的黑色眼睛，仿佛它可以给他答案。他看见前方远处一

扇门上有个亮着灯的标志，活脱脱是自己现在的模样。那标志是个无助的站立的男子，也就是男厕的标志。他可以躲进厕所，远离别人的视线，把自己锁在里面，等飞机即将起飞时再出来。

他听见一个快速的脚步回音声越来越近，便奔到厕所，开门进入。眼前反射而来的白光对他来说仿佛将死之人想象中天堂的模样。这个厕所位置偏僻，却仍相当宽敞，一边墙上是白色小便斗，整齐地排列着待人使用，同样白色调的隔间排在另一边。他听见厕所门静静关上，金属门锁发出咔嗒一声。

加勒穆恩机场的狭小监控室温暖干燥，令人觉得不太舒服。

“那里。”玛蒂娜说，伸手一指。

哈利和坐在椅子上的两名警卫先看了看她，再朝屏幕墙上她所指的一个画面看去。

“哪里？”哈利问道。

“那里。”她走到一个屏幕前，画面中是空荡无人的走廊，“我看见他经过，我很确定是他。”

“那是通往停车场的走廊里的监视器。”一名警卫说。

“谢谢，”哈利说，“接下来交给我就好。”

“等一下，”警卫说，“这里是国际机场，虽然你有警察证，但需要授权才能……”

警卫话没说完就停了下来，因为哈利从腰际拔出左轮手枪，拿在手上掂了掂重量：“我们可以说这个授权有效，直到进一步通知吗？”

他没等对方回答就转身离去。

约恩听见了有人走进厕所，但现在他只能听见外面的泪滴形小便斗发出冲水声，因为他把自己锁在了隔间内。

他坐在马桶盖上，隔间上方是开放的，但隔间门一直延伸到地面，所以他不必把脚抬起来。

冲水声停止，接着是液体飞溅的声音。

有人在小便。

他的第一个念头是这个人不可能是史丹奇，没有人能这么冷血，在杀人之前还想到要小便。第二个念头是索菲娅的父亲也许说对了，只要一点小钱就能在萨格勒布的国际饭店雇到的这个小救赎者是无所畏惧的。

约恩清楚地听见拉链唰的一声拉起，接着由陶瓷交响乐团演奏的冲水乐曲再度响起。

仿佛指挥棒一挥，冲水声忽然停止，水龙头开始流出水来。有个男人正在洗手，洗得非常仔细。水龙头关上。再次传来脚步声，厕所门吱地叫了一声，金属门锁发出咔嗒一声。

约恩在马桶盖上瘫软下来，把黑色手提抱抱在腿上。

这时隔间门传来敲门声。

那是三下轻叩，却像是用某种坚硬物体敲的，比如钢铁。血液似乎拒绝流到约恩的脑部。他动也不敢动，只是闭上眼睛，屏住呼吸，心脏怦怦狂跳。他曾在某处读到：肉食动物的耳朵听得见猎物恐惧的心跳，这就是它们找到猎物的方法。除了他的心跳，四周完全寂静。他紧闭双眼，认为只要自己集中精神，视线就能穿透天花板，看见寒冷清澈的星空、看见地球无形却令人欣慰的计划与逻辑、看见万物的意义。

然后是不可避免的迸裂。

约恩感觉一股气压扑面而来，有那么一刻他以为是开枪所导致的。他小心翼翼地睁开双眼，看见门锁处只剩下破裂的木材，隔间门

倾斜地挂着。

眼前的男子身上大衣是敞开的，露出里面的晚礼服和衬衫，衬衫和后方的墙壁一样白得耀眼，脖子上围着红色领巾。

约恩心想，这是出席宴会的打扮。

他吸入尿液和自由的气味，低头看着面前那个躲在隔间里的年轻男子。他看起来十分笨拙，吓得屁滚尿流，坐在马桶上瑟瑟发抖，等待死亡的来临。通常在这种时候，他会纳闷这个有着浑浊蓝眼珠的男子到底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不过这次他很清楚这个人做了什么。这是达里镇的那次圣诞晚餐以来，他头一次获得个人满足，而且不再感到恐惧。

他举着手枪，看了看表。飞机三十五分钟后起飞。他看见外面设有监视器，这表示停车场里可能也有监视器，因此必须在这里解决，把约恩拉出来，丢进隔壁隔间，给他一枪，锁上隔间再爬出来。这样要到今晚机场关闭前，尸体才会被发现。

“出来！”他说。

约恩似乎失了魂，一动不动。他扬起枪，做出瞄准动作。约恩缓缓地往外移动，他又停下脚步，张大嘴巴。

“警察，把枪放下。”

哈利双手握着左轮手枪，瞄准戴着红色领巾的男子。厕所门在哈利背后关上，金属门锁发出咔嗒一声。

男子并未把枪放下，只是用枪指着约恩的头，用带有口音但哈利辨得出的英语说：“嘿，哈利，你的射击线清楚吗？”

“非常清楚，”哈利说，“正好对准你的后脑勺。我再说一遍，把枪放下。”

“我怎么知道你手里是不是真的有枪？因为我手中握的是你的

枪，不是吗？”

“我跟同事借了一把，”哈利看见男子扣在扳机上的手指收紧了些，“这把枪是杰克·哈福森的，就是你在歌德堡街刺杀的那个警察。”

哈利看见男子身子一僵。

“杰克·哈福森，”史丹奇说，“你凭什么认为他是我杀的？”

“因为呕吐物里有你的DNA，他的外套上沾了你的血，而且目击证人就站在你面前。”

史丹奇缓缓点头：“原来如此，我杀了你的同事，但如果你真的这么认为，为什么还没对我开枪？”

“这就是我跟你的不同之处，”哈利说，“我是警察，不是杀手。如果你现在放下手枪，我只会拿走你剩余人生的一半，大概二十年。史丹奇，你自己选择。”哈利的手臂肌肉已开始酸痛。

“告诉他！”

哈利看见约恩吓了一跳，知道史丹奇是在对约恩大吼。

“告诉他！”

约恩的喉结宛如漂浮物般上下跳动，他摇了摇头。

“约恩？”哈利说。

“我不……”

“他会对你开枪的，约恩，快说。”

“我不知道你想让我……”

“听着，约恩，”哈利的目光一直盯着史丹奇，“现在有一把枪抵在你头上，不管你说了什么都不能在法庭上作为呈堂证供，明白吗？现

在你没什么可以损失的。”

身穿晚礼服的史丹奇扳动击锤，金属活动声和弹簧拉紧声在坚硬光滑的厕所墙壁之间被清楚地放大。

“住手！”约恩举起双臂挡在面前，“我什么都说。”

约恩越过史丹奇的肩膀，和哈利四目交接，并从哈利的眼神中明白他已经知道了，说不定很早就知道了。哈利说得对：他没什么可以损失的。现在他说的话日后都不能当作呈堂证供，而且奇怪的是他想说，这时他竟然没有其他更想做的事，只想把一切都说出来。

“我们站在车子旁边等西娅，”约恩说，“那警察用手机听留言，我听见麦兹的声音，他听完留言后说麦兹供认了，我就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又说要打给你，我明白这下我完了。我身上有罗伯特的折叠小刀，所以就本能地做出反应。”

约恩眼前浮现当日景象，他用力把那警察的两条手臂折到背后，但对方挣脱一只手，护住了喉咙。他不断猛刺，却刺不到颈动脉，盛怒之下左右甩动那个警察，像是在甩布娃娃似的，最后小刀刺进对方胸膛，那警察的身体像是泄了气般，手臂垂软下来。他从地上捡起手机，塞进口袋，准备再给出致命一刀。

“但史丹奇跑来搅局，对不对？”哈利问道。

约恩举起小刀，正要在昏迷的哈福森脖子上划下最后一刀，却听见有人用外语大声吼叫，他一抬头就看见一个身穿蓝色外套的男子朝他疾冲而来。

“他手上有枪，我只能逃跑。”约恩说，感觉这段自白带来净化的效果，卸下了他肩头的重担。他看见哈利点了点头，也看见这个高大的金发警察明白并原谅了他。他感动不已，喉头一紧，继续往下说：“我往公寓里面跑，他对我开枪，差点就打中我。他要杀我，哈利，他是个疯狂的杀手，你快开枪打他，我们得把他除掉，你跟我……我们……”

他看见哈利放下左轮手枪，插进腰带。

“你……你干什么，哈利？”

只见那高大的金发警察扣上外套纽扣：“约恩，我要去过圣诞假期了，谢谢你的自白。”

“哈利？等一下……”约恩明白自己会有什么下场，突然口干舌燥，话语必须从干燥的口腔黏膜之间硬逼出来，“钱可以分你，听着，钱我们可以三个人分，不会有人知道。”

但哈利已开始用英语对史丹奇说：“我想那手提包里的钱，应该足以以为你们国际饭店的人在武科瓦尔盖栋房子，你母亲还会把一部分钱捐给圣斯蒂芬大教堂。”

“哈利！”约恩嘶哑地大喊，犹如死前的哀鸣，“每个人都值得拥有第二次机会，哈利！”

哈利的手握住门把，停止动作。

“看着你内心深处，哈利，你一定可以找到宽恕之心！”

“问题是……”哈利揉揉下巴，“我干的不是宽恕的行业。”

“什么！”约恩高声说，惊愕不已。

“救赎，约恩，我也喜欢被救赎。”

约恩听见哈利离去后厕所门关上，金属门锁发出咔嗒一声。身穿晚礼服的男子举枪瞄准。约恩望进枪管的黑色孔眼，这时恐惧已化为肉身痛楚，他不再知道尖叫声是朗希尔德的、他自己的，还是其他人的。但是在子弹穿入额头之前，他终于在这么多年的怀疑、羞愧和令人绝望的祷告之后，明白了一件事：没有人会听见他的尖叫或祷告。

第五部 尾声

这时他想起母亲曾在医院说过的话：“世上比活着没有爱更空虚的，是活着没有痛。”

“我要走了……”

哈利转身离去。

35 罪行

哈利走出伊格广场的地铁站，今天是平安夜前一天，路人从他身边匆匆走过，把握最后的时间采购圣诞礼物。圣诞季节的宁静氛围似乎已笼罩着整座城市，人们露出满足的微笑，圣诞节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或是露出疲惫的微笑，就算没完成也没关系。一名男子穿着整套的羽绒外套和裤子，宛如航天员般摇摆前行，脸颊圆滚泛红，咧嘴呼出白气。哈利看见一张焦急的面孔，那是个身穿单薄黑色皮夹克的女子，夹克手肘处有破洞，女子站在钟表行旁，双脚不断改变站姿。

柜台里的年轻钟表师一看见哈利就脸色一亮，迅速打发走眼前的客人，冲进里面的房间，出来时手中拿着哈利爷爷的手表，放在柜台上，露出得意的神情。

“它动了。”哈利十分惊讶地说。

“没有什么是不能修的，”钟表师说，“记得发条不要上太紧，这样会损耗零件。你试试看，我再跟你说。”

哈利旋转表冠，感觉到金属零件的摩擦力和弹簧的阻力，并注意到钟表师露出如痴如醉的眼神。

“抱歉，”钟表师说，“可以请问这块表是从哪里来的吗？”

“这是我爷爷给我的。”哈利答道，听见钟表师突然语带崇敬之意，很是惊讶。

“不是这块，是这块。”钟表师指着哈利的手腕。

“这是我的前任长官辞职时送给我的。”

“我的老天爷，”钟表师俯身在哈利的左腕之上，仔细查看那块手表，“这是真的，绝对是真的。这实在是一份非常慷慨的礼物。”

“哦？这块表有什么特别吗？”

钟表师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哈利：“你不知道吗？”

哈利摇了摇头。

“这是朗格表厂的Lange 1陀飞轮腕表，背面底盖上的序号会告诉你这款腕表总共生产了几块。如果我没记错，一共产了一百五十块。你手上戴的这块表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手表之一，问题是你把它戴在手上是否明智？严格说来，以它现在的行情，应该锁在银行金库里才对。”

“银行金库？”哈利望着手上那块看起来名不见经传的手表，前几天他还把它扔出卧室窗外，“它看起来没那么名贵。”

“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它只推出黑色表带和灰色表盘的标准款式，连一颗钻石都没镶，也没用到黄金，看起来只是采用一般标准的精钢或铂金，而且也确实如此，但它的价值在于已臻化境，精湛的工艺技术已达到艺术境界。”

“原来如此，你说这块表值多少钱？”

“我不知道，我家有一本稀世腕表的拍卖价格手册，改天我可以带来。”

“给我个整数。”哈利说。

“整数？”

“大概的价钱。”

年轻的钟表师凸出下唇，把头偏到另一侧。哈利静静等待。

“这个嘛，如果是我要卖，开价绝对不会低于四十万。”

“四十万克朗？”哈利高声说。

“不对不对，”钟表师说，“是四十万美元。”

离开钟表行之后，哈利不再觉得寒冷，呼呼大睡十二小时后残留在身体中的昏沉感也不见了。他也没注意到那个眼窝凹陷、身穿单薄皮夹克、有着毒虫般眼神的女子走过来，问他是不是前几天跟她说过话的警察，他是否见过她儿子。已经四天都没人看见她儿子了。

“他最后是在什么地方被人看见的？”哈利机械地问道。

“你说呢？”女子说，“当然是普拉塔广场啊。”

“他叫什么名字？”

“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约根森。嘿！有人在家吗？”

“什么？”

“老兄，你看起来像是去神游了。”

“抱歉，你最好拿着他的照片去警署一楼，报案说他失踪了。”

“照片？”女子发出尖厉的笑声，“我有一张他七岁的照片，这样可以吗？”

“难道你没有他近期一点的照片？”

“你以为谁会拍？”

哈利在灯塔餐厅找到玛蒂娜。餐厅已经打烊，但救世军旅社的接待人员让哈利从后门进来。

玛蒂娜背对哈利站在洗衣间里，正在把洗衣机里的衣服拿出来。哈利为了不吓到她，轻咳一声。

她转过身时，哈利正盯着她的肩胛骨和颈部肌肉，心想她的身体怎么会这么柔软？是不是永远都会这么柔软？她直起身子，侧过头，拨开一绺头发，露出微笑。

“嘿，传说中的哈利。”

她双臂垂落身侧，跟哈利只有一步之遥。哈利好好地瞧了瞧她，只见她苍白的肌肤依然焕发奇特的光彩；敏感的鼻孔翕张着；与众不同的双眼和溢出的瞳孔看起来有如局部月食；嘴唇下意识地抿起，柔软湿润，仿佛刚刚亲吻过自己。滚筒烘干机隆隆作响。

洗衣间内只有他们两人。她深深吸了口气，微微仰头，依然和哈利有着一步之遥。

“嘿。”哈利并未移动。

她的眼睛快速地眨了两下，脸上掠过一丝困惑的微笑，又转过身去，面对工作台，开始叠衣服。

“我很快就好，你可以等我一下吗？”

“我得在假期开始之前写完报告。”

“明天这里会提供圣诞晚餐，”玛蒂娜半回头地说，“你会来帮忙吗？”

哈利摇了摇头。

“有事？”

今天的《晚邮报》在她旁边的工作台上摊开，其中一整版都在报道昨晚加勒穆恩机场发现一名救世军军官陈尸在厕所中。报上引述甘纳·哈根发表的声明，目前凶手与动机依然不明，但可能跟上周在伊格广场发生的枪杀案有关。

由于两名死者是兄弟，加上警方怀疑一名身份不明的克罗地亚人，媒体已开始揣测命案背后的原因可能跟家族仇恨有关。《世界之路报》说多年前卡尔森家族曾前往克罗地亚旅游，该国素有血债血偿的传统，使家族仇恨之说成为可能。《每日新闻报》有篇文章提醒大家不要对克罗地亚人产生偏见，将他们跟来自塞尔维亚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的犯罪分子混为一谈。

“萝凯和欧雷克邀请了我，”哈利说，“我刚刚去给欧雷克送圣诞礼物时，他们邀请我的。”

“他们？”

“她。”

玛蒂娜点了点头，继续叠衣服，仿佛哈利说了一件她必须想清楚的事。

“这是不是代表你们两个人？……”

“没有，”哈利说，“不是那个意思。”

“那她还跟那个人在一起吗？那个医生？”

“据我所知是这样。”

“你没问？”哈利从她的语气中听出一股受伤的怒意。

“他们的事跟我无关，我只知道那个医生要跟他父母一起过圣诞节，就这样而已。所以你一直会在这里？”

她叠着衣服，沉默点头。

“我是来说再见的。”哈利说。

玛蒂娜点了点头，没有回头。

“再见。”他说。

她叠衣服的手停了下来，他看见她的肩膀上下起伏。

“有一天你会明白的。”他说，“现在你可能不这么想，但有一天你会明白，这样下去……并不会有什么不同。”

玛蒂娜转过身来，眼中噙着泪水：“我知道，哈利，但我还是想要，至少维持一段时间，难道这样也算要求太多吗？”

“不算，”哈利露出苦笑，“一段时间会很棒，但最好现在就说再见，不要等到会心痛的时候再来说再见。”

“可是现在就会心痛了，哈利。”第一颗泪珠滚落她的脸颊。

倘若哈利不够了解玛蒂娜·埃克霍夫，可能会认为这么一个年轻女子不可能懂得心痛是什么。而这时他想起母亲曾在医院说过的话：“世上比活着没有爱更空虚的，是活着没有痛。”

“我要走了，玛蒂娜。”

哈利转身离去。他走到停在路边的一辆车子旁，敲打车窗。车窗降下。

“她已经长大了，”哈利说，“所以我不确定她是否需要这么密切的关注。我知道你还是会继续这样做，但我只是想把话说出来而已。圣诞快乐，祝你一切顺利。”

里卡尔似乎想说些什么，但只是点了点头。

哈利迈步朝奥克西瓦河的方向走去，感觉天气已经回暖。

十二月二十七日，哈福森下葬。这天阴雨绵绵，融化的雪水如湍

急的小溪般流过街道，墓园里的积雪灰白沉重。

哈利负责抬棺，前方是哈福森的弟弟，哈利从他的步态看得出来。

丧礼结束后，众人聚在瓦尔基丽酒吧。瓦尔基丽是一家很受欢迎的酒吧，大家都称之为瓦基酒吧。

“过来吧，”贝雅特带着哈利离开其他人，来到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大家都在那里。”她说。

哈利点了点头，克制住自己，没把脑子里浮现的一句话说出来：可是毕悠纳·莫勒不在那里。后来莫勒没跟任何人联系过。

“哈利，有几件事我必须知道，因为案子没有侦破。”

哈利看着贝雅特，只见她脸色苍白，神色哀戚。哈利知道她并非滴酒不沾，但她杯子里盛的只是法里斯矿泉水。换作他，今天一定会用任何可以到手的東西来麻痹自己。

“案子还没结束，贝雅特。”

“哈利，难道你以为我没长眼睛吗？案子已经交到克里波一个无能的白痴警官手里，他只会把文件搬来搬去，一直挠他那颗没脑子的头。”

哈利耸了耸肩。

“但你已经破案了，对不对，哈利？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不想告诉别人而已。”

哈利啜饮一口咖啡。

“为什么，哈利？为什么不能让别人知道？”

“我本来就决定要告诉你，”哈利说，“只是想等过一阵子再说。去

萨格勒布雇用杀手的人不是罗伯特，而是约恩。”

“约恩？”贝雅特大吃一惊。

哈利说出钱币和流浪汉埃斯彭·卡斯佩森的事。

“但我必须加以确认，”他说，“而唯一能指认约恩去过萨格勒布的人是史丹奇的母亲，所以我跟她谈了条件，把约恩的手机号码给她，她正好在约恩强暴索菲娅的那天晚上打给他。她说约恩一开始说的是挪威语，但她没出声，所以约恩又用英语说：‘是你吗？’显然以为打电话给他的是小救赎者。事后史丹奇的母亲打给我，确认电话里的声音跟她在萨格勒布听见的一样。”

“她百分之百确定吗？”

哈利点了点头：“她说她‘非常确定’，还说约恩的口音错不了。”

“那她开出的条件是什么？”

“要我保证她儿子不会被我们的人射杀。”

贝雅特喝了一大口法里斯矿泉水，仿佛需要将她听见的这句话和水一起吞下去。

“你答应了？”

“对，”哈利说，“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重点，杀害哈福森的人不是史丹奇，而是约恩·卡尔森。”

贝雅特张口结舌，看着哈利，眼眶逐渐盈满泪水，接着用悲恸的语气低声说：“哈利，这是真的吗？还是你故意这样说，想让我好过一点？因为你认为我无法忍受凶手逍遥法外的事实？”

“呃，我这边有一把折叠小刀，是约恩强暴索菲娅的第二天在罗伯特家的床底下找到的，如果你拿去请鉴定人员比对上面的血迹是否符合哈福森的DNA，我想你的心情应该会平静一点。”

贝雅特看着水杯。“我知道报告上写了你去过那间厕所，但什么人也未见。不过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以为你看见了史丹奇，却没有阻止他。”

哈利沉默不语。

“我想你之所以不告诉别人你知道约恩有罪，是因为你不想让别人阻碍史丹奇执行任务，杀了约恩。”贝雅特的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但如果你以为这样我会感谢你，那你就错了。”

她把水杯重重放在桌上，有些人朝他们望来。哈利保持缄默，静静地等待。

“哈利，我们是警察，我们维护法律和秩序，但我们不审判，而且你也不是能让我获得救赎的救赎者，明白吗？”

贝雅特喘着粗气，用手背擦去脸颊上滑落的泪水。

“你说完了吗？”哈利问道。

“嗯。”贝雅特用执拗的眼神怒视哈利。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哈利说，“大脑是台单一的机器。也许你说得对，可能我设计了一切，让事情这样发生，但如果真是这样，我希望你知道，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让你得到救赎，”哈利把咖啡一饮而尽，站了起来，“我是为了让自己得到救赎。”

圣诞节到新年这段时间，街道被雨水冲刷得非常干净，积雪完全消失。新一年的曙光在零下气温中照亮大地，天空飘落着羽毛般的细雪，冬季似乎被赋予了一个全新的更好的开始。欧雷克收到的圣诞礼物是障碍赛滑雪板，哈利带他去韦勒山的下坡路段，在除雪机开出的弯道上滑雪。第三天去山坡滑雪的返程路上，欧雷克在车里问哈利，他们是不是很快就能去山口滑雪。

哈利看见马地亚的车停在车库外，便让欧雷克在车道底端下车，

然后独自驾车回家，躺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聆听老唱片。

一月的第二周，贝雅特宣布她怀孕了，将在夏天生下她和哈福森的宝宝。哈利回想起来，觉得自己真是瞎了眼。

一月份哈利有很多时间思考，因为上个月奥斯陆的一部分人决定休个假，暂停彼此残杀。他思考是否要让麦努斯搬进六〇五室的情报交换所，思考下半生该做什么，思考人在世时能否知道自己做了正确的抉择。

七山环绕的卑尔根依然是秋天，并未下雪。弗洛伊恩山上，哈利觉得笼罩在四周的云雾似乎跟上次的一样。他在弗洛伊恩山顶餐厅的一张桌子旁找到了那个人。

“听说你最近都来这里坐。”哈利说。

“我在等你，”毕悠纳·莫勒说，喝完杯中的酒，“你花了点时间。”

他们走出餐厅，来到观景台的栏杆旁。莫勒似乎比上次更为消瘦苍白，他双眼虽然清澈，但脸颊肿胀，双手发抖。哈利推测这应该是药物的作用，而不是酒精。

“上次你说我应该追踪钱的流向，”哈利说，“起初我还不懂你的意思。”

“我说得对不对？”

“对，”哈利说，“你说对了，但我以为你说的是我的案子，不是你自己的。”

“哈利，我说的是所有的案子。”风将莫勒的长发吹到脸上，又吹开，“对了，你没告诉我甘纳·哈根对这件案子的结果满不满意，也就是没有结果的结果。”

哈利耸了耸肩。“最后戴维·埃克霍夫和救世军免于受到丑闻冲击，声誉和事业不至于受到损害。阿尔伯特·吉尔斯特拉普失去了独生

子和儿媳妇，也丢了原本可以拯救家族财富的合约。索菲娅·米何耶兹和家人要返回武科瓦尔，当地有个新捐助者打算盖一栋房子，同时资助他们。玛蒂娜·埃克霍夫跟一个叫里卡尔·尼尔森的男人开始交往。简言之，世界还在继续前进。”

“那你呢？你还跟萝凯见面吗？”

“偶尔。”

“那个当医生的家伙呢？”

“我没问，他们有自己的问题要面对。”

“她希望你回到她身边吗？”

“我想她希望我的生活跟那个医生一样，”哈利翻起领子，望着被云雾遮住的山下市区，“其实我有时也希望自己是那种人。”

两人沉默下来。

“我把汤姆·瓦勒的手表拿去钟表行给一个懂表的年轻人看过了。你记得我说过我会做噩梦，梦到那块劳力士手表在汤姆的断臂上嘀嗒作响吗？”

莫勒点了点头。

“现在我知道原因了。”哈利说，“世界上最昂贵的手表都具备陀飞轮系统，它的振动频率是每小时两万八千次，秒针似乎不停地在绕圈飞行，再加上擒纵机构，使得它的嘀嗒声比一般腕表还要强烈。”

“劳力士，很棒的表。”

“那块表的劳力士标志是钟表师后来加上去的，用来隐藏它真正的牌子。其实它是Lange 1陀飞轮腕表，是一百五十块限量腕表中的一块，跟你送我的那块表属于同一个系列。上次这款手表在拍卖会上售出的价格将近三百万克朗。”

莫勒点了点头，嘴角泛起一丝微笑。

“你就是用价值三百万的腕表来犒赏自己？”哈利问道。

莫勒扣起大衣，翻起领子。“它们的价格比较稳定，没有车子那么显眼，也没有昂贵艺术品那么招摇，比现金容易夹带，而且不需要洗钱。”

“还可以拿来送人。”

“没错。”

“到底怎么回事？”

“说来话长，哈利。一如许多悲剧，它原本的用意是好的。我们这一小群人希望恪尽职守、拨乱反正，弥补这个由法律所管理的社会的不足之处。”

莫勒戴上一副黑手套。

“有人说社会上之所以有那么多罪犯逍遥法外，是因为司法系统犹如一张网眼很大的网，但这种说法给人完全错误的印象。其实司法系统是一张网眼很小的网，可以抓到小鱼，但只要大鱼一冲撞，它就破了。我们希望成为这张网后面的网，挡住鲨鱼。这个组织里不只有警察，还有律师、政治家和官僚，这些人看见国界失守时，挪威的社会结构、立法及司法系统不足以对抗大举来犯的国际犯罪组织，挪威警察的职权不足以和犯法者在相同规则下进行游戏，必须等立法系统迎头赶上，因此我们决定暗中采取行动。”

莫勒望着云雾，摇了摇头。

“但如此一来我们就得在封闭且秘密的环境里行事，于是腐化开始产生，微生物开始滋生。有人提出必须走私武器到国内，才有办法跟敌人抗衡，接着又说必须贩卖这些武器，为我们的工作筹措资金。这是个怪异的矛盾，但反对人士很快就发现组织已被微生物接管。接

着他们送来礼物，一开始是小东西，说是用来激励大家，不接受礼物等于没有凝聚力。但事实上这只是下个腐化阶段的开始，你在不知不觉中被他们同化，直到有一天赫然发现自己已坐在屎坑里，找不到出去的路。你有太多把柄握在他们手上，而且最糟的是你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们的组织划分为小单位，各单位之间只能通过联络人来互相联络，而联络人对一切保密。我不知道汤姆·瓦勒是我们的人，也不知道他负责走私军火，更不知道有个代号叫王子的人存在，直到你和爱伦·盖登发现这件事。这时我已经知道我们早就失去了真正的目标，从很久以前开始，我们除了中饱私囊之外就没有其他目标，而且我也腐化了，我成了……”莫勒深深吸了口气，“杀害爱伦这类警察的同谋。”

缕缕云雾环绕在他们周围，弗洛伊恩山仿佛正在飞行。

“有一天我受够了，我想退出，于是他们给了我选择，很简单的选择，但我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担心他们会伤害我的家人。”

“这就是你逃到这里来的原因？”

莫勒点了点头。

哈利叹了口气：“所以你送这块表是希望我终止这件事。”

“哈利，这件事必须由你来完成，没有其他人选了。”

哈利点了点头，觉得喉头一紧，只因他忽然想起上次他们站在山顶时莫勒说过的话：想想还挺可笑的，从挪威第二大城市的市中心搭乘缆车，六分钟就可以抵达这些山脉，但却有人会在这里迷路和死亡。试想你以为自己所在之处是正义的核心，不料却突然迷失方向，变成了你所对抗的那种人。哈利想到自己在脑中所做的计算，以及自己所做出的大小抉择，是这些引领他在最后一刻到达加勒穆恩机场。

“长官，如果我跟你其实没有那么不同呢？如果我说我和你是在同样的处境中呢？”

莫勒耸了耸肩：“英雄和恶徒的区别，在于机会时势的细微差别，一切向来都是如此。公义是懒惰和没有远见之人所崇尚的美德，若少了破坏规定和不守规则的人，现在我们仍会活在封建时代里。哈利，我迷失了，就这么简单。我相信了一些东西，但我眼瞎了，等我看清楚时，我已经腐化了。这种事随处可见。”

哈利在风中打了个冷战，思索着该说什么好，然而当他终于想到并说出来时，却发现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十分陌生而扭曲：“抱歉，长官，我没办法逮捕你。”

“没关系，哈利，其他的我再自己解决，”莫勒的语气听起来很冷静，几乎像是在安慰他，“我只是希望你看清并理解一切，也许会从中学到些什么，没有别的了。”

哈利看着难以穿透的云雾，想按他的长官及朋友莫勒所说“看清一切”，却无法办到。他转过头去，发现莫勒已经离去。他朝白雾中高声呼唤莫勒的名字，尽管他知道莫勒说得没错，没有别的了，但还是觉得应该有人叫他的名字。

[1] 指吸毒者。

[2] Politiavdelingssief和Politioverbetjent，均指犯罪特警队队长一职，前后说法不同。

[3] Politiavdelingssief和Politioverbetjent，均指犯罪特警队队长一职，前后说法不同。

[4] 又名奔牛节，是西班牙纳瓦拉自治区首府潘普洛纳市的一项传统庆祝活动。

[5] 西班牙恐怖组织。

[6] 17至18世纪德国新教路德宗教会中一派的神学观点，反对死板地奉行信条，而要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内心的虔诚。

[7] 帕特里克·聚斯金德的小说《香水》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嗅觉异常灵敏的天才，他先后杀死二十六名少女，萃取她们的体味制出神奇的香水。

[8] 出自《圣经·旧约·以赛亚书》。

[9] 一种大麻的浓缩物。

[10] 一种活泼欢快的民间舞蹈，起源于16世纪的英国。

[11] 出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

[12] 出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

[13] 毁灭之神，印度教三大神之一。

[14] “9·11”事件后美军及其盟军对基地组织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所采取的军事行动。

[15] 目前最早最准确测试是否怀孕的检查方式。

[16] 缅甸中南部平原的一个省。

[17] 法国足球运动员。

[18] 挪威中部的一个郡，首府为斯泰恩谢尔。

[19] 挪威第一任国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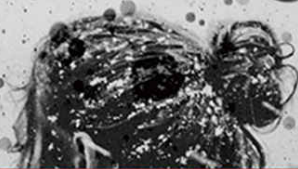
初雪就要降临，雪人即将再现。冰雪融化之时，他将带走另一人……

[挪威] 尤·奈斯博——著 林立仁——译

雪人

S n ø m a n n e n

Jo Nesbø



婚姻里藏有怎样黑暗的秘密？欲望中孕育着多深的恶意？
你真的了解枕边人吗？

情节媲美《消失的爱人》 销量直逼《龙文身的女孩》

作品全球销量突破2500万册

北欧犯罪小说天王尤·奈斯博探究邪恶本质的登峰之作

雄踞挪威排行榜Top 1 长达50周，入围都柏林文学奖

《纽约时报》《出版人周刊》《洛杉矶时报》《泰晤士报》《卫报》《独立报》《镜报》等媒体好评推荐！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磨铁天卷

CS BOOKY

版权信息

书名：雪人

作者：【挪威】尤·奈斯博

译者：林立仁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

- 1 雪人
- 2 卵石眼
- 3 洋红
- 4 失踪
- 5 图腾柱
- 6 手机
- 7 未揭露的数据
- 8 鹅颈
- 9 深渊

第二部

- 10 粉笔
- 11 死亡面具
- 12 对话
- 13 纸
- 14 卑尔根市

第三部

- 15 数字8
- 16 冰壶
- 17 好消息
- 18 景观
- 19 电视

第四部

- 20 太阳眼镜
- 21 候诊室
- 22 吻合
- 23 马赛克
- 24 图翁巴
- 25 死线
- 26 缄默
- 27 开端
- 28 疾病
- 29 催泪瓦斯

30 代罪羔羊

31 南极

32 保存槽

第五部

33 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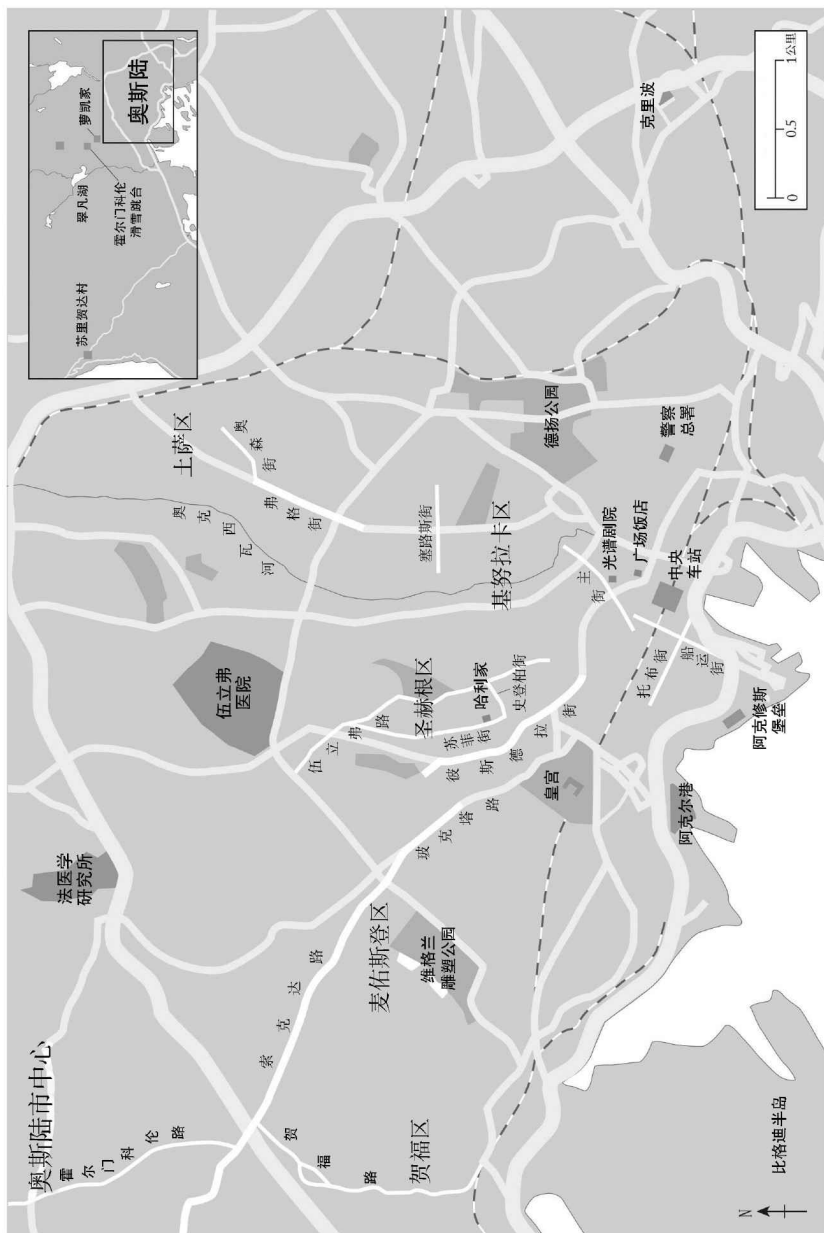
34 警笛

35 怪物

36 高台

37 爸爸

38 天鹅



第一部

1 雪人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五日 星期三

这天，天空开始飘雪。早上十一点，大片雪花从无色天际落下，入侵鲁默里克区的野地、庭院、花园、草地，犹如来自外层空间的白色大军。下午两点，利勒史托市出动扫雪机。下午两点半，莎拉·齐纳兰小心翼翼地驾驶她那辆丰田卡罗拉SR5，缓缓行驶在克罗路的独栋洋房之间。十一月的白雪铺在蜿蜒起伏的乡间道路上，宛如替马路盖上一层羽绒被。

莎拉觉得这些房子在白天看起来很不一样，以至于她差点开过头，错过了他家的车道。她踩下刹车，车子猛然刹住。她听见后座传来呻吟声，朝后视镜望去，看见儿子摆出一张臭脸。

“不会花太久时间的，宝贝。”莎拉说。

她看见车库前方的积雪之间露出一大块黑色柏油路面，心知那个位置停过一辆搬家卡车。她觉得喉头紧缩，只希望自己并未来得太迟。

“谁住在这里啊？”儿子的声音从后座传来。

“妈妈认识的一个人。”莎拉说，下意识地在镜子里查看自己的头发，“等我十分钟就好，宝贝。我把钥匙留在车上，让你听收音机。”

她没等儿子回话就下了车，踩着滑溜的鞋底，连走带跑来到门口。这里她来过无数次，但没有一次是像这样在大白天前来，完全暴露在邻居窥探的视线中。倒不是说深夜来访就显得比较清白，不知道为什么，这种行为在夜幕降临后进行似乎比较恰当。

她听见门铃声在门内响了起来，犹如受困于果酱罐的大黄蜂发出嗡嗡声响。她感到急切之情在体内不断升高，不由得朝邻居窗户瞥了

一眼，却不见任何动静，窗户上只映照着光秃秃的黑色苹果树、灰色天空和乳白色地面。过了一会儿，她终于听见门内传来脚步声，这才松了口气。片刻之后，她已在屋内，投身在他的怀抱中。

“亲爱的，不要走。”她说，听见自己的声带不由自主发出呜咽声。

“我非走不可。”他语气平淡，显然这句话很久以前就说得腻了，但他的双手依然熟悉地在她身上游走，并不觉得厌烦。

“不对，你不是非走不可，”她在他耳畔低声说，“你只是想离开，你不敢再继续下去。”

“我走不走跟我们的事没关系。”

她听见他的口气中透出些微怒意，同时感觉到他强壮温柔的手滑下她的脊椎，伸进裙子腰带，来到大腿上。他们就像一对配合娴熟的舞者，熟知对方的每个动作、脚步、呼吸、节奏。首先他们会做爱；他们的性爱是纯白色的，而这是美好的部分。做完爱之后，他们就得迎接黑暗的部分，也就是痛苦。

他的手在她外套上抚摸，在厚厚的衣料下找寻她的乳头。他时常为她的乳头神魂颠倒，无论如何总是会回到她的乳头上，也许是因为他自己没有乳头的缘故。

“你是不是把车停在车库前面？”他问，声音显然有点焦躁。

她点点头，觉得欢愉如同飞镖射入她的脑际，带来痛苦。她的性欲已为他张开双翅，准备迎接他的手指：“我儿子在车上等。”

他的手陡然停住。

“他什么都不知道。”她呻吟一声，感觉到他的手开始撤退。

“你丈夫呢？他在哪里？”

“你说呢？当然是在上班啊。”

这次换她语带恼怒。她之所以恼怒除了因为他提到了她丈夫，也因为她只要一说到丈夫就无法不恼怒。她的身体需要他，立刻就要。她拉下他的裤子拉链。

“不要……”他说，抓住她的腰际。她挥出另一只手，掴了他一巴掌。他诧异地望着她，脸颊浮现红色掌印。她微微一笑，抓住他的浓密黑发，将他的脸拉到面前。

“你要走就走，”她轻声说，“可是在你走之前，你得再干我一次，明白吗？”

她感觉他的气息喷上面颊，这时他的吐息已接近喘息。她用空着的那只手又掴了他一巴掌，另一只手则感觉他的欲望在她手中逐渐膨胀。

他的撞击一次比一次强烈，但对她而言一切都已结束。她觉得麻木。魔法消失了，张力消散了，留下的只有绝望。她就要失去他了。她躺在床上的这一刻，已然失去了他。这么多年来，她为他思念渴慕，为他流过无数眼泪，为他涉险过无数次，而她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唯一得到的只有一样东西。

他站在床尾，闭着双眼朝她冲刺。她看着他的胸膛。他们刚开始交往时，她看见他的胸肌上只有一大片白色肌肤，觉得颇为怪异，但是过了一阵子之后，她开始喜欢上这片胸膛，这片胸膛让她想到许多老式雕像为了不让社会大众有多余联想，刻意省去了乳头。

他的呻吟声越来越大，她知道他很快就会发出狂暴的吼声。她喜欢那狂暴的吼声，他的吼声总是充满惊奇，狂喜连连，几乎是以痛苦的方式呈现，仿佛每次高潮都远远超过他最狂野的想象。她等待着他发出那最后的吼声，像是对这间少了照片、窗帘和地毯的冰冷卧室发出道别的吼声。之后他会穿上衣服，前往挪威另一个角落。他说那里有人提供给他一份令他难以说不的工作，但他却可以对她说，可以

对她的求欢说不，而且依然可以发出欢愉的吼声。

她闭上双眼。吼声并未到来。他停止了动作。

“我看见一张脸。”他低声说。

她猛吃一惊：“在哪里？”

“窗户外面。”

窗户位于床铺另一端，就在她头部正上方。她翻过身来，感觉他已然垂软，滑出体外。她仍躺在床上，头部上方的窗户位置太高，她无法往外看。此外，如果有人要站在窗外往屋内窥看，那扇窗户的位置也同样过高。外头的阳光已逐渐黯淡，她只能在窗玻璃上看见天花板灯光的双重映像。

“你只是看见你自己吧。”她说，语气近乎恳求。

“我本来也这样想。”他说，依然盯着窗外。

莎拉在床上跪了起来，朝窗外庭院望去。她看见了一张脸。

她不由得松了口气，放声大笑。那张脸是白色的，上头有两个眼睛，嘴巴以黑色卵石排成，卵石可能是车道上捡来的，两只手臂是苹果树的树枝。

“我的老天，”她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只是个雪人而已嘛。”

她的笑声逐渐转变为哭声；她无助地啜泣，直到感觉他的手臂环抱住她。

“我得走了。”她呜咽地说。

“再待一会儿。”他说。

她又待上了一会儿。

莎拉往车库走去，看了看表，发现她已离开将近四十分钟。

他答应偶尔会打电话给她。他向来是个说谎高手，但这次她很高兴他扯了这个谎。她还没上车，就看见儿子的苍白脸庞在后座里凝视着她。她伸手去拉门把，却发现上了锁。她透过布满雾气的车窗看着儿子，敲了敲窗户，儿子才打开门锁。

她坐进驾驶座，发现收音机静默无声，车内冷森森的，车钥匙在前座上。她转头望向儿子，看见他脸色发白，下唇颤抖不已。

“出了什么事吗？”莎拉问。

“对，”儿子说，“我看见他了。”

儿子的语气中带有一种又细又尖的惊恐。自从小时候他挤在他们夫妇中间，坐在沙发上，双手捂着眼睛看电视以来，她已经很久没听见他用这种恐惧的语气说话了。如今他已开始变声，不再跟她拥抱互道晚安，开始对汽车引擎和女孩感兴趣。有一天，他会跟一个女孩坐上车，离她而去。

“你是什么意思？”她说，将钥匙插进点火装置，然后转动。

“雪人……”

引擎没有反应。毫无预警之下，惊慌突然将她攫获。莎拉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害怕什么。她朝挡风玻璃外看去，再次转动钥匙。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那雪人长什么样子？”她问，将油门踩到底，急切地转动钥匙，转得那么用力，以至于她觉得钥匙似乎就要被她扭断了。他给了回答，但声音被引擎的怒吼声淹没。

莎拉挂好挡，放开手刹，仿佛突然急着想离开此地。轮胎在柔软的雪泥中转动。她催动油门，车尾滑向一边，轮胎抓上柏油路面，车子蹒跚地向前驶去，滑上马路。

“爸爸在等我们，”她说：“我们得快点才行。”

她打开收音机，调高音量，让冷森森的车内除了她自己的声音之外，还灌满广播的声响。新闻播报员正在播报今天已播出上百次的新闻：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炉，罗纳德·里根打败吉米·卡特，当选美国总统。

儿子又说了一句话，她朝后视镜瞥了一眼。

“你说什么？”她拉高嗓门说。

他又说了一次，但她依然听不清楚。她调低收音机的音量，驾车朝主干道及河川的方向驶去，两者有如两条阴郁的黑色条纹贯穿乡间。儿子倾身凑到前座之间，吓了她一跳。他在她耳边低语，声音嘶哑，仿佛他说的话绝对不能让别人听见。

“我们都得死。”

2 卵石眼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二日 第一日

哈利·霍勒心头一惊，猛力睁开双眼，只觉得寒冷彻骨。黑暗中传来说话声，吵醒了他。那声音说，今天美国人民将决定未来四年是否让小布什继续连任美国总统。十一月。哈利心想，他们绝对正在朝黑暗时期迈进。他掀开被子，双脚踏上地面。油地毯寒冷如冰，踏在脚下竟有刺痛之感。他让收音机闹钟继续用刺耳声音播报新闻，走进浴室，在镜中端详自己。他在镜子里也看见了十一月：扭曲、灰白、阴郁。一如往常，他双眼布满血丝，鼻头毛孔仿佛又黑又大的陨石坑，眼睛下方挂着的眼袋透出一抹被酒精洗涤过的淡蓝色。等脸庞用热水浸润过，拿毛巾擦干，再吃一顿早餐，那抹淡蓝色就会褪去，或者说，他猜想到时候那抹淡蓝色就会褪去。如今他已要迈入四十大关，他不知道自己的脸庞在白天呈现何种样貌。他几乎每晚都被噩梦侵

扰，早上醒来之后，他不知道自己那张持续被噩梦猎捕的面容是否会有平静浮现？脸上皱纹是否会被抚平？他之所以不知道，是因为他一离开苏菲街那间斯巴达式的简朴住所，就开始扮演奥斯陆警察总署犯罪特警队的霍勒警监，同时尽量避免去照镜子。他会透过别人的容貌，寻找别人的痛苦、弱点、噩梦、动机和自我欺骗的原因，聆听别人述说那些听来令人倦怠的谎言，并试着找出他做这份工作背后的意义。他的工作就是把那些已在内心禁锢自己的人关进监狱，他十分了解那些充满仇恨和自我轻视的监狱是怎么回事。

哈利抚摸头上刚剪过的、根根直竖的短发。从他冻僵的脚底板到头上金发之间的距离，不多不少正好一百九十二厘米。他的锁骨突出于肌肤之下，仿佛一支衣架。自从上一件承办的案子告一段落之后，他进行了大量的体能训练，有些人认为他锻炼身体到近乎狂热的地步，除了骑飞轮之外，还开始在警署内部的健身房练习举重。哈利喜欢做重量训练产生的那种灼热痛楚，以及思绪受到抑制的感觉。然而他的身形越变越瘦，身上的脂肪消失了，剩下肌肉铺排在肌肤和骨骼之间。过去他看起来肩宽膀圆，萝凯都说他是天生的运动员身材，如今他开始看起来像是曾在照片里见过的一头精瘦北极熊，一只肌肉虬结但体型精实得吓人的掠食动物。他会变成这样，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正慢慢淡出人生舞台。反正无所谓。哈利叹了口气。十一月。天空将越来越幽暗。

他走进厨房，喝了杯水舒缓头痛，然后朝窗外看去，登时讶异不已。苏菲街另一边的房子，屋顶全变成了白色，亮白表面折射耀眼的阳光，刺痛他的双眼。原来今年的初雪已在昨夜来到。他想起了那封信。他偶尔会收到这种信，但那封信颇为特别，里头提到了图翁巴。

收音机开始播放大自然生态节目，一个表情丰富的声音正热切地描述海豹的行为和生活。“每年夏天，贝豪斯海豹都会聚集在白令海峡准备交配，这种海豹以公海豹占大多数，因此竞争相当激烈。公海豹一旦争取到一只母海豹，整个繁殖期都会跟这只母海豹厮守在一起。公海豹会照顾他的伴侣，直到小海豹诞生并能够独立生活。公海豹如此照顾母海豹并非出于对母海豹的爱，而是出于对自己的基因和

繁殖后代的爱。若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来看，贝豪斯海豹之所以维持一夫一妻完全出于天择，而非道德。”

真是这样吗？哈利心想。

收音机传出的声音十分亢奋，几乎是以假音在说话：“可是当贝豪斯海豹离开白令海峡，准备去开阔海域觅食的时候，公海豹就会试图杀害母海豹。为什么呢？因为母海豹再也不会跟同一只公海豹交配了！对母海豹而言，跟其他公海豹交配可以分散繁衍后代的风险，就好像投资股市必须分散风险一样，母海豹想和不同的公海豹交配，纯粹只是基于生理因素，而公海豹相当明了这一点。公海豹杀害母海豹，是为了要阻止其他公海豹的后代和它自己的后代争夺食物。”

“我们正在进入进化论的领域，怎么人类不借鉴海豹的思维呢？”另一个声音说道。

“我们人类是这样想的啊！人类社会其实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维持一夫一妻，而且从来不曾如此。最近瑞典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儿童其实并非他们认定的父亲所生。百分之二十啊！也就是每五个儿童就有一个活在谎言中！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维持生物多样性。”

哈利调整收音机频道，找寻耳朵可以忍受的音乐，最后停留在上了年纪的约翰尼·卡什演唱的《亡命之徒》（Desperado）上。

门上传来坚实的敲门声。

哈利走进卧室，穿上牛仔裤，来到玄关，打开了门。

“请问你是哈利·霍勒吗？”门外男子身穿蓝色连身工作服，一双眼睛清澈得有如孩童，正透过厚重的眼镜看着哈利。

哈利点了点头。

“你这里有霉菌吗？”男子一脸正经地问道，他的额头横贴一缕头

发，腋下夹着一个塑料写字板，写字板上夹着一张印得密密麻麻的表格。

“严格说起来，”哈利说，“这件事属于个人隐私。”

男子从心底厌烦听见这种玩笑话，只微微露出一丝笑容：“你家里有霉菌吗？有没有哪里发霉？”

“我想应该没有吧。”哈利说。

“霉菌就是这样，大家都认为自己家里应该没有滋生霉菌。”男子啧了几声，抖着脚跟。

“可是——？”哈利的尾音拖得老长。

“可是就是有。”

“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因为你邻居家里有。”

“嗯哼？所以你认为霉菌可能扩散了？”

“霉菌不会扩散，木材干腐病才会。”

“所以说……？”

“这栋房子沿着墙壁建造的通风管道有工程瑕疵，会让干腐菌滋生。我可以看一下你家厨房吗？”

哈利让到一旁。男子快步踏进厨房，迅速拿出一个看起来像吹风机的橘色装置，压在墙上，只听见那橘色装置发出两声短促的尖锐声响。

“这是湿气侦测仪，”男子说，看着侦测仪上看起来显然是指示器的东西，“跟我想的一样，你确定你没看过奇怪的东西或闻过奇怪的味道吗？”

哈利不太清楚男子指的是什么。

“就好像发霉的面包表面会有一层东西，”男子说，“还会发出霉味。”

哈利摇摇头。

“你会不会觉得眼睛酸涩？”男子问，“常常觉得疲倦？还会头痛？”

哈利耸耸肩：“这些症状我都有，而且已经很久了。”

“你是说从你住在这里就有了？”

“可能吧，你听着……”

男子并不听哈利说话，径自从腰带上抽出一把刀。哈利后退一步，眼睁睁看着男子握刀的那只手扬了起来，用力往墙上刺去。刀子穿入壁纸后方的石膏板，发出呻吟似的声音。男子抽出刀子，接着又是一刀，然后伸手将布满粉尘的石膏板往后扳。墙上现出一个大洞。男子拿出一支小手电筒往洞内照去，过大的眼镜后头逐渐浮现深刻的皱眉纹。男子将鼻子深深探入洞内，吸了几口气。

“没错，”男子说，“哈啰，小家伙。”

“你在跟谁打招呼？”哈利问，凑近了些。

“曲霉属的真菌，”男子说，“曲霉属是霉菌的属，这个属里头有三四百种霉菌，很难说这是哪一种，因为霉菌生长在这种坚硬表面上只有薄薄一层，肉眼看不出来，可是闻这个味道绝对没错。”

“这表示我有麻烦了对吗？”哈利问，开始回想上次他和父亲赞助小妹前往西班牙旅游后，自己的银行账户里还剩多少钱。他的小妹是唐氏综合征患者，但根据小妹自己的说法，她只是“有一点点唐氏综合征”而已。

“这不是真正的干腐菌，不会害这栋房子倒塌，”男子说，“但可能会害你病倒。”

“我？”

“如果你容易受霉菌影响的话就会。有些人只要和霉菌呼吸同样的空气就会生病，他们会长年感到身体虚弱，可是又找不到病症，其他住户又都住得好好的，于是他们会被判定为罹患忧郁症，使得这些害菌继续啃食壁纸和石膏板。”

“嗯，你有什么建议？”

“当然是让我把这些霉菌连根拔除。”

“顺便把我的财产也连根拔除吗？”

“所有费用房屋保险都会理赔，你一文都不花，只要让我进来处理几天就好了。”

哈利从厨房抽屉里找出一份备用钥匙，递给男子。

“对了，”男子说，“只有我一个人会进来你家，你不用担心会发生什么奇怪的事。”

“是吗？”哈利悲哀地笑了笑，看着窗外。

“怎么了？”

“没什么，”哈利说，“反正我家也没什么东西好偷的。我得出门了。”

早晨的太阳低悬空中，照亮奥斯陆警署大楼的每一片玻璃。警署大楼位于格兰斯莱达街旁的山坡顶端，已在该地矗立三十年。警署大楼设在这里有其原因，这个位置让警方得以接近奥斯陆东区的高犯罪率地区，而且位于老酿酒厂旧址的监狱就在旁边。警署周围环绕着褐色枯草地和枫树及椴树，昨夜初雪过后，这些植物全都覆盖了薄薄一

层灰白色的雪，使得整座公园看起来有如亡者家中罩了白布的各类家具。

哈利沿着带状的黑色柏油路步行至警署入口，走进大厅。警署大厅的陶瓷壁面由挪威陶瓷艺术家卡里·克里斯滕森（Kari Christensen）设计，引有活水潺潺流过，低诉着永恒的秘密。哈利对接待柜台的保安人员点了点头，前往六楼的犯罪特警队。哈利被分配到红区的新办公室已经六个月了，但他还是经常去那间昔日他和杰克·哈福森警官共用的办公室。那间办公室既窄小，又没有窗户，如今使用的人是麦努斯·史卡勒警探，哈福森已安葬于维斯雅克墓园。哈福森的父母起初希望儿子的遗体能运回家乡斯泰恩谢尔市安葬，因为他和鉴识中心主任贝雅特·隆恩并未结婚，甚至不曾同居。然而当他们得知贝雅特怀了他的孩子，而且预产期是在夏天后，便同意将他葬在奥斯陆。

哈利走进他的新办公室。他知道这间办公室将永远被他称为“新办公室”，就如同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的主球场完工至今已过了五十个年头，但它的名称依然是Camp Nou，这是加泰罗尼亚语，也就是“新球场”的意思。哈利坐上椅子，打开收音机，对三张照片点头道早安。那三张照片斜倚墙壁，立在书柜上。

哪天他如果记得买来照片挂钩，就会将它们挂上墙壁。三张照片里分别是爱伦·盖登、杰克·哈福森、毕悠纳·莫勒，以卒年顺序排列，正好组成“已故警察俱乐部”。

收音机里，挪威政治家和社会科学家正针对美国总统大选提出看法。哈利认出亚菲·史德普的声音，史德普是畅销的《自由杂志》创办人，也是最博学、最自负、最能娱乐大众的挪威意见领袖。哈利调高音量，直到收音机发出的说话声从砖墙上弹射回来，躺在新办公桌上那副盖世牌手铐都为之震动。他常利用桌脚来练习快速上铐，将桌脚铐得都迸裂开来。这是他去芝加哥参加FBI研习营后染上的恶习，当时他下榻于糟透了的卡比尼格林国民住宅，为了排遣寂寞夜晚，就在套房里伴着邻居的哄闹声和一杯杯金宾威士忌，反复练习快速上铐。

快速上铐的目的，是运用熟练手法将手铐铐上嫌犯，使弹簧铐环圈住嫌犯手腕，并在另一端迅速扣上。只要力道和准头拿捏得恰到好处，一个动作就可以将自己和嫌犯铐在一起，让嫌犯完全来不及反应。哈利在工作上从未用到快速上铐的技巧，倒是他去芝加哥学来的另一项技能派上过一次用场，那就是如何缉捕连环杀手。手铐铿锵一声铐上桌脚，收音机里持续传出嗡嗡作响的说话声。

“史德普，你认为挪威人为什么对小布什老是存有疑虑？”

“因为挪威是个受到过度保护的国家，我们从来不曾打过仗，我们非常乐于让其他国家像是英国、苏联、美国来替我们打仗。没错，自从拿破仑战争以后，我们就喜欢躲在这些老大哥背后，每当情势变得危急，挪威总是仰仗其他国家担起责任，只求能够维护自身安全就好。这套把戏我们玩得太久了，以至于我们跟现实脱了节，基本上我们相信住在地球上的人，都希望我们这个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可以和平安泰。挪威就像是个大脑只有豌豆那么一丁点大的金发女人，说话叽叽喳喳，在危险的纽约布朗克斯区暗巷里迷了路，还怪保镖对抢匪太凶。”

哈利拨打萝凯的电话号码。除了小妹的电话号码之外，萝凯的电话号码是哈利唯一背得起来的号码。过去他年纪尚轻、历练尚浅之时，曾认为记忆力差对警探而言是个大缺陷，而今他已不再这么认为。

“你所谓的保镖是指小布什和美国吗？”主持人问。

“没错。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曾说，美国从未自愿选择要扮演这个角色，但这个角色除了美国之外没有其他国家能够胜任。约翰逊说得没错。我们的保镖是个改过自新的基督徒，他有恋父情结、酗酒问题、智能有限，而且没有骨气和荣誉感去服兵役。简而言之，如果他今天再度当选美国总统的话，我们大家都应该要高兴才对。”

“我想你说的应该是反话吧？”

“并不是，这样一个懦弱的总统一定会对顾问言听计从，相信我，白宫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顾问团。大家看了那些可笑的美电视、电影，都误以为白宫的椭圆办公室里只有民主党员才有大脑，但其实头脑最为灵活锐利的白宫幕僚，反而往往是极右派共和党人士，很令人惊讶对不对？小布什如果再次当选总统，挪威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我的一个女性朋友的女性朋友还跟你上过床呢。”

“真的吗？”哈利说。

“我不是说你，”萝凯说，“我是说那个史德普。”

“抱歉。”哈利说，调低了收音机音量。

“有一次史德普在特隆赫姆市演讲完后，邀请她去他房间。她对史德普有意思，但事先告知说她动过乳房切除手术。史德普说他得想一想，就去了酒吧，后来史德普回来带她回房间。”

“嗯，希望他的期望有被满足。”

“没有什么可以满足期望。”

“是哦。”哈利说，有点搞不清楚这段对话到底在说什么。

“今天晚上安排得怎么样？”萝凯问。

“皇宫烧烤餐厅晚上八点没问题，可是他们扯了一堆不能事先订位的鬼话。”

“可能只是想把自己搞得很高级吧。”

两人约好先在旁边的吧台碰面。挂上电话后，哈利坐在椅子上陷入沉思。萝凯的声音听起来很愉快，也可以说是开朗，既开朗又愉快。他试着去感觉自己是否替萝凯感到开心？是否替这个他深爱的女人正和别的男人快乐交往而感到开心？萝凯和他有过相爱的时光，他

有过机会，但他浪费了机会。既然如此，何不为了她过得好而开心？何不抛开那些想改变既定事实的念头，继续过自己的日子？他答应自己会再加把劲做到这点。

晨间会议很快就结束了，现任犯罪特警队队长甘纳·哈根很快就把队上正在侦办的案子讨论完毕。哈根的队长头衔全名为 Politioverbetjent，简称POB。队上正在侦办的案子不多，其中并没有新的谋杀案，而谋杀案是唯一能让队员精神为之一振的案子。前来参加晨间会议的还有托马斯·海勒，他隶属于制服警察的失踪组，负责报告一件女子失踪案，这名女子在自家失踪已超过一年。警方在女子家中并未发现任何暴力迹象或歹徒侵入的痕迹，也一直无法掌握到她的行踪。她是个家庭主妇，最后被人看见是在一家托儿所，当天早上她将一对儿女送到托儿所之后就离开了。她的丈夫和亲友都有不在场证明，经过清查也都排除涉案嫌疑。失踪组讨论过后，认为应该将此案转交给犯罪特警队侦办。

麦努斯说他去过伍立弗医院，探视犯罪特警队特约精神科医师史戴·奥纳，奥纳请他向大家问好。哈利听了觉得良心不安。奥纳不只是哈利侦办刑案的顾问，也是他私底下对抗酒瘾的支持者，更是他最接近于知交的好友。奥纳因为不明病因入院一星期，哈利至今尚未克服他不愿踏入医院的情结。明天，哈利心想，或是星期四，一定要去医院探望奥纳。

“我们队上来了一位新警官，”甘纳·哈根宣布说，“卡翠娜·布莱特。”

坐在第一排的一名年轻女子自动站了起来，脸上并未露出笑容，却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女子。没刻意展露魅力就很吸引人了，哈利心想。卡翠娜身材纤细，一络络头发毫无生气地垂落脸颊两侧，脸庞苍白，轮廓鲜明，脸上带着严肃且疲惫的神情，这种神情哈利在其他美丽绝伦的女人脸上也曾见过。这类美丽女子相当习于被人观看，早就对这件事没有了好恶。卡翠娜身穿蓝色套装，很能展露女性曲线，裙子底下却露出厚重的黑色紧身裤袜和实用冬靴，抹去一切她刻意卖弄

性感的可能性。她站立原地，扫视众人，仿佛她站起来只是为了看看每个人，而非被看。哈利猜想她穿那身套装和她来警署这样和大家做个小小的初次会面，应该都经过她的计划。

“卡翠娜在卑尔根警署任职了四年，主要处理妨害风化的案件，但也曾执行犯罪特警队分派的任务。”哈根低头看着一张纸继续说道，哈利心想他看的应该是卡翠娜的履历，“一九九九年毕业于卑尔根大学法律系，随后进入警察学院，现在我们这里的警官。没有小孩，但是已婚。”

卡翠娜的一道细眉微微上扬。哈根可能因为看见她这个表情，或认为最后这句话有点多余，于是又补上一句：“以免你们对她有兴趣……”

哈根顿了顿，这句话的余韵让现场气氛一片凝重。哈根觉得自己似乎只是越描越黑，用力咳了两声，宣布说还没报名参加圣诞派对的人，请在本星期三以前完成报名。

椅子纷纷发出刮擦声，哈利快步踏出走廊，这时他背后传来一个声音：“看来我是你的。”

哈利转过身，看着卡翠娜的脸庞，心想要是她刻意展露魅力一定很迷人。

“或者说你是我的，”她说，露出整齐的贝齿一笑，但笑容有所保留，“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她说的是一口带有卑尔根腔的标准挪威语，碰到r只微微卷舌。哈利敢打包票，她这口音代表她来自卑尔根的法纳区或卡法勒区，或是某个稳定的中产阶级地区。

哈利继续往前走，卡翠娜快步跟上：“看来队长忘了通知你。”

她对哈根这个队长头衔的每个音节都稍微加强重音。

“这几天你应该带我熟悉环境，照顾我的需要，直到我可以独立作业。你想你可以做到这些吗？”

哈利露出微笑。到目前为止，他喜欢卡翠娜这个人，但他的心胸当然也保持开放，随时可以改变看法，总是给别人机会成为他黑名单上的一员。

“我不知道，”哈利说，在咖啡机旁停下脚步，“不然就从这个开始好了。”

“我不喝咖啡。”

“不过呢，这玩意儿一目了然，就跟这里绝大多数的东西一样。你对那件女子失踪案有什么看法？”

哈利按下美式咖啡机的按钮，这台咖啡机做出的美式咖啡就跟挪威渡轮咖啡没两样。

“你是指什么？”卡翠娜问。

“你认为她还活着吗？”哈利轻描淡写地问，不让卡翠娜察觉出他其实是想掂掂她的斤两。

“你当我是白痴吗？”卡翠娜说，看着咖啡机一阵一阵地将黑色液体喷溅到白色塑料杯中，脸上露出作恶神情，丝毫不加掩饰，“你刚刚没听见队长说我在性犯罪小组待了四年吗？”

“嗯，”哈利说，“所以你认为她死了？”

“早就死透了。”卡翠娜说。

哈利拿起白色塑料杯，心想他可能发现了一个他也许会欣赏的同事。

下午哈利步行回家，看见人行道和马路上的积雪已经融化，细细的雪花在空中回旋飞舞，一碰触地面就被柏油吞噬。他走进奥克许街那家他常去的唱片行，买了一张加拿大摇滚歌手尼尔·扬的最新专辑，尽管他觉得那张专辑可能十分无趣。

他一打开家门，就注意到屋里有些不同，也许是声音不同，也许是气味有异。他赶紧冲到厨房门口，赫然发现一整片墙壁不见了，也就是说，今早原本是石膏板和淡色花纹壁纸的地方，如今只看见锈红色砖墙、灰泥和布满钉孔的黄灰色壁骨。地上放着霉菌清除员的工具箱，料理台上留有一张字条，写说他明天会再来。

哈利走进客厅，将尼尔·扬的CD放进播放器，十五分钟后又闷闷不乐地取出，换上美国摇滚歌手瑞安·亚当斯的CD。想喝酒的念头不知从哪里蹦了出来。他闭上双眼，凝视血液的脉动和完全的黑暗。他又想起了那封信。初雪。图翁巴。

电话铃声打断了瑞安·亚当斯唱的《舞在第九街》（Shakedown on 9th Street）。

电话中一名女子自我介绍说她叫欧妲，是电视节目“波塞脱口秀”的工作人员，很高兴再次跟他通话。哈利不记得这女子是谁，但记得这个电视节目。波塞脱口秀曾邀请他上电视谈连环杀手，因为他是唯一去过FBI研习营的挪威警官，而且曾经逮到过一名真正的连环杀手。哈利竟然愚蠢到一口答应。他告诉自己说他上节目是去谈论要事，略为描述杀人者的状态，而不是为了要在这个全挪威最受欢迎的脱口秀露脸。如今回想起来，他已不这么确定当初去上节目的动机是什么，但这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节目现场播出前他喝了酒。他确信自己只喝了一杯，但电视上他看起来像是喝了五杯。一如往常，他口齿十分清晰，但双眼呆滞，分析迟缓，无法做出任何结论，使得主持人不得不介绍新一届全欧洲插花冠军出场。哈利不发一语，但他的肢体语言明白地表示他对现场众人讨论插花有什么想法。当主持人面带鬼祟的微笑，询问他说调查命案的警探跟插花不知道会有什么交集，哈利说他发现挪威丧礼上的花环水平之高，绝对登得上国际舞台。也许是哈利那种稍微迷糊又事不关己的态度，引来现场观众哄堂大笑。录像结束后，电视台人员满意地拍了拍哈利的肩膀，说他“达成使命”。他还跟一小群电视台人员去“艺术人之家”纵情地喝了点酒，隔天早上醒来全身细胞都在大叫大嚷，要求更多酒精。那天是星期五，于是他继续痛饮，醉了一整个周末。他坐在施罗德酒馆，吼叫说

再来一杯啤酒，但酒馆灯光明明灭灭，表示即将打烊，酒客应该识趣地离开。女服务生莉塔走到哈利面前，告诉他说他该走了，最好是回家睡觉，否则以后店里不欢迎他来。星期一早上，哈利虽然准时八点出现在办公室，却对队上工作毫无贡献。晨间会议结束后，他就往水槽里吐，然后粘在办公椅上抽烟喝咖啡，接着又跑去吐，只不过这次是跑去厕所吐。这就是他上回屈服于酒瘾的经过，那次之后他没再碰过一滴酒。

现在他们又来找他上节目。

欧姐说这次讨论的主题是阿拉伯国家的恐怖主义，以及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分子变成杀戮机器。她话还没说完就被哈利打断。

“不要。”

“可是我们好希望你可以来哦，你是那么……那么的……热情有劲！”她热切地大笑，其中有几分诚意哈利无法确定，但哈利认出了她的声音，那晚她也去了艺术人之家。她颇有姿色，但是带有一种年轻而无趣的味道，她的谈话也是年轻而无趣的。那晚她用饥渴的眼神看着哈利，仿佛哈利是一顿充满异国风味的大餐，而她想大快朵颐；难道他真的那么充满异国风味吗？

“请你们找别人。”哈利说，挂上电话，闭上双眼，聆听瑞安·亚当斯唱道：“哦，宝贝，为何我如此思念着你？”

小男孩抬头看着身旁站在厨房料理台前的男子。院子里覆盖着皑皑白雪，白雪折射阳光，照在男孩父亲的光秃头顶上。父亲的头骨颇为硕大，头皮紧贴头骨。妈咪说过爸爸有个大头是因为他脑袋好，小男孩问妈咪为什么她要说爸爸脑袋好，不说爸爸有个好脑袋？妈咪听了大笑，抚摸着他的额头说，因为物理学教授都是脑袋好的人。这时脑袋好的爸爸正在水龙头下清洗马铃薯，直接将马铃薯放进锅子。

“爸，你不削马铃薯皮吗？妈咪平常都……”

“尤纳斯，你妈不在这里，现在要照我的方法来做。”

父亲并未拉高嗓门，口气中却带有一股愠怒之意，令尤纳斯瑟缩不安。尤纳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让父亲如此生气，有时他甚至不知道父亲是否生气，直到他看见母亲脸上带着焦虑神情，嘴角下垂，而母亲的这个表情似乎只会让父亲更为烦躁易怒。他心中盼望母亲赶快回家。

“爸，我们不用盘子它们！”

父亲大力甩上橱柜门，尤纳斯咬住下唇。父亲弯下腰，将脸凑到他面前，脸上那副薄如纸的眼镜闪闪发光。

“要说我们不用‘那些’盘子，而不是我们不用盘子‘它们’，”父亲说，“尤纳斯，我已经告诉过你多少次了？”

“可是妈咪都说……”

“你妈不懂得怎样说话才是正确的，你明白吗？你妈成长的环境和家庭一点也不注重语言。”父亲口中发出的气息闻起来带有咸味，犹如海藻的气味。

前门传来砰的一声关门声。

“哈啰。”母亲在玄关高喊。

尤纳斯立刻就想朝母亲奔去，却被父亲按住肩膀，父亲指了指还没摆放餐具的餐桌。

“你们好棒哦！”

尤纳斯听得出母亲气喘吁吁的说话声中带着微笑。母亲正站在他背后的厨房门口，看着他以最快速度在餐桌上摆放杯子和餐具。

“而且你们堆的那个雪人好大哦！”

尤纳斯转过身，讶异地望向母亲，她正在解开外套扣子。母亲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有着深色肌肤、深色头发，就跟他一样，她的眼睛也经常都是那么温柔。母亲已不像她和父亲的新婚照片里那样苗条，但他注意到每次他和母亲出去散步，都会有男人看她。

“我们没堆雪人啊。”尤纳斯说。

“没有吗？”妈咪蹙起眉头，解开围在颈部的粉红色大围巾，那条围巾是尤纳斯送给妈咪的圣诞礼物。

尤纳斯站上餐椅，向外看去，见到屋前草坪上果然堆着一个雪人，而且如同母亲所说是个大雪人。雪人的眼睛和嘴巴是卵石，鼻子是红萝卜。雪人没戴圆边帽、鸭舌帽或围巾，只有一只手臂，手臂是一根细树枝，尤纳斯猜想应该是从树篱那边捡来的。但那个雪人有点怪，它面对的方向不太对。尤纳斯不知道为何不对，只觉得雪人应该面向马路，面向空旷的空间。

“为什么……？”尤纳斯才开口说话，就被父亲打断。

“我会去找那些人好好谈一谈。”

“为什么？”妈咪的声音从玄关传来，尤纳斯听见妈咪拉下黑色高跟皮靴的拉链，“又没什么关系。”

“我不希望那种人在我们家的院子里晃来晃去，我一回来就去找他们谈。”

“那个雪人为什么不往外看？”尤纳斯问。

母亲在玄关叹了口气：“你什么时候会回来，亲爱的？”

“明天某个时候。”

“几点？”

“你干吗问？有约会吗？”父亲的口气中带有一种不在乎的调调，

令尤纳斯打了个冷战。

“我是在想我可以先把晚餐煮好。”妈咪说，走进厨房，来到炉子前，查看锅子，调高两块电热板的温度。

“那你就把晚餐先煮好，”父亲说，转头望向料理台上那叠报纸，“反正我会回来。”

“好，”妈咪走到爸爸背后，搂住了他，“你真的今天晚上就要去卑尔根？”

“我是明天早上八点的课，”爸爸说，“飞机降落以后还要花一个小时才能到大学，如果我搭明天最早的班机会来不及。”

尤纳斯看见父亲的颈部肌肉放松下来，可见妈咪再一次找到了适当的话语。

“那个雪人为什么看着我们家？”尤纳斯问。

“去洗手吧。”妈咪说。

三人在静默中用餐。偶尔妈咪会打破静默，问几个小问题，不外乎是今天学校如何之类的，尤纳斯的回答都简短模糊。他知道如果自己回答得太详细，便会引来父亲借由学校的话题而问起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事，像是他们在学校学了什么或没学什么，或是发出一连串如机关枪扫射般的质问，问说刚刚他提到的跟他一起玩的同学是哪里人？父母亲是做什么的？这些问题尤纳斯无论怎么回答，父亲都不会满意。

尤纳斯上床时，听见楼下传来父亲和母亲道别的声音，然后大门关上，外头的汽车发动引擎，引擎声渐去渐远。家里又剩下他们母子俩了。母亲打开了电视。尤纳斯思索着母亲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他很少再带朋友来家里玩了？尤纳斯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他不希望让母亲伤心，但现在反倒是他自己伤心起来。他咬着脸颊内侧，感觉苦苦甜甜的疼痛感蔓延至耳际，眼睛盯着天花板垂落的金属风铃

管。他起身下床，拖着脚走到窗前。

院子里的白雪折射光线，足以让他看清楚楼下那个雪人的轮廓。那雪人看起来甚是孤单，应该给它戴顶鸭舌帽，围上围巾，或许再让它拿一把扫帚才对。这时月光从云朵后方透了出来，尤纳斯看见雪人的一排黑色牙齿和眼睛，不由自主倒抽一口凉气，后退两步。那对卵石眼在月光下闪烁光芒，却不是看着屋子，而是往上看，看着这里。尤纳斯拉上窗帘，爬回床上。

3 洋红

第一日

哈利坐在皇宫烧烤餐厅的吧台高脚椅上，阅读墙上的告示，告示中和善地提醒客人不要赊账、不要找工作人员麻烦、保持合宜举止否则请离场。这时刚入夜不久，酒吧里只有两名年轻女子坐在桌前猛按手机按键，另有两名年轻男子正在练习射飞镖，他们站定位置，瞄准射出，但成绩不佳。美国歌手多莉·帕顿透过喇叭正以南方鼻音唱出哀怨的歌声。哈利知道多莉·帕顿拥有一流的乡村及西部音乐品味，在此助力之下，她从冷宫里顺利解冻，重出歌坛。哈利又看了看表，跟自己打赌说萝凯在八点零七分一定会来到门口。他感到紧张不安，每次再和萝凯碰面，他心里都有这种感觉。他告诉自己说这只是条件反射，就如同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对狗建立条件反射之后，狗只要一听见吃饭铃声响起，即使没看见食物也会立刻开始流口水。他们今晚只打算“纯”吃饭，惬意地聊个天，聊聊现在过的生活，也就是说，聊聊她现在过的生活，也聊聊欧雷克。欧雷克是过去萝凯在莫斯科挪威大使馆工作时，和俄籍前夫生下的儿子。他生性内向谨慎，但哈利走入了他的心，逐渐和他建立起互动。从许多方面来看，欧雷克和哈利建立的互动比和他父亲来得更深入。最后当萝凯再也无法忍受哈利，决定分手时，哈利心想不知道谁的损失比较大。如今他知道了。时间来到八点零七分，萝凯站在门口，一如往常抬头挺胸，哈利的指尖感觉得到她背部的弧线，他的肌肤感觉得到她明亮肌肤下的高耸颧骨。

他原本暗自希望萝凯看起来气色不会这么好、心情不会这么愉悦。

萝凯走到哈利面前，和他贴了贴脸颊。他强迫自己先离开她的脸颊。

“你在看什么？”萝凯问，解开外套纽扣。

“你知道的。”哈利说，一听见自己的声音，就发觉开口之前应该先清清喉咙。

萝凯咯咯娇笑，这笑声对哈利产生的效果有如第一口金宾威士忌，令他感到温暖放松。

“别这样。”她说。

哈利清楚知道她这句“别这样”代表什么意思，那就是不要对她表示爱意，不要让彼此尴尬，我们不会往那个方向发展。这句话她说得十分轻柔，几乎难以听见，感觉起来却像是掴了他一记热辣辣的耳光。

“你变瘦了。”她说。

“大家都这样说。”

“桌子……”

“服务生会过来叫我们。”

萝凯在哈利对面的高脚椅上坐下，点了一杯开胃酒。不消说，萝凯点的开胃酒一定是金巴利酒。过去哈利常用“洋红”来称呼萝凯，因为香甜金巴利酒的独特天然色泽就是洋红色，而萝凯喜欢穿亮红色的衣服。萝凯声称她穿亮红色是用来作为警告，就好像动物会用鲜艳的颜色来警告其他动物保持距离一样。

哈利又点了一杯可乐。

“你怎么会变这么瘦？”萝凯问。

“因为霉菌。”

“什么？”

“霉菌显然会把人吞噬掉，它会吞噬你的大脑、眼睛、肺脏、注意力，吸走色彩和记忆。霉菌越来越多，我越来越少，它变成了我，我变成了它。”

“你在唠唠叨叨说什么啊？”萝凯高声说，做个鬼脸，表示恶心，但哈利在她眼神中看见笑意。她喜欢听哈利说话，即使哈利说的只是些琐碎而令人费解的话。哈利将他家有霉菌滋生的事说给了萝凯听。

“你最近怎么样？”哈利问。

“我很好啊，欧雷克也很好，可是他很想念你。”

“他这样说吗？”

“你明明知道他会这样说，你应该多关心他一点。”

“我？”哈利看着萝凯，愕然地说，“分手又不是我决定的。”

“那又怎样？”萝凯说，从酒保手中接过金巴利酒，“你跟我在一起又不代表你跟欧雷克的关系不再，这对你们两个人来说都很重要，你们都不容易对别人交心，所以更应该继续培养彼此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

哈利啜饮一口可乐。“欧雷克跟你那个医生处得怎样？”

“他的名字叫马地亚，”萝凯叹了口气，说，“他们正在试着相处，他们……是不一样的人。马地亚很努力尝试，可是欧雷克让他不太好过。”

哈利心头浮现一阵甜美酥麻的满足感。

“马地亚的工作时间也很长。”

“我以为你不喜欢你的男人工作。”哈利接口说，话一出口就后悔了。萝凯竟然也不生气，只是哀伤地叹了口气。

“哈利，工作时间长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你一工作起来就好像着了魔似的。你就等于你的工作，驱动你工作的不是爱、不是责任感、不是企图心，而是愤怒，渴望复仇的愤怒。这样是不对的，哈利，工作的驱动力不应该来自愤怒，你应该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对，很清楚，哈利心想，我还让病魔入侵了你家。

哈利清清喉咙：“那你那个医生的工作驱动力是……正面的喽？”

“马地亚还是会去急诊室值夜班，他是志愿的，同时也在解剖部当全职讲师。”

“他还捐血，而且是国际特赦组织的会员。”

萝凯叹说：“哈利，B型阴性血非常罕见，而且我知道你自己也支持国际特赦组织。”

她用顶端有匹马的橘色塑料搅拌棒搅弄着那杯金巴利酒，红色调酒在冰块周围旋绕。

“哈利？”她说。

她的口气让哈利紧张起来。

“圣诞假期的时候马地亚会搬去跟我住。”

“这么快？”哈利用舌头舔了舔上颚，寻求水分，“你们才认识没多久。”

“够久了，我们计划明年夏天结婚。”

麦努斯看着热水流过双手，流进水槽，消失不见。不对，没有东

西会消失，只是去了别的地方，就好像过去这几个星期他收集信息的对象一样。这份工作是哈利交代他做的，哈利说事情可能别有蹊跷，要他周末之前交出一份报告，这也表示他不得不加班。他知道哈利会分派这类工作给他们，是为了让他们在淡季有事可做。由三名制服警察组成的失踪组拒绝继续调查这件旧案子，他们的新案子已经够多了。

麦努斯经过无人走廊，走向办公室，却发现办公室的门微微开着。他确定自己出来之后把门带上了，而且现在时间已过九点，清洁人员早已完成清洁工作。两年前他们的办公室遭过小偷，于是麦努斯愤怒地把门推开。

卡翠娜站在办公室中央，秀眉微蹙，瞥了他一眼，仿佛是他闯入了她的办公室。卡翠娜转过身，背对麦努斯。

“我只是来看看而已。”她说，眼望墙壁。

“看什么？”麦努斯环视四周，他的办公室和其他人的办公室没什么两样，只是少了窗户而已。

“这以前是他的办公室对不对？”

麦努斯皱起眉头：“你是说谁？”

“我是说哈利，过去这些年来，这间办公室一直是他的，他去澳大利亚调查连环杀人案的时候，这也是他的办公室对不对？”

麦努斯耸耸肩：“应该是吧，为什么这样问？”

卡翠娜伸手抚摸桌面：“他为什么要换办公室？”

麦努斯绕过卡翠娜，砰的一声坐上旋转办公椅：“因为这间办公室没有窗户。”

“他先和爱伦·盖登共享这间办公室，然后是杰克·哈福森，”卡翠娜说，“结果这两个人都不幸身亡。”

麦努斯的双手抱在脑后，心想这个新来的女警官挺有格调的，比他高了一两个层次吧。他敢打包票，卡翠娜的丈夫一定是老板级的人物，而且有钱。她身上那件套装看起来可不便宜，但当他更仔细地观察她，他发现她身上有一点小小的瑕疵，但究竟是什么他一时也说不上来。

“你想哈利是不是听得见他们的声音？所以才换办公室？”卡翠娜问，仔细观看墙上贴的那张挪威全图，麦努斯在那张地图上圈出了自一九八〇年以来，挪威东部厄斯兰地区所有失踪人口的家乡。

麦努斯笑了几声，并不答话。卡翠娜腰肢纤细，背部曲线柔美。麦努斯知道卡翠娜晓得他正以挑逗的眼神看着她。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卡翠娜问。

“为什么这么问？”

“每个人都会想了解一下新长官是什么样的人吧？”

卡翠娜说得对，只不过麦努斯从没这样想过，他一直不觉得哈利是他的长官。的确，哈利分派工作给他们，也带领调查工作，但除此之外，哈利只是要他们离他远一点。

“你可能已经听说了，他是个声名狼藉的人。”麦努斯说。

卡翠娜耸耸肩：“我听说他是酒鬼，还揭发过同事的恶行，所有的上级主管都想把他踢走，可是前任POB把他保护在羽翼之下。”

“前任POB的名字叫莫勒。”麦努斯说，看着地图上画在卑尔根周围的圆圈。莫勒失踪之前，最后被人看见的地方就是卑尔根。

“还有警署的人不喜欢媒体把他塑造成一个通俗偶像。”

麦努斯咬了咬下唇：“他是个优秀得要命的警探，这样对我来说就够了。”

“你喜欢他这个人？”卡翠娜问。

麦努斯咧嘴而笑，转过了头，直视卡翠娜的双眼。

“我想我没办法说喜欢，也没办法说不喜欢。”他说。

他将椅子向后一推，双脚搁上桌子，伸了个懒腰，假装打哈欠：“这么晚了你还在忙什么？”

他做这些动作是想取得优势，毕竟卡翠娜只是个低阶警探，而且很菜。

卡翠娜只是微微一笑，仿佛他说了些逗趣的话，转身出门而去。

她就这么消失了。一想到消失，麦努斯咒骂一声，直起身来，回到计算机前继续工作。

哈利从睡梦中醒来，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他睡了多久？他翻身往床头桌上的时钟瞧去。三点四十五分。昨晚那顿晚餐折煞了他，他看着萝凯的嘴说话、喝酒、嚼肉，用话语将他吞没。她说她和马地亚特打算去非洲博茨瓦纳住个几年，当地政府建立了对抗艾滋病病毒的设施，但缺少医生。萝凯问哈利跟谁碰过面，哈利回答说他和童年好友爱斯坦及崔斯可碰过面。爱斯坦是嗜酒的出租车司机，也是计算机怪胎；崔斯可则是嗜酒赌徒，如果他摆扑克脸的功力和他读出别人表情的功力一样高超，早已登上世界扑克冠军宝座。哈利甚至说起崔斯可在拉斯韦加斯世界扑克冠军锦标赛上的落败经过，后来才想到这件事以前就跟她说过了。此外，他说他跟爱斯坦和崔斯可碰过面并不是真的，他根本没跟任何人碰面。

他看着服务生往隔壁桌的杯子里倒酒，有一度心中浮现出一种极为疯狂的感觉，想将酒瓶从服务生手中抢过来，往自己嘴里灌，结果他只是答应萝凯会带欧雷克去看演唱会。欧雷克一直央求萝凯让他去看美国滑结乐团的演唱会。哈利没告诉萝凯说她让儿子去看的是哪种乐团的演唱会，因为他自己也想去。这个乐团虽然有金属乐团必备的死亡呓语、魔鬼标志和高速低音大鼓，经常令他发笑，但他还是觉得

颇有意思。

哈利掀开被子，走进厨房，等待水龙头流出的水转凉，再掬水来喝。他总是认为水要这样喝比较好喝，让水流过自己的肌肤，从自己的手中喝水。突然间他让水直接流入水槽，看着黑沉沉的墙壁。他是不是看见了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动了动？不是，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移动本身而已，犹如无形的水流在海底轻抚海草。霉菌的死亡纤维有如手指，如此细微，以至于肉眼无法看见。细微的空气流动带起孢子，让孢子降落在新的区域，开始啃食与吸食。哈利打开客厅的收音机。小布什二度入主白宫。

哈利回到床上，拉起被子，盖住了头。

尤纳斯被声音吵醒，掀开盖在头上的被子。至少他觉得自己听见了某种声音，某种嘎吱声，就像周日早晨的寂静中，房屋间的黏稠积雪踩在脚底发出的嘎吱声。他一定是做梦了。但即使他闭上双眼，睡意也不再回来，回来的只有梦的碎片：爸爸动也不动，静默地站在他面前，眼镜里映着光影，使镜片看起来有如难以穿透的冰面。

这一定是噩梦，因为尤纳斯心中害怕。他再度睁开眼睛，看见天花板吊着的金属风铃微微摆动。他跳下床，打开房门，奔过走廊。他经过通往一楼的楼梯间，努力不去看那个黑漆一团的楼梯间，脚下并不停步，一直奔到父母卧房门前才停下来，小心翼翼压下门把。这时他想起爸爸不在，他会吵醒的是妈咪。他轻手轻脚走进房间，只见方形的白色月光射落地面，洒在铺得整整齐齐的双人床上。数字闹钟的数字在黑暗中发光：一点十一分。尤纳斯站在原地，困惑不已。

他回到走廊，朝楼梯间走去。黑魑魑的楼梯间犹如广阔巨大的虚空，在那里等着他。楼梯底下没有一丝声响。

“妈咪！”

他一听见自己的叫声化为短暂刺耳且充满恐惧的回音，立刻后悔出声叫唤，因为这么一来它就知道了；黑暗知道他害怕了。

没有回应。

尤纳斯吞了口口水，蹑手蹑脚朝楼梯下走去。

他踏到第三级楼梯时，觉得脚底踩到湿湿的东西，第六级楼梯也是，第八级也是，像是曾有人穿着湿了的鞋子或踏着湿了的双脚走过阶梯。

客厅的灯亮着，但不见妈咪的踪影。他走到窗前，往班狄森一家人的屋子望去，妈咪有时会去那里找艾芭，但班狄森家的窗户都黑沉沉的。

他走进厨房，来到电话前，不让自己胡思乱想，不让黑暗入侵。他拨打母亲的手机号码，一听见母亲轻柔的声音就觉得欢喜雀跃，但那只是母亲的电话语音，请他留下姓名，祝他有愉快的一天。

但这天已经过去，现在是夜晚。

他走到玄关，把脚塞进父亲的一双大鞋子里，在睡衣外头罩上一件厚夹克，走出了门。妈咪说过雪到明天就会融化，但外头依然寒冷，微风在栅栏门旁边的橡树间喃喃低语。他家距离班狄森家不超过两百米，幸好这段路上有两盏街灯。妈咪一定是在班狄森家。他朝左看了看，又往右瞧了瞧，确定没有人会把他拦下来。就在此时，他看见了雪人。雪人依然伫立原地，并未移动，面向他们家，沐浴在清冷的月光中。但雪人有个地方不太一样，多了点人味，令他感到十分熟悉。尤纳斯望向班狄森家。他决定用跑的，但他并未移动双脚，只是站在那里，感觉间歇的寒风吹拂着他。他慢慢转过头，望向雪人。他知道雪人为什么看起来十分熟悉了，因为它围着一条围巾，一条粉红色围巾，那条围巾是他送给母亲的圣诞礼物。

4 失踪

第二日

正午时分，奥斯陆市中心的雪已然融化，但哈利和卡翠娜驾车驶过贺福区时，道路两侧的院子里仍看得见一块块冰雪。美国歌手迈克尔·斯蒂普正在收音机里唱道他有一种消沉感，某种东西勾起了这种感觉，他知道有件事不大对劲，以及井里有个男孩。车子驶入极为安静的住宅区，来到极为安静的街道上，哈利伸手朝一辆车指了指，那是一辆闪闪光芒的银色丰田卡罗拉，就停在栅栏旁。

“那是史卡勒的车，把车停在后面。”

栅栏内的宅邸是黄色的，占地广大。一家三口住这样一栋房子，未免也太大了吧，哈利心想。他和卡翠娜踏上碎石小径。周围的一切都在滴水 and 叹息。院子里伫立着一个雪人，身形有些倾斜，前景不甚看好。

麦努斯打开大门。哈利弯下腰，细看门锁。

“四处都没发现外人侵入的迹象。”麦努斯说。

麦努斯领着他们走进客厅。客厅地上坐着一个小男孩，背对他们正在看电视，看的是卡通频道。一名女子从沙发上站起来，跟哈利握了握手，自我介绍说她叫艾芭·班狄森，是这家人的邻居。

“碧蒂从来没做过这种事，”艾芭说，“至少我认识她的这段时间没有。”

“你认识她多久了？”哈利问，环视四周。电视前方摆着厚实的大型真皮家具和八角形深色玻璃咖啡桌，餐桌旁的钢管餐椅十分轻巧优雅，是萝凯会喜欢的风格。墙上挂着两幅画，画中男子看起来都像银行经理，一脸威严看着哈利。画的旁边是现代主义抽象艺术品，那种成功地变得不现代之后又再度变得非常现代的艺术品。

“十年了，”艾芭说，“我们搬到对面那天，正好尤纳斯出生。”她朝地上的小男孩点了点头。尤纳斯依然动也不动，看着电视里疾驰的哔哔鸟和爆炸的炸胡狼。

“据我所知，昨天晚上是你报警的？”

“对，没错。”

“尤纳斯大概一点十五分左右按她家门铃，”麦努斯低头看着笔记说，“报案中心在一点三十分接到电话。”

“我先生跟我和尤纳斯一起过来，在屋子里找了一圈。”艾芭解释说。

“你们找了哪些地方？”哈利问。

“地下室、浴室、车库，每个地方都找过了，真奇怪，竟然有人会就这样跑了。”

“跑了？”

“我是说消失、失踪。接电话的那个警察问我能不能照顾尤纳斯，还说我们应该打电话给碧蒂认识的每一个人，以及她可能去住的朋友家，然后等到今天，看看碧蒂有没有去上班。他说这类案件的失踪者，十个里头有八个过几个小时就会自己出现。我们想联络菲利普……”

“菲利普是碧蒂的丈夫，”麦努斯插口说，“他在卑尔根教书，是某个学科的教授。”

“他是物理学教授，”艾芭微笑说，“可是菲利普的手机没开机，我们又不知道他住哪家饭店。”

“今天早上我们在卑尔根联络到他，”麦努斯说，“他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

“对，谢天谢地。”艾芭说，“今天早上我们打电话去碧蒂工作的地方，可是到了上班时间她还没出现，所以我们又打电话去警局。”

麦努斯点头确认。哈利示意麦努斯继续和艾芭谈话，自己走到电

视机前，在尤纳斯旁边的地上坐了下来。电视上炸胡狼正在点燃一根炸药的引信。

“哈啰，尤纳斯，我叫哈利，其他警察有没有告诉你，通常这种失踪案件最后都会没事，有的人失踪以后会自己出现？”

尤纳斯摇摇头。

“可是他们真的都会自己出现。”哈利说，“如果你猜的话，你猜你妈妈现在会在哪里？”

尤纳斯耸耸肩：“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尤纳斯，我知道你不晓得，现在没有人知道她在哪里，不过如果她不在家也没去上班，你第一个会想到她在什么地方？不管有没有可能都没关系。”

尤纳斯并不答话，只是盯着电视中的炸胡狼，炸胡狼正焦急地想甩掉粘在手上的炸药。

“你们会去小屋或类似的地方吗？”

尤纳斯摇摇头。

“当她想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她会不会去什么特别的地方？”

“她不想单独一个人，”尤纳斯说，“她想跟我在一起。”

“只跟你在一起？”

尤纳斯转头望向哈利，他和欧雷克一样有一对褐色眼眸，哈利在这对褐色眼眸中，看见预料中的恐惧和预料外的愤怒。

“那些失踪又出现的人，”尤纳斯问，“他们为什么要失踪？”

同样的眼神，哈利心想，同样的问题，重要的问题。

“各式各样的理由都有，”哈利说，“有些人迷路了，迷路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些人则是需要休息，暂时离开一下，去找寻平静。”

大门砰的一声被用力甩上，哈利看见尤纳斯吓了一跳。

就在此时，炸胡狼手中的炸药爆炸，他们背后的客厅门打开。

“哈啰，”一个声音说，说话声尖锐且颇为克制，“最新情况怎样？”

哈利一回头，就看见一名年约五十、身穿条纹西装的男子走向咖啡桌，拿起遥控器。电视画面向内聚爆，化为一个白点，电视机发出嘶嘶声以示抗议。

“尤纳斯，我说过白天看电视会怎样。”男子说，语带认命之意，仿佛是要告诉屋内众人，现今这个时代要养育小孩简直是件没有指望的差事。

哈利站起来自我介绍，也介绍了麦努斯和卡翠娜。卡翠娜进门后只是站在门边观看。

“我叫菲利普·贝克。”男子说，推了推眼镜，尽管眼镜已高高立在鼻梁上。哈利想看清楚菲利普的眼睛，希望在心中对这个可能的嫌犯形成关键性的第一印象，以备日后不时之需，但菲利普的眼睛藏在眼镜的反射光影之后。

“我已经打电话给所有碧蒂可能联络的人，可是没有人知道她在哪里，”菲利普说，“你知道些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哈利说，“不过你能帮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查出家里是不是少了行李箱、背包或衣服，好让我们建立假设，”哈利仔细观察菲利普的神情，再继续往下说，“看看碧蒂的失踪是临时起意的，还是经过计划。”

菲利普回望哈利搜寻的眼神，点了点头，走上二楼。

哈利在尤纳斯身旁弯下腰，尤纳斯依然盯着黑漆漆的电视屏幕。

“你喜欢啾啾鸟对不对？”哈利问。

尤纳斯默默地摇摇头。

“为什么不喜欢？”

尤纳斯低声说：“因为我觉得炸胡狼很可怜。”声音细若蚊鸣。

五分钟后，菲利普走下楼来说家里没少什么东西，没少行李箱，也没少衣服，除了他出门时碧蒂身上穿的衣服，加上她的外套、靴子和围巾。

“嗯，”哈利搔了搔没刮胡子的下巴，瞥了艾芭一眼，“贝克先生，我们可以去厨房吗？”

菲利普当先领路，哈利示意卡翠娜加入他们。菲利普走进厨房，立刻开始将咖啡粉舀进滤纸，再把水倒进咖啡机。卡翠娜站在门边，哈利走到窗边向外望去，只见雪人的头已陷入肩膀。

“你昨天晚上是什么时候出门的？搭几点的班机去卑尔根？”哈利问。

“我大概九点半离开，”菲利普毫不迟疑地说，“飞机十一点五分起飞。”

“你出门以后有没有跟碧蒂联络？”

“没有。”

“你认为可能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警监先生，我真的不知道。”

“嗯。”哈利望着窗外的街道。自从他们来到这里之后，他连一辆汽车经过的声音都没听见。这里非常安静。在城里的这个地区，光是

安详与宁静可能就得花上五十万克朗才能买到。“你跟你太太的婚姻关系怎么样？”

哈利听见菲利普停下双手动作，又补上一句：“我必须问这个问题，因为配偶是可能就这么起身走人的。”

菲利普清清喉咙：“我可以跟你保证，我跟我太太的婚姻关系好得很。”

“你会不会认为她瞒着你有关外遇？”

“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这三个字有点强烈，贝克先生，婚外情其实很常见。”

菲利普露出虚弱的微笑：“我并不天真，警监先生，碧蒂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比我年轻很多岁，而且我得说她来自一个比较自由的家庭，但她不是会有外遇的那种人。这样说好了，她的活动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咖啡机发出隆隆声响，仿佛不祥预兆。哈利张口想继续追问，又改变主意。

“你有没有发现你太太出现情绪起伏？”

“警监先生，碧蒂没有忧郁症，她不会走进森林上吊或投湖，她一定在某个地方，而且还活着。我知道人们常常会搞失踪，然后又出现，只为了非常自然平常的原因，是不是这样？”

哈利缓缓点头：“你介意我在屋里四处看看吗？”

“为什么？”

菲利普的这句话颇为无礼，这让哈利判断菲利普应该惯于掌控一切，什么事都要知道，而他妻子没交代一句话就离开了家，显然违逆了他。哈利已在心里剔除碧蒂主动离家的可能性，适应良好的健康母

亲通常不会三更半夜将十岁儿子丢在家里，况且还有其他那些迹象。警方在这类失踪案发生初期，通常只会动用极少资源来进行调查，除非有迹象显示案情不单纯或涉及犯罪。促使哈利亲自前来贺福区调查的正是“其他那些迹象”。

“有时候要等你找到了，你才会知道你要找的是什么，”哈利答道，“方法论就是如此。”

哈利看见菲利普躲在眼镜后方的眼睛是浅蓝色的，跟他儿子不同，闪烁着强烈而清澈的光芒。

“请便，”菲利普说，“随便看。”

卧室冷飕飕地，里头毫无异味，十分整齐。双人床上铺着一条针织被，一边的床头桌上摆着一张老妇人的照片，老妇人的容貌和菲利普颇为神似，因此哈利判断床的这一边应该是菲利普睡的。另一边的床头桌上摆着尤纳斯的照片。摆放女性衣物的衣橱里有一丝淡淡的香水味，哈利看见每一个衣架边角跟彼此之间都间隔相同的距离，只要不去动它们，它们会一直保持这个距离。衣架上挂有开衩的黑色洋装，以及饰以粉红色图案与亮片的套头毛衣。衣橱下方是抽屉。哈利拉开第一格抽屉，看见里头是黑色和红色的内衣。第二格抽屉是吊袜带和丝袜。第三格抽屉里放的是珠宝，一个个安置在亮红色绒毡格子里。哈利注意到一枚俗丽的大戒指，上头镶饰着珍贵宝石，闪烁不已。这个抽屉里所有的珠宝都带有一点赌城拉斯韦加斯那种华丽艳俗的味道。绒毡上每一格都放有珠宝，并无空格。

卧室里有一扇门通向新装潢的浴室，里头设有蒸气淋浴间和两个钢制洗脸盆。

哈利来到尤纳斯的房间，在小桌旁的小椅子上坐下。小桌上摆着一个计算器，上头设有几排先进的数学功能。计算器看起来是新的，尚未用过。小桌上方是一张海报，里头是七只海豚悠游在海浪中，另有一份年历，年历上有几个日期被圈了起来，旁边标注着许多小字。哈利看见上面写着“妈咪和爷爷的生日”“丹麦的假日”“早上十点看牙

医”，七月有两个日期写着“医生”。但哈利并未看见任何足球赛、看电影或生日派对的注记。他看见床上放着一条粉红色围巾，尤纳斯这个年纪的小男孩绝对不可能用这种颜色的围巾。哈利拿起围巾，摸到围巾是湿的，但仍闻得到肌肤、头发和女性香水的独特气味，这香水的味道和衣橱是一样的。

哈利走下楼，在厨房门口停下脚步，聆听麦努斯滔滔不绝地讲述失踪案的处理程序，厨房里还传来咖啡杯发出的叮叮声。客厅那张沙发看起来偌大无比，也许是因为坐在沙发上看书的身影十分娇小。哈利走到沙发旁，看见一张英国喜剧演员卓别林身穿礼服的盛装照。

“你知道卓别林有爵士头衔吗？”哈利问道：“他叫作查理·卓别林爵士。”

尤纳斯点了点头：“他们把他从美国赶走。”

他用指尖翻动书页。

“今年夏天你生过病吗，尤纳斯？”

“没有。”

“可是你去看过医生，还看了两次。”

“是妈咪要带我去检查的，妈咪……”尤纳斯的声音戛然而止。

“她很快就会回来的，”哈利说，把手放在尤纳斯窄小的肩膀上，“她没带走你床上那条粉红色围巾对不对？”

“有人把那条围巾围在雪人的脖子上，”尤纳斯说，“是我把它拿进来的。”

“你妈妈不想让雪人着凉。”

“她才不可能把她最心爱的围巾送给雪人呢。”

“那一定是你爸爸围的。”

“不是，是昨天晚上有人在爸爸离开以后围的，那个人带走了妈咪。”

哈利缓缓点头：“尤纳斯，那个雪人是谁堆的？”

“我不知道。”

哈利望向窗外的院子。这正是他之所以来这里的原因。一阵冷风似乎穿墙而过，吹进了屋子。

哈利和卡翠娜驾车行驶在索克达路上，朝麦佑斯登区的方向驶去。

“我们走进那间屋子的时候，你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住在里头的夫妻算不上是灵魂伴侣，”卡翠娜说，驾车驶过收费亭，完全没减速，“可能是一桩不快乐的婚姻，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最痛苦的人是老婆。”

“嗯，为什么你会这样认为？”

“很明显啊，”卡翠娜微微一笑，瞥了后视镜一眼，“品味冲突。”

“请你说明。”

“你没看见那张可怕的沙发和咖啡桌吗？典型的八十年代风格，却被男人在九十年代买回家。老婆买的是那张有铝制桌脚的白色上油橡木餐桌，还有Vitra。”

“Vitra？”

“Vitra的餐椅，是瑞士品牌，很贵的，贵到如果她肯买价格便宜一点的仿制品，剩下的钱够她把所有那些该死的家具都给换掉。”

哈利注意到“该死的”这几个字，听起来不像是卡翠娜经常使用的语汇，她突然使用这种用语只是更突显了她出身的社会阶级。

“意思是？”

“那么大一栋房子，又在奥斯陆那么高级的地段，代表钱不是问题，是老公不准她换掉他买的沙发和咖啡桌。当一个没品位或是对室内设计没有明显兴趣的男人做出这种事，等于是告诉我那个家庭里是谁支配谁。”

哈利点点头。他之所以点头其实是向自己确认，确认他对卡翠娜的第一印象并没有错：她很行。

“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吧，”卡翠娜说，“要学习的人应该是我才对。”

哈利望向车窗外的列思维克咖啡馆，那家咖啡馆老旧而传统，但从未受到敬重。

“我不认为碧蒂离开屋子是出于自由意志。”哈利说。

“为什么不是？屋子里没有暴力迹象。”

“那是因为计划周全。”

“谁是犯人？是不是丈夫？通常都是丈夫对不对？”

“对，”哈利说，同时察觉到自己脑中出现疑惑，“通常是丈夫。”

“只不过这个丈夫跑去了卑尔根。”

“看起来是这样。”

“他搭的是末班飞机，所以不可能回来，再说他还必须赶得上早上第一节课。”卡翠娜踩下油门，车子从麦佑斯登区一个十字路口的黄灯底下飞驰而过，“如果菲利普是犯人，那你撒下的饵应该早就钓

到他了。”

“饵？”

“对啊，你问他说碧蒂有没有出现情绪起伏，暗示说你怀疑碧蒂跑去自杀。”

“所以说呢？”

卡翠娜大笑：“哈利，你少来了，每个人——包括菲利普在内，都知道警方对疑似自杀的案件不会投入太多调查资源，简而言之呢，你给了他一个支持自杀理论的机会，如果他是犯人，这样不就解决了绝大多数的问題？结果他却回答说碧蒂快乐得跟云雀一样。”

“嗯，所以你认为我问这个问题只是在测试他？”

“哈利，你一天到晚都在测试别人，包括我在内。”

哈利并不接话，直到车子驶上玻克塔路。

“人们总是比你以为的聪明。”哈利说，接着又沉默不语，直到他们来到警署停车场。

“今天的其他时间我要自己工作。”

他这样说是因为他正在思索那条粉红色围巾，并做出了结论。他急切地想去看看麦努斯做的失踪人口报告，也急切地想确认自己的怀疑是否正确。倘若他害怕的事果然成真，那么他就得去找队长哈根，同时带着那封信，那封见鬼的信。

5 图腾柱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四日

威廉·杰斐逊·布莱思三世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九日来到这个世

界，出生于阿肯色州的霍普小镇，当时他的父亲正好在三个月前因车祸去世。四年后，威廉的母亲再嫁，威廉便换上继父的姓氏。四十六年后，一九九二年的十一月夜晚，霍普镇街上洒落了有如雪花般的白色碎纸花，庆祝镇民的希望、霍普镇出身的威廉——或称为比尔——克林顿，当选美国第四十二届总统。当天晚上卑尔根市落下的白雪并未触碰到地面，雪花一如往常在半空中便已融化，化为雨水落在街上；这种天候自九月中旬就开始了，但隔天清晨太阳升起时，守护这个美丽城市的七座山上，山顶出现了有如白砂糖般闪闪发亮的积雪，而这时葛德·拉夫妥警探已来到其中最高的厄里肯山顶。他的肩膀在他那颗大头旁弓起，一边颤抖，一边呼吸着山上的空气。他脸上的皮肤满布皱褶，仿佛被人揍过一般。

黄色缆车载着拉夫妥和三名卑尔根警署犯罪现场鉴识员，爬上距离城市地面六百四十二米高之处，吊在坚实的钢索上轻轻摇晃，停在原地静静等待。早上第一批游客走下缆车，爬上人气颇高的厄里肯山顶并发出警报之后，缆车就已停止载客。

“出去走走吧。”一名鉴识员不经意地说。

这句话原本是卑尔根市的旅游口号，却常常被拿来嘲讽卑尔根人，以至于卑尔根人几乎都已不再使用这句话。但是当恐惧盖过意志力，内心深处的语汇便会浮现。

“对，出去走走吧。”拉夫妥复述，语带挖苦之意，他的眼睛在仿佛被人用平底锅打过的肌肤皱褶后方闪烁光芒。

躺在雪中的尸体被切成无数碎块，幸亏有一个裸露的乳房才让人得以判别死者性别。尸体的其他部分让拉夫妥联想到一年前在艾索凯瑟镇发生的车祸，当时一辆卡车转弯车速过快，车上载运的铝板松脱滑落，将对向来车削成碎片。

“凶手就在现场杀害死者，分割她的肢体。”一名鉴识员说。

这句话对拉夫妥来说似乎是多余的，因为尸体周围的积雪溅满了

血，浓厚的血痕显示至少有一条动脉被切断时，心脏仍在跳动。他在心中记下必须查出昨晚何时停止降雪。最后一班缆车昨天下午五点离站，但死者和凶手可能是走缆车下方的小径来到这里，也可能是搭乘弗拉扬缆索铁路来到旁边的山峰，再步行过来，但这两条路都得耗费大量体力，因此拉夫妥的直觉告诉他：他们是搭缆车来的。

雪地里有两组鞋印，小鞋印无疑是那名女性死者的，虽然现场并未看见她的鞋子。另外一组鞋印必定是凶手的。这两组鞋印往小径延伸而去。

“很大一双靴子，”一名年轻的鉴识员说——他来自索特拉岛的滨海地区，双颊凹陷，“至少有四十八号，这家伙一定人高马大。”

“那可不一定，”拉夫妥说，鼻子呼哧一声吸了口气，“他的鞋印大小不一，可是这里的地面却是平整的，这表示他的脚比他的鞋子还小，说不定这家伙想愚弄我们。”

拉夫妥感到众人的视线都朝他射来，他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又来了，这个过气的警察明星又在眩人耳目了。他是媒体的宠儿，有一张大嘴，面容严厉，精力旺盛。简而言之，这个男人专门制造头条新闻。但同时拉夫妥对他们而言又过于傲慢，无论是对媒体或对他的同僚而言都是如此。于是流言蜚语开始流传，说拉夫妥想的只有他自己和他在聚光灯下的地位，还说他是个利己主义者，不知道曾把多少人踩在脚下当作垫脚石，曾牺牲多少人才爬到今天这个位置。这些流言他只当作耳边风，他们手中没有他的把柄，就算有也少得可怜。但犯罪现场有些零散不值钱的小饰品不见了，也许是死者的珠宝或手表，一些没有人会注意的小东西。有一天，拉夫妥的一个同事要找笔，打开了他办公桌的一个抽屉——至少那个同事是这样说的——却在抽屉里发现了三样东西。拉夫妥被POB叫了去，要他将这件事解释清楚。最后POB叫他把嘴闭上，不要对别人多说，仅此而已。但谣言开始满天飞，最后连媒体都开始注意到这件事，因此当警署被控执法过当时，很快就出现某个警察犯下这类罪行的铁证，这名警察就是专门制造头条新闻的拉夫妥，一点也不令人意外。

拉夫妥被判有罪，每个人都认为他有罪，毫不怀疑。但大家都知道拉夫妥只是成了卑尔根警界行之有年的地下文化的代罪羔羊，他只不过是签了几份囚犯报告，而这些囚犯被押回牢房时摔倒在老旧铁梯上，身上多处瘀伤——这些囚犯多半是儿童猥亵犯或毒贩。

报社记者对拉夫妥毫不留情，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铁面人，而不称呼他名字。这个绰号也许不够有创意，却很恰当。一名记者访问了拉夫妥在黑白两道上的几个宿敌，这些人自然借此机会一偿宿怨。有一天拉夫妥的女儿哭着从学校回来，说她被人嘲弄欺负，他的妻子说她受够了，他不能要求她坐在那里眼睁睁看着他把整个家都给拖垮。一如往常，他大发雷霆，随后他的妻子就带着女儿离家出走，这次再也没回来。

那段时间很难熬，但他一直没忘记自己是谁。他是铁面人拉夫妥。他自我放逐的时期结束后，就倾注全力、没日没夜地工作，只为了收复失地。但没有人愿意原谅他，因为伤口太深，他也发现警界内部并不愿意让他成功。警方当然不想让他再度意气风发，将他们和媒体都急着想抛诸脑后的画面又唤回来，再次目睹那些手上铐着手铐、全身瘀青的囚犯照片。但他会证明给他们看，证明葛德·拉夫妥不是个会让自己从此被埋葬的人，他要证明脚下那座城市是属于他的，而不是属于社工人员、懦夫，还有那些巧舌如簧的人，那些人只会坐在办公室里，舌头长到可以去舔当地政客和左派记者的松弛屁眼。

“拍几张照片，查出死者的身份。”拉夫妥对拿着相机的鉴识员说。

“这样是要找谁来指认？”年轻的鉴识员伸手一指。

拉夫妥不去理会那鉴识员说话的语气：“有人已经报案或即将报案这个女人失踪，去办就是了，小伙子。”

拉夫妥走到山顶，回头望向卑尔根人所称的Vidden，也就是高原。他的视线扫过乡间，停在一座山坡上，看见坡顶似乎有个人。如果那是人，那么那个人动也不动。说不定是石冢？拉夫妥眯起双眼。

他来这里少说也有上百次，跟妻女一起来散步，但他不记得在那里见过石冢。他步下山顶，来到缆车旁，向操作员借了望远镜。十五秒后，他确定那不是石冢，而是有人滚了三个大雪球，一个一个堆叠起来。

拉夫妥不喜欢卑尔根市的斜坡区，这个地区叫作菲雷希恩区，区内的木屋美丽如画、歪歪斜斜、无法隔热保暖，木屋设有阶梯和地下室，位于狭窄巷弄内阳光永远照射不到的地方。爸妈有钱的时髦小孩时常会花数百万克朗买下一栋纯正的卑尔根木屋，加以装修，直到屋子里看不见一丝原本铺上的灰泥为止。这里已听不见孩童在碎石路上奔跑的声音，高房价早已将年轻的卑尔根家庭逼到山头另一侧的郊区。此地十分安静，仿佛一排排荒弃的商店。然而当他站在石阶上按门铃时，却有种被人监视的感觉。

过了一会儿，门打了开来，一张苍白焦虑的女子脸庞出现在门后，满脸错愕看着他。

“请问你是欧妮·黑德兰吗？”拉夫妥问，亮出警察证，“我是来请教关于你的朋友莱拉·奥森的事。”

这栋公寓很小，格局令人费解，浴室位于厨房后方，就在卧室和客厅中间。客厅贴的是酒红色花纹壁纸，欧妮在狭小的客厅里设法挤进了一张沙发和一张绿橘相间的扶手椅，剩余的狭小地面堆满周刊、书籍和CD。拉夫妥跨过一碟翻倒的清水和一只猫，来到沙发前。欧妮在扶手椅上坐下，不安地玩弄自己的项链，链坠上镶着一颗绿色宝石，上面有一道黑色裂痕，也许是瑕疵，也许是那颗宝石的特点。

欧妮今早从莱拉的丈夫贝斯钦那里得知莱拉的死讯，但是当她听见拉夫妥无情地说出细节，脸上表情依然出现好几次大幅转变。

“太可怕了，”欧妮低声说，“贝斯钦没提到这些。”

“那是因为我们不想宣扬，”拉夫妥说，“贝斯钦跟我说你是莱拉最重要的朋友。”

欧妮点点头。

“那你知道莱拉为什么去厄里肯山吗？因为她丈夫什么都不知道，他昨天带孩子去弗罗勒镇探望他母亲。”

欧妮摇摇头，态度十分坚定，不会让人产生任何疑惑。然而问题并不在于她摇头的态度，而在于她摇头前迟疑了零点零一秒，这零点零一秒正是拉夫妥要找的。

“黑德兰小姐，这是一件谋杀案，希望你明白如果你不把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我，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

欧妮迅速瞥了一眼面前这个貌似斗牛犬、脸上表情复杂难解的警察。拉夫妥嗅到了猎物的气味。

“如果你认为你是在替莱拉的家庭着想，那你就错了，这些事无论如何都会曝光。”

欧妮吞了口口水。她看起来相当害怕，刚才她开门时看起来就已经相当惊慌了。拉夫妥又推了她最后一把，给她一个事实上微不足道的威胁，这个威胁无论对清白或犯罪的人都相当有用。

“你可以现在就告诉我，或是去警局接受侦讯。”

欧妮眼中盈满泪水，细微得几乎难以听见的声音从她喉咙后方传了出来：“她去那里见一个人。”

“谁？”

欧妮颤抖地吸了口气：“莱拉只跟我提到那人的名字和职业。这件事是秘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尤其不能让贝斯钦知道。”

拉夫妥低头看着笔记本，极力掩饰自己的兴奋之情：“这个人的名字和职业是什么？”

他记下欧妮所述，看着笔记本。那是个相当常见的名字，也是个

相当常见的职业，但卑尔根市是个不算大的城市，因此他认为这些线索就已足够。他整个人都知道自己找对了方向；所谓他“整个人”代表的是他三十年来的办案经验，以及他根据愤世嫉俗的心态得来的人性知识。

“答应我一件事，”拉夫妥说，“不要把你刚刚对我说的事情告诉别人，不要告诉莱拉的家人，也不要告诉媒体，连其他警察都不要说，明白吗？”

“连……其他警察都不要说？”

“绝对不能说，这件案子由我主导调查，我必须完全掌控这项信息。你什么人都不能说，除非接到我的进一步指示，否则你要说你什么都不知道。”

拉夫妥再度站上门外的阶梯，心想终于有了眉目。巷子深处有一扇窗户晃了开来，拉夫妥脸色微变，再度觉得受到监视。可是那又怎样？要复仇的人是他，复仇只是他一个人的事。拉夫妥扣上外套，静静地沉浸在胜利中，完全没发现外头正下着大雨。他在滑溜的街道上迈开大步，朝卑尔根市中心走去。

下午五点，卑尔根的天空像是被拔开瓶盖的水瓶一样，浇下倾盆大雨。拉夫妥面前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名单，这张名单是他从职业公会那里拿来的。他已经开始寻找符合那个名字的可能人选，目前只找到三个人。他离开欧妮家才两个小时，但他认为自己很快就能查出谁是杀害莱拉的凶手。不到十二小时就侦破一宗谋杀案，没有人可以将这个成绩从他手中夺去，荣耀将属于他，只属于他一个人，因为他将会亲自联络媒体。挪威各大媒体早已占据厄里肯山顶，也涌进了警署。署长下令不得泄露任何有关尸体的细节，但秃鹰般的记者早已嗅到了血腥味。

“一定有人泄露消息。”署长说，看着拉夫妥。拉夫妥不发一语，克制着不让脸上浮现任何笑容，只因记者正坐在外头，准备发布新闻。很快地，拉夫妥将再度成为卑尔根警署之王。

他调低收音机的音量，美国歌手惠特尼·休斯顿正在收音机里对整个秋天高唱我将永远爱你。他正要拿起电话，电话响起。

“我是拉夫妥。”他不耐烦地说，几乎不想继续接这通电话。

“你要找的人是我。”

向来多疑的拉夫妥一听电话里的声音，就知道这不是开玩笑或恶作剧电话。这声音冷静节制、发音清晰、干净利落，排除一般疯子或酒鬼打来的可能性。但这声音也带有一种别的东西，是什么拉夫妥一时间说不上来。

拉夫妥大声咳嗽，咳了两声，慢悠悠地回答，仿佛表示自己没被吓到，“请问你是哪位？”

“你知道的。”

拉夫妥闭上眼睛，激烈地无声咒骂。该死！该死！该死！凶手跑来自首了。如此一来，引发的冲击效果将远不及他拉夫妥亲手逮到凶手。

“你为什么认为我在找你？”拉夫妥咬牙切齿地问。

“我就是知道，”那声音说，“如果你肯照我说的话去做，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

“我想要的是什么？”

“你想逮捕我，而且你可以逮捕我，独自一个人逮捕我，你听见了吗，拉夫妥？”

拉夫妥先点点头，才打起精神，回答说听见了。

“十分钟后，”那声音说，“跟我在诺德勒斯公园的图腾柱旁边碰面。”

拉夫妥努力思索。诺德勒公园位于水族馆旁，他十分钟内就可以抵达，可是有那么多地方可以选择，为什么偏偏要挑在海岬尽头的一座公园里见面？

“这样我就能看见你是不是一个人来，”那声音说，仿佛响应着他的思绪，“如果我看见其他警察，或是你迟到，那我就会永远消失。”

拉夫妥的脑子开始分析情势、推演计算、归纳结论。他来不及组成一支逮捕小组，势必得写一份书面报告，说明他为什么要独自去逮捕凶手。太完美了。

“好，”拉夫妥说，“然后呢？”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还有我自首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审判期间我不要戴手铐，媒体不准进入法庭，我服刑的地方不能跟其他囚犯混在一起。”

拉夫妥差点呛到：“好。”他说，看了看表。

“等一下，还有其他条件，我的房间要有电视，我要什么书都必须提供给我。”

“这可以安排。”拉夫妥说。

“你只要签下这些条件的同意书，我就会跟你走。”

“如果……”拉夫妥开口说，却听见话筒传来快速的哔哔声，表示对方已挂断电话。

拉夫妥将车子停在卑尔根船坞旁，从这里步行前往诺德勒公园的路并不是最近的，但走进公园时会有比较清楚的视野。这座大公园的地形起伏，里头有被人踏平的小径、黄色的小山丘、枯黄的草地。树木朝浓密云层伸出黑色多节的手指，云层从奥斯古岛后方的海

上被吹来。公园里一名男子正快步行走，他牵的那只罗威纳犬紧张地拉扯着他。拉夫妥将手伸进外套口袋，摸了摸他的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迈开步伐走过诺德勒斯海水池。这个海水池是个空荡的白色水盆，看起来像是位于海洋边缘的特大号浴缸。

他在转弯处后方看见了十米高的图腾柱，那根图腾柱是西雅图市赠送的礼物，重达两吨，用来祝贺卑尔根市建立九百周年。他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和湿叶子踩在脚下发出的嘎吱声。天空开始飘落丝丝细雨，打在他脸上。

一个身影单独站在图腾柱旁，面对拉夫妥走来的方向，仿佛那人知道拉夫妥会从这边走来，而不是另一边。

拉夫妥用手捏了捏他的左轮手枪，踏出最后几步，来到那人前方两米处，停下脚步。他在霏霏细雨中眯起双眼，心想怎么可能。

“惊讶吧？”那人说。拉夫妥认出了那人的声音。

拉夫妥默然不语，脑子再度开始分析计算。

“你自以为了解我，”那声音说，“但其实只有我了解你而已，所以我猜你一定会单枪匹马前来。”

拉夫妥瞪着那人。

“这只是一场游戏。”那声音说。

拉夫妥清清喉咙：“一场游戏？”

“对，你喜欢玩游戏。”

拉夫妥握住左轮枪柄，取好角度，避免快速抽出手枪时被口袋卡住。

“为什么要特别选我？”拉夫妥问。

“因为你是最棒的，我只把最棒的人当成对手。”

“你疯了。”拉夫妥低声说，话一出口立刻就后悔了。

“这一点呢，”那人说，嘴角泛起一丝微笑，“还有待商榷。不过老兄，你也疯了，我们都疯了，我们都是焦躁的灵魂，找不到回家的路，一直都是这样。你知道印第安人为什么要做图腾柱吗？”

拉夫妥面前那人用戴了手套的食指指节叩击图腾柱；图腾柱上雕刻的人像一个叠着一个，睁着盲目的黑色大眼，望向峡湾的另一端。

“是为了照看灵魂，”那人继续说，“好让灵魂不会迷失。但是图腾柱会腐烂，它们当然会腐烂，这是图腾柱的功能之一。图腾柱腐烂崩坏以后，灵魂就得去找新家——也许是面具，也许是镜子，也许是初生的婴儿。”

水族馆传来嘶哑的叫声，那是企鹅奔跑发出的声音。

“你要不要告诉我为什么要杀她？”拉夫妥问，发觉自己的声音也变得嘶哑。

“游戏结束了，真可惜，拉夫妥，我玩得很开心。”

“你是怎么发现我会查到你身上的？”

那人抬起一只手，拉夫妥反射性地后退一步。那人手上垂落一样东西，是一条项链，项坠镶着一颗泪滴形绿色宝石，上面有一条黑色裂痕。拉夫妥感觉自己心跳加速。

“欧妮起初什么都不肯说，后来她……这该怎么说……她被说服了。”

“你说谎。”拉夫妥说，屏住气息，并不相信对方的话。

“她说你不准她告诉你的同僚，所以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接受我的建议，一个人来，因为你认为这会是你灵魂的新居所，是你复活的机

会，对不对？”

冰冷细雨打在拉夫妥脸上有如汗水一般。他的手指扣上手枪扳机，集中精神，控制自己，缓缓说话。

“你挑错地方了，你站的地方背对海面，而且离开这里的每一条路都有警车守住，没有人逃得了。”

那人嗅了嗅空气的气味：“拉夫妥，你有没有闻到？”

“闻到什么？”

“恐惧。肾上腺素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不过这你应该知道，我敢说你在你殴打的那些囚犯身上，一定也闻过这种味道。莱拉身上也有这种味道，尤其是当她看见我要使用的工具时；欧妮身上的这种味道更浓，也许是因为你跟她说过莱拉身上发生的事，所以她知道自己会有什么遭遇。这种味道很能让人兴奋对不对？我在书上读过有些食肉动物会利用这种气味来找寻猎物，想想看那些颤抖的猎物想要躲藏，却很清楚自己身上发出的味道会引来杀机。”

拉夫妥看见那人戴着手套的双手垂了下来，手中并无其他东西。在光天化日下，此地接近挪威第二大城卑尔根的市中心。拉夫妥虽然有点年纪，但这几年滴酒未沾，体能状况保持得很好，反射动作快，战斗技能也不生疏，一眨眼就能拔出左轮手枪。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害怕到嘴里上下两排牙齿直打战？

6 手机

第二日

麦努斯·史卡勒警官背倚着他那张旋转办公椅，闭上眼睛，眼前立刻出现一个男子的影像：男子身穿西装，面朝另一侧站立。麦努斯立刻睁开双眼，看了看表：六点。他认为自己应该可以休息片刻，因为他已执行完找寻失踪人口的标准程序。他打电话给所有医院询问是否

有病患名叫碧蒂·贝克；打电话给挪威出租车公司和奥斯陆出租车公司，询问昨晚他们派车去贺福区附近接送的客人；询问碧蒂的银行，并收到回复说碧蒂在失踪前并未从账户中提领大量现金，昨晚或今天也没有注销账户。派驻在加勒穆恩机场的警察也获准查看昨晚的旅客名单，但飞往卑尔根市的班机上，唯一姓贝克的旅客只有碧蒂的丈夫菲利普。麦努斯也询问过丹麦和英国航线的渡轮公司，尽管碧蒂极不可能前往英国，因为菲利普留有碧蒂的护照，也给警方看过。企图心旺盛的麦努斯按照一般程序，对奥斯陆和阿克修斯郡的所有旅馆发出安全通报传真，最后还指示奥斯陆的所有行动单位，包括巡逻车，全都睁大眼睛留意碧蒂的行踪。

现在只剩下手机的问题。

麦努斯打电话给哈利，报告目前状况。麦努斯听见哈利气喘吁吁，背景有鸟儿发出的尖鸣声。哈利挂断电话前问了几个有关手机的问题。麦努斯讲完电话，站起身来，踏进走廊。卡翠娜·布莱特的办公室门开着，灯也亮着，里头却没人。麦努斯爬上楼梯，来到楼上的员工餐厅。

餐厅已打烊，但保温瓶里还有微温的咖啡，门边的手推餐车上有薄脆饼干和果酱。餐厅里只坐了四个人，其中一人是卡翠娜。她坐在墙边一张餐桌前，正在阅读活页夹里的文件，面前是一杯水和一个餐盒，餐盒里有两个开口三明治。她脸上戴的眼镜镜架细、镜片薄，看起来几乎像是没戴。

麦努斯倒了些咖啡，走到卡翠娜桌旁。

“打算加班吗？”他问，坐了下来。

卡翠娜从面前的数据中抬起头来，麦努斯似乎听见她轻叹一声。

“看我猜得准不准？”麦努斯微笑说，“你带了自制三明治，这表示你出门前就知道餐厅五点打烊，而且你今天会工作到很晚。抱歉，当警探就是有这种职业病。”

“是吗？”卡翠娜说，眼睛眨也不眨，视线又回到数据上。

“对啊。”麦努斯说，啜饮咖啡，趁此机会好好观察卡翠娜，只见她倚身向前，上衣领口内看得见胸罩的蕾丝花边。“今天我调查碧蒂的失踪案，我查到的和别人可以查到的一样多，可是我认为她可能还在贺福区，说不定就躺在某个地方的雪堆或落叶堆下，说不定躺在贺福区众多小湖和小溪的其中一个里。”

卡翠娜默不作声。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认为吗？”

“不知道。”卡翠娜语调平板，看着资料并未抬眼。

麦努斯越过桌面，将一部手机放在卡翠娜面前。卡翠娜面带无奈的神情，抬起头来。

“我想你一定知道，”麦努斯说，“这是一部手机，是一种很新的发明。一九七三年四月，手机之父马丁·库珀用手机跟家里的老婆通话，这是史上第一次的手机通话。当然了，当时他并不知道这项发明后来会成为警方寻找失踪人口最重要的方式。布莱特，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还算合格的警探，就得好好聆听和学习这些技术。”

卡翠娜摘下眼镜看着麦努斯，嘴角泛起一抹微笑。麦努斯喜欢她这抹微笑，虽然他不太明白这抹微笑背后的含意。“我洗耳恭听。”

“很好，”麦努斯说，“因为碧蒂有一部手机，而手机会发出信号，信号会被附近地区的基站接收。不只是在你打电话的时候这样，当你身上携带手机的时候也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打一开始就把手机称为蜂巢式电话，因为一个基站涵盖一个小区域，就好像蜂窝一样。我问过挪威电信，涵盖贺福区的基站依然接收得到碧蒂的手机发出的信号，但我们找过整间房子，都没发现她的手机，而且她不太可能把手机掉在她家旁边，这样就太过于巧合了，因此……”麦努斯扬起双手，犹如变完戏法的魔术师，“喝完这杯咖啡以后，我就会通知重案指挥室，请他们派出搜索队。”

“祝你好运。”卡翠娜说，将手机推还给麦努斯，翻过一页文件。

“那是哈利的旧案子对不对？”麦努斯问。

“对。”

“他认为有个连环杀手正在到处杀人。”

“我知道。”

“你知道？那你应该也知道他料错了吧？而且不是第一次了。哈利对连环杀手有一种病态的痴迷，他以为挪威是美国，可是他还没在挪威发现过连环杀手。”

“瑞典出过几个连环杀手，像是托马斯·奎克（Thomas Quick）、约翰·阿索纽斯（John Asonius）、托雷·赫丁（Tore Hedin）……”

麦努斯笑说：“你做过功课嘛，但如果你想学一些正统的调查方法，我建议你跟我去喝杯啤酒。”

“谢谢，我不……”

“或是去吃点东西也行，你那个餐盒不是很大。”麦努斯终于和卡翠娜四目交接，他直视卡翠娜的双眼，只见她的眼眸中有种奇特的光芒，仿佛深处有火正在燃烧。麦努斯从未在别人眼中见过这种光芒，但他认为是自己点燃了卡翠娜眼中的火光，他认为自己在和她说完这番话之后，已晋升到和她同样的等级。

“你可以把这个当成是……”他开口说，假装找寻适当的字眼，“训练。”

卡翠娜露出微笑，大大的微笑。

麦努斯感觉心跳加速，全身发热，似乎已感受到卡翠娜的身体贴上他，他的指尖触摸她穿着丝袜的膝盖，他往上游移的手发出噼啪声。

“史卡勒，你想做什么？想尝尝队上新来的女同事吗？”卡翠娜脸上的微笑更扩大了些，眼中的火光更为炽烈，“一逮到机会就跟她上床，就好像男孩把口水吐在最大块的生日蛋糕上，好抢先别人一步，安静地享受这块大蛋糕？”

麦努斯不禁目瞪口呆。

“让我给你几个良心的建议，史卡勒，不要碰工作上的女人。如果你认为自己掌握到一条有用的线索，不要浪费时间跑来餐厅喝咖啡。还有，别跑来告诉我说你要通知重案指挥室，你应该打电话给霍勒警监，他才能决定是不是要派出搜索队。然后你应该打电话给紧急应变中心，那里才有人员待命，而不是这里。”

卡翠娜将防油纸揉成一团，挥手一掷，将纸团往麦努斯背后的垃圾桶丢去。麦努斯不必回头也知道纸团进了垃圾桶。卡翠娜收拾档案，站了起来，这时麦努斯多少已经镇定下来了。

“我不知道你在乱想些什么，布莱特，你大概只是个欲求不满的人妻，希望别的男人可以……可以……”麦努斯找不到适当的字眼。妈的！他找不到适当的字眼，“我只是想教你几手而已，你这个婊子。”

卡翠娜脸色骤变，仿佛窗帘被一把拉开，使得麦努斯直接看见她眼中的火焰。有那么一瞬间，麦努斯认为卡翠娜会出手打他，但最后什么事也没发生。卡翠娜再度开口说话，麦努斯明白一切都只发生在她的眼眸里，她没抬起一根手指，声音也完全在控制之中。

“如果我误会了你的意思，很抱歉，”卡翠娜说，但脸上的表情明白地表示她认为这个可能性极低，“还有，马丁·库珀不是打电话给他老婆，而是打给他在贝尔实验室的竞争对手乔尔·恩格尔。史卡勒，你认为他是打电话过去要教对方几手，还是去炫耀？”

麦努斯看着卡翠娜离去，看着她的套装摩擦她的背部，摆动身躯走向餐厅大门。妈的，真是古怪的女人！他想站起来对她丢东西，

但知道自己丢不中。再者，他不想移动，他害怕自己勃起的下体依然明显。

哈利觉得自己的肺脏抵住了肋骨内部，他的呼吸逐渐缓和下来，但心跳依然快速，宛如一只野兔在胸腔内高速奔驰。他站在艾克柏餐厅旁的森林边缘，身上的慢跑衣因为吸饱汗水而显得沉重。艾克柏餐厅是二战时期开张的机能主义餐厅，曾是奥斯陆的骄傲与喜悦，面对东方矗立在奥斯陆上方的峭壁上。但后来客人不再从市中心长途跋涉前来这座森林，餐厅生意越来越坏，渐走下坡，里头变得斑驳简陋，来的客人都是些过气的舞痴、中年酒鬼和孤独的游魂，来这里找寻其他孤独的游魂。最后餐厅终于歇业。哈利常喜欢驾车上山，来这里远离城市那一层层黄色废气，沿着网状小径在富有挑战性的陡峭地形上慢跑，燃烧肌肉里的乳酸。他喜欢停留在这家崩坏的美丽餐厅旁，坐在被雨打湿、野草蔓生的土地上，俯瞰这座曾属于他的城市。如今他对这座城市的情感已然崩毁，他的感情资产已然易手，往日情人移情别恋。

城市躺在下方山谷中，每一侧都有山脊隆起，这是奥斯陆峡湾里唯一的避风港。地质学家说奥斯陆是死火山的火山口。在这样的夜晚，哈利可以将城市灯光想象成地壳的裂缝，灼亮的岩浆从裂缝下方透出光芒。城市另一侧的霍尔门科伦滑雪跳台矗立在山脊上，宛如一个发光的白色逗号。他依循着跳台的方位，想找出萝凯的家。

他想起了那封信，以及麦努斯刚刚打来的电话，说碧蒂的手机仍在传送信号。他的心跳缓和了下来，心脏输出血液，对脑部发出规律的信号，表示生命依然存在，犹如手机对基站发出信号。心脏，哈利心想，信号，那封信。这些东西令他作呕，但为何他无法不去想这些东西？为何他已开始计算从这里跑回车上再驾车到贺福区要多远，才能去查看究竟哪一样东西最令人作呕？

萝凯站在厨房窗户旁，越过她家院子望着那片遮住邻居屋舍的云杉林。她在当地居民的会议上曾建议砍掉几株云杉，好让更多光线透进来，但现场反应异常冷淡，众人的想法不言而喻，因此她索性连提

议投票都作罢。云杉林可以避免外人朝内窥看，霍尔门科伦山上的居民就是喜欢这一点。奥斯陆上方的这座山上依然白雪皑皑，宝马和沃尔沃轿车缓缓驶过弯道上山返家，回到电动车库和摆好晚餐的餐桌上。晚餐是家庭主妇在保姆协助下准备的，这些家庭主妇勤跑健身中心，身材保持苗条，暂时中断了职业生涯。

这栋房子是萝凯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透过坚实的木质地板，可以听见欧雷克的二楼房间里传来音乐声。那是齐柏林飞船乐团和何许人乐团的音乐。萝凯回想自己十一岁的时候，要她去听父母那一辈的音乐是难以想象的，但欧雷克的那些CD是哈利送他的，他是真心喜欢才放这些音乐。

她想到哈利变得非常之瘦，整个人都小了一号，就如同她对哈利的记忆一样。一个曾经和你如此亲密的人竟可以被淡忘，直至印象消逝，想起来就令人觉得可怕。又或者是因为你们曾经如此亲密，所以当后来你们不再亲密，那种曾经亲密的感觉就好像不是真的，仿佛是一场梦，很快就会被遗忘，因为它只存在于头脑中。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她再度跟哈利碰面、拥抱他、闻到他的气味时，她感到震惊。她亲耳听见他的声音，不是透过电话，而是从他嘴里，从他那柔软得不可思议的嘴唇间听见他的声音。他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她看着哈利那对蓝色眼眸，眼眸中的光芒随着他说话而时明时暗，和过去没有两样。

然而她庆幸他们那段恋情已经过去，她已将往事抛在脑后。哈利这个男人会把自己破败的那一面带进他们的生活，她庆幸自己不再跟这个男人共享未来。

如今她过得比较好，过得好太多了。她看了看表。马地亚很快就会来了，不像哈利，马地亚总是准时。

那一天，在霍尔门科伦居民协会主办的庭院派对上，马地亚突然出现。他不住在霍尔门科伦区，是朋友邀请他来的，结果他和萝凯坐下来聊天聊了一整晚。他们聊的多半是她的事，马地亚只是聚精会神地聆听，当时萝凯心想他的这个态度有点像医生。两天后，马地亚打

电话给萝凯，问她是否想去贺维古登陆岬的贺宁-恩斯德艺术中心看展览，欧雷克也可以一起去，因为那里也有儿童展览。那天天气很坏，展出的艺术品十分平庸，欧雷克又闹脾气，但马地亚还是用幽默言语以及对艺术家才华的尖酸评语提振了两人的心情。看完展览后，马地亚载他们回家，道歉说自己选了个烂展览，并微笑着保证说以后再也不约他们出去，除非他们要求。之后马地亚去了博茨瓦纳一星期，回来那天晚上就打电话给萝凯，问她愿不愿意再跟他见面。

萝凯听见一辆车打到低速挡，爬上陡峭车道。马地亚开的是老式本田雅阁，不知道为什么，萝凯喜欢他开这种车。他将车停在车库前，从不会把车停进去。她也喜欢他这样。她喜欢他自己带换洗内衣来，总是会带一个手提包，里头装有盥洗包，隔天早上便会带走。她喜欢他问她什么时候想再见他，不会将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当然了，如今这一切可能都会改变，但她已做好准备。

马地亚下了车。他身材高大，几乎和哈利一样高。他那张坦诚且带着孩子气的脸庞朝厨房窗内露出微笑，即使他刚值完毫无人性的长时间勤务，双腿肯定累坏了。是的，她已做好准备，准备好接受这个男人。这个男人总是陪伴在他们身边；这个男人爱她，将他们的三人世界排在最优先的序位。她听见前门传来钥匙转动声。钥匙是她上星期给他的。马地亚接过钥匙时，脸上浮现出一个大问号，宛如刚收到巧克力工厂门票的小男孩。

大门打开，他走进门，她投入他的怀抱。她觉得即使是他的羊毛外套都好好闻，材质柔软，秋天的凉意贴在她脸颊上，外套里的暖意放射出来，笼罩她全身。

“这是怎么回事？”他对着她的头发笑着说。

“这一刻我等好久了。”她轻声说。

她闭上双眼，两人就这样伫立了一会儿。

她放开他，抬头看着他微笑的脸庞。他是个英俊男子，长得比哈

利好看。

他松开手，解开外套纽扣，挂起外套，走到水槽前洗手。他从解剖部来到这里，总是先去洗手，因为他们在课堂上会碰触尸体。哈利从命案现场来到这里，也都会先去洗手。马地亚打开厨房水槽下的橱柜，拿出一袋马铃薯倒进厨房水槽，打开水龙头。

“亲爱的，你今天过得怎样？”

她认为绝大多数男人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先问她昨晚如何，毕竟马地亚知道昨晚她和哈利碰面。她也喜欢他这一点。她边说边看窗外，视线扫过云杉林，落在山下的城市中，城市灯光已开始闪烁。哈利正在这座城市的某个地方，无望地追寻某个他一直没找到也永远找不到的东西。她替哈利感到难过，如今他们之间留下的只有同情。事实上昨晚有个片刻他们静默不语，双目交接，无法离开彼此。那感觉有如电击，但只发生了短暂片刻就结束了，而且是完全结束，没有持久的魔力。她已做出决定。她站在马地亚背后，双手环抱他，将头倚在他宽阔的背上。

他正在削马铃薯皮，再把马铃薯放进平底深锅，她感觉得到他的肌肉和肌腱的活动。

“我们可以再多做几个。”他说。

萝凯察觉厨房门口有动静，转过身来。

欧雷克站在门口看着他们。

“你可以去地下室拿一些马铃薯上来吗？”她说，接着便看见欧雷克的深色眼眸黯淡下来。

马地亚转过身，欧雷克依然站在原地。

“我去就好。”马地亚说，从水槽下方拿起一个空提桶。

“不用，”欧雷克说，向前踏出两步，“我去。”

欧雷克从马地亚手中拿过提桶，转身走出了门。

“他是怎么了？”马地亚问。

“他只是有点怕黑而已。”萝凯叹了口气。

“我想也是，可是他为什么还是去了？”

“因为哈利说他应该去做。”

“去做什么？”

萝凯摇摇头：“去做他害怕的事，还有那些他不想再害怕的事。哈利在这里的时候，常常叫欧雷克去地下室。”

马地亚皱起眉头。

萝凯露出悲伤的微笑：“哈利又不是儿童精神科医师，而且哈利如果先表示意见，欧雷克就不会听我的，不过话说回来，地下室又没有怪物。”

马地亚转动炉子的一个旋钮，低声说：“你怎么能确定没有？”

“马地亚？”萝凯笑说，“你以前是不是怕黑？”

“谁说是以前？”马地亚露出顽皮的笑容。

是的，她喜欢他。这样比较好。这样的生活好多了。她喜欢他，是的，她的确喜欢他。

哈利将车子停在贝克家前，坐在车上看着窗户透出黄色光线，照射在院子里。雪人已缩得很小，有如侏儒一般，但长长的影子仍延伸到树下，投射在尖桩栅栏上。

哈利下了车。铁栅门打开时发出哀鸣声，令他心头一惊。他知道自己应该先按门铃才对，毕竟院子跟屋子一样属于私人土地，但他没耐心也没意愿跟贝克教授讨论任何事情。

湿润的地面踩起来十分有弹性。他蹲下身来。雪人身上折射着光线，仿佛雾面玻璃一般。白天融化的雪已化为小冰晶，小冰晶凝结在一起成为大冰晶。晚上气温再度降低，水气因此凝结在冰晶上，使得今早原本细白轻盈的雪，变成了灰白色的粗糙雪块。

哈利举起右手，握紧拳头，挥拳击出。

雪人的头应声而碎，从肩膀滚落到褐色草地上。

哈利再次出拳，这次是由上往下穿过雪人颈部，接着变拳为爪，钻过雪堆，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

他抽出手臂，在雪人前方以胜利姿态高高举起，宛如李小龙那样，向对手展示他刚刚从对手胸腔内扯出的心脏。

那心脏是一部红银相间的诺基亚手机，依然开机。

胜利的感觉转眼就消失无踪，因为他知道这个发现并不是案情上的突破，这只是有人拉着隐形的线，操纵演出傀儡秀的其中一个小桥段而已。这太简单了。这部手机是刻意安排要让人发现的。

哈利走到大门前，按下门铃。菲利普打开了门，只见他头发凌乱，领带歪斜。他眨了几下眼睛，仿佛刚睡醒似的。

“对，”菲利普回答哈利的问题，“她用的是这款手机。”

“可以请你打她手机吗？”

菲利普返回屋内，哈利在门口等着。突然间尤纳斯从门廊里探出头来，哈利正要发声“嗨”，那部手机就响了起来，唱的是一首童谣：“Bla°mann, bla°mann, bukken min.（布洛玛，布洛玛，我的小羊。）”哈利还记得学校歌本写的下一句歌词是：“Tenk paa°vesle gutten din.（想着你的小男孩。）”

哈利看见尤纳斯的脸亮了起来，接着又看见他的脑子做出无可避免的判断，使得他露出迷惑的神情，然后他听见母亲电话铃声的喜悦

之情消失无踪，转变为剧烈的、赤裸裸的恐惧。哈利吞了口口水，这种恐惧他十分熟悉。

哈利打开家门，走进屋内，立刻闻到灰泥和锯木屑的气味。构成走廊的灰泥板已被拆下，堆在地上，后方砖墙可见少许污渍。哈利用手指划过铺着一层白色粉状物的拼花地板，将手指放进嘴里。尝起来像盐。霉菌尝起来像盐吗？还是那只是建筑物结构产生的盐霜？哈利点亮打火机，倚在墙边。没什么好闻，没什么好看的。

他爬上床，躺在床上瞪着卧房里的黢黑空间，想起了尤纳斯，也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他想起疾病的气味，以及母亲的脸色慢慢消逝在白色枕头里。那时他和小妹玩耍了好几个星期，父亲只是沉默不语，三人都试着表现出没发生什么事的样子。他似乎听见走廊外传来细微的窸窣声，仿佛隐形的傀儡操纵线正在增加、变长，偷偷摸了进来，吞噬黑暗，形成闪烁的微弱光线，颤抖着，摇晃着。

7 未揭露的数据

第三日

薄弱的晨光渗入犯罪特警队队长办公室的百叶窗，将两名男子的脸庞照成灰色。队长哈根正一脸郁郁地聆听哈利报告，两道茂密黑眉紧紧皱起，在眉心连成一线。偌大的办公桌上立着一个小台座，台座上安置着一截小指，根据台座的刻文所述，这截小指属于日军大队长安田芳人所有。过去哈根在军校里授课时，常述说一九四四年安田芳人在缅甸撤退时，情急之下在弟兄面前切断自己小指的事。哈根被调回警方的老单位，带领犯罪特警队不过才一年，但这一年来已发生过无数大小事。他以相当的耐心聆听队上的资深警监哈利发表长篇大论，主题是“失踪人口”。

“光是在奥斯陆，每年警方就接获六百人的失踪报案，这些失踪者在几小时后没被找到的只有寥寥数人，几天之后依然没被找到的几乎等于零。”

哈根伸出一根手指，搓揉鼻梁顶端连接两道黑眉之处的黑色毛发。他待会儿还得准备署长办公室举行的预算会议，主题是削减预算。

“大部分的失踪者不是逃离精神病院的精神病患，就是患有失忆症的老人，”哈利继续说，“但即使是相对来说精神健全的失踪者，在前往哥本哈根或自杀时都会被人发现，他们的名字会出现在旅客名单中，他们会从自动提款机里取钱，或是被冲到岸边。”

“你想说的重点是什么？”哈根说，看了看表。

“是这个。”哈利说，丢出一个黄色档案夹，档案夹砰的一声落在队长的办公桌上。

哈根倚身向前，翻了翻装订整齐的资料：“天啊，哈利，你平常不爱写报告的。”

“这是史卡勒做的，”哈利说，不浪费一句话，“但结论是我想出来的，现在我讲给你听。”

“请长话短说。”

哈利望着放在大腿上的双手，两条长腿伸长在椅子前方。他深吸了口气，知道自己一旦把话说出来，就没有回头的余地。

“失踪的人太多了。”哈利说。

哈根扬起右眉：“解释一下。”

“你可以在第六页看见一九九四年至今失踪的女性名单，这些女性的年龄介于二十五到五十岁之间，过去十年来都不曾被人发现。我跟失踪组谈过，他们也同意数量真的是太多了。”

“跟什么比太多？”

“跟过去比，跟丹麦和瑞典比，还有跟其他的人口统计群组比。

这些失踪女性以已婚者和同居者占绝大多数。”

“女性已经比以前更独立了，”哈根说，“有些女性选择走自己的路，和家庭断绝关系，也可能跟男人出国去了，这些因素对统计数据都会有影响，那又怎样？”

“丹麦和瑞典的女性也变得更独立了，但这两个国家的失踪女性都会再度出现。”

哈根叹了口气：“如果数据真的那么异常，为什么过去没人发现？”

“因为史卡勒收集的数据是全国性的，警方通常只会注意自己辖区的失踪人口而已。不过克里波详细记录了挪威全国的失踪人口，共有一千八百人，但这是过去五十年来失踪人口的总和，还包括海难和其他灾难，像是亚历山大柯兰号钻油平台意外的失踪者。重点是没有人留意过全国失踪人口的模式，直到现在。”

“好吧，可是我们的责任不是全国性的，哈利，我们只负责奥斯陆辖区。”哈根双掌往桌上一拍，表示结束听取报告。

“问题是，”哈利说，搓揉着自己的下巴，“它来到奥斯陆了。”

“‘它’是什么？”

“昨天晚上我在雪人里找到碧蒂的手机。长官，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可是我认为我们必须把它查出来，而且动作要快。”

“这些数据很有意思，”哈根心不在焉地说，拿起安田芳人大队长的小指，用大拇指按压，“还有我明白最近这起失踪案有必要深入调查，但理由不是很充分，所以请你告诉我：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叫麦努斯做出这份报告？”

哈利看着哈根，从外套内袋里拿出一个折烂了的信封递给他。

“九月初我上了一个电视节目，然后信箱里就收到这个，我一直

认为这封信是疯子写的，直到现在。”

哈根拿出里头的信，读了六句话之后，对哈利摇摇头：“雪人？‘睦里’又是什么？”

“重点就在这里，”哈利说，“睦里恐怕就是‘它’。”

哈根困惑地看了哈利一眼。

“我希望是我判断错误，”哈利说，“但我认为有一段残酷黑暗的日子在前面等着我们。”

哈根叹了口气：“你想要什么，哈利？”

“我想要一个调查小组。”

哈根凝视哈利。他和警署里其他警官一样，认为哈利是个任性、傲慢、爱争论、不稳定的酒鬼，然而他很高兴哈利跟他站在同一阵线，而且哈利没有强烈企图心想和他竞争。

“要多少人？”哈根终于问道，“时间要多久？”

“十个警探，两个月。”

“两个星期？”麦努斯说，“四个人？这是要调查命案吗？”

麦努斯环视四周，露出难以苟同的神情，看着挤在哈利办公室里的其他三人：卡翠娜、哈利、来自鉴识中心的毕尔·侯勒姆。

“哈根分配给我的只有这样而已，”哈利说，靠上椅背往后躺，“而且我们不是要调查命案，目前不是。”

“那目前要调查的是什么？”卡翠娜问。

“失踪案，”哈利说，“不过这件案子跟最近发生的其他案子有相似之处。”

“家庭主妇在晚秋的某一天突然悄悄迁居？”侯勒姆问，说话带有一丝托腾地区的方言腔调，这个腔调是他从史盖亚村搬到奥斯陆时一起带来的，除此之外，他还带了他收藏的黑胶唱片，里头有猫王、五十年代老摇滚、性手枪乐团、贾森·斯考奇乐团（Jason&the Scorchers）的唱片，另外还带了三套纳什维尔的手工缝制西装、一本美国《圣经》、一张稍小的沙发床、一套餐厅家具，这套家具在侯勒姆家族已传承了三代。这些家当全都堆在拖车里，由一辆沃尔沃亚马逊轿车拖来奥斯陆；那辆亚马逊是一九七〇年沃尔沃汽车生产的最后一辆亚马逊轿车。侯勒姆是用一千两百克朗买下的，即便在当时也没人知道那辆车已经跑了多少公里，因为里程表最多只能显示到十万公里。

不过那辆车完全体现了侯勒姆这个人以及他的信念。那辆亚马逊里头的气味胜过一切他闻过的气味，其中混合了人造皮革、金属、机油、被太阳晒到褪色的后车台、沃尔沃车厂、渗有“个人汗水”的座椅的气味。侯勒姆解释说所谓“个人汗水”并非人体产生的一般汗水，而是集合了所有前任车主的灵魂、业力、饮食习惯和生活形态的一层汗水。车子后视镜挂着一对绒毛制大骰子，是初代的“绒毛骰子”，正好呈现了对昔日美国文化和美感产生的真切情感，以及带有讽刺意味的距离感，十分能够代表侯勒姆这个挪威农家子弟。他从小一只耳朵听的是美国歌手吉姆·里夫斯的乡村音乐，另一只耳朵听的是美国雷蒙斯乐团的朋克摇滚，而且他两者都爱。现在他坐在哈利的办公室里，头上戴着一顶雷鬼帽，让他看起来比较像是卧底的缉毒探员而不是鉴识员，雷鬼帽下方是一张圆滚滚的脸庞，腮边留着大片鬃胡，颜色红得像消防车，形状仿佛炸肉排，一双眼睛稍微突出，让他时时刻刻呈现出一种有如鱼类般好奇的表情。他是唯一哈利坚持要在这个调查小组里安排的人选。

“还有一件事。”哈利说，朝办公桌上的成堆文件伸出手，打开高射投影机。麦努斯咒骂一声，以手遮眼，挡住突然照射在他脸上的模糊字迹。他挪动位置，哈利的声音从投影机后方传了出来。

“两个月前，这封信出现在我的信箱里，信封上没有回邮地址，

盖的是奥斯陆邮戳，信是用标准喷墨印表机印出来的。”

哈利尚未开口，卡翠娜就关上了办公室的灯，室内登时陷入黑暗，方形的光芒投射在白色墙面上。

众人在静默中阅读那封信。

初雪即将降临，届时他将再现。冰雪融化之时，他将带走另一人。你应自问：“谁堆了雪人？谁会堆雪人？谁生下了睦里？因为雪人并不知道。”

“真有诗意。”侯勒姆喃喃地说。

“什么是睦里？”麦努斯问。

回应的只有投影机风扇的单调旋转声。

“最有趣的部分是谁是雪人。”卡翠娜说。

“显然是某个脑筋有问题的人。”侯勒姆说。

只有麦努斯发出笑声，但他的笑声被打断。

“睦里是一个人的绰号，这个人已经死了。”哈利的声音在黑暗中响了起来，“睦里人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原住民，这个绰号为‘睦里’的睦里人，生前在澳大利亚各地杀害了很多女人，但没有人确切知道他究竟杀了多少人。他的本名叫罗宾·图翁巴。”

旋转风扇嗡嗡作响。

“连环杀手，”侯勒姆说，“就是你射杀的那个？”

哈利点点头。

“这是不是表示你认为我们现在对付的是连环杀手？”

“由于这封信的缘故，我们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

“哇，慢一点慢一点！”麦努斯扬起双手，“自从澳大利亚那件案子让你成为名人之后，你喊‘狼来了’喊了多少次，哈利？”

“三次，”哈利说，“至少三次。”

“可是我们还是在挪威发现连环杀手，”麦努斯瞥了卡翠娜一眼，仿佛想确定她跟上了，“是不是因为你去FBI上过关于连环杀手的课？是不是因为这样你才到处都看见连环杀手？”

“也许吧。”哈利说。

“让我提醒你，除了那个替好几个老家伙注射致命药剂的护士，我们在挪威还没发现过连环杀手，从来都没有，再说那些老家伙反正都已经一脚踏进棺材里了。连环杀手只有美国才有，就算是美国也通常只在电影里才看得到。”

“错。”卡翠娜说。

众人纷纷转头朝她看去，她捂着嘴打了个哈欠。

“瑞典、法国、比利时、英国、意大利、荷兰、丹麦、俄罗斯、芬兰都出现过连环杀手，这些都还是已经侦破的案子，关于未揭露的数据，完全没有人提过。”

哈利在黑暗中看不见麦努斯涨红了脸，只看见他的脸部侧影，下巴朝卡翠娜的方向突出，颇具攻击性。

“我们手上连一具尸体都没有，这种信更是多到可以塞爆一整个抽屉，很多疯子的头脑都比这个……这个……雪小子还不正常。”

“不同之处在于，”哈利说，站起身来，踱到窗前，“这个疯子思考周密，当时的报纸并未提到睦里这个绰号，这个绰号是图翁巴当拳击手的时候，跟着马戏团四处巡回表演用的。”

最后一抹阳光从云层缝隙流泻而出。哈利看了看表。欧雷克坚持说要早一点到，这样他们也能看到超级杀手乐团的表演。

“那我们要从哪里开始着手？”侯勒姆喃喃地说。

“什么？”麦努斯说。

“那我们要从哪里开始着手？”侯勒姆以夸张的语调复述一次。

哈利坐回办公桌前。

“侯勒姆负责去贝克家，以调查命案的方式搜查贝克家的屋子和院子，尤其要仔细调查那部手机和碧蒂的围巾。麦努斯，你去做一份过去类似案件的杀人犯、强奸犯和嫌犯清单……”

“还包括其他在逃的人渣。”麦努斯接口说。

“卡翠娜，你负责研究失踪人口报告，看可不可以从里头找出模式。”

哈利等待卡翠娜问出无可避免、一定会问的问题：哪一种模式？但卡翠娜并没有问，只是简洁地点了点头。

“好，”哈利说，“干活去吧。”

“那你呢？”卡翠娜问。

“我要去看演唱会。”哈利说。

众人离开办公室之后，哈利低头看着笔记本，上头只草草写了几个字：未揭露的数据。

希薇亚奋力奔跑，朝森林最浓密的幽暗处奔去。她如此拼命奔跑，是为了逃命。

她并未系上靴子的鞋带，这时冰雪已跑进靴子。她冲过一层层落尽树叶的低矮树枝，胸前拿着一把小斧头，斧头的刀锋红艳艳的，因为沾染鲜血而闪烁光泽。

她知道昨天下的雪在苏里贺达村早已融化，虽然村子距离这里不

到半小时车程，这里的积雪却可能要等到明年春天才会融化。如今她只希望当初他们没搬来这个被上帝遗弃的地方，这个位于村子外的荒僻郊野。她希望自己奔跑在黑色柏油路上，这样一来城市的噪声就可以掩盖她逃跑的声音，她就可以安全地躲藏在人群中。然而这里只有她孤身一人。

不对。

她并非完全孤身一人。

8 鹅颈

第三日

希薇亚奔入森林，夜晚即将降临。平常她十分痛恨十一月的夜晚来得那么早，今天她却觉得黑夜来得正是时候。她朝森林深处的黑暗处奔去，希望黑暗能抹去她的足迹，隐藏她的行踪。这里的地形她十分熟悉，可以辨别方向，避免自己往农庄的方向跑回去，或直接往……那人的方向奔去。问题是冰雪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地貌，覆盖了小径和熟悉的岩石，铺平了所有的地形轮廓。还有薄暮……每样东西的形体都被阴暗和她自己的惊恐所扭曲和改变。

她停下脚步，侧耳聆听，只听见自己发出的刺耳喘息声撕裂了宁静，听起来像是撕开她包在女儿餐盒外的防油纸。她设法让自己的呼吸平静下来，耳中只听见血液在耳朵里的鼓动声和小溪的潺潺水声。小溪！他们常沿着那条小溪捡莓果、设陷阱或找寻鸡只，尽管他们内心深处都知道鸡只是给狐狸咬去了。小溪会延伸到一条碎石路，那条路上迟早都会有车辆经过。

她听不见任何脚步声，没有小树枝的噼啪声，也没有冰雪的嘎吱声。也许她已经逃脱了？她弯着腰，迅速朝潺潺水声的方向移动。

森林的地上仿佛铺了白色床单，而床单上的低洼之处就是小溪流

过的地方。

希薇亚直接踏入溪中，溪水淹到她的脚踝中间，很快就渗进了靴子。溪水极冰，冰冻了她的腿部肌肉。

她在溪里再度开始奔跑，沿着小溪流动的方向奔行。她迈开步伐，大步大步向前奔去，发出颇大的溅水声。这样就不会留下脚印了，她得意地想。她虽然在奔跑，脉搏却缓和了下来。

她能这样奔行如飞，必须归功于去年她经常在健身中心的跑步机上慢跑。她甩掉了六公斤体重，体态可以说比大部分三十五岁女性还来得好。反正这话是英卡说的，英卡和她是去年在所谓的启发研讨会上认识的。她在那个研讨会上得到了大量启发，天啊，如果她能倒转时间，回到十年前，对于一切她都会做出不同的决定！她不会嫁给罗夫，也用不着去堕胎。当然了，如今那对双胞胎已来到世间，再这样想也不可能成真，但是在双胞胎尚未诞生之前，在她还没见过埃玛和欧嘉之前，这些是可能成真的，如此一来，她现在就不会身陷在那个她自己仔细建构起来的囚牢中。

她拨开悬垂在小溪上方的树枝，眼角瞥见某样东西，那是一只动物，受到惊动后消失在昏暗的森林中。

她突然想到自己摆动手臂必须小心，别让小斧头砍到自己的腿。数分钟过去了，但距离她刚才站在鸡舍里宰杀鸡只，似乎已过了永恒。她切断两只鸡的脖子，正要宰杀第三只时，突然听见后方的鸡舍大门发出吱的一声。她立刻提高警觉，农庄里只有她一个人，而且她并未听见院子里来传来脚步声或车声。她注意到的第一样东西是那个奇怪的工具，那工具的握把连接着圆环状的金属丝，看起来像是捕狐狸用的陷阱。那人握着奇怪的工具，说起话来，她逐渐明白自己成了猎物，死亡正朝她逼近。

她被告知了原因。

她聆听那病态却又清晰的逻辑，感觉血液在血管里越流越慢，仿

佛凝结一般。接着她又被详细告知她将如何死亡。那圆环开始发光，先是发出红光，随即转为白光。就在此时，恐惧激使她挥动小斧头。那人举起手臂格挡，新磨利的斧锋划入那人手臂的下方。她看见夹克和毛衣被划了开来，仿佛拉链被拉开似的，也看见斧头在赤裸肌肤上划出一道红线。那人蹒跚后退，地面溅了鸡血十分滑溜，使得那人滑倒在地。她往鸡舍后方的门奔去，那扇门通往森林，通往黑暗。

麻木感扩散到她的膝盖，她肚脐以下的衣服都已被水浸湿，但她知道自己很快就会抵达碎石路，从碎石路跑到附近的农庄不用十五分钟。小溪转了个弯，这时她的左脚踢到某个从水里突出来的东西，那里有个缝隙，她突然觉得像是有人抓住了她的脚，接着就一头栽进溪里。希薇亚·欧德森腹部先着地，吞了几口溪水，尝到泥土和腐叶的味道，随即撑起身体，跪了起来。待她察觉此处没有别人，第一波惊慌过去之后，她才发现自己的脚被困住了。她将手伸进溪水里摸索，料想可能会找到缠在脚上的树根，不料却摸到平滑坚硬的物体。那是金属，她的脚上套着一个金属环。她匆匆环视四周，查看自己刚刚踢到的是什麼，随即就在积雪的岸边看见了它。它有眼睛、羽毛和淡红色的鸡冠。她觉得恐惧再度在体内升高。那是个被切下的鸡头，并不是她刚刚在鸡舍切下的，而是罗夫拿来放在这里的。那是个诱饵。他们曾写信去给当地议会，表示去年有只狐狸杀害了十二只鸡，因此获得许可，可以在农庄周围一定半径内设下一定数目的捕狐陷阱，而且必须远离经常有人走动的小径。这种陷阱一般被称为“鹅颈”，设置鹅颈的最佳处是水底，诱饵则摆在一旁。狐狸一上钩，鹅颈就会立刻夹起，夹断狐狸的脖子，令狐狸当场死亡，至少理论上是如此。

她用手触摸。他们去德拉门市的杰可野外用品店购买鹅颈时，服务人员说这种陷阱的弹簧非常有力，钳口可以夹断成人的腿，但她双脚冰冷麻木，感觉不到痛楚。她的手指找到了连接在鹅颈上的细钢索。她必须使用撬杆才能用力打开陷阱，但撬杆在农庄的工具屋里，而且他们通常会用钢索把鹅颈绑在树上，以免半死不活的狐狸或其他动物拖走这种昂贵的陷阱。她的手在溪底摸到钢索，沿着钢索来到岸边，钢索上有个金属标志，依规定刻有他们的名字。

突然间她屏住气息。她刚刚是不是听见远处传来小树枝断裂的声音？她看入浓重的黑暗里，感觉心脏猛烈跳动。

麻木的手指沿着钢索穿过积雪，她爬上小溪的岸边。钢索紧紧绑在一棵坚实的小桦树树干上。她四处找寻，在雪中找到了钢索绑的结，那个索结被冻成一团，坚硬难解。她必须打开这个索结，必须逃离这里。

又是一声小树枝断裂的噼啪声，这次距离更近了些。

她倚在树干上，躲在声音传来的另一侧。她告诉自己不要惊慌，只要多拉几次，那个索结就会松脱，她的腿完好无事，而那个越来越近的声音是鹿弄出来的。她试着拉动索结的一端，一片指甲随即从中断裂，但她感觉不到疼痛。索结并未松动。她弯下腰，用牙齿去咬钢索，咬得牙齿嘎吱作响。可恶！她听见雪地上传来轻巧的脚步声，立刻屏住呼吸。脚步声在树的另一侧停了下来。也许是心理作用，但她似乎听见那人正在嗅闻空气中的气味。她坐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接着那人又开始移动，发出的声音更轻。那人离开了。

她颤抖地深深吸了口气。现在她得解开陷阱才行。她的衣服已然湿透，如果没人发现她的话，她一定会冻死在夜里。这时她突然想起来了：小斧头！她都把小斧头给忘了。钢索很细，只要放在石头上瞄准，砍个几下就能把钢索砍断。小斧头一定是掉在小溪里了。她爬回黑漆漆的溪水里，双手伸入水中，在布满石头的溪底摸寻。

但什么也没找着。

绝望之下，她将膝盖浸入溪中，摸寻两岸的冰雪，接着便看见小斧头的刀锋突出于前方两米的溪水之上。这时她已经知道了：在她感觉到钢索扯紧之前，在她趴在溪水中，融化的雪水汨汨流过她的身体，冰寒得令她觉得心脏几乎停止跳动，像个绝望的乞丐般朝小斧头伸手而去之前，她已经知道差了半米。她的手指在距离斧柄五十厘米之处卷曲。眼泪溢满眼眶，但她逼自己将眼泪往肚里吞；要哭等事情结束后再哭。

“你是在找这个吗？”

她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但她面前有个影子蹲了下来。是那个人。希薇亚赶忙向后爬，但那人拿起小斧头，朝她递来。

“拿去呀。”

希薇亚跪了起来，接过小斧头。

“你要拿它来干吗？”那声音问。

希薇亚觉得体内蹿起一股愤怒，愤怒经常伴随恐惧而来，其结果极为残暴。她扬起小斧头，伸直手臂，由上往下朝前方挥去，但她的脚被钢索拉住，小斧头只是砍向黑暗，接着她又跌倒在溪水之中。

那人发出咯咯笑声。

希薇亚侧过了身。“滚开。”她呻吟说，朝碎石砍了一斧。

“我要你吃雪。”那声音说，站了起来，稍微按住夹克被划开的一侧。

“什么？”希薇亚不由自主地拉高嗓门。

“我要你吃雪，吃到你尿在自己身上，”那人站在钢索的活动半径外不远处，侧过了头，看着希薇亚。

“直到你的胃结冻，塞满了雪，再也不能把雪融化，直到胃里变成一团冰，直到你变成真正的你，变成那没有感觉的东西。”

希薇亚的头脑接收到这些话语，却无法解读这些话语的意义。“休想！”她尖声叫道。

那人身上发出一种声音，那声音跟潺潺流水声混杂在一起。“现在是尖叫的时候，亲爱的希薇亚，因为再也不会有人听见你的声音了。”

希薇亚看见那人举起一样东西，那东西亮了起来，发出红光，红光形成一个圆环，在黑暗中照亮雨滴，一接触溪水水面就发出嘶嘶声，冒出白烟。“你会选择吃雪的，相信我。”

希薇亚明白自己死期将至，呆立原地。只剩一个办法可想了。过去这几分钟，夜晚已迅速降临，但她试着在树木间看准那人的身形，同时用手掂估小斧头的重量。血液流回她的手指，产生麻痒之感，仿佛知道这是她最后的机会。她和双胞胎对着农庄墙壁练习过这个招式，每次她掷出小斧头，双胞胎其中一人从狐狸形的标靶拔出斧头时，她们都会欢声大喊：“你杀掉怪物了，妈咪！你杀掉怪物了！”希薇亚将一脚稍微移至另一脚前方，一步的助跑可以发挥并结合最高的力量与准度。

“疯子。”她低声说。

“这个嘛……”那人说，希薇亚仿佛看见那人露出一丝微笑，“倒是毋庸置疑。”

小斧头回旋飞出，发出嗡嗡低鸣，穿过浓重几乎有如实体的黑暗。希薇亚以完美的平衡姿势站立着，右手臂向前伸出，眼睛紧盯着致命的小斧头，看着它穿过树林，听见它切断细小树枝，消失在黑暗中，最后隐隐听见砰的一声，小斧头已落在森林深处的雪地里。

她背倚树干，全身瘫软，慢慢滑倒在地，感觉泪水涌出。这次她并未试图阻止自己流泪，因为现在她知道没有“事情结束后”了。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那人柔声说。

9 深渊

第三日

“是不是很棒？”

欧雷克激动的声音盖过了烤肉店里肥肉滋滋作响的声音，这家店里挤满了人，几乎都是去奥斯陆光谱剧院看完演唱会的观众。哈利对欧雷克点了点头。欧雷克穿着连帽上衣，身上依然都是汗，身体依然随着节奏舞动。他随口说出滑结乐团的团员姓名，甚至连哈利都没听过这些名字，因为滑结乐团的CD后来不再注明团员的个人资料，MOJO或Uncut这类的音乐杂志也不会用这种方式去介绍乐团。哈利点了汉堡，看了看表。萝凯说她十点就会到门外。哈利又看向欧雷克，他正兀自说个不停。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个小男孩是什么时候长到十一岁，并决定喜欢这种述说各种死亡阶段、疏离、冷漠和毁灭的音乐的？也许这应该令哈利担心，但他并不忧虑。这只是一个起点，一种必须被满足的好奇心，小男孩必须试穿过这些衣服才知道是否合身。还有其他事物会出现在他生命中，好的事物，坏的事物。

“你也喜欢这场演唱会对不对，哈利？”

哈利点点头。他不忍心告诉欧雷克这场演唱会对他来说有点扫兴，他也说不上来是为什么，也许今晚不走运吧。他们一走进光谱剧场的观众中，他就感觉到那种通常是伴随酒醉而来的偏执，只是过去这一年来他在清醒时也会感受到这种偏执。他并未投入高亢的情绪，反而感觉自己被人监视，于是他站在原地扫视观众，细看周围由一张张面孔筑起的人墙。

“滑结乐团最棒了，”欧雷克说，“那些面具酷毙了，尤其是那个有细长鼻子的，看起来好像……好像那个……”

哈利漫不经心地聆听欧雷克说话，心中盼望萝凯快点来到。烤肉店里的空气突然变得沉重而窒闷，犹如一层薄薄的油脂铺在肌肤和嘴巴上。他试着不去想他脑子里即将出现的念头，但那个念头已在转角，即将冒出。那是想来一杯的念头。

“印第安死亡面具。”一个女性声音在他们身后响起，“还有，超级杀手乐团唱得比滑结乐团好。”

哈利惊诧不已，转过头去。

“滑结乐团会摆很多姿势不是吗？”她继续说，“都只是些二手的概念和空洞的姿态罢了。”

她身穿合身的亮面黑色外套，长及脚踝，扣子扣到领口，外套之下只看见一双黑色靴子，脸庞苍白，眼睛上了妆。

“真不敢相信，”哈利说，“你竟然喜欢那种音乐。”

卡翠娜·布莱特微微一笑：“我会说正好相反。”

她并未继续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对柜台里的男子做了个手势，表示她要法耶牌矿泉水。

“超级杀手乐团烂透了。”欧雷克喃喃低语。

卡翠娜转头望向欧雷克说：“你一定是欧雷克。”

“对。”欧雷克愠怒地说，拉了拉自己的军裤，表现得像是既开心又不高兴受到一位成熟女子的注意。

“你怎知？”

卡翠娜微笑说：“‘你怎知？’你住在霍尔门科伦山，不是应该说‘你怎么知道？’这是不是哈利教你的坏习惯？”

欧雷克顿时涨红了脸。

卡翠娜静静地笑了笑，拍拍欧雷克的肩膀：“抱歉，我只是好奇而已。”

欧雷克满脸通红，将他的眼白衬得格外闪亮。

“我也觉得好奇，”哈利说，将汉堡递给欧雷克，“布莱特，既然你有时间来看演唱会，应该是已经找到我要你找的模式了吧？”

哈利看着卡翠娜，眼神露出警告之意，意思是说：不要逗弄欧雷克。

“我有一些发现，”卡翠娜说，旋开法耶牌矿泉水的瓶盖，“可是你很忙，可以明天再说。”

“我也没那么忙。”哈利说，已忘了那层油脂和窒息之感。

“这是机密要事，这里人又这么多，”卡翠娜说，“不过我可以小声跟你说几个关键词。”

卡翠娜倚身靠向哈利，哈利在烤肉味之外闻到卡翠娜身上近乎阳刚的香水味，耳际感受到她的温暖气息。

“有一辆银色的福斯帕萨特停在外面人行道上，里头坐着一个女人一直在看你，我想她应该是欧雷克的母亲吧……”

哈利吃了一惊，挺直身子，朝大窗户外停着的车子望去，只见萝凯按下了车窗，正凝视着他们。

“不要弄脏车子哦。”萝凯说，欧雷克手上拿着汉堡跳上后座。

哈利站在开着的车窗旁。萝凯身穿素雅的浅蓝色毛衣。哈利对那件毛衣十分熟悉，熟知那件毛衣的味道，熟知他的手掌和脸颊贴在那件毛衣上的感觉。

“演唱会好看吗？”萝凯问。

“你问欧雷克。”

“到底是什么样的乐团啊？”萝凯看着后视镜中的欧雷克，“外面那些人的穿着都怪怪的。”

“那个乐团都唱很安静的歌，像是爱啊什么的。”欧雷克说，趁母亲的眼神离开后视镜，迅速对哈利眨了眨眼。

“谢谢你，哈利。”萝凯说。

“我很乐意，小心开车。”

“里面那个女人是谁？”

“是同事，新来的。”

“哦？看起来你们好像已经很熟了。”

“怎么说？”

“你……”罗凯突然住口，缓缓摇头，笑了几声，笑声发自喉咙深处，低沉而开朗，同时又充满自信且无忧无虑，这笑声曾令哈利坠入爱河。

“抱歉，哈利，晚安啰。”

车窗升了起来，银色帕萨特缓缓驶离人行道。

哈利沿着布鲁街步行，两旁都是酒吧，开着的店门传出热闹的音乐声，令他觉得像是在接受夹道鞭笞的酷刑。他考虑是否要去泰迪轻酒吧坐坐，但心里明白这不是个好主意，于是决定继续往前走。

“咖啡？”柜台里的男性酒保不可置信地又问了一次。

泰迪轻酒吧的点唱机正在播放约翰尼·卡什的歌，哈利的一根手指抚过上唇。

“你有更好的建议吗？”哈利听见这句话从自己嘴里冒了出来，既熟悉又陌生。

“这个嘛，”酒保说，用手拨弄他油亮的头发，“咖啡机做出来的咖啡不是很新鲜，要不要来一杯刚从桶子里倒出来的啤酒啊？”

约翰尼·卡什正在高唱关于上帝、受洗和新的承诺。

“好。”哈利说。

柜台里的酒保咧嘴而笑。

这时哈利发觉口袋里的手机发出振动，立刻迫不及待地掏出手机，像是一直在期待这通电话似的。

电话是麦努斯打来的。

“刚刚我们接到失踪报案，这案子符合各项特征，失踪的是一个已婚女性，有小孩，几小时前她的丈夫和孩子回到家，却发现她不在。他们住在离苏里贺达村有段距离的森林里，没有邻居见到她，家里没有车，所以她不可能跑去别的地方，因为丈夫把车开走了，而且小径上也没有脚印。”

“脚印？”

“那边的山上还在下雪。”

一杯啤酒砰的一声放在哈利面前。

“哈利？你还在吗？”

“我还在，我在思考。”

“思考什么？”

“那里有雪人吗？”

“什么？”

“雪人。”

“我怎么知道？”

“去看看就知道了，你马上开车来主街的甘纳洛斯购物中心外面载我。”

“不能明天再去吗，哈利？我今天晚上排了一些节目，这个女人又只是失踪而已，没什么好急的。”

哈利看着啤酒泡沫满溢出来，像蛇一般沿着啤酒杯外缘盘绕而下。

“基本上……”哈利说：“这件事急得很。”

约翰尼·卡什的歌声逐渐淡去，一个肩宽膀圆的身影走出大门，酒保惊讶地看着吧台上动也没动的啤酒和一张五十克朗纸钞。

“希薇亚不可能就这样离开的。”罗夫·欧德森说。

罗夫很瘦，换句话说，他简直是皮包骨，身上穿一件法兰绒衬衫，扣子扣到领口，领口上冒出枯瘦的脖子。他的头让哈利联想到涉水的长腿水鸟。他的一双手十分窄小，从袖子里突出来，长长的手指骨瘦如柴，不断地卷曲、扭转、绞拧，右手指甲被锉得又长又尖，有如爪子。他的眼睛大得很不自然，脸上戴着一副朴素的钢质圆框眼镜，镜片颇厚，这种眼镜在七十年代的激进分子间广受欢迎。他家中墙上贴了一张芥末黄的海报，里头是印第安人扛着一条蟒蛇。哈利认出那张海报是加拿大歌手约尼·米切尔的唱片封面，属于嬉皮石器时代。海报旁挂着一张墨西哥女画家弗丽达·卡洛著名的自画像复刻板海报。一个受苦的女人，哈利心想。那是一张女人挑选的海报。地板铺的是未经加工的松木，屋里的光线来自老式石蜡灯和褐色陶土灯，灯具看起来似乎是自制的。墙角倚着一把尼龙弦吉他，哈利心想那应该是罗夫的指甲之所以锉成那样的原因。

“你说‘她不可能就这样离开’是什么意思？”哈利问。

罗夫在面前的客厅桌子上放了一张妻子和十岁双胞胎女儿欧嘉与埃玛的合照。希薇亚有一双睡眠惺忪的大眼睛，像是戴了一辈子的眼镜，却突然决定改戴隐形眼镜或去做激光手术。那对双胞胎有妈妈的眼睛。

“她要离开一定会说一声，”罗夫说，“或是留个话。一定是出事了。”

罗夫虽然陷入绝望，声音却依然柔和。他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一条

手帕，捂在脸上。他的脸又窄又苍白，鼻子显得异常地大。他擤了擤鼻子，发出一声有如小喇叭般的响亮声音。

麦努斯从门外探进头来：“警犬队来了，他们带了一只寻尸犬来。”

“那就开始吧，”哈利说，“你跟邻居都谈过了吗？”

“对，没有线索。”

麦努斯关上了门，哈利看见罗夫的眼睛在眼镜后头睁得更大了。

“寻尸犬？”

“大家都习惯这样叫啦。”哈利说，暗暗记住必须提醒麦努斯多注意自己的说话方式。

“你们也用寻尸犬来找活人？”罗夫的口气近乎哀求。

“当然啰。”哈利扯了个谎，没告诉罗夫说寻尸犬是用来嗅出尸体位置的，它们不会被用来寻找毒品、失物或活人，只专门用来寻找死人，不找别的。

“所以你今天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四点的时候，”哈利说，低头看着笔记本，“那时候你跟女儿去镇上，你们是去镇上做什么呢？”

“我去看店，女儿去上小提琴课。”

“看店？”

“我们在奥斯陆的麦佑斯登区开了一家小店，专卖非洲手工制品，像是艺术品、家具、衣服之类的，直接从艺术家那里进口，也开给他们很好的价钱。店里的生意通常是希薇亚在照顾，但每星期四店里开得比较晚，所以她会开车回家，换我和女儿过去，我去看店，女儿去巴拉特·杜音乐学院上课，从五点上到七点，然后我再载女儿回家。今天我们是七点出头到家的。”

“嗯，在店里工作的还有谁？”

“没有别人了。”

“这表示每星期四你们的店都会休息一下，大概一小时？”

罗夫微微苦笑：“只是个非常小的店，没什么客人，老实说几乎要一直到圣诞拍卖才会有客人。”

“那怎么……？”

“挪威政府跟第三世界国家签有贸易协议，所以北美空防司令部会补助我们的小店和供货商，”罗夫轻咳一声，“这个协议传达的信息，比金钱和短期利益还要来得重要不是吗？”

哈利点点头，但他想的不是开发补助金和挪威及非洲之间的产销互惠贸易协议，而是奥斯陆和此处森林的驾车往返时间。双胞胎正在厨房里吃夜宵，厨房传出收音机的声音。哈利在这间屋子里并未看见电视。

“谢谢，我们会尽快找到她。”哈利站了起来，走到屋外。

院子里停了三辆车，其中一辆是侯勒姆的沃尔沃亚马逊，车身重新上过黑色烤漆，车顶和后车厢漆上了赛车方格条纹。哈利抬头仰望清澈的星空，苍穹下是森林空地上的这座小农庄。哈利吸了口气，空气中有云杉的气味和木材的烟味，耳中可以听见森林边缘传来狗的喘息声，以及警员表示鼓励的高喊。

哈利绕着弧线，朝农仓走去。他们设定了弧形的行走路线，以免破坏线索。农仓的门开着，里头传出说话声。他蹲下身来，就着外头的灯光细看雪中的脚印，再站起来，倚在门边，掏出一包烟。

“看起来像是命案现场，”哈利说，“有血迹、尸体和翻倒的家具。”

侯勒姆和麦努斯停止交谈，转过头来，顺着哈利的视线望去。农

仓十分宽敞，横梁上垂落一条电线，末端是个灯泡，农仓里的光线便来自于这个灯泡。农仓一侧放着车床，车床后方是块工具板，上头挂着各式工具，有锤子、锯子、钳子、钻子，但不见电子器具。另一侧架设了铁丝网，里头养鸡，有些鸡栖息在墙架上，有些在麦秆上伸出僵直的双脚昂首阔步。农仓中央未经加工的灰色裸木地板上血迹斑斑，躺着三具无头尸体。哈利在嘴里塞了一根烟，却不点燃，小心翼翼避免踏上血迹，在砧板旁蹲了下来，检视鸡头。他按亮钢笔形手电筒，光线照射在黯淡的黑色眼睛上。他先拿起半根白色羽毛，这根羽毛的边缘似乎被烧焦成黑色，接着仔细查看鸡颈的光滑切痕。血液已凝固，呈现黑色。他知道事情进行得很快，不会超过半小时。

“有没有发现有趣的东西？”侯勒姆问。

“侯勒姆，我的脑部受到职业伤害，正在分析鸡的尸体。”

麦努斯大笑，在空中比出报纸头条：“巫毒教区发生残暴命案，现场发现三具鸡尸，哈利·霍勒受命侦查。”

“我没发现的比较有趣。”哈利说。

侯勒姆扬起双眉，环视四周，缓缓点头。

麦努斯疑惑地看着他们：“没发现什么？”

“凶器。”哈利说。

“应该是小斧头，”哈利说，“杀鸡通常会用小斧头。”

麦努斯吸了吸鼻涕：“如果杀鸡的是女性，一定会把小斧头放回原位，这些农夫都很注重整洁的。”

“我同意，”哈利说，聆听鸡群的咯咯叫声，声音似乎是从四面八方传来，“这就是有趣之处，砧板翻倒，鸡尸散落一地，小斧头又不在原位。”

“原位？”麦努斯望向侯勒姆，眼珠滴溜溜地转。

“史卡勒，你要不要多留意一下？”哈利说，并不移动。

麦努斯依然望着侯勒姆，侯勒姆朝车床后方的工具板点了点头。

“妈的！”麦努斯说。

工具板上挂着的锤子和生锈锯子之间有个空位，正符合小斧头的形状。

门外传来狗的吠声和悲嗥声，接着是警察呼喝声，这次警察不是出声鼓励。

哈利揉揉下巴：“我们查过了整间农仓，目前为止现场看起来像是希薇亚杀鸡杀到一半就带着小斧头离开。侯勒姆，你能量一量这些鸡尸的体温，推测死亡时间吗？”

“好。”

“为什么？”麦努斯说。

“我想知道希薇亚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哈利说，“侯勒姆，你在外面的脚印上有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鉴识员侯勒姆摇摇头：“那些脚印被践踏得太厉害了，我需要更多灯光。我发现了一些罗夫脚印，还有其他人走进农仓的脚印，可是没发现离开农仓的脚印，说不定希薇亚是被抬出农仓的？”

“嗯，那抬他的人应该会留下更深的脚印才对。可惜没有人踩到鸡血。”哈利望向灯泡光线照射不到的昏暗墙壁。院子里传来狗可怜的哀鸣声和警察的怒骂声。

“史卡勒，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哈利说。

麦努斯走出农仓。哈利按亮手电筒，走到墙边，沿着未上漆的壁板伸手摸。

“那是……？”侯勒姆说，猛然住口。哈利的靴子踢上墙壁，发出一记闷响。

一片星空展露在他们眼前。

“是后门。”哈利说，望向黑黝黝的森林，云杉林的轮廓在远方城镇的昏黄灯光衬托下依稀可见。他拿手电筒照向雪地，立刻找到了足迹。

“两个人。”哈利说。

“是那只寻尸犬，”麦努斯回到农仓，说，“它不肯移动。”

“不肯移动？”哈利照亮足迹，白雪反射光线，但足迹一直延伸到森林里的黑暗处。

“警犬队员说他搞不懂，那只狗看起来好像吓坏了，反正它不肯走进森林。”

“可能它闻到了狐狸的气味，”侯勒姆说，“这片森林里有很多狐狸。”

“狐狸？”麦努斯哼了一声，“那么大一只有可能会怕狐狸吧。”

“说不定它从来没见过狐狸，”哈利说，“不过它知道它闻到了肉食动物的气味。害怕未知是很合理的，不害怕未知的狗一定不会长寿。”哈利感觉自己心跳加速，而他知道原因，原因就是这片森林、这片漆黑。这种恐惧是非理性的，这种恐惧必须被克服。

“这里必须被视为犯罪现场，等候进一步指示，”哈利说，“去干活吧，我来追踪这些脚印，看它们通到哪里。”

“好。”

哈利先吞了口口水，才踏出后门。都已经三十多年了，但他依然汗毛直竖。

秋季假日，哈利会去奶奶位于翁达斯涅镇的家里住，奶奶那座农庄位于山边，旁边就是壮丽的隆斯塔山。当时十岁的哈利走进森林，找寻爷爷在找的那只母牛，他想比爷爷更早找到那只母牛，想比任何人都更早找到，所以他如同疯子般奋力奔跑，越过山丘，山丘上长满柔软的蓝莓树丛和古怪扭曲的矮桦树。眼前的小径出现又消失，他隐约听见森林里传来铃铛声，便朝声音传来的方向一条直线奔去。铃铛声又出现了，这次比较靠右。他跃过小溪，低身穿过树枝，奔越湿地，脚下靴子踩得嘎吱作响。一朵雨云朝他飘来，他可以看见雨云落下毛毛细雨，构成一道雨幕，洒落在陡峭的山腰上。

雨很小，所以他并未注意黑暗正悄悄降临：黑暗从湿地里溜了出来，缓缓爬入森林，宛如黑色颜料从山腰的阴影里倒了出来，凝聚在山谷底端。他抬头望向盘旋高空的大鸟，那高度令他目眩，还可以看见大鸟后方的大山。突然间他的靴子被绊住，双手无处可抓，面朝下扑跌而去。他眼前陷入一片漆黑，鼻子嘴巴充满湿地、死亡、腐坏和黑暗的味道。他扑倒在地时，尝到了几秒钟黑暗的味道。他醒来时，发现所有光线都已熄灭，头上的山脉静静矗立，沉重而庄严，低语着他不知自己身在何方，说着他早已不知身在何处。他没发现自己掉了一只靴子，站了起来，拔腿狂奔。照理说他应该很快就会看见他认得的景致，但地貌似乎着了魔，岩石变成了动物的头，从地面生长出来；树丛变成了手指，抓搔他的双腿；矮桦树变成了巫婆，弓背大笑，替他指路，指向这里或那里，指向回家的路或通往地狱的路，指向通往奶奶家的路或通往深渊的路。大人跟他提过深渊，说深渊是个无底沼泽，牛、人或整辆货车一掉进去就会消失，再也回不来。

哈利蹒跚地踏进厨房时，天色几乎全黑。奶奶一把将他抱住，说他爸爸、他爷爷和附近农庄的大人都出去找他了，他跑哪里去了？

他说他在森林里。

但他怎么没听见他们的呼喊声？他们一直在高喊“哈利”，奶奶也听见他们一直在高喊“哈利”。

他不记得那晚的事了，但很久之后，有人告诉他说，他坐在火炉

前的木箱上，冷得直发抖，眼望远方，脸上挂着淡漠的表情，回答说：“我以为呼喊我的不是他们。”

“不然是谁？”

“别人。奶奶，你知道黑暗是有味道的吗？”

哈利才往森林里走了几米，就遭受到浓烈且几乎不自然的寂静的袭击。他将手电筒压低，照亮前方地面，因为每当他把光线指向森林，就会看见树林间有黑影奔来窜去，仿佛黑暗中神经过敏的精灵。他在黑暗中被光芒所形成的泡泡所包覆与隔离，但这并未给他带来安全感，恰好相反，他知道自己是最明显的移动物体，令他觉得赤裸且脆弱。树枝刷过他的面颊，犹如盲人用手指辨别陌生人。

足迹一直通到小溪旁，潺潺溪水声淹没了他急促的呼吸声。其中一道足迹消失了，另一道沿着低地跟在小溪旁边。

哈利继续往前走。小溪弯弯曲曲，但他不担心失去方向，他只要跟着足迹走就好。

一只距离他很近猫头鹰突然发出忠告的咕咕声。他的腕表表盘发出绿色光芒，显示他已步行超过十五分钟。该往回走了，应该回去派遣搜索小组，穿上适当的鞋子，携带适当的配备，牵一只不怕狐狸的警犬。

哈利的的心脏突然停了一下。

那只猫头鹰倏地扫过他的脸颊，无声无息，迅捷无比，以至于他什么都没看见，但空气的流动泄露了它的踪迹。哈利听见猫头鹰在雪地里振翅，又听见小型啮齿目动物发出惨叫，成了猫头鹰的晚餐。

哈利缓缓吐出憋在肺里的空气，最后一次将光线照向前方森林，然后转身，才跨出一步，又停下脚步。他想再踏出一步、两步，离开这里，但还是做了他该做的事。他将光线照向后方。又出现了。那是光线折射，闪闪发亮，苍郁的森林深处不应该出现这种反光现象才

对。他走近了些，又往后看了看，试着把这个地方记在脑海里。此处距离小溪大约十五米。他蹲下身来，看见突出雪面的只有钢材，但他不必拨开冰雪也知道那是什么。那是一把小斧头。小斧头在杀鸡之后应该留有血迹，但他看见上头已无血迹。小斧头周围并无脚印。哈利利用手电筒照射四周，看见几米远的雪地上有一根被砍断的树枝。一定有人用极大的力气将小斧头扔到这里。

这时哈利身上又出现了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今晚稍早在光谱剧场也出现过，那是一种被监视的感觉。他本能地按熄手电筒，黑暗立刻如棉被般裹住了他。他屏住气息，侧耳凝听。不行，他心想，不能让它得逞。邪恶没有实体，它不能占据你；正好相反，邪恶是一种不存在，是善的不存在。在这里，你恐惧的只有你自己。

哈利按亮手电筒，指向空地。

是她。她直挺挺地站在树林之间，动也不动，眼望着他，眨也不眨，那双眼睛就和照片里一样惺忪。哈利脑中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她穿了一身白衣，宛如新娘，站立在森林深处的圣坛之上。手电筒的光线照得她闪烁光芒。哈利吸了口气，打个冷战，从夹克口袋里掏出手机。铃声响了两次，侯勒姆就接了起来。

“封锁这整个地区，”哈利说，只觉得喉咙干涩，“请求警力支持。”

“发生了什么事？”

“这里有个雪人。”

“所以呢？”

哈利说明原因。

“最后那句话我没听清楚，”侯勒姆拉高嗓门说，“这里信号不好……”

“雪人的头，”哈利又说了一次，“是希薇亚的。”

电话那头默不作声。

哈利对侯勒姆说，跟着脚印走来就找得到，然后挂上电话。

他蹲伏在树边，将扣子扣到领口，按熄手电筒，节省电力，等待支持来到，心想自己几乎遗忘了这种味道，黑暗的味道。

第二部

10 粉笔

第四日

凌晨三点半，哈利精疲力竭，终于到家，打开家门。他脱去衣服，直接走进浴室，累得无法多想，只是让热烫的水柱射在身上，麻木自己的肌肤，让水柱按摩僵硬的肌肉，融化冰冻的身体。他们跟罗尔夫谈过，但正式讯问要等早上才会进行。他们在苏里贺达村很快地挨家挨户问过话，但其实根本没什么好问的。犯罪现场鉴识员和警犬仍在现场工作，他们将会工作一整晚，在证据尚未被冰雪污染、融去或掩盖前，他们只有一小段时间可以工作。哈利关上莲蓬头。浴室里的空气是灰色的，充满水气，才擦干镜子，新的水气又凝结在上面。水气扭曲了他的面容，模糊了他赤裸的身体轮廓。

他刷牙时电话响起：“我是哈利。”

“我是霉菌清除员史督曼。”

“你这么晚还没睡？”哈利惊讶地说。

“因为我猜你应该会工作到很晚。”

“哦？”

“夜间新闻报道说苏里贺达村有个女人被杀害，我在背景看见你。霉菌分析结果出来了。”

“怎么样？”

“你家有霉菌，而且是一种饥饿的霉菌，叫杂色曲菌。”

“意思是？”

“意思是这种霉菌被发现的时候可能是任何颜色，除此之外，这

表示我得拆掉你家更多的墙壁。”

“嗯。”哈利隐约觉得自己应该表现得更有兴趣、更关心，或至少问更多问题才对，但现在他实在懒得多管。

“请便。”

哈利挂上电话，闭上眼睛，等待鬼魂来到，等待肉眼看不见的灵体来到，他知道只要自己不去碰酒，鬼魂就会来找他。也许这次会是个新朋友，带着巨硕无腿的躯体，踩着笨重的脚步朝他走来，如同丑恶的、长了颗头的保龄球。那颗头颅上，乌鸦正在啄食黑色眼窝里残余的眼珠，狐狸已经啃去了嘴唇，使得牙齿外露。很难说她会不会来，潜意识是难以预料的，如此难以预料，以至于当他睡着之后，梦见自己躺在浴缸里，头浸在水中，听着气泡低沉的咕噜声和女人的笑声。生长在白色搪瓷上的海草向他伸来，仿佛白色手掌上长着绿色手指，正在找寻他的手。

方形的阳光照射在几份报纸上，报纸摊在犯罪特警队队长甘纳·哈根的办公桌上。阳光照亮了希薇亚的微笑和几个头版标题，包括：“杀人砍头”“森林中的头颅”，还有最短可能也是最棒的：“斩首”。

哈利一起床就觉得头痛欲裂，这时他小心翼翼捧着自己的头，心想昨晚应该干脆喝上一杯，反正一样会头痛。哈利想闭上眼睛，但哈根的视线朝他直射而来。哈利看见他的嘴巴不断地张开、变形、闭上，换言之，哈根正在说话，但哈利却像是频道没有调准，对他说的话接收不良。

“结论是……”哈根说，哈利知道这时必须竖起耳朵仔细聆听，“……从现在开始，这件案子属于最优先顺序，这自然表示我们会立刻替你们的调查小组增派人手……”

“我不同意，”哈利说，只不过说了这么几个字，就觉得头盖骨快要爆炸，“我们随时都可以调派更多人手，但现在我希望开会的时候

不会再有其他人来参加，四个人就够了。”

哈根一脸愕然。通常命案调查小组会由十几个人组成，就算是最简单明了的命案也需要这么多人来办。

“‘自由思考’的机制在小团体里发挥得最好。”哈利补上一句。

“自由思考？”哈根冲口而出，“那标准办案程序呢？追踪刑事鉴识证据、进行讯问、调查线报呢？还有数据协调呢？这整个……”

哈利举起一只手，打断他滔滔不绝的话语，“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不想被这些东西淹没。”

“淹没？”哈根难以置信地瞪着哈利，“那我应该把这件案子交给会游泳的人来办。”

哈利按摩着自己的太阳穴。哈根知道现在犯罪特警队里，除了哈利·霍勒警监之外，没有其他人可以带领这类命案的调查工作，而哈利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哈利同样知道如果这件案子交给克里波刑事调查部，对队长哈根的声望而言是莫大的损失，因此他宁可牺牲他毛茸茸的右臂，也不可能将这件案子转交出去。

哈利叹了口气。“一般的命案调查小组都是在持续涌入的线报里挣扎，试着浮在水面上，这还只是‘一般’命案。现在斩首命案已经登上了报纸头版……”哈利摇摇头，“民众简直是疯了，昨晚新闻播出后，我们接到了上百通电话，这里头有说话含糊不清的酒鬼打来的，有常见的疯子打来的，还有一些新花招，像是有人打来说这起命案已经写在《启示录》里了，诸如此类的。今天到目前为止，我们接到了两百通电话，等到更多尸体出现，电话会更多。这样一来，我们可能得拨出二十个人来接电话、查证线报、写报告，调查小组的组长每天可能得花两小时亲自过滤进来的数据，花两小时协调，花两小时召集组员报告最新消息，回答问题，再花一个半小时编辑可以在记者会上发布的消息，记者会又得花四十五分钟。最糟糕的是……”哈利将两根食指贴在发疼的下巴肌肉上，沉下了脸，“……在一般命案中，我

想这应该叫作妥善利用资源，因为外面总是会有民众知道些什么、听见些什么或看见些什么。我们必须煞费苦心把这些信息拼凑起来，看看它们会不会不可思议地协助我们破案。”

“一点也没错，”哈根说，“这就是为什么……”

“问题是，”哈利继续说，“这件命案不是那种类型的命案，凶手也不是那种类型的凶手。这家伙没跟朋友吐露任何事情，也没在命案现场附近露脸。没有人知道有关命案的事，所以这些提供线报的电话对我们没有帮助，反而只会扯后腿而已。再说，现在我们发现的任何刑事鉴识线索都是凶手故意留下的，为的是要把我们弄糊涂。简而言之，这是一场完全不同类型的游戏。”

哈根靠在椅背上，双手五指指尖相对，沉浸在思绪中。他正在观察哈利。他像晒太阳取暖的蜥蜴般眨了眨眼，问说：“所以你把这项调查工作看成游戏？”

哈利点点头，不明白哈根究竟想说什么。

“哪一种游戏？国际象棋吗？”

“呃，”哈利说，“也许是蒙住眼睛下国际象棋。”

哈根点点头：“所以你设想的这个凶手是典型的连环杀手、冷血杀人魔，他有高超的智商，倾向于找乐子、玩游戏、寻刺激？”

哈利知道哈根想说什么了。

“这个凶手正好符合你在FBI研习营学到的连环杀手特征？正好跟那次你在澳大利亚碰到的一样？这个凶手……”队长咂了咂嘴，仿佛正在品尝这些字句，“……基本上足以和有你这种背景的人匹敌？”

哈利叹了口气：“长官，我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

“不是吗？别忘了我在军校教过书，哈利。你认为当我跟那些胸怀大志的将军们说，军事策略是如何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轨迹，他们心

中出现了什么梦想？你认为他们会梦想自己静静坐着，盼望世界和平，然后告诉子孙说他们只是白白过了一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雄才大略吗？他们嘴巴上也许会说想要世界和平，但他们心里可不是这样想的，哈利。他们梦想的是有机会可以一展所长。人类的内心都有一种‘被人需要’的强大社会驱动力，这就是为什么五角大楼那些将军只要一听见世界哪个角落有鞭炮爆炸，就开始设想最黑暗的情节。哈利，我认为你希望这件命案是特别的，你是那么希望的，以至于你会看见最幽深的黑暗处。”

“那个雪人，长官，你还记得我拿给你看的那封信吧？”

哈根叹了口气：“我记得那个疯子，哈利。”

哈利知道现在应该让步，提出他早已想好的妥协做法，让哈根拥有这小小的胜利，但他却耸耸肩，“我想让我的调查小组保持原状，长官。”

哈根沉下脸，神情严峻，“我不能让你这样做，哈利。”

“不能？”

哈根直视哈利的双眼，却突然间眨了眨眼，眼神飘移。这不过是一刹那的事，却已足够。

“我们还有其他考虑。”哈根说。

哈利脸上维持天真的表情，实际上却是把情况弄得越来越僵，“什么考虑，长官？”

哈根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

“如果三个月后我们还没抓到凶手，你认为我们得去跟谁解释调查小组的工作优先级？是上级长官、媒体，还是政客？谁要去解释为什么调查小组只有四个人，因为小团体比较适合……”哈根吐出接下来几个字，仿佛吐出酸臭的虾子，“……自由思考和下国际象棋？你

考虑到这些了吗，哈利？”

“没有，”哈利说，双臂交叠胸前，“我只想到要怎么逮到这个家伙，没想到如果逮不到要怎么替自己辩解。”

哈利知道这句话等于拐了个弯进行人身攻击，但话已出口，也已击中要害。哈根的眼睛眨了两下，张开嘴又闭上。哈利立刻感到羞愧。他为什么老爱挑起这种幼稚、无意义、有如对墙壁尿尿的比赛，只为了获得对别人——任何人都可以——比中指的满足感？萝凯曾说哈利根本就希望自己天生多长一根中指，永远竖起。

“克里波有个家伙叫艾斯本·列思维克，”哈利说，“他很擅长领导大型调查工作，我可以去跟他谈，请他组织一个小组，向我汇报。我们的小组跟他们的小组可以独立并行操作，你和署长则负责开记者会，这样听起来怎么样，长官？”

哈利不必等哈根回答就知道结果如何，他已看见哈根眼中流露出感谢之意，也知道自己赢得了这次的对墙尿尿比赛。

哈利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第一件事是打电话给侯勒姆。

“队长答应了，调查工作会照我说的那样进行。半小时后来我办公室开会，你可以打电话通知史卡勒和布莱特吗？”

哈利挂上电话，肚里思量着哈根刚刚说的关于主战派人士想打一场属于自己的战争那番话。他拉开抽屉想找“疼立平”止痛药，但没找着。

“除了脚印之外，我们在现场并未发现任何有关凶手的线索，假如那里真的是犯罪现场的话。”麦努斯说，“更难以理解的是，我们竟然也没找到关于尸体其他部分的线索，凶手切下了被害人的头，照理说现场应该会搞得一团糟，留下证据才对，可是我们什么都没发现，警犬连一点反应也没有！就像一个谜。”

“凶手在小溪里杀害被害人，再切下她的头，”卡翠娜说，“她的脚

印不是到溪边就不见了吗？这表示她跑进了小溪，避免留下脚印，但最后还是被凶手追上。”

“凶手用的是什么工具？”哈利问。

“小斧头或锯子，不然还有什么？”

“那么切痕附近的肌肤烧焦痕迹是什么？”

卡翠娜看着麦努斯，两人都耸了耸肩。

“好，史卡勒，你负责去查。”哈利说，“然后呢？”

“然后凶手可能抬着尸体沿小溪走到马路上，”麦努斯说。他昨晚只睡了两小时，毛衣也穿反了，其他人都不忍心告诉他。“我用‘可能’两个字是因为我们在马路上同样什么都没发现。照理说马路上应该可以发现一些什么才对，比如说树干上应该会留下血迹，树枝上应该会留下肉片或衣服碎片，可是什么都没有。不过我们在小溪穿过马路下方的地方发现了凶手的脚印，路边的雪地里也发现可能是尸体留下的印痕，可是我的老天，警犬什么都没闻到，而且是寻尸犬啊！这真是……”

“谜。”哈利接口说，搓揉着自己的下巴，“站在小溪里切下被害人的头不是很不切实际的做法吗？那条小溪充其量只是一条狭窄的小水沟，连手肘都没什么活动空间，凶手为什么要这样做？”

“很明显啊，”麦努斯说，“证据都会被溪水带走。”

“不对，”哈利反驳道，“凶手留下了被害人的头，所以他并不担心留下线索。为什么前往马路的路上没留下被害人的其他痕迹……”

“尸袋！”卡翠娜说，“我刚刚在想凶手要怎么扛着尸体在那样的地形里走那么远的路，就想到伊拉克人会把绳子绑在尸袋上，然后像背包一样背在背后。”

“嗯，”哈利说，“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寻尸犬没在路边闻到尸体

的气味。”

“那凶手为什么要冒险让尸体躺在那里？”卡翠娜问。

“躺在那里？”麦努斯反问。

“尸体在雪地里压出了印痕，这表示凶手把尸体放在那里，自己去开车，车子可能停在欧德森家的农庄附近，这样至少得花半小时，你们同意吗？”

麦努斯不情不愿地咕哝着：“差不多”。

“尸袋是黑色的，对经过的车辆来说，看起来就跟普通的垃圾袋没两样。”

“根本没人开车经过好吗，”麦努斯说，语气刻薄，又捂着嘴打了个哈欠，“我们已经问过住在那座森林里的每个人了。”

哈利点点头：“罗夫·欧德森说他五点到七点之间在看店，这番说辞我们该怎么看待？”

“如果店里没人光顾，他的不在场证明根本一文不值。”麦努斯说。

“他有可能趁双胞胎上小提琴课的时候开车回来。”卡翠娜说。

“可是他不是会杀人的那种人。”麦努斯说，靠上椅背，点了点头，仿佛确认自己下的结论没错。

哈利想稍微说明警察辨别一个人是不是杀人凶手的这种能力，但这个阶段是要让每个人畅所欲言，不必担心抵触别人的想法，因此作罢。根据经验，最好的构想来自天马行空的想象、不完整的猜测和不正确的瞬间判断。

办公室的门打开了。

“大家好！”侯勒姆高声说，“抱歉我来迟了，我去追查凶器。”

侯勒姆除下雨衣，挂在哈利的衣帽架上，那个衣帽架歪向一边，角度颇大。侯勒姆在雨衣下穿的是粉红色衬衫，上头绣有黄色花纹，背后写着字，宣称美国乡村歌手汉克·威廉斯尚在人间，尽管他的死亡证明书早在一九五三年冬季就已发出。侯勒姆一屁股坐在唯一空着的椅子上，看着其他人仰天沉思的面容。

“怎么了？”侯勒姆笑问。哈利等着侯勒姆说出他最爱说的俏皮话，不一会儿就听见侯勒姆说：“有人死啦？”

“凶器，”哈利说，“说来听听。”

侯勒姆咧嘴而笑，双手互搓，“我想知道希薇亚脖子上的烧焦痕迹是从哪里来的，病理学家却没有半点头绪，她只说小动脉受到烧灼，就好像进行截肢手术时，在把腿锯下来之前，为了止血会先烧灼血管。当她讲到锯腿，我就想到一件事。你们都知道，我是在农村里长大的……”

侯勒姆倾身向前，眼睛发光，哈利觉得他像是个准备拆圣诞礼物的父亲，兴奋不已，因为他买了一整套火车玩具送给刚出生的儿子。

“母牛生产时，如果小牛胎死腹中，尸体又过大，母牛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没办法自己用力把尸体逼出来，这时如果又加上母牛躺在地上，身体弯曲，我们要帮忙把尸体弄出来一定会伤害到母牛，因此兽医就会使用一种锯子。”

麦努斯露出作呕的神情。

“那是一种很细而且富有弹性的锯子，可以塞进母牛的身体，像个绳套一样圈住小牛，然后来回拉动就能切开小牛。”侯勒姆用双手示范，“小牛被切成两半之后就可以把半截尸体拉出来，这样问题通常就解决了，我是说‘通常’哦，因为锯子在母牛体内拉动的时候，可能伤到母牛，害得母牛流血过多而死。所以几年前有个法国农夫发明了一种实用的工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种工具是圆环状的通电细

金属丝，可以烧穿肌肉，握把是纯塑料做成的，两端连接着超细、超强韧的金属丝，形成一个圆环，你只要把它套在你想切断的物体上，按下加热按钮，十五秒内金属丝就会加热到白热化，然后再按下握把上的另一个按钮，金属丝就会开始收缩，切断小牛的尸体。由于不用左右移动，切到母牛的概率就大大降低，而且如果真的切到母牛，它还有两个优点……”

“你怎么好像是在向我们推销这种工具啊？”麦努斯咧嘴笑说，望向哈利的眼睛，看他有什么反应。

“金属丝温度很高，所以完全无菌，”侯勒姆继续说，“而且不会让母牛感染到尸体的细菌或有毒的血液。此外，高热可以烧灼小动脉，达到止血的功效。”

“好，”哈利说，“你确定凶手用的是这种工具吗？”

“不确定，”侯勒姆说，“我要拿到一组电切环才能测试。我问过一个兽医，他说这种电切环还没取得挪威农粮部的核准。”他看着哈利，脸上露出深深的遗憾之情。

“呃，”哈利说，“就算电切环不是凶器，至少也可以解释凶手为什么可以站在小溪里把被害人的头切下来。其他人有什么想法吗？”

“又是法国，”卡翠娜说，“他们以前发明断头台，现在又发明这种东西。”

麦努斯噘起嘴唇，摇摇头，“听起来太诡异了，再说，如果还没取得核准，凶手要去哪里拿到这个玩意？”

“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调查，”哈利说，“史卡勒，你可以去查查看吗？”

“我说过我不相信这种说法了。”

“抱歉，我说得不够清楚，我的意思是说：史卡勒，请你去查这

条线索。关于凶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侯勒姆？”

“没有。另外犯罪现场应该有大量血迹才对，可是我们唯一发现的血迹是农仓里杀鸡之后留下的。说到鸡，鸡尸温度和室内温度显示那三只鸡的死亡时间大概是六点半，可是我有点不能确定，因为其中一只的体温比另外两只高一点。”

“它一定是发烧了。”麦努斯笑道。

“那个雪人呢？”哈利问。

“冰晶每小时都会改变形状，所以雪球上是找不到指纹的，但是冰晶很锋利，应该可以找到肌肤碎屑才对。如果凶手戴了手套，应该也可以找到手套纤维，可是我们什么都没发现。”

“凶手戴的是橡胶手套。”卡翠娜说。

“反正雪人身上什么线索都没有。”侯勒姆说。

“好吧，至少我们手上有颗头。你们检查过牙齿……？”

哈利的话被侯勒姆打断。侯勒姆直起身子，脸上露出被冒犯的神情，“你是指牙齿上留下的迹证？还有她的头发？脸颊上是不是有指纹？还是其他鉴识员没想到的东西？”

哈利点了点头，表示抱歉，看了看表，“史卡勒，虽然你不认为罗夫会杀人，不过还是请你去调查碧蒂·贝克失踪的那段时间，他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事。我去找菲利普·贝克谈。卡翠娜，你继续研究失踪案，再加上这两件案子，比对看看有没有共同点。”

“好。”卡翠娜说。

“什么都要比对，”哈利说，“好比说死亡时间、月象盈亏、电视播什么节目、被害人的头发颜色、是不是去图书馆借了同一本书、是不是参加过同样的研讨会、电话号码的总和等等，我们必须知道凶手是怎么挑选被害人的。”

“等一等，”麦努斯说，“我们已经判定这些案子之间有关联了吗？我们不是应该对所有可能性保持开放吗？”

“妈的你想要保持多开放是你家的事，”哈利说，站起身来，确认他的车钥匙在口袋里，“只要你办好主管交代的事就好。最后离开的人关灯。”

哈利等电梯时听见有人走近，脚步声在他背后停了下来。

“今天早上学校下课休息的时候，我去跟双胞胎其中一个人说话。”

“是吗？”哈利转过身来面对卡翠娜。

“我问她们星期二那天做了什么事。”

“星期二？”

“碧蒂·贝克失踪的那天。”

“哦，对。”

“她说她们和妈妈来奥斯陆，她会记得是因为她们看完医生以后去康提基号博物馆找玩具，然后在一个阿姨家过夜，因为妈妈去看一个女性朋友，爸爸一个人在家里看家。”

卡翠娜站得离哈利相当近，哈利闻得到她的香水味。他从来没闻过女人用这种香水，味道是强烈的辛香调，毫无香甜的气味可言。

“嗯，你是跟双胞胎里的哪一个说话？”

卡翠娜直视哈利的双眼：“不知道，有差别吗？”

哈利听见叮的一声，便知道电梯抵达了这层楼。

尤纳斯正在画雪人，他想画一个微笑唱歌的快乐雪人，可是怎么都画不好，雪人只是在一大张白纸上睁着空洞的双眼看着他。他置身

于一间偌大的教室内，里头几乎没有声音，只有父亲拿粉笔在黑板上写字发出的刮擦声、黑板偶尔会发出的碰撞声，以及学生用圆珠笔写字发出的窸窣声。尤纳斯不喜欢圆珠笔，用圆珠笔画图擦不掉，也不能改，画了什么永远会留在纸上。他今早醒来以为母亲回来了，一切都没事了，赶紧跑去父母卧房，却看见父亲正在换衣服，还叫他也去换衣服，因为他今天必须跟父亲一起去学校。

教室的斜坡向下延伸到父亲所站之处，有如剧场一般。尤纳斯的父亲从上课到现在一句话都没对学生说，他和尤纳斯一起踏进教室时也没说半句话，只对学生点了点头，指了指要尤纳斯坐的位子，直接走到黑板前就开始写字。学生显然很习惯这种方式，坐在位子上立刻开始抄笔记。黑板上写的是数字、细小的文字，还有一些尤纳斯不认识的奇怪符号。他父亲曾跟他解释说物理学有它自己的语言，可以用来讲故事；他问说物理学可不可以拿来说冒险故事，父亲笑说物理学这种语言只能用来解释真实的东西，不能拿来说谎。

有些符号十分优雅而有趣。

粉笔灰飘落在父亲肩膀上，犹如一层柔细的白雪覆盖在外套上。尤纳斯看着父亲的背，试着画父亲，结果画出来的也不是快乐的雪人。突然间教室里的声音全都静止下来，每支圆珠笔都停止抄写，只因父亲手中的粉笔停止了。粉笔动也不动停在黑板上端，位置高得父亲必须高高伸直手臂才能够得到。这一幕看起来像是粉笔卡住了，父亲挂在黑板上，有如炸胡狼高高挂在悬崖壁伸出的树枝上，脚下深不见底。接着，父亲的手臂开始抖动，尤纳斯觉得他似乎是想松动粉笔，让粉笔再度移动，但粉笔不肯移动。一波涟漪在教室里扩散开来，仿佛每个人都张开嘴巴，同时吸气。父亲终于移开了粉笔，走出教室，头也不回消失在门外。爸爸要去拿更多的粉笔，尤纳斯心想。周围的学生开始说话，嗡嗡作响，声音越来越大。他听见两个词：“老婆”和“失踪”。他看着黑板，只见黑板几乎被完全写满。父亲想写的是她死了，但粉笔只能说实话，所以卡住了。尤纳斯试着把他画的雪人擦掉。周围学生纷纷收拾东西，起身离开，椅子砰砰作响。

一道影子落在纸上画得不成功的雪人上，尤纳斯抬起头来。

是那个警察，那个高高的、丑丑的、眼睛很温柔的警察。

“我们一起去找你爸爸好不好？”那警察说。

哈利轻轻敲了敲办公室门，门上写着“菲利普·贝克教授”。

没人回应，他打开了门。

坐在办公桌前的男子双手掩面，猛然抬起头来，说：“我说过你可以进来吗……？”

他一看见哈利就立刻住口，视线移到哈利身旁站着的小男孩上。

“尤纳斯！”菲利普说，语气介于迷惑与斥责之间，眼眶泛红，“我不是叫你安静地坐在那里吗？”

“是我带他过来的。”哈利说。

“哦？”菲利普看了看表，站了起来。

“你的学生都离开了。”哈利说。

“是吗？”菲利普坐回椅子上，“我……我只是想让他们休息一下而已。”

“我刚刚也在教室里。”哈利说。

“是吗？为什么……？”

“每个人偶尔都需要休息一下，我们能谈一谈吗？”

“我不想让他去上学，”菲利普说。他先将尤纳斯安置在咖啡室里，吩咐尤纳斯乖乖坐在那里等，“很多人喜欢乱问问题，胡乱猜测，我就是不喜欢那样。呃，我想你应该了解。”

“我了解，”哈利拿出一包烟，以询问的眼神看了菲利普一眼，菲利普坚定地摇摇头，他只好把烟放回去。“比你在黑板上写的那些容易了解多了。”

“那是量子物理学。”

“听起来很怪异。”

“原子的世界是很怪异的。”

“怎么说？”

“它打破了最基本的物理法则，比如说一样东西不可能同时存在于两个地方。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说过，如果你没有被量子物理学深深撼动，那你就是还不了解它。”

“但是你了解？”

“我不了解——你疯了吗？量子物理学是完全混乱的，不过比起这种混乱，我还比较喜欢量子物理学的混乱。”

“哪种混乱？”

菲利普叹了口气：“我们这一代把自己变成了儿童的仆人和秘书，碧蒂恐怕也是这样，有那么多的待办事项、生日、最爱的食物、足球赛，都快把我搞疯了。今天有一家比格迪半岛的诊所打电话来，说尤纳斯约了诊却没去。下午他还要去上训练课，天知道是在什么地方，而且他这一代完全不知道搭公交车是什么。”

“尤纳斯哪里不舒服？”哈利拿出笔记本，他从未在这本笔记本上写过一个字，但根据经验，拿着笔记本可以让讯问对象比较专心。

“没有，我想应该只是定期检查吧。”菲利普挥了挥手，像是想打发这件事，“我想你来找我是因为别的事情吧？”

“对，”哈利说，“我想知道你昨天下午和晚上在哪里。”

“什么？”

“只是例行公事而已，贝克。”

“这跟那个……那个……有关吗？”菲利普朝一叠文件上的《每日新闻报》点了点头。

“不知道，”哈利说，“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你在发什么神经啊？”

哈利看了看表，并不回答。

菲利普呻吟一声：“好吧，反正我想帮你这个忙。昨天晚上我坐在这里写一篇关于氢元素波长的文章，我想发表这篇文章。”

“有没有同事可以替你做证？”

“挪威的研究工作之所以替世界贡献得那么少，就是因为自鸣得意的挪威学术界常常被懒惰所支配，所以跟往常一样，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尤纳斯呢？”

“他在家自己做了东西吃，坐着看电视，等我回家。”

“你几点到家的？”

“应该是九点出头吧。”

“嗯。”哈利假装写笔记，“你有没有查看过碧蒂的东西？”

“有。”

“有什么发现吗？”

菲利普伸出一根手指抚摸嘴角，摇了摇头。哈利直视菲利普，并

不说话，发挥静默的威力，但菲利普言尽于此。

“谢谢你的协助，”哈利说，将笔记本塞进夹克口袋，站了起来，“我去跟尤纳斯说他可以进来了。”

“等一下再叫他吧。”

哈利在咖啡室里找到坐在桌前的尤纳斯，他正在画画，嘴里吐出舌尖。哈利站在尤纳斯身旁，低头看着画纸，只见纸上画了两个歪歪斜斜的圆圈。

“雪人。”

“对，”尤纳斯说，抬头望向哈利，“你怎么看出来的？”

“尤纳斯，为什么你妈妈要带你去看医生？”

“我不知道。”尤纳斯画上雪人的头。

“那个医生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

“那家诊所在哪里？”

“我不能跟别人说，连爸爸也不能说。”尤纳斯俯身在画纸上，替雪人画上头发，长长的头发。

“我是警察，尤纳斯，我正在想办法找你妈妈。”

铅笔画得越来越用力，头发描得越来越黑。

“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你记得那附近有什么东西吗？”

“国王的母牛。”

“国王的母牛？”

尤纳斯点了点头，“坐在窗户里的阿姨叫包格希，她给我一根棒棒糖，因为我让她用针筒给我抽血。”

“你现在想画什么呢？”哈利问。

“没什么。”尤纳斯说，专心画着睫毛。

菲利普站在窗边看着哈利穿过停车场，他沉浸在思绪中，手掌啪的一声合上一本黑色小笔记本。他心中纳闷，不知道哈利是否相信他假装不知道有警察来上他的课？是否相信他说昨晚他一个人在这里写文章？是否相信他在碧蒂的东西里什么也没发现？这本黑色笔记本是在碧蒂的抽屉里找到的，她甚至没设法将笔记本藏起来，至于里头写的东西……

他差点笑了起来，碧蒂这个白痴竟然以为骗得了他。

11 死亡面具

第四日

哈利探头进来，卡翠娜正倾身看着计算机。

“有没有找到共同点？”

“不是太多，”卡翠娜说，“所有的失踪女性都有蓝眼珠，可是容貌差异很大，她们也都有丈夫和孩子。”

“我发现一个可以开始调查的地方，”哈利说，“碧蒂带尤纳斯去看的医生在‘国王的母牛’附近，那一定是指比格迪半岛的皇家庄园。你说那对双胞胎先去看医生，然后才去康提基号博物馆，也是在比格迪半岛。菲利普对那个医生的事一无所知，但罗夫可能知道。”

“我打电话问他。”

“然后过来找我。”

哈利回到办公室，拿起手铐，将半边铐在自己手腕上，半边铐上桌脚，同时聆听留言。萝凯说欧雷克会带一个朋友去荷芬谷体育场。这则留言毫无意义可言。哈利知道这是伪装的提醒，提醒他不要忘了这件事。他从来不曾忘记过他和欧雷克的约定，但他接受萝凯的这种小提醒，换作是别人的话，可能会将这种提醒视为不信任的宣告。他甚至喜欢这种提醒，因为它们显示萝凯是什么样的母亲，而且萝凯很贴心地将提醒伪装了起来，以免冒犯他。

卡翠娜没敲门，直接走了进来。

“有点变态，”她看着哈利铐着的桌脚说，“可是我喜欢。”

“这叫单手快速上铐，”哈利微笑着说，“我去美国学来的垃圾。”

“你应该试试看新式的海亚特快速手铐，根本不用去想要从左边还是右边上铐，反正只要准确地接触到手腕，铐环一定会铐住手腕。一副手铐练完之后，可以同时练两副，各瞄准一个手腕，这样一次出手可以有两次上铐的机会。”

“嗯，”哈利解开手铐，“有什么消息？”

“罗夫没听说过她们去看医生，也没听说过比格迪半岛上的医生，而且他们在贝兰姆市有个固定求诊的医生。我可以去问那对双胞胎，看她们记不记得医生是谁，或者我们也可以自己打电话去比格迪半岛的诊所查，那里只有四家诊所。你看。”

卡翠娜在哈利桌上放了一张黄色便利贴。

“他们不能透露患者姓名。”哈利说。

“等双胞胎放学我再去问。”

“等一等。”哈利说，拿起电话拨打第一组电话。

电话被接起，一个鼻音传来，报出诊所名称。

“请问包格希在吗？”哈利问。

没有包格希这个人。

第二组电话回答的是录音机，同样也是鼻音，说明诊所每天只接听电话两小时，目前时间已过。

最后打到第四组电话，一个快活且几乎带着笑声的声音给了哈利想听的答案。

“我就是。”

“哈啰，包格希小姐，我是奥斯陆警署的哈利·霍勒警监。”

“出生日期是？”

“春天的某一天。我打来是为了调查一件命案，你今天应该看过报纸了吧，我想知道你上星期有没有见过希薇亚·欧德森？”

电话那头安静了片刻。

“请稍等。”她说。

哈利听见她站了起来，便静静等待，不久她回到电话上，“抱歉，霍勒先生，病患数据必须保密，我想警察应该知道这一点。”

“我们知道，不过我没搞错的话，希薇亚的女儿才是病患，她本人不是。”

“可是你问的问题可能会让我们间接透露患者的身份。”

“我想提醒你，我是在调查命案。”

“我想提醒你，你可以拿到搜查令以后再来找我们，诊所非常保护病患的数据，这我们的工作性质有关。”

“你们的工作性质？”

“我们的专业领域。”

“你们的专业领域是？”

“整形外科和特殊手术，请参考我们的网站：
www.kirklinikk.no。”

“谢谢，不过我想我已经了解得够多了。”

“随你怎么说。”

包格希挂上了电话。

“怎么样？”卡翠娜问。

“尤纳斯和双胞胎去看的是同一个医生，”哈利说，靠上椅背，“这表示我们找对方向了。”

哈利感觉到肾上腺素激增，每当他闻到残暴的气味，总会全身发颤。这阵亢奋过去后，出现的便是“大着魔”，它代表的是：爱与中毒、盲目与洞察、意义与疯狂。警察同僚之间有时会讨论查案的兴奋感，但大着魔并不是兴奋感，它更为特别。哈利从未跟别人提过着魔这件事，也没分析过它，因为他不敢。他只知道着魔可以帮助他、驱动他、给他注满能量好执行获派的工作，其余的他一概不想知道，一点都不想。

“现在呢？”卡翠娜问。

哈利睁开眼睛，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现在我们去逛街。”

“非洲风”这家小店位于麦佑斯登区，这一区最繁忙的街道是玻克塔路，可惜非洲风位于另一条街，距离玻克塔路十四米，仍属于外围地带。

哈利和卡翠娜走进店内，铃铛响起。哈利在店里的柔和光线中，看见颜色明亮的粗织地毯、看似纱笼的布料、绣有西非花纹的大抱枕、犹如直接从雨林里切割出来的小咖啡桌、象征马塞族人的瘦长木雕、许多常见的大草原动物。所谓店内光线柔和，意思就是店里没开几盏灯。里头的摆设似乎经过仔细规划和安排，放眼望去看不见标价，颜色互相衬托，商品成对摆设，仿佛这里是挪亚方舟。简而言之，这里看起来比较像是积了灰尘的展览厅而不像商店。大门关上，铃声停止，店内弥漫着一种近乎不自然的寂静，让人觉得踏进展览厅的感觉更为强烈。

“哈啰？”店内传来招呼声。

哈利循声而去，走到昏暗的后方，那里有一只巨大的木雕长颈鹿，一盏聚光灯打在长颈鹿身上。长颈鹿后方有个女子，背对他们站在椅子上，正要将一张露齿而笑的黑色木雕面具挂上墙壁。

“有什么事吗？”女子说，并未回头。

女子给人的感觉是她准备面对意外之事，而不是迎接客人。

“我们是警察。”

“哦，原来如此。”女子转过头来，聚光灯的光线照上她的脸。哈利顿时觉得心脏停止跳动，不自禁地后退一步。那女子竟是希薇亚。

“怎么了？”女子问，眼镜后方的眉头皱了起来。

“你……你是谁？”

“我叫奥娜·派德森，”女子说，立刻明白哈利脸上为何露出惶惑的神情，“我是希薇亚的妹妹，我们是双胞胎。”

哈利一阵咳嗽。

“这位是哈利·霍勒警监，”哈利听见卡翠娜的声音在他背后响起，“我叫卡翠娜·布莱特，我们是来找罗夫的。”

“他去殡仪馆了。”奥娜顿了顿。三人都知道彼此在想什么：只有一颗头要怎么下葬？

“所以你是来充当临时代理人的？”卡翠娜开玩笑说。

奥娜微微一笑：“对。”她小心翼翼从椅子上爬下来，手中依然拿着木雕面具。

“那是仪式面具还是圣灵面具？”卡翠娜问。

“这是刚果胡图族的圣灵面具。”奥娜说。

哈利看了看表：“他什么时候会回来？”

“我不知道。”

“可以说个大概的时间吗？”

“我说过我不……”

“这张面具真漂亮，”卡翠娜插口说，“是你自己去刚果买来的对不对？”

奥娜惊讶地看着卡翠娜：“你怎么知道？”

“我看你拿面具的样子就知道了，你懂得尊敬圣灵，没有盖住眼睛或嘴巴。”

“你对面具感兴趣？”

“可以这样说，”卡翠娜说，伸手指向一张黑色面具，面具两侧垂挂着两只小手臂，下方悬荡着两条腿，脸孔是半人半兽，“那是卡贝利面具对不对？”

“对，是科特迪瓦塞努佛族的面具。”

“这是权力面具？”卡翠娜抚摸着椰壳顶端垂落的动物毛发，那些

毛发颇为僵硬油腻。

“哇，你懂得真多啊！”奥娜说。

“什么是权力面具？”哈利问。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奥娜答道，“这类非洲面具不只是空洞的符号，一个人在部落里戴上这种面具，立刻就拥有管理和审判的权力，没有人会质疑佩戴者的权威，也就是说面具可以赋予权力。”

“我看见门边挂了两个死亡面具，”卡翠娜说，“非常漂亮。”

奥娜回以微笑：“我有好几个，是莱索托的。”

“我可以看看吗？”

“当然可以，稍等一下。”

奥娜离去，哈利望着卡翠娜。

“我只是觉得跟她聊聊可能会有用，”卡翠娜说，回答哈利没问出口的问题，“看能不能查探到家庭秘密，了解吗？”

“了解，这样的话交给你自己办比较好。”

“你还有别的事？”

“我回办公室，如果罗夫出现的话，记得请他写一张撤销医患保密协议的声明。”

哈利离开时瞥了一眼门边的面具，面具以皮革制成，皮料皱缩，上头的人类脸孔正在尖叫。他心想那应该是人造的仿制品。

艾莉·基瓦勒推着推车走在ICA超级市场的货架间，这家超市开在伍立弗运动场内，占地广大，商品的价钱比其他超市稍贵一些，但质量较好。她不是每天都来光顾，只有准备料理大餐时才会前来。今晚她儿子特里夫将从美国回来，特里夫在蒙大拿大学攻读经济学，目前

大三，今年秋季没有考试，因此打算回家念书，一月再回美国。安利亚下班离开教会办公室之后，将直接开车去加勒穆恩机场接特里夫。艾莉知道，等他们回到家，一定已经聊得不亦乐乎，聊的不外乎是钓鱼和划独木舟。

她俯身在冷冻柜前，这时一个人影经过她身边，她立刻感到一股寒意。她不必抬头也知道那是同一个人影：当她站在生鲜柜台旁的时候，那个人影经过她；当她站在停车场锁车门时，也经过她。但也可能根本没什么，只是她的旧情绪又浮现而已。她早已接受自己的恐惧无法完全消失，即使事情已经过了大半辈子。她前往柜台结账，排到最长的队伍后面。根据她的经验，最长的队伍通常是最快的，或至少她认为过去的经验是如此，安利亚则认为她错估了。有人走过来排在她后面。显然也有别人错估了，她心想。她没回头，只是觉得后面那人一定拿了很多冷冻食品，因为她的背后凉飕飕的。

当她回过头，后面那人已经离去。她的眼睛想在其他队伍中寻找那人的身影。不要又来了，她心想，不要又开始了。

出了超级市场，她强迫自己慢慢朝车子走去，不要四处张望。她将东西放上车，坐上驾驶座，驾车离去。她的丰田轿车慢慢爬上长长的山坡，朝诺堡区的两层公寓前进，这时她心里想的是儿子特里夫，还有一定要在他们父子俩到家前煮好晚餐。

哈利在电话里聆听艾斯本·列思维克说话，抬头看着已故同僚的照片。艾斯本已召集一个小组，正在电话上请哈利给他进入所有相关数据的权限。

“我们的IT主管会给你密码，”哈利说，“进入犯罪特警队的网站之后，找一个叫作‘雪人’的档案。”

“雪人？”

“总得给它个名称吧。”

“了解，谢啦，哈利。你希望我多久跟你汇报一次？”

“有发现再跟我说吧，还有，列思维克？”

“什么事？”

“不要超越我们的职责界限。”

“你们的职责是什么？”

“你们只要专心处理线报、证人和可能是连环杀手的前科罪犯，那些工作最沉重。”

哈利知道资深克里波探员心里会怎么想：尽是些烂工作。

艾斯本清清喉咙：“所以我们都同意这些失踪案之间有关联喽？”

“我们不必同意什么，你只要跟随你的直觉就好。”

“好。”

哈利挂上电话，看着面前的计算机屏幕。他上了包格希给他的网站，看见里头有美女和长得有如模特的男子的照片，脸上和身上画了虚线，表示他们的完美外貌如果有需要的话还是可以再调整。伊达·费列森医师本人在照片中微笑，样貌跟那些男模特没多大分别。

费列森的照片下方列出他的学历，以及他在法国和英国修过的课程，课程名称都很长，哈利知道这些课程在两个月内就可以完成，但费列森还是有权利在博士头衔外，再加上许多新的拉丁文缩写。哈利在网络上搜索了费列森这个人，结果出现一长串搜索结果，其中有许多是关于冰壶运动，另有一个是费列森的前雇主马伦利斯诊所的旧网站。哈利点进这个网站，在费列森的名字旁边看见某人的名字，这时哈利心想有句话说得倒也不假：挪威是个小国家，每个人最多再通过两个人就会碰到一个认识的人。

卡翠娜走进办公室，在哈利对面的椅子上砰的一声坐下，深深叹了口气，跷起了腿。

“你认为长得漂亮的人真的比丑陋的人更在乎美丽这件事吗？”哈利问，“所以漂亮的人才那么迷恋自己的外表？”

“我不知道，”卡翠娜说，“不过我想这里头有个逻辑可言。高智商的人会对智商产生痴迷，所以他们才会成立自己的团体，是不是这样？我想每个人都会专注在他们拥有的东西上，我猜你一定对自己的调查能力感到很骄傲。”

“你是说捉老鼠的基因吗？那种与生俱来的能力？那种能把罹患心理疾病、有上瘾问题、智力低于一般水平、童年遭受剥夺的程度高于一般水平的人关进牢里的能力？”

“所以我们只是捕鼠人？”

“对，这就是为什么当这种千载难逢的案子落到我们手上，我们会这么开心的原因，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展开大规模狩猎，去射杀狮子、大象，或他妈的恐龙。”

卡翠娜并未大笑，反而严肃地点了点头。

“希薇亚的双胞胎妹妹说了什么？”

“我险些成了她最好的朋友。”卡翠娜叹了口气，双手交叠，放在穿着丝袜的膝盖上。

“说来听听。”

“呃，”卡翠娜开口说，哈利觉得卡翠娜的这声“呃”，和他自己的十分相似。“奥娜告诉我说希薇亚跟罗夫交往的时候，他们两人都觉得罗夫真是太幸运了，可是其他人觉得正好相反。当时罗夫刚从卑尔根的技术大学毕业，成为合格的工程师，在基瓦讷工程公司找到一份工作，也搬来了奥斯陆。希薇亚则是那种每天早上醒来都觉得自己的人生要走另外一条路的人，她在大学里选修了很多种不同类型的课，做一份工作绝对无法超过六个月。她固执、暴躁、骄纵，公开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喜欢那些鼓吹消灭自我的理想主义。她有几个女性

朋友，却会摆布操控她们，跟她交往过的男人一阵子之后就会因为受不了而离开。她妹妹认为罗夫会那么爱她，是因为她跟他正好相反。罗夫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工程师，他的家庭相信资本主义的良善面和中产阶级的幸福。希薇亚则认为西方世界是唯物主义的，会使人类堕落，让人类失落了真正的自己和快乐的本源，她还认为埃塞俄比亚的某个国王是救世主转世。”

“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哈利说，“那是拉斯特法里派的信仰。”

“你真厉害。”

“牙买加歌手鲍勃·马利的唱片里提到过。呃，这也许能解释他们跟非洲的关系。”

“也许吧，”卡翠娜换了个坐姿，左腿跷上右腿，哈利的目光刻意移向别处，“反正罗夫和希薇亚休息了一年，去西非旅行，结果这趟旅行对他们来说都是重大转折点。罗夫发现他的天职是协助非洲重新站起来，而对于背上刺了个埃塞俄比亚国旗大刺青的希薇亚来说，她发现每个人都只谋求自己的利益，就算在非洲也一样。因此他们开了非洲风这家店，罗夫是为了帮助贫穷的非洲，希薇亚是认为便宜的进口商品和政府补助金可以让钱轻松入袋。为了钱，有一次她从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市回国时，还被海关发现她的背包里装满大麻。”

“果然。”

“希薇亚被判刑，刑期很短，因为她提出的理由让法官从轻量刑。她说她不知道背包里装的是什么，她只是帮住在挪威的一家尼日利亚人带这个背包回来而已。”

“嗯，还有呢？”

“奥娜喜欢罗夫，认为他是个善良体贴的人，对小孩有无穷的爱，但显然罗夫对希薇亚的一切都是盲目的。希薇亚曾两度爱上别的男人，还离开了罗夫和孩子，但那两个男人最后都甩了她，罗夫也开

心地迎接她回来。”

“你认为希薇亚是哪一点让罗夫如此痴迷？”

卡翠娜露出一丝哀伤的微笑，凝视空中，一手抚摸裙角：“我猜是基于一种很常见的原因：没有人能离开一个可以跟他共享美好鱼水之欢的人，他可以去尝试，但最后总会回到那个人身边。我们都是如此简单，不是吗？”

哈利缓缓点头：“那些离开希薇亚而没有回来的男人呢？”

“每个男人是不一样的，经过时间的洗礼，有些男人会对自己的表现产生焦虑。”

哈利注视着卡翠娜，决定不要继续讨论这个主题。

“你有没有见到罗夫？”

“有，你离开十分钟后他就回来了，”卡翠娜说，“他的气色看起来比上次好多了。他说他从来没听说过比格迪半岛的那家整形诊所，不过他签了医患保密协议的放弃书。”她将对折的放弃书放在哈利桌上。

冷风吹拂着荷芬谷体育场的矮看台，哈利坐在看台上，观看场中绕圈的溜冰民众。欧雷克的溜冰技术比去年更加灵活敏捷，每次他的朋友要加速超越他，他都会蹲低，脚下使力，冷静地避开。

哈利打电话给艾斯本，交换彼此的进度。哈利得知碧蒂失踪那天晚上曾有一辆深色轿车在半夜驶入贺福区，不久又从原路折返。

“那天深夜出现过一辆深色轿车。”哈利复述，打了个冷战。

“对，我知道线索很有限。”艾斯本叹了口气。

哈利将手机塞回夹克口袋，发现有个影子挡住了强力照明灯的光线。

“抱歉我有点迟到。”

哈利抬头望向马地亚·路海森那张面带微笑的愉悦脸庞。

马地亚坐了下来：“你会从事冬季运动吗，哈利？”

哈利发现马地亚会用一种十分直接的方式注视别人，脸上带着热诚的表情，让人觉得他说话的同时也在聆听。

“不太会，溜冰会一点，你呢？”

马地亚摇摇头：“不过当我认为自己的毕生工作都已经完成，身体病得让我不想再活下去的时候，我就会搭电梯到那座山上的滑雪跳台。”

马地亚用大拇指比了比肩膀后方，哈利不必回头也知道他指的是霍尔门科伦滑雪跳台。那是奥斯陆人最钟爱的地标，也是最糟的滑雪跳台，从奥斯陆每个角落都看得到。

“然后我会往下跳，不穿滑雪板，直接从跳台上跳下去。”

“真戏剧化。”

马地亚微微一笑：“四十米自由坠落，几秒钟就结束了。”

“我想这件事应该很久以后才会发生吧。”

“以我血液中的抗硬皮因子70抗体含量来说，天知道。”马地亚冷笑道。

“抗硬皮因子70抗体？”

“对，抗体是个好东西，但你必须对它们的出现保持怀疑，它们会出现一定是有原因的。”

“嗯，我以为自杀对医生来说是异端邪说。”

“没有人比医生更了解疾病涉及的范围了。我同意古希腊斯多亚学派哲学家芝诺的论点，他认为当死亡比生命更有吸引力的时候，就值得去自杀。他九十八岁那年大拇指脱臼，觉得心烦意乱，回家就上吊自杀了。”

“那上吊就好了，干吗大费周章爬上霍尔门科伦滑雪跳台？”

“呃，死亡应该是对生命的致敬。老实说，我喜欢自杀所吸引的公众目光，因为我做的研究可以吸引到的目光非常少。”马地亚发出的愉悦笑声被冰刀迅速滑动的声音切成碎片，“对了，抱歉，我替欧雷克买了新的高速溜冰鞋，我买了以后，萝凯才跟我说，你打算买一双溜冰鞋送给他当作生日礼物。”

“没关系。”

“他会比较喜欢你送的，你知道的。”

哈利并未接话。

“我羡慕你，哈利，你可以坐在这里看报纸、打电话、跟别人聊天，对欧雷克而言，你只要在这里就够了。每次我按照《好爸爸手册》上说的那样替他加油打气，都只是让他觉得烦而已。你知道欧雷克每天都擦亮溜冰鞋，只因为他知道你以前都这样做吗？原本他都把溜冰鞋摆在外面的楼梯上，因为你说过冰刀应该保持冰冷，后来萝凯才要求他把溜冰鞋收进家里。你是他的偶像，哈利。”

哈利耸耸肩，但是在内心深处——不对，用不着那么深——他很高兴听见这些话，因为他是个善妒的混蛋，心里想对马地亚下个小小的诅咒，只因马地亚竟然想赢得欧雷克的心。

马地亚玩弄着外套纽扣：“现在这个时代离婚盛行，反而让孩子在内心深处察觉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一个新的父亲永远无法取代生父。”

“欧雷克的生父住在俄罗斯。”哈利说。

“对，可是不存在于现实之中，”马地亚苦笑，“他只存在于纸上，哈利。”

欧雷克迅速溜过，对他们两人挥了挥手，马地亚也对他挥手。

“你跟一个叫伊达·费列森的医生共事过对不对？”哈利问。

马地亚惊讶地看着哈利：“伊达，对，在马伦利斯诊所，天哪，你认识伊达？”

“不认识，我在网络上搜索他的名字，结果在一个旧网站发现马伦利斯诊所的医师群名单，你的名字也在上面。”

“那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我们在马伦利斯诊所有过快乐的时光。诊所创立的那个时期，大家都认为私人医疗机构可以赚大钱，后来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诊所也关门了。”

“你们被开除？”

“我想那应该叫‘遣散’。你是伊达的病人？”

“不是，他跟我在查的一件案子有关。你可以告诉我他是什么样的人吗？”

“伊达？”马地亚笑说，“他可以说的可多了，我们是同学，跟同一群朋友混在一起很多年。”

“意思是说你们现在没联络了？”

马地亚耸耸肩：“伊达跟我们很不一样，我们那群朋友把医学视为……呃，一种天职，只有伊达不是这样。伊达自己也直言不讳，他说他学医是因为医生能得到很多尊敬。反正我欣赏他的诚实。”

“所以他一心一意想赢得尊敬？”

“当然还有赚钱，无论是伊达选择了整形外科，还是后来他去一

家专为富豪和名流服务的诊所上班，都没有人觉得惊讶。他一向都很容易被上流社会那些人吸引，他想成为那种人，想打进他们的圈子。问题是伊达有点努力过头，我猜那些上流人士表面上对他微笑以对，背地里应该会说他是个缠人的、做作的蠢货。”

“你是说他是那种为了达到目标会竭尽所能的人？”

马地亚沉思了一会儿：“伊达总是在找成名的方法，他的问题不在于他没有精力，而在于他从未找到人生的使命。我最后一次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听起来很泄气，甚至是沮丧。”

“你能想象他找到一个能让他出名的使命吗？也许不是当医生？”

“我没想过，但也不无可能，他并不是生来就是当医生的料。”

“怎么说？”

“就跟他仰慕成功人士、鄙视弱者一样，他不是唯一有这种心态的人，但他是唯一一个敢大声说出来的人。”马地亚笑着说，“在我们的圈子里，大家一开始都是完全的理想主义者，后来却都把注意力放在当顾问、买新车库和加班费上。至少伊达没有背叛他的理想，他从一开始就是那样了。”

费列森笑着说：“马地亚真的这样说？我没有背叛我的理想？”

费列森的脸讨人喜欢，可以说有点阴柔：眉毛很细，让人怀疑他是否修眉；牙齿洁白整齐，让人怀疑是不是真的。他的肤色柔和，像是上了妆，头发浓密卷曲，健康亮丽。简而言之，他看起来比三十七岁还要年轻。

“我不知道他那样说是什么意思。”哈利扯了个谎。

他们在一栋宽敞的白色房子里，舒服地坐在书房的大扶手椅上，房子的建筑风格是高贵的老式比格迪风格。费列森引领哈利走过两间阴暗的大会客厅，说他的童年就是在这栋房子里度过的，最后来到书

房。书房墙上排满了书，包括挪威作家米谢尔·芬胡斯（Mikkjel Fohnhus）和谢尔·艾于克吕斯特（Kjell Aukrust）的作品、挪威首相埃纳尔·基哈德森写的《公会代表》，以及种类繁多的通俗文学和政治人物传记。有个书架上全都是发黄的《读者文摘》。哈利并未在书架上看见一九七〇年以后的作品。

“哦，我知道他的意思。”费列森咯咯笑着说。

哈利约略看出马地亚说他们在马伦利斯诊所有过一段快乐时光是什么意思，他们可能是在比赛谁笑得最多。

“马地亚是个品德高尚的家伙，应该说是个幸运的家伙才对。不对，老天，我的意思是说两者都是。”费列森哈哈大笑，“他们都说不信上帝，但我那些敬畏上帝的同事骨子里其实都有很多恐惧，不断努力做好事想累积自己的功德，因为他们非常害怕下地狱被火焚烧。”

“你不是吗？”哈利问。

费列森扬起一道眉型优雅的眉毛，兴味盎然地看着哈利。他脚踏柔软的浅蓝色鹿皮平底鞋，没绑鞋带，身穿牛仔裤，白色网球衫左侧绣着马球选手标志。哈利记不得那是什么品牌，只记得那个品牌总令他联想到无趣。

“警监先生，我来自一个重视实际的家庭，我父亲是出租车司机，我们只相信眼睛看得见的东西。”

“嗯，出租车司机的房子还真气派。”

“我父亲开了一家出租车公司，领有三张执照，不过在比格迪半岛出租车司机永远是平民。”

哈利看着费列森，想辨别他是否吃了迷幻药什么的。费列森以一种夸张的悠闲姿态坐在椅子上，像是要隐藏不安或亢奋。哈利打电话来说警方想问他几个问题时，费列森几乎是以洋溢的热情邀请哈利来他家，当时哈利脑中就闪过这个念头。

“可是你不想开出租车，”哈利说，“你想……让人变得更好看？”

费列森微微一笑：“你可以说我在虚荣的市场里提供服务，或是我整修人们的外表来舒缓他们内心的痛苦，哪一种都可以，我一点都不在乎。”费列森大笑，期待在哈利脸上看见震惊的表情，不料却没看见，于是稍微敛起笑容，“我把自己视为雕刻家，我没有天职，我只是喜欢改变和雕塑别人的容貌。我向来喜欢做这件事，也很在行，而且人们会付钱给我，就是这样而已。”

“嗯。”

“不过这并不代表我没有原则，而维护病患隐私就是其中之一。”

哈利默然不语。

“我跟包格希谈过，”费列森说，“我知道你要什么，警监先生，我也了解这件事很严重，可是我帮不上忙，我曾宣誓保密，受到誓言的约束。”

“你不再受到约束了。”哈利从口袋里拿出那张对折的放弃书，放在两人中间的桌子上，“这份放弃书上有那对双胞胎父亲的签名，免除了你的义务。”

费列森摇摇头：“这不能改变什么。”

哈利惊讶地蹙起眉头：“哦？”

“我不能说谁来见过我或他们说过什么话，但我可以笼统地说，那些带着小孩来看医生的病患都受到医师誓言的保护，如果他们要求的话，即使是对他们的配偶也必须保密。”

“希薇亚为什么要对丈夫隐瞒说她带双胞胎来找你？”

“我们的行为也许死板，但请你记住我们很多客户都是名人，他们不希望受到无聊八卦和媒体的无谓骚扰。你只要星期五晚上去艺术人之家看看就知道了，来我诊所整容过的名人数不胜数，他们如果知

道来诊所的事泄露出去，被大众知道，恐怕会昏倒。我们的声誉是奠定在谨言慎行上的，只要让别人知道我们没好好保管客户资料，诊所就会受到莫大的伤害。我相信你一定可以了解。”

“我们手上有两起命案，”哈利说，“就那么巧，两个被害人都来过你的诊所。”

“我不会证实你这个说法，不过为了减少口舌之争，暂时先假设她们来过好了，”费列森的手在空中转动，“可是那又怎样？挪威人口这么少，医生更少。你知道挪威的人际网络有多小吗？她们看同一个医生的概率不比她们搭同一辆电车的概率来得高。你有没有在电车上遇到过朋友？”

哈利想不起是否遇到过，但主要是他不常搭电车。

“你要我大老远跑来这里，就是要跟我说你什么都不能说？”哈利问。

“抱歉，我邀请你来是因为我知道如果不找你来，我就得去警局，现在警局里日夜都有很多记者在注意进出的人。对，我认识那些记者……”

“你知道我可以申请搜查令，这样就可以取消你的医师誓言吗？”

“我没意见，”费列森说，“这样诊所在道义上就不算背叛客户，但是在那之前……”费列森在嘴巴前做了个拉拉链的手势。

哈利改变坐姿。他知道费列森晓得他心里很清楚，要拿到取消医师誓言的法院命令，即使是用于调查命案，警方也必须掌握清楚的证据，证明医师握有的信息十分重要。但现在他们手上有什么？正如同费列森所说，两名被害人看同一个医生的概率跟搭同一班电车差不多。哈利觉得有股强烈的冲动想做什么，也许是喝酒，也许是举重，他想做这些事纯粹是出于报复心态。他吸了口气。

“我还是必须问你，十一月二号和四号晚上你在哪里？”

“我料到你一定这样问，”费列森微笑说，“所以我回想过了，我在这里跟……正好她来了。”

这时一名老妇走进书房，她那头灰褐色头发有如老鼠毛，头发像窗帘般垂挂在头部周围，踏着有如老鼠般的细碎脚步，手里端着一个银盘，上面放着两杯咖啡，杯子不祥地咯咯作响。她脸上的表情仿佛身上背着十字架，头上戴着荆棘冠。她瞥了儿子一眼，费列森立刻跳了起来，接过银盘。

“谢了，妈。”

“把鞋带绑好，”老妇半转过身，对着哈利，“谁要跟我说说家里来的人是谁啊？”

“妈，这位是哈利·霍勒警监，他想知道昨天和三天前我在哪里。”

哈利站起身来，伸出了手。

“我当然记得，”老妇说，以顺从的眼神瞥了哈利一眼，伸出布满肝斑的手，“我们在一起看你那个鬍发朋友的谈话节目，我不喜欢他说皇室的那些话，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亚菲·史德普。”费列森叹了口气。

老妇朝哈利倾过身：“那个人说挪威人应该摆脱皇室，你能想象竟然有人说出这么可怕的事吗？二战时期如果没有皇室，我们都不知道会流落到哪里去。”

“我们还是会在原来的地方，”费列森说，“很少一国之君会在战争时期替国家做那么少事的。他还说君主政体受到广大支持，就是大多数人民还相信巨人和精灵存在的最好证据。”

“是不是很可怕？”

“的确是。”费列森露出微笑，将一只手放在母亲肩膀上，同时看了看表。他戴的是百年灵腕表，那只腕表戴在他细瘦的手腕上显得大

而笨重。“天啊！哈利，我要出门了，我们得快点把这杯咖啡喝完才行。”

哈利摇摇头，对费列森太太微微一笑：“我想咖啡一定很好喝，不过我可能得改天再来喝了。”

费列森太太深深叹了口气，口中喃喃自语不知说些什么，端起银盘又拖着脚步走了。

费列森和哈利来到玄关，哈利转过身，“你刚刚说‘幸运’是什么意思？”

“什么？”

“你说马地亚不只是个品德高尚的家伙，而且很幸运。”

“哦，那个啊！我是说他竟然替自己找到了一个女朋友，马地亚在感情方面弱得无可救药，我想他女朋友一定交往过一些烂人，所以才需要一个像他那样敬畏上帝的人。呃，别告诉马地亚我说过这些话，最好连提都别提。”

“对了，你知道抗硬皮因子70抗体是什么吗？”

“那是存在于血液中的一种抗体，可能表示这个人罹患硬皮症，你有朋友罹患这种病吗？”

“我连硬皮症是什么都不知道。”哈利明白在这种时候，自己应该放手，他希望自己放手，但是他办不到，“马地亚说他女朋友曾经跟一些烂人交往过？”

“那是我的解读，我们的圣人马地亚才不会用‘烂’这个字来形容别人呢，在他眼中，每个人都有变得更好的潜能。”费列森的笑声在阴暗的房间里回荡。

哈利道了谢，穿上靴子，来到外头阶梯上，转过了身，在大门关上之际，看见费列森坐了下来，弯下腰正在绑鞋带。

回程路上，哈利打电话给麦努斯，请他利用诊所网站印出费列森的照片，拿去缉毒组询问，看有没有卧底警察见过费列森购买迷幻药。

“在街上买？”麦努斯问道，“医生在自己的药柜里不是就有这种东西了吗？”

“对，可是现在的药品管理法非常严格，医生宁愿自己去船运街跟毒贩买安非他命。”

哈利挂上电话，又拨回办公室找卡翠娜。

“目前没有新发现，”她说，“我要离开办公室了，你正要回家？”

“对。”哈利迟疑片刻才说，“你认为法院裁定撤消费列森的医师誓言，概率有多高？”

“以我们手上握有的证据来说吗？我是可以换上超短迷你裙，去法院找个血气方刚的法官来处理这件事，不过老实说，我觉得我们根本没有胜算。”

“我也这么认为。”

哈利驾车朝毕斯雷区驶去，想起了他家被剥得光秃秃的墙壁。他看了看表，改变心意，在彼斯德拉街转了个弯，朝警署前进。

凌晨两点，哈利再度打电话给卡翠娜，她困倦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

“又怎么了？”她说。

“我在办公室，我看了一下你的发现，你说所有失踪女性都已婚而且有小孩，我想这里头可能有点蹊跷。”

“什么蹊跷？”

“不知道，我只是需要听自己跟别人说出这件事，看看听起来会不会很白痴。”

“结果听起来怎么样？”

“很白痴，晚安。”

艾莉双眼圆睁躺在床上，身旁的安利亚发出沉重的呼吸声，将全世界抛诸脑后。一抹月光从窗帘缝隙透入，照在墙上的十字架上，那十字架是他们去罗马度蜜月时她买下的。是什么吵醒了她？是不是特里夫？他下床了？今晚的安排和晚餐如她所愿，十分顺利。餐桌上的她看起来十分快乐，烛光映照着她的脸庞，闪闪发光。他们同时你一言我一句地抢着说话，有好多话可以讲！讲最多话的是特里夫。每当特里夫说起蒙大拿州和他在那里的课业及朋友，她就会保持安静，看着这个年轻人已经成熟，变成了大人，变成了他想成为的人，开创自己的人生。这是最让她感到高兴的地方：他有选择，可以公开自由地选择；不像她，只能私底下秘密地选择。

她听见房子发出嘎吱声，听见墙壁彼此对话。

她还听见一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外来的声音，那声音来自屋外。

她起身下床，走到窗边，将窗帘打开一道缝隙。外头下了雪，苹果树仿佛穿上了毛衣，地上铺着薄薄一层白雪，反射着月光，也突显了院子里每样东西的轮廓。她的视线从栅栏门扫到车库，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突然间她的视线停止移动。她倒吸一口凉气，心里既惊讶又恐惧。别又开始了，她告诉自己。一定是特里夫，他有时差，无法入睡，所以才跑到院子里。脚印从栅栏门延伸到她面前那扇窗户的正下方，像是在薄雪上画出一行黑点，犹如文字间的戏剧化停顿。

雪地里并没有折返的脚印。

12 对话

第七日

“有个缉毒组警探认得他，”麦努斯说，“我把费列森的照片拿给他看，他就说他在船运街和托布街的十字路口看到过费列森几次。”

“那个十字路口有什么？”哈根问，他坚持要参加周一早晨在哈利办公室举行的会议。

麦努斯看着他，面露迟疑之色，想看看队长哈根是否在开玩笑。

“那里有毒贩、妓女、嫖客，”麦努斯说，“我们把这些入逐出布拉达广场以后，那个十字路口就变成了新的热门聚集场所。”

“只有那里吗？”哈根问，努了努下巴，“有人跟我说这些非法勾当日益蔓延了。”

“那里像是个中心，”麦努斯说，“当然在其他地方也看得见他们的踪影，比如证券交易所、挪威银行、奥斯陆现代美术馆、老罗根音乐厅、差传会咖啡馆……”哈利大声打了个哈欠，麦努斯立刻住口。

“抱歉，”哈利道歉，“这个周末很累。请继续。”

“那个警探不记得看到过费列森买毒品，只记得费列森是莱昂旅馆的常客。”

这时卡翠娜走进门来，穿着有点邋遢，脸色苍白，眼睛眯成一条细缝，但仍以活泼的卑尔根问候方式跟大家打招呼，然后在办公室里找寻空位。侯勒姆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朝她挥了挥手，自己另找别的椅子。

“船运街的莱昂旅馆？”哈根问道，“那是贩卖毒品的地方吗？”

“很有可能，”麦努斯说，“可是我见过很多黑人妓女走进那里，所以那里可能是所谓的按摩店。”

“完全不是那样，”卡翠娜说，背对大家，将外套挂上衣帽架，“按

摩店是室内市场的一部分，现在是越南人的天下，越南人只在郊区的低端住宅区开业，用的是亚裔女人，和非洲人的露天市场保持距离。”

“我好像在莱昂旅馆外面看过廉价客房的广告，”哈利说，“一晚四百克朗。”

“没错，”卡翠娜说，“台面上他们的房间是以天计费，实际上是以小时计，赚的是黑钱。客人通常都不会要收据，而钱赚得最多的旅馆老板却像是漂白过一样，表面上是正派经营。”

“见解真是精辟，”麦努斯对哈根笑了笑，“没想到卑尔根性犯罪小组竟然对奥斯陆妓院了如指掌。”

“这种事到哪里都差不多，”卡翠娜说，“要不要赌赌看我说得对不对？”

“旅馆老板是巴基斯坦人，”麦努斯说，“我赌两百克朗。”

“赌了。”

“好吧，”哈利说，拍了拍手，“那我们还坐在这里干吗？”

莱昂旅馆的老板名叫布勒·韩森，来自挪威东部的索勒地区，身上的灰白肤色宛如地上的泥雪——泥雪是被所谓“房客”的鞋底带进来的，留在柜台前磨损了的拼花地板上。柜台上上方有个标志用黑色文字写着“接待贵台”，这里的房客和韩森对更正错字都不感兴趣，因此韩森盘下莱昂旅馆这四年来，这个写错字的标志一直留在那里，无人提出疑义。韩森原本在瑞典四处旅行，贩卖《圣经》，并在史维松海湾尝试做起二手色情片的边境贸易生意，因此他说话的调调如同舞曲乐手和传教士的混种。他就是在史维松海湾遇见娜塔莎的，娜塔莎是俄裔艳舞女郎，两人费了好大工夫才逃离她俄裔经纪人的魔掌。娜塔莎取了个新名字，现在跟韩森一起住在奥斯陆。韩森从三个塞尔维亚人手中盘下莱昂旅馆，那三个塞尔维亚人因为诸多原因而无法继续居于挪威。韩森延续他们的经营模式——因为没有改变的理由，他继续

做旅馆生意，提供休息的服务——这里的客人住房时间多半很短。旅馆通常收现，客人对客房质量和维护状态也不太要求。这是桩好生意，他不想失去，因此他不喜欢现在站在他面前的那两个人，尤其不喜欢他们的证件。

高大的平头男子在柜台上放了一张照片，“见过这个男人吗？”

韩森摇摇头，不禁松了口气，原来他们要找的人不是他。

“你确定？”平头男子说，将手肘放在柜台上，倾身向前。

韩森又看了看那张照片，心想刚才应该仔细看一下他们的证件才对，因为眼前这家伙看起来比较像是在街上厮混的毒虫而不像警察，而且他后面那个女人也不像警察。的确，她有冷峻的神态，一种妓女的神态，但她其他部分是淑女，全身上下都是。假如她去找一个不压榨她的皮条客来帮她拉生意，赚的钱少说会是目前薪水的五倍。

“我们知道你这里开的是妓院。”男警察说。

“我经营的是正派旅馆，每一种证照都有，你要看吗？”韩森指了指接待区后方的小办公室。

男警察摇摇头：“你把房间租给妓女和嫖客使用，这样做是违法的。”

“你听好，”韩森说，吞了口口水——这段对话已朝他所害怕的方向发展，“只要房客付我钱，他们要在房间里干什么我管不着。”

“可是我管得着，”男警察压低嗓音说，“你再仔细看清楚点。”

韩森又看了一次。照片一定是多年前拍的，因为照片中的人看起来十分年轻，而且无忧无虑，看不出有一丝绝望或苦恼。

“我查过，卖淫在挪威不犯法。”韩森说。

“对，”男警察说，“但是开妓院违法。”

韩森努力做出愤慨的表情。

“你知道，根据规定，警察每隔一段时间就必须来检查旅馆有没有遵守旅馆业法规的规定，”男警察说，“比如说检查每个房间的逃生口，以免发生火灾。”

“还有旅馆是否提交外国房客登记表。”男警察继续补充道。

“旅馆还要准备传真机，让警方询问房客的相关问题。”

“还有增值营业税的账目。”

韩森有些站立不稳。接着男警察挥出了击倒性的一拳。

“我们正在考虑派诈骗缉查处的人来查你的账，寻找特定房客，我们的卧底警员最近几个礼拜都看到这个特定房客在这里进出。”

韩森觉得反胃。娜塔莎。房贷。他一想到自己又得在冰寒漆黑的冬夜，踏在不熟悉的楼梯上，腋下夹着《圣经》，就觉得恐慌即将来袭。

“也可能我们不会这样做，”男警察说，“这只不过是优先级的问題，以及如何运用警方有限资源的问题。你说是不是，布莱特？”

女警察点了点头。

“他每两个星期会来一次，”韩森说，“每次都开同一个房间，然后待一整个晚上。”

“一整个晚上？”

“他有好几个访客。”

“黑人还是白人？”女警察问。

“黑人，只有黑人。”

“几个？”

“我不知道，每次都不太一样，可能八个，也可能十二个。”

“同时吗？”女警察惊讶地说。

“不是，来的人会有变动，有些是两个人一起来的，她们在街上通常都是两个人一起搭档。”

“天啊。”男警察说。

“他用什么名字住房？”

“我不记得了。”

“可是房客簿里查得到对不对？账目里也查得到？”

韩森身穿亮面西装外套，里头的衬衫背部已被汗水湿透，“那些来找他的女人都叫他怀特医生。”

“医生？”

“跟我没有关系哦，他……”韩森心下踌躇，他既不想让自己说得太多，同时又想表现出愿意合作的样子，况且这个客人的生意看来已别想再做了。“他都会提一个医生用的大包，总是要求……多给他浴巾。”

“哦，”女警察说，“听起来有点诡异。你清理房间的时候有没有看见血迹？”

韩森默然不答。

“如果你真的会清理房间的话。”男警察加以更正，“怎么样？”

韩森叹了口气：“不是很多，不会比……”他顿了顿。

“比平常多？”女警察以讽刺的口气问道。

“我不认为他伤害了她们。”韩森迟疑地说，但话一出口就后悔了。

“怎么说？”男警察厉声问道。

韩森耸耸肩：“不然她们就不会再来了。”

“来的只有女人？”

韩森点点头。但那男警察一定察觉到了什么，也许是他紧绷的颈部肌肉，也许是他充血的眼角膜出现些微抖动。

“有没有男人来？”警察问。

韩森摇摇头。

“年轻男孩？”女警察问，她显然跟那警察一样嗅到了什么。

韩森又摇摇头，但摇头之前他的脑中必须做出选择，因此出现极细微的延迟。

“小孩，”男警察说，压低额头仿佛准备进攻，“他带小孩来过吗？”

“没有！”韩森大吼，全身冷汗直冒，“这我不允许！我有我的底线。只有两次……他们也没进来，我把他们都赶回街上去了！”

“非裔小孩？”男警察问。

“对。”

“男生还是女生？”

“都有。”

“他们是一起来的吗？”女警察问。

“不是，是跟女人来的，我想应该是他们的妈妈。可是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不准他们到他的房间去。”

“你说他一星期来两次，有固定时间吗？”

“星期一和星期四，八点到午夜这段时间来，他一向准时。”

“今天晚上也是吗？”男警察问，看了女警察一眼，“好，谢谢你的合作。”

韩森从肺脏里深深吐出一口气，发现自己双腿酸痛，原来刚刚他一直踮着脚。“乐意之至。”他说。

两名警察朝大门走去。韩森知道自己应该闭嘴不再多说，但如果他没得到保证，晚上肯定无法入睡。

“那个……”他对正在离去的两名警察说，“……我们讲好了对不对？”

男警察转过身来，扬起一道眉毛，面露惊讶之色：“讲好什么？”

韩森吞口口水：“就是那些……检查？”

男警察揉揉下巴：“你是在暗示说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

韩森的眼睛眨了两下，接着就听见自己发出紧张的尖锐笑声，高声说：“没有没有，当然没有！哈——哈！这里的一切都没有问题。”

“很好，那他们来的时候你就没什么好担心的，检查工作不是我负责的。”

两名警察离去，只留下韩森张大了口。他想提出抗议，想说些话，只是自己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哈利刚走进办公室就听见电话响起。

是萝凯打来的，说要把跟他借的DVD拿来还给他。

“《爱情磁场》？”哈利复述，十分惊讶。“你拿去看了？”

“你说它在你的‘评价过低的现代电影’名单上。”

“对，可是你一直都不喜欢那些电影。”

“才不是呢。”

“你就不喜欢《星河战队》。”

“因为那是一部强调男子气概的烂片。”

“那叫讽刺作品。”

“讽刺什么？”

“美国社会固有的法西斯主义，当单纯的哈迪男孩遇见年轻的希特勒。”

“少来了，哈利，在遥远的星球上跟巨型昆虫战斗？”

“那是恐惧外来者。”

“反正我喜欢你那部七十年代电影，那个在讲窃听……”

“《对话》¹，”哈利说，“那是科波拉导过的最棒的电影。”

“就是那部，我同意它被评价过低。”

“不是被评价过低，”哈利叹了口气，“而是被遗忘，它曾入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我今天晚上要跟朋友吃饭，可以顺便开车过去还你DVD。午夜的时候你还醒着吗？”

“有可能，为什么不去的时候拿来？”

“时间有点赶，不过也可以。”

她的回答来得很快，但还不至于快到让哈利听不见。

“嗯，”他说，“反正我也睡不着，我吸入的是霉菌，很难呼吸。”

“这样好了，我把DVD丢进楼下信箱，这样你就不用起来了，好吗？”

“好。”

两人挂上电话。哈利看见自己的手在发抖，他认为这是缺乏尼古丁的征兆，便往电梯走去。

卡翠娜走出办公室，仿佛知道外头的沉重脚步声来自哈利，“我跟艾斯本·列思维克谈过了，今天晚上的任务他会派一个人来支持。”

“太好了。”

“有好消息吗？”

“好消息？”

“你在微笑。”

“有吗？应该是开心吧。”

“开心什么？”

他拍拍口袋：“要去抽烟。”

艾莉坐在餐桌旁，桌上摆了杯茶，她看着窗外的院子，聆听洗碗机发出抚慰人心的隆隆声响。料理台上放着一部黑色电话，话筒在她手中发热，因为她将话筒握得非常之紧。对方说打错了。特里夫享用了奶汁烤鱼，他说那是他最喜欢吃的菜。很多事物他都说是他最喜欢的。他是个好孩子。外头的草地是褐色的，毫无生气；地上看不见下过雪的痕迹。而且天知道，也许整件事只是一场梦。

她漫不经心地翻看杂志。她趁特里夫刚回来的这段时间请了几天

假，想在家里享受一些天伦之乐，跟他两个人好好聊一聊，但现在特里夫却跟安利亚一起坐在客厅里。她特地拨出这段时间，结果特里夫却跑去跟安利亚聊天，反正也没关系，他们比较有话聊，毕竟两人如此相像。再说她常常只是心里想聊天，实际上未必，因为对话总是得在某个地方停止，在那道巨大且无法跨越的墙壁前停止。

当然了，她同意让这孩子以安利亚父亲的名字来命名，至少让他取个安利亚家族那边的名字。她在生产前差点把秘密给说了出来，差点说出那座空荡的停车场、那片漆黑、雪地里的黑色脚印、抵住她脖子的刀、她脸颊旁没有脸孔的呼吸声。回家路上，他的精液流入她的内裤，她向上帝祈祷，希望精液继续流出，直到流光为止，但她的愿望并未获得应许。

后来她常想，如果安利亚不是牧师，如果安利亚对堕胎的看法不是那么坚持，如果她不是那么懦弱，如果特里夫没有出生，那么事情会不会有所不同？但当时那道无可撼动的静默之墙已然筑起。

特里夫和安利亚那么相像，如同在黑暗中亮起一丝光明，甚至点燃一丝希望。因此她去了一家没人认识她的诊所，给了他们两根头发，头发是从他们的枕头上拿来的。她在书上读到说只要两根头发就可以查出一种名叫DNA的密码、一种基因指纹。诊所把头发送到国立医院的法医学研究所，那里采用一种新方法来鉴定亲子关系。两个月后，所有的怀疑都消失了。那不是梦：停车场、黑色脚印、喘息声、疼痛，全都不是梦。

她又看着电话。当然打错了。她在电话那头听见的呼吸声显露出不知所措的反应，因为对方听见了意想不到的声音，不知是否该挂上电话。仅此而已。

哈利走到玄关，拿起对讲电话。

“哈啰？”他大喊，盖过客厅音响播放的英国乐团法兰兹·费迪南的歌声。

没有响应，只听见苏菲街传来汽车疾驰而过的声音。

“哈啰？”

“嗨！我是萝凯，你睡了吗？”

他一听就知道她喝了酒，喝的虽然不多，但足以让她的声音高了半音，美丽深沉的笑声在话语间荡漾。

“还没，”他说，“晚上玩得开心吗？”

“很开心。”

“现在才十一点。”

“她们想早点回家，明天还要工作。”

“嗯。”

哈利想象她的模样：挑逗的神情、眼中的光芒。

“我把DVD拿来了，”她说，“你得开门，我才能丢进你的信箱。”

“好。”

他伸出手指准备按下开门按钮，让她进门，手指却停在半空中。他知道现下这个片刻，机会之窗开启，他们有两秒时间可以把握机会，这时他们都有台阶下。他喜欢有台阶下。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希望这件事发生，因为要再重新来过一次实在太复杂也太痛苦。既然如此，他的胸膛为何剧烈起伏，仿佛里头有两颗心在跳动？他为什么不立刻按下按钮，这样她就可以进来然后离去，也离开他的脑海？按吧，他心想，将指尖放在按钮的硬质塑料上。

“不然，”她说，“我也可以拿上去。”

哈利开口前就知道自己发出的声音一定很怪。

“不用了，”他说，“我的信箱是没名字的那个，晚安。”

“晚安。”

他按下开门按钮，走向客厅，调高音响的音量，让法兰兹·费迪南的歌声将他脑子里的思绪轰出去，让他忘记神经系统产生的愚蠢焦躁感。他只是吸收音乐，吸收吉他的狂乱攻击。吉他手弹得愤怒且脆弱，演奏得不是很好。苏格兰人真是的。但一连串狂热的弹奏声里混入了另一种声音。

哈利将音量调小，侧耳倾听。正当他打算再调高音量时，那声音又响了起来，犹如砂纸刮擦木头的声音，或鞋子在地上拖曳的声音。他走到玄关，看见大门上的波纹玻璃外有人影晃动。

他把门打开。

“我按了门铃。”萝凯说，以抱歉的神情看着他。

“哦？”

她摇了摇手中的DVD盒：“信箱塞不进去。”

他打算说些什么，也想说些什么，却已伸出手臂抓住她，将她搂进怀中，紧紧抱住。他听见她倒吸一口气，看见她张开嘴唇，舌头迎向他，红通通地似乎在逗弄他。基本上也没什么要说的。

她依偎在他怀里，觉得柔软、温暖。

“我的天哪。”她轻声说。

他吻了吻她的额头。

薄薄一层汗水既隔开两人，又将两人粘在一起。

一切都和他想的一样。一切都和第一次一样，只是少了紧张、笨拙和没问出口的问题。一切也都和最后一次一样，只是少了悲伤，也

少了她事后的啜泣。你的确可以离开那个能跟你共享美好鱼水之欢的人，但卡翠娜说得对，你总是会再回到那人身边。然而哈利也知道这次的情况不太一样。对萝凯来说，这是她最后一次造访旧情人，也是极为重要的一次，她是来跟他们所谓的生命中的浓情烈爱道别的，然后她就要迈入新纪元。至于她是不是准备投入另一段不那么浓烈的爱情呢？也许吧，但肯定是一段较为持久的爱情。

她抚摸他的腹部，发出满足的嚤声。他依然感觉得到她身体产生的紧张。他可以让她的日子好过或难过。他选择了后者。

“良心不安？”

“我不想谈这个。”她说。

他也不想谈这个。他只想静静躺着，聆听她的呼吸声，感觉她的手抚摸他的腹部。但他知道她得怎么做，而他不希望拖延时间。“他在等你，萝凯。”

“没有，”她说，“他跟技术人员正在准备明天早上解剖部上课要用的尸体，我跟他说触碰过尸体之后不要来碰我，所以今天晚上他会回家。”

“那我呢？”哈利在黑暗中微笑，心想原来这是她一手策划的，她老早就知道事情会这样发生，“你怎么知道我没碰尸体？”

“你有吗？”

“没有，”哈利说，心里想着床头桌抽屉里的那包烟，“我们没有尸体。”

两人陷入静默。她的手在他腹部的圈圈越画越大。

“我有个感觉，我被渗透了。”他突然说。

“什么意思？”

“我也不太知道，我只是觉得有人一直在监视我，现在就有人在监视我，我是某人计划的一部分，你懂吗？”

“不懂。”她耸耸肩，朝他挨紧了些。

“跟我在办的这件案子有关，好像我整个人被卷入……”

“嘘，”她咬了咬他的耳朵，“你总是会被卷入，哈利，这就是你的问题。放轻松。”

凌晨三点，她起身下床。他看着窗外街灯的亮光照在她的背上，看着她弓起的背和脊骨的影子。他突然想起卡翠娜说过希薇亚背上刺有埃塞俄比亚国旗的刺青；他必须记得在简报时提出这点。萝凯说得对：他永远不会停止思索案情，他总是被卷入。

他送她到玄关。她很快地吻了吻他的唇，匆匆走下楼梯。没什么话好说。正要关门时，他发现门外有湿脚印。他跟着脚印来到楼梯间的阴暗处。这些脚印一定是萝凯先前上楼时留下的。他想起贝豪斯海豹，想起母海豹在繁殖期跟公海豹交配之后，绝对不会在下个繁殖期回到同一只公海豹身边，因为这样不利于优生繁殖。贝豪斯海豹一定是聪明的动物。

13 纸

第八日

早上九点半，一辆车子在阳光照耀下孤单地行驶，经过高速公路上方的休利斯高架桥圆环，驶上比格迪街。比格迪街可通往距离市府广场五分钟车程的比格迪半岛，岛上是一片田园风光，街上很安静，几乎没什么车辆，皇家庄园里不见牛只或马匹，夏季提供人们步行至海滩的狭窄小径也空无一人。

哈利驾车在起伏地形上弯来拐去，同时聆听卡翠娜说话。

“雪。”卡翠娜说。

“雪？”

“我依照你的指示，专心研究已婚且有小孩的失踪女性，然后我开始研究日期，发现失踪日期多半是十一月和十二月。我把这些案子挑出来，研究地理分布，发现大部分都在奥斯陆，只有少部分在其他地区。你收到的那封信不是说雪人会在初雪降临时再度出现吗？我突然想到我们去贺福区的那天就是奥斯陆下初雪的那天。”

“真的？”

“我请气象研究所去查看相关的日期和地方，结果你知道怎么样？”

哈利知道，他早该知道才对。

“初雪，”他说，“他在下初雪的那天杀害她们。”

“没错。”

哈利朝方向盘拍了一掌：“天啊，终于有眉目了，这些失踪女性一共有几个？”

“十一个，一年一个。”

“今年有两个，他打破模式了。”

“一九九二年卑尔根下初雪的那天，发生了一起命案和两起失踪案，我想我们应该从那里开始查起。”

“为什么？”

“因为被害人是已婚且有小孩的女性，失踪的是被害人最好的朋友，所以我们手上有一具尸体、一个命案现场和档案数据，另外还有一个失踪嫌犯，后来再也没人见过这名嫌犯。”

“嫌犯是谁？”

“是个警察，名叫葛德·拉夫妥。”

哈利瞥了卡翠娜一眼：“哦，那件案子啊，我记得，那家伙不是会在犯罪现场偷东西吗？”

“传言是这样说的。有目击证人指出拉夫妥在失踪前几小时，去了失踪女子欧妮·黑德兰的家，警方曾展开大规模搜查，但什么都没发现，拉夫妥就这样人间蒸发，没留下半点痕迹。”

哈利看着马路和胡克大道两旁叶子落尽的树木。胡克大道可通往海边和两家博物馆，里头展示着挪威人心目中的民族最高成就：横越太平洋以及挑战抵达北极却未能成功的壮举。

“现在你认为拉夫妥可能不是失踪？”哈利说，“他可能每年下初雪的时候就会出现？”

卡翠娜耸起肩膀：“我认为我们可以花时间研究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嗯，我们得先从请求卑尔根警方支持开始。”

“是我的话不会这么做。”卡翠娜立刻说。

“哦？”

“卑尔根警方现在对拉夫妥案依然相当敏感，他们动用大量资源去埋葬这件案子而不是去调查，他们害怕可能会挖出什么东西来，既然这家伙已经人间蒸发了……”她在空中画了个大叉。

“了解，你有什么建议？”

“我们可以去一趟卑尔根，自己展开调查，毕竟这件案子现在已经属于奥斯陆命案的一部分。”

哈利在目的地的地址停车，地址上的房子是一栋四层滨海砖房，旁边就是泊船码头。他关上引擎，坐在驾驶座上，视线越过福隆纳湾，朝菲力斯塔港望去。

“为什么你会想到要去研究拉夫妥案？”他问，“第一，拉夫妥案发生的时间比我要你去调查的时间还要更早。第二，我们手上的案子应该是命案而不是失踪案。”

哈利转头望向卡翠娜，卡翠娜眼睛眨也不眨，直视他的双眼。

“拉夫妥案在卑尔根很有名，”她说，“而且还有一张照片。”

“照片？”

“对，卑尔根警局会把那张照片放给所有新训生看，照片里是厄里肯山顶的命案现场，那张照片对新训生来说就好像是一场震撼教育，大部分的人都被前景的细节给吓坏了，根本没去看背景，或许他们从来没去过厄里肯山顶。反正呢，背景远方有个不合常理的雪墩，如果拿放大镜去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那是什么。”

“哦？”

“那是个雪人。”

哈利缓缓点头。

“说到照片……”卡翠娜说，从包里拿出一个A4信封丢到哈利大腿上。

诊所在二楼，候诊室的装潢所费不貲，用的是意大利家具，里头摆放着一张跟法拉利跑车底盘一样低的咖啡桌、挪威艺术家尼科·维德贝里（Nico Widerberg）的玻璃雕刻、美国波普艺术家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的原版版画，画中是一把冒烟的枪。

候诊室里没有一般常见的玻璃隔间挂号处，只在中央摆了一张美丽的老桌子，桌前坐着一名女子。女子身穿蓝色套装，外头罩一件没

扣扣子的白色外套，脸上挂着亲切的笑容。哈利自我介绍并表明来意后，女子脸上的笑容看起来并未变得僵硬。哈利猜想那女子应该就是包格希。

“请稍等一下好吗？”她说，伸手朝沙发指去，姿态优雅，仿佛受过训练的空姐指向逃生门。哈利婉拒了意式浓缩咖啡、茶或水。两人坐了下来。

哈利注意到候诊室里摆设的杂志是最新的；他打开一本《自由杂志》，注意力被一篇评论吸引过去。亚菲·史德普在这篇评论中声称政客愿意上娱乐节目，其实是在“炫耀自己”并担任丑角，这是民治政府的终极胜利——坐在王位上的是人民，政客是宫廷小丑。

一扇贴有“伊达·费列森医师”名牌的门打开，一名女子快步走出，穿过候诊室，只跟包格希说了声“拜”就离开，眼睛没朝左也没朝右看。

卡翠娜盯着那女子瞧：“她不是TV2新闻主播吗？”

这时包格希说费列森医生可以见他们了，走到门前，替他们把门打开。

费列森的诊间大小是主任级的，外头是奥斯陆峡湾的美丽景致，办公桌后方墙上挂了一张裱框的医师文凭。

“请稍等。”费列森说，头也没抬，面对计算机屏幕正在打字。接着他脸上露出胜利表情，按下最后一个按键，转过椅子，摘下眼镜。

“需要整容吗，霍勒警监？还是阴茎增大？或是抽脂？”

“谢谢你的建议，”哈利说，“这位是布莱特警探。我们来找你是想再次请你提供希薇亚·欧德森和碧蒂·贝克的资料。”

费列森叹了口气，拿起手帕擦拭眼镜。

“我该怎么解释才能让你了解呢，霍勒警监？虽然我满怀诚意和

渴望想协助警方，基本上又不在乎什么原则，可是我还是觉得有些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伸出食指，“我当医生这么多年来，从来不曾……”他的食指跟随话语左右摆动，“……打破医师誓言，现在也没打算打破。”

接着是一阵长长的静默，费列森看着他们，显然相当满意于他创造出来的效果。

哈利清清喉咙。

“也许现在你可以满足你想帮忙的真心渴望了，费列森医生。我们正在调查一宗疑似儿童卖淫的案件，地点是在奥斯陆的莱昂旅馆，昨天晚上我们有两名警察在旅馆外的车子里，替进出旅馆的客人拍下照片。”

哈利打开卡翠娜给他的A4褐色信封，倾身向前，将照片放在费列森面前。

“请问那是不是你？”

费列森看着照片，喉咙像是噎着似的，眼珠突出，颈部青筋暴凸。

“我……”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没做什么坏事或犯法的事。”

“对，你没有，”哈利说，“我们只是在考虑传唤你当证人，说说这家旅馆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知道莱昂旅馆是妓女和嫖客的集散地，而且有新消息指出旅馆里也出现儿童。你知道儿童卖淫和其他卖淫不一样，是违法的。我们只是想在整件事见报之前先通知你一声。”

费列森瞪着那张照片，用力搓揉脸庞。

“对了，我们刚刚看见TV2的新闻主播走出去，”哈利说，“她是叫什么名字来着？”

费列森并不回答，他年轻光滑的容貌像是在他们眼前被吸干，瞬间老了好几岁。

“如果你在医师誓言里找到漏洞，请打电话给我们。”哈利说。

哈利和卡翠娜正要走到门前，费列森叫住他们。

“他们是来这里做检查的，”他说，“就这样而已。”

“什么样的检查？”哈利问。

“一种疾病的检查。”

“同样的疾病？什么病？”

“那不重要。”

“好吧，”哈利说，朝门口走去，“你被传唤出庭做证的时候，可以跟法官说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反正也不是很重要，毕竟我们也没发现什么违法的事情。”

“等一下！”

哈利转过身。费列森手肘撑桌，双手托脸。

“法氏症候群（Fahr's Syndrome）。”

“发丝症候群？”

“法国的法，姓氏的氏，这是一种遗传疾病，有点像阿尔茨海默病，会造成开车技术退化，尤其是在认知区域，行动时还会出现抽筋症状。好发于三十岁后，但也可能在幼年时期发病。”

“嗯，所以碧蒂和希薇亚怀疑她们的小孩罹患这种病？”

“她们来的时候有这种怀疑。法氏症候群很难诊断，碧蒂和希薇亚带小孩去看过好几个医生，可是都没得到确切的诊断。我记得她们

好像在网络上搜索过，输入症状，然后发现非常符合法氏症候群。”

“所以她们就来跟你这个整形医生联络？”

“我正好是法氏症候群的专家。”

“正好？”

“挪威大概有一万八千名医生，你知道世界上有几种已知疾病吗？”费列森转头望向墙上的文凭，“我去瑞士进修过有关神经线路的课，里头正好包括法氏症候群，我学到的那一点点东西足以让我成为挪威这种疾病的专家。”

“关于碧蒂和希薇亚，你有什么可以告诉我们的？”

费列森耸起肩膀。“她们带小孩来这里，一年一次，我检查她们的小孩，判断他们的状况是否恶化，除此之外，我对她们的生活一无所知，也对……”他将刘海甩到一旁，“……她们的死一无所知。”

“你相信他说的话吗？”哈利问，驾车穿过荒凉的空地。

“不完全相信。”卡翠娜说。

“我也是，”哈利说，“我想我们应该专心调查这件事，暂时把卑尔根摆在一旁。”

“不行。”卡翠娜说。

“不行？”

“这里头有某个地方互有关联。”

“什么关联？”

“我不知道，听起来虽然很疯狂，但拉夫妥和费列森之间说不定有关联，说不定拉夫妥就是这样才躲藏了这么多年。”

“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他替自己做了张面具，一张真正的面具，一张整容后的脸。”

“是去找费列森做的？”

“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两名被害人都去找同一个医生。拉夫妥可能在诊所见过碧蒂和希薇亚，所以才挑她们两个人下手。”

“你操之过急了。”哈利说。

“操之过急？”

“调查这种命案就好像拼拼图一样，一开始必须耐着性子拿几块拼起来玩一玩，可是你的做法却是硬把拼图凑到位子上。现在说这些有点太早。”

“我只是把脑子里的想法说出来而已，看看听起来会不会很白痴。”

“是很白痴。”

“这条不是去警署的路。”她说。

哈利听出她的说话声因为好奇而发颤，瞥了她一眼，但卡翠娜的表情并未透露任何信息。

“我想把费列森说的话拿去跟一个人核对，”他说，“这个人也认识费列森。”

马地亚身穿白色外套，手上戴着黄色标准洗涤手套，在教学大楼楼下的车库迎接哈利和卡翠娜。教学大楼是古斯达精神病院的一栋褐色建筑，面对三环线高速公路。

马地亚指挥哈利将车子停入他没使用的停车位。

“我都尽量骑自行车。”马地亚解释说，用磁卡打开一扇门——这扇门从车库通往解剖部的地下室走廊，“这种通道可以方便运送尸体进出。我很想泡咖啡招待你们，可是我刚上完课，下一批学生很快就会来了。”

“抱歉来打扰你，你今天一定很累。”

马地亚用疑惑的神情看着哈利。

“萝凯和我通过电话，她说你昨天工作到很晚。”哈利补上一句，在心里暗骂自己，希望脸上并未露出异样神色。

“萝凯，原来如此，”马地亚摇摇头，“她昨天晚上也很晚回家，出去跟女性朋友聚会，今天还得请假。不过今天我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正在家里大扫除。女人哪！我还能说什么呢？”

哈利挤出僵硬的微笑，暗自纳闷，不知道这个问题有没有标准答案。

一名身穿医院绿制服的男子推着一张金属桌朝车库大门走来。

“又要送到特罗姆瑟大学？”马地亚问。

“跟谢森说拜拜吧。”绿衣男子微笑着说，他的耳朵别了一串小耳环，有点像马塞族女人的颈环，只不过这串小耳环让他的脸产生出一种令人不安的不对称感。

“谢森？”马地亚高声说，停下脚步，“真的吗？”

“服务三十年了，现在轮到特罗姆瑟大学来解剖他。”

马地亚掀开白布。哈利看见了白布下的尸体，只见头盖骨上的皮肤是紧绷的，拉平了年长死者脸上的皱纹，形成一张无性别的脸，肤色白得仿佛灰泥面具。哈利知道这是因为尸体经过防腐，也就是说，动脉被灌入了福尔马林、甘油和酒精混合物，使尸体不会从内部开始腐化。死者一边耳朵绑着金属标签，上面印有三位数的号码。马地亚

站在原地看着那名助手将谢森推往车库大门，然后才突然回过神来。

“抱歉，谢森跟我们共事很久了，解剖部还在市中心的时候他已经是教授了，是个非常出色的解剖学家，身材维持得很好。我们会想念他的。”

“我们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哈利说，“不知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们费列森跟女性患者的关系，以及费列森跟女性患者的小孩的关系。”

马地亚抬起头来，惊讶地看看卡翠娜，又看看哈利。

“你在问的是我认为的那件事吗？”

哈利点点头。

马地亚领着他们穿过另一扇上锁的门，进入一个房间。房里有八张金属桌，桌上有灯和水槽，对面那侧是黑板。每张桌子上都放着某种椭圆形的物体，包裹在白色手巾内。从那物体的形状和大小来看，哈利猜测今天的主题应该介于臀部和足部之间。房里有一股淡淡的漂白粉气味，但味道没有哈利已经习惯的法医研究所解剖室那么刺鼻。马地亚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哈利坐在讲师桌桌缘。卡翠娜走到一张桌子前，仔细观察三个人脑，那三个人脑很难看得出是模型还是实品。

马地亚沉思很久才回答：“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没注意过也没听说过，有人说伊达跟他的患者发生过任何关系。”

马地亚的口气强调“患者”这两个字，哈利心念一动：“那非患者呢？”

“我没有跟他熟到可以发表意见，不过以我跟他认识的程度，我觉得不发表意见比较好。”他露出犹豫的微笑，“这样可以吗？”

“当然可以。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教，你知道法氏症候群吗？”

“所知不多，那是一种很糟的疾病，不幸的是多半来自遗传……”

“你知道挪威有哪个医生是这种病的专家吗？”

马地亚沉思了一会儿：“我一下子想不起来有谁。”

哈利搔搔脖子：“好，谢谢你的帮忙，马地亚。”

“不客气，我很乐意。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法氏症候群的事，今天晚上打电话给我，我手边有几本书可以查。”

哈利站了起来，走到卡翠娜身旁。她打开了墙边四个大金属箱中一个的盖子，探头去看。哈利只觉得舌头感到刺痛，全身都起了反应。他之所以起反应，并不是因为看见浸泡在清澈酒精里的各种人体部位，仿佛肉店里贩卖的肉块，而是因为酒精的气味——那是浓度百分之四十的酒精。

“尸体一开始的时候多少是完整的，”马地亚说，“然后我们会依据每个部位的需要把尸体切开。”

哈利观察卡翠娜的脸，她看起来似乎完全不受影响。他们背后的门打了开来，第一个到教室的学生走进门来，穿上蓝色外套，戴上白色乳胶手套。

马地亚送他们回车库。来到门口时，马地亚抓住哈利的手臂，令他停下脚步。

“有一件小事我好像应该说，哈利，或者不应该说，我不确定。”

“那就说吧。”哈利说，心想该来的终于来了，马地亚发现了他跟萝凯的事。

“我有点遇上道德两难，是关于伊达的事。”

“哦，是吗？”哈利说，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感到失望，而非松了一口气。

“我想应该没什么，但也许不应该由我来决定，面对这么令人发

指的命案，无论如何都不能把对朋友的忠诚摆在前面。去年我还得在急诊室工作的时候，一个也认识伊达的同事跟我在值完夜勤后，去波斯特餐馆吃早餐。波斯特餐馆在黎明的时候开门，店里提供啤酒，所以很多早起的爱酒人士和可怜虫会聚在那里。”

“我知道那家餐馆。”哈利说。

“我们惊讶地发现伊达也在那里，他跟一个肮脏的年轻男孩坐在同一桌，男孩正在喝汤，喝得啧啧作响。伊达看见我们大吃一惊，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还说了些理由来搪塞我们。当时我也没多想，也就是说，我认为我没多想，直到刚刚听你说了那些话。我记得我当时在想，说不定……呃，你明白的。”

“我明白，”哈利说，看见马地亚脸上露出苦恼的表情，又补上一句，“你这样做是正确的。”

“谢谢，”马地亚挤出微笑，“可是我觉得自己好像出卖朋友的犹大。”

哈利想再说一些通情达理的话，却只是伸出手，咕哝一声“谢谢”。他的手一握上马地亚那冰冷的洗涤手套，全身立刻打了个冷战。

犹大。犹大之吻。车子沿史兰冬街行驶，哈利心里想着萝凯口中那饥渴的舌头、她温柔的叹息、高声的呻吟、他撞击萝凯时骨盆的痛感、他停下时她沮丧的呼喊，只因他希望时间能延长一点。她去找他并不是去寻找长久关系，她是去驱除恶魔、净化身体，好让她可以回家净化灵魂，清洗家里每一层楼，越快越好。

“打电话去诊所。”哈利说。

他听见卡翠娜的手指快速移动和细微的哔哔声。她将手机交给他。

包格希接电话的娴熟口吻混合了温柔与效率。

“我是哈利·霍勒，请告诉我，如果我罹患了法氏症候群，应该看哪位医生？”

一阵静默。

“要视情况而定。”包格希迟疑地说。

“视什么情况而定？”

“要视你的发丝有什么症候群而定。”

“原来如此。请问费列森在吗？”

“他已经下班了。”

“这么早？”

“他今天要去打冰壶，请你明天再打来。”

她的口气透露出不耐烦，哈利心想她应该正要下班。

“他是去比格迪冰壶俱乐部吗？”

“不是，是私人的俱乐部，在富丽别墅。”

“谢谢，祝你有美好的夜晚。”

哈利将手机还给卡翠娜。

“我们去把他带回局里。”他说。

“谁？”

“那个法氏症候群专家，他的助理从来没听过他有医治这种病的专长。”

问路之后，他们找到了富丽别墅。那是一座奢华的别墅，二次大战期间，这座别墅的主人广为全世界所知，不像驾驶木筏的水手和勇

闯北极的探险家在挪威以外默默无闻；当时富丽别墅的主人就是挪威叛国贼吉斯林。

别墅南边的山坡底端有一栋长方形木屋，看起来如同旧时的兵营。一走进木屋，迎面袭来的是寒意，走进隔壁房间，温度又更下降了些。

冰面上有四名男子，他们的呼喊声在木壁间回荡，没有人注意到哈利和卡翠娜走进门来。四名男子正对着溜冰场上一块滑动的闪闪发光的石头喊叫，那块石头是重达二十公斤的花岗岩，名为钠闪石，原产地是苏格兰的艾尔萨岩岛。练习场末端的冰层底下，一内一外画了两个圆圈，冰壶滑动到圆圈前缘就被另外三个冰壶挡住。在练习场上滑行的男子用一脚保持平衡，另一脚在冰面上踢动，同时彼此讨论，用刷子支撑身体，准备下一个冰壶。

“真是一种高傲的运动，”卡翠娜低声说，“你看他们那个样子。”

哈利默然不语。他喜欢冰壶运动，这种运动具有冥想的元素，你必须看着冰壶缓缓移动，在零摩擦力的世界里旋转，仿佛美国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拍摄的太空漫游情节中的宇宙飞船，只不过伴随着的不是施特劳斯的音乐，而是冰壶安静滑动的辘辘声响和刷子猛烈刷动的声音。

练习场中的男子看见了他们。哈利认出两张脸孔，其中之一是经常在媒体上露脸的亚菲·史德普。

费列森朝哈利溜了过来。

“要不要加入我们啊，霍勒？”

他在远处大喊，仿佛这句话是对其他男子说的，而不是哈利，接着他发出听起来相当愉快的笑声，但他下巴的肌肉线条背叛了他假装愉快的意图。费列森在他们面前停了下来，口中喷出阵阵白雾。

“游戏结束了。”哈利说。

“我可不这么想。”费列森微微一笑。

哈利开始感到冰面散发的寒意渗入鞋底，往双脚蔓延。

“我们希望你去警署一趟。”哈利说，“现在就走。”

费列森脸上的微笑瞬间蒸发：“为什么？”

“因为你对我们说谎，你并不是法氏症候群的专家。”

“谁说的？”费列森问，瞥了其他冰壶玩家一眼，确定他们站得很远，听不见这里的谈话。

“你的助理说的，她根本没听过这种病。”

“听着，”费列森说，语调中多了之前不曾出现过的绝望，“你不能来这里把我带走，而且就当着他们的面……”

“你是说你的客户？”哈利问，越过费列森的肩膀望去，看见史德普一边刷拭冰壶底下的冰层，一边打量卡翠娜。

“不管你到底想查什么，”哈利听见费列森说，“我都很乐意合作，可是你不能故意羞辱我，把我毁了，这些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费列森，我们要继续了……”一个低沉的声音在空间里回荡，那是史德普的声音。

哈利看着闷闷不乐的费列森，心想不知道他对“最要好”的朋友的定义是什么？转念又想，如果同意费列森的要求能有些许机会换来线索，那也值得。

“好，”哈利说，“我们可以离开，不过请你一小时后去警署报到，如果你没去，我们会打开警笛和扩音器来找你，这些声音在比格迪半岛应该很容易听得见。”

费列森点点头，由于习惯使然，忽然间他看起来似乎想笑。

欧雷克砰的一声甩上门，踢掉靴子，奔跑上楼。家里飘散着柠檬和肥皂的清新香味。他冲进自己房间，天花板垂挂的金属风铃慌张地发出叮叮声响。他脱下牛仔裤，换上宽松的裤子，又跑了出去，正当他抓住栏杆，准备三步并作两步奔下楼时，听见开着的房门内传来母亲叫唤他的声音。

他走进门，看见母亲跪在床前，手中拿着一支硬毛刷。

“你不是周末才打扫过吗？”

“对啊，可是不够干净，”母亲说，站了起来，抹去额头上的汗水，“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运动场溜冰，卡许登在外面等我，我会回来喝下午茶。”他离开门边，蹲低身体，用穿着袜子的双脚滑过地面，这是荷芬谷体育场的溜冰高手艾瑞克·V.教他的。

“等一等，年轻人，说到溜冰……”

欧雷克停了下来。不好了，他心想，她发现溜冰鞋了。

萝凯站在房门口，侧头质问他：“那功课呢？”

“不多啊，”他说，脸上露出放心的微笑，“喝完下午茶再做就好了。”

他看见母亲迟疑不决，迅速补上一句：“你穿这件衣服看起来真漂亮，妈。”

她低下双眼，看着身上那件缀以白花的天蓝色旧洋装。她露出警告的神色，嘴角却泛起一丝微笑：“小心点，欧雷克，你说话跟你爸一个样。”

“哦？我以为他只会说俄语。”

他这么说并无他意，却见母亲脸色一变，仿佛受到打击。

他踮起脚：“我可以走了吗？”

“对，你可以走了？”卡翠娜的声音猛烈地射向警署地下室的健身房墙壁，“你真的这样说？那个费列森可以就这样拍拍屁股走人？”

哈利躺在长椅上，看着卡翠娜低头望着他的脸庞，圆形的天花板灯光在她头部周围形成黄色光环。哈利大口呼吸，只因杠铃正压在他胸前。他打算推举九十五公斤的杠铃，刚把杠铃举离支架，卡翠娜就冲过来，扰乱了他的注意力。

“我不得不这样说，”哈利说，将杠铃推高了些，来到胸骨的位置，“他是跟他的律师尤汉·孔恩一起来的。”

“那又怎样？”

“呃，孔恩一开口就问我是用什么方法恐吓他的客户，又说在挪威购买和贩卖性服务是合法的，还有我们用这种方式逼迫一个受人尊敬的医生违反医师誓言，绝对可以上头条新闻。”

“见鬼了！”卡翠娜大喊，声音既颤抖又愤怒，“这是命案啊！”

哈利不曾见过她发脾气，于是用最温和的口气回答她。

“听好了，我们没办法把命案跟法氏症候群联系在一起，甚至连让它们看起来有关联都没办法。孔恩知道这点，所以我不能留住费列森。”

“好，那你也不能只是……躺在这里……什么都不做啊！”

哈利只觉得胸骨发疼，突然想到她说得完全正确。

她用双手捧住脸颊：“我……我……我很抱歉。我只是想……今天真是奇怪的一天。”

“没关系，”哈利呻吟说，“你可以帮我拉一下杠铃吗？我快……”

“另一头！”她高声喊着，双手离开脸颊，“我们可以从另一头开始查起，可以从卑尔根开始查起！”

“不对，”哈利用肺里残存的空气低声说，“卑尔根不算另一头，可以请你……？”

他抬眼朝她望去，看见她的深色眼睛里噙着泪水。

“都是因为我月经来了，”她低声说，随即露出微笑。转瞬之间，站在他眼前的卡翠娜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她眼中闪现出奇异的光芒，声音中展现了充分的自制力，“你去死吧。”

哈利惊讶无比，耳中听着她的脚步声渐去渐远，同时听见自己的骨骼发出噼啪声，眼前开始出现飞舞的红点。他咒骂一声，握紧杠铃，狂吼一声，出力上举，但杠铃纹丝不动。

她说得没错；他这样是会死的。他可以选择要不要死，十分滑稽，却是事实。

他蠕动身体，让杠心倒向一边，直到耳中听见杠片跌落地面，发出震耳欲聋的当啷声，接着另一端的杠片也跌落地上。他坐了起来，看着滚落一地的杠片。

他冲了个澡，穿上衣服，爬上六楼，在旋转办公椅上坐了下来。他的肌肉已产生甜美的酸痛，告诉他说明天早上肯定肌肉僵硬。

语音信箱里有一通侯勒姆的留言，请他尽快回电。

侯勒姆接起电话，话筒另一头传来悲痛的哭腔，同时伴随着踏板电吉他的滑音。

“怎么了？”哈利问。

“那是美国歌手德怀特·约卡姆的声音，”侯勒姆说，将音量调小，“很性感的家伙对不对？”

“我是说你打电话来有什么事？”

“雪人那封信的化验报告出来了。”

“怎么样？”

“字迹没什么特别，是用标准喷墨打印机印出来的。”

哈利等候勒姆往下说，他知道侯勒姆有所发现。

“特别之处在于他用的纸，化验室没有人见过这种纸，所以才花了一点时间研究。这种纸是用三桠树皮做的，三桠树皮是日本一种类似纸莎草的韧皮纤维，单是从气味就可以辨别出这种树皮做的纸。这种纸是用三桠树皮以手工制成，非常独特，叫作河野纸。”

“河野纸？”

“这种纸必须去专卖店才买得到，像是卖那种上万克朗的钢笔、上等墨水和真皮笔记本的地方，你知道的……”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侯勒姆坦言，“反正呢，老德拉门路有一家店在卖河野纸，我去问过，他说这种纸现在很少人买，店里也不打算再订货，还说他觉得现在的人比较不讲究品质了。”

“这表示……？”

“对，这表示他不记得上次是什么时候卖出河野纸了。”

“嗯，河野纸只有这家店在卖？”

“对，”侯勒姆说，“还有一家是在卑尔根，可是他们几年前就不卖这种纸了。”

侯勒姆等待哈利回话，也就是说，等待哈利再度发问。德怀特·约卡姆正小声地以真假嗓音交替唱着他的爱随她埋葬。哈利一声不吭。

“哈利？”

“我在思考。”

“太好了！”侯勒姆说。

侯勒姆的这种内地式冷笑话经常让哈利在过了很久之后才咯咯发笑，即便等他笑了，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笑。但现在不是笑的时候，哈利清了清喉咙。

“我只是觉得奇怪，如果你不希望调查命案的警察追查到你，你绝对不会把这种纸寄到警察手中，只要看过犯罪电影就知道，这种线索我们一定会追查。”

“说不定他不知道这种纸很罕见？”侯勒姆建议说，“说不定纸不是他买的？”

“当然有这种可能，但我觉得雪人绝对不可能在这种地方失误。”

“可是他已经失误了。”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认为这是失误。”哈利说。

“你是说……”

“对，我认为他要我们追踪他。”

“为什么？”

“很典型啊，自恋的连环杀手会建构一场游戏，自己扮演所向无敌的主角、全能的征服者，最后一定会赢得胜利。”

“赢得什么的胜利？”

“呃，”哈利说，第一次把这种话大声说出来，“赢过我而获得的胜利，虽然我这样说可能有点自恋。”

“赢过你？为什么？”

“我不知道，也许他知道我是挪威唯一逮到过连环杀手的警察，所以把我视为挑战。那封信也透露出这种迹象——他提到了图翁巴，可是我也不确定。对了，你有卑尔根那家店的名字吗？”

“我是弗莱伯！”

或者说那发音听起来像弗莱伯。弗莱施（Flesch）这个姓氏的发音为flæsk, l为轻音，æ为长音，中间的s只是轻轻带过。但是用较重的卑尔根腔念起来，就变成了弗莱伯（Flab）。将自己的名字念成菲莱伯的彼得·弗莱施气喘吁吁、说话大声、彬彬有礼。能和人谈天他感到开心；是的，他贩卖各种古董，只要是小古董他都卖，但他专攻烟斗、打火机、笔、真皮公文包和信纸。他的商品有些是二手的，有些是全新的。他的顾客多半是常客，年龄和他相仿。

哈利问起河野纸，弗莱施用遗憾的语气说他们已经不卖这种纸了。的确，他进河野纸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

“我想问的事可能有点强人所难，”哈利说，“我知道你的顾客大部分是常客，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以前有谁跟你买过河野纸？”

“可能记得一些人，有姓莫勒的，还有来自慕兰的老基卡森。我们不做记录的，不过我老婆的记忆力很好。”

“可不可以请你写下你记得的那些顾客的全名、大概年龄和地址，寄电子邮件到……”

哈利的话被啧啧声给打断，“我们这里不用电子邮件，年轻人，以后也不会用，你最好给我传真号码。”

哈利给了他警署的传真号码。这时哈利忽然犹豫了一下，他突然有个灵感，灵感总是毫无来由可言。

“你几年前不会刚好有个顾客叫葛德·拉夫妥吧？”哈利问。

“你是说铁面人拉夫妥？”弗莱施笑说。

“你听过这个人？”

“城里每个人都知道拉夫妥，他不是我的顾客。”

前任队长莫勒总是说，为了找出可能性，你必须排除所有的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当警探排除一条无法导向结论的线索时，不该感到绝望，反而应该感到高兴。再说，反正这也只是突发奇想而已。

“好吧，还是谢谢你，”哈利说，“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他不是顾客，”弗莱施说，“我才是。”

“哦？”

“对，他常会带一些小东西来给我，像是银打火机、金笔之类的。有时候我会跟他买，对，在我还没发现那些东西是来自……”

“来自哪里？”

“难道你不知道吗？他会从犯罪现场偷东西。”

“他没跟你买过东西吗？”

“他不需要我们卖的这种东西。”

“那纸呢？每个人都需要纸不是吗？”

“嗯，请稍等一下，我问问我老婆。”

一只手捂上了话筒，但哈利仍然可以听见吼声，接着是比较低声的对话。然后那只手移开，弗莱施兴高采烈地用卑尔根腔高声说：“她说我们打算停卖河野纸的时候，拉夫妥把剩下的全都拿走了，她说他是拿一个坏了的银笔架来换的。你知道我老婆的记忆力真是超好的。”

哈利挂上电话，知道自己即将出发，再度前往卑尔根这个城市。

晚上九点，奥斯陆布尔斯巷六号的一楼依然灯火通明。从外观看来，这栋六层建筑和一般的复合式商业大楼没有两样，外墙由现代化红砖和灰色钢材构成。这栋建筑物的内部也和一般商业大楼相同，里面有四百多名员工，包括工程师、信息科技专家、社会科学家、化验员、摄影师等等。然而这栋大楼却是“打击组织犯罪和其他重大犯罪的国家单位”，旧称是Kriminalpolitisenralen，也就是“警察犯罪中心”的意思，简称克里波。

艾斯本·列思维克在听取命案调查进度后解散组员，灯光直射且刺眼的会议室里只剩下两个人。

“进度好像有限。”哈利说。

“你说得客气了，应该是等于零吧。”艾斯本说，用拇指和食指按摩眼皮，“要不要去喝杯啤酒，顺便告诉我你有什么发现？”

艾斯本驾车前往市中心的悠思提森餐馆，两人从那里回家都顺路。他们在热闹的餐馆深处找了张桌子坐下。这家餐馆的常客包括爱喝啤酒的学生，以及更爱喝啤酒的律师和警察。

“我考虑带卡翠娜·布莱特去卑尔根，而不是史卡勒，”哈利说着，从瓶中啜饮一口苏打水，“我出来之前查过她的工作记录，她还很菜，可是档案上说她在卑尔根做过两起命案的讯问工作，我记得你好像被派去那里带领他们。”

“布莱特，对，我记得她。”艾斯本咧嘴而笑，伸出食指，又点了一杯啤酒。

“你对她满意吗？”

“非常满意，她……非常……有能力。”艾斯本对哈利眨眨眼。哈利见艾斯本三杯啤酒下肚之后，脸上已露出疲惫警探的呆滞表情。

“如果不是我们都已经结婚，我一定会疯狂地爱上她。”

艾斯本将啤酒一饮而尽。

“我想知道的是你认为她稳不稳定？”

“稳定？”

“对，她有点……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有点激烈。”

“我知道你的意思。”艾斯本缓缓点头，尽量将视线聚焦在哈利脸上，“她的工作记录毫无瑕疵，不过，私下告诉你，我在卑尔根的时候听见一个小伙子说过她跟她丈夫的事。”

艾斯本在哈利脸上寻找促使他说下去的鼓励神情，却未找到，但还是继续往下说。

“像是……你知道的……像是皮革、橡胶、性虐待之类的，他们会去那种俱乐部，有点变态。”

“这我不在意。”哈利说。

“不不不，我也不在意！”艾斯本高声说，举起双手做出防卫姿态，“只不过是谣言而已，还有你知道吗？”艾斯本发出窃笑，俯身越过桌面，令哈利闻到他喷出的酒气，“她随时都可以来支配我。”

哈利发现自己眼神中肯定流露出某种神色，因为艾斯本似乎立刻对自己的坦诚感到后悔，退到桌子另一边，用谈公事的口吻继续说。

“她专业、聪明、激烈、投入。我记得我帮她处理过几宗悬案，她十分坚持，态度有点强烈，可是完全不会不稳定，恰好相反。她是比较封闭、阴沉那一类的人。对，我觉得你们搭档应该正好。”

哈利对艾斯本的讽刺言语微微一笑，站了起来：“谢谢你的建议，列思维克。”

“那你的建议呢？你跟她……有什么进展吗？”

“我的建议是，”哈利说，在桌上丢了一百克朗钞票，“你最好不要开车回家。”

14 卑尔根市

第九日

八点二十六分，DY604班机的轮胎着陆在卑尔根机场湿漉漉的柏油跑道上，降落力道猛烈，令哈利在一瞬间完全清醒过来。

“睡得好吗？”卡翠娜问。

哈利点点头，揉揉眼睛，望向窗外滂沱大雨中的黎明。

“你刚刚说梦话。”她露出微笑。

“嗯。”哈利不想问自己说了什么梦话，而是立刻回想刚才的梦境。他不是梦到萝凯，他好几个晚上没梦见她了，他已将她放逐。在他们的关系中，她已被放逐。他梦到的是他的前任上司兼良师益友莫勒。莫勒步行至卑尔根高原，两星期后在列弗田湖里被人发现。莫勒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他认为生命不再值得活下去，就和大拇指发炎的古希腊哲学家芝诺一样。拉夫妥是否也归纳出了相同结论呢？还是他依然活在某个地方？

“我联络过拉夫妥的前妻，”卡翠娜说，两人正穿过入境大厅，“她和她女儿都不想再跟警察说话，她们不想重新揭开旧伤疤。不过没关系，有当时的报告已经很足够了。”

他们在航站外搭上出租车。

“回家的感觉很好吧？”哈利高声问，外头大雨哗啦哗啦地落下，雨刷规律地摆动。

卡翠娜表情冷淡，耸了耸肩：“我讨厌下雨，我讨厌卑尔根人说这里不下雨的日子跟挪威东部人做爱的日子一样多。”

出租车经过丹麦广场，哈利抬头望向厄里肯山顶，山顶为白雪覆盖，看得见移动中的缆车。车子穿过犹如蛇行般弯曲湿滑的道路，来到市中心。对游客来说，经过路上单调乏味的景致后，来到市中心总是感到惊喜。

他们走进港口前方布里根码头旁的SAS饭店。哈利问过卡翠娜是否要回父母家，但卡翠娜答说回去只睡一晚压力太大，麻烦太多，而且她根本没和父母说她要回来。

两人拿了客房钥匙卡，走进电梯，默然无语。卡翠娜看着哈利，微微一笑，仿佛电梯里的静默是个含蓄的笑话。哈利垂下双眼，希望自己的身体并未发出错误的信息，或发出真正的信息。

电梯门终于打开，她摇摆着臀部，走进走廊。

“五分钟后柜台见。”哈利说。

六分钟后，他们坐在大厅里。“时间怎么安排？”哈利问。

卡翠娜坐在深扶手椅中，倾身向前，翻动真皮日志。她换上了优雅的灰色套装，显然已立刻融入这家饭店的商务房客中。

“你去见失踪人口和暴力犯罪组组长克努特·穆勒尼森。”

“你不一起去吗？”

“我去的话就得跟每个人打招呼话家常，等于浪费一天，你最好连我的名字都不要提，如果我没去打招呼，他们一定会生气。我去厄休史路找最后看见拉夫妥的证人问话。”

“嗯，这个证人是在哪里看见拉夫妥的？”

“在码头旁边，证人看见拉夫妥下车，走进诺德勒斯公园。拉夫

妥的车一直停在原地没人去开，那个地区也进行过地毯式搜索，但什么线索都没发现。”

“然后我们要做什么？”哈利用拇指和中指抚摸下巴，心想出门前应该刮胡子。

“你跟调查过这件案子而且还留在署里的警探一起去看旧报告，掌握他们的调查状况，看能不能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案子。”

“不行。”哈利说。

卡翠娜从日志上抬起头来。

“当时参与调查的警探都做出了他们的结论，而且会捍卫那些结论，”哈利解释说，“我比较想回奥斯陆，在安静不受打扰的环境里自己读报告，花点时间多了解拉夫妥这个人。有地方能看他的私人物品吗？”

卡翠娜摇摇头：“他的家人把他的东西全都捐给救世军了，他的东西不多，只是一些家具和衣服。”

“那他住过的地方呢？”

“他离婚后一个人住在颂维根区的公寓里，那间公寓很早以前就卖掉了。”

“嗯，他的家族没有童年故居、乡间农舍或小屋之类的吗？”

卡翠娜微一迟疑：“报告中提到他在费迪厄的芬岛警察避暑别墅区有个小屋，在这种状况下，那间小屋应该还是为他的家族所有，也许我们可以过去看看。我有拉夫妥前妻的电话，我会打电话给她。”

“她不是不跟警察说话吗？”

卡翠娜对哈利眨眨眼，露出狡黠的微笑。

哈利向饭店柜台借了一把伞，才走到海港鱼市的所在地“水产广场”，伞就被一阵狂风吹翻。他低着头，慢慢跑到卑尔根警署门口，看起来活像一只翅膀打结的蝙蝠。

哈利站在警署柜台前等候POB穆勒尼森时，卡翠娜打电话来说芬岛那间小屋依然为拉夫妥家族持有。

“但自从那件案子发生以来，拉夫妥的前妻一步也没踏进去过，她认为她女儿应该也没进去过。”

“我们去那里看看好了，”哈利说，“我这里一点钟就会结束。”

“好，我去找一艘船，你去萨扎里斯码头跟我碰面。”

穆勒尼森喜欢咯咯笑，外形像只泰迪熊，有一双爱笑的眼睛，手掌有如网球拍那么大。办公桌上的文件堆积如山，让他看起来像是被雪埋在桌子里。他那双有如网球拍的大手抱在脑后。

穆勒尼森先跟哈利解释说，卑尔根不下雨的日子和挪威东部人做爱的日子一样多，然后才说：“拉夫妥啊，嗯。”

“看起来警察似乎容易从你指缝间溜走。”哈利说，大腿上放着一份报告，他从里头拿出一张拉夫妥的照片看了看。

“哦，是吗？”穆勒尼森问，眼望哈利。哈利现在坐的这张纺锤式靠背椅，是他从办公室里没放文件的角落拉过来的。

“毕悠纳·莫勒。”哈利说。

“嗯……”穆勒尼森说，语气迟疑，显然他想不起此人是谁。

“那个在弗拉扬山失踪的警官。”哈利说。

“哦对！”穆勒尼森拍了额头一掌，“真是不幸，他来这里的时间很短，所以我还没能……根据分析他可能是迷路了对不对？”

“的确是。”哈利说，看向窗外，想起莫勒从理想主义走向堕落、莫勒的善意出发点、那个不幸的错误。这些事其他人永远不会知道，“关于拉夫妥，你有什么事可以告诉我吗？”

这个人简直就像我在卑尔根的分身，哈利听完穆勒尼森对拉夫妥的描述之后，心里这样想。穆勒尼森说拉夫妥有不健康的饮酒习惯，脾气暴躁，是个独行侠，为人不可靠，品行令人怀疑，不良记录一箩筐。

“可是他有优秀的分析能力和直觉，”穆勒尼森说，“还有钢铁般的意志力。他似乎是被……某种东西所驱使，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拉夫妥是个很极端的人。呃，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一点就不用多说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哈利问，在文件堆中看见一个烟灰缸。

“拉夫妥是个暴力的人，我们知道欧妮·黑德兰失踪前，拉夫妥去过她家，欧妮可能握有杀害莱拉·奥森的凶手的线索。另外，他在欧妮遇害后就失踪了，要说他投海溺毙也不无可能。总之，我们认为没有展开大规模调查的必要。”

“他不可能潜逃出国吗？”

穆勒尼森露出微笑，摇了摇头。

“为什么？”

“关于这件案子，我们掌握了一项优势，那就是我们很了解嫌犯。虽然在理论上他有可能离开，但他不是那种会离开卑尔根的人，就这么简单。”

“后来有亲友报案说见过他吗？”

穆勒尼森摇摇头：“他的双亲都去世了，他也没多少朋友，他跟前妻之间关系紧张，所以也不可能跟她联络。”

“那他女儿呢？”

“他们很亲密，她是个聪明的好女孩，以她的成长背景来说，结果却能长得这么好，对不对啊？”

哈利注意到穆勒尼森那种“你应该知道”的口气。“对不对啊？”这句话在小警局里经常可以听见，因为他们认为你应该对大部分的事都了如指掌。

“拉夫妥在芬岛有个小屋是吗？”哈利问。

“对，他当然很可能躲在那里一段时间，经过再三考虑，然后……”穆勒尼森用他的大手在喉咙前划了一刀，“我们带警犬去搜索过小屋和芬岛，也在水里打捞过，但一无所获。”

“我想去那里看看。”

“没什么可以看的，我们在铁面人拉夫妥的小屋对面也有一间小屋，可惜年久失修。他老婆不肯交还那间小屋真是不要脸，她又不肯去。”穆勒尼森朝时钟望了一眼，“我得去开会了，负责这件案子的一位资深警官会跟你说明报告内容。”

“我不需要。”哈利说，看着大腿上的照片。突然间拉夫妥的面容变得异常熟悉，仿佛很久以前见过。会不会是某人乔装打扮？会不会是街上擦肩而过的路人？会不会是某个不起眼的小角色所以没引起他的注意？会不会是苏菲街上鬼鬼祟祟的交通管理员？还是酒品专卖店的店员？哈利放弃思索。

“所以你不叫他葛德？”

“你是说……？”穆勒尼森说。

“你叫他铁面人拉夫妥，你只称呼他姓氏，不叫他名字？”

穆勒尼森以暧昧的神情看了哈利一眼，发出咯咯笑声，最后露出苦笑：“对，我想我跟他还没有那么熟。”

“好，谢谢你的协助。”

哈利朝警署大门走去时，听见穆勒尼森在背后叫唤，便转过身。穆勒尼森站在走廊尽头的办公室门口，拉开嗓门对哈利说话，声音在走廊墙壁间形成短暂的振动回音。

“我想拉夫妥应该也不喜欢我叫他名字。”

哈利来到警署门外，站在原地，看人们弯着腰，艰难地走在风雨中。那种感觉就是不肯散去。他一直觉得某种东西或某个人就在他附近，就在他的活动圈之内，他只要去看就能看见，但是他必须在恰当的光线下用恰当的眼光去看。

一如约定，卡翠娜在码头驾船载哈利。

“这艘船是我跟朋友借的。”她一边说，一边驾驶一艘长六米多的所谓岩礁吉普船，驶出狭窄的海港出口。吉普船绕行诺德勒斯半岛时，一种声音传来，听得哈利头晕目眩。就在此时，他看见了一根图腾柱，图腾柱上的木刻脸孔张开嘴巴，正对他发出刺耳尖叫。一阵冷风吹过船身。

“那是水族馆的海豹叫声。”

哈利将外套裹得更紧了些。

芬岛是座小岛，这座被雨水摧残的小岛上，除了石楠以外看不见其他种类的植物。岛上设有一个码头，卡翠娜熟练地把船停靠在码头边。别墅区共有六间小木屋，建筑比例有如玩具房屋，让哈利联想到他在南非索韦托见过的矿工小屋。

卡翠娜带领哈利走上小屋间的碎石路，来到一栋小屋前。那栋小屋外墙油漆斑驳，还破了一扇窗户，十分显眼。卡翠娜踮起脚，伸长了手，抓住前门上方的壁灯，开始旋转。壁灯内部传出刮擦声。她旋开圆形灯罩，昆虫尸体纷纷飘落下来，一把钥匙也掉了出来。她在半空中抓住钥匙。

“拉夫妥的前妻喜欢我。”卡翠娜说着，将钥匙插入门锁之中。

屋内弥漫着发霉和潮湿木头的气味。哈利盯着昏暗的空间，听见电灯开关发出轻弹声，接着灯就亮了起来。

“她虽然不来这里，却也没让这里断电。”他说。

“这是国有财产，”卡翠娜说，缓缓环视四周，“警方会付钱。”

小屋占地共二十五平方米，内有一个客厅兼餐厅和卧室。料理台和客厅桌上摆满空啤酒罐。墙上没挂任何东西，窗台上没有装饰品，书架上没有书。

“还有个地下室，”卡翠娜说，指着地上一扇活板门，“这是你的专业领域，现在我们要做什么？”

“搜查。”哈利说。

“搜查什么？”

“最好别去想要搜查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一心要找某个特定的东西，就会错过重要的东西。清空你的脑袋，当你看见的时候，就知道你在找的是什么了。”

“好。”卡翠娜说，语调慢得夸张。

“你从这里开始找。”哈利说，走到活板门前，拉起嵌入式铁环，将活板门拉开，只见一道狭窄楼梯通往下方的幽暗空间。他暗自希望卡翠娜没发觉他心生犹豫。

哈利走下潮湿阴暗的地下室，早已死亡的蜘蛛所结的干枯蜘蛛网粘上他的脸，泥土和腐木的气味扑鼻而来。地下室完全建于地底下。他找到电灯开关，按下去，但没有反应。地下室唯一的光源来自墙边

一台冰箱上方的红色小灯。他按亮小手电筒，一道光束射在储藏室的门板上。

他打开门时，铰链发出尖鸣。门内是个小隔间，摆满各式木工工具。这个储藏室属于一个除了逮到杀人凶手之外，尚有野心做一番事业的人，哈利心想。

那些工具看起来没用过几次，也许拉夫妥最后发现自己对其他事情都不在行。他不是那种会做东西的人，而是懂得收拾残局的人。突然一个声音传来，哈利立刻转身，随即松了口气，原来是冰箱的恒温装置启动了风扇。哈利走进第二间储藏室，看见里头的东西都被一张毯子盖住。他拉开毯子，潮湿和发霉的气味窜了出来。他在手电筒的光线照射下，看见一把腐烂的洋伞、一张塑料桌、一堆冰箱抽屉、几张褪色的塑料椅和一套游戏槌球。地下室里别无他物。他拉开毯子时，一个抽屉滑落到门口，他打算用脚把抽屉推回去，却在手电筒的光芒下看见抽屉内部有几个浮凸文字，那是“伊莱克斯”的品牌标志。他走到墙边的冰箱，听见冰箱风扇仍在嗡嗡旋转。那台冰箱正是伊莱克斯牌。他抓住门把，拉动冰箱门，门却动也不动。他在门把下方发现一个锁，明白冰箱被锁住了。他走进工具储藏室，拿起一根铁撬杠，转身出来时，卡翠娜正好走下楼梯。

“上面什么都没有，”她说，“我想我们可以走了。你在干吗啊？”

“闯空门。”哈利说着，将铁撬杠顶端嵌入冰箱门锁上方之处，用尽全力扳动铁撬杠另一端，冰箱门依然不动。他调整双手握住的位置，伸出一脚抵住楼梯，再用力扳。

“妈的……”

冰箱门传出干涩的啪的一声，荡了开来，哈利一头往前跌了出去。他听见手电筒掉落砖地的声音，同时感觉一股寒意袭来，犹如冰河的吐息。他在地面上摸寻手电筒，耳中却听见卡翠娜发出尖叫声。那是一种渗入骨髓的凄厉叫声，发自喉咙深处，过了一会儿，叫声转变为歇斯底里的呜咽，听起来仿佛笑声。她吸了口气，安静几秒，又再

度开始发出相同的尖叫声，既长且久，犹如女性分娩时发出规律的、仪式性的痛苦歌声。这时哈利也已看见一切，明白了卡翠娜为何发出尖叫。

她之所以尖叫是因为经过十二年后，那台冰箱依然运作良好，冰箱内的小灯照亮了塞在里头的尸体。尸体的手臂位于前方，膝盖弯曲，头部被压到一旁。尸体表面覆盖着白色冰晶，犹如一层以啃食尸体维生的白色霉菌；尸体的扭曲模样正好是卡翠娜尖叫声的可视化显现。但令哈利胃部翻搅的并不是这幕情景。冰箱门打开后不久，尸体便往前倒，额头撞上门边，撞得脸上冰晶纷纷跌落，犹如瀑布般洒落地面，这就是为什么哈利会看见葛德·拉夫妥正在对他们咧嘴而笑。然而拉夫妥的笑容并不是由嘴巴形成的，他的嘴唇被类似粗麻绳的绳线一进一出、曲曲折折地缝了起来，笑容横越下巴，呈弧形上扬至双颊，最后被一排黑色钉子固定住；看那模样，那排钉子只可能是被钉进去的。吸引哈利注意的是鼻子。哈利尽力将上涌的胆汁逼回胃里。拉夫妥脸上的鼻骨和软骨一定是事先就被挖除了。红萝卜的色泽已被冻气吸食殆尽。雪人已然完成。

第三部

15 数字8

第九日

晚上八点，路人走在格兰斯莱达街上，可以看见奥斯陆警署六楼依然灯火通明。

K1会议室里，侯勒姆、麦努斯、艾斯本、哈根和总警司坐在哈利面前。这时距离他们在芬岛发现拉夫妥的尸体已过了六小时，距离哈利从卑尔根打电话回奥斯陆召开会议，再驾车前往机场已过了四小时。

哈利汇报他们发现尸体。卑尔根警方将犯罪现场的照片用电子邮件寄来，哈利将照片拿给总警司看，即使是总警司，看了照片都不寒而栗。

“验尸报告还没出来，”哈利说，“不过死因很明显，他的嘴巴被塞入枪管，子弹穿过上颚，从后脑穿出。第一现场就是陈尸处，卑尔根的警察在储藏室的墙壁上发现了子弹。”

“血迹和脑浆呢？”麦努斯问。

“没有发现。”哈利说。

“都经过这么多年了，”艾斯本说，“老鼠、昆虫……”

“可能还有残余物，”哈利说，“可是我跟病理学家谈过了，并且达成共识，我们认为拉夫妥可能提供协助，让现场不会搞得一团糟。”

“什么？”麦努斯说。

“啊！”艾斯本相当惊愕。

麦努斯似乎恍然大悟，同时因为心生恐惧而垮下了脸，“哦，我

的天啊.....”

“抱歉，”哈根说，“可以跟我解释你们在说什么吗？”

“有时候我们会在自杀案件里看见这种情况，”哈利说，“可怜的死者在开枪前先吸出了枪管里的空气，枪管变成真空之后可以让现场.....”哈利找寻适当的说法，“.....比较不容易弄脏。也就是说，拉夫妥可能被要求吸出枪管里的空气。”

艾斯本摇摇头：“像拉夫妥这样的警察，一定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吧。”

哈根脸色发白：“可是要怎么.....要怎么样才能让一个人自愿吸出.....”

“凶手可能给了他选择，”哈利提出看法，“可能有比朝嘴巴里开枪更可怕的死法。”众人因为这句话而大受冲击，陷入沉默。哈利让静默填满整个空间，才继续往下说。

“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没找到失踪者的尸体，拉夫妥的尸体也是被藏了起来，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家人都不去那间小屋，他的尸体应该早就被发现才对，这让我相信拉夫妥并不在凶手的杀人计划中。”

“你认为凶手是连环杀手？”总警司的语气不带轻蔑意味，只是想获得确认。

哈利点点头。

“如果拉夫妥不在所谓的杀人计划中，那凶手杀害他的动机是什么？”

“目前还不清楚，不过当一个警探遇害，我们自然而然会觉得是因为他对凶手构成威胁。”

艾斯本咳了一声：“有时候尸体被对待的方式也可以告诉我们杀人动机，比如说，在这件案子里，红萝卜取代了鼻子，也就是说，凶

手把拇指放在鼻子上对着我们。”

“他在嘲笑我们？”哈根问。

“会不会是要我们不要多管闲事？”侯勒姆迟疑地说。

“没错！”哈根喊道，“警告其他人不要靠得太近。”

总警司垂下头，斜眼看着哈利：“那缝起嘴巴呢？”

“传达的信息是：闭上你的嘴。”麦努斯得意地说。

“没错！”哈根高声说，“如果拉夫妥是个贪腐的警察，那凶手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他的同伙，而拉夫妥威胁说要揭发他。”

众人望向哈利，哈利对这些说法不置可否。

“怎么样？”总警司咆哮道。

“你们说的当然可能都对，”哈利说，“但我认为凶手想传达的信息只是雪人去过那里，而且他喜欢堆雪人，就这样而已。”

众人快速交换眼色，但无人提出异议。

“我们手上还有另一个问题，”哈利说，“目前卑尔根警方已发出声明说芬岛发现一名死者，仅此而已，我请他们暂时保留细节两天不要公布，让我们趁雪人还不知道拉夫妥的尸体被发现之前寻找线索。遗憾的是实在不太可能争取到两天时间，没有一家警局能把消息封锁得密不透风。”

“明天一早拉夫妥的名字就会出现在媒体上，”艾斯本说，“我认识《卑尔根时报》和《卑尔根日报》的人。”

“不对，”一个声音从后方传来，“TV2夜间新闻今天晚上就会播报这则命案新闻，他们不只会指名道姓，还会提到命案现场的细节以及命案跟雪人的关联。”

众人纷纷回头。卡翠娜·布莱特站在门口，脸色苍白，但看在哈利眼里，卡翠娜的脸色已不像她驾船离开芬岛时那样苍白。当时卡翠娜先行离去，留下他独自等待卑尔根警方来到。

“你认识TV2的人？”艾斯本问，斜嘴而笑。

“不是，”卡翠娜说着，坐了下来，“我知道卑尔根警署的运作方式。”

“你跑哪里去了，布莱特？”哈根问道，“你离开了好几个小时。”

卡翠娜瞥了哈利一眼，哈利对她非常轻地点了点头，清了清喉咙：“布莱特去办几件我交代的事。”

“一定是很重要的事了，说来听听，布莱特。”

“这不必拿出来讨论。”哈利说。

“我只是好奇而已。”哈根执意道。

妈的，你这位纸上谈兵先生、准时先生、简报先生，哈利心想，你就不能放过她吗？难道你看不出这个女人的心情还没平复吗？你自己看照片时不也脸色发白？她就算是跑回家抛开一切小睡一下，那又怎样？现在她不是回来了吗？你应该拍拍她肩膀才对，而不是当着同事的面羞辱她。这些话大声且清楚地流过哈利脑际，他试着和哈根目光相对，用眼神告诉他。

“怎么样，布莱特？”

“我去查了几件事。”卡翠娜抬起下巴说。

“原来如此，比如说……？”

“比如说当莱拉·奥森遇害以及欧妮·黑德兰和拉夫妥失踪的时候，费列森还在念医学院。”

“这有关联吗？”总警司问。

“有关联，”卡翠娜说，“因为他念的是卑尔根大学。”

K1会议室陷入静默。

“医学院学生？”总警司望向哈利。

“为什么不可能？”哈利说，“后来他选择整形外科，他说他喜欢雕塑别人的容貌。”

“我查过他当实习医生受训和后来工作的地方，”卡翠娜说，“这些地方不符合据信已丧生在雪人手下的女性的失踪地点，不过年轻的医生时常会到处旅行、参加会议或短期外派。”

“可惜孔恩那家伙不让我们讯问费列森。”麦努斯说。

“没关系，”哈利说，“我们会逮捕费列森的。”

“用什么罪名？”哈根说，“因为他在卑尔根念过书吗？”

“因为他企图和未成年儿童进行性交易。”

“有什么证据？”总警司问。

“我们有证人：莱昂旅馆的老板。我们也有照片证明费列森去过莱昂旅馆。”

“我很不想泼冷水，”艾斯本说，“可是我知道莱昂旅馆那个老板，他绝对不可能出面指认的。这个罪名没办法成立，最后你一定得在二十四小时之内释放他。”

“我知道，”哈利说，看了看表，计算驾车到比格迪半岛需要多久时间，“一个人在二十四小时内可以供出来的事可是多到令人意外。”

哈利又按了一次门铃，觉得眼前这个情境仿佛儿时暑假：大家都出去玩了，只有他一个人被留在奥普索乡。当他站在爱斯坦家门口或

其他人家门口按门铃时，心里总是盼望奇迹出现：有人在家，他们没去哈尔登市找祖母，或去颂恩镇的小屋，或去丹麦露营。他再度按下门铃，直到他知道可能性只剩下一种：崔斯可。他和爱斯坦从不跟崔斯可玩，但崔斯可依然阴魂不散缠着他们，等候他们改变心意，暂时接受他，让他脱离受冷落的处境。崔斯可一定是特别相中哈利和爱斯坦，因为他们不是最红的人物，崔斯可认为如果要加入团体的话，他们的可能性最大。现在崔斯可的机会来了，因为镇上小朋友只剩他而已；而且哈利知道崔斯可总是在家，因为他家没钱出游，他也没有其他可以一起玩的朋友。

哈利听见门内传来拖鞋的曳步声，大门打开了一条缝。只见门内那女子的脸庞亮了起来，就跟崔斯可的母亲脸庞亮了起来一样，因为她看见了哈利。她没邀请哈利进门，只是呼唤崔斯可，回屋内找他，责骂他一顿，替他胡乱套上丑陋的连帽外套，将他推到门外的台阶上，让他站在那里闷闷不乐地看着哈利。哈利知道崔斯可心里明白。他们朝小摊贩走去时，哈利感觉得到崔斯可默然的憎厌，但是没关系，起码可以打发时间。

“伊达不在家，”费列森太太说，“你要不要进来等他？他说他只是开车出去兜兜风。”

哈利摇摇头，不知道费列森太太是否看见他身后的街道上，比格迪半岛的黑夜透着一抹蓝光。一定是麦努斯打开了蓝色警示灯，那个白痴。

“他什么时候出门的？”

“快五点的时候。”

“那已经过好几个小时了，”哈利说，“他有没有说要去哪里？”

她摇摇头：“他什么都不说的，你来评评理，他要做什么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说。”

哈利道谢，说晚点会再来。他走下碎石径和台阶，朝小栅门走

去。他们在诊所或莱昂旅馆都没找到费列森，冰壶俱乐部也大门深锁，漆黑一片。哈利在身后关上小栅门，朝警车走去。制服警察按下车窗。

“把蓝灯关掉，”哈利说，转头望向后座的麦努斯，“她说费列森不在家，说的可能是实话。你得在这里守着，看他会不会回来，然后打电话给值班警察，叫他们搜捕费列森，不要用警用无线电，明白吗？”

回家路上，哈利打电话给挪威电信总机，总机说托西森下班了，警方想知道费列森的手机位置必须明天早上通过正式渠道才行。哈利挂上电话，将滑结乐团唱的《朱砂》（Vermilion）这首歌调大声点，却发现没心情听，于是按下取出键，打算换上美国爵士钢琴手吉尔·埃文斯的CD，这张CD是他从置物柜深处翻出来的。他烦躁地翻动CD封面，NRK（挪威广播电视公司）二十四小时新闻台正快速地播报新闻。

“目前警方正在寻找一名住在比格迪半岛的男性医生，这名医生现年三十多岁，被认为和雪人命案有关。”

“靠！”哈利大骂，将吉尔·埃文斯的CD盒朝风挡玻璃掷去，塑料盒的碎片四下飞溅，CD片滚到了车内脚下的空间。哈利沮丧不已，大脚踩下油门，超越左线一辆油槽车。二十分钟。才二十分钟就搞得人尽皆知，警署怎么不干脆装一支麦克风，要做什么事都实况转播算了？

警署员工餐厅已经打烊，空空荡荡，哈利在里头找到了卡翠娜。她坐在双人桌前，桌上摆着三明治。哈利在她对面坐下。

“谢谢你没跟别人说我在芬岛情绪失控。”她柔声说。

哈利点点头：“你去做什么了？”

“我退房后赶上三点的班机，我必须离开那里，”她低头看着茶杯，“我……很抱歉。”

“没关系，”哈利说，看着她弯下的纤细颈部、盘起的头发和搁在桌上的小手。他看她的眼光转变了，“狠角色一旦崩溃，一定会崩溃得很精彩。”

“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他们很少练习如何失控吧。”

卡翠娜点点头：依然看着茶杯，茶杯上印有警察运动代表队的标志。

“你也是个控制狂，哈利，难道你都不会情绪失控吗？”

她抬起双眼，哈利觉得她的眼瞳一定是射出了强烈的光芒，才使得眼白散放蓝色微光。他在身上摸寻香烟：“我做过大量的练习，其实我没受过什么训练，只是常常练习被吓坏而已，所以我算得上是情绪失控的黑带高手。”

她露出一丝微笑作为响应。

“有人测量过资深拳击手的脑部活动，”哈利说，“你知道他们在比赛中会失去意识好几次吗？这里一下子，那里一下子，但他们还是有办法站在台上，就好像身体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先接管一切，维持站立，等大脑恢复意识。”哈利拍出一根烟，“我在那间小屋里也吓坏了，不同的是经过这么多年，我的身体知道我会恢复过来。”

“可是你是怎么办到的？”卡翠娜问，抚摸着垂在面前的一缕头发，“怎样才能不被第一击给打倒？”

“学拳击手那样，跟着对手的攻击摆动，不要反抗。如果工作上发生的事冲击到你，你就让自己受冲击，反正你也不可能长期都把可能冲击到你的事挡在外面。一点一点地承受，然后像水坝泄洪一样释放它，不要把它憋在心里，不然水坝会出现裂痕。”

他将未点燃的香烟放到嘴边。

“对，我知道，这些你在警校念警察心理学时都学过，可是我想说的重点是：就算你在现实生活中释放冲击，你也必须去感觉它对你造成的影响，感觉它是不是在摧毁你。”

“好，”卡翠娜说，“如果你感觉到它在摧毁你怎么办？”

“那就换工作。”

她瞪着哈利好一会儿。

“那你都怎么做呢，哈利？当你感觉到它在摧毁你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

哈利轻咬嘴唇，感觉柔软干燥的纤维摩擦牙齿，心想卡翠娜就好像他妹妹或女儿一样，他们两人的内心都是由相同的坚韧材质构成，仿佛坚实、沉重、不肯退让的建材，上面爬着大裂痕。

“我忘了要换工作。”哈利说。

她笑逐颜开。“你知道吗？”她轻声说。

“什么？”

她伸出手，抓下他嘴上叼的烟，俯身越过桌面。

“我想……”

员工餐厅大门突然砰的一声打开，侯勒姆冲了进来。

“TV2，”他说，“上新闻了，拉夫妥和费列森的姓名和照片都上新闻了。”

紧接而来的是混乱。尽管已是晚上十一点，新闻播出后不到半小时，警署休息室就挤满了记者和摄影师，他们都在等待克里波首长、艾斯本·列思维克、犯罪特警队队长哈根、总警司、警察署长或随便一个人下来跟他们说几句话。他们彼此咕哝着说，警察必须了解记者有

责任让社会大众知道如此严重、令人震惊，而且能促进报纸销量的事。

哈利站在中庭栏杆旁低头看着那群记者，看见他们就像焦躁的鲨鱼，在那里彼此商量、彼此愚弄、彼此帮助、虚张声势、探听消息。有没有人听说了什么？今晚会不会举行记者会吗？费列森是不是已经在前往泰国的路上？截稿期限逐渐逼近，一定得有什么事情发生才行。

哈利听说期限的英文词“deadline”源自美国内战期间的战场，当时没有地方可以用来关战俘，只好把战俘集中在一处，在他们周围的土地上画一条线，称之为“死线”——Dead Line，任何人只要踏出死线就会被枪杀。休息室的那些新闻战士就跟被死线约束的战俘一模一样。

哈利和其他人朝会议室走去时，他的手机响起，是马地亚打来的。

“我的留言你听过了吗？”他问。

“我没时间听，这里闹得沸沸扬扬，”哈利说，“可以晚点再说吗？”

“当然可以，”马地亚说，“不过是跟伊达有关的事，我在新闻上看见他被通缉。”

哈利将手机贴上另一只耳朵：“那现在就把事情告诉我。”

“伊达早些时候打过电话给我，问我关于卡纳卓赛的事。他常常打电话来问我药品的事，因为药学不是他的强项，所以我当时也没想太多。我打电话给你是因为卡纳卓赛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药，只是想告诉你这件事而已。”

“没问题，”哈利说着，在口袋里摸寻，摸出了一支咬烂的铅笔和一张电车车票，“卡纳……？”

“卡纳卓赛，它含有鸡心螺的毒液成分，通常用来作为癌症或艾滋病患者的止痛剂，比吗啡的效力强上一千倍，只要轻微过量就可以立刻令肌肉麻痹，让呼吸器官和心脏停止作用，使人立刻死亡。”

哈利记了下来：“好，他还说了什么？”

“没了，他听起来很沮丧，跟我道谢之后就挂断了电话。”

“你知道他从哪里打电话给你吗？”

“不知道，可是声音听起来很奇怪，他肯定不是在诊所打电话的，听起来像是在教堂或洞穴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谢谢你，马地亚，如果我们需要更多信息会再打给你。”

“我很乐意……”

哈利并未听见马地亚接下来说什么，他已按下结束通话键，电话断线。

K1会议室里，调查小组的每位成员都坐在桌前，面前摆着一杯咖啡，一壶新鲜咖啡正搁在咖啡机上冒着热气，夹克都挂在椅子上。麦努斯刚从比格迪半岛回来，汇报说他和费列森的母亲谈过话，费列森太太不断重复说她什么都不知道，这整件事一定是天大的误会。

卡翠娜打过电话给费列森的助理包格希·莫恩，她的说法也差不多。

“有需要的话明天把她们叫来讯问，”哈利说，“目前我们恐怕有一个更迫切的问题。”

另外三人看着哈利，听他讲述刚刚他和马地亚的对话重点，见他看着电车车票背面念出“卡纳卓赛”这几个字。

“你认为凶手是费列森？”侯勒姆问道，“用的是这种会令人麻痹的

药？”

“这样就说得通了，”麦努斯插口说，“这说明了为什么要把尸体藏起来，不然验尸结果如果发现这种药，就会追查到他身上。”

“目前我们只知道一件事，”哈利说，“那就是费列森已经失控了，如果他真的是雪人，那他已打破作案模式。”

“问题是，”卡翠娜说，“他现在要杀的人是谁？一定有人很快就会死在这种药的手里。”

哈利揉揉脖子：“卡翠娜，你打印出费列森的通讯记录了吗？”

“打印出来了，我拿到每通电话的拨出者和接听者姓名，也和伯格希做过确认，大部分是患者，有两通是跟他的律师孔恩通的电话，还有一通你刚刚说过是打给马地亚·路海森的，另外有一个号码是登记在拍普出版社名下。”

“目前我们手上没有线索可以追查，”哈利说，“我们可以坐在这里喝咖啡，猛抓我们的笨脑袋，或者我们可以回家休息，明天再带着这颗同样笨、可是却不这么疲倦的脑袋回来。”

其他人只是盯着他瞧。

“我不是开玩笑，”哈利说，“都给我滚回家吧。”

哈利驾车载卡翠娜回家，她住基努拉卡区，这个地区过去是工人居住的区域。哈利依照她的指示，将车子停在塞路斯街一栋四层楼的旧公寓前。

“哪一间？”他问道，倾身向前。

“二楼右边那间。”

他往上看去，只见每扇窗户都黑沉沉的，也没看见窗帘，“看来你先生好像不在家，不然就是已经上床睡觉了。”

“也许吧，”她说，却不移动，“哈利？”

他面带疑惑看着她。

“刚刚我说：问题是雪人现在要杀的人是谁，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可能吧。”他说。

“我们在芬岛发现的并不是临时起意的行凶杀人，拉夫妥并不是因为知道太多才引来杀机的，凶手要杀拉夫妥早就已经计划好了。”

“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假使拉夫妥真的盯上凶手，那么凶手也早就算到了这一点。”

“卡翠娜……”

“先听我说。拉夫妥是卑尔根最优秀的警探，你是奥斯陆最优秀的警探，凶手可以预料到这些命案将会由你来负责调查，哈利，这就是你为什么收到那封信的原因，我只是想提醒你小心一点。”

“你是想让我害怕吗？”

她耸耸肩：“如果你感到害怕的话，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不知道？”

卡翠娜打开车门：“这代表你得换工作了。”

哈利打开家门，脱下靴子，站立在客厅门槛前。客厅墙壁已被完全拆除，看起来如同反向的建屋过程。

月光照射在光秃秃的红砖墙上，墙上似乎沾有某种白色的东西。他踏进客厅。那白色的东西是用粉笔写的一个数字8。他伸手去摸。那个8一定是霉菌清除员写的，可是它代表什么意思？是不是某个代

码，告诉他这里要涂上某种液体？

后半夜，哈利为噩梦侵扰，在床上翻来覆去。他梦见嘴里被塞进某样东西，使得他必须通过某种开口才能呼吸，才不会窒息而死。那东西的味道尝起来有油、金属和火药。最后开口里再也没有空气，只剩下真空。他将那样东西吐了出来，发现不是枪管，而是一个8，刚刚他就是透过这个8来呼吸。8是由上面一个小圈和下面一个大圈组成，大的在底部，小的在顶端。慢慢地，这个8的上方出现第三个圆圈，一个更小的圆圈。一颗头。希薇亚的头。希薇亚想大叫，想告诉他事发经过，但她不能，她的嘴唇被缝了起来。

他醒来时，双眼被眼屎粘在一起，头痛欲裂，嘴唇上附着一层东西，尝起来有如粉笔和胆汁。

16 冰壶

第十日

这天早晨比格迪半岛冷飕飕的。上午八点，艾丝妲·约翰森和往常一样打开冰壶俱乐部大门，这名即将迈入七十岁的寡妇一星期来这里打扫两次，如此便足以让俱乐部维持整洁，因为这是个小型私人场地，只有寥寥几个男人会来使用，况且这里也没有冲澡设备。她打开灯。俱乐部的木墙是以雄榫拼接而成，上头挂着奖牌、文凭、写拉丁文的奖旗、黑白照片。照片中的男人留着胡子，身穿粗呢衣服，脸上带着高尚的表情。艾丝妲觉得这些男人看起来相当滑稽，如同英国电视、电影中上流社会的那些猎狐人士。她走进通往冰壶练习场的门，只觉得寒气扑面而来，于是她知道他们又忘了调高练习场恒温装置的温度，为了省电他们通常都会这么做。艾丝妲打开电灯开关，日光灯管闪闪烁烁，挣扎着不知该不该开工。她戴上眼镜，看见冷却缆线的恒温装置温度确实调得太低，便将温度调高。

灯光照射在灰色冰面上。她透过老花眼镜，瞥见练习场另一端有个东西，于是摘下眼镜。眼前事物逐渐聚焦。那是人吗？她想越过冰

面，却又心生犹豫。艾丝妲绝对不是神经过敏的人，但她害怕自己有一天会在冰上跌断腿，只能躺在原地直到那些猎狐人士来发现她。她抓起倚在墙边的一支刷子，拿它当手杖，一小步一小步蹒跚地越过练习场。

那男人动也不动地躺在练习场另一端，头部正好位于圆环中央，日光灯的蓝白色光线照在他僵硬扭曲的脸庞上。他的容貌看起来有点面熟，不知道是不是名人？呆滞的眼神似乎看着她背后的遥远之处，因抽搐而扭曲的右手握着一个空的塑料针筒，里面残留着红色物质。

艾丝妲冷静地判断自己无法帮助那个男人，于是往回走，专心越过冰面，朝附近的电话走去。

她报了警，警察来到，于是她回家，饮用晨间咖啡。

她打开《晚邮报》，才知道原来自己发现的就是那个人。

哈利蹲在地上检视费列森的靴子。

“病理学家说死亡时间是什么时候？”哈利询问侯勒姆。侯勒姆站在哈利身旁，身穿牛仔夹克，夹克衬里犹如白色泰迪熊的绒毛，他脚下的蛇皮靴子踩在冰面上几乎不会发出声音。这时距离艾丝妲报警还不到一小时，但警方拉起的红色封锁线外，一大群记者已聚集在人行道旁。

“他说很难判断，”侯勒姆说，“他只能猜想当尸体躺在冰面上，处在一个比较温暖的房间内，体温降得会有多快。”

“那他做出猜测了没有？”

“可能在昨晚五点到七点之间。”

“嗯，死亡时间在电视播出他的新闻之前。你查看过门锁了对不对？”

侯勒姆点点头：“标准的耶鲁牌门锁，清洁妇来的时候是锁着

的。我看到你在检查靴子，刚刚我检查过脚印了，我可以确定这些脚印和我们在苏里贺达村发现的一样。”

哈利细看鞋底花纹：“所以你认为他就是凶手对不对？”

“我会这样认为，对。”

哈利点点头，陷入沉思：“费列森是不是左撇子？”

“应该不是吧，你看他是用右手拿针筒的。”

哈利点点头：“的确，不过还是去查一下。”

每当哈利侦办的案子告一段落，案情水落石出，宣告侦破，他很少感到喜悦。查案之时，破案是他的目标，可是一旦达到目标，他就知道自己尚未抵达旅程的尽头，或这不是他想象的终点，或终点改变了，他改变了，或天知道到底是怎么了。重点是他感到空虚，成功并不如预期那般甜美，逮到犯人总会引来一个疑问：那又怎样？

早上七点，证人已完成讯问，刑事鉴识证据采集完毕，记者会也开完了，犯罪特警队的走廊上弥漫着狂欢的气氛。哈根叫了蛋糕和啤酒，召集艾斯本和哈利的小组成员去K1会议室庆祝破案。

哈利坐在椅子上，看着某人放在他大腿上的一块大蛋糕，聆听哈根说话，聆听众人的笑语和掌声。有人从他身旁经过，在他背上轻轻一推，但大部分的人都不去吵他。他的周围环绕着嘁嘁喳喳的说话声。

“那混蛋是窝囊废，一知道我们锁定他就畏罪自杀。”

“那家伙骗我们，他作弊。”

“骗我们？你是说骗你列思维克吧……？”

“如果我们活捉到他，法官可能会判定他精神异常……”

“我们应该高兴才对啊，怎么说我们都没掌握到决定性的证据，只有间接证据而已。”

艾斯本·列思维克的声音在房间另一头隆隆响起：“好了，大家安静！刚刚我们提出一项临时动议并且通过，八点钟大家在芬利斯酒馆集合，痛饮一番，这是命令，听见了吗？”

众人大声欢呼。

哈利放下蛋糕，站了起来，这时一只手轻轻搭上他的肩膀，原来是侯勒姆。

“我查过了，跟我说的一样，费列森惯用右手。”

二氧化碳从刚被打开的啤酒罐里嘶嘶冒出，微有醉意的麦努斯勾着侯勒姆的肩膀。

“他们说右撇子对生命的期待比左撇子高，用在费列森身上却不正确，不是吗？哈哈！”

麦努斯跑去跟其他人分享这个智能新发现，侯勒姆问哈利说：“你要回家了吗？”

“我去散散步，晚点可能会去芬利斯酒馆跟你们碰面。”

哈利刚到门边，手臂就被哈根抓住。

“谁都别先走，”哈根静静地说，“署长说他会下来说几句话。”

哈利看着哈根，随即发现自己眼中一定绽射出某种东西，以至于哈根立刻放开他的手臂，仿佛他全身着火。

“我只是去厕所。”哈利说。

哈根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哈利回到办公室，拿了夹克，缓缓走下楼梯，走出警署大门，踏

上格兰斯莱达街。空中疏疏落落飘着雪花，艾克柏山闪着点点亮光，一声警笛冲天响起，随即又如同遥远的鲸鱼歌声般消逝。两名巴基斯坦人在附近的商店前温和地争辩，一名步履蹒跚的醉鬼在格兰斯莱达广场高唱水手之歌。哈利感觉得到惯于在夜间活动的野兽正在嗅闻空气，以判断出来活动是否安全。天哪，他爱极了这座城市。

“你怎么在这里？”

艾莉惊讶地看着儿子特里夫，特里夫坐在厨房餐桌前正在看杂志，收音机在一旁单调地低低响着。

她原本想问特里夫怎么没和父亲一起坐在客厅里，但旋即想到儿子会想来跟她聊聊天也很自然。然而特里夫并不是来跟她聊天的。她倒了一杯茶，坐了下来，静静看着他。他长得非常好看。她总是认为自己会觉得他丑，但是她错了。

收音机里某人正在说男人已不再是造成女人无法挤进挪威企业董事会的阻碍，企业正在努力制订女性席位的合法数量，因为大多数男人似乎都不喜欢被分派到可能招致批评、在专业上受到挑战，或无法躲藏在别人背后的职位。

“他们就像小孩一样一直哭闹，吵着要开心果吃，一旦吃到了又把它吐出来，”那声音说，“看了就让人厌烦，也该是时候让女人负起一些责任、展现一些胆识了。”

没错，艾莉心想，也该是时候了。

“今天在ICA超市有人来跟我说话。”特里夫说。

“是吗？”艾莉说，一颗心几乎跳到了喉间。

“那人问我说，我是不是你跟爸的儿子。”

“嗯哼，”艾莉柔声说，声音极轻极柔，她感到晕眩，“你怎么回答？”

“你怎么回答？”特里夫从杂志上抬起头来，“我当然回答说是啊。”

“问你这句话的人是谁？”

“怎么了，妈？”

“什么怎么了？”

“你的脸色好苍白。”

“没什么，亲爱的，那个男人是谁？”

特里夫的视线回到杂志上：“我刚刚好像没说那个人是男的吧？”

艾莉站了起来，将收音机的音量调小。收音机里的女性声音正在感谢工业部长和亚菲·史德普做出这么精彩的辩论。她望入黑暗，看见几片雪花四处回旋飞舞，漫无目标，完全不受地心引力和自己的重量影响。当机会来临，雪花就会降落，融化消失。她看着雪花飘飞，心里似乎受到抚慰。

她咳了一声。

“什么？”特里夫说。

“没什么，”她说，“天气好像变冷了。”

哈利在奥斯陆街头漫无目的地游荡，脑中没有一个特定目的地。当他站在莱昂旅馆外，才明白自己要来这里。妓女和毒贩已在附近街道上各就各位，开始做生意。这时是高峰时段，客人喜欢在午夜前完成性和毒品交易。

哈利走到接待柜台前，老板韩森一看见他就面露惊恐之色。

“我们说好的！”韩森高声尖叫，抹去眉上汗水。

哈利心想为什么这些靠他人原始欲望为生的人，身上总是裹着一

层闪闪发亮的汗水，像是为自己的无耻穿上一件虚假的羞愧外衣。

“给我费列森医生那个房间的钥匙，”哈利说，“他今天晚上不会来了。”

客房的三面墙壁贴着七十年代的壁纸，壁纸上画着褐色和橘色的迷幻花纹，浴室墙壁漆成黑色，灰泥剥落之处布满黑色裂缝和污渍。双人床中央下陷，坚硬的地毯感觉有如针头。可以防水防精液吧，哈利心想。他拿开床尾一张椅子上的老旧手巾，坐了下来，聆听城市发出的隆隆噪声，这些噪声正期待着刺激来临。他感觉到嗜酒的狗儿回来了，它们高声吠叫，拉扯铁链，喊说：一杯就好，一小杯就好，这样我们就不会吵你，这样我们就会安静地趴在你的脚下。哈利没有笑的心情，却还是笑了。恶魔必须被驱除，痛苦必须被淹没。他点燃香烟，烟雾袅袅上升，飘浮到宣纸灯旁。

费列森曾和什么样的恶魔格斗？他是不是曾将恶魔带来这里？抑或这里是他的圣域，或是庇护所？也许他发现了一些答案，但并未得到所有的解答。想要得到所有的解答是不可能的，好比说疯狂和邪恶是不是两种不同的实体？又或者是不是当我们不再了解毁灭的目的，就称之为疯狂？我们能了解为什么有人把原子弹丢在无辜百姓聚集的城市里，却无法了解为什么有人会在伦敦陋巷里，将散播疾病和堕落的妓女开膛剖腹，因此我们称前者为务实，后者为疯狂。

天啊，他多么需要来一杯，只要一杯就好，好去除痛苦和这一天一夜带来的极度不适。

门外传来敲门声。

“来了。”哈利大喊，被自己怒气冲冲的声音吓了一跳。

房门打开，一张黝黑脸孔浮现在门后。哈利将她全身上下打量一遍。她在美丽强健的头颈之下穿着一件短夹克，夹克非常短，露出紧身裤头上方的一圈肥肉。

“医生呢？”她用英语问，第二音节的重音流露出法国腔。

哈利摇摇头，她看了他一会儿，关门离去。

几秒钟后，哈利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门口。女子已走到走廊尽头。

“等一下！”哈利用英语大喊，“请你回来。”

她停下脚步，满怀戒心看着哈利。

“两百克朗。”她说，重音落在最后一个音节。

哈利点点头。

她在床上坐下，聆听哈利提出的问题，一脸困惑。哈利的问题是
关于医生、关于那个邪恶的男人、关于他跟好几个女人杂交、关于他
想带进房间的儿童。每个问题她都摇头表示不懂，最后她问他是不是
警察。

哈利点点头。

她皱起双眉：“你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医生呢？”

“医生会杀人。”哈利说。

她狐疑地看着他。“不是真的。”她终于说。

“为什么？”

“因为医生是好人，他帮助我们。”

哈利问医生如何帮助她们，然后坐着聆听黑人女子述说医生每星期一和星期四都会带着他的包来，坐在这个房间里，叫她们去厕所采集尿液样本，替她们抽血，检验她们是否感染性病。如果她们染上一般性病，他就替她们治疗和开药；如果她们染上艾滋病，他就给她们医院地址；如果她们罹患其他疾病，医生也会开药。他从不收费，只要求一件事，那就是她们必须答应不把他的事说出去，只能告诉她们

在街上的同行。有些女人带她们生病的小孩来给他看，但旅馆老板不准小孩上来。

哈利边听边抽烟。这就是费列森的嗜好？这个嗜好是不是邪恶的另一端？是不是必要的平衡？还是它突显了邪恶，让邪恶有空间喘口气？纳粹集中营的门格勒医生据说就非常喜欢小孩。

他的舌头在嘴里不断肿起；他再不快点找酒来喝，很快就会窒息而死。

黑人女子说到这里停了下来，用手指抚摸两百克朗的钞票。

“医生还会来吗？”最后她问。

哈利张口想回答，但舌头阻碍了他。手机响起，他接了起来。

“我是哈利。”

“哈利？我是欧妲·保森，还记得我吗？”

他不记得，反正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年轻。

“我是NRK的工作人员，”她说，“上次我邀请过你，请你来上波塞脱口秀。”

原来是那个研究员，是美人计。

“请问你明天愿不愿意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想听听你是如何成功侦破雪人案的。对，我们知道凶手死了，但我们还是想知道这种人的脑袋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如果他被称为……”

“不要。”哈利说。

“什么？”

“我不想上你们的节目。”

“这可是波塞脱口秀啊，”欧姐说，语气中带有由衷的困惑，“是在NRK电视频道哦。”

“不要。”

“听着，哈利，谈谈这些不是很有趣吗……？”

哈利将手机掷向黑色墙壁，一片灰泥掉了下来。

他将头埋进双手中，试着稳住情绪，不让自己爆发。他必须喝点什么，什么都好。他再抬起头时，房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倘若芬利斯酒馆不供应酒类，倘若金宾威士忌不是摆在酒保背后的架子上，用嘶哑且带着麻醉和赦免的威士忌嗓音大喊：“哈利！快来缅怀一下往日时光，聊聊我们驱散的那些可怕幽魂和不眠的夜！”那么他也许可以避免破戒。

但话又说回来，破戒也许终究难免。

哈利几乎认不出他的同事，他们也完全没注意到他。当他踏进这家装潢华丽、充满丹麦渡船风味的红色酒馆时，他们正喝得兴高采烈，彼此勾肩搭背，彼此喊叫，满口酒气，随同美国黑人歌手史蒂维·旺德一同高唱“我只是打电话来说我爱你”。简而言之，他们看起来、听起来就像是一支刚赢得冠军奖杯的足球队。史蒂维·旺德唱到末尾，说他只是想表达心底深处的爱意时，哈利面前的吧台放上了第三杯酒。

第一杯酒麻木了所有感官，他无法呼吸，也无法思索注射卡纳卓赛到体内会是什么感觉。第二杯酒几乎让他的胃翻了过来。但他的身体克服了第一波冲击，知道它吸收到长久以来一直渴求的东西，现在身体正以幸福的低语作为响应，热流冲刷着他全身，犹如抚慰灵魂的音乐。

“你在喝酒？”

卡翠娜站到他身旁。

“这是最后一杯，”哈利说，他的舌头不再肿胀，感觉平滑柔软。酒精增进了他的发音能力。他只要醉到一定程度，人们就会几乎难以察觉到他喝醉了，这就是为什么他能保住这份工作。

“这不是最后一杯，”卡翠娜说，“这是第一杯。”

“这是戒酒协会的格言，”哈利抬头望着她，看着那双热烈的蓝色眼眸、秀气的鼻孔、润泽的嘴唇。天啊，她看起来真美。“你是酒鬼吗，卡翠娜·布莱特？”

“我爸爸是。”

“嗯，这就是你去卑尔根却不去探望他们的原因？”

“你会因为人家生病而避免去探望吗？”

“我不知道，说不定你因为父亲的关系，有个不快乐的童年。”

“他不可能让我不快乐，我生下来就是这样。”

“生下来就不快乐？”

“可能吧，你呢？”

哈利耸起肩膀：“这还用得着说吗？”

卡翠娜啜饮一口调酒，她喝的是某种闪亮亮的调酒。是闪亮亮的伏特加而不是灰蒙蒙的金酒，哈利心想。

“你为什么不快乐呢，哈利？”

他来不及思索，话已从口中说出：“因为我爱上一个爱我的人。”

卡翠娜仰头大笑：“可怜的家伙。你的人生是不是一开始很和谐，个性也很开朗，后来却走味了？还是你要走的路老早就铺好

了？”

哈利看着杯中的金褐色液体：“有时我也会这个疑惑，但是不常，我试着去想其他的事。”

“比如说？”

“就是其他的事。”

“你有时会想到我吗？”

有人撞到了她，她朝哈利踏近一步，她的香水味混入了金宾威士忌的芳醇气味。

“从来没想过。”他说，抓起酒杯，一饮而尽。他直视前方，在洋酒架后方的镜子里看见卡翠娜·布莱特和哈利·霍勒站得过于靠近。她倾身向前。

“哈利，你说谎。”

他转头望向她。她的眼眸里似乎闷烧着黄色火焰，模糊难辨，犹如迎面驶来的汽车雾灯。她鼻孔歛张，呼吸浓重。哈利闻到一股气味，她喝的伏特加里头似乎加了朗姆。

“你一五一十地告诉我，现在你想做什么，哈利，”她声音沙哑地说，“全都说出来，这次可别说谎。”

他的脑子回想起艾斯本提过的流言，回想起卡翠娜和她丈夫的癖好。胡扯，他脑子里的思绪并未往回跑，他大脑皮质里的念头向来都跑在第一线。他吸了口气：“好吧，卡翠娜，我是个简单的男人，有着简单的需求。”

她的头向后倾，有些动物会用这个姿势来表示顺服。他举起酒杯：“我的需求就是酒。”

卡翠娜以难以置信的神情看着哈利，这时一名同事脚步不稳，从

后面撞上她，使她向前扑跌，哈利伸出空着的那只手抓住她的左侧身躯，她的脸因为疼痛而皱成一团。

“抱歉，”他说，“有没有受伤？”

她按着肋骨：“好险，没怎么样，不好意思。”

她转过身，挤入人群，朝同事们走去。他看见几名年轻男子的视线紧跟着她。她走进了厕所。哈利扫视酒馆，和艾斯本四目相接，艾斯本移开视线。他不能待在这里，他和金宾去别的地方聊天。他付了钱，正准备离去，却看见杯底仍有残酒，然而艾斯本和另外两名同事正在酒馆另一端盯着他瞧。这只是自我控制力的问题而已。哈利想移动双脚，双脚却像是粘在地板上。他拿起酒杯，凑到嘴边，喝下残酒。

冰冷的夜晚空气轻抚他灼热的肌肤，感觉真棒，他想亲吻这座城市。

他回到家，想在浴缸里自慰，结果却吐了一地。他看着橱柜钉子上挂着的月历，那是几年前圣诞节萝凯送他的，上面印有他们三人的照片，一个月一张。十一月。萝凯和欧雷克对着他笑，背景是秋日黄叶和淡蓝色天空，萝凯穿的洋装跟天空一样蓝，上面缀有白色小花。那是她第一次穿那件洋装。他决定今天晚上他要梦见自己飞向天际。他打开料理台下的橱柜，推开可乐空罐，罐子咣当咣当纷纷倒落。有了，就在最里面，那里有一瓶未开封的金宾威士忌。即使是在他戒酒戒得最干净的时期，他也从不曾冒险不在家里摆酒，因为他知道自己一旦开了酒戒，为了拿到酒一定会不择手段。他的手抚摸酒瓶上的标签，仿佛在拖延不可避免之事的发生。他打开瓶盖。到底要多少才算足够？费列森手中的针筒在注射有毒药剂后，里头仍附着一层红色物质，显示针筒曾是满的。红得有如洋红。我亲爱的，洋红。

他吸了口气，举起酒瓶，瓶口凑上唇边，身体感觉紧绷。他打起精神准备迎接冲击，然后将酒灌了下去，贪婪地，饥渴地，像是赶紧交差了事似的。他的喉头每吞一口酒所产生的咕嘟声，听起来都仿佛

是啜泣。

17 好消息

第十四日

甘纳·哈根快步走在走廊上。

这天是星期一，距离雪人案破案已经四天。照理说这四天应该是愉快的四天，而这四天也着实愉快，时时可以听见恭贺之声，主管对他微笑，媒体发表正面评论，连外国报社都来问他们是否可以提供整个背景故事，以及从头到尾的侦查过程。问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能给哈根详述破案经过的人不在。四天过去了，没人看见哈利，也没人有他的消息。原因很明显。同事曾在芬利斯酒馆看见他喝酒。哈根并未张扬此事，但流言已传到总警司耳中，今天早上哈根就被叫去总警司办公室。

“甘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哈根说一定有其他原因，哈利去别的地方查案常常不会及时报到，雪人案虽然找到了凶手，但还有许多细节得调查清楚。

但总警司已做出决定：“甘纳，我们已经没有路给哈利走了。”

“他是我们最优秀的警探，托列夫。”

“也是最糟糕的表率，你希望我们的年轻警察有这样的榜样吗，甘纳？那家伙是酒鬼，署里每个人都知道他在芬利斯酒馆开了酒戒，那天之后他就没来上班了。如果我们容许这样，就等于是将标准降得非常低，会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

“可是有必要开除吗？我们能不能……？”

“不要再玩警告那套把戏了，有关公职人员和酗酒的规定全都写

得一清二楚。”

哈根再度敲响总警司办公室的门，脑海里依然回荡着这段对话。

“有人看到他了。”哈根说。

“看到谁？”

“看到哈利，李打电话跟我说，他看见哈利走进他的办公室，关上了门。”

“好，”总警司说，站了起来，“我们马上去找他谈。”

两人踏着沉重步伐，穿过警署六楼犯罪特警队的红区。队上人员察觉异状，纷纷探头到办公室外，望着总警司和队长脸上有如罩了一层寒霜，并肩前行。

他们来到上头写着616的办公室门前，停下脚步。哈根深深吸了口气。

“托列夫……”他开口说，但总警司已握住门把，推开了门。

他们突然呆立不动，双眼圆睁，满脸难以置信。

“我的天啊！”总警司低声说。

哈利身穿T恤，坐在办公桌前，前臂绑着一条橡皮带，头向前倾。一支针筒插在橡皮带下方的肌肤里，针筒里的液体是透明的。他们虽然站在门口，仍可清楚看见针头插入乳白色手臂处的周围还有好几个红点。

“你这是在干什么，老兄？”总警司怒斥，将哈根推到前方，关上了门。

哈利的头猛然抬起，表情漠然。哈根看见他手中拿着一只秒表。突然间哈利拔出针筒，看了看里头剩下的液体，丢弃针筒，在纸上记

录。

“这……这样一来就更容易办了，哈利，”总警司结结巴巴地说，“我们有坏消息要告诉你。”

“我才有坏消息要告诉你们，”哈利说着，从一个袋子里撕出一团棉花，轻轻按在手臂上，“费列森不可能是自杀的，我想你们应该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吧？”

哈根突然觉得有股想笑的冲动，眼前的情况极度荒谬，他的头脑无法想出其他更恰当的反应了。哈根从总警司脸上的表情看得出他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哈利看了看表，站了起来。“一小时后来会议室，你们就会知道原因，”他说，“现在我得先去办几件事。”

哈利从惊讶万分的两名长官身旁快步走过，打开了门，迈开坚定步伐，消失在走廊上。

一小时又四分钟后，甘纳·哈根偕同总警司和警察署长，走进安静的K1会议室，会议室里坐满艾斯本和哈利的调查小组成员，里头只听得见哈利的说话声。他们在会议室后方找到站立的空间。费列森的照片投射在屏幕上，照片中是他陈尸在冰壶练习场上的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费列森的右手握住针筒，”哈利说，“他是右撇子，所以并不奇怪，可是他的靴子引起我的好奇，你们看这里。”

投影机播放另一张照片，是靴子的特写。

“这双靴子是我们唯一握有的直接证据，但是有这项证据就够了，因为这双靴子的鞋印符合我们在苏里贺达村的雪地里发现的鞋印。不过呢，请大家看看鞋带的地方。”哈利用指示棒指出鞋带的位置，“昨天我用我自己的靴子做试验，结果发现要绑出这样的鞋带，我必须反过来绑才行，就好像我是左撇子一样。另一种可能是我站在靴子前面，替另一个人绑鞋带。”

不安的情绪在会议室里如涟漪般荡漾开来。

“我是右撇子，”艾斯本的声音响了起来，“我绑的鞋带也是像这样啊。”

“呃，也许这只是个人的特殊习性吧，不过呢，这种事会引起一定的……”哈利看起来像是在选择字眼前先斟酌一下，“……不安。这种不安会促使你提出其他疑问：这双靴子真的是费列森的吗？大家都可以看到，这双靴子是便宜货。我昨天去拜访过费列森的母亲，她同意我查看费列森的鞋子，结果我发现他的鞋子都很贵，没有一双例外。还有，就跟我想的一样，他也和其他人一样有时不解开鞋带就脱下鞋子。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说……”哈利将指示棒砰的一声打在屏幕上，“我知道费列森不会把鞋带绑成这样。”

哈根瞥了总警司一眼，看见他眉头深蹙。

“问题来了，”哈利说，“会不会是有人帮费列森穿上这双靴子，而这双靴子正好就是嫌犯在苏里贺达村穿过的？那么这背后的动机当然是要让我们以为费列森就是雪人。”

“鞋带和廉价靴子？”艾斯本小组的一名警探高声说，“这个变态家伙想跟儿童从事性交易，他还认识奥斯陆的两名被害人，而且证据显示他去过犯罪现场，你现在说的只是推测而已。”

哈利点了点他那颗平头：“就之前的证据来看是这样没错，但现在我发现了新实证，这项新实证是关于费列森用针筒注射卡纳卓赛到静脉里自杀这件事。验尸报告指出，他血液中的卡纳卓赛浓度非常高，推算起来应该注射了二十毫升到手臂里，从针筒里的残存药剂可以推测出针筒原本是满的。据我们所知，卡纳卓赛是一种会造成麻痹的物质，只要很少的剂量就能致命，因为它会让心脏和呼吸器官瞬间瘫痪。病理学家指出，一个成人如果在静脉里注射这么高剂量的卡纳卓赛，顶多三秒钟就会毙命，这也是费列森的死因，可是这么一来却完全说不通。”

哈利拿起一张纸挥了挥，哈根看见那张纸上用铅笔写了许多数字。

“我拿费列森用的那种针筒来做过测试，将含水比例和卡纳卓赛相当、至少百分之九十五的生理食盐水注射到我自己的静脉里，同时一边计时，结果不论我把针筒按得多么用力，都不可能在八秒内把细长针筒里的液体全部注射进去，因此……”哈利等待无可逃避的结论浮现，才继续说，“费列森注射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全身就会瘫痪，简而言之，他不可能自己把针筒里的药剂全部注射完，除非有人帮忙。”

哈根吞了口口水，看来今天会比他预期的更糟。

会议结束后，哈根看见署长在总警司耳畔低声说了几句话，接着总警司就倚身过来。

“叫哈利和他的调查小组立刻去我的办公室，还有，对艾斯本和他的小组下达封口令，一个字都不准泄露出去，明白吗？”

哈根十分明白。五分钟后，他们都坐在总警司那间阴郁的大办公室里。

卡翠娜关上门，最后一个坐下。哈利瘫坐在椅子上，面对总警司的办公桌伸直两条长腿。

“我就长话短说吧，”总警司说，用一只手抹了抹脸，仿佛想抹去他所看见的：这支调查小组又回到了原点。“你有什么好消息可以报告吗，哈利？在你神秘失踪的这段时间，我们已经对媒体发布说，在警方不屈不挠的辛勤努力下，雪人已经畏罪自杀了，如果你有好消息的话，起码可以平衡一下目前我们面临的尴尬处境。”

“呃，我们可以假设费列森知道某些不该知道的事，而凶手发现我们十分接近和他有关的线索，所以才下手除掉费列森，以免自己身份曝光。如果真是这样，费列森的确是因为我们不屈不挠的辛勤努力才会死于非命。”

总警司的双颊因为压力而泛红：“我说的好消息不是指这种，哈利。”

“对，好消息是我们离凶手更近了，如果不是这样，雪人不会大费周章布置这一切，让我们以为费列森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他希望我们结束调查，相信这件案子已经水落石出。简而言之，他有了压力，这也是像雪人这种杀人凶手会开始犯错的时候。除此之外，这也代表他暂时不敢轻举妄动，再开杀戒。”

总警司口中啧了几声，反复思索：“这就是你的看法吗，哈利？还是说你只是这样希望？”

“呃，”哈利说，在牛仔裤的破口处伸展膝盖，“是你要我报告好消息的，长官。”

哈根呻吟一声。他看出窗外，天空乌云密布，气象预报说即将下雪。

菲利普低头看着尤纳斯，尤纳斯坐在地板上，双眼盯着电视屏幕。自从碧蒂失踪后，尤纳斯每天下午都这样坐在电视机前，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仿佛电视机开了扇窗，通向更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要他找寻得够努力，就可以找到妈妈。

“尤纳斯。”

尤纳斯乖乖抬头看着父亲，一脸漠然。他一看见刀子，脸上表情就因为恐惧而僵硬。

“你要割我吗？”尤纳斯问。

尤纳斯的脸部表情和尖细声音如此滑稽，使得菲利普几乎爆出大笑。咖啡桌上方的灯光照得精钢刀身闪闪发亮。他打电话给费列森之后，就去史多罗商场的一家五金店买了这把刀。

“只割一点点，尤纳斯，一点点就好。”

刀子划了下去。

18 景观

第十五日

下午两点，卡米拉·罗西斯从健身中心驾车返家。今天她和往常一样，驱车穿过市区，前往奥斯陆西区的竞技公园健身中心。她之所以去那边，并不是因为那里的器材不同于她家附近提维塔区的健身中心，而是因为那里的人和她比较气味相投。他们同样都是西区人。搬去提维塔区是她和艾瑞克的结婚条件之一，她必须将这点视为婚姻的一部分。她驾车转上他们住的那条街，看见邻居窗户亮着灯光。她会跟这些邻居打招呼，却从不会和他们深入交谈——他们和艾瑞克是同类。她踩下刹车。提维塔区这条街上有双车库的人家不只他们，但只有他们的车库设有电动门。艾瑞克对这种事很讲究，她却一点兴趣也没有。她按下遥控器，电动门向上倾斜，升了起来。她放开手刹，驾车驶入。正如她所料，车库里不见艾瑞克的车，他还在公司。她朝前座倾身，拿起运动包和ICA超市的袋子，袋子里装有刚买的东西。她下车前，习惯性地朝后视镜看了自己一眼。她气色很好，朋友如此说，还不到三十岁，就拥有独栋洋房、第二辆车和法国尼斯附近的乡间度假别墅。朋友还问说在东区生活习惯吗？破产后她的父母还好吗？真是怪了，他们的脑子竟然会自动把这两个问题连在一起。

卡米拉又看了看后视镜。朋友说得对，她气色真的很好。她在后视镜的角落似乎看见有个影子晃过，不对，那只是电动门正在关上。她下了车，找寻大门钥匙，突然想起手机还插在车上的手机座里。

卡米拉一转身，吓得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

男子就站在她背后。她惊恐不已，后退一步，一手按在嘴上。她想微笑道歉——不是因为真有什么事需要道歉，而是因为那男子看起来毫无恶意——却立刻看见男子手上拿着一把枪，枪口正对着她。她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那把枪看起来像玩具手枪。

“我叫菲利普·贝克，”男子说，“我打过电话，你家没人。”

“你想干吗？”她问道，努力控制自己，不让声音发颤，因为直觉告诉她，千万不能露出恐惧的神情，“你这是做什么？”

男子嘴角闪过一丝假笑：“找乐子。”

静默之中，哈利看着哈根。他走进哈利的办公室，打断他们的小组会议，为的是重申总警司的命令：无论碰到任何情况，关于费列森命案的“理论”都不得泄露出去，即使是伴侣、夫妻或亲友都不得泄露。最后哈根望向哈利。

“呃，我要说的只有这些。”他迅速地做了个总结，离开办公室。

“请继续。”哈利对侯勒姆说。侯勒姆正在汇报他们在冰壶练习场的犯罪现场有什么发现，但是确切说来，他们什么发现也没有。

“费列森被判定为自杀的时候，我们在现场做过初步检视，没发现任何刑事鉴识证据，现在现场已经被污染了。我今天早上去那边看过，恐怕已经没什么可以查的了。”

“嗯，”哈利说，“卡翠娜？”

卡翠娜低头看着笔记：“对，呃，根据你的推断，费列森和凶手是在冰壶俱乐部碰面，他们应该是事先约好的，应该会通过电话，所以你叫我去查通话记录。”

她翻动资料：“我从挪威电信那里拿到费列森的诊所电话和手机通话记录，然后拿去包格希家。”

“拿去她家？”麦努斯问。

“当然啊，她已经没工作了。她说费列森生前最后两天没有访客，只有去看病的患者，这是患者名单。”

他从档案里拿出一张纸，放在他们中间的桌上。

“跟我想的一样，包格希相当清楚和费列森有公事和社交往来的人，她帮我辨别出通话记录上几乎所有的人。我们把这些分为两类：公事联络人和社交联络人，两者都显示了电话号码、时间和日期，也标明来电或拨出，还有通话时长。”

众人双手交叠，细看那张通话记录。卡翠娜的手稍微触碰到哈利的手，他并未察觉她有任何尴尬情绪，也许她在芬利斯酒馆提出暗示的那件事只是一场梦。重点在于哈利喝酒后是不做梦的，这就是他之所以喝酒的主因，然而他隔天醒来时脑中浮现的想法，一定是在他一步步将威士忌喝得瓶底朝天以及残酷的短暂清醒之间形成的。那个想法是关于洋红色和费列森那支装满药剂的针筒，正因为这个想法，他才没在醒来后直奔特雷塞街的酒品专卖店，也才有返回工作岗位的动力。正所谓一药治一病。

“那是谁的电话？”哈利问。

“哪一个？”卡翠娜说，倾身向前。

哈利指着社交联络人的其中一组号码。

“你为什么要特别问这个号码？”卡翠娜问，好奇地看着他。

“因为这通电话是这个人打给他，而不是他打出去的。这个杀人计划是凶手布置的，所以应该是凶手打电话给他。”

卡翠娜核对这个号码和名单：“抱歉，这个人同时属于公事和社交两类，所以也是患者。”

“好吧，总得起个头，这个人是谁？男的还是女的？”

卡翠娜露出苦笑：“绝对是个男的。”

“什么意思？”

“男人味十足的意思，这个人是亚菲·史德普。”

“亚菲·史德普？”侯勒姆冲口而出，“那个鼎鼎大名的亚菲·史德普？”“把他放在拜访名单的第一顺位。”哈利说。

讨论结束时，他们列出了七通必须深入调查的电话，这七通电话大部分都查得到对应的姓名，只有一通除外：这通电话是在费列森遇害当天早上，从史多罗商场的公共电话拨出的。

“上面有通话时间，”哈利说，“这部公共电话旁边有没有监视器？”

“我想应该没有，”麦努斯说，“但我知道商场入口有一台监视器，我可以去问保安公司有没有录影。”

“仔细查看这通电话前后半小时内出现的所有面孔。”

“这可是个大工程。”麦努斯说。

“猜猜看你要去找谁帮忙。”哈利说。

“贝雅特·隆恩。”侯勒姆说。

“没错，替我跟她问好。”

侯勒姆点点头。哈利觉得受到良心谴责。麦努斯的手机响起，铃声唱的是拉氏乐队（The La's）的《她出现了》（There She Goes）。

众人看着麦努斯接起手机。哈利想起自己拖了很久没打电话给贝雅特。夏季贝雅特刚生产后，哈利去探望过她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跟她碰面。他知道哈福森因公殉职之事贝雅特并不怪他，但这一切有点令哈利难以承受，包括看见哈福森的孩子，知道年轻的哈福森警官没能看亲生孩子一眼；而且哈利心底深处清楚地知道贝雅特对这件事认知错误：他可以——也应该——救哈福森一命。

麦努斯挂上电话。

“提维塔区有个男人报案说妻子失踪了，她叫卡米拉·罗西斯，二十九岁，已婚，没有小孩。报案电话是几小时前打来的，可是现场状况有点令人忧心：购物袋放在料理台上，里面的东西没放进冰箱，手机还留在车上，他说他老婆一定会随身携带手机。有个邻居告诉那个先生说她看见一名男子在他家和车库前徘徊，好像在等人。那名丈夫说他搞不清楚家里有没有东西不见，好比说化妆品或行李箱之类的。在尼斯有别墅的人都这样，东西多到根本搞不清楚是不是弄丢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嗯，”哈利说，“失踪组怎么说？”

“他们说她应该会再出现，会跟我们保持联络。”

“好，”哈利说，“那我们继续。”

之后再也没人对这起失踪案发表意见，但哈利感觉得到这件案子徘徊不去，犹似远方的隆隆雷声，也许会——或也许不会步步进逼。分配好电话名单的调查工作后，会议结束，众人离开哈利的办公室。

哈利回到窗前，低头看着公园。夜晚来得越来越早了；白昼离开后，夜晚的降临似乎是摸得到的。他想起他跟费列森的母亲说，费列森晚上会去替非裔妓女义诊，那是费列森太太第一次脱下面具——并非出自悲痛，而是出自愤怒——她尖叫说哈利说谎，她儿子绝不会跑去治疗黑鬼妓女。也许还是说谎比较好。哈利想起昨天他跟总警司说屠杀可能暂时停止。黑暗慢慢聚拢在他周围，只有窗外景物依稀看得见。幼儿园的小朋友常在这座公园里玩耍，尤其是下雪的时候，而昨晚就下了雪。至少今天早上他来上班时，觉得自己应该没有眼花才对，因为他看见公园里伫立着一个灰白色的大雪人。

自由杂志社位于阿克尔港一栋大楼，大楼顶楼可以眺望奥斯陆峡湾、阿克修斯堡垒和奈索坦根村，顶楼占地两百三十平方米，是全奥斯陆单价最高的私人豪宅。这套豪宅的主人是《自由杂志》发行人兼总编辑亚菲·史德普，或只要称呼他亚菲就好了，因为哈利按门铃时看见名牌上是这样写的。楼梯和楼梯间走机能性极简风，橡木大门两旁

各摆了一个手绘瓷壶。哈利心想：如果抱走一个不知道可以卖多少钱？

他按了两次门铃，终于听见门内传出说话声，其中一个声音叽叽喳喳、活泼开朗，另一个深沉而冷静。门打开，银铃般的女子笑声流泻而出。她头戴白色毛皮帽——哈利猜想应该是人造毛皮——帽子下方是金色长发。

“我很期待啰！”她说，转过身来，正好和哈利面对面。

“哈啰，”她说，语调平板，过了片刻，她认出哈利，立刻热情地说：“呃，嗨！”

“嗨。”哈利说。

“你好吗？”她问道，哈利见她记起了上次他们的对话结束在莱昂旅馆的黑色墙壁上。

“你认识欧姐？”史德普说，他双臂交抱站在玄关，打着赤足，身穿T恤，上头隐约可见路易·威登标志，下半身的绿色亚麻长裤倘若换作别的男人来穿，肯定娘味十足。他的身高和哈利相仿，个头差不多魁梧，一张脸有着美国总统候选人梦寐以求的轮廓：坚毅的下巴，男孩般的蓝色眼眸，眼角带有笑纹，一头白发相当浓密。

“我们只是打个招呼，”哈利说，“我上过一次他们的脱口秀。”

“两位，我得走了。”欧姐说，边走边丢了个飞吻，脚步声沿着楼梯噔噔噔一路响了下去，仿佛逃命似的。

“对，她来找我也是为了那该死的节目，”史德普说着，请哈利进屋，握住哈利的手，“我的表现癖已经可悲得无以复加，这次我连主题是什么都没问就答应去上节目。欧姐是为了节目内容先来对稿的，呃，你上过节目，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们只是打电话给我而已。”哈利说，跟史德普握过的那只手余

热未散。

“你在电话里的语气听起来很严肃，霍勒警监，我这个卑劣的新闻人能帮上什么忙吗？”

“这件事跟你的医生兼冰壶同好伊达·费列森有关。”

“啊哈！当然当然，请进来吧。”

哈利扭动双脚脱下靴子，跟着史德普穿过走廊，走进客厅。客厅比屋内其他地方低了两个台阶。进了客厅，只消看上一眼就知道费列森那家诊所的候诊室装潢灵感是从哪里来的，只见窗外的奥斯陆峡湾在月光照耀下波光粼粼。

“你是不是在进行‘由因及果’的调查？”史德普说，啪嗒一声坐在一张塑料模型椅上，那是客厅里最小的一件家具。

“你的意思是？”哈利说着，在沙发上坐下。

“就是从结果开始反推回去，找寻原因。”

“‘由因及果’是这个意思吗？”

“天知道，我只是喜欢这个名词而已。”

“嗯，你对我们发现的结果有什么看法？你相信吗？”

“我？”史德普大笑，“我什么都不相信，不过这是我的职业病，只要某件事开始接近既定真相，我的工作就是提出反对意见，这就是自由主义。”

“那这件案子呢？”

“呃，我看不出费列森有任何合理的杀人动机，或者疯狂到可以公然蔑视标准定义。”

“所以你不认为费列森是杀人凶手？”

“反对世界是圆的并不代表相信世界是平的，我想你手上应该握有证据吧——需要酒类饮料吗？咖啡？”

“咖啡，麻烦你。”

“我是逗你的，”史德普微笑道，“我这里只有水和葡萄酒，不对，我说错了，我还有一些阿贝迪恩农场生产的甜苹果酒，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得尝一尝。”

史德普快步走进厨房，哈利站起来观察四周环境。

“你这间房子很漂亮，史德普。”

“这是三间房子打通的，”史德普在厨房喊说，“第一间属于一个事业成功的船东，他因为穷极无聊而上吊自杀，大概就你现在坐的地方。第二间是我现在站的这里，原本属于一个证券经纪人，他因为内线交易而锒铛入狱，却在监狱里得到心灵解脱，把这间房子卖给我，钱都捐给了奉行内在使命运动的牧师。

不过这应该也算是某种内线交易，你懂我的意思吧？我听说这个人现在快乐多了，所以有何不可？”

史德普走进客厅，手中拿着两个杯子，里头是淡黄色液体。他递了一杯给哈利。

“第三间房子原本属于厄斯坦修区的一个水电工，他们在计划建造阿克尔港区的时候，他就下定决心将来要住这里，我猜那应该代表他想爬上社会顶层吧。后来他进出黑市外加索取超额工资，攒钱攒了十年，终于买下这间房子。可是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的钱，所以没钱请搬家公司，只好找来几个朋友自己搬家。他有个保险箱重达四百公斤，我猜应该是用来装那些从黑市赚来的钱。就在他们快到最后一个楼梯间、只剩下十八级台阶的时候，那个可怕的保险箱突然滑动，把水电工给拖了下去。他摔断背脊，全身瘫痪，现在住在老家附近的疗养院，看着厄斯登士凡湖的风景。”史德普站在窗边，喝着杯中的酒，若有所思地眺望奥斯陆峡湾，“虽然只是一座湖，但也算得上是

景观。”

“嗯，我们想知道你跟费列森有什么交情。”

史德普夸张地转过身，动作跟二十岁少年一样灵敏。“交情？这是个很强烈的字眼。他是我的医生，我们正好一起打冰壶；也就是说，我们打冰壶，伊达最多只是把石头推来推去和清理冰面而已。”他轻蔑地挥挥手，“对对对，我知道，他人人都死了，可是事实就是如此。”

哈利将他那杯苹果酒放在桌上，一滴未沾：“你们都聊些什么？”

“多半是在聊我的身体。”

“嗯哼？”

“我的老天，他是我的医生啊。”

“你想替身体整形？”

史德普放声大笑：“我才不需要那些呢。当然了，我知道费列森会动整形手术，像是抽脂什么的，可是我认为预防胜于整形。我是会运动的人，霍勒警监。你不喜欢喝苹果酒吗？”

“里面有酒精。”哈利说。

“真的？”史德普说，注视着自己的酒杯，“这么一点哪算？”

“你们都讨论身体的哪个部位？”

“手肘，我有网球肘，打冰壶很碍事。他开了止痛药要我在上场前服用，那个白痴，止痛药也会抑制发炎，害我每次都拉伤肌肉。呃，我想我也不用提出医疗警告了，反正他都死了。不过吃药来止痛是不应该的，疼痛是好事，如果没有痛感我们就无法生存，我们应该感谢疼痛。”

“是吗？”

史德普用食指轻敲玻璃窗，那玻璃非常厚，将城市的噪声完全隔绝在外，“如果你问我，我会觉得峡湾和湖水的景观不能相提并论，或者其实可以？霍勒警监，你说呢？”

“我家没景观。”

“是吗？应该要有比较好，景观让人有视野。”

“说到视野，挪威电信给了我们一份费列森最近的通话记录，他死亡那天你跟他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

史德普以疑惑的眼神注视哈利，脖子一仰，喝完那杯苹果酒，满足地深深吸了口气：“我几乎都忘记我们通过电话了，我想应该是谈论手肘的问题吧。”

崔斯可曾说扑克选手如果打算要以虚张声势的功力来赢得牌局，那么注定会输。的确，人在说谎时都会表现出轻浮的行为；然而，崔斯可认为，除非你冷静且刻意记下每个选手的行为模式，否则很难看穿虚张声势的高手正在故弄玄虚。哈利倾向于认为崔斯可的看法是正确的，所以他并未根据史德普的表情、声音或肢体语言来判断史德普说谎。

“费列森死亡当天四点到八点你在哪里？”哈利问。

“嘿！”史德普扬起双眉，“嘿！关于这件案子，我和读者是不是有什么应该知道的？”

“你在哪里？”

“你说话的语气像是你们还没逮到雪人，是不是这样？”

“我希望你能让我发问，史德普。”

“好，我跟……”

史德普突然住口，他的脸突然亮了起来，露出孩子气的微笑。

“不对，等一等，你是在暗示我跟费列森的死有关；如果要我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先知道这个问题是以什么条件作为前提。”

“要我记录你拒绝回答问题是很简单的，史德普。”

史德普举起酒杯做敬酒状：“很常见的反制招数，霍勒警监，我们新闻人每天都在用，所以我们才叫新闻人，英文是Press People，也就是‘逼迫别人’。可是请注意，我不是拒绝回答，霍勒警监，我只是克制自己不要立刻回答而已，也就是说，我要想一想。”他走向窗边，站在那里对自己点头。“我不是不肯讲，只是还没决定要不要回答，以及要回答什么，所以现在你必须等一等。”

“我有的是时间。”

史德普转过身来：“我不是要浪费时间，霍勒警监，但我曾宣告说《自由杂志》唯一的资产和生产工具是我个人的诚信正直，希望你能体谅我身为新闻从业人员有义务利用现在这个状况。”

“利用？”

“别闹了，我知道我现在就坐在独家新闻的小型原子弹上，目前应该还没有报社发现费列森的死有可疑之处吧。如果我现在就回答你，可以洗清我的嫌疑，可是这样一来我就摊牌了，没有办法在回答问题之前问出相关消息。我说的对吗，霍勒警监？”

哈利察觉到这段对话正往什么方向发展，以及史德普这个王八蛋比他预料的还要聪明。

“你需要的不是消息，”哈利说，“你需要的是被告知故意妨碍警方执行公务是会遭到起诉的。”

“说得好，”史德普大笑，态度明显变得热烈，“但是身为新闻从业人员和自由主义者，我必须考虑我的原则。现在的问题是，我身为公

开的反现存社会体制看门犬，是不是该对宰治政权的法规和秩序无条件提供我的服务。”他丝毫不加掩饰自己话中带有的讽刺意味。

“你的先决条件是什么？”

“当然是背景数据的独家消息。”

“我可以给你独家，”哈利说，“同时我也可以禁止你把数据传播给别人。”

“嗯，呃，这样我们还是没有交集，真可惜。”史德普将双手插进亚麻长裤的口袋，“不过这些就已经够我质问警方是不是抓到真凶了。”

“我警告你。”

“谢谢，你已经警告过了。”史德普叹了口气，“想想看你对付的是谁吧，霍勒警监。这星期六我们将在广场饭店举办一场盛会，六百名宾客将一同庆祝《自由杂志》创刊二十五周年。对一本总是挑战言论自由界限、每天都航行在被合法污染的海水中的杂志来说，这样算很不错了。二十五年啊，霍勒警监，而且我们在法庭上没打输过一场官司。我会把这件事拿去请教我们的律师尤汉·孔恩，我想警方应该认识他吧，霍勒警监？”

哈利闷闷地点点头。史德普慎重地朝门口摆动手臂，表示这次访谈已经结束。

“我保证我一定会尽力协助警方，”史德普站在玄关说，“只要警方也协助我们。”

“你很清楚我们不可能跟你谈这种条件。”

“你不知道我们已经谈了什么条件，霍勒，”史德普微微一笑，打开了门，“你真的不知道。我希望很快就可以再见到你。”

“我没料到这么快就会再见到你。”哈利说，扶着开了的门。

萝凯快步踏上通往他家的最后一级台阶。

“有，你料到了。”她说，投入他怀中。她推他入内，用高跟鞋踢上门，双手抓住他的头，贪婪地亲吻他。

“我恨你，”她说，松开他的皮带，“我现在的的生活不需要这些。”

“那就走啊。”哈利说着，解开她的外套纽扣，脱下她的上衣。她的裤子侧边有条拉链，他拉开拉链，伸手进去，直抵脊椎尾端，触碰冰凉柔滑的丝质内裤。玄关十分安静，只听得见他们的呼吸声和她的高跟鞋发出咔嗒一声，她挪动一只脚，让他进入。

事后两人躺在床上共享一根烟，萝凯指责哈利贩毒。

“他们不是都用这种手法吗？”她说，“第一次免费，结果一次就上瘾了。”

“然后就得付钱。”哈利说着，朝天花板吐了一个大烟圈和一个小烟圈。

“付很多很多钱。”萝凯说。

“你来到这里只是为了性，”哈利说，“对不对？我只知道是这样。”

萝凯抚摸着他的胸膛：“你变得好瘦哦，哈利。”

他不接话，只是等待。

“我跟马地亚不是很顺利，”她说，“也就是说，他的部分很好，简直完美，是我的部分不好。”

“你们有什么问题？”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当我看着马地亚，心想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梦幻情人，他点燃了我心中的火，而我试着点燃他的，我几乎都要攻击他了，因为我需要一点欢愉，你明白吗？那会很棒，感觉很对，

可是我就是没办法……”

“嗯，我有点难以想象这个画面，可是我在听。”

她用力拉扯他的耳垂：“我们总是渴求对方，并不一定就代表我们的关系有质量保证。”

哈利看着小烟圈追上大烟圈，形成一个8。对，那是8，他心想。

“我开始找借口，”她说，“比如说马地亚从他父亲那里遗传来的奇特身体构造。”

“什么身体构造？”

“没什么特别的啦，只不过他自己很难为情。”

“别这样，快跟我说。”

“不行不行，没什么大不了的。起初我觉得他的难为情很可爱，现在我开始觉得有点烦，好像我想拿这种小地方来挑剔马地亚，作为借口……”她陷入沉默。

“作为来这里的借口。”哈利接口说。

她用力抱了抱他，起身下床。

“我不会再来了。”她噘嘴说。

萝凯离开哈利家时已接近午夜。毛毛细雨静静落下，柏油路面在街灯照耀下闪闪发亮。她拐弯走上史登柏街，她的车就停在这条街上。她坐上车，正要发动引擎，忽然看见雨刷下夹着一张纸条，上面有手写字迹。她把车门打开一条缝，伸手将那张纸拿进来。纸上字迹已几乎被雨洗去，她试着辨认模糊的字迹。

我们都得死，淫妇。

萝凯心头大惊，环顾四周，但四下无人，街上只见其他停在路边

的车辆。其他车上也夹了纸条吗？她并未看见。一定是碰巧；不可能有人知道她把车停在这里。她按下车窗，用两根手指夹着纸条，然后放开，发动引擎，驾车离去。

车子快到伍立弗路尽头时，她突然感觉有人坐在后座看着她，她往后视镜看去，竟看见一个小男孩的脸孔。那不是欧雷克的脸孔，而是个陌生小男孩。她猛然踩下刹车，橡胶轮胎摩擦柏油路面发出尖鸣，接着就听见后面的车辆发出愤怒的喇叭声，大响三次。她看着后视镜，胸口剧烈起伏，只见后方车上坐着一个年轻男子，一脸惊魂未定。她浑身发抖，继续驾车前进。

艾莉站在玄关里，双脚像是粘在地板上，手中依然拿着话筒。原来她不是心理作用，完全不是。

安利亚叫了她两声，她才回过神来。

“是谁打来的？”

“不知道，”她说，“打错了。”

他们上床睡觉时，她想偎依在他身边，但她做不到，她没办法靠近他，她是不洁的。

“我们都得死，”电话里那声音说，“我们都得死，淫妇。”

19 电视

第十六日

隔天早上调查小组集合开会时，卡翠娜那份七人名单当中的六个已经清查完毕，只剩一个人尚未清查。

“亚菲·史德普？”侯勒姆和麦努斯同时发出疑问。

卡翠娜默不作声。

“好吧，”哈利说，“我跟孔恩律师通过电话，他清楚地表示史德普不想回答他有没有不在场证明或其他问题。我们可以逮捕史德普，但他完全有权利不发表任何意见。要是我们逮捕他，只不过是跟全天下昭告说雪人依然逍遥法外而已。重点在于史德普说的究竟是实话，还是他只是在演戏。”

“可是那么有名的人会杀人吗？”麦努斯做个鬼脸，“有谁听过吗？”

“O. J.辛普森（O.J.Simpson）、”侯勒姆说，“菲尔·斯佩克特²、马文·盖伊³的父亲。”

“菲尔·斯佩克特是谁啊？”

“跟我说说你们的想法吧，”哈利说，“不用深思熟虑，想到什么就说。史德普有什么需要隐藏的吗？侯勒姆？”

侯勒姆揉揉他腮边的肉排形鬃胡：“他不肯正面回答费列森死亡的时候他在哪里，的确可疑。”

“布莱特？”

“我认为史德普只是觉得自己被怀疑很有趣而已，对他的杂志来说，这根本算不了什么，相反的是这件事正好强化了《自由杂志》那种局外人的形象，史德普就好像伟大的烈士独自对抗舆论的洪流。”

“我同意，”侯勒姆说，“我靠边站，他如果有罪的话不可能冒这种风险，他图谋的一定是独家新闻。”

“史卡勒？”哈利问。

“他在虚张声势，这些根本都是胡扯，有人真的了解媒体和言论自由这种东西吗？”

没人回答。

“好吧，”哈利说，“假设多数人的看法是正确的，他说的是实话，那我们就应该尽快把他剔除，继续调查其他线索。我们可以想到费列森死亡时有什么人可能跟史德普在一起吗？”

“想不出来，”卡翠娜说，“我打电话问过我一个认识的女性友人，她在自由杂志社上班，她说史德普在闲暇时间并不勤于社交，多半都独自待在阿尔克港的那间房子里，当然女人除外。”

哈利看着卡翠娜，联想到过度热心的学生，总是抢先老师一步。

“两个以上的女人吗？”

“据我这个朋友说，史德普一向喜欢招蜂引蝶，而且恶名昭彰。就在她拒绝他进一步求欢之后，他直截了当告诉她说她不够格当记者，应该转换跑道。”

“这个表里不一的王八蛋。”麦努斯不屑地说。

“她跟你有同样的看法，”卡翠娜说，“但事实上她真的是个烂记者。”

侯勒姆和哈利爆出大笑。

“去问你这个朋友能不能列出史德普的情人名单，”哈利说，站了起来，“然后再打电话去问杂志社员工同样的问题，我要他觉得我们紧迫盯人。去干活吧！”

“那你呢？”卡翠娜问，并未移动。

“我？”

“你没跟我们说你觉得史德普是不是在虚张声势。”

“这个嘛，”哈利微微一笑，“他讲的话绝对不是句句属实。”

其他三人看着他。

“他说他不记得他跟费列森的最后一通电话说过些什么。”

“然后呢？”

“如果你发现昨天跟你通过电话的人是连环杀手，而且还自杀了，你会不会立刻仔细回想你们的对话，问自己有没有察觉到什么？”

卡翠娜缓缓点头。

“我纳闷的另一件事是雪人寄一封信叫我去找他，”哈利说，“也就是说他应该早就料到我会去追查他，可是我一接近，他怎么就立刻急着脱身，设下骗局，要我们以为费列森是雪人？”

“说不定他老早就这样计划好了，”卡翠娜说，“说不定他跟费列森宿怨未了，早就有意栽赃，从一开始就这样引导你。”

“又或者他想借由这件事来打击你，”侯勒姆提出看法，“逼迫你犯错，然后在一旁安静地享受胜利。”

“得了吧，”麦努斯不以为然地说，“你说的好像雪人跟哈利之间有什么个人仇恨似的。”

另外三人沉默地看着他。

麦努斯眉头一皱：“真的吗？”

哈利从衣架上拿起他的夹克：“卡翠娜，我要你再去找包格希一次，就说我们有搜查令，可以查看患者病历，出事的话责任我来扛，看你能不能挖出什么关于史德普的事来。我要走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提维塔区的那个女人，”侯勒姆说，“卡米拉·罗西斯，她依然下落不明。”

“你去查一下，侯勒姆。”

“你要去干吗？”麦努斯问。

哈利微微一笑：“去学打扑克牌。”

哈利站在维格兰广场上唯一一栋公寓的六楼、崔斯可家门前，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奥索普乡每个人都度假去了，在按过所有其他人家的门铃后，这是最后的去处、绝望的行动。本名叫阿斯比·崔斯卓的崔斯可打开门，绷着一张脸看着哈利，因为他跟小时候一样知道，哈利来找他纯粹是因为别无他法可想。

崔斯可家的大门直通三十平方米的空间，说好听点，这叫作有开放式厨房的起居空间；说难听点，这叫作套房。房里的恶臭令人避之唯恐不及，那是细菌滋生在潮湿脚掌和污浊空气中所产生的气味，挪威语称之为Tåfis，意思是“脚趾放的屁”。崔斯可那双容易流汗的双脚遗传自父亲，他的绰号“崔斯可”也是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崔斯可的挪威文为Tresko，意思是木鞋，他经常穿这种四不像的鞋子，以为木头会吸收他的脚臭。

崔斯可的脚臭如果有什么优点可言，就是它掩盖了水槽里堆积如山的未洗餐具的气味、满溢出来的烟灰缸的气味、吸饱汗水挂在椅背上晾干的T恤的气味。哈利忽然想到在拉斯韦加斯世界扑克冠军锦标赛总决赛上，崔斯可过关斩将时，他那双汗津津的脚掌很可能将对手一个个都给逼疯了。

“好久不见。”崔斯可说。

“对啊，很高兴你有时间见我。”

崔斯可大笑，仿佛哈利说了个笑话。哈利不想在这间套房里多待片刻，直接切入正题。

“为什么打扑克牌只是在分辨对手是不是说谎？”

崔斯可似乎一点也不介意哈利直接跳过寒暄的部分。

“大家都认为扑克牌跟统计数据或概率有关，可是一旦你打到最高阶，面对的每一位选手都对概率了如指掌，那么战争就变成在别的地方开打。一流高手之所以能胜出是因为他们有能力读出其他选手的心思。在我前往赌城之前，我就知道跟我较量的会是一流高手。我家的卫星电视可以收看博弈频道播出的高手赛事，我把赛事录下来，仔细研究每个选手虚张声势的行为，用慢动作播放，记录他们脸上最细微的变化、他们的言行举止、重复的动作。我研究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了某些重复出现的行为，比如说有个选手会搔右鼻孔，有个选手会抚摸牌背。离开挪威的时候，我有把握自己会赢，结果惨的是我有个更明显的习惯：脸部会抽搐。”

崔斯可的阴森笑声听起来仿佛啜泣，连他那软趴趴的身体也为之震动。

“如果我找一个人来讯问，你可以分辨出他是不是在说谎吗？”

崔斯可摇摇头：“没那么简单。第一，我需要录像。第二，我必须看到牌面才知道他什么时候在虚张声势，然后我才能倒带，分析他唬人时会出现什么异常的行为。这是不是有点像校准测谎机？开始测谎之前，你会先叫受测者说一些显然为真实的事，像是他的名字，然后再叫他说一些显然为谎言的事，之后你看报表才有参考的基准。”

“显然为真实的事，”哈利喃喃地说，“还有显然为谎言的事，录成影片。”

“不过呢，就像我在电话里说的，我什么都没办法保证。”

哈利在痛苦之屋找到贝雅特·隆恩，她在抢案组工作时，在这个房间里花费最多时间。痛苦之屋是个没有窗户的办公室，里头摆满各类器材，可以查看和剪辑闭路电视影片，放大影像，辨识粒状影像中的人物或模糊电话录音中的声音。如今贝雅特已晋升为鉴识中心主任，而且正在请产假。

机器发出吱吱声，喷出的热气令她苍白且几乎透明的脸颊泛起红

晕。

“嗨。”哈利说着，让铁门在他身后关上。

娇小灵敏的贝雅特站起来跟他抱了抱，两人都觉得有点不自在。

“你变瘦了。”她说。

哈利耸耸肩：“一切……都还好吗？”

“克雷格该睡的时候睡，该吃的时候吃，几乎都不哭闹，”她微笑说，“现在对我来说他就是全世界。”

哈利觉得该说些关于哈福森的话，表示他没遗忘，但找不到适当的话语。贝雅特似乎明白，反过来问他好不好。

“很好、不错、糟透了，”他说，在椅子上坐下，“看你问的是什么时候。”

“今天呢？”她打开电视屏幕，按下按键，画面中的人开始退回到史多罗商场门内。

“我有偏执症状，”哈利说，“我觉得我追捕的这个人在操弄我，每件事都很混乱，我完全被他玩弄在手掌心，你知道这种感觉吗？”

“知道，”贝雅特说，“我都叫他克雷格。”她停止倒带，“想看看我发现了什么吗？”

哈利将椅子推近了些。众所周知，贝雅特天赋异禀，她脑部的梭状回特别发达且敏锐，梭状回是脑部储存和辨认人类五官的部位，也因此她等于是活的罪犯档案库。

“我看过所有涉案人士的照片，”她说，“包括丈夫、小孩、证人等等，我当然也知道我们的老朋友长什么样子。”

她一格一格移动影像。“那里。”她说，停了下来。

画面定格，上面显示的是由黑白颗粒组成的一群人，焦距模糊。

“哪里？”哈利说，觉得自己比以前跟贝雅特一起研究影像时还来得愚笨。

“那里，那就是照片中的人。”她从档案里拿出一张照片。

“跟踪你的会不会就是这个人，哈利？”

哈利惊愕地看着那张照片，缓缓点头，拿起电话，两秒钟后卡翠娜就接起电话。

“穿上外套，到楼下车库跟我碰面，”哈利说，“我们去兜风。”

哈利驾车走上乌朗宁堡路，再转入麦佑斯登路，避开玻克塔路的红绿灯。

“贝雅特确定是他吗？”卡翠娜说，“监视器的影像质量……”

“相信我，”哈利说，“如果贝雅特说是他，那就铁定是他。打电话去查号台，问出他家电话。”

“我存在手机里了。”卡翠娜说，拿起手机。

“存？”哈利瞥了她一眼，“你把见过的每一个人都存在手机里？”

“对，编为群组，结案后就整个删掉。你应该试试看的，按删除键的那种感觉真是美妙无比，真的……很有感觉。”

哈利在贺福区那栋黄色大宅对面停好了车。

大宅每一扇窗户都黑沉沉的。

“菲利普·贝克，”卡翠娜说，“真没想到。”

“记住我们只是去找他聊聊天，他打电话给费列森可能有非常合理的原因。”

“以至于他要用史多罗商场的公共电话？”

哈利看了卡翠娜一眼。她的颈部肌肤很薄，脉搏跳动显而易见。他移开视线，望向那栋大宅的客厅窗户。

“走吧。”他说，手刚握上车门门把，手机就响了起来，“哪位？”

手机那头的声音听起来相当兴奋，但仍以简短扼要的句子汇报。哈利在对方的一长串报告声中只说了两声“嗯”，一声惊讶的“什么？”还有一句“什么时候？”

对方的声音终于停了下来。

“打电话给重案指挥室，”哈利说，“请他们派附近两辆警车到贺福路，叫他们不要开警笛，还有叫他们停在住宅区的两端……什么？……因为里面有个小男孩，我们不要把菲利普搞得更紧张好吗？”

对方显然说好。

“是侯勒姆打来的。”哈利倚向卡翠娜，打开置物柜，翻寻了一会儿，找出一副手铐，“他的手下在卡米拉·罗西斯家车库里的车上发现好几枚指纹，拿去跟涉案人士比对。”

哈利从点火装置上拔下一串钥匙，弯下腰从座椅下方拿出一个金属箱，将钥匙插进金属箱的锁头，打开箱子，拿出一把黑色的短管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风挡玻璃上的一枚指纹比对吻合。”

卡翠娜的嘴唇做出无声的“哦”，朝黄色大宅侧过了头，面带询问的表情。

“对，”哈利回答说，“就是菲利普·贝克教授的指纹。”

他看见卡翠娜睁大眼睛，但声音跟往常一样冷静，“我有预感我很快就会按下删除键了。”

“也许吧。”哈利说，推开左轮手枪的旋转弹筒，查看里头是否装满子弹。

“不可能有两个男人都用这种手法绑架女人。”她把头侧过来又侧过去，仿佛在为拳击比赛做热身运动。

“很合理的假设。”

“我们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了。”

哈利看着她，心想自己怎么没跟她一样兴奋？逮捕犯人的那种亢奋感跑哪里去了？是不是因为他知道亢奋感很快就会被来得太迟的空虚感取代，最后他只能像消防队员那样翻看废墟？是的，但不尽然如此，而是另有原因，现在他感觉到了：因为他心中有个问号。指纹和史多罗商场的监视影像在法庭上一定可以作为如山铁证，可是这些证据来得太容易了，真凶不是这种人，他不会犯下这种平庸的错误。菲利普不是那个在雪人顶端摆上希薇亚头颅的人，不是那个将拉夫妥警探塞进冰箱的人，不是那个写信给哈利的人，信中写道：你应自问：“谁堆了雪人？”

“我们该怎么做？”卡翠娜问，“自己逮捕他？”

哈利从她口气中听不出这句话是不是问句。

“我们先在这里等待，”哈利，“等支援人手就位，再去按门铃。”

“如果他不在家呢？”

“他在家。”

“哦？你怎么……？”

“你看客厅的窗户，仔细看。”

她望向那扇窗户，只见大型观景窗内白光闪动。他看见她明白了，那是电视发出的光线。

他们在静默中等待。四周一片宁静。一只乌鸦发出一阵尖锐叫声后，一切又回复宁静。哈利的手机响起。

支持警力已经就位。

哈利简明扼要地对警察下达命令，他不想看见任何制服警察出现，除非他们接到命令或听见枪声或叫声。

“把手机切换到静音。”卡翠娜在哈利挂上电话之后说。

他微微一笑，照她的话做，偷偷瞄了她一眼，想起那扇冰箱门打开时她脸上的表情。现在她脸上并未出现恐惧或紧张，只有专注。他将手机放进夹克口袋，听见手机撞到手枪发出铿的一声。

他们下车，穿过马路，打开栅栏门。湿润的小石子贪婪地吸着他们的鞋底。哈利的眼睛紧盯那扇大窗，查看是否有影子出现，或有任何东西朝白色墙壁移动。

他们来到门口站定，卡翠娜看了哈利一眼，见他点了点头。她按下门铃，门内传出深沉、犹豫的叮咚声。

他们等待着，大门旁的椭圆形波浪纹窗玻璃上并未出现人影。

哈利向前移动，将耳朵贴在玻璃上，这是一种查探屋内状况极为简单而有效的方法。但他什么声音也没听见，连电视的声音都没有。他后退三步，抓住门前台阶上方突出的屋檐，再用双手抓住排水管，将自己拉了上去，直到高度可以让他透过窗户看见整间客厅：客厅地上坐着一个人，双腿交叠，背对着他，身穿灰色外套，一副大耳机罩在头上，仿佛一个黑色光环，耳机上的电线延伸到电视上。

“他听不见我们按门铃，因为他戴着耳机。”哈利说，落下地来，正好看见卡翠娜握住门把。门框周围的橡胶条发出吻合声。

“看来我们受到欢迎。”卡翠娜轻声说，走进门内。

哈利吃了一惊，心中暗骂，跟在她后头迈开大步走了进去。卡翠

娜已走到客厅门前，打开了门，站在那里等待哈利走到她身旁。她后退一步，却撞上一个台座，台座上的花瓶惊险地左摇右摆，最后又回到直立的位置。

他们和那人距离至少六米，那人依然背对他们坐在地上。

电视屏幕上的一个小宝宝握着一名微笑妇人的食指，正在试着走路。DVD播放器的蓝色光芒在电视机下方亮着。哈利突然觉得眼前这一幕似曾相识，同时意识到惨剧即将重演。一切都一模一样：寂静、家庭影片播放天伦之乐、过去和现在的强烈对比，悲剧已然上演，如今只差结局。

卡翠娜伸手一指，但哈利已经看见。

一把枪放在那人背后，就在完成一半的拼图和GameBoy游戏机之间，看起来像玩具手枪。格洛克21手枪，哈利猜想。他全身进入警戒状态，感觉有点反胃，更多肾上腺素释放到血液中。

他们有两个选择：其一是留在门口，大喊菲利普的名字，冒着可能必须面对持枪恶徒的风险；其二是在菲利普发现他们之前，先夺去他的枪械。哈利将手放在卡翠娜肩膀上，将她推到背后，心中计算着菲利普转过身、拿起手枪、瞄准、击发，总共要花多久时间。他只要四大步就能走到手枪旁边，背后没有光线会将他的影子投射到前方，电视屏幕的光线太强，不会映照出他的身影。

哈利深深吸口气，开始行动，尽量将脚轻轻踏上木质拼花地板。那人的背影并未移动。他的第二步才跨出一半，就听见背后传来碎裂声，他凭直觉知道是那个花瓶掉下来了。就在此时，他看见那人转过身来，也看见菲利普脸上痛苦的神情。哈利僵在原地，两人互相对望。菲利普背后的电视屏幕陷入漆黑，他张开嘴巴似乎想说什么，眼白布满红色河川般的血丝，双颊肿胀，像是刚刚哭过。

“那把枪！”

发出大吼的是卡翠娜。哈利本能地抬起双眼，在黑色电视屏幕上

看见她的身影。只见她站在客厅门口，双腿张开，双臂向前伸直，双手握着一把左轮手枪。

时间似乎慢了下来，变成无形的浓稠物质，只有他的感官实时运作。

一个像哈利这样训练有素的警察遇上这种状况，应该本能地趴到地上，拔出枪来，但另有一样晚于他的直觉却更有力的东西在运作。起初他认为自己是因为另一个似曾相识的经验才会有如此的反应，但后来他有了不同看法。那个似曾相识的画面是一个男子被警方的子弹击中，死在地上，因为男子知道自己已走到路的尽头，再也没有能量去和更多鬼魂缠斗。

哈利向右跨出一步，挡住卡翠娜的射击线。

他听见背后传来上过油般滑顺的咔嚓声，那是扣扳机的手指松开后，左轮手枪的击锤回到原位的声音。

菲利普的手按在手枪附近的地面上，手指和指间的肌肉泛白，这表示他的身体重量压在手上。他的另一只手——左手——拿着遥控器。倘若菲利普要以现在这个坐姿用右手去拿枪，肯定会失去平衡。

“不要动。”哈利大声说。

菲利普唯一的动作是眨眼两下，像是想抹去哈利和卡翠娜的身影。哈利冷静而迅速地向前移动，弯腰捡起地上那把枪，只觉得异常地轻。事后回想，那把枪轻到让他觉得弹匣内不可能有子弹。

哈利将那把枪塞进夹克口袋，就放在他自己的左轮手枪旁，然后蹲下。他在电视屏幕上看见卡翠娜举枪对准他们，紧张地不断变换身体重心。哈利朝菲利普伸手过去，他像只胆小的动物般向后退缩，哈利除下他头上的耳机。

“尤纳斯呢？”哈利问。

菲利普怔怔地看着哈利，仿佛搞不清楚眼前状况，也听不懂哈利说的语言。

“尤纳斯呢？”哈利又说一遍，然后大喊，“尤纳斯！尤纳斯，你在家吗？”

“嘘，”菲利普说，“他在睡觉。”他的声音恍恍惚惚，像是吃了镇静剂。

菲利普指了指耳机：“不要吵醒他。”

哈利吞了口口水：“他在哪里？”

“哪里？”菲利普侧过了头，看着哈利，仿佛这时才认出他来，“当然在床上，小孩都要睡在自己的床上啊。”他的声音抑扬顿挫，像是在唱一句歌词。

哈利将手伸进另一边夹克口袋，取出手铐。“把手伸出来。”他说。

菲利普又眨了眨眼。

“这是为了你自己的安全着想。”哈利说。

这是一句常用的话，警校的训练会让人把这句话深深印在脑子里，这句话主要是设计用来让被捕者放松下来。然而当哈利听见自己说这句话时，他立刻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挡住卡翠娜的射击线，而原因并不是鬼魂。

菲利普像是哀求般举起双手，钢制手铐铐上他细长多毛的手腕。

“待在这里，”哈利说，“她会负责照顾你。”

哈利直起身来，走到门口卡翠娜站立的位置。她已把枪放下，对他微笑，眼中闪烁着奇特的光芒，眼眸深处似乎有火在燃烧。

“你没事吧？”哈利低声问道，“卡翠娜？”

“当然没事。”她笑说。

哈利迟疑片刻，然后继续向前走，爬上楼梯。他记得尤纳斯的房间在哪个位置，却先打开其他房门，想拖延可怕时刻的到来。菲利普的卧房虽然没开灯，但还是看得出双人床的轮廓，床上另一边的单人被已被移走，仿佛他已知道她不会再回来。

接着哈利来到尤纳斯的房门口。他先清除脑中所有的思绪和影像，然后才打开门。黑暗中传来一种杂乱又不和谐的细致叮叮声，虽然他看不见任何东西，但他知道开门所产生的气流扰动了一小排细金属管；欧雷克的卧室天花板也挂着同样的金属风铃。哈利走进房内，模糊中看见有个人或有个东西盖在被子下。他聆听是否有呼吸声，却只听见风铃持续的震动声，迟迟不肯散去。他将手放在被子上，突然间全身因为恐惧而麻木。虽然这个房间里没有东西呈现出实质上的危险，但他知道自己恐惧的是什麼。他的前任上司莫勒替他指出过这一点：他恐惧的是自己的人性。

他小心翼翼掀开被子，露出下方的躯体。那是尤纳斯。黑暗之中，尤纳斯看起来真的在睡觉，只不过他双眼微睁，瞪着天花板。哈利注意到尤纳斯的前臂贴着一片护创胶布。哈利俯身到他半张的嘴巴前，触摸他的额头，竟吓了一大跳，因为哈利的手触摸到温暖的肌肤，耳际感到一丝热气吹过，接着便听见一个昏沉的声音说：“妈咪？”

哈利对自己的反应毫无准备，或许是因为他心里想的是欧雷克，或许是因为他心里想的是自己小时候从床上醒来，以为母亲尚在人世，便冲进他们奥索普乡老家的父母卧房，却只看见双人床上孤零零地只剩一边的被子。

哈利不能自己，眼里突然涌出泪水，直到尤纳斯的影像在眼前变得模糊。泪水滚落脸颊，留下温热的痕迹，顺着纹路流到嘴角。他尝到了咸涩的滋味。

第四部

20 太阳眼镜

第十七日

早上七点，哈利打开拘留所二十三号囚室。菲利普·贝克衣着整齐坐在铺位上，一脸空洞望着哈利。哈利将他从值班室拿来的椅子放在囚室中央。这间囚室占地五平方米，专供过夜人犯或警署的关押罪犯使用。哈利跨坐在椅子上，拿出一包皱巴巴的骆驼牌香烟，拍出一根，朝他递去。

“在这里抽烟是违法的吧？”菲利普说。

“如果是我坐在这里等待被判无期徒刑，”哈利说，“我想我会冒这个险。”

菲利普只是盯着哈利瞧。

“来一根嘛，”哈利说，“要偷偷抽烟的话，没什么地方比这里更过瘾了。”

菲利普冷冷一笑，接过哈利拍出的烟。

“尤纳斯没事，在这种情况下也难为他了，”哈利说，拿出打火机，“我跟班狄森夫妇谈过了，他们同意照顾他几天，社区工作人员还来跟我争论，不过最后还是答应了。警方还没公布你被捕的消息。”

“为什么？”菲利普问，将烟凑上打火机，小心翼翼吸了一口。

“我等一下再回答这个问题，不过你应该知道如果你不合作，我就没办法再压住这个消息。”

“啊哈，你是来扮白脸的，昨天讯问我的那个是黑脸对不对？”

“没错，贝克，我是来扮白脸的，可是我想私下问你几个问题，你告诉我的事不会也不能用来对付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菲利普耸耸肩。

“昨天讯问你的警官叫艾斯本·列思维克，他认为你说谎。”哈利说，朝天花板的烟雾警报器吐出一口蓝烟。

“说什么谎？”

“你说你跟卡米拉·罗西斯只在车库里说了几句话，然后就走了。”

“我说的是真的，你认为呢？”

“我的想法和艾斯本昨天跟你说的一样，我认为你绑架卡米拉，杀死了她，然后把尸体藏起来。”

“太扯了吧！”菲利普插口说，“我们只是讲几句话而已，真的！”

“那为什么你拒绝透露你跟她说了一些什么？”

“因为那是私事，我跟你们说过了。”

“你承认你在费列森死亡那天打过电话给他，我想你应该也把你们在电话里说的话视为私事吧？”

菲利普环视四周，像是以为某个地方会有烟灰缸：“听着，我没有任何犯法的事，如果没有律师在场的话，我不想再回答任何问题，我的律师今天晚点才会来。”

“昨天晚上我们提供了一个律师给你，这个律师可以马上就来。”

“我想找一个像样的律师，而不是那种……地方政府员工。你们是不是也该告诉我，为什么你们认为我杀害了这个姓罗西斯的太太？”

哈利听了菲利普的措辞后颇为错愕，也就是说，哈利听了菲利普

称呼卡米拉为“姓罗西斯的太太”甚是惊讶。

“如果她失踪了，你们应该逮捕艾瑞克·罗西斯才对啊，”菲利普继续说，“犯人不通常是丈夫吗？”

“的确，”哈利说，“可是艾瑞克有不在场证明，卡米拉失踪的时候他在公司。你之所以会坐在这里是因为我们认为你是雪人。”

菲利普的下巴掉了下来，眨了眨眼，就跟昨晚他在贺福区的自家客厅里一样。哈利指着菲利普指间螺旋上升的烟雾说：“你得抽几口，不然我们会触动警铃。”

“雪人？”菲利普冲口而出，“雪人不是伊达·费列森吗？”

“不是，”哈利说，“我们知道不是。”

菲利普的眼睛眨了两下，接着爆出大笑，笑声又干又涩，听起来像是咳嗽：“原来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还不对媒体发布消息的原因，你们不能让媒体发现你们搞错人了，同时你们又急于追捕真凶，或可能是真凶的人。”

“没错，”哈利说，吸了一口自己的烟，“目前这个真凶是你。”

“目前？我以为你这个白脸是要让我以为你们什么都知道，我才有可能立刻招供。”

“可是我并不是什么都知道。”哈利说。

菲利普眯起一只眼：“这是陷阱吗？”

哈利耸耸肩：“这只是我的直觉，我需要你说服我你是清白的，昨天的讯问草草结束只是更让人觉得你隐瞒了很多事而已。”

“我没什么事好隐瞒的，我只是不明白如果我没做出什么犯法的行为，为什么要什么事都告诉你。”

“你仔细听好了，贝克，我不认为你是雪人，也不认为你杀了卡米拉，而且我认为你是个有理性有想法的人，你应该明白如果你现在就把那所谓的私事告诉我，绝对会把伤害降到最低，否则你明天就会在报纸上看见斗大标题写着：菲利普·贝克教授涉嫌犯下挪威最令人发指的命案。你应该知道就算你是清白的，后天就被释放，名字也会永远跟这些头条新闻扯上边，你儿子也是。”

哈利看着菲利普的喉结在长出胡楂儿的脖子上上下移动，看着他的脑袋归纳出符合逻辑的简单结论。接着菲利普将他的私事说了出来，语调极其痛苦，起初哈利还以为那是因为菲利普不习惯抽烟的缘故。

“我老婆碧蒂是个淫妇。”

“什么？”哈利尽量不让心中的讶异表现出来。

菲利普将烟丢在地上，倾身向前，从后口袋拿出一本黑色笔记本：“她失踪后我发现了这个，就放在她的抽屉里，她连藏都懒得藏。乍看之下你会觉得没什么，只是常见的备忘录，拿来写些电话号码什么的，可是我拿去比对电话簿之后才发现并没有这些号码，这些是密码。可是我老婆不擅长写密码，我不到一天就把它破解了。”

艾瑞克·罗西斯是李特费利搬家公司的老板，这家公司之所以能在利润相当有限的搬家市场里找到利基，是由于定价低、采用侵略性营销策略、雇用廉价外籍劳工、搬家合约上要求物品一旦全搬上货车，客户就得在货车出发前往目的地之前付现。他从来没在任何一个客户身上赔过钱，主要是因为合约上有一行小字，注明任何有关损害和偷窃的申诉都必须在两天内提出，而实际上百分之九十的申诉都来得太晚，因此不予受理。至于那剩下的百分之十，艾瑞克自有一套办法对付，不是避不见面，就是使出拖延战术，那些等离子电视遭窃或钢琴被砸坏的苦主，最后都被他搞得精疲力竭而不了了之。

艾瑞克很年轻就投入了搬家业，在李特费利搬家公司上班，这家公司的老板是艾瑞克父亲的朋友，他会进这家公司就是通过父亲的安

排。

“这小鬼要他去上课安静不下来，要他去当混混又太聪明，”他父亲说，“你能收留他吗？”

艾瑞克去当了业务员，赚取佣金，很快就以自身的魅力、效率和蛮横闯出一片天。他遗传了母亲的褐色眼珠、父亲的浓密鬈发和运动员体格，很多女性客户遇上他都当场签下合约，不再询问其他搬家公司的报价。他很聪明，对数字也很有一套，偶尔公司需要投标大案子时，他也能提供策略：价格压低，损害自付额拉高。五年后，公司获利可观，艾瑞克成了老板经营公司的左右手。某年圣诞节前夕，老板将一张桌子搬到艾瑞克的新办公室，就在他二楼的办公室旁边。这只是一项相当简单的搬运工作，但他突然心脏病发，倒地身亡。接下来几天，艾瑞克安慰老板的妻子说他有办法——而且是非常有办法——扛起这家公司。丧礼过后一星期，艾瑞克和她敲定了一笔几乎只是象征性的经营权转移费用，这个金额反映了艾瑞克强调的所谓“这是一家市场利润有限且风险高、利润率几乎等于零的小公司”。他坚决主张，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有人能继续经营她丈夫打拼了一辈子的事业。他说这些话时，褐色眼眸里闪着一滴泪光，她伸出一只颤抖的手放在他手上，说他应该亲自来跟她报告公司状况。就这样，艾瑞克成了李特费利搬家公司的老板，他上任的第一件事是将所有的申诉信件丢进垃圾桶，重拟搬家合约，发传单给富裕的奥斯陆西区每一户人家，因为那里的居民最常搬家，而且对价格极为敏感。

艾瑞克三十岁那年，拥有的财富已足以购入两辆宝马、法国戛纳北部的一栋避暑别墅、提维塔区占地五百平方米的独栋洋房。他是在提维塔区的公寓长大的，这里的公寓不会挡住阳光。简而言之，他负担得起卡米拉·桑丹。

卡米拉来自西奥斯陆布明贺区的破产制衣贵族，布明贺区对艾瑞克这个工人之子而言，就和现在他在提维塔区自家地下室堆积一米高的法国葡萄酒一样陌生。当他走进桑丹家那栋华丽的宅邸，看见那些即将被搬走的家具时，他才发现自己尚未拥有什么，同时下定决心一

定要拥有，那就是品味、风格、昔日的辉煌和自然散发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只会被礼貌和微笑更为强化。而所有这些特质全都体现在桑丹家的女儿卡米拉身上——她脸上戴着一副太阳眼镜，坐在阳台上眺望奥斯陆峡湾。艾瑞克知道那副太阳眼镜可能是在当地加油站买的，但是戴在她脸上就成了古驰、杜嘉班纳，或其他那些不知道该如何发音的名牌。

现在他知道那些名牌要如何发音了。

除了几幅要卖掉的画，他替桑丹一家人搬走所有东西，运到一个较不时尚的地点、一间较小的房子。他还偷偷扣下一样东西，而且从未接到他们的遗失申诉。当卡米拉站在提维塔教堂外成为她的新娘，该区的公寓成为他们婚礼的无言见证时，卡米拉的父母并未对女儿的选择噤嘴不表苟同，也许是因为他们看见艾瑞克和卡米拉在某种程度上是互补的：他缺乏教养，她缺乏金钱。

艾瑞克将卡米拉捧在手心像公主，她也让他这样做。她要什么他都给她，房事方面若她兴趣缺乏，他绝对不会去烦她，他唯一的要求是当他们一同出门或邀请“跟他们友好的夫妇”来家里吃饭时，她必须打扮漂亮，而所谓“跟他们友好的夫妇”不外乎是他的童年友人。卡米拉有时会纳闷，不知道艾瑞克是否真心爱她，但她逐渐对这个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东区男子产生深厚的感情。

对艾瑞克而言，他觉得开心无比，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卡米拉不是个热情的女人；事实上在他眼中，卡米拉的这个特质，正是其他那些他习以为常的女人通通都比不上的。至于他的生理需求，只要通过他和客户的接触就能解决。艾瑞克认为搬家这种事总令人多愁善感、忧愁伤心、容易对新体验敞开心扉。总之，他搞上单身女子、分手女子、同居女子、已婚女子，地点在餐桌上、楼梯间、包着塑料套的床垫上、刚清洁过的拼花地板上，四周高高低低堆满已用胶带封妥的纸箱。当他们的叫声在光秃的四壁间回绕，他心里想的是接下来该买什么东西给卡米拉才好。

这种安排的美妙之处在于他很自然地不必再见到这些女人，因为

她们都会搬到其他地方，消失无踪，几乎每个都是如此，只有一个例外。

碧蒂·欧森有一头深色头发，脸蛋甜美，身材惹火有如《阁楼》女郎。她比他年轻，高亢的声音和话语使她显得更加年轻。当时她已怀有两个月身孕，准备从艾瑞克居住的提维塔区和孩子的准爸爸搬去贺福区，她也即将嫁给那个西区男子。艾瑞克十分认同碧蒂搬去贺福区高级地段的这个决定，但当他和碧蒂在空房间的一张纺锤式靠背椅上亲热之后，他发觉他们之间的性事对他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简而言之，艾瑞克棋逢敌手。

的确，他一想到碧蒂就觉得自己是男人，他在地面前不必假装，因为她就是要他本来的样子，那就是把她干得欲仙欲死，从某个角度来看，他们在一起做的也只有这件事。无论如何，他们开始在屋主即将迁入或搬出的空屋里碰面，一个月至少一次，每次都冒着可能被发现刺激感。他们动作快，效率高，模式固定，没有变化。然而艾瑞克期盼这种幽会的到来，仿佛小孩期盼圣诞节一样，也就是怀抱着真诚不复杂的喜悦之情，而这种心情会被一种确定感所提升，因为他确定一切都会相同，他的期盼会被满足。他们过着没有交集的生活，生活在没有交集的世界里，这对他们两人而言都是非常恰当的安排。因此他们继续碰面，只有在她生产——幸好是剖腹产，过长假，他得性病时才中断。他得的性病是无害的，来源已不可考，他也无心追究。一晃眼十年过去了，现在艾瑞克在土萨区一间半空的公寓里，面前纸箱上坐着一名高大的平头男子，男子的声音仿佛割草机，问他是否认识碧蒂·贝克。

艾瑞克的喉头像是一哽住似的，说不出话。

平头男子说他叫哈利·霍勒，是犯罪特警队的警监，但这个叫哈利的看起来比较像他手下的搬家工人，而不像警监。艾瑞克报案卡米拉失踪后，曾有失踪组的警察来找过他，因此当这个平头警监来找他并亮出警察证时，艾瑞克脑子里闪现的第一个念头是他们有卡米拉的消息了。由于他面前的这个平头警监并未事先打电话给他，而是直接找

来这里，因此他担心自己听见的会是坏消息。他叫搬家工人通通出去，请平头警监坐下，自己掏出一根烟，准备承受打击。

“怎么样？”平头警监说。

“碧蒂·贝克？”艾瑞克重复一次，试着点燃香烟，快速思索该如何回答才好，可是他既点不燃香烟，也答不出话——老天，他的脑袋连慢下来都不行。

“我了解你必须让自己镇定下来，”平头警监说，拿出一包烟，“没关系，慢慢来。”

艾瑞克看着平头警监点燃一根骆驼牌香烟，倾身向前，将打火机凑过来。

“谢谢。”艾瑞克咕哝说，用力吸了一口，吸得香烟噼啪作响。烟灌满了他的肺脏，尼古丁注入他的血管，扫除了所有障碍。他总觉得这件事迟早会东窗事发，警察迟早会发现他和碧蒂的关系，来找他问话。

先前他只担心要如何对卡米拉隐瞒这件事，但现在的情势截然不同，而且是从现在这一刻起才变得截然不同，因为他从没想过警方可能会将两件失踪案联系在一起。

“碧蒂的丈夫菲利普·贝克找到一本笔记本，碧蒂在里头写了一些很容易破解的密码，”平头警监说，“写的是电话号码、日期和简短信息，毫无疑问，碧蒂跟许多男人定期保持联络。”

“许多男人？”艾瑞克脱口而出。

“不知道这算不算安慰，可是贝克认为碧蒂最常见的人是你，而且据我了解，你们碰面的地方数都数不清。”

艾瑞克仿佛坐在一艘船上漂流，看着浪潮从地平线那端升起。他默不作声。

“所以菲利普才查出你家地址，带着他儿子的玩具枪，一把做得惟妙惟肖的格洛克21手枪，前往提维塔区等你回家。他说他想在你眼中看见恐惧，逼你说出一切，好让他把你的名字告诉我们。他跟着车子进入车库，却发现开车的人是你老婆。”

“那他……他……”

“对，他把一切都告诉你老婆。”

艾瑞克从纸箱上站了起来，走到窗边。这间房子有景观，可以看见土萨公园和沐浴在早晨阳光中的奥斯陆。他不喜欢有景观的老公寓，因为有景观代表楼梯高；景观越好，楼梯就越高，而越稀有的公寓就代表货物越沉重越昂贵、损害赔偿金越高、他的手下生病请假的天数越多。但这就是维持低价位所伴随而来的风险：你总是可以击败对手，赢得最烂的工作。随着时间推移，所有风险都必须付出代价。艾瑞克深深吸了口气，听见平头警监在木质地板上拖着脚走路，他知道任何拖延战术都无法耗尽这名警监的耐心，这份损害报告他没办法丢进垃圾桶了事，如今已冠夫姓贝克的碧蒂·欧森将是令他赔钱的第一个客户。

“然后他告诉我说他和碧蒂的婚外情长达十年，”哈利说，“他们第一次见面而且发生性关系的时候，碧蒂就已经怀了她先生的身孕。”

“应该说怀了她先生的孩子，”萝凯纠正他，将枕头拍平，好让自己能看着他，“或是说怀有身孕。”

“嗯，”哈利说，用手臂撑起自己，伸手越过她，去拿床头桌上那包烟，“这次不是那百分之二十。”

“什么？”

“广播节目说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北欧儿童，父亲另有其人，”他在那包烟里摇出一根，凑向百叶窗透入的午后阳光，“一起抽一根？”

萝凯点点头，不发一语。她不抽烟，但这是他们做爱完会一起做

的事：共享一根烟。萝凯第一次说想尝尝看抽烟的滋味，是因为她想感受一下他的感受，想跟他一样受到毒害和刺激，尽可能靠近他。他想到的则是他所见过的每个吸毒女子，都因为这个同样的白痴理由而第一次尝试吸毒，因此断然拒绝。但她说服了他，最后这演变成一种仪式，做爱之后，他们会缱绻着缓慢地抽一根烟，仿佛这根烟是做爱的延伸。有时这感觉像是在搏斗之后抽一管象征和平的烟斗。

“可是碧蒂失踪的那整个晚上，艾瑞克都有不在场证明，”哈利说，“他在提维塔区参加男性聚会，六点开始，聚会持续一整个晚上，至少有十个证人承认他们大部分都只是在浪费时间，可是早上六点以前不准有人回家。”

“为什么不能泄露费列森不是雪人的消息？”

“只要真正的雪人认为警方以为凶手已经落网，他就会保持低调，暂时不再犯案，当然这只是我们的希望而已。而且如果他以为我们已经停止追查，就会放下戒心，那么我们就可以安静地、悠哉地接近他……”

“怎么我觉得你的语气有点酸？”

“可能吧。”哈利说，将烟递给她。

“你不太相信事情会这样发生喽？”

“我认为我们的上司有很多理由隐瞒费列森不是真凶的事实，总警司和哈根庆祝破案时举行过记者会……”

萝凯叹了口气：“我有时还是会想念警署。”

“嗯。”

萝凯凝视着香烟：“你曾经不忠吗，哈利？”

“请定义不忠。”

“跟伴侣以外的人发生性关系。”

“有。”

“我是说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你知道我不能完全确定。”

“好吧，说你清醒的时候就好。”

“没有，一次都没有。”

“那我现在在这里，你对我有什么看法？”

“你这是陷阱式问题吗？”

“我是认真的，哈利。”

“我知道，我只是觉得我不想回答。”

“那烟就不给你抽。”

“嗯，好吧，我认为你心里要的是我，但你却希望要的是他。”

这两句话萦绕着他们，仿佛烙印在黑暗之中。

“你真是他妈的……超然。”萝凯怒声说，将烟递给哈利，双臂交叠胸前。

“也许我们不该讨论这个话题吧？”哈利提出建议。

“但我必须讨论这个话题！你难道不明白吗？不然我会疯掉的，我的天，我来这里已经是疯了，现在还……”她把被子拉到下巴。

哈利翻了个身，倚到她身旁，尚未触碰她，她就闭上眼睛，头往后倾。他在她微张的双唇间听见她呼吸加速，心想：她是怎么办到的？一转眼就能从羞愧转换到放纵？她怎么可以这么……超然？

“你认为……”他说，看见她睁开双眼，眼神流露出惊讶和沮丧，看着天花板，心想他的爱抚怎么还没来到。“会不会是良心不安让我们变得淫荡？我们之所以不忠并不是因为不顾羞愧，而是因为羞愧不已？”

她的眼睛眨了好几下。

“有点这个意思，”她终于说，“但不是全都如此，至少这次不是。”

“这次？”

“对。”

“我以前问过你一次，当时你说……”

“我说谎，”她说，“我曾经不忠。”

“嗯。”

他们沉默地躺在床上，聆听彼斯德拉街传来遥远的下午高峰时间的车流声。今天她下班后直接就来找他，他知道萝凯和欧雷克的时间表，知道她很快就要离去。

“你知道我恨你什么吗？”她终于说，拧他耳朵，“你他妈的又骄傲又顽固，甚至连问我背叛的人是不是你都问不出口。”

“呃，”哈利说，接过那根抽了一半的烟，欣赏她跳下床的赤裸胴体，“我为什么要知道？”

“跟碧蒂的老公一样啊，为了拆穿谎言，让真相大白。”

“你认为真相可以减少菲利普·贝克的不快乐吗？”

她从头顶套上毛衣，那是件黑色紧身粗羊毛衣，直接贴在她柔嫩的肌肤上。哈利忽然想到，如果他真要嫉妒的话，那么会是嫉妒那件

毛衣。

“你知道吗，霍勒先生？作为一个以发掘真相为工作的人，你真的很喜欢活在谎言里。”

“好，”哈利说，将烟按熄在烟灰缸里，“那你就说吧。”

“那是在莫斯科，我跟费奥多尔交往的时候，对象是和我一起受训的挪威大使馆专员，我跟他完完全全坠入爱河。”

“然后呢？”

“当时他也有女朋友，可是当我们准备跟各自的情人分手时，他的女朋友抢先一步，说她怀孕了。整体来说，我对男人的品位还算不差……”她拉上靴子，噙起上唇，“所以我爱上的这个男人当然不会抛弃他应尽的责任，他申请调回奥斯陆，我再也没见过他，后来我就和费奥多尔结婚了。”

“结婚后你很快就怀孕了？”

“对，”她扣上外套扣子，低头看着他，“有时我会纳闷我跟费奥多尔结婚是不是为了忘记他？欧雷克会不会不是爱的结晶，而是相思的结晶？你觉得欧雷克会是相思的结晶吗？”

“我不知道，”哈利说，“我只知道他是个很棒的结晶。”

她低头对他露出感激的微笑，弯腰在他额头上轻轻一吻：“我们不会再见面了，哈利。”

“当然不会。”他说，在床上坐起来，看着光秃的墙壁，直到听见楼下大门发出沉重的砰的一声。然后他走进厨房，扭开水龙头，从上方橱柜里拿下一个玻璃杯。等待自来水转凉时，他的视线落在月历那张照片上，欧雷克和身穿天蓝色洋装的萝凯。接着他的视线来到地面。油地毯上有两个湿的靴子脚印，一定是萝凯留下来的。

他穿上外套和靴子，正要离开，却又转过身，从衣柜上方拿起他

那把史密斯威森佩枪，塞进外套口袋。

做爱的感觉依然留存在他体内，犹如幸福的颤动、温和的中毒。他走到院子栅门前，突然听见咔嚓一声，他立刻转过身，朝院子里比街上更黑暗的地方望去。他原本打算继续往前走，正要提步前进，却在地上看见脚印，那脚印跟油地毯上的靴子脚印一模一样，于是他往院子里走去。头上窗户透出的黄色光线照在残雪之上发出亮光，这些残雪因为位于太阳照不到的地方，所以尚未融化。而它就伫立在地下储藏室门口，身形歪曲，头斜向一边，双眼是卵石，笑容是小碎石，对着他笑。无声的笑声回荡在砖墙之间，融入歇斯底里的尖叫声中。他听见那是他自己的尖叫声，在此同时，他已抓起地下室楼梯旁的雪铲，狂暴地挥舞。雪铲尖锐的金属边缘插入头部下方，将雪人的头铲了起来，湿漉漉的冰雪飞溅到墙上。接着又是猛力一铲，雪人的身躯被劈成两半。第三铲则让剩下的部分溃散在院子中央的黑色柏油地上。哈利站在原地不住喘气，这时他又听见背后传来咔嚓一声，犹如左轮手枪扣动扳机的声音。他迅速转身，丢下铲子，拔出黑色左轮手枪，动作一气呵成。

只见木围墙旁的老桦树下站着穆罕默德和萨尔玛，他们睁着带有稚气和恐惧的大眼睛，无言地看着眼前这位邻居。他们手上拿着干枯的树枝，看起来可以作为雪人优雅的手臂，但萨尔玛出于惊吓，已不小心将树枝折成两半。

“我们……的雪人。”穆罕默德结巴地说。

哈利将左轮手枪放回外套口袋，闭上双眼，暗暗咒骂自己，吞了口口水，命令自己的脑子让手放开枪托。然后他睁开眼睛，看见萨尔玛的褐色眼珠里已盈满泪水。

“抱歉，”哈利低声说，“我再帮你们堆一个。”

“我要回家。”萨尔玛低低地、口齿不清地说。

穆罕默德牵起小妹的手，陪她走回家，远远避开哈利。

哈利感觉着握在手中的枪托。他以为那个咔嚓声是击锤拉起的声音，但显然他判断错误；这阶段的击发程序是不会发出声音的。他听见的是击锤回到原位的声音、子弹未被击发的声音、活着的声音。他又拔出佩枪，指向地面，扣动扳机。击锤并未移动，直到他将扳机压到剩下不到三分之一的位置，心想子弹就要发射时，击锤才升了起来。他放开扳机，击锤回到原位，发出金属咔嚓声。就是这个声音。于是他明白，曾有人将扳机扣到那么后面的位置，使得击锤升起，准备击发。

哈利抬头往二楼他家的窗户望去，只见窗户里黑魆魆的，这时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不在时，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艾瑞克·罗西斯无精打采地瞪着办公室窗外，陷入沉思，想着他对碧蒂那双褐色眼眸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知道得那么少；想着他得知碧蒂曾和其他男人上床，比起得知她失踪甚至可能死亡的消息还令他难过；想着他宁愿卡米拉死在杀人犯手下，都比在这种情况下失去她来得好。但艾瑞克想的大部分是他一定爱过卡米拉，而且依然爱着她。他打过电话给她父母，但他们也没有她的消息。也许她跑去住在奥斯陆西区的女性友人家了，虽然他只耳闻过这些女性友人而从未见过。

他看着傍晚的幽暗逐渐笼罩格鲁谷，黑暗越来越浓，逐渐抹去事物的轮廓。今天的公事都已办完，但他不想回家，不想回到那栋太大、太空洞的房子里，现在还不想。他身后的壁橱里有个箱子，里头放着各式烈酒，他称之为福利品，是从他们搬过的各类酒柜里搜刮来的。可是壁橱里没有搅拌器。他在咖啡杯里倒了些金酒，啜饮一小口，这时桌上电话响起。他认出来电号码上的法国国码，这个号码不在申诉名单上，于是他接起电话。

他一听呼吸声就知道是妻子打来的，虽然她连一句话都没说。

“你在哪里？”他问道。

“你说呢？”她的声音听起来很遥远。

“你是在哪里打电话的？”

“凯丝比。”

凯丝比是一家餐馆，距离他们在法国的别墅大约三公里。

“卡米拉，警察在找你。”

“是吗？”

她听起来像是在凉椅上打瞌睡，感觉百无聊赖，正在激起感兴趣的心情，语气礼貌、疏离、冷淡，正是她多年前在布明贺区的阳台上让他一见倾心的那种态度。

“我……”他开口说，却又打住。他又能说什么呢？

“我觉得我应该在我们的律师打电话给你之前，先知会你一声。”她说。

“我们的律师？”

“我家族的律师，”她说，“他恐怕是这类律师中的佼佼者。他会直接将财产分成两半。我们要房子，而且一定会到手，我也不会隐瞒我要卖掉它。”

这还用说，他心想。

“五天后我就会回家，我想到时候你应该已经搬出去了。”

“这个通知也太突然了吧。”

“你办得到的，我听说没有人比李特费利搬家公司更快更便宜了。”

她说到“李特费利搬家公司”这几个字时，语气透露出极度的嫌恶，以至于他全身紧缩起来，就好像他和霍勒警监说话时那样。他就像一条毯子，用太高的水温洗涤之后缩水了，对她而言变得太小，不

再适用。此刻他十分确定这一点，也十分确定自己比以前都更爱她。他已失去了她，毫无挽回余地，没有任何和解机会。她挂断电话时，他看见了她眯起双眼眺望蔚蓝海岸，脸上戴着一副用二十欧元买来的太阳眼镜，但是戴在她脸上，那副太阳眼镜看起来仿佛是标价三千克朗的古驰、杜嘉班纳，或……他忘了其他那些名牌要如何发音了。

哈利驾车来到奥斯陆西区的霍尔门科伦山，把车子停在运动中心空荡的大停车场里，爬上霍尔门科伦滑雪跳台。他站在滑雪跳台旁的观景崖上，那里只有他和几个不合时节的游客。他们站在看台上，露出空虚的笑容，看着两旁的着陆山坡、下方的池塘、延伸进入峡湾的城市——那座池塘在冬季是干涸的。景观可以带来视野。他们手上没有证据。雪人是如此接近，感觉像是伸手就能抓住。但雪人又再度从他们手中溜走，犹如狡猾的职业拳击手。哈利觉得寒冷、沉重、笨拙。一名游客朝他看来。他的佩枪放在外套里沉甸甸的，使得外套右下角沉了下去。还有尸体，雪人究竟是把尸体藏到哪里去了？尸体就算埋在地下都会再度出现，他会不会是用盐酸销毁尸体？

哈利觉得放弃的感觉开始袭击他。不行，妈的他不会放弃！在FBI研习营里，他们讨论过侦查十年以上最后逮到凶手的案子，破案关键是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小细节。然而真正的破案关键是他们从不放弃，他们彻底打完十五回合，如果对手仍屹立不摇，他们会大声高喊加开延长赛。

黄昏的薄暮从山下的城市向上蔓延，周围的灯火逐一亮起。

他们必须从已知的地方着手调查，这是个平凡但重要的程序规则，将已经掌握线索的地方视为起点。以现在的情况来看，他们得从最难以调查的人开始下手，并且用他想过的最糟、最疯狂的主意。

哈利叹了口气，拿出手机，回溯电话列表。列表上的电话没几通，所以号码还在，那个曾在莱昂旅馆跟他短暂通话的号码还在。他按下OK键。

波塞脱口秀研究员欧坦·保森立刻接起电话，语气活泼快乐，像是

每通电话她都视为带来刺激的新机会。这一次，就某方面来说，她料对了。

21 候诊室

第十八日

这是个令人神经紧绷的房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有人称之为“候诊室”的原因——坐在这里就像是在等候牙医看诊；也有人称之为“前厅”，仿佛一号摄影棚那两张沙发之间的厚重大门，可以通往某个重要甚或神圣的地方。但是在这栋位于马伦利斯区的NRK国营电视台大楼的平面图上，这个房间只是无趣地被标注为“一号摄影棚休息室”。然而，这是欧坦所知最刺激的一个房间了。

参加波塞脱口秀晚间节目的来宾大部分都到齐了，一如往常，最不知名、出场时间最短的来宾最早到棚。现在来宾坐在沙发上，上好了妆，闲谈时脸颊因紧张而发红，各自啜饮茶或红酒，眼睛不可避免地看向监视器屏幕，屏幕上显示的是门内的摄影棚全景。观众已经入场，舞台监督正在指导观众如何拍手、大笑、欢呼。屏幕上还可以看见主持人的椅子和四张来宾的椅子，椅子是空的，正在等候人物、内容、娱乐。

欧坦喜欢现场播出前这种紧张兴奋的时刻。每周五的这四十分钟节目是最接近世界中心的地方，也是最能够触及全挪威民众的地方。这个时间有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的挪威人口会观赏这个节目，对脱口秀而言这个收视率高得疯狂。参与这个节目的人员不只是在这里做节目，他们本身就是节目。这个节目是名人的磁北极，吸引了每件事、每个人。由于名人就如同令人上瘾的毒品，何况除了磁北极之外，罗盘指针只有另一个端点，那就是向下沉沦的磁南极，因此这里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紧抓住这份工作不放。像欧坦这样的非固定员工必须“达成使命”才能在下一季还留在团队里，这就是为什么她如此开心的原因。她是为自己感到开心，因为昨天傍晚编辑会议开始前她接到

一通电话，主持人波塞·艾根还对她微笑，说这可是个大独家。这可是她挖到的大独家。

今天晚上的主题是成人游戏。这是典型的波塞脱口秀主题，严肃得恰到好处，又不会过于沉重，所有来宾都有些许发表看法的资格。来宾中有一名女性心理学家曾写过一篇关于这个主题的论文，主要来宾则是亚菲·史德普——他隔天就要庆祝《自由杂志》二十五周年纪念。欧姐上次去史德普家跟他对稿时，他并未排斥将他视为爱玩的大人或花花公子的观点。当欧姐提出一把年纪的《花花公子》杂志创办人休·赫夫纳在自家豪宅里身穿睡袍、抽着烟斗参加永远的单身派对，并拿赫夫纳来和他相提并论时，史德普只是乐得大笑。她发觉史德普的眼光好奇地打量、观察她，直到她问起他是否对没有小孩可以继承帝国而感到遗憾。

“你有小孩吗？”史德普反问道。

当欧姐回答说没有时，她惊讶地发现史德普突然对她和他们的谈话失去兴趣。因此她很快地提醒他注意事项，好让谈话告一段落。这些事项包括：抵达时间、梳妆时间、最好不要穿条纹的衣服、节目主题、来宾可能临时更换，因为这是时事节目等等。

史德普从梳妆室里走出来，直接进入一号摄影棚休息室，一双蓝色眼睛充满热切之情，浓密白发经过特别梳理，头发长度正好可以让发梢恣意地上下飞扬，展现叛逆风格。他身穿素色灰西装，每个人都知道这样一套西装价格不菲，但没有人说得为什么知道。他伸出一只晒黑的手，问候坐在沙发上享用花生和红酒的那位女心理学家。

“我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美丽的心理学家，”他对她说，“希望观众可以注意到你说的话。”

欧姐眼见她迟疑片刻，她虽然很清楚史德普的赞美话语只是开玩笑，但还是面露喜色。欧姐看见她眼中冒出火花，知道这两句话正中下怀。

“嗨，各位好，谢谢你们的光临！”波塞大摇大摆地走进来，从左侧的来宾开始一一握手，直视对方双眼，表示对方肯来上节目令他十分开心，说明他们如果想问其他来宾问题或发表意见，可以随时打断他的谈话，这样会让节目更加活泼生动。

制作人盖伯向史德普和波塞打个手势，请他们到小房间讨论主要访谈的结构和节目开场。欧坦看了看表。距离现场播出只剩八分三十秒，她开始担心起来，心想要不要打电话去前台问问看他是不是在那里，因为他才是今天节目真正的主要来宾，也是今天的大独家。她一抬起双眼，就在面前看见了他，旁边跟着一名节目助理。她感觉心脏停了一拍。他看起来算不上英俊，甚至有点丑，但她可以毫不害羞地公开宣告，自己在他身上感受到某种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和他目前是北欧各家电视台最炙手可热的来宾人选有关，因为他就是逮到雪人的警察，而雪人案是多年来最轰动挪威的犯罪新闻。

“我说过我会迟到。”哈利先开口说。

她嗅闻他的口气。上次他来上节目显然是喝醉了，而且让全国民众觉得反感，或至少让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的民众觉得反感。

“很高兴你来上节目，”她激动地说，“你第二个出场，然后坐在来宾席上直到节目结束，其他人会轮流上场。”

“好。”他说。

“带他去梳妆室，”欧坦对助理说，“叫古莉替他化妆。”

古莉不只是个快手快脚的化妆师，还懂得运用各种简单和复杂的化妆技巧，让一张憔悴的脸孔上得了电视镜头。

他们离去后，欧坦深深吸了口气。她爱极了这种最后关头的焦急感，一切似乎看起来一团混乱，最后又可以一一就位。

波塞和史德普从小房间回来，她对波塞比出大拇指。她听见摄影棚大门滑动关闭，观众开始拍手。她在屏幕上看见波塞坐上位子，知

道舞台监督已开始倒数，接着开场音乐响起，节目正式播出。

欧姐发觉某个地方不太对劲。目前为止节目进行得十分顺畅，史德普妙语如珠，波塞也聊得正起劲。史德普说他被视为社会精英是因为他就是精英人士，而且除非他真正失败一两次，否则不会被世人记住。

“好的故事从不是关于一连串成功，而是关于辉煌的失败，”史德普说，“虽然挪威极地探险家罗阿尔·阿蒙森赢得了最先到达南极的竞赛，可是挪威以外的全世界记得的却是英国的罗伯特·斯科特⁴。没有人记得拿破仑的胜利，只记得他在滑铁卢战败。塞尔维亚的国家尊严是建立在一三八九年对抗土耳其人的科索沃战役上，在这场战役中塞尔维亚人输得轰轰烈烈。再看看耶稣！他是人类的象征，宣称战胜了死亡，他的形象应该是站在自己的坟墓外，双手朝天高举才对，可是你看在基督教的历史中，众人喜欢的却是他辉煌的失败，那就是他挂在十字架上，几近放弃。最感动我们的总是关于失败的故事。”

“你想做出像耶稣那样的事？”

“不是，”史德普回答说，低头微笑，台下观众哈哈大笑，“我是个懦夫，我想达成的是难以被遗忘的成功。”

史德普意外露出讨喜的一面，甚至是谦逊的一面，而不是他恶名昭彰的傲慢自大。波塞问他在当了这么多年的单身汉之后，是否渴望身边有个女伴。当史德普回答说是，欧姐知道将有数不清的女人如雪崩般拥来向史德普求婚。观众以温暖持续的掌声作为回应。这时波塞突然宣布：“欢迎永远在搜捕犯人的奥斯陆独行侠警官——哈利·霍勒警监上场。”镜头停留在史德普脸上一秒钟，欧姐似乎看见他脸上露出讶异之色。

波塞显然很喜欢刚才关于固定女伴的问题所得到的响应，因此他试着延续这个话题，问哈利是否渴望身边有个女伴，因为哈利也是单身。哈利冷冷一笑，摇了摇头。波塞不想让话题冷却，继续问哈利是否在苦苦等候某个特别的人？

“没有。”哈利回答，简短扼要。

通常这种拒绝性回答只会激使波塞进一步追问，但他知道不应该偏离主题。重点是雪人。因此他问哈利是否可以谈谈现在轰动全挪威的案子，挪威出现的第一个连环杀手。哈利在椅子上蠕动，仿佛椅子太小，容不下他高大的身躯。他以简明扼要的句子对一连串事件做了概述：最近几年挪威发生的多起失踪案都有明显的共同点，所有失踪女性都有伴侣和小孩，而且尸体下落不明。

波塞敛起笑容，露出严肃表情，表示现在不是谈笑时间。

“今年碧蒂·贝克在奥斯陆贺福区的自家失踪，这件案子就符合这些条件，”哈利说，“不久之后，希薇亚·欧德森在奥斯陆市郊的苏里贺达村遇害身亡，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尸体，或至少是部分的尸体。”

“是的，你发现了她的头颅对不对？”波塞插口说，谨慎地告知那些还不知情的观众，而对那些已经知情的观众而言，这句话有洒狗血的作用。他是如此专业，使得欧坦情绪高昂，满意无比。

“后来我们又在卑尔根市郊发现一名失踪警官的尸体，”哈利继续说，“这名警官已经失踪了十二年。”

“铁面人拉夫妥。”波塞说。

“葛德·拉夫妥。”哈利纠正说，“几天前我们在比格迪半岛发现伊达·费列森的尸体，目前我们发现的尸体只有这些。”

“你认为这件案子最严重的地方在哪里？”欧坦在波塞口中听见不耐烦，可能是“头颅”的诱饵并未让哈利上钩，哈利也没如大家期盼地对杀人犯做出骇人听闻的描述。

“我们竟然经过了这么多年，才发现这些失踪案之间互有关联。”

又是一个沉闷的回答。舞台监督对波塞打手势，表示他必须开始思考如何接到下一个主题。

波塞十指相触。“现在案子破了，你再度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哈利，你有什么感觉？有没有收到粉丝寄来的电子邮件啊？”他露出和蔼可亲的微笑，这表示他们进入谈笑时间了。

哈利缓缓点头，专注地舔了舔嘴唇，仿佛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这个嘛，今年入秋的时候我收到一封信，不过我相信史德普可以告诉我们更多关于这封信的内容。”

画面上出现史德普的特写，他只是带着淡淡的好奇表情看着哈利。太长了，节目上只要多沉默几秒都显得太长。欧姐咬住下唇。哈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波塞赶紧插口，收拾残局。

“是的，史德普当然会收到很多仰慕者和粉丝的电子邮件，你是不是也有仰慕者呢，霍勒警监？警察是不是还跟以前一样拥有很多狂热的仰慕者？”

观众发出拘谨的笑声。

哈利摇摇头。

“少来了，”波塞说，“新来的女警一定偶尔会来请你给她们补补习或搜搜身吧？”

摄影棚内笑成一团，十分热闹。波塞得意地咧嘴而笑。

哈利脸上不见一丝笑容；他一脸意兴阑珊，朝出口看去。有那么一个疯狂的片刻，欧姐仿佛看见哈利站起来，扬长而去。不料哈利却转过头，看着坐在旁边的史德普。

“你会怎么做呢，史德普？当你在特隆赫姆市结束讲课，一个女人来跟你说她只剩下一边的乳房，但是想跟你上床，你会邀请她去你的饭店房间给她补补习吗？”

观众席突然一片死寂，波塞看起来也茫然不知所措。

只有史德普认为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不会，我不认为我会这样做，不是因为跟只有一边乳房的女人上床没意思，而是因为特隆赫姆市的饭店床铺太小了。”

观众笑了，只是笑得不很确定，他们的笑多半出于松了口气，幸好这段对话没有演变得更加难堪。波塞介绍那名女心理学家进场。

他们开始谈论爱玩的大人，欧姐注意到波塞尽量不把对话带到哈利身上，他一定是认为古怪的哈利今天状况不佳，因此镜头多半落在绝对处于良好状态的史德普身上。

“你都怎么玩呢，史德普？”波塞用清纯的表情问出不那么清纯的问题。欧姐感到欣喜，这一题是她写的。

但是在史德普还没回答之前，哈利倾身向前，大声且清楚地问说：“你会堆雪人吗？”

就在此时，欧姐发觉某个地方不太对劲。哈利的语气独断且愤怒，肢体语言也充满攻击性；史德普诧异地扬起一道眉毛，神情退缩且紧张。波塞也停止说话。欧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在心中默数了四秒，这四秒对实况转播而言简直如同永恒。接着欧姐发现波塞十分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波塞虽然觉得他有责任替来宾营造良好氛围，但他最优先的任务是提供娱乐，而最能娱乐观众的莫过于来宾发怒、失控、哭泣、崩溃，或以其他方式在广大观众面前表露出自己的情感。因此他放开主导权，只是看着史德普。

“我当然会堆雪人，”四秒钟后史德普说，“我会在我家屋顶游泳池旁边的阳台堆雪人，把它们堆得像皇室成员，然后期待当春天来临，可以看着这些不讲道理的皇室成员融化和消失。”

这是今晚头一遭史德普说的话并未赢得笑声和掌声，欧姐心想史德普应该知道反皇室的言论基本上得不到支持。

波塞毫不胆怯，打破沉默，介绍一名流行歌手出场，说她要来谈谈最近她在舞台上崩溃的事，并在节目结尾献唱一首即将在星期一发

行的新单曲。

“刚刚那是怎么回事？”制作人盖伯问，走过来站在欧坦后方。

“可能他还是喝醉了吧。”欧坦说。

“我的天啊，真是他妈的警察！”

欧坦忽然想起他是她的大独家：“可是，天啊，他能达成使命吗？”

制作人并未回话。

流行歌手谈起她的心理问题，说明它们是遗传性的。欧坦看了看表。四十秒。对周五夜晚而言这个话题太严肃了。四十三秒。波塞在第四十六秒插话。

“那你呢，亚菲？”节目接近尾声时，波塞通常会直呼来宾名字，“你有没有发疯的经验？还是有严重的遗传疾病？”

史德普微微一笑：“没有，波塞，我没有。除非渴望完全的自由算是一种疾病，事实上这是我们家族的弱点。”

节目来到总结的时刻，波塞只要在介绍歌曲前和每位来宾进行总结式的对话就行了。心理学家最后说人生是好玩有趣的。然后轮到哈利：

“既然雪人已经不在，我想接下来你应该有时间去玩乐几天吧，哈利？”

“没有，”哈利说，在椅子上瘫坐下来，两条长腿几乎碰到那名流行歌手，“雪人还没落网。”

波塞皱起眉头，面带微笑，等待哈利继续往下说，也等待压轴的精彩话语出笼。欧坦向上帝祷告，希望这个压轴比波塞的开场白所承诺的还要精彩。

“我从来没说过费列森就是雪人，”哈利说，“相反，所有证据都指出雪人依然逍遥法外。”

波塞轻笑几声，这是他用来替来宾冷笑话解危的惯用伎俩。

“希望你是在开玩笑，不然我老婆会吓得没办法睡美容觉。”波塞俏皮地说。

“我不是开玩笑。”哈利说。

欧坦看着表，知道舞台监督正站在摄影机后方，急得直跳脚，一只手在喉咙前划个不停，告诉波塞谈话必须到此结束，这样才赶得及在歌手唱第一句歌词时上人名表。但波塞可是主持界第一把交椅，他知道全世界的新单曲都比不上现在这个话题来得重要。因此他不理会乐队指挥的指挥棒已高高举起，坐在椅子上倾身向前，准备向那些还搞不清楚状况的观众说明清楚。大独家登场了，这个大独家将轰动社会，就在他的、他们的节目上播出。他说话声中的颤抖听起来就跟真的一样。

“你是在告诉我们说，警方一直在说谎吗，哈利？雪人还逍遥法外，还会再杀更多人吗？”

“不是，”哈利说，“我们没有说谎，我们只是发现了新证据。”

波塞转过椅子，欧坦仿佛听见技术指导对一号摄影机高声狂吼，接着波塞的特写出现在画面上，眼睛直盯着观众。

“我想今天的夜间新闻将会告诉我们更多关于警方发现的新证据，波塞脱口秀下周五准时跟大家见面，谢谢观赏。”

欧坦闭上双眼，乐队奏起新单曲。

“天啊，”欧坦听见制作人在她背后咻咻喘息，接着又说，“妈的我的天啊！”欧坦只想大声号叫，兴高采烈地号叫。这里，她心想，这里就是磁北极，我们不是做节目的人，我们就是节目。

22 吻合

第十八日

甘纳·哈根站在施罗德酒馆大门内，扫视整家酒馆。三十二分钟前，他看见波塞脱口秀上跑的人名表，打了三通电话之后，就离开了家门。他在苏菲街的公寓、艺术人之家和办公室都没找到哈利，侯勒姆建议他可以去哈利家附近的施罗德酒馆找找看。和艺术人之家那群年轻、美丽、光鲜的客人相比，施罗德酒馆这些游手好闲的贪杯客显得不堪入目。酒馆后方角落的窗户旁，哈利坐在桌前，面前摆着一大杯酒。

哈根走到哈利桌前。

“我一直打电话找你，哈利，你的手机是不是关机了？”

哈利抬起头来，目光迟钝：“因为太麻烦了，一大堆该死的记者突然都跑来找我。”

“NRK电视台的人说，波塞脱口秀的工作人员和来宾在节目结束后，通常都会去艺术人之家狂欢。”

“记者就站在外面等我，所以我开溜了。你找我有什么事，长官？”

哈根在椅子上重重坐下，看着哈利举起杯子，凑到唇边，将金黄色液体从口中灌入。

“我跟总警司谈过了，”哈根说，“这件事很严重，哈利，把雪人还没落网的消息泄露出去，等于直接违背他的命令。”

“没错。”哈利说，又喝了一口。

“没错？你想说的只有这句话吗？看在老天分儿上，哈利，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做？”

“民众有权利知道，”哈利说，“我们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坦诚之上的，长官。”

哈根在桌上猛捶一拳，隔壁几桌酒客投来鼓励的眼光，一名女服务生抱着好几个半公升酒杯经过，投以警告的眼神。

“你别来搞我，哈利，我们已经对社会大众宣布说案子侦破了，你这样做等于是让警方处于非常不利的情势，你知道吗？”

“我的工作逮到凶手，”哈利说，“不是要处于有利的情势。”

“这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哈利！我们的工作环境端赖社会大众怎么看待我们，媒体尤其重要！”

哈利摇摇头：“媒体从来没有阻碍或帮助我侦破任何一起案件，媒体只对那些想站在聚光灯下的人重要而已。你的上司只关心能不能拿出好成绩，让他们在媒体前有个好形象，再不然就是极力避免破坏自己的形象；而我只想逮到雪人，就是这样而已。”

“你的举动会危害到同事，”哈根说，“你知道这点吗？”

哈利似乎仔细思索了这句话，缓缓点头，喝个杯底朝天，再对女服务生打个手势表示续杯。

“我刚刚跟总警司和署长谈过了，”哈根说，双手交抱胸前，“他们要我立刻找到你，叫你封口，就从现在这一刻开始，明白吗？”

“好，长官。”

哈根讶异地眨眨眼，但哈利脸上并未显露任何情绪。

“从现在开始，每件事都要经过我这里，每件事都要，”队长说：“我要你定时向我回报，不过我知道你办不到，所以我已经交代卡翠娜·布莱特了，由她负责向我回报，你有任何意见吗？”

“完全没有，长官。”

哈根心想哈利一定喝得比表面上更醉。

“布莱特跟我说，你派她去找费列森的助理，要查看史德普的病历，却不经过检察官同意，你他妈的是在干吗？你知道这件事万一真的被史德普发现，我们会遭受什么样的谴责吗？”

哈利倏地抬头，犹如一头机警的野兽：“你说万一真的被他发现是什么意思？”

“幸好史德普没有病历，费列森的助理说他们不保留他的病历。”

“哦？为什么不保留？”

“我怎么知道，哈利，我只是觉得松了口气，现在我们可不想再惹出更多麻烦。亚菲·史德普啊，我的天啊！无论如何，从现在开始，布莱特会盯着你，好跟我汇报。”

“嗯，”哈利说。女服务生在他面前又放了一杯酒，他对她点点头，“你不是早就叫她这样做了吗？”

“什么意思？”

“她刚来的时候，你跟她说我是她的……”哈利突然住口。

“她的什么？”哈根厉声问道。

哈利摇摇头。

“怎么回事？有什么不对劲吗？”

“没什么，”哈利说，一口气喝光半杯酒，在桌上放了一百克朗纸钞，“祝你有美好的夜晚，长官。”

哈根坐在桌前，直到哈利离开酒馆，这时他才注意到桌上那个半满的玻璃杯里没有二氧化碳气泡。他斜眼朝周围瞄了瞄，小心翼翼地拿起杯子凑到嘴边。里头的液体尝起来有如水果馅饼，原来是无酒精苹

果酒。

哈利穿过寂静街道，步行回家。老旧矮公寓的窗户在夜色中闪闪发光，犹如猫的眼睛。他有股冲动想去找崔斯可，想知道事情进行得如何，但决定还是依照约定今晚让他独自处理。他拐了个弯，踏上苏菲街，街上空荡无人。他朝公寓走去，这时忽然看见人影闪动和一丝亮光，那是光线照在眼镜上所产生的折射。有人站在人行道旁停放的一排车辆前，显然正努力想打开一辆车的车门。哈利知道会停在街道这端的车子有哪几辆，而那辆沃尔沃C70并不在内。

天色太黑，哈利无法看清楚那人的面孔，但从那人头部转动的方向来看，对方正在留意他的行踪。会不会是记者？哈利走过那辆车，在另一辆车的侧边后视镜里瞥见车子之间转出一条人影，从后头跟了上来。

哈利毫不迟疑，手伸进外套，耳中听见对方急匆匆的脚步声逐渐靠近。他在心中默数到三，倏然转身，后方那人在柏油路上陡然停步。

“你找我吗？”哈利大吼，举起了枪，踏步向前。哈利抓住那男子的衣领，将他往旁边猛力一拖，令他脚下失去平衡，跟着扑上前去，将对方压制在一辆车的引擎盖上。哈利的前臂抵住对方的喉咙，用枪口对准一边的眼镜镜片。

“你找我吗？”哈利嘶声说。

男子的回答被经过车辆的喇叭声给掩盖，喇叭声淹没了整条街。男子想挣脱，却被哈利紧紧扣住，只好放弃。男子的头靠上引擎盖，发出一声闷响，街灯的光芒洒在男子脸上。哈利随即放手。男子弓起身子，不断咳嗽。

“搞什么鬼。”哈利厉声大吼，抓住男子腋下，将他拖离马路，打开公寓大门，把他推了进去。

“你跑来这里干吗？”哈利说，“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

“我打你给我的手机号码打了一整个晚上，最后只好去问查号台，查出你家地址。”

哈利看着男子，只见对方的脸色奇差无比，即使是在拘留所，菲利普·贝克教授的脸色看起来都好多了。

“我不得不把手机关机。”哈利说。

哈利领着菲利普走进他家，打开家门，踢掉靴子，走进厨房，开启电水壶。

“我今天晚上在波塞脱口秀上看到你，”菲利普说，跟进厨房，依然穿着外套和鞋子，面如槁灰，毫无生气，“你很勇敢，所以我想我也应该勇敢一点，我欠你的。”

“欠我？”

“那时候没有一个人相信我，只有你相信我，你让我免于在大众面前蒙羞。”

“嗯。”哈利拉过一张椅子给贝克教授坐，但他摇摇头。

“我待一下就走，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件没人知道的事，我不确定这件事跟案子有没有关系，是有关尤纳斯的事。”

“嗯哼？”

“我去找卡米拉·罗西斯的那天，我采集了一些尤纳斯的血液。”

哈利记起尤纳斯前臂贴的护创胶布。

“再加上口腔黏膜，一起送到法医学研究所亲子鉴定部进行DNA鉴定。”

“嗯哼？这种鉴定不是要经过律师同意吗？”

“以前是，现在只要花钱谁都能做，想快点得到结果的话，只要

再多付点费用就好了，所以我就申请了快速鉴定。鉴定报告今天出来了，尤纳斯……”菲利普顿了顿，深深吸口气，“尤纳斯不是我的儿子。”

哈利缓缓点头。

菲利普蹒跚地后退几步，仿佛要助跑似的。

“我请他们比对数据库里的所有数据，结果发现一份完全吻合的资料。”

“完全吻合？尤纳斯在数据库里？”

“对。”

哈利陷入沉思，他开始明白菲利普的意思了。

“也就是说，曾经有人送尤纳斯的检体去鉴定DNA，”菲利普说，“他们跟我说上次鉴定的时间是七年前。”

“他们确认那份鉴定报告是尤纳斯的？”

“没有，那份报告是匿名的，可是他们有申请人的名称。”

“申请人是谁？”

“是一家已经歇业的医学中心，”哈利在菲利普说出来之前就已经知道答案，“叫马伦利斯诊所。”

“伊达·费列森。”哈利说，侧过了头，像是在看照片挂得正不正。

“没错。”菲利普说，双手一拍，露出虚弱的微笑，“就是这样，我想说的就是……我没有儿子。”

“我很遗憾。”

“事实上我有这种感觉已经很久了。”

“嗯，你为什么要赶来告诉我这件事？”

“我不知道。”菲利普说。

哈利默然等待。

“我……我今天晚上一定得做点什么事，就像这样，如果我不去做点什么事，我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来，我……”贝克教授迟疑片刻，才继续说，“现在我是孤单一个人，我的生命已经失去意义，如果那把枪是真的……”

“不要，”哈利说，“连想都别想，你越去想它，它就越有吸引力。而且你忘了一件事，即使你的生命对你而言没有意义，对其他人还是有意义，比如说尤纳斯。”

“尤纳斯？”菲利普苦笑几声，“那个小傻瓜？还说什么‘不要去想它’，这是警校教你的吗？”

“不是。”哈利说。

两人直视彼此。

“算了，”菲利普说，“反正现在你知道了。”

“谢谢。”哈利说。

菲利普离开后，哈利仍坐在椅子上，侧着头，像是在看照片是否挂正，没注意到水已煮开，电水壶的开关已自动关闭，“开”按键上的红色光点逐渐消逝。

23 马赛克

第十九日

哈利踏上维格兰区那栋公寓的六楼走廊，毛茸茸的浓密云层遮住

了黎明。崔斯可的套房房门微微开着，哈利推门而入，看见崔斯可双脚搁在咖啡桌上，屁股坐在沙发上，左手拿着遥控器。电视画面上倒带的影像化为数位马赛克。

“不来罐啤酒吗？”崔斯可又说了一次，举起喝了一半的啤酒，“今天是星期六啊。”

哈利觉得自己似乎看得见空气中充满细菌的气体。房里的两个烟灰缸都插满了烟屁股。

“不了，谢谢，”哈利说，坐了下来，“结果怎么样？”

“呃，我只看了一个晚上，”崔斯可说，停止DVD播放，“我通常都要看好几天的。”

“那家伙又不是职业扑克选手。”哈利说。

“别这么笃定，”崔斯可说，喝了口酒，“他虚张声势的技巧比大多数的扑克选手都厉害多了。这就是你问他问题的地方，你认为他应该会用谎言来回答对不对？”

崔斯可按下播放键，哈利看见自己出现在电视台摄影棚的样子。他身穿瑞典品牌的细直条纹西装外套，有点太紧，里头是萝凯送的黑色T恤，下半身是迪赛牌牛仔裤和马丁靴。他以一种不舒服的怪姿势坐着，仿佛椅背长了钉子。他问的问题透过电视喇叭听起来有点空洞。“你会邀请她去你的饭店房间给她补补习吗？”

“不会，我不认为我会这样做。”史德普回答。崔斯可按下暂停键，画面冻结。

“你认为这里他说谎？”崔斯可问。

“对，”哈利答道，“他搞上了萝凯的一个女性朋友，女人通常不喜欢吹牛，你有没有看出什么？”

“如果在计算机上播，就可以放大他的眼睛，可是我不需要，你

可以看见他的瞳孔放大了。”崔斯可伸出指甲被咬烂的食指，指着屏幕，“这是承受压力的典型征兆，再看看他的鼻孔，你有没有看见他的鼻孔微微张开？一个人承受压力就会这样，大脑需要更多氧气。但这不表示他说谎；很多人在说真话的时候有压力，或是在说谎话的时候没有压力。比如说，你可以看见他的手是静止的。”

哈利注意到崔斯可的声音变了，刺耳的噪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柔和且近于喜悦的声音。哈利看着屏幕，看着史德普的双手静静放在大腿上，左手置于右手之上。

“天底下没有永恒不变的说谎征兆，”崔斯可继续说，“每个扑克选手都不一样，所以你要做的就是认出不同之处，找出一个人说谎话和说真话之间的不同处，就好像三角测量一样，需要两个固定点。”

“一个假的回答和一个真的回答，听起来很简单。”

“说‘听起来’就对了。如果我们假设他在谈论杂志创办过程和他为什么痛恨政客的时候，说的是真话，那我们就找到了第二个点。”崔斯可倒转影片，然后播放，“你看。”

哈利看着屏幕，但完全不知道要看些什么，于是摇摇头。

“他的手，”崔斯可说，“你看他的手。”

哈利看着史德普晒黑的手放在椅子扶手上。

“他的手没在动。”哈利说。

“对，可是他没有把手藏起来，”崔斯可说，“差劲的扑克选手如果拿了一手烂牌，典型的征兆是会努力把牌藏在手底下，当它们要虚张声势的时候，喜欢把手若有所思地按在嘴巴上，隐藏自己的表情，我们称呼这种人为隐藏者。另有一种人在虚张声势的时候会夸大动作，像是在椅子上坐得直挺挺的，或是靠着椅背，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巨大，这种人叫作虚张者。史德普是个隐藏者。”

哈利倾身向前。“难道你……？”

“对，”崔斯可说，“他的行为模式整场都是这样，当他说谎的时候，他的双手会离开椅子扶手，然后把右手藏起来——我会猜他是右撇子。”

“当我问他堆不堆雪人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应？”哈利一点也不隐藏自己的急躁。

“他在说谎。”崔斯可说。

“哪个部分说谎？是对堆雪人这件事说谎？还是对在他家屋顶堆雪人这件事说谎？”

崔斯可发出呼噜一声，哈利知道这是他的笑声。

“这又不是精密科学，”崔斯可说，“就像我说过的，他是个不差的扑克玩家。你问他问题之后，前几秒他的双手放在扶手上，像是在考虑要不要说实话，同时他鼻孔微张，像是在承受压力，但紧接着他改变主意，藏起右手，说出谎言。”

“就是这样，”哈利，“这表示他有所隐瞒对不对？”

崔斯可扁了扁嘴，表示这是个微妙的问题：“这也可能代表他选择说出一个他知道可能会被看穿的谎言，来隐藏他其实大可以说真话的事实。”

“什么意思？”

“当职业扑克选手拿到一手好牌，有时他们不会一股脑儿提高赌注，而是在第一次下大注时透露出细微的征兆，显示他在虚张声势，用来钓上经验不足的选手，让他们自以为看出他在唬人，于是也跟着下注。基本上史德普使出的就是这种招数，这是个假冒的虚张声势。”

哈利缓缓点头：“你是说他要我以为他有所隐瞒？”

崔斯可看看空啤酒罐，又看看冰箱，做出一个懒洋洋的姿势，像是试着想让他庞大的躯体离开沙发，又叹了口气。

“就像我说过的，这不是精密科学，”他说，“你可以帮我……？”

哈利站了起来，朝冰箱走去，心中暗暗咒骂。当他打电话给波塞脱口秀的欧坦时，就算准了自己一定上得了节目，他也知道自己可以不受阻拦地询问史德普问题，因为这个节目的形式就是如此，而摄影机会以特写或中景来拍摄回答问题的来宾，所谓中景就是来宾的上半身，这些镜头正好可以给崔斯可进行分析。但他们失败了。这是最后的希望，是最后一个可以揭露线索的地方，其余都是无法揭露的黑暗。也许经过十年的摸索和祈求好运之后，他们才可能有意外的发现，或找出某个有所疏漏的地方。

哈利看着冰箱里一罐罐堆叠整齐的林内斯啤酒，只觉得冰箱里的整齐和套房里的混乱形成滑稽对比。他迟疑片刻，拿了两罐出来。啤酒罐非常冰，刺痛他的手掌。冰箱门晃了回去。

“我唯一可以很确定史德普说谎的地方，”崔斯可在沙发上说，“是他回答说他的家族没有发疯或遗传疾病的病史。”

哈利倏地伸出一只脚勾住冰箱门，冰箱门缝的亮光映照在没有窗帘的漆黑窗户上。

“你再说一次。”

崔斯可又说了一次。

二十五秒后，哈利走下楼梯，崔斯可咕噜咕噜喝下哈利抛给他的啤酒。

“对了，还有一件事，哈利，”崔斯可咕啾说，“波塞不是问你是不是在苦苦等候某个特别的人，你回答说没有吗？”他打了个嗝，“你最好别打扑克牌，哈利。”

哈利在车上拨打手机。

他还没报出名字，对方就说：“嗨，哈利。”

可见马地亚不是认得他的号码，就是将他的号码存在手机里，这让哈利感到厌恶。他听见背景里有萝凯和欧雷克的声音。今天是周末，家族聚会日。

“我想请教一个关于马伦利斯诊所的问题，不知道这个诊所还有没有病历留下来？”

“应该没有了吧，”马地亚说：“我记得规定是如果没人接手经营诊所，病历就要全数销毁。如果这件事很重要，我可以帮你查。”

“谢谢。”

哈利驾车经过芬伦电车站，往日情景突然从眼前闪过。飞车追逐、猛烈冲撞、同事身亡，流言说驾驶人是哈利，说他应该做呼气酒测。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宛如桥下的流水、肌肤下的疮疤、灵魂上的斑斓色彩。

十五分钟后，马地亚回电。

“我问过马伦利斯诊所的所长葛雷克森了，恐怕所有病历都已经销毁，不过我想有些人带走了他们的患者病历，包括伊达在内。”

“那你呢？”

“我知道我不会自己开业，所以什么都没拿。”

“你还记得费列森的那些患者姓名吗？”

“可能记得一些吧，但是不多，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哈利。”

“我知道，总之谢啦。”

哈利挂上电话，依循国立医院的指标驾车驶去。前方矮丘上矗立

着一群建筑物。

葛黛·倪维克是个体型丰满的温柔女子，年约四十五岁，是这个周六在国立医院法医学研究所亲子鉴定部值班的唯一人员。她在接待处和哈利碰面，带他入内。这个地方一点也看不出是追缉挪威重罪犯的重镇，明亮空间里居家风格的摆设，显示这里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女性。

哈利来过这里，很清楚DNA鉴定的程序。平日上班时间的鉴定室窗户里可以看见许多女子身穿白色外套、头戴罩帽、手上戴着丢弃式手套，埋首于各类溶剂和机械装置之间，忙着进行各种神秘的鉴定程序，比如毛发准备、血液准备和核酸扩增，最后写成一份短短的报告，上面注明十五个不同基因标记的数值。

他们经过一个房间，里头全是架子，架上放着许多厚厚的褐色信封，上头写着全国各地的警局名称。哈利知道这些信封里装的是衣服、毛发、家具罩、血液或其他有机物质，寄来这里进行分析，只为了取得可以代表神秘DNA的基因位点数值，判定主人身份，准确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点很多个九。

葛黛的办公室大小适中，正好容纳得下几个书架和一张办公桌，书架上放着档案夹，办公桌上放着一台计算机、几叠文件和一张大照片，照片里是两个微笑的小男孩，一人拿着一个滑雪板。“你儿子？”哈利问，坐了下来。

“应该是吧。”她微微一笑。

“什么？”

“这是我们所里的玩笑话啦。你提到有人来申请过DNA鉴定？”

“对，我想知道某家诊所申请的所有DNA鉴定，追溯期到十二年前，还有受检者是谁。”

“了解，是哪一家诊所？”

“马伦利斯诊所。”

“马伦利斯诊所？你确定？”

“为什么这样问？”

她耸耸肩：“通常来申请亲子血缘鉴定的不是法院就是律师，不然就是个人亲自来申请。”

“这些鉴定跟血缘官司无关，而是为了判定是否有罹患遗传疾病的危险。”

“啊哈，”葛黛说，“那都在数据库里。”

“你能现在马上查吗？”

“要看你有没有时间等……”葛黛看了看表，“三十秒。”

哈利点点头。

葛黛敲打键盘，同时说出她键入的字：“马—伦—利—斯—诊—所。”

她靠向椅背，等待计算机运作。

“今年秋天的天气很糟对不对？”她说。

“对啊。”哈利心不在焉地答道，耳中仔细聆听硬盘运作的吱吱声，仿佛那声音可以透露出答案是不是他心中希望的那个。

“阴沉的天气会影响人的情绪，”她说，“希望很快就会下雪，这样至少可以让天气明亮一点。”

“嗯。”哈利说。

吱吱声停止了。

“有了。”她说，看着计算机屏幕。

哈利深深吸了口气。

“是的，马伦利斯诊所曾经是我们的客户，可是很久没来了。”

哈利试着回想费列森离开马伦利斯诊所的时间。

葛黛蹙起眉头：“可是看得出以前很常来。”

她迟疑一会儿，哈利等待她继续往下说。她接着说：“我会说对一家诊所而言，这数量未免也太多了。”

哈利有个预感：他们走这条路可以离开迷宫，或者说，可以进入迷宫，进入黑暗的核心。

“你们有受检人的姓名或个人资料吗？”

葛黛摇摇头：“通常会有，可是这家诊所显然采用匿名的方式。”

靠！哈利闭上眼睛，陷入沉思。

“可是还有鉴定报告对不对？我是说这些鉴定报告会指出某人是不是父亲对不对？”

“对，是的。”葛黛说。

“那报告怎么说？”

“我没办法立刻回答你，我必须进入每一笔数据，这得花更多的时间。”

“好，那你们会不会把鉴定过的基因图谱储存下来？”

“会。”

“这些鉴定报告跟用在刑事案件上的报告一样详细吗？”

“更为详细，要确定血缘关系，我们需要更多的基因标记，而半数的基因来自母亲。”

“所以你是说我可以采集某人的口腔黏膜，送来这里，让你们比对这个人的基因跟马伦利斯诊所送来的基因是不是一样喽？”

“答案是可以。”葛黛说，语气中透露出她想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很好，”哈利说，“我的同事会送来一些口腔黏膜，这些口腔黏膜是近几年失踪妇女的丈夫和小孩的，请你比对他们的基因是不是曾经被鉴定过。我会取得最高优先级的授权。”

葛黛的双眼突然亮了起来：“我知道我在哪里见过你了！你上过波塞脱口秀，这件事是不是关于……？”

即使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两人，她还是压低声音，仿佛人们替那极恶之徒取的绰号受到诅咒，是污秽之语，具有魔力，不可以大声说出口。

哈利打电话给卡翠娜，请她去圣赫根区的爪哇咖啡馆跟他碰面。他将车子停在一栋老公寓前，公寓入口设有一个标志，威胁说停放此处的车辆将被拖吊——尽管那入口的宽度只跟一台割草机差不多。伍立弗路人潮汹涌，人们匆匆来去，趁着星期六外出采买日用品。冰冷的北风吹过圣赫根区，吹进救主墓园，吹走了正在鞠躬的出殡队伍头上的黑帽子。

哈利点了一杯双份意式浓缩咖啡和一杯康塔多调味咖啡，用外带杯盛装，在人行道上找了一张椅子坐下。对街池塘里有一只孤单的白天鹅正静静漂游，颈部弧线有如一个问号。哈利看着那只白天鹅，想起那个捕狐陷阱的名称。北风吹来，在池塘水面吹起一阵涟漪。

“那杯康塔多还热不热？”

卡翠娜在他对面坐下，伸出了手。

哈利将外带杯递给她，两人朝他的车子走去。

“星期六早上你能工作真好。”他说。

“星期六早上你能工作真好。”她说。

“我单身，”他说，“星期六早上对我们这种人来说没有半点价值，可是你呢？你应该要有自己的生活才对。”

他们走到哈利的车子旁，一个老头站在那里怒目瞪视哈利的车。

“我已经打电话叫拖吊车来了。”老头说。

“我听说拖吊车很热门，”哈利说，打开门锁，“只不过拖吊车要找地方停可麻烦得很。”

两人坐上车，一个布满皱纹的指关节叩了叩车窗。哈利按下车窗。

“拖吊车就快来了，”老头说，“你得留在这里。”

“是吗？”哈利说，亮出警察证。

老头对警察证视若无睹，怒目看了看表。

“你那个空间太窄了，根本算不上是入口，”哈利说，“我会派交通局的人来拆掉你违法设置的标志，你可能得付一大笔罚金。”

“什么？”

“我们是警察。”

老头夺过警察证，一脸狐疑，看看哈利，又看看警察证。

“这次就算了，你们可以走了。”老头咕哝说，满脸失望，递还警察证。

“不能就算了，”哈利说，“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交通局。”

老头的双眼像是要喷出火来。

哈利转动钥匙，发动引擎，让引擎怒吼一声，又转头望向老头：“你得留在这里。”

车子开走时，两人都在后视镜里看见老头张口结舌的表情。

卡翠娜笑说：“你很坏啊！人家是老人家。”

哈利瞥了她一眼，她脸上的表情甚是奇怪，仿佛笑起来会痛似的。矛盾的是，芬利斯酒馆的事件反而让她在哈利身旁更加轻松，也许美丽的女子就是有这种奇特心理，拒绝她们反而可以赢得她们的尊敬，让她们更信任你。

哈利的嘴角泛起微笑。今早他醒来时脑子里还残留着梦境片段，梦中卡翠娜坐在芬利斯酒馆的厕所洗手台上，双腿张开，他正在干她，干得那么用力，震得水管咯吱作响，马桶溅出水来，日光灯管发出吱吱声，明明灭灭。他每冲刺一次，臀部就触碰到冰冷的陶瓷表面一次。他们的臀部、背部、大腿撞击着水龙头、烘手机、肥皂架，她背后的镜子震动得如此厉害，以至于他的影像模糊不清，他们停下来后，他才看见镜中那张脸并不是他。哈利心想，他做这个梦要是被她知道，不知道她会有什么反应？

“你在想什么？”她问道。

“繁衍后代。”哈利说。

“哦？”

哈利递给她一个小包裹，她打了开来，看见里头最上方是一张纸，标题写着：DNA口腔黏膜采集包使用说明。

“这件案子好像跟亲子血缘关系很有关联，”哈利说，“我只是还不知道如何有关和为何有关。”

“那我们是要去……？”卡翠娜问，拿起一小包棉花棒。

“苏里贺达村，”哈利说，“去采集那对双胞胎的口腔黏膜。”

农场周围的野地上，冰雪正在撤退，但依然盘踞在乡野间的灰色冰雪十分湿滑。

罗夫·欧德森站在门口等他们，随后端上咖啡。他们脱下外套，哈利表明来意。罗夫没问原因，只是点点头。

双胞胎正在客厅里打毛线。

“你们要打什么呢？”卡翠娜问。

“围巾，”双胞胎同时说，“阿姨在教我们。”

她们朝奥娜比了比，奥娜坐在摇椅上，也正在打毛线，对卡翠娜微笑说：“很高兴再见到你。”

“我只是要采集一些她们的口水和黏膜，”卡翠娜爽朗地说，举起棉花棒，“张开嘴巴。”

双胞胎咯咯嬉笑，放下手中毛线。

哈利跟着罗夫走进厨房，厨房内一个大水壶里的水已烧滚，里头弥漫着热咖啡的香气。

“所以你们搞错了，”罗夫说，“那个医生不是凶手。”

“可能吧，”哈利说，“也可能他毕竟还是跟案子有点关联，我可以再看一次农仓吗？”

罗夫比个手势，请哈利自便。

“可是奥娜整理过了，”他说，“里面没什么可以看的了。”

农仓里的确整理得很干净。哈利记得那晚侯勒姆采集样本时，鸡

血溅得满地都是，又浓又黑，但现在都已清理干净。曾被血迹渗入的木地板呈粉红色。哈利站在砧板前，看着门口，想象希薇亚站在这个位置杀鸡时，雪人走了进来。她是不是十分惊讶？她已经杀了两只鸡，不对，是三只。他为什么认为是两只？两只加一只，为什么是加一只？他闭上双眼。

当时有两只鸡躺在砧板上，鸡血洒在锯木屑上，这是杀鸡的正常方法。但第三只鸡躺在一段距离外，鸡血沾染了地板，这是外行人的手法。血液凝结在第三只鸡的喉咙被切断的地方，就跟希薇亚的喉咙一样，他记得侯勒姆曾对此加以说明。他知道自己脑海中这时浮现的念头不是新的，它跟其他未成形、未经过仔细思考、有如梦呓般的想法混杂在一起。第三只鸡和希薇亚一样是被电切环杀死的。

他走到渗入血迹的地板旁，蹲了下来。

如果是雪人杀了最后一只鸡，为什么他要用电切环而不是用小斧头？原因很简单，因为小斧头消失在森林深处，所以雪人是在杀了希薇亚之后，才回来杀鸡，他大老远跑回来就是为了杀这只鸡，可是为什么？难道是某种巫毒仪式？还是他突然心血来潮？胡扯，这个杀人魔会按照计划进行，他有自己的一套模式。

一定有个原因。

为什么？

“为什么要采集这些东西？”卡翠娜问。

哈利没听见她进来。她站在农仓门口，单颗电灯泡放出的光芒照射在她脸上，她手中拿着两个塑料袋，里头放着棉花棒。哈利看见她站在门口，扬起手中塑料袋朝他晃了晃，就跟在贝克家的情景相仿，但他看见了不一样的东西，有了不一样的发现。

“我说过了，”哈利咕哝说，细看粉红色血迹，“我想这件案子跟血缘关系的关联，在于凶手想隐藏某些事情。”

“是谁？”卡翠娜问，朝他走来，靴子鞋跟咔嗒咔嗒踩在木地板上。“你脑子里想的凶手是谁？”

她在他旁边蹲了下来，她的男性化香水自温暖的肌肤表面散入冷空气，朝他飘送而来。

“我一点头绪也没有。”

“我不是说你的逻辑思考，我是说你的想法，你心里有个理论。”她直截了当指出，右手食指在锯木屑上乱画。

哈利愣了愣：“连理论都还称不上。”

“快点，说出来。”

哈利深深吸了口气：“亚菲·史德普。”

“他怎么样？”

“根据史德普自己所说，他去找费列森治疗网球肘，但包格希却说费列森不保留史德普的病历，我一直在问自己原因是什么。”

卡翠娜耸耸肩：“可能史德普去治疗的不只是网球肘，可能他怕自己动整形手术留下记录。”

“如果费列森同意不替害怕留下整形记录的患者保留病历，那他的档案里会连一个名字也没有，所以我认为这里头一定另有隐情，而且这件事一定见不得人。”

“比如说？”

“史德普在波塞脱口秀上说谎，他说他的家族没有发疯或遗传疾病的病史。”

“而事实上有？”

“先假设有，拿来当作理论。”

“那个称不上理论的理论？”

哈利点点头：“费列森是挪威最不为人知的法氏症候群专家，连他的助理包格希都不知道，那么希薇亚和碧蒂怎么会找上他？”

“对啊，怎么会？”

“先假设费列森的专长不是遗传疾病而是保密好了，毕竟是他亲口说他的事业是建立在保密上的，因此有个患者兼朋友去找费列森，说他罹患法氏症候群，这个诊断是别处一个真正的法氏症候群专家做出来的，可是这个专家不具备费列森的保密专长，这件事却又必须保密，于是这名患者坚持要费列森保密，也愿意支付额外的钱，他也有财力负担这么庞大的金额。”

“史德普？”

“对。”

“但既然他已经被别人诊断出来了，那消息就可能会泄露啊？”

“史德普最害怕的不是这点，他最害怕的是被别人知道他跟他的孩子去做过检查。他想知道他的孩子是不是也罹患这种遗传疾病，但这件事必须非常秘密地进行，不能让别人知道他是孩子的生父，因为有些人以为自己才是这些小孩的父亲，好比说菲利普就以为自己是尤纳斯的父亲，还有……”哈利朝农庄点点头。

“罗夫？”卡翠娜低声说，呼吸急促，“那对双胞胎？你认为……？”她扬起塑料袋，“她们有史德普的基因？”

“有可能。”

卡翠娜看着他：“失踪妇女……其他的小孩……”

“如果DNA鉴定结果显示史德普是尤纳斯和双胞胎的父亲，星期一我们就对其他失踪妇女的小孩进行鉴定。”

“你是说……史德普在挪威各地跟一大堆女人上床？让她们怀孕，等到她们生下小孩之后，又杀了她们？”

哈利耸耸肩。

“为什么？”她问道。

“如果我的理论是正确的，那我们面对的当然是非常疯狂的行径，可是这纯粹只是猜测而已，疯狂行径的背后通常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你有没有听过贝豪斯海豹？”

卡翠娜摇摇头。

“公贝豪斯海豹冷血而且理性，”哈利说，“当母海豹生下它们的后代，从第一个关键期存活下来后，公海豹会试图杀死母海豹，因为公海豹知道它再也不会跟这只母海豹交配了，而公海豹不希望其他小海豹来跟它自己的后代竞争。”

卡翠娜听了似乎有点难以消化。

“这太疯狂了吧，”她说，“可是我不知道究竟哪个比较疯狂，是某人跟海豹有同样的思维？还是认为某人跟海豹有同样的思维？”

“我说过了……”哈利站了起来，膝盖发出咯吱一声，清晰可闻，“这称不上是理论。”

“你说谎，”她说，眼望着他，“你已经确定史德普是这些孩子的父亲了。”

哈利以苦笑作为响应。

“你就跟我一样疯狂。”她说。

哈利以锐利的眼神看着她：“我们走吧，法医学研究所在等你的棉花棒。”

“星期六？”卡翠娜抚平她在锯木屑上头的涂鸦，“他们没有自己的生活吗？”

他们将塑料袋送到了法医学研究所，得到保证说今晚或明天一早就会收到鉴定结果，随后哈利驾车送卡翠娜返回她位于塞路斯街的住所。

“窗户里没亮灯，”哈利说，“只有你一个人？”

“像我这样的美女，”她微笑着，握住门把，“怎么可能一个人呢？”

“嗯，你为什么不希望我跟你在卑尔根警署的同事说你去了卑尔根？”

“什么？”

“你认为他们听说你在首都奥斯陆侦办大谋杀案，会觉得很好笑吗？”

她耸耸肩，打开车门：“卑尔根人才不认为奥斯陆是首都呢，晚安。”

“晚安。”

哈利驾车朝桑纳街驶去。

他不甚确定，但他觉得自己刚刚看见卡翠娜愣了一下。不过他可以确定什么呢？他连个咔嚓声都不能确定，他原本以为是扣动扳机的声音，结果只是小女孩萨尔玛因为吓坏了而折断手中枯枝的声音。但他无法再假装下去了，他不能再假装自己不知道了。那天晚上，卡翠娜举起左轮手枪指着菲利普背后，当他挡住她的射击线时，他听见了咔嚓声，也就是萨尔玛折断枯枝时，他以为自己听见的那种咔嚓声。那是上油的左轮击锤被放开的咔嚓声。这表示击锤曾经升起，卡翠娜曾经将扳机扣到超过三分之二的位置，子弹随时可能击发。那时她想

射杀菲利普·贝克。

不行，他不能再假装下去了，因为在农仓门口，当光线洒落在她脸上时，他认出了她，而且他也跟她说了，这件案子和血缘关系有关。

POB克努特·穆勒尼森喜欢英国女演员朱莉·克里斯蒂，简直爱死了她，以至于他从不敢对妻子坦白以告。不过自从他怀疑妻子和埃及男演员奥马尔·谢里夫搞精神外遇后，每当他坐在电视机前用眼睛贪婪地看着朱莉·克里斯蒂，他心里就不再浮现罪恶感。唯一美中不足之处，是他的朱莉这时正和谢里夫激情地抱在一起。客厅桌上的电话响起，他接了起来，妻子按下DVD暂停键，他们最爱看的电影《日瓦戈医生》中，这既美妙又令人难以忍受的一幕立刻凝结在他们眼前。

“呃，晚上好，霍勒，”穆勒尼森听见哈利自报姓名后说，“我想你最近一定很忙。”

“你现在方便说话吗？”电话那头传来嘶哑但温和的声音。

穆勒尼森看着茱莉颤抖的红唇和迷蒙的双眼：“方便，哈利。”

“那天我去你的办公室，你给我看一张拉夫妥的照片，我好像认出了什么。”

“哦，是吗？”

“你还说了一些关于他女儿的事，你说她‘长得这么好，对不对啊？’，这句‘对不对啊？’好像在说我应该早就知道这件事一样。”

“是啊，她真的长得很好不是吗？”穆勒尼森说。

“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哈利说。

第十九日

一如预期，广场饭店桑雅赫尼厅的水晶灯下，弥漫着噼噼啪啪的热闹说话声。史德普站在饭店门口迎接贵宾，下巴因为不停微笑而酸痛，虚假的热烈招呼让他的网球肘再度发作。负责宴会技术层面的一名公关公司年轻女员工走到他身旁，微笑着说宾客都已入席。她身穿中性黑西装，头戴耳机，耳麦不仔细看难以察觉，她的这身装扮让史德普联想到电影《碟中谍》⁵中的女间谍。

“我们要进场了。”她说，用和善且近乎温柔的动作替他调整领结。

她朝桑雅赫尼厅走去，史德普看见她手上戴了婚戒，臀部在他面前左摇右摆。她是不是生过小孩？她的黑裤子十分合身，紧贴着充分锻炼过的臀部。史德普想象着她赤裸着俏臀躺在他位于阿克尔港豪宅床铺上的模样。但她看起来太专业了，他得花太多工夫、费尽唇舌才能钓到她。他在门边一面大镜子中和她目光交接，知道自己被逮到了，便堆满笑容，表示抱歉。她禁不住笑了，双颊有点不专业地泛起红晕。不可能的任务？算不上不可能，只是今晚不行。

他进厅时，八人座的主桌前每个人都站了起来。他的晚宴搭档是他的女副主编，这是个无趣却必要的选择。女副主编已婚，有小孩，一张脸因为每天工作十二到十四个小时而饱受蹂躏。她的孩子颇为可怜，但要是哪天她发现人生不是只有《自由杂志》，可怜的人就变成他了。史德普的目光扫视整间桑雅赫尼厅，众人都向他举起酒杯说 Skål（干杯）。亮片、珠宝和微笑的眼睛在水晶灯下闪烁光芒，各类洋装争奇斗艳，露肩、露背、无肩带，无耻。

音乐响了起来，《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交响诗澎湃辽阔的音色从喇叭流泻而出。史德普和公关公司开会时，曾指出这样的进场方式不太有创意，十分浮夸，让他想到上帝造人，公关公司人员说这正是他们想营造出来的气氛。

一位电视名主持人在烟雾和灯光效果中踏上大舞台，他开价六位

数字来主持这场庆祝会，也如愿以偿。

“各位女士先生！”他对着大型无线麦克风说，那麦克风令史德普联想到硕大而勃起的阳具，“欢迎！”名主持人的嘴唇几乎触碰到那根黑色阳具，“欢迎参加今晚的盛会，我保证这绝对会是个特别的夜晚！”

史德普已开始期待庆祝会结束。

哈利看着他办公室书架上已故警察俱乐部的照片，他试着思考，但脑子转个不停，无法找到立足点，无法看见整体画面。他一直觉得似乎有某个人熟知内情，某个人很清楚他打算做什么，但他没预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变得如此难以想象地简单，同时又不可思议地复杂。

穆勒尼森告诉他说，卡翠娜一直被视为卑尔根警署犯罪特警队最大有可为的警探，是一颗明日之星，从来不惹麻烦。是的，的确有一起事件导致她申请转调性犯罪小组。一名侦查终结案件里的证人打电话去警署申诉，说卡翠娜·布莱特依然会去他家询问新的问题，即使他明白地告诉卡翠娜说他已经向警方提出正式的证词，她还是穷追不舍。这下子大家才发现原来卡翠娜在没告知上司的情况下，已独立查案查了好几个月。她在下班时间进行私下调查，通常这不会造成问题，但卑尔根警方正好不希望这件案子再被挖出来。卡翠娜被告知卑尔根警方对这件案子的态度，她的响应是指出当时的调查有好几个瑕疵，但她并未得到同情，沮丧之余，她申请转调。

“她好像着魔一样非常执着于那件案子，”这是穆勒尼森说的最后一句话，“我记得她丈夫就是在那个时候离开她的。”

哈利挂上电话，踏进走廊，来到卡翠娜的办公室。按照规定，她的办公室上了锁。他继续往前走，来到影印室，从一包书写纸旁边的矮架子上，拉出一台裁纸机。裁纸机的底座以铁铸成，又大又重，上头附有一支裁刀。他记得这台大裁纸机从来没人用过。他抱着裁纸机踏上走廊，回到卡翠娜的办公室门前。

他将裁纸机高举过头，瞄准目标，挥动双臂奋力砸下去。

裁纸机击中门把，将门锁给敲进了门框，门框发出巨大的噼啪声。

哈利在裁纸机落地前赶紧移开双脚。裁纸机发出一声闷响，落在地上。他大脚一踢，门板爆出许多碎裂木片，弹了开来。他将裁纸机从地上抬起来，搬了进去。

卡翠娜的办公室和他昔日跟哈福森警官共享的办公室十分相似，整整齐齐、没有摆设、没有照片、没有任何私人物品。办公桌上的顶层抽屉有个简单的锁，控制所有的抽屉。裁纸机砸了两次之后，顶层抽屉和锁就被砸烂。哈利在抽屉里翻寻，将文件推到一旁，仔细搜查塑料档案夹、打洞机和其他办公用品，在其中发现了一把小刀。他拔起刀鞘，看见刀锋前端有锯齿，这绝对不是童军刀。哈利将刀锋往小刀下方那叠文件压了下去，小刀像是切入一堆棉花似的，毫无阻碍地切到了底。

下面一格抽屉里放着两盒未开封的左轮配枪子弹。哈利找到的私人物品只有两枚戒指，其中一枚镶着宝石，在桌灯照耀下闪动灿烂光芒。他曾经见过这枚戒指，他闭上双眼，在记忆中找寻曾在哪里见过。一枚大而俗丽的戒指。镶有各色宝石。拉斯韦加斯风格。卡翠娜绝不可能戴这种戒指。他想起自己在哪里见过了。他感觉脉搏猛烈跳动：强劲，但稳定。他曾在间卧室里见过这枚戒指——那是贝克家的卧室。

桑雅赫尼厅的晚餐已经结束，餐桌皆已收走。史德普倚着大厅后方的墙壁，看着舞台，只见宾客聚集在舞台前，痴迷地看着舞台上的乐团表演。乐团发出震耳欲聋的音乐声，这是非常昂贵的音乐声，也是妄自尊大的音乐声。史德普原本对这种做法有所怀疑，但公关公司的人说服他说营造这种体验是一种投资，可以用来收买员工的忠诚、自尊和热情，让他们为公司打拼。花钱购买一点成功的国际形象就等于是强调《自由杂志》的成功，同时建立《自由杂志》的品牌，让广告客户愿意和《自由杂志》这项成功商品沾上边。

乐团主唱将手指按在耳麦上，飙上最高音，唱出他们的八十年代全球畅销金曲。

“没有人能像莫滕·哈克特那样，唱走音听起来还那么美。”史德普身旁传来一个声音。

他一转头，立刻知道自己见过这名女子，因为美丽的女子他过目不忘。他开始逐渐记不得的是身份、地点和时间。她身材苗条，身穿素色黑洋装，侧边开衩，令他想起某人，令他想起碧蒂，碧蒂也有这样一件洋装。

“真丢脸。”他说。

“那个音很难唱上去。”她说，目光一直在乐团主唱身上。

“真丢脸，我记不起你的名字，我只知道我见过你。”

“我们没正式见过面，”她说，“你只是看过我一眼而已。”她拨开垂落面前的黑发。她十分有魅力，散发着一种坚毅、古典的风格，有英国超级名模凯特·莫斯的味道，碧蒂则有加拿大性感演员帕梅拉·安德森的味道。

“那还情有可原。”他说，觉得自己正在苏醒，血液开始在体内窜流，将香槟带到了脑中的部分区域，使他放松下来，而不是感到困倦。

“你是谁？”

“我叫卡翠娜·布莱特。”

“哦，对，你是我们的广告客户吗，卡翠娜？还是银行专员？房东？自由摄影师？”

卡翠娜对每个问题都微笑摇头。

“我是不速之客，”她说，“你们的一个女记者是我的朋友，她告诉

我晚宴后是哪个乐团会来演唱，说我可以穿洋装溜进来。你想赶我走吗？”

她举起香槟杯，凑到唇边。她的唇不是他喜欢的那种丰满唇型，但颜色深红而且湿润。她依然盯着舞台看，因此他可以恣意地观察她的侧面轮廓，也就是全身的侧面轮廓，观察她露出的背部和乳房的完美弧线，她的乳房不需要硅胶，也许穿一件合适的胸罩就行了，但这对乳房可以哺乳吗？

“我正在考虑，”他说，“你有异议吗？”

“威胁可以吗？”

“也许可以。”

“我在外面看见狗仔队正在守候你的宾客，等他们出去时出其不意地拍照。如果我告诉狗仔队说，我那个记者朋友拒绝你的求欢之后，你就跟她说她在《自由杂志》以后别想混下去呢？”

史德普从心底放声大笑，他发觉他们吸引了其他宾客的好奇目光。他朝她倚身过去，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和他自己使用的古龙水味道一样。

“第一，我不怕坏名声，尤其是我手下乱报料的烂八卦。第二，你的朋友是个没用的记者。第三，她说谎，我干了她三次，你大可以去跟狗仔队说。你结婚了吗？”

“对，”那陌生女子说，转头望向舞台，挪动身体重心，让洋装露出一条缝，可以瞥见里头的蕾丝胸罩。史德普只觉得嘴唇发干，于是啜饮一口香槟，眼睛看着聚在舞台前方踮起脚的女宾客，鼻子专注吸气。 he 可以从站立处闻到女性阴部的气味。

“你有小孩吗，卡翠娜？”

“你希望我有小孩吗？”

“对。”

“为什么？”

“因为透过创造生命，女人学会臣服于大自然，让她们比其他女人和男人对生命有更深刻的洞见。”

“胡扯。”

“不对，创造生命让你们女人降低找男人来代替父亲的渴望，你们只是喜欢享受这场游戏而已。”

“好吧，”她笑说，“那我有小孩，你想玩什么游戏？”

“哇呜，”史德普说，看了看表，“动作太快了吧。”

“你想玩什么游戏？”

“每种游戏都想玩。”

“太好了。”

乐团主唱闭上双眼，双手抓住麦克风，唱出歌曲的渐强段落。

“这个派对无聊死了，我要回家了。”史德普将空酒杯放在一台被嗖嗖推过的推车里，“我住在阿克尔港，和自由杂志社同一栋大楼，不过是在顶楼，最高的楼层，金字塔的顶端。”

她微微一笑：“我知道在哪里，你需要多少准备时间？”

“给我二十分钟。答应我在你离开之前，你不会跟任何人说话，连你那个女性朋友也不行，可以吗？卡翠娜·布莱特？”

他看着她，希望自己说对了她的名字。

“相信我，”她说，他看见她眼中放出奇异的微光，犹如天空闪现一丝森林大火的迹象，“我跟你一样希望这件事只有我知道。”她举

起酒杯，“对了，你干了她四次，不是三次。”

史德普享受她看他的最后一眼，然后朝出口走去，他背后的乐团主唱依然在水晶灯下用假声发出几乎难以辨别的颤音。

一扇门重重甩上，兴奋而响亮的说话声在塞路斯街回荡，四名年轻人正要前往基努拉卡区的酒吧。他们经过停在人行道旁的一辆车，没注意到里头坐着一名男子。他们转过街角，街上再度安静下来。哈利朝风挡玻璃倾身，抬头往卡翠娜家的窗户看去。

他大可以打电话给哈根，或是发出警报，带麦努斯和警车一起来，但他有可能判断错误。他必须事先确定，因为他和她都有太多东西必须顾虑。

他下了车，来到大门前，按下没标示名牌的三楼门铃，等待一会儿，接着又按了一次。他走回车子，从后备厢里拿出撬棒，回到大门，按下二楼门铃。一名男子用昏沉的声音问道：“谁？”背景是吵闹的电视声。十五秒后，男子下楼开门，哈利亮出警察证。

“我没听见有人家里发生争执，”男子说，“是谁打电话报警的？”

“我自己去找就好了，”哈利说，“谢谢你的协助。”

三楼门前一样没有名牌。哈利敲了敲门，将耳朵贴在冰冷的木门上聆听，然后将撬棒顶端嵌入门框间的缝隙，门锁的正上方。塞路斯街的公寓是盖给奥克西瓦河沿岸的工厂工人住的，采用的是最便宜的建材。哈利在一小时内进行的第二次强行进入，三两下就成功了。

他站在走廊的黑暗中聆听片刻，先不打开电灯，低头看着面前的鞋架。鞋架上有六双鞋，没有一双鞋的大小属于男性。他拿起一双卡翠娜今天稍早穿的靴子，看见鞋底依然是湿的。

哈利走进客厅，按亮手电筒，并没打开天花板上的灯，以免被她在街上发现家里有不速之客。

光束扫过磨损的松木地板，木板间钉着大钉子。客厅里摆着素色白沙发、矮书架、一组英国高级音响品牌Linn（莲）的喇叭。墙边有个凹室，床铺窄小整齐，小厨房里有炉子和冰箱。这间屋子给人的感觉是简朴、有秩序和整洁，就跟他家一样。光束照射到一张脸，那张脸用僵硬的神情看着他，接着又照到另一张，然后又是一张。那是三张黑色木制面具，上头有刻纹和彩绘。

他看了看表。十一点。他让光束再往里头射去。

屋内只有一张桌子，桌子旁的墙壁上钉着剪报，从地板到天花板钉满整片墙壁。他走近了些，视线掠过一张张剪报，感觉脉搏犹如盖格计数器般开始强烈跳动。

墙壁上钉的全都是命案剪报。

而且是很多宗命案的剪报，应该有十到十二宗，有些年代久远，剪报都已发黄，但哈利清楚记得这些命案，因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些都是他带头调查的命案。

桌上的计算机和打印机旁放着一叠档案夹，里头是命案报告。他打开其中一个档案夹，里头并不是他侦办过的命案报告，而是厄里肯山发生的莱拉·奥森命案报告，另一个档案夹里是菲雷希恩区的欧妮·黑德兰失踪案报告。第三个档案夹里是卑尔根发生的一宗警察暴力事件，申诉对象是葛德·拉夫妥。哈利翻看报告，发现一张他在穆勒尼森的办公室里见过的照片。他看着那张照片，觉得一切都再明显不过。

打印机旁是一叠纸，最上方那张纸画了些东西，看起来像是外行的铅笔素描，但主题十分清楚。纸上画的是雪人。雪人的脸颇长，仿佛融化了一般；炭黑色的眼睛死气沉沉，红萝卜鼻子又细又长，朝地上指。

哈利翻看那叠纸，看见有好几张素描，全都是雪人，大部分都只有脸。是面具，哈利心想，是死亡面具。其中一张脸有嘴喙，旁边是小小的人类手臂，下方是鸟类的脚。另一个面具长着猪鼻子，戴一顶

礼帽。

哈利开始搜索房子另一头，在心中告诉自己他在芬岛对卡翠娜说过的话：清空脑袋里的预期，只要看，不要找。他打开所有的纸箱和抽屉，翻动厨房用具、清洁用具、衣物、外国的洗发精、卧室里的奇特乳霜。她的香水味浓浓地弥漫在卧室里。淋浴间的地上是湿的，洗脸盆上放着一根棉花棒，上头沾了睫毛膏。他从浴室走了出来。他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只知道那样东西不在这里。他直起身来，环顾四周。

不对。

那样东西在这里，他只是还没找到而已。

他拿下架上的书，打开储水槽，检查地上和墙上是否有松动的木板，翻开凹室里的垫子。然后就检查完了。每个地方他都搜过了。他没能成功找到那样东西，但任何搜索行动最重要的前提是：你没找到的东西和你找到的东西同样重要。现在 he 知道自己没找到什么东西了。哈利看了看表，开始收拾。

他将抽屉放回原位时，突然想到自己没检查打印机。他拉开打印机的纸匣，看见最上面一张纸已然泛黄，而且比一般打印纸还来得厚。他拿起那张纸，闻到上面有一种独特的气味，仿佛浸过香料或被烧过。

他打开桌灯，将那张纸凑到灯光前，找寻记号。他找到了。那张纸的右下角有个水印，只有高级纸张才会有这种水印，凑到灯泡前就清晰可见。他喉咙的血管似乎鼓起，血液突然开始奔流，脑部大声呼喊需要更多氧气。

哈利打开计算机，又看了看表，凝神细听，等待计算机开机，开机速度非常慢，仿佛花了永恒的时间。他直接进入搜索功能，键入关键词，用鼠标按下“搜索”。一只小狗跑了出来，跳上跳下，无声吠叫，好让人排遣搜索时间。哈利盯着被搜索文件的名称闪过，最后视

线移到一排文字上：没有符合搜索的项目。他检查自己是否打错关键词：图翁巴。他闭上眼睛，听见计算机发出深沉的吱吱声，犹如一只深情款款的猫。电脑停了下来。哈利睁开眼睛。找到一个项目。

哈利将光标移动到Word标示上，一个黄色方块跳了出来。修改日期：九月九日。他用颤抖的手指按了两下鼠标键。白色背景和几个字出现在屏幕上。毋庸置疑，上面的文字和雪人寄来的一模一样。

25 死线

第二十日

史德普躺在床上。这张床是在大阪的密索谷工厂依照定制规格缝制并组装完成，然后再运送到印度金奈的鞣皮厂，因为泰米尔纳德邦的法律禁止直接出口这种皮革。这张床从下订单到收到货品，足足花了六个月，但值得等待。这张床就像艺妓一样，完全符合他的身体曲线，在必要处给予支撑，还能调整任何高度和方向。

他看着天花板上的柚木扇叶缓缓转动。

她正搭电梯上来找他。他透过对讲机说他在卧室等，将门微微打开。沁凉的丝质短内裤贴在他因喝酒而微微发热的身体上。《海洋咖啡馆》CD的乐音从Bose（博士）音响系统的精巧喇叭传出——喇叭藏在房子里的每个房间角落。

他听见她的高跟鞋咔嗒咔嗒踏过客厅地板，缓慢而坚定，光听这声音就让他硬了起来，要是她知道等着她的是什么……

他的手在床底下搜寻，手指找到了他要找的。

她的身影出现在房门口，峡湾上空洒下的月光映照出她的身体轮廓。她嘴角含笑看着他，解开黑色真皮长外套的腰带，外套落在地上。他倒抽一口气，但她外套里依然穿着洋装。她走到床前，递了一件橡胶制品给他，那是一张面具，粉红色的动物面具。

“戴上这个。”她用冷静的公事口吻说。

“哇，”他说，“一张猪脸。”

“照我的话做。”她眼中再次闪动奇异的黄色微光。

“Mais oui, madame. (是，小姐。)”

史德普戴上面具，面具盖在他整张脸上，气味闻起来有如洗涤手套，他只能透过眼部的细小缝隙看着她。

“那我要你……”他开口说，听见自己的声音被面具蒙住，变得陌生而奇怪。他话只说到这里就感觉左眼一阵刺痛。

“你给我闭嘴！”她喊道。

他这才缓缓意识到自己被打了。他知道自己不该如此反应，这样会扫了她玩角色扮演的兴致，但他实在忍俊不禁，因为这一切实在太荒谬了。猪面具！冷冷黏黏的粉红色橡胶面具，上头还有猪耳朵、猪鼻子和猪嘴巴。他粗声大笑。下一拳击中他的腹部，力道凶猛，使他屈起身体，发出呻吟，倒在床上。他并未发觉自己停止了呼吸，直到眼前陷入一片黑暗。他在紧贴的面具里拼命喘息，同时感觉到她将其手臂扭到背后。氧气终于抵达他的脑部，疼痛也同时来到，怒意随之升起。他妈的死贱人，她以为自己在干吗？他奋力挣脱，想抓住她，却发现双手无法动弹——他的双手被牢牢固定在背后。他抖动双手，感觉手腕被某种东西锐利地嵌住了。是手铐？这个变态的死贱人。

她将他推到坐姿。

“你看见这是什么了吗？”他听见她低声说。

但他脸上的面具歪到一旁，眼睛什么也看不见。

“我不用看见也能闻到你的尿味。”他说。

他的太阳穴受到一记重击，令他的听觉就好像CD跳针一样。听觉恢复时，他还直挺挺坐在床上。他感觉到某种液体沿着面具边缘流下脸颊。

“你用什么东西打我？”他大喊，“我在流血，你这个疯女人！”

“这个。”

史德普感觉到某种坚硬的东西压上了他的鼻子和嘴巴。

“闻闻看啊，”她说，“味道很好闻对不对？这是钢铁和擦枪油的味道。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闻起来很特别对不对？无烟火药的气味会更好闻，到时候如果你还闻得到的话。”

这只是个暴力游戏，史德普告诉自己，这只是角色扮演。但她的声音有点异样，这整个情况有点异样，使得他对此刻发生的事产生了不同观点。他长久以来不曾有过的感觉浮上心头，他已经太久没有这种感觉，必须回溯到童年才记得起来，以至于他一下子认不出来——这种感觉叫恐惧。

“我们不发动引擎吗？”侯勒姆话声发颤，将身上的皮夹克裹得更紧了些，“亚马逊这款车推出的时候是以暖气功能强大著称的啊。”

哈利摇摇头，看了看表。一点半。侯勒姆的亚马逊停在卡翠娜的公寓外，他们已经坐在里头等了一个多小时。夜是蓝灰色的，街上空寂无人。

“这辆车原本是加州白，”侯勒姆继续说，“沃尔沃色码四十二号，前任车主把它漆成黑色，算得上是老式汽车，每年只要付三百六十五克朗的道路税，一天只要一克朗……”

侯勒姆看见哈利露出警告的神情，便住了口，伸手将美国歌手大卫·罗林斯和吉莉安·韦尔奇的歌声调大了些，这是他唯一能忍受的新近音乐。他将CD转录到卡带上，不只是为了能用车上新安装的卡带播放器聆听，也因为他属于极少数不妥协的音乐发烧友，认为CD无法产

生卡带那种独特而温暖的音质。

侯勒姆知道自己话太多，因为他相当紧张。哈利只跟他说卡翠娜必须从一些讯问工作中除名，还说如果他不知道细节，接下来几星期的日常工作会轻松一点。侯勒姆是个爱好和平、喜欢悠哉的聪明人，不爱惹麻烦，但这不表示他喜欢现在这个状况。他看了看表。

“她去某个男人家了。”

哈利有了反应：“你怎么会这么想？”

“你刚刚不是说她恢复单身了吗？现在的单身女人跟我们这些单身汉是差不多的。”

“你这话的意思是？”

“四个步骤：出门，观察对象，选定最弱的猎物，攻击。”

“嗯，你需要四个步骤？”

“前三个步骤，”侯勒姆说，调整后视镜，整理自己的头发，“我只挑起人家的欲望，不会真的下手。”侯勒姆考虑过擦发油，却又觉得有点过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许那正是他需要的，放手去做。

“靠！”哈利冲口说，“妈的真该死！”

“怎么了？”

“湿的淋浴间、香水、睫毛膏，你说对了。”哈利拿出手机，疯狂地按了几个号码，对方几乎立刻接了起来。

“请问是葛黛·倪维克吗？我是哈利·霍勒，你还在进行鉴定吗？……好，有没有什么初步发现？”

侯勒姆看着哈利咕哝了两声“嗯”和三声“是”。

“谢谢，”哈利说，“还有请问今天晚上有没有其他警官打电话问你

同样的……什么？……我知道了。对，鉴定完成后请通知我。”

哈利切断电话：“你可以发动引擎了。”他说。

侯勒姆转动点火装置上的钥匙：“现在是怎样？”

“我们去广场饭店，卡翠娜今天晚上打电话去研究所问过鉴定结果了。”

“今天晚上？”侯勒姆踩下油门，驾车右转朝松内广场驶去。

“她们正在进行初步化验，确认血缘关系的可能性达到百分之九十五，然后再逐渐推高到九十九点九。”

“然后呢？”

“现在已经百分之九十五确定史德普是欧德森双胞胎和尤纳斯的父亲。”

“我的老天爷。”

“我想卡翠娜一定是照你说的遵行周六夜四步骤去行动了，猎物是史德普。”

哈利打电话给重案指挥室，请求支持。经过整修的老引擎发出怒吼，亚马逊在夜色中穿过基努拉卡区的宁静街道。车子经过奥克西瓦急诊室，驶过主街的电车轨道时，出风口果真吹出了强劲的暖气。

《世界之路报》记者奥丁·纳肯站在广场饭店外的人行道上要冻僵了，心中诅咒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人，尤其诅咒他的工作。根据他的判断，最后一批宾客正要离开《自由杂志》庆祝会。依照惯例，最后离开的宾客是最有趣的，也是最上得了隔天头条的人。但截稿期限正逐渐进逼；再过五分钟他就必须离开，回到数百米外位于奥克许街的办公室，开始写信。这封信是要写给编辑的，写说他已经是成人，受够了站在派对外面像个青少年，鼻子贴在窗玻璃上，看着里头，希望有人能出来跟他说谁和谁跳舞、谁买了酒请谁、谁和谁拥抱；同时

也写说这是他的辞呈。

八卦流言正在外头流传，内容棒到不可思议，但他们自然不可能将这种东西印在报纸上。可以写些什么是有限度的，而且有不成文的规定，至少他这一代的记者必须遵守这些规定，无论那些规定是什么。

纳肯评估现场状况，只剩下几个记者和摄影师还在现场撑着，他们和他的《世界之路报》一样有名人八卦的截稿期限。这时一辆沃尔沃亚马逊朝他们直冲而来，发出刺耳的刹车声，停在人行道旁。

前座跳下一个人，纳肯立刻认出那人，他对摄影师打个手势，跟着那名警官奔进门内。

“哈利·霍勒，”纳肯追了上去，气喘吁吁地问，“警方为什么要来这里？”

眼睛布满血丝的哈利转头望向纳肯：“去参加派对，纳肯，派对在哪里？”

“二楼的桑雅赫尼厅，可是恐怕已经结束了。”

“嗯，有没有看见史德普？”

“史德普提早回家了，你找他有什么事？”

“没事，他一个人离开的吗？”

“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

哈利陡然停下脚步，转头看他：“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纳肯侧过了头，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可以肯定绝对出事了。

“有流言说他搭上了一个正妹，那个正妹的眼神挑逗无比。很可

惜，这种事不能发稿。”

“然后呢？”哈利吼道。

“然后有个符合这个描述的女人在史德普离开二十分钟后，搭出租车离去。”

哈利立刻转头沿原路奔了回去，纳肯紧跟在后。

“你有没有跟踪她，纳肯？”

纳肯完全忽略哈利的讽刺口吻，现在无论什么口气对他都全然不起作用。

“她不是名人，霍勒。这样说好了，名人搞上非名人不算新闻，当然除非这个女人愿意站出来发表声明，不过她早就走了。”

“她长什么样子？”

“苗条，深色头发，长得很美。”

“穿什么衣服？”

“长的黑色皮外套。”

“谢了。”哈利跳上亚马逊。

“嘿，”纳肯大喊，“我的回报咧？”

“一夜的好眠，”哈利说，“因为有你的协助，本市更加安全。”

纳肯苦着一张脸，看着那辆饰以跑车条纹的老车发出低沉洪亮的笑声，加速驶离。该离开这一切了。该递辞呈了。该长大了。

“截稿期限要到了，”摄影师说，“我们得回去写这些烂东西啦。”

纳肯死心地叹了一口气。

史德普盯着面具里的黑暗，心想不知道她想干吗？她拉着手铐将他拖进浴室，用她声称是左轮手枪的东西抵着他的肋骨，命令他跨进浴缸。她在哪里？他屏住呼吸，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和某种电子嗡鸣声。是不是浴室的一根日光灯管快要坏了？太阳穴渗出的血已流到嘴角，他的舌尖尝到强烈的金属甜味。

“碧蒂·贝克失踪的那天晚上你在哪里？”她的声音从浴缸旁传来。

“我在家里，在这里。”史德普回答，试着思考。她说她是警察，他旋即记起自己在冰壶练习场见过她。

“只有你一个人？”

“对。”

“希薇亚·欧德森遇害的那天晚上呢？”

“也是一样。”

“整个晚上都一个人在家，没跟人讲过话？”

“对。”

“所以没有不在场证明？”

“我说过我在这里了。”

“很好。”

很好？史德普心想。为什么他没有不在场证明很好？她到底要什么？要逼他招供吗？为什么她走得越近，那个电子嗡鸣声就越大？

“躺下来。”她说。

他乖乖躺下，冰冷的陶瓷浴缸表面令他背部和大腿感到刺痛。他的气息在面具内凝结成水气，使得他更难以呼吸。她的声音再度传来，这次距离很近。

“你想怎么死？”

死？她疯了，精神错乱了，头壳烧坏了。还是她其实没有疯？他告诉自己保持头脑清醒，她只是想吓唬他而已。这一切是不是那个哈利·霍勒在背后搞鬼？他是不是低估了那个酒鬼警察？但他全身颤抖，抖到可以听见手上的豪雅腕表不断敲击浴缸，仿佛他的身体已经接受了头脑尚不愿意接受的事实。他用头部摩擦浴缸底部，试图将猪面具弄正，好让他能从小缝里看出去。他就要死了。

这就是她要他躺进浴缸的原因，这样才不会搞得一团糟，而且所有证据都可以轻易除去。胡扯！你是亚菲·史德普，她是警察，他们哪里知道什么。

“好，”她说，“抬起你的头。”

面具。终于要拿下面具了。他照她的话做，感觉她的手触碰他的额头，然后是背部，但她并未取下面具。有个又细又坚韧的东西套上了他的脖子。搞什么鬼？那是绞索！

“不要……”他开口道，才说两个字就戛然而止，因为绞索勒住了他的气管。手铐抵着浴缸底部不断摩擦，咯咯作响。

“他们都是你杀的，”她说，绞索又收紧了些，“你就是雪人，亚菲·史德普。”

她说出来了，她大声说出来了。脑部缺氧使他感到晕眩，他猛烈地摇头。

“对，你就是雪人，”她说，猛力一拉，他感觉自己的头像是要被切断似的。“你被指认了。”

黑暗突然降临。他抬起一条腿，又让腿落下，脚跟虚弱地敲上浴缸，发出空洞的砰的一声，在浴室里缭绕。

“你知道这种上涌的感觉是什么吗，史德普？这是脑部得不到充

分氧气的感觉，很美妙对不对？我前夫以前就喜欢我勒住他脖子，让他自慰。”

他想大叫，想将身体里残存的一点空气挤过铁绞索，但完全无法办到。老天，难道她连自白都不要吗？接着他感觉到死亡，他的脑子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宛如香槟气泡的嘶嘶声。难道死亡就是这样发生的吗？这么简单？他不希望死亡来得这么简单。

“我要把你吊在客厅里，”她在他耳边说，深情地拍了拍他的头，“面对峡湾，这样你就有风景可以看。”

他听见细微的哔哔声。好像电影里的心律监测仪警告声，他心想。当曲线变为一条直线，心脏就停止跳动。

26 缄默

第二十日

哈利又按了一次史德普家的门铃。

一只找不到猎物的猫头鹰在运河路桥上行走，低头看着那辆黑色亚马逊停在阿克尔港空无车辆的广场中央。

“他家如果有女人的话，他一定不会开门。”侯勒姆说，抬头看着三米高的玻璃门。

哈利按下其他门铃。

“那些只是办公室，”侯勒姆说，“我在报纸上读过史德普一个人住在顶楼。”

哈利环顾四周。

“不行，”侯勒姆说，他猜出哈利在动什么念头，“用撬棒也不行，钢化玻璃是打不破的，我们得等管理员……”

哈利已朝亚马逊走了回去，这次侯勒姆猜不透哈利在想什么，直到哈利坐上驾驶座，侯勒姆才想到钥匙还插在点火装置上。

“不行，哈利！不行！不要……”

侯勒姆的呼喊声淹没在引擎怒吼声中。车轮在被雨打湿的路面上空转几圈，接着就起步加速。侯勒姆挡在路中央挥舞双臂，一看见方向盘后哈利的眼神，立刻跳到一旁。那辆亚马逊的保险杆撞上玻璃门，发出一声闷响。玻璃门瞬间化为白色水晶状，并未发出一丝声音，在空中停留片刻之后，才丁零当啷碎落一地。侯勒姆还没来得及目测损害程度有多大，哈利已下车，大步走进缺了玻璃门的入口。

侯勒姆急忙跟上，一边不住咒骂。哈利拉了一个种了两米高棕榈树的大花盆，拖到电梯前，按下按钮。闪亮亮的铝制电梯门打开，他用那盆棕榈树卡住电梯门，然后指向一扇设有绿色逃生口标志的白色大门。

“你走逃生梯，我走主楼梯，这样就能包围所有脱逃的路径。六楼见，侯勒姆。”

侯勒姆爬上狭窄铁梯，才爬到三楼就已汗如雨下。他的身体和头脑对这种需要体力的行动都毫无准备，天啊，他可是个鉴识员！他的任务是重建现场状况，而不是创造现场。

他稍作停留，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和喘息声在楼梯间回荡。如果他碰上某个人，该怎么办？哈利的确叫他带着自己的配枪前往塞路斯街，难道哈利的意思是说他会用得着这把枪吗？侯勒姆扶着栏杆，继续往上跑。倘若换作美国乡村歌手汉克·威廉斯，他会怎么做？他会埋首痛饮。性手枪乐团贝斯手锡德·维舍斯呢？他会比中指，然后逃走。那埃尔维斯呢？埃尔维斯·普雷斯利，也就是猫王呢？对了，侯勒姆用手握住自己的左轮配枪。

楼梯来到尽头，他打开门，看见哈利背倚在走廊尽头一扇褐色大门旁的墙壁上，一手拿着左轮手枪，另一手的食指按在嘴唇上。哈利

看着侯勒姆，对褐色大门指了指。那扇大门微微开着。

“我们依序清查每个房间，”侯勒姆来到身旁之后，哈利压低声音说，“你查左边，我查右边，保持同样的速度，互相掩护，还有别忘了呼吸。”

“等一下！”侯勒姆低声说，“如果卡翠娜在里面怎么办？”

哈利看着他，等待他往下说。

“我是说……”侯勒姆继续说，试着将他的想法说出来，“如果发生最坏的状况，我要对……同事开枪吗？”

“如果发生最坏的状况，”哈利说，“同事会对你开枪。准备好了吗？”

来自史盖亚村的年轻鉴识员侯勒姆点点头，答应自己如果这次任务顺利完成，他回去一定要擦那该死的发油。

哈利轻轻将门拨开，踏进一只脚。他立刻感觉到一阵气流流过，那是风。他走到右边第一扇房门前，左手抓住门把，右手举枪向前指，推开门，走了进去。门内是书房，空荡无人，桌子上方挂着一大张挪威地图，上面钉有许多图钉。

哈利回到玄关，侯勒姆在外头等他。哈利对侯勒姆比个手势，要他时时举起手枪。

他们轻手轻脚搜查整间屋子。

厨房、藏书室、健身室、温室、客房，全都空无一人。

他们走进客厅时，哈利觉得温度骤降，也看见了原因。通往露台和游泳池的拉门完全开着，白色门帘在风中神经质地飘动。客厅两边各有一条小走廊，各自通往一扇门。哈利指示侯勒姆去打开右边那扇门，他自己则走到左边那扇门前面。

哈利吸了口气，弓起身体，尽量不让自己成为太大的目标，然后打开门。

他在黑暗中看见床铺、白色床单和看起来可能是尸体的东西。他举起左手在门内摸索电灯开关。

“哈利！”是侯勒姆的声音，“快来，哈利！”

侯勒姆的声音相当亢奋，但哈利充耳不闻，专注于眼前的黑暗。他的手找到开关，顿时，整个房间都沐浴在天花板聚光灯洒下的光芒中。房内空荡荡的。哈利查看衣柜，转身离开。侯勒姆站在右边那扇房门外，举枪指着门内。

“他不动了，”侯勒姆低声说，“他死了，他……”

“那你就不用叫我叫得那么急。”哈利说，走到浴缸旁，在裸体男子身旁蹲了下来，取下猪面具。男子的脖子上有一条红色细痕，脸部苍白肿胀，眼睛在眼皮下爆凸。亚菲·史德普的脸已完全变了样。

“我打电话给现场勘察组。”侯勒姆说。

“等一等。”哈利伸出一只手到史德普嘴巴前方，然后将手放在史德普肩膀上，摇了摇他。

“你在干吗？”

哈利摇得更大力了。

侯勒姆将手搭在哈利肩上：“可是哈利，难道你看不出来……？”

侯勒姆大惊失色，只见史德普睁开眼睛，大口吸气，犹如浮出水面的潜水员，痛苦地深深吸气，喉咙发出咯咯声。

“她在哪里？”哈利说。

史德普的眼睛无法聚焦，只是喘息不已。

“侯勒姆，你在这里等着。”

侯勒姆点点头，看着哈利离开浴室。

哈利站在史德普家的露台边，二十米下是闪闪发亮的黑色运河。他在月光下可以看见水中桥墩上的女性雕像和空荡的路桥。而那里……就在起伏不定的河面上，漂浮着某个闪烁亮光的东西，看起来像是死鱼的肚腹。那是一件皮外套的背面。她跳了下去。她从六楼跳了下去。

哈利踏上空花盆之间的露台边缘，脑际闪过许多画面：厄斯马卡区，从山上俯冲潜入赫肯湖的爱斯坦，哈利和崔斯可将爱斯坦拖上岸，爱斯坦躺在国立医院，颈部围着一圈看似支架的东西。哈利从这个经验中学到的是，如果要从非常高的地方入水，你必须用跳跃的方式，而不是直接俯冲。另外必须记得双臂紧贴身体，这样才不会摔断锁骨。但最重要的是在你往下看之前就必须做出决定往下跳，否则恐惧会袭击你的正常判断力。这就是为什么当哈利的夹克发出轻轻的啪的一声，跌落在露台地面时，他人已在半空中，耳际充满轰轰声响，黑的有如柏油路的黑色水面朝他急速进逼。

他并拢脚跟，下一刻就觉得体内的空气似乎全被挤了出去，又好像有只大手想剥去他全身衣服。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紧接而来的是令他全身麻木的寒意。他踢动双脚，浮出水面，分辨方向，找到那件皮外套，开始向前游去。他的双脚已逐渐失去知觉，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在这种温度下，再过几分钟就会停止运作。他也知道如果卡翠娜的喉头反射正常，并在她接触水面时闭锁，瞬间的温度骤降可以救她一命，使她的身体停止新陈代谢，身体细胞和器官进入冬眠状态，让重要功能以最少的氧气维持运作。

哈利在浓密沉重的河水中朝闪亮的皮外套游去。

他来到皮外套旁，抓住了她。

他的潜意识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她已芳魂杳然，被恶魔吞噬，因

为在水中载浮载沉的只有那件皮外套而已。

哈利咒骂一声，在水中掉头，抬头朝露台看去。露台的屋檐旁是金属水管和斜屋顶，一直延伸到大楼另一侧，也延伸到其他大楼的露台和逃生梯及信道，这些信道通向迷宫般的阿克尔港建筑物。他用已无感觉的双腿踢着水，确定卡翠娜完全没有低估他；他落入了书上最古老的诡计。他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疯狂的念头，想淹死在水里；那感觉应该很愉悦。

凌晨四点，哈利面前那张床上坐着身穿睡袍、全身颤抖的史德普。史德普的古铜色肌肤似乎褪了色，身体缩成一团变成老人，但他的眼珠已回复正常大小。

哈利冲了个热水澡，坐在椅子上，身上穿着侯勒姆的毛衣，宽松的运动裤是向史德普借的。他们在客厅里可以清楚地听见侯勒姆正通过手机派遣警力追捕卡翠娜。哈利指示侯勒姆请重案指挥室发出全面警戒，加勒穆恩机场的驻守警察必须提防她搭上清晨班机，戴尔塔特种部队负责查抄她的住处，虽然哈利很确定他们在那里一定找不到她。

“所以你认为这不是性爱游戏，而是卡翠娜想杀你？”哈利问。

“认为？”史德普说，牙齿咬得咯咯直响，“她想把我勒死！”

“嗯，她还问你命案发生的时候你有没有不在场证明？”

“我已经说过三次了，对！”史德普呻吟一声。

“所以你认为你是雪人喽？”

“天知道她是怎么想的，那女人显然是疯了。”

“也许吧，”哈利说，“不过这不代表她说得不对。”

“什么说得不对？”史德普看了看表。

哈利知道孔恩律师正在前来这里的路上，孔恩一到就会立刻叫史德普保持缄默。

哈利做出决定，倾身向前：“我们知道你是尤纳斯和欧德森双胞胎的父亲。”

史德普的头猛然抬起。哈利必须冒险一试。

“这件事只有费列森一个人知道，是你把他送到瑞士去上法氏症候群的课程，费用也是你出的对不对？法氏症候群就是你的遗传疾病。”

哈利看见史德普瞳孔扩张，知道自己出手射中的位置没有偏离红心太远。

“我猜费列森告诉你说我们在问你的事，”哈利乘胜追击，“也许你害怕他会撑不住，又或许他反过来利用这个情势向你索取一些好处？比如说跟你要钱。”

史德普难以置信地瞪着哈利，摇了摇头。

“不过呢，史德普，如果你跟这些小孩的血缘关系曝光，显然你蒙受的损失会非常大，足以让你有动机杀害那些可能会让这件事曝光的人——包括孩子的母亲和费列森。我说得正不正确？”

“我……”史德普的眼神开始四处飘移。

“你怎样？”

“我……我没什么好说的。”史德普垂下了头，将脸埋在双手之中，“你去找孔恩谈。”

“好，”哈利说，时间所剩不多，不过他还有最后一张牌，一张好牌，“我会跟他们说你这样说。”

哈利静静等待。史德普依然低着头，动也不动，过了一会儿才抬

起头来。

“‘他们’是谁？”

“当然是媒体记者，”哈利以闲聊的语气说，“他们应该会来拷问你吧，对不对？你们这行的人不是都称之为独家内幕？”

史德普心头一惊。“你这是什么意思？”他问道，但语气透露出他已知道答案是什么。

“一个名人以为自己钓了年轻女子回家，结果没想到正好相反，”哈利说，看着史德普背后墙上的画作——画中似乎是个走钢索的裸体女人，“年轻女子叫名人戴上猪面具，他还以为这是场性爱游戏，最后警方发现他的时候，他戴着猪面具，全身赤裸，躺在浴缸里哭泣。”

“你不能告诉他们这些事！”史德普勃然大怒，“这……这样会打破保密原则不是吗？”

“呃，”哈利说，“应该说这样会打破你替自己建立起来的形象吧，史德普。不过呢，这并不违反任何保持缄默的义务，正好相反。”

“正好相反？”史德普几乎要大吼，他的牙齿已停止打战，脖子恢复红润。

哈利咳了一声：“我唯一的资产和生产工具是我个人的诚信正直，”哈利顿了顿，让史德普品尝自己说过的话，“而我身为警察，必须让民众保有知情的权利，同时又不至于影响调查工作。在这件案子里，这是可行的。”

“你不能这样做。”史德普说。

“我可以，而且我会这样做。”

“那……那会毁了我。”

“那不就跟《自由杂志》每星期用头版毁掉一个人一样吗？”

史德普张开嘴又闭上，仿佛水族箱里的鱼。

“不过呢，一个人即使诚信正直，还是有可以妥协的空间。”哈利指出。史德普的双眼紧盯着哈利。

“希望你能谅解，”哈利说，咂了咂嘴，仿佛在回忆确切的字句，“我身为警察有义务利用现在这个状况。”

史德普缓缓点头。

“从碧蒂·贝克开始说吧，”哈利说，“你是怎么认识她的？”

“我想我们应该就此打住。”一个声音说。

两人同时转头朝门口望去，尤汉·孔恩律师看起来还抽了时间冲澡、刮胡子、烫衬衫。

“好，”哈利说，耸了耸肩，“侯勒姆！”

侯勒姆那张生了雀斑的脸出现在孔恩背后的走廊里。

“打电话给《世界之路报》的记者奥丁·纳肯，”哈利说，望向史德普，“我晚点再把衣服还你可以吗？”

“等一下。”史德普说。

客厅安静下来。史德普举起双手，用手背摩擦额头，像是在促进血液循环。

“尤汉，”最后史德普说，“你走吧，我自己可以处理。”

“亚菲，”孔恩律师说，“我不认为你……”

“回家睡觉吧，尤汉，我晚点再打电话给你。”

“身为你的律师，我必须……”

“身为我的律师，你必须闭嘴，回家睡觉，尤汉，知道了吗？”

孔恩挺起腰杆，似乎想维护他受伤的律师尊严，但一看见史德普的表情便改变主意，迅速点了点头，转身离去。

“我们说到哪里了？”史德普问。

“一开始。”哈利说。

27 开端

第二十日

亚菲·史德普第一次看见碧蒂·贝克是在奥斯陆的一个寒冷冬日，那天他在中心礼堂替一家公关公司举办的活动担任讲师。那次举办的是激励研讨会，通常企业会将他们疲惫不堪的员工送去这类研讨会进行所谓的“充电”，也就是叫他们去听课，好让他们回来之后更卖命工作。根据史德普的经验，来这种研讨会担任讲师的都是些事业小有成就却没什么创意的生意人、冷门运动项目的大型运动会金牌得主，或是将上山下山当成事业并分享经验的登山家。这些人的共同点是声称他们的成功来自特别的意志力和斗志，他们懂得激励自己，而他们的故事应该可以激励人心。

史德普是最后一个上台的讲师，他总是要求主办单位将他排在最后，这是他来讲课的条件，这样他就能遂行他贪婪的自我中心主义，痛斥其他讲师，将他们分成上述三种类型，并将自己排在他们之上——他才是有原创经营理念的成功人士。他还说企业花在这种激励研讨会的钱其实都浪费了，因为坐在讲台下的学员绝对不可能达到那种成功，因为他们都很幸运，缺少了激使在台上讲课的那些人——包括他自己在内——迈向成功的不正常驱动力。他说他的驱动力来自父亲缺乏感情，因此他不得不从其他人身上寻求爱和赞美。他原本应该可

以成为演员或音乐家，只是他缺乏这方面的才华。

这时讲台下的学员已从讶异转为发笑，还有同情。史德普知道这些情绪最后终将提升为敬佩，因为他站在台上是那么光芒万丈，而他之所以散发光芒是因为他和其他人都知道，无论他怎么说，他都是成功的，没有人可以辩驳这一点。他强调幸运是成功最重要的因素，他贬低自己的才干，强调挪威企业常见的无能和懒散绝对可以让凡人有出头的机会。

最后他站在台上接受热烈掌声。

他面带微笑，看着第一排的深发美女，后来他得知她名叫碧蒂。他一进场就注意到她。他知道细长双腿和丰满乳房的组合通常是硅胶隆乳的同义词，但他并不反对女人整形。擦指甲油和隆乳，从根本上有何不同？热烈掌声敲击着他的耳膜，他只是走下台，沿着第一排开始和学员一一握手。这是一种愚庸的姿态，美国总统都容许自己这样做，但他不在乎，一点也不在乎；他以惹恼别人为乐。他走到深发美女面前，只见她双颊红润，热烈地看着他。他握上她的手，她行了个屈膝礼，像是对皇室成员行礼。他感觉到自己的名片边角刺痛手掌，因为他握手时将名片往她手心贴了上去。她则细看他手上是否戴了婚戒。

她的婚戒毫无光泽，她的右手小而苍白，却意外地紧紧握住他的手。

“我叫希薇亚·欧德森，”她说，脸上露出傻傻的微笑，“我好仰慕你，所以非要跟你握手不可。”

他就是这样认识希薇亚的。那是个炎炎夏日，地点是她在奥斯陆开的那家“非洲风”小店。她的长相十分平庸，而且已婚。

史德普抬头观看非洲面具，问了几个问题，缓和现场的尴尬情况。他自己是不觉得尴尬，但他注意到他身旁的女子在希薇亚跟他握手时，脸色沉了下去。女子名叫玛莉妲，不对，是叫玛莉塔，她坚持

要带史德普来这家店看斑马纹抱枕，因为玛莉塔——还是玛莉妲？——认为这些斑马纹抱枕非常适合他们才刚离开不久的那张床，说他一定要买。他那张床上现在还残留着几根金色长发，他暗暗记住必须将那几根头发清理掉。

“斑马纹的已经没有了，”希薇亚说，“要不要看看这些？”

她走到窗边的架子前；阳光照射在她的身体曲线上，他记得她的身材还不赖，但她的平凡褐发蓬松散乱且死气沉沉。

“这是什么？”那个名字以“玛”字开头的女子问。

“那是仿牛羚皮。”

“仿的？”玛女哼了一声，将金发甩到肩膀后方，“等你们进斑马皮的时候我们再来好了。”

“斑马皮也是仿的呀。”希薇亚说，脸上的微笑像是在跟小朋友解释说月亮不是吉士做的哦。

“原来如此，”女子说，红艳艳的嘴唇做出刻薄的微笑，伸手挽住史德普的手臂，“谢谢你让我们参观。”

史德普不喜欢女子提出的这个出门买抱枕的主意，也不喜欢她向众人炫耀他俩在一起，更不喜欢现在她挽住自己手臂的这个动作。走出店门时，她可能注意到史德普的不悦，总之她放开了手。他看了看表。

“哦，”他说，“我还有个会要开。”

“不吃午餐了？”她用惊讶的表情看着他，高明地掩饰心里十分受伤。

“看看吧，我再打给你。”他说。

她打了电话给他。这时距离他站在礼堂舞台上只过了三十分钟，

他坐在出租车上，前方一辆扫雪机正把污秽的冰雪扫到路边。

“我就坐在你面前，”她说，“我想谢谢你为我们上课。”

“希望我没有看你看得太明显。”他开心地高声说，盖过金属刮擦柏油路面的声音。

她咯咯轻笑。

“你今天晚上有事吗？”他问道。

“呃，”她说，“都可以另作安排……”她的声音很美，用词很美。

之后的午后时光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她，他想象自己在走廊的五斗柜上干她，她的头撞击着他从柏林买来的德国视觉艺术家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的画作。这段等待的时光总是最美好的。

八点钟，她按下楼下门铃。他站在玄关，听着电梯的机械运转声在楼梯间回荡，犹如上了膛的武器。一阵嗡鸣声逐渐往上升起，血液在他下体里鼓动。

她出现在门口。他觉得脸上好像被掴了一掌。

“你是谁？”他说。

“史迪娜，”她说，胖嘟嘟的脸上除了微笑之外，还有一丝讶异蔓延开来，“我跟你通过电话……”

他将她从头到脚打量一番，思索其中的可能性；他偶尔会被平庸且毫无魅力可言的女子激起性欲，但他感觉得到自己的勃起正在消退，于是打消这个念头。

“抱歉，我一直找不到你，”他说，“我临时得去开个会。”

“开会？”她说，一点也无法掩饰内心的受伤。

“是紧急会议，看看吧，我会再打给你。”

他站在玄关，听着外面的电梯门打开又关上，接着便开始大笑，直到他发觉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第一排的那个深发美女了。

一小时后他又见到了她。他在一家名叫“酒吧餐馆”的餐厅独自吃了午餐，这家餐厅取的名字十分符合餐厅的风格。他还去“神风”买了一套西装，并且立刻穿上。他第二次经过非洲风的店门口。非洲风位于阴凉处，并未受到炙热的阳光照射。第三次经过时，他走了进去。

“你又来了，这么快？”希薇亚微笑道。

她就和一小时前一个人在这家凉爽阴暗的小店里一模一样。

“我喜欢那些抱枕。”他说。

“对，很优雅。”她说，抚摸着仿牛羚皮。

“你还有什么可以给我看的吗？”他说。

她一手叉腰，侧过了头。她知道他的意思，他心想，她闻得出来。

“要看你想看什么。”她说。

他回答时听见自己声音发颤：“我想看你的屁。”

她让他在里头的房间干她，甚至连店门都懒得锁。

史德普几乎立刻就高潮了，平庸且毫无魅力可言的女子偶尔会激起他强烈的性欲。

“我丈夫星期二和星期三会来看店，”他离开时她说，“星期四怎么样？”

“看看吧。”他说，看见自己在神风买的西装已经弄脏了。

碧蒂打电话来时，雪花正在阿克爾港的办公大楼之间慌乱地旋转。

她说她认为他既然给了名片，就代表她可以打电话给他。

有时史德普会自问，他为什么要有这些女人？要体验这些快感？要发生这些性关系？因为这些性关系不过是要女性屈从的仪式罢了，他生命中体验到的征服感难道还不够多吗？还是他害怕变老？他是不是认为插入这些女人可以从她们身上窃取一些青春？为什么要这么急，好像发狂似的？也许是因为他确定自己罹患了那种病，再过不久，他就无法再像以往那样展现男性雄风。他不知道答案究竟是哪一个，再说就算知道了又怎么样？当天晚上，他就听见碧蒂发出有如男人般的深沉呻吟声，她的头撞击着他从柏林买来的格哈德里希特画作。

史德普射出带有疾病基因的精液，这时店门的铃铛愤怒地响起，警告他们有人走进了非洲风。他想离开，但希薇亚咧嘴而笑，紧紧扣住他的臀部。他用力挣脱，拉起裤子。希薇亚滑下柜台，调整夏裙，身子一晃，弯过转角，前去迎接客人。史德普急忙走到摆设装饰品的架子前，背对店面，扣上裤门。他听见背后传来男子的声音，频频道歉说来晚了，停车位很难找。希薇亚用尖锐的嗓音说他应该知道停车位不好找才对，暑假已经结束了。她还说她要去跟妹妹碰面，已经迟到了，叫他接替她服务店里的客人。

史德普听见男子的声音从背后传来，“请问需要帮忙吗？”

史德普一转身就看见一个骨瘦如柴的男子，圆圆的眼镜后方是大得不自然的眼珠，身穿法兰绒衬衫，脖子令他联想到鸛鸟。

他越过男子肩膀，看见希薇亚走出店门，裙子折边翘了起来，膝盖后方有液体流下。这时他才惊觉，原来她早就知道这名应该是她丈夫的枯瘦男子会来店里，她想要她丈夫发现他们在一起。

“没关系，谢谢，我已经得到我要的了。”他说，朝门口走去。

有时史德普会在脑子里想象，如果有女人跑来告诉他说怀了他的孩子，他会如何反应？他会坚持要对方堕胎？还是希望对方把孩子生

下来？他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绝对会坚持其中一种——将选择权留给对方不符合他的本性。

碧蒂跟他说他们不需要采取避孕措施，因为她不孕。三个月后，经过六次性交，她兴高采烈地通知他说原来她还是可以怀孕，他一听就知道她一定会将宝宝生下来。他十分惊慌，坚持要她考虑另一个选项。

“我可以联络最好的医生，”他说，“在瑞士，没有人会知道。”

“这是我当妈妈的机会，亚菲，医生说奇迹可能不会发生第二次。”

“那我再也不想见到你或你的孩子，你听见了吗？”

“这孩子需要父亲，亚菲，还有一个安稳的家。”

“你在这里找不到的，我罹患了一种可怕的遗传疾病，你明白吗？”

碧蒂明白，她是个简单但机灵的女子，从小跟着酒鬼父亲和精神崩溃的母亲长大，很习惯靠自己，因此她做了她必须做的事，她替孩子找了个父亲和安稳的家。

菲利普·贝克不敢相信这个他追了这么久却无动于衷的美丽女子，竟然会突然臣服，将一颗芳心交给他。由于他不相信，因此怀疑的种子早已播下。她献身给他一星期后，她就宣布说怀了他的孩子；这时怀疑的种子仍埋藏在深处。

碧蒂打电话给史德普说尤纳斯出生了，而且长得跟他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站在那里，电话贴在耳朵上，双眼瞪着空气。他跟她要了一张照片。照片寄来了。两星期后，她按照约定，坐在一家咖啡馆里，尤纳斯坐在她的大腿上，她手上戴着婚戒。史德普坐在另一张桌子前，假装正在看报。

当天晚上他在床上翻来覆去，心里想的全是那种病。

这件事一定要处理得非常谨慎才行，必须找一个可信赖而且口风很紧的医生。简而言之，冰壶俱乐部那个个性软弱又爱逢迎谄媚的蠢医生是最适当的人选，那个蠢医生就是伊达·费列森。

他和费列森联络，当时费列森在马伦利斯诊所上班。蠢医生费列森答应了这份工作，答应了史德普给的价码，也答应由史德普花钱让他前往日内瓦上课。每年法氏症候群的顶尖专家都会在欧洲聚会开课，提出他们的研究结果和令人沮丧的新发现。

尤纳斯的第一次检查显示身体健康，即使费列森不断提醒史德普说这种病通常要到成年之后才会显现，史德普自己就是到四十岁才出现法氏症候群的症状，但史德普依然坚持尤纳斯必须每年检查一次。

史德普看着希薇亚的大腿流下他的精液走出店门，也走出他的生活。两年过去了，后来他不再跟她联络，她也没跟他联络，直到现在。他一接到她打来的电话，立刻就说要去开一个紧急会议，但她长话短说，用了四句话简单交代：显然他的精液并未全部流干净，她已产下一对双胞胎，她丈夫以为双胞胎是他的孩子，现在他们需要好心的投资者让非洲风维持下去。

“我已经在那家店投注得够多了。”史德普说，他面对坏消息总是会说些俏皮话。

“我为了凑钱，也可以去找《视听杂志》，他们都很喜欢这种‘我孩子的爸爸是名人’的故事不是吗？”

“少唬人了，”他说，“你有太多必须顾虑的，不可能这样做。”

“现在不一样了，”她说，“等我凑足了钱，我就要出钱叫罗夫放弃股份，我要离开他了。这家店的问题是地点不好，我可以和《视听杂志》交换条件，叫他们一定要删除非洲风的照片，增加曝光度。你知道有多少人会看《视听杂志》吗？”

史德普知道，每六名挪威成人就有一人会看《视听杂志》。他从不反对偶尔来点足以让他炫耀的花边新闻，但难道他要被人用这么卑劣的手段，塑造成一个玩弄单纯已婚妇女的登徒子，大肆消费他的知名度吗？这样一来，亚菲·史德普正直无畏的形象会被粉碎，《自由杂志》的道德怒吼将蒙上虚伪的阴影，况且希薇亚又不美。这样不好，一点都不好。

“你说的数目是多少？”他问道。

达成协议后，他打电话给马伦利斯诊所的费列森，告诉他又多了两个新患者。他们做了和尤纳斯相同的安排，替双胞胎鉴定DNA，将样本送到法医学研究所确定亲子血缘关系，然后开始检查双胞胎是否遗传到那种不宜说出口的疾病。

挂上电话后，史德普靠在高背皮椅上，看着阳光照耀在泪滴形比格迪半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心想自己应该陷入深深的沮丧。然而他并不沮丧。他感到兴奋。是的，他几乎是快乐的。

当费列森打电话给史德普说，报上写道在苏里贺达村被割下头颅的女子据信名叫希薇亚·欧德森时，史德普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件事是那遥远的快乐记忆。

“先是尤纳斯的母亲失踪，”费列森说，“现在那对双胞胎的母亲又被杀了，我不是计算概率的高手，可是我觉得我们得跟警方联络，亚菲，警方正急着想找出关联。”

近几年来，费列森替名人整形赚了不少钱，但在史德普眼中，费列森仍是个——或说结果还是个——蠢蛋。

“不行，我们不能跟警方联络。”史德普说。

“哦？那你得给我一个好理由。”

“好，你想要多少钱？”

“我的天，亚菲，我不是要勒索你，我只是不能……”

“多少？”

“够了，你到底有没有不在场证明？”

“我没有不在场证明，可是我有很多钱。告诉我，你要多少个零？”

“亚菲，如果你没什么事好隐瞒……”

“我当然有事要隐瞒，你这个娘炮！你以为我想被媒体形容为人妻杀手和杀人嫌犯吗？我们得见面好好谈一谈。”

“那你们见面了吗？”哈利问。

史德普摇摇头。卧室窗外可以看见远处地平线透出一线曙光，但奥斯陆峡湾仍漆黑一片。

“我们还没谈到那里，他就死了。”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些事？”

“这不是很明显吗？我不知道任何对警方有用的事，那我干吗要介入？你别忘了，我得照顾我的品牌和名声，这个标签是《自由杂志》唯一的资产。”

“我好像记得你说你个人的诚信正直是《自由杂志》唯一的资产。”

史德普不高兴地耸耸肩：“诚信正直，标签，还不都一样。”

“所以说，如果某样东西看起来诚信正直，那它就诚信正直了？”

史德普冷冷地看着哈利：“这是《自由杂志》的卖点，人们只要觉得有人告诉他们真相，他们就满足了。”

“嗯，”哈利看了看表，“那你觉得我现在满足了吗？”

史德普默然不答。

28 疾病

第二十日

侯勒姆驾车载哈利从阿克尔港前往警署。哈利换回了他的湿衣服，每当他改变坐姿，人造皮就发出嘎吱声。

“戴尔塔小队二十分钟前突袭卡翠娜的住处，”侯勒姆说，“她不在那里，他们留下了三个人守门。”

“她不会回去了。”哈利说。

哈利回到六楼办公室，换上挂在衣帽架上的警察制服——自从哈福森的丧礼过后，他就再也没穿过这套制服。他看着镜中的自己，只见夹克松垮垮地挂在身上。

哈根收到通知，立刻赶来办公室，他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聆听哈利做简报。由于事发经过太过于戏剧化，他完全忘了要挑剔哈利那身皱巴巴的制服。

“雪人是卡翠娜·布莱特。”哈根缓缓复述，仿佛将这句话出口会更容易理解似的。

哈利点了点头。

“你相信史德普说的话吗？”

“相信。”哈利说。

“有人能证实他说的话吗？”

“能证实的人都死了，碧蒂、希薇亚、费列森，全都死了。他有可能是雪人，这就是卡翠娜想知道的。”

“卡翠娜？你不是说她就是雪人，为什么她要……？”

“我的意思是说她想知道史德普有没有可能‘成为’雪人，她想找个代罪羔羊。史德普说当他回答命案发生当时他都没有不在场证明，她说‘很好’，然后告诉他，他被指认为雪人了，随即勒住他脖子，直到她听见车子撞上楼下大门，知道我们来了，于是才逃走。她的计划可能是要让我们发现史德普死在自己家里，看起来像是上吊自杀，那大家就会松一口气，认为找到了真凶，就好像她杀了费列森一样。当我们在逮捕菲利普·贝克的时候，她企图射杀他……”

“什么？她企图……？”

“她的手枪指着菲利普，击锤升起，当我踏进她的射击线时，我听见她松开击锤。”

哈根闭上眼睛，用指尖按摩太阳穴：“我听见你说的话了，但目前这些全都只是猜测对不对，哈利？”

“还有那封信。”哈利说。

“那封信？”

“雪人寄来的那封信。我在她家计算机里找到一个档案，修改时间早在我们知道雪人的事之前，我还在打印机里发现了河野纸。”

“我的天！”哈根的手肘砰的一声重重敲上桌面，一张脸埋进双手之中，“是我们雇用她的！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哈利？”

“呃，天大的丑闻、全体警察士气低落、高层人事大地震。”

哈根的手指张开一条缝，露出眯着的眼睛看着哈利：“谢谢你说明得这么详细。”

“乐意之至。”

“我会向总警司和署长报告这件事，在此同时，我要你和侯勒姆暂时保密。史德普呢？他会泄露这件事吗？”

“不太可能，长官，”哈利露出假笑，“他已经消耗完了。”

“消耗完什么？”

“诚信正直。”

上午十点，哈利透过办公室窗户，看着慢吞吞的苍白日光爬上屋顶，以及格兰区的静谧星期日。卡翠娜消失在史德普家已经六小时了，警方的搜索到目前为止毫无斩获。当然她可能还在奥斯陆，但如果她已做好撤退的计划，那么可能早就在山的另一头，在遥远的他方。哈利确信她一定早有准备，这一点毋庸置疑。

就如同现在他确信她就是雪人一样，毋庸置疑。

首先，证据确凿：那封信和她试图杀害史德普的事实。他所有的直觉都被证实：他觉得自己被近距离观察的感觉、他觉得有人渗透他的生活的感觉。墙上的简报、命案报告。卡翠娜十分了解他，因此可以预料到他的下一步动作，可以在她的游戏中利用他。如今她成了他血液里的病毒、他脑袋里的间谍。

他听见有人走进办公室，却没转头。

“我们追踪了她的手机，”麦努斯的声音说，“她在瑞典。”

“嗯哼？”

“挪威电信营运中心说信号正在往南移动，地点和速度符合七点零五分从奥斯陆中央车站发车前往哥本哈根的列车。我和赫尔辛堡警方联络过了，他们需要正式申请才能进行逮捕，列车一个半小时后就会抵达赫尔辛堡车站，我们该怎么做？”

哈利缓缓点头，仿佛是在对自己点头。一只海鸥张开硬挺的翅膀在空中滑翔，突然硬生生转了个弯，朝公园里的树木俯冲而下。也许它看见了什么，也许它临时改变心意，就好像人类一样。

早晨七点钟的奥斯陆车站。

“哈利？她可能会去丹麦，如果我们不……”

“请哈根联络赫尔辛堡警方。”哈利说着，转了个身，抓下衣帽架上的夹克。

麦努斯惊讶地看着哈利迈开果断的步伐，踏进走廊。

警署枪械室的欧勒警官看着平头警监哈利，一脸诧异，复述说：“CS？是催泪瓦斯吗？”

“两罐，”哈利说，“还有一盒左轮手枪的子弹。”

欧勒警官有气无力地走进枪械室，口中念念有词。大家都知道这个姓霍勒的家伙是个疯子，可是他要催泪瓦斯干吗？如果是局里其他人要催泪瓦斯，他会猜测是要跟伙伴去参加男性聚会，可是据他所知，霍勒这家伙没有朋友，至少在署里没有朋友。

欧勒回来时，哈利咳了一声说：“犯罪特警队的卡翠娜·布莱特有没有来这里申请领过武器？”

“你是说从卑尔根警署来的那个女警官？规则手册里只写了一条规定。”

“这条规定是？”

“调离时将所有武器和未使用的子弹交还给原单位，前往新单位领取新的左轮手枪和两盒子弹。”

“所以她手上没有比左轮手枪更强大的武器？”

欧勒摇摇头，一脸不解。

“谢谢。”哈利说着，将两盒子弹放进黑色包里，就放在两罐绿色圆筒旁，圆筒内装的是刺激性胡椒味催泪瓦斯，这个配方是由本·科森（Ben Corson）和罗杰·斯托顿（Roger Stoughton）在一九二八年调制而成的。

欧勒并未回话，直到哈利在签收簿上签了名字，他才咕哝说：“祝你有个平安的星期天。”

哈利坐在伍立弗医院的候诊室里，黑色的包放在身旁。空气中飘浮着酒精、老人和死亡的气味。一名女性患者在哈利对面坐了下来，眼睛盯着他瞧，仿佛想在他脸上认出别人：一个她认识的人、一个从未出现的情人、一个她以为她认得的儿子。

哈利叹了口气，看了看表，想象警察在赫尔辛堡拥上火车的画面。列车长接到指示，在到站前一公里处停下火车。持枪警察分散在列车两侧，和警犬一起待命。车厢、包厢、厕所都被仔细搜索。旅客看见荷枪实弹的警察上车盘查，惊恐万分，毕竟这副景象在北欧这片梦幻土地极少出现。妇女用颤抖的手摸索一番，拿出身份证。警察弓起肩膀，紧张中又带有期待。他们焦急、怀疑、恼怒，最后失望、绝望，只因他们没找到目标。最后如果他们幸运而且够能干，就会找到基站接收到的信号发送源，并破口大骂。卡翠娜的手机终于在厕所垃圾桶里被寻获。

一张微笑的脸庞出现在哈利面前：“你可以去见他了。”

哈利跟着木底鞋的咔咔声响和穿着白裤子、活力十足的大屁股向前走。她推开一扇门：“不要待太久，他需要休息。”

史戴·奥纳躺在单人病房里，他那张原本圆滚滚的红润脸庞凹了下去，脸色苍白到几乎和枕头融为一体。孩子般的稀疏头发覆盖在犹如六岁孩童的丰满额头上。如果不是那双和之前一样锐利、乐观的眼睛，哈利会以为躺在床上的是这位犯罪特警队特约精神科医师兼他个

人精神顾问的尸体。

“我的天啊，哈利，”奥纳说，“你看起来骨瘦如柴，好像一副骷髅似的，你生病了吗？”

哈利必须微笑。奥纳露出有点痛苦的表情，坐了起来。

“抱歉没有早点来看你，”哈利说，将一张椅子拖到床边，“因为医院……那个……我也不知道。”

“医院让你想起你母亲和小时候，没关系的。”

哈利点点头，视线落在自己的双手上：“他们对你好不好？”

“这种话是去监狱里探监说的，哈利，不是来探病说的。”

哈利又点点头。

奥纳叹了口气：“我知道你担心我，哈利，可是我太了解你了，所以我知道你不是来探病的。来吧，说来听听。”

“也不急。他们说你不是很好。”

“好是一种相对的状况，相较之下，我好得很呢！你应该看看我昨天的样子，也就是说，你不应该看见我昨天的样子。”

哈利对着自己的双手微笑。

“是不是雪人的事？”奥纳问。

哈利点点头。

“终于，”奥纳说，“我在这里无聊死了，快说吧。”

哈利吸了口气，开始叙述案情概要，去除旁枝末节，只挑重点说。奥纳只打断几次，问了几个简洁的问题，除此之外，他只是安静地、专注地聆听，脸上露出近乎着迷的神情。哈利说完时，病恹恹的

奥纳似乎精神大振；他的脸颊有了血色，在床上坐得挺直。

“很有意思，”奥纳说，“可是你已经知道犯人是谁了，为什么还来找我？”

“那个女人疯了是不是？”

“犯下这类案子的人每个都疯了，没有一个例外，但不是从犯罪的角度来看。”

“可是关于她有一两件事我不太明白。”哈利说。

“天啊，关于人我只明白一两件事，你这个心理学家比我还厉害呢。”

“她在卑尔根杀害那两个女人和拉夫妥的时候才十九岁，这么疯狂的人怎么可能通过警校的心理测验，而且值勤这么多年却没有人发现？”

“问得好，也许她这个案例是鸡尾酒案例。”

“鸡尾酒案例？”

“就是她什么都有一点。精神分裂到足以幻听，可是又能隐瞒病情不让周围的人知道。患有强迫症，又有强烈的偏执狂，这会对她的所处情境创造出妄想，她也会想出逃避的办法，但外界只会认为她是保持缄默而已。你所描述的在命案发生时出现的残暴怒意，符合边缘人格的特质，只不过她可以控制怒意。”

“嗯，换句话说，你也没有头绪？”

奥纳大笑，笑声最后转为一阵咳嗽。

“抱歉，哈利，”他发牢骚地说，“大部分的案例都像这样。这就好像心理学会用牛来做比喻，我们设了许多畜栏，可是牛只却不肯一群一群乖乖进入畜栏。它们只是厚颜无耻、忘恩负义、头脑不清的动

物，想想看我们在它们身上做了多少研究！”

“还有一件事。当我们意外发现拉夫妥的尸体时，卡翠娜真的吓到了，我是说，她不是演出来的，我看得出她真的受到惊吓，即使我用手电筒照射她的脸，她的瞳孔依然放大而且黑漆漆的。”

“啊哈！这就有趣了。”奥纳将自己撑起来，坐高了些，“为什么你要用手电筒照她的脸？难道当时你就有所怀疑吗？”

哈利默然不语。

“你可能是对的，”奥纳说，“她可能在心里把命案压抑了下来，这非常典型。你说她对调查工作帮了很大的忙，没有搞破坏，这可能表示她怀疑自己，而且真的想找出真相。你对梦游症知道多少？”

“我知道有人可以一边睡觉一边走路，或是在梦中说话、吃东西、穿衣服，甚至出门和开车。”

“没错。英国指挥家哈里·罗森塔尔（Harry Rosenthal）在指挥整首交响乐曲和以人声模仿乐器声音时都是在睡梦中；另外，世界上至少有五起命案的凶手被宣判无罪，是因为法官判定凶手罹患睡眠时异常行动症（Parasomniac），也就是有睡眠障碍。几年前加拿大有个男子晚上睡到一半醒来，开车到二十公里外，停好车，杀害跟他关系良好的岳母，还几乎勒死岳父，然后再开车回家，上床睡觉。最后他被无罪释放。”

“你是说卡翠娜可能在睡梦中杀人？她是睡眠时异常行动症的患者？”

“这种疾病有很多争议，不过你可以想象有人经常进入类似冬眠的状态，因此无法清楚地记得他们做过什么，他们对事情有模糊、片段的影像记忆，像是梦境一样。”

“嗯。”

“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女人在调查过程中，开始发现自己做过些什么。”

哈利缓缓点头：“而且她发现为了脱罪，必须找个代罪羔羊。”

“可以理解，”奥纳做个鬼脸，“可是就人类心理而言，大部分事情都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我们看不见这种睡眠障碍，我们只能根据症状来假设它存在。”

“就好像霉菌一样。”

“什么？”

“什么原因可以导致这个女人在心理上产生这么严重的疾病？”

奥纳呻吟一声：“什么都有可能！或者其实没有原因！可能是先天因素加上后天环境吧。”

“一个暴力的酒鬼父亲？”

“对对对，这样就有九十分，再加上一个有精神病的母亲，童年发生过一两个创伤事件，这样就大概有一百分了。”

“如果说她变得比她那个酗酒的暴力父亲更强壮，她有没有可能企图伤害父亲，或甚至杀害父亲？”

“绝对有可能，我记得一个……”奥纳说到一半陡然停顿，瞪着哈利，然后倾身向前，眼中闪烁着跃动的光芒，低声说，“你刚刚说的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吗？”

哈利看着自己的指甲：“我去卑尔根警署的时候看见了一张照片，我一看就觉得照片上的人很面熟，好像我曾经见过他一样，现在我知道原因。那是因为血缘关系。卡翠娜·布莱特婚前的姓氏是拉夫妥，葛德拉夫妥是她的父亲。”

哈利前去搭乘机场快速列车时，接到麦努斯打来的电话。他料错

了，赫尔辛堡警方没在厕所发现卡翠娜的手机，而是在一节车厢的行李架上发现的。

八十分钟后，哈利被一团灰云包围。机长广播说卑尔根市上空布满低空乌云，正在下雨，能见度为零。哈利心想，他们现在完全靠仪器的指引在天空飞行。

失踪组警官托马斯·海勒按下门铃后不久，大门就被猛然打开。门铃旁的名牌上写的是“安利亚、艾莉和特里夫·基瓦勒”。

“感谢上主，你来得真快，”站在托马斯面前的男子朝他背后看去，“其他警察呢？”

“只有我一个人来。还是没有你太太的消息吗？”

托马斯猜想他面前这个男子应该就是安利亚·基瓦勒。先前安利亚打过电话去警署，这时面带惊讶地看着托马斯：“她失踪了，我跟你们说过了。”

“我们知道，可是他们通常都会回来。”

“谁是‘他们’？”

托马斯叹了口气：“我可以进来吗，基瓦勒先生？外面下雨……”

“哦，抱歉！请进……”年约五十的安利亚让到一旁，托马斯在安利亚背后的阴暗室内看见一个二十来岁的深发青年。

托马斯决定在玄关办完公事。今天警署里警力不足，要应付民众的报案电话显得有点吃力；今天是星期日，值班警察全都出动去搜索卡翠娜·布莱特，也就是他们的自己人了。上级要求保密，但流言已传了开来，说卡翠娜可能涉及雪人案。

“你怎么发现她失踪的？”托马斯问，准备记录。

“特里夫和我去诺玛迦区露营，今天刚回来，我们去了两天，没

带手机，只带钓竿。我们回家的时候她不在家，也没有留言，就像我在电话里说的，家里大门也没锁。她总是会锁门，就算她在家也会锁门，我太太是个很容易焦虑的人。还有她的外套都还在，鞋子也是，只有她的拖鞋不在，现在又是这种天气……”

“你有没有打电话问过她的朋友？包括邻居？”

“当然有，大家都说没跟她联络过。”

托马斯在笔记本上记了下来。他心头浮现一种感觉，一种熟悉的感觉——失踪者是妻子兼母亲。

“你说你太太是个容易焦虑的人，”他说，“那她可能会给谁开门？可能会让谁进门？”

他看见那对父子交换眼神。

“这种人不会很多，”安利亚确定地说，“一定是她认识的人。”

“会不会是她觉得不会受到威胁的人，”托马斯说，“比如说小孩或女人？”

安利亚点点头。

“或者是有正当原因才开门，比如说电力公司人员来查电表。”

安利亚迟疑地说：“有可能。”

“在你家附近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状况？”

“异常？什么意思？”

托马斯咬住下唇，做好心理准备：“比如说像是……雪人？”

安利亚朝儿子看去，他儿子特里夫用力摇摇头，显然惊慌失措。

“我这样问是因为这是例行问题。”托马斯以闲谈的语气说。

特里夫喃喃地说了一句话。

“什么？”托马斯问。

“他说雪已经融化光了。”

“对，雪当然已经融化光了。”托马斯将笔记本塞回夹克口袋，“我会通知警车，如果她今天晚上还没出现的话，我们会加强寻找。百分之九十九的失踪者晚上就会回家了，这是我的名片……”

托马斯感觉到安利亚的手搭上他的前臂。

“有一样东西我想请你看一下，警察先生。”

托马斯跟着安利亚穿过玄关尽头的门，走下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安利亚打开一扇门，门内的房间有肥皂的气味，还可以看见湿衣服晾在晒衣绳上。房间角落放着一台老式衣物绞干机，旁边是一台伊莱克斯牌的老式洗衣机。陶砖地面缓缓朝中央的排水孔倾斜，地面是湿的，墙壁也有水痕，像是最近才用地上那条绿色水管冲洗过。但吸引托马斯注意的不是这些，而是晒衣绳上挂着的一件衣服，那件衣服的两侧肩膀都用晒衣夹夹住。仔细一看，可以看见那件衣服只剩一半，胸部以下已被切断，衣服下端歪七扭八，上头还有黑色的烧焦痕迹和一丝丝皱缩的棉絮。

29 催泪瓦斯

第二十日

天空落下滂沱大雨，整个卑尔根市都笼罩在蓝色的午后薄暮中。哈利搭乘的出租车在租船公司门口停下，他订的船已在普德峡湾大桥旁的码头待命。

租船公司准备的是一艘历经沧桑的八米多长的芬兰游艇。

“我要去钓鱼，”哈利说，指了指航海图，“如果我去这里的话，需不需要注意暗礁什么的？”

“芬岛？”租船公司的男子说，“那你要带附有铅锤和旋转钓钩的钓竿，不过那里钓不到什么鱼。”

“等一下就知道钓不钓得到鱼了。这玩意儿要怎么发动？”

哈利在引擎轧轧声中经过诺德勒斯海角，朝前方的阴郁海域行进，他在诺德勒斯公园的光秃树林中看见那根图腾柱。海面在大雨中十分平静，雨水拍击海面，激荡出许多泡沫。哈利将舵轮旁的控制杆用力向前推，船头翘了起来，游艇向前疾射而去，他必须后退一步才能保持平衡。

十五分钟后，哈利将控制杆推回原位，驾船靠向码头。码头位于芬岛另一端，拉夫妥的小屋看不见这里。他将船停泊在码头，拿出钓竿，聆听雨声。他对钓鱼向来不感兴趣。旋转钓钩很重，底下被勾住了，哈利一拉钓竿，就把缠在上头的海草一起拉了起来。他除去钓钩上的海草，将钓钩清理干净，再丢进水里，但滚动条内部有个东西卡住了，使得钓饵垂挂在钓竿顶端下方二十厘米处，无法卷起或放下。哈利看了看表。如果有人被游艇引擎声惊动，现在应该已经放松下来。他必须在天黑之前完成这件事。他将钓竿放在座椅上，打开包，取出手枪，打开一盒子弹，将子弹装进弹筒，再将那两罐犹如保温瓶的催泪瓦斯放进口袋，下船上岸。

他花了五分钟走到这座荒凉小岛的丘陵顶端，然后往下走，朝丘陵另一侧那些已钉上木板准备过冬的小屋走去。拉夫妥的小屋就伫立在前方，黑沉沉的不欢迎别人靠近。他在二十米外的地方找到一块岩石，站在上面，正好可以看清楚小屋的所有门窗。雨水早已渗入他身上那件绿色军用夹克的肩部。他拿出一罐催泪瓦斯，拔下插销。五秒钟后，弹簧阀就会弹开，开始发出嘶嘶声，释放出催泪瓦斯。他朝小屋奔去，扬起手臂，将那罐催泪瓦斯朝窗户猛力掷去。玻璃碎裂，发出细微的叮叮声响。哈利退到那块岩石上方，举起手枪。他在雨声之间听见催泪瓦斯发出嘶嘶声，看见窗内逐渐变成灰色。

如果她在里头，绝对撑不了几秒钟。

他举枪瞄准，看着小屋，严阵以待。

两分钟后，依然没有任何动静。

哈利又等了两分钟。

他将第二罐催泪瓦斯准备好，朝小屋门口走去，举起手枪，试了试门把。门是锁着的，不过这扇门不堪一击。他后退四步，再向前冲去。

那扇门连同铰链一起被撞开，他右肩朝前冲进烟雾弥漫的房间里。催泪瓦斯立刻攻击他的双眼。哈利屏住呼吸，在黑暗中摸到地下室活板门，掀了开来，将第二罐催泪瓦斯丢进去，然后跑出屋外。他找到一池清水，跪了下来，这时他已鼻涕和眼泪齐流。他睁开双眼，将头埋进水池里，尽量压到深处，直到鼻子摩擦到石头，如此浸洗了两次。他的鼻子和上颚依然疼痛不已，但眼睛已能清楚地视物。他再度举起手枪，指着小屋，等待又等待。

“出来啊！快出来，你这个贱人！”

但没有人出来。

十五分钟后，等烟雾不再从窗户破洞里冒出来，哈利回到小屋前，踢开了门，一边咳嗽，一边朝屋内看了最后一眼。整座荒岛已被雾气所笼罩。犹如只靠仪器在天空飞行。靠！他妈的！

他朝游艇走去，天色相当昏暗，他知道自己将会遭遇能见度不足的问题。他解开系船的绳索，走上甲板，抓住发动杆，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已经将近三十六小时没睡觉了，而且自从清晨以来就没吃东西，现在还搞得一身湿淋淋的，准备赶回卑尔根，两手空空毫无斩获。要是引擎敢不在第一次发动时就启动，他一定会朝船身击发点三八的铅制子弹，然后游泳上岸。就在他准备将发动杆往前推的时候，他看见了她。

她就站在他前方通往下方船舱的楼梯上，冷冷地倚着门框，黑色洋装外穿了一件灰色毛衣。

“手举起来。”她命令道。

这句话听起来十分幼稚，有如笑话一般，但指着他的左轮手枪不是笑话，接下来的威胁之语更不是笑话，“如果你不照我的话做，我就朝你的腹部开枪，哈利，这样子弹会击穿你的背部神经，让你瘫痪，然后再往你的脑袋上补一枪。不过还是先从腹部开始好了……”

枪管朝下移动。

哈利放开舵轮和发动杆，举起双手。

“麻烦你后退。”她说。

她踏上台阶，这时哈利看见了她眼中的微光，就和他们逮捕菲利普那晚还有他们在芬利斯酒馆时，他看见的微光一模一样。但现在她颤动的虹膜里跃动着火花。哈利往后退，直到船尾的座椅顶到双腿。

“坐下。”卡翠娜说，关上引擎。

哈利重重坐下，坐在了钓竿上，感觉塑料椅垫上的水浸湿裤子。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她问道。

哈利耸耸肩。

“别这样，”她举着手枪说，“满足我的好奇心，哈利。”

“呃，”哈利答道，试着解读她苍白扭曲的脸庞。但这是未知的领域；眼前这女人的脸不属于他所了解的那个卡翠娜，他原本还自以为了解她。

“每个人都有一套行为模式，”他听见自己说，“每个人都有一套游戏计划。”

“原来如此，我的模式是什么？”

“声东击西。”

“哦？”

哈利感觉到右夹克口袋里左轮手枪的重量。他抬起臀部，移动钓竿，右手依然放在座椅上。

“你写了一封信寄给我，署名是雪人，几星期后就从容不迫地进了警署。你来了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跟我说哈根要我照顾你，可是哈根从来没这么说过。”

“目前为止都正确，还有呢？”

“你朝史德普家前面的运河里丢下外套，然后朝屋顶的另一个方向逃跑，因此你的模式就是当你把手机放在朝东行驶的火车上，其实你会往西脱逃。”

“精彩，那我是怎么脱逃的？”

“当然不是搭飞机，你知道警方一定会加强监视加勒莫恩机场。我猜你早在列车出发之前就把手机放在奥斯陆车站，然后到对面的巴士站，搭上往西行驶的早班巴士。我猜你一定把这段旅程拆成好几段，一直换巴士。”

“我先搭诺托登直达车，”卡翠娜说，“再搭卑尔根巴士，在佛斯市下车买衣服，然后搭巴士到伊特勒安纳村，再坐当地巴士到卑尔根，然后在萨扎里斯码头付钱请渔夫载我来这里。猜得不错嘛，哈利。”

“不是很难猜，我们两个人很像。”

卡翠娜侧过了头：“既然你这么确定，为什么还一个人来？”

“我不是一个人来，穆勒尼森和他的手下正搭船过来。”

卡翠娜大笑。哈利移动他的手，朝夹克口袋靠近了些。

“我同意我们很像，哈利，可是提到说谎，我可比你强多了。”

哈利吞了口口水。他的手感觉冰冷，手指不听使唤。“对，我确定说谎对你而言比较简单，”哈利说，“就像杀人一样。”

“哦？你现在看起来像是要把我杀了一样，你的手离你的夹克口袋越来越近了。站起来，脱下夹克，慢慢来，然后丢到这里来。”

哈利在肚里咒骂，但仍乖乖照做。他的外套砰的一声落在她面前。她的目光紧盯哈利，伸手抓起外套，丢到船外。

“反正你也该换一件新外套了。”她说。

“嗯，”哈利说，“你是说一件可以搭配我脸部正中央那根红萝卜的外套吗？”

卡翠娜的眼睛眨了两下，哈利在她眼中似乎看见了困惑。

“听着，卡翠娜，我是来这里帮助你的，你需要协助。你生病了，卡翠娜，是你的疾病让你杀了他们的。”

卡翠娜缓缓摇头，她朝陆地指了指。

“我坐在船屋里等你等了两个小时，哈利，因为我知道你会来。我研究过你，哈利，你总是可以找到你要找的，这就是为什么我选上你的原因。”

“选上我？”

“选上你去替我找出雪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寄给你那封信。”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找雪人？你用不着找得太远。”

她摇摇头。“我试过了，哈利，我试了好多年。我知道我一个人一定办不到，一定要你才行，只有你成功逮到过连环杀手。我需要哈

利·霍勒。”她露出悲哀的微笑，“最后一个问题，哈利，你是怎么发现我骗了你的？”

哈利在脑中想象自己最后的下场会是什么，是额头中弹？电切环伺候？还是出海死于溺毙？他吞了口口水。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感到恐惧，恐惧到无法思考，恐惧到倒在甲板上啜泣，哀求她放他一条生路，然而他为什么不害怕？不可能因为自尊心作祟，他早已将自尊心连同威士忌吞下肚，然后再呕出来好几次了。有可能是因为理性头脑的运作，头脑知道恐惧于事无补，正好相反，恐惧只会让他的生命提早结束。最后他判断应该是由于疲倦的缘故，他全身上下都感觉到深深的疲惫，使得他希望这件事早早了结。

“我内心深处一直知道，这件事从很早以前就开始进行了，”哈利说，注意到自己不再感到寒冷，“这整件事都经过细心策划，而且在背后主导的这个人设法进入了我的脑袋。可以办到这种事的人没几个，卡翠娜，所以当我一看见你家那些剪报的时候，我就知道是你。”

哈利见她眨了眨眼，露出迷惘的神色，他则感觉到一股怀疑钻进了他的思绪之中，钻进了他一直看得十分清晰的逻辑之中；难道他一直看得十分清晰吗？难道这其中没有一丝怀疑存在吗？蒙蒙细雨这时转为倾盆大雨，雨水朝甲板猛烈拍击而下。他看见她嘴唇微张，手指扣住扳机。他抓住身旁的钓竿，紧盯着枪管。这就是他最后的下场，死在西海岸的一艘船上，现场没有证人、没有证据。他的脑际突然闪现一幅景象：那是欧雷克，孤零零的欧雷克。

他手一挥，鱼竿立刻朝卡翠娜甩去。这是孤注一掷的攻击，是试图扭转情势、挣脱命运之手的可悲之举。钓竿尖端打中卡翠娜的脸颊，力道甚轻，让她几乎感觉不到。这一击没伤害到她，也没令她失去重心。事后回想起来，哈利记不起当时发生的事究竟是完全在他计算之中，还是他事先料到了一半，抑或纯粹是误打误撞。旋转钓钩的加速度使得那二十厘米长的钓鱼线迅速朝卡翠娜头部缠绕了上去，钓钩持续旋转，最后击中她微张嘴唇内的门齿。接着哈利握住钓竿奋力

猛拉，钩钩立刻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勾住肌肉。钩钩勾进了卡翠娜的右嘴角。哈利险中求生，奋力一搏，力道自然非同小可。卡翠娜的头部被巨大的力道向右后方扯去，在那一刻，哈利觉得他似乎是将她的头从她身上扭开，就好像扭开瓶盖似的。在一阵极微小的停顿之后，她的身体也跟随头部扭转，先向右转，随即就向哈利的方向扑来。她的身体跌落在甲板上，但依然在转，一直滚到哈利面前。

哈利立刻往下跪去，膝盖朝下，朝她的两侧锁骨直压下去。他知道他已让她双臂动弹不得。

他从她瘫软的手中扭下手枪，将枪管压在她一只瞳孔扩张的眼睛上。手枪感觉颇轻，他看见金属枪管压在她柔软的眼球上，但她并未眨眼。恰好相反，她脸上露出笑容，咧嘴而笑。雨水打在她撕裂的嘴角和沾了鲜血的牙齿上，逐渐洗去血迹。

30 代罪羔羊

第二十日

哈利驾驶游艇抵达普德峡湾大桥时，穆勒尼森已亲自来到桥下的码头。穆勒尼森、两名警察和值班精神科医师一起进入船舱，来到床边。卡翠娜在床上躺着，被手铐铐在床铺上。他们替她注射抗精神病镇静剂，将她抬上在码头等候的车辆。

穆勒尼森向哈利道谢，感谢他同意低调处理此事。

“这件事尽量保密，”哈利说，抬头看着落下大雨的天际，“如果事情公开了，奥斯陆方面会希望掌控情势。”

“当然。”穆勒尼森点头道。

“我叫夏丝迪·罗斯摩，”一个声音说，他们同时回头，“我是精神科医师。”

哈利面前那名女子大约四十来岁，留着一头蓬乱的淡色头发，身穿亮红色宽大羽绒衣，手里夹着一根烟，似乎并不在意雨水打湿她自己和那根烟。

“过程是不是很激烈？”她问道。

“不，”哈利说，感觉卡翠娜的左轮手枪插在腰际，贴着他的肌肤，“她没有反抗就投降了。”

“她说了什么？”

“什么也没说。”

“什么也没说？”

“一句话也没说，你的诊断是什么？”

“显然是罹患了精神病，”夏丝迪毫不犹豫地说，“这并不表示她疯了，只是表示头脑用它的方式来处理它无法处理的状况而已，很像是当剧痛发生时大脑会选择昏厥一样。我推测她应该长期处于极大的压力下，是不是这样？”

哈利点点头：“她可以再说话吗？”

“可以，”夏丝迪说，不悦地看着被雨淋熄的香烟，“可是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再说话，现在她需要休息。”

“休息？”穆勒尼森哼了一声，“她可是连环杀手。”

“而我是精神科医师。”夏丝迪说，抛开手中香烟，朝一辆红色小思域走去，那辆思域在大雨中看起来依然脏兮兮的。

“你现在呢？”穆勒尼森问道。

“我要赶最后一班飞机回家。”哈利说。

“不会吧，你看起来好像一副骷髅。警署和丽卡旅馆有签约，我

们可以载你过去，替你送几件干的衣服，旅馆里也有餐厅。”

哈利登记住房后，站在窄小单人房的浴室镜子前，心里想着穆勒尼森说过的话，想着他说他看起来好像一副骷髅，想着自己曾离鬼门关多么近；或者真有那么近吗？他冲了个澡，去空荡的餐厅吃了顿饭，回到房间，试着入睡。但他无法入睡，只好打开电视。电视台播的尽是些烂节目，除了NRK2正在播映电影《记忆拼图》。他看过这部电影，故事是从一名男子的观点来叙述的：男子脑部受创，只剩下和金鱼一样的短期记忆；一名女子遭人杀害，主角将凶手的名字写在一块拍立得相片上，因为他知道自己转眼就会遗忘，问题是他能否信任自己写下的这个名字？哈利踢开被子。电视机下方的迷你酒吧设有一扇褐色小门，上头没有门锁。

他应该搭飞机回家的。

他正要下床，手机在房里某个地方响了起来。他将手伸进湿裤子的口袋里，裤子正挂在电暖器旁的椅子上晾干。电话是萝凯打来的，她问他人在何处，说他们得谈一谈，不是在他家谈，而是找个公共场所谈。

哈利躺回床上，闭上眼睛。

“你是要告诉我说我们不能再碰面了？”哈利问。

“我是要告诉你说我们不能再碰面了，”她说，“我没办法再继续这样下去了。”

“那在电话里告诉我就够了，萝凯。”

“不行，这样不够，这样不够痛。”

哈利呻吟一声。她说得对。

他们约好明天早上十一点在比格迪半岛的极地探险博物馆碰面，那家博物馆是旅游胜地，一走进去就会被德国和日本观光客淹没。她

问他去卑尔根做什么，他告诉了她，并叫她保守秘密，直到几天后事情见报为止。

两人挂上电话。哈利躺在床上，盯着迷你酒吧。《记忆拼图》继续以倒叙方式进行着。他差点丢了性命，他的挚爱不想再见他，他认为这是他人生中最悲惨的一刻了；或者真是如此吗？穆勒尼森问他为什么要独自去追捕卡翠娜，他没有回答，现在他知道原因了。是因为怀疑，或者说希望。他极度希望事实和它所呈现出来的模样是不同的，但事实就是事实，依旧摆在眼前。如今希望已然破灭、沉没。够了吧，他已经有了三个好理由，再加上胃里那群嗜酒的狗儿正在疯狂吠叫，仿佛着了魔似的，何不干脆就打开那个迷你酒吧？

哈利站了起来，走进浴室，打开水龙头，将嘴凑了上去，咕嘟咕嘟地喝水，让水流喷射在他脸上。他直起身子，看着镜子。好像一副骷髅。为什么骷髅不能喝酒？他大声地、轻蔑地对着镜中的自己说出答案：“因为这样不够痛。”

甘纳·哈根十分疲累，连他的灵魂都疲惫不堪。他环顾四周。时间将近午夜，他所在的地方是奥斯陆市中心一栋建筑物的顶楼会议室。这里的一切都是闪闪发亮的褐色，包括船舱木地板，设有聚光灯的天花板，墙上挂着的前任俱乐部会长兼这栋建筑物主人的肖像，十平方米大的桃花心木会议桌，坐在会议桌旁十二名男子面前的真皮吸墨垫。一小时前，总警司打电话叫他来这个地方。会议室里有些人他认识，例如警察署长，其他人则在报纸上见过照片，但不记得正确身份。警察署长向众人报告最新状况。雪人原来是卑尔根市的一名女警官，已经在格兰区的犯罪特警队工作了一段时间，她蒙蔽了他们所有人，如今她落网了，他们很快就得向社会大众公布这个丑闻。

警察署长报告完之后，会议室里的静默有如雪茄烟雾那般浓重。

雪茄烟雾在会议桌尽头冉冉升起，该处坐着一名白发男子，男子靠着椅背，脸容藏在阴影之中。这是白发男子首次一声不吭，他只轻轻叹了口气。哈根发现目前为止发言过的人全都朝白发男子看去。

“太冗长了吧，托列夫，”白发男子说，声音意外地高，声调甚是阴柔，“这件事很有伤害性，警察系统受到蒙骗，我们是最高阶的长官，这表示……”白发男子呼出雪茄烟雾，整间会议室里的人都屏息以待。“有人得被砍头，问题是谁？”

警察署长清清喉咙：“您有任何建议吗？”

“还没有，”白发男子说，“但我想你跟托列夫有建议，说吧。”

“依照我们的看法，应该是任命警察和追踪背景的阶段出了错，这是人为疏失，不是系统瑕疵，因此直接问题不是出在管理阶层。我们建议将责任和过失清楚地划分开来，管理阶层负起责任，以谦卑……”

“这些废话就省省吧，”白发男子说，“你想找谁当代罪羔羊？”

总警司整了整衣领，哈根看得出他非常局促不安。

“哈利·霍勒警监。”总警司说。

会议室再度陷入静默。白发男子点燃雪茄。打火机发出咔嚓声，接着又是咔嚓一声，阴影中传来吸吮的声音，烟雾再度冉冉飘起。

“不错的主意，”白发男子用偏高的嗓音说，“如果你找的人不是霍勒，我可能会请你再找层级高一点的，对一只要拿来牺牲的羔羊来说，警监可不够肥。不错，我可能会请你考虑你自己，托列夫。不过呢，霍勒算是一号人物，他上过脱口秀，颇受欢迎，又是个小有名气的警监。是的，这会被视为一场公平的游戏，但是他会合作吗？”

“交给我们来办，”总警司说，“是不是，甘纳？”

哈根只觉得喘不过气。这时他脑子里冒出来的竟是他老婆，他老婆做出那么多牺牲，为的就是成全他的事业。他们结婚之后，她就辍了学，无论特种部队——后来是警察单位——派他去哪里，她都和他一起举家迁移。她是个聪明有智慧的女子，在大多数的领域都和他实

力相当，有些方面甚至比他优秀。由于有妻子的支持，他同时追求事业和品德上的进步。她总是给他良好的建议，然而他一直未如两人预期，成就飞黄腾达的事业。但如今他前途看好，坐上了犯罪特警队队长这个位子，注定将步步高升，问题只在于他不能踏错任何一步。这原本不应该是太困难的一件事。

“怎么样，甘纳？”总警司又说了一次。

只是他实在太疲累了，连灵魂都疲惫不堪。这是为你做的，他心想，换作是你也会这样做，亲爱的。

31 南极

第二十一日

哈利和萝凯站在极地探险博物馆的前进号探险船木制船头旁，看着一群日本观光客一边拍摄船绳和桅杆的相片，一边微笑点头，完全忽略导游解释说一八九三年挪威探险家弗里乔夫·南森曾搭乘这艘船远征南极，希望成为第一个到达南极的人，最后却宣告失败。一九一一年，罗阿尔·阿蒙森同样也搭乘这艘船前往南极，这次他打败了苏格兰探险家，赢得了南极竞赛。

“我的表忘在你家桌上了。”萝凯说。

“这招太老套了吧，”哈利说，“这表示你得回来拿。”

她将手放在他握住栏杆的手上，摇头说：“那是马地亚送我的生日礼物。”

我都忘了，哈利心想。

“我们晚上要一起出去，如果我没戴的话他一定会问表在哪里，你知道我说谎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可不可以请你……？”

“我四点以前拿去你家。”他说。

“谢谢，那个时间我还在上班，请你放在门边墙上的鸟屋里，那……”

她不用再多说。过去每当她就寝之后，如果他要去她家，她总会将钥匙留在那里。哈利拍了栏杆一掌。“史德普说阿蒙森的问题出在他赢得了南极竞赛，史德普认为最棒的故事讲述的都是失败者。”

萝凯默然不语。

“我想这应该可以带来安慰吧，”哈利说，“我们走了好吗？”

来到博物馆大门外，只见天空飘下雪花。

“所以一切都结束了？”萝凯说，“直到再有下一次？”

他瞥了她一眼，确定她说的是雪人案而不是指他们两人。

“我们还不知道尸体的下落，”他说，“今天早上去机场前我去囚室看过卡翠娜，她一句话都不说，只是瞪着空气好像那里有人。”

“你没有跟任何人说你要独自去卑尔根？”她突然问。

哈利摇摇头。

“为什么？”

“呃，”哈利说，“我可能判断错误，这样我就可以静静地回来，不必丢脸。”

“这不是真正的原因。”她说。

哈利又看了她一眼。她看起来比他更受够了。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他说，“也许我终究希望雪人不是她。”

“因为她喜欢你？因为你也可能变成雪人那种人？”

哈利甚至不记得曾跟萝凯说他和卡翠娜很相像。

“她看起来好孤单、好害怕，”哈利说，雪花飘落到他眼里，刺痛他的眼睛，“好像迷失在黄昏里。”

靠，真该死！他眨了眨眼，感觉泪水涌上，喉头似乎有个握紧的拳头硬是要冲出来。他是不是要崩溃了？萝凯温暖的手抚上他的脖子，他全身僵直。

“你不是她，哈利，你是不一样的。”

“是吗？”他露出一丝微笑，移开她的手。

“你不会杀害无辜的人，哈利。”

萝凯说要载哈利一程，哈利婉拒了，搭上公交车。他看着车窗外飘落的细雪和奥斯陆峡湾，心想萝凯竟然在最后一分钟说出了“无辜”两个字。哈利回到苏菲街自家门前，正要开门，忽然想起家里的速溶咖啡喝完了，便步行十五米前往转角的尼亚基杂货店。

“很少在这个时间看见你。”阿里说，接过了钱。

“今天放假。”哈利说。

“天气真糟糕对不对？气象报告说接下来二十四小时会降下半米深的雪。”

哈利不安地玩弄手中那罐速溶咖啡：“那天在院子里我不小心吓到了萨尔玛和穆罕默德。”

“我听说了。”

“很抱歉，我只是压力有点大而已。”

“没关系，我只是怕你又开始喝酒了。”

哈利摇摇头，露出虚弱的微笑。他喜欢巴基斯坦人的直接。

“很好，”阿里说，手中数算要找的钱，“你家重新装潢好了吗？”

“重新装潢？”哈利接过找的钱，“你是说那个霉菌清除员？”

“霉菌清除员？”

“对啊，那个来检查地下室有没有霉菌的家伙，他的名字好像是叫史督曼。”

“地下室有霉菌？”阿里露出惊吓的表情。

“你不知道吗？”哈利说，“你是住户委员会会长，我以为他跟你说过这件事了。”

阿里缓缓摇头：“说不定他是跟毕尔说的。”

“谁是毕尔？”

“毕尔·亚斯比森啊，他在一楼住了十三年了，”阿里说，用责备的眼光看着哈利，“他是委员会副会长，任期跟我一样久。”

“哦，对，毕尔，”哈利说，假装记起这个名字。

“我会去问问看。”阿里说。

哈利上楼回到了家，脱下靴子，直接走进卧房，倒头就睡。他在卑尔根的旅馆里几乎没怎么睡。他醒来时，嘴巴干燥，胃部疼痛。他下床喝了些水，走进走廊，却陡然停步。

他回来时没注意，这时才发现墙壁全都恢复原状了。

他每个房间都去看了一圈。真是太神奇了。墙壁恢复得完美无比，好像从来不曾被拆掉过一样，墙上看不见钉孔，也没有一条线歪斜不正。他摸了摸客厅墙壁，确定这不是他的幻觉。

客厅靠背椅前方的桌子上放了一张黄色的纸，上头有手写的字迹，那封信写得十分工整，不可思议地散发出一种美感。

霉菌清除完毕。你不会再见到我了。史督曼。

PS：我得把一块木壁板翻过来用，因为我割伤了，血滴到上面。未加工的木材沾上血是洗不掉的，唯一的办法是把墙壁漆成红色。

哈利在靠背椅上坐了下来，欣赏平滑的墙面。

等他走进厨房，才发现这个完美奇迹缺了一角。萝凯和欧雷克的月历不见了。那件天蓝色洋装。他大声咒骂，疯了似的翻寻垃圾桶，连院子里的大垃圾箱都翻遍了，最后只好承认他这一生最快乐的时光，已经连同霉菌一起被连根拔除。

对精神科医师夏丝迪·罗斯摩来说，今天绝对是个很不一样的工作日，不只是因为太阳难得在卑尔根市的天空露脸。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窗内是颂维根区霍克兰医院精神部门的走廊，夏丝迪在走廊上匆匆走过。霍克兰医院改过太多次名字，以至于很少有卑尔根人知道它现在的正式名称是颂维根医院。然而隔离病房依然被称为隔离病房，除非有人宣称这个名称有误导之嫌或有污辱之意。

对于即将来临的看诊时间，夏丝迪既害怕又期待。这名患者被安置在隔离病房，就她记忆所及这是精神科用过的最高规格的安全措施。院方和克里波刑事调查部的艾斯本·列思维克，以及卑尔根警署的克努特·穆勒尼森，在道德尺度和执行程序上达成协议。这名患者是精神病患，因此不能接受警方侦讯。夏丝迪是精神科医师，所以有权和患者说话，但她是为患者的最大利益着想，和警方侦讯的目的有所不同。最后还牵涉保密原则的问题。夏丝迪必须自行评估她们谈话时出现的信息是否对警方十分重要，再决定是否深入了解。反正这些信息在法庭上不具效力，因为话是从一名精神病患口中说出来的。简而言之，他们是走在法律和道德的地雷区，即使走错一小步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她所做的每件事都将被司法系统和媒体放大检视。

诊察室外站着一名看护员和一名制服警察。夏丝迪指了指别在她白色医师袍上的证件，那名警察打开了门。

他们同意请看护员随时留意诊察室内的状况，一有异样立刻发出警报。

夏丝迪在椅子上坐下，仔细检视患者，很难想象这样一名女子竟然会是危险人物。患者身形娇小，头发垂落面前，嘴角撕裂处有黑色缝线，圆睁的双眼似乎瞪着深不可测、但夏丝迪看不见的恐怖事物。这名女子看起来如此缺乏行为能力，让人觉得似乎只要对她吹一口气，她就会消散无踪。这样一名弱女子竟然可以冷血杀害许多人，实在难以想象，然而这类案例总是如此。

“哈啰，”夏丝迪说，“我叫夏丝迪。”

没有回应。

“你认为你的问题是什么呢？”她问道。

这个问题出自精神病患者对话手册，另一种问法是：你认为我能怎么帮助你呢？

依然没有响应。

“你在这个房间很安全，没有人会伤害你，我不会伤害你，你是绝对安全的。”

根据手册，这段可靠的陈述应该可以让精神病患者感到放心，因为精神病主要是一种无止境的恐惧。夏丝迪觉得自己像是空姐，在飞机起飞前进行逃生安全示范，机械性地重复同样的例行工作，即使飞机即将飞越世界上最干燥的沙漠地区，仍必须示范如何使用逃生背心。夏丝迪必须说这些话，因为这些话说出了精神病患者想听的事：你可以放心感到害怕，我们会照顾你。

该检查患者对现实的感知能力了。

“你知道今天星期几吗？”

一阵静默。

“看看那边墙上的时钟，你能告诉我现在几点吗？”

她得到的回答是空洞的瞪视。

夏丝迪等待又等待。时钟上的分针规规矩矩移动一格，微微颤动。

看来是没希望了。

“我要走了，”夏丝迪说，“有人会来带你离开，你在这里很安全。”

她往门口走去。

“我必须跟哈利说话。”她的声音十分低沉，几乎像是男人的声音。

夏丝迪转过身来：“谁是哈利？”

“哈利·霍勒，这件事很紧急。”

夏丝迪想和她有目光接触，但她的眼睛只是瞪视远方，处在自己的世界里。

“你得告诉我哈利·霍勒是谁，卡翠娜。”

“奥斯陆犯罪特警队的警监，如果你要说我的名字，请用我的本姓，夏丝迪。”

“布莱特？”

“拉夫妥。”

“了解，不过你可以告诉我你想跟哈利说什么吗？这样我就可以传话……”

“你不明白，她们都要死了。”

夏丝迪慢慢坐回椅子上：“我明白的，为什么你认为她们都要死了呢，卡翠娜？”

她们终于目光相对。夏丝迪看见的眼神让她想起她在度假小屋玩大富翁游戏时抽到的红卡：你的房屋和饭店全烧毁了。

“你们什么都不明白，”那低沉、男性化的声音说，“凶手不是我。”

下午两点，哈利驾车来到霍尔门科伦路，在萝凯那栋原木大宅下方的人行道旁停车。雪停了，他心想还是别在她家车道上留下可能泄露秘密的胎痕比较好。他朝大宅走去，白雪在靴子底下发出柔软而乏味的嘎吱声，大宅上有如太阳眼镜的墨黑窗户反射着刺眼的阳光。

他走上台阶，来到正门口，打开鸟屋的小门，将萝凯的手表放进去，再将小门关上。他转身正要离去，身后大门突然打开。

“哈利！”

哈利转过了身，吞了口口水，硬是挤出微笑。他面前站着一名全身赤裸只在腰际围了浴巾的男子。

“马地亚，”哈利慌乱地说，盯着马地亚的胸部瞧，“吓我一跳，我以为这个时间你在上班。”

“抱歉，”马地亚笑说，赶紧将手臂交抱在胸前，“我昨天工作到很晚，今天休假。我正要去洗澡，听见门外有声音，还以为是欧雷克，他的钥匙怪怪的，有时打不开门。”

怪怪的，哈利心想。那表示欧雷克现在用的钥匙是他以前用的，而马地亚拿了欧雷克的钥匙。女人的心思呀。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哈利？”哈利注意到马地亚交抱在胸前的手臂很不自然，位置太高，仿佛想遮掩什么。

“没有，”哈利若无其事地说，“我只是开车经过，想拿个东西给欧雷克。”

“你怎么不敲门？”

哈利吞口口水：“因为我突然想到他还没放学。”

“哦？你怎么知道？”

哈利对马地亚点点头，仿佛认为他问的这个问题十分恰当而给予肯定。马地亚那张友善、坦诚的脸上没有一丝猜疑，只有想弄清楚不解之事的真诚表情。

“雪。”哈利说。

“雪？”

“对，两小时前雪就停了，楼梯上却没有脚印。”

“哇，真不是盖的，哈利，”马地亚热烈地说，“这才叫把推理技巧运用在日常生活中，你真的是警探，一点疑问也没有。”

哈利笑得颇为勉强。马地亚交抱胸前的手臂垂下了些，这时哈利恍然明白萝凯口中所谓马地亚的奇特身体构造是什么了。马地亚胸前应该是两个乳头的位置只是一片平坦的白色肌肤，完全没有乳头。

“这是遗传的，”马地亚说，他察觉到哈利的视线，“我父亲也没有乳头，这很罕见，但是无害，反正男人要拿它们来做什么？”

“说的也是。”哈利说，只觉得耳垂发热。

“需要我替你把东西拿给欧雷克吗？”

哈利反射性地将视线移向鸟屋，随即移开。

“我改天再来好了，”哈利说，做个鬼脸，希望博取信任，“你得去洗澡了。”

“好。”

“改天见。”

哈利回到车上第一件事就是挥舞双掌猛打方向盘，大声咒骂。他刚才活像是个十二岁小贼行窃被逮个正着。他竟然当着马地亚的面对他撒谎，又撒谎又谄媚，简直就是个小瘪三。

他发动引擎，猛然放开离合器，让车子抖动了一下，拿车子出气。现在他没力气去想刚刚的事，应该将所有力气放在其他事情上，但他办不到。车子朝奥斯陆市中心疾驰而去，他的头脑疯狂转动，脑子里飞快冒出一连串联想：瑕疵、公寓、赤裸肌肤上犹如血迹的红色乳头、未加工木材上的血迹。不知道为什么，霉菌清除员的那句话从脑子里冒了出来：“唯一的办法是把墙壁漆成红色。”

霉菌清除员流了血。哈利半闭双眼，想象那道割痕，伤口一定很深，才会流那么多血，以至于……唯一的办法是把墙壁漆成红色。

哈利用力踩下刹车，立刻听见后方传来喇叭声，并在后视镜里看见一辆丰田海狮滑上一旁落下不久的白雪，直到轮胎抓住地面，从他的车子旁边斜斜掠过，然后驶离。

哈利踢开车门，跳下车，发现自己在霍尔门科伦路尽头的体育场旁。他深深吸了口气，将刚才串联起来的思绪打破、拆开，看能不能将它们重新组合回来。思绪迅速组合了，没有一丝勉强，还会自行归位。他的脉搏越跳越快。倘若这样完全说得通的话，一切都会颠倒过来，而且这么一来，一切都吻合了，吻合雪人如何计划渗透他，就像是从街上从容不迫地走进门来，怡然自得。还有尸体，这样就可以解释尸体跑哪里去了。哈利全身发抖，点燃一根烟，试着回溯刚刚他脑际里闪过的影像：鸡的羽毛，边缘焦黑。

哈利不相信灵感、天启或心电感应，但他相信运气，不是那种天

生的运气，而是通过辛勤努力和洒下几乎密不透风的网所得来的运气，于是到了某个时间点，机会自然而然就会落入你手中。但这也不是那种努力挣来的运气，这纯粹只是侥幸，非典型的侥幸。当然了，他必须是对的，这一切才能成立。哈利低头一看，发现自己正涉雪行走，真的是脚踏实地走在地面上。

他回到车上，拿起手机，拨打侯勒姆的电话。

“有什么事，哈利？”一个昏沉且几乎难以辨认的鼻音说。

“你听起来好像宿醉。”哈利说，疑心大起。

“是就好了，”侯勒姆吸了吸鼻涕，“妈的我感冒了，盖两床被子还冷得要命，全身酸痛……”

“听我说，”哈利插口说，“你还记得我要你去量鸡尸的体温，看看当时距离希薇亚在农仓里杀鸡过了多久吗？”

“记得啊。”

“后来你说其中一只鸡的体温比另外两只高。”

侯勒姆又吸了吸鼻涕：“对啊，麦努斯说那只鸡发烧，很合理啊。”

“我想那只鸡的体温比较高，是因为它是在希薇亚遇害以后才被杀的，也就是说，至少晚了一小时。”

“哦？那是谁杀的？”

“雪人杀的。”

哈利听见侯勒姆长长的吸鼻涕声，听见他的鼻涕往鼻腔内倒流回去，然后才听见他说，“你是说她拿了希薇亚的小斧头，然后回去……”

“不是，小斧头在森林里。当时我看见那样东西就应该想到才对，可是检视鸡尸的时候我还不知道电切环的事。”

“你看到了什么？”

“一根被切断的鸡羽毛，边缘是焦黑的。是这样的，我认为那只鸡是雪人用电切环杀的。”

“原来如此，”侯勒姆说，“可是她干吗要杀鸡？”

“因为要把墙壁漆成红色。”

“什么？”

“我有个想法。”哈利。

“靠，”侯勒姆咕哝说，“你有个想法，这应该是说要我下床吧？”

“呃……”哈利说。

下雪的天空可能只是稍喘口气，下午三点，毛毛的雪花开始席卷厄斯兰地区，从贝兰姆市旋绕而上的E16号公路，也铺上了一层有如灰色釉面的泥雪。

E16号公路的最顶端是苏里贺达村。哈利和侯勒姆驾车拐了个弯，驶入森林小路。

五分钟后，罗夫站在家门口，哈利在罗夫身后的客厅里看见奥娜坐在沙发上。

“我们只是想再看看农仓的地板。”哈利说。

罗夫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侯勒姆发出刺耳的深咳声。

“请便。”罗夫说。

侯勒姆和哈利朝农仓走去，哈利感觉得到消瘦的罗夫依然站在门

口看着他们。

砧板仍在原位，却不见半只鸡，农仓里没有活的鸡，也没有死的鸡。墙边倚着一把铲子，铲头颇尖，是用来铲土而不是用来铲雪的土铲。哈利朝工具板走去，板上原本挂着小斧头的位置可以清楚看见小斧头的轮廓，令哈利联想到尸体搬离现场后留下的粉笔轮廓。

“我认为雪人回到这里，杀了第三只鸡，再把鸡血洒在地板上。雪人不能把地板翻到另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地板漆成红色。”

“你刚刚在车上说过了，但我还是不懂你的意思。”

“如果你想隐藏血迹的话，不是把血迹洗掉，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漆成红色。我认为雪人想隐藏某样东西、某种线索。”

“什么样的线索？”

“某种红色的线索，这种东西一旦被未加工的木材吸收之后，就不可能洗得掉。”

“你是说血？她用更多的血来把血隐藏起来？这就是你的想法？”

哈利拿起一把扫帚，扫开砧板附近的锯木屑。他蹲了下来，感觉卡翠娜的左轮手枪在腰带内压入他的肌肤。他仔细查看地板，地板上依然有粉红色的痕迹。

“你有没有把我们在这里拍的照片带来？”哈利问道，“请你开始检查血迹最多的地方，应该是在离砧板比较远的位置，大概在这里。”

侯勒姆从袋子里拿出照片。

“我们知道血迹的上层是鸡血，”哈利说，“可以想见第一轮鲜血先洒在这里，因此有时间渗进去，被木材吸收，所以没有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洒在上面的第二轮鲜血混在一起。我想知道的是你能不能取得第一轮鲜血的样本，也就是说，你能不能取得渗进木材里的血液样本？”

侯勒姆一脸愕然，眨了眨眼：“妈的，这问题我要怎么回答？”

“呃，”哈利说，“我只接受一个答案——可以。”

侯勒姆的回应是一长串咳嗽。

哈利缓步走回农庄，敲了敲门，罗夫走了出来。

“我同事会在这里待上一阵子，”哈利说，“你不介意他不时来这里取暖一下吧？”

“不介意，”罗夫不情愿地说，“你们现在又想挖出些什么？”

“我正想问你同样的问题，”哈利说，“我看见农仓里有一把土铲。”

“哦，那个啊，那是用来设置栅栏的。”

哈利朝外面的雪地看了一眼，只见茫茫雪地朝幽黑浓密的森林延伸而去，心想罗夫设置栅栏要围住什么？或是要将什么挡在外面？接着他就知道了答案，他在罗夫眼中看见了恐惧。

哈利朝客厅走去：“你有客人……”他的话被手机铃声打断。

是麦努斯打来的。

“我们又发现了一个。”他说。

哈利眼望森林，感觉大片雪花在他脸颊和额头上融化。

“一个什么？”他含糊地回答，尽管他已在麦努斯的口气中听出了答案。

“一个雪人。”

精神科医师夏丝迪联络上POB穆勒尼森时，穆勒尼森和克里波刑事调查部的艾斯本正要离开警局。

“卡翠娜说话了，”她说，“我想你们应该来医院了解一下她说了什么。”

32 保存槽

第二十一日

麦努斯踩在通往森林的雪地小径上，后头跟着哈利。正午刚过，天色却十分阴暗，这表示冬天即将来临。他们头上是闪动光芒的翠凡通讯塔，脚下是灯火闪烁的奥斯陆。哈利从苏里贺达村直接驱车来此，将车子停在一座空旷的大停车场里。每年春天，毕业生都会像旅鼠般聚集在这座停车场中，进行义务性的成人仪式，包括在火堆旁跳来跳去、用酒精麻醉自己、纵情于狂野的性爱。哈利的毕业庆祝会并不包含和这类狂欢者打交道，他只有两个同伴，美国摇滚歌手布鲁斯·斯普林斯廷及其歌曲《独立纪念日》（Independence Day）。那天他的大型手提音响放在诺斯特朗海滩的德国碉堡上，以刺耳的音量大声放出《独立纪念日》。

“是个散步民众发现的。”

“在森林里发现雪人会觉得有必要报警？”

“他带了一只狗，那只狗……呃……你自己看吧。”

两人穿出林间，来到一片空旷之处，一名年轻男子一看见麦努斯和哈利就直起了身，朝他们走来。

“我是失踪组的托马斯·海勒，”年轻男子说，“很高兴看见你在这里，霍勒警监。”

哈利惊讶地看了这名年轻警官一眼，见他这句话出自肺腑。

哈利面前那座小丘陵上有许多现场勘察组人员正在工作。麦努斯从红色封锁线下钻过，哈利跨了过去。地上标示了一条路径，指示人

员沿这条路行走，才不会破坏其实已遭破坏的刑事鉴识证据。现场勘察组的人员看见哈利和麦努斯来到，都静静退到一旁，看着初抵现场的这两个人，仿佛一直在等待这一刻的来临，等待展示的机会到来，好看看初抵现场的人有什么反应。

“哦，靠！”麦努斯说，后退一步。

哈利只觉得头皮发冷，仿佛头部的血液一瞬间全被抽干，留下麻木无感的感受。

重点不在于细节，因为乍看之下那名赤裸女子并未受到残暴的对待，像是希薇亚或拉夫妥那样，让他惊惧莫名的是现场的精心布置所流露出的那种冷血本质。尸体坐在两个大雪球顶端；雪球被滚到树干旁，抵着树干，两个雪球堆叠起来，宛如一个未完成的雪人。尸体倚着树干，但无法左右移动，因为尸体头部上方的一根大树干插着一根钢丝，钢丝延伸而下，在她脖子周围形成坚固的套环，弯曲弧度正好不会触碰到她的肩膀或脖子，仿佛一个套索套在她头上，正好凝止不动。她的手臂被绑在背后，眼睛嘴巴闭着，呈现出安详的神态；她看起来就好像在睡觉一样。

看见这幅情景，你几乎会相信有人出于爱心而将尸体摆成这副模样，直到赤裸、苍白肌肤上的缝线映入眼帘。那不仔细看难以看见的缝线之下，是肌肤交接之处，该处有一条极细的线，由黑色血液构成的线。

一道缝线横越她的躯干，就在乳房下方，另一道缝线横越她的颈部。无懈可击的缝线技术，哈利暗忖，看不见针孔，也没有一条线歪斜不正。

“看起来好像那种抽象艺术的鬼东西，”麦努斯说，“那是叫什么来着？”

“装置艺术。”一个声音从他背后传来。

哈利转过头。他们说得分正确。但现场有某种东西与完美外科

缝线的形象相互冲突。

“他把她切成了三块，”托马斯的声音听起来像是被人勒住脖子，“然后再组合起来。”

“他？”麦努斯质疑道。

“可能是为了运送方便吧。”托马斯说，“我想我知道死者是谁，昨天她丈夫报案说妻子失踪，现在他正在来这里的路上。”

“你为什么会认为死者就是那个失踪的女人？”

“她丈夫发现了一件衣服，上面有烧焦的痕迹，”托马斯朝尸体指去，“大概就是尸体身上缝合的位置。”

哈利将注意力放在呼吸上。他看不完美之处在哪里了，是那个未完成的雪人，此外铁丝所扭成的绳结和角度呈锯齿状，看起来粗糙、随便、临时，仿佛这只是个原型，是一场彩排。这是未完成作品的第一张草图。还有，为什么他要将她的手绑在背后？她来到这里之前应该早就死了，这会是草图的一部分吗？他清了清喉咙。

“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这件失踪案？”

“我向我们组长报告过了，组长也汇报给总警司，”托马斯说，“我们接到的指示是保密，等进一步通知，我想这应该跟……”他对现场勘察组的人员瞥了一眼，“那个不知名的逃犯有关。”

“卡翠娜·布莱特？”麦努斯耸耸肩。

“我没听见那个名字。”一个声音从他们背后传来。

他们转过头去，只见总警司站在他们身后，双手插在军用雨衣口袋里，双腿外张，一对冷酷的蓝眼眸正在观看尸体，“这玩意儿应该出现在秋季艺术展才对吧。”

年轻警官睁大双眼看着总警司，总警司站在原地，转头望向哈

利。

“我要跟你私下说几句话，警监。”

两人朝封锁线走去。

“真是一团糟，”总警司说，他面向哈利，目光却在山下的灿烂灯火中游移，“我们开过会了，所以我才得跟你私下说几句话。”

“谁开过会了？”

“那不要紧，哈利，重点是我们做了个决定。”

“哦？”

总警司在雪地里顿足，哈利不知道是否该指出总警司正在污染犯罪现场。

“我本来想今天晚上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来跟你讨论这件事，可是发现这具新尸体使得情况变得非常紧急，几小时之内媒体就会开始报道这个消息，由于时间不是那么充裕，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将凶手称为雪人，并解释卡翠娜如何当上警察，还瞒着我们做出这些事。高层当然必须负起责任，不用说，这自然是高层的工作。”

“到底是什么事，长官？”

“这件事是关于奥斯陆警方的可靠性。屎是受到地心引力影响的，哈利，屎从越高的地方掉下来，就会弄得越脏。低阶人员犯错可以被原谅，但如果我们失去人民的信赖，使得人民认为警方只是由少数有才干的人在管理，我们只能掌控一部分的警力，那我们就输了。我想你应该知道现在受威胁的是什么呢，哈利？”

“时间不多了，长官。”

总警司的视线离开都市的闪烁灯光，紧紧盯着哈利：“你知道‘神风’是什么意思吗？”

哈利改变站姿：“被洗脑要当个视死如归的日本人，开飞机去冲撞美国航空母舰？”

“我本来也这样想，可是甘纳说‘神风’对日本人来说不是这个意思，是美国的密码破解员误解了。神风是一个台风的名字，这个台风在十三世纪拯救日本不被蒙古人侵略，所以称之为‘神圣的风’，很诗情画意对不对？”

哈利沉默不语。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这种风。”总警司说。

哈利缓缓点头，他明白了：“简而言之，你要某人为了任命卡翠娜·布莱特为警探、没有发现她的偏差行为，还有这一堆烂摊子背黑锅？”

“请求一个人这样去牺牲自己，令人良心不安，尤其是谈到牺牲这两个字就代表你因此而得救，那么你就必须记住这整件事比个人来得重要。”总警司的视线再度落在城市中，“重点在于整个蚁丘，哈利。辛勤、忠诚、偶尔毫无道理可言的自我否定，这些都因为成就整个蚁丘而有了价值。”

哈利用手抹了抹脸。背叛。背后被捅一刀。懦夫的行径。他试着吞下愤怒，告诉自己总警司说得对，有人必须牺牲，背黑锅的人层级必须越低越好。很公平。他早该发现卡翠娜的偏差才对。

哈利挺起胸膛。奇妙的是他觉得松了口气。长久以来他一直觉得自己最后一定会落到这个下场，久到基本上他已经接受了这件事。看看已故警察俱乐部的那些同事是怎么退场的：没有奏乐，没有奖章，什么都没有，只有自重，以及认识他们的人给予的敬重，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一切都是为了蚁丘。

“我明白，”哈利说，“我也接受，你必须指示我要怎么做才能完成这件事，不过我依然认为我们得延几小时再开记者会，直到再多了解一点案情。”

总警司摇摇头：“你不明白，哈利。”

“这件案子可能有一些新的因素。”

“抽中下下签的人不是你。”

“我们正在查看……”哈利陡然住口，“你刚刚说什么，长官？”

“原本的提议是你，但甘纳·哈根拒绝这个提议，所以他必须自己扛起所有责任。现在他正在办公室里写辞呈，我只是想来通知你这件事，这样举行记者会的时候你才有准备。”

“哈根？”哈利说。

“他是个好军人，”总警司说，拍了拍哈利的肩膀，“我要走了，记者会八点在大厅举行，知道了吗？”

哈利看着总警司的背影消失在远方，感觉手机在夹克口袋里振动。他先看来电显示才决定接这通电话。

“Love me tender（温柔地爱我吧），”侯勒姆用英文说，“我在研究所里。”

“有什么发现？”

“地板上的血迹是人类血液，化验室的这位小姐说这些血液没办法撷取出DNA，应该找不到可以用来鉴定DNA的细胞，可是她检查了血型，猜猜看我们有什么发现？”

侯勒姆顿了顿，却发现哈利显然没心情玩“超级大富翁”猜谜游戏，便继续往下说。

“这样说好了，有一种血型可以排除大多数的人，只有百分之二的人是这种血型，而在数据库里只有一百二十三个罪犯是这种血型。如果卡翠娜是这种血型，那她极可能就是曾在欧德森农仓里流血的人。”

“去问重案指挥室，他们那里有警署每位警察的血型。”

“真的？天啊，那我得赶快去查。”

“如果你发现她不是B型阴性血，可不要失望。”

哈利见侯勒姆惊讶得说不出话，默默等着。

“你怎么知道是B型阴性血？”

“你多快可以跟我在解剖部会合？”

晚上六点，颂维根医院里不是弹性上班的人员早已离开，夏丝迪的办公室依然亮着灯。夏丝迪看见穆勒尼森和艾斯本各自拿出笔记簿，准备妥当，于是看着自己的笔记簿，开始说明。

“卡翠娜·拉夫妥跟我说，她爱她父亲胜过一切，”夏丝迪朝两位男士看了一眼，“当她父亲被视为暴力人物，在报纸上被大加挞伐，却无人伸出援手时，她还只是个小女孩。卡翠娜觉得受伤，她十分害怕，而且非常困惑。由于报纸上的报道，她在学校遭受欺负。不久之后，她父母离异。卡翠娜十九岁那年，她父亲失踪，同一时间卑尔根市还有一名女子遭人杀害、一名女子失踪。当时警方的调查工作到此中断，但不论是警界内部或外界人士，都认为是她父亲杀害了这两名女子，随后认为自己逃不过法律制裁而畏罪自杀。那时卡翠娜就下定决心要成为警察，侦破命案，替父亲雪耻复仇。”

夏丝迪抬起头来，两名男士都没在记笔记，只是看着她。

“因此她取得法律学位后就去报考警校，”夏丝迪继续说，“训练结束后，她成了卑尔根犯罪特警队的一员，也很快就开始利用空闲时间调查父亲的案子，直到被人发现为止，后来她就申请转调性犯罪小组，请问这是正确的吗？”

“正确。”穆勒尼森说。

“她觉得自己的调查似乎毫无进展，于是就开始研究相关的案

件，她在研究全国失踪人口报告时有了一个相当有趣的发现，也就是在他父亲失踪后，有好几起女性失踪案都和欧妮·黑德兰失踪案有许多共同点。”夏丝迪翻过一页，“但是为了突破案情，卡翠娜需要帮助，而她知道自己在卑尔根一定得不到帮助，因此她决定找一个在对付连环杀手方面有经验的警官来参与这件案子，可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其实背后是她——拉夫妥的女儿——在布局。”

克里波的警察艾斯本缓缓摇头。夏丝迪继续往下说。

“经过仔细研究之后，她选中了奥斯陆犯罪特警队的哈利·霍勒警监。她写了一封信给霍勒，用‘雪人’这个神秘绰号作为署名，用来唤起霍勒的好奇心，因为雪人在好几起失踪案的证词中都被提及，她父亲在厄里肯山命案的笔记中也曾提到雪人。于是当奥斯陆犯罪特警队贴出招募警探的公告，注明最好是女性时，她就提出了申请，并得到面试机会。她说她还没坐下，他们差不多就决定录用她了。”

夏丝迪停顿片刻，见两名男士默然不语，便继续往下说：“卡翠娜第一天上班就主动和霍勒接触，也顺利参与调查工作。由于她对霍勒和案情都早有了解，因此要操纵霍勒将调查方向转向卑尔根和她父亲的失踪案，可说是轻而易举。在霍勒的协助下，她也在芬岛的冰箱里发现了她父亲。”

夏丝迪摘下眼镜。

“你们稍微想象一下，就可以了解这种情况会引起什么样的心理反应，当她三度以为自己就要揭露凶手真面目的时候，她的压力变得非常大。第一次是伊达·费列森，第二次是……”她将笔记本拿远了些，目光在页面上搜寻，“菲利普·贝克，第三次是亚菲·史德普，结果每一次都发现找错了人。她想逼史德普自白，最后却不得不放弃，因为她发现史德普不是她要找的凶手。当她听见她的同事赶到现场时，就立刻逃离了，她说那是因为自己不想停手，直到完成她的任务为止，也就是找出真凶。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可以说她是精神病发作。后来她回到芬岛，因为她知道霍勒一定会追踪她去那里，而且她判断得十分正确。当霍勒出现的时候，她逼霍勒缴了械，逼他听她说话，

同时指示他接下来要往哪个方向调查。”

“缴械？”穆勒尼森说，“据我们所知，她没反抗就投降了。”

“她说她嘴巴上的伤痕是霍勒出其不意攻击她造成的。”夏丝迪说。

“我们要相信一个精神病患说的话吗？”艾斯本说。

“她已经不是精神病患了，”夏丝迪强调说，“我们必须再多观察她几天，之后你们就必须接她离开，如果你们还认为她是嫌犯的话。”

最后这句话在空中不断萦绕，直到艾斯本俯身越过桌面。

“意思是说你认为卡翠娜说的是实话？”

“这不在我的专业范围内，我不予置评。”夏丝迪说完，合上笔记本。

“如果请你以非专家的身份表示意见呢？”

夏丝迪的嘴角泛起一抹微笑：“我想你应该继续相信你已经相信的事，警监先生。”

侯勒姆从法医学研究所走到隔壁的解剖部，路程颇近，他在车库里等候，不久哈利便从翠凡湖驾车抵达。侯勒姆身旁是一名戴着耳环、身穿绿色连身衣的技师，也就是上次哈利来这里时，正好推走一具尸体的那位技师。

“马地亚·路海森今天不在。”侯勒姆对哈利说。

“也许你能带我们到处看看。”哈利对那名技师说。

“我们不能随便带人到处……”绿衣技师说，但被哈利打断。

“你叫什么名字？”

“凯伊·罗贝拉。”

“好，罗贝拉，”哈利说着，拿出警察证，“我给你许可。”

罗贝拉耸耸肩，打开门锁：“要是能在里面找到人算你们走运，这里五点以后就人去楼空了。”

“我怎么有印象你们经常加班？”

罗贝拉摇摇头：“加班跟这些玩意儿待在地下室里？别闹了，老兄，我们这里的人比较喜欢白天工作。”他面带微笑，但显然不觉得这件事有趣，“你们想看什么？”

“最近送来的尸体。”哈利说。

技师罗贝拉打开门锁，带他们穿过两道门，进入一间铺满瓷砖的房间。房内有八个保存槽，两侧各有四个，中间是一条小走道，每个保存槽都盖着金属盖。

“尸体就在里面，”罗贝拉说，“每个槽里有四具尸体，里面全都是酒精。”

“真整洁。”侯勒姆低声说。

“一共三十二具尸体，”哈利说，“全部都在这里了吗？”

“我们大概一共有四十具尸体，但这些是最近的，他们通常会在这里躺上一年才会被用到。”

“他们是怎么被送进来的？”

“有的是殡仪馆送来的，有的是我们自己领回来的。”

“尸体是从车库送进来的？”

“对。”

“然后呢？”

“然后？呃，我们会保存尸体，在大腿顶端切开一条缝，注入固定剂，这样尸体就可以保存良好。然后我们会制作金属标签，依照文件打印编号。”

“什么文件？”

“跟尸体一起送来的文件，都归档放在办公室里。我们会在脚趾、手指和耳朵上分别绑一个标签，把每个尸体的各个部位都登记下来，就算是被切开了也是一样，这样以后就可以集中送去火化。”

“你们会定期核对文件上的尸体吗？”

“核对？”罗贝拉搔了搔头，“只有要运送尸体的时候才会核对。大部分的尸体都是遗赠给奥斯陆的，所以如果特罗姆瑟市、特隆赫姆市和卑尔根市的大学缺少尸体，我们就会送过去。”

“所以说，可能有某些不应该躺在这里的尸体却躺在这里，对不对？”

“哦，不是这样的，躺在这里的每个人都在遗嘱里注明说身后尸体要捐给我们。”

“我就是在想这件事。”哈利说，在一个保存槽旁蹲了下来。

“什么？”

“听好了，罗贝拉，现在我要问你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我要你先仔细思考一遍，然后才回答，可以吗？”

技师罗贝拉立刻点了点头。

哈利站了起来：“有没有可能，某个可以任意进入这些房间的人，利用夜晚的时间把尸体从车库送进来，在标签上打上假编号，绑在尸体上，再放进这些保存槽，这样做不被发现的概率是不是很

高？”

罗贝拉迟疑一会儿，又搔了搔头，用手指抚摸耳朵上那排小耳环。

哈利稍微改换站姿，侯勒姆半张着嘴，老半天都合不拢。

“这样说来，”罗贝拉说，“倒是没什么阻碍。”

“没什么阻碍？”

罗贝拉摇摇头，笑了笑：“对，完全没有。这件事完全有可能发生。”

“既然如此，我现在就要检查这些尸体。”

罗贝拉看着人高马大的哈利：“现在？就在这里？”

“你可以从左后方那个槽开始。”

“我得打个电话，取得授权才行。”

“如果你想拖延警方的命案调查工作，那就请便。”

“命案？”罗贝拉眯起一只眼睛。

“听说过雪人吗？”

罗贝拉眨了两下眼睛，随即转身，走到一个电动滑轮旁。电动滑轮装设在天花板上，一串铁链从上方垂挂下来。罗贝拉将铁链拉到左后方的保存槽上方，铁链发出刺耳的喀啦喀啦声。他将铁链上的两个钩子勾住金属盖，拿起遥控器，按下按钮。电动滑轮发出嗡嗡声，开始卷动铁链。金属盖缓缓升起，哈利和侯勒姆的目光紧盯着金属盖，跟着它缓缓上升。金属盖下方设有两片固定的水平金属板，一上一下，中间由一块垂直金属板分隔开来。中央金属隔板的两边各躺着一具赤裸的白色尸体，看起来宛如苍白的洋娃娃，大腿上的长方形黑色

切口更强化了这种感觉。尸体升至臀部的高度时，罗贝拉按下停止钮，接着是一阵静默，三人都听见酒精滴落的叹息声在白色瓷砖间回荡。

“怎么样？”罗贝拉说。

“不是，”哈利说，“下一个。”

罗贝拉重复相同动作，隔壁保存槽又升起四具尸体。

哈利摇摇头。

第三具保存槽里的尸体升起时，哈利微微一惊。罗贝拉以为哈利是出于恐惧才有这个反应，满意地露出微笑。

“为什么会这样？”哈利问，指着缺少头部的女性尸体。

“可能是其他大学拿回来还的，”罗贝拉说，“我们的尸体多半是完整的。”

哈利蹲了下来，触碰尸体，只觉得触手冰凉，而且由于固定剂的缘故，尸体摸起来坚实得很不自然。哈利用手指抚摸切痕，感觉十分平滑，肌肉则毫无血色。

“我们先用解剖刀切开，再用细锯子锯。”罗贝拉解释说。

“嗯。”哈利俯身在尸体上方，抓住尸体右臂，将尸体侧翻过来，面对自己。

“你在干吗？”罗贝拉大叫。

“你在她背上有没有看见什么？”哈利询问站在尸体另一侧的侯勒姆。

侯勒姆点点头：“有个刺青，看起来像国旗。”

“哪一国国旗。”

“不知道，上面有绿色、黄色和红色，中间还有一个五角星。”

“埃塞俄比亚。”哈利说，放开尸体，尸体躺回原位，“我这样说好了，这个女人并没有捐赠自己的尸体，可是她还是被捐赠了，她的名字叫希薇亚·欧德森。”

罗贝拉不断眨眼，仿佛只要眨的次数够多，某个东西就会消失。

哈利将手搭在罗贝拉肩膀上：“请你去找有权限使用尸体文件的人，逐一比对每具尸体，现在就去，我得走了。”

“这是怎么回事？”侯勒姆问，“我的脑筋实在有点转不过来。”

“试试看，”哈利说，“忘记所有你已知的事，然后再试试看。”

“好，不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哈利说，“其中一个是我们很接近雪人了。”

“另一个呢？”

“我不知道。”

第五部

33 雪人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五日 星期三

这天，天空开始飘雪。早上十一点，大片雪花从无色天际落下，入侵鲁默里克区的野地、庭院、花园、草地，犹如来自外层空间的白色大军。

马地亚独自坐在母亲的丰田卡罗拉轿车上，车子停在克罗路的一栋独栋洋房前。他完全不知道母亲在那栋屋子里做什么。母亲说不会花太久时间，可是一去就去了很久。她将钥匙留在点火装置上，收音机正在播放新女子团体“洋娃娃”演唱的《白雪下》（Under snø）。他打开车门，下了车。由于下雪的缘故，周围房舍都笼罩在一种奇异的寂静中。他弯下腰，捡起一坨黏答答的白雪，用手掌压成一个雪球。

今天在学校运动场上，他那些7A班的同学朝他丢雪球，口中高喊：“没奶头的马地亚！”他痛恨中学，痛恨十三岁。自从上完第一堂体育课，班上同学发现他没有乳头之后，就经常这样对待他。医生说这可能是遗传的，他也接受过数种疾病的检查。妈咪告诉他说，在妈咪小时候就过世了的外祖父也没有乳头。可是马地亚翻看外祖父的相簿时，发现了一张外祖父在割草季节拍的照片，外祖父只穿一条裤子，袒露上半身，而且绝对长了乳头。

马地亚将手中的雪球压得更紧了些。他想朝某人丢雪球，用力地丢，丢到那个人会觉得痛。但这里没有人可以让他丢雪球，不过他可以自己造出一个人来让他丢。他将那个压成一团的雪球放在车库旁的雪地里，开始滚动。冰晶彼此沾黏，等他在草地上滚完一圈，雪球高度已到达他的腹部，并在褐色草地上留下一道滚痕。他继续滚，滚到没办法再滚了，就另外再滚一个新的。新的雪球也滚得很大。他使出所有力气，举起第二个雪球，堆到第一个上方。然后他做了一个头，爬到两个雪球上，将头置于顶端。雪人正好站在屋子的一扇窗户外，

窗内有声音传出。他从苹果树上折下两根树枝，插在雪人两侧，再去前梯旁边挖了一些卵石，爬上雪人，放上两块卵石当成眼睛，一排卵石作为微笑。然后他在雪人的头部两边伸出双腿，跨坐在雪人肩膀上，朝窗内看去。

明亮的房间里站着一名男子，袒露胸膛，臀部前后冲撞，双眼紧闭，仿佛在跳舞似的。男子前方的床铺上伸出两条张开的大腿，马地亚看不见那双腿的主人，但他知道那双腿是莎拉的，是他母亲的，也知道他们正在性交。

马地亚的双腿紧紧夹住雪人的头，胯间感到冰冷。他无法呼吸，喉咙像是被一条铁丝勒住。

男子的臀部不断撞击他母亲。马地亚看着男子的胸部，一股冰冷的麻木感从他胯间蔓延到腹部，最后再爬上头部。男子正在插入，就好像杂志上那样。很快地，男子将会射在他母亲体内，而且男子的胸部没有乳头！

突然间男子停下动作，双眼圆睁，看着马地亚。

马地亚双手一松，从雪人背后滑了下来。他立刻蜷曲身体，坐在地上静静等待，安静得像只老鼠，脑子里却转个不停。他是个聪明小孩，别人都说他智商高，老师则说他有点怪，可是智力出色。这时他的思绪全归位了，就好像他拼了很久的拼图突然拼好了，可是呈现出来的画面却令他难以理解，也难以忍受。这不可能是正确的，但这一定是正确的。

马地亚聆听着自己喘不过气的声音。

这是正确的，他就是知道，一切全都吻合，吻合母亲对父亲的冷淡态度，吻合父母之间以为他听不见的对话。父亲急切地威胁并请求母亲留下，说不只是为了他，也为了马地亚，老天爷，他们一起生下了一个孩子不是吗？接着是母亲的苦笑声。吻合相簿里的外祖父，以及母亲的谎言。当然了，当班上的史提恩说，没奶头的马地亚的妈妈

在台地上有个情人，他一点也不相信。史提恩说是他阿姨告诉他的。马地亚不相信是因为史提恩跟其他同学一样蠢笨，什么都不懂，甚至连两天后史提恩发现他的猫吊在学校旗杆的顶端，他还是什么都搞不清楚。

爸爸并不知情。马地亚整个人都感觉得到爸爸以为他是……他亲生的。爸爸绝对不能知道他不是他亲生的，绝对不行。这样爸爸一定会死。马地亚宁愿死的是他。对，这就是他要的。他想死，想离开，离开他母亲，离开学校，离开史提恩，离开……一切。他站起来，踢了雪人一脚，跑回车上。

他会带着她一起走。她也会死。

母亲出来之后，他打开车门锁。她在那间屋子里待了将近四十分钟。

“出了什么事吗？”她问。

“对，”马地亚说，在后座移动位置，好让母亲能在后视镜里看见他，“我看见他了。”

“你是什么意思？”她说，将钥匙插进点火装置，然后转动。

“雪人……”

“那雪人长什么样子？”引擎开始怒吼，母亲猛然放开离合器，使得他手里抓着的千斤顶差点掉落。

“爸爸在等我们，”她说，“我们得快点才行。”

她打开收音机，新闻播报员正以单调的语气播报罗纳德·里根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她却还调高音量。车子越过丘陵顶端，来到下坡，朝主干道和河川的方向驶去，前方野地里可见硬挺的黄色麦秆从冰雪中穿出。

“我们都得死。”马地亚说。

“你说什么？”

“我们都得死。”

她调低收音机音量。他做好准备，倚在前座之间，举起双臂。

“我们都得死。”他低声说。

他的双手挥了下去。

千斤顶砰的一声击中她的头部。他母亲似乎没有反应，只是坐在座椅上，身体变得有点僵硬，所以他又敲了她一次，然后再一次。她的脚从离合器踏板上滑开，车子跳了一下，但她依然没有发出声音。也许她脑袋里的说话功能被打烂了，马地亚心想。挥击到第四下，他感觉到她的头似乎裂了开来，变得柔软。车子向前驶去，速度越来越快，但他知道她已失去意识。他母亲的丰田卡罗拉穿越主干道，朝另一边的野地里驶去。冰雪减缓了车子的速度，但不足以让车子停下。接着车子撞上水面，滑入宽广的黑色河流中。车子斜斜翘起，静止片刻，跟着就被水流推动，开始转动。水渗入车体，从门窗的缝隙渗了进来。他们缓缓朝下游漂去。马地亚看向窗外，朝主干道上的一辆车挥手，但他们似乎没看见他。车内的水位越升越高。突然间他听见母亲咕哝着不知说了什么。他看着她，看着她后脑沾满血迹的头发下那几道深长的裂口。她的身体在安全带下蠕动。水越升越快，已经淹到了马地亚的膝盖。他越来越惊慌。他不想死，不想现在就死，不想以这种方式死去。他扬起千斤顶砸向车窗，玻璃碎裂，水涌了进来。他跳上座椅，从窗户上方的裂缝挤出去。水大量地灌进车内。他的一只靴子被窗框卡住，他扭动脚踝，感觉靴子脱落，他自由了，开始朝岸边游去。他看见一辆车子在主干道旁停了下来，两个人下车穿过雪地，朝河边奔来。

马地亚擅于游泳，很多事他都擅长，那他们为什么还是不喜欢他？一名男子涉水而行，将接近河岸的马地亚拖上岸边。马地亚瘫倒在雪地里，不是因为他站不起来，而是他本能地知道这是最聪明的做法。他闭上眼睛，听见有人在他耳边焦急地问车子里还有没有人？如

果有的话，他们也许还救得了。马地亚缓缓摇头。那声音问他是否确定？

后来警方将这起意外归因于道路湿滑，溺毙女子的头部伤痕则是因为车子开出路面，冲进水里造成的。事实上车子几乎没有受损，但最后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就好像最早抵达现场的人问过那小男孩许多次，车上是不是还有别人？小男孩最后终于说：“没有，只有我，只有我一个人。”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小男孩因为惊吓而神志不清。

“没有，只有我，”六年后，马地亚又说了一次，“只有我一个人。”

“谢谢。”站在马地亚面前的年轻男子说，将餐盘放在学校餐厅的桌子上。这张桌子原本只有马地亚一个人坐。外头的大雨正规律地敲打着进行曲，欢迎医学院新生来到卑尔根，这雨将一直下到春天。

“你也是医学院新生？”年轻男子问。马地亚看着他的刀切入维也纳炸肉排。

他点了点头。

“你有厄斯兰口音，”年轻男子说，“没考上奥斯陆的学校吗？”“我不想去奥斯陆。”马地亚说。

“为什么？”

“在那里没认识的人。”

“那你在这里认识谁？”

“没半个人。”

“我也没认识半个人，你叫什么名字？”

“马地亚·路海森，你呢？”

“伊达·费列森。你去过厄里肯山了没？”

“还没。”

马地亚其实去过厄里肯山，也去过弗拉扬山和桑维费拉山。他穿行过许多小巷，去过水产广场和托利曼尼大街——那是卑尔根的闹区，去水族馆看过企鹅和海狮，去维塞都恩区喝过啤酒，去“车库”夜店听过被高估的新乐团演唱，去白兰恩球场看过白兰恩足球队踢输球赛。马地亚找时间去做了这些通常是和同学一起去做的事，但只有一个人去。

他和费列森又跑了一遍这些地方，假装自己第一次去。

马地亚很快就发现费列森是一只社交垃圾鱼，他只要紧紧攀住这只垃圾鱼，就可以来到社交活动的热闹中心。

“你为什么来念医学系？”费列森问马地亚，这时他们在舞会前的暖身聚会上，地点在一个有传统卑尔根名字的学生家里。这天晚上举行的是医学生年度秋季舞会，费列森邀来了两位卑尔根正妹，她们身穿黑色洋装，头发用发夹夹起，倾身向前聆听他们两人说话。

“为了让这个世界更美好，”马地亚说，喝了一口温的汉莎啤酒，“你呢？”

“当然是为了赚钱。”费列森说，对正妹眨了眨眼。

其中一个正妹坐在马地亚身旁。

“你有捐血奖章，”她说，“你是什么血型？”

“B型阴性血。你是做什么的？”

“不要聊这个。B型阴性血？那不是很罕见吗？”

“对啊，你怎么知道？”

“我正在念护校。”

“原来如此，”马地亚说，“几年级？”

“三年级。”

“你有没有想过要专攻……”

“不要聊这个。”她说，将温热的小手放在他大腿上。

五小时后，她全身赤裸躺在他床上，又在他身旁说了一次这句话。

“我从来没有这样过。”他说。

她对他露出微笑，抚摸他的脸颊：“所以我没什么不对劲吧？”

“什么？”他结巴地说，“没有。”

她大笑：“你嘴真甜，你是个好人，又贴心。对了，这是怎么了？”

她捏了捏他的胸部。

马地亚觉得某种黑暗的东西突然袭来，那东西齜齜、黑暗、美妙。

“天生的。”他说。

“是一种病吗？”

“是雷诺氏症候群和硬皮病导致的。”

“什么？”

“是遗传疾病，会导致身体的结缔组织硬化。”

“会有危险吗？”她用手指轻轻抚摸他的胸部。

马地亚微微一笑，感觉到勃起的征兆：“雷诺氏症候群会让脚趾和手指变冷变白，硬皮症比较糟……”

“哦？”

“变厚的结缔组织会造成皮肤紧缩，皮肤会变得平滑，皱纹消失。”

“那不是很好吗？”

他察觉到她的手逐渐往下摸索：“变紧的皮肤会开始阻碍脸部表情，使得脸部表情变少，就好像你的脸逐渐变硬，变成一张面具一样。”

温热的小手在某处停了下来。

“一段时间之后，你的手和你的手臂会变得弯曲，无法伸直。最后你会站在那里，无法移动，慢慢被自己的皮肤噎死。”

她发出娇喘，轻声说：“听起来是种很可怕的死法。”

“最好的建议是在痛苦把你逼疯之前先自杀。你可以躺在床尾吗？我想站着做。”

“所以你才学医对不对？”她说，“想做更多研究，想找一个和它共存的方式。”

“我只是想要找出……”他说，下床来到床尾，“……什么时候死最恰当。”

新科医师马地亚·路海森在卑尔根的霍克兰医院神经科是个人气颇高的医生，同事和患者都夸他能干、贴心，而且是个好倾听者。作为一个好倾听者对他相当有帮助，因为他常接到罹患各类症候群的患者，这些症候群通常都是遗传疾病，没有治愈的希望，只能寻求痛苦的缓减。偶尔碰上罕见的状况，院里来了严重的硬皮症患者求诊，他们都会转介给这位友善的年轻医师。当时马地亚正开始考虑是否专攻

免疫学。一个早秋之日，莱拉·奥森偕同丈夫带着他们的小女儿来到医院，他们的小女儿关节僵硬，颇为痛苦；马地亚的第一个想法是她可能罹患贝德莱氏关节炎。莱拉和丈夫都证实他们的家族里有人罹患风湿病，因此马地亚抽取他们夫妇和女儿的血液样本。

报告出炉后，马地亚坐在办公桌前看了三遍。那种龌龊、黑暗，又美妙的感觉再度浮现。检验结果呈现阴性。从医学角度来说，小女儿的疾病可以排除贝德莱氏关节炎，而令他感觉熟悉的是，小女儿的父亲可以排除奥森先生。马地亚知道奥森先生并不知情，但他的妻子莱拉知情。他要求他们三人抽血时，看见莱拉的脸抽动了一下。她是不是还跟另一个男人搞在一起？那男人长什么样子？是不是住在一间独栋洋房里，前面有块大草坪？那男人有什么私密缺陷？小女儿何时才会发现她这一生都被这个满口谎言的淫妇所欺骗？她如何才会发现？

马地亚低头一看，才发现他打翻了玻璃杯，水洒了出来。他的胯间湿了一大块，冰冷的感觉从胯间蔓延开来，先到腹部，再爬上头部。

他打电话给莱拉，通知她检验报告的结果。她向他道谢，听起来松了口气，挂上电话。马地亚瞪着电话很长一段时间。天啊，他是多么痛恨她。那天晚上，他放下书本后就爬上床，躺在套房的小床垫上无法入睡。他试着看书，但书页上的字在他眼前舞动。他试着自慰，通常这样会让他疲累想睡，但他无法集中精神。他在再度完全变白的趾上戳了一针，看看是否有感觉。最后他蜷缩在被子里痛哭，直到黎明将夜空涂上灰蒙蒙的色彩。

马地亚也负责诊疗一般神经疾病患者，其中一位是卑尔根警署的警官。检查结束后，这名中年警官起身穿衣，他的体臭和口中酒气混合在一起，使人嗅觉麻木。

“怎么样？”中年警官粗声粗气地问，仿佛马地亚是他的下属。

“第一期神经病变，”马地亚答道，“你脚底的神经受损，感觉退

化。”

“这就是为什么我走路开始看起来像他妈的酒鬼吗？”

“你是酒鬼吗，拉夫妥？”

中年警官站了起来，扣起衬衫，一阵潮红涌上脖子，宛如温度计里的水银上升，“妈的你说什么？你这乳臭未干的小鬼。”

“过多的酒精通常会导致多发性神经病变，如果继续喝下去，可能造成脑部永久受损。拉夫妥，你有没有听过科尔萨科夫综合征？没听过？希望你以后都不会听见，因为它的名字经常和一些非常严重的症候群连在一起。当你对着镜子问自己是不是酒鬼时，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回答，可是我建议你下次再多问一个问题：我是现在就想死，还是想再多活一些时候？”

葛德·拉夫妥仔细盯着眼前那个身穿医师袍的年轻小伙子，低声咒骂，走出诊间，甩上了门。

四星期后，拉夫妥打电话来，问马地亚可不可以过去看他。

“我明天去。”马地亚说。

“不行，很紧急。”

“那你就去急诊室。”

“听我说，路海森，我已经躺在床上三天没办法动了。只有你直接问过我是不是酒鬼，对，我是酒鬼，还有不要，我不要现在就死，我还不死。”

拉夫妥的住处弥漫着垃圾、空啤酒罐和他的身体发出的恶臭，但是没有剩菜的气味，因为屋子里没有食物。

“这是维生素B₁补充剂，”马地亚说，对着光线举起一只针筒，“它可以让你再站起来。”

“谢谢。”拉夫妥说。五分钟后，他沉沉睡去。

马地亚在屋里走了一圈。桌上放着一张照片，里头是拉夫妥，肩膀上骑着一个深发小女孩。桌子上方的墙壁上挂着许多照片，应该都是命案现场的照片。照片非常多。马地亚看着那些照片，拿了几张下来，仔细研究。天啊，这些凶手怎么这么懒散，他们的缺乏效率从尸体上以钝器和锐器造成的伤口就看得出来。他打开抽屉，看见更多照片。他还发现了报告、笔记，以及一些值钱物品，像是戒指、女表、项链。此外还有剪报。他阅读那些剪报，里头都有拉夫妥的名字，多半是引用他在记者会上说的话，讲说凶手有多笨，以及他如何逮到他们。很明显地，每一个凶手都被他缉捕归案，没有一个漏网之鱼。

六小时后，拉夫妥醒来，马地亚仍在那里，坐在床边，大腿上放着两份命案报告。

“告诉我，”马地亚说，“怎么样可以犯下命案，却不被抓到？”

“避开我的辖区，”拉夫妥说，游目四顾，想找酒来喝，“如果辖区里的警探很行，你根本就不可能逃脱。”

“那如果我还是想在一个好警探的辖区里犯案呢？”

“那我会在犯案前先跟那个警探攀上交情，”拉夫妥说，“犯案后再把他也除掉。”

“有趣，”马地亚说，“我也是这么想。”

接下来几星期，马地亚去探望拉夫妥许多次。拉夫妥复原得很快，他们经常闲聊很久，聊疾病，聊生活形态，聊死亡，以及拉夫妥在这个世界上只钟爱的一个人和一样东西：她女儿卡翠娜和芬岛小屋。卡翠娜以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方式响应他的爱，而芬岛小屋是他唯一能找到平静的地方。但他们聊的大部分是拉夫妥侦破的命案和他的胜利。马地亚鼓励说他一定可以战胜酒精，只要他远离酒瓶，有一天一定可以庆祝战胜酒精的新胜利。

晚秋降临卑尔根，白昼渐短，秋雨渐长。马地亚做好了计划。

一天早上，他打电话去莱拉家里找她。

他报出姓名，她静静聆听他说明来电原因。他们有了新发现，根据她女儿的血液样本，现在他知道贝斯钦·奥森不是她女儿的生父，而他必须取得生父的血液样本，这也表示他必须告知她女儿和她丈夫这件事，因此希望可以取得她的同意。

马地亚停顿一会儿，让莱拉会意过来。

然后他说如果她认为这件事必须保密，那么他依然想帮忙，但一切就必须在“台面下”进行。

“台面下？”她重复一次，语气平板，显然处于惊吓之中。

“身为医生，我必须遵守医师伦理，对患者——也就是你的女儿——坦诚以告。不过我正在做症候群的研究工作，因此很有兴趣追踪她的病例。不知道今天下午我们可不可以低调地见个面……”

“可以，”她低声说，声音发颤，“可以，麻烦你。”

“太好了，请你搭最后一班缆车上厄里肯山，那里不会有人打扰，我们可以慢慢走下山。希望你明白我冒的风险，而且请你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当然不会！相信我。”

她挂断电话后，他依然握着话筒，嘴唇对着灰色塑料轻声说：“凭什么别人要相信你？你这个小淫妇。”

当莱拉倒在雪地里，喉咙被一把解剖刀抵着，她才坦承自己曾对一个朋友说要来跟他碰面，她们今晚原本约好一起吃饭，但她只说了他的名字，没提及姓氏，也没说他们为什么要见面。

“你为什么要跟别人说？”

“只是逗逗她而已，”莱拉大喊，“她很爱管闲事。”

他手中那把薄薄的钢刀更用力地抵在她肌肤上，她呜咽地说出朋友的姓名和地址，之后便没再说一句话。

两天后，马地亚在报上阅读莱拉命案和欧妮及拉夫妥失踪案的报道，心中百感交集。首先，他对杀害莱拉的经过感到不悦，因为事情并未按照他的计划进行。他在狂怒和惊慌之下完全失控，搞得现场一团糟，有太多东西需要收拾，有太多东西令他联想到拉夫妥家的那些照片，却太少时间让他享受复仇和伸张正义的快感。

去杀害欧妮的时候更糟，几乎称得上是一场灾难。他两次要按她家门铃，两次都提不起勇气，只好离开。第三次要去的时候，才发现迟了一步，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去她家按了门铃，那就是拉夫妥。拉夫妥离开后，他去按下门铃，说自己是拉夫妥的助手，欧妮便让他进门。欧妮说她不能透露自己对拉夫妥说了什么，她答应绝不能和其他人提及他们的谈话内容。当解剖刀划上她的手，她才说出实情。

从欧妮口中，马地亚得知拉夫妥打算靠自己的力量破案，他想重建自己的名声，多么愚蠢！

处理欧妮的手法倒是没什么好挑剔，只发出一丁点声音，溅出一丁点鲜血。在淋浴间分割她的尸体十分有效而迅速。他将所有尸块装进塑料袋，再放入他为此特地带来的大背包和大包里。马地亚去拉夫妥家探病时，拉夫妥曾对他说，警方侦办命案时，首先调查的是民众在附近目击的车辆和出租车的载客记录，因此离开欧妮家后，他步行很长一段路回到住处。

最后只剩下拉夫妥对完美谋杀案的最后一道指示：除掉好警探。

奇妙的是，三次谋杀案中，以拉夫妥这次做得最好。奇妙之处在于马地亚对拉夫妥毫无感觉，毫无对莱拉的那种痛恨之情，这次下手和他第一次接近他所设想的谋杀美学、接近他对谋杀手法的理想概念比较有关。他对下手杀害拉夫妥的体验尤其和他希望的一样可怕和悲

惨，至今他仍听得见拉夫妥的惨叫声回荡在那座荒凉小岛上。而最奇妙的莫过于他在回程时，发现自己的趾不再发白麻木，仿佛他渐冻的过程暂时停止，仿佛他融化了。四年后，在马地亚特又杀了四名女子之后，他发现自己所有的谋杀行为都只是在重现他杀害自己母亲的过程，于是他分析自己疯了。

也就是说，他出现严重的人格障碍，他阅读过的所有专门文献都朝这个方向归纳：他的杀人方式具有仪式性，他一定要在该年初雪落下那天杀人，他一定会堆一个雪人，而且手法日渐残忍。

然而洞悉到这一点并不能阻止他继续杀人，只因他时日无多，雷诺氏症候群发作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他似乎出现了硬皮症的初期症状：脸部僵硬。这个症状最后会让他有一个令人作呕的尖鼻子和噉起的尖嘴唇，这将带给他极度的折磨与痛苦。

他搬到了奥斯陆，继续研究免疫学和脑部的水通道，此领域研究工作的中心位于古斯塔精神病院的解剖部。除了研究工作外，由于在马伦利斯诊所任职的费列森推荐了他，因此他也进入马伦利斯诊所工作。此外他晚上睡不着，干脆去急诊室值夜勤。

要找被害人并不难。起初要鉴定亲子血缘关系，必须取得父母的血液样本，后来法医学研究所亲子鉴定部引进了DNA鉴定技术。费列森的医术相当平庸，即使是以一般医生的标准来看也是如此，他只要一遇上遗传疾病或症候群，都会偷偷去问马地亚特，如果患者十分年轻，马地亚的建议总是相同。

“第一次咨询的时候找父母一起来，取得每个人的口腔黏膜，就是说是要检查细菌丛，然后把样本送到亲子鉴定部进行鉴定，这样至少可以知道我们的起点是不是正确的。”

蠢蛋费列森每次都乖乖照做，这表示马地亚特很快就建立了一个小档案，里头全都是女人及其“搭错船”的孩子。最棒的是这些事跟他毫无关联，因为口腔黏膜都是用费列森的名字拿去鉴定的。

诱使被害人进入陷阱的方式则都和成功用在莱拉身上的一样，他打电话给她们，跟她们约在一个隐秘地点碰面，不让任何人知道。只有一次一名女子挂了他的电话，跑去向丈夫坦白一切，搞到整个家庭支离破碎，反正最后她也得到了应得的惩罚。

马地亚的杀人效率越来越高，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反复思索该如何处置尸体比较好。显然他用来处理欧妮的方法不是长久之计，也就是在自己的套房浴室里，将尸体一小块一小块用盐酸溶解。这个方法很危险，需要耗费大量体力，对健康有害，而且必须花三个星期才能大功告成。因此他想出解决方法时极为开心。解决方法就是利用解剖部的尸体保存槽，这个方法既聪明又简单，就好像电切环一样。

他在解剖期刊上读到一名法国解剖学家推荐这种兽医工具，它可以用在已经开始腐烂的尸体上，可以切过柔软、腐烂的身体组织，就算切割骨头也同样很有效率，而且可以同时使用在多具尸体上，不必担心会发生细菌传染的危险。他立刻发现用电切环来切割被害人，可以彻底简化运送过程。于是他联络了制造商，搭飞机前往法国鲁昂。那是个雾蒙蒙的早晨，他在法国北部一间洒了石灰水的牛棚里，聆听制造商用蹩脚的英语示范电切环如何使用。电切环有一个柄状握把，大小有如香蕉，上头附有金属罩，可以避免手被烫伤。电切环的环状金属丝和钓鱼线一样细，从香蕉状握把的两端伸出，握把上有个按钮可以控制金属丝的松紧，另有一个开关按钮可以控制加热装置，按下后只要几秒钟，那有如绞环般的金属丝就会发出白炽光芒，加热装置则是以电池供电。马地亚看了兴奋莫名，因为他想到这个工具不只会拿来有效切割尸体而已。最后当他听见报价时，差点笑出声来。电切环的价格比法国来回机票还便宜，而且随货附赠电池。

瑞典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孩童，其生父和他们所认知的不同。这个研究结果符合马地亚的亲身体验。他并不孤单。同样地，也有人和他一样因为有个淫荡的母亲，所以才会遗传到瑕疵基因，并且将经历残酷的死亡过程，最后英年早逝。但有一件事他是孤单的，那就是在这场净化的战役上，在这场对抗疾病的圣战中，他是孤单的。他知道不太可能会有人感谢他或向他致敬，不过

他确信一件事：在他死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将记得他。因为他终于想出他将以什么样的旷世巨作来留名后世，他替他的杀人之剑找到了最终极的装饰品。

他会有这个灵感完全是碰巧。

有一天他看见一个名叫哈利·霍勒的警察上了电视，霍勒因为在澳大利亚逮到连环杀手而接受访问，于是他想起拉夫妥的建议：“避开我的辖区。”他也记起夺去猎人性命的那种满足感，那种至高无上的感觉，那种充满力量的感受。后来他杀害那几个女子都无法和谋杀拉夫妥警探相比。这个为了出名而不择手段的霍勒似乎和拉夫妥有点像，他们都有种随便和愤怒的态度。

然而若不是隔天在马伦利斯诊所的员工餐厅里，一名妇科医师提起霍勒的名字，马地亚可能早就把他忘了。那妇科医师说，昨天上电视那个外表看起来很强悍的警监，其实是酒鬼兼疯子，小儿科医师嘉碧列拉则补充说，霍勒女友的儿子是他的患者，叫欧雷克，是个很乖的小男孩。

“那他长大以后也会变成酒鬼，”那妇科医师说，“你们知道，这全都写在该死的基因里。”

“霍勒又不是他父亲，”嘉碧列拉反驳说，“但有趣的是登记为欧雷克父亲的那个男人也是酒鬼，好像是个莫斯科的教授还是什么的。”

“嘿，我什么都没听见！”费列森边笑边高声说，“你们可别忘了医患保密协议哦！”

大家继续吃午餐，但马地亚忘不了嘉碧列拉说的话，或者应该说忘不了她的用词：“登记为欧雷克父亲的那个男人……”

因此午餐过后，马地亚跟着嘉碧列拉，在她身后也进了办公室，将门带上。

“我可以请教你一件事吗，嘉碧列拉？”

“哦，哈啰。”她说，双颊因为期待而泛起红晕。马地亚知道她喜欢他，她可能觉得他英俊、和善、有趣，是个好倾听者，她甚至间接约他出去过好几次，但都被他婉拒。

“你应该知道我因为做研究的关系，可以使用诊所里的一些血液样本，”马地亚说，“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小男孩，就是霍勒女友的儿子，我在他的血液样本里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

“据我所知，他们已经分手了。”

“不会吧？他的血液样本里有些东西，所以我在想他们的家族是不是有什么……”

马地亚似乎在嘉碧列拉脸上看见一丝失望。至于他呢，他在听了嘉碧列拉的回答之后，一点失望的感觉也没有，而且恰恰相反。

“谢谢。”他说，起身离去。他感到自己的心脏因为热血沸腾而猛烈跳动，输送出充满生命力的血液，他的双脚带着他前进却不消耗一丝能量，他的喜悦让他如同电切环那般散发出炽烈光芒。因为他知道这是开始，这是结束的开始。

霍尔门科伦居民协会在炙热的八月天举行夏日派对，协会凉亭前方的草坪上，大人坐在洋伞下的露营椅上饮用白酒，小朋友在桌子间跑来跑去，或在碎石径上踢足球。她脸上虽然戴着一副偌大的太阳眼镜，藏住了脸庞，但马地亚一眼就认出了她，他从她服务单位的网站下载了她的照片。她在草坪上独自一人站着，他走到她身旁，微微露出苦笑，问说可不可以让他站在旁边，假装他们认识。现在他已熟知如何使用这些招数，他早已不是过去那个没奶头的马地亚。

她将太阳眼镜压低了些，以疑惑的眼神打量他。他发现照片毕竟还是说了谎，她本人美丽多了，美到他突然发现A计划有个漏洞：他无法打包票说她一定会喜欢他。一个像萝凯这样的美丽女子，无论是不是单亲妈妈，都有很多机会。B计划的结果虽然和A计划一样，但满意度无法和A计划相比。

“我是个社交恐惧症患者，”他说，举起塑料杯，羞涩地打了个招呼，“我有一个好朋友住在附近，是他找我来的，结果他自己还没出现，而且这里的每个人好像都互相认识。我发誓他一来，我一定立刻撤退。”

她笑了。他喜欢她的笑。他知道自己占得了关键前三秒的优势。

“我刚刚看见一个小男孩在那边的碎石地上踢球得分，”马地亚说，“我敢打赌你一定跟他有血缘关系。”

“哦？那可能是我儿子欧雷克。”

她掩饰得很成功，但马地亚在患者咨询方面身经百战，深知没有一个女人拒绝得了对孩子的赞美。

“很不错的派对，”他说，“很不错的邻居。”

“你喜欢参加别人邻居的派对？”

“我朋友可能担心我太宅了，”他说，“所以找我来开心一下，跟他这些事业成功的邻居一起玩乐，”他啜饮一口塑料杯里的白酒，“再喝一些非常甜的葡萄酒。你叫什么名字？”

“萝凯。我姓樊科。”

“哈啰，萝凯，我叫马地亚。”

他跟她握了握手。她的手很小，很温暖。

“你还没拿饮料，”他说，“我去帮你拿，要喝甜酒吗？”

回来之后，他将杯子递给她，拿起呼叫器看了看，露出担忧的神情。

“你知道吗，萝凯，我很想留下来多认识你，可是急诊室缺人，立刻需要有人回去帮忙，所以我得换上超人装，火速飞回城里了。”

“真可惜。”她说。

“是吗？我只去几小时，你会在这里待很久吗？”

“我不知道，要看欧雷克。”

“了解，到时候看看啰，反正很高兴认识你。”

他又跟她握了握手，然后离去，知道自己赢得了第一回合。

他开车回到位于土萨区的住处，读了一篇关于脑部水通道的有趣文章。晚上八点，他回到草坪上，只见萝凯坐在一支阳伞下，头上戴一顶白色大帽子。他在她旁边坐了下来，她对他露出微笑。

“有没有救到人？”她问道。

“大部分是擦伤和破皮，”马地亚说，“有一个是盲肠炎，得最高分的是个小男孩，他鼻子上卡了一个柠檬汁的瓶子。我跟她妈妈说她儿子要吸可卡因可能还嫌太小，只是很可惜，人在那种状况下通常都没什么幽默感……”

她哈哈大笑，她那有如鸟儿啼啭的细腻笑声，几乎让他希望这一切都是真的。

马地亚发现他的皮肤已有好几处开始变硬，二〇〇四年秋天，他发现他的硬皮症进入了下一个阶段，一个他非常不想参与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他的脸部肌肤会开始变得紧绷。他原本计划这一年的被害人是艾莉·基瓦勒，下一年是淫妇碧蒂·贝克，再下一年是希薇亚·欧德森。这其中的有趣之处，在于他想看看警方会不会发现后两名被害人和好色之徒亚菲·史德普之间的关系。但由于硬皮症的缘故，他的计划被迫提前。他总是答应自己说，一旦痛苦来临，他就到此为止，绝不恋战。而今痛苦来到了，他决定先解决掉那三个女人，然后再推出最后的重头戏：萝凯加上那个警察。

目前为止他的行动都很隐秘，但如今展示他毕生杰作的时刻来临

了。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留下清楚的线索，告诉警方其中的关联，让他们对案情有更多了解。

他从碧蒂开始下手。他们约好那天晚上在她丈夫前往卑尔根之后，去她家讨论尤纳斯的疾病。马地亚准时抵达，碧蒂在门廊替他拿了外套，转身挂进衣柜。他极少临机应变，但那时他看见挂钩上挂着一条粉红色围巾，立刻像是出于本能似的抓下那条围巾，将围巾绕了两个圈，走到碧蒂背后，往她头上套了下去。

他将娇小的碧蒂举起来，让她面对镜子，好看着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凸了出来，宛如从深海被拉上岸的鱼。

他将碧蒂搬上车，走进庭院，来到他昨晚堆的雪人前，将手机塞进雪人胸部，再补起破洞，将围巾围在雪人脖子上。他抵达解剖部车库时，时间已过午夜，他将固定剂注射到碧蒂体内，打印金属标签，绑在她身上，再将她放进保存槽的空隔间里。

接下来轮到希薇亚。他打电话给她，和往常一样夸张地讲了那一番话，然后和她约在霍尔门科伦滑雪跳台后方的森林里，也就是之前他使用过的地方。但这次附近有人，于是他决定不要冒险。他解释说费列森算不上是法氏症候群的专家，他才是，并说他们必须再见一次面。她说隔天晚上可以打电话给她，她一个人在家。

隔天晚上他驾车前去，在农仓里找到希薇亚，要当场了结她。

但事情差点搞砸。

那疯婆娘举起小斧头朝他挥来，划中他的腋下，划开他的夹克和衬衫，也划破一条动脉，使得他的血喷洒在农仓地板上。那是B型阴性血，每两百人当中只有两人有这种血。因此等他在森林里解决了她，将她的头摆在雪人上之后，他回到农仓，杀了一只鸡，将鸡血洒在地上，盖住他的血。

这二十四小时非常紧张，但奇怪的是那晚他并未感觉到疼痛。接下来几天他在报纸上追踪案情发展，静静地赢得胜利。雪人，这是他

们替他取的名字，这个名字将会被记住。他不曾想过报纸上印的几个字竟会带来这么大的力量和影响，他几乎后悔这么多年来都如此隐秘行事，而且这实在是太轻而易举了！他四处踱步，心想拉夫妥说得没错，好警探一定不会让凶手脱逃，但他已见过霍勒，也在霍勒疲惫的脸上见到过沮丧。

然后就在马地亚准备最后行动时，宛如晴天霹雳一般，伊达·费列森打电话来，说霍勒去找过他，盘问他史德普的事，威胁他供出其中的关联所在。伊达自己也在纳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毕竟凶手不可能任意选择被害人，而除了他自己和史德普之外，只有马地亚知道被害人的血缘关系，因为他经常找马地亚帮忙诊断。

伊达自然惶惶不安，幸好马地亚设法让他冷静下来。马地亚对伊达说，这件事一个字都不要跟别人提，他们应该找个没人看得见的地方碰面。

马地亚说这些话的时候差点笑了出来，因为这些话是他对那些女性被害人说的，几乎一字不差。他心想一定是紧张使然。

伊达提议冰壶俱乐部。马地亚挂上电话，思索自己有哪些做法可以选择。

他突然想到可以布置得让警方以为费列森就是雪人，同时替自己争取到一段停工期。

接下来一个小时，他仔细筹划伊达的自杀细节。虽然他在许多方面都十分感谢这位朋友，但这段过程却奇妙地令他感觉到刺激，而且激发了他许多灵感，就好像他在构思那场压轴大戏、那个大雪人的过程一样。她将会坐在雪人肩膀上，就好像多年前他第一次行凶时那样，感觉寒意蔓延大腿，同时透过窗户看出去，目睹背叛的一幕，目睹替她带来死亡的人：哈利·霍勒。马地亚闭上眼睛，想象电切环套在她的颈部，发出白热光芒，犹如伪造的神圣光环。

第二十一日

哈利坐上他停在解剖部车库的车，关上车门，闭上眼睛，试着清楚地思考。第一步是找出马地亚的位置。

他已经将马地亚从手机通讯簿删除，因此打电话问查号台，查到了电话和住址。他键入1881，注意到自己等待时呼吸加速，变得亢奋，便试着冷静下来。

“嗨，哈利。”马地亚的声音颇低沉，但听起来还是和往常一样充满惊喜。

“抱歉打扰你。”哈利说。

“不会，哈利。”

“你在哪里？”

“我在家里，正要下去看萝凯和欧雷克。”

“太好了，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帮我拿个东西去给欧雷克？”

对方停顿了一会儿。哈利紧咬牙关，牙齿咯咯作响。

“可以啊，”马地亚说，“可是欧雷克在家，你可以……”

“萝凯，”哈利插口说，“我们……我今天不太想见到她。我可以过去一趟吗？”

又一阵停顿。哈利将手机压在耳朵上，仔细聆听，仿佛想听出对方在想些什么。但他只听见呼吸声和微弱的背景音乐，似乎是日本极简钟琴乐之类的。他想象马地亚的公寓也是同样的朴素极简风格，空间可能没那么大，但整理得非常整齐，这一点可以十分确定，他的住处不会有一丝放任随性的味道。现在他穿上了色彩柔和的浅蓝色衬

衫，腋下换了新绷带。当他站在台阶上面对哈利时，胸前交抱的双臂没举那么高，那并不是为了掩饰胸部缺少的乳头，而是为了掩饰被小斧头划过的伤痕。

“可以啊。”马地亚说。

哈利无法判定他的声音听起来是否自然。背景音乐停止了。

“谢谢，”哈利说，“我很快就到，答应我你一定会等我。”

“我答应你，”马地亚说，“可是哈利……”

“什么事？”哈利深深吸了口气。

“你知道我家地址吗？”

“萝凯跟我说过。”

哈利暗暗咒骂自己，他为什么不说是从查号台查到的？这样就一点可疑之处都不会有。

“她跟你说过？”马地亚问。

“对。”

“好，”马地亚说，“你直接进来吧，门没锁。”

哈利挂上电话，看着手机。他突然有种预感，觉得时间所剩无几，黑暗降临之前他必须赶紧逃命。但他找不到任何合理的理由来解释这种预感，因此认为应该是自己多虑了，而且这种预感一点帮助也没有，当你看不见祖母的农场，这种预感对于夜晚降临所带来的恐惧和害怕一点帮助也没有。

他拨打另一组号码。

“喂。”哈根接起电话，声音单调，毫无生气。这是写辞呈的声音，哈利心想。

“先别管文书作业了，”哈利说，“你得打电话给署长，我需要用枪许可，然后派警员前往土萨区奥森街十二号支持命案嫌犯的逮捕任务。”

“哈利……”

“听着，我们在解剖部的保存槽里发现了希薇亚的遗体，卡翠娜不是雪人，你明白吗？”

一阵静默。

“不明白。”哈根坦白说。

“雪人是解剖部的讲师，名叫马地亚·路海森。”

“路海森？呃，我的天，你是说……”

“对，就是协助我们把注意力都放在费列森身上的那个医生。”

哈根的声音恢复了元气：“署长会问那个人有没有枪。”

“呃，”哈利说，“据我们所知，他没有在任何被害人身上用过枪。”

哈根过了几秒才听出这句话的挖苦之意。“我现在就打。”他说。

哈利挂上电话，转动点火装置上的钥匙，同时用另一只手打电话给麦努斯。麦努斯的声音和引擎声同时响起。

“你还在翠凡湖吗？”哈利高声说，盖过引擎怒吼声。

“对。”

“放下手边的事，开车过来，跟我在奥森街和弗格街交叉口会合，用最快速度赶到。”

“是天要塌下来了吗？”

“对。”哈利说，脚下放开离合器。橡胶轮胎摩擦水泥地面，发出一声尖鸣。

他突然想到尤纳斯。不知为何他突然想到尤纳斯。

哈利从史多罗商场的方向来到弗格街时，他向重案指挥室请求支持的六辆警车中，已经有一辆停在奥森街转角。他将车子开上人行道，跳了下来，朝警车走去。车内警察按下车窗，将哈利要求的无线对讲机递出来给他。

“把警示灯关掉。”哈利命令道，指了指警车车顶不停旋转的蓝色警示灯。他按下无线对讲机，通知其他警车在抵达位置前先关闭警笛。

四分钟后，六辆警车集合在十字路口，包括麦努斯和犯罪特警队队员欧拉·李在内的一群警察都围在哈利车子周围，哈利坐在车上，伸手指着放在大腿上的街道地图。

“李，你带三辆车去堵住可能的脱逃通道。这里，这里，还有这里。”

李倾身看着地图，点了点头。

哈利望向麦努斯：“管理员呢？”

麦努斯扬起手机：“我正在跟他通话，他拿着钥匙正要去大门。”

“好。你带六个人守在入口、后梯，如果可以的话连同屋顶。你负责守住房子后方，可以吗？戴尔塔小队的车到了吗？”

“这里。”两名警察举起手，表示他们驾驶的是特种部队戴尔塔小队的专用车。他们的外表看起来和其他警察并无分别，但特种部队受过特别训练，专门执行此类任务。

“好，我要你们现在立刻去大门，有没有带枪？”

两名队员点了点头。有些特种部队队员配备MP5冲锋枪，锁在后备厢里，有些只配备一般警用左轮手枪，署长曾解释说这和财政预算有关。

“管理员说路海森住在二楼，”麦努斯说，将手机放回夹克口袋，“那栋公寓一层只有一户，屋顶没有出口。他如果要去后楼梯，必须爬到三楼，穿过阁楼，可是阁楼上了锁。”

“好。”

哈利带了最先抵达的两名便衣警察同行，一名较年长，一名较年轻，年轻警察一脸痘痘，态度颇为傲慢；这两名警察都和麦努斯共事过。他们并未直接进入奥森街十二号，而是穿越马路，进入对面屋子。

史提松家的两个年轻儿子在二楼睁大眼睛看着两名便衣男子，他们的父亲正在听哈利解释为何警方要暂时借用他们家。哈利进入客厅，将沙发从窗边推开，仔细观察对街的公寓。

“客厅有灯光。”

“有人坐在里面。”年长警察说，站到哈利身边。

“听说人一到五十岁，视力就会退化百分之三十。”

“我又还没瞎，那张大椅子的椅背有颗头突出来，扶手上放着一只手。”

哈利眯起双眼。可恶，他是不是需要配眼镜了？呃，既然年长警察说他看见有人，那应该不假。

“你留在这里，他一有动静就呼叫我，可以吗？”

“好。”年长警察微微一笑。

哈利带着傲慢的年轻警察离开。

“是谁坐在里面？”年轻警察大声问，他们正快速奔下楼梯，脚下发出腾腾声响。

“听过雪人吗？”

“哦，狗屎！”

“没错。”

他们冲过马路，来到对面公寓。管理员、麦努斯和五名便衣警察已站在大门前待命。

“我没带那一户的钥匙，”管理员说，“只带了这扇大门的钥匙。”

“没关系，”哈利说，“每个人都把枪准备好了吗？尽量不要发出声音，可以吗？戴尔塔小队，你们紧跟着我……”

哈利拔出卡翠娜的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向管理员比个手势，管理员将钥匙插入门锁中转动。

哈利和手持MP5冲锋枪的两名戴尔塔小队队员静静地上楼，一次跨上三级台阶。

他们在二楼一扇没有名牌的蓝色门前停下脚步，一名队员面向哈利，在门上俯耳聆听，然后摇了摇头。

哈利将无线对讲机音量调到最低，举到嘴巴前方。

“阿尔法呼叫……”哈利并未分配呼叫代码，也记不起警察名字，“……守在沙发旁边那扇窗户的警员，目标有没有移动？”

他放开按钮，对讲机传出低低的叽喳声，接着一个声音传出：

“他还坐在椅子上。”

“收到，我们要进去了，结束通话。”

一名队员点了点头，拿出撬棒，另外一人后退几步，做好准备。

哈利见过特种部队的这个招数，一名队员负责撬开门，其他人立刻冲进去。他们并不是无法打开门锁，而是破门而入可以发出巨大声响，那股力量和速度会让目标吓呆，十次中有九次在椅子、沙发或床铺上呆若木鸡。

但哈利举起了手，制止他们。他压下门把，往内一推。

马地亚没说谎，门没上锁。

门荡了开来，没发出一丝声音。哈利朝自己胸前指了指，表示自己先进去。

屋内并不如哈利想象的那样走极简风。

但是换个角度来看，这间屋子的确有极简的味道，因为里头什么都没有。玄关没有鞋子，屋内没有家具，没有照片，只有四片光秃秃的墙壁，亟需新壁纸或重新粉刷。看来这一户已经闲置了好一段时间。

客厅门微微敞开，哈利透过门缝可以看见椅子扶手，扶手上有一只手，一只戴了手表的小手。他屏住呼吸，踏出两大步，双手握着左轮手枪，伸出一只脚推开了门。

两名队员移动到哈利的眼角视线范围内，哈利感觉到他们突然僵立原地。

然后他听见其中一人用极细微的声音说：“我的天啊……”

扶手椅上方是一盏亮着的大水晶灯，光线照射在扶手椅上坐着的人。那人睁大眼睛，直视哈利，颈部有瘀青的勒痕，脸苍白而美丽，一头黑发，身穿缀有白花的天蓝色洋装。那件洋装和他家厨房月历上萝凯穿的洋装一模一样。哈利觉得胸腔里的心脏像是要炸裂开来，身体其他部位则僵硬有如岩石。他想移动，目光却无法从她呆滞的眼睛

上离开。那双呆滞的眼睛正在控诉，控诉他没有采取行动，虽然他对此事一无所知，但他仍应采取行动，他应该阻止这件事发生，他应该拯救她。

她十分苍白，就和哈利的母亲过世时躺在床上那样苍白。

“查看里头其他地方。”哈利用浓重的声音说，放下手枪。

他摇摇晃晃地朝尸体踏出一步，握起她的手腕。手腕冰冷且死寂，宛如大理石，但他却感觉到细微的振动，犹如极其微弱的脉搏跳动，他的脑际突然闪现一个荒诞的念头：也许她只是上了死人妆，装死而已。

他低头一看，看见发出细微振动的是她手腕上的腕表。

“屋里没有其他人在，”哈利听见一名队员在他背后说，接着又听见咳嗽声，“你知道她是谁吗？”

“知道。”哈利说，手指拂过腕表表面。这只腕表几小时前他才握在手中，这只腕表曾被遗忘在他的卧房里，他将它放进了鸟屋，因为萝凯的男友今晚要带她出门，去参加一场派对，庆祝他们从今以后合而为一。

哈利再度看着那双眼睛，那双控诉的眼睛。

是的，他心想，我每项罪名都成立。

麦努斯走进门内，站在哈利背后，越过哈利肩膀看着椅子上的女尸。麦努斯身后站着那两名戴尔塔小队队员。

“被勒死的？”他问道。

哈利没回答，也没移动。天蓝色洋装的一条肩带滑落一旁。

“真怪，十二月还穿夏天的洋装。”麦努斯说，他说这句话多半只是为了找话说。

“她常这样。”哈利说，声音听起来仿佛来自非常遥远的地方。

“谁常这样？”麦努斯问。

“萝凯。”

麦努斯大吃一惊，哈利的前女友过去还在警署任职时，他曾经见过她，“那……那……是萝凯吗？可是……”

“那是她的洋装，”哈利说，“还有她的手表。他把她打扮成萝凯的样子，可是坐在这里的女人是碧蒂·贝克。”

麦努斯看着尸体，不发一语。这具女尸和他见过的其他尸体都不一样，她白得有如粉笔，而且有点肿胀。

“你们跟我来，”哈利朝两名戴尔塔小队队员比个手势，再转头望向麦努斯，“你留在这里，封锁这间房子，打电话给还在翠凡湖的现场勘察组，跟他们说这里又多了一项任务。”

“你要去做什么？”

“跳舞。”哈利说。

三名男子快步奔下楼梯，脚步声逐渐远去，屋内安静下来。几秒之后，麦努斯听见汽车发动声，接着是轮胎摩擦弗格街柏油路面发出的尖鸣声。

蓝色警示灯不停旋转，照亮路面。哈利坐在乘客座，聆听手机另一头传来电话铃声。警车曲折地穿梭在三环线高速公路的车流中，后视镜下方的两个迷你比基尼女郎正随着警笛的绝望悲叹声起舞。

求求你，他心中苦苦哀告，求求你接起电话，萝凯。

他看着金属比基尼女郎，心想自己就和她们一样，无力地随着别人的乐曲起舞，犹如笑剧中的滑稽角色，总是晚了两步，总是迟了一点冲进门，惹得观众哈哈大笑。

哈利终于发作。“操，妈的操！”他大吼，将手机朝风挡玻璃掷去。手机滑向仪表盘，掉落地面。驾车的队员在后视镜里和另一名队员对看一眼。

“把警笛关掉。”哈利说。

车内安静下来。

哈利突然听见脚下传来声响。

他赶紧捡起手机。

“哈啰！”他大吼，“哈啰，你在家吗，萝凯？”

“我当然在家，你打的是室内电话呀，”是她的声音，她发出温柔、冷静的笑声，“有什么事吗？”

“欧雷克也在家吗？”

“对，”她说，“他坐在厨房里吃东西，我们在等马地亚。怎么了，哈利？”

“你仔细听好，萝凯，你听见没？”

“你吓到我了，哈利，什么事啊？”

“拉上大门的安全链。”

“为什么？门有上锁，而且……”

“去把安全链拉上就是了，萝凯！”哈利狂吼。

“好好！”

他听见萝凯对欧雷克说了些话，接着是椅子的刮擦声，又听见奔跑的脚步声。她的声音再出现在电话里时有点发颤。

“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哈利。”

“我会告诉你的，可是首先你要答应我，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能让马地亚进来。”

“马地亚？你喝醉了吗，哈利？你没有权利……”

“马地亚很危险，萝凯，我现在坐在警车里，正和两个警察赶去你家，其他事我等一下再跟你解释，你先看看窗外，有没有看见什么东西？”

他听见她迟疑片刻，但他不再多说，只是等待。他突然有种很笃定的感觉，他知道她信任他，她相信他，她一向都是如此。警车逐渐接近尼德兰区的隧道，路旁铺盖的冰雪宛如灰白色羊毛。她的声音回到电话中。

“我什么都没看到，可是我不知道要看什么呀！”

“你有没有看见雪人？”哈利静静地问。

他从电话那头的静默中听出她渐渐明白。

“告诉我这不是真的，哈利，”她低声说，“告诉我这只是一场梦。”他闭上眼睛，思索她说的有没有可能是对的。他在脑子里看见坐在扶手椅上的碧蒂。这当然只是一场梦。

“我把你的表放进鸟屋里了。”他说。

“可是表不在那里啊，它……”她顿了顿，接着发出呻吟声，“我的天哪！”

35 怪物

第二十一日

萝凯站在厨房里，放眼望去，可以同时看见屋子的三个面，外人可以从任何一面接近。屋子后方是个短而险峻的碎石坡，要从那里下来十分困难，尤其现在碎石坡又覆盖着冰雪。她检查每一扇窗户，确定窗户紧闭，同时看着窗外。她父亲在二次大战后改建这栋屋子时，将窗户在墙上开得颇高，外头还加装了铁栏杆。她知道屋子建成这样，和战时发生过的一起事件有关。一名俄国士兵潜入她父亲在列宁格勒 6 附近的碉堡，射杀了他沉睡中的所有同胞，只有他得以幸免，因为他睡得离门口最近，正好又疲惫不堪，直到警铃大作才惊醒过来，发现自己的毯子上散落了许多空弹匣。那是他可以一夜好眠的最后一个晚上，他经常这样说。萝凯总是厌恶那些铁栏杆，直到现在。

“我可以上楼去我的房间吗？”欧雷克说，朝大餐桌的桌脚踢了一下。

“不行，”萝凯说，“你得待在这里。”

“马地亚做了什么事啊？”

“等一下哈利来了会跟你解释，你确定安全链都拉上了吗？”

“对，妈，我真希望爸爸在这里。”

“爸爸？”她没听过欧雷克用这个词，除了叫哈利之外，但那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你是说你在俄罗斯的父亲吗？”

“他不是爸爸。”

欧雷克说得如此斩钉截铁，令她打了个冷战。

“地下室的对外门！”她大喊。

“什么？”

“马地亚也有地下室对外门的钥匙，我们该怎么办？”

“很简单，”欧雷克说，喝完杯中的水，“拿一张庭院椅顶在门把上

就好了，高度正好，这样就没有人进得来。”

“你试过吗？”她问道，后退一步。

“我们玩牛仔游戏的时候，哈利用过一次。”

“你在这里坐好。”她说，朝走廊和地下室走去。

“等一下。”

她停下脚步。

“我看过他是怎么弄的，”欧雷克说，站了起来，“妈，你留在这里。”

她看着他。天啊，过去这一年他长得好快，他很快就会长得比她还高。在他的深色眼眸里，少年的叛逆暂时盖过了童年的稚气，但她看得出来，不久之后，这些都会蜕变为成人的决断力。

她微一迟疑。

“让我去嘛。”他说。

她在他的语气里听见恳求，知道这对他而言很重要，这个行为背后蕴含更重大的意义。这关于克服童年的恐惧，关于成年的仪式，关于向父亲看齐，不管他认为的父亲到底是谁。

“那快点。”她轻声说。

欧雷克飞奔而去。

她站在窗边，看着窗外，聆听车道上是否传来车声。她祈求哈利的车先到，心中纳闷为何四下如此安静，这时她脑际凭空冒出一个念头：这里会一直这么安静。

就在此时，她听见一个声音，一个细微的声音。起初她以为这声音是从外面传进来的，接着她很确定这声音是从她背后来传的。她转

过身，但什么也没看见，只看见空荡的厨房。那声音又传来了，犹如时钟的沉重嘀嗒声，或手指轻拍桌子的声音。桌子。她往前看，看见了声音来源，接着就亲眼目睹一滴水落在餐桌上。她缓缓抬头，朝天花板看去，只见白色天花板中央多了个深色圆圈，圆圈中央挂着一颗晶莹的水滴。那滴水离开天花板，落在餐桌上。萝凯虽然目睹水滴落下，但水滴击中桌面的声音还是令她跳了起来，仿佛头部被突如其来拍了一掌。

我的天，这水一定是来自浴室！她是不是又忘了关莲蓬头的水？她回家以后还没上过二楼，一回来就开始料理食物，水一定是从早上流到现在，还偏偏选在这当口来捣乱。

她踏进走廊，急奔上楼，朝浴室奔去。她没听见莲蓬头的水声，打开浴室门，只见地板是干的，水龙头没有水流出来。她关上浴室门，在门外站了几秒，朝隔壁卧房的门看了一眼。她慢慢走上前去，将手放在门把上，迟疑片刻，再次聆听是否有车声接近，然后打开门，朝门内看去。她想尖叫，但直觉告诉她不能尖叫，她必须保持安静，非常安静。

“靠，混蛋！”哈利大吼，朝仪表盘挥拳，打得仪表盘振动不已。“到底是怎么回事？”

车流在隧道前方停了下来，他们已在原地停留了漫长的两分钟。

就在此时，警用无线电传出塞车原因：“三环线高速公路的西向隧道塔森区出口发生车祸，无人伤亡，拖吊车已经上路。”

哈利一时冲动，抓起麦克风：“你知道是谁出车祸吗？”

“我们只知道是两辆车，装的都是夏季轮胎。”无线电传出的鼻音慢条斯理地说。

“十一月的雪总是会带来混乱。”后座那名队员说。

哈利沉吟不语，手指在仪表盘上轮敲着，思索其他办法。他们前

方有一排车，后方也有一排车，就算给他全世界的警示灯和警笛，他们也无法穿越车阵。他可以跳下车，奔到隧道尽头，用无线电通知警车去那里载他，可是这段路将近两公里。

车内十分安静，只听得见引擎空转的嗡嗡声。前方的小货车前进了一米，驾驶警车的队员也跟着前进，一直到警车几乎撞到小货车的后保险杆才踩下刹车，生怕开车开得不够积极，惹得身旁这位警监大发雷霆。突如其来的刹车使得那两个金属比基尼女郎在接下来的静默中，快活地叮铃叮铃舞个不停。

哈利又想到了尤纳斯。可是为什么？他和马地亚通电话时，是什么让他想到尤纳斯的？是因为那个声音，那个背景的声音。

哈利凝神看着后视镜下的两个跳舞女郎，突然间他想通了。

他知道自己为什么想到尤纳斯了。他知道那是什么声音了。他也知道现下一秒钟都不能浪费，或者说——他试着压抑这个念头——他们可以不用再赶时间了，一切都已太迟。

欧雷克奔过漆黑的地下室走道，没朝左看，也没朝右看，他知道砖墙上的盐分沉积物看起来像白色鬼魂。他努力将注意力集中在他要做的事情上，不去想其他东西，不让奇怪的念头跑进脑袋。哈利曾经这样说过，天底下只存在一种怪物，这种怪物是你想象出来的，只存在于你的脑袋里，要征服这种怪物是可能的，但你必须付出努力，必须面对它们，经常和它们战斗。你可以赢得小规模的战斗，然后回家，包扎伤口，准备再战一场。他曾经赢过，他单独去过地下室很多次，他必须去，因为他必须让溜冰鞋保持冰冷。

他抓起庭院椅，拖在身后，用拖拉的声响淹没寂静。他确认地下室的对外门上了锁，然后将椅子卡在门把下方，确定椅子不会移动。大功告成。突然间他全身僵硬。那是什么？他抬头朝门上小窗看去。他再也无法挡住思绪，思绪大量涌了进来。有人站在外面。他想逃跑，却逼迫自己站稳脚步，用思绪对抗其他思绪。我在里面，他如此告诉自己，我在这里就跟在上面一样安全。他吸了口气，感觉心脏怦

怦乱跳，有如暴走的低音大鼓。他倾身向前，朝门上小窗看去，看见窗玻璃映照着自己的脸，但除此之外，他还看见另一张脸，一张不属于他的、扭曲的脸。接着他看见一双手，怪物扬起了一双手。欧雷克心下大骇，猛然后退，撞上一样东西，同时感觉一双手靠近他的脸和嘴。他想尖叫，却叫不出来。他想尖叫说这不是他想象出来的，这是怪物，怪物在里面，他们都会死。

“他在房子里。”哈利说。

两名队员满脸困惑地望向哈利。哈利按下手机上的回放键：“我以为那是日本音乐，但其实那是金属风铃声，尤纳斯房间有一个，欧雷克房里也有一个。马地亚一直都在那里，他自己都跟我这样说了，不是吗……？”

“你是什么意思？”后座那名队员大胆地问。

“他说他在家，那当然是指霍尔门科伦路的那栋房子，他还说他正要‘下去’看萝凯和欧雷克。我应该注意到的才对，毕竟霍尔门科伦区在北，土萨区在南，不会用‘下去’这两个字。他是在霍尔门科伦路那栋房子的二楼，正要下楼。我必须叫他们赶快离开那栋房子，看在老天分上快接电话！”

“说不定她不在电话附近……”

“那栋房子里有四部电话，他现在剪断电话线了，我必须赶到那里才行。”

“我们可以派另一辆警车过去。”驾车队员说。

“不行！”哈利怒道，“反正都太迟了，他们已经在他手上了，我们只剩最后一着棋，只剩唯一的机会，那就是我。”

“你？”

“对，我在他的计划里。”

“你是说你‘不在’他的计划里吧，是不是？”

“不是，我在里面，他在等我。”

两名队员交换眼色，这时他们听见汽车引擎声逐渐靠近，在后方停顿的车阵中左弯右拐。

“你认为他在等你？”

“对。”哈利说，在后视镜中看见一辆摩托车，心想这是他唯一可以回答的一句话，这也是唯一能带来希望的答案。

欧雷克想用全身力气挣扎，但给怪物的铁爪一抓，喉咙被冰冷金属抵住，不禁双脚发软。

“这是解剖刀，欧雷克，”怪物的声音和马地亚一样，“我们用它来把人切开，你一定不相信有多简单。”

接着怪物叫他张大嘴巴，塞了一条脏布在他嘴里，命令他趴下，双手放在背后。欧雷克没有立刻照做，那把钢刀就刺进了他耳朵下方。他感觉到温热的鲜血流到肩膀上，再流进T恤里。他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趴下，那怪物在他身上坐了下来，在他脸部旁边摆了一个红色盒子。他看了看盒子上的标签，上面写着“塑胶包装带”。这种细小的包装带常用来捆住缆索，或用来包装玩具，很令人讨厌，因为它们只会越来越紧，不会变松，而且不管多细，怎么拉都拉不断。他感觉到尖锐的塑料嵌进他手腕和脚踝的肌肤中。

他被抬起又被丢下，感觉却不太痛，因为他落在一个柔软表面上，发出嘎吱一声。他往上看去，发现自己躺在冰柜里，被撞落的冰霜正烧灼着他的前臂和脸部肌肤。怪物站在他上方，头歪向一边。

“再见，”他说，“我们很快就会在另一边相见。”

冰柜盖门砰的一声关上，四周陷入完全的漆黑。欧雷克听见钥匙转动声，又听见迅捷的脚步声渐去渐远。他试着抬起舌头，将舌头伸

到塞口布后方，想把布推出去。他得呼吸，他需要空气。

萝凯忘了呼吸。她站在卧房门口，知道眼中所见是精神错乱的产物，错乱到令她合不拢嘴，双眼圆睁。

房内的床铺和其他家具都被推到了墙边，地板上铺盖着一层几乎难以察觉的水，唯有当水滴落下激起涟漪才显露出来。但萝凯完全没注意到地上的积水，只看见卧房中央矗立着一个偌大的雪人。

雪人头上戴着一顶礼帽，脸上挂着笑容，几乎顶到天花板。

当她终于恢复呼吸，氧气涌入脑部之后，她才闻到湿毛料和湿木材的气味，并听见冰雪融化的滴水声。一股寒意扑面而来，但令她起鸡皮疙瘩的不是这股寒意，而是男子站在她身后所发出的体温。

“很漂亮对不对？”马地亚说，“我特地为你做的。”

“马地亚……”

“嘘，”他的手臂以保护的姿态拥上她的颈部，她低头一看，看见他手中拿着一把解剖刀，“别说话，亲爱的，我们有很多事要做，时间又太少。”

“为什么？为什么？”

“这是属于我们的日子，萝凯，剩下的生命那么短，短得令人难以置信，所以我们应该庆祝，不应该花时间来解释为什么。请你把手放到背后。”

萝凯照做。她没听见欧雷克从地下室上来，也许他还在地下室里，如果她能拖住马地亚，也许欧雷克就能逃脱。“我想知道为什么。”她说，耳中听见自己的声音带着激动的情绪。

“因为你是个淫妇。”

她感觉到某种又细又坚硬的东西绑住了她的手腕，又感觉到他温

热的气息喷上她脖子，感觉到他的嘴唇，然后是他的舌头。她咬紧牙关，心知自己如果尖叫，他可能会停止，但她希望他继续，她希望拖延时间。他的舌头一直舔到她的耳朵，然后轻咬她的耳朵。

“还有，你这个淫妇的儿子在冰柜里。”他轻声说。

“欧雷克？”她说，感觉自己逐渐失控。

“放轻松，亲爱的，他不会死于寒冷的。”

“不.....不会吗？”

“早在身体失温之前，你这个淫妇的儿子就会死于窒息，这只是简单的数学计算而已。”

“数学.....”

“我老早就计算过了，每个细节我都计算得清清楚楚。”

夜幕中，摩托车引擎声穿过霍尔门科伦区，沿着弯弯曲曲的公路呼啸而过。引擎怒吼声在房舍之间回荡，看见的人都觉得在这种下雪天这样子骑车，简直疯狂到家，摩托车驾驶员应该被吊销驾照才对，然而那名驾驶员连摩托车驾照也没有。

哈利加速冲上原木大宅的车道，一个急速过弯，轮胎在刚落下的冰雪上打滑，他察觉到摩托车失速，却不试图修正，直接跳下摩托车。摩托车滚下斜坡，穿过矮云杉丛，最后停在一根树干前，歪倒一边，后轮不断喷出冰雪，排气管呼出最后一口气，然后熄火。

这时哈利已踏上楼梯。

雪地里没有脚印，没有进去的脚印，也没有出来的。他纵身一跃，拔出左轮手枪，来到大门前。

大门没锁，就和他答应的一样。

哈利悄悄踏进走廊，看见的第一件事是通往地下室的门开着。

他停下脚步，竖耳细听，只听见屋里有某种声响，类似鼓声，声音似乎是从厨房传出来的。他迟疑片刻，选择了地下室。

他将枪指向前方，悄悄走下楼梯，踏上地面后停下脚步，让眼睛习惯漆黑，侧耳聆听。他觉得整间地下室似乎都屏住了气息。只见庭院椅抵在门把下方，一定是欧雷克放的。他的目光继续往深处查探。正当他决定返回楼上时，忽然发现冰柜旁的砖地上有深色痕迹。是不是水？他踏进一步。水一定是从冰柜底部流出来的。他逼自己停止胡思乱想，拉动冰柜盖门。盖门上了锁，钥匙就插在门锁上。萝凯通常不会给冰柜上锁。芬岛的影像从他脑子里冒了出来，他赶紧转动钥匙，拉开盖门。

哈利才看见幽暗的冰柜深处闪动金属微光，就感觉脸部肌肤一阵热辣辣地疼痛，不由得急速后退。那是刀吗？他仰身跌落在两个洗衣篮间。这时一个身影灵巧地爬出冰柜，站在他面前。

“警察！”哈利大喊，立刻举起了枪，“不要动！”

那人停止动作，一手高举过头。

“哈……哈利？”

“欧雷克？”

哈利放下手枪，看见欧雷克手中拿着一样东西，原来是一只高速溜冰鞋。

“我……我以为马地亚回来了。”他低声说。

哈利站了起来：“马地亚呢？”

“我不知道，他说我们很快就会再见，所以我以为……”

“溜冰鞋是从哪里来的？”哈利口中尝到鲜血的金属味，手指摸了

摸脸上的伤口，只觉得伤口不住流出鲜血。

“从冰柜里拿出来的，”欧雷克露出淘气的笑容，“我把溜冰鞋放在楼梯上，结果一直被念叨，所以我就把它藏在冰柜的豌豆底下，这样妈就不会发现。我们很少吃豌豆，你知道的。”

哈利踏上楼梯，欧雷克跟在后头。

“幸好我磨利了冰刀，才能割断包装带，可是我不可能把锁打开，只好用冰刀在冰柜底部刺出几个小洞，让空气透进来。我还打破了灯泡，如果有人打开盖子，灯就不会亮。”

“你的体温把冰融化，水都从小洞流出来了。”哈利说。

他们踏进走廊，哈利将欧雷克往大门拉去，打开大门，朝外一指。

“有没有看见邻居的灯光？你跑去邻居家待着，等我过去接你，可以吗？”“不要！”欧雷克坚定地说，“妈……”

“嘘！听我说，现在你能替你妈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就是离开这里。”

“我要去找她！”

哈利抓住欧雷克的肩膀，用力紧捏，直到欧雷克因为吃痛而眼眶泛红。

“妈的白痴！我叫你跑，你就跑！”

哈利压低嗓门说话，语气中隐隐蕴含着怒意。欧雷克困惑地眨了眨眼，一颗泪珠从睫毛上滚了下来，滑过脸颊，接着身子一扭，冲出了门，消失在黑黢黢的夜色和车道上的冰雪中。

哈利抓起无线对讲机，按下通话钮：“我是哈利，你们还很远吗？”

“我们在运动场旁边。”哈利认出哈根的声音。

“我在屋子里面，”哈利说，“把车开到屋子前面，可是不要进来，等我通知。”

“收到。”

“收到，结束通话。”

那声音持续从厨房里传出来，哈利朝那声音走去，在厨房门口停下脚步，看见一条细细的水柱从天花板流下来，水柱中因为带有溶化的灰泥而呈灰色，正暴烈地敲击餐桌。

哈利跨出四大步，爬上楼梯，来到二楼，轻手轻脚走到卧房门前，吞了口口水，仔细查看门把。警笛声从远处传来，渐行渐近。他脸上的伤口流出鲜血，滴在拼花地板上，温柔地发出啪的一声。

他的太阳穴强烈鼓动；他感觉到了，这里就是一切终结的地方，而且这其中隐含着一种逻辑性。有多少次他在破晓时分站在卧房这扇门前，心中想着自己昨晚是否曾答应回家陪她？有多少次他站在这里遭受良心谴责，心想她正在里头安睡吗？他小心翼翼压下门把，心知这支门把压到一半会发出吱的一声。她总会被这尖锐声响吵醒，用惺忪睡眼看着他，以愤怒目光惩罚他，直到他轻轻钻进被子，紧抱她的身体，感觉她刚强的抗拒逐渐融化。接着她会发出喜悦的哼唧声，但又不会过于喜悦。他会继续抚摸她、亲吻她、轻咬她，当她的仆人，直到她不再是沉睡中的女王，转而坐在他身上，发出低颤声和呻吟声，自由狂放的同时又像是被无礼冒犯。

他握住门把，注意到自己的手十分熟悉那扁平的棱角。他小心无比地压下门把，等待它发出熟悉的尖锐声响，不料却没听见任何声音。门把的感觉似乎不太一样，里头产生了某种阻力。是不是有人旋紧了弹簧？他谨慎地放开门把，弯下腰，将眼睛对着钥匙孔，朝房内窥看。漆黑一片。有人塞住了钥匙孔。

“萝凯！”他高声大喊，“你在里面吗？”

没有回应。他将耳朵附在门上，耳中似乎听见刮擦声，但不甚确定。他再次握住门把，犹疑不定，随即改变主意，放开门把，匆匆走进隔壁浴室，推开小窗，从小窗中挤了出去，侧过了身，倚在外墙上。他看见卧房内的灯光从窗外的黑色铁栏杆间流泻而出。他将鞋跟插入窗框内侧，绷紧小腿肌肉，伸直身体，往浴室窗外的原木墙壁探去。他的手指不断摸索，想抓住粗糙原木之间的缝隙，却不成功。白雪飘落在他脸上，融化在鲜血之中，流下脸颊。他使出更大力气，窗框紧紧压住他的小腿，使得他觉得小腿骨几乎要迸裂开来。他的手在外墙上疯狂摸索，犹如发狂的五脚蜘蛛。他的腹肌绷得发疼。距离太远了，他够不到。他望向下方地面，知道那薄薄一层白雪下方是柏油路面。

他感觉到指尖碰到某种冰冷的东西。

是铁栏杆。

他的两根手指够到了栏杆，接着是三根，接下来是另一只手。他放开发疼的双腿，身体往下摆荡，双脚迅速找到立足点，分摊双臂承受的重量。他终于得以一窥卧房内的情况，往窗内看去。他的头脑对眼前景象有点难以理解，却又立刻知道那是什么：那是一件已完成的艺术品，他曾经见过这件艺术品的实验原型。

萝凯双眼圆睁，眼眸漆黑，身穿绯红色洋装，色泽有如金巴利酒；她穿得一身“洋红”。她的头朝天花板抬起，仿佛站在篱笆外想往内窥看。她维持这个姿势，转动眼珠，朝窗外的哈利望去。她的肩膀被往后拉，手臂藏在背后，哈利猜想她的双手应该被绑在背后。她双颊鼓胀，嘴里似乎被塞了袜子或布条，双腿跨坐在一个巨大雪人的肩膀上，赤裸的双脚交叉在雪人胸前。他看见她紧绷的双腿肌肉正在颤抖。她不能掉下来，绝对不能，因为圈在她脖子周围的不是死气沉沉的灰色铁丝，像艾莉的尸体那样，而是发出白炽光芒的金属丝。这幅情景仿佛一则牙膏老广告的荒谬山寨版，保证用了这款牙膏之后自信加倍，恋爱顺利，快乐长寿。电切环的黑色握把上绑着一根铁丝，铁丝延伸到萝凯头顶，穿过天花板上的吊钩，延伸到房间另一端，朝房

门延展而去，最后绑在门把上。铁丝并不粗，长度却足以在哈利压动门把时形成显著的阻力。如果他打开门，或甚至将门把压到底，萝凯下巴正下方的白炽金属环就会切入她的喉咙。

萝凯瞪着哈利，眼睛眨也不眨，脸部肌肉抽动，时而显现愤怒，时而露出赤裸裸的恐惧。电切环收得十分窄小，她的头不可能毫发无伤地穿过。她低下头，小心不触碰到套在脖子周围的致命光环。

她的目光看着哈利，移向地面，又回到哈利身上。这样哈利就明白了。

地上那摊水已散落了許多雪块，雪人正在融化，速度相当快。

哈利站稳脚步，尽力摇动栏杆，但栏杆纹丝不动，甚至连发出一丝希望的尖鸣声都没有。铁栏杆颇细，但牢牢固定在木头上。

萝凯的身形正在摇晃。

“撑住！”哈利大吼，“我很快就进来了！”

他说谎。他手上就算有铁撬杠都难以弄弯这些铁栏杆，也没时间将它们锯断。她父亲真是他妈的疯子王八蛋！他的手臂已开始酸疼。这时刺耳的警笛声传来，第一辆抵达的警车拐上车道。他往下望去，见是戴尔塔小队的特殊车辆，一辆猛兽般的路虎大型装甲车。乘客座跳下一名身穿绿色防弹背心的男子，男子立刻在车子后方寻找掩蔽，然后举起无线对讲机。哈利的对讲机发出叽喳声。

“嘿！”哈利大吼。

男子后退一步，左右张望。

“我在上面，长官。”

哈根在车子后方直起身来，这时一辆警车开到大门前，蓝色警示灯不住旋转。

“我们要向里面发动攻击吗？”哈根大喊。

“不行！”哈利大吼，“他把她绑住了，你们只要……”

“只要？”

哈利抬起双眼，凝目注视，不是注视城市，而是注视山上亮着灯光的霍尔门科伦滑雪跳台。

“只要怎样，哈利？”

“只要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要想一想。”

哈利将额头抵在冰冷的栏杆上，双臂酸疼不已，他弯曲双膝，将大部分的身体重量放在脚上。电切环一定有开关，可能就在塑料握把上，他们可以打破窗户，伸进一根附有镜子的长杆，这样说不定就能……可是这样要怎么按下关闭按钮，又不触动任何东西，而且……而且……？哈利试着不去想保护颈动脉的那层单薄皮肤和柔软组织，而试着想些有建设性的事，同时忽视惊慌的念头在他耳际高喊，要他进房间去，掌控一切。

他们可以从房门进去，却不打开房门，只要锯开门板就行了。他们需要一把锯子，可是谁家会有锯子？只有他妈的霍尔门科伦区居民会有锯子，因为他们每户人家的院子里都有云杉林。

“去跟邻居借一把锯子来。”哈利大吼。

他听见下方传来一阵奔跑声，卧房内则传出溅水声。他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他朝窗内看去，只见雪人的左侧不见了，左侧冰雪垂直地落入了地上水滩。他看见萝凯的整个身体都在抖动，她正努力维持平衡，不让自己靠近那发出白炽光芒的泪滴形绞环。等他们拿锯子回来就来不及了，更别说还要锯开门板。

“哈根！”哈利听见自己发出歇斯底里的刺耳叫声，“警车上有拖车绳，把绳子丢上来，再把路虎往墙边倒车。”

哈利听见嗡嗡的说话声，听见那辆路虎打开倒车影像，引擎发出轰轰声响，又听见后备厢打开的声音。

“接住！”

哈利放开一只手，一回头就看见一捆绳子朝他飞来，他在夜色中倏地伸出手，抓住绳子，紧紧握住，等绳子的其余部分散开，砰的一声落到地面。

“把另一边绑在拖车栓上。”

他这端的拖车绳有个活动扣环，他飞快地把扣环扣上窗户中央的栏杆交接处，扣环咔嗒一声关上。快速上铐的技法派上用场。

卧房内再次传来溅水声。哈利并未转头去看，只因毫无意义。

“拉！”他大喊。

他将铁栏杆当成梯子爬了上去，伸出双手抓住屋檐的排水槽边缘，接着便听见那辆路虎的引擎加速运转。他荡上屋顶，胸部贴着屋瓦，双眼闭上，聆听引擎的怒吼声。引擎转速慢了下来，铁栏杆发出呻吟声，接着又是一声，再来一声。快点！哈利察觉到时间过得比他想得还要慢，但还不够慢。就在他期待听见幸运的迸裂声时，引擎转速突然拉高，发出猛烈的呜呜声响。可恶！哈利知道路虎的轮胎正无助地原地打转。

他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他可以祈祷。但他知道上帝已下了决定，命运已然售出，必须去黑市才能买通。反正没有了她，他的灵魂一文不值。蓦然间，橡胶轮胎接触柏油路面的声音打断他的思绪，低沉的引擎声越吼越凶。

沉重的大轮胎抓上了柏油路面。

接着就传来迸裂声。引擎高吼一声，然后止息。紧接着是一秒钟的完全宁静，然后铁栏杆砸中下方车顶，发出空洞的撞击声。

哈利双手一撑，站了起来，背对院子，站到排水槽边缘，感觉排水槽因为承受不住他的重量而向下弯曲，接着他弯下腰，用双手抓住排水槽，双腿一踢，犹如钟摆般由排水槽朝窗户摆荡而去，使出了镰刀跳水式。就在老旧的单薄窗玻璃碎裂在他鞋底时，他放开双手。在这十分之一秒的瞬间，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会落在何处：是院子里？锯齿状的破窗户上？还是卧房里？

突然砰的一声响，四周陷入一片漆黑，想必是保险丝断了。

哈利滑入什么都没有的空间，什么都感觉不到，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不是。

四周再度亮起时，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想回到刚刚那个什么都没有的空间里。他全身上下布满痛楚，仰躺在一摊冰冷的水滩中，但他想必已经死了，因为他往上看，就看见一个身穿红衣的天使，神圣的光环在黑暗中闪耀光辉。慢慢地，声音回来了。刮擦声。呼吸声。接着他看见扭曲的脸庞、惊恐的表情、被黄球塞住的嘴、在冰雪上乱动的腿。他只想闭上眼睛。他耳中听见一种声音，犹如低低的呻吟声。湿漉漉的冰雪正在崩塌。

事后回想起来，哈利记不太清楚究竟发了什么事，只记得闻到电切环烧穿肌肉所发出的恶气味。

就在雪人崩塌的那一瞬间，他站了起来。萝凯往前跌去。哈利扬起右手，同时用左臂紧紧抱住她的大腿，撑住她的身体。他知道已然太迟。他听见肌肉受到烧灼所发出的吱吱声，他的鼻孔钻入甜腻的油脂味，鲜血洒落在他的脸颊上。他抬头一看，只见他的右手插在白灼金属环和她的脖子之间，她脖子的重量将他的手压向炽热的金属丝，金属丝切入他的手指，犹如水煮蛋切片器切过煮熟的蛋。倘若金属丝穿过他的手指，接下来就会切开她的喉咙。他感觉到疼痛，迟来的隐隐作痛，宛如闹钟上的小钢锤，起初不太愿意移动，一旦开始敲就敲

个不停。他努力保持直立，心想必须空出左手来才行。鲜血模糊了他的双眼。他设法将她扛到肩膀上，高举空出的左手，指尖摸上她的肌肤、她浓密的头发，感觉到金属丝切入他的皮肤，最后摸到了坚硬塑料，摸到了握把。他的手指找到一个切换式开关，将开关朝右移，一感觉到金属丝开始收紧，便将开关移回原位。他的手指找到另一个开关，按了下去。嗡嗡声消失了，金属丝的光芒开始闪烁。他知道自己又来到失去意识的边缘。呼吸，他心想，必须让脑部得到氧气才行。但他的膝盖快支撑不住了。他上方的白炽光芒转为红色，再逐渐转为黑色。

他听见背后传来窗户被好几双靴子踢破的声音。

“我们抓住她了。”一个声音从他背后传来。

哈利双膝一软，跪在被血染红的水滩中。水滩里除了雪块，还漂浮着许多未使用的塑料包装带。他的头脑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宛如电力供应出了问题。

有人在他背后说了些话，但他只听见破碎的句子。他吸了口气，呻吟说：“什么？”

“她还活着。”那声音又说了一次。

他的听觉稳定了下来，视觉也回来了。他转过身，看见两名黑衣男子将萝凯抬到床上，割断包装带。他胃中的食物毫无预警地涌了出来。他呕了两阵，将胃里的东西全都吐了出来。他看着呕吐物漂浮在水面上，突然有种歇斯底里的冲动，想要大笑，因为那截手指看起来就像是被他从肚子里吐出来的。他举起右手，看着依然流血不止的残肢，确认在水中漂荡的那截手指正是他自己的。

“欧雷克……”是萝凯的声音。

哈利捡起一条包装带，套在中指的残肢上，尽量绑紧，再捡起另一条包装带绑在食指上。他的食指被切到见骨，但仍紧紧连在手上。

他走到床边，拉开被子，盖在萝凯身上，然后在她身旁坐下。她睁着又大又黑、仍处于惊吓状态的双眼看着他，脖子两侧接触到电切环的伤口流出鲜血。他用没受伤的左手握住她的手。

“欧雷克。”她又说了一次。

“他没事，”哈利说，紧紧回握她的手，“他在邻居家里，一切都结束了。”

他看见她的双眼试着集中焦距。

“你保证？”她低声说，声音细若蚊鸣。

“我保证。”

“感谢上帝。”

她旋即发出呜咽声，将脸埋在双手之中，哭了起来。

哈利低头看着自己受伤的那只手，心想可能是包装带发挥了止血作用，再不然就是他的血已经流光了。

“马地亚在哪里？”他静静地说。

她的头倏然抬起，张口凝视着他：“你刚刚才保证说……”

“他去哪里了，萝凯？”

“我不知道。”

“他什么都没说吗？”

她的手紧紧握住哈利的手：“现在别走，哈利，一定有其他人可以……”

“他说了什么？”

他一见她身体瑟缩，就知道自己说话嗓门大了些。

“他说一切都结束了，他要画下句点，”她说，深色眼眸周围再度涌出泪水，“他要对生命致敬。”

“对生命致敬？他用的就是这些字眼？”

她点点头。哈利放开她的手，站了起来，走到窗边，仰望夜空。雪停了。他抬头望向那座灯光灿烂的奥斯陆地标，那座无论从奥斯陆哪个角落都看得见的滑雪跳台，矗立在黑色山脊上犹如一个白色逗号，或者句号。

哈利回到床边，弯腰吻了吻她的额头。

“你要去哪里？”她低声说。

哈利扬起沾满血的手，微微一笑：“去看医生。”

他离开卧房，蹒跚地走下楼梯，走入寒夜，来到白茫茫的昏暗院子里，但他依然感到头晕眼花。

哈根站在路虎旁，正在讲手机。

他中断谈话，对哈利点点头，问说不需要载他一程。

哈利坐上后座，心想萝凯怎么会感谢上帝？当然了，她并不知道另有一个人也值得她感谢。又或者黑市买家接受了他的出价，他已经得开始付出代价。

“要去市中心吗？”驾驶的警察问。

哈利摇摇头，朝上方指了指。他的右手食指在大拇指和无名指之间看起来格外孤单。

第二十一日

从萝凯家前往霍尔门科伦滑雪跳台只需要三分钟车程，车子穿过隧道，停在观景崖的纪念品商店之间。滑雪道看起来犹如冻结的白色瀑布，从看台之间奔泻而下，在一百米下方展开为平坦的滑雪终点区。

“你怎么知道他在这里？”哈根问。

“因为他跟我说过，”哈利说，“有一次我们坐在溜冰场，他跟我说当他的毕生工作都已完成，身体病得快死的时候，他就要从那座高台跳下去，对生命致敬，”哈利指了指灯火通明的滑雪高台，以及直上黑色夜空的滑雪道，“而且他知道我会记得。”

“疯子。”哈根低声说，望向坐落在高台顶端、有如鸟笼般的深色玻璃跳台。

“我可以跟你借手铐吗？”哈利问，转头望向驾驶警察。

“你已经有一副啦。”哈根说，朝哈利的右手腕点了点头。哈利的右手腕铐了一副手铐，手铐的另外半边开着。

“我需要两副，”哈利说，从驾驶警察手中接过硬皮套，“可以帮我一下吗？我缺了几根手指……”

哈根摇摇头，将另一副手铐的半边铐上哈利的左手腕。

“我不喜欢你一个人上去，我怕有什么万一。”

“上面没有太大的空间，而且我可以跟他说话，”哈利掏出卡翠娜的手枪，“我还有这个。”

“那就是我害怕的原因，哈利。”

霍勒警监瞥了上司一眼，转过身，用健全的左手打开车门。

驾车警察陪同哈利前往滑雪博物馆，他们必须穿过滑雪博物馆才能到达高台电梯。他们带了一根撬棒，准备将门撬开。快走到时，手电筒光芒照到售票亭四周散落着闪闪发光的碎玻璃，博物馆内则传出隐约的警铃怒吼声。

“好吧，这样一来就可以知道我们要找的人在这里，”哈利说，确认左轮手枪插在后腰际，“下一辆警车一到，立刻派两个人守住后面的出口。”

哈利接过手电筒，踏进漆黑的展览室，匆匆经过挪威滑雪英雄的海报和照片、挪威国旗、挪威滑雪板润滑油、挪威国王、挪威王妃，这些展示品全都附有简练的说明文字，赞扬挪威是个多么棒的国家。哈利记起了自己为什么一直都对这家博物馆兴趣缺乏。

电梯在最里头，是一部窄小封闭的电梯。哈利看着电梯，感觉背上冷汗直冒。电梯旁有一座钢制楼梯。

他爬上八段楼梯后就后悔了，只因头晕眼花、恶心反胃的感觉又回来了。他的脚步声沿着金属楼梯上下回荡，手腕上的手铐不断敲击扶手，奏出钢管音乐。照理说这时他的心脏应该将肾上腺素运送到身体各部位，让身体准备接下来的行动才对。也许他已体力透支，筋疲力尽。又或者他知道一切都结束了，游戏完结，结局昭然若揭。

哈利继续往上爬，将脚跨上台阶，根本懒得保持安静，他知道自己老早就被听见了。

楼梯直通昏暗的跳台。哈利按亮手电筒，头部一高过跳台地面，立刻就感觉一股冷空气卷了过来。苍白的月光洒落在跳台上。跳台面积约四平方米，四周全是玻璃，设有一条钢制扶手围栏，让游客有紧握之处。游客可以带着恐惧和雀跃的混杂心情，欣赏奥斯陆的风景，或想象穿滑雪板跳下滑雪道会是何种感觉，或想象自己坠落跳台，如石头般朝底下的房屋坠下，最后在房屋下方更远处撞烂在树上。

“很美对不对？”马地亚的声音听起来很轻快，近乎愉悦。

“如果你是指风景，我同意。”

“我指的不是风景，哈利。”

马地亚的一只脚悬荡在跳台外，哈利则站在楼梯旁。

“杀了她的是你还是雪人，哈利？”

“你说呢？”

“我想是你，毕竟你是个聪明的家伙，我的指望全都放在你身上。感觉很糟对不对？当然了，你才刚刚亲手杀了最爱的人，要看见其中的美应该不太容易。”

“呃，”哈利说，靠近一步，“我想你对这点应该所知无几吧。”

“是这样吗？”马地亚头往后靠，倚在窗框上，大笑几声，“这世界上我最爱的人，就是我杀的第一个女人。”

“那你为什么还杀她？”哈利移动右手，在背后握住枪柄，只觉得伤口传来一阵刺痛。

“因为我母亲满口谎言，而且是个淫妇。”马地亚说。

哈利右手一晃，举起手枪：“下来，马地亚，两手举起来。”

马地亚用好奇的眼神看着哈利：“你知道你母亲有百分之二十的概率也是淫妇吗，哈利？你有百分之二十的概率是淫妇的儿子，感觉如何啊？”

“你听见我说的话了，马地亚。”

“让我替你省点力气，哈利。第一，我拒绝从命。第二，你可以说你看不见我的双手，所以我手上可能有枪。对，快开枪，哈利。”

“下来。”

“萝凯是个淫妇，哈利，欧雷克是淫妇的儿子，你应该感谢我让你亲手杀了她才对。”

哈利将枪交到左手，垂荡的手铐互相撞击。

“你考虑清楚吧，哈利。如果你逮捕我，我会被宣判为心智不健全，在精神病院好好休养几年，最后被释放，所以你还是快点开枪吧。”

“你早就想死了，”哈利说，更靠近了些，“反正无论如何你都会死于硬皮症。”

马地亚在窗框上拍了一掌：“干得好，哈利，我说过我血液里有抗体，你去查过了。”

“我问过费列森，后来也对硬皮症做了点研究。如果你有这种病，要选择另一种死法是很容易的。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一个壮丽的死亡，让你所谓的毕生工作有个圆满结束。”

“我听得出你话里的轻视，哈利，可是有一天你也会了解的。”

“了解什么？”

“我们做的是相同的工作，哈利，那就是对抗疾病，可是我们对抗的疾病是无法根除的，所有的胜利都是暂时的，所以我们毕生的工作就只是对抗而已，而我的工作到这里已经结束了。难道你不想对我开枪吗，哈利？”

哈利和马地亚目光相触，接着他掉转手枪，让枪柄朝向马地亚：“你自己动手，王八蛋。”

马地亚皱起眉头。哈利看见马地亚脸上露出迟疑、怀疑，最后逐渐化为微笑。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马地亚越过栏杆，接出手枪，抚摸枪身的黑色精钢。

“你犯了个大错，我的朋友，”他说，将枪口指着哈利，“你会是个完美的句点，哈利，这样我的杰作一定不会被世人遗忘。”

哈利瞪着黑色枪口，看着击锤探出丑陋的小头。一切似乎都变成了慢动作，整个空间似乎开始旋转。马地亚瞄准目标。哈利也瞄准目标，挥出右臂。就在马地亚扣下扳机之际，手铐发出低微的铿铿声，疾飞而出。马地亚将扳机扣到了底，左轮手枪发出单调的咔嗒一声，半边手铐也发出铿锵一声，铐上了马地亚的手腕。

“萝凯没死，”哈利说，“你失败了，你这个变态王八蛋。”

哈利看见马地亚双眼睁大，又眯缝起来，看着未击发的左轮手枪，以及手腕上将两人铐在一起的金属手铐。

“你……你把子弹拿出来了。”

哈利摇摇头：“卡翠娜的手枪里一直都没装子弹。”

马地亚抬眼望向哈利，倾身向前：“跟我走吧。”

他纵身一跳。

哈利被猛烈的力道向前扯去，失去平衡。他想撑住，但马地亚过于沉重，他的强健体魄又因肢体受创和大量失血而虚弱无力。他大吼一声，身体被扯得翻越钢制栏杆，朝窗外的无际黑夜直飞出去。他左臂疾挥，朝上方甩去，这时他眼前浮现的是一根椅脚，而他孤单地坐在芝加哥卡比尼格林国民住宅那间没有窗户的肮脏套房里。哈利听见金属撞击金属的声音，接着就如同自由落体般坠入黑夜。游戏结束。

甘纳·哈根抬头看着滑雪跳台，雪花又开始回旋纷飞，遮住了他的视线。

“哈利！”他对着无线对讲机再次高喊，“你在吗？”

他放开按钮，得到的响应仍只是激烈嘈杂的声音。

高台旁的空旷停车场上已停了四辆警车，几秒钟前，跳台上传来喊叫声，这时每个人都感到惶惑无主。

“他们掉下来了，”哈根身旁的警察说，“我确定我看见两个人影从玻璃跳台上掉下来。”

哈根垂下了头，放弃希望。不知为何，在这一刻，他觉得事情如此结束，背后自有一个荒谬的逻辑可循，其中隐含了某种宇宙的平衡。

胡扯。胡扯一通。

哈根在飘飞的雪花中看不见警车，但听得见警笛的哀叹，犹如一群痛哭的女子，正朝这里前进。他知道这些声音将会引来食腐者，包括媒体秃鹰、好管闲事的邻居、嗜血的长官。他们将一拥而上，抢食他们最爱吃的尸体部位，饱餐一顿。今晚菜色共有两道，一道是众人厌弃的雪人，另一道是众人厌弃的警察，两道菜都很合他们的口味。这其中没有逻辑、没有平衡，只有饥渴和食物。哈根的无线对讲机发出叽喳声。

“我们找不到他们！”

哈根等待着，心想自己该如何跟上司解释说为何让哈利只身前去？该如何解释说自己只是哈利的上司，并非可以指挥他的长官，始终都不是？这其中也自有逻辑可循，其实他并没有担任犯罪特警队队长的能耐，无论他们是否明白。

“怎么回事？”

哈根转过头，看见说话的是麦努斯。

“哈利掉下来了，”哈根说，朝高台点了点头，“他们正在搜寻尸体。”

“尸体？哈利的？不可能的啦。”

“不可能？”

哈根转头望向麦努斯，麦努斯眯眼仰望高台，“我以为你已经了解那家伙了。”

哈根觉得无论如何自己都十分羡慕这名年轻警官如此笃定。

无线对讲机又发出叽喳声：“他们不在这里！”

麦努斯转头望向哈根，两人对看一眼，麦努斯耸了耸肩，意思是：“我不是跟你说了？”

“嘿，警务员！”哈根朝路虎的驾驶警察高喊，伸手指向车顶的探照灯，“打开探照灯，照亮玻璃跳台，再拿一副望远镜给我。”

几秒钟后，一道光柱划过夜空。

“看见什么了吗？”麦努斯问。

“雪，”哈根说，将望远镜抵在眼睛上，“再高一点，停！等一下……我的天啊！”

“怎么了？”

“这……太惊人了。”

这时雪花不再飘落，宛如舞台幕布冉冉升起。哈根听见几名警察相继高声呼喊。只见空中有两名男子串在一起，犹如垂挂于后视镜的装饰品，下方那人高举手臂，仿佛挥手庆祝胜利，上方那人双臂垂直张开，像是被横向钉在十字架上。两人动也不动，头部下垂，在夜空中缓缓旋转。

哈根透过望远镜，看见拉住哈利的是他左手的手铐，手铐铐在玻璃跳台内的栏杆上。

“太惊人了。”哈根又说了一次。

哈利恢复意识时，蹲在他身旁的正巧就是失踪组的年轻警官托马斯·海勒。四名警察将哈利和马地亚拉上了玻璃跳台。多年后，托马斯依然很喜欢再三述说这位声名狼藉的警监恢复意识后的第一个反应。

“他眼睛睁得大大地，问说马地亚是不是还活着！好像很怕那家伙死了一样，好像天底下最糟糕的莫过于这件事了。我回答说马地亚还活着，正要被送上救护车，他大叫说赶快抽掉马地亚身上的鞋带和皮带，绝对不可以让他自杀。你们听说过这种事吗？居然会有人这么关心一个想杀死他前女友的人。”

37 爸爸

第二十二日

尤纳斯似乎听见金属风铃的叮叮声，但仍继续睡。他又听见呜咽声，这才睁开眼睛。有人在房间里，是爸爸，爸爸就坐在他的床沿。

那呜咽声是爸爸在哭泣。

尤纳斯在床上坐了起来，将手放在父亲肩膀上，感觉父亲正在发抖。真奇怪，他从来没注意过父亲的肩膀这么窄小。

“他们……他们找到她了，”他啜泣道，“妈妈……”

“我知道，”尤纳斯说，“我梦到了。”

父亲转过头来，满脸诧异。月光透过窗帘缝隙洒了进来，尤纳斯看见泪水滑落父亲脸颊。

“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爸。”他说。

父亲张开了口，一次，两次，但一句话都没说出来。父亲张开双臂，抱住尤纳斯，将他拉近了些，紧紧抱住。尤纳斯将头靠在父亲脖子上，感觉温热的眼泪沾湿头顶。

“你知道吗，尤纳斯？”父亲边落泪边轻声说，“我好爱你，你是我最亲爱的家人，你是我的孩子，你听见了吗？你是我的孩子，你永远都会是我的孩子。我们会想出办法的，对不对？你说呢？”

“会的，爸，”尤纳斯轻声说，“我们会想出办法的。”

38 天鹅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

十二月，医院窗外的褐色土地在钢灰色天空下光秃一片。上了雪链的轮胎嘎吱嘎吱辗过高速公路的干燥柏油路面，匆匆穿越天桥的行人翻起衣领，神色漠然。医院墙内的一群人聚在一起，病房桌上伫立的两根蜡烛象征着“将临期第二主日”。

哈利在门口停下脚步。奥纳坐在床上，显然刚讲了句俏皮话，鉴识中心主任贝雅特仍大笑不已。贝雅特大腿上坐着一个脸颊红通通的宝宝，他嘴巴张开，大眼圆睁，看着哈利。

“我的朋友！”奥纳高声说，看见了门口的哈利。

哈利走进门，抱了抱贝雅特，向奥纳伸出了手。

“你的气色看起来比上次好很多。”哈利说。

“他们说圣诞节之前我就能出院了，”奥纳说，翻过哈利的手，“真是惨烈，怎么样？”

哈利让奥纳仔细观看他的手：“中指被切下来，救不回来了。医生把食指的肌腱缝了起来，神经末梢一个月会生长一毫米，试着跟另一头连接起来，可是医生说有一边会永久瘫痪。”

“代价很高。”

“并不会，”哈利说，“微不足道。”

奥纳点点头。

“开庭时间公布了吗？”贝雅特说，站了起来，将宝宝放进手提式婴儿床。

“还没。”哈利说，看着贝雅特熟练的动作。

“被告律师会争取马地亚被判发疯，”奥纳说，他偏好“发疯”这个通俗用语，因为不仅形容得十分恰当，而且带有诗意，“要达不到这个目标，他们找的心理医生得比我还烂才行。”

“他一定会被判无期徒刑的。”贝雅特说，侧过了头，整理宝宝的被子。

“可惜他会过着悲惨的日子，”奥纳咆哮说，伸手去床头桌拿眼镜，“我年纪越大，越认为心理不管正不正常，邪恶就是邪恶。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受到邪恶行为的诱惑，但这不表示我们对邪恶行为就不需要负责任，天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格障碍，而我们病得有多严重，从行为上就看得出来。大家都说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只要每个人都不相同，就没有平等这回事。黑死病流行的时候，水手只要咳嗽立刻就会被丢下船，他们当然会被丢下船，因为正义是一把很钝的刀，不管在哲学或审判的层面都是如此。我们只有比较幸运和比较不幸运、个人的疾病未来治得好和治不好的分别而已，我亲爱的朋友。”

“不过呢，”哈利说，看着仍包着绷带的中指残肢，“以他的例子来说，一辈子都会是这样。”

“哦？”

“一辈子都治不好。”

病房内一阵静默。

“我有没有说医生建议我装义肢？”哈利挥舞右手，高声说，“但基

本上我喜欢我的手就是这样，四根手指，好像卡通人物的手。”

“那根中指你如何处理？”

“我捐给解剖部，可是他们没兴趣，所以我就把那根手指做了防腐处理，放在我桌上，就好像哈根桌上那根日本人的小指一样。我想一根中指比较像是哈利式的打招呼。”

另外两人大笑。

“欧雷克和萝凯怎么样？”贝雅特问。

“好得出人意料，”哈利说，“他们很强悍。”

“卡翠娜·布莱特呢？”

“好多了，我上星期去看过她，她二月会开始工作，回到她在卑尔根的老单位。”

“真的？她不是激动得差点对某人开枪吗？”

“并非如此，她携带的左轮手枪一直都没装子弹，所以她才敢把扳机扣得那么深。我应该想到才对。”

“哦？”

“警察从一家警局调到另一家的时候，必须交出原有的配枪，再领一支新的佩枪和两盒子弹，她办公桌抽屉里有两盒还没开封的子弹。”

一阵静默。

“很好啊，她复原了。”贝雅特说，抚摸宝宝的头发。

“对。”哈利心不在焉地说，这才想到卡翠娜看起来的确好多了。他去卡翠娜在卑尔根的母亲家探望她时，她刚去颂维根山长跑回来，冲完了澡。她的头发仍是湿的，面色红润。她母亲端上了茶，她开始

述说自己是如何着魔似的去追查父亲的案子，还说很抱歉把哈利拖下水，不过哈利在她眼中并未见到悔意。

“我的精神科医生说我只是比大部分的人极端一点点而已，”她高声大笑，耸了耸肩，“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这件事从小时候就一直纠缠着我，现在我爸的罪名被洗清了，我也能继续过我自己的日子了。”

“你会问性犯罪小组要不要让你回去吗？”

“会先从那里开始，再看看情况，就算是顶尖的政治家也有得东山再起的时候。”

她的目光移到窗外，望着峡湾，也许是望向芬岛。哈利离开时，知道伤害依然存在，而且永远不会消失。

哈利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奥纳说得对，如果每个宝宝都是完美的奇迹，那么生命基本上就是一场堕落的旅程。

一名护士在门口咳了一声：“该打针了，奥纳。”

“哦，饶了我吧，护士小姐。”

“我们这里可是不作假的。”

奥纳叹了口气：“护士小姐，你觉得哪一种比较糟？是一个人想活下去，却被人夺走生命？还是一个人不想活下去，却被人硬逼着一定要活下去？”

贝雅特、护士小姐和奥纳都笑了，没有人注意到哈利坐在椅子上抽动了一下。

哈利踏上医院通往松恩湖的陡坡。这附近没有太多人，只有每星期日固定会来的民众正绕着湖畔小径散步。萝凯在路障旁等着他。

他们抱了抱彼此，不发一语，踏上湖畔小径。空气冷冽，淡蓝色

天际挂着黯淡的太阳。干枯的叶子发出碎裂声，瓦解在他们的鞋跟底下。

“我会梦游。”哈利说。

“哦？”

“对，而且我可能已经梦游一段时间了。”

“要时时刻刻都处在当下不是很容易。”她说。

“不是这个意思，”他摇头说，“我是说真的梦游，我想我晚上会下床，在家里走来走去，天知道我都做了些什么。”

“你怎么发现的？”

“我出院回家的那天晚上，站在厨房，看着地上的湿脚印，才发现我身上没穿衣服，只穿了一双橡胶靴。那时候是半夜，我手里还拿着一把锤子。”

萝凯微微一笑，看着地面，跳过一步，好让他们步伐一致：“我怀孕之后也梦游过一段时间。”

“奥纳跟我说成人压力大的时候会梦游。”

两人在湖水边停下脚步，看着一对天鹅漂过水面。它们动也不动，没发出一丝声响，只是静静漂过灰色湖面。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欧雷克的父亲是谁，”她说，“可是当他在奥斯陆的女友通知她说她怀孕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怀了他的孩子。”

哈利深深吸进冷冽的空气，感觉被冷空气刺痛，品尝冬季的滋味。他抬头面向太阳，闭上双眼聆听。

“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做了决定，离开莫斯科，回到奥斯陆。那时我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让这个孩子在莫斯科有个父亲，这个

父亲只要认为孩子是自己的，就会对他视如己出，爱他、照顾他。另一个选择是让孩子没有父亲。这件事当然很荒谬，你很清楚我对说谎有什么感觉。以前如果有人跟我说，有一天我会将余生都建筑在谎言上，我一定会强烈否认，像我这种人绝对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年轻的时候总以为事情都很简单，根本不知道日后你可能会面临多么难以想象的困难抉择。如果我只需要考虑我一个人，这件事就会很简单，可是要考虑的事实在太多了。我必须考虑的不只是我是不是要伤害费奥多尔，并且公然侮辱他的家族，还必须考虑我是不是要摧毁那个返回奥斯陆的男人和他的家庭，然后我还必须考虑欧雷克。最后我决定一切都以欧雷克优先。”

“我了解，”哈利说，“我完全了解。”

“不，”她说，“你不了解为什么我从来没跟你提过这件事。跟你在一起，我完全不必考虑别人。你一定认为我想假装自己是个更好的人。”

“我没这样想，”哈利说，“我认为你这样就很好了。”

她将头倚在他肩膀上。

“你相信别人说的天鹅习性吗？”她问道，“说它们会忠贞不贰、至死不渝？”

“我相信它们会信守承诺。”哈利说。

“天鹅会许什么承诺？”

“没有，我只是猜想而已。”

“所以你只是在说你自己喽？其实我比较喜欢你许下承诺，然后打破。”

“你想要更多承诺吗？”

她摇摇头。

两人再度踏上小径，她伸手挽住他的手臂。

“我希望我们可以从头来过，”她叹说，“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我知道。”

“但你也知道这样不太好。”

哈利从她语气中听出这句话是一项声明，但里头某个地方仍藏着小小的问号。

“我正在考虑去别的地方。”他说。

“是吗？去哪里？”

“不知道，别去找我，尤其别去北非找我。”

“北非？”

“这是英国演员马蒂·费尔德曼在电影里的台词，他想逃离，同时又想被找到。”

“原来如此。”

一抹黑影掠过他们，朝黄灰色的森林泥地移动而去。他们抬头一看，原来是其中一只天鹅。

“电影后来怎么了？”萝凯问，“他们有没有再找到彼此？”

“当然有。”

“你什么时候回来？”

“不回来，”哈利答道，“永远都不回来。”

德扬区一栋公寓的冰冷地下室里，两名忧心忡忡的住户委员会代

表站在那里，看着一名身穿连身工作服、脸上戴着厚重眼镜的男子。男子说话时，口中喷出的白色雾气犹如白色灰尘。

“霉菌就是这样，你看不见它。”

他顿了顿，中指按着额前垂落的一缕头发。

“但是它的确存在。”

[1] 《对话》（The Conversation），又译为《窃听大阴谋》。

[2] 菲尔·斯佩克特（Phil Spector，1939—），美国摇滚乐制作人，涉嫌在自家豪宅枪杀一名女演员，被判二级谋杀罪。

[3] 马文·盖伊（Marvin Gaye，1939—1984），美国摩城唱片著名灵魂乐歌手，和父亲在自家发生争执而遭父亲枪杀。

[4] 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Scott，1868—1912），英国极地探险家，和挪威极地探险家罗阿尔·阿蒙森（Roald Amundsen）共同角逐第一个抵达南极的殊荣，最后虽不幸落败且命丧南极，身后留下的日记却激励人心。

[5] 电影《碟中谍》英文原名为Mission：Impossible，即下文提到的“不可能的任务”。

[6] 该市建于沙皇彼得一世时期，初命名为圣彼得堡；1914年改为彼得格勒；列宁逝世后，改为列宁格勒；1991年苏联解体后，经市民投票，恢复圣彼得堡的旧名。

那人犹如一只豹，在黑暗中悄悄接近猎物。
然而真正的豹，不仅是隐形、无声的猎人，还能让猎物自投罗网。

[挪威] 尤·奈斯博——著 林立仁——译

猎豹

P a n s e r h j e r t e

Jo Nesbo

恨与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一切都始于爱……

一个满身缺点的迷人英雄X一个藏身暗处的疯狂猎手
作品全球销量突破2500万册、北欧犯罪小说天王尤·奈斯博
《雪人》之后再攀新高

打破挪威销售纪录，被评为丹麦年度最佳犯罪小说，
雄踞英国、挪威、芬兰、丹麦畅销榜Top1，荣登美国《纽约时报》、德国《明镜》周刊畅销榜

也许下一次我们可以反过来，从恨走到爱。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90061

版权信息

书名：猎豹：全二册

作者：【挪威】尤·奈斯博

译者：林立仁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

- 1 溺
- 2 启迪人心的黑暗
- 3 香港
- 4 性手枪
- 5 公园
- 6 回家
- 7 绞刑台
- 8 雪警
- 9 坠落

第二部

- 10 通知
- 11 印刷
- 12 犯罪现场
- 13 办公室
- 14 招兵买马
- 15 闪光灯
- 16 速度王
- 17 纤维
- 18 患者
- 19 白色新娘
- 20 爱斯坦
- 21 白雪公主
- 22 搜索引擎
- 23 乘客

第三部

- 24 斯塔万格市
- 25 地盘
- 26 注射针
- 27 善良、灵巧、吝啬
- 28 德拉门市
- 29 克鲁伊
- 30 房客登记簿

- 31 基加利市
- 32 警察
- 33 莱比锡市
- 34 媒体
- 35 潜水

第四部

- 36 直升机
- 37 侧写
- 38 永久伤痕
- 39 关系型搜索
- 40 提议
- 41 蓝单
- 42 瘪四
- 43 家庭访问
- 44 根植
- 45 讯问

第五部

- 46 红甲虫
- 47 怕黑
- 48 假设
- 49 孟买花园
- 50 腐化
- 51 信
- 52 拜访
- 53 脚跟钩住法
- 54 郁金香
- 55 蓝绿色

第六部

- 56 诱饵
- 57 雷声
- 58 雪
- 59 埋葬
- 60 小精灵和侏儒
- 61 落下
- 62 过境
- 63 仓库

第七部

- 64 健康状况
- 65 达柯工厂
- 66 大火过后

- 67 白马王子
- 68 狗鱼
- 69 华丽字体
- 70 盲点
- 71 恩赐
- 72 四号
- 73 逮捕
- 74 布里斯托尔奶油雪莉酒

第八部

- 75 汗流浹背
- 76 重新定义
- 77 指纹
- 78 交换条件
- 79 未接来电
- 80 规律
- 81 光束
- 82 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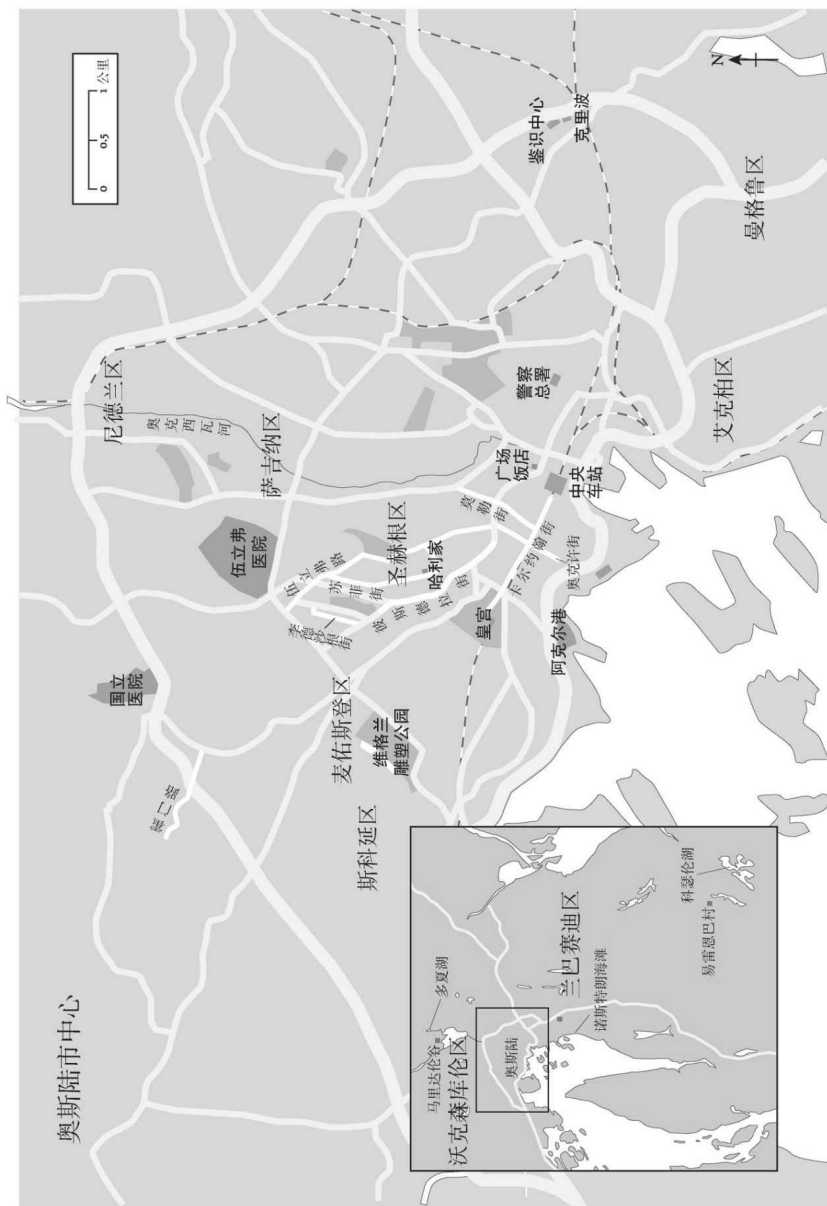
第九部

- 83 天涯海角
- 84 重聚
- 85 爱德华·蒙克
- 86 口径
- 87 卡拉希尼科夫自动步枪
- 88 教堂
- 89 婚礼
- 90 马龙·白兰度

第十部

- 91 道别
- 92 自由坠落
- 93 回答
- 94 冬粉
- 95 盟友

尾声



第一部

她只是想活下去，过任何一种生活都无所谓，就这么简单。

她将红线向外一拉。

1 溺

她醒了过来，在幽黑中眨了眨眼，打个哈欠，用鼻子呼吸。她又眨了眨眼，感觉泪珠滚落面颊，溶解了先前的泪水所留下的盐分。唾液不再流入她的咽喉，使得口腔干燥而僵硬。她的脸颊内侧受到挤压，以至于向外突出。口中的异物仿佛要炸开她的脑袋。但那异物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她醒来后，脑子里浮现的第一个念头是她想回去，回到原本包裹她的深沉黑暗与温暖中。男子给她注射了药剂，药效尚未完全退去，但她知道痛楚即将来临，痛楚正乘着沉滞的脉搏和脑部血流的抽动，缓缓接近。男子是不是就站在后方？她屏住呼吸，侧耳聆听，虽然什么都没听见，却感觉有人存在。那人犹如一只豹。曾有人说，豹的动作无声无息，可以在黑暗中悄悄接近猎物，豹也懂得调节呼吸，让呼吸频率跟猎物一致。她很确定自己感觉到了他的体温。他在等待什么？她把憋住的气呼了出来。那一刻，她的脖子感觉到了男子的气息。她旋转身体，奋力一击，却只触及空气。她弓起了背，想让自己缩小，试图躲藏，却徒劳无功。

她昏迷了多久？

药效退去。痛楚闪现片刻，却足以让她尝到些许滋味，些许注定来临的剧痛滋味。

异物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大小如同一颗台球，由发亮的金属制成，表面钻有许多小孔，还刻有图案及符号。其中一个小孔中伸出一

条红线，红线末端是个线圈，令她联想到七天后，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三日，她父母家要装饰的圣诞树。圣诞树上会挂满闪亮小球、圣诞小精灵、心形吊饰、蜡烛和挪威国旗。再过八天，他们将一同唱起圣诞歌曲，她将看见侄子和侄女打开礼物，眼睛闪闪发光。她想到有很多事其实可以换个方式来做，有很多时光其实可以尽情去活，不去逃避，充满快乐、生命、爱。她想到她曾匆匆一游之处和计划探访之地，想到她遇过的男人和尚未遇见的男人，想到她十七岁时打掉的胎儿和未来的宝宝。她想到过去浪费的时光，只因她认为未来还有很多日子可以挥霍。

接着她什么都不想，只注意到面前挥动的刀子，以及耳边那个温柔的声音。那声音叫她把金属球放进嘴巴。她照做了。她当然照做了。她的内心剧烈跳动。她打开嘴巴，尽量张大，好把金属球塞进嘴里，让红线圈垂挂在外。金属球尝起来有苦味和咸味，宛如泪水的滋味。接着她的头就被往后扯，刀子平平地贴上喉咙，钢质刀身烧灼她的肌肤。墙边角落的一盏落地灯照亮天花板和整个房间，四壁是光秃秃的灰色水泥。房内除了落地灯，还有一张白色塑料野餐桌、两张椅子、两个空啤酒罐、两个人——一男一女。一根手指轻轻拉了拉垂挂在她嘴外的红线圈，她闻到皮手套的气味，接着便觉得自己的头几乎要爆裂开来。

那颗金属球扩张了，压迫着她的口腔。她就算把嘴巴张得再大，也感受得到持续的压迫感。男子聚精会神地观察她，表情十分认真，宛如牙医正在检查牙套是否固定在正确位置。男子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似乎感到满意。

她的舌头感觉到金属球的小孔周围突起许多环脊，就是那些环脊压迫她的味蕾、舌头的柔软组织、牙齿及悬雍垂。她试着说话，男子耐心聆听她口中发出的咿呀之声。最后她放弃了，男子点了点头，拿出一根注射器，针头泌出一滴液体，在灯光下闪闪发光。男子在她耳边低声说：“不要碰那条线。”

接着男子将药剂注射到她脖子里，她瞬间就失去了意识。

她聆听自己惊恐的呼吸声，对着黑暗猛眨眼睛。

她得做些什么才行。

她将手掌按在椅垫上，椅垫湿湿黏黏，沾满她的汗水。她双掌一撑，站了起来。没有人阻拦她。

她一小步一小步往前走，直到碰上墙壁。她伸出双手沿墙壁摸索，不久便碰到冰冷平滑的表面。那是一扇金属门。她拉动门闩，但门闩纹丝不动。门锁住了。当然锁住了。她怎么这么傻？她听见的是笑声吗？抑或那只是她想象出来的？男子在哪里？为什么要这样玩弄她？

不能坐以待毙，快想想办法。她的脑子如果要清楚地思考，就得先把那个金属球拿出来才行，剧痛已经快把她逼疯了。她将拇指和食指伸进嘴角，触碰环脊，试着将手指伸到环脊下方，却不成功。她突然一阵咳嗽，同时觉得难以呼吸，不由得惊慌失措。她发现环脊导致她气管周围的组织肿胀，再过不久，她就会有窒息的危险。她用脚猛踢金属门，试图尖叫，但金属球闷住了她的声音。她再度放弃，倚在墙边，侧耳听去。她是不是听见男子小心翼翼的移步声？男子是不是在房里走动？是不是在跟她玩蒙眼捉迷藏？或者她听见的声音只是血液流过耳朵所产生的震动？她镇定下来，忍受痛楚，用力合上嘴巴。环脊被压回去的幅度很小，立刻又弹了回来，将她的嘴巴撑开。那颗金属球似乎开始搏动，仿佛成了一颗金属心脏，成了她的一部分。

不能坐以待毙，快想想办法。弹簧。环脊是由弹簧推动的。

男子一拉那条红线，弹簧就弹了开来。

“不要碰那条线。”男子如此说过。

为什么不要碰？碰了会发生什么事？

她滑下墙壁，坐倒在地。冰冷的湿气从水泥地面透了上来。她想再次尖叫，却叫不出声。寂静。无声。

她应该对她所爱的人说些真心话，而不是和无关紧要的人说些无关痛痒的话，填补沉默。

这里没有出路，只有她和这难以置信的痛楚。她的头正在爆裂。

“不要碰那条线。”

如果她拉那条线，环脊也许会缩回球内，减轻痛楚。

她脑子里旋绕着同样的念头：她在这里多久了？是两小时，八小时，还是二十分钟？

如果拉了那条线就没事了，那她为什么还不拉？就因为那个变态给了警告吗？或者这是游戏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要骗她对抗诱惑，不去停止这不必要的痛楚？或者这场游戏是要她反抗不要去拉那条线的警告，导致……导致某种可怕的结果发生？但到底会有什么后果？那颗金属球究竟是什么东西？

是的，这是一场游戏，一场残忍的游戏。她必须玩这场游戏。剧痛令她难以忍受，她喉咙肿胀，不久之后，她就会窒息。

她再度试图尖叫，却变成了呜咽。她不断眨眼，却再没有眼泪流下。

她的手指摸到垂挂在唇边的线圈，犹豫地拉起，直到红线绷紧。

当然了，很多事她都后悔自己没去做。倘若自我否定的生活方式可以让她去到别的任何地方，而不会来到此地，她一定会选择那种生活方式。她只是想活下去，过任何一种生活都无所谓，就这么简单。

她将红线向外一拉。

环脊内部射出细针，每根七厘米长，四根从双颊穿透而出，三根射入鼻窦，两根射入鼻腔，两根射穿下巴，两根刺穿气管，一根穿出右眼，一根刺出左眼。几根细针射穿上颚后方，到达脑部，但这并不是造成她死亡的直接原因。由于金属球阻碍了她口部的活动，所以她

无法将伤口渗出的血液吐出来。血液流入气管，进入肺脏，使得血管吸收不到氧气，进而导致心跳停止。病理医生会在报告上写下组织缺氧，也就是脑部缺乏氧气。换句话说，博格妮·史丹密拉是溺死的。

2 启迪人心的黑暗

十二月十八日

白昼甚短，外头天色仍亮，但我的剪报室永远是黑暗的。台灯照亮墙上的照片，照片中的人物快乐得令人恼火，脸上的表情对人生充满期望，没有一丝怀疑，仿佛理所当然地认为未来的人生将如同风平浪静的大海，平静无波。我做剪报，剪下家属得知消息如何震惊莫名的悲惨故事，以及尸体如何被发现的详细报道。我看见一名家属或朋友在记者锲而不舍的拜访下，给了一张她最好看的照片，照片中她微笑得像是永远不会死，令我感到满足。

目前警方所知不多，但不久之后，他们会有更多线索可以调查。

究竟是什么因素使一个人成为杀人者？这个因素是天生的，基因造成的，来自遗传，因此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或者这个因素是由需求塑造而成，因此发展成一种对抗心态、一种生存策略、一种求生存的病态行为、一种理性的疯狂？就如同疾病是对身体的暴烈轰炸，疯狂则是退缩到某个地方，挖掘壕沟保护自己。

就我而言，我认为杀人能力是任何一个健康人类的基本能力。一个人必须战斗才能有所获得，无法杀死邻居的人没有权利生存。杀人只是加速无可避免的死亡而已，没有人逃得过死亡，这样很好，因为生命充满痛苦。从这个角度来看，每一种杀人行为都是慈悲的，只不过当阳光温暖你的肌肤，当水滋润你的嘴唇时，你不会如此认为罢了。而且你会发现，你的每一下心跳都充满了对生命的愚蠢渴望，你愿意用你在人生中累积的所有东西来换取一丁点儿活着的时间，这些东西包括尊严、地位、原则。这时你必须深入内心，远离困惑刺眼的光亮，进入启迪人心的冰冷黑暗，了解其中的核心，也就是真相。这是我必须发现的，也是我已然发现的，让一个人成为杀人者的因素。

至于我的人生呢？我也认为人生是永远风平浪静的大海吗？

我一点儿也不这样认为。再过不久，我也会躺在死亡的垃圾堆上，和这出小戏码的其他演员躺在一起。但无论我的尸体有多腐朽，即使只剩一堆白骨，我的嘴边仍会留有一抹微笑。这是目前我所赖以存活的支撑，是我存在的权利，是我被净化的机会，可以洗去所有的耻辱。

但这只是开始而已。现在我要关上台灯，走进所剩无多的白昼亮光中。

3 香港

清晨，雨没停，稍晚，雨仍旧没停。事实上，雨完全没有停止的迹象。一连几周，天气都是这样温和潮湿。地面吸饱雨水，欧洲的公路塌陷，移栖鸟类停止迁移，新闻报道说北方气候区出现前所未有的昆虫。月历显示现在是冬季，但奥斯陆的公园不仅看不见雪，甚至连枯黄的植物都看不见。公园一片绿意，向人们招手，就跟松格区球场的人造草坪一样绿。热衷于维持身材的人们穿着挪威越野滑雪好手比约恩·戴利（Bjørn Dæhlie）爱穿的紧身衣来球场慢跑，只因他们一直在等结冰的松恩湖可以溜冰，却苦等不到。除夕夜当晚起了浓雾，奥斯陆市中心燃放盛大烟火所发出的隆隆声响虽然传到近郊的亚斯克市，但天空却一片白茫茫的，什么也看不见，就算你在自家后院燃放烟火，也还是看不清楚。然而消费者调查显示，当晚挪威每家的烟火爆竹支出为六百克朗，这也表示，如愿在泰国白色沙滩上度过白色圣诞的人数在过去三年增加了两倍。在东南亚，气候似乎也变得乱无章法，台风季节才会在天气图上出现的符号，如今却成排地出现在南海上。香港的二月通常是一年当中最干燥的月份，但现在天空却下起滂沱大雨，能见度极低，因此国泰航空从伦敦飞往香港的七三一班机，只能继续在香港国际机场上空盘旋。

“你应该庆幸我们不用降落在旧机场，”卡雅·索尼斯旁边那个有着华人五官的男性乘客如此说道，卡雅紧抓扶手，指节泛白，“旧机场在市中心，像这种天气飞机一定会直接冲进摩天大楼。”

飞机已经飞行了十二小时，这时男子才开口对卡雅说话，卡雅正好趁机转移注意力，不去想飞机暂时遭遇乱流的事。

“谢谢你这样说，让我安心了点儿。你是英国人吗？”

男子脸色一变，仿佛被人掴了巴掌。卡雅随即省悟，明白自己踩到对方痛处。“呃……还是中国人？”

男子望着她：“我是中国香港人。你呢，小姐？”

卡雅犹豫片刻，心想自己是不是应该回答“挪威霍克松人”，但还是精简地说：“我是挪威人。”男子沉思一会儿，突然恍然大悟，说：“啊哈！”又补上一句：“北欧人。”接着问她来香港有什么事。

“我来找一个男人。”卡雅说，望着下方的蓝灰色云层，希望陆地很快就会从云层之间出现。

“啊哈！”男子又说了一次，“小姐，你很漂亮。请你千万不要相信中国人只跟中国人结婚的说法。”

卡雅疲惫地挤出微笑：“你是说中国香港人？”

“尤其是中国香港人，”男子热切地点了点头，扬起没戴戒指的手，“我是做微芯片生意的，我们家族在中国和韩国都有工厂。你今天晚上要做什么呢？”

“我希望可以睡觉。”卡雅打了个哈欠。

“那明天晚上呢？”

“我希望明天晚上已经找到那个男人，这样就可以回家了。”

男子蹙起眉头：“小姐，你这么急啊？”

卡雅婉拒了男子让她搭便车的提议，自行搭乘双层巴士前往市中心。一小时后，她独自站在九龙皇悦酒店的走廊上，深深吸了口气。她已来到柜台分配给她的客房门口，将房卡插进门锁，接下来只要把门打开就行了。她压下门把，猛力推开门，朝内望去。

里头空无一人。

当然空无一人。

她走了进去，将行李拖到床边，站在窗前向外望去。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十七层楼底下的街道上密密麻麻的人群，接着看到的是摩天楼群，这些摩天楼跟它们在曼哈顿、吉隆坡或东京的姐妹完全不同，它们的姐妹就算不够优雅，至少也够壮观，但这些摩天楼看起来却有如白蚁冢，令人看了就觉得既恐怖又震撼。香港的摩天楼宛如一种怪诞的见证，证明人类适应力之高，足以在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替七百万人找到栖身之所。疲惫席卷而来，卡雅踢掉鞋子，倒在床上。虽然这间客房是双人房，饭店又是四星级的，但一百二十厘米宽的双人床几乎占据了房内所有的地板面积。这让她突然想到，她必须在这些蚁冢之中找出一个男人，而证据显示，这个男人一点儿都不希望被人找到。

她犹疑不决，在两种选择间徘徊。是要闭上双眼，还是要开始行动？她打起精神站了起来，脱下衣服走进浴室。冲完澡后，她站在镜子前，毫无一丝自满地确认那名中国香港人所言不虚：她很美。这并不是她主观的看法，而是以客观角度来审视，她的美丽是个事实。她颧骨高耸，两道娟丽黑眉挂在一对有如孩童般的圆眼之上，绿色眼眸闪耀着年轻女子的成熟光芒。头发是蜂蜜色，嘴巴稍大，两片丰唇仿佛正在亲吻彼此。脖子细长，身材同样纤瘦，精巧的胸部犹如两个小土墩，浮在完美无瑕的白皙肌肤上。臀部曲线柔和，一双长腿还曾吸引过两家奥斯陆模特经纪公司派人前往她在霍克松市就读的学校拜访，结果却只是换来她的拒绝，让他们摇头惋惜。最令她高兴的是，其中一人离开前说：“好吧，可是亲爱的，请你记住，你的美并不是完美的，你的牙齿又小又尖，不应该太常开口笑。”

在那之后，她笑得更自在了。

卡雅穿上卡其色长裤和防水薄夹克，无声无息地走下楼，仿佛毫无重量似的来到饭店柜台前。

“重庆大厦？”接待员说，情不自禁地挑起一道眉毛，伸手一指，“沿着金巴利道走到弥敦道，然后左转。”

国际刑警组织会员境内的旅馆和饭店，依法必须登记所有外籍房客。卡雅打电话给挪威大使馆的秘书，查询她要找的那名男子的最后

登记住处，秘书告诉她说，重庆大厦既不是饭店，也不是公寓，更不是豪宅。重庆大厦是一栋混合型大厦，里头有商店、外卖餐馆、餐厅，还有超过一百家的合法与非法旅馆，有的旅馆只有两个房间，有的有二十个房间，分散在重庆大厦的五栋大楼里。出租的房间可能简单、干净、舒适，也可能狭小肮脏，只是一星级的单人小房间。最重要的是，一个人如果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很低，那么睡觉、吃饭、生活、工作、繁殖，可以全部都在重庆大厦内解决，无须离开这座蚁冢。

卡雅在弥敦道上找到重庆大厦的入口。弥敦道是一条繁忙的购物大街，贩卖各类品牌商品，随处可见光鲜亮丽的商店门面和高大的展示橱窗。她走进重庆大厦，扑面而来的是快餐店排风口的厨房热气、补鞋匠的敲打声、穆斯林祷告会的电台广播、二手商店里疲惫的脸孔。她对一名满脸困惑的背包客微微一笑，那名背包客手中拿着《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的旅游指南，因为误判天气而只穿迷彩短裤，短裤底下是两条苍白、冻僵了的腿。

制服警卫看了看卡雅递来的纸条，说：“C电梯。”伸手朝走廊指了指。

电梯前大排长龙，她等到第三轮才挤上电梯。电梯十分狭小，吱吱作响，振动不已，乘客挤在里头，令卡雅想到吉卜赛人都将死者垂直下葬。

旅馆老板是个缠头巾的穆斯林男子，他一见到卡雅，就热情地带她去看一个有如箱子般的小房间，里头不可思议地在床尾的墙壁上腾出空间装设电视，床头上方则是一台咯咯作响的空调。卡雅打断旅馆老板流利的推销话术，拿出一张男子的照片，按照男子护照上的姓名把它拼出来，问他在哪里。旅馆老板的热情立刻减退。

卡雅看见旅馆老板脸上的神情，赶紧说明自己是男子的妻子。先前大使馆秘书特地交代卡雅说，在重庆大厦亮出警察证，据说会招致反效果。为了安全起见，卡雅又补充道，她替照片上的男人生了五个小孩。旅馆老板听了，态度出现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这名异教徒女子

这么年轻就给世界带来这么多孩子，实在值得尊敬。旅馆老板重重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以哀悼的语气断断续续地用英文说：“可怜啊，可怜啊，小姐。他们来拿走了他的护照。”

“他们是谁？”

“谁？当然是三合会的人，小姐，不然还有谁？”

卡雅曾耳闻三合会这个黑社会帮派组织，但她以为三合会只存在于卡通或功夫电影中。

“小姐，请坐。”旅馆老板迅速找来一张椅子，卡雅在椅子上瘫坐下来，“三合会的人来找他，可是他出去了，所以他们就把他的护照拿走了。”

“护照？为什么？”

旅馆老板欲言又止。

“求求你告诉我，我必须知道原因。”

“很遗憾，你丈夫赌马。”

“马？”

“跑马地。赛马场。这种事很讨厌的。”

“他欠钱吗？他欠三合会钱？”

旅馆老板点点头，又摇摇头，又点点头，证实这项事实，同时又遗憾不已。

“所以他们就拿走他的护照？”

“如果他想离开香港，就得把债还清。”

“可是他只要去挪威大使馆申请，不就可以拿到一本新护照吗？”

缠头巾的旅馆老板左摇右摆：“哎呀，你在重庆大厦只要付八十美元就能买到假护照，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香港是一座岛。你是怎么来的？”

“搭飞机来的。”

“那你要怎么离开？”

“搭飞机离开。”

“香港只有一座机场，搭飞机要买机票，每个乘客的名字都会出现在计算机上，还有很多关卡。机场有很多工作人员都被三合会买通，专门在计算机上找人，明白了吗？”

卡雅缓缓点了点头：“很难逃出他们的手掌心。”

旅馆老板粗声大笑，摇了摇头：“你这话就不对了，小姐，是根本不可能逃得出他们的手掌心。不过你可以躲在香港，这里有七百万人口，要藏起来倒是很容易。”

卡雅缺乏睡眠，这时疲惫突然来袭，于是闭上眼睛。旅馆老板误会了她这个举动，将手搭在她肩膀上，表示安慰，喃喃地说：“别难过，别难过。”

旅馆老板犹豫片刻，倾身向前，低声说：“小姐，我想他还在这里。”

“我知道他还在这里。”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还在重庆大厦里，我见过他。”

卡雅抬起了头。

“我见过他两次，”旅馆老板说，“在李元餐馆，他在那里吃饭，那里价钱便宜。别说是我说的。你丈夫是个好人，只是惹了麻烦，”他翻个白眼，眼珠几乎翻到了头巾里，“惹了很多很多麻烦。”

李元餐馆有一张柜台式长桌和四张塑料餐桌，老板李元对卡雅露出殷勤的微笑。六小时后，卡雅已点了两份炒饭、三杯咖啡、两升水。李元摇了摇她，她惊醒过来，从油腻腻的餐桌上抬起头，看着李元。

“累了吗？”他笑道，露出残缺不全的门牙。

卡雅打个哈欠，点了第四杯咖啡，继续等候。这时两名中国男子走进餐馆，在长桌前坐下，一语不发，也不点菜，连看都没看卡雅一眼，令她感到高兴。她在飞机上坐了很久，以至于身体僵硬，这时无论怎么变换坐姿，身体都疼痛不已。她左右伸展颈部，促进血液循环，接着脖子后仰，发出咔啦一声。她凝视了一会儿天花板上白中带蓝的日光灯管，然后才低下头来。就在此时，她看见一张苍白烦恼的男子脸孔。男子在走廊上的紧闭铁卷门前停下脚步，扫视李元餐馆内的窄小空间，目光在长桌前的两名中国男子身上稍做停留，随即快步离去。

卡雅站了起来，一只脚却麻痹酸软，差点儿站不稳。她抓起包，一跛一跛地追了上去。

“欢迎再度光临。”她听见李元在后头叫道。

那名男子十分消瘦。她要找的男子在照片中高大健壮，在脱口秀电视节目中更是让他坐的那张椅子看起来像是专门为侏儒定制的。但卡雅知道男子就是她要找的人，绝无一丝怀疑。他留着平头，头发理得凹凸不平，鼻梁挺拔，眼珠布满蜘蛛网般的血丝，双眼露出酗酒者的呆滞目光，眼眸是浅蓝色的，下巴线条坚毅，嘴巴却温柔且近乎美丽。

卡雅蹒跚地踏上弥敦道，在闪烁的霓虹灯光下，看见男子身上的皮夹克在路人之间十分显眼。他走得并不快，但卡雅必须加快脚步才能跟上。男子从人车繁杂的购物大街转上路人较少的小街，因此她拉开跟踪距离。她看见路牌上写着“棉登径”。她很想走上前去自我介绍，把事情了结，但还是决定按照原计划行事，找出男子的住处。雨

停了，云朵突然让到一旁，露出后方犹如黑丝绒般的高阔夜空和点点星光。

男子步行二十分钟后，突然在一处转角停下脚步，卡雅担心自己暴露了行迹，但男子并未转身，只是从外套口袋拿出一样东西。卡雅惊讶地瞪着那东西，竟然是个奶瓶。

男子消失在转角处。

卡雅跟了上去，来到一个开放的大型广场，广场上人潮拥挤，多半都是年轻人。广场另一端，就在宽广的玻璃门上方，设有一个大型广告牌，上面写着英文和中文。卡雅认得那是刚上档、她还没看过的电影的名称。她的视线找到男子的皮夹克，看见男子将奶瓶放在一个铜像的低矮基座上，那是个绞刑台的铜像，上面有一条空的绞索。男子继续往前走，经过两张坐了人的长椅，到了第三张长椅才坐下，拿起一份报纸。大约二十秒后，男子站起来，回到铜像前，拿起奶瓶放进口袋，沿原路走回去。

卡雅看着男子走进重庆大厦时，天空又开始飘下细雨。她开始准备打算说的话。电梯前已没有排队人潮，但男子还是爬上楼梯，右转穿过弹簧门。她赶紧跟了上去，却发现自己来到无人的破败楼梯间，里头弥漫着猫尿和潮湿水泥的气味。她屏住气息，却只听见滴水声。正当她决定往上爬时，却听见楼下传来砰的一声关门声。她冲下楼梯，发现唯一可能发出关门声的是一扇凹陷的金属门。她握住门把，感觉自己不禁开始发抖。她闭上双眼，咒骂自己。接着她打开金属门，踏进黑暗。

有个物体从她的脚上奔越过去，但她没尖叫，也没移动。

起初她以为自己进入了电梯井，一抬头却看见发黑的砖墙，墙前堆放着杂乱的水管、电线、扭曲的金属块，以及倒塌生锈的铁质鹰架。她来到的是一处天井，也就是两栋大楼之间相隔只有几平方米的空间，唯一的亮光来自上方高处一小片夜空里的星星光芒。

天空不见云朵，却有水滴不断洒落在柏油路面和她的脸上，她知道这是大楼外生锈的冷气机排放出的凝结水珠。她后退一步，倚上铁门。

她静静等待。

过了一会儿，她在黑暗中听见有人说：“你想干吗？”

她不曾听过男子的声音，虽然她在脱口秀节目上听过男子讨论连环杀手，但在现实中听见他的声音却又十分不同。男子的声音有点儿沙哑，让他听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许多。卡雅知道男子刚满四十岁，但男子的声音中带有一种镇定且自信的冷静，深沉而温暖，和她在李元餐馆外见到的烦恼面孔迥然不同。

“我是挪威人。”卡雅说。

男子没有回应。卡雅吞了口口水。她知道自己说的第一段话最为重要。

“我的名字叫卡雅·索尼斯，我奉命来这里找你，派我来的人是甘纳·哈根。”

男子对犯罪特警队长官的名字没有反应。他是不是走了？

“我的职位是警探，负责替哈根侦办命案。”卡雅在黑暗中说。

“恭喜。”

“一点儿都不用恭喜，如果你这几个月看过挪威报纸就知道了。”她差点儿咬到自己的舌头。她是不是试图展现幽默？一定是缺乏睡眠的缘故，不然就是因为紧张。

“我是恭喜你达成任务，”那声音说，“你找到我了，现在可以回去了。”

“等一等！”卡雅大喊，“你不想听听我要跟你说什么吗？”

“我宁愿不听。”

她将事先打好草稿也练习过的一番话，一股脑儿说了出来：“两名女子遭到杀害，刑事鉴识证据显示犯人是同一个，除此之外，我们什么线索也没有。警方透露给媒体的信息很少，但媒体一直在喊又有一个连环杀手逍遥法外，有些评论家还说这个杀手可能受到雪人的启发。我们已经请求国际刑警组织的专家提供协助，但目前为止案情没有任何进展。媒体和政府当局的压力……”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想听。”那声音说。

一扇门砰地甩上。

“哈啰？哈啰？你还在吗？”

卡雅摸索着前进，找到了一扇门。她打开门，恐惧袭上心头。她踏入了另一个黑暗的楼梯间。她瞥了一眼楼上的光线，一步爬上三级台阶。光线是从一扇弹簧门的玻璃内透出来的。她推开弹簧门，走进一条光秃秃的走廊，墙上灰泥斑驳剥落，显然已放弃修补，湿气从墙壁散发出来，仿佛口臭般难闻。墙边倚着两名男子，嘴角叼着烟，一股甜甜的恶臭朝卡雅飘来。两名男子用迟钝的眼神打量她，她希望他们连行动都过于迟钝。她分析身形较小的男子是非裔黑人，块头较大的男子是白人，额头有个金字塔形的疤痕，犹如三角警告标志。她在《警察》杂志上读过，香港的街道有将近三万名警察，因此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大都会，但安全的范围仅止于街道。

“小姐，你找哈希什 1 吗？”

卡雅摇了摇头，试着露出一丝自信的微笑，也试着表现出她去学校演讲时建议年轻女孩在这种状况下应该采取的反应：让自己看起来很清楚要去哪里，而不是像是走失了，犹如猎物似的。

两名男子回以微笑。走廊另一端的出口已被砖块封住。他们把手抽出口袋，夹起口中的烟。

“那你是来找乐子的喽？”

“我只是走错了而已。”卡雅说，转过身，打算出去。一只手抓上她的手腕。她口中分泌出来的恐惧，尝起来宛如锡箔纸的味道。理论上，她知道如何摆脱这种情况，她曾在灯光明亮的体育馆中，在教练和同事的围绕下，在橡胶垫上做过练习。

“你走对了，小姐，走对了，乐子就在这里。”朝她脸上喷来的口气夹杂着鱼、洋葱和大麻的臭味。她在体育馆所练习的情境，对付的只有一名歹徒。

“不了，谢谢。”她说，尽量让声音保持镇定。

黑人男子悄悄靠近，抓住她另一边手腕，用真假音夹杂的声音说：“我们带你去找乐子。”

“这里没什么乐子好找的吧，是不是？”

三人同时朝门口望去。

她知道那名男子的护照里写着身高一米九二，但他站在香港尺寸的门口，看起来起码有两米一，而且看起来比一小时前魁梧两倍，两只手臂垂落身侧，稍微离开身体。男子不移动、不瞪视、不咆哮，只是冷静地看着那名白人，又说了一次：“是不是？有嘢2？”

卡雅感觉白人男子的手指在她手腕上收紧又放松，她也注意到黑人男子不断变换站姿。

“唔该3。”门口那名男子说。

卡雅感觉两人的手犹豫地放了开来。

“走吧。”门口的男子说，轻轻抓住她的手臂。

两人走出了门，卡雅觉得自己的双颊因为紧张和羞愧而发热。她之所以羞愧，是因为松了一大口气，因为她的脑袋在刚刚那种情况下

反应得非常缓慢，因为她非常愿意让男子打发那两个无害的、只是稍微打扰到她的毒贩。

男子陪她爬上两层楼，穿过一扇弹簧门，带她到电梯前按下下楼键，站在她身旁盯着电梯门上方的发亮面板，上头显示着“11”。“他们是外籍劳工，”男子说，“只是孤单又无聊而已。”

“我知道。”卡雅倔强地说。

“按G就可以到一楼，出了电梯门右转，然后直走，就可以到弥敦道。”

“请你听我说，犯罪特警队只有你具备追缉连环杀手的专业能力，毕竟逮捕雪人的警察就是你。”

“的确。”男子说。卡雅看见男子眼神微变，手指滑过右耳下方的下巴。“然后我就辞职了。”

“辞职？你是说休假吧？”

“辞职，也就是结束的意思。”

这时卡雅才注意到男子的右侧颌骨不自然地突出。

“甘纳·哈根说你离开奥斯陆的时候，他同意让你休假，等候通知。”

男子微微一笑。卡雅看见这个微笑完全改变了男子的面容。

“那是因为哈根搞不懂我的意思……”男子顿了顿，微笑消失，双眼盯着电梯上方的面板，现在面板显示的是“5”，“反正我已经不替警方工作了。”

“我们需要你……”卡雅吸了口气，知道自己如履薄冰，说话必须小心谨慎，但她也必须采取行动，以免男子再度从她眼前消失，“你也需要我们。”

男子的目光回到她身上。“你为什么会这样说？”

“你欠三合会钱，在街上用奶瓶买毒品，你住在……”卡雅做个鬼脸，“……这里，而且你身上没有护照。”

“我在这里逍遥得很，干吗要护照？”

电梯发出“叮”的一声，电梯门开启，咯吱作响，里头乘客的体臭味飘了出来。

“我不走！”卡雅说，声音大得出乎她意料。她看见电梯乘客的目光朝她射来，脸上混杂着不耐烦与好奇。

“你要走。”男子说，伸手抵住卡雅的背中间，轻轻但坚定地将她推进电梯。她立刻被电梯乘客紧紧包围，无法动弹，连转身都有困难。她转过了头，却只看见电梯门关上。

“哈利！”她高声大喊。

男子已消失在她视线之外。

4 性手枪

上了年纪的旅馆老板将手指按在头巾下方的额头上，陷入沉思，双眼用力盯着卡雅，看了好一阵子，然后拿起电话，拨打一组号码，用阿拉伯语讲了几句话，挂上电话。“要等一等，”他说，“也许行得通，也许行不通。”

卡雅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两人坐在狭长的柜台桌子两侧，看着彼此。

电话响起。旅馆老板接了起来，仔细聆听，一语未发，挂上电话。

“十五万。”他说。

“十五万美金？”卡雅不可置信地说。

“是港币，小姐。”

卡雅在心里计算了一下，十五万港币相当于十三万挪威克朗，大约是她被授权可动用金额的两倍。

午夜过后，卡雅找到男子时，已将近四十小时没有合眼。她在H区徘徊了三小时，经过一个个旅馆、咖啡厅、小吃店、按摩店、祷告室，并画出地图。最后她来到一家最便宜的廉价旅馆，住在这里的是来自非洲和巴基斯坦的外籍劳工，里面没有房间，只有一个个小隔间，没有门、没有电视、没有空调设备、没有隐私。大夜班杂务工让卡雅进来，看着她递来的照片，看了很久，又看着她手上拿着的一百元钞票，看了更久，然后才朝其中一个隔间指了指。

哈利·霍勒，她心想，找到你了。

哈利平躺在床垫上，呼吸几近无声，额头上有深深的皱眉纹。他

正在睡觉，右耳下方突出的颌骨显得更为明显。卡雅听见其他隔间传来男人的咳嗽声和鼾声。天花板在滴水，水珠滴落到砖地上，发出不悦的叹息声。接待处的霓虹灯发出冰冷的蓝色亮光，透过隔间入口射出长形光线。卡雅看见窗前有个衣柜，床垫旁有张椅子和一个装了水的塑料瓶。隔间里有股又苦又甜的气味，犹如烧焦的橡胶味道。奶瓶放在地上，旁边是个烟灰缸，上头有根烟屁股依然冒着烟。她在椅子上坐下，看见哈利手中拿着某样东西。那是一团油腻腻的黄褐色物体。卡雅在担任巡逻警员的时期见过很多哈希什，因此知道那样东西并不是哈希什。

将近两点时，哈利醒了过来。

卡雅听见他的呼吸节奏出现些许改变，接着他的眼白就在黑暗中闪烁。

“萝凯？”哈利低声说，旋即又沉沉睡去。

半小时后，哈利睁大双眼，吃了一惊，环视四周，立刻伸手往床垫底下摸去。

“是我，”卡雅轻声说，“卡雅·索尼斯。”

躺在她脚边的哈利停止动作，倒回床垫。

“你来这里干吗？”他呻吟一声，声音浓重，充满睡意。

“来接你。”卡雅说。

哈利哈哈一笑，闭着双眼：“接我？还不死心啊？”

卡雅拿出一个信封，倾身向前，递到哈利面前。哈利睁开眼睛。

“这是机票，”她说，“飞往奥斯陆的机票。”

哈利又闭上双眼：“谢了，我要留在这里。”

“既然我找得到你，他们迟早也找得到你。”

哈利并未回应。卡雅等待着，聆听哈利的呼吸声和水珠滴落的叹息声。哈利又睁开眼睛，揉揉右耳下方，以双肘撑起身体。

“你有烟吗？”

卡雅摇了摇头。哈利掀开薄被，站起来走向衣柜。他住在亚热带地区，肌肤却相当苍白，身体瘦到连肋骨都清晰可见，就算从背后也看得出来。他的体形显示他曾经是运动型身材，如今肌肉都已萎缩，只剩苍白肌肤下的鲜明黑影。他打开衣柜。卡雅看见他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甚是讶异。他穿上T恤和牛仔裤——昨天他穿的就是这身衣服——接着勉强从口袋里拉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

哈利穿上夹脚拖鞋，从卡雅身旁走过，打火机发出叮的一声。

“走吧，”他经过卡雅身旁时轻声说道，“去吃晚饭。”

时间将近凌晨三点，重庆大厦里的商店和餐厅都已拉下灰色铁卷门，只有李元餐馆还开着。

“你怎么会跑来香港？”卡雅问道，看着哈利。哈利正用一种不优雅但有效率的方式，将闪闪发亮的冬粉从白色汤碗塞进口中。

“搭飞机来的。你冷吗？”

卡雅下意识地将双手从大腿底下抽了出来。“可是为什么要选择香港？”

“我本来要去马尼拉，香港只是过境而已。”

“你去菲律宾要干吗？”

“跳进火山口。”

“哪一座火山？”

“呃，你能说出哪座火山的名字？”

“一座都说不出来，但我最近读过，菲律宾有很多火山，有些是在……呃，吕宋岛？”

“不错嘛。菲律宾一共有十八座火山，其中三座在吕宋岛。我想爬的是马荣火山，它的高度有两千五百米，是一座复式火山。”

“复式火山十分陡峭，是由喷发的熔岩不断堆积形成的。”

哈利停止咀嚼，看着卡雅：“马荣火山近代有喷发记录吗？”

“有很多次。有没有到三十次？”

“根据记录，一六一六年以来，它已经喷发过四十七次，最后一次喷发是在二〇〇六年。总共夺走至少三千条人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累积的压力爆发了。”

“我是说你。”

“我是在说我啊。”卡雅觉得自己似乎在哈利脸上看见一丝微笑，“我爆发了，在飞机上开始喝酒，所以在香港被请下飞机。”

“香港有很多飞往马尼拉的班机。”

“我发现马尼拉有的香港都有，只是少了火山而已。”

“比如说？”

“比如说距离挪威很远。”

卡雅点了点头。她读过雪人案的报告。

“最重要的是，”哈利用筷子指了指，“香港有李元冬粉。尝尝看，

这冬粉好吃到会让你想申请移民。”

“冬粉和鸦片？”

如此开门见山并不是卡雅的风格，但她知道自己必须咽下她天生的害羞个性。为了完成此行目的，她必须孤注一掷。

哈利耸了耸肩，专心吃冬粉。

“你会定时抽鸦片？”

“不定时。”

“为什么要抽？”

哈利开口回答，嘴里还有食物：“这样我才不会喝酒。我是个酒鬼。这是香港胜过马尼拉的另一个优点，这里的吸毒刑责比较低，监狱也比较干净。”

“我知道你有酒瘾，可是你也有毒瘾？”

“请定义毒瘾。”

“你必须吸毒吗？”

“不是必须，而是我想。”

“为什么？”

“为了麻木我的感官。我怎么好像在应征一份我不想做的工作，索尼斯？你有没有抽过鸦片？”

卡雅摇了摇头。她去南美洲自助旅行当背包客时，抽过几次大麻，但并不特别喜欢。

“但中国人抽过。两百年前，英国人为了平衡贸易逆差，从印度进口鸦片到中国，轻而易举就把半数中国人变成毒虫。”哈利用空着

的手弹了一下手指，“中国当局十分理智，禁止鸦片输入，于是英国人发动战争，只为了把中国人全都变成毒虫，好让他们乖乖归顺英国。这就好像美国人在海关没收了一些可卡因，于是哥伦比亚人跑去轰炸纽约一样。”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认为身为欧洲人，我有责任抽一点儿我们曾经进口到这个国家的害人毒品。”

卡雅听见自己发出哈哈的笑声。她真的需要睡上一觉。

“你去买鸦片的时候，我正好在跟踪你。”她说，“我看见了你交易的过程，你把钱放进奶瓶，再把奶瓶放在路边，回去拿的时候，里面装的是鸦片。是不是这样？”

“嗯，”哈利说，满口都是冬粉，“你以前在缉毒组待过吗？”

卡雅摇了摇头：“为什么要用奶瓶？”

哈利伸展双臂，高举过头，面前的汤碗已碗底朝天。“因为鸦片会发出恶臭，如果把鸦片球放在口袋里或包在锡箔纸里，缉毒犬就算在拥挤的人群中也闻得出来。放回来的奶瓶里没有钱，这样就不会有小孩或醉鬼在交易期间把奶瓶拿走，以前有过这种事。”

卡雅缓缓点头。她看见哈利开始放松下来，因此只要再继续努力就行了。一个人若是很久没用母语说话，一碰到同胞就会说个不停，这是人的本性。她继续往下聊。

“你喜欢马？”

哈利咬着筷子：“不怎么喜欢，它们很情绪化。”

“可是你喜欢赌马？”

“我喜欢，但我的恶习并不包括赌博成瘾。”

哈利微微一笑。卡雅再度觉得哈利的微笑让他变了个人，变得有人味、容易靠近、充满孩子气，令她联想到先前在棉登径瞥见的云层之外的天空。

“长期来说，赌博是一种胜算很低的策略，但如果你没什么可以输，它就是唯一的策略。我把我所有的钱和一些不属于我的钱，全都赌在一场赛事上。”

“你把你的一切全都赌在一匹马上？”

“是两匹。我买的是‘连赢’，也就是选出两匹马，赌它们跑第一和第二，随便哪一匹是第一或第二都可以。”

“你去跟三合会借钱？”

这是卡雅头一次在哈利眼中看见惊讶的神色。

“为什么规模庞大的中国帮派组织要借钱给一个没什么可以输，又会抽鸦片的外国人？”

“这个嘛，”哈利说，抽出一根烟，“外国人入境香港，护照上盖了通关印章之后三个礼拜，可以进入跑马地的贵宾包厢。”他点燃香烟，朝天花板的风扇呼出一口烟。风扇转得很慢，许多苍蝇停在上面兜风。“进贵宾包厢有服装限制，所以我去做了套西装。我才去两个礼拜，就尝到了赌马的乐趣。我认识了一个名叫贺曼·克鲁伊的南非人，他在非洲经营矿产生意，发了大财。就是他教我怎样优雅地输掉一大笔钱，我非常喜欢这个概念。第三个礼拜的赛马日前一天晚上，他邀请我去吃晚餐，席间他为了娱乐宾客，拿出他从刚果的戈马市收集来的非洲刑具，展示给我们看。我就是在宴席上，从克鲁伊的司机那里得到小道消息，说某场赛事最被看好的一匹马受伤了，但这件事却被保密，因为无论如何那匹马一定得上场。重点是那匹马很明显将会获胜，这使得彩金变少，也就是说，赌那匹马赢几乎赚不到什么钱。但如果你赌其他几匹马赢，就可能有钱赚。比如说，赌连赢。当然了，要赚钱，就得有很多赌本。由于我长得一脸老实相，又穿了一

套专门供人打量的西装，所以克鲁伊借钱给我。”哈利看着香烟的火光露出微笑，似乎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

“结果呢？”卡雅问道。

“结果那匹最被看好的马，以六个马身赢得比赛。”哈利耸了耸肩，“当我跟克鲁伊说其实我一文不名，他看起来真的替我感到遗憾，然后他很礼貌地解释说，他是个生意人，必须遵守做生意的原则。他向我保证，绝对不会动用刚果刑具，只是会把债权打折卖给三合会而已，但他也承认，这样做并没有好到哪里去。不过为了优待我，他愿意等三十六小时才卖出债权，好让我离开香港。”

“可是你没离开？”

“有时我的理解力不太好。”

“后来呢？”

哈利双手一摊：“后来我就搬来重庆大厦了。”

“未来有什么计划？”

哈利耸了耸肩。卡雅想起艾文给她看过性手枪乐队的一张专辑封面，上头有贝斯手席德·维瑟斯的照片，背景音乐放的是“没有未来，没有未来”。

哈利将香烟按熄：“你已经知道你需要知道的事了，卡雅·索尼斯。”

“需要？”卡雅蹙起眉头，“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不懂吗？”哈利站了起来，“你以为我说了一大堆鸦片和债务的事，是因为我是个寂寞的挪威人碰见祖国同胞吗？”

卡雅默然不语。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不是你们需要的人，这样你就可以好好回国，不用觉得自己没有完成任务，而且你也不会再在楼梯间碰上麻烦，我也可以回去安安稳稳地睡觉，用不着在那里猜想你会不会把我的债主引来找我。”

卡雅看着哈利，见他露出宛如苦行僧的严厉神情。矛盾的是，他的双眼却跃动着一种游戏的眼神，似乎在说，何必那么认真地看待一切，或者说得更明白一点儿：他一点儿也不在乎。

“等一等，”卡雅打开包，拿出一本红色小册子，递给哈利，同时观察他的反应。只见他翻看小册子，脸上浮现出不可置信的神情。

“见鬼了，这看起来像是我的护照。”

“的确是。”

“犯罪特警队应该没有这种预算吧。”

“你的债权贬值了，”卡雅说了谎，“他们打折卖给我的。”

“我希望你别在意，因为我不打算回奥斯陆。”

卡雅瞪着哈利好一会儿，内心惴惴不安。现下她别无他法，只能祭出最后一张王牌。甘纳·哈根说她必须等到最后，倘若那个浑蛋冥顽不灵，怎样都无动于衷，才能打出这张王牌。

“还有一件事。”卡雅说，做好了心理准备。

哈利挑起一道眉毛，也许他在卡雅的语气中察觉到了什么。

“这件事跟你父亲有关，哈利。”卡雅听见自己顺从直觉，直接称呼哈利的名字，她确信自己这样叫他是为了表示诚恳，而不是为了做出效果。

“我父亲？”哈利的口气颇为惊讶，似乎忘了自己还有父亲。

“对。我们联络过他，想问他知不知道你住在哪里。简而言之，他生病了。”

卡雅低头看着餐桌。

她听见哈利吐出一口气。“他病得很重？”哈利的语气又出现了困倦之意。

“对，很遗憾要由我来告诉你这件事。”

卡雅羞愧不已，依然不敢抬起头来。她等待着，聆听李元餐馆柜台后方的电视传来卡通片的机关枪声响。她吞了口口水，继续等待。再过不久，她就得去睡一觉了。

“飞机什么时候起飞？”

“八点，”卡雅说，“三小时后，我到重庆大厦外面接你。”

“我自己去机场就好，我得先去办几件事。”

哈利伸出手，卡雅用询问的眼神看着他。

“我需要我的护照。还有，你应该吃点儿东西，长点儿肉。”

卡雅犹豫片刻，才将护照和机票交给哈利。

“我信任你。”她说。

哈利面无表情地看了她一眼。

然后转身离去。

香港国际机场C4登机门上方的时钟显示现在是七点四十五分。卡雅决定放弃。哈利当然不会来。动物和人类受伤时，本能反应就是躲起来，而哈利·霍勒绝对受了伤。雪人案的报告对凶手所杀害的女子做了详细说明，但哈根补充了没有写在报告里的事，那就是哈利的前女友萝凯，以及萝凯的儿子欧雷克，最后也成为疯狂凶手的下手目标。

雪人案宣告侦破之后，萝凯就带着儿子飞离挪威，哈利也递出辞呈，接着就失去音信。哈利受伤的程度，远比卡雅想得严重。

卡雅递出登机证，朝空桥走去，开始思索该如何撰写报告，说明这场失败的任务。就在此时，她看见哈利穿过斜斜射入航站楼的一道阳光小跑过来，肩上背着素色旅行袋，手里提着免税商店的袋子，嘴里叼着香烟，一口接一口地喷。哈利在登机门前停下脚步，却不将登机证交给航空公司人员，只是放下袋子，用绝望的眼神看了卡雅一眼。

卡雅走回登机门。

“有问题吗？”她问道。

“抱歉，”哈利说，“我不能去了。”

“为什么？”

哈利指了指免税商店的袋子。“我忽然想到挪威海关规定一人只能带一条烟，我买了两条，除非……”他的眼睛眨也不眨，直视卡雅。

卡雅翻了个白眼，尽量不让自己露出松了口气的表情：“拿一条给我吧。”

“真是谢谢你。”哈利说，打开提袋。卡雅注意到提袋里没有酒。哈利拿出一条已开封的骆驼牌香烟，里头少了一包烟。

卡雅走在哈利前方，进入机舱，正好不让哈利看见她的嘴角情不自禁地泛起微笑。

卡雅只保持清醒到飞机起飞后不久。香港消失在飞机下方，哈利的眼睛瞪着缓缓接近的餐车，耳中听着餐车不时发出酒瓶相碰的欢乐声响。他闭上眼睛，用细若蚊鸣的声音回答空服员说：“不用，谢谢。”

卡雅不禁纳闷，哈根的判断真的正确吗？坐在她身旁的这名男子真的是他们需要的人吗？

接着她便沉沉睡去，梦见自己站在一扇紧闭的门前，耳中听见森林传来孤单凝滞的鸟叫声，听起来颇为怪异，因为太阳高挂天空，放射光芒。她把门打开……

她醒来时，头倚在哈利肩膀上，嘴角残留着干了的唾液。扩音器传出机长的声音，说飞机即将降落在伦敦希思罗机场的跑道上。

5 公园

梅莉·欧森喜欢在山上滑雪，但讨厌慢跑。她厌恶自己才跑一百米就气喘吁吁，厌恶双脚踏上地面时产生的震动，厌恶路人看见她时脸上浮现的困惑神情。她在路人眼中看见自己：颤动的下巴，松弛的赘肉在宽松的运动服下晃来晃去，嘴巴张开，露出鱼儿上岸后的那种无助表情，这种表情她在其他肥胖人士运动时也看得见。这就是为什么她一周三次去维格兰雕塑公园慢跑，时间都在晚上十点，因为这个时候公园里空无一人。维格兰雕塑公园是奥斯陆最大的公园，里面的小径纵横交错，路灯间隔甚远，因此当她气喘如牛地在黑夜中慢跑时，不太会有人看见，而看见她的人，更不太会认出她是芬马克郡的社会党国会议员。其实应该不能用“认出”这两个字，因为很少人见过梅莉·欧森。她说话时，不会像她那些比较上相的同事那样容易引起注意。通常她说话都是替家乡地区发言。此外，她在担任挪威议会代表期间，参加过两场会议，会中她既没发言，也没什么不妥的举止，至少她是如此看待自己。《芬马克日报》主编说她是“轻量级政治人物”，这句话包含了恶毒的言外之意，影射她的身材是重量级。然而这位主编并未排除有一天梅莉成为社会党政府一员的可能性，因为她符合最重要的条件：教育程度低、不是男人、不是奥斯陆人。

这位主编的一个观点可能是正确的，那就是梅莉的力量并非凭空而来，她平易近人，十分亲民，了解寻常百姓的想法，可以在自私自利的大都会投票者中代表他们。梅莉心直口快，这是她真正具备的从政条件，也是让她爬到现在这个位子的原因。她曾被允许参加几场辩论会，都获得成功，只因她口才好，又富机智，南部人称之为“北部人那一套”或“骁勇善战”。人们会注意到她是迟早的事，只要她甩掉几公斤体重就行了。调查显示，民众对肥胖过重的政治人物比较缺乏信心，因为大家都下意识地认为肥胖人士缺乏自我控制的能力。

她跑到上坡路段，咬紧牙关，放慢脚步。如果她诚实的话，会承认这时她其实比较像在走路，或是健走。是的，她正全力朝权力走

去。她的体重正在下降，从政的条件正在上升。

她听见背后传来碎石的嘎吱声，背脊立刻挺起，心跳也加快了些。三天前她慢跑时听过这个声音，两天前也听过。那两次都有人跟在她后头跑步，跟了将近两分钟，那声音才消失。上次梅莉转过头去，看见一个人身穿黑色运动服，头上罩着黑色兜帽，有如跟在她后头训练她的突击队员。只不过任何人都不可能有理由跑得像梅莉这么慢，更别说是突击队员了。

当然了，她无法确定是同一个人再度出现，但那脚步声告诉她，这是同一个人。再跑一小段上坡道路，就会抵达生命之柱，接着便是轻松的下坡，可以一路跑回家，跑回斯科延区，家里有丈夫等着她，还有一头不讨人喜欢、吃得太肥的罗威纳犬，给她带来安慰。脚步声越来越近。这个时候，晚上十点的无人公园就显得不那么美好。世界上有几件事会让梅莉感到害怕，但她最害怕的是外国人。是的，她知道这是排外心态，而且违反党内政策，然而恐外情绪其实包含合乎情理的生存策略。这时她希望自己曾对社会党推动的移民友善法案投下反对票，也希望自己曾发挥她恶名昭彰的个人特色，心直口快地表达过更多意见。

她的身体移动得太慢，大腿肌肉酸痛，肺脏拼命地想吸进更多空气。她知道自己很快就无法再移动。她的大脑试着对抗恐惧，试着告诉自己说，她并不是强暴案被害人的理想人选。

恐惧让她支撑到了坡顶，她看见了山坡下的景物，马瑟卢大道映入眼帘。一辆车子正在倒车，开出公园大门。她办得到，只剩不到一百米。梅莉踏上滑溜的青草，沿着下坡跑去，双腿只是勉力支撑。她已听不见背后的脚步声，所有声音都淹没在她自己的喘息声中。那辆车子已经倒到马路上，驾驶者换挡，从倒车挡打到前进挡，车子发出咔咔声。梅莉即将抵达下坡尽头，距离马路只剩几米，马路上的路灯放射出祝福的光芒。她的过重体重在下坡开始时给了她助跑的动力，但这时却无情地推着她往前跑，让她的双腿再也支撑不住。她头部往前，朝路面栽了下去，扑倒在灯光之下。她的腹部撞击着柏油地面，

汗湿运动服的聚酯纤维在地面上滑动，让她半滑半滚地向前滑去。最后梅莉趴在路上，嘴里尽是路上尘沙的苦味，双掌因为和路面碎石摩擦而受伤刺痛。

有人来到她身旁，抓住她的肩膀，将她翻了过来。她呻吟一声，双臂举到面前防卫。那人不是突击队员，而是一位戴帽子的老先生，老先生后方的车子开着车门。

“小姐，你没事吧？”老先生问道。

“你说呢？”梅莉说，一肚子火。

“等一等！我见过你。”

“呃，真没想到啊。”梅莉说，拨开老先生帮助她的手，挣扎着站了起来，口中发出嗯嗯啊啊的声音。

“你是不是演喜剧的？”

“你……”梅莉说，双眼望向寂静黑暗的公园，发挥她那恶名昭彰、心直口快的个性，“……关你屁事啊，死老头。”

6 回家

一辆沃尔沃亚马逊轿车开到奥斯陆加勒穆恩机场入境航站楼旁的人行道前，停了下来。这辆亚马逊属于沃尔沃车厂在一九七〇年生产的最后一批亚马逊轿车。

一群排成纵列慢步行进的托儿所幼儿，从亚马逊前方走过，身上穿的雨衣窸窣作响。有些幼儿好奇地望了这辆老爷车一眼，只见车子引擎盖上画着赛车条纹，挡风玻璃后方坐着两名男子，雨刷嗖嗖转动，刷去早晨落下的雨水。

乘客座上的男子是督察长甘纳·哈根。以往哈根看见一群儿童手牵手过马路时，脸上都会露出微笑，脑子里联想到团结一致、为他人着想、社会里人人彼此照应。但这时他联想到的却是搜索人员正在找寻一个可能身亡的被害人。坐上犯罪特警队队长的位子，就是会对你产生这种影响，不然你就会像某个风趣的同事在哈利·霍勒的办公室门上用英文写的那句话一样：我看得见死人。⁴

“这些托儿所小朋友跑来机场干吗啊？”驾驶座上的男子说。男子名叫毕尔·侯勒姆，这辆亚马逊是他最珍爱的宝贝，车内嘈杂却又极有效率的暖气装置、吸收过许多汗水的人造皮、积了灰尘的后置物板，都给他的内心带来平静。尤其是当引擎到达特定转速——大约是时速八十公里——行驶在平地上，录音带播放器放着美国乡村歌手汉克·威廉姆斯的歌曲时，最能给他带来平静。侯勒姆供职于布尔区的刑事鉴识中心，老家在史盖亚村，从小生长在山岳地带，脚上穿的是蛇皮靴子，有一张满月般的浑圆脸蛋和突出的双眼，这双眼睛让他时时刻刻都带着惊讶的表情。侯勒姆的这张脸曾让不止一位刑案调查指挥官跌破眼镜，因为他是继辉煌一时的韦伯之后，最有才干的犯罪现场鉴识员。侯勒姆身穿麂皮流苏软夹克，头戴牙买加毛线帽，帽子下方是茂盛的红色鬓角。哈根在北海这一片地区，没见过有人的胡子长得比侯勒姆更茂盛，他的大胡子几乎盖住了双颊。

侯勒姆将亚马逊开到临时停车场，车子喘了口气，停下来。两人开门下车。哈根翻起外套领子，但领子无法阻挡大雨轰炸他闪亮亮的头顶。他头顶周围的头发长得十分浓密茂盛，因此曾经有人怀疑哈根的发量其实完全正常，只是找了个古怪的发型设计师而已。

“告诉我，那件夹克真的防水吗？”哈根问道。两人朝航站楼入口大步走去。

“不防水。”侯勒姆说。

刚才他们在车上接到卡雅打来的电话，说北欧航空的班机提早十分钟降落，而且她失去了哈利。

他们走进弹簧门，哈根环视四周，看见卡雅在出租车柜台旁，坐在行李箱上。哈根对卡雅微一点头，便朝通往海关大厅的出境大门走去。他和侯勒姆趁几位旅客走出来、出境大门开启时，闪身而入。一名警卫立刻上前拦阻，哈根亮出证件，简洁地说了声：“警察。”警卫点点头，几乎是鞠了个躬。

哈根朝右走去，穿过海关人员、警犬、金属柜台，走进后方的小房间。那些金属柜台令他联想到病理研究所的推车。

哈根猛然停步，使得跟在他后面的侯勒姆差点儿撞了上去。一个熟悉的声音从紧咬的牙关之间传来。“嘿，长官，现在我没办法立正敬礼，非常抱歉。”

侯勒姆越过哈根的肩头往前看去。

眼前这幅景象将在他的脑海中萦绕多年。

只见一名男子扶着椅背，弯腰抬臀。这名男子对奥斯陆警察总署及全挪威的警局而言，无论是好是坏，都是个活生生的传奇人物。侯勒姆曾和这位传奇人物紧密合作，但无论再怎么紧密合作，都不像眼前那名海关人员跟他那样紧密。海关人员的一只手戴着乳胶手套，手的一部分隐没在传奇人物的苍白双臀之间。

“他是我的人，”哈根对海关人员说，亮出证件，“放了他。”

海关人员看着哈根，似乎不愿意让男子离开。这时一名年长的官员走进来，肩章上有一条金黄色条纹，他闭上双眼，微微点头。那名海关人员将手旋转最后一圈，抽了出来。传奇人物大声呻吟。

“把裤子穿上，哈利。”哈根说，别过头去。

哈利拉上裤子，对正在脱下乳胶手套的海关人员说：“你也觉得很爽吗？”

卡雅从行李箱上站了起来，看见三位同事走出出境大门。侯勒姆去开车，哈根去小商店买饮料。

“你经常被检查吗？”卡雅问道。

“每次都会。”

“我好像从来没被海关拦下来过。”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们会观察上千种小迹象，这些迹象你一个都没有，我至少有一半。”

“你认为海关有偏见吗？”

“呃，你有没有偷偷挟带过任何东西？”

“没有。”卡雅大笑几声，“好吧，我有。但既然他们这么厉害，应该看得出你也是警察，让你通过啊。”

“他们是看出来了。”

“少来了，这种事只会发生在电影里吧。”

“他们是看出来了，他们看出我是个堕落的警察。”

“是吗？”卡雅说。

哈利从口袋里翻出一包香烟。“你悄悄往出租车柜台那边看，那里有个眼睛细小、眼角有点儿下垂的男人，有没有看见？”

卡雅点了点头。

“我们出来以后，他拉了腰带两次，好像腰间挂了重物，可能是手铐或警棍之类的。一个警察如果当巡逻警察或是在拘留所工作了几年，就会养成这种习惯。”

“我也当过巡逻警察，可是我从来没有……”

“他现在是缉毒组的，负责监视走出海关大厅的旅客，看有没有人通过海关后看起来松了一大口气，或是直接往厕所走去，因为毒品没办法再留在直肠里。或是看看有没有旅客把行李交给别人，因为走私客找了个天真好心的白痴旅客，帮忙带一箱装有毒品的行李通关。”

卡雅侧过头，眯眼看着哈利，嘴角泛起一丝微笑：“或者他只是个平民百姓，只不过裤头一直滑下来而已，他正在等他妈妈，而你看走眼了。”

“当然可能，”哈利说，看了看表，又看了看墙上的钟，“我总是看走眼。墙上那个时间是正确的吗？”

亚马逊驶上高速公路，路灯洒下光芒。

前座的侯勒姆和卡雅聊得正起劲。美国民谣创作歌手汤斯·范·赞特通过录音带播放器，唱出抑郁的哭腔。后座的哈根在大腿上放了一个公文包，双手抚摸公文包柔滑的猪皮料子。

“我希望我可以说你看起来气色很好。”哈根低声说。

“我有时差，长官。”哈利说，他更像是躺在椅子上而不是坐着。

“你的下巴怎么了？”

“说来话长又无聊。”

“反正呢，欢迎你回来。很抱歉在这种状况下把你叫回来。”

“我以为我已经递出辞呈了。”

“你以前也递过辞呈。”

“那你到底希望我递几次呢？”

哈根看着这位前任警监部下，沉下双眉，声音也更低沉了：“我说过，很抱歉在这种状况下把你叫回来。同时我也很感谢你为上次那件案子贡献了很多心力，还让你和你心爱的人被卷了进去……呃，我想任何人碰上这种事，都会希望自己过的是别种生活。但这是你的工作，哈利，这是你最拿手的。”

哈利吸了吸鼻子，仿佛已染上典型的返乡感冒。

“目前为止已经发生两起命案了，哈利。我们连凶手用的是什么手法都不知道，只知道两件谋杀案是相似的。有了上次的宝贵经验，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哈根顿了顿。

“把它说出来又不会怎么样，长官。”

“我可不这么确定。”

哈利看着窗外倒退的褐色乡间景致，却看不见白雪的踪迹。“过去也有人喊过几次狼来了，事实证明连环杀手这种泯灭良心的禽兽非常少见。”

“我知道，”哈根点了点头，“雪人是在我任内、全国出现的唯一案例。但这次我们非常确定，因为被害人彼此之间毫无关联，血液里发

现的镇静剂又是同一种。”

“很棒的发现，祝你们好运。”

“哈利……”

“长官，请你去找个够资格的人来办这件案子。”

“你就很够资格。”

“我已经破碎了。”

哈根深深吸了口气：“那我们就把你拼回来。”

“已经拼不回来了。”哈利说。

“全挪威只有你一个人具备追缉连环杀手的技能和经验。”

“你们可以飞去美国找人。”

“你很清楚事情不能这样处理。”

“那我爱莫能助。”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目前已经死了两个人，哈利，都是年轻女子……”

哈根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个褐色档案夹。哈利挥了挥手打发他。

“我是说真的，长官。谢谢你替我买回护照，帮了我的忙，但是我已经不想再去看那些充满血腥的照片和报告了。”

哈根露出受伤的表情，但还是将档案放在哈利的大腿上。

“我只请你读一读这份报告，还有别告诉任何人我们在办这件案子。”

“哦？为什么？”

“事情很复杂，反正不要告诉别人就是了，好吗？”

前座两人的对话沉寂下来，哈利注视着卡雅的后脑勺。侯勒姆的这辆亚马逊是在“甩鞭损伤”⁵ 这个名词被发明之前生产的，因此座椅没有头枕。卡雅的头发别了起来，哈利可以直接看见她的细长脖子和苍白肌肤。他心想，她是那么脆弱，事情的变化是那么快速，几秒之内可以被摧毁的东西是那么多。生命就是如此，就是一连串毁坏的过程，从最初的完美状态开始一路崩坏。唯一无法确定的是，我们究竟是会突然消亡，还是逐渐衰亡。这是个悲观的想法，但这个想法却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直到车子穿过易普森隧道。这条毫无特色可言的灰色隧道是首都交通网的一部分，世界上任何城市都可能有这样一条隧道。然而就在此时，他心中浮现出一种感觉，一种莫大的、纯粹的喜悦，只因他在此地，他回到了奥斯陆，回到了家。这份喜悦充满全身，让他暂时忘记了自己回来的原因。

亚马逊在哈利身后驶离他的视线。他看着苏菲街五号的公寓，公寓墙上的涂鸦比他离开时多出许多，但底下的蓝色油漆依然如昔。

所以说，他拒绝了接下命案调查工作，他的父亲躺在医院病床上，这是他之所以回来这里的唯一理由。他并未告诉他们，倘若他可以选择要不要知道父亲生病的事，他会选择不要。因为他并不是为了爱而回来，他是出于羞愧而回来的。

他抬头看着二楼两扇黑沉沉的窗户，那是他家的窗户。

他打开栅门，走进后院。垃圾箱依然立在老位置。他答应哈根说会看一看命案档案，而这不过是为了顾及长官的颜面，毕竟犯罪特警队出了不少钱替他赎回护照。他推開箱盖，将档案丢了进去，垃圾箱里有破了的垃圾袋，咖啡渣、尿布、腐烂的水果和马铃薯皮全都跑了出来。他吸了口气，心想这垃圾的气味还真国际化。

他的两房公寓里，所有物品都在原位，却有哪里不太相同。屋子里有一种粉灰色的色调，仿佛虽然有人离开，却留下结霜的气息。他走进卧室，放下包，拿出一包未开封的香烟。这里一切如旧，跟死了

两天的尸体肌肤是同样的灰色。他躺上床铺，闭上眼睛，迎接熟悉的声响。比如说，屋顶排水槽的破洞渗出水滴，滴在闪闪发光的窗户铅框上。它发出的并不是香港重庆大厦天花板那种缓慢而抚慰人心的滴水声，而是热烈的敲击声，介于滴水和流水之间，仿佛在提醒他，时间正一点一滴、一分一秒地流逝，数字线的尽头正在接近。这让他想到意大利卡通人物“线条先生”，每次在四分钟的卡通短片结束时，线条先生总是会掉到漫画家的线条之外，被人遗忘。

哈利知道水槽底下的柜子里有一瓶半满的占边威士忌，是他离开公寓前喝剩的，他可以继续再喝。该死，数个月前他跳上出租车前往机场时，就已喝得烂醉，难怪他飞不到马尼拉。

他可以直接走进厨房，把剩下的威士忌倒进水槽。

他呻吟一声。

他的脑子一直在思索她像谁，这简直毫无意义。他知道她像谁。她像萝凯。她们全都像萝凯。

7 绞刑台

“可是我害怕啊，拉瑟穆斯，”梅莉·欧森说，“我就是害怕啊！”

“我知道。”拉瑟穆斯·欧森用温润的声音说，这声音已伴随他的妻子二十五年，陪伴她渡过政治抉择、驾照路考、愤怒风暴和古怪的恐慌发作。“这是当然的，”他说，伸出手臂环抱梅莉，“你工作得很辛苦，必须思考很多事情，你的脑子没有力气将那种念头挡在外头。”

“那种念头？”梅莉说，转头看着沙发上的丈夫，她早就已经对他们正在看的《真爱至上》DVD没兴趣了，“那种念头，那种垃圾，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是什么意思并不重要，”他说，指尖相触，“重要的是……”

“……你怎么想。”梅莉模仿他的语气说，“天哪，拉瑟穆斯，你不要再看费尔医生脱口秀了。”

他发出柔和的呵呵笑声：“我只是想说，你是挪威议会的议员，如果你觉得受到威胁，随时都可以申请保镖来保护你，不过这是你要的吗？”

“嗯……”梅莉发出满足的声音，拉瑟穆斯的手指开始按摩她最爱的部位，“你说‘你要的’是什么意思？”

“你想想看，这样会发生什么事呢？”

梅莉想了想，闭上眼睛，感觉丈夫的手指将平静与和谐按进她的身体。她是在芬马克郡阿尔塔市的挪威就业服务中心工作时认识拉瑟穆斯的。当时她获选为NTL干事，NTL是公务员工会，因此她被送去南部的索玛卡会议中心接受训练。第一天晚上，有个清瘦男子过来认识她，男子有一双炯炯有神的蓝色眼睛和快速后退的发际线，他的说话方式令她想起阿尔塔市青年俱乐部那些受到救赎而快乐无比的基督

徒，只不过他口中说的是政治。他担任社会党秘书，协助议员处理实际的行政工作、旅行事宜、媒体公关，有时甚至还要替议员写演讲稿。

拉瑟穆斯请梅莉喝啤酒，问她想不想跳舞。他们跳了四首越来越慢的经典老歌，身体有越来越多的接触，这时他问梅莉要不要加入，不是指要不要去他房间，而是指要不要加入社会党。

梅莉回家之后，开始参加阿尔塔市的社会党聚会，晚上就和拉瑟穆斯在电话上长谈，聊那天做了什么、想了什么。梅莉从未大声说出心里话：有时她觉得，他们共度的最美好时光，是分隔两千公里的那段时间。后来任命委员会打电话来，将她放上候选人名单，接着就像变魔术似的，她被选为阿尔塔市的市民代表。两年后，她成为阿尔塔市社会党副主任委员，来年，她坐上了郡议会的位子，就在此时，她又接到一通电话，这次是挪威议会的任命委员会打来的。

如今她在挪威议会有个小办公室，有个伙伴帮她准备演讲，规划未来政治之路的蓝图。她总是避免自己捅出大娄子。

“他们会派一个警察来照顾我，”梅莉说，“媒体会想知道为什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议员，需要花纳税人的钱请保镖陪她跑来跑去，一旦记者发现原来是因为这位女议员怀疑有人在公园跟踪她，他们一定会说，既然如此，奥斯陆的每位女性都可以用这种理由来花国家的钱，请警察保护。我不想申请保镖，别再说了。”

拉瑟穆斯静静一笑，手指继续按摩表示赞同。

风吹过维格兰雕塑公园的光秃树木，发出呼啸之声。一只鸭把头深深藏进羽毛，从黑漆漆的湖面上漂过。维格兰露天游泳池空荡荡的，里头只有成堆的腐烂树叶。这个地方似乎被永远遗弃，宛如失落的世界。风在深邃的游泳池里卷成旋风，在十米高空跳台下唱着单调的哀叹之歌。跳台矗立在夜空中，宛如一座绞刑台。

8 雪警

下午三点，哈利醒来。他打开包，放进一套干净衣服，又在衣柜里找了一件羊毛外套，出门而去。天空飘落的毛毛细雨唤醒了他，让他看起来颇为清醒。他走进施罗德酒馆烟雾弥漫的褐色空间，看见常坐的那张桌子有人，于是走到角落的电视下方。

他举目四顾，看见各桌的啤酒杯前有几张生面孔，除此之外，这里一如往昔。莉塔走了过来，将一个白色马克杯和一壶咖啡放在他面前。

“哈利。”莉塔说，不太像是欢迎的口气，比较倾向于想要确认是不是他。

哈利点了点头：“嘿，莉塔。有旧报纸吗？”

莉塔快步走到里头的房间，搬了一沓发黄的旧报纸出来。哈利一直不知道施罗德酒馆为什么会保留旧报纸，但他曾多次因此受惠。

“好久没见到你。”莉塔说，随即离去。哈利想起他为什么喜欢来施罗德酒馆，除了这里是距离他家最近的酒馆之外，更因为这里的服务生不会多话，懂得尊重客人的隐私，他们会注意到你再度上门光顾，但不会要求解释。

哈利喝下两杯咖啡，觉得意外地难喝，同时快速翻阅报纸，大致了解过去这几个月挪威王国发生了什么事。一如往常，没发生什么大事，这也是他最喜欢挪威的地方。

某人赢了“挪威偶像”选秀节目；某位名人在舞蹈比赛中被刷了下来；某位丙级足球选手被逮到吸食可卡因；船运大亨安德斯·高桐的女儿莲娜·高桐提早继承数百万家业，并和一名长相俊俏却不那么富裕的投资客订婚，未婚夫名叫东尼。《自由杂志》主编亚菲·史德普写到，挪威非常希望成为社会民主国家的典范，却现在才记起自己其实仍保

持君主政体，同时感到羞愧。看来一切如故。

哈利在十二月的报纸头条上，看见命案的报道。他辨认出卡雅所做的犯罪现场描述：命案发生在尼德兰区一处兴建中的复合办公大楼，死者死因不明，警方怀疑是他杀。

哈利翻过报纸，宁愿阅读某位政客的新闻，这位政客大吹大擂说他打算辞去职务，多花时间陪伴家人。

施罗德酒馆保存的报纸并不完整，但几周后的报纸出现了第二起命案的报道。

女性死者在马里达伦谷多夏湖旁的树林边被人发现，尸体躺在一辆废弃的达特桑轿车后方。警方并未排除这起事件涉及“犯罪行为”，但也未详细交代死因。

哈利浏览着这篇报道，判断警方保持沉默的原因很寻常：警方手上没有线索，一条也没有，仿佛雷达扫过空旷地带，屏幕上空无一物。

一共发生了两起命案，哈根却似乎很确定这两起命案是同一名连环杀手所为。那么其中的关联是什么？报纸没有报道的消息是什么？哈利发觉自己的脑子开始依循过去的模式，对案情抽丝剥茧。他咒骂自己竟然没有能力克制自己，将报纸翻到下一页。

把咖啡壶里的咖啡喝完之后，哈利在桌上留下一张皱巴巴的钞票，踏上街道。他将外套裹紧了些，眯起眼睛，望向灰色天际。

他朝一辆空出租车招手，车在人行道旁停下。司机倚过身子，打开后车门。现在很少看见出租车司机提供这种开门服务。哈利决定赏司机小费，并不仅仅是因为如此一来他可以直接坐上车，更因为车窗映照出他背后停着一辆车，车内方向盘的后方浮现出一张脸孔。

“国立医院。”哈利说，挪动身体，坐到后座中央。

“好。”

出租车驶离人行道，哈利看着后视镜。“哦，可以请你先去苏菲街五号吗？”

出租车来到苏菲街，靠边停靠，柴油引擎隆隆作响。哈利迈开大步，爬上楼梯，脑中评估着各种可能。三合会？贺曼·克鲁伊？还是他原有的妄想症？他的装备放在他飞往香港前存放的地方，也就是橱柜的工具箱中。装备包括过期的老证件、附有弹簧臂可用来快速上铐的两副海亚特快速手铐、史密斯威森点三八警用左轮手枪。

他踏上街道，并未左右查看，直接跳上出租车。

“要去国立医院了吗？”司机问道。

“往那方向开就行了。”哈利答道，望着后视镜。出租车转上史登柏街，再开上伍立弗路。他在后视镜里什么也没看见，这代表两种可能：第一，他原有的妄想症发作了；第二，那家伙是个行家。

哈利犹豫片刻，最后终于说：“我们去国立医院。”

出租车经过维斯雅克教堂和伍立弗医院，哈利的双眼紧盯后视镜。无论如何，他都不能把歹徒引到他最脆弱的地方，也就是他的家人所在之处，那正是歹徒最想下手的地方。

全挪威规模最大的医院就坐落在奥斯陆的山坡上。

哈利付了车钱，司机拿到小费连声道谢，又施展相同技巧，帮他开了后车门。

医院建筑物矗立在哈利面前，天上云层压得甚低，似乎要掀开屋顶。

他深深吸了口气。

欧拉夫·霍勒躺在床上，露出温柔又脆弱的微笑，看得哈利吞了口

口水。“我去了一趟香港，”哈利说，“去那里想想事情。”

“想通了吗？”

哈利耸了耸肩：“医生怎么说？”

“医生尽量什么都不说，这不是个好兆头，但我发现我更喜欢这样。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人都不太懂得如何去面对生命的真相。”

哈利心想，不知道他和父亲会不会聊到母亲的事？希望不会。

“你现在有工作吗？”

哈利摇了摇头。欧拉夫的白发垂落额前，相当整齐，令哈利觉得那不是父亲的头发，而是睡衣和拖鞋的随附配件。

“什么工作都没有？”欧拉夫说。

“警察学院要找我去教书。”

这句话十分接近事实。雪人案结束后，哈根给了哈利去警察学院教书的机会，同时让他休假。

“你要去当老师？”欧拉夫咯咯笑了几声，十分克制，仿佛笑得再大声就会要了他的命，“我以为你的处世原则是绝对不做我做过的事。”

“才不是呢。”

“嗯，你总是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像是跑去当警察……呃，我想我应该心存感激，幸好你没做我做过的事，我不是个好榜样。你知道，你妈过世以后……”

哈利才在这间白色病房坐了二十分钟，就已急着想离开。

“你妈过世以后，我努力想理出头绪，躲进自己的壳里，不论跟谁在一起都不快乐，好像感觉孤单会让我更靠近她，至少我是这么

想。但这么做是不对的，哈利。”欧拉夫露出温柔的微笑，仿佛天使的笑容，“我知道失去萝凯对你来说是很大的打击，但你不可以像我这样。你不能躲起来，哈利。你不能把门锁起来，把钥匙丢掉。”

哈利低头看着双手，点了点头，觉得似乎全身爬满蚂蚁。他需要一些东西，什么东西都可以。

一名男护士走进病房，自我介绍说他姓阿尔特曼。阿尔特曼举起一根注射器，要给欧拉夫注射助眠药剂。阿尔特曼说话有点儿咬舌音。哈利很想问，他可不可以也来一点儿。

欧拉夫在床上侧过身子，脸上的肌肤松垮下来，看起来比平躺时老了许多。他用空洞沉重的眼睛看着哈利。

哈利突然站了起来，椅脚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

“你要去哪里？”欧拉夫问道。

“我出去抽根烟，”哈利说，“很快就回来。”

哈利在矮砖墙上坐了下来，点燃一根骆驼牌香烟。坐在这里可以看见停车场。高速公路的另一侧是奥斯陆大学的校舍，欧拉夫曾在那里念书。哈利听过有人断言说，儿子总是会走上父亲的路，只不过换个形式、披上伪装，所谓脱离父亲的影响充其量只是幻觉罢了，儿子总是会回到父亲走过的路上，血亲的引力不仅强过你的意志力，它就是你的意志力本身。哈利总认为自己证明了这番言论的谬误，但为什么当他看着父亲枕在枕头上的那张赤裸荒芜的脸孔时，就仿佛是在照镜子似的？为什么当他聆听父亲说话时，就仿佛是在聆听自己说话？他听着父亲的想法和言语……那感觉就像是牙医精准地对着他的神经钻下去。因为他就是他父亲的翻版。可恶！他的目光在停车场里搜索到一辆白色丰田卡罗拉轿车。

总是白色，最没有特色的颜色。停在施罗德酒馆外的那辆卡罗拉就是白色的，而方向盘后方的那张脸孔，就是不到二十四小时前曾经看着他的那张脸孔，脸上有一对细小的眼睛，眼角下垂。

哈利抛掉香烟，快步走向医院。他踏上通往父亲病房的走廊，放慢脚步，转了个弯，来到开放的等候区，假装翻寻桌上的一沓杂志，同时用眼角扫描等候区里坐着的人。

男子将自己藏在一本《自由杂志》后头。

哈利挑了一本《视听杂志》——封面是莲娜·高桐和未婚夫的照片——转身离开。

欧拉夫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哈利弯下腰，将耳朵附在父亲的嘴巴上。欧拉夫的呼吸声非常微弱，哈利感觉脸颊旁有空气流动。

哈利在病床边的椅子上坐了一会儿，凝视着父亲，脑子里杂乱无章地冒出童年回忆，属于不同的人、事、物，全都是他清楚记得的回忆。

接着他将椅子放在门边，将门打开一道缝隙，然后等待。

半小时后，他看见那名男子离开等候区，踏进走廊。男子矮矮壮壮，哈利注意到他有一双少见的弓形腿，走起路来仿佛双膝之间夹着一颗海滩球。男子走进贴有国际通用男厕标志的门，拉了拉腰带，仿佛腰际系有重物。

哈利站起身来，跟了上去。

哈利在厕所门口停下脚步，吸了口气。他已有一段时间没做这种事了。接着他悄悄推门而入。

这间厕所仿佛是整个医院的缩影：干净、整洁、新颖、过大。沿着主墙壁设有六个隔间，门锁都没出现红色方块。较短的一侧墙壁设有四个洗手槽，另一侧较长的墙壁设有四个陶瓷小便斗，位于臀部高度。男子站在一个小便斗前，背对哈利，上方墙壁有一条水平通过的水管，看起来相当坚固。哈利掏出左轮手枪和手铐。男人在公厕避免互看是国际礼仪，即便是无意的眼神接触都可能招来杀机，因此男子并未转头朝哈利看来，即使当哈利极为小心地锁上厕所的门，缓缓走

到男子背后，用枪管抵住男子头颈之间那圈肥肉，轻声说了一句话后，男子也没转头。哈利有位同事曾经说过，在担任警察的职业生涯中，有句话至少应该拿出来讲一次：“不许动。”

男子乖乖听话，动也不动。哈利看见男子的身体变得僵硬，那圈肥肉冒出鸡皮疙瘩。

“举起手来。”

男子将短而有力的双臂举到头上。哈利倾身向前，立刻发现这举动失算了。男子的动作迅速无比。哈利在徒手格斗技巧方面下过很大功夫，深知发动攻击和承受攻击同样重要，其中的诀窍在于放松肌肉，了解冲击无法避免，只能降低。因此当男子倏然旋转，抬起膝盖，身形柔软犹似舞者时，哈利的反应只是顺着对方的攻击，身体随着对方踢来这脚的方向移动。男子的脚踢到哈利的臀部上方，哈利失去平衡，侧身着地，倒落在瓷砖地面，滑出对方的攻击范围。他躺在地上，并不移动，叹了口气望着天花板，拿出一包香烟，在嘴里插了一根。

“快速上铐，”哈利说，“我去芝加哥上FBI课程学来的。那时我住在卡比尼格林国民住宅，那地方烂透了，白人晚上什么事都不能做，除非你想出去被人洗劫。所以我只有坐在屋子里，练习两件事。第一是在黑暗中练习快速装弹退弹，第二是用桌脚练习快速上铐。”

哈利用双肘撑起身体。

男子依然站立，双手高举过头，两个手腕被铐在水管两侧，面无表情，瞪着哈利。

“是克鲁伊先生派你来的？”哈利用英文问道。

男子瞪着哈利，眼睛眨也不眨。

“还是三合会？我已经把钱还清了，你没听说吗？”哈利细看男子那张面无表情的脸。男子的面孔也许属于亚洲人，但他的五官或肤色

并不属于中国人。说不定他是蒙古人？“你找我干吗？”

没有回应。这可不妙，因为男子可能不是来要东西的，而是来进行某项任务。

哈利站起来，绕个半圆，从侧边接近男子，拿枪指着男子的太阳穴，伸出左手，搜索男子的西装外套。他的手碰触到冰冷的金属武器，接着找到皮夹，抽了出来。

哈利后退三步。

“我看看……尤西·科卡。”哈利拿出一张美国运通信用卡，凑到光线底下，“你是芬兰人？那我想你应该会说一点儿挪威语吧？”

没有回应。

“你当过警察对不对？我在加勒穆恩机场入境大厅看见你的时候，还以为你是缉毒组的便衣刑警。你怎么知道我搭那班飞机，尤西？我可以叫你尤西吧？用名字称呼命根子挂在裤子外面的男人，感觉好像比较自然。”

突然咳的一声，一口口水沿着轴心旋转飞越空中，落在哈利胸部。

哈利低头看着自己的T恤，只见混有口含烟的黑色口水正好落在字母O上头，拉成对角线，使得雪警乐团的英文Snow Patrol，变成了Snow Patrøl。

“看来你懂挪威文啰 6，”哈利说，“你替谁工作，尤西？你找我干吗？”

尤西脸上连一条肌肉都没动。有人在外头摇晃门把，咒骂几声，然后离开。

哈利叹了口气，举起手枪，对准芬兰人的额头，将击锤扳到待发位置。

“尤西，你应该认为我是个神智正常、头脑清楚的人吧，呃，我的头脑是很清楚，所以我知道，我父亲无助地躺在外面的病床上，这件事被你发现了，这样我就有了麻烦，而且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麻烦。幸好你带了枪，我可以跟警方说我是出于自卫才开枪的。”

哈利又将击锤往后扳了一些，一股熟悉的恶心感涌现。

“克里波。”

哈利扳动击锤的手指停了下来。“再说一次。”

“我是克里波的人。”尤西用瑞典语低声说，声调中带有芬兰腔。挪威婚礼的致辞人最爱用这种腔调讲话。

哈利凝视着尤西。他一点儿也不怀疑尤西在说谎，但这让他完全无法理解。

“皮夹里有证件。”尤西吼道，强抑着怒气。

哈利打开皮夹查看，抽出一张过塑证件。证件上的个人资料不多，但货真价实。眼前这名男子的确是克里波刑事调查部的警员。克里波刑事调查部简称克里波，是位于奥斯陆的犯罪调查中心，负责协助或主导调查全国性的谋杀案件。

“克里波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去问贝尔曼。”

“谁是贝尔曼？”

尤西发出短促的声音，难以听出那是咳嗽声还是笑声：“贝尔曼督察长，我的长官，你这可悲的家伙。好了，放开我，帅哥。”

“操！”哈利说，又看了看尤西的证件，“妈的，操！”他将皮夹扔在地上，朝门口走去。

“嘿！嘿！”

厕所门在哈利背后关上，尤西的喊叫声随之消失。哈利踏上走廊，朝医院出口走去，刚去过他父亲病房的男护士正好从另一头走来。两人靠近时，他对哈利点头微笑，哈利将手铐的小钥匙抛给他。

“阿尔特曼，男厕有个暴露狂。”

男护士出于反射动作，用双手接住钥匙。哈利感觉到阿尔特曼张口结舌，在背后看着他走出大门。

9 坠落

晚上十点四十五分，气温九摄氏度。梅莉记得天气预报说明天气温会回升。维格兰雕塑公园不见人影。露天游泳池令她联想到入坞修理的船只、风吹屋墙的荒废渔村、季节未到的集市场地。她脑子里浮现童年回忆的片段，像是在特隆贺门村游荡的溺毙渔夫，夜里他们会从海里出现，头发缠结着海草，嘴巴和鼻孔塞着鱼。这些亡者不用呼吸，但会发出有如海鸥般冰冷嘶哑的叫声。他们四肢肿胀，肌肤碰到树枝会劈啪破裂，却无法阻止他们朝特隆贺门村的孤立房舍前进。梅莉的爷爷奶奶住在特隆贺门村，而她躺在爷爷奶奶家的儿童房里，全身颤抖。梅莉吐气，继续吐气。

地面上沉静无风，但在十米高的跳水高台上，她感觉到空气不停流动。她觉得太阳穴、喉咙、胯间的血管不住跳动，血液蹿流四肢，新鲜而充满生命力。活着是美好的，只要活着就好。攀上高台之后，她几乎喘不过气，感觉忠心耿耿的心脏肌肉在疯狂跳动。她低头看着下方的空荡游泳池，只见月光洒在泳池内，闪耀着不自然的蓝色光芒。她看见泳池尽头的一端有个大时钟，指针停在十点零五分。时间凝止。她听得见城市的声音，看得见基克凡路的车辆灯光，那么近，又那么远，远到没有人听得见她的声音。

她正在呼吸，却又和死亡无异。她的颈部环绕着一条粗得有如系船索的绳子，她耳中听见海鸥的叫声，那是亡者的叫声，而她即将加入亡者的行列。但她脑中想的不是死，而是生，她非常希望继续活下去。她想着那些她还想去的小事和大事。她想去不曾去过的国家旅行，想看着侄子和侄女成长，想看着世界恢复理智。

一把刀的刀身映射着街灯的灯光，闪闪发亮。这把刀抵着她的喉咙。据说恐惧可以释放能量，但这种说法套用在她身上却不正确。恐惧偷走了她所有的能量，让她无力行动。一想到这把钢刀切进她肉里的滋味，她就无助地颤抖。因此当那人命令她翻越栅栏时她却爬不过去，泪水滑落双颊，犹如一袋豆子似的跌落在地上。她知道自己即将

面临什么命运。她会尽一切努力不被刀子切入，但知道最后终将无可避免。她非常渴望继续活下去，再多活几年、几分钟。人人心中都有这种对于生存的盲目疯狂驱动力。

她开始解释说她爬不过去，忘了那人曾叫她闭上嘴巴。刀子宛如蛇一般钻进她口中，划破她的嘴巴，旋转搅动，碰撞她的牙齿，咯吱作响，接着刀子抽出。鲜血立即涌出。面具底下传出低微的说话声，她被推了一把，沿着栅栏往前走，最后来到一处树丛，从栅栏缺口被推了进去。

梅莉吞下口中不断冒出的鲜血，望着脚下的壮丽风景。这片风景同样沐浴在蓝色月光中，空空荡荡，宛如一个只有法官的法庭，没有观众或陪审团；或一个只有刽子手的刑场，没有暴民。这是她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却无人观看。她忽然想到，自己生前就少有露面机会，没想到临死之前连这个机会也没有，而且现在她连话都没办法说了。

“跳下去。”

她看见这座公园即使在冬天也非常美丽。她希望泳池尽头那个时钟正常运作，这样她就可以看见自己苟延残喘的每一秒钟。

“跳下去。”那声音又说了一次。那人一定是取下了面具，因为他的声音变了。梅莉认出了他的声音。她转过头，大为震惊，瞪大眼睛，同时感觉一只脚踩上她的背部。她尖声大叫，刹那间地面在她脚下消失。在这惊异恐怖的片刻，她变得毫无重量，但地面正拉引着她，让她的身体坠落得越来越快。她看见泳池的蓝白色瓷砖快速朝她接近，准备将她撞个粉碎。

坠落到泳池底部上方三米处，环绕她颈部的绳子猛然收紧。那是一条老式绳索，由椴树和榆树纤维制成，毫无弹性。梅莉的肥胖身躯无法止住落势，立刻跟头部分离，撞上泳池底部，发出砰的一声闷响。她的头颈依然留在绳套上，并未流出太多鲜血。接着她的头颅向前倾斜，滑脱绳套，掉落在蓝色运动衣上，又咕咚咕咚地滚落到瓷砖上。

露天游泳池再度恢复沉寂。

第二部

不久之前，凶手就站在他们现在所站立的位置。哈利嗅闻着这里的空气气味。

10 通知

凌晨三点，哈利不再试图入睡，起身下床。他打开厨房水龙头，将玻璃杯凑到下方，直到水满溢出来，流过手腕。水是冰的。他下巴发疼。他的视线被钉在厨房料理台上的两张照片吸引过去。

其中一张照片皱巴巴的，照片中的萝凯身穿淡蓝色夏季洋装，但背景的季节不是夏天，她背后的叶子显示当时是秋天。她的深褐色头发散落在赤裸肩膀上，双眼似乎正在搜索镜头后方的人，也许是在搜索拍照者。这张照片是他拍的吗？奇怪，他竟然记不起来。

另一张是欧雷克的照片，是哈利用手机拍的，地点是荷芬谷体育场，时间是去年冬天，欧雷克正在上溜冰课。当时欧雷克是个瘦弱的小男生，但如果他继续接受训练，就能撑得起那件红色运动衣。现在他还好吗？他在哪里？萝凯是否能替他们母子在某处建立一个家，比他们在奥斯陆的家更为安全？萝凯是否认识了新朋友？当欧雷克疲惫或不专心时，是否还会称呼哈利为“爸爸”？

哈利关上水龙头，膝盖抵着水槽下的柜子，他知道这个柜子里有一瓶占边威士忌正在低声呼唤他的名字。

他穿上裤子和T恤，走进客厅，播放美国爵士小号手迈尔斯·戴维斯的《泛蓝调调》（Kind of Blue）专辑。这张是原始录音，声音并未经过调整，当时录音室的盘带转得稍微有点儿慢，因此整张专辑都出现些微失真，但要非常仔细才听得出来。

他听了一会儿，便调大音量，淹没厨房传来的轻声呼唤。他闭上双眼。克里波。贝尔曼。

他从未听过贝尔曼这个名字。他大可打电话去问哈根，但他懒得问，因为他大约猜到这是怎么回事，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让熟睡的狗儿继续沉睡。

哈利听到专辑最后一首曲子《佛朗明戈素描》（Flamenco Sketches），终于决定放弃，站起来离开客厅，往厨房走去。他来到玄关时左转，穿上马丁靴出门。

他在一个裂开的垃圾袋底下找到档案夹，档案夹表面附着一层物体，看起来像是干了的豆子汤。

他回到客厅，在绿色扶手椅上坐下，开始阅读，读得不寒而栗。

第一名被害女子名叫博格妮·史丹密拉，三十三岁，出生于挪威北部的莱旺厄尔市，单身，没有子女，住在奥斯陆市萨吉纳区。她是美发师，交游广阔，朋友多半为美发师、摄影师或时尚媒体圈的从业人员。她经常光顾奥斯陆的数家餐厅，其中几家非常时髦。此外，她还热衷户外活动，喜欢在山中小屋间走路或滑雪。

“她人可以离开莱旺厄尔，心却永远离不开莱旺厄尔。”这是警方询问时，同事对博格妮的普遍看法。哈利认为，说出这些评语的同事，应该都成功抹去了他们出身乡下的特质。

“我们都喜欢她。她是这个行业里少数不做作的人。”

“太难以置信了，怎么会有人要杀害她？”

“她人很好，以至于她爱上的男人不久之后都会开始剥削她，让她变成他们的玩具。她眼光太高，这就是问题所在。”

档案里有一张博格妮生前的照片，哈利细看这张照片。她有一头金发，也许不是天生的，长相普通，并不特别美丽，但打扮入时，身

穿军式夹克，头戴牙买加帽。打扮入时，人又太好，这两者可以并存吗？

她在七点到八点之间，前往莫诺餐厅参加《谢尼斯》时尚杂志的每月发表会和预展，并对一名同事兼朋友说，她会回家准备隔天的拍照事宜，这次摄影师想呈现的风格是“丛林遇见朋克与八十年代”。

他们认为博格妮应该会去附近的出租车搭乘站搭车，但那段时间经过附近的出租车司机（档案附有挪威出租车队和奥斯陆出租车队的计算机列表）都表示没见过照片中的博格妮，也并未搭载乘客前往萨吉纳区。简而言之，博格妮离开莫诺餐厅之后，就再也没人见过她，直到两名波兰籍泥水匠去工地上班，发现地下室铁门的挂锁被人撬开，入内查看，才发现博格妮倒卧在地面中央，身形扭曲，衣着完好。

哈利检视现场照片。博格妮身穿同一件军式夹克，脸上似乎擦了白色粉底，相机闪光灯在地下室的墙壁上投射出清晰的影子，拍照技术颇为利落。

病理医生分析博格妮死于晚间十点到十一点之间，她的血液中验出了克达诺玛，这是一种强效麻醉剂，采用肌肉注射之后可以快速发挥药效。但她的直接死因是溺毙，由口中伤口冒出的血液灌入肺部所导致。接下来就是最令警方头疼的地方。病理医生在博格妮口中发现二十四个穿刺伤口，呈对称排列，伤口深度同样都是七厘米，未穿透皮肤。警方对于何种武器或工具能造成这种伤口毫无头绪，他们从未见过这种东西。现场并未发现任何刑事鉴识证据，没有指纹，没有DNA，连鞋印或靴印都没有，这是因为前一天为了铺设加热管线和地板，专门清扫过水泥地面。鉴识员基姆·艾瑞克·罗克尔所整理的报告中附有一张照片，拍的是地上的两块灰黑色小石头，这两块小石头并非来自命案现场的周遭地区。基姆应该是哈利离开后才上任的鉴识员，他指出这类小石头经常卡在靴底的深沟纹中，待人踏上如水泥地之类的坚硬地面后才掉落。此外，这两块小石头相当独特，倘若后来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类似的石头，比如说在某条小石径上发现类似碎

石，应该可以比对成功。报告经过签名并注明日期之后，又加上一条补充项目：死者的两颗臼齿发现微量的铁和钶钽金属。

哈利猜出了结论是什么，于是快速翻阅档案。

另一名被害女子名叫夏绿蒂·罗勒斯，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挪威人，居住在奥斯陆市兰巴赛迪区，二十九岁。她是合格律师，独居但有男友，男友名叫艾瑞克·弗克斯德。警方讯问艾瑞克之后，就排除了他的嫌疑，因为案发当时，他正在美国怀俄明州的黄石国家公园参加地质学研讨会。夏绿蒂原本计划和艾瑞克一同前往美国，但认为工作优先，留下来处理一件重大地产纠纷案。

同事最后一次在公司看见夏绿蒂，是在周一晚上大约九点。她的尸体在马里达伦谷树林边的废弃轿车后方被人发现时，旁边就躺着她的公文包。除此之外，警方已排除地产纠纷案双方当事人的嫌疑。验尸报告指出，夏绿蒂的指甲底下发现少许涂料和铁锈，这符合犯罪现场报告的描述，即在那辆废弃轿车的后车厢锁头上发现许多刮痕，似乎夏绿蒂曾试图打开后车厢。警方详细检查后发现，锁头曾不止一次被撬过，但不太可能是夏绿蒂做的。哈利的脑海中逐渐构成影像，夏绿蒂被链条拴在某个东西上，这个东西又锁在后车厢里。哈利推测，这就是夏绿蒂试图逃脱的原因。而这样东西，凶手在行凶之后就带走了。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凶手为什么要使用这个东西？

警方讯问夏绿蒂工作的律师事务所中的一名女同事，她说：“夏绿蒂很有企图心，经常工作到很晚，可是她的工作效率有多高，我就知道了。她总是表现得很和善，但其实并不像她的笑容和地中海长相那样外向。基本上她很注重隐私，比如说她从不谈论男朋友的事，可是老板很喜欢她。”

哈利想象这位女同事跟夏绿蒂分享一件又一件关于自己男友的事，夏绿蒂却只是报以微笑。哈利擅于调查分析的头脑启动自动导航功能：也许夏绿蒂不喜欢黏腻的姐妹淘关系，也许夏绿蒂想隐藏一些事情，也许……

哈利细看照片。夏绿蒂轮廓分明，颇有姿色，眼眸是深色的，看上去有点儿像……可恶！他闭上眼睛，旋即张开，翻阅病理医生的报告，浏览相关文件。

他核对档案上的名字，看看是不是夏绿蒂，确定自己不是重复看了博格妮的档案。麻醉剂。口中有二十四处伤口。没有外伤。没有性侵害的迹象。唯一不同之处是死亡时间在晚上十一点和十二点之间。不过夏绿蒂的档案也有一条加注项目，牙齿上发现了铁和钶钽金属。也许鉴识中心后来才发现这项发现与案情相关，因为两名被害人的牙齿上都发现相同的物质：钶钽金属。阿诺演的终结者就是用钶钽金属制造的，不是吗？

哈利发现自己的头脑无比清醒，臀部坐到了椅子边缘。他感觉内心兴奋激荡，同时又感到恶心，就如同他喝下第一口酒，胃立刻开始翻搅，身体拼命想抵制酒精，但很快地，他就会渴求更多酒精。更多，更多，直到酒精将他摧毁，也摧毁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酒精和犯罪档案所带来的后果似乎相同。哈利倏地跃起，速度快得令他头晕。他抓起档案，明知档案太厚，还是设法将它撕成两半。

他捡起纸张，拿到楼下的垃圾箱，将文件从垃圾箱侧边丢下，再抬起垃圾袋，让文件滑落到垃圾箱底部。垃圾车应该明天或后天会来，他心中如此希望。

哈利回到绿色扶手椅前，坐了下来。

黑沉沉的夜色逐渐化为灰色，他听见城市发出苏醒的声音。除了彼斯德拉街第一波高峰车潮所发出的嗡嗡声之外，他还听见远处传来细微的警笛声，呜咽呜咽回荡起伏。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听见另一个警笛声响起。任何事件都有可能。接着又听见第三个警笛声。不对，这可不是寻常事件。室内电话响起。

哈利接了起来。

“我是哈根，我们接到混乱的……”

哈利挂上电话。

电话又响了起来。哈利望向窗外。他还没打电话给小妹。为什么还没打？因为小妹是他最忠实热情的仰慕者，他不想让小妹看见他这一面。小妹罹患了她口中所谓的“一点点唐氏症”，对于人生，小妹调适得比他好太多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他不想令她失望，那就是小妹。

电话铃声停止，随即又响了起来。

哈利抓起电话：“不，长官，答案是不要，我不想接这份工作。”

对方沉默了一秒钟，接着一个陌生的声音传来：“这里是奥斯陆能源公司，你是哈利·霍勒吗？”

哈利暗暗咒骂自己一声：“我是。”

“我们寄去的电费账单你都没按时交，你也没响应我们的最后要求，所以我现在打电话来通知你，今天午夜，我们会切断苏菲街五号的电力供应。”

哈利没有回应。

“我们收到积欠电费之后，就会恢复供电。”

“一共是多少？”

“积欠电费加上催缴和断电费用，再加上利息，一共是一万四千四百六十三克朗。”

一阵沉默。

“哈啰？”

“我还在，现在我手头有点儿紧。”

“积欠费用将交由账款催收公司收取。看来我们只好希望温度不

会掉到零度以下啰，是不是？”

“是。”哈利同意道，挂上电话。

外头的警笛声此起彼落。

哈利回房躺下，闭上眼睛躺了十五分钟，最后放弃，再度换上衣服离开公寓，搭上前往国立医院的电车。

11 印刷

今早醒来，我知道我又去了梦中那个地方。梦中的情境总是如此：我们躺在地上，血正在流，我往旁边看去，发现她正看着我们。她用哀伤的眼神看我，仿佛一直到现在才发现我是谁，一直到现在才摘去我的面具，发现我其实不是她要的男人。

早餐非常美好。电视文字广播上写着：“女议员陈尸维格兰露天跳水池。”新闻网站刊登大量相关新闻。报纸印刷，咔嚓、咔嚓，剪下。

不久之后，有些网站就会登出姓名。目前为止，警方的侦查行动只是一场闹剧，令人烦躁，而非兴奋。但这次他们将会投入所有资源，不会像调查博格妮和夏绿蒂的案子那样随便，毕竟梅莉·欧森是议员。这场闹剧到此为止，因为我已经指定了下一个被害人。

12 犯罪现场

哈利在国立医院入口外抽烟，只见头上的天空是浅蓝色的，脚下的城市躺在低矮的绿色山脊之间，为雾气所笼罩。这幅景象让他想起他在奥普索乡度过的童年，他和爱斯坦逃第一节课，跑去诺斯特朗市的德军碉堡游玩，并从那里遥望被浓雾笼罩的奥斯陆市中心。然而多年来，晨雾已随着工业与木材燃烧地点的转移，逐渐远离奥斯陆。

哈利用鞋跟踩熄香烟。

欧拉夫看起来气色好多了，也可能只是病房光线比较好。欧拉夫问哈利为什么微笑，还问他下巴到底怎么了。

哈利答说因为他笨手笨脚，心中却想不知道小孩是从几岁开始转变，变得开始保护父母，不让父母知道真相。最后他推断，应该是从十岁开始。

“小妹来过。”欧拉夫说。

“她最近怎么样？”

“她很好。她一听说你回来了，就说她会照顾你，因为现在她大了，你小了。”

“嗯，聪明。你今天怎么样？”

“很好，非常好，我想我差不多该出院了。”

欧拉夫露出微笑，哈利回以微笑。

“医生怎么说？”

欧拉夫依然微笑：“他说得太多了。我们要不要聊点儿别的？”

“好啊，你想聊什么？”

欧拉夫沉思片刻：“我想谈谈她的事。”

哈利点了点头，坐着聆听父亲述说他和哈利的母亲如何相识、结婚，又说起哈利小时候母亲生病的事。

“英格丽总是帮我，始终都在帮我，她很少需要我的帮助，直到她生病。有时我觉得她的病其实是个祝福。”

哈利心中一凛。

“她生病让我有机会报答她，你明白吗？我也真的报答她了，她要求我做什么我都答应。”欧拉夫直视着儿子，“几乎什么都答应，哈利。”

哈利点了点头。

欧拉夫继续往下说，说起小妹和哈利，说小妹非常温柔，哈利则拥有惊人的意志力。欧拉夫说一直以来他都很害怕，但没说出来，因为他和英格丽曾在哈利房门外聆听，听见哈利哭泣和咒骂一个个看不见的怪物。他们知道不能进门安慰哈利，让他安心，因为他会大发雷霆，对他们大吼大叫，说他们毁了一切，叫他们出去。

“你总是想一个人打败怪物，你也真的打败了，哈利。”

欧拉夫还说了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说哈利小时候直到五岁才会说话。有一天，哈利口中突然缓慢地、热切地冒出一整串句子，说的是大人的用字，他们都不知道这些字哈利是从哪里学来的。

“但你妹妹说得对，”欧拉夫微笑着说，“现在你又是个小男孩了，你不说话。”

“嗯，你要我说话吗？”

欧拉夫摇了摇头：“你得听我说，但今天我说够了，你改天再来。”

哈利用右手捏了捏父亲的左手，站了起来：“我可以去奥普索乡住几天吗？”

“谢谢你的提议，我不想麻烦你，可是那个房子需要有人照顾。”

哈利原本想告诉父亲他的公寓将被断电，但是作罢。

欧拉夫按了铃，一名面带微笑的年轻女护士走了进来，用天真且调情的口吻称呼欧拉夫的名字。哈利注意到父亲用低沉的声音对女护士说哈利要拿手提箱里的钥匙。哈利看见这个生病卧床的男人在年轻护士面前，如公鸟吸引母鸟般抖松羽毛。不知何故，哈利并不觉得可悲，只觉得事情本该如此。

哈利离开时，欧拉夫又说了一次：“她要求我做什么我都答应。”接着低声说，“只有一件事除外。”

女护士领着哈利前往置物室，并说医生想跟他说几句话。哈利找到手提箱里的钥匙，依照女护士的指示，敲了敲医生的门。

医生朝椅子点了点头，在旋转椅上倾身向前，五指相对：“你回来真是太好了，我们一直联系不上你。”

“我知道。”

“癌细胞扩散了。”

哈利点了点头。曾有人对他说，癌细胞的功能之一，就是扩散。

医生详细端详哈利，仿佛正在思索接下来该怎么说。

“没关系。”哈利说。

“没关系？”

“没关系，我准备听其他的了。”

“通常我们不会说患者还剩下多少时间，因为这样会伴随着判断

错误的风险和强大的心理压力。不过以你父亲的例子来说，我想我应该可以告诉你，你父亲已经活得比我们预期的还要久了。”

哈利点点头，凝望窗外，只见山下雾气依然很浓。

“你有手机吗？有事我们可以跟你联络。”

哈利摇了摇头。先前他听见的警笛声是不是被浓雾吞没了？

“有人可以帮你传达消息吗？”

哈利又摇了摇头：“这不是问题，我每天都会打电话来，也会来看他，这样可以吗？”

医生点点头，看着哈利站起身来，大步离去。

哈利抵达维格兰露天游泳池时，已是早上九点。维格兰雕塑公园占地五十公顷，但公共露天游泳池只占整个公园的一小部分，且四周设有栅栏，因此警方只要沿栅栏拉起一圈封锁线，在售票亭派警卫看守，就能轻轻松松封锁犯罪现场。犯罪记者仿佛秃鹰般飞扑而至，在栅栏外絮絮叨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能接近尸体。天哪，这次死的可是货真价实的女议员，难道社会大众没有权利一睹这位卓越人士的尸体照片吗？

哈利在“咖啡女孩”买了一杯美式咖啡，这家咖啡馆每到二月都会人行道摆设桌椅。哈利找了张椅子坐下，点燃香烟，看着聚集在售票亭前方的人群。

一名男子在哈利身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这不是哈利·霍勒吗？你跑哪里去了？”

哈利抬头看去，是《晚邮报》的犯罪线记者罗杰·钱登。罗杰点了根烟，朝维格兰雕塑公园指了指。“梅莉·欧森终于得偿所愿，到了今天晚上八点，她就会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选择在跳台上吊自杀？真是事业大跃进。”他转头望向哈利，做了个怪脸，“你的下巴是怎么

了？你的脸色看起来糟透了。”

哈利没有回答，只是啜饮咖啡，缓和静默的尴尬，希望这位记者能够识相，知道自己不想要他的陪伴，但希望渺茫。浓雾上方传来螺旋桨的轰鸣声。罗杰抬头望去。

“一定是《世界之路报》的记者，八卦报最喜欢雇直升机了，希望雾不会散掉才好。”

“嗯，没人拍到照片，总比他们拍到独家照片来得好？”

“没错。你对这案子有什么了解？”

“我知道的一定比你少，”哈利说，“夜间警卫在黎明的时候发现尸体，立刻报警。你呢？”

“头给绞断了。她好像是脖子套着绳索，从跳台顶端跳下来。她还蛮重的，你知道吧，体重超过一百公斤。”

“另外，警方在一处栅栏发现线头，可能来自她的运动服，她应该就是从那里进去的。警方并未发现其他线索，所以分析她可能是一个人来的。”

哈利吸了口烟。头给绞断了。这些记者说话的方式跟他们写文章的方式一样，用的是倒金字塔法则，也就是最重要的信息最先呈现。

“应该是清晨的时候发生的吧？”哈利试探地问。

“或是晚上。根据梅莉·欧森丈夫的说法，她昨天晚上九点四十五分出门慢跑。”

“这个时间去慢跑有点儿晚。”

“她应该都是这个时间去慢跑，喜欢觉得整座公园都是她的。”

“嗯。”

“对了，我去找过发现尸体的夜间警卫。”

“为什么？”

罗杰讶异地看了哈利一眼：“当然是为了得到第一手数据啊。”

“当然。”哈利说，吸了口烟。

“可是他好像躲起来了，不在这里，也不在家里，一定是被吓到了，可怜的家伙。”

“呃，这又不是他第一次在游泳池里发现尸体。我想指挥调查工作的警探一定会让记者找不到他。”

“不是第一次，什么意思？”

哈利耸了耸肩：“我接过两三次这里的报案，有一次是几个年轻人晚上偷溜进去，有一次是自杀案件，还有一次是意外。四个喝醉酒的朋友离开派对要回家，却玩心大起，比赛看谁敢站在跳水板最边缘的地方。赢得比赛的少年只有十九岁，年纪最大的是他哥哥。”

“我的老天。”罗杰非常配合地说。

哈利看了看表，仿佛赶时间似的。

“那条绳索一定很坚韧，”罗杰说，“头给绞断了，你听说过这种事吗？”

“汤姆·凯琛（Tom Ketchum）。”哈利说，一口喝完剩下的咖啡，站了起来。

“开车？”

“是‘凯琛’。墙洞帮的成员。一九〇一年在新墨西哥被处以绞刑，用的是标准绞刑台，只不过绳子太长。”

“哦，多长？”

“两米出头。”

“我还以为更长，那他一定很胖。”

“没有很胖。这件事告诉我们，头要被绞断是多么简单的事，不是吗？”

罗杰在哈利背后高喊几句话，哈利没听清楚。哈利穿过露天游泳池北边的停车场，继续越过草地，左转过桥，朝公园大门走去。沿路的栅栏高度都超过两米五。体重超过一百公斤。如果没人帮忙，梅莉再怎么试，都不可能翻越露天游泳池的栅栏。

哈利来到桥的另一头，左转前行，从另一边接近露天游泳池。他跨越警方拉起的橘色封锁线，来到山坡顶，在一处树丛旁停下脚步。近年来，哈利的记忆力退化得很快，但此地发生过的案件却清楚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他还记得跳水台上那四个少年的名字。年纪最长的哥哥回答哈利的讯问时，眼神冷淡，声调平板，伸手指向他们进入露天游泳池的地方。

哈利小心地踏出步伐，不希望破坏任何可能的线索，将树丛压到一旁。奥斯陆公园的维修计划似乎做得不够完善，栅栏破裂处仍在。

哈利蹲伏下来，查看破裂处的锯齿状裂口，便发现深色线头。梅莉并非偷偷溜进去，而是被人推进去的。哈利寻找其他线索，发现上方裂口挂着一片长长的黑色羊毛布料，裂口的位置很高，此人必定是站立着才有可能碰得到，而且是头部才碰得到。羊毛很合理，来自羊毛帽子。梅莉是否戴了羊毛帽？根据罗杰所说，昨晚九点四十五分梅莉离开家，来公园慢跑。哈利推测，这应该是她的日常行程。

哈利试着将这一幕化为影像。他想象在一个气候反常温和的夜晚，公园里有个满身大汗的胖女人正在慢跑。他并未看见羊毛帽，也看不见其他人戴羊毛帽。戴羊毛帽并不是因为天气寒冷，可能是为了不被看见或认出。黑色羊毛。说不定是全罩式头套。

哈利小心翼翼地踏出树丛。

他并未听见他们靠近。

一名男子举起手枪，指着哈利，那把枪可能是奥地利斯泰尔公司生产的半自动手枪。握枪男子留着一头金发，下巴强而有力，向前突出，口中发出呼噜笑声。哈利想起了握枪男子的外号。男子名叫楚斯·班森，隶属克里波，外号叫瘪四，就是美国卡通《瘪四与大头蛋》里的瘪四。

第二名男子身材甚矮，有一双少见的弓形腿，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哈利知道这名男子的外套内藏有枪和证件，证件上的名字听起来像芬兰名字。但吸引哈利注意的是第三名男子，这名男子身穿优雅的灰色军用风衣，站在前两名男子的另一侧。但从持枪男子和芬兰男子的肢体语言看来，他们似乎将一部分注意力放在哈利身上，另一部分注意力放在风衣男子身上，仿佛他们是风衣男子的延伸，而握枪的其实是风衣男子。但是最令哈利惊讶的，并不是风衣男子的脸蛋美得像女人；不是他的上下睫毛清楚浓密，令人怀疑他是否化妆；不是他的鼻子、下巴和脸颊的美丽线条；不是他的深灰色浓密头发剪了优雅发型，而且留得比警界的标准还要长；不是他晒成古铜色的肌肤上有许多无色的小伤疤，看起来仿佛接触过酸雨。这些都不是哈利惊讶的原因。令哈利惊讶的是风衣男子的恨意。他眼中放射出来的恨意似乎深深钻入哈利，猛烈到令哈利在身体上也感受到这股恨意的白炽与坚硬。

风衣男子正在用牙签剔牙，他的声音比哈利想象中还要高而轻柔：“你闯进了警方查案的封锁区，霍勒。”

“这倒是真的，我无可辩驳。”哈利说，环视四周。

“为什么你要闯进来？”

哈利看着风衣男子，默默地在心中否决了一个又一个答案，最后他发现自己没有答案。

“看来你很清楚我是谁，”哈利说，“不知道我有荣幸知道阁下是哪

位吗？”

“我想这对我们两个人来说，可能都没有什么荣幸可言，霍勒。所以我建议你马上离开，再也不要出现在克里波的犯罪现场，明白吗？”

“呃，我听见了，但我不是完全明白。如果我能协助警方，提供线索，关于梅莉·欧森如何……”

“你替警方带来的帮助，”风衣男子的温柔话声打断哈利，“就只是败坏警方的名声而已。霍勒，在我看来，你是酒鬼、犯法者、害虫。所以我的建议是，爬回你原来的石头底下，免得有人用鞋跟把你踩扁。”

哈利看着风衣男子，他的直觉和头脑一致同意：接受提议，撤退。你没有弹药可以反击。放聪明点儿。

他非常希望自己够聪明，这样他会很感激自己拥有的这种品格。他拿出一包烟。

“而这个人就是你，是不是，贝尔曼？你就是贝尔曼对不对？你就是派那只爱洗芬兰蒸汽浴的猩猩来跟踪我的天才，是不是？”哈利朝芬兰男子点了点头，“从这个行为来看，我怀疑你有能力踩扁……呃……呃……”哈利努力思索可以拿来比拟的东西，脑袋却一片空白。该死的时差。

督察长贝尔曼插口说：“快滚吧，霍勒。”他伸出拇指往背后比了比：“快点，滚开。”

“我……”哈利开口说。

“好，”贝尔曼说，脸上露出大大的微笑，“你被捕了，霍勒。”

“什么？”

“我已经说了三次，要你离开犯罪现场，你却不听。双手放到背

后。”

“听着！”哈利咆哮着，心中浮现出一种复杂的感觉，觉得自己是一只被人摸透的老鼠，被困在实验室的迷宫里，“我只是要……”

楚斯，也就是瘰四，扬起手臂，将哈利口中的香烟打到潮湿的地面上。哈利弯腰去捡，尤西的靴子踢上他的臀部，令他扑倒在地。哈利的头撞上地面，口中尝到泥土和胆汁的味道。他听见贝尔曼的轻柔话声在耳边响起。

“想拒捕吗，哈利？我已经叫你把手放在背后了，不是吗？我叫你把手放在这里……”

贝尔曼将手轻轻放在哈利的屁股上。哈利用鼻子呼吸，动也不动。他非常清楚贝尔曼的用意。贝尔曼想在现场有两名目击证人的状况下，引诱他袭警。根据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袭警可判处五年徒刑。游戏结束。哈利虽然清楚知道贝尔曼的意图，但他也知道这样下去，贝尔曼很快就会达到目的。因此他把注意力放在别的东西上面，想驱散瘰四的呼噜笑声和贝尔曼的古龙水香味。他想着她，想着萝凯。哈利把手放在背后，放在贝尔曼的手上，转过头。风吹散上空的雾气，哈利在灰色天空中看见跳水台的轮廓，又看见某样东西悬垂在跳水台上，也许是绳索。

手铐咔嚓一声，轻巧地扣了起来。

贝尔曼站在密戴敦街的停车场上，看着他们驾车离去，风轻轻吹动他的长风衣。

拘留所警员正在看报纸，他注意到柜台前来了三名男子。

“嘿，托尔，”哈利说，“我要一个非吸烟区、有景观的房间。”

“嘿，哈利，好久不见。”托尔从背后的柜子拿出一把钥匙，交给哈利，“这间是蜜月套房。”

瘰四倾身向前，抢走钥匙，咆哮说：“他才是犯人，你这个老饭桶。”哈利在托尔脸上看见不解的神色。

哈利对托尔做个鬼脸，表示抱歉。尤西给哈利搜身，搜出几把钥匙和一个皮夹。

“托尔，你可以打电话给甘纳·哈根吗？他……”

尤西抓住手铐，手铐嵌入哈利的肌肤。哈利磕磕绊绊地跟在那两名克里波警员身后，朝拘留室走去。

他们将哈利关进长两米五、宽一米五的拘留室，尤西回到托尔面前，签了文件，瘰四则站在铁栏杆外，看着哈利。哈利看得出瘰四胸口似乎有东西要爆发，于是等待着。瘰四压抑的怒气终于爆发，话声发颤。

“感觉怎么样啊？你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逮到两个连环杀手，还上电视？现在你却在这里，从铁栏杆里往外看，感觉怎么样啊？”

“你在气什么，瘰四？”哈利柔声问道，闭上眼睛。他感觉到自己身体肿胀，像是长途航行后回到岸上。

“我没生气，不过对于开枪射击那些好警察的人，我有一肚子怒火。”

“你这句话有三个错误，”哈利说着，在拘留室的床上躺了下来，“第一，你所谓的那些警察只有‘一个’。第二，汤姆·沃勒警监不是好警察。第三，我没对他开枪，我只是把他的手臂扯下来而已。就是这里，从肩膀这里扯下来。”哈利用手比了比。

瘰四的嘴巴张开又合上，未发一语。

哈利再度闭上双眼。

13 办公室

哈利再睁开双眼时，已在拘留室里躺了两小时。甘纳·哈根站在铁栏杆外，拿着钥匙试着把门打开。

“抱歉，哈利，我刚刚在开会。”

“对我来说刚刚好，长官。”哈利说，在床上伸了个懒腰，“我被释放了吗？”

“我问过警方的律师，他说没问题。拘留只是暂时扣留，不是刑罚。我听说是克里波的人带你进来的，发生了什么事？”

“我还希望你告诉我呢。”

“我能告诉你？”

“我一到奥斯陆，就被克里波跟踪了。”

“克里波？”

哈利坐了起来，伸手摸了摸头上有如刷子般的短发：“他们跟踪我到国立医院，还通过正式手续逮捕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长官？”

哈根抬起下巴，搓揉喉头的肌肤：“该死，我早该料到这些才对。”

“料到什么？”

“我们全力追查你的下落，这件事一定会泄露出去，贝尔曼一定会设法阻止。”

“你可以提示一下主要原因吗？”

“我跟你说过了，这事很复杂，跟警界的创伤和合理化思考有关，也跟管辖权有关。老战争了，犯罪特警队对上克里波，以及挪威这个小国家是否能提供足够的资源给两个具备平行专业的部门。自从克里波由新上任的副部长掌管之后，相关的讨论就沸沸扬扬，这个新任副部长就是米凯·贝尔曼。”

“告诉我他的事。”

“你是说贝尔曼？他从警察学院毕业，在挪威服务一小段时间后，就申请前往海牙的欧洲刑警组织，后来回到克里波任职，被认为是金童，前途看好，但自从他想任用欧洲刑警组织的一名外籍前同事之后，就风波不断。”

“不会是那个芬兰人吧？”

哈根点了点头：“尤西·科卡。这个人在芬兰受过警察训练，但不符合挪威警方的正式任用标准。后来工会发飙了，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让科卡以交流名义，暂时被克里波雇用。贝尔曼的下一步棋，就是清楚地定出规矩，凡是遇上重大命案，必须由克里波决定案子要交由克里波还是警方来调查，不能由警方决定。”

“然后呢？”

“不用说，我们当然无法接受。警署编有全国规模最大的重案组，应该由我们来决定我们要侦办奥斯陆警区的哪件案子，我们需要什么帮助，是不是要请克里波接手。克里波之所以成立，是为了提供专业知识给负责侦办命案的警区，但贝尔曼一上任就用皇帝般的姿态，赋予克里波这些权力。后来司法部也被拖了进来，他们很快就发现这是个好机会，可以进行长久以来警方一直避免发生的事，也就是把命案集中调查，形成一个专门的命案调查中心。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们提出的关于标准化和闭门造车所带来的危险，以及当地知识的重要性、命案的扩散、人才招募和……”

“谢谢，我认为这些考虑是对的，你不用再对我宣扬。”

哈根扬起一只手：“好，可是现在司法部想出了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司法部说他们要从务实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一切都在于如何用最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来利用稀少的资源，如果克里波可以证明他们能在没有警方的妨碍下，达到最好的成果……”

“那么所有的权力都会集中到布尔区的克里波总部，”哈利说，“贝尔曼会有一间大办公室，犯罪特警队再见。”

哈根耸起肩膀：“差不多是这样。夏绿蒂·罗勒斯被发现陈尸在达特桑轿车后方之后，我们发现她的案子跟新大楼地下室的女子命案有许多相似之处，于是正面冲突就发生了。克里波说虽然这两具尸体是在奥斯陆发现的，但双重命案属于克里波的管辖范围，不属于奥斯陆警区，接着就开始进行独立调查。他们知道司法部是否支持他们，就看这案子了。”

“所以重点在于我们要在克里波之前抢先侦破命案？”

“我说过了，这件事很复杂。克里波拒绝跟我们分享信息，尽管他们一点儿进展也没有，他们还转而寻求司法部的支持。警察署署长接到了司法部打来的一通电话，说他们想看看克里波如何侦办这件案子，直到他们做出决定，如何分配未来的地区权责。”

哈利缓缓摇头：“我开始明白了，所以你们狗急跳墙……”

“我不会这样说。”

“狗急跳墙到要去把以前那个猎捕连环杀手的霍勒给挖出来，霍勒已经是局外人，不在警方的发薪名单中，但可以暗中帮忙调查。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跟别人提起这件事的原因。”

哈根叹了口气：“反正，很显然这件事已经被贝尔曼发现，他还开始监视你。”

“他想看看你是不是服从司法部的要求，看看可不可以当场逮到我阅读旧档案或讯问旧证人。”

“或是采取更有效率的方式：让你失去资格，把你从游戏中除名。贝尔曼知道你只要犯下一个错误，就足以让你停职，比如说你在执勤时喝一杯啤酒，或违反规定。”

“嗯，或是拒捕。他想得可更远呢，那个王八蛋。”

“我会跟他说你不想接这件案子，这样恶搞警察同袍毫无意义可言。”哈根看了看表，“我还得忙，先放你出去吧。”

两人走出拘留所，穿过停车场，在警署门口停下脚步。警署是一栋由钢筋水泥建造而成的大型建筑，坐落在公园后方，旁边矗立着波特森监狱的灰色老围墙。波特森监狱是奥斯陆地区监狱，通过地下通道与警察总署相连。警察总署所在的山坡下方是格兰区，一路延伸到峡湾和港口。山下楼房的外表呈现出苍白的冬季颜色，甚是肮脏，仿佛天空降下灰烬，落于其上。港边的起重机伫立在天空下，宛如绞刑台。

“不是很美对不对？”

“对。”哈利说，吸了口气。

“不过这座城市具有某种特质。”

哈利点了点头：“的确。”

两人站立了一会儿，双手插在口袋中，为这座城市感到惊奇。

“有点儿冷。”哈利说。

“不会啊。”

“应该是不会，但我体内的温度调节装置还设定在香港的气温。”

“原来如此。”

“楼上有咖啡在等你对不对？”哈利朝六楼望去，“还是有工作在等你？梅莉·欧森的案子？”

哈根默然不答。

“嗯，”哈利说，“梅莉·欧森的案子也被贝尔曼和克里波抢走了。”

哈利穿过六楼红区的走廊，受到众人的点头示意与惊奇注目。他在警署大楼也许是个传奇人物，但从不是个受欢迎的人物。

他们经过一间办公室的门，门上贴着一张A4白纸，上面写着“我看得见死人”。

哈根清了清喉咙：“我必须把你的办公室让给麦努斯·史卡勒，其他地方都快挤爆了。”

“没关系。”哈利说。

他们去小厨房各自拿了一个纸杯，斟了声名狼藉的过滤咖啡。

哈利走进哈根的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那张椅子他坐过无数次。

“这个你还留着。”哈利说，用下巴比了比桌上的纪念品。那东西乍看之下像是个白色的惊叹号，但其实是经过防腐填充的小指。哈利知道那根小指属于“二战”时的一名日军大队长，这名大队长在日军撤退时，在军中弟兄面前割下小指，对于无法回去捡取弟兄尸体表达歉意。哈根过去在学校教中级管理领导学时，很喜欢拿这则故事来当例子。

“你也还是老样子。”哈根朝哈利的手点了点头，哈利拿纸杯的那只手依然少了根中指。

哈利表示同意，喝口咖啡。咖啡依然是老味道，喝起来宛如液态

柏油。

哈利皱眉蹙额：“我需要一个三人小组。”

哈根缓缓啜饮咖啡，放下纸杯：“不用更多人？”

“你老是问这个问题，你知道我不跟一大群警探工作的。”

“既然如此，我不会再抱怨，越少人参与，被克里波和司法部听见风声，发现我们在调查双重命案的概率就越低。”

“是三重命案。”

“等一等，我们还不知道梅莉·欧森……”

“女子夜晚独自出门，遭到挟持，以非传统手法杀害。这是凶手第三次在奥斯陆犯案。相信我，这是三重命案。不管参与的调查人员有几个，我都可以向你保证，我们会非常小心，不和克里波出现交集。”

“好，”哈根说，“这我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们的调查行动曝光，跟犯罪特警队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哈利闭上双眼。哈根继续往下说。

“当然了，对于犯罪特警队人员涉入这件案子，我们会表示遗憾，但我们也会清楚说明，这是特立独行出了名的哈利·霍勒的个人行为，犯罪特警队队长毫不知情，而你会证实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哈利睁开双眼，凝视哈根。

两人目光相接。“有问题吗？”

“有。”

“说吧。”

“消息是从哪里走漏的？”

“你是说？”

“谁会把消息透露给贝尔曼知道？”

哈根耸了耸肩：“据我所知，贝尔曼对于犯罪特警队的内部情报，应该没有一套有系统的取得方式，他可能是从许多地方嗅出你重返岗位的迹象。”

“我知道麦努斯·史卡勒习惯到处乱说话。”

“别再问我问题了，哈利。”

“好。那我们要在哪里开张？”

“对，对。”哈根连连点头，仿佛这件事他们已经讨论过了，“至于办公室嘛……”

“是？”

“我说过了，这里已经快挤爆了，所以我们得在外面找个地方，可是又不能太远。”

“好，哪里？”

哈根望向窗外，目光射向波特森监狱的灰色围墙。

“你是开玩笑吧？”哈利说。

14 招兵买马

毕尔·侯勒姆走进位于奥斯陆布尔区的鉴识中心。阳光不再投射于屋舍上，让整座城市陷入午后的阴郁。停车场停满了车，克里波入口对面的马路上，停着一辆白色巴士，车顶装有碟形天线，车身漆有挪威广播公司的标志。

办公室只有一人，也就是侯勒姆的上司贝雅特·隆恩。贝雅特是个异常苍白、身材娇小、举止文静的女子。不认识贝雅特的人，会认为她难以领导一群鉴识员，因为这群人经验老到、十分专业、性情古怪、颇为自我、无惧冲突。认识贝雅特的人，会明白只有她才能制得住这群鉴识员。贝雅特先后失去两名警察亲人，先失去父亲，再失去她孩子的父亲，但她仍屹立不倒，骄傲自重，因此这群鉴识员相当尊敬她。此外，她在鉴识团队中是最优秀的人物，全身上下散发出一种无可挑剔、正直诚实的光辉。每当她垂下目光，脸颊泛红，低声下达命令，手下就会立即开始行动。因此侯勒姆一接到通知，就立刻来到鉴识中心。

贝雅特坐在椅子上，椅子拉得十分靠近电视屏幕。

“电视正在直播记者会，”贝雅特说，并未转头，“找地方坐。”

侯勒姆立刻认出屏幕上的人物，心头浮现出一种奇特感觉。他正在观看的画面信号，是从地面传送到数千千米高的人造卫星再传送回来的，只为了让他看见对街正在发生的事。

贝雅特调高电视音量。

“你的理解没错，”米凯·贝尔曼倾身向前，对着面前桌上的麦克风说，“目前我们还没掌握到线索或嫌犯。我要重申一次：我们尚未排除自杀的可能。”

“可是你刚才说……”记者席上的一名女记者开口说。

米凯打断女记者的话：“我说我们认为死因可疑。我想你应该对这个术语很熟悉吧，如果不熟悉的话，那你可能.....”他并未把话说完，让这句话余音缭绕。他指了指摄影机后方的一名记者。

“我是《斯塔万格晚报》记者，”一个操罗加兰郡方言的声音细缓地响起，“警方是否发现了这名死者和另外两名死者之间的关联？”

“没有！如果你仔细听，就会听见我说，我们并不排除其中有所关联。”

“我听见了，”那声音缓慢而沉着地用方言继续说，“但我们对你的想法比较有兴趣，对你并不排除的事比较没兴趣。”

侯勒姆看见米凯用恶毒的眼光瞪了那名记者一眼，嘴角因为不耐烦而紧绷。米凯身旁的一名便衣女警官伸手遮住麦克风，倾身向前，在米凯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督察长米凯的脸顿时沉了下来。

“米凯·贝尔曼正在接受如何应付媒体的速成训练，”侯勒姆说，“第一课，安抚记者，尤其是地方报社的记者。”

“他才新官上任，”贝雅特说，“不过他学得会的。”

“你这样认为？”

“对啊，贝尔曼是个懂得学习的人。”

“我听说谦逊很难学。”

“真正的谦逊很难学，这倒是真的，但是在恰当的时候屈服，是基本的现代沟通原则，这就是妮妮正在教他的。贝尔曼是个聪明人，应该懂得分辨。”

画面中的贝尔曼咳了一声，逼自己露出孩子气的微笑，倾身对着麦克风：“如果我说话有点儿鲁莽，我在这里道歉。对我们大家来说，今天都是漫长的一天，希望各位能够了解，我们只是急着回去继续调查这起不幸事件而已，所以这场记者会必须到此结束。各位如果

还有其他疑问，请把问题交给妮妮，我保证今天稍晚、在截稿期限之前一定会回答。这样好吗？”

“我说吧？”贝雅特发出胜利的笑声。

“一个明星诞生了。”侯勒姆说。

屏幕上的画面收缩成一个光点，贝雅特转过头来：“哈利打过电话来，他希望我把你外借给他。”

“我？”侯勒姆说，“要干吗？”

“你很清楚要干吗，我听说哈利抵达机场的时候，是你跟甘纳·哈根去接的他。”

“哎呀。”侯勒姆堆起笑容，露出上下两排牙齿。

“我猜哈根是希望你能在‘说服行动’中派上用场，他知道你是少数哈利喜欢共事的人。”

“连说服都说不上，哈利直接就拒绝了这份工作。”

“但现在他似乎改变心意了。”

“嗯哼？他怎么会改变心意？”

“他没说，他只说外借这件事应该经过我同意。”

“当然，你是鉴识中心主任。”

“哈利不会把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我很了解他，你也知道。”

侯勒姆点了点头。他的确知道。他认识杰克·哈福森，贝雅特的伴侣，当时杰克是贝雅特即将出世的孩子的父亲，在替哈利工作期间遇刺身亡。那是个寒冷的冬日，地点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基努拉卡区，杰克胸部中刀。事发之后不久，侯勒姆抵达现场，看见温热的鲜血渗入蓝色冰雪。一名警察因公殉职。没有人责怪哈利，只有哈利责怪自

己。

侯勒姆抓了抓络腮胡：“所以你怎么回答？”

贝雅特深吸一口气，看着记者和摄影师匆匆走出克里波大楼：“我的回答就跟现在我要和你说的一样。司法部已经公布，克里波拥有这件案子的优先调查权，因此针对这件案子，我只能把鉴识员外借给贝尔曼。”

“但是呢？”

贝雅特手中拿着一支比克牌原子笔敲打桌面，甚是用劲：“但是除了这次的双重命案之外，还有其他案子需要调查。”

“是三重命案。”侯勒姆说，他看见贝雅特投来锐利的目光，又补上一句，“相信我。”

“我不知道霍勒警监到底在调查哪件案子，但绝对不是这几件命案，他跟我完全同意这一点。”贝雅特说，“因此你被外借去调查一件案子或多件案子，而我并不知道究竟是哪些，时间是两个星期。五个工作日之后，不管你调查的是什么案子，都必须把第一份报告的复本交到我桌上来，明白吗？”

卡雅·索尼斯的内心像太阳般放射着光芒，心头浮现出一股难以抗拒的冲动，想在旋转椅上转几圈。

“只要哈根同意，我就加入。”她说，尽量掩饰亢奋的心情，耳中却听见自己的声音欢喜无比。

“哈根已经同意了，”男子高举一只手，撑在门框上，在卡雅的办公室门口形成一条对角线，“所以这个小组只有你、我，还有侯勒姆，而且我们要办的案子必须保密。明天就开始工作，早上七点来我办公室集合。”

“呃……七点？”

“Sieben 7。七。七点整。”

“了解，哪一间办公室？”

男子露齿而笑，回答了这个问题。

卡雅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看着男子：“我们在监狱里有办公室？”

门口那条对角线放松下来：“去那里集合。一切都准备好了。有问题吗？”

卡雅心中有好几个疑问，但哈利已然离去。

如今梦境在白天也会出现，远远地我就能听见乐团正在演奏《爱太伤人》（Love Hurts）。我看见有几个男孩站在我们旁边，但他们并未靠近。很好。至于我呢，我正看着她。看你做了什么好事，我试着说。看看他现在这个样子，你还要他吗？我的天，我是多么恨她，我多么想把刀子从我嘴里扯出来，插在她身上，在她身上捅出洞来，看着里头的东西流出来：鲜血、内脏、谎言、愚笨、自以为是的愚昧。总得有人让她看看，她的内在多么丑陋。

我看见电视播出记者会。真是一群无能的笨蛋！没有线索！没有嫌犯！案发后的黄金四十八小时就要过去了，沙漏里的沙就快流光了，快点儿，快点儿。你们到底要我怎样？用鲜血在墙上写字吗？

是你们让杀戮继续进行的。

信写好了。

快点儿。

15 闪光灯

丝迪娜看着刚刚对她说话的男孩，男孩留着胡子，一头金发，头戴羊毛帽。他们在室内，但男孩头上那顶帽子并不适合室内，那是一顶厚毛帽，可让耳朵保持温暖。男孩是不是爱玩滑雪板？可是当她再仔细一看，却发现他不是男孩，而是男人，年过三十。无论他几岁，他的褐色肌肤都已长出皱纹。

“怎样？”丝迪娜高声说，盖过克拉柏餐厅音响系统所发出的隆隆乐声。克拉柏餐厅才新开业，号称是斯塔万格市的年轻前卫音乐家、制片家和作家的新聚集地。斯塔万格市是个商业导向、金钱至上的钻油都市，但仍有为数不少的文艺人士，然而这些人尚未决定克拉柏餐厅是否值得他们喜爱。同样的，丝迪娜也尚未决定这个男孩——男人——是否值得她喜爱。

“我只是认为你应该听听我的故事而已。”男子说，露出自信的微笑，看着丝迪娜。男子的蓝色眼珠对丝迪娜来说颜色太浅。会不会是这里的灯光造成的？还是闪光灯？那双眼睛很酷吗？时间会告诉她。男子转动手中的啤酒杯，背靠在吧台上，使得丝迪娜必须倾身向前，才能听见他说话，但她不想落入这种诡计。男子身穿厚羽绒外套，头戴荒谬的羊毛帽，脸上却不见一颗汗珠。这种装扮很酷吗？

“很少人能骑单车穿越缅甸的三角洲地区，还完整地活着回来讲故事。”男子说。

完整地活着回来。男子显然很会说话。目前为止，丝迪娜对他的印象都很好。男子看起来很像某人，某个八十年代美国老电影或电视剧中的动作英雄。

“我答应自己，如果可以回到斯塔万格市，一定要出门，买杯啤酒，认识眼前最有魅力的女人，跟她说我现在要说的话。”男子伸展双臂，露出白色的牙齿和大大的微笑，“我想你就是在蓝色宝塔旁的

女人。”

“什么？”

“鲁德亚德·吉卜林的作品，小姐。你就是在蓝色的毛淡棉 8 老宝塔旁，等待英国士兵的女人。你说呢？你愿意跟我一起光脚走在仰光大金寺的大理石上，去勃固市吃眼镜蛇，在仰光市睡到穆斯林的礼拜钟声响起，在曼德勒市的佛教徒周围醒来吗？”

男子吸了口气。丝迪娜倾身向前：“所以我是这里最有魅力的女人，你是这个意思吗？”

男子环视四周：“不是，但你的胸部最大。你长得蛮好看，不过要在这里所有女人之中成为最美的，对你来说竞争很激烈。我们可以走了吗？”

丝迪娜哈哈大笑，摇了摇头，不知道男子究竟是幽默还是疯狂。

“我是跟几个女朋友一起来的。你可以去骗骗其他女人。”

“艾里亚斯。”

“什么？”

“你刚刚问过我叫什么名字，说不定我们会再见面，所以我跟你说，我的名字叫艾里亚斯。艾里亚斯·史果克。你会忘记我姓什么，但你会记住艾里亚斯这个名字。我们会再见面的，快得超乎你的想象。”

丝迪娜侧过了头：“哦，是吗？”

男子喝光杯子里的啤酒，放在吧台上，对丝迪娜微微一笑，然后离去。

“那个人是谁啊？”

说话的是玛希妲。

“不知道，”丝迪娜说，“他人不错，只是有点儿怪，说的话像是东挪威人会说的。”

“有点儿怪？”

“他的眼睛有点儿怪，牙齿也是。这里有闪光灯吗？”

“闪光灯？”

丝迪娜大笑：“不是闪光灯，是那种牙膏色的日晒机灯光，会把人的脸照得好像僵尸一样。”

玛希妲摇了摇头：“你需要喝一杯，走吧。”

丝迪娜跟了上去，又回头朝门口望去。她似乎在窗玻璃上看见一张脸，但窗外并没有人。

16 速度王

晚上九点，哈利步行穿过奥斯陆市中心。他花了一整个早上将桌椅搬到新办公室，下午前往国立医院，但医生正在帮他父亲做检查，于是他原路返回办公室，复印报告，打几通电话，订了飞往卑尔根市的机票，去商店跑一趟，购买一张大小有如烟头的SIM卡。

哈利迈开步伐。他喜欢从这座密集都市的东区走到西区，观看路上的行人、衣着、种族、建筑、商店、咖啡馆和酒吧，看它们慢慢出现显而易见的差异。他走进麦当劳，买了一个汉堡，在外套口袋里塞了三根吸管，再继续往前走。

他在有如贫民窟的巴基斯坦格兰区走了半小时之后，发现自己来到整齐清洁，有点儿像是消过毒，很有白人风格的西区。卡雅·索尼斯的家位于李德沙根街，是一栋很大的老木屋。这种老木屋鲜少出售，一旦出现在市场上，就会吸引一大票奥斯陆居民前来。这些人并不是来购屋的，因为买不起，他们只是来参观，做做白日梦，确认法格博区真的和传说中一样：这一区的有钱人不是太有钱，钱不是最近赚来的，每一户人家都没有游泳池或电动车库门或其他通用现代发明。对法格博区的优良市民而言，他们只是过着日常生活。到了夏天，他们会来到大庭院的苹果树下，坐在庭院家具上乘凉。庭院家具十分老旧，尺寸大得很不实用，上头沾有黑渍，就跟老木屋一样。等到庭院家具被搬进老木屋，白昼变短，含铅玻璃窗内就会点起蜡烛。十月到三月，整条李德沙根街都弥漫着圣诞季节的氛围。

栅门发出尖锐刺耳的吱吱声，哈利希望这使得屋主无须再养看门狗。碎石在他靴子底下咯咯作响。他在衣柜里找到这双靴子时，像个孩子般快乐地跟它重逢，但现在整双靴子都湿透了。

他踏上门廊台阶，按下没有名牌的门铃。

门前放着一双漂亮的女鞋和一双男鞋，哈利目测那双男鞋应该是

四十六号，这表示卡雅的丈夫是个大块头。卡雅当然有丈夫，哈利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认为她未婚，但他原本真是这样想的，不是吗？反正这事无关紧要。门打了开来。

“哈利？”卡雅身穿过大的无扣羊毛外套和褪色牛仔裤，脚踩一双老旧毛拖鞋，哈利可以发誓那双毛拖鞋老到都已浮现肝斑。卡雅脂粉未施，脸上只有惊讶的微笑，然而她却似乎期待哈利的到来，期待哈利看见她这个模样。当然了，哈利在香港，就已在卡雅眼中看见女人对有名男人的那种迷恋眼神，无论男人的名气是好是坏。他并未仔细分析每一个引他来到这扇门前的念头，但这下子正好省省力气，因为地上摆着一双四十六号或四十六号半的男鞋。

“哈根给我你的地址，”哈利说，“这里离我家很近，走路就到了，所以我想直接来找你，不用打电话。”

卡雅嘻嘻一笑：“你根本没手机。”

“不对，”哈利从口袋拿出一部红色手机，“这是哈根给我的，可是我已经忘记个人标识号了。我有没有打扰到你？”

“没有没有。”卡雅将门拉得更开，哈利踏进门内。

刚刚哈利在等卡雅来应门时，心跳加快了一点儿，有点儿可悲。若是在十五年前，这种事会令他困扰，但他已认命，接受这平庸的事实，女人的美貌总是可以对他产生些许影响。

“我正在泡咖啡，要不要来一杯？”

两人走进客厅。墙上挂着许多照片，墙前书架放着无数书本，哈利怀疑这些书卡雅能否读完。客厅散发着明显的阳刚特质，里头有方形大家具、地球仪、水烟筒、摆放黑胶唱片的书架、地图，墙上挂着覆雪高山的照片。哈利分析卡雅的丈夫比她年长许多。电视开着，但切换到静音模式。

“梅莉·欧森的新闻占据了各个新闻频道的主要时段，”卡雅说，拿

起遥控器，关上电视，“两名反对党领袖站了出来，要求警方迅速给个交代，他们说政府一直在有计划地解散警力。接下来这几天，克里波一定不得安宁。”

“好啊，来一杯。”哈利说。卡雅快步走进厨房。

哈利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一本美国小说家约翰·芬提（John Fante）的书面朝下打开搁在咖啡桌上，旁边是一副女用眼镜，再旁边是维格兰露天游泳池的照片。照片拍的不是犯罪现场，而是封锁线外引颈围观的群众。哈利发出满意的呼噜声，不仅是因为卡雅把工作带回家，也因为犯罪现场的警员仍继续在拍摄群众的照片。坚决表示一定要拍摄围观群众照片的人，正是哈利。这是他去上FBI连环杀手课程学到的，杀人犯会回到犯罪现场这件事，完全不是虚构。圣安东尼奥市的金氏兄弟和凯马特百货公司杀人犯，都是因为无法克制自己，返回犯罪现场欣赏自己的作品，看自己引起多少骚动，感觉自己所向无敌，才被警方逮到。鉴识中心的摄影师称之为“霍勒第六诫”。是的，除了第六诫之外，另外还有九诫。哈利翻看着照片。

“你喝咖啡不加牛奶，对不对？”卡雅在厨房里高声问道。

“对。”

“是吗？可是那时候在希思罗机场……”

“我说对，意思就是你说得没错，我喝咖啡不加牛奶。”

“啊哈，你习惯了粤语的语法。”

“什么？”

“你不再用双重否定的语法。粤语比较合乎逻辑，你喜欢逻辑。”

“粤语是这样的吗？”

“我也不知道，”卡雅在厨房里大笑，“我只是想说一些让自己显得很聪明的话而已。”

哈利看得出摄影师在拍摄时十分谨慎，镜头从臀部高度拍摄，没用闪光灯。围观民众的注意力都放在跳水台上，眼神呆滞，嘴巴半开，仿佛等得百无聊赖。他们等着要看一眼可怕的景象，等着要拍几张照片回去放进相簿，可以用来把邻居吓得半死。一名男子高举手机，显然是在拍照。哈利拿起放置在一沓报告上的放大镜，仔细查看围观者的脸孔，一个一个看。他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脑袋一片空白。这是最好的搜索方式，如此才不会错过潜在线索。

“你看到什么了吗？”卡雅站到哈利坐的沙发后方，弯下腰，凑过来看。哈利闻到薰衣草肥皂的香味，跟卡雅在飞机上靠在他肩膀上睡着时散发的香味一样。

“嗯，你认为这些照片有什么值得查看的吗？”哈利问道，接过咖啡杯。

“我认为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把这些照片带回家？”

“因为警方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都浪费在搜查错误的地方。”

卡雅引用了哈利的第三诫。

“你必须享受那百分之九十五，不然你会发疯。”

这是第四诫。

“那报告呢？”哈利问道。

“我们手上只有博格妮和夏绿蒂的命案报告，里头什么线索都没有。没有刑事鉴识的线索，也没有不寻常活动的描述。没有线报指出她们有恶毒的仇敌、嫉妒的情人、贪心的继承人、危险的跟踪者、不耐烦的毒贩或其他可能嫌犯。简而言之……”

“没有线索，没有明显动机，没有凶器。我想开始讯问梅莉命案的相关人员，但你也知道，我们并不是正式在调查这件案子。”

卡雅微微一笑：“当然不是。对了，我跟《世界之路报》的政治线记者聊过，他说跑挪威议会的记者没人知道梅莉罹患忧郁症，有个人危机或自杀倾向，也不知道她在公、私领域有什么敌人。”

“嗯。”

哈利扫视成排围观者的脸。一名女子睡眼惺忪，怀里抱着孩子。

“这些人到底想要什么？”这些人后方有一名男子离去的背影，男子身穿羽绒外套，头戴羊毛帽，“他们是不是想被震惊、撼动、娱乐、净化……”

“难以置信。”

“嗯。所以你在读约翰·芬提的书。你是不是喜欢老东西？”哈利朝客厅和整栋房子点了点头。他表面上指的是这间客厅和这栋房子，但心里认为卡雅应该会提起丈夫的事，倘若一如他所猜测，卡雅的丈夫比她年长许多。

卡雅用热切的目光看着哈利：“你看芬提的书吗？”

“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很迷恋查尔斯·布可夫斯基（Charles Bukowski），那时我买过一本芬提的书来看，书名我忘了，我之所以买是因为查尔斯·布可夫斯基是芬提的大粉丝。”哈利刻意看了看表，“哎呀，我该回家了。”

卡雅讶异地看着哈利，又看了看那杯一口都没喝的咖啡。

“我有时差，”哈利微微一笑，站了起来，“明天开会再谈吧。”

“好。”

哈利拍了拍裤子口袋：“对了，我的烟抽完了，你帮我带出海关的那条免税骆驼牌香烟……”

“等一下。”卡雅露出微笑。

她拿着那条香烟走回来时，哈利已站在玄关，穿好夹克和鞋子。

“谢谢。”哈利说，拿出一包烟，打开。

哈利踏上门外台阶，卡雅倚在门框上。

“也许我不该说，但我觉得这是某种测验。”

“测验？”哈利说，点燃香烟。

“我不会问这是什么测验，但是我通过了吗？”

哈利咯咯一笑：“我只是为了这个来的。”他走下台阶，挥了挥手中那条香烟：“七点整见啰。”

哈利回到家，按下电灯开关，确认电力已被切断。他脱下外套，走进客厅，播放英国深紫色乐团（Deep Purple）的专辑。深紫色乐团被哈利归类为“忍不住搞笑但仍然很棒”的乐团，而且是这个类别的第一名。喇叭传出《速度王》（Speed King）这首歌，鼓手伊恩·佩斯（Ian Paice）的鼓声响了起来。哈利在沙发上坐下，将手指按在额头上。他体内的狗儿正在拉扯狗链，发出嗥叫、吠叫、咆哮，用牙齿撕扯他的内脏。他只要一松开狗链，就没有回头的余地。这次绝不能松开狗链。过去他有充分理由停止喝酒，例如萝凯、欧雷克、工作，甚至是他父亲。现在他一个理由都没有。这件事绝不能发生。绝不能让酒精赢得胜利。因此他必须寻求另一种麻醉剂。麻醉剂他控制得了。谢谢你，卡雅。他感到羞愧吗？他当然感到羞愧，但自尊对他而言是难以负担的奢侈品。

他撕开烟盒的塑料包装，拿出最底下的一包烟。很难看出这包烟的包装曾打开过。卡雅这类型的女子，通过海关绝不会被检查。他打开烟，拉出里头的锡箔纸，打开来，看着里头的褐色小球，吸入甜丝丝的气味。

哈利见过所有抽鸦片的方式，也见过鸦片馆里各类仪式性的复杂吸食步骤。中国人抽鸦片就跟喝茶一样讲究，使用的烟管类型不一而

足，从简单到复杂一应俱全。先点燃鸦片球，将烟管放在鸦片球上，再大口吸入，鸦片球里的“好东西”就这么随着鸦片烟被吸入体内。无论用的是什么方式，原则一律相同，就是要让这些物质进入血管，包括吗啡、蒂巴因、可待因，以及一长串其他的化学成分。哈利的吸食方式直截了当，他将汤匙粘在桌缘，拿一小颗不大于火柴头的鸦片球放在汤匙上，用打火机加热。鸦片球开始燃烧之后，他就拿一个普通的玻璃杯罩在上方，收集鸦片烟，接着将有活动关节的吸管插进杯子，开始吸食。哈利注意到他的手指并未出现颤抖迹象。他在香港经常检查自己的上瘾程度。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最自律的吸毒者。他不管喝得再醉，都可以预先判定酒精摄取量，然后停止。他在香港曾戒断鸦片一两个星期，只吃止痛剂，虽然止痛剂无法避免戒断症状的发生，但也许能产生心理作用，因为他知道止痛剂含有微量吗啡。他并未上瘾。以广义的麻醉品来说，他有瘾，但以鸦片来说，他没上瘾，这当然要以比例来衡量，因为当他把汤匙粘好时，就感觉到体内的狗儿安静下来。狗儿知道，很快就有食物吃了。

它们将保持安静，等待下一轮发作。

打火机渐热渐烫，烧灼着哈利的手指。桌上摆着麦当劳的吸管。

一分钟后，他拿起第一根吸管。

鸦片烟立即发挥效果。痛苦不见了，连那些他没发现自己有的痛苦也消失了。想象和影像出现了。今晚他可以好好睡一觉。

毕尔·侯勒姆睡不着。

他试过阅读美国作家科林·埃斯科特（Colin Escott）写的《汉克·威廉姆斯传记》（Hank Williams: The Biography），这本书叙述美国乡村传奇歌手汉克·威廉姆斯短暂的一生和陨落。他还听了美国民谣摇滚歌手露辛达·威廉姆斯的奥斯汀市演唱会CD，并在心中数算得州长角牛，但都未能奏效。

这的确是个困境，是个无解的难题。刑事鉴识员侯勒姆痛恨这种

难题。

他在稍嫌太短的沙发床上蜷曲着身体。这张沙发床是他从老家史盖亚村搬来的，此外他还搬来了他收藏的猫王、性手枪乐团、杰森与飙车客（Jason&the Scorchers）乐团的黑胶唱片，以及纳什维尔市出品的三套手工西装、一本美国圣经、侯勒姆家族祖传三代的餐厅家具。但他难以集中注意力。

他之所以遇上这个困境，是因为他在检视那条吊死或绞断梅莉的绳子时，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这个发现并不是可为案情带来进展的线索，但是对他来说却依然构成困境。那就是，他该把这个发现告诉克里波还是哈利？他在替克里波进行鉴识工作时，发现绳子上有细小贝壳，当时他还跟奥斯陆大学生物研究所的淡水生物学家针对此事加以讨论，但他还来不及写成报告，就被贝雅特转派给哈利的调查小组。现在这些数据放在计算机旁边，等着他明天写成报告，而明天他却得去找哈利报到。

好吧，理论上这也许并不足以构成困境，因为这个发现应该属于克里波，把这个发现交给别人会被视为玩忽职守。再说，他亏欠过哈利什么吗？除了纷扰，哈利什么都没给过他。哈利在工作上古怪多变，从不考虑别人，喝了酒又绝对危险。但是当哈利清醒时，你可以信赖他一定会出现，事情绝不会搞得一塌糊涂，而且他绝对不会说“这是你欠我的”之类的话。哈利是个令人恼恨的敌人，却也是个好朋友、好人、非常好的人。事实上，哈利有点儿像汉克·威廉姆斯。

侯勒姆呻吟一声，翻了个身，面对墙壁。

丝迪娜在睡梦中惊醒。

她在黑暗中听见振动的声音，翻了个身。来自床边地上的微弱灯光映射在天花板上。现在几点？是不是凌晨三点？她伸手到床下，捡起手机。

“喂？”她的声音带有浓重睡意。

“穿过三角洲之后，我对蛇和蚊子感到厌烦，就骑着摩托车，沿着缅甸海岸往北一直骑到若开邦。”

她立刻认出对方的声音。

“我到了塞昌岛，”他说，“那里有个活跃的泥火山，听说它很快就会爆发。我在那里住到第三个晚上，泥火山就喷发了，我以为它只会喷出泥巴，但你知道吗？它也会喷出传统的岩浆。浓稠的岩浆缓缓流动，穿过小镇，我们可以轻松地从我旁边走过。”

“现在是半夜。”丝迪娜打个哈欠。

“可是岩浆不会停止流动。这种非常浓稠的岩浆被称为冷岩浆，它会吞没路上的一切，让树木和绿叶燃烧个四秒，像圣诞树一样发亮，然后化为灰烬，消失无踪。有些缅甸人匆匆忙忙地把家当搬上车子，打算开车逃跑，可是却花了太多时间打包。岩浆流动得虽然慢，但也没有那么慢！他们把电视机搬出来的时候，岩浆已经流到墙边。他们只好跳上车子，可是高热让轮胎爆胎，接着汽油也着了火，他们爬出车子，每个人都像是人体火把一样。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吗？”

“听着，艾里亚斯……”

“我就说你会记得。”

“我得睡觉，明天还要上课。”

“我就像泥火山爆发一样，丝迪娜。我是冷岩浆，我缓缓流动，可是无可阻挡。我要去你家。”

丝迪娜回想自己是否把名字告诉过他。她下意识地望向窗户。窗户开着，外头有风微微吹过，平静安详。

艾里亚斯压低声音，轻声说：“我看见一只狗被缠在有刺的铁丝网里，试图挣脱，它正好就在岩浆的流动路线上。这时岩浆转而向左流动，看起来只会经过它旁边，我心想仁慈的上帝还是存在的。但岩

浆扫过它旁边的时候，它有一半立刻消失，就这么蒸发了，接着其他部分也烧成灰烬，一切都烧成灰烬。”

“呃，我要挂电话了。”

“往外看，快看，我已经快到你家了。”

“别闹了！”

“放轻松，我是逗你的。”艾里亚斯轰然大笑，刺痛丝迪娜的耳膜。

丝迪娜打个冷战。艾里亚斯一定是喝醉了，不然就是疯了，再不然就是两者兼具。

“好好睡吧，丝迪娜，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

艾里亚斯挂断电话。丝迪娜瞪着手机，关闭手机电源，扔在床边，咒骂了一声。她知道今晚已无法安眠。

17 纤维

早上六点五十八分，哈利、卡雅和侯勒姆穿过地下通道。这是一条三百米长的隐秘通道，连接警察总署和奥斯陆地区监狱，这条通道有时被用来押送犯人前往警察总署接受讯问，冬天会被用来举行训练课，在过去的黑暗年代还会被用来非法殴打特别棘手的犯人。

天花板渗水，水滴滴落水泥地面，发出温柔的亲吻声响，在灯光幽暗的通道里回荡。

“这里。”哈利说。他们来到地下通道的尽头。

“这里？”侯勒姆说。

他们低头穿过通往牢房的楼梯下方。哈利将钥匙插进门锁，打开一道铁门。带有霉味的温热空气扑鼻而来。

哈利打开电灯，日光灯的蓝色冰冷灯光照亮方形水泥空间，只见地上铺着灰蓝色油地毯，墙上什么都没有。

这个房间没有窗户，没有电暖器，什么接口设备都没有，完全称不上是一个可供三人工作的办公空间。

房内只有三组桌椅，桌上各有一台电脑，地上有一台沾有褐色污渍的咖啡机和一台饮水机。

“为整个监狱提供热源的锅炉就在隔壁房间，”哈利说，“所以这里才会这么热。”

“基本上这里非常不舒适。”卡雅说，在一张桌子前坐了下来。

“对，有点儿像地狱。”侯勒姆说，脱下麂皮夹克，解开衬衫纽扣，“这里收得到手机信号吗？”

“还应付得过去，”哈利说，“也连得上网络。所有我们需要的都有了。”

“除了咖啡杯以外。”侯勒姆说。

哈利摇了摇头，从外套口袋拿出三个白色杯子，分别放在三张桌子上。接着他从外套内袋拿出一包咖啡，走到咖啡机前。

“这个杯子是从员工餐厅拿来的，”侯勒姆说，将哈利放在他面前的杯子拿起来端详，“汉克·威廉姆斯？”

“那是用签字笔写的，小心不要擦掉。”哈利说，用牙齿撕开那包咖啡。

“约翰·芬提？”卡雅读出写在她杯子上的字，“你有什么发现？”

“目前暂时没有。”哈利说。

“为什么没有？”

“因为我们要找的是目前的主嫌犯。”

卡雅和侯勒姆不发一语。咖啡机吐出液体。

“咖啡煮好之后，我要在桌子上看见三个名字。”哈利说。

他们喝到第二杯咖啡，开始讨论第六种可能性，这时哈利打断讨论。

“好，以上是暖身，只是让脑部的灰白质动起来。”

刚才卡雅提出凶手的驱动力是性，而且是前科犯，有过类似前科记录，他知道警方握有他的DNA，所以离开犯罪现场前自慰时会将精液射在袋子或容器里，不让精液洒在地上。因此，卡雅说，他们应该开始检视犯罪记录，询问性犯罪小组的同人。

“难道你不认为我们已经有眉目了吗？”她说。

“我什么都不认为，”哈利答道，“我正在让头脑保持清晰，接受各种可能性。”

“但你一定有些想法吧？”

“对，我有。我认为这三起命案是由同一个人或同一伙人干的，只要找到其中的关联，就能引导我们找到动机，如果我们非常非常幸运，这个动机说不定就可以引导我们找到一个或多个犯人。”

“‘非常非常幸运’，你的口气好像概率很低似的。”

“这个嘛，”哈利靠上椅背，双手抱在脑后，“讨论连环杀手特质的专门书籍叠起来，可以有好几米高。电影里的警察会去找心理学家，心理学家读了几份报告之后，就会给出一份侧写，而且这份侧写总是符合犯人的特征。大家都认为《亨利：连环杀手的肖像》这部电影所描述的是连环杀手的一般特质，但是很遗憾，连环杀手的特质各不相同，他们只有一点跟其他罪犯不一样。”

“这一点是？”

“他们不会被抓到。”

侯勒姆哈哈大笑，随即发现笑的不是时候，于是闭上嘴巴。

“这不是真的吧？”卡雅说，“那……”

“你想到的是出现模式、最后被警方逮到的案子。可是别忘了，很多悬案到目前为止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找不到任何关联，这类案件数以千计。”

卡雅看了侯勒姆一眼，侯勒姆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

“你相信关联性？”她说。

“对，”哈利说，“我们必须在不询问别人的情况下找出关联性，否则我们的行动就会曝光。”

“所以呢？”

“过去我们在密勤局预测潜在风险时，其他什么事都不做，只是找寻可能的关联性，也不跟任何人说话。在还没有人听过雅虎或谷歌之前，我们已经配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的搜索引擎，利用这个搜索引擎，我们什么地方都能偷溜进去，只要是联上互联网的一切信息，我们都能查看。这就是我们必须在这里做的事。”哈利看了看表，“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半小时之后，我要搭上飞往卑尔根的班机，再过三小时，我会跟一名失业同事谈话，希望她能提供帮助。所以我们先在这里做个总结，好吗？卡雅和我都说了很多，侯勒姆，你有什么看法？”

侯勒姆坐在椅子上抽动了一下，像是刚从睡梦中惊醒似的。

“我？呃……我恐怕没什么看法。”

哈利缓缓揉搓下巴：“你掌握到了线索。”

“没有。侦办这件案子的鉴识员或警探，目前为止掌握到的只有一堆苍蝇屎而已，无论是梅莉·欧森案或另外两件命案都一样。”

“你已经调查了两个月，”哈利说，“少来了。”

“我可以跟你做个简要报告，”侯勒姆说，“这两个月以来，我们做过分析，拍过X光照片，痴痴地瞪着照片、血液样本、发丝、指甲等物品。我们讨论过二十四种可能性，猜测犯人为什么要在前两名被害人口中刺穿二十四个洞，而且所有伤口都朝同一个中心点聚集。但我们没有得出任何结论。梅莉·欧森的口中也有伤口，却是刀子造成的，手法随便而残暴。简而言之：毫无线索。”

“那博格妮陈尸的地下室所发现的小石头呢？”

“分析过了，含有铁和镁，还有一点儿铝和硅，我们称之为玄武岩，黑色多孔。你们有别的想法吗？”

“博格妮和夏绿蒂的臼齿里都发现了铁和钶钽金属，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她们是被同一种该死的工具杀死的，但知道这一点，并没有让我们更清楚这种工具是什么。”

一阵静默。

哈利咳了一声：“好吧，毕尔，说出来吧。”

“说什么？”

“我们来到这里以后，你就一直在想一件事，把它说出来。”

鉴识员抓了抓络腮胡，一双眼珠直瞪着哈利，咳了一声，又咳一声。他瞥了卡雅一眼，仿佛乞求帮助，张开嘴巴然后又闭上。

“好吧，”哈利说，“我们继续……”

“那条绳子。”

哈利和卡雅望向侯勒姆。

“我在上面发现贝壳。”

“哦，是吗？”哈利说。

“可是没发现盐。”

他们依然望着他。

“贝壳出现在淡水里，”侯勒姆继续往下说，“很不寻常。”

“所以呢？”

“所以我跑去问淡水生物学家，发现这种软体动物名叫日德兰贻贝，是池贻贝中最小的品种，挪威只有两个湖有这种贻贝。”

“这两个湖是？”

“厄耶伦湖和利瑟伦湖。”

“这两个湖都位于奥斯佛郡，相隔不远，面积都很大。”

“而且都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哈利说。

“抱歉。”侯勒姆说。

“嗯。绳子上有任何标志可以告诉我们是在哪里买的吗？”

“没有，这就是重点所在，”侯勒姆说，“绳子上没有任何标志，而且我从来没见过这种绳子。它的纤维是百分之百有机纤维，里头没有掺入尼龙或其他合成材质。”

“大麻。”哈利说。

“什么？”侯勒姆说。

“大麻。绳子和哈希什是用同一种原料做成的。如果你想吸一管大麻烟，只要走到港口，点燃丹麦渡轮的系船索就行了。”

“它不是大麻，”侯勒姆说，话声混杂在卡雅的笑声中，“它的纤维是由榆树和椴树纤维构成的，大部分是榆树。”

“这种绳子是家庭制的挪威绳索，”卡雅说，“很久以前农场上的人会自己制作绳子。”

“农场？”哈利问道。

卡雅点了点头：“依照惯例，每个村庄至少都会有一个制绳匠。制绳的方式是把木头泡在水里一个月，撕下外层的树皮，只使用内层的韧皮纤维，绞缠在一起，制成绳索。”

哈利和侯勒姆转过头去，直视卡雅的脸庞。

“怎么了？”卡雅语带犹疑。

“呃，”哈利说，“这是一般人会有的常识吗？”

“哦，原来如此，”卡雅说，“我爷爷是制绳匠。”

“啊哈，制作绳索需要用到榆树和椴树吗？”

“原则上，使用任何树木的韧皮纤维都可以。”

“那材质呢？”

卡雅耸了耸肩：“我不是专家，但我认为用不同树木来制造同一条绳索并不常见。我记得我大哥艾文说，爷爷以前只用椴树制绳，因为椴树纤维不太会吸收水分，这样他就不必在绳子上涂沥青。”

“嗯。你认为呢，毕尔？”

“材质不常见的话，当然比较容易追踪来源。”

哈利站了起来，来回踱步，橡胶鞋底每次离开油地毯，都发出沉重的叹息声。“那我们就可以假设这种绳索的生产数量不多，只在当地贩卖。你认为这个假设合理吗，卡雅？”

“我想应该合理。”

“我们也可以假设，这种绳索的制造中心跟它的使用地点相当接近。这些家庭制绳索不太可能被拿到太远的地方。”

“听起来还是合理，可是……”

“我们就用这个作为调查起点，你们开始调查厄耶伦湖和利瑟伦湖附近哪里有制绳匠。”

“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在做这种绳子了。”卡雅抗议说。

“尽力找就好，”哈利说，看了看表，抓起椅背上的外套，朝门口

走去，“查出这条绳子是在哪里制造的。我想贝尔曼应该还不知道日德兰贻贝的事吧，是不是，毕尔？”

侯勒姆挤出微笑，作为回答。

“我可以对性驱动杀人犯的理论做进一步调查吗？”卡雅问道，“我认识性犯罪小组的人，可以去问问看。”

“不行，”哈利说，“我们接到的命令是不能把我们正在进行调查的事泄露出去，尤其不能让警署的同事知道。警署和克里波之间似乎有走漏消息的迹象，所以我们唯一能说话的人只有甘纳·哈根。”

卡雅张口欲言，侯勒姆瞥了她一眼，她又把嘴合上。

“但你们可以做的，”哈利说，“是去找火山专家，把小石头的化验结果寄过去。”

侯勒姆的金色眉毛高高扬起。

“多孔、黑色石头、玄武岩，”哈利说，“我想可能是火山岩。我四点会从卑尔根回来。”

“替我跟卑——卑尔根警署说哈啰。”侯勒姆模仿绵羊的咩咩声，举起咖啡杯。

“我不会去警署。”哈利说。

“哦？那你要去哪里？”

“颂维根医院。”

“颂……”

门在哈利身后砰的一声关上。卡雅朝侯勒姆看去，只见他瞪着关上的门，露出惊愕的表情。

“他去那里干吗？”卡雅问道，“去找病理医生吗？”

侯勒姆摇了摇头：“颂维根医院是一家精神病院。”

“真的？那他是去找专门研究连环杀手的精神科医生啰？”

“我就知道应该拒绝这项任务的，”侯勒姆低声说，依然瞪着门板：“他疯了。”

“谁疯了？”

“我们的工作地点是监狱，”侯勒姆说，“我们在干的事如果被上级长官发现，饭碗就会不保，而且卑尔根的那个同事……”

“怎么样？”

“她疯得很厉害。”

“你是说她……”

“她的脑袋坏掉了。”

18 患者

高大警察每踏出一步，夏丝迪·罗斯摩就得跨出两步，尽管如此，她走在颂维根医院的走廊上，也只能勉强跟上高大警察。大雨拍打着高耸细长的玻璃窗，窗户面对峡湾，峡湾的树木青葱翠绿，让人以为春天比冬天还早来临。

前天夏丝迪一听声音，就认出了高大警察，仿佛她一直在等他打电话来，提出这项请求：跟那位患者说话。那位患者之所以只被称呼为“患者”，是为了给她最大程度的匿名空间，因为她担任警探时追查过一名杀人犯，使得她承受过大压力。如今她又回到了原点：精神科病房。之前她恢复得非常快，也已出院回家，但尽管雪人案早已侦结，媒体仍歇斯底里地追踪报道，完全不肯放过她。几个月前的一天晚上，这位患者打电话给夏丝迪，问可不可以回医院。

“所以她身体状况良好吗？”高大警察问道，“在服药吗？”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良好，”夏丝迪说，“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必须保密。”事实上这位患者的状况十分良好，无须服药，也不用继续住院，但夏丝迪仍不确定是否该让高大警察探望这位患者，因为他同样侦办过雪人案，可能会勾起患者过往的记忆。夏丝迪担任精神科医师以来，越来越相信压抑、封锁、遗忘，但这些在精神科已经是不流行的观点。另一方面，夏丝迪又觉得让这位患者见过去一起侦办雪人案的同事，也许是个不错的试验，看看这位患者是否已经够强健了。

“你有半小时，”夏丝迪说，打开休息室的门，“别忘了头脑是很脆弱的。”哈利已不记得上次见到卡翠娜·布莱特是什么时候了，他只记得这位留着一头深色头发、肌肤透亮、目光炯炯的美丽年轻女子，后来完全变了个人，令他联想到干枯的花朵：毫无生气、虚弱不堪、面无血色。仿佛用力一捏就会粉碎。

因此当哈利见到卡翠娜现在的模样时，不由得松了口气。她看起

来老了一些，或许她只是累了。但是当她露出微笑，站起身来时，过去的炯炯目光又回到了她的眼神之中。

“哈利·H，”卡翠娜说，抱了抱哈利，“你还好吗？”

“还过得去，”哈利说，“你呢？”

“糟透了，”她说，“不过现在好多了。”

她哈哈大笑，哈利便知道过去的她回来了，或是绝大部分的她回来了。

“你的下巴是怎么搞的？会痛吗？”

“只有说话和吃东西的时候会痛，”哈利说，“还有醒着的时候会痛。”

“听起来很熟悉。你长得比我记忆中丑，但还是很高兴见到你。”

“我也是。”

“你的意思是说，你也很高兴见到我，但是并不觉得我有变丑吧？”

哈利微微一笑：“当然。”他环视四周，看见病房内的其他患者都坐着，不是看着窗外，就是看着大腿或墙壁，似乎没有人对他或卡翠娜感兴趣。

哈利对卡翠娜述说他们最后一次碰面之后发生的事，包括萝凯和欧雷克搬到了国外不知名的地方，香港，父亲生病，现在他承办的案子。他说她绝对不能把这些事告诉别人，她又笑了。

“那你呢？”哈利问道。

“院方其实希望我出院，他们认为我已经恢复健康，在这里只是占位子而已。可是我喜欢这里。这里的客房服务虽然烂透了，但是很

安全。我有电视可以看，而且来去自如。说不定再过一两个月，我就会搬回家，谁知道呢？”“有谁知道你在这里？”

“没有人知道。我的疯狂是间歇性的。你来找我有何事？”

“你希望我来找你有什么事？”

卡翠娜用力凝视哈利好一会儿，才回答说：“我想你热烈地干我，也希望你能让我派上用场。”

“这就是我来找你的目的。”

“你想干我？”

“我想让你派上用场。”

“可恶。呃，好吧，是什么事？”

“你这里有计算机可以上网吗？”

“休闲厅有一台公用计算机，可是没联上网，院方不敢冒这个风险，那台计算机只是用来玩接龙而已。我房间里有一台自己的计算机。”

“你用那台公用计算机就好，”哈利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无线网卡，丢过桌子，“店员说这叫行动办公室，只要把它插进……”

“USB槽，”卡翠娜说，接过无线网卡，放进口袋，“上网费谁付？”

“我付，也就是哈根付。”

“耶，那我今天晚上可以好好上网了，最近有什么新的好看的色情网站吗？”

“应该有吧，”哈利将一个档案推过桌面，“报告在这里。三起命案，三个被害人。我希望你发挥你在雪人案展现过的能力，找出我们

没发现的关联性。你知道这件案子吗？”

“知道，”卡翠娜说，看都没看档案，“被害人是女人，这就是关联。”

“你会看报纸……”

“很少。为什么你认为她们不是被随机挑上的被害人？”

“我什么都不认为，我还在寻找。”

“但你不知道你在寻找什么？”

“没错。”

“你确定杀害梅莉·欧森的凶手跟另外两起命案的凶手是同一个人？据我所知，杀人手法完全不同。”

哈利微微一笑，心中觉得好笑，只因卡翠娜其实仔细阅读了报纸上报道的所有细节，却还企图隐藏：“不对，卡翠娜，我并不确定，但我听得出你跟我做出了同样的结论。”

“当然，我们是灵魂伴侣，记得吗？”

她哈哈大笑，这一瞬间，她又恢复为卡翠娜，而不是在一切崩塌之前，哈利所认识的那个有如骷髅般、优秀而古怪的警探。哈利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喉头居然一阵哽咽。这时差真是他妈的见鬼了。

“你认为你能帮忙吗？”

“帮你找出克里波花了两个月都找不出来的线索？只用精神病院休闲厅的老旧计算机？我连你为什么会来找我帮忙都不知道，警署里比我更精通计算机的大有人在。”

“我知道，但我有一些他们没有的东西，而且也不能给他们。”

“通往地底的密码。”

卡翠娜用不解的目光看着哈利，哈利查看附近是否有人听得见他们说话。

“我替POT密勤局工作、侦办知更鸟案的时候，进入了他们用来追踪恐怖分子的搜索引擎。他们利用网络上的秘密后门，比如美国军方的网络MILNET，它是美国政府在八十年代前通过阿帕网释出网络作为商业用途之前建立的。你也知道，后来阿帕网变成了互联网，但后门依然存在。这些搜索引擎利用木马程序来更新密码和程序代码，在登入点进行升级。利用这些搜索引擎可以看到很多数据，像是机票订位、饭店订房、公路收费、网上银行。”

“我听过这些搜索引擎的传言，但我以为它们并不存在。”卡翠娜说。“它们确实存在。它们是在一九八四年设立的，奥威尔式9噩梦成真了。更棒的是，我的密码还可以用，我检查过了。”

“那你还需要我干吗？你可以自己来，不是吗？”

“只有密勤局人员才能使用这个系统，而且必须是在紧急状况下。使用这个系统就跟使用谷歌搜索一样，每一次的搜索都可以追踪到使用者。如果我或任何警署同人被发现使用这个搜索引擎，就可能会有牢狱之灾。但如果搜索是来自精神病院的公用计算机……”

卡翠娜大笑，这次发出的是另一种笑声，邪恶巫婆的笑声。“我明白了，你看上的并不是优秀的警探卡翠娜·布莱特，而是……”她举起双手，“患者卡翠娜·布莱特，因为她心智不健全，所以不能被起诉。”

“没错，”哈利露出微笑，“而且你是我信任的少数几个口风很紧的人。就算你不是天才，也绝对比一般警探来得聪明。”

“少来。”

“没有人会发现我们在进行的事，但我向你保证，我们就跟电影《福祿双霸天》里的兄弟一样。”

“执行上帝指派的任务？”卡翠娜引用电影中的台词。

“我把密码写在无线网卡里的SIM卡背面。”

“你怎么会认为我知道如何使用那些搜索引擎？”

“就好像使用谷歌的搜索引擎一样，就连我在密勤局工作时都搞得懂，”哈利歪嘴笑了笑，“毕竟那些引擎是建立给警察用的。”

卡翠娜深深叹了口气。

“谢谢你。”哈利说。

“我什么都没说啊。”

“你认为什么时候有线索可以给我？”

“去你妈的！”卡翠娜用手砰的一声拍打桌子。哈利注意到有个护士朝他们望来。哈利直视卡翠娜的凶狠目光，等待着。

“我不知道，”她低声说，“这样说好了，我不认为我应该在光天化日之下，坐在休闲厅里使用非法的搜索引擎。”

哈利站了起来：“好吧，三天后我跟你联络。”

“你是不是有件事忘了告诉我？”

“什么事？”

“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

“这个嘛，”哈利说，扣上纽扣，“既然你都已经跟我说你想要什么了。”

“我想要什……”卡翠娜顿时明白哈利的话中之意，脸上露出惊诧无比的神情。她对着哈利的背影大吼，哈利已朝门口走去。“你这个卑鄙无耻的王八蛋！不要脸的下三烂！”

哈利坐上出租车，说了声：“机场。”他拿出手机，看见两通未接来电。他在这部手机里只储存了两组号码，这两通未接来电就来自这两组号码的其中一组。很好，这表示他们找到线索了。

哈利回电。

“利瑟伦湖，”卡雅说，“那里的制绳厂制造过这种绳子，但十五年前就歇业了。负责易雷恩巴村的郡警可以带我们去看那家制绳厂。他手上有几个该地区的惯犯，不过那些人犯下的都是小案子，比如闯空门或偷车，还有一个是因为打老婆而入狱。他传来一份惯犯清单，我可以开始比对犯罪记录。”

“很好。你们顺路来加勒穆恩机场接我，然后再去利瑟伦湖。”

“加勒穆恩机场不顺路。”

“没错，不过还是来接我。”

19 白色新娘

侯勒姆的那辆亚马逊穿梭在奥斯佛郡的草地和原野小路之间，虽然低速行驶，但仍发出高频的嗡嗡声响。

哈利在后座呼呼大睡。

“所以说利瑟伦湖周围没有性侵犯？”侯勒姆问道。

“没有被逮到过的，”卡雅纠正说，“你没看到《世界之路报》所做的调查吗？每二十个男人之中就有一个承认，说他们曾做出可能被界定为性侵害的行为。”

“真的会有人诚实回答这种问卷吗？如果我强迫女人，我想事后我的大脑一定会把事情合理化。”

“你都是这样做的吗？”

“我？”侯勒姆操纵着方向盘，超过一辆牵引机，“才没有呢，我是那十九个男人的其中之一。易雷恩巴村，我的老天，有个喜剧演员是这里出身的，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就是那个戴龟裂眼镜、骑机器脚踏车的。他长得一脸就是易雷恩巴村民的样子，可笑极了。”

卡雅耸了耸肩。侯勒姆看了后视镜一眼，却只看见哈利张开的嘴巴。

易雷恩巴村的郡警依约站在沃严坦雅半岛的处理场旁，等待他们。侯勒姆停好车子。郡警自我介绍说他叫史凯伊。史凯伊正好也是一个人造皮革品牌的挪威名称，侯勒姆对这品牌评价甚高。史凯伊带着他们三人前往一个码头，那里有许多船只在平静湖水里上下晃动。

“这个时候在湖里驾船会不会太早了点儿？”卡雅说。

“今年到目前为止，湖面都没结冰，接下来也不会结冰了，”史凯

伊说，“我出生到现在头一次碰到这种事。”

他们踏进一艘宽阔的平底船，侯勒姆比其他人更小心翼翼。

“这里的植物很绿。”卡雅说。史凯伊用船篙将船撑离码头。

“对啊，”史凯伊说，凝视湖面，拉起绳索，发动引擎，“制绳厂就在那边深处，那里有一条小路，可是地形陡峭，所以还是搭船去比较好。”他将引擎旁边的一支把手往前推。一只不知名的鸟从光秃秃的森林里振翅飞起，发出尖声警告。

“我讨厌海。”侯勒姆对哈利说。马达发出巨大的轧轧声响，哈利只能勉强听见侯勒姆的声音。平底船穿过灰蒙蒙的午后光线，滑行在两米高的灯芯草丛之间的水道上，经过一堆小树枝，哈利判断那些小树枝应该曾是河狸的窝，接着平底船从一片看似红树林的植物之间穿过。

“这只是湖，”哈利说，“又不是海。”

“还不都一样，”侯勒姆说，朝座椅中央挪动一些，“我要内陆、牛粪、岩石构成的山脉。”

水道蓦地变宽，利瑟伦湖呈现在他们眼前。平底船轧轧作响，经过岛屿和小岛，上头有许多冬季无人小屋，黑洞洞的窗户似乎正用警惕的目光凝视着他们。

“基本款小屋，”史凯伊说，“住在这里不用像住黄金海岸般压力那么大，必须一直跟邻居比较谁的船更大，谁的小屋加盖更美。”他朝水里吐了口口水。

“有个易雷恩巴村出身的电视喜剧演员叫什么名字？”侯勒姆大吼，盖过引擎的轰轰声响，“就是戴龟裂眼镜、骑机器脚踏车的那个？”

史凯伊茫然地看了侯勒姆一眼，缓缓地摇摇头。

“制绳厂就在那边。”他说。

哈利在船首前方的湖边看见一栋长方形木造老屋，孤单地伫立在陡坡坡底，两旁都是浓密森林。老木屋旁边设有钢质栏杆，栏杆沿着山坡往下延伸，消失在黑色湖水中。屋墙红色油漆已然斑驳，墙上的空洞原本是窗户和门。哈利眯起双眼。朦胧光线中，只见一扇窗户里似乎有个白衣人影正在凝望他们。

“天哪，这简直是终极鬼屋嘛。”侯勒姆笑道。

“大家都这样说。”郡警史凯伊关上引擎。

四周突然安静下来，侯勒姆的笑声从对面传了回来，湖的另一端传来孤单的羊铃声。

卡雅拿起绳索，跳上岸边。她向来爱好航海。她将绳索绑在突出于荷花之间的绿色腐烂木柱上，打个半结。

其他人陆续下船，踏上充当码头的大岩石。他们走进门口，来到一个荒废的长方形狭长空间，里头弥漫着沥青味和尿臊味。这栋老木屋从外观难以辨识大小，因为屋子的一部分被浓密森林遮住，但这个狭长空间虽然只有将近两米宽，却大约有六十米长。

“工人会站在屋子两端，把绳子绞起来。”哈利还没问，卡雅就如此解释。

屋子一角躺着三个空瓶子和几个点火标志。墙面的几块松脱木板上挂着一张网子。

“没有人想从西蒙森手中接下这家制绳厂，”史凯伊说，环顾四周，“所以后来这里就荒废了。”

“屋子旁边的栏杆是做什么用的？”哈利问道。

“有两个功用，第一是用来抬起和放下西蒙森用来收集木材的船，第二是用来固定木材，让木材浸泡在水中。西蒙森把木材绑在铁

台车上，台车应该还在船屋里；接着他把台车吊进水中，几星期之后再吊起来，这样木材就能用了。西蒙森是个务实的家伙。”

外头森林突然传来一阵声响，吓了他们一跳。

“那是羊，”史凯伊说，“或鹿。”

他们跟着史凯伊爬上狭窄的木阶梯，来到二楼。二楼的房间中央摆着一张巨大的长桌，周围被包裹在黑暗中。窗框四周仍嵌有破玻璃，风从窗外吹入，发出细微的呜呜声，也将新娘的面纱吹得飘动不已。新娘站在窗前，望着大湖，头部以下的身躯是骨骼，也就是黑色铁支架，下方是轮子。

“西蒙森把她拿来当作稻草人。”史凯伊说，朝模型假人点了点头。

“真叫人毛骨悚然。”卡雅说，站在史凯伊身旁，身体在外套底下打了个冷战。

史凯伊朝卡雅瞥了一眼，歪嘴一笑：“这附近的小孩怕死她了。大人则说满月的时候，她会在这附近走来走去，追逐婚礼当天抛弃她的男人。她接近的时候，可以听见生锈轮胎的声音。我是在后面的贺加村长大的，所以知道这些事。”

“是吗？”卡雅说。哈利抑制住想笑的冲动。

“对啊。”史凯伊说，“对了，这个新娘是西蒙森一生中唯一的女人，他这个人有点儿离群索居，但很会做绳子。”

侯勒姆在他们后方拿下挂在钉子上的一卷绳子。

“我说过你们能碰这里的東西吗？”史凯伊说，头也没回。

侯勒姆赶紧把绳子挂回去。

“好吧，长官，”哈利说，对史凯伊微微一笑，“我们能碰这里的东

西吗？”

史凯伊打量着哈利：“你还没跟我说你们来查什么案子。”

“这是机密，”哈利说，“抱歉。稽查处的案子都这样，你也知道。”

“是吗？你应该是哈利·霍勒吧，我记得你是重案组的。”

“呃，”哈利说，“现在我负责侦办内线交易、逃漏税和诈骗案。人总是要往高处爬的。”

史凯伊用力闭起双眼。一只鸟尖声鸣叫起来。

“你说得对，史凯伊，”卡雅叹了口气说，“但我负责应付警局事务律师对搜索令设置的繁文缛节。你也知道，我们人手不足，所以如果你可以……这样会节省我们很多时间。”她微微一笑，露出细小牙齿，朝那卷绳子指了指。

史凯伊看着卡雅，橡胶鞋底前后摆动几次，最后点了点头。

“我在船上等你们。”他说。

侯勒姆立刻开始工作，将那卷绳子放在长桌上，打开随身携带的小背包，按亮手电筒。手电筒连接在一根细绳上，细绳另一端是鱼钩。他将细绳固定在两块木板之间的天花板上，拿出笔记本电脑和状似槌子的可携式显微镜，将显微镜接上笔记本电脑的USB槽，检视显微镜是否将影像传到电脑屏幕，然后点击传输的影像。

哈利站在新娘旁边，俯视利瑟伦湖，看见船上飘浮着香烟火光。他看着延伸到水中的栏杆，以及水中深处的栏杆尽头。他向来不喜欢在淡水里游泳，尤其是那次和爱斯坦一起逃课，跑去厄斯马卡区的赫肯湖，从恶魔崖跳下来之后。据说恶魔崖有十二米高。哈利在落水前几秒，目睹下方的湖水深处有毒蛇游过，接着他就被深绿色的冰冷湖水所包覆，惊慌不已，吞下大量湖水，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天光，呼

吸不到空气。

哈利闻到一股幽香，知道卡雅来到他的背后。

“中奖了。”他听见侯勒姆低声说。

哈利转过身去：“同一种绳子？”

“毫无疑问，”侯勒姆说，将显微镜对准绳子，按下高画质画面的按键，“由椴树和榆树制成，采用同样长短粗细的纤维。但我说‘中奖了’指的是最近才切割的绳子断面。”

“什么？”

侯勒姆指着画面：“左方的照片是我带来的，这是维格兰露天游泳池的那条绳子，放大二十五倍。这两条绳子的切面在比对之下，完全……”

哈利知道侯勒姆接下来要说什么，于是闭上眼睛，品尝这句话的滋味。

“……符合。”

哈利继续闭着眼睛。吊死梅莉的绳子不只是在这里制造的，还是从他们眼前这卷绳子上切下来的，而且切痕是新的。不久之前，凶手就站在他们现在所站立的位置。哈利嗅闻着这里的空气气味。

漫无边界的黑暗降临大地。他们离开时，哈利几乎看不见窗口的白色人影。

登船之后，卡雅坐在哈利前方，她必须靠近哈利，才能在隆隆引擎声中让哈利听见她的声音。

“来拿绳子的人一定很熟悉这附近的环境，而且这个人跟凶手一定很接近……”

“我认为这个人就是凶手，”哈利说，“因为切痕很新，而且绳子不太有什么易手的可能。”

“他了解本地环境，可能住在附近或在这里有栋小屋，”卡雅大声地将想法说出来，“或者他是在这里长大的。”

“但为什么要大老远跑来这里切下几米废弃绳索？”哈利问道，“去店里买一条长绳要花多少钱？几百克朗？”

“说不定他正好在附近，而且知道那里有一卷绳子？”

“好吧，可是‘正好在附近’表示他一定住在附近的小屋。对外地人来说，还要搭船才能到达这里。你不是正在制作……”

“对，我正在制作这附近的住户清单。还有，我找到一个你要的火山专家，他叫费利斯·罗斯特，是地质研究所的书呆子，他观察过很多火山，常去世界各地勘查火山和火山爆发之类的。”

“你跟他说过话了吗？”

“只跟他妹妹说过话，他妹妹和他住在一起。她要我写电子邮件或发短信给他，说他只用这种方式沟通。反正呢，他出去下西洋棋了，我把小石头和相关信息寄给他了。”

平底船以龟速在浅水道上航行，朝浮桥驶去。侯勒姆举着手电筒，当作提灯，照亮水面上的薄雾。史凯伊关闭了引擎。

“你看！”卡雅低声说，朝哈利靠得更近了些。哈利顺着卡雅的希望望去，鼻中闻到她的香气。一只孤单的白色大天鹅从码头后方的灯芯草丛游了出来，穿过薄雾，进入手电筒的光线范围。

“它真……美。”卡雅低声说，陶醉地看着大天鹅，然后大笑几声，轻轻捏了捏哈利的手。

史凯伊陪着他们前往处理场。他们坐上亚马逊，正要离开，这时侯勒姆摇下车窗，朝史凯伊大喊：“弗利尤夫！”

史凯伊停下脚步，缓缓转身，街灯光线落在他面无表情的沉重脸孔上。

“那个电视喜剧演员，”侯勒姆叫道，“是出生于易雷恩巴村的弗利尤夫。”

“弗利尤夫？”史凯伊说，吐了口口水，“从来没听过。”

二十五分钟后，亚马逊在葛鲁莫区的焚化炉旁驶上欧洲高速公路，哈利做出决定。

“我们必须把这条线索泄露给克里波知道。”他说。

“什么？”侯勒姆和卡雅同声大喊。

“我会跟贝雅特说，请她把这条线索告诉克里波，如此一来，这条线索会像是鉴识中心发现的，而不是我们。”

“为什么？”卡雅问道。

“如果凶手住在利瑟伦地区，就必须挨家挨户进行搜查，我们没有办法也没有人力来做这件事。”

侯勒姆在方向盘上重重拍了一掌。

“我知道你的心情，”哈利说，“但重点在于逮到凶手，而不是谁逮到的。”

亚马逊继续往前驶去，车内一片静默，听起来不是滋味的话语在空气中萦绕不去。

20 爱斯坦

断电了。哈利站在黑漆漆的玄关，把电灯开关开来开去，然后走进客厅，重复同样的动作。

他在扶手椅上坐下来，瞪着黑色虚空。

坐了一会儿之后，手机响起。

“我是霍勒。”

“费利斯·罗斯特。”

“你是？”哈利说。对方的声音听起来是个纤瘦娇小的女子。

“我是费利斯·罗斯特的妹妹，芙莉妲·拉森。我哥要我打给你，说你们发现的石头属于铁镁质，是玄武岩火山石，这样可以吗？”

“等一下，铁镁质是什么意思？”

“这种火山石属于热熔岩，超过一千摄氏度，黏度低，所以比较稀，火山喷发时会流得比较广。”

“这种火山石是来自奥斯陆吗？”

“不是。”

“为什么？奥斯陆就是建立在火山岩上面的。”

“奥斯陆建立在老火山岩上，这种火山石是最近形成的。”

“时间有多近？”

哈利听见芙莉妲用手捂住话筒说话，但听不见其他说话声。芙莉妲很快就回到电话上，显然已得到答案。

“我哥说五到五十年。但如果你想找出这种火山石来自哪一座火山，那就有的找了，目前全世界的活火山超过一千五百座，而且还只是已知的活火山。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可以用电子邮件联络费利斯，你的助理有他的信箱。”

“可是……”

茉莉姐已挂上电话。

哈利想打回去，但改变心意，拨打另一组电话号码。

“奥斯陆出租车队。”

“嘿，爱斯坦，我是哈利·H。”

“你在开玩笑吧，哈利·H已经死了。”

“还没死透。”

“好吧，那一定是我已经死了。”

“你可以来苏菲街载我去我小时候的家吗？”

“不行，但我过会儿会去载你，有客人还是得跑。”爱斯坦大笑，笑声转变成咳嗽声，“哈利·H！我的老天……我到了打给你。”

哈利挂上电话，走进卧房，就着窗外街灯的光线将衣物装进包，再用手机光线在客厅挑了几张CD，又带了几条烟、手铐和警用手枪。

他坐在扶手椅上，利用黑暗进行左轮手枪的练习，启动腕表的计时功能，甩出史密斯威森手枪的弹膛，卸下子弹，又将子弹装填回去。四出四进，不使用快速装弹器，只利用灵活的手指。甩入弹膛，让第一发子弹位于第一发射位置。停。九点六六秒。超过记录将近三秒。他打开弹膛，发现自己出了错，位于第一发射位置的是两个空弹室的其中之一。他阵亡了。他再练习一次。九点五五秒，再度阵亡。二十分钟后，爱斯坦打来电话，这时哈利已将装填速度压到八秒，总

共阵亡六次。

“我马上下楼。”哈利说。

他走进厨房，看了看水槽下方的柜子，踌躇难决。他取下萝凯和欧雷克的照片，放进外套内袋。

“香港？”爱斯坦·艾克兰吸了吸鼻子，转过他那张浮肿的酒鬼脸庞，脸上有个大鼻子和颓丧的胡子。他看着乘客座上的哈利：“你跑去那里干吗？”

“你了解我的啊。”哈利说。爱斯坦在瑞迪森饭店外的红灯前停车。

“我才不懂呢，”爱斯坦说，将烟草撒进卷烟纸中，“我怎么会懂？”

“呃，我们一起长大，你还记得吧？”

“那又怎样？妈的那个时候你就很难懂了，哈利。”

一名身穿雨衣的男子打开出租车后门，坐了上来：“我要去车站搭机场快线，快点儿。”

“车子有客人了。”爱斯坦头也不回地说。

“胡说，车顶的灯还亮着。”

“香港听起来挺时髦的，那你为什么回来？”

“你说什么？”后座的男子说。

爱斯坦在嘴里塞进卷烟，然后点燃：“崔斯可打电话邀请我今天晚上去参加朋友聚会。”

“崔斯可又没朋友。”哈利说。

“对啊，所以我问他说：‘你的朋友是谁？’就是你啊。’他说。然后他问我：‘那你的朋友是谁？’你啊。’我回答。‘所以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啰。’我们已经完全把你给忘了呀，哈利，谁叫你要跑去……”爱斯坦嘟起嘴巴，一个字一个字说，“香——港！”

“嘿！”后座男子高声说，“你们讲完了没，我们要不要……”

信号灯转为绿灯，爱斯坦踩下油门。

“你要不要去？就在崔斯可他家。”

“他脚趾会放屁，臭死了，爱斯坦。”

“他家冰箱满满的都是酒哟。”

“抱歉，我没有开派对的心情。”

“开派对的心情？”爱斯坦哼了一声，拍了方向盘一掌，“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开派对的心情，哈利，你总是不参加派对。你还记得吗？有一次我们买了啤酒，打算去诺斯特朗市的一个时髦场所，那里有好多女人，结果你建议我们和崔斯可去碉堡自个儿喝酒。”

“嘿，这不是去机场快线的路！”后座男子抱怨说。

车子遇上红灯，爱斯坦再度踩下刹车，把稀疏的齐肩长发甩到一旁，对后座男子说：“结果我们喝得烂醉，这家伙开始唱起《绝不投降》（No Surrender），唱到崔斯可用空酒瓶丢他。”

“我的老天爷！”后座男子语带哭腔，食指敲打着豪雅腕表的玻璃镜面，“我得赶上飞往斯德哥尔摩的末班飞机才行。”

“碉堡很棒啊，”哈利说，“那里的景观是全奥斯陆最棒的。”

“对，”爱斯坦说，“盟军如果攻击那个地方，德军一定会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对啊。”哈利露齿而笑。

“你知道，我们跟崔斯可有个长期协议，”爱斯坦说，但后座的西装男子正急切地在雨中找寻空出租车，“如果该死的盟军来了，我们会把他们身上的肉都给射光，只剩骨架。就像这样。”爱斯坦比出手势，假装握着机关枪，朝西装男子嗒嗒嗒地发射子弹。西装男子一脸惊恐地望着这个疯狂司机叽叽喳喳地说个不休，嘴角冒出白色唾沫，喷溅在他刚熨好的深色西装裤上。他抓住出租车停下的小空当，打开车门，跌跌撞撞地奔入雨中。

爱斯坦粗声大笑。

“你想家了，”爱斯坦说，“你想再去艾克柏餐厅跟杀手皇后跳舞。”

哈利咯咯轻笑，摇了摇头。他在车侧后视镜中看见西装男子疯狂地冲向国家剧院站。“是因为我爸，他生病了，快死了。”

“哦，烂透了，”爱斯坦踩下油门，“他是个好人。”

“谢谢，我想你可能会想知道这件事。”

“妈的我当然想知道，我得跟我家人说。”

“到了。”爱斯坦说，将车子停在奥普索乡一栋黄色小木屋的车库前。

“嗯。”哈利说。

爱斯坦猛力吸了口烟，吸得香烟几乎着火，接着他屏住气息，把烟锁在肺脏，再呼出一口长气，把烟呼出来，呼得气管咻咻作响。爱斯坦微微侧头，将烟灰弹进烟灰缸。哈利心中感到一股甜蜜的酸楚，他见过无数次爱斯坦做这个动作，侧过了头，仿佛香烟极为沉重，几乎让他失去平衡。爱斯坦曾如此将烟灰弹到学校抽烟小屋的地上，弹进他们擅自闯入的派对的空啤酒瓶里，弹到冰冷潮湿的碉堡水泥地

上。

“妈的人生真是太不公平了，”爱斯坦说，“你爸不喝酒，星期日去散步，还是老师。我爸会喝酒，在达柯工厂上班，那里每个员工都罹患气喘，身上长出怪异的疹子，他回家一坐上沙发就丝毫不动，可现在身体还是好得很。”

哈利记得达柯工厂，它的名称正好和知名品牌“柯达”相反。工厂老板来自桑莫拉区，他看到书上说柯达创办人伊士曼之所以将相机工厂取名为柯达，是因为这个名字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念得出并且记得住。但最后达柯工厂被人遗忘，几年前结束营业。

“什么都会过去。”哈利说。

爱斯坦点点头，仿佛知道哈利想到了什么。

“有什么需要再打电话给我，哈利。”

“好。”

哈利站在原地，等待身后传来轮胎压上碎石路面发出的吱吱声。出租车离去之后，他才打开门锁，开门而入。他打开电灯，站立不动。大门关上，咔嗒一声锁了起来。气味、寂静、洒落在衣柜上的光线，屋里的一切都在跟他低诉，让他沉落到记忆的池底。这些记忆拥抱他，温暖他，令他哽咽。他脱下外套，踢掉鞋子，踏出脚步，走过一个又一个房间、一年又一年。走过母亲和父亲的房间，小妹的房间，他的房间——过去那个小男孩的房间。墙上贴着英国冲击乐团的海报，海报中吉他正要被砸烂。他在床上躺下，吸入床垫的气味，眼中涌出泪水。

21 白雪公主

晚上七点五十八分，米凯·贝尔曼走在高雅整洁的卡尔约翰街上，这里是挪威王国的中心，也是轴线的中心点，左边是大学与知识，右边是国家剧院与文化，后方是皇宫花园，皇宫高高矗立，正前方是权力。三百步之后，正好八点整，他踏上通往挪威议会正门的石阶。这栋议会建筑就和奥斯陆大部分地区一样，并不特别雄伟或华丽，安全措施也非常少，通往入口的斜坡两侧只有两尊吉洛德花岗岩雕成的狮子看守。

米凯走到门前，尚未伸手推门，门就无声无息地开了。他走到接待柜台前，站立原地，举目四顾。一名警卫来到他面前，友善但坚定地朝吉拉多尼X光机点了点头。十秒钟后，X光机显示米凯并未携带武器，只有皮带扣头是金属制品。

拉瑟穆斯·欧森倚着接待柜台，正在等候米凯。梅莉·欧森身后遗留下来的这位瘦削鳏夫和米凯握了握手，当先领路，下意识地用导览的语气开始介绍。

“挪威议会共有三百八十名员工、一百六十九名议员。这栋建筑物建于一八六六年，由建筑师艾米尔·维特朗列（Emil Victor Langlet）设计。顺带一提，他是瑞典人。这个厅是德拉普厅。由石头拼成的马赛克壁画叫《社会》（Society），是艾尔瑟·哈根（Else Hagen）在一九五〇年的作品。国王的肖像是……”

他们来到凡德厅，米凯在电视上看到过这个厅。几张不熟悉的脸孔匆匆经过。拉瑟穆斯解释说这里正在举办一场委员会，但米凯没注意听拉瑟穆斯说些什么，他脑中正在思索，这是一条权力的走廊，而他感到失望。这里用了金色和红色是很好，但缺少庄严华丽的气势，这样要如何让脚下的人民感到敬畏呢？这种谦卑朴素的精神真是要命，像个弱点，这个弱点让北欧连不久以前建立的小小的、可怜的民主政体都甩不掉。然而他还是回到了这个国家，既然他无法在欧洲刑

警组织那批虎豹豺狼中成功，那么他在这里一定可以成功，一定可以赢过这里的侏儒和二流角色。

“这个房间在大战期间是德国特派员约瑟夫·泰博文（Josef Terboven）的办公室，现在没有人有这么大的办公室。”

“你的婚姻状况如何？”

“你说什么？”

“你跟梅莉会吵架吗？”

“呃……不会。”拉瑟穆斯看起来正在发抖，脚步也变快了，仿佛想将米凯抛在后头，或至少移动到旁人的听力范围外。他们走进秘书团办公室，关上门之后，拉瑟穆斯才颤抖地吐了口气：“我们之间当然有起有落。你结婚了吗，贝尔曼？”

米凯点了点头。

“那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她有过外遇吗？”

“没有，这点我可以确定。”

因为她很胖吗？米凯想这样问，但打消念头。他已经得到他要的：拉瑟穆斯犹豫的神情、眼角的跳动、瞳孔的细微收缩。

“那你呢，欧森，你有过外遇吗？”

相同的反应，外加后退的发际线下的额头发红。拉瑟穆斯的回答简短确定：“没有，我没有外遇。”

米凯侧过了头。他并不怀疑拉瑟穆斯，那为什么还要用这种问题来折磨这男人？这个问题的答案既简单又令人恼怒：因为他没有其他人可以讯问，没有其他线索可以追查。他只是把自己的挫败发泄在这

个可怜的男人身上而已。

“那你呢？”

“我怎样？”米凯说，抑制住打哈欠的冲动。

“你有过外遇吗？”

“我老婆太美了，”米凯微微一笑，“再说，我们有两个小孩。你跟梅莉没有小孩，这会鼓励你们去享受一点儿……乐趣。有消息来源说你跟梅莉前一阵子婚姻有问题。”

“我想你的消息来源是隔壁邻居吧，梅莉常跟她聊天。几个月前发生了一起吃醋事件，我在一堂工会代表课上招募了一个年轻女子，当初我跟梅莉就是这样认识的，所以她……”

拉瑟穆斯的声音越来越小，米凯看见他眼中泛起泪光。

“那根本没什么，梅莉跑去山上几天，把事情想通了，后来就没事了。”

米凯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拿出手机，看了看来电显示，接了起来，用简慢的语气说：“什么事？”他聆听对方的声音，同时感觉心跳加速，怒火中烧。

“绳子？”他重复对方的话，“利瑟伦？那是在……易雷恩巴村？谢谢。”

他将手机塞回外套口袋：“我得走了，欧森，谢谢你抽空见我。”

他离开时，在纳粹德国特派员泰伯文的办公室稍做停留，环视整个房间。

凌晨一点，哈利坐在客厅，聆听美国民谣摇滚歌手马莎·温莱特（Martha Wainwright）唱着《遥远》（Far Away）这首歌：“……无论剩下什么都有待发掘。”

他精疲力竭，面前咖啡桌上放着手机、打火机、银色锡箔纸包着的褐色小球。他还没碰那个小球。但他很快就得去睡觉、找到韵律、休息一会儿。他手中拿着萝凯的照片。蓝色洋装。他闭上眼睛，嗅闻她的气味，聆听她的声音。“你看！”她的手轻轻捏了捏他。他们周围的水既黑且深，她漂浮在水面上，苍白、无声、没有重量。风吹起她的面纱，露出底下的白色羽毛。细长的脖子形成一个问号。这是哪里？她踏上岸边。她是黑色铁架，底下有吱吱作响的轮子。她进入屋子，消失在视线之外，又在二楼出现。她的颈部绕着一个绳套，旁边站着一名身穿黑色西装的男子，西装翻领别着一朵白花。他们前方站着一位神父，神父面向他们，身上披着白色斗篷，正缓缓诵读。神父转过身来，脸庞和双手都是白色的，由白雪构成。

哈利惊醒过来。

黑暗之中出现闪光，此外还有声响，但不是马莎·温莱特的歌声。哈利抓起咖啡桌上发光振动的手机。

“什么事？”他用萎靡的声音问。

“我找到了。”

他坐直身子：“找到什么？”

“关联性。而且死者不是三个人，是四个人。”

22 搜索引擎

“首先呢，我输入你给我的三个名字，”卡翠娜说，“博格妮·史丹密拉、夏绿蒂·罗勒斯、梅莉·欧森，但搜索结果毫无关联。所以我把过去十二个月挪威的失踪人口也输入进去，结果找到值得深入追查的线索。”

“等一下，”哈利说，他已完全清醒，“失踪人口名单你是从哪里找来的？”

“奥斯陆警区失踪组的内部网络，不然呢？”

哈利呻吟一声，卡翠娜继续往下说。

“有一个名字跟这三名被害人都有关联，你准备好了吗？”

“呃……”

“这个失踪女子名叫奥黛蕾·费列森，二十三岁，住在德拉门市。她的伴侣在十一月报案说她失踪。挪威国家铁路售票系统显示出一个关联性。十一月七号那天，奥黛蕾·费列森在网上订了一张从德拉门市到沃斯道瑟村的火车票，同一天，博格妮·史丹密拉也买了一张从孔斯贝格镇到沃斯道瑟村的火车票。”

“沃斯道瑟村是个偏远的地方。”哈利说。

“沃斯道瑟村根本称不上是个地方，那里只有一大堆山。卑尔根市的家庭会用祖传财产在那里的山上盖小屋，观光协会在那里的山顶也盖了小屋，这样才能保存挪威极地探险家亚孟森和内森的优良传统：踏着滑雪板，从一个小屋辛苦跋涉到另一个小屋，肩上背着二十五公斤重物，品尝内陆所带来的致命恐惧，替生活增添一点儿刺激，这你很清楚。”

“听起来你去过那里。”

“我前夫的家族在那边山上有栋小屋，他们非常有钱，也非常敬畏大自然，所以小屋里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只有那些想跻身上流社会的人，小屋里才有桑拿和按摩浴缸。”

“其他关联呢？”

“铁路售票系统没出现梅莉·欧森的名字，但是前一天，这班火车的餐车自动提款机有她的交易记录，时间是下午两点十三分。根据火车时刻表，这个时间火车应该行驶在奥尔市和耶卢市之间，也就是在沃斯道瑟村之前。”

“这没什么说服力，”哈利说，“这列火车也会经过卑尔根，她说不定是要去卑尔根。”

“你真的以为……”卡翠娜开口说，顿了一顿，等候片刻，才又压低声音说，“你真的以为我这么笨吗？沃斯道瑟村的旅馆有拉瑟穆斯·欧森的订房记录，订的是一个晚上的双人房。根据公民注册系统，拉瑟穆斯·欧森跟梅莉·欧森登记的是同一个住址，所以我推测……”

“对，拉瑟穆斯是梅莉的丈夫。你为什么说话这么小声？”

“因为夜间门房刚刚经过，好吗？听好了，我们发现两名被害人和一个失踪女子在同一天都去过沃斯道瑟村，你认为呢？”

“呃，这是个值得注意的巧合，但我们也不能排除这只是碰巧的可能性。”

“我同意。还有，我搜索夏绿蒂·罗勒斯加上沃斯道瑟村，但找不到相关结果，所以我开始搜索另外三人都在沃斯道瑟村的那一天，夏绿蒂·罗勒斯去了什么地方，结果我发现两天前夏绿蒂在赫讷福斯市的加油站付钱加过柴油。”

“赫讷福斯市离沃斯道瑟村很远。”

“可是从奥斯陆前往赫讷福斯市的方向，正好也是前往沃斯道瑟

村的方向。所以我搜索她名下或她的伴侣名下的车辆登记数据，如果他们使用自动缴费卡，而且经过几个收费站，就可以画出动作路径。”

“嗯。”

“问题是她没车，也没有同居人，至少没有正式的伴侣。”

“她有男朋友。”

“可能有，但搜索引擎在耶卢市的欧洲停车场，发现一辆车的停车费付款人是伊丝卡·贝勒。”

“耶卢市距离沃斯道瑟村只有几公里远，可是……呃，谁是伊丝卡·贝勒？”

“根据信用卡个人资料，她是澳大利亚悉尼市布里斯托尔区的居民。重点是她和夏绿蒂的‘关系型搜索’分数很高。”

“关系型搜索？”

“是这样的，它会根据过去几年在同一家餐厅、同一个时间用信用卡付账的人名来做搜索，因为这表示他们可能一起用餐，各自付费。或根据同一家健身中心同一天加入的会员，或飞机座位在隔壁超过一次的人名来做搜索。这样你懂了吧。”

“我懂了，”哈利说，模仿卡翠娜的卑尔根腔，“我想你一定查过那辆车是不是用……”

“对，我查过了，它用的是柴油，”卡翠娜清楚地说道，“你到底还想不想再听下去？”

“请继续说。”

“观光协会的自助小屋不能订床位，你到小屋的时候，如果床位满了，就只能睡地上的床垫，或自己在地上铺个垫子，睡在睡袋里。

一个晚上只要一百七十克朗，可以把现金丢进小屋的箱子里，或写一张同意由银行账户支付款项的授权书，放在信封里留下。”

“换句话说，看不出谁在什么时候去过小屋啰？”

“付现金的话看不出来，但如果是留下授权书，之后就能查出银行账户和观光协会有过交易，上面会注明这是某个日期使用小屋的费用。”

“我记得搜索银行交易记录很辛苦。”

“只要脑子够灵光，给搜索引擎正确的搜索范围就不会。”

“我想你的脑子够灵光吧？”

“没错。伊丝卡·贝勒的账户在十一月二十号被观光协会的四栋小屋分别收取两个床位的费用，每一栋小屋间隔一天的路程。”

“四天的滑雪行程。”

“对。十一月七号那天，她们住在最后一栋小屋，也就是荷伐斯小屋，那里距离沃斯道瑟村只有半天路程。”

“有意思。”

“真正有意思的是十一月七号那天，另外有两个人的银行账户也支付了荷伐斯小屋的过夜费用，你要不要猜猜看是谁的账户？”

“呃，应该不会是梅莉·欧森或博格妮·史丹密拉，不然克里波应该会发现这两名被害人最近曾在同一个地方过夜。所以应该是那个失踪女子，你说她叫什么名字？”

“奥黛蕾·费列森。你判断得很正确，她付了两个人的费用，但无从得知另一个人是谁。”

“另一个用授权书付费的人是谁？”

“这可就没那么有意思了。这个人来自斯塔万格市。”

哈利还是拿起了笔，抄下此人的姓名住址，以及悉尼的伊丝卡·贝勒的住址：“看来你使用搜索引擎还挺上手的。”

“对啊，”卡翠娜说，“就像开老式轰炸机一样，虽然有点儿生锈，飞得有点儿慢，可是一旦飞上天空……我的老天。你觉得这些搜索结果怎么样？”

哈利沉思片刻。

“你所做的搜索，”他说，“都集中在一名失踪女子和一名可能和命案无关的女子身上，只不过她们出现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这件事本身没什么价值，但你的搜索结果似乎指向其中一位被害人夏绿蒂跟她在一起。还有，你查出另外两名被害人博格妮和梅莉，也都在沃斯道瑟村附近。所以……”

“所以？”

“所以，恭喜你，你信守了承诺，至于我嘛……”

“你省省吧，把你脸上的笑容收起来，我没那个意思，那时候我脑袋不清楚，明白吗？”

卡翠娜挂上电话。

23 乘客

公交车上只有她一名乘客。丝迪娜将额头靠在窗户上，这样她就看不见自己的映影。她望着空荡荡漆黑的公交车站，心中希望有人会上公交车，却又希望没人会上公交车。

他坐在克拉柏餐厅的窗边，面前放着一杯啤酒，眼睛盯着她瞧，动也不动。羊毛帽、金发、狂野的蓝色眼珠。他的眼睛露出笑意，眼神锐利，同时带着恳求之意，呼唤着她的名字。丝迪娜对玛希妲说她想要回家，但玛希妲才刚开始跟一名美国老先生聊天，想再多待一会儿，于是丝迪娜拿起外套，从克拉柏餐厅跑到车站，坐上开往弗兰区的公交车。

她看着司机头上的数字时钟所显示的红色数字，盼望车门关上，公交车开始前进。距离开车还剩一分钟。

她没抬头。即使当她听见奔跑的脚步声，前方传来跟司机买票的喘息说话声，甚至当他在她旁边坐下时，她都没抬头。

“嘿，丝迪娜，你好像在躲我。”

“哦，嘿，艾里亚斯。”丝迪娜说，眼睛依然望着被雨打湿的柏油路面。她为什么要坐在公交车尾端，距离司机那么远？

“你知道吗？你晚上不应该一个人单独在外面。”

“不应该吗？”丝迪娜喃喃地说，希望有人会上公交车，任何人都行。

“你有没有看报纸？奥斯陆有两个女人遇害，前几天又多了一个议员，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不知道。”丝迪娜撒了个谎，心跳加速。

“梅莉·欧森，”艾里亚斯说，“她是社会党议员。另外两个女人是博格妮和夏绿蒂。你没听说过这几个人吗，丝迪娜？”

“我不看报纸的。”丝迪娜说。快再上来几个乘客。

“她们三个都是好女人。”艾里亚斯说。

“当然啦，你认识她们对不对？”丝迪娜立刻后悔自己用讽刺的口气说这句话，她之所以用这种口气说话是由于恐惧。

“不怎么认识，”艾里亚斯说，“但第一印象很好。你知道，我很重视第一印象。”

丝迪娜看着艾里亚斯谨慎地将手放在她的膝盖上。

“你……”她说。她只说了这么一个字，却还是能在自己的声音里听见讨饶的口气。

“什么事，丝迪娜？”

丝迪娜抬眼看着艾里亚斯，只见他的面容宛如孩童般毫无防卫，眼中浮现着真诚的好奇目光。丝迪娜想跳起来尖叫，这时却听见前方传来脚步声和司机高声说话的声音。一名乘客上了公交车，是个男子。男子往车尾走来，丝迪娜试着和他目光相对，希望他能会意，但男子的帽缘盖住半张脸，又忙着数零钱，将车票放进皮夹。男子在他们后方的座位坐了下来，丝迪娜的呼吸轻松了些。

“警方竟然还没发现她们之间的关联，真是不可思议，”艾里亚斯说，“应该没有那么困难才对啊。警方应该知道她们三个人都喜欢去山上玩越野滑雪，而且在同一天晚上下榻荷伐斯小屋。你觉得我应该告诉警方吗？”

“也许吧。”丝迪娜低声说。她如果动作快，也许可以从艾里亚斯前方挤出去，跳下公交车。但她还没想清楚，就听见液压系统发出吱吱声，车门关了起来，公交车开始行进。她闭上双眼。

“我只是不想涉入这些命案而已，希望你能了解这一点，丝迪娜。”

丝迪娜缓缓点头，眼睛依然闭着。

“很好，那我就能告诉你另外一个也在那栋小屋过夜的人，我想这个人你一定听过。”

第三部

十一月七日不见了。她将房客登记簿平摊在料理台上。锯齿状的撕痕直直立起。有人把那一页撕掉了。

24 斯塔万格市

“这味道闻起来……”卡雅说。

“是大便的味道，”哈利说，“牛粪的味道。欢迎来到雅伦区。”

曙光从云层缝隙流泻而下，照在春天的绿草地上，牛儿在石墙后方静静看着他们搭乘的出租车。他们正在从索拉机场前往斯塔万格市中心的路上。

哈利倾身于前座之间：“司机先生，你可以开快一点儿吗？”哈利亮出警察证。出租车司机面露喜色，催动油门，在高速公路上加速前进。

“你是不是怕我们来得太迟？”卡雅问道。哈利靠回后座。

“没接电话，也没去上班。”哈利说，并不需要把他的推论说完。

昨晚哈利跟卡翠娜通完电话之后，浏览自己所做的笔记。他写下了十一月那天可能和三名被害人一起下榻小屋的另外两人的姓名电话，这两人应该还活着。哈利看了看表，推算这时悉尼应该是清晨，于是拨打伊丝卡·贝勒的电话号码。伊丝卡接起电话，听见哈利提及荷伐斯小屋，感到非常惊讶。关于那天晚上的事，伊丝卡没有太多可以说，因为那天她发高烧，整晚都待在卧室。她之所以发高烧，可能是因为把汗湿的衣服穿在身上太久，也可能是因为从一个小屋滑雪到另一个小屋的行程对她这种经验不足的越野滑雪者来说，宛如火的洗

礼。又或者纯粹是因为感冒病毒随机挑中她来攻击。无论如何，她设法拖着病体抵达荷伐斯小屋，她的同伴夏绿蒂·罗勒斯立刻叫她上床休息。伊丝卡躺在床上昏睡，不断做梦，身体轮流受到酸痛、发汗和发冷的袭击。她和夏绿蒂是首先抵达小屋的人，因此她完全不知道当晚住在小屋的其他房客是谁，也不知道房客之间发生过什么事。隔天她依然卧病在床，直到夏绿蒂设法联络到一名当地警察。这名警察驾驶着雪地摩托前来，把她们载回他家，告知她们说当地唯一一家旅馆已经客满，同时邀请她们留下过夜。她们接受邀请，但当晚又改变主意，搭上前往耶卢市的晚班列车，在耶卢市的旅馆过夜。夏绿蒂并未对伊丝卡特别提及那天晚上荷伐斯小屋发生过什么，显然平静无事。

滑雪旅程结束后五天，伊丝卡离开奥斯陆，返回悉尼，身体依然发烧，但仍和夏绿蒂保持电子邮件往来，并未发现任何不寻常的迹象，直到接到令她震惊无比的消息：她的朋友夏绿蒂被发现陈尸在奥斯陆郊区多夏湖畔树林边的废弃车辆后方。

哈利对伊丝卡说明，措辞谨慎，但不拐弯抹角。他说他们担心十一月七日那晚在小屋过夜的人有生命危险，因此他挂上电话之后，立刻会通知悉尼南警区的犯罪特警队队长尼尔·麦考梅。过去哈利曾和尼尔合作过。哈利还说，尼尔会需要她说明一些案情，尽管澳大利亚离奥斯陆很远，尼尔还是会为她提供保护，并等候进一步通知。伊丝卡似乎很镇定地接受了这个安排。

接着哈利拨打卡翠娜给他的第二组号码，这是斯塔万格市的手机号码。哈利打了四次都没人接听。他知道这并不代表什么，不是每个人睡觉时都开着手机，但显然卡雅·索尼斯是这种人，手机响了两声，她就接起来。哈利说他们要搭乘第一班飞机前往斯塔万格市，因此她必须搭上六点五分的机场快线。卡雅只说了一个字：“好。”

凌晨六点半，两人来到奥斯陆的加勒穆恩机场。哈利又打了一次电话，对方依然没接。一小时后，他们降落在索拉机场，哈利再打一次电话，仍旧无人接听。他们前往出租车搭乘站时，卡雅联络到那人的雇主，雇主说他们要找的那个人没去上班。卡雅如此告诉哈利，哈

利只是用手轻轻护着卡雅的后背，坚定地帶她越过等候出租车的队伍，坐上出租车，并面对大声抗议的排队群众说：“谢谢各位，祝你们有美好的一天。”

早晨八点十六分，他们抵达那人的住处，位于弗兰区的一栋白色木屋。哈利让卡雅付钱，先行下车，并未关上车门。他观察木屋外观，什么都没发现，于是吸了一口潮湿、新鲜、依然暖和的西岸空气，做好心理准备。他已知道结果。当然了，他有可能判断错误，但他对自己的判断很有把握，就像他知道卡雅收到出租车司机递来的收据之后，一定会说声“谢谢”一样。

“谢谢。”车门关上。

大门旁边有三个门铃，那人的名字写在中央门铃的旁边。

哈利按下门铃，听见屋内某处传出铃声。

一分钟后，他已按了三次门铃，于是他按下最下方的门铃。

哈利注意到卡雅凭直觉知道应该由谁来负责说话。“你好，我的名字是卡雅·索尼斯，我们是警察。你楼上那一户没人应门，请问你知道楼上有人在家吗？”

“应该有吧，不过今天早上很安静。”一楼出来应门的妇人说，她看见哈利扬起双眉，又犹豫地补充，“这里什么声音都听得见，昨天晚上我就听见有人发出声音。既然房子是我租出去的，我总该留意里头的动静吧。”

“留意里头的动静？”哈利问道。

“对，可是我不会一直……”妇人的双颊泛起红晕，“应该没什么事吧？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从来没发生什么问题……”

“我们还不清楚。”哈利说。

“最好的办法是上去查看，”卡雅说，“如果你有钥匙的话……”哈

利知道这时卡雅的脑袋里有很多不同说法正在打转，因此兴味盎然地等着听她继续往下说。“……我们想协助你确定一切都安然无恙。”

卡雅是个聪明女子。倘若房东太太同意这个提议，而他们有了发现，那么报告上会说是房东太太请他们进去查看，如此一来，就不会产生他们在没有搜索令的状况下强行进入屋内搜索的问题。

房东太太迟疑难决。

“不过你也可以在我们离开之后才进去，”卡雅露出微笑，“然后再报警，或叫救护车，或……”

“我想你们最好跟我一起上去，”房东太太说，眉头深蹙，忧心忡忡，“请在这里等一下，我去拿钥匙。”

一分钟后，他们进入二楼屋内。屋子里整齐清洁，几乎没有家具。哈利立刻察觉寂静挟带着强大的存在感及压迫感，出现在早晨的这间空荡屋子里，耳中隐约听见外头传来一天工作即将开始的繁忙声响。他也闻到一种熟悉的气味，胶水的气味。他看见一双鞋子，但没看见外出的衣服。

小厨房的水槽里有个大茶杯，架上锡罐装着哈利不认得的茶叶：乌龙茶和安吉白茶。他们继续往屋内走去。客厅墙上挂着一张照片，哈利心想照片中应该是K2峰，喜马拉雅山脉人气最高的杀人机器。

“你查看那个房间好吗？”哈利朝一扇贴了心形图案的房门点了点头，自己朝他推测应该是卧室的房门走过去。他深吸一口气，按下门把，推开房门。

床是铺好的，里头很整齐，窗户微开，没有胶水的气味，空气清新得有如孩童的气息。哈利听见房东太太走到他背后的房门口，停下脚步。

“奇怪，”她说，“昨天晚上我明明听见他们的声音，可是我只听见一个人的脚步声。”

“他们？”哈利说，“你确定不止一个人？”

“对，我听见说话的声音。”

“几个人？”

“应该是三个人。”

哈利打开衣柜看了看：“男人还是女人？”

“我没办法听得那么清楚。”

衣柜里有衣服、一个睡袋、一个背包，以及很多衣服。

“为什么你会认为有三个人？”

“因为其中一个人离开以后，我听见楼上还有声音。”

“什么声音？”

房东太太的脸颊再度泛红：“撞击声，就好像……呃，你知道的。”

“可是没有说话声？”

房东太太想了想：“没有，没有说话声。”

哈利走出卧房，惊讶地发现卡雅依然站在浴室门前的走廊上，站立的方式犹如面对强烈逆风。

“怎么了？”

“没什么。”卡雅立刻轻快地说，语气太轻快了。

哈利走上前去，站到她身旁。

“怎么回事？”他低声问道。

“我……我对紧闭的门有点儿小问题。”

“没关系。”哈利说。

“我……我就是会这样。”

哈利点了点头，就在此时，他听见一种声音，那是期限已到的声音，电话时间用完的声音，秒数消失的声音。那声音是快速的咚咚水声，既不像水流声，也不像水滴声。那是门内的水龙头传出的声音，于是哈利知道自己没有判断错误。

“在这里等着。”哈利说，把门推开。

哈利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浴室里的胶水味更为浓烈。

第二件事是地上散落着夹克、牛仔裤、内裤、T恤、黑袜子、帽子、薄套头羊毛衣。

第三件事是水龙头流出涓涓细水，注入浴缸，浴缸的水非常满，因此水从内侧的溢水孔流了出去。

第四件事是浴缸里的水是红色的，他分析那应该是血的颜色。

第五件事是一双呆滞的眼睛，那双眼睛位于被胶带封住的嘴巴上方，嘴巴属于一个赤裸苍白有如尸体的人体，这具人体躺在浴缸底部，面对浴缸侧边，仿佛想看一看盲点里的东西，看一看他没预料到的东西。

第六件事是看不见任何暴力迹象，没有任何外伤可以说明血是从哪里来的。

哈利清了清喉咙，心想该如何用最周到的方式，请房东太太过来看看这是不是她的房客。

结果不必哈利麻烦，房东太太已来到浴室门口。

“我的天哪！”房东太太发出呻吟，接着一个字一个字缓慢而沉重地说，“我的老天爷！”最后带着哭音，语气更为加重：“我的老天爷啊.....”

“这是.....”哈利开口说。

“对，”房东太太哭着说，“他就是我的房客艾里亚斯。艾里亚斯·史果克。”

25 地盘

房东太太双手紧握，举到嘴巴前方，透过手指喃喃地说：“亲爱的艾里亚斯，你做了什么事？割腕吗？”

“我不确定他做了什么事，”哈利说，带着房东太太走到前门，“可以请你打电话给斯塔万格市警局，请他们派刑事鉴识人员过来吗？告诉他们这里有个犯罪现场。”

“犯罪现场？”房东太太黑眼圆睁，震惊无比。

“对，就这样说。你也可以打紧急报案电话一一二，好吗？”

“好……好的。”

他们听见房东太太踏着沉重的脚步，返回家中。

“在他们抵达之前，我们大概有十五分钟的时间。”哈利说。他们脱下鞋子，放在走廊，脚上只穿袜子，踏进浴室。哈利环视四周。浴缸里到处是金色长发，长椅上有一根被挤得扁平的软管。

“看起来像牙膏。”哈利说，俯身在软管上方查看，尽量不去碰触。

卡雅靠近了些。“是三秒胶，”她说，“而且是市面上威力最强的三秒胶。”

“手指绝对不能碰到这玩意儿对不对？”

“立刻见效。手指如果碰触在一起太久，就会粘住，这样一来，除了割开，就只能用力拉扯，连皮肤一起扯下来。”

哈利看了看卡雅，又看了看浴缸里的尸体。

“该死，”他缓缓地说，“不会吧……”

犯罪特警队队长甘纳·哈根心存疑虑，这也许是他来警署任职后所做的最愚蠢的一件事，也就是违背司法部的命令，建立一个小组来调查命案。这可能会给他惹上麻烦，而指派哈利·霍勒来领导这个小组，更是自找麻烦。这会儿麻烦就来敲他的门，走进他的办公室，站在他面前，以米凯·贝尔曼的形态呈现。哈根聆听他说话时，注意到督察长的脸闪闪发光，比平常更苍白，仿佛被体内某个炽红物体照亮，有如核子反应炉发生的冷核裂变，具有爆炸的潜在危险，但暂时受到控制。

“我确定哈利·霍勒和他的两个同事，去利瑟伦湖调查过梅莉·欧森命案。鉴识中心的贝雅特·隆恩请我们去当地每一栋小屋搜索，寻找一家老制绳厂，据说她手下的一名鉴识员发现吊死梅莉的绳子就是在那里制造的。原本一切都很顺利……”

米凯·贝尔曼露出惊讶的表情，身上依然穿着那件几乎及地的长风衣，并未脱下。哈根做好了心理准备面对接下来的话，但米凯说话慢条斯理，语气透出困惑之意，令哈根十分煎熬。

“可是我们去找易雷恩巴村的警官询问时，他竟然告诉我们说那个大英雄哈利·霍勒和另外两名警员已经去调查过了。所以说，你手下的人插手了这件案子，哈根。”

哈根默不作声。

“我想你应该知道，违背司法部的命令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吧，哈根。”

哈根依然不发一语，只是直视米凯的灼灼目光。

“你听着，”米凯说，解开一颗风衣扣子，终于坐了下来，“我喜欢你，哈根。我认为你是个好警察，而我需要优秀人手。”

“你是说当克里波掌握所有权力的时候吗？”

“没错。把你安插在重要职位，对我很有帮助。你有军事学院的

背景，明白战略思考的重要性，懂得回避赢不了的战斗，知道撤退是取得胜利的最佳方法……”

哈根缓缓点了点头。

“很好，”米凯说，站了起来，“那我们可以说，哈利·霍勒在非常巧合的情况下，去了利瑟伦湖，跟梅莉命案一点儿关系也没有，而且这种巧合很可能不会再度发生。这点我们可以同意吗……甘纳？”

哈根听见米凯叫他的名字，不由得心头一惊，正如他也曾以名字称呼前任犯罪特警队队长，试图在缺乏快乐的基础上创造快乐的氛围。哈根并不多做响应，因为他知道这就是米凯口中所说的战斗，况且他知道自己将在这场战役中败北，届时米凯提出的归降条件可能更糟、更苛刻。

“我会跟哈利谈一谈。”哈根说，握了握米凯伸出的手。跟他握手就跟握大理石一样，感觉坚硬冰冷，毫无生命。

哈利喝下一大口咖啡，放开钩在透明咖啡杯把手上的食指，这个咖啡杯是房东太太端来的。

“所以你是奥斯陆警区的哈利·霍勒警监，”坐在房东太太家咖啡桌对面的男子说。男子自我介绍说他是柯比森警监，名字的首字母是C。柯比森复述哈利的职位、姓名和所属单位，语气强调“奥斯陆”三个字。“是什么风把奥斯陆的警监给吹来斯塔万格市，霍勒先生？”

“还不就是那些啊，”哈利说，“新鲜空气、美丽山脉。”

“是吗？”

“还有峡湾。有时间的话，我们会去圣坛峭壁玩定点跳伞。”

“所以说奥斯陆派了个小丑过来，是不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接到通知，你可以给我一个好理由吗？”

柯比森警监的微笑跟他的胡子颜色一样淡，他手里玩着一顶滑稽

的小帽子，只有老派男人和自我意识超级强的时髦人士才会戴这种帽子。哈利联想到电影《法国贩毒网》中的刑警道尔。他猜想柯比森吸吮棒棒糖应该不会害羞，以及他出门前会突然停步说：“哦，还有一件事。”

“我想你们警局的收件箱底部应该找得到一张传真。”哈利说，抬头看着一名身穿白衣的男子走进来。男子是鉴识员，他脱下白色兜帽，身上的连身工作服窸窣作响，重重坐在椅子上，双眼直视柯比森，用当地方言喃喃地咒骂一声。

“怎么样？”柯比森问道。

“他说得没错，”鉴识员用下巴朝哈利比了比，没瞧哈利一眼，“那家伙被人用三秒胶粘在了浴缸底部。”

“‘被人用’？”柯比森说，看着手下的鉴识员，眉毛挤成疑问的弧度，“你现在就排除艾里亚斯·史果克自己用三秒胶把自己粘住的可能性，会不会太早了点儿？”

“然后再打开水龙头，用最缓慢、最痛苦的方式淹死自己？”哈利耸了耸肩，“还用胶带封住自己嘴巴，不让自己尖叫？”

柯比森对哈利露出薄得有如剃刀的微笑：“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插嘴，奥斯陆警监。”

“他从头到脚都被紧紧粘住，”鉴识员继续说，“后脑的头发被刮掉，涂上三秒胶，肩膀和背部也是，还有双臂、双腿，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哈利说，“凶手涂完三秒胶之后，艾里亚斯已经在浴缸里躺了一阵子，三秒胶已经开始硬化。接着凶手稍微打开水龙头，慢慢让艾里亚斯淹死，于是艾里亚斯开始跟时间与死神搏斗。水位慢慢上升，但他越来越没有力气，直到死亡的恐惧占满全身，给了他力量，做最后的垂死搏斗，从浴缸里挣脱。他不断挣扎，四肢当中最有力的右脚终于从浴缸底部挣脱，但也把皮肤给整片扯了下来，浴缸底

部还粘着他的皮肤。艾里亚斯用右脚撞击浴缸，想吵醒楼下的房东太太，使得鲜血渗入水中，房东太太也确实听见了撞击声。”

哈利朝厨房点了点头。卡雅正在厨房安慰上了年纪的房东太太，让她冷静下来。他们都听见房东太太难过的啜泣声。

“但是房东太太误会了，她以为她的房客正在跟带回家的女人上床。”

哈利看着柯比森。柯比森脸色发白，不再有想插话的意图。

“这期间，艾里亚斯因为右腿整片皮肤都被扯了下来，所以不断失血，流失了大量血液。他变得越来越虚弱，越来越疲倦。最后他的意志力开始减弱，所以他放弃了。也许当水淹到他的鼻孔时，他已经失去意识，”哈利牢牢盯着柯比森，“但也可能他还很清醒。”

柯比森的喉结不断上下移动。

哈利看着咖啡杯里残留的少许咖啡：“我想现在索尼斯警探和我应该谢谢你们的招待，回奥斯陆去了。如果你们有其他问题，可以打电话跟我联络。”哈利在报纸边角写下号码，撕了下来，越过咖啡桌递出去，站起身来。

“可是……”柯比森说，也站了起来，哈利的身高比柯比森高出二十厘米，“你来找艾里亚斯·史果克有什么事？”

“我想来救他。”哈利说，扣上外套扣子。

“救？他是不是惹上什么麻烦？等一等，霍勒，我们得把事情说清楚才行。”柯比森用的虽然是命令式口吻，但已失去权威感。

“我想你们斯塔万格市的警察一定有能力自己厘清案情，”哈利说，走到厨房门口，向卡雅表示他们该走了，“如果不行，我建议你们去找克里波，有必要的話，替我向米凯·贝尔曼问好。”

“你为什么说要来救他？”

“因为我不希望他遭受这种厄运，结果还是来不及。”哈利说。

搭乘出租车前往索拉机场的路上，哈利凝望着窗外大雨打在绿得不自然的草地上。卡雅未发一语，为此哈利心存感谢。

26 注射针

哈利和卡雅踏进潮湿闷热的办公室，甘纳·哈根正坐在哈利的椅子上等候他们。

侯勒姆坐在哈根后方，耸了耸肩，又做了个手势，表示他不知道犯罪特警队队长来找他们有什么事。

“我听说斯塔万格市的事了。”哈根说，站了起来。

“对。”哈利说，“不用站起来，长官。”

“这是你的椅子，我马上就要走了。”

“嗯哼？”

哈利推测哈根带来的是坏消息，而且是具有一定分量的坏消息。上级长官不会没事特地下来波特森监狱的地下走道，通知说你报的出差收据全对不上。

哈根依然站着，因此侯勒姆是办公室里唯一坐着的人。

“我得通知你，克里波已经发现你们在调查命案，所以我别无选择，只能终止这项调查工作。”

哈利在接下来的静默中，听见隔壁的锅炉发出轰轰声响。哈根逐一看了看房里的人，最后目光停在哈利身上：“而且我没办法说你们是光荣卸下任务。我很明确地指示过，调查工作必须保持低调。”

“好吧，”哈利说，“是我请贝雅特·隆恩把绳子的线索透露给克里波的，但她答应过我，会让克里波认为这条线索是鉴识中心发现的。”

“我相信她确实这样做了，”哈根说，“让你们泄底的人是易雷恩巴

村的郡警。”

哈利翻了个白眼，低低咒骂一声。

哈根双手一拍，干涩的拍掌声回荡在砖墙之间：“所以很遗憾，我必须命令你们停止所有调查工作，这项命令立即生效。你们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清空这间办公室，ごめんなさい（抱歉）。”

铁门关上，哈根匆促的脚步声在地下通道内渐去渐远。哈利、卡雅、侯勒姆，三人面面相觑。

“四十八小时，”侯勒姆开口说，“有人想来杯新鲜咖啡吗？”

哈利朝桌旁箱子踢了一脚，箱子砰的一声撞上墙壁，里头掉出少许物品，朝他滚来。

“我去国立医院。”哈利说，大步朝门口走去。

哈利将硬木椅子挪到窗边，一边聆听父亲规律的呼吸声，一边翻看报纸。报纸版面的左右两侧各有一则新闻，一则是婚礼，一则是丧礼。报纸左侧是梅莉的丧礼，照片中有带着怜悯及严肃面容的挪威首相，身穿黑色西装的社会党同志，脸上戴着不相称大墨镜的丈夫拉瑟穆斯。报纸右侧是船运大亨之女莲娜的喜讯，她将和东尼在春天完婚，报上还登出了重要贵宾的照片，这些宾客将飞到法国圣特罗佩镇参加婚礼。报纸下一页说今天奥斯陆的太阳将在十六点五十八分整落下。哈利看了看表。太阳正在沉落，隐没在低低的云层之后，那些云层既不会下雨，也不会下雪。他遥望沿着山脊一侧矗立的住宅亮起了灯，那座山原本是火山。从某方面来说，只要想到有一天火山可能会在那些住宅底下张开大口，将它们完全吞没，抹去那里曾有个安于现状、管理良好、有点儿悲凉的小镇，他就产生解脱的感觉。

四十八小时。为什么要花四十八小时？清空那间所谓的办公室不到两小时就能完成。

哈利闭上眼睛，思索命案，为他的个人资料库在心中写下最后一

份报告。

两名女子以相同方式遭到杀害，同样都被自己的血给淹死，而且血液当中同样含有克达诺玛麻醉剂。一名女子在跳水台上被绳子吊死，绳子出自一家老制绳厂。一名男子淹死在自家浴缸里。这四名被害人可能同时住过荷伐斯小屋。警方还不知道谁去过荷伐斯小屋，不知道凶手的行凶动机是什么，不知道那个白天或晚上荷伐斯小屋发生过什么事。警方只知后果，不知起因。全案终结。

“哈利.....”

哈利并未听见父亲醒来，转过头去。

欧拉夫·霍勒看起来恢复了元气，但也许只是脸颊泛红，双眼因为发烧而发亮。哈利站了起来，将椅子移到父亲床边。

“你来多久了？”

“十分钟。”哈利说谎。

“我睡得真好，”欧拉夫说，“做了几个好梦。”

“看得出来，你像是可以下床出院了。”

哈利将欧拉夫的枕头拍松，欧拉夫由他这么做，尽管两人都知道这是不必要的举动。

“房子怎么样了？”

“很好，”哈利说，“它会永远屹立不摇。”

“很好。哈利，有件事我想跟你说。”

“嗯？”

“你现在是大人了，你可以看着我自然离去，这是人生必经的道路。但是你母亲过世的时候，你处在发疯边缘。”

“是吗？”哈利说，把枕头套拉平。

“你把你的房间砸得稀烂，你想杀了医生，杀了把病传染给你母亲的人，甚至还想杀我。因为我……呃，可能因为我没有早点儿发现吧。你是如此满怀爱意。”

“你应该是说满怀恨意吧？”

“不，是满怀爱意。爱与恨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一切都始于爱，恨只是铜板的另一面。我总认为你之所以酗酒，是因为你母亲的死，或因为你对母亲的爱。”

“《爱是杀手》（Love Is A Killer）。”哈利喃喃地说。

“什么？”

“以前有人这样跟我说过。”

“你妈生前要求我什么，我都照做，只有一件事除外。她要求我在时间到了的时候帮她解脱。”

哈利觉得仿佛有人将冰水注入他的胸口。

“可是我做不到。你知道吗，哈利？这件事让我不断做噩梦。我每天都在想，我没能替我在这世界上最爱的女人完成她最后的愿望。”

哈利跳了起来，单薄的木椅发出吱的一声。他走到窗前，听见父亲呼吸好几口气，声音沉重颤抖。接着父亲把话说了出来。

“我知道这样做是把沉重的负担加在你身上，孩子。但我也知道你跟我一样，如果你没做这件事的话，会一辈子都把它挂在心上，所以让我来跟你解释你要怎么……”

“爸……”哈利说。

“你有没有看见这根注射针？”

“爸！别说了！”

哈利背后陷入一片寂静，耳中只听见自己焦躁刺耳的呼吸声，眼前是窗外有如黑白电影般的城市风景，上方是犹似一张张脸孔的铅灰色乌云，低沉地压着楼房屋顶。

“我想埋葬在翁达斯涅镇。”欧拉夫说。

埋葬。这两个字犹如某年复活节的回声。那年父母带着他和小妹前往莱沙市，欧拉夫极为认真地对哈利和小妹说明，倘若他们被雪崩埋葬，又出现缩窄性心包炎的症状，该如何应对。缩窄性心包炎是指心包膜增生大量的坚硬纤维组织，限制心脏舒张，使得心脏像是穿上一层盔甲。当时他们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与和缓的山坡，父亲的话有点儿像是内蒙古当地班机的空服员解释救生背心该如何使用，虽然荒谬，却给予乘客一种安全感，只要乘客依照正确步骤去做，似乎就可以得救。但如今父亲却说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哈利咳了一声：“翁达斯涅镇……跟妈在一起……？”

他沉默下来。

“我也想躺在老乡的旁边。”

“你又不认识他们。”

“这个嘛，我们到底认识谁呢？至少他们跟我是同乡。也许到头来，一切都跟族类相关，我们只想跟自己的族类在一起。”

“是吗？”

“是啊。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件事，心中的确如此渴望。”

一名护士走进来，名牌上写着阿尔特曼。阿尔特曼对哈利微微一笑，轻叩手上腕表。

哈利走下楼梯，碰见两名制服警员正要上楼。哈利依照习惯，对他们点了点头，两名警员沉默地看着他，只当他是陌生人。

哈利通常渴望独处，享受独处带来的好处，例如平和、平静、自由，但这时他站在电车站，突然不知自己该去何方、该做什么。他只知道，现在他难以忍受一个人待在奥普索乡的老屋里。

他拨打爱斯坦的手机号码。

爱斯坦正在去法格内斯镇的长途驾驶路上，但他提议午夜时分约在隆帕酒馆，庆祝他度过人生中相当满意的一天。哈利提醒爱斯坦说自己是个酒鬼，爱斯坦回道：“就算是酒鬼也该偶尔饮酒作乐一下，不是吗？”

哈利祝爱斯坦一路顺风，结束通话。他看了看表，心头再度浮现那个问题：为什么要四十八小时？

一辆电车在他面前停下来，车门砰的一声打开。哈利看了看温暖明亮的舒适车厢，转过身，朝市区走去。

27 善良、灵巧、吝啬

“我刚好在附近，”哈利说，“你是不是正要出门？”

“没有啊，”卡雅微笑着说，站在门口，身上穿着厚厚的羽绒外套，“我正好坐在露台上。请进，那里有拖鞋可以穿。”

哈利脱下鞋子，跟着卡雅穿过客厅，来到架有棚子的露台上，在巨大的木椅上坐下来。李德沙根街安静无人，只停了一辆车。哈利看见对街一栋房子的二楼亮着灯，窗户透出一名男子的身形轮廓。

“那是葛雷格，”卡雅说，“他已经八十岁了，好像从大战后就一直那样坐着，看着街上发生的一切。我喜欢相信他正在照看我。”

“对，我们都需要照看，”哈利说，拿出一包香烟，“我们都需要相信有人正在照看我们。”

“你也有个葛雷格吗？”

“没有。”哈利说。

“可以给我一根烟吗？”

“你抽烟？”

卡雅笑了几声：“我有时会抽烟，我觉得抽烟会让我……冷静一点儿吧。”

“嗯。你想过你要做什么吗？我是说四十八小时以后。”

卡雅摇了摇头：“回犯罪特警队，把脚搁在桌子上，等待一件小命案发生，小到连克里波都懒得从我们手中抢走。”

哈利拍了拍烟盒，拍出两根香烟，凑到嘴中点燃，再递一根给卡雅。

“《扬帆》（Now, Voyager），”卡雅说，“亨……亨……这部电影的男主角叫什么名字来着？”

“亨里德，”哈利说，“保罗·亨里德。”

“他替她点烟的那个女主角呢？”

“贝蒂·戴维斯。”

“这部电影超好看。要不要我拿件厚一点儿的外套给你？”

“不用，谢谢。对了，为什么你要坐在露台上？这又不是热带夜晚。”

卡雅拿起一本书说：“我的脑袋在冷空气里比较清醒。”

哈利看了看那本书的封面：“《物质一元论》。嗯，让我想起一些哲学课的片段。”

“是啊。唯物主义认为万物都是物质和能量，一切发生的事都属于更大的算式和一连串的效应，全都是已发生之事所造成的结果。”

“而自由意志是虚假的？”

“没错。我们的行为由脑子里的化学成分所决定，化学成分由谁选择和谁生小孩而决定，而他们的选择由脑子里的化学成分所决定，以此类推。比如说，万物都可以回溯到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甚至在大爆炸之前，包括这本书之所以写成，以及你现在脑子里的思绪。”

“这些我还记得，”哈利点了点头，将一口烟呼到冬夜之中，“这让我想起一位气象学家说过，只要给他所有的相关变量，他就能预测未来所有天气。”

“而且我们也可以在命案发生前加以制止。”

“并预测一位女警坐在露台上讨了根烟，手里拿着昂贵的哲学

书。”

卡雅大笑：“这本书不是我买的，是我在屋子里的书架上发现的。”她噘起嘴，吸了口烟。烟雾迷蒙了她的双眼。“我从来不买书，我只借书，或偷书。”

“我不觉得你像小偷。”

“没有人觉得我像小偷，所以我从来没被逮到过。”她说，将烟搁在烟灰缸上。

哈利咳了几声：“那你为什么要偷东西？”

“我只偷手头宽裕的熟人的东西，我偷他们的东西不是因为我贪心，而是因为我手头有点儿紧，我念书的时候还偷过大学厕所里的卷筒卫生纸。对了，约翰·芬提写的那本很好看的小说，你记起书名了吗？”

“还没。”

“你记起来的时候发短信给我。”

哈利轻笑：“抱歉，我不发短信的。”

“为什么？”

哈利耸了耸肩：“我也不知道。我不喜欢发短信这个概念吧，就像有些土著不喜欢被拍照一样，认为一被拍照，灵魂就会被偷走一点。”

“我懂！”卡雅亢奋地说，“你不想留下痕迹和踪迹，不想留下可以证明你是谁无可反驳的证据。你希望确定自己可以完全地、彻底地消失。”

“你说的真是一针见血，”哈利淡淡地说，吸了口烟，“你想进屋里去了吗？”他朝卡雅的双手点了点头。卡雅已经把双手塞在大腿和椅

子之间。

“还没，我只是觉得手很冰而已，”她微微一笑，“可是我的心很暖和。那你呢？”

哈利的目光穿过院子栏杆，朝马路望去，落在停在路边的那辆车上：“我？”

“你跟我一样吗？我善良、灵巧、吝啬。”

“不一样。我邪恶、诚实、吝啬。你丈夫呢？”

哈利没想到自己的口气竟如此严厉，仿佛他想让卡雅知道她应该谨守分际，因为她……因为她怎么样呢？因为她坐在这里？因为她十分美丽？因为她跟他兴趣相投，还借了一双男人的拖鞋给他穿，而她却假装这个男人不存在？

“我丈夫怎样？”卡雅问道，嘴角泛起一丝微笑。

“呃，他有一双大脚。”哈利听自己如此说道，恨不得拿头去撞桌子。

卡雅哈哈大笑，颤动的笑声朝宁静的法格博区传去，这片宁静铺盖着这一区的屋舍、庭院和车库。车库。这一区家家户户都有车库。街上只停了一辆车。当然了，那辆车之所以停在那里，可能有上千个原因。

“我没有丈夫。”她说。

“所以……”

“所以你脚上穿的那双拖鞋是我哥哥的。”

“那台阶上的鞋子……”

“也是我哥哥的。那双鞋子会放在那里，是因为我认为它们可以

吓阻邪恶的男人和他们邪恶的念头。”

卡雅意味深长地看了哈利一眼，哈利选择相信她是刻意说话模棱两可。

“所以你哥哥也住这里？”

卡雅摇了摇头：“他十年前过世了。这是我爸的房子。艾文在世的最后几年在奥斯陆大学念书，他跟我爸住在这里。”

“那你爸呢？”

“艾文过世之后不久，我爸也走了。那时候我已经住在这里，所以就接收了这栋房子。”

卡雅曲起双腿，将头搁在膝盖上。哈利看着她细瘦的脖子，她的头发在脑后紧紧夹起，几根头发垂落在肌肤上。

“你常想起他们吗？”哈利问道。

卡雅从膝盖上抬起头来。

“我想的多半是艾文，”她说，“我爸在我们小时候就搬出去了，我妈又活在她自己的世界里，所以艾文对我来说有点儿像是父亲兼母亲。他照顾我，鼓励我，抚养我长大，他是我的榜样。在我眼中，他做什么都是对的。我和艾文非常亲密，这种亲密感永远不会消失，永远不会。”

哈利点了点头。

卡雅犹豫地咳了一声：“你父亲怎么样了？”

哈利看着香烟火光。

“难道你不觉得奇怪吗？”他说，“哈根给了我们四十八小时，可是我们清空办公室只要两小时就可以了。”

“听你这样说，倒是有点儿奇怪。”

“说不定他认为我们可以好好利用最后这两天的时间。”

卡雅看着哈利。

“当然不是去调查现在的命案，这必须交给克里波去办，不过我听说失踪组需要帮手。”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据我所知，奥黛蕾·费列森跟任何命案都没有关联。”

“你认为我们应该……”

“我认为我们应该明天早上七点集合，”哈利说，“看我们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两天的时间。”

卡雅又吸了口烟。哈利摁熄香烟。

“我该走了，”哈利说，“你已经牙齿打战了。”

哈利离开时，试图辨识停在路旁的那辆车子里是否有人，但除非靠得更近，否则看不出来，于是他选择不要靠近。

回到奥普索乡，老屋正等着他。老屋大而空荡，充满回声。

他走进小时候的房间，躺上床铺，闭上眼睛。

他梦见他经常梦到的梦境。他站在悉尼的小艇码头上，小艇码头拉着一条铁链，海面浮起一只有毒水母，但其实浮在海面的并不是水母，而是红色头发漂浮在白色脸庞周围。接着是第二个梦境，新的梦境，他身体平躺，眼睛看着一根钉子穿透墙壁，刺穿一张脸，那是一张敏锐易感的脸，留着修剪整齐的胡子。梦中他口里含有东西，那东西似乎要让他头部爆炸，碎成片片。那东西是什么？究竟是什么？那是个承诺。哈利身体抽动了三下，沉沉睡去。

28 德拉门市

“原来报案说奥黛蕾·费列森失踪的人是你。”卡雅确认说。

“咖啡与人”咖啡馆内，坐在卡雅对面的男子说：“对，我们住在一起，她没回家，所以我觉得我得做些什么才行。”

“当然，”卡雅说，瞥了哈利一眼。这时是早上八点半，他们花了三十分钟从奥斯陆开车来到德拉门市。他们先在办公室开了三人的早晨会议，最后哈利解除侯勒姆的职务。侯勒姆一语不发，只是深深叹了口气，将自己的咖啡杯清洗干净，驾车返回布尔区的鉴识中心，回到原本的工作岗位。

“你们有奥黛蕾的消息吗？”男子说，看了看卡雅，又看了看哈利。

“没有，”哈利说，“你有吗？”

男子摇了摇头，转头越过肩膀朝柜台看去，确认柜台前没有客人等候。他们坐在吧台高脚椅上，面对窗户，窗外是德拉门市的许多广场之一，广场的开放空间被用来当作停车场。“咖啡与人”贩卖咖啡与蛋糕，定的价格跟机场一样高，试图给人一种属于美国连锁咖啡馆的感觉，也许它们真的是吧。和奥黛蕾·费列森住在一起的男子名叫盖尔·布隆，年约三十，时时一脸苍白，鼻头冒汗发亮，一双蓝眼睛总是露出困惑的神色。他的职位是“咖啡师”。九十年代咖啡馆首度登陆奥斯陆时，咖啡师这个头衔令无数人艳羡。这个头衔跟煮咖啡有关，而煮咖啡是一种艺术形式。哈利认为，煮咖啡的艺术主要在于避开明显易犯的失误。哈利身为警察，善用人们的声调、措辞、用语和语法错误来判断对方的身份。盖尔的穿着、发型和行为，看起来都不像同性恋，但他一开口说话，就无法让人觉得他不是同性恋。他说话时，元音的发音特别圆润，经常使用有点儿累赘的装饰词语，说话发音又稍嫌做作。哈利知道盖尔有可能是绝对的异性恋者，也注意到卡雅已太

早下定论，因为她说奥黛蕾和盖尔是“住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因为经济因素，而在市中心同住一套公寓。

“我有，”盖尔回答哈利的问题，“我记得今年秋天她去过山间小屋，”他说这句话的语气，像是他觉得这种行为对他而言非常陌生，“但那不是她失踪的地方。”

“我们知道，”卡雅说，“她有没有跟谁一起去？如果有的话，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我不知道。我跟她不会聊这种事。我们共享一间浴室就已经够了，你懂我的意思吧？她有她的私生活，我有我的。如果要我说的话，我会觉得她不太可能一个人跑去荒山野地。”

“哦？”

“奥黛蕾很少自己做什么事，所以我觉得一定会有男人跟她一起去小屋，但要我说出是谁简直不可能。坦白说，她与男人的关系有点儿乱，她没有女性朋友，男性朋友倒是很多，但是她不会让这些男性朋友彼此碰面。她就算不是过着多重生活，也是过着双面生活，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她不诚实啰？”

“也不尽然，我记得她给过我用诚实方式分手的建议。她说有一次她趁某个男人从后面干她的时候，用手机越过肩膀朝后面拍照，打上她男友的名字，发出照片，然后删除收件人，一气呵成。”盖尔面无表情地说。

“厉害，”哈利说，“我们知道她在山间小屋替两个人付了钱，你能给我们她某位男性友人的名字吗？好让我们从这位男性友人开始查起。”

“恐怕没办法，”盖尔说，“可是我报案说她失踪的时候，有个警察查过她前几周跟谁通过电话。”

“是哪位警察查过？”

“我不记得名字了，只知道他是本地警察。”

“好吧。我们在警局还有会要开。”哈利说，看了看表，站了起来。

“哦？”卡雅说，坐在椅子上并未移动，“警方停止调查这件案子了吗？我不记得在报纸上看过这件事。”

“你们知道吗？”盖尔说，向柜台前两名推着婴儿车的女子打个手势，表示他马上过去，“她寄了一张明信片。”

“明信片？”哈利说。

“对，从卢旺达寄来的，远在非洲的那个国家。”

“她写了什么？”

“很简短，说她遇见了梦中情人，还说我必须自己付房租，直到三月她回来为止。那个贱人。”

咖啡馆到警局只要走路就到了。一名警监在烟雾弥漫的办公室里接待他们，这名警监的头宛如南瓜，名字哈利听了转眼即忘。南瓜警监替他们端来用塑料杯装的咖啡，他们的手指碰到塑料杯时差点儿被烫到。此外，南瓜警监只要发现卡雅没在看他，立刻就会盯着卡雅。

南瓜警监开始给他们上课，说挪威随时都有五百到一千人失踪，这些人迟早都会出现，倘若每次出现疑似犯罪的行为或意外，都要去调查失踪人口，那么警方就没时间去做别的工作。哈利想打哈欠，但硬生生吞了回去。

以奥黛蕾·费列森的案子来说，警方甚至收到过她还活着的证据，而且放在某个地方。南瓜警监将他的南瓜头探进未侦破案件的档案抽屉里，找了半天终于拿出一张明信片，放在哈利和卡雅面前。明信片上是一座圆锥形高山，山顶云雾缭绕，但没有文字说明这是哪座山，

位于何处。明信片上的字迹潦草而丑陋，哈利只认得出奥黛蕾的签名。上头贴的邮票有卢旺达的国名，邮戳写着“基加利”，哈利只依稀记得基加利市是卢旺达首都。

“奥黛蕾的母亲确认这是她女儿的笔迹。”南瓜警监说，还说本地警方在她母亲的坚持要求下，查出十一月二十五日经由乌干达恩德培市飞往基加利市的布鲁塞尔航空班机，乘客名单上有奥黛蕾的名字。此外，他们通过国际刑警去当地旅馆搜查过，并在基加利市的一家饭店发现奥黛蕾曾在那里过夜，时间就在班机抵达的那天晚上。南瓜警监念出他写的笔记，说奥黛蕾下榻的是大猩猩饭店！奥黛蕾之所以还在失踪人口名单上，是因为警方不知道她现在身在何处，而海外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实际上并不足以改变她的失踪状态。

“再说，我们现在说的可不是什么文明国家，”南瓜警监扬起双臂，“那里有胡图族和图西族什么的，他们光是拿大刀互砍就死了近百万人，懂我的意思吗？”

哈利看见卡雅闭上眼睛，南瓜警监用校长的口吻和胡乱穿插的独立句子，说明人命在非洲多不值钱，当地的人口买卖是人人皆知的现象，奥黛蕾有可能被绑架，被迫写下明信片，只因黑人在金发挪威女子身上可以赚到的钱，等于他们一年的薪水。

哈利检视明信片，试着隔绝南瓜警监的说话声。一座圆锥形高山，山顶云雾缭绕。他抬眼看去，只见名字已被他遗忘的南瓜警监清了清喉咙。

“对吧，你们偶尔也可以了解的，对不对？”南瓜警监对哈利露出狡狴的微笑。

哈利站了起来，说奥斯陆还有工作等着他们，不知道德拉门市警方能否将明信片扫描下来，替他们用电子邮件寄出去。

“要寄去给笔迹专家看吗？”南瓜警监问道，明显露出不悦的表情，仔细看了看卡雅写下的电邮地址。

“是火山专家，”哈利说，“我想请你把照片寄给他，看他能不能认出这座山。”

“认出这座山？”

“他是专家，走遍世界各地观察火山。”

南瓜警监耸耸肩，但仍点了点头，送他们走到大门。哈利问本地警方是否查过奥黛蕾离开后的手机通话记录。

“我们知道自己的分内工作，霍勒。”南瓜警监说，“我们没查到拨出的电话，但你可以想象卢旺达那种国家的手机电信网络……”

“我没办法想象，”哈利说，“我没去过那里。”

“明信片！”卡雅呻吟一声。他们站在一辆没有标志的警车旁，这辆警车是他们从警署开来的公务车。“飞往卢旺达的机票和饭店记录！你那个在卑尔根的计算机怪咖朋友怎么会查不到这些？害我们来这该死的德拉门市浪费半天时间！”

“我还以为你会心情好呢，”哈利说，打开车门，“你交了一个新朋友，而且奥黛蕾说不定根本没死。”

“那你心情好吗？”卡雅问道。

哈利看了看车钥匙：“想开车吗？”

“想！”

二十分钟后，他们回到了奥斯陆。说也奇怪，一路上居然没有一台测速照相机发出闪光。

他们一致同意先把较轻的物品、办公用品和抽屉搬回警署，隔天再搬重物。他们将物品放上推车，哈利当初就是用这台推车把办公用品推来的。

“你有办公室了吗？”卡雅问道。他们走在地下通道中，她的声音产生了萦绕不去的回声。

哈利摇了摇头：“先把东西放进你的办公室。”

“你申请办公室了吗？”卡雅问道，停下脚步。

哈利继续往前走。

“哈利！”

哈利停下脚步。

“你问过我父亲的事。”他说。

“我不是有意要……”

“不是，当然不是，可是他活不久了，等他过世以后，我就会再离开挪威。我只是想……”

“想怎样？”

“你有没有听过已故警察俱乐部？”

“那是什么？”

“已故警察俱乐部的成员都曾在犯罪特警队服务，他们都是我关心的人，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欠他们什么，不过他们是我的族类。”

“什么？”

“虽然不算什么，但他们是我仅有的，卡雅。只有他们能让我保持忠诚。”

“那是一个警察单位吗？”

哈利踏出步伐：“我知道，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地球会继续

运行，世界总是不断重新建构。故事都写在墙壁上，现在墙壁倒塌了，新的故事要由你和你的同事来写，卡雅。”

“你喝醉了吗？”

哈利大笑：“我只是被打败了。一切都结束了。不过没关系，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哈利的手机响起，是侯勒姆打来的。

“我把汉克的传记留在办公桌上了。”侯勒姆说。

“我帮你拿了。”哈利说。

“那是什么声音？你在教堂吗？”

“我在地下通道。”

“天哪，那里也收得到信号啊？”

“看来这里的手机网络比卢旺达还要好。我会把书留在柜台。”

“这是我今天第二次听见卢旺达和手机同时出现了。告诉他们我明天会去拿书好吗？”

“你听见卢旺达的什么事？”

“是贝雅特说了一些关于钶钽金属的事，就是嘴里有穿刺伤口的两名被害人牙齿上发现的那种微量金属。”

“终结者。”

“什么？”

“没什么。钶钽金属跟卢旺达有什么关系？”

“钶钽金属是一种稀有金属，用在手机里，这种金属几乎全部产

自刚果民主共和国。麻烦的是钶钽金属的产地正好位于战争地区，没人监视，所以有些狡诈的商人就趁乱偷取钶钽金属，经过卢旺达运送出来。”

“嗯。”

“回头见啰。”

哈利正要把手机放回口袋，却发现有一则未读短信。他打开信息。

尼拉贡戈火山，上次喷发时间是二〇〇二年，它是少数火山口有熔岩湖的火山，位于刚果民主共和国戈马市。费利斯。

戈马市。哈利站立在原地，看着水滴从天花板的一根水管滴落。贺曼·克鲁伊的刑具就是从戈马市收集来的。

“怎么了？”卡雅问道。

“沃斯道瑟村，”哈利说：“还有刚果。”

“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哈利说，“但我个人并不相信巧合。”他抓住推车，掉过头。

“你要干吗？”卡雅问道。

“扭转局势，”哈利说，“我们还有超过二十四小时的时间。”

29 克鲁伊

今天香港的夜晚分外暖和，摩天楼将长长的影子投射在太平山上，有几道影子十分接近贺曼·克鲁伊所坐的阳台。贺曼一手拿着血红色的新加坡司令调酒，另一手拿着电话。他一边聆听，一边看着下方等待红绿灯的车阵，车阵弯曲扭动，看上去仿佛是萤火虫。

贺曼喜欢哈利这个人，他第一次看见这个高大健壮、一脸酒鬼相的挪威男子踏进跑马地，将剩余的钱赌在不会赢的赛马上，就喜欢上了他这个人。哈利带有侵略性的神情、傲慢的态度、警觉的肢体语言，这些都令贺曼想起年轻时在非洲当佣兵的自己。贺曼曾在非洲各地为雇主服务，替各国作战，包括安哥拉、赞比亚、津巴布韦、塞拉利昂、利比里亚。这些国家都有黑暗过去，未来甚至更为黑暗，但最黑暗的国家要算是哈利询问的这个：刚果。

他们最后就是在刚果找到财库，财库可能是以钴矿、钴矿、钶矿的形式出现。刚果当地的村长属于马伊马伊民兵组织，认为水让他们刀枪不入，除此之外，他是个理智的男子。在非洲，只要有钞票，什么事都能搞定，紧急时，拿出卡拉希尼科夫自动步枪也能搞定。一年之后，贺曼就成了有钱人。过了三年，他累积的财富远超过任何人所能想象。他一个月前往附近的戈马市一次，睡在床上而不是睡在丛林地上，丛林里每天晚上有一大群神秘的吸血苍蝇从洞里飞出，让你醒来时活像是被吃掉一半的死尸。戈马市。戈马市有黑熔岩、黑钱、黑美人、黑暗之罪。丛林里有一半的男人染上疟疾，其他疾病白人医生没见过，因此一律归入“丛林热”。

贺曼一直为丛林热所苦，虽然这病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曾复发，但他从未完全痊愈。他所知唯一可以治疗丛林热的就是新加坡司令调酒，这种调酒是戈马市一个比利时人介绍给他的，这个比利时人拥有一栋豪宅，据说是由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所建造。当时刚果被称为刚果自由邦，是利奥波德二世的私人游戏场和藏宝箱。豪宅位于基伍湖畔，那里的女人和日落美丽无比，可以让人暂时忘却丛林、马伊

马伊民兵组织和吸血苍蝇。

那个比利时人让贺曼进入利奥波德二世在地窖里的小宝库参观，利奥波德二世的收藏无奇不有，包括世界上最先进的时钟、罕见的武器、超乎想象的刑具、金块、未抛光的钻石、防腐的人头。贺曼就是在那里首次看见所谓的“利奥波德苹果”。据说这种刑具是由利奥波德二世的比利时工程师开发的，用来对付冥顽不灵、不肯说出钻矿位置的部落酋长。最早的逼问方式是利用水牛。他们在酋长身上涂抹蜂蜜，绑在树上，然后放出一头森林水牛，水牛便会开始舔食酋长身上的蜂蜜。这么做是因为水牛的舌头非常粗糙，不仅会舔去蜂蜜，还会连同人的皮肉一起舔去。但捕捉水牛很花时间，而且水牛一旦开始舔食蜂蜜，几乎停不下来，于是利奥波德苹果便派上了用场。从拷问者的角度来说，利奥波德苹果并不特别有效，毕竟它会让俘虏无法说话，但它对于在旁观看的当地人极为有效。拷问者二度拉动线圈之后所发生的事，具有杀鸡儆猴之效，下一个接受讯问的人立刻什么都招了。

贺曼朝菲律宾籍女佣点了点头，示意她收走空杯。

“你记得没错，哈利。”贺曼说，“它还在我的壁炉架上，幸好我不知道它有没有被用过。它是个纪念品，提醒我黑暗深处有什么，而且效果很好。没有，我从来没见过或听过它被用在别的地方。它是个结构复杂的工艺品，里头有很多弹簧和尖针，需要使用特别的合金来打造。是钨钽金属没错，非常稀有。卖我这颗苹果的埃迪·范布斯特说，世界上只有二十四个利奥波德苹果，他有二十二个，其中一个是用二十四K金打造而成。没错，里头也有二十四根针。你怎么知道？这个数字跟那名工程师的妹妹有关，至于是跟什么事有关我不记得了，范布斯特说这则故事只是用来抬高价钱，他的确是个地地道道的比利时人，对吧？”

贺曼的笑声转变为咳嗽声。该死的丛林热。

“不过他应该知道那些苹果在什么地方。他住在戈马市的北基伏区，就在卢旺达边界附近。地址？”贺曼又咳了几声，“戈马市每天都

有新的街道出现，有时熔岩还会覆盖半座城市，所以没有地址，哈利。不过邮局有一张清单，列出所有白人居住的地方。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住在戈马市，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刚果人的平均寿命是三十多岁，白人也一样。再说，戈马市处于被围攻的状态。没错。你当然没听说过这场战争，没有人听说过。”

甘纳·哈根目瞪口呆，看着哈利，俯身撑着办公桌。

“你想去卢旺达？”甘纳说。

“只是短暂拜访，”哈利说，“只去两天，包含搭飞机的时间。”

“你要去调查什么？”

“我说过了，一件失踪人口案，失踪者名叫奥黛蕾·费列森。卡雅会去沃斯道瑟村调查奥黛蕾失踪前是跟什么人去滑雪。”

“打电话请人去查一查房客登记簿不就行了？”

“荷伐斯的小屋是自助式的，”卡雅说，她就坐在哈利旁边，“但是下榻观光协会小屋的人都必须在房客登记簿上签名，注明目的地。这个动作是强制性的，这样一来，如果有人在山上失踪，搜索队就知道要集中搜索什么地方。我希望奥黛蕾和她的同伴留下了全名和地址。”

哈根伸出双手，抓了抓他的地中海发型：“这些都跟其他命案无关？”哈利嘟起下唇：“据我们所知没有，长官。你认为呢？”

“嗯。为什么我要在你这趟行程上花费这么多的差旅预算？”

“因为人口贩卖是首要调查工作，”卡雅说，“司法部这个星期稍早才这样对媒体表示过。”

“反正呢，”哈利说，伸展双臂，双手抱在脑后，“这趟行程有可能发现其他线索，帮助我们侦破其他案件。”

哈根凝视着哈利，陷入沉思。

“长官。”哈利补上一句。

30 房客登记簿

黄色的车站建筑十分简朴，车站上的标志显示他们已抵达沃斯道瑟村。卡雅看了看时间，十点四十四分，火车准时到站。她朝窗外看去。阳光照耀在覆雪平原及白得有如瓷器的山脉上。沃斯道瑟村除了几栋屋舍和一家两层楼旅馆之外，尽是光秃秃的岩石，真要说的话，就是这里还有几栋小屋零星散布，以及几丛无所适从的小灌木，但基本上这里仍是一片荒野。车站旁孤零零地停着一辆休旅车，车子几乎停到了月台上，引擎打到空挡。从车厢内向外看去，外头似乎连一丝微风也没有，但卡雅一下火车，就感觉冰寒空气穿透她的衣服，穿透她身上特别保暖的内衣、防寒外套和雪靴。

一个人跳下休旅车，朝她走来，低垂的冬日阳光从那人身后射来。卡雅眯起双眼。那人踏着轻快自信的脚步，脸上挂着聪颖的微笑，伸出一只手。卡雅全身僵硬。那人宛然便是艾文。

“我叫亚斯拉克·克隆利，”男子说，坚定地握了握卡雅的手，“我是郡警。”

“我叫卡雅·索尼斯。”

“这里跟低地不一样，很冷对不对？”

“没错。”卡雅说，报以微笑。

“我今天没办法跟你去小屋，因为发生了雪崩事故，一条隧道封闭，车辆必须绕道。”克隆利问也不问，就拿起卡雅的滑雪板甩到肩上，朝休旅车走去，“不过我已经请山间小屋的管理员欧特·于默载你过去，这样可以吗？”

“可以。”卡雅说，觉得再高兴不过，因为这表示她可以跳过一大堆问题，比如奥斯陆警方为什么突然对德拉门市的人口失踪案感兴趣。

克隆利送卡雅到大约五百米外的一家旅馆。旅馆门口的雪地里停着一辆黄色雪地摩托，车旁站着一名男子，身穿红色滑雪服，头戴附有耳罩的皮帽，围巾围到嘴巴处，脸上戴着一副大防风镜。

男子推高防风镜，含糊地报上姓名。卡雅看见男子的一只眼睛覆盖着透明的白色薄膜，仿佛眼珠上洒了牛奶。男子的另一只眼睛大刺刺地将卡雅从头到脚打量一番。他站得抬头挺胸，姿态仿佛年轻人，容貌却颇为苍老。

“我叫卡雅，谢谢你临时接到通知赶来。”她说。

“我领了薪水。”欧特·于默说，看了看表，拉下围巾，吐了口口水。卡雅看见于默沾有烟垢的牙齿上戴了矫正牙套，闪闪发光。他吐出来的那口烟草在冰面上形成一个黑色星星。

“希望你吃过也尿过了。”

卡雅笑了几声，于默已骑上雪地摩托，背对着她。

她朝克隆利望去，见他已经把她的滑雪板和滑雪杖牢牢绑在雪地摩托上，让它们与车身平行，和于默的滑雪板和一捆物品绑在一起，那捆物品看起来是一根根红色炸药和一把配备望远瞄准器的步枪。

克隆利耸了耸肩，再度露出孩子气的微笑：“祝你好运，希望你能找到……”

他的声音淹没在引擎的怒吼声中。卡雅赶紧爬上雪地摩托。她看见摩托车设有把手，不禁松了口气，这样她就可以抓住把手，不必抱住白眼老人的身体。雪地摩托排放出来的废气包围他们，接着他们的身体就开始颠簸摇晃。

于默利用膝盖站立，把膝盖当作吸震器，并运用身体来平衡雪地摩托。他驾驶雪地摩托经过旅馆和雪堆，进入较为柔软的雪地，斜斜地爬上第一座缓坡。雪地摩托来到坡顶，北边的风景一览无遗，卡雅看见一望无际的皑皑雪地在他们面前铺展开来。于默转过身来点头以

示询问。卡雅也对他点了点头，表示没问题。于默加快速度，卡雅看见房屋在摩托车履带喷起的白雪之间逐渐消失。

卡雅常听说雪地平原会让人联想到沙漠，但这片雪地只令她想起她和艾文在赛船上共度的日夜。

雪地摩托穿越偌大的空旷雪地。雪和风抹去、擦去、抚平了地形轮廓，直到整个地表化为一片广大汪洋。哈灵山高高耸立，宛如一道凶猛险恶的大海浪。雪地摩托不会突然晃动，车身的重量和柔软的雪地让行进有了缓冲，行驶之际十分轻柔平顺。卡雅小心地揉了揉鼻子和脸颊，促进血液循环，她见过小冻疮对脸部造成严重影响例子。引擎的单调吼声和令人安心的单调地形令卡雅昏昏欲睡，直到引擎停止运转，雪地摩托停止前进。卡雅醒过来，看了看表。她的第一个念头是引擎熄火了，他们距离文明世界至少四十五分钟车程。这个距离滑雪要花多长时间？三小时，还是五小时？她毫无头绪。于默跳下车，松开雪地摩托上的滑雪板。

“是不是出了问题？”卡雅开口说道，又闭上嘴，看见于默站起来，朝他们前方的小山谷伸手指了指。

“荷伐斯小屋。”于默说。

卡雅眯起双眼，透过太阳眼镜向前望去。的确，山脚下有一栋黑色小屋。

“为什么我们不直接……”

“因为人们很愚蠢，所以我们得悄悄地靠近小屋。”

“悄悄地？”卡雅说，赶紧跟着于默扣上滑雪板。

于默扬起滑雪杖，指向山的一侧：“如果我们把雪地摩托骑进这么狭小的山谷，引擎声就会在山谷里来回反射，松动刚落地不久的雪……”

“造成雪崩。”卡雅说。她记得有一次父亲去阿尔卑斯山旅行回来之后告诉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超过六千名军人死于雪崩，而大部分的雪崩是由大炮的声波引起的。

于默停下片刻，面对卡雅：“那些来自城市的大自然爱好者自以为聪明，把小屋建在有山遮蔽的地方，所以这栋小屋迟早也会被雪覆盖。”

“‘也’？”

“荷伐斯小屋建造至今才不过三年，今年是它面对可能造成雪崩的积雪的第一个冬天，很快就会有更多危险积雪出现。”

于默朝西边指去。卡雅以手遮眉，在覆雪的地平线上看见他所指之物。灰白色的层积云在蔚蓝色的背景前方层叠堆起，状如蘑菇。

“那些云会下一整个礼拜的雪。”于默说，解开雪地摩托上的步枪，扛在肩上，“如果我是你，会动作快，而且不会大叫。”

他们静静地进入山谷。一进入阴影地带，卡雅就觉得气温骤降，洼地里充满冰冷空气。

他们来到黑色木屋旁，脱下滑雪板放在墙边。于默从口袋里取出钥匙，插入门锁。

“来这里过夜的房客要怎么进去？”卡雅问道。

“他们会买万能钥匙，万能钥匙可以用于观光协会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四百五十栋小屋。”于默转动钥匙，压下门把，推动大门，门却动也不动。他低低咒骂一声，用肩膀抵住大门，用力一推。门板离开门框，发出尖锐的声响。

“小屋在寒冷天气会收缩。”于默喃喃地说。

里头漆黑一片，弥漫着石蜡和柴火炉子的气味。卡雅观察小屋，她知道住宿步骤十分简单，滑雪客进来，在房客登记簿上填写数据，

找一张床，如果人太多就找一张床垫，去厨房点燃柴火，用炉子和厨具自行烹煮食物。滑雪客如果食用柜子里的食物，就自行在锡罐里放钱。住宿费可以放进锡罐，或填妥银行授权单。所有费用的支付都基于滑雪客的良好和道德品行。

小屋有四间面朝北方的客房，每间客房有四个铺位，起居室面向南方，以传统方式装潢，里头摆设着坚实的松木家具。起居室有个开放式大壁炉，创造出家庭的温馨感，燃烧木柴的火炉可以提高加热效率。卡雅算了算，餐桌可坐十二到十五人，滑雪客若挤一挤，睡在地上和床垫上，那么可容睡觉的人数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她想象烛光和炉火的闪烁亮光照耀在熟悉和陌生的脸庞上，滑雪客一边喝啤酒或葡萄酒，一边聊着白天的滑雪经验和隔天的滑雪计划。艾文脸色红润，对她微笑，在一个阴暗角落向她举杯致敬。

“房客登记簿在厨房。”于默说，指了指其中一扇门，依然戴着帽子和手套站在大门口，看起来相当不耐烦。卡雅握住门把，正要压下，这时一个影像闪现脑海，那是郡警克隆利的影像，他看起来神似艾文。她知道这个念头会再度出现，只是不知何时。

“你可以帮我开门吗？”卡雅说。

“啊？”

“门卡住了，”卡雅说，“因为天气冷。”

她闭上眼睛，聆听于默走上前来，吱的一声推开了门，感觉他惊讶的目光落在她身上。她睁开眼睛，走进厨房。

厨房有一股微微的腐臭油脂气味。卡雅的视线扫过房内和橱柜时心跳加快了，她看见窗户下方的料理台上放着一本用黑色皮革装订的簿子，用尼龙绳绑在墙上。

卡雅吸了口气，朝簿子走去，翻开来。

簿子里是滑雪客留下的一页又一页签名，他们多半遵照规则，在

上头注明下一个目的地。

“其实我本来打算这个周末来这里替你们查看房客登记簿，”卡雅听见于默在她背后说，“但显然警方等不及了，对不对？”

“对。”卡雅说，寻找日期，翻动簿页。十一月。十一月六日。十一月八日。她翻回前一页，又翻回前一页。没有。十一月七日不见了。她将房客登记簿平摊在料理台上。锯齿状的撕痕直直立起。有人把那一页撕掉了。

31 基加利市

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市的机场虽然小，却十分现代化，而且管理良好，相当出人意料。但哈利的经验告诉他，通过国际机场，通常只能看出这个国家的一点儿端倪，甚至完全看不出来。比如说，印度孟买的机场平静有效率，纽约的肯尼迪国际机场偏执而混乱。通关队伍稍微往前移动，哈利跟着前进。室内温度相当宜人，他却感觉汗水从棉质薄衬衫底下的肩胛骨之间流下。他回想在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浦机场看见的人影。他在奥斯陆搭乘的班机降落史基浦机场时误点，他只好在机场走道上流汗奔跑，奔过一扇扇登机门，赶搭飞往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市的班机。登机门依照字母和数字排列，数字越来越大。他奔越走道时，眼角余光扫过一个人影，那人影有点儿熟悉。他处在背光位置，人影又太过遥远，因此他并未看清脸孔。他赶上了飞机，成为最后一名登机的旅客。登机之后，他做出结论：很显然，那人影并不是她。这种事发生的概率有多高？那人影身旁的男孩不可能是欧雷克，欧雷克不可能长那么快。

“下一位。”

哈利走到窗前，递出护照、入境卡、从网上打印下来的签证申请表和签证申请费六十美元。

“公务吗？”海关人员问道，哈利和海关人员目光相触。那是一名男性海关人员，身材高瘦，肤色黑得可以反射灯光。可能是图西族人，哈利心想。如今图西族控制了卢旺达国界。

“对。”

“要去哪里？”

“刚果。”哈利说，接着用当地名称说明他要去的国家。

“是刚果金¹⁰。”海关人员纠正说。

海关人员又指了指哈利在飞机上填写的入境卡：“这上面说你要住在基加利市的大猩猩饭店。”

“只有今天晚上，”哈利说，“明天我就要去刚果，在戈马市住一个晚上，然后再经过这里回家，从戈马市来这里的车程比金沙萨市短。”

“祝你旅途愉快，大忙人。”身穿制服的海关人员露出热诚的微笑，在哈利的护照上啪的一声盖了章，交还给他。

半小时后，哈利填妥大猩猩饭店的住宿登记表，签了名，拿到房间钥匙，钥匙上挂着一只木质大猩猩。哈利躺上客房床铺，这时距离他离开奥普索乡的家已过了十八小时。他凝视床尾呼呼作响的电风扇，电风扇虽然旋转得歇斯底里，却似乎没吹出什么空气。他知道今晚是睡不着了。

司机请哈利叫他乔就可以了。乔是刚果人，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英语却十分蹩脚，他是戈马市挪威救援组织的联络人替哈利雇来的。

“八十万。”乔说，他驾着路虎越野车，开上坑坑洼洼却仍能完全发挥功用的柏油路面，曲曲折折地行驶在绿色草地和山坡之间，山坡从上到下都种满作物。有时乔会大发善心，踩下刹车，避免撞到在马路上行走、骑单车、搬货物的人，通常这些路人都会在车子即将撞上他们的最后一刻跃开，保住性命。

“胡图族在一九九四年只花了四星期就杀了八十万人，他们只因为对方是图西族人，就攻击自己的同胞和老邻居，用大砍刀乱砍乱杀。电台宣传说，如果你的丈夫是图西族人，那么你身为胡图族人，就有责任杀了他。好多人沿着这条路逃跑……”乔朝车窗外指了指，“尸体成堆，有些地方根本无法通行，秃鹰高兴得不得了。”

路虎继续行驶，车内一片静默。

车子经过两名男子，他们抬着一根杆子，杆子上绑着一头大型猫科动物，孩童跟在后头跳舞欢呼，用棍子戳刺那头死了的大猫。它身

上的毛皮已被太阳晒干，出现一块块黯淡色斑。

“他们是猎人？”哈利问道。

乔摇摇头，瞥了后视镜一眼，夹杂着英法语回答说：“被车撞死的，je crois（应该没错），那只大猫几乎不可能被猎杀，它很罕见，活动地域很广，只在晚上猎食，白天躲起来，融入环境。我想它是非常寂寞的动物，哈利。”

哈利看着男男女女在农地里工作，有时路上会出现重型机具，或有工人正在修路。车子驶进山谷，哈利看见一条正在兴建中的高速公路。身穿蓝色学校制服的孩童在野地里踢足球，准备射门。

“卢旺达是个好国家。”乔说。

两个半小时后，乔往挡风玻璃外伸手指去：“那是基伍湖，很美，很深。”

偌大的湖面似乎映照着上千个太阳，湖的另一头就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四周有山脉耸立，一朵白云缭绕在山峰间。

“云不是很多，”乔说，仿佛知道哈利的思绪，“那座是杀人山，也就是尼拉贡戈火山。”

哈利点了点头。

一小时后，他们越过边界，朝戈马市前进。路旁坐着一名男子，身穿破烂外套，用急切渴盼的目光凝视着前方。乔转动方向盘，小心地在泥泞路的坑洞之间行驶。他们前方是一辆吉普车，负责操作机关枪的军人坐在车上，左摇右晃，用冰冷疲倦的眼神看着他们，飞机引擎的怒吼声从他们上空传来。

“联合国部队，”乔说，“带来更多枪支和手榴弹。刚果金武装部队的恩孔达将军逼近戈马市，来势汹汹，很多人都逃走了，变成难民，说不定范布斯特先生也逃走了，我很久没看见他了。”

“你认识他？”

“每个人都认识范布斯特先生，但他身体里有巴马古亚。”

“巴什么？”

“Un mauvais esprit（恶灵），恶魔。他会让你渴求酒精，带走你的情感。”

空调装置喷出冷气。汗水从哈利的肩胛骨之间流下。

车子停在两排棚屋之间，哈利发现原来这里是戈马市的市中心。人们在几乎难以通行的小路上，在商店之间匆匆来去。黑色大圆石沿着棚屋周围堆叠，作为地基。地面看起来有如坚硬的黑色冰层，灰色尘埃在空气中旋绕，弥漫着腐臭的鱼腥味。

“Là（那里）。”乔说，指了指棚屋之间唯一一栋砖房的大门，“我在车上等你。”

哈利下车时，注意到街上有几个男子停下脚步，对他隐隐投来危险的目光，不带任何警告意味。那些男子知道攻击行为在缺乏警告之下比较有效。哈利直接朝大门走去，并未左顾右盼，表示他知道自己来这里要做什么，也知道要去哪里。他敲了敲门。一次、两次、三次。该死！大老远跑来这里却……

大门打开一条缝隙。

缝隙间浮现出一张爬满皱纹的白色脸庞，对哈利投以询问的目光。

“埃迪·范布斯特？”哈利问道。

“Il est mort（他死了）。”男子说，声音粗哑，听起来仿佛是死前发出的咯咯声。

哈利还记得学校教的一些法文，听得懂男子说埃迪已经死了。哈

利试着用英文说：“我叫哈利·霍勒，是香港的贺曼·克鲁伊介绍我来找范布斯特的，我对利奥波德苹果有兴趣。”

男子的眼睛眨了两下，将头探出门外，左右查看，又把门打开了些。“Entrez（进来）。”他说，示意哈利入内。

哈利低头进入低矮门框，及时弯曲膝盖，因为里头的地面比外头低了二十厘米。

屋内除了有焚香的气味，还有一种熟悉的气味，那是老人喝了好几天酒所发出的甜腻臭味。

哈利的眼睛适应黑暗之后，发现那个矮小虚弱的老人身穿优雅的酒红色丝质睡袍。

“你说的是北欧口音，”范布斯特用英语说，口音很像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波洛。他将一根香烟插进双唇之间夹着的黄色烟嘴：“让我猜猜看，你绝对不是丹麦人，可能是瑞典人，但我想你是挪威人，对不对？”

一只蟑螂从埃迪背后的墙壁缝隙之间探出触角。

“嗯。你是口音专家？”

“只是消遣而已，”范布斯特说，觉得受宠若惊，开心不已，“像比利时人这种小国的国民，必须学着以外在而不是内在来判断。贺曼最近如何？”

“他很好。”哈利说，朝右望去，看见两双百无聊赖的眼睛正看着他，一双眼睛来自裱框的肖像，肖像人物留着灰色长须，鼻子坚挺有力，头发甚短，衣服上有肩章、链条和佩剑。除非哈利看走了眼，否则那应该就是利奥波德国王。另一双眼睛属于床上侧躺的女子，只在臀部盖着一张毯子，上方的窗户光线落在她娇小柔软的年轻乳房上。她露出一丝微笑，响应哈利的点头示意，同时露出一颗大金牙，在白色牙齿之间十分显眼。女子绝对不可能超过二十岁。哈利在女子细腰

后方的墙上看见一根被敲进龟裂灰泥的螺栓，螺栓上垂挂着一条粉红色手帕。

“这是我太太，”矮小的比利时人说，“呃，其中一个太太。”

“范布斯特太太？”

“差不多。你想买苹果？你有钱吗？”

“我想先看货。”哈利说。

范布斯特走到大门前，吱的一声打开，朝外窥去，然后关上并锁紧：“只有司机跟你来？”

“对。”

范布斯特呼出一口烟，眯起的双眼在皮肤皱褶之间打量哈利。

他走到屋子角落，踢开地毯，弯下腰，拉动一个铁环。一道活板门应声打开。比利时人对哈利招了招手，示意他先进地窖再说。哈利根据经验，分析对方此举只是为了小心起见，于是照做。一道楼梯向下延伸到漆黑之中。哈利走下七个台阶，踏上坚实地面。电灯亮起。

哈利环视四周，看见地窖的天花板为正常高度，地面是平整的水泥地，三面墙壁前摆满架子和柜子，架上放着先进武器：常见的葛拉克手枪、他也有的史密斯威森点三八手枪、一盒盒子弹、一把卡拉希尼科夫自动步枪。哈利从未拿过这种正式名称叫作AK-47的著名自动步枪，他伸手抚摸步枪的木质枪托。

“它属于一九四七年生产的第一批步枪。”范布斯特说。

“看来这里每个人都有一把这种步枪，”哈利说，“听说这是非洲最常见的死因。”

范布特点了点头：“这有两个简单原因。第一，冷战结束后，共产国家开始在这里出口卡拉希尼科夫自动步枪，和平时一把步枪

只值一只肥鸡，战争时期也不超过一百美元。第二，不管你怎么对待它，它都会正常运作，这一点在非洲很重要。莫桑比克人非常喜欢卡拉希尼科夫自动步枪，甚至把它画在国旗上。”

哈利的目光停留在一个黑色盒子上，盒子表面慎重地印着几个字。

“那玩意儿跟我想的一样吗？”哈利问道。

“马克林步枪，”埃迪说，“一种罕见的步枪，生产数量非常少，因为它是个设计上的失败，枪身太重，口径太大，只能用来猎杀大象。”

“还有人类。”哈利轻声说。

“你知道这种步枪？”

“它配备全世界最优秀的望远瞄准器，不一定要用来射杀一百米外的大象，作为暗杀武器非常理想。”哈利的手指抚摸着枪盒，往日回忆涌现脑海，“对，我知道这种步枪。”

“可以便宜卖给你，三万欧元。”

“这次我不是来找步枪的。”哈利转身面对地窖中央的架子，架上的古怪白色面具对他做出怪脸。

“那是马伊马伊组织的圣灵面具，”范布斯特说，“他们认为身体只要泡过圣水，就不怕敌人的子弹，因为子弹会化为水。马伊马伊游击队队员会带弓箭上战场对抗政府军队，头戴浴帽，身上挂着浴缸塞当作护身符。我不是说笑，先生。当然了，他们被扫杀殆尽，但马伊马伊游击队队员喜欢水和白色面具，也喜欢敌人的心脏和肾脏，稍微拿来烤一下，搭配玉米泥吃下肚。”

“嗯，”哈利说，“我没想到这么简单的一栋房子居然有完整的地窖。”

范布斯特咯咯轻笑：“地窖？这是一楼，原本的一楼，三年前的火山爆发前是一楼。”

哈利恍然大悟。黑色卵石，黑色冰层，一楼地面比街道低。

“熔岩。”哈利说。

埃迪点了点头：“熔岩直接穿过市中心，烧毁了我在基伍湖畔的房子。这里所有的木造房子都被烧成灰烬，这栋砖房是唯一屹立不摇的屋子，但有一半被埋在熔岩里。”他指了指墙壁：“三年前这里是大门，外面是街道。后来我买下这栋房子，在你进来的地方装上新的的大门。”

哈利点了点头：“幸好熔岩没有烧毁大门，流进屋里。”

“你可以看见，窗户和门口都设在背对尼拉贡戈火山的方向。这已经不是它第一次喷发了，那座该死的火山每隔十年或二十年，就会对这座城市喷发熔岩。”

哈利扬起一道眉毛：“那人们还回来这里居住？”

范布斯特耸耸肩：“欢迎来到非洲。不过呢，如果你想把麻烦的尸体处理掉，火山就非常有用，这在戈马市是非常常见的问题，当然你也可以把尸体沉入基伏河，不过尸体还是会留在河里。要是利用尼拉贡戈火山的话……大家都以为每一座火山都有炙热冒泡的红色岩浆湖，其实不然，只有尼拉贡戈火山才有。那里的岩浆湖高达一千摄氏度，东西丢下去只会发出啞的一声就没了，完全挥发成气体。这是戈马人唯一能上天堂的机会。”他发出短促的大笑声，“我就目睹过一个太过激动的钶钽金属猎人，用铁链把一个酋长的女儿绑起来，垂入火山口，因为那个酋长不肯在文件上签字，让出土地上的采矿权。酋长女儿被垂降到岩浆湖上方二十米时，头发开始着火。到上方十米时，身体开始像蜡烛一样烧起来。再下去五米，就开始滴落。我说得一点儿也不夸张，她的皮肤、肌肉，纷纷从骨头上脱落……你有兴趣的是这个吗？”范布斯特打开柜子，拿出一个金属球。金属球闪闪发光，

上头凿有小孔，体积小于网球，一条线圈从一个较大的开口垂落下来。这个刑具跟哈利在贺曼家见过的一模一样。

“它还能用吗？”哈利问道。

范布斯特叹了口气，用小指钩住线圈，往外一拉。砰的一声巨响，金属球跳进了比利时人手中。哈利看得目不转睛，只见小孔内弹出了状似天线的物体。

“可以给我看看吗？”哈利问道，伸出手。范布斯特将金属球递给哈利，十分警觉地看着哈利数算天线。

哈利点了点头。“二十四根。”他说。

“就跟苹果的制造数量一样，”范布斯特说，“这个数字对设计制造这种苹果的工程师具有象征意义，因为这是他妹妹自杀的年纪。”

“你柜子里有几颗苹果？”

“只有八颗，包括这颗黄金特别版。”范布斯特拿出另一颗金属球，那颗球在灯光下闪着金色雾面光芒，他随即把球放回柜子，“但这颗是非卖品，你得杀了我才能拿到它。”

“所以说自从克鲁伊买了他的那颗之后，你卖掉了十三颗？”

“而且每一颗的价钱都越来越高。这是稳赚不赔的投资，霍勒先生。古代刑具有一群忠实爱好者，他们花钱毫不手软，croyez-moi（相信我）。 ”

“我相信你。”哈利说，试着压下其中一根天线。

“它是由弹簧驱动的，”范布斯特说，“线圈一旦拉出，受害者就没办法从嘴里把苹果拿出来，其他人也拿不出来。如果你想让环脊缩回去，就不要执行第二步骤，请不要再拉动线圈。”

“第二步骤？”

“给我。”

哈利将金属球交还给范布斯特。他小心地用一支原子笔穿过线圈，水平拿着原子笔，高度跟金属球一样，然后把球放开。线圈一被拉紧，金属球立刻又发出砰的一声巨响。利奥波德苹果在原子笔下方十五厘米处不住地颤动，每根天线都射出一根尖刺，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Å faen（我操）！”哈利用挪威语咒骂一声。

范布斯特露出微笑：“马伊马伊组织称它为‘太阳之血’。这美妙的玩意儿有好几个名字。”他将利奥波德苹果放在桌上，再把原子笔插入线圈出口，用力按压。砰的一声，尖刺和天线缩了回去，那颗皇家苹果回复了原本的圆滑外观。

“很厉害，”哈利说，“这要卖多少钱？”

“六千美金，”范布斯特说，“通常我每卖出一颗，都会往上调整价钱，但你可以用我上次出售的价钱买到。”

“为什么？”哈利问道，食指抚摸着平滑的金属表面。

“因为你大老远跑来这里，”范布斯特说，朝地窖里呼出一口烟，“还有我喜欢你的口音。”

“嗯。谁是上一个买主？”

范布斯特咯咯一笑：“我不会告诉你的，就好像不会有人知道你来过这里一样，我绝对不会把你的事告诉其他买家。这样你可以放心了吧，呃……这位先生？你看，我已经忘记你叫什么名字了。”

哈利点了点头。“六百。”他说。

“你说什么？”

“六百美金。”

范布斯特发出同样短促的咯咯笑声：“太荒唐了，但这个价钱正好可以去参加三小时的导游行程，参观大猩猩自然保护区。你是不是比较想去参加这种行程呢？霍勒先生？”

“皇家苹果你可以留着，”哈利说，从背包里拿出薄薄一沓二十美元钞，“我给你六百美金，换取苹果买主的资料。”

哈利将那沓美钞放在范布斯特面前的桌上，再放上警察证。

“我是挪威警察，”哈利说，“目前至少有两名挪威女子死在你独家贩卖的这种刑具下。”

范布斯特俯身查看那沓钞票和警察证，并未触碰。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真的很抱歉，”范布斯特说，声音听起来似乎更为粗哑，“相信我，我的个人机密资料可不只值六百美金。如果我把我来这里买过东西的人都说出来，那我的寿命……”

“你应该担心你在刚果监狱里会剩下多少寿命才对。”哈利说。

范布斯特又发出大笑：“得了吧，霍勒。戈马市警察局局长正好是我的朋友，再说呢……”他挥舞着双手，“我又没犯什么法。”

“你有没有犯什么法无关紧要，”哈利说着，从胸前口袋拿出一张照片，“挪威是刚果最重要的援助国家，只要挪威当局打电话去金沙萨，指名道姓说你不肯合作，不愿意提供有关一起挪威双重命案的凶器资料，你会发生什么事？”

范布斯特笑不出来了。

“你不会被误判任何罪名，哎呀，绝对不会。”哈利说，“你只是会被羁押，这可不能跟刑责搞错。当命案正在调查中时，羁押关系人是明智而审慎的决定，因为证据可能遭到破坏。但你同样会被关进监狱，而且这次的调查可能会花很长一段时间。你有没有看过刚果监狱里长什么样子，范布斯特？应该没有吧，没有多少白人看过。”

范布斯特将睡袍裹紧了些，眼睛盯着哈利，口中咬着烟嘴。“好，”他说，“一千美金。”

“五百。”哈利说。

“五百？可是你……”

“四百。”哈利说。

“成交！”他大吼，双臂高高扬起：“你想知道什么？”

“我什么都想知道。”哈利说，背倚墙壁，掏出一包香烟。

半小时后，哈利走出范布斯特的砖房，坐上乔的路虎越野车，这时夜已降临。

“去饭店。”哈利说。

饭店就在湖畔。乔警告哈利，不可以下水游泳，原因之一是湖里有几内亚寄生虫，进入体内很难察觉，直到有一天小虫在肌肤底下钻来钻去。原因之二是湖底会冒出沼气，形成大型泡泡，吸入之后会导致昏迷，使人溺毙。

哈利坐在阳台上，往下看着两只长腿动物行走在被灯光照亮的草地上，姿态宛如长脚鹬，看上去仿佛是披着孔雀外衣的红鹤。被泛光灯照亮的网球场上，两名黑人少年正在打网球，打的是两颗非常破烂的网球，看起来仿佛两卷袜子，在破了一半的网子之间飞来飞去。饭店屋顶的上空不时有飞机轰然飞过。

哈利听见饭店酒吧传来酒瓶的叮叮声响，酒吧距离他所坐的阳台正好六十八步，他进来时数过。他拿出手机，拨打卡雅的代码。

卡雅听见他的声音似乎很高兴，反正就是高兴。

“我被大雪困在沃斯道瑟村，”卡雅说，“这里下的不只是大雪，是超级大雪，但至少有人邀请我共进晚餐，而且房客登记簿很有意思

思。”

“哦，是吗？”

“我们想找的那一天，整页都不见了。”

“果然。你有没有查看……”

“有，我查过上面有没有指纹，或字迹是不是印到了下一页。”卡雅咯咯笑道，哈利猜想她应该喝了好几杯葡萄酒。

“嗯，我想问的是……”

“有，我查过前一天和后一天的记录，可是小屋那么简陋，几乎没有人会住超过一个晚上，除非被大雪困住，况且十一月七日那天天气晴朗。不过这里的警官答应我，会替我去查附近小屋在十一月七日前后的房客记录，看看那天滑雪到荷伐斯小屋下榻的滑雪客可能有谁。”

“很好，看来我们已经开始有眉目了。”

“也许吧，你那边呢？”

“我这边恐怕没什么发现。我找到了范布斯特，但是跟他交易的十四名买主都不是北欧人，这一点他十分确定。我拿到了六个姓名和地址，这些人都是众所周知的收藏家，仅此而已。至于另外那两颗苹果，范布斯特正好知道它们都还在加拉加斯市一名收藏家的手中。你查过奥黛蕾和她的签证吗？”

“我打电话问过瑞典的卢旺达领事馆。我必须承认，原本我以为他们做事一团乱，结果一切都井然有序。”

“卢旺达可是刚果的小大哥。”

“他们有一份奥黛蕾的签证申请表复印件，日期也符合。签证的有效期已经过了，但他们当然不知道奥黛蕾现在在哪里。他们要我联

络基加利市的移民单位，也给了我电话。我打去问，结果像人球一样被各个办公室丢来丢去，最后电话转到一个会说英文、了解情况的人手中，他说卢旺达在这方面没和挪威签订合作协议，所以他感到很遗憾，必须婉拒我的要求，还礼貌地祝我和我的家人长命百岁、幸福美满。所以你也没什么收获啰？”

“没有。我把奥黛蕾的照片拿给范布斯特看，他说唯一一个跟他买过东西的女人有一头赭红色鬈发，说话有东德口音。”

“东德口音？有这种口音吗？”

“我不知道，卡雅。那个男人穿着睡袍走来走去，抽烟用烟嘴，是个酒鬼，还是个口音专家。我尽量把注意力放在案子上，然后离开。”

卡雅大笑。哈利敢打包票，卡雅喝的一定是白酒，喝红酒不会那么爱笑。

“不过我有个想法，”哈利说，“入境卡。”

“怎样？”

“旅客必须在入境卡上填写第一天晚上的过夜地点，如果基加利市的海关单位保存了入境卡，而且上头有其他信息，例如转递地址，说不定就可以查出奥黛蕾去了哪里。这可能会是一条线索。据我们所知，她可能是唯一知道荷伐斯小屋那晚住了哪些人，而且现在仍然活着的人。”

“祝你好运，哈利。”

“也祝你好运。”

哈利挂上电话。当然了，他可以问卡雅她要 and 谁共进晚餐，但对方如果跟调查工作有关，她应该会主动说明。

哈利坐在阳台上，直到酒吧打烊，酒瓶的叮叮声停止，取而代之

的是楼上开着的窗户传出的做爱声，那是嘶哑单调的喊叫，令他想起翁达斯涅镇的海鸥叫声。他和爷爷在翁达斯涅镇总是天一亮就起床，准备去钓鱼。他父亲从不跟他们一起去钓鱼，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从未想过这件事？为什么他不曾凭直觉知道父亲在渔船上感到不自在？当时五岁的他，是否了解父亲选择受教育，离开农场，就是为了不必坐在渔船上？无论如何，父亲想返回翁达斯涅镇，在那里长眠安息。生命是奇妙的，至少死亡是奇妙的。

哈利点燃香烟。夜空无星，除了尼拉贡戈火山口烧着的红色火光之外，这里的夜晚漆黑一片。一只昆虫螫了他一口，令他感到刺痛。疟疾。沼气。基伍湖在远处闪闪发光，很美，很深。

山间传出轰隆声，越过湖面传送而来。那是火山喷发还是打雷？哈利抬头仰望。又是轰隆一声，回荡山间。另一个回声从远处传来，同时抵达哈利耳中。

很深。

他睁大眼睛，看入黑暗，几乎没察觉天空打开，大雨倾盆而下，淹没了海鸥的叫声。

32 警察

“幸好你在这场大雪来临之前离开了荷伐斯小屋，”郡警克隆利说，“不然你可能会被困在那里好几天。”他朝饭店餐厅的大观景窗点了点头：“不过下大雪很漂亮，你说对吗？”

卡雅望向窗外飘飞的大雪。艾文也是如此，无论天气对他有利或不利，他总是对大自然的力量感到兴奋不已。

“希望明天我要搭的火车可以顺利穿过大雪，抵达这里。”她说。

“对，当然。”克隆利说，他用手指抚摸酒杯的姿态，说明他并不常这样和别人喝酒用餐，“我们会让火车顺利抵达，并查看其他小屋的房客登记簿。”

“谢谢你。”卡雅说。

克隆利伸手拨了拨乱糟糟的头发，露出苦涩的微笑。爱尔兰诗人歌手克利斯·迪博夫（Chris de Burgh）所唱的《红衣女子》（Lady in Red），犹如蜜糖般从音响喇叭流泻而出。

餐厅只有另外两名用餐的客人，都是三十开外的男子，各自坐在铺有白色桌布的餐桌前，面前放着一杯啤酒。他们凝望窗外大雪，等待不会发生的事到来。

“这里会不会让人觉得寂寞？”卡雅问道。

“看情况，”这名乡下警察说，顺着卡雅的视线看去，“如果你没有老婆或家人，就会常来这类餐厅跟大家聚一聚。”

“大家一起寂寞。”卡雅说。

“没错，”克隆利说，又往杯子里倒了些酒，“但我想奥斯陆也是一样吧？”

“对。”卡雅说，“你有家人吗？”

克隆利耸了耸肩：“我原本跟某人住在一起，但她觉得这里的生活太单调，所以就搬去了你住的地方。我理解她的想法，住在这里必须有一份有趣的工作才行。”

“你的工作很有趣吗？”

“我是这么觉得。这里的每个人我都认识，他们也都认识我。我们会彼此帮助。我需要他们，而他们……呃……”他转动酒杯。

“他们也需要你。”卡雅说。

“我想是的，对。”

“这很重要。”

“对，的确。”克隆利坚定地说，抬眼看着卡雅。他的眼睛宛若艾文，里头有欢笑的余烬，仿佛刚发生过什么有趣或快乐的事，就算什么都没发生，尤其是当什么都没发生的时候，更是如此。

“那欧特·于默呢？”卡雅说。

“他怎样？”

“他放我下车之后就离开了。在这种夜晚，他都做些什么？”

“你怎么知道他现在不是跟老婆小孩坐在家里？”

“我不是没见过遁世者，克隆利警官……”

“叫我亚斯拉克就好，”他笑着说，倾斜酒杯，“看得出来你是个货真价实的警探。以前于默不是这样的。”

“不是吗？”

“在他儿子失踪之前，他是很亲切的。没错，他有时很亲切，但

我想他总是藏着暴躁的脾气吧。”

“我以为于默那样的男人是孤家寡人。”

“想想他长得那么丑，就觉得他会娶到一个漂亮老婆。你有没有看见他的牙齿？”

“我看见他戴矫正牙套。”

“他说这样他的牙齿才不会变歪，”克隆利摇了摇头，眼中满是笑意，声音却并非如此，“而且那是让他的牙齿不掉出来的唯一办法。”

“告诉我，他的雪地摩托上绑的是真的炸药吗？”

“是你看见的，”克隆利说，“我可没看见。”

“这是什么意思？”

“这里有很多居民无法体会在山间湖畔坐上好几个小时，用鱼竿垂钓的浪漫情怀，不过他们认为那些鱼是他们自己的，可以在餐桌上享用。”

“他们把炸药丢进湖里？”

“等冰融化以后。”

“这样做不是违法的吗？”

克隆利扬起双手表示抗辩：“我说过了，我什么都没看见。”

“对，你什么都没看见，你只是住在这里而已。你不会也有炸药吧。”

“只用来建车库，我打算建一个车库。”

“好吧。那于默的枪呢？看起来很先进，还配备望远瞄准器什么的。”

“是很先进。于默是猎熊高手，直到他半盲为止。”

“我看见他的眼睛了，发生了什么事？”

“显然他的儿子朝他泼了一杯强酸。”

“显然？”

克隆利耸了耸肩：“只有于默自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儿子在十五岁那年失踪，不久之后，他老婆也跟着失踪。但这已经是十八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没搬来这里。从那时起，于默就一个人住在山区，他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甚至不看报纸。”

“他们是怎么失踪的？”

“你说呢？于默的农地周围有很多悬崖，可能一个不小心就掉下去了。而且还有大雪。他儿子的鞋子在一场雪崩之后被人发现，但那年雪融之后，并没有发现他儿子的尸体。像那样在雪地里掉了一只鞋子是很怪异的事。有人认为他儿子遇到了熊，可是据我所知，十八年前这里没有熊。另外也有人认为是于默干的。”

“哦？为什么？”

“这个嘛……”克隆利说，尾音拖得老长，“他儿子的胸部有一条丑恶的疤痕，大家都认为是于默造成的。这跟他老婆凯伦有关。”

“怎么说？”

“他们父子俩都想争夺凯伦。”

克隆利看着卡雅询问的眼神，摇了摇头：“这些都是在我搬来之前发生的事。罗伊·史迪勒是这里最资深的警官，事发之后他前往于默家，但欧特和凯伦都在家，而且说法一致。他们说儿子去打猎，却没回来，但那时是四月。”

“四月不是打猎季节？”

克隆利摇了摇头：“从此以后，再也没人见过他儿子。第二年凯伦就失踪了。大家认为凯伦悲恸欲绝，所以跳下悬崖，一了百了。”

卡雅察觉到克隆利的声音中带有些微颤抖，但判断应该是葡萄酒的作用。

“你怎么认为呢？”她问道。

“我认为那是真的，于默的儿子死于雪崩，在雪堆下窒息而死。雪融之后，他的尸体流进湖里，希望是跟他母亲一起长眠于湖底。”

“听起来是比遇到熊的说法好多了。”

“呃，正好相反。”

卡雅抬眼望着克隆利，只见他眼中毫无笑意。

“被雪崩活埋，”他说，目光漫游到窗外，望着纷飞的大雪，“那种黑暗，那种孤独。身体动也不能动，冰雪就好像铁钳一样钳制住你，嘲笑你想挣脱的努力。你知道自己一定会死。一旦无法呼吸，你会惊慌无比，怕得要命。这是最恐怖的一种死法。”

卡雅喝下一大口酒，放下酒杯。“你在雪里躺了多久？”她问道。

“我觉得应该是三小时，也许是四小时。”他说，“他们把我挖出来的时候，说我被困在里头十五分钟，再多困五分钟就会一命呜呼。”

服务生走到桌前，问他们是否还要点别的东西，再过十分钟就是最后点餐时间。卡雅说不用了，服务生将账单放在克隆利面前。

“于默为什么要带枪？”卡雅问道，“据我观察，现在并不是打猎季节。”

“他说是为了自卫，以免碰到掠食的猛兽。”

“这里有吗？有狼？”

“他没跟我说他指的是什么猛兽。对了，据说到了晚上，他儿子的鬼魂会在平原上徘徊。如果你看见他，就要小心，因为这表示附近可能有悬崖，或可能发生雪崩。”

卡雅把酒喝完。

“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多坐一会儿，再喝一点儿。”

“谢了，亚斯拉克，我明天得早起。”

“哦，”他说，眼带笑意，搔了搔头发，“这样听起来好像我……”他顿了顿。

“什么？”卡雅说。

“没什么。我想你在奥斯陆应该有丈夫或男朋友吧。”

卡雅微微一笑，没有回答。

克隆利凝视着桌面，静静地说：“呃，看吧，乡下警察不胜酒力，开始胡言乱语了。”

“没关系，”卡雅说，“我没有男朋友，而且我喜欢你，你让我想到我哥哥。”

“可是？”

“可是什么？”

“别忘了，我也是货真价实的警探，我看得出你不是遁世者。你有心上人，对不对？”

卡雅大笑。通常她对这种问题不会多做回应，但也许因为她喝了酒，也许因为她喜欢亚斯拉克·克隆利，也许因为自从艾文死了以后，就没有人可以让她说说心里话。再说他是个陌生人，奥斯陆又远在天边，他不会跑去跟她生活圈里的人说这种事。

“我恋爱了，”卡雅听见自己说，“我爱上了一个警官。”她将水杯凑到嘴边，掩饰因心生困惑而产生的狼狈感。奇怪的是，她在听见自己说出这句话之后，才认知到这是事实。

克隆利对她举起酒杯：“敬那个幸运的家伙，也希望 you 受幸运之神眷顾。”

卡雅摇了摇头：“没什么好敬酒的。现在还不到时候。说不定永远都不是时候。我的天，你听我说……”

“我们没别的事好做，不是吗？多说一点儿吧。”

“这件事很复杂。他很复杂。而且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事实上，这点非常明确。”

“让我猜猜看，他身边有人，而且无法放手。”

卡雅叹了口气：“也许吧。我真的不知道。亚斯拉克，谢谢你的帮忙，可是我……”

“要上床睡觉了。”克隆利拉高嗓门，“希望你跟那位朋友没戏唱，想远离破碎的心和奥斯陆，这样你就可以考虑考虑这个。”他将一张A4大小的纸张递给卡雅，纸上印有霍尔区警察局的信头。

卡雅看了看那张纸，高声大笑：“乡下的职缺？”

“罗伊·史迪勒做到秋天就退休了，好警官很难找。”克隆利说，“这是我们的征才广告，上星期公布的。我们的办公室位于耶卢市中心，每隔一个周末休假，看牙医免费。”

卡雅上床时，听见远处传来隆隆的声响。雷声和下雪很少同时发生。

她打电话给哈利，却进入语音信箱，于是她在信箱里留言，说了个简短的鬼故事。故事主角是当地向导，一口烂牙且戴着牙套的欧特于默，以及他更为丑陋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已化为鬼魂，在当地徘

徊了十八年。她呵呵大笑，知道自己醉了，道了晚安。

这晚她梦见了雪崩。

早上七点，哈利和乔离开戈马市，越过边境进入卢旺达，没碰到任何麻烦。早上十一点，哈利站在基加利机场航站楼二层的办公室里，两名身穿制服的海关人员粗略地打量着他。他们不带恶意，只是想查看哈利真的如他所说，是一名挪威警察。哈利将警察证收回外套口袋，摸到口袋里咖啡色信封的平滑纸面。问题在于这里有两位海关，该如何同时贿赂两名公仆才好？是不是请他们分享信封里的东西，然后礼貌地请他们不要打彼此的小报告？

其中一人是两天前检查哈利护照的那位海关，他将贝雷帽戴回头上：“你想要谁的入境卡复印件？可以再说一次日期和姓名吗？”

“奥黛蕾·费列森，我们知道她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抵达这座机场。我愿意付介绍费。”

两名海关交换眼神，其中一人在另一人的暗示之下，离开办公室。留下的那名海关走到窗前，望着跑道。一架DH8小型客机已经降落，再过十五分钟，它就会载着哈利踏上返回挪威的第一段航程。

“介绍费，”那海关静静地说，“我想你应该知道贿赂公仆是违法的吧，霍勒先生。但你可能想说：管他的，这里是非洲。”

那海关的皮肤相当黑，仿佛漆了一层亮光漆。

哈利觉得衬衫粘在背上，这件衬衫和两天前他穿的是同一件。也许内罗毕机场有卖衬衫，但前提是他必须飞得到那里。

“没错。”哈利说。

那海关大笑，转过身来：“强悍的家伙！你很强悍是不是，霍勒？那天你入境我就知道你是警察。”

“哦？”

“你观察我就好像我观察你一样，十分谨慎。”

哈利耸了耸肩。

门打开来，另一名海关跟一名秘书打扮的女子走了进来，女子脚下的高跟鞋踩得咔咔作响，鼻尖架着一副眼镜。

“抱歉，”女子用无懈可击的英语说，令哈利大感讶异，“我查过这个日期，可是那班飞机没有奥黛蕾·费列森这名乘客。”

“嗯，会不会是搞错了？”

“不太可能，入境卡是依照日期归档的。你说的那班飞机是从恩德培市起飞的三十七人座DH8小型客机，不用花多少时间就能查完。”

“嗯。既然如此，我可不可以请你再帮我查别的东西？”

“当然可以，要查什么？”

“你可以查查看那班飞机上有没有其他外国女子吗？”

“为什么要查这个？”

“奥黛蕾·费列森订了那班飞机的机票，所以一种可能是她在这里用假护照入境……”

“不太可能，”那海关说，“我们会非常仔细地检查护照照片，然后再用机器扫描护照号码，比对国际民航组织的登记数据。”

“另一种可能是别人用奥黛蕾·费列森的名字搭飞机，再用自己的真护照在这里通关。这种可能性很高，因为旅客登机前并不会检查护照号码。”

“的确，”海关头子说，拉了拉他的贝雷帽，“机场人员只会确定姓名跟照片是否相符，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地只要花五十美元就能买到

假护照，因为只有当旅客抵达目的地，通过海关时才会检查护照号码，这时假护照才会被检查出来。但问题还是一样：为什么我们要帮你呢，霍勒先生？你是来执行正式任务的吗？有文件可以证明吗？”

“我的正式任务是在刚果执行的，”哈利撒了谎，“但我在那里什么也没发现。奥黛蕾·费列森失踪了，我们担心她可能已经被一名连环杀手杀害了，目前为止凶手已经杀了三个女人，其中一人是国会议员，名叫梅莉·欧森。你可以上网查证。我知道正当程序是我先回国，再通过正式管道请求协助，但这样得多花好几天，除了会让凶手占得先机，也会给他再度行凶的时间。”

哈利看见他说的这番话起了作用。女子和海关头子商谈一会儿之后，走出办公室。

他们在静默中等待。

哈利看了看表。他还没办理报到手续。

六分钟后，他们听见高跟鞋发出的咔咔声逐渐接近。

“伊娃·罗森伯格、朱莉安娜·凡尼、薇若妮卡·莱尔·葛诺、克莱儿·霍布斯。”女子报出这几个姓名，推了推眼镜，将四张入境卡放在哈利面前的桌上。门在她身后关上。“会来这里的欧洲女性不是很多。”她说。

哈利浏览那四张入境卡，只见她们都写下基加利市的饭店作为地址，但没有人写大猩猩饭店。哈利查看她们的家庭地址，发现伊娃·罗森伯格写的是斯德哥尔摩的地址。

“谢谢。”哈利说，从外套口袋里找出一张出租车收据，在背面抄下这四名女子的姓名、地址和护照号码。

“很遗憾我们无法提供更多协助。”女子说，又推了推眼镜。

“没有的事，”哈利说，“你们帮了很大的忙，真的。”

“好了，警察先生。”那名瘦高的海关头子说，露出微笑，照亮他黑如夜色的脸庞。

“是？”哈利说，早有预料，准备拿出咖啡色信封。

“现在我们得让你去办理报到手续，准备飞往内罗毕了。”

“嗯，”哈利说，看了看表。“我可能得搭下一班飞机。”

“下一班飞机？”

“我得再去大猩猩饭店一趟。”

卡雅坐在挪威火车的所谓“舒适座”上，这种座位提供免费报纸、两杯免费咖啡和笔记本电脑插座，但旅客坐在这种座位上就好像罐头里的沙丁鱼，而经济区的座位却几乎没人坐。手机响起，她一看是哈利打来的，赶紧接起来。

“你在哪里？”哈利问道。

“我在火车上，正经过孔斯贝格镇。你呢？”

“我在基加利市的大猩猩饭店，正在看奥黛蕾·费列森的住宿登记表。我会在这里再待一阵子，下午才有班机，不过我明天一早就会回到挪威。你可以打电话给你在德拉门市警局的南瓜头朋友，看能不能借到奥黛蕾写的那张明信片吗？你可以请他把明信片带去火车站，你搭的那班火车会停靠德拉门市对不对？”

“这得碰碰运气，不过我还是会试试看。我们拿那张明信片要干吗？”

“比对笔迹。克里波以前有个笔迹专家叫金·休，现在他退休了，你请他明天早上七点到办公室。”

“这么早？你想他会……”

“你说得对。我会把奥黛蕾的住宿登记表扫描下来，用电子邮件发给你，这样你今天晚上就可以把两样东西一起拿去他家。”

“今天晚上？”

“他见到你一定会很高兴。如果你今天晚上有其他计划，现在都必须取消。”

“真是太好了。对了，抱歉昨天那么晚还打给你。”

“没关系，故事很有趣。”

“我喝得有点儿醉。”

“我想也是。”

哈利挂上电话。

“谢谢你的帮忙。”他说。

柜台服务员回以微笑。

咖啡色信封终于找到了新主人。

夏丝迪·罗斯摩走进休息室，来到一名女子身旁。女子正望着窗外雨水落在颂维根区的木造房屋上，她面前是一片还没吃的蛋糕，上头插着一根小蜡烛。

“这部手机是在你房间里找到的，卡翠娜。”夏丝迪柔声说，“是护士拿来给我的，你应该知道这里禁止使用手机吧？”

卡翠娜点了点头。

“反正呢，”夏丝迪说，递出手机，“有人打电话给你。”

卡翠娜接过正在振动的手机，按下接听键。

“是我，”对方说，“我这里有四个女子的姓名，我想知道她们之中谁没有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搭乘飞往基加利市的RA101班机，也请你确认这个人的名字在当天晚上没出现在卢旺达任何一家饭店的订房系统中。”

“我很好，谢谢你，阿姨。”

对方沉默一秒钟。

“了解，方便的时候打给我。”

卡翠娜将手机还给夏丝迪：“我阿姨祝我幸福快乐。”

夏丝迪摇了摇头：“规定是说禁止使用手机，所以你可以拥有手机，只要不使用就好。别给护士看见好吗？”

卡翠娜点了点头，夏丝迪便离开了。

卡翠娜坐着凝望窗外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朝休闲厅走去。她正要踏进休闲厅，护士的声音传来。

“你要做什么，卡翠娜？”

卡翠娜头也没回：“玩接龙。”

33 莱比锡市

甘纳·哈根搭电梯下降到地下室。

下降。颓丧。压迫。缩减编制。

他踏出电梯，走进地下通道。

米凯说到做到，并非随便说说，他打算拉哈根一把，在扩编的新克里波给哈根一个高级管理职位。哈利的报告简单扼要：没有结果。连白痴都知道，现在应该游向救生圈了。

哈根并未敲门，直接打开地下通道尽头的那扇门。

卡雅露出甜美的微笑，哈利坐在计算机屏幕前，耳朵听着电话，头也没回，只是高喊道：“长官请坐，要喝难喝的咖啡吗？”仿佛早已收到犯罪特警队队长传来的心电感应，知道他即将到来。

哈根在门口停下脚步：“我收到你们找不到奥黛蕾·费列森的消息。该清空这个房间了，时限早就过了，有其他案子需要你们去处理，至少需要你去处理，卡雅·索尼斯。”

“Dankeschön（谢谢你），耿萨。”哈利对话筒说，挂上电话，转过身来。

“Dankeschön？”哈根说。

“我在跟莱比锡市的警察通电话。”哈利说，“对了，卡翠娜·布莱特向你问好，长官，还记得她吗？”

哈根用怀疑的目光看着哈利：“布莱特不是在精神疗养院吗？”

“对啊，”哈利说，站了起来，朝咖啡机走去，“但她是网络搜索的天才。说到搜索，长官……”

“搜索？”

“你有办法给我们无上限的经费，进行一项搜索工作吗？”

哈根的眼睛瞪得老大，接着爆出大笑：“你真是他妈的不可思议，哈利，真的。你才跑了一趟刚果，花掉我们一半的差旅预算，最后无功而返，现在又要进行搜索工作？这项调查工作已经中止了，你明白吗？”

“我明白……”哈利说，倒了两杯咖啡，一杯递给哈根，“明白了。很快你也会明白，长官。找张椅子坐，我说给你听。”

哈根看了看哈利，又看了看卡雅，再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手中那杯咖啡，坐了下来：“给你两分钟。”

“事情很简单。”哈利说，“根据布鲁塞尔航空公司的旅客名单，奥黛蕾·费列森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搭机前往基加利市，但根据基加利市海关的资料，那天并没有奥黛蕾·费列森这个人入境。事实上是有个女人持奥黛蕾·费列森这个名字的假护照，从奥斯陆出境。这本假护照可以一路发挥功用，直到她抵达目的地基加利市为止，因为那里的海关会用计算机比对护照号码是否吻合，所以这个女人一定得用她自己的护照通关，也就是真正的护照。海关人员并不会要求旅客出示机票，因此不会发现护照和机票上的名字不同，除非有人特别去查。”

“你去查了？”

“没错。”

“会不会是行政疏忽？他们忘了登记奥黛蕾的入境资料？”

“有可能，但还有一张明信片……”

哈利对卡雅点点头，卡雅拿出明信片，哈根看见明信片上的图片似乎是一座冒烟的火山。

“奥黛蕾应该抵达基加利市的那天，这张明信片被寄了出去，”哈

利说，“但是呢，第一，这张明信片的图片是尼拉贡戈火山，这座火山位于刚果，而不是卢旺达。第二，我们请金·休比对这张明信片上和应该是奥黛蕾的人在大猩猩饭店住宿登记表上填写的笔迹。”

“他很确定笔迹不属于同一个人，”卡雅说，“而且就连我都看得出来。”

“好好好，”哈根说，“可是你们查出这些事，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有人大费周章，要让大家误以为奥黛蕾去了非洲，”哈利说，“我猜奥黛蕾还在挪威，而且被迫写下这张明信片。带这张明信片去非洲寄回来的另有其人，为的是让大家以为奥黛蕾去了非洲，还写明信片回家，说她找到了梦中情人，三月才会回来。”

“知道这个假装奥黛蕾的人是谁吗？”

“知道。”

“知道？”

“基加利机场的海关人员找到一张由朱莉安娜·凡尼填写的入境卡，但我们在卑尔根市的精神病患好友说，当天朱莉安娜·凡尼这个名字并未出现在飞往卢旺达的班机旅客名单上，也并未出现在任何一家配备现代电子订房系统的饭店里，但是三天后，朱莉安娜·凡尼却出现在基加利市起飞的班机旅客名单中。”

“我是不是需要知道这些数据你们是从哪里取得的？”

“不需要，长官。不过你会想知道朱莉安娜·凡尼究竟是什么人。”

“她是什么人？”

哈利看了看表：“根据入境卡上填写的资料，她住在德国莱比锡市。你去过莱比锡吗，长官？”

“没去过。”

“我也没去过。但我知道莱比锡很有名，因为它是歌德、巴赫，还有一位圆舞曲之王生活过的地方，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来着？”

“这有什么关联？”

“呃，是这样的，莱比锡也因为当地设有史塔西大型数据馆而闻名，史塔西就是前东德的秘密警察机构，而莱比锡就位于前东德境内。你知道吗？四十多年来，前东德的德语人口有了不同发展，因此耳朵灵敏的人只要一听，就分得出东德和西德口音。”

“哈利……”

“抱歉，长官。重点是十一月底的时候，有一名操东德口音的女子去过刚果的戈马市，戈马市距离基加利市只有三小时车程。我很确定，这名女子去戈马市买下了杀害博格妮和夏绿蒂的凶器。”

“警方对于每一本政府核发的护照，都会保留一份护照申请表，我们拿到了申请表的复印件。”卡雅说，递了一张纸给哈根。

“朱莉安娜·凡尼有一头赭红色鬈发，”哈利说，“符合范布斯特对买家的描述。”

“砖红色。”卡雅说。

“什么？”哈根说。

卡雅指着那张复印件：“她持有的是旧式护照，上面注明头发颜色，德国人称之为‘砖红色’。德国人办事很仔细，你知道的。”

“我已经请莱比锡的警察扣押她的护照，确认里面是否盖有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基加利市入境查验章。”

哈根呆呆地盯着那张复印件瞧，显然正在努力消化哈利和卡雅说的话。最后他抬起头来，扬起双眉：“你们是在告诉我……是在告诉我说……你们可能找到了……”犯罪特警队队长吞了口口水，努力想找个不那么直接的说法，来说出他想说的话，生怕这话一旦直接大声

说出来，那么这个奇迹、这个海市蜃楼，就会从他眼前消失，最后他还是放弃了，“.....我们要缉捕的连环杀手？”

“我只是陈述目前发现的事实，”哈利说，“莱比锡的警察同人正在查看凡尼小姐的个人资料和犯罪记录，很快我们就会对她有更多认识。”

“但这个消息太棒了。”哈根说，双眼发光，看了看哈利和卡雅，又对哈利点点头，表示鼓励。

“不过呢.....”哈利说，啜饮一口咖啡，“这对奥黛蕾·费列森的家人而言可不是好消息。”

哈根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这倒是真的。你认为她还有希望活着吗？”

哈利摇了摇头：“她死了，长官。”

“可是.....”

这时电话响起。

哈利接了起来。“Ja（对），耿萨！”他露出不自然的微笑，又补上一句，“Ja（对），我就是下流的哈利。Genau（没错）。 ”

哈利静静聆听电话，哈根和卡雅眼望着他。哈利说了声：“Danke（谢谢）。 ”结束通话，挂上电话，清了清喉咙。

“她死了。”

“对，你说过了。”哈根说。

“不是，是朱莉安娜·凡尼死了，她的尸体十二月二日在黑鹄河被人发现。”

哈根低低咒骂一声。

“死因是什么？”卡雅问道。

哈利凝视着远方：“溺毙。”

“可能出了意外。”

哈利缓缓摇头：“她不是被水溺死的。”

一阵静默。三人听着隔壁锅炉室传来的轰轰声响。

“是嘴巴里的伤口造成的？”卡雅问道。

哈利点了点头：“一共二十四个伤口。她被自己去非洲购买的刑具杀死。”

34 媒体

“所以说，朱莉安娜从基加利市飞回家三天后，被人发现陈尸在莱比锡市。”卡雅说，“她用奥黛蕾的假身份前往基加利市，还用奥黛蕾的名字下榻大猩猩饭店，并寄出奥黛蕾可能是在被逼之下亲笔所写的明信片。”

“大概是这样。”哈利说，又煮了一壶咖啡。

“你认为朱莉安娜去做这件事，是跟某人共谋，”哈根说，“而这个某人为了消灭线索把她杀了。”

“对。”哈利说。

“所以重点就在于找出她跟这个人之间的关联，这应该不会太困难，既然他们一起犯下这种罪行，一定很亲近。”

“呃，其实我认为很困难。”

“为什么？”

“因为……”哈利说着，啪的一声盖上咖啡机的盖子，按下开关，“朱莉安娜有案底：吸毒、卖淫、居无定所。简而言之，她是那种很容易被雇来做这种事的人，只要价钱令她满意就行了。目前为止，一切迹象都指出在幕后操控一切的人，绝对不会留下任何线索，他事前都已仔细地从各个角度盘算过。卡翠娜发现朱莉安娜从莱比锡飞到奥斯陆，再用奥黛蕾的名字飞到基加利，但卡翠娜并未发现朱莉安娜跟挪威之间有任何电话往来。这个幕后黑手行事十分周密。”

哈根沮丧地摇摇头：“就差那么一点点……”

哈利在桌上坐了下来：“我们还得解决另一个难题：那天晚上在荷伐斯小屋过夜的滑雪客。”

“他们怎么了？”

“我们不能排除房客登记簿被撕下来的那一页是杀人名单的可能性，我们必须警告那一页上面的每一个人。”

“怎么警告？我们又不知道那些人是谁。”

“通过媒体可以办到，就算这表示我们得让凶手知道我们掌握了他的踪迹。”

哈根缓缓摇头：“杀人名单。你到现在才得出这个结论？”

“我知道，长官。”哈利直视他的双眼，“如果我们一发现荷伐斯小屋的事，就立刻通过媒体发出警告，也许可以救艾里阿斯·史果克一命。”

房内一片静默。

“我们不能去找媒体。”哈根说。

“为什么不行？”

“如果有人响应媒体的警告，说不定我们就能查出那天有谁住过小屋，以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卡雅说。

“我们不能去找媒体，”哈根说，站了起来，“我们是在调查失踪人口案的过程中，发现了一起命案的线索，而这起命案的调查权在克里波手中。我们必须把这个消息告知克里波，让他们进行后续事宜。我去打电话给贝尔曼。”

“等一等！”哈利说，“我们查出这些事，都要让他抢去功劳吗？”

“我不确定是不是有功劳可以抢，有吗？”哈根说，朝门口走去，“你们可以开始清空这个房间了。”

“这样会不会太过仓促？”卡雅问道。

另外两人朝她看去。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手上还有一件失踪人口案要办，是不是应该先找到奥黛蕾，再清空这个房间？”

“你们打算怎么找？”哈根问道。

“就像哈利刚刚说的，进行搜索工作。”

“你们根本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找起。”

“哈利知道。”

哈根和卡雅朝哈利望去，他一手拿起咖啡机的玻璃壶，另一手拿着咖啡杯，将泥褐色液体倒入杯中。

“你知道吗？”过了一会儿，哈根说。

“我知道。”哈利说。

“哪里？”

“这样你会被拖下水的。”哈利说。

“闭嘴，快说。”哈根说，并未发觉自己说的话相互矛盾，因为他的脑子正在思索：又来了，我怎么又干起同样的事了？这个高大的金发警察究竟有什么魔力，总是可以在他奋不顾身往下跳的时候，拉着周围的人跟他一起跳？

欧拉夫·霍勒抬头看着哈利和他身旁的女子。

女子自我介绍时行了个屈膝礼，哈利注意到父亲喜欢这个动作，父亲总是抱怨现在的女人都行屈膝礼了。

“所以说你是哈利的同事，”欧拉夫说，“他行为检点吗？”

“我们正要去安排一场行动，”哈利说，“顺便来看看你。”

欧拉夫露出疲倦的微笑，耸了耸肩，示意哈利靠近一些。哈利倾身向前，仔细聆听，心头一惊。

“你不会有事的，”哈利突然用沙哑的声音说，站直身子，“我晚上就回来，好吗？”

他们来到走廊，哈利拦下阿尔特曼，示意卡雅先走。

“听着，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大忙，”哈利等卡雅走远之后说，“我父亲刚刚跟我说他很痛，可是他绝对不会跟你这样承认，因为他害怕你会给他更多止痛剂，而且，呃，他有一种病态恐惧，不想依赖……药物。我们家族有点儿这种历史，你了解吗？”

“了解。”阿尔特曼说话带有咬舌音，哈利一时听不懂他说什么，直到他又说了一次“了解”，“问题是现在我被分配到不同病房了。”

“我想请你私下帮这个忙。”

阿尔特曼的一只眼睛在眼镜底下眯了起来，目光落在两人之间，陷入沉思：“我想想办法好了。”

“谢谢你。”

卡雅开车，哈利和毕斯克比消防站的任务指挥官通话。

“你父亲看起来人很好。”卡雅在哈利结束通话之后说。

哈利认同这句话。“是我妈把他变好的，”他说，“我妈在世的时候他很好，是我妈激发了他好的一面。”

“听起来好像你自己也有过这种经验。”

“什么？”

“曾经有人激发你好的一面。”

哈利望向窗外，点了点头。

“是萝凯？”

“萝凯和欧雷克。”哈利说。

“抱歉，我不是有意……”

“没关系。”

“只不过我加入犯罪特警队的时候，每个人都在讨论雪人案，说凶手企图杀害萝凯和欧雷克，还有你。可是你没有让凶手得逞，不是吗？”

“从某个角度来看，可以这样说。”哈利说。

“你还有跟他们联络吗？”

哈利摇了摇头：“我们必须努力把那件案子抛在脑后，协助欧雷克忘记那些事，欧雷克还很小，还可以忘记。”

“不尽然。”卡雅说，露出讥讽的微笑。

哈利瞥了她一眼：“是谁曾经激发你好的一面？”

“艾文。”卡雅毫不迟疑地答道。

“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

卡雅摇了摇头：“没有轰轰烈烈的，只有几个小火花，还有一段还像样的恋情。”

“现在你心有所属了？”

卡雅咯咯轻笑：“心有所属？”

哈利微微一笑：“我的词汇在这方面比较老派。”

卡雅犹豫片刻：“我想我的心有点儿牵挂在一个家伙身上。”

“成功概率呢？”

“很低。”

“让我猜猜看，”哈利说，摇下车窗，点燃香烟，“他已婚，跟你说他会为了你而离开老婆孩子，可是却永远做不到？”

卡雅哈哈大笑：“让我猜猜看，你是不是自以为擅长读出别人的心思，因为你只记得你说中的那几次？”

“他要你给他一点儿时间？”

“又错了，”卡雅说，“他什么都没说。”

哈利点了点头，正想再多问几个问题，脑际却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他不想知道。

35 潜水

白雾飘过利瑟伦湖的黑色晶亮的湖面，湖畔树木欠身弯腰，犹如阴郁沉默的目击者。湖面的宁静氛围被呼喝的命令声、无线电的通话声和橡胶小艇后退行驶的水花喷溅声给打破。搜索人员从制绳厂附近的湖岸开始搜索，各搜索小队的队长派出潜水员，呈扇形队伍分散搜索，队长们站在岸边，将地图上已搜索过的方格区块划掉。每当他们要指示潜水员停止或返回时，就会通过拉动救生索来下达命令。尤勒·安德森等专业潜水员的救生索上附有电线，连接到全罩式潜水面罩上，让他们可以和岸上保持通话。

尤勒加入搜救队伍才六个月，执行潜水任务时依然会心跳加速，而心跳加速代表消耗较多氧气。毕斯克比消防站的资深队员都叫他“浮筒”，因为他经常得浮上水面，更换氧气瓶。

尤勒知道水面上天色仍亮，但水底下却墨黑如夜。他努力维持在湖床上方一米半之处，却仍激起污泥，污泥会反射手电筒光线，遮蔽部分视线。虽然他知道左右两侧几米处就有其他潜水员，但他依然感到孤单。孤单和冰冷渗入骨髓。他可能还得再潜水好几个小时，心下知道自己的剩余空气量比其他队员要少，不禁咒骂自己。他不在意自己是第一个上岸更换氧气瓶的消防站潜水员，但他害怕自己会比潜水俱乐部的志愿潜水员还早上岸。他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在前方，屏住呼吸。他并非故意屏住呼吸来降低空气消耗量，而是因为他的手电筒光束照到了某样东西。陆地附近的泥床生长着左右摆动的水草，他在水草丛中看见一个物体悬浮漂动。那物体不属于水底世界，在此地无法存活，和这里并不兼容，但这也正是那物体看起来既迷人又恐怖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手电筒的亮光将那对深色眼珠照得有如活生生一般。

“一切都正常吧，尤勒？”

队长的声音响了起来。队长的工作之一是聆听潜水员的呼吸声，这样做不仅是要确定潜水员仍在呼吸，也是要辨别潜水员是否产生焦

虑，或过度冷静。人脑在水下二十米会开始储存大量的氮，而产生所谓的“深海晕眩”，这是因为氮会麻痹大脑，让人失忆，即使是简单的工作也变得困难。若潜到更深之处，“深海晕眩”可能造成眩晕及视野狭窄，并令潜水员做出完全非理性的行为。尤勒不知道传言是否夸大不实，但他听说曾有潜水员在五十米水底脱下面罩，脸上挂着微笑。目前为止，他所体验过的麻痹经验是周六深夜跟朋友去喝价格不菲的红酒，享受它带来的宁静感。

“正常。”尤勒说，再度开始呼吸，吸入氧气和氮气的混合气体，再听着一串串气泡经过耳边，争先恐后地朝水面浮去。

那物体是一头大公鹿，上下颠倒地漂浮着，偌大的鹿角显然被卡在岩石表面上。它可能是在湖畔喝水，却不慎跌入水中，或受到某物或某人的追逐，掉入水中。否则它怎么可能在这里？它可能是在奔跑时被睡莲的长茎给绊住了，试着挣脱，却被坚韧的绿色触须缠得越来越紧。接着它可能摔入水中，不断挣扎，直到溺毙。尸体沉入湖底，躺在那里，直到细菌和肉体的化学作用在尸体内部注满空气，使得尸体往水面浮去，但鹿角却被湖底生长的格状绿色植物给钩住。再过几天，尸体就会排光气体，再度下沉，就和溺毙的人类尸体一样。他们正在寻找的人也可能产生相同状况，这就是为什么尸体一直没被人发现，因为它从未浮上水面。倘若如此，尸体可能躺在湖底某处，上头可能覆盖一层泥巴。潜水员接近时，泥巴必然会旋浮起来，这表示即使搜索工作将搜索区块划分得那么小，尸体依然可能为泥巴所埋藏，直到永远。

尤勒拿出大型潜水刀，游到大公鹿的尸体旁，切断卡住鹿角的长茎。他心里略微有数，长官不会喜欢他这个举动，但他无法忍受这么一头美丽的动物被困在水底。大公鹿的尸体浮起半米，又卡在其他长茎上。尤勒小心翼翼，不让救生索缠在芦苇中，快速地划了几刀。这时他感觉救生索被拉了一下，力道甚大，令他不禁恼怒，潜水刀也从手中滑落。他拿手电筒向下照去，在潜水刀被泥巴掩盖前瞥见它一眼。他小心地游了过去，将手用力插进犹如灰烬般朝他扑面而来的泥巴中，在湖底摸索。他摸到石头、树枝、滑溜腐烂的绿色物体。接着

他摸到某种坚硬的东西。那是铁链，可能是船只的铁链。他又摸到更多铁链，还摸到另一种东西，那东西是固体。接着他摸到某种物体的轮廓，那是一个洞，一个开口的轮廓。他的大脑尚未形成念头，耳朵就已听见大量气泡突然产生所发出的滋滋声响。他的脑部已接收到他内心产生恐惧的信息。

“一切都正常吧，尤勒？尤勒？”

不，一切都不正常。即使透过厚厚的手套，即使他的大脑似乎吸收不到足够的氧气，他也非常确定自己的手摸到了什么。他摸到的是人类尸体张开的嘴巴。

第四部

她周围的一切正在崩塌。原本她认为干净、正确的一切，终于露出了本色。

36 直升机

米凯·贝尔曼搭乘直升机来到湖边。直升机的旋转翼咻咻转动，白雾受到搅动，犹如棉花糖。米凯离开乘客座，弯下腰向前急奔，越过空地朝制绳厂奔去。尤西和瘰四连走带跑，跟在后头。这时对面走来四名男子，手里抬着担架。米凯拦下他们，掀开盖布。四名男子纷纷别过头去。米凯俯身向前，仔细检视担架上那具赤裸肿胀的尸体。

“谢谢。”米凯说，让他们继续将担架抬上直升机。

米凯爬到坡顶，停下脚步，往下朝站在制绳厂和湖畔之间的众人望去。除了正在脱下装备和潜水衣的潜水员之外，他还看见了贝雅特和卡雅，再远处是哈利。哈利正在和一名男子说话，米凯猜想那名男子应该是当地郡警史凯伊。

米凯朝瘰四和尤西做个手势，要他们在此等候，随即踏着灵活轻盈的脚步，滑下山坡。

“哈啰，史凯伊，”米凯说，用手刷下粘在长风衣上的小树枝。“我是克里波的米凯·贝尔曼，我们电话联络过。”

“是的，”史凯伊说，“那天晚上他的人在这里发现了一些绳子。”他用大拇指往后指了指哈利。

“现在他又来了，”米凯说，“问题是，他在我的犯罪现场干什么？”

“这个嘛，”哈利说，清了清喉咙，“第一，这里几乎称不上是犯罪现场。第二，我正在找寻失踪人口，而我们似乎找到了要找的人。你们的三重命案办得怎么样？有没有查到什么线索？你收到我们查到的关于荷伐斯小屋的线索了吧？”

郡警被米凯瞥了一眼，默默转身离去。

米凯遥视湖面，食指抚摸下唇，仿佛正在涂抹软膏：“好吧，霍勒，你应该知道你已让自己和上司甘纳·哈根丢了饭碗，而且被指控玩忽职守吧？”

“嗯，因为我们恪尽职责吗？”

“我想司法部会要求你们提出详细说明，为什么你们会在生产用来杀害梅莉·欧森的绳子的制绳厂外，搜索失踪人口。我给过你们犯罪特警队一次机会，不会再给第二次。游戏结束了，霍勒。”

“我们自然会向司法部提出详细说明，贝尔曼，包括我们如何查出那条绳子来自何处，如何查出艾里阿斯·史果克的行踪和荷伐斯小屋的事，如何查出第四名受害人奥黛蕾·费列森，以及今天我们如何在这里发现她的尸体。这些事情，克里波花了两个多月，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全都没查到。这样可以吧，贝尔曼？”

米凯默不作声。

“你是不是担心如此一来，会影响司法部做出谁最适合侦办全国命案的決定？”

“你别高估了手上的牌，霍勒。我轻而易举就能摧毁你，就像这样。”米凯轻弹手指。

“好吧，”哈利说，“我们手上都没握有必胜的牌，但如果我愿意把赌金让给你，你意下如何？”

“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得到一切，我们所查到的一切，我们不会居功。”

米凯对哈利侧目而视：“你为什么要帮我们？”

“很简单，”哈利说，从烟盒里抽出最后一根香烟，“因为我领了薪水，必须帮忙逮到凶手，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米凯露出轻蔑神情，头部和肩膀不住地抖动，似乎在笑，却一丝声音也没发出：“少来了，霍勒，你到底要什么？”

哈利点燃香烟：“我不希望甘纳·哈根、卡雅·索尼斯或毕尔·侯勒姆因为这件事而受到责难，这样你在警界的前途也不会受到影响。”

米凯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下唇：“我会考虑。”

“而且我要参与这件案子，我要取得你们所有的调查资料 and 资源。”

“够了！”米凯说，扬起一只手，“你重听吗，霍勒？我已经叫你别碰这件案子了。”

“我们可以逮到这个凶手，贝尔曼。妈的这不是应该比以后谁掌权来得更重要吗？”

“你别！”米凯吼道，却立刻住口，只因他看见许多人转头朝他望来，“你别说得好像我是白痴一样，霍勒。”

风将哈利手中香烟所冒出的烟吹到米凯脸上，米凯的眼睛却眨也不眨。哈利耸了耸肩。

“你知道吗，贝尔曼？我想这件事根本无关权力或政治，你只是个小男孩，想成为拯救世界的英雄，就这么简单，而你害怕我会毁了你的英雄大业。有个很简单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拉下拉链，比赛看谁尿得最远，看谁可以尿到潜水员的小艇上，你说如何？”

这回米凯是真笑，不只身体抖动，口中也发出笑声：“你应该读一读警告标语才对，哈利。”

米凯的右手倏地挥出，速度快到哈利来不及反应。哈利双唇之间的香烟被打落，落入水中，发出啵的一声。

“吸烟危害健康。祝你有愉快的一天。”

哈利耳中听着直升机起飞的声音，眼睛看着他的最后一根香烟漂浮在水面上。湿了的烟纸是灰色的，熄了的烟头是黑色的。

夜色降临，搜索队的小艇停靠在停车场旁的岸边，让哈利、卡雅和贝雅特下船。树林里突然出现动静，接着相机闪光灯就闪了起来。哈利下意识地举起手臂，耳中听见罗杰·钱登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

“哈利·霍勒，现在传言满天飞，说你找到了一具年轻女尸，她叫什么名字？这件案子和其他命案有关吗？你有几分把握？”

“不予置评。”哈利说，寻路向前，眼睛给镁光灯闪得几乎看不见，“目前这是一起失踪人口案，唯一能说的只有这名女子可能就是我们找的失踪女子。至于你口中说的命案，我想你应该去问克里波才对。”

“女子叫什么名字？”

“我们必须先确认身份，通知家属。”

“可是你并不排除……”

“一如往常，我什么都不排除，钱登。我们会再开记者会。”

哈利坐上车子，卡雅已发动引擎，贝雅特坐上后座。车子艰难地开上大马路，将相机闪光灯抛在后头。

“好了，”贝雅特说，倾身向前，靠向前座，“你还没跟我说明，你们寻找奥黛蕾·费列森，怎么会找到这里来？”

“这叫作演绎逻辑，纯粹而简单。”哈利说。

“还用你说。”贝雅特叹了口气。

“事实上我觉得丢脸，居然没有早点儿想到。”哈利说，“我一直在想，凶手为什么要大费周章，跑到一家废弃的制绳厂，只为了拿一条绳子，尤其是这条绳子不是随便一家商店就能买到的，因此可以让我们追踪到这里来。当然了，现在答案非常明显。不过呢，我是在看着深邃的非洲湖泊时想到这点的。凶手来这里并不是为了绳子，他一定是在这里用绳子做一件事，那条绳子只不过正好放在那里而已。后来他把绳子带回去，顺便用来杀害梅莉·欧森。凶手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他手上已经有一具尸体需要丢弃，也就是奥黛蕾·费列森。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本地警官史凯伊就跟我们说明过，那个地区是利瑟伦湖最深的地方。凶手在奥黛蕾的裤子里装满石头，用绳子将裤腰和裤脚绑起来，再把她从船上丢下去。”

“你怎么知道她来这里的时候已经死了？说不定是凶手把她淹死的。”

“她的颈部有一条很大的割痕，我敢打赌，验尸报告一定会说她的肺脏里没发现水。”

“而且她的血液含有克达诺玛麻醉剂，就跟夏绿蒂和博格妮一样。”贝雅特说。

“据说克达诺玛是一种速效麻醉剂，”哈利说，“真奇怪，我竟然从来没听说过这种药。”

“也不算奇怪，”贝雅特说，“它以前是克太拉麻醉剂的廉价版药品。克太拉用来麻醉患者有个好处，就是患者依然可以自行呼吸。欧盟和挪威在九十年代因为克达诺玛的副作用而将它禁用，所以现在大概只能在不发达国家看见它的踪影。有一阵子克里波把克达诺玛视为重要线索，可是却什么都没查到。”

四十分钟后，他们在布尔区的鉴识中心让贝雅特下车。哈利请卡

雅稍等，也下了车。

“有件事我想问你。”哈利说。

“哦？”贝雅特说，摩擦双掌，全身发抖。

“为什么你会去一个潜在的犯罪现场？毕尔为什么没去？”

“因为贝尔曼指派了一个特别任务给他。”

“这是什么意思？派他去洗厕所吗？”

“不是，派他负责协调鉴识中心和策略规划。”

“什么？”哈利扬起双眉，“妈的这不是晋升吗？”

贝雅特耸了耸肩：“毕尔很行，而且不算是升得太早。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了。”

“拜。”

“拜。哦，对了，等一下。之前我请你告诉贝尔曼说我们找到了绳子的来源，你是什么时候告诉他的？”

“我记得你是晚上打电话给我的，所以我等到早上才告诉他。为什么这样问？”

“没什么，”哈利说，“没事。”

哈利回到车上，卡雅迅速将手机放回口袋。

“发现尸体的新闻已经上了《晚邮报》的网站。”卡雅说。

“是吗？”

“他们说网站上登了一张你的大照片，写上你的全名，说你‘主导

这项调查工作’，还把这件案子跟其他命案联结在一起，真是不出所料。”

“原来那些记者就是为了跑这条新闻。嗯。你饿了吗？”

“挺饿的。”

“你有事吗？没事的话我请你吃饭。”

“太好了，要去哪里吃？”

“艾克柏餐厅。”

“哇，高级餐厅，你选这家餐厅有什么特别原因吗？”

“呃，我跟朋友聊到一些往事的时候提起这家餐厅。”

“说来听听。”

“没什么好说的，只是一些青春期的……”

“青春期？快说！”

哈利轻声一笑。车子逐渐接近市中心，艾克柏山顶飘下雪花。哈利述说杀手皇后和艾克柏餐厅在他心中的记忆。这餐厅曾是奥斯陆最引人注目的功能主义建筑，如今经过翻修，重新开张，再度成为众人的目光焦点。

“可是在八十年代，艾克柏餐厅没落了，大家都觉得它无可救药。它变成了买醉的跳舞餐厅，你去那里找张桌子，寻欢畅饮，尽量不要打翻杯子，最后拖着醉醺醺的脚步，彼此搀扶着离开餐厅。”

“原来如此。”

“爱斯坦、崔斯可和我以前会去诺斯特朗海滩的德国碉堡屋顶喝啤酒，等待青春期过去。我们十七岁的时候，跑去艾克柏餐厅探险，谎报年龄进去。其实也不用说什么谎，那个地方很需要现金。演奏舞

曲的乐团烂极了，但至少他们演奏了《白丝缎之夜》（Nights in White Satin）。他们有个明星主唱，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她在唱，我们都叫她杀手皇后，是个军舰级女歌手。”

“军舰级？”卡雅笑道：“她让你心有所属？”

“没错，”哈利说，“她就像一艘张满帆的大帆船朝你驶来，凶狠、性感、非常吓人，身上行头可比露天马戏团，曲线有如云霄飞车。”

卡雅笑得更大声了：“连本地马戏团都比得过？”

“可以这样说，”哈利说，“不过我想她去艾克柏餐厅唱歌，主要是想被人看和受人崇拜，并让过气舞王买酒请她喝。没有人见过杀手皇后跟他们任何一个人回家，也许就是这点让我们为她着迷。她这样的女人比她的崇拜者高了好几个层次，可是她依然很有格调。”

“后来呢？”

“爱斯坦和崔斯可说，如果我敢邀她跳舞，就买威士忌请我喝。”

车子越过电车铁轨，开上陡坡，朝艾克柏餐厅驶去。

“然后呢？”卡雅说。

“我敢。”

“后来呢？”

“我们一起跳舞，最后她说她的脚被人踩得烦了，想出去走一走。她走在前头。那时候是八月，天气很热，而且你可以看见，这附近都是森林，枝叶茂密，有很多小路可以通往隐秘的地方。我喝醉了，但还是很兴奋，我知道只要一开口说话，她一定听得出我声音颤抖，所以我一句话也没说，而且没关系，因为话都是她在说，从头说到尾。最后她问我要不要跟她回家。”

卡雅哧哧窃笑：“哇，那回家以后呢？”

“吃饭的时候再说吧，我们已经到了。”

车子停进停车场。两人开门下车，走上台阶，步入餐厅。领班在用餐区入口迎接他们，询问大名。哈利说他们没订位。

领班强自忍耐翻白眼的冲动。

“接下来两个月都客满！”哈利不屑地说。他们只在吧台买包烟就离开了，“我想我比较喜欢以前它里面漏水，上厕所可以听见后面有老鼠吱吱叫的时代，至少我们还进得去。”

“我们去抽根烟吧。”卡雅提议道。

两人走到矮砖墙前，墙外是一大片森林，沿着斜坡向下延伸至奥斯陆市。西边的云朵染上了橘色和红色，高速公路的车流仿佛闪着磷光，穿过黑沉沉的都市。哈利心想，这座城市似乎躺在那里等待着、监视着，犹如一头用保护色将自己隐藏起来的食肉猛兽。他从烟盒拍出两根烟，点燃之后，递了一根给卡雅。

“后来怎么样？”卡雅问道，吸了口烟。

“讲到哪里了？”

“杀手皇后带你回家。”

“不对，她问我要不要跟她回家，我很礼貌地婉拒了。”

“婉拒？你骗人。为什么要婉拒？”

“我回餐厅后，爱斯坦和崔斯可也这样问我，我回答说餐厅里还有两个朋友和免费的威士忌在等我，我不能就这样离开。”

卡雅大笑，朝远处的城市风景呼了口烟。

“这当然不是事实，”哈利说，“我的反应跟忠诚度无关，当男人受到强烈诱惑时，友谊根本不算什么。事实上是不敢，杀手皇后对我

来说高不可攀，太可怕了。”

两人坐在矮墙上，静默不语，聆听城市发出的嗡嗡声，看着蓝烟缭绕，袅袅上升。

“你在想事情。”卡雅说。

“嗯，我在想贝尔曼的事，他的消息非常灵通，不仅知道我要回挪威，还知道我要搭哪一班飞机。”

“说不定他在警署有联络人。”

“嗯，而且今天在利瑟伦湖的时候，史凯伊说上次我们去制绳厂的那天晚上，贝尔曼就打电话问他绳子的事。”

“真的？”

“可是贝雅特说我们去制绳厂之后，隔天早上她才把绳子的事告诉贝尔曼，”哈利将烟头弹向山坡，视线跟着火光画出一道弧线，“她还说毕尔升官了，现在他负责协调鉴识人员和策略规划。”

卡雅看着哈利，眼中充满讶异之色：“不可能吧，哈利。”

哈利默然不答。

“毕尔·侯勒姆！难道他一直在跟贝尔曼报告我们进行的调查工作？你们两个人一起工作这么久了，你们是……朋友啊！”

哈利耸了耸肩。“就像我刚刚说的……”他将烟屁股丢在地上，用鞋跟旋转踩熄，“当男人受到强烈诱惑时，友谊根本不算什么。你敢跟我去施罗德酒馆吃今日特餐吗？”

我常做梦。梦中是夏天，我爱她。我好年轻，认为只要很想要一样东西，它就会属于你。

奥黛蕾，你有她的笑容、她的头发、她不忠的心。《晚邮报》说

他们找到你了，我希望你的外在跟内在一样腐烂。

《晚邮报》还说他们让哈利·霍勒负责侦办这件案子，抓到雪人的就是他。也许这个世界还有希望，也许警方还能拯救人命。

我从《世界之路报》的网站印出一张奥黛蕾的照片，钉在墙上，就钉在我从荷伐斯小屋房客登记簿撕下来的那一页旁边。现在连同我在内，那一页只剩下三个名字。

37 侧写

施罗德酒馆的今日特餐是卷心菜煮马铃薯，搭配煎蛋和生洋葱。

“不难吃嘛。”卡雅说。

“厨师今天一定很清醒，”哈利同意道，接着伸手一指，“你看。”

卡雅转过身，抬头往哈利所指的电视看去。

“呃，是他！”她说。

米凯·贝尔曼的脸塞满整个屏幕。哈利对莉塔做了个手势，请她调高电视音量。哈利凝视着米凯的嘴部动作、偏女性化的脸部柔软线条、优雅眉毛之下散发炯炯目光的褐色眼睛。米凯的脸上有些白斑，犹如肌肤上的雨雪，那些白斑并未令他变得难看，正好相反，让他看起来很有意思，仿佛一只珍奇动物。他的手机号码倘若公开登记在电话簿上，这段访问播完之后，他一定会收到很多投怀送抱的短信。接着声音出现了。

“.....十一月七日晚上的荷伐斯小屋。我们呼吁那天下榻在荷伐斯小屋的民众，尽快跟警方联络。”

电视画面切换到新闻主播，继续播报下一则新闻。

哈利推开餐盘，挥了挥手，示意送上咖啡：“现在我们找到奥黛蕾了，我想听听你对这个凶手的看法，给我这个凶手的侧写。”

“为什么？”卡雅问道，从杯子里啜饮一口水，“明天我们就要去办其他案子了。”

“只是好玩而已。”

“给连环杀手做侧写，对你来说好玩？”

哈利吸吮着牙签：“我知道这个问题应该有个很好的答案，可是我想不到。”

“你有病。”

“所以说，他是谁？”

“首先，凶手依然是男性，也依然是连环杀手，但我不太认为奥黛蕾是第一个遇害的女子。”

“为什么？”

“因为凶手的手法这么完美，下手的时候头脑一定很清醒，如果是第一次杀人，头脑不可能这么清醒。再说，他把奥黛蕾藏得那么好，我们可以找到她的概率其实非常非常低，这也表示可能有很多失踪人口都是他干的好事。”

“很好，再继续说。”

“呃……”

“说啊。你刚刚说他把奥黛蕾藏得很好，奥黛蕾是目前我们所知的第一个被害人，那其他被害人呢？”

“他的手法越来越大胆，越来越有自信，不再把尸体藏起来。夏绿蒂是在森林的车子后方被发现的，博格妮是在市中心办公大楼的地下室被发现的。”

“梅莉·欧森呢？”

卡雅陷入深思：“这次就太夸张了，他失去控制，放松了自制力。”

“或者说……”哈利说，“他进入了下一个阶段。他想让大家知道他有多聪明，所以开始展示被害人。在维格兰露天游泳池杀害梅莉代表他高声呐喊，希望得到注意，但几乎没有迹象显示他失去了对处决式

杀人手法的控制力。他用那条绳子顶多也只是一时疏忽而已，除此之外，他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你不同意吗？”

卡雅沉思片刻，摇了摇头。

“再来是艾里亚斯·史果克，”哈利说，“这次有什么不同吗？”

“他用缓慢的死法折磨被害人，”卡雅说，“显露出残暴的本性。”

“利奥波德苹果也是用来折磨人的刑具，”哈利说，“但我同意你的说法，这是第一次在他的手法中看见残暴的成分。但同时这也是他清醒的选择，他选择显露自己的本性，没有受到别人逼迫。他对显露的方式依然很谨慎，依然掌控住一切。”

服务生将咖啡壶和咖啡杯重重地放在他们面前。

“可是……”卡雅说。

“什么？”

“这里有点儿怪，一个残暴的凶手怎么会提早离开现场，没有目睹被害人受苦死亡？根据房东太太的说法，她是在客人离开之后，才听见浴室传来撞击声。凶手先走了……这不是有点儿怪吗？”

“有道理。所以他是什么？一个假装残暴的凶手？他为什么要假装？”

“因为他知道我们会对他进行侧写，就像我们现在做的这样，”卡雅热切地说，“这样我们就会朝错误的方向寻找。”

“嗯，也许吧。如果是这样，他是个心思细腻的凶手。”

“你认为呢，大智者？”

哈利倒了咖啡：“如果他真的是连环杀手，那我认为做案地点分布得很广。”

卡雅倾身越过桌面，压低声音，尖细的牙齿闪闪发光：“你认为他可能不是连环杀手？”

“呃，他少了一个特征。连环杀手通常会被一些特殊因素所激发，然后才犯下命案，因此有些因素会不断出现。但在这些命案中我们看不出凶手在犯案时曾经性侵被害人，而且做案手法也不尽相同，除了博格妮和夏绿蒂都是死于利奥波德苹果。这些命案的犯罪现场非常不同，被害人也非常不同。被害人有男有女，年龄不同，背景不同，身形不同。”

“但凶手并不是随机选择被害人，被害人都曾经在同一栋小屋过夜。”

“确实如此，所以我不那么确定我们所面对的是典型的连环杀手，或者说，凶手并不具有典型的杀人动机。对连环杀手来说，通常杀人本身就足以构成动机。比如说，被害人都是妓女。他们并不在乎被害人是不是有罪，只要是容易得手的猎物就行了。我只知道有一个连环杀手对于选择被害人有一定的标准。”

“雪人。”

“我不认为连环杀手会随使用山间小屋房客登记簿的一页来选择被害人，而且如果在荷伐斯小屋发生过任何事，足以构成凶手的杀人动机，那他就不是典型的连环杀手。另外，对一般的连环杀手来说，这个显露自己的举动来得太快了。”

“你的意思是？”

“他派一名女子去卢旺达和刚果，掩饰他犯下的案子，同时购买下次做案要用的凶器，事后他又杀了这名女子。换句话说，他费尽心思隐藏他犯下的一起命案，可是几星期后他再度犯案，这次却毫不隐藏，再下一次犯案也是一样，就像斗牛士挥舞华丽的斗篷，往我们脸上节节进逼。这简直是快速的人格切换，毫无道理可言。”

“你认为凶手不止一个？每个凶手的手法都不同？”

哈利摇了摇头：“这些命案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凶手没有留下任何线索。连环杀手已经很稀有了，不留下任何线索的连环杀手更是像白鲸一样罕见。这些命案都是同一个人干的。”

“好，所以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卡雅扬起双臂，“一个有多重人格障碍的连环杀手？”

“一只长了翅膀的白鲸，”哈利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无关紧要，我们只是觉得好玩而已，现在这是克里波的案子了。”哈利喝完咖啡：“我要搭出租车去医院。”

“我可以送你去。”

“谢谢，可是不用了，你回家吧，准备迎接有趣的新案子。”

卡雅疲倦地叹了一口气：“毕尔的事……”

“你谁都别提。”哈利接口说，“好好睡一觉吧。”

哈利抵达国立医院时，阿尔特曼正好走出欧拉夫的病房。

“他睡了，”阿尔特曼说，“我替他注射了十毫克的吗啡。你可以进去坐，没有问题，可是他会沉睡好几个小时。”

“谢谢你。”哈利说。

“不用客气。以前我母亲……呃……就必须忍受很多不必要的痛苦。”

“嗯。你抽烟吗，阿尔特曼？”

哈利看见阿尔特曼脸上浮现出罪恶感，便知道他抽，于是邀请他到外面抽根烟。两人一同吞云吐雾时，阿尔特曼——他的名字叫席古——说，他之所以选择麻醉科就是因为母亲。

“所以你刚刚替我父亲打针……”

“就算是天底下做儿子的互相帮忙吧，”阿尔特曼露出微笑，“可是我征求过医生的同意，我还想保住饭碗。”

“聪明，”哈利说，“要是我有这么聪明就好了。”

两人抽完烟，阿尔特曼正要离去，哈利问道：“既然你是麻醉专家，你可以告诉我克达诺玛要怎么取得吗？”

“哦，天哪，”阿尔特曼说，“我好像不应该回答这种问题。”

“不是你想的那样，”哈利说着，歪嘴而笑，“这有关我正在侦办的命案。”

“啊哈。呃，除非你的工作跟麻醉有关，否则克达诺玛在挪威很难取得。它的效果跟子弹一样快，真的，患者一下子就躺平了。可是它的副作用是溃疡，很糟糕。另外，克达诺玛使用过量而导致心跳停止的概率也很高，所以它曾经被用来自杀，但是现在不行了，几年前欧盟和挪威禁用了这种药。”

“这我知道，可是哪里可以取得克达诺玛？”

“呃，前苏联国家，或非洲。”

“比如说，刚果？”

“绝对可以。欧盟禁用克达诺玛之后，药厂用倾销价格销售，所以克达诺玛就流入了贫穷国家，这种事很常见。”

哈利坐在父亲床边，看着父亲穿着睡衣的虚弱胸部起起伏伏。一小时后，哈利起身离开。

哈利决定迟一点儿再打电话，他打开家门，拿出父亲收藏的一张艾灵顿公爵的唱片，播放《你就别再出现啊》（Don't Get Around Much Any More）这首歌，并拿出褐色小球。他看见哈根在他手机信箱留了言，但不想听，因为他大概知道哈根要说什么。米凯一定会再去找哈根麻烦，说从今以后，无论他们的借口有多好，都不准再碰命

案。而哈利如果还想在警界继续服务，就只能执行一般勤务。呃，也许他不想继续在警界服务，旅行的时候到了，今晚、此时此刻就出发。他一手拿出打火机，另一手打开他收到的两则短信。第一则短信是爱斯坦传来的，提议最近应该举办“绅士之夜”，还邀请了崔斯可，崔斯可可能是他们三人之中手头最宽裕的。第二则短信的来电号码哈利并不认得。他打开短信。

我在《晚邮报》的网站上看见你负责侦办这起命案。我可以帮上忙。

艾里亚斯·史果克被粘在浴缸之前，有人跟他说过话。C。

哈利手中的打火机掉了下来，落在玻璃桌面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他感到心跳加速。警方侦办命案时，经常会有大量民众打电话来提供线报、建议和假设，这些人发誓他们见到、听到或听说各种各样的事，不明白警方为何不肯花点儿时间听他们说明。通常打电话来的都是一些熟悉的声音，但有时也会混杂一些新出现的、脑子不清楚的饶舌鬼。然而哈利很确定发出这则短信的人不属于上述这些。报上写了很多关于命案的事，读者可以得知大量信息，但他们并不知道艾里亚斯被粘在浴缸上，也不知道哈利没有登记在电话簿上的手机号码。

38 永久伤痕

哈利调低艾灵顿公爵的钢琴声，拿着手机坐了下来。这个人知道三秒胶的事，而且有他的手机号码。他是不是应该查出这人的姓名住址，甚至直接逮捕，因为他有可能吓跑这人？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人不管是谁，都期待得到回复。

哈利按下回拨键。

铃声响了两声，哈利就听见一个低沉的声音：“喂？”

“我是哈利·霍勒。”

“很高兴接到你的电话，霍勒。”

“嗯，我们什么时候说过话？”

“你不记得了吗？在艾里亚斯·史果克的家。三秒胶。”

哈利觉得颈动脉剧烈跳动，压缩着喉咙的空间。

“我是去过那里。请问你是哪位？你去那里做什么？”

对方沉默了一秒钟，哈利立刻断定对方已经挂上电话，但对方的声音再度传来，说话声拖得颇长：“哦，抱歉，我在短信上的署名只有C，对不对？”

“对。”

“这是我的习惯，我是斯塔万格市的柯比森警监，你还记得你给我手机号码吧？”

哈利暗暗咒骂一声，发现自己仍屏住呼吸，于是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你还在吗？”

“嗯哼，”哈利说，拿起桌上的茶匙，刮下一点儿鸦片，“你说你有线索可以给我？”

“对，我有，但是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这条线索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让贝尔曼那个王八蛋跑来这里，自以为他是上帝赐给世人的礼物，专门来进行刑事调查工作。他跟那个他妈的克里波竟然想垄断全挪威的命案调查权，我个人认为他可以去死了。问题在于我的顶头上司，他们不让我碰这桩该死的命案。”

“那你为什么来找我？”

“我只是个地方出身的小角色，霍勒，可是我在《晚邮报》一看见你负责侦办这件案子，就知道你会怎么做。我知道你跟我一样，绝对不会坐以待毙，对吧？”

“呃……”哈利说，看着面前的鸦片。

“所以说，如果你可以利用这条线索，打败那个自以为是的家伙，让他建立邪恶帝国的计划触礁，那么请接受我的祝福。我会压到后天才把报告寄给贝尔曼，所以你有一天的时间。”

“你有什么线索？”

“我查访过艾里亚斯的朋友，他的人际圈很小，而且他是个怪咖，拥有不寻常的热情，自己一个人在世界各地旅行。他的人际圈一共就那么两个人，一个是房东太太，另一个女子是我在他的手机里查到的，艾里亚斯在遇害前几天打过电话给她。女子名叫丝迪娜·奥尔贝

里，她说她在艾里亚斯遇害那天跟他说过话，他们一起搭公交车离开市中心，艾里亚斯说他跟报纸上那些遇害的女人一起住过荷伐斯小屋，而且他觉得很奇怪，居然没有人发现她们都住过同一栋小屋，还说不知道该不该告诉警方。可是最后他说他不愿意告诉警方，因为他不想涉入这些命案。这我可以理解。他跟警方有过不愉快的经验。警方曾经两度接获报案，说他跟踪别人。客观来说，他其实没有做出什么违法的事，就像我说过的，他只是热情了一点儿。丝迪娜说她一直很怕艾里亚斯，可是那天晚上正好相反，害怕的人似乎是艾里亚斯。”

“有意思。”

“丝迪娜假装不知道那三个被害人是谁，然后艾里亚斯说他要告诉她另一个那天晚上也住在荷伐斯小屋的人，而且她一定听说过这个人。最有意思的部分来了，这个男人很有名，至少是二线名人。”

“哦？”

“根据艾里亚斯所说，那天晚上东尼·莱克也住在荷伐斯小屋。”

“东尼·莱克？我应该知道这个人吗？”

“他跟船运大亨安德斯·高桐的女儿同居。”

哈利的脑海闪过几则报上的头条新闻。

“东尼·莱克是所谓的投资客，也就是说他变成了有钱人，却没有人知道他的钱是怎么来的，只是清楚地知道他的钱不是靠辛勤工作赚来的。不仅如此，他是个俊美的男人，但绝对不是好好先生，这就是重点所在，这家伙有底。”

“底？”哈利问道，假装听不懂，借此暗示他对柯比森讲美式用语的看法。

“就是案底。东尼·莱克曾经被判暴力伤害的罪名。”

“嗯，你查过对他的指控是什么吗？”

“多年前的八月七日晚上十一点二十分到十一分四十五分之间，东尼将一个名叫欧雷·S·汉森的人打成永久伤残。事情发生在一家舞厅外面，东尼和他外祖父就住在那附近。当时东尼十八岁，欧雷十七岁，起因当然是女生。”

“嗯，争风吃醋的少年酒后打架是常有的事。你刚刚说他被判暴力伤害的罪名？”

“对，重点是不止打架。东尼把欧雷打倒在地后，还坐在欧雷身上，用刀子割伤那可怜小子的脸，留下永久伤痕，报告还说如果东尼没被拉开，结果可能会更惨。”

“可是他只被判这一条罪？”

“大家都知道东尼脾气不好，时常和人打架。有一名证人出庭作证时，说他因为说了东尼的父亲一些不好听的话，就被东尼在学校用皮带勒住脖子。”

“看来应该有人去跟东尼好好聊一聊。你知道他住哪里吗？”

“他住在你们的辖区。霍门路……等一等……一七二号。”

“嗯，西区，好，谢谢你，柯比森。”

“不客气。呃，还有一件事。艾里亚斯上了公交车之后，还有一名男子也上了车，而且跟艾里亚斯同一站下车。丝迪娜说她看见那名男子跟在艾里亚斯后头，但她无法描述男子的长相，因为男子的脸都被帽子遮住了。我也不知道这件事重不重要。”

“了解。”

“全靠你了，霍勒。”

“靠我什么？”

“靠你做出正确的事。”

“嗯。”

“晚安。”

哈利坐了下来，聆听艾灵顿公爵的演奏。接着他拿起手机，找出卡雅的电话，正要按下拨号键，却又心生犹豫。又来了，他又想把别人拖下水了。他将手机扔到一旁。眼前他有两个选择，第一是聪明的选择：打电话给米凯。第二是愚蠢的选择：单枪匹马去进行这件事。

他叹了口气。他究竟想骗谁？其实他根本别无选择。他将打火机塞进口袋，将鸦片球用铝箔纸包起来，放进饮料柜，然后脱下衣服，将闹钟设定为六点，上床睡觉。别无选择。一个被自己的行为模式所囚禁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行为都是强迫性行为。

他脑子里想着这件事，沉沉睡去，嘴角泛起一丝微笑。

夜晚十分宁静，充满祝福，它可以治愈你的视力，让你头脑清晰。新接手的老警察，霍勒，我将会告诉他这一点。我不会告诉他一切，只会让他足以了解，然后他就能加以阻止。这么一来，我就不必做我必须做的事。我不停地吐出口中的液体，但鲜血不断不断地溢满我的嘴。

39 关系型搜索

早上六点四十五分，哈利来到警署。大厅除了柜台警卫之外，厚重大门内别无他人。

哈利对警卫点了点头，拿出卡片，刷过栅门旁的读卡机，搭电梯到地下室。他大步通过地下通道，打开办公室的门，点燃今天的第一根香烟，然后利用计算机开机的时间拨打电话。卡翠娜·布莱特的声音听起来睡意浓重。

“我需要你执行关系型搜索，”哈利说，“搜寻东尼·莱克和每一位命案被害人的关系，包括莱比锡市的朱莉安娜·凡尼。”

“休闲厅要八点半才能进去，”卡翠娜说，“我现在就准备过去，还有事吗？”

哈利迟疑片刻：“你可以帮我查一查尤西·科卡这个人吗？他是警察。”

“这个人有什么要查？”

“这就是重点所在，”哈利说，“我不知道他有什么要查。”

哈利放下电话，面对计算机准备工作。

东尼·莱克有一项前科，这点正确无误。根据记录，他的另外两次犯罪记录正如柯比森所述，都和肢体暴力有关。其中一次的指控被撤销，另一次的案子不成立。

哈利利用谷歌搜索东尼·莱克，得到许多结果，多半是小报对他的报道，而且几乎都跟他的未婚妻莲娜·高桐有关。另外还有一些金融报纸的报道，文中称呼他为“投资客”“投机者”和“无知的绵羊”。《资本报》之所以称呼东尼为“无知的绵羊”，是因为该报认为东尼属于一群只会模仿领头羊所作所为的绵羊，而它们的领头羊是心理学家艾纳·金

格兰（Einar Kringlen）。这群绵羊什么都模仿，从股票、山间小屋和车辆的购买，再到餐厅、酒品、女人、办公室、房屋和度假地点的选择。

哈利浏览搜索结果，最后找到一篇金融报纸的报道。

“找到了。”他喃喃地说。

很显然，东尼的确有办法在社会上站稳脚跟，或者说，站稳采矿靴的脚跟。无论如何，《财经日报》报道了东尼的采矿计划，并称呼他为有干劲的企业家。报上登了一张照片，照片中是东尼和两名头发中分的年轻同事，他们身上穿的并不是标准的设计师西装，而是连身服和工作衣。他们坐在直升机前方的一堆木材上，面露微笑。东尼脸上的微笑最大。他肩宽膀阔、四肢修长，肤色和发色都深，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鹰钩鼻。他的肤色和鹰钩鼻加起来，让哈利觉得他应该有一点儿阿拉伯血统。但是差点儿令哈利按捺不住的是这篇报道的标题：刚果之王？

哈利继续浏览其他搜索结果。

八卦报对即将到来的婚礼和莲娜·高桐的宾客名单比较有兴趣。

哈利看了看表。七点五分。他打电话给值班警官。

“我需要你们去霍门路逮捕一个人。”

“拘留吗？”

哈利知道他掌握的证据不足以让警局事务律师发出逮捕令。

“带回审讯。”哈利说。

“你刚刚不是说逮捕吗？如果只是审讯为什么需要帮忙？”

“你可以在五分钟内派两个人和一辆车到车库外面待命吗？”

哈利听见那名警官哼了一声作为回应，哈利解读那应该是代表“好”。

他抽了两口烟，摁熄香烟，站起身来锁上房门，离开办公室。他在地下通道走了十米，就听见背后传来细微声响，他知道那是室内电话的铃声。

他踏出电梯，朝大门走去，这时有人大喊他的名字。他转过头去，看见警卫正在对他挥手，又看见柜台前站着一个人，那人身穿芥末色羊毛外套，背对着他。

“这位先生找你。”警卫说。

身穿羊毛外套的男子转过身来。那类外套的质料看起来通常很像克什米尔羊毛，有时确实也是，但以男子身上穿的那件来说，哈利断定应该是货真价实的克什米尔羊毛，这是因为男子肩宽膀阔、四肢修长，肤色和发色都深，可能有一点儿阿拉伯血统。

“你本人比照片高。”东尼·莱克说，露出一排瓷白色的整齐牙齿，伸出一只手。

“咖啡很好喝。”东尼说，仿佛说的是肺腑之言。哈利看着东尼拿着咖啡杯的细长扭曲手指。先前东尼伸出手时，便解释说这不会传染，只是很常见的关节炎，来自家族遗传，好处是他可以精准地预测天气。“可是坦白说，我以为警署分给警监的办公室会好一点儿。这里是不是太温暖了点儿？”

“因为监狱锅炉的关系。”哈利说，啜饮一口咖啡，“所以你今天早上看到了《晚邮报》有关这件案子的报道？”

“对，我正在吃早餐，老实说差点呛到。”

“为什么？”

东尼的身体在椅子上摇晃着，犹如准备出发的一级方程式赛车手

坐在桶型座椅上。“我在这里说的话应该只有我们知道吧？”

“我们指的是谁？”

“警方跟我，最好是你跟我。”

哈利希望自己声音平静，并未露出兴奋之情：“原因是？”

东尼深深吸了口气：“我不希望让我跟梅莉·欧森议员同住过荷伐斯小屋的事情曝光。我因为快要结婚的关系，目前是媒体追逐的对象，如果很不幸地，我在这个节骨眼上跟命案牵扯在一起，媒体很可能会深入挖掘，进而……把我已经埋藏的过去给挖出来。”

“原来如此，”哈利说，仿佛毫不知情，“可是我必须衡量许多因素，无法对你做出任何保证。不过这不是讯问，只是谈话，通常我不会把这种谈话泄露给媒体知道。”

“也不会让我……最亲密的人知道？”

“除非有充分理由。既然你害怕被人知道你来警署，那你为什么还来？”

“你们请当晚住在荷伐斯小屋的人出面说明，所以我必须来尽我的公民义务不是吗？”东尼用疑惑的目光看着哈利，绷紧了脸，“天哪，我觉得害怕，好吗？我一读到那天晚上住过荷伐斯小屋的人就是接下来会被杀害的人，就赶快跳上车，直接冲到这里。”

“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令你担心的事？”

“没有，”东尼若有所思地吸了几口气，“除了前几天我家地下室被人侵入之外。天哪，我是不是应该装个警报器？”

“你有没有向警方报案？”

“没有，他们只偷走一辆自行车。”

“你认为连环杀手会兼差偷自行车？”

东尼露出微笑，摇了摇头。哈利心想，东尼脸上的微笑并不是觉得自己说了件蠢事而露出的怯懦微笑，而是卸下武装的迷人微笑，意思是说：“被你抓到语病了，老兄。”这可是他这种对胜利习以为常的人所给出的华丽祝贺。

“你为什么指名找我？”

“报上说你是案子的负责人，所以我当然直接找你。反正呢，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希望这件事越少人知道越好，所以我想直接找最高负责人。”

“我不是最高负责人，莱克。”

“不是吗？《晚邮报》让我这样认为。”

哈利抚摸着突出的下巴。他尚未判定东尼是个什么样的人。东尼把自己的外表打理得十分整齐，身上流露出一种坏男孩的魅力，让哈利联想到他在内裤广告上见过的冰上曲棍球选手。东尼似乎想表现出一种圆融镇定、老于世故的态度，同时却又呈现出真诚的一面，有着藏不住的情感。或者恰好相反，也许世故才是真的，情感是假装的。

“你去荷伐斯小屋做什么，莱克？”

“当然是去滑雪。”

“自己一个人去？”

“对。我一连几天工作压力都很大，所以需要休假。我常去沃斯道瑟村和哈灵山，睡在小屋里。那里可以说是我的地盘。”

“那你为什么在那里没有自己的小屋？”

“我想盖小屋的地方拿不到执照，国家公园的规定不允许。”

“你的未婚妻怎么没跟你去？她不滑雪吗？”

“莲娜？她……”东尼啜饮一口咖啡。哈利突然想到，通常做出这种话说到一半喝咖啡的举动，是因为需要时间思考。“她在家。我……我们……”东尼看着哈利，脸上露出些许绝望的神情，仿佛是在求救。哈利并未回应。

“可恶。不必有压力，对吧？”

哈利默然不答。

“好吧，”东尼说，仿佛哈利给了肯定的回应，“因为我需要喘口气，离开一下，好好思考，订婚、结婚……这些都是非同小可的事。我需要自己一个人，去山上的白雪高原想一想。”

“结果有用吗？”

东尼再度露出那排瓷白色牙齿：“有。”

“你还记得住在小屋的其他人吗？”

“我说过了，我记得梅莉·欧森，我们一起喝了杯红酒。我是听她说了之后，才知道她是议员。”

“你还记得别人吗？”

“小屋里还坐了几个人，我只跟他们打了个招呼而已。可是我很晚才到，有些人已经上床睡觉了。”

“哦？”

“那天外面放着六双滑雪板，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把它们移到走廊上，以免有雪崩。我记得当时心想，这些人对山间滑雪可能不是很有经验。如果小屋被埋在三米深的冰雪中，没有滑雪板就会被困在小屋里。早上我是最早起床的，通常我都最早起，其他人还没起床我就离开了。”

“你说你很晚才到，所以你是一个人在黑暗中滑雪啰？”

“我有头灯、地图和指南针。我是临时决定要去的，所以晚上才搭乘前往沃斯道瑟村的火车。不过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对那里的环境很熟悉，我很习惯在黑暗的冰天雪地里找路，而且那天天气很好，白雪会反射月光，我完全不需要地图或灯光。”

“你能跟我说你在小屋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啊。梅莉·欧森跟我聊起红酒，然后又聊到要维持现代的情感关系有多不容易，也就是说，我觉得她的感情观比我还跟得上时代。”

“她没提到小屋的事？”

“没有。”

“那其他人呢？”

“他们坐在火炉旁，一边聊滑雪的事，一边喝饮料，可能是喝啤酒，或某种运动饮料。两女一男，我猜年龄在二十到三十五岁。”

“名字呢？”

“我只跟他们点了个头，说声哈啰而已。就像我刚刚说的，我是去那里一个人静一静，不是去交朋友的。”

“他们的长相呢？”

“那种小屋晚上都很昏暗，如果我说一个人是金发，一个人是深色发，可能会有点儿偏离实际情况。就像我刚刚说的，我连小屋里有几个人都不记得。”

“口音呢？”

“其中一个女的说话好像有西岸口音。”

“斯塔万格？卑尔根？桑莫拉？”

“抱歉，我对口音不是很在行，可能是西岸口音，也可能是南部口音。”

“好。你想一个人静一静，却跟梅莉聊起感情的事。”

“那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她走过来，坐在我旁边，她可不是壁花型的女人，非常健谈，又胖又活泼。”东尼说，仿佛“胖”和“活泼”的组合再自然不过。哈利突然想到，他看过莲娜·高桐的照片，以目前挪威人的平均体重来看，莲娜是个非常瘦的女人。

“所以说除了梅莉之外，你没办法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其他滑雪客的事？就算我把目前已知下榻小屋的人的照片拿给你看，你也说不出来？”

“哦，”东尼说，露出微笑，“这样我应该办得到。”

“嗯哼？”

“我去一个房间找铺位睡的时候，把灯打开过，看看哪个铺位是空的，那时我看见两个人在睡觉，一男一女。”

“你可以描述这两个人的长相吗？”

“没办法说得很详细，但我有把握可以认出他们。”

“哦？”

“我会记得自己曾经看过这张脸。”

哈利知道东尼此言不虚。证人对长相的描述往往跟事实相距甚远，但如果摆出一排照片给证人指认，通常不会出错。

哈利走到档案柜前，那个档案柜是他们拖回办公室的。他打开各个被害人的档案，拿出五张照片，递给东尼，东尼很快地浏览一遍。

“这是梅莉·欧森，没有问题。”东尼说，将照片递给哈利，“我想这是坐在火炉旁边的那两个女人，可是我不太确定。”他将博格妮和夏绿蒂的照片递给哈利。“这可能是火炉旁边的男人。”他递出艾里亚斯的照片。“这些都不是睡在房间里的那两个人，我很确定。这个人我不认得。”他说，递回奥黛蕾的照片。

“所以你不确定跟你在同一个房间待上很久的人，却很确定那些你只看过几秒的人？”

东尼点了点头：“他们在睡觉不是吗？”

“要认出睡觉的人比较容易吗？”

“不会，可是他们不会看回来，这样你就可以盯着他们看，却不被发现。”

“嗯，可以盯着看好几秒钟。”

“说不定更久。”

哈利将照片放回调查档案。

“你手上有姓名吗？”东尼问道。

“姓名？”

“对。就像我刚刚说的，我第一个起床，去厨房吃了几片面包。房客登记簿就在厨房，我还没签，所以我吃面包的时候就把簿子打开，仔细看了看前一晚签在上面的名字。”

“为什么？”

“为什么？”东尼耸了耸肩，“会上山滑雪的差不多都是那几个人，我想看看有没有熟人。”

“结果有吗？”

“没有。但如果你给我一些那晚可能住过小屋的人名，说不定我会记起来在房客登记簿里看过。”

“听起来很合理，但我手上没有姓名，也没有住址。”

“这样啊，”东尼说，扣起羊毛外套的扣子，“那我可能就帮不上什么忙了，除了你可以把我的名字画掉之外。”

“嗯，”哈利说，“既然你来了，我还有几个问题想问，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

“好啊，反正我自己是老板，”东尼说，“至少目前是这样。”

“好。你说你有过不堪的过往，可以大概告诉我吗？”

“我曾经企图杀死一个人。”东尼说，毫不修饰。

“原来如此，”哈利说，靠上椅背，“为什么？”

“因为他攻击我。他坚持说我要抢他女友。事实上，她根本不是也不想当他女友，而且我是不抢人家女友的，我根本不必抢。”

“嗯。他撞见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然后打了她，是不是这样？”

“什么意思？”

“我只是想了解到底是什么情境让你想杀死他，如果你口中说的‘杀死他’真的就是想置他于死地的意思。”

“他打我，所以我才奋力要用刀子杀死他。我正要得手的时候，被几个朋友拖开了。我被判加重暴行罪，这对杀人未遂来说，算是判得很轻。”

“你知道你现在说的这些话，会让你成为这件案子的头号嫌犯吗？”

“这案子？”东尼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哈利，“你是开玩笑的吧？你

们干警察的应该眼光更精准才对吧？”

“如果你想再开杀戒……”

“我已经想再开杀戒好几次了，我想可能还成功过吧。”

“可能？”

“夜晚的丛林里不太容易看见黑人，只能乱开枪。”

“你这样做过？”

“对，那是在我颓废的青春时期做的事。我出狱以后，加入军队，直接被送到南非，担任佣兵。”

“嗯。所以你以前在南非当佣兵？”

“前后三年。南非只是我从军的地方，战斗发生在周围国家。那里永远都有战争，永远都有专业军人的市场，尤其是白人。黑人现在还是认为我们比较聪明，你知道的。比起他们自己的同胞，他们比较相信白人军官。”

“你不会也去过刚果吧？”

东尼挑起右眉，形成黑色人字纹：“怎么说？”

“我前阵子去过刚果，想说你会不会也去过。”

“当时刚果叫作扎伊尔，但我们大部分时间都不确定自己到底是在哪个该死的国家。那里全都是绿色，不然就都是黑色，直到太阳再度升起。我给一家所谓的保安公司在钻石矿场工作，我就是在那里学会用头灯读地图和指南针的。指南针在那里根本派不上用场，因为那边的山脉藏有太多金属。”

东尼靠上椅背，哈利看见他十分放松，并不害怕。

“说到金属，”哈利说，“我好像在哪里看过你在那里有个采矿生

意。”

“没错。”

“是哪种金属？”

“听说过钶钽金属吗？”

哈利缓缓点头：“用在手机里。”

“对，还有游戏主机。九十年代手机制造业起飞的时候，我们的部队正在刚果东北部执行任务。有些法国人和当地人在那里经营矿场，雇用童工用尖锄和铲子挖掘钶钽金属。它看起来就跟一般石头没两样，但可以用来炼出钽，一种非常贵重的元素。我知道如果有人肯资助我，我一定可以打造出一座正派又现代的矿场，让自己和同伴发大财。”

“后来成功了？”

东尼大笑：“并没有。我想办法借了些钱，却被靠不住的合伙人搞砸，失去了一切。后来我又借了些钱，又搞砸，又借了钱，然后才赚回来一点儿。”

“一点儿？”

“几百万吧，用来偿付债务。但我人脉广，又上了些头条，当然也许我乐观得太早，但这些足以让我打进富豪的圈子。要成为富豪圈的一员，你的财富必须有好几个零才算数，是正数还是负数都不打紧。”东尼再次大笑，尽情发出响亮的笑声，哈利必须强自忍耐，才不至于露出微笑。

“那现在呢？”

“现在我们正在等待一举成功的来临，因为是时候采收钶钽金属了。的确，这句话我很早以前就说过了，但这次是真的。我必须卖掉我在开发案的股份，换取认购权，用来偿债。现在一切都很顺利，我

只要拿到钱，赎回我的股份，就可以再度成为正式合伙人。”

“嗯，那钱从哪里来？”

“总有人会有好眼光，就算我股份很少，还是会借我钱，因为回收利益庞大，风险很小，而且所有的大投资都已经完成，包括当地的贿赂工作。我们甚至在丛林里开出一条跑道，准备将货物直接装上货机，经由乌干达运送出去。你很有钱吗，哈利？我可以帮你看看有没有机会分一杯羹。”

哈利摇了摇头：“你最近去过斯塔万格市吗，莱克？”

“嗯，夏天去过。”

“后来就没再去过？”

东尼想了想，又摇了摇头。

“你不敢完全确定？”哈利问道。

“我正在对潜在投资者报告我的计划，这表示我得四处旅行。我今年应该去过斯坦万格市三四次，但我想夏天以后应该没去过。”

“那莱比锡市呢？”

“这种时候我是不是应该请律师来，哈利？”

“我只是想尽快排除你在这件案子里的嫌疑，这样我们才能专注在更重要的工作上。”哈利的食指滑过鼻梁，“如果你不想让媒体得到风声，我想你应该不会想找律师，或是召开正式讯问之类的吧？”

东尼缓缓点头：“你说得对，谢谢你的建议，哈利。”

“莱比锡市？”

“抱歉，”东尼说，脸上和话中流露出真诚的歉意，“我从来没去过。我应该去过吗？”

“嗯。我还得知道你在某几个特定的日子，人在哪里，做了什么事。”

“说吧。”

哈利说出四个日期，东尼在鼯鼠皮笔记本上记了下来。

“我一进办公室就查，”东尼说，“对了，这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他递给哈利一张名片，上头写的是：东尼·C·莱克，企业家。

“C代表什么？”

“你说呢？”东尼说，站了起来，“东尼当然是安东尼的简称，所以我想我应该需要一个首字母，这样我的名字才会有点分量，你说的是吗？外国人都喜欢这一套。”

他们没走地下通道。哈利陪东尼爬上楼梯，来到监狱，敲了敲玻璃窗。警卫前来开门，让他们进去。

“我觉得好像在参加剧集《奥森三人帮》（Olsen Gang）的演出。”东尼说。他们站在老波特森监狱宏伟高墙外的碎石路上。

“走这里比较隐秘，”哈利说，“越来越多人认识你的脸孔，警署现在正好是早上上班时间。”

“说到脸孔，有人打断了你的下巴。”

“可能是跌倒撞到的吧。”

东尼摇了摇头，微微一笑：“我知道下巴断掉是怎么回事，你这个是打架造成的，看得出你只是想让它自己长回来。你应该去看个医生，不花什么工夫的。”

“谢谢你的建议。”

“你欠他们很多钱吗？”

“你连这个也知道？”

“对啊！”东尼高声说，睁大双眼，“很不幸地，我知道。”

“嗯。最后一件事，莱克……”

“叫我东尼吧，或东尼·C。”东尼露出他口中光亮洁白的咀嚼工具。哈利心想，他这个表情仿佛世界上没什么事好忧虑似的。

“东尼，你去过利瑟伦湖吗？就是在奥斯……”

“当然去过，你疯了吗！”东尼大笑，“莱克农庄就在卢斯塔区，我每年夏天都去我外祖父家，还在那边住过几年。那里很棒对不对？你为什么这样问？”他的笑容突然消失。“哦，该死，你们就是在那里发现那具女尸的！有点儿巧合，对吧？”

“呃，”哈利说，“也不尽然，利瑟伦湖是一个很大的湖。”

“这倒是真的。再次谢谢你啦，哈利。”东尼伸出手，“如果你发现任何跟荷伐斯小屋有关的人名，或有人出面说明，打电话给我吧，看我记不记得。我完全合作，哈利。”

哈利看着自己跟他刚刚判定在过去三个月杀了六个人的男子握手。

东尼离去十五分钟后，卡翠娜打来电话。

“喂？”

“其中四个人搜索不到结果。”卡翠娜说。

“第五个人呢？”

“搜索到一个结果，在数字信息最深处的肠道之内。”

“真有诗意。”

“你一定会喜欢这个结果。二月十六日那天，艾里亚斯·史果克接到一通电话，来电者的号码并未登记在任何人名下，换句话说，这是个秘密号码，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奥斯陆……”

“是斯塔万格市。”

“警方没找到其中的关联，但是在数字信息最深处的肠道……”

“你的意思是说挪威电信内部受到高度保护的登记数据吧？”

“差不多。这个秘密号码的用户数据上出现的名字是东尼·莱克，地址是霍门路一七二号。”

“太棒了！”哈利喊道，“你是天使。”

“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吧，你的口气听起来好像我刚判了一个人无期徒刑。”

“先这样啰。”

“等一下！你不想听尤西·科卡的事吗？”

“我几乎把他忘了。说吧。”

卡翠娜娓娓道来。

40 提议

哈利在犯罪特警队六楼红区找到卡雅，卡雅看见哈利出现在她门口，精神为之一振。

“你的门总是开着？”哈利问道。

“对啊，你呢？”

“总是关着。你把访客椅搬出去了，聪明之举，这里的同事都很爱嚼舌根。”

卡雅大笑：“有什么新鲜刺激的事吗？”

“可以这样说。”哈利说，走了进来，倚在墙边。

卡雅伸出双手，撑住办公桌桌沿，用力一推，椅子便滑过地板，来到档案柜前。她打开一格抽屉，拿出一封信，递给哈利：“我想你应该会想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

“雪人的律师基于健康理由，申请将他从乌勒斯莫监狱转送到一般医院。”

哈利在桌沿坐下，阅读那封信：“嗯，硬皮病，恶化得很快。希望不会太快，他不值得那么快。”

哈利一抬头，就看见卡雅一脸震惊。

“我姑婆死于硬皮病，”卡雅说，“那是一种很可怕的病。”

“而他是个很可怕的人。”哈利说，“顺带一提，我非常同意一种说法，那就是原谅的能力是人类的一项重要品质。我在这方面分数很低。”

“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

“我承诺下辈子我会更好，”哈利说，垂下双眼，搓揉脖子，“如果印度教说得没错，那我来世可能会是树皮甲虫，但我会是一只亲切的树皮甲虫。”

他这种举动，萝凯称之为“该死的孩子气魅力”。他抬起双眼，看见这个举动发挥了效果。“听着，卡雅，我来找你是想给你一个提议。”

“哦？”

“对，”哈利听见自己的声音十分严肃。发出这种声音的男人，缺乏原谅的能力，无法为人着想，完全不考虑其他的事，只在乎自己的目标。他准备运用反向劝说技巧，通常他使出这招都很管用：“可是我会建议你拒绝这个提议，是这样的，我有一种倾向，凡是跟我有牵连的人，人生都会被搞得一团糟。”

他看见卡雅满脸通红，非常讶异。

“可是我想这件事应该跟你一起进行才对，”他继续说，“尤其现在我们这么接近。”

“接近……什么？”卡雅脸上的红晕消失了。

“接近逮捕犯人。我正要去找警局事务律师，请他发出逮捕令。”

“哦……当然。”

“当然？”

“我是说，要逮捕谁？”卡雅把自己拉回桌前，“为什么要逮捕？”

“逮捕我们的凶手，卡雅。”

“真的？”哈利看见卡雅瞳孔扩大，缓缓闪动，便知道她内心发生

了什么事。那是猎杀野生动物前的脑部充血。逮捕。这将在履历上留下一笔辉煌记录，她如何能够拒绝？

哈利点了点头：“他的名字叫东尼·莱克。”

红晕回到了卡雅脸上。“很熟的名字。”

“他就要结婚了，跟……”

“哦，对，他跟高桐的女儿订婚了。”卡雅蹙起眉头，“你是说你手上握有证据？”

“间接证据，还有巧合。”

哈利看见卡雅的瞳孔再度收缩。

“我确定他就是凶手，卡雅。”

“说服我。”卡雅说。哈利在她的声音中听见饥渴，那种想将一切生吞活剥的渴望，渴望找到借口，来做出她到目前为止的人生中最疯狂的决定。而哈利无意保护她不被她自己所吞噬，因为他需要她，她是面对媒体的完美人选：年轻，聪颖，是女性，有企图心，具备动人的脸孔和亮眼的记录。简而言之，她有的一切哈利全都没有。她是司法部不会绑在火刑柱上烧死的圣女贞德。

哈利吸了口气，将他和东尼的对话一五一十说了出来，完全不知道自己如何将先前他们说过的话一字不漏地重述。他的同事总是认为他这个能力十分惊人。

“荷伐斯小屋、刚果、利瑟伦湖，”卡雅听完之后说，“这些地方他都去过。”

“对，而且他曾因暴力行为被判刑，还承认他有杀戮的欲望。”

“很棒，可是……”

“真的很棒的是这个，他曾经打电话给艾里亚斯·史果克，就在艾里亚斯被杀害的前两天。”

卡雅的瞳孔犹如黑亮的太阳。

“我们逮到他了。”她轻声说。

“你口中的‘我们’跟我想的意思一样吗？”

“对。”

哈利叹了口气：“你明白和我做这件事的风险吗？就算莱克真如我所料，的确是凶手，也不能保证逮捕他和成功起诉他之后，哈根就能获得足以和贝尔曼抗衡的权力，而且你会陷入窘境。”

“那你呢？”卡雅俯身越过桌面，细小的虎牙闪闪发亮，“为什么你认为值得冒这个险？”

“卡雅，我是个彻底失败的警察，没有什么好失去的。对我来说，这是背水一战。缉毒组或性犯罪小组我待不下去，克里波又绝对不可能用我。可是对你个人来说，这是个很糟糕的决定。”

“我的决定通常都很糟糕。”卡雅说，口气严肃。

“很好，”哈利说，站了起来，“我去找律师，你可别跑。”

“我会在这里，哈利。”

哈利一转身，就和一名男子直接面对面。男子显然已经在门口站了一段时间。

“抱歉，”男子说，露出大大的微笑，“我只是想借用这位小姐一下。”

男子朝卡雅点了点头，眼里跃动着笑意。

“请便。”哈利说，对男子微微一笑，踏进走廊。

“亚斯拉克·克隆利，”卡雅说，“是什么风把乡下男孩吹来了这个万恶的大都市？”

“还不就是那些。”来自沃斯道瑟村的警官说。

“刺激、霓虹夜晚、喧闹人群？”

克隆利微微一笑：“工作，还有女人。我可以请你去喝杯咖啡吗？”

“现在不行，”卡雅说，“现在我们有事，我得守在这里。不过我很乐意去员工餐厅买杯咖啡请你喝。餐厅在顶楼，你可以先去，让我有时间打个电话。”

他竖起大拇指，转身离去。

卡雅闭上眼睛，深深吸了口气，喉头颤抖。

警局事务律师的办公室位于六楼，哈利不必走太远。那位律师是个年轻女子，哈利放长假期间才来警署任职。哈利踏进办公室，她透过眼镜朝哈利望去。

“我需要一张蓝单。”哈利说。

“你是？”

“哈利·霍勒警监。”

哈利在事务律师的眼中看见激动的反应，知道她听过他的事，但还是拿出了警察证。他可以想象她到底听过些什么事，便决定不要让话题往那个方向延伸。她在搜索及逮捕令上写下哈利的姓名，夸张地眯起双眼，细看他的警察证，仿佛哈利的姓名拼法极为复杂。

“两条线？”她问道。

“好。”哈利说。

她在“逮捕”和“搜索”下方各画一条横线，靠上椅背，摆出某种姿态。哈利敢打赌，她这个姿态一定是从资深律师那里学来的，表达的意思是，你有三十秒时间让我信服。

哈利根据经验得知，第一个论点最为重要，律师聆听第一个论点时就已做出决定。因此哈利从东尼曾在艾里亚斯遇害前两天打电话给他开始说起，接着又说东尼表示他不认识艾里亚斯，在小屋也没跟艾里亚斯说过话。第二个论点是东尼亲口承认说他以前被判加重暴行罪，其实应该是杀人未遂。哈利可以看见蓝单已经在他包里了。接着他又再加点儿料，说很凑巧，东尼也去过刚果和利瑟伦湖，但没有说明得太详细。

警局事务律师摘下眼镜。

“基本上，我赞同你的看法，”她说，“不过我想再想一下。”

哈利在心里咒骂一声。换作资深律师，当场就会开逮捕令给哈利，但这位太嫩了，她不敢直接开，必须先去请教其他律师。她应该在门口挂个“训练中”的牌子才对，这样哈利就会去找其他律师，但现在已经太迟了。

“这件事很紧急。”哈利说。

“为什么？”

这问题可把哈利难倒了。他凭空比个手势，这手势似乎什么都说了，却又什么都没说。

“午餐后我会做出决定……”她垂眼望向那张单子，“霍勒。如果批准的话，我会把蓝单放在你的信箱里。”

哈利咬紧牙根，不让自己轻率地说出任何话，因为他知道这位事务律师的行为非常恰当。当然了，她因为自己年纪轻、资历浅，又在男性主导的世界里打滚，所以过度小心，但她坚定地表现出需要被尊重的态度，而且打从一开始，她的态度就说明强硬手段对她没有用。

干得好。哈利很想抓起她的眼镜，砸个稀巴烂。

“你决定以后，可不可以打内线电话给我？”哈利说，“目前我的办公室离信箱很远。”

“好的。”她亲切地说。

哈利走进地下通道，来到距离办公室大约五十米处，这时办公室的门打了开来，走出一个人。那人匆忙地锁上门，转过身子，急匆匆地往前走，一看见哈利，全身都僵住了。

“我吓到你了吗，毕尔？”哈利柔声问道。

两人距离仍远，超过二十米，但哈利的声音在四壁里回荡，朝毕尔·侯勒姆传了过去。

“有一点儿，”来自托腾区的男人说，他调整了一下头上那顶彩色的牙买加毛线帽，盖住红发，“你一声不响地冒了出来。”

“嗯，那你呢？”

“我怎样？”

“你来这里做什么？我以为克里波的工作就够你忙了，听说你得到了很棒的新职位。”哈利走到侯勒姆面前两米处，他显然大吃一惊。

“我不确定有那么棒，”侯勒姆说，“我没办法做我最喜欢的工作。”

“你最喜欢的工作是？”

“刑事鉴识工作，你知道的。”

“是吗？”

“啊？”侯勒姆蹙起眉头，“协调鉴识人员和策略规划，你以为这是

要做什么？还不就是传递信息、召集会议、发送报告。”

“这可是升职啊，”哈利说，“是通往光明前途的开始，你不认为吗？”

侯勒姆哼了一声：“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我想贝尔曼把我安排到这个职位，是为了把我支开，不让我拿到第一手数据，因为他不确定一旦我得到第一手数据，会让他比你更早知道。”

“可是他想错了。”哈利说，站在侯勒姆前方，和他面对面。

侯勒姆的眼睛眨了两下：“妈的现在是怎样，哈利？”

“对，妈的现在是怎样？”哈利听见自己因怒气而紧绷、刺耳的声音，“你进办公室做什么，毕尔？你的东西不是全都搬走了吗？”

“做什么？”侯勒姆说，“拿这个啊。”他举起右手，手上拿着一本书。“你不是说你会放在柜台吗？你还记得吗？”

那本书是《汉克·威廉姆斯传记》。

哈利感到羞愧，涨红了脸。

“嗯。”

“嗯。”侯勒姆模仿哈利说。

“我们搬出来的时候我带了这本书，”哈利说，“可是我们走到一半又回头，把东西搬回去，后来我就忘了。”

“好吧，我可以走了吗？”

哈利让到一旁，聆听侯勒姆重重地踏出脚步，边走边咒骂。

哈利打开办公室的门。

瘫坐在椅子上。

环视四周。

笔记本。哈利翻了翻笔记本。他并未记下他和东尼的对话，没有什么记录指向东尼是嫌犯。他打开办公桌的抽屉，查看有没有被人动过的迹象。里头的东西看起来没人碰过。他会不会料错了？他是不是希望侯勒姆并未泄露情报给米凯？

哈利看了看表，希望那位新进的警局事务律师吃快一点儿。他随便按了键盘上的一个键，屏幕亮起来，画面仍停在谷歌网站的最后一个搜索页面上，搜索字段显示的是：东尼·莱克。

41 蓝单

“那个……”克隆利边说边转动咖啡杯。卡雅觉得咖啡杯拿在他手中，好似装鸡蛋的小杯子。她坐在克隆利对面，桌子靠窗。警署员工餐厅位于顶楼，装潢采用典型的挪威设计，淡雅整洁，但不会过于舒适，让员工坐得过久。餐厅的一大特色是面对城市景观，但克隆利似乎对这片景观不感兴趣。

“我查过附近其他自助小屋的房客登记簿，”克隆利继续说，“写下隔天晚上要前往荷伐斯小屋的滑雪客，只有夏绿蒂·罗勒斯和伊丝卡·贝勒，她们前一晚住在敦维小屋。”

“她们的事我们已经知道了。”卡雅说。

“对，所以我这边其实只有两件事你可能会感兴趣。”

“哪两件事？”

“我和那天晚上跟夏绿蒂和伊丝卡同住敦维小屋的一对老夫妇通过电话，他们说那天晚上有个男人进了小屋，吃了点儿东西，换了衬衫，然后又不顾外头依然漆黑，出门朝西南方前进，而西南方只有荷伐斯小屋。”

“那这个人……”

“他们几乎没看见他长什么样子，好像这个人也不希望被人看见。他没取下全罩式头套，也没拿下老式滑雪护目镜，就连换衬衫的时候也没拿下来。那个老太太说她觉得那个男人可能脸部受过严重创伤。”

“为什么？”

“她说她只记得自己这样觉得，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不过呢，那个男人也可能在远离他们视线范围之后，转换方向，滑向另一栋小

屋。”

“有可能。”卡雅说，看了看表。

“对了，有人看了你们发出的警告而出面说明吗？”

“没有。”卡雅说。

“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是说‘有’。”

卡雅看了克隆利一眼，目光锐利。他举起双手：“我只是个进城的乡下人！抱歉，我没有别的意思。”

“没事。”卡雅说。

两人的眼睛盯着咖啡杯。

“你说我可能会对两件事有兴趣，”卡雅说，“第二件是什么？”

“这件事如果说了，我一定会后悔。”克隆利说，安静的笑意又回到他眼中。

卡雅立刻猜到他们的话题会转往什么方向，也知道克隆利说得对：他会后悔。

“我住广场饭店，今天晚上你想跟我一起吃晚餐吗？”

卡雅从克隆利的表情上，看得出她脸上的神色应该不难解读。

“在这里我不认识其他人，”他说，露出扭曲的苦笑，这个笑容原本是用来缓和尴尬的，“除了我的前任，可是我不敢打电话给她。”

“跟你吃晚餐应该会很棒……”卡雅说，顿了一顿。她用的是假设语气。她看见克隆利脸上已露出后悔提出邀约的神情。“可是我晚上有事。”

“没关系，太临时了，”他微微一笑，拨了拨凌乱的鬈发，“那明天

呢？”

“我……呃，我这几天都很忙，亚斯拉克。”

克隆利点了点头，显然是对自己点头：“当然当然，你很忙。刚刚在你办公室的那个男人，可能就是原因吧？”

“不是，他是我现在的新长官。”

“我说的不是长官这件事。”

“哦？”

“你说过你爱上一个警察，在我看来，这个人要追你应该没什么困难，至少没有我困难。”

“不是，不是他！你疯了吗？我……呃，我那天晚上一定喝多了。”卡雅听见自己发出愚蠢的笑声，感觉血液冲上脖子。

“哦，呃，”克隆利说，喝完咖啡，“我应该去逛逛这个寒冷的大都市了，这里应该有博物馆和酒馆可以去吧。”

“对啊，你该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才对。”

他扬起一道眉毛，眼角流出泪水，大笑几声。就跟艾文最后的神情一样。

卡雅送他走出警署大门。克隆利跟她握手时，她忍不住说：“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太孤单，可以打电话给我，我看看能不能溜出去。”

克隆利露出微笑。卡雅的解读是，那是感谢的微笑，感谢她给他机会拒绝她，或至少让他决定要不要打给她。

卡雅搭电梯上六楼，想起克隆利刚刚说的话：“……要追你应该没什么困难。”他到底站在门口偷听了多久？

下午一点，卡雅面前的电话响了起来。

是哈利打来的：“我终于拿到蓝单了，准备好了吗？”

卡雅感觉心跳加速：“好了。”

“背心呢？”

“背心和武器都准备好了。”

“武器让戴尔塔小队负责，他们已经在车库外面的车子上待命，我们只要下去就好。你顺便帮我去信箱拿蓝单好吗？”

“好。”

十分钟后，他们坐上戴尔塔小队的十二人座蓝色厢型车，朝西前进，穿过市中心。卡雅聆听哈利说他半小时前打过电话去东尼租的办公室，对方说东尼今天不会进公司，于是他又打电话去东尼在霍门路的住处，东尼接了起来，他立刻挂上电话。哈利特别指定找米兰诺来领导这次的行动。米兰诺是个肤色甚深、身材矮胖的男子，脸上挂着两道浓眉，他的姓氏虽然是米兰诺，身上却一点儿意大利血统也没有。

车子穿过易普森隧道，方形的折射灯光落在八名精英队员的头盔和护面上，他们似乎都处在深深的冥想中。

卡雅和哈利坐在最后一排。哈利身穿黑色夹克，前后都有黄色大字写着“警察”，他拿出他的警用左轮手枪，检查是不是所有弹膛都上了子弹。

“八名戴尔塔小队队员和果汁机，”卡雅说，她口中的“果汁机”指的是在多功能厢型车车顶上旋转的蓝色警示灯，“这样会不会有点儿太夸张？”

“一定要这么夸张，”哈利说，“我们有机会进行这次逮捕是媒体促成的，如果我们要吸引他们的注意，一定得搞得比平常还热闹。”

“你想把消息泄露给媒体知道？”

哈利看着卡雅。

“我是说如果你想吸引注意力的话，”卡雅说，“你想想看，名人莱克因为涉嫌杀害梅莉·欧森而被逮捕，记者绝对会为了这条新闻而放弃公主生日的报道。”

“如果他的未婚妻也在场呢？”哈利说，“或是他母亲？她们是不是也会上报，或上现场节目？”他抖动左轮手枪，旋转弹膛发出咔嗒一声，回到原位。

“我们搞得这么热闹到底是要做什么？”

“媒体晚点儿才会上场，”哈利说，“记者会访问邻居、路人，还有我们。他们会发现这是多么华丽的一场大秀。他们会报道我。反正不会牵扯到无辜的人，我们也会得到我们要的头版新闻。”

卡雅瞥了哈利一眼。下一条隧道的阴影投射在他们身上。车子穿过麦佑斯登区，驶上史兰冬街，经过芬伦区。卡雅看见哈利盯着窗外的电车站，脸上露出赤裸裸的苦恼神情。她心中涌出一股冲动，想将手放在哈利手上，说几句话，什么话都行，只要能消除他脸上那个神情就好。她看着哈利的手，只见哈利的手紧紧握着左轮手枪，仿佛那是他仅有的一切。这种状况不可能一直这样持续下去，一定会有事爆发，或已然爆发。

车子爬得越来越高，城市横在他们下方。车子穿越电车轨道，警示灯在他们后方开始闪烁，栅栏放了下来。

他们来到了霍门路。

“米兰诺，谁要跟我到门边？”哈利朝前方的乘客座大吼。

“戴尔塔三号和四号。”米兰诺吼回来，转过头，朝一名体形魁梧的队员指了指，那名队员身穿战斗装，前胸后背都用粉笔写着大大的数字3。

“好，”哈利说，“其他人呢？”

“房子两侧各有一人，戴克步骤——四——五。”

卡雅知道这是队形代号，从美式足球借来的用法，用来快速沟通，同时让外人听不懂，以免戴尔塔小队的无线电频道遭人窃听。车子来到距离东尼家前几户的地方，停了下来。六名队员检查他们的MP5冲锋枪，跳下车。卡雅看着他们穿过邻居的大庭院，院子里有褐色枯草、光秃苹果树、高篱笆，是典型的西奥斯陆庭院。卡雅看了看表。四十秒后，米兰诺的无线电发出吱喳声。“全员就位。”

驾驶员放开离合器，车子缓缓朝东尼家前进。东尼最近购入的这栋住宅是一层楼的黄色建筑，占地十分辽阔，但建筑物本身和这个黄金地段比较起来逊色很多。在卡雅看来，那栋屋子介于功能主义建筑和木箱之间。

多功能厢型车停在单一车道尽头的两扇车库门前，车道通往大门。多年前戴尔塔小队在西福尔郡发生的一起人质挟持事件中包围了一间屋子，不料歹徒却带着人质经由小路逃进屋子的车库，发动屋主的车子扬长而去，留下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的重装警察。

“跟上来，待在我后面。”哈利对卡雅说，“之后换你。”

他们下车，哈利立刻朝屋子走去，两名队员在他身后及身侧保持一步距离，形成三角队形。卡雅除了从哈利的话声听得出他心跳加速，也从肢体语言看得出来，只见他脖子紧绷，动作过于敏捷。

他们步上阶梯，哈利按下门铃，两名队员分别站在大门两侧，背贴墙壁。

卡雅在心中读秒。哈利在车上跟她说过，FBI手册指示探员必须按门铃或敲门，大喊“警察”和“请开门”重复并等待十秒才能进门。挪威警方没有这么详细的指示，但不代表没有准则。

然而这天下午在霍门路上，显然没有人依照准则来办事。

门砰的一声打开。卡雅看见门口出现一顶牙买加帽，本能地后退一步，接着就看见哈利旋动肩膀，并听见拳头打中皮肉的声音。

42 瘰四

哈利的反应出自本能，无法事先预防。

当刑事鉴识员毕尔·侯勒姆的月亮脸出现在东尼家门口，而他身后有大批警察时，哈利立刻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且脑袋一片空白。

他只是感觉拳头击中目标的力道沿着手臂传到肩膀，接着指节就传来疼痛感。他张开双眼，看见侯勒姆蹲在玄关，鲜血从鼻子流到嘴巴，再流到下巴。

两名戴尔塔小队队员跳上前去，用枪指着侯勒姆，却对眼前景象感到困惑不已。他们可能见过他那顶牙买加帽，并认出眼前这名身穿白衣的男子是犯罪现场鉴识员。

“回报说所有情况都在控制中，”哈利对胸前写着数字3的队员说，“嫌犯已被米凯·贝尔曼逮捕。”

哈利瘫坐在椅子上，双脚伸长到哈根的办公桌前。

“事情很简单，长官。贝尔曼得知我们即将逮捕东尼·莱克。我的老天，检察官办公室跟鉴识中心在同一栋大楼，而且就在克里波对面。米凯只要从容地过个马路，找律师要一张蓝单就好了。他可能两分钟就办好了这件事，我却他妈的等了两个小时！”

“你用不着大吼。”哈根说。

“你不需要大吼，可是我需要！”哈利吼道，猛打扶手，“可恶、可恶、可恶！”

“侯勒姆没打算投诉你，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你到底为什么要打他？是他泄露消息的吗？”

“你还有什么事吗，长官？”

哈根看着他的警监，摇了摇头：“去休几天假吧，哈利。”

楚斯·班森小时候有很多绰号，现在他多半都已经忘了，但九十年代初期，他从学校毕业之后被取了一个绰号，这个绰号一直到现在都还跟着他，那就是“瘡四”。瘡四是MTV频道动画里的白痴，金发，庠斗，笑起来会发出呼噜声。好吧，也许楚斯笑起来真的也会发出呼噜声。他上小学以后就这样笑，尤其是看见有人被打的时候，尤其是他自己被打的时候。他在漫画里读过，《瘡四与大头蛋》的创造者姓贾治，名字他忘了。但无论如何，这个贾治说在他的想象中，瘡四的父亲是个会打孩子的醉鬼。楚斯记得他只是把那本漫画丢在地上，离开商店，发出呼噜笑声。

楚斯有两个舅舅在警界服务，因此他在两封推荐函的助力之下，勉强通过警察学院的入学标准，入学考则在隔壁考生的帮助下勉强通过。隔壁考生是楚斯从小到大的好友，至少可以帮他这个忙。说他们是好友，其实有点儿勉强，老实说，自从他们十二岁那年起，米凯·贝尔曼就是楚斯的主人。他们是在曼格鲁区一处经过爆破的大型建筑工地认识的，米凯发现楚斯企图放火烧一只死老鼠，于是示范给他看，让他知道，把一根炸药塞进老鼠喉咙要好玩多了。楚斯甚至得到米凯的准许，得以点燃炸药。从那天起，米凯去哪里，楚斯只要得到准许，就跟着去。米凯什么事都懂得怎么应付，楚斯却不懂，比如念书、健身和得体的谈话，懂这些人家才不会瞧不起你。米凯甚至有許多女性朋友，其中一人比他年长，两个乳头让他爱摸多久就摸多久。楚斯只有一件事比米凯行，那就是挨打。每次个头大的男孩受不了米凯的爱现和牙尖嘴利，捏紧拳头朝他走去，他都会后退，把楚斯推到前面，让楚斯代他挨打。楚斯在家里受过很多挨打的训练。那些男孩会痛殴楚斯，直到他鲜血长流，而楚斯仍会站在那里，发出呼噜笑声，甚至笑得更狂野。但他无法遏止自己，他就是得笑。他知道事后米凯会拍拍他的肩膀，如果是星期日，米凯可能会说朱勒和TV又要飙车了。于是他们会站在瑞恩区十字路口的桥上，闻着阳光炙烤柏油路面的气味，聆听一千CC川崎重机车的引擎加速转动，啦啦队队长又喊又叫。接着朱勒和TV的重型机车会飙上周日无车的高速公路，从他们下方经过，进入瑞恩区的隧道。之后，如果米凯心情好，楚斯的母亲

又去阿克尔医院值班，他们就会去跟贝尔曼夫人共进周日午餐。

有一天米凯去楚斯家按门铃，楚斯的父亲高喊说耶稣来接门徒了。

米凯和楚斯从未吵过架，也就是说，就算米凯心情恶劣，把气出在楚斯身上，他也从不反击。就连那次在派对上，米凯叫楚斯瘪四，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而楚斯直觉地知道这个绰号未来将甩也甩不掉，他也没反击。他只有一次试图反击。那次米凯说楚斯的父亲是达柯工厂的酒鬼，楚斯扬起拳头，朝米凯走去。米凯蜷缩起身体，伸出一只手臂护住头部，叫楚斯放轻松，呵呵一笑，说他只是开玩笑，然后道歉。后来道歉的人变成楚斯。

一天，米凯和楚斯走进一家加油站，他们知道朱勒和TV在那里偷了汽油。朱勒和TV使用自助加油机，注满川崎重型机车的油缸，他们的女朋友坐在后头，牛仔夹克随性地绑在腰间，遮住车牌。加完油后，朱勒和TV直接跳上车，全速驶离。

米凯将朱勒、TV、其中一名女子（TV的女友）的姓名住址告诉加油站老板。加油站老板一脸狐疑，心想自己是不是在监控摄像的画面上见过楚斯的脸。无论如何，楚斯长得很像偷了四方形油罐的小子，而油罐失窃后不久，无人的工人宿舍就起火了。米凯说他不要任何回报，只希望犯罪的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他认为加油站老板应该明白他肩负的社会责任才对。身为成人的加油站老板点了点头，微露讶异之色。米凯就是对人有这种影响力。他们离开加油站后，米凯说他毕业后要去报考警察学院，并叫瘪四也考虑报考，何况他的家族还有人在警界服务。

米凯和乌拉交往后，就比较少和楚斯碰面。警察学院毕业后，他们都受到史多夫纳区警局的任用。史多夫纳区位于奥斯陆市最东边的郊区，经常发生帮派犯罪、盗窃，甚至是古怪的谋杀案。一年后，米凯迎娶乌拉，并获得晋升。楚斯是米凯的下属，他上班大概第三天就被叫成瘪四。楚斯前途看好，米凯的前途一片光明，直到人事部一名脑筋迟钝的临时雇员指控米凯在圣诞夜晚餐后打断他的下巴。这名雇

员没有证据，而楚斯很确定这件事不是米凯干的。但在一片闲言闲语声中，米凯申请转调，受欧洲刑警组织任用。米凯前往海牙的欧洲刑警组织总部上班，在那里也成了明星。

米凯返回挪威，加入克里波之后，第二件事就是打电话给楚斯，问道：“瘪四，你准备再炸一次老鼠吗？”

米凯做的第一件事，是任用尤西。

尤西·科卡精通六七种武术，这些武术的名字还没念完，你可能就已经忘了。他在欧洲刑警组织任职过四年，在那之前，他是赫尔辛基市的警察。尤西被迫辞去欧洲刑警组织的工作，是因为他在调查南欧专挑少女下手的一连串强暴案件时，逾越了界限。据说尤西殴打一名强暴犯，下手凶猛，把那名强暴犯打得甚至连被害人都认不出来。那名强暴犯受伤虽重，但仍有力气威胁欧洲刑警组织说要上告。楚斯曾要尤西把血淋淋的事发经过告诉他，但尤西只是凝望远方，不发一言。很公平，楚斯也不是健谈的人。尤西发现，话说得越少，人们低估你的机会就越高，这并不总是坏事。然而，今晚他们有理由庆祝。米凯、尤西和克里波赢了。米凯不在，于是他们自行庆祝。

“闭嘴！”楚斯吼道，指着电视，电视固定在悠思提森餐馆吧台上方的墙壁上。众人听他的话，全都闭上嘴，楚斯听见自己发出紧张的呼噜笑声。餐桌和吧台安静了下来，每个人都盯着画面中的新闻主播看。主播看着摄像机，宣布众所期待的消息。

“今天克里波逮捕了涉嫌杀害梅莉·欧森和其他五人的嫌疑犯。”

餐馆爆出一阵欢呼，啤酒杯互碰，淹没了主播的声音。一个带着芬兰瑞典腔的低沉声音大吼道：“闭嘴！”

克里波警员乖乖听话，将注意力放在电视上的米凯·贝尔曼身上。米凯站在布尔区的克里波大楼外，麦克风被不客气地塞到他面前。

“此人是嫌犯，将由克里波讯问，随后出庭受审。”米凯说。

“请问这表示你认为警方破案了吗？”

“寻找歹徒和让歹徒认罪是两回事，”米凯说，嘴角泛起一丝微笑，“不过克里波的调查工作发现大量间接证据和巧合之处，因此我们认为应该立刻逮捕嫌犯，以免命案再度发生，同时防止嫌犯毁灭证据。”

“你们逮捕的男性大约三十岁，可以多给我们一些关于他的数据吗？”

“他有暴力前科，目前我只能透露这点。”

“网络上有大量流言，说这个人是知名投资客，而且跟著名的船运大亨之女订婚了。你能确认这些流言的真实性吗，贝尔曼？”

“我想我不必确认或否认任何事，我只能说，克里波有信心很快就会破案。”

记者转过身，面对摄像机做最后说明，声音被餐馆内响起的拍手声淹没。

楚斯又叫了一轮啤酒。一名警探站到椅子上，高声说犯罪特警队可以来跪求他，而且如果他们好好恳求，至少可以舔一舔脚尖。笑声回荡在拥挤、汗湿、闷臭的餐馆里。

这时餐馆大门打开，楚斯在镜子里看见门口出现一条人影。

他一看见那人的身影，心头就涌出一股奇特的兴奋感，很确定将有好戏可看，而且有人会挂彩。

那人是哈利·霍勒。

哈利身材高大，肩膀宽阔，脸颊瘦削，眼睛布满血丝。他只是站在门口。即便没有人大吼闭嘴，众人也纷纷闭上嘴巴，餐馆由前到后都安静了下来，最后还传出一声嘘声，要两名碎嘴的鉴识员闭嘴。众人都安静下来后，哈利说话了。

“你们是不是正在庆祝克里波成功地从我们这里偷走调查结果？”

哈利低声低沉，近乎低语，但每个字都清楚地传遍整间餐馆。

“你们正在庆祝克里波有个准备践踏死尸的长官，那些死尸已经堆在外面，而且将会从警署六楼一个一个抬出来，好让他成为布尔区的太阳帝王。来吧，这里有一百克朗。”

楚斯看见哈利挥动一张钞票。

“这张钞票你们不必偷，来，拿去买啤酒，买宽恕，买一根假阳具给贝尔曼三人帮使用……”哈利将钞票卷起来，丢在地上。他的眼角看见尤西已经有了动作。“或是再去买另一个密告。”

哈利歪倒在一旁，又找回平衡。楚斯这才发现哈利这家伙虽然口齿流利得有如神父，其实已经喝得烂醉。

接着哈利的身子急转半圈。尤西的右勾拳打中他的下巴，左勾拳结结实实地击中他的胃部，拳头深深陷进他的肚子。楚斯猜想再过几秒，等哈利喘过气来，一定会把胃里的东西给喷出来，洒在餐馆里。尤西显然也想到此节，这人绝不能留在餐馆。众人看着矮矮胖胖、几乎像一段圆木的芬兰人尤西，高高抬起一只腿，柔软度可比芭蕾名伶，简直就像目睹奇迹一般。尤西的脚踩在哈利的肩膀上，轻轻地将这名摇摇欲坠的警监向后一推。哈利左摇右摆，从他进来的大门退了出去。

餐馆里烂醉如泥也最年轻的警探捧腹狂笑，楚斯发出的是呼噜笑声。几名老警探大声喊叫，一人喊说尤西应该安分一点，但没有人做出实际行动。楚斯知道原因。这里的每个人都还记得那件事。哈利践踏他们，在他们的地盘上撒野，杀了他们一位精英弟兄。

尤西走向吧台，面无表情，好像刚去丢了一袋垃圾回来。楚斯发出嘶声和呼噜声。他永远无法了解芬兰人或北欧原住民萨米人或爱斯基摩人，管他们叫什么名称。

餐馆后方有一名男子站了起来，朝大门走去。楚斯在克里波从未见过他，那人的深色髻发下有一双属于警察的谨慎眼睛。

“如果你需要我帮忙搞定他就说一声，长官。”有人在餐桌上喊道。

三分钟后，加拿大歌手席琳·迪翁的歌声音量被调高，餐馆内的闲聊声也恢复正常。楚斯大胆地走上前去，踩住那张一百克朗钞票，将它拿到吧台。

哈利喘了口气，随即呕吐，吐了一次、两次，之后便瘫倒在地上。柏油路面十分冰冷，穿透衬衫，刺痛肋骨，而且非常沉重，仿佛是他支撑路面，而不是路面在支撑他。血红色的圆点和扭动的黑色虫子在他眼前舞动。

“霍勒？”

哈利听见有人叫他，但他知道如果他表现出还有意识的样子，等于欢迎大家来踢，因此他依旧双眼紧闭。“霍勒？”那声音靠得近了些，哈利感觉一只手放上他的肩膀。

哈利知道酒精会降低他的速度、准确度和判断距离的能力，但他还是出手了。他睁开眼睛，转过身来，瞄准喉头挥拳而出，接着又倒了下来。

他没打中，差了半米。

“我帮你叫出租车。”那声音说。

“去你妈的，”哈利呻吟说，“滚开，浑蛋。”

“我不是克里波的人，”那声音说，“我姓克隆利，是沃斯道瑟村的郡警。”

哈利转过头，眯眼看着那人。

“我只是有点儿火大而已，”哈利说，声音嘶哑，尽量冷静呼吸，不让疼痛再度把胃里的东西给逼出来，“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也有点儿火大，”克隆利微微一笑，伸出手臂，环抱住哈利的肩膀，“老实说，我不知道哪里叫得到出租车。你能站起来吗？”

哈利撑起一只脚，接着是另一只脚，眼睛眨了几下，判断自己再度直立在地上，半拥着这名来自沃斯道瑟村的警官。

“你今晚要睡哪里？”克隆利问道。

哈利斜眼看着克隆利：“睡家里，最好是睡我床上，如果你认为可行的话。”

这时一辆警车停在他们前方，车窗降下。哈利听见笑声的尾音，接着是一个镇静的声音。

“犯罪特警队的哈利·霍勒吗？”

“我是。”哈利叹了口气。

“我们接到克里波警探打来的电话，要我们安全地载你回家。”

“那就开门！”

哈利坐上后座，靠着头枕，闭上眼睛，感觉全世界都在旋转，但他宁愿觉得天旋地转，也不愿看着前座的两名警察挤眉弄眼地看着他。哈利听见克隆利请那两名警察在哈利“安全”到家之后，打个电话给他。那家伙怎么会认为他是他的朋友？哈利听见车窗嗡嗡升起，接着前座传来愉悦的说话声。

“你住哪里，霍勒？”

“直走，”哈利说，“我要去看一个人。”

哈利感觉警车向前行驶，他睁开双眼，转过头去，看见克隆利依

然站在莫勒街的人行道上。

43 家庭访问

卡雅侧躺在床上，凝视着卧室的黑暗处。她听见栅门打开的声音，接着屋外的碎石小径传来脚步声。她屏住呼吸，静静等待。门铃响起。她起身下床，穿上睡袍，走到窗前。门铃声再度响起。她将窗帘打开一条缝隙，叹了口气。

“喝醉的警官。”她在屋内高声说道。

她穿上拖鞋，拖着脚步穿过玄关，朝大门走去。她打开大门，站在门口，双臂交叠。

“哈啰，点心。”那警官口齿不清，把甜心说成了点心。卡雅心想，这家伙是要表演醉鬼喜剧，还是可悲的原创闹剧？

“这么晚了，是什么风把你吹来这里？”卡雅问道。

“你啊。我可以进去吗？”

“不行。”

“你不是说如果我觉得一个人太孤单的话，可以来找你。我觉得孤单啊。”

“亚斯拉克·克隆利，”卡雅说，“我已经睡了，你回饭店去吧，明天早上我们再一起喝咖啡。”

“我现在就需要喝咖啡。十分钟就好，然后我们就打电话叫出租车，好吗？我们可以聊聊谋杀案和连环杀手，消磨时间。你说呢？”

“抱歉，”卡雅说，“我家有人。”

克隆利立刻站直身子，这动作让卡雅怀疑也许他并没有看起来那么醉。“真的？他在这里？就是你说你迷恋的那个警察？”

“也许吧。”

“这是他的吗？”克隆利拉长声音，将一双大鞋子踢到门垫旁。

卡雅不发一语。克隆利的声音里似乎有种东西，不对，是他的声音背后似乎有种东西，之前她在他的声音里不曾听过，那东西像是一种低频、几乎听不见的号叫声。

“还是你只是把鞋子放在这里，吓唬不速之客？”克隆利眼中浮现出笑意，“你家没有别人对不对，卡雅？”

“听着，亚斯拉克……”

“你说的那个警察，哈利·霍勒，不久之前摔了一大跤。他跑去悠思提森餐馆，喝得烂醉，挑衅别人，打了一架。一辆警车经过载他回家了，所以你今天晚上一定没事，对吧？”

卡雅心跳加速，再也不觉得只穿睡袍很冷。

“说不定他们把他载来这里了呢？”她说，听见自己的声音变得不同。

“不对，他们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把他载到山上去找一个人。他们发现他要去国立医院，就强烈反对，结果他趁红灯的时候跳车。我要喝浓一点儿的咖啡，可以吗？”

克隆利眼中放射出强烈的光芒，以前艾文情况不好的时候也会这样。

“亚斯拉克，你走吧，基克凡路可以叫到出租车。”

他的手倏地伸出，卡雅还来不及反应，手臂就被他抓住，接着被推进门内。卡雅试着挣脱，但克隆利的手臂紧紧环抱住她。

“你想跟她一样吗？”克隆利的声音在她耳中滋滋作响，“忙着逃走吗？就跟你该死的同类一样……”

卡雅呻吟一声，扭动身体，但他力气很大。

“卡雅！”

这声音从打开的卧室房门内传来，是个坚定而蛮横的男人声音。换作在其他情况下，克隆利一定认得出这个声音，因为他一小时前才在悠思提森餐馆听过这个声音。

“怎么回事，卡雅？”

克隆利已放开卡雅，目瞪口呆地看着她。

“没什么，”卡雅说，不让克隆利离开她的视线，“只是个沃斯道瑟村来的土包子，喝醉酒了，正要回家。”

克隆利不发一语，退出大门，甩上门悄悄离去。卡雅走上前把门锁上，再将额头抵在冰冷的木门上。她想哭。不是出于恐惧或震惊，而是出于绝望。她周围的一切正在崩塌。原本她认为干净、正确的一切，终于露出了本色。这其实已经发生一段时间了，只是她不愿意看见。艾文说得没错：没有人是表里一致的，人生除了善意的背叛，就是谎言与欺瞒。当我们发现这一点的时候，就是我们不想再活下去的时候。

“你要回来吗，卡雅？”

“要。”

卡雅的身体离开门板。她非常想打开那扇门，逃离这一切。她回到卧室。月光从窗帘之间洒了进来，洒在床上，洒在他带来庆祝的香槟上，洒在他赤裸的运动型身材上，洒在她曾经认为是地球上最英俊的脸庞上。那张脸庞上的白斑犹如荧光漆般闪烁微光，仿佛他的体内在发亮。

44 根植

卡雅站在门口，望着他。他就是米凯·贝尔曼。从外人眼中看来，米凯是能干有野心的督察长，是育有三个孩子的快乐已婚男人，是新克里波巨兽的领导人，即将掌握全挪威的命案调查权。从卡雅·索尼斯的眼中看来，米凯是她第一次见面就爱上的对象，他用他所有称得上是艺术的诱惑手法来勾引她，再加上一些小把戏。她很容易就上钩了，但这并不是米凯的错，总体来说，这是她的错。哈利说过什么来着？“他已婚，跟你说他会为了你而离开老婆孩子，可是却永远做不到？”

当然，哈利说得一针见血。我们就是如此平庸。我们之所以相信，是因为我们愿意相信。我们相信神，因为这样可以模糊对死亡的恐惧。我们相信爱情，因为这样可以强化人生的意义。我们相信已婚男人说的话，因为已婚男人就只会说这些。

卡雅知道米凯会说什么，米凯也说出了这句话。

“我得走了，不然她会起疑。”

“我知道，”卡雅叹了口气。一如往常，她没把问题问出口。每当米凯说：为什么不让她停止疑神疑鬼？她就想问：那你为什么不履行你说了这么久的话？这时她心头浮上一个新的疑问：为什么我不再确定我想要他履行这件事？

哈利扶着栏杆，朝国立医院的血液科走去。他被汗水湿透，全身冰冷，牙齿如二冲程引擎般打战。而且他醉了，因为喝了占边威士忌而醉，烂醉又什么都看不顺眼，目中无人，满口屁话。他蹒跚地走在走廊上，看见父亲病房就在走廊尽头。

一名女护士从值班室探出头来，看了看他，又缩回去。哈利距离病房还剩五十米，这时女护士和一名光头男护士踏入走廊，拦住他。

“这间病房没放药。”光头男护士说。

“你这句话不仅是下流的谎言，”哈利说，试着保持平衡，不让牙齿打战，“更是严重的侮辱。我不是毒虫，我只是个想来探望父亲的儿子，所以请你们让开。”

“抱歉，”女护士说，她听见哈利口齿伶俐，放下了一颗心，“可是你闻起来像啤酒厂，我们不能让……”

“啤酒厂是酿啤酒的，”哈利说，“占边是威士忌，所以你应该说我闻起来像威士忌厂，小姐。这……”

“无论如何……”男护士说，抓住哈利的手肘，又立刻放手，因为他被哈利反折手臂，呻吟一声，因吃痛而皱起了脸。哈利放开男护士，站直身子，瞪视着他。

“去打电话叫警察，葛德。”女护士低声说，不让哈利离开视线。

“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让我来处理就好。”一个带着咬舌音的声音说。原来是席古·阿尔特曼，他手里抱着档案，脸上挂着友善的微笑。“你可以跟我去保存药品的地方吗，哈利？”

哈利前后晃了两下，看着那个脸戴圆框眼镜的瘦小男子，点了点头。

“这边走。”阿尔特曼说，继续往前走。

严格来说，阿尔特曼的办公室是储藏室，里头没有窗户，没有看得见的空调设备，但有一张桌子、一台计算机、一张行军床。他说那张行军床是值夜班用的，他睡在上面，有事就会被叫醒。办公室里还有一个可上锁的柜子，哈利猜想柜子里应该放了各式各样的化学兴奋剂和镇静剂。

“阿尔特曼，”哈利说，在床沿坐下来，大声咂了咂嘴，仿佛嘴里附着一层胶水似的，“很少见的姓氏，我只听过一个人有这个姓氏。”

“罗伯特·阿尔特曼，”他说，在房里唯一一张椅子上坐下，“在我长大的小村庄里，我很不喜欢自己，所以我一离开就申请更改姓氏，我本来的姓氏是很常见的‘××森’。我在申请书上写了个正当理由，说罗伯特·阿尔特曼是我最喜欢的导演，这也是事实。主管人员那天一定是宿醉，因为我的申请居然通过了。每个人偶尔都可以让自己重生一下。”

“《大玩家》。”哈利说。

“《高斯福德庄园》。”阿尔特曼说。

“《银色·性·男女》。”

“哈，经典之作。”

“很好看，可是被高估了。主题太多，导演和剪接方式又让剧情变得不必要地复杂。”

“人生是复杂的。人是复杂的。你可以再看一次，哈利。”

“嗯。”

“你最近如何？梅莉·欧森的命案有什么进展？”

“进展，”哈利说，“凶手今天被逮捕了。”

“天哪，呃，怪不得你在庆祝，”阿尔特曼压低下巴，透过眼镜看着哈利，“我得承认，我希望可以告诉子孙说，因为我提供了关于克达诺玛的信息，所以让警方破了案。”

“你当然可以这样说，不过凶手是因为打了一通电话给被害人，所以让他身份曝光。”

“真可怜。”

“你说谁可怜？”

“我想他们都很可怜。为什么你急着想今晚见到你父亲？”

哈利用手捂住嘴，打了个无声的嗝。

“一定有个理由。”阿尔特曼说，“无论你喝得多醉，都一定有个理由。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理由不关我的事，所以我不应该多问……”

“你有没有被人要求过执行安乐死？”

阿尔特曼耸了耸肩：“有过几次。我是麻醉科护士，自然会有人来找我。为什么这样问？”

“因为我父亲要求我做这件事。”

阿尔特曼缓缓点头：“这是加在别人身上的沉重负担。这就是你来的原因？想把这件事解决？”

哈利的目光开始在屋内游移，想找酒来喝，这时他的目光又转了一圈：“我是来请求他原谅的，我没办法为他做到这件事。”

“你不需要原谅吧。一个人不能要求别人夺走生命，对自己的儿子更不可以。”

哈利用双手撑住头，觉得自己的头又硬又重，犹如一颗保龄球。

“之前也有过一次。”他说。

阿尔特曼的声音听起来更像是讶异而不是震惊：“你是说执行安乐死？”

“不是，”哈利说，“是拒绝执行安乐死。对象是我最大的敌人。他患有不治之症，而且非常痛苦，慢慢被自己萎缩的皮肤掐死。”

“硬皮症。”阿尔特曼说。

“我逮捕他的时候，他试图激我对他开枪。我们站在高塔顶层，上头只有我们两个人。他杀了不知道几个人，并伤害我和我爱的人，

而且是造成永久伤害。我拿枪指着，高塔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可以说我是基于自卫而开枪，但我想尽办法避免射杀他。”

“你想让他受苦，”阿尔特曼说，“那样死就太便宜他了。”

“对。”

“现在你觉得你也在对父亲做同样的事，你正在让他受苦，而不是容许他解脱。”

哈利揉揉脖子：“我不坚信生命是神圣的这类鬼话，我只是懦弱，只是胆小，就这么简单。天哪，你这里没有酒可以喝吗，阿尔特曼？”

阿尔特曼摇了摇头。哈利不知道阿尔特曼摇头是回应他问的问题，还是回应他之前说的话。也许两者皆是。

“你不能这样漠视自己的感受，哈利。你就跟其他人一样，试着想跳过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都被对错的概念所支配。你的心智也许不全然同意这些概念，但这些都深深地根植在你心里。这些对错的概念也许是小时候你父母告诉你的，也许是你祖母念给你听的童话故事里所挟带的道德观念，或者是在学校受到不公平对待时你花时间思考出来的。这些概念就是你几乎忘记的东西所组合起来的。”阿尔特曼倾身向前，“‘深深根植于你’是非常贴切的形容。这告诉你，也许你看不见它的根有多深，但你一定感觉得到你无法脱离它，你只能在它周围飘游，它就是你的家。试着接受这点吧，哈利，接受你的根。”

哈利垂眼看着自己交叠的双手：“他所承受的痛苦……”

“身体的痛楚不是人类所要面对的最可怕的事，”阿尔特曼说，“相信我，这种事每天都在我眼前上演。也不是死亡，甚至也不是对死亡的恐惧。”

“那最可怕的是什么？”

“羞辱。被夺走荣誉感和自尊。被剥光衣服，被人群所放逐。这才是最可怕的惩罚，它跟活埋很相似。唯一的安慰是这个人很快就会死去。”

“嗯，”哈利直视阿尔特曼的双眼，“你柜子里有酒可以让气氛轻松一点儿吗？”

45 讯问

米凯再度梦见自由坠落。梦中他独自在丘罗峡谷攀岩，手指一个没抓牢，山壁立刻在他眼前急速向上移动，地面朝他加速逼近。最后一刻，闹钟响起。他擦去嘴边的蛋黄，抬头看着乌拉。乌拉站在他身后，拿着咖啡壶正将咖啡倒进他的杯子里。乌拉早已学会辨认米凯什么时候要进食，什么时候要喝咖啡，早一秒都不行，咖啡必须是滚烫的，倒进蓝色咖啡杯中。这是米凯感谢乌拉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乌拉将身材保持得非常好，在宴会上依然可以吸引艳羡的眼光，而他们受邀参加宴会的机会越来越多。毕竟，他们交往时，乌拉就是曼格鲁区名副其实的选美皇后，当时米凯十八岁，乌拉十九岁。第三个原因是乌拉二话不说，就把继续升学的梦想摆到一旁，协助米凯冲刺事业。而那三个最重要的原因，正围坐桌前，吵着谁可以拥有玉米片包装盒里的塑料玩偶，以及今天妈妈载他们上学时谁可以坐前座。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一共三个值得感谢乌拉的完美原因，而且乌拉的基因跟他非常协调。

“你今天晚上会晚回家吗？”乌拉问道，偷偷抚摸米凯的头发。米凯知道乌拉爱他的头发。

“审讯的时间可能会很长，”米凯说，“我们今天要开始讯问嫌犯。”他知道今天报纸会登出大家早已知道的事实：警方逮捕了东尼·莱克。但他自己定出原则，绝不要在家谈论机密公事，这也让他经常用“这我不能说，亲爱的”来解释他加班的原因。

“为什么你们昨天没讯问他？”乌拉问道，一边替孩子的面包涂上奶油，包起来当作午餐。

“我们必须收集更多事实，把他家搜索过一遍。”

“有什么发现吗？”

“我不能说得这么详细，亲爱的。”米凯说，露出“这是机密”的遗

憾表情，却也正好不必坦承事实，那就是乌拉说中了他们的尴尬之处。毕尔·侯勒姆和犯罪现场鉴识员在搜索过程中，并未发现可以把东尼和任何一起命案联结在一起的证据。幸好现在这件事的重要性并不高。

“把他关在拘留所一个晚上，挫挫他的锐气也无妨，”米凯说，“这样开始侦讯的时候他比较能够听进我们说的话。第一阶段的侦讯是最关键的。”

“是吗？”乌拉问道。米凯听得出她只是刻意说得好像感兴趣似的。

“我得走了。”米凯站起来，吻了吻乌拉的脸颊。是的，他的确感谢她。要他抛弃乌拉和孩子，以及抛弃支持他在警界里晋升、在社会阶层里向上迈进的基础和架构，当然是荒谬的想法。跟随自己的心，为爱或任何东西抛弃一切，只不过是想一想和说一说的空想和梦想，而聆听这番话的人就是卡雅。但如果要做梦的话，米凯喜欢做比这更辉煌的梦。

他对着玄关镜子检视牙齿，检查丝质领带是否笔直。媒体记者一定会围在克里波的大楼外。

他还能把卡雅留在身边多久？昨晚他察觉到卡雅起了疑虑，做爱也缺少热情。但他也知道，只要他继续朝金字塔顶端迈进，一如他一直以来所做的，他就能控制卡雅。这无关卡雅是不是捞金女，是不是有清楚的目标，认为米凯大权在握之后将有助于她的事业。这也无关聪明才智。这是纯粹的生物学。女人可以尽可能变得现代化，但在臣服于至尊男性这件事上，女人仍处于原始阶段。然而，如果卡雅之所以产生疑惑，是因为她觉得他永远都不会为了她抛妻弃子，那么也许是时候给她一点儿鼓励了。毕竟他还需要卡雅提供犯罪特警队的内部情报，直到一切了结，直到这场战争落幕，直到他赢得最后的胜利。

他一边扣上外套纽扣，一边走到窗前。他继承自父母的这栋房子位于曼格鲁区，如果去问西区人士，他们会说这一区不是奥斯陆最好

的地区，但在这一区土生土长的人，多半会选择留在这里。这有关灵魂的归属。这里是他的归属。这里可以将整个奥斯陆尽收眼底。这座城市很快就会属于他。

“他们要来了。”站在克里波新侦讯室门口的制服警察说。

“好。”米凯说。

有些讯问者喜欢让被讯问者先进侦讯室等候，清楚地表示在这里谁是老大。如此一来，讯问者可以享受大摇大摆走进侦讯室的滋味，以雷霆万钧之势，在被讯问者心防最重也最脆弱的时刻，将他们一举攻破。米凯则喜欢先在侦讯室里坐好，看着嫌犯被带进来，此举等同于标示这里是他的地盘，宣布这间侦讯室是他的。他依然可以翻看文件，让嫌犯等待，感觉房内的紧张气氛越来越浓，等时机成熟，再抬起头来，开始出招。这些都是精细的讯问技巧，他很乐意跟其他优秀的主管级讯问者讨论。他再度查看显示录音中的红灯是否亮起。嫌犯进来之后再调整器材，会破坏建立好的地位。

米凯透过窗户，看见瘰四和尤西走进隔壁办公室，两人中间是他们从警署拘留所带过来的东尼·莱克。

米凯深深吸了口气。是的，现在他的心跳有点儿快，混合了攻击性和紧张。东尼拒绝行使让律师陪同讯问的权利，当然这让克里波占有优势，享有更大的回旋空间，但这同时也表示东尼有恃无恐。可怜的家伙，他不知道米凯握有他曾在艾里亚斯遇害前打电话给他的证据，这家伙到现在还搞不清楚状况。

米凯低头看着文件，听见东尼进入侦讯室。瘰四依照之前收到的指示，关上房门。

“请坐。”米凯说，头也没抬。

他听见东尼依言坐下。

他随便翻到一页，停了下来，用食指抚摸下唇，心中开始数数，

从一慢慢数起。寂静颤抖地降临在这个小小的密闭空间。一、二、三。米凯和同事都收到上级指示，必须采用名为“调查性检视”的新侦讯方法。依照毫无根据的学者所述，这种新方法着重于开放、对话和信任。四、五、六。米凯只是闭上嘴，聆听上级指示，毕竟这个侦讯方法可是最高层亲自选择的，但高层究竟认为克里波讯问的都是什么样的人？难道都是一些敏感又和善的人，为了换取一个可以哭泣的肩膀，什么事都愿意说出来？他们坚称迄今警方所使用的美国FBI传统九大步骤模式缺乏人性、操控性强，逼使清白之人供认不曾犯过的罪，因而招致反效果。七、八、九。好吧，就算传统模式逼人入罪，难道让人渣大摇大摆地离开，嘲笑所谓的“开放、对话和信任”就比较好吗？

十。

米凯十指相触，抬起头来。

“我们知道你在奥斯陆打电话给艾里亚斯·史果克，两天后你去过斯塔万格市。我们知道你杀了他。这些是我们掌握的事实，但我知道为什么，或是你有什么杀害他的动机，莱克？”

这是FBI探员英博、里德及巴克利所制定的九大步骤之一：“对质”，运用冲击效果，直接给予压倒性的一击，宣告警方已掌握一切，否认犯罪是没用的。这个步骤只有一个目标：要嫌犯招供。米凯结合了第一步骤和其他侦讯技巧：联结一个事实和一个或多个非事实。此例中，米凯联结无可置疑的电话通话日期和东尼去过斯塔万格市及他是凶手的论点。东尼听见第一句话的陈述，会自动判定警方也拥有其他陈述的确切证据，而且这些事实是那么简单且无可辩驳，以至于警方会直接跳到唯一需要回答的问题上：犯案动机是什么？

米凯看见东尼吞了口水，看见他露出亮白的贝齿，试着微笑，看见他眼中露出困惑的神色。米凯知道他们已经赢了。

“我没打电话给艾里亚斯·史果克。”东尼说。

米凯叹了口气：“你要我把挪威电信的通话记录拿给你看吗？”

东尼耸了耸肩：“我没打给他。不久之前，我掉了一部手机，不会有人用那部手机打给他？”

“别耍小聪明，莱克。我们说的是室内电话。”

“我已经说过了，我没打给他。”

“我听见了。根据正式记录，你一个人住。”

“对。那是……”

“你的未婚妻有时会去过夜。有时你比她早起去上班，她依然在你家？”

“有时是这样，但多半都是我去她家。”

“呃，这位高桐家的女继承人，家里比你家还豪华，是不是，莱克？”

“也许吧，反正比较舒适。”

米凯交叠双臂，微微一笑：“既然你没从你家打电话给史果克，那一定是她打的啰。我给你五秒钟时间，好好说明白，莱克。五秒之后，奥斯陆街上一辆警车就会接到命令，打开警报器发出刺耳的声音，前往她舒适的家，给她戴上手铐，把她载来这里，让她打电话给父亲说你指控她打电话给史果克。如此一来，安德斯·高桐就会替女儿请来挪威最精悍的律师，而你就会树立一个可怕的敌人。四秒、三秒。”

东尼耸了耸肩：“如果你认为这样就可以对一个毫无犯罪记录的年轻女子发出逮捕令，那请便。我怀疑这样做，树立可怕敌人的不会是我。”

米凯观察着东尼。他是不是低估了东尼？东尼变得有点儿难以捉

摸。无论如何，第一步骤结束了。嫌犯没有招供。好，接下来还有八个步骤。九大步骤的第二步骤是用正常化来同情嫌犯，但前提是米凯知道犯案动机或有个可以让他正常化的东西。杀害刚好下榻同一栋滑雪小屋的滑雪客的动机，并非不证自明，而且大家都知道，连环杀手的杀人动机隐藏在内心深处，多半不肯透露。因此米凯在做讯问准备时，决定轻轻带过同情步骤，直接跳入动机步骤：给嫌犯一个认罪的理由。

“莱克，在我看来，我不是你的敌人，我只是想了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什么会惹你生气。你显然是个有能力、有头脑的人，看看你成就的事业就知道了。我总是很欣赏那些不管他人如何看待，坚定实践目标的人，这种人和愚昧平庸的一般人截然不同。我甚至可以说，我觉得自己也属于这种人。说不定我比你以为的更了解你，东尼。”

米凯甚至叫一名警探打电话去问东尼的股票贸易伙伴，看东尼喜欢人家怎么叫他，是“东东”“东尼”，还是“小东”。答案是“东尼”。米凯字正腔圆地叫出东尼的名字，和他目光相触，直视他的双眼。

“现在我要说几句我可能不该说的话，东尼。由于我们内部有很多事要处理，所以没办法花很多时间在这件案子上，因此我需要你认罪。通常在警方掌握这么多不利嫌犯的证据之下，我们不会开出条件，但这样做可以加速整个流程。只要你认罪，我们就不必证明你有罪，因此我愿意开给你减刑的条件，而且我们会慎重考虑减刑的程度。我受到法律限制，无法给你一个精准的数字，但我可以跟你说，我们一定会慎重考虑。这样可以吗，东尼？这是个承诺，而且有录音为证。”米凯指了指他们之间桌子上亮着的红灯。

东尼若有所思地凝视了米凯好一会儿，才开口说：“带我来的那两个人说你姓贝尔曼。”

“叫我米凯就好了，东尼。”

“他们说你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很强悍，可是很值得信赖。”

“是的，你会发现这些话非常禁得起检验。”

“你说你们会慎重考虑，是吗？”

“我跟你保证。”米凯说，感觉心跳加速。

“好。”东尼说。

“很好，”米凯轻声说，食指和拇指轻触下唇，“我们从一开始说起好吗？”

“好，”东尼说，从后口袋拿出一张纸，显然楚斯和尤西没搜到这张纸，“哈利·霍勒给了我日期和时间，所以很快就能说完。博格妮·史丹密拉死于十二月十六日晚上十点到十一点之间，地点是奥斯陆。”

“正确。”米凯说，感觉内心开始一阵狂喜。

“我查过日程表，那个时间我在希恩市易卜生之家的皮尔金厅，说明我的钨钼金属计划，负责订下皮尔金厅的人员和现场大概一百二十个潜在投资者可以证明。我想你应该知道从奥斯陆开车到希恩市大概要两小时。接下来是夏绿蒂·罗勒斯，她遇害的时间是……我看看……上面写的是一月三日晚上十一点到午夜。这个时间我在哈马尔镇跟几个小投资者吃晚餐，从奥斯陆开车到哈马尔镇要两小时。对了，我是搭火车去的，我找过车票，可惜找不到。”

东尼对米凯露出抱歉的微笑，米凯已停止呼吸。东尼第二次露出一口贝齿，做出结语：“那天晚上和我一起吃晚餐的大概有十二个人，我希望他们之中有些人的证词对警方来说有可信度。”

“然后他说他有可能被指控杀害梅莉·欧森，因为当天晚上他虽然跟未婚妻在家，可是他跑去索克达山谷的泛光灯滑雪道，滑雪两小时。”

米凯摇了摇头，双手深深插入外套口袋，眼睛看着挪威表现主义画家爱德华·蒙克所绘的《生病小孩》（The Sick Child）。

“正好是梅莉遇害的时间？”卡雅问道，侧过头，看着生命可能来到尽头的女儿的苍白嘴唇。每次他们在蒙克博物馆碰面，卡雅的视线都会集中在画作上的一样东西，可能是眼睛、背景的景物、太阳，或只是爱德华·蒙克的签名。

“他说他或那个姓高桐的女人……”

“她叫莲娜。”卡雅指正说。

“都不记得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去滑雪的，但时间应该很晚。他通常都很晚去滑雪，因为他喜欢享受独占滑雪道。”

“所以东尼·莱克有可能去维格兰雕塑公园。既然他是去索克达山谷，来回一定得经过收费站两次，如果他车子上的挡风玻璃贴有电子缴费芯片，那时间就会被自动记录下来，然后……”

卡雅转过头，倏地停步，因为她看见米凯冷冷的目光。

“当然你们都已经查过了。”她说。

“我们不必去查，”米凯说，“他没有办自动缴费卡，他停车付现金，所以那趟车程没有记录。”

卡雅点了点头。他们漫步到下一幅画作前，站在几个日本观光客背后，那些日本观光客正叽叽喳喳地指来指去，做出手势。工作日相约在蒙克博物馆见面有两个好处，第一是它位于布尔区的克里波和格兰区的警署之间，第二是它是观光景点，绝对不会碰到同事、邻居或熟人。

“莱克对艾里亚斯命案和斯塔万格市的事怎么说？”卡雅问道。

米凯又摇了摇头：“他说他也可能被指控杀害艾里亚斯，因为那天晚上他一个人睡觉，没有不在场证明。我问他隔天有没有去上班，他答说不记得，但他说他可能跟平常一样七点进公司。他还说如果我认为这件事很重要，可以去问分租办公室的接待员。我去问过了，对

方说那天早上九点十五分，莱克订了一间会议室，并和几个像是投资者的人在办公室交谈。我发现其中两个人跟莱克一起去开会。如果他在凌晨三点离开艾里亚斯的住处，那他一定得搭飞机才赶得及，而他的名字不在旅客名单上。”

“这不代表什么，他可能用假姓名和假证件搭飞机。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掌握他打过电话给艾里亚斯的证据，这件事他是怎么解释的？”

“他连试着解释都没有，直接否认。”米凯哼了一声，“为什么大家都说蒙克的《生命之舞》（The Dance of Life）画得真好？里头的人连一张正常的脸都没有，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说他们看起来像僵尸。”

卡雅细看画中跳舞的人。“也许他们真的是僵尸。”她说。

“僵尸？”米凯咯咯笑道，“你真的这样认为？”

“人们可以跳舞，内心却一片死寂、荒芜、腐烂，毫无疑问。”

“很有意思的想法，索尼斯。”

卡雅讨厌米凯叫她姓氏。每当米凯生气，或觉得应该提醒她说他比较聪明，就会叫她姓氏。卡雅也让他这样叫，因为这对他说来显然很重要，而且他也许真的比较聪明。她之所以爱上他，有一部分原因不就是他那引人注目的聪明才智吗？她已经记不清楚了。

“我得回去工作了。”卡雅说。

“做什么工作？”米凯问道，看着站在展览厅远处栏索后方的警卫正在打哈欠，“清算档案，等犯罪特警队吹熄灯号吗？你知道莱克的这件事，你给我惹了一个大麻烦吧？”

“我有吗？”她冲口而出，觉得难以置信。

“小声点儿，亲爱的。是你给我情报，说哈利查出莱克的事，还

说他就要逮捕莱克。我相信你。我是那么相信你，以至于我根据你的情报逮捕莱克，还对媒体说破案指日可待。现在这团臭屎就在我面前爆炸。这家伙至少在两起命案上有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我们今天就得放了他。他的岳父高桐无疑正在考虑找顶尖律师来告我们，司法部会想知道我们怎么会捅出这种娄子，而且倒霉的是我又不是你，也不是霍勒或哈根，而是我，索尼斯，你明白吗？倒霉的只有我。我们得采取行动。你得采取行动。”

“采取什么行动？”

“只是个小行动，其他的事就好解决。我要你今天晚上把哈利带出去。”

“带出去？我？”

“他喜欢你。”

“你怎么会这样想？”

“我不是跟你说我看见你们两个人在露台上抽烟吗？”

卡雅面色发白：“那天你很晚才到，可是你没说你看见我们。”

“你们只注意彼此，所以没听见车辆接近。我把车停下来，看着你们。他喜欢你，亲爱的。我要你带他去外面，只要几小时就好。”

“为什么？”

米凯露出微笑：“他花太多时间坐在家里，或躺在家里。哈根不应该让他放假的，霍勒根本不知道假期要干吗，我们也不希望他在奥普索乡喝酒喝到死吧？你带他出去吃个饭、看个电影、喝个啤酒，只要让他八点到十点之间不在家就好。还有小心点儿，我不知道他是机警还是偏执，那天晚上他离开你家以后，仔细查看了我的车子。小心点儿好吗？”

卡雅没有回话。米凯因为工作或家庭义务而无法跟她碰面的无数

时光，她所思所想的尽是他的微笑，可是为什么现在他的微笑却令她胃部翻搅？

“你……你是想……”

“我只是想做我该做的事。”米凯说，看了看表。

“什么事？”

他耸了耸肩：“你说呢？不就是把倒霉的人换一换。”

“别要我去做这件事，米凯。”

“我不是要你去做，亲爱的，我是命令你去做。”

卡雅的声音细若蚊鸣：“如……如果我拒绝呢？”

“那我不只会毁了霍勒，也会毁了你。”

天花板的灯光照着米凯脸上的细小白斑。真英俊，卡雅心想，应该有人来替他画一幅画才对。

傀儡木偶都乖乖地跳起了舞。哈利·霍勒发现我打电话给艾里阿斯·史果克。我喜欢这个家伙。如果我们在小时候或青少年的时候认识，应该会成为朋友。我们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说聪明才智。他是唯一一个似乎可以看穿面纱的警探。当然这也表示我得小心这个人。我带着孩子般的欢喜心情，期待事情的发展。

第五部

他转过身，直视那个物体。它就站在他前方，动也不动，仿佛已经在那里站了很久，仿佛它是他的影子。

46 红甲虫

哈利睁开双眼，看见两个空酒瓶之间有一只又大又方的红甲虫朝他爬来，同时发出如猫一般的低频颤动声。红甲虫停止发出声音，接着又再度发出颤动声，轻叩玻璃桌面，朝他爬行五厘米，在烟灰中留下一条细小痕迹。哈利伸手抓住它，放到耳边。他听见自己的声音沙哑得好像被碾碎的石头在摩擦：“别再打给我了，爱斯坦。”

“哈利……”

“你是谁？”

“我是卡雅，你在做什么？”

哈利看了看来电显示，确定对方说的是实话。

“我在休息。”他感觉胃部准备再度清空里头的东西。

“在哪里休息？”

“在沙发上。我要挂电话了，除非你有重要的事。”

“你是说你在奥普索乡的家里吗？”

“哦，我看看，壁纸看起来应该是。卡雅，我得挂了。”

哈利将手机丢到沙发另一端，东倒西歪地站起来，屈身找到平

衡，蹒跚地向前走，把头部当作导航装置和撞锤。他的头引导他走进厨房，并未撞到任何东西。他把双手放在水槽两侧，一张口便将胃里的东西如喷泉般射出来。

他再度睁开眼睛，看见餐盘架还在水槽里，稀薄的黄绿色呕吐物沿着一个直立放置的盘子流下。他打开水龙头。作为再开酒戒的酒鬼有个好处，那就是到了第二天，你的呕吐物就不会再堵住排水口。

哈利喝了点儿自来水。不多。作为资深酒鬼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知道你的胃有多少耐受力。

他回到客厅，交叉双腿，仿佛刚尿裤子。事实上他并未检查自己有没有尿裤子。他在沙发上躺下来，听见另一端传来低沉沙哑的声音，仿佛一个小人儿正在用小小的声音呼唤他的名字。他在双脚之间摸索，再度把手机放到耳边。

“什么事？”

他不知道该拿如同岩浆般灼烧他喉咙的胆汁怎么办，是该咳出来，还是吞下去？还是让他的喉咙被灼烧，只因他活该。

他聆听卡雅说她想见他，问可不可以去艾克柏餐厅跟她碰面。现在，或是一小时后。

哈利看着咖啡桌上的两个占边威士忌空瓶，又看看表。七点。酒品专卖店已经打烊了，但餐厅酒吧有卖酒。

“现在。”他说。

他按下结束键，不一会儿手机又响了起来。他查看来电显示，按下接听键：“嘿，爱斯坦。”

“你终于接电话了！妈的哈利，我都快以为你像吉米·亨德里克斯那样噤屁了。”

“你可以载我去艾克柏餐厅吗？”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见鬼的出租车司机吗？”

十八分钟后，爱斯坦的出租车停在欧拉夫家的台阶外，朝打开的窗户里叫喊，露齿而笑：“你需要人帮你锁门吗，醉鬼？”

“晚餐？”爱斯坦高声叫道。车子经过诺斯特朗市，向前驶去。“你是要去上她还是你已经上过她了？”

“冷静点儿，我们是一起工作的同事。”

“对，就像我前妻说的：‘你觊觎你每天看到的事物。’这句话她一定是从那些虚华的杂志上看来的。只不过她指的不是我，而是她办公室的那个浑蛋。”

“你又没结过婚，爱斯坦。”

“我本可能结婚的啊。那家伙穿挪威毛衣，打领带，说一口新挪威语。他说的不是方言，而是他妈的充满民族浪漫主义、伊瓦尔·奥森¹¹式的新挪威语。我不骗你。你能想象吗？一个人躺在床上，心想现在你的老婆候选人正忙着在办公桌上跟别人做爱，眼前还浮现出彩色毛衣和白色屁股的画面，那个白痴用力冲撞，最后停下来，双臀紧缩，用新挪威语大喊：EG KJEM！（我射了！）”

爱斯坦瞥了哈利一眼，只见哈利什么反应都没有。

“天哪，哈利，你不觉得很幽默吗？难道你有那么生气吗？”

卡雅坐在窗边，侧头沉思，看着整座城市。一声轻咳令她转过头来。原来是餐厅领班，领班脸上露出“菜单上有但厨房说没有”的抱歉神情，低低弯下腰，用非常低沉的声音说话，卡雅几乎听不见他说什么。

“很遗憾您的同伴来了，”领班脸上一红，赶紧更正说，“我是说，很遗憾我们不能让他进来，他……他的精力太旺盛了，我们餐厅的政策是……”

“好，”卡雅说，站了起来，“他在哪里？”

“他在外面等你。他进来的时候在酒吧买了一杯酒，带出去了。不知道可不可以麻烦你把酒杯拿回来。你知道，我们可能会因为这种事丢了饭碗。”

“好，可以请你帮我外套拿来吗？”卡雅说，快步穿过餐厅，领班紧张地跟在后头。

卡雅走出餐厅，看见哈利。哈利摇摇晃晃地站在斜坡旁的矮墙边，就在上次他们站的地方。

卡雅走到哈利身旁，看见矮墙上放着一个空杯。

“看来我们注定没办法在这家餐厅用餐，”她说，“有什么提议吗？”

哈利耸耸肩，从扁酒壶里喝了口酒：“可以去萨沃伊饭店的酒吧，如果你不是很饿的话。”

卡雅用外套紧紧裹住身体：“我不是很饿。还是带我四处看看吧，这里是你的地盘，我开车来的。你可以带我去看你以前常去的碉堡。”

“那里又冷又丑，”哈利说，“到处都是尿臊味和湿嗒嗒的烟灰。”

“我们可以抽烟，”卡雅说，“欣赏风景。你有更好的提议吗？”

一艘宛如圣诞树般点着辉煌灯火的游轮缓缓穿过黑暗，在山下的峡湾里无声无息地朝城市前进。哈利和卡雅坐在碉堡顶端的潮湿水泥上，都不觉得有寒意钻入体内。卡雅接过哈利递来的小酒瓶，喝了口酒。

“用扁酒壶装红酒？”她说。

“我爸的酒柜只剩红酒，反正只是拿来应急。你最喜欢的男演

员是谁？”

“该你先说了。”卡雅说，喝了一大口。

“罗伯特·德尼罗。”

卡雅做个鬼脸：“《老大靠边闪》？《拜见岳父大人》？”

“我永远拥戴《出租车司机》和《猎鹿人》。我是死忠影迷。那你呢？”

“约翰·马尔科维奇。”

“嗯，很好。为什么？”

卡雅想了想：“我觉得是那份后天培养出来的邪恶气质，那不是我喜欢的人类特质，可是我喜欢他把它表现出来。”

“而且他有一张女性化的嘴唇。”

“那样好吗？”

“对，每一个优秀的演员都有女性化的嘴唇，或者有尖细的女性化声音，像是凯文·史派西、菲利普·塞默·霍夫曼。”哈利从烟盒里抽出一根香烟，递给卡雅。

“你先帮我点烟吧，”卡雅说，“这些人都不是太阳刚。”

“米基·洛克，他有女性化的声音，女性化的嘴巴。詹姆斯·伍兹的嘴唇像淫荡的玫瑰，让人看了就想亲。”

“可是他的声音不尖。”

“他的声音像母羊一样咩咩叫。”

卡雅大笑，接过点燃的香烟：“别这样，电影里的阳刚男人还是有低沉沙哑的嗓音，布鲁斯·威利斯就是个好例子。”

“对，布鲁斯·威利斯，他的声音可以说是沙哑，可是要说低沉？恐怕没有吧。”哈利眯起双眼，面对城市，用假音嘶声说，“看来在这么高的地方，什么屁都没办法掌控。”

卡雅爆出大笑，香烟从她嘴里喷出，弹跳着落下墙壁，没入矮树丛中，发出点点火光。

“模仿得很烂？”

“简直烂透了，”卡雅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该死，你害我忘了我要说的那个外形阳刚可是声音女性化的男演员是谁。”

哈利耸耸肩：“你会想起来的。”

“以前艾文和我也有个像这样的地方，”卡雅说，接过另一根香烟，用拇指和食指捏着，仿佛它是一根待锤的钉子。“一个我们觉得没有人会知道的地方，我们可以躲在那里，把秘密说给对方听。”

“想跟我说一说吗？”

“说什么？”

“你哥哥，他发生了什么事？”

“他死了。”

“我知道，我以为你会跟我说其他的事。”

“什么其他的事？”

“呃，比方说，为什么你把他看得好像圣人一样？”

“我有吗？”

“你没有吗？”

卡雅的搜寻目光在哈利身上游移。“酒。”她说。

哈利将小酒壶递给她，她贪婪地喝了一大口。

“他留了一张字条，”卡雅说，“艾文非常敏感又脆弱，有时他满脸都是笑意，充满笑声，他一出现就好像把阳光带了进来。如果你有问题，只要他出现，问题似乎就蒸发了，就好像……呃，就好像朝露碰到阳光一样。可是在他黑暗的时期正好相反，他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寂静，空气中似乎悬荡着一出徘徊不去的悲剧，你可以在他的沉默里听见这出悲剧。音乐都是小调，美丽却又可怕，你明白吗？可是有些阳光好像储存在他眼睛里，因为他的眼睛还继续在笑，非常怪异。”

卡雅打个冷战。

“那时候是暑假，阳光普照，是那种艾文才能带来的好天气。我们全家去彻默岛的避暑别墅，那天我起床后直接去商店买草莓，回来的时候早餐已经煮好了，妈妈朝二楼大喊，要艾文赶快下来，但是他没回答。我们想他应该还在睡觉，有时他会睡很久的懒觉。我上楼去我房间拿东西，经过他的房间时，我敲了敲门，大声说：‘有草莓哟。’我打开我的房门，耳朵还是留意他有没有回应。当你走进自己的房间，你不会东看西看，只会直接去找你要的，比如说摆在床头柜上的书、窗台或装鱼饵的盒子。我没有立刻看见他，只注意到光线好像不太一样，接着我看了旁边一眼，起初只看见他的赤脚。他的脚每一寸我都熟悉。以前他会付我一克朗去搔他的脚，他好喜欢那种感觉。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他在飞，他终于学会飞了。我的视线继续往上移。他穿着我织给他的浅蓝色毛衣，用延长线在电灯上上吊。他一定是等我出去以后，才进我的房间。我想跑，但却无法移动，我的脚好像在地上生了根，所以我只好站在那里看着他，他距离我是那么近。我想叫妈妈，用尽力气想喊出来，可是嘴巴却发不出一点儿声音。”

卡雅垂下头，轻弹烟灰，抽了好大一口。

“接下来的事我只记得片段。他们给我吃药，让我镇静下来。三天后，我复原了，可是他们已经埋葬了他。他们说我没去参加丧礼也好，因为压力太大。我听了立刻生病，整个夏天都在发烧。我总认为他的丧礼办得太快，好像他的死法让人觉得丢脸似的，你不觉得

吗？”

“嗯。你说他留了一张字条？”

卡雅望向峡湾：“字条放在我的床头柜上，上头写说他爱上一个永远得不到的女孩，他不想活了，要我们原谅他让我们承受这么多痛苦，还说他知道我们爱他。”

“嗯。”

“我非常讶异，艾文从没说过他爱上一个女孩，他几乎什么事都会告诉我。如果是罗尔……”

“罗尔？”

“对，那年夏天我交了第一个男朋友。他人很好，又有耐心，我生病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来看我，听我说艾文的事。”

“听你说艾文是个多么棒的人。”

“一点儿也没错。”

哈利耸耸肩：“我母亲过世以后我也是这样，可是爱斯坦不像罗尔那么有耐心，他直接问我是不是要创立一个新的宗教。”

卡雅咯咯轻笑，抽了口烟：“我想最后罗尔觉得艾文的回忆让一切都透不过气，包括他自己。那是个短暂的恋情。”

“嗯，但艾文还在。”

卡雅点了点头：“就在我打开的每一扇门后头。”

“这就是原因，对不对？”

卡雅又点了点头：“那年夏天我出院回家，走到我的房间门口，却没办法把门打开，我就是没办法。因为我知道只要一打开门，就会看见他吊在那里，而且都是我的错。”

“总是我们的错，对不对？”

“总是这样。”

“没有人可以说服我们相信那不是我们的错，连我们自己都办不到。”哈利在黑暗中熄灭香烟，又点了一根。

山下的游轮已驶进码头。

一阵风吹过碉堡的枪眼，发出空洞阴沉的呜呜声响。

“你为什么哭？”哈利柔声问道。

“因为都是我的错，”卡雅低声说，泪珠滚落脸庞。“一切都是我的错。你一直都知道，对不对？”

哈利吸了口烟，把烟拿开嘴边，朝烟头火光呼出烟：“也不是‘一直’都知道。”

“什么时候知道的？”

“在东尼家门口看见毕尔·侯勒姆的表情那一刻知道的。他是个优秀的鉴识员，但他不是罗伯特·德尼罗，他脸上的惊讶表情不是演出来的。”

“就这样？”

“这样就够了。我从他的表情看得出来，他不知道我会去东尼家，因此他并没有去偷看我计算机上的数据，也没有把消息泄露给贝尔曼。既然毕尔不是间谍，那就只剩下一个可能。”

卡雅点了点头，擦去眼泪：“你为什么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为什么不狠狠责备我？”

“这样有什么意义？我想你这样做一定有很好的理由。”

卡雅摇了摇头，让泪水流下。

“我不知道他对你承诺过什么，”哈利说，“我猜可能是威霸天下的新克里波的高级职位吧，而且我说的没错，你心有所属的那个家伙已婚，跟你说他会为了你离开老婆小孩，可是却永远做不到。”

卡雅静静啜泣，弯下脖子，仿佛头部过于沉重。像是一朵洒满雨水的花，哈利心想。

“我不明白的是，今天晚上你为什么还要跟我碰面，”哈利说，对着他的香烟露出不满的表情，也许他该换个牌子了，“起初我以为你要跟我说你是间谍，但我很快就发现不是。我们在等谁吗？是不是有什么事会发生？我是说，我已经被推到界外了，还能对他们造成什么伤害？”

卡雅看看表，吸了吸鼻涕：“我们可以回你家吗，哈利？”

“为什么？是不是有人在那里等我们？”

卡雅点了点头。

哈利喝完小酒壶里的酒。

门被撬开，地上的裂片显示门是被撬棒撬开的。手法不精巧，一点儿也不低调，这是警方的侵入手法。

哈利在台阶上回头，看见卡雅下了车，双臂交叠，站立原地。他走进屋内。

客厅十分昏暗，唯一的光线来自开着的酒柜，但这幽微灯光足以让他辨认出坐在窗边的人影。

“贝尔曼，”哈利说，“你坐的是我父亲的扶手椅。”

“我得找别的地方坐，”米凯说，“沙发有怪味，连狗闻到都避开。”

“你想喝点儿什么吗？”哈利朝酒柜点点头，在沙发上坐了下

来，“还是你已经找到你想喝的了？”

哈利辨认出米凯摇了摇头：“不是我找到的，是狗找到的。”

“嗯，我想你应该有搜索令吧，但我怀疑是根据什么理由。”

“我们接到匿名线报，说你通过无知的第三者将违禁品走私到国内，而且可能藏在这里。”

“你说的是？”

“嗅探犬找到了某样东西，一个黄褐色小球，包在铝箔纸里，看起来不像国内常见的违禁品，所以目前我们还不清楚那是什么，不过我们正考虑要拿去分析。”

“正考虑？”

“那可能是鸦片，也可能是一团橡皮泥或黏土，视情况而定。”

“视什么情况？”

“视你的情况，哈利，还有我的情况。”

“是吗？”

“如果你同意帮我们一个忙，我就可能视它为橡皮泥，不送去检验。身为主管就是得分配资源使用的优先级，不是吗？”

“你是老大，你说了算。要我帮什么忙？”

“你是个不喜欢拐弯抹角的人，霍勒，所以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我要你当代罪羔羊。”

哈利看见桌上那瓶占边威士忌的瓶底有一圈褐色液体，只能忍住冲动，不把酒瓶抓过来凑上嘴巴。

“我们必须释放东尼·莱克，他在至少两起命案上有无懈可击的不

在场证明，我们掌握的证据只有他打给一名被害人的电话而已。我们在媒体上把话讲得太强硬，莱克和他未来的丈人可能会来为难我们。今晚我们会向媒体发出一篇声明稿，说明我们之所以逮捕莱克，完全是根据饱受争议的哈利·霍勒警监对一名可怜的警署女事务律师花言巧语骗来的蓝单，而且这次的逮捕行动是你一个人策划的，因此你将负起全责。克里波在莱克被逮捕之后发现事有蹊跷，因此加以干预，并在跟莱克谈话之后澄清事实，立刻释放他。你必须同意我们的说法，签署这份声明稿，而且不能再对调查工作发表声明，一个字都不能，明白吗？”

哈利第二次看着瓶底余酒，陷入沉思：“嗯，相当棘手。你认为在你站在摄影机前方，高举双手，宣布凶手被逮捕，揽下功劳之后，媒体还会轻易相信这个说法吗？”

“声明稿上会说，是我一肩扛起责任，我认为掩护这次的逮捕行动是我们的责任，尽管我们对你可能捅出娄子感到不安，但是当你坚持要领导逮捕行动的时候，我并未阻止，因为你是资深警监，况且你又不隶属于克里波。”

“而我之所以签名，是因为如果我不签，就会被控走私和持有毒品？”

米凯十指指尖互触，靠上椅背。

“正确。但更重要的是，我可以立刻将你拘押，等候审判，这样就太遗憾了，因为我知道你想去医院陪你父亲，据我所知，他活不长了，真是令人难过。”

哈利靠上沙发。他知道他应该发飙，过去那个年轻的哈利一定会发飙，但现在这个哈利只想把自己埋在沾了汗水和呕吐物的沙发里，闭上眼睛，希望这些人离开，走得干干净净，包括米凯、卡雅和窗边的人影。但他的大脑仍继续自动进行后天养成的推理习惯。

“除了我之外，”哈利听见自己说，“莱克为什么要接受这个说法？

他知道逮捕他的是克里波，侦讯他的也是克里波。”

米凯还没说话，哈利就知道他会怎么回答。

“因为莱克知道被逮捕过的人会留下不愉快的阴影，尤其对他这种人更是如此，何况他正努力要赢得投资人的信心。为了摆脱这个阴影，最好的办法是认可我们的声明稿。这份声明稿指出，这次的逮捕行动是由警界一名我行我素、独来独往的警察不分青红皂白执行的，非常不专业。你同意吗？”

哈利点了点头。

“反正呢，对警方而言……”

“我担下所有罪状，是在保护整个警界的名声。”

米凯微微一笑：“我总认为你是个相当聪明的人，霍勒。这是不是代表我们达成共识了呢？”

哈利想了想。倘若米凯现在离开，他就可以去看看瓶底是不是真的还剩下几滴威士忌。他点点头。

“这是声明稿，我要你在这里签名。”米凯将纸、笔推过咖啡桌。灯光太暗，看不见内容，但是无所谓。哈利签了名。

“很好，”米凯说，拿起那张纸，站起来。屋外街灯的光线落在米凯脸上，看上去仿佛化了彩妆，闪闪发光。“这样对我们大家都是最好的，好好想想吧，哈利，去休息一下。”

访客的仁慈关怀，哈利心想。他闭上双眼，感觉睡神欢迎他投入怀抱，接着又睁开双眼，挣扎着站起来，跟着米凯走下台阶。卡雅依然双臂交抱，站在她的车子旁边。

哈利看见米凯对卡雅点头示意，卡雅耸了耸肩。哈利看着米凯穿越马路，坐上车，发动引擎，驾车离去。卡雅走到台阶前，说话声依然带着哭腔。

“你为什么要打毕尔·侯勒姆？”

哈利转身打算进屋，但卡雅的动作更快，一步踏上两级阶梯，挡在哈利和门之间，呼吸急促，温热的气息喷在哈利脸上。

“你知道他是清白的，为什么还打他？”

“你走吧，卡雅。”

“我不走！”

哈利看着她，知道这件事无法对她解释。他明白原来卡雅才是间谍的那一刻，十分心痛且惊讶，痛到让他一拳挥出，打中侯勒姆那张讶异、无辜的月亮脸。侯勒姆脸上的表情，正好反映出哈利自己竟然这么轻易就相信了别人。

“你想知道什么？”哈利问道，听见自己刺耳的声音中蕴含怒火，“我真的相信了你，卡雅，所以我应该恭喜你，恭喜你把工作干得这么好。现在你可以离开了吗？”

哈利看见卡雅的眼眶中再度盈满泪水，她让到一旁。哈利蹒跚地走进屋内，甩上门。砰的一声之后，他站在无声的玄关里，站在寂静里，站在美好的虚空中。

47 怕黑

欧拉夫·霍勒朝黑暗眨了眨眼。

“是你吗，哈利？”

“对，是我。”

“现在是晚上对不对？”

“对，是晚上。”

“你好吗？”

“还活着。”

“我把灯打开。”

“不用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我认得这语气，我不确定我想不想听。”

“反正明天你也会在报纸上看到。”

“你有不同的版本要告诉我？”

“不是，我只是想让你第一个知道。”

“你喝酒了吗，哈利？”

“你想听吗？”

“你爷爷也会喝酒，我爱他，不管他酒醉还是清醒。没有多少人可以对酒鬼父亲说出这种话。不，我不想听。”

“嗯。”

“我也可以对你说出这种话。我爱你。我永远爱你，不管你酒醉还是清醒。你其实不难相处，虽然你总是爱跟人争论。你几乎对每个人宣战，尤其是对你自己。可是哈利，爱你是我做过的最简单的事。”

“爸……”

“没时间说那些琐事了，哈利。我不知道有没有告诉过你，哈利，我觉得我说过了，但有时候一件事想过太多次，就会以为自己已经大声说过了。我一直都以你为荣，哈利，我对你说过够多次吗？”

“我……”

“嗯？”欧拉夫在黑暗中聆听，“你在哭吗，儿子？没关系的。你知道你最让我骄傲的是哪件事吗？我从来没告诉过你。你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老师打电话给我们，说你又在操场跟同学打架，对方是两个高年级的学生，这次你的战绩不怎么好，被送到医院，嘴唇缝了几针，牙齿也掉了一颗。为了这件事，我停止给你零用钱，你还记得吗？反正呢，后来爱斯坦告诉我说，你之所以跟他们打架，是因为他们把学校喷泉的水注入崔斯可的背包，所以你就扑了上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根本没那么喜欢崔斯可那个人。爱斯坦说，你受伤那么严重，是因为你不肯放弃，一再地爬起来，最后你流了太多血，那些大男孩见苗头不对，就跑掉了。”

欧拉夫静静发出笑声：“当时我没办法告诉你，因为这样只会让你更常跟人打架，可是我觉得好骄傲，甚至还流了眼泪。你很勇敢，哈利。你怕黑，但黑暗并不会让你却步。我是世界上最骄傲的爸爸，我有没有跟你说过，哈利？哈利？你还在吗？”

自由了。香槟在墙上砸个粉碎，泡沫从壁纸上流下，仿佛沸腾的脑组织，流过照片，流过剪报，流过网络上打印下来的新闻，上面说哈利·霍勒负起全责。自由了。不必受到惩罚。世界将再度被送进地狱。我踩踏碎玻璃，将它们踩进地板，听它们咯吱作响。我赤脚。我踩在自己的鲜血中，差点儿滑倒。我不停地笑，笑到发出号叫声。自由了。自由了！

48 假设

悉尼南区犯罪特警队队长尼尔·麦考梅用手顺过稀薄蓬乱的头发，仔细观察坐在侦讯室桌子对面戴眼镜的女子。伊丝卡·贝勒直接从她任职的出版社来到警局，身穿朴素发皱的套装，但她身上散发的某种气质，让尼尔认为她身上的套装价格不菲，只不过这身套装并不是设计来吸引像他这种简单的人。然而伊丝卡的住址显示她并不特别富有，布里斯托尔区并不是悉尼最时尚的地区。伊丝卡看起来成熟理性，绝不是那种夸张、戏剧化、喜欢博得注意力的人。再者，是悉尼警方打电话叫她来的，不是她自己找上门来的。尼尔看了看表。今天下午他要跟儿子驾船出海，约好在船只停泊的华生湾碰面，因此他希望这件事不会拖太久。原本一切都很顺利，直到最后伊丝卡说了一件事。

“贝勒小姐，”尼尔说，靠上椅背，双手交叠在显眼的大肚臍上，“为什么这件事你没跟别人提过？”

伊丝卡耸起肩膀：“为什么要提？又没有人问，而且我不认为这跟夏绿蒂的命案有关。我之所以告诉你是因为你问得这么详细，我以为你关心的只是小屋里发生的事，而不是……后来才发生的事。这不过是个小事件，很快就结束了，我们也就忘了。像他这种白痴到处都有，我们总不能每碰到一个这种讨厌鬼，就跟警方报案吧？”

尼尔吼了一声。伊丝卡说的当然没错，而且尼尔并不想追踪这件事。每当问题人物的头衔是以“警察”为开头或结束，就会带来很多麻烦和不愉快，还会带来大量工作。尼尔望向窗外。太阳正在杰克逊港的海面上方闪耀光芒，曼力区那头仍有烟雾升起，尽管本季的第一场野火已被扑灭。烟雾往南飘去。温暖宜人的北风阵阵吹来。这是个出海的好天气。尼尔喜欢霍利这个人，他是叫霍勒还是霍利？反正他都叫他挪威仔。之前那起小丑命案，挪威仔表现出色，帮了他们很大的忙，但那个高大的金发挪威仔在电话里听起来身心疲惫，尼尔衷心希望霍利可不要又昏倒了。

“我们从头开始说起，好吗，贝勒小姐？”

米凯走进奥丁会议室，听见里头的说话声立刻停止。他大步走向主席座，放下笔记，将笔记本电脑接上USB槽，沉稳地站在房间中央。调查团队共有三十六名成员，是一般命案的三倍。调查工作已经进行了很久，却没有斩获，因此需要多次振奋士气，但整体而言，这群调查人员像英雄一样奋力不懈。这就是为什么米凯允许自己和小组成员稍微享受逮捕东尼·莱克这个乌龙大胜利所带来的欢欣鼓舞。

“你们今天都会看到报纸。”米凯说出开场白，环视众人。

他省去不必要的遮掩。挪威三大报的其中两家，在头版登出相同场景的照片：东尼在警署外坐上车子。第三家报纸登出哈利的资料照片，照片中的他在脱口秀节目上，正在讨论雪人案。

“你们都会看到，霍勒警监负起了全责，这是正确且适当的。”

他的声音从四壁反射回来。他看见保持沉默的警察同人露出倦怠的晨间目光。或许这是另一种倦怠？倘若如此，就必须将它除去才行，因为事情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克里波部长今天来过，说司法部打电话来问了一些问题。沙漏里的沙已经快流光了。

“我们已经没有主嫌犯了，”米凯说，“但好消息是我们有了新线索，而且这些新线索都将我们从荷伐斯小屋带到了沃斯道瑟村。”

他走到笔记本电脑前，按下一个键，他所准备的Power Point报告页面出现在画面上。

半小时里，他详细说明了克里波掌握到的事实，包括姓名、时间和可能路径。

“问题是，”他说，关上电脑，“我们面对的是哪种杀人犯？我想我们可以排除型的连环杀手，因为凶手并不是在特定人口群组中任意挑选被害人，这些被害人都和特定的时间地点有关。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凶手有一个特定动机，而且这个动机是理性的。倘若如此，我们

的工作就简单多了，只要找出动机，就能找到凶手。”

米凯看见几名警探点了点头。

“问题是没有目击证人可以跟我们说明，目前所知另一个还活着的伊丝卡·贝勒，当时单独在房间里睡觉，其他人不是死了就是还没出面说明。比如说，我们知道奥黛蕾·费列森是跟一名最近才认识的男子一起去的，但她的朋友之中没有人知道这个男子是谁，所以我们可以假设这是逢场作戏的关系。我们正在调查她用手机或网络联络过的男人，可是这要花很多时间过滤。由于缺乏证人，所以我们必须自己找个调查起点。我们需要凶手犯案动机的假设。凶手杀害至少四个人的动机是什么？”

“妒忌或听命于人。”后排有人回答。

“这是依据我们的经验。”

“同意。谁会执行去杀人的命令？”

“有精神病史的人。”一个语调平板的芬兰腔声音说。

“以及没有精神病史的人。”另一人说。

“很好。谁可能妒忌？”

“小屋里某个人的伴侣或配偶。”

“那会是谁？”

“可是我们查过被害人伴侣的不在场证明和潜在动机，”又一人说，“这是我们最先调查的事，但被害人不是没有伴侣，就是其伴侣在侦讯之后排除嫌疑。”

米凯很清楚他们只是在绕了好一阵子的老路上继续绕圈子，还用脚踩下油门，但现在的重点正是要踩下油门，他确信荷伐斯小屋是一块跳板，可以让他们脱离老路线。

“我们并未排除所有被害人的伴侣和配偶的嫌疑，”米凯说，摇动脚跟，“我们只是不认为每个人都是嫌犯。谁在老婆遇害时没有不在场证明？”

“拉瑟穆斯·欧森！”

“没错。我去挪威议会找拉瑟穆斯谈话时，他承认几个月前曾经发生过他所谓的小小‘吃醋事件’——他跟一个女人调情，才导致梅莉跑去荷伐斯小屋整理心情。这在日期上是吻合的。也许梅莉不只是整理心情而已，也许她还进行了报复。从这里衍生出一个想法：当天晚上，所有被害人都在荷伐斯小屋的时候，拉瑟穆斯不在奥斯陆，他住进沃斯道瑟村的一家旅馆。既然他老婆在荷伐斯小屋，那么他在那附近干吗？他当晚是在旅馆，还是去长途滑雪？”

米凯面前的许多眼睛，眼皮不再沉重或疲倦，正好相反，他在这些眼睛里点燃了火花。他等待回答。要让这么大的调查团队进行头脑风暴，通常不是高效率的做法，但这件案子他们查了这么久，每个人提出的看法、直觉和古怪的假设都曾经被反对过，使得他们自我受挫。

一名年轻警探试着提出假设：“他可能在晚上突然抵达小屋，正好看见梅莉进行的报复行动，于是他悄悄离开，计划这整起事件作为消遣。”

“有可能，”米凯说，走向主席座，拿起笔记，“第一个支持这个假设的论点是，我刚刚收到挪威电信提供的数据，上面显示那天早上，拉瑟穆斯和他老婆梅莉通过电话，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他知道梅莉要去哪一栋小屋。第二个支持这个假设的论点是：天气报告指出当天晚上出现月亮，整个晚上的天气都很晴朗，所以拉瑟穆斯可以跟东尼一样，轻轻松松就滑雪到荷伐斯小屋。第一个反对这个假设的论点是：为什么他要杀害他妻子和可能的通奸对象以外的人？”

“说不定她的通奸对象不只一人。”一名女警探高声吼道。那女警探矮小丰满，米凯判断她是女“同志”，因此想过如果找一天晚上邀请

她来加入他和卡雅，不知会是何种光景？当然这不过是想想而已，“说不定当天晚上荷伐斯小屋发生的是大杂交。”

众人的笑声回荡在会议室里。很好，气氛轻松了点儿。

“说不定他没看见梅莉跟谁上床，也不知道对方是男是女，只知道有人跟梅莉一起窝在棉被底下。”另一个声音说，“所以他一个也不放过。”

更多笑声响起。

“够了，别再浪费时间在这里胡扯了。”埃斯基尔森说。他是资深警探，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干了多久。会议室安静下来。“你们这些小伙子有谁记得几年前犯罪特警队侦破的一件案子？当时每个人都认为有个连环杀手在外犯案。”埃斯基尔森继续说，“他们查出凶手是谁之后，才发现凶手其实只想杀第三名被害人，但他知道如果被害人只有一个，自己一定会被怀疑，所以他就杀了其他人，施放烟幕弹，让警方以为凶手是在乱杀人。”

“天哪，”一名年轻警官高声说，“犯罪特警队真的破过案子？一定是被他们蒙到的。”

这年轻警官环视四周，露齿而笑，脸却越来越红，因为现场没有一个人回应。有点儿调查经验的人都记得这件案子。这件案子现已被编入全北欧警察学院的课程大纲。这件案子是个传奇，破案之人也是个传奇。

“我是哈利·霍勒。”

“早安，霍勒老兄，我是尼尔·麦考梅。你好吗？你在哪里？”

尼尔似乎听见哈利说“我在昏睡”，但认为哈利说的应该是挪威某个城市的名字。

“我跟伊丝卡·贝勒谈过了，当晚在小屋的事她没什么可说的，但

是隔天晚上……”

“嗯？”

“一名警察载她和夏绿蒂离开小屋，回到他的住处，而且当贝勒小姐因为感冒而在睡觉的时候，那名警察和夏绿蒂在客厅喝了一杯掺水烈酒，然后他试图勾引夏绿蒂，结果起了肢体冲突，严重到夏绿蒂大喊救命。贝勒小姐醒过来，冲进客厅，看见那名警察已经把夏绿蒂的滑雪裤拉到膝盖。那名警察立刻停手，贝勒小姐和夏绿蒂则决定去车站搭车，最后住进一家饭店，那家饭店的所在城市我不知道要怎么发音……”

“耶卢市。”

“谢了。”

“你说‘试图勾引’，尼尔，但你的意思应该是指‘强暴’吧？”

“不是，我不得不请贝勒小姐从头到尾仔细说了一遍，最后才归纳出最正确的描述。她说夏绿蒂的说法是，那名警察违反她的意愿，拉下她的裤子，可是却没有碰触她的私处。”

“可是……”

“我们或许可以假设那名警察的意图是什么，但实际上我们并不真的知道。重点是当时并没有发生任何法律可以加以处罚的事，贝勒小姐也同意这个说法。毕竟她们根本没去报警，只是仓皇离去。那名警察甚至还找了村子里的怪人载他们三个人去车站，协助她们搭上火车。据贝勒小姐所说，那名警察看起来似乎一点儿都没因为发生那件事而烦心，他更想拿到夏绿蒂的电话，而不是道歉，仿佛这是当男人碰上女人会发生的再正常不过的事。”

“嗯。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哈利，只有我们已经依照你的建议，派警察保护贝勒小

姐，二十四小时轮班服务，食物和日用品都为她送上门，她只要在那里享受阳光就好，如果布里斯托尔区有阳光的话。”

“谢谢你，尼尔，如果还有事情……”

“突然发生的话，我会打电话给你，你也一样。”

“当然。保重。”

这可是你说的，尼尔心想，挂上电话，望向窗外的午后蓝天。现在是夏季，白昼较长，他还是可以趁天黑之前，出海游玩一个半小时。

哈利下床冲澡，动也不动地站在莲蓬头底下二十分钟，让热烫的自来水冲刷他的身体。他踏出淋浴间，擦干发红的敏感肌肤，穿上衣服。他看了看手机，发现他睡觉这段时间有十八通未接来电。看来那些记者设法查出了他的电话。他认得头几个号码来自挪威三大报和两大电视频道，因为他们的电话号码前几个数字都是固定的。其他电话号码则比较多变，可能是渴望得到消息的新闻工作者打来的。但他的目光停留在一组号码上，他也说不出为什么，也许因为他的大脑里有某个地方很喜欢记忆数字，或是因为区号告诉他这通电话是从斯塔万格市打来的。他浏览过去的来电记录，发现两天前也接到过这个号码打来电话。这是柯比森的电话号码。

哈利按下回拨键，用脸颊和肩膀夹住手机，用双手绑靴子的鞋带，却发现他该买一双新靴子了。靴底的铁片松了，因为有这铁片，他才可以安心地踩在钉子上。

“我的老天，哈利，他们今天在报纸上把你吊起来烤干了，简直跟虐杀没两样嘛。你的长官怎么说？”

柯比森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儿虚弱，可能是纵欲造成的，或只是单纯的虚弱。

“我不知道，”哈利说，“我还没跟他说上话。”

“犯罪特警队没事，是你个人承担了所有的责任。是你的长官要你为团队扛起责任吗？”

“不是。”

电话那头静默许久，才又说话：“不会……不会是贝尔曼吧？”

“你有什么事，柯比森？”

“妈的哈利，我跟你一样，进行了一些违法的单独调查，所以首先呢，我必须知道我们是不是还属于同一条战线？”

“我没有战线，柯比森。”

“太好了，我听得出你还是跟我们站在同一条战线：失败者战线。”

“我正要出门。”

“好。我又跟丝迪娜·奥尔贝里谈了一下，也就是艾里亚斯·史果克很喜欢的那个女人。”

“怎么样？”

“原来艾里亚斯告诉过她更多那天晚上在小屋发生的事，比我第一次讯问她的时候还要多。”

“我开始觉得第二次讯问比较管用了。”哈利说。

“什么？”

“没什么。好了，快说。”

49 孟买花园

孟买花园是那种不知道为什么可以一直经营下去的餐厅，存在了一年又一年，不像那些比较时髦的餐厅开了又关。它位于奥斯陆东区的一条小巷里，地点甚糟，就在木材仓库和一家由废弃工厂改建而成的戏院之间。它曾违反规定无数次，因此贩酒执照时有时无，贩卖食物的执照也一样。有一次卫生检查员在孟买花园餐厅的厨房里发现一只无法辨识的啮齿类动物，只能宣布说这只动物和褐鼠有某些相似之处。卫生检查员在报告的备注栏里尽情发挥，说孟买花园的厨房简直是“犯罪现场”，在这里，“毫无疑问曾发生过最令人发指的命案”。餐厅墙边的老虎机赚进不少钱，却经常被破坏和劫掠。不过这家餐厅的越南裔老板并未用这个地方来漂白贩毒的钱，不像许多人怀疑的那样。孟买花园餐厅之所以能经营至今，原因就在餐厅后头两扇紧闭的门扉中，那里面藏着一家所谓的私人俱乐部，必须加入会员才能进入，这表示你必须去餐厅吧台签一份申请表，支付一百克朗年费，这样当场就可以取得会籍。完成申请手续后，会有人领着你走进门内，在你身后把门锁上。

于是你站在一个烟雾弥漫的房间里，因为限烟法并不适用于私人俱乐部，而你眼前有个四米长、两米宽的椭圆形迷你赛马场。赛马场共有七条跑道，上面铺有绿毡，跑道上有七只扁平金属马，每一只都连接在插梢上，抖动地前进。每只马的速度都由桌子底下发出嗡嗡声响的计算机所控制，每个人都确定这台计算机的运作完全随机且合法，也就是说，这台计算机的程序让某些马跑得快的概率比较高，而这会反映在投注赔率以及最后分派的彩金上。赛马场周围坐着俱乐部会员，有些是常客，有些是新面孔，他们坐在舒适的旋转皮椅上抽烟，喝着会员价的餐厅啤酒，给他们下注的马匹或组合加油。

由于这家俱乐部游走在博彩法的灰色地带，因此规定俱乐部内如有十二名以上的会员在场，每位会员的每场赛事赌金不得超过一百克朗。倘若会员人数少于十二人，那么根据俱乐部规定，这属于少数会

员的聚会，而在小型的私人聚会中，你不能阻止成人做出私人赌注，至于他们要赌多少钱，依个人而定。因此，孟买花园密室里的会员人数正好是十一人的频率有多高，不难想见，而餐厅本身和此事有何牵连，无人知晓。

下午两点十分，俱乐部的一名新会员走了进来，目前为止，这名男子成为会员的时间一共四十秒。男子很快就发现俱乐部里除了他之外，只有一名会员坐在旋转椅上，背对着他，另外还有一名应该是越南裔的男子负责管理赌赛和赌注，至少他身上穿的是赌场经理人的背心。

坐在旋转椅上的那人背部宽阔，撑起了法兰绒衬衫，黑色髻发垂落在领子上。

“赢钱了吗，克隆利？”哈利问道，在男子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男子转过头来。“哈利！”男子高声说，声音和表情都充满真诚的愉快之情，“你怎么找到我的？”

“为什么你认为我在找你？说不定我是这里的常客。”

克隆利大笑，看着马儿抖动地在直线跑道上前进，每匹马的背上都有一个锡质骑师。“你才不是常客。我每次来奥斯陆都会来这里，可是从来没见过你。”

“好吧，有人跟我说也许可以在这里找到你。”

“该死，难道我在外面有这种名声了吗？警察来这种地方可能不太好，就算这里在法律上是站得住脚的。”

“说到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哈利说，对经理人摇了摇头，因为经理人扬起一道眉毛，指了指斟啤酒用的啤酒龙头。“有件事我想找你谈一谈。”

“说吧。”克隆利说，专注地看着跑道。目前外侧跑道的蓝马领先，但它正朝宽阔的外侧弯道奔去。

“你去荷伐斯小屋载过的澳大利亚籍女子伊丝卡·贝勒说，你抚摸过她的朋友夏绿蒂·罗勒斯的身体。”

哈利在克隆利的专注脸庞上并未看见一丝改变。他等待着，最后克隆利抬起头来。

“你要我回应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哈利说。

“我的解读是，你希望我回应。说抚摸是不对的，我跟她调情了一会儿，也接了吻，我想再进一步，但她只想到此为止。我继续采取积极行动，就好像女人总是希望男人做的那样，毕竟两性的角色扮演就是这样，但仅此而已。”

“这不符合夏绿蒂对伊丝卡·贝勒说的版本。你认为贝勒说谎吗？”

“我不认为。”

“不认为？”

“但我认为夏绿蒂说了个跟事实有点儿出入的版本给她朋友听。天主教的女人都喜欢表现得比实际上更贞洁，不是吗？”

“她们在贝勒生病的情况下，还是决定去耶卢市过夜，而不愿意在你家过夜。”

“是贝勒坚持要离开的。我不知道她们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女人之间的友情通常都很复杂，不是吗？我猜贝勒一定没有男朋友。”克隆利拿起面前的半满酒杯，“你问这件事要做什么，哈利？”

“卡雅·索尼斯去沃斯道瑟村的时候，你没告诉她说你见过夏绿蒂·罗勒斯，这有点儿怪。”

“你竟然还在办这件案子，这才有点儿怪。我以为这件案子是克里波负责侦办的，尤其是今天的报纸登出那样的头条新闻之后。”克隆利的心思回到赛马上。过弯之后，三号跑道的黄色赛马领先了一匹金属马的距离。

“对，”哈利说：“但是强暴案依然属于犯罪特警队的管辖。”

“强暴案？你清醒了吗，哈利？”

“呃，”哈利从裤子口袋拿出一包香烟。“我比你以前还清醒，克隆利，”他将一根皱巴巴的香烟塞进双唇之间，“当你在沃斯道瑟村不断殴打和强暴你前妻的时候。”

克隆利缓缓转身，面对哈利，手肘打翻了啤酒杯。啤酒渗入绿毡，蔓延得有如德国国防军攻陷欧洲地图。

“我刚从她任职的学校过来，”哈利继续说，点燃香烟，“就是她跟我说在这里可能找得到你。她还告诉我说，她离开你和沃斯道瑟村时，更像是逃走，而不是搬离。你……”

哈利没能再说下去。克隆利的动作相当快，他双脚一撑，旋转椅子，在哈利还来不及反应时扑了上去。哈利感觉他的手被抓住，立刻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因为他们在警察学院一年级就练过克隆利使出的这个招式，也就是单手扼颈式。但他还是慢了一秒，醉了两天令他反应迟钝，这四十年来他又太过愚蠢。克隆利将哈利的手腕和手臂扭转到背后，并将他的太阳穴压到绿毡上。哈利受压的正好是下巴受伤的那一侧，他感到剧烈的疼痛，晕了一秒钟，接着痛楚再度出现，他猛力尝试挣脱。哈利一直都身强体壮，但他立刻知道自己不是对手。壮硕的克隆利将温热潮湿的气息喷在哈利脸上。

“你不应该这么做，哈利。你不应该去跟那个婊子说话。她随便想到什么就说什么，随便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她有没有把她的×露出来给你看？有没有，哈利？”

克隆利增加压力，哈利的头颅内发出咯吱声。黄马和绿马一前一

后撞上哈利的额头和鼻子。哈利抬起右脚，猛力跺下，克隆利随即大叫，接着哈利扭转身体脱离压制，然后转过身发动攻击。他并不是挥拳。他用愚蠢的拳头摧毁过无数骨头。他用的是手肘。他的手肘击中对方，正中他学过最有效果的位置，不是下巴尖端，而是下巴尖端稍微旁边之处。克隆利蹒跚后退，倒在一张低旋转椅上，又落在地上，双脚指向北方。哈利看见克隆利右脚穿的匡威帆布鞋扭曲且沾了血迹，因为它被哈利脚上那只绝对该被丢弃的靴子上的铁片给踩过。他还注意到自己的烟还叼在嘴唇上。这时他的眼角余光看见第一跑道的红马越过终点线，成了赢家。

哈利蹲下身子，抓住克隆利的领子，把他拉起来丢在椅子上。哈利深深吸了口烟，感觉香烟灼烧和温暖他的肺脏。

“我同意这件强暴案很难有下文，”哈利说，“至少夏绿蒂或你前妻都没举报你。所以我身为警探，必须试着再挖得深一点儿，不是吗？所以我才回到荷伐斯小屋。”

“你到底在说什么？”克隆利的声音像是得了重感冒。

“艾里亚斯·史果克遇害那个晚上，对斯塔万格市的一名女子透露了一件事。当时他们坐在公交车上，艾里亚斯告诉她说，那天晚上在荷伐斯小屋，他目睹了一件事，后来他认为那应该是强暴。”

“艾里亚斯？”

“艾里亚斯，对。我想他睡眠一定很浅。他被房间窗外的声音吵醒，所以往外看。外头月亮高挂，他在户外厕所的屋檐阴影下看见两个人，一男一女，女子面对他，男子在女子背后，藏住了脸。艾里亚斯觉得他们在性交，因为女子似乎在跳肚皮舞，男子捂住她的嘴，显然这样才不会吵到其他人。后来男子把女子拖进厕所，艾里亚斯觉得很失望，没有看到整出精彩好戏，于是他回床上睡觉。他在报纸上读到命案消息之后，才开始怀疑，说不定那名女子之所以蠕动是想逃跑，男子用手捂住她的嘴是为了防止她求救。”哈利又吸了口烟，“那名男子是你吗，克隆利？你当时在现场吗？”

克隆利揉了揉下巴。

“有不在场证明吗？”哈利轻快地问道。

“我在家，在床上睡觉。艾里亚斯有没有说那个女人是谁？”

“没有，他也没说那个男人是谁，这我已经说过了。”

“那个男人不是我。你过的生活很危险，霍勒。”

“这句话我该当成是威胁还是赞美？”

克隆利没有回答，但他眼中闪着黄色光芒，十分冰冷。

哈利摁熄香烟，站了起来：“对了，你的前妻什么都没露给我看，我们在员工休息室说话。我觉得她害怕和男人单独共处一室，所以你还是有些成就呢，克隆利。”

“你最好小心点儿，霍勒。”

哈利转过了头。那名经理人对眼前上演的这一幕表现得若无其事，已经设立好马匹，准备下一场比赛。

“赌一把吗？”经理人用蹩脚的挪威语说，露出微笑。

哈利摇摇头：“抱歉，我没东西可以赌。”

“更赢更多。”经理人说。

哈利沉思着，判断这句话要不是语法错误，要不就是他的逻辑无法跟得上，再不然就又是一句糟糕的东方谚语。

50 腐化

米凯·贝尔曼等待着。

等她开门的那段时间是最棒的时光，米凯带着兴奋的期待，同时又很确定，她将会超过他的期望。每次他看见她，都发现自己忘了她有多美。每次门一打开，他仿佛都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她的美丽，让这份确定沉入心底。确定她在众多追求者之中——这些追求者指的是眼光好的异性恋男子——选择了她。确定他是众人的领导者，是至尊男性，是拥有跟女性交配的第一选择权的男性。是的，这听起来可能会让人觉得陈腐和粗俗，但至尊男性不是你渴望就可以成为的，而是与生俱来的。对男人来说，这也许不是最容易且舒服的生活方式，但既然你受到召唤，就无法拒绝。

门打了开来。

她身穿白色高领毛线衣，头发束了起来，看起来颇为疲倦，眼神比平常少了几分光彩。但她依然优雅有格调，这是他老婆望尘莫及的。她说了声“嘿”，说她正坐在露台上，然后转过身，穿过屋子。米凯跟上去，从冰箱拿了罐啤酒，在露台上一张巨大沉重到荒谬的椅子上坐下来。

“你为什么坐在外面？”米凯吸了吸鼻子，“你会得肺炎的。”

“或肺癌。”她说，拿起烟灰缸上的半根香烟和她正在看的书。米凯看了看那本书的封面。《火腿黑面包》（Ham on Rye）。查尔斯……他眯起双眼……布可夫斯基？跟瑞典的布可夫斯基拍卖公司同名吗？

“我有个好消息，”米凯说，“我们不止避开了一场小灾难，而且把莱克事件翻转成对我们有利。今天司法部打电话来。”米凯把脚搁上桌子，细看啤酒罐上的标签。“他们感谢我当机立断，介入莱克被捕的事，并将他释放。他们非常担心如果克里波没有快刀斩乱麻，高桐

和他的律师群不知道会采取什么行动。他们要我个人提出保证，我会亲自侦办这件案子，克里波以外的人都不能插手搞破坏。”

米凯将啤酒罐凑到嘴边，喝了一口，再重重放在桌上：“你说呢，布可夫斯基？”

她放下书本，和他目光相接。

“你应该更感兴趣一点儿，”米凯说，“这件事也跟你有关，你知道吧。你对这件案子有什么看法，亲爱的？说说看，你可是命案调查员。”

“米凯……”

“东尼·莱克是个暴力罪犯，我们居然让自己被这点愚弄，因为我们知道暴力罪犯不可能改过迁善。不是每个人都有杀人的能力和渴望，它是与生俱来或后天形成的。但是当你心里住着一个杀手，要驱走他就难如登天。说不定这件案子的凶手知道我们清楚这点？他知道只要献上东尼，我们就会欣喜若狂，一致欢呼：‘嘿，这件案子侦破了，是那个有暴力倾向的家伙干的！’这就是为什么凶手侵入东尼的家，打电话给艾里亚斯的缘故，为了阻止我们继续搜寻当晚还有谁住在荷伐斯小屋。”

“那通电话的拨打时间，是在警方以外的人还不知道我们发现命案跟荷伐斯小屋有关联的时候。”

“那又怎样？凶手一定知道我们迟早会发现这件事。可恶，我们早该发现才对！”米凯又抓住啤酒罐。

“所以谁是凶手？”

“小屋里的第八名房客，”米凯说，“也就是奥黛蕾带去的男朋友，可是没有人知道这个人是谁。”

“没有人知道？”

“这件案子我派了三十多名警察在查，我们对奥黛蕾的住处做过地毯式搜寻，她写的文字里什么也没发现。没有日记、没有卡片、没有信件，甚至连电子邮件和短信都没有。她的男性朋友当中，我们已经查出来的都已经接受过讯问，并排除嫌疑，连女性朋友也是。她的这些朋友都认为她换伴侣就跟换内裤一样频繁，而且她不会跟别人说。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奥黛蕾曾经跟一位女性友人说，这个陪她去小屋的男人有一些她所谓‘让她兴奋’和‘让她倒胃口’的地方。让她兴奋的是，他曾要她去一家无人工厂，打扮得像护士，上演一场夜间邂逅。”

“如果那是让她兴奋的事，那我难以想象让她倒胃口的是什么。”

“让她倒胃口的是，他说话会让奥黛蕾联想到她的室友。那个女性友人完全不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她这个室友可不是男伴，”卡雅打个哈欠，“盖尔·布隆是男‘同志’。如果这第八名房客想把罪状栽赃到东尼身上，那他一定知道东尼有前科。”

“暴力前科是对大众公开的信息，地点也是，比如说发生地点是在易雷恩巴村。东尼快成长为杀人凶手时，就跟他外祖父住在利瑟伦湖附近。如果你想让警方怀疑东尼，会把奥黛蕾的尸体丢在哪里？当然是要丢在一个警方可以联想到东尼和他的前科的地方。这就是他选择利瑟伦湖的原因。”米凯顿了顿，“告诉我，我是不是让你觉得无聊。”

“没有。”

“你看起来很无聊。”

“我……我有很多事要想。”

“你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反正呢，我想出了一个计划来找出第八名房客。”

卡雅望着他。

米凯叹了口气：“你不问我要怎么找吗？亲爱的？”

“要怎么找？”

“利用跟他一样的策略。”

“这个策略是？”

“把注意力放在清白的人身上。”

“这不是你一贯的策略吗？”

米凯抬起眼来，露出锐利的目光。他开始发觉一件事，这件事跟身为至尊男性有关。

他将计划说了出来，说明他打算如何把凶手引诱出来。说完之后，他因为寒冷和愤怒而全身发抖。他不知道哪个更让他生气，是卡雅完全没表示正面或负面意见，还是她只是坐在那里抽烟，丝毫没有展现出对这件案子感兴趣的样子。难道她不明白，在这关键的几天之内，他的事业和行动，对她的未来也有影响吗？就算她不能指望成为下一位贝尔曼太太，至少也可以在他的提拔之下升职，只要她表现忠诚，并且继续提供情报。或者令他生气的是卡雅提出的问题跟那个男人有关，跟另一个衰微的至尊男性有关。

卡雅问了关于鸦片的事。如果霍勒没有依照他的要求，承担逮捕东尼的责任，他是不是真的会用鸦片来控告霍勒？

“当然会，”米凯说，试着想看清楚卡雅的脸，但光线太暗了，“为什么不用？他可是走私毒品。”

“我想的不是他，我想的是你真的会揭发让警方名誉受损的事？”

米凯摇了摇头：“我们不能被这种想法腐化。”

卡雅的笑声遇上浓重的夜晚寒气，听起来十分苦涩：“你腐化了他，这是无可辩驳的。”

“他很容易被腐化，”米凯说，将啤酒一饮而尽，“这就是他跟我的不同。好了，卡雅，你是不是想跟我说什么？”

卡雅张口，想把话说出来，也应该把话说出来，但这时米凯的手机响起。卡雅看着米凯伸手往口袋里掏，跟平常一样嘬起嘴来。这并不是表示他想亲她，而是表示她应该闭上嘴巴，以免电话是他老婆、长官或其他不能知道他来这里的人打来的，他们不能知道他来这里上一位犯罪特警队警官，这位警官提供他需要的情报，让他运用计谋打败犯罪特警队，取得命案调查权。去他的米凯·贝尔曼。去他的卡雅·索尼斯。最重要的，去他的……

“他失踪了。”米凯说，把手机放回口袋。

“谁失踪了？”

“东尼·莱克。”

51 信

嘿，东尼：

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你一直在想我到底是谁，既然你想了这么久，我想也许是我该现身的时候了。那天晚上我也在荷伐斯小屋，可是你没看见我，没有人看见我，我是隐形的，就跟鬼魂一样。但你认识我，你知道我是谁，现在我要去找你了。如今唯一能阻止我的人就是你，其他人都已经死了。现在只剩下你跟我了，东尼。你的心跳是不是有点儿快呢？你的手是不是在找刀子呢？你是不是盲目地在黑暗中挥舞刀子，因为恐惧而发晕，害怕你的性命将被夺走呢？

52 拜访

有什么吵醒了他。是声音。这里几乎没什么声音，至少没有他不熟悉的声音，吵醒他的不是这些声音。他起身下床，脚底踩上冰冷地面，朝窗外看去。外面是他的土地。有人称之为荒地，但不管这代表什么意思，这里可一点儿也不荒芜，这里总是有些东西。就像现在。是不是一只动物？或者他？或是鬼魂？外头有某样东西，这是可以确定的。他朝房门看去。房门从里面锁住，也上了门闩。步枪收在储藏室里。他打个冷战。他身穿红色的厚法兰绒衬衫，在这里他日夜都穿这件衣服。客厅空荡荡的。外头是如此空荡，这是多么空荡的世界一角，但绝不荒芜。他们两人都在此地，他们是剩下的最后两人。

哈利做了梦，梦见一台有牙齿的电梯，梦见一个女人的洋红色嘴唇之间夹着鸡尾酒棒，梦见一个小丑将微笑的头颅夹在手臂下，梦见一个女人身穿白纱跟雪人站在圣坛上，梦见一颗星星画在电视屏幕的尘埃上，梦见一个独臂女孩站在曼谷的跳水板上，梦见小便斗除臭剂的甜味，梦见一个人体轮廓在蓝色的塑料水床中，梦见一把压缩钻孔机，而鲜血喷在他脸上，温热且带有死亡的气息。酒精被用来代替十字架、大蒜和圣水，对抗鬼魂，但今晚是月圆之夜和处女血之夜。现在鬼魂从最黑暗的角落和最深邃的坟墓，朝他蜂拥而至，将他抛掷在他们的狂舞之间，他们舞得比以往更猛烈与狂野，随着凡人恐惧的心跳节奏起舞，随着永不停歇的、尖锐的地狱火警铃声起舞。接着是突然的寂静。完全的寂静。寂静再度降临，充满他的嘴巴，令他无法呼吸。又冷又黑，他无法移动，他……

哈利身体抽动，在黑暗中眨了眨眼，蒙眬恍惚。回声在四壁间回荡。那是什么声音的回声？他从床头柜上抓起他的左轮手枪，踏上冰冷的地板，走到楼下客厅。客厅空无一人，空了的酒柜依然亮着灯。酒柜里原本有一瓶马爹利干邑白兰地。父亲对酒类非常小心，因为他知道自己带着什么样的基因，而那瓶干邑是准备给客人喝的，但家里

来的客人并不多。那瓶积了尘埃的半满干邑跟占边舰长及水手哈利·霍勒，一起消失在海啸中。哈利在扶手椅上坐下，手指插入腋窝，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倒了半杯酒。酒瓶发出深沉的咕嘟声，金褐色酒液闪烁光芒，散发香气，荡漾不已。他将酒杯凑到唇边，感觉身体惊慌抵抗。他将杯子里的酒液全倒进喉咙。

感觉像是太阳穴挨了一拳。

哈利圆睁双眼。四周再度恢复宁静。

但突然之间，那声音又出现了。

那声音经过他的耳道，传了进去。那是来自地狱的火警铃声，就跟吵醒他的铃声一样。那是门铃声。哈利看了看表，十二点半。

他走进玄关，打开外面的灯，透过波浪玻璃看见一个轮廓。他右手握枪，左手大拇指和食指抓住门把，猛然将门拉开。

月光下，他看见滑雪痕迹穿过车道。那些滑雪痕迹不是他留下来的，而鬼魂是不会留下痕迹的吧？

滑雪痕迹绕过屋子，去到屋后。

这时他突然想到卧室窗户是开着的，他应该……他屏住呼吸。似乎有人跟他一起呼吸。不对，不是人，而是某种物体，某种动物。

他转过身，张大了口，心脏停止跳动。它怎么可能移动得如此快速，一点儿声音都没发出。它怎么可能靠得……这么近？

卡雅凝视着他。

“我可以进去吗？”她问道。

她穿着一件过大的雨衣，头发蓬乱，脸色苍白憔悴。他用力眨了几下眼睛，看看自己是不是仍在做梦。她看起来从没有这么美过。

哈利尽量小声呕吐。他已经一天以上没碰酒了，而他的胃对于习性非常敏感，会抵抗突然的大量饮酒或突然的戒酒。他冲了马桶，小心地喝了一杯水，回到厨房。水壶在炉子上发出呼噜声响，卡雅坐在一张餐椅上，抬头看着他。

“所以东尼·莱克失踪了。”哈利说。

卡雅点了点头：“米凯下令跟莱克联络，但没人找得到他，他不在家、不在办公室，也没留下任何信息。过去二十四小时，飞机或渡轮的旅客名单上也没有姓莱克的。后来有一名警探设法联络上莲娜·高桐，她认为莱克可能去山上思考了，显然他是会做这种事的人。如果是这样，他一定是搭火车去的，因为他的车还在车库里。”

“沃斯道瑟村，”哈利说，“他说那里是他的地盘。”

“反正呢，他肯定没去住旅馆。”

“嗯。”

“他们认为他有危险。”

“他们？”

“贝尔曼，克里波。”

“你不是应该说‘我们’吗？而且贝尔曼为什么想联络东尼？”

卡雅闭上眼睛：“米凯策划了一项计划，要引诱凶手出来。”

“嗯哼？”

“既然凶手想除去那天晚上住过荷伐斯小屋的人，米凯想说服莱克当圈套里的诱饵，要他去接受报纸采访，述说他经历的艰苦时光，并说他要到一个特别的地方放松一下，这些都会被报道出来。”

“然后克里波会在那个特别的地方设下圈套。”

“对。”

“现在计划碰上困难，所以你才来这里？”

卡雅凝视哈利，眼睛眨也不眨：“我们还有一个人可以拿来当诱饵。”

“伊丝卡·贝勒？她在澳大利亚。”

“贝尔曼知道她受到警方保护，而且你跟她联络过，还有一个姓麦考梅的。贝尔曼要你说服她来这里。”

“我为什么要同意？”

卡雅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你知道，跟上次的压制手法一样。”

“嗯。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烟盒里有鸦片的？”

“我把那条烟放到我卧室架子上的时候发现的。你说得没错，鸦片的味道很浓。我记得在你的旅馆房间闻过那个味道，所以我打开那条烟，发现最下面一包烟的封条被撕开，在里头找到一团东西。我把这件事告诉米凯，他要我还是把那条烟交给你。”

“也许这样会让你更容易背叛我，因为你知道我曾经利用过你。”

卡雅缓缓摇头：“不对，哈利，没有更容易。也许应该会吧，可是……”

“可是？”

卡雅耸了耸肩：“把这些话带到是我替米凯做的最后一件事。”

“哦？”

“然后我会告诉他，我不会再见他了。”

水壶的呼噜声响停止了。

“我早就该这样做了，”卡雅说，“我无意要你原谅我做过的那些事，哈利，这样的要求太过分了。但我想我可以面对面跟你说我为什么那样做，这样你就可以明白。这就是我来见你的原因。我想告诉你，我做出那些事是出于爱，而且是愚蠢的爱。爱腐化了我，我本来认为我是不会被腐化的。”她用双手撑住头：“我骗了你，哈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只能说，这种欺骗自己的感觉更糟。”

“我们都是可以被腐化的，”哈利说，“只不过我们要求的价格不同，币种也不同。你要的是爱，我要的是麻醉剂。你知道吗……”

水壶再度开始唱歌，这次的声音高了八度。

“真要比起来，我想你是比较好的人。要喝咖啡吗？”

他转过身，直视那个物体。它就站在他前方，动也不动，仿佛已经在那里站了很久，仿佛它是他的影子。它非常安静，他只听见自己的呼吸声。接着他察觉到动静，某样东西在黑暗中被举起来，他听见空气中传来一声低低的呼哨声，这时他的脑际闪过一个古怪的念头，那个物体只是他自己的影子。他……

这个念头似乎摇晃了一下，时间错位，视觉连接中断了一秒钟。

他惊讶地看着前方，感觉一滴温热汗珠流过额头。他说了一句话，但说出来的话语是无意义的，他的脑和嘴之间的连接出现断层。他再度听见低低的呼哨声，接着声音就消失了，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连自己的呼吸声都不见了。他发现自己跪了下来，电话就在旁边地上。前方有一道长条形月光洒在粗糙的地板上，但汗珠流到鼻梁，流进眼睛，让他看不见，使得月光也消失了。于是他明白那不是汗。

第三击的感觉犹如冰柱钻进他的头、喉咙和身体。一切都冻结住了。

我不想死，他心想，试着举起手臂，保护他的头，但他无法移动四肢，同时明白自己已然瘫痪。

他并未感觉到第四击，但是从木头的气味来分析，他已经面朝下躺在地板上。他的眼睛眨了几下，视觉恢复。他看见前方有一双滑雪靴。接着听觉慢慢恢复，他听见自己起伏的喘息声，以及对方冷静的呼吸声。鲜血从他的鼻子滴到地板上。对方只是低声细语，但每个字却像是对着他的耳朵吼叫：“现在我们分出胜负了。”

时针指着两点，他们还在厨房说话。

“第八名房客，”哈利说，又倒了咖啡，“闭上眼睛，他呈现出什么模样，快，不要思考。”

“他充满恨意，”卡雅说，“愤怒、不平衡、卑鄙。这种人奥黛蕾遇见并打量后就会拒绝。他家里有成堆的色情杂志和影片。”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

“我不知道，可能因为他要奥黛蕾穿护士制服去一家无人工厂。”

“继续说。”

“他没有男子气概。”

“怎么说？”

“呃，声音高。奥黛蕾说他一开口，就让她联想到她的男‘同志’室友。”卡雅将杯子拿到嘴边，微微一笑，“说不定他是演员，声音尖细，还会噘嘴。我还是想不起来那个外形阳刚、声音阴柔的男演员叫什么名字。”

哈利举起杯子，做个敬酒姿势：“我跟你说过，艾里亚斯·史果克说他深夜在小屋外看见的那个情景，你认为那两个人是谁？艾里亚斯看见的是不是强暴？”

“反正不是梅莉·欧森。”卡雅说。

“嗯，为什么不是？”

“因为她是小屋里唯一的胖女人，所以艾里亚斯一定认得出她，并且会用她的名字来描述整个情景。”

“跟我得出的结论一样。但你认为那是强暴吗？”

“听起来像。男子用手捂住女子的嘴，不让她叫出来，还把她拉进厕所，如果不是强暴的话是什么？”

“可是艾里亚斯为什么没有立刻认为那是强暴？”

“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姿势……他们站着的姿势，他们的肢体语言。”

“没错。潜意识比表意识的心智懂得更多。他非常确定那是在双方同意下进行的性交，所以他只是直接回床上睡觉，直到很久以后在报纸上看见命案的报道，才想起已经忘了一大半的那幕情景，于是脑子里才形成那说不定是强暴的想法。”

“一场游戏，”卡雅说，“一出强暴戏码的角色扮演。谁会这样做？绝对不会是刚在小屋里认识的一男一女偷溜出去熟识彼此，他们应该对彼此更熟悉才对。”

“所以这两个人曾经有过性关系，”哈利说，“就我们所知，他们可能是……”

“奥黛蕾和那个神秘男子，第八名房客。”

“如果不是这个神秘男子，就是某个当天晚上才出现的人。”哈利弹去烟灰。

“洗手间在哪里？”卡雅问道。

“走廊上左转。”

哈利看着香烟烟雾缭绕上升，飘到餐桌上方的灯罩上。他等待着，却没听见门打开的声音，于是站起来前去查看。

卡雅站在走廊上，瞪着厕所门。昏暗灯光下，哈利看见她大口吸气，湿润的尖细牙齿闪闪发光。哈利将手放在她的后背，即使透过衣服，也可以感受到她的心跳：“你介意我把门打开吗？”

“你一定认为我有精神病。”她说。

“我们都有。我要打开门了，好吗？”

卡雅点了点头，哈利打开门。

卡雅回来时，哈利坐在餐桌前，她已穿上雨衣。

“我想我该回家了。”

哈利点点头，陪她走到大门，看着她弯腰拉起靴子。

“这只有在我累的时候才会发生，”卡雅说，“我是说门的事。”

“我知道，”哈利说，“我对电梯也有同样的反应。”

“哦？”

“是啊。”

“再多说一点儿。”

“改天吧，天知道，说不定我们还会碰面。”

卡雅沉默下来，花了很长的时间把靴子拉链拉起来。然后，突然之间，她站直身子，靠得离哈利非常近，哈利闻到她的气味随之飘来，犹如回声一般。

“现在就告诉我。”卡雅说，露出一种狂野的眼神，哈利无法解读那是什么眼神。

“呃，”哈利说，手指感到刺痛，仿佛本来很冷，现在又暖和起来，“小时候我的小妹留着一头长发，那天我们去医院探望我妈，要

去搭电梯，我爸在楼下等我们，因为他受不了医院。小妹站得离砖墙很近，头发跑到电梯和墙壁之间。我亲眼看着她的头发被往上拉，吓得动也不敢动。”

“然后呢？”卡雅问道。

我们站得更近了，哈利心想。他们之间的距离已逼近私人界线的极限，而且两人都很清楚。他吸了口气。

“她失去了很多头发，后来长了回来。我……失去了某样东西，并没有长回来。”

“你觉得你让她失望了。”

“我的确让她失望了。”

“当时你几岁？”

“大到足以让她失望，”哈利微微一笑，“我想今天晚上的自怜已经够多了吧？我父亲喜欢你行屈膝礼。”

卡雅咯咯一笑：“晚安。”她行了个屈膝礼。

哈利替她打开大门：“晚安。”

卡雅踏上台阶，转过身来。

“哈利？”

“是？”

“你在香港的时候寂寞吗？”

“寂寞？”

“你睡觉的时候我看着你，你看起来好……寂寞。”

“是的，”哈利说，“那时候我寂寞。晚安。”

他们在原地多站了一秒，然后又多站了半秒，照理说接下来卡雅应该走下台阶，哈利应该返回厨房。

卡雅伸手钩住哈利的脖子，拉低他的头，同时挺身踮起脚尖。她的眼睛失去焦距，成为闪闪发光的海洋，接着她闭上双眼。她嘴唇微张，碰触他的嘴唇。她钩着他，他并未移动，只是感觉腹部仿佛被刺进一把甜蜜的匕首，犹如注射一剂吗啡。

她放开了他。

“祝你好梦，哈利。”

他点点头。

卡雅转身离去，哈利在身后静静把门关上。

他收拾杯子，清洗水壶，正把水壶收好，门铃响了起来。

他去应门。

“我忘了一件事。”卡雅说。

“什么事？”哈利问道。

她伸手抚摸他的眉毛：“忘了你长什么样子。”

他将她拉得靠近些。她的肌肤。她的气味。他觉得自己像是坠入一个美妙晕眩的旋涡之中。

“我要你，”她低声说，“我想跟你做爱。”

“我也要你。”

他们放开手，看着彼此。突然之间，一种拘谨在两人之间形成，有那么一刻，他觉得她反悔了，而且他也反悔了。这样做不仅是逾

越，也太快了。他们之间有太多牵扯、太多杂音、太多包袱、太多闪躲的理由。然而她还是牵起他的手，几乎是羞怯地，轻轻说了声：“走吧。”领着他走上楼梯。

卧室很冷，有着父母的气味。哈利打开电灯。

宽敞的双人床上有两条被子和两个枕头。

哈利帮她换床单。

“你父亲睡哪一边？”卡雅问道。

“这一边。”哈利指了指。

“她走了以后他还是继续睡这一边，”她说，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以防万一。”

他们脱去衣服，并未偷看彼此，然后爬进被子，在被窝里相会。

一开始他们靠近彼此躺卧，亲吻、探索，小心翼翼，以免造成对方不舒服，并熟悉对方的节奏。他们聆听彼此的呼吸声，以及偶尔车子经过的呼啸声。接着他们的吻变得更为贪婪，抚触变得更为大胆，他听见她在他耳边发出兴奋的啾啾声。

“你害怕吗？”他问道。

“不害怕。”她呻吟道，抓住他勃起的阳具，调整臀部的位置，引导他进入。但他移开她的手，自己进行。

他进入她时，几乎没发出什么声音，只有一声喘息。他闭上眼睛，躺着不动，享受这种感觉。接着他开始缓缓地、小心地移动。他睁开眼睛，和她四目相交。她似乎快哭了。

“吻我。”她轻声说。

她的舌头卷上他的舌头，下方柔滑，上方粗糙。快一点儿、深一

点儿，慢一点儿、深一点儿。她将他翻转过来，并未放开他的舌头，跨坐在他上方，每次下沉都压上他的腹部。她的舌头放开他的舌头，头向后仰，发出两声呻吟，接着一种深沉的动物性声音涌现，音调越来越高，她喘息不已，接着又安静下来。她的喉咙挤满了没有发出来的喊叫声。他举起手，将手指放在她颈部肌肤底下颤动的蓝色静脉上。

她发出叫喊，犹如痛苦、愤怒、解放。哈利感觉下身紧缩，达到高潮。太完美了，完美得令人难以承受。他将手举到空中，用拳头击打后方的墙壁。接着她像是被注射了致命毒液似的，瘫倒在他身上。

他们维持这个姿势躺着，四肢随意瘫置，宛如死了一般。哈利感觉血液冲到耳朵，一股愉悦感穿透全身，同时伴随着幸福感，他可以发誓那是幸福的感觉。

他沉沉睡去，又被她爬回床上、蜷缩在他身旁的动作给吵醒。她穿上了欧拉夫的背心。她亲吻他，喃喃地说了句话，然后睡去，呼吸轻柔宁静。哈利看着天花板，任由思绪翻腾，知道没有必要抵抗。

这感觉太美好了。已经很久没有感觉这么美好了，自从.....自从.....

百叶窗并未拉下，到了五点半，经过车辆所发出的一道道光束扫过天花板，奥斯陆开始醒来，拖沓地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他又看了看她，随即闭目睡去。

53 脚跟钩住法

哈利醒来时是九点，卧室沐浴在晨光中，没有人躺在他身旁。他的手机里有四通留言。

第一通留言来自卡雅，她说她正要回家换衣服，准备上班，并谢谢他……他听不清楚是什么，只听见她尖锐的笑声，接着她就挂断了。

第二通留言来自甘纳·哈根，他说为什么哈利都不接他电话，还说媒体一直来找他麻烦，并询问他关于东尼·莱克的不当逮捕事件。

第三通留言来自耿萨，他不断重复“下流哈利”的俏皮话，并说莱比锡警方没找到朱莉安娜·凡尼的护照，因此无法确定上面是否盖有加利市的入境查验章。

第四通留言来自米凯，他只是叫哈利两点去克里波，显然他认为卡雅已经把他的指示传达到了。

哈利起身下床，感觉很好，不只很好，而且可能是很美妙。他聆听自己的身体。好吧，很美妙可能过于夸张。

他走到一楼，拿出一包薄脆饼干，先打一通重要电话。

“我是瑟丝·霍勒。”瑟丝就是哈利的妹妹，哈利都叫她小妹。小妹的声音听起来好正式，让哈利不禁露出微笑。

“我是哈利·霍勒。”他说。

“哈利！”小妹又高喊了他的名字两次。

“嘿，小妹。”

“爸说你回来了！你怎么都没打电话来？”

“因为我还没准备好，小妹。现在我准备好了，你呢？”

“我随时都是准备好的，哈利，你知道啊。”

“对，我知道。过几天我们一起去探望爸，先去城里吃个午餐好吗？我请客。”

“好啊！你听起来很开心，哈利，是因为萝凯吗？你跟她说过话了吗？我昨天才跟她说过话。那是什么声音，哈利？”

“只是薄脆饼干从袋子里掉到地上的声音。她有什么事？”

“她打电话来问爸的事，她听说爸生病了。”

“就这样吗？”

“对。不对。她说欧雷克很好。”

哈利吞了口口水：“很好。我们下次再聊吧。”

“别忘了哟。我好高兴你回来了，哈利！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哈利把手机放在料理台上，弯腰捡拾薄脆饼干，这时手机又响了起来。小妹最喜欢这样，挂上电话以后又想起还有什么要说的。他直起身子。

“还有什么事？”

手机另一端传来洪亮的清喉咙声，接着有个声音自我介绍说他叫阿贝尔。这名字很耳熟，哈利立刻在记忆里翻寻。他的记忆里有旧命案的档案，整理得非常整齐，里头的数据从不曾被删除过，包括姓名、脸孔、地址、日期、某人的声音、颜色、车子的年份。但他却可以突然忘记跟他在同一条街住了三年的邻居名字，或欧雷克的生日是什么时候。他们称这种记忆为警探式记忆。

哈利没有打断阿贝尔说话，仔细聆听。

“了解，”最后哈利说，“谢谢你打电话来。”

他结束通话，键入新号码。

“这里是克里波，”一个接待员用疲惫的声音说，“你找米凯·贝尔曼？”

“对，我是犯罪特警队的霍勒，贝尔曼在哪里？”

接待员告知贝尔曼督察长的行踪。

“不意外。”哈利说。

“你说什么？”她打个哈欠。

“他从事这项活动不让人意外，不是吗？”

哈利将手机放进口袋，望向厨房窗外。他踏出脚步，薄脆饼干在脚下咯吱作响。

面对停车场的玻璃门上写着“斯科延攀岩俱乐部”。哈利推开玻璃门，走了进去。他进去时，必须先让一班兴奋的学生出来。他在楼梯底端的鞋架旁脱下靴子。大厅里有六个人正在攀爬十米高的墙壁，不过那些墙壁看起来比较像哈利和爱斯坦小时候在辛莱电影院看过的泰山电影中，人造的混凝纸浆山坡。只不过这些墙壁加上了彩色支撑点和桩子，上面钩着套环和登山用铁锁。哈利越过地上的蓝色地垫，地垫散发着淡淡的肥皂气味和流汗脚丫的味道。他来到一名蹲坐的弓形腿男子旁，停下脚步。男子正专注地看着上方，一根绳子从男子的安全吊带延伸到另一名男子身上，另一名男子正挂在上方八米处，一手拉着绳子，像钟摆一样摆荡。他摆到一端，伸出脚，把脚跟踩进一个粉红色的梨形支撑点下，将另一脚踩在一个结构体上，接着用攀岩索钩住最顶端的金属环，动作优雅，一气呵成。

“中了！”男子高声喊道，背倚绳索，将双腿贴在墙上。

“脚跟钩住法，使得漂亮，”哈利说，“但你的长官有点儿做作，对

不对？”

尤西既不回答，也不看哈利，只是拉下绳索制动器的控制杆。

“克里波的接待员说你们在这里。”哈利对那个逐渐被放下来的男子说。

“每周的固定行程，”米凯说，“当警察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在上班时进行训练。你好吗，哈利？至少你的肌肉看起来很不错，每公斤体重的肌肉含量应该很高，非常适合攀岩。”

“可是企图心有限。”哈利说。

米凯双脚张开，与肩同宽，落回地面，跟着又多拉下一些绳索，松开8字形的绳结。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看不出爬那么高有什么意义。我有时会去爬一些峭壁。”

“爬峭壁，”米凯哼了一声，松开身上的安全吊带，站到旁边，“你应该知道，身上没绑安全索从两米高的地方掉下来，比身上绑有安全索从三十米高的地方掉下来，会造成更大伤害吧？”

“嗯，”哈利说，勉强笑了笑，“我知道。”

米凯在一张木长椅上坐下来，脱下宛如芭蕾舞鞋的攀岩鞋，按摩脚掌。尤西拉下绳索，将绳索盘绕收好。

“你收到我的口信了吗？”

“收到了。”

“那干吗这么急？我跟你约的是两点。”

“这就是我想跟你说清楚的事，贝尔曼。”

“说清楚？”

“在我们跟其他人碰面之前，你必须同意我的条件，让我加入调查团队。”

“调查团队？”米凯大笑，“你在说什么啊，哈利？”

“你真的要我说得那么明白吗？你根本不需要我打电话去澳大利亚劝一个女人来这里当诱饵，这件事你自己办就好了，根本不必这么麻烦，你只是想求救而已。”

“哈利！别闹了……”

“你看起来筋疲力尽，贝尔曼。你已经开始感觉到了，对不对？自从梅莉·欧森死后，你就感觉到压力急剧升高。”哈利在米凯旁边的长椅上坐下，即便如此，他还是高出米凯十厘米。“媒体每天都在挖新闻，走过报摊或打开电视，很难不看见关于命案的报道。这是一件你还没侦破的案子，你的长官紧盯着这件案子的进度，几乎每天都要举行一场记者会，那些秃鹰般的记者争先恐后地大喊提问，现在你释放的那个男人又消失得无影无踪。秃鹰蜂拥而至，有些说的是瑞典语、丹麦语，甚至是英语。我也面对过这种情况，贝尔曼。很快地，他们说的会是他妈的法语。因为这是一件你必须侦破的案子，贝尔曼，而且这件案子已经陷入胶着。”

米凯没有回应，但他的下巴肌肉用力磨动。尤西已将绳子收进袋子，朝他们走来，但米凯挥了挥手，叫他走开。芬兰人转过身子，摇摇摆摆地朝出口走去，犹如一只听话的小狗。

“你想要什么，哈利？”

“我给你一个机会，一对一解决这件事，而不是在会议里解决。”

“你想要我请你帮忙？”

哈利看着米凯的脸越来越红。

“你以为你有什么立场来谈条件，哈利？”

“呃，我想我比以往都有立场。”

“你搞错了。”

“卡雅·索尼斯不想为你工作。毕尔·侯勒姆你已经升他职了，如果你把他送回去当犯罪现场鉴识员，他只会开心得不得了。现在你伤不了的人只有我，贝尔曼。”

“你忘了我可以把你关起来，让你在你父亲过世之前都没办法去探望他吗？”

哈利摇了摇头：“现在已经没有人需要我去探望了，贝尔曼。”

米凯扬起一道眉毛，露出惊讶神色。

“昨天我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哈利说，“我父亲昨天晚上昏迷了，阿贝尔医生说他再也不会清醒过来。我跟我父亲之间还没说的话，永远都不能说了。”

54 郁金香

米凯沉默地看着哈利，也就是说，他那双棕鹿般的眼睛对着哈利，但视线却相反。哈利知道他脑袋里正在开会，这场会议似乎有很多抗议声浪。米凯缓缓松开挂在腰际的攀岩粉袋，仿佛想争取一些时间。

“如果——只是如果——我请你帮忙，却不用任何东西来对你施压，”米凯说，“为什么你要答应？”

“我不知道。”

米凯收拾东西的手停了下来，抬头望过来：“你不知道？”

“呃，绝对不会是出自对你的爱，贝尔曼。”哈利吸了口气，玩弄手中那包香烟，“这样说好了，就算那些认为自己没有家的人，有时候还是会发现自己有个家，有一天你会想葬在这个地方。你知道我想葬在哪里吗，贝尔曼？我想葬在警署前面的公园里，并不是因为我喜欢警察，或者我是‘团队精神’的信仰者，正好相反，我鄙视警察那份对警界的懦弱忠诚，那种有如近亲相奸的同志情谊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们认为天有不测风云，难保自己有一天不会需要别人帮助。你的同事可以报仇，可以出庭做证，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对你的事视而不见。我痛恨这些事。”

哈利面对米凯。

“但警察工作是我仅有的，我属于警察，而我的职责是侦破命案，不管是为了克里波还是为了犯罪特警队。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贝尔曼？”

米凯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下唇。

哈利朝墙边走去：“你爬的是几级的路线，贝尔曼？七级以上？”

“至少是八级，事先不知道路线，一次攀完。”

“难度很高，但我想你可能认为这件案子的难度更高吧，不过没办法，事实就是如此。”

米凯清了清喉咙：“好吧，哈利。”他将背包的绳子拉紧，“你愿意帮助我们吗？”

哈利将那包烟放回口袋，低下头：“当然愿意。”

“我得先问一下你的长官，看可不可以。”

“省点儿力气吧，”哈利说，站了起来，“我已经通知他说从现在起我替你们工作。两点见了。”

伊丝卡·贝勒站在两层楼砖房内朝窗外看去，看着对面那排一模一样的房子。这里看起来就跟英国小镇的街道没两样，但却是澳大利亚悉尼市布里斯托尔区的一个小地方。一阵凉爽南风吹了过来。太阳下山之后，午后的酷热就会消散。

她听见一只狗对着两条街外的高速公路拥挤车流吠叫。

对街那辆车子上的一男一女已经换班，现在车上坐的是两名男子，他们正慢条斯理地啜饮加盖纸杯中的咖啡，享受悠闲时光，因为没什么好急的，他们还要值八小时的班，却没什么事会发生。他们挂上空挡，降低新陈代谢的速度，仿效原住民：进入迟缓的休眠状态、生长间歇期。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可以维持这个状态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她试着想象这些慢条斯理啜饮咖啡的警察，在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是不是能派上用场。

“抱歉，”伊丝卡说，试着控制发颤的声音，她的声音之所以发颤，是因为她压抑着怒气，“我很想帮你们找出是谁杀了夏绿蒂，但你要求的事是不可能的。”她的怒气终究还是占了上风，“我不敢相信这种话你竟然说得出口！我在这里就已经像诱饵了，就算是十匹野马也没办法把我拖去挪威。你们是警察，你们领了薪水不就是有责任要

抓到那只禽兽吗？为什么你们自己不去当诱饵？”

她挂掉电话，把手机一扔。手机撞上扶手椅的垫子，吓得她养的一只猫跳了起来，冲进厨房。她将脸埋进双手，让眼泪再度流下。亲爱的夏绿蒂。她最最亲爱的夏绿蒂。

她以前从不怕黑，现在她想到的尽是黑夜。很快地，太阳将会下山，黑夜将会来临，再一次无情地造访这片大地。

手机响起安东尼与杰克逊乐团的歌曲前奏，手机屏幕在椅垫上亮起。她走过去，看了一眼，感觉脖子上汗毛竖起。来电号码是四七开头，又是挪威打来的。

她将手机放到耳边。

“喂？”

“又是我。”

她松了口气，只是警察打来的。

“我在想，如果你不想亲自来挪威，那至少让我们用你的名字可以吗？”

卡雅细看一名男子被拥在一名红发女子的怀抱中，女子面对男子赤裸的颈部，低下了头。

“你看见什么？”米凯问道，声音在博物馆的四壁之间回绕。

“她在亲他，”卡雅说，后退一步，远离画作，“或是在安慰他。”

“她是在咬他，吸他的血。”米凯说。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这是蒙克被称为‘吸血鬼’的原因之一。一切都准备妥当了么？”

“对，我很快就会搭火车去沃斯道瑟村。”

“你为什么现在想来这里碰面？”

卡雅吸了口气：“我想跟你说，我们不能再继续见面了。”

米凯摇动脚跟：“《爱与痛》（Love and Pain）。”

“什么？”

“蒙克原本替这幅画取的这个名字。哈利详细跟你说过我们的计划了吗？”

“对。你有没有听见我说的话？”

“谢谢你，索尼斯，我的听力好得很。除非我记错了，否则这句话你已经说过好多次了。我建议你考虑一下。”

“我已经考虑过了，米凯。”

米凯抚摸领带上打的结：“你跟他上床了吗？”

卡雅吓了一跳：“谁？”

米凯咯咯轻笑。

卡雅并未转身，她的目光紧紧盯着画作中女子的脸。米凯的脚步声逐渐消失在远处。

光线透入灰色的钢质百叶窗，哈利握着白色咖啡杯，温暖双手，杯子上用蓝字写着“克里波”。这间会议室跟他曾经度过无数时光的犯罪特警队会议室十分相似，颜色淡雅，所费不赀，带有现代的斯巴达风，并非特意采用极简主义，却有点儿缺乏灵魂。这个房间要求效率，好让你能赶快离开。

会议室里的八个人是米凯公布的调查团队核心成员，哈利只认识其中两个人：毕尔·侯勒姆，以及一位不屈不挠、脚踏实地，却不太有

想象力的女警探，她的外号叫鹈鹕，过去曾任职于犯罪特警队。米凯将哈利介绍给大家，包括亚尔达。亚尔达脸上戴着角质框眼镜，身穿褐色成衣西装，让人联想到东德。他坐在会议桌最远端，正在用瑞士军刀清理指甲。哈利推测亚尔达应该有宪兵背景。众人都做了报告，而且都支持哈利的论点：案情胶着。哈利注意到他们表现出防卫态度，尤其是在听取关于东尼·莱克的搜寻报告时。负责这项报告的警官说明哪些公司的旅客名单已经查过，但毫无所获，以及哪家电信公司的哪个单位回复说，他们的基地台没有收到东尼的手机信号。这位警官说明镇上的饭店都没有姓莱克的人入住，而且“上尉”（就连哈利都知道这位在布里斯托尔饭店工作、自封“上尉”且过度热心的警方网民兼接待员）打电话来说，他见过一个符合东尼外形的人。这位警官的报告巨细靡遗，却没注意到这些报告的背后所代表的结果是零，毫无结果可言。

米凯坐在会议桌的主席位上，跷起腿，裤子折痕犹如刀子般锋利。他谢过报告的警官，替哈利做了比较正式的介绍，快速念过哈利的简历：警察学院毕业，曾去芝加哥上过FBI连环杀手训练课程，悉尼的小丑命案，擢升为警监，雪人的调查工作。

“从今天起，哈利正式成为我们的成员，”米凯说，“他直接向我报告。”

“他也只听从你一个人的命令吗？”鹈鹕大声说。哈利记起她在这个姿态，正是她得到这个外号的原因。只见她突出下巴，鼻子又长又尖有如喙喙，细细的脖子伸得长长的，视线从眼镜上方射来，充满怀疑，同时又十分贪婪，像是在考虑要不要把你放在她的菜单上。

“他不听从任何人的命令，”米凯说，“他是团队里的自由分子。我们可以把霍勒警监视为顾问，是不是这样，哈利？”

“有何不可？”哈利说，“顾问就是个薪水过高、评价过高的家伙，以为他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

会议桌上传来节制的哧哧笑声。哈利和侯勒姆交换眼神，侯勒姆

对他点了点头，以示鼓励。

“只不过他现在真的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米凯说，“你跟伊丝卡·贝勒通过电话了，哈利。”

“对，”哈利说，“但首先我想先多听听看你们计划如何将她当作诱饵。”

鵝鵝清了清喉咙：“我们还没有做出详细的计划，目前的打算是带她来挪威，公布给大众知道，让她住在一个可以让凶手接近的地方，使她成为容易到手的猎物，然后静观其变，希望凶手会出来吞下这个诱饵。”

“嗯，”哈利说，“很简单。”

“经验告诉我们，简单最有效果。”手拿瑞士军刀、身穿东德西装的亚尔达说，眼睛注视着食指指甲。

“同意，”哈利说，“但这次的诱饵不肯配合。”

会议桌上传来呻吟和绝望的叹息。

“所以我建议让计划更简单点儿，”哈利说，“伊丝卡·贝勒对我说，既然我们领了薪水，就有责任要抓到那只禽兽，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去当诱饵。”

哈利环视会议桌，至少他得到了注意力，但要说服他们比较困难。

“是这样的，我们握有一项凶手没有的优势。我们可以假设，凶手撕下了荷伐斯小屋的房客登记簿，所以他有伊丝卡·贝勒的名字，但他并不知道伊丝卡长什么样子。凶手那天去了小屋，但伊丝卡和夏绿蒂比他先到，而伊丝卡因为生病，整个晚上都待在卧室里，那间卧室又只睡了她和夏绿蒂两个人。她一直睡在房里，直到隔天其他人离开，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玩一个小小的角色扮演游戏，用我们的人假

扮伊丝卡，骗过凶手。”

哈利再度扫视会议桌，只见众人脸上堆着厚厚的怀疑神色。

“那你打算怎么让凶手进入这个圈套？”亚尔达问道，阖上瑞士军刀。

“利用克里波最擅长的事。”哈利说。

一阵静默。

“这件事是？”最后鹈鹕问道。

“开记者会。”哈利说。

会议室里的静默几乎触手可及，直到一阵大笑声打破静默。那是米凯的笑声。众人惊讶地看着上司，明白哈利的计划已被同意。

“所以……”哈利开口说。

会议结束后，哈利将侯勒姆拉到一旁。

“鼻子还痛吗？”哈利问道。

“你是要道歉吗？”

“没有。”

“我……呃，还好你没有打断我的鼻子，哈利。”

“我的技术应该再加强。”

“你到底要不要道歉啊？”

“抱歉，毕尔。”

“太好了，我想这表示你要我帮忙吧？”

“对。”

“帮什么忙？”

“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去德拉门市查过奥黛蕾衣服上的DNA，那个跟她一起去小屋的男人，应该和她碰过好几次面。”

“我们去查过她的衣柜，但问题是她的衣服都洗过、穿过，甚至后来还接触过很多其他人。”

“嗯。据我所知，她不常滑雪，你有没有查过她的滑雪装备？”

“她没有滑雪装备。”

“那护士制服呢？说不定那件制服只穿过一次，上面还沾有精液。”

“她也没有护士制服。”

“没有短得不像话的迷你裙，也没有印有红十字标志的帽子？”

“没有，只有一套浅蓝色的医院裤子和上衣，可是一点儿都没办法引人遐想。”

“嗯。说不定她找不到有迷你裙的护士制服，或者根本懒得去找。你能帮我检查那套医院衣服吗？”

侯勒姆叹了口气：“我说过了，我们查过衣柜里所有的衣服，发现可以洗的都洗过了，没有留下任何污渍，连一根头发也没有。”

“你可以把衣服带去化验室，重新再查一遍吗？”

“哈利……”

“谢了，毕尔。还有，我刚刚是开玩笑的，你的鼻子很棒，真的。”

下午四点，哈利去接小妹，开的是克里波的车。这辆车是米凯分配给他用的，直到另行通知。他们驾车前往国立医院，找阿贝尔医生谈话。哈利解释了一些小妹听不懂的部分，小妹流了些眼泪。接着他们去探望父亲，父亲已被移到另一间病房。小妹紧握父亲的手，轻轻呼唤父亲的名字，一次又一次，像是要把他从睡梦中温柔地叫醒。

席古·阿尔特曼走了进来，将手搭在哈利肩膀上，没搭很久，他说了几句话，没说很多。

哈利将小妹载回松恩湖畔的小公寓后，驾车前往市中心，然后继续往前开，在单行道、道路施工处和死巷里左弯右拐，穿过购物区、毒品区，直到整座城市出现在下方，他才意识到自己正要去德国碉堡。他打电话给爱斯坦。十分钟后，爱斯坦出现了，将出租车停在哈利的车子旁边，打开车门，调高音乐，走过来坐在哈利旁边的砖墙上。

“昏迷，”哈利说，“我想应该不算是最糟糕的事吧。有烟吗？”

他们坐着聆听快乐小分队的《传输》（Transmission）。主唱是伊恩·柯蒂斯（Ian Curtis）。爱斯坦总是喜欢早逝的歌手。

“可惜在他生病以后我没跟他说过话。”爱斯坦说，深深吸了口烟。

“他病得再久，你都不会去跟他说话的。”哈利说。

“对，这是我的慰藉。”

哈利大笑。爱斯坦斜斜瞥了他一眼，微微一笑，不知道当父亲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时，可不可以大笑。

“你现在想做什么？”爱斯坦问道，“要狂欢吗？我可以打电话给崔斯可……”

“不行，”哈利说，摁熄香烟，“我得工作。”

“你宁愿选择死亡和堕落，也不愿意喝一两杯？”

“你知道，你可以趁他还有呼吸的时候，去说声再见。”

爱斯坦打个冷战：“医院让我起鸡皮疙瘩。反正他什么也听不见，不是吗？”

“我说的不是他，爱斯坦。”

爱斯坦迎着烟雾，眯起眼睛：“哈利，我小时候得到的一点儿养育，是来自你父亲，难道你不知道吗？我爸连他妈的苍蝇屎都不配得到。我明天会去医院，真的。”

“很好。”

他看着上方那个男子，看见男子嘴巴开阖，听见字句说出，但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什么差错，因为他无法将那些字句组合成有意义的话语。他只明白时候到了，复仇的时候到了，他必须付出代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个解脱。

他坐在地上，背靠着一个大型的圆形木柴火炉，双臂被迫向后抵在火炉上，双手被两条滑雪带绑着。他不时呕吐，也许是因为脑震荡的关系。血已止住，他的身体也恢复知觉，但他的视线里有一团来来去去的雾。尽管如此，他毫无疑问。那个声音，那是鬼魂的声音。

“你很快就要死了，”那声音轻声道，“就跟她一样。但你还有一件事情要做，你要选择你想怎么死，遗憾的是，你只有两个选择。利奥波德苹果……”

男子拿起一个金属球，上头有许多孔洞，其中一个洞伸出一个圈环。

“已经有三个女人尝过它的滋味，她们都不是很喜欢，但是没有痛苦，而且很快。你只需要回答这些问题：你想怎么死？还有谁知道？你跟谁合作过？相信我，苹果是比较好的选择。你是个聪明人，

可能已经想到了……”

男子站了起来，用一种夸张的姿态挥动手臂来保持温暖，同时露出大大的微笑。打破寂静的只有他的轻声细语。

“这里有点儿冷对不对？”

接着他听见刮擦声，然后是低低的嗤一声。他看着火柴，以及晃动的、宛如郁金香的黄色火光。

55 蓝绿色

夜晚降临，随之而来的是一大片星空和冰寒的空气。

哈利把车停在山丘上，就停在他拿到的沃克森库伦区地址外。这一条街矗立的都是豪宅，但这栋豪宅最为突出，看起来有点儿像童话故事中的皇宫，用黑色木材建成，入口立着巨大木柱，屋顶铺有草皮。院子里另外有两栋建筑，加上一个迪斯尼版本的挪威仓库，由柱子支撑。哈利心想，船运大亨安德斯·高桐应该不缺大冰箱才对。

哈利按下门铃，注意到高墙上有摄影机。一个女性声音传了出来，哈利报上自己的名字。他踏上由泛光灯照亮的碎石径，那声音听起来像是碎石正在啃食他剩下的鞋底。

一名中年妇人在门口接待他，她有一双蓝绿色眼睛，身上穿着围裙。她领着哈利走进无人的客厅，姿态高雅，混合着自尊、优越感、专业的友善态度，即便在她问过哈利要喝咖啡还是茶之后，哈利还是不确定她究竟是高桐夫人还是仆人，抑或两者皆是。

外国的童话故事流传到挪威时，国王和贵族并不存在，因此在挪威版本的童话故事中，国王被身穿貂皮长袍的富裕农夫所取代。安德斯·高桐出现时，哈利见到的正是这类型的富裕农夫。安德斯身材肥胖，面带微笑，态度温和，身穿传统挪威毛衣，而且有点儿流汗。但握手之后，安德斯的微笑变成了担心，更适合现下这个时刻。他问了一句：“有没有新消息？”接着发出浓重的呼吸声。

“恐怕没有。”

“我从我女儿那里听说，东尼有搞失踪的习惯。”

哈利发觉安德斯有点儿不愿意叫这位未来女婿的名字。安德斯重重坐在哈利对面那张绘有玫瑰的椅子上。

“请问你……有没有什么推测，高桐先生？”

“推测？”安德斯摇了摇头，下巴垂肉跟着晃动。“我没那么了解他，没办法有什么推测。他可能去了山上，去了非洲，我怎么知道？”

“嗯。事实上，我是想来找你女儿谈一谈的……”

“莲娜马上就出来了，”高桐插口说，“我只是想先来问你而已。”

“问什么？”

“就是我刚刚问的，有没有新消息。还有……警方是不是确定那个男人是个正派的人。”

哈利注意到安德斯口中的“东尼”变成了“那个男人”，明白他的第一直觉正确无误：这位准岳父并不中意女儿的选择。

“你认为他正派吗，高桐？”

“我？我认为我对他展现出信任，毕竟我在他的刚果开发案上投资了一笔钱，非常大的一笔钱。”

“所以穷小子打动了公主的芳心，连带得到半个王国，就好像童话故事一样，是这样吗？”

客厅安静了两秒钟，高桐只是看着哈利。

“也许吧。”高桐说。

“也许你女儿施加了一些压力，要你投资。这个冒险事业非常仰赖资金，对不对？”

高桐张开双臂：“我是个船东，我以冒险为生。”

“并且肯为冒险而死。”

“这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在冒险市场中，一个人的损失是其他人的获利，目前为止都是其他人损失，我希望这个趋势会延续下去。”

“其他人损失？”

“拥有船只只是家族事业，如果莱克要成为我们家族的一员，我们就必须确保……”高桐停止说话，一扇门打了开来。莲娜身材甚高，一头金发，脸上有父亲的粗糙线条和母亲的蓝绿色眼睛，但没有父亲那种财大气粗、富裕农夫的气势，也没有母亲那种高贵的优越感。她走路有点儿驼背，像是要让身材矮一点儿，才不会显得太突出。她和哈利握手时，看着自己的鞋子而不是哈利，并自我介绍说她叫莲娜·加布丽埃勒·高桐。

莲娜没说太多话，更没问什么问题，每次她回答哈利的问题，似乎都在父亲的注视之下显得畏缩。哈利不禁怀疑，他认为莲娜逼父亲投资的这个推断可能是错的。

二十分钟后，哈利表达谢意，站了起来。那位有着蓝绿色眼珠的妇人正好在此时再度出现，时间拿捏得恰到好处。

她替哈利打开大门，冷风卷了进来，哈利停下扣扣子的手，望着她。

“你认为东尼·莱克在哪里，高桐夫人？”

“我没有任何想法。”她说。

也许她回答得太快，也许她的眼角微一抽动，也许哈利急切地希望有所发现，任何发现都可以，但他认为她说的是实话。她说的第二句话则不容许任何怀疑的空间。

“而且我不是高桐夫人，高桐夫人在楼上。”

米凯调整面前的麦克风，扫视听众。下头传来低语声，但所有目光都集中在讲台上，生怕漏听任何一句话。米凯在挤得水泄不通的房

间里，认出《斯塔万格晚报》的记者和《晚邮报》的记者罗杰·钱登。他听见妮妮的声音。一如往常，妮妮身穿刚熨好的制服。有人倒数读秒，这在现场直播的记者会上司空见惯。

“各位先生女士，欢迎大家，我们召开这场记者会是为了向各位报告最新的调查进度，各位有任何问题……”

四周传来咯咯笑声。

“最后将一并回答。现在我将现场交给负责指挥调查工作的米凯·贝尔曼督察长。”

米凯清了清喉咙。所有媒体全数到齐。警方允许电视台记者将他们的麦克风放在讲台上。

“谢谢。一开始我要先说些扫兴的话。我从你们的出席状况和脸上的表情发现，我们召开这场记者会，可能让你们的期望过高，所以我必须先说明，今天不是要宣布案子已经侦破。”米凯看见众人脸上的失望表情，听见零星的呻吟声，“我们之所以开记者会，是为了满足你们想掌握最新消息的渴望。如果你们今天原本有更重要的工作，我在此说声抱歉。”

米凯露出苦笑，听见几名记者发出笑声，明白自己已被原谅。

他说明目前调查工作的重点，也就是再度说明成功的突破，比如追踪绳子的产地到利瑟伦湖畔的制绳厂，发现另一名被害人奥黛蕾·费列森，辨识出用于两起命案的凶器是利奥波德苹果。这些都是旧消息。他看见一名记者用手捂住嘴巴，打个哈欠。米凯低头看着面前的草稿，因为他们安排的剧情大纲全写在上头，每个字都经过仔细权衡，反复讨论。既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诱饵必须散发出气味，但不能是臭味。

“最后关于证人，”米凯开口说，记者群在椅子上坐直身子，“各位都知道，我们曾经呼吁当晚和被害人一起住在荷伐斯小屋的人，出面向警方说明，现在有一位名叫伊丝卡·贝勒的女子出面了，她从悉尼搭

乘飞机，预计今天晚上抵达奥斯陆，明天我们将派一位警探陪同她前往小屋，尽可能重建犯罪现场。”

通常警方不会对证人指名道姓，但是为了让他们的目标——也就是凶手明白，警方的确找到了房客登记簿上的一个人，指名道姓就显得非常重要。米凯提到他们将派出警探时，并未强调只有“一位”警探，但信息已准确传递。明天在远离人烟的小屋里，只会有两个人，一位是证人，一位是普通警探。

“当然我们希望贝勒小姐可以对我们描述当天晚上在小屋里的其他房客。”

他们对这番措辞进行过很长的讨论。他们希望播下种子，说证人可能会讲出凶手的样貌，同时哈利认为他们不能引起太多怀疑，为什么这位证人只会有一名警探陪同，因此简洁有力的引言“最后关于证人”和轻描淡写的结语“当然我们希望”，都表示警方不认为伊丝卡是一位重要证人，因此不需要受到高度保护。但他们希望凶手会认为伊丝卡十分重要。

“你们认为她可能看见过什么？你能把证人的姓名拼出来吗？”

这是罗加兰郡的记者提出的问题。妮妮倾身向前，提醒他们问题要等最后才一并回答，但米凯摇了摇头。

“那要看看她到小屋以后记起什么。”米凯说，对着标示NRK挪威广播公司的麦克风伸长脖子。挪威广播公司是国营公共广播机构，节目在全国各地播放。“她会由我们最资深的警探陪同上山，在那里停留二十四小时。”

米凯望向站在后方的哈利，看见哈利缓缓点了点头。米凯精准地传递了信息。二十四小时。米凯让目光再往前游走，落到鹧鸪身上。鹧鸪是唯一一个反对这项行动的成员，她认为刻意放假消息给媒体是可耻的做法，米凯还为此休会五分钟，和鹧鸪私下谈话。最后鹧鸪同意多数人的看法。妮妮开放问答时间。记者们活跃了起来，但米凯已

放松下来，准备说出模糊的回答、公式化的答案，以及万用的“目前在这个调查阶段，我们不宜对此多做评论”。

他双腿冻僵，僵到完全麻木，毫无感觉。这怎么可能？因为他身体的其他部位灼热无比。他大声喊叫，现下已叫哑嗓子，喉咙干涸不已，仿佛被撕裂开来，犹如一个开放伤口，鲜血烧焦成红色尘埃。空气中弥漫着头发和皮肉的焦臭味。炉子烧穿了他的法兰绒衬衫，贴上他的背，他不断喊叫，炉子和他的背融为一体。他如同锡质士兵般融化，感觉疼痛和高温开始啃食他的意识，最后他慢慢昏迷，又惊醒过来。男子在他身上浇下一桶冷水。这突来的解脱让他再度开始哭泣。接着他听见背部和炉子之间传来沸水的滋滋声。疼痛再度袭来，这次更为强烈。

“还要水吗？”

他抬头看去。男子拿着另一桶水，站在他前方。他眼前的白雾突然消失，在那几秒之间，他清清楚楚地看见那名男子。炉子内的火焰光芒穿过孔洞照射在男子脸上，闪动不定，让男子额头上的汗珠闪闪发光。

“很简单，我只要知道是谁就好，是不是警方的人？是那天晚上在荷伐斯小屋的人吗？”

“哪天晚上？”

“你知道是哪天晚上。那些人现在几乎都已经死光了。快说。”

“我不知道。我跟这件事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你要相信我。水。求求你。求……”

“求？你这是在求我吗？”

气味。身体烧焦的气味。他结结巴巴说出来的话，只是嘶哑的低语。“只……只有我。”

温柔的笑声传来：“聪明。你装得好像愿意做任何事来避免痛苦，好让我相信你没办法说出共谋者的名字，可是我知道你可以忍耐的程度不止这样，你更为强悍。”

“夏绿蒂……”

男子挥动火钳。他甚至感觉不到这一击。这漫长的一秒之间，一切都陷入美好的黑暗之中。接着他又回到了地狱。

“她死了！”男子大吼，“你要编也编得像样一点儿。”

“我是说另一个，”他说，试着让脑袋运作。现在他记起来了，他的记忆力一向很好，为什么一直想不起来？他现在的状况有这么糟吗？“她是澳大利亚人……”

“你说谎！”

他感觉自己的眼神再度开始飘移。又是一桶水，带来片刻的清晰。

那声音说：“到底是谁？你们是怎么做的？”

“杀了我吧！求你大发慈悲！我……你知道我没有在保护任何人。我的老天，我要保护谁啊？”

“我不知道慈悲是什么。”

“那为什么不杀了我？我杀了她。你听见了吗？快杀了我吧。复仇是属于你的。”

男子放下水桶，倒坐在椅子上，倾身向前，手肘靠在扶手上，下巴搁在双拳之上，缓缓回答，好像完全没听见对方说的话，只是在想别的事情。“你知道，这件事我已经梦想了好多年，可是现在，现在我们在这里……我一直希望这个滋味尝起来会比较甜美。”

男子又用火钳打了他一记，然后侧过头，仔细看着他。男子脸上

露出乖戾的表情，将火钳有如钻探似的戳入他的肋骨之间。

“也许是我缺乏想象力，还是这个正义缺乏适当的调料？”

某样东西令男子转头，面对收音机。收音机的音量调得很低。男子走过去，调高音量。是新闻。大房间里的说话声。关于荷伐斯小屋。一名证人。现场重建。他僵在原地，双腿似乎不复存在。他闭上眼睛，再度向上帝祈求，并不是祈求从痛苦中获得解脱，而是一如一直以来他所祈求的，获得宽恕，让他的罪被耶稣的血洗净，让别人承担他所做过的事。他夺走过一条生命。是的，他曾经夺走过一条生命。他祈求他能够沐浴在宽恕的血之中，然后被允许死去。

第六部

他无处可逃。时间一分一秒流逝。他的生命将在这里结束。

56 诱饵

这里是由光线构成的地狱。即使戴上太阳眼镜，哈利的眼睛还是感到剧烈疼痛。阳光照射在白雪上，白雪将光线反射给太阳。看着白雪就仿佛望入一片疯狂闪烁光芒的钻石海面。哈利从窗边退开，尽管他知道从外面看过来，窗玻璃犹如一片黑色的、看不穿的镜子。他看了看表。他们于昨晚抵达荷伐斯小屋，尤西、哈利及卡雅一起进驻小屋，其他人在雪里掘洞躲藏，分成两组，一组四人，藏在山谷两侧，分隔大约三十公里。

选择在这里设下圈套有三个原因。第一，他们前往荷伐斯小屋合情合理。第二，他们希望凶手认为自己很熟悉这附近的环境，可以放心下手。第三，荷伐斯小屋是个设圈套的完美地点，小屋所在的凹处只能从东北方和南方进入，东边的山过于陡峭，西边有许多断崖及裂缝，必须非常熟悉地形才可能前进。

哈利拿起望远镜，希望看见其他组员，但只看见白茫茫的一片，还有光线。他跟米凯通过话，米凯位于他们的南方，他也跟米兰诺通过话，米兰诺位于他们的北方。他们通常使用手机，但是在这个杳无人迹的山间，唯一有信号覆盖的是挪威电信。这家前国营电话垄断企业拥有庞大的资金，能在每个强风峭壁上架设基站，但许多警员，包括哈利在内，加入的是其他电信公司，因此他们只能使用无线电对讲机。哈利离开前，在手机的语音信箱里留言说他收不到信号，并留下米兰诺的挪威电信手机号码，以免国立医院有事找他。

米凯说他们昨晚一点儿都不觉得冷，因为他们用了睡袋、热反射

地垫和石蜡火炉，效果好得不像话，他们还得脱去衣服，他们在山侧挖开的雪洞天花板，现在还有融化的雪水开始滴下来。

记者会被电视、广播电台和报纸强力播放到全国各地，除非你对这件案子漠不关心，否则一定会知道伊丝卡·贝勒和一名警察去了荷伐斯小屋。尤西和卡雅不时走到屋外，指着小屋、他们来的方向和户外的厕所。卡雅扮演伊丝卡，尤西扮演那名警探，协助她重建那个命运之夜所发生的事。哈利躲在客厅，他的滑雪板和滑雪杖也收在客厅，让外头雪中只插着一对滑雪板，好让人看见。

哈利顺着一阵风望去，那阵风吹过荒原里的滑雪痕迹，卷起昨晚才落在凹陷处的轻盈白雪。白雪被吹向山峰、峭壁、斜坡和地形的不规则处，形成冰冻的波浪和大雪堆，就跟小屋后方突出于山顶有如帽沿的雪堆相似。

哈利当然知道，他们想猎捕的对象不一定会出现。基于某种原因，伊丝卡可能不在杀人名单上，凶手可能不会觉得这是个好机会，或者凶手对伊丝卡另有打算，又或者凶手可能嗅出事有蹊跷。凶手也可能基于其他的平常理由而不来，比如生病、去旅行……

如果哈利计算过直觉误导他的次数，这个数字会让他放弃把直觉当作行事方法和指引。但他并未计算过误导次数，反倒计算过直觉告诉他一些他不知道自己已然知道之事的次数。而现在他的直觉告诉他，凶手正在前来荷伐斯小屋的路上。

哈利又看了看表。凶手还有二十小时。大火炉的防火铁网内，云杉木发出爆裂声响，吞吐火舌。卡雅去一间卧室小睡，尤西坐在咖啡桌旁，给拆开的威勒P11手枪上油。哈利之所以认得那把德制手枪，是因为上面没有瞄准器。威勒手枪专为近身搏斗设计，可以迅速地从枪套、皮带或口袋里拿出来，被卡住的概率很低。反正在这种状况下，瞄准器是多余的，你只要对准目标射击就好，不必瞄准。尤西的备用枪支是席格索尔手枪，就放在威勒手枪旁边，已经组装完成，装上子弹。哈利感觉他的史密斯威森点三八手枪枪套在摩擦他的肋骨。

他们昨晚搭乘直升机在纳道瓦湖畔降落，距离此处数公里远，然后再滑雪前来。换作其他情境，哈利可能会欣赏沐浴在月光下、被雪覆盖的美丽旷野，欣赏在天空中舞动的北极光，或欣赏卡雅满足的表情。他们滑雪穿过寂静的白色世界，犹如置身于童话故事中，四周寂静无比，让他觉得他们的滑雪声似乎会越过山脉高原，传到数公里外。但他有太多事必须顾虑，无法放松下来，把视线集中在工作和追捕犯人以外的事上。

指派尤西担任那“一名警探”的人是哈利，这并不是因为他已经忘了悠思提森餐馆的事，而是因为如果发生意外，芬兰人尤西的搏击技巧就能派上用场。最理想的状况是，凶手在白天采取行动，并被躲在雪中的两组人马之一发现。但如果凶手晚上前来，没被发现而接近小屋，他们三人就得自己应付。

卡雅和尤西各睡一间，哈利睡在客厅。早上过去了，他们没有不必要的闲聊，连卡雅都十分安静专注。

哈利透过窗户映影，看着尤西组装手枪，瞄准他的头，练习地开了一枪。剩下二十小时。哈利希望凶手不会浪费时间。

侯勒姆从奥黛蕾的衣柜里拿出那套浅蓝色医院服装，感觉盖尔·布隆的视线从门口射向他背后。

“你怎么不干脆全都拿走？”盖尔说，“这样我就省得还要把它们拿去丢了。对了，你的同事哈利呢？”

“他去山里滑雪了。”侯勒姆耐着性子说，将衣服分别放进他带来的塑料套里。

“真的？有意思。他看起来不像是会滑雪的人。他去哪里滑雪？”

“不知道。说到滑雪，奥黛蕾去荷伐斯小屋的时候穿什么衣服？这里没有滑雪装备。”

“她当然是跟我借的。”

“她跟你借滑雪装备？”

“你听起来很讶异。”

“因为我觉得你看起来……不像是会滑雪的人。”侯勒姆察觉到他无意间在话语中透露出的讽刺意味，不由得脖子发热。

盖尔咯咯一笑，在门口转了一圈：“对，我比较像是……追求时尚的人。”

侯勒姆清了清喉咙，不知道为什么，他压低了声音：“我可以看看吗？”

“噢，我的天哪，”盖尔用很像男“同志”的说话方式说，似乎因为侯勒姆的不自在而雀跃不已，“走吧，我拿我的东西给你看。”

“四点半。”卡雅说，第二次将一锅炖煮食物递给哈利。他们的手并未碰触，目光并未相接，也没有言语交流。他们在奥普索乡共度的那个夜晚，似乎已如两天前的睡梦那般遥远。“根据剧本，现在我应该站在南边抽烟。”

哈利点了点头，将锅子递给尤西，尤西挖出锅里的食物，塞进嘴里。

“好吧，”哈利说，“尤西，你可以去面西的那扇窗户吗？现在太阳已经西沉，去看看有没有望远镜发出的闪光。”

“等我吃完。”尤西用瑞典语带着强调语气缓缓答道，又叉了一大口食物塞进口中。

哈利扬起一道眉毛，看了卡雅一眼，示意她先行离去。

卡雅出去之后，哈利坐在窗边，仔细查看高原和山脊。“贝尔曼在没有人愿意雇用你的时候用了你，是不是这样？”哈利轻声说，小屋里的寂静是如此绝对，他只要低声说话就可以了。

几秒钟过去，尤西没有响应。哈利心想尤西应该正在思考怎么谈起了他的私事。

“我知道你被欧洲刑警组织踢出来之后，外面有许多关于你的传言，说你在侦讯的时候殴打一名前科犯，是这样吗？”

“不关你的事，”尤西说，将叉子上的食物送进嘴巴，“但他可能不太尊重我。”

“嗯，有趣的是，这则传言是欧洲刑警组织自己散播的，因为这样可以让他们好过一点儿，我想对你也是，当然对你讯问的那个女孩的父母和律师也是。”

哈利听见背后的咀嚼声停了下来。

“这样他们就可以静静地拿了赔偿金了事，不把你和欧洲刑警组织拖进法庭。那个女孩并不想坐上证人席，述说你去她房间问她朋友被强暴的事，结果你被她的回答搞得非常兴奋，开始触摸她的身体。欧洲刑警组织的内部档案说那个女孩才十五岁。”

哈利听见尤西的呼吸声变得沉重起来。

“假使贝尔曼也看过那些档案，”哈利继续说，“他跟我一样，通过联络人和走后门找到了那些档案，可是他等了一阵子才跟你联络，等你怒气消散，等风头过去，等你被逼到角落，满身伤痕，才去把你捡起来，给你一份工作，给你一些你失去的尊严。他知道你会用忠诚来回报他。他在你的市场行情触底的时候买进，尤西，他就是用这种手法来得到贴身保镖的。”

哈利转过头，看着尤西。芬兰人面色发白。

“你被收买了，价钱却少得可怜，尤西。像你这种奴隶不会得到尊重，你的主人贝尔曼不会尊重你，我也不会尊重你。天哪，你根本连一点儿自尊也没有，老弟。”

尤西的叉子掉到盘子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当啷声。他站起身来，将手伸进外套，拔出一把枪，大踏步朝哈利走来，俯身面对哈利。哈利动也不动，只是冷静地抬头看着尤西。

“所以你要怎样重新找回自尊呢，尤西？借由开枪射杀我吗？”芬兰人的瞳孔因为愤怒而颤动。

“或是借由工作到死？”哈利转过头去，再度看着窗外的白雪平原。他听见尤西的沉重呼吸声，等待着，听见尤西转身离开，走到面西的窗前坐了下来。

无线电对讲机发出吱喳声，哈利抓起麦克风。“是？”

“很快就要天黑了，”是米凯的声音，“他不会来了。”“继续警戒。”

“警戒什么？天空有云遮蔽，少了月光，我们什么都看不见……”

“如果我们看不见，他也看不见，”哈利说，“继续警戒，看有没有头灯出现。”

男子关上头灯。他不需要头灯，他知道他跟随的滑雪痕迹通往观光协会的小屋，而且他的双眼会适应黑暗，在他抵达小屋之前，他会有一双对光线敏感的大瞳孔。装有黑色窗户的木墙就在前方。看起来好像屋里没人。男子奋力一踢，滑行最后几米，新落下的雪在他脚下发出咯吱声。他停了下来，聆听这片寂静几秒钟，然后静悄悄地解开滑雪板的扣环。他拿出一把又大又重的萨米刀，这把刀有着令人生畏的船形刀身，光亮平滑的黄色木柄。这把刀可以用来砍下树枝当柴烧，也可以用来切开驯鹿，或划开喉咙。

男子尽量安静地打开大门，进入玄关，站在客厅门前聆听。一片寂静。会不会太静了？他压下门把推开门，同时背贴在通往门口的墙壁上。为了尽量让自己目标缩小且难以捉摸，他蹲下来，将刀子拿在前方，冲入黑暗。男子瞥了一眼坐在地上濒死的男人，只见他头部下垂，双臂依然绑在炉子上。

男子将萨米刀收回刀鞘，打开沙发旁的灯。这时他才发现，那张沙发跟荷伐斯小屋的沙发一模一样，观光协会一定是拿到折扣，大量买进。但沙发套十分老旧，因为这栋小屋已关闭好几年，而且位于危险地带。此地发生过意外，曾有滑雪客为寻找这栋小屋而跌落悬崖。

火炉旁的垂死男人缓缓抬起头来。

“抱歉打扰到你。”他检查绑住垂死男人双手的铁链，见铁链仍在原位，依然铐在炉子上。

男子打开背包。刚才他压低帽子，亲自进出沃斯道瑟村的商店，购买饼干、面包和报纸，报上写着关于记者会以及荷伐斯小屋那名证人的详尽报道。

“伊丝卡·贝勒，”男子大声读了出来，“澳大利亚人。她在荷伐斯小屋。你说呢？她可不可能看见过什么？”

垂死男人的声带几乎无法振动空气，发出声音：“警察，警察在小屋里。”

“我知道，报上有写，有一名警探在那里。”

“他们在这里，警方租下了那栋小屋。”

“哦？”他看着垂死男子。警方是不是设下了圈套？而他面前的这个浑蛋是不是想帮他，让他不至于落入圈套？这个想法激怒了他。但这个女人肯定见到了什么，不然警方不会大老远把她从澳大利亚带来。男子抓起火钳。

“操，你好臭，是不是在裤子上拉屎了？”

垂死男人的头垂落胸部。他显然是住进了这里，抽屉里有一些个人物品，包括一封信、一些工具、几张全家福老照片、护照，像是他计划逃跑，打算在别的地方重起炉灶，却没料到竟会在这栋小屋的火炉旁，为了自己的罪愆而受尽折磨。男子已开始认为垂死男人并不是

所有恶行的幕后黑手，一个人在说实话之前可以承受的痛苦是有限的。

他再度查看手机。没有信号，该死！

而且屋里臭死了。仓库。他必须把垂死男人挂在仓库晾干，熏肉都是这样制作的。

卡雅走进卧室，打算小睡一下，准备待会上哨。

尤西将过滤好的咖啡倒进自己的杯子，又倒进哈利的杯子。

“谢了。”哈利说，凝视着黑暗。

“木滑雪板。”尤西说，站在火炉旁，看着哈利的滑雪板。

“我父亲的。”哈利说，他在奥普索乡的地下室找到滑雪装备。滑雪杖是新的，由某种合金打造而成，轻得几乎没有重量。哈利曾有一度怀疑，滑雪杖的中空部分是不是注入了氦气？但地下室的滑雪板是老式的宽面滑雪板。

“小时候每年复活节我们都会去我爷爷在莱沙市的小屋，那里有座山，我爸总是想去爬，所以他告诉我妹妹和我说，山顶有个小摊子在卖我们最爱喝的百事可乐，如果我们可以爬上最后一道斜坡，那么……”

尤西点了点头，抚摸白色滑雪板的背面。哈利喝了一大口新鲜咖啡。

“小妹每年复活节都会忘记这是我爸的老把戏，而我总是希望自己可以向我爸看齐，但我很笨拙，记不住我爸灌输给我的每样东西，比如山脉代码，如何利用大自然作为指南针，碰到雪崩如何存活，挪威国王和皇后，中国的朝代和美国的总统。”

“这是很好的滑雪板。”尤西说。

“有点儿太短。”

尤西坐在屋子另一侧的窗边：“对，你认为它永远不会发生。你父亲的滑雪板对你来说太短。”

哈利耐心等待，接着尤西就说了出来。

“我觉得她非常美好，”尤西说，“我觉得她喜欢我。很奇怪。我只碰了她的胸部。她没有反抗。我想她应该吓坏了吧。”

哈利成功地控制住想离开客厅的冲动。

“你说得对，”尤西说，“你会对那些从垃圾堆里把你拉出来的人表示忠诚，即使你看得出他们是在利用你。不然你该怎么办？你必须选边站。”

哈利发现他和尤西之间的对话阀门已经关上，便站了起来，走进厨房，翻遍每一个柜子，找寻他明知这里不会有的东西。这个举动像是一种用来分散注意力的强迫行为，让他离开他脑袋里大喊的声音：“酒，一口就好！”

他有了一次机会。仅此一次。鬼魂解开他的链子，把他抬起来，同时因为屎臭味而咒骂一声，接着将他抬进浴室，丢在淋浴间的地上，打开水龙头。鬼魂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望着他，同时试着打电话，却因为信号不佳而咒骂。鬼魂走向客厅，他听见鬼魂再度试着打电话。

他想哭。他搬到山上躲起来，不想让人找到，带着所需物品住进了樟脑丸的观光协会小屋。他以为躲到断崖绝壁间就安全了，不会被鬼魂找到。他没哭。因为当水渗入衣服，湿透了粘在背后的红色法兰绒衬衫，他突然想到，这是他求生的机会。他的手机在裤子口袋里，裤子折叠起来，放在水槽旁的椅子上。

他试着站起来，但双腿不听使唤。没关系，距离椅子只有几米而已。他用烧焦的双臂撑在地上，忍住疼痛，拖着身体前进，听见水疱

破裂，闻到臭味，但只冲刺了两次就到了。他翻寻口袋，找到手机。他把那个警察的号码储存在手机里，如果那个警察打电话来，就会显示在屏幕上。

他按下拨号键。手机似乎在每个铃声之间的小空当换气，每个小空当都长得有如永恒。一次机会。莲蓬头的洒水声太大，男子听不见他说话。通了！他听见那个警察的声音。他用嘶哑的声音打断那个警察，但对方的声音还是不停地说，这才发现原来进入了语音信箱。他等语音结束，捏紧电话，感觉手掌肌肤似乎都要迸裂，但仍不肯放手。他不能放手。他必须留言关于……天哪，语音快点儿结束，快点儿，快“哔”！

他没听见男子进来，水声淹没了男子轻巧的脚步声。手机从他手上被夺走，他看见一双雪靴走了过来。

当他回过神来，男子已站在他上方，饶富兴味地看着他的手机。

“原来你有信号啊。”

男子离开浴室，拨打电话，水声淹没了一切，没过多久，男子就回来了。

“我们要踏上一段旅程，只有你跟我。”男子的心情似乎突然变得很好。男子一只手拿着护照，他的护照，另一只手握着从工具箱拿来的钳子。

“嘴巴张大。”

他吞了口口水。主耶稣啊，请大发慈悲。

“我说，嘴巴张大！”

“求你大发慈悲，我发誓我已经全都跟你说了……”他没再说话，因为有只手掐住了他的脖子，让他吸不到空气。他挣扎了一会儿，最后眼泪流出来，他张开了嘴巴。

57 雷声

电灯的强烈光线下，侯勒姆和贝雅特站在化验室的钢桌前，看着他们面前的藏青色滑雪裤。

“那绝对是精液的痕迹。”贝雅特说。

“或是一条精液，”侯勒姆说，“你看那个形状。”

“对射精来说，量太少了。看起来像是勃起的湿润阴茎撞上这件滑雪裤的主人臀部。你不是说布隆是男‘同志’？”

“对，可是他说上次他把滑雪衣借给奥黛蕾之后，自己就没再穿过。”

“那我可以说，我们找到了强暴案中的典型精液痕迹。我们把它送去做DNA化验吧，毕尔。”

“同意。你对那个有什么看法？”侯勒姆指着一件浅蓝色医院裤子，裤子的两个后口袋都有摩擦的痕迹。

“那是什么？”

“反正是洗不掉的物质，一种名叫PSG的尼龙材质，在洗车用品上很常见。”

“显然她曾经坐在某个地方。”

“不只是坐，PSG深入了纤维。她曾经用力摩擦，就像这样。”侯勒姆前后扭动臀部。

“了解。你有任何推测吗？”

贝雅特戴上眼镜，看着侯勒姆。他的嘴巴不断扭动，想把意思表达出来，但脑子里想到的名词却又立刻被否决。

“隔衣摩擦式性行为？”

“对。”侯勒姆说，松了口气。

“了解。一个不在医院工作的女人，怎么会穿医院衣服在PSG上面进行隔衣摩擦式性行为？”

“很简单，”侯勒姆说，“废弃PSG工厂的夜间邂逅。”

云层分开，他们再度沐浴在神奇的蓝光之中。蓝光之下，所有的一切，甚至连阴影中的物体，似乎都闪耀磷光，凝冻静止，犹似一幅静物画。

尤西已上床睡觉，但哈利猜想他应该是躺在卧室里，眼睛睁开，所有感官都进入高度警戒状态。

卡雅坐在窗前，下巴搁在手上，往外看去。屋里开着电暖器，所以她身上只穿白色套头毛衣。他们一致同意使用电暖器，因为屋子里如果只有两个人，烟囱却不断冒烟就太可疑了。

“如果你怀念香港的星空，可以看看外面。”卡雅说。

“我不记得任何星空。”哈利说，点燃香烟。

“难道香港没有任何东西让你怀念吗？”

“李元餐馆的冬粉，”哈利说，“每天都怀念。”

“你爱上我了吗？”卡雅说这句话时只降低了一点点音量，她的眼睛专注地看着哈利，同时用橡皮筋绑起头发。

哈利检查他的感觉：“现在没有。”

卡雅发出笑声，脸上露出惊讶表情：“现在没有？这是什么意思？”

“只要我们在这里，那部分的我就是关闭的。”

卡雅摇了摇头：“你是受损品，霍勒。”

“关于这点，”哈利歪嘴一笑，“还有待商榷。”

“那等这项任务结束以后呢，再过……”她看了看表，“十小时？”“那我就会再度爱上你，”哈利说，将手放在她置于桌上的手上，“或是在这之前。”

卡雅看着他们两人的手，看见哈利的手比她的大很多，她的手则比哈利的细致很多。哈利的手比较苍白，骨节也比较大，手背布满粗大扭曲的静脉。

“所以你可能在这项任务结束之前爱上我喽？”她将手放在哈利的手上。

“我是说这项任务可能提早结束……”

卡雅抽回她的手。

哈利一脸惊讶地看着她：“我只是说……”

“你听！”

哈利屏住呼吸，侧耳凝听，但什么也没听见。

“那是什么？”

“听起来像是车子的声音，”卡雅说，向外看去，“你认为是什么？”

“我觉得不太可能，”哈利说，“这里距离冬季开放的马路超过十公里远。会不会是直升机？或雪地摩托？”

“或是我的想象力反应过度了？”卡雅叹了口气，“那个声音不见了。再仔细想想，说不定它根本没有存在过。抱歉，人在害怕的时候会变得有点儿过度敏感……”

“不对，”哈利说，站了起来，“你的害怕和敏感都很正常，说说看你听见什么。”哈利从枪套里拔出手枪，走到第二扇窗户前。

“都跟你说了，我没听见什么！”

哈利将窗户打开一条缝：“你的听力比我好，替我们两个人仔细听一听。”

他们在寂静之中聆听。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哈利？”

“嘘。”

“回来坐下。”

“他来了，”哈利压低声音说，仿佛是在对自己说话，“他已经来了。”

“哈利，是你过度敏……”

这时外面隐约传来隆隆声响，声音低沉，速度似乎有点儿慢，不是向前冲刺的声音，听起来仿佛远处的雷声。但哈利知道零下七摄氏度的晴朗天空很少打雷。

他屏住呼吸。

接着他听见另一种轰鸣声，跟隆隆声不同，频率很低，犹如重低音喇叭的声波，这种声波可以振动空气，连腹部都感觉得到。哈利以前只听过一次这种声音，但他知道这种声音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雪崩！”哈利朝尤西的卧室大吼，那间卧室正好面对山边，“雪崩！”

卧室门打开，尤西出现在门口，十分清醒。他们感觉整个地面都在震动。这是个大雪崩。无论小屋有没有地下室，哈利知道他们都没

办法来得及躲进去，因为尤西背后的窗户已被雪崩压境所带来的强烈气流给吹破，碎片四射。

“抓住我的手！”哈利大吼，盖过轰鸣声，伸出双手，一只手伸向卡雅，另一只手伸向尤西。他看见他们朝他奔来，这时空气被吸出屋外，仿佛雪崩先吹了口气，紧接着又吸了口气。哈利感觉尤西的手紧紧握住他的手，并等待卡雅的手。就在此时，雪墙盖上小屋。

58 雪

四周是绝对的寂静和漆黑。哈利试着移动，但完全动不了，他的身体似乎被放进了铸模之中，四肢完全无法移动。是的，他按照父亲教过他的，把一只手放在脸前面，做出一个容纳空气的空间，但他不知道这个空间中是否有空气，因为他无法呼吸。他知道自己为什么无法呼吸，原因是缩窄性心包炎。欧拉夫曾解释过，当胸部和横膈膜被雪紧紧压在一起，肺部会无法发挥功能，这表示你只剩下血液中的氧气可以使用，大约是一升，而人体的氧气正常消耗量是一分钟零点二五升，所以四分钟内你就会死亡。恐慌来袭：他需要空气，他需要呼吸！哈利绷紧身体，但冰雪如同大蟒蛇一般，只是把他压得更紧。他知道他必须对抗恐慌，必须让脑袋思考。现在就思考。外面的世界已不复存在。时间、重力、温度都不复存在。哈利不知道哪边是上，哪边是下，或者他被埋在雪里多久了。父亲的智慧再度浮现脑海。要判断方向和你所躺的姿势，只要让口水流出嘴巴，看口水往脸上哪个方向流动就能知道。他用舌头触碰上颚，知道是恐惧带来的肾上腺素使他口唇干燥。他张开嘴巴，用面前的手指刮下一些冰雪到嘴里咀嚼，然后再度张开嘴巴，让融化的雪水流出来。他立刻惊慌不已，扭动身体。他的鼻孔灌满了水。他闭上嘴巴，把水从鼻孔里喷出来，也把他肺脏里仅存的空气给喷了出来。他很快就要死了。

水告诉他，他头下脚上。身体的扭动告诉他，他连半分都无法移动。他试着再度扭动，绷紧身体，感觉冰雪让开了一点点。只有一点点。这一点点足以让他脱离缩窄性心包炎的束缚吗？他试着吸气，只吸到一点点空气，还不够。他的大脑已受到缺氧的影响，但他清楚地记得在莱沙市过复活节时，父亲告诉过他，当你碰上雪崩，无法呼吸的时候，并不会因为缺乏空气而死，而是因为血液中含有过多二氧化碳而死。他的另一只手碰到某种东西，某种坚硬却又感觉像是网眼的东西。欧拉夫说：“在雪中你就好像鲨鱼，如果不动就会死。就算雪很松，可以让一些空气进来，但你的呼吸和身体所散发的温度，很快就会让你周围形成一层冰，这表示空气会进不来，而你体内有毒的二

氧化碳也出不去。你只是在创造出你自己的冰棺材，这样懂吗？”

“懂，可是爸，你要不要放轻松一点儿？这里是莱沙，不是喜马拉雅山。”

妈妈的笑声从厨房传来。

哈利知道小屋里塞满了雪，他上方是屋顶，屋顶上方可能有更多的雪。他无处可逃。时间一分一秒流逝。他的生命将在这里结束。

他祈求自己再也不会醒来，下次他再昏迷会是最后一次。他被倒吊着，头部血管不断鼓动，仿佛快要爆炸。血液一定都流到了头部。

吵醒他的是雪地摩托的声音。

他试着移动。一开始他试过扭动，绷紧身体，想挣脱束缚，但很快就放弃了。他之所以放弃不是因为肉钩穿过他的小腿，他的双腿早已失去知觉。他之所以放弃是因为声音，那是皮肉、肌腱和肌肉撕裂的声音，他只要一扭动，就会听见这种断裂的声音，也使得连接在仓库屋顶的铁链铿铿作响。

他看着一头雄鹿呆滞的眼珠。那头雄鹿的后腿被吊挂着，看来像是正在跳水，鹿角朝下。那头雄鹿是他盗猎时射杀的，用的正是他射杀她的那把步枪。

他听见雪地里传来哀愁的、吱吱作响的脚步声。门打开，月光流泻而入。男子又出现了，鬼魂又出现了。奇怪的是，直到现在，当 he 从下往上看着男子，他才确定。

“真的是你，”他低声说，少了门齿，说话感觉非常奇怪，“真的是你，对不对？”

男子走到他背后，解开绑住他双手的绳子。

“你……你可以原谅我吗，孩子？”

“你准备好踏上旅程了吗？”

“你把他们全都杀了，对不对？”

“对，”男子说，“走吧。”

哈利用右手朝左手挖掘，他的左手抓着某种他无法辨认的网眼。他的大脑有一部分告诉他，他被困住了，这是一场跟时间比赛的无望赛跑，他每吸一口气，距离死亡就越近。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延长痛苦，拖延不可避免之事发生罢了。他脑子里的另一个声音则说，他宁愿死于积极求生，也不愿意死于漠然。

他的右手挖掘到了左手处，并将右手放到网眼上，两只手紧紧压住网眼，然后用力推，但网眼动也不动。他发觉自己的呼吸已变得更沉重，冰雪变得越来越平滑。他的棺材正裹上一层冰。他突然一阵晕眩，虽然为时只有一秒，但他知道这是第一个警告，他正在吸入有毒空气。很快昏沉就会来到，脑部会开始关闭，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关闭，就像淡季将近的饭店一样。就在此时，哈利感受到一种他不曾体验过的感觉，就连他在重庆大厦度过那些最糟的夜晚时，都不曾有过这种感觉。这是一种排山倒海的孤寂感。突然之间，淹没他所有求生意志的并不是他对死期将至的确信，而是他将死在这里，身边却一个人都没有，没有他爱的人，没有他父亲、小妹、欧雷克、萝凯……

昏沉来临。哈利停止挖掘，尽管他知道这意味着死亡。迷人且诱人的死亡将他拥入怀中。何必反对？何必抵抗？何必在可以屈从时选择痛苦？他总是朝向死亡，何必选择另一条路？哈利闭上眼睛。

等一等。

网眼。

那一定是火炉的防火铁网。火。烟囱。石头。倘若有一样东西承受得了雪崩，倘若有一个地方无法让大量的冰雪侵入，那一定是烟囱。

哈利再次推动铁网，但铁网纹丝不动。他的手指钩住网眼，无力且认命。

这是命中注定的。他的生命将终结于此。他受到二氧化碳影响的脑部判断说这是合乎逻辑的，只不过他不确定这是何种逻辑，但他还是接受了它。他让甜蜜温暖的睡意包裹他。平静。自由。

他的手指沿着铁网抚摸，摸到某样坚硬固体。那是滑雪板的尖端。那是父亲的滑雪板。他的脑际浮现一个念头，他对这个念头一点儿也不抵抗，这样比较不那么孤寂。他的手放在父亲的滑雪板上，两人一同一步步地迈向死亡的国度，走下最后的陡峭斜坡。

米凯看着他眼前的东西，或者说，是看着他面前不复存在的东西，因为那东西已经不见了，小屋已经不见了。在远处传来的轰隆声响吵醒他之前，从雪洞望去，小屋原本像是白色大画布上的一丁点儿图画。等他拿起望远镜时，一切已归于平静，只有回声缭绕在哈灵山脉之间。他透过望远镜往山坡的方向看去，却仿佛目盲一般，什么都没看见，就好像有人擦去了画布上的所有图画。没有图画，只有平静纯洁的白。太不可思议了。整栋小屋都被埋在雪里了？他们穿上滑雪板，急匆匆地前进，花了八分钟抵达雪崩现场。说得更精准一点儿，他们一共花了八分十八秒抵达现场。他是警察，留意了时间。

“天哪，雪崩范围是一平方公里。”他听见一个声音在他背后喊道，看着幽微的黄色头灯灯光扫射冰雪。

无线电对讲机发出吱喳声：“搜救队说直升机三十分钟后抵达。结束。”太久了，米凯心想。他在文章上读过什么？半小时后，在雪底下存活的概率是三分之一？等直升机抵达之后，妈的他们要干吗？把声波探测仪插进雪里，侦测小屋残骸吗？“谢谢。通话结束。”

亚尔达走到米凯旁边。“算我们走运！奥尔市有两头嗅探犬，他们正把嗅探犬带去沃斯道瑟村。沃斯道瑟村的郡警克隆利不在家，至少他没接电话，但旅馆有人有雪地摩托，可以把嗅探犬载来这里。”亚尔达挥动手臂，保持温暖。

米凯看着脚下的白雪，卡雅就在下方某处：“他们说这里发生雪崩的概率多高？”

“十年一次。”亚尔达说。

米凯摇动脚跟。米兰诺正在指挥其他人，众人正在冰雪中跋涉，用滑雪板和滑雪杖四处戳刺。

“嗅探犬？”米凯说。

“四十分钟后会到。”

米凯点了点头，知道嗅探犬来了也无济于事，等它们抵达，已经是雪崩发生后一小时了。

搜救工作尚未开始进行，生还概率就已低于百分之十。一个半小时后，无论怎么看，生还概率都近乎于零。

旅程开始了。他乘着雪地摩托，光与影似乎都朝他扑拥而来，仿佛钻石点缀的夜空打开来欢迎他。他知道那名男子、那个鬼魂站在他背后，用枪支瞄准器对准他布满水疱的烧焦背部。但现在什么子弹都射不到他，他自由了，他要沿着他一直追随的路线，前往他想去的地方，前往她去的地方，走上跟她一样的道路。他不再受到束缚，如果他可以移动手臂或双脚，他一定会站起来催动油门，向前驶得更快。他发出欢呼，朝星空飞去。

59 埋葬

哈利沉入一层又一层梦境、记忆、咀嚼到一半的念头。一切都好，除了有个声音一直吟咏着同样的句子，不断重复。那是父亲的声音。

“……最后你流了太多血，那些大男孩见苗头不对，就跑掉了。”

他试着保持一定距离，聆听另一个声音，那个声音也是欧拉夫的声音。

“你怕黑，但黑暗并不会让你却步。”

妈的，操！

哈利睁开眼睛，看着黑暗，在冰雪的钳制之下扭动挣扎，试着踢腿，开始在铁网前方挖掘，替自己多挖出一点儿空间。他的手指找到防火铁网的边缘。他不会死了。欧拉夫必须先走一步，先抛下儿子了！哈利的双手有了一些空间可以活动，如铲子般不断挖掘，两只手都伸到铁网内侧，用力将铁网往自己的方向拉。有了！铁网松动了。他又拉了一次，同时感觉到空气和浓重的灰烬臭味，但那绝对是空气。他将双手塞进去，手指摸到像是聚苯乙烯的物体，知道那是烧了一半的木头。铁网在雪崩中屹立不倒，因此火炉内没有雪。他继续挖。

几分钟，或几秒钟后，他蜷曲在大火炉里，大口呼吸空气，又因为吸到灰烬而咳嗽。

他明白到目前为止他想的只有一件事：他自己。

他在火炉角落移动手臂，朝父亲滑雪板放置的地方摸去，在冰雪里摸索，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其中一支滑雪杖。他抓住滑雪杖固定环的一端，用力一拉，光滑、轻巧、坚实的金属杖就从雪中滑了出

来。他将滑雪杖拿到火炉内，放在双脚间用两只靴子夹住，扯下固定环。现在他等于有了一支长一点五米的矛。

卡雅和尤西距离他原本躺卧的位置一定不会太远。他在脑海里画出网格，就像他们在犯罪现场那样，用来检视线索。然后他开始戳刺。他动作很快，尽量用力戳刺。他必须冒着无可避免的风险，最坏的状况是他刺到眼睛或喉咙，但最好的状况是他们仍在呼吸。他刺向他推测自己原本躺卧之处的左方，感觉尖端碰到阻碍。他收回滑雪杖，再度小心刺出，感觉滑雪杖再度被挡开。他想收回滑雪杖，却感觉到它卡住了。他放松紧握的手，发现滑雪杖被拉了过去。有人抓住滑雪杖尖端，来回拉动，表示还有生命迹象！哈利再度拉动滑雪杖，这次更用力，但对方却以极大的力气拉住。哈利需要滑雪杖，这样他才能开始挖掘。因此他把手伸进腕环中，用尽力气才抽回滑雪杖。

哈利躺在那里，心想自己为什么还没放下滑雪杖，开始挖掘。接着他就知道了原因。他迟疑了一秒，然后再度戳刺冰雪，这次是朝他原本躺卧之处的右方开始戳刺。戳到第四次时，滑雪杖碰到了东西，是同样有弹性的触感。会不会是腹部？他用手指握住滑雪杖，看能不能感觉到起伏或呼吸，但是完全没有动静。

这个决定应该很容易做。最好的方式是朝左方挖，因为那里有生命迹象，现下应该拯救可被拯救之人。哈利跪了下来，像个疯子般挖掘，却是朝右方挖去。

他的手指触碰到对方身体时已然麻木，他必须用手背感觉那里是不是有一件羊毛衣。是的，那是羊毛衣，白色的。他抓住对方肩膀，将更多的雪推到一旁，拉出手臂，然后将没有生命迹象的身体从冰雪中拉出来。她的头发横披在脸上，依然散发着卡雅的气味。他设法将她的头和上半身拉到炉床上，试着感觉她颈部的脉搏，但他的指尖就跟水泥一样僵硬。他把脸贴上卡雅的脸，却感觉不到一丝气息。他张开嘴巴，确定卡雅的舌头没有挡住呼吸道，吸了口气，将空气吹进她口中。他抬起头来吸进空气，忍住因为吸入灰烬粒子而想咳嗽的冲动，再度将空气吹入卡雅口中。第三次。他计算着：四、五、六、

七。他的头开始晕眩。他觉得像是回到莱沙市的小屋壁炉旁，当时还是小男孩的他对着余烬吹气，希望它们再度燃起。父亲看他晕眩摇晃，差点儿昏倒，不由得哈哈大笑。但他必须继续，他知道她可以苏醒的机会一秒一秒减少。

他俯身在卡雅面前，第十二次吹气，这时他的脸感觉到一股温暖气息。他屏息等待，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那股温暖气息消失了，接着又再度出现。她在呼吸了！就在此时，她的身体开始抽搐，也咳了起来。然后他听见她细弱的声音。

“是你吗，哈利？”

“对。”

“你在哪里……我看不见。”

“没关系，我们在火炉里。”

一阵静默。

“你在干吗？”

“把尤西挖出来。”

哈利将尤西的头放上火炉时，不知已过了多少时间，但是对尤西而言，已经没有时间了。哈利点燃一根火柴，在火熄灭之前，看了一眼尤西那双圆睁的眼睛。

“他死了。”哈利说。

“你不能做口对口……”

“不行。”哈利说。

“现在该怎么办？”卡雅用细弱疲惫的声音说。

“我们必须出去。”哈利说，找到卡雅的手，紧紧握住。

“我们不能在这里等他们来发现我们吗？”

“不行。”哈利说。

“那根火柴。”她说。

哈利并未回答。

“它立刻就熄了，”卡雅说，“这里也没有空气，整栋小屋都被埋在雪底下了。这就是为什么你没试着救活他，这里的空气不够我们两个人用。哈利.....”

哈利站了起来，试着钻进烟囱，但烟囱太窄，他的肩膀卡住了。他再度蹲下，折断滑雪杖的两头，让它变成一根中空的金属管，将它伸进烟囱；他再次站了起来，这次将手臂高举过头。如此一来，烟囱正好容纳得下他的身体。这时他的幽闭恐惧症发作，却又随即消失，仿佛身体判断这种非理性的恐惧症现在是他无力负担的奢侈品。他将背部抵在烟囱一侧，利用双脚往上移动。他大腿肌肉发疼，喘息不已，晕眩感再度出现。但他继续往上爬，一脚上抬，往下踩去，另一脚上抬.....他爬得越高，感觉越热，知道这表示上升的热空气无法逸出。他知道如果雪崩压落时火炉里燃着火，那他们早已死于二氧化碳中毒。这可以称为不幸中之大幸，只不过这里的不幸指的并非雪崩，他们听见的那个隆隆声.....

金属管碰到了上方某样东西。他费劲地往上攀爬，用空着的那只手摸索。那是个铁护栅，置于烟囱顶端，防止松鼠和其他动物跑进来。他用手指在护栅边缘摸索，护栅是嵌在水泥里的。操！

卡雅的细弱声音传来：“我头晕，哈利。”

“深呼吸。”

他将金属管插进细网栅中。

另一头没有雪！

他几乎没感觉到大腿产生的乳酸正如火般燃烧。他兴奋不已，将金属管再往上伸，不料却大感失望，因为金属管碰到了某个坚硬的东西，那是烟囱帽。他应该记得小屋的烟囱顶端设有这种迷人的黑色金属帽才对，保护烟囱不受冰雪和雨水侵扰。他用金属管四处摸索，找到一个角度，将金属管从烟囱帽边缘探出，感觉到紧紧压缩的冰雪，比小屋里的雪还来得紧实。但这也可能是因为雪被推进了中空的金属管内。哈利将金属管一厘米一厘米地推进雪中，祈求他能突然感觉阻力减少，这表示他突破了冰雪地狱，可以将雪吹出金属管，吸入赋予生命力的新鲜空气。然后他就可以把卡雅推上来，吸食一剂对抗死亡的药剂。但突破并没有发生。他将金属管推出烟囱帽，什么事也没有。他继续尝试，对着金属管尽量用力吸，嘴里却只吸到冰冷的干雪，金属管依然是堵住的。他无法再承受身侧的压力，落了下来。他大声叫喊，伸直手臂和双脚，感觉双手皮肤被刮破，但继续往下滑落，双脚撞到底下的人。

“你还好吧？”哈利问道，再度爬进烟囱。

“还好，”卡雅说，深深呻吟了一声，“你呢？坏消息吗？”

“对。”哈利说，爬到卡雅身边。

“什么？你现在还是没爱上我？”

哈利咯咯一笑，将她抱过来：“噢，现在我爱上你了。”

他感觉她的面颊滑下热泪，听见她低声说：“那我们要结婚喽？”

“对，我们结婚。”哈利说，察觉到现在说话的是他脑子里的毒素。

卡雅大笑：“至死不渝。”

哈利感觉到她温暖的身体，还有某样坚硬的东西。那是她的佩枪和枪套。他放开她，朝尤西摸索而去。他可以想象尤西的冰冷脸庞已经开始变得像大理石一样。他摸到尤西脖子旁边的雪，然后往他胸部

摸去。

“你在干吗？”卡雅虚弱无力地说。

“我在找尤西的枪。”

他听见卡雅屏息一秒，感觉她的手摸上他的背，像一只迷失方向的小动物。“不要，”她低声说，“不要这样……不要做这种事……我们只要睡着就好……艾文。”

一如哈利所料，尤西戴着肩带枪套上床。他解开固定手枪的枪套扣子，握住枪柄，从雪中把枪拉出来。他用手指抚摸枪管。没有瞄准器。这把是威勒手枪。他站了起来，站得太快，一阵头晕眼花，伸手寻找支撑，然后一切都陷入黑暗。

米凯站着向下凝视几乎四米深的洞，这时他听见一阵阵嗡嗡声传来。搜救直升机正在接近当中，犹如一根快速飞行的地毯掸子。他的手下用背包运送冰雪，再用互相连接的腰带把冰雪传送上来。

“窗户！”米凯听见洞里一名手下喊道。

“把它打破。”米兰诺喊了回去。

玻璃碎裂声传来。

“我的天哪……”米凯听见那名手下说，知道这代表坏消息。

“丢一根滑雪杖下来……”

米凯听见狗儿的吠叫声，心中计算要花多少小时才能清除小屋里的雪。不对，更正：要花多少天。

哈利的下巴剧烈疼痛，某种温热液体从额头流到双眼之间。他猜他跌倒的时候，头部和下巴断裂处一定撞到了石头，这才把他痛醒。奇怪的是他依然站着，双手依然握着手枪。他试着吸入几乎吸不到的空气，不知道这些空气是否足以让他进行最后一次尝试，但那又怎

样？事情很简单：他没有别的事好做。因此他将手枪塞进口袋，吸了几口气，爬上烟囱，到达顶端后用双腿顶着烟囱侧边，在护栅前摸索，找到依然插在雪中的金属管末端。金属管稍微呈圆锥状，哈利这端的开口比较大。他将枪管插入开口。枪管的三分之二卡在金属管内，这表示两者正好呈一直线。金属管就仿佛一支消音器，只不过长达一点五米。子弹无法穿透一点五米的雪，但如果金属管距离雪面只有很短的距离呢？

他倚住手枪，让反作用力不至于震歪手枪，失去正确角度。然后他扣下扳机，开了一枪，又一枪，再一枪。在这个密闭空间里，他们觉得耳膜似乎都快爆破了。开了四枪后，他停下来，把嘴唇凑到金属管上，用力一吸。

他吸到了……空气。

他大感讶异，差点儿跌下去。他又小心翼翼地吸了口气，不让子弹在雪中开出的通道被破坏。零星的雪粒落到他的舌头底下。空气。尝起来的滋味犹如醇厚无比的加冰威士忌。

60 小精灵和侏儒

罗杰·钱登奔越卡尔约翰街，这时店家正陆续开门。他来到伊格广场，抬头望向红色的弗蕾亚女神时钟，看见指针指着九点五十七分。他加快步伐。

他被班特·诺德贝紧急召唤。班特是已退休的报社传奇总编，现在是董事会成员，也是圣殿守护者。

罗杰右转，踏上奥克许街。在过去那个报纸为新闻之王的年代，报社都集中在这条街上。他左转朝法庭走去，走上阿波特克街，上气不接下气地走进史多布雷森酒馆。这家酒馆似乎无法决定它是要成为运动酒吧还是传统英式酒吧，也许两者兼具，因为它的目标是让所有新闻从业人员来到这里都有宾至如归的感受。墙上挂着新闻照片，秀出过去二十年来让挪威全国上下注目、震动、欢欣、恐慌的新闻。这些新闻多半关于体育、名人和天灾，再加上几则可归类为后两个类型的政治人物新闻。

由于史多布雷森酒馆从奥克许街现在仅存的两家报社——世界之路报社和每日新闻报社——走路就可抵达，因此它几乎变成了这两家报社的外部员工餐厅。但现在酒馆里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吧台里的酒保，另一个是坐在酒馆深处桌前的男子，桌旁书架摆着居伦达尔出版社的经典书籍，还有一台老式收音机，显然是用来替这家酒馆增添特色。

书架下的男子就是班特·诺德贝，他有英国演员约翰·吉尔古德（John Gielgud）的优越神情，脸上戴着前英国首相约翰·梅杰的大眼镜，身穿美国访谈节目主持人拉里·金的吊带裤。班特正在阅读名副其实的报纸中的报纸。罗杰听说班特只看美国《纽约时报》，英国《金融时报》《卫报》，中国《中国日报》，德国《南德意志报》，西班牙《国家报》和法国《世界报》，而且每天都看。班特可能还会记得看俄罗斯《真理报》和《斯洛文尼亚日报》，但他坚持说“东欧的语

言文字太伤眼睛”。

罗杰在桌前停下脚步，咳了一声。班特读完墨西哥移民在过去被诅咒的布朗克斯区兴起的报道最后一行，浏览剩下页面，确定没有感兴趣的其他新闻，然后摘下大眼镜，从花呢外套的胸前口袋里拿出一条手帕，抬头看着站在他桌前、紧张且依然气喘吁吁的男子。

“我想你应该是罗杰·钱登吧。”

“对。”

班特折起报纸。罗杰还听说，当班特再度打开报纸时，就代表谈话结束。班特侧过了头，开始做起擦眼镜这种小事。

“你在犯罪线跑了很多年，认识很多克里波和犯罪特警队的人对不对？”

“呃……对。”

“米凯·贝尔曼，你对他有什么了解？”

哈利眯起眼睛，看着洒入房间的阳光。他刚起床，花了几秒钟摆脱梦境，重新认识现实。

他们听见了枪声。

而且第一铲就发现了那根滑雪杖。

后来他们告诉哈利说，他们往烟囱挖掘的时候，生怕被子弹射中。

他头痛欲裂，宛如一星期滴洒未沾。他双脚一晃，下了床铺，环视这间位于沃斯道瑟村山间旅馆的房间，房间是警方找给他住的。

卡雅和尤西已被直升机送往奥斯陆的国立医院。哈利拒绝加入他们，甚至睁眼说瞎话，说他一直吸到很多空气，绝对没事，他们才让

他留下来。

哈利将头伸到浴室水龙头下喝水。“水一向不难喝，有时还很好喝。”这句话是谁说的？是萝凯在餐桌上希望欧雷克把水喝完时说的。他打开手机电源，自从他前往荷伐斯小屋之后，他的手机就一直关机。手机屏幕上显示，沃斯道瑟村这里收得到信号，上面还显示有一则留言。哈利播放留言，却只听见一秒钟的咳嗽声和笑声，接着电话就断了。哈利查看来电号码，那是一组手机号码，可能是任何人的。这组号码似乎有点儿眼熟，但绝对不是国立医院打来的。不管打电话的人是谁，如果有重要的事，一定会再打来。

早餐厅里，米凯一个人庄严地坐在餐桌前，面前摆着一杯咖啡，报纸已看完并折起。哈利不必看也知道报上说的事多半雷同，包括命案的报道、警方的无助、更多的压力。但今天的报纸消息一定还不够快，尚未报道尤西的死讯。

“卡雅没事。”米凯说。

“嗯，其他人呢？”

“他们搭早班列车回奥斯陆了。”

“可是你没回去？”

“我想我应该等你。你认为呢？”

“认为什么？”

“那场雪崩，它是自然发生的吗？”

“不知道。”

“不知道？你在雪崩发生前有没有听见隆隆声？”

“那可能是山顶的雪堆掉落，打中山坡，进而引发雪崩。”

“你觉得那声音听起来像这样吗？”

“我不知道它听起来像什么，可是噪声绝对会引发雪崩。”

米凯摇了摇头：“就算是老练的登山客也相信这个迷思，说声波会引发雪崩。我和一个雪崩专家去爬过阿尔卑斯山，他说那里的人依然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雪崩是由大炮所引发的，但事实上炮弹要引发雪崩，必须直接命中才行。”

“嗯，所以呢？”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米凯用拇指和食指拿起一小片闪亮的金属。

“不知道。”哈利说，朝正在清理自助早餐的服务生做个手势，表示他要咖啡。

米凯哼了一段挪威剧作家亨里克·韦格兰（Henrik Wergeland）的《小精灵和侏儒》（Pixies and Dwarfs），故事述说在山间进行建筑工程和炸碎岩石。

“还是不知道。”

“你让我感到失望，哈利。嗯，好吧，可能我懂的比较多吧。七十年代我在曼格鲁区长大的，当时的曼格鲁区是正在扩建的卫星小镇，四周都是建筑工地，我的童年配乐就是炸药爆炸声。建筑工人离开后，我去工地乱逛，时常会发现红色塑料线和炸药的纸张碎片。卡雅跟我说他们在这里有个特别的捕鱼方法，这里的炸药比私酒还要常见。你可别说你没这样想过。”

“好吧，”哈利说，“那是雷管的碎片，你什么时候发现的？在哪里？”

“昨天晚上你们被送走之后，我跟几个人去雪崩发生的地方搜索了一下。”

“有没有发现雪地摩托的痕迹？”哈利从服务生手中接过咖啡，道了声谢谢。

“没有，上面非常空旷，就算有雪地摩托的痕迹也被风吹平了。但卡雅说她好像听见过去雪地摩托的声音。”

“似有若无的，而且跟雪崩发生间隔了一段时间。他可能先把雪地摩托停好再过去，以免被我们听见声音。”

“我也是这样想。”

“那现在呢？”哈利试了一口咖啡。

“要去找雪地摩托留下的痕迹。”

“这里的警官……”

“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不过我弄来了雪地摩托、地图、登山绳、冰斧、粮食。所以不要喝咖啡喝得太放松，天气预报说下午会下雪。”

旅馆经理是个丹麦人，他说要到达雪崩区的顶端，必须驾雪地摩托进入荷伐斯小屋西边的宽广弧形地带，但不用去到太靠西北边，就会进入一个叫作雪弗登的地区。雪弗登有“血盆大口”之意，当地人取这个名字，是因为那里到处都有尖齿状的岩石，而且高原上会突然出现裂缝和断崖，如果不熟悉地形，天气不好去那里乱走非常危险。

十二点左右，哈利和米凯从山上往山腰望去，清楚地看见山谷底下挖掘出来的小屋烟囱。

云层已从西边开始接近。哈利眯起双眼，朝西北方望去。少了阳光，地形的阴影和轮廓都消失了。

“他一定是从那边过来的，”哈利说，“不然我们一定会听见声音。”

“雪弗登。”米凯说。

两小时后，他们从南向北如螃蟹般横越雪地，却没发现任何雪地摩托的痕迹，于是停下休息，在座椅上并肩坐着。米凯带了保温瓶，他们饮用里头的咖啡。天空飘下细雪。

“以前我在曼格鲁区的工地里发现一根没用过的炸药，”米凯说，“那时我十五岁。在曼格鲁区，年轻人有三件事可以做：运动、读《圣经》或吸毒。这三件事我都没兴趣，当然我也不想坐在邮局窗台上，等着我的生命从吸食哈希什、海洛因、胶毒，再走进坟墓。我们班上有四个男生就是这样。”

哈利注意到曼格鲁方言出现在米凯说的挪威语中。

“我痛恨那些东西，”米凯说，“所以我迈向警务工作的第一步，就是把那根炸药拿到曼格鲁教堂后面，那些毒虫埋土烟斗的地方。”

“土烟斗？”

“他们会在地上挖个洞，把一个切去瓶口的啤酒瓶反过来放进去，瓶子里放了格子框，让哈希什在里头冒烟，而且很臭。他们在地下埋了塑料管，从那个洞通到半米外的好几个地方，然后躺在土烟斗周围的草地上，从管子里吸食哈希什。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那是为了让烟降温，”哈利咯咯轻笑，“这样哈希什用得比较少，陶醉感又比较强。这些毒虫挺有一套的嘛，显然我低估曼格鲁区了。”

“反正我把那些管子拉出来，放进那根炸药。”

“你把土烟斗给炸了？”

米凯点了点头，哈利哈哈大笑。

“泥土从空中撒下来，撒了三十秒。”米凯微微一笑。

一阵静默。疾风吹来，发出低沉刺耳的声音。

“其实我想跟你道谢，”米凯说，低头看着杯子，“谢谢你及时把卡雅救出来。”

哈利耸了耸肩。卡雅。米凯知道他晓得他们的事。米凯是怎么知道的？但这表示米凯也知道卡雅和他的事吗？

“反正我在底下也没别的事好做。”哈利说。

“对，没错。直升机把尤西载走之前，我看过他的尸体。”

哈利没有答话，只是眯起双眼，看着越下越大的雪花。

“尸体的脖子旁边有一道伤口，双掌也有许多伤口，可能是滑雪杖的尖端造成的。你先发现他的对不对？”

“也许吧。”哈利说。

“颈部的伤口有新鲜的血迹，他受伤的时候心脏一定还在跳，哈利，而且跳得很强劲。你应该可以把他活着挖出来，可是你却选择先挖卡雅，对不对？”

“呃，”哈利说，“我想有句话尤西说得很对。”他将沾了雪花的咖啡喝完。“你必须选边站。”他用瑞典语引用尤西说过的话。

他们在雪崩地点三点钟方向的一公里外，发现了雪地摩托的痕迹，痕迹位于两个大尖齿状岩石之间，那里吹不到风。

“看来他在这里停了一下，”哈利说，伸出手指，沿着橡胶履带留下的痕迹边缘指去，“让雪地摩托有时间沉入雪中。”他用手指抚摸左履带痕迹的中央，米凯扫开轻盈干燥的飘雪。

“没错，”米凯说，伸手一指，“他在这里转弯，朝西北方前进。”

“我们越来越接近断崖区了，雪又越下越大。”哈利说，抬头看着

天空，拿出手机，“我们得打电话给旅馆，请他们派一个向导骑雪地摩托来。该死！”

“怎么了？”

“没有信号，我们得自己找路回旅馆。”

哈利看着手机屏幕，屏幕上仍显示着那通未接来电，号码他似曾相识，而且对方在语音信箱里留下了声音。最后三个数字，他到底是在哪里看过它们？接着他的警探式记忆发挥了功用。这组号码曾经出现在“前嫌犯”档案里，而且以打凸的方式印在一张名片上。

名片上印着“东尼·C.莱克，企业家”。哈利慢慢抬起双眼，看着米凯。

“莱克还活着。”

“什么？”

“至少他的电话还是通的。我们在荷伐斯小屋的时候，他打了电话给我。”

米凯回望哈利，眼睛眨也不眨。雪花飘落在他的细长睫毛上，脸上白斑似乎闪闪发光。他用近乎低语的低沉嗓音说：“能见度佳。你说呢，哈利？而且空中没有雪。”

“能见度极佳，”哈利说，“空中一片雪花也没有。”

他迅速跳回雪地摩托座椅上。

他们在雪地里走走停停，一次前进一百米，找到对方雪地摩托的可能行进路线，用扫把清除痕迹，记下方向，再继续前进。对方的左履带痕迹有个凹痕，可能是意外造成的，这表示他们跟踪的是正确的雪地摩托痕迹。在一些地方，比如小洼地或寒风呼啸的坡顶，痕迹比较清晰，他们可以前进得比较快，但也不能太快。哈利两度大吼有断崖，雪地摩托惊险地从断崖边掠过。时间接近下午四点，米凯时而打

开头灯，时而关上，视雪花落在他脸上的程度而定。哈利研究地图，他不太清楚他们所在的位置，只知道距离沃斯道瑟村越来越远。阳光越来越弱。哈利内心有一小部分开始担心该如何回去，其他部分却一点儿也不在乎。

下午四点半，他们跟丢了雪地摩托的痕迹。

雪下得很大，他们几乎看不见前方。

“这太疯狂了，”哈利在引擎轰隆声间大吼，“我们怎么不等明天再来？”

米凯回过头，对哈利微微一笑，作为回应。

下午五点，他们再度找到雪地摩托的痕迹。

他们停下来，起身下车。

“痕迹是往那边去，”米凯说，在雪中跋涉回车上，“走吧！”

“等一等。”哈利说。

“为什么？快走吧，就快天黑了。”

“你刚刚大喊的时候，有没有听见回声？”

“被你这样一说，”米凯停下脚步，“这附近有峭壁？”

“可是地图上没有峭壁。”哈利说，朝雪地摩托的痕迹所延伸的方向转头看去。

“深谷！”他大喊，并听见回声，而且回声来得很快。他转头朝米凯看去。

“我想留下这些痕迹的雪地摩托麻烦大了。”

“我对贝尔曼有什么了解？”罗杰复述，以争取时间，“据说他能力

很好，非常专业。”传奇总编班特到底想问什么？“他总是做出正确的决定，”罗杰继续说，“他学得很快，现在可以应付我们这些媒体，有点儿像个神童，呃，也就是说，你知道……”

“我还知道神童的意思，”班特说，露出尖刻的微笑，拇指和食指拿着手帕猛烈地擦拭眼镜，“不过呢，基本上我对四处流散的传言比较感兴趣。”

“传言？”罗杰说，没察觉到自己又故态复萌，话说完之后嘴巴依然张开。

“我很希望你懂传言是什么意思，钱登，因为你和你的雇主就是靠传言维生的。怎么样？”

罗杰犹豫片刻：“传言有很多种。”

班特翻个白眼：“揣测、虚构、谎言。我不需要这些细微的区别，钱登。把八卦的袋子翻过来，将最恶毒的传言都说出来。”

“你是说负面的传言喽？”

班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钱登，亲爱的兄弟，你听过别人的传言是关于饮酒有节制、金钱上十分慷慨、伴侣非常忠贞和非变态式领导风格的吗？会不会传言的功能就是取悦我们，让我们能把事情看得更清楚？”班特擦完一个镜片，接着再擦另一个镜片。

“有个非常无聊的传言，”罗杰说，加了些轻快的口吻，“我只是很确定地知道其他有相同声望的人一定不会这样。”

“身为前任总编，我建议你删除‘确定’或‘一定’，这只是同义词不必要的反复使用而已。”班特说，“一定不会怎样？”

“呃，嫉妒。”

“每个人不是都会嫉妒吗？”

“暴力的嫉妒。”

“他会打老婆？”

“不是，我不认为他打过老婆，也没有理由打老婆。不过呢，有些人仔细研究过他老婆……”

61 落下

哈利和米凯趴在雪地摩托痕迹的尽头边缘，往下望去，只见底下是陡峭的黑色峭壁，向下切入地面，消失在越来越密集的回旋雪花之中。

“你有没有看见什么？”米凯问道。

“雪。”哈利答道，将望远镜递给米凯。

“雪地摩托一定在那里，”米凯爬起来，朝他们的车走去，“我们爬下去。”

“我们？”

“你。”

“我？我以为你才是攀岩高手，贝尔曼。”

“没错，”米凯说，已开始将登山绳绑在安全吊带上，“所以应该要由我来操作登山绳和绳索制动器才合乎逻辑。这条登山绳的长度是七十米，我会把绳子放到底，好吗？”

六十分钟后，哈利站在断崖边，背对峡谷，脖子上挂着望远镜，嘴里叼着香烟。

“紧张吗？”米凯微微一笑。

“不紧张，”哈利说，“是吓坏了。”

米凯检查登山绳穿过了制动器，并未钩住，再将登山绳绕过他们后方的一根小树干，然后连接到哈利的安全吊带上。

哈利闭上眼睛，吸了口气，集中注意力向后倾倒，克服身体下意识发出的抗议，因为数百万年来的人类经验告诉他，踏出断崖不可能

存活。

他的大脑险胜身体。

最初几米，哈利的双脚还能支撑在岩石上，但岩石内缩之后，他就只能悬在半空中。绳子放放停停。这种登山绳具有弹性，一松一紧地拉着绑在他背部和大腿上的安全吊带。绳子越放越顺，过了一会儿，崖顶就看不见了，只剩他独自一人盘旋在白色雪花和黑色崖壁之间。

他靠向一侧，往下看。就在下方二十米处，他看见尖锐的黑色岩石突出于白雪之间，此外还有陡峭的岩屑堆。而在一片黑色和白色之间，他看见某种黄色物体。

“我看见雪地摩托了！”哈利大喊，回声弹射在岩壁之间。雪地摩托上下颠倒，滑雪板面向上方。由于他和绳子不受风吹的影响，因此他可以判断雪地摩托距离崖壁大约三米，但却坠落了超过七十米，可见雪地摩托坠落时，行驶速度一定非常慢。

绳子绷紧。

“再放！”哈利吼道。

米凯的回答以回声的形式从崖顶传下来，仿佛来自布道坛似的：“放到底了。”

哈利看着下方的雪地摩托，只见有个东西从机车左边突出来。那是一条赤裸的手臂，焦黑且浮肿，像是烤太久的香肠，苍白的手搁在黑色岩石上。哈利集中注意力，逼使眼睛看得更清楚。那是一只张开的手掌，是右手，手指扭曲变形。哈利的记忆开始倒带。东尼是怎么形容他的疾病的？不会传染，家族遗传，关节炎。

哈利看了看表。这是警探的反射动作。尸体在十七点五十四分被发现。黑暗盖上了岩屑堆四周的岩壁。

“上去！”哈利吼道。

没有回应。

“贝尔曼？”

没有回答。

一阵强风将吊在绳子上的哈利吹得团团转。黑色岩石。二十米。突然之间，毫无预警下，他感觉心跳猛然加速。他下意识地用双手抓紧绳子，确定绳子还在。卡雅的事，贝尔曼知道了。

哈利深深吸了三口气，再度大吼。

“天快黑了，风越来越大，我冷死了，贝尔曼，该去找地方避一避了。”

依然没有回应。哈利闭上双眼。他是不是感到害怕？害怕一个看来十分理性的同事，竟会一时心血来潮，打算杀了他，只因这个情境正好具备所有恰当的杀人条件？他当然怕死了。因为这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米凯留下来跟哈利一起进入冰天雪地当然不是偶然。抑或真是偶然？哈利深深吸了口气。米凯可以轻易地将这一切布置得有如意外，之后再爬下来，解开安全吊带和绳子，说哈利在雪中失足。哈利喉咙发干。这种事怎么可能发生？他好不容易从该死的雪崩下逃过一劫，可不是为了要在十二小时后被丢在深谷里，而且是被警察同事所害。妈的这种事怎么可能发生，这……

安全吊带的支撑力倏地消失。他如同自由落体般往下坠落，速度极快。

“据说贝尔曼对一名同事动粗，”罗杰说，“只因为那名同事在警局的圣诞派对上跟他老婆多跳了几支舞。那名同事想投诉说他被贝尔曼打断下巴、打裂头骨，可是没有证据，因为攻击他的人戴了头套。但每个人都知道是贝尔曼下的手。眼看麻烦上身，贝尔曼就申调到欧洲刑警组织，一走了之。”

“你相信这则传言吗，钱登？”

罗杰耸了耸肩：“看来贝尔曼似乎……呃，对这种违法行为有点儿偏好。荷伐斯小屋发生雪崩之后，我们查过尤西·科卡的背景，他曾经在讯问时殴打强暴犯。另外还有楚斯·班森，贝尔曼的跟班，这人也不是个乖宝宝。”“很好。我要你报道克里波和犯罪特警队之间的争斗。我要你丢几个震撼弹，最好是关于变态式管理风格的，就这样，看看司法部有什么反应。”

班特没做出任何手势，也没示意道别，只是戴上擦亮的眼镜，打开报纸，继续阅读。

哈利没有时间思考，脑子里没有任何念头，没看见一生从眼前掠过，也没看见他应该说“我爱你”的一张张脸孔，或觉得被迫走向光。可能因为他只坠落了五米，所以并不会发生这一类事。安全吊带紧紧束着他的胯间和背部，绳子的弹性缓冲了停止坠落的作用力。

接着他感觉自己又被拉了上去。风将雪花吹到他脸上。

“他妈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哈利问道。十五分钟后，他站在断崖边，在风中摇摇晃晃，解开绑在安全吊带上的登山绳。

“刚刚吓到了吧？”米凯微微一笑。

哈利没放下登山绳，反而将绳子缠上右手，确定绳子可以提供足够的缓冲效果，让他朝米凯的下巴挥出一记上勾拳。手上缠了绳子意味着明天这只手仍然可以用，不会像上次他打了侯勒姆一拳之后，连续两天指节都非常疼痛。

哈利朝督察长米凯踏了一步，看见米凯发现他的拳头缠着绳索后，露出讶异神色，又看见米凯蹒跚后退，背朝下倒在雪地里。

“不要！我……我只是要在绳子末端绑一个结，这样绳子才不会滑过制动器……”

哈利继续朝米凯前进，米凯蜷缩在雪中，下意识地举起手臂，遮住脸部。

“哈利！刚刚……有一阵强风吹过来，我滑了一跤……”

哈利停下脚步，惊讶地看着米凯，继续从这位全身颤抖的警察长身边走过，脚步笨重地穿过雪地。

寒风穿透外衣、内衣、皮肤、肌肉，钻入骨头。哈利抓起一支绑在雪地摩托上的滑雪杖，环视四周，看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绑在顶端，但什么也没找到，又不可能脱下身上任何衣物。他把滑雪杖插入雪中，标记这个地点。天知道他要花多久才能再找到这根滑雪杖。他按下电子发动钮，找到大灯开关，打开大灯。他只看了一眼就知道了。大灯射出的圆锥形光束，照在被风水平吹过的白雪上，白雪形成了一道无法穿透的白色墙壁。他知道他们绝对无法穿过这座迷宫，返回沃斯道瑟村。

62 过境

基姆·艾瑞克·罗克尔是鉴识中心最年轻的鉴识员，因此经常被分配到无关鉴识的工作，例如开车去德拉门市。侯勒姆说盖尔是喜欢放电的男“同志”，但基姆只要交还衣服，然后离开就行了。

GPS导航的女性语音说：“已抵达目的地。”基姆发现他旁边是一排老公寓。他停好车子，走进没上锁的大门，来到三楼，走到一扇门前，那扇门上用两段胶带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盖尔·布隆/奥黛蕾·费列森”。

基姆按下门铃，一次、两次，便听见噔噔脚步声来到门口。

门打开，里头的男子腰际围着一浴巾，脸色异常苍白，光滑的头顶泌出汗水，闪闪发光。

“你是盖尔·布隆吗？希……希望没打扰到你。”基姆说，伸长手臂，递出一个塑料袋。

“不会，我只是在干炮而已。”男子用侯勒姆模仿过的做作声音说，“这是什么？”

“我们跟你借的衣服，但恐怕我们得暂时留下滑雪裤等候进一步通知。”

“真的？”

基姆听见盖尔背后打开一扇门，一个非常女性化的声音传了出来：“什么事啊，亲爱的？”

“只是有人送东西来。”

一个人依偎到盖尔背后，那人甚至连浴巾都懒得围。基姆从娇小的身躯判断那人百分之百是女人。

“哈喽，你好，”女子从盖尔的肩膀探出头来，声音有如鸟儿啁啾，“如果你没事了，我想把他要回来。”她优雅地抬起一只脚，发足一踢。门重重关上，门上的玻璃咯咯震动良久。

哈利关上雪地摩托引擎，凝视着飘飞白雪。

方才白雪之中出现了某样东西。

米凯用双臂抱住哈利腰际，低头藏在哈利背后，躲避寒风。

哈利静静等待，凝神注视。

那东西又出现了。

那是一栋小屋，由木头交叠建成，还有一间仓库。

接着小屋又不见了，为白茫茫的大雪所遮蔽，仿佛不曾存在过，但哈利已看清楚它的所在位置。

既然如此，哈利为何不赶紧催动油门，朝小屋驶去，让肌肤少受一点儿冰雪折磨？为何还要犹疑不决？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在小屋出现的那几秒间，他觉得哪里不对劲。那栋小屋黑漆漆的窗户不对劲，让他觉得小屋废弃已久却有人住。因此他缓缓加速，利用风声把引擎声隐藏起来。

63 仓库

哈利将一段木柴放进火炉。

米凯坐在桌旁，牙齿打战，脸上白斑发出青光。先前他们猛捶大门，在呼啸寒风中放声大喊了好一阵子，最后才砸碎一间空卧室的窗户。那间卧室的床是乱的，还有一股味道，令哈利怀疑那张床最近有人睡过，他还差点儿把手放在床上，摸摸看是不是温的。虽然客厅应该比较温暖，但他们实在太冷了。哈利把手伸进火炉，感觉看看黑色灰烬下是否还有温暖的余烬，但并未感觉到。

米凯朝火炉靠近了些：“你在深谷下除了雪地摩托外还有没有看见什么？”

自从米凯追上哈利，求哈利不要抛弃他，把他丢在雪地摩托后头之后，这是他第一次开口说话。

“一只手臂。”哈利说。

“谁的手臂？”

“我怎么知道？”

哈利站起来，走进浴室，查看里头的盥洗用具，包括肥皂和一支刮胡刀，但不见牙刷。这里住过一个人，而且是男人。此人如果不是不刷牙，就是已经离开，踏上旅程。地板是潮湿的，连踢脚线都是潮湿的，像是有人曾用水冲洗过。有个东西吸引了哈利的注意。他蹲下身去。一个深色物体半藏在踢脚线下。是不是小石头？他捡起来仔细观察。反正不是火山石。他将小石头放进口袋。

他在厨房抽屉里发现咖啡和面包，伸手按了按面包，还相当新鲜。冰箱里有两罐果酱，还有一些奶油和两罐啤酒。哈利饿得发慌，甚至出现幻觉，闻到不存在的烤猪肉香味。他在柜子里翻寻，却什么

也没找到。可恶，难道那人只靠面包和果酱过日子吗？哈利在一擦盘子上发现一包饼干，盘子跟荷伐斯小屋的一样，屋里的家具款式也跟荷伐斯小屋的一样。难道这是观光协会的小屋？哈利停下脚步。那不是幻觉，他的确闻到了烤——更正：是烧焦猪肉的气味。

哈利回到客厅。

“你有没有闻到？”

“什么？”

“那个味道。”哈利在火炉旁蹲下来说道。铸铁制成的火炉门边有个公鹿浮纹，上面粘着三个烧焦的黑色不明物体，正在冒烟。

“你有没有找到食物？”米凯问道。

“要看你说的食物是指什么。”哈利郁郁不乐地说。

“院子另一边有仓库，说不定……”

“你与其在这里说‘说不定’，还不如过去看看。”

米凯点了点头，站起身来出门。

哈利走到桌前，看有没有东西可以用来把那些烧焦的玩意儿刮下来。他拉开最上层的抽屉，见里头是空的。他拉开其他抽屉，全是空的，除了最下层的抽屉里有一张纸。他拿起来，发现原来不是纸，而是一张正面朝下的照片。哈利的脑际首先闪过的念头是：真奇怪，观光协会的小屋怎么会有一张全家福照片？照片是在夏天的农庄前拍摄的，一男一女坐在台阶上，中间是个小男孩。女子身穿蓝色洋装，头上绑着头巾，脸上露出疲倦的微笑。男子双唇紧闭，表情僵硬，神色严肃，像是个隐藏了阴暗秘密的困窘男人。但吸引哈利注意的是中间那个小男孩。小男孩长得像母亲，有母亲大方的微笑和温柔的眼睛。但小男孩看起来也像另一个人，有着白色大贝齿……

哈利回到火炉前，突然全身发冷。猪肉的焦臭味……他闭上眼

睛，专注且平静地用鼻子深深吸了几口气，但仍觉得作呕。

这时米凯踏着沉重脚步回来，脸上带着大大的微笑：“希望你喜欢吃鹿肉。”

哈利醒了过来，心想是什么让他醒来的，是不是声音？或是少了什么声音？他发现房里异常宁静，显然外头的风已经停了。他掀开被子，从沙发上站起来。

他走到窗边往外看去。似乎有人挥舞魔杖，对这片野地施了魔法，因为六小时前那么严酷无情的荒野，如今在迷人的月光照射下，显得温柔、充满母性光辉，几乎可说是美丽的。哈利发觉自己正在查看雪中的足迹。他听见了声音。可能是任何东西发出的声音，也许是一只鸟，或一只动物。他侧耳凝听，听见后方一间卧室传来轻微鼾声，所以那不是米凯下床发出的声音。他的目光跟着从小屋走向仓库的足迹，或是从仓库走向小屋的足迹？或两者皆是？足迹太多了。那些是六小时前米凯留下的吗？雪是什么时候停的？

哈利穿上靴子，走出门，朝厕所望去。那里没有足迹。他转过身，背对仓库，对着小屋墙壁小便。男人为什么总要对着某样东西小便？这是人类残存划分地盘的动物本能吗？或者……哈利察觉到重点不在于他对着什么小便，而在于他背对着什么小便。他背对的是仓库。他怀疑有人在仓库监视他。他扣上纽扣，转过身看着仓库，然后朝仓库走去，经过雪地摩托时顺手拿起一把铲子。他原本打算直接走进仓库，但却在矮门前的简朴石阶上停下脚步，侧耳凝听，然而什么也没听见。他到底是在干什么？这里半个人也没有。他走上石阶，伸手抓住门把。门把动也不动。妈的这是怎么一回事？他的心脏在胸腔内跳动得非常剧烈，几乎到了疼痛的地步，仿佛要爆出来似的。他全身冒汗，身体拒绝听从使唤。这时他逐渐明白，原来过去他听人描述的恐慌发作是这种感觉。拯救他的是愤怒。他大脚一踢，猛力将门踹开，冲入黑暗。门荡了回去，关上了。仓库里弥漫着脂肪、熏肉和风干血液的浓烈气味。某样东西在一道月光下倏然移动，一双眼睛闪烁光芒。哈利挥动铲子，打中一个物体，听见皮肉发出死气沉沉的声

音，感觉它凹了下去。背后的门再度晃了开来，月光流泻而入。哈利看着眼前吊挂着的死鹿和其他动物的尸体，不由得放开铲子，跪了下来。接着某种情绪突然来袭，仿佛墙壁爆裂，冰雪将他活活吞噬。他惊慌得无法呼吸，在白炽的恐惧中长长喘息，跌落在黑色岩石上。他是如此孤寂。他们全都走了。他父亲陷入昏迷，正在过境途中。萝凯和欧雷克是机场灯光下的黑色轮廓，也在过境途中。哈利只想回去，回到那个滴水的房间，那里有坚实潮湿的墙壁，汗湿床垫和甜腻烟味可以将他运送到他们所在之处。过境。哈利弯下头，感觉热烫的泪水流下脸颊。

我从《每日新闻报》的网站打印出尤西·科卡的照片，钉在墙上，和其他人的照片钉在一起。新闻完全没提到哈利·霍勒和其他在场的警察，也没提到伊丝卡·贝勒。他们只是虚张声势吗？反正他们正在努力破案。现在有个警察死了，他们将会更努力。他们必须更努力。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霍勒？没听见？你应该听见的。我跟你如此靠近，可以在你耳边低语。

第七部

那不是强暴，而且有一样东西清楚浮现，那就是杀人动机。

64 健康状况

欧拉夫·霍勒依然维持原状，阿贝尔医生如此说道。

哈利坐在医院病床旁，看着维持原状的父亲，心脏监测仪在一旁发出哔哔声，有时会划过几个心跳。席古·阿尔特曼走进病房，跟哈利打个招呼，在簿子里记下数字。

“其实我是来看卡雅·索尼斯的，”哈利说，站了起来，“可是我不知道她的病房是哪一间。你可以……”

“你是说那天晚上被直升机送来的警察？她在加护病房，在所有检验报告出来之前都会待在那里。她被埋在雪里好一阵子。他们提到荷伐斯的时候，我还以为她是我在电台上听到警方说的从悉尼来的证人。”

“不要听见什么都相信，阿尔特曼。卡雅躺在冰雪中的时候，那位澳大利亚小姐还温暖安全地待在布里斯托尔，有警察保护她，还有全天候的客房服务。”

“等一等，”阿尔特曼打量着哈利，“你也被埋在雪中吗？”

“为什么这样说？”

“你刚刚脚步有点儿不稳，会不会头晕？”

哈利耸了耸肩。

“思绪混乱？”

“经常这样。”哈利说。

阿尔特曼微微一笑：“你体内的二氧化碳含量有点儿多。身体吸入氧气时会迅速排出二氧化碳，可是你应该去做个血液检验，看你体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有多少。”

“不了，谢谢，”哈利说，“他怎么样？”朝病床点了点头。

“医生是怎么说的？”

“维持原状，所以我才问你。”

“哈利，我不是医生。”

“那你就不要用像医生那样回答，给我一个预估时间吧。”

“我不能……”

“我不会说出去的。”

他看着哈利，想说什么，却又改变心意，咬着下唇。“几天吧。”他说。

“连几星期都没有？”

阿尔特曼并未回答。

“谢了，席古。”哈利说，朝门口走去。

卡雅枕在枕头上，面色苍白，容颜美丽。仿佛植物标本室的花，哈利心想。卡雅的手在他手中又小又冷。床边桌上放着今天的《晚邮报》，头条新闻是“雪崩掩埋荷伐斯小屋”。文中描述这场不幸意外的发生经过，还引述米凯说的话，他说尤西·科卡警官为了保护伊丝卡·贝勒而不幸丧生，是警界一大损失，但值得欣慰的是证人被救出，平安无事。

“所以雪崩是炸药引发的？”卡雅问道。

“对，毫无疑问。”哈利答道。

“你跟贝尔曼一起去山上搜索，是不是？”

“是，没错。”哈利转过头，捂住嘴巴，咳了一阵。

“听说你在深谷底下发现一辆雪地摩托，车子下面可能有具尸体。”

“对。贝尔曼留在沃斯道瑟村，准备跟当地郡警返回现场。”

“克隆利？”

“不是，克隆利不知道在哪里，是他的副手罗伊·史迪勒，这个人似乎还挺可靠的，不过这可不是件简单的差事。当时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后来下了更多雪，可能掩盖了一切，还有那里的地形……”哈利摇了摇头。

“你知道那是谁的尸体吗？”

哈利耸了耸肩：“如果不是东尼·莱克，我会非常惊讶。”

卡雅的头倏地转过来：“哦？”

“这事我还没跟别人提过，可是我看见了尸体的手指。”

“手指怎样？”

“手指是扭曲的。东尼有关节炎。”

“你认为是他引发雪崩的吗？后来才在黑暗中驶出断崖？”

哈利摇了摇头：“东尼跟我说过，那里的地形他非常熟悉，那是他的地盘。那天天气很好，而且雪地摩托的速度又不快，坠落地点距离崖边只有三米，再说他的手臂都烧焦了，不是炸药造成的，雪地摩

托也没起火。”

“什么？”

“我想东尼被施以酷刑，最后惨遭杀害，跟雪地摩托一起被丢下山谷，好让我们找不到尸体。”

卡雅皱起了脸。

哈利揉了揉她的手指，不知道她的手指有没有冻伤。“你对这个克隆利有什么看法？”

“克隆利？”卡雅沉思片刻，“如果他真的对夏绿蒂·罗勒斯强暴未遂，那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当警察，不是吗？”

“他也会打老婆。”

“我一点儿也不讶异。”

“是吗？”

“对。”

哈利看着卡雅：“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没跟我说？”

卡雅耸了耸肩：“他是个警察同事，而且我认为他只是喝醉了，没什么好多说的，但我的确看过他那一面。他来过我家，还非常坚持要跟我亲近。”

“可是？”

“米凯在我家。”

哈利感觉自己抽动了一下。

卡雅将自己撑着坐起来：“你不会真的认为克隆利可能是……”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引发雪崩的人对那里的地形非常熟悉。克隆利跟荷伐斯小屋的女子有过一些牵扯，此外，艾里亚斯在遇害前说他可能在荷伐斯小屋目睹过强暴案。亚斯拉克·克隆利听起来是可能行使暴力的人。”

“然后还有这次的雪崩。如果你想杀害一个女人，你知道这个女人单独跟一名警探在偏远的山间小屋里，你会怎么做？引发雪崩并不保证一定可以达到目的，那么为什么不采取简单又有效的方法，拿着你最心爱的凶器，直接进入小屋？因为他知道现场不只有伊丝卡·贝勒和一名警探，他知道我们正在等他，所以他偷偷溜到那里，用唯一一个事后可以逃跑的方式来进行攻击。我们现在在说的这个人知道内部消息，这个人知道我们对荷伐斯小屋的推断，而且在记者会上听见我们说出证人姓名的时候，就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沃斯道瑟村的当地郡警……”

“是耶卢市。”卡雅纠正说。

“当天晚上克隆利绝对接到过克里波请求准许在国家公园紧急降落一台警用直升机的电话，他一定知道详情。”

“那么他也应该知道伊丝卡·贝勒不在那里，我们不可能让证人去冒生命危险，”卡雅说，“而他竟然没有回避，这点很奇怪。”

哈利点了点头：“有道理，卡雅。我同意。我想克隆利应该知道伊丝卡不在小屋，我想那场雪崩只是延续他一直以来在做的事而已。”

“什么事？”

“玩弄我们。”

“玩弄？”

“我们在小屋的时候，我的手机接到一通东尼·莱克的电话。东尼储存了我的号码，我很确定打电话给我的不是他，重点是打电话的人

挂得不够快，语音信箱已经开始录音，在断线之前录到了一秒钟的声音。我不确定，可是那声音听起来像是笑声。”

“笑声？”

“某人被逗乐的笑声，因为他听见我留言说接下来几天我都收不到信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也许克隆利证实了他的怀疑，知道我正在荷伐斯小屋等待凶手。”

哈利顿了顿，看着空中，陷入沉思。

“然后呢？”过了一会儿，卡雅说道。

“我只是想把这个假设说出来，看它听起来怎么样。”哈利说。

“结果呢？”

哈利站了起来。“其实听起来很差劲，不过我会去调查命案发生那几天克隆利的不在场证明。回头见了。”

“请问是楚斯·班森吗？”

“我是。”

“我是《晚邮报》记者罗杰·钱登。请问你有时间回答几个问题吗？”

“看状况。如果你想问我尤西的事，那应该去问……”

“这件事跟尤西·科卡无关，不过还是请你节哀顺变。”

“好。”

罗杰坐在晚邮报大楼的办公室里，双脚搁在办公桌上，看着底下的低矮建筑物，包括奥斯陆中央车站和即将完工的歌剧院。他跟班特·诺德贝在史多布雷森酒馆谈话完毕后，就花了一整天和半个晚上的时间，用放大镜检视米凯·贝尔曼。除了史多夫纳区警局的临时雇员被殴

打的传言之外，他并未发现很多事实。然而罗杰身为犯罪线记者，多年来培养了许多可靠的网民，这些网民为了一瓶酒或一包烟，连自己的祖母都愿意出卖，而且其中三人住在曼格鲁区。罗杰打了几通电话之后，发现他们三人也都在曼格鲁区长大的，这也许证实了他曾听过的一句话：曼格鲁区没人愿意搬离，也没人愿意迁入。

曼格鲁区的环境显然没有太多秘密可言，因为这三人都记得米凯这个人，其中一个原因是米凯曾是史多夫纳区的浑蛋警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米凯趁朱勒服刑时和朱勒的女人好上了。朱勒早期因为吸毒而被判十二个月缓刑，但有人密告说他在摩丹瑟陆区偷汽油，使他受到拘押。朱勒的女人就是乌拉·史瓦德，曼格鲁区最美的女人，而且比米凯大一岁。朱勒服完刑期出狱之后，对所有人发誓，他一定要好好修理米凯。结果朱勒回家开他那辆川崎重型机车时，车库已有两人等着他，那两人头戴头套，用撬棒将他打得鼻青脸肿，还撂下狠话，说如果他敢动米凯或乌拉一根寒毛，准叫他吃不了兜着走。传言说米凯并不在那两人之中，但其中一人叫瘰四，是米凯的忠实仆人。罗杰打电话给楚斯“瘰四”班森时，手中只有这张牌，因此他更必须假装自己手上拿了四张A。

“我只是想请教，有人说你曾听从米凯·贝尔曼的指示，去殴打史丹尼瑟夫·海斯，这件事是真的吗？海斯当时是史多夫纳区警局人事部的临时雇员。”

对方的沉默如雷鸣般响亮。

罗杰清了清喉咙：“怎么样？”

“根本就是胡说。”

“哪个部分是胡说？”

“我从来没接到米凯的指示去做这种事。每个人都看得出是那个波兰佬想上米凯的老婆，可能是任何人出手料理了这件事。”

罗杰倾向于相信第一句话，也就是关于“指示”的部分，但他不相

信第二句话，也就是“任何人”的部分。罗杰找过米凯在史多夫纳区警局的其他同事谈话，他们没有一个直接说米凯的坏话，但很明显的是，他们没有一个喜欢米凯，因此也不可能有人会愿意替米凯料理什么事，只有一个人除外。

“谢谢你，没有别的事了。”罗杰说。

就在罗杰将手机放进口袋时，哈利翻寻夹克口袋，找出手机，凑到耳边。

“喂？”

“我是毕尔·侯勒姆。”

“我知道。”

“天哪，我还以为你连通讯簿都懒得设定呢。”

“我设定了，而且你应该感到骄傲，我的通讯簿里只有四个名字，你是其中之一。”

“你那里怎么那么吵？你到底在哪里啊？”

“那些赌客正在欢呼，他们觉得快赢了。我在赛马场。”

“什么？”

“孟买花园。”

“那里不是……他们肯让你进去？”

“我是会员。你有什么事？”

“我的老天，哈利，你在赌马吗？你在香港还没学乖吗？”

“放心，我是来这里调查亚斯拉克·克隆利的。根据他们办公室的记录，夏绿蒂和博格妮遇害的时候，他都来奥斯陆出差，对他来说这

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因为他常来奥斯陆，而且我刚刚才发现原因是什么。”

“孟买花园？”

“没错，克隆利的赌博问题可不小。重点是我用这里的计算机查了他的信用卡付款记录，上面有付款时间，什么数据都有。克隆利经常刷卡，刷卡时间给了他不在场证明，有点儿遗憾。”

“了解。可是计算机和赛马场是在同一个房间吗？”

“什么？现在到了最后冲刺，你得说大声一点儿。”

“他们……算了。我只是打电话来告诉你，我们在奥黛蕾穿去荷伐斯小屋的滑雪裤上，发现了精液的痕迹。”

“什么？你不是开玩笑吧？这表示……”

“我们可能很快就能取得第八名房客DNA，如果那是他的精液的话，而唯一能确认的方法是排除当晚在荷伐斯小屋的其他男人。”

“我们需要其他男人的DNA。”

“对，”侯勒姆说，“艾里亚斯·史果克没问题，我们已经有他的DNA。东尼·莱克有点儿问题，当然我们可以去他家取得DNA，可是需要搜索令才行，不过经过上次的事件，要拿到搜索令会很困难。”

“这个交给我办。”哈利说，“我们也应该取得克隆利的基因图谱，虽然他没杀害夏绿蒂和博格妮，但他可能强暴了奥黛蕾。”

“好。我们要怎么取得？”

“他是警察，一定去过犯罪现场。”哈利说。他并不需要说明取得方式，而且侯勒姆已经点了点头。为了避免发生混淆和指认上的错误，所有去过犯罪现场的警察都必须定期提供指纹和DNA，以免他们污染现场。

“我去查数据库。”

“干得好，毕尔。”

“等一等，还有一件事。你要我们努力寻找护士制服，我们照办了。我们找到一件医院衣服上面沾有PSG，而且我查过了，奥斯陆的尼德兰区有一家废弃的PSG工厂。如果那家工厂是空的，而且第八名房客在那里跟奥黛蕾发生过性关系，那么我们也许还可以在那里找到精液。”

“嗯。在尼德兰强奸，去荷伐斯强暴，这个第八名房客干脆有洞就上好了。你刚刚说PSG，是指达柯工厂吗？”

“对，你怎么……”

“我朋友的父亲以前在那里工作。”

“我再说一遍，你那里吵死了。”

“赛马越过终点线了，回头见。”

哈利将手机放进外套口袋，转过椅子，如此一来就看不见绿毡跑道周围一个个输家的失望脸孔，也看不见经理人脸上露出的微笑：“恭喜你又赢了，‘蛤’利！”

哈利站起来，穿上外套，看着那名越南经理人递来一张纸钞，上头印的是爱德华·蒙克的肖像。那是一千克朗钞票。

“嗯，‘灰’常幸运，”哈利说，“帮我押下一场的绿马，我改天再来拿现金，老兄。”

莲娜·高桐坐在客厅，看着嵌有双层玻璃的窗户和双重倒影。她的iPod正在播放美国歌手特蕾西·查普曼的《快车》（Fast Car）。这首歌她可以一听再听，百听不厌。歌中述说的是一名可怜女子想逃离一切，坐上情人的快车，脱离她原本的生活，比如超级市场的柜员工作、必须替酒鬼父亲负起责任等，想断绝所有退路。这种生活距离莲

娜再遥远不过，但歌中述说的确实是她，是她可能过的生活、她真实的身份、双重映影中的一个、平凡的那个、灰色的那个。求学阶段的岁月里，她每天都害怕得全身僵硬，深怕教室门会突然打开，某人会突然走进来，指着她说，我们盯上你了，把你这身名贵的衣服都脱下来。他们会丢给她一些破烂衣衫，说现在每个人都可以看看真正的你，你这个私生女。她坐在那里，年复一年，躲躲藏藏，安静得像只老鼠，斜眼看着教室门口，只是等待。她聆听朋友说话，聆听各种可能泄露她身份的迹象。她的难堪、恐惧、防卫等情绪，在他人眼中看起来都成了高傲，她也知道她把富有、成功、娇生惯养、无忧无虑的这个角色演得太过火了。她一点儿也不像朋友圈中其他女孩那样貌美如花，光芒四射，那些女孩只要露出自信的微笑，娇滴滴地说“我不知道呀”，用魅惑的方式表示她们所不知道的事不可能是重要的，而且除了美貌，世界绝对不会多要求她们什么。因此她必须假装，假装自己貌美如花，光芒四射，比任何一切都更优越。但她对此极为厌烦，她只想坐上东尼的车，叫东尼将一切抛在后头，把车子开到一个她可以真正做自己的地方，抛下这两个互相憎恨的虚假人格。就如这首歌所唱的，她和东尼可以一起找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

窗玻璃中的映影动了动。莲娜心头一惊，发现一张不属于她的脸。她完全没听见她进来。莲娜直起身子，拿下耳机。

“把咖啡盘放在那里，娜娜。”

女子迟疑片刻：“你应该把他忘了，莲娜。”

“别提了！”

“我只是说，他对你而言不是个好男人。”

“我已经说过，别提了！”

“嘘！”女子将咖啡盘放在桌上，发出当啷声响，一双蓝绿色眼眸闪烁光芒，“你得按照常理来想一想，莲娜。在这间房子里，只要情势所需，我们都得这样想。我只是说这是你……”

“我什么？”莲娜哼了一声，“看看你自己，你的建议对我会有什么用？”女子用双手顺过白色围裙，将一只手放在莲娜的脸颊上。莲娜挥手挡开女子的手。女子轻叹一声，听起来仿佛一滴水落入井里。女子转身出门，门关上时，莲娜身旁的黑色手机响了起来。她感觉心脏激烈跳动。自从东尼失踪后，她的手机就一直开着，并放在随手可得之处。她抓起手机。“我是莲娜·高桐。”

“我是哈利·霍勒，犯罪特警……我是说，我是克里波的警察。抱歉打扰你，但我需要请你帮个忙，是有关东尼的事。”

莲娜发觉自己回答时，话是从口中冲出来的，完全不受控制：“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正在寻找一个人，我们怀疑这个人在沃斯道瑟村附近因坠落山谷而身亡。”

莲娜觉得头晕，地板仿佛浮了起来，天花板像是塌了下来。

“我们还没找到尸体，因为那里一直下雪，而且搜索范围很广，地形非常险恶。你听得见我说话吗？”

“听……听得见。”

那名警察继续用有点儿嘶哑的声音说：“尸体发现之后，我们会尽快辨认身份，但由于尸体有大面积的烧伤，所以我们需要疑似死者的DNA来进行确认，由于东尼是失踪人口……”

莲娜的心脏仿佛要蹿上喉咙，准备跳出嘴巴。对方的声音继续往下说。

“所以我想请问，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帮我们的一位鉴识员进入东尼家，寻找可供采集DNA的东西。”

“比……比如什么？”

“比如梳子上的头发、牙刷上的唾液，他们知道需要什么。但重

点是，身为东尼未婚妻的你，是不是愿意给我们许可，让我们用钥匙进入东尼家？”

“当然……可以。”

“非常谢谢你，我立刻派人去霍门路。”

莲娜结束通话，感觉泪水涌出，将iPod耳机再度塞入耳中。

特蕾西·查普曼唱着“搭乘快车，继续向前驶去”，接着歌曲就结束了。莲娜按下回放键。

65 达柯工厂

尼德兰区呈现出奥斯陆工业能力缩减的现状，尚未拆除的厂房如果还没变成名家设计的闪亮优雅玻璃帷幕钢骨办公大楼，就会被改造成电视摄影棚、餐厅、大型开放式红砖建筑，有着暴露于外的通风和配管系统。

后者经常出租给广告公司，这些广告公司希望树立他们的非传统形象，向世人说明，就算在便宜的工业建筑里，创意依然繁茂兴盛，不输给那些总部设于市中心的强大竞争对手。但现在尼德兰区的房价和奥斯陆市中心不相上下，因为所有的广告公司都用传统模式思考，亦即跟随流行，只要是流行的，就提高价钱弄到手。

然而达柯废工厂的所有权人并未加入这场赚取暴利的游戏。十四年前，在经历一连数年的亏损与中国的PSG倾销之后，达柯工厂终于结束营业。随着创始人的后代互相攻击，争夺产权，工厂逐渐荒废，被隔绝在奥克西瓦河西岸的围墙中。厂区里灌木丛生，落叶植物随处生长，最后已看不出工厂的原本样貌。哈利心中对这家工厂留着这样的印象，因此看见大门上的大挂锁相当新，觉得甚是奇怪。

“把锁剪断。”哈利对他身旁的警察说。

大剪钳的钢牙咬入金属，仿佛切入的是奶油。挂锁应声而断，快得就如同哈利拿到蓝单的速度一样。克里波事务律师的说话口气，听起来像是还有比核发搜索令更重要的事得做，因此哈利话还没说完，签填完成的蓝单就已来到他手中。他心想，犯罪特警队也应该有几个像这样压力过大、玩忽职守的事务律师才对。

低悬天际的午后太阳照射着砖墙高处呈锯齿状的破碎窗户，这种荒芜氛围只有在废弃工厂才见得到，工厂的一切都是为了高效紧凑的工作而设计，然而现在厂区却见不到半个人影。铁金属互相碰撞的回声，以及工人在机具之间呼喊咒骂笑闹的声音，依然在四壁间静静缭

绕。风吹过沾上煤灰的破玻璃窗，让蜘蛛网和死昆虫壳微微颤动。

通往工厂大厅的门没锁，一行五人穿过长方形大厅，里头的回声效果有如教堂，让人觉得当初这里的工人是撤退，而不是工厂结束营业。工具依然摆在外头，一个集货架上放着许多白色桶子，上面写着“第三类PSG”，准备运送出厂，一件蓝色外套挂在椅背上。

他们走到大厅中央，停下脚步。大厅一角有个像是小亭子的建筑，外形如同灯塔，高于地面一米。那是领班的办公室，哈利心想。墙边有一条长廊，长廊一端通往夹层，那里有许多房间。哈利猜想那些房间应该是餐厅和行政办公室。

“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哈利问道。

“老地方，”侯勒姆说，举目四顾，“左上角。”

“我们要找什么？”

“沾有蓝色PSG的桌子或椅子。裤子后口袋有污渍的摩擦位置偏下方，这表示奥黛蕾一定是坐在某个东西上面，换句话说，她不是平躺着。”

“你从下面这里开始找，我跟这位警察带着大剪钳去楼上。”哈利说。

“哦？”

“我们去帮你们这些鉴识员开门，而且保证不会把精液喷得到处都是。”

“真幽默。别……”

“碰任何东西。”

哈利和那名警察踏上螺旋状阶梯，踩得铁质阶梯铿铿作响。哈利之所以称呼那名警察为“警察”，是因为他听过对方名字两秒后就忘

了。他们看到的门都是开着的。一如哈利所料，这些房间都是办公室，里面的家具已被搬走。一间休息室里是一排排的铁质置物柜，还有一间大型公共淋浴间，但里面都没有蓝渍。

“你觉得那是什么？”哈利问道，站在餐厅里，指着后方一扇上了挂锁的窄门。

“餐具室。”警察说，已转过身，打算离去。

“等一下！”

哈利走到窄门前，用指甲刮了刮看来已经生锈的锁。确实是真的铁锈。他将锁头转过来，看了看锁孔，里头没有铁锈。

“把它剪开。”哈利说。

警察依言而行。哈利打开窄门。

警察发出啧啧声。

“是一扇密门。”哈利说。

窄门后头既不是餐具室，也不是房间，而是另一扇门，门上设有坚固门把。

警察的大剪钳派不上用场。

哈利环视四周，看到了可用之物，也就是一个大型的红色灭火器，非常显眼，挂在餐厅的墙壁中央。爱斯坦是不是曾经提过灭火器？他说他父亲工作的工厂是用可燃建材盖成的，所以工人都被要求去河边抽烟，抽完之后将烟屁股丢入河中。

哈利从墙上抬起灭火器，搬到门前，助跑两步，瞄准圆柱形的金属门把，把灭火器当作撞锤般砸出去。

门锁周围的门板出现裂缝，但门板仍嵌在门框中。

哈利故技重施，门板裂片四处飞溅。

“你们在干吗啊？”侯勒姆的声音从工厂一楼传来。

第三次撞击，门板发出绝望的尖叫声，荡了开来。他们看着门内黑黢黢的空间。

“手电筒可以借我吗？”哈利问警察，放下灭火器，擦去汗水，“谢谢，在这里等我。”

哈利踏进门内。房里有氨的气味。他用手电筒沿墙壁照射。这个房间约为三平方米大，没有窗户。光线扫过一张黑色折叠椅、一张放着台灯的桌子、一个戴尔牌计算机显示器。键盘相当新。原木桌子整理得很整齐，上面没有蓝渍。小垃圾桶里有长条状的纸张，仿佛曾有人剪下照片。没错，那是《每日新闻报》的头版，照片被剪了下来。哈利阅读少了照片的头条标题，知道他们来对地方。他们抵达了。就是这里。

雪崩造成一人死亡

哈利直觉地拿手电筒往上照，照向桌子上方的墙壁，扫过一些蓝渍，看见他们就在那里。

每个受害者都在那里。

梅莉·欧森、夏绿蒂·罗勒斯、博格妮·史丹密拉、奥黛蕾·费列森、艾里亚斯·史果克、尤西·科卡，以及东尼·莱克。

哈利专注呼吸，让横膈膜运作，同时专注于将零碎的信息一个一个吸收进来。照片是从报上剪下来的，或是打印自网络上的新闻网站，只有奥黛蕾的照片除外。哈利的心脏跳动得犹如低音鼓，沉沉鼓动，仿佛努力想将更多血液送上脑部。那张照片印在相纸上，颗粒非常粗大，哈利猜测照片可能是用远距镜头拍的，然后再放大。照片上有一扇车窗，前座可以看见奥黛蕾的侧影，座椅包着的塑料套似乎尚未移除。有个东西似乎从奥黛蕾的颈部凸出来，那东西是一把大刀，

有着闪亮的黄色刀柄。哈利逼迫他的眼睛继续往其他地方看。照片下方挂着一排信，都是计算机打印出来的。哈利约略看了看其中一封信的开头。

事情很简单，我知道你杀了谁。

你不知道我是谁，可是你知道我要什么。

我要钱。如果你不付钱，警察就会找上门。

简单吧？

接着还有下文，但哈利的眼睛被信末所吸引。信末没有署名，也没有签名。警察依然站在门口，哈利听见他在墙上摸索，口中喃喃说道：“这里一定有电灯开关。”

哈利将手电筒往上照，照到了四根大日光灯管。

“一定有。”哈利说，照亮一些蓝渍上方的墙壁，最后手电筒光束照到一张纸，钉在那些照片的右方。他脑子里有个小警铃蓦然响起。那张纸的一侧有撕下的痕迹，上头有手绘的直线和横线，字迹各不相同。

“在这里。”警察说。

基于某些原因，哈利突然想到那盏台灯、蓝色天花板、氨的气味，立刻明白他脑子里的警铃之所以响起，跟那张纸无关。

“不要……”哈利开口说。

但已太迟。

技术上来说，这场爆炸不符合爆炸的定义。隔天消防队长在他所签署的报告中写道，这是一场有如爆炸般的大火，起火原因是连接到一瓶氨气的电线产生火花，引燃了漆在整个天花板和洒在四面墙壁上的PSG。

哈利倒抽一口凉气。一瞬间，整个房间的氧气都被火焰吸走，一股高热从他头上直压下来。他本能地蹲伏下去，用手摸了摸头发，看头发有没有着火，接着抬头一看，只见四面墙壁都冒出火焰。他想吸气，却强忍住吸气的反射动作，站了起来。他距离门口只有两米，但他必须……他伸长手臂去拿那张纸，那张纸就是荷伐斯小屋房客登记簿少了的那一页。

“让开！”警察出现在门口，手臂底下夹着灭火器，手中拿着软管。这一幕有如慢动作，哈利眼睁睁看着软管喷出黄褐色的液体，洒向墙壁。是黄褐色而不是白色，是液体而不是粉。哈利尚未看见黄褐色液体洒向之处，火焰仿佛长了利牙、生了双腿似的，站起来朝他狂吼；尚未闻到汽油的甜臭味钻进他的鼻孔；尚未看见火焰沿着喷射出来的汽油朝站在门口的警察席卷而去，而他的手依然压着灭火器的把手，一脸惊愕，这时哈利就已经知道为什么那个灭火器会挂在餐厅的墙壁中央，那么醒目，绝对不会被忽视，又红又新，高喊着用我用我。

哈利的肩膀猛力撞上那名警察的腰际，把他撞得身体一弯，向后飞进餐厅，哈利也跟着一起冲了出去。

他们撞飞好几张椅子，滑到一张桌子底下。警察上气不接下气，伸手朝前方猛戳猛指，一张嘴开开合合宛如鲜鱼。哈利回过头去，只见红色灭火器裹着团团火焰，哐啷哐啷地朝他们滚来，软管喷出熔化的橡胶。哈利拉起警察，如箭一般朝餐厅门口疾射而去，脑中的秒表嘀嗒嘀嗒响个不停。他把警察推出餐厅，进入长廊，随即便将他按在地上，自己也跟着扑倒在地。接下来发生的事，消防队长在报告上写的是爆炸。这场爆炸炸碎了所有窗户，让整间餐厅陷入火海。

剪报室起火，上了新闻。你必须服务和保护，哈利·霍勒，而不是破坏和摧毁。你必须付出代价作为补偿，否则我将夺去你亲爱之人的性命，而且只要几秒工夫就能办到，你不知道那有多么容易。

66 大火过后

夜幕降临尼德兰区。哈利肩上裹着毛毯，手里拿着一个大纸杯，和侯勒姆并肩站立，看着消防队员进进出出，将最后几桶PSG永远远离达柯工厂。

“所以他把被害人的照片钉在墙上？”侯勒姆说。

“对，”哈利说，“除了莱比锡的妓女朱莉安娜·凡尼。”

“那张纸呢？你确定是从荷伐斯小屋的房客登记簿上撕下来的？”

“对。我去小屋的时候看过那本簿子，纸质是一样的。”

“所以你距离第八名房客的名字只有半米，可是你却没看见？”

哈利耸了耸肩：“说不定我得配眼镜了。妈的事情发生得好快，毕尔。那个警察一开始喷汽油，我对那张纸立刻就没兴趣了。”

“当然，我不是说……”

“墙上贴了许多信，就我看来，那些是勒索信，说不定已经有人识破他了。”

一名消防员朝他们走来，一边走身上衣服一边发出吱吱声和呻吟声。

“你们是克里波的人吧？”男子的声音十分洪亮，和身上的头盔和靴子很配，而他的肢体语言显示他是老大。

哈利迟疑片刻，但还是点了点头，表示没错，只因没有必要让事情更加复杂。

“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正希望最后你们可以告诉我们呢，”哈利说，“但大致上我想可以这么说，无论把那里当成免租金办公室的人是谁，他为了对付不速之客，想了一套非常周全的办法。”

“哦？”

“当我看见天花板的日光灯管，就应该知道才对。如果日光灯管可以用，这位房客就不需要台灯了。电灯开关应该是连到了别的东西，可能是某种引爆装置。”

“你这样认为？呃，好，明天早上我们会请专家来看。”

“里面看起来怎么样？”侯勒姆问道，“就是起火的那个房间。”

那名消防员上下打量侯勒姆：“墙壁和天花板都有PSG，小子，你认为里面会看起来怎样？”

哈利感到厌倦，厌倦总是处于被动、总是感到害怕、总是发现太迟。但现在他最厌倦的是那些总喜欢称王称霸却永远不感到厌倦的人。哈利低声说话，声音压得非常低，使得那名消防员必须倾身向前。

“除非你真的很有兴趣知道我的鉴识员对你刚刚派了无数消防员进入的那个房间有什么看法，否则我建议你简洁扼要地告诉我们里面的情形。有个家伙曾坐在那里计划了六七起谋杀案，并且亲手执行，所以我们很有兴趣知道里面能不能找到任何线索，好帮我们阻止这个非常非常坏的家伙。你有办法讲得这么扼要吗？”

那名消防员直起身子，咳了一声：“PSG是非常……”

“听着，我们只想听结果，不是原因。”

那名消防员涨红了脸，却不是因为PSG燃烧的高热所导致：“烧毁了，全烧毁了。纸、家具、计算机，全都烧毁了。”

“谢谢你，老大。”哈利说。

哈利和侯勒姆看着那名消防员离去的背影。

“我的鉴识员？”侯勒姆复述，拉长了脸，仿佛刚刚吃了恶心的食物。

“我总得跟他一样摆出点儿老大的姿态吧。”

“当你被人用聪明打败的时候，你再用聪明去打败别人，感觉应该很爽吧？”

哈利点点头，将毯子裹紧了些：“他刚刚说全烧毁了，是不是？”

“对，烧毁了。感觉如何？”

哈利悲惨地看着浓烟仍不断地从工厂窗户冒出，飘过消防队的探照灯光。

“感觉好像在尼德兰区被人强暴一样。”哈利答道，喝完剩下的咖啡。

哈利驾车离开尼德兰区，车子还没开过乌蓝德街，侯勒姆就再度来电。

“鉴识人员对奥黛蕾滑雪裤上的精液做完检验了，我们取得了基因图谱。”

“这么快？”哈利高声说。

“只有部分，但足以让他们有百分之九十三的把握，认为已经找到比对符合的对象。”

哈利在座椅上坐直身子。

比对符合。多么美妙的词句。也许今天终究没有白白浪费。

“快说是谁！”哈利说。

“你得学一学如何品味戏剧化的停顿。”侯勒姆说。

哈利呻吟一声。

“好好好，基因图谱比对符合从东尼家的梳子上采集来的头发。”

哈利凝视远方。

东尼·莱克在小屋强暴了奥黛蕾·费列森。

哈利完全没料到事情会是这样。东尼·莱克？哈利无法将强暴和东尼联想在一起。东尼的确是个有暴力倾向的罪犯，可是他会强暴一个和别的男人去小屋的女人吗？艾里亚斯说他看见那个男人捂住一个女人的嘴巴，并把她拖进厕所。也许在那个关键时刻，东尼的行为并不是强暴？

接着，就在一瞬间，一切都清晰了。

哈利看见了，清清楚楚地看见了。

那不是强暴，而且有一样东西清楚浮现，那就是杀人动机。

后方车辆纷纷按鸣喇叭。绿灯已亮。

67 白马王子

早上七点四十五分，白昼尚未转换色彩及对比度，灰色晨光洒在乡间，呈现出幽微的黑白色调。哈利将车子停在沃严坦雅湖畔唯一一辆车子旁，缓步走向防洪堤。郡警史凯伊站在湖边，手中拿着钓竿，嘴角叼着香烟。芦苇蹿出墨黑如油的光滑水面，一缕缕薄雾犹如棉絮般飘浮其间。

“霍勒，”史凯伊说，并未回头，“这么早就起来啦。”

“你老婆说你在这里。”

“我每天早上七点到八点都在这里，这是我唯一可以静下来想一想的时段，然后嘈杂忙碌的一天又要开始了。”

“你钓到什么？”

“什么都没钓到，可是芦苇里有狗鱼。”

“听起来很耳熟的鱼。今天的嘈杂忙碌恐怕会早一点儿开始，我是为东尼·莱克来的。”

“东尼，嗯，他外祖父的农地在卢斯塔区，就在利瑟伦湖的东边。”

“你也记得他？”

“这是个地方，霍勒。我父亲和老莱克是朋友，东尼每年夏天都会来。”

“你记得他是什么样的人？”

“呃，他挺风趣的，很多人喜欢他，尤其是女人。他很容易跟女人亲密，有点儿像是猫王那种类型的人，而且会让自己被神秘的气氛

所包围。据说他成长阶段只有母亲在身旁，他母亲是个不快乐的酒鬼，有一天突然叫他打包走人，因为他母亲那时候的男人不喜欢他。可是这里的女人很喜欢他，他也喜欢她们，有时这让他惹上麻烦。”

“比如说当他跟你女儿走得很近的时候吗？”

史凯伊身体一震，仿佛被咬到似的。

“我问过你老婆关于东尼的事，”哈利说，“是她告诉我的。那时候东尼就是为了你女儿跟本地男孩打架。”

郡警史凯伊摇了摇头：“那不是打架，那是屠杀，简单明了。可怜的欧雷，他一直以为自己跟米雅是一对，只因为他爱上了米雅，米雅又让他载她和朋友去跳舞。欧雷不是会打架的人，他是书生型的人，可是他却直接挑衅东尼。后来东尼把他打趴下，拿出一把刀，然后……场面搞得很血腥，我们这里不习惯发生这种事。”

“东尼做了什么？”

“东尼割下欧雷的半截舌头，放进口袋，然后离开。半小时后，我们在东尼的女朋友家逮捕他，叫他把那半截舌头交出来，送去手病房。东尼说他已经拿去喂乌鸦了。”

“我想问的是，你是否曾经怀疑东尼犯下强暴案，无论在当时或在其他时候。”

史凯伊转过头来。

“我这样说好了，霍勒，自从那次事件以后，米雅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无忧无虑，当然了，她还是喜欢那个疯子，可是那个年纪的女孩不都这样？后来欧雷搬了家，那可怜的孩子每次在这里一开口说话，等于就是让他自己和其他人想起东尼对他做出的可怕羞辱。所以说，是的，我会说东尼·莱克是个暴力分子，但我并不认为他强暴过任何人，因为如果他是这种人，那么他早就强暴米雅了，我只能这样说。”

“她……？”

“他们一起去过舞厅后面的树林，米雅没有让东尼更进一步，东尼也就接受了。”

“你确定？抱歉我必须这样问，可是……”

鱼钩跃出水面，朝他们的方向跳来，第一道阳光水平射来，将鱼钩照得闪闪发光。

“没关系，霍勒，我也是警察，我知道你想厘清细节。米雅是个正派的女孩，不会说谎，就算上了证人席也不会说谎。如果你想知道细节，可以去看报告，我只是不希望让米雅受到二度伤害。”

“不会的，”哈利说，“谢谢你。”

哈利向集合在奥丁会议室的警探报告说，他在雪地摩托下面看见的那个人，跟东尼·莱克一样手指罹患关节炎。尽管他们已增派警力，但目前仍未寻获那辆雪地摩托。接着哈利说明自己的看法，然后靠上椅背，等候众人响应。

鹈鹕虽然透过眼镜看着哈利，态度却像是在对所有参加晨间会议的人说话。

“你说你认为奥黛蕾是自愿的，这是什么意思？她是想大声求救吧，我的老天！”

“那是艾里亚斯后来自己想象出来的，”哈利说，“他的第一印象是他看见两个人在双方同意之下发生性行为。”

“可是一个女人既然跟一个男人去小屋，就不可能三更半夜随便跟一个陌生人发生性关系！难道你一定要是女人才能明白这点吗？”鹈鹕啧了一声。她头上的长发绺越来越骇人，让哈利联想到愤怒的蛇发女妖。

坐在哈利旁边的警官开口回应：“你真的认为你的性别可以自动

让你特别了解地球上半数人口的性偏好吗？”亚尔达顿了顿，眼睛看着刚清理干净的小指指甲，“我们不是已经清楚知道奥黛蕾换伴侣就跟换衣服一样频繁吗？她不是曾和一个不太认识的男人，半夜去废弃工厂进行性行为吗？”

亚尔达垂下手，开始清理无名指，口中喃喃自语，只有哈利听得见他说什么。“我干过的女人可比你多呢，你这只皮包骨的涉水禽鸟。”

“女人很容易被东尼吸引，东尼也容易被女人吸引，”哈利说，“东尼很晚才到小屋，奥黛蕾的男朋友却因为某事气恼，已经上床睡觉，于是东尼和奥黛蕾有机会调情而不受打扰。东尼对于婚事有点儿苦恼，奥黛蕾开始对一起去小屋的男人失去兴趣，因此他们开始对彼此产生幻想，但小屋里到处都是人，所以夜深之后，他们就偷溜出去，在厕所相会。他们亲吻、抚摸，东尼站在她后面，拉下自己的裤子，这时他已经非常兴奋，阴茎顶端分泌出性犯罪小组所谓的‘射精前分泌物’，而且沾到奥黛蕾的裤子上，接着他才拉下她的裤子，和她发生性关系。奥黛蕾欲仙欲死，叫得非常大声，吵醒了艾里亚斯，所以他才在窗外看见他们。我相信他们也吵醒了奥黛蕾的男朋友，而且他也在房间里看见了他们。我想奥黛蕾一点儿也不在乎，东尼则伸手捂住她的嘴巴。”

“既然她一点儿也不在乎，那他干吗在乎？”鹈鹕冲口而出，“毕竟做出这种放荡行为，女人只会得来淫贱的骂名，男人反而可以提高地位，而且请注意，这样的男人可以让其他男人刮目相看！”

“东尼之所以捂住奥黛蕾的嘴巴，至少有两个好理由，”哈利说，“第一，他订婚的消息登满八卦小报，他可不想让大家都知道他还外面乱搞其他女人，更何况他未来的岳父大人打算花一大笔钱来拯救他在刚果的投资。第二，东尼是登山行家，熟知那附近的地形。”

“这跟案子有什么关系？”

一阵咯咯笑声传来，众人转头朝米凯·贝尔曼所坐的方向望去。

“雪崩，”米凯笑道，“东尼怕奥黛蕾叫得太大声，会引起雪崩。”

“东尼一定知道四分之三以上的致命雪崩都是人类引发的。”哈利说。

会议桌上一阵哄笑，连鹈鹕都不得不露出微笑。

“但你为什么认为奥黛蕾的男朋友看见了他们？”鹈鹕问道，“还说奥黛蕾并不在乎？说不定她浑然忘我，什么都忘记了。”

“因为，”哈利说，靠上椅背，“奥黛蕾以前就做过这种事。她曾经把她正在被其他男人干的照片传给她当时的男朋友，这么冷酷的举动绝对会让对方死心。她朋友说，她去荷伐斯小屋之后，就再也没见过那个男朋友。”

“有意思，”米凯说，“可是这些事让我们知道了什么？”

“让我们发现动机，”哈利说，“这是我们首度在这件案子里看见一个可能的‘为何’，凶手‘为何’行凶。”

“所以我们正在离开疯狂连环杀手的推论吗？”亚尔达问道。

“雪人也有动机，”贝雅特说，她刚走进会议室，在会议桌尽头找个位子坐下，“虽然很疯狂，但绝对构成动机。”

“这样就简单多了，”哈利说，“凶手行凶的动机是嫉妒，一种非常老掉牙的动机。挪威境内发生的命案，三件有两件的犯案动机来自于嫉妒，在大多数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的行为非常容易预料。”

“这也许可以解释奥黛蕾和东尼为什么遇害，”鹈鹕说，“可是其他人呢？”

“其他人都必须消灭，”哈利说，“他们都是潜在的目击证人，可能

会跟警方说明小屋当晚发生过什么事，提供我们所欠缺的行凶动机。说不定更糟：他们目击到他遭受完全的羞辱，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戴绿帽子。对一个精神状态不稳定的人来说，这个动机已经非常足够。”

米凯拍了拍手：“希望我们很快就能得到一些答案。我跟克隆利通过电话，他说搜索地区的天气好转了，现在可以派出警犬和直升机。你可以说说为什么之前没提过你怀疑那是东尼·莱克的尸体吗，哈利？”

哈利耸了耸肩：“当时我认为我们很快就能找到尸体，所以我觉得没有理由把我的推测大声说出来，况且关节炎也不是那么罕见的疾病。”

米凯凝视哈利一会儿，才对众人说：“现在我们有一个嫌犯了，各位，谁想替他命名？”

“第八名房客。”亚尔达说。

“白马王子。”鹈鹕高声说。

众人完全静默了一阵子，仿佛某件事发生了，大家需要时间消化，才能继续。

“我不是战略家，”贝雅特开口说，她知道在座每一个人都知道，一件事除非她彻头彻尾研究过，否则她绝对不会发表意见，“可是这里不是有件事会让各位坐直身子，觉得满腹疑惑吗？莱克有三起命案的不在场证明，可是为什么所有线索全都指向他？那通从他家打到艾里亚斯家的电话呢？那个从刚果取得的凶器呢？再说刚果不正是他投资的地方吗？这是巧合吗？”

“不是，”哈利说，“打从第一天开始，白马王子就引导我们朝向东尼。付钱叫朱莉安娜去刚果的就是白马王子，因为他知道任何指向刚果的线索，都会指向东尼。至于打给艾里亚斯的电话，今天我去查了一件我们早该去查的事，这件事我们在非常接近破案的时候都会选择忽略，因为我们不想让证据出现任何动摇。就在有通电话从东尼家拨

出，打给艾里阿斯的那段时间，东尼在阿克尔港的办公大楼也有三通直接外拨的电话。他不可能同时在两个地方打电话。我敢赌两百克朗，那时候他人在阿克尔港，有没有人要跟我对赌？”

众人不发一语，瞪大眼睛。

“你是说白马王子从东尼家打电话给艾里阿斯？”鹈鹕说，“怎么可能？”

“东尼来警署的时候跟我说过，几天前他家地下室被人入侵，正好符合打给艾里阿斯那通电话的时间。白马王子搬走了一台脚踏车，好让人以为那只是一般的盗窃案，没什么好查，我们最多只是做个笔记，如此而已。东尼知道警方不会去办这种案子，索性连报案都省了。于是白马王子就这样在东尼身上栽赃了一条他无可反驳的线索。”

“太狡猾了！”鹈鹕勃然怒道。

“我同意你说明的‘如何’，”贝雅特说，“可是‘为何’呢？为什么要布置线索指向东尼？”

“因为白马王子知道迟早我们都会把命案连接到荷伐斯小屋，”哈利说，“如此一来，嫌犯就不出当晚在荷伐斯小屋的那几个人，而那些人都会被我们放大检视。他撕下房客登记簿有两个原因。第一，这样他就掌握了当晚入住小屋的房客姓名，可以找出他们、杀死他们，当作消遣；而我们没有名单，因此无法阻止他。第二，这一点更重要，那就是不让他的姓名曝光。”

“合乎逻辑，”亚尔达说，“为了确保我们不去追查他，他提供给我们一个明显的嫌犯，东尼·莱克。”

“这也是为什么他要等到最后才杀死东尼的原因。”一名警探说。他留着如同极地探险家弗里乔夫·内森一般浓密的胡子，哈利只记得他的姓氏。

男警探旁边的年轻男子有着光亮的肌肤和眼睛，他的名字哈利一点儿也记不起来。年轻男子插口说：“遗憾的是，三起命案的案发时间，东尼都有不在场证明，既然东尼当不成替罪羔羊，最后自然是要杀了这个头号敌人。”

会议室的温度似乎升高了，苍白犹豫的冬季阳光似乎为会议进展带来亮光。案情有了进展，紧绑的绳结终于松脱。哈利看见米凯在椅子上越坐越靠前。

“这些推论都很棒，”贝雅特说。哈利等待贝雅特说出“可是”这两个字，这时他突然明白贝雅特要问什么，也知道她想故意唱反调，因为她知道他有答案。“可是白马王子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

“因为人类本来就是复杂的，”哈利说，听见他曾听过并忘记的回声，“我们喜欢做出复杂纠结的事，好让我们觉得命运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我们是天地间的主宰。达柯工厂烧毁的那个房间，你们知道它令我想到什么吗？一间控制室。一个总部。说不定他根本没打算要夺走东尼的性命，说不定他只是想让我们逮捕东尼，将他定罪。”

寂静蔓延整间会议室，众人连外头的鸟叫声都听得见。

“为什么？”鹈鹕问道，“他大可以杀了东尼，或折磨东尼不是吗？”

“因为痛苦和死亡并不是降临在人类身上最大的悲剧，”哈利说，同时再度听见那个回声，“羞辱才是。他希望东尼受到羞辱，他希望东尼感受到自己拥有的一切都被夺走的那种羞辱、那种败落、那种耻辱。”

哈利看见贝雅特的嘴角泛起一丝微笑，也看见她点了点头，表示肯定。

“可是，”哈利继续说，“一如刚刚说过的，对凶手来说，很遗憾地东尼有不在场证明，因此只好让东尼接受次等的惩罚，那就是慢慢折磨他，最后让他惨死谷底。”

接下来的静默中，哈利感觉到某种东西飘过。那是烤肉的气味。接着整间会议室的人似乎同时吸了口气。

“所以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鹬鹬问道。

哈利抬头望去，只见站在窗外树枝上啼叫的是一只苍头燕雀。苍头燕雀是候鸟，今年似乎太早飞来挪威，让人们以为春天将近，却在第一个霜降之夜冻得半死。

妈的，我要是知道就好了，哈利心想。妈的，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68 狗鱼

那天早上在克里波开的会议很长。

侯勒姆回报达柯工厂的鉴识调查结果。并未发现精液，也没发现任何犯罪的具体证据。凶手用过的房间被完全烧毁，计算机化为一团废铁，没有机会救回任何资料。

“他可能是用当地的不安全网络上网，那种网络尼德兰区到处都有。”

“他一定留下了某些电子踪迹。”亚尔达说，但这句话听起来更像是从别处借来的，他只能说出“一定怎样”的猜测，无法深入说明。

“我们是可以申请进入那里的上百个网络系统，找寻连我们都不知道的東西，”侯勒姆说，“可是我不知道要花几个星期才能找到，或者能不能找到任何线索。”

“交给我吧，”哈利说，他已经站了起来，朝门口走去，拨打手机，“我有人选。”

哈利让会议室的门微微开着，他等候对方接听时，听见有个警探说，他们查访过的人都没看见有人进出达柯工厂，但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工厂藏在树木和草丛中，而且现在是冬天，天色都很阴暗。

哈利听见对方接起电话：“我是卡翠娜·布莱特的秘书。”

“哈喽？”

“布莱特小姐正在用午餐。”

“抱歉，卡翠娜，吃饭可能得等一等。听着……”

卡翠娜聆听哈利说明他要什么。

“白马王子在墙上贴的照片可能是从新闻网站打印出来的，你用搜索引擎可以进入该地区的网络，查看服务器记录，看看谁看过命案的报道。一定有很多人……”

“不会像他那么频繁，”卡翠娜说，“我只要列出一张根据下载次数排列的清单就好了。”

“嗯，你学得很快。”

“跟家族血统有关。我叫卡翠娜·布莱特，布莱特就是陡峭的意思，陡峭的学习曲线，懂吗？”

哈利回到会议室。

他们正在播放哈利从东尼手机里收到的信息，这段信息被送到了特隆赫姆市的挪威科技大学进行语音分析。挪威科技大学曾利用银行抢劫案的录音取得了相当有用的成果，效果比监控摄像还好，因为声音就算被刻意扭曲也很难伪装。但挪威科技大学告诉侯勒姆说，难以辨认的声音、咳嗽或笑声等不良录音是无用的，因为无法用来做成声音侧写。

“可恶，”米凯说，用手拍击桌子，“有了声音侧写，我们就有了立足点，可以开始排除可能嫌犯。”

“哪儿来的可能嫌犯？”亚尔达咕哝说。

“基地台信号告诉我们，使用东尼手机的人，打电话时很靠近沃斯道瑟村的中心，”侯勒姆说，“后来信号就消失了，电信业者的网络只覆盖沃斯道瑟村附近的区域，不过单从信号消失这一点来看，就提高了白马王子拿着这部手机的可能性。”

“为什么？”

“手机就算不使用，基地台每隔两小时也都会收到手机信号，收不到任何信号的话就表示这部手机在通话前或通话后，都位于沃斯道

瑟村周围的荒凉山区，可能凶手在引发雪崩、施以酷刑和进行其他活动时都带在身上。”

没有回应。哈利知道之前的兴奋心情已蒸发不见，他回到座位上。

“只有一个方式可能让我们取得贝尔曼所说的立足点。”哈利柔声说，知道他不用再努力赢取众人注意，“想象一下你来到东尼家，走了进去，并假设凶手侵入东尼家，打电话给艾里亚斯，也假设我们的白衣鉴识员在现场搜索得非常彻底。就好像当我抵达的时候，不小心.....碰上了侯勒姆.....”侯勒姆侧过头看了哈利一眼，意思是说别拿我开玩笑，“我们不是应该已经在霍门路的东尼家采集到可能是.....白马王子的指纹了吗？”

阳光再度照亮会议室。众人面面相觑，几乎感到羞愧。如此简单，如此明显，却没有人想到.....

“这场会议开了很久，分享了很多新信息，”米凯说，“大家的脑子显然已经开始有点儿迟钝了，不过你对指纹的事有什么看法，侯勒姆？”

侯勒姆拍了额头一掌：“我们当然采集了现场所有指纹。我们把东尼当成凶手，把他家当成可能的犯罪现场来进行调查，希望能找到符合被害人的指纹。”

“你们手上有许多还没辨认出来的指纹吗？”米凯问道。

“这就是重点所在，”侯勒姆说，微微一笑，“东尼雇用了两个波兰清洁妇，每周打扫一次，六天前她们去打扫过，清洁工作做得非常彻底，所以我们只找到东尼、莲娜·高桐、两名波兰清洁妇和一组身份不明的指纹，这组指纹不符合任何被害人。东尼提出不在场证明并遭释放之后，我们就没再继续比对指纹，可是我已经不记得那些无名指纹是在哪里采集到的了。”

“我记得，”贝雅特说，“我有那份报告，里面有略图和照片。X₁

指纹是在一张很华丽又很丑的桌子上采集到的。就像这样。”她站起来，左手撑着桌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室内电话就摆在那张桌子上。就像这样。”她用右手比出打电话的国际手势，大拇指对着耳朵，小指对着嘴巴。

“各位先生女士，”米凯说，露出大大的笑容，同时摆动手臂，“如果这不是一条货真价实的线索，就真的是见鬼了。继续比对，查出X₁指纹是谁的，侯勒姆。答应我，不要比对出来结果指纹属于某个波兰清洁妇的老公，他只是一起去东尼家打长途电话而已。”

众人走出会议室，鹁鹁侧过身子，走到哈利旁边，甩了甩她新留的长发绺：“你可能比我原本想的还要厉害，哈利。不过当你说明你那些推论的时候，不妨在句子里多加一些‘我认为’。”她露出微笑，轻轻推了推哈利的臀部。

哈利收到鹁鹁的微笑，感到高兴，至于臀部受到轻推，那就……他的手机在口袋里发出振动。他拿出手机看了看，不是国立医院打来的。

“他称呼自己为纳什维尔。”卡翠娜在电话上说。

“就是那个美国城市的名字？”

“对。他上过各大报纸的网站，读遍所有关于命案的报道。坏消息是我只查到这样。‘纳什维尔’这个用户名称只在网络上用了几个月而已，他只搜索关于命案的消息，几乎像是这个纳什维尔就在那里等着被调查。”

“听起来像是我们要找的人。”哈利说。

“这个嘛，”卡翠娜说，“你得去找戴牛仔帽的男人。”

“什么？”

“纳什维尔是乡村音乐的圣地。”

一阵静默。

“哈喽？哈利？”

“我还在。我知道了，谢啦，卡翠娜。”

“不亲我一下？”

“亲遍你全身。”

“那就不必了，谢谢。”

两人结束通话。

哈利分到一间面对布尔区景观的办公室，正在观察当地一些不可爱的小地方，这时传来敲门声。

贝雅特站在门口。

“嗯，与敌人共枕有什么感觉？”

哈利耸了耸肩：“敌人的名字叫白马王子。”

“很好。我只是想跟你说，我们已经把桌上的指纹跟数据库比对过了，他不在里头。”

“我没期望他会在里头。”

“你爸怎么样了？”

“只剩几天。”

“我感到很遗憾。”

“谢谢。”

两人彼此对望。突然间，哈利发现贝雅特的脸是一张会在丧礼上看到的脸。这张小脸他在其他丧礼上见过，脸上犹有泪痕，挂着一对

悲伤大眼，像是专为丧礼打造的。

“你在想什么？”贝雅特问道。

“我只知道一个杀人犯用过这种方式杀人。”哈利说，转过身继续看着窗外景观。

“他让你想到雪人对不对？”

哈利缓缓点头。

贝雅特叹了口气：“我答应过绝对不会说的，萝凯打过电话来。”

哈利凝望赫斯菲区的公寓群。

“她问你好吗，我说你很好。我把这事告诉你是对的吗，哈利？”

哈利深深吸了口气：“当然对。”

贝雅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离去。

她好吗？欧雷克好吗？他们在什么地方？夜色降临之后，他们都做些什么？谁会照顾他们、守护他们？哈利将头倚在双臂之中，用双手盖住耳朵。

只有一个人知道白马王子在想什么。

午后阴霾毫无预警地来到。自封为“上尉”的过度热心接待员打电话来，说有人去电询问《晚邮报》上的澳大利亚女子伊丝卡·贝勒是不是住在他们饭店。哈利回答说可能是记者吧，但上尉认为即使是最下流的媒体寄生虫都明白游戏规则，懂得报出姓名和服务单位。哈利跟上尉道谢，正要请他有其他消息再打电话来，却又想到他如果这样说，不知会招来什么麻烦。米凯打电话来说要举行记者会，问说如果哈利想参加，那么……

哈利加以婉拒，听见米凯松了口气。

哈利的手指在桌上轮敲着，拿起电话想打给卡雅，却又放了回去。

他再度拿起电话，打给市中心的几家饭店，对方都说不记得有人问过伊丝卡·贝勒的事。

哈利看了看表。他想喝酒。他想走进米凯的办公室，问米凯究竟把他的鸦片弄到哪里去了，然后扬起拳头，看着米凯蜷缩起来……

只有一个人知道。

哈利站起来，踢了椅子一脚，抓起羊毛外套，迈步离开办公室。

他驾车前往市中心，毫无顾忌地将车子违规停放在挪威剧院外头，穿越马路，走到布里斯托尔饭店的柜台前。

上尉是在布里斯托尔饭店担任门房时得到这个绰号的，原因可能来自他身上的红色俗丽制服，以及他不断对周遭所有人与事发出批评和命令。此外，他视自己为市中心一切重要事务的交叉路口，他的手指就搭在这座城市的脉搏上，他什么都知道。他是重要网民，是警方维护奥斯陆安全极为贵重的机器。

“就在我的脑袋后方，我听见一个非常特别的声音传来。”上尉说，非常满意自己的措辞，咂了咂嘴。哈利看见柜台内站在上尉旁边的同事翻了个白眼。

“感觉有点儿像男‘同志’。”上尉做出结论。

“你是说他声音很高吗？”哈利问道，想起奥黛蕾的朋友曾经提过她男朋友只要一开口说话，就让她想到她的男“同志”室友，令她倒尽胃口。

“不是，比较像是这样。”上尉摆出兰花手，猛眨睫毛，模仿高声说话的男“同志”皇后，“你真是把我气炸——了，瑟伦！”

上尉旁边那名同事的制服上别着名牌，上面写的正是“瑟伦”。瑟

伦在一旁咯咯笑。

哈利向上尉道谢，差点儿又再说出“如果还想到什么事请跟我联络”之类的话。哈利走出饭店，点燃香烟，抬头朝饭店招牌看去，突然觉得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就在此时，他看见一辆交警的车停在他的车子后面，身穿全套制服的交通警察正在抄他的车牌号码。

哈利越过马路，拿出警察证：“我是警察，来查案。”

“没有差别，禁止停车就是禁止停车。”交警说，继续开单，“去申诉啊。”

“呃，”哈利说，“你知道我们也有权开交通罚单吧？”

交警抬起头来，露齿而笑：“如果你以为我会让你自己开罚单，你就错了，老兄。”

“我想的是那辆车。”哈利伸手一指。

“那是我的车，而且交警……”

“禁止停车就是禁止停车。”

交警愠怒地看着哈利。

哈利耸了耸肩：“去申诉啊，老兄。”

交警重重阖上罚单簿，转动脚跟朝他的车子走回去。

哈利驾车驶上大学街，手机响起。是哈根打来的。哈利听见犯罪特警队队长的声音异常兴奋，却又异常克制。

“马上过来，哈利。”

“发生了什么事？”

“快来就是了，到地下通道来。”

哈利尚未走到水泥通道尽头，就听见说话声，并看见闪光。哈根和侯勒姆站在他的旧办公室门边，一名鉴识中心的女子正在刷拭门板和门把，采集指纹，另一名跟侯勒姆一样身穿鉴识员服装的人，正在角落拍摄半个靴印。

“那个靴印已经在那里很久了，”哈利说，“我们还没搬来之前就有了。发生了什么事？”

鉴识员询问侯勒姆，他点了点头，说这样就够了。

“一名警卫在门边的地上发现这个。”哈根说，扬起一个证物袋，里面装着一个褐色信封。哈利透过透明的证物袋，看见贴在信封上的地址标签上印着他的名字。

“警卫说这个信封躺在这里最多只有几天，地下通道不是每天都有人走来走去。”

“我们正在测量纸张上的湿气，”侯勒姆说，“我们在这里放了一个类似的信封，看要花几天才会吸收到同样程度的湿气，然后再往回推算。”

“这种做法很有CSI 12 的样子。”哈利说。

“不过就算知道是几天也帮不了什么忙，”哈根说，“我想他走的一定是没有监视器的地方，这条路线非常直接，走进繁忙的接待区，搭乘电梯来到这里，一路上门都没锁，要一直到上楼进监狱的门才有锁。”

“对啊，这里何必上锁？”哈利说，“有人反对我抽烟吗？”

无人响应，但他们的表情已说明一切。哈利耸了耸肩。

“我想差不多该有人告诉我信封里装的是什么了吧？”哈利说。

侯勒姆拿起另一个证物袋。

此地灯光昏暗，不容易看清楚袋子里装的是什麼，因此哈利踏前一步。

“哦，该死。”他说，向后退了一步。

“是中指。”哈根说。

“这根中指看起来像是先被折断，”侯勒姆说，“伤口平滑干净，没有锯齿状的肌肤。它是被砍断的，用的可能是斧头或大型刀子。”

地下通道另一端传来跑步的回应。

哈利细看那根中指，只见它十分苍白，血已流干，指尖有一抹蓝绿色。

“那是什么？你们已经采集指纹了吗？”

“对，”侯勒姆说：“如果运气好的话，结果就快出来了。”

“我猜是右手。”哈利说。

“你说得没错，观察力很敏锐。”哈根说。

“信封里还有没有其他东西？”

“没有，现在你知道的跟我们一样多了。”

“也许吧，”哈利说，玩弄手中烟盒，“但我还知道这根手指的其他事情。”

“我们也想到了。”哈根说，和侯勒姆对看一眼。又重又响的跑步声越来越大。“右手中指，就跟雪人让你失去的手指一样。”

“我这里有个发现。”女鉴识员插口说。

其他人都转头朝她看去。

她蹲在地上，拇指和食指拿着一样东西，那是个灰黑色的物体：“这看起来像不像我们在博格妮的陈尸现场发现的小石头？”

哈利靠近了些：“对，火山石。”

从地下通道另一端跑来的是一名年轻男子，胸前的衬衫口袋挂着一张警察证。他跑到侯勒姆面前，停下脚步，双手撑在膝盖上，不住地喘气。

“怎么样，基姆·艾瑞克？”侯勒姆说。

“比对出来了。”年轻男子气喘吁吁地说。

“让我猜猜看。”哈利说，嘴唇夹着一根香烟。

众人都朝他望去。

“是东尼·莱克。”

基姆看起来非常沮丧：“你……你怎么……”

“我看见从雪地摩托下方突出来的那只是左手，而且五指俱全，所以这只手一定是右手。”哈利朝证物袋点了点头，“这根手指没断，只是扭曲，罹患了常见的关节炎，来自家族遗传，不会传染。”

69 华丽字体

一名女子打开霍福瑟德区一栋公寓的大门，她的肩膀宽得有如摔跤选手，身高也和哈利相仿。她看着哈利，耐心等待，仿佛习惯给人必要的时间说明来意。

“有什么事吗？”

哈利曾和芙莉妲·拉森通过电话，认得出她的声音，但从她的声音听起来，哈利一直以为她是娇小纤瘦的女子。

“我是哈利·霍勒，”哈利说，“我在电话簿上找到你们的地址。请问费利斯在家吗？”

“他出去下棋了，”芙莉妲语调平板，似乎是制式回答，“你可以寄电子邮件给他。”

“我需要找他谈一谈。”

“谈什么？”芙莉妲挡住门口，她不只用宽阔的身躯，更用姿态表明不准向内窥探。

“我们在警署地下室发现一小颗火山石，我想知道这颗火山石是不是跟之前我们寄来的火山石来自同一座火山。”

哈利站在芙莉妲下方两个台阶，拿出一颗小石头，但芙莉妲并未离开门槛半步。

“那么小根本看不见，”芙莉妲说，“寄电子邮件给费利斯。”她作势准备关上大门。

“我想熔岩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吧，是不是？”哈利说。

芙莉妲迟疑片刻。根据经验，哈利知道专家总是无法抗拒纠正外

行人的诱惑。

“每座火山的熔岩成分都很独特，”芙莉妲说，“可是每次喷发的熔岩也不尽相同，必须分析石头才知道，铁含量可以提供很多信息。”她面无表情，眼神冷漠。

“我其实是想了解这些经常前往世界各地研究火山的人，”哈利说，“这些人不可能太多，所以不知道费利斯是不是认识全挪威的火山研究专家？”

“我们的人数比你想象的还要多。”芙莉妲说。

“所以你是其中之一喽？”

芙莉妲耸了耸肩。

“你们上次登上的火山是哪一座？”

“坦桑尼亚的伦盖火山。我们没有登上去，只是在附近，因为它正在喷发，喷出的是钠碳酸盐岩浆，这种岩浆是黑色的，但是跟空气作用几小时之后，会完全变成白色，就像白雪一样。”

芙莉妲的声音和表情突然生动起来。

“他为什么不想说话？”哈利问道，“你哥哥是哑巴人士吗？”

芙莉妲的表情又变得僵硬，口气平板死沉：“寄电子邮件。”

门重重甩上，把沙子都喷进哈利的眼里。

卡雅把车停在马里达路，跃过防撞护栏，小心走下陡坡，陡坡之下就是达柯工厂所在的树林。她按亮手电筒，踩过矮树丛，掠过往她脸上刺来的光秃树枝。这里的植物生长茂密，黑影犹如无声的狼般四处跳跃，即使当她停下脚步观看聆听，也只看见树木的黑影落在树木上，让人分不清什么是什么，宛如镜子迷宫一般。但她并不害怕。她害怕紧闭的门，却不怕黑，真奇特。她聆听河水的吼声。她是不是听

见了什么？她是不是听见了不该出现在这里的聲音？她继续往前走，低头穿过被风吹动的树枝，再度停下脚步。但另一个声音也跟着停住。卡雅深深吸了口气，心里的念头已经成形：好像有个不想被看见的人正在跟踪她。

她转过身，用手电筒照去。她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不怕黑了。只见有些树枝在光线中晃来晃去，但那些树枝应该是被她撞过的吧？

她再度面对前方。

接着她高声尖叫。手电筒的光线照上一张死气沉沉、双目圆睁的苍白脸孔。手电筒掉落地上。她后退几步，但那个人影跟了上来，同时发出犹似笑声的呼噜声。黑暗中，卡雅看见那个人影弯下腰，又直起身子，接着手电筒的刺眼光线便朝她脸上射来。

她屏住气息。

呼噜笑声停止了。

“给你。”一个粗嘎的男性声音说。手电筒的光线跳动。

“给我？”

“你的手电筒。”那声音说。

卡雅接过手电筒，让光线射向男子身旁，如此她就可以看见对方，却不会令他眼睛难受。男子有一头金发和鹰斗下巴。

“你是谁？”卡雅问道。

“楚斯·班森，我是米凯的属下。”

卡雅自然听过楚斯·班森的名字，他是米凯的影子。瘪四——米凯是不是都这样叫他？

“我是……”

“卡雅·索尼斯。”

“对，你怎么……”卡雅吞了口口水，重新组织她的问题，“你在这里做什么？”

“跟你一样。”楚斯用粗嘎的声音答道，语音单调。

“这样啊，那我在这里做什么？”

楚斯发出呼噜的笑声，没有回答，只是站在卡雅前方，双臂垂落身侧，离身体有点儿距离，一边眼皮不断地跳动，仿佛有只虫被困在里头。

卡雅叹了口气。“如果你跟我一样，那你就是来这里监视工厂，”她说，“以免他再度出现。”

“对，以免他再度出现。”瘰四用他的调调说，目光并未离开卡雅。

“这并非不可能对不对？”卡雅说，“说不定他不知道工厂已经烧了。”

“我父亲以前在这里工作，”瘰四说，“他以前常说他制造的是PSG，咳出来的是PSG，还变成了PSG。”

“这附近有很多克里波警员吗？是米凯命令你来这里的吗？”

“你不跟他交往了对不对？现在你跟哈利·霍勒交往。”

卡雅觉得腹部蹿上一股寒意。这个男人怎么知道这件事？难道米凯真的跟别人说过他们之间的事？

“那天你没去荷伐斯小屋。”卡雅说，借以转换话题。

“我没去吗？”瘰四发出呼噜的笑声，“那天我应该休假，尤西去

了。”

“对，”卡雅静静地说，“他去了。”

一阵风吹来，卡雅稍微别过头，避开扫上她脸颊的树枝。瘰四一直在跟踪她吗？还是他本来就在这里了？

卡雅转过头想问他，却发现瘰四已不在原地。她用手电筒朝树林照去，瘰四已不知所踪。

凌晨两点，她在街边停好车，穿过栅门，踏上通往黄色屋子的台阶，按下门铃，门铃旁的漆花瓷砖上，用华丽的圆弧字体写着“霍勒家”。

门铃按到第三次，她忽然听见一声沉重的咳嗽声，转过头去，便看见哈利将警用手枪插回裤子。哈利一定是悄无声息地摸到了屋子角落。

“怎么了？”卡雅问道，心下害怕。

“我只是格外小心而已。你应该先打电话说你要过来。”

“我来得不……不是时候吗？”

哈利踏上台阶，经过卡雅面前，打开门锁。卡雅跟着哈利进屋，伸出双臂从后方抱住他，倚上他的背，用鞋跟把门踢上。哈利拉开她的手，转过身来，正要说什么，嘴巴却被卡雅的吻给封住。这是个饥渴的吻，而且要求回应。她把冰冷双手放在他的衬衫上，感受他刚下床的热烫肌肤，她拿开他裤子里的左轮手枪，砰的一声放在玄关桌子上。

“我要你。”她轻声说，啮咬他的耳朵，把手伸进他的裤子。

“卡雅……”

“我可以拥有你吗？”

卡雅察觉到一丝犹豫，一种不愿。她用手钩着他的脖子，直视他的双眼：“求求你……”

哈利微微一笑，肌肉放松下来，亲吻了她。这个吻很谨慎，比她想要的还来得谨慎。她发出沮丧的呻吟声，解开他的裤子纽扣，紧紧抓住他的阳具，但不滑动，感觉它在手里膨胀。

“操。”他叹了一口气，抱起她走上楼梯，踢开卧室的门，把她放上床铺，放在他母亲睡的那一边。她头向后仰，闭上眼睛，感觉衣服被迅速有效率地脱去，感受到他肌肤所散发的热度。他趴到她身上，分开她的双腿。对，她心想，干我。

她将脸颊和耳朵靠上他的胸膛，聆听他的心跳。

“当你躺在那里，知道自己就快死了，”她轻声说，“那时候你在想什么？”

“想着我会活下去。”哈利说。

“就这样？”

“就这样。”

“你不是想……就快见到你所爱的人了？”

“不是。”

“我是。很奇怪，原本我很害怕某种特殊的东西会粉碎，后来等恐惧过去，我心里却充满平静。我只是睡着，然后你就来了，叫醒了我，拯救了我。”

哈利递过他手中的烟，她吸了一口，然后哧哧窃笑。

“你是英雄，哈利，那种应该领取奖章的英雄，谁会想到你是个英雄呢？”

哈利摇了摇头：“相信我，亲爱的，我只有想到我自己而已，我是到了火炉里才想到你的。”

“也许你没想到我，可是你到火炉之后，那里的空气也很少，你知道拉我出来只会加速用光氧气。”

“我能说什么呢？我是个慷慨的家伙。”

她拍了一下他的胸部，笑说：“是英雄！”

哈利用力吸了口气：“或者是求生本能击败了良知。”

“什么意思？”

“我第一个发现的人非常有力气，几乎可以拉住滑雪杖而不脱手，所以我猜那个人一定是尤西，而且他还活着。我知道在那种情况下，生死只在分秒之间，可是我没拉他出来，反而继续朝雪堆戳刺，想找到你。那时你动也不动，我以为你已经死了。”

“所以呢？”

“所以说，搞不好我内心深处的想法是，如果我先挖出一个已经死了的人，那么那个还活着的人在这段时间可能会死，这样一来，我就可以独占所有的空气。一个人的行为究竟是被什么所操控，有时候很难说。”

卡雅沉默下来。外面响起摩托车的声音，随即又消失。竟然有人在三月天里骑摩托车，而且今天她还看见一只候鸟。世界已失去平衡。

“你经常这样沉思吗？”她问道。

“没有。可能吧。我也不知道。”

她蠕动身躯，更靠近他：“现在你在沉思什么？”

“他怎么会知道那么多事情？”

她叹了口气：“那个凶手？”

“还有他为什么要玩弄我？他为什么要把东尼·莱克的一根手指寄给我？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那你如何才能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呢？”

哈利在床边桌上摁熄香烟，深深吸了口气，又长长地呼了出来。“这就是重点所在，我只能用我的方式来思考，所以我必须去找他谈一谈。”

“他？白马王子？”

“某个像他的人。”

即将入睡之际，梦境来临。他抬头看着一根钉子，那根钉子从一名男子的头上穿出来，但今晚的那张脸有点儿眼熟，那是个眼熟的肖像，他看过很多次，而且最近才看过。哈利口中的异物爆了开来，他身体扭动，接着便沉沉睡去。

70 盲点

哈利沿着医院走廊向前走去，旁边是身穿便服的监狱警卫，两步距离的对面是医生。医生已将那人的情况告诉哈利，并替那人做好和哈利会面的准备。

他们来到一扇门前，警卫将门打开。门内是一条走廊，延续了几米，走廊左侧的墙上有三扇门，一名身穿制服的警卫站在其中一扇门前。

“他醒着吗？”医生问道，警卫正在给哈利搜身。警卫点了点头，将哈利口袋里的东西全部拿出来，放在桌上，然后打开门锁，走了进去。

医生对哈利做个手势，示意他先在这里等候，然后跟着警卫走进房间。医生不一会儿就出来了。

“最多十五分钟，”她说，“他的状况好多了，可是身体很虚弱。”

哈利点了点头，深呼吸一口气，踏进门内。

他在门内止步，听见房门在他背后关上。房内窗帘紧闭，十分昏暗，只有床边亮着一盏台灯。光线落在一人身上，那人在床上半坐起来，靠着枕头，头部低垂，长发垂落两侧。

“过来一点儿，哈利。”他的声音变了，听起来像是没上油的铰链所发出的哀鸣声。但哈利依然认得那个声音，他体内的血液顿时冰凉。

哈利走到床边，在他们提供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男子抬起头，哈利不由得屏住呼吸。

男子看起来像是有人在他脸上倒了热蜡，热蜡凝固之后形成一张过于紧绷的面具，将额头和下巴往后拉，把嘴巴变成一个没有嘴唇的

小开口，四周是凹凸不平的骨头组织。男子发出的笑声是两次短促的吹气声。

“不认得我了吗，哈利？”

“我认得你的眼睛，”哈利说，“这样就够了，是你没错。”

“有什么新消息吗，关于……”那个鲤鱼般的小嘴似乎形成一个微笑，“我们的萝凯？”

哈利已经为了这件事做好准备，仿佛拳击手做好承受疼痛的准备，然而他一听见萝凯的名字从男子口中说出来，就忍不住握紧拳头。

“你同意跟我谈一个男人的事，我们认为这个男人很像你。”

“像我？我想他一定长得比我好看吧。”男子再度发出两次短促的吹气声，“很奇怪，哈利，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虚荣的人，我以为疼痛是这个疾病最可怕的地方，可是你知道吗？看见身体的恶化，看见镜中的自己，看见怪物逐渐成形，才是最可怕的。他们还是会让我自己上厕所，可是我都避免去看镜子。我以前是个英俊的男人，你知道的。”

“你看过我寄给你的资料吗？”

“我粗略地看了一下，狄勒古医生说我不应该把自己弄得太累，不然很容易感染、发炎、发烧。她是真心为我的身体着想，哈利。很令人讶异吧，毕竟我曾经做过那些事，不是吗？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是死亡，所以我嫉妒那些我……可是这一切都被你挡了下来，不是吗，哈利？”

“死亡是过于仁慈的惩罚。”

重病男子的双眼中似乎燃起某种东西，从他脸上的裂缝中看来，那似乎是一道冰冷的白光。

“至少我在人类历史上会留下名字，有个位置。人们会读到关于雪人的事。有人会继承我的衣钵，发扬我的理念。你有什么呢，哈利？什么都没有。正好相反，你失去了你仅有的一点点东西。”

“没错，”哈利说，“你赢了。”

“你想念你的中指吗？”

“呃，现在我想念它。”哈利抬起头来，和男子目光相接，直视他的双眼。鲤鱼小嘴张开，发出的笑声仿佛被消音器削弱的枪声。

“至少你没失去幽默感，哈利。你知道我一定会要求一些回报，对吧？”

“没有效果就没有回报，不过你可以说说看。”

男子朝床边桌困难地转过了头，拿起桌上的一杯水，凑到唇边。哈利看着那只拿着杯子的手，觉得像是白鸟的爪子。男子喝完水之后，小心地将杯子放回原位，开口说话。哀鸣声变得比较微弱，宛如快没电的收音机。

“我想监狱手册一定提到了高自杀风险，反正呢，他们像老鹰一样监视我。他们在你进来之前搜过你的身对不对？他们怕你身上带着刀或尖利物品。可是我不希望看见自己的身体继续恶化下去，哈利。这样已经够了，你不认为吗？”

“不，”哈利说，“我不认为。谈谈别的事吧。”

“你起码可以撒个谎，说已经够了。”

“你宁愿我说谎吗？”

男子不屑地挥了挥手：“我想见见萝凯。”

哈利扬起一道眉毛：“为什么？”

“我想跟她说几句话。”

“说什么？”

“那是我跟她之间的事。”

椅子发出刮擦声，哈利站了起来：“办不到。”

“等一下，先坐下。”

哈利坐了下来。

男子低下头，拉过被子：“别误会我，我对其他女人的事一点儿也不后悔，她们是荡妇。可是萝凯不一样。她……不一样。我只是想跟她这么说而已。”

哈利看着男子，哑然失声。

“所以说，你认为呢？”雪人说，“请你说好。如果有必要的话，请你说谎。”

“好。”哈利说了谎。

“你真不会说谎，哈利。我想先跟她说话，然后才帮你。”

“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我要相信你？”

“因为你别无选择。因为在必要的时候，贼会相信贼。”

“是吗？”

哈利挤出一丝微笑：“我在香港买鸦片的时候，有一阵子用的是德辅道上置地广场购物中心里面的故障厕所。我先进去，掀开厕所贮水槽的盖子，把一个奶瓶放在水槽右上角，然后出去逛一圈，看看假表，回来的时候我的奶瓶依然会在那里，里面总是会有正确分量的鸦

片。这就叫作盲目的信任。”

“你说你‘有一阵子’用那间厕所。”

哈利耸了耸肩：“有一天奶瓶不见了，也许是药头骗了我，或是有人发现我们的举动，拿走了钱或鸦片。这是一件没有保证的事。”

雪人陷入沉思，看着哈利。

哈利和医生走在走廊上，警卫走在前面。

“你们没花太久时间。”医生说。

“他讲得很扼要。”哈利说。

哈利经过接待区，走到停车场，打开车门，看着自己拿钥匙插进发动机的引擎盖发抖。他靠上椅背，感觉衬衫后背全被汗水浸湿。

雪人确实讲得很扼要。

“假设他像我好了，哈利。我能不能帮到你，这个假设是关键。最重要的是动机。动机是恨意，火红炽烈的恨意。这是生存的动能，是他体内让他保持温暖的岩浆。而且就跟岩浆一样，恨意是生命的先决条件，这样一切才不会结冻成冰。在此同时，内部高热所产生的压力无可避免地会导致喷发，释放出破坏性元素。岩浆越久没喷发，它就越暴力。现在它完全喷发了，而且充满暴力，这告诉我，你必须追溯到很久以前才能找到起因。只有恨意的起因才能替你解开谜团，而不是因为恨意而做出的行为。少了起因，这些行为看起来会完全不合情理。恨意需要时间累积，但起因非常简单。有件事发生了，一切都关于这件事。找出这件事，你就可以逮到他。”

世界上有那么多东西可以拿来比喻，怎么雪人会拿火山来做比喻？哈利驾车离开贝兰姆医院，驶下陡峭多风的道路。

“八起命案。现在他是国王了，高高在上。他打造了一个王国，在这个王国里，一切都必须听命于他。他是个傀儡大师，他在玩弄你

们每一个人，尤其是你，哈利。很难看出为什么他会选上你，可能纯粹是巧合吧。可是当他逐渐控制住他的傀儡，他会想寻求更多刺激。他会跟傀儡说话，靠近他们，跟那些被他打败的人在一起，在最能享受胜利的地方，享受他的胜利。可是他伪装得非常好，他不会像傀儡大师那样突出，甚至看起来可能是卑屈的，是个容易被牵着鼻子走的人。他被每一个人低估，没有人想象得到他竟然可以导演出这么一出复杂的剧目。”

哈利经由E18高速公路返回市中心。路上堵车，他把车开上公交车道。看在老天的分上，他可是警察，而且这件事非常、非常、非常紧急。他口唇发干，肚子上的嗜酒犬高声吠叫。

“他非常靠近你，哈利，这一点我非常确定，他就是不能放手。但他是经由你的一个盲点来接近你。他悄悄进入你的生活，在某个时间点赢取你的信任，因为这时你的注意力放在别的地方，或者这时你很脆弱。他在他所在的地方非常自在。他可能是你的邻居、朋友、同事，或某个只是存在在那里的人，可是他存在于一个对你来说非常明显的人的背后，他是个你甚至不会去多想的影子，你只会觉得他是前面那人的附属品。想想那些曾经出现在你眼前的人，因为他曾经出现在你眼前，你早就知道这个人长什么样子了。他可能没跟你说过几句话，但如果他像我的话，一定无法克制自己，哈利。他已经跟你攀上交情了。”

哈利将车子停在萨沃伊饭店外，走到吧台。

“请问要点什么？”

哈利的目光徘徊在酒保后方玻璃架的各种酒瓶上。

必富达金酒、尊尼获加威士忌、布里斯托尔奶油雪莉酒、绝对伏特加、占边威士忌。

他在找的是一个有炽烈恨意的男子。这个人不会泄露半点儿情绪。这个人的心包覆了一层盔甲。

哈利的搜寻目光倏然停住。他往后跳了一步，嘴巴大张。他的脑子里像是闪现一道灵光，一切的一切都在这道灵光之中。

远处传来一个声音。

“先生？不好意思，先生？”

“是。”

“决定了吗？”

哈利缓缓点头。

“对，”他说，“是的，我决定了。”

71 恩赐

甘纳·哈根的食指转着笔，眼睛看着哈利。哈利难得端坐在哈根的办公桌前，没有瘫坐在椅子上。

“技术上来说，你暂时受雇于克里波，属于贝尔曼的团队，”犯罪特警队队长说，“因此，你所进行的逮捕行动将等于是让贝尔曼的地主队获胜。”

“如果说——我现在只是假设——如果说我通知你消息，让你派犯罪特警队的人员，比如说卡雅·索尼斯或麦努斯·史卡勒，去逮捕某人呢？”

“我不得不拒绝这样的慷慨提议，就算是来自你也一样，哈利。我说过了，我受到协议的约束。”

“嗯，贝尔曼还控制着你？”

哈根叹了口气：“如果我要使出诡计，绕过贝尔曼，直接逮捕挪威最大命案的凶手，司法部一定立刻就会要求知道所有细节。如果我公然蔑视他们，把你调回这里调查这件案子，就会被视为违抗命令，这会让整个犯罪特警队都受到打击。抱歉，哈利，我不能这么做。”

哈利沉思片刻，目光落在两人中间：“好吧，长官。”他从椅子上跳起来，往门口走去。

“等一等！”

哈利停下脚步。

“为什么你现在来问我这件事，哈利？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而我应该知道？”

哈利摇了摇头：“我只是在试验几个假设而已，长官，这不就是

我们的工作吗？”

过了几小时，到了下午三点，哈利打了几通电话。最后一通是打给侯勒姆的，他立刻同意开车。

“我都还没告诉你要开车去哪里，还有原因是什么。”哈利说。

“不需要，”侯勒姆说，接着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加强重音，“我——相——信——你。”

双方都沉默片刻。

“我想我值得。”哈利说。

“对。”侯勒姆说。

“我觉得我好像跟你道过歉了，有吗？”

“还没。”

“还没吗？好吧。呃……呃……呃……天哪，这还真难。呃……呃……”

“你的发动机听起来好像有点儿迟钝啊，老哥。”侯勒姆说，但哈利听得出他露出笑容。

“抱歉，”哈利说，“我希望在我们出发之前，我有一些指纹可以给你拿去比对，如果比对不符合，你就不用开车了，懂我意思吗？”

“干吗这么神秘？”

“因为你信任我。”

下午三点半，哈利敲了敲国立医院小值班室的门。

席古·阿尔特曼打开了门。

“嘿，可以请你看看这个吗？”

哈利将一小沓照片递给护士。

“黏黏的啊。”阿尔特曼说。

“直接从暗房拿来的。”

“嗯。被截断的手指。这是怎么回事？”

“我怀疑这根手指的主人被注射了大量的克达诺玛麻醉剂，不知道你身为麻醉专家，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从这根手指能不能找到任何克达诺玛的痕迹？”

“当然可以，克达诺玛会随着血液在全身循环。”

阿尔特曼翻看照片：“这根手指看起来血都干了，但理论上只要一滴血就可以了。”

“第二个问题是，你今天晚上可以协助我们进行逮捕行动吗？”

“我？你们没有病理医生可以……”

“你比他们更了解克达诺玛，而且我需要一个我可以信任的人。”

阿尔特曼耸了耸肩，又看看表，将照片递回给哈利：“我再过两小时下班，所以……”

“太好了，我们会来接你。你将在挪威犯罪史上留下名字，阿尔特曼。”

阿尔特曼露出疲倦的微笑。

哈利前往鉴识中心的路上，米凯打来电话。

“你跑哪里去了，哈利？晨间会议你没来。”

“到处跑来跑去。”

“在哪里跑来跑去？”

“在我们这座美好的城市里啊。”哈利说，将一个A4信封放在基姆·艾瑞克·罗克尔面前的长椅上，伸出指尖比了比，表示他要比对信封里的指纹。

“你只要一整天都在雷达上不见踪影，我就会开始紧张。”

“你不信任我吗，米凯？怕我会跑去喝酒？”

电话那头一阵静默。

“你是我的下属，必须向我汇报，我只是想知道你的工作状况而已。”

“现在我向你汇报，没什么可汇报的，长官。”

哈利结束通话，进去找侯勒姆。贝雅特已经坐在侯勒姆的办公室等候。

“你要告诉我们什么？”贝雅特问道。

“一个真正的警察与小偷的故事。”哈利说，坐了下来。

他的故事讲到一半，基姆从门外探进头来。

“我找到了这些。”基姆说，手中拿着一张透明指纹卡。

“谢谢。”侯勒姆说，他坐在计算机旁，接过指纹卡，放上扫描机，调出他们在东尼家发现的指纹，启动比对程序。

哈利知道指纹只要几秒就能比对完成，但他依然闭上眼睛，感觉心跳加速，即使他早已知道——那人知道，雪人知道。雪人只扼要地告诉哈利他所需要的信息，以言语阐明，并发出足以引发雪崩的声波。

事情非如此不可。

比对只要几秒钟就能完成。

哈利的心脏剧烈跳动。

侯勒姆清了清喉咙，却不发一语。

“毕尔。”哈利说，依然紧闭双眼。

“是，哈利。”

“这就是你要我品味的戏剧化停顿吗？”

“是的。”

“比对结束了吗？你这他妈的浑小子。”

“对，比对符合。”

哈利张开双眼。阳光璀璨，溢满整间办公室，他们几乎可以在满室阳光里游泳。这是恩赐，妈的来自上天的恩赐。

三人同时站了起来，看着彼此，张开嘴巴，形成无声的开心喊叫。接着他们相互拥抱，形成笨拙的团体拥抱，侯勒姆在外围，娇小的贝雅特被夹在中间。他们继续无声喊叫，小声击掌。最后侯勒姆秀了一段哈利认为远远超过汉克·威廉姆斯粉丝所必备的舞艺，一段完美无瑕的月球漫步。

72 四号

两名男子站在小草丘上，只不过小草丘上并没有草。这座小草丘位于曼格鲁教堂和高速公路之间。

“以前我们称之为土烟筒或土烟斗，”身穿骑士皮夹克的男子说，将稀薄长发拨到一旁，“夏天我们会躺在这里吸大麻，就在这个距离曼格鲁警局只有五十米的地方，”他嘻嘻一笑，“那时候有我、乌拉、TV和他的女人，以及其他朋友。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男子的目光看着正在记笔记的罗杰·钱登。

找寻朱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最后罗杰在亚纳布区的骑士俱乐部找到了朱勒。朱勒出狱后在亚纳布区吃饭、睡觉、生活，最远只去超级市场买口含烟草和面包。钱登见过这种状况，监狱使受刑人变得依赖熟悉的环境、惯例、安全感。然而奇怪的是，朱勒竟然同意谈起往事，只因罗杰说了一个关键人物的名字——贝尔曼。

“当时乌拉是我的女人，妈的爽死了，因为那时候整个曼格鲁区的人都喜欢乌拉。”朱勒点了点头，仿佛同意自己说的话，“但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嫉妒。”

“米凯·贝尔曼？”

朱勒摇了摇头：“是另一个家伙，那个影子，瘪四。”

“发生了什么事？”

朱勒张开双掌，罗杰看见他的手掌上有许多结痂，果然他是个移栖在监狱内和监狱外的毒品间的前科犯：“米凯·贝尔曼告密，说我偷汽油，我原本就因为持有大麻而被判缓刑，因为这件事，我必须入狱服刑。在监狱里我就听人说贝尔曼和乌拉在交往，反正呢，我出狱之后去找乌拉，结果等我的人却是瘪四，他还差点儿把我杀了。他说乌

拉属于他和贝尔曼，反正就是不属于我，如果我敢再靠近她……”朱勒用食指在留有白色胡楂的细瘦脖子上画一条线，“很疯狂，妈的恐怖极了。我那票朋友没有人相信瘪四那家伙差那么一点点就可以把我杀了，他只不过是贝尔曼的白痴跟班而已。”

“你还提到海洛因的事。”罗杰说。他采访毒品案时，总会先确定他使用的是正确名词，否则可能造成误会，因为俚语变化快速，在不同的地方会代表不同的东西。例如，白粉在霍福瑟德区指的可能是可卡因，在赫勒鲁区指的可能是海洛因，在阿比绍区指的可能是任何能让人亢奋的毒品。

“我进监狱的那年，我、乌拉、TV和他的女人骑车环游欧洲，还从哥本哈根带了半公斤四号回来。像我和TV这种骑士，每次越过边境一定会被检查，所以我们叫那两个女人跟我们分开走。天哪，她们非常漂亮，身穿夏天洋装，眼珠是蓝色的，可是她们的屁却藏了零点二五公斤的四号。后来我们把四号几乎都卖给了提维塔区的药头。”

“你很坦白。”罗杰说，同时记下笔记，把“屁”这个字加上括号，之后修改措辞，并将“四号”加在一长串的海洛因俚语之中。

“现在已经过了追诉期，所以警方没办法根据我说的话来逮人，重点是提维塔区的那个药头后来被逮捕，警方跟他交换条件，要他供出供货者来换取减刑。他当然接受了，那个下三烂。”

“你怎么知道？”

“哈！后来我们一起在乌勒斯莫监狱服刑，他自己告诉我的。妈的他把我们四个人包括乌拉的姓名住址全都供了出来，什么都说了，只差我们的身份证号没说而已。可是我们很走运，后来这件案子被警方搁置。”

罗杰以飞快速度书写。

“你要不要猜猜看在史多夫纳警局里负责这件案子的人是谁？讯问那个药头的人是谁？建议这件案子应该注销、搁置或干脆丢掉的人

是谁？还有这个救了乌拉的人是谁？”

“我想听你亲口说出来，朱勒。”

“我很乐意，就是那个浑蛋小偷，米凯·贝尔曼。”

“最后一个问题，”罗杰说，知道自己来到了关键点。这个说法可以被证实吗？消息来源可以被检查吗？“你有这个药头的名字吗？我是说，他绝对不会有风险，我们绝对不会提到他的名字。”

“你是问我会不会出卖他？”朱勒高声笑道，“我当然会出卖他。”

朱勒将药头的名字拼了出来，罗杰翻过一页，用大写字母写了下来，同时发觉自己的嘴角不断上扬，形成微笑。他努力克制自己，不露出任何表情，但他知道这个滋味将留存很久，独家新闻的甜蜜滋味将留存很久。

“谢谢你的帮忙。”罗杰说。

“是谢谢你，”朱勒说，“你只要弄垮贝尔曼，我们就扯平了。”

“哦，对了，我只是好奇，你认为那个药头为什么要告诉你说他出卖了你？”

“因为他很害怕。”

“害怕？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太多了。他想让其他人也知道这件事，以免那个警察实现他的威胁。”

“贝尔曼威胁过这个告密者？”

“不是贝尔曼，是贝尔曼的影子。他说如果那个药头敢再提到乌拉的名字，他就会在他身体里放个东西，让他永远闭嘴。”

73 逮捕

侯勒姆驾驶沃尔沃亚马逊转了个弯，进入国立医院，停在电车站对面。席古·阿尔特曼就站在那里等候，双手插在粗呢外套口袋里。哈利在后座对他打了个招呼，阿尔特曼和侯勒姆互道哈喽，接着车子开上铃环街，继续往东行驶，朝辛桑区的十字路口驶去。

哈利在后座之间倚身向前。

“这就好像我们在学校里做的化学实验，事实上你已经握有所有可以引发反应的成分，但你没有催化剂，一个外来因素、一个必要的火花来引发它。我握有所有的信息，只需要某样东西来帮我把这些信息以对的方式组合起来。我的催化剂是一个重病男子，一个叫作雪人的杀人犯，还有酒吧架上的酒瓶。我可以抽根烟吗？”

一阵静默。

“了解，呃……”

车子穿过布尔区的隧道，朝瑞恩区十字路口和曼格鲁区驶去。

楚斯·班森站在一个未开发的老工地上，朝斜坡上方看去，看着米凯的家。

他在成长阶段经常在那栋房子里吃晚餐、玩耍、睡觉，但自从米凯和乌拉继承那栋房子之后，他就一次也没进去过，真是奇怪。

原因很明显：他没受到邀请。

有时他会站在这个地方，置身于午后的微暗天色中，抬头望着那栋房子，想看她一眼。她，无人可以触及，除了他之外，也就是王子米凯。有时楚斯不禁怀疑，米凯是不是知道？是不是就因为知道，所以才没邀请过他？或者知道的人是她？她表面上没说什么，但却明白地向米凯暗示，这个和米凯一起长大的瘪四不需要和他们有私底下的

来往。现在米凯的事业终于起飞，因此打入对的交际圈，认识对的人，发出对的信号，显得更为重要。最好不要让过去的鬼魂游荡在身边，带着那些最好被遗忘的往事。

哦，这点他清楚地知道。他只是不知道她为什么不明白一件事：他绝对不会伤害她。正好相反，这些年来，他不是一直在保护她和米凯吗？是的，他一直在这样做。他保持警戒，随侍在侧，替他们清除障碍，照料他们的幸福。这是他爱做的事。

今晚山坡上的窗户亮了起来。他们是不是在举行派对？他们是不是在享用美食，谈笑风生，饮用曼格鲁区酒品专卖店绝对不会卖的高级酒品，并用新的方式说话？她是不是在微笑，双眼是不是闪烁亮光？那双眼睛如此美丽，看着你的时候是不是会让你心痛？倘若他有钱，变成富豪，她会不会对他另眼相看？这是可能的吗？有这么简单吗？

他在山坡底下那个被炸得满目疮痍的工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

侯勒姆的那辆亚马逊绕过瑞恩区的圆环，以庄严的姿态倾斜车身。

一个标志写着曼格鲁区出口。

“我们要去哪里？”阿尔特曼问道，倚着车门。

“我们要去雪人说我们应该去的地方，”哈利说，“回溯到很久之前。”

车子经过出口。

“这里。”哈利说，侯勒姆将方向盘打向右边。

“E6高速公路？”

“对，我们要往东，去利瑟伦，那个地区你熟吗，阿尔特曼？”

“是很熟，可是……”

“那就是故事开始的地方，”哈利说，“很多年前，在一家舞厅外，东尼·莱克——就是我给你看过的手指照片的主人——站在树林外，亲了米雅，也就是郡警史凯伊的女儿。爱上米雅的欧雷走出舞厅，找寻米雅，正好撞见他们。欧雷既震惊又愤怒，扑向这个第三者，这个风流潇洒的东尼。这时东尼隐藏的另一面显现出来，他的微笑消失了，大家都喜欢的调情魅力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头猛兽。一如所有的动物，受到威胁就会攻击，东尼的狂怒与残暴，把欧雷、米雅和随后到来的旁观者都吓傻了。东尼把欧雷毒打一顿之后，拿出一把刀，割下欧雷的半截舌头，然后才被旁人拖开。尽管在这起事件中，欧雷是无辜的，但他深受羞愧的困扰，他因为在众人面前得不到心上人的爱而感到羞愧，他因为在挪威乡间的仪式性交配决斗中受挫而受到羞辱，而且他的口齿不清成为他挫败的永远证据。所以他逃走了，逃得远远的。目前为止这个故事你听得清楚吗？”

阿尔特曼点了点头。

“许多年过去了，欧雷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找了一份工作，在工作场所受到大家喜欢，而且因为工作能力而受到尊重。他有朋友，不是太多，但是足够。他们可以成为朋友，是因为其他人不知道他的过去。但他的生活中缺少女人。于是他通过约会网站、个人广告，有时还在餐厅认识一些女人，但这些女人很快就会离开他，不是因为他的舌头，而是因为他心里带着挫败的记忆，就好像一个装满粪便的背包一样。他带着根深蒂固的自我贬损式说话方式，预料自己会遭到拒绝，怀疑女人只是表现得好像她们真的要他一样，就是那些常见的模式。他的挫败记忆发出恶臭，每个女人闻到就想跑开。然后有一天，他遇见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竟然奉陪到底，甚至还满足他的性幻想，去一家废弃工厂跟他发生性关系。于是他邀请这个女人上山滑雪，这也表示他是认真的。这个女人名叫奥黛蕾·费列森，她虽然有点儿不愿意，但还是去了。”

侯勒姆驾车在葛鲁莫区转了个弯，这里的垃圾焚化厂冒出黑烟，

飘向空中。

“他们可能在山上滑雪，玩得很开心，但也可能奥黛蕾觉得无聊，因为她是个永远都需要新鲜刺激的女人。他们来到荷伐斯小屋，那时里面已经有五个人，包括梅莉·欧森、艾里亚斯·史果克、博格妮·史丹密拉、夏绿蒂·罗勒斯和生病的伊丝卡·贝勒。伊丝卡因为发烧，独自在房里睡觉。晚餐过后，他们点燃炉火，有人开了一瓶红酒，其他人如夏绿蒂则上床睡觉。欧雷躺在卧房的睡袋里等候他的奥黛蕾，但奥黛蕾却不想去睡，也许她终于开始闻到他的那股臭味。接着某件事发生了，有个男人很晚才来到小屋。小屋的墙壁很薄，欧雷听见客厅传来那名男子的声音，全身都僵住了。那个声音来自他最可怕的噩梦，也来自他最甜蜜的复仇之梦。但怎么可能是他，不可能是他。欧雷继续聆听。那个声音跟梅莉说话，两人聊了一会儿，然后那个声音又跟奥黛蕾说话。他听见奥黛蕾的笑声。但渐渐地，他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他听见其他人陆续去隔壁房间睡觉，但奥黛蕾没去，那个说话声音很熟悉的男人也没去。接着他什么都没听见，直到外头的声音传进他耳朵里。他蹑手蹑脚走到窗前，往外看去，就看见了他们。他看见她热切的表情，听见她欢愉的呻吟声。他知道不可能之事正在发生，历史正在重演。他认出了站在奥黛蕾后面，那个正在上奥黛蕾的人就是他，东尼·莱克。”

侯勒姆把暖气开大一点儿。哈利靠回椅背。

“隔天早上大家起床的时候，东尼已经走了。欧雷表现得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因为现在他比较强壮，多年累积的恨意让他更为冷酷。他知道其他房客都看见了奥黛蕾和东尼，都见证了对他的羞辱，就跟从前一样。但他很冷静。他知道该怎么做。也许他正盼望这个机会的来临，这最后的刺激和自由坠落。几天后，他已想好计划。他回到荷伐斯小屋，可能请人用雪地摩托载他上去，撕下那页写了他名字的房客登记簿。这一次，他将不会因为羞愧而逃离。这一次，受苦的将是旁观者，以及奥黛蕾，但最受苦的将会是东尼。东尼将背负欧雷所一直背负的羞愧，他的名字将被拖进污泥，他的生活将被摧毁，他将受到上天同样的不公平对待，上天竟然让一个可怜失恋人的舌头被

割下一截。”

阿尔特曼稍微摇下车窗，细小的风啸声充满车内。

“欧雷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给自己找一个房间、一个总部，他在那里可以不受打扰地工作，不必害怕被发现。还有什么地方比那座废弃工厂更合适呢？他曾在那座工厂经历了一生中最快乐的夜晚。他开始在那里收集被害人的资料，精心计划。当然了，他必须先杀了奥黛蕾，因为她是当天在荷伐斯小屋唯一知道他身份的人。大家在小屋里互相交换的姓名很快就会被遗忘，而且房客登记簿也不会有副本。你们确定不能抽烟吗，两位？”

没有回应。哈利叹了口气。

“于是他安排再次和奥黛蕾见面，并开车去载她。他在车里铺了塑料垫。他们前往一个不会受到打扰的地方，可能是达柯工厂。到了那里，他拿出一把有黄色刀柄的大刀，逼奥黛蕾根据他口述的内容，写下一张明信片，寄给她在德拉门市的室友，然后就杀了她。毕尔？”

侯勒姆咳了一声，降一个挡：“验尸报告指出，他割断了奥黛蕾的颈动脉。”

“他下车，拍下一张奥黛蕾坐在乘客座上的照片，刀子穿过她的脖子。这张照片证明了他的复仇，他的胜利。这是他贴上达柯工厂墙壁的第一张照片。”

对向车道有一辆车子偏离车道，随即又回到原来车道，大鸣喇叭，从亚马逊旁边驶过。

“杀害奥黛蕾也许简单，也许不简单，无论如何，他知道奥黛蕾是最关键的被害人。他们不那么常碰面，但他不确定奥黛蕾对她朋友说过他多少事。他只知道如果奥黛蕾被发现遭人杀害，那么她的死就可能连接到他身上，一个被甩的情人会是警方的头号嫌犯。但前提是如果奥黛蕾被人发现。另一方面，如果奥黛蕾显然是失踪，比如说去

非洲旅行时失踪，那么他就安全了。”

“于是欧雷把奥黛蕾的尸体沉到他熟悉的地方，那里的水很深，而且人们会避开那个地方，因为利瑟伦湖旁那家制绳厂的窗边有个遗弃新娘。然后他前往莱比锡市，付钱请一名妓女朱莉安娜·凡尼，带着奥黛蕾写的明信片，飞到卢旺达，用奥黛蕾的名字住宿，再把那张明信片寄回挪威。此外，朱莉安娜还从刚果带回了一样东西给欧雷，那就是凶器，利奥波德苹果。欧雷会选择这个特别的凶器当然不是没有理由，因为这个凶器跟刚果有关联，可以让警方怀疑常去刚果的东尼·莱克。朱莉安娜回到莱比锡市以后，欧雷付给她钱。也许就是当欧雷站在颤抖的朱莉安娜面前，看着她流着眼泪，张开嘴巴，吃进苹果，欧雷开始体验到一种快感，一种虐待狂式的狂喜，几乎接近于性欢愉，这种快感是多年来他做了无数孤独的复仇白日梦所带来的。事后他把朱莉安娜丢进河里，但她的尸体浮了起来，被人发现。”

哈利深深吸了口气。这时亚马逊行驶的道路变得比较窄，两旁出现浓密的森林。

“接下来几个星期，他陆续杀害博格妮·史丹密拉和夏绿蒂·罗勒斯。和奥黛蕾不同的是，他并未藏起她们的尸体，正好相反，他让尸体暴露在外。然而警方的调查工作并未如同欧雷预期，把矛头指向东尼，所以他必须继续杀人，继续留下线索，逼迫警方。他杀了议员梅莉·欧森，把她展示在维格兰露天游泳池。如今警方必须找出这些女人之间的关联，必须找出那个拥有利奥波德苹果的男人。但事情并不如他预期般地发生，于是他知道他必须介入，推警方一把，冒个风险。他在霍门路上监视东尼家，等东尼出门，他就侵入地下室，爬上楼梯，进入客厅，用东尼家桌子上的电话，打电话给下一个被害人艾里亚斯·史果克。他离开的时候，偷了一台单车，让这起侵入民宅案看起来像是普通的盗窃案。他并不在乎在客厅留下指纹，因为大家都知道警方并不会去调查一件普通盗窃案。然后他前往斯塔万格市。这时他的虐待狂倾向已经完全成形。他把艾里亚斯粘在浴缸底，让水龙头的水开着，用这种方式来杀死他。嘿，是加油站！有人饿了吗？”

侯勒姆连车速都没放慢。

“好吧。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欧雷收到一封信，一封威胁信，对方说他知道欧雷杀了人，而且要钱，否则警方就会找上门。欧雷的第一个念头是，此人一定是知道他去过荷伐斯小屋的人，所以想必是剩下两个房客其中之一，不是伊丝卡·贝勒就是东尼·莱克。他立刻排除了伊丝卡，因为伊丝卡是澳大利亚人，已经回国，而且不太可能会写挪威文。那么就只剩下东尼·莱克，多么讽刺！他们小屋并未碰面，但奥黛蕾可能在调情时对东尼提过欧雷的名字，或东尼可能在房客登记簿上看见了欧雷的名字，无论如何，东尼在报上看见命案新闻之后，一定猜到了其中的关联。东尼会寄出勒索函十分合理，因为金融报纸写过东尼在刚果的投资案亟需资金。于是欧雷做出决定，虽然他更希望东尼在羞愧中活下去，但他必须选择第二个选项，以免事情演变到失去控制。东尼必须死。欧雷跟踪东尼，跟着东尼上火车，前往东尼经常去的地方，沃斯道瑟村。接着欧雷跟踪东尼的雪地摩托痕迹，来到一栋上锁的观光协会小屋，这栋小屋坐落在断崖和裂缝之间。欧雷在这栋小屋中找到了东尼，东尼也认出了来自过去的幽魂，昔日舞厅外的那个男孩，舌头被割断一截的男孩，也明白了自己会有什么下场。欧雷终于报仇雪恨。他折磨东尼，烧炙东尼，说不定是为了要东尼说出可能的勒索同伴，也说不定只是为了享受快感。”

阿尔特曼用力摇上车窗。

“冷了。”他说。

“欧雷在折磨东尼时，听见新闻播报说伊丝卡·贝勒在荷伐斯小屋，他立刻发现这件事可以有结了，但却嗅到圈套的气味。这时他想起小屋上方有个雪堆，当地人都说很危险。于是他做出决定，前往荷伐斯小屋，说不定还带着东尼作为向导，并用炸药引发雪崩。事后他驾驶雪地摩托回来，把东尼丢下断崖，这时东尼可能活着或死了，然后再让雪地摩托掉落断崖。东尼的尸体应该不会被人发现，就算被发现，看起来也会像是意外，像是有个烧伤自己的人，正要去求助。”

车子驶入宽广乡间，经过一座大湖，湖面映着清亮月光。

“欧雷得胜了，他赢了，他蒙骗过每一个人。现在他开始享受这场游戏，享受握有权力的感觉，每个人都必须服从他的命令。于是这位用一出大戏操控八人命运的大师，决定留给我们一个道别的手势，或是说，留给我一个道别的手势。”

亚马逊经过一群房子、一个加油站、一家购物中心，然后左转，离开圆环。

“欧雷割下东尼的右手中指。他手上有东尼的手机，他在沃斯道瑟村中心打给我的时候，用的就是这部手机。我的号码不在电话簿上，但东尼的手机里有我的号码。欧雷并未留言，也许他只是一时兴起而已。”

“或是让我们困惑。”侯勒姆说。

“或是向我们表现他的优越地位，”哈利说，“就好像他把东尼的中指留在我的警署办公室门外，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像是对我们比中指一样。他是白马王子，他从羞愧中复原了，他复仇了，报复了所有那些嘲笑他的人以及他们的替身，包括旁观者、荡妇、色狼。接着某件预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他在达柯工厂的总部被发现了。事实上警方依然尚未掌握任何证据可以直接指向欧雷，但他们已经非常接近，十分危险。所以欧雷跟他的主管说，他终于要去休假，把积假休完。他会离开一阵子。对了，他已经订了后天的班机。”

“晚上九点十五分的班机经由斯德哥尔摩飞往曼谷。”侯勒姆说。

“好吧，这个故事里的很多细节都是假设，不过已经很接近了。我们到了。”

侯勒姆驾车离开马路，开上一栋大型红木屋前方的碎石路，停车熄火。

木屋窗内毫无亮光，一楼墙上挂着广告，显示木屋角落以前曾是

一家杂货店。广场另一端，五十米前方的街灯下，停着一辆绿色的切诺基吉普车。

那辆车凝止不动。声音凝止，时间凝止，风凝止。驾驶座的车窗上缘飘出香烟烟雾，在灯光下袅袅上升。

“这就是一切开始的地方，”哈利说，“那家舞厅。”

“那是谁？”阿尔特曼说，朝那辆切诺基点了点头。

“你不认得他吗？”哈利拿出一包香烟，将一根烟放在双唇之间，并未点燃，只是饥渴地看着那辆切诺基冒出的烟雾，“你很可能被街灯骗了，大部分的老街灯会发出黄光，让蓝色的车子看起来像绿色。”

“我看过那部片，”阿尔特曼说，“《决战以拉谷》。”

“嗯，一部好片，几乎有阿尔特曼的格调。”

“几乎。”

“席古·阿尔特曼的格调。”

阿尔特曼并未回应。

“所以说，”哈利说，“你高兴吗？这就是你筹划的杰作吗，席古？还是我应该叫你欧雷·席古？”

74 布里斯托尔奶油雪莉酒

“我比较喜欢人家叫我席古。”

“可惜改名字不像改姓氏那么简单，”哈利说，再度倚身到前座之间。“当你跟我说你把常见的‘××森’姓氏给改了，我一点儿都没想到欧雷·S·汉森这个名字里头的S，是席古（Sigurd）的首字母。不过这样有帮助吗，席古？新名字是不是让你成为一个不同的人，不再是在这片碎石地上失去一切的那个人？”

阿尔特曼耸了耸肩：“我能逃多远就逃多远，我想新名字带我逃了一段距离。”

“嗯。今天我查了几件事。你搬来奥斯陆之后，开始念护士课程。为什么你不攻读医学系？毕竟你是学校成绩最优秀的学生。”

“我想避免在大众面前说话，”阿尔特曼说，脸上露出嘲讽的微笑，“我想当护士就不需要这样。”

“今天我打电话问过语言治疗师，他说要视受损的是哪条肌肉而定，但理论上来说，即使只剩半根舌头，经过训练，还是可以再度恢复正常说话。”

“S的发音少了舌尖就很棘手，是不是因为这样才透露出我的身份？”

哈利摇下车窗，点燃香烟，用力吸了一口，吸得烟纸噼啪作响。

“这是其中之一。不过我们有一阵子曾找错方向。语言治疗师告诉我，人们常会把咬舌音跟男‘同志’联想在一起，英文把男‘同志’的特别说话方式称之为‘男同志发音’，但男‘同志’发音并不构成语言治疗中需要矫正的咬舌音，只不过是不同方式来发S的音。男‘同志’可以随意使用或不使用这种特殊发音，他们把它当作一种密码，而这个密码

相当有用。语言治疗师说，美国大学曾做过一项语言研究，看看人们能不能光从录音的说话声来判断一个人的性向，结果显示他们判断得相当正确，然而这也透露出人们对于男‘同志’发音的觉察力很强，使得其他属于异性恋者的语言信号都被掩盖过去。布里斯托尔饭店的接待员说他认为询问伊丝卡·贝勒的那个人是用娘娘腔的口气说话，这就是落入了刻板印象。当他表演那个人怎么说话时，我才发现他被咬舌音给骗了。”

“应该不止这样吧。”

“没错，还有布里斯托尔。布里斯托尔是澳大利亚悉尼的郊区，我看得出你明白为什么了。”

“等一等，”侯勒姆说，“我不明白。”

哈利将一口烟吐出车窗：“雪人告诉我说，凶手想接近我，他曾经出现在我的眼前，而且已经跟我攀上交情。所以当那瓶布里斯托尔奶油雪莉酒一进入我的视线，我就突然想通了。因为我想起我看过布里斯托尔这个名字，并跟某人说过一些话，而且这个人跟我攀上了交情，接着我就发现我说的话被误会了。我说伊丝卡·贝勒待在布里斯托尔，但这个人却以为我说的是奥斯陆的布里斯托尔饭店。这些话我是在医院跟你说的，席古，就在雪崩发生之后。”

“你记性很好。”

“我只对某些事记性很好。一旦我起了疑心，其他事就变得相当明显。例如，你说在挪威必须从事麻醉相关工作才能取得克达诺玛。例如，我有个朋友说，我们通常会对每天看见的东西产生渴望，这表示一个对身穿护士制服的女人有性幻想的男人，可能就在医院工作。例如，达柯工厂那台计算机的用户名称是纳什维尔，而《纳什维尔》是一部电影的名称，导演是……”

“罗伯特·阿尔特曼，一九七五年的电影，”阿尔特曼说，“一部被低估的杰作。”

“而总部的那张椅子不消说，也是一张导演椅，专为大师级导演席古·阿尔特曼所准备。”

阿尔特曼没有回应。

“但我还是不知道你的动机是什么，”哈利继续说，“雪人跟我说，凶手是被恨意所驱动，而这股恨意是一起事件引发的，而且发生在很久以前。也许我已经有了预感。舌头。咬舌音。我在卑尔根的一个朋友对席古·阿尔特曼做了一些研究，她花了三十秒就发现你在国家登记处改过名字，并把你的原名联结到东尼·莱克的加重暴行罪判决。”

一根香烟从那辆切诺基的窗户里弹出，火光画出一道弧线。

“这样就只剩下时间线的问题，”哈利说，“我们查过国立医院的排班表，排班表似乎给了你两起命案的不在场证明。梅莉·欧森和博格妮·史丹密拉遇害时，你都在上班，但两起命案都发生在奥斯陆，而且医院里没有人可以确切记得在那个时段看到过你。由于你会在各个部门走动，所以消失几小时也没有人会多加留意。如果我说错的话，请你纠正我。我想你会说，大部分的自由时间，你都一个人待在室内。”

阿尔特曼耸了耸肩：“也许吧。”

“就这样。”哈利说，双手一拍。

“等一等，”阿尔特曼说，“你说的这个故事完全是虚构的，你连一点儿证据也没有。”

“哦，我忘了说，你记得今天稍早的时候我拿了一沓照片给你看吗？就是我请你翻看，你说黏黏的那沓照片。”

“那沓照片怎么样？”

“你在上面留下了清楚的指纹，你的指纹跟东尼家桌子上的指纹比符合。”

阿尔特曼的表情随着恍然明白而出现改变：“你拿那沓照片给我

看……只是为了要我把它拿在手上？”阿尔特曼凝视哈利几秒，仿佛化为石像，接着他把脸埋在双手中，声音从指缝间传了出来。那是笑声。

“你几乎每个角度都设想到了，”哈利说，“但为什么你没有想到要替自己弄一个像样的不在场证明？”

“我没想到我会需要，”阿尔特曼拿开双手，“反正一切都会被你看穿，不是吗，哈利？”

透过席古的眼镜，可以看见他眼角含泪，但他并未露出绝望或放弃的眼神。哈利见过这种状况，凶手被逮到之后松了口气，终于可以卸下肩上重担。

“可能吧，”哈利说，“我是说，正式来说，我什么都没看穿，是坐在那边那辆车子上的人看穿的，那个人将会逮捕你。”

阿尔特曼摘下眼镜，擦去大笑所带来的眼泪：“所以你说你需要我说明克达诺玛的事，是骗我的？”

“对，但我说你的名字会留在挪威犯罪史上，并没有骗你。”

哈利对侯勒姆点点头，侯勒姆闪了闪车子大灯。

一名男子从他们面前那辆切诺基上跳了下来。

“那位是你的老相识，”哈利说，“至少他女儿跟你是老相识。”

男子缓步走来，他有点儿弓形腿，用腰带将裤子束在身上，看上去就是个老警察的模样。

“最后还有一件事我不明白，”哈利说，“雪人说你会悄悄进入我的生活，可能是趁我脆弱的时候。你是怎么办到的？”

阿尔特曼戴上眼镜：“患者住院都必须填写亲属姓名，你父亲一定是写了你的名字，因为有个护士在员工餐厅提到说，那个逮到雪人

的哈利·霍勒的父亲，就住在她的病房里。我想你的名声这么响亮，这件案子一定会归你侦办。那时我被派到其他病房，可是我问病房主管可不可以用你父亲来写我的麻醉剂报告，说他正好符合我的测试组。我想如果我通过你父亲来认识你，就可以知道案子的进展。”

“你的意思是‘接近’吧，这样你就可以感受案子的脉动，确认你处于优越地位。”

“等你终于出现的时候，我必须小心不去直接询问有关调查工作的问题。”阿尔特曼深深吸了口气，“我不想让你起疑。我必须耐着性子，等待取得你的信任。”

“你成功了。”

阿尔特曼缓缓点头：“谢谢，我更希望认为我激发了你的信任。对了，顺带一提，我把我在达柯工厂的办公室称为剪报室。当你闯进去的时候，我几乎快疯了，那是我的家，我非常生气，几乎就要拔下你父亲的人工呼吸器，哈利。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件事。”

哈利没有回应。

“还有一件事，”阿尔特曼说，“你是怎么找到那栋上锁的观光协会小屋的？”

哈利耸了耸肩：“只是碰巧，因为我和一个同事必须留在那里过夜。小屋里看起来像是有人住过，而且火炉上粘了一些东西，我想可能是肉屑吧。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把它联结到雪地摩托下伸出的手臂，那只手臂看起来像是烤得太焦的香肠。郡警已经进入那栋小屋采集了一些肉块样本，送去做DNA化验，过几天报告就会出来。东尼在小屋里放了一些私人物品，比如说，我在抽屉里找到了一张全家福照片，照片上的东尼还很小。你离开前没有把现场清理干净，席古。”

那名警察来到驾驶座窗外，停下脚步，侯勒姆摇下车窗。他弯下腰，越过侯勒姆望向阿尔特曼。

“嘿，欧雷，”史凯伊说，“因为你杀害了一大堆人，所以我前来逮捕你，那些人的名字我应该背下来才对，不过就一步一步来吧。在我绕到另一边打开车门之前，我要你把双手放在仪表板上，让我清楚看见。我会给你戴上手铐，你必须跟我前往一间刚用云杉木打造好的舒适拘留室。我老婆做了肉丸加碎芜菁，我记得你好像喜欢吃这道菜。这样可以吗，欧雷？”

第八部

他将她拉到怀中，立刻感觉某样东西松懈下来，仿佛他有一条肌肉一直颤抖苦撑，而他自己却不知道。

75 汗流浹背

“妈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早上七点，克里波大楼开始活跃起来，哈利办公室门口站着怒气冲冲的米凯，他一手提着公文包，一手拿着一份《晚邮报》。

“如果你是在说《晚邮报》……”

“对，我是在说这个！”米凯啪的一声将报纸重重甩在哈利面前。

头条新闻占据了半个头版版面。白马王子昨夜落网。他们在奥丁会议室给凶手取了这个绰号的同一天，记者就得到消息。“昨夜落网”说得太不正确，应该是傍晚才对，但史凯伊一直到将近午夜才发出媒体稿，就在电视台播完最后的新闻节目后，报社头条截稿时间前。时间很匆促，所以他没有详细说明时间或状况，只说在当地警方的努力调查下，白马王子终于在易雷恩巴村的老舞厅外被捕。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米凯又说了一次。

“我想它的意思是说，挪威最恶名昭彰的凶手被警方收押了。”哈利说，试着把躺下的高背办公椅调回垂直位置。

“警方？”米凯啧了一声，“当地警方是指……”他必须参考报上的信息，“易雷恩巴村的警方？”

“我想案子只要侦破就好，是谁侦破都没关系吧？”哈利说，摸索

着办公椅旁边的操纵杆，“这玩意儿到底要怎么弄？”

米凯甩上了门：“听着，霍勒。”

“不再叫我哈利了？”

“你给我闭嘴，仔细听好。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去找哈根谈过，他说你不能让他和犯罪特警队逮捕凶手，那样风险太高。因为你不想让克里波获胜，所以你干脆让两队平手。你把功劳全都让给一个乡下警察，这家伙根本连命案调查工作做了什么都搞不清楚。”

“你觉得是我吗，长官？”哈利说，一双蓝色眼睛露出饱受委屈的眼神，“有一具尸体是在他们辖区里发现的，所以他当然会在当地进行调查，而且查出了东尼的背景故事。如果你问我，我会说当地警方表现得太出色了。”

米凯额头上的白斑似乎显现出彩虹的七种颜色。

“你知道司法部会怎么解读这件事吗？他们把调查工作交到我手上，我努力这么多星期都没有结果，这个该死的乡下警察却半路杀出，才几天就从内侧车道超我的车，抢先逮捕凶手。”

“嗯，”哈利抓住操纵杆，用力一拉，办公椅猛然弹回垂直位置，“被你这样一说，好像不太好听，长官。”

米凯的双掌压上办公桌，倾身向前，高声咆哮，朝哈利喷出细小的白色唾沫：“这些话当然不会太好听，霍勒。那团在你家发现的鸦片今天下午就会送进化验室，你玩儿完了，霍勒！”

“然后呢，长官？”哈利摇动操纵杆，椅子上下弹动。

米凯皱起眉头：“妈的你是什么意思？”

“当媒体和司法部看见你签发的搜索令上面的日期之后，你要怎么说呢？他们一定会问你，为什么你在这名警察家里发现鸦片的隔天，就在自己的调查团队里给他安插了非常重要的职位？有人可能会

说，既然克里波是这样管理的，难怪一个乡下警察虽然只有一间拘留室和一个会煮菜的老婆，抓起杀人犯都比较厉害。”

米凯惊讶得下巴掉下来，不断眨眼。

“好了！”哈利靠上椅背，脸上挂着满足的微笑。办公椅已锁到定位。办公室的门被重重甩上，随之而来的猛烈气流令哈利眯起双眼。

太阳落下山脊，亚斯拉克·克隆利停下雪地摩托，下车走向罗伊·史迪勒，他站在一根插在雪里的滑雪杖旁。

“怎么样？”

“我想我们找到了，”罗伊说，“这一定是霍勒用来做记号的滑雪杖。”

这位即将退休的郡警在职场上从未有过步步高升的企图心，但他有一头浓密白发，眼神专注，话声冷静，因此人们一听见他说话，就会认为他的官阶比克隆利还高。

“哦？”克隆利说。

克隆利跟着罗伊走到断崖边，罗伊往下指了指。就在断崖之下，克隆利看见了一辆雪地摩托。他调整望远镜，聚焦在雪地摩托下伸出的那只赤裸烧焦手臂，大声地喃喃说道：“哦，该死，终于找到了。”

早餐客人开始离开史多布雷森酒馆，班特·诺德贝听见一声轻咳，从《纽约时报》中抬起头来，摘下眼镜，眯起双眼，勉强挤出一丝还算像样的微笑。

“甘纳。”

“班特。”

他们互道彼此名字的打招呼方式是过去养成的习惯，而且总是让甘纳·哈根觉得有如蚂蚁碰面，彼此交换气味。犯罪特警队队长坐了下

来，但没脱下外套：“你在电话里说你有一些发现。”

“这是我手下的一个记者挖出来的，”班特将一个褐色信封推过桌子，“看来米凯·贝尔曼在一件毒品案中袒护妻子。这已经是老案子了，过了追诉期，无法再办，可是从媒体的角度来看……”

“永远可以报道。”哈根说，拿起信封。

“我想你可以将米凯·贝尔曼视为失去战斗力了。”

“至少达到了恐怖平衡。他也握有我的把柄，再说，我可能甚至不需要这个，他才刚被易雷恩巴村的一个警察羞辱。”

“我看到新闻了，我想司法部应该也看到了吧？”

“上面的人会看报纸，也会聆听地面的动静。不过还是谢谢你。”

“这是我的荣幸，我们互相帮助。”

“天知道，说不定有一天我会需要这个。”哈根将信封放进外套。

班特没有回应，他已开始继续阅读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以十分严肃的口吻说，一名年轻的非裔美国参议员贝拉克·奥巴马有一天可能成为美国总统。

克隆利抵达崖底后，向上喊说他已经到了，然后解开绳索。

那辆雪地摩托的品牌是北极猫，跟乘坐者一起躺在风中。克隆利拖着脚步走了三米，来到雪地摩托残骸旁，本能地对自己手脚的放置之处感到警觉，仿佛自己来到犯罪现场。他蹲下身来，看见一只手从雪地摩托下方伸了出来。他触碰车身，摩托车在两块岩石之间摇晃。他深深吸一口气，将摩托车翻到一旁。

尸体面朝上躺着。克隆利的第一个念头是：这应该是个男人。尸体的头部和脸部被压碎在雪地摩托和岩石之间，看起来仿佛是螃蟹大餐的残羹。他不必伸手触摸被压碎的尸体，也知道触感像果冻，就像

一块去骨嫩肉，躯体被压扁，臀部和膝盖粉碎了。若不是那件红色法兰绒衬衫，以及下颚残留的一颗腐烂且沾有褐色烟垢的牙齿，克隆利几乎难以辨识那具尸体的身份。

76 重新定义

“你说什么？”哈利高声说，将手机用力压向耳朵，仿佛错在手机离耳朵太远。

“我说雪地摩托下面的尸体不是东尼·莱克。”克隆利说。

“那是谁？”

“欧特·于默，本地的遁世者和向导。他总是穿同一件红色法兰绒衬衫，而且那台雪地摩托是他的。但最关键的是牙齿，一颗腐烂的残齿，天知道他其他的牙齿和矫正牙套跑哪儿去了。”

于默。矫正牙套。哈利记起卡雅说过有个向导载她去荷伐斯小屋。

“可是他的手指，”哈利说，“不是扭曲的吗？”

“对啊，于默有严重的关节炎，可怜的家伙。是贝尔曼要我直接通知你的，跟你期望的很不一样是不是，哈利？”

哈利将办公椅推离桌子：“至少跟我预料的很不一样。那是意外吗，克隆利？”

哈利尚未听见回答就已知道答案。当天从傍晚到夜晚都有月光，就算没开头灯，也不可能看不见断崖，更何况于默是当地向导，而且那台雪地摩托速度那么慢，垂直坠落七十米断崖后才距离崖边三米。

“算了，克隆利。跟我说他的烧伤状况吧。”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才有响应。

“两只手臂和背部有烧伤，皮肤和手臂都龟裂了，可以看见下面的红色肌肉。背部的一部分烧得焦黑，有个图案被烙印在肩胛骨之

间.....”

哈利闭上眼睛，看见小屋火炉上的图案，以及冒烟的肉屑。

“看起来像是公鹿。你还想知道什么，哈利？我们得开始移动.....”

“没了，就这样，克隆利。谢谢。”

哈利结束通话，坐着沉思一会儿。雪地摩托下的尸体不是东尼·莱克。如此一来，细节当然会改变，但整体方向不变。于默可能是阿尔特曼复仇圣战中的受害者，可能对他构成了阻碍。警方手中握有东尼的中指，可是尸体的其他部分呢？哈利的脑际闪过一个念头。东尼真的死了吗？理论上，东尼可能被关在某个地方，一个只有阿尔特曼才知道的地方。

哈利键入史凯伊的电话号码。

“他一个字都不肯说，”史凯伊说，似乎正在咀嚼食物，“他只跟律师说话。”

“他的律师是？”

“尤汉·孔恩。你认识他吗？他看起来像个小男孩.....”

“我很清楚尤汉·孔恩这个人。”

哈利打电话去孔恩的办公室，电话被转到他手上。孔恩的口气听起来欢迎与冷淡参半。专业辩护律师接到检方的电话，总是会有这种口气。他聆听哈利说话，然后回答。

“恐怕不行。除非你握有确切证据，足以排除所有疑虑，指出我的客户把某人关起来，或因为不透露某人的行踪而使某人暴露在危险中，否则目前我不能让阿尔特曼跟你说话，霍勒。你对他做出的这个指控很严重，我想我用不着告诉你，我的职责是尽量维护他的权益吧？”

“我知道，”哈利说，“你不用告诉我。”

两人结束通话。

哈利望向窗外，看着奥斯陆市中心。他的这张办公椅很棒，毋庸置疑，但他的眼睛发现格兰区一栋熟悉的玻璃建筑。

他拨打另一通电话。

卡翠娜快乐得像只云雀，说起话来也像云雀般啾啾啼鸣。

“我再过几天就要出院了。”她说。

“我以为你是自愿住院的。”

“我是啊，但我必须正式出院了。我很期待。病假结束后，警局有个文书工作在等我。”

“那很好。”

“有什么特别的事要帮忙吗？”

哈利说明原委。

“所以你得在没有阿尔特曼的协助下，找到东尼·莱克？”

“对。”

“你知道我们可以从哪里开始吗？”

“只有一个地方。东尼失踪后，我们查过他没住在沃斯道瑟村附近。重点是，我又仔细查了一下这几年的记录，发现他几乎没在沃斯道瑟村的旅馆里住过，只住过几次观光协会的小屋而已。这很奇怪，因为他常去那里。”

“说不定他只是白住，没有登记，也没付钱。”

“他不是这种人，”哈利说，“我在想他会不会在那里有个小屋之类的，却没有人知道。”

“好。还有别的事吗？”

“没了。对了，你看能不能查出欧特·于默过去这几年的活动。”

“你还是单身吗，哈利？”

“这是哪门子的问题？”

“你听起来不太像是单身。”

“是吗？”

“对，不过这样很适合你。”

“有吗？”

“既然你问了，答案是不适合。”

克隆利直起僵硬背脊，抬头朝断崖上望去。

发出叫喊的是搜索队的一名男性队员，他再度高喊，听起来很兴奋：“这里！”

克隆利低低咒骂一声。犯罪现场鉴识员已结束工作，雪地摩托和欧特·于默已被吊了上去。这是个复杂耗时的工程，而且通往断崖底的唯一方式是透过绳索，过程非常艰辛。

刚才午餐时，一名队员告诉他们，有个旅馆的女房务员很有把握地跟他耳语：拉瑟穆斯·欧森去住过他们旅馆，而且他退房后，房间床单上有血迹。拉瑟穆斯就是那位遇害女议员的丈夫。起初女房务员以为那是经血，但她听说拉瑟穆斯单独住房，他老婆又去了荷伐斯小屋。

克隆利回答说，他可能找了当地女人去他房间，或是早上他妻子

抵达沃斯道瑟村，他们在床上做过爱。那名队员咕哝着说，又不确定那是经血。

“这里！”

真麻烦。克隆利只想回家、吃晚餐、喝咖啡、睡觉，把这件讨厌的案子抛在脑后。他在奥斯陆欠的钱已经还清。他再也不想去那座城市，再也不要深陷难以脱身的泥沼。这个承诺他这次一定会守住。

他们用嗅探犬在雪地里找寻于默的所有遗骸，现在那只嗅探犬跳上岩屑堆，站在一百米外吠叫。那是个颇为陡峭的百米斜坡。克隆利评估攀爬路线。

“是重要的东西吗？”克隆利大喊，引发交响乐般的回声。

他得到回应。十分钟后，他看着那只狗在雪中挖出来的东西。那样东西紧紧嵌在岩石中，从上方绝不可能看见。

“天哪，”克隆利说，“那会是谁？”

“反正绝对不是东尼·莱克。”搜索队员说，“在这么寒冷的岩屑堆里，骨头要被清得这么干净，得花很久的时间，应该要好几年。”

“十八年。”罗伊·史迪勒说，他跟在后头爬上来，气喘吁吁。

“她在这里十八年了。”罗伊说，蹲了下来。

“她？”克隆利问道。

罗伊指着那副骸骨的臀部：“女性的骨盆比较大。她失踪的时候，我们一直找不到她。她是凯伦·于默。”

克隆利在罗伊的声音里听见他不曾听过的声音。那是颤抖的声音。罗伊因情绪激动、悲恸不已而发抖，但他坚毅的脸庞依然平静，没露出半点儿情绪。

“呃，真没想到，所以那件事是真的喽，”搜索队员说，“她出来找儿子，结果跌落谷底。”

“不是。”克隆利说。另外两人看着他。克隆利伸出小指，指着死者额头的一个圆形小孔。

“那是弹孔吗？”搜索队员问道。

“对，”罗伊说，摸了摸头骨的后脑部位，“而且没有射出伤口，所以子弹应该还留在头骨里。”

“我们要不要赌一把，赌那枚子弹符合于默的步枪？”克隆利说。

“呃，真没想到，”搜索队员又说一次，“你是说他射杀他的老婆？这怎么可能？竟然杀害一个你爱的人？就因为你以为她跟你儿子……这真像是踏进地狱。”

“十八年了，”罗伊说，呻吟着站了起来，“再过七年就过了命案追诉期。这就是人家所说的讽刺吧，你等啊等，害怕事情被人发现，时间一年一年过去，终于你快自由了，结果——砰！——你自己也死了，还死在同一座断崖底下。”

克隆利闭上眼睛，心想，是的，你有可能杀死你爱的人，非常可能，但不可能自由，永远都不可能自由。他再也不想回到这里。

尤汉·孔恩享受自己成为注目焦点的感觉。成为全国人气最高的辩护律师，不可能不喜欢这种感觉。当他毫不迟疑地同意为白马王子席古·阿尔特曼辩护，他就知道自己将受到更多注目，而且将超过目前为止他的非凡事业所受到的注目。他已经达到目标，打败父亲，成为有史以来出席最高法院最年轻的律师。他二十多岁担任辩护律师时，就已被誉为明日之星，这可能有点儿让他冲昏头，因为在学校时他并不会受到这么多注目。后来他成为讨人厌的优秀学生，在教室总是太热切地招手，总是太努力跟大家交际，却总是最后一个才知道周六派对在哪里举办，有时根本毫不知情。但现在当他称赞女助理或女柜员，或提议下班后共进晚餐，她们会咯咯娇笑，脸现红晕。此外，各方邀

约如雪片般飞来，邀请他去演讲、上电台或电视参加辩论，甚至是他妻子高度重视的奇怪首映会。近几年来，这些活动可能占据了他太多精力。无论如何，他发现自己的胜诉案件、大媒体案件和新客户的数量，都有下滑趋势。这个下滑程度还不至于影响他的名声，但却足以让他察觉到他需要席古·阿尔特曼这件案子。他需要高知名度的案子来帮助他返回属于他的地方：顶峰。

这就是为什么孔恩肯坐下来，静静聆听那个戴着圆眼镜的瘦削男子说话，聆听席古·阿尔特曼诉说他的故事。这则故事孔恩不仅没听过，而且也不相信。孔恩已经可以看见自己站在法庭上，是个闪亮的雄辩家、煽动者、操弄者，然而他从不会忘记司法正义，无论外行人或法官都喜欢他这一点。因此当阿尔特曼说出他所做的计划后，刚开始孔恩有点儿失望，然而他提醒自己，父亲曾不断告诫他说，律师的职责是帮助客户，而不是利用客户来帮助自己，于是他接下这件辩护案。因为孔恩并不是真正的坏人。

阿尔特曼已被押送到奥斯陆地区监狱。白天孔恩离开监狱时，他在这件案子当中看见新的可能，而且潜力无穷。他回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络米凯·贝尔曼。过去他和米凯曾在命案法庭上见过一次面，他只看一眼就知道米凯跟他是同路人。掠食者认得出另一个掠食者。因此当他在报上看见郡警逮捕阿尔特曼的消息时，很能体会米凯的心情。

“我是贝尔曼。”

“我是尤汉·孔恩，很高兴再度跟你说话。”

“下午好，孔恩。”米凯的口气听起来颇为正式，但并没有不友善。

“真的好吗？我想你应该觉得像是在终点前的直线跑道被人追上吧？”

一阵短暂的静默：“你有什么事，孔恩？”米凯咬牙切齿，愤怒不

已。

孔恩知道他离优胜者的位置不远了。

哈利和小妹坐在国立医院的父亲病床旁。床边桌和病房内的其他桌子上摆着几瓶鲜花，这些鲜花这几天才出现，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哈利把每一束鲜花所附的卡片都看过一遍，其中一张卡片是写给“我最最亲爱的欧拉夫”，署名是“你的莉莎”。哈利从没听过莉莎这个人，他甚至没想过父亲除了母亲之外，可能还有别的女人。其他卡片是同事和邻居写的，他们一定听说父亲不久于人世，虽然他们知道欧拉夫无法读到这些卡片，但还是送来这些甜香四溢的鲜花，弥补他们没抽空来看他的遗憾。哈利觉得围绕病床的这些花，看起来仿佛是盘旋在一名垂死之人上空的秃鹰，沉重的头部垂挂在细长的脖子上，上头长着红色和黄色的喙。

“这里不能带手机进来，哈利！”小妹轻声说，语气严厉。

哈利拿出手机，看了看来电显示：“抱歉，小妹，这通电话很重要。”

卡翠娜直接切入重点。“莱克绝对经常去沃斯道瑟村和附近地区，”她说，“近几年来，他零星地在网络上购买火车票，并在耶卢市的加油站用信用卡付钱加油。他同样也用信用卡购买粮食，大部分是在沃斯道瑟村。唯一比较不寻常的是一张建材的账单，同样也是来自耶卢市。”

“建材？”

“对。我看过收据清单，有木板、钉子、工具、钢索、陶粒砖、水泥。总共超过三万克朗，不过这已经是四年前的收据了。”

“你想的跟我一样吗？”

“他自己在山上加盖了一个小型别馆？”

“我们查过了，他并未登记拥有小屋，所以也没的加盖。但如果你要去住旅馆或观光协会的小屋，绝对不会囤积粮食。我想东尼在国家公园里违法盖了一个庇护所，他跟我说过那是他的梦想。他一定是盖在很隐秘的地方，绝对不会受到打扰。可是会在哪里？”哈利发现自己站了起来，在房里踱步。

“呃，你说呢？”卡翠娜说。

“等一等？他是在那年的什么时候购买的这些建材？”

“我看看……纸本收据上写着七月六日。”

“如果要盖在隐秘的地方，那一定会远离一般人常走的路径，位于一个没有路的地方。你刚刚说钢索是吗？”

“对，我猜得出来为什么要用钢索。六十年代卑尔根人在沃斯道瑟村风最大的地方盖小屋，就是用钢索来固定。”

“所以莱克的小屋会在某个风大、偏僻的地方，而且他必须把三万克朗的建材运到那里，这些东西至少有好几吨重。夏天没下雪，不能用雪地摩托，那要用什么工具来运送？”

“马？吉普车？”

“利用河川、沼泽地，或是吊上山？继续说。”

“我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我看过照片。好，拜啦。”

“等等。”

“什么事？”

“你要我去查于默生前的活动，他在电子世界里没什么活动，可是他打了几通电话。他打的最后几通电话之一，是打给亚斯拉克·克隆

利，但好像只进入了语音信箱。他最后一通电话是打给北欧航空，我去查过订位系统，他订了一张飞往哥本哈根的机票。”

“嗯，他不像是那种常旅行的人。”

“的确。他有一本护照，但却不曾出现在任何订位系统中，而且多年来从未出现过。”

“所以一个几乎不会离开家附近地区的人，突然要去哥本哈根。对了，他是打算什么时候出境？”

“昨天。”

“了解，谢谢。”

哈利结束通话，拿起外套，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看着她，看着他妹妹这位具有魅力的女子。他本来想问小妹说，如果他不在，她自己能不能应付得来？但他硬生生将这个愚蠢的问题吞回肚里。就算他不在，小妹什么时候应付不来了？

“保重喽。”哈利说。

延斯·拉特来到共享办公室的接待区，外套衬里和衬衫的后背都被汗水浸湿，因为他接到公司打来的电话，说警察要来拜访他。几年前他曾被稽查处盯上，虽然后来案子被撤销，但他每次看见警车都会冒出一身冷汗。现在延斯感觉到他的全身毛孔大大张开。延斯个子矮小，他抬头看着那位正起身的警察，只见对方不断升高，最后足足高出他半米。那位警察仓促又坚定地跟他握了握手。

“我叫哈利·霍勒，犯罪特……我是克里波的警官。我是为了东尼·莱克的事情来的。”

“有什么新消息吗？”

“我们坐下好吗，拉特？”

他们在两张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设计的椅子上坐下来。延斯向接待处的芬卡打个手势，表示不用为他们泡咖啡，因为为访客泡咖啡是标准程序。

“我想请你跟我们说他的小屋在哪里。”哈利说。

“小屋？”

“我看见你没要咖啡，拉特，可是没关系，我跟你一样时间不多。我也知道你在稽查处那里有案底，虽然案子被撤销，但我只要打一通电话，就可以让案子重新开始调查。他们这次可能也查不到什么，但我向你保证，他们要你提交的数据……”

延斯闭上眼睛：“我的天哪……”

“会让你忙上很久，比你帮你的同事兼朋友兼伙伴东尼·莱克建造小屋所花的时间还久，好吗？”

延斯有个专长，那就是能够比其他人更快、更有效率地计算出值得冒的风险。因此，他花了大约一秒时间，计算哈利所提供的选项。

“好。”

“我们明天早上九点出发。”

“怎么去？”

“就跟你运送建材的方式一样，搭直升机。”哈利站了起来。

“我只有一个问题。东尼对小屋的事一直都非常保密，我想甚至连他的未婚妻应该都不知道，所以你怎么……”

“耶卢市的建材收据，再加上你们三个人坐在直升机前一堆木材上的照片。”

延斯很快点了点头：“那张照片，难怪。”

“对了，那张照片是谁拍的？”

“机师拍的，那时候我们还没离开耶卢市。公司创立时，把那张照片传给媒体刊登是安利亚的主意，他觉得穿工作服要比穿西装打领带还酷。东尼也同意用那张照片，因为那台直升机看起来好像是我们的。反正呢，金融报纸经常用那张照片。”

“东尼失踪的时候，你跟安利亚为什么没提到小屋的事？”

延斯耸了耸肩：“你别误会，我们跟你一样希望东尼平安无事地回来。如果他筹不到一千万资金，我们在刚果的投资案就完了。可是每次东尼离开，都是他自己想要离开，他可以照顾自己。别忘了，他当过佣兵。我猜现在东尼可能坐在某个地方，口里喝着烈酒，怀里抱着异国的野猫辣妹，露出笑容，因为他已经想出了解决办法。”

“嗯，”哈利说，“我想咬下他中指的应该也是母老虎吧。明早九点福尼布机场见。”

哈利回到国立医院，小妹依然坐在椅子上，正在翻看杂志，吃着苹果。哈利看了看那群秃鹰，只见鲜花又更多了。

“你看起来累坏了，哈利，”小妹说，“你应该回家休息。”

哈利轻笑：“你才应该回家休息，你已经一个人在这里坐很久了。”

“我不是一个人，”小妹说，露出淘气的微笑，“猜猜看谁来过？”

哈利叹了口气：“抱歉，小妹，我在工作上已经做了够多的猜猜看了。”

“是爱斯坦！”

“爱斯坦·艾克兰！”

“对！他带了一条牛奶巧克力来，不是给爸，是给我的。抱歉，

我已经把巧克力全都吃完了。”小妹大笑，笑得眼睛只剩一条缝。

小妹起身出去散步，哈利查看手机。他有两通未接电话，是卡雅打来的。他将椅子推到墙边，靠着椅背和墙壁坐了下来。

77 指纹

上午十点十分，直升机降落在哈灵山西部的一座山脊上。上午十一点，他们找到了小屋。

小屋非常隐秘，即便他们知道大概位置，要是没有延斯带路，势必得花好一番工夫才能找到。小屋建在高耸的岩石上，面朝东方，位于山坡背风处，因为所处地势高，所以没有被雪崩波及的隐忧。石材是从周围地区搬来的，用水泥固定在两块巨石上，构成侧墙和后墙。小屋没有引人注目的边角，窗户犹如枪孔，深深嵌入墙壁，因此不会形成阳光折射。

“这样的小屋才像话嘛。”侯勒姆说，他脱下滑雪板，双腿立刻陷入深及膝盖的积雪之中。

哈利对延斯说，他帮到这里就好，可以先回去跟机师在直升机上等候。

大门前的积雪没那么深。

“不久之前有人在这里铲过雪。”哈利说。

大门上设的简单金属片和挂锁，完全不敌侯勒姆手中的撬棒。

进门之前，他们脱下连指手套，换上乳胶手套，并在雪靴外包上塑料袋，然后才开门而入。

“哇。”侯勒姆低声惊呼。

小屋里就只有一个房间，大约五米长、三米宽，仿佛老式的指挥官营房，窗户有如枪眼，空间安排小巧简洁。地板、墙壁和天花板铺有粗糙原木板，上头刷了好几层白漆，妥善利用了窗外射入的少量光线。右侧短墙设有简单的料理台和水槽，下方是柜子。屋里摆着一张长沙发，显然可以充当床铺。房间中央是一张桌子和一张梳背椅，椅

子溅到了油漆。一扇窗前放着一张经常使用的木质书桌，桌上刻有许多首字母和歌词。左侧长墙露出后方岩壁，那里摆着一个黑色火炉。为了充分利用暖气，暖气管通往岩壁左侧，然后垂直上升。木篮里装有桦木和报纸，用来点火。墙上挂着附近地区的地图，还有一张非洲地图。

侯勒姆从书桌上方的窗户望出去。

“这样的景观才像话嘛。天哪，从这里可以看见半个挪威呢。”

“快干活吧，”哈利说，“机师只给我们两小时，海岸的方向有云层接近。”

一如往常，米凯六点起床，去地下室的跑步机上慢跑，让自己清醒过来。他再度梦见卡雅。梦中卡雅坐在摩托车后座，双手抱着前座男子，男子头戴全罩式安全帽。她笑得非常开心，露出尖细牙齿，朝他挥手，摩托车渐去渐远。不过那辆摩托车是不是偷来的？那辆摩托车不是男子的吗？他不确定，因为卡雅的头发好长，在风中飘飞，挡住了车牌。

慢跑完之后，米凯冲了个澡，上楼吃早餐。

一如往常，乌拉在他的盘子旁边放了一份早报，他翻开报纸前先做好心理准备。

报上没登绰号白马王子的席古·阿尔特曼的照片，而是登了一张郡警史凯伊的照片。史凯伊站在警局外，双臂交抱，头戴绿色鸭舌帽，帽舌甚长，有如他妈的野熊猎人。头条标题是：白马王子落网？旁边是一台撞烂的黄色雪地摩托照片：沃斯道瑟村发现另一具尸体。

米凯浏览内文，看有没有出现“克里波”三个字，或者更糟的是出现他的名字。结果头版没有。很好。

他打开相关内页，赫然看见他的照片和报道：

克里波副部长米凯·贝尔曼发表简短声明，表示他在白马王子接受讯问之前不做任何评论。他对易雷恩巴村郡警逮捕嫌犯也并未表示意见。

“总的来说，警方的工作需要团队合作，我们克里波的警员不是太在乎谁接受英雄花冠。”

他不该说最后那句话。那是谎言，别人也看得出那是谎言，而且远远就闻得到失败者的臭味。

但是没关系，倘若辩护律师孔恩在电话里跟他说的是实话，那么米凯就握有导正一切的绝佳机会，而且不止如此，他可以自己接受英雄花冠。他知道孔恩要求的代价很高，但付出代价的不会是他，而是那个他妈的野熊猎人、哈利·霍勒和犯罪特警队。

一名警卫打开会客室的门，米凯让孔恩先行。孔恩强调这是一场谈话，不是正式讯问，最好是在中立的地点。由于白马王子不可能离开收押他的奥斯陆地区监狱，因此孔恩和米凯同意使用受刑人和家属私下会面的会客室。会客室里没有监视器，没有麦克风，只是一个寻常的无窗房间，里头有些营造活泼气氛的敷衍摆设，桌上铺着针织桌布，墙上挂着以挪威绣帷制成的拉铃索。情人和配偶可以在这里碰面。沙发上有精液痕迹，弹簧十分老旧，米凯眼睁睁看着孔恩一坐下去就陷到沙发里。

席古·阿尔特曼坐在桌子一侧的椅子上，米凯坐在另一侧，他和米凯几乎一般高。阿尔特曼相当瘦削，双眼凹陷，牙齿突出，让米凯联想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瘦削犹太人，还有电影《异形》中的怪物。

“这类谈话不照章行事，”米凯说，“因此我必须强调，没有人会记笔记，在这里说的话绝对不会传出去。”

“同时我们必须得到保证，检方一定会答应自白的条件。”孔恩说。

“我向你们保证。”米凯说。

“很感谢你，但除此之外，你还能提供什么？”

“还能提供什么？”米凯露出一丝微笑，“你还想要什么？一张签名同意书吗？”这个他妈的傲慢律师。

“那样最好。”孔恩说，在桌上递出一张纸。

米凯看了看那张纸，快速浏览内容，目光从一个句子跳到下一个句子。

“除非有必要，否则这张同意书绝对不会给别人看，”孔恩说，“一旦条件都满足了，这张同意书就会退回。还有这个……”他递了一支笔给米凯，“这是最高级的法国都彭钢笔。”

米凯接过钢笔，放在旁边的桌子上。

“如果故事够好，我就签名。”他说。

“如果这儿是犯罪现场，那么凶手把现场清理得很干净。”

侯勒姆双手叉腰，环视房间。他们各个大小角落、抽屉柜子都搜查过了，用手电筒找寻血迹，采集指纹。侯勒姆将笔记本电脑放在桌上，连接好大小如打火机的指纹扫描仪，它类似有些机场用来辨识旅客身份的扫描仪。所有指纹都符合本案一名关系人：东尼·莱克。

“继续找，”哈利说，蹲在水槽下，拆卸塑料水管，“一定在某个地方。”

“什么东西在某个地方？”

“我不知道，就是某个东西。”

“如果我们要继续找，就需要一点儿暖气。”

“那就点燃火炉吧。”

侯勒姆在火炉前蹲下，打开炉门，撕下木篮里的报纸，扭成条

状。

“你给了史凯伊什么好处，让他加入你的小游戏？如果被发现实情的话，他会吃不了兜着走。”

“他没有承担任何风险，”哈利说，“他说的都是实话，你可以去看他发出的声明，是媒体自己妄下判断，得出错误的结论。而且警界没有规定说谁可以或谁不可以逮捕嫌犯。我不需要给他任何好处来让他帮我，他说他不喜欢我跟他不喜欢贝尔曼一样多，有这个理由就够了。”

“就这样？”

“嗯。他跟我说过他女儿米雅的事，米雅过得不是很好。在这种案例中，父母都会去寻找原因，找一个他们可以确切指出的理由。史凯伊认为那晚在舞厅外发生的事，在米雅的生命中留下烙印。当地八卦说米雅和欧雷出去约会过，而且欧雷在树林里发现米雅和东尼并不是只有单纯的接吻。在史凯伊眼中，欧雷和东尼之间会发生这种事，也是他女儿引起的。”

侯勒姆摇了摇头：“被害人，被害人，到处都是被害人。”

哈利走到侯勒姆旁边伸出手，他的手掌上有几个像是从栅栏上剪下来的铁丝。“这是在排水管下面发现的，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侯勒姆拿起一小段铁丝，仔细查看。

“嘿，”哈利冲口而出，“那是什么？”

“什么是什么？”

“报纸。你看，那是我们用伊丝卡·贝勒设下圈套的记者会。”

侯勒姆看着米凯的照片。他撕下了头版，所以露出了米凯的照片：“呃，该死……”

“这是几天前的报纸，有人最近来过这里。”

“呃，该死。”

“头版可能会有指纹……”哈利望向火炉，看着报纸头版刚烧起来。

“抱歉，”侯勒姆说，“我可以查看其他版面。”

“好。其实我想的是木材。”

“哦？”

“这附近方圆三里看不见一棵树。你查报纸，我去附近走走。”

米凯仔细打量阿尔特曼，他不喜欢这人冷漠的眼神、骨瘦如柴的身体、抵着嘴唇内侧的牙齿、不连贯的说话方式、蹩脚的咬舌音。但他不需要喜欢这个人，不需要把此人视为他的救星或恩人，因为阿尔特曼每说一句话，他就更靠近胜利。

“我想你已经读过哈利·霍勒的报告，说明案情经过。”阿尔特曼说。

“你是说史凯伊的报告？”米凯说，“史凯伊的说明？”

阿尔特曼露出讽刺的笑容：“随你怎么说。反正哈利说的故事惊人地准确，问题是这个故事只有一项确切证据，就是我在莱克家的指纹。呃，就说我去过他家好了，我去拜访他，聊了许多美好的往日时光。”

米凯耸了耸肩：“你认为陪审团会相信这种话吗？”

“我觉得我可以激发信任。可是……”阿尔特曼张开嘴唇，露出牙龈，“现在我不需要面对陪审团了吧，对不对？”

哈利发现山坡凸出的一块岩石下方有张绿色防水布，防水布下有

个柴堆。一把斧头弯立在木墩上，旁边是一把刀。哈利环视四周，踢了踢雪。这里没什么线索。他的靴子擦过某样东西，是个空的白色塑料袋。他蹲下身来。塑料袋上贴着内容标签。两米纱布。这个塑料袋怎么会在这里？

哈利转过头，细看了一会儿木墩，看着嵌在木头里的黑色刀身，看着那把刀，看着刀柄。刀柄是黄色的，十分光滑。为什么刀子会在木墩上？可能性当然有很多种，但是.....

他将右手放在木墩上，使得中指残肢向上指，其他手指往下压。

他小心地用两根手指夹着刀柄末端，把刀子拿起来。只见刀刃锋利有如刮胡刀，上面有些残余物。他干这行经常看见这种残余物。他像麋鹿般迈开长腿，穿过深雪，奔回小屋。

侯勒姆从笔记本电脑上抬起头来，看着哈利冲进来：“更多东尼·莱克的残余物。”他叹了口气。

“刀子上有血迹，”哈利气喘吁吁地说，“查查看刀柄上的指纹。”

侯勒姆小心翼翼拿起刀子，在黄色亮面木质刀柄上撒了黑粉，再轻轻吹开。

“这里只有一组指纹，不过很有料，”他说，“说不定这里还有上皮组织。”

“太棒了！”哈利说。

“棒在哪里？”

“留下这组指纹的人，切下了东尼的手指。”

“哦？为什么你认为.....”

“木墩上有血迹，他还准备了纱布包扎伤口，而且我依稀记得在奥黛蕾的那张模糊照片上看过这把刀。”

侯勒姆轻轻吹了声口哨，将透明胶带压上刀柄，粘上黑粉，再将透明胶带放上扫描仪。

“席古·阿尔特曼，也许你可以请个一流律师来解释，为什么你的指纹会在东尼的桌子上，”哈利低声说，看着侯勒姆按下搜寻键。两人的视线跟随一条蓝线间歇地朝横杠右端移动。“但是这把刀子上的指纹你可就没辙了。”

准备……

搜寻到一个符合项目。

侯勒姆按下“显示”键。

哈利看着屏幕上出现的名字。

“你还是认为这个指纹的主人切下了东尼的中指？”侯勒姆问道。

78 交换条件

“我看见奥黛蕾和东尼在厕所旁边干得跟狗一样，过去的记忆全都冒了出来。那一瞬间，我成功获得的一切全都被埋葬，心理医生跟我说过的话全都被抛在脑后。那感觉就像一只动物被铁链拴了起来，但却被喂得饱饱的，现在它长大了，比以前更为强壮，而且现在它自由了。哈利说得很对。我计划向东尼复仇，我要羞辱他，就像过去他羞辱我一样。”

席古·阿尔特曼低头看着双手，露出微笑。

“但接下来哈利就说错了，我并没有计划杀害奥黛蕾，我只是想在大众面前羞辱东尼，尤其是在他未来的亲家面前羞辱他，因为高桐家族将成为他的摇钱树，资助他在刚果的投资案，否则东尼何必要娶莲娜·高桐那个长得像田鼠的女人？”

“的确。”米凯露出微笑，表示他站在阿尔特曼那边。

“所以我假装是奥黛蕾，写了一封信给东尼，说我怀了他的孩子，而且我想生下来。可是未来我会成为单亲妈妈，还必须养育小孩，所以必须向他要求封口费，第一期他必须付我四十万克朗。我跟他约好两天后的午夜，在桑维卡市莱福多电器后面的停车场碰面。然后我假装成东尼，写信给奥黛蕾，请她在同样的时间地点跟我碰面约会。我知道这个安排很合奥黛蕾的胃口，我也认为他们应该没有交换姓名电话，你知道我的意思。当他们发现这是场骗局的时候，一切都已太晚，我已经得到我要的。那天晚上十一点，我已经就位，坐在车上，准备好相机。我打算拍下他们碰面的状况，不管事情演变成吵架或性交都好，然后我会把照片寄给安德斯·高桐，附上说明。我的计划就是这样。”

阿尔特曼看着米凯，又说了一次：“就是这样。”

米凯点了点头，阿尔特曼继续往下说：“东尼提早抵达，他停好

车，下车查看一圈，然后消失在河川旁的阴暗树林里。我躲在方向盘后面。接着奥黛蕾来了，我摇下窗户，准备拍照。奥黛蕾站在那边等待，左顾右盼，不停看表。我看见东尼从后面接近奥黛蕾，非常靠近，真难以相信奥黛蕾没听见他靠近。接着我看见东尼拿出一把大萨米刀，用手臂勒住奥黛蕾的脖子。奥黛蕾不断扭动踢腿，被东尼拖上车子。东尼将车门打开时，我看见他的车子座椅铺了塑料套。我没听见东尼对奥黛蕾说什么，但我用相机镜头放大，看见他把一支笔塞进奥黛蕾手中，显然是口述句子要她写在明信片上。”

“基加利市寄出的明信片，”米凯说，“他早就计划好了，要她失踪。”

“我拍下照片，没有多想，直到我看见东尼突然举起手，把刀子刺进奥黛蕾的脖子。鲜血喷溅在挡风玻璃上，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阿尔特曼和米凯都没发现孔恩喘息不已。

“东尼等了一会儿，把刀子留在奥黛蕾的脖子里，仿佛他想先让奥黛蕾把血流干。接着他把奥黛蕾抱起来，搬到车尾，丢进后备厢。他正要回到车上，却突然停了下来，似乎在嗅闻空气。他站在街灯灯光下，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我看见同样的圆睁大眼，同样的龇牙咧嘴，那表情就跟那次他在舞厅外把我压制在地上，用刀子硬插进我嘴里的时候一模一样。后来东尼把奥黛蕾载走，我在车上待了很久，惊吓发呆，无法动弹。我知道我没办法写信给安德斯·高桐，也没办法写信给任何人，因为我已经成为谋杀共犯了。”

阿尔特曼拿起面前的杯子，拘谨地喝了一小口水，看了孔恩一眼，孔恩向他点点头。

米凯清了清喉咙：“技术上来说，你不是谋杀共犯，最糟的指控也只是勒索或欺诈。你可以就此打住。虽然对你来说很不好受，但你可以去报警，你还有照片可以证明你说的故事。”

“可是我一定会被控告，然后被判有罪。他们会坚持说我一定清楚知道东尼承受压力时会行使暴力，而这一切都是我引起的，这都是我的预谋。”

“难道你没想过会发生这种事吗？”米凯问道，忽视孔恩的双眼射出告诫的眼神。

阿尔特曼微微一笑：“我们总是对自己的想法很难解释或记得，这是不是很奇怪？我真的想不起我对事情会如何演变是怎么预料的。”

那是因为你不想预料，米凯心想，但表面上他还是点了点头低声附和，仿佛是在感谢阿尔特曼给了他关于人类灵魂的崭新洞见。

“我想了好几天，”阿尔特曼说，“然后我回到荷伐斯小屋，撕下房客登记簿上写了那晚所有房客姓名地址的那一页。接着我写信给东尼，说我知道他做了什么，也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在荷伐斯小屋看见他上奥黛蕾，而且我要钱，最后我签上博格妮·史丹密拉的名字。五天后，我在报纸上读到博格妮在地下室被杀的消息。事情应该到此为止才对。警方应该调查这件案子，逮到东尼才对。这是警方的责任，他们应该逮捕东尼才对。”

阿尔特曼拉高嗓音。米凯可以发誓他在圆框眼镜底下看见阿尔特曼热泪盈眶。

“可是你们毫无头绪，你们像是坠入五里雾中，所以我只好提供更多被害人给东尼，用房客名单上的新名字来威胁他。我从报纸上剪下被害人的照片，挂在达柯工厂剪报室的墙壁上，跟我冒用被害人名字所写的威胁信挂在一起。东尼只要杀了一个人，就会再接到一封信，说之前的信都是他们写的，现在他们知道他杀了两个、三个、四个人，而且封口费的价钱不断提高。”阿尔特曼倾身向前，声音听起来极度痛苦，“我这么做是为了给你们机会，让你们逮到他。杀人犯总是会犯错，不是吗？他杀越多人，被逮到的机会不是越高吗？”

“但是他的技术也会越来越纯熟，”米凯说，“你别忘了东尼·莱克可不是杀人的新手，他在非洲当了那么久的佣兵，双手不可能不染上鲜血，就跟你的双手一样。”

“我的双手染上鲜血？”阿尔特曼尖叫说，怒气猛然爆发，“我闯进东尼家，打电话给艾里阿斯·史果克，好让你们在挪威电信发现线索。是你们的双手染上鲜血！是奥黛蕾和米雅那种荡妇的双手染上鲜血！是东尼那种杀人魔的双手染上鲜血！如果不是……”

“先别说了，席古。”孔恩站了起来，“我们休息一下好吗？”

阿尔特曼闭上眼睛，扬起双手，摇了摇头：“我没事，我没事。先把这件事解决吧。”

孔恩看看阿尔特曼，又看看米凯，坐了下来。

阿尔特曼颤抖地深深吸了口气，继续往下说：“大概杀了三个人之后，东尼当然知道下一封信不一定是署名的那个人写来的，但他还是继续杀人，手法越来越残暴，好像他想让我害怕，让我收手，并借此告诉我说，他可以杀了每一个人，毁了一切，最后也会杀了我。”

“或者他想杀了曾经看见他和奥黛蕾的潜在目击者，”米凯说，“他知道那天晚上荷伐斯小屋还住了七个人，他只是没办法知道这七个人是谁而已。”

阿尔特曼哈哈大笑：“你可以想象一下！我敢保证他一定去小屋翻过房客登记簿，却发现那一页被撕掉了。白痴东尼！”

“你继续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

“什么意思？”阿尔特曼问道，变得警觉。

“你早就可以匿名向警方通报，说不定你自己也想除掉所有的目击者吧？”

阿尔特曼侧过了头，耳朵几乎碰到肩膀。

“我说过了，你无法知道自己行为背后的所有原因，潜意识是由生存本能所控制，因此通常都比表意识来得理智。说不定我的潜意识认为，东尼除掉所有目击者，对我来说也比较安全，那么就不会有人说出我也在小屋，或有一天突然在街上认出我来。可是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答案，不是吗？”

火炉噼啪作响，喷出火焰。

“可是东尼·莱克为什么要切断自己的中指？”侯勒姆问道。

他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哈利在厨房抽屉里寻找急救药箱。药箱里有几卷绷带，还有一瓶止血软膏，可以促进血液凝固。止血软膏上的制造日期显示它才出厂两个月。

“是阿尔特曼逼他的，”哈利说，转动一个没贴标签的褐色小瓶子，“莱克必须被羞辱。”

“你听起来好像自己都不相信这个说法。”

“妈的我相信。”哈利说，旋开瓶盖，闻了闻瓶里的东西。

“噢，这里的指纹全都是莱克的，每一根头发都是莱克的乌黑头发，每一个鞋印都是四十五号，莱克的尺寸。席古·阿尔特曼的头发是灰金色，鞋子尺寸是四十二号，哈利。”

“他事后的清理工作做得很好。记得提醒我拿这个去分析。”哈利将那个褐色小瓶放进外套口袋。

“清理工作做得很好？清理一个可能甚至不是犯罪现场的地方？这个人不是根本不在乎在莱克家的桌子上留下清楚的大指纹吗？是谁说他杀了于默之后没有把小屋清理得很好？我不这么认为，哈利，而且你也不这么认为。”

“操！”哈利吼道，“妈的，操！”他将额头抵在手上，凝视桌面。

侯勒姆拿起排水管下方的小铁丝，用指甲刮去金色镀层：“顺便

一提，我知道这是什么。”

“噢！”哈利说，头也不抬。

“铁、铬、镍和钛。”

“什么？”

“小时候我戴过牙套，牙套的铁丝必须折弯，牢牢钳住。”

哈利突然抬起头来，看着那张非洲地图，看着如拼图般以线条区隔开来的国家，只有马达加斯加岛除外。马达加斯加岛和非洲大陆是分开的，宛如一块拼不上的拼图。

“牙医……”

“嘘！”哈利说，扬起一手。他想到了。某块拼图拼上了。屋内只听得见火炉声响和外头越来越靠近的风声。两块拼图原本距离很远，各自属于自己的图案。住在利瑟伦湖畔的外祖父。他母亲的父亲。小屋抽屉里的照片。全家福照片。那张照片不是东尼·莱克的，而是欧特·于默的。关节炎。东尼是怎么跟哈利说的？不会传染，家族遗传。那个露出大贝齿的小男孩。那个紧闭嘴唇的男人，仿佛隐藏着黑暗秘密，隐藏他的一口烂牙和牙套。

石头。他在小屋浴室地板上发现的深色小石头。哈利将手伸进口袋。小石头还在。他将小石头抛向侯勒姆。

“告诉我，”哈利说，吞了口口水，“这是我发现的，你想它可能会是牙齿吗？”

侯勒姆拿起小石头，对着光线用指甲刮了刮：“有可能。”

“我们回去吧，”哈利说，感觉脖子上寒毛竖起，“现在就走。杀害他们的凶手不是那个该死的阿尔特曼。”

“哦？”

“是东尼·莱克。”

“你一定在报纸上读到东尼·莱克被逮捕后又被释放了吧，”米凯说，“他有张美妙的小王牌叫不在场证明，他可以证明博格妮和夏绿蒂死亡的时候，他在别的地方。”

“这我就知道了，”阿尔特曼说，双臂交抱，“我只知道我看见他把刀子插进奥黛蕾的脖子，而我寄出的信使得被冒名的人随即被杀。”

“你知道这至少足以让你成为谋杀共犯吧？”

孔恩咳了一声：“你也知道，你提出的交换条件，可以让真凶落网，不只是为了你自己，也为了克里波，对吧？你所有的内部问题都可以解决，贝尔曼。功劳都是你一个人的，而且你还有个目击证人愿意出庭做证，说他亲眼看见东尼杀害奥黛蕾·费列森。至于其他细节，就只有我知道而已。”

“而你的客户无罪释放？”

“这就是条件。”

“如果莱克保留了勒索信，而且勒索信出现在法庭上呢？”米凯说，“那我们不就麻烦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它们绝对不会出现，”孔恩微微一笑，“会吗？”

“那你拍到的奥黛蕾和东尼的照片呢？”

“都在达柯工厂大火里烧毁了。”阿尔特曼说，“那个浑蛋霍勒。”

米凯缓缓点头，拿起他的笔。法国都彭牌钢笔，以铅和钢制成，颇为沉重。笔尖触及纸面之后，仿佛那支钢笔自己完成了签名。

“谢了，”哈利说，“通话结束。”

他说完之后便听见刺耳的锉磨声，接着只听得见耳机外直升机引擎所发出的单调声响。他弯下麦克风，看出窗外。

太迟了。

刚才他通过无线电跟加勒穆恩机场塔台通话。塔台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可以存取大部分数据，包括旅客名单。他们确认欧特·于默已在两天前持预订机票飞往哥本哈根。

乡间景致在直升机下方缓缓移动。

哈利想象东尼站在机场柜台前，手里拿着他凌虐并杀害的男子的护照。柜台服务员依照惯例比对护照姓名是否符合旅客名单，心想，这个牙套还真惊人——如果他们真的会看旅客照片的话——然后一抬头，就看见面前出现同样的牙套和可能刻意涂成褐色的牙齿。东尼可能得折弯和切断那副牙套，才能套得上他自己那些陶瓷般的贝齿。

直升机飞进暴风雨，雨水在树脂玻璃罩上炸开，弯弯曲曲地向两侧流去，最后消失。几秒钟后，暴风雨仿佛从不曾存在过。

中指。

东尼切下自己的中指，寄给哈利，作为转移注意力的最后工具，让警方认为他已经死了。此人可以被忘记、画掉、放到一边。东尼选择切下那根中指，让自己和哈利失去同一根手指，这纯粹是巧合吗？

可是他的不在场证明呢？他那滴水不漏的不在场证明呢？

哈利设想过一个可能性，但最后还是推翻，因为冷血杀人犯十分罕见，而且冷血杀人犯的真正意义指的是不正常、扭曲的灵魂。但会不会还有第二个冷血杀人犯？难道答案很简单，东尼跟一个副手联手犯案？

“操！”哈利大喊，使得敏感的麦克风将这个字的尾音传到直升机上另外三人的耳机里。他看见延斯朝他斜眼看来。也许终究还是给延

斯说中了。也许东尼正坐在某地，口里喝着烈酒，怀里抱着异国的野猫辣妹，露出笑容，因为他已经想出了解决办法。

79 未接来电

下午两点十五分，直升机降落在福尼布机场，这是一座废弃机场，距离市中心只有十二分钟车程。哈利和侯勒姆走进克里波大楼的大门，哈利询问柜台接待员，为什么米凯或其他资深警探都不接电话，接待员说他们正在开会。

“为什么我们没接到通知？”哈利咕哝着说，大步踏进走廊，侯勒姆小跑跟在后面。

哈利直接把门推开，并未敲门。七张面孔同时朝他转来，第八张面孔是米凯，他不需要转头，因为他坐在长桌尽头，面对门口，而且那七人的视线原本都集中在他身上。

“斯坦和奥利喜剧二人组来了。”米凯咯咯笑道。哈利从这笑声中听出，他们不在的期间被当成了讨论对象。“你们跑哪里去了？”

“呃，当你们坐在这里玩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游戏时，我们去了东尼·莱克的小屋。”哈利说，在长桌另一端的空椅子上坐下，“我们有新消息。凶手不是阿尔特曼，我们逮错人了，凶手是东尼·莱克。”

哈利不知道自己期待他们有什么反应，但绝对不是这个：毫无反应。

督察长米凯靠上椅背，脸上挂着友善而揶揄的微笑。

“我们逮错人了？根据我的记忆，是史凯伊自己去逮捕阿尔特曼的吧？再说，这件事欠缺新闻价值。至于东尼·莱克，也许我们可以说一句，‘欢迎回来’。”

哈利的目光从亚尔达跳到鹁鹁，再回到米凯，他的脑子翻腾不已，最后做出唯一可能的结论。

“阿尔特曼，”哈利说，“是阿尔特曼说是莱克干的，他一直都知道是莱克干的。”

“他不只知道，”米凯说，“就如同莱克引发荷伐斯小屋的雪崩一样，是阿尔特曼引发了这一连串的命案，他自己却不知情。史凯伊逮捕了一个无辜的人，哈利。”

“无辜？”哈利摇了摇头，“我在达柯工厂看过那些照片，贝尔曼。阿尔特曼涉案，但我不知道他如何涉案。”

“但我们知道，”米凯说，“所以如果你不介意把这件事交给我们这些……”哈利几乎听见“大人”这两个字要从米凯嘴巴里说出来，但结果他说的却是：“开明有见识的人，那么你可以加入我们，试着跟上速度，哈利。这样好吗？毕尔也是。好，我们继续。我刚刚说到，我们不能排除莱克有同伙的可能性，这个人至少犯下两起命案，也就是莱克有不在场证明的那两起。我们知道博格妮和夏绿蒂死亡的时候，莱克正在开商业会议，现场有许多目击证人。”

“聪明的浑蛋，”亚尔达说，“莱克当然知道警方必须在所有命案之间找出关联性，所以如果他在其中一两件命案握有坚固的不在场证明，他就会自动被排除涉及其他命案的可能。”

“没错，”米凯说，“但这名共犯是谁？”

哈利听见各种意见、评论和疑问掠过他，在房间里穿梭来去。

“东尼·莱克杀害奥黛蕾·费列森的动机根本不在于被勒索四十万克朗，”鹈鹕说，“他怕他让其他女人怀孕的消息一传出去，莲娜·高桐就会结束他们之间的关系，那高桐家族对刚果投资案的数百万克朗资助就再见了。所以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谁有同样的利益。”

“刚果投资案的其他投资者，”那名脸面光滑的警探说，“他在办公室的其他金融界朋友？”

“对东尼来说，这是刚果投资案成败的关键，”米凯说，“但其他股

东都不用杀害两个人来稳住百分之十的股份。那些人视赢钱和输钱为家常便饭。况且，莱克必须找一个公私之间他都能信任的人才行。请记住，杀害博格妮和夏绿蒂的凶器是一样的。你说它叫什么名字，哈利？”

“利奥波德苹果。”哈利以奇特的声调说，依然大惑不解。

“请说大声一点儿。”

“利奥波德苹果。”

“谢谢。它来自非洲，也就是莱克当过佣兵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假设，莱克找的是他的前同袍。我想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调查。”

“如果他找一名佣兵来犯下第二和第三起命案，那为什么不干脆全都让佣兵下手就好了？”鹈鹕问道，“这样他就可以拥有所有命案的不在场证明。”

“而且价钱还可以打折，”留内森式胡子的警探说，“反正佣兵最多只能被判终身监禁。”

“可能有些角度我们没想到，”米凯说，“也许原因很平常，像是没有时间，或莱克没钱，或是罪案最常见的理由：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桌前众人纷纷点头，连鹈鹕似乎也对这个解释感到满意。

“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那么我想借这个机会感谢哈利·霍勒到目前为止和我们一起工作。既然我们不再需要借重他的专长，他将返回犯罪特警队，即日起开始生效。体验侦办命案的不同方式，对我们很有激励作用，哈利。虽然你没有侦破这件案子，但是谁知道呢，说不定犯罪特警队在格兰区有其他有趣的案子等着你去办，即使不是命案。所以再一次谢谢你。各位，现在我得去开记者会了。”

哈利看着米凯，不禁感到佩服，就好像你佩服那些你冲下马桶的

蟑螂，它们就是会不断地再度出现，最后继承整个世界。

国立医院欧拉夫的病床边，时、分、秒单调地缓缓流逝。护士来了又去，小妹来了又去，鲜花以难以察觉的速度靠近。

哈利见过无数家属难以忍受挚爱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漫长等候，最后他们祈祷，请求死神赶快来临，好让他们解脱。他们指的是他们自己。但是对哈利而言正好相反。他从未觉得和父亲如此亲近，在这个无言的房间里，有的只是呼吸和下一个心跳。因为在生命和空无之间，在这个充满平静的存在里，看着欧拉夫就好像看着他自己。

克里波警探对案情已经看清很多，也了解很多，但他们并未看见明显的关联，这个关联让一切都更为明朗。那就是莱克农庄和沃斯道瑟村之间的关联；于默农庄的传说和失踪男孩的鬼魂，以及一个称荒地为他“地盘”的男人之间的关联；东尼·莱克和照片中那个与丑陋父亲及美丽母亲合照的男孩之间的关联。

哈利不时查看手机，看见未接来电显示，来电者有哈根、爱斯坦、卡雅，又是卡雅。他很快就得接她电话。他打给她。

“我今天晚上可以去你家吗？”她问道。

80 规律

大雨落在码头的木板上。哈利走到男子身后，男子站在码头边缘，面对另一侧。

“早安，史凯伊。”

“早安，霍勒。”史凯伊说，并未回头，他手中的钓鱼竿尖端朝钓鱼线的方向弯垂，钓鱼线隐没在对岸的芦苇中。

“有收获吗？”

“没有，”史凯伊说，“只钩到该死的芦苇。”

“真遗憾。你看过今天的报纸了吗？”

“报纸在乡下会晚一点儿才送来。”

哈利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但还是点了点头。

“但我想报纸上一定说我是个乡下白痴，”史凯伊说，“要侦破这种复杂案件，一定得要克里波那种都市人才行。”

“就像我刚刚说的，我觉得很遗憾、很抱歉。”

史凯伊耸了耸肩：“我没什么好抱怨的。你把案子送到我这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其实挺好玩的，反正我们在这里也没什么事，你知道的。”

“嗯。记者没写到太多你的事，毕竟他们只对凶手是东尼·莱克感兴趣，而且引用贝尔曼说的话比较多。”

“他本来就是媒体宠儿。”

“很快地，他们也会查出谁是东尼的父亲。”

史凯伊转过头，看着哈利。

“我早就应该想到才对，尤其是在我们谈过改名字这件事以后。”

“这我就听不懂了，霍勒。”

“就是你跟我说的，史凯伊。东尼跟他的外祖父住在莱克农庄，外祖父是母亲的父亲，东尼用的是他母亲的姓氏。”

“这没什么特别。”

“也许是吧，可是以东尼的例子来说，他用母亲的姓氏是有原因的。东尼是躲在外祖父家，是他母亲把他送过去的。”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

“我有个同事告诉我一则故事，”哈利说，这一刹那，他的鼻子似乎闻到那天晚上她的气味，“她说是沃斯道瑟村的警官告诉她的，故事是出于默家的父亲和儿子彼此憎恨，恨意如此浓烈，最后几乎演变成谋杀案。”

“谋杀案？”

“我查过欧特·于默的数据，他跟他儿子一样，以脾气暴烈出名。他年轻时因为嫉妒而杀人，入狱服刑八年，出狱之后搬到乡下，娶了凯伦·莱克，两人生了一个儿子。儿子到了青春期就长得十分英俊，身材高大，又有魅力。他们两男一女住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其中一个男人又曾经因为妒意而杀人，看来凯伦为了要防止惨剧发生，所以偷偷把儿子送走，并在刚发生过雪崩的地方留下一只鞋子。”

“这些事我是头一次听到，霍勒。”

哈利缓缓点头：“我想她只是延缓惨剧发生而已。不久之前，她的尸体在断崖下被发现，头部射入一发子弹。几米外，射杀她的丈夫被压碎在雪地摩托底下。于默受到凌虐，背部和双臂几乎全部烧焦，牙齿也被扯下。你猜猜看是谁干的？”

“我的老天……”

哈利将香烟放到唇边。

“你怎么找到其中关联的？”史凯伊问道。

“相似性。基因。”哈利点燃香烟，“父与子。你可以逃，但这些关联永远都在那里，就像诅咒一样。我想欧特·于默了解到荷伐斯小屋的命案代表他终究也会被追杀，他死去儿子的鬼魂会来追杀他。所以他从农庄跑到隐藏在断崖之间的观光协会小屋，还带了一张全家福照片，照片中的家庭是他亲手摧毁的。想想看，一个心怀恐惧、甚至懊悔不已的杀人犯，独自跟自己的念头在一起。”

“他已经受到惩罚了。”

“我发现了那张照片。东尼很幸运，遗传了母亲的长相。小男孩的他看不见长大后的影子，但他那时候已经有了白色大贝齿，而他的父亲却把自己的牙齿藏起来，这就是他们不同的地方。”

“你不是说是相似性让他们的关系曝光吗？”

哈利点了点头：“他们有同样的疾病。”

“他们都是杀人犯。”

哈利摇摇头：“疾病，也就是身体上的病痛，史凯伊。我说的是他们都罹患关节炎。他们的亲子关系今天早上被证实了，我们对火炉上的肉屑和东尼的头发进行DNA分析，证明他们是父子。”

史凯伊点了点头。

“呃，”哈利说，“我是来跟你道谢的，谢谢你的帮忙，同时也为事情变成这样而感到惋惜。毕尔·侯勒姆请我跟你太太问好，说你太太做的肉丸和芜菁泥是他吃过最好吃的。”

史凯伊的脸上闪过一丝微笑：“大家都说好吃，连东尼也喜欢

吃。”

“哦？”

史凯伊耸了耸肩，从腰带上的刀鞘里抽出一把刀。

“我跟你说过米雅喜欢上东尼对不对？东尼割伤欧雷之后，有一天米雅把东尼带回家吃午餐，她知道我不会在家。我老婆看见他们来，什么都没说，但后来我听说那天的状况非比寻常。你也知道那个年纪的女孩坠入情网是什么样子，所以我试着跟米雅解释说，东尼是个暴力的人。那时候的我真傻，我应该知道我把她的男朋友说得越坏，她就会越坚持要跟他在一起，变成像是两人要一起对抗世界似的。呃，你应该也看过有些女人会写情书给被判有罪的杀人犯吧。”

哈利点点头。

“米雅为了他，可以离家出走，追随他到天涯海角，而且这样说一点儿也不夸张。”史凯伊说，切断钓鱼线，把线卷回来。

哈利的目光跟随被收回来的垂荡钓鱼线移动：“嗯，天涯海角。”

“没错。”

“原来如此。”

史凯伊停止收线，看着哈利。“不是。”他斩钉截铁地说。

“不是什么？”

“不是你认为的那样。”

“我认为什么？”

“你认为米雅和东尼后来曾再见面。后来东尼和她分手，从此以后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少了东尼之后，米雅继续过她的人生。她跟这件案子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你听见了吗？我跟你保证。她已经重新

振作起来，所以请你不要……”

哈利点点头，拿出口中香烟，那根烟已被雨淋熄。

“我已经不负责这件案子了，”哈利说，“不过我相信你说的话。”

哈利驾车离开停车场，看了后视镜一眼，只见史凯伊正在收拾钓鱼器具。

国立医院。哈利置身于心跳监测器发出的规律声响中。时间并未被事件截断，犹如小溪般平缓流动。他想跟医院要一张床垫，如此一来，病房就有点儿像重庆大厦了。

81 光束

三天过去了。他还活着。每个人都还活着。

没有人知道东尼·莱克的下落，假欧特·于默的踪迹到哥本哈根就消失了。莲娜·高桐被拍到裹着头巾，戴着大型太阳眼镜，一身老牌美国女演员葛丽泰·嘉宝的装扮，她的照片上了一家报纸的头版，标题是：不予置评。目前为止已有两天没人看见莲娜，她躲了起来，显然是躲进她父亲在伦敦的房子里。好几家报纸登出东尼身穿工作服在直升机前拍的那张照片，其中一家报纸的标题是：白马王子失踪记。现在换成东尼被称作白马王子了，人们也如此接受，无论如何，这个绰号冠在东尼身上，总比阿尔特曼合适多了。奇怪的是，目前还没有记者把东尼跟于默农庄连接在一起，东尼的母亲和长大后的东尼显然把他们的行踪隐藏得很好。

米凯每天都举行记者会，还上谈话节目，示范他高超的办案技术，秀出迷人的微笑，说明案子如何侦破，当然他说的是他那个版本的案情，还把凶手并未落网说得像是一时疏忽，但最重要的是“白马王子”东尼·莱克的面具已被撕下，使得他难以再度犯案。

黑夜每天都迟几分钟降临。大家不是在期待春天，就是在期待霜降，但两者都没来。

光束扫过天花板。

哈利侧躺着，看着他的香烟冒出轻烟，萦回缭绕，缓缓上升，呈现出复杂难料的样貌，飘向天花板。

“你好安静。”卡雅说，依偎在他背上。

“我在这里待到丧礼结束，”哈利说，“然后就要走了。”

他又吸了口烟。她没有回应。接着他非常讶异地感觉到肩胛骨上

有种温暖湿润的感觉。他将香烟放在烟灰缸的边缘，转头朝她看去：“你在哭吗？”

“我试着不哭，”她笑说，吸了几下鼻涕，“不知道我是怎么了。”

“你要烟吗？”

她摇了摇头，拭去泪水：“米凯今天打电话给我，说要见面。”

“嗯。”

她将头倚在他的胸膛：“你不想知道我怎么回答吗？”

“你想告诉我就会告诉我。”

“我说不要，然后他说我一定会后悔，他说你会把我拖下去，这不是你第一次把别人拖下去了。”

“呃，他说得对。”

她抬起头来：“可是没关系，难道你不明白吗？你去哪里我都去，”泪珠又开始滚落，“就算是坠落到谷底，我也愿意。”

“可是谷底不会有人，”哈利说，“连我也不在那里，我的魂已经飘走了。你看过我在重庆大厦那个失魂落魄的样子，就好像雪崩过后的小屋似的，孤独又被遗弃。”

“可是你找到了我，把我救出来，我也可以把你救出来。”

“如果我不想出来呢？这次我可没有垂死的父亲可以让你诱我出来了。”

“可是你爱我，哈利，我知道你爱我。这个理由就够好了，不是吗？我就是够好的理由了。”

哈利抚摸卡雅的头、脸颊，用手指接下她的泪水，拿到唇边亲吻。

“对，”他说，露出悲伤的微笑，“你就是理由。”

她握起他的手，亲吻他亲过的地方。

“不要，”她轻声说，“不要这样说，不要说这就是你要离开的原因，因为你不想把我拖下去。我愿意跟随你到天涯海角，你明白吗？”

他将她拉到怀中，立刻感觉某样东西松懈下来，仿佛他有一条肌肉一直颤抖苦撑，而他自己却不知道。他放手、放弃，容许自己下坠。一直存在的痛苦融化了，化成一股暖流，随着血液流到全身，让痛苦软化，让痛苦得到平静。自由下坠带来非常大的解脱感，他的喉头一阵哽咽。他知道有一部分的他希望得到这份释放，当他悬吊在断崖岩屑堆上方的雪雾里时，他就如此希望。

“天涯海角我都去。”她轻声说，呼吸变得较为急促。

光束扫过天花板，一次又一次。

82 红

哈利坐在父亲病床旁。天色仍暗，一名护士走进房里，端着一杯咖啡，问他吃早餐了没，然后将光滑的马克杯放在他大腿上。

“你得转移一下注意力。”护士说，侧过了头，看起来像是想抚摸哈利的脸颊。

护士照顾欧拉夫时，哈利听从建议翻看杂志，但即使是名人新闻也无法转移他的注意力。杂志上登着莲娜·高桐驾驶新保时捷跑车离开首映会和宴会的照片。标题是：东尼下落不明。文中引述的意见并非来自莲娜本人，而是来自她的名人朋友。杂志上还登了伦敦高桐大宅的栅门照片，但伦敦也没有人见过莲娜，至少没有人认出她来。另外有一张远距离拍摄的模糊照片，拍的是苏黎世瑞士信贷银行前的一名红发女子，杂志声称这名女子就是莲娜，因为他们采访过莲娜的发型设计师。哈利推测这家杂志社一定付给这名发型设计师一笔可观数目。发型设计师说：“她要我把她的头发烫卷，再染成砖红色。”杂志将东尼称为“嫌犯”，但却以一般社会丑闻的方式来描绘他，而非将他视为挪威有史以来最凶残的命案嫌犯。

哈利站起来，踏进走廊，打电话给卡翠娜。现在还不到早上七点，但卡翠娜已经起床。她今天出院，过了周末就开始在卑尔根警局上班。

哈利希望卡翠娜重返工作岗位后可以慢慢来，但其实很难想象她做任何事可以慢慢来。

“最后一件工作。”哈利说。

“之后呢？”

“之后我就不会再来烦你。”

“没有人会想念你。”

“除了我之外。”

“我刚刚说的那句话接的是句号，亲爱的。”

“关于苏黎世的瑞士信贷银行，我想知道莲娜·高桐在那里有没有账户。她应该继承了一笔可观的遗产。瑞士的银行比较棘手，可能得花一点儿时间。”

“没关系，我已经上手了。”

“很好。另外我还想请你查看一名女子的活动。”

“莲娜·高桐？”

“不是。”

“不是？这头野兽的名字是？”

哈利将名字拼了出来。

八点十五分，哈利将车子停在沃克森库伦区的童话豪宅外，那里已经停了好几辆车，哈利在雨水之间看见许多疲倦脸孔和狗仔队的长镜头。他们似乎在那里扎营了一整夜。哈利在栅门边按下电铃，走了进去。

那名有着蓝绿色眼珠的女子站在门边等他。

“莲娜不在。”女子说。

“她在哪里？”

“某个他们找不到的地方，”女子说，比了比栅门外的车子，“而且你们警方信誓旦旦地说上次来访是最后一次，然后就不会再烦她，这句话说完才三小时而已。”

“我知道，”哈利说谎，“但我想找你谈。”

“我？”

“我可以进去吗？”

哈利跟着女子走进厨房，女子朝椅子做了个请坐的手势，转过身，用料理台上的咖啡机煮了一杯咖啡。

“所以你的故事是什么？”

“什么故事？”

“你是莲娜亲生母亲的故事。”

咖啡杯掉在地上，砸个粉碎。女子用手扶着料理台，哈利看见她的背起伏不定。哈利犹豫片刻，但仍深吸一口气，说出自己捏造的事。

“我们做过DNA分析。”

她转过身来，一脸怒容。“怎么会？你们又没有……”她猛然住口。

哈利和她的蓝绿色眼珠目光相接。她坠入了哈利虚张声势的圈套。哈利隐约察觉到一丝不安，也许是羞愧所引起的，但它很快就消融了。

“出去！”她嘶声说。

“出去找他们吗？”哈利问道，朝狗仔队点了点头，“我就快结束警察生涯了，准备要去旅行，需要一点儿旅费。如果发型设计师只是说莲娜把头发染成什么颜色，就能拿到两千克朗，你想如果我跟他们说莲娜的亲生母亲是谁，可以拿到多少钱？”

女子踏进一步，愤怒地扬起手，但泪水随即夺眶而出，眼中燃烧

的火光熄灭，在餐椅上瘫坐下来，虚弱无力。哈利暗自咒骂自己，知道没必要这么残忍，但他时间不多，无法想出更周全的计策。

“抱歉，”哈利说，“但我正试着要救你女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需要你的协助，你明白吗？”

哈利将手放在女子手上，她将手抽走。

“他是个杀人犯，”哈利说，“但莲娜一点儿也不在乎，对不对？反正她还是会这样做。”

“做什么？”女子吸了吸鼻涕。

“跟随他到天涯海角。”

女子并未回应，只是摇了摇头，静静掉泪。

哈利等待着，然后站起来，给自己倒了杯咖啡，撕下一张厨房餐巾纸放在女子面前，坐下等待。他啜饮一口咖啡，继续等待。

“我说她不应该跟我一样，”女子吸了吸鼻涕，“她不应该爱上一个男人，只因为……那个男人让她觉得自己很漂亮，比真正的她还要漂亮。你以为当这种事降临在你身上时是个祝福，但它其实是个诅咒。”

哈利静静等待。

“当你曾有那么一次看见自己在他眼中变得美丽，然后……然后你就像是被蛊惑了，于是你一次又一次地中计，认为你还能够再看一次那个美丽的自己。”

哈利静静等待。

“小时候我是在大篷车里度过的，我们经常旅行，所以我没办法上学。我八岁的时候，负责儿童福利的人来找我。十六岁的时候，我开始在高桐的船运公司里做清洁工作。安德斯让我怀孕的时候，他已

经订婚，当时他没钱，有钱的是他的未婚妻。他在股市投机，但油价下跌，他别无选择。于是他叫我打包走人，但却被他的未婚妻发现，是她决定让我留下小孩，在家里当清洁妇，我的女儿则被当作这个家的女儿抚养长大。她自己无法生育，所以他们从我手中夺走莲娜。他们问我说我可以给女儿什么样的成长环境，我是个单亲妈妈，没受过教育，又没有家人，难道我真的想剥夺女儿享受美好人生的机会吗？当时我好年轻，又很害怕，我认为他们说对，这样对女儿是最好的安排。”

“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女子拿起餐巾纸，擦了擦鼻子：“奇怪的是人们只要想被骗，就非常容易受骗，即使他们没被骗，也会不动声色。反正对我来说没区别，我只是个子宫，替高桐家生下后代，那又怎样？”

“就只有这样吗？”

女子耸了耸肩：“不是。毕竟是我生下莲娜，照顾她，喂她，给她换尿片，睡在她旁边，教她说话，带她长大。但我知道这只是短期的，有一天我一定得放手。”

“你放手了吗？”

女子发出苦笑：“做母亲的可以放手吗？做女儿的倒是可以放手，莲娜鄙视我所做的事，鄙视我这个人。但我看着她，现在她做的事跟我当初一模一样。”

“跟随错的男人到天涯海角？”

女子又耸了耸肩。

“你知道她在哪里吗？”

“不知道，只知道她跑去找他了。”

哈利又喝了一大口咖啡。“我知道天涯海角在哪里。”他说。

女子没有回应。

“我可以试试看，去把她带回到你身边。”

“她不想被带回来。”

“我可以试试看，在你的帮助之下，”哈利拿出一张纸，放在女子面前，“你说呢？”

女子读了那张纸，抬起头来。她脸上的妆从蓝绿色眼睛流到了凹陷的脸颊上。

“你发誓你会把我女儿平平安安地带回来，霍勒，你发誓。你只要发誓，我就同意。”

哈利专注地看着女子。

“我发誓。”他说。

哈利来到屋外，点燃香烟，想了想女子刚刚说的那句话：做母亲的可以放手吗？又想了想带着跟儿子一起拍的全家福照片的欧特·于默。做女儿的倒是可以放手。她可以放手吗？哈利呼出一口烟。他可以放手吗？

甘纳·哈根站在他最喜欢的巴基斯坦杂货店的鲜蔬柜台前，以不可置信的眼光看着他手下的警监：“你要回刚果？去找莲娜·高桐？这跟命案调查没有关系？”

“就跟上次一样，”哈利说，拿起他不认得的蔬菜，“我们只是去寻找一名失踪人口。”

“据我所知，没有人报案说莲娜·高桐失踪，只有八卦报说她失踪。”

“现在她失踪了，”哈利从外套口袋拿出一张纸，把上面的签名指给哈根看，“是她的亲生母亲报案的。”

“原来如此。那我要怎么跟司法部解释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刚果进行这项寻人任务？”

“因为我们有一条线索。”

“这条线索是？”

“我在《视听杂志》上读到莲娜要设计师把她的头发染成砖红色，我甚至不知道我们在挪威是不是这样称呼这种颜色，这可能是我之所以会记得的原因。”

“记得什么？”

“莱比锡市的朱莉安娜·凡尼在护照上写的头发颜色也是这个颜色，当时我请耿萨查看她的护照上是不是盖了基加利市的查验章，可是他们没找到，因为她的护照不见了，我相信是东尼·莱克拿走了。”

“护照？然后呢？”

“现在那本护照在莲娜手中。”

哈根拿了几棵白菜放进购物篮，同时缓缓摇头：“你是根据八卦杂志上刊登的报道，所以要去刚果？”

“是根据我查到的——或者说应该说卡翠娜·布莱特查到的——最近朱莉安娜·凡尼所进行的活动。”

哈根朝右侧墙壁的结账柜台走去，里面站着一名男性柜员：“凡尼已经死了，哈利。”

“死人会搭飞机吗？结果朱莉安娜·凡尼——或者说应该说有着一头砖红色鬈发的女子——买了一张从苏黎世飞到天涯海角的机票。”

“天涯海角？”

“也就是刚果的戈马市，明天一早的班机。”

“那他们会发现这个女子持有一名早已死亡两个月的女子的护照，而将她逮捕。”

“我问过国际民航组织，他们说已经过世的人的护照号码要花一年时间才会注销，也就是说，有人也可能用欧特·于默的护照飞往刚果。可是我们跟刚果方面没有合作协议，而且要买通关节离开刚果监狱并非不可能的事。”

哈根让柜员结账，同时按摩太阳穴，试图压下即将爆发的头痛：“那就去苏黎世找她，派瑞士警方去机场。”

“我们已经盯上莲娜·高桐了，她会带我们找到东尼·莱克，长官。”

“她会带我们到地狱，哈利。”哈根说，拿起他买的东西，走出商店，踏上风吹雨打的格兰斯莱达街。街上行人翻起衣领，压低脸庞，匆匆来去。

“你不明白，卡翠娜设法查出两天前莲娜把她在苏黎世银行账户里的钱提领一空，一共两百万欧元。这个数目也许不够令人咋舌，也绝对不足以资助整个采矿投资案，但却可以帮忙度过关键时期。”

“这是毫无根据的揣测。”

“那不然她要拿两百万欧元现金做什么？别这样，长官，这是我们仅有的机会。”哈利加快脚步，跟上哈根，“在刚果什么人都希望被资助，那该死的国家跟西欧一样大，绝大部分都是白人没见过的森林。放手一搏吧，不然莱克会去梦里骚扰你的，长官。”

“我不像你会做噩梦，哈利。”

“你有跟家人说你晚上睡得怎样吗，长官？”

哈根猛然止步。

“抱歉，长官，”哈利说，“攻击那个位置犯规。”

“没错。再说我不知道你干吗要来找我麻烦，要求我准许，你从来都不认为我的准许很重要。”

“我想这样可以让你感受一下当老大的滋味，长官。”

哈根用警告的眼神看了哈利一眼。哈利耸了耸肩：“让我去做吧，长官。之后你可以把我踢开，说我不服从命令，我会负起全责，没关系的。”

“没关系吗？”

“反正这件事情办完，我就要辞职了。”

哈根看着哈利。“好，”他说，“去吧。”接着又开始往前走。

哈利跟了上去。“好？”

“对，其实我打从一开始就同意了。”

“哦？那你怎么不早说？”

“我觉得感受一下当老大的滋味也不错。”

第九部

他的头脑告诉他的手指，扣下手枪扳机。头脑是一台惊人的计算机。

83 天涯海角

她梦见自己站在一扇紧闭的房门前，听见森林传来冰冷孤单的鸟鸣声，那声音听起来非常古怪，因为阳光普照，天气炎热。她打开门……

她醒了过来，头倚在哈利肩膀上，干了的口水粘在嘴角，耳中听见机长的声音说飞机即将降落在戈马市。

她往窗外看去，看见东方一道灰色条纹预告新的一天即将来临。他们离开奥斯陆已经十二小时，再过几小时，旅客名单上有朱莉安娜·凡尼的苏黎世班机就会降落。

“我在想，为什么哈根认为我们这样跟踪莲娜没有问题。”哈利说。

“可能他很重视你令人信服的说明。”卡雅打个哈欠。

“嗯。他看起来有点儿太放松了，我想他袖子里一定藏了什么法宝，可以保证他不会因为这件事而受到训斥。”

“说不定他握有司法部某人的把柄。”

“嗯，或是贝尔曼的把柄。说不定他知道了你跟贝尔曼的关系？”

“我不这么认为，”卡雅说，看入黑暗中，“这里几乎没什么光。”

“看起来像停电，”哈利说，“机场一定有自己的发电机。”

“那里有光，”卡雅说，指向城市北边的红色微光，“那是什么？”

“尼拉贡戈火山，”哈利说，“那是岩浆的亮光映照到天空上。”

“是吗？”卡雅说，将鼻子抵在窗户上。

哈利喝了口水：“我们要把计划再说一次吗？”

卡雅点了点头，直起椅背。

“你留在入境大厅，盯着班机降落时间，确定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在此同时我去购物，机场去市中心只要十五分钟，我回来之后，距离莲娜的飞机降落还有很多时间。你负责监视，看有没有人来接她，然后跟踪她。莲娜认得我的长相，所以我会在外面的出租车上等你。如果出了麻烦，你立刻打电话给我，好吗？”

“好。你确定她会在戈马市逗留？”

“我什么都不确定。戈马市只有两家饭店还在营业，根据卡翠娜的调查，没有人用凡尼或高桐的名字订房。但游击队控制了往西和往北的道路，前往南边最近的城市需要十三公里车程。”

“你真的认为东尼把莲娜带来这里，只是为了她的钱吗？”

“根据延斯·拉特的说法，他们的投资案已经到了关键时期，不然你觉得还有别的理由吗？”

卡雅耸了耸肩：“说不定就算是杀人犯也能够深爱一个人，说不定他只是想跟莲娜在一起，难道这是难以想象的吗？”

哈利点了点头，仿佛是说“是的，你说得有道理。”或“是的，这是难以想象的。”

飞机放下轮胎，发出嗡嗡声和咔嚓声，有如慢动作的相机拍照

声。

卡雅望向窗外。

“我不喜欢购物的部分，为什么要买武器？”

“莱克是个暴力的人。”

“而且我不喜欢掩饰警察身份旅行。我知道我们不能私下带武器进入刚果，但难道我们不能请刚果警方协助我们进行逮捕吗？”

“我说过了，刚果和挪威没有引渡协议，而且莱克是资本家，他在当地警方可能买通了人，会收到警告。”

“阴谋论。”

“没错，还有简单的算术，刚果警察的薪水不够养家糊口。放心，范布斯特的那家小五金行商品齐全，而且他很专业，懂得闭嘴。”

轮胎发出尖叫声，飞机降落在跑道上。

卡雅眯起双眼，望向窗外：“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士兵？”

“联合国派了增援部队，这几天游击队向前推进了。”

“什么游击队？”

“胡图族游击队、图西族游击队、马伊马伊游击队，谁知道？”

“哈利？”

“是。”

“我们赶快把事情办完，然后回家好吗？”

哈利点了点头。

哈利走在机场外的一排出租车司机旁，这时天已微亮。他跟每一位司机都讲几句话，最后找到一位英语流利的司机。这位司机的英语不止流利，而且是非常流利，他个头矮小，目光锐利，一头白发，太阳穴和光亮的地中海额头上爬着粗大血管。他说的英语很地道，一口矫揉造作的牛津腔加上口音颇重的刚果腔。哈利说他要雇一整天的车，两人很快就谈好价钱，握了握手，哈利预付三分之一的车钱，也跟司机交换了名字——一位是哈利，一位是杜加米博士。

“我是英国文学博士，”杜加米说，大大方方地数起钱来。“既然我们要相处一整天，你叫我索尔就好了。”

索尔打开现代汽车的后门，车身已有凹痕。哈利请索尔开车到那间被烧毁的教堂前面的路。

“看来你来过这里。”索尔说，驾车驶上柏油马路，这条马路和主干道交会之后，就变成了月球表面般的凹凸路面。

“来过一次。”

“那你应该小心，”索尔露出微笑，“海明威曾经写道，一旦你对非洲打开心门，哪里你都不想去。”

“海明威这样写过吗？”哈利抱持怀疑。

“对，他写过，但海明威总是写些浪漫的垃圾，像是他喝醉以后射杀狮子，然后在狮子的尸体上洒下甜腻的威士忌尿液。事实是，若非必要，没有人会想再来刚果。”

“我是有必要，”哈利说，“听着，我联络过上次我雇用的司机，挪威救援组织帮我找来的乔，可是他的电话没人接。”

“乔已经走了。”索尔说。

“走了？”

“他带着全家一起走的，偷了一辆车，开去乌干达。戈马市受到

游击队包围，他们会杀了每一个人。我很快也要走了。乔偷了一辆好车，说不定有办法开到乌干达。”

哈利认出尼拉贡戈火山岩浆所留下的教堂遗迹，一座尖塔伫立在遗迹中。出租车驶过坑洞时，哈利紧紧抓牢，车子底盘被狠狠刮过和撞过好几次。

“在这里等我，”哈利说，“我走过去，很快就回来。”

哈利开门下车，吸入灰色尘埃以及香料和腐鱼的气味。

他开始步行。一名醉汉的肩头朝他撞来，但被他避开了，醉汉摇摇晃晃地继续行走。他身后传来一些谩骂，但他继续往前走，走得不疾不徐，来到商店广场上唯一的砖砌房屋前。他走到门前，用力敲门，然后等待。他听见急促的脚步声。那脚步声太过急促，不是范布斯特的。大门打开一条缝，里面浮现出一张黑脸和一只眼睛。

“范布斯特在家吗？”哈利问道。

“不在。”上排大金牙闪闪发光。

“我想买几把手枪，小姐，你能帮助我吗？”

女子摇了摇头：“对不起。再见。”

哈利将脚塞进门缝：“我付钱爽快。”

“没有枪。范布斯特不在。”

“他什么时候回来，小姐？”

“我不知道。我现在没时间。”

“我在找挪威来的一个男人。东尼。他很高，长得很英俊。你有没有在附近见过他？”

女子摇了摇头。

“范布斯特今天晚上会回来吗？这件事很重要，小姐。”

女子看着哈利，将哈利从头到脚打量一番，柔软的嘴唇张开，露出牙齿：“你是有钱人？”

哈利没有回答。女子疲倦地眨了眨眼，雾黑色眼珠闪烁微光，接着她嘻嘻作笑：“三十分钟后回来。”

哈利回到出租车上，坐上前座，叫索尔把车开到银行，并打电话给卡雅。

“我还坐在入境大厅，”卡雅说，“机场没有公布什么消息，只说苏黎世班机准时。”

“我回范布斯特那边之前，会先办好住房手续，买好必需品。”

饭店位于市中心东区，再过去就是卢旺达边界。接待区前方是停车场，上面覆盖着冷却熔岩，被树木环绕。

“那些树是在上次火山爆发之后种的。”索尔说，仿佛读出哈利的心思。戈马市几乎看不到树。他们的双人房位于湖畔矮房的二楼，阳台可眺望湖水。哈利抽了根烟，看着湖面闪耀着早晨的阳光，以及远处闪闪发亮的钻油平台。他看了看表，返回停车场。

索尔的心智状态似乎融入了他们所处的缓慢车阵，他开车慢、说话慢、手的动作也慢。他将车子停在教堂墙边，距离埃迪·范布斯特的家有很长一段距离。他熄了火，转头望向哈利，礼貌但坚定地跟哈利要第二笔三分之一车费。

“你不信任我吗？”哈利问道，扬起双眉。

“我信任你有诚意付车费，”索尔说，“但是在戈马市，钱在我身上比在你身上要更安全，哈利先生。很遗憾，但这是事实。”

哈利认同索尔的理由，数了余款付给他，并问他车上是否有沉重小巧的物品，体积跟手枪差不多大，比如手电筒之类的。索尔噤起嘴

唇，打开置物箱。哈利接过手电筒，塞进内袋，看了看表。已经过了二十二分钟。

哈利踏上街道，目光集中在前方，眼角余光看见许多男子朝他看来。那些人打量他的身高体重，看他脚步灵活，外套因为内袋放了重物而歪斜隆起，便打消了打劫的念头。

哈利走到门前，敲了敲门。

相同的轻巧脚步声响起。

大门打开，女子看了哈利一眼，目光又越过哈利，朝街上望去。

“快，进来。”女子说，抓住哈利手臂，将他拉进门内。

哈利跨过门槛，站到昏暗的屋内。屋子里的窗帘都拉了下来，只有床边一扇窗户的窗帘是拉开的。哈利第一次来这里时，就看见女子半裸躺在那张床上。

“他还没到，”女子用简单但听得懂的英语说，“很快就到。”

哈利点了点头，看着那张床，试着想象女子躺在床上，臀部盖着被子，光线射落在她的肌肤上，但他想象不出来，因为有其他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有哪里不大对劲，可能少了某样东西，或某样东西不该在那里却多出来了。

“你一个人来？”女子问道，绕过哈利，坐在床上，一手放在床垫上，让洋装的一条肩带垂落。

哈利移开视线，找到了不对劲之处，那就是殖民地之王暨剥削者利奥波德国王的肖像。

“对，”他下意识地，还不知道自己为何如此反应，“一个人。”

挂在床上的利奥波德国王肖像不见了。下一个念头接踵而至。范布斯特不会来了，他也走了。

哈利朝女子踏上半步。女子微微侧头，舔了舔丰满的红黑色嘴唇。哈利靠近了些，看见是什么取代了比利时利奥波德国王的肖像。原本挂着肖像的钉子上刺穿了一张钞票，而令那张钞票显得独特的是上面印着的一张敏锐的面孔，脸上留着修剪整齐的胡子。那是爱德华·蒙克的面孔。

哈利知道有事即将发生，正要转身，却又隐约知道已然太迟。他已按照安排，走到了舞台定位。

他虽未清楚看见，但却清楚感觉到背后的动静。他脖子上的刺痛并不明显，只觉得某人的气息喷在他的太阳穴上。他的脖子冻结成冰，麻痹感向下蔓延到背部，向上蔓延到头皮。他的双脚瘫软下来。药物的效力抵达大脑，意识消失。他陷入黑暗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没想到克达诺玛的作用这么快。

84 重聚

卡雅咬着下唇。事情不对劲。

她再打一次哈利的手机。

又进入了语音信箱。

她已经在入境大厅坐了好几个小时。这个入境大厅也是出境大厅。塑料椅的接触面摩擦着她身体的各个部位。

她听见飞机的着陆声。入境大厅唯一的屏幕立刻显示来自苏黎世的KJ337号班机已经降落，屏幕挂在天花板上两条生锈电线之间的笨重箱子中。

她每隔一分钟就扫视一次聚集在大厅的人，确定东尼不在其中。

她又打一次电话，却发现自己只是为了想做点儿事，便按掉电话。重点不在于她打电话的行为，而在于她不知如何是好。

通往行李输送带的自动门打开，第一批只携带手提行李的旅客走了出来。卡雅站起来走到自动门边，这样才能看见塑料标牌上的名字和出租车司机朝入境旅客举起的纸张。她并未看见朱莉安娜·凡尼或莲娜·高桐的名字。

她回到椅子前的监视位置坐着，把手压在臀部下，感觉双手汗津津的。她该怎么做？她摘下太阳眼镜，盯着自动门。

时间一秒一秒过去，什么事都没发生。

莲娜藏在一副紫色太阳镜底下，一名高大的黑人男子走在她前面。她留着一头红色鬍发，身穿牛仔夹克、卡其色裤子和坚实的越野靴，手里拖着一只定制的附轮行李箱，正好符合手提行李的尺寸上限。

什么事都没发生，却什么事都发生了。在这个过去和现在的时间交叉点上，卡雅知道机会终于来临，这是她一直在等待的机会，这是做正确之事的时机。

卡雅并未直视莲娜，只是确定莲娜在她的右边视线中。莲娜走过去之后，卡雅冷静地站起来，拿起包跟上去，走进刺眼的阳光中。依然没人来跟莲娜接触。卡雅看见莲娜踏出快速坚定的脚步，判断东尼一定详细跟她说过下机后要如何行动。莲娜经过成排的候客出租车，穿越马路，坐上一辆深蓝色路虎揽胜休旅车的后座，一名身穿西装的黑人男子替她把门打开，等她上车后便把门关上，朝驾驶座走去。卡雅坐上第一辆候客出租车，倚身在前座之间，快速思索，判断这种情况基本上只有一种说法可以用：“跟着那辆车。”

卡雅和后视镜中的司机双眼目光相触，只见司机扬起双眉。她指向前面那辆车，司机表示明白，点了点头，但引擎仍处在空挡。

“车费加倍。”卡雅说。

司机头一晃，放开离合器。

卡雅打电话给哈利，依然无人接听。

他们沿着大街缓缓向西前进，街上满是卡车、货车和车顶绑着行李箱的轿车。马路一侧可以看见人们头上顶着一大堆衣服或物品，保持平衡地行走。有些路段的车阵动也不动。那司机显然明白卡雅的意思，一直在莲娜的路虎揽胜和他们之间隔着一辆车。

“这些人要去哪里？”卡雅问道。

司机露出微笑，摇了摇头，表示他听不懂。卡雅又用法文讲了一次，仍然无用。最后卡雅指了指经过出租车的人，露出询问的微笑。

“难——民。”司机说，“逃走。坏人来。”

卡雅做了个“啊哈”的嘴形。

卡雅再次发短信给哈利，试图缓解惊慌的情绪。

他们来到戈马市中心的岔路，那辆路虎揽胜开上左边那条马路，行驶许久之后左转，朝一个湖驶去。他们已经来到戈马市一个非常不同的地区，这里有相隔遥远的大宅，大宅有高墙环绕，周围是照料良好的花园，有树木可提供树荫，也可防止有心人士窥看。

“旧的，”司机说，“比利时，殖民地。”

这个住宅区没什么车，因此卡雅向司机示意将车子开得落后一些，尽管她并不认为东尼教过莲娜如何辨别是否有车跟踪。路虎揽胜在前方一百米处停下，卡雅示意司机跟着停车。

一名身穿灰色制服的男子打开铁栅门，路虎揽胜开了进去，铁栅门再度关起。

莲娜听见自己的心脏剧烈跳动。自从她听见手机响起，又听见他的声音以来，这是她第一次心脏如此剧烈地跳动。他说他在非洲，又说她应该过来。他需要她。只有她能帮助他，帮助那个优良的投资案，这个投资案不仅是他的，将来也会是她的。这样他才能工作。男人需要工作，需要一个未来，需要一个安全的生活，需要一个让孩子平安长大的地方。

司机为她开门，莲娜下车。阳光并未如同她害怕的那样强烈，她眼前的房子宏伟而坚实，是一栋为了休闲而盖的房子，用砖头一块一块砌成，传承自上一代。要是他们自己盖的话，也会盖一栋这样的房子。东尼和莲娜认识时，对她家的家谱非常感兴趣。高桐家族是挪威贵族世家，也是极少数并非来自海外的世家，这件事东尼一再强调。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她一再拖延，没跟东尼说，她跟他一样，流着平凡的血液，都是岩屑堆里的灰色石头，都是攀龙附凤之人。

但现在他们将创造自己的贵族地位，他们将在岩屑堆里闪耀光芒，他们将茁壮成长。

司机走在莲娜前方，踏上砖砌台阶，走到大门前，一名身穿迷彩

服的持枪男子为他们打开门。门厅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盏货真价实的水晶吊灯。莲娜的手紧抓着装有现金的金属行李箱，把手上满是汗水。她的身体几乎要在胸腔内爆炸。她的头发是否整齐？脸上是否看得出长途旅行而缺乏睡眠的倦容？有人踏着宽广的楼梯，从二楼走下来。不对，下楼的是个黑人女子，可能是仆人。莲娜对那黑人女子露出友善但不夸张的欢迎微笑，黑人女子露出闪闪发光的金牙，回以冷酷且几乎无礼的微笑，从莲娜背后的门离开。

东尼就在那里。

他站在二楼栏杆旁，低头看着她。

他高大黝黑，身穿睡袍。莲娜看见富有魅力的粗疤痕在他晒黑的胸膛上闪着白色微光。接着他露出微笑。莲娜听见自己呼吸加速。那个微笑照亮了他的脸庞，也照亮了她的心，放射出来的光芒比任何水晶吊灯都要亮。

他缓缓走下楼梯。

莲娜将行李箱放在地上，朝他飞奔而去。他张开双臂迎接她，她扑进他怀中。她认得他的气味，这气味比以往更强烈，但还混合着另一种强烈的辛香味。这辛香味一定来自睡袍。这时她才看见那件优雅的丝质睡袍袖子太短，而且不是新的。他放开她时，她才发现自己还粘在他身上，于是也赶紧放手。

“亲爱的，你在哭。”东尼笑道，用手指抚摸她的脸颊。

“有吗？”她也笑了，拭去眼睛下方的泪水，希望脸上的妆没花。

“我有个惊喜要给你，”东尼说，牵起她的手，“跟我来。”

“可是……”莲娜说，转过头去，只见她的金属行李箱已被搬走。

他们走上楼梯，穿过一扇门，来到一间宽敞明亮的卧房。长长的薄纱窗帘在露台门前随着微风轻轻摆动。

“你在睡觉吗？”莲娜问道，指着凌乱的四柱床。

“没有，”东尼微微一笑，“在这里坐下，闭上眼睛。”

“可是……”

“照我的话做，莲娜。”

莲娜似乎听见东尼的口气中带有一丝不悦，便踌躇地照着他的话做。

“他们很快就会拿香槟来，然后我会问你一件事，但首先我要跟你说一则故事，你准备好了吗？”

“好了。”莲娜说，她知道这一刻终于来临了，她一直都在等待这一刻，她的下半辈子都会记住这一刻。

“我要跟你说的是关于我的故事。是这样的，关于我，有几件事在你回答问题之前，应该知道。”

“我明白。”香槟气泡仿佛已流入她的血管，她必须集中注意力才不会咯咯乱笑。

“我跟你说过我是外祖父带大的，我的父母已经死了，但我没说的是，我跟我父母一起生活到我十五岁。”

“我就知道！”莲娜高声说。

东尼扬起一道眉毛。形状多么精致、线条多么美丽的眉毛呀，她心想。

“我一直都知道你有秘密，东尼，”莲娜笑道，“可是我也有秘密。我希望我们知道彼此所有的事，所有的事！”

东尼歪嘴一笑：“让我继续说，不要打岔，亲爱的莲娜。我的母亲对于信仰非常虔诚，她是在小礼拜堂认识我父亲的。当时我父亲刚

出狱，他因为妒火中烧而杀人，结果入狱服刑，在狱中他认识了耶稣。对我母亲来说，我父亲简直就是从《圣经》里走出来的悔改罪人，她可以帮助这个男人找到救赎和永恒的生命，同时也补赎自己的罪。她就是这样跟我解释说她为什么要嫁给那个混蛋。”

“什么？”

“嘘！我父亲为了忏悔自己杀过人，把一切不是赞美上帝的事物都贴上有罪的标签，不准我做其他小孩做的事。如果我违背他，就会尝到皮带的滋味。他挑衅我，说太阳绕着地球转，还说这是《圣经》说的。如果我提出反对意见，他就打我。我十二岁的时候，跟母亲一起去外面的厕所，我们以前都一起去的。我一出厕所，他就用铲子打我，因为他认为这样是有罪的，说我长大了，不应该跟母亲一起去上厕所。他在我身上留下永远的伤痕。”

莲娜吃惊屏息，看着东尼抬起罹患关节炎的扭曲手指，抚摸胸部疤痕的上半部，接着她发现东尼少了一根手指。

“东尼！你怎么……”

“嘘！我父亲最后一次打我是在我十五岁的时候，他用皮带抽了我二十三分钟，完全没有停止。一共一千三百九十二秒。我数过。他像机器一样，每四秒抽我一下，不断抽打我。我越是不哭，他就越生气，一直抽打我。最后他的手臂酸了，不得不放弃。我一共挨了三百四十八下。那天晚上，我等到听见他打鼾，才溜进他们的卧室，把一滴盐酸倒进他的眼睛。他不断大叫，我抓住他，在他耳边轻声说，如果他再敢碰我，我就杀了他。我感觉他的身体在我的手臂里整个僵住，那时我知道他明白我比他强壮，他明白我体内也有这个部分。”

“也有什么部分，东尼？”

“他的部分。杀人犯的部分。”

莲娜的心脏停止跳动。这不是真的。这不可能是真的。他说过命案不是他干的，他们误会了。

“那天之后，我们就像老鹰一样盯着彼此，我妈知道最后不是他死就是我亡。有一天，我妈跟我说他去耶卢市买步枪子弹，还说我必须离开，她和我的外祖父已经做出决定。我外祖父是个鳏夫，住在利瑟伦湖畔，他知道他必须把我藏起来，不然我老爸一定会来找我麻烦。于是我离开了。我妈把事情布置得好像我死于雪崩。我老爸不跟社会接触，所以需要跟别人联络的事都是我妈在处理。他认为我妈已经报案说我失踪，但事实上她只通知了一个人她做了什么事以及原因。她和郡警罗伊·史迪勒，他们……呃，他们是很熟的朋友。史迪勒知道警方无法给我提供什么保护来防止我爸杀我，反之亦然，所以他就帮忙隐藏我们的行踪。我在外祖父家生活得很好，直到我听见我妈在山上失踪的消息。”

莲娜伸出手：“好可怜的东尼。”

“我说过了，闭上眼睛！”

莲娜听见东尼咆哮，缩回了手，紧闭双眼。

“外祖父说我不能去参加丧礼，不能让别人知道我还活着。他回来之后，把神父在演讲中如何形容我母亲一字不漏地说给我听。神父说了三句话，这三句话是用来形容这个世界上最强壮、最美丽的女人的。最后一句话是“凯伦轻轻踏过这片土地”，其他则是关于耶稣和罪得以赦免。三句话和赦免她从未犯过的罪。”莲娜听见东尼呼吸浓重。

“轻轻踏过。那个浑蛋神父站在圣坛上说她什么脚印都没留下，她虽然活过，可是就这样消失，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接着神父又说了《圣经》的下一节。外祖父把这些话直接说给我听，一点儿也没有拐弯抹角。你知道吗，莲娜？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你明白吗？”

“呃……我不明白，东尼。”

“我知道他就坐在那里，那个杀了我妈的王八蛋就坐在那里。我

发誓我一定要报仇。我会让他知道，我会让他们都知道。就在那天，我决定无论发生什么事，绝对不要变得跟他或她一样。三句话。不管是我还是坐在那里的王八蛋，都不需要赦免。我们都会在地狱里燃烧，不会跟上帝一起分享天堂。”他压低嗓音，“没有人可以挡我的路，你明白了吗？”

“明白，”莲娜露出微笑，“你值得，东尼。这一切你都值得，你工作得那么努力！”

“很高兴你明白，亲爱的。我还要再继续说，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莲娜说，拍了拍手。她看见母亲坐在家里，又嫉妒、又寂寞、又痛苦，羡慕女儿有机会体验爱情。

“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东尼说，莲娜感觉他的手放在她膝盖上。“你、你父亲的钱、非洲的投资案。我以为没有什么事情会出错，直到我在荷伐斯小屋干了那个淫荡的贱人。我接到她写信来说她怀孕而且要钱的时候，连她的名字都记不起来。她挡了我的路，莲娜。我计划得非常周详，我用塑料套把车子内部盖起来，从家里拿了一张刚果的空白明信片，逼她写下几行字，说明她失踪的原因，然后我用刀刺进她的脖子。鲜血滴在塑料套上的滴答声，莲娜……那个滴答声非常特别。”

85 爱德华·蒙克

莲娜觉得像是有人将冰柱敲进她的头盖骨似的，她逼自己再度睁开眼睛：“你……你……杀了她？一个……你在山上睡过的女人？”

“我的性欲比你强，莲娜，既然你做不到我要的，我就去找别人。”

“可是你……你要我……”泪水哽住了她的声带，“那太不自然了！”

东尼咯咯发笑：“她不介意啊，莲娜。朱莉安娜也觉得没什么啊，不过我付了她很多钱。”

“朱莉安娜？你在说什么，东尼？东尼？”莲娜像是个在黑暗中摸索的盲人。

“她是我在莱比锡常叫的妓女，以前她为了钱，什么都愿意做。”

莲娜感觉泪水滑落脸颊。东尼的声音很冷静，让这一切显得极不真实。

“你……你快说这些都不是真的，东尼，请你不要再说了。”

“嘘。后来我又收到另一封信，还附了照片。你可能无法想象，当我看见那张照片竟然是奥黛蕾坐在我的车上，脖子上插着刀，我有多么震惊。那封信的署名是博格妮·史丹密拉，她说她要钱，不然就去报案说我杀了奥黛蕾。当然了，我知道我得除掉这个女人，但我需要她的死亡时间制造出不在场证明，这样警察才不会把她和勒索信跟我连接在一起。我原本的想法是，下次去非洲顺便把奥黛蕾写的小明信片寄出去，不过我想到一个更好的主意。我联络朱莉安娜，叫她去戈马市。她用奥黛蕾的名字旅行，从基加利市寄出明信片，再去范布斯特那里买了一颗我想给博格妮吃的苹果。朱莉安娜回来之后，我们

在莱比锡碰面，我让她先尝了苹果的滋味。”东尼轻笑道，“她还以为那是新上市的情趣用品，可怜的东西。”

“你……你也杀了她？”

“对，还有博格妮。我跟踪她，她回家开门的时候，我拿刀抵住她，带她去尼德兰区的一间地下室。我在那里布置好了一切，包括挂锁和苹果。我在她脖子上注射一剂克达诺玛，然后就去希恩市参加投资者大会，所有的证人都在那里等我。这就是我的不在场证明。我知道当我们举杯敬酒的时候，博格妮会自己动手。她们每个人最后都会自己动手。然后我回到奥斯陆，走进地下室，拿起挂锁，从她嘴里拿出苹果，再回家找你。那天我们做爱，你假装高潮，你还记得吗？”

莲娜摇了摇头，难以言语。

“闭上眼睛，我说过了。”

莲娜感觉东尼的手指滑过她的额头，阖上她的眼皮，犹如殡葬业者。她听见东尼的声音继续往下说，仿佛是说给他自己听似的。

“以前他喜欢打我，现在我了解了，他喜欢把痛苦加在别人身上时所感受到的权力感。他喜欢看人屈服，让他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

莲娜在东尼身上闻到一股气味，性的气味，另一名女子的性的气味。他的声音再度出现，出现在她的耳畔。“我杀死他们的时候，有件事情开始发生，就好像他们的血灌溉了一颗早已存在的种子。我开始了解那时候我在我爸眼中看见的是什么。我认出它了。那就好像他在我眼中看见他自己一样，我也开始在镜子里的自己眼中看见他。我喜欢那种权力感，以及那种无能感。我喜欢这种游戏、这种危险、这种同时存在的高峰和谷底。当你站在山顶，把头伸进云层，聆听天使在天堂歌唱，同时你也必须聆听地狱之火在你脚底所发出的滋滋声响，这样一切才有意义。这就是我爸所知道的，现在我也知道了。”

莲娜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看见红星飞舞。

“我是一直到多年以后，和一个少女站在舞厅外的树林旁边，才明白自己的恨意有多么强烈。那时有个少年跑来攻击我，我在他眼中看见燃烧的妒意，就好像看见我父亲拿着铲子朝我和母亲走来。我把那个少年的舌头割了一截下来。他们逮捕了我，我被判刑，于是我才发现坐牢对一个人会产生什么影响，以及我爸为什么对坐牢的事只字未提。我被判的刑期不是很长，但我在监狱里就已经快发疯了。我服刑的时候发现我必须做一件事，那就是我必须让他因为谋杀我母亲入狱，而不是杀了他，我要让他受到监禁，活活埋葬在监狱里。但首先我得找到证据，我得找到我母亲的遗体。所以我在山上盖了一栋小屋，远离人群，不让人有机会认出那个在十五岁失踪的少年。每年我都在高原上找寻，每一平方公里都搜寻，雪一融化就开始，最好是在晚上，晚上没人会去断崖和雪崩区闲晃。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就在观光协会的小屋过夜，住小屋的人都是来这里玩的过客，但一定还是有些当地人看见了我，反正呢，谣言开始四处流传，说于默家的男孩鬼魂在山里出没。”东尼咯咯轻笑。莲娜睁开眼睛，但东尼并未发现，他正看着从睡袍口袋里拿出来的烟嘴。莲娜赶紧又闭上眼睛。

“我杀了博格妮之后，又收到另一封信，署名是‘夏绿蒂’，她说她才是前一封信的幕后主使者。这时我发现自己掉入了一场游戏，这封信可能又是一封唬人的信，可能是任何一个那天在荷伐斯小屋过夜的人写的。所以我上山去查房客登记簿，可是那一页已经被撕掉了。所以我就把夏绿蒂杀了，等待下一封信。信来了，我就杀了梅莉，再杀了艾里亚斯。然后事情平静了一阵子。接着我在报纸上看见，警方要求那晚跟被害人一起住在荷伐斯小屋的人出面说明。我当然知道没有人猜得到我曾经在那里过夜，但如果我出面的话，就可能从警方那里得知还有谁也在那里过夜，找出盯上我的人到底是谁。所以我直接去找我认为最熟悉案情的人，也就是哈利·霍勒警监。我试着从他口中套出其他房客是谁，结果什么都没套出来，却没想到这个叫米凯·贝尔曼的突然跑出来逮捕我，说有人用我家电话打给艾里亚斯。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明白这一切并不是为了钱，而是有人想让我被捕入狱。究竟是谁可以站在一旁冷眼观看这些人一个一个被杀，却还坚持……要对我进行这场圣战？究竟是谁这么恨我入骨？然后最后一封信寄来

了，这次他没有表明身份，只是写说那天晚上他也在荷伐斯小屋，但是跟鬼魂一样是隐形的，还说我认识他，他一定会逮到我。这时我突然想通了，他终于找到我了，我爸终于找到我了。”

东尼顿一顿，喘口气。

“他计划对我做的，跟我计划对他做的一样。他要我被活活埋葬，被判终身监禁。但他是怎么办到的？我想他可能在监视荷伐斯小屋，这是不是他知道我还活着的原因？他是不是在远处跟踪我？我跟你订婚以后，八卦报纸开始刊登我的照片，说不定我爸偶尔也会翻翻那些杂志。但一定有人跟他合作，比如说，他不可能跑到奥斯陆侵入我家，他不可能拍下奥黛蕾脖子上插着刀子的照片，可能吗？我发现他离开过农庄，那个狡猾的王八蛋。但他不知道的是，在我寻找母亲这么多年之后，我对那里的地形已经比他还要熟悉。我在雪弗登的观光协会小屋发现他的行踪，我开心得像个小孩，但结果却让我非常扫兴。”

丝质睡袍传出窸窣声。

“折磨他并没有让我得到想要的乐趣，他甚至不认得我，那个瞎眼的白痴。但是无所谓，我想让他看看我，我完成了他办不到的事，我在社会上成功了。我要羞辱他。可是他却在我身上看见他自己，看见一个杀人魔。”东尼叹了口气，“然后我开始明白，没有人跟他合作，他也没有能力独自做出这些事，他太脆弱、太害怕、太懦弱了。我几乎是在惊慌的状态下，去荷伐斯引发雪崩，因为现在我知道了：主使者另有其人。他是个隐形的、没有声音的猎人，站在黑暗之中，呼吸节奏调整得跟我一样。我必须离开，离开挪威，跑到一个不会被找到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才在这里，亲爱的，在这片面积跟西欧一样大的丛林里。”

莲娜不由自主地颤抖：“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东尼？为什么你要告诉我……这些事？”

她感觉东尼的手抚摸她的脸颊。“因为你值得，亲爱的。因为你

姓高桐，你死的时候会有人发表很长的纪念词。因为我认为在你回答之前，你应该了解我所有的事，这样才对。”

“回答什么？”

“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莲娜觉得天旋地转：“我愿……不愿……”

“张开眼睛，莲娜。”

“可是我……”

“我说，张开眼睛。”

莲娜张开眼睛。

“这是给你的。”东尼说。

莲娜·高桐倒抽一口气。

“这是黄金做的。”东尼说。那东西放在他们之间的咖啡桌上，下头压着一张纸，褐金色雾面金属受到阳光照射，闪闪发光。“我要你戴上它。”

“戴上它？”

“当然是在你签下结婚证书之后。”

莲娜不断眨眼，试着要从噩梦中醒来。那只有着扭曲手指的手越过桌上，放在她的手上。她低头看着东尼身上那件赭红色睡袍上的花纹。

“我知道你在想，”东尼说，“你带来的钱只够用一阵子，但我们结婚之后，你就给了我一定的继承权，可以在你死后继承财产。你在想，我是不是打算取你的性命，对不对？”

“是吗？”

东尼咯咯一笑，捏了捏莲娜的手：“你有挡我的路吗，莲娜？”

莲娜摇了摇头。她只想为了某个人而存在，为了他而存在。她像是进入恍惚状态，拿起东尼递来的笔，把手移到证书下方，签下名字，同时滴下眼泪。泪水洇开了墨水。东尼拿起证书。

“这样就可以了，”他说，朝签名处吹几口气，往咖啡桌上的东西比了比。“看看你戴起来是什么样子。”

“你是什么意思，东尼？那不是戒指。”

“我是说，嘴巴张大，莲娜。”

哈利眨了眨眼，只见一颗灯泡挂在天花板上。他平躺在床垫上，全身赤裸。这是他梦过的梦境，只不过他并不是在做梦。他上方的墙壁上钉着一根钉子，钉子刺穿爱德华·蒙克的脸孔。那是一张挪威钞票。他非常用力地打个哈欠，仿佛断了的下巴都要撕扯开来，但压力依然存在，几乎要让他头部爆炸。他不是在做梦。克达诺玛的效力消退了，疼痛让他无法继续做梦。他在这里躺了多久？这种疼痛感再过多久会把他逼疯？他小心扭转头部，扫视周遭。他还在范布斯特家，房里没有别人。他没有被铐住，可以自由站立。

他的目光跟随连接在前门的钢丝，经过房间，来到他后方的墙壁。他小心翼翼地把头转向另一侧。钢丝穿过他头部正后方墙壁上的U形螺栓，再连接到他口中的利奥波德苹果。他被苹果固定在床上。大门是向外开的，只要有人把门打开，苹果就会射出尖针，从口中刺穿他的头部。倘若他移动太多，也会令尖针射出。

哈利将拇指和食指伸进嘴巴两侧，摸了摸环脊，想把手指伸到环脊下方，却不得其法。突然一阵剧烈咳嗽，他眼前陷入一片黑暗，挣扎着呼吸。他明白那些环脊导致他咽头周围的肌肉肿胀，可能造成窒息。连接在门把上的钢丝。割下的中指。这是巧合吗？还是东尼知道雪人的事，并试图要超越雪人？

哈利踢了踢墙壁，绷紧声带，但金属球抑制了他的叫声。他放弃喊叫，倚着墙壁，做好疼痛的心理准备，用力合上嘴巴。他读过人类的咬合力不输给白鲨，但他的下巴肌肉只把环脊压下一点，嘴巴就立刻又被撑开，仿佛口中有个会鼓动、活生生的铁质心脏。他伸手触碰悬在苹果上的钢丝。他的本能呼喊着想拉钢丝，把苹果拉出去，但他看过范布斯特的示范，知道拉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他也看过命案现场的照片。要是他没看过的话……

就在这一刻，哈利恍然明白。他不仅明白自己会怎么死、明白其他人怎么死，也明白了凶手的作案方法。他心头升起一股荒谬的冲动，想要大笑。原来这个方法简单极了，简单到只有穷凶极恶的恶魔才想得出了这种法子。

东尼的不在场证明。他并没有共犯。也就是说，被害人自己成了共犯。博格妮和夏绿蒂因为克达诺玛的效力而晕了过去，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嘴里有什么东西。博格妮被锁在地下室。夏绿蒂在户外，但她嘴巴的钢丝连接到面前的废弃轿车的行李箱，不管如何使劲，或刮或拉，行李箱就是锁着，无法打开。她们逃出地狱的机会等于零。当疼痛难以承受，不难想象她们会怎么做。她们一定会去拉那条线。她们是否预料到拉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剧痛是否使她们对希望屈服呢？她们是不是希望拉了那条线，神秘物体上的环脊就会缩回？当她们缓慢地经历这些煎熬，最后无可避免地拉动那条线，东尼正在数公里外的晚宴或说明会上，清楚知道她们将会自己执行最后的任务，而她们的死亡时间正好给了他最佳的不在场证明。严格说来，他并未真的杀害她们。

哈利转动头部，看看他在不拉扯钢丝的情况下，能移动的范围有多少。他必须做点儿努力，什么努力都好。他呻吟一声，觉得钢丝似乎被拉紧。他屏住呼吸，盯着大门，等待门被打开……

大门没有动静。

他努力回想范布斯特示范苹果的使用方法时，环脊在没有压力的状况下有多长。如果他能把嘴巴再张大一点儿，如果他的下巴……

哈利闭上眼睛。他突然觉得这个方法不可思议地正常和明显，而且并不觉得内心有什么反抗。正好相反，他觉得松了口气，愿意在自己身上施加更多痛苦。为了活下来，即使赌命一搏也在所不惜。这个方法符合逻辑且简单，怀疑的黑色虚空被光明清晰且疯狂的想法给抑制。哈利翻过身子，头部抵着U形螺栓，让钢丝绷紧。接着他小心翼翼地跪起身来，触碰下巴，找到那个点。那个点是一切的中心，是痛楚、下巴关节、肌肉结、神经丛的连接点。香港那起事件之后，这个点就勉强将他的下巴连接在一起。他的力道要够猛，就必须用上身体的重量。他用手指摸了摸钉子。钉子突出墙壁大约四厘米，是一般的标准钉子，有一个大而宽的钉头。如果力道够大，钉头可以穿透和它接触的物体。哈利瞄准位置，将下巴抵在钉子上作为演练，站起来计算他必须从哪个角度扑落，钉子会穿透多深，以及钉子不能穿透到多深。脖子，神经，瘫痪。他仔细计算，情绪并不冷静，但他还是逼迫自己计算。那钉头并非完全如同T字的顶端，它有点儿斜向钉身，因此不一定可以在下巴穿出时撕裂一切。最后他试着找出自己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考虑到，直到他发现这只是他的头脑想拖延此事的诡计罢了。

哈利深深吸了口气。

他的身体不听话，反抗、抗拒、不肯屈从。

“白痴！”哈利破口大骂，却只发出口哨般的声音。他感觉一道热泪滑落脸颊。

哭够了吧，他心想。该准备送掉半条命了。

他的头猛力向下敲去。

钉子发出深沉的叹息，迎接他的到来。

卡雅摸索着寻找手机。卡朋特乐队喊了三声“停！”主唱卡伦·卡朋特答道：“哦，等一等。”这是她的手机短信提示音。

车子外头，黑夜突然且猛烈地降临。卡雅发了三条短信给哈利，

说明详细情况，以及她的出租车停在路旁，距离莲娜进入的屋子不远，正在等候他的进一步指示和生命迹象。

干得好。来教堂南侧街道唯一一栋砖房接我，直接进来，门没锁。哈利。

短信是用挪威文写的。卡雅将地址拿给出租车司机看，司机点了点头，打个哈欠，发动引擎。

卡雅用挪威文回复“立刻就去”。出租车沿着街灯照亮的道路往北驶去。火山点亮夜空，犹如白热灯火，抹去星星的踪迹，将一切染上淡淡的血红光泽。

十五分钟后，出租车来到一条犹如弹坑般的阴暗街道，一家商店外挂着油灯。这附近如果不是停电，就是没牵电线。

司机把车停下，往前一指。埃迪·范布斯特。当然了，那栋砖房就在那里。卡雅环视四周，在前方街道看见两台路虎揽胜。两辆摩托车从旁经过，灯光摇曳，一扇门内狠狠传出沉重的非洲迪斯科音乐，四处可见香烟火光和白色眼珠。

“在这里等我。”卡雅说，将头发塞进鸭舌帽，不顾司机高喊危险，开门下车。

她快步朝砖房走去，心中并未天真地以为入夜后白人女子独自走在戈马市的街道上安全的，但现下黑暗是她最好的盟友。

她在黑暗中看见那扇门的两侧都有大型火山石，知道自己必须加快脚步。她感觉有种情绪即将浮现，她必须先清空这种情绪。她差点儿绊倒，连忙向前疾冲，张嘴喘息。她已经来到门边，将手指放在门把上。太阳下山后气温骤降，但她的肩胛骨和胸前依然流下汗水。她逼自己压下门把，侧耳凝听。屋内安静得非常诡异，静得有如时间流逝那样无声……

泪水聚集喉咙，浓稠得有如水泥浆。

“别这样，”她低声说，“现在别又来了。”

她闭上眼睛，专注呼吸，清空脑子里的思绪，觉得镇定了一点儿，思绪也跑得慢了一点儿。删除，删除。就是这样。只剩下最后一点点思绪需要删除，然后就可以把门打开。

哈利苏醒过来，感觉有个东西拉扯嘴角。他睁开眼睛。四周一片漆黑。他一定是晕了过去。接着就发现拉着苹果的钢丝依然在嘴里，他大吃一惊，心跳加速，怦怦乱跳。他将嘴巴顶在螺栓上，清楚知道如果有人把门打开，嘴巴顶着螺栓一点儿用处也没有。

一道光线从外面射进来，照在他上方的墙壁上。血迹闪闪发光。他的手指往嘴巴伸去，放在下颚的牙齿上，出力下压。剧痛让他眼前一黑，但他感觉下巴移动。他的下巴脱臼了！他用一手将下巴往下压，另一手将苹果往外拉。

他听见门外传来声响。妈的，操！他还没办法将苹果从牙齿之间拉出来。他将下巴再往下压。骨骼和肌肉组织的挤压和撕扯声响回荡不已，仿佛来自耳朵内。下巴只有一侧可以压得比较低，如此一来，苹果就必须从旁边出来，但这样又会被脸颊挡住。他看见门把移动。没时间了。时间用完了。这一刻，时间凝止。

最后一点点思绪。挪威文短信。Gaten、Kirken。街、教堂。哈利不会用这种字尾，他会用的是Gata和Kirka。卡雅睁开眼睛。那次他们在露台上讨论约翰·芬提所写的一本书的书名，哈利说了什么？他说他从来不发短信，因为他不想失去灵魂，他不想在他消失后留下任何痕迹。她从未收过他发来的任何短信，直到现在。哈利一定会打电话。这则短信不符合哈利的行事风格。这不是她的头脑想找理由不开门，这是个陷阱。

卡雅轻轻放开门把，感觉一股温暖气息喷上脖子，仿佛有人靠在她身上呼吸。她去掉“仿佛”这两个字，转过身来。

共有两名男子，他们的脸庞与黑暗融为一体。

“找人吗，小姐？”

似曾相识的感觉涌上心头，卡雅答道：“只是找错地方了。”

这时她听见引擎发动声，转头就看见她那辆出租车的尾灯在街上晃动。

“别担心，小姐，”那声音道，“我们付他钱了。”

她回过头来，往下一看，就见到一把枪指着她。

“走吧。”

卡雅思索她有什么其他选择，没有思索太久。她别无选择。

她走在两名男子前方，朝两辆路虎揽胜走去。他们接近时，后车门打开，她坐了上去。车上有辛香须后水和新皮革的气味。车门在她身后关上。他露出笑容，贝齿又大又白，声音温柔愉悦。

“嘿，卡雅。”

东尼·莱克身穿黄灰相间的战斗服，手中拿着一部红色手机，哈利的手机。

“你不是应该直接进去吗？怎么没进去？”

卡雅耸了耸肩。

“太棒了。”东尼说，侧过了头。

“什么很棒？”

“你看起来一点也不害怕。”

“我为什么要害怕。”

“因为你很快就要死了，难道你真的不明白吗？”

卡雅喉头紧缩。虽然她有部分的头脑尖叫着说，这只是无聊的威胁，她是警察，东尼不可能冒这种险，但这些声音无法淹没另一部分头脑的声音，说东尼就坐在她面前，很清楚现下的情势：她和哈利就像两个神风特攻队的傻瓜，离家万里，没有授权、没有支持、没有备用计划、没有希望。

东尼按下按钮，车窗降下。

“去把他了结了，再把他带过来。”他对那两名男子说，升上车窗。

“刚刚如果你开门，至少可以增添一点儿古典的格调，”东尼说，“我想我们欠哈利一个诗意的死亡。好吧，现在我们要来个诗意的道别。”他倚身向前，望向天际。“很美丽的红色对不对？”现在卡雅可以在东尼脸上看见事实，也听见脑中的声音告诉她事实：她真的要死了。

金宗吉指着范布斯特的砖房，叫欧德莱把路虎揽胜开到门前。他看见窗帘后方亮着灯光，记起东尼先生说他们离开时一定要在里头留盏灯，这样一来，那名白人男子才知道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他。金宗吉开门下车，等待欧德莱将车钥匙放进口袋，跟过来。东尼先生的命令很简单：杀了那名男子，把他带过去。这在他心里并未激起一丝情绪。他不觉得恐惧或愉快，甚至不觉得紧张。这只是工作而已。

金宗吉今年十九岁，十一岁就加入军队。当年人民民主解放军（PDLA）洗劫他的村庄，用卡拉希尼科夫自动步枪枪托敲碎他哥哥的头，强暴他两个姐姐，还逼迫他父亲目睹一切。后来指挥官说，如果他父亲不在他们面前和他最小的姐姐表演交媾，他们就杀了他和他的小姐姐。指挥官还没把话说完，他的父亲就往他们手中的大砍刀冲去，自杀身亡。那些军人的笑声回荡在空中。

军队离开前，金宗吉吃了数月以来最像样的一餐，指挥官给了他一顶贝雷帽，说那是他的制服。两个月后，他有了一把卡拉希尼科夫自动步枪，杀了第一个人。那是一个村庄里的母亲，拒绝把毛毯交给军队，他十二岁时，就和其他军人一起排队强暴一名少女，地点就在他加入军队不远处。轮到他时，他突然想到少女有可能是他姐姐，因为年龄符合。但是当他仔细查看少女的面孔时，却发现他已不记得家人的长相，不记得母亲、父亲和两个姐姐的长相。他们都不见了，从他的记忆中被抹去。

四个月后，他和两名同志砍下指挥官的双臂，让他流血而死。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报仇雪恨，而是因为刚果自由阵线答应付给他们更多的钱。之后的五年，他以刚果自由阵线在北基伍丛林劫掠来的财物维生，但他们必须时时提防其他游击队，而且他们去过的村庄，几乎都被其他游击队洗劫多次，村民连自己都喂不饱。有一阵子刚果自由阵线和政府军谈判，只要给予他们特赦和工作，就同意解除武装，但最后因为薪资谈不拢而破局。

刚果自由阵线的成员饥饿不已，只好铤而走险，攻击采集钶钽金属的采矿公司，即使他们知道采矿公司的武器和军人都比他们优良。金宗吉从未幻想过自己会长命百岁或死在战场以外的地方，因此当他清醒过来，发现自己看着枪管，一个白人男子拿枪指着他，用异国语言对他说话时，他眼睛眨也不眨。金宗吉只是不断点头，蒙混过去。两个月后，他的伤痊愈了，采矿公司成了他的新雇主。

那个白人叫东尼先生。东尼先生付的薪水高，但如果他发现有人背叛也会毫不留情。是的，东尼先生会跟他们说话，而且是金宗吉遇过最好的长官，但如果出现更好的条件，他也会毫不迟疑地射杀东尼先生，然而到目前为止并未出现更好的条件。

“快点儿。”金宗吉对欧德莱说，给手枪装上子弹。他知道他们开门之后，金属苹果会在那名白人警察的嘴里爆开，还要花好一阵子那名警察才会死，因此他打算立刻射杀那名警察，把他带去尼拉贡戈火山，东尼先生和那个女人都在那里等他们。

隔壁商店外有一名男子坐在椅子上抽烟，男子站了起来，生气地喃喃自语，消失在黑暗中。

金宗吉凝视门把。他第一次来这里是为了接范布斯特，那也是他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埃玛。当时范布斯特把他所有的钱都花在新加坡司令调酒、寻求保护和埃玛身上，而供养埃玛并不便宜。范布斯特情急之下，犯下他人生中最后一个错误：勒索东尼先生，说他要报警。他们来到时，比利时人看起来更像是认命，而非惊讶。范布斯特把酒喝完。后来他们将他切成适当大小，拿去喂难民营外胖得反常的猪群。埃玛则由东尼先生接收。埃玛有翘臀、金牙和一副懒洋洋的“操我”的神情，这让金宗吉多了在东尼先生头上开一枪的理由，倘若条件更好的话。

金宗吉压下门把，用力把门拉开。门开到一半就卡住了，因为门板内侧绑着一条细钢丝。门一卡住，屋里就发出一声巨大清晰的咔嚓声，以及金属摩擦金属的声响，犹如刺刀入鞘的声音。大门咯吱一声被整个拉开。

金宗吉踏进门内，把欧德莱拖了进来，关上大门。呕吐物的刺鼻味道钻入他们的鼻孔。

“打开手电筒。”

欧德莱乖乖照做。

金宗吉看着房间另一侧，只见墙上溅了鲜血，一张钞票挂在钉子上，钉子上有一条红色血痕延伸到地面。床上有一摊呕吐物，当中是一颗布满血迹的金属球，尖刺向外刺出，宛如太阳光线，然而四处不见那名白人警察的踪影。

大门。金宗吉陡然转身，举起手枪。

门边没人。

他蹲下身来查看床底。没人。

欧德莱打开屋内唯一的柜子，里头是空的。

“他逃走了。”欧德莱对金宗吉说，后者正站在床边，用一根手指压着床垫。

“那是什么？”欧德莱说，走近了些。

“血。”金宗吉从欧德莱手中拿过手电筒照向地面，跟着血迹移动。血迹来到屋子中央，戛然而止，该处有一道活板门，上头有金属环。金宗吉走上前去，打开活板门，拿手电筒往黑暗的地下室照去。“去拿你的枪，欧德莱。”

欧德莱出门去，回来时手里拿着一把AK-47步枪。

“掩护我。”金宗吉说，走下楼梯。

他踏上地面，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握着手电筒，缓缓转身。手电筒光束沿着墙壁扫过柜子和架子，再扫过伫立在中央的台子，上头的

架子摆着一个风格怪异的白色面具。面具上的眉毛由铆钉钉成，栩栩如生的红色不对称嘴巴一边开到耳际，眼睛空洞，双颊都有矛形刺青。他用手电筒照向墙壁，突然停止动作，全身僵住。他看见各式各样的武器、枪支、子弹。头脑是一台惊人的计算机，一秒之内可以吸收无数资料，加以消化推理，并提供正确答案。因此当金宗吉将手电筒照回到面具上时，他的头脑已得出正确答案。光线射在嘴巴形状不对称的白色面具上，照亮臼齿和闪亮的鲜红色，那颜色跟墙壁钉子下方的血迹是同一个颜色。

金宗吉从未幻想过自己会长命百岁，或死在战场以外的地方。

他的头脑告诉他的手指，扣下手枪扳机。头脑是一台惊人的计算机。

在一百万分之一秒间，他扣紧手指，同时头脑已完成推理，得出答案，知道结果会是如何。

哈利知道只有一个解决办法，而且没有时间浪费，因此将头部猛力砸上钉子，这次瞄准较高的位置。钉子穿透他的脸颊并敲中里头的金属球时，他几乎没什么感觉。接着他在床上缓缓蹲下，逼迫头部抵着墙壁，然后用全身重量往后拉，同时试着紧缩脸颊肌肉。起初没什么事发生，接着作呕的感觉浮现，伴随的是惊慌。倘若他现在呕吐，而利奥波德苹果还在嘴里，他一定会窒息。但呕吐已无可避免，他已经感觉胃部收缩，将第一波食物推上食道。情急之下，哈利抬起头部和臀部，让自己重重落下，感觉脸颊皮肉撕扯开来，鲜血涌入口中，流入气管，引发咳嗽的反射动作，同时感觉钉子撞上他的门牙。哈利将手放进口中，但苹果的金属表面沾满鲜血，手指摸上去非常滑溜。他将一只手伸到苹果后方，用另一只手压下巴，听见牙齿发出刮擦声。接着呕吐物一涌而出。

也许逼使金属苹果离开嘴巴的是他的呕吐物。哈利的头倚在墙上，看着那颗闪亮致命的金属球躺在U形螺栓下的床垫上，浸泡在他的呕吐物中。

他站起身来，全身赤裸，双脚发抖。他自由了。

他蹒跚地走向大门，这时他记起自己为什么来这间砖房。他试了三次，才把活板门打开。他踩在自己的鲜血上，脚底打滑，走下楼梯，陷入漆黑之中。他躺在水泥地上喘息，听见车子停在门口的声音，接着又听见说话声和车门甩上的声音。他挣扎站起，在黑暗中摸索，跨出两大步爬上楼梯，伸手拉住活板门，将它关上，同时听见大门打开，苹果发出凶恶的咔嚓声响。

哈利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梯，直到脚底触碰到冰冷的水泥地面。他闭上眼睛，努力回想之前他来这儿见到的景象。左边是架子，上头依序放着卡拉希尼科夫自动步枪、葛拉克手枪、史密斯威森手枪、马克林步枪的枪盒、子弹。他摸索前进，手指抚摸枪管，那是葛拉克手枪的平滑钢材。接着他认出史密斯威森点三八口径手枪的形状，这把手枪跟他的配枪是同一型的。他拿起手枪，朝子弹盒走去，感觉指尖摸到木盒。楼上传来愤怒的说话声和脚步声。只要再打开盒盖就好了。他需要一点儿运气。他伸手入盒，拿出一个硬纸小包，用手指摸了摸弹匣的形状。操，太大！他打开下一个木盒的盖子，这时活板门打开。他赶紧抓了一个小包。这下只得碰运气，看是不是拿到正确口径的子弹。一条圆形光束穿透地下室的黑暗，仿佛一盏探照灯，照亮楼梯附近的地面，让哈利有足够光线看见小包上的标签写着七点六二毫米。操！哈利抬头往架上看去。点三八口径的木盒就在那里。光束从地面晃动到天花板。哈利看见活板门开口出现卡拉希尼科夫自动步枪的侧影，一名男子踏下楼梯。

头脑是一台惊人的计算机。

哈利打开盒盖，拿出一个硬纸小包。头脑已做完计算。一切都已太迟。

87 卡拉希尼科夫自动步枪

“如果我们没有经营采矿生意，这里根本不会有路。”东尼说。车子在狭小的货运道路上颠簸不已。“刚果这种国家的人民仰赖像我这样的企业家，他们站起来跟随我们，变得开化。如果我们放着他们不管，他们就会继续进行他们一直在做的事：自相残杀。这块大陆上的每个人都是猎人和被害人。别忘了，如果你看着饥饿非洲幼童恳求的眼睛，给了他们一点儿食物，那些眼睛很快就会来到自动武器后方，对你毫不留情。”

卡雅没有回应，只是看着乘客座的红发女子。莲娜没有动作，也不说话，只是直挺挺地坐着，肩膀后缩。

“非洲的一切都是循环，”东尼继续说，“雨季和干季、黑夜和白天、吃和被吃、活着和死亡。大自然的变化代表一切，无可改变，你只能随波逐流，尽可能活命，有什么拿什么，只能这样而已。祖先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你无法改变，发展是不可能的，这不是非洲的哲学，这里只有世代的经验。需要改变的是经验，经验会改变心态，没办法倒过来。”

“如果你的经验是白人剥削你呢？”卡雅说。

“剥削这个概念是白人带进来的，”东尼说，“但这个名词对非洲领导人来说却成了有用的工具，用它来瞄准共同的敌人，博得人民支持。六十年代殖民政府解散后，他们利用白人的罪恶感来取得权力，好让真正对人民的剥削可以开始。白人对殖民非洲的罪恶感非常可悲，其实最大的罪恶是对非洲撒手不管，让非洲陷于残杀和毁灭。相信我，卡雅，刚果人的生活绝对没有比以前被比利时人管理时更好。四处的起义毫无民意基础，只是基于个人对权力的贪婪而已。小派系扫荡了比利时人在基伍湖畔的房子，因为那些房子非常优雅，他们以为在里面可以找到他们想要的。以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这里的房子都有两扇大门，前后各一扇，一扇让抢匪攻入，一

扇让屋主逃跑。”

“这就是为什么你离开房子却没让我看见的原因吗？”

东尼大笑：“你真的以为是在你在跟踪我们吗？自从你们两个人抵达以后，我就一直在监视你们。戈马市是个小城市，没什么钱，权力结构清楚。你跟哈利独自前来真是太天真了。”

“是谁天真了？”卡雅说，“你以为两名挪威警察在戈马市失踪，会带来什么后果？”

东尼耸了耸肩：“绑架案在戈马市司空见惯，如果不久之后本地警方收到一封勒索信，一名自由斗士利用你们两个人来要求过高的赎金，我一点儿都不会讶异，而且条件还要再加上释放卡比拉总统政权的知名政敌。谈判会延续好几天，但没有进展，刚果政府当然不可能满足绑匪的要求。于是再也不会有人看见你。这种事天天都在上演，卡雅。”

卡雅试着在后视镜中和莲娜目光相触，但莲娜的视线一直移动。

“那她呢？”卡雅说，“她知道你杀了那么多人吗，东尼？”

“现在她知道了，”东尼说，“而且她了解我。这是真爱，卡雅。所以莲娜和我今天晚上要结婚，你是来宾。”他哈哈大笑。“我们正要去教堂。我想我们宣誓对彼此永远忠贞的仪式会很有气氛，是不是啊，莲娜？”

这时莲娜在座椅上倾身向前，卡雅终于看见她肩膀后缩的原因了，原来她的双手被一副粉红色手铐铐在背后。东尼倚过身去，抓住莲娜的肩膀，粗暴地将她推回去。这时莲娜转过头来面对他们。卡雅大吃一惊，她几乎认不出莲娜，莲娜的脸已经哭花，一只眼睛肿了起来，嘴巴被迫张开成O字形，口中可以看见一颗以雾面黄金材质打造而成的金属球，金属球朝外的一侧悬垂着一个红色线圈。

东尼说的话在卡雅耳中听来，仿佛是求婚台词的回声，回荡在地

府的大门前和冰雪的埋葬下：至死不渝。

人影走下楼梯，哈利躲到放置面具的架子后方。那人用手电筒四处照射。哈利无处可躲，只能倒数自己被发现的时间。他闭上眼睛，不让自己被光束照得目不视物，同时用左手打开子弹包装，拿出四枚子弹。他的手指精确地知道四枚子弹摸起来是什么感觉。他用左手甩开旋转弹膛，让反射动作接手。他曾孤单又无聊地坐在美国卡比尼格林国民住宅里，练习快速上膛。但在这里，他不够孤单，不够无聊，且手指颤抖。光束照到他脸上时，他看见红色的眼皮内侧。他做好心理准备，但子弹并未朝他射来。光束继续移动。他没死，他还没死。他的手指非常听话，将子弹推入六个空弹膛的其中四个，手指放松，动作迅速，单手完成所有动作。旋转弹膛回到原位。光束再度落在哈利脸上，他睁开眼睛，光线刺目，他在目不视物的状况下，朝太阳般刺眼的手电筒亮光开枪射击。

光束一晃，朝天花板射去，随即又射向别处。枪声回荡在空气中，手电筒在地上滚动，发出轱辘声响，光束低低地射向墙壁，犹如灯塔光线般不断移动。

“金宗吉！金宗吉！”

手电筒碰到架子，停止不动。哈利冲上前去，抓住手电筒，翻过身来，背靠地面，伸长手臂，让手电筒尽量远离身体，同时双脚弯曲，抵住架子，再用力一顶，让身体朝楼梯滑去，直到活板门开口出现在他的正上方。子弹咻咻射来，听起来宛如鞭击之声。子弹钻入手电筒旁边的地面，溅起水泥粉末，落在他的手臂和胸部。那人站在开口旁，身形被开枪的火光照亮。哈利举枪瞄准，扣动三次扳机。

卡拉希尼科夫自动步枪先掉下来，落在哈利头部旁边的地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接着那人也跌了下来。哈利刚挪到一旁，那人就落下地面，毫无抗拒，只是一团沉重死肉。

四下安静片刻，接着哈利听见金宗吉——如果这就是那人的名字——发出低低呻吟。哈利站起身来，依然拿着手电筒，他看见一把葛

拉克手枪躺在金宗吉附近的地上，便把手枪踢走，拿起那把卡拉希尼科夫自动步枪。

哈利把另一名男子拖到墙边，尽量远离金宗吉，再用手电筒朝男子照去。果不其然，男子的反应跟哈利一样，在目不视物的情况下，只能朝亮光开枪。哈利训练有素的双眼看见男子的胯间沾满血迹，子弹一定射进了他的腹部，但并不足以致命。男子的肩膀也在流血，因此可能有一发子弹射中腋下，这说明了为什么卡拉希尼科夫自动步枪会先掉下来。哈利蹲了下来。但这些并不足以说明为什么男子会停止呼吸。

哈利将光束照向男子脸部。这名少年怎么会停止呼吸？

原来有一发子弹射入少年的下巴，从哈利射击的角度来看，子弹一定进入了少年的嘴巴，击穿上颚，再穿入脑部。哈利吸了口气。这名少年不过十六七岁，长得颇为英俊，真是可惜了这张俊俏脸庞。哈利站起来，用枪管指着死亡少年的头部，大声吼道：“他们在哪里？莱克先生、东尼，在哪里？”

哈利等待片刻。

“什么？大声一点儿，我听不见。哪里？给你三秒，一、二……”

哈利扣下扳机。那把步枪一定调到了全自动的射击模式，因为当哈利松开手指时，步枪至少发射了四发子弹。子弹射中少年脸部时，哈利闭上眼睛，当他再睁开眼睛，少年的俊俏脸庞已分崩离析。哈利注意到湿润的鲜血流下他赤裸的身体。

哈利走到金宗吉旁边，跨站在他上方，用手电筒照向他的脸，再用枪管指着他的额头，重复同样的问题。

“他们在哪里？莱克先生、东尼，在哪里？给你三秒……”

金宗吉睁开眼睛，哈利看见他的眼白正在颤抖。怕死是求生不可或缺的条件，他必须如此，至少在戈马市是如此。

金宗吉缓慢而清楚地回答。

88 教堂

金宗吉动也不动地躺着，那名高大的白人男子将手电筒放在地上，让光线照亮天花板。金宗吉看着那名白人男子穿上欧德莱的衣服，并将T恤撕成条状，缠绕在下巴和头上，盖住裂开的下巴和撕裂到耳朵的伤口，打一个结，不让下巴垂向一旁。金宗吉看见鲜血湿透布条。

他回答了白人男子问的几个问题。他们在哪里？有几个人？拿什么武器？

这时白人男子走到架子旁，拉出一个黑色盒子，打开查看里头的东西。

金宗吉知道自己就要死了，年纪轻轻即横死。但也许现在不会，他今晚不会死。他腹部刺痛，仿佛有人在他身上倒了盐酸，但是没关系。

白人男子拿着欧德莱的步枪，朝金宗吉走来，站在旁边，灯光从白人男子后方照来，将他照得犹如巨塔，他头上包着白布，如同他们替死者下葬前，用白布包住死者的下巴。如果金宗吉会被射杀，那就是现在。白人男子将他撕下的布条扔在金宗吉身上。

“自己来。”

金宗吉听见白人男子发出呻吟，爬上楼梯。

金宗吉闭上眼睛。他只要别等太久，就可以止住严重出血的地方，以免自己因为失血过多而晕倒。他可以起身，爬到对街，找人求救。也许他走运，碰见的人不是戈马秃鹰，那么他也许就可以去找埃玛，让埃玛成为他的人。埃玛现在没有男人，他没有雇主。他看见了那名高大白人男子拿走的盒子里装的是什么。

哈利将路虎揽胜开到教堂矮墙前停下，那辆短胖的现代轿车依然停在原地。路虎揽胜的车头正对着那辆现代轿车的车头。

车里亮着香烟的火光。

哈利关上大灯，摇下车窗，探头出去。

“索尔！”

哈利看见香烟火光移动，司机开门下车。

“哈利，发生了什么事？你的脸……”

“事情有点儿出乎意料，我没想到你还在这里。”

“为什么不在这里？你付了我一整天的钱。”索尔用手抚摸路虎揽胜的引擎盖，“好车，偷来的？”

“借来的。”

“借来的车，衣服也是借来的？”

“对。”

“沾上了红色血迹，是前任主人的血？”

“把你的车留在这里，索尔。”

“我会想踏上这段旅程吗，哈利？”

“可能不会。如果我说我是好人，会有帮助吗？”

“抱歉，在戈马市我们已经忘了好人是什么意思，哈利。”

“嗯。那一百美金会有帮助吗，索尔？”

“两百……”索尔说。

哈利点了点头。

“五。”

哈利下车，让索尔坐上驾驶座。

“你确定他们在那里？”索尔问道。路虎揽胜发出低颤声，开上马路。

“对，”哈利在后座说，“有人跟我说过，人们在戈马市要上天堂，那里是唯一的地方。”

“我不喜欢那个地方。”索尔说。

“哦？”哈利说，打开身旁的盒子。盒内是马克林步枪，组装方式贴在盒盖内侧。哈利开始组装步枪。

“恶灵。巴多耶。”

“你说你在牛津念过书？”雾面的润滑部件卡到定位。

“我想你对火恶魔一无所知。”

“对，但我知道这个，”哈利说，从枪盒的收纳空间里拿出弹匣，“我用这个来对付巴多耶。”

昏黄的车内灯光照射下，金黄色的弹匣闪烁微光，弹匣内的铅质子弹直径为十六毫米，是世界上口径最大的子弹。知更鸟案结束后，哈利在写报告时，一名弹道专家跟他说，马克林步枪的口径远超过合理限度，即使是用来射杀大象都太大，比较适合用来把树射倒。

哈利将望远瞄准器卡到定位：“开快点儿，索尔。”

哈利把枪管架在空乘客座上，测试扳机。车子颠簸不已，因此他的眼睛和瞄准器保持一段距离。瞄准器需要调整、校准、仔细调校，但哈利没有时间进行这项工作。

他们到了。卡雅望出车窗，下方的点点灯火是戈马市，更远处的基伍湖上矗立着灯光闪耀的钻油平台，黑绿色的湖水映照着莹灿月光。最后一段路是一条泥路，绕行山顶，车子大灯扫过光秃的黑色月球表面，驶上了山顶高原。高原由一块平坦的碟形岩石构成，直径大约一百米。司机朝高原尽头驶去，穿过四处飘荡的白色烟雾，一旁的尼拉贡戈火山口将烟雾染红。

司机关闭引擎。

“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东尼说，“这件事我想了好几个礼拜。知道自己快死了到底是什么感觉？我说的不是身陷危机的那种恐惧感，那种感觉我自己也体验过好几次。我说的是那种就在此时此地，你非常确定你的生命将要结束的感觉。你能……说明这种感觉吗？”东尼稍微向前倚身，看着卡雅的眼睛，“慢慢来，找到适当的形容词。”

卡雅直视东尼双眼。她预料自己会惊慌，但惊慌的情绪并未出现，她的心情就跟周围的岩石一样冷硬。

“我什么都没感觉到。”她说。

“别这样，”东尼说，“其他人都吓到没办法回答，只能胡言乱语。夏绿蒂·罗勒斯呆若木鸡，像是过于震惊。艾里阿斯·史果克连话都说不清楚。我爸哭了。这种感觉只是混乱吗？还是含有一些反思在里头？你觉得悲伤吗？懊悔吗？还是松了口气，觉得不必再奋斗了？比如说，看看莲娜，她已经放弃了，像一头准备乖乖赴死的羔羊。你呢，卡雅？你有多么渴望交出控制权？”

卡雅在东尼眼中看见发自内心的好奇。

“那我问你好了，你有多么渴望掌握控制权，东尼？”卡雅说，舔了舔嘴唇，“你在幕后主使者的引导下，杀了一个又一个人，结果却发现这个主使者竟然是以前被你割下一截舌头的少年。你可以告诉我，当你知道这件事以后，你有多么渴望掌握控制权吗？”

东尼的目光落在两人中间，缓缓摇了摇头，仿佛是在回答另一个

问题。

“我原本不知道这件事，后来才在网络上读到老史凯伊逮捕了一个我们村里的人，也就是欧雷。谁想得到他有那个胆子？”

“你是说恨意吧？”

东尼从口袋里拿出手枪，看了看表。

“哈利迟到了。”

“他会来的。”

东尼哈哈大笑：“可惜对你来说太迟了。对了，我喜欢哈利，真的，我跟他玩得很开心。他给了我他的手机号码，所以我从沃斯道瑟村打电话给他，却听见语音信箱说他会收讯范围外几天，让我大笑不已。他当然是在荷伐斯小屋，那个老滑头。”东尼将手枪放在一只手掌上，用另一只手抚摸黑色精钢，“我们在警署碰面那次，我在他眼中看见他跟我一样。”

“我很怀疑。”

“他当然跟我一样，他是个内心被驱迫的人，是个毒虫。他为了得到他想要的，可以不择手段，有必要的就踏过别人的尸体，是不是这样？”

卡雅没有回答。

东尼又看了看表：“我想我们得自己先开始了。”

他会来的，卡雅心想，我得想办法拖延时间。

“所以你是逃跑的对不对？”卡雅说，“用你父亲的护照和牙齿？”

东尼看着她。

她明白东尼知道她只是在拖延时间，但东尼也喜欢告诉她，他是

怎么骗过大家的。杀人犯都喜欢这样。

“你知道吗，卡雅？我希望我爸现在可以在这里看着我，就在这座山的山顶。在我杀了他之前，我希望他看着我并了解我，就好像莲娜了解她一定会死，就好像我希望你也了解你一定会死，卡雅。”

卡雅感觉到了。她感觉到恐惧了。这感觉更像是身体疼痛，而不是会导致理性头脑爆裂的惊慌。她清楚看见、清楚听见、清楚判断。是的，比任何时刻都来得清楚，她心想。

“你之所以开始杀人，是为了掩饰你不忠的事实，”卡雅说，声音变得较为沙哑，“是为了保住高桐家的财富。但你骗莲娜带来这里的钱，足以拯救你的投资案吗？”

“我不知道，”东尼微微一笑，握住枪柄，“只能再看看。下车。”“这真的值得吗，东尼？真的值得你杀害这么多条人命吗？”

东尼将枪管戳进卡雅的肋骨间，卡雅倒抽一口凉气。东尼在她耳边轻声说话。

“看看你的四周，卡雅，这里是人类的摇篮，你看看人命在这里有什么价值？有些人死了，但更多的人出生，就好像一场永无止境的疯狂竞赛。一个生命并不比另一个生命更有意义，只有热情和狂热才是一切，有些白痴称之为赌瘾，它就像尼拉贡戈火山，不断吞噬，不断摧毁，但它却是所有生命的先决条件。如果火山里没有热情，没有意义，没有滚沸的岩浆，那么外面这一切都只是冰冷死寂的岩石。热情，卡雅，你有热情吗？或者你只是一座死火山，只是一堆人类灰烬，只是丧礼致辞的三句结语？”

卡雅猛然后退，离开枪管。东尼咯咯一笑，觉得十分有趣。

“你准备好参加婚礼了吗，卡雅？准备好熔解了吗？”

卡雅闻到硫黄的臭味。黑人司机打开车门，神色漠然地看着卡雅，拿着一把短管手枪指着她。车子虽然距离火山口边缘还有十米，

但卡雅已经感觉到那股势不可挡的高热。她并未移动。那名黑人男子倚入车内，抓住她的手臂。她没有抵抗，任凭男子拉她，但却沉下身使男子失去平衡，接着再猛然跃出，让男子措手不及。男子意外地瘦小，可能比她矮一点儿。卡雅用手肘攻击，知道手肘比拳头更厉害，也知道脖子、太阳穴和鼻子是良好目标。她的手肘击中某个部位，发出嘎吱一声，男子倒了下去，手枪掉落。她抬起了脚。她学过要让躺在地上的人失去攻击力最有效的方式，是朝大腿部位用力跺下，结合全身重量的跺击和下方地面的压力，可立刻导致大腿肌肉大面积出血，使得对方无力追击。另一种方式是跺击胸部和颈部，但这种方式可能致命。她的双眼盯着对方暴露的颈部，这时月光照射在男子脸上。她迟疑片刻。男子不会比艾文年轻。

她觉得一双手臂从背后将她抱住，使得她的手臂夹在身侧，接着她的身体就被举起，肺脏的空气被逼了出来，她的双脚在空中无助地猛踢。东尼的声音在她耳畔响起，听起来很开心。“很好，卡雅。热情。你想活下去。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扣他薪水。”

卡雅面前的少年爬了起来，拿起手枪，原本冷漠的表情消失了，双眼放出炽烈的怒意。

东尼将卡雅的双手扳到背后，她感觉细长的塑料束带紧紧绑住她的手腕。

“好啦，”东尼说，“我可以请你当莲娜的伴娘吗，索尼斯小姐？”

惊慌终于来袭，它清空卡雅脑袋里的一切，残忍且轻易地让脑子一片空白。她放声尖叫。

89 婚礼

卡雅站在火山口边，往下看。上升的热烫空气扑向她的脸庞，犹如炙热的微风。有毒烟雾已开始令她头晕，但也许是颤抖的空气模糊了她的视线，使得深坑下的岩浆随之颤动，亮着黄色和红色的光芒。一绺头发落在她的脸上，但她的双手被塑料束带绑在背后，无法拨开。卡雅和莲娜并肩站立，莲娜只是站在那里，像梦游似的盯着前方，卡雅心想莲娜一定是被下药了。莲娜犹如身穿白衣的活死人，白衣底下只有冰霜和荒地，如同制绳厂窗内那个身穿婚纱的模型假人。

东尼站在她们后面，卡雅感觉他的手抵住她的背中央。

“你是否愿意嫁给你身旁的男子，承诺爱他、荣耀他、尊重他，无论甘苦，无论贫富，无论病痛健康……”东尼轻声说。

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残忍，东尼解释说，而是为了现实考虑，因为这样她们什么都不会留下，连疑问也无法构成。刚果每天都有人失踪。

“我在此宣布你们结为夫妻。”

卡雅喃喃地祈祷起来。她以为自己是在祈祷，直到她听见自己说：“……因为我不可能跟我爱的女孩在一起。”

她说的是艾文的遗言。

就在此时，一辆车子的低挡引擎声隆隆传来，大灯光束扫过天际。一辆路虎揽胜出现在火山口的另一端。

“其他人来了，”东尼说，“挥手道别吧，乖女孩们。”

路虎揽胜驶上火山口旁的高原时，哈利并不知道迎接他们的会是何种情景。金宗吉说，除了两个女人之外，东尼先生只带了司机，但司机和东尼先生都有枪。

来到山顶之前，哈利对索尔说他可以先下车，但索尔拒绝。“我已经没有家人了，哈利。也许你说你跟天使是同一国，说的是实话，但反正你已经付了我一整天的钱。”

路虎揽胜紧急刹车。

大灯光束越过火山口，照亮站在火山口边缘的三个人，接着那三人就消失在一团云雾之中。不过哈利已看见他们，并对情势做出判断：一名男子拿着短管手枪站在三人后方，一辆路虎揽胜停在旁边，而且已经没时间了。云雾飘去，哈利看见东尼和男子以手遮眉，朝这辆路虎揽胜看来，仿佛在期待什么。

“熄火，”哈利在后座说，将马克林步枪架上前座，“大灯别关。”

索尔听从指示。

身穿迷彩服的男子蹲了下来，举枪瞄准。

“闪几次大灯，”哈利说，眼睛对准瞄准器，“他们可能在等信号什么的。”

哈利紧闭左眼，摒除半个世界；摒除面无血色的脸孔；摒除卡雅在那里的事实；摒除双颊肿胀、双眼震惊空洞的莲娜；摒除每一秒都至为关键的事实；摒除他说“我发誓”时，那双盯着他看的蓝绿色眼珠；摒除对方的开枪声响，表示他们发出了错误信号；摒除对方的子弹射中车身，发出咚的一声，接着又是砰的一声；摒除挡风玻璃所造成的光线折射，以及火山口上方的颤动热气所产生的折射。云雾向右飘动，所以子弹可能也会往右偏。他知道现在他被一样东西所支持：肾上腺素。他知道这种天然刺激素的效果很短暂，随时都可能消失。但只要他的心脏仍然提供血液到脑部，每一秒的时间他都需要。因为头脑是一台惊人的计算机。东尼的头有一半被莲娜的头挡住，但他的头高出一点儿。

哈利瞄准卡雅的尖细牙齿，将光点移到莲娜的嘴唇之间，然后再往上移动一点儿。缺少精准调校，他只能冒险一试。下注吧，这是最

后一场赌赛。

一团云雾从左方接近。

他们三人很快就会被云雾吞没。哈利似乎被赐予了一秒的清晰视线，他清楚看见，等那团云雾飘过，火山口就不会再有人了。他扣下扳机，看见卡雅在瞄准器的十字上方眨了眨眼睛。

我发誓。

这次他可能无法实现诺言了。

巨大枪声在车内响起，仿佛连车子也要随之爆炸。哈利的肩膀几乎被后坐力给撞得脱臼。挡风玻璃出现一个霜白色小孔，血红色云雾遮蔽了火山口对面的一切。哈利颤抖地深深吸了口气，静静等待。

90 马龙·白兰度

哈利平躺在水面上漂浮，越漂越远，渐渐沉入基伍湖。他和其他人的鲜血融入湖中，化为一体，消失在宇宙的深深沉睡之中，天上星星也逐一熄灭在冰冷的黑水之下。深水之下是平安、平静、空无。他随着一颗沼气浮上水面，犹如一具夜蓝色尸体，肉里爬着丝虫，在肌肤底下翻搅骚动。他必须离开基伍湖，继续活下去，继续等待。

他睁开眼睛，看见饭店露台在他上方。他翻过身，游了几米，来到岸边，离开水面。

黎明即将到来。再过不久，他就会坐在返回奥斯陆的班机上。再过不久，他就会坐在哈根的办公室里，告诉哈根说一切都已结束，他们都消失了，永远消失了。任务失败了，所以他也会试着让自己消失。

哈利全身颤抖，用白色大浴巾将自己包裹起来，朝通往饭店房间的楼梯走去。

云雾飘去之后，火山口不见任何人影。

哈利的视线自动寻找刚刚开枪的男子，找到男子并准备开枪时，却发现他看见的是男子的背影。男子朝车子走去，接着路虎揽胜就发动引擎，经过他们，扬长而去。

他将视线拉回到先前看见卡雅、东尼和莲娜的地方，调整焦距，看见地上有三组鞋印。

他抛下步枪，跳下车子，朝火山口奔去，举着手枪指向前方，一边奔跑，一边祈祷。他脚底一滑，在他们身旁跪了下来。他在还没看清楚之前，就知道自己输了。

哈利打开饭店房间的门，走进浴室，取下缠在头上的浸湿绷带，

换上从柜台拿来的新绷带。临时缝线将他的脸颊缝合起来，下巴则是另一回事。他的包已经收拾好，放在床边，搭飞机要穿的衣服挂在椅子上。下巴和脸颊传来冰冷迟钝的疼痛感。他看着外头闪烁银光的湖面，有生之年他将不会再见到这个湖。

她死了。直径一点五厘米的铅弹穿过她的右眼，摧毁她的右半侧头部，接着击中东尼的白色大贝齿，贯穿他的头颅，在脑后钻出一个大开口，将脑组织溅洒在一百平方米的火山岩上。

哈利吐了，在他们身上吐出绿色黏液，然后摇摇晃晃地向后退去。

他从烟盒里甩出两根烟，放在唇间，感觉香烟在他打战的牙齿之间上下摆动。班机四小时后起飞，他已安排索尔驾车前往机场。哈利非常疲惫，眼皮几乎张不开，但他不想也不能睡觉。第一夜，鬼魂禁止入场。

“马龙·白兰度。”她说。

“什么？”哈利答道，点燃香烟，递给她。

“那个我一直想不起名字的阳刚男演员，他的声音是阳刚男演员中最女性化的，他也有女人的嘴巴。对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也会发出咬舌音？只是不那么明显，但真的有，像一种耳朵不会认为那是声音的泛音，但脑部还是会接收到。”

“我懂你的意思。”哈利说，吸了口烟，眼望着她。

当时她身上溅满鲜血、人体组织、骨骼碎片和脑组织。哈利花了好长时间才割断她手腕上的塑料束带，只因他的手指不听使唤。塑料束带终于断了之后，她站了起来，哈利则四肢张开，躺在地上。

哈利什么也没做，只是看着她抓起东尼的夹克领子和腰带，让尸体滚入火山口。哈利什么声音也没听见，只听见风的呢喃。他看着她低头往火山口内望去，直到她转过身来面对他。

他点了点头。她不需要解释，事情就是应该这么做。她看了看莲娜的尸体，以询问的眼神看了哈利一眼，哈利摇了摇头，在心中权衡现实和道德考虑，权衡外交后果和母亲有个坟墓可以探访，权衡真相和一个可以让生活容易一点儿的谎言。接着他站起来，抱起莲娜，却差点儿跌倒，几乎抱不动那名瘦弱的年轻女子。他站在火山口边缘，闭上眼睛，感受那份渴望，在风中摇晃一会儿，然后放手，让她离去。他睁开眼睛，看着她下沉，变成一个黑点，被黑烟吞没。

“刚果每天都有人失踪。”卡雅说。索尔载他们离开火山，哈利坐在后座，抱着卡雅。

哈利知道报告会非常简短。毫无踪迹，人间蒸发，他们有可能在任何地方。哈利和卡雅被问到任何问题，回答都将会是：刚果每天都有人失踪。即使是那位有蓝绿色眼珠的母亲问起，听见的也会是这个答案。因为这样对他们来说最为简单。没有尸体，没有内部讯问；每当警员开枪射击，内部讯问是例行程序。没有尴尬的国际事件。案子没有被放弃，至少在正式层面是如此，但继续搜寻东尼会变成只是做做表面工夫。莲娜将被列为失踪人口。她没买机票，刚果移民局也没有她的入境登记。这样最好，哈根会如此说道。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无论如何，这些人才是最重要的。

莲娜的母亲会点头，接受这番说法，但如果她聆听哈利没说出口的话，就会明白真相。她可以选择，选择听见哈利说她女儿死了，因为他瞄准莲娜的双眼中央，而不是他猜想比较精确的稍微偏右一点儿的位置，但他不想让子弹偏移得太靠右方，击中和他一起侦办这起案件的女同事。莲娜的母亲可以选择聆听真相，或选择聆听谎言，谎言可以把声波推向前方，可以带来希望，而非死寂的坟墓。

他们在坎帕拉市转机。

他们坐在登机门附近的坚硬塑料椅子上，看着飞机来来去去，直到卡雅睡着，头倚在哈利肩膀上。

某件事吵醒了她。她不知道是什么事，但察觉到某些东西不一样

了，也许是室内温度，也许是哈利的心跳节奏，也许是哈利那张疲惫苍白脸孔上的线条。她看见哈利将手机放回外套口袋。

“你跟谁讲电话？”她问道。

“国立医院。”哈利说，眼神茫然，目光穿过她，穿过落地窗，射向水泥跑道尽头和炫目的浅蓝色天空。

“他死了。”

第十部

“希望你有好好道别，”萝凯说，“道别非常重要，尤其是对被留下的人来说。”

91 道别

欧拉夫·霍勒的丧礼那天下雨。出席人数一如哈利预料，不如母亲的丧礼那样多，但也不至于少到令人尴尬。

丧礼结束后，哈利和小妹站在教堂外接受吊唁，参加者有他们没听过名字的老亲戚、他们没见过的学校老同事、他们认得名字但不认得面孔的老邻居。参加者中，还没老到即将去见死神的是哈利的同事，包括哈根、贝雅特、卡雅和侯勒姆。爱斯坦看起来好像快撑不下去，最后他说他昨晚喝酒玩得太疯，先行离席。崔斯可说他不能前来，但致上慰问之意。哈利扫视教堂，寻找刚刚他在最后一排看见的两个人，但他们显然在棺材抬出之前就已离开。

哈利邀请大家前往施罗德酒馆吃肉丸喝啤酒，这场小聚会大家都在谈论天气，很少谈论欧拉夫。哈利喝完苹果汁，说他另外有事，感谢大家前来，便离开酒馆。

他叫了出租车，对司机说了霍尔门科伦区的地址。

山上的院子里还有许多雪花。出租车开到黑木大宅前，哈利的心脏怦怦狂跳。他站在熟悉的大门前，按下门铃，听见脚步声接近，心脏跳得更加猛烈。那脚步声是熟悉的脚步声。

她看起来和往常没有两样，深色头发，温柔的褐色眼眸，细长的脖子。可恶，她那么美，美得令他心痛。

“哈利。”她说。

“萝凯。”

“你的脸，我在教堂就看见了，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他们说会愈合得很好。”他说谎。

“请进来，我去泡咖啡。”

哈利摇了摇头：“出租车还在下面的路边等我，欧雷克在吗？”

“在他房间，你想见他吗？”

“改天好了，你们会待多久？”

“三天，也许四天，或五天，再看看。”

“我很快就能见到你们两个人吗？这样可以吗？”

萝凯点了点头：“我不知道我那样做对不对。”

哈利微微一笑：“呃，谁知道你做了什么？”

“我是说刚刚在教堂，我们先离开了……怕碍到你。你有别的事要处理。反正呢，我们是为了欧拉夫去的。你知道他和欧雷克……呃，他们相处得很好。他们两个人的个性都很含蓄，相处得好非常难得。”

哈利点了点头。

“欧雷克常常提起你，哈利。你对他来说，比你以为的还要重要。”她垂下双目，“可能也比我以为的还要重要。”

哈利清了清喉咙：“所以这里都没变，自从……”

萝凯很快地点了点头，让哈利不必把难以启齿的话说完：自从雪

人想在这栋房子杀了他们之后。

哈利看着萝凯。他只是想看看她，听听她的声音，感觉她看着他。有些话他原本不想问的。他又清了清喉咙：“有件事我想问你。”

“什么事？”

“我们可以去厨房一下吗？”

他们走进厨房。他来到餐桌前，在她对面坐下，慢慢地详细说明，她静静聆听，没有打岔。

“他希望你去医院看他，他希望得到你的原谅。”

“我为什么要答应？”

“这个问题你得自己回答，萝凯，不过他没剩多少时间了。”

“我读过罹患这个病可以活很久。”

“他没剩多少时间了，”哈利又说一次，“你考虑看看，不用现在回答。”

哈利静静等待，看着萝凯眨了眨眼，看着她眼眶泛红，听见她几乎无声地啜泣。她喘了口气。

“如果是你会怎么做，哈利？”

“我会拒绝。不过我是个很坏的人。”

萝凯的笑声混着泪水。哈利心想，一个人可以多怀念一种声音、一种特殊的声波？一个人可以多渴望听见一种独特的笑声？

“我得走了。”哈利说。

“为什么？”

“我还剩下三场会面。”

“剩下？然后呢？”

“我明天打电话给你。”

哈利站了起来。他听见二楼传来音乐。超级杀手合唱团。活结乐团。

他坐上出租车，给司机下一个地址，想起萝凯问的问题。然后呢？然后他想结束一切，也许会获得自由。

路程很短。

“这次可能会久一点儿。”哈利说。

他吸了口气，打开栅门，走进童话故事般的皇宫。

他觉得他看见一双蓝绿色眼睛透过厨房窗户，跟随他移动。

92 自由坠落

米凯站在奥斯陆地区监狱的大门内，看着席古·阿尔特曼和一名狱警缓步走向柜台。

“退房吗？”柜台内的警员问道。

“对。”阿尔特曼说，递出一张表格。

“有没有用迷你酒吧的东西？”

另一名警员咯咯轻笑，这显然是囚犯出狱时他们惯用的玩笑话。

警员打开上锁的柜子，拿出个人物品，交还给阿尔特曼，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希望这次住房让你满意，阿尔特曼先生，欢迎再度光临。”

米凯替阿尔特曼开门，一同走下楼梯。

“监狱外面有媒体记者，”米凯说，“我们走地下通道，孔恩在警署后门的车上等你。”

“糊弄大师。”阿尔特曼说，露出讽刺的微笑。

米凯没问阿尔特曼这句话暗指什么，因为他有其他问题要问，这些是最后的问题，他有三百米的距离可以得到问题的答案。门锁吱的一声打开，他推开通往地下通道的门。“现在交换条件完成了，我想你应该可以告诉我几件事。”

“说吧，贝尔曼。”

“比如说，当你知道哈利即将逮捕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正他的错误？”

阿尔特曼耸了耸肩：“我把哈利的误会视为宝贵的机会。我当然

完全明白他误会了，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他要去易雷恩巴村逮捕我？为什么他要选择那个地方？有些事情当你不明白的时候，最好把嘴巴闭紧。所以我什么都没说，直到我看见希望之光，看见整体情势。”

“整体情势告诉你什么？”

“它告诉我说，我处在一种跷跷板的处境里。”

“意思是？”

“我知道克里波和犯罪特警队之间有冲突，我看见这个冲突给了我机会。处身在跷跷板处境里，代表你可以把体重加在任何一边。”

“但你为什么不跟哈利谈你跟我谈的条件？”

“在跷跷板处境里，你应该投向输的一方，因为那一方比较着急，更愿意付出你想要的代价。这只是简单的赌博策略而已。”

“你怎么那么确定哈利不是输的一方？”

“我不是很确定，但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我已经开始了解哈利，他跟你不一样，贝尔曼，你是个会妥协的人，而他一点儿也不在乎个人名声，他只是想逮到坏人而已，而且是所有的坏人。他会这样来看事情：如果东尼是主角，而我是导演，那么我可不能被轻易放过。我想，像你这样一个重视事业成就的人，会用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尤汉·孔恩也同意我的看法。你看见的是逮到凶手所获得的个人利益，你知道大众很想知道那些被害人到底是谁杀的，到底是谁亲手杀害了他们，而不是在后面动脑筋的人是谁。如果一部电影失败，导演会很庆幸他找了汤姆·克鲁斯当男主角，因为汤姆·克鲁斯会变成众矢之的。观众和媒体喜欢的是简单的结论，而我的罪行是间接的、复杂的。毫无疑问，法院一定会判我终身监禁，但这件案子跟法院无关，而跟政治有关。只要媒体和大众开心，司法部就开心，那么每个人就或多或少都可以开心回家。我只是手心被打一下，或是被判缓刑，都算是便宜的代价。”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开心回家。”米凯说。

阿尔特曼大笑，回声淹没他的脚步声。“听听有识之士的建议，放手吧，不要让它把你吞噬。不公平就好像天气一样，如果你无法忍受，那就离开。不公平并不是体制机器的一部分，它就是机器本身。”

“我说的不是我，阿尔特曼，我可以忍受。”

“我也不是说你，贝尔曼，我说的是无法忍受的人。”

米凯点了点头。对他而言，他确实可以忍受目前的情况。司法部打过电话来，当然不是部长亲自打来，但他们释放的信息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们很开心，而且这个结果是正面的，不论对克里波或对他个人都是正面的。

他们走上楼梯，走进白昼。

孔恩踏出他的蓝色奥迪轿车，穿越马路，向阿尔特曼伸出了手。

米凯站在原地，看着出狱的阿尔特曼和他的律师坐上车子。那辆奥迪转了个弯，朝德扬区驶去，离开视线。

“你来看我们也不打声招呼吗，贝尔曼？”

米凯转过头去，见是甘纳·哈根。他站在对面人行道上，没穿外套，双臂交抱。

米凯走过去，跟哈根握了握手。

“有人在散播我的八卦吗？”米凯问道。

“在犯罪特警队，每件事都摊在阳光下。”哈根说，露出大大的微笑，全身簌簌发抖，双手搓揉取暖，“对了，我下个月底要跟司法部开会。”

“哦，对，”米凯漠不关心地说。他知道那场会议要讨论什么：改组、缩编、转移命案调查权。他不明白的是，哈根说每件事都摊在阳光下所指为何。

“不过你知道这场会议要讨论什么，对不对？”哈根说，“我们都被要求提出对未来命案调查机构的建议，期限就快到了。”

“我想他们不太可能只看重我们单方面的报告，”米凯说，看着哈根，想判断他说这些话究竟有何用意，“所以我们必须以包容的态度来给出意见。”

“除非我们都同意现行体制更适合把所有命案调查工作都集中起来，由单一机构进行。”哈根说，牙齿打战。

米凯咯咯一笑：“你衣服穿得不够，哈根。”

“也许你是对的，但我也知道，如果这个新犯罪调查机构的领导人，曾在目击证人指证历历的情况下，运用职权来让他未来的老婆不因走私毒品而被捕，那么我心里会有什么想法。”

米凯停止呼吸，觉得手越来越抓不牢，身体被地心引力掌控。他头发直竖，胃部下沉。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魇，它在睡梦中刺激他的神经，在现实中残酷地袭击他。这是没有安全索的坠落，是独自攀岩者的坠落。

“看来你也觉得冷了，贝尔曼。”

“操你妈的，哈根。”

“我？”

“你想要什么？”

“想要？长期来说，我希望警界可以少一则丑闻，让警察同人的正直不会受到大众质疑。至于改组嘛……”哈根的头缩到肩膀之间，用力跺脚，“现在司法部可能希望把命案调查资源集中在一个地方，

完全不理睬领导者问题。如果他们要我领导这样一个单位，我当然会接受，但基本上我认为现在一切都运作得很好，总的来说，杀人犯都受到了惩罚，不是吗？所以如果我的对等机关主管也这样认为，那么我准备在布尔区和警署这两个地方继续侦办命案。你说呢，贝尔曼？”

米凯终究还是感觉到了绳索拉扯的感觉，他觉得安全带收紧，自己被扯成两半，背部因为无法承受压力而折断，疼痛和瘫痪交杂在一起。他垂挂在绳索末端，无助晕眩，摆荡在天堂和土地之间。但他依然活着。

“让我考虑一下，哈根。”

“尽量考虑，可是不要太久。期限就快到了，你知道的，我们得协调好才行。”

米凯站立原地，看着哈根奔进警署大门的背影，然后转过身子，望着格兰区的建筑物屋顶，望着这座城市，他的城市。

93 回答

手机响起时，哈利正站在客厅中央，举目四顾。

“我是萝凯，你在做什么？”

“查看人死后还留下什么。”哈利说。

“结果呢？”

“留下很多，却又不是太多。小妹已经说了她要什么。明天有个家伙会来买下全部的东西，他说他会付五万克朗，买下锁、储藏物、桶，全都买走，还会自己清理。这真是……呃……”哈利找不到适切的形容词。

“我懂，”萝凯说，“我爸过世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感觉。他的东西原本那么重要、那么无可取代，可是一下子似乎都失去了意义。好像赋予那些东西价值的就只是他一个人。”

“或是我们这些被留下来的人，发现自己必须负责清理和销毁，重新开始。”哈利走进厨房，看着挂在厨房柜子下的照片。那张照片是从苏菲街拿来的，照片中是欧雷克和萝凯。

“希望你好好道别，”萝凯说，“道别非常重要，尤其是对被留下的人来说。”

“我不知道，”哈利说，“他跟我从来没有好好地说过再见。我让他失望了。”

“怎么说？”

“他要我帮他安乐死，我拒绝了。”

手机那头安静下来。哈利聆听背景声音，那是机场的声音。

萝凯的声音再度响起：“你认为你应该帮他安乐死吗？”

“对，”哈利说，“我应该，现在我认为我应该了。”

“别这样想，太迟了。”

“是吗？”

“对，哈利，已经太迟了。”

电话两头再度陷入静默。哈利听见一个鼻音播报飞往阿姆斯特丹的班机开始登机。

“所以你想见他吗？”

“我办不到，哈利。我想我也是个坏人。”

“那下次我们再试着做好人吧。”

哈利听见萝凯露出微笑：“可以这样吗？”

“永远不迟。替我跟欧雷克说哈喽。”

“哈利.....”

“什么事？”

“没什么。”

萝凯挂断电话后，哈利站立原地，望着厨房窗外。

然后他爬上二楼，开始打包。

哈利走出洗手间，女医生在外头等他。他们继续踏上最后一段走廊，朝狱警走去。

“他情况稳定，”女医生说，“我们可能会把他送回监狱。这次你来了是为了什么原因？”

“他帮我们侦破了一件案子，我想跟他道谢，同时也回复他上次提出的一个心愿。”

哈利脱下外套，拿给狱警，然后伸直手臂，让狱警搜身。

“五分钟，不能再多，可以吗？”

哈利点了点头。

“我跟你进去。”狱警说，目光无法离开哈利变形的脸颊。

哈利扬起一边眉毛。

“这是平民访客的规定，”狱警说，“听说你已经辞职了。”

哈利耸了耸肩。

雪人已下床，坐在窗边的椅子上。

“我们找到他了，”哈利说，将一张椅子拉到雪人旁边，狱警站在门边，听得见所有对话，“谢谢你的协助。”

“我遵守了约定，”雪人说，“你呢？”

“萝凯不会来。”

雪人的脸部肌肉没有出现任何动作，他只是全身一缩，仿佛刮来一阵寒冷强风。

“我们在白马王子的小屋里发现一个盒子，里面有一瓶药，昨天我把一滴药送去分析。那是克达诺玛，就是他用在被害人身上的麻醉剂。你知道这种麻醉剂吗？大量使用可能会致命。”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最近我被注射了一些克达诺玛，从某个角度来说，我还满喜欢的，不过各种麻醉剂我都喜欢。你知道的，对不对？我跟你说过我在

香港置地广场做过什么事。”

雪人看了看哈利，谨慎地看了看狱警，目光又回到哈利身上。

“哦，对，”雪人用平静的语气说，“就在厕所……”

“右边的最后一间，”哈利说，“呃，再跟你说一次谢谢。别照镜子哟。”

“你也一样。”雪人说，伸出苍白且骨瘦如柴的手。

哈利走到走廊尽头时，转过了身，看见雪人在狱警陪同下，蹒跚地朝他们的方向走来，然后走进厕所。

94 冬粉

“嘿，霍勒。”卡雅对他露出微笑。

她坐在酒吧的矮凳上，臀部坐在双手上，眼神热切，嘴唇艳红，双颊发亮。哈利突然想到，他没见过卡雅化妆的样子。过去他曾天真地以为，女人化了妆并不会更漂亮。卡雅身穿黑色素雅洋装，脖子上戴着珍珠黄金短项链，白色珍珠栖息在锁骨上，她一呼吸，珍珠就放出柔亮光芒。

“等很久了吗？”哈利问道。

“没有，”卡雅说，在哈利还没坐下之前站了起来，将他拉过来，把头倚在他肩膀上，就这样抱着他，“我只是有点儿冷。”

她不在乎酒吧里的其他人朝她看来，也不放手，反而把双手伸进哈利的西装外套里，上下抚摸哈利穿着衬衫的背部，让双手暖和起来。哈利听见一声谨慎的轻咳声，抬头一看，便看见一名男子对他友善地点了点头，男子的肢体语言显示他是领班。

“我们的桌子准备好了。”卡雅说。

“桌子？我以为我们只是来喝杯东西。”

“我们还是得庆祝案子结束啊，不是吗？我已经先点餐了，点了非常特别的菜。”

领班带着他们穿过客满的餐厅，来到窗边一张桌子。一名服务生点亮蜡烛，在杯子里倒了苹果汁，将瓶子放进冰桶，然后离去。

卡雅举起杯子：“Skål（干杯）。”

“为什么干杯？”

“因为犯罪特警队可以跟过去一样继续运作，因为你和我逮到了坏人，而且现在可以一起坐在这里。”

两人喝下苹果汁。哈利将杯子放在桌布上，又移动杯子，杯底在桌布上留下湿痕：“卡雅……”

“我替你准备了一样东西，哈利。跟我说现在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听着，卡雅……”

“什么？”她说，屏息以待，倾身向前，热切聆听。

“我说过我会再去旅行，我明天就走。”

“明天？”她笑了几声。服务生替他们拉开又厚又白的餐巾，放在他们大腿上。她脸上的笑容褪去：“去哪里？”

“就是离开。”

卡雅垂眼看着餐桌，不发一语。哈利想将手放到她手上，又克制住自己。

“所以我不配吗？”她轻声道，“我们不配吗？”

哈利等到目光跟卡雅相对，才开口说话。“不配，”他说，“我们不配。对你来说不配，对我来说也不配。”

“你又知道怎样才配了？”她语带哭音地说。

“我很清楚。”哈利说。

卡雅沉重地吸了口气，试着控制自己的声音：“是萝凯？”

“对，一直都是萝凯。”

“是你自己说她不要你的。”

“她不要现在这个样子的我，所以我必须修复自己，我必须好起来，你明白吗？”

“不，我不明白。”两颗小泪珠挂在她的下睫毛上，摇曳颤动，“你已经好了啊，疤痕只是……”

“你很清楚我说的跟疤痕没有关系。”

“我会再见到你吗？”她问道，用指甲接住一滴眼泪。

她抓住他的手，用力紧握，指节泛白。哈利只是看着她。她放开了手。

“这次我不会去把你带回来了。”她说。

“我知道。”

“你应付不来的。”

“可能吧，”他微微一笑，“不过谁可以呢？”

卡雅侧过了头，展露笑容，露出尖细牙齿。

“我可以。”她说。

哈利坐在椅子上，直到听见轻柔的车门关门声从黑暗中传来，柴油引擎传出发动声。他低头看着桌布，正要起身，一个汤盘端到了他眼前。他听见领班的声音说：“这位小姐特别点了从香港空运来的李元冬粉。”

哈利瞪着汤盘。她还坐在椅子上，他心想。这家餐厅犹如一个肥皂泡，正在飞升，盘旋在城市上空，然后消失。厨房不停出菜，我们永不着陆。

他站起身来，正欲离开，又改变主意，坐了下来，拿起筷子。

95 盟友

哈利离开那家已不再是跳舞餐厅的餐厅，驾车驶下山坡，经过不再是水手学校的学校，继续往曾经保家卫国的碉堡驶去。下方是峡湾和城市，藏在薄雾之中。车子睁着黄色猫眼，小心前进。一列电车从雾中出现，宛如张着利齿的鬼魂。

一辆车子在哈利前方停下，哈利跳上前座。英国创作歌手凯蒂·玛露的歌声从喇叭里流泻而出，带着她惯有的那种仿佛要滴出蜜来的苦恼。哈利急切地寻找收音机的“关闭”键。

“我的老天，你怎么这副模样！”爱斯坦惊恐万分地说，“你那个医生的缝合科一定没及格，不过你以后倒是可以省下买万圣节面具的钱。别笑了，不然你那张鬼脸会再裂开。”

“好好。”

“对了，”爱斯坦说，“今天是我的生日。”

“噢，操。给你一根烟，免费的。”

“我正需要一根烟。”

“嗯。想要什么更大的礼物吗？”

“比如说？”

“世界和平。”

“等到世界和平那天，你已经不会醒来了，哈利，因为他们已经扔下了大炸弹。”

“好吧。没有个人愿望吗？”

“没有很多，可能想要一个新的良心吧。”

“新的良心？”

“因为旧的那个已经有点儿故障。你这套西装不错啊，我以为你只有一套西装。”

“这是我爸的西装。”

“我的天，你一定缩小了。”

“对啊，”哈利说，拉直领带，“我缩小了。”

“艾克柏餐厅怎么样？”

哈利闭上眼睛：“很好。”

“你还记得那次我们偷溜进去那家漏水餐厅吗？那时候我们几岁？十六岁？”

“十七。”

“你是不是跟杀手皇后跳过一次舞？”

“可能吧。”

“想起来就让人觉得可怕，你年轻时候的那个徐娘现在已经进了老人院。”

“徐娘？”

爱斯坦叹了口气：“去查字典。”

“嗯。爱斯坦？”

“是？”

“你跟我为什么会变成好朋友？”

“应该是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吧。”

“就这样吗？只是人口统计学上的巧合？没有精神上的契合？”

“据我所知没有，我只知道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是什么？”

“没人想跟我们成为好朋友。”

车子转过几个弯，车内一片静默。

“除了崔斯可之外。”哈利说。

爱斯坦哼了一声：“他脚趾会放屁，臭都臭死了，没有人坐在他旁边可以受得了。”

“对，”哈利说，“我们很能忍。”

“这我们很在行，”爱斯坦说，“可是我的天，他真是臭到爆。”

他们一起笑了起来，笑声温柔、轻快、哀伤。

爱斯坦把车停在褐色草地上，让车门开着。哈利爬到碉堡顶端，坐在边缘，双脚垂荡。车门内的喇叭中传出美国摇滚歌手布鲁斯·普林斯汀的歌声，唱着某个暴风雨夜晚的拜把兄弟与必须遵守的誓言。

爱斯坦递了一瓶占边威士忌给哈利。城市传来一声孤单的警笛声，警笛声扬起又落下，最后疲软无力，消逝无踪。酒精刺激哈利的喉咙和胃，令他呕吐。第二口好多了。第三口非常滑顺。

美国鼓手马克斯·温伯格（Max Weinberg）的鼓声听起来像是要摧毁鼓皮。

“我总觉得我应该要有更多懊悔才对，”爱斯坦说，“可是我一点儿也不在乎。我想自从我有意识以来，我就接受自己是个邋遢的人。你呢？”

哈利沉思片刻：“我有很多懊悔，可能是因为我对自己期许很

高，事实上我想象自己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

“但是根本不可能。”

“当时不可能，可是下一次，爱斯坦，下一次可能。”

“这种事发生过吗，哈利？在他妈的人类史上发生过吗？”

“没发生过并不代表不可能发生。我不知道如果我放手的话，这个瓶子会落下。操，这是哪个哲学家说的？霍布斯？休谟？还是海德格尔？反正是一个首字母是H的疯子说的。”

“回答我。”

哈利耸了耸肩：“我想学习是可能的，问题是我们学习得真是他妈的太慢了，所以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比如说，你爱的人可能请你帮一个忙，请你出于爱帮他做一件事，比如帮他安乐死。你说不行，因为你还没学会，你还没有那个洞察力。等你终于看见光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哈利又喝了一大口酒，“所以你转而向别人做出爱的行为，而这个人说不定是你痛恨的人。”

爱斯坦接过酒瓶：“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可是听起来糟透了。”

“也不尽然，做好事总不嫌太迟。”

“你的意思是说总是太迟吧？”

“不是！我总是认为我们是因为恨得太多，以至于无法跟随其他冲动，但我父亲有另一番见解。他说恨与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一切都始于爱，恨是铜板的另一面。”

“阿门。”

“但这表示你一定可以反过来走，从恨走到爱。恨一定是个好的学习起点，让人做些改变，下次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事情。”

“现在你乐观得让我想吐了，哈利。”

风琴进入副歌，发出哀鸣之声，宛如圆锯般切入人心。

爱斯坦侧过头，弹去烟灰。哈利情绪激动得几乎落泪，因为他看见过去的年月构成了他们的人生，成为他们，就好像爱斯坦弹烟灰那样。爱斯坦弹烟灰的姿态跟他一样，侧过头，仿佛香烟太过沉重。他将头侧到一边，仿佛从斜斜的角度看出去，这个世界会比较美好。烟灰弹在学校抽烟小屋的地上，弹在他们擅自闯入的派对的啤酒瓶中，弹在碉堡冰冷粗糙的水泥地上。

“反正呢，你开始变老了，哈利。”

“你为什么这样说？”

“当男人开始引述父亲的话时，他们就已经老了。你已经开始迈向衰老了。”

就在此时，哈利想到了。卡雅问他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想到答案了。他想要一颗穿了盔甲的心。

尾声

蓝色云朵飘过香港制高点太平山，但雨终于停了，这雨从九月开始下，一直都没停过。太阳探出头来，一道彩虹在香港岛和九龙之间架起桥梁。哈利闭上眼睛，让阳光温暖脸颊。好天气来得正是时候，本季赛程今晚要在跑马地展开。哈利听见日语的嗡嗡说话声经过他所坐的长椅。那些日本人刚下缆车。自一八八八年起，山顶缆车就吸引观光客和本地居民搭乘，来山上呼吸新鲜空气。哈利再度睁开眼睛，翻阅赛期表。

他一抵达香港就跟贺曼·克鲁伊联络，贺曼给了他一份工作，担任债务催收员，也就是说，他的工作是找到那些躲债的人，如此一来，贺曼就不必把债权折价卖给三合会，也不用思索三合会到底会用哪些残忍的方式来寻人。

要说哈利喜欢这份工作可能言过其实了，不过这份工作薪水高，而且相当简单，他不必把钱讨回来，只要找到债务人就好。但他一米九二的身高，外加脸上爬着一道狰狞的疤痕，往往吓得那些债务人当场就把钱还清，而且他很少必须动用服务器架在德国的搜索引擎。

然而要胜任这份工作有个诀窍，那就是远离毒品和酒精，这一点目前为止他都做得很成功。今天接待处有两封信等着他。他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他的，只知道卡雅一定有份。其中一封信的信封上印着奥斯陆警区的标志，哈利猜测应该是哈根寄来的。另一封信他连猜都不必猜，立刻就认出欧雷克端正却又孩子气的字迹。哈利将两封信放进外套口袋，尚未决定要不要拆开来看。

他折起赛期表，放在身旁长椅上，朝中国大陆望去，只见那头的黄色烟雾一年比一年重。但在太平山顶，空气吸起来几乎是新鲜的。他低头往跑马地望去，看着黄泥甬道西边的墓地，墓地为新教徒、天主教徒、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区分成数个区块。他看见跑道，知道骑手

和赛马已在草地上待命，草地在夜间赛事开始前就已检查过。不久之后，观众将会拥入：有些人带着希望，有些人不带希望；有些人走运，有些人不走运；有些人希望梦想成真，有些人纯粹只是为了做梦；有些人没计算风险所以输了，有些人计算风险但还是输了。他们都去过跑马地，而且还会再去，连墓地里的鬼魂都会去。一九一八年的跑马地赛马场大火，死了好几百人。而今晚他们绝对能胜过概率，征服运气，在口袋里塞满白花花的港币，杀了人而不被逮到。再过几小时，他们将进入跑马地大门，阅读赛期表，填写马票，根据当天神明的旨意，选择各类投注，像是孖宝、连赢、位置Q、三T或四连环。他们将在投注处前排队，手上拿着赌金。赛马跑到终点时，大多数的人都会差点儿去了半条命，但十五分钟后就有救赎的机会。起跑栅门再度打开，下一场赛事开始。除非你是跳桥客，也就是把所有财产全都赌在一场赛事的一匹马上。但没有人抱怨。每个人都知道赌赢的概率是多少。

然而有些人知道概率，有些人知道结果。最近南非赛马场的起跑栅门下发现地下导管，导管内充满压缩空气和含有镇定剂的迷你镖，只要按下遥控器，就能朝赛马的肚子发射。

卡翠娜通知哈利说，席古·阿尔特曼在上海订了饭店。两地飞行时间只要一小时。

哈利看了赛期表最后一眼。

有些人知道结果。

“只不过是游戏一场。”贺曼·克鲁伊常这样说，也许因为他常赢钱。

哈利看了看表，站起来，朝电车走去。有人给了他小道消息，说第三场有一匹马保准会赢。

[1] 哈希什（Hashish），由印度大麻花及叶榨出的树脂麻醉药。

[2] 有嘢，粤语，意为“有事吗”。

[3] 唔该，粤语中礼貌用语，此处意为“麻烦你（松手）”。

[4] 电影《第六感》（The Sixth Sense）中，看得见亡者灵魂的小男孩所说的一句台词。

[5] 高速行驶的车辆因急刹车或遭受撞击而突然减速时，车上的乘客因惯性作用，头部在短时间内前后剧烈晃动而造成的颈椎和颈髓的损伤，即为甩鞭损伤。

[6] ø是挪威文中的字母。

[7] 德语的“七”。

[8] 毛淡棉：缅甸港口城市。

[9] 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左翼作家、新闻记者及社会评论家。他在《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两部小说中对极权主义政权的预言在之后不断得到印证，因此英文用“奥威尔式”来形容极权主义社会的行为或组织。

[10] 非洲有两个名为刚果的国家，一个是刚果民主共和国（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简称刚果金，“金”指的是其首都金沙萨市，另一个是刚果共和国（Republic of the Congo），简称刚果布，“布”指的是其首都布拉柴维尔。

[11] 伊瓦尔·奥森（Ivar Aasen，1813—1896），挪威语言学者、词典编纂者、剧作家、诗坛巨擘。

[12] 指美国电视剧《犯罪现场调查》（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他们曾经到达幸福的巅峰。然而他的爱是祸患，是诅咒……

[挪威]尤·奈斯博——著 林立仁——译

幽灵

G j e n f e r d

Jo Nesbø

也许生命只教过你一件事，那就是时光无法倒流。

两个孤独少年 × 一位孤勇警探

如父如子的亲情，失而复得的挚爱，触不可及的未来

作品全球销量突破3300万册

北欧悬疑小说天王尤·奈斯博《猎豹》之后再创销售奇迹

入围英国犯罪小说作家协会国际匕首奖决选，荣登《纽约时报》《出版人周刊》《洛杉矶时报》畅销榜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幽灵

作者：【挪威】尤·奈斯博

译者：林立仁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第二部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第三部

- 26
- 27
- 28
- 29
-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第四部

38

39

40

41

42

43

第五部

44





第一部

他奔进最后一条走廊，欧雷克的叫声传入他的耳中。囚室的门半开着。他穿过走廊冲进囚室的这几秒间，对他而言宛如噩梦，仿佛雪崩。他的双腿无法跑得更快了。

1

那些尖叫声在召唤它，如同声波做成的长矛，穿透奥斯陆市中心的其他噪声：窗外传来的来往车声、远处抑扬的警笛声，以及附近教堂的钟声。它继续觅食。它用鼻子在肮脏的厨房油地毯上四处嗅闻，闪电般迅速地将气味分成三类：可食用的，有危险的，以及与生存无关的。地上有灰色烟灰的刺鼻气味，沾血纱布的甜腻味，林内斯啤酒瓶盖内的苦味，空金属弹壳所散发的硫黄、硝石和二氧化碳分子的气味。这枚弹壳专门设计用来容纳9毫米×18毫米铅弹，又称马卡洛夫子弹，对应这种子弹口径所开发出来的就是马卡洛夫手枪。此外还有仍在闷烧的香烟烟味，金色滤嘴和黑色烟纸上印有俄罗斯帝国的双头鹰国徽图案。香烟对它来说可是食物。除了这些气味之外，还有酒、油脂和沥青的臭味。地上有只鞋子，它闻了闻。有个障碍物侧躺着，背部挡住鼠窝的入口，鼠窝里有它的八只初生宝宝，它们的眼睛尚未发挥功能，身上无毛，正在高声尖叫，呼唤母鼠回来哺乳。那个如山一般的肉体障碍物散发着盐、汗水和鲜血的气味。那是一具人类的身体，而那人依然活着，它敏感的耳朵听得见在它幼崽的饥饿叫声之间的微弱心跳声。

它很害怕，但它别无选择。喂养它的幼崽比什么都重要，再危险，再费力它都不在乎，再有其他不好的直觉也无所谓。它站在那里，鼻子在空气中嗅着，思考着解决办法。

教堂钟声正好和那人的心跳声一致：一下、两下、三下、四

下.....

母鼠张露利齿。

七月，妈的，死在七月真是烂透了。我耳中听见的真是教堂的钟声吗？还是该死的子弹上涂有迷幻药？好吧，所以我的生命要在这里结束了，反正也没什么差别吧？死在这里或那里，现在死或一会儿死，好像也没什么差别。但我真的就该死在七月吗？楼下的奥克西瓦河畔传来鸟儿的啼唱声、酒瓶相碰的叮叮声和阵阵笑声，我真的就该死在窗外的夏日欢声中吗？我真的就该死在这个鼠辈横行的毒窝地上，身上多出一个洞，生命快速流逝，一生回忆从眼前闪过，最后落到这个下场吗？难道这就是我，这就是一切，这就是我的一生？我对人生有过计划不是吗？如今，我的生命不比一袋尘土更有价值，只是个没有笑点的笑话，短到在那疯狂钟声结束前就可以叙述完毕。

妈的！没人告诉我死亡会这么痛。爸，你在吗？别走，别在这个节骨眼上离去。关于我的这则笑话是这样说的：我的名字叫古斯托，这辈子只活到十九岁。爸你是个坏男人，上了个坏女人，九个月后生下了我，我还喊不出“爸爸”就被送到寄养家庭。我尽可能招惹各种麻烦，他们却只是把照护网收得越来越紧，问我到底想要什么，是不是想要该死的冰激凌。他们不知道你跟我这种人最后会在子弹下结束生命，而且我们会散播传染病和腐败堕落，只要一逮到机会就像老鼠一样繁殖。他们要怪也只能怪自己。但他们也有需求，每个人都有需求。十三岁那年我第一次在养母眼中看见她的需求。

“古斯托，你好英俊。”她说，走进浴室。我没关门，也没打开莲蓬头，因此水声没能警告她。她在浴室里多站了一秒才出去。接着我捧腹大笑，因为我心中雪亮。爸，这就是我的天赋，我可以看穿别人的需求。这天赋是不是来自你的遗传呢？她离开浴室之后，我看着穿衣镜中的自己。她不是第一个说我英俊的人。我比其他男生发育得早，身材高大结实，肩膀已相当宽阔；头发乌黑光亮，颧骨高耸，下巴方正，有张贪婪大嘴，嘴唇却有如女生般饱满；古铜肌肤十分光滑，褐色眼珠近乎黑色。“褐鼠。”班上有个男同学这样叫我。男同学

的名字好像叫迪德里克，他想成为钢琴家。那年我刚满十五岁，迪德里克在班上大声说：“那只褐鼠连阅读都有问题。”

当然了，我只是一笑置之，因为我知道他说这句话背后的动机，我知道他想要什么。他想要的是卡米拉。他暗地里偷偷爱恋卡米拉，卡米拉公开地爱恋我。我曾在学校舞会上趁机看了看她的毛衣底下，却发现没什么料。这件事我跟几个男同学说了，迪德里克一定是有所耳闻，才决定要让我闭嘴。我一点也不在意成为他的“箭靶”，但霸凌就是霸凌，因此我去找摩托俱乐部的图图，并在学校拿了些哈希什 1 分给那些车手，说我需要点尊重。图图说他会料理迪德里克。后来迪德里克不肯对任何人解释说他的两根手指为何会被男厕所门的上层铰链给夹住，但他再也没叫我褐鼠，而且是的，他也没能成为钢琴家。妈的，好痛！不，我不需要安慰。爸，我需要来一管，最后一管，然后我发誓我会一声不哼地离开这个世界。教堂钟声又响起来了。爸，你在吗？

2

奥斯陆规模最大的加勒穆恩机场将近午夜之际，来自曼谷的SK459号航班滑行至指定的四十六号登机门。机长托德·舒茨刹车，让空客340完全停止，接着他关闭油料供应。喷气发动机上的金属运转频率缓缓降低，发出温和的嗡嗡声，最后静止。托德下意识地看了看时间，这时距离飞机落地已经过了三分四十秒，比预定抵达时间早了十二分钟。他和副机长开始确认关闭系统和停泊事项，因为这架飞机将在机场过夜，货品留在飞机上。他翻寻装有飞行日志的公文包。现在是二〇一一年九月，曼谷仍处于雨季，一如往常十分闷热，因此他非常想回家，享受初秋的凉爽夜晚。九月的奥斯陆是地球上最棒的地方。他在表格里填入剩余油量，他得替他消耗的油料费用找个理由才行。他驾驶飞机从阿姆斯特丹或马德里回航的速度，高得超过经济效益，不惜燃烧价值不菲的油料以达到目的。最后他的长官把他叫去训斥了一顿。

“你想表现什么？”长官高声说，“飞机上又没有转机旅客！”

“‘全世界最准时的航空公司’啊。”托德咕哝说，引述公司的广告标语。

“我看是全世界最不符合经济效益的航空公司吧！这就是你的好理由？”

托德耸了耸肩。毕竟他不能说出真正的理由——他之所以加速飞行完全是出于私人原因。他负责驾驶飞往卑尔根、特隆赫姆和斯塔万格的班机，而且重点是这些航班都必须由他亲自驾驶，不能交给其他驾驶员。

托德资历在航空界算是很老，长官没有治他的办法，只能对他发飙。

一直以来他都避免犯下严重错误，也一直待在航空公司的庇荫之下，但再过几年他就要达到“双五”，也就是年满五十五岁，届时无论如何都得退休。托德叹了口气。他只剩最后几年时间可以弥补错误，避免自己沦为全世界最不符合经济效益的飞行员。

他在飞行日志上签名，起身离开驾驶舱，对乘客露出机长的雪白贝齿。这个微笑可以直接告诉乘客说他充满自信。机长这个专业头衔曾让他成为别人眼中的成功者。曾经，只要说出“机长”这个魔法般的字眼，男女老少都会露出仰慕的神情，他们在他脸上看见领导力、冷静态度和男孩般的魅力，以及机长的爆发力和精准判断力。他们认为这个男人不仅具有过人的才智，还具有对抗物理法则和凡人内在恐惧的勇气。但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民众只把他当成公交车司机，问他哪里能买到飞往拉斯帕尔马斯市的最便宜机票，以及为何汉莎航空公司的伸脚空间比较大。

叫他们去吃屎。叫他们全都去吃屎。

托德在空服员旁的出口停下脚步，挺起胸膛，露出微笑，说：“小姐，欢迎回家。”他说的是浓重的得州口音，这是他从谢泼德

的飞行学校里学来的。对方回以微笑。从前他光凭这个笑容就能跟女人相约在入境大厅，而他也真的这样做过。从开普敦到阿尔塔：女人，无数女人。对他来说这曾是个麻烦。而解决方法则是：女人，无数女人，新面孔的女人。如今呢？他的发际线已退到飞行员帽底下，但定制制服还能凸显出他高大宽肩的身材。当初他在飞行学校未能当上战斗机飞行员，要怪的就是这副身材。最后他成为大力神运输机的驾驶员，沦为空中粗工。他对乡亲父老宣称那是因为他的脊椎长了几厘米，还说只有侏儒才能符合F-5s和F-16s战机驾驶舱的标准。但事实是他在竞争中惨遭淘汰。在那段时间，他唯一能保持住的就是身材，那也是他唯一没有分崩离析的部分。

其他像是婚姻、家庭、朋友关系，全都崩溃瓦解。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当时他在哪里呢？多半是在开普敦或阿尔塔的饭店房间里，鼻子里沾有可卡因，以弥补他在酒吧喝了酒精饮料所减损的雄风，弥补他的阴茎不处于“小姐欢迎回来”的状态，弥补他未曾达到、也永远无法达到的目标。

托德的视线落在一名在走道上朝他走来的男子身上。男子低头走路，但依然比其他旅客高出一个头。身材削瘦，和他一样肩膀宽阔，但年纪比他轻。男子理平头，金发有如刷子般根根竖起，看起来像挪威人，但不像是出游返国的观光客，比较像是旅居海外的挪威人，肌肤已然变成几近灰褐色，正是长期住在东南亚的白人的特征。男子身穿量身定制的棕色亚麻西装，给人尊贵和严肃的形象，因此可能从商。也许生意不是太理想，男子搭乘的是经济舱。但男子之所以吸引托德的目光，并不是因为西装或身高，而是因为疤痕。那道疤痕以男子的左嘴角为起点向外延伸，几乎一路划到耳际，宛如一把微笑形状的镰刀，充满既怪异又美妙的戏剧性。

“再见。”

托德吓了一跳，还来不及回应，男子就已从他面前走过，步出机舱。男子的声音甚是粗哑，眼睛里爬满血丝，显然才刚睡醒。

乘客都已下机。载有清洁人员的小巴士驶来，停在跑道上。机组

人员一同下机。托德注意到最先从小巴士下来的是个体格矮壮的俄裔男子，他看着男子快步爬上登机梯，身穿黄色反光背心，上头印着索罗斯清洁公司的标志。

再见。

托德迈步走过通道，朝机组人员中心走去，脑子里不断浮现这句话。

“你的行李箱上不是都放着一个手提包吗？”一名空服员问道，指着托德拖行的新秀丽行李箱。他记不得她的名字了。是米雅，还是玛雅？无论如何，上世纪他曾在某个中途停留站干过她。有这回事吗？

“没有。”托德说。

再见。亦即“回头见”？或是“下次再会”？

他们经过机组人员中心入口旁的隔间，理论上这是给海关人员用的，海关在这隔间里就宛如惊奇盒弹出的吓人玩偶。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时间，隔间里的椅子都没人坐，而他在航空界服务三十年来，从不曾被海关拦下来搜查行李。

再见。

亦即“后会有期”，以及“期待下次再见到你”。

托德加快脚步，通过机组人员中心入口。

一如往常，小巴士在空客旁的柏油路面上一停下来，谢尔盖·伊万诺夫就第一个下车，快步爬上登机梯，前去清理客舱。他提着吸尘器进入机舱，锁上舱门，戴上乳胶手套，把手套拉到手臂上刺青开始的地方，然后掀开吸尘器前方的盖子，打开机长置物柜，拿出一个新秀丽手提包，拉开拉链，打开底层的金属板，查看四个有如砖块般的一公斤重的包裹。接着他把手提包连同包裹放入吸尘器，塞进软管和大集尘袋之间的空间。集尘袋他已事先清空。他关上吸尘器的盖子，打

开舱门锁，启动吸尘器。所有动作在数秒内全数完成。

打扫和整理完客舱之后，他们从容下机，把浅蓝色垃圾袋放在大发 2 小巴士的后备厢，返回候机楼。晚上机场关闭前只有几班飞机起降。谢尔盖转头看了看领班珍妮，又望向显示抵达和出发时间的计算机屏幕，看见上面并未出现延迟的信息。

“卑尔根我来做。”谢尔盖用刺耳的口音说。他的口音虽然刺耳，但起码他会说挪威语，他知道很多在挪威住了十年的俄罗斯人都还只能用英语沟通。大约两年前伯父把谢尔盖带来挪威之后，就明确指示他必须学习挪威语，并安抚谢尔盖说也许他跟自己一样有语言天分。

“卑尔根我来，”珍妮说，“你可以等特隆赫姆。”

“卑尔根我来就好了，”谢尔盖说，“尼克可以做特隆赫姆。”

珍妮看了看他：“随你高兴，你就做到死吧，谢尔盖。”

谢尔盖走到墙边，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小心地靠上椅背。他的肩膀肌肤依然疼痛，因为一名挪威刺青师曾在那里下过功夫。那刺青师依照谢尔盖提供的图案替他刺青，图案是目前仍在下塔吉尔 3 市监狱服刑的刺青师伊姆雷寄给他的。这片刺青还有很多尚未完成。谢尔盖想起伯父的手下安德烈和彼得身上的刺青，这两名来自阿尔泰共和国的哥萨克人身上都有浅蓝色刺青，用来述说他们轰轰烈烈的人生和英勇事迹。谢尔盖名下也有个事迹，亦即他杀过一个人，虽然只是个小案子，但已化为天使刺在他身上。未来他可能还会再杀一个人，这次可是个大案子。伯父说，如果必然之事成为必然，他就必须干下这件大案子，并警告他做好心理准备，好好磨练用刀技巧。有个男人会来奥斯陆，伯父如此说道。此事尚未完全确定，但可能性很大。

可能性很大。

谢尔盖看着自己的双手。他没有脱下乳胶手套。戴乳胶手套是他们的标准工作程序，这样一来，即使有一天东窗事发，他的指纹也不会留在包裹上。目前尚未出现任何出错的迹象。他的双手进行这份工

作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不得不时时提醒自己保持警觉。他希望当必然之事来临而他必须执行时，这双手可以保持稳定。刺青图案他已经订了，他希望自己可以赢得这个刺青。他再度想象那个画面：他在下塔吉尔的家中，所有的“厄尔卡”兄弟都在场，他解开衬衫扣子露出新刺青，这个动作不需要评论或意见，因此他一句话都不会说，只需要在众兄弟眼中看见他已不再是昔日的小谢尔盖了。这几个星期以来他夜夜祈祷，希望那个男人会来，希望必然之事成为必然。

无线电对讲机发出吱吱啦啦的声音，传来开始清理卑尔根班机客舱的信息。

谢尔盖起身打了个哈欠。

要在这个客舱里执行的动作更简单。

他打开吸尘器，把手提包连同里面的包裹放进副机长的置物柜里。

他们离开客舱时，正好遇见进入客舱的机组人员。谢尔盖低下头，避免和副机长目光相触，并注意到他的四轮行李箱跟托德的是同一款，都是新秀丽Aspire GRT红色行李箱，只是少了固定在顶端的红色小手提包。他们彼此毫不知悉，不知道彼此的动机、背景和家庭。将谢尔盖、托德和这位年轻副机长联结在一起的是购自泰国的未注册的手机号码，方便他们在时刻表出现变动时用短信联络。安德烈发出的信息只限于各人需要知道的部分，因此谢尔盖完全不知道包裹的行踪，但他可以猜想：这位副机长驾驶国内航班从奥斯陆飞往卑尔根，从空中降落到陆地，地面没有海关检查，也没有安全检查。副机长把手提包带去他和机组人员所下榻的卑尔根饭店，午夜时分房门会传来谨慎的敲门声，那四公斤海洛因就会易手。尽管现在市面上推出的新毒品“小提琴”压低了海洛因的价格，但街头每零点二五克的海洛因仍至少要价两百五十克朗，也就是一克一千克朗。那批海洛因已经过稀释，而且还会再被稀释一次，算起来总市值高达八百万克朗。他懂得算术，知道自己报酬过低，但他也知道只要自己做了必然之事，立下功劳，就可以得到更多好处。以这样的报酬多干几年，他就可以在下

塔吉尔买栋房子，替自己找个漂亮的西伯利亚女子，说不定父母年老时还可以让他们搬来一起住。

谢尔盖感觉肩胛骨之间的刺青处发痒。

仿佛肌肤正期待着下一次刺青。

3

身穿亚麻西装的男子搭乘机场快线在奥斯陆中央车站下车，心中猜想他的家乡一定是温暖晴朗的天气，因为此时的空气依然温和宜人。他提着一个几乎可说是滑稽的小帆布行李箱，迈着迅速敏捷的步伐走出车站南侧的出口。来到室外，他感觉到奥斯陆的心脏以一种柔和的韵律跳动着，那是夜晚的韵律，尽管许多人认为奥斯陆根本没有心脏。路上车子不多，正绕着环状“交通机器”行驶，交通机器仿佛将一辆辆车子弹射而出，往东射向斯德哥尔摩和特隆赫姆，往北弹向奥斯陆其他地区，朝西射向德拉门和克里斯蒂安桑。交通机器的大小和外形酷似雷龙，是个垂死的庞然大物，再过不久就会消失，被奥斯陆新市区光鲜亮丽的住宅和办公大楼所取代，壮丽的歌剧院新建筑也在这一区。男子停下脚步，看着坐落在交通机器和峡湾之间如白色冰山的奥斯陆歌剧院。这栋建筑已赢得世界各地的建筑奖项，意大利大理石铺成的屋顶倾斜而下，延伸至海中，上面漫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偌大的玻璃窗所透出的灯光就跟洒落其上的月光一样明亮。

男子心想，天哪，真是一大进步。

他眼中看见的不是新都会发展的未来承诺，而是过去。这里原本是奥斯陆的“注射场”，毒虫聚集的地盘，他们在这里注射毒品，躲在棚屋后方享受强烈快感，是一群迷失在都市里的孩子。他们和对此毫无所知、怀抱善意、信奉社会民主主义的父母之间，只隔着一道薄弱的分野。他心想，真是一大进步。他们在更美丽的环境中朝地狱前进。

上次他站在这里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一切都是新气象，一切都是老样子。

毒虫躲在车站和高速公路之间宛如路肩的草坪地带，跟往常一样陷入迷幻世界，躺在地上，闭着眼睛，仿佛阳光太强。他们聚在一起，找寻仍堪注射的静脉，或是弯腰站立，呈现驼背弓膝的吸毒者姿态，不确定究竟是要来还是要走，脸上的面容依然是老样子。这些毒虫跟他以往在这里走动时见到的活死人不是同一批，那批人早就死了，一了百了，但他们有着相同的面容。

托布街上可以看见更多毒虫。由于毒虫和男子这趟回来的原因息息相关，因此他尽量收集眼前的景象，试着判断吸毒人数是增加还是减少。他注意到布拉达广场又恢复了毒品交易。这是个位于铁路广场西侧的小型柏油广场，漆成了白色。此处由政府当局建立，可以自由交易毒品，以便随时监控广场上的活动，有时还可以拦截首度购毒的年轻买家。但随着毒品交易持续增长，布拉达广场呈现出奥斯陆的真实面貌。作为欧洲地区海洛因最泛滥的都市之一，这广场也成了不折不扣的观光景点。日益攀升的海洛因交易和用药过量案例，长久以来都是这座挪威首都之耻，但这些都不如布拉达广场这个污点来得那么刺眼。报纸和电视将大白天里陷入迷幻状态的年轻人有如僵尸般在市区晃荡的影像，传送到全国各地。政治人物成了众矢之的。右翼派人士掌权时，左翼派开始叫嚣：“我们的治疗中心不够”“监禁刑罚创造出吸毒者”“新阶级社会在移民区创造出帮派和毒品买卖”。左翼派当权时，轮到右翼分子叫嚣：“警察不够”“寻求政治庇护的管道太过容易”“囚犯中每七人有六人是外国人”。

最后奥斯陆市议会被逼得走投无路，只能做出无可避免的决定：自我拯救。他们决定关闭布拉达广场，把这些乌烟瘴气的鸟事全都扫到地毯底下，眼不见为净。

亚麻西装男子看见一个身穿红白相间阿森纳足球队球衣的年轻男子站在台阶上，前方站着四个人，不时变换站姿。年轻男子就是药头，他像鸡一般快速地左右转头，另外四人的头动也不动，双眼只是

直视药头。药头正在等待人数充足，也许等到聚集五六个人，组成一支队伍之后，才会接受购毒金，带他们去拿毒品。药头的搭档可能在角落或后院等候。这是个简单原则，持毒者绝不碰钱，收钱者绝不碰毒。如此一来，警察就难以取得对他们不利的贩毒铁证。然而亚麻西装男子相当惊讶，因为他所看见的是八九十年代常见的贩毒手法。自从警察放弃缉捕街头毒贩之后，毒贩就不再使用聚集买家这种繁复手法，而是直接跟上门的买家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难道警方又开始逮捕街头毒贩了？

一名男子骑车经过，他身穿全套的骑行服装，头戴安全帽，脸上戴着橘色护目镜，身穿耀眼的彩色紧身衣，气喘吁吁。他的大腿肌肉在紧身短裤下贲起，所骑的自行车看起来十分昂贵。这应该就是当他和队伍里的其他人跟着药头转过街角，前往建筑物的另一侧时，手里还牵着自行车的原因。一切都是新气象，一切都是老样子。但毒虫似乎少了点，是不是？

船运街街角的妓女用口音浓重的英语向他搭讪——嘿，宝贝！等一下嘛，帅哥！但他只是摇摇头。此人坚持守贞或可能口袋空空的传言，似乎传播得比他的走路速度还快，因为前方的妓女顿时都对他失去了兴趣。在他那个年代，奥斯陆妓女的打扮比较朴实，只穿牛仔裤和厚外套。当时妓女不多，属于卖方市场。如今竞争比较激烈，妓女穿起了短裙、高跟鞋和网袜。路上那个非裔妓女看起来已经开始觉得冷了。他心想，到了十二月你就惨了。

他向前走到夸拉土恩区，这里曾是奥斯陆最早的闹市区，如今变成了由柏油和砖块构成的荒漠，这一区的行政和办公大楼容纳了二十五万名有如工蚁般的员工，他们一到四五点就赶着回家，把空间让给夜间活动的啮齿目动物。自从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根据文艺复兴时代的几何秩序理念把奥斯陆打造成棋盘式市镇之后，此地人口就被火抑制了。民间传说，每到闰年夜晚，你会看见许多人全身着火，在房子之间跑来跑去，你还会听见他们高声尖叫，看见他们燃烧殆尽，化为柏油路面上的一层灰。如果你能在这层灰被吹散之前抓住它，那么你所住的房子将永远不会失火。为了防火，克里斯蒂安四世下令建设以

奥斯陆穷人眼光看来十分宽广的马路，房子也开始以非挪威传统建材的砖块来建造。

亚麻西装男子沿着这些砖墙行走，经过一家大门敞开的酒馆，传出枪炮与玫瑰乐队《欢迎来到丛林》（Welcome to the Jungle）一曲的雷鬼舞曲新编版，此曲不仅亵渎了雷鬼鼻祖鲍勃·马利，也亵渎了枪炮与玫瑰乐队成员罗斯、史莱许和斯塔德林。酒馆门口站着几个正在抽烟的人，亚麻西装男子被一只伸出来的手臂给拦下。

“有火吗？”

一个将近四十岁、胸部丰满的肥胖女子抬头看着他，口中叼的烟在鲜红嘴唇间挑逗地上下跳动。

他扬起双眉，朝女子的女性友人看去，她站在女子背后，正哈哈大笑，手里拿着亮着火光的香烟。胸部丰满的女子听见朋友的笑声也跟着笑了起来，并往旁边迈出一步以取得平衡。

“反应别这么迟钝嘛。”她说的是跟挪威王妃一样的南挪威口音。男子曾听说市场里有个妓女因为长得像王妃，说话、打扮像王妃而大发王妃财，她的收费是一小时五千克朗，服务项目还包括一个塑料王位，供客人免费使用。

男子决定继续往前走，女子把手搭在他手臂上，倚过身子，朝他脸上喷出带有红酒味的气息。

“你长得真帅，要不要替我……点个火呀？”

他转过头，用另一侧脸颊对着女子，他难看的、不那么帅的那侧脸颊。他感觉到对方看见他在刚果用钉子在脸上留下的疤痕之后，大吃一惊，手立刻松开了。那道疤痕从嘴角延伸到耳际，犹如一道缝合拙劣的撕裂伤。

他继续往前走。酒馆的音乐换成了涅槃乐队的《保持本色》（Come As You Are），这次播的是原始版本。

“哈希什？”

这声音从一处门口传来，但他没停步也没转头。

“快速丸？”

他已戒毒三年，不想开戒。

“小提琴？”

现在他最不需要的就是毒品。

前方人行道上有个年轻人被两名药头拦下，那人开口说话，同时拿出某样东西给药头看。亚麻西装男子向前走去，年轻人抬起头，一双灰色眼珠以搜寻的目光朝他望来。他心想，那是一双警察的眼睛。他低下头，穿过马路。他这样反应也许有点过度，因为那名年轻警察应该不至于会认出他来。

街上有家名叫莱昂的廉价旅馆。

这家旅馆坐落在此简直像是栋荒废的屋子。他看见对面街灯下有个毒贩跨坐在自行车上，旁边是个身穿专业骑行服装的男子，毒贩正在帮男子把毒品注射到脖子里。

亚麻西装男子摇了摇头，抬头望向眼前的楼房。

楼房外挂着同样的广告横幅，上头沾满灰尘，灰扑扑地，就挂在四楼和顶楼之间的窗户前：“一晚四百克朗！”一切都是新气象，一切都是老样子。

莱昂旅馆的前台接待员是新来的，是个年轻小伙子，他用令人讶异的礼貌笑容迎接亚麻西装男子，而且他的笑容并未带有怀疑神态，对莱昂旅馆而言这非常令人意外。接待员热诚地对他说“欢迎光临”，口气中听不见一丝嘲讽意味，并请他出示护照。男子知道接待员以为他是外国人，因为他有褐色肌肤，还穿亚麻西装。他递出红色的挪威护照，护照磨损严重，里头盖满了海关印章。印章太多，显示这本护

照的主人过得不算太好。

“好的。”接待员说，递还护照，拿出一张表格放在柜台上，又递了一支笔。

“填写打钩的字段就行了。”

男子十分惊讶，心想现在莱昂旅馆竟然需要填写入住表格？也许有些地方终究还是改变了。他接过了笔，看见接待员盯着他的中指瞧。那根手指原本是手掌上最长的一根手指，但在霍尔门科伦山被割断，如今第一段关节被灰蓝色雾面钛合金义肢所取代。这节义肢没多大用处，但能在他抓东西时为周遭手指提供平衡，而且因为很短所以不会形成阻碍，唯一的坏处就是在通过机场安检时必须多费唇舌解释一番。

他填入名字和姓氏。

出生日期。

他知道自己现在看起来比较像个四十五岁左右的男人，三年前他离开挪威时看起来简直像个受伤老人。他严格要求自己规律运动，摄取健康食物，获得充足睡眠，而且绝对不碰上瘾物质。这套饮食生活方式并不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而是为了避免死亡，况且他也喜欢这样的生活。事实上他总是喜欢例行公事、纪律和条理。既然如此，他的人生为什么反而充满混乱、自我毁灭和一连串在酒醉的黑暗时期所产生的破碎关系？表格上的空白字段向他发问，但这些字段太小，无法容纳他的答案。

永久住址。

这个嘛，三年前他离开后，苏菲街的公寓就卖掉了，他父母在奥普索乡的老家同样也卖了。正式地址对他目前的职业而言具有某种程度的潜在危险。因此他写下自己平常登记住房时会写的地址：香港重庆大厦。反正这也跟事实相去不远。

职业。

命案调查。他没这样写。这个字段没打钩。

电话号码。

他胡乱写了个号码。手机会被追踪，对话和通话地点同样也会被追踪。

亲属电话号码。

亲属？哪个入住莱昂旅馆的丈夫会愿意写下妻子的电话号码？毕竟这家旅馆是奥斯陆最近似公共妓院的地方。

接待员似乎读出了他的心思：“你身体不适的时候我们有人可以联络。”

他点了点头。言下之意就是以免客人在从事剧烈运动时心脏病发作。

“也不一定要写啦，如果你没有……”

“有。”他说，看着亲属这两个字。他有小妹。小妹患有她口中所谓的“一点点唐氏综合征”，但她面对人生的方式要比她哥哥来得高明多了。除了小妹，他就没有其他亲人了，一个也没有。尽管如此，亲人终究还是亲人。

他在付款方式的字段上勾选“现金”，签上了名，把表格交还给接待员。接待员把表格看了一遍，男子终于看见接待员脸上浮现出怀疑的神色。

“请问你……你就是哈利·霍勒？”

哈利点了点头：“有问题吗？”

年轻接待员摇了摇头，吞了口口水。

“那就好，”哈利说，“可以给我房间钥匙吗？”

“哦，抱歉！这是钥匙。三〇一号房。”

哈利接过钥匙，看见接待员瞳孔扩大，声音紧缩。

“这……这家旅馆……”接待员说，“是我叔叔开的，他以前常坐在这里跟我说你的事。”

“我想他说的一定都是好事吧。”哈利说，提起帆布行李箱，朝楼梯走去。

“电梯在……”

“我不喜欢搭电梯。”哈利头也不回地说。

客房跟以前没有两样，简陋窄小，还算干净。不对，窗帘是新的。绿色窗帘看起来十分硬挺，可能是快干型的料子。他把西装挂在浴室，打开莲蓬头，让蒸汽除去西装皱褶。这套西装是他花了八百港币在弥敦道的旁遮普屋买的。对他的工作来说，这是必要的投资，因为穿着邋遢不会有人尊敬。他站到莲蓬头底下，热水让他起鸡皮疙瘩。冲完澡后，他赤裸着身子穿过房间走到窗前，打开窗户。三楼。后院。外头一扇打开的窗户传来激情的呻吟声。他抓住窗帘杆，倚身出去，望向楼下打开的垃圾桶，闻到垃圾发出的甜味。他吐了口口水，击中垃圾里的纸张，但随之而来的窸窣声并非来自纸张。突然噼啪一声，硬挺的绿色窗帘落在两侧地板上。该死！他从窗帘缝边里抽出细杆，那是一种旧款的窗帘杆，两端有突出的圆球。这根窗帘杆之前断过，有人用褐色胶带把它粘了起来。哈利在床沿坐下，打开床头柜的抽屉，里头有本《圣经》，书封以浅蓝色合成皮制成；此外还有一套缝纫工具，也就是一卷黑线缠在纸卡上，上头插着一根缝衣针。哈利仔细一想，觉得这家旅馆真是贴心，客人办完事后可以缝上被扯飞的纽扣，阅读罪得赦免的篇章。他在床上躺下，看着天花板。一切都是新气象，一切……他闭上眼睛。他在飞机上没有合眼，无论有没有时差，有没有窗帘，他都需要睡眠。他开始做梦，这三年来他每晚

都做同一个梦：他在走廊上奔跑，逃离发出震天怒吼的雪崩，雪崩吸走所有空气，让他无法呼吸。

重点在于继续往前跑，继续闭上眼睛，把眼睛再多闭一会儿。

他的思绪脱离他的掌控，飘离而去。

亲属。

亲。属。

亲属。

他是某人的亲属。这就是他回来的原因。

谢尔盖驾车行驶在E6公路上，朝奥斯陆驶去，渴望回到他位于弗陆萨区的公寓床上。深夜的高速公路上虽然没什么车，他还是把车速控制在时速120公里以下。手机响起。他和安德烈的对话简明扼要。安德烈跟伯父说过话——伯父就是阿塔曼，也就是领导人，安德烈也称他为伯父。通完电话后，谢尔盖再也无法自制，他踩下油门，车子欢快地发出尖锐声响。那个男人来了。就在今天晚上，那个男人抵达奥斯陆了！安德烈告诉谢尔盖目前什么都不用做，状况有可能自行解除，但谢尔盖必须做好万全准备，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生理上。他必须练刀，保持充足睡眠，随时准备行动，如果必然之事成为必然。

4

托德·舒茨坐在沙发上，发出浓重的呼吸声，几乎没听见飞机从头顶呼啸而过。他赤裸的上半身沁出一层薄薄的汗水。金属震荡的回声回荡在光秃的客厅四壁之间。他背后放着重量训练器材，人造皮革重训椅因为沾了汗水而闪闪发亮。电视画面中，主角唐纳德·德雷珀正在吞云吐雾，凝神注视，拿起酒杯啜饮一口威士忌。又一架飞机从屋顶呼啸而过。电视里正在播放《广告狂人》：六十年代，美国，女人穿着像样的服装，像样的饮料盛装在像样的杯子里，像样的香烟不含薄

荷也没有滤嘴。在那个年代，杀不死你的东西可以让你更强壮。他只买了第一季的《广告狂人》，看了一遍又一遍。他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喜欢第二季。

托德看着玻璃咖啡桌上的白线，把证件卡的边缘给弄干。一如往常，他用证件卡来切海洛因。这张卡通常别在机长制服的口袋上。使用这张证件卡，他可以进入驾驶舱、飞上蓝天、领取薪水。这是他的身份象征。倘若东窗事发，这张卡必须交回，一切都会失去。这就是为什么他觉得要用这张卡来切海洛因，在所有的不正当之举中，这动作具有某种正当的意味。

明天清早他们要飞回曼谷，并在素坤逸酒店休息两天。很好。目前这样很好，比之前都好。他不喜欢从阿姆斯特丹回航的安排，风险太高。自从南美机组人员被发现涉嫌走私海洛因到斯希普霍尔机场，每家航空公司机组人员的随身行李都可能被搜查，人员也可能被搜身。此外，按照规定，在飞机降落后，他必须把包裹存放在他的行李箱里，直到当天稍晚再驾驶国内航班飞往卑尔根、特隆赫姆或斯塔万格。他必须飞这些国内航线，即使这意味着他不得不燃烧额外油料，加速飞行以避免延迟。在加勒穆恩机场时他总是待在管制区内，因此不必通过海关检查，但有时他必须把毒品留置在行李箱里，十六个小时后再运送。运送总是伴随着风险，目的地包括公共停车场、客人稀少的餐厅、前台机警的酒店。

上次他在家收到一个信封，他从信封里抽出一张一千克朗钞票，卷了起来。有种特别设计的塑料管专门用来吸食海洛因，但他不是使用专业吸食工具的那种人，他不是妻子对离婚律师所说的那种重度上瘾者。那个狡猾的贱人坚持要离婚，因为她不希望看见孩子们在一个吸毒老爸身边长大，也不想眼睁睁看着他因为吸毒而败光家产，而且她要离婚跟那个女空服员一点关系也没有，她一点也不在乎，她很多年前就不担心这种事了，反正他到了一定年龄自然而然就吸引不到女人了。她和律师对他下了最后通牒，房子和孩子归她，他还没挥霍殆尽的财产也通通要给她，否则他们会报警说他持有且吸食海洛因。她收集的证据非常充分，以致连他的律师都说如果对方报警，他

一定会被定罪，并被踢出航空公司。

选择其实很简单。她让他保留的只有债务。

他起身走到窗边，向外看去。他们应该很快就会来了吧？

这次有个新安排，他必须带一个包裹登上飞往曼谷的航班，天知道为什么。他们用挪威语称之为“带鱼去罗弗敦群岛”，或诸如此类的。总之这是他第六趟运毒，目前为止都很顺利。

附近房子亮着灯，但彼此之间相隔甚远。他心想，住在这里真寂寞。过去加勒穆恩机场还是军事基地时，这些房子曾是军官宿舍，清一色都是相同外观的六层楼方形建筑，每栋房子之间隔着草坪。六层楼是政府允许建造的最高楼层数，以免低空飞行的飞机迎面撞上。房子间隔为最大距离，避免坠机所导致的大火蔓延。

他们一家人在他服兵役时曾住在这里，当时他负责驾驶大力神运输机。孩子们在房子之间跑来跑去，找其他小朋友玩。夏日周六男人总穿围裙围在烤肉架旁，手里拿着开胃酒。打开的窗户内传来聊天声，女人在屋里准备沙拉，饮用金巴利酒。那情景就仿佛是电影《太空先锋》中的场景，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部电影，述说第一位航天员和试飞员查克·耶格尔的故事。那些试飞员的老婆真他妈的漂亮。虽然当时他们只是大力神运输机的驾驶员，但他们很开心对不对？这就是他回到这里的原因吗？潜意识的驱动力迫使他回到从前？或是他想找出到底是哪里出了错，加以弥补？

他看见一辆车逐渐接近，下意识地看了看表。他们迟到了十八分钟。

他走到咖啡桌前，做两次深呼吸，用卷起的纸钞对准白线底端，弯腰将白粉吸进鼻子。毒品刺激鼻腔黏膜。他把指尖舔湿再沾上剩余粉末，抹在牙龈上，品尝苦味。门铃响起。

一如往常，来的是两个摩门教徒，一高一矮，盛装打扮，袖口底下却露出刺青，颇为滑稽。

他们把包裹交给他。包裹有如半公斤重的长形香肠，正好可以进行行李箱收缩把手的金属板内。航班抵达素万那普机场之后，他将取出包裹，放在驾驶舱机长置物柜后方的毯子底下，接下来就交给地勤人员处理。

先前当高先生和矮先生请他运送包裹去曼谷时，他觉得这简直太荒唐了，因为奥斯陆街头的毒品价格是全世界最高的，怎么可能出口？他没多问，因为他知道问了也得不到答案，反正也无所谓。但他指出走私海洛因到泰国万一走漏风声被捕是会被判处死刑的，因此他要求更高的报酬。

对方听了大笑。矮先生先笑，高先生才跟着笑。托德心想，说不定矮子的神经通路比较短，所以反应比较快。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战斗机机舱要造得那么低矮的缘故，以便排除反应慢的高大飞行员。

矮先生用刺耳的俄国口音对托德解释说，包裹里装的不是海洛因，而是一种新推出的产品，因为实在太新了，所以政府尚未立法禁止。托德又问既然是合法产品何必走私？他们只是笑得更大声，然后叫他闭嘴，只要回答好或不好。

托德回答说好，同时脑中浮现一个想法，如果他回答说不好呢？

这已经是六趟航班以前的事了。

托德细看包裹。他曾有几次想把肥皂抹在他们用来包裹毒品的保险套和冷冻袋上，但他们说嗅探犬可以分辨气味，没那么简单就能骗过，重点在于塑料袋必须完全密封。

他等待着，对方却没有动静。他清了清喉咙。

“哦，我差点忘了，”矮先生说，“昨天你曾送货……”

矮先生把手伸进外套，露出邪恶的笑容。也许那不是邪恶的笑容，只是东欧国家的幽默。托德很想打矮先生一拳，吸一口无滤嘴香烟往他脸上吐烟，再把十二年的威士忌啐到他眼睛上。妈的东欧国家

的幽默。托德只是咕哝地道了声谢，收下信封。信封拿在指尖感觉甚薄，里头放的一定是大钞。

对方离开后，托德再度站到窗前，看着那辆车消失在黑夜中，聆听波音737的引擎声淹没车声。也许是波音600，反正是新一代的飞机，声音比经典款老式飞机来得尖锐洪亮。他看见自己在窗玻璃上的映射。

是的，他收了钱，而且会继续收钱，接受生命丢在他脸上的一切。因为他不是电视剧主角唐纳德·德雷珀，不是试飞员查克·耶格尔，也不是航天员尼尔·阿姆斯特朗。他是托德·舒茨，一个脊椎过长、负债累累的飞机驾驶员，还染上海洛因毒瘾。他应该……

下一班飞机的轰隆声响淹没了他的思绪。

该死的教堂钟声！爸，难道你看不见他们吗？我那些所谓的亲属都站在我的棺材边，流下鳄鱼的眼泪，伤心地说：“古斯托，为什么你就不能学学我们？”妈的，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伪君子，我就是不能！我不能像我的养母那样脑袋空空，一直说什么只要读对的书、聆听对的上师教诲、吃什么对的药草，一切就会变得非常美好。每次只要有人戳破她的虚假泡泡，她都会使出同一个招数：“你看看人类创造出来的世界充满战争和不公平，人们无法跟自己和谐相处。”三件事，宝贝。第一，战争、不公平和不和谐是这个世界的常态。第二，在我们这个令人作呕的小家庭里，你最无法跟大家和谐相处。你想要你得不到的爱，却对已经得到的爱不屑一顾。罗尔夫、斯泰因、伊莲娜，很抱歉，她就是对我情有独钟，这也使得第三件事更为可笑：我从来没有爱过你，宝贝，无论你认为自己多么值得。我叫你一声“妈”是因为这样我日子比较好过。我之所以做出那些事是因为你的容许，也是我的天性使然。

罗尔夫。至少你说我不用叫你“爸”。你真的曾经试着爱我，但你无法忽视自己的本性，你明白你更爱自己的骨肉，也就是斯泰因和伊莲娜。当我跟别人介绍说你们是我的“养父母”时，我看见妈露出受伤的眼神，你露出憎恨的目光。你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养父母”这

三个字正好击中要害，而是因为伤害了你深爱的女人。我想至少你很诚实，你对自己的看法和我眼中的你是一致的：你在人生中曾一度耽溺于理想主义，认为自己有办法扶养别人的孩子，但很快就发现自己力有未逮。你每个月领到的生活津贴根本不足以支付养一个小孩真正所需的费用。接着你又发现我会破坏别人的家庭幸福，我会吞噬一切。我吞噬了你所爱的一切和你所爱的每一个人。罗尔夫，你应该及早认清这个事实，把我踢出家门才对！你是第一个抓到我偷钱的人。起初只是一百克朗，我加以否认，说那是妈给我的。“妈，你说是不是？那是你给我的。”妈迟疑片刻，点了点头，眼中噙着泪水，说她一定是忘记了。第二次是一千克朗，从你书桌抽屉里偷的。你说那笔钱是准备给全家人度假用的。“我只想要没有你的假期。”我如此回答。然后你第一次掴我巴掌，这个举动触发了你内心的某个部分。你开始打我。当时我已经长得比你高大，但还不懂得打架，不懂得像男人那样用拳头和肌肉打架，于是我用另一种方式对抗。但你还是继续打我，而且逐渐演变成握紧拳头揍我。我知道为什么。你想打烂我的脸，夺走我的力量，但那个我叫她“妈”的女人出手干预。于是你骂出这两个字：小偷。这两个字再贴切不过，但这也表示我必须击垮你，你这个卑鄙小人。

斯泰因。沉默的大哥。他最先认出我是个家庭破坏者，很聪明地跟我保持距离。他是只聪明的孤狼，尽快搬去了遥远的大学城生活，还苦劝亲爱的小妹伊莲娜跟他一起远走他乡。他认为伊莲娜可以在特隆赫姆那个鸟地方完成学业，离开奥斯陆也对她有益。但妈横加阻拦。当然了，妈一无所知，她什么都不想知道。

伊莲娜。秀美动人、长着雀斑、纤细脆弱的伊莲娜。你对这个世界而言是过于美好的存在，你具备一切我所缺少的特质，但你却爱上了我。如果你知道真相，你还会爱我吗？如果你知道我从十五岁开始就上你母亲，你还会爱我吗？我上了你那个爱喝红酒、哭哭啼啼的母亲。我抵着浴室门、地下室门或厨房门，从后面干她，同时在她耳畔轻声叫她“妈”，这样让我们都欲火高涨。她给我钱，替我掩护，说钱只是借给我用，直到她变得又老又丑，直到我遇见一个甜美的好女孩为止。我回答说：“可是，妈，你已经又老又丑了。”她只是一笑置

之，央求我再干她一次。

我身上还留有那天养父对我拳打脚踢所留下的伤痕。那天我打电话去他公司，请他三点回家，说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他。我让大门微开，这样她就不会听见他开门的声音。我又对她说些淫声秽语和她爱听的甜言蜜语，掩盖他的脚步声。

透过厨房窗户的映影，我看见他站在门口。

隔天他就搬了出去。他们对伊莲娜和斯泰因说爸妈相处不睦已经好一阵子，现在决定分居。伊莲娜的心碎了一地。斯泰因人在特隆赫姆，回短信说：真糟，这样我圣诞节要去哪里过？

伊莲娜哭了又哭。她爱我。她当然会来找我，来找我这个小偷。

教堂钟声敲到第五声。教堂长椅传来哭声和吸鼻涕的声音。可卡因，赚取大笔现金的同义词。要在西区租公寓，只要给某个毒虫一管免费的可卡因，就可用那毒虫的名字租房，并开始在楼梯间和栅门后贩卖少量毒品。等客人觉得安全以后，就可以开始抬高价钱。可卡因毒虫为了安全交易，什么代价都愿意付。你应该自立自强，出去闯荡，少用毒品，出人头地。不要像个该死的窝囊废死在别人家里。牧师咳了几声，说：“我们在此一同纪念古斯托·韩森。”

后排传来说话声：“小——偷。”

图图那票人坐在长椅上，身穿夹克，头上绑着印花大手帕。后面传来小狗的呜咽声。鲁弗斯，乖，忠心耿耿的鲁弗斯，你回来了吗？还是我已经死了？

托德·舒茨把他的新秀丽行李箱放在输送带上，送进X光机检查，机器旁站着面带微笑的安检员。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让他们替你安排这种飞行日程，”一名空服员说，“一星期飞两次曼谷。”

“是我要求的。”托德说着，通过金属探测器。公会有人提议说机组人员应该发动罢工，抗议一天暴露在X射线中好几次，因为美国的研究报告指出，驾驶员和机组人员死于癌症的比例较一般民众高。但罢工煽动者并未提到机组人员的平均寿命也比一般人高。机组人员之所以死于癌症是因为他们没什么别的死因，他们过的是世界上最安全的生活，也是世界上最无聊的生活。

“是你自己想飞那么多？”

“我是飞行员，我喜欢飞行。”托德说谎，他从输送带上搬下行李箱，拉起把手，离开安检站。

不久之后她就跟了上来，和他并肩而行，高跟鞋踏在加勒穆恩机场的深灰色仿古大理石地面上咔嚓作响，几乎盖过木梁和钢材构成的拱形屋顶下嗡嗡的说话声。遗憾的是，无法盖过她的低声问话声。

“是不是她离开你的缘故，托德？还是你空出太多时间又没什么可以填满？或是你不想呆坐在家里……”

“因为我需要加班。”托德打断她的话，至少这句话不是完全的谎言。

“我可以了解，我去年冬天离的婚，你知道的。”

“对哦。”托德说，他连她结过婚都不知道。他瞥了她一眼。她有五十岁吗？他心想，不知道她早上起来没有化妆，也没有涂美黑霜时是什么模样？也许是个褪色的空服员，心中有个褪色的空服员美梦。他很确定自己没有干过她，至少没有面对面干她。这是谁说过的老笑话？应该是某个老飞行员说的，某个爱喝加冰威士忌、蓝眼珠、设法在状态走下坡前光荣退休的战斗机飞行员。他们转弯走进通往机组人员中心的通道，托德加快脚步。她气喘吁吁，跟上他的脚步。如果他继续以这种速度前进，她可能会喘不过气来说话。

“呃，托德，既然我们会在曼谷停留，说不定我们可以……”

他大声打了个哈欠，察觉对方受到了冒犯。他依然觉得有点昏沉，因为昨晚那两个摩门教徒离开后，他又喝了点伏特加，用了点白粉。当然他摄取的量不至于让他无法通过酒精浓度检测，但却足以让他担心接下来的十一个小时的飞行可能必须应付睡魔。

“你看！”她用愚蠢的滑音高声说道，这是女性用来表现某种可爱得不得了的东西时经常用的语调。

他往前望去。有个玩意正朝他们走来。那是一只长毛长耳的小狗，有一双哀怨的眼睛和热切摇动的尾巴。那是一只史宾格犬。牵着它的是名女子，她有一头跟它毛色相仿的金发，戴着大型垂坠耳环，脸上挂着歉疚的微笑，褐色眼睛十分温柔。

“好可爱哦！”女空服员在托德身旁以心满意足的口气说。

“嗯。”托德用粗哑的声音说。

小狗用鼻子闻了闻前方一名机长的胯间，又继续往前走。那名机长回过头来，扬起双眉，歪嘴一笑，露出孩子气的厚脸皮神情。托德无法去想那只狗是否可爱，现在他除了自己，其他什么事都无法多想。

那只狗身穿黄色背心，戴着垂坠耳环的女子也穿着同款背心，上面写着“海关”。

小狗越来越近，距离他们只剩下五米。

应该不成问题。不可能会有问题。毒品包在保险套里，外头又裹了两层冷冻袋，连一个气味分子都跑不出来。所以只要微笑就好，放松并保持微笑，不多也不少。托德转头朝旁边的聊天声望去，仿佛那些声音需要高度注意。

“不好意思。”

他们从小狗旁边走过，托德继续往前走。

“不好意思！”那声音变得尖锐了些。

托德只是直视前方，距离机组人员中心入口剩下不到十米，再走十步就能安全上垒。

“先生，不好意思！”

剩下七步。

“托德，她好像是在叫你。”

“什么？”托德停下脚步，他不得不停步回头，做出惊讶的表情，希望看起来不会太假。黄背心女子朝他们走来。

“这只狗指认了你。”

“是吗？”托德低头看着那只小狗，心想，怎么可能？

那只狗回头看着他，猛摇尾巴，仿佛他是它的新玩伴。

怎么可能？双层冷冻袋和保险套。怎么可能？

“这表示我们得对你进行检查，麻烦请跟我们走。”

女子的褐色眼睛依然温柔，但话语中没有一丝犹疑。这一刻他明白原因何在。他几乎用手指指向他胸前的证件卡。

可卡因。

昨晚他切完最后一条可卡因之后，忘了把证件卡擦干净。一定就是这个原因。

但证件卡只会沾上几粒粉末，他可以四两拨千斤地解释说他把证件卡借给别人去参加派对，但现在这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他的行李箱会受到检查。他是受过训练的驾驶员，经常练习紧急程序，使得执行程序几乎变成是下意识的。当然这就是训练的用意，让你在恐惧来袭时，大脑依然可以执行紧急程序。他曾在脑子里练习过

多少次海关人员请他们跟他们走的情境？思考他该怎么做？这种情境他已经在脑海中演练过无数次。他望向女空服员，露出认命的微笑，看了看她的姓名牌：“克莉丝汀，看来它指认了我，可以请你帮我把行李箱拿上飞机吗？”

“行李箱要一起带去检查。”女海关说。

托德转过头去：“你不是说那只狗指认了我，不是行李箱？”

“是的，可是……”

“行李箱里有机组人员必须核对的飞行文件，除非你愿意替飞往曼谷、满载旅客的空客340航班的延迟负责。”他注意到自己挺起胸膛，肺脏吸满空气，扩张机长外套下的胸部肌肉，“一旦错过起飞序位，航班有可能延迟好几个小时，导致航空公司损失几十万克朗。”

“但规定是……”

“飞机上一共有三百四十二名旅客，”托德插口说，“其中有很多儿童。”他希望她听见的是机长的深切担忧，而不是毒品走私者刚开始发作的惊慌。

女海关拍了拍嗅探犬的头，眼望托德。

托德心想，她看起来像家庭主妇，是个有孩子、有责任的女人，应该可以了解他的困境。

“行李箱要一起带去。”她说。

另一名海关人员悄悄出现，双腿分开站在那儿，双臂交叠。

“好吧，那就快点解决这件事吧。”托德叹了口气。

奥斯陆犯罪特警队队长甘纳·哈根靠在旋转办公椅的椅背上，打量眼前穿着亚麻西装的男子。上次他见到男子脸上的缝合伤口鲜血淋漓，看起来奄奄一息，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如今他的这位前部下看

起来十分健康，增加了几磅非常必要的体重，肩膀也能撑起西装了。西装。哈根记得这位刑警总爱穿牛仔裤和皮靴，不曾穿过其他类型的衣服。另一个跟以前不同的是男子西装翻领上贴着贴纸，显示他不是员工而是访客，上面写着：哈利·霍勒。

不过哈利坐在椅子上的姿势依然相同，比较接近水平线而非垂直线。

“你的气色看起来好多了。”哈根说。

“这座城市也是。”哈利说，没点燃的香烟在他牙齿之间上下跳动。

“你这样觉得吗？”

“新歌剧院很漂亮，街上的毒虫也变少了。”

哈根起身走到窗前，从警署的这层楼望出去，只见奥斯陆的新区碧悠维卡区沐浴在阳光中。清除整地作业正如火如荼进行中，拆迁工作已经结束。

“去年的用药过量致死率显著降低。”哈利说。

“毒品价格上扬，消耗量减少，市议会的愿望终于成真，奥斯陆不再是全欧洲用药过量致死率最高的地方了。”

“开心的日子再度降临了。”哈利双手抱在脑后，看起来像是快要滑下椅子。

哈根叹了口气：“你还没说是什么风把你吹来奥斯陆的，哈利。”

“我没说吗？”

“没有。或者说，究竟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犯罪特警队的？”

“来看老同事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吗？”

“是啊，对一般喜欢交际的人来说是这样。”

“呃，”哈利的牙齿咬入骆驼牌香烟的滤嘴，“我的职业是调查命案。”

“应该说‘曾经是’吧？”

“我重说一次好了：我的本业和专长是调查命案，目前这仍然是我唯一懂得的领域。”

“所以你来这里的目的是？”

“做回我的老本行，调查命案。”

哈根挑起一道眉毛：“你想再来替我工作？”

“不可以吗？我曾经是挪威数一数二的警察，除非我搞错了。”

“更正，”哈根说，回头望向窗外，“你曾经是挪威最优秀的警察，”接着又压低嗓音补上一句，“既是最优秀的，也是最糟糕的。”

“我想调查一件毒虫命案。”

哈根发出干笑：“哪一件？这六个月以来一共有四件，目前都毫无进展。”

“古斯托·韩森。”

哈根没有接话，只是继续看着窗外散布在草地上的人们，脑中的念头自然浮现。救济金诈骗者。窃贼。恐怖分子。为什么他就不能把这些人视为努力工作的工薪族，正在享受他们努力工作赚来的几小时九月阳光？这就是警察的视角，也是警察的盲点。他心不在焉地听着哈利的说话声从背后传来。

“古斯托·韩森，十九岁。警方、药头和吸毒者都认识他。七月十二日在黑斯默街的公寓被发现因为胸部中弹、流血过多而死。”

哈根爆出大笑：“为什么你想调查唯一一件已经了结的案子？”

“我想你知道原因。”

“对，我知道，”哈根叹了口气，“但如果我要重新雇用你，我会指派你去调查别的案子，调查那件卧底警察的案子。”

“我想调查这件案子。”

“哈利，你不能调查这件案子的理由有上百个。”

“有哪些理由？”

哈根转身看着哈利：“也许只要说第一个理由就够了：这件案子已经破了。”

“除此之外呢？”

“案子不在我们手上，是克里波负责的。还有，现在我们这里没有职缺，正好相反，我还想削减人手。你不符合资格。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嗯，他在哪里？”

哈根朝窗外指了指，越过草坪，指向长满黄色叶片的椴树林后方的灰色石砌建筑。

“波特森监狱，”哈利说，“拘留候审。”

“目前是这样。”

“不得会客？”

“是谁在香港找到你，告诉你这件案子的？是不是……”

“没有人。”哈利插口说。

“是这样吗？”

“是这样。”

“到底是谁？”

“我可能是在网络上看到的。”

“不太可能，”哈根说，死寂的双眼露出一丝笑意，“这件案子只上报一天就被人淡忘，报道中没有提到姓名，只说有个嗑药毒虫为了毒品而枪杀另一个毒虫，这些报道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兴趣，也不会让案子受到瞩目。”

“只不过这两个毒虫都是青少年，”哈利说，“一个十九岁，一个十八岁。”他的语调发生了变化。

哈根耸了耸肩：“这年纪已经大到可以杀人，大到可以死去，明年就可以应召入伍。”

“你可以帮我安排会面吗？”

“是谁告诉你的，哈利？”

哈利揉揉下巴：“鉴识中心的朋友。”

哈根微微一笑，这次的笑容延伸到双眼：“你还真是个大好人，哈利，人家愿意跟你通风报信。据我所知，你在警界有三个朋友，其中两个是鉴识中心的毕尔·侯勒姆和贝雅特·隆恩，所以是哪一个？”

“贝雅特。你可以安排会面吗？”

哈根在桌边坐下，打量哈利，又低头看着电话。

“有个条件，哈利，你必须答应我离这件案子远远的。我们跟克里波好不容易才重修旧好，我可不希望节外生枝。”

哈利露出苦笑。他在椅子上越坐越低，视线已经可以看见自己的

腰带扣，“所以你跟克里波之王已经结为莫逆了？”

“米凯·贝尔曼已经离开克里波，”哈根说，“所以才说重修旧好。”

“你们摆脱那个神经病了？快乐的日子终于降临……”

“正好相反，”哈根发出空洞的笑声，“现在贝尔曼离我们更近，他就在这栋大楼里。”

“妈的，他在犯罪特警队里？”

“但愿老天不会让这种事发生。他担任组织犯罪处‘欧克林’的处长已经一年了。”

“听起来这里来了个新的大怪物。”

“组织犯罪处结合了一大堆旧部门，像盗窃组、非法交易组、缉毒组，现在全都隶属于欧克林。他们有超过两百名员工，是犯罪部门里最大的单位。”

“嗯，他手下的人比他在克里波的时候还多。”

“但是他的薪资反而减少，你知道当一个人接下薪资比较少的工作代表什么吧？”

“他追求的是权力。”哈利说。

“抑制毒品交易的人就是他。欧克林的卧底工作干得很漂亮，还逮捕了不少毒贩，破获不少犯罪组织。现在帮派数量降低了，也看不到帮派斗争。就像我先前说过的，用药过量致死率也逐渐下滑，”哈根朝天板指了指，“贝尔曼则一路高升，这家伙前途无量，哈利。”

“我也有自己的前途要顾，”哈利说着站了起来，“我要去波特森了，到时候接待处应该会有会客许可等着我吧？”

“这样我们算是达成协议了？”

“当然。”哈利说，握了两下前长官伸出的手。哈利听见哈根拿起电话的声音，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

“第三个是谁？”

“什么？”哈根低头看着键盘，用粗大的手指按下数字键。

“我在警界的第三个朋友。”

哈根把话筒拿到耳边，用疲惫的眼神看着哈利，叹了口气，说：“你想还会有谁？”又说：“哈啰？我是哈根，我要申请会客许可……是？”哈根用手捂住话筒：“没问题，他们正在用餐，你十二点左右过去吧。”

哈利微微一笑，无声地说了声谢谢，安静地把门带上。

托德·舒茨站在小隔间里，扣上裤子的扣子，穿上外套。身体孔洞的检查突然中止。下令中止的那位女海关站在隔间外等候，像个刚结束学术演讲的教授。

“谢谢你这么合作。”她说，朝出口比了比。

托德猜想每当嗅探犬指认某人，结果却搜不出毒品时，他们都会针对是否要道歉而讨论很久。当事者遭人拦下，受到怀疑，饱受羞辱，行程延迟，绝对会认为海关欠他一个道歉。但你能够埋怨对方只是克尽职责吗？嗅探犬经常指认出无辜民众，如果海关道歉，等于承认他们的执行过程有瑕疵，制度出现错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应该从他的肩饰杠数就可以看出他是机长。他的肩饰挂的不是三条金杠。他在事业上可没出过纰漏，不是到了五十岁还坐在驾驶舱右侧座位的失败的副机长。不是，他的肩饰挂的是四条金杠，这表示他守纪律，懂得管理自己。他是个能够掌控情势和自己人生的佼佼者，这也表示他属于机场的婆罗门阶级。而机长应该是个能够接受海关抱怨的人，无论这个抱怨是否恰当。

“没问题，很高兴知道有人尽忠职守。”托德说，四下找寻他的行

李箱。他认为最糟的状况不过是海关搜查了行李箱，但嗅探犬什么也没闻到，包裹依然藏在金属板内，现有的X光机无法穿透。

“行李箱很快就会送来。”她说。

两人沉默对望了几秒钟。

她离婚了，托德心想。

这时，那位男海关出现了。

“你的行李箱……”男海关说。

托德看着那人，只觉得对方眼神不妙，并觉得胃里出现一个硬块，越来越大，挤压他的食道。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我们拿出所有物品，称了重量，”那人说，“二十六寸新秀丽Aspire GRT行李箱的空箱重量是十二点八磅，你的却有十三点九磅，请问你可以说明原因吗？”

这位男海关非常专业，知道不能在脸上露出笑容，但托德依然看见他脸上闪耀着胜利的光辉。男海关稍微倾身向前，压低嗓音。

“要不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哈利在奥林本餐厅用完餐，走到街上。奥林本餐厅是一家老字号餐厅，原本室内装修有点衰败，现已经过重新装修，摇身一变成西区版本的东区餐厅，墙上挂着奥斯陆旧工薪阶层的大型画作，天花板吊着水晶灯，甚为华丽。并不是说装修后的奥林本餐厅不漂亮，就连鲑鱼料理都很美味，但它就是……失去了奥林本餐厅原本的韵味。

哈利点了根烟，穿越警署和灰色监狱旧墙之间的布兹公园，从一名男子身旁经过。男子手拿一把钉枪，正把一张俗丽的红色海报钉在受保护的老椴树树皮上，似乎完全不在乎自己在全挪威警察人数最多的大楼窗前，在众目睽睽下犯下严重罪行。哈利停下脚步。他并不是要阻止男子，而是要看那张海报。海报宣传的是俄罗斯安卡俱乐部乐

队将在沙丁鱼夜店举行演唱会。哈利还记得这个早已解散的乐队和这家早已关门大吉的夜店。奥林本餐厅。哈利·霍勒。今年显然是死而复生的一年。他正要继续往前走，这时有个颤抖的声音从他背后传来。

“你有小提琴吗？”

哈利回头望去。站在他身后的男子身穿干净的全新G-Star 4 外套，佝偻着身子，仿佛背后刮着强风，膝盖弯曲，呈现明显的海洛因并发症。哈利正要回答，却发现原来身穿G-Star的男子询问的是钉海报的男子，但后者只是继续往前走，懒得搭理他。部门里出现了新的大怪物，毒品有了新花样。老乐队，老夜店。

奥斯陆地区监狱俗称波特森监狱，建于十九世纪中期，大门被两旁的偌大侧翼夹在中间，哈利总觉得像是两名警察在押解一个犯人。他按下电铃，朝监控摄像望去，一听见低微的吱吱声响起，就把门推开。门内站着一名身穿制服的狱警。狱警领着哈利爬上楼梯，穿过一扇门，从另外两名狱警面前走过，进入没有窗户的长方形会客室。哈利之前来过这里。囚犯都在这里跟亲人会面。会客室草草布置出温馨的感觉。他避开沙发，在椅子上坐下，对犯人和配偶或女友在短短的会客时间内都在沙发上从事什么行为心知肚明。

他等待着，发现自己的西装翻领上还贴着警署的访客贴纸，便将它撕下，放进口袋。狭窄走廊和雪崩的梦境昨晚变本加厉，梦中他被白雪覆盖，口中塞满冰雪。但这时他的心跳加速并不是因为这个梦境。是因为期望，还是恐惧？

还没得出结论，门已经打开。

“二十分钟。”狱警说，随后转身离去，把门重重关上。

站在哈利面前的少年变了很多，哈利差点大叫说他们带错人了，他要见的不是这个人。少年身穿迪赛牛仔裤，黑色帽衫上面写着“机器头”。哈利算了算时间差，知道“机器头”指的不是深紫乐队的那张同名专辑，而是个新的重金属乐队。当然，重金属只是个判断基准，但

最重要的证据是他那双眼睛和高耸颧骨。准确地说，是萝凯的褐色眼珠和高耸颧骨。看见他和萝凯如此相像，哈利惊诧不已。的确，少年并未遗传到母亲的美貌，他的额头过于突出，使得他有一种严峻或几乎是好勇斗狠的容貌，光滑的刘海更加凸显了这个特质。哈利一直认为少年的刘海遗传自远在莫斯科的父亲。少年从未真正认识他那个酒鬼父亲，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被萝凯带回了奥斯陆，后来她才认识哈利。

萝凯。

哈利的一生挚爱。如此简单，又如此复杂。

欧雷克。聪明、认真的欧雷克。曾经那么内向，只对哈利一人敞开心扉的欧雷克。哈利从未对萝凯这么说过，但他比她还更了解欧雷克的想法、感觉和愿望。欧雷克曾和他一起在Game Boy 5 游戏机上打俄罗斯方块，两人都急着打破纪录。欧雷克曾和他去荷芬谷体育场溜冰，当时欧雷克想成为长跑选手，他也确实具有这方面的天分。哈利曾答应他到了秋天或春天一起去伦敦的白鹿巷球场看热刺队的比赛。有时，欧雷克在深夜睡意浓重、精神不济时，会管哈利叫“爸爸”。自从萝凯带着欧雷克远离奥斯陆，远离令他们想起可怕雪人的景物、远离哈利那个充满暴力和谋杀的世界，哈利已有多多年不曾见到他。

如今，欧雷克站在门边，已长成十八岁的少年，身材发育了一大半。他面无表情地看着哈利，或至少脸上没有哈利可以解读的表情。

“嗨。”哈利说。该死，他没有事先测试自己的声音，没想到听起来粗嘎刺耳。欧雷克可能会认为他快哭了之类的。也许是为了让欧雷克或他自己分心，哈利拿出一包骆驼牌香烟，抽出一根，夹在双唇之间。

他抬眼一看，只见欧雷克脸面涨红，浮现愤怒神色。这股不知从何而来的怒意使得他眼神阴沉，脖子和额头暴出青筋，有如吉他琴弦般颤动。

“放松点，我不会点着的。”哈利说，朝墙上“禁止吸烟”的标志点了点头。

“是妈妈，对不对？”欧雷克的声音也成熟不少，嗓音因为愤怒而沉重。

“她怎么了？”

“是她叫你来的。”

“不是，她没有，是我……”

“当然是她。”

“不是的，欧雷克，她根本不知道我回国了。”

“你骗我！跟以前一样骗我！”

哈利目瞪口呆地看着他：“跟以前一样？”

“你总是骗人说什么你会一直陪着我们，反正现在一切都已经太迟了，你大可以滚回……滚回通布图去。”

“欧雷克！听我说……”

“不要！我才不要听你说。这里没你的事！你不能就这样跑回来扮演爸爸的角色，明白吗？”哈利看见欧雷克用力吞了口口水，看见他怒意消退，又被新一波的黑暗所吞没，“你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什么都不是了。你只不过是跑来跟我们混个几年，然后就……”欧雷克弹了下手指，但手指滑开，没发出半点声响，“消失不见。”

“不是这样的，欧雷克，你很清楚事情不是这样的。”哈利听见自己的声音十分坚定，仿佛是向自己宣告说他就跟航空母舰一样冷静稳当，但其实胃里沉甸甸的感觉却告诉他事实并非如此。他很习惯在接受讯问时被人大吼大叫，因此他一点也不在乎，被人大吼大叫只会让他更冷静、更善于分析。但面对这个少年，面对欧雷克……他一点抵

抗能力都没有。

欧雷克发出苦涩的笑声：“要不要看看我现在也能耍出同样的把戏？”他把中指抵在拇指上：“消失不见……就像这样！”

哈利扬起双掌：“欧雷克……”

他摇了摇头，敲敲背后的门，阴沉的双眼直盯着哈利：“警卫！会客结束，让我出去！”

欧雷克离开后，哈利在椅子上怔怔地坐了一会儿。

接着他费力地站起来，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进遍地阳光的布兹公园。

哈利站在公园里看着警署大楼，陷入沉思，然后朝拘留所走去，半路又停下脚步，倚在树上。他用手压住眼睛，力道很重，重得眼睛都被压出了泪水。去他妈的阳光，去他妈的时差。

5

“我只是想看看那些东西而已，什么都不会拿。”哈利说。

拘留所柜台内的值班警察看着哈利，犹豫不决。

“别这样，托雷，你知道我的为人。”

托雷·尼尔森清了清喉咙：“我知道，可是你复职了吗，哈利？”

哈利耸了耸肩。

托雷侧过头，垂下双目，半睁着眼，仿佛正在过滤眼前的景象，过滤掉不重要的东西，而这个过滤网所筛选过的影像，显然对哈利有利。

托雷重重叹了口气，离开位子，回来时手里拿着一个抽屉。正如

哈利所料，欧雷克遭逮捕时身上被搜出的物品依然被保管在这里。只有当确定犯人要羁押多日，扣押的物品才会被送到波特森监狱，但私人物品并不一定会转送。

哈利细看那些物品。一些硬币。一个钥匙环，上面挂着两把钥匙。一个骷髅头和一个超级杀手乐队的徽章。一把瑞士军刀，里头折叠着刀片、螺丝刀和六角扳手。一次性打火机。最后还有一样东西。

哈利一看就知道那是什么，心下感到万分震惊。报上称那个东西为“毒品现身”。

那是个一次性针筒，依然包着塑料包装纸。

“全都在这里了？”哈利问道，拿起钥匙环，仔细查看钥匙，手垂到柜台下方。托雷显然不喜欢哈利把物品拿到他的视线之外，倾身向前探望。

“没有皮夹？”哈利问道，“没有银行卡或证件？”

“看来是没有。”

“你可以帮我查一下物品清单吗？”

托雷从抽屉底部拿出一张折叠的表格，戴上眼镜，开始仔细核对。“还有一部手机，可是被拿走了，他们可能是想知道他有没有打过电话给被害人。”

“嗯，”哈利说，“还有什么？”

“还会有什么？”托雷说，浏览表格，确认每一项物品，“没有了。”

“谢了，没事了。谢谢你帮忙，尼尔森。”

托雷缓缓点了点头，依然戴着眼镜：“钥匙。”

“哦，对。”哈利把钥匙环放回抽屉，看见托雷确认钥匙环上仍挂着两把钥匙。

哈利离开拘留所，穿过停车场，踏上奥克班路，走到德扬区和伍立弗路，经过小卡拉奇，从小菜贩、戴面纱的穆斯林妇女、中东咖啡馆外坐在塑料椅上的老先生身边经过，最后来到灯塔餐厅。灯塔餐厅是当时救世军为了救济奥斯陆穷困潦倒之人所开设的餐厅。

哈利知道这个时节的灯塔餐厅颇为安静，但一到冬天，天气变冷时，里头就会人满为患。餐厅提供咖啡和现做三明治，替每人提供一套过季的干净衣服和一双来自军用物资剩余用品店的蓝色球鞋。二楼病房负责照料为了抢夺毒品而打架受伤的毒虫，情况急迫时还会替患者注射维生素B。哈利思索片刻，不知是否要进去拜访玛蒂娜，说不定她还在这里工作。一位诗人曾经写道，刻骨铭心的爱情过后，出现的会是小恋情。对哈利来说，玛蒂娜就是小恋情。但哈利不是为了她才来这里的。奥斯陆不算是个大城市，重度吸毒者不是聚集在此，就是聚集在船运街的差传会咖啡馆。玛蒂娜说不定认识古斯托和欧雷克。

然而哈利决定依照正确的顺序来办事，于是又迈步往前走，越过奥克西瓦河，从桥上往下看。他记得小时候这里的河水是棕色的，如今的河水却有如山泉般清澈，据说现在河里甚至钓得到鲑鱼。有了！他在两侧河岸的小径上看见许多药头。一切都是新气象，一切都是老样子。

他走到黑斯默街，经过圣詹姆斯教堂，顺着门牌号码往前走。残酷剧场的招牌。一扇门上有涂鸦，上面画了个笑脸。一栋烧毁的房子，大门敞开，里面空无一物。他找到了。眼前是一栋典型的奥斯陆廉价公寓，建于十九世纪，苍白朴素，四层楼高。哈利伸手去推大门，门一推就开，没有上锁，直接通到楼梯。门内弥漫着尿臊味和垃圾的臭味。

哈利注意到上楼沿路都有编码标签。栏杆松了。许多门上有门锁被捣坏的痕迹，并已换上更坚固的新门锁。他在三楼停下脚步，知道

自己找到了犯罪现场，因为门上交叉贴着橘白相间的封条。

他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两把钥匙。这是他趁托雷查看物品清单时从欧雷克的钥匙环上拆下来的，他不确定当时拿了哪两把自己的钥匙换上去，反正在香港要配新钥匙并不困难。

其中一把钥匙是阿布思牌，哈利知道那是挂锁的钥匙，因为他以前买过一副。另一把钥匙则是菲恩牌，他将这把钥匙插进门锁，但插到一半就卡住了。他再用力往里头插，并试图转动。

“可恶。”

他拿出手机。她的号码在他的联系人列表中显示为“B”。他的手机里只有八个联系人，所以联系人姓名只要一个字母就够了。

“我是隆恩。”

哈利最喜欢贝雅特·隆恩的地方，除了她是跟他合作过的最优秀的两位刑事鉴识人员之一，以及她总是把信息浓缩成最简洁的信息之外，她也跟哈利一样，不会用多余的言辞来使得案情更加沉重。

“嗨，贝雅特，我在黑斯默街。”

“你在犯罪现场？你去那里做什……”

“我进不去，你那里有钥匙吗？”

“我这里有钥匙吗？”

“你不是负责这里的所有事务吗？”

“我这里当然有钥匙，但是我不想给你。”

“这是当然，但犯罪现场有些地方总是需要二次查看，对不对？我记得有个鉴识大师说过，鉴识人员对命案现场的勘察再怎么彻底也不为过。”

“原来你还记得这句话。”

“那是她对受训者说的第一句话。如果你要进行二次勘察，我可以陪你一起去，在一旁观摩。”

“哈利……”

“我什么都不会碰的。”

一阵静默。哈利知道自己在利用她。贝雅特不只是他的同事，也是他的朋友，但最重要的是她已为人母了。

贝雅特叹了口气：“给我二十。”

对她而言，连“分钟”这两个字都嫌多余。

对哈利来说，“谢谢”这两个字也是多余，所以他直接挂上电话。

楚斯·班森警官缓缓走在欧克林的走廊上，根据他的经验法则，脚步走得越慢，时间就过得越快，而世界上他最不缺的东西就是时间。办公室里等着他的是一张破旧办公椅和一张小办公桌，桌上堆着一沓装样子成分居多的报告。桌上的计算机他通常用来上网，但自从警署员工可以浏览的网站受到大幅限制之后，连上网都变得无聊，而且由于他隶属于缉毒组而非性犯罪组，因此不久之后他就得解释为什么要上那些网站。楚斯端着满满一杯咖啡，走进办公室，来到桌前，小心不让咖啡溅出，洒到具备218马力的新奥迪Q5宣传册上。Q5是休旅车，不是巴基斯坦人爱开的那种烂车，它非常强悍，可以把沃尔沃V70警车远远抛在后方的尘沙之中。这辆车可以彰显你的不凡。可以向住在赫延哈尔附近新房子的她，显示他身价不菲，不是无名小卒。

米凯在周一的全体会议上表示，维持目前状态是最重要的，我们已经有明确的收获。言下之意就是：新人别来多管我的闲事。“我们总希望街上的吸毒者越来越少，但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得到这么好的成绩，故态复萌的危险性也相对提高。各位要记住希特勒在莫斯科战役中挫败所带给世人的教训，千万不要人心不足蛇吞象。”

楚斯大概明白这段话的意思，那就是你可以把脚搁在办公桌上，度过漫漫长日。

有时他渴望返回克里波。侦查命案跟缉毒不同，用不着搞政治，只要破案就能画下句号。但米凯坚持要楚斯跟他一起从克里波转调来欧克林，说他深入敌军阵营需要盟友，需要一个值得信赖的人，这个人在他遭受攻击时可以帮他掩护。不用说，米凯也会替楚斯掩护。比如说最近一起案件中，楚斯在审讯一名少年时下手过重，很不幸地使得少年脸部受伤。当然，米凯把楚斯大骂了一顿，说他痛恨警察行使暴力，不希望在自己的部门看见这种事发生，还说如今他身为长官，有责任把楚斯的行为回报给检察官，让她评估这件事是否该进一步递交给政风处。所幸少年的视力恢复正常，米凯也妥善打发了少年的律师，撤销了对少年持有毒品的指控，后来一切都恢复平静。

现在部门里同样风平浪静。

只能把脚搁在办公桌上，度过漫漫长日。

他一天至少会把脚搁在办公桌上十次。就在他要做出这个动作时，他望向窗外的布兹公园，以及通往监狱大道中央的那棵老椴树。

它贴出来了。

那张红色海报贴出来了。

他觉得全身冒出了鸡皮疙瘩，心跳加速，心情亢奋。

下一刻他已起身，穿上外套，抛下咖啡。

从警署到旧城区教堂快步走只需要八分钟。楚斯沿着奥斯陆街走到纪念公园，左转走上迪维克斯桥，来到奥斯陆的核心地区，这里也是奥斯陆的发源地。旧城区教堂的外观装饰少到让人觉得穷酸，不像警署旁的新浪漫主义教堂有着各种各样的庸俗装饰。不过旧城区教堂拥有比较多的精彩历史，但前提是小时候祖母在曼格鲁区跟楚斯说的故事至少有一半的真实性。奥斯陆的卫星城镇曼格鲁在二十世纪五十

年代末期创建之后，班森家族就从衰败的奥斯陆市区搬了过去。奇怪的是，班森家族在曼格鲁区反而觉得自己是外来移民，但他们其实是地地道道来自奥斯陆的家族，已在当地打拼了三代。这是因为卫星城镇的居民多半是农民或外地人，来这里展开新生活。七八十年代，每当楚斯的父亲酗酒，坐在公寓里对所有看不顺眼的人或事破口大骂，楚斯就会跑去找他最好也是唯一的朋友米凯，或是跑回旧城区找祖母。祖母告诉他说，旧城区教堂盖在一家十三世纪的修道院上，那家修道院里的修道士曾把自己锁在院里祈祷，躲避黑死病，但人们都说他们只是逃避基督徒照顾感染者的责任而已。八个月后，院里一片死寂，大臣命人破门而入，发现许多老鼠正在啃食修道士的腐烂尸体。

祖母最爱说的床边故事是关于一家精神病院的，当地人称之为“疯人院”，这家精神病院由修道院改建而成，里面有些患者抱怨说晚上看见许多头戴兜帽的男子在走廊上行走，其中一名男子还掀开兜帽，露出苍白的脸庞，上头布满老鼠的咬痕，眼窝空空如也。但楚斯最爱听的是阿斯基·厄勒古的故事，此人有个外号叫“顺风耳”。阿斯基生活在一百多年前，当时奥斯陆被称为克里斯蒂安尼亚，已发展为颇具规模的城镇，当地有一座历史悠久的教堂。据说那时阿斯基的鬼魂会在墓园、附近街道、港口区和夸拉土恩区游荡。楚斯的祖母说，阿斯基游荡得再远也不会离开这几个地方，因为他只有一条腿，而且他必须在天亮之前返回坟墓。阿斯基的腿是在三岁那年被消防马车的轮子辗断的。楚斯的祖母说，人们以他的一对招风耳而非他的断腿来给他取外号，展现了东奥斯陆式的幽默。阿斯基的日子不太好过，对一个只剩一条腿的小孩来说，只有一种行业可以选择。他开始乞讨，在迅速发展的奥斯陆四处跛行，成为大家熟悉的人物。他对人友善，喜欢跟人交谈，尤其喜欢跟白天坐在酒馆里的无业游民聊天。但有时这些无业游民手上会突然冒出许多钱，接着阿斯基手中也会冒出零用钱。有时阿斯基需要更多钱用，就会跑去跟警察说最近有哪个无业游民出手特别阔绰，而且这个人在酒馆里喝到第四杯时，跟其他人说最近他有机会去抢劫卡尔约翰街上的金匠或德拉门的木材商人，完全没提防旁边那个不起眼的小乞丐。流言传了开来，说阿斯基的耳力确实不赖。后来一帮抢匪在坎本区落网，随后阿斯基也消失无踪，再也没

人见过他，但一个冬天的早晨，旧城区教堂的台阶上出现了一根拐杖和一对被割下的耳朵。最后阿斯基被葬在教堂墓园的某个角落，但由于没有神父赐福，他的魂魄仍四处飘荡。从那天晚上起，夸拉土恩区或旧城区教堂附近就会看见一个跛脚男子，头上低低罩着兜帽，向人乞讨两欧尔⁶。若你不给，就会遭逢厄运。

这是祖母对楚斯说过的故事。但这时楚斯对坐在墓园门口、身穿异国外套、肤色黝黑的消瘦乞丐视若无睹，他大踏步走过墓碑之间的碎石径，心中一边数算，数到七左转，数到三右转，最后在第四个墓碑前停步。

墓碑上刻着的名字是A.C.鲁德，这个名字对楚斯而言没有任何意义。鲁德死于一九〇五年，享年二十九岁，那年挪威独立。墓碑上除了姓名和日期，没有其他文字，没有安息之类的字眼，也没有歌功颂德的话语，可能因为这个粗制墓碑很小的缘故。墓碑上空白粗糙的表面正好适合用粉笔写字，他们一定是因为这点才选中这块墓碑的。

烧德了舒托茨

楚斯运用他们发展出来的简单密码来破解这几个文字，这套密码可以让路人看不懂其中的信息。但只要先念奇数位，再念偶数位，就可以排出正确的句子。

烧了托德舒茨

楚斯没写下这段信息，他不需要，他擅长记名字，这个能力可以让他更接近奥迪Q5 2.0的真皮座椅。他用外套袖子擦去粉笔字迹。

楚斯走出墓园，乞丐抬头看他。乞丐有一双褐色的乞怜的眼珠。当地可能有个乞丐集团，附近可能有辆大型轿车等着他们，说不定是奔驰。他们不是都喜欢奔驰吗？教堂钟声响起。根据售价表，一辆奥迪Q5要价六十六万六千克朗。这个数字里如果有隐藏信息，那么它已渗入楚斯的脑子。

“你气色很好。”贝雅特说着，把钥匙插入门锁，“还多了根新手

指。”

“香港制造。”哈利说，摸了摸钛金属短义肢。

贝雅特打开门锁，哈利仔细打量这个娇小苍白的女子。打薄的金色短发束了起来。肌肤娇嫩透明，看得见太阳穴底下细小的毛细血管。她让他想起过去他们进行癌症研究时所使用的无毛老鼠。

“你在信上说欧雷克住在犯罪现场，所以我觉得他的钥匙开得了门。”

“那个锁可能老早以前就坏了，”贝雅特说着，打开了门，“直接开门就可以走进去。这个锁是我们后来加上去的，以免其他毒虫回来污染现场。”

哈利点了点头。毒窝总是这样，门锁毫无意义，马上就会被破坏。第一，毒虫若知道居住者持有毒品，就会破门而入；第二，即使是住在一起的毒虫也会偷取彼此的毒品。

贝雅特将封条拉到一旁，哈利侧身而入。玄关的钩子上挂着衣服和塑料袋。哈利查看其中一个塑料袋，里面有厨房纸巾、空啤酒罐、一件湿的沾血T恤、几片铝箔纸、一包香烟。墙边堆着一摞格伦迪欧萨比萨的盒子，形成一座倾斜的比萨斜塔，堆到墙壁的一半高度。玄关放着四个相同的白色衣帽架，哈利第一眼看见颇感疑惑，随即明白，这些衣帽架可能是难以变卖的赃物。他记得警方在毒虫公寓里经常发现他们以为能顺利脱手的赃物，比如说警方曾在一处毒窝里发现一个袋子里装着六十部老掉牙的过时手机，也曾在另一处毒窝的厨房发现一台拆解了一部分的机器脚踏车。

哈利走进客厅，闻到一股被啤酒浸湿的木材甜味和潮湿灰烬的气味，还有一种他无法辨认的甜腻味。客厅里没有任何符合传统定义的家具，地上摆着四张床垫，仿佛围绕着篝火。其中一张床垫底下突出来一根铁丝，弯成九十度角，末端分岔成Y字形。床垫之间的木质地板上放着一个空烟灰缸，周围有许多黑色烧焦的痕迹。哈利心想，烟

灰缸应该是被SOC小组清空了。

“古斯托躺在厨房墙边，就是这里。”贝雅特说。她在客厅通往厨房的门口停下脚步，伸手指去。

哈利没进厨房，只是站在门边，查看四周。这是他的习惯，这个习惯跟鉴识人员不一样。鉴识人员会从外围开始进行地毯式勘察，一步一步向尸体靠近。这个习惯跟制服警察或随车巡警也不一样，这些首先抵达现场的警察知道自己的指纹可能会污染证据，严重的话可能会摧毁证据。贝雅特的部下早已经把该进行的勘察工作做完了。哈利的习惯是警探的习惯，他知道自己在对犯罪现场的所有印象固定下来之前，只有这么一次机会让极其细微且难以察觉的细节说话，在他的脑海中留下它们特有的指纹。目前这个过程正在发生，这时头脑的理性部分尚未开始运作，而这个部分要求条理分明的事实。过去哈利总把直觉定义为归纳自一般印象、合乎逻辑的简单结论，这些印象大脑不是无法归纳，就是很慢才能转换成可理解的形式。

然而关于发生在这里的命案，这个犯罪现场并未对哈利透露太多线索。

他看见、听见和闻到的，只是这个地方有许多流动房客聚集、吸毒、睡觉、偶尔进食，然后离开，前往另一个空屋、旅社房间、公园、货柜、桥下的廉价睡袋，或墓碑底下的白色木质安息之所。

“可想而知，我们在这里进行了很多清理工作，”贝雅特说，回答这个哈利无须问出口的问题，“本来到处都是垃圾。”

“毒品呢？”

“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还没煮沸的纱布。”

哈利点了点头。最受毒瘾折磨和最穷困的毒虫会将他们把毒品吸进针筒时用来清除杂质的纱布保存下来，等哪天时运不济，就可以把纱布拿去煮沸，再把酿制出来的毒品拿去注射。“还有一个保险套，里面有精液和海洛因。”

“哦？”哈利扬起一道眉毛，“有没有发现线索？”

哈利看见贝雅特脸颊泛红，在她脸上依然看得见那个记忆中刚从学校毕业的害羞警察。

“应该说里面发现的是残留的海洛因。我们推测那个保险套是用来存放海洛因的，里面的海洛因用完之后，就被拿来作为原本的用途。”

“嗯，”哈利说，“懂得避孕的毒虫，不错啊。你们有没有发现是谁……”

“保险套内部和外部所采集到的DNA符合两个我们认识的人，也就是一个瑞典女孩和伊瓦尔·托尔施泰因，卧底警察都知道他的外号叫‘希伐’。”

“希伐？”

“他曾用受到污染的针头威胁警察，宣称他感染了HIV病毒。”

“嗯，这说明了用保险套的原因。他的档案里有暴力记录吗？”

“没有，只有上百条的盗窃、持有毒品和贩毒记录，再加上一些违法走私记录。”

“可是他威胁过的用针筒杀人呢？”

贝雅特叹了口气，走进客厅，背对哈利：“抱歉哈利，这件案子没有尚待厘清的部分。”

“欧雷克连一只苍蝇都没伤害过，贝雅特，他不是这种人，而这个希伐……”

“希伐跟那个瑞典女孩……呃，这样说好了，他们被排除在调查工作之外。”

哈利看着贝雅特的背影：“死了？”

“用药过量，就在命案发生前一个礼拜。质地不纯的海洛因混合芬太尼⁷。我想他们可能买不起小提琴。”

哈利的视线在四壁之间移动。大部分居无定所的重度上瘾者都会有一两个秘密的藏毒地点，这些地方有时也会藏钱或藏匿其他贵重物品。无家可归的毒虫不可能把这些东西带在身上，因为他们必须在公共场所注射毒品，而药效一发作，他们就会成为秃鹰的猎物。因此藏毒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浑浑噩噩的毒虫会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想象力来藏匿私人物品，甚至连资深搜查人员和嗅探犬都找不到。毒虫从不会把藏毒处告诉别人，连最好的朋友也不会说。因为经验告诉他们，没什么比可待因、吗啡和海洛因跟他们更亲近。

“你们在这里找过藏毒处吗？”

贝雅特摇了摇头。

“为什么没有？”哈利问道，并马上意识到这是个蠢问题。

“因为我认为这样得把整套公寓都掀了才行，而且找到的东西也不一定跟案情有关。”贝雅特耐心地说，“因为我们必须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优先级最高的用途上。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需要的证据。”

哈利点了点头，这是他想听到的答案。

“那证据呢？”他柔声问道。

“我们认为凶手站在目前我站立的地方开枪，”不提及姓名是鉴识人员的习惯，贝雅特向前伸出手臂，“近距离射击，不到一米。射入伤口的内部和周围都有火药烟灰。”

“伤口不止一个？”

“死者身中两枪。”

贝雅特用同情的目光看着哈利，说明她知道他在想什么：辩护律师没机会辩称说枪支走火了。

“两发子弹都射进胸部，”贝雅特张开右手食指和中指，放在上衣左侧，仿佛在比画手语，“假使当时被害人和凶手都呈站姿，凶手凭直觉开枪，那么第一个射入的伤口显示凶手身高在一米八〇到一米八五之间，而嫌犯的身高是一米八三。”

老天。哈利想起他在会客室见过的那个少年。他跟欧雷克玩摔跤似乎还只是昨天的事，当时欧雷克还不到他胸部。

贝雅特走进厨房，指着油腻炉台旁边的墙壁。

“你可以看到，子弹从这里和这里射入，这符合第一发子弹发射之后，很快又发射第二发子弹的迹象，被害人随即倒地。第一发子弹射穿一片肺脏，第二发子弹穿过胸腔顶端，在肩胛骨打出一个缺口。被害人……”

“古斯托·韩森。”哈利说。

贝雅特停了下来，看着哈利，点了点头：“古斯托·韩森并未立即死亡。他的指纹在血泊中被发现，衣服上也沾有血迹，显示他倒地之后仍在活动，但不可能持续太久。”

“原来如此。那是什么……”哈利用手抹了抹脸，他得去睡个几小时才行，“那是什么把欧雷克跟这起命案连在一起的？”

“八点五十七分，警方接到两位民众报案，说他们听见这栋公寓传出巨响，可能是枪声。其中一人住在莫勒街，就在十字路口的另一边；另一人就住在对面。”

哈利眯起双眼，朝污秽窗外的黑斯默街望去：“不错嘛，在市中心还可以听见另一个街区的公寓的声音。”

“别忘了当时是温暖的七月夜晚，窗户都会打开；又正值暑假，

路上车子很少。这么说好了，附近邻居一直想叫警方封锁这个毒窝，所以举报噪声的门槛很低。接警中心的警察请他们保持冷静，并请他们盯着这栋公寓，直到警车抵达。制服警察立刻收到通知，两辆警车在九点二十抵达，定位之后等候支持。”

“戴尔塔小组？”

“他们戴钢盔穿防弹衣总得花些时间。接着接警中心通知警车说邻居看见一个少年走出大门，绕过公寓，沿着奥克西瓦河走去。所以，两位警察沿着河边搜寻，然后就发现了……”

贝雅特顿了顿，直到看见哈利微微点头。

“欧雷克。他没有拒捕，因为他处于深度迷幻状态，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在他的右手和右臂上发现了射击的残迹。”

“凶枪呢？”

“凶枪的口径十分特殊，用的是9毫米×18毫米的马卡洛夫子弹，所以没有太多的选择。”

“这个口径的手枪有马卡洛夫，苏联犯罪组织特别爱用。还有福特12式，乌克兰警方使用的手枪。另外还有其他几款。”

“的确。我们在地上发现了空弹壳，上面有火药残留。马卡洛夫子弹的火药混合了特殊比例的硝石和硫黄，还掺了一点酒精，就跟无硫黄火药一样。空弹壳表面和射入伤口周围的火药化学成分，与欧雷克手上残留的火药吻合。”

“嗯，那凶枪呢？”

“还没发现。我们派了潜水员和一队人马去河里和河边搜索，可是没找到，但这不表示枪不在那里，因为泥泞那么多……好吧，你知道的。”

“我知道。”

“住在这里的两个人说欧雷克曾经亮出一把手枪，还炫耀说那是俄国黑手党用过的。那两个人都不懂枪，我们给他们看了大概一百款手枪的照片，结果两个人都指出了敖德萨手枪。你应该知道，这种手枪用的是……”

哈利点了点头。敖德萨手枪用的是9毫米×18毫米的马卡洛夫子弹。这种手枪很难错认。他第一次看见敖德萨手枪时，联想到的是喷火战机乐队同名专辑封面上那把造型很有未来感的手枪。这张CD和哈利的许多其他CD最后都留给了萝凯和欧雷克。

“我想这两个人应该是目击铁证吧，只不过有点毒瘾问题？”

贝雅特没有答话。她不需要多说什么。哈利知道她很清楚他说这句话的动机，因为他就像溺水之人想抓住救命稻草一样。

“那欧雷克的血液和尿液样本呢？”哈利说着，拉直外套袖子，仿佛此时此刻袖子不往上跑非常重要，“检验报告怎么说？”

“样本中的活性成分是小提琴。当然了，处于迷幻状态可能减轻刑责。”

“嗯，前提是他先处于迷幻状态，然后才枪杀了古斯托·韩森。可是动机呢？”

哈利知道贝雅特在想什么：一个毒虫杀死另一个毒虫，如果不是为了毒品，难道还有其他动机？“既然欧雷克已经处于迷幻状态，为什么还要杀人？”哈利问道，“这类的毒品命案通常都是犯人在渴求毒品或戒断症状发作时，情急之下才会犯案。”

“杀人动机是你的办案领域，”贝雅特说，“我负责的是鉴识工作。”

哈利吸了口气：“好吧，其他还有什么发现？”

“我想你应该会想看看照片。”贝雅特说着，打开了一个薄薄的真

皮档案夹。

哈利接过一沓照片。他一看见照片，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古斯托长得很美。除了“美”之外别无他词可以形容，英俊或迷人都不足以贴切描述他的容貌。照片中的古斯托虽然已经身亡，双眼闭上，衬衫被鲜血染红，但仍保有如同猫王年轻时那种难以定义却又真实存在的美，这种美对男人和女人都具有吸引力，就像在各种宗教所崇拜的神祇脸上可以看见的那种雌雄同体的美。哈利翻看照片。摄影者拍了几张全身照之后，又拍了脸部和弹孔的特写。

“那是什么？”哈利问道，指着照片中古斯托的右手。

“他的指甲里有血迹，我们采集过血样，但后来样本受到污染。”

“受到污染？”

“这种事是会发生的，哈利。”

“但不会发生在你的部门。”

“血样在送往病理组进行DNA化验的途中受到污染。事实上，我们对此没有太多微词，血迹样本非常新鲜，但从凝固程度来看，应该不符合命案发生的时间。由于死者惯用针筒注射毒品，所以那很可能是他自己的血，但……”

“但如果不是，知道那天他跟谁打过架也算是一条线索。你看他穿的鞋，”哈利把一张全身照拿给贝雅特看，“这是不是‘艾伯特·法奇雅尼’（Alberto Fasciani）这个牌子的鞋？”

“我不知道你这么懂鞋，哈利。”

“我香港的一个客户制造这个牌子的鞋子。”

“客户？据我所知法奇雅尼的鞋子只在意大利制造。”

哈利耸了耸肩：“反正也看不出哪里不一样。如果这真的是一双

法奇雅尼的鞋子，那它们跟他身上穿的其他衣服很不搭，其他衣服看起来像是灯塔餐厅的救济品。”

“这双鞋可能是偷来的，”贝雅特说，“古斯托·韩森的外号是‘小偷’，众所周知，他什么都偷，偷的不只是毒品，据说他曾在瑞典偷过一只退休的嗅探犬，好帮他闻出毒品的藏匿处。”

“说不定他找到了欧雷克的毒品，”哈利说，“欧雷克在审讯时说了什么？”

“他保持沉默，嘴巴紧得跟蚌壳一样。他只说那段时间像是黑洞，不记得自己在公寓里。”

“说不定他真的不在公寓里。”

“我们发现了他的DNA，哈利，还有毛发跟汗水。”

“他住在这里、睡在这里啊。”

“是在尸体身上发现的，哈利。”

哈利沉默下来，望着远方。

贝雅特举起一只手，也许是想放在哈利的肩膀上，但又改变心意，放下了手：“你跟他说过话了吗？”

哈利摇了摇头：“他把我轰了出来。”

“那是因为他感到羞耻。”

“可能吧。”

“我是说真的。你是他的偶像，让你看见他沦落到这个地步很丢脸。”

“丢脸？我帮他擦过眼泪，替他吹过破皮的地方，帮他赶跑食人巨怪然后再留一盏灯。”

“那时候的小男孩已经长大了，哈利。现在的欧雷克不想要你的帮助，他想向你看齐。”

哈利看着墙壁，脚踩了踩地板：“我不值得他向我看齐，贝雅特，他很清楚这件事。”

“哈利……”

“我们去河边吧。”

谢尔盖站在镜子前方，双臂垂落身侧。他扳开保险栓，按下弹出钮。刀身弹出，反射光芒。这是一把西伯利亚弹簧刀，外形甚美，西伯利亚犯罪家族厄尔卡都称之为“铁刀”。它是世界上最棒的刺杀武器，刀柄纤长，刀身又薄又长。依照传统习俗，在你干了一件大事之后，家族中年长的罪犯才能将它赐予你。然而传统正在崩坏，如今这种刀可以买来、偷来或抢来。不过谢尔盖手上这把刀是伯父给他的。安德烈说阿塔曼将这把刀送给谢尔盖之前，一直都收在床垫底下。谢尔盖想起一则传说，据说铁刀放在病人的床垫底下，可以吸收病人的痛苦，转移到下一个被它刺杀的人身上。这是厄尔卡喜爱的传说之一。他们喜爱的另一则传说是：如果你的刀落到别人手上，那人很快就会遭逢死亡意外。这些旧时代的浪漫传说和迷信，正在逐渐消逝。这样说或许有点夸张，但谢尔盖是怀着崇敬无比的心收下这份礼物的，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毕竟他欠伯父的太多。伯父解决了他惹出的麻烦，替他办理好来挪威所需的所有证件，甚至还在加勒穆恩机场替他安排了清理客舱的地勤工作。这份工作薪资优渥，却很容易找到，显然挪威人不喜欢从事这类工作，他们比较喜欢有社会地位的工作。此外，谢尔盖在俄国犯过的轻微罪行也不成问题，因为伯父篡改了他的犯罪记录。对他恩重如山的伯父送他这份礼物时，他吻了伯父的蓝色戒指。谢尔盖不得不承认，他手上这把刀非常美丽，深褐色刀柄以鹿角制成，上头镶饰着象牙色的东正教十字架。

谢尔盖依照所学，用臀部力量推进，感觉自己准备充分，举刀向上刺出。一进一出。一进一出。速度虽快，却不会快到完全归刀入鞘，每次都是。

他之所以必须用这把刀来执行任务，是因为他的刺杀目标是警察，而警察一旦遇害，随之而来的将是铺天盖地的缉捕行动，因此他留下的线索越少越好。子弹总可以循线追踪到地点、武器或人。一把光滑、干净的刀所留下的刀伤则有如无名氏。当然，穿刺伤痕无法完全隐匿来历，还是会透露刀子的长度和形状，因此安德烈要求谢尔盖不要刺入那警察的心脏，而是割开颈动脉。谢尔盖从未割开过一个人的喉咙，也没刺入过一个人的心脏，只是曾把刀子插进一个格鲁吉亚人的大腿，只因为那人是格鲁吉亚人。因此，他认为自己必须找个活道具来练习，而他的巴基斯坦裔邻居养了三只猫，每天早上他经过门廊，猫尿的臭味都会扑鼻而来。

谢尔盖垂下刀子，弯腰低头，眼睛往上看，看见自己镜中的映影。他看起来状况很好，身体强健、凶悍危险、蓄势待发。眼前这个画面仿佛电影海报。他身上的刺青将说明他杀过一个警察。

他将会站在那警察背后，踏前一步，左手抓住对方的头发，把对方的头往后拉，刀尖抵住脖子左侧，穿透肌肤，沿着颈部横向猛划一刀，划出一道新月般的刀痕。就像这样。

对方心脏泵出的鲜血将如瀑布般涌出，心脏鼓动三下之后，血量就会大幅减少，导致对方脑死亡。

他折起刀子，放进口袋，离开现场，动作迅速，但又不至于太快。避免和任何人四目相对。迈步行走，感觉自由。

他后退一步，直起身子，吸了口气，想象那个情景。呼出空气，迈前一步，转动刀子，让刀身有如珍贵宝石般反射美妙光芒。

6

贝雅特和哈利踏上黑斯默街，向左走去，转过街角，穿过烧毁的公寓。废墟里仍可以见到熏黑的玻璃碎片和焦黑的砖块，后方是个杂草丛生的斜坡，往下延伸至河畔。哈利注意到欧雷克住的那栋公寓没

有后门，为了弥补其他出口的缺失，有个狭小的防火梯从顶楼盘绕而下。

“隔壁房间住的是谁？”哈利问道。

“没人住，”贝雅特说，“都是空的办公室，那里原本是家小报社，是《无政府报》的……”

“我知道那份报纸，是一份不坏的粉丝杂志，他们的文化版撰稿人现在去大报社上班了。办公室是不是没上锁？”

“门锁都遭到了破坏，门户敞开可能已经很久了。”

哈利看着贝雅特，她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证实哈利没说出口的话：可能有人闯入了欧雷克那户公寓，并在无人看见的情况下逃走。又是一根救命稻草。

他们沿着奥克西瓦河畔的小径行走。哈利判断河面不宽，一个少年只要手臂足够有力，就可以把手枪抛到对面河岸。

“既然还没找到凶枪……”

“检察官不需要凶枪，哈利。”

哈利点了点头。欧雷克手上有射击残迹。有证人看见欧雷克亮出手枪。死者身上发现了欧雷克的DNA。

前方的绿色铁长椅上倚着两名白人少年，头上罩着灰色兜帽。两名少年看见他们走来，交头接耳一番，随即沿小径拖着脚步离去。

“看来毒贩还是可以从你身上嗅出警察的味道，哈利。”

“嗯，我还以为只有摩洛哥人会在这里卖哈希什。”

“这个地盘来了竞争者，像是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索马里人、东欧人。这些寻求政治庇护的人在这里贩卖各类毒品，包括快速

丸、冰毒、摇头丸、吗啡。”

“海洛因。”

“我怀疑他们有没有海洛因可以卖。奥斯陆几乎已经找不到标准海洛因的踪迹了，取而代之的是小提琴，但小提琴只有在布拉达广场才买得到。不然就要去哥德堡或哥本哈根，最近小提琴也在这两个地方出现了。”

“我一直听到小提琴这个名字，它到底是什么？”

“它是一种新型的合成毒品，不像一般的海洛因会阻碍呼吸，所以，它虽然也会摧毁生命，但却不那么容易造成用药过量致死。它非常容易上瘾，试过的人都还想再试，可是价格非常昂贵，没有多少人负担得起。”

“所以毒虫会转而去买其他毒品？”

“现在卖吗啡赚得可不少。”

“前进一步，后退两步。”

贝雅特摇了摇头：“重要的是对抗海洛因的战役，这一战他已经赢了。”

“你是说贝尔曼？”

“你已经听说了？”

“哈根说他破获了大多数的海洛因贩毒集团。”

“包括巴基斯坦帮、越南帮。他粉碎北非帮的大型贩毒网络之后，《每日新闻报》称他为隆美尔将军。此外还有亚纳布区的摩托帮。这些人现在全都锒铛入狱。”

“摩托帮？在我那个年代，摩托少年贩卖快速丸，像疯了一样大

量注射海洛因。”

“他们的正式名称是‘灰狼帮’，这票人想成为地狱天使飞车党第二。我们认为他们是贩卖小提琴的两个贩毒网络之一。后来他们在亚纳布区第二次大规模扫荡行动中被逮捕，你应该看过报上登的贝尔曼那张得意扬扬的照片，警方展开行动的时候他就现场。”

“那我们来做点好事吧？”

贝雅特哈哈大笑。这是哈利喜欢贝雅特的另外一点：她看的电影够多，听得懂他从不赖的电影中引用不赖的台词。哈利递了根烟给贝雅特，但她婉拒。他点燃了香烟。

“嗯，为什么贝尔曼有办法达成我在警署那些年里缉毒组连边都沾不上的事？”

“我知道你不喜欢他，但其实他是个优秀的领导者，克里波的人都爱戴他，还对警察署长把他调去警署感到非常气愤。”

“嗯，”哈利吸了口烟，感觉香烟抚慰血液中的饥渴。尼古丁。尼古丁由三个字组成，一如海洛因、小提琴。“那现在还剩下什么贩毒集团？”

“这就是消灭害虫的陷阱，你干扰了食物链，却不知道是不是清出了空间让别的害虫侵入，而这种害虫比你消灭的那种更加凶恶……”

“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个观点吗？”

贝雅特耸了耸肩。

“我们突然得不到任何来自街头的消息了，我们的线人如果不是一无所知，就是三缄其口。只有些耳语说现在出现一个来自迪拜的男人，没有人见过他，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就像隐藏在幕后操控木偶的傀儡师。我们看见有人在卖小提琴，却查不到它的来源。我们逮

捕的药头都说小提琴是从跟他们同等级的药头手中买来的。毒品的流动踪迹被隐藏得这么好实在不寻常。这告诉我们，有一个成员单纯又非常专业的组织控制了小提琴的进口和通路。”

“来自迪拜的男人。神秘的幕后首脑。我们是不是听过类似的故事？最后发现这些家伙只是平庸的歹徒。”

“这次不一样，哈利。过年期间发生了好几起跟毒品有关的命案，手法残暴前所未有，而且没人敢泄露消息。两个越南毒贩在他们贩毒的公寓里被倒挂在横梁上，两人都是溺死的，头上罩着塑料袋，里面装满了水。”

“这不是阿拉伯人的手法，是俄罗斯人的。”

“你说什么？”

“俄罗斯人会把被害人倒吊起来，头部套上塑料袋，松松地绑在颈部，接着从脚跟开始倒水，水沿着身体流进塑料袋，渐渐把袋子装满。这种手法叫作‘月亮上的男人’。”

“你怎么知道？”

哈利耸了耸肩：“八十年代有个富有的外科医生叫比拉伊夫，他在黑市用两百万美元的价格买到真正的阿波罗十一号宇航服，只要有人敢对他耍诡计或不还钱，他就会让那人穿上那件宇航服，然后再灌水进去，并拍下里头那个可怜虫的面部表情。最后影片会寄到他所有的债务人手上。”

哈利朝天花板吐了口烟。

贝雅特的目光在哈利身上徘徊，她缓缓摇头：“哈利，你在香港都做了些什么事？”

“这你在电话上已经问过了。”

“可是你没有回答。”

“没错。哈根说他要指派我去办另一件案子，而不是这件，还提到有个卧底警察遇害了。”

“对。”贝雅特说，松了口气，因为两人的话题已离开古斯托的命案和欧雷克。

“那是怎么回事？”

“死者是个年轻的缉毒组卧底探员，他的尸体被冲上歌剧院延伸入海的那道斜坡，现场有观光客和儿童等，引起很大的骚动。”

“被人射杀？”

“溺死的。”

“你们怎么知道他是遭人杀害的？”

“他身上没有外伤，看起来像是意外落海，落水地点就在歌剧院附近。后来毕尔·侯勒姆检查他的肺脏，发现里面的水是淡水。你也知道，奥斯陆峡湾的水是咸水。看来有人把他抛进海中，布置得像是在海里溺毙。”

“这个嘛，”哈利说，“他身为缉毒组探员，一定会在奥克西瓦河边走来走去，河里的水是淡水，后来奥克西瓦河又流进歌剧院附近的海里。”

贝雅特微微一笑：“很高兴你回来了，哈利。这一点毕尔也想过，所以他比对了水中的菌丛和微生物等。死者肺脏里的水太干净了，显然经过过滤，不可能来自奥克西瓦河。我猜他是在浴缸或净水厂下方的池子里溺毙的，不然就是……”

哈利把烟蒂丢在面前的小径上。

“在塑料袋里溺毙。”

“对。”

“来自迪拜的男人。你对这个人知道些什么？”

“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哈利。”

“可是你没有全部告诉我。”

“没错。”

两人在安克尔桥旁停下脚步，哈利看了看表。

“你要去别的地方？”贝雅特问道。

“没有，”哈利答道，“我看表是为了让你有机会说你要走了，而不会觉得是把我甩掉。”

贝雅特微微一笑。哈利心想，她笑起来很有魅力。怪了，她竟然没有男朋友。也许她有。她是他仅有的八个手机联络人之一，而他竟然不知道她现在有没有男朋友。

B代表贝雅特。

H代表哈福森。哈福森是哈利过去的同事，也是贝雅特孩子的父亲。哈福森已因公殉职，但哈利尚未删去他的电话号码。

“你有没有跟萝凯联络？”贝雅特问道。

R代表萝凯。哈利心想贝雅特之所以提起萝凯，是不是因为听见“甩掉”这两个字才联想到她？他摇了摇头。贝雅特等待着，但他没有再说话。

两人看着对方，同时开口。

“我想你该……”

“我差不多该……”

她笑了一下：“该走了。”

“没问题。”

哈利看着贝雅特朝马路走去。

他在一张长椅上坐下，望着河面，望着鸭子在平静的滞水区里游动。

那两个戴兜帽的少年折返回来，走到他身旁。

“你是五〇吗？”

“五〇”是美国人对警察的俗称，源自一部电视剧⁸。原来刚才那两个少年是在贝雅特身上闻到警察的味道，而不是他。

哈利摇了摇头。

“你要不要……”

“我要的是安静，”哈利接口说，“安静和平静。”

他从外套内袋拿出一副普拉达太阳镜。这副眼镜是香港广东道一个店主给他的，那店主还款有点延误，却仍觉得自己应该受到正当对待。那是一副女款太阳镜，但哈利不在乎，他喜欢这副眼镜。

“对了，”他对着两名少年的背影高声说，“你们有小提琴吗？”

一名少年哼了一声作为回答。“市区才有。”另一名少年说着，伸手往后一指。

“市区哪里？”

“去找范佩西或法布雷加斯吧。”他们朝“蓝调”爵士夜店走去，笑声渐去渐远。

哈利靠上椅背，看着鸭子以怪异而有效的姿势划水。它们滑过水面，犹如速滑运动员在黑色冰面上滑行。

欧雷克保持缄默。有罪的嫌犯总是保持缄默。这是他们的权利，也是唯一合乎逻辑的策略。现在该怎么做才好？该如何调查一件已经破案的案子？该如何回答已找到适当答案的问题？他以为自己能办到什么？难道他要用否认事实的方式来打败事实吗？他在犯罪特警队担任警探期间，经常听见嫌犯的亲人不断发出可悲的哀鸣。“我儿子？不可能！”他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调查犯罪案件，因为这是他唯一能做、唯一能贡献的。他就像坚持在儿子醒来时煮早餐的家庭主妇，就像带乐器去参加朋友丧礼的音乐家，总得做点什么，好让自己转移注意力，或从中获得安慰。

一只鸭子朝他游来，也许希望他丢面包屑给它吃。它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因为这种事很难说。它对自己消耗的体力和可能的报偿做了评估。希望。黑色冰面。

哈利心头一惊，坐直身子，从外套口袋里拿出钥匙。他突然想起那时他为什么会买那个挂锁。挂锁不是为他自己买的，而是为竞速滑选手欧雷克买的。

7

楚斯和机场的值班警监简短地讲了几句话。楚斯说，是的，他知道机场属于鲁默里克警区的管辖，而且逮捕行动跟他无关，但身为特别行动组的警探，他注意被捕男子已有一段时间，并收到通知说托德·舒茨因持有毒品而被拘留。他亮出警察证，上面注明他是三级警官，隶属于奥斯陆警区的特别行动组和欧克林。值班警监耸了耸肩，没再多说，带他前往三间拘留室中的一间。

房门关上后，楚斯环顾四周，确定走廊和其他两间拘留室都没有人，才在马桶盖上坐下，看着板条床和把头埋在双手中的男子。

“托德·舒茨？”

男子抬起头来，他已脱下外套，若不是衬衫上有肩饰，楚斯绝对

认不出他就是机长。机长不该是这副模样，不该神经愣怔，不该脸色苍白，黑色瞳孔因受到惊吓而放大。从另一方面来说，第一次被逮捕的人大多都是这个表情。楚斯花了点时间才在机场里找到托德，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官方的犯罪数据库“斯特拉萨克”显示，托德没有前科，从没跟警方打过交道，而且非正式记录也显示，他跟贩毒集团没有任何关联。

“你是谁？”

“我是代表你的雇主来的，而且我指的不是航空公司，懂了吗？”

托德指了指垂挂在楚斯脖子上的警察证：“你是警察，你想要花招骗我。”

“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舒茨，这样就是违反法律规定，你的律师就有机会让你无罪释放了。但我们不会让律师插手这件事，可以吗？”

机长只是瞪着楚斯，扩张的瞳孔吸收了所有光线，眼中露出一丝乐观的眼神。楚斯叹了口气，他只希望自己接下来说的话托德能听得进去。

“你知道‘烧毁者’是什么吗？”楚斯问道，稍待片刻，等候对方响应，“烧毁者就是破坏警方案件的人，负责让证据受到污染或遗失，让法律程序出现错误，因而阻止案件送到法庭受审，或让调查案件出现常见的纰漏，让嫌犯被释放。这样说你懂了吗？”

托德眨了两下眼睛，缓缓点头。

“很好，”楚斯说，“现在的状况就像我们两个人同时从高空掉下来，可是降落伞只有一副。我跳出机舱来救你，你暂时不用向我道谢，可是你必须百分之百相信我，否则我们两个都会在地上摔死。你明白吗？”

托德又眨了好几下眼睛，显然不明白。

“过去有个德裔警察是烧毁者，他替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帮派做事，这个帮派经由巴尔干半岛进口海洛因，毒品以卡车运送，从阿富汗的罂粟田送到土耳其，再经由南斯拉夫送到阿姆斯特丹，最后由阿尔巴尼亚人送到斯堪的纳维亚。这中间要经过很多国界，买通很多人，其中就包括这个烧毁者。有一天，一个年轻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被捕，他手中的瓦斯桶内装着生鸦片，那些生鸦片没有包起来，直接装在瓦斯桶里。他被警方拘押以后，当天就联络了这个德裔烧毁者。烧毁者来找他，说自己是他的烧毁者，现在他可以安心了，他们可以一起来把事情解决。烧毁者说隔天会再来，并告诉他该如何跟警方供述。他其实只要把嘴巴闭紧就好，但这家伙被人赃俱获，又从来没坐过牢，可能还听过无数在监狱淋浴间里弯腰捡肥皂的故事。无论如何，他在第一次被审讯的时候像微波炉里的鸡蛋一样爆裂失控，对警方揭露烧毁者的身份，希望法官能对他网开一面。警方为了取得不利于烧毁者的证据，在拘留室里装设了隐藏麦克风。但那个烧毁者、那个被收买的警察，第二天却没有依约出现。六个月后，他的尸体被人发现，支离破碎地散落在郁金香田里。我是在都市里长大的小孩，但我也听说过尸体是上等肥料。”

楚斯停止了说话，看着机长，等待对方提出常见的问题。

机长在床上坐直身体，脸上恢复了几许血色，最后终于清了清喉咙。

“为什么……呃，那个烧毁者会死？告密的人又不是他。”

“因为世界上没有公平这回事，舒茨，只有实际的问题必须解决。那个要消灭证据的烧毁者自己成了证据，他的身份曝光了。如果他被逮捕，就会导致警方查到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帮派。由于他不是帮中兄弟，只是个被收买的警察，所以最合乎逻辑的做法就是让他出局。他们也知道这起警察命案不会被警方视为最优先侦办的案件，为什么呢？因为烧毁者已经受到惩罚，警方不会深入调查一件最后只会让社会大众知道警方违法犯纪的案子。我说的这番话你同意吗？”

托德沉默不语。

楚斯倾身向前，先压低声音，又拉高声调，增强语气。“我可不想在郁金香田里被人发现，舒茨。我们唯一能脱身的办法是彼此信任。我们只有一副降落伞，明白吗？”

机长清了清喉咙：“最后那个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他有没有获得减刑？”

“很难说。案子还没送到法院，他就被发现挂在拘留所墙上。有人拿他的头去撞挂衣钩了。”

托德再度面无血色。

“保持呼吸，舒茨。”楚斯说。这份工作他最爱的就是这个部分，一切由他做主。

托德往后靠去，头部抵着墙壁，闭上双眼：“如果我直接拒绝你的帮助，假装你从没来过这里呢？”

“这可不行，我们的雇主不希望你坐上证人席。”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别无选择喽？”

楚斯淡淡一笑，说出他最喜爱的一句台词：“舒茨，你早就别无选择了。”

在这片由绿草坪、白桦林、庭院和花箱阳台所构成的荒漠中，荷芬谷体育场是唯一一座水泥小绿洲。冬天这里是溜冰场，夏天是演唱会会场，场地多半提供给滚石乐队、普林斯、布鲁斯·斯普林斯汀这类天王级资深艺人演出。萝凯甚至曾说服哈利跟她一起来这里看U2演唱会，尽管他一向比较喜欢夜店的小型演出，讨厌去体育馆看大型演唱会。看完演唱会后，萝凯揶揄哈利，说他在内心深处其实是个音乐纯粹主义者。

然而大多数时候，荷芬谷体育场跟现在一样荒凉破败，宛如一座废弃工厂，原本制造的产品已不再受欢迎。哈利对这里印象最深刻的

是看欧雷克在冰上练习溜冰。那时他坐在看台上看欧雷克尽最大努力尝试、失败、再度尝试，最后终于成功。虽不是多大的成就，却创下最佳的个人纪录，赢得他那个年龄组锦标赛的第二名。这足以让哈利那颗带着傻气的心高兴地不断膨胀，膨胀到不可思议的地步，逼得他不得不装出淡然的表情，才不至于用力拥抱他们：“不错嘛，欧雷克。”

哈利环目四顾，四下里一个人影也没有。他把菲恩牌钥匙插进看台下方的更衣室门锁中。更衣室内一切如故，只是看起来更旧了，地上散落着垃圾，显然很久没人进来过。这是个可以独处的空间。哈利在置物柜之间走动。大多数置物柜都没上锁，很快他就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一个阿布思牌挂锁。

他用钥匙尖端对准锯齿状的锁孔，却插不进去。可恶。

哈利转过头去，扫视体积庞大的铁柜，视线停住，回到上一个置物柜。那里挂着另一个阿布思牌挂锁，绿色漆面有个圆形刻痕，那是个“O”⁹。

他打开置物柜，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欧雷克的溜冰鞋，细长冰刀的边缘看来像是长了红疹。

置物柜里有两张照片插在通风栅上，那是两张全家福，其中一张照片里有五张面孔，两个小孩和应该是父母的面孔对哈利而言是陌生的，但哈利认得第三个小孩，因为他看过这个小孩的照片，也就是犯罪现场的照片。

第三个小孩就是那个长得很美的古斯托·韩森。

哈利对照片的第一印象是古斯托不属于这张照片，或者说，他不属于这个家族。哈利心想，会不会是因为古斯托长得太美了才给他这种感觉？

同样的，另一张照片里的高大金发男子也给他这种感觉。男子坐在深色头发女子和她儿子后方，照片是多年前一个秋日拍的，当时他

们在霍尔门科伦区散步，蹚过橘色落叶，萝凯把相机放在岩石上，按下计时拍摄键。

照片中的人真的是他吗？哈利不记得自己有过这么温柔的表情。

萝凯的眼睛散发着光芒。哈利觉得耳边似乎听见她的笑声。他爱她的笑声，他希望记住她的笑声。她的笑声他怎么听都听不腻。她跟其他人在一起也会笑，但她跟他和欧雷克在一起时会发出不同声调的笑声，那是专为他们保留的。

哈利搜索置物柜内的其他物品。

里头有一件浅蓝色镶边的白色毛衣。这件毛衣不是欧雷克的穿衣风格，他通常会穿短夹克搭配黑色T恤，上头写着超级杀手乐队或活结乐队。哈利闻了闻毛衣，上面有淡淡的香水味——女性香水味。帽架上有塑料袋。他打开后不由自主吸了口气。袋里装的是吸毒工具，包括两个针筒、一根汤匙、一条橡皮筋、一个打火机和几片纱布，唯独缺少毒品。哈利正要把塑料袋放回去，突然看见置物柜深处有件红白相间的衣服。他拿出衣服，是一件球衣，胸部用大字写着：“欢迎搭乘阿联酋航空。”那是阿森纳队的球衣。

他看着照片，看着欧雷克。就连他自己都露出了笑容。那笑容似乎是说，至少当时一起坐在照片中的三个人都认为这样是美好的，一切都会很顺利，这就是他们想过的生活。那为什么生活会偏离轨道？为什么掌控方向盘的这个男人会让一切偏离方向？

“你总是骗人说什么你会一直陪着我们。”

哈利从柜门上拿下那两张照片，放进外套内袋。

走出体育馆时，西下的太阳正往伍拉森车站后方沉落。

爸，你看见我正在流血吗？我流的血带有你的劣质基因。还有你的血，欧雷克，教堂钟声应该为你敲响才对。我诅咒你，诅咒我认识你的那一天。那天你去光谱剧场看犹太祭司乐队的演唱会，我在附近闲逛，走进离开剧场的人潮。

“哇，好酷的T恤，”我说，“你在哪里买的？”

你冷漠地看了我一眼：“阿姆斯特丹。”

“你去阿姆斯特丹看过犹太祭司的演唱会？”

“不可以吗？”

我对犹太祭司不熟，但起码我做过功课，知道那是个乐队，不是一个人，主唱叫罗布什么的。

“酷，祭司最棒了。”

你僵立片刻，望着我，神情专注，犹如一头闻到气味的动物，也许是闻到危险，也许是闻到猎物。对你来说，你闻到的可能是心灵知己的气味。这是因为你身上背负的孤寂就好像一件湿淋淋的沉重雨衣。你弓着背、拖着脚步行走，你的孤寂让我在人群中一眼就看见了你。我说如果你肯告诉我阿姆斯特丹演唱会的事，就请你喝可乐。

于是你说起犹太祭司乐队，说起两年前在海尼根音乐厅举行的演唱会，说起有两个青少年在听了犹太祭司的专辑后对彼此开枪，因为专辑里有个隐藏信息说：“去做。”最后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犹太祭司是重金属乐队，曾一度尝试速度金属的乐风。二十分钟后，你已经说了太多关于野蛮和死亡的话语，我觉得该是提起冰毒的时候了。

“我们去‘嗨’吧，欧雷克，庆祝我们的心灵交流，你说怎样？”

“什么意思？”

“我认识一些有意思的人要去公园抽一管。”

“真的？”你语带怀疑。

“不是什么太强的东西，只是冰块而已。”

“我不玩那个，抱歉。”

“靠，我也不玩啊。我们可以抽点冰烟斗，就你跟我。用冰烟斗吸真正的冰块，就跟罗布一样。而不是抽那种粉状的烂货。”

你怔了怔，吞了口口水：“罗布？”

“对啊。”

“你是说主唱罗布·哈尔福德？”

“当然啊。罗布的舞台道具管理员也去找卖我冰块的那家伙买。你身上有现金吗？”

我的口气是那么随兴，那么理所当然，以至于你严肃的眼神中没有一丝怀疑：“罗布·哈尔福德也抽冰块？”

欧雷克依照我的要求，有点不情愿地递给我五百克朗钞票。我叫他在原地等候，起身离开，沿着街道走到弗特兰桥旁，转而向右，离开他的视线范围，穿越马路，行走三百米，不一会儿就到了奥斯陆中央车站，心想以后再也不会见到那个叫欧雷克·樊科的怪咖了。

后来我坐在月台下方的通道，嘴里叼着冰烟斗，这才发现原来我跟他之间还没结束，甚至连结束的边都沾不上。他站在我面前，不发一语，靠着墙壁，在我身旁滑坐下来，伸出一只手。我把冰烟斗交给他。他吸了一口，剧烈咳嗽，又伸出另一只手，说：“找钱。”

古斯托和欧雷克这对搭档就这么形成了。那时是暑假，欧雷克在克拉斯欧森五金家用器材店打工，下班后我们会一起去市区，在中世纪公园混浊的游泳池里游泳，看着歌剧院周围兴建中的新城。

我们对彼此述说未来想做什么事、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想去什么

地方，用他打工赚来的钱吸食我们买得到的毒品。

我跟他说我养父的事，说我养父因为养母挑逗我而把我踢出家门。而你呢，欧雷克，你说起一个你母亲过去的男友，一个名叫“哈利”的警察，你说他“蛮酷的”，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但后来事情走了样，一开始是他和你母亲之间出现了变化，接着是你被卷入他正在侦办的案子，于是你跟母亲搬去了阿姆斯特丹。我说这家伙也许可以说他“蛮酷的”，但这实在是个很逊的形容词。你说“哇靠”更逊。有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个词很“操蛋”？就连“操蛋”都很孩子气。你还说为什么我要说这么夸张又土气的话？我根本就不是奥斯陆东区人。我说夸张是我的原则，它强调了我的观点，而“操蛋”是那么的不对味以至于它听起来非常顺耳。艳阳高照，我心想这是我听过的别人对我最棒的赞美。

我们为了好玩在卡尔约翰街上行乞。我去市政厅广场偷了个滑板，半小时后在铁路广场用滑板换了快速丸。我们搭船去霍韦迪岛游泳，讨啤酒喝。几个女孩邀请我们登上爹地的游艇，你爬上桅杆跳水，跟甲板擦身而过。我们搭电车去艾克柏区看日落，那里正好在举行挪威杯足球赛。一个来自特伦德拉格的烂足球教练猛盯着我瞧，我跟他说不只要付我一千克朗，就替他口交。他把钱给我，我等他裤子脱到脚踝，立刻转身就跑。你说后来那家伙看起来“满脸失落”，转头看着你，像是要你接手。天哪，真是笑死我们了！

夏天似乎永远不会结束，但终究还是来到了尽头。我们用你的最后一笔薪水买了大麻烟卷，朝苍白空虚的夜空吐烟。你说你得回去上学，考出好成绩，跟你母亲一样去念法律，然后你会去上那个操蛋的警察学院！我们笑到连眼泪都飙了出来。

开学以后，我们碰面的时间变少了，而且越来越少。你跟母亲住在霍尔门科伦山上，我胡乱睡在一个乐队的排练室里，他们说我可以睡在那里，只要替他们看着东西，在他们排练时避开就好。于是我放弃了跟你之间的友谊，心想你已经回到舒适的旧生活中。差不多这个时候我开始贩毒。

这完全是个意外。那时我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并从她身上榨钱，然后去奥斯陆中央车站，问图图手上有没有冰块。图图有轻微口吃，他是亚纳布区灰狼帮帮主奥丁的奴隶。图图这个外号来自有一次奥丁需要把一整个行李箱的贩毒现金拿去洗钱，派他去意大利找某个博彩机构下注一场球赛。奥丁知道最后的比分是设定好的，主队被安排要以二比零赢得赛事。奥丁命令图图下注时要说“二——零”，但事情出现了转折点，图图要下注时紧张万分，口吃突然加重，使得对方只听到“二——二”。终场前十分钟，主队当然以二比零领先。一切都平静光明，只有图图不这么觉得，因为他看见他押上所有现金所换得的投注单上写的是“二——二”，也就是英语的“Two-Two”（图——图）。这下子他知道奥丁一定会开枪射穿他的膝盖骨，因为奥丁最喜欢开枪打烂别人的膝盖。这时第二个转折点出现，客队板凳上坐着一个来自波兰的新手前锋，他的意大利文跟图图的英文一样烂，没听懂比分早已经过安排。球队经理派他上场，他觉得拿人薪水就得克尽职责，因此尽力得分，还连得两分。图图因而得救。当晚图图搭机返回奥斯陆，直接去找奥丁，回报说他交了天大的好运，岂料却把好运当场用完。他开始叙述他如何把现金压在了错误的比分上，说得兴奋不已，同时也口吃不已，听得奥丁失去了耐性，随手从抽屉里拿出左轮手枪——这时出现了第三个转折点——在图图还没讲到波兰球员之时，就开枪轰了他的膝盖。

反正呢，那天图图在奥斯陆中央车站跟我说，冰块已经没……没……有了，只能将就着用粉……粉，粉比较便宜，而且两者都算是冰毒。可是我受不了。冰块是美丽的白色结晶，可以让人嗨到爆，奥斯陆买到的臭黄粉却混合了发酵粉、精制糖、阿司匹林、维生素B₁₂和恶魔及恶魔他妈，或甚至为了蒙骗行家，还添加了尝起来像快速丸的捣碎的止痛药。但我还是以非常低的量贩折扣跟图图买了粉，并剩下很多钱可以去买安非他命。比起冰毒，安非他命就像健康食品，只不过药效作用得比较慢。我吸食了一些快速丸，用更多发酵粉去稀释冰毒，再拿到布拉达广场卖，赚取可观的差价。

第二天我又去找图图，重复同样手法，但进的货更多。我吸食一些，稀释剩下的，然后卖出去。第三天又如法炮制。我跟图图说如果

他接受赊账，我就可以进更多货，他听后大笑。第四天我去找图图，他说他们老大认为我们可以固.....固.....定合作。他们看见我贩毒，喜欢我的手法。我只要一天能卖出两批货，他们二话不说就会付我五千克朗。于是我开始替奥丁和摩托帮在街头贩毒。早上我去图图那里拿货，下午五点再把当天收益和剩下的货交回去给他。我成了日班药头，手上的货总是全数卖光。

事情就这样顺利地进行了大约三周，后来有个周三我在维帕唐根码头卖了两批货，口袋里装满现金，鼻孔里充满快速丸药粉，这时我突然发现，我何必非要去车站跟图图碰面？于是我发短信给他，说我要离开奥斯陆，随即跳上开往丹麦的渡轮。一个人吸食安非他命太久，就是会出现这种头脑失常的情形。

回国之后，我听说奥丁正在找我，把我吓死了，因为我知道图图的外号是怎么来的。于是我保持低调，在古列路卡区附近晃荡，等待审判日的来临。但奥丁还有更重要的事待处理，没空料理一个欠他几万克朗的小药头。奥斯陆来了竞争者，也就是那个“来自迪拜的男人”，这人来抢的不是安非他命类市场，而是海洛因市场，而海洛因市场对摩托帮而言比什么都重要。

有人说这个对手是白俄罗斯人，有人说是立陶宛人，又有人说是挪威的巴基斯坦人。但大家都认为对方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专业组织，而且对竞争者了解太多总比了解太少来得好。

那是个诡异的秋天。

我有好一段时间身无分文，没有工作，又被迫保持低调。我找到一个买家去主教街买那个乐队的乐器。买家来看货，我让他相信那些乐器是我的，毕竟我就住在那里！重点只在于跟他约个时间来取货而已。就在此时，伊莲娜有如救援天使般出现。伊莲娜，长着雀斑、心地善良的伊莲娜。那是个十月的早晨，我在苏菲恩堡公园忙着应付几个家伙，她突然出现在我眼前，高兴得几乎哭了出来。我问她有没有钱，她拿出一张维萨信用卡挥了挥。那是她父亲罗尔夫的信用卡。我们去附近的提款机，把那张卡可以提取的现金全都提取了出来。起初

伊莲娜不愿意，但我说我这条命全靠它了，于是她知道非如此不可。我们去奥林本餐厅吃吃喝喝，又买了几克快速丸，最后回到主教街的家中。她说她和母亲吵了一架，于是便在我那里过夜。第二天我带她一起去车站。图图坐在他的摩托车上，身穿背后画着狼头的皮夹克。他留着山羊胡，头上绑着海盗头巾，领子里露出刺青，但看起来仍像个操蛋的小喽啰。他正要跳下摩托车，朝我冲来，却发现我正在朝他走去。我把我欠他的两万克朗还给他，再加上五千克朗的利息。谢谢你借我旅费，希望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图图打电话给奥丁，同时看着伊莲娜。我看得出他想要什么，又看了看伊莲娜。可怜、美丽又苍白的伊莲娜。

“奥丁说你要再给他五……五……五千，”图图说，“不然他要我把你揍……揍……揍揍……”他深呼吸一口气。

“揍一顿。”我说。

“现在就给。”图图说。

“好，那我今天帮你卖两批货。”

“那你得付……付付……付现金。”

“别这样，我两小时就能全部卖光。”

图图看了我一眼，又朝伊莲娜点了点头。伊莲娜站在铁路广场的台阶尽头等待。“那她……她……她呢？”

“她会帮忙。”

“女生很会卖东西。她嗑药吗？”

“还没。”我说。

“小……偷。”图图说，露出缺牙的笑容。

我数了数身上的钱，这是我的最后一笔钱，每次都是最后一笔

钱。钱就跟血一样从我的身体不断流失。

一星期后在榆树街摇滚餐厅旁，一名少年走到伊莲娜和我的面前。

“伊莲娜，他是欧雷克，”我说，从墙上跳了下来，“欧雷克，跟我妹打个招呼吧。”

我拥抱欧雷克，感觉到他并未低头，他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射向伊莲娜。透过他的外套，我感觉到他心跳加速。

楚斯坐在办公椅上，双脚搁在桌上，话筒抵在耳际。他打电话给位于利勒史托市、属于鲁默里克警区的警局，自我介绍说他叫托马斯·路德，是克里波的化验室助理。对方警察确认说他们收到一个从加勒穆恩机场送去的包裹，推测里面应该是海洛因。标准程序是挪威境内没收的毒品都必须送往位于奥斯陆布尔区的克里波化验室进行化验。克里波的车子一周会去东部的各个警区收件一次，其他警区则会自己请快递人员递送包裹。

“很好，”楚斯说，手上把玩着一张伪造证件，上面贴着他的照片，下面写着“托马斯·路德，克里波”，“我刚好要去利勒史托，可以顺便去拿要寄到克里波的包裹。这种大型包裹我们总是希望能立刻化验。好，那就明天早上见。”

楚斯挂上电话，望向窗外，看着碧悠维卡区新城逐渐往天际发展的建筑物，脑子里思索着所有的小细节，包括螺栓的尺寸、螺帽的螺纹、灰泥的质量、玻璃的弹性。为了整体运作顺利，一切都必须正确无误才行。他感到深切的满足。因为确实如此。这个城市的确顺利地运作着。

9

松树树干画出细长的女性化线条，向上延伸到宛如绿色裙摆的叶丛之中，叶丛在大屋前方的碎石路上洒下朦胧的午后阴影。哈利站在

车道顶端，擦去他从霍尔门塘爬上陡峭山坡来到这里所流下的汗水。他看着这栋深色大宅。大宅的厚重黑色木材呈现出坚实安全的特质，像是座可以抵抗巨怪和大自然侵扰的堡垒，但光是这样还不够。这附近的房子都是巨大而粗犷的独栋宅邸，正在不断增建扩张。在哈利的手机联络人中以Ø代称的爱斯坦曾说，榫卯接合的木材代表中产阶级对大自然简朴和健康的渴望。但这栋大宅在哈利眼中只有扭曲与病态，只是个遭到连环杀手侵袭的家。尽管如此，萝凯仍选择留下这栋房子。

哈利走到门口，按下门铃。

门内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哈利这才想到自己应该先打电话才对。

大门打开。

出现在哈利面前的男子留着金色刘海，这刘海在男子的巅峰时期曾经茂盛，无疑曾为他带来许多好处，因此后来他才会希望即使刘海变得较为稀疏，也还是能发挥效果。男子身穿熨烫平整的浅蓝色衬衫，哈利猜测男子年轻时也是穿着同类型的衬衫。

“找哪位？”男子问道，表情亲切开朗，一双眼睛像是只见过友善的人事物，胸部口袋上绣着小小的马球选手标志。

哈利觉得喉咙发干，看了看门铃下方的名牌。

上面写着“萝凯·樊科”。

然而门口却站着这个长相迷人、一脸文弱的男子，手握门把，仿佛这栋房子是他的。哈利知道自己有许多开场白可以选择，但他说出口的却是：“你是谁？”

眼前的男子露出哈利永远无法做出的表情，他蹙起眉头，同时又露出微笑，仿佛是纡尊降贵的优秀人士对低等贱民的放肆无礼感到有趣。

“既然你在门外，我在门内，应该是你自我介绍，表明来意才对吧？”

“没问题，”哈利说，大声打了个哈欠。想当然地，他把这个哈欠归咎于时差。“我来找名牌上的这位小姐。”

“你是……？”

“耶和华见证人。”哈利说，看了看表。

男子的目光自然而然地从哈利身上移开，寻找跟他一起来传道的搭档。

“我叫哈利，来自香港。她在哪里？”

男子扬起一道眉毛：“你就是那个哈利？”

“既然哈利是过去五十年来挪威最多人取的名字之一，我们可以假设我就是那个哈利。”

男子开始打量哈利，点了点头，嘴角泛起一丝微笑，仿佛他的大脑正在播放他曾接收过的关于眼前这人的信息，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打算从门口让开，或回答哈利的问题。

“怎么样？”哈利说，变换了一下站姿。

“我去跟她说你来了。”

哈利的脚非常敏捷，他本能地扬起鞋底，好让门板撞上鞋底而不是鞋面。这个技巧是他从新工作中学来的。男子看了看哈利的脚，又看了看哈利，脸上那种纡尊降贵的好玩神情不见了。男子正要开口，说些使对方难堪的话来扳回一城，但哈利知道他在这一瞬间改变了心意。因为男子看见了哈利脸上的表情，这表情通常可以让人改变心意。

“你最好……”男子说，猛然住口，眼睛眨了眨。哈利等待着，等

待对方的困惑、迟疑、撤退。男子的眼睛又眨了眨，咳了一声，说：“她出去了。”

哈利站立不动，让静默响起。两秒、三秒。

“我……呃，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

哈利的脸部肌肉动也不动，男子的表情却换了一个又一个，仿佛正在找个表情来当作盾牌，最后他端出一开始露出的表情，那个友善的表情。

“我叫汉斯·克里斯蒂安。我……抱歉我表现得这么不友善，因为发生了这件案子，很多人都来问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让萝凯受到打扰。我是她的律师。”

“她的？”

“他们的。我是她的律师，也是欧雷克的律师。你要不要进来？”

哈利点了点头。

客厅桌上摆着一沓文件，都是关于命案的文件和报告。文件的高度显示他们尚未停止研究案情。

“请问你在这里的目的是……？”汉斯问道。

哈利翻了翻那沓文件，里面有DNA化验报告、证人供词。“那你呢？”

“我什么？”

“你为什么来这里？难道你没有办公室可以让你准备辩护工作？”

“萝凯想参与准备工作，她也是律师。听着，霍勒，我很清楚你是谁，我也知道你跟萝凯和欧雷克曾经很亲近，可是……”

“那你跟他们又有多亲近？”

“我？”

“对，听起来你好像对他们负起了全方位照顾的责任。”

哈利听见自己话中的弦外之音，知道透露了自己的心思，也看见汉斯露出惊讶的神情。他知道自己失去了上风。

“萝凯跟我是老朋友，”汉斯说，“我在这附近长大，跟她一起研究法律，然后……呃，我们一起度过了人生中的黄金时期，自然会产生深刻的联结。”

哈利点了点头。他知道自己不该多话，知道自己现在不论说什么都只会把情况搞得更糟。

“嗯，既然你们有这种深刻的联结，我跟萝凯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你，这不是有点奇怪吗？”

汉斯正踌躇着该如何回答，大门打开，萝凯出现在门口。

哈利觉得自己的心似乎被一只爪子抓住，猛力拧绞。

萝凯的身形依然苗条挺直，脸蛋还是呈心形，眼珠是深褐色的，有张爱笑的大嘴，发型几乎没变，仍然留着长发，颜色似乎淡了点。她眼神紧张，犹如受到猎捕的动物，双目圆睁，甚为狂乱。但是当她的目光落到哈利身上，刹那间，仿佛某种东西回来了，仿佛过去的她回来了，过去的他们回来了。

“哈利。”她说。这名字一叫出口，过去的一切全都回来了。

哈利跨出两大步，将她拥入怀中。她的头发散发着淡淡的香味，手指贴着他的脊椎。先放开手的是她。哈利后退一步，望着她。

“你气色不错。”哈利说。

“你也是。”

“骗人。”

她立刻露出笑容，眼眶泛红。

他们就这样站着。哈利让她打量自己，让她仔细端详他年岁增长的面容与新添的疤痕。“哈利。”她又叫了他一次，侧过了头，发出笑声。第一颗泪珠在她睫毛上颤动并落下，泪痕划过她柔嫩的肌肤。

马球衫男子在客厅一角咳了一声，说他得开会去了。

屋里剩下他们两人。

萝凯泡咖啡时，哈利看见她的目光落在他的金属手指上，但两人都没说什么。他们之间有个不曾说出口的协议，那就是永远不要再提起雪人。因此哈利坐在厨房餐桌前，说起他在香港的生活，向她述说他可以说的事，以及他想说的事。他说现在他的头衔是“债务顾问”，专门替赫尔曼·克鲁伊催收账款，拜访延误付款的客户，用友善的方式唤起他们的记忆。简而言之，债务顾问的工作就是建议客户尽早付款，而且用实际可行的方式付款。哈利说他之所以符合这份工作的要求，是因为他不穿鞋就高达一米九二，肩宽膀阔，双眼布满血丝，脸上还有一道疤。

“我必须穿西装打领带，表现出亲切又专业的态度，在香港、台湾、上海等地到处跑，非常国际化。饭店有客房服务，办公大楼精致优雅，瑞士风格的私人银行彬彬有礼，又带有中国风情。西式的握手问好，亚洲式的微笑。通常客户隔天就付款，赫尔曼·克鲁伊非常满意，我们彼此了解。”

萝凯替两人倒了咖啡，坐了下来，深吸了一口气。

“我在海牙的国际法庭找了份工作，在阿姆斯特丹的办公室上班。我以为只要离开这栋房子，离开这座城市，离开那些镁光灯……”

离开我，哈利心想。

“.....离开那些回忆，就会没事了。有一阵子真的是这样，后来就开始不对劲。一开始欧雷克只是无理取闹发脾气，他小时候从来不会拉高嗓门说话的。他的脾气是暴躁了点，可是从来没有.....像这样子过。他说我带他离开奥斯陆，毁了他的人生。他这样说是因为他知道我对这种话毫无招架之力。我开始哭，他也开始哭，问我为什么要把你推开。你救了我們，你从那个.....那个.....手中救了我們.....”

哈利点了点头，这样她就不必说出那个人的名字。

“他开始很晚才回家，说去跟朋友碰面，但那些朋友我一个都没见过。有一天他承认他去莱顿广场的咖啡馆抽哈希什。”

“你是说斗牛犬皇宫，很多观光客会去的那家？”

“对，那虽然是阿姆斯特丹经验的一部分，但我也觉得很害怕，因为他父亲.....呃，你知道的。”

哈利点了点头。欧雷克的贵族基因来自父亲，带有高亢、狂怒、低潮。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土地。

“他常常坐在房间里听音乐，听那种狂野又阴沉的音乐。嗯，你知道那些乐队.....”

哈利又点了点头。

“他也听你的唱片，比如弗兰克·扎帕、迈尔斯·戴维斯、劲草乐队、尼尔·扬、超静乐队。”

萝凯对这些名字如数家珍，哈利不禁怀疑她可能经常偷听欧雷克在做什么。

“后来有一天我在他房间吸地，却发现两颗药丸，上面刻有笑脸。”

“摇头丸？”

她点了点头：“两个月后，我应征上了检察总长办公室的工作，就搬回这里。”

“搬回安全、纯真又熟悉的奥斯陆。”

她耸了耸肩。“他需要换个环境，也需要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办法奏效了。你知道他不是那种朋友成群的人。他去跟一些老朋友碰面，在学校的表现也很好，直到……”说到这里她的声音溃散了。

哈利静静等待着，喝了一大口咖啡，做好了心理准备。

“他一连好几天没回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总是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打电话给警察、心理医生、社会学者。他虽然还未成年，但除非有证据显示他不回家和毒品或犯罪有关，否则没有人可以采取任何行动。我觉得非常无助。每当我看见别的孩子走上歧途，我总认为错在父母，父母应该拿出解决办法，不要坐视，不要压制，要去行动！”

哈利看见她的手放在他身旁的咖啡桌上，手指纤细，苍白肌肤上有着细小的血管，早秋这个时节她的肌肤通常都还留着日晒的棕褐色。他并未顺从自己的冲动，把手放在她手上。他们之间隔了一道墙。欧雷克就是那道墙。

萝凯叹了口气。

“所以我只好自己去市区找他，每天晚上都去，最后终于找到了他。他站在托布街的街角，看到我显得很高兴。他说他很开心，他找到了一份工作，跟一些朋友一起住在一所公寓里。他说他需要自由的空间，我不应该问那么多问题，还说他正在‘旅行’，他要好好利用他的‘空档年’，他要环游世界，就跟霍尔门科伦山上的其他青少年一样，在奥斯陆市区环游世界。”

“他穿什么衣服？”

“什么意思？”

“没什么，继续说。”

“他说他很快就会回家，也会完成学业，所以他同意星期天回来跟我吃午餐。”

“他回来了吗？”

“回来了。他离开以后，我发现他进过我的卧房，偷走了我的珠宝盒。”她深深吸了口气，不自禁地颤抖，“你在西区跳蚤市场买给我的戒指也在那个珠宝盒里。”

“西区跳蚤市场？”

“你不记得了吗？”

哈利的脑子快速倒带。他的记忆里有些黑洞，有些被他压抑的白色空洞，还有许多受酒精侵蚀的大型空洞。但有些记忆是彩色的，缤纷生动。比如他们去逛西区跳蚤市场的那天。那天欧雷克有没有一起去？有，他去了，当然去了。那张照片、那个定时器、那些秋叶。或者那是另一天？那天他们慢慢一摊一摊逛过去。老玩具、陶器、生锈烟盒、裸片或者有封套的黑胶唱片、打火机，还有一只金戒指。

那只戒指放在那里看起来十分孤单，因此哈利把它买了下来，戴在她的手指上。替它找个新家，他说。或者他说了类似的话，听起来漫不经心，但她知道他只是害羞，这是他婉转表达爱意的方式。也许事实真是如此——无论如何，他们两人都笑了。笑这个举动，笑这只戒指，笑他们都知道彼此心意相通，笑这些其实都无所谓。因为他们想要却又不该要的一切，都体现在这只便宜又俗丽的戒指上，那就是承诺他们会尽可能长久地、热烈地爱着彼此，直到爱已消逝才分离。当然后来她离开是为了别的原因，一个更好的原因。但哈利猜想她会妥善保存他们那只俗丽的戒指，放在珠宝盒中，和她从奥地利裔母亲那里继承来的珠宝放在一起。

“我们要不要趁太阳还没下山出去走走？”萝凯问道。

“好，”哈利说，回以微笑，“出去走走。”

他们沿着朝山顶盘绕而上的道路漫步。东面的落叶树林颜色火红，看起来像是着了火。点点灯火在峡湾上嬉跃，有如熔化的金属。一如往常，山下城市的人造设施令哈利感到目眩神驰，远看有如蚁冢。房屋、公园、道路、起重机、港口里的船只、逐渐亮起的灯光。汽车和火车匆匆来去。这就是我们日常活动的总和。唯有时间充裕的人才能停下脚步，看着山下那群营营役役的蚂蚁，容许自己问一句：这一切所为何来？

“我做梦都想着平静和安宁，”萝凯说，“只是这样而已。你呢？你都梦到什么？”

哈利耸了耸肩：“发现自己在小走廊上，雪崩排山倒海而来，把我活埋。”

“哇。”

“呃，你知道我有幽闭恐惧症。”

“通常会梦见自己的恐惧和渴望。消失、活埋……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些能提供安全感对不对？”

哈利双手深深插进口袋：“三年前我被雪崩活埋过。这样说好了，事情没那么简单。”

“所以你大老远跑去香港，还是没能逃离鬼魂的纠缠？”

“哦，对啊，”哈利说，“不过这趟旅程使鬼魂的纠缠减少了。”

“真的？”

“把事情抛在脑后是可能的，萝凯。对付鬼魂的艺术就是勇敢面对它们，盯着它们看，直到你了解它们不过如此，不过是鬼魂，是没有生命、没有力量的鬼魂。”

“那么，”他一听萝凯的语调就知道她不喜欢讨论这个主题，“你有交往对象吗？”萝凯这句话问得非常轻易，轻易到令哈利难以置信。

“这个嘛……”

“告诉我啊。”

她戴着太阳镜，难以分辨她究竟有多想听。哈利决定跟她交换近况，却不知道自己想不想听。

“之前那个是中国人。”

“之前？她怎么了么？”萝凯露出打趣的笑容。哈利心想她看起来像是承受得了冲击，但他还是希望她对此事能更敏感一点。

“她是上海的商人，很懂得照顾她的‘关系’，就是有用的人际关系，也很会照顾她那个又老又有钱的中国老公。她有空的时候就会照顾我。”

“换句话说，你剥削她爱照顾人的天性。”

“我希望我能这样说。”

“哦？”

“她会明确地指定时间地点，还有方式。她喜欢……”

“够了！”萝凯说。

哈利露出促狭的微笑：“你懂的，我一向对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女人没有招架之力。”

“我说，够了。”

“收到。”

两人陷入沉默，继续往前走。最后哈利鼓起勇气，问出了萦绕在

他心头的问题。

“那这个汉斯·克里斯蒂安呢？”

“你是说汉斯·克里斯蒂安·西蒙森？他是欧雷克的律师。”

“我以前在侦办命案的时候从来没听过这个汉斯·克里斯蒂安·西蒙森。”

“他住这附近，我们是法学院的同届同学，他主动说要帮忙。”

“嗯，真不错。”

萝凯大笑：“我依稀记得以前学生时代他邀我出去过一两次，还想找我一起去上爵士舞的课。”

“省省吧。”

萝凯又哈哈大笑。天哪，他一直渴望听见她的笑声。

她用手肘轻推他一下：“你懂的，我一向对知道自己要什么的男人没有招架之力。”

“嗯哼，”哈利说，“那这些男人都为你做了什么？”

她没有答话。她无须回答。她只是蹙起长长的黑色眉毛。过去每当她蹙眉，他总会轻揉她的眉心。“有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愿意尽心尽力的律师，而不是一个早已算到结局的资深律师。”

“嗯，你是说一个早已知道官司必败的律师。”

“你的意思是说我应该去找那种身心俱疲的老律师？”

“这个嘛，一流的律师都很愿意尽心尽力啊。”

“这只是件无关紧要的毒虫命案，哈利，一流的律师都忙着处理大案子。”

“那么，关于案发经过，欧雷克跟这个愿意尽心尽力的律师是怎么说的？”

萝凯叹了口气：“他只说他什么都不记得，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想说。”

“你们打算拿这个来当作辩护的基础？”

“听着，汉斯在他的领域里是个出色的律师，他知道事情的牵连范围有多大，也去请教过一流律师，而且他真的为这件案子日夜忙碌。”

“换句话说，你在剥削他爱照顾人的天性？”

这次萝凯没笑：“我是个母亲。就这么简单。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他们在森林边停下脚步，各自在雪杉树干上坐下。太阳沉落到西方的树梢之下，像一颗疲惫的独立纪念日气球。

“我当然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里，”萝凯说，“可是你到底打算怎么做？”

“我打算排除合理的怀疑，查出欧雷克是不是真的凶手。”

“因为？”

哈利耸了耸肩：“因为我是警探。因为这是蚁冢的运作方式，除非百分之百确定，否则没有人会被定罪。”

“你不确定？”

“对，我不确定。”

“你回奥斯陆就只是为了这个原因？”

雪杉林的影子朝他们缓缓移动。哈利在亚麻西装下发抖，显然他

的体温调节器尚未调整到适应北纬五十九点九度的气温。

“很奇怪，”他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我只记得片段而已。我总是看着一张照片来回忆，回想我们当时在一起的样子，尽管我知道那不是真的。”

他看着她。她坐在树干上一手托着下巴，阳光在她眯起的双眼上闪耀。

“也许这就是我们拍照的原因，”哈利继续说，“用来提供伪证，支持我们曾经快乐的错误主张，因为只要一想到我们曾在人生中有段时间不快乐，就令人难以忍受。大人命令小孩对镜头微笑，把他们一起拉进谎言里，所以我们都懂得微笑，假装快乐。可是欧雷克除非真的很开心，否则他没办法笑。他没办法说谎，他没有这个天分。”哈利转头望向太阳，看见最后几道阳光从山顶上最高的树枝后方射出，犹如伸长的黄色手指，“我在荷芬谷体育场的置物柜里发现一张我们三个人的合照。你知道吗，萝凯？照片里的欧雷克是微笑着的。”

哈利注视着雪杉林。林木的最后一抹色彩迅速褪去，只留下黑色轮廓，仿佛一排排身穿黑色制服、立正站立的守卫。他听见萝凯靠近，感觉她的手挽住他的手臂，她的头靠上他的肩膀，她的脸颊温度穿透亚麻西装。他在她的发香中呼吸。“我不需要照片来记得我们曾经有多么快乐，哈利。”

“嗯。”

“说不定他是自己学会说谎的，我们不都是这样吗？”

哈利点了点头。一阵风吹来，他打了个冷战。他自己是什么时候学会说谎的？是不是当小妹问他妈妈在天堂能不能看见他们的时候？难道他那么小就学会了说谎？因此现在才能毫不费力地对自己说谎，假装不知道欧雷克做了些什么事？欧雷克丧失纯真的那一刻，不是当他学会说谎，不是当他学会注射海洛因，也不是当他偷取母亲珠宝盒的时候，而是当他学会如何以零风险的有效方式贩卖毒品的时候，进

而导致吸毒者身体崩坏，把吸毒者送进又湿又冷的毒瘾地狱。就算他在古斯托命案中是清白的，他依然有罪。他用飞机把吸毒者送进地狱，送到迪拜。

欢迎搭乘阿联酋航空。

迪拜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城市。

但那里没有阿拉伯人，只有身穿阿森纳队球衣、贩卖小提琴的药头。这些药头收到球衣、接受教导，学习如何以正确方式贩毒，也就是一人管钱、一人管毒。一件显眼又普通的球衣就足以显示他们卖哪种货、属于哪个组织。他们所属的组织不是那种因为贪婪、愚蠢、懒散、有勇无谋而昙花一现的贩毒组织，而是那种不冒任何非必要风险、幕后首脑隐身不出、垄断毒虫新欢的神秘组织。欧雷克曾经是他们的一分子。哈利对足球虽然不熟，但很确定范佩西和法布雷加斯这两位足球明星都替阿森纳队效力。他也百分之百确定热刺队球迷绝对不会拥有阿森纳的球衣，除非有特殊情况。这些都是哈利从欧雷克身上知道的。

欧雷克之所以对他和警方三缄其口，是因为他替某人或某个神秘组织工作，而且这个人或这个组织让每个人都噤若寒蝉。这就是哈利必须着手调查的地方。

萝凯哭了起来，脸埋在他的颈窝之中。泪水温暖着他的肌肤，流进他的衬衫，流过他的胸膛，滑过他的心。

暗夜很快就降临了。

谢尔盖躺在床上，双眼瞪着天花板。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等待是最缓慢的一环。他甚至不知道事情会不会发生，事情会不会成为必然。他睡得不好，做了很多梦。他必须搞清楚才行。因此他打电话给安德烈，请他去问问伯父，但安德烈只说联系不上阿塔曼，

仅此而已。

伯父总是隐藏自己的行踪。谢尔盖这辈子绝大部分时间都不知道伯父的存在，直到伯父现身，或者说应该说是伯父的亚美尼亚裔代理人出现，对他下达命令之后，谢尔盖才开始发出疑问，但他惊讶地发现，家族里其他成员对伯父的事也所知甚少。谢尔盖推测伯父来自西边，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因为婚姻关系而进入家族。有人说他来自立陶宛的富农家族，属于斯大林强力驱逐的乡下地主阶级，因此整个家族的人都被下放到西伯利亚。也有人说他是耶和华见证人的小团体成员，在一九五一年从摩尔达维亚¹⁰被送到西伯利亚。有位年老的阿姨说伯父虽然是个见闻广博、谦恭有礼、具有语言天分的男人，但他必须立刻适应他们简单的生活形态，遵循古老的西伯利亚厄尔卡传统，把西伯利亚传统视为自己的传统。也许正因为伯父强大的适应力和突出的生意头脑，其他厄尔卡很快就接受了他的领导。不久之后，他开始经营南西伯利亚利润最高的走私活动。他的事业版图在八十年代非常辽阔，最后导致有关当局无法继续被收买，假装视而不见。警方展开扫荡行动时，正值苏联瓦解之际，因此掀起一场腥风血雨。据一名记得当时经过的邻居所述，那场行动很像军方的闪电攻击，而不像警方的执法行动。起初有人说伯父死了，据传他从背后遭到射杀，警方害怕受到报复，偷偷把尸体丢进了勒拿河。还有个警员偷了伯父的弹簧刀，还一直大吹大擂，到处炫耀。然而一年之后，伯父在法国放出他还活着的消息，说他躲了起来，只想知道他妻子有没有怀孕。结果妻子并未怀孕。伯父得知以后又沉寂多年，下塔吉尔再也没人听见他的消息，直到他妻子去世。谢尔盖的父亲说，伯父出现在妻子的葬礼上，支付了所有丧葬费用。俄罗斯东正教的葬礼可不便宜。此外妻子的亲戚若有需要，伯父就会给予金钱援助。当时谢尔盖的父亲并不缺钱，但伯父去找他要妻子身后留下的亲戚名单。伯父就是在这个时候注意到了小谢尔盖。第二天早上，伯父就离开了下塔吉尔，跟他出现时一样神秘莫测。多年之后，谢尔盖长大成人，这时大多数人都认为伯父应该早已去世，因为他们记得伯父去西伯利亚时年纪就已经不小了。但就在谢尔盖因走私哈希什遭逮捕时，有个亚美尼亚男子突然出现，说他是伯父的代理人，他替谢尔盖解决了所有问题，并替伯父邀

请并安排他前往挪威。

谢尔盖看了看表，确认从上次他看表到现在已经过了十二分钟。他闭上双眼，想象那个男子，想象那名警察。

事实上关于伯父中弹身亡的传闻还有一个小细节。据说偷走伯父弹簧刀的警员不久之后就在针叶林被人发现，但他已残缺不全，因为他身体的很多部分被熊吃掉了。

谢尔盖在眼皮内外的黑暗中，听见电话铃声响起。

是安德烈打来的。

10

托德·舒茨打开家门，望入黑暗，朝门内浓密的寂静聆听了一会儿。他没开灯，在沙发上坐下，等待下一班飞机的怒吼声到来。

警方释放了他。

一名自称是警监的男子进入拘留室，在他面前蹲下，问他为什么要在行李箱里藏马铃薯粉。

“马铃薯粉？”

“克里波的化验室是这样说的。”

托德又说了一次他被捕之后依照紧急程序不断重复的说词：他不知道那个塑料包裹怎么会在他的行李箱里，也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东西。

“你在说谎，”警监说，“我们会盯着你。”

警监打开拘留室的门，点了点头，表示托德可以出去了。

尖锐的铃声在空洞漆黑的客厅里突然响起，吓了托德一大跳。他

站起身来，在黑暗中朝电话的方向摸索走去，电话放在重训椅旁的木椅上。

是航空公司的营运经理打来的，他对托德说，可以想见，之后托德将被移出国际航班的排班表，改飞国内航班。

托德问为什么。

经理说公司召开了一场管理会议，讨论过他的情况。

“这起事件引起诸多怀疑，你应该可以了解我们不能让你飞国际航线的原因。”

“那为什么不干脆把我禁飞？”

“这个嘛……”

“怎么样？”

“如果我们让你停职，你遭警方逮捕的事又走漏风声，被媒体获知，他们会立刻下结论说我们认为你有罪，那不正好给了媒体炒新闻的机会……我这样说没有别的意思。”

“难道你们不这样认为？”

电话那头静默片刻才又传来声音。

“如果我们坦承怀疑自家驾驶员走私毒品，不是会对公司造成伤害吗？”

经理的确就是那个意思。

接下来经理说的话都被图-154喷射机的怒吼声给淹没了。

托德挂上电话。

他摸索着走向沙发坐下，伸手抚摸玻璃咖啡桌，感觉上面沾着已

经干掉的黏液。黏液是由唾液和可卡因形成的。现在呢？要来杯酒还是来条白粉？或是来杯酒接着来条白粉？

他站了起来。图波列夫客机的进场高度甚低，飞机灯光涌入客厅。托德有一瞬间看见了自己在窗户上的影子。

四周再度陷入黑暗。但他已经看见，在他自己眼中看见。他知道自己同样会在同事眼中看见轻蔑和谴责，最糟糕的是看见同情。

国内航班。我们会盯着你。后会有期。

一旦他不能飞国际航线，他对他们而言不仅失去了价值，还变成了风险，一个穷途末路、债台高筑、可卡因成瘾的风险。而且现在警方的监视雷达紧盯着他，让他饱受压力。他知道的不多，但足以明白自己可能会毁了他们一手建立的基础，而他们一定会采取必要行动。托德双手抱住后脑，大声呻吟。他生来就不是驾驶战斗机的料，如今战斗机旋转失控，他没有能力重新控制住机身。他只是坐在座椅上，看着旋转的地面越来越近，心中明白自己唯一幸存的机会是牺牲战斗机。他必须按下座椅弹射钮，把自己弹射出去，而且现在就得按下按钮。

他必须去找高级警官，一个确定没被贩毒集团黑钱收买的警官。他必须直接去找警方高层。

就这样做，托德心想。他呼了口气，感觉不知不觉紧绷着的肌肉放松下来。他决定去找警方高层。

但首先呢，先来杯酒好了。

接着来条白粉。

同一个年轻接待员把客房钥匙递给哈利。

哈利道谢，大踏步爬上楼梯。刚才他从伊格广场的地铁站走到莱昂旅馆的路上，并未看见任何人身穿阿森纳队球衣。

他朝三〇一号房走去，放慢脚步。走廊上的两个灯泡都不亮，一片漆黑，使得他房门底下透出的光线可以看得格外清楚。香港的电费高得吓人，逼得他不得不改掉出门时在家留盏灯的习惯。说不定是保洁员在房里留了盏灯，但若真是如此，那么她也忘了锁门。

哈利站在门口，右手拿着钥匙，才轻轻一碰门就开了。天花板唯一一颗灯泡亮着，照亮底下站着的男子的背影，男子俯身在床上的行李箱前。房门撞上墙壁，轻轻发出砰的一声。男子冷静地转过头来，只见他的长脸上爬满皱纹，望着哈利的眼神有如圣伯纳犬。他身材高大，驼背，身穿长外套和羊毛衫，脖子上围着一圈肮脏的神父领圈，蓬乱长发中分，露出一双哈利见过的最大的眼睛。男子看上去起码有七十岁。两人的模样截然不同，但哈利的第一个念头却是他宛如看见了另一个自己。

“你在干吗？”哈利依照例行程序站在走廊上问道。

“看起来像在干吗？”男子的声音比他的容貌来得年轻，声音洪亮，带有明显的瑞典口音。不知为何，瑞典舞曲乐队和复兴教会传教士都爱用这种口音。“当然是闯进来看看你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男子用的不只是瑞典口音，他说的根本就是瑞典语。他扬起双手，右手拿着万用转接插头，左手拿着美国小说家菲利普·罗斯的《美国牧歌》的平装本。

“你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对不对？”男子把东西一一丢在床上，往小行李箱里看了看，又用询问的眼神望向哈利，“连个刮胡刀都没有。”

“搞什么……”哈利把例行程序抛在一旁，大步走进房间，“啪”地合上行李箱。

“孩子，放轻松，”男子说着，扬起双掌，“我可不是针对你。你是新来的，问题只在于先洗劫你的人是谁而已。”

“谁？你是说……”

老人伸出一只手：“欢迎，我叫卡托，我住在三一〇号房。”

哈利低头看着那只有如煎锅般的脏手。

“别这样嘛，”卡托说，“我的手是我全身上下还算能碰的地方。”

哈利报上自己的姓名，跟卡托握了握手，没想到对方的手居然相当柔软。

“这是神父的手。”卡托说，回应哈利心中所想，“有酒喝吗，哈利？”

哈利朝行李箱和打开的衣柜点了点头：“你已经知道答案了。”

“对，我知道你没什么东西，所以我指的是你身上，比方说你的外套口袋里。”

哈利拿出一台Game Boy游戏机，往床上丢过去。游戏机掉在床上的凌乱物品之间。

卡托侧头看着哈利：“看你穿的那身西装，我会以为你只是来休息，不是来过夜的。你到底来这里干吗？”

“这句话应该是要我说的吧。”

卡托把一只手放在哈利手臂上，看着哈利的双眼。“孩子，”他用洪亮的嗓音说，两个指尖抚摸哈利的衣服，“这西装真不错，花多少钱买的？”

哈利正想说话，说句兼具善意、回绝和威胁的话，却又发现多说无益，便把话吞了回去，微微一笑。

卡托回以微笑。

宛如哈利的映影。

“我没时间聊天，得去工作了。”卡托说。

“你是做……？”

“这才对，对你的凡人同胞有点兴趣嘛。我向不幸之人宣扬上帝的话语。”

“在这个时间？”

“我的使命是不分是否教堂时间的，再见。”

老人华丽地鞠了个躬，转身离去。他穿过门口时，哈利看见他的外套口袋突出一包自己尚未拆封的骆驼牌香烟。哈利走进房间，关上了门。房里飘散着老人和灰烬的气味。哈利往上推开窗户，都市的声响立刻充满整个房间：微弱规律的车声，其他窗户流出的爵士乐声，远处抑扬的警笛声，还有回荡在楼房之间、不幸之人尖叫其痛苦的声音，接着又有玻璃碎裂声、风吹枯叶的窸窣声、女人高跟鞋的咔嚓声。这是奥斯陆的声音。

有个微小动静吸引哈利低头看去。庭院灯的亮光洒在垃圾桶上。一条褐色尾巴闪着微光。边缘坐着一只老鼠，抬起发亮的鼻子对着哈利嗅闻。哈利突然想起他那颇富创见的雇主赫尔曼·克鲁伊说过一句话，这句话也许跟他的工作有关：“老鼠无所谓好坏，它只是做老鼠该做的事。”

这是奥斯陆冬季最坏的时节，峡湾还没结冰，寒风吹过城市街道，风里带着咸味，无比寒冷。一如往常，我站在卓宁根街头贩卖快速丸、安定和罗眠乐。我跺了跺脚，却感觉不到自己的脚趾。我在想到底是要拿今天赚的钱去买斯蒂恩·斯特罗姆百货公司橱窗里那双贵得离谱的弗里兰斯靴子，还是去买冰块，听说布拉达广场大减价。也许我可以偷一些快速丸，反正图图也不会发现，然后再去买靴子。但仔细一想，还是去偷靴子好了，奥丁的钱得交还给他。无论如何，我还是比欧雷克好多了，他得从最基层开始，去冻死人的河边卖哈希什。图图分派他去尼布罗桥下，和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渣竞争。他可能是从安克尔桥到港口之间唯一能说流利挪威语的药头。

我看见街道远处有个身穿阿森纳队球衣的家伙。站在那里的通常是毕斯肯，一个脸上长痘、来自索隆村的小子，脖子上戴着铆钉狗项

圈。他是菜鸟，但步骤还是一样：他负责聚集买家。目前有三个买家正在等候，天知道他们在害怕什么。条子早就放弃这个地区，就算他们从街上抓走药头，那也只是做做样子，只不过是因为某个政客又开始重炮轰击而已。

一个打扮得像是要去参加坚信礼的男子从那些人面前走过，我看见男子跟身穿阿森纳队球衣的家伙彼此点头示意，动作很小，不仔细看看不出来。男子走到我面前停下，他身穿费尔纳·雅各布森的风衣和杰尼亚西装，梳着侧分头，身材十分高大。

“有人要见你。”他说的是英语，用的是俄罗斯人的咆哮口气。

我心想又来了，他见过我的脸，以为我是男妓，不是想找我替他口交，就是想干我的青春屁眼。老实说，碰到这种烂天气，我真的考虑过转换跑道，到加温的汽车座椅上干活，一小时收四倍价钱。

“不了，谢谢。”我用英语答道。

“正确的回答应该是‘好，麻烦你’。”男子说，一把抓住我的手臂，几乎是用抬的方式而不是用拖的方式把我弄上一辆黑色轿车。这辆车无声无息地停到行道旁，打开后车门。由于抵抗无用，我开始盘算价钱，收钱的强暴总比没收钱的来得好。

我被推进后座，车门关上，发出一声昂贵的轻响。透过车窗，我看见车子往西移动，车窗从外面看是漆黑的。方向盘前坐着一个瘦小男子，他的头很小，上面却挤满所有五官：一个大鼻子、一张有如鲨鱼般几无嘴唇的苍白嘴巴、一双凸出的眼珠，看起来像是用廉价胶水粘上去的。他身穿华丽的丧礼西装，头发旁分犹如唱诗班男孩。他透过后视镜朝我看来：“生意好吗？”

“什么生意，蠢蛋？”

瘦小男子对我露出友善的微笑，点了点头。原本我已决定，如果他们开口，就给他们算个团体价，但这时我在他眼中看见他们意不在此，而是另有所图，我想不出是什么。车子经过市政厅、美国大使

馆、皇家庭园，继续往西行驶，经过挪威广播公司、豪宅和烫金地段。

车子在山坡上的一栋木造大宅前停下，有如礼仪师般的瘦小男子领着我朝栅门走去。我们拖着脚步走过碎石路，来到橡木门前。我环顾四周。这座宅院大得有如足球场，里面种有苹果树和洋梨树，还有一座碉堡似的水泥高塔，看起来像是沙漠国家才有的建筑。双车库设有铁杠，看起来像是停着公共应急救援车辆。宅院周围矗立着两米多高的围栏。我已隐约知道我们要去的是什么地方。轿车。咆哮式英语。“生意好吗？”以及碉堡般的甜蜜家园。

走进大厅，穿西装的大块头搜了我的身，接着他和瘦小男子走到角落，那里有张铺着红毡的小桌子，整面墙上挂着无数老雕像和十字架。他们从肩套里拿出手枪，放在红毡上，并在两把枪上各放一个十字架。一扇通往会客厅的门打开了。

“阿塔曼。”他说，替我指了指方向。

老头子看起来至少和他所坐的真皮老扶手椅一样老。我注视着他。他骨节突出的手指夹着一根黑色香烟。

巨大壁炉发出猛烈的噼啪声。我故意靠近壁炉站立，让背部感受热气。火光在老头子的丝质白衬衫和脸庞上摇曳闪烁。他放下香烟，扬起一只手，仿佛期待我亲吻他手上戴的那颗蓝色大宝石。

“这是缅甸蓝宝石，”他说，“六点六克拉，一克拉值四千五百美元。”

他说话带有口音，虽然不易听出，但确实有。是波兰，还是俄罗斯？反正是某种东欧口音。

“总共多少？”他说，下巴搁在戒指上。

我愣了一会儿才明白他的意思。

“低于三万。”我说。

“多低？”

我顿了顿：“应该是两万九千七。”

“美元汇率是五点八三。”

“大概十七万克朗。”

老头子点了点头：“他们说你很行。”他眼中的亮光比那颗缅甸蓝宝石还要蓝。

“算他们有眼光。”我说。

“我看过你做事的样子，你要学的还很多，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你比其他那些低能儿要聪明多了，你只要看一眼就知道对方愿意出多少钱。”

我耸了耸肩，心想不知道他愿意出多少钱。

“不过他们也说你手脚不干净。”

“我只在划算的时候才动手。”

老头子大笑，发出的笑声犹如肺癌病患，起初我还以为是一阵轻微的咳嗽。他的喉咙深处发出一种汩汩声响，有点像老马达船发出的“轧轧”声。他那双奸商般的冷酷蓝眼珠盯着我，说话声调像是要跟我解释牛顿第二运动定律：“那么下一道题目你应该算得出答案：你敢偷我东西，我就杀了你。”

汗水在我背后涔涔而下。我逼自己和他目光相对，感觉就像看着该死的南极大陆，酷寒无比，一片荒凉。但我知道他需要什么。最主要的就是钱。

“摩托帮的做法是你每替他们卖五十克，你就可以自己卖十克。

你抽一成七。替我做事呢，你只能卖我的货，我付你现金。你抽一成五。你会有你自己的街角。你们三人一组，一人管钱、一人管货、一人把风。管货人抽零点七成，把风人抽零点三成。午夜的时候你跟安德烈结账。”他朝那个有如唱诗班男孩的瘦小男子点了点头。

街角。把风。妈的好像在演《火线》¹¹。

“成交，”我说，“球衣给我。”

老头子露出类似爬虫类的微笑，从这笑容你大概可以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等级：“安德烈会处理。”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他问起我的父母和交友状况，是否有地方住。我说我跟养妹住在一起，并且只在必要的地方说谎，因为我觉得这些答案他早就知道了。只有一个问题我有点招架不住。他问我为什么明明住在奥斯陆北区教育程度高的家庭，却说着一口奥斯陆东区的老旧口音？我回答说那是因为我的生父是东区人。其实天知道我老爸是哪里人，我只是自己想象他在奥斯陆四处游荡，时运不济，没有工作，穷困潦倒，住处冷得半死，不是个养育小孩的好地方。又或者我是故意这样说话来惹恼罗尔夫和那些养尊处优的邻居小孩。但后来我发现这给了我一种优势，就像刺青一样，人们会害怕躲避，离我远远的，给我额外的空间。就在我细碎地述说我的生父时，老头子打量着我的脸，同时用蓝宝石戒指轻叩椅子扶手，敲个不停，仿佛在进行倒计时。老头子的问题告一段落，会客厅只剩下轻叩声，我有种快要爆炸的感觉，只能打破静默。

“房子很酷哦。”

这句话真是逊毙了，羞得我满脸通红。

“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间，这栋房子曾是盖世太保首领赫尔穆特·赖因哈德在挪威的官邸。”

“住这里应该不会有邻居来打扰。”

“隔壁那栋房子也是我的，当时赖因哈德的副官住在那里。倒过来说也可以。”

“倒过来说也可以？”

“这里的事不是每件都那么好懂。”老头子说，露出爬虫类的微笑，像科莫多巨蜥的笑容。

我知道自己必须谨言慎行，但却按捺不住：“有件事我不懂，奥丁让我抽成一点七，这是标准行情，你却要付给你的三人小组一共二成半，为什么？”

老头子用专注的目光看着我的一边脸颊：“因为三个人比一个人来得安全，古斯托。我手下药头的风险就是我的风险。如果我的手下因走漏风声被抓，那我被将军也只是迟早的事，古斯托。”他似乎很喜欢我的名字，一直挂在嘴边。

“可是利润……”

“这你不用操心，”老头子语调拔尖，又微微一笑，声音再度变得柔和，“我们的货是产地直送，古斯托，比一般所谓的海洛因纯上六倍。一般海洛因会先在伊斯坦布尔被稀释一次，接着又在贝尔格莱德和阿姆斯特丹各被稀释一次。而我们每克的成本比较低，这样你明白了吗？”

我点了点头：“你可以比别人多稀释七八次。”

“我们会稀释，但稀释程度比别人低，只有我们卖的货有资格称作海洛因。这你应该已经知道了，不然你不会抽成比较少还一口答应。”他的一口白牙映着熊熊火光，“因为你知道你卖的是城里最优的货，你的业绩会比你卖奥丁白粉的业绩高出三四倍。你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你每天都看见买家穿过一排药头，直接去找穿着……”

“穿着阿森纳队球衣的药头。”

“从第一天开始，买家就知道你卖的货是最好的，古斯托。”

老头子送我出门。

他一直坐着，腿上盖着毯子，所以我以为他可能是瘸了腿，但其实他脚步灵便，令我十分意外。他在门口停下脚步，显然不希望到门外露脸。他伸出一只手搭住我的上臂，轻轻捏了捏我的三头肌。

“回头见了，古斯托。”

我点了点头。我已经知道他要的不止于此。我看过他做事的样子。他曾透过轿车的深色车窗观察过我，妈的好像我是画家伦勃朗似的。这一刻我知道我要什么他都会答应。

“把风人我要找我养妹，管货人我要找一个叫欧雷克的小子。”

“没问题，还有什么？”

“我的球衣要二十三号。”

“阿尔沙文，”唱诗班男孩低声说，十分满意，“俄罗斯球员。”显然他从没听过迈克尔·乔丹这号人物。

“再看看吧，”老头子咯咯笑着，抬头望着天空，“安德烈会跟你说明，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工作了。”他一直用手拍打我的手臂，笑容凝结在那张该死的脸上。我既害怕，又兴奋，像个抓捕科莫多巨蜥的猎人般既害怕又兴奋。

唱诗班男孩驾车载我到福隆纳湾一个无人码头，用钥匙打开栅门。车子穿过停泊在码头里过冬的许多小船，驶到码头尽头停下。我们下车。我站在码头上低头看着黑沉沉的平静海水。安德烈打开后备厢。

“阿尔沙文，过来。”

我走过去朝后备厢看了看。

他依然戴着铆钉狗项圈，身上穿着阿森纳队的球衣。毕斯肯向来很丑，但他的模样差点让我吐了出来。他长满痘痘的脸上有个大黑洞，血已凝固，一只耳朵扯掉了一半，一个眼窝不见了眼珠，只剩下某种看起来像米布丁之类的东西。在我好不容易让自己的目光离开那团糊状物之后，我看见球衣上“阿联酋航空”的“联”字上方有个小洞。那应该是弹孔。

“怎么了？”我结结巴巴地问。

“他跟戴贝雷帽的条子说过话。”

我知道他指的是谁。夸拉士恩区有个卧底警察鬼鬼祟祟地到处打听消息，至少安德烈认为那人是个卧底。

安德烈等待片刻，等我好好把毕斯肯看个清楚，才说：“懂我的意思了吗？”

我点了点头，目光很难不回到那颗被毁去的眼珠上。妈的，他们到底对毕斯肯做了什么？

“彼得。”安德烈唤道。他和彼得合力把毕斯肯抬出后备厢，脱去阿森纳队的球衣，再把尸体抛下码头。黑沉沉的海水哗的一声吞没尸体，随即闭上大口。毕斯肯就这么消失无踪了。

安德烈把那件球衣丢过来给我：“这件是你的了。”

我用手指戳穿弹孔，翻过球衣，看着背面。

五十二号。丹麦籍球员本特纳的号码。

11

早上六点三十分，根据《晚邮报》末版提供的信息，再过十五分钟日出。托德·舒茨折起报纸，放在旁边的椅子上，目光再度越过空荡无人的大厅，朝门口望去。

“他平常都很早来。”柜台内的塞科利达保安说。

今早托德搭乘早班车前来奥斯陆，出了中央车站后沿着格兰斯莱达街朝东行走，目睹这座城市慢慢苏醒。路上经过一辆垃圾车，只见清洁员粗暴地对待空罐。他心想，态度比效率更重要。这原则也适用于F-16战斗机飞行员。巴基斯坦裔菜贩把一箱箱蔬菜搬到商店门口，停下脚步，伸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对他这位大力神运输机驾驶员微笑道早安。托德经过格兰教堂，转而向右，就看见眼前矗立着一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设计建造的巨大玻璃帷幕建筑，正是奥斯陆警察总署。

六点三十七分，大门打开。警卫咳了一声，托德抬起头，看见警卫点头表示确认，便站了起来。走进门的男子身形比他小。

男子的脚步迅捷轻盈。托德没想到主管挪威最大缉毒单位的警官，头发竟比他想象的要长。男子越来越近，五官如女性般精致迷人，肌肤晒成古铜色。托德注意到男子脸上有许多粉色和白色条纹，想起有个女空服员也有皮肤色素不均的问题，白色斑块从日光浴晒成的古铜色颈部向下扩散，经过双乳之间，延伸到刮过耻毛的私处，让其他部位的肌肤看起来像紧身尼龙丝袜。

“请问你是米凯·贝尔曼吗？”

“对，有什么事吗？”男子微微一笑，并未放慢脚步。

“我想跟你私下说几句话。”

“我得去准备晨间会议，你可以打给……”

“我一定得跟你说几句话。”托德说，听见自己的口气如此坚决也吓了一跳。

“是吗？”欧克林处长已在栅门前刷过证件卡，这时停下脚步打量他。

托德踏上一部，压低嗓音，尽管大厅里只有警卫一人：“我叫托

德·舒茨。我是北欧最大航空公司的机长。我手上握有毒品经由加勒穆恩机场走私进入挪威的信息。”

“原来如此，数量多少？”

“一星期八公斤。”

托德看见米凯对他上下打量，知道他的头脑正在收集和处理所有可用信息，包括肢体语言、衣着、姿态、脸部表情、不知为何手上依然戴着的婚戒、没戴耳环的耳朵、擦得晶亮的鞋子、说话使用的词汇、目光的稳定度。

“也许我们应该先让你做访客登记。”米凯说完，朝警卫点了点头。

托德缓缓摇头：“我比较希望我们的谈话能够保密。”

“每位访客都得登记，这是规定，不过我可以保证所有信息都不会流出警署。”米凯朝警卫点了点头。

搭电梯上楼时，托德抚摸西装上贴着的访客贴纸。贴纸是警卫打印出来的，要他贴在西装翻领上。

“怎么了？”米凯问道。

“没什么。”托德说着，仍不断抚摸贴纸，希望能擦去上头的名字。

米凯的办公室出人意外地小。

“大小不是重点，”米凯说，说话的口气显然已经习惯看见别人露出这种表情，“很多重大成绩是在这里达成的，”他指了指墙上的照片，“九十年代的枪案组组长拉尔斯·阿克塞尔森在这里瓦解了提维塔帮。”

米凯打个手势，请托德坐下，再拿出笔记本，看见托德的灼灼目

光后，又放下本子。

“请说吧。”米凯说。

托德吸了口气，开始述说，从离婚开始说起。他需要以事件导火线作为起头，再开始叙述时间和地点，接着是人物和手法，最后再说到烧毁者。

整个叙述过程中，米凯都坐在椅子上，倾身向前，仔细聆听。唯有当托德提到烧毁者时，米凯专注且专业的表情才发生改变。起初他面露惊讶之色，接着脸上的白色素斑块开始发红。这是个怪异的景象，仿佛他体内点燃了一把火。他的目光从托德脸上移开，只是苦涩地看着托德背后的墙壁，也许是在看拉尔斯·阿克塞尔森的照片。

托德说完后，米凯叹了口气，抬起头来。

他注意到米凯换上了坚定而无畏的眼神。

“抱歉，”欧克林处长说，“我代表我个人、我的职位和整个警界向你道歉，很抱歉我们没能扫除害虫。”

托德心想，这些话米凯应该是对他自己说的，而不是对一个每周走私八公斤海洛因的驾驶员。

“谢谢你对这件事的关心，”米凯说，“我很希望可以说你不用害怕，但过往的惨痛经验告诉我，这类腐败事情一旦被揭露，通常涉案的远不止一个人。”

“我明白。”

“这件事你跟别人说过吗？”

“没有。”

“有人知道你来这里找我吗？”

“没有。”

“一个人都没有？”

托德看着米凯，只是露出苦笑，心想：我要去跟谁说？

“好，”米凯说：“你告诉我的这件事十分重大，情节严重，而且非常棘手。我必须很谨慎地进行调查才不会打草惊蛇。这表示我必须向高层报告才行。你知道，根据你刚刚跟我透露的事，我应该拘留你才对，但现在把你关起来反而会泄露你来找过我这件事，所以在案情明朗化之前，你应该先回家并待在家里，明白吗？不要跟任何人说我们见过面，不要出门，不要开门让陌生人进来，不要接听来路不明的电话。”

托德缓缓点头：“要花多少时间？”

“最多三天。”

“收到。”

米凯欲言又止，他犹疑片刻，做出最后的决定。

“有件事我一直不明白，”他说，“为什么有人可以为了金钱而摧毁别人的生命。如果是可怜的阿富汗贫民我还可以理解……但是一个领高薪的挪威机长……”

托德直视米凯，他事先已为此做好准备，现在米凯终于当面说了出来，反而令他松了口气。

“不过你在这里主动投案的举动十分勇敢，我知道你承担了什么样的风险。从现在开始，日子可能会有点艰苦，舒茨。”

说着欧克林处长站起身来，伸出了手。这时托德脑子里冒出的念头跟先前他在大厅里初次看见米凯时冒出的念头一样：米凯·贝尔曼的身高正好适合当飞行员。

这一头托德离开警署，那一头哈利按下萝凯家的门铃。她过来开门，身穿睡袍，眯着双眼打了个哈欠。

“我还没打扮整齐。”她说。

“至少我们之中有一个人会打扮。”哈利说着，走入屋内。

“祝你好运，”她说，站在堆满档案的客厅桌子前，“东西都在这里。案情报告、照片、剪报、证人供词。汉斯的工作做得很仔细。我得去上班了。”

萝凯出门之后，哈利泡了第一杯咖啡，开始工作。

阅读档案三小时后，哈利不得不稍事休息，对抗悄悄来袭的沮丧。他拿着杯子，站在厨房窗前，告诉自己来这里的目的是质疑罪名，不是确认清白，抱着存疑的态度就已足够。然而证据非常清楚明白，没有丝毫模糊之处。多年来他侦办命案所累积的经验此时此刻都在跟他唱反调：虽然出人意料，但事实通常就是看起来那样。

他又继续努力了三小时，依然得出相同的结论。档案里没有线索指向不同的解释。他告诉自己，这不表示事实上没有不同解释，只不过档案里没有而已。

他在萝凯回家前先行离开。他对自己说，你有时差，你得睡觉。但他知道自己只是无法对萝凯说：从档案里的数据来看，要质疑显得困难重重。但唯有质疑才能找到出路，找到真相，找到生机。质疑是找到救赎的唯一希望。

于是他拿起外套，开门离去，步行离开霍尔门科伦区，经过里斯区，越过松恩区、伍立弗区和柏德拉卡区，来到施罗德酒馆门口。他考虑进去，却又作罢，转而朝东走去，过河来到德扬区。

他推门走进灯塔餐厅时，太阳已逐渐西沉。餐厅里的一切跟他记忆中一模一样：苍白的墙壁，苍白的装潢，窗户很大，阳光可以最大限度地照进来。在这片阳光中，午后的客人坐在桌前享用咖啡和三明

治：有些人在餐盘前俯身垂首，仿佛刚跑完五十公里马拉松；有些人断断续续说着令人费解的毒虫式呓语；有些人即使出现在联合面包店跟中产阶级一起喝浓缩咖啡，也不会令人感到突兀。有些人收下餐厅提供的二手衣物，不是装在塑料袋里，就是穿在身上；其他人看起来像保险业务员或乡下学校女教师。

哈利走到柜台前，一位身穿救世军连帽衫、面带微笑的矮胖女子递给他免费咖啡和夹有褐色奶酪的全麦面包。

“今天不用，谢谢。请问玛蒂娜在吗？”

“她在诊所值班。”

女子指了指天花板和楼上的救世军急救室。

“不过她快下班了……”

“哈利！”

他转过身去。

玛蒂娜·埃克霍夫娇小一如从前，小猫般的微笑脸庞上有张不成比例的大嘴，鼻子在她精巧的脸上不过是座小山丘，瞳孔看起来像溢出到褐色虹膜的边缘，形成钥匙孔的形状。她曾解释说这是先天性的虹膜缺损。

玛蒂娜张开双臂，跟哈利拥抱良久。拥抱完之后，她依然不肯放开哈利，双手勾在他的脖子上，仰头看着他。他看见当她发现他脸上多了一道疤，脸上的笑容掠过一抹黑影。

“你……你好瘦哦。”

哈利大笑：“谢谢。我变瘦了，你却……”

“我知道啦，”玛蒂娜高声说，“我变胖了。可是每个人都胖了啊，哈利，只有你瘦了。对了，我变胖可是有原因的……”

她拍了拍肚子，只见她身上那件黑色小羊毛衣裹住整个腹部。

“嗯，这是里卡尔造成的吗？”

玛蒂娜哈哈大笑，热烈地点了点头，脸色潮红，全身有如等离子体屏幕般散发热能。

他们朝唯一一张空桌走去。哈利坐下，看着玛蒂娜顶着黑色半球费力地落座。她和周围那些行尸走肉般、了无生气的毒虫形成强烈对比。

“古斯托，”哈利说，“你知道他的案子吗？”

玛蒂娜重重叹了口气：“当然知道，这里每个人都知道。他是这个社群的一分子。他虽然不常来这里，但偶尔还是会来。在这里工作的每个女生都爱死他了，因为他长得实在太帅了！”

“那欧雷克呢，那个据说杀害了古斯托的凶手？”

“他有时会跟一个女孩子一起来。”玛蒂娜蹙起眉头，“‘据说’？难道还有疑问吗？”

“这就是我正在调查的。你说他跟一个女孩子一起来的？”

“一个美丽但娇怯的女孩子，好像是叫英格，还是伊丽安？”她回头朝柜台望去，“嘿！古斯托的妹妹叫什么名字？”还没等人回答，她就想了起来。“伊莲娜！”

“红头发，脸上有雀斑？”哈利问道。

“她好苍白，如果不是那头红发，几乎要隐形了。我的意思是说，最后阳光应该会直接穿透她。”

“最后？”

“对啊，我们最近还聊到她，她已经有好一阵子没来了。我问过

很多客人，想知道她是已经离开奥斯陆还是怎样，但好像没人知道她在哪里。”

“你记得命案前后那阵子发生过什么事吗？”

“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只有一天晚上我听见警笛声，我知道那可能是针对这里的年轻教友来的，因为你们有个同事接了通手机电话就冲出去了。”

“不是有不成文的规定说卧底警察不能来灯塔餐厅办案吗？”

“我想他不是来办案的，哈利。那天他一个人坐在那边的位子上，好像是在看《阶级斗争报》。我这样说可能有点无聊，可是我想他是来这里看我的。”

“你还是对寂寞的警察很有吸引力哟。”

玛蒂娜哈哈大笑：“当初可是我先看上你的哟，你忘了吗？”

“像你这种出身基督教家庭的女人才不会做出这种事呢。”

“我每次都被他看得全身发毛。后来我的肚子越来越明显，他才不再看我。反正呢，那天晚上他重重把门甩上，我看见他朝黑斯默街的方向跑去。命案现场距离这里只有几百米远。后来立即有传闻说古斯托中弹，欧雷克被捕。”

“你知道古斯托哪些事？除了他受女人欢迎，来自寄养家庭之外。”

“他外号叫‘小偷’，在外面卖小提琴。”

“他替谁工作？”

“他跟欧雷克原本替亚纳布区的摩托帮派灰狼帮贩毒，但后来他们好像加入了迪拜帮。受这个帮派招募的人一定都会加入，因为他们卖的海洛因是最纯的。后来小提琴出现，好像也只有迪拜帮的药头才

有货，我想现在应该也是。”

“关于迪拜你知道什么？他是谁？”

玛蒂娜摇了摇头：“我连迪拜是不是人名都不知道呢。”

“他的手下在街上那么显眼，他却藏在幕后，神龙见首不见尾。那有人可能知道吗？”

“可能有吧，可他们是不会说的。”

有人叫唤玛蒂娜的名字。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玛蒂娜说着，费力地站了起来，“我马上回来。”

“我差不多该走了。”哈利说。

“你要去哪里？”

两人沉默了一秒，因为他们同时发现他找不到合理的回答。

托德坐在厨房窗边的餐桌前。日暮低垂。残余的日光仍足以让他看见在房舍之间走动的路人，但却看不见道路。他咬了一口腊肠面包。

飞机从屋顶上方飞过。降落、起飞。降落、起飞。

他聆听各种飞机引擎的声音，那些声音有如一条时间线。旧式引擎听起来就是正点，有着精准的轰鸣声，发出温暖的亮光，唤起美好的回忆，替事物赋予意义。它就像配乐，衬托着生活中富有意义的那段时光：工作、准时、家庭、女人的抚触、同事的认同。新式引擎可以引动更多空气，声音却闹哄哄的；它飞得更快，耗用的燃料更少，效率更高，花费较少时间在非必要事物上，但也花费较少时间在重要的非必要事物上。他又看了看冰箱上方的大时钟。指针像受惊的心脏一般颤动，快速而狂乱。七点钟。已经过了十二个小时了。天很快就

要变黑。他听见波音747的声音，这是最棒的经典机型。声音越来越大，逐渐变成怒吼声，连窗框也为之震动。盛有半满液体的玻璃杯在桌上咔嚓晃动。托德闭上眼睛。这是乐观面对未来的声音，马力强劲，因为实力强大而高傲自负。这是他黄金时期所向无敌的声音。

波音747的引擎声消逝之后，屋子里突然安静下来，但他发觉这时的寂静有点不同，仿佛空气密度发生了变化，仿佛空间被占用了。

他回头朝客厅看去。穿过厅门，他看见重量训练椅和远处的咖啡桌。他看着拼花地板，看着客厅里被阴影笼罩而看不清楚的角落。他屏气聆听，但什么也没听见，只听见冰箱上方的嘀嗒声。他又咬了口面包，喝了口饮料，靠上椅背。一架大型飞机正准备进场，他听见它从后方接近，逐渐淹没了时钟的嘀嗒声。他心想，飞机将从太阳底下飞越房舍，化为黑影落在他和餐桌上。

哈利沿着厄塔街走到布拉杜斯街，再踏上格兰斯莱达街，依靠身体自动导航功能朝警署前进。他在布兹公园停下脚步，朝监狱望去，看着坚固的灰色围墙。

“你要去哪里？”先前玛蒂娜问道。

对于杀害古斯托的凶手是谁，难道他还心存疑惑吗？

北欧航空每天午夜之前都有航班从奥斯陆直飞曼谷，每天有五个航班从曼谷飞往香港。他现在就可以返回莱昂旅馆，收拾行李和办理退房手续只要五分钟就能完成，然后再搭机场快线前往加勒穆恩机场，去北欧航空的柜台买张机票，在轻松而缺乏人情味的机场氛围里用餐看报。

哈利转过头去，看见前天那张红色的演唱会海报已经不见了。

他在奥斯陆街上继续往前走，经过旧城区教堂旁的纪念公园，这时他听见阴影中传来说话声。

“有两百可以施舍吗？”说的是瑞典语。

哈利脚步稍停。一个乞丐从阴影中走出来，身上的外套又长又破，一对大耳在聚光灯的照射下在脸上投下阴影。

“我想你应该是要借钱吧？”哈利说，拿出皮夹。

“这是募捐，”卡托说，伸出了手，“这钱你是拿不回去的，我的皮夹留在莱昂旅馆。”他的口气中没有烈酒或啤酒味，只有香烟的味道，还有一种气味令哈利想起小时候在爷爷家玩躲猫猫时，躲进衣柜闻到的里面挂了好几年的衣服散发出的一种甜腻的霉味。那些衣服应该跟房子一样老。

哈利找出一张五百克朗的钞票，递给卡托。

“给你。”

卡托看着那张钞票，伸手抚摸。“我听见一些传闻，”他说，“听说你是警察。”

“哦？”

“你还酗酒。你都喝什么酒？”

“金宾。”

“哈，金宾，我家约翰的好朋友。还有你认识那个叫欧雷克的小子。”

“你认识他吗？”

“坐牢比死亡还凄惨，哈利。死很简单，它可以让灵魂得到自由，坐牢却会侵蚀一个人的灵魂，直到人性荡然无存，直到一个人变成幽灵。”

“是谁告诉你欧雷克的事？”

“我的教区很广，教友很多，哈利。我耳朵灵得很。他们说你在

追查那个叫迪拜的家伙。”

哈利看了看表。这个时节的机位通常很空。在曼谷转机也可以飞往上海。张莹发过短信给他，说这星期她有空，可以一起去乡间小屋。

“希望你找不到他，哈利。”

“我没说我……”

“找到他的人都会死。”

“卡托，今晚我要……”

“你有没有听说过甲虫？”

“没有，可是……”

“六只昆虫腿插进你的脸。”

“我得走了，卡托。”

“我亲眼看过，”卡托的下巴垂到神父领圈上，“就在哥德堡港旁边的艾尔夫斯堡桥下，一个警察去调查海洛因帮派，结果他们用插有钉子的砖块砸到他脸上。”

哈利这才明白卡托在说什么。他说的是“Zjuk”，甲虫。

这原本是俄罗斯人用来对付告密者的手法。首先将告密者的耳朵钉在天花板横梁下方的地板上，接着把六根长钉子敲进砖头，露出一半长度，然后用绳子绑住砖头，抛挂在横梁上，再让告密者用牙齿咬住绳子。这个方法的象征意义在于，只要告密者闭紧嘴巴，就能保住小命。哈利见过台北三合会使用甲虫所造成的结果，有个可怜虫在淡水小街被发现，那个砖块上钉的是大头钉，快速穿入时不会造成大伤口，但救护人员到现场拔出砖块时，那家伙的整张脸皮也一起被撕了下来。

卡托一只手把五百克朗钞票放进裤子口袋，另一只手搭在哈利的肩膀上。

“我了解你想保护儿子的心情，可是另一个小伙子呢？人家也是有父亲的，哈利。他们把父母为孩子拼命叫作自我牺牲，但其实父母想保护的是自己的复制人，也就是说他们想保护的其实是自己，这根本不需要任何道德勇气，只需要基因式的自私就办得到。小时候我爸爸常读《圣经》给我们听，当时我心想，亚伯拉罕真是个懦夫，上帝要他牺牲儿子，他就照做了。长大以后我才了解，真正无私的父亲会愿意牺牲自己的孩子，只要这个行为能达成超越父子关系的更高目的，而这种情况是确实存在的。”

哈利把香烟丢在前方的地上：“你误会了，欧雷克不是我儿子。”

“是吗？那你为什么在这里？”

“因为我是警察。”

卡托大笑：“第六诫，哈利，不可说谎。”

“那不是第八诫吗？”哈利踩灭香烟，“我记得十诫里是说，不可作假见证陷害邻居，这表示你可以为自己撒一点谎，但说不定你根本没把神学院念完。”

卡托耸了耸肩：“耶稣跟我之间不需要正式的证书，我们都说话算话。我们跟巫医、算命师一样，有时可以激发虚假的希望和真实的安慰。”

“你应该连基督徒都不是吧？”

“让我把话说清楚，信仰从没给我带来过任何好处，只带来了怀疑，所以怀疑就成了我的圣经。”

“怀疑。”

“没错，”卡托的一口黄牙在黑暗中闪闪发光，“我的疑问是：上帝

是不是绝对不存在？而且他也没有任何计划？”

哈利轻声一笑。

“我跟你没那么不同，哈利。我戴假神父领圈，你戴假警徽。你有多相信你个人想传播的福音？你想保护那些找到自己道路的人，又想根据罪愆惩罚那些没找到自己道路的人？你不也是个怀疑者吗？”

哈利从烟盒里拍出一根烟：“遗憾的是这个案子没有任何疑点。我要回家了。”

“既然如此，祝你一路顺风，我要去举行礼拜了。”

汽车喇叭声响起，哈利反射性地转过头去。两道头灯光束照得他睁不开眼。光束扫过转角，刹车灯在黑暗中亮起，宛如香烟火光。警车缓缓驶进警署车库。哈利回过头来，卡托已经离去。这位老神父似乎消失在了黑夜中，哈利只听见朝墓园走去脚步声。

收拾行李、从莱昂旅馆退房，真的只需要五分钟。

“付现金可享少许折扣。”年轻的接待员说。不是每件事都是新鲜的。

哈利翻看皮夹：港币、人民币、美元、欧元。手机响起。哈利把手机放到耳边，展开钞票交给接待员。

“请说。”

“是我，你在干吗？”

可恶。他原本打算到了机场再打给她，话尽量说得简单而残忍，长痛不如短痛。

“我在退房，过几分钟再打给你好不好？”

“我只是想跟你说，欧雷克跟他的律师联系了，呃……也就是汉

斯。”

“我们只收挪威克朗。”年轻的接待员说。

“欧雷克说他想见你，哈利。”

“该死！”

“什么？哈利，你还在吗？”

“可以用维萨卡付吗？”

“去取款机取钱付现金会比较便宜哦。”

“见我？”

“他是这样说的，越快越好。”

“不可能的，萝凯。”

“为什么？”

“因为……”

“托布街走一百米就有取款机。”

“因为？”

“我要刷卡，可以吗？”

“哈利？”

“第一，这是不可能的事，萝凯。他不能会客，我也不可能再靠关系去见他。”

“第二呢？”

“我觉得没有意义，萝凯。所有档案我都看过了，我……”

“你怎样？”

“萝凯，我认为古斯托·韩森是他射杀的。”

“维萨卡不行，您还有别的信用卡吗？万事达卡？或者美国运通卡？”

“没有！萝凯？”

“外币我们只收美元和欧元，虽然汇率不是太理想，但还是比刷卡便宜哦。”

“萝凯？萝凯？可恶！”

“怎么了，霍勒先生？”

“她挂断了。这样够吗？”

12

我站在船运街看着地上的集雨桶。冬季一直没能正式降临，反而下了很多雨，但雨并没有浇熄对毒品的需求。欧雷克、伊莲娜和我的单日营业额高过我替奥丁和图图做一星期赚的钱。我一天大概可以赚六千克朗。我算过穿阿森纳队球衣的总人数，老头子一星期绝对可以有超过两百万克朗轻松入袋。

每天晚上我们跟安德烈结算前，欧雷克和我都会仔细计算总收入金额，比对总销货量。我们从不缺少一克朗，因为偷鸡摸狗一点也划不来。

我可以百分之百相信欧雷克，他如果不是缺乏偷窃的想象力，就是一点也没有偷窃的概念，又或者他的头脑和身心全都被伊莲娜占据了。每次只要伊莲娜一出现，他就会像小狗一样摇尾巴，简直荒谬透顶。伊莲娜对他的爱慕却完全视而不见，因为她眼中只有一件事。

我。

这并不让我感到困扰，也没让我自大，因为事情就是如此，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我很了解她，知道如何让她那颗纯洁的心悸动，让她甜美的嘴唇微笑。如果我想要的话，还可以让她那对湛蓝的眼睛滴出大颗泪珠。我可以让她离我而去，打开门对她说，你自由了。但我是小偷，小偷不会放弃任何可以折换现金的东西。伊莲娜是属于我的，一周赚两百万是属于老头子的。

看着一天赚进的六千克朗好像长脚似的左手进右手出是件很有趣的事，因为我吸食冰毒就跟饮料加冰一样稀松平常，我也不穿古柏平价服饰，这就是我还跟伊莲娜窝在排练室的原因。她睡在鼓具后方的床垫上，但她设法适应了这种生活，顶多只抽沾粉香烟，还吃素，妈的她还去银行开了个账户。欧雷克跟母亲住，所以一定有钱花。他戒了毒，回学校念书，甚至开始去荷芬谷体育馆溜冰。

我站在船运街做心算时，看见一个男子从滂沱大雨中向我走来，脸上的眼镜布满雾气，头发贴在头皮上，身上穿的那件全天候外套看起来像是又肥又丑的女友送他的情侣装圣诞礼物。呃，反正他不是女友很丑就是没有女友，因为他跛脚。应该有种比较委婉的说法，但我都称之为畸形足，不过我也直接说“脑瘫”或“黑鬼”。

男子在我面前停下脚步。

来买海洛因的人形形色色，我早已见怪不怪，但这人绝对不属于一般的买家类型。

“一克……”

“零点二五克三百五十克朗。”

“……海洛因你们付多少钱？”

“付？我们是卖货的，呆瓜。”

“我知道，我只是在做调查而已。”

我看着男子。难道他是记者，社工，或是政客？过去我替奥丁和图图工作时，有个白痴跑来跟我说他是什么RUNO委员会的人，非常礼貌地问我愿不愿意去参加“毒品与青年”研讨会，因为他们希望听见“来自街头的声音”。我为了好玩而去参加，听他们滔滔不绝地述说“欧陆城市对抗毒品”和打造无毒欧洲的国际大计划。我领到一瓶汽水和一片饼干，听得笑到流泪。研讨会主持人是个熟女，她染了一头金发，脸部线条像男人，颧骨高耸，说话像教官。有一瞬间我怀疑她除了隆胸还做了其他整形手术。

研讨会结束后，她过来找我，说她是社区服务议员的秘书，想跟我做进一步讨论，改天如果“有机会”可以在她家碰面。原来她是单身熟女。她一个人住在农庄，给我开门时身穿紧身马裤，并希望在马厩做“那档事”。我一点也不在意她是否真的做过阳具切除术，反正做得很干净，还植入了一对活蹦乱跳的大奶子。只不过在距离马群只有两米的地方干一个号叫声有如战斗机的女人，实在是个怪异的体验，再加上那些马又用略感兴趣的眼神看着我们。事后我挑开夹在臀部之间的稻草，问她能不能借我一千克朗。我们持续碰面，直到我开始一天赚六千克朗为止。做爱的空档她跟我说当秘书不是只坐在桌前替议员写信，而是得应付实际的政治活动。虽然她现在只是个小喽啰，但实际推动政务的人是她，等到有一天某个重要人物看到这一点，那么就轮到她当议员了。从她有关市政厅的闲聊当中，我得知所有政客无论层级高低，要的就只有两样东西：权力和性。首要是权力，其次是性。在她耳边说“内阁部长”这几个字，同时用两根手指就可以让她潮吹，远远射到猪舍。我可不是说笑。这时对面那个畸形足男子，我在他脸上读到一些同样变态而又急切的渴望。

“滚开。”

“你老板是谁？我要找他。”

要我带他去见我们老大？这家伙不是疯了就是脑袋坏掉了。

“滚开啦。”

那家伙没让步，只是站在原地，从全天候外套的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那是个装着白粉的密封袋，也许有半克吧。

“这是样本，拿回去给你们老大，价钱是一克八百克朗。注意剂量，这些要分成十份才行。后天这个时候我会再来。”

男子把密封袋交给我，转身一跛一跛离去。

通常我会把密封袋丢进附近的垃圾桶。这些来路不明的玩意我不可能自己拿出来卖，我必须维护自己的名声。但那个疯子眼中闪耀着某种光辉，仿佛他胸有成竹。因此那天工作结束，跟安德烈结完账后，我带着欧雷克和伊莲娜去了海洛因公园，询问有没有人愿意试货。过去我跟图图也做过这种事，城里来了新货，就去最多饥渴毒虫聚集的地方，只要是免费毒品他们都愿意尝试，不在乎自己会不会因此丢掉性命，因为死神早在他们身边徘徊了。

有四人自愿试货，但他们要求的代价是八份真正的海洛因。我说不行，只答应给他们三份，就把货发了下去。

“不够啦！”一个毒虫大叫，口气像是中风患者。我跟他说，如果他想吃甜点就闭嘴。

伊莲娜、欧雷克和我坐下来，看着他们在无数结痂之间寻找血管，用令人惊叹的熟练手法注射毒品。

“哦，天哪。”一个人呻吟道。

“啊……”另一人结结巴巴地说。

接着一切静止了，他们陷入完全的静默，仿佛火箭飞进太空后失去联络。但我已经知道结果。在他们进入神游状态前，我在他们眼中看见了狂喜。休斯敦，一切顺利。他们返回地球着陆时，天色已暗。

这趟旅程持续了五个多小时，是一般海洛因旅程的两倍。试货小组达成一致意见：他们不曾有过这么棒的体验。他们还要更多，还要袋子里剩下的白粉，现在就要，然后摇摇晃晃跟在我们后面，有如迈克尔·杰克逊《颤栗》音乐录像带中的僵尸。我们爆出大笑，快跑离开。

半小时后，我坐在排练室的床垫上思索。毒虫通常会用零点二五克的市售海洛因来打一管，但刚才奥斯陆最具抗药性的毒虫只用了零点二五克那玩意，就嗨到像是初次尝毒一样！那家伙给我的货很纯，但那究竟是什么？它看起来，闻起来都像海洛因，稠度也像，但剂量这么少却可以带来五个小时的迷幻旅程。无论那是什么，我都知道自己坐在一座金矿上。一克八百克朗，可以稀释三倍，卖两千四百克朗。一天卖五十克，四万克朗就入袋，进入我的口袋，进入欧雷克和伊莲娜的口袋。

我向他们提出这个生意提案，说明我们可以赚进的数字。

他们面面相觑，反应不如我预期中热烈。

“可是迪拜……”欧雷克说。

我骗他们说，只要我们对老头子耍花招，就没有危险。首先我们去跟他说我们不干了，就说我们遇见了耶稣之类的鬼话，过一阵子再低调地开始自己卖货。

他们又面面相觑。突然，我发现他们的关系出现了我之前没察觉到的进展。

“只不过……”欧雷克说，目光四处寻找地方聚焦，“伊莲娜跟我，我们……”

“你们怎样？”

欧雷克局促不安，蠕动得像只被钉住的虫子。最后他望向伊莲娜求救。

“欧雷克跟我决定住在一起，”伊莲娜说，“我们正在存钱，打算拿来当押金，去布勒区租个房子。我们打算工作到夏天，然后……”

“然后？”

“然后我们会把高中念完，”欧雷克说，“再去念大学。”

“念法律，”伊莲娜说，“欧雷克成绩很好。”她微微一笑。过去每当她觉得自己说了蠢话，总会露出这种笑容，但她平日里苍白的面颊这时却因喜悦而滚烫发红。

妈的，他们竟然在我背后偷偷摸摸搞了起来！我怎么会没发现？

“念法律啊，”我说着，打开密封袋，里头还有一克多的白粉，“这不就是要为当执法人员做的准备吗？”

他们都没接话。

我拿出平常用来吃玉米片的汤匙，在大腿上擦了擦。

“你在干吗？”欧雷克问道。

“庆祝啊。”我说，把白粉倒进汤匙，“再说，我们得自己先试过货，才能推荐给老头子。”

“所以你不在意？”伊莲娜高声说，语气像是松了口气，“我们可以像以前那样继续下去？”

“当然了，亲爱的，”我把打火机放在汤匙底下，“这是给你的，伊莲娜。”

“我？可是我不……”

“算是为了我，老妹，”我抬头看着她，露出微笑，我知道她无法拒绝这个微笑，“一个人嗨很无聊的，你也知道，有点寂寞。”

融化的白粉在汤匙里冒泡。我没有棉花球，心想可以折下香烟滤

嘴，用来过滤白粉。但白粉看起来非常干净，连雪白的颜色都十分均匀，所以我让它冷却几秒钟，才抽取到针筒中。

“古斯托……”欧雷克开口说。

“我们得小心不要过量，这些够我们三个人用。你也有份，我的朋友。还是你宁愿一个人在旁边看？”

我根本不需要抬头看他的表情。我太了解他了。他心地纯真，为爱盲目，还披上勇气的盔甲，就算要他从十五米高的桅杆上跳入奥斯陆峡湾，他也愿意。

“好，”他说，卷起袖子，“我加入。”

那身盔甲也会让他沉入海底，像老鼠一样被水淹死。

门板上传来巨大的敲击声，把我吵醒。我觉得自己的头像个煤矿，有人在里面开挖。我害怕地睁开眼睛。晨光透过钉在窗户上的木板。伊莲娜躺在床垫上。我看见欧雷克的白色彪马赛车款球鞋从两台扬声器之间伸了出来。我听见门外那人开始用脚踹门。

我站起身来，蹒跚地越过房间，努力回想有关乐队排练的信息。我把门打开一条缝，立刻本能地用脚把门顶住，但是没用。门被猛地推开，我被推得后退几步，摔在鼓具上，发出轰然巨响。我抬头朝我亲爱的养兄斯泰因脸上望去。

删除“亲爱的”。

他的块头变大了，但那头空降兵发型和充满恨意、强硬冷酷的深色眼珠还是老样子。我看见他张嘴说话，但我耳中依然回荡着铜钹的声音。他朝我靠近，我下意识地用双手遮住脸面，但他只是快步从我身边走过，越过鼓具，朝床垫上的伊莲娜走去。他抓住伊莲娜的双臂，把她拉起来，她低声惊呼。

他紧紧抱住伊莲娜，同时把她的个人物品塞进她的背包。他把她

拉到门边时，她已放弃了挣扎。

“斯泰因……”我说。

他在门口停下脚步，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但我无话可说。

“你对我们家的伤害已经够多了。”他说。

他把铁门重重甩上，连空气也为之震动。欧雷克把头探出扬声器，说了句话，但我的耳朵依然听不见。

我背向壁炉站立，热气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房里只有壁炉火光和该死的古董台灯灯光。老头子坐在皮椅上，打量着我们用轿车从船运街载来的男子。男子身上穿着同一件全天候外套。安德烈站到他背后，解下眼罩。

“你就是供应这种货的人？”老头子说，“他们已经跟我提过很多次这种货。”

“对。”男子说，戴上眼镜，眯着眼睛环顾四周。

“这货从哪里来的？”

“我是来卖货的，不是来提供情报的。”

老头子用拇指和食指搓揉下巴：“这样我就没兴趣了。做我们这行，接收别人偷来的赃货总是会死人的。死人很麻烦，又会影响生意。”

“不是偷来的。”

“我敢说我对整个毒品供应链都了如指掌，可是这种货从来没人见过，所以我要重申一次：除非我确定这种货以后不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否则我不会买。”

“我愿意蒙上眼罩被带来这里，就是因为我了解你们必须小心行

事的考虑，我希望你也可以对我将心比心。”

房里的热气让男子眼镜起雾，但他依然戴在脸上。安德烈和彼得在车上搜过他的身，我则搜索他的眼神、肢体语言、说话声音和双手。最后我只发现了孤独。这个人没有又丑又胖的女友，只有自己孤身一人和他那质量极佳的毒品为伴。

“我只知道，你说不定是警察。”老头子说。

“这样也能当警察？”男子说着，指了指自己的脚。

“既然你进口货品，为什么我从来没听说过你？”

“因为我刚入行，又没前科，没人听说过我，无论是警方还是这行的人都没听说过我。我有个所谓的正当职业，到目前为止都过着正常的生活，”他露出谨慎的苦笑，但我知道他的本意是微笑，“有些人可能会说那只是不正常的正常生活。”

“嗯，”老头子不断搓揉下巴，接着他抓住我的手，把我拉到椅子旁，让我在他身边看着男子。

“你知道我怎么想吗，古斯托？我想这产品是他自己制造的。你说呢？”

我仔细思考。“有可能。”我说。

“你知道吗，古斯托，你不需要成为化学界的爱因斯坦，网络上就可以找到如何把鸦片做成吗啡再做成海洛因的详细配方。如果你手上有十公斤生鸦片，那么你只要弄来煮沸设备、冰箱、一些甲醇和电扇，很快就可以精炼出八点五公斤的海洛因结晶，再加以稀释就可以得到一点二公斤的街头海洛因。”

身穿全天候外套的男子咳了一声：“还需要一些别的东西。”

“问题是，”老头子说，“你要怎么弄到鸦片。”

男子摇了摇头。

“啊哈，”老头子说着，抚摸我的手臂内侧，“不是鸦片剂，而是鸦片类药物。”

男子没有回话。

“你听见他刚才说的话了吗，古斯托？”老头子指了指男子的畸形足，“他做的是完全合成的毒品。他不需要大自然或阿富汗人的帮助，只要添加简单的化学药剂，就能在餐桌上做出所有的东西。一切都操之在己，不用承担走私的风险，成品的效力至少跟海洛因一样强大。我们这行来了个聪明人，古斯托。这种进取精神值得尊敬。”

“嗯，尊敬。”我咕哝说。

“你的产量是多少？”

“大概一星期两公斤，视情况而定。”

“我全包了。”老头子说。

“全包了？”男子声音平板，毫无讶异之情。

“对，你生产的货我全都包了。可以听听你的合作提案吗，先生怎么称呼？”

“易卜生。”

“易卜生？”

“如果你不介意这样叫我的话。”

“一点也不介意，易卜生也是个伟大的艺术家。我想提出合作建议，易卜生先生。垂直整合。我们一起垄断市场，制订价格，这样我们双方都可以获得最大收益，你觉得怎么样？”

易卜生摇了摇头。

老头子侧过头，极薄的唇角牵了牵：“觉得哪里不好呢，易卜生先生？”

我看着那个瘦小男子直起身子，看起来像是在世界上最无趣、四季皆宜的宽松外套里慢慢长大。

“如果我给你专卖权……先生怎么称呼？”

老头子十指相触：“你想怎么叫我都行，易卜生先生。”

“我不想依赖单一买家，迪拜先生，这样风险太高，况且你也可以逼我降价。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也不想有太多买家，因为这样警察追踪到我的风险也会相对增加。我来找你是因为你擅长隐匿，但我想再找一个买家。我已经跟灰狼帮联络过了，希望你能谅解。”

老头子发出轰然的笑声：“多听多学，古斯托。这个人不只是制药师，还是个生意人。很好，易卜生先生，那就照你说的办吧。”

“那么价钱……”

“就按照你的出价。你会发现跟我做生意不用浪费时间讨价还价，易卜生先生。人生苦短，死亡太近。下周二交首批货可以吗？”

前往门口的路上，老头子装得像是需要我搀扶，他的指甲刮着我的手臂肌肤。

“你考虑过外销吗，易卜生先生？你也知道，挪威不会检查毒品出口。”

易卜生没有答话。这时我看见了 he 想要的是什么。我在他用畸形足站立时摆臀的姿态中看见，在他稀疏头发下汗涔涔的闪亮额头上看见。他眼镜上的雾气消失了，双眼闪着我在船运街上看见的相同亮光。讨回公道，老爸。他要的是讨回公道，讨回那些人家不曾给过他的东西，包括尊重、爱、钦佩、接受，所有那些照理说用钱买不到的东西。但当然这些用钱都买得到，是不是，老爸？这些是生命欠你

的，但有时你他妈的就是得自己讨回来才行。如果我们因为这样就下地狱，那么上天堂的人一定很少，你说是吧，老爸？

哈利坐在窗边的椅子向外望去，看着一架又一架飞机在跑道上滑行。

十八个小时后他就在上海了。

他喜欢上海，喜欢当地的食物，喜欢在外滩沿着黄浦江走到和平饭店，喜欢去老爵士酒吧听老乐手咿咿呀呀地演奏标准曲目，喜欢想象那些老乐手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就不曾间断地演奏着。他喜欢她，喜欢他们所拥有的，喜欢他们不曾拥有但置之不理的。

置之不理的能力是一种美好的品质，这不是他与生俱来的天赋，但过去三年来他一直在不断练习。如果没必要就别拿头去撞墙。

你有多相信你个人想传播的福音？你不也是个怀疑者吗？

十八个小时后他就在上海了。

十八个小时后他就能抵达上海了。

可恶。

铃响第二声她就接了起来。

“什么事？”

“不要挂我电话好吗？”

“我还在。”

“听着，你对那个尼尔斯有多少信心？”

“是汉斯。”

“他是不是糊涂到可以被你说服，协助我演出一场毫无把握的特

技表演？”

13

雨下了一整夜，哈利站在奥斯陆地区监狱的前方，看见最近落下的一层树叶有如湿润的黄色防水布般铺在公园地上。昨晚他从机场直奔萝凯家之后只睡了一小会儿。汉斯也去了萝凯家，他只稍微表示抗议，没过多久就走了。之后萝凯和哈利边喝茶边聊起欧雷克，聊起过去的时光。只是纯粹聊起过去的时光，而不是探讨过去可以如何改变。凌晨时，萝凯说哈利可以睡欧雷克的房间。他上床前，用欧雷克的计算机搜索并找到一则旧新闻，证明卡托所言不虚：一名警察被发现陈尸在哥德堡的艾尔夫斯堡桥下。他还找到以耸人听闻著称的《哥德堡报》所报道的一则小道消息，里面说死者其实是个烧毁者，并说明犯罪集团专门利用烧毁者来摧毁不利于他们的证据。现在距离萝凯用热咖啡和耳边细语叫醒他只不过两小时。萝凯总是用耳边细语来让他和欧雷克展开新的一天，仿佛这样可以帮助他们顺利地梦境转换到现实。

哈利朝闭路电视摄像头望去，随即便听见低微的嘈杂声。他把门推开，迅速进门，把公文包拿在胸前，让大家都能清楚地看见，再把证件放在柜台上，同时尽量用完好的那一侧脸颊对着前方。

“汉斯·克里斯蒂安·西蒙森……”女狱警咕哝说，头也没抬，目光搜寻前方的名单，“有了，对，要跟欧雷克·樊科会面。”

“没错。”哈利说。

另一名狱警领着他经过走廊，穿越监狱中央的开放通道。狱警说今年秋天很温暖，他每开启一扇门，手中那一大串钥匙就叮当作响。他们经过公共休息室，哈利看见一张乒乓球桌，上头放着两个球拍和一本打开的书；此外还有个厨房，料理台上放着一条全麦面包、一把面包刀，以及各式果酱和奶油，但一个犯人也没看见。

他们在一扇白色门前停下脚步，狱警打开门锁。

“我以为白天这个时间所有囚室的门都是开着的。”哈利说。

“其他门是开着的，可是这个犯人现在是‘一七一’，”狱警说，“一天只准许放风一小时。”

“那其他犯人呢？”

“天知道，说不定又跑去看色情频道了。”

狱警让哈利进门后，哈利站在门边，直到门外的脚步声消失在远处。这间囚室是一般制式的格局，占地十平方米，里面有床铺、柜子、桌椅、书架、电视。欧雷克坐在桌前，抬头望过来，一脸讶异。

“你想见我。”哈利说。

“我以为我不能会客。”欧雷克说。

“这不是会客，是跟辩护律师进行讨论。”

“辩护律师？”

哈利点了点头，看见欧雷克的双眼放出亮光。这小子很聪明。

“你怎么……”

“你涉嫌犯下的命案还不足以把你关进高度戒备的监狱，所以要进来还不算太难。”哈利打开公文包，拿出白色的Game Boy游戏机，递给欧雷克，“这个给你。”

欧雷克抚摸着游戏机的屏幕：“你在哪里找到的？”

哈利似乎在欧雷克的严肃表情中看见一丝笑容：“经典款，附电池。我在香港找到的。我打算下次碰面的时候玩俄罗斯方块打败你。”

“绝对不可能！”欧雷克笑着说，“俄罗斯方块不可能，潜水也不可能。”

“那次在维格兰公园游泳池呢？嗯，我记得我好像超过你一米……”

“应该是落后我一米吧！妈是见证人。”

哈利静静坐着，不想破坏此刻的气氛，只是看着欧雷克脸上的开心神情，沉浸在此刻的愉悦氛围中。

“你想跟我说什么呢，欧雷克？”

欧雷克脸上立刻罩上一层乌云，他不安地玩弄着游戏机，把它翻来翻去，像是在寻找开始键。

“慢慢来，欧雷克，通常从头说起会比较容易。”

欧雷克抬头看着哈利：“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能信任你吗？”

哈利张口欲言，又把话咽了回去，只是点了点头。

“你得帮我弄一样东西进来……”

哈利觉得像是有人拿刀插进他的心脏，用力扭转。他已经知道欧雷克接下来要说什么了。

“这里面只有快乐丸和快速丸，可是我需要小提琴，你能帮我吗，哈利？”

“这就是你找我来的原因？”

“你是唯一能绕过会客禁令的人。”欧雷克用严肃的深色眼珠看着哈利，一只眼睛下方的肌肤微微跳动，显示出他的渴求有多么迫切。

“你知道我办不到，欧雷克。”

“你当然办得到！”他的声音在囚室四壁的聚拢下听起来有如金属般坚硬。

“雇用你卖货的那些人呢？他们没办法提供吗？”

“卖什么货？”

“别骗我了！”哈利朝公文包外壳用力一拍，“我去过荷芬谷体育场，在你的置物柜里发现了一件阿森纳队的球衣。”

“你闯进……”

“我还发现了这个。”哈利把那张全家福照片丢在桌上，“照片里这个女生，你知道她在哪里吗？”

“谁？”

“伊莲娜·韩森，你的女朋友。”

“你怎么……”

“有人看见你们一起去灯塔餐厅。你的置物柜里有一件带有野花香的毛衣和吸毒器具。跟对方分享藏毒处要比跟老婆同睡一张床还来得亲密，是不是？再加上你妈跟我说她在市区见过你，你看起来像个快乐的白痴，我的诊断是：你恋爱了。”

欧雷克的喉结上下滚动。

“怎么样？”哈利说。

“我不知道她在哪里，好吗？她就这样失踪了。说不定她哥又把她带走了。说不定她在某个地方戒毒。说不定她搭上了飞机，远离这一切乱七八糟的事。”

“也说不定情况没那么乐观，”哈利说，“你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

“我不记得了。”

“你应该连几个小时都记得清清楚楚吧。”

欧雷克闭上眼睛：“一百二十二天前，远在古斯托的事情发生之前。这跟命案有什么关系？”

“这一切刚好可以拼凑起来，欧雷克。命案就像一只白鲸，失踪人口也是一只白鲸，如果你看见白鲸两次，那肯定是同一只白鲸。关于迪拜，你可以告诉我什么？”

“迪拜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最大的城市，但不是首都……”

“为什么你要保护他们，欧雷克？你有什么不能向我透露的吗？”

欧雷克找到Game Boy的开始键，按了好几下，又打开背面的电池盖，掀起桌子旁边的金属垃圾桶盖，把电池丢了进去，再把游戏机还给哈利。

“没电了。”

哈利看了看游戏机，放进口袋。

“既然你不能替我弄小提琴进来，我只好注射这里卖的那些稀释烂货了。你听说过芬太尼和海洛因吗？”

“芬太尼最容易过量了，欧雷克。”

“对，事后你可以跟妈说这都要怪你。”

哈利没有接话。欧雷克试图操控他的可悲手段并未令他生气，反而让他想给欧雷克一个紧紧的拥抱。哈利不必看见欧雷克眼眶里的泪水，就知道他的身体和头脑正在痛苦地挣扎，感觉得到他体内折磨人的瘾头，这是生理上的需求，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没有道德，没有爱，没有谅解，只有永无止境的欲望，想要嗨，想要强烈快感，想要迷幻式的平静。哈利生命中一度差点接受海洛因，但他在那一瞬间出

现清晰的洞见，迅速打消了念头。也许是因为他很确定，就算是海洛因也无法办到酒精办不到的事，那就是置他于死地。也许是因为那个女孩告诉他说，她之所以注射一次海洛因就上瘾，是因为再没有其他经验或想象力可以超越她从中体验到的狂喜。也许是因为他在奥普索乡的朋友去戒毒中心只是为了让自己不再有抗药性，这样下次注射时就能如初次体验般美好。也许是因为，某人说当他看见三个月大的儿子大腿上的接种痕迹，竟然开始哭泣，因为他体内冒出对毒品的强烈渴求，让他愿意牺牲一切，从诊所直奔布拉达广场。

“我们可以谈个条件，”哈利说，他察觉到自己声音嘶哑，“我弄来你要的东西，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太棒了！”欧雷克说，哈利看见他瞳孔扩张。哈利曾经读过，海洛因重度使用者的部分大脑在针筒还没扎进肌肤时就会启动，而当融化的白粉注入血管时，他们的身体就已经开始嗨了。哈利知道这时在跟他对话的是欧雷克这部分的大脑，而且除了“太棒了”之外，这部分大脑没有别的回应，无论这句话是谎言还是实话。

“可是我不想去街上买，”哈利说，“你的藏毒处还有小提琴吗？”

欧雷克犹豫了片刻：“你已经去找过了不是吗？”

哈利又想起对海洛因使用者来说，“没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句话是谎言，因为藏毒处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少来了，欧雷克，你才不会把毒品放在其他毒虫拿得到的地方。你的另一个藏毒处在哪里？你的存粮放在哪里？”

“我只有一个藏毒处。”

“我又不会偷你东西。”

“我已经说过了，我没有另一个藏毒处！”

哈利听得出欧雷克在说谎，但这不是太重要，这只代表他的另一

个藏毒处没有小提琴。

“我明天再来。”哈利说，起身敲了敲门，在原地等待，但却没有人来。最后他转动门把，门就这么开了。这果然不是高度戒备的监狱。

哈利沿原路往回走。走廊上空无一人，休息室也没人。哈利注意到面包依然放在料理台上，但面包刀已被收走。哈利继续走到囚室区和开放通道之间的那扇门前，惊讶地发现连这扇门也没上锁。

他一直来到接待处，才碰到上了锁的门。他对玻璃柜台内的狱警提及此事，狱警扬起一道眉毛，看了看上方的监视画面：“反正没人可以通过这里。”

“除了我以外。希望真的是这样。”

“什么？”

“没什么。”

哈利穿过公园，朝格兰斯莱达街走去，走了将近一百米，突然心念一闪。空荡荡的房间、没上锁的门、面包刀。他僵立在原地，心脏剧烈跳动，反胃的感觉涌了上来。他耳中听见鸟儿啁啾啼唱，鼻中闻到青草芬芳。他立刻转身朝监狱疾冲而去，觉得口腔因为恐惧而发干，心脏将肾上腺素输送到全身各处。

14

小提琴有如该死的小行星般击中奥斯陆。欧雷克跟我解释陨石、流星和其他随时可能砸中我们头顶的鬼东西之间有什么区别。而小提琴就像小行星，小行星是一种可以摧毁地球，又大又丑的鬼玩意……靠，你知道我的意思，老爸——你不要笑啦。我们站在街头贩卖零点一二五克、零点二五克、一克和五克的包装，从早卖到晚。市区被搞得天翻地覆。我们再度涨价，排队人潮更多。我们又涨价，队伍还是

一样长。我们再抬高价格，接着就像是开启了地狱的大门。

一个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帮派在证券交易所后方抢劫了我们的一个小组，这个小组由一对爱沙尼亚裔兄弟组成，没有把风的人。阿尔巴尼亚人用球棒和铜指虎作为武器，抢走了现金和毒品，打烂了他们的屁股。两天后的晚上，就在安德烈和彼得去结算当天收入的十分钟前，一个越南帮派在王子街发动攻击。他们在后院攻击管货人，管钱的和把风的竟然都没发现敌人接近。我们的感觉是：“接下来呢？”

两天后，答案揭晓了。

那天早起上班的奥斯陆居民都可以看见一个眼目细长的东方人倒挂在桑纳桥下，他打扮得像个精神病患者，身上穿着紧身衣，口中塞着布条。绳子绑在他脚踝上，长度正好让他能够把头抬离水面，至少等他腹肌无力后，头部就再也无法抬离水面了。

那天晚上，安德烈给了欧雷克和我一把枪。那是一把俄罗斯手枪。安德烈只相信俄罗斯的东西，他抽的是黑色的俄罗斯香烟，用的是俄罗斯手机（我可不是开玩笑的，爸。他用的是格雷索牌的高价奢华手机，以非洲黑檀木制成，有防水功能，不会发出识别信号，所以警察追踪不到），信任的是俄罗斯手枪。安德烈解释说这款手枪的品牌是敖德萨，是平价的斯捷奇金，说得好像我们对这两个牌子都很熟似的。反正呢，敖德萨手枪的特色是具备“连发”功能，弹匣可容纳二十发马卡洛夫子弹，口径是9毫米×18毫米，跟安德烈、彼得和其他人用的一样。我们拿到一盒子弹。安德烈示范如何装填子弹、开关保险、发射这种怪异粗陋的手枪。他说我们必须紧握枪柄，瞄准比我们所想的还稍低一点的位置。我们不应该瞄准头部，因为那正是我们以为要瞄准的位置，但要瞄准上半身任何地方都可以。枪身上的小控制杆调到C，就可以连发射击，轻轻扣动扳机就能发射三到四发子弹。他向我们保证说，只要亮出手枪，十之八九的事情都能摆平。他离开后，欧雷克说这款手枪很像喷火战机乐队专辑封面上的枪，还说他才不要对人开枪，我们应该把枪丢进垃圾桶。我说我会把枪留下。

报上新闻吵得沸沸扬扬，高声嚷嚷说帮派火拼、街头喋血，妈

的，现在奥斯陆被搞得跟洛杉矶没有两样。反对党政客大骂犯罪政策、毒品政策失败，大骂市议会议长、市议会不及格。一个中间党的疯子说奥斯陆是个失败的城市，应该从地图上永远抹除，因为它丢尽了挪威的面面。遭受最多抨击的是警察署长。我们都知道这种事只会愈演愈烈。后来一名索马里人在光天化日下，在布拉达广场上近距离射杀了两名亲戚，警方又逮不到人，于是欧克林处长递出辞呈。兼任警政委员会会长的社服议员表示，犯罪、毒品和警察，国家必须负起主要的责任，但她认为确保奥斯陆市民能安全地走在街上也是她的责任。真是令人感到窝心的发言。她的秘书站在她背后，正是我的老朋友，那位单身熟女。她露出实事求是的严肃神情，但在我眼中她只是个身穿及踝马裤的辣妹子。

一天晚上，安德烈提早到来，说我们那天的工作到此告一段落，要我跟他去布林登区。

车子径直经过老头子的大宅时，我脑中立刻冒出许多龌龊的念头，以为安德烈要对我动歪脑筋，但还好车子拐进了隔壁房子，那栋房子当然也是老头子的。安德烈领我走了进去。房子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荒凉，除了剥落的墙壁和龟裂的窗框，里面摆有家具，也有暖气。老头子坐在一个房间里，里面的书架从地板延伸至天花板，地上的大型扬声器奋力播放着古典音乐。我在房里另一张椅子上坐下。安德烈离去时把门关上。

“古斯托，我决定请你帮我做一件事。”老头子说，伸出一只手放在我的膝盖上。

我朝关上的房门瞥了一眼。

“我们开始交战了，”老头子说，站了起来，从书架上拿下一本褐色封面上沾有污渍的厚书，“这本书是在耶稣出生前六百年写的，我不懂中文，所以我只有这本法文译本，它是两百多年前一个叫钱德明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翻译的，我在一场拍卖会上用十九万的价钱拍得。这本书的内容是说如何在战场上愚弄敌人，广为世人引用。斯大林、希特勒和李小龙都把这本书奉为圭臬。可是你知道吗？”他把书

放回书架，拿起另一本。“我比较喜欢这本。”他把书朝我丢来。

那书甚薄，有光洁的蓝色书衣，看起来很新。我看了看书名：《西洋棋入门》。

“特价六十克朗，”老头子说，“现在我们要走一步叫作‘国王入堡’的棋。”

“国王入堡？”

“也就是王车易位，进行防御。我们要找人结盟。”

“跟城堡结盟？”

“把市政厅想成城堡。”

我想了想。

“市政厅里的市议会，”老头子说，“社服议员有个秘书叫伊莎贝尔·斯科延，奥斯陆的毒品政策实际上是由她主导的。我问过我的消息来源，觉得她是完美人选。她聪明、干练、野心勃勃。根据消息来源，她之所以没办法爬得更高，是因为她遭人诟病的生活方式，而且她的生活方式迟早会登上头条的。她喜欢派对狂欢，口无遮拦，在奥斯陆东区和西区都有情人。”

“听起来糟透了。”我说。

老头子以告诫的眼神看了我一眼，继续往下说：“她父亲原本是中间党发言人，却因为试图在国内政坛争取一席之地而被逐出党外。我的消息来源说伊莎贝尔继承了父亲的梦想，由于她在国家社会党的成功机会最高，因此她离开了她父亲那个农民小党。简而言之，伊莎贝尔的一切都很有弹性，只要合乎她发展野心的她都能接受。除此之外，她单身，家族农场有笔不小的负债。”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我问道，仿佛我是小提琴内阁阁员。

老头子淡淡一笑，仿佛觉得我这句话很可爱：“我们要威胁她，逼她上谈判桌，然后我们要怂恿她跟我们结盟。你负责威胁她，古斯托，这就是我找你来的原因。”

“我？去威胁一个女政客？”

“没错，你要去威胁一个你上过的女政客，因为这个市议会女员工利用权势地位在对一位问题少年进行性剥削。”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老头子从外套里拿出一张照片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照片看起来像是在深色车窗内拍的，地点在托布街，一名少年正要坐上一辆路虎，车牌清晰可见。少年就是我，车子是伊莎贝尔的。

一阵冷战蹿下我的脊椎：“你怎么会知道……”

“亲爱的古斯托，我说过我一直盯着你。我要你做的是去联系伊莎贝尔·斯科廷，我想你一定有她的私人电话，你跟她说我们打算把这件事公布给媒体，然后请她跟我们碰面，这个会面非常私密，只有我们三个人。”

他走到窗边，朝窗外死气沉沉的天气望去。

“她一定会抽出时间来的。”

15

过去三年来，哈利在香港的跑步量比他过去几十年的加起来还多，他在奔越一百米距离回到监狱门口的十三秒内，脑子里推演了多种情节，主题都是：为时已晚。

他按下门铃，等候开门时勉力抑制住摇晃大门的冲动。大门终于响起“吱”的一声，他冲进接待处。

“落了东西吗？”女狱警问道。

“对，”哈利说，等女狱警让他通过上锁的门。“按下警铃！”他高声吼道，丢下公文包，拔腿狂奔，“欧雷克·樊科的囚室。”

他的脚步声回荡在空荡的通道、走廊，以及过于空荡的休息室之间。他的呼吸并没有太急促，但喘息声在脑子里却有如轰然巨响。

他奔进最后一条走廊，欧雷克的叫声传入他的耳中。囚室的门半开着。他穿过走廊冲进囚室的这几秒间，对他而言宛如噩梦，仿佛雪崩。他的双腿无法跑得更快了。

他冲进门内，将屋内状况看了个清楚。

桌子翻倒在地，纸张书本散落一地。欧雷克站在囚室的另一侧，背对柜子，身上的超级杀手乐队黑色T恤沾满鲜血，手中拿着垃圾桶的金属盖挡在身前，嘴巴大张，不停地尖叫。此外，哈利还看见一个身穿铁克健身中心汗衫的背影，汗衫之上是个汗涔涔的粗壮脖子，脖子方是颗发亮的光头，再上面是一只高举着面包刀的手。刀子砍中金属盖，发出铿铿声响。男子注意到房内光影变动，立刻转身低头，把刀放低指着哈利。

“滚出去！”男子吼道。

哈利尽量不去看那把刀，而是把视线集中在对方的双脚上。他注意到男子背后的欧雷克已滑到地板上。跟练家子比起来，哈利懂得的防御技巧十分有限，他只会两招，也只知道两个规则。规则一：没有规则可言。规则二：先下手为强。哈利学过也反复练习过这两个攻击招式，这时本能地使了出来。他朝刀子踏近一步，逼得男子不得不先缩手再挥刀，男子刚扬起手臂，哈利已经抬起右腿，扭转臀部。刀子向前挥出时，哈利的脚已向下踹到男子的膝盖骨上方。由于人体这个部位难以抵御来自这个角度的强烈外力，股四头肌会立刻瘫软，接着膝盖骨压迫到胫骨前方，膝关节韧带和髌骨肌腱也随之失去力量。

男子号叫一声，倒在地上，双手抱住膝盖。刀子掉落在地，当啷作响。他双眼圆睁，发现膝盖骨竟然移位了。

哈利踢开刀子，抬起脚，打算完成这个招式，那就是再重重踩踏对手的大腿肌肉，引发大量内出血，让那人再也站不起来。但他看见刚才那招已然奏效，便收回了脚。

他听见门外走廊传来跑步声和钥匙的碰撞声。

“这里！”哈利喊道，跨过躺在地上惨叫的男子，来到欧雷克面前。

他听见门口传来喘息声。

“把那个人弄出去，叫医生来。”哈利高声喊道，盖过男子的惨叫声。

“妈的，搞什么……”

“别管这些，快去叫医生，”哈利撕开超级杀手乐队T恤，寻找流血的伤口位置，“还有医生要先来照顾欧雷克，那边那个家伙只是膝盖受伤而已。”

哈利用沾满鲜血的双手托住欧雷克的脸，耳中听见惨叫的男子被拖了出去。

“欧雷克？你还醒着吗？欧雷克？”

欧雷克眼珠转动，嘴唇微启，发出的声音细若蚊鸣，几乎难以听见。哈利觉得胸口一阵紧缩。

“欧雷克，不会有事的，他没刺到什么重要部位。”

“哈利……”

“而且你还可以得到好东西，他们会替你打吗啡。”

“闭嘴，哈利。”

哈利立刻闭上嘴巴。欧雷克张开眼睛，发出狂热又绝望的目光，

他的声音虽然嘶哑，但十分清晰。

“你应该让他完成任务的，哈利。”

“你在说什么？”

“你得让我这么做。”

“做什么？”

没有回应。

“做什么，欧雷克？”

欧雷克一只手放在哈利后脑上，拉低他的头，轻声说：“你阻止不了的，哈利，事情已经发生了，得顺其自然，你挡路只会让更多人死。”

“谁会死？”

“这事牵扯太大了，哈利，它会吞噬你，吞噬一切。”

“谁会死？你在保护谁，欧雷克？是不是伊莲娜？”

欧雷克闭上眼睛，嘴唇微动，不再说话。哈利觉得他看起来像是十一岁时累了一天刚睡着的模样。接着欧雷克又说话了。

“是你，哈利，他们要杀的是你。”

哈利离开监狱时，救护车正好抵达。他想起过去，想起过去的奥斯陆、过去的生活。昨晚他使用欧雷克的计算机时，也搜索了沙丁鱼夜店和俄罗斯安卡俱乐部乐队，却没发现这个乐队即将复出的消息。复出也许期望太高。也许生命没教过你什么，只教给你一件事，那就是时光无法倒流。

哈利点了根烟，还没抽第一口，大脑已开始庆祝尼古丁将随血液到来。他听见一个声音在脑子里回放。他知道这个声音将响彻今天剩

余的时间、萦绕整晚。那是欧雷克在囚室里用细若蚊鸣的声音说出的第一个字：

“爸。”

第二部

屋里还有别的东西，这感觉遥远却又熟悉。他闭上眼睛……他还来不及冲出口口，它们就已扑面而来。它们就是鬼魂。屋子里弥漫着犯罪现场的气味。

16

母鼠舔了舔金属。尝起来有咸味。冰箱突然开始运转，发出嗡嗡的声响，吓了它一跳。教堂钟声依然响着。它冲到人类的外套袖子上。衣服上隐约有一股烟味。这不是来自香烟或篝火的烟味。这烟味原本以气体形态存在于衣服内，后来经过清洗，只剩下少许分子留在衣服纤维的最深处。远处传来警笛声。

生活中充满微不足道的决定，爸。我以为这些决定不重要，以为它们今天存在，明天就消失。但其实它们会累积，不知不觉形成一条河，把你拖着走。它引领你去你现在所处的地方，而我也正朝那个地方前进，就在这该死的七月。但我不想去，爸。

车子开过转角，朝农舍驶去。伊莎贝尔·斯科延站在车道上，身穿紧身马裤，双腿微弯。

“安德烈，你在车上等着，”老头子说，“彼得，你查看附近。”

我们下了礼车，迎面而来的是牛棚的气味、苍蝇的嗡嗡声响和远处传来的牛铃声。伊莎贝尔僵硬地和老头子握了握手，对我视而不见。她邀请我们进屋喝一杯咖啡，口气强调“一杯”。

玄关里挂着许多马匹照片，这些马血统优良、战绩彪炳，还有一大堆天知道的什么优点。老头子经过这些照片，询问其中一匹是不是英格兰纯种马，还赞美它四腿细长、胸形优美。我心想他说的究竟是

马还是她。但这些话奏效了，伊莎贝尔的表情稍微软化，也没刚才那么怠慢了。

“我们去客厅坐着聊吧。”老头子说。

“还是去厨房好了。”伊莎贝尔说，语调又变得冰冷。

我们坐下，她把咖啡壶放在餐桌中央。

“替我们倒咖啡，古斯托，”老头子说，往窗外看去，“你的农场很棒，斯科延夫人。”

“我不是‘夫人’。”

“在我长大的地方，我们都用‘夫人’来称呼所有经营农场的女人，不管是寡妇、离婚或未婚的女人。这是一种尊称。”

老头子转头看着伊莎贝尔，露出大大的微笑。两人四目交接。有那么一瞬间，四周变得异常寂静，只听见白痴苍蝇碰撞窗户想飞出去的声音。

“谢谢。”她说。

“很好。我们暂时先忘记照片的事，斯科延夫人。”

她僵在椅子上。之前我跟伊莎贝尔通电话时，她试图对我们打算将我跟她的照片寄给报社的事一笑置之。她说她是个在性方面十分活跃的单身女子，而她选择了一个年轻男人——那又怎样？首先，她只是议员的小秘书。再者，这里是挪威，虚伪在美国总统大选会是个问题，在挪威可不是。于是我再加把劲，说她付过我钱，我可以证明，况且她不是代表社会服务委员会跟报社沟通卖淫和吸毒问题吗？

两分钟后，我们约好碰面的时间和地点。

“报上写的政治人物私生活已经够多了，”老头子说，“我们来谈谈合作计划吧，斯科延夫人。合作计划和勒索不同，可以带来双赢的局

面，你说是吗？”

伊莎贝尔蹙起眉头。老头子脸上则堆满笑容，说：“我说的合作计划当然不见得会牵涉到钱，那叫贪污，不过这座农场也要靠钱才能经营下去。我能提供给你的纯粹是政治交易，保证进行得非常隐秘。这在市政厅应该是很常见的事，而且也最符合人民的利益不是吗？”

伊莎贝尔又点了点头，但仍提高警觉。

“这个计划只有你跟我们知道，斯科延夫人。它会给这座城市带来益处，不过如果你在政治上有野心，我可以预见它也会给你个人带来好处。这样一来，你可以更快地坐上市政厅主席的位子，就不用去管什么要在国内政坛争取一席之地了。”

伊莎贝尔的咖啡杯还没拿到嘴边就停在了半空中。

“我甚至没想到要你去做什么不道德的事，斯科延夫人。我只是想说明我们在什么地方有共同利益，再让你自己选择要不要去做我认为正确的事。”

“我要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

“现在的市议会处境艰难，上个月的不幸事件发生之前，主导议事的委员会目标就是让奥斯陆从欧洲毒品最泛滥的城市名单上除名。你们要降低毒品交易、年轻人上瘾率，还有最重要的用药过量致死率，目前这些没有一样看起来可能达到，是不是这样，斯科延夫人？”

她默然不语。

“你们需要的是一个英雄，或女英雄，从最底层开始扫除这一团混乱。”

她缓缓点头。

“这位女英雄需要做的是扫除帮派和毒枭。”

伊莎贝尔哼了一声：“谢了，可是欧洲每个城市都做过这种事，结果新的帮派又跟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只要有需求，就会有新的供应者出现。”

“没错，”老头子说，“拿野草来比喻再恰当不过。斯科延夫人，我看见你有块地种的是草莓，你会种护根物吗？”

“会，草莓三叶草。”

“我可以为你提供草莓三叶草，”老头子说，“身穿阿森纳队球衣的草莓三叶草。”

她看着老头子，我看得出她贪婪的头脑正转个不停。老头子看起来面露喜色。

“亲爱的古斯托，”他说着，啜饮了一口咖啡，“护根物也是一种野草，种植护根物的目的是避免其他野草生长，因为草莓三叶草没有其他野草那么邪恶。这样你明白了吗？”

“应该吧，”我说，“既然野草一定会长，那还不如种一种不会破坏草莓的野草。”

“没错。以此类推，市议会想创造的干净奥斯陆就好比草莓，贩卖危险海洛因并在街上制造混乱的那些帮派就好比野草，而我们和小提琴就好比护根物。”

“所以呢？”

“所以首先你要做的就是除草，接着就可以任由草莓三叶草生长。”

“这样为什么会对草莓比较好？”她问道。

“我们不会开枪杀人，我们行事低调，我们的货不会导致用药过量。我们垄断草莓园以后可以把价格抬得很高，这样年轻人的使用率就会降低。不过我必须承认，我们的总营收将维持不变，但这样一来

使用者会减少，贩卖者也会减少，公园和市区街道再也不会到处都是毒虫。简而言之，在观光客、政治人物和选民眼中看起来，奥斯陆会变得赏心悦目。”

“我不是社会服务委员会的成员。”

“现在还不是，斯科延夫人。但除草不是委员会的工作，这工作必须由秘书来做。秘书必须妥善处理日常琐事，好让委员会采取真正的行动。当然你必须遵照议会决定的政策，但平常负责联络警方的人是你，去夸拉土恩区跟警方讨论他们的行动和危险计划的人是你。未来你势必更多地定义自己的角色，反正你在这方面很有天分，你只要在奥斯陆各地对毒品政策做一些小访谈，或对用药过量发表一些声明就好了。这样一来，未来事成之后，媒体和党内同志都会知道在背后出主意的人是谁，”老头子咧嘴露出科莫多巨蜥的笑容，“还有今年市场上最大颗的草莓是哪个赢家种的。”

我们三人都静静地坐着，动也不动。苍蝇发现了糖碗，不再急着想飞出去了。

“我们的对话从没发生过。”伊莎贝尔说。

“当然没发生过。”

“我们从没见过面。”

“虽然很遗憾，但我们从没见过面，斯科延夫人。”

“你认为除草……该怎么进行呢？”

“我们可以提供协助。在我们这一行，通风报信、除去对手是由来已久的传统，我们可以提供给你必要的情报，让你转交给社服委员会，再向警政委员会提出建议。但你在警界需要有个密友，这个人也许可以参与这个势必会成功的计划，并从中受惠。这个人……”

“这个人野心勃勃，而且非常务实，只要是能替奥斯陆争取最大

利益的事就一定会去做？”伊莎贝尔举起咖啡杯，做个敬酒的姿势，“我们去客厅坐好吗？”

谢尔盖躺在长椅上，刺青师默默研究图案。

他准时来这家小店报到，那时刺青师正忙着在一名少年背上刺一条巨龙。少年躺在椅子上紧咬牙关，旁边有个女子显然是他母亲，正对他温言安慰，并问这刺青真的有必要这么大吗？刺完之后，女子付钱，离开时问儿子现在开心了吗，现在他身上的刺青比朋友更酷了吧？

“这个图案比较适合你的背。”刺青师指着其中一个图案说。

“Tupoy.”谢尔盖咕哝说。白痴。

“什么？”

“一定要刺得跟这个图一模一样，难道我每次来都要再说一遍吗？”

“好吧，我没办法今天全部刺完哦。”

“你可以的，我付你双倍价钱。”

“这么急啊？”

谢尔盖微微点头回应。安德烈每天都打电话给他，跟他说明最新情况。但他今天接到电话，却还没准备好听见安德烈今天说的话。

必然之事成为必然了。

他知道没有其他出路了。

想到这里他怔了怔：没有出路？难道有人要退出吗？

他会想到退出也许是因为安德烈在电话上警告过他，说那个警察制伏了他们买通去杀害欧雷克·樊科的犯人。很合理，那犯人只是个挪

威人，没用刀子杀过人，但这也表示这件事没有上次那么容易。上次开枪解决那个小药头只是小事一桩，这次他得偷偷接近那个警察，等他到达预定地点，再趁其不备痛下杀手。

“我不想泼你冷水，可是你身上这个刺青刺得很不好，线条不清楚，墨水质量又不佳，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整理一下？”

谢尔盖没有答话。这家伙又懂什么好不好了？线条之所以不清楚是因为当时监狱里的刺青师必须把吉他弦削尖，插在电动刮胡刀上当作针头，墨水是用融化的鞋底混合尿液做成的。

“开始刺吧，”谢尔盖说着，伸手指了指，“快点！”

“你确定你要刺一把手枪的图案？虽然这是你的选择，可是根据我的经验，一般人都会被暴力象征吓到。我只是想先警告你一声。”

这家伙显然对俄罗斯罪犯刺青一无所知，不知道他身上的猫代表他曾因偷窃而被定罪，有两座圆顶的教堂代表曾被定罪两次，胸口的烧伤疤痕是因为用镁粉直接涂在皮肤上去除刺青留下的。他除去的刺青是女性生殖器，当时他二度入狱，在一场牌局之后，乔治亚黑种子帮成员认为他欠钱，因此在他身上留下这个刺青。

这家伙也不知道他要刺的图案是马卡洛夫手枪，俄罗斯警方的制式佩枪。这图案代表他——谢尔盖·伊万诺夫杀了一个警察。

这家伙什么都不知道，反正没关系，他最好还是继续替饱食终日的挪威少年刺蝴蝶、中国符号或五颜六色的龙，让人家以为这些目录图册上的图案真的具有某种意义。

“准备开始了吗？”刺青师说。

谢尔盖犹疑片刻。刺青师说得没错，他的确很急。但为什么这么急？为什么不能等那警察死了以后再刺？这是因为他下手之后就会被送进挪威监狱，那就没机会刺上这个图案了。挪威监狱可不比俄罗斯监狱，里头找不到刺青师。

但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答案。

他之所以想在下手前刺青，是不是因为内心深处存有恐惧？这恐惧是不是十分强烈，以致他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完成任务？这是否就是他必须现在就刺上这个图案的原因，只为了断绝所有退路，除去临阵脱逃的所有可能性，好让他一定得完成这项任务？不消说，没有一个西伯利亚厄尔卡可以忍受有个谎言刻在皮肤上。这段时间以来他很快乐，他知道自己很快乐，那么这些念头代表什么？这些念头是从哪里来的？

他知道这些念头来自哪里。

来自那个毒贩，那个身穿阿森纳队球衣的少年。

那少年开始出现在他梦中。

“对，开始吧。”谢尔盖说。

17

“医生估计，再过几天欧雷克就可以站起来了。”萝凯说，她倚着冰箱，手里端着一杯茶。

“接下来就得把他移送到一个没人动得了他的地方才行。”哈利说。

他站在萝凯家的厨房窗前，看着山下的城市，午后高峰时段的车流正在主干道上有如萤火虫般爬行。

“警方一定有这种保护证人的地方吧。”萝凯说。

她并未表现出歇斯底里的情绪，而是以一种认命的沉静态度接受欧雷克被人用刀攻击的事实，仿佛早已多少料到这种事迟早会发生。同时，哈利又在她脸上看见愤慨的神情，那是她准备开战的面容。

“他必须待在监狱，但我会跟检察官提出移送的主张。”汉斯·克里斯蒂安·西蒙森说，他一接到萝凯电话就赶来了，这时他坐在餐桌前，衬衫腋下有两圈汗渍。

“那就看你能不能绕过正式通道了。”哈利说。

“什么意思？”律师问道。

“当时监狱里的门都没上锁，这表示至少有一个狱警在里头接应。在我们知道这个内鬼是谁之前，必须假设每个狱警都有嫌疑。”

“这样会不会有点太偏执了？”

“偏执可以救人一命，”哈利说，“这件事你能办妥吗，西蒙森？”

“我来想想办法。现在他所在的地方安全吗？”

“现在他在伍立弗医院，我已经安排两个我信得过的警察在那边看守。还有一件事，攻击欧雷克的家伙还在住院，发生这件事以后，他的权利会受限。”

“不能收发邮件，也不能会客？”汉斯问道。

“对，你能拿到他向警方或律师说的供词吗？”

“这比较棘手。”汉斯搔了搔头。

“他们可能什么都问不出来，但还是请你试一试。”哈利说着，扣上外套纽扣。

“你要去哪里？”萝凯问道，挽住他的手臂。

“去找消息来源。”哈利说。

晚上八点，首都奥斯陆的车流早已散去，因为挪威的日常工作时间全世界最短。一名少年站在托布街街尾的台阶上，身穿二十三号阿森纳队球衣，头上罩着兜帽，脚上是一双过大的乔丹白色球鞋。身上

那件吉尔宝牛仔裤熨得挺直，仿佛独自站立也不成问题。全身上下是一整套黑帮穿着，每个细节都是从饶舌歌手里克·罗斯的最新MV模仿来的。哈利猜想，少年如果脱下裤子，一定会露出同样风格的平角裤，肌肤上没有刀疤或弹痕，但至少有一个美化暴力的刺青。

哈利朝少年走去。

“我要小提琴，零点二五克。”

少年看了看哈利，双手插在拉起拉链的连帽衫口袋里，点了点头。

“怎么样？”哈利问道。

“要等一下，boraz。”少年说话带有巴基斯坦口音，但哈利猜测他返回百分之百挪威血统的家庭吃妈妈做的肉丸时，就不会用这种口音说话。

“我没时间等你凑好几个人才去拿货。”

“放轻松，很快的啦。”

“我多付你一百。”

少年上下打量哈利。哈利大概知道少年心里在想什么：这个身穿怪西装的生意人经常用药，又生怕撞见同事或家人，简直就是只送上门的肥羊。

“六百。”少年说。

哈利叹了口气，点点头。

“Idra。”少年说完，迈步走去。

哈利心想少年的意思应该是要他跟上。

他们走过转角，穿过一扇打开的栅门，走进后院。管货的是黑

人，可能来自北非，身子倚着一堆货板，正随着iPod播放的音乐节奏不停点头，一只耳朵塞了耳机，另一边耳机垂落一旁。

“零点二五。”身穿阿森纳队球衣的里克·罗斯说。

管货人从深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手掌朝下遮住，放到哈利手上。哈利看了看自己接过的东西，见是一包白粉，当中掺杂着细小的深色微粒。

“我有个疑问。”哈利说，将那包白粉放进外套口袋。

那两人立刻提高警觉。哈利看见管货人的一只手伸到背后，猜想他的裤腰带后方应该插着一把小口径手枪。

“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女孩子？”哈利拿出韩森家的全家福照片。

两人看了看照片，都摇了摇头。

“只要有人给我一条线索或传闻，什么都可以，我就给他五千。”

他们对望一眼。哈利静静等待。但他们只是耸了耸肩，目光又回到哈利身上。也许他们曾碰过类似的状况，有位父亲在奥斯陆的毒虫圈里四处寻找女儿，但他们却不够愤世嫉俗，没趁机发挥想象力去编故事骗赏金。

“好吧，”哈利说，“替我跟迪拜打声招呼，跟他说我手上有些情报他可能会感兴趣，跟欧雷克有关。如果他想知道，可以去莱昂旅馆找哈利。”

话才说完对方就拔出手枪。哈利猜得没错，那把枪看起来像是贝雷塔猎豹手枪，口径九毫米的短管手枪，棘手的玩意。

“你是Baosj？”

他说的是移民式挪威语，Baosj是“警察”之意。

“不是。”哈利说，用力咽下每次他面对枪口时涌上的反胃感。

“你说谎。你不用小提琴的，你是卧底警察。”

“我没说谎。”

管货人朝里克点了点头，里克走到哈利身旁，拉起他的外套袖子。哈利勉强将目光从枪口上移开。里克轻轻吹了声口哨说：“看来这挪威佬确实在用呢。”

哈利来这里之前，先拿缝衣针用打火机烧了烧，再深深插进前臂四、五处来回搅动，然后用铵皂在伤口处搓揉，制造出泛红的发炎效果。最后再用针去戳手肘的静脉，导致皮下出血，制造出大片瘀青。

“我还是觉得他说谎。”管货人说，双脚分开，双手握住枪柄。

“为什么？你看，他口袋里还有针筒跟铝箔纸。”

“因为他不害怕。”

“妈的什么意思？你看看这家伙！”

“他不够害怕。嘿，Baosj，拿个针筒给我们看。”

“你疯了吗，拉厄？”

“闭嘴！”

“轻松点，这么生气干吗呀？”

“看来拉厄不喜欢你叫他名字。”哈利说。

“你也闭嘴！现在就用你那包白粉打一管！”

哈利从未烧融或注射过毒品，至少没在清醒时做过，但他用过鸦片，知道步骤是什么：先将毒品烧成液状，再抽进针筒。这会有多难？他蹲了下来，把白粉倒在锡箔纸上，有些粉掉到地上，他舔了舔

手指，用手指沾起掉在地上的粉末，抹在牙龈上，做足样子。小提琴跟他过去做警察期间尝过的其他白粉一样苦涩，但里头还含有另一种味道，一种淡淡的铵味。不对，不是铵。他想起来了，这味道让他联想到熟透的木瓜。他点燃打火机，希望有点笨拙的动作被解读为是因为有把枪指着他的头，所以才会紧张。

两分钟后，他把液体抽进针筒，做好准备。

里克恢复了黑帮式的酷样，把袖子卷到手肘上，双腿张开，双臂交叉，下巴微扬。

“打啊，”他命令道，扬起一只手掌，“不是你，拉厄！”

哈利看着他们。里克露出的前臂没有注射针孔，拉厄看起来有点过度警觉的模样。哈利左手握拳朝肩膀屈伸两次，用手指弹了弹前臂，将针头以正规的三十度角插进肌肤。他希望这个动作在不注射毒品的人眼中还算得上专业。

“啊……”哈利发出呻吟。

这动作专业到不会让他们多想针头究竟是插进了血管还是只插进肌肉。

哈利眼珠上翻，双膝一软。

这动作让他们真以为哈利达到了高潮。

“别忘了把我的话转告给迪拜。”哈利低声说。

他迈着蹒跚脚步来到街上，摇摇晃晃地朝西往皇宫的方向走去，一直走到卓宁根街才直起身子。

走到王子街时，迟来的药效才发作，这是由渗入血液中的毒品所带来的，它们在毛细血管中绕了一圈才抵达脑部。这感觉像是一种遥远的回声，来自毒品直接注入动脉所产生的冲击。哈利发现自己热泪盈眶，就像是见到了原本以为再也见不到的爱人。他的耳朵充满的不

是天堂般的乐音，而是天堂般的光亮。这一刻他明白了为什么这种毒品被命名为“小提琴”。

晚上十点，欧克林的办公室灯光都已熄灭，走廊上空无一人，但其中一间办公室里，楚斯·班森的双脚搁在桌上，计算机屏幕的蓝光映照在他的身体上。他押了五千克朗在曼城队上，眼看这笔钱就要飞了，这时曼城队却有个罚十八码任意球的机会，由卡洛斯·特维斯负责踢球。

他听见办公室门打开，右手食指立刻按下“离开”键，但已太迟。

“希望你不是用我的预算在看在线转播。”

米凯·贝尔曼在办公室里唯一空着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楚斯早已注意到米凯在一路升职的过程中，改掉了从小跟他在曼格鲁区一起长大所学来的口音。米凯只有在跟他说话时，有时才会用回原本的口音。

“你有没有看报纸？”

楚斯点了点头。由于无事可做，他已把社会版和体育版全都看完了。报上有许多关于议员秘书伊莎贝尔·斯科延的报道。自从《世界之路报》为她做了个名为“街头扫荡者”的专题报道后，记者开始拍摄她出席首映会或社交活动的照片。她被誉为扫荡奥斯陆街头毒贩的幕后推手，同时，她也以政治人物之姿开始活跃在国内政坛。无论如何，她所主导的委员会有了进展。楚斯发现，随着她受到在野党的支持，她的领口开得越来越低，在照片中的笑容也越来越灿烂。

“我跟警察总长私下谈过话，”米凯说，“她要指派我当警察署长，直接向司法部长报告。”

“靠！”楚斯喊道。特维斯的任意球踢到了球门横杆上。

米凯站了起来：“对了，你可能会想知道，乌拉和我下星期六邀请了一些人去家里。”

每次楚斯听见乌拉的名字，胸口就一阵刺痛。

“新房子，新工作，你也知道。我们家的露台还是你帮忙建的。”

帮忙？楚斯心想，妈的，你们家全都是我盖的吧。

“所以说，我们想邀请你一起来参加……”米凯说着，朝屏幕走来，“除非你有事。”

楚斯道谢并接受。从小时候开始，楚斯就同意当电灯泡，成为米凯和乌拉幸福生活的旁观者。他再次同意出席晚会，同时知道他在聚会上必须隐藏自己的身份、自己真正的感觉。

“还有一件事，”米凯说，“你记得我请你从接待处的访客登记簿上删去的那个人吗？”

楚斯点了点头，眼皮眨也没眨。米凯打过电话给他，说有个名叫托德·舒茨的人来警署提供有关毒品走私的情报，还提到有个警察是烧毁者。米凯担心托德的安全，因此要把他的名字从登记簿里删去，以免这个烧毁者就在警署任职，看见登记簿里的名字。

“我打过好几次电话给他，可是没人接，我有点担心。你确定保安公司删除了他的名字，没有其他人知道他来过吗？”

“我确定，警察署长，”楚斯说。曼城队再度展开防守，铲走了球，“对了，机场那个烦人的警监有没有再打电话来？”

“没有，”米凯说，“看来他接受了那只是马铃薯粉的事实。为什么你要问起他？”

“只是好奇而已，警察署长。替我跟你家‘女王’问好啊。”

“可以不要这样叫吗？”

楚斯耸了耸肩：“你不是都这样叫她吗？”

“我是说不要叫我‘警察署长’，还要过好几个礼拜才会正式任命。”

营运经理叹了口气。航空交通管制主任打电话来说飞往卑尔根的航班延误，因为机长没报到也没打电话，他们只好赶紧临时找人代替。

“舒茨最近状况不太好。”经理说。

“可是他连电话也不回。”主任说。

“我就怕这样，他可能用休假时间一个人跑去旅行了。”

“这我听说了，但现在又不是他的休假时间，我们差点就得取消航班。”

“就像我刚刚说的，他最近状况不太好，我会再找他谈一谈。”

“每个人都会碰到状况不好的时候，乔治。他这样害我得写一份详细报告，你明白吗？”

营运经理沉默片刻，最后还是放弃：“我明白。”

挂上电话之后，营运经理的脑海中浮现那天的画面：午后、烤肉、夏日、金巴利酒、百威啤酒、实习生直接从得州送来的大牛排。没人看见他和艾尔莎溜进卧室。她轻声呻吟。打开的窗户外传来的孩童的嬉戏尖叫声、飞机进场的轰然声响和无忧无虑的笑声，盖过了她的呻吟。飞机来来去去。托德说完另一则经典的飞行故事，发出响亮的笑声。托德的妻子发出低低的呻吟。

18

“你买了小提琴？”

贝雅特·隆恩用不可置信的目光看着哈利。哈利坐在她办公室一

角，把椅子从耀眼的晨光中拖到阴影里，双手捧着递给他。他的外套挂在椅背上，汗水犹如一层保鲜膜般附着在他脸上。

“你没有……？”

“你疯了吗？”哈利啜饮了一口滚烫的咖啡，“酒鬼可不能再玩这些玩意。”

“很好，不然我会以为这是注射失败所导致的。”她说，伸手指。

哈利看了看自己的前臂。除了西装之外，他只带了三条内裤、一双换洗袜子和两件短袖衬衫。他想过要去买几件适合在奥斯陆穿的衣服，但目前为止他都腾不出时间。今早他醒来时觉得自己很像宿醉，出于习惯差点在马桶里呕吐。他注射小提琴之处的形状和颜色，已肿成酷似里根再度当选总统时的美国得票州图。

“我想请你帮我分析这个。”哈利说。

“为什么？”

“因为有些犯罪现场照片，拍的是你们在欧雷克身上发现的密封袋。”

“那又怎样？”

“你们的相机性能很好，照片中可以看见那个密封袋里的粉末是纯白色的，这包却掺有褐色的东西，我想知道那是什么。”

贝雅特从抽屉里拿出放大镜，俯身在《法医杂志》前，哈利已把粉末撒在杂志上。

“你说的没错，”她说，“我们手上掌握到的样本是白色的。其实最近几个月我们一包小提琴都没查扣，但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很有意思，尤其是前几天加勒穆恩航警局有个警监打电话来说了类似的话。”

“他说什么？”

“航警在一位机长的行李箱里发现一包白粉，这位警监想知道我们怎么会判定那是一包马铃薯粉，因为他亲眼看见白粉里掺有褐色颗粒。”

“他认为那位机长走私小提琴？”

“海关没查扣过小提琴，那个警监应该没见过小提琴长什么样子。纯白的海洛因很罕见，送来这里的海洛因多半都是褐色的，所以他可能以为那包白粉是这两者混在一起。对了，那位机长不是要入境，而是要出境。”

“出境？”

“对。”

“去哪里？”

“曼谷。”

“他要带马铃薯粉去曼谷？”

“说不定是要带给旅居泰国的挪威人来做搭配鱼丸的白酱。”贝雅特微微一笑，因为试着说笑而脸泛红晕。

“嗯，这里头有点不太对劲。我才读过一篇报道，说有个卧底警察陈尸在哥德堡港，有人说他是烧毁者。奥斯陆有没有关于他的传闻？”

贝雅特摇了摇头：“没有。正好相反，他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太急于抓坏人了。他在遇害前说有大鱼上钩，还说他要凭一己之力把鱼钓起来。”

“凭一己之力啊。”

“他不肯再多说，而且他什么人都都不相信。听起来是不是很像你认识的人啊，哈利？”

哈利微微一笑，站了起来，把手臂伸进外套袖子。

“你要去哪里？”

“去拜访一个老朋友。”

“我不知道你还有老朋友。”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老朋友，我打过电话给克里波的部长。”

“海门？”

“对，我问他可不可以给我古斯托遇害前的手机通话记录。他回答说：第一，这件案子一目了然，所以他们没有申请通话记录。第二，就算他们手上有通话记录，他也不会给一个……我想想他是怎么说的……”哈利闭上眼睛，伸出手指数算，“……像我这样的离职警察、酒鬼和叛徒。”

“我就说吧，我不知道你还有老朋友。”

“所以现在我得去别的地方试试看。”

“好吧，我今天就会分析这包白粉。”

哈利在门口停下脚步：“你说过最近小提琴也出现在哥德堡和哥本哈根，这表示它先出现在奥斯陆，然后才出现在这两个地方？”

“对。”

“通常不是应该反过来才对吗？新型毒品先出现在哥本哈根，再往北蔓延？”

“应该是这样吧，怎么了？”

“我还不太确定，你说那个机长叫什么？”

“我刚才没说，他叫托德·舒茨。还有什么事吗？”

“有，你有没有想过那个卧底警察说的可能是事实？”

“事实？”

“守紧口风，不相信任何人。他可能知道还有一个烧毁者潜伏在别的地方。”

哈利来到位于扶那布区的挪威电信总部，在有如教堂般宽敞的接待区里环目四顾。十米外的桌子前有两个人正在等待，哈利看见他们拿着通行证，要会见的人来到栅门边带他们进去。挪威电信的会客程序显然严格许多，哈利无法直接闯进克劳斯·托西森的办公室。

他评估眼前状况。

托西森一定不想见到哈利，因为他以前当过遛鸟侠，并设法瞒住这件事不让公司知道。多年来哈利一直利用这件事来对托西森施压，取得他想要的信息，有时托西森还因此做出超过电信公司法定权限的事。然而少了警察证所带来的威信，哈利可能连托西森的面都见不到。

通往电梯的四道栅门右边有一扇大栅门，一群访客正从那儿进入。哈利当机立断，大步走去，挤到那群人中间。挪威电信的人员拉着栅门，一群人鱼贯而入。哈利转头朝旁边的人望去，见是个华人面孔的瘦小男子。

“Nin hao（您好）。 ”

“什么？”

哈利看了看男子通行证上的名字：Yuki Nakazawa（中泽侑辉）。

“哦，原来是日本人。”哈利大笑，拍了几下男子的肩膀，仿佛两人是老朋友似的。中泽转过头来，露出犹豫的微笑。

“今天天气不错。”哈利说，手依然搭在男子肩膀上。

“对啊，”中泽说，“你是哪家公司的？”

“特里亚索内拉电信。”

“很大的公司。”

他们从挪威电信人员面前走过，哈利从眼角余光看见那人朝他们走来，大概知道他要说什么。果然没错。

“先生抱歉，你要别上姓名牌才能进来。”

中泽用讶异的眼光看着那人。

托西森换了间办公室。哈利穿过开放式办公室，走了仿佛一公里长的路，终于在玻璃隔间内看见熟悉的肥硕身影。

哈利直接走了进去。

男子背对哈利坐着，话筒压在一只耳朵上。透过从窗外射入的光线，哈利看见男子说话口沫横飞：“现在你那该死的SW2服务器应该正常运作了吧！”

哈利咳了一声。

椅子转了过来。克劳斯·托西森比以前更胖了。他身上那套量身定制的西装虽然成功遮住一圈圈肥肉，但无法遮掩他那张奇特脸庞所露出的纯然恐惧。他的脸之所以奇特，是因为那张脸虽然大如海洋，但眼睛、鼻子、嘴巴却喜欢挤在一座小岛上。他的目光落在哈利的西装翻领上。

“中泽……幸？”

“克劳斯。”哈利笑容满面，张开双臂做出拥抱的姿态。

“妈的你来干吗？”托西森压低嗓音说。

哈利放下双臂：“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哦。”

他在桌沿坐下。他总喜欢坐在桌子的这个角落，从高处进逼，用简单而又有效的方式主导一切。托西森吞了口口水。哈利看见他的眉头沁出亮晶晶的大颗汗珠。

“特隆赫姆的手机网络服务器上礼拜就应该开始运转才对，”托西森咕哝说，“妈的现在谁都不能相信。我正在忙，你有什么事？”

“我要古斯托·韩森五月之后的手机通话记录。”哈利拿了支笔，在黄色便利贴上写下古斯托的名字。

“现在我是主管了，不做基层工作。”

“对，但你还是能帮我弄到通话记录。”

“你有没有得到授权？”

“如果有的话我就直接去找警方联络人了，不会来找你。”

“为什么你们的检察官不授权？”

过去的托西森可不敢问这种话，现在他变得比较强悍，也比较有信心。难道是因为升职的缘故？还是另有原因？哈利看见办公桌上有个相框背对着他，是那种用来提醒你拥有某人的私人照片。除非那是张狗的照片，否则应该是个女人，说不定还有个小孩。没想到这个前任遛鸟侠居然追到一个女人。

“我已经离开警界了。”哈利说。

托西森扯了扯嘴角：“那你还想来要通话记录？”

“我不需要太多，只需要这部手机的。”

“为什么我要帮你？被人发现我给你这种资料，我一定会被炒鱿鱼，要查出我进过系统一点都不难。”

哈利没有回答。

托西森轻笑几声：“原来如此，你又要使出只有懦夫才会用的老招数，来勒索我吗？如果不给你通话记录，你就要让我的同事都知道我被定过罪。”

“不是，”哈利说，“不是这样，我不会把你的事说出去。我只是想请你帮个忙，克劳斯，这是私事，我前女友的儿子可能因为他没犯过的罪而被判无期徒刑。”

哈利看见托西森的双下巴抖动，震波往下扩散到颈部，再被庞大身躯给吸收，消失得无影无踪。过去哈利从未用托西森的名字称呼过他。他看着哈利，眨了眨眼，专心思索。汗珠闪闪发光。哈利看见他的大脑正在进行加减运算，最后得出了结果。他扬起双臂，靠上椅背，椅子被他压得咯吱作响。

“抱歉，哈利，我很想帮你，但现在我负担不起同情你的代价，希望你能了解。”

“当然，”哈利说，揉揉下巴，“我完全了解。”

“谢谢，”托西森说，明显地松了口气，挣扎着要从椅子上站起来，打算送哈利离开玻璃隔间，离开他的人生。

“对了，”哈利说，“如果你不把通话记录给我，不只你同事会知道你的遛鸟历史，你老婆也会知道，还有小孩。是吗？一个，还是两个？”

托西森瘫坐回椅子上，用不可置信的神情看着哈利，恢复成过去那个全身颤抖的托西森：“你……你说你不会说出去的……”

哈利耸了耸肩：“抱歉，现在我负担不起同情你的代价。”

晚上十点十分，施罗德酒馆坐了一半的客人。

“我不想让你去鉴识中心，”贝雅特说，“海门打过电话给我，他说你去跟他要通话记录，还听说你去找过我。他警告我，叫我不要跟古斯托命案扯上关系。”

“原来如此，”哈利说，“你能来这里真是太好了。”他和莉塔目光相触，她正在酒馆另一头端啤酒。他伸出两根手指比了比，莉塔点了点头。哈利虽然已有三年没来光顾，但莉塔依然看得懂过去这位常客的手势：一杯啤酒给同伴，一杯咖啡给酒鬼。

“你朋友有没有帮你拿到通话记录？”

“他帮了很大的忙。”

“有什么发现？”

“古斯托生前一定是破产了，他的银行账户被冻结过好几次。他不常使用手机，可是跟欧雷克通过几次简短的电话。他经常打电话给妹妹伊莲娜，但他死前几个礼拜突然不再打给她了。除此之外，他最常打给‘比萨快递’餐厅。等一下我会去萝凯家，上网搜索通话记录上的其他名字。那包小提琴分析得怎么样了？”

“你拿来的白粉几乎跟我们以前化验过的样本一样，只是化学成分有点不同，而且还含有褐色颗粒。”

“那是什么东西？”

“那不是有效的药物成分，只是药丸表面包覆的膜衣，你也知道，功能就是让药的味道好一点，比较容易服用。”

“有办法追踪到制造者吗？”

“理论上可以，可是我查过了，原来药厂都会自行制造膜衣，这表示全世界有好几千种膜衣。”

“所以查不出个所以然来？”

“用膜衣本身查不出来，”贝雅特说，“但有些膜衣碎片的内侧还沾有药剂，结果是美沙酮。”

莉塔端来咖啡和啤酒。哈利跟她道谢，她转身离去。

“我以为美沙酮都是液态的，要用瓶子装。”

“毒瘾者在接受所谓的药物辅助戒毒时所用的美沙酮是瓶装的，所以我打电话去圣奥拉夫医院询问，那里进行鸦片类药物和鸦片剂的研究。他们说美沙酮药丸是用来止痛的。”

“那怎么会在小提琴里面？”

“他们说调整过配方的美沙酮可能用在小提琴的制造过程中。”

“这只能说明小提琴不是从零开始制造的，除此之外还能提供什么线索？”

贝雅特握住啤酒杯：“制造美沙酮药丸的药厂不是很多，其中一家就在奥斯陆。”

“是AB制药，还是奈科明制药？”

“是镭医院，他们有自己的研究单位，自行制造美沙酮药丸来缓和剧痛。”

“癌症带来的剧痛。”

贝雅特点了点头。她一只手把啤酒杯拿到嘴边，另一只手拿起桌上的一样东西。

“这是从镭医院拿来的？”

贝雅特又点了点头。

哈利拿起药丸。那颗小药丸是圆形的，褐色膜衣上印着一个字母R。

“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吗，贝雅特？”

“不知道。”

“我想挪威诞生了一种全新的出口商品。”

“你的意思是说挪威有人生产和出口小提琴？”萝凯说。她双臂交抱，倚着欧雷克卧房的门框。

“至少有好几个事实指出某人可能正在做这件事，”哈利说，键入托西森给他的通话记录上的下一个名字，“第一，这波涟漪是从奥斯陆扩散出去的。小提琴出现在奥斯陆之前，没人听过或看过它，而且直到现在瑞典和丹麦的街头才买得到。第二，小提琴里掺有碾碎的美沙酮药丸，我发誓这种药丸是挪威制造的。”哈利按下搜索键，“第三，有位机长在加勒穆恩机场被逮捕，他原本走私的可能是小提琴，但后来被调包了。”

“调包？”

“这表示警务体系里有个烧毁者。重点是这位机长原本要飞往曼谷。”

哈利闻到她的香水味，知道她从门边走到他身旁。漆黑的房间里只有计算机屏幕的亮光。

“真妖媚，她是谁？”她的声音从他耳边传来。

“伊莎贝尔·斯科延，市议员秘书，古斯托通话名单之一。或者说精确一点，她打过电话给古斯托。”

“她身上那件捐血T恤是不是太小了点？”

“宣传捐血可能是政治人物的工作之一。”

“议员秘书算是政治人物吗？”

“反正这女人说她是AB型Rh阴性血型，还说捐血是国民义务。”

“的确是很罕见的血型，这就是你一直盯着这张照片看的原因？”

哈利微微一笑：“用她的名字可以搜索出很多结果，包括‘养马人’和‘街头扫荡者’。”

“他们都赞扬她是把贩毒帮派关进监狱的幕后功臣。”

“但显然不是每个贩毒帮派都被抄了。不知道她都跟古斯托说了些什么。”

“这个嘛，她是社会服务委员会打击毒品活动的领导人，说不定她利用他来收集情报。”

“在凌晨一点的时候？”

“哎呀！”

“我最好去问问她。”

“对，你一定很想去问她。”

哈利转头朝萝凯望去，她的脸靠得非常近，他的目光几乎难以聚焦在她脸上。

“我应该没听错你话里的意思吧，亲爱的？”

她轻笑出声：“没听错，她看起来很低俗。”

哈利缓缓吸了口气，她没有移动。“你为什么会认为我不喜欢低俗？”他问道。

“那你为什么要轻声细语？”她的唇靠他那么近，他感觉得到她的气息随着话语流出。

在这漫长的两秒之间，计算机风扇的声音清晰可闻。这时她突然直起身子，用心不在焉的茫然神情看着哈利，双手放在脸颊上，仿佛要让脸颊冷却下来，然后转身离开。

哈利靠上椅背，闭上眼睛，低低咒骂一声。他听见她在厨房里拿东西的声音。他吸了好几口气，决定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整理思绪，继续工作。

他继续搜索其余的名字。有的名字搜索出了十年前的滑雪比赛结果或家庭聚会记录，有的名字则连这些都搜不到。这些人早已不在社会上活动了，他们从现代社会几乎无孔不入的霓虹灯下退出，找到阴暗的隐蔽处，除了坐着等待下一管毒品之外什么都不做。

哈利坐在椅子上看着墙上的海报，海报中的男子头戴羽毛，下方写着：雍希。哈利只依稀记得这个人 and 冰岛的席格若斯乐队有关系，他们乐音缥缈，喜欢飙唱假音，跟麦加帝斯乐队和超级杀手乐队迥然不同。欧雷克可能改变了音乐的品位，不然就是受到了别人的影响。哈利靠上椅背，双手抱在脑后。

伊莲娜·韩森。

哈利对通话记录感到讶异。古斯托和伊莲娜几乎每天都通话，有一天却戛然而止，在那之后古斯托一个电话也没打给她，仿佛他们吵了架，或古斯托知道手机联络不到她。但就在古斯托中枪前几小时，他拨打了伊莲娜家的电话，电话居然被接了起来。这通电话持续了一分十二秒。哈利心想，为什么他会觉得奇怪？他试着回溯到这条思路的起点，却不得不放弃。他拨打这个电话号码，没有人接。他又拨打伊莲娜的手机，一个声音告诉他说这个号码暂时停用。没交电话费。

钱。

这件案子始于钱也止于钱。毒品总是如此。哈利回想贝雅特跟他说过的名字，那个因为行李箱藏白粉而被逮捕的机长。过去他当警察时的记忆力还管用。他在网络查号台输入“托德·舒茨”。

结果出现一个手机号码。

哈利打开欧雷克的抽屉找笔，掀开了一本《名家杂志》，目光落在一个塑料档案夹里的剪报上。他立刻认出自己较为年轻时的面孔。他拿出档案夹，翻看其他剪报，发现全都是他侦办过的案件的报道，上头不是出现他的名字，就是出现他的照片。此外还有很久以前心理学期刊对他的专访，询问他关于连环杀手的问题，他记得当时自己回答得非常不耐烦。他关上抽屉，环顾四周，因为他觉得很想砸东西。他关上计算机，收拾好小行李箱，进入走廊，穿上西装外套。萝凯走了出来，拂去他西装翻领上看不见的尘埃。

“这感觉很奇怪，”她说，“我很久没看见你了，才刚开始要忘怀，突然你又出现在我面前。”

“对啊，”哈利说，“这样不好吗？”

她脸上掠过一丝微笑：“我不知道。有好有坏吧。你能明白吗？”

哈利点了点头，把她拉了过来。

“遇见你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事，”她说，“却又是最美好的事。即使是在现在这种时候，你只是出现在这里就能让我忘记一切。不对，我不确定这样是好的。”

“我知道。”

“这是什么？”她指着行李箱问道。

“我要去住莱昂旅馆。”

“可是……”

“我们明天再聊。晚安，萝凯。”

哈利在她额头上轻轻一吻，打开大门，走进温暖的秋日夜晚。

年轻的接待员说不必再另填一张住房单，并安排哈利住进同一个房间。三〇一号房。哈利说无所谓，只要把窗帘杆修好就行。

“又坏了？”接待员说，“那是上个房客弄坏的，他脾气很不好。”他把客房钥匙递给哈利，“他也是警察。”

“房客？”

“对，他是长期住在这里的房客之一。他是个探员，你们所说的‘卧底’。”

“嗯，既然连你都知道，那他的伪装就没什么价值了。”

接待员微微一笑：“我去看看储藏室有没有窗帘杆。”他转身离去。

“贝雷哥跟你很像。”一个低沉的瑞典口音说。哈利转过身去。

卡托坐在大厅的椅子上。这个空间要称为大厅其实很勉强。他看起来醉醺醺的，缓缓摇着头：“应该说跟你非常像，哈利。他非常热血，非常有耐心，非常顽固，真是非常不幸。当然他没你这么高，眼珠是灰色的，但一看就知道是双警察的眼睛，非常孤独。他死的地方就是你将丧命的地方。你该离开奥斯陆的，哈利，你该搭上飞机的。”他用长长的手指比了个令人看不懂的手势，露出悲切万分的神情，使得哈利一度以为这个老人哭了。卡托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哈利转身面对接待员。

“他说的是真的吗？”

“谁说什么？”接待员说。

“他。”哈利说，转头指向卡托，但卡托已经离开，一定是爬上楼梯遁入了黑暗之中。

“那个卧底警察是不是死在这里？就死在我的房间里？”

接待员看了哈利一会儿才回答：“不是，他先是失踪，后来才在歌剧院旁边被冲上岸。不好意思，现在我们没有窗帘杆，能不能先用这条尼龙线代替一下？你可以把窗帘串在这条线上，再绑在固定窗帘杆的地方。”

哈利缓缓点头。

凌晨两点，哈利依然醒着，嘴里抽着最后一根烟。地上放着窗帘和细尼龙线。他看见院子另一侧有个女人正在跳无声的华尔兹，没有舞伴。他聆听城市的声音，看着烟雾朝天花板袅袅上升，仔细观察烟雾缭绕的路径和它形成的不规则形状，试着从中看出一个模式。

19

老头子和伊莎贝尔碰面两个月后，扫荡工作开始了。

首先被扫除的是越南帮。报上说警方同时在九个地方展开行动，最后破获五处海洛因仓库，逮捕三十六名越南帮成员。一星期后，轮到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帮遭殃。警方出动戴尔塔特种部队精英，突袭赫斯菲区的一处公寓，该帮派的吉卜赛首领一直以为没人知道他们的藏身之处。接着是北非帮和立陶宛帮。那个睫毛很长、脸蛋俊美有如模特的欧克林处长在报上说有人提供匿名线报。接下来几星期内，街头毒贩从炭黑的索马里人到奶白的挪威人，全都遭到逮捕，锒铛入狱。但我们穿阿森纳队球衣的这票人全都安然无恙。很明显地，我们的施展空间变大了，排队买货的队伍也变长了。老头子开始招募失业的街头毒贩，但仍实现了他所开出的条件：让奥斯陆市区的海洛因交易越来越少。我们降低了海洛因的进口量，因为从小提琴那里赚得更多。小提琴价格昂贵，因此有些毒虫转而尝试吗啡，但最后还是回头来用小提琴。

我们的贩卖速度快过易卜生的制造速度。

有个星期二才中午十二点半，我们手上的货就全都卖完了。由于

老头子认为奥斯陆跟该死的巴尔的摩一样，严格禁止我们使用手机，因此我只好去车站的电话亭，打电话给那部俄制格雷索手机。安德烈说他正在忙，但会尽量想办法。欧雷克、伊莲娜和我坐在船运街的台阶上冷得半死，挥手赶走客人。一小时后，一个跛脚的人影朝我们走来，原来是易卜生亲自出马。他怒气冲冲，大声叫骂，直到看见伊莲娜，才像是风暴突然停了下来。

他跟着我们走到后院，交给我们一个塑料袋，里头是一百包小密封袋。

“两万，”他说着，伸出了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把他拉到一旁，说下次货卖完，我们可以直接去他的地方拿。

“我不喜欢访客。”他说。

“我出的价钱可以超过一包两百。”我说。

他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你是不是打算自立门户？你们老大会怎么说？”

“这事只有你知我知，”我说，“我说的是很少的量，只是一二十包而已，要给朋友和熟人用的。”

他爆出大笑。

“我会带那女孩一起去，”我说，“对了，她叫伊莲娜。”

笑声突然停止。他看着我，想再度发出笑声却办不到。一切都清楚地写在他的眼睛里。孤独、贪婪、仇恨、欲望。该死的欲望。

“星期五晚上，”他说，“八点。她喝金酒吗？”

我点了点头。从今以后她会喝金酒。

他给了我地址。

两天后，老头子邀请我共进午餐。我一度以为易卜生跑去告状，因为我还记得老头子脸上的表情。彼得服侍我们用餐。我们坐在冰冷餐厅的长桌前，老头子说他已经切断了全国从阿姆斯特丹进口的海洛因，目前只通过几位机长从曼谷进口。他说了数字，确认我明白，一如往常问我同样的问题：我有没有远离小提琴？他用有点阴沉的目光看着我，然后叫彼得载我回家。我在车上有点想问彼得老头子是不是性无能。

易卜生住在艾克柏区的典型单身汉公寓，里头有大型等离子体电视和小冰箱，墙上什么都没有。他替我们倒了一杯廉价金酒再加上没气的汤力水，没有柠檬片，但有三个冰块。伊莲娜看着他倒酒，面带微笑，保持甜美，把说话的机会全都让给我。易卜生面带白痴般的笑容坐着，张嘴凝视着伊莲娜，总是在口水就要流出时把嘴闭上。他在屋里播放该死的古典音乐。我拿到货，跟他约好两周后再来，而且会带伊莲娜一起来。

不久之后，用药过量致死率下降的第一份报告出炉。但报告中没写的是，小提琴的首次使用者在仅仅几周后，排队时就瞪大眼睛，身体出现戒断症状可见的颤抖。他们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发皱的一百克朗钞票，发现小提琴再度涨价，当场就哭了出来。

我们第三次去找易卜生时，他把我拉到一旁，说下次让伊莲娜一个人来就好。我说没问题，但下次我要五十包，价钱是一百克朗一包。他点了点头。

说服伊莲娜不是件简单的事，这次我的老招数竟然不管用了，只好拿出强硬态度，说这是我的机会，也是我们的机会。我问她是不是想继续睡在排练室的床垫上。最后她咕哝说不想，可是她也不想……我说她又不必做那档事，只要好好对待那个孤独老人就行了，他因为腿疾可能人生没什么乐趣。伊莲娜点了点头，要我答应不跟欧雷克说。她前往易卜生的公寓之后，我的心情跌到了谷底。我稀释了一包小提琴，把剩下的掺到香烟里抽掉。我在摇晃中醒来，是伊莲娜把我摇醒的，她站在我的床垫前号啕大哭，泪水滴到我的脸上，刺痛了我

的双眼。易卜生对她动手动脚，但她逃跑了。

“你把货拿回来了吗？”我问道。

这句话显然问错了，伊莲娜完全崩溃，所以我说我有东西可以让一切再度变得美好。我准备好一针筒的小提琴，她瞪大眼睛看着我，我在她雪白细嫩的肌肤上找到一条蓝色静脉，插入针头。我按压活塞时，感觉到她身体的抽搐传到我身上。她嘴巴微张，静静达到高潮，接着狂喜在她眼前拉上光亮的帘幕。

易卜生也许是个下流的老头，但他对化学的确很在行。

同时我也知道我失去伊莲娜了。当我问她货在哪里时，她脸上的表情就已告诉了我。我们永远无法再像过去一样。那晚，我看着伊莲娜滑入极乐的迷幻之中，也看着我成为富翁的机会飞了。

老头子继续赚进大把钞票，但他却想要更多、更快，感觉像是想抓住什么东西，或有笔债款即将到期。他似乎不缺钱；大宅还是老样子，轿车洗得干干净净但也没换，幕僚依然维持两人：安德烈和彼得。我们依然有个竞争对手，也就是灰狼帮，他们也扩张了街头贩毒的规模。他们雇用没入狱的越南人和摩洛哥人，不只在奥斯陆市区贩卖小提琴，还卖到了孔斯温厄尔、特罗姆瑟和特隆赫姆，甚至有传闻说他们卖到了赫尔辛基。奥丁也许赚得比老头子多，但他们分食整个市场，不跟对方抢地盘，两人的口袋都赚得更饱。只要是头脑清楚的生意人绝对乐于维持现状。

这片爽朗晴空中只有两朵乌云。

其中一朵是那个头戴蠢贝雷帽的卧底警察。我们都知道警方被告知说现在阿森纳队球衣不是主要目标，但那个外号叫贝雷哥的卧底警察却还是四处查探。另一朵乌云是灰狼帮，他们开始在利勒斯特伦和德拉门贩卖小提琴，价钱却压得比奥斯陆还低，这表明有些客人会搭火车去这两个地方买。

有一天老头子把我叫去，要我捎个口信去给一个叫楚斯·班森的警

察，而且动作要快。我问为什么不派安德烈或彼得去，老头子解释说他不希望警方握有任何可以追踪到他的线索，这是他的原则之一。虽然我握有可能让他曝光的情报，但我是除了安德烈和彼得之外他唯一可以信任的人。是的，就很多方面来说，他的确信任我。我心想，原来“毒品男爵”信任“小偷”。

那口信是说，他已安排跟奥丁碰面讨论利勒斯特伦和德拉门的事，时间和地点是星期四晚上七点在麦佑斯登区基克凡路的麦当劳。他们用儿童生日派对的名义包下整个二楼。我可以想象那个画面：现场准备了气球、布条、纸帽，还有个诡异的小丑。小丑看见来参加派对的客人时，脸上表情都僵了。客人包括目露凶光的摩托车手、手戴铆钉的壮硕汉子、身高两米五的哥萨克大块头、隔着薯条想用目光杀死对方的奥丁和老头子。

楚斯独自住在曼格鲁区的公寓，但我星期日早上去拜访他时，他却不在家。邻居听见我按门铃，从阳台探出头来喊说楚斯去米凯家建露台了。我依照地址前往米凯家时，心想曼格鲁区真是个糟糕透顶的地方，每个人对别人的事都一清二楚。

我去过赫延哈尔，这里就像曼格鲁区的贝弗利山庄，一栋栋偌大的独栋住宅有着面向克瓦讷谷、市区和霍尔门科伦区的景观。我站在马路上看着完工一半的房屋骨架，屋子前方站着几个光着上身的男子，他们手拿啤酒，指着未来将成为露台的地方谈笑风生。我立刻认出其中一人，也就是睫毛很长、俊美有如模特的新任的欧克林处长。他们一看见我就不再说话，我清楚地知道原因，因为他们全都是警察，而且在我身上嗅到了歹徒的气息。这下子可棘手了。我没问过老头子，但我突然想到，楚斯·班森可能就是伊莎贝尔听从建议在警界里找来的盟友。

“有什么事吗？”长睫毛男子说，他没穿上衣，腹肌块块分明。这时我还有机会抽身，可以晚点再去找班森，所以我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要那样做。

“我有个口信要带给楚斯·班森。”我清楚大声地说。

所有人同时转身望向一人，那人放下啤酒，迈着弓形腿，摇摇晃晃走来，一直走到非常靠近我、其他人听不见我们说话的地方才停下脚步。他有一头金发，还有个强而有力、宛如倾斜抽屉的下巴，一双猪一般的小眼闪烁着充满恨意的怀疑光芒。如果他是只宠物，一定会在外观上被批评得体无完肤。

“我不认识你，”他低声说，“但我猜得出你是谁。妈的，我不喜欢人家这样跑来找我好吗？”

“好。”

“有什么事？快说。”

我跟他说明双方会面的时间地点，还有奥丁警告说他会带整个帮派的人马一起赴约。

“他才不敢轻举妄动呢。”班森说，发出呼噜声。

“我们有情报说他刚收到一大批货，”我说。露台上的那些人又开始喝啤酒，但我看见那个欧克林处长朝我们瞥眼看来。我压低声音，集中注意力传达所有细节，“就存放在亚纳布区的俱乐部里，可是过几天就会运送出去。”

“听起来像是个小型突袭，可以逮捕几个人。”班森又呼噜一声，此时我才发现原来这是笑声。

“就这样。”我说，转身就走。

我只向前走了几米，就听见有人大声叫我。我不用转头就知道是谁，我早就在他的眼神中看了出来。毕竟这是我的专长。他走到我身旁，我停下脚步。

“你是谁？”他问道。

“我叫古斯托。”我拨开头发，露出眼睛，让他把我的眼睛看个清楚，“你呢？”

他脸上掠过惊讶的神情，仿佛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接着他浅浅一笑，说：“我叫米凯。”

“嗨，米凯，你都在哪里健身？”

他咳了一声：“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刚刚说过了，我来带个口信给楚斯。我能喝口啤酒吗？”

一时之间他脸上那些怪异的白色斑痕似乎全都亮了起来。他再开口说话时话声紧绷，带着怒意：“既然你事情都做完了，那就快走吧。”

我直视他的灼灼目光，那怒不可遏的灼灼目光。米凯·贝尔曼是如此惊人地俊美，让我想把手放在他胸膛上，感觉指尖底下那被阳光晒暖的汗湿肌肤，感觉他的肌肉因为我的大胆动作而反射性地绷紧，感觉他的乳头在我揉捏之下变得硬挺，感觉他为了挽救名声而打我一拳所带来的美妙痛楚。米凯·贝尔曼。我感觉到了欲望，妈的我自己的欲望。

“后会有期啦。”我说。

那天晚上我突然想到，我可以达到你不曾达到的境地。如果你的人生很成功，你就不会抛弃我，不是吗？我想到我可以重新变得完整，成为真正的人，成为百万富翁。

20

峡湾反射的阳光十分刺眼，哈利虽然戴着那副女款太阳镜，却也不得不眯起双眼。

奥斯陆不仅在碧悠维卡区进行了拉皮手术，还在伸入峡湾的新地区进行了硅胶隆胸，把原本平坦无趣的部分整顿得更更有看头。这个硅胶奇迹就叫作许侯门区，整个地段看起来十分昂贵。这里有着拥有昂

贵峡湾海景和码头的昂贵豪宅，以及出售高档商品的昂贵珠宝店。美术馆的拼花地板木料来自你不曾听过的丛林，美术馆建筑本身比馆内墙上挂的艺术品还来得壮观。峡湾末端的乳尖之处有一家餐厅，菜单列出的价格正是奥斯陆会取代东京成为全球物价最高城市的原因。

哈利踏进这家餐厅，领班说欢迎光临。

“我找伊莎贝尔·斯科延。”哈利说，扫视用餐区，看来里头已经坐满了人。

“您知道桌位预订人的大名吗？”领班问道，嘴角泛起一抹微笑，像是告诉哈利说所有位子都是在几星期前预订好的。

先前哈利给市政厅社会服务委员会的办公室打过电话，电话是个女子接的，一开始她还很乐意说伊莎贝尔外出吃午餐，但是等哈利表明意图，并说他会坐在洲际饭店等候伊莎贝尔时，那位秘书惊讶得冲口而出，说伊莎贝尔去谢玛希纳餐厅吃午餐了！

“不知道。”这时哈利说，“我可以进去看一下吗？”

领班踌躇片刻，打量哈利身上的西装。

“没关系，”哈利说，“我看见她了。”

领班还没拿定主意，哈利就大踏步从他身旁走了进去。

哈利在网上见过伊莎贝尔的照片，因此认得出她的面孔和体态。她背倚吧台，两肘搁在吧台上，面对餐厅，看起来像在等人，但更像是登台展示。哈利朝餐桌前坐着的众多男士望去，明白她可能两者同时进行。她脸部线条粗犷，几乎称得上男性化，斧锋般的鼻子将脸孔分为两半。尽管如此，伊莎贝尔依然拥有一些其他女性可能称之为“优雅”的传统魅力。她眼睛画的浓彩有如星座环绕在冷酷的蓝色虹膜周围，让她看起来有种掠食动物的凶残贪婪。正因如此，她的头发才会产生一种滑稽的对比效果：一头洋娃娃似的浓密金发编成漂亮环状，在两侧衬托着男性化的面孔。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身材。

她有着高大的运动员身材，肩膀和臀部宽阔，黑色紧身裤让两条大腿的粗壮线条一览无遗。哈利分析她如果不是穿了特别聚拢和托高的胸罩，就是本钱十分可观。哈利用谷歌搜索出来的结果包括：伊莎贝尔在吕格市养马，离过两次婚；她的第二任丈夫是个金融家，让自己的财富翻了四倍，却因为离婚而失去四分之三；她参加过国家射击竞赛；她曾捐过血；她曾因踢走一个政界同事而惹上麻烦，只因她说“他是个孬种”；她十分乐于在首映式上摆姿势供记者拍照。简而言之，她是个会让你荷包大失血的女人。

哈利走进她的视线范围，她的目光紧盯着他，仿佛看人是她的权利。哈利直接走向她，清楚知道现在可能有十几道视线从他背后射来。

“你就是伊莎贝尔·斯科延吧。”哈利说。

她看起来似乎不想理睬哈利，却又改变主意，侧过了头：“奥斯陆这种定价过高的餐厅就是有这种问题对不对？每个人看起来都像是某个名人。所以说……”她尾音拉得老长，把哈利从头到脚打量一遍，“你是谁？”

“哈利·霍勒。”

“你好像有点眼熟，是不是上过电视？”

“很多年前的事了，那时还没有这个。”他指了指脸上的疤痕。

“哦，对，你是那个逮到连环杀手的警察对不对？”

哈利有两种应对方式可以选择，他选了直接的那种。

“以前是。”

“那你现在做什么？”她冷冷地问道，目光越过哈利肩膀朝大门望去，抿了抿红艳艳的嘴唇，数次睁大了眼睛。她正在热身。这顿午餐一定很重要。

“卖衣服和鞋子。”哈利说。

“看得出来，你的西装很酷。”

“你的靴子也很酷，里克·欧文斯设计的？”

她看着哈利，仿佛对他刮目相看，正要开口，目光却被他身后的动静给吸引过去：“我约的人来了，可能下次再见啰，哈利。”

“嗯，我希望我们现在可以聊一下。”

伊莎贝尔大笑，倾身向前：“这招不错，哈利，但现在是十二点钟，我的头脑清楚得跟法官一样，而且我已经约了人吃午餐，祝你有愉快的一天。”

她踩着咔嗒作响的高跟鞋转身离去。

“古斯托·韩森是不是你以前的情人？”

哈利话声不大，伊莎贝尔也已走了三米远，但她还是猛然停步，仿佛哈利找到了一种频率可以穿透高跟鞋的咔嗒声、餐厅里的说话声和爵士歌手黛安娜·克拉儿低声吟唱的背景音乐声，直接传送到她的鼓膜里。

她转过身来。

“你一个晚上打给他四次，最后一次是一点三十四分。”哈利在吧台高凳上坐下。伊莎贝尔沿原路走了回来，矗立在哈利面前，这让哈利联想到小红帽和大灰狼的故事。显然小红帽不是她。

“你想干吗，哈利小子？”她问道。

“我想知道你对古斯托·韩森所知的一切。”

她的斧鼻鼻翼扩张，雄伟的胸部挺起。哈利注意到她的肌肤上有黑色大毛孔，像连环漫画中的黑色网点。

“我是关心奥斯陆吸毒者性命的少数人之一，我也是记得古斯托·韩森的少数人之一。我们失去了他，这件事很令人难过。我会打那几个电话是因为他的手机号码储存在我的手机里，我们曾经邀请他来参加RUNO委员会的研讨会，刚好我有个好朋友的名字跟他很像，所以有时候我会按错，这种事很常见。”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听着，哈利·霍勒，”她压低嗓音，在“霍勒”这两个字上加重音，把脸靠得离哈利更近，“如果我没听错，你已经不是警察了，而是在卖衣服鞋子，所以我没必要跟你聊什么。”

“重点是，”哈利说，倚上吧台，“我很想跟别人聊，如果不是跟你聊，可能就会去跟记者聊，记者总是很喜欢聊这类的名人丑闻。”

“名人？”她说，露出灿烂微笑，不是对哈利微笑，而是对站在领班旁边、朝她挥手的西装男子微笑，“我只是个市议员秘书，哈利。报纸上的几张照片不会把人变成名人，社会大众是很健忘的。”

“我认为记者把你视为新崛起的政治明星。”

“是吗？可能吧，但即使是最烂的小报社也要求证据，而你手上什么都没有。打错电话根本就……”

“这种事的确很常见，不过发生概率很低的是……”哈利深深吸了口气，伊莎贝尔说得对，他手上什么证据都没有，因此他出手必须非常谨慎，“这件命案竟然在两个地方出现了AB型Rh阴性血。这种血型每两百人中只有一个有，所以当验尸报告显示古斯托的指甲底下有AB型Rh阴性血迹，报上又说你正好是这种血型，一个老警探很难不把两件事联想在一起。我们只要检验DNA，就会百分之百确定古斯托在死前曾经用指甲抓过你。你想这件事如果上报，是不是个很有意思的头条，而且不是烂新闻呢，斯科延？”

市议员秘书不停眨眼，仿佛她想用眼皮来驱使嘴巴说话。

“告诉我，挪威王储是不是国家社会党的？”哈利问道，眯起双眼，“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们可以晚一点再聊，”伊莎贝尔说，“不过你得发誓不爆料。”

“时间地点？”

“给我你的手机号码，我下班以后打给你。”

外头的峡湾闪闪发光。哈利戴上太阳镜，点了根烟，庆祝虚张声势的招数奏效。他在港边坐下，享受每一口烟，拒绝去感受持续啮咬着他的痛苦感受，把注意力放在全世界最富有的劳动阶级系泊在码头边的无意义的昂贵玩具上。他按熄香烟，朝峡湾吐了口口水，准备去拜访通话记录上的下一个人。

哈利向镭医院的女接待员确认说他跟人有约，女接待员给他一张表格，他填上姓名电话，“公司”字段留白。

“私人拜访吗？”

哈利摇了摇头。他知道优秀接待员都会有一种职业习惯：摸清楚状况，收集来往之人和所有员工的信息。如果他是警探，又想知道一家机构的内幕，那么他会直接去找接待员。

女接待员指了指走廊尽头的办公室。哈利依照指示走去，经过房门紧闭的办公室和设有玻璃窗的大房间，可以看见房里的人穿着白外套，工作台上散置着烧瓶和试管，金属柜上挂着大型挂锁。哈利猜想那些金属柜一定是毒虫的宝山。

哈利在走廊尽头停下脚步。为了安全起见，他先看了看名牌才敲门。名牌上写的是“斯蒂格·尼伯克”。他只敲了一下门，就响起响应的声音：“请进！”

斯蒂格站在办公桌前，手上拿着话筒贴在耳边，但仍朝哈利挥了挥手，朝椅子比了个手势。他说了三句“对”、两句“不是”、一句“呃，

真是可恶”，接着发出精力充沛的大笑，挂上电话，用炯炯目光看着伸长双腿瘫坐在椅子上的哈利。

“哈利·霍勒。你可能不记得我了，但我还记得你。”

“我逮捕过的人实在太多了。”哈利说。

斯蒂格纵声大笑：“我们都上过奥普索小学，我比你晚几届。”

“学弟总是会记得学长。”

“的确，但老实说，我不是在学校认识你的，你上过电视，有人跟我说你也上过奥普索小学，而且是崔斯可的朋友。”

“嗯。”哈利看着鞋尖，表示他没兴趣谈私事。

“所以最后你当上警探？现在你在调查什么命案？”

“我在调查一件和毒品有关的命案，”哈利说，尽量只陈述事实，“你看过我寄给你的资料了吗？”

“看过了，”斯蒂格又拿起话筒，键入号码，用力搔了搔耳朵后方，“马丁，你能进来一下吗？对，跟那个检验有关。”

他挂上电话，接着是三秒钟的沉默。斯蒂格露出微笑。哈利知道他的脑子正在找话题来填满空白，但哈利一句话也没说。斯蒂格咳了一声：“你以前住在山脚下那条石子路旁的黄色房子，我住在山坡上的红色房子，还记得我们尼伯克家族吗？”

“记得。”哈利说谎，再度证明他对童年的事没记得多少。

“现在那栋房子还是你们的吗？”

哈利跷起了脚，知道在那个马丁进来之前，这场比赛很难喊停：“我爸几年前过世了，房子拖了一阵子才卖掉，不过……”

“鬼魂。”

“什么？”

“先让鬼魂离开再卖房子是很重要的，不是吗？去年我妈过世，那栋房子到现在都还空着没人住。你结婚了吗？有没有小孩？”

哈利摇了摇头，把球打回对方的阵地：“你结婚了，我看得出来。”

“哦？”

“那枚戒指，”哈利朝斯蒂格的手点了点头，“我以前有个戒指跟你的很像。”

斯蒂格扬起戴戒指的那只手，微微一笑：“以前？你们分开了？”

哈利在心里暗暗咒骂，妈的，为什么人要聊天？分开？他们当然分开了。他跟他所爱的人分开了，他跟他所爱的人们分开了。哈利咳了一声。

“你来了。”斯蒂格说。

哈利转过头去。一个身穿蓝色实验室外套的佝偻身影在门口眯着眼睛朝他望来，长长的黑色刘海盖在几乎雪白的高额头上，眼珠深陷在眼窝之中。哈利完全没听见他进来。

“这位是马丁·普兰，我们中心一位相当优秀的科学家。”斯蒂格说。

哈利觉得这人简直就是钟楼怪人。

“马丁，结果怎么样？”斯蒂格说。

“你们所谓的小提琴不是海洛因，而是一种类似左啡诺的药物。”

哈利记下这个名称：“那是什么？”

“一种高效的鸦片类药物，”斯蒂格插口说，“效果很好的止痛剂，

比吗啡强六到八倍，比海洛因强三倍。”

“真的？”

“真的，”斯蒂格说，“药效时间是吗啡的两倍，长达八到十二个小时。只要三毫克的左啡诺就能达到完全麻醉的效果，它有一半的用法是通过注射。”

“嗯，听起来很危险。”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适量的纯鸦片类药物，好比海洛因，并不会摧毁人体，会造成这种结果主要是因为上瘾。”

“没错，海洛因上瘾者大量死亡。”

“对，但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海洛因掺杂了其他物质，让它变成了毒药。比如说海洛因混入了可卡因，还有……”

“快速丸，”哈利说，“美国喜剧演员约翰·贝鲁西就是……”

“希望他安息。第二个常见死因是海洛因抑制了呼吸。一个人如果一次注射了大量海洛因，就会呼吸中止，而且随着耐药性提高，剂量只会越用越大。不过这就是左啡诺有意思的地方，它不太会抑制呼吸，对不对，马丁？”

钟楼怪人点了点头，并未抬起双眼。

“嗯，”哈利说，看着马丁，“比海洛因的效用更强更久，造成用药过量致死的概率又很低，听起来简直就是毒虫的梦幻毒品。”

“上瘾，”钟楼怪人咕哝说，“还有价格。”

“什么？”

“我们在患者身上看过，”斯蒂格说，叹了口气，“他们一下子就上瘾了。”他弹了弹手指。“可是对癌症患者来说，上瘾是个不算问题的

问题。我们根据病情来提高止痛剂的类型和剂量，重点在于避免疼痛，不在于追加剂量。况且左啡诺不管制造或进口都很昂贵，这可能就是街头看不见它的原因。”

“那不是左啡诺。”

哈利和斯蒂格同时转头望向马丁。

“它被改良过了。”马丁抬起了头，哈利觉得他的双眼似乎放出光芒，仿佛电灯开关打开似的。

“怎么改良？”斯蒂格问道。

“这还要花时间去研究，但显然其中一个氯分子被替换成氟分子，制造起来可能就没那么花钱。”

“天哪，”斯蒂格说，“现在我们说的是德雷泽吗？”

“有可能。”马丁说，脸上隐隐露出微笑。

“我的老天！”斯蒂格高声说，热切地用双手抓搔后脑，“这简直是天才的发明，或是伟大的昙花一现。”

“我不太听得懂你们在说什么。”哈利说。

“哦，抱歉，”斯蒂格说，“德雷泽就是海因里希·德雷泽，他在一八九七年发现阿司匹林。后来他开始改良二乙酰吗啡，其实不用费太多功夫，只要这个分子调整一下，那个分子调整一下，没三两下它就会跟人体的受体牢牢结合在一起。十一天后，德雷泽就发现了一种新药，一直到一九一三年才做成咳嗽药水出售。”

“这种新药是……？”

“它的名称原本应该是勇敢女人的双关语。”

“Heroin [12](#)。”

“没错。”

“那光泽剂呢？”哈利问道，转头望向马丁。

“那叫作膜衣。”钟楼怪人纠正道，“它怎样？”他面对哈利，目光却投在别处，落在墙上。哈利心想，他像是一只正在寻找出路的动物，或是一只不想接受其他阶级挑战的群居动物，不愿意坦然面对正在看他的其他动物；或只是社会抑制作用对他影响比较大而已。但有另一件事引起了哈利的注意，那就是他的站姿和佝偻的姿态。

“呃，”哈利说，“刑事鉴识人员说小提琴里头的褐色杂质来自碾碎的药丸光泽剂，它跟你们镭医院在美沙酮药丸上用的……膜衣一样。”

“所以呢？”马丁立刻响应。

“所以小提琴是某人在挪威制造的，这个人有办法取得你们的美沙酮药丸。你们觉得有可能吗？”

斯蒂格和马丁交换了一下眼色。

“现在其他医院也在用我们的美沙酮药丸，所以能取得这种药的人很多。”斯蒂格说。“不过小提琴是高级化学工程的产物，”他从双唇间呼了口气，“你说呢，普兰？挪威科学界有人有发现这种物质的能力吗？”

马丁摇了摇头。

“如果是意外发现的呢？”哈利问道。

马丁耸了耸肩：“勃拉姆斯当然也有可能意外写出了《德意志安魂曲》。”

办公室安静下来，连斯蒂格都无话补充。

“好吧。”哈利说，站了起来。

“希望我们帮上了忙，”斯蒂格说，越过办公桌朝哈利伸出了手，“替我向崔斯可问好。他应该还是在哈夫斯伦能源公司值夜班，管理这座城市的电力开关吧？”

“应该是吧。”

“他喜欢白天吗？”

“他不喜欢麻烦。”

斯蒂格露出犹豫的微笑。

哈利离开镭医院时两度停下脚步，第一次是查看今天没开灯的空荡实验室。第二次是在贴有“马丁·普兰”名牌的门口，门板下方透出亮光，哈利小心翼翼地压下门把。门上了锁。

哈利回到出租车上的第一件事是查看手机，他看见有一个来自贝雅特的未接电话，但伊莎贝尔仍未跟他联络。车子开到伍立弗体育场时，哈利才发现这趟出城的时间安排得很不妥，这时正好碰上全球工时最短的国家的下班高峰，他花了五十分钟才抵达卡利哈根区。

谢尔盖坐在自己的车子上，手指在方向盘上轮敲着。理论上来说，他的工作地点位于高峰时段车流较少的那一边，但是每次他值晚班，就会被堵在离开市区的车流中。驶向卡利哈根区的车流仿佛冷却的岩浆。他用谷歌搜索过那个警察，看了他昔日的新闻和办过的命案。那个警察曾在澳大利亚解决一个连环杀手。谢尔盖会注意到这件事是因为那天早上他正好在动物星球频道看一个澳大利亚节目，里头述说北部地方的鳄鱼如何聪明，以及它们如何熟悉猎物的习性。人类在草丛里扎营之后，早上起来通常会走一条路去死水潭打水，路上不会遭到鳄鱼袭击。鳄鱼只是待在水里观察。人类若在当地过两夜，隔天早上就会重复相同动作。如果他们过第三晚，隔天早上还是会走同一条路线，但这次他们会在毫无警觉的情况下，被草丛里冲出来的鳄鱼给拖进水里。

那个警察在网上的照片里看起来很不自在，仿佛不喜欢被拍照或

受到注意。

手机铃声响起。是安德烈打来的，他开门见山讲重点。

“他住在莱昂旅馆。”

西伯利亚南部方言听起来其实有如机关枪，嗒嗒嗒的都是断音，但安德烈说起来却柔和流畅。谢尔盖记在心中。

“很好，”他说，试着让自己反应热烈一点，“我会去问房号。除非他的房间在走廊尽头，否则我会趁他离开房间走向楼梯或电梯的时候动手，这样他就得转身才看得见我。”

“不行，谢尔盖。”

“不行？”

“不能在旅馆动手，他在莱昂旅馆会有所准备。”

谢尔盖诧异地问：“有所准备？”

他变换车道，开到一辆出租车后方。安德烈解释说那个警察去找两个药头放话，邀请阿塔曼去莱昂旅馆。他大老远就闻得出陷阱的味道。阿塔曼已清楚下令谢尔盖必须在别的地方动手。

“哪里？”

“等他走到旅馆外面的街上。”

“可是我要在哪里动手？”

“你自己选择，”安德烈说，“但我个人偏好伏击。”

“伏击？”

“伏击总是首选，谢尔盖。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他已经查到我们不希望他查到的事，这表示事情已经变得很紧迫。”

“这……这是什么意思？”

“阿塔曼说你可以花时间准备，可是不能花太多时间。今天比明天好，明天比后天好，明白吗？”

通话结束，谢尔盖仍深陷车流，他这辈子从未觉得像现在这么孤单。

车流量达到巅峰，一直到博格工业的斯科德斯莫十字路口前才没那么拥堵。哈利已开了一小时的车，转遍了所有广播电台，最后停在NRK（挪威国家广播公司）古典音乐电台以示抗议。二十分钟后，他看见了通往加勒穆恩机场的出口。白天他给托德·舒茨打过十几个电话都没人接，最后在机场找到托德的一个同事，那人说不知道托德在哪里，但平常托德不飞的时候都会待在家里，他也确认哈利在网上查到的地址是正确的。

夜幕降临，哈利查看路标，分析自己应该找对了地方。车子行驶在新铺设的柏油路面上，两侧是外观一致的鞋盒式住宅。他根据亮着灯的房屋门牌号码找到托德的家，只见屋子里一片漆黑。

他把车停在路边，抬头望去。黑茫茫的天际划过一抹银辉，有如猛禽般安静。亮光扫过屋顶，飞机消失在他身后，这时引擎的轰轰巨响才传来，宛如新娘拖着的长长裙摆。

哈利走到门口，把脸靠近门上嵌的玻璃窗，按下门铃，静静等待。再按一次，等候一分钟。

然后他踢破了玻璃窗。

他伸手进去，摸到门闩，打开门。

哈利跨过地上的碎玻璃，走进客厅。

他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黑暗，客厅就算没开灯也不该这么黑，于是他明白这是因为窗帘拉上的缘故。这种厚重的遮光窗帘跟芬马克郡军营用的窗帘一样，可用来遮挡午后的阳光。

第二件事是屋里还有别人。根据他的经验，这种感觉通常伴随着非常具体的感官印象，因此他专心感受，同时抑制自己的自然反应，包括脉搏加速和循原路退出的心理需求。他侧耳倾听，只听见某处传来时钟的嘀嗒声，可能来自隔壁房间。他猛然一愣，因为鼻子里闻到一股腐坏的刺鼻气味。但屋里还有别的东西，这感觉遥远却又熟悉。他闭上眼睛。按照惯例，他可以在它们来临前先看见。多年来他发展出一套策略来躲避，但这时他还来不及冲出门口，它们就已扑面而来。它们就是鬼魂。屋子里弥漫着犯罪现场的气味。

他睁开眼睛，忽然一阵炫目的强光。亮光扫过客厅地板，紧接着飞机引擎声轰然响起，下一秒整间客厅又陷入黑暗。但他已看得清清楚楚。他再也无法抑制脉搏加速和退出此地的冲动。

甲虫。Zjuk。甲虫悬吊在他面前的半空中。

21

那张脸被捣得稀烂。

哈利打开客厅电灯，低头看着早已气绝的男子。

男子的右耳被钉在拼花地板上，脸上有六个血肉模糊的黑色孔洞。哈利不必费心去找凶器，因为就挂在他面前。横梁上悬着的一条绳子末端绑了个砖块，砖块上突出六根血淋淋的钉子。

哈利蹲下身伸手摸去。尸体冰冷。屋里虽然开着暖气，尸僵现象仍十分明显，尸斑也同样清楚。地心引力加上血液循环停止，使得血液停留在尸体的最低处，并在手臂下侧微微出现紫红色瘀斑，被称为

尸斑。哈利推测男子死亡已超过十二小时。熨平的白色衬衫掀起，露出部分腹部。腹部尚未发绿，表示细菌还没开始吞噬尸体。细菌的盛宴通常始于死后四十八小时，从腹部开始向外扩散。

死者身上除了衬衫，还打着一条已松开的领带，下半身穿着黑色西装裤和亮闪闪的皮鞋。哈利心想，这人看起来像是刚参加完丧礼，或刚下班回来，而且工作上需要穿正式西装。

哈利拿出手机，心想究竟是要打给接警中心，还是直接打给犯罪特警队？他键入接警中心的号码，同时环目四顾。没看见任何非法侵入的迹象，屋里也没有打斗痕迹。现场除了砖块和尸体，没有其他证据。哈利知道，就算SOC小组来了也什么都找不到。现场没有指纹，没有鞋印，没有DNA。警探也不见得可以找到更多线索，因为邻居什么都没看见，附近加油站的监视器没拍到任何熟悉面孔，托德的手机通话记录也没透露任何端倪。什么线索都没有。哈利等候电话接通，同时走进厨房，出于本能地小心行走，避免碰到任何东西。他的目光落在餐桌上，桌上有个盘子，盘子里有个吃了一半的腊肠面包，椅背上挂着跟死者裤子成套的西装外套。哈利搜查外套口袋，找到四百克朗、访客证、火车票和机场通行证。通行证上写着“托德·舒茨”，照片上的专业笑容酷似客厅里的那张残破脸孔。

“接警中心。”

“我发现一具尸体，地址是……”

哈利注意到那张访客证。

“是哪里？”

访客证看起来颇为眼熟。

“哈啰？”

哈利拿起访客证，看见上头写着“奥斯陆警区”，下方写着“托德·舒茨”和日期。两天前托德才去过警署或警局，如今他却遇害身亡。

“哈啰？”

哈利挂上电话。

他坐了下来，凝神思考。

接着他花了二十分钟搜查整套房子，结束后擦拭任何可能留下指纹的地方，除下用橡皮筋绑在头上的塑料袋，套塑料袋是为了避免头发掉落在现场。根据规定，每位可能进入犯罪现场的警探和警察都必须登记指纹和DNA。倘若他在这里留下任何痕迹，警方只要花五分钟就能查出哈利·霍勒来过此地。他的搜查成果是三包可卡因和四瓶可能走私入关的酒，除此之外什么线索都没发现。果然不出所料。

他关上门，驾车离开。

奥斯陆警区。

妈的，该死。

回到市区，哈利把车停好，怔怔地朝风挡玻璃外望去。过了一会儿，才打电话给贝雅特。

“嗨，哈利。”

“两件事。我想请你帮个忙，还要给你一条匿名线报，这件案子又出现了另一具尸体。”

“已经有人告诉我了。”

“你已经知道了？”哈利诧异地说，“那种杀人手法叫Zjuk，也就是俄文的‘甲虫’。”

“你在说什么啊？”

“那个砖块啊。”

“什么砖块？”

哈利吸了口气：“那你说的是什么？”

“戈伊克·托希奇。”

“这个人是谁？”

“就是攻击欧雷克的家伙。”

“然后呢？”

“他被发现陈尸在囚室里。”

哈利直视迎面而来的车灯：“怎么会……”

“他们正在调查，看样子他是上吊自杀的。”

“删除‘自杀’，他们也把那个机长杀了。”

“什么？”

“托德·舒茨陈尸在自家客厅的地板上，他家在加勒穆恩机场旁边。”

贝雅特沉默两秒才回话：“我会通知接警中心。”

“好。”

“第二件事呢？”

“什么？”

“你说你要请我帮忙？”

“哦，对，”哈利从口袋里拿出那张访客证，“你能不能去查一下警署接待处的访客登记簿，看看两天前托德·舒茨是不是去过。”

电话那头再度陷入沉默。

“贝雅特？”

“你确定我会想蹚这摊浑水吗，哈利？”

“我确定你不会想蹚这摊浑水。”

“去你妈的。”

哈利结束通话。

哈利把车子留在夸拉土恩区南端的停车场，朝莱昂旅馆走去。他经过一家酒吧，大门开着，音乐倾泻而出，提醒他夜晚已经来到。音乐正好是涅槃乐队的《保持本色》，像是在欢迎他。当他站在酒吧深处的吧台前，他才察觉到自己进了这家店。

吧台高凳上三个客人弓身坐着，看起来像是守灵守了一个月，却无人离去。酒吧里有尸体和肉滋滋作响的气味。酒保用“不点酒就快滚”的眼神看着哈利，同时慢慢取下开瓶器上的软木塞，他的粗脖子上刺着三个大写的哥特体字母：EAT。

“喝什么？”酒保喊道，盖过乐队主唱科特·柯本的吼声。柯本正在邀请哈利来做朋友。

哈利舔了舔嘴唇，突然觉得口干舌燥。他看着酒保的手慢慢转动。酒保用的是基本款开瓶器，只有稳定且受过训练的手才能操纵自如，这种开瓶器只要转几下就能刺入软木塞，接着再用力一拔就行了。开瓶器已刺穿软木塞。但这并不是一家葡萄酒吧，那他们都卖些什么酒？哈利看见酒保背后墙上的镜子里映照着他的扭曲身形，连他的面孔都是扭曲的。镜子里不只有他的脸，也出现了它们的脸，那些纠缠他的鬼魂，而托德·舒茨是新加入的成员。他的目光扫过镜子前方的酒架，犹如热导飞弹般找到目标。目标就是他的宿敌：金宾威士忌。

科特·柯本高唱说他身上没枪。

哈利咳了一声。

没枪。

他点了酒。

“什么？”酒保喊道，倾身向前。

“金宾。”

没枪。

“金什么？”

哈利吞了口口水。柯本重复唱着“memoria”这句歌词。这首歌哈利听过不下百遍，这时才猛然发现，原来自己一直以来都听错了，柯本唱的其实是“回忆”（memoria），而不是“更多”（the more）的什么。

在回忆中。这歌词他在哪里看过？是不是在墓碑上？

他看见镜中有动静，这时手机在他口袋里发出振动。

“金什么？”酒保喊道，将开瓶器放在吧台上。

哈利拿出手机，看见屏幕上显示的是“R”。他接起电话。

“嗨，萝凯。”

“哈利？”

他背后又有动静。

“好吵啊，哈利，你在哪里？”

哈利转身快步走出酒吧，吸进室外被废气污染却又新鲜的空气。

“你在干吗？”萝凯问道。

“我正在想是左转还是右转。”哈利说，“你呢？”

“我要上床睡觉了，你喝酒了吗？”

“什么？”

“你听见我说什么了，我也听见你说什么了。我知道你压力大是什么样子的，而且刚才听起来你像是在酒吧。”

哈利拿出一包骆驼牌香烟，拍出一根，看见自己的手正在发抖：“你打来真是太好了，萝凯。”

“哈利？”

他点燃香烟：“什么事？”

“汉斯安排欧雷克拘留在东部的一个秘密地方，没有人知道在哪里。”

“不错嘛。”

“他是个好人，哈利。”

“我没说他不是啊。”

“哈利？”

“我还在。”

“如果我们捏造一些证据，让我去顶罪，你会帮我吗？”

哈利吸了口气：“不会。”

“为什么？”

酒吧大门在哈利背后打开，但他没听见离开的脚步声。

“我回旅馆再打给你好吗？”

哈利结束通话，大步往前走，并未回头查看。

谢尔盖看着男子穿越马路，又看着男子走进莱昂旅馆。

刚才他靠得很近，非常近。先是在酒吧里，后来是在人行道上。

他的手依然按着口袋里那把弹簧刀的鹿角刀柄。刀身已弹出，割着衣服衬里。他有两次差点踏上前去，伸出左手抓住男子头发，挥刀划出新月形刀痕。那警察的确比他想象中还要高大，但这不成问题。

什么都不成问题。心跳缓和下来，他感觉自己恢复冷静。刚才他一度慌了手脚，恐惧盖过了冷静。他能感觉到自己的期待，期待自己完成任务，和那则已然述说的故事合而为一。

因为就是此地了，这里就是伏击的地点。谢尔盖见到了那警察盯着酒瓶看的眼神，跟他父亲出狱后回到家里的眼神一模一样。谢尔盖就是死水潭里的鳄鱼，知道男子迟早会再踏上同一条路去找酒喝，他要做的只是等待而已。

哈利躺在三〇一号房的床上，对着天花板吞云吐雾，听着手机里她的声音。

“我知道你做过比捏造证据更严重的事，”她说，“所以为什么不行？为什么我不能为我爱的人这样做？”

“你喝白酒了。”他说。

“你怎么知道不是红酒？”

“我听得出来。”

“所以呢，快说你为什么不肯帮我。”

“我可以说明吗？”

“可以，哈利。”

哈利在床边桌上的空咖啡杯里摀熄香烟：“身为犯法者和离职警察，我认为法律还是具有一些意义的。这样听起来会不会很怪？”

“继续说啊。”

“法律是我们在危险边缘设立的一道围墙，一旦有人触犯了法律，打破了这道围墙，就得把墙补起来，犯法者也必须赎罪。”

“不对，是有人必须赎罪，有人必须受罚，好让社会知道杀人是不可接受的，任何代罪羔羊都可以补起这道围墙。”

“你只是把符合你论点的法律搬出来而已，你是律师，当然很懂法律。”

“我的角色是母亲，我的职业是律师。那你呢，哈利？你是警察吗？难道你变成了机器人？变成了蚁冢的奴隶？变成了别人想法的奴隶？难道你沦落到这种地步了吗？”

“嗯。”

“你找到答案了吗？”

“你以为我回奥斯陆做什么？”

萝凯怔了怔。

“哈利？”

“什么事？”

“抱歉。”

“别哭。”

“我知道，抱歉。”

“别说抱歉。”

“晚安，哈利。我……”

“晚安。”

哈利醒了过来。他听见一个声音，那声音淹没了梦中他在走廊上奔跑的脚步声和雪崩的轰隆声。他看了看表：一点三十四分。断掉的窗帘杆倚着窗框，如郁金香的侧影。他下床走到窗边，低头朝后院看去，只见一个垃圾桶翻倒在地，仍在滚动，咯咯作响。

他把额头抵在窗玻璃上。

22

天色尚早，早高峰车流的声音仍有如细细低语，往格兰斯莱达街逐渐蔓延而来。楚斯·班森走在街上，朝警署前进。他还没走到设有奇特圆窗的警署大门前，就看见那棵椴树上钉着红色海报。他立刻掉头，冷静地往回走，经过奥斯陆街上缓慢前进的车流，走进墓园。

墓园跟往常一样空无一人，至少没有活人。他在A.C.鲁德的墓碑前停下脚步。今天墓碑上没写字，所以一定是发薪日。

他蹲下身来，挖掘墓碑旁的土地，摸到一个褐色信封，把它拉了出来。他按捺住当场打开信封数钱的冲动，把信封放进外套口袋。正想起身，却突然觉得有人在监视他，因此他又蹲了几秒，仿佛正在沉思A.C.鲁德的一生，思索生命之短暂易逝或类似的狗屁哲理。

“班森，蹲在原地不要动。”

一道影子落在他身上，随之而来的是寒意，仿佛太阳躲到了云层背后。楚斯觉得自己宛如自由落体，胃似乎跳到胸腔。原来被人逮个正着是这种感觉。

“这次我们有个不同的任务要派给你。”

楚斯感觉大地回到脚下。那人说话带有一点口音。是他。楚斯朝

旁边瞥了一眼，看见一个人影隔着两座墓碑低头站着，看起来正在祷告。

“你得找出欧雷克·樊科被藏在什么地方。看前面！”

楚斯盯着面前的墓碑。

“我试过了，”他说，“可是到处都找不到移监的记录，至少我有权浏览的地方都找不到。而且我问过的人都没听过这家伙的名字，所以我猜他们可能给他取了化名。”

“你可以去跟熟知内情的人打听，或者去问那个辩护律师西蒙森。”

“为什么不直接去问他妈妈？她应该……”

“不要去找女人！”这句话严厉如一记鞭击，墓园里若有别人，一定会发现他们在说话。那人立刻冷静下来：“去问那个辩护律师看看，如果没用的话……”

接下来的片刻静默中，楚斯听见墓园里的树梢窸窣作响。一定是风吹的，难怪突然变得这么冷。

“去找一个叫克里斯·雷迪的男人，”那声音继续说，“他的街头外号是阿迪达斯，他在卖……”

“快速丸。阿迪达斯代表安非……”

“闭嘴，班森，你只要听就好。”

楚斯闭上嘴巴，仔细聆听。每当有人用这种口气叫他闭嘴，他就会像这样闭上嘴巴，竖耳聆听，听对方叫他扒粪，跟他说……

那声音给了他一个地址。

“你听到传言说这个阿迪达斯到处跟人炫耀说古斯托·韩森是他杀

的，就把他带回警署问话，他会毫无保留地自首。细节留给你补，这样说词才会百分之百可信。但你要先去找西蒙森，明白吗？”

“明白，可是阿迪达斯为什么要……”

“你不需要问为什么，班森。你只有一个问题要问，那就是‘多少钱’。”

楚斯吞了口口水，又吞了好几口口水。扒粪。吞粪。“多少钱？”

“这就对了。六万。”

“十万。”

没有回应。

“哈啰？”

四周只听见早晨拥堵车流的细细低语。

楚斯静静蹲着，偷偷朝旁边瞥了一眼，却一个人影也没看见。他觉得阳光再度让身体暖和起来。六万很好。真的很好。

早上十点，地上仍浮着一层白雾，哈利在伊莎贝尔·斯科延的农舍前停车。她站在台阶上，嘴角挂着微笑，手拿小马鞭在黑色马裤的大腿上拍打。哈利下车时听见她的靴子踩在碎石地上嘎吱作响。

“早啊，哈利，你对马有什么了解？”

哈利关上车门：“我在它们身上输了很多钱，这样算回答了你的问题吗？”

“所以你同样是个赌徒啰？”

“‘同样’？”

“我也对你做了点调查，你的成就都被恶习给抵消了，至少你的

同事是这么说的。你是在香港输钱的吗？”

“跑马地，只输过那么一次。”

伊莎贝尔朝一栋红色矮房子走去，哈利必须加快脚步才跟得上。“你骑过马吗，哈利？”

“我爷爷以前在翁达斯涅镇有匹老当益壮的马。”

“所以你是骑马老手啰。”

“我也只骑过那么一次而已。我爷爷说马不是玩具，还说为了娱乐而骑马是缺乏对役用动物的尊重。”

伊莎贝尔在木架前停步，上头挂着两套窄版皮鞍。“我的马都没拉过马车或犁，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我来上马鞍，你可以去那里……”她朝农舍伸手一指，“玄关柜子里有我前夫的衣服，你自己去选一套合适的来穿，我们可不希望弄脏你这身优雅的西装，你说是吗？”

哈利从柜子里挑出一件毛衣和一条牛仔裤，尺寸都够大，但这位前夫脚似乎有点小，他找来找去鞋子都不合脚，最后才在柜子深处找到一双穿过的挪威军用蓝色运动鞋。

他走进院子，伊莎贝尔已做好准备，拉着两匹上好马鞍的马等着他。哈利打开出租车的副驾驶座车门，坐上座椅，双脚朝外，取出运动鞋的鞋垫放到车子地垫上，换上运动鞋，再从置物箱取出太阳镜：“准备好了。”

“这是梅杜莎，”伊莎贝尔说，拍了拍一匹栗色大马的鼻口，“它是产于丹麦的奥尔登堡马，完美的花式骑术马。它今年十岁，是马群里的老大。这是巴德尔，今年五岁，它会跟着梅杜莎。”

她将巴德尔的缰绳交给哈利，翻身骑上梅杜莎。

哈利左脚踩上左马镫，爬上马鞍。他还没下命令，巴德尔就踏出

轻快的脚步，跟上梅杜莎。

刚才哈利说他只骑过一次马其实是非常保守的说法，但巴德尔跟他爷爷那匹有如战舰般沉稳的老马迥然不同，他必须在马鞍上保持平衡才行。当他用双膝挤压这匹精瘦马儿的身体时，能感觉到它肋骨和肌肉的动作。梅杜莎在横穿草地的小径上提高了速度，巴德尔也跟着加快脚步。速度虽然只是稍微加快，哈利却觉得自己像是骑在一级方程式赛车级的马匹上。他们来到草地尽头，走上一条延伸至森林深处并通往山脊的小径。途中，小径在一棵树的周围分岔又合并，哈利想操纵巴德尔往左走，但它不理睬，依然跟着梅杜莎往右走。

“我以为种马才是马群的首领。”哈利说。

“通常是这样，”伊莎贝尔回头说，“不过最重要的是个性。一匹野心旺盛、强壮而又聪明的母马只要有意愿，就能打败所有公马。”

“你也一样。”

伊莎贝尔大笑：“那是当然啰。不论你想得到什么，都必须具备竞争的意愿才行。所谓政治就是取得权力。”

“你喜欢竞争？”

哈利看见她在前方耸了耸肩：“竞争是健康的，这表示由最强壮、最优秀的个体来掌握决定权，这对整个族群是有益的。”

“而且它只要喜欢谁就可以跟谁交配？”

伊莎贝尔没有回应。哈利看着她。她的背影甚是苗条，坚实的臀部显然正在按摩马背，温柔地左右移动。他们来到一处空地。艳阳高照，山下的野地里飘散着一团团白雾。

“让它们休息一下吧，”伊莎贝尔说着，翻身下马。他们把马系在一棵树上，伊莎贝尔在草地上躺了下来，挥手请哈利一起躺下。哈利在她旁边坐下，推了推太阳镜。

“那是男用太阳镜吗？”她打趣地说。

“它可以隔绝阳光。”哈利说，拿出一包香烟。

“我喜欢。”

“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男人对自己的男子气概有自信。”

哈利看着她。她侧倚着，以肘支地，解开一颗上衣扣子。哈利只希望自己的太阳镜够黑。她露出微笑。

“所以你能跟我说什么关于古斯托的事？”哈利说。

“我喜欢不做作的男人。”她说，笑容更灿烂了。

一只褐色蜻蜓掠过，秋日里的最后一次飞行。哈利不喜欢伊莎贝尔的眼神，不喜欢他来这里之后看见的。一个人若是面临事业受丑闻摧毁的危险，应该会露出痛苦不安的眼神，而不是像她这样露出期待品尝佳肴的目光。

“我不喜欢虚假，”她说，“比如说虚张声势。”

她涂上蓝睫毛膏的眼睛散发着胜利的光彩。

“是这样的，我打电话问过警方联络人，他不只告诉我传奇警探哈利·霍勒的一些事迹，还跟我说古斯托·韩森命案并没有血样接受化验，因为血样受到污染，换句话说，指甲底下没有符合我血型的血迹。你只是在虚张声势，哈利。”

哈利点了根烟。他的脸颊或耳朵都没发红。他心想自己是不是年纪大到不会脸红了。

“嗯，如果你跟古斯托联络只是为了单纯的访谈，为什么要那么害怕我把血迹送去化验？”

她咯咯一笑：“谁说我害怕了？说不定我只是想邀请你来这里跟我一起享受大自然什么的。”

哈利确认自己还没年纪大到不会脸红，他躺了下来，对着蓝得不可思议的天空吐烟，闭上眼睛，寻找一个不上伊莎贝尔的好理由。结果多得很。

“难道我说错了吗？”她问道，“我的意思是，我是个有自然需求的成年单身女子，但这不表示我不是认真的。我绝对不会跟一个无法和我匹敌的人扯上关系，比如说古斯托。”哈利听见她的声音越靠越近。“可是面对一个高大的成年男人……”她将温热的手掌贴上哈利的腹部。

“你跟古斯托也是躺在这个地方吗？”哈利轻声问道。

“什么？”

哈利用手肘撑起身体，朝脚上那双蓝色运动鞋点了点头：“你的柜子里全都是四十二号的名牌男鞋，只有这双鞋是四十五号。”

“那又怎样？我可不能保证说没有穿四十五号鞋的男人来找过我。”她的手来回抚摸。

“这双运动鞋是前段时间厂商替军队制造的鞋款，每当鞋款更换，多出的库存就会送给慈善机构，再分发给有需要的人。警方都称呼这种运动鞋叫毒虫鞋，因为这种鞋只在救世军的灯塔餐厅发放。重点是，为什么一个偶尔来找你的访客、一个穿四十五号鞋的男人，会把这双鞋留下来？原因很明显，他可能拿到了一双新鞋。”

伊莎贝尔的手停了下来。哈利继续往下说：

“我看过命案现场的照片，古斯托死亡的时候身上穿的是廉价裤子，脚上却穿着一双非常昂贵的鞋子，如果我没看走眼的话，那是艾伯特法奇雅尼设计的皮鞋。这可是个非常大方的礼物。你花多少钱买的？五千克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她抽回了手。

哈利对自己的勃起不以为然，借来的裤子裤裆已紧紧绷着。他伸展双腿。

“我已经把鞋垫留在车上了。你知道脚汗非常适合拿来化验DNA吗？说不定上面还能找到残留的皮屑。再说奥斯陆没几家店在卖法奇雅尼的鞋子，一家还是两家？反正要交叉比对你的信用卡消费记录是件非常简单的事。”

伊莎贝尔坐起身来，望向远方。

“你看得见农场吗？”她问道，“是不是很美？我喜欢人工培植的景观，讨厌森林，除非是人工种植的森林。我讨厌混乱。”

哈利细看她的侧脸，她的斧鼻散发着危险的氛围。

“告诉我古斯托·韩森的事。”

她耸了耸肩：“为什么？显然大部分你都已经推敲出来了。”

“你希望谁来问你这件事？是我，还是《世界之路报》的记者？”

她发出短促笑声。“古斯托年轻英俊，像他这类型的种马只是外表好看而已，身体里其实藏着靠不住的基因。他养父说他的生父是罪犯，生母是毒虫。这种马不适合拿来繁殖，拿来骑却很有趣，如果你……”她深深吸了口气，“他来这里，我们发生性关系，有时我会给他钱。他也会去认识别人，我们之间没什么特别的。”

“这会让你嫉妒吗？”

“嫉妒？”伊莎贝尔摇了摇头，“我从来都不会为了性而嫉妒，我自己也会去认识别人啊。后来我认识了一个特别的人，就把古斯托甩了，其实应该说他已经先甩了我，那时候他好像已经不需要零用钱了。可是不久之后他又跟我联络，而且变成了麻烦。我认为他有财务困难，也有毒瘾问题。”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自私、不可靠，但很有魅力，是个自信满满的浑蛋。”

“他想要什么？”

“我看起来像心理医生吗，哈利？”

“不像。”

“对，我对人没那么有兴趣。”

“是吗？”

伊莎贝尔摇了摇头，遥望远方，双眼发光。

“古斯托是个孤独的人。”她说。

“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什么是孤独好吗？而且他很厌恶自己。”

“自信又自我厌恶？”

“这两者并不冲突。你知道自己有什么能耐，并不代表你认为自己是个值得被爱的人。”

“原因是什么？”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不是心理医生。”

“对。”

哈利静静等待。

她清了清喉咙。

“他的亲生父母把他送给别人，你想这对一个小男孩会造成什么

影响？在所有的高姿态和冷漠严肃的外表底下，他其实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就跟抛弃他的亲生父母一样卑微渺小。这不是很简单的逻辑吗，警察先生？”

哈利看着她，点了点头。他注意到他的目光让伊莎贝尔不自在。显然她看出了哈利忍着没问出口的问题：那你呢？在你的外表下，你有多孤独、多自我厌恶呢？

“那欧雷克呢？你见过他吗？”

“你是说那个涉嫌杀人而被逮捕的小伙子？我从来没见过。可是古斯托提过几次，说欧雷克是他最好的朋友。我想是他唯一的朋友。”

“伊莲娜呢？”

“他也提过，她就像妹妹一样。”

“她的确是他妹妹啊。”

“他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哈利，永远不可能跟亲妹妹相比。”

“是吗？”

“人们都很天真，以为自己有能力给出无私的爱，但其实重点在于延续跟你尽可能相近的基因。相信我，我每天都在马匹繁殖的行为上看到这点。还有，是的，人类跟马一样，也是群居动物。父亲会保护亲生儿子，哥哥会保护亲妹妹。发生冲突时，我们会本能地跟那些和我们最相像的人站在同一战线。想象一下，你走在森林里，转了个弯，突然看见有个穿着打扮跟你很像的白人，正在跟一个脸上画有战斗彩绘的半裸黑人打斗，两个人手上都拿着刀，正拼个你死我活，而你手上有枪，你的第一个直觉反应是什么？难道是对白人开枪，拯救黑人吗？应该不是吧。”

“嗯。你有什么证据这么说？”

“证据是我们的忠诚度是由生物性决定的，这个由内而外扩散的圆圈，核心就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基因。”

“所以你会射杀其中一个人来保护你的基因？”

“想都不会多想。”

“那两个人都杀了不是更安全吗？”

伊莎贝尔看着哈利：“什么意思？”

“古斯托遇害当晚你在做什么？”

“什么？”她在阳光下眯起一只眼，用锐利的目光看着哈利，“你怀疑杀害古斯托的是我吗，哈利？你认为我在追杀这个……欧雷克？”

“只要回答我就好。”

“我会记得当时我在哪里，是因为我在报纸上看见这则新闻的时候，脑子里就冒出当时我在什么地方。当时我坐在会议室里，跟缉毒组的警方代表开会，他们应该是很可靠的证人，你需要我提供姓名吗？”

哈利摇了摇头。

“还有什么要问吗？”

“呃，这个迪拜，你对他有什么了解？”

“迪拜，嗯，跟大家知道的一样少。大家都听说过他的一些传闻，但警方一直没什么进展。躲在幕后的专业罪犯总是有办法逃脱。司空见惯的事。”哈利观察伊莎贝尔的瞳孔是否出现变化，脸颊颜色是否改变。如果她在说谎，那么她铁定是个说谎高手。

“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你扫荡了街头所有的毒贩，却独独放过迪拜和几个小帮派。”

“不是我，哈利。我只是个市议员秘书，我必须听从社会服务委员会的命令，服从市议会的政策。你所说的扫荡街头，严格说起来是警方的工作。”

“嗯。挪威是个童话小国度，可是过去几年来我都待在现实世界里。现实世界是由两种人所驱动的，那就是爱权的人和爱钱的人。第一种人贪图地位，第二种人贪图享受，这两种人彼此协商来取得他们想要的东西，就叫作贪污。”

“我还有事情要忙，哈利。你希望这件事朝什么方向发展？”

“朝其他人没有勇气或想象不到的方向来发展。当你在一个城市住久了，情况在你眼中看起来会像是由你所熟知的细节所构成的马赛克。但是当一个人不熟悉所有细节的人回到这个城市，他就会看见完整的图画。这幅图画显示，目前奥斯陆的情况有利于两批人，那就是将整个市场占为己有的毒贩，和扫荡街头有功的政治人物。”

“你是说我贪污？”

“是吗？”

哈利看见她的双眼闪现怒火。毫无疑问，这股怒意发自内心，但哈利不知道的是，究竟她是因为被说中要害而恼羞成怒，还是因为受人污蔑而怒火中烧。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她笑出声来，令人惊讶地咯咯娇笑。

“我喜欢你，哈利。”她站了起来，“我了解男人，男人总在紧要关头软弱退缩，但我想你可能是个例外。”

“这个嘛，”哈利说，“至少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

“现实世界在呼唤我们了，亲爱的。”

哈利转过头去，看见伊莎贝尔摆动着浑圆的臀部，朝马儿走去。

他跟了上去，踏上马镫，骑上巴德尔，一抬头正好和伊莎贝尔四

目交接。她轮廓分明的英挺脸庞露出一丝挑逗的微笑，嘴巴一噘做个飞吻，发出猥亵的吸吮声。接着她双腿一夹，将鞋跟戳进梅杜莎的侧肋，背部一晃，健壮的马匹向前飞跃。

巴德尔毫无预警地跟着跃出，哈利立刻紧紧抓住缰绳。

伊莎贝尔再度当先领路。梅杜莎蹄下翻起的泥块如雨点般落下，脚下速度越来越快。哈利看见梅杜莎消失在前方转角时，伊莎贝尔头上的马尾高高飞起。他依照爷爷教他的方式，抓住缰绳前段，但不拉紧。小径甚窄，树枝向他扫来，他在马鞍上伏下身子，膝盖紧紧夹住马身。他知道自己无法让巴德尔停下来，因此专心把双脚踩住马镫，把头压低。他的眼角余光看见树林快速向后倒退，形成红黄相间的条纹。他下意识地直起身子，把身体重量放在膝盖和马镫上。巴德尔的肌肉在他身下不断起伏，令他觉得像是坐在一条大蟒蛇身上。伴随着地面有如雷声般的马蹄声，他们进入一种韵律。恐惧与着迷的感觉相互拉扯。小径变得笔直，哈利在前方五十米处看见梅杜莎和伊莎贝尔。这一刻，他眼前的景象仿佛被定格，他们似乎停了下来，马儿和骑手似乎飘浮在地面上方，接着梅杜莎又继续往前奔驰。下一刻哈利才恍然明白。

这是珍贵的一刻。

他在警察学校读过一份科学报告，里头指出：人类在大难临头时，大脑会在短短数秒内处理大量数据。有些警察会因此整个人当机，有些警察则会觉得时间变慢，一生的画面在眼前流过，此外，他们会对眼前情势进行大量的观察和评估。例如在时速大约七十公里的速度下，他们已经奔驰了二十米，距离梅杜莎刚才跃过的地表裂口只剩三十米，或大约九十秒。

例如从这里难以看见那道裂口究竟有多宽。

例如梅杜莎是匹受过训练、已经成年的花式骑术马，驾驭它的是经验丰富的花式骑术好手。巴德尔是年纪较轻、体形较小的马，骑它的却是体重将近九十公斤的新手。

例如巴德尔是群居动物，伊莎贝尔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例如现在要悬崖勒马已然太迟。

哈利放松了抓着缰绳的双手，鞋跟用力夹住巴德尔的侧肋，感觉到最后冲刺的步伐。接着一切静止了下来。马蹄声停止了。他们飘浮在半空中。他看见远处下方的树梢和溪流。接着他的身体向前冲去，头部撞上马颈。一人一马从空中落下。

23

爸，你也是小偷吗？因为我总知道将来我会成为百万富翁。我的座右铭是划得来再偷，所以我耐心等待。我等了又等，等了那么久，以至当机会降临时，我认为那是我应得的。

我的计划简单又聪明。奥丁率领灰狼帮去麦当劳跟老头子会面时，欧雷克跟我就去他们在亚纳布区的俱乐部偷走一部分海洛因。第一，俱乐部里不会有人，因为奥丁会把肌肉男全都带去。第二，奥丁绝对不会发现自己被抢，因为他会在麦当劳被逮捕。等他坐上证人席，还会感谢我和欧雷克，因为警方在突袭行动中查获的海洛因会少好几公斤。唯一的问题在于警察和老头子。如果警方发现有人抢先一步偷走海洛因，这事一定会传进老头子耳中，那我们就完了。我依照老头子教我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用的就是国王入堡这一招，找人来战略结盟。我直接去曼格鲁区的公寓，这次楚斯·班森在家。

我说明计划的时候，他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但我不在乎，因为我在他眼中看见贪婪。他也是个极度渴望讨回公道的人，他相信钱可以买到治疗绝望、寂寞和苦楚的药。他相信世界上不仅存在着公平正义，还相信公平正义是种商品。我跟他解释说我们需要仰赖他的专业技术来消除我们留下的线索，烧去警方发现的证据，必要时甚至把怀疑的箭头指向别人。当我说我们会从俱乐部偷走二十公斤海洛因存货中的五公斤时，我看见他的眼睛闪烁光芒。两公斤分给我，两公斤分给他，一公斤分给欧雷克。我看见他在心里计算，一百二十五万乘以

二，等于分到两百五十万克朗。

“你只跟这个叫欧雷克的说过这件事？”他问。

“对，我发誓。”

“你们有武器吗？”

“我们有一把敖德萨。”

“什么？”

“平价的斯捷奇金手枪。”

“好吧。其实只要现场没有侵入迹象，警方不会去多想海洛因原本有几公斤，我猜你是怕奥丁找你算账吧。”

“不是，”我说，“我一点也不在乎他，我怕的是我们老大。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知道奥丁在那里存放了多少海洛因。”

“我要分一半，”他说，“剩下的你跟鲍里斯去分。”

“是欧雷克。”

“你应该庆幸我记性很差，不过这有好有坏。我只要花半天时间就能找到你，要解决你也不费吹灰之力。”他特别强调“解决”这两个字。

想出该如何伪装这起抢劫案的人是欧雷克，他提出的方法简单利落，不知道当初我怎么没想到。

“我们可以把海洛因调包，换成马铃薯粉。警方只会上报说扣押了几公斤海洛因，不会去检验纯度对不对？”

我说过了，这个方法简单聪明。

当晚奥丁和老头子在麦当劳开生日派对，讨论小提琴在德拉门和

利勒史托的价格。班森、欧雷克和我站在亚纳布区摩托帮俱乐部的围栏外。班森主导整场行动，我们头罩尼龙丝袜，身穿黑外套，手戴手套。背包里带了手枪、钻孔机、螺丝刀、铁撬和包在塑料袋里的六公斤马铃薯粉。欧雷克和我说明灰狼帮架设监视器的位置，只要翻过围栏，贴着左边的墙壁奔跑，就能一直待在死角里。我们知道发出多大声音都无所谓，因为旁边E6公路大量车流的噪声会淹没所有声音。于是班森钻穿墙壁，欧雷克把风，我口中哼着《偷窃被逮》（Been Caught Stealing）这首歌，这是斯泰因的《侠盗猎车手》游戏配乐专辑中收录的一首歌，他说这首歌是一个叫作“珍的耽溺”（Jane's Addiction）的乐队唱的。我之所以记得是因为这乐队的名字很酷，比他们的歌还酷。欧雷克和我对这里的地形很熟，俱乐部的格局也很简单，只有一个很大的休憩区。由于所有窗户都被木质百叶窗遮住，因此我们打算钻出一个窥视孔，确定俱乐部里没人。这点是班森坚持的，他不相信奥丁会把市值两千五百万克朗的二十公斤海洛因留在这里，无人看守。我们虽然了解奥丁的个性，但还是同意班森的看法，毕竟安全第一。

“好了。”班森说，手上的钻孔机嗥叫一声后就安静下来。

我朝孔内望去，妈的什么都看不见，不是有人关了灯，就是孔没有钻穿。我转头望向班森，他正在擦拭钻孔机。“这是哪门子的烂隔音材料？”他说着，扬起一根手指，手指上的物体看起来像蛋黄和恶心的头发。

我们又往前走了几米，又钻了一个孔。我往孔内看去，这回终于看见了俱乐部内部，里头是一样的皮椅、一样的吧台和一样的凯伦·麦克道戈海报。她是年度玩伴女郎，在定制的摩托车上搔首弄姿。我总是搞不懂女人和摩托车究竟哪个最能让这票人兴奋。

“没人。”我说。

后门装了很多铰链和门锁。

“你不是说只有一道门锁吗？”班森说。

“本来是啊，”我说，“奥丁一定是偏执发作了。”

原本的计划是先把门锁钻下来，离开前再把它们装回去，这样就不会留下侵入的痕迹。这件事依然可以办到，但无法在我们预定的时间内完成。我们开始工作。

二十分钟后，欧雷克看了看表，说我们必须动作快才行。我们不知道警方什么时候会来突击搜查，只知道是在逮捕之后不久，而逮捕行动会迅速执行，因为奥丁一旦发觉老头子不会现身，绝对不会逗留。

我们花了半小时才把门锁都拆下来，是原本预估时间的三倍。我们拿出手枪，在头上罩上丝袜后进门，由班森打头阵。大伙还没完全进到门内，班森就单膝跪下，双手握着手枪指向前方，跟他妈的特种部队没什么两样。

西侧墙壁旁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人。奥丁留下了图图当作看门犬，他的大腿上放着一把锯短的霰弹枪。但这只看门犬坐在椅子上眼睛闭着，嘴巴张开，头靠墙壁。听说他连打鼾都不流利，但这时他睡得跟婴儿一样香甜。

班森站了起来，轻手轻脚朝图图走去，手枪依然举在前方。欧雷克和我跟在后头，同样蹑手蹑脚往前走。

“只有一个洞呢。”欧雷克低声对我说。

“什么？”我低声说。

这时我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看见我们钻的第二个洞，并估算到第一个洞的位置。

“哦，靠。”我低声说，尽管我知道这时已没有低声说话的必要。

班森走到图图旁边，往他身上推了推，他立刻从椅子上倒下来，滚落地面，面朝下趴在水泥地上，后脑勺的圆形开孔显而易见。

“钻子的是钻穿了。”班森说，用手指戳了戳墙上的洞。

“操，”我对欧雷克低声说，“发生这种事的概率有多高？”

他没答话，只是看着尸体，不知道该吐还是该哭。

“古斯托，”最后他说，“我们做了什么好事？”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竟然开始放声大笑，笑得不可遏制。大庠斗 13 警察扭臀的动作超级酷，欧雷克被丝袜压扁的脸孔绝望万分，而嘴巴张得老大的图图，原来还是有脑子的。我纵声狂笑不已，直到脸上被狠狠掴了一巴掌，眼冒金星。

“正常点，不然就再赏你一巴掌。”班森揉着手心说。

“谢谢，”我认真地说，“来找白粉吧。”

“我们得先想办法处理这个被钻破头的家伙。”班森说。

“反正都已经太迟了，”我说，“现在他们会发现有人闯进来过。”

“只要先把图图搬到车上，再把门锁装回去，就不会有人发现。”欧雷克用快哭出来的尖锐声音哀叫道，“如果他们发现白粉不见了，只会以为是他带着货跑了。”

班森看着欧雷克，点了点头：“你有个聪明的同伴啊，菜鸟。快动手吧。”

“先拿白粉。”我说。

“先搬‘钻破头’。”班森说。

“白粉。”我又说一次。

“钻破头。”

“我打算今天晚上就要成为百万富翁，你这只庠斗鹌鹑。”

班森扬起一只手：“钻破头。”

“闭嘴！”欧雷克大声喊道，我们都朝他望去。

“警察出现之前如果图图还没被搬上车，我们会同时失去白粉和自由。如果图图被搬上了车，白粉来不及拿，那我们只会损失金钱而已。就这么简单。”

班森转头看着我：“看来鲍里斯同意我的做法，菜鸟。两票对一票。”

“好吧，”我说，“你们搬尸体，我去找白粉。”

“错了，”班森说，“我们搬尸体，你把这里清理干净。”他指了指吧台墙边的水槽。

我拿桶盛水，欧雷克和班森各抓住图图的一只脚，朝门口拖去，在地上留下一道血痕。我在凯伦·麦克道戈的挑逗注视下，擦拭墙壁和地面的脑浆和血迹。我才刚擦拭完毕，开始要去寻找白粉，就听见面向E6公路开启的门外传来某种声音，我不断说服自己说那个声音是要前往别处，它越来越大声只是我的错觉而已。但那确实是警笛声。

我查看吧台、办公室和厕所。这是个格局简单的建筑物，没有二楼，没有地下室，没有太多地方可以藏匿二十公斤白粉。接着我的目光落在锁着挂锁的工具箱上，以前我没看过这个箱子。

欧雷克在门口大喊几句话。

“撬棒给我。”我喊了回去。

“我们得走了！他们快到了！”

“撬棒！”

“走了，古斯托！”

我知道就在里面，二千五百万克朗就在我眼前，就在这可恶的木箱里。我猛踹挂锁。

“我要开枪了，古斯托！”

我转头朝欧雷克望去，看见他拿着那把该死的敖德萨手枪指着
我。我不认为他隔着十多米能射到我，只是没想到他竟然敢拿枪指着
我……

“警察如果逮到你，我们也逃不掉！”他语带哭音喊道。

“快点！”

我又提脚猛踹挂锁。警笛声越来越大。关于警笛是这样的，它总是听起来比实际上还要近。

我听见上方墙壁传来犹如鞭击般的“啪”一声，朝门口望去，顿时全身血液都凉了。只见班森站在门口，手里握着的手枪正在冒烟。

“下一枪不会射偏。”他冷冷地说。

我又朝挂锁踢了一脚，然后跑开。

我们才翻越围栏，除下头上的丝袜，就看见警车头灯照向我们。我们冷静地往警车的方向走去。

警车从我们身旁高速驶过，在俱乐部前方转弯。

我们继续爬上山坡，来到班森停车的地方，坐上车子离去。车子经过俱乐部时，我转头看后座的欧雷克。蓝色光线扫过他因为流泪和被紧身丝袜勒而发红的脸。他看起来像是泄了气的皮球，失神地看着黑沉沉的窗外，仿佛准备受死。

我们都默然不语，直到班森把车停在辛桑区的一个巴士站前。

“你搞砸了，菜鸟。”他说。

“我又不知道他加装了锁。”我说。

“有个动作叫踩点，”班森说，“听起来耳熟吗？我们会发现一扇门开着，门锁被拆了下来。”

我知道他口中的“我们”是指警方。真是个怪咖。

“我拿了锁和几条铰链，”欧雷克吸了吸鼻涕，“现场看起来会像是图图听见警笛声以后没命地逃走了，来不及锁门。门上的螺丝孔可以解释成过去一年有人侵入所留下的，对不对？”

班森看着后视镜中的欧雷克，“多跟你的朋友学学，菜鸟。不对，还是不要了，奥斯陆不需要多一个聪明的小偷。”

“好吧，”我说，“不过这辆车的后备厢塞着一具尸体，停在巴士站的双黄线上应该也不是什么聪明之举吧？”

“我同意，”班森说，“滚下车去。”

“那具尸体……”

“我会把钻破头处理好。”

“你要把他弄去哪里？”

“不关你的事，下车！”

我们下车，看着班森驾着那辆萨博轿车离去。

“从今天起，我们必须避开那个家伙。”我说。

“为什么？”

“他杀了人，欧雷克。他一定得把直接证据处理掉。首先他得找地方埋藏尸体，接下来呢……”

“他就得把目击证人处理掉。”

我点了点头，觉得沮丧无比。我大胆说出乐观的想法：“听起来他有个藏匿图图的好地方对不对？”

“我想要用那笔钱跟伊莲娜搬去卑尔根。”

我看着欧雷克。

“我打算去那里的大学念法律系，现在伊莲娜跟斯泰因住在特隆赫姆，我想去那里说服她跟我一起去卑尔根。”

我们搭上开往市区的巴士。我无法再继续忍受欧雷克的空洞眼神，一定得拿什么东西来填补才行。

“来吧。”我说。

我在排练室替他准备一管时，看见他露出不耐烦的眼神，仿佛觉得我笨手笨脚，很想接手。等他卷起袖子，我才恍然大悟。这小子的前臂布满针孔。

“伊莲娜回来以后我就不用这玩意了。”他说。

“你有自己的藏货吗？”我问道。

他摇了摇头：“被偷了。”

那天晚上我教他什么地方最适合藏毒，以及怎么建立藏毒处。

楚斯·班森在停车场等了一个多小时，才有一辆车驶入那个停车位。停车位上有个标牌写着“巴赫与西蒙森法律事务所”，看来这个停车位是专为这家事务所保留的。他认为这个地点非常恰当。这一个多小时以来，只有两辆车开进停车场的这个区域，而且这里没有监控。楚斯确认车牌号码和他在警察数据库里找到的号码一样。汉斯·克里斯蒂安·西蒙森很晚才睡，或者根本没睡，说不定他有好几个女人。下车的男子留着孩子气的金色刘海，在奥斯陆西区长大的这类傻蛋，年轻时都时兴这种发型。

楚斯戴上太阳镜，双手插进外套口袋，紧紧握住手枪。那是一把奥地利制造的斯泰尔自动手枪。他没带制式警用左轮，这样才不会留下不必要的线索给那个律师。他快步上前，趁汉斯站在车子之间时拦截他。要让恐吓发挥最大作用，行动就必须又快又具有侵略性。如果被害人没时间思索，只害怕生命和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就能立刻从对方口中问到你想要的信息。

楚斯觉得自己的血液里仿佛注入了发泡剂，耳朵和喉咙的血管都剧烈跳动，滋滋作响。他想象待会儿将发生的事：枪口指着汉斯的脸，近到他只会记得枪管的模样。“欧雷克·樊科在哪里？快点老实交代，不然我就杀了你。”对方回答，然后他说，“你敢警告任何人，或把今天的事说出去，我们就会回来杀了你，明白吗？”对方说明白，或麻木地点头，可能还会尿失禁。想到这里，楚斯不禁微微一笑，加快脚步。血管的剧烈跳动蔓延到了腹部。

“西蒙森！”

那律师抬起头来，露出欣喜之色：“哦，你好啊，班森。你叫楚斯·班森对不对？”

楚斯的右手僵在外套口袋里，脸上一定露出了气馁神情，因为汉斯发出洪亮笑声。“我很会记人的脸。你跟你的上司米凯·贝尔曼负责调查过海德博物馆挪用公款的案子，当时我是辩护律师，很遗憾那件案子你们赢了。”

汉斯又哈哈大笑，那是来自奥斯陆西区天真快活的笑声，会发出这种笑声的人成长过程中都希望别人过得好，他们生活无虞，因此才能有这种想法。楚斯憎恨这个世界上所有像汉斯这样的人。

“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吗，班森？”

“我……”楚斯支支吾吾。要他在面对这种人的时候做出决定，毕竟不是他的强项。只不过是面对哪种人呢？口头反应比他敏捷的人吗？那次在亚纳布区就没问题，他面对的是两个少年，局势由他掌

控。但眼前的汉斯身穿西装，教育良好，用一种全然不同的方式说话，全身上下散发着优越感，他……哦，可恶！

“我只是想跟你说声哈啰。”

“哈啰？”汉斯说，口气和表情都露出疑惑。

“哈啰。”楚斯说，挤出微笑，“那件案子真遗憾啊，下次你会打败我们。”

他转身朝出口快步走去，感觉汉斯的目光在他背后游移。扒粪，吃屎。他妈的这些人都去死吧。

去问那个辩护律师看看，如果没用的话，去找一个叫克里斯·雷迪的男人。

阿迪达斯。快速丸药头。楚斯希望他逮捕这家伙时有借口行使暴力。

哈利游向光线，朝水面游去。光线越来越强。他浮出水面，张开眼睛，直视天际。原来他躺在地上。某个东西进入他的视线，那是一匹马的头，接着他看见另一样东西。

他以手遮眉。有人坐在马背上，但阳光炫目，他看不清楚。

说话声自远处传来。

“你不是说你骑过马吗，哈利？”

哈利呻吟一声，挣扎地站起来，清楚记起事情的经过。巴德尔跃过了裂口，前腿着地。他被往前抛，撞上巴德尔的颈部，脚脱离马镫，身体滑向一侧，双手仍紧紧抓住缰绳。他依稀记得自己把巴德尔拉得一起摔倒在地，但及时在它身上踢了一脚，以免它重达半吨的身体压在他身上。

他觉得背部仿佛失去知觉，除此之外似乎安然无恙。

“我爷爷的老马可不会跳过峡谷。”哈利说。

“峡谷？”伊莎贝尔大笑，将巴德尔的缰绳交到他手上，“那只是个不到五米的裂口，我不骑马都可以自己跳过去。没想到你这么神经质，哈利，第一次回农场吗？”

“巴德尔，”哈利说，拍了拍它的鼻口，看着伊莎贝尔和梅杜莎朝大片草地奔去，“你知道怎么慢慢走吗？”

哈利在E6公路上的加油站停下车子，买了杯咖啡。他回到车上，照了照镜子。伊莎贝尔给他割伤的额头上包了绷带，邀请他一起去奥斯陆歌剧院看《唐璜》的首演：“我一穿高跟鞋就很难找到高过我下巴的男伴……这样报上登的照片会很难看……”。给了他一个紧紧的告别拥抱。哈利拿出手机，读了短信并回电。

“你跑哪里去了？”贝雅特问道。

“我去做了些实地访察。”哈利说。

“加勒穆恩的命案现场没什么线索帮得上忙，我的手下仔细查过那个房子，什么都没发现。我们只发现钉子的材质是标准钢铁，钉头是特大的十六毫米铝合金，砖头可能来自十九世纪末的奥斯陆建筑。”

“哦？”

“我们在灰泥中发现猪血和马毛。过去有个著名的奥斯陆泥水匠会把猪血混进灰泥，现在很多市区的公寓都找得到这种灰泥。很多东西都可以用来做成灰泥。”

“嗯。”

“所以说这里也没有线索。”

“也没有？”

“对。你说托德·舒茨去过警署，可是他应该是去了别的地方，不是警署，因为访客登记簿里找不到他的名字。”

“好，谢谢你。”

哈利在口袋里翻找，找到他要找的东西，那就是托德的访客证。他也找到他自己的访客证，是他回到奥斯陆的第一天去犯罪特警队找哈根时领到的。他把两张访客证并排放置在仪表盘上，仔细查看。他做出判断，把两张访客证放回口袋，转动钥匙，发动引擎，用鼻孔吸了口气，果然还闻得到马的味道。他决定去赫延哈尔拜访老对手。

24

五点左右，天空开始下雨。一小时后，哈利按下赫延哈尔那栋大宅的门铃，这地区漆黑得有如圣诞夜。种种迹象都透露出这栋房子是新建的，车库旁仍堆着剩余的建材，台阶下放着油漆罐和隔热包装材料。

哈利看见装饰用斜边玻璃内出现人影，立刻觉得后颈起了鸡皮疙瘩。

大门猛然打开。开门这人天不怕地不怕，然而他一看见哈利就僵在原地。

“晚安，贝尔曼。”哈利说。

“哈利·霍勒。呃，我必须说……”

“说什么？”

米凯轻轻一笑：“看见你出现在我家门口真叫我诧异，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

“大家都认得出洋相的猴子，出洋相的猴子却不认得大家。’你知道吗？多数国家的组织犯罪部门的首长都有保镖。我有没有打扰到

你？”

“没有，”米凯说，搔了搔下巴，“我还在想要要不要邀请你进来。”

“这个嘛，”哈利说，“外头湿漉漉的，而且我没有敌意。”

“你才不知道‘敌意’是什么意思呢，”米凯说，把门完全打开，“把鞋底擦干净。”

米凯领着哈利穿过玄关，经过堆积如山的纸箱和什么厨具都没有的厨房，走进客厅。哈利在屋里没看见奥斯陆西区宅邸常见的奢侈品，但这栋房子坚固宽敞，非常适合当作住家。他注意到窗外的克瓦纳谷、奥斯陆中央车站和市区景观很美。

“我买这块地跟盖这栋房子花的钱差不多。”米凯说，“抱歉，屋里很乱，我们刚搬进来，下星期六会开个乔迁派对。”

“可是你却忘了邀请我？”哈利说，脱下外套。

米凯微微一笑：“我现在可以请你喝杯酒，你要不要……”

“我不喝酒。”哈利回以微笑。

“哦，我真该死，”米凯说，脸上却不见任何自责的神情，“人总是忘得很快。你自己找张椅子坐吧，我去找咖啡壶和两个杯子。”

十分钟后，两人坐在窗边，窗外是露台和景观。哈利直接切入正题。米凯仔细聆听，没有说话，也没出声打断，即使哈利看见他露出不可置信的眼神。哈利说完之后，米凯做出总结。

“所以你认为这个叫托德·舒茨的机长打算把小提琴走私出国，却不慎露出马脚而被捕，但有个担任警察的烧毁者把小提琴调包成马铃薯粉。这个舒茨获释后回到家却被处死，可能是因为他的雇主发现他找过警察，害怕他和盘托出。”

“嗯。”

“你用来支持他去过警署这个说法的证据，就是他有张上头写着‘奥斯陆警区’的访客证？”

“我把他的访客证跟我去找哈根时领到的做比对，两张的H字母横画都印得有点模糊，绝对是出自同一台打印机。”

“我不会问为什么你手上会有舒茨的访客证，可是你怎么能确定这不是一般性的拜访？说不定他是去解释马铃薯粉的事，确定我们相信他的说辞。”

“因为他的名字从访客登记簿被删掉了，这表示他去过警署的事必须保密。”

米凯叹了口气：“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哈利。我们应该合作，而不是彼此为敌，你会喜欢克里波的。”

“你在说什么？”

“在我跟你说任何事情之前，我要请你帮个忙，接下来我说的事你必须保密。”

“好。”

“这件案子已经让我陷入尴尬的处境。舒茨来找的人是我，而且你说得没错，他的确想跟我和盘托出，但最重要的是，他跟我说了一件我怀疑很久的事，那就是警界里有个烧毁者。我认为这个人就在警署服务，而且很靠近欧克林侦办的案件。我说我得请示上级，请他先回家等待。这件事我进行得非常小心，以免惊动烧毁者，可是谨慎通常代表的是缓慢。我跟快退休的警察署长谈过，他要我自己设法处理这件事。”

“为什么？”

“我刚刚说了，他快退休了，不想经手一件涉及警察贪腐的案子来当作临别礼物。”

“所以他想压住这件案子，直到他退休？”

米凯看着自己的咖啡杯：“我很可能会是下一任警察署长，哈利。”

“你？”

“他可能认为这件烂案子可以当作我上任后侦办的第一件案子，问题是我动作太慢。我已经绞尽脑汁了。我们原本可以叫舒茨立刻供出谁是烧毁者，但我认为这样会打草惊蛇。我想也许可以在舒茨身上装窃听器，先叫他去跟其他共犯接头。天知道，搞不好他会一路带我们找到目前奥斯陆的大人物。”

“迪拜。”

米凯点了点头：“问题是，警署里我可以信任谁，不能信任谁？我刚刚亲自挑选了一小群警官，彻底调查了他们的背景，这时就有个匿名线报说……”

“有人发现了托德·舒茨的尸体。”哈利说。

米凯用锐利的目光看着哈利。

“而现在你面临的问题是，”哈利说，“如果你搞砸的这件事泄漏出去，你当上警察署长的机会就泡汤了。”

“呃，这也是其中之一，”米凯说，“但这不是我最担心的事。问题是舒茨告诉我的事都不能拿来用，我们等于还在原地踏步。据说这个烧毁者去拘留室找过舒茨，还可能调包了毒品……”

“然后呢？”

“他自称是警察。加勒穆恩机场的警监说他记得那人名叫托马斯，姓氏不太确定。警署里一共有五个托马斯，但这五个人都不隶属于欧克林，我把他们的照片寄过去给他看，但他一个都不认得。所以据我们所知，这个烧毁者也可能不是警察。”

“嗯，所以这个人使用假警察证，也很可能这个人跟我一样，过去当过警察。”

“为什么？”

哈利耸了耸肩：“只有警察才骗得过警察。”

前门传来咔嚓声。

“亲爱的！”米凯高声说，“我们在这里。”

客厅门打开，一张被阳光晒成古铜色、大约三十岁的甜美女性脸庞从门后出现，一头金发扎成马尾。她让哈利联想到泰格·伍兹的前妻。

“我把孩子送到妈妈家了，你要来吗，亲爱的？”

米凯咳了一声：“家里有客人。”

她侧过了头：“我看见了，亲爱的。”

米凯用“我还能怎么办？”的放弃表情看着哈利。

“嗨，”她说，对哈利露出戏弄的表情，“爸和我又用拖车载了一批东西来，不知道你可不可以……”

“我背不好，而且突然很想回家。”哈利咕哝着，一口气喝完咖啡，迅速站了起来。

“还有一件事，”哈利说，他和米凯已走到门廊，“我不是跟你说我去过镭医院吗？”

“对，怎么样？”

“那里有个科学家叫马丁·普兰。这只是我的直觉，不过我在想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帮我去调查他？”

“帮你？”

“抱歉，说习惯了。应该说帮警方，帮国家，帮人类。”

“这是你的直觉？”

“总之目前我对这件案子的了解我都已经跟你说了，如果你能跟我说你发现什么……”

“我会考虑。”

“谢谢你，米凯。”哈利感觉米凯的名字从自己口中说出来，连舌头都觉得怪怪的，心想自己好像从没用名字叫过他。米凯打开门，外头仍在下雨，冷风灌了进来。

“很遗憾知道那个年轻人的事。”米凯说。

“你是说哪一个？”

“两个都是。”

“嗯。”

“你知道吗？我见过古斯托·韩森一次，他来过这里。”

“这里？”

“对，他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少年，就像是……”米凯在脑中寻找形容词，最后还是放弃，“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爱上过猫王？美国人称之为男人间的倾慕。”

“这个嘛，”哈利说着，拿出一包烟，“没有。”

哈利发誓他看见米凯脸上的白色斑纹闪过红晕。

“那少年就是有张那样的脸，还有那样的魅力。”

“他来这里做什么？”

“他来找一个警察说话，那天我请了一票同事来帮忙。我领的是警察薪水，所以很多事都得自己来，你知道的。”

“他来找谁说话？”

“谁？”米凯面对哈利，目光却落在别处，或是他看见的某样东西上，“我不记得了。这些毒虫总是想找警察告密，换取一千克朗好去买毒品。晚安了，哈利。”

哈利步行穿过夸拉土恩区。一辆露营车在街边一个黑人妓女面前停下，车门打开，三个不超过二十岁的小伙子跳下车，其中一人正在摄影，另外两人上前找黑人女子攀谈。她摇了摇头，可能不想拍摄会被放到YouPorn上的群交视频。她的家乡也有网络，可能会被亲戚朋友看见。也许那些亲戚朋友认为她寄回家的钱是当服务生赚来的，也或许他们并不这样认为，只是不想多问而已。哈利越走越近。一名少年朝女子面前的人行道上吐了口口水，用醉醺醺的声音说：“黑屁股贱人。”

哈利和黑人女子目光相触，她的眼神十分疲惫。他们对彼此点了点头，仿佛认出某种熟悉的东西。另外两名少年注意到哈利走来，便直起身子。他们都营养不良，身材壮硕，脸颊有如苹果般红润，有着在健身房锻炼出来的二头肌，说不定还学过一年的跆拳道或空手道。

“晚安啊，好国民。”哈利微微一笑，并未慢下脚步。

哈利走了过去，听见露营车门关上，引擎发动。

车里传出熟悉的旋律。“保持你的本色。”这旋律是个邀请。

哈利稍微放慢脚步，接着又加快脚步，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去。

第二天早上，哈利被手机铃声吵醒，他坐起身子，眯眼朝毫无窗帘遮蔽的明亮窗户望去，往挂在椅子上的外套伸长手臂，在口袋里摸

寻，找出手机。

“喂。”

“我是萝凯，”她气喘吁吁，兴奋不已，“警方释放欧雷克了。他自由了，哈利！”

25

哈利站在旅馆房间中央，沐浴在晨光中，全身一丝不挂，只有手机覆盖右耳。庭院对面的客房里有个女子坐在椅子上，侧着头，用惺忪的睡眼看着他，缓缓咀嚼一片面包。

“十五分钟前汉斯去公司才得知这个消息，”萝凯说，“昨天接近傍晚的时候，欧雷克就获释了，有人自首说他才是杀害古斯托·韩森的凶手。是不是很棒啊，哈利？”

哈利心想，是的，的确很棒，棒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自首的人是谁？”

“一个叫克里斯·雷迪的人，外号叫阿迪达斯，是个毒虫。他开枪杀死古斯托是因为古斯托欠他安非他命的钱。”

“欧雷克现在人在哪里？”

“不知道，我们也是刚刚才知道这件事。”

“快想想，萝凯！他可能会在哪里？”哈利没想到自己的口气如此严厉。

“怎……怎么了吗？”

“自首。重点在那个自首，萝凯。”

“那个自首怎么了？”

“你还不明白吗？那个自首是假的！”

“不对不对，汉斯说他的自首说得很详细，而且非常可信，这就是为什么警方释放了欧雷克。”

“这个阿迪达斯说他开枪杀人是因为古斯托欠他钱，所以他应该是个愤世嫉俗的冷血杀人犯，这种人会因为受不了良心折磨而自首吗？”

“可是他一看清白的人快被定罪……”

“算了吧！毒瘾发作的毒虫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想办法嗨。相信我，他们心里才没有空间可以容纳良心这种东西。这个阿迪达斯的毒瘾是那么强烈，以致他非常愿意承认谋杀，等嫌疑犯获释之后再翻供。难道你看不出这里头的阴谋吗？如果猫知道自己无法接近被关在笼子里的鸟……”

“别再说了！”萝凯喊道，这时已语带哭音。

但哈利继续往下说：“……就会想办法让鸟离开笼子。”

他听见话筒那端传来萝凯的啜泣声，知道自己可能把她心里多少设想过的事明白地说出来了。

“你就不能说些让我安心的话吗，哈利？”

他没有回话。

“我不想再担惊受怕了。”她低声说。

哈利深深吸了口气：“以前我们不也走过来了吗？这次我们也可以平安走过的，萝凯。”

他挂上电话，这时他突然想到，自己已成为说谎高手。

对面窗户里的女子用三根手指懒洋洋地朝他挥手。

哈利用手抹了抹脸。

如今的关键在于谁先找到欧雷克，是哈利，还是他们。

快动脑筋想想。

昨天下午，欧雷克就在东部的某个地方获释，他是个渴求小提琴的毒瘾者，如果没有私藏存货，一定会直接前往奥斯陆的布拉达广场。命案现场依然遭到封锁，所以他没办法进入黑斯默街的公寓。他没钱又没朋友，会去哪里过夜？厄塔街？不对，欧雷克知道自己去那里会被人看见，会传出风声。

欧雷克只可能去一个地方。

哈利看了看表。他必须在鸟儿飞走之前，抢先抵达。

荷芬谷体育场跟他上次来的时候一样空荡无人。哈利转个弯走向更衣室时发现的第一件事，就是一楼有个窗户被打破。他朝窗内望去，只见碎玻璃散落一地。他大步走到更衣室门前，拿出还放在身上的钥匙，开门进入。

接着他就像是被载货列车撞上一般。

某样东西把他压倒在地，令他难以呼吸，不断挣扎。那东西又湿又臭，而且情急拼命。哈利扭转身体，试图脱离对方的压制，同时抑制住自己条件反射性的出手反击。他只是抓住一只手臂和一只手，往后反折，奋力蹲起身来，利用这个擒拿手法把对方的脸压到地上。

“哦，靠！放开我！”

“是我，欧雷克，我是哈利。”

哈利放开手，扶欧雷克起来，让他坐到更衣室的长椅上。

欧雷克看起来糟透了，苍白消瘦，双眼肿胀，身上散发着某种牙科手术和排泄物的混合臭味，但他并未处在迷幻状态。

“我以为……”欧雷克说。

“你以为我是他们。”

欧雷克用双手捂住了脸。

“走吧，”哈利说，“我们去外面。”

他们爬上看台坐下。苍白的日光照亮水泥地板上的一道道裂痕。哈利想起过去那些时光，他曾坐在这里看欧雷克溜冰，聆听钢刀离开冰面时吟唱的歌声，看着霓虹灯的光线打在带着海绿色泽的乳白色冰面上。

他们坐得很近，仿佛看台上挤满了人。

哈利聆听了一会儿欧雷克的呼吸声，才开口说话。

“他们是谁，欧雷克？你得信任我才行，既然我找得到你，他们也找得到你。”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这叫作排除法。”

“我知道什么是排除法，就是排除不可能的，看看剩下的是什么。”

“你是什么时候到这里的？”

欧雷克耸了耸肩：“昨天晚上九点多吧。”

“为什么你获释以后不打电话给你妈？你知道现在你在外面流浪是非常危险的吗？”

“她跟那个尼尔斯只会把我带到某个地方藏起来而已。”

“他叫汉斯。你很清楚那些人会找到你的。”

欧雷克低头看着双手。

“我以为你会来奥斯陆找毒品，”哈利说，“可是你没吸毒。”

“我已经一个多礼拜没用了。”

“为什么？”

欧雷克没有答话。

“是不是因为她？因为伊莲娜？”

欧雷克看着水泥地板，仿佛看得见自己溜冰的身影，听得见自己踩动溜冰鞋发出的尖锐声音。他缓缓点头：“只有我一个人在努力找她，她什么人都没有了，只有我。”

哈利默然不语。

“我从妈那里偷来的珠宝盒……”

“怎么样？”

“我卖了它去买毒品，只留下你送给她的那个戒指。”

“你怎么没把它也卖掉？”

欧雷克淡淡一笑：“首先呢，它不值什么钱。”

“什么？”哈利坐直身子，露出惊讶的神情，“我被人骗了？”

欧雷克哈哈大笑：“金戒指上有黑色缺角？那叫铜锈，里头还加了点铅来增加重量。”

“那你为什么还把它拿走？”

“反正妈已经不戴了，我想把它送给伊莲娜。”

“铜、铅和金漆。”

欧雷克耸了耸肩：“我觉得很好啊。我记得你把它戴到妈的手指上，那时她好高兴。”

“你还记得什么？”

“星期日。西区跳蚤市场。太阳很大，我们脚底下踩着秋天的落叶。你跟妈不知道在笑什么。我想握住你的手，可是我已经不是小孩了。你在卖二手货的摊子买了那个戒指。”

“你记得这么多？”

“对啊。我想只要让伊莲娜有妈那时的一半高兴就好了……”

“结果有吗？”

欧雷克看着哈利，眨了眨眼：“我不记得了，我把戒指送给她的時候，我们应该是在嗨。”

哈利吞了口口水。

“他抓走她了。”欧雷克说。

“谁？”

“迪拜，他抓走了伊莲娜，拿她当人质，好让我闭嘴。”

哈利看着欧雷克，他低下头。

“这就是我什么都没说的原因。”

“你真的知道伊莲娜被抓走了吗？他们威胁过你说如果你敢供出他们的事，就要对伊莲娜不利吗？”

“没必要威胁我。他们知道我不是白痴。再说，他们也得让她闭嘴。他们把她抓走了，哈利。”

哈利改变坐姿。他记得过去每次重要比赛开始前，他们都会这样

坐着，低头不语，处在一种共同的专注中。欧雷克不需要任何建议，哈利也没有建议可给，但欧雷克喜欢这样坐着。

哈利咳了一声。这可不是欧雷克的滑冰比赛。

“要救出伊莲娜，你就得帮我找到迪拜。”哈利说。

欧雷克看着哈利，双手压在大腿底下，不停玩弄双脚，就跟以前一样。过了一会儿，他点了点头。

“从命案开始说起。”哈利说，“不用急，慢慢说。”

欧雷克稍微闭上眼睛又睁开。

“那时我正在嗨，我已经在黑斯默街那栋公寓后面的河边注射了小提琴，那样比较安全。如果我在公寓里注射，刚好有人毒瘾发作，他们就会扑过来把东西抢走，这你懂吗？”

哈利点了点头。

“我上楼以后发现的第一件事，就是对面办公室的门又被撬开了，我没多想，只是走进我们的客厅，一进去就看见古斯托和一个戴全罩式头套的男人，那个男人拿枪指着古斯托。不知道是因为毒品影响还是怎样，我立刻知道那不是抢劫，那个男人要杀死古斯托。所以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朝他拿枪的手撞过去。可是已经太迟了，他开了一枪。我摔倒在地，等我抬起头，就看见自己躺在古斯托旁边，一根枪管指着我的头。那人一句话都没说，我很确定我就要死了。”欧雷克顿了顿，深深吸了口气，“可是他好像拿不定主意，后来他用手指在喉咙上一划，表示如果我敢泄密就死定了。”

哈利点点头。

“他又比了一次，我表示说我明白了，然后他就走了。古斯托血流如注，我知道他得赶紧接受急救，可是我不敢动，我很确定那个拿枪的男人还站在外面，因为我没听见他下楼的脚步声，如果他再看到

我，可能会改变心意杀了我。”

欧雷克的脚上下抖动。

“我去摸古斯托的脉搏，试着跟他说话，说我会去找人来救他，可是他没有回答。后来我就摸不到他的脉搏了。我没办法再待在那里，就逃走了。”欧雷克直起身体，仿佛背痛似的，十指相扣抱在脑后。他的声音变得沉重。“那时我正在嗨，没办法清楚思考，所以我走到河边，想下去游泳，想说如果幸运的话说不定可以淹死。后来我听见警笛声，然后他们就来了……我脑子里想的只有那根划过喉咙的手指，还有我什么都不能说。因为我知道那些人是什么样子，我听他们谈过他们的手法。”

“他们的手法是什么？”

“从你最脆弱的地方下手，起初我害怕妈身上会发生什么事。”

“可是抓走伊莲娜比较简单，”哈利说，“没人会对一个流浪街头的少女失踪一阵子有反应。”

欧雷克看着哈利，吞了口口水：“所以我相信我说的话？”

哈利耸了耸肩：“你要蒙蔽我是很容易的，欧雷克。我想每个人都一样，只要对方是你的……你的……你知道的。”

欧雷克红了眼眶：“可是……可是这件事听起来是那么不可能，所有的证据都……”

“你说的话都合情合理，”哈利说，“你朝那个人撞过去，所以手臂上会有火药残留。你去摸古斯托的脉搏，所以会沾上他的血，也在他身上留下了你的指纹。枪声响起后之所以没人看见有别人离开那栋公寓，是因为凶手进入对面的办公室，爬出窗户，从面向河那一侧的逃生梯离开，这也是你没听见他下楼的原因。”

欧雷克陷入沉思，凝视哈利的胸口：“可是古斯托为什么会被

杀？凶手是谁？”

“我不知道，但我认为凶手是你认识的人。”

“我认识的人？”

“对，这就是为什么他不说话，只打手势，这样你才不会认出他的声音。他戴头套也表示他怕毒虫圈子的其他人把他认出来。这个人你们的室友可能多半都见过。”

“可是他为什么不杀我？”

“不知道。”

“我搞不懂。就算我一句话也没说，他们还是想在监狱里把我杀死。”

“可能凶手没收到详细的指示，不知道出现目击者的时候该怎么做，所以他才会迟疑。从一方面来说，如果你见过他很多次，也许可以通过他的体形、肢体语言和走路姿势把他认出来。从另一方面来说，因为当时你很嗨，所以你可能没办法注意到很多细节。”

“所以是毒品救了我一命喽？”欧雷克说，露出迟疑的微笑。

“对。只不过后来凶手回报以后，他的首领可能不同意他的做法，但为时已晚，所以他们才会绑架伊莲娜，逼你不得泄露秘密。”

“既然他们知道只要伊莲娜在他们手上，我就什么都不会说，那为什么还要杀我？”

“因为我出现了。”哈利说。

“你？”

“对。我搭乘的班机一落地，他们就知道我回奥斯陆了。他们知道你会把事情跟我说，只绑架伊莲娜是不够的，所以迪拜才下令在监

狱里把你灭口。”

欧雷克缓缓点头。

“告诉我迪拜的事。”哈利说。

“我没见过他，但我想我去过一次他的房子。”

“房子在哪里？”

“我不知道。有一辆轿车来载古斯托和我去那栋房子，可是他们把我的眼睛蒙住了。”

“你怎么知道那是迪拜的房子？”

“古斯托是这样跟我说的，而且屋子里的味道闻起来像是有人住，声音听起来像是有家具、地毯和窗帘，不知道你……”

“我明白，继续说。”

“我们被带到地下室以后，我脸上的眼罩才被拿下来。我看见地上有一具男人的尸体。他们说谁敢耍他们就会落到这种下场，叫我们好好看清楚，我们只好说出摩托帮俱乐部发生的事，比如为什么警方抵达现场的时候门没锁，为什么图图会失踪。”

“摩托帮俱乐部？”

“等一下我会说。”

“好。这个男人是怎么被杀害的？”

“什么意思？”

“他脸上有没有穿刺伤？还是说他是被枪杀的？”

“呃，我本来不知道那个人已经死了，是彼得用脚去踩他的肚子，他的嘴角有水流出来，我才知道的。”

哈利舔了舔嘴唇：“你知道死者是谁吗？”

“我知道，他是个卧底警察，时常在我们那里晃来晃去，我们都叫他贝雷哥，因为他老是戴一顶贝雷帽。”

“嗯。”

“哈利？”

“什么事？”

欧雷克在水泥地上狂抖脚：“我对迪拜所知不多，连古斯托都不跟我说他的事，我只知道如果你想逮住他，你一定会没命。”

第三部

他决定这次他只要往前跑。跑到无路可跑。跑到一切结束，被他们逮住……现下他只是做出遭到猎杀的猎物的本能反应：逃跑，努力逃命，努力再存活几小时、几分钟、几秒钟。

26

老鼠在地上不耐烦地四处寻找。人类的心脏仍在跳动，只是越来越微弱。它再度停在鞋子旁边，咬了咬鞋子的皮革，只觉得柔软但厚实，是一种坚硬皮革。它又跑到那人旁边。衣服上的气味比鞋子多，散发着汗水、食物和鲜血的味道。那人依然以相同姿势躺着，动也不动，挡住入口。它抓了抓那人的腹部。

我并不是不想活了，老爸，但我必须一死，这样才能终结这些鸟事。世界上应该有种更好的方式才对，你说是不是？应该有种无痛的方式，可以让你毫无痛苦地离开身体，进入光亮，而不是像这样被该死的冰冷黑暗慢慢围绕。有人应该在马卡洛夫子弹上涂上鸦片剂，应该像我对待长癣的脏狗鲁弗斯那样对待我，应该替我买一张通往极乐世界的单程票，我的老天！但这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不是需要处方笺或卖光了，就是贵得离谱，你得出卖灵魂才尝得到它们的滋味。人生就像是一家超过你预算的餐厅，账单上的金额叫作死亡，你为了没机会尝到的食物必须付出性命，所以你点了菜单上最贵的一道菜，反正你都已经上了这艘贼船不是吗？如果幸运的话，你的嘴巴会塞满食物。

好吧，老爸，我还是别再发牢骚了，你先别走，我的故事还没说完呢。接下来很精彩哦。刚才说到哪里了？对，我们去摩托帮俱乐部闯空门过后几天，彼得和安德烈来找欧雷克和我，他们替欧雷克戴上眼罩，载我们去老头子的家，带我们走进地下室。我从来没去过地下

室，他们带我们穿过低矮狭长的通道，我们必须把头压低才能通过，肩膀摩擦着两侧墙壁。我逐渐明白，那不是地下室，而是地底隧道，可能是条逃生通道。但这条逃生通道没帮上贝雷哥什么忙，他看起来活像只被淹死的老鼠。好吧，他真的是只被淹死的老鼠。

接着他们带欧雷克回到车上，带我去见老头子。老头子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我们之间没有桌子。

“你们两个在场吗？”他问道。

我直视他的双眼：“如果你是在问我，我们是不是去过摩托帮俱乐部，答案是没有。”

他静静地打量我。

“你跟我一样，”最后他说，“说谎的时候别人是看不出来的。”

虽然我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但我觉得在他脸上看见了一丝微笑。

“那，古斯托，你明白楼下那是什么吗？”

“那是卧底警察贝雷哥。”

“没错，可是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

“猜猜看。”

老头子前世一定是个蹩脚的老师，反正无所谓，我回答说：“他偷东西。”

老头子摇了摇头：“他发现我住在这里。他知道他手上的证据不足以申请搜查令。最近对灰狼帮的逮捕行动和对他们俱乐部的突袭行动过后，他看见了不祥征兆，那就是无论他手上的案子多漂亮，他都绝对拿不到搜查令……”老头子咧嘴而笑。“我们警告过他，以为这样

就能阻止他。”

“是哦？”

“像他这种卧底警察仰赖的是假身份，他们以为自己的真实身份不会被人发现，没人知道他们的家人是谁，可是只要有正确的密码，警察数据库里什么都找得到。比如说，如果你在欧克林受人信任，你就会有密码。可是我们该怎么警告他呢？”

我不假思索便回答说：“撞死他的小孩？”

老头子面色一沉：“古斯托，我们不是禽兽。”

“抱歉。”

“再说，他根本没有小孩。”他发出嘎嘎的笑声，“但他有个妹妹，说不定只是个养妹。”

我点了点头。我看不出他是不是在说谎。

“我们跟他说，他妹妹会遭到强暴，再被杀死。可是我看错了。他不去想他必须保护亲人，却发动攻击，单枪匹马、孤注一掷的攻击。昨天晚上他成功侵入这里，出乎我们的意料。他可能很爱这个妹妹吧。他还带了枪。我下到地下室，他跟了过去，后来他就死了。”老头子侧过了头，“他是怎么死的呢？”

“他的嘴巴有水冒出来，淹死的？”

“正确，不过是在哪里淹死的？”

“他是从大湖之类的地方被捞起来，再送来这里？”

“不对。他闯进这里，结果却淹死了。所以呢？”

“那我就知道了……”

“动动脑筋！”他恶狠狠地说，“你想活命，就必须动脑筋，从你看

见的事物中归纳出结论。这就是现实人生。”

“好啦好啦，”我试着动动脑筋，“那个地下室其实不是地下室，而是一条隧道。”

老头子交抱双臂：“然后呢？”

“它比这栋房子还要长，出口可能在野外。”

“可是？”

“可是你说过隔壁房子也是你的，所以隧道可能通到那里。”

老头子露出满意的微笑：“猜猜看隧道有多老吧。”

“很老，墙上都是青苔。”

“那是水藻。当年反抗军对这栋房子发动四次攻击之后，盖世太保首领莱因哈德就下令挖掘这条隧道，也成功阻止了这个秘密泄露出去。每天下午，莱因哈德回到家，在众目睽睽之下走进这栋房子的大门，打开电灯，然后就穿过隧道，到隔壁他真正居住的房屋里，而众所周知住在隔壁的德军中尉就过来这里。这个中尉会在这栋房子里走动，穿着跟莱茵哈德一样的制服，窗户通常都会关上。”

“他是个诱饵。”

“没错。”

“这关我什么事？”

“因为我想让你知道真实人生是什么样子，古斯托。这个国家的人多半都对这件事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生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但我告诉你这些事是想跟你说我信任你。”

他用非常认真的眼神看着我，表示他说的这番话非常重要。我假装我明白了，但其实我只想回家，说不定他也看得出来。

“很高兴见到你，古斯托。安德烈会载你们两个回家。”

途中车子经过一所大学，校园里想必有个学生摇滚乐团正在户外舞台上表演，暴烈的吉他声传进我们的耳朵里。布林登路上有无数年轻人朝我们的方向走来，脸上洋溢着笑意，充满希望，仿佛有人承诺他们一个光明未来似的。

“那是什么？”欧雷克问道，他依然蒙着眼罩。

“那个啊，”我说，“是不真实的人生。”

“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淹死的？”哈利问道。

“不知道。”欧雷克说，他的脚抖得更加厉害，整个身体都在颤动。

“好吧，所以你被蒙住眼睛，那说说你们坐车回来的路上你记得什么或听见什么，比方说你下车的时候有没有听见火车或电车的声音？”

“没有，我们到的时候正在下雨，所以我听见的都是雨声。”

“大雨还是小雨？”

“小雨。下车的时候我几乎没感觉到下雨，可是我听见了雨声。”

“好，小雨通常不会发出太大的声音，说不定是因为雨打在树叶上？”

“有可能。”

“你走向大门的时候脚底下踩的是什么？人行道？石板路？草地？”

“碎石路吧，我想。对，我听见了嘎吱声，所以我才知道彼得站在哪里。他体重最重，所以发出的声音最大。”

“很好。门前有台阶吗？”

“有。”

“台阶有几级？”

欧雷克呻吟了一声。

“好吧，”哈利说，“你走到门前的时候还在下雨吗？”

“对，当然。”

“我的意思是说，雨水有没有落在你的头发上？”

“有。”

“所以没有门廊之类的结构。”

“你打算搜索全奥斯陆没有门廊的房子？”

“这个嘛，奥斯陆不同地区的房子建于不同时期，所以会有一些共同的特色。”

“附近没有电车经过，门前有碎石路和台阶又没有门廊的木造房屋，是什么时期建造的？”

“你的口气好像警察署长，”哈利说，但欧雷克连笑都没笑，效果不如预期，“你们离开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见附近有什么声音？”

“比方说？”

“比方说行人穿越人行横道的哔哔声。”

“没有，没听见那种声音，可是我听见了音乐声。”

“是录音的还是现场的？”

“我想应该是现场的，打击乐器的声音很清楚，还能听见吉他的

声音，随风飘送。”

“听起来像是现场演奏，你的记性很好。”

“我会记得是因为他们演奏的是你的歌。”

“我的歌？”

“你那些CD里的一首歌。我会记得是因为古斯托说那不是真实的人生，他一定是听见他们唱的歌词，所以才下意识地那样说。”

“哪句歌词？”

“好像是跟做梦有关，我忘了，可是你以前常放那首歌。”

“仔细想想，欧雷克，这很重要。”

欧雷克看着哈利，他的脚停止抖动。他闭上眼睛，试着哼出旋律：“他只是——一直做大头梦……”他睁开眼睛，涨红了脸，“有点像这样。”

哈利也哼了一遍，但摇了摇头。

“抱歉，”欧雷克说，“我不是很确定，我只听见几秒钟而已。”

“没关系，”哈利说，拍了拍欧雷克的肩膀，“告诉我摩托帮俱乐部发生什么事吧。”

欧雷克的脚再度开始抖动，他深深吸了两大口气。他学过在起跑线上蹲下之前要先做这个动作。接着他开始述说事发经过。

说完之后，哈利静坐良久，只是不断搓揉颈背：“所以你们把一个人钻死了？”

“不是我们，是那个警察。”

“你不知道那个警察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属于哪个单位？”

“不知道，古斯托和那个警察都很小心不透露他的身份。古斯托说我不知道最好。”

“你不知道后来尸体是怎么处置的？”

“不知道。你会去跟警方告发我吗？”

“不会。”哈利拿出一包烟，拍出一根。

“可以给我一根吗？”欧雷克问道。

“抱歉，小子，这有害你的健康。”

“可是……”

“除非你让汉斯把你藏起来，把找伊莲娜的事交给我。”

欧雷克望着体育场后方山坡上的公寓，公寓阳台上仍挂着花箱。哈利看着欧雷克的侧脸，只见他的喉结在细瘦脖子上上下跳动。

“好。”欧雷克说。

“很好。”哈利递给他一根烟，替两人点烟。

“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你要装金属手指了，”欧雷克说，“这样你才能抽烟。”

“对啊。”哈利说，用钛金属义肢和食指夹着香烟，同时在手机里寻找萝凯的号码。结果他发现没必要跟她要汉斯的电话，因为汉斯正好跟她在一起，说会马上过来。

欧雷克弓起身子，仿佛天气突然变得很冷：“他会把我藏到哪里？”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为什么？”

“因为我的睾丸很敏感，人家只要一提到‘汽车电瓶’这几个字，我马上就会把秘密全都供出来。”

欧雷克大笑，笑声颇短，但总是笑了：“我才不信呢，他们就算杀了你，你也不会说。”

哈利看着欧雷克。为了看欧雷克一展笑颜，他愿意说一整天冷笑话。

“欧雷克，你对我的期望总是这么高，太高了。我也总是希望你眼中看见的我比真正的我还要好。”

欧雷克低头看着双手：“男孩子不是都会把父亲当作英雄吗？”

“也许吧。我不希望你把我视为抛弃者，那种会搞失踪的人，但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我想说的是，我不在你身边不代表你对我不重要。我们都没办法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我们都被……困在各式各样的囚牢里，困在自己的身份认同里。”

欧雷克抬起下巴：“困在垃圾和屎堆里。”

“也可以这样说。”

他们同时抽了口烟，看着烟雾在风中飘散，朝一望无垠的湛蓝天际飘去。哈利知道尼古丁无法抚慰欧雷克的瘾头，但至少可以让他稍微转移注意力，这都只是为了接下来的几分钟做好准备。

“哈利？”

“什么事？”

“你为什么没回来？”

哈利先吸了口烟才回答：“因为你妈妈认为我对你们有不好的影响，她说得没错。”

哈利继续抽烟，遥望远方。他知道这时欧雷克不希望他看他。十八岁少年哭的时候，不会希望有人看他，也不会希望有人用手臂搂住他的肩膀，说些安慰的话。他只会希望哈利默默待在一旁，不要说话，不要分心，跟他一起并肩思考即将来临的人生赛事。

他们听见有辆车驶来，便走下看台，走进停车场。哈利看见汉斯把手搭在萝凯的手臂上，因为她立刻就要冲下车子。

欧雷克转头看着哈利，打起精神，用拇指勾住哈利的拇指，右肩轻推哈利的肩膀。哈利不想让他这么轻易就过关，把他拉了过来，在他耳边低声说：“要赢。”

伊莲娜·韩森最后的地址就是她家，位于葛拉森区的一栋半独立式住宅，屋前有个杂草丛生的小院子，里头种了没结苹果的苹果树，还有架秋千。

来开门的是名青年男子，哈利估计大约二十岁，面孔很眼熟。哈利的警察头脑只在数据库里搜索了十分之一秒，就找到了答案。

“我叫哈利·霍勒，你应该是斯泰因·韩森吧？”

“对。”

斯泰因脸上混合着年轻人特有的天真和警觉，他已体验过这世界的善与恶，但在面对世界时，仍在过度敞开心扉和过度压抑小心之间摆动。

“我在照片上看过你，我是欧雷克·樊科的朋友。”

哈利观察斯泰因那双灰色眼珠的反应，但有点看不出所以然来。

“你可能已经听说他获释的消息了吧？有人承认自己是杀害你养弟的凶手。”

斯泰因摇了摇头，脸上表情依然少得不能再少。

“我以前是警察，我正在找你妹妹伊莲娜。”

“为什么？”

“我想确定她没事，我已经答应过欧雷克了。”

“太好了，好让他继续喂她吸食毒品吗？”

哈利变换站姿：“欧雷克已经戒毒了，你应该知道这有多么不容易，但他还是戒了，因为他想找到她。他爱伊莲娜，斯泰因。但我想找她是为了大家着想，而不只是为了欧雷克。我对找人还蛮有一套的。”

斯泰因看着哈利，迟疑片刻才把门完全打开。

哈利跟着他走进客厅。屋里很整齐，家具齐全，但看起来似乎没人住。

“你父母……”

“他们已经不住这里了，我只有离开特隆赫姆的时候才会来住。”

斯泰因说话时发的r音特别卷舌且明显，这种口音对于请得起保姆的南挪威家族而言曾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不知为何，哈利心想，这种口音会让你的声音容易被人记住。

一台看起来从没被弹过的钢琴上放着一张照片，照片少说也有六七年了，里头的伊莲娜和古斯托年纪都比较小，身形也小了一号，身穿运动服装，顶着的发型哈利猜想现在他们自己看了都会觉得难为情。斯泰因站在后方，表情严肃。母亲双臂交抱，脸上挂着纡尊降贵、近乎嘲讽的微笑。父亲脸上的笑容让哈利觉得拍摄这张全家福是他的意思，因为他是照片中唯一展现出热忱的人。

“所以这是你们一家人？”

“过去的事了，现在我爸妈已经离婚。我爸搬去了丹麦，其实应

该说‘逃去’才对。我妈住院了。其他的……呃，其他你显然都已经知道了。”

哈利点了点头。一人死亡，一人失踪，对家族来说是很大的损失。

哈利自己找了张深扶手椅坐下：“你有什么可以告诉我的，好帮我寻找伊莲娜？”

“我一点头绪也没有。”

哈利露出微笑：“说说看。”

“伊莲娜在经历过一些她不肯跟我说的事情之后，搬到特隆赫姆去跟我住，但我很确定这些事古斯托都有份。她把古斯托理想化，什么事都愿意为他做，以为他在乎她，只因为他偶尔会拍拍她的脸颊。几个月后她接到一个电话，然后就说她得回奥斯陆，而且不跟我说明原因。这已经是四个月以前的事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也没有她的消息。两个多星期后，我因为一直联络不上她，所以跟警方报案说她失踪了。警方只是做笔录，可能还做了点调查，然后整件事就石沉大海。没有人会关心一个在外流浪的毒虫。”

“你有任何想法吗？”哈利问道。

“没有，可是她一定不是出于自愿的，她不是那种会……抛弃别人的人。”

哈利不知道斯泰因指的是谁，但他却被这句话刺了一下。

斯泰因搔了搔前臂的结痂：“你们这些人到底是看上她哪一点？是觉得她像女儿吗？你们觉得上自己的女儿是可以的吗？”

哈利讶异地看着斯泰因：“你是什么意思？”

“你们这些老不休看见她总是流口水，只因为她看起来像十四岁少女。”

哈利回想置物柜里那张照片。斯泰因说得没错，他的这番话因此在哈利心中占了一席之地。伊莲娜的遭遇有可能跟本案毫无关联。

“你在特隆赫姆的挪威科技大学念书？”

“对。”

“念什么？”

“信息科技。”

“嗯。欧雷克也想继续念书，你认识他吗？”

斯泰因摇了摇头。

“你没跟他说过话？”

“我们可能碰过几次面，可以说每次都非常短暂。”

哈利细看斯泰因的前臂，这算是他的职业病。斯泰因的前臂除了那处结痂之外，没有其他异状。当然没有，斯泰因是幸存者，是必须面对这种残局的人。哈利站了起来。

“总之你弟弟的事我很遗憾。”

“是养弟。”

“嗯。可以跟你要电话吗？以免以后有事要跟你联络。”

“例如什么事？”

两人面面相觑。答案回荡在半空中，无须阐述，难以明言。结痂被抓破，一条鲜血流向斯泰因的手掌。

“有件事可能会有帮助，”斯泰因说，这时哈利已走到门外的台阶上，“你打算去找的那些地方，像厄塔街、莫德斯戴咖啡馆、公园、宾馆、毒虫聚集所、红灯区，这些地方都可以不用去，因为我都已经

找过了。”

哈利点了点头，戴上太阳镜：“保持手机畅通，好吗？”

哈利想去罗莉咖啡店吃午餐，才踏上台阶，却突然很想喝啤酒，便在门口掉头，改去文学之家对面一家新开的餐厅，但他看了看里头的客人就离开了，最后去了布拉餐厅，点了泰式下酒菜。

“饮料呢？胜狮啤酒怎么样？”

“不要。”

“虎牌啤酒？”

“你们只有啤酒吗？”

服务生明白暗示，拿了杯水来。

哈利吃了明虾和鸡，没去动泰式香肠。他打电话去萝凯家，请她找出多年前他留在霍尔门科伦区她那栋大宅里的CD。那些CD有的是他自己喜欢听，有的是他想介绍给他们听的，比如埃尔维斯·科斯特洛、迈尔斯·戴维斯、齐柏林飞船、贝西伯爵、游击队乐队、穆迪·沃特斯。

她把这些CD留在架子上，不带嘲讽意味地称之为“哈利式音乐”。

“我想请你把每一首歌的歌名念给我听。”他说。

“你是在开玩笑吧？”

“我待会儿再跟你解释。”

“好吧。第一张是阿兹特克照相机乐队。”

“你是不是……”

“对，我是按照字母顺序来收纳的。”她的口气有点不好意思。

“这种事只有男生才会做吧。”

“这种事是哈利会做的，这些又是你的CD。我开始念歌名了好吗？”

二十分钟后，萝凯念到了以字母W开头的威尔可乐队（Wilco），哈利仍想不到任何关联。萝凯叹了口气，但仍继续念。

“《醒来觉得苍老》（When You Wake Up Feeling Old）。”

“嗯，不是。”

“《仲夏夜之梦》（Summer Teeth）。”

“嗯，下一首。”

“《未来时代》（In a Future Age）。”

“等一下！”

萝凯依言等待。

哈利开始哈哈大笑。

“什么事那么好笑？”萝凯问道。

“《仲夏夜之梦》的副歌是这样唱的：‘他只是一直做这个梦’。”

“好像不是太好听啊，哈利。”

“当然好听！我是说这个乐队唱得很好听，唱得很美，所以我放了好几次给欧雷克听，可是他把歌词听成了‘他只是一直做大头梦’。”哈利又哈哈大笑，唱了起来，“他只是一直做大头梦……”

“拜托，哈利。”

“好吧。你可以用欧雷克的计算机上网帮我搜索一下吗？”

“搜索什么？”

“搜索威尔可乐队，找到他们的网页，看他们今年有没有来奥斯陆开演唱会，如果有的话，地点在哪里。”

六分钟后，萝凯回到电话上。

“有一场。”她把地点告诉哈利。

“谢谢。”哈利说。

“你那个声音又回来了。”

“什么声音？”

“那种高昂的声音，年轻有活力的声音。”

下午四点，不祥的铅灰色云朵犹如敌军舰队般席卷而来，占领奥斯陆峡湾上空。哈利驾车在斯科延区转弯，朝维格兰雕塑公园的方向开去，在图瓦尔艾立森路路旁找了位子停下。他打了三次米凯的手机都没人接，便打到警署，对方说今天米凯早退，去奥斯陆网球俱乐部陪儿子练球。

哈利看了一会儿天上的云朵，然后前往奥斯陆网球俱乐部，审视里头的设备。

这是家一流的网球俱乐部，备有红土球场和硬地球场，甚至还有一个设了看台的中央球场，但十二块场地中只有两块在使用。挪威人比较喜欢足球和滑雪运动，打网球只会招来耳语和怀疑的眼光。

哈利在一个红土球场找到米凯，他正从篮子里拿出网球，轻轻喂球给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看起来像是在练习打反拍斜线，只是他打得球到处乱飞。

哈利穿过米凯后方的栅门，走到场上，站在他旁边：“看来他打得有点吃力。”哈利说着，拿出一包烟。

“哈利，”米凯说，手上不停，目光依然注视着小男孩，“他已经慢慢上手了。”

“你们两个长得有点像，他是不是……”

“我儿子菲利普，今年十岁。”

“时间过得真快。他有天分吗？”

“他从父亲那里遗传到一些，我对他有信心，他只是需要别人逼而已。”

“这种行为好像已经不合法了。”

“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成材，哈利，虽然有时可能会有点揠苗助长。跑起来啊，菲利普！”

“你去查过马丁·普兰了吗？”

“普兰？”

“镭医院的那个驼背怪咖。”

“哦，对，你的直觉。答案是‘是的’跟‘没有’。也就是说，是的，我去查过了。没有，我们没查到他什么事，什么都没查到。”

“嗯。我想麻烦你一件事。”

“蹲下来啊！什么事？”

“我想请你申请搜查令，挖出古斯托·韩森的尸体，采集他指甲底下的血迹，重新化验。”

米凯的目光从儿子身上离开，想看看哈利是不是认真的。

“已经有人自首了，看起来也很可信，哈利，我认为申请搜查令被驳回的概率很高。”

“古斯托的指甲底下的确有血迹，可是血样还没化验就被污染了。”

“这种事难免会发生。”

“可是很少。”

“那你认为血迹是谁的？”

“不知道。”

“你不知道？”

“不知道。但既然第一份血样受到污染，那就表示它给某人带来危险。”

“比如说这个自首的药头阿迪达斯？”

“他的本名是克里斯·雷迪。”

“总之现在欧雷克·樊科已经获释了，你对这案子不是已经可以放手了吗？”

“总之他打反拍不是应该双手握拍吗？”

“你懂网球？”

“在电视上看过。”

“单手反拍可以培养个性。”

“我连血迹是不是跟命案有关都不知道，说不定是某人不想跟古斯托扯上关系。”

“例如？”

“说不定是迪拜。再说，我并不认为阿迪达斯杀了古斯托。”

“为什么？”

“一个铁石心肠的药头会突然自首说他杀人？”

“我懂你的意思，”米凯说，“可是自首就是自首，还十分可信。”

“再加上这只是件毒虫命案，”哈利接口说，躲过一颗乱飞的球，“你手上要破的案子已经够多了。”

米凯叹了口气：“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啊，哈利。我们资源有限，没办法把力气花在已经找到答案的案子上。”

“找到答案？那是‘真正的’答案吗？”

“身为主管，我不得不接受不可靠的说辞。”

“好啊，那我提供你两件命案的答案，换取你帮我找一个安全地点。”

米凯停止发球：“什么？”

“第一件命案发生在摩托帮俱乐部，死者是个名叫图图的灰狼帮成员，网民说他的头被钻破了。”

“这个网民愿意做证吗？”

“可能吧。”

“第二件命案呢？”

“死者是卧底警察，尸体被冲上歌剧院的岸边。同一个网民说他看见这个警察死在迪拜家地下室的地上。”

米凯眯起一只眼睛，脸上斑纹泛起红晕，让哈利联想到老虎。

“爸！”

“菲利普，拿水壶去更衣室装水。”

“爸，更衣室的门上了锁了！”

“密码是什么？”

“国王出生的那一年，可是我不记得了……”

“在你记起来以前先忍耐一下口渴，菲利普。”

小男孩拖着脚步穿过栅门，双手垂在身旁。

“你想怎样，哈利？”

“我希望你派一组人去奥斯陆大学周围方圆一公里的地区仔细搜查，列出所有符合这个描述的独栋建筑清单。”哈利把一张纸交给米凯。

“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只是开了场演唱会。”

米凯知道哈利不会再透露更多详情，便低头看着那张纸，大声念了出来：“老木屋、有长长的碎石车道、种了落叶树、大门口有台阶、没有门廊？看起来布林登区有半数的房子都符合这个描述。你找什么？”

哈利点了根烟：“鼠窝、鹰巢。”

“假使我们找到了，那之后呢？”

“你跟你的属下需要搜查令才能做事，像我这样的小老百姓呢，可能会在秋天的晚上迷路，不得不到附近的房子寻求庇护。”

“好吧……我来想想办法。可是请你先说说为何这么急着要逮到这个迪拜。”

哈利耸了耸肩：“可能是职业病吧。把清单寄到底下那个电子邮箱，再看看我可以帮你查到什么。”

哈利离开的时候，菲利普正好返回球场，水壶里空空如也。哈利朝车子走去时，听见网球击中球拍的声音，接着是低低的咒骂声。

远处传来乌云舰队的隆隆炮声。哈利上车时，天色已黑得有如夜晚。他发动引擎，打电话给汉斯。

“我是哈利，现在对非法掘墓的刑罚是什么？”

“呃，我猜是四到六年徒刑。”

“你愿意冒这个风险吗？”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接着说：“目的是什么？”

“为了逮到杀害古斯托的真凶，说不定还能逮到追杀欧雷克的人。”

“如果我不愿意呢？”他又很快地接着说，“我去。”

“好。你去查出古斯托下葬的地方，准备几把铲子、手电筒、指甲刀和两把螺丝刀。我们明天晚上动手。”

哈利驾车经过索利广场时，大雨倾盆而下，猛烈地打在屋顶上、街道上，以及伫立在夸拉土恩区那家店门敞开的酒吧对街的男子身上。

哈利走进旅馆，年轻接待员用忧心的眼神看着他。

“你要不要借把雨伞？”

“不用，除非你们旅馆漏水。”哈利说，用手拨了拨他那头刷子般的短发，弄得细小水珠四处飞溅，“有我的留言吗？”

接待员大笑，仿佛哈利说了个笑话。

哈利上到三楼楼梯时，似乎听见楼下传来脚步声。他停下脚步，侧耳倾听。四周一片寂静。他刚才听见的如果不是自己脚步声的回音，就是对方也停下了脚步。

哈利缓缓爬上楼梯，一进入走廊就加快步伐，将钥匙插进门锁，把门打开，扫视漆黑的房间，望向院子另一边那个女人亮着灯的房间。房里没人，到处都没人。

他把灯打开。

灯一亮，他就在窗玻璃上看见自己的映影，还有一个人站在他背后。他立刻感到一只厚重手掌捏住他的肩膀。

哈利心想，唯有幽灵才能移动得那么迅捷、无声无息。他立刻转身，但知道已然太迟。

27

“我见过他们一次，感觉很吓人。”

卡托那只肮脏的大手依然搭在哈利的肩膀上。

哈利听见自己深深吸了口气，感觉肺脏抵住肋骨内侧。

“见过谁？”

“当时我正在跟一个卖药的家伙说话，他的名字叫毕斯肯，脖子上戴着狗项圈。他来找我是因为他很害怕。他因为持有海洛因而被警察拉去问话，他把迪拜住的地方告诉了贝雷哥，贝雷哥说只要他愿意出庭做证，就一定会给他提供保护和豁免。我站在那里的時候，他们开一辆黑色的车过来，穿黑西装，戴黑手套。他很老，脸很宽，看起来像白人原住民。”

“你在说谁？”

“我看见他了，可是……他仿佛不在场，像个幽灵。毕斯肯一看见他就动也不敢动，被带走时没试着逃跑，也没挣扎。他们离开以后，我觉得像做了一场梦。”

“你先前怎么不跟我说这件事。”

“因为我是懦夫。你有烟吗？”

哈利给了他一包烟，卡托瘫坐在椅子上。

“你在追捕的是鬼魂，我可不想被卷进去。”

“可是呢？”

卡托耸了耸肩，伸出手。哈利把打火机递给他。

“我老了，快死了，没什么可以失去了。”

“你快死了？”

卡托点燃香烟：“我们都在迈向死亡，哈利，就算速度不是很快。我只是想帮你而已。”

“怎么帮我？”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打算？”

“我能信任你吗？”

“天哪，不行，你不能信任我。但我是萨满巫师，我可以把自己变成隐形人，我可以来去自如，不会有人注意到我。”

哈利揉揉下巴：“为什么？”

“我已经告诉你为什么了啊。”

“我再问你一次，为什么？”

卡托看着哈利，先是用责难的眼神狠狠盯着，当这招没用，又恼怒地深深叹了口气：“也许是我以前曾有个儿子，可是我对他不是很好；也许这是个全新的机会。难道你不相信新的机会吗，哈利？”

哈利看着老人。卡托脸上的皱纹看起来比黑暗还要深沉，宛如深谷，有如刀痕。哈利伸出手掌，卡托不情愿地从口袋拿出那包烟，放在哈利手上。

“谢谢你，卡托。需要帮忙的话我会告诉你。现在我要做的是找出证据，把迪拜和古斯托的死联结起来，只要办到这一点，线索就会直接带我找出躲藏在警界里的烧毁者，也会带我查出那个卧底警察淹死在迪拜家的真相。”

卡托缓缓摇头：“你有一颗正直勇敢的心，哈利，搞不好你会上天堂。”

哈利夹了根烟在双唇之间：“这么说来，最后还是会有美好结局啰。”

“值得庆祝对吧，那我可以请你喝杯酒吗，哈利·霍勒？”

“谁买单？”

“当然是我。但如果你要买单，你就可以跟你的金宾说哈啰，我也可以跟我的约翰说哈啰。”

“你走吧。”

“别这样嘛，金宾的内心可是很善良的。”

“晚安，祝你一夜好眠。”

“晚安，别睡太香啊，以免……”

“晚安。”

酒癮一直都存在，但哈利成功地将它压抑下来，直到现在，直到卡托提出邀约。如今他无法忽视这噬骨的渴望。它是被那管小提琴勾起来的，小提琴启动了它，再度释放出这群恶犬。现在它们高声吠叫、张牙舞爪、嘶吼咆哮，啃咬他的肠子。哈利躺在床上，双目紧闭，聆听雨声，希望睡魔能把他掳走。

但睡魔一直没有降临。他的手机里有一组名称是两个字母的电话号码。AA。代表的是匿名戒酒会会员暨辅导员特吕格弗。过去在紧要关头时，哈利曾多次寻求特吕格弗的协助。三年了，为什么酒癮偏偏选在这个时刻发作，现在他有那么多事要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保持清醒。这简直令人抓狂。他听见外头传来尖叫声，接着又听见笑声。

晚上十一点十分，他翻身下床，离开旅馆。他穿越马路走向那扇敞开的大门时，几乎没感觉到雨点正噼里啪啦地打在他头上。这次他没听见背后响起的脚步声，因为他的耳道充满了科特·柯本的歌声，像是为他献上拥抱。他走入门内，在吧台前的高凳上坐下，呼叫酒保。

“威士……忌。金……宾。”

酒保正在擦拭吧台的手停了下来，把抹布放在开瓶器旁，从镜面酒架上拿下酒瓶，斟了杯酒，把杯子放在吧台上。哈利的两只前臂搁在酒杯两侧，眼睛盯着金褐色酒液。这一刻，世间的一切都不复存在。

涅槃乐队、欧雷克、萝凯、古斯托、迪拜都不复存在。托德·舒茨的面孔不存在。走进酒吧后让街道噪声消失的人影不存在。背后的动静不存在。弹簧推出刀身所发出的清脆声响不存在。谢尔盖·伊万诺夫双脚并拢、双手低握，站在后方仅仅一米之处所发出的浓重呼吸声不存在。

谢尔盖看着男子的背影，他的双臂都放在吧台上。眼前状况再完美不过，下手的时机来临了。他的心脏剧烈跳动，疯狂地送出新鲜血液，就像他第一次在机舱里拿到海洛因包裹时一样。恐惧全都消失无

踪，因为这时他知道自己浑身是劲，充满生命力，准备夺走眼前男子的性命。夺走对方的性命，让它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这个想法令他壮大，仿佛他已吞下敌人的心脏。就是现在。使出熟练的动作。谢尔盖深吸一口气，踏上一步，左手放在哈利头上，仿佛赐福给对方，仿佛就要为对方施洗。

28

谢尔盖抓不住，他就是抓不住。该死的雨水淋湿了男子的头颅和头发，短而平的头发在他手指底下滑动，令他无法把男子的头往后扳。他的左手再往前抓，勾住男子的额头猛往后拉，同时拿刀朝男子喉咙上划去。男子身体一震。谢尔盖划下一刀，感觉刀锋接触皮肤，刀子切穿肌肤。有了！温热的鲜血喷上他的拇指。刀子切得不如他预期的那么深，但只要男子的心脏再跳个三下，生命就会终结。他抬头朝镜子望去，想看鲜血泉涌而出。他看见一排白森森的牙齿，下方是一道裂口，鲜血从裂口中涌出，往下流到胸前的衬衫上。接着他看见男子的双眼，眼神冷酷而愤怒，犹如掠食动物的凶恶目光。于是他明白，任务尚未达成。

哈利感觉到一只手罩上头顶时，立刻凭直觉知道，这只手的主人不是喝醉的酒客，也不是他的老朋友，而是属于“他们”。那手滑开了来，这让他有十分之一秒的时间望向镜子，看见闪闪发亮的钢刀。他只看了一眼就知道那把刀的目标何在。接着那手勾住他的额头，把他的头往后扳。要把手放在喉咙与刀锋之间已然太迟，因此他双脚在搁脚横木上用力一蹬，把身体往上顶，同时下巴尽量朝胸部下压。刀子划入肌肤时，他并未感到疼痛，直到刀子切过下巴，穿透骨头外围的敏感骨膜时，痛感才传来。

他在镜中和背后那名男子目光相触。男子把哈利的头往后扳，让两人看起来像是在摆姿势拍照的好友。哈利感觉刀子抵住他的下巴和胸口，正在寻找两条颈动脉中的一条。他知道再过几秒对方就会成功。

谢尔盖用整只手臂勾住男子的额头，用尽力气往后扳。男子的头被扳得往后仰。谢尔盖在镜中看见刀子终于找到下巴和胸口之间的空隙，乘虚而入。钢铁刀锋切入喉咙，往右朝颈动脉移动。乒！男子举起右手，一根手指挡在刀子和动脉之间。但谢尔盖知道锋利的刀锋绝对有办法切断手指，问题只在于压力是否足够。他用力，再用力。

哈利感觉到刀子上所施加的压力，但也知道刀子无法再继续前进。即使是强度最高的金属，也无法切穿钛合金，无论这钛合金是不是香港制造的。但这家伙身强体壮，很快就会发现刀子切不过去。

哈利伸出另一只手往前摸索，打翻酒杯，摸到一样东西。

那是个T字形的基本款开瓶器，上面有一根短螺旋钻。他把开瓶器的把手握在食指和中指间。耳中听见刀子滑过义肢的声音，他心头一惊，赶紧强迫自己垂眼望向镜子，看清楚要瞄准的位置。他朝旁边扬起手，往头部后方刺了下去。

钻子的尖端刺进男子颈部侧边的肌肤，哈利感觉到对方身子一僵，但钻子只造成皮肉伤，未能达到阻止的效果。那人开始把刀改往左划。哈利集中精神。操作这支开瓶器需要一只稳定而熟练的手，然而要穿透软木塞，只需要转几下就行了。哈利转了两下，感觉钻子穿透肌肉，往下穿入。他感觉到柔韧的阻力。那是食道。他用力一拔。

这感觉就像是从小装满葡萄酒的桶子侧面拨开塞子。

谢尔盖·伊万诺夫在镜子里看着整个过程，活生生感觉到他的第一下心跳所产生的压力让一道鲜血朝右方喷出。他的脑子接收到这个景象，加以分析，并得出结论：他想划开喉咙的那个男人用开瓶器找到了他的颈动脉，扯破血管，使得生命之血汨汨流出。他在心脏跳动第二下、失去意识之前，脑子里转了三个念头。

他让伯父失望了。

他再也看不见心爱的西伯利亚了。

他会带着名不符实的刺青下葬。

心脏跳动第三下，他的身体往下倒。歌曲播完，谢尔盖也已气绝身亡。

哈利从高脚凳上起身，在镜中看见一道割痕划过下巴，但这并不是最糟的。有几道很深的割痕划过他的喉咙部位，鲜血直流，染红了衣领。

酒吧里其他三名酒客早已不见踪影。哈利低头看着倒在地上的男子，那人颈部的伤口仍有鲜血流出，但已不是在喷了，这表示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了，急救已没有意义。哈利知道即使男子还活着，也绝对不可能透露主使者是谁，因为他看见男子身上露出衬衫外的刺青。他虽不知道图案的含义，但知道是俄罗斯刺青，说不定是黑种子帮的。这种刺青跟酒保身上的典型西方刺青不同。只见酒保背抵镜面酒架，惊恐地看着眼前的景象，瞳孔变得好黑，仿佛连眼白也被覆盖。涅槃乐队的音乐声逐渐减小，酒吧里一片寂静。哈利看着横躺在桌上的威士忌杯。

“抱歉，弄得一团糟。”他说。

他拿起吧台上的抹布，擦了擦双手，又擦了擦酒杯跟开瓶器的把手，再把开瓶器放回原位。他查看自己的血是否沾到吧台或地面上，然后俯身在男子的尸体旁，擦拭男子鲜血淋漓的手以及长长的象牙色刀柄和薄薄的刀身。这武器比他拿过的任何刀子都要沉重。之所以称之为武器是因为这把刀除此之外难做他用。它的刀锋锋利得有如日本寿司刀。哈利迟疑片刻，便将刀身折入刀柄，听见卡榫卡上时发出轻柔的咔嚓声，再扣上保险栓，放进口袋。

“可以用美元付账吗？”哈利问道，捏着抹布从皮夹里拿出一张二十元美钞，“上面写着这是美国的法定货币。”

酒保口中发出细弱的哀鸣声，仿佛想说话，却暂时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哈利正要离去，又停下脚步，转身朝镜面酒架上的酒瓶望去，再度舔了舔嘴唇。他静静站立了一秒钟，身体似乎抽动了一下，才转身离去。

哈利在滂沱大雨中穿越马路。他们知道他住在哪里。当然啦，他们可以跟踪他，但也可能是年轻的接待员通风报信，或者那个烧毁者在旅馆住房记录里查到了他的名字。他可以从旅馆后院进去，如此就能悄悄回到房间。

旅馆后方通往街道的栅门上了锁。哈利咒骂一声。

他走进旅馆大门时，接待柜台里空无一人。

他爬上楼梯，踏进走廊，在浅蓝色油地毯上留下一排宛如摩斯密码般的红点。

走进房间后，他从床边桌里拿出缝纫包，进入浴室，脱下衣服，倚在水槽边。水槽很快就被鲜血染红。他沾湿一条擦手巾，擦拭下巴和脖子，但脖子上的伤口很快就被鲜血填满。他在冰冷的白光中将棉线穿过针眼，再用缝衣针缝合颈部肌肤。针先从伤口下方穿入，再从上方穿出。他缝到一半停下，擦去鲜血再继续。就在快缝完之际，线竟然断了。他咒骂一声，把线拔出来，重新再缝一次，这次用了两股线。完成之后再缝下巴的伤口，这次就简单多了。他洗去上半身的血迹，从行李箱里拿出一条干净衬衫，在床沿坐下。他觉得头晕，但动作得加快，因为他猜测他们应该就在不远处。他必须立刻行动，抢在他们发现他还活着之前。他打电话给汉斯，铃声响了四声后，他听见一个充满睡意的声音：“我是汉斯。”

“我是哈利。古斯托埋在哪里？”

“维斯特墓园。”

“你准备好工具了吗？”

“准备好了。”

“我们今晚就行动，一小时后在墓园东侧的小路碰面。”

“现在？”

“对，还有带一些绷带来。”

“绷带？”

“只是理发师手艺不佳而已。六十分钟后碰面可以吗？”

汉斯沉默片刻，叹了口气，说：“好。”

哈利正要挂上电话，似乎听见一个睡意浓重的声音，另一个人的声音。哈利穿上衣服，说服自己是他听错了。

29

哈利站在孤单的街灯下等了二十分钟，才看见身穿黑色运动服的汉斯沿着小路快步走来。

“我把车停在摩诺里特路上，”他气喘吁吁地说，“亚麻西装适合穿来挖坟墓吗？”

哈利抬起头来。汉斯瞪大双眼说：“我的老天爷，你那个理发师……”

“不适合推荐给别人，”哈利接口说，“我们走吧，离开灯光底下。”

他们走进黑暗，哈利停下脚步：“绷带呢？”

“这里。”

哈利仔细地把绷带包扎在脖子和下巴的缝合伤口上，汉斯趁这段时间仔细查看后方山坡上没亮灯的房子。

“放轻松，没人看得见我们。”哈利说着，拿起一把铲子，迈步向前。汉斯匆匆跟上，拿出一个手电筒按亮。

“现在有人看得见我们了。”

汉斯关上手电筒。

他们大步穿过战争纪念园，经过英军水手的坟墓，在碎石径上继续往前走。哈利发现，人就算死了也无法得到平等，这座奥斯陆西区墓园的墓碑比东区的更大更有光泽。碎石径一踩下去就嘎吱作响，他们越走越快，使得这些声音连成一气。

他们在流浪汉坟墓区停下脚步。

“左边数第二个。”汉斯低声说，朝向微弱的月光调整他打印出来的地图。

哈利往他们背后的黑暗望去。

“怎么了？”汉斯低声问道。

“我只是以为听见了脚步声，我们一停，他们也停了下来。”

哈利抬起下巴，仿佛在嗅闻空气中的气味。

“回音罢了，”他说，“走吧。”

两分钟后，他们站在一个朴素的黑色墓碑前。哈利把手电筒靠在墓碑前方按亮。墓碑上的刻字上了金漆。

古斯托·韩森在此安息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四日——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找到了。”哈利毫无顾忌地低声说。

“我们要怎么……”汉斯才开口，就被哈利的铲子铲进软土的声音

打断，于是他拿起铲子开始帮忙挖土。

深夜三点半，月亮躲到了云层背后，这时哈利的铲子撞到坚硬之物。

十五分钟后，白色棺木露了出来。

他们各拿一把螺丝刀，蹲在棺材上，旋下盖子上的六个螺丝。

“我们两个人都在上面，盖子没办法打开，”哈利说，“一定要有一个人上去，另一个人才能打开棺材，有自愿者吗？”

汉斯的上半身已探到地面。

哈利一脚抵在棺材侧边，另一脚踩在土墙上，手指塞到棺材盖底下，使劲往上抬。他出于习惯使用嘴巴呼吸，还没往下看，就感觉棺材里冒出一股热气。他知道尸体腐烂会产生热量，但令他颈背寒毛直竖的是那种声音。

那是蛆虫活动的窸窣声。他用膝盖把棺材盖推到一旁。

“手电筒往这边照。”他说。

闪亮的白色蛆虫在尸体的嘴巴鼻子内和周围蠕动。尸体眼皮凹陷。眼球是首先会被吃掉的部位。

哈利不去理会汉斯作呕的声音，启动头脑的分析功能：尸体脸部变色，色泽暗沉，无法辨认是不是古斯托，但发色和脸形显示这就是他。

另有一样东西吸引了哈利的目光，令他不由自主屏住气息。

古斯托正在流血。

白色寿衣上开出红色的血玫瑰，越开越大。

两秒之后，哈利恍然大悟，原来那是他自己的血。他摸了摸脖

子，手指摸到浓稠的血液。伤口没缝合好。

“你的T恤给我。”哈利说。

“什么？”

“我需要包扎一下。”

哈利听见拉链声，片刻之后，一件T恤飘到光线中。他抓住T恤，看见上头印着“免费法律咨询”的标志。老天，原来汉斯是理想主义者。哈利把T恤缠在脖子上，不知道这样是否会有帮助，但现下也别无他法。他俯身在尸首上方，双手抓住寿衣一把扯开。尸体颜色很深，稍微肿胀，蛆虫从胸口的弹孔里爬出来。

哈利看见弹孔符合验尸报告的内容。

“剪刀给我。”

“剪刀？”

“指甲剪。”

“该死，”汉斯咳了一声，“我忘了带。我车上可能有其他工具，要不要我……”

“不用。”哈利说着，从外套口袋拿出那把长弹簧刀，打开保险栓，按下弹出按钮。刀身以猛烈力道弹出，连刀柄也为之震动。他体验到这武器所具备的完美平衡。

“我听见声音。”汉斯说。

“那是活结乐队的曲子，”哈利说，“《蛆的脉动》（Pulse of the Maggots）。”说着轻轻哼起旋律。

“不是啦，有人来了，该死！”

“你把手电筒放下，调到光线可以让我看清楚的角度，然后逃

跑。”哈利说，抬起古斯托的双手，仔细观察右手指甲。

“可是你……”

“快跑啊。”哈利说。

他听见汉斯的脚步声消失在远处。古斯托的中指指甲被人剪短。他查看食指和无名指，冷静地说：“是殡仪馆派我来的，我在加班。”

他抬头朝身穿制服的警卫看去，警卫十分年轻，站在坟墓边低头看着他。

“家属觉得死者的指甲修剪得不是很好。”

“快出来！”警卫命令道，声音微微颤抖。

“为什么？”哈利说，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塑料密封袋，放在无名指下方，同时切下指甲。刀锋轻易地切穿了指甲，仿佛那只是块牛油。这工具确实了不起。“很遗憾，你收到的命令是不得直接攻击侵入者。”

哈利用刀尖在剪短的指甲底下刮下干涸的残余血迹。

“你如果攻击侵入者，就会被开除，警察学院会拒绝你入学，以后你就没办法佩戴大枪，在自我防卫时还击。”

哈利把注意力放到食指上。

“奉劝你依照命令行动，打电话给警局里的大人，幸运的话他们会在半小时以后抵达。不过如果实际一点的话，可能要等到明天上班时间他们才会来。好了！”

哈利封起密封袋，放进外套口袋，盖上棺材盖，爬出坟墓，拂去西装沾上的泥土，弯腰捡起铲子和手电筒。

他看见汽车头灯转进了教堂区。

“其实他们说会马上过来，”年轻警卫说，退到安全距离外，“因为我告诉他们说有人来挖那个最近被射杀的家伙的坟墓。你到底是什么人？”

哈利关上手电筒，四周陷入一片黑暗。

“我是你应该声援的人。”

说完哈利发足急奔，朝东远离教堂，沿着来时的路往回奔跑。

他利用前方的亮光辨别方向，分析那应该是维格兰雕塑公园的街灯。他知道如果能跑到公园，以他目前的体能应该跑得大多数警察。他只希望他们没带狗来，他讨厌狗。他认为自己最好沿着碎石径跑，以免撞上墓碑或花草，但碎石的嘎吱声响个不停，让他难以分辨是否后有追兵。跑到战争纪念园时，他移动到草地上，没法听见后头是否有动静。就在这时，他看见一道颤动的光束射向树梢上方，果然有人拿着手电筒追了上来。

哈利跑到碎石径上，朝维格兰雕塑公园奔去，努力不去理会脖子周围的疼痛，用放松而又有效率的方式跑步，把注意力放在技巧和呼吸上，在心中告诉自己，他已拉开了和追捕者之间的距离。他朝大石柱的方向奔去，知道警察看见他跑在碎石径的路灯下，而碎石径一直向前延伸，翻过山坡，他们一定以为他要奔向公园的东侧大门。

他翻过山坡，一等身影在他们视线之外立刻转往西南方，朝马瑟卢大道的方向奔去。一路上肾上腺素支持着他往前跑，但这时他感觉肌肉开始僵硬。有一瞬间他眼前突然一黑，以为自己就要失去意识，但接着又恢复清醒，只觉得一阵作呕感上涌，而后晕眩袭来。他低头一看，发现鲜血从外套袖子渗了出来，再从手指滴落，宛如在爷爷家吃夹心面包时，草莓果酱滴落的模样。看样子他无法跑完这段路程了。

他伸长脖子，看见一个人影穿过山坡顶的路灯跑下来。那是个魁梧男子，奔跑的体态十分轻盈，身穿紧身黑衣，而非警察制服。会不

会是戴尔塔特种部队队员？大半夜的，这么快就能赶来，只因为有人挖坟？

哈利身形晃动，但立刻设法稳住。他绝对跑不过体能如此优秀的人，得找地方躲藏才行。

哈利看准马瑟卢大道的一栋房子，离开小径，冲下青草坡，张开双臂避免跌倒，然后穿越马路，跃过低矮的尖桩栅栏，继续奔过几棵苹果树，绕到屋后。他倒在湿润的草地上，不住地喘着粗气，感觉胃部收缩想吐。他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侧耳倾听。

什么都没听见。

但他们找到这里只是迟早的事，此外他的脖子也需要好好包扎一下。他站起身来，走到屋子的露台上，透过门上的玻璃窗往内看去，只看见黑漆漆的客厅。

他踹碎玻璃，把手伸进去。这家人有着挪威人天真的传统，钥匙就插在门把上。他悄悄走进幽黑的屋内。

他屏住呼吸。卧室可能在二楼。

他打开桌灯。

绒布椅。电视柜。百科全书。桌上摆满家族照片。编织品。看来这屋子住的是老人。老人家都睡得很沉，还是很浅？

哈利找到厨房，打开电灯，拉开抽屉。餐具、餐巾。回想一下，小时候大人都把那些东西放在哪里。他打开倒数第二个抽屉。找到了。标准胶带、纸胶带、封箱胶带。他拿起封箱胶带，又打开两扇门才找到浴室。他脱下外套和衬衫，把头伸到浴缸上方，脖子对着莲蓬头，看着白色浴缸刹那间就被染红；接着用T恤擦干身体，用手指把伤口边缘用力合拢，同时用银色胶带在脖子上缠了几圈，再试试看是否太紧，毕竟他还需要血液流到脑部。他穿上衬衫。晕眩再度来袭。他在浴缸边坐了下来。

他注意到有动静，抬起了头。

门口站着一名老妇，脸色苍白，双目圆睁，用恐惧的目光看着他。她在睡衣外穿了件发出诡异光泽的红色菱格纹睡袍，身子一动睡袍就发出静电的噼啪声。哈利猜想那件睡袍应该是采用的某种市面上已经看不到的合成材料——原料是石棉之类的，因为致癌所以被禁用。

“我是警察，”哈利说，咳了几声，“以前是警察，现在我碰到了点麻烦。”

老妇一语不发，只是站在原地。

“打破玻璃的钱我会赔你，”哈利从浴室地上捡起外套，拿出皮夹，放了几张钞票在水槽上，“这是港币，它们……没有听起来那么糟。”

他挤出一抹微笑，看见一颗泪珠从老妇爬满皱纹的脸颊上滑落。

“噢，天哪，”哈利说着，惊慌起来，觉得自己像是滑落山坡，失去控制，“别害怕，我真的不会对你怎样，我现在就走好不好？”

哈利奋力把手臂穿进外套袖子，朝老妇走去。她后退几步，脚步细碎而笨拙，目光紧盯哈利。哈利扬起双掌，快速走向露台门。

“谢谢你，”他说，“还有，抱歉。”

他推开门，走上露台。

这时传来一声轰然巨响，从爆炸威力来分析，是大口径枪支发出的声音。接着就是子弹的破空声，也就是子弹底火的爆发声响，这确认了他的分析正确无误。他赶紧伏下。第二发子弹击碎他旁边那张庭院椅的椅背。

这是一把口径非常大的重型枪支。

哈利爬回客厅。

“压低身体！”他高声吼道。这时客厅窗户碎裂，碎玻璃洒落在拼花地板、电视和摆满家族照片的桌子上，叮叮作响。

哈利弯着腰奔过客厅和门厅，来到前门。他一打开门，就看见街灯下停着一辆黑色轿车，车门开着，里头伸出的枪管爆出火花。他感觉脸颊一阵刺痛，同时听见金属被高速穿透发出的破裂声。他下意识地回头望去，看见墙上门铃被打得粉碎，大块的白色碎木片往外突出。

哈利退回门内，趴在地上。

这把枪的口径比警用枪支还大。哈利回想刚才奔越山坡顶的那个高大身影，那人不是警察。

“你脸颊上有东西……”

这句话是老妇说的，她得提高嗓门，声音才能盖过尖锐而持续的门铃声，因为门铃卡在墙里，响个不停。她站在哈利后方，就在门厅尽头。哈利用手指摸了摸脸颊，原来有根木片插在脸上。他拔出木片，竟还有时间去想幸亏木片是插在已有伤疤的那侧脸颊，应该不至于大幅减损他在单身市场上的价值。又是一声巨响，这次是厨房窗户爆破。这下可好，他的港币已经用完了。

远处传来的警笛声盖过门铃声。他抬起头来，透过门厅和客厅，看见四周房屋陆续亮起灯光，整条街如同圣诞树般亮了起来。如此一来，无论他往哪个方向跑，都会暴露在光线中，成为活生生的移动标靶。看来他仅有的选择不是中枪，就是束手就擒。不对，他根本别无选择。对方应该也听见了警笛声，知道时间无多，而且他到现在都没有开枪回击，对方一定会推测到他身上没带枪，所以一定会追上来。他必须逃走才行。他拿出手机。可恶，他为什么没有不厌其烦地把那人的号码输入手机，命名为T？他的手机联系人又不是已经满了。

“查号台的电话是多少？”

“查号台.....的.....电话？”

“对。”

“呃.....”老妇咬着手指陷入沉思，在木椅上坐了下来，红色睡袍塞在大腿下，“有个号码是一八八〇，可是我觉得一八八一的服务态度比较好，他们不会催你快一点，一直给你压力，他们会让你慢慢来.....”

“一八八〇查号台。”手机里传来一个充满鼻音的声音。

“我要查阿斯比·崔斯卓的电话，”哈利说，“拼音里有c和h。”

“奥普索乡有个阿斯比·贝德霍·崔斯卓，另外.....”

“就是他！可以给我他的手机号码吗？”

经过宛如永恒的三秒之后，一个熟悉的暴躁声音传了过来。

“我什么都不需要。”

“崔斯可 14 ？”

对方陷入沉默，哈利想象他这位胖老友脸上露出惊诧的表情。

“哈利？好久不.....”

“你在上班吗？”

“对.....对啊。”他说的“对”这个字带着犹疑。没有人会没事打电话给崔斯可。

“我需要你帮个小忙。”

“我想也是。哦，对了，上次你跟我借的一百克朗呢？你说.....”

“我需要你关掉维格兰雕塑公园和马瑟卢大道附近地区的电力。”

“什么？”

“警方在这里遭遇紧急状况，有个家伙在这里乱开枪，我们需要黑暗掩护，你还在蒙特贝洛那边的变电所上班吗？”

对方再度陷入沉默。

“目前还是，可是你还是警察吗？”

“当然是。崔斯可，事态非常紧急。”

“关我屁事啊，我又没有权力做这种事，你应该去找恩莫，他……”

“他在睡觉，我们没时间了！”哈利吼道。这时又一发子弹射来，击中厨房橱柜，一摞盘子滑落地上，当啷当啷砸个粉碎。

“靠，那是什么？”崔斯可问道。

“你说呢？你自己选吧，你要为四十秒断电负责，还是要为一票人命负责？”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崔斯可缓缓说道：“事态紧急吗，哈利？现在坐在这里的人可是我，我说了算，你应该难以置信吧？”

哈利深深吸了口气，看见露台掠过一个黑影：“对，崔斯可，我难以置信。你可不可以……”

“你跟爱斯坦从没想过我会有什么成就吧？”

“对，我们大错特错。”

“那你要不要说个‘请’字……”

“操你妈的快把电切断！”哈利吼道，随即便听见“嘟——”的声音。他站了起来，抓着老妇的手臂，半拖半拉地把她扶进浴室。“待

在这里不要出去。”他低声说，走出浴室关上门，朝打开的前门奔去，冲进灯光中，做好准备迎接排山倒海的子弹。

就在此时，四周陷入一片黑暗。

眼前那么黑，导致他一个跟头跌在石板路上，往前滚去，心想自己是不是死了，随即明白是阿斯比“崔斯可”崔斯卓在变电所扳动了开关或按下了按键，给了他四十秒的时间。

哈利在漆黑中盲目地往前跑，绊到尖桩栅栏，感觉脚下踩到了人行道，再继续跑。他听见喊叫声和警笛声越来越近，但也听见汽车引擎启动时发出的咆哮声。他靠右侧跑，视线还算清楚，勉强能跑在道路上。看来他在维格兰雕塑公园南侧比较有机会逃脱。他奔过黑魆魆的独栋住宅、树木、森林。这一区依然处于断电状态。汽车引擎声越来越近。他摇摇晃晃地转了个弯，跑进网球场旁的停车场。碎石路上的一摊水差点让他摔倒，虽然脚步踉跄，他还是跑了过去。眼前唯一能反射足够的光线，并能被看见的东西是铁丝围栏后方的网球场的白色标线。他看见奥斯陆网球俱乐部的建筑轮廓，冲到更衣室的外墙边，压低身子，让汽车的两道头灯光线扫过。他在水泥地上侧躺下来，虽然动作缓慢，但还是觉得头晕。

他像老鼠一样躺着，动也不动，静静等待。

什么也没听见。

他望入黑夜。

毫无预警之下，灯光骤然亮起，令他眼花。

亮起的是屋檐下的灯，电力恢复了。

哈利躺了两分钟，聆听警笛声。俱乐部旁的马路上，车子来来去去。是搜查队。这地区可能已经被包围了，不久警犬队就会出动。

他无法再继续移动，只能闯进屋内。

他站了起来，探头朝墙角另一侧望去。

他看见红灯旁有个箱子，门边有个键盘。

国王出生的那一年。天知道是哪一年。

他回想八卦杂志上的照片，试着键入一九四一。哔一声传来。他抓住门把推了推。还是锁着。等一等，皇室家族在一九四〇或一九三九前往伦敦，那时国王是不是已经出生了？他的年纪可能还要再大一点。哈利担心密码只能输入三次，如此就会被三振出局。说不定是一九三八。他推了推门把。可恶。还是一九三七？绿灯亮起，门开了。

哈利悄悄进门，听见门在身后锁上。

一片寂静。安全了。

他打开电灯。

是间更衣室，里头有木长椅和铁置物箱。

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已筋疲力尽。他可以在这里待到黎明，直到搜索行动取消。他查看室内，里头有水槽、镜子、厕所、开了四朵花的盆栽。他打开更衣室内侧的厚重木门。

里头是桑拿房。

他走进桑拿房，门在身后关上。里面弥漫着木头香味。他在冷的电热炉旁一张宽大的木长椅上躺下，闭上眼睛。

30

他们一共三人，手牵着手，正在走廊上奔跑。哈利高声说他们得把手拉紧才行，这样雪崩来袭时大家才不会被冲散。他听见雪崩从后方逼近，先听见隐约的隆隆声，接着是轰然巨响。雪崩怒吼而至，那

是白森森的黑暗、黑茫茫的混乱。他奋力把手握紧，但还是感觉他们的手从他手中溜走。

哈利心头一惊，醒过来，看了看表，发现自己睡了三个小时。他深深呼了口气，仿佛这口气憋了很久，只觉得浑身是伤，脖子疼痛，头痛欲裂，而且满身大汗，连西装都湿了，出现一块块的深色水渍。他不用转头也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电热炉：有人把烤箱的开关打开了。

他站起身来，蹒跚地走进更衣室。长椅上放着几件衣服，门外传来球拍的击球声。原来这些球友打算在打完球之后使用桑拿房。

哈利走到水槽前，看了看镜中的自己。满眼血丝，脸皮发红浮肿，脖子上缠着荒谬可笑的银色封箱胶带，胶带边缘嵌入柔软的肌肤。他洗了把脸，走进晨光之中。

球场上有三个人，一看就知道是退休人士，肌肤晒成古铜色，具有退休人士特有的细长双腿。他们停下来，看着哈利，其中一人调整眼镜。

“我们打双打还差一个人，年轻人，你想不想……”

哈利直视前方，尽量用平静的声音说话。

“抱歉，我有网球肘。”

他朝斯科延区走去时背后依然能感觉到那三人的视线。这附近应该有公交车经过才对。

楚斯敲了敲欧克林处长办公室的门。

“请进！”

米凯站着，手拿话筒放在耳边，看起来很冷静，但楚斯太了解他了，只见他的手不断拨弄着精心梳理的头发，加上稍微急促的说话方式和蹙起的眉头。

米凯挂上电话。

“今天早上压力很大？”楚斯问道，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给米凯。

欧克林处长用惊讶的神情看着咖啡杯，接了过来。

“是署长打来的，”米凯说，朝电话点了点头，“记者都在追问他马瑟卢大道发生的事，那位老太太的家被轰得七零八落，他要我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怎么回答？”

“接警中心接到维斯特墓园警卫的通知，说有人挖掘古斯托·韩森的坟墓，立刻派警车前往。同人抵达时，嫌犯已经逃走，就在这时马瑟卢大道发生枪击事件，有人持枪射击某个闯入民宅的家伙。老太太饱受惊吓，只说闯入者是个很有礼貌的年轻人，身高两米，脸上有条疤。”

“你认为这起枪击案跟掘墓有关系？”

米凯点了点头：“她家客厅地上的许多泥土确实来自墓园。所以署长想知道这件事是不是跟毒品有关，是不是又发生帮派冲突，情况是不是在我掌控之中，等等。”米凯走到窗前，用食指抚摸着窄鼻梁。

“这就是你找我来原因？”楚斯问道，谨慎地喝了口咖啡。

“不是，”米凯说，背对楚斯，“我只是在想，我们接到匿名线报说那天晚上整个灰狼帮都会出现在麦当劳那次，你是不是没参加逮捕行动？”

“对，”楚斯说，咳了一声，“那晚我生病，没办法去。”

“你最近也是生同样的病吗？”米凯说，并未转身。

“啊？”

“有些同人抵达摩托车俱乐部时非常诧异，因为门没上锁，他们在想图图怎么可能会跑出去，因为奥丁说那天晚上他让图图负责看守。没有人知道我们会突袭吧，是不是？”

“据我所知是没有，”楚斯说，“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米凯继续看着窗外，摇晃脚跟，双手叉腰，身体前后摆动。

楚斯擦了擦上唇，希望汗水不那么明显：“还有什么事吗？”

米凯的身体持续前后摆动，像个身材过于矮小的男孩想看清楚另一头的东西。

“没事了，楚斯。还有，谢谢……你的咖啡。”

楚斯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走到窗前，看见了刚才米凯肯定也看见的东西。树上钉着一张红色海报。

中午十二点，施罗德酒馆外一如往常有许多贪杯的酒客正在等莉塔开店。

“哎哟……”她一看见哈利就说。

“放轻松，我不是来喝啤酒的，只是来吃早餐，”哈利说，“还要请你帮个忙。”

“我是说你的脖子，”莉塔说，替哈利把门拉开，“已经发青了，还有那是什么？”

“封箱胶带。”哈利说。

莉塔点了点头，转身去帮客人点餐。施罗德酒馆的政策是不管客人的闲事。

哈利在转角窗边那张餐桌前坐下，打电话给贝雅特。

电话转入语音信箱，哈利等待哔声响起。

“我是哈利，昨天晚上我碰到一个老太太，可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我认为我暂时不方便出现在警局或相关场所。我会在施罗德酒馆留下两个血样袋，请你亲自来找莉塔拿。另外还想请你帮个忙，贝尔曼会派一个小组去收集布林登区那附近的房屋地址，我想请你在这份地址清单送到欧克林之前取得一份复印件，而且尽可能谨慎一点。”

哈利结束通话，接着打给萝凯。电话又被转到语音信箱。

“嗨，我是哈利，我需要几件干净的合身衣服，以……以前我在你家留了一些。我要搬去广场饭店，换个好一点的地方。你回家以后如果可以请出租车送几件衣服过来，那就……”他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想找些可以逗她笑的话来说，比如“帅呆了”或“超棒哦”或“棒极了”之类的，但最后只是说了句传统的“太好了”。

莉塔端上咖啡和炒蛋，哈利又打电话给汉斯，她用责备的目光看了哈利一眼。施罗德酒馆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禁止玩电脑、棋盘游戏和手机，这里是喝酒（最好是喝啤酒）、进食、聊天或闭上嘴巴的地方，再不然也可以看报纸，看书已处于灰色地带。

哈利做个手势，表示电话很快就会打完，莉塔仁慈地点了点头。

汉斯听起来松了口气，同时也吓坏了：“哈利吗？我的老天，你没事吧？”

“以程度一到十来看……”

“是……？”

“你听说马瑟卢大道发生枪击事件了吗？”

“天哪！那是你吗？”

“你有枪吗，汉斯？”

哈利似乎听见他吞了口口水。

“我需要枪吗，哈利？”

“你不需要，我需要。”

“哈利……”

“只是用来防身而已，以防万一。”

汉斯沉默片刻：“我爸留了一把老猎枪给我，是用来猎麋鹿的。”

“听起来不错。你可以把它包起来，在四十五分钟内送到施罗德酒馆吗？”

“我尽量。你在干吗？”

“我……”哈利说，看见莉塔警告的眼神从柜台射来，“我正要吃早餐。”

楚斯朝旧城区教堂走去，他发现他平常通过的那扇栅门外停着一辆黑色轿车。副驾驶座车门打开，一名男子下车，他身穿黑色西装，身高远超过一米八，下巴强而有力，刘海平直，某种不好定义的亚洲轮廓总让楚斯联想到萨米人、芬兰人和俄罗斯人。男子身上那套西装显然是定做的，但肩膀仍嫌太窄。

男子站到一旁，打个手势，要楚斯坐进副驾驶座。

楚斯停下脚步。如果这些家伙是迪拜的手下，那不就等于违反不直接接触的原则？这令楚斯感到意外。

他犹疑不决。

假如他们打算除掉烧毁者，这正是他们会采用的方式。

楚斯看着那名高大男子。他的表情看不出任何端倪，楚斯也分辨不出男子拿出太阳镜戴上是好还是坏。

当然他也可以转身逃跑，可是接下来呢？

“都是为了Q5。”楚斯喃喃自语。

车门立刻关上。车内甚阴暗，可能是因为深色车窗的缘故，冷气异常地强，感觉像是低于零下好几度。驾驶座上坐着一名狼脸男子，同样穿着黑西装，留着平直的刘海。可能是俄罗斯人。

“很高兴你能来。”楚斯背后响起一个声音，他没有转头。这个口音。是他。迪拜。那个不为人知的男人，不为其他人所知的男人。但就算楚斯知道他的名字、认得他的面孔，又有什么好处？再说，做人不要吃里爬外。

“我要你替我们去捉拿一个人。”

“捉拿？”

“把他‘接走’，带来交给我们，接下来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

“我跟你说过我不知道欧雷克·樊科在哪里。”

“我说的不是欧雷克·樊科，而是哈利·霍勒。”

楚斯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哈利·霍勒？”

“你知道这个人？”

“当然知道，他是犯罪特警队的，这家伙疯疯癫癫，还是个酒鬼，破过几个案子。他在奥斯陆？”

“他住在莱昂旅馆，三〇一号房，今天晚上十二点整你去那里把他接走。”

“我要怎么把他‘接走’？”

“抓住他，打昏他，说你有一艘船要请他去参观，随便你怎么做都行，只要把他带去肯根码头就好了，接下来就交给我们。价码是五

万。”

接下来。他是说他要杀了哈利。他是说他要杀人，而且是杀警察。

楚斯想开口说不，但后座传来的声音比他更快。

“欧元。”

楚斯惊讶得连下巴都合不拢了，那句“不”就这么搁浅在他的脑子和声带之间。他只是复述耳中听见但脑子不敢相信的话语：

“五万欧元？”

“怎么样？”

楚斯看了看表。剩下不到十一小时的时间。他咳了一声。

“你怎么知道他今天午夜的时候会在房间里？”

“因为他知道我们会去找他。”

“什么？你是说他不知道我们会去找他吧？”

后座传来笑声，听起来宛如木船马达声“轧轧”作响。

31

下午四点，哈利站在瑞迪森布鲁广场饭店十九楼客房的莲蓬头下，希望胶带在热水冲洗之下可以维持黏性。热水暂时缓解了疼痛感。他被分到的是一九三七号房。他接过钥匙时，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正好是国王诞生的年份，这不就是作家阿瑟·凯斯特勒书中提过的“共时性”吗？但哈利可不相信这种说法，他只相信人类的头脑具有寻找模式的能力，而事实上这类模式是不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他是个抱持怀疑态度的警探，只是不断地怀疑和搜查、怀疑和搜查。他看

见模式，但怀疑罪行，反之亦然。

哈利听见电话响起，铃声清晰，但低调愉悦，属于高级饭店的声音。他把水关上，走到床边接起电话。

“有位小姐来找您，”接待员说，“她叫萝凯·凡斯柯……抱歉……她说应该是樊科。她带了东西要给您。”

“给她电梯钥匙，请她上来。”哈利说。他看了看挂在衣柜里的那件亚麻西装，看起来活像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他把门稍微打开，将浴巾围在腰际，在床沿坐下，侧耳聆听。电梯发出“叮”的一声，接着便是她的脚步声。他依然认得出她的脚步声，坚定而短促的碎步，仿佛她总是穿紧身裙。他闭了一会儿眼睛，再睁开时她已站在他面前。

“嗨，裸男。”她脸上挂着微笑，把包丢在地上，在他旁边的床沿上坐了下来。“这是什么？”她用手指抚摸胶带。

“只是临时凑合用的绷带，”他说，“你不用亲自跑一趟的。”

“我知道，”她说，“可是我找不到你的衣服，一定是在我们搬去阿姆斯特丹的时候不见了。”

是被丢掉了，哈利心想，很合理。

“后来我把这件事跟汉斯说，他说他衣柜里有一大堆衣服闲置着，虽然跟你的穿衣风格不一样，可是你们的体形差不多。”

她打开包，哈利用惊恐的眼神看着她拿出一件鳄鱼衬衫、四条熨过的内裤、一条上头有折痕的阿玛尼牛仔裤、一件V领毛衣、一件添柏岚外套、两件绣有POLO标志的衬衫，甚至还有一双褐色软皮鞋。

她开始把衣服挂进衣柜，他起身接手。她在一旁看着他，面露微笑，把一绺头发顺到耳后。

“就算那套西装烂到不能穿了，你还是不肯买新衣服是不是？”

“这个嘛，”哈利说，挪动衣架，这些陌生的衣服散发着一丝熟悉的气味，“我必须承认我考虑过买件衬衫，也许再买条内裤。”

“你没有干净的内裤了？”

哈利看着她：“请定义干净。”

“哈利！”她拍了他肩膀一下，大笑几声。

他露出微笑。她的手没有离开他的肩膀。

“你好烫哦，”她说，“好像在发烧。你确定你这些所谓的绷带底下没有被细菌感染吗？”

他摇了摇头，但其实他从钝钝的抽痛清楚地知道伤口已经发炎，然而多年的犯罪特警队经验告诉他，警方已盘问过播放涅槃乐队歌曲的那家酒吧的酒保和酒客，得知杀了持刀行凶者的男子离开时下巴和脖子都有很深的割痕，并已通知市区所有的医生，查问了本地所有的急诊室。现在可不是被警方带去审讯的时候。

她抚摸他的肩膀，往上抚摸到脖子，又回到肩膀。他心想她一定可以感觉到他的心脏怦怦乱跳，而她就像已停产的先锋牌电视机，这牌子的电视机性能优越，光看就知道了，画面上的黑色部分非常黑。

他设法将窗户打开一条缝。饭店因为怕房客自杀，窗户无法完全打开。即使是在十九楼这么高的地方，他还是可以听见高峰时段车流的声音、偶尔响起的喇叭声，以及某处也许是其他客房传来的不合时宜、来得太迟的夏日歌声。

“你确定你想要吗？”他说，没用咳嗽来掩饰嘶哑的嗓音。他们站立原地，她的手放在他肩膀上，目光紧盯着他瞧，犹如专注的探戈舞伴。

她点了点头。

如此深广无垠的浓烈墨黑将他吞没。他甚至没注意到她移动脚步

去关房门。他听见房门关上，那么轻柔，宛如一个吻。

他们做爱时，他满脑子只有深沉的黑与芳香的气味。黑的是她的发、她的眉、她的双眼。气味是她身上的香水，他不曾问她用哪种香水，但这味道为她独有，在她衣服上，也在她衣柜里。过去他把衣服和她的挂在一起时，就会沾上这种香味。如今这味道也出现在这间客房的衣柜里，只因那个男人的衣服也挂在她的衣柜里。那些衣服是她从家里拿来的，而不是从那个男人家。说不定把衣服给哈利穿根本就不是他的主意，说不定她只是直接从家中衣柜里把衣服拿出来，再带到这里而已。但哈利一句话也没说，因为他知道她只是自己借来的，如此而已。现下他拥有萝凯，拒绝的话他就一无所有。因此他保持缄默。他用一贯的方式跟她做爱，热烈但从容不迫，不让自己被她的贪婪或急躁所影响，只是缓缓地表达热情，使得她一会儿低声咒骂，一会儿又喘息不已。不是因为他认为萝凯喜欢这样，而是因为他想要如此。因为她只是借来的，他能够拥有的只是这几个小时。

她达到高潮时全身紧绷，用矛盾而又委屈的神情看着他。一时之间，他们曾经共度的那些夜晚全都涌上心头，几乎令他落泪。

事后他们同抽一根烟。

“为什么你不跟我说你们在一起？”哈利说，吸了口烟，把烟递给她。

“因为我们没有在一起啊，这只是……一时的，”她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我已经什么都搞不清楚了。我应该远离每件事、每个人才对。”

“他是个好男人。”

“这就是重点。我需要好男人，但为什么我不想要好男人？我们都知道什么对自己最好，但为什么又总是该死地这么不理性？”

“人类是心灵扭曲又充满瑕疵的物种，”哈利说，“这一点无药可医，只能稍微缓解。”

萝凯依偎在他身旁：“我就是喜欢你这点，你总是有不屈不挠的乐观态度。”

“我认为散播阳光是我的责任，亲爱的。”

“哈利？”

“嗯？”

“我们有办法再像过去一样吗？”

哈利闭上双眼，聆听心跳声，他和她的心跳声。

“过去是回不来了，”他转头面对她，“但如果你心里对未来还有期望……”

“你这话是认真的吗？”

“这只是枕边细语，不是吗？”

“傻瓜。”她在他脸颊上轻轻一吻，把烟递给他，起身下床，穿上衣服。

“你知道你可以住我家楼上。”

哈利摇了摇头：“维持现状比较好。”

“别忘了我爱你，”她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永远都不要忘记，你可以答应我吗？”

他点了点头，闭上眼睛。房门再次轻柔地关上。他睁开眼睛，看了看表。

维持现状比较好。

不然他还能怎样？回到霍尔门科伦区，住到她家，让迪拜一路追踪到那里，最后把萝凯也卷入这场冲突，就跟过去的雪人案一样？如

今他已清楚看见，从他一下飞机开始，所有行踪都被他们清楚掌握，他通过药头对迪拜传话的行为根本是多余的。他还没找到他们，他们就会抢先一步找到他，然后他们会找到欧雷克。

因此他唯一能掌握的优势就是他可以选择地点，他可以选择要在哪里让他们动手，而他也选好了。不是在这里，不是在广场饭店，他来这里只是希望能有一点自己的时间，睡上几小时，重新打起精神。他选择的地点是莱昂旅馆。

哈利考虑过联络哈根或米凯，跟他们解释目前的状况，但这样做只会逼得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将他逮捕。即便不联络，警方迟早会把夸拉土恩区那家酒吧的酒保、维斯特墓园的警卫和马瑟卢大道的老妇这三方证人的描述拼凑在一起：一名男子，身高一米九二，身穿亚麻西装，一侧脸颊有道疤，下巴和脖子缠着胶带。再过不久，警方就会对哈利·霍勒发出通缉令，因此情势迫在眉睫了。

他起身下床，呻吟了一声，打开衣柜。

他穿上熨过的内裤和马球衫，看着那件阿玛尼牛仔裤陷入沉思，然后摇了摇头，低低咒骂了一声，又穿上他那套亚麻西装。

接着他从衣帽架上拿下网球袋。汉斯说他只有这个包放得下猎枪。

哈利把网球袋背在肩上走出门。房门在他背后轻柔地关上，宛如轻轻一吻。

32

很难说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主客易位，什么时候小提琴开始掌控我们，而不是我们掌控它。我的一切努力都付诸流水，包括我和易卜生谈的条件，以及摩托帮俱乐部的抢劫行动。欧雷克哭丧着脸走来走去，说失去伊莲娜的人生毫无意义。那三个礼拜，我们注射毒品花的钱比赚的还多，连工作的时候都在嗨，破产只是迟早的事。尽管如

此，再嗨一次比什么都重要。这听起来只是陈腔滥调，它也真的是，但事实就是如此，妈的，就是这么简单也这么难以置信。我想我可以很中肯地说，我从未爱过任何人，我是说真的去爱，但我却无可救药地爱上小提琴。欧雷克用小提琴来麻痹他破碎的心，我用小提琴则理所当然地就只是为了让自己爽。而且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妈的，让自己爽。它比食物、性、睡眠还棒；是的，它甚至比呼吸还美妙。

这就是为什么有一天晚上结完账后，安德烈把我拉到一旁说老头子很担心时，我一点也不惊讶。

“我没事啦。”我说。

安德烈说从今以后如果我不振作起来，每天带着清醒的头脑去上工，老头子就不得不把我送去戒毒。

我哈哈大笑，说我不知道这份工作还有像医保之类的员工福利，那欧雷克和我是不是还享有牙医补助和退休金？

“欧雷克没有。”

我多少从他眼神中看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还不想戒掉小提琴，欧雷克也不想，所以我们不去理会安德烈，第二天晚上照样嗨到不行，卖掉半批货，拿走剩下的一半，偷了一辆车开到克里斯蒂安桑。我把弗兰克·辛纳特拉唱的《我一无所所有》（I Got Plenty of Nothing）这首歌调到最大声。这首歌唱得真是贴切：妈的，我们连驾照都没有。最后欧雷克也扯开嗓子唱歌，但他说只是为了盖过辛纳特拉和我的声音。我们哈哈大笑，灌下温啤酒，仿佛又回到过去。我们住在恩斯特旅馆，这家旅馆没有它听起来那么无趣，但我们问前台药头都在哪里出没时，却得到一个白眼。欧雷克说这里的音乐节曾被一个白痴搞砸过，因为这个白痴急着想成为传奇，找来一堆酷得不得了乐队，结果价码也高得不得了，害得主办单位超支。虽然当地人说这里十八到二十五岁之间的人有半数会为了音乐节而购买毒品，但我们一个客人都没找到。我们在暗夜里的行人徒步

区绕来绕去，只碰到一个人——一个人！而且还是个醉汉。另外我们还碰到十四个青少年合唱团团员，他们问我们想不想遇见耶稣。

“如果他想买小提琴的话。”我答道。

但耶稣显然对小提琴毫无兴趣，所以我们回到饭店房间打小提琴，嗨了一整晚。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只是待在这个遥远彼方，无所事事，只是一直嗨，一直听辛纳特拉的歌。一天晚上我醒来，看见欧雷克站在我旁边，怀里抱着一只该死的狗。他说窗外的刹车声把他吵醒，他一往外看就看见那只狗躺在街上。我看了看，状况很糟。欧雷克和我都认为它脊椎断了，全身还有多处溃烂。可怜的小狗浑身是伤，至于是它的主人干的还是其他的狗干的就不得而知了。但它看起来还好，十分平静，一双褐色的眼睛看着我，仿佛相信我可以将它从悲惨遭遇中拯救过来。于是我尽力了。我喂它东西吃，给它水喝，拍拍它的头，跟它说话。欧雷克说我们应该带它去看兽医，但我很清楚兽医会怎么做，于是我们把小狗留在房间里，把“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门外，让它在床上死去。我们轮流起来查看它还有没有呼吸。它躺在床上，体温越来越高，脉搏越跳越快。到了第三天，我替它取了个名字，叫鲁弗斯。

有何不可？如果你要把它吃了，何不替它取个名字？

“它在受苦，”欧雷克说，“兽医会打针让它睡着，一点也不会痛。”

“没有人可以给鲁弗斯注射廉价毒品。”我说，弹了弹针筒。

“你疯了吗？”欧雷克说，“那管小提琴要两千克朗呢。”

也许吧。但无论如何，鲁弗斯是搭商务舱离开这该死的世界的。

我很确定回家的路上乌云蔽日，反正没有辛纳特拉的歌，也没人唱歌。

回到奥斯陆之后，欧雷克很害怕会大难临头，至于我则非常冷

静，奇怪得很，我似乎知道老头子不会动我们。我们不过是两个每况愈下、无家可归的毒虫，没钱又没工作，再过一阵子连小提琴都会用完。欧雷克发现“毒虫”（Junkie）这个名词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了，它源于第一批海洛因上瘾者去费城港口窃取废金属（junk metal），卖钱之后拿去买毒品。我跟欧雷克也如法炮制，开始溜进碧悠维卡区港口旁的工地，看到什么就偷什么。铜和工具可以卖很多钱。我们把铜拿去卖给柯尔巴肯站的废品回收商，把工具卖给几个立陶宛人。

但随着物品失窃事发，栅栏越建越高，夜间警卫人数增加，警察也来巡逻，最后连买家也想避风头。于是我们只能坐困愁城，让毒瘾有如苛刻的奴隶工头夜以继日地鞭打我们。我知道我得想个办法才行，也真的想出了一个“最终解决方案”。

当然我对欧雷克只字未提。

我花了一整天准备要说的话，然后打电话给她。

伊莲娜刚运动完回家，说她很高兴听见我的声音。我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小时，讲完她已经哭了。

第二天晚上，我去奥斯陆中央车站，站在月台上看着来自特隆赫姆的列车进站。

她拥抱我的时候泪如雨下。

那么年轻。那么有爱心。那么珍贵。

就像先前说过的，我不曾真正爱过任何人，但当时一定非常接近了，因为我差点掉下眼泪。

33

通过三〇一号房打开的狭小窗缝，哈利听见某处传来的教堂钟声敲了十一下。下巴和颈部的疼痛给予他一项优势，那就是让他保持清

醒。他下床坐到椅子上，椅背后倾靠着窗边的墙壁，好让他面对房门，猎枪放在大腿上。

他去前台要了一颗高亮度电灯泡，说是房里有个灯泡坏了要换，又要了一把铁锤，说要把门槛上凸出的钉子敲下去，还说他自己动手就好。接着他把外面走廊上光线微弱的灯泡换掉，用铁锤撬起门槛。

他坐在这个位置，正好可以从门缝底下看见他们到来。

哈利点了根烟，检查猎枪，又陆续把这包烟抽完。窗外夜色中又传来十二下教堂钟声。

手机响起，是贝雅特，她说她从去布林登区进行调查的警车那里拿到五张清单中的四张。

“最后一辆警车已经把清单送去欧克林了。”她说。

“谢谢，”哈利说，“你去施罗德酒馆跟莉塔拿血样袋了吗？”

“拿了，我叫病理组优先化验，他们已经在分析血迹样本了。”

一阵静默。

“然后呢？”哈利问道。

“然后什么？”

“我听得出你的口气，贝雅特，你还有事没跟我说。”

“化验DNA要花好几个小时，哈利……”

“最后的结果要好几天才会出来。”

“对，所以目前还没完成。”

“还有多少没完成？”哈利听见走廊传来脚步声。

“呃，至少有百分之五的概率比对不出符合的结果。”

“你应该已经拿到暂时的DNA图谱，也比对过DNA数据库了对不对？”

“不完整的化验结果只是用来排除谁不符合而已。”

“你比对过谁了？”

“我什么都不想说，要等到……”

“别这样。”

“不行，但我说那不是古斯托自己的血。”

“还有呢？”

“还有那也不是欧雷克的血，可以了吗？”

“很好。”哈利说，这时，他突然发现自己屏住了气息。

门缝底下出现一道影子。

“哈利？”

哈利挂掉电话，拿起猎枪指着门口，静静等待。门上传来三下短促的敲门声。他静观其变，侧耳倾听。那影子没有移动。哈利沿着墙壁蹑手蹑脚走到门口，避开可能的射击线，把眼睛凑上房门中央的窥视孔。

他看见一名男子的背影。

男子身上的外套服帖合身，短得露出了腰际。裤子后口袋垂挂一块黑布，可能是帽子。男子没系腰带，双臂垂落身侧。如果他带了枪，那么一定是放在枪套里，不是胸前就是小腿内侧，这两个位置都很常见。

男子转身面对房门，又敲了两下，这次比较用力。哈利屏住呼吸，仔细查看窥视孔里那张扭曲的脸。那张脸虽然扭曲，但有个特征却非常明显。男子有着十分突出的下腭，他正用脖子上挂着的证件卡刮着下巴。警察准备逮捕嫌犯时，有时会像这样把证件卡挂在脖子上。该死！没想到警察的动作比迪拜还快。

哈利心下迟疑。倘若这家伙奉命来逮捕他，一定会带蓝色逮捕令和搜查令，而且已经给楼下的前台看过，还拿了万能钥匙。哈利在脑子里不断盘算。他蹑手蹑脚离开门前，把猎枪藏到衣柜和墙壁之间的狭缝里，再去开门，说：“你是谁？你要干吗？”同时朝走廊左右张望。

男子看着哈利：“天哪，霍勒，你是怎么了？我能进来吗？”他出示证件。

“楚斯·班森，你以前是贝尔曼的手下对不对？”

“现在也是，他要我向你问好。”

哈利站到一旁，让楚斯先进去。

“这里真舒适。”楚斯说，环目四顾。

“请坐。”哈利说，指了指床铺，自己在窗边的椅子上坐下。

“要不要吃口香糖？”楚斯说，拿出一包。

“会蛀牙。你有什么事？”

“我是带着善意来的。”楚斯咧嘴而笑，卷起口香糖，放进有如抽屉般的下腭，坐了下来。

哈利的头脑接收楚斯的说话语调、肢体语言、眼神动作和气味。这人很放松，却带有威胁感，他双掌张开，没有突然的动作，但眼睛正在收集资料，分析现状，为了某事做准备。哈利开始后悔把猎枪藏起来，没有枪支执照不过是小问题而已。

“是这样的，昨天晚上维斯特墓园有人掘墓，现场发现的血迹经过DNA化验之后，显示那是你的血。”

哈利看着楚斯整齐地折起口香糖的银色包装纸，这时他比较记得此人是谁了。这人绰号叫瘪四，专门替米凯跑腿，人蠢却有小聪明，而且危险，是个步入歧途的“阿甘”。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哈利说。

“对，我想也是，”楚斯叹了口气，“说不定是当中有些误会？这样我得载你去警署采集血液样本。”

“我在找一个年轻女孩，”哈利说，“她叫伊莲娜·韩森。”

“她在维斯特墓园？”

“反正她是今年夏天失踪的，她的养兄是古斯托·韩森。”

“第一次听到。不过你还是得跟我走一趟……”

“她就是中间这个，”哈利说，从外套口袋里拿出韩森家的全家福照片递给楚斯看，“我需要一点时间，不用太多，然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得做这些事。我保证会在四十八小时内去警署报到。”

“《48小时闯天关》，”楚斯说着，细看那张照片，“那部片子不错，是尼克·诺特和一个黑人演的，是不是叫麦菲？”

“艾迪·墨菲。”

“对。他已经不好笑了对不对？是不是很奇怪？原本你拥有某种本领，突然却丧失了，你觉得那是什么感觉呢，霍勒？”

哈利看着楚斯，他已不太确定楚斯是不是真的像电影《阿甘正传》中的阿甘。楚斯把照片对着灯光，眯眼细看。

“你认得她吗？”

“不认得。”楚斯说，递回照片，同时扭动身体。他的裤子后口袋放着一块黑布，坐在上面显然很不舒服，他很快地把那块布移到外套口袋。“我们先去警署，再来讨论四十八小时的事。”

楚斯口气轻快。太轻快了。这时哈利已稍加思索：贝雅特请病理组优先化验她拿去的DNA样本，到现在还得不到最后结果，那楚斯怎么可能已经拿到古斯托寿衣上的血迹样本化验报告？还有一件事，楚斯移动那块黑布的速度不够快，哈利认出那是头套，而且是全罩式头套，正是古斯托被射杀时凶手头上戴的那种。

紧接着一个念头冒了出来：烧毁者。

昨晚首先抵达墓园的难道不是警方，而是迪拜的手下？

哈利思索该如何拿到藏在衣柜后方的那把猎枪，现在要逃跑已然太迟。他听见走廊上传来脚步声，一共有两个人，其中一人块头很大，踩得地板咯吱作响。脚步声在他门外停下。门缝底下透进的光影显示两人叉腰站立。他当然希望这两人是楚斯的警察同事，前来执行真正的逮捕任务，但他已听见地板发出的哀叹声。对方是个大块头，他猜想体格可能跟昨晚在维格兰雕塑公园追逐他的男子相似。

“走吧，”楚斯说，起身站在哈利面前，漫不经心地搔了搔翻领底下的胸膛，“去兜兜风，只有我们两个人。”

“看来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哈利说，“我看到你的援兵了。”

哈利朝门缝底下的人影点了点头。这时另一个人影出现，是个挺直的长方形人影。楚斯顺着哈利的视线望去。接着哈利看见他脸上露出由衷的惊讶表情。这表情不是楚斯这种人装得出来的。来人不是楚斯的同伴。

“避开门边。”哈利低声说。

楚斯咀嚼口香糖的嘴巴停了下来，低头看着他。

楚斯喜欢把他的斯泰尔手枪收在肩套里，平贴胸膛，这样当他和人面对面时，别人很难看出他带了枪。但他知道哈利·霍勒是资深警探，曾远赴芝加哥接受FBI训练和其他训练，只要他身上有任何不正常的隆起，哈利立刻就会发现。楚斯并不认为手枪会派上用场，只是带在身上以防万一，假如哈利拒绝同行，他就可以用斯泰尔手枪小心地指着哈利背部，戴上全罩式头盔，以免有人看见哈利消失在地表之前身旁有谁。他把萨博轿车停在后街，甚至特地破坏了街上唯一的一盏路灯，以免车牌号码被人看见。报酬是五万欧元。他必须保持耐心，步步为营，这样才能在比赫延哈尔更高一点的地方买栋房子，低头望出窗外就可以看见他们，看见她。

他记忆中的哈利是个巨人，但实际上看起来小了一号，也更丑一点。苍白、丑陋、肮脏、疲惫、认命、茫然。他心想这差事会比他预期的还要简单。因此当哈利低声叫他避开门边时，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恼怒。一切看起来都那么顺利，这家伙竟然还想玩把戏？但他的第二个反应是，哈利用的是警察之间的说话口吻，每当警察处于危急状态就会用这种口气说话，不带额外情绪、没有添油加醋，只是中立且清晰地陈述事实，把误会的概率降到最低，将生还的概率拉到最高。

于是楚斯几乎不假思索，立刻避到一旁。

就在此时，门板上半部被轰入房内。

楚斯转身时下意识地在脑子里计算：要在这么近距离造成这么大范围的破坏，枪管一定被锯短了。他的手已伸进外套。倘若肩套置于传统位置而且没穿外套，他的拔枪速度可以更快，因为枪柄是突出来的。

房门“砰”的一声被整个轰开，楚斯向后倒到床上时已拔出枪来，扬起手臂指向前方。他听见后方传来玻璃碎裂声，整个房间又被接踵而来的轰然巨响给淹没了。

巨响灌入他耳中，房里宛如刮起一场暴风雪。

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可以看见门口有两名男子站立的身影。较高的男子举起了枪，他的头几乎碰到门框，身高远超过两米。楚斯开枪射击，接着又开了一枪，感觉美妙的后坐力传来，也尝到了真枪实弹交战的美妙滋味——至于后果，管他呢。高个子身子一晃，似乎先用了一下刘海才后退消失踪影。楚斯移动手枪和目光。另一名男子站在原地动也不动，白羽毛在他周围飘飞。男子的身影进入楚斯的视线，但他没有开枪，现在他把男子看得更清楚了。男子有张狼脸。这种面孔总让他联想到萨米人、芬兰人和俄罗斯人。

男子冷静地举着枪，手指扣在扳机上。

“放轻松，班森。”他用英语说。

楚斯发出长长的怒吼声。

哈利扑倒在地。

他把头压低，缩起身体，往后移动。这时霰弹枪射出的第一批子弹从他头上飞过。他退到记忆中窗户的位置，感觉窗框几乎弯折。接着窗户似乎猛然记起自己是由玻璃构成的，放弃了坚持。

然后他就成了自由落体。

时间生生地停住了，他觉得自己像是在水中往下坠落，双手和双臂出于条件反射而缓缓拍动，要阻止身体往后翻倒。断断续续的思绪在他的大脑神经元之间反弹：

他会头朝下掉落地面，摔断脖子。

幸好窗帘被拆了下来。

对面窗户里的裸体女子是颠倒的。

他的身体被柔软之物承接。周围尽是空纸箱、旧报纸、脏尿布、牛奶盒、昨天旅馆厨房丢弃的面包、湿的咖啡滤纸。

他背朝下躺在打开的垃圾箱里，玻璃碎片如细雨般落下。上方窗户出现宛如相机闪光灯的亮光。那是枪口发出的火光，但却静得十分诡异，仿佛发出亮光、调到静音的电视。他感觉缠在脖子上的胶带被扯开，鲜血流了出来。有那么一瞬间他只想躺在原地，闭上眼睛，进入睡梦中飘浮而去。他似乎是看着自己坐起身子，跳出垃圾箱，奋力奔向院子尽头，打开栅门。耳中听见狂暴的长声怒吼从窗边传到街上。他在一处井盖上滑了一跤，又设法站起。一个身穿紧身牛仔裤的黑人女子下意识地对他微笑，噘起嘴唇，接着才看清楚状况，移开视线。

哈利拔腿狂奔。

他决定这次他只要往前跑。

跑到无路可跑。

跑到一切结束，被他们逮住。

他希望结束的那一刻不会拖太久才来。

现下他只是做出遭到猎杀的猎物的本能反应：逃跑，努力逃命，努力再存活几小时、几分钟、几秒钟。

他的心脏像是在抗议般猛烈跳动。他开始大笑，从一辆夜间巴士前方穿越马路，朝奥斯陆中央车站奔去。

34

哈利醒了过来，发现自己在一个上了锁的房间里，正上方的墙壁上挂着一张海报，里头是个骨瘦如柴的人体。海报旁边是个雕工精细的木刻品，刻的是一个男人挂在十字架上，流血致死。木刻品旁边是一个又一个的药柜。

他在沙发上翻身，想回到昨天完结的地方，把整个局势看清楚。

目前他掌握了很多的“点”，但却还没办法把这些点连起来，更别说这些点暂时都还是假设而已。

假设一：楚斯·班森是烧毁者，他在欧克林的职位正好适合替迪拜效力。

假设二：贝雅特在DNA数据库里发现符合的人是班森，这就是为什么她不肯松口，除非百分之百确定。古斯托指甲底下的血迹样本竟然指向警方自己人。倘若正确无误，那么古斯托用手去抓楚斯的那天，就是他遇害的那天。

但接下来就是令人纳闷的部分。倘若楚斯真的替迪拜工作，并接到命令要送哈利“上路”，那么那两个宛如《福禄双霸天》电影主角的男子为什么会出现，还跟楚斯自相残杀？如果他们是迪拜的手下，为什么会和烧毁者兵戎相见？他们不是同一阵线的吗？或者那只不过是一场计划不良的行动？或者根本没有计划这回事，说不定楚斯是擅自行动，意图制止哈利把在古斯托坟墓里发现的证据送出去，进而暴露他的身份？

门外传来钥匙的碰撞声，房门打开。

“早安，”玛蒂娜的声音宛如鸟儿的啁啾声，“感觉怎么样啊？”

“好多了，”哈利没说实话。他看了看表，六点钟。他掀开被子，双脚一晃站到地上。

“我们的医务室平常是不让人过夜的，”玛蒂娜说，“躺下来吧，我替你的脖子换新绷带。”

“昨天晚上谢谢你收留我，”哈利说，“但我说过，窝藏我是有危险的，所以我想我该走了。”

“躺下来！”

哈利看着她，叹了口气，乖乖听话。他闭上眼睛，听见玛蒂娜打

开和关上抽屉的声音、剪刀在玻璃上发出的当啷声、楼下的灯塔餐厅拥进第一批客人来吃早餐的声音。

玛蒂娜解开她昨晚包上的绷带。哈利打电话给贝雅特，却被转入语音信箱，简短的语音告诉他请长话短说，咩。

“我已经知道那个血迹样本的主人是一个前克里波警探，”哈利说，“就算今天病理组确认了这件事，你也先不要告诉任何人，现在光凭这个还不足以申请逮捕令，如果我们打草惊蛇，他可能会烧了全部案宗，逃之夭夭。所以我们应该用别的名义逮捕他，好安心进行调查工作，那个名义就是他曾经闯入亚纳布区的摩托帮俱乐部。如果我没搞错的话，这个人是欧雷克的共犯，欧雷克也愿意出面做证。楚斯·班森现在是欧克林的人，我想请你传真一张他的照片去汉斯·克里斯蒂安·西蒙森的办公室，请他把照片拿去给欧雷克指认。”

哈利结束通话，深深吸了口气，突然觉得想吐，这感觉十分强烈，他不由得别过头去，感觉胃里的东西一路往上涌。

“痛不痛？”玛蒂娜问道，拿沾了酒精的棉花沿着哈利脖子和下巴上的伤口擦拭。

哈利摇了摇头，朝那瓶打开的酒精点了点头。

“对，”玛蒂娜说，旋起瓶盖。“难道永远都戒不掉吗？”她低声说。

“什么？”哈利用嘶哑的声音说。

她没有回答。

哈利的视线在医务室里飘来飘去，想找个东西让自己分心，让头脑可以集中注意力，什么东西都好。他的视线找到一只金戒指。玛蒂娜在照料他的伤口前，先把这只金戒指除下来，放在沙发上。她和里卡尔已经结婚好几年了，戒指上有许多缺角和刮痕，不再像挪威电信的托西森的戒指那样崭新亮丽。哈利突然觉得身体发冷、头皮发痒。

当然这可能只是汗水造成的。

“那是纯金的吗？”哈利问道。

玛蒂娜开始绕上新的绷带：“那是婚戒，哈利。”

“所以呢？”

“所以它当然是纯金的啊。人就算再怎么穷，婚戒也不会买非纯金的。”

哈利点了点头。他的头皮痒了又痒，颈背汗毛直竖。“我就买了非纯金的。”他说。

玛蒂娜大笑：“那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会做这种事，哈利。”

哈利看着那只戒指。玛蒂娜的这句话仿佛正中红心。“才怪，全世界才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他缓缓说道，颈背竖起汗毛。绝对错不了。

“嘿，等一下……我还没弄完！”

“可以了。”哈利说，已经坐了起来。

“那起码你应该换套干净的衣服，你浑身都是垃圾味、汗臭味和血腥味。”

“蒙古人在大战之前，都会把动物的排泄物涂在身上。”哈利说，扣上衬衫扣子，“如果你想给我什么东西的话，一杯咖啡就可以了……”

玛蒂娜用认命的眼神看了他一眼，走出房门下楼，不住摇头。

哈利赶紧拿起手机。

“喂？”克劳斯·托西森的声音听起来像僵尸，背景里的儿童尖叫声可能是主因。

“我是哈利·霍勒，如果你帮我这个忙，我以后再也不会来烦你，托西森。我想请你帮我查几个基站，我想知道七月十二日晚上楚斯·班森去过的所有地方，他住在曼格鲁区的某个地方。”

“我们没办法那么精准定位或画出……”

“每分钟移动路线，我知道，你只要尽力就好。”

一阵静默。

“就这样？”

“不是，还有一个名字。”哈利闭上眼睛，努力回想镭医院的名牌，喃喃自语片刻，然后对着手机大声且清楚地说出一个名字。

“记下来了。对了，你说‘再也不会’的意思是……？”

“就是再也不会。”

“了解，”托西森说，“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昨天警方来问你的手机号码，可是你名下没有。”

“我有一个未登记的中国手机号码。”

“他们好像想追踪你，发生了什么事？”

“你真的想知道吗，托西森？”

托西森沉默片刻，说：“不想，有发现我再打给你。”

哈利结束通话，心下盘算自己有什么选择。警方想追踪他，就算他们找不到登记在他名下的电话，还是可以把线索拼凑起来，只要调出萝凯的通话记录，就会发现上面出现他的中国手机号码。手机会暴露他的行踪，他得把手机处理掉才行。

玛蒂娜端了杯热腾腾的咖啡回来，哈利啜饮两大口，直接问可不可以借她的手机用几天。

她用单纯直接的眼神端详着哈利，然后说好，只要他全盘考虑过就行。

哈利点点头，接过她的红色小手机，吻了一下她的脸颊，端着咖啡去楼下餐厅。餐厅里已有五张桌子坐了人，待会儿还会有更多衣衫褴褛的早起游民前来。哈利找了张空桌坐下，匆匆键入中国手机里的联系人号码，发送短信通知亲友说他暂时更换号码。

毒虫跟其他人一样难以理解，但有一点他们很容易被料到，因此当哈利把他的中国手机留在桌上，起身去上洗手间时，心里清楚地知道这样做会导致什么结果。他回来时，手机已不在原地，它已踏上一段旅程，警方将会通过基站的信号在城里追着它到处跑。

哈利自己则走出灯塔餐厅，踏上德扬街，朝格兰区走去。

一辆警车开上山坡，朝他的方向驶来，他立刻低头拿出玛蒂娜的手机假装在讲电话，遮住大部分的脸。

警车从他身旁驶过。接下来这几个小时他都得保持低调才行。

更重要的是他心中雪亮，知道该从何处开始着手。

楚斯躺在层层叠叠的云杉树丛下。

他的脑子整个晚上都在重复播放同一段影像：狼脸小心翼翼地退开，说：“放轻松。”仿佛是对停战的祈祷。他们拿枪指着彼此。狼脸。旧城区墓园外的轿车司机。迪拜的手下。狼脸弯腰扶起被楚斯开枪射中的大块头，放低手枪。他以前一定当过军人或警察，反正他身上散发出一种什么狗屁荣誉感之类的味道。这时大块头呻吟了一声。他还活着。楚斯既松了口气，又觉得可惜。但他没干涉狼脸的动作，让他扶起大块头，摇摇晃晃地沿着走廊往后门走去。大块头的鞋子里因为积了血而吱吱作响。他们一出去，楚斯立刻戴上全罩式头套奔出

房门，经过前台，跑到萨博轿车上，直接把车开到这里，而不是回家，因为这里是个隐秘又安全的地方。在这里没人看得见他，只有他才知道这个地方，每当他想看她就会来这里。

这地方位于曼格鲁区，是个很受欢迎的健行区，但健行者只会走在固定的路径上，不会来到这块岩石附近，况且周围都被浓密的矮树丛给包围了。

米凯和乌拉的房子曾矗立在岩石对面的山脊上，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见客厅的窗户，有无数个夜晚他看见她坐在客厅里。她只是坐在沙发上，多年来她的美丽脸庞和优雅体态几乎没什么改变。她依然是乌拉，曼格鲁区最美丽的女人。有时米凯也在客厅，楚斯看过他们亲吻爱抚，但什么事都还没发生他们就进卧室去了。反正他也不想继续看下去。他最喜欢看她拿本书独自坐在沙发上，屈起膝盖。有时她会朝窗外看一眼，仿佛知道自己正被人观看。这种时候他总是会兴奋起来，觉得她可能知道他在窗外某个地方。

但这时客厅窗户黑沉沉的。他们已经搬走了。她已经搬走了。新房子附近没有安全的瞭望地点。反正现在他可能也不需要这样一个地点了，他可能什么都不需要了。他已经成为被追杀的目标。

他们故意叫他在午夜的时候去莱昂旅馆找哈利，再发动攻击。

他们想除掉他，想烧了烧毁者。可是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太多吗？但他是烧毁者不是吗？烧毁者本来就会知道很多，这点毋庸置疑。他无法了解。管他呢！原因是什么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保住性命。

他又冷又累，全身酸痛到骨子里，但他不敢回家，要等到天亮，等到他确认一切安全才行。只要能回到家里，他就有足够火力禁得起围攻。他应该趁他有机会的时候把那两个人都当场击毙才对。反正如果他们敢再来犯，妈的他会让他们知道楚斯·班森可不是那么好惹的。

楚斯站了起来，拂去身上的针叶，用双臂拍打胸膛，又看了那栋

房子一眼。黎明即将来临。他想起其他的乌拉，例如灯塔餐厅那个黑发的娇小女子。玛蒂娜。事实上他想过自己钓得到她。她常跟危险人物混在一起，而他是可以保护她的人。但她对他视若无睹。一如往常，他没有胆量上前表白，在遭到拒绝后了却一桩心事。最好还是怀着希望继续等待，拖一天是一天，折磨自己，寻找可能的鼓励，不让自己太过绝望，只去看这个世界释放出的善意。然后有一天，他无意中听见有人跟玛蒂娜说话，才知道原来她怀孕了。妈的，贱婊子。这些女人全都是婊子。帮古斯托·韩森把风的那个少女也一样。婊子，婊子，婊子。他恨这些女人，也恨懂得如何让这些女人爱上的男人。

他上下跳跃，用手臂拍打全身，却知道即使这样做也暖和不起来。

哈利回到夸拉土恩区，在波斯特餐馆找个位子坐下。这家餐馆最早开门，比施罗德酒馆整整早四个小时。他必须排在渴求啤酒的客人后头，买一些可充当早餐的食物。

第一通电话打给萝凯，他问她有没有去欧雷克的电子邮箱收信。

“有几封信是贝尔曼发来的，”她说，“看起来像是一长串地址。”

“好，”哈利说，“把信转发给贝雅特·隆恩。”他把贝雅特的电子邮箱给了萝凯。

接着他给贝雅特发了短信，说地址清单已经发过去了，这才把早餐吃完。然后他前往大广场的雅斯吉里餐厅，服务生端上一杯滤煮得宜的咖啡。贝雅特终于打电话过来。

“我已经把我从巡警那里直接拿来的清单复印件跟你发来的清单比对过了，这清单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发给你的那一份是贝尔曼从巡警那里拿到以后发来给我的，我想看看两者是不是相符，还是被篡改过。”

“原来如此。我拿到的那些地址都在你发给我的清单上。”

“嗯，”哈利说，“不是有一辆警车的清单你没拿到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利？”

“我只是要让烧毁者帮我们一个忙。”

“帮什么忙？”

“指出迪拜住在哪栋房子里。”

“我来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拿到最后一张清单。”贝雅特说。

“谢谢，晚点再联络。”

“等一下。”

“怎么了？”

“难道你没兴趣知道古斯托指甲底下血迹样本的完整DNA图谱？”

35

那时正值盛夏，我是奥斯陆之王。我用伊莲娜换来半公斤小提琴，去街上卖掉一半，赚来的钱原本要拿来干一番大事业，建立一个新的贩毒网，把老头子踢出市场。但首先我们必须庆祝。我花了点钱替自己添置了一套西装，好搭配伊莎贝尔·斯科延送的皮鞋。我看起来简直就是百万富翁，但我走进富丽酒店要一间客房时，他们竟然连眉毛都没抬一下。我们在富丽酒店住了下来。我们是二十四小时的派对动物。至于“我们”都有谁则每日不同，那时正值奥斯陆的盛夏，现场有女人也有小伙子，就跟美好的旧日时光一样，只不过用药量稍微重一点而已。就连欧雷克也开心起来，暂时恢复昔日的神采。原来我的朋友比我想象中还多，小提琴的消耗速度快得令我难以置信。我们被踢出富丽酒店之后，转往克里斯蒂酒店，后来又搬到霍勒伯广场的瑞迪森酒店。

当然这种生活不能永远持续下去，但又有什么是永恒的呢？

有一两次我走出酒店时看见马路对面停着一辆黑色轿车，当然车上有可能是任何人，但那辆车就是停在那里不走。

终于那一天来临，钱花光了，我得卖更多小提琴才行。我把小提琴藏在楼下杂物间的天花板上，放在一堆电线旁边，结果却发现那些货竟然不翼而飞。我没有别的存货了。如果不是我在嗨的时候说溜了嘴，就是有人看见了我去杂物间。

我们又回到了原点。只不过这次没有“我们”了。到了该退房的时候，还要打今天的第一管小提琴，这次得去街上买。当我准备结清两个多礼拜的房钱时，才发现身上没有一万五千克朗。

于是我做出最合理的行为。

逃跑。

直接穿越大厅，跑到街上，穿过公园，朝大海的方向跑去。没有人追上来。

我溜达到夸拉土恩区买药，但放眼望去，一个穿阿森纳队球衣的人都没有，只看见眼神空洞、身心麻木的毒虫拖着脚步四处寻找药头。我跟一个想卖我甲安的家伙聊了一下，他说已经好几天没有小提琴了，货源好像断了，但有传言说有些药头在布拉达广场兜售最后几包小提琴，要价五千克朗，他们要拿这笔钱去进一周份的海洛因。

我身上当然没有五千克朗，所以我知道自己麻烦大了。我有三个选择：卖、骗、偷。

第一是卖。可是我还有什么可以卖？我连自己的妹妹都已经卖了。我突然想起那把敖德萨手枪，它放在排练室里，夸拉土恩区的巴基斯坦人一定愿意掏五千克朗来买一把具有连发功能的手枪。于是我往北走，经过歌剧院和奥斯陆中央车站。但排练室像是被人破门行窃过，门上换了新挂锁，功放也都不见了，只剩下鼓具。我四处寻找那

把敖德萨手枪，却找不到，一定是被拿走了，操他妈的小贼。

第二是骗。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叫司机往西开到布林登区。我一上车，司机就一直念叨着叫我一定要付车钱，他还真会看人。我叫司机在铁路前的马路尽头停车，迅速跳下车，穿过天桥，甩掉了他。我穿过创新中心地铁站，不停地往前跑，尽管后头根本没人在追。我之所以奔跑是因为我得赶时间，至于为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打开栅门，踏上碎石路，奔到车库前，从百叶窗旁的缝隙往内看去。轿车停在里面。我敲了敲屋子大门。

安德烈来开门，他说老头子不在家。我指了指隔壁大宅，说老头子一定在那里，轿车还停在车库里。他又说了一次阿塔曼不在家。我说我需要钱。他说他无法帮我，我不应该再来这里。我说我需要小提琴，下不为例。他说现在小提琴缺货，因为易卜生缺少某种原料，要等几个礼拜之后才会有货。我说到时候我就死了，我一定得拿到钱或小提琴才行。

安德烈正要把门关上，我把脚卡进门缝。

我说如果拿不到，我就跟别人说他住在这里。

安德烈看着我。

“你想找死吗？”他用滑稽的口音说，“还记得毕斯肯的下场吗？”

我伸出一只手，说条子一定会付我一大笔赏金，只要我去跟他们说迪拜和他的走狗住在哪里，再加上毕斯肯身上发生的事，又说如果我告诉条子那个卧底警察死在地下室的地板上，他们一定会付我更多赏金。

安德烈缓缓摇头。

接着我跟这个哥萨克浑蛋说：“Passhol v'chorte.”——我想这句俄语的意思是“去死吧”。然后转身离开。

我感觉到他的视线一直跟着我离开栅门。

我不知道老头子为什么肯放过我偷毒品的事，但我知道这件事我绝对逃不了。反正我不在乎。我已经走投无路了，听见的只是全身血管的饥渴喊叫。

我走到维斯雅克教堂后方的小路，站在那里看许多老太太来了又走。那些寡妇正在前往坟墓的路上，是丈夫的坟墓，也是她们自己的，手提包发出现金的呻吟。但我没胆下手。外号小偷的我竟然呆呆地站在那里，像头猪似的汗如雨下，被颤巍巍的八十岁老太太吓得半死。这真是让人想哭。

那天是星期六，我开始找朋友借钱，没花多久时间朋友就找遍了。没人愿意借。

这时我突然想到有个人如果识相的话，一定会借我钱。

我溜上一辆巴士，往东前进，回到河对岸比较高级的地段，在曼格鲁区下车。

这次楚斯·班森在家。

他站在公寓六楼的自家门口，听我发出最后通牒。我说的话跟前我在布林登路说的大同小异。要是他不肯掏出五张大钞，我就去跟条子说他杀了图图，还埋了尸体。

班森表现得很冷静，请我进屋，说有话可以好好商量。

可是他眼神很怪。

所以我没让步，说没什么好商量的，他如果不吐出钱来，我就去告发他，赚取赏金。他说警方才不会付赏金给告发警察的人，还说五千克朗没问题，我们那么有交情，几乎算得上哥们，又说家里没那么多现金，我们得开车去取款机取钱，车子就停在楼下车库。

我想了一会儿。警钟在我脑子里响起，但毒瘾简直像一场他妈的

噩梦，蒙蔽了所有理性的想法。即使我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还是点了点头。

“你拿到最后结果了？”哈利说着，扫视餐厅里的客人。没有可疑人士。也就是说，可疑人士很多，但没人看起来像警察。

“对。”贝雅特说。

哈利把手机换到另一只手上：“我想我已经知道古斯托抓过谁。”

“哦？”贝雅特语带惊讶。

“对，DNA数据库里的数据通常来自嫌犯、被定罪的犯人和可能污染犯罪现场的警察，这次是来自第三者，他名叫楚斯·班森，是欧克林的警官。”

“你怎么知道是他的？”

“呃，这样说好了，我是从已经发生的事件归纳出来的。”

“好吧，”贝雅特说，“我不会去质疑你的推理过程。”

“谢谢。”哈利说。

“可是你错了。”贝雅特说。

“什么？”

“古斯托指甲底下的血迹样本不属于任何叫班森的人。”

楚斯·班森进去拿车钥匙。我站在他家门口，低头看着脚上的鞋子。这鞋真是他妈的太赞了，让我想起伊莎贝尔·斯科延。

她不像班森那么危险，而且她为我着迷。是吗？可能吧？

应该说不只着迷而已。

我趁班森还没出来，一次跳下七级楼梯，按下每层楼的电梯按钮。

我跳上地铁，前往奥斯陆中央车站。我想先打电话给她，但又改变主意。她可以在电话上数落我，但如果我以帅到不行的姿态出现，她可就狠不下心了。她固定来往的小男生周六不在，而且她一定在家，因为马和猪可不懂得怎么去冰箱找食物吃。我在奥斯陆中央车站钻进东福尔线的季票车厢，因为前往吕格市的票要一百多克朗，我身上没那么多钱。我从车站步行到农场。这是一种手法，尤其是在雨中。天空已开始飘雨。

我走进农场，看见她的车停在那里，那是一辆四驱越野车，人们总喜欢开这种车在路上横冲直撞。我敲了敲农场的门，但没人应门。我高声喊叫，声音在四壁间回绕，依然没人响应。她很可能骑马出去了。没关系，我知道她把现金放在哪里，而且乡下人家现在依然不锁门。我压下门把。没错，门没锁。

我朝卧室走去，突然她出现在我面前，身形高大，穿着睡袍，双脚分开站在楼梯上。

“你来这里干吗，古斯托？”

“我想见你啊。”我说，露出笑容，灿烂的笑容。

“你得去看牙医。”她冷冷地说。

我明白她的意思，我牙齿上有褐色斑点，看起来有点腐烂，但那没什么，刷刷牙就好了。

“你来这里干吗？”她又说一次，“要钱吗？”

伊莎贝尔跟我就是有这个共同点，我们都有话直说。

“五张大钞？”我说。

“不行，古斯托，我们已经结束了。要我开车载你回车站吗？”

“别这样，伊莎贝尔，那要不要干一炮？”

“嘘！”

过了片刻我才醒悟过来，显然我有点迟钝，都是该死的毒瘾害的。大白天她妆容完整地站在那里，却穿着睡袍。

“你在等人吗？”我问道。

她没回答。

“有了新炮友？”

“谁叫你哪儿都找不到人，古斯托。”

“现在我不是回来了吗？”我说。我一把抓住她手腕，她随即一个重心不稳，被我拉近身边。

“你全身都湿了。”她说，作势挣扎，但只是希望我抱得更紧一点而已。

“外面在下雨呀，”我说，轻咬她的耳垂，“那你有什么借口呢？”我已把手伸进她的睡袍底下。

“你臭死了，放开我！”

我用手抚摸她修过毛的私处，找到了缝口。她已经湿了，而且湿答答的。我的两根手指一下子就插了进去。太湿了。我摸到某种黏稠的东西，缩手一看，看见手指上沾了黏滑的白色物质。我惊讶地看着她。她露出胜利的笑容，倚着我的身体，轻声说：“我刚刚说了，谁叫你哪儿都找不到人……”

我怒火中烧，扬手要甩她巴掌，但她一把抓住我的手，挡了下来。这贱人还真孔武有力。

“你走吧，古斯托。”

我觉得眼睛里有东西，要不是我清楚原因，会说那是眼泪。

“五千就好。”我用低沉的声音耳语道。

“不行，”她说，“这样你会一直回来要，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你这贱人！”我吼道，“你是不是忘了什么？把钱吐出来，不然我就把你的底细全都抖出来，去跟记者爆料，我指的可不是我们干炮的事，而是净化奥斯陆这整个阴谋都是你和老头子一手策划的。妈的虚伪的社会主义者，贩毒跟政治根本就是一丘之貉。你想《世界之路报》会出多少钱买这条新闻？”

我听见卧室门打开了。

“奉劝你快跑。”伊莎贝尔说。

我听见她背后的漆黑中传来地板的咯吱声。

我想跑，我真的想跑，可是我无法移动。

咯吱声越来越近。

我想象他脸上的斑纹在黑暗中亮起来。炮友。虎小子。

他咳了一声。

然后他踏进光亮之中。

他帅得要命，即使现在我受了重伤，还是可以再度想起那种感觉，那种想把手放在他胸膛上的冲动，想用指尖去抚触他肌肤上被阳光晒得暖暖的汗水，感受他因为我的放肆举动而肌肉绷紧。

“你说谁？”哈利说。

贝雅特咳了一声，又说一次：“米凯·贝尔曼。”

“贝尔曼？”

“对。”

“古斯托遇害的时候，指甲底下有米凯·贝尔曼的血迹？”

“看来是这样。”

哈利靠上椅背。这个事实改变了一切。这是真的吗？古斯托指甲里有米凯的血迹不一定跟命案有关，但一定跟某件事有关，而这件是米凯想隐藏的。

“出去。”米凯说，话声不大，因为不需要太大。

“原来是你？”我说，“我一直以为她雇用的是楚斯·班森。你真聪明啊，伊莎贝尔，找来了更高层的人士。你们有什么计谋？班森是不是只是你的奴隶，米凯？”

我像是爱抚般说出他的名字，毕竟那天我们是这样对彼此自我介绍的，古斯托和米凯，仿佛是两个男孩、两个玩伴。我看见我说的话像是在他眼眸深处点燃了一把火，他的双眼喷出怒火。米凯一丝不挂，也许因为这样我才认为他不会出手。但他快如闪电，一眨眼已扑了上来，出手把我的头夹在腋下。

“放开我！”

他把我拉上楼梯，我的鼻子被夹在他的胸膛和腋窝之间，可以闻到两者的气味。这时我的脑际闪过一个念头：既然他要我出去，干吗要把我拖上楼？我无法挣脱，只好把指甲插入他的胸膛，有如爪子般往我的方向拉，感觉一根手指的指甲抓到他的乳头。他咒骂一声，放开了手。我挣脱开来，纵身一跃，落在楼梯中段，但仍稳稳站立。我立刻朝玄关冲去，顺手抄起伊莎贝尔的车钥匙，奔进院子。她的车当然也没锁。我放开手刹，轮胎高速转动，溅起碎石。我从后视镜中看见米凯奔出门口，手上拿着一样闪闪发光的東西。接着轮胎咬入地面，我的身体往后抵在座椅上，车子疾速穿越院子，驶上马路。

“楚斯·班森是贝尔曼一起带去欧克林的，”哈利说，“班森会不会

是奉贝尔曼的指示去执行烧毁者的工作？”

“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在讨论的是什吧，哈利？”

“我知道，”哈利说，“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跟这件案子扯上关系，贝雅特。”

“妈的，那你就阻挡我看看啊！”手机发出吱吱啦啦声，哈利不记得听贝雅特这样骂过粗话，“我也是警察，哈利，我可不想让班森这种人败坏警察风纪。”

“好，”哈利说，“可是我们先别忙着下结论，现在我们手上的证据只能证明贝尔曼见过古斯托，连楚斯·班森涉案的直接证据都还没找到。”

“所以你有什么打算？”

“我要从别的地方着手，如果事情如我所愿，那其他线索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连锁倒塌，问题是我必须维持自由之身，才能执行这个计划。”

“你是说你有计划？”

“我当然有计划。”

“是好计划吗？”

“我可没这样说。”

“不过还是有计划？”

“当然。”

“你在吹牛对不对？”

“我是在大吹牛皮。”

我驾车高速驶上E18公路，返回奥斯陆，这才发现自己惹上什么大麻烦。

贝尔曼想把我拖上楼，拉进卧室。他追出来的时候手上拿的那把枪就放在卧室里。妈的他想杀人灭口。这表示他惹上的麻烦也很大。那么现在他会怎么做？当然是逮捕我，罪名可以是偷车、贩毒、住霸王酒店，任君挑选。在我把秘密泄露出去前，把我关进监狱。一旦我进了监狱，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可想而知：他们可以安排我自杀，或安排其他犯人把我打死。所以现在我最愚蠢的举动就是开着这辆车到处跑，因为警方可能已经锁定了这辆车。我踩下油门。我要去的地方位于东区，可以避免穿过市区。我把车开上山坡，朝安静的住宅区前进，在一段距离外停车，下车步行。

太阳再度露脸，人们外出走动，有人推着婴儿车，野餐篮挂在把手上，他们对着太阳微笑，仿佛阳光就是幸福的来源。

我把车钥匙扔在院子里，爬上公寓，找到名牌，按下门铃。

“是我。”我说，对方终于有了响应。

“我有点忙。”对讲机传出话声。

“我有点毒瘾。”我说。这是句玩笑话，但我已感觉到它带来的冲击。有时我会问客人是不是有毒瘾问题，要不要试试小提琴。欧雷克觉得很有趣，总是哈哈大笑。

“你想干吗？”那声音问道。

“我想要点小提琴。”

我口中说出客人常说的台词。

一阵静默。

“我没有，用完了，没有基料可以再做。”

“基料？”

“左啡诺基料，要不要把配方也给你？”

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但他一定还有一些小提琴，一定有。我思索片刻。我不能去排练室，他们可能会在那里等我。欧雷克。大好人欧雷克一定会让我进去。

“我给你两个小时，易卜生，两小时后如果你不带一克小提琴去黑斯默街，我就直接去找条子把所有的事情都抖出来，反正我已经没什么好损失的了。听清楚了吗？黑斯默街九十二号。你直接进去，上三楼。”

我想象他脸上的表情，肯定吓得冷汗直冒。这个老变态。

“好。”他说。

事情就是要这样干，就是要让他们明白事情的严重性才行。

哈利喝完剩下的咖啡，望着街道。该动起来了。

他穿越青年广场，前往市场街的烤肉串店，这时他接到一个电话。

是托西森打来的。

“好消息。”他说。

“哦，是吗？”

“在你说的那段时间里，楚斯·班森的手机信号被奥斯陆市区的四个基站收到，这显示他的位置跟黑斯默街九十二号是在同一个地区。”

“这个‘地区’的范围有多大？”

“呃，这个地区是六角形的，直径八百米。”

“好，”哈利说，吸收这个信息，“那另一个家伙呢？”

“我找不到任何登记在他名下的电话，可是他有一部登记在镭医院名下的公司手机。”

“然后呢？”

“然后我刚刚说过了，有好消息，这部手机在同一时间也出现在同一个地区。”

“嗯，”哈利开门而入，经过三张坐了客人的桌子，在柜台前停下脚步，柜台上展示着几串色泽光亮得很不自然的烤肉，“你有他的地址吗？”

托西森念出地址，哈利记在纸巾上。

“这个地址有没有另一部电话？”

“什么意思？”

“我是在想他有没有老婆或伴侣。”

哈利听见托西森敲击键盘的声音，接着他回答说：“没有，这个地址没有别的电话。”

“谢谢你。”

“所以我们已经说好喽？我们不会再联络了？”

“对，不过还有最后一件事：我要你去查米凯·贝尔曼，看他最近这几个月跟谁通过电话，七月十二日晚上人在哪里。”

托西森哈哈大笑：“你是说欧克林的处长？门都没有！搜索低级警官我还可以想办法隐瞒或解释，可是你要我做的事等于是要害我直接被炒鱿鱼。”他又笑了几声，仿佛这件事纯粹是个玩笑。“我想你应该会守信用吧，霍勒。”

通话结束。

出租车抵达餐巾上的地址，一名男子已在门口等候。

哈利下车走到男子面前：“你就是管理员奥拉克·克凡伯格？”

男子点了点头。

“我是霍勒警监，刚刚那个电话就是我打的。”哈利看见管理员看了一眼等在原地的出租车，“警车不够的时候我们会搭出租车。”

奥拉看了看哈利出示的证件：“我没发现有人闯入的迹象。”

“可是有人报案，所以我们得去查看。你有万能钥匙对不对？”

奥拉点了点头，用钥匙打开大门。哈利细看门铃上的名字：“目击者说他看见有人爬上阳台，闯进三楼。”

“是谁报的案？”奥拉爬上楼梯说。

“这必须保密，克凡伯格。”

“你裤子上沾了东西。”

“那是烤肉酱，我一直想要把它擦干净。你能把门打开吗？”

“你是说那个药剂师的家？”

“哦，他是药剂师？”

“他在镭医院上班，我们进门前是不是应该先打电话给他的办公室？”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先查看窃贼是不是还在里面，这样才能逮住他。”

管理员咕哝着说了声抱歉，赶紧打开门。

哈利走进这户公寓。

这里显然住着一个单身汉，而且很爱整洁。古典乐CD依照字母顺序排在CD架上。有关化学和制药的科学期刊堆得老高，但很整齐。书架上放着一个相框，照片里是两个大人和一个小男孩。哈利认得那个小男孩，他身子弯向一边，绷着脸，十二三岁。管理员站在门口，注视着哈利的一举一动。哈利为了做样子，先去查看阳台门，再逐个房间搜查，打开抽屉和柜子，但没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

每当碰到这种情况，有些警察同人会认为干净得太可疑。

但哈利见过这种事，有些人是没有秘密的，虽然这种人不常见，但还是存在。他听见管理员在他背后不耐烦地变换站姿。

“没有侵入迹象，也没有东西被偷走，”哈利说着，从管理员身旁走过，朝门口走去，“可能是虚惊一场。”

“原来如此，”管理员说着，锁上了门，“如果小偷还在里面，你会怎么做？把他带上出租车吗？”

“这样我们可能就会呼叫警车过来，”哈利微微一笑，拿起门边架子上的靴子看了看，“告诉我，这两只靴子的尺寸是不是很不一样？”

奥拉揉揉下巴，仔细打量哈利。

“对，可能吧，他有畸形足。我可以再看看你的证件吗？”

哈利把证件递给奥拉。

“这上面的有效日期……”

“出租车还在楼下等我，”哈利说，拿回证件，快步走下楼梯，“谢谢你的协助，克凡伯格！”

我前往黑斯默街那栋公寓，大门门锁果然没人修理，我直接上楼。欧雷克不在，屋里没人，全都焦虑地跑出去找毒品了。得找一管

来打才行，得找一管来打才行。这里看起来就是住了很多毒虫的样子，但可想而知，屋里什么也没有，只有满地的空瓶、用过的针筒、沾血的纱布、空烟盒。妈的地上还有烧焦的痕迹。我坐在脏床垫上咒骂的时候，看见了那只老鼠。人们提到老鼠总是说“大老鼠”，但老鼠其实不大。好吧，当老鼠觉得受到威胁时会直立起来，使得它们看起来比较大，但是说真的，它们只是可怜的家伙，跟我们一样承受强大的压力。得找一管来打才行。

我听见教堂钟声传来，心中告诉自己易卜生一定会来。

他一定得来。可恶，我难受得要命。记得以前我们去上工时，站在那里等候的毒虫一看见我们出现都开心地移动过来，颤抖的手上拿着现金，央求我们把货卖给他们。如今这种事也发生在我身上，我渴望听见易卜生拖着脚步爬上楼梯，渴望看见他那张愚蠢的脸。

我像个白痴般一一打出手上的牌。我只是想打一管，如此而已，结果我的所作所为却只是让他们整票人都反过来对付我：老头子和他的哥萨克手下、楚斯·班森和他的钻子及疯狂的眼神、伊莎贝尔女王和她的处长炮友。

那只老鼠沿着踢脚线惊惶奔跑。我走投无路，把地毯和床垫全都翻起来看，在一张床垫下发现一张照片和一根铁丝。那是伊莲娜·巴巴又褪色的证件照，所以我猜那是欧雷克的床垫。但我不明白那根铁丝是做什么用的，过了一会儿才慢慢想了出来。我顿时手心冒汗，心脏怦怦乱跳。毕竟，是我教欧雷克怎么建立藏毒处的。

36

汉斯·克里斯蒂安·西蒙森在观光客之间左右穿行，爬上由意大利白色大理石构成的斜坡，这座斜坡使得奥斯陆歌剧院看起来有如漂浮在峡湾尽头的冰山。他爬到屋顶顶端之后左右张望，看见哈利坐在墙边，独自一人，看起来像是在歌剧院欣赏峡湾景色的观光客，但哈利却坐在那里往陆地的方向看着丑陋的老市区。

汉斯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汉斯，”哈利说，头也没抬，正低头看着一个介绍小册子，“你知道这种大理石叫作卡拉拉大理石，这座歌剧院要花每位挪威公民超过两千克朗吗？”

“知道。”

“那你对《唐璜》有什么了解？”

“莫扎特谱曲的歌剧，共有两幕。故事是说一个骄傲自负的年轻浪子深信自己是上帝赐给男人和女人的礼物，他欺骗所有人，最后搞得每个人都对他深恶痛绝。他认为自己所向无敌，最后一尊神秘的石像出现，把他拖下了地狱。”

“嗯，过几天这里会有新版本的首演，这上面介绍说最后一场戏众人齐唱：‘这是恶人应有的结局！恶徒都以死亡为应得的结果。’你认为这是真的吗，汉斯？”

“我知道那不是真的。说来悲哀，死与生是平等的。”

“嗯。你知道有个警察在这里被冲上岸吗？”

“我知道。”

“你有什么不知道的吗？”

“是谁杀了古斯托·韩森？”

“哦，是神秘的石像啊。”哈利说，放下小册子，“你想知道凶手是谁吗？”

“难道你不想吗？”

“并不尽然。重点是证明谁不是凶手，只要能证明不是欧雷克就好了。”

“同意，”汉斯说，看着哈利，“但你这句话不符合我听说过的热血警探哈利·霍勒的风格。”

“也许人终究是会改变的，”哈利脸上掠过一丝微笑，“你跟你的检察官朋友确认过调查进度了吗？”

“警方还没公布你的姓名，但已经通报给所有的机场和出入境管理单位。这样说好了，现在你的护照已经没多大用处了。”

“看来我要去马略卡岛的计划泡汤了。”

“你明知道自己被通缉，还约在奥斯陆最热门的观光景点碰面？”

“这是个屡试不爽的道理，汉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以为你觉得孤独比较安全。”

哈利拿出一包烟摇了摇，朝汉斯递去：“这是萝凯跟你说的？”

汉斯点了点头，拿了根烟。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哈利苦笑道。

“有一阵子了。会不会痛？”

“你是说我的喉咙？可能有点发炎。”哈利替汉斯点燃香烟，“你爱她吧？”

哈利一看律师抽烟的姿势，就知道他从学生时代以来就没再抽过烟。

“是的。”

哈利点了点头。

“可是你无所不在，”汉斯吸着烟说，“阴影里、衣柜里、床底下都

有你的踪迹。”

“听起来好像怪物。”哈利说。

“对啊，可以这么说。”汉斯说，“我试过要驱除你，可是失败了。”

“你不用整根烟都抽完，汉斯。”

“谢谢，”律师把烟丢了，“这次你有什么事要我去做？”

“闯空门。”哈利说。

夜幕低垂，他们准备出发。

汉斯驾车去基努拉卡区的波卡酒吧载哈利。

“这辆车很不错，”哈利说，“家庭车款。”

“我养过一只猎麋犬，”汉斯说，“打猎、小屋，你知道的。”

哈利点了点头：“好人家的生活。”

“结果它被麋鹿踩死，我安慰自己说这对猎麋犬而言应该算是死得其所，也可以说是因公殉职。”

哈利点了点头。车子开到瑞恩区，途经许多山坡弯道，来到奥斯陆东区景观最好的地区。

“就是这里，”哈利说，指了指一栋没亮灯的屋子，“你把车停好，头灯对着窗户。”

“我要不要……”

“不用，”哈利说，“你在车上等我，手机保持畅通，有人接近就打给我。”

哈利拿着一根撬棒，踏上屋子的碎石小径。这时是秋天，夜晚天气凉爽，风中带有苹果的芬芳。他突然觉得眼前情景似曾相识：以前他和爱斯坦曾偷偷溜进一户人家的院子，崔斯可在栅栏边把风，突然一个人影从黑暗中出现，摇摇晃晃地朝他们靠近，头戴印第安头饰，口中发出猪似的尖叫。

他按下门铃，静静等待。

无人应门。

但他觉得应该有人在家。

他拿撬棒嵌入门锁旁的缝隙，利用体重扳动。这扇木门又老又软又潮湿，门锁还是旧式的。他用另一只手把证件卡插进被扳弯的门闩里，再用力压。

门锁爆开。哈利悄悄入内，把门关上。他站在黑暗之中，屏住气息。他的手感觉到一根细丝，可能是残留的蜘蛛网。屋子里弥漫着潮湿荒废的气味，但空气中还带有一种味道，这味道有点刺鼻，类似疾病、医院、尿布和药剂的气味。

哈利按亮手电筒，看见一支没挂东西的衣帽架，然后继续往里面走。

客厅看起来像覆盖着一层尘埃，墙壁和家具都褪了色。手电筒光束在客厅里游移。突然光线照到一双眼睛产生反射，令哈利的心跳为之一停，过了片刻才又恢复。原来是一只猫头鹰的标本，跟客厅里其他东西一样灰扑扑的。

哈利再往屋子里走，判断这栋房子跟那个公寓一样，没什么不寻常之处。

直到他走进厨房，发现桌上放着两本护照和两张机票。

护照上的照片虽然是将近十年前拍的，但哈利仍认得出照片中的

男子是他去镭医院时见过的。女子的护照则是全新的，照片中的她几乎让人认不出来，面色苍白，一头直发。机票是飞往曼谷的，出发时间是十天后的。

哈利朝唯一一扇他还没打开的门走去。钥匙就插在门锁上，他把门打开。扑面而来的是他在玄关闻到的相同气味。他打开门内的电灯开关，一颗裸灯泡亮了起来，照亮通往地下室的楼梯。那种有人在家的感觉又出现了。或者该说是当哈利问米凯是否调查过马丁·普兰时，米凯回答的：“哦，对，你的直觉。”如今哈利明白这种感觉误导了他。

哈利想走下楼梯，但有股力量让他无法迈出脚步。这地下室跟他小时候家里的地下室很像。那时母亲会叫他去拿马铃薯，马铃薯装在两个大袋子里，放在阴暗的地下室。哈利总是快跑下去，尽量不去东想西想，只想着他之所以跑那么快是因为很冷，因为家里急着要做菜，因为他喜欢跑步，跟那个在地下室等着他的“黄人”绝对没关系。那男人全身赤裸、面带微笑，长长的舌头在嘴巴里一伸一缩，滋滋作响。但这时让他无法迈出脚步的不是黄人，而是那场梦，雪崩在地下室走廊里奔涌而来的那场梦。

哈利把这些思绪压抑下去，踏下第一级楼梯。楼梯发出警告的嘎吱声。他强迫自己慢慢迈出脚步，撬棒依然抓在手中。来到楼梯尽头，他继续往前走。两侧都是储藏室。天花板上的一颗灯泡发出微弱光芒，照出影影绰绰的黑影。他发现每间储藏室都用挂锁锁着。怎么会有人把自家地下室的储藏室给锁起来？

哈利把撬棒尖端插进一扇门的铰链下方，吸了口气，心下害怕此举会发出巨大声响。他很快地往后一扳，铰链发出短促的爆裂声。他屏住气息，侧耳聆听。整栋房子似乎也屏住了呼吸。没听见任何声音。

他轻轻把门打开。那股气味钻进他的鼻孔。他的手指在门内摸到电灯开关，接着他就沐浴在日光灯的光线中。

这间储藏室比外面看起来还大。他认得里头的物品，这房间跟他在镭医院见过的实验室几乎一模一样，工作台上放着许多烧瓶和试管架。哈利打开一个大塑料盒的盖子，里头是掺杂了褐色颗粒的白色粉末。他舔湿食指，沾了些粉末抹在牙龈上。味道苦涩。这些粉末是小提琴。

这时哈利心头一惊。他听见了声音。他再度屏息。那声音又出现了，是有人吸鼻涕的声音。

哈利赶紧把灯关上，在黑暗中弓起身体，握紧撬棒准备攻击。

又是一声吸鼻涕的声音。

他等待几秒，随即迅速安静地迈出脚步，离开储藏室，循声而去。声音来自左侧储藏室。他把撬棒交到右手，蹑手蹑脚走到那间储藏室门前，门上有个小洞，上头覆盖着铁丝网，就跟记忆中他家的门一样，唯一的不同之处是这扇门以金属强化。

哈利拿起手电筒，做好准备，背抵门边墙壁，从三开始倒数，然后按亮手电筒，对着孔洞照去。

他静静等待。

三秒钟过去了，没人开枪，也没人朝光线冲来。他把头抵在铁丝网上，朝里头望去。光线在砖墙上游移，照亮一条铁链，又照亮一张床垫，接着就找到了他要找的目标：一张脸。

她双眼紧闭，坐着动也不动，仿佛很习惯有人用手电筒照她。

“伊莲娜？”哈利试探地问。

这时他口袋里的手机发出振动。

我看了看表。我把整个公寓都翻遍了，还是没找到欧雷克的藏毒处。二十分钟前易卜生就应该到了才对。那个变态一定得付出代价！绑架和强暴会被判无期徒刑。那天伊莲娜抵达奥斯陆中央车站后，我带她去排练室，跟她说欧雷克在那里等她。当然了，在那里等她的不是欧雷克，而是易卜生。我替她注射毒品时，易卜生抓住她。我想起鲁弗斯，想起这样做是最好的选择。她立刻冷静下来，接着我们把她拖到易卜生车上。他答应我的半公斤小提琴就放在后备厢。你问我是否后悔？对，我后悔，我后悔没叫他给我一公斤！但我当然还是有些后悔，我不是完全没心肝的人。不过当我开始想“操，我不应该那样做的”时，我就告诉自己，易卜生会好好照顾她，他一定会用他的怪异方式去爱她。反正一切都已经太迟，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拿到一些小提琴，恢复健康。

身体得不到它需要的，这对我来说可是破天荒。现在我才明白，我总是可以得到我想要的。如果将来不能这样，那我宁愿当场暴毙，死得年轻，死得漂亮，牙齿多少还保持完好。现在我知道，易卜生不会来了。我站在厨房窗前看着外面的街道，没看见那个跛脚怪胎的身影，也没看见欧雷克。

几乎每个人我都找过了，没找的只剩下最后一个人。

我已经避免联络这个人很久了。是的，因为我害怕。但我知道他在奥斯陆，他一发现伊莲娜失踪就赶紧跑来了。他就是我的养兄斯泰因。

我再度低头朝街上望去。

不要，我宁死也不要打给他。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易卜生不会来了。

操！我宁死也不要这么痛苦。

我又用力闭上眼睛，但虫子还是爬出了洞口，在眼皮底下四散，爬满我整张脸。

死占了下风。

结局正在等着我。

要打给他还是要死？

妈的，操！

手机发出振动，哈利关上手电筒，看见来电者是汉斯。

“有人来了，”汉斯的声音嘶哑焦虑，在哈利耳边低语，“他在栅门前停车，现在朝房子走去。”

“好，”哈利说，“放轻松，你看见什么动静再发短信给我，然后立刻撤退，如果你……”

“撤退？”汉斯听起来相当愤慨。

“如果你发现事情变得难以收拾的话立刻撤退，可以吗？”

“为什么我要……”

哈利挂掉电话，再次按亮手电筒，朝铁丝网照去：“伊莲娜？”

少女圆睁双眼，对着光线眨眼。

“听我说，我叫哈利，我是警察，我是来救你出去的，可是现在有人来了，如果他下来这里，你要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好吗？我保证很快就会带你离开这里，伊莲娜。”

“你有没有……”她咕哝着，哈利听不清楚后面那句话。

“我有没有什么？”

“你有没有……小提琴？”

哈利咬了咬牙：“你再撑一下。”他低声说。

他跑上楼梯，关上电灯，把门微微推开，往外看去。他可以清楚地看见前门。耳中听见外头的碎石径传来拖沓的脚步声，一只脚拖在另一只脚后头。畸形足。前门打开。

灯光亮起。

他进来了，身材又圆又胖。

他是斯蒂格·尼伯克。

镭医院的部门主管。他记得哈利是他学长，也认识崔斯可，手上戴着一只有黑色缺角的婚戒。他有一套单身公寓，里头找不到任何不寻常的地方。除此之外，他父母留下一栋房子给他，他没卖掉。

他把外套挂在衣帽架上，朝哈利的方向走来，伸出一只手。突然，他停下脚步，伸手在前方乱摸，眉头深深皱起，站在原地侧耳聆听。这时哈利恍然大悟，刚才他进门时摸到的那根他以为是蜘蛛网的丝线一定是别的东西，是某种斯蒂格刻意绑在玄关的隐形丝线，用来告知他屋子里是否来了不速之客。

斯蒂格用令人意外的速度移动，敏捷地来到柜子前，伸手拿出一个闪着金属亮光的東西。那是一把霰弹枪。

妈的，可恶。哈利痛恨霰弹枪。

斯蒂格拿出一盒子彈，盒子已开封。他拿出两枚红色子弹，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

哈利的脑子迅速转动，却想不出任何好办法，只好选择下下策。他拿出手机，按下按键。

按——喇——吧——登

可恶！按错了！

他听见斯蒂格打开弹膛的金属咔嚓声。

删除键在哪儿？删除“登”和“吧”，输入“叭”和“等”。

装填子弹的声音传来。

等——他——到

妈的按键这么小！快点！

枪管发出咔嗒一声扣回原位。

窗——编

又打错了！哈利听见斯蒂格拖曳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时间不够。只能希望汉斯能发挥想象力了。

亮——灯

他按下发送键。

哈利看见斯蒂格把霰弹枪举到齐肩位置，这才发现这位药剂师已注意到地下室门微微开着。

就在此时，汽车喇叭声响起，声音响亮而急切。斯蒂格吓了一跳，朝面对马路的客厅望去，迟疑片刻，然后走进客厅。

喇叭再度响起，这次一直响着没有停。

哈利打开地下室的门，跟在斯蒂格背后，并未放轻脚步，因为他知道喇叭声会掩盖他的脚步声。他在客厅门前看见斯蒂格拉开窗帘，客厅瞬间被汉斯那辆车的刺目头灯照亮了。

哈利迈出四大步。斯蒂格举起一只手遮住光线，没看见也没听见哈利靠近。哈利伸出双臂，绕过斯蒂格的肩膀，双手抓住霰弹枪往后猛拉，卡在他肥滋滋的脖子上，同时双膝撞进斯蒂格的大腿后侧，逼迫他身子下坠，挣扎吸气。

汉斯一定是知道喇叭奏效，放开了手。但哈利继续施压，直到斯

蒂格的动作越来越慢，失去力气，瘫软下来。

哈利知道斯蒂格失去了意识。脑部缺氧数分钟即会受损，若再持续缺氧，斯蒂格这位绑架犯兼小提琴制造者就会死亡。

哈利评估状况，数到三，一只手放开霰弹枪。斯蒂格一声不响地倒在地上。

哈利在椅子上坐下，气喘吁吁。血液中的肾上腺素浓度逐渐下降，下巴和脖子的疼痛也回来了。疼痛随时间流逝越来越剧烈。哈利试着不去理会，在手机上键入“O”和“K”，传给汉斯。

斯蒂格发出呻吟，像婴儿般蜷曲身体。

哈利搜查他全身，把他口袋里的东西都放在咖啡桌上，包括皮夹、手机、一瓶处方药片：捷赐瑞。哈利想起他爷爷也吃过这种药，这是治心脏病的药。他把药瓶放进外套口袋，用枪口指着斯蒂格的苍白额头，命令他爬起来。

斯蒂格看着哈利，张口欲言，又把话咽了回去，挣扎着站了起来，左右摇晃。

“我们要去哪里？”他问道。这时哈利轻轻推他，要他走进走廊。

“地下室。”哈利说。

斯蒂格的步伐依然不稳，哈利一手扶着他的肩膀，一手用枪抵着他的背，走下楼梯。两人在哈利发现伊莲娜的那扇门前停下脚步。

“你怎么知道是我？”

“因为那只戒指，”哈利说，“把门打开。”

斯蒂格从口袋拿出钥匙，打开挂锁。

进门之后他把灯打开。

伊莲娜移动了，她蜷缩在房间另一侧的角落，全身发抖，一边肩膀耸起，仿佛害怕有人会打她。她的脚踝上铐着脚镣，脚镣上的铁链延伸到天花板，钉在横梁上。

哈利注意到铁链的长度容许她四处移动，也容许她打开电灯。

是她自己喜欢黑暗。

“放了她，”哈利说，“然后把脚镣戴在自己脚上。”

斯蒂格咳了一声，举起双掌：“听着，哈利……”

哈利打了他，因为实在按捺不住而出手，耳中听见金属敲击肉体时发出死气沉沉的“砰”的一声，看见枪管在斯蒂格的鼻子上敲出红色痕迹。

“你再叫我名字一次，”哈利压低声音，听见自己口中挤出这几个字，“我就用这把枪把你的头轰到墙壁上。”

斯蒂格双手颤抖，打开伊莲娜的脚镣。伊莲娜只是瞪着虚空，全身僵硬，无动于衷，仿佛这一切都与她无关。

“伊莲娜，”哈利说，“伊莲娜？”

这时她似乎才回过神来，看着哈利。

“离开这里。”他说。

伊莲娜眯起眼睛，仿佛需要动用所有的注意力才能解读哈利说的话，理解话中的意思，然后才能行动。她从哈利身旁走过，用缓慢、僵硬、梦游般的步伐走进地下室的走廊。

斯蒂格在床垫上坐下，拉起裤管，想把窄小的脚镣铐在他肥大苍白的小腿上。

“我……”

“铐在手腕上。”哈利说。

斯蒂格照做。哈利拉了拉铁链，查看是否铐得够紧。

“把戒指拿下来给我。”

“为什么？这只是个便宜的……”

“因为那不是你的。”

斯蒂格取下戒指，交给哈利。

“我什么都不知道。”他说。

“不知道什么？”哈利问道。

“不知道你要问我的事，不知道迪拜的事。我只见过他两次，两次我都被蒙上眼睛带走，所以不知道他住哪里。他那两个俄罗斯手下一个礼拜来这里取货两次，可是我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听着，如果你要的是钱，我有……”

“就为了这个吗？”

“为了什么？”

“这一切都是为了钱吗？”

斯蒂格的眼睛眨了好几下，耸了耸肩。哈利静静等待。斯蒂格脸上掠过一丝疲惫的微笑：“你说呢，哈利？”

斯蒂格朝自己的腿比了比。

哈利没有搭话。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想听答案，但也许他已经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两个同样在奥普索乡长大的小孩，条件大约相当，却只因为一个天生缺陷而命运截然不同。几根骨头长错了方向，使得脚往内弯，形成了马蹄内翻足。这名称源自畸形足的人走路时很像马踮着脚走路。这缺陷让人在生命起跑点有了稍微糟糕的开始，为

此你会设法弥补，或者不会。这表示你必须更努力才能成为受欢迎的人，满足别人的期待，成为班级代表，成为拥有酷朋友的酷家伙，拥有坐在窗边那排的女生。她的笑容让你的一颗心仿佛就要爆炸，尽管她其实并不是对你笑。斯蒂格一跛一跛地走过人生，不受人注意，那么的不受人注意以至于哈利根本不记得他。后来他发展得不错，接受高等教育，努力工作，当上部门主管，就像当上班级代表。但生命中仍然少了个重要元素，那就是坐在窗边那排的女生，她依然只对别人笑。

富有。他必须变得富有。

只因金钱有如化妆品，它能粉饰一切，也能给予你一切，包括那些人家说金钱买不到的东西，比如尊敬、钦佩、爱。看看周围就知道了，美女总是嫁给有钱人。所以现在应该轮到他了，轮到畸形足斯蒂格·尼伯克。

他发明了小提琴，全世界都应该拜服在他脚下才对，那为什么她不要他？为什么她只能勉强掩饰心里对他的厌恶，即使她清楚知道他已经是有钱人了，而且随着时间一周周过去，他只会变得更加有钱。是不是因为她心里已经有了别人，这人给了她一只可笑又俗丽的戒指，而她却戴在手上？这未免太不公平了吧，他勤奋工作，孜孜不倦地工作，只为了达到被爱的标准。现在她必须爱他才行。于是他把她抢过来，从窗边那排的位子把她夺过来，铐在这里，这样她就永远跑不掉了。为了完成逼婚的仪式，他取下她手上的戒指，戴在自己手上。

那只廉价戒指是欧雷克送给伊莲娜的，欧雷克是从母亲萝凯那里偷来的，戒指是哈利送给萝凯的，哈利是从跳蚤市场买来的……就跟挪威童谣《收下戒指让它流传》的歌词一样。哈利抚摸镀金戒指上的发黑缺角。他真是观察敏锐却又盲目无比。

观察敏锐在于他第一次跟斯蒂格碰面时就说：“那枚戒指，我以前有个戒指跟你的很像。”

盲目无比在于他并未多想到底是哪里很像。

其实是戒指缺角露出的发黑铜锈让他觉得很像。

一直等到他看见玛蒂娜的婚戒，听她说全世界只有他会买非纯金的戒指来当婚戒，他才把欧雷克和斯蒂格联系在一起。

纵使先前在斯蒂格的公寓里没发现任何可疑物品，他心里也没有一丝怀疑。正好相反，公寓里连一样可疑物品也没有，只让他立刻觉得斯蒂格一定是把问心有愧的东西都藏到别的地方去了。如今斯蒂格的老家没人住，又不能卖，那栋红色房子就位于哈利老家上方的山坡上。

“是你杀了古斯托吗？”哈利问道。

斯蒂格摇了摇头，眼皮沉重，看起来十分困倦。

“你有没有不在场证明？”

“没有，没有，我没有不在场证明。”

“为什么没有？说来听听。”

“我就在那里。”

“哪里？”

“黑斯默街。当时我正要去找他，他威胁说要告发我，可是等我到那里的时候，街上到处停满了警车，已经有人把他杀了。”

“已经？所以你原本也打算要做同样的事？”

“不是同样的事，我又没有手枪。”

“那你有什么？”

斯蒂格耸了耸肩：“我有化学知识。古斯托出现了戒断症状，他

需要小提琴。”

哈利看着斯蒂格的疲惫微笑，点了点头：“也就是说不管你给古斯托什么样的白色粉末，他都会立刻注射。”

斯蒂格抬起手来，指了指门口，铁链咔啦作响：“伊莲娜，我可以跟她说几句话吗？然后你就可以……”

哈利看着斯蒂格，这种人他曾经见过。一个心理受创、失去未来的人，对命运发到他手上的牌展开反抗，最后仍然败北。

“我去问她。”哈利说。

哈利在楼上客厅找到伊莲娜，她屈腿坐在椅子上。哈利拿下挂在玄关衣帽架上的外套，披在她肩上。他轻声跟她说话，她细声回答，仿佛害怕听见客厅的冰冷四壁传来回音。

她说古斯托和斯蒂格（他们都叫他易卜生）联合起来设计她，代价是半公斤小提琴。她已经被锁在这里四个月了。

哈利让她畅所欲言，直到她把话说完才问她下一个问题。

她对古斯托命案一无所知，只知道易卜生告诉她的事。她也不知道迪拜是谁或住在哪里，古斯托不曾透露，她也不想知道。她只听说过有关迪拜的传言，说他犹如幽灵般在城里飘来飘去，没人知道他的身份或样貌，他就像风一般难以捉摸。

哈利点了点头，最近他听过太多人这样形容迪拜了。

“汉斯会载你去警局，他是律师，会协助你报案。然后他会载你去欧雷克的母亲家，你可以先住在那里。”

伊莲娜摇了摇头：“我要打给我哥哥斯泰因，我可以住他那里，还有……”

“什么？”

“我一定得报案吗？”

哈利看着她。她那么年轻、那么娇小，宛如一只雏鸟，这些人对她造成的伤害难以估计。

“可以等明天再说。”哈利说。

他看见她泪眼盈眶，心想：眼泪终于释放了。他想把手放在她肩膀上，又打消了念头。现在她需要的可能不是陌生男人的手。但下一刻她眼中的泪水又止住了。

“有没有……有没有其他选择？”她问道。

“比如说？”哈利说。

“比如说永远都不要再看见他，”她热切地注视着哈利，“永远都不要。”

哈利感觉到她把手放在他的手上：“求求你。”

哈利拍了拍她的手，把她的手放回她腿上：“走吧，我带你去找汉斯。”

哈利目送汉斯的车离开之后，回到屋里，走进地下室。他找不到绳子，只看见楼梯底下挂着庭院用的水管。他把水管拿进储藏室，丢给斯蒂格，抬头看了看横梁。高度够高。

他拿出在斯蒂格身上找到的药瓶，把里头的捷赐瑞片全倒出来，一共六颗。

“你心脏有毛病？”哈利问道。

斯蒂格点了点头。

“这药你一天得吃几颗？”

“两颗。”

哈利把六颗捷赐瑞片放到斯蒂格手中，空药瓶放进外套口袋。

“两天之后我会再回来。我不知道名声对你来说有多大意义，但如果你父母还在世，你一定会更加羞愧。你想必知道监狱里的其他囚犯会怎么对待性侵犯吧？我回来的时候如果你已经不在，那你就会被遗忘，再也不会有人提起你的名字。如果你还在，我就会把你送去警局，听懂了吗？”

斯蒂格的惨叫声一路跟着哈利上楼。只有不得不跟自己的罪恶感、自己的心魔、自己的孤寂、自己的抉择单独相处的人，才会发出这种凄厉的叫声。是的，他见过这种人。哈利把门重重用上。

哈利在维特兰斯路叫了一辆出租车，请司机开到厄塔街。

他的脖子抽痛不已。剧痛仿佛有自己的心跳、自己的生命，是个由细菌构成、被囚禁的发炎生物，只想从囚牢里被放出来。哈利问司机车上是否有止痛药，司机摇了摇头。

车子拐进碧悠维卡区。哈利看见烟火在歌剧院上空绽放，有人在庆祝。他突然想到自己也该庆祝一番，因为他办到了，他找到伊莲娜了，欧雷克也重获自由了，他所设定的目标都达成了，但为什么他一点庆祝的心情都没有？

“今天有什么活动吗？”哈利问道。

“哦，好像是歌剧的首演之夜，我刚刚才载了几个衣着优雅的客人去那边。”

“是《唐璜》，我收到了邀请。”

“那你怎么不去？应该很好看啊。”

“悲剧只会让我心情不好。”

司机在后视镜里用惊讶的眼神看着哈利，笑说：“悲剧只会让我心情不好？”

哈利的手机响起，是托西森打来的。

“我以为我们永远不再联络了。”哈利说。

“我也这样以为，”托西森说，“可是我……呃，我还是查了。”

“反正已经不重要了，”哈利说，“对我来说这件案子已经了结了。”

“好吧，不过知道一下也不错。命案发生前后，贝尔曼在东福尔郡，或者至少他的手机在东福尔郡，他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在犯罪现场和东福尔郡之间来回。”

“了解，克劳斯，谢啦。”

“好，永远不再联络？”

“永远不再联络，我要挂电话了。”

哈利结束通话，靠上椅枕，闭上眼睛。

现下他应该感到开心才对。

他在眼皮底下看见烟火璀璨绽放的亮光。

第四部

他倒了下去，身子底下是一片漆黑。他坠入黑暗，让黑暗将他吞没，把他卷到冰凉无痛的虚空之中。这一刻终于来了，他心想……经过漫长的等待，他终于自由了。

38

“我跟你一起走。”

事情结束了。

她回到了他身边。

哈利在加勒穆恩机场大厅排队办登机手续。他突然福至心灵，有个关于下半辈子的计划，反正是个计划。现在他整个人都沉醉在一种飘飘然的感觉里，除了“快乐”之外，他想不出更好的词来形容。

机场柜台上方的屏幕显示“泰国国际航空，商务舱”。

事情发生得很快。

哈利从斯蒂格家直接去灯塔餐厅找玛蒂娜，归还手机，但她说手机他可以留着，因为她买了一部新的。他被说服收下一件没怎么穿过的大衣，好让他看起来像样点。他还收下三颗“扑热息痛”止痛药，但拒绝让她检查伤口。玛蒂娜只是想替他重新包扎，但时间不够。他打电话给泰航，订了一张机票。

接着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他打电话给萝凯，跟她说伊莲娜找到了，再加上欧雷克已经获释，他的任务都完成了。如今他必须赶快离境，以免遭到逮捕。

就在这时她说了那句话。

哈利闭上眼睛，脑海里重复播放萝凯说的话：“我跟你一起走，哈利。”我跟你一起走。我跟你一起走。

还有：“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他几乎全身都想回答：“现在。”收拾行李，现在就走！

但他用头脑的理性部分多少思考了一下。

“听着，萝凯，我被通缉了，警方可能已经盯上了你，希望借此找到我，明白吗？我今天晚上先自己离开，你明天晚上再飞过来，我会在曼谷等你，我们再一起飞去香港。”

“如果你被逮捕，汉斯可以帮你辩护，刑期不可能太……”

“我担心的不是刑期长短的问题，”哈利说，“只要我在奥斯陆，迪拜就找不到我。你确定欧雷克在安全的地方吗？”

“确定，可是我想叫他跟我们一起走，哈利。我不可能自己……”

“他当然要跟我们一起走。”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哈利从她的语气中听见她松了口气。

“我们会在一起的，到了香港迪拜就动不了我们了。我们可以先等几天，然后我会叫赫尔曼·克鲁伊的手下来奥斯陆把欧雷克接走。”

“我来跟汉斯说，明天我就去买机票，亲爱的。”

“我会在曼谷等你。”

一阵短暂的静默。

“可是你被通缉了，哈利，你要怎么登上飞机而不被……”

“下一位。”

下一位？

哈利睁开眼睛，看见柜台里的小姐正在对他微笑。

他上前一步，递出机票和护照，看见她键入护照上的姓名。

“我这里找不到您的名字，尼伯克先生……”

哈利露出沉稳的微笑：“我十天前订了飞往曼谷的机位，可是我一个半小时前才打电话把时间改到今天晚上。”

女柜员又敲了几个按键。哈利在心中读秒。吸气，吐气，吸气。

“有了，在这里。比较晚的订位总是不会立即显示。可是这里说您要跟一位伊莲娜·韩森小姐同行。”

“她要按照原定时间出发。”哈利说。

“哦，好的。您有行李要托运吗？”

“没有。”

键盘敲击声再度传来。

女柜员蹙起眉头，又打开护照。哈利做好心理准备。她把登机牌夹在护照里，交还给哈利：“您可能得动作快一点，尼伯克先生，已经开始登机了。祝您旅途愉快。”

“谢谢。”哈利说，语气出乎他意料地诚恳，说完便奔向安检处。

当他来到X光检查机的另一头，拿起钥匙和玛蒂娜的手机时，才发现手机收到一条短信。他以为那是发给玛蒂娜的，正准备像其他短信一样储存起来，才看见发信人是B，也就是贝雅特。

他朝五十四号登机门疾奔。飞往曼谷的航班已开始进行最后的登机广播。

快读短信。

“我拿到最后一份清单了，有个地址不在贝尔曼给你的清单上：布林登路七十四号。”

哈利把手机塞进口袋。柜台前无人排队。他打开护照。工作人员检查护照和登机牌，看了看哈利。

“我脸上的疤痕比照片还新。”哈利说。

工作人员仔细看了看他。“去拍张新的照片吧，尼伯克。”他说，交还护照和登机牌，朝哈利后面的人招了招手，表示轮到他了。

哈利自由了，得救了，全新的生活就在眼前。

登机门前还有五个最后赶上的旅客正在排队。

哈利看了看手上的登机牌。这是商务舱的登机牌。他从未搭过经济舱以外的舱位，就算替赫尔曼工作期间也没搭过。斯蒂格的事业很成功。迪拜的事业很成功：曾经很成功，现在依然很成功。现在，就在今天晚上，就在这一刻，购毒者依然站在街头，脸面颤抖，表情饥渴，苦苦等候身穿阿森纳队球衣的家伙说：“来吧。”

队伍剩下两人。

布林登路七十四号。

我跟你一起走。哈利闭上眼睛，再度听见萝凯的声音。接着这句话又响了起来：你是警察吗？难道你变成了机器人？变成了蚁冢的奴隶？变成了别人想法的奴隶？

他是这样吗？

轮到他了。柜台前的女工作人员扬起双眉。

不是，他不是奴隶。

他递出登机牌。

他往前走，沿着栈桥往机舱前进。透过玻璃窗，他看见准备降落的航班的灯光，那班飞机将飞越托德·舒茨的家。

布林登路七十四号。

古斯托的指甲底下有米凯·贝尔曼的血迹。

妈的，可恶！

哈利登上飞机，找到座位，瘫坐在真皮座椅上。天哪，这椅子真柔软。他按下按钮，椅背开始往后倒，一直倒一直倒，直到他整个人躺平为止。他再度闭上眼睛，试着睡觉。睡觉。睡到有一天醒来他已然改头换面，身在另一个国度。他找寻她的声音，出现的却是另一个说瑞典语的声音：

我戴假神父领圈，你戴假警徽。你有多相信你个人想传播的福音？

米凯的血迹：“.....在东福尔郡，他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一切都对上了。

哈利感觉一只手搭上他的手臂，便睁开眼睛。

一名颧骨高耸的泰航女空服员面带微笑俯身看着他。

“先生抱歉，请您竖直椅背，我们就要起飞了。”

竖直椅背。

哈利吸了口气，拿出手机，看着最后一通来电。

“先生，请您关上手……”

哈利扬起一只手挡住女空服员的话，按下拨号键。

“我们不是永远不再联络了吗？”托西森接起电话说。

“东福尔郡的哪里？”

“什么？”

“我是说贝尔曼，古斯托遇害的时候他在东福尔郡的哪里？”

“吕格市，就在莫斯市隔壁。”

哈利收起手机，站了起来。

“先生，系上安全带的信号……”

“抱歉，”哈利说，“我搭错班机了。”

“您没搭错，我们清点过人数了……”

哈利大踏步沿着走道往前走，耳中听见啪嗒啪嗒的脚步声跟了上来。

“先生，我们已经关闭……”

“那就把它打开。”

乘务长也走了过来：“先生，依照规定机舱门不能再打开……”

“我的药吃完了，”哈利说，往外衣口袋里摸索，掏出贴有捷赐瑞标签的空药瓶，推到乘务长面前，“我就是尼伯克，看见了吗？你希望当飞机飞到……比如说阿富汗上空的时候，有乘客心脏病发吗？”

晚上十一点多，奔向奥斯陆的机场快线上只有零星几位乘客。挂

在车厢上方的屏幕正在播放新闻，哈利心不在焉地看着。他原本有个计划，一个展开新生活的计划，如今他只好在二十分钟内再想出一个新计划。这简直是太疯狂了，他原本应该在飞往曼谷的航班上才对。这正是重点所在：他原本应该在飞往曼谷的航班上。他就是欠缺这种能力，可以称之为缺陷、故障、畸形足，因为他就是没办法置之不理，没办法让自己放下和退场。他可以喝醉，但却一直保持清醒。他可以飞去香港，却又跑了回来。他是个有严重缺陷的人，这点毋庸置疑。玛蒂娜给他的止痛药效力已慢慢退去，他必须再吃药才行，脖子的疼痛令他晕眩。

他看着今日头条的当季数据和赛事比分，突然想到：会不会他现在就是在做这件事，退出场外、临阵退缩？

不对，这次不同。他把机票改到了明天晚上，打算跟萝凯搭同一班飞机，甚至还支付了升等差额，把萝凯的舱位换到了商务舱。他心想到底要不要把他现在做的事告诉萝凯，但他知道她会怎么想，她一定会认为他依然故我，他还是受到心中那股疯狂力量的驱使，一点都没变，永远是这样。但是当他们并肩坐在商务舱里，飞机的加速度让他们的身体抵住椅背，让他们感觉上升，感觉身体变轻，感觉无可阻挡时，她会知道他们终于把过去抛在脑后，抛在机尾，他们的新旅程已经展开。

哈利下了机场快线，穿过天桥来到奥斯陆歌剧院，踏上意大利大理石地面，朝正门走去。他看见落地玻璃窗内的华丽大厅里，许多打扮得优雅体面的人站在红绒索内交谈，服务生奉上点心和饮料。

正门口站着一名男子，身穿西装，戴着耳机，双手交握在裤裆前方，仿佛守门员正在防御任意球。男子肩膀宽阔，但不壮硕，一双受过训练的眼睛早已注意到哈利，这时正在打量哈利周围是否有什么必须留意的事物。男子显然是挪威安全局的，这也表示有警察署长或政府高官莅临现场。哈利朝男子走去时，对方上前两步。

“抱歉，这是私人宴会……”男子开口说，一看见哈利出示的证件便住了口。

“我不是来找你们长官的，老兄，”哈利说，“我只是来办公事，找一个人谈谈。”

男子点了点头，朝西装翻领上的麦克风说了几句话，让哈利通过。

歌剧院大厅是个偌大的圆顶空间，哈利虽然在国外生活了好几年，但仍认得出现场许多面孔，包括装模作样的媒体人、电视名嘴、体坛和政坛明星，以及掌控文化产业的幕后黑手。伊莎贝尔·斯科延说过她一穿高跟鞋就很难找到够高的男伴，哈利发现的确如此。她在众宾客间鹤立鸡群，一眼就能被看见。

哈利跨过红绒索，穿过人群，口中不断赔礼，周围宾客手中的酒杯溅出白酒。

伊莎贝尔正在跟一个矮她半个头的男子说话，但哈利一看她逢迎色笑的神情，就知道男子的权势和地位都比她高。距离剩下三米，这时一名男子挡在哈利面前。

“我是刚才跟你同事说过话的警官，”哈利说，“我要跟她讲几句话。”

“请便。”安保人员说。哈利似乎在他口气中听见弦外之音。

哈利迈出最后几步。

“嗨，伊莎贝尔，”他说，看见她面露惊讶，“我没打断你的……政治生涯吧？”

“霍勒警监。”伊莎贝尔说，尖起嗓子笑了几声，仿佛哈利说了个只有自己人才听得懂的笑话。

伊莎贝尔身旁的男子立刻伸出手来，并多此一举地报上姓名。男子在市府高层摸爬滚打多年，可能早已学会必须给一般民众留下好印象，将来选举才能有正面回报，“你喜欢这出戏吗，警监？”

“有的地方喜欢，有的地方不喜欢。”哈利说，“戏演完了，我很高兴。我本来要回家，可是突然想到有几个地方我没搞清楚。”

“什么地方？”

“这个嘛，唐璜是小偷也是风流浪子，自然应该在最后一幕受到惩罚。我想我知道最后拖他下地狱的石像是谁，但我不明白的是，到底是谁告诉石像说可以在那个地方找到他？不知道这个问题……”哈利一转头，“伊莎贝尔你可以回答我吗？”

伊莎贝尔的笑容僵在脸上：“阴谋论总是很有意思，我也很想听，可是改天好不好？我正在跟……”

“我想跟她说几句话，”哈利说，看着男子，“您准许的话。”

哈利看见伊莎贝尔想提出异议，但男子很快就说：“当然可以。”然后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转身面对一对急欲找人聊天的老夫妇。

哈利挽着伊莎贝尔的手臂，带她朝洗手间的方向走去。

“你臭死了。”哈利双手按着她的肩膀靠在男厕门口旁的墙壁上时，伊莎贝尔喷了一声。

“我的西装在垃圾堆里打滚过好几次，”哈利说，看见他们吸引了周围许多人的目光，“听着，我们可以采取文明的方式，也可以来硬的。你跟米凯·贝尔曼是怎么合作的？”

“去死啦，霍勒。”

哈利踢开洗手间的门，把她拖进去。

一名站在洗手台前、身穿晚礼服的男子吓了一跳，朝他们望来。哈利把伊莎贝尔摔在隔间门上，用前臂抵住她的喉咙。

“古斯托遇害的时候，贝尔曼就在你家，”哈利喘着气说，“古斯托

的指甲底下有贝尔曼的血迹，迪拜的烧毁者是贝尔曼的亲信兼好友。你不从实招来，我就打电话给我在《晚邮报》的联络人，让这件事登上明天的报纸，然后我会把手上的线索全都摊在检察官的桌子上。好了，你说不说？”

“不好意思，”晚礼服男子隔着一段礼貌的距离说，“请问你们需要帮忙吗？”

“妈的快滚！”

男子似乎震惊不已，可能不是因为听见这句话，而是因为这是伊莎贝尔说的。他拖着脚步离开洗手间。

“那天我们在打炮。”伊莎贝尔说，因为喉头被扼住而声音扭曲。

哈利放开她，从呼气闻出她喝了香槟。

“你跟贝尔曼在打炮？”

“我知道他结婚了，所以我们只是纯打炮而已。”她说，揉了揉脖子，“可是古斯托突然跑来，还把贝尔曼抓伤，最后被他丢了出去。你想跟记者说的话就尽管去啊。你一定从没干过有夫之妇吧？不过你可以想想这条新闻会对贝尔曼的老婆跟小孩造成什么影响。”

“你跟贝尔曼是怎么认识的？你的意思是说你跟贝尔曼和古斯托的三角关系只是纯属巧合？”

“你以为位高权重的人都是怎么认识的，哈利？看看四周，看看来参加这场宴会的都是些什么人。每个人都知道贝尔曼即将成为奥斯陆的新任警察署长。”

“而你将在市议会占有一席之地？”

“我们是在一场活动上认识的，是首映式还是私人艺廊开幕式我已经不记得了。事情就是这样，你可以打电话去问米凯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可是不要今晚打，他正在享受天伦之乐。那只是……呃，

事情就是这样。”

事情就是这样。哈利瞪着伊莎贝尔。

“那楚斯·班森呢？”

“谁？”

“他是他们的烧毁者对不对？是谁派他去莱昂旅馆解决我的？是不是你？还是迪拜？”

“天哪！你到底在说什么？”

哈利看得出她确实不知道楚斯·班森是谁。

伊莎贝尔开始哈哈大笑：“哈利，别这么气馁嘛。”

他原本应该坐在飞往曼谷的航班上，飞向崭新的人生。

他转身就要离开。

“等一下，哈利。”

哈利转回去。伊莎贝尔倚在隔间门上，高高撩起裙子，露出丝袜顶端和吊袜带，一绺金发垂落在她眉毛旁边。

“既然现在厕所没人……”

哈利和她四目相交，只见她眼神迷蒙，不是因为酒精，也不是因为欲望，而是出于别的原因。难道她在哭？强悍、孤独、自我鄙视的伊莎贝尔竟然在哭？然后呢？她也是个痛苦的人，不惜破坏别人的人生来主张她认为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被爱。

哈利推门而出后，厕所门继续来回摆动，胶条摩擦的速度越来越快，仿佛越发热烈的最后一轮掌声。

哈利沿着廊桥走回奥斯陆中央车站，走下通往布拉达广场的台

阶。广场另一头有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药店，里头的结账队伍总是很长，但他知道开架式止痛药的效力不足以舒缓他的剧痛。他继续往前走，经过海洛因公园。天空下起了雨，闪烁的街灯照亮王子街上湿漉漉的电车铁轨。他边走边思索。斯蒂格在奥普索乡的那把霰弹枪较易取得，霰弹枪也可以给他较多的回旋余地。如果要去三〇一号房的衣柜后方拿那把猎枪，就得悄悄溜进莱昂旅馆，但他不确定猎枪是否已被他们发现。最后他决定去拿猎枪。

莱昂旅馆后方栅门的门锁被砸烂了，看样子是最近才遭到破坏的。哈利猜想那天晚上那两名西装男子就是如此潜入的。

哈利通过栅门。旅馆后门的门锁同样也坏了。

他爬上曲折狭窄的消防梯。旅馆三楼走廊空无一人。哈利敲了敲三一〇号房的门，想问卡托有没有警察或别人来过，但无人响应。他把耳朵贴在门上。里头一片寂静。

三〇一号房的房门根本没人修理，所以不需要用到钥匙，伸手一推门就开了。被他拆去门槛的地方露出光秃秃的水泥地，血迹渗入地面。

窗户也没修理。

哈利没开灯，直接入内，在衣柜后方摸索，确认猎枪没被拿走。床边桌抽屉里放在《圣经》旁的一盒子弹也没人动过。哈利发现警察根本没来过。看来旅馆的房客和邻居都认为不过是开了几枪罢了，又没死人，没必要跟执法人员扯上关系。他打开衣柜，看见他的衣服和行李箱都还在里头，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哈利看见对面房间的女子。

她坐在镜前，背对着他，正在梳头，穿着一件老气又怪异的洋装。洋装不旧，只是样式老旧，像是另一个时代的服装。不知为何，哈利透过破了的窗户朝她高喊一声。女子没有反应。

哈利回到一楼，知道自己无法再撑下去。他的脖子滚烫滚烫的，像是着了火，毛孔不断沁出汗珠。他满身大汗，感觉第一阵冷战来袭。

那家酒吧换了音乐，敞开的大门流泻出范·莫里森的《让我迷醉》（And It Stoned Me）。

这音乐具有舒缓疼痛的作用。

哈利走上马路，突然听见一阵尖锐急切的鸣笛声，霎时间，一堵蓝白色的墙壁填满他的视线。他在马路中央直挺挺地站立了四秒钟。电车通过，开着大门的酒吧再度回到视线中。

酒保从报纸上一抬眼就看见了哈利，不禁吓了一跳。

“金宾。”哈利说。

酒保动也不动，眼睛眨了两下，报纸跌落地上。

哈利从皮夹里拿出欧元，放在吧台上：“给我一整瓶。”

酒保的下巴掉了下来，在“EAT”刺青的T字母上方形成一圈双下巴。

“快点，”哈利说，“我拿了就走。”

酒保低头瞥了眼钞票，又抬头看看哈利，伸手去拿塑料瓶装的金宾威士忌，目光并未离开。

哈利看到酒瓶只是半满，叹了口气。他把酒瓶放进外套口袋，环目四顾，思索着要找一句令人难忘的临别之语，却找不到，于是点点头，转身离去。

哈利在王子街和卓宁根街的转角停下脚步。他先打给查号台，再打开酒瓶。波本威士忌的气味让他胃打结，但他知道自己无法在缺乏麻醉的状态下去做他必须做的事。他最后一次沾酒已经是三年前的事

了，说不定这次会比较好。他把酒瓶对准嘴巴，仰头举瓶。为期三年的戒酒生涯在此画下句号。酒精犹如汽油弹般击中他的身体系统。这次并没有比较好，反而比以往都来得糟。

他弯下腰，伸出一只手撑在墙上，避免呕吐物溅到裤子或鞋子上。

他听见背后人行道传来高跟鞋的声音：“嘿，先生，我美吗？”

“美。”哈利赶在呕吐物溢满喉咙前说出这个字。黄色喷泉挟带着强大力道击中人行道，形成惊人的溅射半径。他听见高跟鞋的声响渐去渐远。他用手背擦了擦嘴，仰头再试一次。威士忌混着胆汁一起灌入食道，接着又涌了出来。

到了第三次，酒液终于留在胃里，至少暂时停留了下来。

第四次终于正中红心。

第五次宛如上天堂。

哈利拦了一辆出租车，给了司机地址。

楚斯·班森快步穿过阴郁黑夜，越过公寓前方的停车场。停车场被那些舒适美满的家庭里放出的灯光照亮。这些住家里头的人可能正端出零食、咖啡，甚至啤酒，打开电视。新闻已经播完了，更有趣的节目正要上演。楚斯打电话去警署请病假，同事也没问他生什么病，只问他是不是要请整整三天病假，因为三天以内的病假不用医师诊断证明。楚斯回答说妈的他怎么知道自己刚好会生病三天？这真是个懒惰的国家，还有虚伪的政客宣称人民如果有能力的话真的都想工作。挪威人投票给国家社会党是因为他们主张缩短工时就是伸张人权。谁不会投票给主张三天病假不用医师诊断证明的政党，让你有权利坐在家打手枪或跑去滑雪，又或消除宿醉？国家社会党当然知道这等同于政策买票，但仍把它包装得合情合理，说什么“信任大多数民众”，宣称人民有装病的权利是一种社会改革。挪威进步党更令人火大，直接用减税来买票，连包装都免了。

他坐了一整天思考这些事，同时准备枪支，装填子弹，仔细检查。他注视着上锁的门，透过马克林步枪的瞄准镜，细看每一辆进入停车场的车。这把马克林步枪是大型狙击步枪，是多年前一起案件中歹徒使用的枪，负责没收这把枪的警官可能还以为它仍存放在警署里。楚斯知道自己迟早都得出去采买食物，他一直等到夜幕低垂，街上没什么人了才出门。时间将近十一点，力蜜超市快打烊了。他带着斯泰尔手枪，悄悄溜出家门，慢跑前往超市。他沿着超市走道行走，一只眼看着食物，另一只眼留意顾客。他买了一星期分量的峡湾牌炸丸子，这种即食食品以透明小袋装盛切片马铃薯、炸丸子、奶油青豆和肉汁，只要整袋丢进滚水里加热几分钟，再剪开袋子把里头的东西挤到盘子上，就可以端上桌了。如果你闭上眼睛，会觉得尝起来跟真正的食物没什么两样。

楚斯回到公寓大门前，把钥匙插进门锁，这时他听见背后的黑暗中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他猛然转身，手伸进外套握住手枪枪柄，映入眼帘的竟是薇迪丝·A.的惊恐面容。

“我……我是不是吓到你了？”薇迪丝结结巴巴地说。

“没有。”楚斯冷冷地说，走进公寓，没替薇迪丝扶门，但他听见她在门关上前把丰腴的身躯挤了进来。

他按下电梯按钮。吓到？妈的他当然被吓到了。眼看西伯利亚的哥萨克人就要来追杀他了，他怎么可能不被吓到？

薇迪丝·A.跟在他后头，气喘吁吁。她跟其他女人一样过胖。倒也不是说他会拒绝她，只是为什么大家都不干脆直接一点？挪威女人都吃得那么胖，不仅饱受一大堆与肥胖相关的疾病的折磨，还直接退出繁衍下一代的竞赛，导致挪威人口下滑。因为老实说，没有男人会愿意跟那么多肥肉搏斗，当然啦，除了他们自己的以外。

电梯来了，他们走了进去，缆绳发出痛苦尖鸣。

他读过一些文章，说当男人增加相同体重时，不会像女人那样明

显。男人的臀部不会变得那么大，体形也只会显得较为壮硕。男人增重十公斤后会比之前稍微好看些，在女人身上则会出现颤巍巍的一圈圈肥肉，让他想踹她们一脚，看看他的脚是不是会陷在肥肉堆里。大家都知道肥胖已成为新形态的癌症，但女人只是抱怨瘦身所带来的歇斯底里，并替“真实的”女性身体鼓掌叫好，仿佛不运动和大吃大喝才是某种合乎常理的行为准则，还大肆宣传什么要对你自己的身体好一点的理念。就算成千上万人死于心脏病，也好过一人死于饮食失调症。如今甚至连玛蒂娜也成了这种人。虽然他知道玛蒂娜怀孕了，但她向这些肥女人看齐始终令他耿耿于怀。

“你看起来很冷的样子。”薇迪丝·A.露出微笑。

楚斯不知道那个A.是什么姓氏的首字母，只知道她的门铃名牌上写着“薇迪丝·A.”。他想使出右勾拳，重重打她一拳，或是干她，或两者兼施。妈的，她肥嘟嘟的脸颊有如仓鼠，一点都不用担心指节会痛。

楚斯知道自己为何这么火大，全是因为那部手机的缘故。

后来挪威电信终于帮警方追踪了哈利的手机，发现手机位于市区，就在奥斯陆中央车站附近。那可能是奥斯陆最繁忙拥挤的地方，日夜人潮众多。十几名警察在人流中搜寻哈利，连续找了好几个小时，却一无所获。最后有个菜鸟警察提出一个老方法，那就是让全员手表对时，分散在这个地区，其中一人每隔十五分钟就打一次哈利的手机，如果有人听见手机铃声响起，或是看见有人拿出手机，就直接扑上去。手机一定就在附近。这个方法立刻被采纳，不一会儿工夫就找到了手机。在一个毒虫的口袋里发现的，那人坐在铁路广场的台阶上打瞌睡，说手机是有个家伙在灯塔餐厅“送”给他的。

电梯停住。“晚安。”楚斯咕哝说，走出电梯。

他听见门在背后关上，电梯再度开始移动。

接下来是炸丸子配DVD的时间。第一部片是《速度与激情》，烂

片一部，但里头有一两幕还不错。第二部片是《变形金刚》，可以欣赏梅根·福克斯，同时打个又长又爽的手枪。

他听见薇迪丝的呼吸声传来。没想到她跟着他走出了电梯，真是浪女，今晚他有炮可打了。他嘴角微扬，一转过头，头就顶到一样东西。那东西坚硬冰冷。楚斯瞪大眼睛。那是一根枪管。

“谢啦，”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我很想进去坐坐。”

楚斯坐在扶手椅上，看着他那把手枪的枪口。

他找到他了，反之亦然。

“我们不能再这样见面了。”哈利说，他把烟叼在嘴角，这样烟才不会熏到眼睛。

楚斯没有接话。

“你知道为什么我比较想用你的枪吗？”哈利说，拍了拍放在大腿上的猎枪。

楚斯只是双唇闭紧。

“因为我希望在你体内发现的子弹会追踪到你自己的手枪。”

楚斯耸了耸肩。

哈利倾身向前。楚斯闻到酒气。妈的，这家伙喝醉了。他听说过这家伙清醒时的能耐，但现在他却喝醉了。

“你是烧毁者，楚斯·班森，证据就在这里。”

哈利从皮夹里拿出一张证件，这皮夹是跟手枪一起从楚斯身上搜出来的：“托马斯·路德？去加勒穆恩机场收取毒品包裹的不就是这个人吗？”

“你想怎样？”楚斯说，闭上眼睛，靠上椅背。炸丸子和DVD。

“我想知道你、迪拜、伊莎贝尔·斯科延和米凯·贝尔曼之间的关联。”

扶手椅上的楚斯心头一惊。米凯？妈的，米凯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还有伊莎贝尔·斯科延？她不是政治人物吗？

“我不知道……”

他看见哈利扣动扳机。

“小心点，霍勒！那把枪的扳机很敏感，它……”

击锤又升高了点。

“等一下！等一下！天哪！”楚斯的舌头在口腔里打转，寻找润滑的唾液，“我不知道贝尔曼或斯科延的事，可是迪拜……”

“迪拜怎样？”

“我可以跟你说关于他……”

“你可以跟我说什么？”

楚斯深深吸了口气，屏住气息，又伴随着呻吟声呼了出来：“关于他的一切。”

39

三只眼睛冷冷地瞪着楚斯，其中两只是带有酒意的浅蓝色眼珠，第三只是黑洞洞的圆眼珠，也就是他那把斯泰尔手枪的枪口。握着手枪的男子与其说是坐着不如说是躺在扶手椅上，修长的双腿张开在地毯上。男子用嘶哑嗓音说：“那就告诉我吧，班森，告诉我迪拜的事。”

楚斯咳了两声，妈的，喉咙怎么这么干。

“有天晚上有人来按我家门铃，我接起对讲机，有个声音说要跟我谈谈。起初我不想让他进来，可是他提到一个名字……呃……”

楚斯用拇指和中指捏着下巴。

哈利静静等待。

“有件很遗憾的事我以为没人知道。”

“什么事？”

“以前有个被拘留者需要一点教训，我以为没人知道是我……教训他的。”

“造成伤害了吗？”

“他父母本来想提出起诉，但那小子没办法在队伍里把我指认出来，一定是因为我伤到了他的视神经。这是不是叫因祸得福？”楚斯发出紧张的呼噜笑声，又赶紧闭嘴，“找上门来的男人知道这件事，他说我有保持低调的天分，还说愿意付很高的价码来聘用我这种人才。他说的是挪威语，只是有点口音，不过听起来还挺正派的，所以我就让他进来了。”

“你见过迪拜本人？”

“见过。他一个人来，是个老头，穿着优雅的老式西装，还有背心、帽子和手套。他说明他想派给我的工作，提出愿意支付的金额。他行事非常谨慎，说以后我们不会再碰面、不会用手机联络、不会有电子邮件往来，这样就不会被追踪。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的。”

“那要怎么安排工作？”

“任务会写在墓碑上，他跟我说墓碑的位置。”

“在哪里？”

“旧城区墓园，我也是在那里收钱。”

“告诉我关于迪拜的事，他是谁？”

楚斯看着远方，心中计算着得失与后果。

“你在犹豫什么，班森？你不是说你会说出关于他的一切？”

“你知道我跟你说是冒了多大的……”

“上次我见到你的时候，迪拜的两个手下想请你吃子弹。就算我没用这把枪指着你，你也已经失宠了，班森。说出来，他是谁？”

哈利的双眼直视着他。楚斯心想，那双眼睛像是把我看透了。这时手枪击锤又动了动，他心中的计算顿时变得简单了许多。

“好好好，”楚斯说，举起双手，“迪拜不是他的本名，他们都叫他迪拜是因为他手下药头穿的球衣都在给一家飞往阿拉伯国家的航空公司打广告。”

“给你十秒钟说些我还没自己想出来的事。”

“等一下等一下，我就要说了！他本名叫鲁道夫·阿萨耶夫，他是俄罗斯人，父母是持不同政见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是政治难民，至少他在法庭上是这样说的。他在很多国家住过，会说大概七种语言。他在七十年代来到挪威，称得上是哈希什的走私先锋。他行事非常低调，却在八十年代被手下出卖，当时贩毒和走私毒品的刑罚跟叛国罪一样重，所以他吃了很久的牢饭。出狱后他搬到瑞典，改卖海洛因。”

“卖海洛因的刑期跟卖哈希什一样，利润却高很多。”

“没错。他在哥德堡建立了贩毒网，可是在一个卧底警察遭到杀害以后，他不得不隐匿身份，大概两年前回到奥斯陆。”

“这些是他告诉你的？”

“不是不是，这些是我自己查出来的。”

“真的？怎么查？我以为这家伙是幽灵，没人知道他的事。”

楚斯低头看看双手，又抬头看看哈利，脸上几乎透出微笑，因为这件事一直让他心痒难耐，很想跟别人炫耀说他如何用计骗过迪拜，却苦无对象可说。他舔了舔嘴唇：“那天他就坐在你坐的那张椅子上，双手放在扶手上。”

“然后呢？”

“他的衬衫袖子后缩，手套和外套袖口之间露出一道空隙，那里的肌肤有一些白色疤痕。你知道的，就是那种除去刺青后留下的疤痕。我一看到他手腕上的疤痕，就想到……”

“监狱。他戴手套是为了不留下指纹，不让你有机会拿去比对数据库。”

楚斯点了点头，不得不佩服哈利领悟力强，脑筋又动得很快。

“没错。我同意他开出的条件以后，他看起来放松了一点。交易谈成后，我跟他握手，他取下一边的手套。后来我在我的手背上采集到一个还算清晰的指纹，在计算机上找到符合的数据。”

“鲁道夫·阿萨耶夫，也就是迪拜，他怎么能隐藏身份这么久？”

楚斯耸了耸肩：“这种事我们在欧克林见得多了。这个大人物跟其他被逮到的毒枭有所不同，那就是他的组织很小，他跟外界的往来很少，亲信也很少。那些自以为有壮盛军团层层保护才算安全的毒枭总会被抓获，因为总会有手下不忠，总会有人想要篡位，或为了换取减刑而把首领供出来。”

“你只见过他一次，就在这里？”

“还有一次，那次是在灯塔餐厅，我想那个人应该是他。他在门口一看见我就转身离开。”

“所以传言是真的啰，他就像幽灵一样在城里飘来飘去。”

“谁知道呢。”

“你去灯塔餐厅干吗？”

“我？”

“警方又不能去那里执行任务。”

“我认识一个在那里工作的女生。”

“嗯，玛蒂娜？”

“你认识她？”

“你是不是坐在餐厅里看她？”

楚斯觉得血气冲脑：“我……”

“放轻松，班森，你刚才排除了自己的嫌疑。”

“什……什么？”

“你就是那个缠扰者，玛蒂娜以为你是卧底警察。古斯托遇害的时候你就在灯塔餐厅对不对？”

“缠扰者？”

“别多想，快回答。”

“天哪，你该不会以为我……我为什么要杀害古斯托·韩森？”

“说不定这项任务是阿萨耶夫派给你的，”哈利说，“但你也有个强烈的杀人动机，因为古斯托曾在摩托帮俱乐部目睹你用电钻杀死一个人。”

楚斯思考哈利说的话。他是个时时刻刻都生活在谎言中的警察，

总是利用个人经验来判断对方说的话是真是假。

“这也让你有杀害欧雷克·樊科的动机，他是另一个目击者。那个在监狱里企图刺死欧雷克的……”

“那家伙不是我派去的！这你得相信我，霍勒……我跟这件事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只负责烧毁证据而已。我从来没杀过人，摩托帮俱乐部的那件事纯粹只是巧合。”

哈利侧过了头：“那你去莱昂旅馆找我那天是不是打算杀了我？”

楚斯吞了口口水。哈利这家伙有办法杀了他，妈的他真的可以动手杀了他。只要在他太阳穴上开一枪，擦去手枪上的指纹，再把枪塞到他手中就好了。现场没有闯入痕迹，薇迪丝可以做证说看见他独自回家，表情看起来冷漠且沮丧，再加上他还打电话去警署请过病假。

“那天出现在旅馆的那两个家伙是谁？是不是鲁道夫的手下？”

楚斯点了点头：“后来他们跑了，我开枪射中其中一个人。”

“那是怎么回事？”

楚斯耸了耸肩：“我猜是因为我知道太多内情了。”他挤出笑声，听起来仿佛是卡了痰的咳嗽声。

两人坐着不动，彼此对望。

“你打算怎么做？”楚斯问道。

“把他缉捕归案。”哈利说。

缉捕归案。楚斯已经很久没听见有人这样说了。

“所以他身边会有人吗？”

“顶多三四个吧，”楚斯说，“也说不定就只有那两个家伙。”

“嗯，你有其他硬家伙吗？”

“硬家伙？”

“除了这些之外。”哈利朝咖啡桌上的两把手枪和一把MP5冲锋枪点了点头，这些武器都已装填子弹，蓄势待发，“我会把你铐起来，然后搜查屋子，所以你最好现在就跟我说。”

楚斯衡量轻重，朝卧房点了点头。

楚斯开启衣柜门，打开日光灯。冷色调的光线照亮里头的物品，哈利看了不禁摇头。衣柜里放了六把手枪、两把大型刀具、一把黑色警棍、好几副铜指虎、一副防毒面具，此外还有一把所谓的短筒防暴枪，这种枪粗粗短短，枪身中段设有大型筒式弹仓，里头装填的是催泪弹。这些武器是楚斯以报废的名义从警方弹药库拿来的。

“你真是疯了，班森。”

“怎么说？”

哈利伸手指了指。楚斯在柜壁上钉了钉子，还画上每种武器的轮廓，让每样武器都有固定的摆放位置。

“防弹背心挂在衣架上？是怕它皱吗？”

楚斯默然不语。

“好吧，”哈利说，取下防弹背心，“给我防暴枪、防毒面具、客厅那把MP5的子弹，还要一个背包。”

哈利盯着楚斯把武器放进背包。两人回到客厅，哈利拿起MP5。

准备完成后，两人站在门口。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哈利说，“可是在你打电话或试图用其他方法阻止我之前，也许你该先想想我对你的事了如指掌，而且这件案子

掌握在一个律师手上，我已经跟他说过如果我遭遇不测的话该如何行动，明白吗？”

骗人，楚斯心想，点了点头。

哈利轻轻一笑：“你一定觉得我在骗你对不对？可是你也不能百分之百确定吧？”

楚斯心中浮现对哈利的浓浓恨意，他恨哈利脸上那抹纡尊降贵、冷漠淡然的微笑。

“如果你没死的话呢，霍勒？”

“那你的麻烦就结束了，我会离开，飞到地球另一端，再也不会回来。还有最后一件事……”哈利在防弹背心外穿上长大衣，扣上扣子，“那个布林登路的地址，是你从贝尔曼和我收到的清单上删掉的对不对？”

楚斯正要回答“不是”，却被直觉或尚未完全消化的思绪给挡了下来。事实上他一直都不知道鲁道夫·阿萨耶夫住在哪里。

“对。”楚斯说。他的脑子正在翻腾，吸收刚才所听见的话，努力分析“贝尔曼和我收到的清单”这句话所隐含的意义，以归纳出结论。但他的脑子跑得不够快，动脑一向不是他的强项，他需要更多时间。

“对啊，”他又说了一次，希望脸上没露出太多惊讶表情，“删去地址的人当然是我。”

“我把猎枪留在你这里，”哈利说，打开弹仓，取出子弹，“如果我没回来，请你把它送到巴赫与西蒙森法律事务所。”

哈利把门关上。楚斯听见他大步走下楼梯。一确定哈利不会返回，他立刻开始行动。

那把马克林步枪倚在阳台门窗帘后方的墙壁上，哈利没发现。楚斯抓起那把沉重的狙击步枪，打开阳台门，把枪管搁在栏杆上。天气

冰冷，天上飘着毛毛细雨，最重要的是此时几乎无风。

他看见哈利走出楼下的公寓大门，大衣飘动，快步走向等候在停车场内的出租车。他透过高倍数瞄准镜看着哈利，这具瞄准镜以德国光学工程科技制成，影像虽然粗糙，但聚焦清楚。他可以从这里射杀哈利，一点问题也没有，子弹可以穿透哈利身上的任何一处，甚至可以避开背包中的武器，毕竟马克林步枪是设计来猎杀大象的。他可以等哈利走到停车场的一盏街灯下再开枪，这样可以射得更准，也更实际，因为深夜这个时间停车场没什么人，要把尸体拖到车上的距离也不会太远。

至于哈利已经交代律师这件事呢？一定是胡诌的。当然楚斯也会评估是不是要连汉斯·克里斯蒂安·西蒙森也一起干掉，以防万一。

哈利离街灯越来越近。要瞄准脖子还是头部？那件防弹背心领口很高，重得要命。他扳下击锤。这时一个细小的声音对他说不该这样做，这是谋杀。他从不曾刻意杀害过任何人。托德·舒茨不是他杀的，凶手是鲁道夫手下的凶神恶煞。那古斯托呢？妈的那小子到底是谁杀的？反正不是他杀的。是米凯？还是伊莎贝尔？

那细小的声音沉默下来，十字瞄准线似乎已对准哈利的后脑勺，现在只等子弹发出砰的一声！他可以想象脑浆四溅的画面。他扣住扳机。再过两秒，哈利就会走到街灯下。真可惜不能把这画面录下来，烧到DVD上。无论有没有搭配峡湾牌炸丸子，这部DVD的精彩程度肯定远远胜过梅根·福克斯。

40

楚斯慢慢深吸了口气，他心跳加速，但还算能控制。

哈利走到了灯光下，瞄准器的镜头可以清楚地看见他。

不能录下来真是太可惜了……

楚斯心下犹豫。

随机应变不是他擅长的，倒也不是说他笨，而是有时反应较慢。

成长过程中，这是他和米凯之间最大的不同，米凯十分善于思考和表达。但重点是最后楚斯还是会把事情想清楚，就像现在。就像清单上少了一个地址。就像那个细小的声音叫他不要射杀哈利，告诉他现在还不是时候。换作米凯，一定会说这不过是基本算数而已：现在哈利要对付的是鲁道夫·阿萨耶夫，接下来才是楚斯，幸好是依照这个顺序，因此哈利如果干掉鲁道夫，不是正好替楚斯解决了一个麻烦吗？反过来也一样。从另一方面来说……

哈利仍在灯光下。

楚斯的手紧紧扣在扳机上，平均施力。他在克里波的步枪射击成绩是第二名，手枪射击成绩夺冠。

他呼出肺脏里的空气，身体完全放松，避免产生不自主的抽动。他再度吸气。

然后放下步枪。

哈利看着前方的布林登路，路灯发出的光芒洒落地面。这条路在山坡地上蜿蜒起伏，两旁尽是老房子、大院子、大学校舍和草坪。

出租车的灯光消失在远处之后，他才迈开脚步。

这时是午夜十二点五十六分，街上空无一人。刚才他请出租车司机把车停在布林登路六十八号的门口。

这座大宅被三米高的栅栏围绕，房屋本体距离马路大约五十米，旁边矗立着一座圆柱形砖砌建筑，高度和直径皆约四米，看起来宛如水塔。哈利不曾在挪威见过这种水塔。他注意到隔壁大宅也有一座外形相同的水塔。气势宏伟的木造大宅门口的确有台阶，也有一条碎石径通往大门。深色大门可能是实木的，上方吊挂着一盏亮着的灯。

一楼的两扇窗户和二楼的一扇窗户透出光线。

哈利站在对街的橡树阴影下，卸下背包并打开，备妥防暴枪，把防毒面具戴在头顶，这样要用的时候拉下来罩在脸上就行了。

他希望可以在雨的遮蔽下尽量靠近大宅。他检查MP5冲锋枪是否装满子弹，保险是否打开。

时候到了。

但酒精的麻醉效力正快速消退。

他拿出金宾，打开瓶盖。瓶底只剩些许酒液。他看了看那栋大宅，又看了看酒瓶。这场行动成功之后，他会需要喝一口酒。他拧上瓶盖，把瓶子塞回外套内袋，和MP5的备用弹匣放在一起。他检查自己是否正常呼吸，让大脑和肌肉得到充分的氧气。他看了看表。一点零一分。再过二十三小时，他替自己和萝凯订的那班飞机就要起飞了，他又深呼吸两口气。栅门可能设有警铃，但他身上负有重物，无法快速翻越栅栏，他又不想跟上次在马瑟卢大道一样成为活生生的枪靶。

哈利在心中默念：二点五、三。

他来到栅门前，压下门把推开门，一手握着防暴枪，另一手握着MP5，迈开脚步向前疾奔。他不是跑在碎石径上，而是在草地上，朝客厅窗户奔去。过去他担任警官时参加过不少闪电缉捕任务，清楚知道突袭行动会产生哪些惊人优势，这些优势不仅包括先发制人的射击，也包括强光巨响的震撼效果，可让对方完全瘫痪。但他也知道突袭的效果只能维持十五秒，可以利用的时间也只有这些。如果没有在十五秒内打倒敌人，对方就会镇定下来，重新组织，展开反击。对方熟知大宅格局，他却连平面图都没看过。

十四、十三。

从他朝客厅窗内发射两枚催泪弹、爆炸喷发出大量白烟的那一刻

起，时间仿佛凝止，一切就像是颤动不已的定格画面。他知道自己正在行动，他的身体正在进行他该做的事，但他的大脑从外界接收到的信息却是破碎的。

十二。

他拉下防毒面具，把防暴枪扔进客厅，用MP5扫除窗户上的碎玻璃，然后把背包放在窗台上，双手也按上窗台，把身体抬高，接着身子一晃，跃入窗内白茫茫的烟雾中。防弹背心让他动作有点迟钝，但他一进入客厅之后就仿佛在云端飞行。枪声传来，他立刻扑倒在地。

八。

枪声不绝于耳。拼花地板被子弹击碎，发出单调声响。对方并未吓到瘫痪。他静静等待，不久就听见咳嗽声。这是当一个人受不了催泪瓦斯对眼睛、鼻子和肺脏造成的刺激时所发出的声音。

五。

哈利扬起MP5，在灰白烟雾中朝咳嗽声的方向射击，耳中听见短促沉重的脚步声奔上楼梯。

三。

哈利爬了起来，向前疾冲。

二。

二楼没有烟雾。若给对方逃走，哈利就会陷入极为不利的处境。

一、〇。

哈利看见楼梯轮廓，随即又看见扶手和栏杆。他把MP5插进栏杆之间，枪口朝上，扣下扳机。冲锋枪在他手中剧烈震动，他紧握枪柄，一口气把弹匣里的子弹全部射完，再抽回冲锋枪，卸下弹匣，伸手进外套口袋去拿备用弹匣，不料却只摸到酒瓶。刚才他扑倒在地的

时候，弹匣掉出来了！其他弹匣都在窗台上的背包里。

哈利听见楼梯上传来脚步声，心想这回死定了。脚步声从楼上而来，起初缓慢且犹豫，接着越来越快，最后简直是冲下来的。哈利看见一条人影冲出烟雾，看起来像是身穿黑西装白衬衫、跌跌撞撞的鬼魂。那人撞上栏杆，身体扭曲，了无生气地滑到栏杆柱旁。哈利看见西装背后有许多破损的洞口，那是子弹穿入所造成的伤口。他走到那人旁边，抓住头发把头拉起来。他立刻觉得一阵窒息，不得不按下想把防毒面罩拉开的冲动。

那人的半边鼻子虽然被一发子弹给打烂了，但哈利还是认得出他。他就是出现在莱昂旅馆门口的矮男子，也就是在马瑟卢大道的车子里对他开枪的人。

哈利竖耳聆听，只听见喷发白色烟雾的催泪弹依然滋滋作响，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声音。他退回到客厅窗边，拿起背包，装上新弹匣，再把一个弹匣塞进防弹背心。这时他才发现自己衣服底下全都是汗。

那个大块头呢？迪拜呢？哈利再次侧耳听去。催泪弹滋滋响着，但他是不是听见楼上传来脚步声？

他在烟雾中看见另一个房间，以及一扇开着的门通往厨房。只有一扇门关着。他站到那扇门旁边，把门打开，用防暴枪朝内开了两枪，关门数到十，再开门进入。

房内空无一人。他在烟雾中看见书架、黑皮椅和大壁炉，壁炉上方挂着一幅画，画中男子身穿盖世太保制服。难道这是纳粹的老房子？哈利知道挪威突击队首领卡尔·马丁森曾经住在布林登路上被纳粹征收的房子里，最后马丁森在屋外被子弹打得全身都是窟窿。

哈利退出房间，穿过厨房和另一头的门，来到仆人房间，发现了他要找的东西，也就是后楼梯。

通常这种楼梯具有逃生梯的功能，但这道楼梯的尽头似乎不是通到屋外的后门，而是一路通到地下室，原本后门的位置砌上砖墙被封

了起来。

哈利查看防暴枪，弹匣里还有一枚催泪弹。他放轻脚步，大步爬上楼梯。他对走廊发射了最后一发催泪弹，数到十，再踏进走廊，打开每一扇门。脖子传来刺痛，但他仍设法保持专注。除了第一扇门上锁之外，其余每个房间都是空的，其中有两间是卧室，看起来有人住，不过其中一间的床上没有床单。哈利看见床垫有深色痕迹，仿佛是血迹。第二间卧室的窗边桌上放着一本《圣经》。哈利翻了翻，见里头写的是西里尔字母，原来是一本俄罗斯东正教的《圣经》。《圣经》旁是个制作完成的甲虫，也就是钉有六根钉子的红色砖头。砖头的厚度跟《圣经》正好相同。

哈利回到那扇上锁的门前。防毒面具里的汗水使得玻璃镜面起雾。他背抵墙壁，抬脚朝门锁踹去。踹到第四脚，门板被踢开了。哈利趴下身子，朝房内发射了一轮子弹，听见玻璃碎裂的叮叮声响传来。他等走廊的烟雾飘进门内后才走进去，找到电灯开关。

这房间比其他房间都要大，较长的墙边摆着一张四柱床，床铺没整理，床边桌上摆着一只戒指，上头镶的蓝色宝石闪闪发光。

哈利把手伸进被子，感觉里头仍是暖的。

他环目四顾。刚才躺在床上的人可能已离开房间，并锁上房门。但钥匙依然留在房内，显然实际上并非如此。哈利查看窗户，关着且上锁了。他查看较短墙边那个看起来十分坚固的衣柜，打开柜门。

乍看之下这只是个普通衣柜，但他伸手往后侧柜壁一推便推开了。

原来是个逃生通道，德国人设想得十分周全。

哈利把衣柜里的衬衫和外套推到一旁，头探入假柜壁中。迎面吹来一阵寒风，里头是个竖井。哈利往内摸索，摸到钉在墙上当作梯子的横杆，看来横杆一直向下延伸到地下室。他的脑际闪过一个画面，一个梦境的片段。他撇开这个画面，掀起防毒面罩，穿过假柜壁。他

的脚找到横杆，小心翼翼往下移动。当他的脸部跟衣柜地板平行时，正好看见地上有个硬挺的U形棉制品。哈利把那物体放进大衣口袋，继续往下方的黑暗移动。他在心中数着横杆，数到二十二的时候，一脚触碰到地面。他正要放下另一脚，地面突然不再坚实，而且会动。他失去平衡，摔了下去，着地处甚为柔软。

这种柔软触感令人生疑。

哈利躺着不动，静静聆听，从裤子口袋拿出打火机，打亮了两秒。他已看见他需要看见的。

原来他躺在一个男人身上。

男人的块头大得不寻常，身上一丝不挂，十分诡异，肌肤冰冷有如大理石，呈现出刚死不久的典型发青色泽。

哈利从尸体身上爬起来，越过水泥地面，走到他发现的一扇碉堡门前。若是点亮打火机，他会成为靶子；若是光线更亮，那么大家都会成为目标。他把MP5举到准备击发的位置，用左手打开电灯开关。

一排灯泡亮起，往一条低矮隧道里延伸而去。

哈利分析除了裸体男子和他之外，这个地底空间没有其他人。他低头朝尸体望去。尸体躺在地上铺着的毯子上，上腹部绑着沾有血渍的绷带，胸部的圣母马利亚刺青正瞪着他。据哈利所知，这个刺青代表此人从小就是罪犯。男子身上没有明显外伤，因此哈利分析死因来自绷带底下的伤口，而且很可能是楚斯那把斯泰尔手枪的子弹造成的。

哈利用手指推了推碉堡门，门锁上了。隧道尽头有一块嵌在墙上的金属板。换句话说，鲁道夫·阿萨耶夫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隧道。哈利知道他之所以要先尝试所有其他出口，正是因为那个梦境的缘故。

他看着狭小的隧道。

幽闭恐惧症只会拖后腿，它会发出假的危险信号，因此你必须与之对抗。他检查弹匣确实插入MP5。去死吧，鬼魂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你让他们存在。

他迈出脚步往前走。

隧道比他想象中狭小得多。他虽压低身子，头肩仍会撞到长满青苔的天花板和墙壁。他让脑子保持运转，不让幽闭恐惧症乘虚而入，思索这一定是以前德军的逃生通道，怪不得后门要用砖墙封起来。他一向习惯保持方向感，因此除非他搞错了，否则他正朝隔壁那栋也有一座水塔的大宅前进。这条隧道经过精心打造，地上甚至设有许多排水孔。怪了，爱建大型高速公路的德国人怎会打造一条如此狭小的隧道？他脑子里想到“狭小”这两个字时，幽闭恐惧症乘机攫住了他。他把注意力放在数算脚步上，努力想象他在山坡后方所处的位置。上方的山坡无拘无束，可以自在地呼吸。数啊，继续数啊，我的老天。他数到一百一十时，看见地上画有一条白线。他看见灯光只延伸到前方远处，回头一看，明白这条线标示的是隧道中央。他在隧道里只能小步前进，估算应该已经走了六七十米。就快到了。他试着加快速度，像老人般拖着脚步前进。突然咔嚓一声，他低头一看。那声音来自其中一个排水孔。排水孔上的横杆正在移动，直到封住洞口才停下来，犹如汽车的通风孔。这时他听见另一种声音，后方传来低沉的隆隆声响。他回过头去。

他看见金属亮光。原来嵌在隧道尽头的那块金属板移动了，向下沉入地面，隆隆声响就来自那个方向。哈利停下脚步，举起冲锋枪做好准备。他看不见金属板后方有什么东西，因为实在太黑了。突然有样东西闪闪发光，犹如美丽的秋日午后奥斯陆峡湾所反射的阳光。接着是片刻的全然寂静。哈利的心脏剧烈跳动。贝雷哥曾经陈尸在隧道里，他是溺死的。两座水塔。狭小隧道。附着在天花板上的不是青苔，而是水藻。这时他看见一堵墙逐渐逼近，墙是黑绿色的，边缘是白色的。他转身奔跑，却看见另一头也有相同的一堵墙朝隧道中央移动。

这感觉就像是站在两列疾驶而来的火车之间。前方的水墙先扑上他，把他打得往后倒，他感觉头部撞上地面，接着身体就被卷向前方。他挥动四肢，手指和膝盖摩擦墙壁，试图抓住什么东西，但却完全抵挡不住带着他迅速前进的强劲水流。接着，水势骤然停止。他感觉到两股水流相撞之后抵消了彼此的力道。这时他看见后方有样东西，两条闪着绿色光泽的白色手臂忽然从后面抱住他，苍白的手指戳到他脸上。哈利踢动双脚，转过身子，看见那具上腹部包着绷带的尸体在黑沉沉的恶水中转动，犹如无重力状态下的裸体航天员。尸体的嘴巴大张，头发和胡子在水中缓缓漂动。哈利双脚踩上地面，朝天花板伸长身体。水淹没整条隧道。他屈起身体，开始往前游动时，瞥见那把MP5和下方地上的白线。原本他已失去方向感，是那具尸体告诉他该往哪个方向移动，才能回到原来的地方。他让身体斜向墙壁，好让手臂能以最大幅度划动，同时逼自己不去胡思乱想。浮力本身不是问题，反而是那件防弹背心大幅拖慢他的速度。哈利考虑是否要花时间脱去背心，因为它一直漂到他上方，形成更大的阻碍。最后他决定把注意力放在必要之举上，也就是游回竖井，不要去数时间过了几秒、距离过了几米。但他已开始感觉到脑压上升，仿佛要爆炸似的。这时回忆终究还是浮现脑海。那是在夏日五十米的露天游泳池，时间是早晨，游泳池几乎没有别人，阳光普照，萝凯身穿黄色比基尼。那天欧雷克和哈利要一决胜负，看谁能在水底游得最远。那时溜冰季刚结束，欧雷克的体能处于绝佳状态，但哈利的泳技比较好。他们热身时萝凯在一旁欢呼加油，发出悦耳的笑声。欧雷克和哈利在萝凯面前不停地卖弄，仿佛她是维格兰露天游泳池的女王，而他们是她的子民，努力想赢得她的青睐。比赛开始。天气热得要命。两人游了四十米之后都冒出了水面，喘息不已，各自认为自己胜券在握。四十米，再游十米就能到达终点。泳池壁可供踢脚，手臂滑动不受限制。现在他在隧道里，已朝竖井游了一半多一点的距离。他没有成功的机会。他将葬身于此，他的死期即将来临。他的眼珠感觉快要暴出来了。航班将在午夜起飞。黄色比基尼。再游十米就能到达终点。他再度划动双臂，却只能再划动一下，然后，然后他的生命就来到了尽头。

凌晨三点半，楚斯驾车行驶在奥斯陆街头，毛毛细雨在风挡玻璃上细语呢喃。他已开车在街上兜了两小时，并不是因为在寻找什么，而是因为这样能让他冷静下来。冷静下来好好思考，也冷静下来不去思考。

有人删去哈利手上那份清单的一个地址，而那人不是他。

也许一切终究都不是那样黑白分明。

他再度回想那晚的命案。

那天古斯托来访，毒瘾发作，全身发抖，威胁说除非给他钱去买小提琴，否则就要揭发楚斯。不知何故，那几个星期小提琴严重缺货，在毒虫公园引起一阵恐慌，零点二五克的小提琴至少喊价到三千克朗。楚斯跟古斯托说要开车带他去提款机取钱，转身进屋内拿钥匙，却连斯泰尔手枪也一并带上了。显然这件事必须有个了结才行。古斯托已提出同样的威胁好几次了，像他这类药头会做出什么事其实不难预料。但楚斯回到门口时，古斯托已经离开了，说不定是因为闻到了血腥味。这样也好，楚斯心想。古斯托在得不到好处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去揭发他的，再说摩托帮俱乐部的闯空门事件古斯托也有份。那天是星期六，楚斯值的是预备勤务，也就是说他必须待命，因此他去灯塔餐厅看报纸喝咖啡，顺便看看玛蒂娜。过了不久，他听见警笛声响起，几秒之后手机就响了起来。电话是接警中心打来的，有人打电话报案说黑斯默街九十二号有人开枪，但犯罪特警队却无人值勤。楚斯跑步抵达现场，现场距离灯塔餐厅只有几百米远。他的警察本能使他处于高度警戒状态，沿途仔细观察路人，清楚知道他的所见所闻可能对案情极为重要。他看见一个戴毛线帽的青年倚着一栋房子，专注地望着停在犯罪现场公寓栅门口的警车。楚斯之所以注意到那个青年，是因为他不喜欢青年把双手插在“北面”牌外套口袋里的模样。那件外套在那个时节显得过于厚重，口袋里可能藏有什么东西。青年神情严肃，但看起来不像药头。等警察从河边把欧雷克押上警车之后，青年才转身踏上黑斯默街。

楚斯也许可以再想出他在犯罪现场附近观察到的十个人，把犯案

的可能性套在他们身上，但他之所以特别记得那个青年，是因为后来他又见到了他，不是见到本人，而是在莱昂旅馆里哈利拿给他看的那张全家福照片上。

哈利问他认不认得伊莲娜·韩森，他诚实回答说不认得，但他没跟哈利说他在照片上认出了谁。当然他认得古斯托，但照片上还有另一个人，另一个青年，也就是古斯托的养兄。青年在照片上露出同样的严肃表情，正是楚斯在犯罪现场见过的那个人。

楚斯把车停在王子街上，就停在莱昂旅馆附近。

他开着警用频道聆听，这时等待已久的通话终于传来了：

“呼叫〇一，民众报案说布林登路发出巨大声响，我们去查过了，看来那里发生过交战，现场有催泪瓦斯，还有大量弹痕，看起来绝对是自动武器造成的。有名男性遭射杀。我们下到地下室，可是里头全是水。我们认为最好还是派戴尔塔小队去查看二楼。”

“能不能确认现场是否还有人生还？”

“你自己来确认！没听见我刚说的吗？现场有催泪瓦斯还有自动武器！”

“好吧好吧，你需要什么？”

“派四辆警车来搜索这个地区，再派戴尔塔小队、SOC小组，还有……可能还需要水电工。”

楚斯调低音量。他听见一辆车发出尖锐的刹车声，停了下来，看见一名高大男子从车子前方穿越马路。那辆车的驾驶员大发雷霆，猛按喇叭，但男子充耳不闻，只是朝莱昂旅馆大步走去。

楚斯眯起眼睛。

真的是他吗？真的是哈利·霍勒吗？

男子垂头缩肩，身穿一件破旧大衣，一转头，街灯照亮了他的脸。楚斯发现自己看错了，男子看起来有点眼熟，但绝对不是哈利。

楚斯靠上椅背。现在他知道是谁赢了。他朝窗外望去，俯瞰他的城市。这座城市是他的了。绵绵细雨在车顶喃喃地说哈利·霍勒已经死了，接着叫嚣着从风挡玻璃奔流而下。

多数客人在凌晨两点以前都已干完炮，拖着疲惫身躯回家，莱昂旅馆也安静下来。神父走进旅馆大门时，年轻的接待员只稍微抬了下头。雨水顺着神父的大衣和头发流下。每次卡托消失多日之后，半夜以这种狼狈状态返回旅馆，接待员总会问他究竟跑去做了什么事，但他的回答总是冗长、热切，又巨细靡遗，述说他如何帮助别人免于不幸。不过今晚卡托似乎比往常显得更疲惫。

“今晚很累？”接待员问道，希望得到“对啊”或“还好”之类的答案。

“哦，你知道的，”老人说，露出苍白的微笑，“人道工作，人道工作，差点连我这条老命也赔上了。”

“哦？”接待员回应道，但话一说出口他就后悔了，因为卡托一定会滔滔不绝讲上半天。

“我差点被车撞死。”卡托说着，爬上楼梯。

接待员松了口气，继续看他的《幻影侠》漫画。

卡托把钥匙插入门锁并转动，惊讶地发现门是开着的。

他走进房内，打开电灯开关，天花板的灯却不亮。他看见床边桌的台灯亮着，坐在床沿的男子颇高大，驼着背，跟他一样穿长大衣，水珠从大衣衣角滴到地上。他和男子是如此截然不同，但这时卡托首度惊讶地发现，他看着男子竟如同看着自己的映影。

“你在干吗？”卡托低声问。

“还用说吗？”男子说，“我闯进来看看你这里有没有值钱的东西。”

“结果找到了吗？”

“你是说值钱的东西？没有，可是我找到了这个。”

老人接住男子丢来的东西，拿在指间。他缓缓点头。那东西以硬质棉布做成，U字形，已没有原来那么洁白。

“你在我房间找到这个？”卡托问道。

“对，在你房间的衣柜里找到的，戴上吧。”

“为什么？”

“因为我想告解，而且你没戴它就好像没穿衣服一样。”

卡托看着弓身坐在床沿的男子，水从他的头发流下，流过脸上的疤痕，凝聚在下巴，再滴到地上。男子把房里唯一一张椅子放在房间中央，当作告解椅。桌上放着一包尚未开封的骆驼牌香烟，旁边是打火机和一根湿透的残破香烟。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吧，哈利。”

卡托解开大衣坐下，把U形领圈插进教士服的狭缝里，再把手伸进大衣口袋。哈利一见这动作就缩了一下。

“我只是要拿烟而已，”卡托说，“给我们两个人抽，你那包看起来像是溺水了。”

哈利点了点头，老头子从口袋里拿出一包已开封的香烟。

“你的挪威语说得很好。”

“说得比瑞典语好一点，可是我说瑞典语的时候你们挪威人听不出我的口音。”

哈利抽出一根黑色香烟，仔细打量。

“你是说你的俄罗斯口音？”

“这是寿百年的黑俄罗斯，”老人说，“现今唯一像样的俄罗斯烟，目前在乌克兰生产，我都是从安德烈那里偷来的。说到安德烈，他怎么样了？”

“不太好。”哈利说，让老人替他点燃香烟。

“很遗憾知道这件事。说到不太好，你应该已经死了才对啊，哈利。我知道我打开水门的时候，你就在隧道里。”

“的确是。”

“两道水门是同时开启的，水塔又是满的，你应该被冲到隧道中央才对。”

“的确是。”

“那我就不懂了，大部分的人都会因为饱受惊吓而溺死在隧道中央。”

哈利从嘴角呼出白烟：“就像那些追杀盖世太保首领的反抗军成员？”

“我不知道他在那里躲避的时候有没有测试过那个陷阱。”

“可是你在那个卧底警察身上测试过了。”

“他就跟你一样，哈利。认为自己身负使命的男人总是很危险，不只对他们自己来说危险，对周遭环境也是。你应该跟他一样淹死了才对。”

“但正如你所见，我还好端端地在这里。”

“我还是不明白这怎么可能。你是说你被大水冲倒以后，肺脏还

有足够的空气可以在冰水里游八十米，穿过狭小的隧道，身上还穿着衣服？”

“不是。”

“不是？”老人露出微笑，看起来真心感到好奇。

“不是，我肺里的空气太少，只足以让我游四十米。”

“然后呢？”

“然后我得救了。”

“得救？是谁救了你？”

“那个你说他很善良的人救了我，”哈利举起空的威士忌酒瓶，“金宾。”

“威士忌救了你？”

“是威士忌瓶救了我。”

“空的威士忌瓶？”

“正好相反，是满的威士忌瓶。”

哈利把烟叼在嘴角，旋开瓶盖，把酒瓶举到头顶。

“里头有满满的空气。”

老人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你……”

“在水中耗尽我肺里的空气以后，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把酒瓶对准嘴巴，仰头朝上，好让我吸进空气。那就像第一次潜水，身体会抵抗，因为身体的物理学知识有限，以为自己会因为吸进水而溺毙。你知道肺脏可以容纳四升空气吗？一整瓶空气加上一点决心，就足以支持一个人再游四十米。”哈利放下酒瓶，夹起香烟，用怀疑的目光看

着它，“德国人应该把那条隧道建得更长一点。”

哈利看着老人，看见皱成一团的眉头突然舒展开来，听见他放声大笑，有如船只马达“轧轧”作响。

“我早就知道你与众不同，哈利。他们说你一听说欧雷克的事，必定会返回奥斯陆，所以我去打听了一下，现在我知道那些传言并没有夸大。”

“这个嘛，”哈利说，目光注视着神父交握的双手。他坐在床沿，双脚踏地一直做好准备，脚趾上的重量让他感觉得到鞋子底下的细尼龙线，“那你呢，鲁道夫？关于你的传言有没有夸大？”

“哪些传言？”

“呃，例如有人说你在哥德堡建立了海洛因贩毒网，还杀了一个警察。”

“怎么听起来好像要告解的人是我而不是你？”

“我只是觉得你临死之前把重担卸下来给耶稣也不错。”

又是一阵轧轧笑声：“说得好，哈利！说得好！没错，我们不得不除掉他。他原本是我们的烧毁者，可是我觉得他不可靠。我可不想再回监狱。那是个潮湿腐朽的地方，会一点一点啃蚀掉你的灵魂，就像霉菌侵蚀墙壁一样。每天你都被吃掉一点，你的人性也逐渐耗尽。我只希望我生平最大的死敌、我最恨的敌人也能尝到这种滋味。”他看着哈利。

“你知道我为什么回奥斯陆，那你呢？瑞典不是跟挪威一样是个很好的市场吗？”

“跟你一样，哈利。”

“跟我一样？”

鲁道夫抽了一口黑俄罗斯烟，说：“算了，反正除掉那个烧毁者以后，警察一直在追捕我。挪威和瑞典虽然是邻国，但奇妙的是你在挪威会觉得瑞典很遥远。”

“你回来以后变成神秘的迪拜，没人见过真面目，你只在夜晚出没，有如夸拉土恩区的鬼魂。”

“我必须转入地下才行，除了为生意着想之外，也是因为鲁道夫·阿萨耶夫这个名字会触动警方的敏感神经。”

“在七八十年代，”哈利说，“海洛因成瘾者大量死亡，你是不是也会替他们祷告呢，神父？”

老人耸了耸肩：“人们不会去批判跑车、定点跳伞、手枪或其他玩乐商品的制造商，但这些都是会让人去送死的商品。我只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提供质量优良、价格合理的商品而已，商品的使用方式消费者可以自行决定。有些身心健全的公民也会吸食鸦片剂，这你应该知道吧？”

“对，我就是其中之一。你跟跑车制造商的不同之处，在于你做的事是非法的。”

“千万不要把法律和道德混为一谈，哈利。”

“所以你认为你的上帝会赦免你的罪？”

老人用手托住下巴。哈利觉得他看起来十分疲惫，但也知道这可能是装出来的，因此小心注意他的一举一动。

“我听说你是个热血警察，还是个卫道之士，哈利。欧雷克跟古斯托提过你的事，你知道吗？欧雷克爱你就像儿子爱父亲一样。像我们这种热血的卫道之士和渴望爱的父亲都有巨大的动能，但我们的弱点就是很容易被料到。你回奥斯陆只是迟早的事。我们在加勒穆恩机场布有眼线，可以取得旅客名单，所以你在香港还没搭上飞机，我们就知道你回来了。”

“嗯，你们的眼线是不是烧毁者楚斯·班森？”

老人以微笑作为回答。

“那伊莎贝尔·斯科延呢？你也跟她合作吗？”

老人重重叹了口气：“你知道我会把答案一起带进坟墓。我很乐意死得像狗，可是我不想像告密者那样死去。”

“好吧，”哈利说，“后来呢？”

“安德烈从机场跟踪你到莱昂旅馆。我用卡托的身份四处游荡时，会在许多这种等级的旅馆流连，莱昂旅馆正好是其中常住的一家。所以你入住的第二天，我也跟着投宿。”

“为什么？”

“我想知道你在做什么，看你是不是会查到我们身上。”

“就跟贝雷哥住在这里的时候一样？”

老人点了点头：“我知道你是个危险人物，哈利，可是我喜欢你，所以我一直对你发出善意的警告，”他叹了口气，“可是你听不进去。你当然听不进去，哈利，我们这种人都听不进去。这就是我们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也是我们最后老是失败的原因。”

“嗯，你怕我会做出什么事？说服欧雷克去揭发你们吗？”

“这是其中之一。欧雷克没见过我，但我不知道古斯托跟他说过些什么。我必须很难过地说，古斯托是个不可信赖的人，尤其是他开始使用小提琴以后。”这时哈利震惊地发现他在老人眼神中看见的不是疲惫，而是痛苦，纯粹的痛苦。

“所以当你认为欧雷克可能会把内幕告诉我，你就想杀他灭口。当你杀不了他，你就想借由协助我来带你找到欧雷克。”

老人缓缓点头：“这不是针对个人，哈利。我们这行的行规就是这样，凡是告密者都必须铲除，我想你应该知道吧？”

“我知道，你只是遵守行规而已，但这不表示我会因此放过你。”

“那你怎么还不动手？难道你不敢吗？难道你怕下地狱吗，哈利？”

哈利在桌上摁熄香烟：“因为我想先知道几件事。为什么你要杀害古斯托？是不是害怕他会揭发你？”

老人把白发顺到一双大耳朵后方：“古斯托身上流着的血带有劣质基因，跟我一样，他天生就是告密者。要不是捞不到什么好处，他早就揭发我了。后来他被逼得狗急跳墙，那是小提琴的瘾头造成的，纯粹是化学作用，身体的需求胜过了理智。当我们的身体需求是那么强烈迫切，理智的力量就会削弱。”

“的确，”哈利说，“这种时候我们都会变得虚弱。”

“我……”老人咳了一声，“我不得不放他走。”

“放他走？”

“对，放他走，让他沉沦、消失。我明白我不能让他接管我的生意。他够聪明，那是他的父亲遗传给他的，但他缺少骨气，这个缺陷是他的母亲给他的。我想赋予他责任感，可惜他没有通过试炼。”老人抚摸后脑的头发，越来越用力，仿佛头发沾了污渍，想把它抹去，“试炼没过。劣质基因。所以我想，继承人得找别人才行。起初我想到安德烈和彼得，他们是来自鄂木斯克的西伯利亚哥萨克人。你知道吗？‘哥萨克’是‘自由人’的意思。安德烈和彼得是我的军团、我的 Stanitsa（哥萨克军队）。他们对阿塔曼非常忠诚，誓死效忠。但是你也知道，他们不是生意人。”哈利注意到老人的手势，看起来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生意不能交给他们，所以我想那就是谢尔盖了，他还年轻，还有大好未来等着他，还可以塑造……”

“你跟我说过你以前曾有个儿子。”

“谢尔盖也许没有古斯托的数学头脑，可是他有纪律和野心，为了成为阿塔曼他什么都愿意做，所以我给了他一把刀。他只剩下最后一场试炼。过去哥萨克人要成为阿塔曼之前，必须进入针叶林活捉一头狼，把它五花大绑带回来。谢尔盖虽然有这个意愿，但我还得看看他能不能完成Chto Nuzhno。”

“什么？”

“就是‘必然之事’。”

“你儿子是不是古斯托？”

老人非常用力地抚摸后脑头发，双眼眯成两条缝。

“古斯托六个月大的时候我进了监狱，他母亲转而去别的地方寻求慰藉，至少是暂时的慰藉，她也没有能力抚养他。”

“你是说海洛因？”

“社会局从她手中带走古斯托，替他安排了一对养父母，他们都把我这个囚犯当作不存在一样。第二年冬天，古斯托的母亲就因用药过量而死亡，她应该早点这样才对。”

“你说你回奥斯陆的原因跟我一样，这个原因就是儿子。”

“我听说他离开寄养家庭，走入歧途。当时我本来就考虑要离开瑞典了，而且那时候奥斯陆的市场竞争不那么激烈。我查出古斯托都在哪一带鬼混，一开始只是远远观察他。他长得好俊美，妈的真是太俊美了，当然啦，像他母亲。我可以坐在那里光看着他，就只是一直看着他，心想他是我儿子，是我亲生的……”老人开始哽咽。

哈利盯着自己的双脚，盯着旅馆接待员因为找不到窗帘杆而给他的那条尼龙线，正被他的鞋底踩在地上。

“后来你让他加入你的行列，测验他有没有接管生意的能力。”

老人点了点头，低声说：“可是我从来没跟他说过这件事，他临死之前都不知道我是他父亲。”

“为什么突然这么赶？”

“赶？”

“为什么你赶着要找继承人？先是古斯托，后来又是谢尔盖。”

老人挤出疲惫的微笑，在椅子上倾身向前，台灯的光线洒在他身上。

“因为我生病了。”

“嗯，我想也是。癌症？”

“六个月前医生说还剩一年。谢尔盖用的那把圣刀我原本都放在床垫底下。你的伤口会不会痛？那就是我所受的病痛，从刀子传到了你身上，哈利。”

哈利缓缓点头。鲁道夫说的这番话有些地方合乎情理，有些则不然。

“既然你只剩几个月的生命，为什么还那么害怕你儿子去告密，以至于要杀了他？难道你想用他来日方长的人生来换取你转眼即逝的性命？”

老人捂嘴咳了几声：“厄尔卡和哥萨克人只是单纯的军人，哈利。我们誓言效忠法纪，严格遵守，但我们不是盲目服从，而是心里有数。我们都受过训练要管好自己的感情，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自己人生的主宰。亚伯拉罕之所以同意牺牲自己的儿子是因为……”

“因为那是上帝的旨意。我不知道你口中的法纪是什么，但它说过让一个十八岁少年背黑锅是正当的吗？”

“哈利呀哈利，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古斯托不是我杀的。”

哈利睁大眼睛瞪着老人：“你刚才不是说那是你们的法纪吗？必要的话连亲生儿子都要杀了？”

“对，我是这样说没错，可是我也说我生来就带有劣质基因。我爱我的儿子，绝对不可能夺走古斯托的性命，正好相反，我觉得亚伯拉罕和他的上帝可以去死。”老人的笑声变成了咳嗽声，他双手按在胸前，弯下身子，不停地咳嗽。

哈利眨了眨眼：“那是谁杀了他？”

老人直起身子，右手握着一把左轮手枪，又大又丑，看起来年纪比它的主人还要老。

“你应该很清楚不带武器来找我会有什么下场吧，哈利。”

哈利没有回答。他的MP5冲锋枪还躺在灌满水的隧道中，猎枪则留在楚斯家。

“那是谁杀了古斯托？”哈利又问一次。

“谁都有可能。”

老人的手指扣在扳机上，哈利似乎听见咔嚓一声。

“杀人不是太难，哈利，你同意吗？”

“我同意。”哈利说，抬起了脚。细尼龙绳发出嗖的一声，朝窗帘杆射去。

哈利在老人眼中看见问号，也看见他的脑子正以快如闪电的速度分析尚未整理完毕的信息。

不亮的电灯。

摆在房间中央的椅子。

哈利没搜他的身。

哈利一直坐在原地不动。

也许这时老人在昏暗中看见尼龙线从哈利脚下溜开，经过窗帘杆，再滑向他正上方的天花板灯。灯已不在天花板上，取而代之的是哈利除了神父领圈之外，唯一从布林登路大宅带回来的东西。那时哈利躺在鲁道夫的四柱床上，脑子里想到的只有那个东西。他全身湿透，大口喘息，眼前有无数黑点跳来跳去，觉得自己随时都会昏厥，却又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把自己留在此岸的黑暗中。他翻身下床，从《圣经》旁边取走甲虫。

鲁道夫·阿萨耶夫往左侧身，不让嵌在砖头上的钢钉穿透脑袋，而是穿入锁骨和肩膀肌肉之间的肌肤。这里的肌肉连接到神经纤维的接合处，也就是颈神经丛和臂神经丛交会之处。两百分之一秒后，他扣下扳机，正好这时他因为被甲虫击中而上臂肌肉瘫痪，使得左轮手枪往下掉了七厘米。子弹火药在千分之一秒间引燃，发出滋滋声，推动子弹从老纳甘手枪的枪管激射而出。千分之三秒后，子弹穿入哈利小腿之间的床架。

哈利站起来，扳开保险栓，按下弹出钮。刀柄一震，刀身弹出。哈利的手从臀部侧边低低挥舞，手臂直直地往前一送，又长又薄的刀身就从大衣翻领之间刺入，穿进教士服。他感觉衣服和肌肤毫无阻力，刀锋长驱直入地滑了进去，没至刀柄。哈利放开刀子，他知道鲁道夫·阿萨耶夫活不久了。椅子往后倒去，老人撞上地板，呻吟一声。他踢开了椅子，但留在原地，身体蜷曲，犹如一只受伤的危险黄蜂。哈利跨到老人上方，弯腰拔出刀子，看着不寻常的深红色鲜血。可能是从肝脏流出来的。老人伸出左手，在瘫痪的右臂附近摸索，寻找掉在地上的手枪。有个疯狂的瞬间，哈利希望老人的手摸到手枪，好让他有借口……

哈利踢开手枪，听见它击中墙壁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铁刀，”老人低声说，“用我的刀祝福我吧，孩子。这感觉好像火

在烧。现在就把事情了结吧，这样对我们都好。”

哈利闭了一下眼睛，觉得它消失了，恨意消失了。那美妙而白炽的恨意一直是支持他前进的燃料，如今这燃料已然用尽。

“不了，谢谢。”哈利说，迈步离开老人，扣起潮湿的大衣，“我要走了，鲁道夫·阿萨耶夫。我会请前台那个小伙子打电话叫救护车，然后打电话给我以前的上司，告诉他哪里找得到你。”

老人发出咯咯笑声，嘴角冒出红色泡泡：“铁刀，哈利。杀了我
不算杀人……我早就跟死人没两样了，我保证你不会因此下地狱。我会跟地狱的守门人说，不要把你拉进去。”

“我不是害怕下地狱，”哈利把湿了的骆驼香烟放进大衣口袋，“我只是警察，我们的工作是把罪犯绳之以法。”

老人咳嗽，泡泡破了：“少来了，哈利，你的警徽是塑料做的。我是病人，法官只会给我囚室、亲吻、拥抱和吗啡而已。我犯下那么多起杀人命案。我把竞争对手吊在桥上；我连手下也杀，例如我们用砖头对付的那个机长；还有警察，那个贝雷哥。我派安德烈和彼得去你房间除掉你和楚斯·班森，你知道为什么吗？是为了要布置得像是你们开枪杀了彼此，还会留下枪支做证据。快点，哈利。”

哈利在床单上擦了擦刀身：“你为什么要杀班森？再怎么说他都是为你工作。”

鲁道夫侧过身子，呼吸似乎顺畅了点，他维持这个姿势几秒钟后才开口回答：“他背着我去摩托帮俱乐部，想偷一大批海洛因，那些海洛因虽然不是我的，但我一发现手下的烧毁者这么贪婪，就知道此人不可信任，况且他知道太多，足以毁了我。这所有因素加起来，风险就变得太高，像我这样一个生意人，总是得去除风险，哈利。我们发现那是个一石二鸟的好机会，可以同时除掉你和班森。感到恨意了吗，哈利？我差点就杀了你儿子。”

哈利在门口停下脚步：“古斯托是谁杀的？”

“‘恨意’这篇福音就是人类的生存法则，跟着恨意走，哈利。”

“谁是你警界和市议会的联络人？”

“如果我跟你说，你会帮我了断吗？”

哈利看着他，迅速点了点头，希望欺骗之意没有那么明显。

“你靠近一点。”老人低声说。

哈利弯下腰去。突然老人犹如硬爪的手抓住哈利的翻领，把他拉近，在他耳边发出磨刀石般细细的喘息声。

“哈利，你知道我付钱找人去担下谋杀古斯托的罪，如果你以为那是因为欧雷克被拘留在一个秘密地点，所以我杀不了他，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在警界的联络人能够取得证人保护计划，要在那里刺死欧雷克对我来说易如反掌。我只是改变心意而已。我不想让他死得那么容易……”

哈利试图拉开老人的手，但他抓得死紧。

“我要把他倒吊起来，在他头上罩上塑料袋，透明的塑料袋，”老人话音低沉，“再把水从他脚上倒下，让水顺着身体流进塑料袋。我要把整个过程拍下来，连声音一起，这样就可以听见他发出的惨叫声。事后我会把视频寄给你看。你如果放过我，我一定会这么做。警方很快就会释放我，哈利，因为他们缺乏证据。然后我会找到欧雷克，我发誓我一定会……你就等着DVD寄到你的信箱里吧。”

哈利本能地手一挥，感觉刀身没入，再深深往内插，然后转动。他听见老人倒抽一口凉气。哈利的手继续转动，他闭上眼睛，感觉肠子和器官搅动，破裂，彻底翻转。最后他听见老人放声尖叫，但其实那是他自己的尖叫声。

哈利被脸庞旁边的阳光唤醒，或者唤醒他的是声音？

他小心睁开眼睛，环顾四周。

眼中看见客厅窗户和蓝色天际，但没听见声音，至少现在还没有。

他在满是烟味的沙发上吸了口气，抬起头来，想起自己身在何处。

他离开老人的房间后，返回自己房间，冷静地收拾帆布行李箱，再从后楼梯离开旅馆，搭出租车前往一个绝对没人找得到他的地方，那就是斯蒂格·尼伯克在奥普索乡的老家。看来在他离开之后，没人进过那栋屋子。他进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翻遍厨房和浴室的抽屉，最后终于找到止痛药。他服下四颗药，洗去老人在他手上留下的血迹，然后去地下室看斯蒂格做出决定没。

他做了决定。

哈利回到一楼，脱下衣服挂在浴室晾干，找出一条毯子，躺到沙发上，脑子还来不及胡思乱想就已沉沉睡去。

醒来后他走进厨房，拿了两颗止痛药，用开水吞下。他打开冰箱看了看，里头有很多美食，显然斯蒂格让伊莲娜吃得很好。昨天的反胃感又出现了，他知道自己无法进食，便回到客厅。他昨天已经在客厅看见酒柜，但只是对它敬而远之，径直去沙发上睡觉。

他打开酒柜门，见里头空空如也，不由得松了口气。他翻寻口袋，找寻那只廉价戒指，这时他听见一个声音。

刚才他觉得有声音把他吵醒，果然没错。

他走到打开的地下室门前，侧耳倾听。这是爵士乐手乔·扎维努（Joe Zawinul）的乐曲吗？他走下楼梯，来到储藏室门前，朝铁丝网内望去。斯蒂格正慢慢转动，宛如无重力状态下的航天员。哈利心

想，难道斯蒂格裤子口袋里的手机振动，可以产生有如螺旋桨般的功用？手机铃声是天气预报乐队的《钹金属》（Palladium）这首曲子的四个……不对，是三个音符，听起来宛如来自冥界的电话。哈利从斯蒂格身上拿出手机时就是这么想的：斯蒂格打电话来找我。

哈利看了看屏幕显示的号码，按下接听键，听出镭医院前台接待员的声音：“斯蒂格！哈啰！你在吗？你听得见我说话吗？我们到处在找你，斯蒂格。你在哪里？有一个会议你应该来参加，不对，不是一个，是好几个。我们都很担心。马丁去你家找过你，可是你不在。斯蒂格？”

哈利挂上电话，把手机放进自己口袋。他需要这部手机，玛蒂娜的手机在隧道里泡水坏了。

他从厨房搬了张椅子，坐到阳台上，让晨光洒在脸上，拿出那包烟，将愚蠢的黑色香烟放进嘴里点燃。反正就凑合着抽吧。他拨打熟悉的号码。

“我是萝凯。”

“嗨，是我。”

“哈利？我不认得你的号码。”

“我换了一部新手机。”

“哦，听见你的声音真开心，一切都顺利吗？”

“对，”哈利说，听见她愉悦的语气不禁嘴角上扬，“一切都顺利。”

“那里热不热？”

“很热，太阳很大，我正要吃早餐。”

“早餐？那里现在不是大概四点吗？”

“我有时差，”哈利说，“在飞机上睡不着。我在素坤逸路上找了一家很棒的酒店。”

“你不知道我多想再见到你，哈利。”

“我……”

“不，等一等，哈利，我是说真的。我整晚没睡都在想这件事。这个决定绝对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它是正确的我们就会发现。而且这也正是它为什么正确，因为我们会自己搞清楚。哦，想想看那时如果我拒绝的话会怎么样，哈利。”

“萝凯……”

“我爱你，哈利。我爱你。听见了吗？你能听见这句话有多么平淡、别扭、多了不起吗？你必须打从心底说出这句话才说得出口，这种感觉，就跟要穿上大红色洋装的心情一样。我爱你。这样说会不会有点太过火了呢？”

她哈哈大笑。哈利闭上眼睛，感受世界上最美好的阳光亲吻他的肌肤，感觉世界上最悦耳的笑声亲吻他的鼓膜。

“哈利？你还在吗？”

“我在。”

“真奇怪，你听起来很近。”

“嗯，我很快就会离你很近了，亲爱的。”

“再说一次。”

“说什么？”

“亲爱的。”

“亲爱的。”

“嗯……”

哈利觉得自己坐在一样东西上，他的裤子后口袋有个硬物，他把它拿出来。阳光下那只戒指的镀金表面有如真金般灿烂夺目。

“萝凯，”他说，用指尖抚摸戒指上的发黑缺角，“你觉得我们结婚怎么样？”

“哈利，你别闹我。”

“我没闹你。好啦，我知道你难以想象自己嫁给一个香港的收债人。”

“我完全没这么想哦，不然我应该想象自己嫁给谁？”

“不知道，如果是嫁给一个以前当过警官、现在在警察学院教命案调查的普通人呢？”

“我好像不认识这种人。”

“搞不好你以后会认识这种人，他会带给你很多惊喜，不可思议的事总是会发生。”

“是你自己老是说人是不会改变的。”

“那如果现在我说人是可以改变的，有证据显示这件事是有可能发生的呢？”

“你这油嘴滑舌的家伙。”

“这样说好了，假设我是对的，人可以改变，那么把过去全都抛在脑后是不可能的。”

“你是说你可以把萦绕着你的那些鬼魂全都放下吗？”

“那你会怎么回答？”

“回答什么？”

“回答我提出结婚的假设性问题。”

“你这是在求婚吗？假设性的？在电话上？”

“你有点过度解读我意思了，我只是坐在阳光下跟一个很迷人的女人聊天而已。”

“我要挂电话了！”

萝凯挂上电话，哈利瘫坐在餐椅上，闭上眼睛，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阳光暖洋洋的，疼痛消失了。再过十四小时他就能见到她。他想象着萝凯走到加勒穆恩机场的登机口，竟看见他坐在椅子上等她时，脸上所露出的惊讶表情。想象奥斯陆在飞机底下越缩越小时，她脸庞的模样。想象她睡着时，头靠在他肩膀上。

他在椅子上动也不动，直到温度骤降，他半睁开眼，原来是云朵一角遮住了阳光。

他又闭上眼睛。

跟着恨意走。

当老人这么说时，哈利以为意思是要他跟随自己的恨意，把老人杀了。但若他是另有所指呢？当时他说这句话是接在哈利问谁杀了古斯托之后，难道这就是答案？难道他的意思是说只要跟着恨意走，就可以找到真凶？如此想来，是有几个可能的嫌疑犯，但谁最有理由痛恨古斯托？伊莲娜当然是其中之一，但古斯托遇害时她被锁在地下室里。

太阳再度露脸，哈利认为自己过度解读了老人的话。任务已经结束，他应该放轻松，再过不久他就得再吃止痛药，也得打电话给汉斯说欧雷克终于脱离险境。

这时他的脑际闪过另一个念头：楚斯是个游手好闲的欧克林警

官，不可能拿得到证人保护计划的数据，那么联络人一定另有其人，一个层级更高的人。

等一下，他心想，等一下，老天爷，管他呢，想想航班，想想今晚的航班，想想俄罗斯上空的繁星。

他回到地下室，心想是不是要割断水管把斯蒂格放下来？但随即否决了这个想法，找到寻找已久的撬棒。

黑斯默街九十二号公寓楼下的大门开着，但命案现场那一户的大门已重新贴上封条并被锁上。可能是因为最近有人自首了吧，哈利心想，手一挥把撬棒插进门板和门框之间。

屋里似乎每样东西都在原位，长条形的晨光横亘在客厅地上，宛如钢琴键盘。

他把小帆布行李箱放在墙边，在一张床垫上坐下，检查机票是否放在大衣内袋，看了看表。距离航班起飞还有十三小时。

他环目四顾，闭上眼睛，想象当时的情况。

一名男子头戴全罩式头套，不发一语，因为他知道自己一出声就会被认出来。

男子来这里找古斯托，他什么东西都没拿，只夺走古斯托的性命。显然他满怀恨意。

子弹是9毫米×18毫米的马卡洛夫子弹。凶手用的很可能是马卡洛夫手枪或福特12式手枪。如果敖德萨手枪在奥斯陆很常见的话，那么必要时凶手也会使用这种枪。凶手站在那里开枪，然后离开。

哈利仔细聆听，希望这个房间会透露信息给他。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教堂钟声响起。

这里已经没有线索可以收集了。

哈利起身准备离开。

他走到门前，突然听见有个声音夹杂在教堂钟声之间。他等待下一声钟响结束。又来了，那是个细小的抓搔声。他轻轻往回走了两步，查看整个房间。

它就在门槛边，背对哈利。那是一只褐色老鼠，细长的尾巴闪闪发光，耳朵内侧是嫩粉红色，身上的皮毛有着怪异的白色斑纹。

哈利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留下来，屋里有只老鼠又没什么稀奇的。

是白色斑纹的缘故。

那只老鼠看起来像是曾经爬过洗衣粉，或是……

哈利再度环顾客厅。床垫之间有个大烟灰缸。他知道自己只有一次机会，因此脱去鞋子，趁下次钟声响起时悄悄越过客厅，拿起烟灰缸，静静站立不动。老鼠距离他一米半，依然没察觉到他的存在。他在心里计算时间。钟声响起，他向前一跃，伸长手臂。老鼠反应太慢，没能躲过从天上罩下的陶瓷烟灰缸。哈利听见它发出吱吱叫声，在里头前后冲撞。他推着烟灰缸越过地板来到窗边，拿起那里的一摞杂志压在烟灰缸上，然后开始搜寻。

他找遍屋内的抽屉和柜子，但一丝线索也没发现。

他拿起地上的碎呢地毯，拉出一缕纤维，在一端绑个绳圈，然后移开杂志，稍微抬起烟灰缸，把手伸进去，准备好迎接之后发生的事。就在他感觉到老鼠的牙齿咬入他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虎口位置时，他翻开烟灰缸，用另一只手抓住老鼠，再沾起它身上的白色粉末。老鼠吱吱叫个不停。他用舌头舔了舔粉末，尝起来有苦味和熟透的木瓜味。是小提琴。这附近有藏毒处。

哈利把绳圈套进老鼠尾巴，牢牢绑在根部，再把它放回地上。老鼠冲了出去，绳线也从哈利手中飞出。它要回家。

哈利跟着老鼠进入厨房，老鼠冲进油腻腻的炉台后方。他抬起笨重的老式炉台，让重量落在后方的两个轮子上，往前一拉，露出墙边一个拳头大小的洞。

绳线跑进洞里，露出尾端，不再移动。

哈利把刚才被咬的那只手伸进洞里，摸索墙内的结构，感觉左右两侧都有隔热棉材，又摸了摸洞的上方，但什么也没摸到。里头的隔热材料已被挖空。哈利把绳线末端绑在炉台脚上，去浴室拆下镜子。镜子上沾有唾液和痰液。他对准水槽边缘，砸破镜子，挑了一块合适的大碎片，然后走进卧室，拿起墙边的台灯，回到厨房，把镜子破片放入洞内，再把台灯插头插进炉台旁边的插座，朝镜子破片照去，对着墙壁找到正确角度。他要找的东西映入眼帘。

藏毒处。

那是个布包，挂在距离地面半米的钩子上。

他必须把手伸进洞内又屈起手臂，才能够到布包，但洞口太小，不可能办到。哈利努力思索，藏毒的主人要用什么工具才够得到布包？他搜查过屋里所有的抽屉和柜子，这时他在脑海中回想自己看过的东西。

铁丝。

他回到客厅。他和贝雅特第一次来这套公寓时，就看见客厅床垫下突出一根弯成九十度角的铁丝，唯有那根硬铁丝的主人知道它有什么功用。哈利把铁丝插进洞里，利用弯折的末端勾下布包。

布包很重，和他预料的一样重，必须硬拉才能拉出洞口。

布包挂得很高，老鼠够不到，但还是在底端咬出一个小洞。哈利

摇摇布包，几许粉末掉了出来，这就是老鼠身上沾有白粉的原因。他打开布包，拿出三小包小提琴，每包容量可能是零点二五克。布包里并没有全套吸毒器具，只有一根汤匙，匙柄是弯的，还有一支用过的针筒，一根橡胶管，以及别的什么东西。

那玩意放在布包底部。

哈利用抹布拿起来，以免留下指纹。

那是什么毋庸置疑，因为它的外形厚实怪异，几乎称得上滑稽，犹如喷火战机乐队的同名专辑封面图案。那是一把敖德萨手枪。哈利闻了闻枪身。子弹击发之后，手枪若未及时清理上油，火药味会在上头残留好几个月。这把枪不久之前才击发过。他查看弹匣，里头有十八发子弹，少了两发。他心下再无怀疑。

这就是凶枪。

哈利走进主街的玩具店。距离航班起飞还有十二小时。

店里有两种指纹工具可供选择，哈利选了比较贵的那种，里头有放大镜、LED灯、软刷子、三色指纹粉、采集指纹的胶带，以及一本簿子，用来收集家人的指纹。

“买给我儿子的。”结账时哈利说。

女店员露出职业笑容。

哈利步行返回黑斯默街，立刻开始工作，用小得不像话的LED灯寻找指纹，拿起一个迷你小罐洒出指纹粉。软刷也很小，哈利觉得自己活像是《格列佛游记》里的巨人。

枪柄上有几枚指纹。

针筒活塞的侧边有一枚清楚的指纹，可能是大拇指的，上头还有许多黑点，虽然什么都有可能，但哈利猜测那应该是残留的火药。他把所有指纹都采集到胶带上，开始比对。显然握过手枪的人也拿过针

筒。哈利查看床垫附近的墙壁和地板，找到很多指纹，但都跟手枪上的不符。

他打开帆布行李箱和内侧置物袋，拿出里面的东西放在餐桌上，打开LED灯。

他看了看表。还有十一小时。时间还多着呢。

下午两点，汉斯·克里斯蒂安·西蒙森走进施罗德酒馆，看起来跟这个地方格格不入。

哈利坐在窗边角落他习惯坐的那个位子上。

汉斯坐了下来。

“好喝吗？”他问道，朝哈利面前那壶咖啡点了点头。

哈利摇了摇头。

“谢谢你来。”

“不用，星期六不用上班，又没什么事好做。怎么了？”

“欧雷克可以回家了。”

律师的脸亮了起来：“这表示……？”

“那些可能伤害欧雷克的人都已经走了。”

“走了？”

“对。他在很远的地方吗？”

“没有，距离市区二十分钟车程，在尼德塔街。你说他们走了是什么意思？”

哈利端起咖啡杯：“你确定你想知道吗，汉斯？”

汉斯看着哈利：“这表示你侦破这件案子了吗？”

哈利没有回答。

汉斯倾身向前：“你知道是谁杀了古斯托对不对？”

“嗯。”

“怎么知道的？”

“我做了些指纹比对。”

“那是谁……”

“这不重要。我今天离开，所以我想跟欧雷克道别。”

汉斯微微一笑。那是个痛苦的微笑，但仍算是个微笑：“你是说在你跟萝凯离开之前？”

哈利转动咖啡杯：“她跟你说了？”

“我们一起吃过午餐，我答应照顾欧雷克几天。我猜你会从香港派人来接他。不过我是不是误会了，我以为你已经在曼谷了。”

“我有事耽搁了。有件事我想问你……”

“她还说了别的事，她说你跟她求婚。”

“哦？”

“当然是用你的方式求婚。”

“这个嘛……”

“她还说她想过了。”

哈利扬起一只手，表示不想再听下去。

“结果是‘不好’，哈利。”

哈利呼出一口气：“很好。”

“所以她说她不是‘想’的，而是‘感觉’的。”

“汉斯……”

“结果答案是‘好’，哈利。”

“听我说，汉斯……”

“你听见了吗？她想嫁给你，哈利，你这个幸运的大浑蛋。”汉斯脸上放出喜悦般的光彩，但哈利知道那其实是绝望的光芒，“她说她想跟你长相厮守。”他的喉结上下跳动，声音在假音和嘶哑声之间交替，“她说她跟你在一起，一定少不了会有糟糕透顶、简直是灾难的时候，会有马马虎虎、还过得去的时候，还会有棒得不得了的时候。”

哈利知道汉斯一字不漏地转述萝凯的话，也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她说的字字句句都烙印在他心里。

“你有多爱她？”哈利问道。

“我……”

“你爱她爱到愿意在她的下半辈子照顾她和欧雷克吗？”

“什么？”

“回答我。”

“当然愿意，可是……”

“发誓。”

“哈利。”

“我要你发誓。”

“我……我发誓。可是这又不能改变什么。”

哈利露出苦笑：“你说得对，什么都没改变，什么都不能改变，永远都不会改变。妈的，河水总是会顺着相同的路线走。”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会懂的，”哈利说，“她也会懂的。”

“可是……可是你们彼此相爱啊。她说得很明白，你是她一生的挚爱，哈利。”

“她也是我一生的挚爱，过去是，未来也都会是。”

汉斯看着哈利，脸上夹杂着困惑和类似同情的表情：“就算这样，你还是不要她？”

“这个世界上我最想要的就是她，可是我不确定我还能在这里待多久，如果我离开的话，你要记得你发过的誓。”

汉斯哼了一声：“你会不会说得太夸张了一点，哈利？我都不知道她要不要我呢。”

“那就想办法让她要你，”颈部的剧痛让哈利有点呼吸困难，“你可以保证你会做到这点吗？”

汉斯点了点头：“我会尽力一试。”

哈利迟疑片刻，伸出了手。

两人握手。

“你是好人，汉斯，我把你储存为H，”哈利拿起手机，“你取代了哈福森。”

“谁？”

“只是个以前的同事，我很想再见他一面。我得走了。”

“你现在要去干吗？”

“去见杀害古斯托的凶手。”

哈利站了起来，转身朝柜台旁的莉塔比了个致意的手势，莉塔也挥了挥手。

哈利走出酒馆，迈开大步从马路上的车辆之间穿过，他眼睛后方仿佛发生爆炸，喉咙感觉像要撕裂开来；走到多弗列街时，胆汁开始上涌。他在宁静街道的墙边弯下腰，呕出先前莉塔端上的培根、蛋和咖啡，再直起身子，朝黑斯默街走去。

反正呢，最后要做出这个决定很简单。

我坐在肮脏的床垫上，拨打电话，感觉我那颗惊慌的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我既希望他会接起电话，又希望他不会。

我正要挂断时，他接了起来。养兄的声音冷漠而又清楚地传来。

“我是斯泰因。”

有时我觉得他取这个名字真是再适合不过，挪威文的斯泰因（Stein）就是“岩石”的意思，岩石具有难以穿透的表面和坚硬的内部，缺乏感情、冷酷沉重。但即使是岩石也有弱点，只要朝弱点猛力一击，就能让它迸裂开来。

我清了清喉咙：“我是古斯托，我知道伊莲娜在哪里。”

我听见轻轻的呼吸声。斯泰因总是轻声呼吸。

他可以连续奔跑好几个小时，几乎不需要氧气，也不需要奔跑的理由。

“她在哪里？”

“这就是重点，”我说，“我知道她在哪里，可是你要付出代价才能知道。”

“为什么？”

“因为我需要。”

那感觉就像一波热浪，不对，是冷飕飕的寒风。我感觉到他的恨意袭来，听见他吞了口口水。

“你要多……”

“五千。”

“好。”

“我是说一万。”

“你刚刚说五千。”

操。

“可是事情很紧急。”我说，即使我知道他已经站了起来。

“好，你在哪里？”

“黑斯默街九十二号，大门门锁坏了，我在三楼。”

“我马上过去，你哪里都别去。”

哪里都别去？我从客厅烟灰缸里拿起几个烟屁股，走进厨房，在午后震耳欲聋的寂静中点燃。可恶，这里热死了。有东西发出窸窣声响，我循声看去。又是那只老鼠，它正沿着墙边奔跑。

它是从炉台后面跑出来的。它在那里有个藏身处。

我抽了第二根烟屁股。

这时我心念一动，跳了起来。

炉台重得要命，但我发现它的后侧有两个轮子。

那老鼠洞比一般老鼠洞要大得多。

欧雷克啊欧雷克，你虽然聪明，但这把戏当初可是我教你的。

我蹲下身去，操作铁丝时就已经嗨了起来，手指剧烈颤抖，我恨不得把它们全都咬下来。我感觉到它，却又错过。那一定是小提琴，一定是！

我终于勾到了它，觉得沉甸甸的。我把它拉出来，原来是个又大又重的布包。我打开布包。中奖了！

布包里有一根橡胶管、一支汤匙、一支针筒，还有三个透明的小密封袋，袋里的白粉夹杂褐色颗粒。我的心欢声歌唱。我跟我唯一信赖的朋友和情人重逢了。

我把两个小密封袋放进口袋，打开第三个。只要省着点用，这些小提琴够用一个礼拜。现在我只要先注射小提琴，然后在斯泰因或其他人抵达之前开溜就行了。我在汤匙上倒了些白粉，点亮打火机。通常我会再加几滴柠檬汁，就是市面上卖的那种瓶装柠檬汁，它可以防止白粉结块，让针筒把白粉全都吸进去。但我手边没有柠檬汁，也没有耐性。眼前只有一件事最重要：把这玩意打进血管。

我把橡胶管绑在手臂上端，用牙齿咬住管子末端把它拉紧，找到一条蓝色大静脉，用针筒瞄准这个大目标，稳住手指。我在发抖，剧烈发抖。

针尖没刺中静脉。

一次、两次。吸气。别多想，别太急，别慌张。

针尖摇晃不定，我朝蓝色大虫戳下去。

又没刺中。

我奋力对抗绝望，心想是不是要先吸一点，让自己镇定下来。可是我要的是激昂，是整管小提琴进入血管所带来的强烈快感，是它直接进入脑部所产生的高潮和自由坠落！

燥热和阳光令我目眩。我移动到客厅，在墙边的阴影里坐下。妈的，这下连静脉都看不到了！慢慢来。我等待瞳孔扩张。幸好我的前臂白得跟电影屏幕一样，静脉看起来有如格陵兰地图上的河川。

就是现在。

又没中。

我再也受不了了，觉得眼泪就要夺眶而出。这时鞋子踩上地板的咯吱声响传来。

我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手臂上，完全没听见他走进来。

我抬头望去，泪眼盈眶，眼前影像都是扭曲的，活像是他妈的游乐园里的哈哈镜。

“嗨，小偷。”

已经好久没听见有人这样叫我了。

我眨了眨眼，泪水散去，眼前出现熟悉的人影。是的，现在我看清楚了，连手枪都看得很清楚。原来那把枪不是被恰巧闯入的窃贼偷走的。

奇怪的是我并不害怕，突然我变得异常冷静。

我再度低头朝静脉看去。

“别这样做。”那声音说。

我看见我的手稳得跟扒窃之手一样。机会来了。

“我会开枪哦。”

“我不这么认为，”我说，“你如果开枪，就永远都找不到伊莲娜。”

“古斯托！”

“我只是做我必须做的事，”我说，刺了下去，正中静脉，抬起拇指准备按下活塞，“你也可以做你必须做的事。”

教堂钟声再度响起。

哈利坐在墙边的阴影中。外头街灯的亮光落在床垫上。他看了看表。九点。飞往曼谷的航班三小时后起飞。脖子的疼痛突然加重，烫得有如即将消失在云朵背后的阳光。不久之后阳光就会消逝，不久之后他就不会再觉得痛。哈利知道事情会如何结束。那天当他重新踏上奥斯陆的土地，这个结局就已无可避免。就好像他知道人类需要秩序与依附，于是会操控自己的头脑去看出特定的逻辑，因为“世上的一切不过是一团冰冷的混乱，其实毫无意义”的这种想法，远比最为惨烈但却可以理解的灾难还令人难以忍受。

他往大衣内袋摸索香烟，指尖却摸到那把弹簧刀的刀柄。他觉得应该丢掉那把刀，因为有个诅咒附在刀上，也附在他身上。算了，反正也没多大差别，早在这把刀出现之前，他就已受到诅咒，而这个诅咒比什么刀都来得可怕。这诅咒说：他的爱是祸患，他一直背负着这个祸患。正如鲁道夫所说，那把刀会将主人的痛苦和病痛传到被它刺伤的人身上，而那些容许自己被哈利所爱的人终将付出代价，也终将被摧毁，从他身旁被夺走，变成鬼魂。每个被他爱过的人都会变成鬼魂，不久之后萝凯和欧雷克也将变成鬼魂。

他打开那包烟，审视自己内心。

他究竟在想什么？难道他以为自己逃得过这个诅咒？难道他以为

跟他们一起飞到地球另一端，就能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他脑子里虽然这么想，却又看了看表，盘算最晚什么时候出发可以赶上飞机，而如此盘算的正是他那颗自私贪婪的心。

他再度拿出那张被折了一角的全家福照片来看，看看伊莲娜，还有她哥哥斯泰因，那个脸色阴沉的青年。哈利去找斯泰因的时候，斯泰因在他记忆中已存在两个印象，其一来自这张照片，其二来自他回到奥斯陆的那天晚上。那晚在夸拉土恩区，斯泰因仔细打量过哈利，让哈利误以为他是警察，但其实哈利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

哈利听见楼梯传来脚步声。

教堂钟声响起，听起来脆弱而孤独。

楚斯在台阶顶端停下脚步，看着大门，感觉心脏剧烈跳动。他们又要见面了。他期待再度碰面，却又感到害怕。他吸了口气。

然后按下门铃。

他调整了一下领带。穿西装让楚斯很不自在，但他一听米凯说有谁会来参加乔迁派对，就知道非穿西装不可。宾客全都是来头不小的长官，包括即将卸任的警察署长和他们的老对头，犯罪特警队队长甘纳·哈根。此外还有一些政治人物，比如那个妖娆的伊莎贝尔·斯科延。他曾盯着她的照片猛看。另外还有几个电视名人。楚斯不知道米凯是怎么认识这些人的。

大门打开。

是乌拉。

“你看起来很帅，楚斯。”她说，露出女主人的微笑，双眼闪烁光芒，但楚斯立刻知道自己来得太早了。

他只是点了点头，无法说出理当响应的話：你也很漂亮。

乌拉跟他很快地拥抱了一下，请他进屋。他们准备了迎宾香槟，

但她还没把香槟倒进杯子。她微微一笑，绞着手，有点慌张地看了看通往二楼的楼梯，可能希望米凯赶快下来招待客人。但米凯可能还在更衣照镜，检查头发是否梳理整齐。

乌拉聊起小时候他们在曼格鲁区认识的人，说话速度有点太快，问楚斯知不知道那些人现在怎么样了。

楚斯不知道。

“已经没联络了。”他答道，尽管他清楚知道乌拉晓得他不曾和那些人保持联络。他没和任何人保持联络，没和古根、吉米、安德斯或克鲁格保持联络，他只有一个朋友，那就是米凯。米凯在社会和职场上一路往上爬，也一直把楚斯带在身边。

两人已无话可聊，应该说乌拉已找不到话说，楚斯则是一开始就不知道要说什么。一阵静默。

“那你认识什么女性朋友了吗，楚斯？”

“没有。”现在他很想喝那杯迎宾香槟。

“真的都没人可以让你心动吗？”

她侧过头，一只带笑的眼睛眨了眨，但他看得出她话才说出口就已后悔，也许因为她看见他涨红了脸，又或者她早已知道答案。答案就是：你，乌拉，让我心动的就是你。过去在曼格鲁区，楚斯总是跟在米凯和乌拉这对超级情侣后方三步的位置，随传随到，尽管他总是绷着脸，露出一副无所谓，反正我很无聊，也没别的事好做的神情。虽然他的心为她燃烧，虽然他的眼角余光总是注意她的一举一动和脸上表情，但他得不到她，他知道自己永远都不可能得到她，然而他却一直怀抱这股渴望，就如同人类渴望飞行一样。

米凯终于从楼梯上走下来，他拉拉袖子，好让袖扣从晚礼服外套的袖口露出来。

“楚斯！”

这种夸张热情的口气，通常用来招呼不熟的客人。“老朋友，干吗拉长了脸？今天我们应该为这座宫殿好好庆祝一番才对啊！”

“我以为是要庆祝你当上警察署长呢，”楚斯说，环顾四周，“我今天在报纸上看到了。”

“那是消息走漏，还没正式宣布。但今天我们要向你建造的露台致以敬意，楚斯，不是吗？香槟准备得如何了，亲爱的？”

“我现在就去倒。”乌拉说，扫去丈夫肩膀上看不见的灰尘，转身离去。

“你认识伊莎贝尔·斯科延？”楚斯问。

“对啊，”米凯说，脸上依然挂着微笑，“今天晚上她会来。为什么这样问？”

“没什么，”楚斯吸了口气。要问的话现在就开口问，否则就永远闭嘴，“有件事我有点纳闷。”

“什么事？”

“前几天我被派去莱昂旅馆执行逮捕任务，你知道吗？”

“我想我应该知道。”

“可是我到了现场，正要执行任务的时候，另外两个我不认识的警察突然出现，要逮捕我们两个人。”

“任务重叠？”米凯笑道，“去找芬恩啊，任务分配是他负责的。”

楚斯缓缓摇头：“我不认为那是任务重叠。”

“不是吗？”

“我想是有人故意派我去的。”

“你是说你被设计了？”

“对，我被人设计了。”楚斯说，细看米凯的眼神，但看不出米凯明白他在说什么的迹象。难道他误会了？楚斯吞了口口水。

“所以我才纳闷，不晓得你知不知道这件事，不晓得你有没有参与这件事。”

“我？”米凯靠上椅背，爆发出一阵大笑。楚斯向米凯的嘴里看去，想起以前米凯让学校牙医检查，结果总是零蛀牙，就连童书故事的两位主角“龋齿”和“细菌”也对他无可奈何。

“我还真希望我参与了！告诉我，他们有没有把你按倒在地上，铐上手铐？”

楚斯看着米凯，发现自己误会了，于是跟着一起大笑。他之所以跟着笑，除了因为松了口气，并想象自己被两名警员按倒在地的模样，也因为米凯深具感染力的笑声总是邀请他一起大笑。不对，不是邀请，而是命令他一起大笑。但米凯的笑声也环绕他、温暖他，让他成为某种东西的一部分，成为某种东西的一员，而“某种东西”就是由他和米凯所组成的双人组，这表示他们是朋友。米凯的笑声逐渐退去后，他听见自己的呼噜笑声。

“你真的认为这件事我也有份吗，楚斯？”米凯问，露出忧伤的神情。

楚斯微微一笑，看着米凯，想起迪拜如何找上他，还提到他曾在审讯过程中差点把一个少年打到失明。是谁告诉迪拜这件事的？楚斯又想起SOC小组在黑斯默街命案现场从古斯托指甲底下采集到的血迹样本，还没被送去化验DNA就被他故意污染。但那血迹样本可是珍贵证据，因此他自己留了一点下来，未雨绸缪。现在天空显然已经开始下雨，因此今早他亲自开车把样本送去病理组，并在今晚来米凯家之前得知了结果。目前为止的化验结果显示，他所提供的血迹和指甲样

本，跟前几天贝雅特送去的样本一模一样。病理组人员说，难道你们都不彼此沟通的吗？难道你们觉得刑事鉴识中心的人都太闲了吗？楚斯赶忙道歉，挂上电话，并思索化验结果：古斯托指甲底下的血迹是米凯的。

米凯和古斯托。

米凯和鲁道夫·阿萨耶夫。

楚斯用手指抚摸领带结。教他如何打领带的不是他父亲，他父亲连替自己打领带都不会。教他的是米凯，那时他们要去参加毕业舞会，米凯教他打简单的温莎结。楚斯问米凯说为什么他的领带结看起来饱满很多，米凯回答说因为他打的是双温莎结，但这种结可能不太适合楚斯。

这时米凯注视着他，还在等答案：为什么他认为他也有份。

为什么楚斯认为米凯参与了在莱昂旅馆一并解决他和哈利的决定。

门铃响起，米凯坐着没动。

楚斯假装搔了搔额头，用指尖擦去汗水。

“没有，”他说，听见自己发出呼噜笑声，“只是突然冒出这个想法而已，当我没说。”

楼梯承受着斯泰因的体重，咯吱作响。他清楚感觉自己踏出的每一步，能料到楼梯发出的每个咯吱声和呻吟声。他来到楼梯顶端，敲了敲门。

“请进。”他听见门内传来回应。

斯泰因开门入内。

映入他眼中的第一样东西是行李箱。

“行李都整理好了？”他问道。

对方点了点头。

“找到护照了？”

“对。”

“我叫了去机场的出租车。”

“我马上好。”

“好。”斯泰因环视房内，就跟他刚才去别的房间一样。他去每个房间道别，说他不会再回来了，并聆听童年时期的回音，包括父亲激励人心的声音、母亲令人安心的声音、古斯托热烈的声音、伊莲娜开心的声音。唯一听不见的是他自己的声音。他一向都保持沉默。

“斯泰因？”伊莲娜手里拿着一张照片，斯泰因知道她拿的是哪一张。那天晚上那个叫汉斯的律师送她回来，她就在那张照片钉在床头板上。那是她和古斯托及欧雷克的合照。

“什么事？”

“你有没有想过要杀了古斯托？”

斯泰因没有回答，只是想起那天晚上。

那晚古斯托打电话来说知道伊莲娜的下落，他赶紧跑去黑斯默街，到了之后却发现公寓门口停满警车，围观民众窃窃私语说公寓里有个少年死了，遭人枪杀。起初他感到兴奋，是的，几乎可说是开心。但随即感到的是震惊，以及哀伤。没错，对古斯托的死，他多少有点哀伤，同时心中又燃起希望，希望如此一来伊莲娜终于能和毒品划清界线。但这个希望随着日子过去逐渐破灭，因为他发现古斯托的死表示他失去了找到伊莲娜的机会。

伊莲娜脸色苍白，出现戒断症状。前方的路将会十分辛苦，但他

们会熬过去的，他们会一起突破难关。

“我们是不是该走了？”

“好。”她说，打开床边桌的抽屉，凝视那张照片，按在唇上轻轻一吻，正面朝下放进抽屉。

哈利听见前门打开。

他静静地坐在黑暗中，聆听脚步声越过客厅地板，看着一个人影走到床垫旁，瞥见在窗外街灯的光线映衬下闪过的铁丝。脚步声进入厨房，电灯亮起，炉台移动的声音传来。

哈利起身跟在后面。

他站在厨房门口，看见那人蹲在老鼠洞前，用颤抖的双手打开布包，拿出里头的东西整齐排好。针筒、橡胶管、汤匙、打火机、手枪、三包小提琴。

哈利改变站姿，门槛在他脚下发出咯吱声响，但少年并未发现，只是狂热地进行手边的活动。

哈利知道那是毒瘾发作的状态，大脑只集中在一件事情上。他咳了一声。

少年身子一僵，肩膀耸起，但没回头。他只是坐在地上不动，低头看着存货，就是不回头。

“果然跟我料想的一样，”哈利说，“这是你会来的第一个地方，因为你认为风头已经过去了。”

少年依然动也不动。

“汉斯跟你说我们帮你找到她了对不对？可是你还是选择先来这里。”

少年站了起来。哈利再度感到惊讶。少年已经长这么高，几乎是个男人了。

“你想怎样，哈利？”

“我是来逮捕你的，欧雷克。”

欧雷克蹙起眉头：“就因为我持有几包小提琴？”

“不是因为毒品，欧雷克，是因为谋杀古斯托。”

“不要！”他吼道。

可是我已经把针插进血管，全身因为兴奋而颤抖。

“我以为来的人会是斯泰因或易卜生，”我说，“没想到是你。”

妈的，我没看见他的脚踢来。针筒给踢飞，划过空中，飞进厨房，掉在堆满碗盘的水槽边。

“妈的欧雷克，你干吗？”我说，抬头看着他。

欧雷克凝视哈利良久。

他的眼神严肃冷静，毫无讶异之情，更像是在评估情势，看看要如何处理眼前的情况。

他终于开口说话，口气更多是好奇，而不是愤怒或困惑。

“你不是相信我说的话吗，哈利？当我说事情是别人干的，是某个戴头套的人干的，你相信我了。”

“对，”哈利说，“我的确相信了你说的话，因为我想相信你。”

“可是哈利，”欧雷克柔声说，低头看着他打开的那包小提琴，“如果你连最好的朋友都不相信，那你还能相信什么？”

“证据。”哈利说，感觉喉头哽咽。

“什么证据？我们替证据找出了解释，哈利。我们一起推翻了证据。”

“我是说其他证据，新的证据。”

“什么新证据？”

哈利指着欧雷克旁边的地板：“那是敖德萨手枪，它使用的子弹口径跟射杀古斯托的子弹口径一样，都是9毫米×18毫米的马卡洛夫子弹。反正弹道测试报告会指出这把枪百分之百就是凶枪，而且上面有你的指纹，欧雷克，只有你的指纹。如果别人用过这把枪，事后又把指纹擦掉，那会连你的指纹也一起擦掉。”

欧雷克触碰那把枪，仿佛在确认他们说的就是它。

“还有针筒，”哈利说，“针筒上有很多指纹，可能来自两个人，但活塞上的指纹绝对是你的。那是你注射毒品留下来的，而且那个指纹沾有火药颗粒。”

欧雷克抚摸针筒：“为什么会出现不利于我的新证据？”

“你的证词说你进来这里的时候正在嗨，可是火药颗粒证明你是事后才注射的毒品，因为你注射毒品的时候手上已经沾上了火药颗粒。这证明你是先射杀古斯托，然后才注射小提琴的。你扣下扳机的时候没有在嗨，欧雷克。这是预谋杀杀人。”

欧雷克缓缓点头：“你已经用警方的数据库比对过手枪和针筒上的指纹，所以他们已经知道是我……”

“我还没联络警方，目前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件事。”

欧雷克吞了口口水，哈利看见他的喉头微微抖动：“既然你没用警方数据库比对过，怎么会知道那是我的指纹？”

“我有其他指纹可以比对。”

哈利从大衣口袋拿出Game Boy游戏机，放在餐桌上。

欧雷克看着游戏机，不断眨眼，仿佛眼睛里跑进了东西。

“你怎么会怀疑到我身上？”他低声说。

“恨意，”哈利说，“鲁道夫·阿萨耶夫说我应该跟着恨意走。”

“谁？”

“就是那个叫迪拜的男人。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明白他说的是他自己的恨意。他恨你，他恨你杀了他儿子。”

“儿子？”欧雷克抬起头来，用茫然的眼神看着哈利。

“对，古斯托是他儿子。”

欧雷克垂下双目，坐了下来，看着地板。“如果……”他摇了摇头，又开口说，“如果迪拜真的是古斯托的爸爸，如果他真的那么恨我，为什么我进监狱以后他不立刻下手杀了我。”

“因为他就是希望你去坐牢，对他来说坐牢比死亡更凄惨。他认为坐牢会侵蚀灵魂，死亡却可以让灵魂得到自由。他希望他最痛恨的人被抓去关起来，这个人就是你，欧雷克。他可以掌握你在监狱里的一举一动，直到你开始跟我搭上线，这时你变成了潜在的危险，他只好杀你灭口，只不过没成功。”

欧雷克闭上眼睛，坐在原地不动，依然弓着背，仿佛前方有场重要比赛正等着他，他必须保持安静与专注。

窗外的城市正在演奏属于它的乐曲：车流声、远处的雾角声、心不在焉的警笛声和人类活动的噪声，犹如蚁冢里永无休止的忙碌活动，单调无趣，又安稳得有如温暖的被窝。

欧雷克缓缓俯身，眼光不离哈利。

哈利摇了摇头。

但欧雷克已拿起手枪，小心翼翼，仿佛害怕手枪会在手中爆炸。

43

楚斯一个人逃到露台上。

刚才他一直站在谈话圈子的外围，啜饮香槟，拿取点心，假装自己属于这里。几位教养良好的宾客试着把他拉进谈话圈，跟他打招呼，问他是谁，做什么工作。楚斯只是简短回答，一点也没想到要回敬对方的善意，仿佛他没立场这样做，或者害怕自己应该知道对方是谁，以及对方职位有多他妈的重要。

乌拉忙着招呼客人，展露笑颜，跟人聊天，仿佛这些人全是她的老相识。楚斯只是偶尔跟她有眼神接触。后来她对他微微一笑，做了个了手势，仿佛是说她很想跟他聊天，但必须尽女主人的职责。看来当初帮忙建造这栋房子的那些人都不能出席，警察署长和其他单位主管也都不认识楚斯。他几乎想告诉他们说，差点把那少年打瞎的人就是他。

不过露台很棒，山下的奥斯陆宛如宝石般闪烁着光芒。

秋日凉意伴随高气压而来，气象预报说山区入夜后气温骤降。他听见远处传来警笛声。市区某处有一辆救护车和至少一辆警车出动。楚斯很想溜走，打开警用无线电，听听发生了什么事，感受他这座城市的脉动，让自己觉得有归属感。

露台门打开，楚斯下意识地后退两步，躲进暗处，以免被拉进让自己更加畏缩的谈话。

出来的人是米凯和那个政治人物伊莎贝尔。

伊莎贝尔显然喝醉了，无论如何都让米凯搀扶着她。她是个高大的女人，比米凯高出一个头。他们站在栏杆旁，背对楚斯，那个角落没有窗户，客厅里的宾客看不见他们。

米凯站在她背后，楚斯心想他们其中一人应该会拿出打火机点烟，但这事并未发生。当他听见洋装发出的窸窣声，以及伊莎贝尔表示抗议的低低笑声，这时再要上前打招呼就已太迟。他瞥见白皙大腿，接着就看见衣服褶边被用力拉下。伊莎贝尔转身面对米凯，两人的头映着山下的城市风景，身影融合为一。楚斯听见舌头发出的湿润声响，转头朝客厅看去，只见乌拉脸上挂着微笑，穿梭在宾客之间，端着托盘拿出新点心。楚斯不懂，妈的他就是不懂。他没有太过震惊，因为这不是米凯第一次跟别的女人搞在一起，他只是不懂米凯怎么会有这个胃口，怎么会有这个心情？明明已经拥有像乌拉这样的女人，已经如此受幸运之神眷顾，已经中了超级大奖，为什么还愿意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趁机偷吃，只为了打一炮？难道是因为上帝或管他是哪个神赐给你女人所向往的一切，包括外貌、野心、花言巧语的技巧，于是你就觉得有义务发挥你所有的潜能？就像身高两米的人总认为自己应该去打篮球一样？他搞不懂，他只知道乌拉值得更好的，她应该有个爱她的人，这个人爱她就像他爱她一样，而且会永远爱她。他对玛蒂娜不过是轻佻的冒险，无关真心，反正这种事以后不会再发生。他时常在想，他应该找个方式让乌拉知道，有一天如果她失去米凯，那么他，楚斯，一定会守在她身旁。但他总是找不到适当的措辞来告诉她。楚斯竖起双耳。他们在说话。

“我只知道他离开了，”米凯说。楚斯从米凯有点含糊的话声听出他也有些醉意：“可是他们找到了另外两个。”

“你是说他手下的哥萨克人？”

“我还是认为他们是哥萨克人只是胡扯而已。反正犯罪特警队的甘纳·哈根联络过我，问我能不能帮忙。现场使用过催泪弹和自动武器，所以他们推测可能是有人上门寻仇，他想知道欧克林知不知道谁可能干出这种事，他说他们一点头绪也没有。”

“你怎么回答？”

“我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是谁，这是实话。如果是某个帮派干的，那他们藏匿得很好，从来没被警方发现。”

“你认为老头子可能逃脱吗？”

“我不这么认为。”

“你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他的尸体正在山下某个地方腐烂，”楚斯看见一只手朝星空指了指，“说不定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他的尸体，说不定我们永远都不会发现他的尸体。”

“尸体总是会被发现，不是吗？”

不是，楚斯心想。他把体重平均分散在两只脚上，感觉脚掌抵着水泥露台，也感觉水泥露台抵着他的脚掌。不对，尸体不是总会被发现。

“反正有人干了这件事，”米凯说，“而且是个新人。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奥斯陆的新毒枭是谁。”

“你想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

“没什么意义，亲爱的。”楚斯看见米凯把手放在伊莎贝尔的后颈，从侧影看来，他像是要勒死她似的，她的身体倾向一侧，“我们就站在我们所希望的位置上，可以从现在这个位置往前跃进，事实上没什么比这个结局更好的了。我们已经不需要老头子了，再说他手上握有你和我……我们合作的证据，所以……”

“所以？”

“所以……”

“把你的手拿开，米凯。”

米凯发出有如丝绒般柔顺的醉酒笑声：“如果这个新毒梟没替我们干了这件事，我可能会自己动手。”

“你是说叫瘰四动手吧？”

楚斯听见他最痛恨的外号，心头一惊。这外号是米凯第一个叫的，后来就一直紧紧黏着他，甩也甩不掉。人们只要看见楚斯的庠斗、听见他的呼噜笑声，立刻就把他跟这个外号联想在一起。米凯甚至还安慰楚斯，说他觉得MTV的这个卡通人物对现实的意义在于具有“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以及“不墨守成规的道德标准”。妈的说得好像他替楚斯赋予了一个荣誉头衔似的。

“不是，我绝对不会让楚斯知道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我才觉得奇怪，为什么你不信任他？你们不是老朋友吗？这露台不是他帮你建的吗？”

“是啊，他是在半夜三更自己弄好的，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是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人，他有各种怪异和奇妙的想法。”

“可是你却建议老头子吸收瘰四去当他的烧毁者？”

“那是因为我从小就认识楚斯，我知道他从里到外都堕落得不得了，非常容易被收买。”

伊莎贝尔尖声大笑，米凯发出嘘声叫她安静。

楚斯屏住气息。他觉得喉头紧缩，肚里似乎出现一只小兽。它跑来跑去，正在寻找出路，不断骚动想往上蹿出，压在他的胸口上。

“对了，你没跟我说过为什么找我当你的生意伙伴。”米凯说。

“当然是因为你有一根很赞的屌啊。”

“不是啦，正经点。要不是我同意跟你和老头子合作，我就得逮捕你了。”

“逮捕？”她哼了一声，“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城市好。大麻合法化，流通美沙酮，资助成立一个地方让上瘾者注射毒品，替用药过量致死率较低的毒品驱逐竞争者。反正有什么差别呢？毒品政策重视的是实际效益，米凯。”

“放轻松，我当然同意你的说法，为我们把奥斯陆打造成一个更好的地方来干一杯。”

伊莎贝尔不理睬米凯举起的酒杯。“反正你也不可能逮捕我。如果你真的这么做，我就去跟对这事有兴趣的人说，你背着甜美的老婆来找我打炮，”她发出咯咯笑声，“而且真的就是背着你老婆。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在首演会上认识的时候，我说你可以干我吗？当时你老婆就站在你背后，只要再靠近一点就听得见我们说话，但你的眼睛眨也不眨，只说给你十五分钟把她送回家。”

“嘘，你喝醉了。”米凯说，伸手扶着她的背。

“当时我就知道你跟我心意相通，所以我一听老头子说我应该找个跟我一样野心勃勃的合作伙伴，立刻就想到了你。敬你一杯，米凯。”

“说到这个，我们需要再添点酒，要不要进去了……”

“我收回刚才那句‘心意相通’，没有一个男人在乎我的心，男人都只要我的……”她发出轰然笑声。

“来，我们进去吧。”

“哈利·霍勒！”

“嘘……”

“这个男人在乎我的心，当然了，他有点蠢，可是……呃……你

想现在他在哪里？”

“我在城里大肆搜索他那么久都找不到，应该是离开挪威了。他已经让欧雷克无罪释放，可能不会再回来了。”

伊莎贝尔身子一晃，米凯赶紧扶住她。

“你是个浑蛋，米凯。我们这两个浑蛋注定要凑在一起。”

“也许吧，我们得进去了。”米凯说，看了看表。

“别这么紧张，老兄，就这么几口酒还难不倒我，看见了吗？”

“看见了。你先进去吧，这样才不会看起来太……”

“放荡？”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楚斯听见伊莎贝尔爆发出一阵大笑，看着她的高跟鞋踏上水泥地发出更大的咔嚓声响。

她离开后剩下米凯一个人倚着栏杆。

楚斯等待片刻才上前：“嗨，米凯。”

他的童年好友回过头来，目光呆滞，脸有点浮肿，过了片刻才反应过来，露出欢快的笑容。楚斯心想这是因为米凯喝了酒的关系。

“是你啊，楚斯，我没听见你出来，里面那些人玩得开心吗？”

“妈的很开心啊。”

两人彼此互望。楚斯在心中自问，究竟是从何时何地开始，他们忘了如何跟彼此对话？过去那些无忧无虑谈天说地的时光、一起做白日梦的时光、毫无顾忌畅所欲言的时光，都到哪里去了？那时他们同进同出，比如说刚投身警界时，他们把那个对乌拉有意思的男人痛打

一顿，又把对米凯毛手毛脚的克里波人员海扁一顿。他们把那个死玻璃带去大楼锅炉室，那家伙哭着道歉，说他误会了米凯的意思。他们都避开那家伙的脸，以免过于明显，但他一直哭哭啼啼让楚斯火冒三丈，手中挥舞的警棍不知不觉用上更多力道，还是米凯适时制止。这些虽然都不是所谓的美好回忆，但这些回忆让他们紧紧相连。

“我正在这里欣赏这个露台。”米凯说。

“谢谢。”

“不过我想到一件事，就是你替露台灌水泥的那天晚上。”

“怎么样？”

“你说你有点烦，睡不着，可是我突然想到那天晚上我们正好去逮捕奥丁，后来又突袭摩托帮俱乐部，有个家伙还失踪了，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图图。”

“对，图图，那天晚上你本来应该跟我们一起出任务，不过你跟我说你生病，可是后来你又跑回这里拌水泥？”

楚斯扯了扯嘴角，望着米凯，最后终于设法和他四目相对。

“你想听实话吗？”

米凯迟疑片刻才回答：“想啊。”

“其实我是翘班啦。”

两人在露台上陷入片刻沉默，只听见山下传来遥远的城市噪声。

“翘班？”米凯笑说，语带怀疑，但笑声和善。楚斯喜欢他的笑声，每个人都喜欢，男人女人都一样。那笑声似乎是在说，你这个人真好，真有趣，可能还很聪明，值得我发出友善的笑声。

“你？翘班？你从不偷懒，又爱逮捕人，竟然也会翘班？”

“对啊，”楚斯说，“我走了桃花运。”

又是一阵沉默。

接着米凯仰头哈哈大笑，笑到上气不接下气。零蛀牙。他直起身子，朝楚斯的肩膀用力一拍。他的笑声是那么快乐奔放，楚斯情不自禁也跟着笑了起来。

“打炮和建露台，”米凯喘息不已，“真有你的，楚斯，真有你的。”

楚斯觉得米凯的称赞让他恢复了正常。有那么一瞬间，他们几乎是回到了过去。不对，不是几乎，他们的确回到了过去。

“你知道吗，”楚斯呼噜笑说，“有些事就是得自己来才行，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

“说得没错，”米凯说，伸出手臂抱住楚斯肩膀，双脚踏了踏露台，“可是楚斯，这些水泥对一个人来说很多呢。”

没错，楚斯心想，感觉欢笑的泡泡不断从胸腔里冒出来。这些水泥对一个人来说很多。

“那台游戏机你拿来的时候，我应该留下来才对。”欧雷克说。

“对，”哈利说，倚着门框，“这样你就可以磨练俄罗斯方块的技术。”

“你把枪放回来的时候应该把弹匣也拿出来才对。”

“也许吧。”哈利尽量不去看那把敖德萨手枪。那把枪半指地面、半指着他。

欧雷克露出疲倦的微笑：“我想我们两个人都犯了不少错误。”

哈利点了点头。

欧雷克在炉台边站了起来：“但我不只犯下错误对不对？”

“没错，你也做了很多正确的事。”

“比如说？”

哈利耸了耸肩：“比如说你声称你朝凶手拿枪的那只手撞过去，还说凶手戴了全罩式头套，一句话也没说，只比手势，让我自己归纳出明显的结论：这解释了为什么你皮肤上有火药残留，而凶手一句话也没说是因为他怕你认出他的声音，因此他一定跟毒品交易或警方有关联。我猜你会想到全罩式头套是因为跟你一起去摩托帮俱乐部的那个警察有一顶这种头套。在你的说辞中，你同时提到凶手和隔壁的办公室，因为那间办公室空荡荡的，而且门开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那里从河边进出。你给我所有的暗示，让我自己去建构出可信的解释，说明为什么你没有杀害古斯托。你知道我的头脑会做出这个解释，因为我们的头脑总是很愿意被感情牵着走，总是很愿意去找出安慰心灵的答案。”

欧雷克缓缓点头：“但现在你已经归纳出其他的答案，正确的答案。”

“除了一个答案，”哈利说，“为什么？”

欧雷克没有回答。哈利举起右手，同时慢慢地把左手伸进裤子口袋，拿出一包皱巴巴的烟和打火机。

“为什么，欧雷克？”

“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想过这件事，觉得一切都跟伊莲娜有关。可能是出于嫉妒，或是你知道古斯托把伊莲娜卖给了某人。但如果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伊莲娜的下落，在他告诉你之前你不可能下手杀他，所以一定有其他因

素，这个因素跟爱一个女人同样强烈，因为你不是天生就爱杀人，是不是？”

“你说呢？”

“你一定是受到典型动机的驱使，这动机会让一个人、一个好人做出可怕的行为，我自己也是这样。这整个调查工作从头到尾都在绕圈子，毫无进展可言，我又回到了原点，面对的是一场爱恋，而且是最糟糕的那种。”

“你又知道什么了？”

“因为我也爱过这种女人，或者说这种女人的姐姐好了，她在夜里美得不可方物，可是第二天早上你醒来，她就变得丑陋不堪。”哈利点燃一根黑色香烟，金色滤嘴印有俄罗斯帝国的双头鹰国徽图案。“但入夜后你就什么都忘了，再度坠入爱河。没有什么能比得上这种爱，甚至连伊莲娜都比不上。我有没有说错？”

哈利吸了口烟，看着欧雷克。

“你要我说什么？反正你什么都知道了。”

“我要听你亲口说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要你亲耳听见自己说的话，听听它有多么病态、多么没意义。”

“什么？有人要偷你的货所以你对他开枪叫病态？那些货可是我费尽心力才存下来的。”

“你听听你说的这番话有多老套？”

“那是你说的！”

“对，是我说的。我因为抗拒不了诱惑所以失去了世界上最棒的女人，而你杀了你最好的朋友，欧雷克。把他的名字说出来。”

“为什么？”

“把他的名字说出来。”

“我手上有枪哦。”

“把他的名字说出来。”

欧雷克咧嘴而笑：“古斯托。这有什么……”

“再说一次。”

欧雷克侧过了头，看着哈利：“古斯托。”

“再说一次！”哈利吼道。

“古斯托！”欧雷克吼了回去。

“再说一……”

“古斯托！”欧雷克深深吸了口气，“古斯托！古斯托……”他的声音开始颤抖，“古斯托！”声音从他的齿缝间迸出来，“古斯托，古斯……”他发出呜咽声，“……托。”他紧闭双眼，泪水从眼角滑了出来。他低声说：“古斯托，古斯托·韩森……”

哈利踏前一步，但欧雷克举起手枪。

“你还年轻，欧雷克，你还能改变。”

“那你呢，哈利？你能改变吗？”

“我希望我能，欧雷克。我希望我曾有所改变，这样就能好好照顾你们，但对我来说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我就只能是这样了。”

“‘这样’指的是什么？酒鬼？还是叛徒？”

“警察。”

欧雷克放声大笑：“是吗？警察？不是某种人或什么的？”

“警察的成分居多。”

“警察的成分居多，”欧雷克复述，点了点头，“这句话是不是很老套？”

“老套而且乏味，”哈利说，拿着抽了一半的烟，用非难的眼神看着它，仿佛它没发挥香烟的功用，“这表示我没有选择，欧雷克。”

“选择？”

“我必须让你接受制裁。”

“你已经离开警界了，哈利。你身上没有枪，没人知道你查出了真相，也没人知道你在这里。你怎么不想想我妈、想想我啊！就这么一次，想想我们，想想我们一家三口。”欧雷克泪眼盈眶，尖锐话声中带有一种铿锵的绝望，“为什么你不能就这样离开？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一切都忘了，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我希望我做不到，”哈利说，“可是你把我逼到了死角。既然我知道了事发经过，就只好把你挡下来。”

“那你为什么还要让我拿起手枪？”

哈利耸了耸肩：“我不能逮捕你，你得去自首，这场比赛你得自己下场才行。”

“自首？为什么我要去自首？我才刚被放出来啊！”

“如果我逮捕你，我会同时失去你和你妈。没有你们我什么都不是，没有你们我活不下去。你懂吗，欧雷克？我是一只被锁在家门外

的老鼠，要进家门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通过你。”

“那就放过我啊！我们忘记整件事，重新开始啊！”

哈利摇了摇头：“你预谋杀人，欧雷克，我办不到。枪在你手上，有决定权的是你。你得替我们一家三口着想。我们可以去找汉斯帮忙，他可以想办法帮你减少刑期。”

“可是刑期还是会长得让我失去伊莲娜，没有人可以等那么久。”

“也许可以，也许不行。也许你早就失去她了。”

“你骗人！你老是骗人！”哈利看着欧雷克眨着眼，泪珠滚落，“如果我不自首呢？你要怎样？”

“那我就得当场逮捕你。”

欧雷克的双唇之间冒出一声呻吟，那声音介于倒抽一口气和不可置信的笑声之间。

“你疯了，哈利。”

“我就是这种人，欧雷克。我会做我该做的事，你也应该做你该做的事。”

“应该？妈的，这两个字你说起来就好像诅咒一样。”

“可能吧。”

“胡说！”

“那就打破诅咒，欧雷克。你并不是真的想再杀人吧？”

“出去！”欧雷克高声吼道，手枪在他手中颤动，“滚出去！你已经在警界了！”

“没错，”哈利说，“但就像我刚刚说的……”他把黑香烟放在唇

间，闭紧双唇，深深吸了口烟，闭上眼睛。在这两秒间，他看起来像是在品尝那根烟的滋味。接着他张开嘴巴，把烟呼出肺脏：“我是警察。”他把烟丢在面前地上踩熄，抬起头，朝欧雷克走去。欧雷克长得几乎跟他一样高。哈利的目光穿过举起的手枪，直视欧雷克的双眼，看见他举起手枪。哈利已经知道结果，他已经成了障碍，欧雷克已经别无选择。他们就像是一个无解的方程式中的两个未知数，又像是运行在碰撞轨道上的两个天体。这回合俄罗斯方块只有一个人会赢，只有一个人会赢。哈利希望事后欧雷克能够精明地把枪处理掉，搭上飞往曼谷的班机，所有的事一个字也不透露给萝凯知道，而且半夜不会在充满昔日鬼魂的房间里尖叫着醒来，并建立起一种值得去过的生活。因为他自己的人生并非如此，也即将结束。他做好心理准备，继续往前走，感觉着身体的重量，看见黑魑魑的枪口越来越大。那个秋日，欧雷克十岁，风吹乱他的头发，萝凯，哈利，橘色树叶，他们看着口袋相机的镜头，等待定时器发出咔嗒一声。那张相片是证据，证明他们曾经到达幸福的巅峰。欧雷克的食指指节泛白，扣住扳机。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其实哈利根本没时间赶上那班飞机，其实那班飞机根本不存在，香港这个目的地也不存在。未来那个理想人生只存在于幻想中，那是个他们都没有条件去过的人生。哈利不觉得恐惧，只觉得悲伤。敖德萨手枪的连发功能启动，发出短促的火药爆炸声，听起来像是只击发一枚子弹。窗户随之震动。他感觉两发子弹击中胸膛所产生的物理压力。后坐力使得枪管往上弹。第三发子弹击中他的头部。他倒了下去，身子底下是一片漆黑。他坠入黑暗，让黑暗将他吞没，把他卷到冰凉无痛的虚空之中。这一刻终于来了，他心想。这是哈利最后的念头。经过漫长的等待，他终于自由了。

教堂钟声敲完十下，静了下来。警笛声逐渐靠近，又慢慢消逝在远处。这一刻，幼鼠的叫声显得异常清晰，除此之外还有个微弱的心跳声。今年夏天这里躺着一具更年轻的人类尸体，鲜血流到这间厨房的地板上。但那时候是夏天，幼鼠还没出生，尸体也没挡住通往鼠窝的路。

母鼠再度啮咬皮鞋。

它又舔了舔金属，尝起来有咸味，突出于人类右手的两根手指之间。

它爬上西装外套，嗅到汗水、鲜血和食物的气味。有太多种食物的气味了，这件亚麻材质的外套一定进过垃圾桶。

又来了，没有完全洗净、异常强烈的烟味分子钻入它的鼻孔。

它奔上手臂，越过肩膀，在脖子周围的沾血绷带上停了下来，又快步跑到胸口。西装外套下的两个圆孔依然散发出强烈的气味。那是硫磺味和火药味。一个圆孔在心脏右边，心脏仍在跳动。它继续爬到额头，舔了舔从金发之间流出的一道鲜血。鲜血往下流到嘴唇、鼻孔、眼皮。脸颊上有一道疤。母鼠再度停下，似乎在思索该如何通过才好。

第五部

她知道自己这辈子都会记得哈利，记得他那张爬着疤痕的脸、划出伤口的下巴、缠着绷带的脖子，还有他的声音。突然，她心中非常确定……一切都会很顺利。

44

月光在奥克西瓦河上洒下潋滟波光，让这条污浊小河看起来宛如穿过城市的闪亮金链。只有少数女人敢独自行走在河边的荒凉小径上，玛蒂娜是其中之一。今天在灯塔餐厅的工作忙碌而漫长，她颇为疲惫，但心情愉悦。今天是美好而漫长的一天。一名少年从暗处现身，用手电筒照了照她的脸，咕哝地说了声“嗨”，便退了回去。

里卡尔说过好几次，请她改走另一条路回家，毕竟她现在有孕在身，但她说那是回基努拉卡区最短的一条路，并拒绝让任何人从她手中夺走享受这座城市的权利。再说她认识很多住在桥下的人，走这条路让她觉得比去奥斯陆西区的一些时髦酒吧还来得安全。她经过急诊室和松内广场，朝蓝调夜店的方向走去。这时她听见前方人行道上传来沉重急促的脚步声，一名少年穿过黑夜朝她的方向奔来，沿路拿着手电筒照亮前方。少年和玛蒂娜擦肩而过，她瞥见他的面孔，听见他的喘息声消失在远处后方。那是一张熟悉的面孔，她在灯塔餐厅见过这个人。但她见过的人实在太多了，有时她看见熟面孔后，第二天同事就跟她说那人已经死了好几个月或甚至好几年了。不知为何，那张面孔让她又想起哈利。她不曾跟任何人说过关于哈利的事，里卡尔就更不可能了，但哈利在她心中创造出一个小空间、一个小房间，有时她可以去那里看看他。刚才那人会不会是欧雷克？是不是因为这样她才想起哈利？她转过身，望着少年奔跑的背影，觉得他奔跑的样子像是有恶魔在后面追他，或是他急于逃离什么。她并未看见有人在追

他。少年的身影渐去渐远，不久之后就消失在黑暗中。

伊莲娜看了看表。十一点零五分。她靠上椅背，看着柜台上方的屏幕。再过几分钟就要开始登机。父亲发来短信，说会去法兰克福机场接他们。她全身冒汗且酸痛。戒毒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一切都会很顺利。

斯泰因捏了捏她的手。

“怎么样，小妹？”

伊莲娜微微一笑，也捏了捏他的手。

一切都会很顺利。

“我们是不是认识她？”伊莲娜低声说。

“谁？”

“那个深色头发的女人，她一个人坐在那里。”

他们来到时，女子已坐在他们对面，就在登机门旁，正在阅读一本孤独星球出版的泰国旅游书。她长得很美，那种美不会随岁月褪去。她还散发出一种氛围，一种宁静的幸福感，虽然她现在孤身一人，但她的内心仿佛正在欢笑。

“我不认识，她是谁？”

“我不知道，她让我想到一个人。”

“谁？”

“我不知道。”

斯泰因哈哈大笑，这种兄长式的笑声令人觉得平静安心。他又捏了捏她的手。

广播提示音响起，拉得老长，接着是金属摩擦般的说话声，宣布飞往法兰克福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旅客纷纷站起，拥向柜台。伊莲娜拉住正要站起的斯泰因。

“怎么了，小妹？”

“等人少一点再过去。”

“可是……”

“我不想在登机桥里……跟那么多人挤在一起。”

“好，我真蠢，你觉得怎么样？”

“还好。”

“那就好。”

“她看起来很孤单。”

“孤单？”斯泰因朝女子望去，“我不这样觉得，她看起来很开心。”

“对，可是也很孤单。”

“又开心又孤单？”

伊莲娜大笑：“不是，我弄错了，应该是跟她长得很像的那个男人很孤单。”

“伊莲娜？”

“什么事？”

“还记得我们说好的吗？尽量想些开心的事，好不好？”

“好。我们两个人做伴就不孤单。”

“对，我们相互扶持，直到永远，对不对？”

“直到永远。”

伊莲娜挽住哥哥的手臂，把头靠在他肩膀上，想起那个救出她的警察。哈利，他说他叫哈利。她第一个想到的是欧雷克经常提起的那个哈利，那个哈利也是警察。但她根据欧雷克描述而想象出来的哈利更高、更年轻，也许比让她重获自由的那个丑男人更帅。但那男人也去找过斯泰因，所以她已经知道他就是哈利·霍勒。她知道自己这辈子都会记得哈利，记得他那张爬着疤痕的脸、划出伤口的下巴、缠着绷带的脖子，还有他的声音。突然，她心中非常确定，虽然不知道这种确定的感觉从何而来，但那感觉清楚浮现：

一切都会很顺利。

只要离开奥斯陆，她就可以把一切抛在脑后。父亲和她所咨询的医生跟她说，她不能接触任何上瘾物质，诸如酒精或毒品。小提琴还是会在，永远都会在，但她会对它敬而远之，就好像古斯托的鬼魂将永远缠绕着她一样，此外还有易卜生的鬼魂，以及那些曾经向她购买死亡白粉的可怜灵魂。她只能顺其自然，也许几年之后它们会逐渐淡去，到时她就可以返回奥斯陆。最重要的是她会顺利度过这段时间，她会设法建立起一种值得去过的生活。

她看着那个正在看书的女子。女子抬起头来，仿佛察觉到有人在看她，脸上掠过耀眼的微笑，目光又回到旅游书上。

“走吧。”斯泰因说。

“走吧。”伊莲娜说。

楚斯驾车来到夸拉土恩区，驶上托布街，转入王子街，又开到罗督斯街。他提早离开派对，坐上自己的车，随兴所至驾车上路。天气寒冷晴朗，夜晚的夸拉土恩区十分热闹。妓女在后头呼唤他，她们一定是闻到了他散发出的睾丸素气味。药头正在削价竞争。一辆雪佛兰的科尔维特跑车传来重低音的砰砰声响。一对情侣在电车站拥吻。一

名男子高声欢笑着奔过街头，身上的西装外套敞开飘动，另一名穿着同款外套的男子跟在后头奔跑。卓宁根街街角有个身穿阿森纳队球衣的家伙，那人楚斯没见过，一定是新来的。警用无线电发出吱吱啦啦的声音。楚斯感觉到一种奇特的幸福感：血液在血管里流动的感觉、重低音的砰砰声、所有事物正在运作的韵律。他坐在车上看着这些虽然不知道彼此存在，却又驱使彼此转动的小齿轮。只有他能看见整体。事情就应该是这样才对，因为这座城市现在属于他了。

旧城区教堂的牧师打开门锁，走了出来，聆听墓园里树梢的窸窣响声，抬头望向月亮。这是个美丽夜晚。音乐会非常成功，很多人来观赏，比明天清早会来参加礼拜的人还多。他叹了口气。明天他将对空长椅布道的主题是关于罪得赦免。他走下台阶，穿过墓园。他决定要讲的这个主题，跟周五那场葬礼上的一样。根据死者的前妻所说，死者生前涉及犯罪交易，这一生也做过许多为非作歹之事，因此很少有人会考虑来参加丧礼，实在没必要跑这一趟。出席葬礼的只有那位前妻和他们的小孩，再加上一名从头到尾都大声抽泣的同事。前妻偷偷跟牧师说，那位同事可能是全航空公司唯一一位没跟死者睡过的女空服员。

牧师经过一个墓碑，在月光下看见上头有白色痕迹，像是有人曾在上面用粉笔写字又擦去。那是阿斯基·卡托·鲁德（又名阿斯基·厄勒古）的墓碑，墓碑上刻的名字是“A.C.鲁德”。墓园自古流传下来的规定是，经过一代后，墓地的租约自动失效，除非支付延长使用的费用，这等于是替富人保留的特权。但不知何故，阿斯基的坟墓保存了下来。一旦坟墓的历史非常久远，就会受到保护。也许是因为政府乐观地希望古墓能成为景点：这块墓碑位于奥斯陆东区最贫穷的地区，死者亲属只买得起小墓碑，上头只能刻上名字的首字母和生卒日期，下方没有任何题字，因为石匠是依照镌刻的字数来收费的。一名官员甚至坚称死者的正确姓氏应该是“鲁伍德”，为了省钱所以略去一个“伍”字。有则传言说阿斯基的游魂依然四处飘荡，但这则传说没激起太多涟漪。最后阿斯基终于被人遗忘，可以好好安息了。

牧师走到墓园栅门前时，后方墙边闪出一个人影，牧师心头一

惊。

“求您行行好吧。”一个粗嘎声音说，一只大手向前伸了出来。

牧师看着帽子下的面孔。那是一张爬满皱纹的老脸，鼻子高挺，耳朵甚大。令人惊讶的是那人有一双清澈纯真的蓝色眼睛。是的，纯真。牧师给了那可怜人二十克朗，继续踏上回家的路时，心中如是想：那是一双初生婴儿般的纯真蓝眼珠，里头没有罪愆需要赦免。这句话明天的礼拜可以拿出来讲。

我们已经来到了尽头，老爸。

我坐在这里，欧雷克站在我面前，他双手握着那把敖德萨手枪，仿佛那是他的生命所系。他紧紧握枪，暴怒咆哮：“她在哪里？伊莲娜在哪里？告诉我，不然……不然……”

“不然怎样，死毒虫？反正你也不敢开枪，谅你也没那个胆，欧雷克，你是好人那一边的。来，放轻松，我们一起分享这一管好不好？”

“妈的我才不要，你先告诉我她在哪里。”

“那我就自己享用全部啰？”

“一半，那是我最后的了。”

“成交，先把枪放下来吧。”

那个白痴真的照做，他真是教不会，跟那次他走出犹太祭司乐队演唱会的时候一样容易受骗上当。他弯下腰，将那把外形怪异的手枪放在地上。我看见枪身侧边的控制杆拨到了C，这表示手枪启动了连发功能，只要在扳机上轻轻一扣，就会……

“她在哪里？”欧雷克问道，直起身子。

一旦少了对准我的枪口，我就感到怒意上涌。这小子竟敢威胁

我，跟我养父一样。如果说世界上有什么事我最不能容忍，那就是受人威胁。因此我没编个好听的故事给他，没说伊莲娜在丹麦一家隐秘的戒毒中心，与世隔绝，不能跟任何可能让她再吸毒的朋友联络。我可没说这类的屁话。我在伤口上补刀。我不得不这样做。我的血液里带有劣质基因，爸，所以你说话前应该三思。反正我的血也不多了，大部分都流到了厨房地。我是个白痴，竟然在伤口上补刀。

“我把她卖了，”我说，“为了换几克小提琴。”

“什么？”

“我在奥斯陆中央车站把她卖给一个德国人，我不知道那家伙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搞不好住在慕尼黑。那家伙现在可能坐在慕尼黑的公寓里，跟朋友一起让伊莲娜用她那张小嘴帮他们吸屁。她可能已经嗨翻了，根本分不清哪根屁是谁的，因为她心里想的只是她的真爱。她的真爱叫作……”

欧雷克目瞪口呆站在那里，不停眨眼，一脸蠢相，如同那天演唱会结束后他给我五百克朗的时候。我像该死的魔术师一样张开双臂。

“小提琴！”

欧雷克只是不停眨眼，震惊到当我扑向那把枪的时候他无法反应过来。

我只是一厢情愿这么想。

因为我忘了一些事。

那天他跟踪我，所以他知道自己必须保持清醒，不能吸毒。他也有两下子，也懂得判读别人的心思，至少懂得判读小偷的心思。

我应该早点想到这些才对。我应该跟他分享半管才好。他先一步抢到手枪，可能还稍微碰到了扳机。控制杆指向C。我倒地之前看见他惊讶的表情，听见一切都安静下来，听见他在我旁边蹲下，听见低

微的哀鸣犹如怠速的引擎声，仿佛他想哭却哭不出来。接着他慢慢走进厨房。真正的毒虫会以特定顺序来行事。他把针筒放在我旁边，甚至问我要不要分享一管。听起来不错，但我已不能说话，只能聆听。我听见他踏着缓慢沉重的步伐下楼，剩我孤单一人，感觉比任何时候都要孤单。

教堂钟声停止了。

故事应该也说完了。

现在已经不那么痛了。

爸，你在那里吗？

鲁弗斯，你在那里吗？你是不是在等我？

反正我记得老头子说过一句话，死亡可以让灵魂得到自由，真的吗？妈的要是我知道就好了，我们走着瞧吧。

- [1] 哈希什（hashish），由印度大麻的花及叶榨出的树脂麻醉药。
- [2] 大发，日本汽车品牌。
- [3] 下塔吉尔，俄罗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城市，是俄罗斯主要的钢铁工业中心。
- [4] 世界知名服装品牌，始创于荷兰。
- [5] 日本任天堂公司制造的著名游戏机款，俄罗斯方块是Game Boy上最受欢迎的游戏之一。
- [6] Øre，挪威的货币单位，一克朗等于一百欧尔。Øre也有耳朵之意。
- [7] 芬太尼，一种高效止痛药，过量使用会抑制呼吸，严重时可导致死亡。
- [8] 这里指的是Hawaii Five-0，即《夏威夷特勤组》。
- [9] 欧雷克（Oleg）的首字母。
- [10] 摩尔达维亚是东欧的一个地区，包括了今罗马尼亚东北部、摩尔多瓦、乌克兰的局部地区，位于喀尔巴阡山和普鲁特河之间。
- [11] 犯罪题材的美剧，讲的是美国巴尔的摩警察和毒匪的故事。
- [12] Heroine是女英雄，Heroin是海洛因，两者发音相同。
- [13] 戽斗，一种取水灌田用的旧式农具，用于形容人的相貌时指下巴比一般人长且向前突出。
- [14] 崔斯可，挪威文为Tresko，意思是木鞋。崔斯卓（Treschow）因有一双遗传自父亲的汗脚而经常穿这种四不像的木鞋，以为木头会吸他的脚臭，故得了“崔斯可”这个绰号。《雪人》一书对此有详细说明。

他的恨意来自爱。是爱，让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不择手段……

[挪威]尤·奈斯博 —— 著 林立仁 —— 译

警察

P o l i t i

Jo Nesbø

人生中有有些事，终究无可逃避，因为完成它们就是你存在的意义。

让人坐立难安的猫鼠游戏，不容亵渎的正义誓言

北欧悬疑小说天王尤·奈斯博新作紧张升级、再掀高潮
作品全球销量突破3300万册

荣登《纽约时报》、《出版人周刊》、《洛杉矶时报》、美国独立书商协会畅销榜

CI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版权信息

书名：警察

作者：【挪威】尤·奈斯博

译者：林立仁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序幕

第一部

1

2

3

4

5

第二部

6

7

8

9

10

第三部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第四部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献给克努特·奈斯博

足球好手、吉他手、好友、我的弟弟

序幕

它在门内沉睡。

转角柜里弥漫着老木头、残余火药和擦枪油的气味。每当阳光从窗外照进房内，就会穿过柜门的钥匙孔，形成沙漏状的光束，射进柜子。阳光只要移动到某个角度，光束就会落在中间的层架上，让它在层架上发出暗淡光芒。

它是一把敖德萨手枪，是小有名气的斯捷奇金手枪的山寨版。

这把外形丑陋的自动手枪有一段流浪漂泊的过往，它曾被立陶宛的哥萨克人带去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南部的多个厄尔卡据点之间移动，成为哥萨克领导人“阿塔曼”的所有物，后来被警察拿来杀了这个阿塔曼，再流落到下塔吉尔市一位喜欢收集枪支的典狱长家中。最后鲁道夫·阿萨耶夫把它带来挪威。鲁道夫外号“迪拜”，失踪前曾以一种类似海洛因的鸦片类药物“小提琴”垄断奥斯陆毒品市场。如今这把手枪就在奥斯陆，就在霍尔门科伦区，就在萝凯·樊科的大宅里。这把敖德萨手枪的弹匣可装填二十发马卡洛夫子弹，口径9毫米×18毫米，一次可发射一枚子弹，也可连射数发。目前弹匣里还有十二发子弹。

已击发的八发子弹中，三发用来瞄准竞争对手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药头，只有一发命中。

另外两发子弹射杀了古斯托·韩森，他是个少年窃贼，也是药头，曾窃取鲁道夫的钱和毒品。

现在这把手枪依然飘散着最后射出的三发子弹的火药气味。这三发子弹击中了前任警官哈利·霍勒的头部和胸部，当时他正在追查古斯托命案，而他遭子弹击中的地点正好就是古斯托命案的现场：黑斯默街九十二号。

警方依然未能侦破古斯托命案，案发后遭逮捕的十八岁少年也已获释，主因是警方找不到凶枪，也无法把少年跟任何武器联系起来。少年名叫欧雷克·樊科，他每晚都在睡梦中因听见枪声而惊醒，瞪大眼睛看着黑夜。他听见的枪声并非来自射杀古斯托的那两发子弹，而是另外那三发。那三发子弹射中的警察在欧雷克的成长过程中对他而言如同父亲。他曾梦想这位警察——也就是哈利——会娶他母亲萝凯为妻。欧雷克用灼灼目光望着黑夜，心思系在房间另一侧那个转角柜里的手枪上。他希望自己永远不会再见到那把枪，也希望没有人会再见到那把枪。他希望那把枪就这样静静躺着，沉睡到永远。

他在门内沉睡。

这间病房有警卫看守，房里弥漫着药品和油漆的气味，床边的监视器显示他的心跳。

奥斯陆市政厅的社会事务议员伊莎贝尔·斯科延，以及刚上任的奥斯陆警察署长米凯·贝尔曼，都希望自己不会再见到他。

他们希望没有人会再见到他。

希望他就这样静静躺着，沉睡到永远。

第一部

他突然有个预感，就跟他在盲目滑雪时得到的预感一样。

他感觉得到他看不见的东西：有人站在外头的黑暗中注视着他。

他抬头看去。

1

这是个温暖而漫长的九月天，阳光将奥斯陆峡湾照得有如一池亮灿灿的熔银，将带有一抹早秋色彩的低缓山脉照得熠熠生辉。每当碰上这么美丽的日子，奥斯陆居民总发誓他们会永远住在这里。太阳沉落在乌灵山后，最后几道金光洒在乡间，洒在简朴的矮房子上，这些房子见证了奥斯陆的朴实出身。阳光洒在华丽豪宅上，这些豪宅述说的是挪威的石油开发成果，石油让挪威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富裕国家。阳光洒在斯滕斯巴肯公园山坡顶的毒虫身上，洒在这个井然有序的小社群里，这里的用药过量致死率是欧洲城市的八倍。阳光洒在庭院里，这里架有弹跳床，周围设有保护网，国民健康手册建议在弹跳床上玩耍的孩童一次不能超过三个。阳光洒在山林上，这片山林环抱着半座城市，本地人将这座城市称为“奥斯陆大锅”。阳光不肯放开这座城市，它伸长手指，犹如火车车窗内挥别的手，迟迟难以放下。

今早太阳升起时，空气冷冽清澈，阳光有如舞台灯光那般刺眼。不久气温回升，天空转为深蓝色，空气中蕴含着一种实实在在的喜悦感，就是这种感受让奥斯陆的九月成为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月份。温柔的夜幕缓缓降临，马里达湖附近山坡上的住宅区飘散着苹果和云杉的温暖芬芳。

埃伦·文内斯拉攻向最后一座山坡的坡顶，他感觉到了乳酸堆积所

造成的肌肉酸痛，但仍专注于让双脚保持正确的垂直姿势，不停踩动卡式踏板，膝盖稍微内缩。保持正确姿势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身体疲惫的时候，因为大脑会不断释放出叫你改变姿势的信息，好让不那么疲惫但效率较低的肌肉接手。他感觉坚固的自行车骨架吸取他踏出的每一分力量。他切换到低速挡，站起身来，加快速度，维持相同的踩踏频率，大约每分钟九十转。他查看心率监视器，上面显示一百六十八。他用头灯对准装设在手把上的卫星导航仪，这台导航仪内存有奥斯陆及其周边地区的详细地图。这台自行车和这些配备花了他一大笔钱。严格说来，像他这样刚退休的警探不该花这么多钱，但他现在必须面对不同人生阶段的挑战，因此维持体能显得格外重要。

倘若他够坦诚，会承认其实自己面对的挑战变少了。

乳酸在他大腿和小腿内产生灼热感，虽然难受，但也是之后定有所获的美妙保证，包括汇集的内啡肽、一碰就痛的肌肉、问心无愧的轻松感，以及日落后若气温没有大幅下滑，可以和妻子在阳台上享受一瓶啤酒。

眼前突然豁然开朗，他来到了坡顶，路面变得平坦，马里达湖就在前方。他慢下速度。他已离开市区。说起来挺令人难以相信的，只要从这座欧洲首都的市中心奋力骑车十五分钟，就能置身于农田草地和苍郁森林的怀抱中。眼前的小径为薄暮所笼罩，他的头皮沁出汗水，在炭灰色的贝尔牌安全帽底下发痒。光是这顶安全帽的价钱，就抵得过他买给孙女莉娜·马利亚当作六岁生日礼物的自行车。他没把安全帽脱下，因为自行车骑手的意外死亡通常是头部受创所致。

他又看了看心率监视器。一百七十五、一百七十二。一阵舒爽微风吹来，带来远处市区的欢呼声。那声音一定是从伍立弗体育场传来的，今晚有场重要的国际赛事正在举行，好像是挪威队对上斯洛伐克或斯洛文尼亚队。埃伦想象那些掌声是为他喝彩的。已经有好一阵子没人给他鼓掌了，最后一次是在布尔区的克里波刑事调查部退休欢送会上，现场准备了好几层的蛋糕，部长米凯·贝尔曼也前来致辞。后来米凯官运亨通、步步高升，最后终于坐上警署顶端的宝座。那天埃伦

接受大家的掌声，直视众人的目光，对每位弟兄表示感谢，准备发表简短感言时甚至还一度哽咽。他的感言言简意赅、陈述事实，十分符合克里波的传统。他的警探生涯有起有落，但不曾捅出什么大篓子，至少就他所知没有，因为你永远不可能确定自己查出的真相百分之百正确。现在DNA鉴识技术日新月异，高层已指示警方运用新技术来检视被束之高阁的旧日悬案，但风险也随之而来，像是真相、新的真相、结论。警方若只是重新检视悬案也就罢了，但埃伦不明白为什么要浪费资源在早已侦结的案子上。

天色渐暗。路灯虽亮，但他还是差点骑过头，错过指向森林的木制指示标志。它就立在原地，跟他记忆中一模一样。他转弯，骑上柔软的森林土地，沿着小径缓缓前进，小心翼翼保持平衡。头灯光线照亮前方，只要一转头，光线就会受到两侧茂密云杉林的阻挡。无数黑影在他前方掠过，仿佛受惊而匆忙改变形状以潜藏起来。每当他想象自己和她易地而处，脑海中就会出现这个画面：她遭到囚禁和强暴三天之后，手持手电筒，没命奔逃。

前方突然出现亮光，映入埃伦的眼帘。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亮光来自她的手电筒，她又再度上路奔逃，而他骑摩托车在后追赶，追上了她。前方的光线摇曳晃动，接着就朝他笔直射来。他停下车子，翻身下车，头灯照向心率监视器。心跳已降到一百以下，挺不错的。

他解开帽带，脱下安全帽，抓了抓头皮。天哪，太爽了。他关闭头灯，把安全帽挂在手把上，推着自行车朝亮光走去，感觉挂着的安全帽抵在自行车骨架上。

他在手电筒光线的前方停下脚步，强力光束照得他双眼发疼、目眩眼花。他似乎听见自己浓重的呼吸声。奇怪，他的心跳速率怎么会这么低？他发觉那一大圈颤动的圆形光束后方出现动静，有个东西高高举起，接着就响起低低的破空之声。这时他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他不该脱下安全帽的，自行车骑手的意外死亡通常是……

他的思绪似乎开始断断续续，仿佛时间出现位移、画面突然断线。

埃伦惊诧地直视前方，感觉一大颗温热汗珠滚落额头。他开口说话，但话语毫无条理可言，大脑和嘴巴之间的联结好像出现阻碍。低微的破空之声再度传来，接着声音就消失了，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连他自己的呼吸声都不见了。他发现自己跪了下来，自行车缓缓倒向路旁的水沟。黄色光线在他眼前舞动，但是当那颗汗珠滑到鼻梁，渗入眼睛之后，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第三下重击感觉有如一根冰柱钻入他的头、颈、身体，刹那间冻结一切。

他心想，我不想死。他想把手臂高举过头防卫，四肢却不听使唤。他知道自己已经瘫痪。

他没感觉到第四下重击，但是从湿润土壤的芬芳气味来分析，他已倒在地上。他眨了几下眼睛，视线再度变得清楚。他看见自己脸旁的泥地上有一双肮脏的大靴子。鞋跟抬起，靴子腾空，又落回地面。这动作不断重复：鞋跟抬起、靴子腾空。对方似乎正在跳跃。跳跃是为了加重力道。他脑中出现的最后一个念头是他必须记住她的名字，他不能忘记她的名字。

2

警员安东·米泰从红色的奈斯派索D290小型咖啡机上拿起半满的塑料杯，弯腰放在地上，因为四周没有桌椅可以放置。他拿起另一个咖啡胶囊，下意识地查看铝箔包装上是否没穿孔，表示没使用过，才把它放进咖啡机，然后拿了个空塑料杯放在喷嘴底下，按下一个亮灯的按钮。

他看了看表。咖啡机发出呻吟声，喷出液体。午夜十二点的换班时间就快到了。她正在家里等他。但他心想应该先教教新来的女同事熟悉这里的规矩才行，毕竟她还只是个实习生。女同事的名字是不是叫西莉亚？安东看着喷出的液体。如果换作男生，他还会不会主动帮忙拿咖啡？他不确定，反正无所谓，他早已放弃回答这类问题。房里

突然安静下来，他听见最后几滴近乎透明的液体滴进杯子。胶囊里的颜色和味道都用完了，但一定要连最后一滴液体也接住才行。对那位年轻女同事来说，这个大夜班将会非常漫长，没人陪伴、没有活动、无事可做，只能盯着国立医院里尚未上漆的光秃水泥墙，也因此他决定离开前要跟她喝杯咖啡。他拿着两个塑料杯往回走，脚步声回荡在四壁之间，穿过紧闭且上锁的一扇扇房门，心里知道门内没东西也没人，有的只是更多的光秃墙壁。至少这次挪威政府借由扩建国立医院来巩固国家的未来，明白挪威人民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老、衰弱、贪婪。政府做了长远打算，一如德国人建造高速公路、瑞典人建造机场。但德国人和瑞典人是否有过这种感觉？三十年代穿过德国壮丽的荒野而行驶在水泥巨物上的摩托车骑士，或是六十年代匆匆穿越过于庞大的阿兰达机场的瑞典旅客，是否也有过这种感觉？他们是否感觉到鬼魂的存在？尽管这些大型建设全新落成，未遭破坏，尚未发生车祸或坠机，但鬼魂已然存在。汽车车灯随时可能照到站在人行道上的一家子，他们茫然地看着车灯，身上淌血，皮肤苍白，父亲遭尖物刺穿，母亲头部扭向怪异方向，孩子失去一只胳膊和一条腿。烧得焦黑的尸体穿过行李转盘的塑料帘，进入阿兰达机场的入境大厅，身上依然发出高热、引燃橡胶，张开的嘴巴发出无声惨叫、冒着袅袅黑烟。没有一位医生能告诉安东医院的这个侧翼未来要做什么用途，唯一能确定的只是未来有人会死在这些门内。这种氛围已然弥漫在四周，看不见的尸体带着躁动不安的灵魂已被医院收治。

安东拐过转角，眼前出现另一条走廊，走廊上灯影稀疏，墙壁光秃，两侧对称，给他一种仿佛看见立体错视画的奇特感觉。所谓立体错视画就是运用作画技巧在平面上呈现出三维空间的画作。走廊远处坐着一名制服女子，看起来宛如墙上挂的一小幅画。

“这杯咖啡给你。”他说，在女子身旁停下脚步。她是不是二十岁？不对，应该再成熟一点，可能二十二岁。

“谢谢，我自己带了。”女子说，从放在椅子旁边的小背包里拿出一个保温瓶。她的语调隐约有一丝轻快感，可能是因为带有北部方言的口音。

“这杯比较好喝哦。”安东说，手依然伸在半空中。

女子迟疑片刻，接过杯子。

“而且免费，”安东说，不动声色地把手背在身后，将热烫的指尖贴在冰冷的外套上，“那边有台咖啡机我们可以随意使用，就在走廊的——”

“我来的时候看见了，”她说，“可是依照规定我们不能离开病房门口，所以我自己从家里带了咖啡来。”

安东喝了口咖啡：“想得很周到，可是通到这间病房的走廊只有一条，这里是四楼，而且从这里到咖啡机之间的门全都上了锁，就算我们正在煮咖啡，也不可能看不到有人通过。”

“听起来很安全，但我还是守规定比较好。”她对安东浅浅一笑，接着可能为了抵消自己态度中所隐含的斥责意味，啜饮了一口咖啡。

安东有点恼怒，正想说经验的累积可以促进独立思考，话还没到嘴边，就注意到走廊深处似乎有动静，仿佛有个白色人影朝这里飘来。他听见西莉亚站起身。人影逐渐清晰，原来是个丰腴的金发护士，身穿宽松的医院制服。安东知道这名护士今晚值夜班，明晚休假。

“晚安。”护士说，露出顽皮的微笑，手拿两支针筒，走到病房门前，伸手握住门把。

“等一下，”西莉亚说，上前一步，“我得看一下你的证件，还有，你有今天的密语吗？”

护士对安东露出惊讶表情。

“除非我同事可以为你担保。”西莉亚说。

安东点了点头：“进去吧，莫娜。”

护士把门打开，安东看着她走进门内。病房里黑魆魆的，安东依稀看见床边摆着仪器，被子底下有脚趾突出。这位患者很高，院方不得不调来一张加长型病床。房门关上。

“做得好。”安东说，对西莉亚笑了笑，同时察觉到她不喜欢这种态度，也察觉她认为他是大男子主义者，把年轻女同事视为低等之人。可是老天爷，她不过是个实习生，受训期间应该跟资深警察学习才对。安东身体微晃，不确定该如何处理眼前这种情况。西莉亚先开口说话。

“我刚刚说过，规定我都读过了。你的家人应该在等你回家吧？”

安东把咖啡杯凑到嘴边。她对他的婚姻状况有什么了解？难道她在暗示他跟莫娜之间有不寻常的关系？难道她知道他曾多次在莫娜下班后载她回家，而且还有进一步发展？

“你的包上有泰迪熊贴纸。”西莉亚微微一笑。

安东喝了一大口咖啡，清了清喉咙：“我没什么事，今天又是你第一天值班，也许你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提出疑问，你知道，不是每件事规定上都有写。”他变换站姿，希望她听出他的言外之意。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啰，”西莉亚说，语气中带着二十五岁以下才有的狂妄自信，“里面那个病人是谁？”

“我不知道。规定里面有写说他的身份不能透露，必须保持匿名。”

“可是你知道内情。”

“是吗？”

“莫娜。你一定跟她聊过，才会用名字叫她。她跟你说了什么？”

安东打量西莉亚。她颇有姿色，这点可以肯定，但她不亲切，也不妩媚，对他来说身材有点太瘦。她头发凌乱，上唇仿佛被太紧的肌

腓拉住，露出不整齐的门牙，但仍青春无敌。他敢打赌，她黑色制服底下的肉体肯定紧实匀称。如果他把知道的事告诉她，会不会是因为他下意识做了计算，希望顺从的态度可以让自己跟她上床的概率提高万分之一？或者是因为像西莉亚这样的女子五年内就能当上警监或警探？她们会成为他的上司，而他仍会是基层警察，位于晋升阶梯的最底层，只因德拉门命案永远会像一堵墙般挡在他前方，是个难以抹灭的污点。

“谋杀未遂案，”安东说，“大量失血，送进医院的时候几乎没有脉搏，始终处于昏迷状态。”

“为什么要派人看守？”

安东耸了耸肩：“他撑过来的话可能成为证人。”

“他知道什么？”

“跟毒品有关的事，层级很高，他如果醒来，提供的线索也许可以把奥斯陆的海洛因大毒枭绳之以法，我们也可以知道当初是谁想置他于死地。”

“所以长官认为凶手可能回来把他了结？”

“对。对方如果发现他还活着，又得知他在这里，的确可能回来再度下手，这就是我们得在这里看守的原因。”

西莉亚点了点头：“他撑得过来吗？”

安东摇了摇头：“院方认为他们可以帮他维持几个月的生命，可是他脱离昏迷的概率很低。反正呢……”安东又变换站姿，她追根究底的目光令他觉得不自在，“在他醒来以前我们都得守在这里。”

安东跟西莉亚道别，心情沮丧，从接待区步下楼梯，走进秋日夜晚，坐上他停在停车场的车子，这才发现手机在响。

是勤务中心打来的。

“马里达伦谷发生命案，”值班人员说，“我知道你刚下班，可是他们需要人手搜查犯罪现场，你又已经穿上制服……”

“要多久？”

“最多三小时就会让你离开。”

安东十分诧异。由于严格的规定加上预算限制，警方现在都尽量避免让人员加班，就算为了方便调度也不能破例，因此他直觉认为这起命案一定有特殊之处，只希望被害人不是小孩。

“好。”安东说。

“我会把坐标传给你。”现在警方有了新配备，那就是卫星导航仪，内部存有详细的奥斯陆各区地图和信号发报器，可让勤务中心追踪位置。值班人员一定是根据位置信息与他联络的，因为他离命案现场最近。

“好，”安东说，“三小时。”

三小时后劳拉应该已经上床睡觉了，但她习惯知道他会几点下班回家，于是他发短信给她，然后挂挡，朝马里达湖前进。

安东根本不用看卫星导航。伍立弗斯特路口停着四辆警车，再往前还拉起橘白相间的封锁线，说明这里就是命案现场。

他从置物箱里拿出手电筒，朝封锁线外的警察走去。树林里除了有闪光，还有刑事鉴识小组的探照灯灯光，这些亮光总让他联想到拍片现场。这些大阵仗其实一点也不愚蠢。现在鉴识人员不只拍照片，还拍摄高画质录像，除了拍摄被害人，也拍摄犯罪现场，以便日后重复观看，停格放大，查看先前以为无关案情的线索细节。

“发生了什么事？”安东问一名警察，那警察双臂交抱，在封锁线旁簌簌发抖。

“命案。”警察话声沉重，眼眶泛红，脸色异常苍白。

“我听说了。这里谁负责指挥？”

“鉴识中心的隆恩。”

安东听见树林里传来嗡嗡话声，显然鉴识中心来了很多人。“克里波和犯罪特警队还没派人来吗？”

“等一下有更多同人会来，尸体才刚发现不久。你是来接替我的吗？”

有更多同人会来。尽管如此，勤务中心却还是把他调来加班。安东仔细打量那名警察，只见他身穿厚外套，身体却抖得越来越厉害，天气应该没那么冷才对。

“你是第一个抵达现场的？”

警察点点头，默然不语，低头用力跺了跺脚。

安东心想，妈的这小子还太嫩。他吞了口口水。

“安东，是值班人员派你来的吗？”

安东抬头望去，只见两人穿过灌木丛走来，但他没听见他们发出声音。他见过鉴识人员像笨拙的舞者般扭曲身体，在犯罪现场以这种姿态走路，小心翼翼踏出脚步，仿佛是在月球上漫步的航天员。让他联想到航天员的也许是他们身上的白色连身工作服。

“对，我是来接班的。”安东对女子说。他认得这女子，警界里应该没有人不认得她，她就是鉴识中心主任贝雅特·隆恩，有“女雨人”的称号，因为她拥有超强的脸孔辨识能力，经常在指认银行抢劫犯或模糊破碎的监控摄像时派上用场。据说只要是前科犯，就算经过仔细伪装，她也还是认得出来，而且她那头金发底下的小巧脑袋储存了数千张大头照。看来这起命案一定很特殊，否则不会三更半夜惊动上级长官亲自出马。

贝雅特身形娇小，面色苍白近乎透明，但她身旁的男同事却满脸

通红。他面有雀斑，脸颊上留着两片红色络腮胡，双眼略为突出，仿佛脑压过高，让他呈现出瞠目而视的表情。不过他全身上下最引人注目的，是当他除下白色兜帽时露出一顶雷鬼帽，颜色是由绿、黄、黑组成的牙买加配色。

贝雅特拍了拍那名颤抖警察的肩膀：“你先回去吧，西蒙。建议你喝点烈酒再上床睡觉，不过别跟人说是我叫你这样做的。”

西蒙点了点头，三秒钟后就消失在黑夜之中。

“现场状况是不是很可怕？”安东问道。

“你没带咖啡来？”雷鬼帽男子问，打开一个保温瓶。安东一听男子的口音就知道他来自外地，不是奥斯陆人。一如大多数出身东部地区的挪威人，安东对方言既没概念也没兴趣。

“没有。”安东说。

“来犯罪现场最好自己带咖啡，”雷鬼帽男子说，“你永远都不知道自己会待多久。”

“别这样，毕尔，他也调查过命案，”贝雅特说，“是德拉门命案对不对？”

“对。”安东说，摇晃脚跟。其实应该说他“以前”负责调查命案。他没想到贝雅特竟然会记得他。他吸了口气：“是谁发现尸体的？”

“就是他。”贝雅特说，朝西蒙驾驶的那辆警车点了点头。引擎声响起。

“我的意思是谁报案的？”

“死者的老婆，因为死者外出骑自行车却迟迟没回家，”雷鬼帽男子说，“他出去了一小时，他老婆担心他心脏病发。他用了卫星导航，里面有发报器，所以一下子就找到人了。”

安东缓缓点头，想象这副情景：一男一女两名警员按下门铃，看着死者的妻子，咳了一声，神情肃穆。这表情是为了告诉这位未亡人，他们带来的是难以开口的坏消息。未亡人露出抗拒的表情，一点也不想听，但内在的情绪却如溃堤般爆发出来。

安东的脑海中浮现出妻子劳拉的容颜。

一辆救护车驶来，没开警笛，也没闪蓝色警示灯。

安东心里逐渐明白过来：警方对失踪报案快速响应，立刻追踪卫星导航仪的信号，派出大批警力并要求人员加班，还有一位警员浑身发抖无法自抑只好先行回家。

“死者是警察对不对？”他低声说。

“我猜这里的气温应该比市区低个一度半。”贝雅特说，拨打手机里的某个号码。

“我同意，”雷鬼帽男子说，把保温瓶盖凑到嘴边，喝了一大口咖啡，“皮肤还没变色，所以大概介于八点到十点之间？”

“死者是警察，”安东又说了一次，“这就是为什么会派这么多人来这里对不对？”

“卡翠娜？”贝雅特打通电话，“你能不能帮我查个资料？桑德拉·特韦滕命案，对。”

“该死！”雷鬼帽男子高声说，“我叫他们等尸袋来了再移动的。”

安东转过头去，只见两名男子抬着一副担架，费力地穿过树林。白布底下露出一双自行车鞋。

“西蒙认识死者，”安东说，“所以才抖成那样对不对？”

“西蒙说他们在厄肯区一起工作过，那时文内斯拉还没调去克里波。”雷鬼帽男子说。

“找到日期了吗？”贝雅特对手机说。

一声大叫传来。

“搞什么？”雷鬼帽男子说。

安东转过头去，只见一名抬担架的警员在小径旁的水沟里滑倒，手电筒的光束扫过担架、扫过滑落的白布，也扫过……那是什么？安东凝目望去。那是头部吗？躺在担架上的确实是一具尸体，但那真的是头部吗？安东在犯下那个“重大过失”之前，曾在犯罪特警队任职多年，也看过不少尸体，却从未看过这种状态的尸体。那个沙漏状的物体令他联想到周日家里的早餐，联想到劳拉煮的半熟白煮蛋，上面依然挂着几片蛋壳，从破掉的蛋里流出的蛋黄已干，沾在半软的蛋白上。那真的是……一颗头吗？

救护车的后车灯消失在夜色中，安东呆呆望着黑夜，不断眨眼。他突然发现这一切仿佛是回放。他见过类似的情景：身穿白衣的人员、保温瓶、白布底下露出的双脚。这些就跟刚才他在国立医院看见的情景相仿，仿佛那是预兆一般。还有那颗头……

“谢啦，卡翠娜。”贝雅特说。

“你在问什么？”雷鬼帽男子问。

“我跟埃伦在这里工作过。”贝雅特说。

“这里？”雷鬼帽男子问道。

“就在这里。当时埃伦负责调查一起命案，那应该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死者名叫桑德拉·特韦滕，遭人强暴杀害。她年纪很小，还只是个孩子。”

安东吞了口口水。孩子。回放。

“我记得那件案子，”雷鬼帽男子说，“命运真是捉弄人，让你死在自己调查过的命案现场。你想想看，桑德拉命案不也是发生在秋天

吗？”

贝雅特缓缓点头。

安东眨眼，不停眨眼。他曾经见过那样子的尸体。

“该死！”雷鬼帽男子低低咒骂一声，“你该不是那个意思吧？”

贝雅特拿过他手中的咖啡，啜饮一口，再放回他手上，点了点头。

“靠。”雷鬼帽男子低声说。

3

“似曾相识。”史戴·奥纳说，望着史布伐街的雪堆。这是个十二月的早晨，天色灰暗，显然今天的白昼不会很长。他回过头来，目光越过桌面，看着坐在对面椅子上的男子。“‘似曾相识’是指我们出现一种‘这个场景我见过’的感觉。我们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最后这句“我们”指的是所有心理学家，而不只是心理咨询师。

“有些心理学家认为当人疲惫的时候，传送到脑部的信息会出现延迟，因此当这些信息浮现时，其实已在潜意识里存在了一段时间，因此我们会有一种曾经见过的感觉。似曾相识通常出现在一周工作快结束时，这正是人们比较疲倦的时候，也正是研究工作的着力点：周五是似曾相识的日子。”

奥纳也许想露出微笑，但笑容并不是一种专业能力，无法治愈患者，因此他想露出微笑只是因为这个房间需要一点笑容。

“我说的不是这种似曾相识。”患者说。这位患者算是奥纳的客户，也是顾客。再过大概二十分钟，他就会去柜台缴纳咨询费，这笔钱将会用来支付这家诊所的开支。这里共有五位心理咨询师执业。诊所所在的四层楼建筑平凡无奇、样式老派，坐落在史布伐街，这条街

穿过奥斯陆东区颇为高级的地段。奥纳朝男子背后墙上的时钟偷偷瞄了一眼。还剩下十八分钟。

“那比较像是我一直做的一场梦。”

“像是一场梦？”奥纳的目光扫过他放在办公桌抽屉里一份打开的报纸，报纸放在这里患者看不到。近年来心理咨询师时兴坐在患者对面的椅子上，因此当这张大桌搬进诊疗室时，奥纳的同事都咧嘴而笑，并拿当代治疗理论来问他，心理咨询师和患者之间的障碍物不是越少越好吗？奥纳立刻回答说：“对患者来说可能很好。”

“就是我梦到的梦境。”

“这很常见。”奥纳说，伸手捂住嘴巴，打个哈欠。他怀念那张从他的诊疗室搬出去的老沙发，现在它被放在接待室，旁边是一具杠铃架，上面放着一支杠铃。那张沙发是心理咨询师之间的笑话：患者坐在那张沙发上，心理咨询师要看报纸就更方便了。

“可是我不想梦到那个梦境。”患者忸怩地笑了笑，他的稀疏头发梳得十分整齐。

要开始进行梦境驱魔了，奥纳心想，也露出浅浅一笑，作为响应。患者身穿细直条纹西装，打着红灰相间的领带，脚踏晶亮的黑皮鞋。奥纳身穿花呢外套，双下巴底下打了个色彩活泼的领结，一双褐色鞋子已经好一阵子没清洁了。“也许你可以跟我说说梦境的内容。”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是的，但你可以再说得更详细一点吗？”

“就像我刚才说的，梦境从《月之暗面》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蚀》的逐渐淡出开始，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主唱大卫·吉尔莫尔唱着‘太阳之下万物和谐’……”

“这就是你梦到的？”

“不是！对，我是说现实中这张专辑也是到这里结束，在唱了一小时的死亡和疯狂之后，以乐观的态度结束，好让你认为船到桥头自然直，最后一切都会回到和谐。可是当音乐逐渐淡出，你又会听见有个声音在背景里低声说一切都是黑暗的，你懂吗？”

“不懂。”奥纳说。根据心理治疗手册，这时心理咨询师应该问“我懂不懂很重要吗？”之类的，但他实在懒得这样说。

“邪恶之所以存在，并非因为一切事物皆邪恶。宇宙空间是黑暗的，我们生来就是邪恶的，邪恶是我们自然的起点。光亮有时会出现，但是很短暂，因为我们都必须回到黑暗之中。这就是梦里头发生的事。”

“继续说。”奥纳说，在椅子上摇晃，望向窗外的阴郁天空，只为了隐藏他的心思：他宁愿看天空，也不想看着男子脸上同时露出的自怜与自满神情。男子显然认为自己非常特别，认为心理医师都会认真看待他的病例。他一定看过其他医生。奥纳看着有双弓形腿的停车场管理员宛如警长般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心想自己还有什么别的工作能做，并立刻得出结论：没有。再说，他喜欢心理学，他喜欢扛着沉甸甸的真实知识，带着直觉和好奇，穿梭在已知和未知的领域中。至少他每天早上都这样对自己说。那他为什么还会这样坐在这里，心里巴不得眼前这人赶快闭上嘴巴、滚出他的诊疗室、滚出他的人生？他厌恶的究竟是这名患者，还是心理咨询师这份工作？他之所以被迫做出改变，全是因为英格丽德对他明确下达最后通牒，说他必须减少工时，多陪伴她和他们的女儿奥萝拉。于是他放弃旷日费时的研究工作、犯罪特警队的顾问工作和挪威警大学院的教书工作，来做上班时时间固定的全职心理咨询师。给生活重心排出优先级似乎是个重大决定。而对于他所放弃的那些工作，他真的念念不忘吗？他是否怀念给那些用残酷手法杀人的病态凶手做心理分析，害得他夜里失眠，好不容易睡着又被哈利·霍勒警监给拎起来，要他立刻回复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他是否怀念哈利把他变成哈利的分身，变成一个饥渴、疲惫、偏执的猎人，只要有人打扰他工作就大发雷霆，只因世界上只有这份工作最重要，也因此慢慢疏远了同事、家人和朋友？

妈的，他怀念那种重要性。

他怀念那种救人性命的感觉。不是拯救那些理性思考、有自杀倾向的人，因为这种人有时让他不禁想问：既然活着那么痛苦，改变又是不可能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容许这种人结束生命？他怀念那种活跃积极的感觉，怀念自己参与其中，从凶手手中救出无辜生命的感觉。他做的事没有其他人做得来，因为他——史戴·奥纳——是最棒的，就这么简单。是的，他怀念哈利。他怀念那个身材高大、性情乖戾、心胸开阔的酒鬼，这酒鬼在电话那头请他——其实应该说命令他——善尽自己的社会义务，要求他牺牲家庭生活和睡眠，协助缉捕社会上的败类。但现在犯罪特警队已没有哈利·霍勒这个警监，也没有人会打电话给他。他的目光再度扫过报纸。警方又召开了记者会。马里达伦谷发生一名警官遭谋杀的命案至今已过了三个月，警方却苦无一丝线索，也没掌握到任何嫌犯。过去警方碰到这种棘手问题都会打电话来请他协助。这起警官命案发生的地点和日期，和过去一起未破悬案一模一样，而且遇害的警官就是当初负责侦办这起悬案的警察。

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现在奥纳要面对的是一个工作过度、有睡眠障碍的生意人，而他不喜欢这个人。待会儿奥纳就会开始问一些问题，以排除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眼前这名患者并未因为做了噩梦而失去行为能力，他只关心如何让自己的生产力回到过去的高峰而已。接着奥纳会给他一篇有关“意象预演疗法”的文章，作者是巴里·克拉科（Barry Krakow）和……他记不得其他名字了。然后再请患者写下自己的噩梦，下次带来，这样他们就能在患者心中排演这场噩梦，一起给梦境创造出一个快乐结局，好让噩梦的困扰程度降低，或完全消失。

奥纳听着患者那令人昏昏欲睡的单调声音，同时思索马里达伦谷命案的调查工作从第一天开始就陷入胶着。尽管此案和桑德拉命案具有惊人的相似度，也就是日期地点都一样，两名被害人之间的关联也昭然若揭，但克里波和犯罪特警队都无法取得重大突破，因此现在只好敦促民众仔细回想并提供线索，无论线索看起来有多不相干都没关系。这就是昨天那场记者会的重点所在。奥纳怀疑这根本就是警方哗

众取宠的手法，只是要向民众表明他们有所作为，不是束手无策。尽管事实就是如此：警方高层无能为力，情急之下只好转而对民众说：“不然就来看看你们能不能做得更好啊。”

奥纳看了看记者会的照片，认出了贝雅特·隆恩。犯罪特警队队长甘纳·哈根看起来越来越像修士，头顶光秃闪亮，周围却留着一圈桂冠似的茂盛头发。甚至连新上任的警察署长米凯·贝尔曼也出席了，毕竟被害者是警察自己人。米凯神情紧绷，身形比奥纳记忆中更瘦削，那头讨媒体喜欢的髻发看起来似乎有点过长，而且头发在他历任克里波部长、欧克林处长，再当上警察署长的这一路上似乎掉了不少。奥纳回想米凯那女性化的样貌、长长的睫毛、带有白色斑纹的古铜肌肤，这些特点在照片上都不明显。警官命案迟迟难破，对这位迅速蹿升的新任警察署长而言果然是个最难堪的开始。他虽然扫荡了奥斯陆的贩毒帮派，但这功劳很快就会被遗忘。埃伦·文内斯拉这位退休警官虽然不是在职勤时遇害，也并非因公殉职，但大多数民众都看得出这起命案和桑德拉命案具有某种关联。因此米凯出动所有警力、动用所有外部人力来侦办此案，但奥纳除外，他已经被他们从人力名单上除名了。当然了，这是他自己要求的。

今年冬天来得早，从这点来看，降雪之日似乎也已不远。然而警方线索已断，目前毫无线索可言，贝雅特在记者会上就是这样说的，显然警方缺乏刑事鉴识证据。不消说，他们一定查过桑德拉命案的证据，包括证人、亲人、朋友，甚至是跟埃伦一同调查这起命案的同事，但是都没有突破。

诊疗室陷入沉默，奥纳从患者的表情得知他刚才问了个问题，正在等待心理咨询师的回答。

“嗯，”奥纳说，将下巴放在握紧的拳头上，直视患者双眼，“你认为呢？”

患者露出困惑的眼神，奥纳害怕对方其实是问他要杯水或之类的事。

“你是说她的微笑还是那道光芒？”

“两者都是。”

“有时我认为她对我微笑是因为她喜欢我，接着我又想她对我微笑是因为她想要我去做什么事。可是当她收起微笑，她眼中的那道光芒也熄灭了，我再想知道就已经太迟了，因为她已经不跟我说话了。所以我想说不定是因为扩音器的关系，或是什么的。”

“呃……扩音器？”

“对啊，”患者顿了顿，“我跟你说过啊，我爸常进我房间把那台扩音器关掉，他说我放音乐的时间太长，快要把人逼疯。我说你有没有看见开关旁边的那盏小红灯逐渐熄灭，像眼睛，又像日落。然后我就觉得我失去她了，这就是为什么在梦境结束时她不再说话，她就是我爸关掉的那台扩音器，我已经没办法再跟她说话了。”

“你是不是会边放音乐边想她？”

“会啊，我常常这样，一直到我十六岁为止。而且我只放那一张专辑。”

“《月之暗面》？”

“对。”

“可是她不要你？”

“我不知道。可能吧。那时候她不要。”

“嗯。时间到了。我会给你看一份资料，为下次做准备。下次我们一起为这场梦编排一个新结局。她得跟你说几句话才行，说几句你希望听见她说的话，可能是她喜欢你之类的，你回去能想一下吗？”

“好。”

患者站了起来，拿下挂在架子上的大衣，朝门口走去。奥纳坐在办公桌前，看着计算机屏幕上亮着的行事历。行事历上的约诊时间很满，看起来十分令人沮丧。这时他发现自己又重蹈覆辙了，他又把患者的名字忘得一干二净。他在行事历上把名字找出来：保罗·斯塔夫纳斯。

“下周同样的时间吗，保罗？”

“好。”

奥纳在计算机上输入，抬头一看，保罗已经走了。

他站起身来，拿起报纸走到窗前。他们信誓旦旦的全球变暖该死的跑哪儿去了？他看了看报纸，突然又懒得读，就把报纸丢下。一天到晚啃报纸真是够了。重击致死。下手狠毒。头部遭受致命重击。埃伦·文内斯拉身后留下妻子、孩子和孙子。朋友和同事震惊万分。“他为人亲切善良。”“很难不喜欢他这个人。”“个性温厚、诚实、宽容，绝对没有仇人。”奥纳深深吸了口气。

他看着电话。警方有他的电话号码，但电话就是一声不吭，宛如保罗梦中的女子。

4

犯罪特警队队长甘纳·哈根伸手抚摸额头，再往上摸到潟湖入口，手汗沾上后脑勺那圈浓密头发。调查组组长坐在他面前。一般命案的调查组编制是十二人，但同事遇害的案件并不寻常，因此K2会议室里挤满了人，座无虚席，将近有五十人。如果把挂病号的同人也算在内，这个调查组共有五十三名成员。由于媒体的压力排山倒海而来，未来挂病号的同人只会越来越多。如果说这起命案带来了什么益处，那就是它把挪威最大的两个命案调查单位较为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所有钩心斗角都暂时放到一边，众人难得地抛开成见，齐心协力，只为了揪出杀害警察同人的凶手。刚开始的几周，大家都满怀热

血、十分投入。尽管缺少刑事鉴识证据、目击证人、可能动机、可能嫌犯、可能或不可能的线索，但哈根确信案子很快就会被侦破，因为众志成城、因为警方撒下的罗网如此严密、因为他们手中可运用的资源那么充足，然而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

他眼前这一张张疲惫苍白的脸孔，在过去这几周以来露出的淡漠表情越来越明显。昨天召开的记者会对于提高士气更是一片用处也没有，反而像个丑陋的投降宣言。他只是在请求外界协助，不管协助来自哪里都没关系。今天又有两人缺席，而且这两人绝对是装病。除了埃伦命案之外，古斯托命案也从侦结变成了未破，因为欧雷克·樊科获释之后，外号“阿迪达斯”的克里斯·雷迪也撤回了他的自首。说到这里，埃伦命案的确带来了一个正面影响，那就是这件警察遇害的案子完全盖过了俊美毒贩古斯托·韩森遭人射杀的命案，媒体对于这起命案重启调查连一个字也没报道。

哈根的目光扫过讲台上放着的一张纸，看见上头只写着两行字。晨间会议的报告重点只有这么两行而已。

他清了清喉咙：“早安，各位多半都已经知道，昨天的记者会结束之后，我们接到了一些电话，一共是八十九通，其中有几通目前正在追踪。”

至于每个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就不必多说，那就是经过将近三个月的调查工作之后，如今警方只能退而求其次请求民众提供线索，但百分之九十五的来电只是浪费警方时间，因为来电的民众不外乎是经常打来的疯子、醉鬼、另一半跟别人跑了所以想嫁祸给情敌的人、逃避打扫义务的邻居、恶作剧者、只想获得注意力或找人说话的人。哈根口中的“几通”指的是四通电话，提供了四条线索。他所谓的“正在追踪”只是谎言，追踪早已完成，结果是他们依然在原地踏步。

“今天我们这里来了一位杰出的访客，”哈根说，话一出口就觉得听起来很有讽刺意味，“那就是警察署长，他想跟大家说几句话。米凯……”

哈根合上档案夹，放在桌上，仿佛里头夹着一沓有意思的新数据，而不是仅仅夹了一张纸。他希望直接称呼米凯的名字可以淡化刚才说的“杰出”二字，转头朝站在会议室后方门边的男子点了点头。

这位年轻的警察署长双臂交叠，倚在墙边，趁着众人回头望来的那一瞬间，立刻以简洁有力的动作离开墙边，大步走上讲台。他脸上挂着浅笑，仿佛正在思索一件很有趣的事。他脚跟一转，用从容的态度面对讲台，两只前臂放上去，倾身向前，直视众人，仿佛要强调他没带讲稿。哈根突然觉得米凯成功诠释了刚才他介绍他出场所用的“杰出”二字。

“各位当中可能有人知道我喜欢爬山，”米凯说，“每当我在今天这种天气中醒来，看向窗外，发现能见度为零，气象预报还有降雪和强风，我都会想想我征服过的一座高山。”

米凯停了一下，哈根看见这番出人意料的开场白起了作用，米凯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至少目前如此。但哈根知道小组成员十分劳累，对废话的忍耐度也达到了史上新低，而且绝对懒得掩饰。米凯还太年轻，最近才当上警察署长，对他们来说又来得太快，众人不会容许他试探他们的耐性。

“巧合的是，那座高山跟这间会议室的名称一样，你们当中也有人用这个名称来称呼埃伦命案，那就是‘K2’。这是个好名字。K2是世界第二高峰，它是一座蛮荒山峰，也是世界上最难攀登的山，攀登K2的登山客每四人中就有一人会失去性命。那次我们计划从南坡攻顶，这条路线又被称为‘魔幻路线’，史上经由这条路线成功登顶的记录只有两次，因此走这条路线被认为跟自杀没两样。那里的天气或风势只要出现一点变动，你跟整座山就会一起被包裹在白雪之中，温度低到没有人可以存活，每立方米含氧量比水底还低。况且它位于喀喇昆仑山脉，人人都知道上面的天气和风势捉摸不定。”

他顿了顿。

“高山那么多，为什么我一定要爬这一座呢？”

他又顿了顿，这次停顿时间较长，仿佛在等人答复，脸上依然挂着浅笑。停顿持续着。太久了，哈根心想，警察可不喜欢戏剧效果。

“因为……”米凯用食指轻叩讲台桌面，“……因为它是世界上最难攀登的高峰，不论对身体还是心理来说都是如此。攀登的过程中没有一刻是愉快的，你只会觉得焦虑、劳累、害怕、恐高、缺氧。惊慌失措会招致危险，无动于衷只会引发更多危险。就算登上山顶也没时间品尝胜利的滋味，只能赶快留下登顶的证据，拍一两张照片。不能欺骗自己最糟的时刻已经过去，不能让自己陶醉在谎言中，必须保持注意力集中，处理杂事，像机器人一样井井有条，持续监控状况，随时随地监控状况。天气怎么样？身体传来什么信息？我们在哪里？我们上来多久了？其他组员状况如何？”

他从讲台后退一步。

“攀登K2就像是持续不断地上坡，就连下坡也跟上坡没两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爬这座山的原因。”

会议室陷入静默，完全的静默，没有暗示性的打哈欠，椅子底下也没有脚动来动去。天哪，哈根心想，他让他们听得聚精会神。

“重点在于两个特质，”米凯说，“‘耐力’和‘团结’。我考虑过把‘野心’也包括进来，但比起另外两个特质，它反而没那么重要、没那么要紧。你们可能会问，少了目标和野心，耐力和团结有什么意义？那不就像是为战斗而战斗，是没有实质回报的荣耀？我会说，是的，为战斗而战斗，没有实质回报的荣耀。多年后大家还会谈起埃伦案，因为它是爬坡攻顶，因为它看起来绝对不可能达成。山峰太高，空气太稀薄，天气太变幻莫测，一切都可能出错。这就是爬坡攻顶的故事，日后它会成为神话，会成为营火周围流传的故事。一如大多数登山客连K2的山脚都到达不了，你可能工作一辈子都碰不上这种案子。这件命案如果才几周就被侦破，那么它也很快就会被遗忘。史上的传奇罪案都有什么共同点？”

米凯静静等待，点了点头，仿佛众人已做出回答。

“它们都旷日费时，它们都是爬坡攻顶。”

一个声音在哈根旁边低声说：“他把你比下去了。”

哈根转过头去，看见贝雅特站在他身边，脸上露出顽皮的笑容。

他点了点头，看着聚集在会议室的同人。米凯使的也许是老把戏，但十分有效。几分钟前那一张张死气沉沉的脸孔，如今都被米凯注入了新的活力，仿佛死灰复燃一般。但哈根知道如果案情持续缺乏进展，火焰就算重新燃起也维持不了多久。

三分钟后，米凯结束激励讲话，走下讲台，脸上露出灿烂笑容，耳中听着热烈掌声。哈根尽职地跟着大家拍手，心里害怕再回到讲台上，因为他得上台扮黑脸，宣布调查组将缩编为三十五人。这是米凯做出的决定，但两人都同意不要由米凯来公布这个消息。哈根站到讲台前，放下档案夹，咳了一声，假装翻看档案，然后抬起头来，又咳了一声，露出苦笑说：“各位先生女士，猫王已经离开了。”

一片寂静，没有笑声。

“呃，目前我们还有别的工作得处理，所以有些人会被调去执行别的勤务。”

一片死寂，火焰熄灭。

米凯走出警署中庭的电梯，瞥眼见到一个身影走进隔壁电梯。难道是楚斯？不可能吧？鲁道夫·阿萨耶夫的事件发生之后，楚斯就被停职了。米凯走出警署，费力地穿过积雪，坐上等候他的轿车。他登上大位之后得知理论上警察署长配有座车和司机，但前三任署长都没使用，因为他们认为这会释放出错误信息，让人以为他们滥用公款，以至于其他经费受到挤压。但米凯恢复使用座车，并直截了当地表示说他不会让这种社会民主主义式的狭小器量影响他的生产力，而且这么一来也可以向基层人员传达努力和晋升可以带来福利的信号。后来公关部部长把他拉到一旁，建议说日后若记者问起，他应该只回答生产力的层面，福利的部分自动省略。

“去市政厅。”米凯坐上后座说。

车子从人行道旁驶离，在格兰教堂外转了个弯，朝广场饭店和晚邮报大楼驶去。近来奥斯陆歌剧院的周围地区陆续进行拆除作业，但广场饭店和晚邮报大楼依然主导奥斯陆的小型天际线。但今天看不见天际线，只有皑皑白雪。米凯脑中冒出三个不相干的念头：该死的十二月、该死的埃伦命案、该死的楚斯·班森。

自从去年十月米凯不得不让他这位童年好友兼部属停职之后，他就再也没见过楚斯，也没跟楚斯说过话。不过上周他似乎在车辆停在富丽饭店外的车子上看见过楚斯。米凯之所以得让楚斯停职是因为他的银行账户存入了好几笔巨款，但他不能或不想提出解释，这使得米凯身为他的上司别无选择，只能让他停职。米凯当然知道那些钱是打哪儿来的，那是楚斯为毒枭鲁道夫担任烧毁者、进行证据破坏工作所获得的报酬。这白痴竟然直接把钱存进自己的户头。唯一值得安慰的是这些钱或楚斯都无法指出米凯同样涉案。世界上只有两个人能抖出米凯曾和鲁道夫合作的事，其中一人是社会事务议员，但她是共犯，另一人则躺在国立医院的封闭侧翼里，昏迷不醒。

车子穿过夸拉士恩区。米凯用陶醉的目光看着妓女头发和肩膀上的白雪衬托出她们的黝黑肤色，看着新一批毒贩进驻鲁道夫离开后所空出来的市场。

楚斯·班森。楚斯和米凯从小在曼格鲁区一起长大，他一路跟随米凯，犹如吸附在鲨鱼身上的吸盘鱼。米凯拥有头脑、口才、外表和领导力，绰号“瘪四”的楚斯则拥有拳头、无畏之心和近乎孩子般的忠诚。米凯不论走到哪里都能结交朋友，楚斯则很难让人喜欢，每个人碰见他几乎都会避开。尽管如此，这两个南辕北辙的人却凑在了一起。他们的名字总是一前一后，小时候在班上如此，后来在警大学院也是如此。米凯在前，楚斯跟在后头。后来米凯跟乌拉交往，楚斯依然跟在他背后两步的位置。时间一年一年过去，楚斯越来越落后，他在公私两方面都不像米凯那样有与生俱来的本领，到哪里都吃得开。一般来说，楚斯这个人很容易领导，也很容易预料，米凯说“跳”，他

就会跳。但楚斯的双眼中有时也会浮现一股黑暗，变成一个米凯完全不认识的人。就像那次警方逮捕一名少年，结果少年却差点被楚斯用警棍打瞎。那个曾对米凯毛手毛脚的克里波警察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这名警员的无礼之举正好被同事撞见，使得米凯不得不采取行动，以免让大家以为他好欺负。米凯把那名警察骗到克里波的锅炉室，埋伏在里头的楚斯立刻挥动警棍一阵猛打，起初还很克制，渐渐地下手越来越重，他眼中的那股黑暗似乎扩散开来，将他占据，双眼变得又大又黑。最后米凯不得不出手制止，以免那人被活活打死。是的，楚斯的确忠心耿耿，但他也像是座不受控制的自走炮，这点让米凯感到格外忧心。米凯告诉楚斯说任命委员会决定先让他停职，直到查出那些巨款从何而来为止。楚斯听了只是耸耸肩，转身离去，仿佛没什么大不了，仿佛“瘪四”楚斯除了工作之外还有别的生活重心。当时米凯也在楚斯眼中看见那股黑暗，那感觉就像是看见引线点燃，火花沿着引线烧进矿坑，却什么事也没发生。你不知道到底是因为引线太长，还是因为火花熄了，于是你静静等待，内心忐忑不安，因为你隐约知道爆炸来得越晚，强度就会越猛烈。

车子在市政厅后方停下，米凯下车，走进入口。有人说其实这个入口才是市政厅的大门，挪威建筑大师阿尔内贝格（Arneberg）和波尔松（Poulsen）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原本就是这么设计的，不料后来设计图却给弄反了。这个错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被发现，但木已成舟，政府只好下达封口令，将错就错，希望搭船从奥斯陆峡湾来到挪威首都的人，不会发现他们看见的其实是厨房入口。

米凯的意大利皮鞋鞋底在石砌地面上轻抚而过，朝接待处前进，柜台里的女接待员对他露出灿烂微笑。

“长官早安，议员正在等您。请上九楼，走廊尽头左边那间办公室就是。”电梯逐渐上升，米凯在镜子里照了照，镜子忠实反映出他现在的状况：步步高升。尽管埃伦命案迟迟难破，他的声势还是扶摇直上。他稍微整理了一下乌拉在巴塞罗那给他买的领带，领带打的是双温莎结。以前他在学校教过楚斯怎么打领带，但教的是比较单薄而简单的单温莎结。走廊尽头的那扇门微微开着，米凯推门而入。

办公室空荡荡的，办公桌上空无一物，书架上空空落落，墙上留有挂过画的浅色痕迹。女子坐在窗台上，她的脸蛋以传统定义来说算是好看，女人通常会说“长得不错”。虽然她留着一头有如洋娃娃般可笑的金色长髻发，脸上却找不到一丝甜美或妩媚。她个子高大，有着运动型身材，肩膀和臀部都很宽，今天还特地穿上紧身皮裙。她跷腿坐着，脸上的男性化线条在鹰钩鼻和凶残冷酷的蓝眼珠衬托下更为明显，再加上自信、挑衅、轻佻的眼神，使得米凯第一次跟她碰面时很快就做出判断：伊莎贝尔·斯科延是个积极主动、爱好冒险的人，她就像一头美洲狮。

“把门锁上。”她说。

米凯关上门，转动钥匙锁上，走到一扇窗户前。奥斯陆市区的楼房通常都只有四五层，外观朴实，因此市政厅显得鹤立鸡群。俯瞰着市政厅广场的，是一座拥有七百年历史的阿克修斯堡垒，壁垒很高，上面架有曾经接受战争洗礼的古炮。古炮在冷冽强风中仿佛微微颤抖，全身起鸡皮疙瘩。雪停了，铅灰色天空下的奥斯陆仿佛沐浴在蓝白色的光线中。米凯心想，这好像尸体的颜色。伊莎贝尔的声音在四壁间回荡：“怎么样，亲爱的？你觉得这片风景如何啊？”

“很漂亮。如果我没记错，前任议员的办公室比较小，所在楼层也比较低。”

“不是那片风景，”她说，“我说的是这片风景。”

米凯转头望去，只见这位新上任的社会事务议员张开了双腿，内裤放在窗台上。她常说她不明白刮了毛的女性私处究竟有什么魅力，而米凯看着那片阴毛浓密的私处，口里不断咕哝说非常漂亮时，心里想的是刮毛和不刮毛这两者之间应该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真令人印象深刻。

高跟鞋踏上拼花地板，她走到他面前，拂去他翻领上看不见的灰尘。她不穿高跟鞋就已经高他一厘米，这时简直高他一个头，但他并不觉得受到威胁，正好相反，她的高大身材和跋扈个性正好被他视为

有趣的挑战。比起面对乌拉的纤瘦身材和柔顺个性，他面对伊莎贝尔时必须拿出更多的男子气概。“我觉得邀请你来参加这间办公室的启用典礼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没有你的……通力合作，我是坐不上这位子的。”

“彼此彼此。”米凯说，鼻子吸入她身上的香水气味。这味道怎么这么熟悉？这是……乌拉用的香水，是汤姆·福特牌的香水，它叫什么名字来着？“黑兰花”。这香水是他去巴黎或伦敦时买回来送给乌拉的，因为挪威很难买得到。这未免也太巧合了吧。

伊莎贝尔看见米凯脸上的诧异神情，双眼不禁流露出笑意，她伸出双手钩住他的脖子，仰头大笑：“抱歉，我实在克制不了自己。”

搞什么鬼？那次的乔迁派对过后，乌拉曾抱怨说这瓶香水不见了，还说一定是他邀请来家里的贵宾当中有人偷走了。当时米凯确信香水一定是他的童年好友楚斯偷的，他不是不知道楚斯从少年时代开始就为乌拉神魂颠倒，当然这件事他从未跟乌拉或楚斯提过，他也从不曾说过他认为谁偷了香水，毕竟楚斯偷走乌拉的香水总比偷走她的内裤要好。

“你有没有想过这可能会是你的问题？”米凯说，“克制不了自己？”

伊莎贝尔娇笑连连，闭上眼睛，放开双手，又粗又长的手指沿着他的背部滑下，伸进他的皮带，用略为失望的眼神看着米凯。

“怎么啦，我的种马先生？”

“医生说他不会死，”米凯说，“最近甚至还出现苏醒的迹象。”

“什么迹象？他动了？”

“不是，他们看见他的脑波图出现改变，所以做了些神经生理检查。”

“那又怎样？”她的唇就在他唇边，“难不成你怕他？”

“我怕的不是他，而是怕他会说什么，他可能会把我们的事抖出来。”

“他干吗要做这种蠢事？他一个人孤立无援，说了对他又没好处。”

“这样说好了，亲爱的，”米凯说，把她的手推开，“只要一想到有人可以证明我们为了事业发展而跟毒梟合作——”

“听着，”伊莎贝尔说，“我们只不过是采取了经过深思熟虑的干预行动，防止市场力量坐大而已。这是经得起考验的国家社会党优良政策，我们让阿萨耶夫垄断毒品，逮捕其他毒梟，因为阿萨耶夫的货所导致的用药过量致死率比较低，相较之下，其他做法都是难以令人满意的毒品政策。”

米凯听了不禁微笑：“看来你已经开始在为法庭上的辩论做好了。”

“我们要不要换个话题，亲爱的？”她的手朝他的领带伸去。

“你应该很清楚这件事在法庭上会被怎样解读吧？我之所以可以坐上警察署长的位子、你之所以可以坐上议员的位子，全都是因为我们看起来像是亲自扫荡了奥斯陆的街头，让死亡率下降，但实际上我们却让阿萨耶夫摧毁证据、除去对手、贩卖比海洛因的强度和上瘾度都高上四倍的毒品。”

“嗯，你用这种口气说话让我心痒难搔……”她将他一把拉过来，舌头伸进他的嘴巴，大腿在他身上摩擦，磨得丝袜窸窣作响。她拉着他，踏着稳稳的脚步朝办公桌后退。

“如果他在医院里醒来，开始口无遮拦——”

“别再说了，我不是找你来聊天的。”她的手指开始解开他的皮

带。

“我们得解决这个问题，伊莎贝尔。”

“我知道，可是亲爱的，现在你是警察署长了，应该懂得事有轻重缓急才对，而现在市政厅方面认为最重要的是这件事。”

米凯挡开她的手。

她叹了口气：“好吧，你有什么计划？说来听听吧。”

“必须让他感受到威胁，实实在在的威胁。”

“为什么要威胁他？为什么不直接把他杀了？”

米凯哈哈大笑，直到他发现她说这话是认真的，笑声才停下来。

“因为……”米凯直视她的双眼，语气坚定，摆出半小时前他在调查组面前摆出的干练姿态，准备给出一个答案。但她抢先一步。

“因为你不敢。我们可以去电话簿里找找看有没有人提供‘主动安乐死’的服务。你只要搬出警方资源受到滥用的鬼话，把警卫撤掉，这个人就能出其不意地去探病。反正对那家伙来说是出其不意。或者，你可以派出你的影武者，那个瘪四，楚斯·班森，他为了钱什么都愿意做不是吗？”

米凯不可置信地摇了摇头：“首先，派警员全天候看守病房的是犯罪特警队队长甘纳·哈根。这样说好了，如果我驳回哈根的命令，患者却遭到杀害，我一定会很难看。其次，我们不杀人。”

“听着，亲爱的，政客都没有比他们的顾问好到哪里去，这就是为什么要爬到巅峰的基本前提是要在你身边安排比你聪明的人，而我已经开始觉得你并没有比我聪明，米凯。首先呢，你连这个杀警犯都抓不到，现在你又连一个昏迷患者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置，既然你不想干我，我不得不扪心自问：‘我该怎么应付这个家伙才好？’请回答我这个问题。”

“伊莎贝尔……”

“听起来你是在说‘不’，好吧，听我说，这件事我们要这样处理……”

米凯不得不佩服她，她具有冷静自持的专业态度，又喜欢拥抱风险，捉摸不定，相形之下她的同事都显得略逊一筹。有人把伊莎贝尔视为不定时炸弹，这样想的人一定不了解她就是爱玩那种可以创造出不确定性的游戏。她是那种可以在短时间内飞得比别人更高更远的人，但如果失败，她也会比别人摔得更重更惨。米凯不是没在伊莎贝尔身上认出自己，他的确看到了，但伊莎贝尔比他更极端。然而吊诡的是，伊莎贝尔这样并没有把他同化，反而让他行事更为谨慎。

“那家伙现在还没脱离昏迷，所以我们先按兵不动。”伊莎贝尔说，“我认识一个来自易雷恩巴村的麻醉师，他从事地下交易，提供给我一些药品，这些药品是身为政治人物的我在外面拿不到的。跟瘪四一样，为了钱他会去做很多事，为了性他什么都愿意去做。说到这个……”

她坐上桌沿，张开双腿，唰的一下拉下米凯的裤子拉链。米凯抓住她的手腕说：“我们等周三到富丽饭店再做吧。”

“我们不要等周三去富丽饭店才做。”

“我投票支持周三才做。”

“哦，是吗？”她说，挣脱他的掌握，拉开他的裤子，往下看去，用沙哑的声音说，“反对者以两票对一票获胜，亲爱的。”

5

黑夜降临，温度骤降，苍白的月光透入窗户，洒进斯蒂安·巴雷利的房间。他听见母亲在楼下客厅叫他。

“斯蒂安，找你的！”

刚才他听见市内电话响起，就希望电话不是找他的。他放下Wii游戏机的控制器。目前成绩低于标准杆十二杆，还有三洞要打，正在朝大师级玩家迈进。他玩的角色是美国高尔夫球选手里克·福勒，因为里克在《泰格·伍兹：高尔夫球名人赛》这款游戏中是唯一年纪跟他相仿（他今年二十一岁）又很酷的高尔夫球选手，而且里克跟他一样都喜欢美国饶舌歌手阿姆和反抗军乐队，也喜欢穿橘色的衣服。然而里克负担得起自己的公寓，斯蒂安却还只能蹲在家里，但这只是暂时的，等他争取到奖学金，就能去阿拉斯加读大学。在北欧少年滑雪锦标赛中拿到不错成绩的参赛选手都会去读那所大学。当然了，没有人曾因为读了那所大学而变成更棒的滑雪选手，但那又怎样？阿拉斯加有女人、有葡萄酒、有雪可滑，夫复何求？有剩余时间再去参加几场考试就好。毕业后可以找个还过得去的工作，赚的钱可以供自己一个人住。那样的生活总比现在这样好，睡在稍嫌太短的床上，墙上贴着美国高山滑雪选手伯德·米勒和挪威高山滑雪冠军阿克塞尔·伦德·斯温达尔的海报，吃母亲做的炸鱼饼，遵守父亲定下的家规，训练喜欢大声喧哗的小屁孩。那些小屁孩的“滑雪盲”父母总说，他们有可能成为未来的金牌滑雪选手谢蒂尔·安德烈·奥莫特或拉瑟·许斯。此外斯蒂安也在翠凡斯凯伐滑雪坡操作滑雪吊车，薪资低得连印度童工都不如。这就是为什么他知道电话是滑雪俱乐部的老板打来的，因为在他认识的人当中，只有这位老板不舍得打手机，原因是通话费有点贵，所以他喜欢强迫别人在还装有固定电话的老房子里跑下楼梯。

斯蒂安从母亲手中接过话筒。

“喂？”

“嘿，斯蒂安，我是巴肯，”巴肯在挪威文中意指“斜坡”，他真的叫这个名字，“有人跟我说滑雪坡的吊车现在还开着。”

“现在？”斯蒂安说，看了看表。晚上十一点十五分。打烊时间是九点。

“你可以马上去看一下吗？”

“现在？”

“除非你现在很忙。”

斯蒂安不去理会老板的刻薄语气，他知道自己的表现已经连续两季都令人失望，但老板并不认为他缺乏才能，而是认为他老是无所事事。

“我没车。”斯蒂安说。

“可以用我的车。”母亲插口说，她没离开，依然双臂交抱，站在斯蒂安旁边。

“抱歉，斯蒂安，我听到了哦，”老板简洁地说，“一定是汉明运动俱乐部的滑板客闯进去了，我猜他们觉得干这种事很好玩。”

斯蒂安花了十分钟驾车开上曲折山路，来到翠凡塔。翠凡塔是一座电视塔，外形宛如一支一百一十八米长的标枪插在奥斯陆西北方的山上。

车子在白雪覆盖的停车场上停下，他看见停车场里只停着一辆红色高尔夫汽车。他从车顶厢拿出滑雪板穿上，滑过主建筑，往上来到名为“翠凡快运”的主要吊车旁，这里是整个滑雪设施的制高点，从这里可以俯瞰翠凡湖和规模较小的丁字形斯凯伐吊车。月光迷蒙，天色昏暗，他看不见吊车是否在运作，但听见下方传来机器运转的嗡嗡声响。

他往下滑去，穿过长而缓的雪坡，突然觉得自己晚上还在这里颇为奇怪。滑雪场打烊后的一小时，场内似乎还回荡着滑雪客的欢声尖叫，包括女生过于夸张的惊惧叫声、男生渴望受到注意且充满睾酮的激昂吼声，以及钢制滑板割入硬实冰雪所发出的尖锐声响。即使泛光灯已经关闭，灯光似乎还在空气中残留了一会儿。但渐渐地四周安静下来，也暗了下来，接着又更静了些，最后寂静充满整个山谷，黑暗

从森林里爬了出来，翠凡滑雪场似乎变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就连对这里了如指掌的斯蒂安都认不得，仿佛这是个陌生星球，寒冷阒黑、杳无人迹。

由于光线暗淡，他必须凭感觉滑雪，预测滑雪板底下的起伏地形。这正是他的特殊专长，他在低能见度、大雪、浓雾、昏暗当中表现最好，他感觉得到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只有极少数的滑雪者拥有这种预知能力。他从白雪上滑过，缓缓前进，延长这种愉悦感。不久之后就来到坡底，在吊车小屋前停下。

小屋的门遭到破坏。

雪地里散落着木片，木门大开。这时斯蒂安才想到自己孤身一人，现在是深夜，此地荒无人烟，而且不久之前才有人做出犯罪行为。说不定这只是恶作剧，然而他无法百分之百确定。当然这只是恶作剧，当然他只是孤零零一个人。

“有人吗？”斯蒂安抬头朝发出嗡鸣声的引擎喊道，丁字架吊车在他上方的缆绳上来来去去、唧唧作响。话才出口他立刻感到后悔。回音从山间传来，听得出他的声音充满恐惧。他心里十分害怕，因为他脑子里不断翻搅着“一个人”和“犯罪”这两个词，那则老故事也浮现在脑海。白天他不会去想这件事，但有时他值夜班而且滑雪坡没什么人时，这则老故事就会从森林里伴随着黑暗缓缓爬出。故事叙述某个十二月的深夜，天气温和，没有下雪，一名少女据推测是在市中心遭人下药，再被车子载上来，手上戴着手铐，头上罩着头套。歹徒将少女从停车场扛来这间小屋，破门而入，在里面强暴她。据说少女只有十五岁，身材娇小，如果陷入昏迷，一名或数名歹徒的确可以轻易地把她从停车场扛到这里。你只能希望少女从头到尾都处于昏迷状态。但斯蒂安也听说歹徒用两根大钉子从少女的锁骨下方把她钉在墙上，这样就可以站着强暴她，同时让自己跟墙壁、地板及少女的接触降到最低，这也是警方找不到任何DNA、指纹或衣物纤维的原因。不过这传闻的真实性有待商榷，斯蒂安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实是警方在三个地方发现少女，分别是在翠凡湖底发现躯体和头部，在韦勒山滑雪赛道下

方的森林发现下半身的一半，在奥吉恩湖畔发现另一半。由于后两者的发现地点相隔甚远，距离被害人遭强暴的地方也很遥远，因此警方推测强暴者可能有两人。然而警方手中掌握的也只有推测，凶手始终没有落网，而且也无法确定凶手是否为男性，因为没发现精液可以证明凶手的性别。老板巴肯和其他爱开玩笑的家伙总喜欢跟首次值夜班的俱乐部年轻员工说：据说在宁静的夜晚，那间小屋会传出惨叫声，还有钉子钉入墙壁的声音。

斯蒂安从滑雪板上解开靴子，走到门前，膝盖微弯，小腿紧绷，尽可能不去理会自己快速跳动的脉搏。

天哪，他预期自己会看见什么？鲜血和内脏？还是鬼魂？

他走进门内，伸手摸到电灯开关，打开电灯。

双眼看进被灯照亮的小屋。

只见未上漆的松木墙壁上有根钉子，钉子上挂着一名女子，身上几乎一丝不挂，只穿着黄色比基尼，遮住古铜色胴体上所谓的重要部位，月份是十二月，月历是去年的。几周前一个非常宁静的夜晚，斯蒂安曾对着这张月历图片打手枪。这位月历女郎十分性感，但最令他兴奋的是窗外经过的女生。他坐在小屋里，手里握着硬挺的阳具，和那些女生相隔仅一米之遥，特别是那些独自使用丁字架吊车的女生。她们熟练地握住硬挺的圆杆，将圆杆紧紧夹在双腿之间，让吊车拖着她们的臀部往前行进。她们微微弓背，圆杆上方的缆线连接着伸缩弹簧，缆线一往上缩，把她们往前拉，沿着吊车路线前进，逐渐远离他的视线。

斯蒂安走进小屋。毫无疑问有人进来过。电源控制器遭到破坏，塑料旋钮裂成两半掉在地上，只剩下金属轴心突出在操控台上。他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冰冷的金属轴，试着转动，但手指太滑没法转动。他走到角落的小配电箱前，金属箱门上了锁，钥匙平常连着绳带挂在旁边墙上，如今却不见了。真是怪了。他回到操控台前，想把保护泛光灯和音乐操控器的塑料盖拉开，拆下一个塑料旋钮换上去，但又想到

这么一来也得破坏旋钮才行，因为旋钮不是粘在金属轴上，就是以铸模方式制造的。他需要找个能够紧紧扣在金属轴上的东西，比如活动扳手或类似的工具。正当他拉开窗前一桌子的抽屉时，他突然有个预感，就跟他在盲目滑雪时得到的预感一样。他感觉得到他看不见的东西：有人站在外头的黑暗中注视着他。

他抬头看去。

正好看见一张脸孔，睁着大眼回望着他。

原来是他自己的脸，他的叠影映照在窗玻璃上，双眼露出恐惧神色。

斯蒂安松了口气。可恶，他太容易害怕了。

就在此时，就在他的心脏恢复跳动之时，他的目光回到抽屉里，眼角余光却似乎看见窗外出现动静，有张脸从他在窗上的倒影上移开，往右移动，离开他的视线范围。他又迅速抬头，看见的依然是自己的叠影。又或者其实那不是叠影？

他的想象力总是过于丰富。这句话是马里欧斯和夏拉跟他说的，因为那次他说他觉得那个遭强暴的少女令他感到兴奋。当然他不是因为少女遭到强暴杀害而感到兴奋，但话又说回来，是的，强暴的部分令他兴奋……他补上一句说，他想过这件事。最主要的是那名少女看起来人很好，又很漂亮，他想象她在小屋里一丝不挂，私处插着一根阳具……是的，就是这个部分令他兴奋。马里欧斯说他是变态，至于夏拉那个浑蛋当然很大嘴巴地把这件事拿去到处说，最后这故事又传回他耳朵里时，里头竟然加上了“斯蒂安说他想加入强暴的行列”。真是最佳损友，斯蒂安心想，一边翻看抽屉。乘车券、印章、印泥、笔、胶带、剪刀、折刀、收据本、螺钉、螺帽。妈的！他打开下一个抽屉，里面没有扳手，也没有钥匙。这时他突然想到只要找到他们常拿去插在屋外雪地里的紧急停止装置就好了，那个棒状装置上有个红色按钮，如果发生紧急事故，只要按下按钮，吊车就会停止。游客使用吊车总会发生各种状况，像是小朋友的头撞上丁字架，或是初学者

在丁字架向前拉动时仰天摔倒，身体却还钩在上面，被丁字架拉着向前拖行，或是爱显摆的白痴在吊车行经森林旁边时，用膝盖钩住丁字架，身体倾向一侧做出尿尿的动作。

他仔细翻找柜子。那装置应该很容易找到才对，它大约一米长，以金属制成，形状有如铁锹，一头是尖的，便于插在雪堆或冰层里。斯蒂安把游客遗落的手套、帽子和护目镜推到一旁。下个柜子放的是消防器材、一个水桶、几件衣服、急救箱、手电筒，就是没有紧急停止装置。

可能有员工晚上锁门时忘了把装置收回来。

他拿起手电筒，走到门外，绕了小屋一圈。

还是没找到。天哪，难道歹徒偷走了紧急停止装置不成？可是却没偷走乘车券？斯蒂安似乎听见声响，立刻转头望向森林，拿手电筒照去。

是不是鸟？还是松鼠？有时驼鹿会来这里，但它们通常不会刻意隐藏。要是能让那该死的吊车停下来就好了，他就可以听得更清楚。

斯蒂安回到小屋，感觉自己还是在屋内比较放松。他从地上捡起裂成两半的塑料旋钮，拼回到金属轴上，试着转动。没用。

他看了看表，快午夜了。他希望能在上床睡觉前打完那场奥古斯塔的高尔夫球赛。是不是该打个电话给老板？那根金属轴只要能转个半圈就好了！

他出于本能地猛然抬头，心脏仿佛停止跳动。

有个影子迅速闪过，他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看见了什么。无论那是什么，绝对不是驼鹿。他输入老板的名字，手指剧烈颤抖，按错了好几次才终于输入正确。

“喂？”

“紧急停止装置不见了，我没办法把吊车停下来。”

“可以用配电箱……”

“配电箱锁住了，钥匙不见了。”

他听见老板低声咒骂，又无奈地叹了口气：“你留在那里，我过去。”

“带个扳手之类的东西过来。”

“扳手之类的。”老板复述一次，一点也不掩饰话中的轻蔑之意。

斯蒂安早就知道老板对别人的尊重程度取决于对方在滑雪锦标赛的成绩高低。他把手机放回口袋，望向黑夜，突然想到小屋里的灯光使得他可以轻易被人看见，他自己却看不见别人。他站起身来，关上残破的木门，关闭电灯，静静等待。空荡的丁字架从山坡上输送下来，经过他头顶上方，逐渐加速，在吊车尽头转个弯，再重新爬坡上升。

斯蒂安眨了眨眼。

刚才怎么没想到这招？

他转开控制台上的每一个旋钮。泛光灯的光线洒落整片雪坡，扩音器播放出美国饶舌歌手Jay-Z的《帝国之心》，回荡在山谷之间。这样才对嘛，这样才比较有安心的感觉。

他轮敲手指，又朝那个金属轴望去，金属轴顶端有个小孔。他站起身来，拿起挂在配电箱旁的细绳，对折穿过小孔，在金属轴上绕一圈，小心拉动。这样说不定行得通。他再稍微用力。细绳还撑得住。再用力。金属轴动了。他猛力一拉。

吊车的机器运转声戛然而止，呻吟声拉得老长，声音也越来越大，最后来到高潮，发出一声尖锐声响。

“知道厉害了吧，你这王八蛋！”斯蒂安高声吼道。

他倾身向前，拿出手机，打算跟老板说任务完成。他想到老板一定不会同意他三更半夜把饶舌歌曲开得震天响，便把音响关掉。

他聆听电话铃声响起，耳中听见的只有铃声，四周突然变得非常安静。快啊，快接电话啊！又来了，那种感觉又出现了，他觉得这里有人，有人正在看他。

他缓缓抬头。

一阵凉意从他的后脑扩散开来，仿佛他正在化为石头，仿佛他看见的是蛇发魔女美杜莎的脸。但那张脸并不属于美杜莎，而属于一名男子。男子身穿黑色真皮长大衣，一双疯子般的眼睛瞪得老大，吸血鬼般的嘴巴张开，两侧嘴角滴下鲜血，身体似乎飘浮在半空中。

“喂？斯蒂安？你在吗？斯蒂安？”

斯蒂安没有回答，他已猛然站起，撞倒椅子，倒退贴上墙壁，十二月的月历女郎被扯落，掉到地上。

他找到紧急停止装置了，就插在被挂在丁字架上的男子口中。

“然后他就跟着吊车一直绕圈？”甘纳·哈根问，侧过头查看挂在他们面前的尸体。尸体的形状有点怪异，朝地面的方向拉长，宛如熔化的蜡像。

“那小子是这样跟我们说的。”贝雅特说，在雪地里跺了跺脚，抬头朝灯光下的吊车轨道望去，只见身穿白色工作服的鉴识中心同事几乎跟白雪融为一体。

“有什么发现吗？”哈根问道，口气似乎是说他已经知道答案是什么。

“一大堆，”贝雅特说，“血迹延伸了四百米，跟着吊车上到坡顶，然后下坡，又延伸四百米回来。”

“我是说除了显而易见的东西之外。”

“停车场的雪地里有脚印，有人抄了近道直接来到这里，”贝雅特说，“脚印符合被害人的鞋子。”

“他是走到这里的？”

“对，而且他是一个人来的，路上只发现了他的脚印。停车场里有一辆红色高尔夫，我们正在调查车主是谁。”

“没有凶手留下的痕迹？”

“你有什么发现吗，毕尔？”贝雅特问，转头望向侯勒姆。侯勒姆正朝他们走来，手中拿着一卷警方的封锁带。

“只发现被害人的脚印，”侯勒姆喘息说，“当然这里还有很多滑雪痕迹，但没有可见的指纹、毛发或纤维。说不定我们可以在那根牙签上发现什么，”他朝死者口中突出的紧急停止装置点了点头，“除此之外我们只能希望病理组能有收获。”

哈根在外套里簌簌发抖：“说得好像你已经知道找不到什么证据一样。”

“这个嘛，”贝雅特说，哈根认得这种口气，以前哈利·霍勒都用“这个嘛”来作为坏消息的开始词，“我们在另一个命案现场也没发现DNA和指纹。”

哈根不知道自己之所以发抖，究竟是因为他离开温暖被窝直奔这个天寒地冻之处，还是因为鉴识中心主任的这番话。

“什么意思？”他打起精神问道。

“意思是说我知道他是谁。”贝雅特说。

“你不是说被害人身上找不到证件？”

“对啊，我是过了一会儿才认出他的。”

“你？你对脸孔不是过目不忘的吗？”

“被害人的双颊被打得向内凹陷，让我的梭状回有点困惑，不过他的确是伯提·尼尔森。”

“他是谁？”

“这就是我打电话给你的原因，他是……”贝雅特深深吸了口气。哈根心想，别说出来。

“他是警察。”侯勒姆说。

“他任职于下埃伊克尔地区的警局，”贝雅特说，“我们一起调查过命案，就在你来犯罪特警队之前。当时尼尔森跟克里波联络，说那件命案跟他在克斯塔伐镇侦办的一起性侵案有许多相似之处，主动要来奥斯陆提供协助。”

“结果呢？”

“不了了之。他人是来了，但基本上他只是延长了整个调查行动，凶手……或者说凶手们一直没有落网。”

哈根点了点头：“命案是在哪里发生的？”

“就在这里，”贝雅特说，“少女在吊车小屋遭到强暴分尸，尸体分别在这边的湖里、南方一公里处，还有反方向七公里外的奥吉恩湖畔被发现。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我们认为凶手可能不止一人。”

“那日期……”

“……一样，正好是今天。”

“多久以前？”

“九年前。”

一台无线电电话机发出吱吱声。哈根看着侯勒姆把无线电拿到耳畔，低声说了几句话，再把无线电放下。“停车场的那辆高尔夫登记在米拉·尼尔森的名下，地址跟伯提·尼尔森一样，一定是他老婆。”

哈根发出一声呻吟，仿佛竖起了白旗。“我得把这件事回报给署长，”他说，“那个少女的命案就先别提吧。”

“媒体一样会翻出来的。”

“我知道。我会建议署长暂时先让媒体自己去臆测。”

“明智之举。”贝雅特说。

哈根微微一笑，像是表示感谢，现在他非常需要一点鼓励。他望向山腰上的停车场，望向前方的荆棘道路，再抬头朝尸体望去，又打了一阵哆嗦。“你知道我看见高大瘦削的男人想到谁吗？”

“我知道。”贝雅特说。

“真希望他在这里。”

“他不高也不瘦。”侯勒姆说。

哈根和贝雅特同时朝他看去：“哈利不高也不瘦？”

“我是说这个家伙，尼尔森。”侯勒姆说，朝挂在丁字架上的尸体点了点头，“他是一夜长高的。摸摸他的身体就知道了，感觉很像果冻。我见过这种事发生在由于严重摔伤而全身骨骼碎裂的人身上，骨骼碎裂使得身体失去支撑，肌肉会一直受到地心引力拉扯，直到尸僵现象发生。很古怪对不对？”

他们看着尸体，不发一语，直到哈根转动脚跟，径自离去。

“我说得太详细了吗？”侯勒姆问道。

“对他来说可能只是多余细节，”贝雅特说，“而且我也希望他在这

里。”

“你觉得他还会回来吗？”侯勒姆说。

贝雅特摇了摇头。侯勒姆不知道贝雅特是响应他的问题还是针对这整个情况。他转过头去，看见森林边的一根云杉树枝晃了晃。一声凄凉的鸟叫在四下的宁静中回荡。

第二部

声音不太对劲。就像卧室房门的嘎吱声。

不对劲的是寂静。不对劲的是少了声音。

少了哗的声音，少了心电图仪的声音。安东直觉地把手放在男子额头上。

6

楚斯·班森从寒冷的街道走进温暖潮湿的室内，门口上方铃声大作，门里弥漫着头发的臭味和洗发精的气味。

“剪发吗？”一名年轻男子问道，他头上顶着闪闪发亮的黑人发型，楚斯很确定他是在别家发廊剪的。

“两百？”楚斯问，拍去肩膀上的雪。三月，破碎承诺的月份。他伸出拇指朝背后比了比，想确定外头的价目表依然正确：男士两百，儿童八十五，老人七十五。楚斯看到过有人把狗带进这里。

“还是一样啊，老哥。”美发师用巴基斯坦口音说，领着楚斯坐上一张空椅。发廊里只剩两张空椅。第三张椅子上坐着一名男子，楚斯立刻就把他归类为阿拉伯人。男子有一对深色眼珠，额头覆盖着刘海。男子的目光在镜中一和楚斯交接，就立刻闪避。也许他闻到了警察的味道，也许他认出了警察的眼神。倘若真是如此，那他很可能在布鲁街贩毒，但只卖哈希什。阿拉伯人行事谨慎，尽量不卖烈性毒品。男子也可能是皮条客，他身上那条金链子能提供的线索只有这么多，就算真是皮条客也只是小角色，楚斯认得所有大人物的面孔。

他围上了剪发围巾。

“头发有点长啊，老哥。”

楚斯不喜欢被巴基斯坦人叫“老哥”，尤其是被巴基斯坦娘炮这样叫，更甚的是这个巴基斯坦娘炮即将触碰他的身体。但这些娘炮有个好处，他们不会用“屁股”抵着你的肩膀，侧着头伸手拨弄你的头发，在镜中和你四目相对，问你喜欢这样还是那样。他们只是立刻开始工作，不会问你那头油腻腻的头发需不需要洗，而直接在头上喷水，忽视你可能发出的指示，拿起剪刀梳子马上开始剪，仿佛在参加澳大利亚剪羊毛大赛。

镜子下方的架子上有份报纸，楚斯看了看头版，上头写着大同小异的标题：警察杀手的动机是什么？媒体的推测多半都环绕在失心疯的仇警人士或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身上。有人说这可能是外国恐怖分子所为，但恐怖分子通常会主动出来邀功，而此事目前并未发生。由于犯案日期和地点的缘故，没人质疑这两起命案的相关性，因此警方花了一段时间清查两名死者曾经逮捕、侦讯或可能冒犯过的罪犯，但什么关联都没发现。于是警方暂时以一个假设作为基础来进行侦查，那就是杀害埃伦的凶手是他逮捕过的罪犯，为了复仇、因为嫉恨而犯案，标准型的动机。此外，杀害伯提的凶手则另有其人，也有不同动机，但他十分聪明，复制了埃伦命案的手法来欺骗警方，让警方以为有个连环杀手正在作乱，进而忽略显而易见之处。但后来警方确实去调查了所谓的显而易见之处，将两起命案视为个别案件，但结果也一无所获。

于是警方又回到原点。杀警凶手仍然逍遥法外。一如往常，媒体不断紧逼警方：为什么警方逮不到杀了两名自己人的凶手？

楚斯看见这些头条，一方面觉得满意，一方面也感到愤怒。米凯可能希望媒体到了圣诞节或新年就会遗忘这些命案，把焦点转移到别的事情上，让警方安静工作，让他继续当奥斯陆新上任的性感警察署长、金童、城市的守护者，而不是一个失败者、砸锅者，坐在镁光灯前方，脸上散发出挪威国家铁道式的无能气息。

楚斯不需要细读报纸内容，他在家已经看过了，也对米凯所发

表的调查进度大笑一番。诸如“目前不能多说”，以及“关于这点目前没有消息”这些语句都出自比耶克内斯（Bjerknes）和霍夫·约翰森（Hoff Johansen）合著的《调查方法》一书中关于应付媒体的章节。这本书是警大学院采用的课本，里面说警察应该使用这些似是而非的句子，因为记者一听见“无可奉告”就会抓狂，而且说话也要避免使用形容词。

楚斯细看照片，看米凯脸上有没有露出一丝走投无路的表情。过去在曼格鲁区，每当那些大男孩打算修理米凯这个高傲自大、矫揉造作的小鬼，使得米凯需要帮助时，他总会露出这种神情。他需要楚斯的帮助。当然，楚斯总是挺身而出，而且最后脸上带着黑眼圈和肿嘴唇回家的人也一定是楚斯，不是米凯。米凯那张俊俏脸庞总是躲过一劫，保留给乌拉。

“别剪太多。”楚斯说。他在镜中看着自己的头发从稍微突出的苍白额头上纷纷落下。他的额头和发达的下巴总让人觉得他很蠢。有时这有好处，但也只是有时而已。他闭上眼睛，心想他是真的在报纸的记者会照片上看见米凯走投无路的神情，抑或那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

停职。驱逐。驳回。

目前楚斯仍支领薪水。米凯曾对他表示歉意，把手搭在他肩膀上，说这样对每个人都好，对楚斯自己也好，并要楚斯等他决定该如何处置一个不肯或不能解释账户巨款从何而来的警察。米凯甚至保证说楚斯有权保留一些津贴。因此楚斯理发不必特地去找便宜的发廊，他原本就是这家店的常客，况且他现在更喜欢这家发廊了，因为他喜欢隔壁那阿拉伯人的发型。

“你在笑什么，老哥？”

楚斯听见自己发出粗野的呼噜笑声，赶忙停止。就是这呼噜笑声给他招来“瘪四”这个绰号。不对，给他取这绰号的人就是米凯。那次在学校派对上，大家发现楚斯·班森不仅长得像MTV卡通里的瘪四，连

声音也像，真是有趣极了！当时乌拉是不是在场？还是米凯抱着另一个女生坐在椅子上？乌拉有一双温柔的眼睛，身穿白色毛衣，玉手纤细。曾有个周日在布尔区，她用这双手勾住楚斯的脖子，拉近他的头，在他耳边高声说话，以盖过川崎摩托车的怒吼声。她只是想问米凯在哪里。但他依然记得她双手的温度，在晨光中像是要将他融化，让他站在高速公路的桥上双腿发软。她的气息喷上他的耳朵和脸颊，让他的感官变得异常敏锐。即使桥下那些摩托车发出的汽油臭味和橡胶烧焦味将他们包围，他依然闻得出她口中的牙膏气味、唇膏的草莓味、身上的毛衣用的是米罗柔顺剂。还有米凯亲吻过她、拥有过她。或者这一切只是他的幻想？但他清楚记得自己回答乌拉说他不知道米凯在哪里，尽管他其实知情，尽管有一部分的他想告诉她事实。他想摧毁她眼中的温柔、纯洁和天真。他想摧毁米凯。

当然了，他没这样做。

为什么要这样做？米凯是他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唯一的朋友。告诉乌拉米凯在安杰莉卡家对他有什么好处？乌拉想要哪个男人都不成问题，只是她不要他，她不要楚斯。至少她跟米凯在一起，楚斯就有机会接近她。也就是说，他有机会搞破坏，只是缺乏动机而已。

当时没有。

“这样可以吗，老哥？”

透过娘炮美发师手里拿的圆镜，楚斯端详自己的后脑。

他呼噜一笑，站起来，丢了一张两百克朗钞票在报纸上，以免碰到美发师的手。他走进三月天里。春天就要来临的消息目前仍只是谣言。他抬头朝警署瞥了一眼，迈步朝格兰区的地铁站走去。这个发型花了九分半钟的时间就剪好了。他抬起头，加快脚步。他没有时限要赶，无事可做。哦，不对，他有件事要做，只是无须花太多工夫，而且他一如往常地拥有许多资源，包括恨意、做计划的时间、准备失去一切的决心。他朝一家亚洲食品店的橱窗玻璃望去，确认自己的外型看起来终于符合他现在的身份。

甘纳·哈根坐在椅子上，凝视着署长办公桌上方的壁纸和空办公椅。墙上有许多挂过照片的深色痕迹，照片挂在那里多久早已不可考，而且全都是历任署长的照片，也可能曾经是鼓舞人心的来源。但米凯·贝尔曼显然不需要它们，他不需要历任署长用审判的眼神看着他。

哈根想在扶手上轻敲手指，但这张椅子没有扶手。米凯连访客椅都换掉了，换成了坚硬低矮的木椅。

哈根是被叫来的，接待室的助理领他进入办公室，说署长很快就回来。

办公室门打开。

“你来啦！”米凯快步走到办公桌后，瘫坐在椅子上，双手抱在脑后。

“有什么新进展吗？”

哈根咳了一声，他知道米凯很清楚目前没有任何进展，因为米凯交代过他就算杀警案出现再小的进展都要回报。尽管如此，他还是乖乖回答这个问题，说明即使将这两起命案视为不相关，依然找不到任何线索，也找不到彼此之间有任何其他关联，唯一显而易见的关联就是两名警察遭杀害的地点都是他们曾经侦办过的未破命案的发生地点。

哈根说到一半，米凯就起身站到窗前，背对他，摇晃身子，假装正在聆听，再找机会插话。

“你得解决这个状况，哈根。”

哈根打住话头，等米凯继续往下说。

米凯转过身来，脸上的白斑浮现红色光泽。

“而且我不得不质疑你在国立医院派人全天候看守的决定，现在

有两个奉公守法的警察遭到杀害，难道不应该把人手全都派去调查吗？”

哈根用惊讶眼神看着米凯：“看守病房的人不是我的手下，他们是市中心警局的警员和挪威警大学院的实习生，我不认为这会让调查工作受到影响，米凯。”

“是吗？”米凯说，“但我还是想请你重新考虑这个决定，毕竟时间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我看得出来有人要杀害这个病人的迹象，反正他们应该知道他永远都不可能出庭做证。”

“医生说病情有了起色。”

“那件案子已经不属于最优先处理的事项。”署长立刻回话，口气几乎带有怒意。他深呼吸一口气，换上亲切的表情。“不过派人看守的事还是由你决定，我不过问，明白吗？”他露出微笑。

哈根几乎脱口说出“不明白”，但仍硬生生把话咽了回去，只是微一点头，试着搞懂米凯到底想说什么。

“很好。”米凯说，双手一拍，表示谈话结束。哈根的心情跟他来时一样困窘，想站起来，却仍坐在椅子上。

“我们正在考虑要换个不同的方法。”

“哦？”

“对，”哈根说，“把调查组拆成几个人数较少的小组。”

“为什么？”

“让非主流想法可以有发挥的空间。大团体的力量比较大，但不适宜跳脱框架的思考方式。”

“我们必须跳脱框架……来思考？”

哈根不理睬米凯话中的讽刺之意：“我们一直在兜圈子，只能见树不见林。”

哈根看着警察署长。米凯当过警探，当然清楚这种情况，大团体可能会卡在既定路线中，原本的假设久而久之变成了事实，无法看见其他的可能性。然而米凯却摇了摇头。

“小团体会失去完整办案的能力，责任会分散，彼此会互相阻碍，同样的工作会重复进行。一个协调良好的大团体总是最好的选择，只要有个坚强果决的人来领导就可以了……”

哈根紧咬牙根，感觉臼齿的凹凸表面，同时希望他心中对这句影射之语的反应在脸上看不出来。

“可是——”

“领导者改变策略很容易被解读为走投无路和承认失败。”

“可是我们的确失败了。现在已经是三月，这表示从第一起命案发生至今已经六个月了。”

“哈根，没有人会追随一个失败的领导者。”

“我的部属不盲目也不愚蠢，他们知道我们陷在难以突破的窠臼里，也明白好的领导者必须具备改变策略的能力。”

“好的领导者必须懂得激励人心。”

哈根吞了口口水，把他想回嘴的话也给吞下去。他想说的是，他在军校教领导力的时候，米凯还在四处乱跑玩弹弓呢。还有，妈的，既然米凯那么懂得激励部下，那要不要来激励他啊？但他太疲惫也太沮丧，没力气把他知道最容易激怒米凯的话给咽回去。

“你还记得吗？以前哈利·霍勒领导的独立小组都运作得很成功，不然沃斯道瑟村的命案是不可能破的——”

“我说的话你应该都听得很清楚了，哈根。我更想改变调查工作的管理阶层，因为管理阶层会影响部属的文化，而我们现在的文化似乎还不够目标导向。如果没别的事，再过几分钟我就要去开会了。”

哈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踉跄地朝门口走去，仿佛坐在低矮木椅上的这一小段时间让他双腿血液循环不良。

“对了，”米凯在哈根背后说，他听见米凯捂嘴打了个哈欠，“古斯托案有什么进展吗？”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哈根答道，却不转身，以免米凯看见他的脸。他的脸跟他的双腿正好相反，血液循环异常良好，血管正承受极大压力，他的声音也因为愤怒而颤抖。“这案子已经不属于最优先处理的事项了。”

米凯等哈根关上门，听见他跟接待室的秘书说再见，才在高背办公椅上瘫坐下来。他叫哈根来并不是为了询问杀警案的侦办进度，而且他怀疑哈根可能也已经发现了。他叫哈根来是因为一小时前他接到伊莎贝尔打来的电话。她在电话里当然又扯了一堆什么命案迟迟难破让他们两个人显得十分无能，还有她和他是如何的不一样，她可是有选民的支持作为后盾。米凯只是发出的单调的“嗯”和“哦”作为响应，等待她说完好把电话挂断，但她一直说到最后才投下震撼弹。

“他要脱离昏迷了。”

米凯双肘搁在桌子上，双手抱头，垂眼看着办公桌的亮光漆面，看着自己的模糊轮廓。女人认为他长得好看。伊莎贝尔就坦白说过这是她选择他的原因，她喜欢有魅力的男人。这也是为什么她会跟古斯托那个长得像猫王的家伙上床的原因。长得好看的男人经常让别人误解。米凯想起那位曾对他毛手毛脚、想亲吻他的克里波警察，又想起伊莎贝尔和古斯托。想象他们在一起，想象他们三个人在一起。他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回到窗前。

一切都已经开始进行了。她就是这样说的，“开始进行”。他只要等待就可以了，这样应该可以让他感觉比较镇定，比较能应付周遭的人。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要拿刀往哈根身上插，还狠狠转动？难道只是为了看哈根露出痛苦表情吗？难道只是为了看到另一张受到折磨的脸孔，跟现在他映照在桌上的脸孔一样吗？反正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现在所有事都在她的掌控中。该做的总得去做，然后他们就可以回到原本的步调。他们可以忘了鲁道夫、古斯托以及那个众人谈论不休的哈利·霍勒。随着时间过去，这些迟早都会被遗忘，甚至连这两起杀警案也会被遗忘。

米凯想检验这是不是真的是他要的，却又作罢。他知道这就是他要的。

7

史戴·奥纳吸了口气。他正面对疗程中的十字路口，这时他必须做出决定，也已经做出了决定。

“关于你的性欲还有些尚未解决的事。”

患者眼望着他，紧闭的嘴唇露出微笑，眯着双眼，抬起了手，异常细长的手指似乎想去调整直纹外套上的领带结，却没这么做。奥纳注意到这个动作很多次了，这让他联想到打破强迫行为的患者仍摆脱不掉一开始的起始手势，手要去做某个动作却又停下，动作没有完成，但想做什么昭然若揭。犹如疤痕、跛行。犹如回音，提醒你任何事情都不会完全消失，凡走过必以某种方式、在某个地方留下痕迹。犹如童年。犹如你曾经认识的人。犹如你吃过却难以下咽的食物。犹如你曾经有过热情。犹如细胞记忆。

患者的手放回到大腿上，他清了清喉咙，声音紧绷刺耳：“妈的这是什么意思？现在是要来弗洛伊德那套吗？”

奥纳看着男子。最近他看见一部犯罪剧集里警察对人们情绪状态

的解读：肢体语言很正常，声音却透露出异常。控制声带和喉咙的肌肉十分细腻，发出的话语能产生可供辨识的不同声波。奥纳在警大学院教书时，常对学生强调说这称得上奇迹，还说人耳是更为敏锐的工具，不仅可以解读元音和子音的声波，还能听出说话者的体温、感觉和紧张程度。比如说侦讯时聆听就比观看更重要，声调的微小升高或极其细微的颤抖都是更具意义的指标，它们比交抱的双臂、紧握的拳头、瞳孔的大小，以及那些新潮流心理医师认为非常重要的因素更重要，这些因素根据奥纳的经验通常都只会带来混淆，误导警方。眼前这位患者的确说了粗话，但听在奥纳耳中仍主要呈现压力模式，告诉他这位患者处于防卫状态，而且愤怒。一般说来这不会给经验老到的心理医师带来困扰，正好相反，强烈的情绪通常代表突破即将发生。但这位患者的问题在于事情以错误的顺序发生，他虽然定期来咨询好几个月了，但奥纳却仍未跟他建立联结，两人之间没有亲密感，也没有信任。由于疗程缺乏效果，奥纳甚至考虑要建议中止咨询，也许将他转介给其他医生。若在安全氛围中，愤怒是好事，但在现在的情况下，患者可能只会进一步地封闭自己，而且更为退缩。

奥纳叹了口气，他显然做了错误决定，但如今已然太迟，因此他决定继续前进。

“保罗。”他说。保罗的眉毛经过细心修拔，下巴还有两道小疤痕，显然动过拉皮手术，这些都让奥纳在首次咨询的前十分钟就对此人做出判断。“我们这个社会看起来容忍度很高，但压抑同性恋倾向的状况还是很常见，”奥纳仔细观察患者的反应，“我为很多警察做过咨询，其中有一位跟我说他私下对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十分开放，但在工作上却不能公开，否则他就会被雪藏。我问他确定真的会这样吗？压抑通常来自我们强加给自己的期望，以及我们对别人期望的解读，尤其是我们身边的亲友和同事。”

奥纳停了下来。

患者并未瞳孔放大、脸面潮红、抗拒目光相触、出现逃避的肢体语言。恰好相反，他的两片薄唇出现一丝轻蔑的微笑。奥纳反而发现

自己的双颊温度升高。天哪，他恨死这个患者、恨死这份工作了！

“那这位警察，”保罗说，“他有依照你的建议去做吗？”

“时间到了。”奥纳说，根本没看时钟。

“我很好奇，奥纳。”

“我发誓过要尽保密义务。”

“那我们叫他X就好了。我从你的表情看得出你不喜欢这个问题，”保罗微微一笑，“他听从你的建议，结果不是太好对不对？”

奥纳叹了口气：“X做得太过火，他误判情势，在厕所亲了一个同事，结果遭到雪藏。重点是事情有可能很顺利。下次咨询之前，你可以至少思考一下这件事吗？”

“但我不是同性恋啊。”保罗朝喉咙抬起手又放下。

奥纳微微点头：“下周同一个时间？”

“我不知道。我没有好转对不对？”

“慢慢有进展了。”奥纳说，这句话是反射式的回应，就跟保罗朝领带抬起手一样。

“对，你说过好几次了，”保罗说，“可是我有种白花钱的感觉，妈的你就跟那些逮不到连续杀人犯和强暴犯的无能刑警一样……”奥纳颇感惊讶，他注意到保罗的声音渐低且安静下来。他的声音和肢体语言传达出和这句话截然不同的讯息。奥纳的大脑像是进入自动驾驶模式，开始分析患者为何会特别拿这件事来比喻，而答案十分明显，根本无须深入分析。自从秋天以来，奥纳的办公桌上就放着报纸，而且总是翻到报道杀警案的版面上。

“保罗，要逮到连续杀人犯不是件容易的事，”奥纳说，“我对连续杀人犯颇为了解，事实上那是我的专长，就跟做心理咨询一样。但如

果你想中止咨询，或是你想试试看其他医生，都是可以的。我认识很多高明的心理医生，他们可以帮助你——”

“你是不是想摆脱我，奥纳？”保罗侧过头，有着无色睫毛的眼皮闭了起来，脸上的笑容更大了些。奥纳难以判断这个笑容是在嘲笑他的同性恋理论，还是稍微表露出真实的自己，或者两者皆是。

“请别误会。”奥纳说，心里却很清楚保罗一点也没误会。他的确想摆脱保罗，可是身为专业心理医师绝对不能把棘手患者一脚踢开。但这只是更让他备受折磨对不对？他稍微调整领结：“我想治好你，但彼此信任非常重要，而现在好像——”

“我今天只是心情不好，奥纳，”保罗张开双手，为自己辩护，“抱歉，我知道你很好。你以前为犯罪特警队分析过连续杀人犯对不对？你帮那个警监逮到过在命案现场留下五芒星符号的凶手。”

奥纳观察保罗，看着他起身扣上外套。

“没错，对我来说你已经够好了，奥纳。下周见，我会想想看我是不是同性恋。”

奥纳没起身，他听见保罗在走廊上等电梯，口里哼着歌。这曲调有点耳熟。

的确，保罗说的话有些地方引人注意。他没说一般人常说的“连环杀手”，而是说警方惯用的“连续杀人犯”。他称呼哈利·霍勒为警监，一般人却连警阶都搞不太清楚。民众通常会记得报上写的凶残犯案手法，例如刻在尸体附近的五芒星，不会记得看似无关紧要的小细节。但其中最引起奥纳注意的是——这点可能对治疗非常重要——保罗把“那些逮不到连续杀人犯和强暴犯的无能刑警”拿来跟他相比。

奥纳听见电梯来了又去。他想起那是什么曲调了。他把《月之暗面》这张专辑找来听过，想看里头是否隐含着任何暗示可以用来解读保罗的梦境。这首歌叫《脑部伤害》，歌词讲述的是疯子。疯子出现在草地上、大厅里，出现在诊疗室里。

强暴犯。

遇害警察并未遭到强暴。

当然这可能是因为保罗对这件案子没那么感兴趣，所以才把遇害警察跟过去在相同地点遭到杀害的被害人搞混，或是他以为连续杀人犯总会强暴被害人，或是他梦见遭到强暴的警察，这自然可以强化他压抑同性恋倾向的理论，或是……

奥纳的手做出动作却停在半空中，他惊讶地看着自己的手正要去调整领结。

安东·米泰啜饮一口咖啡，低头看着睡在病床上的男子。他不是应该感到喜悦吗？就像莫娜说的那种喜悦，她总是称之为“扫去阴霾的日常小奇迹”。是的，医师分析可能死亡的昏迷病患突然改变心意，把自己拖回这个世界，苏醒过来。这当然是件好事。但这个躺在枕头上苍白枯槁的男子对他没有任何意义，只代表他的任务即将告一段落。当然这并不表示他跟莫娜的关系也会结束，反正他们从不曾在此处度过亲密时光。如今他们反而不用再担心当她进出病房时，同事会注意到他们注视彼此的温柔目光，也不用担心他们交谈得太久，或是一有人出现就非常突兀地停止对话。但安东有点烦恼，因为这些因素正是这段关系擦出火花的原因。秘密私通、暗度陈仓、看得到却碰不到的兴奋感。他必须等待，必须从家里偷溜出来，必须骗劳拉说他要加班。他满口谎言，谎言说得越来越溜，心里清楚这些谎言迟早会令他窒息。他也知道自己的不忠行为并未让他在莫娜眼中成为一个更好的男人，而且她想象得到未来有一天他也会用同样的借口来欺骗她。莫娜跟他说这种事曾发生在她身上，别的男人欺骗过她，当时她比现在更年轻苗条，所以如果安东想甩掉她这个臃肿的中年妇女，她一点也不会感到讶异。他说你不要这样说，就算是认真的也不要说，说这种话只会让你的魅力打折扣，也会让我的魅力打折扣，这种话会把我变成一个占便宜的人。但现在他很高兴她说了那些话，这段关系总得在某个地方打住，她已替他找好了台阶。

“你是在哪里拿的咖啡？”新来的男护士问道，他拿起挂在床尾的

病历，推了推圆框眼镜，低头读着。

“走廊那边有台浓缩咖啡机，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用，不过你可以——”

“谢谢你拿咖啡来。”护士说。安东觉得这人口音有点奇怪。“可是不喝咖啡。”护士从外套口袋拿出一张纸看了看，“我看看……他需要一些异丙酚。”

“那是什么？”

“这表示他会睡上好一阵子。”

安东打量这名护士，看着他把针头插进一瓶装有透明液体的小瓶子里。这护士有点矮，身材有点结实，长得有点像一位著名演员。这演员不以英俊著称，是少数不凭长相而闯出名号的演员，他有丑陋的牙齿，还有一个很难让人记住的意大利名字，就跟这护士一样。刚才护士自我介绍过，但安东已经忘了他叫什么名字。

“脱离昏迷的病人情况很复杂，”护士说，“也很脆弱，所以得小心地让他恢复意识才行，只要打错一针，就可能把他们送回到原来的昏迷状态。”

“原来如此。”安东说。刚才这护士向安东出示证件，说出了密语，并等候安东打电话向勤务中心确认他确实在排班表上。

“所以你在麻醉方面很有经验喽？”安东问。

“对，我在麻醉科服务过很长一段时间。”

“但你现在已经不在麻醉科了？”

“我去旅行了两三年。”护士拿起针筒对着光线，稍微推了推活塞，让针头喷出细小水珠。“这病人看起来像是有过一段沧桑的人生，为什么病历上没有名字？”

“他必须保持匿名，难道他们没跟你说吗？”

“他们什么都没跟我说。”

“他们应该说的，据说有人想置他于死地，这就是我坐在外面走廊上的原因。”

护士朝病人的脸庞倾身弯腰，闭上眼睛，看起来像是在吸入病人的气息。安东看了不禁打个冷战。

“我见过这个人，”护士说，“他是不是奥斯陆人？”

“我发过誓必须保密。”

“我不也是吗？”护士卷起病人的袖子，拍了拍手臂内侧。这护士说话似乎有哪里怪怪的，安东一时之间也说不上来。针头插入肌肤，安东再度打个冷战。在完全的寂静之中，他仿佛听见钢针摩擦肌肤的声音，以及活塞受到压迫，将药剂挤出针筒的声音。

“他在奥斯陆住了好几年，后来搬到国外，”安东说，吞了口口水，“可是又跑了回来，据说是因为一个年轻人的缘故，那人是毒虫。”

“很悲伤的故事。”

“对啊，不过现在看来这故事会有个快乐结局。”

“现在要下定论可能还太早，”护士说，拔出针头，“很多昏迷病患的病情会反复。”

这时安东听出这护士说话哪里怪了，虽然极其细微，但他的S发音口齿不清。

两人走出病房。护士消失在走廊尽头后，安东又回到病床旁，查看心电图，聆听规律的哔哔声，这声音仿佛深水潜艇发出的声呐声。他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这么做，但他模仿那个护士，倾身在病人脸旁，

闭上眼睛，感觉病人的气息喷在他脸颊上。

阿尔特曼。护士离开前，安东仔细看了一下他的名牌。护士名叫席古·阿尔特曼。安东有个直觉，决定隔天去查一下这个人的背景，他可不想让德拉门事件重演，这次他不想再犯下任何错误。

8

卡翠娜·布莱特坐在椅子上，双脚搁在桌子上，话筒夹在肩膀和耳朵之间。电话另一头的哈根正在讲另一通电话。卡翠娜的手指在面前的键盘上飞舞。她知道背后窗外的卑尔根市正沐浴在阳光中，街道因为受到雨水洗礼而闪闪发光。这场雨下了一早上，十分钟前才停止。根据卑尔根的平均法则，待会儿应该又会再飘起毛毛细雨，但这时阳光稍稍露脸。卡翠娜希望哈根可以赶快讲完电话，回到他们的对话上。她只想交出她从卑尔根警局取得的资料，然后走进来自大西洋的新鲜空气中，这空气比她的前任长官哈根此时正在奥斯陆东区办公室里呼吸的空气要甘美多了。

哈根再度愤怒咆哮：“还不能跟他说话？这什么意思？他到底脱离昏迷了没？……对，我知道他现在还很虚弱，可是……什么？”

卡翠娜希望过去这几天她找到的数据可以让哈根的心情好一点，她浏览页面，查看自己了然于心的信息。

“妈的我才不管他的律师怎么说，”哈根说，“妈的我也不管会诊医生怎么说，我现在就要讯问他！”

卡翠娜听见哈根用力挂上电话，终于回到这边的电话上。

“怎么回事？”她问。

“没什么。”哈根说。

“你刚刚说的是他吗？”她问道。

哈根叹了口气：“对，是他。他要脱离昏迷了，可是医生又开了镇静剂给他，说至少要再等两天我们才能跟他说话。”

“这种事不是应该谨慎一点比较好吗？”

“也许吧，但你也知道，我们现在就得交出一些成绩，那两起杀警案已经搞得我们颜面无光了。”

“等个两天应该没区别吧。”

“我知道啊，可是我总得骂骂人才行，爬到主管的位子有一半原因不就是为了可以骂人吗？”

卡翠娜无言以对，她对当主管一点兴趣也没有，就算有，待过精神病院的人也不会是入主大型主管办公室的第一人选。她的诊断已经从狂躁抑郁症、边缘型人格疾患、躁郁症，再演变到健康，至少她现在只要服用粉红色小药丸就能保持情绪稳定。用药物来治疗心理疾病一直存在诸多争议，然而对卡翠娜而言，持续服药给了她质量较好的新生活。但她发现长官一直在留意她，只有必要时才会派她去现场执行任务。反正无所谓，她喜欢坐在狭小的办公室里，面对高画质计算机屏幕，独自使用连警方都毫不知情的搜索引擎。查看、搜索、找寻。追踪看似消失在地球表面的人，从看似随机的活动中看出模式。这就是卡翠娜的专长，而且她不止一次对奥斯陆的克里波和犯罪特警队做出贡献，因此警方只好容忍这个精神病患者在办公室里活动。

“你说有资料要给我。”

“这几周部门里都很闲，所以我调查了一下那两个遭到杀害的警察。”

“是你在卑尔根的长官叫你……”

“不是不是，因为我觉得这总比看色情网站或玩接龙要有趣多了。”

“我洗耳恭听。”

卡翠娜听出哈根想让自己听起来乐观，却难掩心中的绝望。他可能已经受够了自己心中的希望再度燃起，接下来几个月又遭到摧毁。

“我搜寻过数据库，想看看马里达伦谷和翠凡湖畔发生的强暴杀人案里是不是有哪个名字一再出现。”

“谢谢你，卡翠娜，可是我们也查过，这过程简直烦死人了。”

“我知道，可是我用的方法有点不一样。”

哈根重重叹了口气：“继续说吧。”

“我发现侦办这两件案子的团队不太一样，两者都参与的只有两名鉴识中心人员和三名警探，但这五个人并不完全了解究竟有谁接受过侦讯，而且这两件案子都尚未厘清、必须保密，档案也很多。”

“对啊很多，就是因为很多，所以才没有人能完全记得调查工作的每一件事，不过每一个接受过侦讯的人都会在警方的中央登记系统里留下记录。”

“这就是重点所在。”卡翠娜说。

“什么重点所在？”

“接受侦讯的人必须登记，侦讯记录也会根据相关案件来归档，但这里面有个灰色地带。比如说，如果被侦讯者已经入狱，那侦讯就会以非正式的形式在监狱里进行，被侦讯者也不用登记，因为他早就登记在案了。”

“但侦讯记录还是会留存在案件档案里啊。”

“通常是这样，除非该次侦讯主要是为了别的案件，而在那起案件中，被侦讯者是主要嫌犯，也就是说，马里达伦谷命案只是该次侦讯的一小部分，警方只是例行公事，姑且问一问。这么一来，这次侦

讯就会被归到第一起案件中，后来当警方在搜寻资料时，就不会把他跟第二起案件联系在一起。”

“有意思，所以你发现了……”

“这个人是奥勒松市一起性侵案的主要嫌疑犯，他因为在奥塔镇一家旅馆攻击和企图强暴一名未成年少女而被警方找来讯问。在这次侦讯过程中，他也被问到马里达伦谷命案，但后来档案归到了奥塔镇性侵案里。有趣的是，这个人也因为翠凡湖命案被警方找来，但这次只是例行询问。”

“然后呢？”卡翠娜终于在哈根口中听见感兴趣的口气。

“这三件案子他都有不在场证明。”卡翠娜说。刚刚她才给哈根打了气，而现在她可以说是感觉到而非听到哈根像泄了气的皮球。

“原来如此，你今天还有什么来自卑尔根的有趣消息想跟我说吗？”

“还有。”卡翠娜说。

“我等一下要开会——”

“我调查了这个人的不在场证明，他在这三件案子的不在场证明都一样，有证人确认当时他在家，证人是年轻女子，当时警方认为这个证人是可靠的，因为她没有前科，跟嫌犯没有关系，他们只是租房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但如果你继续追踪她的名字，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事。”

“例如？”

“例如盗用公款、窃取毒品、伪造文书。如果你再仔细搜寻后来她被警方找来侦讯的记录，就会发现同一件事，要不要猜猜看是什么？”

“虚假陈述。”

“很遗憾地，我们不习惯用新的角度来看旧的案子，至少不会这样去看像马里达伦谷和翠凡湖命案这种复杂的老案子。”

“这女人到底叫什么名字？”哈根口中又出现了感兴趣的语气。

“依里雅·雅各布森。”

“有没有她的地址？”

“有，她在警方登记系统、国家户政局和其他——”

“好了，看在老天的分上，快把她给找来！”

“——比如失踪人口记录系统里都有数据。”

奥斯陆的电话那头传来一阵长长的静默。卡翠娜想出去散散步，走到布里根的渔船边，买一袋鳕鱼头，拎回她位于莫伦普里斯区的公寓，慢悠悠地煮一顿晚餐，然后观赏《绝命毒师》剧集，并希望天空再度下雨。

“很好，”哈根说，“至少你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侦查的方向。这家伙叫什么名字？”

“瓦伦丁·耶尔森。”

“他在哪里？”

“这才是重点所在，”卡翠娜说，听见自己又说了一次这句话，她的手指在键盘上敲打，“我找不到他。”

“他也失踪了？”

“他不在失踪人口名单上，这点很奇怪，因为他就像是从地球表面上消失了一样。他没有地址、没有登记电话、没使用信用卡，甚至连银行账户都没有。上次选举没去投票，去年没坐过火车也没乘过飞机。”

“你有没有用Google搜寻？”

卡翠娜哈哈大笑，直到她发现哈根不是开玩笑，才收起笑声。

“放轻松，”她说，“我会找到他的。”

两人挂上电话。卡翠娜起身穿上外套，加快行动速度，因为云层已从奥斯古岛上空飘来。她正要关闭计算机，忽然想起哈利跟她说过的一句话：我们经常忘记去查看显而易见的地方。她快速输入几个字，等待网页显示。

接着她口中爆出几句卑尔根粗话，同时注意到开放式办公室里有许多人转头朝她望来，但她懒得跟他们保证说她并不是精神病发作。一如往常，哈利是对的。

她拿起电话，拨打号码。铃响第二声，哈根就接了起来。

“你不是要去开会吗？”卡翠娜说。

“推迟了，我正在派人去找这个瓦伦丁·耶尔森。”

“不用了，我已经找到他了。”

“哦？”

“说他从地球表面上消失一点也不为过，因为我想他真的已经从地球表面上消失了。”

“你的意思是说？”

“对，他已经死了。国家户政局已经把他标成黑白的了。抱歉我从卑尔根打了这通白痴电话给你，现在我要抱着羞愧的心情回家啃鱼头了。”

她挂上电话。窗外又开始飘雨了。

安东·米泰从咖啡杯上抬起头来，看见哈根急匆匆地走进警署六楼

几乎空无一人的员工餐厅。安东已经盯着咖啡杯看了好一段时间，思索他的人生原本可能有什么发展，又想到他早已停止去设想这件事，也许这就是初老的症状。他已翻开手上拿到的牌，也看见了牌面。你不可能拿到一副新的牌，所以只能尽量把这手牌打好，并梦想着可能拿到别的牌。

“抱歉我来迟了，安东，”哈根说，在安东对面的椅子上瘫坐下来，“我刚才接到从卑尔根打来的一通蠢电话。最近怎么样？”

安东耸了耸肩：“就是不停地工作啊。我上楼的时候看见有许多年轻人经过，我想给点建议，但他们并不觉得有必要听一个失意的中年大叔说话，他们似乎觉得人生就像铺在他们面前的一条红地毯。”

“那家里呢？”哈根问。

安东又耸了耸肩：“很好。老婆一直发牢骚，说我太努力工作，但我待在家里的时候她也一样发牢骚，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

哈根发出不置可否的声音，让安东自行去解读。

“你还记得你结婚那天吗？”

“记得。”哈根说，稍微看了看表，他这么做不是因为他不知道现在几点，而是给安东一个暗示。

“最糟的部分是当你站在那里许下山盟海誓的时候，你的确是认真的。”安东发出空洞的笑声，摇了摇头。

“你今天是有事来找我谈吗？”哈根问说。

“对，”安东伸出食指在鼻子上摸了摸，“昨天晚上我值班的时候来了一个护士，他看起来有点可疑，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但你知道像我们这种老手都会注意到一些地方，所以我去查了他一下，结果发现他几年前曾经涉及几宗命案，后来被释放，从嫌犯的名称中被剔除，尽管如此……”

“我知道了。”

“所以我想最好跟你说下这件事，你可以去跟医院的管理阶层说，也许能低调地把他调离。”

“我会处理的。”

“谢谢。”

“是我该谢谢你，干得好，安东。”

安东微微鞠躬。听见哈根向他道谢，他觉得很开心，因为在警界里，这位修士般的犯罪特警队队长是他唯一觉得感谢的人。那件案子发生之后，是哈根解救了他的危机，当时哈根打给德拉门市的警察首长，说他们对安东太严苛了，既然他们不需要安东的经验，那么奥斯陆警署需要。事情就是这样，现在安东在奥斯陆警署一楼服务，但仍住在德拉门市，这是劳拉定下的条件。安东搭电梯去一楼，感觉脚步轻盈多了，背也挺得更直，连嘴角都微微上扬。他觉得好事就要发生。他可以买花送给……他思索片刻……送给劳拉。

卡翠娜望向窗外，输入号码。她的公寓位于挪威人所称的“高地基楼层”，高得看不见外面的行人，但可以看见行人撑的雨伞。透过窗玻璃上在强风中颤动的雨珠，还可以望见普德峡湾大桥连接市区和洛斯弗区那一端山脚的隧道口。但这时她正看着五十英寸电视，画面中的化学老师兼癌症患者正在炼制冰毒。她觉得这剧情怪得好有趣。她之所以购买这台电视是基于她的个人口号：为什么单身男人总拥有最大的电视？她还依照非常主观的方式把DVD排放在马兰士播放器的下方。左方的经典老片层架上，第一张和第二张放的是《日落大道》和《雨中曲》，下方层架上放的是比较近期的电影，其中的新片竟然是《玩具总动员3》。第三个层架上放的是CD，虽然她已经把这些CD全都拷贝到了硬盘中，但由于念旧的缘故，她还是没把它们送给二手店。她的音乐品味很窄，只听华丽摇滚和前卫流行。她偏爱英国音乐，歌声最好具备雌雄同体的特质，像是大卫·鲍伊、火花乐队、高个子莫特乐队、史蒂夫·哈雷、马克·波兰、小脸乐队和洛克西音乐乐

队，山羊皮乐队则是她喜欢的当代乐队。

化学老师正在跟老婆上演相同的争吵戏码。卡翠娜按下DVD播放器的快进键，同时打电话给贝雅特。

“我是隆恩。”电话那头传来几乎有如小女孩般的高音声调，她接起电话只说出必要的话。在挪威，对方接起电话若不报上姓氏，就代表这是个大家庭，你必须说明要找隆恩家的哪一个人才行。但在这个例子中，隆恩代表的就只是寡妇贝雅特·隆恩和她的儿子。

“我是卡翠娜。”

“卡翠娜！好久不见，你在干吗？”

“我在看电视，你呢？”

“我正在玩大富翁，被这个小男生杀得片甲不留，一边在吃比萨这种慰藉食物。”

卡翠娜思索片刻。贝雅特的儿子多大了？反正已经大到会玩大富翁，还打败母亲了，可见时间过得有多快。卡翠娜正想说自己也在吃慰藉食物——鳕鱼头，却又想到现在单身女人都喜欢说这种近似沮丧的讽刺话语，来取代原本应该说的话，那就是她觉得少了完全的自由，自己可能活不下去。这么多年来，有时她会觉得应该打电话跟贝雅特聊聊天，就像以前她会打电话跟哈利聊天一样。她和贝雅特都是三十多岁的单身警察，父亲也都是警察，智力都高于平均水平，同样都是现实主义者，不会幻想或渴望白马王子的出现。倒是白马可能还不错，可以载她们去目的地。

她们有很多话可以聊。

但卡翠娜总是没有真的打给贝雅特，除非有公事要谈。

她们连在这方面都很相像。

“我打来是想跟你讨论一个名叫瓦伦丁·耶尔森的人，”卡翠娜

说，“他是个已经死亡的性侵犯，你记得什么关于他的事吗？”

“等一下。”贝雅特说。

卡翠娜听见手指在键盘上飞舞的声音，并记下她们又多了一个相像的地方：她们总是随时待命。

“原来是他啊，”贝雅特说，“我见过他几次。”

卡翠娜知道贝雅特把瓦伦丁的照片调了出来，显示在屏幕上。据说贝雅特脑部负责辨识人脸的梭状回中储存着每个她见过的人的面孔。对她来说，“我对人过目不忘”这句话十分贴切。此外，脑部研究员曾给她做过检查，判定她是全世界极少数拥有这种能力的三十多人之一。

“他曾因为翠凡湖和马里达伦谷命案而接受侦讯。”

“对，我对这人有点印象，”贝雅特说，“但我记得这两件案子他好像都有不在场证明。”

“有个跟他住同一栋公寓的人发誓说事发当晚他都在家。我想知道的是，你有没有采集过他的DNA？”

“如果他有不在场证明，我们应该不会采集他的DNA，那时候要分析DNA手续很复杂，成本又很高昂。除非对方是主要嫌犯，而且又找不到其他线索。”

“我知道，可是鉴识中心成立DNA鉴定部以后，你们不是就开始清查旧日悬案的DNA吗？”

“对，可是马里达伦谷和翠凡湖命案都没采集到生物迹证。还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瓦伦丁·耶尔森已经得到报应了，而且还加倍奉还。”

“哦？”

“对啊，他遭人杀害。”

“我知道他已经死了，可是我不知道……”

“没错，他在伊拉监狱服刑的时候遭到杀害，陈尸在囚室里，被人打成肉泥。犯人通常都不喜欢猥亵小女孩的人。凶手一直没逮到，可能也没人认真去调查。”

一阵静默。

“抱歉，我没能帮上忙。”贝雅特说，“他要我跟他玩‘碰运气’游戏了，所以……”

“希望他降临在你身上啰。”卡翠娜说。

“什么？”

“幸运之神啦。”

“对啊。”

“最后一件事，”卡翠娜说，“我想找依里雅·雅各布森这个人谈一谈，她就是为瓦伦丁提供不在场证明的人，只是她失踪了，不过我做了点调查。”

“是吗？”

“她的地址没变，可是没纳税、没领社会保障金、没刷信用卡、没有旅行记录、没打手机。一个人的活动这么少，通常只有两种可能，而最常见的就是已经死亡。可是后来我又发现了一件事，那就是乐透，她买了一张乐透彩票，金额是二十克朗。”

“她玩乐透？”

“说不定她也希望幸运之神降临在她身上。反正呢，这表示她属于第二种可能。”

“是什么？”

“故意不想被人找到。”

“现在你希望我帮你找到她？”

“我手上有她最后登记在奥斯陆的地址，还有她买乐透的摊子，而且我知道她吸毒。”

“好，”贝雅特说，“我会联络我们的卧底人员。”

“谢谢。”

“不用谢。”

一阵短暂静默。

“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有。你觉得《雨中曲》这部片子怎么样？”

“我不喜欢音乐剧，为什么这样问？”

“你会不会觉得灵魂伴侣很难找？”

贝雅特咯咯一笑：“会啊，改天我们来聊聊这件事。”

两人挂上电话。

安东双臂交抱坐在椅子上，耳中聆听着寂静，双眼看着走廊。

莫娜已进入病房照顾患者，很快就会出来，给他一个淘气的微笑，说不定还会把手放在他肩膀上，抚摸他的头发。或者她会和他轻轻一吻，让他碰触她的舌头。她的舌头总是带有薄荷味。接着她会朝走廊尽头走去，以挑逗的姿态摆动性感丰臀。也许她不是刻意这么做，但他喜欢认为她是刻意的。她收紧肌肉，摇摆臀部，昂首阔步，对他——安东·米泰——卖弄身材。是的，就像人家说的，他应该心怀

感激。

他看了看表。就快换班了。他正要打哈欠，就听见一声尖叫。

他立刻跳起来，打开房门，由左而右扫视病房，确定房里只有莫娜和患者两人而已。

“他是不是……”安东开口说，却没把话说完，因为他听见那声音依然存在，心电图仪依然发出刺耳声响，即使在走廊上也听得见短促规律的哔哔声，除此之外一片寂静。

莫娜的指尖抵在锁骨和胸骨的交接处，那个位置劳拉称之为“宝石窝”，因为她的心形项坠就憩息在那儿。项链是安东送她的结婚纪念日礼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庆祝这个日子。也许当女人害怕、兴奋和喘不过气时，她们的心会上升到那个位置，因为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劳拉也会像这样把手指放在那里。跟劳拉一样，莫娜的这个位置吸引了安东的全部注意力，尽管她对他眉开眼笑地低声说话，仿佛害怕吵醒病人，而她的话声仿佛来自遥远之处。

“他说话了。他说话了。”

卡翠娜花了不到三分钟，就溜进了奥斯陆警区计算机系统的后门，这里她十分熟悉，可是要找出奥塔旅馆性侵案的侦讯录音档案甚是困难。警方已对录音带和录像带进行了全面数字化，但索引归档完全是另一回事。卡翠娜试过了所有她想得到的关键词：瓦伦丁·耶尔森、奥塔旅馆、强暴等，但却什么也没找到，正打算放弃，一个男性的尖锐声音突然充满整个房间。

“那是她要求的不是吗？”

卡翠娜感觉一阵电流窜过全身，就像那次她和父亲坐在船上，父亲冷静地宣布说鱼儿上钩了。不知为何，这时她立刻知道这就是瓦伦丁的声音。

“有意思。”另一个声音说，话声低沉，几乎像在讨好。这是警察

想逼出答案的口吻。“为什么你会这样说？”

“女人总会用各种方式来要求做那档子事不是吗？事后才觉得羞愧，跑去报警，可是她们心里其实清楚得很。”

“所以奥塔旅馆的这个少女，她是自己要求做那档子事，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她会要求的。”

“你是说如果你没有在她开口要求之前就先强暴她的话？”

“我是说如果我真的去过那里的话。”

“你刚刚才承认那天晚上你去过那里，瓦伦丁。”

“那是为了引诱你对这件性侵案再多讲一点细节，你知道一天到晚坐在牢房里很无聊的，总是得……想办法找乐子。”

一阵静默。

接着瓦伦丁发出尖锐笑声。卡翠娜打个冷战，把身上的羊毛衫裹得更紧了些。

“你看起来好像很生气……那是什么表情啊，警官？”

卡翠娜闭上眼睛，回想瓦伦丁的脸。

“先把奥塔性侵案放到一边好了，说说马里达伦谷的那个女孩吧，瓦伦丁。”

“那个女孩怎样？”

“那是你干的对不对？”

这次的笑声更大了：“你得再练习得更熟练一点，警官。侦讯的正面迎战阶段必须像拳击手一样给予对方重重一击，不能只是像轻轻

拍头一样。”

卡翠娜觉得瓦伦丁的遣词用字比大部分犯人都更有水平。

“所以你否认喽？”

“不是。”

“不是？”

“不是。”

警官深深吸了口气，卡翠娜听得出他微微颤抖，好不容易才镇定下来，说：“这表示……你承认你在九月的时候在马里达伦谷犯下强暴和杀人案？”至少这位警官经验够丰富，知道要具体陈述出他希望瓦伦丁承认的罪行，这样事后辩方律师才没办法辩称说当时被告误会了警方指的是哪件案子。但卡翠娜也听出瓦伦丁回答时口气相当轻松愉悦：“这表示我用不着否认。”

“搞什么——”

“因为我有一样东西，第一个字是‘不’，最后一个字是‘明’。”

一阵短暂静默。

“你怎么能立刻确定那天晚上你一定有不在场证明，瓦伦丁？那已经是好一阵子以前的事了。”

“因为当时他告诉我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想过那时我在做什么。”

“谁告诉你什么？”

“就是强暴那个女孩的家伙。”

一阵长长的静默。

“你是在耍我们吗，瓦伦丁？”

“你说呢，萨克里松警官？”

“你怎么会认为我叫这个名字？”

“史纳里路四十一号，是不是啊？”

又是一阵静默。瓦伦丁又发出笑声，再度说话：“你的表情看起来像是有人在你的麦片粥里尿尿一样。”

“你对这件性侵案知道些什么？”

“这座监狱专门关变态，警官。你以为我们平常都聊些什么啊？就像我们常说的一句话：谢谢分享你的故事。他自以为没有透露太多，可是我看过报纸，也记得那件案子。”

“这个人是谁，瓦伦丁？”

“那会是什么时候呢，萨克里松？”

“什么什么时候？”

“如果我告密，什么时候可以放我出去啊？”

卡翠娜很想快进，跳过不断出现的静默。

“我等一下回来。”

椅子刮擦声响起，门轻轻关上。

卡翠娜静静等待，聆听瓦伦丁吸气和呼气的声音。这时她发现一件怪事，她觉得自己呼吸困难，仿佛喇叭传出的呼吸声把她家客厅的生命力都给吸走了。

萨克里松警官离开不过几分钟，感觉却像半小时。

“好。”萨克里松说，椅子刮擦声再度响起。

“动作真快。我会获得减刑对不对？”

“你知道刑责不是我们负责的，但我们会找法官谈，好吗？所以谁可以证明你不在现场，还有谁强暴了那个女孩？”

“那天我整个晚上都待在家里，跟女房东在一起，除非她罹患阿兹海默症，否则她可以证明。”

“为什么你可以这么轻易地就想起来？”

“我对性侵案的发生日期都很敏感的，因为你们只要找不到嫌犯，迟早都会跑来找我问话。”

“原来如此。好了，说出那个价值不菲的答案吧，是谁干的？”

瓦伦丁刻意慢慢回答，每个音节都清楚发音：“犹大·约翰森。据说他是警方的老朋友。”

“犹大·约翰森？”

“你在犯罪特警队服务，却不认得这个恶名昭彰的强暴犯吗，萨克里松？”

拖着脚步的声音传来：“你怎么知道我不认得这个名字？”

“你的表情空白得像外层空间，萨克里松。除了……呃，除了我之外，约翰森是最了不起的强暴犯，而且他心里住着一个杀人犯。他自己还不知道这件事，但他心中那个杀人犯要苏醒只是迟早的事，相信我。”

卡翠娜想象自己听见萨克里松口水直流、下巴掉下来的声音。她听着静默声响和录音的吱吱声，觉得自己仿佛听见萨克里松心跳加速，眉间沁出汗水，努力抑制住自己兴奋和紧张的心情，因为他知道自己就快接近重大突破，他就要摘下警探帽子上象征荣耀的羽毛了。

“他怎么……他怎么……”萨克里松的结巴话声被一阵吼声给打

断。过了一会儿，卡翠娜才明白喇叭里传出的扭曲吼声是笑声，瓦伦丁的笑声。那尖锐的大笑逐渐变成喘息的呜咽声。

“我是逗你开心的，萨克里松。犹大·约翰森是同性恋，他就住在我的隔壁囚室。”

“什么？”

“你想不想听个故事？这故事比你编出来的那个更有趣哦。犹大在干一个少年的时候被当场逮到，逮到他们的是少年的妈妈。很不幸的，少年还没出柜，他家很有钱，也很保守，所以他们就报案说犹大强暴。犹大啊！他连一只苍蝇都没杀过。不对，是苍蝇，还是跳蚤？苍蝇，跳蚤。苍蝇，跳蚤。反正呢，你要不要考虑接下这件案子，我可以告密，告诉你后来那个少年做过的一两件事。我想交换减刑的条件还是成立的吧？”

椅子摩擦地板的声音传来。椅子砰的一声往后倒落在地上。咔嚓声，接着是一片寂静。录音机被按掉了。

卡翠娜坐在原地盯着计算机屏幕看，她发现窗外的夜色已然降临，鳕鱼头已经冷了。

“对对对，”安东说，“他说话了！”

安东站在走廊上，手机抵在耳边，一边查看刚来到的两位医生的证件。医生脸上混杂着惊讶和烦躁的表情，认为安东应该认得他们才对。

安东挥手放行，他们赶紧进门查看病人。

“可是他到底说了什么？”哈根在电话那头问。

“她只听见他咕哝说了几句话，听不清楚他说什么。”

“现在他醒了吗？”

“还没，他只是发出咕哝的声音，然后又昏迷了，可是医生说 he 随时都有可能醒来。”

“原来如此，”哈根说，“有什么情况随时通知我，什么时间打电话给我都可以。”

“好。”

“很好很好。依照规定，病人有什么状况，医院方面都应该要跟我联络，不过……好吧，他们有他们的考虑。”

“那是当然。”

“对，他们有他们的考虑，对不对？”

“对，是的。”

“嗯。”

安东聆听接下来的静默，哈根是不是还有话要说？

这位犯罪特警队队长挂上了电话。

9

早上九点半，卡翠娜的班机在加勒穆恩机场降落，她搭上机场快线，直接前往奥斯陆，也就是说，直接钻入奥斯陆的地底。她在奥斯陆住过一段时间，城市风景的匆匆几瞥并未激起她的怀念之情。缺乏热情的天际线、低矮温和的覆雪山脉、单调乏味的乡间。列车内是一张张冷漠的无表情脸孔，不像在卑尔根，陌生人之间会自然而然地闲聊几句。这时这条造价昂贵的线路出现信号故障，列车在漆黑的隧道里停了下来。

尽管她所属的霍达兰警区仍有三起性侵案尚未侦破，但她还是申请前来奥斯陆出差，并提出充分理由。这三起性侵案的作案手法有点

类似瓦伦丁曾经犯下的案件，因此她提出一个论点，那就是如果他们能证明这三件案子都是瓦伦丁干的，也许就能间接协助克里波和奥斯陆警区侦办那两起杀警案。

“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奥斯陆警方自己去处理呢？”卑尔根犯罪特警队队长孔特·米勒-尼尔森如此反问道。

“因为他们的破案率是百分之二十点六，我们是四十点一。”

米勒-尼尔森听了哈哈大笑，卡翠娜知道机票已是囊中之物。

列车晃了晃，再度前进。车厢内纷纷响起叹息声，有的是代表松了口气，有的是代表烦躁，还有的是代表急切。卡翠娜在桑维卡市下车，搭出租车前往埃克斯马卡区。

出租车在叶兴路三十三号前停下。卡翠娜开门下车，站在灰色泥雪里。眼前这栋砖砌建筑是伊拉监狱，除了高耸的栅栏之外，看不出这里住着全挪威罪行重大的杀人犯、毒贩和性侵犯。监狱章程说明这家国立机构只收容……“需要特殊协助”的男性犯人。

需要协助，所以他们不会越狱。需要协助，所以他们不会毁伤别人的身体。需要协助，所以不知为何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都相信这些人有希望成为良好公民、能对人类做出贡献、能在社会上良好运作。

卡翠娜在卑尔根的精神病院住过一段不短的时间，深知一个既定事实，那就是即使是非罪犯的脱离常轨者都对社会福利没有兴趣，也缺乏和别人相处的经验，除了跟他们自己内心的恶魔相处，他们只希望不受打扰，但这不一定表示他们不会去打搅别人。

她通过安全关卡，出示证件以及她通过电子邮件收到的许可文件，然后被带进接待室。

一名狱警正在等她，他双脚张开站立，双臂交叠，身上的钥匙咔咔作响。由于访客是警察，因此他比平常更挺直腰杆、装出自信。这是因为警察算是警界里地位最高的阶层，通常狱警、警卫甚至停车场

管理员都会给警察特殊待遇。

卡翠娜碰到这种情况都会比平常更加礼貌和善。

“欢迎来到下水道。”狱警说。卡翠娜很确定平常这位狱警不会用这句话来迎接访客，他显然经过细心的事前准备，因为这句话既带有黑色幽默，又对自己的工作表达适切的讽刺意味。

卡翠娜心想，下水道的这个意象用得还挺贴切的。这时她走在监狱的走廊里，也可以说走在这个监狱系统的肠道里。这里就像是法律的消化系统，把被判有罪的犯人分解成散发恶臭的褐色物质，每到一定时间就得把这些物质排泄出去。每一扇门都关着，走廊上空荡无人。

“这里是性变态者的单位。”狱警说，打开走廊尽头的铁门。

“他们有自己的单位？”

“对。把性侵犯集中在同一区，他们便不那么容易被邻居给做掉。”

“做掉？”卡翠娜语带惊讶地说。

“对，性侵犯在这里也遭受痛恨，就跟在社会上其他地方一样，不相上下。而且这里的杀人犯比你我的自制力更薄弱，所以只要哪天他们心情不好……”狱警拿起一把钥匙，用夸张的手势在脖子上划了一下。

“他们会被杀掉？”卡翠娜拉高嗓门，话声惊恐，她心想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演得太过火了？但那狱警似乎不以为意。

“呃，也许还不至于被杀掉，但这些变态常常不是断手就是断脚，他们老是说自己在楼梯上或浴室里跌倒了，总不能打小报告说自己是被谁给打伤的吧？”狱警在背后锁上门，吸了口气，“你有没有闻到？这是精液在电暖器上立刻蒸发所发出的味道，好像已经渗进金属

里，没办法除去。很像烧焦的人肉臭味对不对？”

“何蒙库鲁兹（Homunculus）。”卡翠娜说，吸了口气，但只闻到新粉刷的墙壁气味。

“什么？”

“十七世纪的人认为精液里含有小人，也就是何蒙库鲁兹。”她说，看见狱警对她怒目而视，心想自己可说错了话，她应该假装十分震惊才对。

“所以说，”她赶紧又说，“瓦伦丁跟他的同类一起关在这里很安全喽？”

狱警摇了摇头：“有人散播谣言说马里达伦谷和翠凡湖命案的少女都是他强暴的。对犯人来说，猥亵小孩完全是另一回事，即使是最恶名昭彰的强暴犯也痛恨儿童强暴犯。”

卡翠娜心头一震，但这次不是演出来的，只因狱警说“儿童强暴犯”这几个字时是如此漫不经心。

“所以瓦伦丁被毒打了一顿？”

“可以这样说。”

“那你们知道这谣言是谁开始散播的吗？”

“知道，”狱警说，打开下一道门，“是你们散播的。”

“我们？你是说警察？”

“有个警察来这里讯问犯人关于两起案件的事，可是他透露了太多内情。”

卡翠娜点了点头。她听说过这种事，警方确定某个犯人性侵孩童，但苦无证据，所以就用其他方式让那人受到惩罚，只要把消息透

露给最有力量或最不受控制的囚犯就行了。

“你们默认这种事吗？”

狱警耸了耸肩。“我们狱警能做什么？”他又压低嗓音说，“也许对于这件案子我们并不特别排斥……”

两人经过娱乐室。

“什么意思？”

“瓦伦丁·耶尔森是个恶心的王八蛋，从里到外都邪恶无比，让你不禁会想上帝到底让这种人来世界上做什么。我们这里有个女狱警——”

“嘿，你来啦。”

这话声甚是柔和，卡翠娜往左看去，只见镖靶旁站着两名男子。她和说话的微笑男子目光相接，男子颇瘦，将近四十岁，残余的几绺金发往后梳，贴在发红的头皮上。卡翠娜心想，皮肤病。或是这里有间日光浴室，只因犯人需要特殊帮助。

“还以为你不来了呢。”男子缓缓将飞镖从标靶上拿下，目光没有离开她。他拿起一支飞镖，往标靶的红色中心射。正中红心。他咧嘴而笑，上下摇动飞镖，把飞镖插得更深，再拔出来，嘴唇发出吸吮的声音。一如卡翠娜所预料，另一名男子没笑，只是用担心的神情看着同伴。

狱警轻轻拉了拉卡翠娜的手臂，想把她拉开，但她抬起手臂，挣脱狱警的手，头脑快速转动，思索该如何反击，并否决使用有关飞镖和器官大小的暗喻。

“你的发胶里要不要少加点奇力洁马桶清洁剂？”

卡翠娜继续往前走，但注意到这句话就算没有正中红心，也相去不远。男子脸面涨红，脸上笑容更大了，并对她做了个像是致敬的动

作。

“瓦伦丁有可以聊天的人吗？”卡翠娜问道。狱警打开囚室的门。

“乔纳斯·约翰森。”

“他的绰号是不是叫犹太？”

“对，他因为强暴一个男人而入狱。这种人在这不是很多。”

“现在他在哪里？”

“他逃走了。”

“怎么逃走的？”

“不知道。”

“不知道？”

“听着，这里关了很多坏人，但不是一座高度戒护监狱，这里很多犯人都只是被减刑的。以犹太的情况来说，他的刑期已经减轻了很多，像瓦伦丁也只是因为强暴未遂而被关进来，惯犯会被关在别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会浪费资源在看守这些人上面。这里每天早上都会清点人数，只有极少数的时候会人数不符，这时每位犯人都必须回房，让我们清查到底是谁不见了。但如果人数符合，就会按照日常作息运作。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发现约翰森逃走，也立刻通报警方。当时我没多想，一直到后来我们因为别的案子而忙得团团转。”

“你是说……”

“对，瓦伦丁的命案。”

“所以案发当时犹太不在这？”

“没错。”

“你认为是谁下的手？”

“我不知道。”

卡翠娜点了点头，但这个回答给得太坚定也太快了。

“我保证不会说出去，所以我再问一次，你认为是谁杀了瓦伦丁？”

狱警发出吸吮牙齿的声音，仔细打量卡翠娜，仿佛在检查他第一次看见她时有哪里漏看了。

“这里有很多人痛恨和害怕瓦伦丁，有人可能认为迟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因为瓦伦丁一心想要报复。杀害瓦伦丁的人一定也很痛恨他，因为他……该怎么说呢？”卡翠娜看着狱警的喉结在领子上方上下跳动。“因为他被打成了肉酱，我从来没见过那种情景。”

“是钝器造成的吗？”

“这我不清楚，但他被打得不成人形，这点是可以确定的。他的脸变成了一团肉泥，如果不是他胸前有个吓人的刺青，我绝对认不出他来。我不是那种多愁善感的人，可是后来我做了很多噩梦。”

“他刺了什么样子的刺青？”

“什么样子？”

“对，他……”卡翠娜发觉自己忘了扮演和善的警官，因此打起精神，隐藏烦躁的心情，“他身上刺的是什麼？”

“呃，天知道。那个刺青有张狰狞的脸，侧边好像被拉长，有点像是卡住了，挣扎着想要离开。”

卡翠娜缓缓点头：“可是却离不开它被囚困的身体？”

“对，就是这样，你知道那——”

“不知道。”卡翠娜说。她心想，但我知道那种感觉。“后来你们没找到这个犹太？”

“是你们没找到他。”

“对。你认为我们为什么找不到他？”

狱警耸了耸肩：“我怎么知道？可是我知道这个犹太不属于你们的优先侦办事项。就像我刚刚说的，他罪行不严重，会再度触法的概率也很低。其实他就快服刑期满了，真不知道这白痴是不是脑袋发烧了。”

卡翠娜点了点头。出狱引起的。随着出狱的日子越来越接近，犯人开始向往自由，突然觉得在监狱里多关一天都难以忍受。

“这里有其他人可以跟我说说瓦伦丁的事吗？”

狱警摇了摇头：“除了犹太之外，没人想跟他有什么瓜葛。大家都怕他，他只要走进一个地方，整个氛围都会变得不一样。”

卡翠娜又问了更多问题，直到她发现自己只是在为申请出差和搭飞机寻找正当理由而已。

“你开始跟我说瓦伦丁做出什么事了。”她说。

“有吗？”狱警立刻说，看了看表，“哎呀，我得去……”

回程路上经过娱乐室，卡翠娜只看见那个顶着泛红秃头的瘦削男子。男子直挺挺地站着，双手垂在身侧，看着空荡的标靶，反正标靶上一根飞镖也没有。他缓缓转头，卡翠娜不由得回望着他。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眼神无光，灰蒙蒙的有如水母。

男子高声喊叫，不断重复两句话，声音十分刺耳，犹如鸟儿在警告同类。接着他哈哈大笑。

“别理他。”狱警说。

卡翠娜走出监狱，吸入被雨水浸润的潮湿空气。

她拿出手机，关闭录音功能。刚才在监狱期间录音机一直开着。她打电话给贝雅特。

“我从伊拉监狱出来了，”她说，“你现在有空吗？”

“我先去打开咖啡机。”

“哈，你还没——”

“你是警察，卡翠娜，应该习惯喝咖啡机煮的咖啡吧？”

“听着，以前我常去市场街的莎拉餐厅吃饭，再说你也需要离开化验室一下。我们去吃顿午餐吧，我请客。”

“没错，你要请客。”

“哦？”

“我找到她了。”

“找到谁？”

“依里雅·雅各布森。她还活着，如果我们动作快的话。”

两人约好四十五分钟后碰面，并挂上电话。

卡翠娜利用等出租车的时候播放录音，按下快进键，回到红头皮男子发出大声警告的地方。

“瓦伦丁还活着。瓦伦丁会杀人。瓦伦丁还活着。瓦伦丁会杀人。”

“他今天早上醒来的。”安东说，他和哈根快步穿过走廊。

西莉亚一看见他们走来就站了起来。

“你可以走了，西莉亚，”安东说，“我来接班。”

“你不是再过一小时才上班吗？”

“我说你可以走了，去偷闲一下吧。”

西莉亚用打量的眼神看了看安东，又看了看哈根。

“我是甘纳·哈根，”哈根说，倾身向前，伸出了手，“犯罪特警队队长。”

“我知道你是谁，”她说，跟哈根握了握手，“我是西莉亚·格拉夫森，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你的部属。”

“太好了，”哈根说，“你可以从听安东的话开始做起。”

她朝哈根点了点头：“你是我的长官，当然没问题……”

安东看着她把东西收到包里。

“对了，今天是我实习的最后一天，”她说，“接下来我得专心准备考试了。”

“西莉亚是实习生。”安东说。

“我是警察学院的学生，现在叫作挪威警察大学学院了。”她说，“督察长，我有个疑问。”

“什么疑问？”哈根说，听见她把督察长这个大头衔搬出来，不禁露出苦笑。

“听说哈利·霍勒这个传奇人物以前是你的属下，大家都说他没捅过娄子，每一件他负责侦办的案子最后都破了，这是真的吗？”

安东发出谨慎的咳嗽声，看着西莉亚，试图打断她的话，但她不予理会。

哈根脸上的苦笑更大了：“首先，你有办法坦然接受一件案子到最后有可能难以侦破，而不把它视为捅娄子吗？”

西莉亚没有回答。

“就哈利和未破案件来说……”哈根搓揉下巴，“好吧，这样说也许没错，但也要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

“从什么角度来看？”

“他从香港回来调查女友的儿子所涉及的命案，虽然他设法让欧雷克获释，也有人出面自首，但古斯托·韩森的命案一直不算完全侦破，至少不算正式侦破。”

“谢谢。”西莉亚说，浅浅一笑。

“祝你工作顺利。”哈根说。

安东目送西莉亚朝走廊另一头走去。他心想，他这样做除了因为男人总喜欢看年轻貌美的女人，也是为了稍微拖延即将发生的事，因为他注意到犯罪特警队队长哈根十分紧绷。哈根转身面对关着的房门，扣上外套，摇晃脚跟，仿佛准备接球的网球选手。

“我要进去了。”

“好，”安东说，“我在这里看守。”

“好，”哈根说，“很好。”

午餐吃到一半，贝雅特问卡翠娜她在跟哈利合作办案期间，有没有跟他上过床。

一开始贝雅特说有个卧底人员认出照片中曾经做过伪证的女子依里雅·雅各布森。卧底人员说她住在亚历山大柯兰斯广场附近，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家里，那栋房子受到警方监视，因为屋里有冰毒的交易，但警方对依里雅没兴趣，她不贩毒，顶多只是购买毒品。

接着她们穿插着谈论公事、私事和美好的旧日时光。贝雅特说卡翠娜出现在警署走廊上时，犯罪特警队有半数队员为了看她脖子都差点扭到。卡翠娜对这种说法稍微提出抗议，心想女人总喜欢用强调对方以前有多美丽的方式来挫挫彼此的锐气，尤其当彼此都是美女的时候。贝雅特虽然从不曾令男人为了看她而扭到脖子，但她也不是那种暗箭伤人的人。她总是默默脸红、勤劳忠诚，从不用肮脏手段。但显然她有点变了。也许是因为她们喝了点白酒的缘故。无论如何，问出如此直接且私人的问题，一点也不像贝雅特会做的事。

卡翠娜正在开心地大口嚼食皮塔饼，因此只是摇了摇头。

“可是，”吞下皮塔饼之后她说，“好吧，我是有过这种念头。哈利跟你说过什么吗？”

“哈利几乎什么事都会跟我说，”贝雅特说，端起杯子喝完最后一口酒，“我只是在想他否认他跟你有过什么是不是说谎……”

卡翠娜招了招手，示意结账：“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们交往过？”

“我见过你们看彼此的目光，听过你们对彼此说话的语气。”

“哈利跟我总是吵翻天，贝雅特！”

“我就是这个意思。”

卡翠娜大笑：“那你跟哈利呢？”

“我跟他不可能啦，我们太要好了，而且我已经跟哈福森在一起了……”

卡翠娜点了点头。哈福森这位年轻警探来自斯泰恩谢尔市，他曾是哈利的搭档，也是贝雅特孩子的父亲，但不幸在一次出勤时因公殉职。

一阵静默。

“怎么了？”

卡翠娜耸了耸肩，拿出手机，把那段录音的最后一部分播放出来。

“伊拉监狱有很多疯子。”贝雅特说。

“我自己也进过精神病院，所以我知道什么叫作疯子，”卡翠娜说，“我疑惑的是，这个人怎么知道我是因为瓦伦丁的事情去的。”

安东坐在椅子上，看着莫娜朝他走来，享受眼前看见的景象，心想这可能是最后几次见到她了。

她大老远过来脸上就挂着微笑，直接朝他走来。他看着她走路时一脚踏在另一脚前方，仿佛走在隐形的直线上。很快她已来到他面前，下意识地转头查看是否有人走来，伸手拨了拨一头长发。他没站起来，只是伸出手臂抱住她的双腿，抬头看着她。

“今天也是你值班？”

“对啊，”她说，“阿尔特曼离开了，他被调回癌症病房了。”

“那我们会更常看到你喽。”安东露出微笑。

“我可不敢打包票，”她说，“测验显示他苏醒得很快。”

“反正我们还是会碰面啊。”

他用说笑的口吻说，但这句话不是玩笑话，她也心知肚明。难道这就是她看起来如此僵硬的缘故，以至于笑容变成了苦笑？以至于她把推他推开，同时回头看了看，仿佛有人可能在看他们？安东放开了手。

“犯罪特警队队长在里面。”

“他在里面干吗？”

“跟他说话。”

“说什么？”

“我不能说。”他说，而没说“我不知道”。天哪，他实在太可悲了。

这时房门打开，哈根走了出来，停下脚步，看了看莫娜，又看了看安东，目光又回到莫娜身上，仿佛他们脸上写了加密信息。莫娜脸上一红，快步从哈根身旁走过，进入病房。

“怎么样？”安东说，强作镇定。这时他发现哈根的眼神显示他对他们的关系一无所知，而非心知肚明。哈根看着安东，仿佛他是火星人似的。哈根露出难以理解的表情，仿佛他所持的信念完全遭到推翻。

“里面那个人……”哈根说，用拇指朝背后比了比，“你一定要好好看着他，安东。你听见了吗？一定要好好看着他。”

哈根大踏步朝走廊另一头走去，嘴里不断亢奋地重复最后这句话。

10

卡翠娜看见来应门的人，还以为她们找错了地方，因为眼前这位面容憔悴的白发老妇不可能是依里雅·雅各布森。

“有什么事吗？”女子问道，用怀疑的眼光怒目而视。

“我刚才打过电话，”贝雅特说，“我们想请教关于瓦伦丁的事。”

女子甩上了门。

贝雅特等门内拖沓的脚步声渐去渐远，才按下门把，推开了门。

走廊上的钩子上挂着许多衣服和塑料袋。卡翠娜心想，又是塑料袋，为什么毒虫总喜欢跟塑料袋为伍？为什么他们总坚持要用这种又薄又不可靠的包装用品来存放、保护、运送所有家当？为什么他们总喜欢偷自行车、衣帽架和茶具，从不偷行李箱或包？

这间公寓虽然肮脏，但比起卡翠娜见过的大部分毒窝算是不错了。也许住在这里的依里雅对生活环境还有点要求，决定自己动手打扫。卡翠娜自然而然地认为会打扫的只有依里雅一人。她跟着贝雅特走进客厅，只见一名男子躺在长沙发上，正在睡觉，很显然是嗑了药。屋里弥漫着汗水、香烟、被啤酒浸湿的木头，以及卡翠娜闻不出也不想闻出的甜腻气味。墙边堆着毒虫必备的赃物，一叠又一叠的儿童冲浪板都包在透明塑料袋里，尖端的图案都是大白鲨的咬痕，表示冲浪板被咬去了一块。天知道他们要如何变卖这些玩意。

贝雅特和卡翠娜继续走进厨房，依里雅已经在小餐桌前坐下，给自己卷了根烟。桌上铺着一小块桌布，窗台上摆着一个饰以塑料花的糖碗。

卡翠娜和贝雅特在她对面坐下。

“这里车子总是川流不息。”依里雅说，朝乌蓝德街的车流点了点头，她的声音跟卡翠娜预料的一样沙哑。卡翠娜在看见这间公寓和这名有一张沧桑老脸的三十多岁女子之后，就料到她一定有一副沙哑的嗓音。“它们总是来来去去，不知道到底要去哪里？”

“回家，”贝雅特答道，“或是离开家。”

依里雅耸了耸肩。

“你也离开了家，”卡翠娜说，“登记数据上的地址……”

“我把那间房子卖掉了，”依里雅说，“那是我继承来的，对我来说太大了，又太……”她伸出又干又白的舌头，在卷烟纸上舔了舔。卡翠娜在心里替她完成这个句子：又太难以抗拒把它卖掉的诱惑，因为她领的救济金已不足以支付买毒的费用。

“那里有太多不好的回忆了。”

“什么回忆？”贝雅特问，卡翠娜却打了个冷战。贝雅特是鉴识专家，却不是侦讯专家，她问的这句话范围太广，等于是询问对方一生的悲惨遭遇，而自怨自艾的毒虫最会慢条斯理、巨细靡遗地交代自己的人生。

“瓦伦丁。”

卡翠娜坐直身子。看来贝雅特还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做了什么事？”

依里雅又耸了耸肩：“他租了那间公寓的地下室。他……在那里。”

“在那里？”

“你们不了解瓦伦丁，他很不一样，他……”

依里雅想点亮打火机，却点不亮。“他……”她又点了好几次。

“他疯了？”卡翠娜不耐烦地说。

“不是！”依里雅眉头一蹙，把香烟和打火机都丢在地上。

卡翠娜暗自咒骂自己一声，这次轮到她问出外行的诱导性问题。

“每个人都说瓦伦丁疯了！可是他没疯！他只是会……”依里雅低头望向窗外街道，压低嗓音，“他只是会散发一种气氛，让大家都非常害怕。”

“他是不是打你？”贝雅特问。

又是个诱导性问题。卡翠娜试着向贝雅特使眼色。

“没有，”依里雅说，“他没打我，他是勒我。只要我不顺他的意，

他就勒我。他力气很大，一只手就可以捏住我的脖子，捏到我觉得天旋地转。我根本扳不开他的手。”

卡翠娜认为依里雅脸上泛起的微笑代表某种面对绝望的自嘲，但她继续往下说：“……奇怪的是这让我觉得亢奋，激起我的欲望。”

卡翠娜不自觉地拉长了脸。她读过脑部短时间缺氧会对某些人造成这种影响，但依里雅面对的可是性侵犯。

“然后你们发生性关系？”贝雅特问，俯身捡起地上的香烟，点燃后递给依里雅。她立刻把烟夹到口中，倾身向前，赶紧吸了几口，以免没点得很完全的烟又熄了。她呼出了烟，颓坐在椅子上，仿佛体内什么破了，仿佛她的身体是个袋子，被烟烧了个洞。

“他也不是每次都想干，”依里雅说，“完事后他会出去，我只是坐下来等他快点回来。”

卡翠娜必须刻意控制自己，才不至于发出嗤之以鼻的声音，或流露出任何轻视的态度。

“他都出去做什么？”

“我不知道。他什么都不会说，我也……”依里雅又耸了耸肩。卡翠娜心想，这就像是她对人生的态度，把认命当作止痛剂。“……可能我也不想知道。”

贝雅特清清喉咙：“那两名少女遇害的晚上，你为他提供了不在场证明，就是马里达伦谷命案和——”

“对啦对啦。”依里雅插嘴说。

“可是你所供述的那两个晚上，其实他不在家对不对？”

“妈的我记不得了，而且我要遵照指示，不是吗？”

“什么指示？”

“我跟他可以说是……从开始交往的第一天晚上就……呃，你知道，就是第一次的晚上，他跟我说以后只要有人被强暴，警察就会来问我这些问题，只因为以前有件案子他是嫌犯，但警察没办法将他定罪，所以日后一有新案子发生，而他却没有不在场证明，警察就会想尽办法让他背黑锅，不管他有多无辜。他说警察只要认为谁曾经逃过法网，就会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他们。所以不管警察问的是什么时候，我都要发誓说他在家。他说这样可以替我们省去很多麻烦、节省很多时间。我听了觉得很有道理。”

“你真的认为在那些强暴案里他都是无辜的吗？”卡翠娜问，“尽管你知道他以前强暴过别人。”

“妈的我才不知道呢！”依里雅吼道。他们听见客厅传来低沉的呼噜声。“我什么都不知道。”

卡翠娜正要再逼问，却感觉贝雅特伸手在桌底捏了捏她的膝盖。

“依里雅，”贝雅特柔声说，“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又愿意跟我们谈这些事？”

依里雅看着贝雅特，挑起发白舌头上看不见的烟屑，思索片刻，做出决定。

“他被判有罪不是吗？罪名是强暴未遂。后来有一天我要把地下室租给别人，就去里面打扫，没想到却发现那些……那些……”突然间她说话有如鬼打墙般不停跳针，“……那些……”布满血丝的双眼睁得老大，泛着泪光。

“那些照片。”

“什么样的照片？”

依里雅吸了吸鼻子：“女生的照片，都很年轻，都是小女生，嘴巴上绑了一种东西……”

“口塞？”

“对，口塞。她们不是坐在椅子上就是坐在床上，床单上还有血迹。”

“那么，瓦伦丁……”贝雅特说，“他在照片里吗？”

依里雅摇了摇头。

“那也可能是假装的，”卡翠娜说，“现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些所谓强暴照片都是专家拍的，专门提供给有这种癖好的人看。”

依里雅又摇了摇头：“她们看起来太害怕了，从眼神就看得出来。我……认得这种害怕，因为当瓦伦丁想……想要……”

“卡翠娜的意思是说拍照的人不一定是瓦伦丁。”

“鞋子。”依里雅吸了吸鼻子。

“什么？”

“瓦伦丁有一双又长又尖的牛仔靴，旁边有扣环，有张照片里这双靴子就摆在床边的地上，所以我知道那些照片一定是真的。那些强暴案可能真的是他干的，就跟他们说的一样。不过这还不是最糟的……”

“还不是？”

“照片里可以看见床铺旁边的壁纸，壁纸的花纹就跟那间地下室的壁纸花纹一样。那些照片就是在那间地下室里拍的，那张床就是我跟他……”她闭上眼睛，两颗泪珠滚落。

“结果你怎么做？”卡翠娜问道。

“你说呢？”依里雅嘶了一声，用前臂擦了擦鼻涕，“我去找你们啊！去找你们这些应该保护人民的公仆啊！”

“那我们怎么说？”卡翠娜问，再也藏不住自己的厌恶之情。

“你们说会调查，还拿着照片去质问瓦伦丁，但他当然会想办法狡辩。他说那些都是游戏，她们都不是被逼的，他也不记得那些小女生的名字，后来他再也没见过她们，不然可以去问问看有没有人报案。结果没有，事情就到此为止，也就是说，对你们来说到此为止，对我来说才只是开始……”

她小心翼翼地伸出瘦削的食指，抹了抹两只眼睛的下方，显然以为自己化了妆，想避免妆被弄花。

“哦？”

“他们在伊拉监狱一周可以打一通电话，有天我接到一通电话，说他想跟我说话，所以我就去看他。”

卡翠娜不用听也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我坐在访客室等他，他来了以后只是看了我一眼，我就觉得他的手好像又掐住了我的脖子，妈的我根本不能呼吸。他坐了下来，说只要我敢跟别人提起关于不在场证明的事，他就会杀了我，还说如果我以为他会被关很久那可就大错特错。然后他就起身离开。这么一来我就明白了，只要我知道这些事，以后不管发生任何事，一有机会他就会杀了我。我直接回家，锁上每一扇门，在家里害怕得哭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我有个所谓的朋友打电话来借钱，她染上了一种新型海洛因的毒瘾，后来他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小提琴。以前我都挂她电话，但这次我没有。隔天晚上她就来我家，给我注射这种玩意，让我觉得我这辈子都要拥有它。我的天哪，它真是太有帮助了。小提琴……它解决了一切……它……”

卡翠娜在这个身心俱毁的女人眼中看见逝去的爱闪耀着光芒。

“结果你也上瘾了，”贝雅特说，“所以你卖了房子……”

“那不只是为了钱，”依里雅说，“我必须逃跑才行，我必须躲开

他，所有可以找得到我的线索都必须切断。”

“你再也不用信用卡，搬家也不跟户政机构报备，”卡翠娜说，“连社会保障金都不领了。”

“当然不领。”

“就算瓦伦丁已经死了？”

依里雅没答话，也没眨眼，只是坐着动也不动，夹着烟的手指被烟熏黄，香烟烧到烟屁股，烟灰上翘。卡翠娜联想到被车灯照到的动物。

“你听说他死亡的消息应该松了口气吧？”贝雅特柔声问道，意在试探。

依里雅仿佛洋娃娃般机械式地点了点头。

“他还没死。”

卡翠娜立刻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关于瓦伦丁，刚才依里雅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们不了解瓦伦丁，他很不一样。这句话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式。

“不然你们以为我干吗跟你们说这些？”依里雅在桌上按熄香烟，“他离我越来越近了，每天都更靠近一点，我感觉得到。有时候我早上醒来，都可以感觉他的手掐着我的喉咙。”

卡翠娜想说这叫作妄想症，是海洛因带来的后遗症，但突然间她没那么确定了。依里雅的声音越来越低沉，成了喃喃低语，目光在厨房的黑暗角落里来回搜寻。这时卡翠娜也感觉到了，仿佛有只手正掐着她的喉咙。

“求求你们，在他找到我之前，你们一定要先找到他。”

安东·米泰看了看表。六点三十分。他打个哈欠。莫娜随同医生来

看了病人几次，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事情发生。像这样坐在这里，他有很多时间可以思索。事实上时间有点太多了，因为思绪在过了一阵子之后就会出现负面的倾向。倘若他可以为这些负面思绪做点事，那还没关系，但他无法改变德拉门命案，也无法改变他在犯罪现场下方的森林里发现一支警棍却决定不回报的事实。他无法回到过去，收回曾经说出的话，改写那段他伤害劳拉的时光。他也无法改变他和莫娜共度的第一个夜晚，以及第二个夜晚。

突然他心头一惊。那是什么？好像是从走廊尽头传来的。他仔细聆听。四周又恢复安静，但刚才的确有声音传来，而这里除了心电图仪那规律又尖锐的声响之外，不应该有别的声音才对。

他静静起身，解开枪套扣带，拿出手枪，打开保险。你一定要好好看着他，安东。

他在原地等待，但没人出现。他踏出脚步，在走廊上缓缓移动，试着转动每扇门的门把，但全都上了锁，也理应全都上了锁。他拐过转角，看见下一条走廊铺展在眼前，灯火通明。这条走廊上也没人。他停下脚步，静静聆听。什么声音也没有。说不定刚才他听错了。他把枪放回枪套。

真的是听错了吗？不对，他听见了。某种东西创造出声波，传到他敏感的耳膜上，让耳膜产生反应，虽然细微，但足以让神经接收，传送信号到大脑。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发出声音的原因可能有一千零一种，可能是老鼠，可能是灯泡砰的一声爆破，可能是夜晚温度骤降使得医院里的木材收缩，也可能是飞鸟撞上窗户。

这时他稍微平静下来，才发现自己的脉搏跳得飞快。他应该再次开始训练体能，让身材结实，恢复成那个真正的他。

他正想回去，又想既然来了，何不拿杯咖啡？他走到红色的浓缩咖啡机前，拿起唯一的绿色胶囊，只见亮晶晶的封盖上写着“馥缇奇欧”。他突然想到，那声音可能是有人偷溜进来偷咖啡而发出的。这里的咖啡胶囊昨天不是还有好多个吗？他把胶囊放进咖啡机，突然间

他注意到胶囊上有个小孔，换句话说，胶囊已经用过了。不对，不可能，用过的话封盖经过挤压应该会出现棋盘状的痕迹。他开启咖啡机的电源，机器开始发出嗡嗡声，这时他才想到接下来二十秒钟，机器声会掩盖所有其他声音。他后退两步，离开机器噪声的中心。

杯子满了之后，他查看咖啡。黑色的，色泽一致。胶囊没使用过。

最后一滴咖啡滴进杯子时，他似乎又听见那个声音，跟刚才同样的声音，但这次是从另一头、从那间病房的方向传来的。难道他在走过来的路上漏看了什么？他把杯子交到左手，再度把枪拔出来，往回走，踏着间隔平均的大步，不去看杯子但保持平衡，感觉滚烫的咖啡烫着他的手。拐过转角。没人。他呼了口气，继续朝他的椅子走去，正要坐下，又停住动作，回到病房前，打开了门。

病人身上盖着被子，看不见身体。

心电图仪的信号依然稳定，他看见绿色屏幕上的细线由左而右跑动，随着哔声而跳动。

他正要把门关上。

但某样东西让他改变心意。

他走进门内，让门开着，来到病床边，低头看着病人。

是这人没错。

他蹙起眉头，把脸凑到病人嘴边。这人在呼吸吗？

有的。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甜腻气味，可能是药品的味道。

安东回到门外，关上房门，看了看表，喝掉咖啡，又看了看表，发现自己度分如年。他希望值班时间赶快结束。

“他同意跟我说话真是太好了。”卡翠娜说。

“同意？”狱警说，“这单位里的男人绝大部分都愿意用一只右手来交换跟女人单独相处的几分钟时间。里科·贺瑞姆是个潜在强暴犯，你确定要跟他共处一室？”

“我懂得照顾自己。”

“这句话那个牙医也说过。不过呢……好吧，至少你穿的是裤子。”

“裤子？”

“那天她穿的是裙子和丝袜，在没有警员陪同下，就让瓦伦丁坐在牙医椅上，你可以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卡翠娜想象了一下。

“她穿成那样……结果付出了代价……好了，我们到了！”狱警打开囚室的锁，推开了门，“我就在外面，有事叫我就好。”

“谢谢。”卡翠娜说，走进门内。

红头皮男子坐在桌前，在椅子上旋转过来。

“欢迎光临寒舍。”

“谢谢。”卡翠娜说。

“坐这张椅子吧。”里科站了起来，把椅子抬到她面前，再回到整理整齐的床铺上坐下。这距离保持得不错。卡翠娜坐下，感觉到里科留在椅子上的体温。卡翠娜把椅子挪近一点，里科却在床上坐得后退了一点。她不禁心想，他会不会是那种心里其实害怕女人的人，所以才不强暴女人，只是观看她们，向她们暴露自己，打电话给她们说些猥亵的话语，却不敢采取行动。里科的犯罪记录看起来一点也不可怕，反而让人觉得乏味。

“你曾经对我喊说瓦伦丁没死。”卡翠娜说，倾身向前。里科又往

后退缩，他的肢体语言是防卫性的，脸上的笑容却一如往常那样粗鲁无礼、充满仇恨、下流淫秽。“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说呢，卡翠娜？”里科以鼻音说，“就是我认为他还活着啊。”

“瓦伦丁·耶尔森被发现陈尸在这座监狱里。”

“那是大家这么以为。外面那家伙应该跟你说过他对那个牙医做过什么事情吧？”

“裙子和丝袜，显然这激发了你的想象力。”

“是激发了瓦伦丁的想象力，而且真的是这样。那个牙医以前一星期来两天，当时很多人抱怨牙齿有问题。结果瓦伦丁用牙钻逼她脱下丝袜，罩在头上，然后在牙医椅上干她。不过后来他说：‘她只是躺在那里像只任人宰割的动物。’一定有人给过她遇到紧急状况时该如何应对的烂建议。于是瓦伦丁拿出打火机，没错，他拿出打火机点燃了那双丝袜。你见过尼龙布料燃烧的时候会融化吧？跟你说，这激起了她的强烈反应，不停尖叫挣扎。她的脸被尼龙丝袜给烧焦了，那个臭味还留在墙壁上好几个星期。我不知道后来她怎么样了，但我猜想她以后应该再也不用担心自己会被强暴了吧。”

卡翠娜看着里科，心想，这是张受气包的脸，因为遭遇过无数次殴打，所以咧嘴而笑已经成为他下意识的防卫动作。

“如果瓦伦丁没死，那他在哪里？”她问说。

里科脸上的笑容更大了，他拿起被子盖在膝盖上。

“里科，如果我来这里是浪费时间，请跟我说，”卡翠娜叹了口气，“我在精神病院待过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再看到疯子已经觉得很无趣了好吗？”

“你不会以为我会免费赠送情报给你吧，警官？”

“我的警阶是特别探员。代价是什么？减刑吗？”

“下周我就出狱了。我要五万克朗。”

卡翠娜爆出哈哈笑声，而且尽量笑得很洪亮，同时看见里科的双眼浮现怒意。

“那我没办法帮你。”她说，站了起来。

“那三万，”里科说，“我身上一克朗也没有，出狱以后我得买张机票，飞得越远越好。”

“我们只有在情报给案子带来重大进展的时候才会发奖金，而且是大案子。”

“如果这就是大案子呢？”

“那我得请示长官。我认为你有些事想告诉我，但我来这里不是为了以我手上没有的筹码谈判。”她朝门口走去，伸手打算敲门。

“等一下。”红头皮男子说，声音细弱。他把被子盖到了下巴：“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

“我已经说过我没有东西可以给你。”卡翠娜敲了敲门。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里科拿出一个铜色器具，令卡翠娜的心跳仿佛停止片刻。有一瞬间，她以为里科掏出的是一把枪，但定睛一看，才发现那是个自制刺青器，有根钉子突出于一端。

“我是这里的刺青师，”里科说，“而且是一流的。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认出那具尸体是瓦伦丁的吗？”

卡翠娜看着里科，看着他充满恨意的小眼睛和湿润的薄嘴唇，泛红头皮在稀疏头发底下闪闪发亮。刺青。恶魔的脸孔。

“我还是没有东西可以给你，里科。”

“你可以……”他做个鬼脸。

“怎么样？”

“你可以解开上衣的扣子，让我看一下……”

卡翠娜用难以置信的眼神低头看去：“你是说……这个？”

她用双手捧着乳房，同时感觉床上的里科似乎放出高热。她听见外头的锁孔传来钥匙的咔啦声。

“警员，”她高声说，目光依然紧盯着里科，“请再给我们几分钟时间。”

她听见咔啦声停了下来，又听见狱警说了几句话，脚步声渐去渐远。

只见里科的喉结宛如小异形在肌肤底下爬上爬下，仿佛想破茧而出。

“继续说啊。”她说。

“那你先……”

“条件是这样，我不会解开上衣的扣子，但我可以把一个乳头挤出形状，让你看见，前提是你提供的情报要够好……”

“当然够好！”

“你敢动一下，交易就取消，好吗？”

“好。”

“那好，说来听听吧。”

“把恶魔脸孔刺在他胸膛上的人是我。”

“在这里？就在这座监狱里？”

里科从被子底下拿出一张纸。

卡翠娜朝他走去。

“停下来！”

她停下脚步，眼望着他，抬起右手，找寻轻薄的胸罩纤维底下的乳头，用食指和拇指捏住，用力挤压。她并未试图忽视疼痛，而是坦然迎之。她弓起了背，知道乳头充血发硬，并展示给里科看，听见他呼吸加速。

里科把那张纸递给她，她踏进一步，抽过那张纸，后退坐回到椅子上。

那是张图稿，图案符合狱警的描述，也就是恶魔的脸孔，脸的一侧被拉长，仿佛有钩子钩在脸颊和额头上，痛苦尖叫，想要挣脱。

“我以为这个刺青在他生前已经跟着他很多年了。”卡翠娜说。

“我可不这么认为。”

“什么意思？”卡翠娜细看图稿上勾勒的线条。

“我的意思是说，那刺青是他死后才刺上去的。”

卡翠娜抬起头来，看见里科的目光依然紧紧盯着她的上衣。“你是在瓦伦丁死了以后才帮他刺青的？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你聋了吗，卡翠娜？瓦伦丁没死。”

“可是……那是谁？”

“两颗扣子。”

“什么？”

“解开两颗扣子。”

她解开三颗扣子，把上衣拉到一旁，露出胸罩，让他看见依然硬挺的乳头所呈现出来的轮廓。

“犹大，”里科用粗哑的嗓音低声说，“我是替犹大刺青的。瓦伦丁把他藏在行李箱里整整三天，就这样锁在行李箱里，你能想象吗！”

“犹大·约翰森？”

“大家都以为他越狱了，但其实瓦伦丁杀了他，把他藏在行李箱里。没有人会去行李箱里找人对不对？瓦伦丁把他打得不成人形，连我都不想搞不好变成肉酱的人会是我，这个代罪羔羊可以是任何人。他全身上下唯一完整的地方是胸部，好让我可以帮他刺青。”

“犹大·约翰森。原来被发现的是犹大·约翰森的尸体。”

“我把真相说出来了，这下子我死定了。”

“他为什么要杀害犹大？”

“瓦伦丁在这里是人人痛恨的对象，因为他猥亵过十岁以下的小女生。另外还有那个牙医的事，这里很多人喜欢那个牙医，狱警也是。他会发生意外只是迟早的事，像是用药过量致死，却布置得像自杀。所以他只好先下手为强。”

“他不能只是越狱就好吗？”

“这样警察一定会找到他，他必须安排得好像他已经死了才行。”

“而他的好兄弟犹大……”

“很有利用价值。瓦伦丁跟我们其他人不一样，卡翠娜。”

卡翠娜不去理会这句话把她也包括了进去。“你是共犯，为什么你要告诉我这件事？”

“我只是替死人刺青而已，况且你必须逮到瓦伦丁。”

“为什么？”

红头皮男子闭上眼睛：“最近我常常做梦，卡翠娜。他一定会回来加入生者的行列，但首先他必须除掉过去，每个知道内情的人都是他的障碍，我就是其中一个。下周我就要出狱了，你一定得先逮到他……”

“……以免他逮到你。”卡翠娜帮他把话说完，目光失去焦距，因为她脑中浮现里科所叙述的场景，他在那里替死亡三日的尸体刺青。她心情起伏，没注意周遭情况，也没听见任何声音，直到她感觉脖子沾上小水滴，听见里科发出低沉喉音，低头看去，才立刻从椅子上跳起来，踉跄地朝门口走去，感觉一阵作呕。

安东·米泰醒了过来。

他的心脏剧烈跳动，张口大力吸气。

迷惑的双眼眨了好几下才能聚焦。

他看着眼前的白色墙壁，发现自己依然坐在椅子上，头倚在后方墙壁上。他睡着了。他在值勤期间睡着了。

这种事从没发生过。他抬起左手，觉得手有二十公斤重。为什么他心跳这么快，仿佛跑了半程马拉松？

他看了看表。十一点十五分。他竟然睡了一个多小时！这怎么可能？他觉得心跳逐渐缓和下来。一定是最近这几个星期压力太大，而且来这里值班，日常作息被打乱，还得应付劳拉和莫娜。

他是被什么吵醒的？难道又有别的声响？

他竖耳聆听。

没有任何声音，只有令人颤抖的寂静。他的大脑虽然还处在梦游般的恍惚状态，却隐约察觉到有什么事不对劲。这感觉就像他在德拉门的家里睡觉一样。他知道船只的引擎声在打开的窗外隆隆驶过，大

脑却仿佛什么都没察觉。但只要卧室房门发出细小的嘎吱声，他就会立刻跳起来。劳拉说自从德拉门命案发生后，他就开始出现这种行为。那件案子里，警方在河边发现年轻男子勒内·卡尔纳斯。

他闭上眼睛，又再睁开眼睛。天哪，他又睡着了！他站起身来，只觉得头晕目眩，便又坐下。他眨了眨眼，觉得自己的感官都像是罩在一层雾里。

他低头看了看椅子旁的空咖啡杯。他得去给自己弄杯双份浓缩咖啡才行。哦，不对，可恶，咖啡胶囊已经用完了。他得打电话请莫娜给他带一杯咖啡来，再过一会儿她就会来巡房了。他拿出手机。他将莫娜的电话储存为“国立医院联络人甘伦”。这只是以防万一，以免劳拉查看他的手机通话记录，发现他经常拨打这个号码。当然他回家时就会删去短信。安东打算等他有办法看清楚手机时再打电话给莫娜。

声音不太对劲。就像卧室房门的嘎吱声。

不对劲的是寂静。

不对劲的是少了声音。

少了哗的声音，少了心电图仪的声音。

安东挣扎着站起来，摇摇晃晃地冲进病房，猛力眨眼，想驱离晕眩，看向亮着绿光的心电图仪屏幕，看着上头水平的直线。

他跑到床边，低头看着躺在床上的苍白面孔。

他听见走廊传来跑步声，一定是心电图仪监测不到心跳，触动了值班室的警铃。安东直觉地把手放在男子额头上，感觉依然温暖。然而安东见过很多尸体，知道毋庸置疑。病人已经死了。

第三部

这痛苦如此强烈，如此锥心蚀骨，以至于他无法呼吸……他听见自己口中发出声音，仿佛来自一个陌生人。这声长长的号叫，在宁静的住宅区里四处回荡。

11

病人的丧礼十分简短，仪式举行得很有效率，出席者甚为稀少。牧师更是连男子生前备受爱戴，是个值得效法的楷模，身后一定会进入天堂等等这种话都省了，直接跳到说耶稣会赦免一切罪过。

甚至连自愿抬棺者的人数都不够，因此参加者只是走出维斯雅克教堂，进入雪地，把棺木留在圣坛前。来参加告别式的多半是警察，一共四人。他们坐上同一辆车，前往悠思提森餐馆。餐馆刚开门，有个心理医生已经坐在里面等候他们。四人跺了跺脚，清掉靴子上的雪，点了一瓶啤酒和四瓶水，这些瓶装水并不比奥斯陆提供的自来水更干净或更甘美。他们说了声干杯，然后依照传统咒骂死者，喝一口杯中液体。

“他死得太早了。”犯罪特警队队长哈根说。

“只是早了那么一点而已。”鉴识中心主任贝雅特说。

“愿他燃烧得炽热长久。”身穿麂皮流苏外套的红发鉴识员侯勒姆说。

“身为心理医师，我在此诊断你们都跟情感失去联结。”奥纳说，高高举起啤酒杯。

“谢谢你，医生，可是诊断结果应该是‘警察’才对。”哈根说。

“那个解剖报告，”卡翠娜说，“我看不太懂。”

“他死于脑梗塞，”贝雅特说，“也就是脑中风。这种事很常见。”

“可是他脱离昏迷了啊。”侯勒姆说。

“这种事随时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贝雅特淡淡地说。

“谢谢你这么说，”哈根咧嘴而笑，“现在既然已经把死者送走了，我们都应该往前看。”

“可以快速应付心理创伤是低智商的迹象，”奥纳喝了口啤酒，“我只是想点出这一点而已。”

哈根凝视奥纳片刻，才继续说：“我想我们在这里聚会比在警署好。”

“好，不过为什么我们要来这里？”侯勒姆问道。

“为了讨论杀警案，”哈根转过了头，“卡翠娜？”

卡翠娜点了点头，又清清喉咙。

“我会很快把事情说明一下，好让奥纳跟上进度，”她说，“目前有两名警察被杀，陈尸地点都在未侦破的命案现场，这两名警察也都参与了命案的调查工作。关于这两起杀警案，目前我们尚未掌握任何线索、嫌犯或可能动机。关于两起原始命案，我们怀疑动机可能是性，案子是有一些线索，但都不能指向特定嫌犯。也就是说，我们找了几个人来讯问，但事后都排除了嫌疑，他们不是有不在场证明，就是不符合凶手的心理侧写。不过现在呢，有一名嫌犯的不在场证明被推翻了……”

卡翠娜从包里拿出一样东西放在桌上给大家看，那是张照片，上面的男子赤裸着胸膛。照片上有日期和编号，说明这是张警方归档的罪犯照片。

“这个人叫瓦伦丁·耶尔森，曾经犯下猥亵罪，对象包括男人、女人、儿童。他第一次遭指控是在十六岁，把一个九岁女童骗到小船上加以性骚扰。来年他的邻居报案说他试图在洗衣间里强暴她。”

“他跟马里达伦谷命案和翠凡湖命案有什么关联？”侯勒姆问。

“目前他只符合凶手侧写，还有原本在命案时间为他提供不在场证明的女子已经表示说她说谎，她只是照瓦伦丁的吩咐去做而已。”

“瓦伦丁跟她说警方想让他背黑锅。”贝雅特说。

“啊哈，”哈根说，“这可能是他痛恨警察的原因。医生你说呢？有可能吗？”

奥纳咂了咂嘴：“非常有可能。不过呢，就人类心理来说，我秉持的原则是，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事都是有可能的。”

“瓦伦丁因为猥亵未成年少女而入狱期间，曾经在伊拉监狱强暴一名女牙医，还把她给毁容了。他确信自己会遭到报复，于是决定越狱。要逃出伊拉监狱不是太难，但瓦伦丁的计划是假装自己已经死亡，以免别人来找他麻烦，因此他杀了一个名叫犹大·约翰森的犯人同伴，把对方打得不成人形，再把尸体藏起来。这样一来，点名的时候犹大没到，就会被当成越狱。事后他再逼迫另一个会刺青的犯人，把他身上刺的魔鬼脸孔刺在犹大身上唯一完好的地方，也就是胸部。瓦伦丁对这个刺青师说，他只要敢透露半句话，就让他全家不得好死。然后瓦伦丁在越狱的那天晚上，给犹大的尸体穿上他的囚服，放在他房间的地板上，让房门微微打开。隔天早上众人在瓦伦丁房间里发现尸体，一点也不觉得惊讶，他们或多或少料到监狱里这个最遭人痛恨的犯人，总有一天会沦落到这个下场。显然他们没核对指纹，连DNA也没比对。”

桌边一片静默。一个客人走进餐馆，正想在隔壁桌坐下，但哈根瞪了他一眼，他立刻换到别桌。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瓦伦丁活得好好的，还越狱了，”贝雅特

说，“而且他跟那两起原始命案和杀警案有关。后者的杀人动机是出于对警察的报复，而且他利用先前犯下命案的地方来杀人。可是他到底是想报复什么？报复尽忠职守的警察？这样的话我们大概都会成为他的目标。”

“我不确定他的目标是一般警察，”卡翠娜说，“狱警跟我说曾经有个警察去伊拉监狱讯问瓦伦丁，后来这个警察跟一些犯人提到马里达伦谷和翠凡湖的少女命案。狱警说他不是找犯人去问关于命案的事，反而是泄露案情。这警察说瓦伦丁是个……”卡翠娜鼓起勇气，“儿童强暴犯。”

卡翠娜看着众人，就连贝雅特也不禁身子一缩。没想到一个名词竟然可以比最惨不忍睹的命案现场照片更震撼人心。

“这句话就算不是直接判了他死刑，也相去不远了。”

“这个警察是谁？”

“接待我的那个狱警说他不记得了，而且到处都找不到记录，但你们可以猜猜看。”

“埃伦·文内斯拉或伯提·尼尔森。”侯勒姆说。

“这样情况就明朗了，你们说对不对？”哈根说，“这个犹太跟两名遇害警官同样都遭受极度的暴力。医生你说呢？”

“的确，”奥纳说，“杀人犯是习惯的动物，他们会采用屡试不爽的同一个手法。”

“但对犹太来说，他这样做有个特定目的，”贝雅特说，“也就是掩饰他逃狱的事实。”

“那也要真的是事实才行啊，”侯勒姆说，“卡翠娜去问的这个犯人可称不上是最可靠的证人。”

“这个嘛，”卡翠娜说，“我相信他说的话。”

“为什么？”

卡翠娜歪嘴一笑：“哈利以前都是怎么说的？直觉是许多特定琐事的总和，大脑还没办法说得出这些事是什么。”

“如果把尸体挖出来检查呢？”奥纳问。

“猜猜看怎么了。”卡翠娜说。

“火化了？”

“瓦伦丁刚好在一星期前立了份遗嘱，说他死后想尽快火化遗体。”

“后来再也没人有他的消息，”侯勒姆说，“直到他杀了文内斯拉和尼尔森。”

“是的，这就是卡翠娜向我提出的假设，”哈根说，“目前为止这个假设还十分薄弱，要说它大胆都还太客气了。但现在我们的调查组正陷入泥沼，找不出其他假设，所以我想给这个假设一个机会，这就是今天我召集各位来这里的原因。我希望你们可以组成一个特别小组，只负责追查这条线索，其他的就交给大调查组。如果你们接受这个安排，就直接向我报告……”他大声地咳了一声，声音有如枪响，“而且只向我报告。”

“啊哈，”贝雅特说，“这表示？”

“对，这表示你们是秘密工作。”

“是要向谁保密？”侯勒姆问。

“每个人，”哈根说，“除了我之外绝对不能有其他人知道。”

奥纳咳了一声：“特别要向谁保密？”

哈根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颈部的一小片肌肤扭动，他垂下双目，看

起来像一只在做日光浴的蜥蜴。

“贝尔曼，”贝雅特清清楚楚地说出这三个字，“警察署长。”

哈根张开双掌：“我只想要结果。以前哈利还在的时候，独立小团体运作得都非常成功，可是署长坚决表示说他要采用大团体。现在这个唯一的大团体已经没有任何办案方向，我们又一定得逮到这个杀警凶手，要是逮不到将会天下大乱。反正日后你们这个小组如果遭到署长责难，我会负起全责。我会说我没告诉你们他不知道这个小组的存在。如果你们愿意被我置于这个尴尬的处境，我会很感谢，不过参不参加还是你们自己决定。”

卡翠娜注意到自己的目光和其他人一样同时朝贝雅特望去，大家都知道真正的决定权操之在她，只要她愿意，大家都会愿意，否则的话……

“他胸部的这个恶魔脸孔，”贝雅特说，拿起桌上照片，仔细查看，“看起来像是有人想离开，想离开监狱、离开自己的身体、离开头脑，就跟雪人一样。说不定他也是这类型的杀人犯。”她抬起了头，淡淡一笑，“我加入。”

哈根朝其他人望去，看众人都微微点头，表示确认。

“很好，”哈根说，“跟以往一样，我负责领导小调查组，卡翠娜会担任这个小组的正式组长，由于她属于卑尔根的霍达兰警区，所以严格来说你们这个小组不需要向奥斯陆警区报告。”

“我们要为卑尔根工作，”贝雅特说，“好吧，有何不可？来，大家为卑尔根干一杯吧！”

众人举起杯子。

一行人站在悠思提森餐馆外的人行道上，天空飘下毛毛细雨，让岩盐、石油和柏油的气味更为明显。

“我想借这个机会谢谢大家让我归队。”奥纳说，扣上巴宝莉外套的纽扣。

“无敌团队再度出击。”卡翠娜露出微笑。

“就跟以前一样。”侯勒姆说，满足地拍了拍肚子。

“几乎一样，”贝雅特说，“只少了一个人。”

“嘿！”哈根说，“我们不是说好不要再提他吗？他已经离开了，就是这样。”

“他永远不会完全离开的，甘纳。”

哈根叹了口气，朝天空看了一眼，耸了耸肩。

“也许吧。有个在国立医院值班的警大学院实习生问我说，哈利·霍勒负责的案子是不是每一件都侦破了。起初我以为她只是爱打听，只因为她上过他的案例，所以我就回答说古斯托命案不算正式侦破。今天我的秘书跟我说她接到一通警大学院的电话，请我们提供一份这起命案档案的副本，”哈根露出苦笑，“也许他毕竟还是成为传奇了。”

“哈利永远都会被记得的，”侯勒姆说，“无法超越、难以比拟。”

“也许吧，”贝雅特说，“但我们这里有四个人紧跟在后不是吗？”

他们看看彼此，点了点头，简短地握手道别，分别朝三个方向离去。

12

米凯看见有个人影出现在瞄准器中，他闭起一只眼睛，缓缓扣动扳机，聆听自己的心跳。他的心跳沉稳但有力，觉得心脏将血液输送到手指。人影没动，他只是觉得好像动了而已。他放开扳机，深呼吸一口气，再次集中注意力。人影再度进入视线。扣下扳机。人影抽

动。那是正确的抽动。那人已死。米凯知道子弹击中了头部。

“把尸体送过来，我们要验尸。”他高声喊道，放下黑克勒-科赫P30L手枪，取下耳罩和护目镜。他听见电子器材和金属线发出嗡嗡声响，看见那人影摇摇晃晃地朝他们接近，在他前方半米处停下。

“很好啊。”楚斯·班森说，放开开关。嗡嗡声停止。

“还不错。”米凯说，查看靶纸，看见半身躯体和头部有多个弹孔。他朝隔壁靶道的靶纸点了点头，那张靶纸的头已被打烂。“可是没有你打得好。”

“已经足以通过测验了，听说今年有百分之十点二的人不及格。”楚斯熟练地换上新靶纸，按下开关。一个新人影发出嗡嗡声响，退了回去，在二十米外弹痕斑驳的绿色金属板前停下。米凯听见左边几个靶道外传来尖锐笑声，看见两名年轻女子挤作一团，朝他们望来。可能是认出他的警大学院学生吧。靶场的各种声音都有其各自的音频，因此即使场上枪声隆隆，米凯还是能听见靶纸的拍打声、铅弹击中金属的声音，接着是子弹掉落在容器里的细小咔嚓声。容器位于靶纸下方，用来收集打到变形的子弹。

“实际上有超过百分之十的警力无力保护自己或别人，警察署长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不是每个警察都像你做过那么多训练，楚斯。”

“你是说我时间多吧？”

楚斯发出令人厌恶的呼噜笑声。米凯看着他这位下属和童年好友，看着楚斯的一口乱牙和红色牙龈。楚斯的父母从未想过应该带他去看看牙医。一切都和过去一样，却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了。难道是因为楚斯剪了新发型，或是因为停职的缘故？就算是你以为不那么敏感的人也会受到这种事的影响。这种人尤其如此，因为他们不习惯宣泄情绪，总是将其埋藏在心里，希望情绪会随时间消失，因此他们尤其容易崩溃，会对自己的脑袋开上一枪。

但楚斯看起来似乎悠然自得，还会大笑。米凯曾对他说过，他的笑声会令人惊慌，应该把这笑声改掉，练习发出比较正常且令人愉悦的笑声。结果楚斯只是笑得更大声，伸手指着米凯，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指着他，继续发出这种怪异的呼噜笑声。

“难道你都不想问吗？”楚斯问道，把子弹装进弹匣。

“问什么？”

“我账户里的钱。”

米凯变换站姿：“这就是你邀请我来这里的原因？要我问你这件事？”

“你想知道那些钱是怎么来的吗？”

“为什么我现在要再去烦你这件事？”

“因为你是警察署长啊。”

“是你决定什么都不说的，虽然我认为这样做很愚蠢，但我还是尊重你的决定。”

“是吗？”楚斯把弹匣咔嗒一声装到定位，“或者你不再来烦我是因为你早就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米凯？”

米凯看着他的童年朋友，这时他看出哪里不一样了，原来是楚斯眼中流露出的凶残目光。小时候每当楚斯生气，每当曼格鲁的大孩子威胁说要痛扁那个说话高调、长得像女生却又夺走乌拉芳心的小鬼，米凯把楚斯推到他前面时，楚斯眼中就会露出这种眼神。这动作就像是放出鬣狗，放出饱受鞭笞的肮脏鬣狗，这只鬣狗已遭受过那么多毒打，再被多打一顿似乎也没差别。每当楚斯眼中露出这种鬣狗的目光，就表示他视死如归，一旦他的尖牙咬上你，就死也不会放开，下巴会紧紧锁住，保持相同姿势，直到你跪倒，或他被拉开。但长久以来，米凯看到楚斯露出这种目光的机会少之又少，近期的一次是他们

在锅炉室对付那个同性恋，另一次是米凯说出停职一事的时候。但现在不一样的是，那目光没有退去，一直都在，仿佛他处于某种狂热的状态。

米凯不可置信地缓缓摇头：“你在说什么啊，楚斯？”

“说不定那些钱是直接来自你那里来的，说不定那些钱从头到尾都是你付的，说不定是你叫阿萨耶夫来找我的。”

“你是不是硝烟味闻得太多了，楚斯。我跟阿萨耶夫没有一点关系。”

“说不定我们应该去问问他。”

“鲁道夫·阿萨耶夫已经死了，楚斯。”

“这也太巧合了吧，不是吗？每个知道真相的人都死了。”

米凯心想，每个人都死了，除了你以外。

“除了我以外。”楚斯咧嘴一笑。

“我得走了。”米凯说，取下靶纸折起来。

“哦，对，”楚斯说，“周三的约会。”

米凯身子一僵：“什么？”

“我记得你以前每周三的这个时间都会离开办公室。”

米凯打量楚斯，心下只觉得奇怪，即使他认识楚斯已经三十年了，依然搞不清楚楚斯究竟是愚蠢还是聪明。“对，可是这种推测你最好放在心里，因为就目前状况来说，它只会害到你自己而已，楚斯。而且你最好不要跟别人说，如果我被当作证人传唤，会让我陷入一个尴尬处境，明白吗？”

但楚斯已把耳罩戴上，转头面对靶纸，透过护目镜凝视前方。火

光闪烁一次、两次、三次。手枪似乎想脱离他的掌握，但他抓得非常之紧。那是鬣狗的握法。

米凯走进停车场时，裤子口袋里的手机发出振动。

是乌拉打来的。

“你问过灭虫公司了吗？”

“问过了。”米凯说，这件事其实他根本没多想，更别说去问谁了。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你觉得从阳台传出来的那个味道很可能是死老鼠造成的，但因为阳台是水泥砌的，所以没办法做什么。不管是什么东西，我们只能任由它腐烂，让味道自行消散。他们建议不要破坏阳台。”

“你应该找专业的人来建造阳台的，而不是找楚斯。”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阳台他是半夜砌的，事前也没跟我说。你现在在哪里，亲爱的？”

“我要去跟一个女性朋友碰面，晚上你会回家吃饭吗？”

“会。还有，不要担心阳台的事好吗，亲爱的？”

“好。”

米凯挂上电话，心想自己说了两次“亲爱的”，多说了一次，听起来像谎言。他发动引擎，踩下油门，放开离合器，感觉让他的头紧贴头枕的美妙压力。这辆全新的奥迪轿车疾速穿越停车场。他想到伊莎贝尔，感觉身体开始血脉偾张，也想到这怪异的矛盾感觉并非虚假。就在他即将去找另一个女人的同时，他感觉到他对乌拉的爱竟前所未有的真实。

安东·米泰坐在阳台上，双眼闭着，感觉阳光只能勉强晒暖肌肤。春天正在和冬天缠斗，目前仍是冬天占上风。他睁开眼睛，目光再度落在旁边桌上的信件上，信封上印着德拉门健康中心的蓝色浮凸标志。

他知道信封里装的是什麼。里面是他的血液检验结果。他抬起了手，又把手搁下，拖延拆信的动作，抬头望着德拉门河。当初他们看到欧西恩镇西区十一号公园这栋新公寓的广告小册时，毫不犹豫就付了定金。多年来要维护劳拉的父母留给她的这栋位于康纳鲁区的大型木造老宅是件辛苦差事，而且他们的孩子已经独立，要照顾庭院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再说卖掉老宅，买间大小适中的现代化公寓，照理说应该可以省下时间和金钱，去做他们已经说了好几年要做的事，像是一起旅行，造访远方的土地，体验在地球上这短暂一生的剩余时光。

那为什么搬家后他们没去旅行？为什么他连这件事也拖延了？

安东推了推太阳眼镜，玩弄那个信封，从宽松裤子的口袋里拿出手机。

难道是因为日常生活过于忙碌，时间就这么一天天流逝？难道是因为德拉门的风光已如此抚慰人心？难道是因为他害怕两人在旅途中相处那么长的时间，会让彼此露出真正的自己，揭露这段婚姻的真相？还是因为那件案子、那次失足，消耗了他的能量和动力，导致他处于现在这种状态，只能把日常工作当作逃避，避免自己完全崩溃？而就在这个时候，莫娜正好出现……

安东看着手机画面。国立医院联络人甘伦。

下方出现三个选项：拨打、传送信息、编辑。

编辑。人生也应该附有这个按键才对，那么一切都会不同，他会回报发现警棍、不会邀莫娜喝咖啡、不会睡着。

但他确实睡着了。

而且是值勤时坐在硬木椅上睡着了。通常他在值班一整天之后，躺在床上都还入睡困难，因此会发生这种事简直不可思议。事后他很长一段时间都还处于半恍惚的状态，即使是死者的脸孔和接下来的骚动都唤不醒他，他只是站在那里，像个僵尸，脑袋一片混沌，什么事也不能做，甚至连清楚地回答问题都难以做到。虽然他就算保持清醒，也不一定能救病人一命。验尸报告指出病人可能死于中风，但安东没尽到职责是事实。这事其实没人会发现，他也不会多说一句话，但他心知肚明，清楚知道自己又搞砸了。

安东低头看着按键。

拨打。传送信息。编辑。

是时候了。该做点事了。该做点正确的事了。去做就是，不要拖延。

他按下“编辑”。画面出现其他选项。

他做出选择。做出正确的选择。删除。

接着他拿起信封拆开，展信阅读。病人被发现死亡后，那天清晨他前往健康中心，表明自己的警察身份，说自己吃了成分不明的药物，觉得身体有点异样，担心是否会出现副作用使得自己无法胜任工作。起初医生建议他请病假，但安东坚持要抽血检验。

他浏览检验报告，看不懂上面的专有名词和数值所代表的意义，但医生加注了两行结语：

.....硝西泮是强烈镇静剂的成分，请不要再服用这种药物，并请先征询医师的意见。

安东闭上眼睛，透过紧咬的牙齿吸入空气。

该死。

他怀疑得果然没错。他被下药了。有人对他下药。不仅如此，他

还知道手法大概是什么：咖啡、走廊上的声响、盒子里只剩一个咖啡胶囊。他曾纳闷那个胶囊是不是穿了孔。镇静剂一定是利用针头穿过封盖打进了胶囊，接着歹徒只要等安东去冲泡加了硝西洋的浓缩咖啡就好。

医生说病人是由于自然因素死亡，或者说，医生没找到证据指出死因存有疑点。但医生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有一部分是因为他提出的证词说，值班医生在病人心跳停止前两小时巡过房，在那之后就没看见有人来过。

安东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他必须报告这件事，现在就做。他拿起手机。他必须回报说自己捅了娄子，说明他为什么没在第一时间说他睡着了。他看着手机画面。这次就连甘纳·哈根也救不了他。他放下手机。他一定会打这通电话，只不过不是现在。

米凯对着镜子打领带。

“今天你很棒。”这句话从床上传来。

米凯知道此言不虚。他看着背后的伊莎贝尔爬下床，穿上丝袜。“是不是因为他死了？”

她把鹿皮床罩盖到被子上。镜子上方挂着一对惊人的大型鹿角，墙上挂着许多萨米族画家的画作。饭店这一翼的客房都是由女性艺术家设计，也印有她们的名字，像这间客房就印有一位萨米传统吟念女歌手的名字。这些客房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观光客会顺手牵羊，把鹿角给偷走，因为他们坚信鹿角有壮阳的功用。前几次米凯也想过是否要服用壮阳药物，但今天就不这么想了，也许是因为那病人终于死了，令他放松不少。

“我不想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说。

“反正我也没办法告诉你。”伊莎贝尔说，穿上裙子。

“这件事连提都别提。”

她站在他背后，在他脖子上咬了一口。

“不要一脸忧心忡忡的样子嘛，”她窃笑道，“人生不过是场游戏。”

“对你来说或许是这样，但我还得对付这些杀人凶手。”

“你不用参加选举，可是我要，但我有看起来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吗？”

米凯耸了耸肩，伸手去拿外套：“你要先走吗？”

她在他头上敲了一下，他微微一笑，听着她的鞋子咔嚓作响，走向门口。

“下周三我可能不行，”她说，“议会会期改了。”

“好。”他说，同时发现自己的反应就是这样——好。呃，不只是这样，他还觉得松了口气。是的，他的确松了口气。

伊莎贝尔在门口停下脚步，一如往常侧耳聆听走廊上是否有声响，确定门外没人。“你爱我吗？”

他张开嘴巴，看见镜中的自己，看见自己脸上那个黑洞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听见她发出咯咯笑声。

“我是开玩笑的，”她低声说，“是不是吓到你了？那就十分钟喽。”

房门打开又轻轻关上。

他们说好第二个出去的人要等十分钟后才离开房间。他已记不得这是他还是伊莎贝尔所提出来的方式，当时他们一定是忧心会在大厅撞见好奇的记者或熟人，但目前为止这种事还没发生。

米凯拿出梳子，梳理有点过长的头发，刚才他冲过澡，头发尾端

还有点湿。伊莎贝尔从不在他们做完爱之后冲澡，她说她喜欢整天身上都有他的味道。他看了看表。今天一切都很顺利，他不用去想古斯托的事，甚至拖长了去想这事的时间。他拖了那么久，以至于如果在房里等足十分钟，去跟市议会议长开会就会迟到。

乌拉·贝尔曼看了看表。她手上戴的是摩凡陀腕表，一九四七年设计款，是米凯送给她的结婚周年纪念礼物。已经过了二十分钟。她靠在扶手椅上，扫视大厅，心想不知道自己认不认得出他。严格说来，他们只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他们要去史多夫纳警局找米凯时，他为她开门。他是个颇有魅力、笑脸迎人的北方人。第二次是在史多夫纳区的圣诞晚餐上，他们一起共舞，而他逾矩了，和她靠得太近。她其实并不介意，那不过是单纯的调情而已，她很乐意陶醉在这种感觉中，反正米凯就坐在餐厅里某个地方，其他妻子也在跟丈夫以外的男人跳舞。除了米凯之外，还有另一个人也盯着她瞧，那人手里拿着一杯饮料站在舞池里。那就是楚斯·班森。后来她问楚斯要不要跳舞，楚斯只是咧嘴一笑说不要，还说他不会跳舞。

鲁纳。他的名字叫鲁纳。这名字悄悄溜进了她的心里。后来她再也没见过他，也没听过他的消息，直到他打电话来问今天可不可以见面。起初她回绝，说她没时间，但他说有要事跟她说。他在电话中的声音有点扭曲。她不记得他说话是这种声音，但也许只是因为他说话夹杂了老北方口音和东部挪威语的口音，其他地方的人来奥斯陆住一阵子之后，说话常会这样。

于是她答应了，说反正那天早上她也要进城，可以很快地跟他喝一杯咖啡。这并非实话，就跟米凯问她在哪里时，她回答说要去跟一个女性友人碰面一样不是实话。她并非故意要说谎，只是这个问题问得她措手不及，她也发现她应该跟米凯说自己要去跟他以前的一位同事碰面。那她为何没说？是不是因为她怀疑鲁纳要跟她说的事和米凯有关？她已经开始后悔来这里了。她又看了看表。

乌拉注意到前台接待员看了她好几眼。她脱下外套，里头穿的是毛衣和裤子，突显出她的苗条身材。她不常来市区，因此特地花了点

时间化妆和整理一头金色长发。她的这头金发曾让曼格鲁区的男孩开车经过时频频回头，想看她的面貌是否和背影一样美，而且从他们的表情来看，她的确满足了他们的期望。米凯的父亲曾说她看起来像美国老牌“妈妈与爸爸合唱团”中的美女歌手，但她不知道那是谁，也没特地去找。

她看了双推门一眼。越来越多人进入饭店，其中却看不到她在等的那个目光炯炯的男子。

乌拉听见电梯门传来叮的一声低响，一名身穿皮草外套的高大女子走出电梯。乌拉心想，如果记者问女子那件皮草是不是真的，她可能会否认到底。国家社会党政治人物都喜欢跟选民说他们爱听的话。女子是社会事务议员伊莎贝尔·斯科延。米凯上任之后，她去他们家参加过派对。其实那应该算是乔迁派对，但米凯邀请的客人反而大部分都是对他事业有帮助的人，或是对“他们的”事业有帮助的人，米凯总是这样说。“他们”指的是他和她。楚斯是当晚她认得的少数客人之一，但他并不是个可以聊整晚的对象，再说她也没时间，因为她忙着扮演女主人的角色。

伊莎贝尔看了乌拉一眼，继续往前走，但乌拉已注意到伊莎贝尔露出一丝迟疑神色。那一丝迟疑表示她认出了乌拉，以至于不得不做出选择，要不就是假装没认出乌拉，要不就是得走过来跟乌拉说几句话，但她比较不想选择后者。乌拉也希望避开后者，同样，她也会避开跟楚斯说话的机会，虽然她喜欢楚斯这个人，毕竟他们从小一起长大，他也始终对她很好，而且忠诚，但她还是不想跟他说太多话。乌拉希望伊莎贝尔选择前者，放彼此一马。她看见伊莎贝尔朝双推门走去，但不知为何突然又改变心意，调了个头，满脸堆笑、昂首阔步地走来。是的，昂首阔步。乌拉觉得伊莎贝尔有如一个浮夸的大型帆船船艏雕像，迎面而来。

“乌拉！”伊莎贝尔远在几米外就拉高嗓门说，仿佛碰到久未联络的好友。

乌拉站了起来，心里已觉得很不自在，不知该如何回答接下来伊

莎贝尔一定会问的问题：你来这里做什么？

“真高兴再见到你，亲爱的！那天的小派对好温馨哦！”

伊莎贝尔伸出一只手搭在乌拉肩上，凑上脸颊，使得乌拉不得不跟她贴了贴脸。小派对？那天可是来了三十二个客人。

“抱歉那天我得提早离开。”

乌拉记得那天伊莎贝尔有点疲惫，而且当她忙着招待客人时，这位迷人的女议员还跟米凯去阳台上待了好一会儿，使她心里生出一丝醋意。

“没关系，你能出席就让我们觉得备感荣幸了，”乌拉希望自己脸上的笑容没有她感觉到的那么僵硬，“伊莎贝尔。”

女议员低头看着她、打量她，仿佛在寻找什么。她在找的就是那句她还没问出口的问题的答案：你来这里做什么，亲爱的？

乌拉决定要说实话，待会儿她也会跟米凯说实话。

“我得走了。”伊莎贝尔嘴巴上这样说，身子却没移动，目光也一直盯着乌拉。

“好，我想你应该比我忙多了。”乌拉说，同时听见自己发出早已改掉的哧哧笑声，并气恼自己干吗发出这种蠢笑声。伊莎贝尔依然看着她，突然间她觉得这名陌生女子正试图逼她回答这个问题：署长夫人，你在富丽饭店的大厅做什么？天哪，伊莎贝尔是不是以为她来这里会见情夫？是不是因为这样伊莎贝尔才不想轻易把话问出口？乌拉觉得脸上的僵硬渐渐消失，笑容变得越来越自然，现在她脸上的笑容发自真心，她是真的想笑，也知道嘴角已上扬到接近眼角，就要当着伊莎贝尔的面爆出大笑。奇怪的是，伊莎贝尔看起来也似乎想大笑。

“希望很快能再见到你，亲爱的。”伊莎贝尔说，用粗大强壮的手指捏了捏乌拉的手。

伊莎贝尔转身快步穿过大厅，一名门房赶紧上前替她开门。乌拉瞥见她在穿过双推门前拿出手机。

米凯站在电梯门前。电梯距离萨米女歌手设计的那间客房只有几步路。他看了看表。伊莎贝尔只离开了不过四五分钟，但时间应该已经足够，毕竟重点是他们不能被人看见同进同出。负责订房的总是伊莎贝尔，她也会比他早十分钟抵达，做好准备，躺在床上等候。这是她喜欢的方式。然而这是他喜欢的方式吗？

幸好从富丽饭店走到议长正在等候的市议会只有短短三分钟路程。

电梯门打开，米凯走了进去，按下代表一楼的“1”按键。电梯向下移动，并在下一层楼停下，电梯门打开。

“Guten Tag. (日安。)”

德国观光客。一对老夫妇。装着旧相机的褐色皮盒。米凯感觉自己露出微笑。他心情很好。他让出空间让老夫妇进来。伊莎贝尔说得没错，他的确因为那病人死了而轻松不少。他感觉自己的长发滴下一颗水珠，沿着脖子滑下，沾湿衬衫领子。乌拉曾建议他应该为了当上署长而把头发剪短，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做？他那青春的容貌不就是重点吗？他——米凯·贝尔曼——不就是奥斯陆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警察署长吗？

老夫妇迟疑地看着电梯按键。这是外国人常碰到的问题，究竟“1”代表的是一楼还是二楼？挪威使用的楼层系统到底是哪一种？

“这是一楼。”米凯用英语说，按下按键，关闭电梯门。

“Danke. (谢谢。)”老妇低声说。老翁闭上眼睛，大声呼吸。米凯心想，潜艇造成的幽闭恐惧症。

电梯静静地向下移动。

电梯门打开，三人走进大厅。米凯的大腿感到一阵振动，手机再次收到了信号。他看见一通伊莎贝尔打来的未接电话，正要回拨，手机又发出振动，这次是短信。

我在大厅碰见你老婆：)

米凯猛然停步，抬头一看，但已然太迟。

乌拉就坐在他正前方的扶手椅上，看起来十分迷人，显然比平常多做了点打扮。迷人的乌拉坐在椅子上，身子僵硬如石。

“嘿，亲爱的。”米凯高声说，耳中听见自己的声音是那么刺耳且虚假，同时也在乌拉脸上看见自己的声音有多么不堪。

乌拉紧紧盯着他瞧，脸上的一丝疑惑很快就变成别的表情。他的脑子翻腾不已，同时在吸收和处理信息，寻找关联，找出结论。他知道自己难以解释为什么发梢会湿湿的。乌拉刚刚才碰见伊莎贝尔，现在她的脑子也跟他一样高速转动。人类头脑就是这样运作，无情又有逻辑地组合所有的琐碎信息，突然间一切都说得通了。米凯看见乌拉脸上出现另一种表情取代了疑惑，那是确定的表情。她垂下双目，因此当他走到她面前时，她的目光落在他的上腹部。

她低声说了句话，他几乎认不出她的声音：“你收到了她的短信，但已经有点太迟了。”

卡翠娜把钥匙插进锁孔并转动，拉了拉门把，但门卡住了。

哈根踏上前去，大力摇动门板，打开了门。

一股湿热的霉味扑鼻而来。

“就是这里，”哈根说，“自从上次用过以后，这里就没人动过。”

卡翠娜先走进去，打开电灯。“欢迎来到卑尔根警区的奥斯陆分部办公室。”她拉长声调。

贝雅特走进门内：“所以我们就是要躲在这里？”

日光灯放射出冰冷蓝光，洒在方形的水泥房间里，地上铺着灰蓝色油地毯，墙上空无一物。这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摆着三套桌椅，桌上各有一台计算机。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台沾有褐色污渍的咖啡机和一个大水壶。

“我们被分配到的是警署地下室的办公室？”奥纳目瞪口呆，大声说道。

“正式说来，你们所在之地属于奥斯陆地区监狱，”哈根说，“外面走廊的正上方是停车场，顺着铁楼梯走上去，门外就是监狱接待处。”

美国作曲家乔治·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奏起了第一个音，像是在回答这句话似的。哈根拿出手机，卡翠娜回头望去，看见他的手机屏幕上显示出安东·米泰的名字。哈根按下“拒绝”键，把手机放回口袋。

“调查组要开会了，我先失陪。”他说。

哈根离去后，其余的人面面相觑。

“这里好热，”卡翠娜说，解开外套扣子，“可是我没看见里面有电暖器。”

“这是因为监狱锅炉就在隔壁，”侯勒姆笑道，把麂皮外套挂在椅背上，“我们都把这个房间叫作锅炉间。”

“所以你以前来过这里对不对？”奥纳松开领结。

“对，我们来过，当时我们的团队人更少，”他朝房内的桌子点了点头，“如你所见，只有三个人，最后还是把案子给破了。不过当时的负责人是哈利……”他瞥了卡翠娜一眼，“我不是故意要……”

“没关系，毕尔，”卡翠娜说，“我不是哈利，我也不是负责人。如

果你们要正式向我报告，我是无所谓，这样哈根才可以撇清关系，可是我光处理自己的事就已经焦头烂额了，所以贝雅特才是老大，她既资深，又有管理经验。”

众人都朝贝雅特看去。贝雅特耸了耸肩：“如果你们都希望我来领导，又有这个需要的话。”

“当然有需要。”卡翠娜说。

奥纳和侯勒曼都点了点头。

“那好，”贝雅特说，“我们就开始工作吧。这里收得到手机信号，又有网络，还有……咖啡杯。”她从咖啡机后方拿起一个白色杯子，读出上面用签字笔写的字，“汉克·威廉姆斯？”

“那是我的。”侯勒姆说。

贝雅特拿起另一个杯子：“约翰·芬提？”

“那是哈利的。”

“好，那我们来分配工作。”贝雅特说，放下杯子，“卡翠娜？”

“我会继续监视网络，目前还是没发现瓦伦丁·耶尔森或犹大·约翰森的活动。一个人要很聪明才能避开电子仪器的耳目这么久，这更巩固了越狱的人不是犹大·约翰森的假设。犹大不算是警方的头号要犯，所以他不可能只为了逃避剩下几个月的刑期而让自己活得那么没有自由，以达到完全销声匿迹的目的。相较之下，瓦伦丁要担心的比较多。无论如何，他们之中只要有一个人活着，而且在电子世界里有一点动静，我都可以发现。”

“很好。毕尔？”

“我会研究瓦伦丁和犹大曾经涉及的案件，看能不能找到跟翠凡湖或马里达伦谷命案的关联，像是重复出现的名字，或之前被忽略的鉴识证据。我正在列出所有认识他们的人，说不定他们能帮助我们找

人。目前我找过的人都愿意提供关于犹大·约翰森的信息，至于瓦伦丁·耶尔森……”

“他们噤若寒蝉？”

侯勒姆点了点头。

“史戴？”

“我也会研究瓦伦丁和犹大的案子，给他们做出心理侧写，评估是否可能为连续杀人犯。”

房间立刻陷入沉默。这是第一次有人讲出“连续杀人犯”这几个字。

“在这起案件中，连续杀人犯不过是个冰冷的专有名词，不是诊断结果，”奥纳犹疑一会儿，又说，“它只是说明这个人已经杀了不止一个人，而且还可能继续犯案，这样好吗？”

“好，”贝雅特说，“至于我，我会观看有关这些案件的所有监控录像，包括加油站、全天营业的商店、快速拍照亭。我已经看过两起杀警案的很多照片，但还没完全看完，另外还有原始命案的照片。”

“看来现在的工作就够我们做的了。”卡翠娜说。

“已经够了。”贝雅特说。

四人站着彼此对望。贝雅特举起上面写有“约翰·芬提”的杯子，做了个举杯姿势，然后放回到咖啡机后方。

13

“最近好吗？”乌拉说，靠在厨房料理台上。

“哦，好啊。”楚斯说，在椅子上坐立不安，从窄小的料理台上拿

起咖啡，喝了一大口，用乌拉十分熟悉的眼神看着她。那眼神糅合了恐惧和饥渴、害羞和寻找、拒绝和恳求、反对和顺从。

乌拉立刻后悔答应楚斯来看她，但楚斯突然打电话来问房子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修理，让她措手不及。他说他被停职了，整天不知道干吗，无事可做。没有，房子里没什么地方需要修理，乌拉说了谎。哦，是吗？那要不要喝杯咖啡，聊聊往事？乌拉说她不知道……但楚斯只是充耳不闻，说他刚好经过，如果能喝杯咖啡就太好了。于是她回答说好，有何不可？你就来吧，楚斯。

“我还是单身啊，你知道的，”楚斯说，“没认识什么人。”

“你会找到人的，一定会的。”她故意看了看时钟，考虑是不是要说她得去接小孩了，但即使像楚斯这样的单身汉也应该知道现在时间还太早。

“也许吧。”楚斯说，看着杯子，没有放下，反而又喝了一口。他惴惴不安，心想这个动作就像是要鼓起勇气。

“你应该知道，我一直都很喜欢你，乌拉。”

乌拉抓住料理台。

“所以如果你碰上麻烦，需要……呃，需要找人聊一聊，可以找我。”

乌拉眨了眨眼睛。她有没有听错？聊一聊？

“谢谢你，楚斯，”她说，“可是我已经有米凯了，不是吗？”

他缓缓放下杯子：“对，当然，你已经有米凯了。”

“对了，我得开始给他和小孩做晚餐了。”

“对，当然，你在厨房给他做晚餐，他却……”楚斯打住话头。

“他却怎样，楚斯？”

“却在别的地方吃晚餐。”

“我不懂你的意思，楚斯。”

“我想你懂。听着，我是来帮你的，我一向以你的利益为优先，当然还有小孩的。小孩很重要。”

“我要给他们煮顿好吃的，这种全家晚餐很花时间，楚斯，所以……”

“乌拉，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不要，楚斯，请你不要说。”

“你对米凯那么好，可是你知道外面有多少女人跟他——”

“不要，楚斯！”

“可是——”

“请你现在就离开，楚斯。这阵子希望你不要再来我们家。”

乌拉站在料理台边，看着楚斯推开栅门，走到停在碎石道旁的车子。这条道路盘绕在这栋位于赫廷哈尔的新屋周围。米凯说他会动用一些关系，打电话给几个议会人士，让这条路铺上柏油，但目前为止毫无消息。她听见楚斯按下遥控器，车子哗的一声打开门锁。她看着他坐上车子，看着他坐在驾驶座上一动也不动，看着远方。他的身体似乎抽动一下，接着他开始猛力捶打方向盘，打得连方向盘都歪了。这猛烈的暴力举动让身在远处的乌拉看了不禁发抖。米凯说过楚斯会暴怒，但她从不曾亲眼目睹。米凯还说如果楚斯没当警察，一定会成为罪犯。米凯假装自己很强悍时也说自己跟楚斯一样，但乌拉不相信他的话。米凯是那么正直，那么……有适应力。可是楚斯……楚斯这个人不一样，他比较阴暗。

楚斯·班森。单纯、天真、忠诚的楚斯。毫无疑问，乌拉怀疑过，但她不敢相信楚斯竟然这么有心机，这么有……想象力。

富丽饭店。

在富丽饭店发生的事是她人生中最痛苦的一刻。她不是没想过米凯可能有外遇，尤其是自从他不再跟她做爱以后，但原因可能有很多种，比如杀警案的压力太大……可是伊莎贝尔·斯科延？大白天的出现在饭店里，而且一脸素颜？乌拉突然想到这整件事可能是设计好的，有人知道伊莎贝尔和米凯会在那里，就表示他们经常碰面。乌拉一想到这里就想吐。

米凯在她面前突然脸色发白，露出惊恐、罪恶的眼神，像是个偷苹果被逮个正着的小男孩。他是怎么办到的？这个不忠的下流胚子是怎么办到的？怎么能表现得这只是件需要他照拂的小事？他身为三个孩子的父亲，却践踏了他们所共同建立的美好一切。为什么他可以表现得像是他才是背负十字架的人？

“我会提早回家，”米凯轻声说，“到时候我们再来处理这件事，趁孩子还没……我跟议长约了四分钟后碰面。”他的眼角是否噙着泪水？这浑蛋是不是竟敢掉下眼泪？

米凯离开后，乌拉竟很快就打起精神。也许当一个人别无选择，也不可以崩溃时，就会有这种反应。她浑身麻木地拨打那个自称是鲁纳的人的电话，但没有人接。她又等了五分钟才离去。回到家后，她打电话给她认识的一个克里波女警，对方说这是个预付卡的手机号。问题是：谁会大费周章地骗她去富丽饭店，让她目睹这一切？难道是八卦报记者？心怀好意的女性友人？站在伊莎贝尔那边、想报复米凯的人？或者这人并不是要拆散米凯和伊莎贝尔，而是要拆散米凯跟她？这人痛恨米凯或她？或是这人爱她？这人认为只要她跟米凯之间出现裂痕，他就能乘虚而入？她知道只有一个人这么爱她。

当天稍晚她和米凯谈话时，并未提到她的怀疑。米凯显然以为她会出现在那里只是巧合，就像意外被雷打到，事情就这么巧地发生

了，只能称之为命运。

米凯并未说谎，辩称他不是去饭店跟伊莎贝尔见面，这点她不得不佩服他。他没有那么笨。他说她不用特地叫他结束这段逢场作戏，他在伊莎贝尔离开饭店之前就已经把它结束了。他用的就是这四个字：逢场作戏。可能是刻意选择的，让这件事听起来微不足道、肮脏污秽，只要扫到地毯下就可以了。他用的如果是“婚外情”，就是另一回事了。米凯说他在饭店就已经“把它结束”时，她一个字也不相信，因为伊莎贝尔看起来太容光焕发了。但接下来米凯说的话确实是事实，那就是这个丑闻一旦宣扬出去，受伤的不仅是他，还会波及她和他们的小孩。此外，这件事还会爆发在一个最敏感的时间点，因为议长找他去谈的是从政之事，而且还想邀他入党，他们考虑在不久的将来让米凯担任要职。米凯符合他们想找的候选人资格，他年轻、成功、企图心强、人气高。当然还有一关要过，那就是杀警案，一旦米凯侦破杀警案，他们就可以好好坐下来讨论关于未来的事，米凯认为这些安排将会让他在警界和政界发挥高度影响力。目前米凯还没做出决定，但这种丑闻肯定会让他失去这个机会。

当然这件事也会影响她和孩子，比起失去家庭，事业上的影响反而是小事。乌拉在米凯的自怜式说辞还没发展得过于夸张之前就打断了他的话。她说她已经思考过了，而她的盘算跟他一样，也顾虑到他的事业、他们的孩子、他们共同拥有的生活。她说她已经原谅他了，但他必须发誓以后再也不能跟伊莎贝尔联络，除了他身为警察署长必须参加的会议，且有其他人在场。米凯看起来像是有点失望，仿佛他已做好准备大战一场，不料碰上的却只是一场平淡无趣的小冲突，以一个不用让他付出太多代价的最后通牒作结。乌拉看着楚斯发动引擎，驾车离去。她没对米凯说出她的怀疑，也没有打算这样做。因为说了又能怎样？就算她的怀疑属实，那么当米凯违背诺言，暗中监视的楚斯同样会敲响警钟。

车子离去，住家恢复静谧，只有尘烟留在空中。这时一个念头出现在她脑际，这是个疯狂且完全令人难以接受的念头，但头脑可不太会过滤自己的念头。她想到她和楚斯，就在家里，就在卧室里。当然

这只是为了报复。她立刻否决了这个念头。

落在风挡玻璃上犹如灰色痰液的冻雨被雨水所取代，而且是垂直落下的倾盆大雨。雨刷奋力和水幕搏斗。安东驾车慢速前进。四周一片漆黑，大雨又模糊了一切，让他有种酒后开车的感觉。他看了看这辆大众夏朗车上的时钟。三年前他们想买新车时，劳拉坚持要买七人座的车，他打趣说难道她计划组个大家庭吗？但他知道这仅仅是因为她不希望出车祸时自己坐在小车里。安东也不希望车祸发生。这里的路他很熟，也知道晚上这个时候会有对面来车的概率很低，但他还是小心翼翼，不想冒险。

太阳穴的脉搏剧烈跳动，主要是因为二十分钟前他接到的一通电话，但也是因为他今天没喝咖啡。他看了那份验血报告之后就完全没心情喝咖啡了。不消说，没喝咖啡真是太蠢了。如今渴求咖啡因的血管大幅收缩，使得头痛持续发作，犹如砰砰作响的扰人背景音乐。他读过咖啡瘾头的戒断症状要两周才会消退。他想喝咖啡，也希望咖啡尝起来美味，美味得有如莫娜的薄荷味舌头，但现在他喝下去的咖啡尝起来恐怕都带有安眠药的苦涩余味。

他鼓起了勇气打给哈根，打算说出病人死亡那天他被人下药，而他昏睡期间有人进过病房，即使医生说病人死于自然因素，事实上也可能并非如此，因此他们最好再做一次更彻底的验尸。他打了两次电话，哈根都没接。他努力过了，尝试过了，而且他会再试一次，因为总有一天你会承受后坐力，就像现在，惨事再度发生，又有人遭到杀害了。他踩下刹车，转了个弯，开上通往艾克沙加的碎石路，再度加速，并听见小石子打上挡泥板的声音。

这条路更阴暗，路面凹洞还有积水。午夜即将来临。第一次命案也是在这个时间发生的，地点在接近相邻的下埃伊克尔地区的交界处，本区一名警察首先到达现场，因为有民众报案说听见冲撞声，觉得可能是车子冲进了河里。原本这位警察未经许可便闯入相邻地区就已经够糟了，没想到他还开车辗过现场，破坏了潜在线索。

安东是在一个转弯处发现警棍的。那是勒内·卡尔纳斯遇害后第四

天，安东终于有一天休假，但他心情烦躁，因此独自走进森林继续搜索，毕竟南布斯克吕警区可不是每天或每年都会发生命案。他离开搜索小组仔细搜查过的地区，就在一个转弯处后方的雪杉林底下发现那根警棍。就是在那里他做出了那个蠢决定，以至于毁了他的一切。他决定不回报这件事。可是为什么？首先，警棍的所在位置距离艾克沙加的命案现场有很大一段距离，不大可能跟命案有关。后来他被问到既然他认为那个地方太远应该跟命案无关，为什么还要去那里搜索？但当时他认为一根标准警棍只会给警方带来不必要且负面的关注。勒内身上的伤痕可能是任何沉重器具造成的，或是车子坠入崖边四十米深谷时在车内翻滚造成的。无论如何那根警棍都不是凶器。勒内遭人以九毫米手枪朝脸部射击，死因毫无疑问。

几周后，安东跟劳拉提及警棍之事，劳拉劝他回报此事，因为此事是否重要不该由他做主。于是他真的回报了。他去找长官，说出他的发现。“这是个严重误判。”警察署长如此说道。结果他利用休假时间去帮忙调查命案所得到的回报，是被调离现场勤务，留在办公室接电话。就这么一个失误，导致他失去了一切。而且是为了什么？虽然没人大大声说出来，但大家都认为勒内是个冷血无耻的浑蛋，他不只欺骗陌生人，还会欺骗朋友，这种人从世界上消失会比较好。但这整件事最令人感到委屈的地方，是鉴识中心并未在警棍上找到任何跟命案有关的线索。安东被雪藏在办公室里三个月后，面对三种选择：发疯、辞职或调职。因此他打电话给老朋友兼同事哈根，并通过哈根的安排调到了奥斯陆警区。正式来说，哈根派给安东的职位算是降职，但起码安东在奥斯陆可以接触人群和歹徒，而且任何调职都比待在德拉门警局的陈腐氛围中要好。德拉门警局处处模仿奥斯陆，还把他们的警局称为“警署”，甚至连地址都有抄袭之嫌：格兰街三十六号，听起来跟奥斯陆警署坐落的格兰斯莱达街颇为相似。

安东驾车朝山崖边开去，一看见光线右脚就本能地踩下刹车。轮胎咬入碎石地面，车子停下。大雨如注，洒落在车子上，几乎把引擎声给淹没。二十米外的手电筒灯光压低了。车灯照亮橘白相间的封锁线和一件警用黄色背心，穿这件背心的人就是刚才放低手电筒的警察。那警察挥了挥手，示意再向前，于是安东驾车再往前开。封锁线

后方正是当初勒内的车子飞下山崖之处，后来警方找来拖吊车，利用起重机和钢索把车子残骸往河川上游拖去，在一座废弃锯木厂那儿把残骸拖上岸，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取出勒内的尸体，因为引擎被撞得凹陷在车头里，卡在臀部的高度。

安东按下车窗。湿润冷冽的夜风吹了进来，豆大的雨点打在窗框上，水珠喷溅到他的脖子上。

“那个……”安东说，“在哪里？”

他眨了眨眼，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把句子说完。这感觉就像是时间跳过了一小段，或是剪接得很烂的电影，他搞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自己在其中缺席。他低头朝大腿看去，看着大腿上的玻璃碎片，又抬起头来，才发现风挡玻璃的上方位置被打破一个洞。他张开嘴巴，正想出声询问，就听见一个破空之声。他察觉到那是什么，想举起手臂，却已太迟，耳中随即听见咔嚓声响。他知道这声音来自自己的头部，某种东西应声碎裂。他举起手臂，大声惊叫，伸手握住排挡杆，想打到倒挡，但排挡杆动也不动。一切都以慢动作进行。他想放开离合器，踩下油门，但这只会让车子往前冲，冲向山崖，飞进深谷，坠落四十米，落入河中。这简直是……这简直是……他摇晃排挡杆，用力一拉。雨声突然更清楚地传来，冰冷夜风吹袭身体的整个左半部。有人打开了车门。离合器。他的脚在哪里？这简直如出一辙。倒挡。有了。

米凯瞪着天花板，聆听天花板传来抚慰人心的落雨声。荷兰制屋瓦，保固四十年。他心想，不知道这份保固替厂商卖出了多少片屋瓦？反正应该足以支付那些无法支撑到四十年的屋瓦的保固费用。人类最希望得到的莫过于事物的永久保固。

乌拉的头靠在他胸膛上。

他们已经谈过了，谈了很久。记忆中这是他们第一次促膝长谈。乌拉哭了，但她流下的不是他所讨厌的痛苦眼泪，而是温柔的眼泪，这种眼泪带有的痛苦成分比较少，主要是关于失落，关于失去了某个

原本拥有的东西，而且再也无法重新拥有。这眼泪告诉他，他们的关系中曾有过非常珍贵的东西，因此这损失价值连城。直到她落下眼泪，他才感觉到失去，仿佛他需要她的眼泪来让自己了解这点。他们除去了一直存在的帘幕，这帘幕把米凯的想法和米凯的感觉分隔开来。一如往常，她为他们两人而哭，也为他们两人而笑。

他想安慰她。米凯抚摸她的头发，让她的泪水沾湿昨天她为他熨的浅蓝色衬衫。然后他几乎是不小心地吻了她，或者这是个有意识的动作？也许纯粹是出于好奇？好奇她会有什么反应？年轻时他当警探也有同样的好奇心，当时他依照FBI探员英博·里德及巴克利所定出的九大侦讯步骤，按下对方的情绪按钮，只为了想看看对方会有什么反应。

起初乌拉对他的吻没有反应，她只是僵在原地，接着才温柔地给予回应。他很熟悉她的吻，但不熟悉这种犹豫的、试探的吻。接着他更饥渴地吻她，她也接受，还把他拉到床上，扯开他的衣服。黑暗之中，那个念头再度浮现在他的脑海：她不是他，她不是古斯托。还没钻进被窝，他的勃起就消退了。

他解释说自己只是太累了，脑袋里要的东西太多，这情况太令人困惑，他的羞愧感太重，又赶紧补上说这跟那个女人一点关系也没有，而他也能告诉自己这番话绝对是真的。

他再度合上双眼，却难以入眠。他心中有股不安的情绪，最近几个月他总是在这股不安中醒来。那是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觉得某种可怕的事似乎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而且有一阵子他都希望这只是梦境所残留的感觉，只不过他一直记不起究竟做了什么梦。

某个东西促使他睁开眼睛。亮光，天花板上的白色亮光，从床头柜照射上去的亮光。他翻身看了看手机屏幕。他的手机调到静音，但总是开机。伊莎贝尔提出说他们不要在晚上发短信，他同意了，至于原因是什么他没问。而且他说他们有段时间不能再见面之后，伊莎贝尔看起来还挺能接受的，尽管他认为她应该明白他真正的意思，那就是“有段时间”这几个字必须删去。

米凯看到短信是楚斯传来的，不由得松了口气，随即却又愣了愣。楚斯可能是喝醉了吧？或是短信传错了人？这短信应该是要传给某个他没提过的女人吧？短信只有三个字：

祝好眠。

安东·米泰醒了过来。

他首先察觉到的是雨声，现在雨声只是风挡玻璃上的细语呢喃。接着他察觉到引擎已经熄火，头依然很痛，双手不能动。

他睁开眼睛。

车灯依然开着，照亮前方土地，光线穿过细雨射向黑暗，射向地面乍然消失之处。风挡玻璃上的雨水让他看不见峡谷另一侧的云杉林，但他知道云杉林就在那里。无人、寂静、隐蔽。当时警方没找到目击证人。和其他命案一样没找到目击证人。

他看了看双手。他的手之所以不能动是因为被塑料束带固定在方向盘上。如今这种塑料束带已完全取代传统手铐，只要把这种细长束带套在被捕者的手腕上拉紧，再强壮的嫌犯都无法挣脱。挣扎只会让束带割入肌肤，如果继续挣扎，束带甚至会切入骨头。

安东的双手抓着方向盘，手指却麻木无感。

“醒了？”这声音听起来异常耳熟，安东转头朝副驾驶座看去，看着全罩式头套下露出一双眼睛。那头套跟戴尔塔特种部队使用的一样。

“把它放开吧，好吗？”

戴着手套的左手握住他们之间的手刹，拉起握把。安东喜欢老式手刹的摩擦声，可以让人感觉到机械、齿轮和链带的真实运作。这次手刹被拉起又放下时，只发出一声低语、一个嘎吱声。那是齿轮的声音。车子往前移动，但只移动了一两米就停止了。安东本能地踩下刹

车踏板。由于引擎已经熄火，他必须踩得很用力才行。

“反应不错嘛，米泰。”

安东望向风挡玻璃外。说话声。这个说话声。他把脚抬起。车子发出有如干涩门铰链般的声音，再度向前滑行，他只好又踩下刹车，这次踩住不动。

车内灯亮起。

“你认为勒内知道自己就快死了吗？”

安东没有答话，只是瞥了一眼后视镜中的自己。至少他认为镜中那人是自己。他的脸满是发亮的鲜血，鼻子一边肿了，可能已经断了。

“知道自己就快死了是什么感觉，米泰？你可以告诉我吗？”

“为……为什么？”安东的响应是下意识的，其实他一点也不想知道为什么，他只知道自己很冷，很想逃脱，很想回到劳拉身边，跟她说话，被她拥抱，嗅闻她的芳香，感受她的体温。

“你还是没搞清楚吗，米泰？当然是因为你们没破案的关系。我要给你们第二次机会，让你们从先前的错误中学习。”

“学……学习？”

“你知道心理研究显示稍微负面的反馈可以提升一个人的表现吗？不是非常负面，也不是正面，只是有点负面。惩罚你们，一次只杀团队里的一个刑警，你说是不是就像一连串有点负面的反馈呢？”

轮胎发出吱吱声响，安东再度踩下踏板，看着山崖，觉得自己必须踩得更用力一点才行。

“那是因为刹车油的关系，”那人说，“我在管子上戳了一个洞，刹车油快漏光了，待会你就算踩得再用力也没用。你觉得你坠落的时候

能够反省吗？你会后悔自己做过的事情吗？”

“后悔什……”安东想继续往下说，嘴巴里却仿佛塞满面粉，说不出话。坠落。他可不想坠落。

“后悔拿起那支警棍，”那人说，“后悔没好好协助调查命案，不然现在这些事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了。”

安东觉得踩踏板这个动作等于是把刹车油给挤出去，踩得越用力，刹车油就漏得越快。他稍微放开踏板，轮胎底下的碎石立刻嘎吱作响。他心头一惊，伸长了腿，背抵座椅，用力把踏板踩到底。这辆车有两个独立的液压刹车系统，说不定被戳破的只有其中一个。

“你只要忏悔，你的罪就会得到赦免，米泰。耶稣是宽大的。”

“我……我忏悔。放我出去。”

一阵低笑。“米泰，我说的是等你上天堂以后的事，我可不是耶稣，你在我这里得不到原谅。”那人顿了一下，“还有，没错，两个刹车系统我都戳了洞。”

安东觉得自己似乎听见刹车油从底盘滴落到地上的声音，过了片刻才发现原来是鲜血从下巴滴到大腿上的声音。他就要死了。突然间这成了无可动摇的事实。一阵寒意流窜全身。他的身体变得更难以动弹，仿佛尸僵现象已开始发生。可是凶手为什么还坐在他旁边？

“你怕死，”那人说，“你的身体透露出来的，它正在散发一种味道，你有没有闻到？那是肾上腺素的味道，闻起来有药物和尿液的味道，这种味道在老人院和屠宰场都闻得到。这是凡人恐惧的气味。”

安东大口吸气，觉得这个空间的空气似乎不够两个人使用。

“至于我呢，我一点也不怕死，”那人说，“是不是很奇怪？一个人居然可以失去怕死这种非常基本的人性反应。当然了，怕死有一部分跟活下去的渴望有关，但也只是一部分而已。很多人只是害怕做出不

同的选择，因为另一种选择说不定更糟，所以他们一直待在不喜欢的地方，你说这样是不是很可悲？”

安东觉得自己快窒息了。他本身没有哮喘，但他看过劳拉哮喘发作的样子，也看过她脸上那种绝望与乞求的神情，而他却只能爱莫能助地待在一旁看着她惊慌失措地想吸进更多空气。他心中有一部分却相当好奇，想知道那是什么感觉，想感受处于濒死边缘的感觉，感受自己完全无能为力，只能任凭这件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感觉。

如今他终于知道了。

“我相信死亡能带你去一个更好的地方，”那人以咏叹的声调说，“可是现在我还不能跟你一起去，安东，因为我还有工作要做。”

安东再度听见碎石嘎吱声，犹如嘶哑的说话声，正在说出一个句子，而且只会越说越快。刹车踏板已无法再往下踩，它已经被踩到了底。

“再见。”

副驾驶座的车门打开，安东感到一阵寒风吹来。

“那个病人。”安东呻吟说。

他看着山崖，一切消失之处，感觉那人在副驾驶座上转头朝他望来。

“哪个病人？”

安东伸出舌头舔了舔上唇，舔到某种尝起来有甜甜金属味的液体，又舔了舔嘴唇内侧，从喉间逼出声音：“国立医院的那个病人，他被杀害之前我被下了药，是不是你干的？”

车内一阵静默。安东聆听雨声。这时在他耳中听来，车外黑夜中的雨声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如果可以选择，他愿意坐在这里聆听这落雨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只是静静聆听，享受他被赐予生

命的每一秒钟。

旁边那人移动。安东感觉车子向上抬升，那人的重量离开了车子，车门轻轻关上。车上只剩下他一个人。车子开始滑动。轮胎在碎石地面上缓缓转动的声音宛如嘶哑的低语。手刹。手刹距离他的右手只有五十厘米。他努力想挣脱塑料束带，连肌肤磨破的疼痛都感觉不到。嘶哑低语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快。他知道自己太高太僵硬，无法把脚够到手刹下方，因此他俯下身子，张嘴咬住手刹，感觉握把抵住上排牙齿的内侧，再用力拽。嘴巴滑开了。再试一次。虽然心知已经太迟，但他宁愿自己是在奋力求生中死去。他扭动身体，再次咬住握把。

突然间，一切都静止了。嘶哑低语不见了，雨也突然停了。不对，雨没停，而是他正在坠落，全身都处于无重力状态，宛如跳一支华尔兹慢板舞曲般缓缓转动，就像那次他和劳拉共舞，其他人都在一旁观看一样。他依着身体的轴心旋转，轻摇慢摆，踏着一、二、三拍的舞步，只不过这次他是一人独舞。他在这诡异的寂静中坠落，伴随着雨珠一同落下。

14

劳拉·米泰看着他们。她来到十一号公园的前侧时，正好接到他们的电话，而这时她穿着睡袍，双臂交抱，全身冻得僵硬。第一道曙光投射在波光粼粼的德拉门河上。一个念头闪现脑际，有一刹那她仿佛不在此地，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也看不见任何东西，只看见他们后方的河流。有一刹那，她只是思索着安东从来都不是她的真命天子，她不曾遇到过真命天子，或至少不曾留住过。而她唯一留住的安东，在他们结婚那年就在外面偷吃。她从未跟安东说她早就发现这件事，因为她经不起那么大的损失。现在安东可能又有了外遇对象，因为当他搬出那堆老套说辞时，脸上又出现那种强调发生这种事很正常的夸张表情，像是长官硬要他加班、回家路上大堵车、电池没电所以手机关机。

对方一共是两个人，一男一女，身上穿的制服都洁净平整，仿佛刚从衣柜里拿出来穿上。他们表情严肃，眼神近乎畏惧，称呼她为“米泰太太”。没有人这样叫过她，她也不喜欢人家这样叫他。米泰是安东的姓氏，冠上这个夫姓她曾后悔过无数次。

他们咳了一声，显然有话要对她说，那到底还在等什么？她早就已经知道了，他们要说的话早就已经写在悲痛过火的愚蠢表情上了。她怒火中烧，愤怒到可以感觉自己的脸孔正在扭曲，扭曲成一个她不想成为的人，而这个人也被迫必须在这喜剧般的悲剧中轧上一脚。他们说了些话，是说什么来着？用的是挪威语吗？怎么她一个字都听不懂？

她从不想拥有一个真命天子，也从不想冠上他的姓氏。

直到现在。

15

那辆黑色大众夏朗缓缓转动，朝蓝色天际上升。卡翠娜心想，看起来好像慢动作升空的火箭。这艘火箭留下的航行轨迹不是由火与烟构成，而是由车门和后车厢流出的水所构成，这些水集结为水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落入河中。

“上次我们也是在这里把车子拖出来的。”当地警察说。

众人站在废弃锯木厂旁。工厂墙上的红漆斑驳剥落，小窗户的窗框破烂损坏。枯黄的草地铺在地上宛如希特勒的刘海。昨晚经过雨水梳理，青草全都倒向同一个方向。阴影底下还留着一堆堆灰色泥雪。一只太早移栖回来而注定殒命的鸟儿高唱乐观的曲调，河水发出心满意足的汨汨声响。

“可是这辆车卡在两块岩石之间，所以把它吊起来会比较容易。”

卡翠娜的目光顺着河流往下游望去。锯木厂再过去一点有座河

堤，水流穿行在灰色巨石之间，车子就是卡在那里。她看见散落的玻璃碎片反射着阳光，目光被一片垂直岩面吸引过去。那是德拉门花岗岩，显然河堤是特地采用这种岩材来制造的。她看了看吊车尾部和高突出于崖际的黄色起重杆，希望有人正确计算了起重杆的承重比。

“既然你们是警探，为什么没跟其他人一起上去？”警察说，他仔细查看证件，放他们穿过封锁线。

卡翠娜耸了耸肩，她说其实他们是来暗中执行任务的，他们四人并未得到正式许可，因此必须避开正式的调查团队。

“从这里就看得我们要查看的东西，”贝雅特说，“谢谢你让我们进来。”

“没问题。”

卡翠娜关上iPad，这台iPad依然登录在挪威监狱的网站上。她快步跟上贝雅特和奥纳，他们已穿过封锁线，朝侯勒姆的四十多年老车沃尔沃亚马逊走去。侯勒姆从坡顶的陡峭碎石路漫步而下，在这辆亚马逊前跟他们会合。这辆老车没有空调，没有安全气囊，也没有中控锁。引擎盖、车顶和车尾有两条格状赛车花纹。卡翠娜看侯勒姆气喘吁吁的样子，估计他应该通不过警大学院的入学考试。

“怎么样？”贝雅特问。

“脸部有部分毁损，但他们认为尸体可能是安东·米泰。”侯勒姆说，脱下雷鬼帽，擦去圆脸上的汗珠。

“米泰，”贝雅特说，“原来是他。”

其他人转头朝她看去。

“他是本地警察，那天去马里达伦谷接替西蒙，你还记得吗，毕尔？”

“不记得。”侯勒姆说，脸上没有一丝羞愧神色。卡翠娜心想他应

该早就习惯他的长官是火星人。

“他以前属于德拉门警区，而且他跟先前发生在这里的命案调查工作略有交集。”

卡翠娜摇了摇头，惊叹不已。贝雅特一接到消息说有辆车栽进河里，而且车牌出现在警察工作志上之后，立刻就命令众人前往德拉门，因为她记得几年前勒内·卡尔纳斯就是在这个地方遭到杀害的。这是一回事。但贝雅特竟然记得一名德拉门警察跟调查工作略有交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会这么快想起他，是因为当时他捅了个大娄子，”贝雅特说，显然她注意到卡翠娜摇头的动作，“他发现一根警棍却没回报，因为他怕那根警棍可能代表警察涉案。他们有没有提到可能的死因？”

“没有，”侯勒姆说，“从断崖上摔下去就可以置他于死地。手刹插进了他的嘴巴，再从后脑穿出。但他脸上有淤青，显示生前遭人殴打。”

“他有可能自己开车冲下山崖吗？”卡翠娜问说。

“有可能，可是他的双手被缆线束带绑在方向盘上，地上没有刹车痕迹，车子撞上靠近崖边的岩石，所以速度不可能太快，一定只是滑下来而已。”

“手刹穿过嘴巴？”贝雅特眉头一蹙，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他的双手被绑住，车子滑向崖边，”卡翠娜说，“所以他应该是想用嘴巴拉起手刹。”

“可能吧。反正他是警察，又在过去的命案现场遭到杀害。”

“而且是警方没破的悬案。”侯勒姆补上一句。

“没错，可是那起命案跟马里达伦谷和翠凡湖的少女命案有许多显著差别。”贝雅特说，挥动手中的报告。这些报告是他们离开地下

办公室前匆匆打印出来的。“勒内·卡尔纳斯是男人，身上没有性侵迹象。”

“还有一个更显著的差别。”卡翠娜说。

“哦？”

她拍了拍夹在腋下的iPad：“我在来这里的路上查过罪犯记录和囚犯名单，勒内·卡尔纳斯遭到杀害时，瓦伦丁·耶尔森正在伊拉监狱服短刑。”

“该死！”侯勒姆说。

“好了好了，”贝雅特说，“这也不能排除瓦伦丁，说他不是杀害安东·米泰的凶手。也许他在这里打破了作案模式，无论如何凶手依然是个疯子。史戴，你说是不是？”

三人都转头望向刚才一直异常安静的奥纳。卡翠娜注意到这个胖男子的脸色异常苍白，他倚在那辆亚马逊的车门上，胸口上下起伏。

“史戴？”贝雅特又叫了他一声。

“抱歉，”他说，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那个手刹……”

“你会习惯的，”贝雅特说，同样不成功地企图掩饰她的不耐烦，“这是不是我们要找的警察杀手？”

奥纳直起身子：“连续杀人犯是可能打破作案模式的，如果你问的是这个。我不认为这是另一个凶手干的，只是模仿上一个……呃，警察杀手的犯案手法。以前哈利常说，连续杀人犯就像一头白鲸，所以我们可以说，连续杀警犯就像一头身上有粉红圆点的白鲸，不可能有第二只。”

“所以大家都同意这是同一个凶手干的喽？”贝雅特说，“可是这么一来，瓦伦丁正在服刑这件事就推翻了我们认为是他故地重游、在过去的命案现场杀人的假设。”

“话虽这么说，”侯勒姆说，“但只有这件案子是完全复制前一宗命案的手法，死者脸部遭受重击，车子坠落河谷。这一定具有某种含意。”

“史戴？”

“说不定这表示凶手觉得自己的技术越来越纯熟，想借由完全复制命案手法来让自己的技术臻于完美。”

“别这样说，”卡翠娜斥道，“你把他说得好像艺术家一样了。”

“真的吗？”奥纳说，用疑惑的目光看着她。

“隆恩！”

众人转头望去，只见坡顶走来一名男子，身上的夏威夷花衬衫不断飘动，肚脐和髻发不停抖动。他的步行速度快只是因为坡度陡，而不是因为体力好。

“我们快走吧。”贝雅特说。

四人挤上那辆亚马逊，侯勒姆转动钥匙却发不动引擎，转到第三次时，一根干瘦的食指敲了敲贝雅特前方的车窗。

她低低咕哝一声，摇下车窗。

“罗杰·钱登，”她说，“《晚邮报》是不是有问题要我回答‘不予置评’呢？”

“这是第三件警察遭杀害的命案了，”夏威夷衬衫男子不停喘息。卡翠娜可以确定侯勒姆终于碰到一个体能比他还差的人了。“你们有发现任何线索吗？”

贝雅特微微一笑。

“不——予——置……”罗杰故意这样说，同时假装记在笔记本

上，“我们一直竖起耳朵，收集小道消息。有个修车厂老板说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米泰去他那里加油。他觉得米泰是独自一人，这不是表示……”

“不予……”

“……置评。我想你们的署长应该会叫你们从今以后手枪一定要装子弹吧？”

贝雅特挑起一眉：“什么意思？”

“米泰的手枪放在置物箱里，”罗杰弯下了腰，一脸狐疑，想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连这点基本信息都不知道，“但里面没装子弹，虽然旁边就放着一盒。如果他的枪装了子弹，说不定就可以救他一命。”

“你知道吗，钱登？”贝雅特说，“我只要回答一次就够了，后面的答案都可以写‘同前所述’。我希望你不要跟别人说在这里遇见我们。”

“什么？”

引擎咆哮一声，醒了过来。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钱登。”贝雅特摇上车窗，但摇得不够快，无法挡住下一道问题。

“你怀念那个人吗？”

侯勒姆放开离合器。

卡翠娜看着后照镜中罗杰的身影越缩越小。

但她还是等车子经过里耶托本购物中心以后，才说出大家心里想的话。

“钱登说得没错。”

“对，”贝雅特叹了口气，“可是他已经离开了，卡翠娜。”

“我知道，但我们总得试试看啊！”

“试什么？”侯勒姆问，“把已经宣告死亡的人从坟墓里挖出来吗？”

卡翠娜看着公路旁向后倒退的雄伟巨树，心想自己曾搭乘警用直升机飞越这片挪威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并发现即使是这里也还是有大片大片的森林和荒野。这些是人们不会去的地方，是可供躲藏的地方。夜晚的房子在这里看起来只是小点，公路只是穿过深邃黑暗的细线，根本不可能看清楚一切，你必须能够嗅闻、聆听和了解。

车子快到亚斯克市了，车内是一片沉闷的寂静，即使卡翠娜已给出回答，大家都还忘不了那个问句。

“对。”她答道。

16

卡翠娜·布莱特穿过新堡大楼前的广场，这栋大楼是挪威学生协会的总部。她记得这里举办过很棒的派对、很酷的音乐会和热烈的辩论活动。他们就是在这些活动之间通过了考试。

她惊讶地发现自从她不在这里出没之后，这里的穿衣方式仍没多大改变：T恤、垮裤、书呆眼镜、复古羽绒外套和复古军外套。这些人用安全的穿衣风格来掩饰不安全感，将自己打扮得像是朝上流精英前进的“聪明鬼”，害怕在社会上和职场上失败。无论如何，这些人都很庆幸自己不是广场另一头的可怜乞丐，而卡翠娜正朝那个方向走去。

有些学生走出有如监狱栅门的校园大门，朝她走来。他们身穿黑色警察制服，不管多合身，制服永远看起来都有点太大。她远远就看得出谁是一年级生，他们看起来就像是杵在制服中间，帽舌总是压得太低，不是为了隐藏自己的不安全感，就是为了躲避轻蔑甚至同情的眼神，这些眼神来自广场上正宗的学生，来自这些自由独立、爱批评

社会、懂得思考的知识分子。这些学生留着油腻腻的长发，喜滋滋地躺在台阶上晒太阳，嘴里抽着烟。他们都知道警校生晓得他们抽的可能是大麻烟。

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年轻人，是社会的精华，拥有犯错的权利，人生的选择仍在未来等着他们，而非已成过去。

也许有这种感觉的只有卡翠娜一个人，当时她只想大叫说他们根本不认识她，不知道她为什么选择当警察，不知道这辈子她选择要做什么。

老警卫卡斯滕·卡斯佩森依然站在门内的警卫室里，但似乎已不记得卡翠娜了，他只是查看她的证件，点了点头。卡翠娜穿过走廊，经过一间教室，又经过命案现场室。命案现场室装潢得像间公寓，里面有隔间，还有楼座，好让同学观看彼此如何进行搜索、寻找线索、解读事件发生经过。接着是健身房，里面铺着训练垫，弥漫着汗水的气味。学生就是在这里练习摔跤和上手铐。到了走廊尽头，她悄悄走进二号阶梯教室，里面正在上课，因此她静静走到后排一个空位坐下，动作很轻。前方两个女生正在窃窃私语，聊得非常起劲，根本没注意到她。

“我跟你讲，她好变态哦，还在套房墙壁上贴了他的照片呢。”

“真的吗？”

“是我亲眼看到的。”

“天哪，他又老又丑的。”

“是吗？”

“难道你瞎了啊？”她朝站在黑板前的讲师点了点头。讲师背对学生，正在黑板上写字。

“动机！”讲师转过身来，说出他在黑板上写下的字，“对拥有正常

情感反应、懂得理性思考的人来说，杀人所必须付出的心理代价非常高，因此背后一定有个强而有力的杀人动机。强而有力的杀人动机通常会比凶器、目击证人或刑事鉴识证据更容易也更快被找到，而这个动机会直接指向可疑嫌犯。这就是为什么每位刑警都必须从‘为什么’这个问题开始着手。”

讲师顿了顿，扫视学生。卡翠娜心想，他有点像绕来绕去、将羊群聚集在一起的牧羊犬。

讲师比出食指：“简单来说，找到动机，就等于找到凶手。”

卡翠娜不觉得他丑。当然他称不上迷人，不符合一般人对于“迷人”的定义，而比较偏向于英国人所谓“后天培养的品位”。他的嗓音依然低沉温厚，带有一点沧桑的嘶哑，吸引的不只是年轻的学生粉丝。

“什么事？”讲师迟疑片刻，才把发言权交给一个举手的女学生。

“既然像你这么优秀的警探，只要问几个问题，做几个排除法就能破案，那为什么还需要那么多成本高昂的刑事鉴识人员？”

女学生的口气里没有明显的讽刺意味，只带有一种近乎孩子气的真诚，再加上轻快的口音，显示她一定是北方人。

卡翠娜看见讲师脸上掠过些许情感波动，包括尴尬、认命和厌烦，并随即打起精神，回答说：“这是因为要找出到底谁是犯人，证据永远都不嫌多，西莉亚。十年前奥斯陆发生过一连串银行抢劫案，当时抢劫案组有位女警只是根据抢匪戴头罩的脸孔形状，就能辨认出对方的身份。”

“贝雅特-隆恩，”那位叫西莉亚的女学生说，“现在她是鉴识中心主任。”

“没错，也因为这样，抢劫案组有八成概率可以认出监控录像中戴头罩的劫匪是谁，可是他们却苦无证据。警探把人认出来不能算是证据，无论这位警探有多么优秀都不行。今天我提出了很多简化过的

论点，现在我再提出最后一个：光找出‘为什么’并没有用，除非我们也找出‘怎么干的’，反之亦然。现在我们在查案过程中又往前推进了一点，接下来福尔克斯塔德会为大家讲解刑事鉴识调查工作。”他看了看表，“下次我们会再深入探讨犯罪动机，不过有个问题先让大家动脑想一想：为什么人会杀害彼此？”

讲师再度扫视台下学生，脸上露出鼓励的表情。卡翠娜看见这位讲师除了脸上有一道宛如水道般从嘴角划到耳际的疤痕，身上还多了两处新疤痕。一处脖子上，看起来像是刀子刺出来的，另一处是弹疤，位于头部侧边，与眉齐高。除了疤痕之外，他看起来比她上次见到他时气色要好多了。他一米九二的身形看起来高大灵活，金色平头上依然看不见一根白发。此外她还看见他T恤底下的体态，显然已长了不少肉回来。最重要的是，他的双眼流露出生命力，那种高度警觉、精力旺盛、近乎狂热的神态又回来了。她还在他脸上看见笑纹，在他身上看见健谈的身体语言，这些都是她以前没在他身上看过的，让人觉得现在他应该过得很好。倘若这是真的，那么对他来说这还是人生头一遭。

“因为可以从中获得利益。”一名男同学答道。

讲师亲切地点了点头：“通常一定会这样想对不对？可是为了利益而杀人其实没有那么常见，维德勒。”

一个带有孙默勒地区口音的声音喊道：“那是因为他们痛恨彼此吗？”

“埃林说的是激情犯罪，”讲师说，“像是嫉妒、厌弃、复仇。是的，这绝对可以成为动机。还有吗？”

“因为他们精神错乱。”一个高大驼背的男同学说。

“那不叫精神错乱，罗伯特。”刚才那位女同学又说话了，卡翠娜只看见她坐在前排，后脑勺扎着金发马尾，“那叫作——”

“没关系，我们都明白他的意思，西莉亚。”讲师在办公桌前坐

下，伸长双腿，交叠双臂，盖住T恤上格拉斯哥乐队的标志，“我个人是觉得‘精神错乱’这个词很棒，但它并不是个常见的杀人理由。当然有人认为杀人这个行为本身就是精神失常的证据，但其实大部分的凶手都是理性的。寻求物质上的利益是理性的，寻求情绪上的解脱同样也是理性的，因为凶手多少认为把人杀了，就能减轻来自仇恨、恐惧、嫉妒和羞辱的强烈情绪。”

“既然凶手都那么理性……”第一个发言的男同学说，“那你跟我们说你遇到过多少个杀人以后觉得满足的凶手呢？”

卡翠娜心想，这小子应该是班上的聪明鬼。

“很少，”讲师说，“但即使杀人以后觉得失望，也并不代表这是个不理性的行为，只要凶手相信自己通过杀人可以得到解脱，它就是个理性的选择。不过复仇在想象中总是比较甜美，由妒生怒的驱动力在杀人之后会转变为后悔，连续杀人犯在细心计划后所得到的总是反高潮，所以他只好继续尝试。简而言之……”他站了起来，回到黑板前，“就杀人来说，有个东西凶手总是无法从中得到。下堂课我希望每个人都想出一个会驱动你去杀人的动机，我可不要你们讲出什么政治正确的狗屁答案，我要你们去检视内心深处最阴暗的角落。呃，也许比较阴暗的角落就可以了。然后我要你们去读奥纳写的关于杀人犯个性和侧写的论文，好吗？还有，是的，我会问你们问题，检查你们的进度。所以你们最好战战兢兢，做好准备。好了，下课吧。”

椅子纷纷被推开，教室里一阵嘈杂。

卡翠娜留在座位上，看着学生从她身旁离开，最后教室里只剩下三个人，包括她、正在擦黑板的讲师以及那个绑马尾的女同学。女同学站在讲师背后，双腿并立，笔记本夹在腋下。卡翠娜看得出她身苗条，说话的声音也跟刚才在班上发言不同。

“你认为你在澳大利亚逮到的那个连环杀手，他在杀了那些女人以后有得到满足吗？”这是小女生装模作样的声音，像是想取得父亲的欢心。

“西莉亚……”

“我的意思是说，他强暴了她们，这样应该感觉很好吧？”

“你先回去读论文，下堂课再来讨论好吗？”

“好。”

她还是留在原地，双脚踮起又落下。卡翠娜心想，像是在踮脚做伸展，等对方采取行动。讲师整理讲义，放进真皮手提箱，不去注意她。最后她旋转脚跟，朝出口爬上楼梯，一看见卡翠娜就慢下脚步，打量了她一眼，然后快步离去。

“嘿，哈利。”卡翠娜静静地说。

“嘿，卡翠娜。”讲师说，头也没抬。

“你气色很好。”

“你也是。”他说，拉上手提箱的拉链。

“你有看见我来吗？”

“我有感觉到你来。”他抬起头来，微微一笑。每次他露出笑容，卡翠娜都讶异于他的脸竟然可以出现那么大的变化，笑容可以扫去他脸上辛苦、轻蔑和疲惫的表情，这些表情他挂在脸上就像穿了件破烂外套一样。而且突然间他看起来就像是个充满玩心的大男孩，满脸阳光，宛如卑尔根艳阳高照的七月天，令人期待，却罕见又短暂。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我大概猜到你会来。”

“哦，是吗？”

“是的，然后答案是不行。”他把手提箱夹在腋下，跨出四个大步爬上阶梯，抱了抱她。

她紧紧抱住他，吸入他的气息：“什么不行，哈利？”

“不行，你不能拥有我，”他在她耳畔低语，“不过这你应该早就知道了吧？”

“嘿！”她说，试图挣脱他的拥抱，“要不是因为那个丑八怪小姐，我不到五分钟就可以让你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了，阳光男孩。而且我可从来没说过你有那么好看哦。”

哈利哈哈大笑，放开了她。卡翠娜发现自己心想他可以再抱久一点的。她一直都搞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哈利，也许是因为这件事太不实际了，因此她一直不让自己去搞清楚。后来随着时间流逝，这件事就变成了一个笑话，她的心意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再说哈利又跟萝凯复合了。丑八怪小姐是卡翠娜给萝凯取的绰号，哈利也容许卡翠娜这样叫她，因为这绰号实在跟萝凯扯不上边，反而只是凸显她的美丽有多让卡翠娜觉得刺眼而已。

哈利摸了摸没刮干净的下巴。“嗯，如果你想要的不是我这副令人难以抗拒的胴体，那一定是……”他竖起食指，“因为我有个聪明绝顶的头脑。”

“这几年来你的幽默感还是没长进。”

“而且答案依然是不行，你应该也很清楚。”

“你有办公室吗？我们可以去办公室聊吗？”

“我有办公室，但那里不是讨论我要不要帮你们调查那起命案的好地方。”

“是好几起命案。”

“据我所知是一起。”

“很引人入胜对不对？”

“少来这套。那种生活我已经过够了，你很清楚。”

“哈利，这件案子需要你，你也需要它。”

这次哈利脸上的笑意并未到达眼角：“我需要命案就跟我需要酒精一样，卡翠娜。抱歉，你去找别人可以节省一点时间。”

卡翠娜看着哈利，心想他毫不迟疑地就把酒精拿来跟命案相比，这也让她觉得自己怀疑的果然没错，哈利只是害怕而已，他害怕命案跟喝酒所造成的影响是一样的，一旦喝上一口他就停不下来，直到自己被吞噬殆尽。一时间卡翠娜受到良心谴责，就像毒贩不由自主地被自我厌恶的感觉攻击一样。但她开始回想命案现场，回想安东·米泰破碎的头骨。

“你是无可取代的，哈利。”

“我可以介绍几个人给你，”哈利说，“我去FBI上课的时候认识一个人，我可以打电话给——”

“哈利……”卡翠娜挽住他的手臂，领着他朝门口走去，“你办公室里咖啡吗？”

“有，可是我刚才说过——”

“不提命案了，我们来叙叙旧吧。”

“你有时间吗？”

“我也需要消遣一下。”

哈利看着她，张口欲言，又改变心意，点了点头说：“好吧。”

他们爬上楼梯，穿过走廊，朝办公室走去。

“看来你把奥纳的心理学那套偷渡到了课堂上。”卡翠娜说。一如往常，她必须小跑步才跟得上哈利的脚步。

“我尽可能多偷渡，毕竟他是最棒的。”

“就像‘精神错乱’是少数同时具备精准、诗意和直观理解这些特质的医学名词，可是精准的名词总是会被当成垃圾，因为愚蠢的专业人士认为模糊的语言对病人是最好的。”

“没错。”哈利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已经不是狂躁，也不是狂躁抑郁症，也不是边缘型人格疾患，而是第二型躁郁症。”

“第二型？”

“你听得懂吗？为什么奥纳不教书？我以为他喜欢教书。”

“他想要更好、更简单的生活，希望能跟家人共度更多高质量的时光。这是个明智的抉择。”

卡翠娜看着他：“你应该劝他来教书的，社会不应该浪费人才，尤其是在这么需要人才的领域里，你同意吗？”

哈利轻声一笑：“你就是不肯放弃对不对？我觉得这里需要我，卡翠娜。而且警院绝对不会去找奥纳，因为他们希望任用更多制服讲师，而不是老百姓。”

“但你穿的是便服。”

“这就是重点所在，我已经不属于警界了，卡翠娜。这是我的选择。这表示现在我跟你已经属于不同的世界。”

“你太阳穴的那个疤痕是怎么来的？”她问道，并注意到哈利微微一惊。他还没回答，走廊上就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

“哈利！”

两人停步转身，只见一扇门里走出一个矮小魁梧、留着一脸红胡

子的男子。男子踏着左摇右晃的脚步朝他们走来。卡翠娜跟着哈利朝那名年长男子走去。

“你有访客啊。”双方还没到达正常的说话距离，男子就高声说道。

“对啊，”哈利说，“这位是卡翠娜·布莱特，这位是阿诺尔·福尔克斯塔德。”

“我的意思是说你办公室里有访客。”阿诺尔说，他停下脚步，深呼吸几口气，才向卡翠娜伸出布满雀斑的大手。

“阿诺尔跟我一起上命案调查这门课。”哈利说。

“他负责这门科目比较有趣的地方，所以他的人气比我高，”阿诺尔高声说，“我却得用方法论、刑事鉴识、伦理道德和法规把学生拉回地面。这世界真不公平。”

“从另一方面来看，阿诺尔比较懂得教学方法。”哈利说。

“反正这些小鬼崽子也算有进步。”阿诺尔得意地咯咯笑着说。

哈利蹙起眉头：“你说的这个访客该不会是……”

“放心，不是西莉亚·格拉夫森小姐，只是几个老同事，我给他们端上咖啡了。”

哈利用锐利的目光看了看卡翠娜，接着他一转身，大步朝门口走去。卡翠娜和阿诺尔望着哈利离去的背影。

“呃，我说错什么了吗？”阿诺尔讶异地问。

“我知道这可以被解读为一个钳形攻势的策略。”贝雅特说，拿起咖啡杯凑到嘴边。

“你的意思是说这不是钳形攻势喽？”哈利说，靠上椅背往后推，

尽量利用这个小办公室的空间。办公桌另一头，越过堆得老高的一沓沓纸张，贝雅特、侯勒姆和卡翠娜挨挨挤挤地坐在椅子上。众人已寒暄完毕，也握了手，但并未拥抱。他们并未笨拙地去试图闲聊，因为哈利不是这种人，他是那种喜欢开门见山的人，另外他们当然也知道哈利早已料到他们为何而来。

贝雅特喝了口咖啡，果然立刻做个苦脸，露出不认同的表情，放下杯子。

“我知道你已经决定不再碰命案调查的工作了，”贝雅特说，“我也知道你比大多数的人都有更正当的理由，但问题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破例一次？毕竟你是署里唯一的连环杀人案专家。国家在你身上投资了很多钱，派你去FBI接受训练——”

“——这些钱我已经用血汗和泪水偿还了，”哈利插嘴说，“而且不只是我自己的鲜血和泪水。”

“我没忘记萝凯和欧雷克最后被卷进雪人案的火线，可是——”

“答案是不，”哈利说，“我答应过萝凯，我们都不会再回到过去那种生活，而且这次我决定遵守诺言。”

“欧雷克怎么样了？”贝雅特问。

“好多了，”哈利说，用机警的眼神看着她，“你也知道，现在他在瑞士的戒毒诊所。”

“很高兴知道这件事，而且萝凯在日内瓦找到了工作？”

“对。”

“她在日内瓦和奥斯陆这两个地方往返？”

“四天在日内瓦，三天在奥斯陆。欧雷克有妈妈陪在身边比较好。”

“这我可以理解，”贝雅特说，“所以说，他们在那里等于远离了所有火线，对不对？其他时候你一个人在这里，想做什么都可以。”

哈利静静笑了笑：“亲爱的贝雅特，可能我说得不够清楚，这就是我要的生活，我想教书，我想把知识传递下去。”

“史戴·奥纳也在我们的团队里。”卡翠娜说。

“对他来说很好啊，”哈利说，“对你们也很好。他对连环杀人案的了解跟我一样多。”

“你确定他不是了解得比你多？”卡翠娜说，嘴角泛着一丝微笑，挑起一边眉毛。

哈利大笑：“有你的，卡翠娜。好吧，他了解得比我多。”

“天哪，”卡翠娜说，“你的竞争心跑到哪里去了？”

“你们三个人跟史戴·奥纳的组合，对这件案子来说是最好的开始了。我还有课要上，所以……”

卡翠娜缓缓摇头：“你到底是怎么了，哈利？”

“好事啊，”哈利说，“好事发生在我的身上。”

“信息收到，了解，”贝雅特说，站了起来，“但我还是想问问你，我们可不可以偶尔来征询你的意见？”

她看见哈利即将摇头。“请不要拒绝，”她赶紧又说，“我晚点打给你。”

三分钟后，哈利大步穿过走廊，朝阶梯教室走去。学生已坐在教室里准备上课。这时贝雅特突然想到，这也许是真的，也许一个女人的爱真的可以拯救一个男人。在这种情况下，她怀疑另一个女人的责任感是否真的可能让他回心转意，重回地狱的怀抱。但这是她的任务。哈利看起来非常健康快乐，她很希望就这样放他走，但她知道遇

害同事的鬼魂很快就会再出现。接着另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他们不会是最后的被害人。

贝雅特一回到“锅炉间”就打电话给哈利。

里科·贺瑞姆惊醒过来。

他在黑暗中眨了眨眼，直到眼睛聚焦在三排座位前的白色屏幕上，画面中的胖女人正在吹弄一匹马的生殖器。他感觉剧烈跳动的脉搏缓和下来。没必要惊慌，他还在鱼店里，吵醒他的是新来的观众发出的震动。里科张开嘴巴，想吸进更多氧气，却似乎吸不到。空气里弥漫着汗水、香烟和也许是鱼腥味的臭味。四十年来，莫恩的鱼店除了在台面上贩卖还算新鲜的各种鱼，也在台面下贩卖还算新上市的色情杂志。后来莫恩退休，把鱼店转让了，好让他能有计划地用酒把自己灌到死。新店主在鱼店地下室开了一家二十四小时戏院，播放异性恋色情片，不料却接连遇上VHS和DVD把客源抢走，于是只好专挑网络上找不到的片子来播放，至少警察不来敲门就没事。

片子的声音开得很小，里科听得见周围的人在黑暗中打手枪的声音。有人跟他说声音开得很小是故意的，为的就是这个原因。里科早已长大，脱离少年时期集体打手枪的幻想，但这并不是他坐在这里的原因，也不是他出狱之后直接跑来这里的原因。他已经在这里坐了整整两天，只在进食、如厕、买酒的紧急时刻才离开位子。他口袋里还有四颗罗眠乐，必须妥善使用。

他当然可以下半辈子都待在鱼店，但他已说服母亲借给他一万克朗，并等候泰国大使馆延长他的观光签证，在此之前，他都会待在鱼店的隐秘黑暗空间里，以避免被找到。

他吸了口气，却觉得吸进的只有氮、氩和二氧化碳。他看了看表。夜光指针指向四。现在是早上还是晚上？戏院里是永夜，但现在应该是晚上。窒息感来了又走。他可不能幽闭恐惧症发作，现在可不是时候。他必须撑到离开挪威，远走高飞，远远离开瓦伦丁。天哪，他渴望回到囚室，渴望那里的安全感和孤独感，渴望那里可供呼吸的

空气。

屏幕上的女子十分卖力，但马儿往前走了几步，她不得不跟着前进，使得画面一阵模糊。

“嘿，里科。”

里科僵在原地。那声音很低，仅仅只是耳语，但话声却如冰柱般钻进他的耳朵。

“《凡妮莎的好友》，八十年代的经典好片。你知道凡妮莎因为拍这部片而意外身亡吗？是母马把她踩死的，可能是出于嫉妒吧，你说是吗？”

里科想转头，脖子上端却被一只宛如老虎钳般的手给紧紧勒住。他想大叫，但另一只戴着手套的手已蒙住他的口鼻。里科吸入湿羊毛的刺鼻气味。

“你真令人失望，这么容易就被找到了。变态小电影院，真是太容易找了，不是吗？”一阵咯咯低笑，“看来你的湿疹变严重了，里科，你只要压力一大，湿疹就会发红，是不是啊？”

捂住他嘴巴的那只手放松了些，好让他能呼吸。手套闻起来有石灰粉和滑雪板润滑油的味道。

“有人说你在伊拉监狱跟一个女警说过话，里科。你们有什么共同的兴趣啊？”

羊毛手套离开他的嘴巴，里科大口吸气，舌头找寻唾液。

“我什么都没说，”他上气不接下气，“我发誓。我干吗要说？我那时再过没几天就要出狱了。”

“为了钱。”

“我有钱啊！”

“你把钱都拿去买大麻了，里科。我敢打赌现在你口袋里一定有货。”

“我是说真的！后天我就要去泰国了，我保证不会给你惹麻烦。”

里科听见自己的口气简直是在求饶，但他管不了那么多，他已经吓坏了。

“放轻松，里科。我才不会对我的刺青师做什么呢。你就是信任对方，才会让他把针插进你的皮肤里的，你说是吗？”

“你……你可以信任我。”

“很好。芭堤雅听起来不错。”

里科没有接话。他可没说要去芭堤雅，怎么会……那人扶着座椅，站了起来，里科稍微后仰。

“我得走了，还有工作得做。好好享受阳光吧，里科，听说阳光对湿疹很好。”

里科回过头，抬眼望去。那名男子用围巾盖住脸孔下半部，电影院里太暗，看不清楚他的眼睛。男子突然弯腰，凑到里科身旁。

“你知道他们解剖凡妮莎的时候，发现医学上前所未见的性病吗？听我的建议，不要跟其他种族的人发生关系。”

里科看着那人从出口快步离去，也看见他取下围巾。男子的脸被紧急逃生标志的绿光照亮片刻，接着就消失在黑色绒布门帘之后。氧气似乎重新充满电影院，里科贪婪地吸着空气，怔怔看着逃生标志上的人形图案。

他觉得困惑不已。

困惑于为什么自己还活着，也困惑于刚才他所看见的。他并不困惑看见忙着查看逃生路线的变态，他们总是那样，而是对于他看见的

不是那人感到费解。那人的声音是他，笑声也是他，但那个被短暂照亮的脸孔不是他。那人不是瓦伦丁。

17

“所以你搬到这里来了？”贝雅特说，环视宽敞的厨房。窗外的夜色笼罩着霍尔门科伦山和附近房舍。这附近的房子每栋都不一样，而且每栋都比贝雅特在奥斯陆东区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房子大上两倍，篱笆也是两倍高，车库有两个，信箱上也列出两个名字。贝雅特知道自己对奥斯陆西区有偏见，但是看见哈利置身在这个环境里依然有点不习惯。

“对啊。”哈利说，倒了两杯咖啡。

“这样不是……有点寂寞？”

“嗯，你跟你的小朋友不也是自己住？”

“对啊，可是……”贝雅特没把话说完。她想说的是她住在一栋舒适的黄色屋子里，屋子是“二战”结束后在挪威国父埃纳尔·基哈德森（Einar Gerhardsen）推动社会主义精神的重建时期建造的，朴实而实用，不像这栋建造得有如碉堡的木造大宅充满民族浪漫主义的富裕风格。萝凯从父亲那里继承的这栋大宅以布满黑色污渍的原木建成，即使在艳阳天都散发出永恒的黑暗和忧郁。

“周末萝凯会回家。”哈利说，端起杯子凑到嘴边。

“所以诸事顺利啰？”

“一切都非常好。”

贝雅特点了点头，打量哈利，端详他的改变。他的眼周虽然爬着笑纹，看起来依然年轻。中指被钛合金所取代，碰触杯子时叮叮作响。

“那你呢？”哈利问道。

“很好啊。也很忙。现在学校放假，小孩住在斯泰恩谢尔的奶奶家。”

“真的？时间过得真快……”哈利半闭上眼，轻轻一笑。

“对啊，”贝雅特说，啜饮一口咖啡，“哈利，我想跟你见面是因为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知道，”哈利说，“我一直想跟你联络，但我得先处理好欧雷克的事，还有我自己的事。”

“说吧。”

“好，”哈利说，放下杯子，“上次那件案子的调查过程，我只让你一个人知道，你也帮了我很大的忙，我欠你很多人情，贝雅特。你也是唯一一个会知道事情始末的人，不过你确定你想知道吗？这样会让你陷入进退两难的处境。”

“我从开始帮你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是共犯了，哈利。而且我们扫除了小提琴，现在它已经从街头消失了。”

“太好了，”哈利淡淡地说，“现在毒品市场再度成为海洛因、可卡因和冰毒的天下。”

“小提琴的幕后推手也消失了，鲁道夫·阿萨耶夫已经死了。”

“我知道。”

“哦？你知道他死了？你知道他陷入昏迷，用假名在国立医院躺了一年多，最近才死的吗？”

哈利挑起一道眉毛：“阿萨耶夫？我以为他死在莱昂旅馆的客房里。”

“他是在那里被人发现，客房的墙上布满血迹，可是医生设法保住了他的性命，直到最近他才断气。你怎么知道莱昂旅馆的事？这些细节都完全保密。”

哈利没有回答，只是转动手中的杯子。

“哦，不会吧……”贝雅特呻吟说。

哈利耸了耸肩：“我说过你可能不会想知道。”

“刺伤他的是你？”

“如果我说我是出于自卫会有帮助吗？”

“我们在木质床架上发现一颗子弹，但他身上的刀伤又大又深，哈利。病理医生说刀子一定转了好几圈。”

哈利低头看着杯子：“呃，显然我做得不够彻底。”

“说真的，哈利……你……你……”贝雅特不习惯拉高嗓门说话，这时她的声音宛如颤动的锯条。

“他把欧雷克变成了毒虫，贝雅特。”哈利低声说，目光一直盯着杯子。

两人坐着聆听霍尔门科伦区的昂贵静谧。

“朝你头上开枪的人是阿萨耶夫吗？”良久之后贝雅特问道。

哈利用手指抚摸额头侧边的新疤痕：“你怎么会认为这是弹疤？”

“这个嘛，你是在质疑我对枪伤的了解吗？我可是刑事鉴识员。”

“好吧，开枪的人是阿萨耶夫的手下，”哈利说，“三发子弹以近距离射击，胸部中了两枪，头部中了一枪。”

贝雅特看着哈利，知道他说的是实话，却不是全部的实情。

“那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我穿着防弹背心活动了两天，也该轮到它发挥作用了。把我打昏的是头部那枪，而且很可能要了我的命，如果不是因为……”

“因为？”

“因为开枪的那个家伙跑到主街上的医院急诊室，拖了一个医生过去，才救了我一命。”

“什么？为什么我没听过这件事？”

“那医生在现场为我包扎，还想送我去医院，但我醒了过来，要他们把我送回家。”

“为什么？”

“我不想惹麻烦。毕尔最近好吗？有没有交女朋友？”

“这个家伙……他先是对你开枪，然后又救你一命？他到底是——”

“他不是故意要对我开枪，那是个意外。”

“意外？三枪可不是意外，哈利。”

“如果你出现毒品的戒断症状，手里又握着敖德萨手枪，这种意外是会发生的。”

“敖德萨手枪？”贝雅特知道这种枪，它是俄罗斯斯捷奇金手枪的廉价山寨版。敖德萨手枪的外形看起来像是学生在课堂上做出的蹩脚金属工艺作品，又仿佛是手枪和机关枪的差劲私生子。但俄罗斯厄尔卡和专业罪犯都很喜欢用这种枪，因为它具备单射和连发功能，只要稍微扣下敖德萨手枪的扳机，它就会突然射出两发或三发子弹。贝雅特忽然想到敖德萨手枪用的是罕见的9毫米×18毫米马卡洛夫子弹，古斯托·韩森就是死在这种子弹之下。

“我想看看那把枪。”贝雅特缓缓说道，看着哈利的目光下意识地朝客厅一角望去。她转过了头，顺着他的目光望去，但什么都没看见，只有一具黑色的老旧转角柜。

“你还没说那家伙是谁。”贝雅特说。

“这不重要，”哈利说，“他已经不在你的辖区内了。”

贝雅特点了点头：“你在保护一个差点夺走你性命的人。”

“他救了我的这件事比较值得一提。”

“这就是你保护他的原因？”

“我们总是出于谜一般的原因而选择保护某个人，不是吗？”

“对，”贝雅特说，“就拿我来说，我想保护警察。我有脸孔辨识的专长，所以我负责侦讯保持本色酒馆的酒保，阿萨耶夫手下有个毒贩就是在这家酒馆被一个高大的金发男子给杀害，据说这男子脸上有条疤，从嘴巴延伸到耳朵。我拿了几张照片给酒保看，一直跟他说话。你也知道，要操控一个人的视觉记忆是轻而易举的事，目击证人的记忆很容易就变得模糊。最后那个酒保很确定在酒馆里杀人的人，不是我拿给他看的照片中的哈利·霍勒。”

哈利看着贝雅特，缓缓点头：“谢谢。”

“我本来想说你不用跟我道谢，”贝雅特说，把杯子凑到嘴边，“但我觉得道谢还是有必要的，至于你要怎么跟我道谢，我刚好有个建议。”

“贝雅特……”

“我保护警察。你知道警察因公殉职对我来说有切肤之痛，包括杰克和我父亲。”她注意到自己下意识地摸了摸耳环，这耳环是用她父亲的制服纽扣做成的，“我们不知道谁会是下一个受害者，但我决心要尽一切力量阻止这个浑蛋，哈利。尽一切力量，你明白吗？”

哈利没有回答。

“抱歉，你当然明白，”贝雅特低声说，“你有属于你的亡者要哀悼。”

哈利用右手手背抚摸咖啡杯，仿佛他很冷似的。接着他起身走到窗边，站了一会儿才说话。

“你也知道，曾经有个杀人犯跑到这里试图杀害欧雷克和萝凯，而那全都要怪我。”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哈利。”

“那是昨天的事。它永远都是昨天的事。一切都没有改变，但我正在努力改变我自己。”

“效果怎么样？”

哈利耸了耸肩：“时好时坏。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老是忘记买生日礼物给欧雷克？就算萝凯提前好几周跟我说，我照样忘记，因为总是会有案子或工作盖过这件事。然后我来到这里，却发现屋里装饰得五彩缤纷，正在举行生日派对，我只好又突然离席，使出老招数。”哈利牵了牵嘴角，歪嘴一笑，“我说我要去买包烟，就跳上车子，开车跑到附近的加油站，去买几张CD什么的。萝凯跟我早就说好了。我一进门，就看见欧雷克用黑色眼珠瞪着我，但是他还来不及搜我的身，萝凯就赶紧过来抱我，像是好几年没见到我似的，同时拿走我塞在后口袋的CD之类的礼物，藏在自己身上，离开客厅。然后欧雷克会过来搜我全身。十分钟后，萝凯会拿着包好的礼物出现，上面还挂着一张礼物标签。我们每次都用这招。”

“然后呢？”

“今年我给欧雷克准备了一份礼物，包装得很正式。他说他不认得标签上的笔迹，我说那是因为上面的字是我亲笔写的。”

贝雅特脸上掠过一丝笑容：“很温暖的故事，最后是快乐结局。”

“听着，贝雅特，我亏欠这两个人很多很多。我依然需要他们，幸运的是他们也需要我。你自己也为人母亲，知道‘被人需要’这件事是祝福同时也是诅咒。”

“对，而我一直想说的是我们也需要你。”

哈利走了回来，倚着桌子站在贝雅特面前：“但不像他们那样需要我，贝雅特。在工作上没有人是不可取代的，甚至连……”

“这句话说得很对，我们会设法补上遇害警察所留下的空缺，反正其中有一个人已经退休了，而且警察人数那么多，下一个遭到杀害的警察一样有人可以替补。”

“贝雅特……”

“你看过这些吗？”

贝雅特从包里拿了许多照片出来，放在餐桌上。哈利并未低头去看。

“他们全身骨头都碎了，没有一根骨头是完好的，连我要辨识他们都有困难。”

哈利依然站着，宛如一个暗示时间已晚的派对主人。但贝雅特依然坐着，啜饮咖啡，完全没有要起身的意思。哈利叹了口气，贝雅特又喝了口咖啡。

“欧雷克从诊所回来以后想念法律对不对？然后还想报考警院。”

“你听谁说的？”

“听萝凯说的。来这里之前我跟她通过电话。”

“什么？”

“我打电话去瑞士找她，跟她说明这件事。这个举动很不好，我跟你道歉。可是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会尽一切力量来完成这件事。”

哈利的嘴唇动了动，仿佛静静吟唱咒语：“她怎么说？”

“她说由你决定。”

“对，她可能会这么说。”

“所以现在我想请你帮这个忙，哈利。请你看在杰克·哈福森、爱伦·盖登和所有殉职警察的分上，但最重要的是请你看在还活着的警察的分上，还有未来将成为警察的新生代的分上，帮我们这个忙。”

她看见哈利的咬合肌激烈地活动。

“我没有请你为我去操控目击证人的记忆，贝雅特。”

“你一向都不用出声要求的，哈利。”

“时间晚了，所以我得请你——”

“——离开了。”贝雅特点了点头。哈利脸上的表情总是有办法叫别人服从。贝雅特起身走到玄关，穿上外套，扣上纽扣。哈利站在门口看着她。

“抱歉，”她说，“我不该来打扰你的生活。我们是当警察的，它只是份工作而已。”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快要支撑不住，便赶紧把剩下的话说完，“当然你是对的，规则和界线必须遵守。再见。”

“贝雅特……”

“祝你睡得好，哈利。”

“贝雅特·隆恩。”

贝雅特打开门，准备出去，以免哈利看见她眼中的莹莹泪光。但哈利站在她背后，用手抵住了门。他的声音从贝雅特耳边传来。

“你有没有想过凶手是怎么让那些警察在旧命案发生当天自愿前往命案地点的？”

贝雅特放开门把：“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我看过报纸，读到尼尔森开了一辆大众高尔夫去翠凡湖，把车停在停车场，并在通往吊车小屋的积雪小路上留下足迹。还有德拉门市一家加油站的监控录像显示安东·米泰在遇害前独自驾车出门。他们都知道已经有警察在同样的模式下遭到杀害，却还是前往旧命案的现场。”

“这件事我们当然觉得疑惑，”贝雅特说，“但我们没找到正确原因。我们知道有人从命案现场附近的电话亭打电话给他们，所以猜想他们应该知道对方是谁，并认为自己有机会亲手逮到凶手。”

“不对。”哈利说。

“不对？”

“鉴识人员在安东·米泰的置物箱里发现一把没装子弹的手枪和一盒子弹，如果他认为凶手会出现，至少会先把枪装好子弹。”

“说不定他没时间，凶手在他打开置物箱之前就出手攻击——”

“他是在十点三十一分接到电话的，十点三十五分去加油，所以他接到电话以后还有时间。”

“说不定是汽油用完了？”

“不对。《晚邮报》把加油站的监视录像放到了网络上，标题是安东·米泰遭处决前的最后身影。上面显示他才加了三十秒的油，加油枪就跳了起来，表示油箱满了，这也表示他不赶时间。”

“也对，所以他有时间装填子弹，却没这么做。”

“再说翠凡湖命案，”哈利说，“伯提·尼尔森的车子置物箱里也放

了一把枪，但他没带在身上。因此有两位调查过命案的警察，明明知道最近有同袍以这种方式被杀害，却还是去了悬案现场。他们明明可以把枪准备好，却并没有，而且显然他们有时间做准备。资深警察不会想去扮演英雄，这些告诉你们什么？”

“好吧，哈利，”贝雅特说，转过了身，靠在门上，把门关了起来，“这应该告诉我们什么？”

“这应该告诉你们，他们并不认为会在那里逮到凶手。”

“好，所以他们没这样想。说不定他们是要去跟美女碰面，这个美女喜欢在命案现场跟人发生性关系，觉得这样才刺激。”

贝雅特这样说只是开玩笑，但哈利眼睛眨也不眨，答说：“这也太临时了吧。”

贝雅特想了想：“如果凶手假装成记者，说要在这一连串凶案之后跟米泰聊聊其他悬案呢？还说想在晚上聊，气氛比较对？”

“要去命案现场得费一番工夫，至少去翠凡湖命案的现场是这样。我在报上看到伯提·尼尔森从下埃伊克尔开车过去，车程要三十分。认真的警察不会私底下花时间去让报纸登出另一条震惊社会的命案头条。”

“你说他们不会私底下花时间，难道你的意思是……”

“对，没错，我猜他们以为是去工作。”

“而打电话给他们的是同事？”

“嗯。”

“凶手打电话给他们，假装自己是在命案现场工作的警察，因为……因为那里是警察杀手可能再次犯案的可能地点，而且……而且……”贝雅特抚摸纽扣耳环，“……而且他需要他们的协助来重建原始命案！”

她觉得自己像是女学生回答老师正确答案般露出笑容，不禁脸上一红。哈利大笑。

“我们渐入佳境了。可是因为加班有限制，我猜米泰一定很惊讶自己在上班时间以外的三更半夜还被叫去工作。”

“好吧，我放弃。”

“哦？”哈利说，“同事打来什么样的电话，会让你三更半夜不管到哪儿都愿意去？”

贝雅特拍了自己额头一下。“原来是这样，”她说，“我们真是白痴！”

18

“你说什么？”卡翠娜说。他们站在白克利亚街一栋黄色屋子门口的台阶上，寒风飕飕，吹得他们全身发抖，“他打电话给被害人说杀警凶手又犯案了？”

“这招既简单又聪明，”贝雅特说，确认钥匙无误，转动门锁，推开了门，“被害人都接到某人假装成刑警的电话，这人叫他们立刻前往命案现场提供协助，因为他们熟知过去在当地发生的命案，可以趁证据还没遭到破坏时帮忙做出正确判断。”

贝雅特率先进门，她对这间屋子很熟悉，身为刑事鉴识员她不会忘记犯罪现场的环境。她在客厅停下脚步。阳光从窗外洒入，在光秃褪色的木地板上形成一个歪斜的长方形。多年来这间屋子都没什么家具，命案发生后，这家人已经把大部分的家具都搬走了。

“有意思，”奥纳说，站在窗前，眺望屋外的森林以及应该是白克高中的建筑，“凶手利用他自己创造出来的歇斯底里来当作诱饵。”

“如果我接到这种电话，一定会觉得合情合理。”卡翠娜说。

“这就是为什么被害人前往现场却没有武装的缘故，”贝雅特继续说，“他们都认为危险已经结束，警方已进驻现场，所以他们才慢慢来，途中还跑去加油。”

“可是啊，”侯勒姆说，嘴里塞满瓦莎牌饼干和鱼子酱，“凶手怎么知道被害人不会打电话给同事，发现其实没有命案发生？”

“凶手可能叫他们在接到进一步通知之前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贝雅特说，看着掉落在地上的饼干碎屑，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

“这也很合理，”卡翠娜说，“资深警察一定不会觉得讶异，他们知道充满疑点的命案最好能尽量维持低调行事。”

“为什么？”奥纳问。

“因为凶手认为尸体还没被发现的话就会降低警戒。”侯勒姆说，又咬了一口薄脆饼干。

“哈利只不过是看看报纸，”卡翠娜说，“就轻而易举地把这些都推敲出来了？”

“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是哈利了。”贝雅特说，听见电车在马路上辘辘驶过的声音。她望出窗外，看见伍立弗体育场的屋顶。这栋屋子的窗户过于单薄，无法阻绝三环线公路的车声。她想起当时天气很冷，他们穿着白色连身工作服，身体都冻僵了，也想起当时她发现身处这栋屋子却无法停止发抖，并不只是气温低的缘故，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栋屋子会空这么久。潜在房客或买家可能也感觉得到屋里的寒意，而且当时有关命案的经过和谣言四处流传。

“说得也是，哈利就是哈利，”侯勒姆说，“他推敲出凶手用什么方法来引诱被害人，不过我们早就知道被害人是自愿前往现场的啊，所以这对调查工作来说也称不上是一大进步，不是吗？”

贝雅特走到另一扇窗户前，扫视这个区域。戴尔塔特种部队可以

躲藏在附近的森林、地面上地铁轨道的凹陷处，或是两边的邻居房子里，简而言之，他们可以包围这栋房子。

“他总是可以在你绞尽脑汁以后提出非常简单的看法，让你觉得为什么自己想不出来。”贝雅特说，“碎屑。”

“什么？”侯勒姆说。

“饼干碎屑。”

侯勒姆低头看了看地板，又看了看贝雅特，然后撕下笔记本的一页，蹲下去把饼干碎屑扫起来。

贝雅特一抬头就看见卡翠娜询问的眼神。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贝雅特说，“你在想为什么要这么小心？这里又不是犯罪现场。但这里的确是犯罪现场，每起悬案发生的地方永远都是犯罪现场，有可能发现潜在证据。”

“你真的指望在这里从锯子手身上找到线索？”奥纳问说。

“没有。”贝雅特说，查看地板，“这里的地板一定是刨过了，当时这里血迹很多，一定会渗到木头里，光擦洗是洗不掉的。”

奥纳看了看表：“待会儿我要看诊，哈利还给了什么建议？”

“有件事我们从未跟媒体说，”贝雅特说，“当时我们在这间客厅里发现尸体的时候，必须先确定尸体属于人类。”

“噢，”奥纳说，“我们有必要继续听下去吗？”

“有。”卡翠娜口气坚定。

“尸体被锯成一小块一小块，乍看之下很难分辨。凶手把乳房放在那个玻璃柜的架子上。我们只在现场发现一样证据，那就是锯子刀身的碎片。还有……你们如果对其他细节有兴趣，可以看看这份报

告。”贝雅特拍了拍自己的肩背包。

“哦，谢谢。”卡翠娜说，露出微笑，但又觉得自己露出的笑容过于甜美，立刻换上严肃的表情。

“在这里遭到杀害的被害人是个少女，这里就是她家，”贝雅特说，“当时我们发现凶手的作案手法跟翠凡湖命案很像，但现在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件案子一直没破，而且发生时间是在三月十七号。”

客厅十分安静，隐隐可以听见树林另一头的学校操场传来欢乐的喊叫声。

侯勒姆率先打破沉默：“再过三天就到了。”

“对，”卡翠娜说，“哈利那个变态是不是还建议我们设下圈套？”

贝雅特点了点头。

卡翠娜缓缓摇头：“为什么我们都没人想到？”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凶手是怎么引诱被害人到命案现场的。”奥纳答说。

“关于凶手的作案手法和这里可能是下一次的犯案地点，”贝雅特说，“哈利也有可能判断错误。自从第一名警察遭到杀害以后，就已经过了好几起东部地区悬案的发生日期，但什么事也没发生。”

“可是，”奥纳说，“哈利看出了锯子手和其他命案的关联，也就是缜密的计划加上肆无忌惮的暴力。”

“他称之为直觉，”贝雅特说，“但他的意思是指——”

“根据未整理事实所分析出来的结果，”卡翠娜说，“也称为哈利法则。”

“所以他说三天后凶手会再下手。”侯勒姆说。

“对，”贝雅特说，“而且他还预言了另一件事。就跟史戴一样，他指出凶手上次作案时把被害人绑在车上，再让车子滑下山崖，手法跟原始命案更为相像，这显示凶手的杀人技术越来越纯熟。从逻辑上来推断，凶手下次作案应该会选择同样的凶器。”

“锯子。”卡翠娜倒抽一口凉气。

“这是典型的自恋型连续杀人犯。”奥纳说。

“哈利确定事情会在这里发生？”侯勒姆问，做个怪脸，环视四周。

“事实上这是哈利最不确定的一点，”贝雅特说，“因为其他命案现场凶手都可轻易到达。这栋屋子虽然空了很多年，没人愿意住进锯子手曾经作案的地方，但大门上了锁。凶手虽然曾经在翠凡湖的吊车小屋破门而入，但这栋房子有左邻右舍，把警察引诱来这里的风险相对提高很多，因此哈利认为凶手可能改变作案模式，把被害人引诱到别的地方。但我们还是会在这里设下圈套，看看警察杀手会不会打电话来。”

众人听完都陷入沉默，因为贝雅特用了报纸上给凶手冠上的绰号“警察杀手”。

“那可能的被害人是？”卡翠娜问道。

“这里有，”贝雅特说，又拍了拍肩背包，“锯子手凶杀案调查人员的名单在我这里，他们都接到通知说当天要待在家里，手机开着，不管谁接到电话都要保持冷静，答应对方他们会前往指示的地点，这样就好。接着他们会通知勤务中心，说明自己要去的地点，然后我们就会开始行动。如果地点不在白克区，而是在其他地方，戴尔塔小队会立刻出动。”

“所以如果连续杀人犯打电话来，我们必须保持冷静？”侯勒姆

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演得那么好。”

“其实不需要特地把惊慌隐藏起来，”奥纳说，“正好相反，如果一个警察接到同袍遇害的电话，声音却不颤抖，对方才会感到奇怪。”

“我比较担心戴尔塔小队和勤务中心。”卡翠娜说。

“我知道，”贝雅特说，“这么大规模的行动很难避开贝尔曼的耳目，所以现在哈根正在告知他这件事。”

“那他发现我们这个小队以后要怎么办？”

“如果行动成功，这只是一桩小事而已，卡翠娜。”贝雅特不耐烦地抚摸垂坠在耳垂底下的纽扣，“我们走吧，没必要冒着可能被看见的风险，一直待在这里。还有，不要在这里留下任何东西。”

卡翠娜朝门口踏出一步，却愣在原地。

“怎么了？”奥纳问。

“你们没听见吗？”她低声说。

“听见什么？”

她抬起一脚，眯起双眼，看了贝雅特一眼：“那个嘎喳嘎喳的声音。”

贝雅特发出令人意外的轻笑声，接着又重重叹了口气。来自史盖亚村的侯勒姆拿出笔记本，又蹲了下来。

“哎呀……”

“怎么了？”

“这不是饼干屑，”侯勒姆说，倾身向前，朝桌底望去，“而是嚼过的口香糖，原本粘在桌子底下，可能因为太干了，所以有一部分脱落下来。”

“会不会是凶手粘在那里的？”奥纳打个哈欠说，“一般人会把口香糖粘在电影院或巴士的座位底下，但不会粘在自己家里的餐桌底下。”

“很有意思的理论，”侯勒姆说，拿起口香糖碎块就着窗前光线查看，“如果只是嚼过以后几个月，我们还可以从里面的唾液找出DNA，但这个已经完全干掉了。”

“快点，大侦探，”卡翠娜咧嘴一笑，“把它放到嘴里咬一咬，告诉我们是什么牌子的——”

“够了你们，”贝雅特插口说，“快出去吧。”

阿诺尔·福尔克斯塔德放下茶杯，看着哈利，抓了抓自己的红胡须。哈利看见阿诺尔来上班时从胡须里挑出云杉的针叶，因为他住在森林里的小屋，骑自行车来上班，那片森林竟然还离奥斯陆市中心很近。有些同事给阿诺尔贴上激进环保人士的标签，只因为他留长胡子、骑自行车，还住在森林里，但阿诺尔大加驳斥。其实他只是个喜欢安静的吝啬怪胎而已。

“你最好叫她自制一点，”哈利说，“这样比较……”他找不到言辞来精准表达自己的意思，可能这个词并不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应该介于“恰当”和“不会让人觉得尴尬”之间。

“难道哈利·霍勒竟然会害怕一个喜欢坐前排又爱上讲师的小女生？”阿诺尔咯咯笑说。

“……恰当而且不会让人觉得尴尬。”

“这件事你得自己解决，哈利。你看，她来了……”阿诺尔朝学校餐厅窗外的广场点了点头。西莉亚·格拉夫森独自站在一群正在谈天嬉笑的学生旁边几米，抬头看着天空，目光正跟随某样东西。

哈利叹了口气：“也许我应该过一阵子再处理这件事，统计数据显示，这类对老师的迷恋事件，百分之百都很短暂。”

“说到统计数据，”阿诺尔说，“听说哈根派人在国立医院看守的那个病人死于自然因素。”

“听说是这样。”

“FBI统计过这些数据，他们调查了在接到正式传唤和开庭的这段时间，检方关键证人死亡的案例，发现在被告面临十年以上刑期的重大案件中，证人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比例死于所谓的非自然因素。这个数据促使许多证人的尸体被重新检验，结果数字一口气提升到百分之九十四。”

“所以呢？”

“你不认为百分之九十四的这个比例很高吗？”

哈利凝视着广场，只见西莉亚依然看着天空，阳光洒落在她仰起的脸庞上。

他低低咒骂一声，喝完剩下的咖啡。

甘纳·哈根坐在贝尔曼办公室的靠背椅上，抬头看着警察署长，一脸讶异。他刚才跟米凯说他违抗命令设立了一个小组，并计划在白克区设下圈套。他之所以讶异是因为署长罕见的好心情竟然没被这个消息破坏。

“太好了，”米凯高声说，拍了拍手，“我们终于可以先发制人。那我可以把这个计划和地图交代下去，好让我们大干一场了吗？”

“我们？你是说你要亲自——”

“对，我想这场行动由我来领导比较合理，甘纳。这种大规模行动的决策会涉及高层——”

“只不过是一栋房子和一个人——”

“这场行动牵涉的范围那么广泛，我身为最高领导人当然要亲自

出马，而且这场行动一定要保密，这点非常重要，你明白吗？”

哈根点了点头，心想之所以必须保密是为了避免无功而返。但话又说回来，如果这场行动成功逮捕到凶手，媒体一定会大幅报道，到时米凯就能顺势居功，告诉媒体说这场行动是由他亲自领导的。

“明白，”哈根说，“我会跟进这件事。那么锅炉间的小组也可以继续工作喽？”

米凯哈哈大笑。哈根心想究竟是什么事可以一夕之间让米凯心情大好？他看起来似乎年轻了十岁，减轻了十公斤，自从上任以来就深深蹙起的有如一道深沟的眉头也舒展开来。

“你可别得寸进尺，甘纳。我喜欢你的构想并不代表我喜欢下属违抗命令。”

哈根耸了耸肩，但仍直视署长那冰冷嘲弄的目光。

“我要先冻结你这个小组的一切活动，等待进一步通知，甘纳。这场行动结束以后，我们得好好谈一谈。在这期间，如果我发现你们进行一次计算机搜索或打一通手机电话来调查这件案子……”

哈根心想，我年纪比他大，也比他优秀。他继续抬眼看着米凯，知道心中升起的反抗和羞愧情绪使得他脸颊泛红。

他提醒自己说，制服上的金色阶级标识只不过是装饰品。

接着他垂下双目。

夜色已深，卡翠娜·布莱特看着面前的报告。她不该做这件事的。刚才贝雅特打电话来说哈根要他们停止所有手边工作，这是米凯直接下达的命令。因此卡翠娜现在应该在家里，躺在床上，手边有杯菊花茶，身边有个爱她的男人，观赏她爱看的电视剧。现在她却坐在“锅炉间”里看命案档案，找寻可能的瑕疵或线索，指出有哪里不对劲，或是有暧昧不明的联结。这联结是那么的暧昧不明，跟愚蠢只有一线

之隔。但真是这样吗？通过警方的计算机系统很容易就能调出安东命案的报告。关于车辆搜索的描述非常详细，让人看了昏昏欲睡，那么她为何会停在这个句子上？警方从安东车上找出的可能证据包括一把雪铲、一个打火机，再加上一块粘在驾驶座底下的口香糖。

报告里附上了安东身后留下的遗孀劳拉·米泰的联络方式。

卡翠娜迟疑片刻，还是拿起电话拨打这个号码。接起电话的女性声音听起来十分疲惫，带有一种安眠药所带来的昏沉。卡翠娜自我介绍，并出言询问。

“口香糖？”劳拉缓缓复述，“没有，他不吃口香糖的，他习惯喝咖啡。”

“那么开那辆车的其他人有没有吃？”

“那辆车就只有安东在开。”

“谢谢你。”卡翠娜说。

19

夜幕低垂，奥普索乡这栋黄色木屋的厨房窗户里灯火通明。贝雅特刚和儿子通完每日电话，随后又跟婆婆说既然儿子还有点发烧，又还在咳嗽，那就晚几天再回来。她的公婆自然巴不得孙子在斯泰恩谢尔多住几天。贝雅特取下挂在水槽下方柜子里的厨余袋，正要丢进白色垃圾袋，这时电话响了起来。是卡翠娜打来的，而且她一点也不浪费时间在寒暄上。

“米泰车上的驾驶座底下有一块口香糖。”

“是吗……”

“它被取下了，但还没送去化验DNA。”

“如果是粘在驾驶座底下，我也不会送去化验，那应该是米泰吃的。听着，如果要化验犯罪现场发现的每一样东西，那化验室的排队时间就会——”

“可是这件事史戴说对了，贝雅特！一般人不会把口香糖粘在自己家里的餐桌底下，也不会粘在自己的车上。米泰的妻子说他不吃口香糖，而且那辆车只有他一个人在开。我想留下口香糖的人当时正倾身在驾驶座上。根据报告所说，凶手是坐在副驾驶座上，靠过去把米泰的双手绑在方向盘上。那辆车虽然曾经泡在河水里，可是毕尔说口水里的DNA可以——”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贝雅特插嘴说，“你得打电话给贝尔曼的大调查组，告诉他们这件事。”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卡翠娜说，“这玩意儿可以带我们直接找到凶手。”

“我当然明白，它只会带我们直接下地狱。我们已经被命令不能再碰这件案子了，卡翠娜。”

“我可以顺道去证物室，把口香糖拿去化验，”卡翠娜说，“然后再进行比对，如果比对不出结果，谁都不用知道这件事，如果比对出结果，那我们就破了这件案子，这么一来，谁都不能指责我们用了什么样的手段。是的，现在我的自我意识高涨，这是我们争取荣耀的大好机会，贝雅特。天哪，你我身为女人值得这份荣耀。”

“对，听起来很诱人，又不会破坏别人的工作，可是——”

“别再可是了！这次我们大可尽力出招，还是你宁愿眼睁睁看着贝尔曼又一次抢走我们的功劳，脸上还挂着沾沾自喜的笑容？”

一阵静默，长长的静默。

“你刚才说谁都不用知道这件事，”贝雅特说，“可是要从证物室领出可能的刑事鉴识证据，都要送交申请单，还必须登记。如果他们发

现我们去动米泰的档案，很快就会写张字条送到贝尔曼桌上。”

“嗯，我知道你的意思，”卡翠娜说，“但如果我没记错，鉴识中心主任有证物室的钥匙，因为主任有时得在证物室的关闭时间拿证据去化验。”

贝雅特大声呻吟一声。

“我保证不会惹出任何麻烦，”卡翠娜迟疑片刻，又补上一句，“听着，我现在就去找你，跟你借钥匙，找出那块口香糖，切下一小块来，再原封不动地放回去，明天早上拿去鉴识中心化验。如果他们问起，我就说是别的案子的。这样好吗？可以吗？”

鉴识中心主任在心中权衡利弊，很容易就得出答案：这样可以才怪。她深呼吸一口气。

“哈利以前常说，”卡翠娜说，“反正去做就是，看在老天的分上。”

里科·贺瑞姆躺在床上看电视，这时是凌晨五点，但他生物钟混乱，无法入睡。电视正在回放他昨天看过的节目，一头科莫多巨蜥正在沙滩上懒洋洋地爬行，长长的舌头如闪电般伸出，扫过一圈，又缩了回去。它正在跟踪一头水牛，已经跟踪了好几天，这头水牛曾被它咬了一口，但显然没造成什么伤害。里科把电视声音关小，耳中只听见冷气发出的呼呼声响。这冷气不管再怎么吹，似乎都没办法给这间旅馆客房降温。他在坐飞机来这里的途中就已开始鼻塞，这是非常典型的状况。穿上夏季服装飞往热带国度，一路上都在吹冷气，头痛、流鼻涕和发高烧很快就来假期里报到。但他有的是时间，他有好一阵子不会返回家乡。为什么要回去？他可是在芭堤雅，对逃亡的变态和罪犯而言，这里是人间天堂。他要的一切都在这里，都在旅馆外头。透过装有纱窗的窗户，他听见车声和口操外语的叽里咕噜说话声。泰语。他一个字也听不懂。但他用不着听懂，因为她们是来服侍他的，而不是倒过来。从机场前来旅馆的路上，他就看见她们了。她们在脱衣酒吧门口排排站，一个比一个年轻。小巷里她们拿着托盘卖口香

糖，年纪更小。等他康复下床，她们还是会在那里。他聆听浪涛声，即使他知道自己下榻的这家廉价旅馆距离海滩很远。但浪涛声就在外头，炙烈的阳光也在外头，还有各种酒类和其他白人，泰国人都称呼白人为“法郎”（Farang）。他们来这里的原因跟他一样，可以给他一些建议，让他知道在这里该怎么混，以及该如何对付科莫多巨蜥。

昨晚他又梦见了瓦伦丁。

里科伸手从床边桌拿起一瓶水，这水尝起来有他自己的嘴巴、死亡和病菌的味道。

旅馆提供西式早餐，附上一份两天前的挪威报纸。早餐他动也没动，报上依然没有瓦伦丁被捕的消息，为何如此不难推测，因为瓦伦丁已不再是瓦伦丁。

他心想是不是该告诉他们？是不是该打电话给那个叫卡翠娜·布莱特的警察？告诉她说瓦伦丁变了。里科发现在泰国只要去私人诊所花个一千多块挪威克朗就能搞定这种事。他要打电话给布莱特，留下一则匿名留言，说他曾在鱼店附近看见瓦伦丁，而且瓦伦丁动过大型整形手术。他通报这个消息并不求回报，只是为了协助警方逮到瓦伦丁，让他可以一夜好眠，不必再梦见这个人。

科莫多巨蜥在水坑旁几米处蜷伏下来，水牛已浸入水坑的冰凉泥水里，一点也不在意那只三米长的肉食怪物就趴在不远处守株待兔。

里科觉得一阵作呕，双脚一晃下了床。他全身肌肉酸痛。天哪，这感冒也太严重了吧。

他走出厕所时，喉咙仍因沾有胆汁酸而感觉热烫烫的。他做了两个决定。第一，他要找家诊所，叫医生开些在挪威不可能开给病人的强效感冒药给他。第二，等吃了药，感冒好一点之后，他就会打电话给布莱特，描述瓦伦丁的容貌，让自己可以睡个好觉。

他拿起遥控器，调高电视音量。一个热烈的声音传了出来，用英语解说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以为科莫多巨蜥是用含有细菌的

唾液来杀害猎物，它们会在猎物身上咬一口，把唾液注入猎物的血管。然而现在科学家发现其实科莫多巨蜥的腺体会分泌毒液，注入血管后会造成猎物的血液无法凝固。猎物虽然只是被咬一口，感觉没什么大碍，但最后却会慢慢失血过多而死。

里科打个冷战，闭上眼睛想睡一会儿。罗眠乐。他突然想到，这可能根本就不是感冒，而是戒断症状，而芭堤雅的旅馆客房服务菜单上说不定有罗眠乐。他突然双眼睁大，因为他觉得难以呼吸，惊慌不已。他扭动身体，仿佛在抵抗一个隐形的攻击者，就跟那次在鱼店里一样，怎么吸都吸不到氧气！过了片刻，他的肺脏终于吸到氧气，身体跌回床上。

他看着房门。

门是锁着的。

这里没有别人，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他自己。

20

卡翠娜在夜色中爬上坡道，苍白孱弱的月亮挂在她背后的天空上。警署大楼的外墙并未反射月亮投下的微弱光芒，反而像是黑洞般把光线全都吸了进去。她看了看表，十一点十五分。这只精巧又专业的腕表是父亲留给她的。她父亲是个身败名裂的警察，有个名副其实的外号叫“铁面人拉夫妥”。

她拉开警署大门，这扇门具有奇特的小窗和不友善的重量，仿佛进了这里你就开始有嫌疑。

她朝值班警察的方向挥了挥手，警察坐在左边角落的隐蔽处，但仍看见了她，并打开通往中庭的门。她经过无人柜台，走向左边的电梯，前往地下一层。她走出电梯，在微弱光线中跨过水泥地面，耳中聆听自己和别人的脚步声。

白天证物室的铁门是开着的，门内就是柜台。她掏出贝雅特给她的钥匙，插进门锁转动，把门打开，踏入门内，竖耳聆听。

然后她从背后把门锁上。

她打开电灯，抬起活动柜板，走进黑暗。房里的黑暗似乎特别浓密，手电筒的光线似乎得花点时间才有办法穿透，并找到一排排大架子，上面放着无数的雾面透明箱子，隐约可以看见里面的东西。负责管理证物室的人一定有个井井有条的头脑，因为证物箱整齐地排在架上，较短的那一侧朝外，形成连绵不断的表面。卡翠娜沿着架子行走，查看证物箱上贴着的案件编号。证物箱从房间最左边开始依照日期顺序朝房间内侧排列，一旦里面储存的证物归还给物主或销毁，有时效性的案子侦结，后方的证物箱就会往前递补空位。

她走到将近中排架子的尽头时，手电筒光束落在她要找的证物箱上。箱子放在最下层的架子上，她把它拉出来，使得箱子摩擦旁边的砖墙。她打开箱盖，看见里面放的东西符合报告所述，包括一把雪铲、一张椅垫，一个塑料封存袋里有几根头发，另一个封存袋里装着口香糖。她放下手电筒，打开封存袋，用镊子夹出口香糖，正准备切下一块，却感觉湿冷的空气出现流动迹象。

她低头朝前臂看去，在手电筒的光线中看见自己起了鸡皮疙瘩，寒毛在皮肤上投下影子。她抬起双眼，拿起手电筒朝墙壁照去，看见天花板下方有个嵌入式风扇。由于风扇是嵌入式的，不太可能造成她刚才确定感觉到的空气流动。

她侧耳凝听。

没有声音，安静无声，只听见自己耳朵里的血管搏动声。

她再度把注意力放在发硬的口香糖上，用她带来的瑞士刀切下一小块，这时她全身一僵。

那声音来自门口附近，感觉十分遥远，耳朵无法分辨那是什么声音。是不是钥匙的咔咔声？还是柜台的碰撞声？说不定其实没什么，

这么大一栋建筑总是会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声音。

卡翠娜按熄手电筒，屏住气息，在黑暗中眨眼，仿佛这样可以帮助自己看得更清楚。证物室里非常安静，安静得有如……

她逼自己不要继续往下想。

接着她脑中冒出另一串思绪，这些思绪可以让她的心跳缓和下来：到底事情最糟会怎样？她被逮到逾越工作权限，害他们全都被痛骂一顿？搞不好她还会被送回卑尔根？很烦人，但应该不至于让她的心脏像是胸腔里有气钻般跳得这么剧烈。

她静静等待，仔细聆听。

什么都没听见。

依然安静无声。

这时她突然想到这里一片漆黑，如果真的有人进来，应该会把灯打开才对。她咧嘴一笑，笑自己真是太蠢了，并感觉心跳慢了下来。她按亮手电筒，把证物放回箱子，再把箱子摆回原位，对齐其他箱子，然后朝门口走去。这时她脑子里浮现一个念头，这意外出现的念头令她惊讶。她想打电话给他，她就是想这么做，打去跟他说她做了什么。突然间她猛然停步。

手电筒的光线扫过一样东西。

她的第一个直觉是继续往前走，有个怯弱的细小声音叫她赶紧离开这里。

但她把光线照回刚才那个地方。

不整齐。

有个证物箱没有对齐。

她走上前去，照亮箱上的标签。

哈利似乎听见关门声。他摘下耳机。耳机正传出美好冬季乐队的最新专辑，目前为止这张专辑还没令他失望。他侧耳聆听，但什么也没听见。

“阿诺尔？”他高声说。

没有回应。警大学院的那个侧翼通常傍晚时只有他一个人，当然也有可能是清洁人员忘了东西。他马上看了看表，发现已经入夜。他朝桌上还没改的一沓作业瞥了一眼。大部分的学生都用图书馆的回收纸来打印作业，这些纸沾有很多灰尘，因此哈利回家时指尖总像是给烟熏黄，萝凯还特地叫他去洗手才可以碰她。

他望出窗外。又大又圆的月亮挂在空中，映照在窗户上，以及基克凡路和麦佑斯登区的屋顶上。往南可以看见竞技场电影院旁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大楼闪着绿色微光的轮廓。这景色并不特别壮观美丽，但他几乎一辈子都在这座城市里居住和工作。他住在香港时，曾有几个早上在香烟里掺了些鸦片，爬上重庆大厦的楼顶，边抽边看日出。他坐在黑暗中看着那座即将醒来的城市，心中希望那其实是属于他的城市，是朴实谦逊的低矮建筑，而不是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钢筋巨塔。他看见自己看见的是翠绿柔和的山脉，而不是香港那些险峻陡峭的黑沉山峰。他听见电车的当啷行驶声和刹车声，以及丹麦渡轮进入峡湾的鸣笛声，得意扬扬地昭告世人它今天也成功跨越腓特烈港和奥斯陆之间的海洋。

哈利低头看着桌灯光线照亮的一张纸，这亮光目前是房间里唯一的光源。当然他可以把东西都带回霍尔门科伦区，伴随咖啡和叽里呱啦的收音机，那里的窗外同样会吹入树林的芬芳。但他决定不去深入思索为何他更喜欢独自坐在这里，而非独自坐在霍尔门科伦区的大宅里，可能因为他隐约知道答案是什么。因为在那栋大宅里他并非真的独自一人。那栋黑色木造堡垒的大门上了三道锁，每扇窗户前方都设有洒水器，但这些都无法把怪物挡在外头。鬼魂就坐在阴暗角落，用空洞的眼窝看着他。手机在他口袋里发出振动。他拿出手机，看见亮

起的屏幕上出现短信。短信是欧雷克传来的，没有文字，只有一串数字：665625。哈利微微一笑。这数字比起斯蒂芬·克罗格曼（Stephen Krogman）在一九九九年创下的俄罗斯方块传奇世界纪录1648905还差很长一段距离，但欧雷克玩这种有点年代的计算机游戏早已打破哈利创下的最高分数。史戴·奥纳坚称俄罗斯方块的分数在厉害和凄惨之间有一条界线，而欧雷克和哈利早已跨越这条线。但没人知道他们也跨越了另一条界线，一条生与死之间的界线。当时欧雷克坐在哈利床边的椅子上，哈利全身发高烧，正在对抗欧雷克击发的子弹所造成的伤害。欧雷克不断哭泣，身体因为戒断症状而不停发抖。两人没说太多话，但哈利依稀记得他们用力握住彼此的手，有一度甚至握到发痛。两个男人相互依偎、不想放手的这个画面，永远都会烙印在哈利心中。

哈利回了短信说：我会回来的。用五个字响应一串数字，便足以知道对方仍在，即使下次见面是好几周以后的事。哈利把耳机戴回头上，寻找欧雷克寄来但没附上任何评语的音乐。这个团体名叫压轴乐队，比较合乎哈利的口味而非欧雷克的。哈利较偏爱重口味的音乐。他听见一把芬达吉他发出一声纯粹温暖的拨弦声，用的是真空管扩音器，而非固定箱式扩音器，也可能用的是非常优质的箱体，发出的声音好得逼近真空管。他俯身在下一份作业前。这位学生写道：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命案发生率突然升高之后，数字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每年挪威会发生大约五十起命案，大约一周发生一件。

哈利觉得空气有点闷，应该打开窗户。

这位学生记得挪威的破案率约为百分之九十五，并判断说过去十年来约有五十件悬案，过去三十年来共有七十五件悬案。

“五十八。”

哈利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这声音比香水味更早传到他的大脑。医生说他的嗅觉，或应该说嗅觉器官，已被多年的抽烟和酗酒习惯给破坏了。但这不是他过了一分钟才闻出这种香味的原因。这款香水名为“鸦片”，是圣罗兰牌的香水，它就放在霍尔门科伦路那栋木造大宅

的浴室里。他取下耳机。

“过去三十年来应该有五十八件才对，”她说，她化了妆，身穿红色洋装，打着赤脚，“但克里波的统计数据不包括在国外遭到杀害的挪威公民。要是算上这个部分，就得使用挪威统计局的数据，这样一来总共就有七十二件。这表示挪威的破案率比较高，警察署长常拿这件事来向社会大众自夸。”

哈利用手推开椅子，远离她：“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是班长，所以有钥匙。”西莉亚·格拉夫森在桌子边缘坐了下来，“不过重点是国外发生的命案大部分都是攻击案，所以我们可以假设歹徒不认识被害人。”她的裙子往上缩，露出晒过太阳的膝盖和大腿，哈利心想她最近一定去度过假，“如果拿和挪威相近的国家来对比，就这类命案来说，挪威的破案率比那些国家都低，而且是低得吓人。”她头一侧，一头潮湿的金发越过脸庞，流泻而下。

“哦，是吗？”哈利说。

“是的。挪威只有四个警探拥有百分之百的破案率，你是其中之一。”

“我不确定这是对的。”哈利说。

“我确定。”她露出微笑，眯起双眼，眼中仿佛闪烁着午后阳光，一双赤足缓缓摇晃，仿佛坐在码头边。她直视哈利的双眼，像是要把他的眼珠给吸出来。

“这么晚了你在这里干吗？”哈利问道。

“我在健身房做体能训练。”她指了指地上的背包，屈曲右臂，露出明显的二头肌。哈利想起技击教练曾说她把好几个男生打到躺平。

“这么晚了还一个人做训练？”

“总得尽量学习啊，也许你可以为我示范要如何撂倒嫌犯？”

哈利看了看表：“告诉我，你不是应该在……”

“睡觉？我睡不着，哈利，我一直在想……”

哈利看着她，只见她噘起嘴唇，伸出一根手指抵在晶亮的红色嘴唇上。哈利觉得心中烧起一把怒火。“你在用脑筋想，很好，西莉亚，保持下去。我要继续……”他指了指桌上的作业。

“你还没问我在想什么，哈利。”

“告诉你三件事，西莉亚。我是讲师，不是接受告解的神父。你没有事先约定不能来这个侧翼。还有我姓霍勒，不是哈利，好吗？”他知道自己口气有点太严厉，抬头一看，却发现西莉亚圆睁一双大眼睛，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她放下抵在唇上的手指，噘起的嘴巴也收了回去，再开口时声细如蚊。

“我是在想你，哈利。”

接着她哈哈大笑，笑声尖锐。

“我建议这个话题到此打住，西莉亚。”

“可是我爱你啊，哈利。”又是一阵大笑。

她是不是嗑药嗑嗨了？还是醉了？是不是刚离开狂欢派对？

“西莉亚，不要……”

“哈利，我知道你有义务要尽，我也知道讲师和学生之间有规矩要遵守，可是我知道我们能怎么做。我们可以去芝加哥，你可以在那里上有关连续杀人犯的课，我可以去上课，你可以——”

“别再说了！”

哈利听见自己的吼声在走廊上回荡。西莉亚弓起身子，仿佛被打了一拳。

“我送你出去，西莉亚。”

她一脸惊愕，对哈利猛眨眼睛：“怎么回事，哈利？我是年度校园美女第二名，在这里我想要谁都可以，包括讲师在内，可是我自己留给了你。”

“别说了。”

“你想知道我在洋装底下穿的是什么吗，哈利？”

她把一只赤足放在桌上，打开大腿。哈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她的脚打落桌面，她根本来不及反应。

“除了我以外，没人可以把脚放到这张桌子上，谢谢。”

西莉亚垂下了头，把脸藏在双手之中，又把头埋在前臂之间，仿佛想躲进她修长健壮的手臂里。她开始静静啜泣。哈利让她这样坐着，直到啜泣声逐渐消退。他想把手放在她肩膀上，又改变主意。

“听着，西莉亚，”他说，“你可能吸食了些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可是没关系，这种事人人都会碰到。我的建议是：你现在就离开，我们假装这件事从来没发生过，我也一个字都不会对别人说。”

“你是害怕人家会发现我们吗，哈利？”

“没有‘我们’这件事，西莉亚。听我说，我是给你一个机会。”

“你是不是怕有人发现你上了学生？”

“我没有要上谁，我是为了你着想。”

西莉亚放下手臂，抬起头来。哈利吓了一跳。她的妆哭花了，从眼睛流出的仿佛是黑色血液，她的双眼闪烁着野蛮的光亮，又突然露出饥渴掠食者的笑容，让哈利联想到曾经在大自然节目上看到的动物。

“你骗人，哈利。你在上萝凯那个贱人，你也没有为我着想，完全不是你说的那样，你这虚伪的混蛋。不过你可以想我，把我想成一块你可以上的肉，现在就可以上。”

她离开桌子，朝哈利踏进一步。一如往常，哈利瘫坐在椅子上，双腿伸直。他抬头看着她，觉得自己好像在一出即将上演的戏里，不对，是在已经上演的戏里，天哪。她优雅地向前将手放在他的膝盖上，向上抚摸，来到他的皮带，倚在他身上，手消失在他的T恤底下。她发出低沉的颤音。“嗯……六块腹肌很不赖哦，老师。”哈利抓住她的手，弹离椅子，扭转她的手腕到其背后，逼迫她抬高手臂，将她的头往地面的方向下压。她尖叫大叫。接着他把她的身子转向门口，抓起她的背包，把她推出办公室，来到走廊上。

“哈利！”她呻吟道。

“这招叫作半尼尔森式，很多人称之为警察擒拿术。”哈利嘴上说着，脚下不停，推着她走下楼梯，“学起来考试可以派得上用场，如果你撑得到考试那天的话。希望你明白你已经把我逼到不得不呈报这件事的地步。”

“哈利！”

“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受到骚扰，而是因为我质疑你的心理状态是否有足够的稳定度可以当警察，西莉亚。这点就让学校当局去评估吧，你必须说服他们这只是一时失足而已。你觉得这样做算是公道吧？”

哈利利用空着的那只手打开大门，把她推到门外。她转身瞪着哈利，露出愤怒和凶暴的赤裸眼神。这确认了哈利对西莉亚的看法，她不应该被赋予警察的权利，在民众之间活动。

哈利看着她蹒跚地穿过栅门，越过新堡大楼广场。广场上有学生正在抽烟，大楼里隐约传出的砰砰音乐声暂时停歇。那学生身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古巴军外套，倚着街灯，用刻意的淡漠表情看着西

莉亚，等她走过之后，又转头看她。

哈利站在走廊上，大声咒骂，感觉脉搏缓和下来。他拿出手机，拨打其中一个联络人的电话。他手机里的联络人清单很短，有些人只用一个字母来表示。

“我是阿诺尔。”

“我是哈利。西莉亚·格拉夫森刚才跑来我办公室，这次她做得太过火了。”

“是吗？说来听听。”

哈利挑重点说了。

“这可不妙，哈利。而且可能比你想象的还糟糕。”

“她可能嗑药了，看起来像是刚离开派对，不然她就是有冲动控制的问题。可是我需要听听你的建议，看要怎么做。我知道我该报告这件事，可是——”

“你不明白。你还在大门前吗？”

“对，怎么了？”哈利说，颇为吃惊。

“警卫应该已经回家了，你有没有看见任何人在场？”

“任何人？”

“谁都可以。”

“呃，新堡大楼广场上有家伙。”

“他有没有看见她离开？”

“有。”

“太好了！快过去问他的姓名地址，把他留住，我立刻过去载你。”

“什么？”

“我等一下再解释。”

“你是要我坐在你的自行车后座吗？”

“我得承认我有辆车。我二十分钟就到。”

“早……呃，早安？”毕尔·侯勒姆咕哝说，看了看表，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还在做梦。

“你还在睡觉？”

“没有没有。”侯勒姆说着，靠上床头板，把手机按在耳朵上，仿佛这样就可以把她拉得更近。

“我只是想跟你说，安东·米泰的车子座椅上粘的那块口香糖，我切了一小块下来，”卡翠娜说，“我想那应该是凶手吃过的，当然这只是姑且一试。”

“是。”侯勒姆说。

“你的意思是说我在浪费时间吗？”

侯勒姆觉得她的口气颇为失望。“你才是警探啊。”他说，并立刻后悔自己没说句更激励人心的话。

接下来的静默之中，他心想她在哪里？在家？或者也在床上？

“哦，好吧。”她叹了口气，“对了，我去证物室的时候发生了件怪事。”

“是吗？”侯勒姆说，并听见自己的口气过于热心。

“我好像听见里面还有别人，说不定是我听错了，但我要出去的时候看见有人动过架上的一个证物箱。我看了看标签……”

侯勒姆认为她应该躺在床上，她的声音有种慵懒的感觉。

“发现那是勒内命案的证物箱。”

哈利关上沉重的大门，把柔和的晨光挡在外头。

木造大宅里阴暗凉爽。他来到厨房，瘫坐在椅子上，花了点时间解开衬衫纽扣。

先前那个身穿军外套的家伙一看见哈利走过来就十分警觉，哈利问他是否可以等一位警察同僚到来。

“你知道这只是一般香烟而已！”那人说，把烟递给哈利。

阿诺尔来了以后，他们请那学生在证词上签名，然后坐上一辆年份不明的老菲亚特轿车，直接前往鉴识中心。由于最近发生的杀警案，鉴识中心里仍有人在工作。哈利脱下衣服，有人把他的衣服拿去化验，另有两名男警用灯光和接触纸来采集生殖器官和双手上的微迹证，接着他们又拿了一个空塑料杯给他。

“尽量试试看吧，霍勒，这杯子应该够大。厕所就在走廊那头。想些美好的事物吧。”

“嗯。”

哈利离开房间，虽然没听见什么声音，却感觉到那些人忍住的笑意。

想些美好的事物。

哈利用手指抚摸放在厨房料理台上的报告复印件。这份报告是他私下请哈根寄来的，上面写着大量的拉丁文医学术语。他看得懂一些，足以知道鲁道夫·阿萨耶夫的死亡原因神秘难解，就跟他生前的行

事风格一样。由于找不到任何证据显示其中涉及犯罪行为，他们不得不做出结论说鲁道夫死于脑梗塞，也就是中风，这十分常见。

倘若身为警探，哈利一定会跟他们说这种事不可能恰巧发生，关键证人不会“恰巧”死亡。阿诺尔怎么说来着？如果某人因为关键证人的证词而可能被判重刑，那么关键证人的死亡有百分之九十四的概率是被谋杀。

矛盾的是如果鲁道夫出面指证，哈利的确可能面临牢狱之灾，而且是严重的牢狱之灾。那么何必大费周章？何不干脆表达感激之意，鞠躬下台，继续安稳过日子？答案很简单：他出现机能失常。

哈利把报告丢到橡木长桌另一头，决定早上再把它丢进碎纸机。现在他需要睡个觉。

想些美好的事物。

哈利站起身来，脱下衣服，走进浴室站在莲蓬头底下，把水龙头完全转到热水，感觉肌肤热烫刺痛，惩罚他自己。

想些美好的事物。

他擦干身体，躺上双人床的干净白色床单，闭上眼睛，希望睡意赶快降临，但思绪抢先一步到来。

先前他想到的是她。

当他站在鉴识中心的厕所隔间里，双眼紧闭，集中精神，努力想些美好的事物时，脑子里想到的是西莉亚，想到的是她柔嫩的日晒肌肤、她的嘴唇、喷在他脸上的炙热气息、圆睁的愤怒双眼、健壮的身躯、身体的曲线、结实的肌肉、青春洋溢的美貌。

该死！

她的手放在他的皮带上，放在他的腹部。她的身体就要触碰到他。半尼尔森式。她的头几乎被压制到地上、抗议的呻吟声、背部弓

起、臀部朝他抬起、身材宛如雌鹿般修长。

该死！该死！

他在床上坐起来。萝凯正对他露出温暖微笑，就在床边桌上的相框里。温暖、聪慧、识人。但她真的了解他吗？如果她可以进入他的头脑五秒钟，看看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她会不会尖叫逃跑？还是每个人都一样有病？区别只在于谁把心中的怪物释放出来，谁却没有？

他想到的是她。想到的是他在办公桌上满足她的愿望，推倒学生作业，让纸张在办公室里犹如蝴蝶般翻飞。粗糙的纸张粘在他们的肌肤上，上面写着蝇头小字，归类出各种谋杀类型：性、酒精、激情犯罪、家族仇恨、名誉杀人、贪婪杀人。他站在厕所隔间里想着她，把小杯子几乎装满。

21

贝雅特·隆恩打个哈欠，眨了眨眼，望出电车车窗。早晨的阳光蒸发了维格兰雕塑公园的雾气，被露水打湿的网球场空荡无人，只有一个憔悴的老人茫然地站在以页岩粉末铺成的球场上，场地尚未为新球季挂上球网。老人看着电车，两条瘦腿从老式短裤里伸出，蓝色衬衫的纽扣扣错，球拍拖在地上。贝雅特心想，他在等待永远不会出现的球伴。也许因为他跟球伴约的时间是去年这个时候，而球伴已不在人世。她明白他的心情。

电车经过公园大门，停了下来。她看了看生命之柱。

其实她有个男性朋友，昨晚卡翠娜去家里拿证物室的钥匙以后，她就去找他。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她会在奥斯陆的另一头、坐在电车上的原因。他是个平凡男人。她会如此给他归类。他不是那种女人会梦想的男人，只是个偶尔会需要跟他在一起的男人。他的小孩在前妻家，贝雅特的儿子则住在斯泰恩谢尔的爷爷奶奶家，因此他们有时间可以多相处。然而贝雅特发现自己拨出来跟他碰面的时间有限，基本

上他的存在只是提供给她一个选项，而非真的要花时间在一起。他无法取代哈福森，但无所谓，她没有要找替代品，她要的就是这种没有承诺的关系，就算失去了也不会让她损失太多。

贝雅特望着窗外，看着从旁边驶过的对向电车。安静的车厢中，她听见邻座少女的耳机传来低微的音乐声，并听出那是九十年代烦人的流行歌曲。当时她还是警院里一个安静的女学生，脸色苍白，十分害羞，有人看她就会脸红，所幸不是太多人会看她，看她的人也很快就把她忘了。贝雅特的脸孔和磁场可以让她变得很普通，犹如鱼缸里的鱼，犹如视觉上的不粘锅。

但她记得他们。

每一个都记得。

这就是为什么她看见隔壁电车上的乘客，就知道自己见过他们的时间和地点。有的是昨天一起搭同一班电车，有的是二十年前在学校操场上见过，有的可能在银行抢劫案的监视录像上看过，有的可能是她去史丁斯卓百货公司买衬衣时在电扶梯上遇过。无论他们容貌变了或老了、化了妆或留了胡子、换了发型或打了肉毒杆菌或植入硅胶，她都还是认得出他们，仿佛他们真正的脸孔会浮现出来，仿佛他们的真面目就像永远不变的DNA编码里的十一个数字。这是她的祝福也是诅咒，有些心理医生想给她贴上阿斯伯格综合征的标签，其他医生则认为她有轻微的脑部损伤，使得大脑中负责辨识脸孔的梭状回试图补偿。其他比较聪明的医生则不给她贴上任何标签，只是陈述说她的大脑会储存每张脸孔的独特性，犹如计算机储存DNA编码的数字，作为日后辨识的依据。

这就是为什么贝雅特在看见对向列车上的一名男子之后，大脑就开始高速运作，这对她来说是很寻常的事。

但不寻常的是她无法立刻认出男子。

他们之间相距一米半。男子之所以会吸引贝雅特的注意是因为他

在起雾的车窗上写字，因此转头面对车窗，也正好面对她。她见过这个人，但用来把这张脸和姓名连接起来的DNA标记数字却隐而不现。

也许是因为窗玻璃的倒影，也许是因为落在男子双眼上的阴影。正当她打算放弃时，电车开始前进，光影有了变化，男子抬眼和她四目交接。

一股电流窜过贝雅特全身。

男子的眼神是爬虫类的眼神。

那是杀人犯的冰冷眼神，而且一眼就认出她是警察。

男子是瓦伦丁·耶尔森。

贝雅特立刻明白自己为什么无法在第一时间认出他来，也明白他如何躲藏的。

贝雅特站起来想下车，但邻座少女只是闭着眼睛，跟随音乐点头。贝雅特推了推她，她抬起头来，露出厌恶的神情。

“借过。”贝雅特做出口型。

少女挑起一道画过的眉毛，不动如山。

贝雅特拉开少女的耳机。

“我是警察，我要下车。”

“电车已经开了。”少女说。

“立刻给我移动你的肥臀！”

其他乘客纷纷转头来看，但贝雅特没有脸红，她已不再是那个安静的女学生。她身形依然娇小，皮肤苍白近乎透明，头发颜色浅得犹如未下水的干燥意大利面。但过去那个贝雅特已不复存在。

“停车！我是警察！快停车！”

她从乘客之间挤过，朝司机和出口的方向前进，耳中听见尖锐的刹车声。她亮出警察证，不耐烦地等待。电车又晃动一下，终于停了下来。站立的乘客拉着拉环，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前晃了晃。车门砰的一声打开。她纵身一跃，跳下电车，奔越横过马路的电车轨道，透过单薄的鞋底感觉到草地上的露水。对向电车开始移动，她听见铁轨发出低沉的吟唱声，声音越来越高。她尽可能向前狂奔。瓦伦丁很可能身上没带武器，电车上人那么多他绝对跑不掉，她只要挥动警察证，大声叫出“你被逮捕了”就行，但前提是她必须赶上电车。然而跑步不是她的强项，诊断她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医生是这样说的，这类患者的身体协调性通常不佳。

她在湿答答的草地上稍微一滑，但仍设法稳住身形。只剩几米而已。她追上电车尾端，伸手拍打车身，高声喊叫，挥动她的证件，希望司机在后视镜里看见她。也许司机真的看见了，但看见的却是个睡过头的上班族，没命地挥舞月票。轨道的鸣声又高了一度音，电车抛下她加速驶去。

她停下脚步，看着电车消失在麦佑斯登区。她回过头去，看见刚才搭乘的电车往福隆纳广场驶去。

她静静咒骂一声，拿出手机，穿越马路，靠在网球场的铁丝网上，输入号码。

“我是侯勒姆。”

“是我，我刚才看见瓦伦丁了。”

“什么？你确定吗？”

“毕尔……”

“抱歉。在哪里看到的？”

“在一列经由福隆纳广场开往麦佑斯登区的电车上看到的，你在上班吗？”

“对。”

“那是十二号电车，查出它要开去哪里，把车拦截下来，不能让他跑了。”

“好。我会查出电车经过的车站，把瓦伦丁的长相描述发送给所有警车。”

“这个没用。”

“哪个没用？”

“长相描述没用，他不一样了。”

“什么意思？”

“他动过大型的整形手术，所以才能在奥斯陆来来去去不被发现。告诉我那列电车在什么地方被拦下来，我亲自过去指认他。”

“收到。先挂了。”

贝雅特把手机放回口袋，这时才发现自己气喘吁吁。她面前的晨间车阵只前进了几寸，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仿佛刚才有个杀人犯露出行迹跟它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他们是怎么了？”

贝雅特离开铁丝网，转头朝颤抖的说话声望去。

那老人看着她，露出询问的眼神。

“他们都跑哪儿去了？”他又问了一次。

贝雅特看见老人的痛苦，喉头一阵酸苦，立刻吞了口口水。

“你想……”老人说，稍微挥了挥球拍，“他们是不是去别的球场了？”

贝雅特缓缓点头。

“对，可能是这样，”他说，“我不该来这里的，他们在另一个球场，他们在那里等我。”

贝雅特看着老人瘦弱的背影朝栅门蹒跚走去。

接着她快步朝麦佑斯登区移动。尽管她的脑子动个不停，思索瓦伦丁要去哪里，从哪里来，他们逮到他的概率有多高，老人的孱弱话声却在她脑中挥之不去。

他们在那里等我。

米雅·哈维森看着哈利·霍勒。

她双臂交叠，半转过身，肩头对着哈利。这位病理医生的周围放着许多蓝色塑料盆，里头装着肢解的人体。学生才刚离开国立医院一楼的法医学研究所，哈利这位旧识就冲了进来，腋下夹着阿萨耶夫的病理报告。

米雅之所以摆出轻蔑的肢体语言，并不是因为她不喜欢哈利，而是因为哈利是麻烦的代名词。过去哈利担任警探时，每当他出现，通常就代表额外的工作、紧迫的期限、不少捅娄子被笑的机会，而这些娄子根本就不关他们的事。

“我们给鲁道夫·阿萨耶夫验尸，”米雅说，“验得非常彻底。”

“还不够彻底。”哈利说，把报告放在晶亮的金属桌上，刚才那班学生才在这张桌子上切割大体。一条白布底下露出一只强壮的手臂，手臂被从肩膀处割开。哈利看了看手臂上褪色的刺青：想死嫌早。这人可能是灰狼帮的骑士，灰狼帮是阿萨耶夫一心想除之而后快的敌对帮派。

“那你为什么认为我们还不够彻底啊，霍勒？”

“第一，你们找不出死因。”

“有时尸体就是无法提供任何线索，这你应该知道，但这不表示死者不是死于自然因素。”

“这个案例最自然的死因是有人谋杀了他。”

“我知道他是可能的关键证人，可是验尸程序是固定的，不会受这种情况影响。我们发现的就是这样，仅此而已，病理学可不是直觉的科学。”

“科学就是根据假设检验对不对？”哈利说，在米雅的桌子上坐了下来，“建立一套理论，然后验证它是真是假，对不对？”

米雅摇了摇头，并不是因为哈利这番话说得不对，而是因为她不喜欢这段对话的走向。

“我的理论是，”哈利继续说，露出天真的笑容，看起来像是小男孩正在说服母亲要一枚原子弹当作圣诞礼物，“杀害阿萨耶夫的这个人清楚知道你们的验尸程序，以及用什么手法可以让你们什么都验不出来。”

米雅改变站姿，用另一侧肩头对着哈利：“所以呢？”

“所以说，换作你，你会怎么做，米雅？”

“我？”

“你知道所有的窍门，你会怎么做来骗倒你自己？”

“我是嫌犯吗？”

“那要等进一步通知。”

米雅正要发作，却看见哈利嘴角上扬。

“凶器呢？”她问道。

“针筒。”哈利说。

“哦？何以见得？”

“可以注射麻醉类的药物。”

“原来如此。每一种药物我们几乎都有办法验出来，尤其是这件案子很快就开始验尸。我认为唯一的选择是……”

“是什么？”哈利露出微笑，仿佛他已得逞。这男人真烦，不知道是该甩他一巴掌还是吻他才好。

“注入空气。”

“意思是？”

“史上最古老的方法，也是目前为止最棒的方法。先把针筒抽进空气，再把空气注入血管，在血管里形成气泡，进而产生空气栓塞。如果栓塞形成的时间够久，血液无法流到重要器官，例如心脏或大脑，就会造成死亡。这方法又快又不会产生化学残留物。空气栓塞不需要外力介入就可能在体内形成。结案。”

“可是注射痕迹可以看得见。”

“如果用的针很细，就得把每厘米的皮肤都检查过才可能找得到。”

哈利喜上眉梢，宛如打开礼物的小男孩，认为里面是颗原子弹。

米雅亦一脸欣然。

“那你们有没有检查——”

“有，”这句话等于甩了哈利一巴掌，“每厘米都检查过，甚至连点滴都检查过，因为通过点滴也可以注入空气。可是我们连个蚊虫咬伤

都没发现。”米雅看见哈利眼中的炽烈光芒消失了，“抱歉，哈利，可是我们的确注意过死因可能有疑点。”口气强调“的确”这两个字。

“我得准备上下一堂课了，所以——”

“那不是皮肤的地方呢？”哈利问。

“什么？”

“如果针头是插在别的地方呢？那些孔洞。嘴巴、直肠、鼻孔、耳朵。”

“很有趣的想法，可是鼻子和耳朵没什么适合的血管。直肠是有可能，可是避开重要器官的机会就会降低，而且你必须非常熟练才能在盲目的状况下找到血管。嘴巴还算有可能，因为嘴里有血管，通往脑部的距离又很短，很快就能导致死亡，可是我们一定会检查嘴巴，而且嘴里遍布黏膜，针头插入一定会肿起来，很容易发现。”

米雅看着哈利，感觉他的脑子仍不停转动，寻找解答，但最后他还是放弃，点了点头。

“很高兴再见到你，霍勒。如果你还有其他想法就再来试一次吧。”

米雅转身走到一个容器前，把一只手指张开的灰白色手臂按进酒精里。

“再来……试一次。”她听见哈利咕哝地说，于是叹了口气。这男人真的很烦。

“他可能再试一次。”哈利说。

“在哪里呢？”

“你说通往脑部距离很短的地方，从后面注射，他可能把注射痕迹藏在后面。”

“后面哪里？”她陡然住口，朝哈利指的地方望去，闭上眼睛叹了口气。

“抱歉，”哈利说，“可是FBI数据显示，对关键证人进行二次检验，会把谋杀概率从百分之七十五拉高到百分之九十四。”

米雅摇了摇头。哈利·霍勒。额外的工作、不少捅娄子被笑的机会，而这些娄子根本就不关他们的事。

“这里。”贝雅特说。出租车在人行道旁停下。

电车停在韦勒文餐厅前的电车站，前后各停了一辆警车。侯勒姆和卡翠娜倚着那辆亚马逊轿车。

贝雅特付了车钱，跳下车。

“怎么样？”

“三名警察在电车上，不准任何人离开。我们都在等你。”

“这辆电车上写着十一号，我说的是十二号。”

“它过了麦佑斯登区的十字路口就会变换号码，电车还是同一辆。”

贝雅特快步走到电车前门，用力在门上敲了敲，举起警察证。车门发出喷气声，打开来。她爬上电车，对制服警察点了点头，那警察手里拿着黑克勒-科赫P30L手枪。

“跟我来。”她说，开始穿过挤满人的电车。

她一路走到电车中段，细看每张脸孔，继续前进，看见一扇起雾的车窗上画着涂鸦，感觉心跳越来越快。她对警察打个手势，朝座位上的一名男子比了比。

“不好意思！对，就是你。”

男子抬起头来，面对贝雅特，他露出惊恐神情，脸上长了许多发红的痘痘。

“我……我不是故意的，我把交通卡忘在家里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贝雅特闭上眼睛，暗暗咒骂一声，朝警察点了点头，表示继续跟着她。他们一直走到电车车尾，没有其他发现。贝雅特高声叫司机打开后门，步下电车。

“怎么样？”卡翠娜说。

“不见了。问问看乘客有没有人看见他，如果他们还没忘记，再过一小时也会忘记。提醒你们，他大约四十来岁，身高大概一米八，蓝色眼珠，但现在有点变成丹凤眼。他留褐色短发，颧骨高耸，嘴唇很薄。不准让人碰那扇他写字的车窗，去采集指纹，拍下照片。毕尔？”

“是？”

“你去询问从这里到维格兰雕塑公园的每一站，可以问附近店家的工作人员，看他们是否知道符合这个描述的人。搭早班电车的人通常每天都会走同样路线，可能是去上班、上学、去健身房或经常光顾的咖啡馆。”

“所以我们还是可能有机会找到他。”卡翠娜说。

“对，可是要小心，毕尔，先确认你去问的人不会跑去警告他。卡翠娜，你去问问看我们能不能借几个警察去搭早班电车，再找几个警察搭今天其他时段的电车，说不定瓦伦丁会从同一个路线回去，好吗？”

卡翠娜和毕尔去找其他警察，分派工作。贝雅特抬头看着那扇车窗。瓦伦丁在雾气上画下的线条晕了开来，他画的是重复的图案，有点像蕾丝花边，先画一条垂直线，再接着一个圆圈，一排接一排，组

成一个方形矩阵。

这涂鸦可能不是很重要。

但哈利以前常说：“事情可能不重要或没关联，但每样事物一定都代表着什么，所以我们从已经摊在阳光下、已经可以看出些什么的地方开始搜寻。”

贝雅特拿出手机，拍下车窗，这时她突然想起一件事。

“卡翠娜！过来一下！”

卡翠娜听见呼唤，把简报工作交给侯勒姆。

“昨天晚上怎么样？”

“很顺利，”卡翠娜说，“我今天早上把口香糖拿去送验了，登记在一起性侵悬案的案件编号底下。现在他们都优先处理杀警案，可是他们答应说会尽快。”

贝雅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伸手抹了抹脸：“尽快是多快？我们不能让疑似为凶手所有的DNA排在最后，只为了获得赞美。”

卡翠娜单手叉腰，看着贝雅特。贝雅特对警察比了比手势。“我认识里头的一个女性人员，”卡翠娜扯了个谎，“我可以打电话请她催一下。”

贝雅特看着她，迟疑片刻，还是点了点头。

“你确定你不是一厢情愿地希望那个人是瓦伦丁·耶尔森？”奥纳说，他站在窗边，低头看着诊所楼下的繁忙街道，看着行色匆匆的路人，看着可能是瓦伦丁的每一个人，“缺乏睡眠的人经常出现错觉，过去四十八小时以来你睡了多久？”

“我会算一下，”贝雅特回答，口气清楚地向奥纳表达她其实不用去算，“我之所以打给你是因为他在电车车窗上画了些东西，你有没

有收到我的短信？”

“有。”奥纳说。他才开始进行一节咨询，就接到贝雅特的短信，手机在打开的抽屉里亮了起来。

看照片。很紧急。再打给你。

奥纳心中浮现一种近乎反常的窃喜心情，他看着保罗·斯塔夫纳斯的惊愕表情，告诉他说有通电话他非接不可，也看见对方收到了他的言外之意：这件事比你发的牢骚重要多了。

“你说过心理医生可以分析反社会人格者的笔迹，推断出他们的潜意识。”

“这个嘛，我说的可能是格拉纳达大学发展出一套方法，可以通过艺术来研究精神病人格疾患，可是研究对象是接到指示去画出特定的东西，你说的更像是文字而不是图案。”奥纳说。

“是吗？”

“至少我可以看出i和O，这比图案要有意思多了。”

“怎么说？”

“清晨在电车上，头脑昏沉，潜意识会支配你写出的东西，而潜意识就像密码或画谜，有时根本难以理解，有时却意外地简单，甚至可以说是平淡无奇。我有个病人以前常害怕自己会被强暴，她常做同一个梦，而且被吓醒，梦里有根坦克车的炮管从卧室窗外伸进来到她的床尾，炮管上挂着一张纸条，上头写着 $P+N+15$ 。奇怪的是她自己竟然解不开这个非常简单的密码，可是大脑经常会伪装自己真正的想法，原因可能是安逸、罪恶感、恐惧……”

“i和O代表什么意思？”

“可能代表他觉得搭电车很无聊。请不要高估我的能力，贝雅特。当初我之所以选择念心理学，是因为对太笨而无法成为医生或工

程师的人来说，这是个不错的选择。我想一下再回你电话，现在我有病人。”

“好。”

奥纳结束通话，又低头看着街道。对街往玻克塔路方向的一百米处有家刺青店，十一号电车行经玻克塔路，而瓦伦丁身上有刺青。这个刺青可以用来辨识他，除非把刺青除去，或是去刺青店做修改。只要加几个简单的线条，图案就可以出现大幅改变。例如，在一个半圆的图案上加上一条直线，就可以构成D，或是在O上面画一条斜线，就会变成Ø。奥纳在窗户上哈了一口气。

他听见背后传来不耐烦的咳嗽声。

他依照贝雅特传来的图片，在雾气上简单地画一条垂直线，再画一个圆圈。

“你这样我可不想付全额咨询费——”

“你知道吗，保罗？”奥纳说，接着又加上一个半圆和一条斜线。他把这个字念出来：DØ。也就是“死”的意思。他把这个字从窗户上擦去。“这节咨询免费。”

22

里科·贺瑞姆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其实他一直都知道。不过新鲜的是，他知道自己在三十六小时内就会死亡。

“炭疽病。”泰国医生用英语又说了一次，美式发音的卷舌音发得很清楚。这个小眼睛的医生一定是在美国攻读医学院，并在这家私人诊所谋得一职，这里可能只有外国人或观光客会来看病。

“我很遗憾。”

里科用氧气罩呼吸，即便如此仍呼吸困难。三十六小时。医生说

三十六小时。医生还问里科是否希望他们替他联络家属，现在搭上飞机可能还来得及。还是要找神父来？他是天主教徒吗？

医生一定是看见里科一脸困惑，才觉得必须进一步解释。

“炭疽病是一种由细菌引起的疾病，这种细菌在你的肺里，你可能是几天前吸进去的。”

里科还是不懂。

“如果你只是吃下去或是沾到皮肤，我们可能还有办法救，可是在肺里面就……”

细菌？他会因为细菌而死？这细菌是他吸进去的？从哪里吸进去？

这些念头在他脑子里不断盘旋，宛如医生这番话的回音。

“你知道是在哪里吸进去的吗？警察会希望知道，避免其他人暴露在这种病菌中。”

里科闭上眼睛。

“贺瑞姆先生，请你回想看看，这样可以救其他人……”

可以救其他人，却救不了他自己。三十六小时。

“贺瑞姆先生？”

里科想点头表示他听见了，却无法办到。一扇门打开，许多双鞋子咔嚓咔嚓走了进来，接着又听见一名女子气喘吁吁、压低嗓音说话。

“我是挪威大使卡莉·法斯塔，我们一接到消息就立刻赶来了，他是不是……”

“他的血液已经停止循环，快进入休克状态了。”

到底是在哪里感染的？是不是他搭出租车从曼谷前往芭堤雅时，中途在路边的肮脏餐馆进食而感染的？或是在泰国人称之为厕所，其实却只是地上一个臭气熏天的洞，在那里如厕感染的？还是在旅馆感染的？细菌不是经常通过空调系统传播吗？但医生说最初的发病症状跟感冒一样，而他在飞机上就已经出现症状了。如果细菌存在于飞机上的空气中，其他旅客也会感染才对。他又听见那女子的声音响起，这次她用挪威语低声说：“炭疽病，天哪，我以为这种病只存在于生物武器中。”

“并不尽然，”一个男子的声音说，“我在来这里的路上用Google搜索过，炭疽杆菌的潜伏期可能长达好几年，是种很难缠的小浑球。它以孢子的形态扩散，就跟以前美国发生的炭疽攻击事件中，信件上所带有的粉末一样，你还记得吗？大概是十多年前的事。”

“你认为有人寄了含有炭疽杆菌的信给他？”

“他有可能在任何地方感染，但最常见的状况是接触牲畜，我们可能永远不得而知。”

但里科知道，突然间他心中雪亮。他把手移到氧气面罩上。

“有没有联络他的亲属？”

“有。”

“怎么样？”

“他们说尽管让他去死。”

“好。他是恋童癖？”

“不是，但他的犯罪史很长。嘿，他在动。”

里科移开面罩，试图说话，发出的却只是嘶哑难辨的气息声。他再试一次，看见那个顶着金色鬈发的女子低头看着他，脸上表情糅合了忧虑和恶心。

“医生，这样会不会……”

“不会，这种病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染。”

不会传染，所以只有他感染而已。

女子的脸靠近了些。即使死期将近，或正因为死期将近，里科贪婪地吸入女子的香水味，就跟那天他在鱼店吸入空气一样，透过那只羊毛手套吸入空气，闻到湿羊毛和石灰粉的味道。粉末。当天那个男人用围巾围住自己的口鼻，其实不是为了把脸遮住，而是因为细小的孢子会在空气中乱飞。“我们可能还有办法救，可是在肺里头就……”

里科用尽力气，发出声音，说出了六个字。他突然想到这六个字就是他的遗言。接着无尽的黑暗降临在里科身上，犹如一出演了四十二年、悲惨苦痛的戏码来到尾声，布幕落下。

猛烈的暴雨打在车顶，仿佛想钻入车内。卡莉·法斯塔不由自主打个冷战。她的肌肤总是附着一层汗水，人家说这种情况到了十一月左右雨季结束就会改善。她很想返回大使官邸。她讨厌来到芭堤雅，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了。她当初的职业规划并不包括处理人渣，正好相反，她想象自己会参加有趣的鸡尾酒派对，遇见知识分子，和人谈论崇高的政治和文化话题。她期待的是个人发展，以及对重大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岂料却一头栽进这充满琐事的困惑情境。例如，该如何为挪威的性掠食者找个好律师，也许再将他遣返，送进具有三星旅馆等级的挪威监狱。

雨突然降下也突然停止。车子穿过热气蒸腾的柏油路面。

“你刚才说贺瑞姆说了什么来着？”大使秘书问道。

“瓦伦丁。”卡莉答道。

“不是，我是说其他几个字。”

“听得不是很清楚，可能是三个字，听起来有点像腌肉松。”

“腌肉松？”

“好像是。”

卡莉看着种植在公路旁的橡胶树。她想回家，回到故乡的家。

23

哈利奔越警院的走廊，经过挪威画家弗兰斯·维德贝里（Frans Widerberg）的画作。

她就站在健身房门口，身穿紧身运动服，准备进行技击训练。她双臂交叠，倚着门框，目光跟随哈利移动。哈利正要对她点头打招呼，却听见有人大叫：“西莉亚！”她便进门而去。

哈利来到二楼，把头探进门内，看见了阿诺尔。

“课上得怎么样？”

“不错啊，但学生好像非常想念你那些来自所谓现实世界，又跟课程无关的骇人范例。”阿诺尔说，继续按摩他那只有毛病的脚。

“反正谢谢你帮我代课。”哈利露出微笑。

“没问题，你去忙什么事那么重要？”

“我得去病理组跑一趟，那个病理医生同意掘出鲁道夫·阿萨耶夫的尸体进行二次检验。我把你说的FBI统计数据用在死亡的证人身上。”

“很高兴我说的话派上用场。对了，你又有访客来了。”

“不会是……”

“不是，既不是格拉夫森小姐，也不是你以前的同事。我请他在你办公室稍等。”

“那是谁？”

“应该是你认识的人，我给他泡了咖啡。”

哈利直视阿诺尔，微微一点头，转身离去。

哈利办公室里坐在椅子上的男人看上去没什么变化，只是体重增加了点，鬓角多了几丝白发，但依然留着稚气刘海。他身上穿的西装看起来像是借来的，目光机敏锐利，阅读一页文件只要四秒钟时间，有必要的話还可以在法庭上引用每一个字。简而言之，尤汉·孔恩就是贝雅特所说的法律上的解决之道，即使挪威法律是对手，这位律师都有办法打赢官司。

“哈利·霍勒。”孔恩说，声音听起来相当年轻。他站起身来，伸出了手，“好久不见。”他用英语说。

“还不够久，”哈利说，跟孔恩握了握手，用钛金属手指捏住他的手掌，“每次你出现都代表有坏消息，孔恩。咖啡还可以吗？”

孔恩也用力回捏哈利的手掌，他所增加的那些体重一定来自肌肉。

“咖啡很好喝，”他露出会意的微笑，“一如往常，我带来的都是坏消息。”

“哦？”

“我不常亲自出马来见对方，但我希望在一一切都化为白纸黑字之前先跟你私下碰面。事情是有关西莉亚·格拉夫森，你的学生。”

“我的学生。”哈利复述。

“难道不是吗？”

“从某方面来说是的，但你的口气听起来好像她是属于我个人的学生。”

“我会尽量挑重点说，”孔恩说，噙起嘴唇，露出微笑，“她直接来找我，而不是去报警，因为你们出于恐惧一定会彼此声援。”

“你们？”

“就是警察。”

“我已经不属于——”

“警方雇用了你很多年，而且身为警大学院员工，你依然是警务体系的一分子。重点是她怕警方会劝阻她，叫她不要对这起性侵案提告，而且她如果起身对抗，有可能对她的事业造成长期的伤害。”

“你在说什么啊，孔恩？”

“难道我说得还不够清楚吗？昨天晚上将近午夜的时候，你在这间办公室强暴了西莉亚·格拉夫森。”

接下来的静默中，孔恩仔细观察哈利。

“我不是刻意针对你，霍勒，可是你脸上一点吃惊的表情都没有，更加强了我客户的可信度。”

“这还需要什么强化？”

孔恩十指相触：“我希望你认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霍勒。我们如果告发这起强暴案，将案件公之于世，会让你的生活天翻地覆。”

哈利想象法庭上的模样，孔恩身穿律师袍，伸出手指指着坐在被告席上的他，字字句句都在控诉他的不是，一旁的西莉亚勇敢地拭去眼泪。非职业法官一个个都不可置信地张开了嘴，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旁听席上冷锋压境，速记员手中的铅笔在本子上永无止境地书写。

“现在之所以是我坐在这里，而不是两个警察拿手铐准备押着你穿过走廊，从你的同事和学生面前走过，唯一的原因是这个方式也会

让我的客户付出代价。”

“什么代价？”

“我相信你知道是什么代价，她永远都会背负着送警察同袍进监狱的恶名，大家都会说她是告密者。我知道警界里有这种潜规则。”

“你电影看太多了吧，孔恩。警方很乐于厘清强暴案，才不会去管嫌犯是谁。”

“再说打官司对一个年轻女生来说是很折磨的，尤其是大考就要到了。况且她不敢去报警，又得深思熟虑一番才来找我，很多刑事鉴识证据和生物迹证都流失了，这代表官司会打得更久。”

“那你手上有什么证据？”

“淤青、抓痕、撕破的衣服。如果我要求对这间办公室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定可以找到跟她衣服上同样的微迹证。”

“如果？”

“对。我不只是带来坏消息而已，哈利。”

“哦？”

“我还带来了另一个选择。”

“我想应该是魔鬼的选择吧。”

“你是个聪明人，霍勒。你知道我们没有掌握绝对证据，可是强暴案通常都是这样的不是吗？总是双方各执一词，最后双方都成了输家。被害人受到怀疑，大家都认为她行为不检点、做出不实指控。加害人则被认为是侥幸逃脱。有鉴于这个双输局面，西莉亚·格拉夫森向我提出一个愿望、一个提议，我毫不犹豫地就支持她。先让我卸下原告律师的角色，霍勒，我建议你也支持这个提议。因为她清楚表示，

除此之外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去报警。”

“哦？”

“是的。既然将来她想成为维护法纪的警察，因此现在她认为自己有责任善尽公民义务，让强暴犯受到惩罚。但惩罚不一定要由法官来做，这点对你来说比较遗憾。”

“所以她还是很有原则的喽？”

“换作我，我会少说点带刺的话，多说点感恩的话，霍勒。我大可以建议她去报警的。”

“你到底想怎样，孔恩？”

“简而言之，就是请你辞去警大学院的教职，以后再也不要跟警界有任何关系，让西莉亚可以在这里安心完成学业，不受你打扰。日后她当上警察了也是一样。你只要说一句不利于她的话，这个协议就宣告无效，我们会立刻报案。”

哈利把双肘放在桌上，双手抵着头，按摩头部。

“我会做好协议书，”孔恩说，“你的辞职可以换取她的沉默，双方对此事都必须保密。如果你打破保密协议也很难伤害到她，她做的这个决定会得到同情和了解的。”

“而我如果同意协议，就会被认为有罪。”

“你可以把它视为止损，霍勒。以你的背景，很快就能找到工作，比如说去当保险调查员，薪水还比在警大学院当老师更优渥，这你得相信我。”

“我相信你。”

“很好，”孔恩打开手机盖，“这几天你什么时候有空？”

“明天就有空。”

“很好，明天下午两点在我公司碰面。你以前去过，还记得在哪里吗？”

哈利点了点头。

“太好了。祝你有美妙的一天，霍勒！”

孔恩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哈利猜想他平常在做提膝、卧推和引体向上。

孔恩离开后，哈利看了看表。今天是周四，这周萝凯会提前一天回来。班机下午五点半降落，哈利说他会开车去机场接她。一如往常，她说了两次“不用啦，你不用来接我了”，就接受并道谢。哈利知道她很享受回家的四十五分钟路程，享受两人的闲聊、静谧的气氛，为美好的夜晚揭开序幕。随着乡间景致在车窗外掠过，她会用兴奋的语调述说《国际法院规约》规定只有国家才能向海牙国际法庭提交裁决的真正用意是什么，或是谈论联合国所拥有和缺乏的合法权力。或是他们会谈起欧雷克，比如他最近做了些什么，每天看起来都有起色，昔日的欧雷克渐渐回来了，他打算念法律，去考警大学院。他们也会谈起他们有多么幸运，幸福有多么脆弱。

他们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会拐弯抹角，几乎什么都说。但哈利从不会说自己有多害怕，害怕做出他无法实现的承诺，害怕自己无法成为他想成为的那种人，为了他们必须成为的那种人。他惶惶不安，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永远都对他这么好，不知道别人是否真能让他快乐。

他觉得自己现在能跟萝凯和欧雷克在一起，只是一时的机缘巧合而已，对于能否维持下去他没有信心，也觉得这像是个难以置信的美梦，随时可能醒来。

哈利揉了揉脸。也许美梦只能做到这里而已，醒来的时候到了，无情的刺眼晨光终于亮起，现实终于来临，一切都会回到过去那样，

冰冷、艰苦、孤寂。哈利打了个冷战。

卡翠娜·布莱特看了看表。九点十分。外面可能是乍暖的春夜，但地下室里还是冷冽潮湿的冬夜。她看见侯勒姆抓了抓红色络腮胡，奥纳正在本子上写字，贝雅特捂嘴打了个哈欠。他们围坐在一台计算机前，观看贝雅特拍下的电车车窗照片。他们讨论过车窗上的涂鸦，认为无论它有什么含意，都不太可能帮助他们逮到瓦伦丁。

接着卡翠娜又跟他们提起她在证物室里觉得有别人一事。

“应该是那里的工作人员吧，”侯勒姆说，“不过，呃，好吧，他们不开灯是有点怪。”

“要复制一把钥匙是很简单的。”卡翠娜说。

“说不定不是字母，”贝雅特说，“而是数字。”

众人朝她望去，她仍凝视着计算机。

“是1和0，不是i和O，就像二进制代码。1代表是，0代表否，是不是这样，卡翠娜？”

“我不是程序设计师，”卡翠娜说，“不过你说得没错，1代表开，0代表关。”

“1代表行动，0代表不做，”贝雅特说，“做、不做，做、不做，1、0，一排又一排。”

“就像法国菊的花瓣。”侯勒姆说。

众人坐着沉默不语，只听得见计算机风扇运作的声音。

“矩阵停在0，”奥纳说，“不做。”

“如果他打算停手，”贝雅特说，“那他做完这件案子以后就会收手。”

“有时连续杀人犯会停止杀人，”卡翠娜说，“就此消失，再也没有消息。”

“那是例外，”贝雅特说，“0或非0。谁认为警察杀手打算停手，奥纳？”

“卡翠娜说得没错，这种事的确会发生，但这家伙恐怕会继续犯案。”

恐怕，卡翠娜心想。她差点冲口而出说她怕的正好相反，眼看凶手就近在咫尺了，她怕他会停手。这个险值得一冒。是的，在最糟糕的状况下，她愿意牺牲一位警察同袍来逮到瓦伦丁。她的这个想法虽然令人不悦，却是事实。再死一名警察是可以容忍的，让瓦伦丁逍遥法外却难以容忍。她说出无声的咒语：再干一次，你这浑蛋，再下手一次。

卡翠娜的手机响了起来，她看见屏幕显示病理组来电。

“嘿，我们化验了强暴案的这块口香糖。”

“是……”卡翠娜感觉心跳加速。那些微不足道的推测都滚到一边去吧，这可是具体证据。

“恐怕我们找不到任何DNA。”

“什么？”这感觉就像被人浇了一桶冰水，“可是……可是那里面充满唾液啊。”

“有时结果就是这样。当然我们可以再化验一次，但现在这些杀警案……”

卡翠娜结束通话。“他们在那块嚼过的口香糖里什么都没找到。”她低声说。

侯勒姆和贝雅特点了点头。卡翠娜似乎察觉到贝雅特有点松了口气的感觉。

门上传来敲门声。

“来了！”贝雅特高声说。

卡翠娜看着那扇铁门，非常确定来的人是他。

那高大的金发男子回心转意了，他来拯救他们了。

铁门打开。卡翠娜咒骂一声。来人是甘纳·哈根。“怎么样了？”

贝雅特高举双臂：“今天下午在十一号和十二号电车上都没发现瓦伦丁的踪影，探访民众也没查到任何有用的线索。今晚我们派了警察搭上电车，可是明天清晨的可能性比较高。”

“大调查组的人来质问我为什么派警员去电车上，他们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跟杀警案有关。”

“流言传得可真快。”贝雅特说。

“有点太快了，”哈根说，“一定会传进贝尔曼的耳朵里。”

卡翠娜盯着屏幕瞧。模式。这正是她的专长，过去她曾发挥这个专长，协助追查到雪人。所以说，1和0，两个数字一组，会不会是10？一组号码同时出现好几次。好几次。好几……

“所以今天晚上我得跟他报告瓦伦丁的事。”

“这对我们的小组会有什么影响？”贝雅特问道。

“瓦伦丁出现在电车上不是我们的错，很显然我们必须行动，然而这也让我们这个小组完成了任务，我们确定瓦伦丁还活着，提供给了警方一个主要嫌犯。如果不逮到他，他可能会出现在白克利亚街的那栋房子里。各位，现在就让其他警察接手吧。”

“会不会是poly-ti？”卡翠娜说。

“你说什么？”哈根柔声问道。

“奥纳说我们会把潜意识里想的东西写出来，瓦伦丁写了很多个10，一个接一个。‘很多’的另一个说法是‘poly’，数字10是ti，所以是poly-ti，跟politi很像，也就是警察。这可能表示他打算杀更多警察。”

“她在讲什么？”哈根问说，转头望向奥纳。

奥纳耸了耸肩：“我们正在解读瓦伦丁在电车车窗上的涂鸦，我的解读是他写的是‘死’，但如果他喜欢用1和0呢？人脑是个四次元迷宫，每个人都进去过，但每个人都找不到路。”

卡翠娜穿过奥斯陆的街道，朝基努拉卡区的警察宿舍走去，完全没注意到周遭的日常活动和笑声，兴奋的人们正赶着去庆祝短暂的春天和周末，人生苦短，应及时行乐。

如今她知道为什么他们都那么执着于这个白痴的“密码”，因为他们都迫切地希望一切都可以串起来，具有某种意义。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线索可以继续追查，所以明知道白费力气还是一直往里头钻。

她的视线落在前方人行道上，用鞋跟在柏油路面上跺脚，配合她不断复诵的咒语节拍：“再干一次，你这浑蛋，再下手一次。”

哈利将她的长发握在手里。长发依旧乌黑亮泽，十分浓密，感觉像是握着一捆绳索。他把长发拉向自己，让她头向后仰，低头看着她纤细后弯的背、宛如蛇般弯曲的脊椎、沁出汗水而散发光泽的肌肤。他再度冲刺。她的呻吟声仿佛是来自胸腔的低频轰鸣，是一种愤怒又沮丧的声音。有时他们的做爱过程十分温和、冷静、慵懒，有如一支曳步慢舞。有时则像战斗，就像今晚。她放肆的情欲似乎只会引发更多情欲，就像现在。这感觉就像拿汽油去灭火，只会助长火势，让它一发不可收拾。他经常会想，天哪，这绝对不会有什好下场。

她的洋装躺在床边地上。那是一袭红色洋装。她穿红色洋装非常诱人，几乎达到罪恶的地步。她打赤脚。不对，她不是打赤脚。哈利

倾身向前，吸入她散发出来的芬芳。

“不要停。”她呻吟说。

鸦片。萝凯跟他说鸦片的苦涩气味来自这种阿拉伯植物表皮所流的汗珠。不对，不是汗珠，而是眼泪，是为了禁忌之爱而逃离至阿拉伯的公主所流下的眼泪。密耳拉公主。密耳拉（Myrrha）这个名字就是没药（Myrrh）之意。她的生命在悲伤中走到尽头，而圣罗兰为了制作一升眼泪得付出高昂成本。

“不要停，握住……”

她拉起他的手，放在自己脖子上。他小心翼翼地捏住，感觉她纤细颈部的血管和绷紧的肌肉。

“再用力一点！用——”

他依她所言捏得更用力，她的声音突然中断。哈利知道现在氧气已停止运送到她的脑部。这是她的癖好，这样做也令他无比兴奋，因为他知道这可以令她无比兴奋。但这时有些地方不太一样，他感觉她在自己股掌之间，他可以对她为所欲为。他低眼望向她那件红色洋装，感觉压力在体内攀升，再也忍耐不住。他闭上眼睛，想象着她。她张开四肢，缓缓转过身来看着他，她的头发变了颜色，他看清楚原来她是谁。她双眼上翻，脖子满是淤青，刑事鉴识员用手电筒照射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哈利放开手，但萝凯已到达高潮，她肌肉紧绷，犹如鹿倒地似的全身颤抖。接着她像死了一般，额头抵着床单，口中发出苦涩的呜咽声，就这样跪倒在原地，仿佛正在祈祷。

哈利抽了出来。她发出抱怨的声音，转头用谴责的目光看了他一眼。通常他会等到她准备好要分开之后才抽出。

哈利很快地吻了吻她的脖子，轻轻下床，拿起她在某个机场给他买的保罗·史密斯内裤，从挂在椅子上的威格牛仔裤里拿出一包骆驼牌

香烟，下楼到客厅，在椅子上坐下，看着窗外。夜色甚黑，但尚未黑到看不见天幕下的霍尔门科伦山轮廓。他点了根烟，背后传来她啪嗒啪嗒的脚步声，接着便感觉一只手抚摸他的头发和脖子。

“怎么了吗？”

“没有啊。”

她在椅子扶手上坐下，把鼻子抵在他的脖子上。她的肌肤依然温热，散发出萝凯和做爱的气味，以及密耳拉公主的泪水气味。

“鸦片，”他说，“香水取这个名字挺惊人的。”

“你不喜欢？”

“没有，我喜欢，”哈利朝天花板喷了口烟，“只不过味道还满……强烈的。”

她抬头看着他：“到现在你才跟我说？”

“以前我从没这样想过，现在我其实也没多想。”

“是不是因为酒精的关系？”

“什么？”

“是不是因为香水里的酒精味？”

他摇了摇头。

“可是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她说，“我了解你，哈利。你心烦意乱。看看你抽烟的样子，像是要吸起世界上最后一滴水。”

哈利微微一笑，抚摸她背部起的鸡皮疙瘩。她在他脸颊上轻轻一吻：“既然不是戒酒的事，那就是另一方面的事。”

“另一方面？”

“警察那方面。”

“哦，那个啊。”他说。

“是因为杀警案对不对？”

“贝雅特来找我谈过，她说她已经先跟你说过了。”

萝凯点了点头。

“她还说你的口气听起来是同意的。”哈利说。

“我说由你决定。”

“难道你忘了我们的承诺吗？”

“没有，但我不能逼你信守承诺，哈利。”

“如果我答应加入调查呢？”

“那你就打破了承诺。”

“那么后果是？”

“对你、我和欧雷克来说，我们关系破裂的机会大增。对三起杀警案的调查工作来说，则是破案的概率大增。”

“嗯，前者是一定的，萝凯。至于后者是个很大的问号。”

“也许吧，但你很清楚无论你要不要替警方工作，到最后我们的关系可能还是会破裂。这条路的陷阱很多，其中之一是你觉得没办法发挥天生所长，脾气变得很暴躁。我听说过有男人在秋天的打猎季节来临前正好家庭关系破裂。”

“你是说猎驼鹿季，而不是鸟类？”

“对，这对猎物来说是一大福音。”

哈利吸了口烟。他们说话的声音低沉而冷静，仿佛在讨论购物的事。他们都是这样说话的，他心想，她喜欢这种说话方式。他把她拉过来，在她耳畔低语。

“我想保有你，萝凯。我想保有这一切。”

“是吗？”

“是的，这样很好。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棒的事。而且你知道什么事情会激发我。你还记得史戴的诊断：上瘾的人格特质，接近强迫症。不管是酗酒还是打猎，都没什么差别，我的头脑会依循既定的轨道打转。我只要一打开门，立刻就会去那里，萝凯。可是我不想去那里，我想待在这里。该死，我光是说说而已就已经要飞到那里去了！我这样做不是为了欧雷克和你，是为了我自己。”

“好啦好啦，”萝凯抚摸他的头发，“那我们说说别的事好了。”

“好。所以他们说欧雷克可以提早出院？”

“对，戒断症状已经消失了，他的斗志似乎从来没这么强烈过。哈利？”

“是。”

“他跟我说过那天晚上发生的事了。”她的手持续地抚摸他。他希望她的手可以永远抚摸着他。

“哪天晚上？”

“你知道的，医生治疗你的那天晚上。”

“哦，他跟你说了？”

“你跟我说你是被阿萨耶夫的药头开枪打伤的。”

“这样说也没错，欧雷克的确是他们的一分子。”

“我比较喜欢原来的版本。也就是欧雷克后来在犯罪现场发现你身受重伤，沿着奥克西瓦河跑去急诊室。”

“可是你没相信过这个版本吧？”

“他说他冲进急诊室，用枪把一个医生押去那里。”

“那医生一看到我的状况就原谅了欧雷克。”

萝凯摇了摇头：“他说他还想告诉我其他的事，但那段时间的事他已经记不清楚了。”

“海洛因的确会造成这种结果。”

“但我想现在你可以把其他的部分补上了，你说呢？”

哈利抽了口烟，憋住一秒再吐出：“我希望说得越少越好。”

她拉了拉哈利的头发：“那时我相信你是因为我希望相信你。我的老天，哈利，欧雷克开枪打伤你，他应该去坐牢才对。”

哈利摇了摇头：“那是个意外，萝凯。这些事都已经过去了，只要警方找不到那把敖德萨手枪，没有人能把欧雷克跟古斯托命案或其他人联系起来。”

“什么意思？那件案子欧雷克已经被无罪释放了，你的意思是说结果他还是涉案吗？”

“不是，萝凯。”

“那你是在说什么，哈利？”

“你确定你想知道吗，萝凯？真的想知道吗？”

她认真地看着哈利，不发一语。

哈利静静等待，望向窗外，看着山脉的轮廓环绕这座平静安全的

城市。其实这座山是休眠火山，整座城市就建筑在其边缘。其实很多事只不过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看你知道多少真相。

“不想。”她在黑暗中低声说，拉起他的手放在她的脸颊上。

哈利心想，保持无知、快乐过生活比较简单。关键就在于压抑，压抑关于敖德萨手枪的谎言，管它是否为谎言，反正通通锁在柜子里就好了。压抑无须他负责的三起命案。压抑一个红色洋装拉到她的腰际、遭拒绝学生的憎恨眼神。不就是这样吗？

哈利按熄香烟。

“我们回床上去好吗？”

凌晨三点，哈利从梦中惊醒。

他又梦见了她。梦中他走进一个房间，发现她在里面。她躺在地上的一张脏床垫上，正在用一把大剪刀乱剪身上穿的红色洋装。她旁边放着一台携带型电视，正以晚了两秒的速度转播她的一举一动。哈利环目四顾，却没看见摄影机。接着她拿一片亮晃晃的刀刃抵在大腿内侧，张开双腿，低声说：“别这样做。”

哈利朝背后摸索他刚才关上的门，虽然摸到门把，却上了锁。接着他发现自己全身赤裸，朝她走去。

“别这样做。”

听起来仿佛是来自电视的回音，晚了两秒钟。

“我只是要去拿钥匙。”他说，但声音听起来仿佛是在水底说话，而他知道她没听见。她把两根、三根、四根手指放进阴道，他看着她整只纤长的手没入阴道。他又朝她踏出一步。她的手抽了出来，手中拿着一把枪指着。那是把闪亮亮、湿答答的手枪，上头有条线宛如脐带般延伸到她体内。“别这样做。”她说，但他已跪在她前方，倾身向前，感觉枪口冰凉愉悦地抵着他的额头。他低声说：“做吧。”

侯勒姆驾驶他那辆沃尔沃亚马逊开到维格兰雕塑公园门口，停在大门旁的一辆警车前。公园里的网球场都有人在打球。

贝雅特跳下车，脑袋十分清醒，尽管她昨晚只稍微睡了一下。在陌生人的床上很难入睡。是的，她依然认为他是陌生人。她认识他的身体，但他的内心、习性和想法对她而言依旧是个谜，而她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耐心或兴趣去探索。因此每次她早上在他的床上醒来都扪心自问：你真的要这样继续下去吗？

两名倚着警车的便衣警察直起身，朝贝雅特走来。她看见警车前座坐着两名制服警察，另有一名男子坐在后座。

“就是他？”她问道，感觉心跳加快的美妙感受。

“对，”一名便衣警察说，“素描画得很好，简直一模一样。”

“电车呢？”

“我们让它继续往前开，上面几乎爆满。不过我们记下了一位女士的联络数据，因为当时出现了一点骚动。”

“哦？”

“我们亮出证件，要他跟我们走的时候，他跳上走道，抓起一台婴儿车挡住我们，还大叫要电车停下。”

“婴儿车？”

“对，难以置信对不对？怎么会有人做出这种事。”

“他恐怕还干过更坏的事。”

“我是说，怎么会有人在早上的高峰期推婴儿车上电车。”

“好吧。不过后来你们逮捕他了？”

“婴儿的母亲大声尖叫，死命抓住他的手臂，我才有办法赏他一拳。”那警察秀出流血的右手指节，“既然拳头有用，何必亮出手枪，你说对吧？”

“很好。”贝雅特说，尽量让口气听起来是认真的。她俯身朝警车后座望去，但只看见自己在早晨阳光中的倒影。“可以降下车窗吗？”

车窗无声地降下，她冷静呼吸。

她立刻认出他来。他没看她，只是直视前方，双眼半闭，看着奥斯陆的早晨，仿佛还在做梦，不想醒来。

“有没有搜他的身？”她问道。

“第三类接触，”便衣警察咧嘴而笑，“他身上没带武器。”

“我是说，你们有没有在他身上搜到毒品？有没有检查他的口袋？”

“呃，没有，为什么？”

“他叫克里斯·雷迪，外号阿迪达斯，因为贩卖冰毒而前科累累。既然他想逃，那他身上一定有毒品，所以把他脱光搜身吧。”

贝雅特直接走向亚马逊。

“我以为她会辨认指纹，”她听见便衣警察对刚才走过来加入他们的侯勒姆说，“没想到她还认得出毒虫。”

“奥斯陆警署档案库里的每个人她都认得出来，”侯勒姆说，“下次看仔细一点好吗？”

侯勒姆坐上车子，看了她一眼。贝雅特知道自己看起来一定活像头性情乖戾的老牛，双手交抱，怒气冲冲，瞪视前方。

“星期天我们会逮到他的。”侯勒姆说。

“希望如此，”贝雅特说，“白克利亚街那边都布置好了？”

“戴尔塔小队勘查过现场，找到了适当的位置，他们说四周都是森林，要搞定很简单，不过他们也进驻了附近的房子。”

“参与原始命案的每位人员都接到通知了？”

“对，他们整天都会在电话旁待命，接到电话就会回报。”

“也包括你，毕尔。”

“还有你也是啊。对了，为什么哈利没有侦办那件案子？当时他还是犯罪特警队的警监。”

“嗯，当时他不适合。”

“在酗酒？”

“卡翠娜要怎么安排？”

“她会驻守在白克森林，在那里可以把房子看得一清二楚。”

“她在那里的时候我要定时跟她用手机联络。”

“我会跟她说。”

贝雅特看了看表。九点十六分。他们驾车驶上托马斯海芬提街和碧戴大道，并不是因为这是前往警署最近的一条路，而是因为这条路风景最美，还能打发点时间。贝雅特又看了看表。九点二十二分。再过两天就是行动日。星期天。

她的心跳依然很快。

已经开始跳得很快。

一如往常，约定时间到了之后，尤汉·孔恩让哈利在接待室等了四分钟才出现，他先跟接待员交了几句明显多余的话，才把注意力放到坐在接待室里的两个人身上。

“霍勒，”他说，很快地打量哈利的脸色，判断对方的心情，才伸出手，“你带了自己的律师过来是吗？”

“这位是阿诺尔·福尔克斯塔德，”哈利说，“他是我同事，我请他一起过来见证我们的谈话和协议。”

“明智之举，”孔恩说，口气和表情却显示他其实不这么想，“请进请进。”

他在前领路，很快地看了看表。他的手表甚是娇小且女性化，令人意外。哈利明白这个暗示：我是个忙碌的律师，处理这种小事的时间有限。办公室十分宽敞气派，弥漫着真皮的气味，哈利心想这味道应该来自书架上依时间先后排得满满的《挪威判例期刊》精装本。此外哈利还闻到熟悉的香水味。西莉亚坐在一张椅子上，半朝向他们，半对着孔恩的大办公桌。

“这品种快绝迹了吧？”哈利问道，坐下前伸手抚摸办公桌面。

“标准柚木。”孔恩说，在办公椅上坐下，仿佛坐在雨林里的驾驶座上。

“以前是标准，现在已经要绝迹了。”哈利说，朝西莉亚微微点头。她的回应是缓缓合上眼皮又张开，仿佛她的头绝对不能移动。她扎着马尾，头发绑得非常紧，使她的眼睛被拉得比平常更细小了些。她身穿套装，看起来像是要去上班，神色似乎颇为冷静。

“那我们就开始办正事吧？”孔恩说，十指相触，摆出一贯的姿势，“格拉夫森小姐表示当晚大约午夜的时候，她在警大学院你的办公室里遭到强暴。目前的证据包括抓痕、淤青和撕裂的洋装。这些都已拍照存证，可当作呈堂证供。”

孔恩看了西莉亚一眼，确定她支撑得下去，才继续往下说。

“性侵危机中心的验伤报告的确未发现任何撕裂伤或挫伤，但通常很难发现，只有百分之十五到三十的案例才算是暴力攻击事件。此外没有发现精液的痕迹，因为你头脑很清楚，知道要在体外射精，也就是射在格拉夫森小姐的肚子上，然后你叫她穿上衣服，把她推到门口撵出去。很可惜她不像你头脑那么清楚，没有留下一些精液当作证据，反而在莲蓬头底下哭了好几个小时，尽力洗去所有的污秽痕迹。对一个年轻女生来说，这种反应不令人意外，可以理解，而且十分正常。”

孔恩的声音带有一丝愤慨的颤抖，哈利认为这应该发自肺腑，并非刻意做作，同时用来表示这番证词在法庭上将会多有效果。

“但性侵危机中心的人员必须用几句话来描述被害人的心理状况，这些人员都是专业人士，非常熟悉强暴案被害人的行为反应，而这些描述法官一定会非常重视。相信我，本案的心理观察支持我客户的声明。”

孔恩脸上掠过一丝几乎是抱歉的笑容。

“在仔细讨论详细证据之前，我想先知道你是否考虑过我的提议，霍勒。如果你认为我的提议是正确之举，而且我非常希望你这样认为，那么我已经把协议书写好了。不用说，这份协议书将保密。”

孔恩递了一个黑色真皮档案夹给哈利，同时用强有力的眼神看了看阿诺尔。阿诺尔缓缓点头。

哈利打开档案夹，扫视那张A4大小的纸。

“嗯，我要从警大学院辞职，以后不再跟警务事宜有牵扯。而且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谈论有关西莉亚·格拉夫森的事。只等签名了，我看。”

“这一点也不复杂，所以如果你经过深思熟虑，知道怎么做最

好……”

哈利点了点头，朝西莉亚望去，只见她坐在那里，身体十分僵硬，回望着他，脸白如纸，毫无表情。

阿诺尔轻咳一声，孔恩把注意力转到他身上，露出友善目光，同时刻意以一种随兴姿态调整一下手表。阿诺尔递出一个黄色档案夹。

“这是什么？”孔恩问道，接过档案夹，扬起双眉。

“这是我们对协议书的建议，”阿诺尔说，“你可以看见，我们建议西莉亚·格拉夫森立刻终止在警大学院课程，日后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从事和警务事宜有关的工作。”

“你是在开玩笑吧……”

“而且无论如何她都不能再跟哈利·霍勒联络。”

“这太荒谬了。”

“为了双方着想，我们提出的交换条件是，我们将不会对这次的不实指控和企图勒索警大学院员工之事提出起诉。”

“这样的话，我们法庭上见，”孔恩说，连刻意的夸大口气都免了，“即使你们会因此而自食恶果，我还是很期待提出起诉。”

阿诺尔耸了耸肩：“到时候你恐怕会有点失望，孔恩。”

“那就看看到时候失望的人是谁。”孔恩已站了起来，扣上西装外套的一颗扣子，表示他要去开会了，这时他和哈利目光相对，迟疑片刻。

“什么意思？”

“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阿诺尔说，“请你看一下协议书的附件。”

孔恩又打开档案夹，翻阅附件。

“你可以看到，”阿诺尔继续说，“你的客户在警大学院上过有关强暴的课程，非常清楚强暴案被害人在心理上会有什么反应。”

“这又不代表——”

“可不可以请你少安毋躁，再看下一页呢，孔恩？你会看见一份暂时算是非正式的签名证词，当晚有个男学生站在门口外面，目睹格拉夫森小姐离开，他说格拉夫森小姐看起来很愤怒，而不是害怕，且并未提到任何有关衣服被撕破的事。相反，他说她看起来衣着整齐，也没有受伤的样子。而且他承认他非常仔细地打量过她，”阿诺尔转头望向西莉亚，“我想这应该算是种赞美吧……”

西莉亚依然僵直坐着，但双颊发红，双眼眨个不停。

“如你所见，格拉夫森小姐从这位男同学面前经过之后，最多不到一分钟或是六十秒，哈利·霍勒就走上前去，站在男同学旁边，直到我抵达校门口，把霍勒载到鉴识中心，这是在……”阿诺尔做个手势，“下一页，对，就是那里。”

孔恩看了之后在椅子上瘫坐下来。

“报告指出霍勒身上没有任何犯下强暴案之后会附着在身上的东西，指甲底下没有皮肤细胞，双手和生殖器上都没有别人的生殖器分泌物或阴毛。这表示格拉夫森小姐所言的抓伤和侵入的声明完全是谎言。此外，霍勒身上也没有任何痕迹显示格拉夫森小姐曾经反抗过他。唯一的发现只有他衣服上有两根头发，既然她曾经靠在他身上，这是很自然会发生的事，请看第三页。”

孔恩并未抬眼，翻到下一页，目光在页面上跳动，三秒后嘴唇做出咒骂的口型。于是哈利知道挪威法律界的传说是真的，孔恩阅读一页A4文件的速度无人能及。

“最后，”阿诺尔说，“你可以看看霍勒在据称的强暴行为过后短短

半小时内，射精量仍有四毫升，通常男人在半小时后第二次射精量不到十分之一。简而言之，除非哈利·霍勒的睪丸非常特别，否则他不可能在格拉夫森小姐所声称的那个时间射精过。”

在接下来的静默中，哈利听见窗外的汽车喇叭声、吼声、笑声和咒骂声，显然路上堵车严重。

“这一点也不复杂，”阿诺尔说，胡子里的嘴巴露出试探的微笑，“所以如果你经过深思熟虑，而且……”

刹车被放开，液压系统发出喷气声。这时西莉亚猛然站起，椅子发出巨响，她离开办公室，砰的一声把门甩上。

孔恩低头坐在椅子上，片刻之后才抬头，直视哈利。

“抱歉，”他说，“身为辩护律师，我们必须接受客户之所以说谎是为了脱罪。可是这个……我看人应该更精准一点才对。”

哈利耸了耸肩：“你又不认识她，不是吗？”

“对，”孔恩说，“可是我认识你。经过了这么多年，我应该认识你才对，霍勒。我会请她签字。”

“如果她不签呢？”

“我会跟她解释做出不实指控的后果，还会被警大学院退学。她又不笨，你知道的。”

“我知道，”哈利说，站起身来，叹了口气，“我知道。”

外头的车辆又开始移动了。

哈利和阿诺尔走在卡尔约翰街上。

“谢谢你，”哈利说，“但我还是很纳闷你的反应怎么会那么快。”

“我有过一些OCD的经验。”阿诺尔微微一笑。

“什么？”

“就是强迫症，有这种倾向的人只要做出决定，无论如何都不会善罢甘休，行动远比后果来得重要。”

“我知道什么是OCD，我有个心理医生朋友就说我也快接近强迫症了。我的意思是说，你怎么那么快就想到我们需要找个证人，还得去鉴识中心？”

阿诺尔咯咯一笑：“这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跟你说，哈利。”

“为什么不行？”

“我可以说的是，以前我处理过一件案子，那件案子里有两个警察把一个男人打得半死，那人打算提出起诉，但是那两个警察做了类似我们这次做的事，最后扳倒了他。其中一个警察烧毁不利于他们的证据，使得剩下的证据变得很不充足，于是那人的律师建议他放弃起诉，因为这样只会徒劳无功而已。我想同样的手法也能应用在这次的案子上。”

“好了，你把我说得好像我真的强暴了她一样。”

“抱歉，”阿诺尔大笑，“我只是隐约料到会发生这种事而已。那个女人是个嘀嗒作响的定时炸弹，学校的心理测验应该在准许她入学之前就先把她刷掉才对。”

两人越过伊格广场。哈利的脑际闪现出许多画面，包括某年五月一位女友的笑容，那时他还年轻，此外还有躺在圣诞锅前的一具尸体。这座城市充满回忆。

“那两个警察是谁？”

“有一个层级很高。”

“这就是你不肯跟我说的原因？而且你也有份？良心不安？”

阿诺尔耸了耸肩：“任何不敢为正义挺身而出的人都会良心不安。”

“嗯，这个警察有行使暴力的历史，还有烧毁证据的嗜好。这种人可不多。我们在说的这个警察不会叫楚斯·班森吧？”

阿诺尔不发一语，但他矮胖的身体突然一震，这便足以让哈利明白了。

“班森是米凯·贝尔曼的影武者，你所谓层级很高的人就是指贝尔曼吧？”哈利朝柏油路面吐了口口水。

“我们聊点别的好吗？”

“好，没问题。去施罗德吃午餐？”

“施罗德？他们真的有……呃，提供午餐吗？”

“他们提供汉堡，还有用餐环境。”

“这看起来很眼熟，莉塔。”哈利对女服务生说。莉塔在他们面前放下两个烧焦的汉堡，上头铺着苍白的煎洋葱。

“这里什么都没变，你知道的。”她笑了笑，转身离开。

“楚斯·班森，没错。”哈利说，转头望去。这个方形空间里几乎只有他和阿诺尔两个人，尽管禁烟令已经颁布好几年了，餐厅里依然有烟味。“我认为他埋伏在警界担任烧毁者已经很多年了。”

“哦？”阿诺尔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摆在桌上的动物尸体，“那贝尔曼呢？”

“当时他负责缉毒，我知道他跟一个叫鲁道夫·阿萨耶夫的人打过交道，这家伙贩卖一种名叫小提琴、类似海洛因的毒品。”哈利说，“贝尔曼同意阿萨耶夫垄断奥斯陆的毒品市场，条件是毒品走私率、街上的毒虫数量和用药过量致死率必须下降，这些都让贝尔曼风

光一时。”

“风光到当上警察署长？”

哈利犹豫地咬下第一口汉堡，耸了耸肩，意思是说“也许吧”。

“那你怎么不把你知道的这些事说出来？”阿诺尔小心翼翼地切了一块应该是肉的物体，之后索性放弃，看着哈利。哈利只是眼神空洞地回望着他，嘴巴不停嚼动。“怎么不伸张正义？”

哈利吞下食物，用餐巾擦了擦嘴：“我手上没证据。再说，那时我已经不干警察了，那些都不关我的事了，现在还是不干我的事，阿诺尔。”

“嗯，我想也是，”阿诺尔叉起一块肉，拿起来检视，“但既然这些都不关你的事，你也已经不干警察了，那病理医生为什么还把鲁道夫·阿萨耶夫的验尸报告寄来给你？”

“嗯，你看到了？”

“因为我去信箱拿信的时候都会顺便帮你拿，因为我也爱管闲事。”

“味道怎么样？”

“我又还没吃。”

“你就放胆试试看嘛，又不会少块肉。”

“这句话奉还给你，哈利。”

哈利微微一笑：“他们查看眼球后方，结果找到了我们一直想找的东西，有根大血管上有个小针孔，有人趁阿萨耶夫昏迷时把他的眼球压到旁边，从眼角的地方注入空气。这会立刻导致失明，接着是脑部出现血块，而且难以留下痕迹。”

“吃起来还算不坏，”阿诺尔露出苦笑，放下叉子，“你是说你们已经证明阿萨耶夫是被人谋杀的？”

“不是，死因依然难以断定，但针孔证明了可能发生过什么事。这当中的谜团当然是怎么有人能够进入病房。值班警察坚称他看守的那段时间没看见有人经过，没看见医生，也没看见任何人，而注射的行为却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

“上锁病房之谜。”

“或者事情其实很简单，比如说这位警察离开岗位或睡着，却不承认，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再不然就是他间接或直接涉及了谋杀。”

“如果是警察开小差或睡着，那凶手不就得碰运气？通常凶手应该不会去碰运气吧？”

“对，阿诺尔，应该不会。但这个警察有可能被诱离岗位，或是遭人下药。”

“或是被贿赂。你得把这个警察叫来讯问才行！”

哈利摇了摇头。

“为什么不行？”

“第一，我已经不干警察了。第二，这名警察已经死了。他就是在德拉门市郊死在车里的那个警察。”哈利自顾自点点头，拿起咖啡啜饮一口。

“该死！”阿诺尔倾身向前，“那第三呢？”

哈利打个手势，请莉塔买单：“我有说还有第三吗？”

“你刚才说‘第二’的口气好像是还有下文。”

“嗯，我得把挪威语说好一点才行。”

阿诺尔侧过了头。哈利在这位同事的眼中看见疑惑的目光，仿佛是说，既然你没有要办这件案子，为什么还讲了这么多关于这件案子的事？

“快吃啊，”哈利说，“待会儿我还要上课。”

太阳划过苍白天际，以优雅姿态落在地平线上，把整片云彩染成橘色。

楚斯·班森坐在车上，心不在焉地听着警用频道，等待夜幕降临，等待上方那栋屋子亮起灯光，等待看见她，即使是一瞥也足够。

有什么事正在酝酿。他从通话方式就听得出来，就在低调的例行公事进行之际，有件事正在发生。频道里出现简短而口气强烈的零星回报，仿佛他们被告知除非必要否则不要用无线电联络。重点不在于他们说了什么，而在于他们没说什么，以及那种避而不谈的方式。频道里可以听见断断续续的对话，内容关于监视和运输，却没提及地址、时间或人名。以前大家常说警用频道是奥斯陆人气第四高的当地电台，但那是在频道加密之前。然而今晚警方说话的方式就好像害怕泄露什么一样。

又来了。楚斯调高音量。

“呼叫〇一，这里是戴尔塔〇二，没有动静。”

戴尔塔小队。精英特种部队。这是个武装行动。

楚斯拿起望远镜，对准客厅窗户。要在新房子里看见她比较困难，因为客厅外的阳台会挡住视线。过去在旧房子，楚斯只要站在树林里，直接就可以看见客厅，看见她赤足盘腿坐在沙发上，拨开金色鬈发，仿佛知道自己正被人观看似的，美得令他泫然欲泣。

奥斯陆峡湾上方的天空从橘色变成红色又转变成紫罗兰色。

那天晚上他把车子停在奥克班路的清真寺旁，天际一片漆黑。他

走到警署，别上证件，以免值班警察看见他。他打开通往中庭的门，从容地走到地下室的证物室，用三年前他复制的钥匙把门打开，戴上夜视镜。过去他替鲁道夫·阿萨耶夫担任烧毁者的时候，曾打开证物室的灯，结果引起警卫的注意，于是后来他都使用夜视镜。他手脚很快，找到该日期的证物箱，打开封存袋，拿出从勒内·卡尔纳斯的头部取出的九毫米子弹，换成他外套口袋里的子弹。

他唯一觉得奇怪的是他觉得证物室里似乎还有别人。

这时他看着乌拉。她是否也感觉到了？是不是因为这样她才不时从书上抬头望向窗外？仿佛外头有什么东西正在等着她。

警用频道又传来说话声。

他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也明白他们在计划什么。

25

行动日即将结束。

无线电对讲机沉寂下来。

卡翠娜·布莱特在单薄的防潮布里扭动身体，再度拿起望远镜，望向白克利亚街的那栋房子，只见它漆黑寂静，如同过去将近二十四小时以来一般。

一定有事情会发生。再过三小时就是明天，日期也将变换。

她打个冷战。不过事情可能更糟。白天没下雨，气温大约九摄氏度，但太阳西下之后气温骤降，她便开始觉得冷，即使全副武装穿上御寒内衣和外套也还是觉得冷。那店员说这件外套是“美标八百，而不是欧标”。她不知道八百指的是隔绝材质还是羽毛，只知道现在她希望自己有比八百更暖和的东西，比如说有个男人可以依偎……

他们没派人守在房子里，因为不希望被看见有人进出，即使是负责侦查的人员也把车停得老远，再悄悄接近房子，每次不超过两人，而且绝对只穿便服。

她被分派到的地点位于白克森林的小山丘上，就在戴尔塔小队驻守之处的后方。她知道戴尔塔小队的所在位置，但是用望远镜看去什么也看不见。不过她知道那里有四个狙击手，负责房子的各个方位，另外还有十一名队员可以在八秒内冲入门内。

她又看了看表。剩下两小时五十八分钟。

警方所能推断原始命案的发生时间是在当天快要结束之时，但难以推断死亡时间，以及尸体被分割成数个不到两公斤重尸块的时间。无论如何，目前看来这个模仿杀手的手法算是符合原始命案，因此目前为止什么事都没发生是在预料之中。

云层从西方飘来。天气预报说不会下雨，但天色可能会更暗，能见度更低。从另一方面来说，说不定气温会上升一些。她应该带个睡袋来的。手机发出振动，她接了起来。

“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来电的是贝雅特。

“没什么可以回报，”卡翠娜说，搔了搔脖子，“除了全球变暖的确是事实，才三月就有蠓了。”

“你是说蚊子吧？”

“不是，是蠓，它们是……呃，反正卑尔根很多。你有没有接到什么有趣的电话啊？”

“没有，只有吉士玉米脆条、无糖百事可乐跟加布里埃尔·伯恩。告诉我，他是性感，还是有点老？”

“性感啊，你是不是在看《扪心问诊》？”

“第一季、第三片DVD。”

“难道你不知道高卡路里零食、DVD和运动裤很容易让人堕落吗？”

“而且松紧带非常宽松。小朋友不在，我可以享乐一下嘛。”

“那要不要跟我交换？”

“不要。我得挂电话了，以免白马王子打电话来，有事回报喽。”

卡翠娜把手机放在无线电对讲机旁，拿起望远镜，查看房子前方的道路。原则上凶手可能从任何方向接近，但不太可能从地铁轰然驶过的轨道另一头翻越栅栏过来。但如果他是从水坝广场过来，那么就可能穿过森林里许多小径中的任何一条。他也可能穿过白克利亚街上任何一户人家的庭院，尤其现在云层聚集，天色越来越暗。但如果他很有自信，就可能直接走大马路。只见有人骑着一辆旧脚踏车爬上山坡，左摇右晃，说不定还喝了点酒。

不知道今晚哈利在做什么。

没人真的知道哈利在做什么，即使你坐在他对面也是一样。神秘的哈利。

他跟别人不一样。他跟侯勒姆不一样，侯勒姆心直口快，不会掩饰自己的感觉。昨天侯勒姆跟她说，他会一边等电话，一边听默尔·哈德格（Merle Haggard）的专辑，吃来自史盖亚村的自家制驼鹿肉汉堡。她听了皱起鼻子。侯勒姆又说，等这件案子结束，他要请她吃他母亲做的驼鹿肉汉堡和薯条，介绍她“贝克斯菲尔德之声”乡村音乐的秘密所在。他很可能只有这张专辑而已吧，难怪他还是孤家寡人一个。她婉拒之后，他看起来像是后悔提出邀约。

楚斯·班森驾车驶过夸拉土恩区，现在他几乎每天都开车来这里，慢慢兜风，上坡下坡，这里那里到处跑。卓宁根街、教会街、船运街、下史洛兹街、托布街。这曾经是他的城市，未来也会再度成为他的城市。

他们在警用频道里喋喋不休地对话，说些以前会对他——楚斯·班森——说的密语。他们想排挤在外的人是他，而这些白痴可能还以为他们成功了，以为他什么都听不懂。但他们可骗不了他。楚斯调整后视镜，看了看放在前座外套上的警用手枪。一如往常，受到愚弄的人是他们，而不是他。

街上的妓女对他视而不见，她们认得他的车，知道他不会购买她们提供的服务。一个身穿紧身长裤又化妆的男孩在“禁止停车”标志的柱子前扭腰摆臀，仿佛在跳钢管舞。他翘起臀部，对楚斯做个飞吻，楚斯回以中指。

黑暗似乎越来越浓密。楚斯倾身向前，越过风挡玻璃往上看。云层从西方飘来。他在红绿灯前停下车子，看了看后座。他已经愚弄过他们很多次，也将要再愚弄他们一次。这是他的城市，没有人可以从他手中夺走。

他把手枪放进置物箱。手枪是杀人武器。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他依然记得他的脸。勒内·卡尔纳斯。长得柔弱又娘娘腔。楚斯用拳头敲了一下方向盘。快变绿灯啊，我的老天！

他先用警棍打那家伙。

接着他掏出手枪。

即使他的脸鲜血长流，残破不堪，楚斯依然在上面看见求饶的神情，听得见哀求的喘息声犹如穿了孔的自行车轮胎。令人无言。没用的家伙。

他拿枪指着那家伙的鼻子，扣下扳机，看见那家伙身子一抖，仿佛这是在电影里似的。接着他把车子推下山崖，驾车离去，在稍远之处的路边把警棍擦一擦，丢进森林。他家卧室的柜子里还有好几支警棍，以及枪支、夜视镜、防弹背心，甚至连警方以为还保存在证物室里的马克林步枪都是他的收藏品。

楚斯驾车穿过隧道，进入奥斯陆的腹地。汽车游说团基于参政权

利，把这条新落成的隧道称为首都的重要动脉，环保游说团的代表则回应说这条隧道应该叫作首都的肠子，虽然重要，但输送的依然是粪便。

他驾车穿过笔直道路和环路，路标按照奥斯陆传统建置，你必须是本地人才不会被交通部的恶作剧给作弄。车子来到较高的地势。奥斯陆东区。属于他的这个区域。警用频道传出急促的说话声，其中一个声音被嘎嗒嘎嗒的声响给淹没。那是地铁的声音。这些白痴，难道他们以为说些幼稚的密语就能瞒得过他吗？他们在白克利亚街，就在那栋黄色房子的外面。

哈利躺了下来，看着烟雾袅袅升到卧室天花板，形成数字和脸孔。他知道那些是谁的脸孔，每张脸孔他都叫得出名字，他们都是已故警察俱乐部的一员。他吹一口气，他们就消失了。他已做出决定。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做出决定的，只知道这将改变一切。

有那么一会儿他还试图说服自己其实这样做风险不高，只是被他夸大了而已，但他酗酒多年，很容易就发现有欠思考的判断会令人付出高昂代价。在他说出他要说的这番话之后，他和躺在他身旁的这名女子的关系将完全改变。他觉得胆战心惊。反正把话说出来就是了，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

他深呼吸一口气，但她却开口阻挠。

“我可以抽一口吗？”萝凯低声说，在他身旁依偎得更紧了些。她的赤裸肌肤有种瓷砖壁炉的光泽，总是在最惊异的时刻令他渴求。被子底下十分温暖，表面却甚为冰冷。白色枕被套，她用的总是白色，没有其他颜色能像白色这样令人感到真切的寒冷。

他把那根骆驼牌香烟递给她，看着她用笨拙的姿势夹着烟。她眯眼看着香烟，双颊凹陷，仿佛要好好留意这根烟，以策安全。他思索着他所拥有的一切。

亦即他可能会失去的一切。

“明天我要送你去机场吗？”他问道。

“不用啦。”

“我知道，可是我明天第一堂课比较晚。”

“那就送我吧。”她在他脸颊上一吻。

“有两个条件。”

萝凯侧翻过身，用戏弄的目光看着他。

“第一是你抽烟的样子要永远都像个参加派对的少女。”

她低声窃笑：“我会试试看。第二呢？”

哈利吞了口口水，知道这会是他人生中最后的快乐片刻。

“我想……”

哦，该死。

“我在考虑要打破一个承诺，”他说，“这个承诺主要是我对自己许下的，但我怕它可能也影响到了你。”

他感觉到而非听到她的呼吸节奏在黑暗中出现改变，变得短而急促。恐惧浮现。

卡翠娜打个哈欠，看了看表。夜光秒针正在倒数。侦办过原始命案的警探都没回报接到电话。

随着最后时限的接近，她应该觉得越来越紧张才对，但正好相反，她已经开始处理自己失望的情绪，逼自己正面思考。她思索着待会儿回家要泡个热水澡，明天一大早要喝咖啡，迎接充满可能性的一天。每天都有新鲜事，一定会有。

她看见三环线高速公路上一对又一对的车灯，奥斯陆的日常生活

正遵循既定轨道运作着，无可阻挡。云层在月亮面前拉上一道帘幕，夜色变得更为深沉。她正想转身，却僵在原地。有个声音传来。是噼啪声。是树枝发出来的声音。就在这里。

她屏住呼吸，侧耳凝听。她分派到的位置四周都被浓密的草丛和树木给包围，从小径上绝对看不见，但小径上并没有任何树枝。

又是噼啪一声，这次更为靠近。卡翠娜下意识地张开口，仿佛流经血管的血液需要更多氧气。

她伸手去拿无线电对讲机，却来不及。

他的行动一定快如闪电，但他喷在她脖子上的气息却相当平静，他在她耳畔低语的声音也十分镇定，几乎是兴高采烈的。

“情况怎么样？”

卡翠娜转头过去看他，长长地噓了口气：“什么事都没有。”

米凯·贝尔曼拿起卡翠娜的望远镜，查看山丘下方的那栋房子：“戴尔塔小队在铁轨内侧这里设置了两个驻扎点对不对？”

“对，你怎么——”

“我也有一份行动地图，”米凯说，“所以才找得到这个观察点，我得说这里藏得很好。”他拍了一下额头，“怎么三月会有蚊子？”

“那是蠓。”卡翠娜说。

“才不是呢。”米凯说，依然把望远镜拿在眼前查看情势。

“呃，其实都没错啦，蠓跟蚊子很像，只是体形比较小而已。”

“你说错了——”

“有些蠓的体形因为非常小，所以不会吸人血，而是吸其他昆虫的血，或对它们的体液下手。”卡翠娜知道自己因为紧张而说个不

停，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紧张，也许因为米凯是警察署长的缘故吧，“当然了，昆虫没有——”

“——并不是什么事都没发生，有辆车停在那栋房子外面，有一个人下车走过去了。”

“如果蠓……你说什么？”

卡翠娜一把抢过米凯手中的望远镜。管他是不是警察署长，这可是她的观察点。米凯说得没错，她在街灯下看见有一个人穿过栅门，朝大门走去。那人身穿红衣，手里拿着一样东西，但她分辨不出来是什么。卡翠娜觉得口干舌燥。他出现了，这件事真的发生了，而且是现在进行式。她抓起手机。

“我不是个会轻易打破承诺的人。”哈利说，看着她递回给他的香烟，希望还够抽一大口。他会需要抽这口烟。

“你说的承诺是什么？”萝凯的声音听起来细小、无助、孤单。

“这是我对自己许下的承诺……”哈利说，唇间含着滤嘴，吸了一口，品尝烟味。不知为何，这根烟的最后一口跟第一口的滋味截然不同。“……那就是绝对不要请你嫁给我。”

接下来的静默中，他听见一阵风吹过落叶树木，窸窣作响，宛如兴奋、惊诧、窃窃私语的听众。

她给出回应，短得有如无线电对话。

“再说一遍。”

哈利清了清喉咙：“萝凯，你愿意嫁给我吗？”

风继续吹，夜里的一切静谧而安详。这份宁静包围着哈利与萝凯。

“你是在戏弄我吗？”她稍微挪动，离开他的身体。

哈利闭上眼睛，觉得自己正在自由坠落：“我不是在开玩笑。”

“你确定？”

“为什么我要开玩笑？你希望这是个玩笑吗？”

“第一，哈利，你的幽默感烂到家了。”

“这我同意。”

“第二，我还得考虑欧雷克，你也是。”

“我觉得我们结婚的话，欧雷克是一大加分。”

“第三，就算我愿意，结婚还得要处理一大堆复杂的法律程序。我的房子——”

“我打算采取财产分开制，我可不想把我的财产用银盘捧着送到你手上。我可以给的承诺不多，但我可以承诺的是世界上痛苦指数最低的离婚。”

萝凯咯咯一笑：“但我们相处得很好不是吗，哈利？”

“对，我们可以失去的是那么多。那第四呢？”

“第四，求婚可不是这样的，哈利，躺在床上，手里还夹着根烟。”

“呃，如果你要我下跪，我得先把裤子穿上。”

“好。”

“你说的好，是要我穿上裤子呢？还是好，我愿——”

“对啦，你这个白痴！好！我愿意嫁给你。”

哈利的反应是下意识的，他在漫长的警察生涯中做过无数次的排

练。他转过身去，看了看表，记下时间。23：11。时间是一大重点，无论是写报告、抵达犯罪现场、执行逮捕，还是开枪的时候。

“哦我的老天哪，”他听见萝凯咕哝说，“我说了什么啊？”

“平复情绪的时间再过五秒结束。”哈利说，转身面向她。

她的脸靠他这么近，他只看见她睁大的双眼闪烁着微光。

“时间到，”他说，“你这笑容是什么意思？”

这时哈利内心也浮现出相同感觉，一抹笑容在他脸上逐渐扩散开来，宛如刚打在平底锅上的一颗鸡蛋。

贝雅特横躺在沙发上，看着加布里埃尔·伯恩在椅子上坐立难安。她心想加布里埃尔之所以性感一定是因为那对睫毛和爱尔兰口音。那对睫毛跟米凯·贝尔曼的一样，爱尔兰口音则欢快如诗。这些特点跟她约会的那个男人一个都没有，但这不是问题所在，他有哪里怪怪的。首先，他的反应很强烈，他无法理解既然今晚只有她一个人在家，为什么不能过去找她。其次是他的背景，她逐渐发现他说过的话有点凑不起来。

也许这其实没那么不寻常：你想给对方留下好印象，结果话说得太过头。

但话又说回来，也许不对劲的人是她，毕竟她还用Google搜索过他，结果什么都没发现，却又继续搜索演员加布里埃尔·伯恩，兴味盎然地阅读关于他的生平，发现他以前当过给泰迪熊装眼睛的工人，最后才看见她真正想知道的。妻子：艾伦·芭金（1988—1999）。乍看之下她还以为加布里埃尔是鳏夫，跟她一样伴侣过世了，仔细一看才发现这年份写的应该是婚姻所持续的时间。这么说来，加布里埃尔单身的时间比她还长喽，或者维基百科的资料不是最新的？

电视里的女患者恣意地挑逗加布里埃尔，但他不为所动，只是微微露出苦恼的笑容，用温柔的眼神看着她，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

但从他嘴里说出来却如同叶慈的诗句。

桌上闪起亮光，贝雅特觉得心跳几乎停止。

是她的手机。手机响了。可能是瓦伦丁打来的。

她拿起手机，看了看来电显示，叹了口气。

“卡翠娜，怎么样了？”

“他出现了。”

贝雅特一听卡翠娜兴奋的口气，就知道她所言不虚，鱼儿上钩了。

“告诉……”

“他现在站在门口。”

门口！鱼儿不只是上钩，根本就已经可以钓起来当晚餐。天哪，他们已经把那栋房子给团团包围了。

“他只是站在那里犹豫着。”

贝雅特听见背景传来无线电的吱喳声。快速人啊，快上前逮人啊。卡翠娜回应了她的祈祷：“已经下令行动了。”

贝雅特听见背景传来另一个声音，说了几句话，声音听起来很耳熟，但她一时想不起来是谁。

“他们要冲到房子前面了。”卡翠娜说。

“拜托说详细点。”

“戴尔塔小队，都穿着黑衣，手里拿着自动步枪，天哪，他们跑步的姿态……”

“少描述他们的外形，多描述行动的内容。”

“四个队员从小径跑过去，用强光把他照得什么都看不见，其他队员依然躲着，查看他有没有后援。他丢下了他手里拿的……”

“他有没有掏出武——”

尖锐高频的铃声传来。贝雅特呻吟一声，门铃响了。

“他没时间掏武器，他们已经扑上去，把他扭倒在地上了。”

太棒了！

“他们好像在搜他的身。他们拿起了一样东西。”

“是武器吗？”

门铃又响了起来，访客把门铃按得既用力又坚持。

“看起来像是遥控器。”

“哦！有炸弹？”

“不知道，反正他们逮到他了。他们做了个手势，表示一切都受到控制。等一下……”

“我得去开门，再回你电话。”

贝雅特跳下沙发，跑到门前，心想该怎么跟他解释才好，因为这种行为是要不得的，她既然说想独处就是真的想独处。

她打开门时，心里想到自己这一路走来成长不少，原本她只是个安静、害羞、愿意自我牺牲的少女，后来从父亲曾经念过的警院毕业，如今她已成为一个不仅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该如何达到目标的女人。这是一段漫长且辛苦的道路，但成果丰硕，苦尽甘来。

她看着站在面前的男子，男子脸上反射的光线击中她的视网膜，

转换为视觉信号，将数据输送到她的梭状回。

她听见加布里埃尔令人安心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好像是说：“别惊慌。”

这时她的大脑已认出眼前那张脸孔。

哈利觉得即将达到高潮，他自己的高潮，一种甜美的受苦。背部和腹部肌肉收缩。他关上意识之门，睁开眼睛，低头看着萝凯。萝凯用迷茫的眼神看着他，额头爆出青筋。他每冲刺一次，她的身体和脸庞就抖动一次。她似乎想说什么。他发现她脸上露出的并不是通常她在高潮前会露出的那种痛苦且受到冒犯的神情，而是别的表情。她的眼神流露出恐惧，而他只记得见过一次她的这种眼神，同样也是在这个房间里见过。他发现她的双手抓住他的手腕，想把他的手从脖子上拉开。

他等待片刻。不知为何，他不肯把手松开。他感觉她的身体开始反抗，看见她双眼凸出。这时他才赶紧把手放开。

他听见她吸入空气的咻咻声。

“哈利……”她的声音颇为沙哑，几乎认不出来，“你在干吗？”

他低头看着她。他自己也没有答案。

“你……”她咳了好几声，“你不能勒那么久！”

“抱歉，”他说，“我有点恍神了。”

接着他的身体有一种感觉浮现，不是高潮，而是某种类似的東西。一种痛苦的感觉从胸部上升到喉咙，再扩散到他的眼睛后方。

他在她旁边瘫倒下来，把脸埋在枕头里，感觉泪水流出。他翻身背对她，深呼吸几口气，对抗这种感觉。他到底是怎么了？

“哈利？”

他没有答案，也说不出。

“有什么不对劲吗，哈利？”

他摇了摇头。“我只是累了。”他对枕头说。

他感觉她的手温柔地抚摸他的脖子，接着放在他胸膛上，身体依偎着他的背。

他脑子里浮现出一个念头，他早就知道这个念头迟早会冒出来：他怎么能要求他深爱的女人跟他这种人共享人生？

卡翠娜趴在地上，张口结舌，聆听无线电里怒气冲冲的对话。米凯在她背后出言咒骂。门口那人手里拿的不是遥控器。

“这是刷卡机。”一个喘息不已的粗嘎声音说。

“那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比萨。”

“再说一遍？”

“妈的这家伙看起来是送货员，他说他是比萨快递的员工，四十五分钟前接到这个地址的订单。”

“好，我们会查证。”

米凯倾身向前，拿起无线电对讲机。

“我是贝尔曼，他是故意叫这家伙来清除地雷的，这表示他就在附近，看得见这里的情况。我们有没有带警犬出来？”

一阵停顿。吱喳声响起。

“这里是〇五小队，我们没带警犬，十五分钟内可以送来。”

米凯又低低咒骂一声，才按下通话钮：“把警犬送来，再把配备泛光灯和热像仪的直升机派来。请确认。”

“收到，请求直升机支持，但直升机上应该没有装热像仪。”

米凯闭上眼睛，低声骂了句“白痴”，才又回答说：“直升机上有装热像仪，他只要在森林里就找得出来。整个小队呈网状散开，往森林的北方和西方搜索。他要逃跑一定会往这两个方向。○五小队，你的手机号码多少？”

米凯放开通话钮，对卡翠娜比个手势，她手里已拿着手机，一听见对方报出号码就输入，再把手机递给米凯。

“○五小队？傅凯？听着，这仗我们打输了，我们人员不够，没办法有效搜索森林，所以只好姑且一试。显然他已经疑心我们守在这里，而且他可能有办法窃听警用频道。直升机的确没装热像仪，但如果现在他相信有，而且我们会往北方和西方散开搜索，那么……”米凯聆听对方说话，“没错，把你的手下派到东边，不过还要留下几个人，以免他跑来屋子查看。”

米凯结束通话，把手机递回给卡翠娜。

“你认为呢？”卡翠娜问道。手机屏幕暗了下来，米凯脸上的白色条纹仿佛在黑暗中悸动并发出光芒。

“我认为，”米凯说，“我们被摆了一道。”

26

他们七点钟从奥斯陆驾车出发。

进城的高峰车潮回堵在路上，静默无声。车内同样也静默无声，因为他们早已很有默契，九点以前没必要的话尽量不说话。

车子驶过收费站时，天空飘下毛毛细雨，雨刷一开似乎就把细雨

滴给吸收了，而非刷去。

哈利打开收音机，聆听新一节的新闻报道，但依然没听到。今天早上那则新闻应该充斥在每个网站和电台才对：警方在白克区逮捕疑似涉及杀警案的嫌犯。挪威对阿尔巴尼亚的体育新闻播报结束后，电台播放的是帕瓦罗蒂和流行歌手的对唱歌曲。哈利赶紧关上收音机。

车子开上卡利哈根区的山坡。萝凯把手放在哈利的手背上，他的手一如往常放在排挡杆上。哈利正在等待她说些什么。

他们即将分开一周，她对昨晚的求婚却半句话都还没说。是不是她心里还有不确定？她不是那种会随口答应的人。车子开到勒恩斯库的岔道，他才突然想到也许是她认为他心里还有不确定，那么只要装作这件事没发生过，它就会真的石沉大海，真的没发生过。反正最糟不过是把它当成一场荒谬的梦罢了。该死，也许这件事他只是梦见而已。过去他抽鸦片的那段时间，时常跟别人说些他确信曾经发生过的事，换来的却只是狐疑的眼神。

车子驶上利勒史托的岔道时，他打破不说话的默契：“这样的话六月怎么样？二十一号是星期六。”

他看了她一眼，但她只是看着起伏的山林，沉默不语。哦，该死，她后悔了。她……

“六月可以啊，”她说，“但我很确定二十一号是星期五。”他在她的口气中听见笑意。

“那要大宴宾客还是……”

“还是只有我们跟见证人？”

“你希望这样吗？”

“你来决定，可是最多不要超过十个人，我们的餐具只有十人份，而且你可以邀请五个人，这样你联络人名单上的每个人都能邀请

到。”

哈利大笑。这样安排会很好。

“如果你想叫欧雷克当伴郎，他很忙。”她说。

“了解。”

哈利把车子停在出境航站楼前，打开后车厢，吻了吻萝凯。

回程路上他打电话给爱斯坦·艾克兰。爱斯坦是出租车司机，也是哈利唯一的童年好友兼酒友，他的声音听起来醉醺醺的。话说回来，哈利还真不知道爱斯坦清醒时说话是什么声音。

“伴郎？靠，哈利，我好感动，你竟然找我当伴郎。该死，看来我的微笑要跳表计费了。”

“六月二十一号，那天你有事吗？”

爱斯坦听了这句话咯咯乱笑，笑声变成了咳嗽声，再变成酒瓶的咕嘟咕嘟声：“我真感动，哈利，可是我得说不。你需要的是一个能在教堂里站得直挺挺的人，还要能在宴会上说话清楚。我需要的是桌边有个美女、喝到饱的酒、不需要负担任何责任。我保证会穿我最好的西装出席。”

“骗人，你从来没穿过西装，爱斯坦。”

“所以西装才保存得那么好，因为不常用到，就跟你的哥们一样，哈利。你有时可以打电话来啊，你知道的。”

“我想是吧。”

两人结束通话。哈利驾车在拥堵的车阵中朝市中心前进，同时在很短的名单中找寻下一个伴郎候选人。事实上候选人只有一个。他拨打贝雅特的号码，五秒钟后，电话进入语音信箱，他留了言。

车阵以龟速前进。

他打给侯勒姆。

“嗨，哈利。”

“贝雅特在吗？”

“她今天休假。”

“贝雅特休假？她从来不休假的，感冒了？”

“不知道，昨晚她发短信给卡翠娜，说她生病。你听说白克区的事情了吗？”

“哦，我都忘记这件事了，”哈利说谎，“结果怎么样？”

“他没出手。”

“真可惜。你继续追查，我打去她家。”

哈利结束通话，拨打贝雅特家里的电话。

电话响了两分钟没人接听，哈利看了看表。距离课堂开始还有很多时间，奥普索乡也顺路，于是他驾车在赫斯菲区转了个弯。

贝雅特的房子是母亲留给她的，令哈利想起他自己从小到大的老家。那是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兴建的典型木屋，看起来有如一个朴素的箱子，提供给认为苹果园不再专属于上流阶级的中产阶级居住。

除了垃圾车轰隆作响，沿着坡道挨家挨户收垃圾之外，四周十分宁静。大家都去上班、上课、上幼儿园了。哈利停好了车，穿过栅门，经过一台锁在栅栏上的儿童脚踏车、一个堆满黑色垃圾袋的垃圾箱、一个秋千。他跳上台阶，台阶上放着一双他认得的耐克球鞋。他按下门铃，门铃上方的陶瓷门牌写着贝雅特和她儿子的名字。

他静静等待。

他又按了一次。

一楼有扇窗户开着，他猜想应该是其中一间卧室的窗户。他叫唤贝雅特的名字。她可能没听见，因为垃圾车的钢铁活塞正在压缩垃圾，机器声十分嘈杂，而且越来越近。

他转动门把。门是开着的。他走了进去，在一楼高声叫唤。无人回应。他已无法再继续忽视早已存在心中的不安感。

这不安感来自那则没有播报的新闻。

来自贝雅特没接手机。

他爬上楼梯，逐个房间查看。

空无一人，物品安放原位。

他奔下楼梯，进入客厅，站在门口，环目四顾。他清楚知道刚才自己为什么没有直接进门，但他不愿意去认真思考这件事。

他不愿意告诉自己说，现在他眼前看见的疑似犯罪现场。

以前他来过贝雅特家，但这时他发现这个客厅似乎有点空，也许是早晨阳光的缘故，也许只是因为贝雅特不在家的缘故。他的目光停留在桌上，桌上放着一部手机。

他听见自己噓了口气，觉得放松不少。贝雅特一定是出去买个东西，把手机留在家里，连门都懒得锁，可能是去药房买个阿司匹林什么的。对，一定是这样。哈利想起台阶上那双耐克球鞋。那又怎样？女人的鞋子不可能只有一双。只要再等个几分钟，她就会回来。

哈利改换站姿。沙发看起来很诱人，但他不想坐上去。他的目光落在地上。咖啡桌附近的电视旁有个深色痕迹。

显然贝雅特拿走了小地毯。

最近才拿走的。

哈利觉得自己的肌肤在衬衫底下发痒，仿佛他刚才光着身子在草地上打滚流汗。他蹲了下来，闻到拼花地板传来微弱的氨气气味。除非他记错了，否则木地板不喜欢氨气。他站起身来，挺直腰背，穿过走廊来到厨房。

空荡无人，物品整齐。

他打开冰箱旁的高大柜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造的这种房子似乎有种不成文的规定，一定要设置这种大柜子来存放每样东西，包括食物、工具、重要文件，必要时还可放置打扫工具。柜子底下有个篮子，里面放着一块折叠整齐的布。第一个层架放着三块抹布和两卷白色垃圾袋，一卷未开封，一卷已开封。此外还有一瓶水晶绿皂和一罐波纳地板蜡。他弯腰阅读标签。

拼花地板专用，不含氨。

他缓缓直起身来，站着不动，仔细聆听，嗅闻气味。

他有点生疏了，但他努力吸收一切，记住自己看过的每样事物。第一印象。他在课堂上一再强调，对于犯罪现场的第一印象通常是最重要也最正确的，你应该趁自己的感官还处于高度警觉、尚未被刑事鉴识小组干巴巴的事实给钝化和抵消时，尽量收集资料。

哈利闭上眼睛，聆听这栋房子在告诉他什么，有什么细节他忽略了，这细节可以告诉他他想知道的事。

倘若房子真的对他说话，也已被打开的大门外的垃圾车噪声给淹没。他听见垃圾车操作员的说话声、尾门打开的声音、大笑声。无忧无虑。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也许真的什么事都没发生。也许贝雅特很快就会回来，她会吸吸鼻子，把脖子上的围巾包得更紧，露出笑颜，虽然惊讶但很高兴见到他。待他问她是否愿意担任他和萝凯的婚礼见证人，她会更惊讶且开心。接着她会大笑，然后满脸红晕，就像有人看她时那样。过去她曾把自己关在痛苦之屋，也就是警署的影

室里，一坐就是十二小时，正确辨识出银行监控录像中的蒙面抢匪。后来她当上鉴识中心主任，颇受属下爱戴。哈利吞了口口水。

这听起来像是丧礼致辞。

别再想了，她就快回来了！哈利深呼吸一口气，听见栅门关上，垃圾车的辗碎机开始翻腾，轰轰作响。

这时他突然想到。细节。细节不吻合。

他看着柜子。一卷用了一半的白色垃圾袋。

外头垃圾箱里的垃圾袋是黑色的。

哈利拔腿狂奔。

奔越走廊，冲出大门，穿过栅门，奋力向前冲，他的心脏跳得比他跑得还快。

“停车！”

一名清洁队员抬头望来，他单脚站在垃圾车尾的平台上，车子已开始朝下一栋房子前进。垃圾车的大钢牙发出咀嚼声，那声音哈利听起来仿佛来自自己的脑袋。

“别再压垃圾！”

他跃过栅门，双脚落在柏油路面上。清洁队员立刻按下红色的停止按钮，拍打垃圾车车身。垃圾车发出愤怒的喷气声，停了下来。

碾碎机安静下来。

清洁队员注视着哈利。

哈利朝他的方向走去，目光集中在一个地方，也就是打开的大钢牙。车尾内部传出阵阵恶臭，但哈利没闻到，他只看见遭辗碎一半的垃圾袋爆破了，渗出液体，把金属染成红色。

“这家伙脑袋不正常。”清洁队员低声说。

“什么事啊？”司机说，把头探出了驾驶座。

“看来又有人把狗当垃圾丢了。”清洁队员说，看了看哈利，“这是你的吗？”

哈利没有回话，只是踏上平台，进入半开的液压钢牙内。

“嘿！你不能进去！很危险——”

哈利甩开清洁队员的手，踩上红色液体，立刻滑了一跤，手肘和脸颊撞上滑溜的钢制平面，尝到并闻到存放一天的血液的熟悉味道。他挣扎着跪起来，扯开一个垃圾袋。

里头的物体倾泻而出，流到倾斜的平台上。

“我的妈呀！”背后的清洁队员倒抽一口凉气。

哈利扯开第二个垃圾袋，然后是第三个。

他听见清洁队员跳下车，大吐特吐，呕吐物全洒在柏油路上。

在第四个垃圾袋里，哈利找到了他想找的。其他尸块有可能属于任何人，但这个部分不可能。这头金发不可能属于别人，这个再也不会脸红的苍白脸庞不可能属于别人，这双有办法对人过目不忘的圆睁双眼不可能属于别人。脸庞虽然已经破碎，但哈利心中没有一丝怀疑。他用手指抚摸那个用制服纽扣做成的耳环。

这痛苦如此强烈，如此锥心蚀骨，以至于他无法呼吸，以至于他只能弯下身体，犹如尾刺被拔掉的垂死蜜蜂。

他听见自己口中发出声音，仿佛来自一个陌生人。这声长长的号叫，在宁静的住宅区里四处回荡。

第四部

他不必低头也知道枪在那里。

不必回想行动顺序也知道自己一定会记得。

他稍微闭上眼睛，想象将会发生的事。这时一种感觉浮现，过去他当警察时曾经多次有过这种感觉。恐惧。

27

贝雅特·隆恩被安葬在旧城区墓园，就葬在她父亲旁边。她父亲之所以葬在这里，并不是因为这里是他的教区，而是因为这里离警署最近。

米凯·贝尔曼调整领带，握住乌拉的手。公关顾问建议他带妻子出席，因为最近这起杀警案发生之后，他警察署长的位子已经岌岌可危，因此需要帮助。公关顾问说他身为警察署长应该表现出更多的个人承诺和同理心，目前为止他的态度有点太专业了。乌拉挺身而出，她当然会挺身而出。她穿上精心挑选的服装前往丧礼，美得令人惊叹。对米凯来说，她是个好妻子，这点他不会忘记，很久都不会忘记。

牧师滔滔不绝地述说他所谓的大哉问：人死之后会去哪里？当然真正的大哉问不是牧师口中说的那个，而是贝雅特死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到底是谁杀了她。过去这六个月以来，到底是谁杀了连她在内的四名警察？

这是媒体的大哉问。最近媒体一直对冰雪聪明的鉴识中心主任致敬，同时严词批评做起事来竟嫩到不行的新任警察署长。

这是奥斯陆议会的大哉问。议会召唤米凯去开会，要他报告他对这些命案的处理方式。他们已表明不会手下留情。

这是调查组的大哉问，无论是对大调查组，还是对哈根私底下成立的小调查组来说都是如此。如今米凯已承认这个小组，至少它找出了一条可以追查的确切线索：瓦伦丁·耶尔森。然而这个推论的薄弱之处，在于它是基于一名目击证人指称这些命案背后的鬼影杀手瓦伦丁还活着，而这名目击证人如今已进了圣坛旁的棺材。

刑事鉴识组、警方调查组和病理医生的报告，都搜集不到足够细节来指出犯案经过，但一切证据都指向这起命案酷似白克利亚街的命案。

若假设两起命案的其余细节都一样，那么贝雅特是在最惨无人道的状态下死去的。

尸块里并未检验出任何麻醉剂的成分。病理医生的报告写道：“肌肉和皮下组织大量内出血。”“感染组织出现发炎反应。”也就是说，贝雅特不仅在身体遭肢解时是活着的，很不幸，遭肢解之后她还是活着的。

切割表面显示凶手用的是刺刀锯而非线锯来肢解身体。鉴识员猜想凶手用的可能是所谓的双金属刀，这种十四厘米的细齿刀可以切穿骨头。侯勒姆说在他家乡，这种刀叫作驼鹿刀。

贝雅特可能是在玻璃咖啡桌上遭到肢解的，因此事后很好清理。凶手可能自行携带了氨和黑色垃圾袋，因为这两样东西在犯罪现场都找不到。

警方还在垃圾车里发现小地毯的破片，上面沾满血迹。

至于不属于那栋房子的指纹、足迹、纤维、头发或其他DNA物质，警方一概没发现。

屋子同样也没发现闯入痕迹。

卡翠娜说贝雅特之所以和她结束通话，是因为门铃响了。

贝雅特似乎不太可能自愿让陌生人进入家门，更何况她正在执行任务。因此警方推断凶手用武器威胁她，强行进入。

当然还有第二个推论，那就是来者不是陌生人，因为贝雅特家的大门很坚固，上面还装了门链。门上有很多刮痕，显示门链经常使用。

米凯低头朝一排排座位上的哀悼者望去。甘纳·哈根，毕尔·侯勒姆和卡翠娜·布莱特。一名老妇带着一个小男孩，应该是贝雅特的儿子，怎么看他都跟贝雅特长得很像。

此外还有另一个鬼魂，哈利·霍勒，旁边是萝凯·樊科，有一头深色头发，一双深色眼睛闪烁光芒，几乎跟乌拉的眼睛一样美，真不知道像霍勒这种家伙是怎么追到她的。

后面坐着伊莎贝尔·斯科延。市议会一定得派代表出席，如果缺席一定会受到媒体抨击。进入教堂前，伊莎贝尔不顾乌拉也在场，把他拉到一旁，问他到底要躲她的电话到什么时候。他回答说他们已经结束了。她表现出来的态度像是准备踩死一只昆虫，还说她才是甩人的，而他是被甩的。这点他很快就会晓得。他走向乌拉身边，让乌拉挽住他的手臂，同时觉得伊莎贝尔的目光紧跟在后。

其余座位坐的应该是亲友和同事，大部分的同事都没穿制服。他听见他们尽量彼此安慰：没有受折磨的迹象，大量失血可能表示她很快就昏迷了。

他的目光跟某人稍微接触，立刻移开，仿佛没看见对方似的。楚斯·班森。他来干吗？他应该不会在贝雅特寄圣诞卡片的名单上。乌拉轻轻捏了捏他的手，用询问的目光看着他，他对她笑了笑。很公平，他心想，在死亡面前我们都是同胞。

卡翠娜错了，她还没哭完。

自从贝雅特被发现之后，她数度以为自己已经没有眼泪可以再流，却还是有。她大哭了好多次，身体疲惫、眼睛酸痛，却仍挤得出眼泪。

她哭到身体拒绝再哭，甚至呕吐。她哭到睡着，因为实在太累了，醒来又继续哭。而现在她又哭了。

她睡觉时不断被噩梦骚扰，被她和魔鬼打的交道所折磨，亦即她愿意牺牲一位同袍来逮捕瓦伦丁。她曾说出这个咒语：再干一次，你这浑蛋，再下手一次。

卡翠娜放声哭泣。

响亮的哭泣声惊醒了楚斯，他赶紧坐直身子。刚才他睡着了。他穿着那套该死的廉价西装，坐在磨得光滑的教堂长椅上十分滑溜，让他很容易往下滑。

他把目光锁定在圣坛的装饰品上。耶稣头上放射出阳光的万丈光芒，宛如汽车头灯，也象征原谅罪愆，实在是巧夺天工。宗教的销路曾有一度不是太好，一旦人们有了钱，就必须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诱惑，很难遵守所有的戒律。因此神职人员想出一个概念、一个卖点，那就是你只要相信就够了。这就跟赊账机制一样带来亮眼营收，让人几乎觉得救赎是免费的，但就跟赊账这种行为一样，欠款很容易就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人们一点也不在乎，他们只是用宝贵的生命去从事罪恶之事，反正只要相信就好了。因此在中世纪时期，神职人员必须收紧缰绳，植入催收账款的机制，发明灵魂下地狱被火焚烧的说法。那些罪人很快就被吓得赶快跑回教堂，缴清欠款。于是教堂变得非常有钱。太好了，神职人员打了漂亮的一仗。这就是楚斯对宗教的看法。尽管如此，他相信自己总有一死，而且死了就死了，罪愆不会被原谅，也没有地狱的存在。但如果他的看法错了，那么他的麻烦可就大了，这点十分明显。原谅一定有个限度，而楚斯曾经做出的一些事耶稣肯定难以想象。

哈利怔怔看着前方，心思却跑到别处，飞到了痛苦之屋里，看见

贝雅特正指着屏幕进行说明，直到耳边传来萝凯的细语声，他才回过神来。

“你得去帮甘纳他们，哈利。”

他心头一惊，用惊愕的眼神看着她。

萝凯朝圣坛点了点头，只见有几个人已在棺材旁边站定，包括哈根、侯勒姆、卡翠娜、奥纳和哈福森的弟弟。哈根说过，哈利担任抬棺人的位置是跟哈福森的弟弟并排，因为他俩在抬棺人中最高。

哈利站了起来，赶忙踏上走道，匆匆上前。

你得去帮甘纳他们。

这句话就像昨晚她说过的话的回音。

哈利向其他人微微点头，站到空位上。

“数到三。”哈根轻声说。

管风琴的演奏声激昂了起来。

他们把贝雅特抬进阳光之中。

悠思提森餐馆挤满了刚参加完丧礼的人。

音响播放着哈利听过的一首歌，博比菲勒四人乐队演唱的《我对抗法律》（I Fought the Law），不断用乐观的曲调唱着：“最后法律赢了。”

刚才他送萝凯去搭机场快线，这期间许多他以前的同事喝得酩酊大醉。他像个清醒的局外人，看着大家几乎是疯狂灌酒，仿佛坐在一艘即将沉没的船上，有好几桌的警察还跟乐队一起高唱法律赢了。

哈利朝卡翠娜和其他抬棺人坐的那桌比个手势，表示他去厕所，马上回来。他才刚开始小解，隔壁就走来一个男人。他听见拉链拉开

的声音。

“这里是警察来的地方，”那人带着鼻音说，“你跑来干吗？”

“小便啊，”哈利说，头也没抬，“那你呢？你是来烧毁什么吗？”

“你少来惹我，霍勒。”

“我真要惹你的话，你早就失去自由了，班森。”

“别多管闲事，”楚斯低声说，另一只手靠着小便斗上方的墙壁，“我可以把命案安在你头上，你很清楚。保持本色酒馆的那个俄罗斯人。警署里大家都知道是你干的，不过只有我能够证明，所以你最好别来惹我。”

“班森，我只知道那个俄国人是毒贩，他试图从背后刺杀我。如果你认为自己比他还要厉害，那你就来试试看，反正你以前不是没打过警察。”

“什么？”

“你跟贝尔曼打过一个男同性恋警员，不是吗？”

哈利仿佛听见楚斯的嚣张气焰嘶的一声熄灭。

“你又开酒戒了吗，霍勒？”

“嗯，”哈利说，扣上纽扣，“现在一定是痛恨警察的季节。”他走到水槽前，在镜子里看见班森没再次开始小便。他洗了洗手，把手擦干，走到厕所门口，听见班森嘶声说：“我警告你，你可别耍什么花样，你敢动我，我就把你一起拖下水。”

哈利回到餐馆内。那首歌快唱完了。他突然想到，人生真是充满巧合。一九六六年博比·富勒被人发现死在自己的轿车上，全身都是汽油，有人认为他是遭到警察杀害。那年他二十三岁，跟勒内·卡尔纳斯同样年纪。

另一首歌开始播放。超级幼苗乐队的《被条子逮到》（Caught by the Fuzz）。哈利微微一笑。加斯·库姆斯高唱被条子逮到，条子要他把内幕消息全抖出来。二十年后，警察却放这首歌来对自己致敬。真是抱歉了，加斯。

哈利环目四顾，思索昨天他和萝凯的促膝长谈，思索人生中你可以躲避和逃避的事，以及你终究躲不开的事。因为这些事就是人生，这些事就是存在的意义。它们才是首要的，其他像爱、平静和喜乐是伴随而来的。昨天几乎都是她在说话，说明他必须怎么做才行。贝雅特之死所带来的阴影是如此庞大，笼罩着整个天空，尽管阳光歇斯底里地放射光芒，也让人感受不到。他必须这么做才行，既为了他们两人，也为了他们每一个人。

哈利挤过人群，朝抬棺人那桌走去。

哈根站了起来，拉开一张椅子，这张椅子是特地为他保留的。“怎么样？”他问道。

“我加入。”哈利说。

楚斯站在小便斗前，依然因为哈利所说的那句话而难以动弹。现在一定是痛恨警察的季节。难道他知道了？胡扯，哈利什么都不知道。他怎么可能知道？如果他知道了，不可能就这样脱口而出，把它当成像是挑衅的言语。但哈利知道克里波的那个同性恋警察，那个被他们痛打一顿的家伙，他怎么可能知道？

那家伙对米凯毛手毛脚，试图在厕所里亲吻他。米凯认为可能有人看见这个举动。后来在锅炉室里，他们在那家伙头上罩上头套，让楚斯把他痛打一顿。一如往常，米凯只是站在一旁观看，只在楚斯下手过重之际才出言阻拦，叫他停手。不对，那时他早已下手过重。他们离开锅炉室时，那家伙还躺在地上无法动弹。

事后米凯很害怕，怕那家伙受伤太重，可能会兴起起诉他们的念头，于是楚斯第一次接到担任烧毁者的任务。他们利用警方的蓝色警

示灯，驾车狂飙到悠思提森餐馆，插进在吧台前排队的队伍，要求说要付清半小时前点的两瓶孟克荷姆啤酒。酒保点了点头，说很高兴遇见这么诚实的人。楚斯给了酒保一笔优渥小费，让他留下深刻印象，接过注明了时间和日期的收据，然后载米凯前往鉴识中心。楚斯知道鉴识中心有个新人亟欲成为警探，便对那新人解释说有人想把一起攻击案栽赃到他们身上，希望他能对他们进行检查，证明他们与案子无关。那新人快速而潦草地检查了他们的衣服，表示并未发现任何DNA或血迹。接着楚斯把米凯载回家，再返回克里波的锅炉室，并发现那家伙已不见踪影，但地上的血迹显示他设法自行爬了出去。这么看来说不定没什么问题。但楚斯依然除去了所有潜在证据，再驾车前往哈纳罗格大楼，把警棍丢入大海。

隔天一位同事打电话给米凯，说那家伙在医院跟他联络，打算告他们重伤害。于是楚斯前往医院，趁医生去巡房时告诉那家伙说现场没有任何证据，只要他敢吭一声或再去上班，他的职业生涯就完了。

后来他们再也没看见那位克里波警员，也没听说他的消息。这一切归功于他，楚斯·班森。所以去他妈的米凯·贝尔曼。救了米凯的人可是楚斯，至少直到现在为止是如此。如今哈利知道了这件小事。哈利就像座自走炮，可能带来危险，他太危险了。

楚斯看着镜中的自己。恐怖分子。没错，他就是恐怖分子。

而且只是刚起步的恐怖分子。

他离开厕所，加入其他人，正好听见米凯的最后一部分演说。

“……希望贝雅特·隆恩的坚毅果敢可以成为警界的榜样。现在我们必须证明每位警察都跟她一样，而我们纪念她的唯一方式就是给予她想要的荣耀，那就是逮到凶手。干杯！”

楚斯看着他的童年好友，看着大家高举酒杯，犹如一群战士在酋长的一声令下举起长矛。他看见众人的脸孔发亮、严肃、坚定，看见米凯点了点头，仿佛上下一条心。他看见米凯被这一刻所感动、被自

己的话语所感动、被驱动餐馆里每一个人的力量所感动。

楚斯回到厕所前的走廊上，站在公共电话前，拿起话筒，投下硬币，拨打勤务中心的电话。

“警局你好。”

“我要提供匿名线报，关于勒内·卡尔纳斯命案的子弹，我知道子弹是从哪把枪击发……击……”楚斯努力想把话说清楚，知道这通电话会被录音，之后会被拿来播放，但他的舌头就是不听大脑使唤。

“那你应该跟犯罪特警队或克里波的警探联络，”值勤人员说，“可是他们今天都去参加丧礼了。”

“我知道！”楚斯说，听见自己的声音不必要地拉高，“我只想把这件事通报给你们知道而已。”

“你知道？”

“对，听着——”

“我看见你是从悠思提森餐馆打电话来的，你应该在那里就能找到他们才对。”

楚斯瞪视着公共电话，明白自己喝醉了，而且犯了大错。警方如果追查这件事，并知道这通电话来自悠思提森餐馆，那么只要把去过餐馆的警察都叫来，播放录音带，问问看是否有人认得里头的声音就好。这个风险太大了。

“我只是开玩笑的，”楚斯说，“抱歉，我们啤酒喝得有点太多了。”

他挂上电话离开，直接穿过餐馆，目光直视前方，不东张西望。但就在他打开餐馆大门，感觉冷雨哗啦落下之际，他停下脚步，转过身去，看见米凯的手搭在一位同袍的肩膀上，看见一群人围在哈利·霍勒那个尿尿艺术家的身旁，一名女警甚至上前拥抱他。楚斯回过身

来，看着大雨。

停职。驱逐。

他感觉一只手搭上他的肩膀，转头望去。那张脸甚模糊，仿佛他是从水中观看似的。难道他真的那么醉？

“没关系，”那张脸用温柔的声音说，那只手捏了捏他的肩膀，“悄悄离开吧，今天我们大家心情都不好。”

楚斯下意识地拨开那只手，踏入黑夜，脚步重重踩在街道上，感觉雨水打湿外套肩部。让他们见鬼去吧，让他们全都见鬼去吧。

28

有人在灰色金属门上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锅炉间”。

甘纳·哈根在里面看了看表。时间刚过早上七点。他确认四人全数到齐。第五人不会出现，她的椅子也没人坐。新加入的成员从警署楼上的会议室拿了把椅子下来。

哈根检视每位成员。

侯勒姆看起来仿佛昨天受到重大打击，卡翠娜也是一样。奥纳和往常一样整齐地穿着花呢外套、打着领结。哈根特别仔细地看了看新成员。昨天哈根比哈利先离开悠思提森餐馆，当时哈利只喝咖啡和无酒精饮料，但这时他却瘫坐在椅子上，面色苍白，胡子没刮，闭着眼睛。哈根不确定哈利是不是大开酒戒。这个小组需要的是警探哈利，而不是醉鬼哈利。

哈根抬眼望向白板，他们为哈利在白板上写下了案情概要，包括被害人姓名、时间线、命案现场、瓦伦丁·耶尔森这个名字、指向原始命案及日期的箭头。

“所以说，”哈根说，“马里达伦谷命案、翠凡湖命案、德拉门命

案，以及最后一起发生在被害人家中的命案。四名调查过未破命案的警察在同一天遇害，其中三人在同一个地点遇害。其中三起原始命案是典型的性侵杀人案，虽然案发时间相隔甚远，但当时这三起命案就有相似之处。唯一例外的是德拉门命案，被害人勒内·卡尔纳斯是男性，身上没发现性侵迹象。卡翠娜？”

“如果我们假设这四起原始命案和四起杀警案都是瓦伦丁·耶尔森干的，那么卡尔纳斯是个很有意思的例外。他是个同性恋者。毕尔和我去德拉门的夜店查访过，那里的人说卡尔纳斯的性关系复杂，他不仅迷恋年长人士，还把他們当成老色狼一样剥削，而且他在夜店一有机会就卖身从事性交易。只要有赚钱的机会，他几乎什么都感兴趣。”

“有这种行为和干这行的人，遭人杀害的概率很高。”侯勒姆说。

“没错，”哈根说，“但这会使得凶手是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的机会提高吗，史戴？”

奥纳咳了一声：“像瓦伦丁·耶尔森这种性掠食者因为性欲强，经常会有复杂的性关系。引发他们的是想要掌控、喜欢施虐、渴望挑战极限的需要，而不是被害人的性别和年龄。但杀害勒内·卡尔纳斯也可能是出于嫉妒，被害人身上没有性侵迹象或许可以支持这一点。此外也可能是出于愤怒。他是四个被害人之中，唯一跟遇害警察一样受到钝器攻击的。”

一阵静默，每个人都朝哈利望去。哈利半斜躺在椅子上，眼睛依然闭着，双手交叠在肚子上。卡翠娜以为他睡着了，直到他咳了一声。

“有人发现瓦伦丁跟卡尔纳斯之间的关联吗？”

“目前没有，”卡翠娜说，“没有电话联络的记录，夜店或德拉门市都没有信用卡刷卡记录，也没有任何电子迹象显示瓦伦丁曾经接近卡尔纳斯的所在地点。此外也没有人知道卡尔纳斯曾经听说过瓦伦丁这

个人，或是见过任何酷似瓦伦丁的人。但这并不代表说他们不曾……”

“这是当然，”哈利说，紧闭双眼，“我只是纳闷而已。”

锅炉间陷入沉默，众人都看着哈利。

他睁开双眼：“干吗？”

没人答话。

“我可不会飘浮起来，或是在水面上行走，也不会把水变成葡萄酒。”

“不是不是，”卡翠娜说，“你只要让这四个瞎眼的灵魂重见光明就好了。”

“这我也办不到。”

“我以为领导人应该要让追随者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侯勒姆说。

“领导人？”哈利微微一笑，在椅子上坐起来，“你跟他们说过我的身份了吗，哈根？”

哈根清了清喉咙：“哈利已经不具有警察的身份和权力，所以他只是以顾问的身份加入我们，就跟史戴一样。这表示他不能申请搜索票、不能携带武器，也不能执行逮捕任务。这也表示他不能领导警方的行动。这些原则我们都必须遵守，这点非常重要。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逮到瓦伦丁，又找到一大堆证据，结果被告律师却发现我们没有依法行事，那可就令人扼腕了。”

“这些顾问……”奥纳说，做个苦脸，在烟斗里塞紧烟草，“听说他们按小时计费，费率让心理医生看起来好像傻瓜，所以我们还是好好利用在这里的时间，说些比较聪明的话，哈利。”

哈利耸了耸肩。

“是啦，”奥纳说，微微苦笑，把尚未点燃的烟斗塞进嘴巴，“我们已经说出我们所能说的最聪明的话了，而且我们已经原地打转好一阵子了。”

哈利低头看着双手，最后重重叹了口气。

“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有多聪明，而且它还不完整，但我一直在想的是……”他抬起头，看见四双眼睛睁得老大。

“我知道瓦伦丁是嫌犯，问题是我们找不到他，所以我建议我们找一个新嫌犯。”

卡翠娜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我们得去怀疑一个我们不认为他是凶手的人？”

“我们不去‘认为’，”哈利说，“我们只是去怀疑各种程度的可能性，并依照资源密集程度去衡量这些可能性，再确认或否决这些怀疑。就像我们考虑月球上有生命的概率可能比格利泽581d系外行星低，这颗行星跟它的太阳之间有着完美的距离，水不会蒸发也不会结冰，但我们还是先去查看月球。”

“哈利·霍勒第四诫，”侯勒姆说，“从有光的地方开始搜寻。还是第五诫？”

哈根咳了一声：“我们收到的命令是找出瓦伦丁，其他都是大调查组的责任，贝尔曼不容许我们调查其他的事。”

“恕我直言，”哈利说，“贝尔曼就别管他了。我并不比你们更聪明，但我是新加入的，这让我们有机会用新鲜的眼光来看这些案子。”

卡翠娜哼了一声：“说什么屁话，不比我们更聪明什么的，你只是说说而已吧。”

“不是，但我们先假装是好了，”哈利说，眼睛眨也不眨，“我们从头再来一次。动机。谁会想杀害未能破案的警察？因为这是公分母对吧？快点，你们来告诉我吧。”

哈利交叠双臂，滑下椅子，闭上眼睛等待。

侯勒姆最先打破沉默：“被害人的亲属。”

卡翠娜也加入：“不被警察相信的强暴案被害人，或是被害人的案子未受到妥善调查。凶手惩罚警察，因为警察未能清查其他性侵凶手。”

“可是勒内·卡尔纳斯没被强暴，”哈根说，“如果我认为我的案子没受到妥善调查，我只会杀害和案子有关的警察，而不是所有的警察。”

“继续说啊，我们再一个一个否决，”哈利说，坐直身子，“史戴？”

“遭受冤狱的人，”奥纳说，“他们入狱服刑，受到侮辱，失去工作，失去自尊，也不再尊重别人。自尊受辱的狮子最危险，他们不觉得需要负任何责任，心中只有仇恨和苦涩，反正他们的生命受到了贬抑，那么他们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复仇。身为群体动物他们觉得已经没什么可以失去，驱使他们每天早上爬起来的动力是把加诸在他身上的痛苦还给让他痛苦的那些人。”

“那就是复仇的恐怖分子喽。”侯勒姆说。

“很好，”哈利说，“去调查被告没有认罪、案子也不清不白的每一件强暴案，而且被告服了刑，目前已经出狱。”

“或者凶手不是被告本人，”卡翠娜说，“被告依然被关在牢里，或是一生都陷入绝望，而他的女友或兄弟或父亲誓言复仇。”

“出于爱，”哈利说，“很好。”

“靠，你不是认真的吧。”侯勒姆插嘴说。

“为什么不是？”哈利说。

“出于爱？”侯勒姆的声音犹如金属般坚硬，脸孔扭曲成怪异的弧度。“你不会认为这些屠杀跟爱有关吧？”

“我的确是这么认为。”哈利说，滑下椅子，闭上眼睛。

侯勒姆站了起来，涨红了脸：“你是说一个心理有病的连续杀人犯，出于爱而做出……”他声音嘶哑，朝那张空椅点了点头，“……这种事？”

“看看你自己。”哈利说，睁开眼睛。

“什么？”

“看看你自己，感觉一下。你满腔怒火，心里全是恨意，你想看见这个恶徒被痛苦地吊死，对不对？因为你跟我们一样，都爱原本坐在那张椅子上的女人。所以你恨意的来源是爱，毕尔。就是这份爱，而不是恨，让你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不择手段地手刃歹徒。坐下吧。”

侯勒姆坐了下来，哈利站起来。

“这些命案也给我同样的感觉，凶手大费周章地重现原始命案，而且他还甘冒奇险，所以我不确定这一切的背后纯粹只是嗜血的欲望或仇恨。请记住凶手所投注的是如此大量的心力。嗜血的凶手会去杀害妓女、儿童或其他容易得手的目标，单纯只有恨意而缺少爱的人不可能投入如此极端的心力，所以我认为我们要找的是一个爱得比恨得还多的人，那么问题来了，就我们所认识的瓦伦丁·耶尔森而言，他真的有能力付出这么多爱吗？”

“也许吧，”哈根说，“我们对他不了解不完全。”

“嗯，下一件未破命案的日期是哪一天？”

“距离现在还有一段时间，”卡翠娜说，“在五月，十九年前发生过一件命案。”

“还有一个多月。”哈利说。

“对，但其中没有性的因素，比较像是家族世仇，所以我查了一下看起来像命案的失踪人口案，发现有个少女在奥斯陆失踪，过了两周都没人看见她之后，她被报案失踪。大家之所以没有早点反应是因为她发短信给几个朋友，说她要搭廉价航空去享受阳光，需要一点时间和空间。有几个朋友回了她的短信，但她没有回复，所以他们认为她想离开一切意味着她也暂时不想碰手机。她被报案失踪之后，警方调查了每一家航空公司，但是都没发现她的登机记录。简而言之，她就这么人间蒸发了。”

“那手机呢？”侯勒姆问。

“最后传送到基地台的信号出现在奥斯陆市中心，之后就停止了。一定是没电了。”

“嗯，”哈利说，“那条短信，短信上说她生病了……”

侯勒姆和卡翠娜都缓缓点头。

奥纳叹了口气：“可以说得清楚一点吗？”

“他的意思是说这件事也发生在贝雅特身上，”卡翠娜说，“我也接到一条短信说她生病了。”

“原来如此。”哈根说。

哈利缓缓点头：“比如说凶手可能查看手机最近的通话记录，发短信给那些联络人，以延缓警方的追查。”

“这表示要在犯罪现场找到线索会更加困难，”侯勒姆补充说，“因为凶手掌握了通话记录。”

“短信是什么时候发送的？”

“三月二十五号。”卡翠娜说。

“那就是今天。”侯勒姆说。

“嗯，”哈利揉揉下巴，“我们手上有一件可能的性侵杀人案和日期，但没有地点。负责的警探是谁？”

“由于这件案子始终算是失踪人口案，所以没有进行调查，也一直没有升级为命案。”卡翠娜看着笔记本，“不过最后这件案子被送到了犯罪特警队，分派给一名警监，就是你。”

“我？”哈利蹙起眉头，“通常我都会记得我经手过的案子。”

“这件案子就发生在雪人案之后，后来你跑去了香港，没再出现，连你自己也成了失踪人口。”

哈利耸了耸肩：“好吧。毕尔，你去失踪人口组调查后来他们怎么处理这件案子，还有提醒他们慎防来家里按门铃的人，以及白天接到的神秘电话，好吗？我想我们应该追踪这件案子，尽管没有尸体也没有犯罪现场。”哈利拍了拍手，“好了，这里谁负责泡咖啡？”

“嗯，”卡翠娜用低沉嘶哑的声音说，在椅子上瘫坐下来，张开双腿，闭上眼睛，搓揉下巴，“我想应该是新来的顾问吧。”

哈利噙起嘴唇，点了点头，跳了起来。自从贝雅特被发现以来，这是锅炉间第一次传出笑声。

市议会的会议室里气氛凝重。

米凯·贝尔曼坐在桌子最远的一端，主席坐在桌子的另一头。米凯知道大部分议员的名字，他当上警察署长之后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记住议员的姓名和长相。“下棋不能不了解棋子，”前任警察署长对他说，“你必须知道他们的能力和限度。”

这位资深署长曾经给过他这个善意的建议，但现在这位已退休的署长为什么也坐在会议室里？难道是来担任顾问吗？无论这位前任署长多会下棋，米凯怀疑他是否使唤得动坐在与主席隔两个位子上的高大金发女子。目前这女子正在说话，她是皇后，也就是社会事务议员伊莎贝尔·斯科延。甩人的。她的声音有一种冰冷的官腔官调，显示她知道会议内容都会被记录下来。

“奥斯陆警署似乎无力阻止这些命案的发生，使得我们越来越不安。碰到这种情况，媒体自然会对我们施压，而且也已经施压了一段时间，希望我们拿出一番作为，但是更重要的是现在连市民都失去了耐性。我们不能让市民对政府机关的不信任感一直升高，而这里的政府机关指的是警方和市议会。由于这属于我的权责范围，所以我召开这次的非正式听证会，好让市议会能对警察署长的问题做出反应。我们假定问题确实存在，因此必须评估替代做法的可能性。”

米凯在流汗。他讨厌在制服里流汗。他试图和前任署长目光相触，却徒劳无功。他到底在这里干吗？

“我希望我们对替代做法都能尽量敞开心胸、发挥创意。”伊莎贝尔以吟诵的声调说，“我们都知道这次的事件对新上任的年轻警察署长是过于庞大的负担，而且很遗憾的是，他才刚上任不久就得处理如此需要丰富经验和知识的事件，如果这个责任落在前任警察署长的肩膀上应该会理想很多，毕竟他累积了那么多年的经验，达到过那么多的优良绩效。我很确定在场每个人，包括两位警察署长，都会同意这个看法。”

米凯心想他没有听错吧？她的意思是……难道她是要……

“是这样吗，贝尔曼？”

米凯清了清喉咙。

“抱歉打个岔，贝尔曼，”伊莎贝尔说，戴上一副普拉达眼镜，低头看着面前的一份文件，“我在看的是上次针对杀警案的会议记录，

你说：‘我向议会保证，我们已经掌控了这件案子，而且有信心很快就会有结果。’”她取下眼镜，“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而且显然我们迫切需要争取时间，也许你可以不用再复述之前说过的话，直接告诉我们现在你打算怎么做，而且是比之前更有效率的做法？”

米凯转动肩膀，希望衬衫不要粘在身上。该死的汗水。该死的贱人。

晚上八点，哈利打开警院大门，觉得十分疲累。显然他已经疏于长时间集中精神，而且小调查组也没什么进展。他们浏览了报告，思索已经想过十几次的想法，原地打转，拿头撞墙，希望墙壁迟早会被撞破。

这名前警监对清洁工点了点头，爬上楼梯。

他满心疲惫，却意外地保持警觉，而且兴高采烈，蓄势待发。

他经过阿诺尔的办公室，听见有人叫他，便转过身，探头进去。阿诺尔一头乱发，双手抱在脑后：“我只是想知道你再度成为警察有什么感觉。”

“感觉很好，”哈利说，“我只是来改上次的刑事侦查考卷。”

“别担心，我已经改好了，”阿诺尔说，轻扣面前的一沓试卷，“你只要专心逮到凶手就好了。”

“好，谢了，阿诺尔。”

“对了，学校里有人非法入侵。”

“非法入侵？”

“有人闯入健身房，器材柜被撬开，只有两根警棍被偷走。”

“该死，从前门吗？”

“前门没有闯入痕迹，这表示应该是内鬼干的，或是某个员工开门让歹徒进来，或是借给他们通行证。”

“没办法查出是谁吗？”

阿诺尔耸了耸肩：“学校里又没什么好偷的，所以就没把预算花在复杂的门禁系统、监视系统或二十四小时警卫上。”

“学校里也许没有武器、毒品或保险箱，但一定有比警棍更值钱的东西吧？”

阿诺尔嘻嘻一笑：“你最好去看看你的计算机是不是还在。”

哈利走进自己的办公室，看见东西似乎都没人动过，便坐了下来，思索该做什么才好。他空出晚上的时间就是为了改考卷，现在回家也只有幢幢黑影在等着他而已。这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仿佛回应他的思绪。

“卡翠娜？”

“嗨，我查到了一些东西，”她的口气颇为兴奋，“你还记得我说过贝雅特跟我去找过依里雅，就是那个把地下室租给瓦伦丁的女人吗？”

“就是替他做伪证的那个？”

“对，她说她在公寓里找到一些强暴和虐待的照片，还在其中一张照片里认出瓦伦丁的鞋子和卧室的壁纸。”

“嗯，你的意思是说……”

“……虽然概率不高，但那里可能是犯罪现场。我联络过新屋主，现在他们一家人住在附近，等房子装修完成。他们不介意我们借钥匙进去看看。”

“我以为我们已经同意不去找瓦伦丁了。”

“我以为我们同意只要有光的地方就去搜寻。”

“说得对，布莱特你真聪明。芬伦区离这里很近，你有地址吗？”

哈利记下地址。

“你走路就到了。我现在就过去，你要来吗？”

“好，可是我一直很紧张，结果忘了吃东西。”

“好，吃完了就来吧。”

晚上八点四十五分，哈利踏上石板小路，走到空屋前。只见墙边放着用完的油漆罐，防水布下堆放着一摞摞的塑料和木板。他依照屋主的指示，走下小石阶，穿过后方的石板路，打开地下室的门。胶水和油漆的气味扑鼻而来，但其中还夹杂着另一种气味，这气味屋主刚才提过，这也正是他们决定重新装修的原因。屋主说他们搞不清楚气味是从哪里来的，可是它弥漫整间屋子。他们找过灭虫员来看，对方说这么强烈的气味一定来自不止一只死老鼠，可能得撬开地板、掀开墙壁才找得到来源。

哈利打开电灯。走廊地上铺着透明塑料垫，上面有许多厚重靴子的鞋印。木箱子里装满工具、锤子、撬棒和沾了油漆的钻子。墙上有些木板被拆下，可以直接看见隔绝材料。除了走廊之外，这间房子有一厨一卫一厅，以及被帘子遮住的卧室。显然装修工程还没进行到卧室，其他房间的家具都被暂时存放在卧室里。为了避免家具沾染灰尘，原本的珠帘换上了雾面塑料帘片，令哈利联想到屠宰场、冷藏室和封锁的犯罪现场。

他吸入溶剂和腐臭的气味，跟灭虫员做出同样的判断，这气味绝对不止来自一只死老鼠。

床铺被推到了角落，空出空间来摆放家具。由于卧室堆满家具，很难看出当初这里是怎么发生强暴案，少女又是如何被拍下照片的。卡翠娜说她会再去找依里雅，看能不能问出新线索，但如果瓦伦丁是

杀警凶手，那么哈利已经知道一件事：他绝对不会留下任何证据显示自己曾经躺在这里。哈利扫视卧室，从地板到天花板，又回到窗前，透过自己的倒影望向黑暗中的庭院。这个房间具备一些激发幽闭恐惧症的元素，但如果这里真的是犯罪现场，那么它并未对哈利说话。总之时间已经过了很久，这里也发生了很多事情，如今只留下壁纸和腐臭气味。

哈利放任目光游走，又回到天花板上，定在那儿。幽闭恐惧症。为什么在这里才有这种感觉？客厅就没有？他站直身体，伸展一米九二的身高，再加上手臂的长度，指尖正好可以碰到天花板。天花板由石膏板构成。他回到客厅，重复相同动作，却碰不到天花板。

所以卧室天花板比较低，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了节省暖气开销的常见做法。而旧天花板和新天花板之间应该有个夹层空间，这空间可以藏东西。

哈利走进走廊，从工具箱里拿出一根撬棒，回到卧室。他的视线落在窗户上，突然停下动作。他的眼睛注意到窗外出现动静。他静静站了两秒钟，注视并聆听，但什么也没发现。

他的注意力再度回到天花板上。没有地方可以插入撬棒，但石膏板很好处理，只要切下一大块，之后再补上一块，加些填充料，再油漆整个天花板就好了，如果动作快的话半天就可以完成。

哈利爬上一张椅子，用撬棒瞄准天花板。哈根说得没错：警探在缺少蓝单、也就是搜索票的情况下，没取得屋主同意就撬开天花板所找到的证据，法官一定会判定无效。

哈利用力一击，天花板发出病恹恹的呻吟声，撬棒穿了过去。白色的石膏碎片洒落在他脸上。

而哈利甚至连警探都不是，他只是个平民顾问，不属于调查组，只是独立个体，因此打破天花板可能会被判犯下暴力罪行，但他愿意付出这个代价。

他闭上眼睛，把撬棒往后拉，感觉细碎的石膏落在他的肩膀和额头上。一股恶臭扑鼻而来。这里味道更重。他再次挥动撬棒，把破洞扳得更大一点，然后环视四周，找个东西来垫在椅子上，好让他可以把头探进洞里。

又来了。窗外又出现动静。他跳下椅子，奔到窗边，以手遮眉挡住光线，倚在玻璃上，却只在黑暗中看见苹果树的轮廓，几根树枝正在晃动。难道起风了？

哈利回到客厅，找到一个宜家的大型塑料箱，把它放到椅子上，正要爬上去，就听见走廊传来声响。那是阵咔嚓声。他静静站着，侧耳凝听，却没再听见其他声音。哈利耸了耸肩，应该只是因为起风了，所以老木造房子发出了噼啪声。他在塑料箱上站稳脚步，小心翼翼地站直身体，两只手掌抵在天花板上，把头探进石膏板的破洞中。

恶臭相当浓烈，他的眼睛立刻就泌出泪水，他必须憋住呼吸才行。这股恶臭闻起来很熟悉。尸体在这个腐烂阶段所释放出来的气体似乎有害身体健康。他只闻过一次如此浓烈的恶臭，当时警方在阴暗的地下室发现一具尸体被包在塑料袋里长达两年，他们在袋子上穿了好几个洞。不对，这不是死老鼠所散发出来的气味，甚至不是鼠类尸体发出来的。夹层里很暗，他的头挡住了光线，但他看见有个东西躺在他面前。他等待瞳孔缓缓扩张，接收夹层里的微弱光线。接着他看见了那样东西。那是一把钻子，不对，是锯子，但还有别的东西，就在锯子后方，看不清楚，他只是觉得那里有个东西，有个……这时他喉头突然紧缩，因为他听见了声音。那是脚步声，从下方传来。

他想把头缩回来，但破洞却像是收缩了一样，收紧在他的颈部，把他封锁在死亡的氛围里。他感觉心中浮现惊慌的情绪，硬把手指塞进脖子和天花板的破洞之间，拉开石膏板，把头缩回来。

脚步声停了下来。

他颈部的血管剧烈跳动。他等自己完全平静下来，才从口袋里拿出打火机，把手伸进破洞，打亮打火机，正要把头再伸进去，却注意

到隔开卧室和外头的塑料帘片上出现一个人影，有人隔着帘片正在看他。

哈利咳了几声：“卡翠娜？”

没有回应。

哈利的目光找到他放在地上的撬棒，尽量安静地爬下椅子，一脚踏上地板。这时他听见帘片打开的声音，便知道自己来不及拿到撬棒了。那说话声听起来几乎是开心的。

“我们又见面了。”

哈利抬头一看，在微弱光线中花了几秒钟才辨认出对方的脸孔。他低低咒骂一声。他的头脑正在设想接下来几秒钟可能发生的情境，同时发出疑问：接下来会他妈的发生什么事？但他却找不到答案。

29

她肩膀上背着一个袋子，她把袋子放到地上，发出令人意外的沉重声响。

“你来这里干吗？”哈利粗声问道，并发现这句话他曾经问过，而她的回答也大同小异。

“刚才我做了些武术训练。”

“这不是回答，西莉亚。”

“这是啊。”西莉亚·格拉夫森说，翘起一边臀部。她身穿单薄的运动上衣、黑色紧身裤、球鞋，头上扎着马尾，脸上露出狡狴的微笑。“我刚做完训练，看见你离开学校，就一路跟踪你过来。”

“为什么？”

她耸了耸肩：“可能是为了再给你一次机会。”

“什么机会？”

“让你做你想做的事。”

“什么事？”

“我想我应该不用说得那么明白吧？”她侧过了头，“我在孔恩的办公室看见了你的表情，哈利，你想上我。”

哈利朝西莉亚的袋子点了点头：“既然你在做训练，那袋子里是不是有忍者装备，还有拐杖刀？”他口干舌燥，声音粗哑。

西莉亚看了看卧室：“差不多。这里还有床啊。”她提起袋子，从哈利面前走过，拉开一张椅子，把袋子放在床上，试图移开挡在中间的一张长沙发，但沙发卡住了。她倾身向前，抓住沙发背部往后拉。哈利看着她的臀部，正好她的上衣往上缩，只见她的腿部肌肉紧绷，并听见她发出低低呻吟：“你不来帮忙吗？”

哈利吞了口口水。

妈的，该死。

他看着金色马尾在她脑后摆动，犹如一支该死的把手。紧身裤凸显出她的臀部。她停下动作，只是站在原地，仿佛察觉到什么。她察觉到他在想些什么了。

“喜欢这样吗？”她轻声说，“你喜欢我这样吗？”

他没回答，只是逐渐勃起，宛如腹部被打了一拳，延迟的疼痛感逐渐浮现，从胯间的一个点向外扩散。他的头仿佛开始冒泡，泡泡不断升起又爆破，滋滋作响。他向前踏出一步，又停了下来。

她半转过头，垂下眼看着地面。

“你在等什么？”她柔声说，“你……你想要我做些抵抗吗？”

哈利吞了口口水。他并不是无意识地在做这些动作。他知道自己_{在做什么}。这就是他。他就是这种人。即使这时他对自己大声说话，他还是会去做，难道他不想吗？

“对，”他听见自己说，“阻止我。”

他看见她抬起臀部，突然想到这就像动物世界里的交配仪式，也许他体内的程序已经设定好了要做这件事。他把手放在她的腰背部，放在那个弧形地带，感觉紧身裤上方露出的汗湿肌肤，把两根手指伸进松紧带里。他只要把裤子拉下来就好了。她一手放在椅背上，一手放在床上的袋子上。袋子是打开的。

“我试试看，”她柔声说，“我试试看。”

哈利长长地、颤抖地吸了一口气。

他注意到动静。事情发生得快如闪电，他几乎没时间反应。

“怎么了？”乌拉把米凯的外套挂到嵌入式衣柜里。

“什么怎么了？”他反问道，用双手揉了揉脸。

“说来听听吧。”她说，牵着他走进客厅，让他在沙发上坐下，站到他背后，把手指放在他肩膀和脖子之间的交界处，找到斜方肌的中央位置，捏下去。他大声呻吟。

“怎么样？”她说。

他叹了口气：“是伊莎贝尔·斯科延，她提议让前任警察署长协助我们，直到破案为止。”

“原来如此。这样不好吗？你自己说过你需要更多资源的。”

“但实际上这表示他才是真正的警察署长，我只有在一旁泡咖啡

的份。这等于是对我投下不信任票，我不能接受，你一定看得出来吧？”

“但这只是暂时的不是吗？”

“那之后呢？由他来掌舵，等这件案子破了以后呢？到时候难道议会会说现在事情结束了，你可以复职了？噢！”

“抱歉，这里比较紧，放轻松，亲爱的。”

“当然了，这是她的复仇，你知道的。被甩的女人……痛！”

“哎呀，我是不是又按到酸痛点了？”

米凯扭动身体，离开她的双手：“最糟的是我什么都不能做。她很会玩这种游戏，我还只是新手。要是我有多一点时间就好，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些盟友，看清楚是谁在照应谁。”

“你得运用你手上的盟友。”乌拉说。

“最重要的盟友都在她那边，”米凯说，“妈的都是些政客，他们不像我们会去思考后果，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选票，还有愚蠢选民眼中所看见的角度。”

米凯低下了头。她的手又开始动作，这次比较轻柔。她给他按摩，抚摸他的头发。就在他的头脑即将神游之际，他突然踩了刹车，回到她刚才说的那句话：你得运用你手上的盟友。

一时之间哈利什么都看不见，他的手下意识地离开西莉亚，转过身去。塑料帘片被拉到一旁，他直视那道白光，举起手来遮住眼睛。

“抱歉，”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手电筒低了下去，“我带了手电筒来，我想你可能没……”

哈利呼了口气，咕哝一声：“天哪，卡翠娜，你吓到我了！呃……我们。”

“哦，对，你不是那个学生吗……我在警大学院见过你。”

“我已经不是那里的学生了。”西莉亚的声音十分镇定，口气听起来几乎像是觉得很无聊似的。

“哦？所以你在这里干吗？”

“搬家具，”哈利说，做出嗅闻的动作，指了指天花板的破洞，“我想找个比较坚固的东西踩上去。”

“外面有梯子啊。”卡翠娜说。

“是吗？我去拿。”哈利快步从卡翠娜身旁走过，穿过客厅。妈的，该死，该死！

梯子倚在墙边，两旁是许多油漆罐。

他回到卧室，里面一片沉默。他推开扶手椅，把铝梯放在破洞下方。看来她们似乎完全没交谈。两个女人都双臂交叠，面无表情。

“是什么东西那么臭啊？”卡翠娜问。

“把手电筒给我。”哈利说，爬上楼梯，拉开一片石膏板，先把手电筒放上去，再把头伸进去，伸手去拿那把绿色锯子。刀身已经碎裂，他用两根手指拿起来，递给卡翠娜。“小心，上面可能有指纹。”

他再拿手电筒朝里头照，往内看去。尸体呈侧躺姿势，挤在新旧天花板之间。哈利心想自己真是活该在这里吸入腐尸臭味，不对，他应该自己变成腐尸才对。他是个变态男人，非常变态的男人。他如果没有被当场击毙，就需要寻求协助。刚才他打算放手去做对不对？或者他停了下来？或是这一切只是他的幻想，而他只是停止幻想，不让自己继续疑惑而已？

“有没有看见什么？”卡翠娜问。

“有。”哈利说。

“我们需要找鉴识组来吗？”

“看情况而定。”

“看什么情况？”

“看犯罪特警队要不要调查这起死亡事件。”

30

“这有点难以启齿。”哈利说，在窗框上按熄香烟，让正对史布伐街的窗户保持开启，回到椅子上。清晨六点的时候奥纳接到哈利的电话，说他又陷入混乱，于是奥纳说他可以在八点第一个患者约诊的时间前过来。

“你以前也来这里说过难以启齿的事。”奥纳说。就哈利记忆所及，他一直是犯罪特警队队员遭遇难题时的求助对象，不仅是因为他们有他的电话号码，也因为奥纳是少数了解他们日常工作的心理医生，而且他守口如瓶。

“对，但那些是关于酗酒的事，”哈利说，“这次……很不一样。”

“是吗？”

“你不认为吗？”

“我认为既然你做的第一件事是打电话给我，那么你也许认为它们是差不多的。”

哈利叹了口气，在椅子上倾身向前，把额头靠在交叠的双手之上：“也许吧。我总觉得我喜欢挑一个最糟的时间点开始喝酒，我总是在最需要保持警觉的时候屈服，好像我心里住着一个恶魔，它希望毁灭一切，希望把我毁灭。”

“恶魔就是专干这种事啊，哈利。”奥纳捂嘴打个哈欠。

“如果是这样，那这只恶魔太厉害了。我本来打算强暴一个女孩。”

奥纳的睡意瞬间消失：“你说什么？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昨天晚上。这个女孩是我在警大学院的学生，她已经休学了。我去搜查瓦伦丁住过的公寓时她突然出现。”

“哦？”奥纳摘下眼镜，“有找到什么吗？”

“找到一把刀身碎裂的锯子，一定是放在那里好几年了。当然了，那也可能是给夹层天花板施工的工人留下来的，但他们正拿锯子的锯齿边缘去比对在白克利亚街发现的锯子碎片。”

“此外还发现了什么？”

“没了。不对，有，还发现一只死獾。”

“獾？”

“对，看起来它好像是在那里冬眠。”

“哈哈，我们以前也养过一只獾，牙齿很尖利，幸好它只待在院子里。所以它是在冬眠中死亡的？”

哈利苦笑：“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叫鉴识人员去调查。”

“抱歉，我……”奥纳摇了摇头，又戴上眼镜，“那个女孩出现，你觉得想强暴她，是这样吗？”

哈利高举双臂：“我才刚向我在这世界上最深爱的女人求婚，我只希望我们能一起共度美好人生。就在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恶魔又跳了出来……”他放下双臂。

“你为什么不说了？”

“因为我只是坐在这里捏造出这个恶魔的存在。我知道你会怎么

说，你会说我必须为自己所有的行为负责。”

“难道不是吗？”

“当然是啊。他不过就是同样的家伙，只不过换上了新衣服。我以为他叫作金宾，我以为他叫作母亲早逝或工作压力，或是睾酮或酗酒基因。说不定这些都是真的，但如果把这些衣服全都脱掉，他还是叫作哈利·霍勒。”

“你是说昨天晚上哈利·霍勒差点强暴了这个女孩？”

“这个梦我已经做了好一阵子了。”

“你是说强暴？”

“不是，我是说这个女孩，她要求我这样做。”

“她要求你强暴她？严格说来，这不算强暴，不是吗？”

“第一次她只是要求我干她。她挑逗我，但我没有办法，因为她是警大学院的学生。事后我开始幻想强暴她。我……”哈利用手抹了抹脸，“我从没想过我带有这种因子，强暴者的因子。我是怎么了，史戴？”

“所以你有强暴她的意图和机会，可是你选择克制自己？”

“是有人打断了我们。这算强暴吗？我不知道，可是她邀请我进行角色扮演，而我愿意扮演这个角色，史戴，非常愿意。”

“对，但我还是不为这是强暴。”

“也许从法律上来看不是，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如果我们继续下去，而她要求我停止，我不知道自己停不停得下来。”

“你不知道？”

哈利耸了耸肩：“你有诊断结果了吗，医生？”

奥纳看了看表：“我需要再听你多说一点，可是我的第一个患者已经在等我了。”

“我没时间做心理咨询，史戴，有个杀人凶手等着我们去追捕。”

“这样的话，”奥纳说，在椅子上摇晃他的圆肚，“你就暂且先听听我还成熟不成熟的看法。你来找我是因为你感受到一种你辨识不出来的感觉，而你之所以辨识不出来是因为这种感觉正在伪装自己，因为它是一种你不想去感受的感觉。这是典型的否认机制，就像男人拒绝承认自己是同性恋一样。”

“但我没有否认我是潜在的强暴者啊！请你就直截了当地说了吧。”

“你不是强暴者，哈利，一个人不会一夕之间变成强暴者。我想你的状况也许有两种可能，或者两者并存。第一，你对这个女孩可能感觉到某种侵略性，但它其实跟自我控制有关。说得白话一点，这就是惩罚性性交。这样你觉得有接近吗？”

“嗯，也许吧。第二种是什么？”

“萝凯。”

“什么？”

“吸引你的其实不是强暴行为也不是这个女孩，而是不忠，对萝凯的不忠。”

“史戴，你——”

“先冷静下来，你来找我是因为你需要有人大声而清楚地告诉你其实你早已察觉到的事，因为你没办法告诉自己这件事，你不希望有

这种感觉。”

“什么感觉？”

“就是你非常害怕对她做出承诺，结婚这件事把你逼到了恐慌边缘。”

“哦？为什么？”

“经过这几年，我应该算是对你有点了解。我认为就你的情况来说，这和你害怕对其他人负起责任有关，因为你有过不好的经验……”

哈利一时语塞，感觉胸腔里有个东西正在膨胀，仿佛是个快速生长的肿瘤。

“……你身旁的世界只要一开始仰赖你，你就会开始酗酒，因为你不想负起责任，你希望事情化为乌有。这就好像叠纸牌屋，快完成的时候压力大到令你难以负荷，于是你无法坚持下去，反而把它弄倒，干脆让失败赶快发生。我想这就是你现在正在做的事。你想尽快让萝凯失望，因为你深信这种事迟早都会发生，你无法忍受漫长的折磨，所以干脆先发制人，先把这该死的纸牌屋弄倒。你就是把你跟萝凯之间的关系看成纸牌屋。”

哈利想说几句话，但胸腔的肿块已经膨胀到喉咙，堵住了发声的管道，只能勉强说出一句：“毁灭性。”

“你的基本态度是建设性的，哈利。你只是害怕而已，害怕这会深深伤害你们两个人。”

“我是个懦夫，你是这个意思对吧？”

奥纳看着哈利，吸了口气，似乎想纠正这句话，却又作罢。

“对，你是个懦夫。但我认为你之所以胆怯是因为这是你真正想要的，你想要萝凯，你想跟她搭上同一艘船，你想把她绑在桅杆上，

跟她一起航行，或跟她一起沉没。当你很罕见地做出承诺，你就会这样，哈利。那首歌是怎么唱的？”

哈利咕哝了几句像是不退缩或不投降。

“就是这样，这就是你。”

“这就是我。”哈利低声复述。

“你想一想吧，今天下午在锅炉间开完会以后我们可以再聊。”

哈利点了点头，站起身来。

走廊上坐着一名身穿运动服的男子，他满身大汗，双脚不耐烦地乱动，看了看表，又怒视哈利。

哈利踏上史布伐街。他一整晚都没睡，也没吃早餐。他需要来点什么才行。他想了想，觉得自己需要来一杯，但又赶紧抛开这个念头，走进靠近玻克塔路交叉口的一家餐厅，点了一杯三份浓缩咖啡，在吧台一饮而尽，随即又点了一杯。背后传来笑声，但他没回头。第二杯他慢慢喝，拿起吧台上一份报纸，看了看头版的标题，再往下翻。

记者罗杰·钱登怀疑市议会将因杀警案而让警署人事重新洗牌。

奥纳让保罗·斯塔夫纳斯进来之后，坐到了办公桌后方。保罗走到角落换上干的T恤。奥纳趁这个时候打个大哈欠，打开第一格抽屉，放进手机，就放在视线所及的位置。他抬起头来，看着患者赤裸的背部。最近保罗都骑自行车来做咨询，所以得在诊疗室换上T恤。他总是背对奥纳换衣服。唯一不同的是刚才哈利抽烟的那扇窗户依然开着。由于光线的关系，使得奥纳在窗户的倒影上看见保罗赤裸的胸膛。

保罗很快地拉下T恤，转过身来。

“你的咨询时间——”

“——必须安排得更好一点，”奥纳说，“我同意，下次不会再发生了。”

保罗抬眼望来：“怎么了吗？”

“没什么，我只是比平常早起而已。让窗户开着好吗？这样空气比较流通。”

“这里的空气已经很流通了。”

“你高兴就好。”

保罗正要关上窗户，却停下动作，只是站着看着窗户，然后缓缓转身面对奥纳，嘴角泛起一丝微笑。

“觉得呼吸不顺畅吗，奥纳？”

奥纳发觉疼痛从胸部和手臂传来，这些都是心脏病发的常见征兆，只不过这些疼痛不是心脏病发所导致的，而是纯粹且全然的恐惧所引起的。

奥纳努力让自己冷静地说话。

“上次我们谈到你播放《月之暗面》这张专辑，你父亲走进房间，关掉扩音器，你看着红灯熄灭，你心里想的那个女人也死了。”

“我说她不再说话，”保罗不悦地说，“没说她死了，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对，不一样，”奥纳说，小心翼翼地朝抽屉里的手机伸出了手，“你希望她说话吗？”

“我不知道。你在冒汗。你不舒服吗，医生？”

保罗又用这种嘲弄的口气说话，脸上露出令人厌恶的微笑。

“我没事，谢谢。”

奥纳的手指放到了手机上。他必须让患者继续说话，避免对方听见他发短信的声音。

“我们还没谈过你的婚姻，要不要说说你的妻子？”

“没什么好说的。为什么你想谈她？”

“因为她是你的亲属。你似乎不喜欢亲近你的人，你会说你‘鄙视’他们。”

“原来你还是有用心啊，”保罗发出简短阴沉的笑声，“我鄙视人们是因为他们软弱、愚蠢、倒霉，”更多笑声，“这三种特点都烂透了。告诉我，后来你把X治好了吗？”

“什么？”

“就是那个警察啊，那个想在厕所亲同事的同性恋者，他痊愈了吗？”

“并不尽然。”奥纳按下按键，暗暗咒骂自己肥得像香肠的手指。他越紧张就越觉得自己手指肿大。

“既然你认为我跟他很像，你怎么会认为你可以把我治好？”

“X有精神分裂症，他会幻听。”

“那你认为我就比较好？”保罗发出苦涩笑声。与此同时奥纳继续打字，趁患者说话的时候继续输入，并用鞋子摩擦地板的声音来掩盖打字的声音。再一个字。再一个就好。可恶的手指。好了。这时他发现患者沉默了下来。患者。保罗·斯塔夫纳斯。不知道这名字是从哪儿来的。新名字总是可以再取，旧名字总是可以舍弃，只有刺青可没那么容易除去，尤其如果刺青很大，覆盖整个胸膛的话。

“我知道为什么你在冒汗，奥纳，”患者说，“刚才我换衣服的时候，你刚好在窗户上看见我的倒影对不对？”

奥纳觉得胸部越来越痛，仿佛他的心脏无法下定决心，不知道是要跳得更快，还是干脆停止跳动。他希望自己脸上做出的“听不懂”表情十分逼真。

“什么？”他高声说，掩盖他按下“传送”键的声音。

患者把T恤拉到脖子。

胸膛上那张无声尖叫的脸孔看着奥纳。

那是恶魔的脸孔。

“好了，说吧。”哈利说，把手机放在耳边，喝完第二杯咖啡。

“锯子上有瓦伦丁·耶尔森的指纹，”侯勒姆说，“锯刀的切割表面也吻合。这把锯子就是白克利亚街命案用过的锯子。”

“所以瓦伦丁·耶尔森就是锯子手。”哈利说。

“看来是这样，”侯勒姆说，“令我惊讶的是他竟然会把凶器藏在家里，而不是丢掉。”

“因为他打算再用。”哈利说。

哈利觉得手机发出振动，表示收到一条短信。他看了看屏幕，发送人是S，也就是史戴·奥纳。哈利阅读短信，立刻又读了第二遍。

瓦伦丁在这里SOS

“毕尔，派警车去奥纳在史布伐街的诊所，瓦伦丁在那里。”

“嘿？哈利？嘿？”

哈利已拔腿狂奔。

“被人揭穿总是很尴尬，”患者说，“但有时揭穿者的处境更尴尬。”

“揭穿什么？”奥纳说，吞了口口水，“不过就是刺青，那又怎样？又不犯法，很多人都有……”他朝恶魔的脸孔点了点头，“……这样的刺青。”

“是吗？”患者说，拉下T恤，“所以你看它的时候才一副像是要昏倒的样子？”

“我不懂你的意思，”奥纳用紧绷的声音说，“我们要不要谈谈你的父亲？”

患者放声大笑：“你知道吗，奥纳？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你没认出我，我都不知道是该引以为傲还是该失望才好。”

“认出？”

“以前我们见过，当时我被控性侵，你负责判断我的心智是否正常。你经手过的这种案子一定有数百件，反正你只花了四十五分钟的时间。不过呢，从某方面来说，我希望我给你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

奥纳看着患者。他对眼前的这个人做过心理评估？要记得每位患者是不可能的，但通常他至少会记得他们的长相。

奥纳打量他。下巴底下有两道小疤痕。原来如此。他曾以为这位患者动过拉皮手术，但贝雅特说瓦伦丁一定动过大型整形手术。

“可是你让我印象深刻，奥纳。你了解我。你不会在细节上拖延，你只是继续往下钻，问到对的事，也问到丑陋的事。你就像是个好按摩师，知道哪里找得到肌肉纠结的地方。你找到了痛点，奥纳。这就是我回来找你的原因，我希望你能再一次地找到痛点，找到那个在我心里翻搅的东西，把它驱逐出去。你办得到吗？还是你已经失去耐性了，奥纳？”

奥纳清了清喉咙：“如果你骗我的话，我就办不到，保罗。”

“可是我没骗你啊，奥纳。除了工作和老婆之外，其他都是真的。哦，对了，还有我的名字。除此之外……”

“平克弗洛伊德乐队？那个女人？”

奥纳面前的男子摊开双手，微微一笑。

“为什么你现在要告诉我这些，保罗？”

“你不用再叫我这个名字了，叫我瓦伦丁就好。”

“瓦什么？”

患者咯咯一笑：“抱歉，可是你的演技真的很差，奥纳。你明明知道我是谁，你在窗户里看见刺青的时候就知道了。”

“为什么我应该知道？”

“因为我是瓦伦丁·耶尔森，我就是你们都在找的那个人。”

“都在找？”

“你忘了上次你在电话里跟那个警察说瓦伦丁·耶尔森在电车车窗上涂鸦，我就坐在这里听吗？当时我还跟你抱怨，结果那节咨询你算我免费，难道你忘了吗？”

奥纳闭上眼睛几秒钟，把一切都屏除在外，告诉自己哈利很快就来了，他不可能走得太远。

“对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改成骑自行车来做咨询，”瓦伦丁说，“我想电车应该会有警察监视才对。”

“尽管如此你还是来做咨询。”

瓦伦丁耸了耸肩，朝背包伸出了手：“只要戴上安全帽和护目

镜，几乎谁都认不出来，不是吗？你也没起疑心啊，你认为我只不过是保罗·斯塔夫纳斯。再说我也需要咨询，奥纳。所以我觉得很遗憾，咨询必须告一段落了……”

奥纳看见瓦伦丁的手从背包里伸出来，不由得捂住嘴巴，倒抽一口凉气。钢质金属在光线下闪烁光芒。

“你知道这叫求生刀吗？”瓦伦丁说，“对你来说这个名字可能不是太贴切，可是它的用途很多元。比如说这个……”他用指尖抚摸锯齿状的刀锋，“……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这是干吗用的，只是觉得看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可是你知道吗？”他再度露出丑陋的浅笑，“他们觉得害怕是对的。当你拿这把刀划过喉咙，就像这样……它会钩住你的肌肤，然后撕扯，接着下个锯齿会撕裂里面的组织，比如说血管周围的薄膜。如果主动脉被扯开……那就精彩得很，我告诉你。不过你不用害怕，我保证你不会有什感觉。”

奥纳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几乎希望这只是心脏病发。

“所以只剩下一件事，史戴。我可以叫你史戴吗？既然我们已经快走到了尽头。你的诊断是什么？”

“诊……诊……”

“诊……断。诊断（Diagnosis）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就是‘通过知识’不是吗？我到底是哪里不对劲，史戴？”

“我……我不知道。我——”

瓦伦丁接下来的动作迅雷不及掩耳，奥纳就算想试着举起一根手指也来不及。瓦伦丁从他眼前倏然消失，接着话声就从背后传来，就靠在他耳边。

“你当然知道，史戴。你行医多年，见过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当然不是完全像，可是很相似，我们都是瑕疵品。”

奥纳已看不见那把刀，而是感觉到它。它抵着他因为鼻子用力喷气而不停颤动的双下巴。人类可以移动得这么快简直违反常理。他不想死，只想继续活下去。他脑子里只有这个念头，没有空间容得下其他思绪。

“你……没什么不对劲，保罗。”

“我叫瓦伦丁，放尊重一点。我站在这里，准备让你流血至死，我的老二却充血勃起，你还敢说我不对劲？”他在奥纳耳边大笑，“快点，诊断是什么？”

“不折不扣的疯子。”

他们同时抬起头来，朝门口望去。这句话是从门口传来的。

“时间到了，出去记得付钱，瓦伦丁。”

那个占满门口、肩膀宽阔的高大人影走了进来，手里还拖着一样东西。奥纳过了片刻才看出那是什么，原来是接待区沙发上方的杠铃。

“你这个条子少管闲事。”瓦伦丁嘶声说。奥纳感觉刀子紧紧抵住脖子。

“警车就快到了，瓦伦丁。一切都结束了，快把医生放开。”

瓦伦丁朝那扇面对街道打开的窗户点了点头：“我可没听见警笛声。滚开，不然我立刻就杀了医生。”

“我不这么认为，”哈利说，举起杠铃，“没了他你就没了挡箭牌。”

“这样的话，”瓦伦丁说，奥纳觉得手臂被折到背后，令他被迫站起，“我就带医生跟我一起走。”

“那我跟他交换。”哈利说。

“为什么？”

“因为我是比较理想的人质，他很可能因为惊慌过度而昏倒。再说你挟持我以后，就不用担心我会玩什么花样。”

一阵静默。窗外传来微弱的声音，可能是遥远的警笛声，也可能不是。刀子上的压力减弱。奥纳终于又可以呼吸了。突然他觉得微微刺痛，并听见有个东西被割断。那东西掉落地上。是他的领结。

“你敢动的话就会像这样……”瓦伦丁在他耳边低声说，接着又对哈利说，“那就照你说的做吧，条子。可是你要先把杠铃放下，然后面对墙壁站着，双脚张开——”

“我知道该怎么做。”哈利说，放开杠铃，转过身去，双掌高高贴在墙壁上，张开双腿。

奥纳只感觉手臂一松，接着就看见瓦伦丁站在哈利后方，把哈利的手臂折到背后，用刀子抵住他的喉咙。

“走吧，帅哥。”瓦伦丁说。

他们走出了门。

奥纳终于可以大口吸气。

窗外传来随风起伏的警笛声。

哈利看见接待员面露惊恐之色。他和瓦伦丁朝她的方向走去，宛如一只双头巨怪，再从她面前经过，不发一语。哈利在楼梯间故意放慢脚步，但身体侧肋立刻一阵刺痛。

“你敢耍花招，这把刀就会刺进你的肾脏。”

哈利加快脚步。他感觉不到血，因为血跟肌肤的温度是一样的，但他知道鲜血正在衬衫里头往下流。

两人来到一楼，瓦伦丁踹开了门，把哈利推出去，始终用刀子抵着他。

两人站在史布伐街上。哈利听见警笛声传来。一名戴着太阳眼镜的男子牵着一只狗从他们面前走过，看也没看他们一眼，手中的白色拐杖不断敲打人行道。

“站在这里。”瓦伦丁说，指了指禁止停车的标志，柱子旁锁着一辆越野自行车。

哈利站在柱子旁，他觉得衬衫变得黏黏的，身体侧肋阵阵作痛。刀子抵住了他的背。他听见钥匙声响，接着是自行车锁的咔咔声。警笛声越来越近。接着刀子突然不见，但哈利还来不及反应、跳离现场，他的头就被往后一扯，脖子上箍住了一个东西。他的头敲上柱子，眼前一阵金星乱冒，不由得挣扎着吸气。钥匙声响再度传来。压力松开，哈利下意识地抬起了手，把两根手指插在他的喉咙和箍住他脖子的东西之间。天杀的。

瓦伦丁在哈利眼前从容地跨上自行车，戴上护目镜和安全帽，伸出两根手指对他行了个礼，双脚踩动踏板。

哈利看着瓦伦丁的黑色背包消失在街上。警笛声的距离剩下不到两条街。一名自行车骑手从哈利面前经过，头戴安全帽，背上背着黑色背包。接着又是一名自行车骑手，没戴安全帽，只背黑色背包。妈的，该死。警笛声像是从他脑子里传出来似的。哈利闭上眼睛，想着古老的希腊逻辑游戏：有样东西正在靠近，距离一公里、半公里、三分之一公里、四分之一公里、百分之一公里。倘若数列是无穷尽的，那么这样东西永远不会抵达。

32

“所以你只是站在那里，被脖子上的自行车锁锁在柱子上？”侯勒姆用难以置信的口气问道。

“该死的禁止停车标志。”哈利说，低头看着空了的咖啡杯。

“真是讽刺。”卡翠娜说。

“他们还得派人去拿大钢剪来。”

锅炉间的门打开，哈根大步走入：“我刚才听说了，情况怎么样？”

“警车正在那附近找他，”卡翠娜说，“每个自行车骑手都拦下来检查。”

“只不过他一定已经抛弃自行车，搭上了出租车或公共交通工具。”哈利说，“瓦伦丁虽然罪大恶极，却不笨。”

犯罪特警队队长哈根在椅子上重重坐下，气喘吁吁：“他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

一阵静默。

哈根惊讶地看着一张张露出指责表情的脸孔：“怎么了？”

哈利咳了一声：“你坐到贝雅特的椅子了。”

“是吗？”哈根跳了起来。

“他留下了运动上衣，”哈利说，“毕尔已经拿去鉴识中心了。”

“衣服上有汗水、毛发，所有好料都在上面。”侯勒姆说，“我想只要一两天就能确认保罗·斯塔夫纳斯和瓦伦丁·耶尔森是同一个人。”

“除此之外还有吗？”哈根问道。

“没有可以指出未来杀人计划的皮夹、手机、笔记本或行事历，”哈利说，“只有这个。”

哈根下意识地接过哈利递给他的东西，一看是个没拆封的小塑料

袋，里头有三根棉花棒。

“他用这些要干吗？”

“杀害某人？”哈利简洁提议道。

“棉花棒虽然是用来清洁耳朵的，”侯勒姆说，“但其实它们是用来给耳朵抓痒的对不对？皮肤受到刺激，你只会抓得更用力，结果耳屎就越多，突然间你需要更多棉花棒。棉花棒就像是耳朵的海洛因。”

“或是用来化妆。”哈利说。

“哦？”哈根说，检视小塑料袋，“你的意思是说……他化妆？”

“这个嘛，应该说是伪装。他已经动过整形手术。史戴，你近距离看过他。”

“这我没想过，但我想你说得可能没错。”

“要让容貌看起来不一样，不需要用到太多睫毛膏和眼线笔。”卡翠娜说。

“很好，”哈根说，“我们对保罗·斯塔夫纳斯这个名字有什么发现？”

“很少，”卡翠娜说，“根据他提供给奥纳的出生日期，国家户政局查不到保罗·斯塔夫纳斯这个人。全挪威叫保罗·斯塔夫纳斯的只有两个人，已经被其他地区的警局排除嫌疑。他给的住址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也从没听过保罗·斯塔夫纳斯或瓦伦丁·耶尔森。”

“我们不习惯检查患者给的联络数据，”奥纳说，“而且每次咨询结束后他都付清费用。”

“饭店、民宿、收容所，”哈利说，“这些地方现在都会请房客做登记。”

“我来查。”卡翠娜在椅子上旋转半圈，开始在键盘上敲打。

“这种数据网络上找得到？”哈根用怀疑的口气问。

“找不到，”哈利说，“可是卡翠娜用的是一些你会希望它们不存在的搜索引擎。”

“哦，为什么？”

“因为它们能穿透程序代码，这表示即使是世界上最强的防火墙也无用武之地。”侯勒姆说，越过卡翠娜的肩膀看去，只见她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宛如一群在玻璃桌上乱蹿的蟑螂。

“这怎么可能？”哈根说。

“因为它们跟防火墙用的程序代码一样，”侯勒姆说，“那些搜索引擎就是防火墙本身。”

“看来不是很乐观，”卡翠娜说，“到处都找不到保罗·斯塔夫纳斯。”

“但他一定住在某个地方，”哈根说，“他是用这个名字去租房子的吗？你能查到吗？”

“我想他一定不会是普通房客，”卡翠娜说，“现在的房东都会调查房客背景，比如说用Google搜索、查看报税资料。瓦伦丁知道如果房东到处都找不到他的数据，一定会起疑。”

“饭店。”哈利说，他起身走到白板前。哈根朝白板看去，乍看之下觉得上面画的是自由联想的表格和箭头，仔细看才发现上面写着被害人姓名，其中一人只写着B。

“饭店刚才你已经说过了，亲爱的。”卡翠娜说。

“三支棉花棒，”哈利继续说，弯腰从哈根手中拿回小塑料袋，“这种包装在商店里买不到，只能在提供迷你卫浴用品的饭店浴室里拿

到。卡翠娜你再找一次，这次用犹大·约翰森的名字去找。”

不到十五秒钟搜索就完成了。

“没有。”卡翠娜说。

“可恶。”哈根说。

“还没完，”哈利说，聚精会神看着小塑料袋，“这上面没有制造商的名称，但通常棉花棒用的会是塑料棒，这些用的却是木棒，追踪一下应该可以找到供货商和进货的饭店。”

“饭店用品。”卡翠娜说，她昆虫般的手指再度蹿跃起来。

“我得走了。”奥纳说，站了起来。

“我送你出去。”哈利说。

“你们找不到他的。”奥纳说，走到警署门外，低头看着布兹公园。公园正沐浴在冰冷耀眼的春天阳光中。

“你应该是指‘我们’吧？”

“也许吧，”奥纳叹了口气，“我觉得我好像没做出什么贡献。”

“贡献？”哈利说，“你帮我们找到了瓦伦丁啊。”

“可是他跑掉了。”

“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化名了，我们更接近他了，为什么你不说我们可以逮到他？”

“你自己也跟他交过手了，你说呢？”

哈利点了点头：“他说他去找你是因为你为他做过心理分析，当时你认为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他心智正常，是不是？”

“对，但你也知道，具有严重人格异常的人也是会被判刑的。”

“当时你是在评估他有没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和精神病之类的，是不是？”

“对。”

“但他可能有躁郁症或精神病，更正，是第二型躁郁症或反社会人格。”

“正确的名称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奥纳接过哈利递给他的香烟。

哈利给两人点烟：“他知道你为警方工作却还是去找你做咨询，这点可以理解，但为什么他在知道你参与追捕行动之后却还是继续去找你？”

奥纳抽了口烟，耸了耸肩：“我一定是个棒得不得了的心理医生，才会让他愿意冒这种风险。”

“还有其他可能吗？”

“呃，他可能喜欢寻求刺激。许多连续杀人犯都会用各种借口来接近调查行动，体验愚弄警方的胜利感。”

“瓦伦丁知道你晓得他胸部有刺青，却还是脱下T恤，如果你是命案嫌犯，冒这个风险也未免太大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嗯，是啊，我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说他的潜意识想被逮到，他希望我认出他，而当我没能认出他，他的潜意识就帮助我揭露他的刺青。”

“但是当他达到目的之后，反而却急着想逃跑？”

“因为这时他的表意识接手了。这个观点可能给杀警案带来全新视角，哈利。原来瓦伦丁是个有强迫行为的杀人凶手，他的潜意识想住手，希望自己受到惩罚，或希望获得驱魔，好阻止他内心的恶魔。因此当他犯下原始命案却没被逮到之后，他就跟许多连续杀人犯一样提高风险因素。以他的案例来说，他把目标对准第一次没能逮到他的警察，因为他知道警方为了逮到杀害自己同袍的凶手，会投入无限的资源，最后他甚至还把刺青秀给参与调查行动的心理医生看。我想你说得可能没错，哈利。”

“嗯，不知道这可不可以归功于我。但如果换成是比较简单一点的解释呢？瓦伦丁并不像我们所以为的那么小心，因为他其实没有害怕那么多东西。”

“我不懂你的意思。”

哈利吸了口烟，从嘴巴把烟呼出，再用鼻子吸入。这个技巧是他住在香港时，一个吹奏迪吉里杜管的德裔白人乐手教他的。“同时呼气 and 吸气，老兄，这样一根烟就能抽两次。”

“回家休息吧，”哈利说，“今天辛苦你了。”

“谢谢，但我可是心理医生，哈利。”

“今天有个杀人犯拿刀抵住你的喉咙啊。抱歉，医生，你不能用理性思考来看待这件事。噩梦正在排队等着你，相信我，我是过来人。所以请接受你同事的建议，而且这是命令。”

“命令？”奥纳脸部抽动一下，仿佛是个微笑，“你是说现在你是老大了，哈利？”

“难道你怀疑过这点吗？”哈利从口袋里掏出手机，“什么事？”

他把抽了一半的香烟丢在地上：“帮我把烟踩熄好吗？他们有了发现。”

奥纳看着哈利穿过警署的门，低头看着在柏油路面上闷烧的香烟，轻轻把鞋子踩在上面，增加压力，转动脚掌，感觉香烟被单薄的鞋底踩扁，也感觉怒意升起。脚掌转动得更用力，把滤嘴、烟灰、烟纸和烟草都踩到柏油路面中。他丢下自己那根烟，重复相同动作。这感觉很好同时又很糟。他觉得自己想尖叫、打人、大笑、哭泣。他尝到了香烟的各种滋味。他还活着。妈的他还活着。

“罗洛街的卡司巴饭店，”哈利还没关上门，卡翠娜就说，“利用这家饭店的多半是各国大使馆，他们在为员工安排好长期住处之前，会先让员工住在这里。费用合理，房间不大。”

“嗯，为什么你特别挑出这家饭店？”

“只有这家饭店采用这种棉花棒，而且它位于市区靠近十二号车站牌的地方。”侯勒姆说，“我打电话去问过，他们的房客登记簿里没有姓斯塔夫纳斯、耶尔森或约翰森的，不过我把贝雅特画的肖像传真过去了。”

“结果呢？”

“柜员说有个房客看起来很像他，名叫萨维茨基，自称是白俄罗斯大使馆的员工。他以前都穿西装去上班，但最近开始穿运动服和骑自行车。”

哈利已经把电话拿在手里：“哈根？我们需要立刻派戴尔塔小队出动。”

33

“所以你要我做什么？”楚斯说，用手指转动啤酒杯。他们坐在坎本餐馆里，米凯说这是家好餐厅。这家时髦餐馆位于奥斯陆东区，许多“重要人物”喜欢来光顾这里，这群人的文化资产大于财富资产，薪水低得只能维持学生般的生活，但仍不至于让自己看起来太悲惨。

楚斯一辈子都住在奥斯陆东区，却从没听说过这家餐馆。“而且我为什么要去做？”

“你的职务，”米凯说，把剩下的矿泉水倒进杯子，“我可以让你复职。”

“哦？”楚斯用不信任的眼神看着米凯。

“没错。”

楚斯喝了口啤酒，用手背擦了擦嘴，尽管啤酒的泡沫早已消退。他好整以暇地说：“既然这么简单，为什么你之前不让我复职？”

米凯闭上眼睛，吸了口气：“其实并不简单，但我想这样做。”

“因为？”

“因为如果你不帮我的话，我就惨了。”

楚斯哧哧地笑：“没想到情势竟然逆转得这么快，是不是啊，米凯？”

米凯朝两边看了看。餐厅客满，但他选择在这里碰面是因为警察不常来这家餐厅，而且他不该被人看到跟楚斯在一起。他觉得楚斯知道他心里打的算盘，但那又如何？

“怎么样？我可以去找别人。”

楚斯粗声大笑：“你可以才怪！”

米凯环视四周。他不想叫楚斯小声点，但是……多年来米凯大致都能够预料楚斯的反应，也能够哄骗他帮自己做事，但现在的楚斯看起来不太一样。现在他这位童年好友似乎比较阴险邪恶，难以预料。

“我需要你的回答，这件事很急。”

“好，”楚斯说，喝完啤酒，“复职没问题，但我要再加上一个条

件。”

“什么条件？”

“一件乌拉的内裤，没洗过的。”

米凯看着楚斯。他是不是醉了？抑或他那双迷蒙眼睛中的凶残神色已成为他的基调？

楚斯笑得更大声，将酒杯重重放在桌上。有些重要人物转头来看。

“我……”米凯开口说，“我看看有没有办法——”

“我是开玩笑的啦，你这白痴！”

米凯干笑几声：“我想也是。这表示你愿意？”

“我的老天，我们从小就是朋友了不是吗？”

“当然，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感恩，楚斯。”米凯挤出微笑。

楚斯伸手越过餐桌，重重搭在米凯肩膀上。

“对啊，我也很感恩。”

他的手劲太重了，米凯心想。

现场没有经过事先勘查，他们也没查看平面图上的出口或可能的逃脱通道。没有警车绕个圈挡住路口，让戴尔塔小队的全地形车驶入。他们只做了短暂简报，西韦特·傅凯便开始大声下达命令，车子后座的重装队员不发一语，这表示他们明白状况。

关键在于时间。倘若鸟儿已然飞走，那么再缜密的行动计划也无用武之地。

哈利坐在九人座车子上，竖耳聆听，心里知道他们没有世界上第

二或甚至第三周详的计划。

傅凯问哈利的第一个问题是他认为瓦伦丁是否有武器。哈利回答说勒内·卡尔纳斯是被手枪击毙的，他也认为贝雅特曾遭枪支胁迫。

哈利看着前方的戴尔塔小队队员，这些人都是自愿来参加这次武装行动的。他知道这些队员只能领到微薄的加班费，也知道纳税人认为他们可以要求戴尔塔小队出动，但这要求实在过于沉重。他曾听过无数次人们放的马后炮，批评戴尔塔小队怎么不冲锋陷阵？怎么没有第六感可以告诉他们紧闭的门扉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无论是在遭挟持的飞机上还是在树林丛生的海滩上，怎么不赶紧往前冲？对一名戴尔塔小队队员来说，平均一年会出四次任务，在二十五年的职业生涯中大约会出一百次任务，叫他们不顾一切往前冲只会让他们因公殉职而已。但重点仍在于：在第一火线上阵亡只会让其他队员暴露在危险中，并且保证任务一定会失败。

“里面只有一部电梯，”傅凯吼道，“二号和三号你们负责。四、五、六号负责主楼梯。七号和八号负责逃生梯。霍勒，你跟我负责外面，以免他破窗逃逸。”

“我身上没枪。”哈利说。

“给你。”傅凯说，递给哈利一把格洛克十七型手枪。

哈利把枪握在手中，感觉它的沉重和平衡。

他向来无法理解枪支迷，也无法理解车迷，或是大肆装修室内来装设音响系统的发烧友。但他从未真正反对握有枪支，直到去年为止。他想起上次他握枪的时候，想起那把放在柜子里的敖德萨手枪。他把这些念头甩掉。

“到了。”傅凯说。车子停在一条安静的街道上，旁边是一扇栅门，门内是一栋奢华的四层楼砖屋。这地区的房子差不多都长这个样子。哈利知道这些房子有些是上一代传承下来的，有些新盖的房子则想让自己看起来有点历史，其他则是大使馆、大使宅邸、广告公司、

唱片公司和小型船运公司。门柱上低调的黄铜标志显示他们到达了正确地址。

傅凯举起手表。“无线电通话。”他说。

队员依序报出编号，编号正是他们头盔上漆的白色数字。他们拉下全罩式头套，拉紧MP5冲锋枪的皮带。

“数到一就行动。五、四……”

哈利不知道究竟是他自己的肾上腺素还是其他队员的肾上腺素所造成的影响，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独特味道，又苦又咸，宛如玩具手枪的空包弹火药味。

车门打开，哈利看见一排黑色背影奔越栅门，再奔入十米外的饭店入口，隐没其中。

哈利跟着下车，调整身上的防弹背心，底下的肌肤早已被汗水湿透。傅凯取下车钥匙，从副驾驶座跳下。哈利依稀记得有一次在警方逮捕行动中，歹徒利用钥匙还插在车上的警车逃亡。哈利将那把格洛克手枪还给傅凯。

“我的用枪执照都过期了。”

“我特此发给你暂时执照，”傅凯说，“这是紧急情况，没记错的话，是根据警字第某某号规定。”

哈利装填子弹，大步踏上碎石径。这时一名歪着脖子的年轻男子跑了出来，喉结上下跳动，仿佛正在进食。哈利看了看黑西装翻领上的名牌，正是刚才和他通过电话的饭店接待员。

接待员在电话里说他不确定该房客是否在房里或在饭店其他地方，但他可以去查看。哈利严词要求他千万不要去查看，而且必须继续执行日常工作，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这样他和其他人就不会受伤。但显然这名接待员在看见七名全副武装的黑衣队员鱼贯进入之

后，很难再继续假装什么事也没有。

“我把万能钥匙给他们了，”接待员口操东欧口音，“他们叫我出来，我就——”

“站到我们的车子后面，”傅凯低声说，用拇指朝背后比了比。哈利离开他们，手里握枪，绕到饭店后方，那里有座绿叶成荫的苹果树园，一直延伸到隔壁房子的围栏前。一名老翁坐在隔壁露台上，正在阅读《每日电讯报》。他放下报纸，透过眼镜望来。哈利指了指防弹背心上的黄色“警察”字样，又把食指放在嘴唇上，向老翁点了点头，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到四楼窗户上。柜员跟他们说那个自称是白俄罗斯人的房客住在走廊尽头的房间，窗户面对饭店后侧。

哈利调整耳机，静静等待。

几秒钟后，震撼弹的沉闷爆炸声传来，接着是玻璃碎裂的声响。

哈利知道爆炸所产生的空气压力不至于让房间内的人暂时耳聋，但爆炸加上刺眼强光，再加上队员的进击，即使是经过精良训练的人也会在爆炸过后的三秒之内暂时瘫痪，而戴尔塔小队需要的就是这三秒。

哈利静静等待，耳机传来压低的说话声。结果跟他预期的一样。

“占领406号房，里面没人。”

但接下来那句话不禁让哈利破口大骂。

“看来他回来收拾过行李。”

卡翠娜和侯勒姆抵达时，哈利双臂交叠站在406号房外的走廊上。

“起脚射门，打中门柱？”卡翠娜说。

“球门无人防守，却没射中。”哈利说，摇了摇头。

两人跟着哈利进入客房。

“他直接回来这里，收拾完行李就走了。”

“东西全都拿走了？”侯勒姆问说。

“只在垃圾桶里找到两根用过的棉花棒和两张电车票，再加上这张足球赛票根。我想我们这场比赛应该赢了才对。”

“我们？”侯勒姆问，环视这间普通客房，“你是说瓦勒伦加队？”

“上面写的是挪威对斯洛文尼亚。”

“是我们赢啦，”侯勒姆说，“里瑟在加时赛得分。”

“好变态啊，你们男人怎么都会记得这种事啊？”卡翠娜说，摇了摇头，“我连白兰恩队去年是赢得大赛还是被降级都不记得。”

“我才不变态呢，”侯勒姆抗议说，“我之所以会记得是因为当时就要踢成平手，我却接到出任务的电话，结果里瑟就——”

“反正你就是记得啊，雨人。你——”

“嘿，”他们转头望向哈利，他正盯着那张票根看，“你还记得是为了什么事吗，毕尔？”

“嗯？”

“你是去出什么任务？”

侯勒姆抓了抓络腮胡：“我想想看，那时候是傍晚……”

“不用想了，”哈利说，“那天是埃伦·文内斯拉在马里达伦谷遇害。”

“是吗？”

“那天晚上挪威队在伍立弗体育场出赛，票根上面有日期，七点钟开赛。”

“啊哈。”卡翠娜说。

侯勒姆露出痛苦表情：“别这样说，哈利。千万不要说瓦伦丁·耶尔森去看了那场球赛。如果他在看球赛——”

“——那他就不是凶手，”卡翠娜帮他把话说完，“可是我们非常希望他是凶手，哈利。所以请你说些激励人心的话。”

“好吧，”哈利说，“为什么这张票根没有跟棉花棒和电车票一起丢在垃圾桶里？为什么他收拾了所有东西，却把票根留在桌上，好让我们一定会看到？”

“他是留下自己的不在场证明。”卡翠娜说。

“他把票根留在桌上，就是为了让咱们像现在这样站在这里，”哈利说，“突然满腹疑惑，不知该如何是好。但这只是张票根，并不能证明他的确去看过球赛，而且正好相反，这反而启人疑窦，因为当时他不只正好去看足球赛，竟然还把票根留下，况且球场里的球迷通常都不会记得彼此。”

“票根上有座位号码，”卡翠娜说，“说不定坐在他旁边或后面的人会记得他在场，或是那个位子有没有人坐。我可以去搜索座位号码，说不定可以找到——”

“好，交给你，”哈利说，“不过这种事我们以前也碰到过，嫌犯宣称去看表演或看电影，可是三四天后观众根本不记得旁边坐的人长什么样子。”

“你说得对。”卡翠娜说，消沉下来。

“国际赛事。”侯勒姆说。

“国际赛事怎样？”哈利问，朝厕所走去，裤子拉链已拉下一半。

“国际赛事必须遵守国际足球联合会的规定，”侯勒姆说，“以免暴力行为发生。”

“对哦，”哈利在厕所门后喊道，“干得好，毕尔！”接着把门关上。

“什么？”卡翠娜高声问，“你们在说什么啊？”

“监控录像，”侯勒姆说，“国际足球联合会要求主办单位必须拍摄观众席，以免发生暴动。这个规定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连串暴动事件之后制定的，用来协助警方揪出闹事者，并提出起诉。主办单位会全程用高画质摄影机拍摄观众席，以便日后放大，辨识每一张脸孔。现在我们手上已经有瓦伦丁所坐的区、排和座位号码。”

“他没坐在那里！”卡翠娜叫道，“妈的他不准给我出现在监控录像中好吗！不然我们又回到原点了。”

“监控录像说不定已经被删除了，”侯勒姆说，“那场比赛没有出现暴动，我想数据管理方针一定会规定影片要保存多久——”

“数据管理方针……”

“如果影像是用电子方式储存，那他们只要按下删除键，档案就会消失。”

“要永久删除档案就像要把球鞋踩到的狗屎完全清掉一样，是很难的。你以为我们是怎么在那些变态自愿提供的计算机里找出儿童色情片的？他们还以为档案已经永久删除了呢。相信我，只要那天晚上瓦伦丁·耶尔森出现在球场里，我一定可以把他找出来。埃伦·文内斯拉的推定死亡时间是什么时候？”

他们听见马桶冲水声。

“七点到八点半之间，”侯勒姆说，“换句话说，正好是球赛刚开始，亨里克森踢成平手的时候。马里达伦谷离球场不远对不对？文内

斯拉一定可以听见欢呼声。”

厕所门打开。“这表示他可以先去马里达伦谷犯案，再去看球赛。”哈利说，扣上最后一颗扣子，“他到球场以后可以做些让周围的人记得的事，制造不在场证明。”

“瓦伦丁没有去看球赛，”卡翠娜说，“如果他去了，我会把该死的监控录像从头看到尾，他只要敢离开座位我就计时。去他妈的不在场证明。”

这些大型独栋洋房全都静悄悄的。

这是富豪和奥迪轿车从挪威大企业下班回来前的宁静，楚斯心想。

他按下门铃，环目四顾。

庭园建造得很不错，也照顾得很好。如果你是退休的警察署长，也许就有时间来打理这些事。

前门打开。他看起来老了一些，蓝色眼眸依然十分有神，但脖子上的肌肤松弛了点，背也没有以前挺得那么直。他一点也不像楚斯记忆中那么英姿焕发。也许是因为他身穿褪色的家居服，也许是因为他的工作不再需要他保持警戒的缘故。

“我是欧克林的班列森。”楚斯亮出证件，心想就算这老头真的看见证件上写的是班森，也会以自己听见的为准。说谎总是要有辅助工具。但这位前警察署长连看也没看，只是点了点头：“我想我见过你，有什么事吗，班列森？”

前署长看来并没有邀请楚斯入内的意思，反正楚斯觉得没差别，这里没人看得见他们，也没什么背景噪声。

“是有关于令郎松德的事。”

“他怎么了？”

“最近我们正在执行逮捕阿尔巴尼亚皮条客的任务，因此必须留意夸拉土恩区的动静并拍照。我们辨识出搭载妓女的车牌号码，打算找车主来讯问，如果他们肯提供关于皮条客的有用情报，就可以交换减刑。我们拍到的其中一辆车是令郎的。”

前署长扬起两道浓眉：“什么？松德？不可能吧。”

“我也是这么想，所以才想来找您商谈。如果您认为这是一场误会，他载的人不是妓女，那我们就会把照片丢进碎纸机。”

“松德婚姻美满，而且他是我一手教出来的，懂得是非善恶，相信我。”

“这是当然，我只是想确认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

“天哪，他为什么要去街上……”楚斯面前的这个男人像是咬到烂葡萄似的，“……买春？这样容易得病很危险。他还有小孩。不可能不可能。”

“看来我们都同意没必要继续追查下去，虽然我们有理由怀疑那名女子是妓女，但令郎也有可能把车子借给别人，我们也没拍到驾驶人的照片。”

“所以你们根本没证据嘛。不行，你们最好忘了这件事。”

“谢谢，我们会照您的吩咐去做。”

前署长缓缓点头，仔细打量楚斯：“你说你是欧克林的班列森？”

“对。”

“谢谢你，班列森，你们干得很好。”

楚斯容光焕发：“我们只是尽力而已，祝您有美好的一天。”

“之前你是怎么说的？再说一次。”卡翠娜说，看着面前的黑色屏

幕。锅炉间里的空气浓稠得像是要把人蒸发似的，这时外头已是下午。

“我说根据数据管理方针，监控录像很有可能已经被删除了，”侯勒姆说，“你看，我说得没错吧。”

“那后来我说了什么？”

“你说档案就跟球鞋踩到的狗屎一样，”哈利说，“不可能完全清掉。”

“我没说‘不可能’。”卡翠娜说。

小调查组的四名成员围坐在卡翠娜的计算机前。先前哈利打电话给奥纳叫他过来加入他们，奥纳听起来像是松了口气。

“我是说‘很难’，”卡翠娜说，“一般来说一定会有个映像档存在某个地方，而聪明的计算机人一定可以把它找出来。”

“或是女计算机人？”奥纳说。

“不对，”卡翠娜说，“女人不会停车，不会记得足球赛结果，而且根本懒得去学计算机。这种事只有穿乐队T恤、性生活少之又少的怪男人才办得到，而且自从石器时代以来就是这样。”

“所以你没办法——”

“我一直拼命解释说我不是计算机专家，史戴。我可以用搜索引擎找到挪威足球协会的档案，可是所有的影像都被删除了，恐怕接下来我没什么用武之地。”

“要是你肯听我的话，就能节省一点时间，”侯勒姆说，“现在该怎么办？”

“但我可没说我完全没用，”卡翠娜说，依然对着奥纳说话，“是这样的，我还是具有一些良好美德，像是女性魅力、不像女人的干劲，

还有厚脸皮。这些美德对宅男来说很有吸引力。告诉我这些搜索引擎的家伙帮我跟一个叫‘非主打歌’的印度信息人牵线，一小时前我打电话到海得拉巴，请他帮忙。”

“然后呢？”

“然后影像在这里。”卡翠娜说，按下返回键。

屏幕亮了起来。

众人凝神注视。

“是他，”奥纳说，“他看起来很孤单。”

瓦伦丁·耶尔森，又名保罗·斯塔夫纳斯，就坐在他们眼前的画面中，双臂交叠，兴趣缺缺地看着比赛。

“可恶！”侯勒姆低声骂道。

哈利请卡翠娜快进。

她按下快进键，瓦伦丁周围的观众开始快速抖动，右下角的定时器快速前进。画面中只有瓦伦丁一人静静坐着，宛如没有生命的雕像坐在活生生的蠕动人群之间。

“再快一点。”哈利说。

卡翠娜又按了一下，观众的动作变得更加快速，身子前后移动、站起身来、高举双臂、离开位子、回来时手里拿着热狗或咖啡。接着很多蓝色椅子空了出来。

“一比一，中场休息时间。”毕尔说。

球场再度挤满了人，观众的各种动作更多了。画面角落的定时器快速前进。观众摇头晃脑，显然十分沮丧。突然之间，大家都高举双臂，画面似乎凝结了数秒。接着人们从椅子上跳起来欢呼，上下跳

跃，相互拥抱，只有一个人除外。

“里瑟在加时赛罚球射门成功。”侯勒姆说。

球赛结束。

观众开始离席。瓦伦丁只是坐在位子上动也不动，等大家都走光之后才起身离开。

“可能他不喜欢排队。”侯勒姆说。

屏幕再度陷入黑暗。

“所以说，”哈利说，“我们看见了什么？”

“我们看见我的患者去看足球赛，”奥纳说，“应该说‘前’患者才对，他应该不会再来找我做咨询了。很显然，这场球赛很精彩，只有他觉得不好看。我熟悉他的肢体语言，所以我大概可以确定他对这场球赛不感兴趣。当然这就产生一个疑问：那他干吗要去？”

“而且他不吃东西也不上厕所，整场比赛都只是坐在椅子上，”卡翠娜说，“就跟盐柱一样杵在那里，这也未免太诡异了吧，好像他知道我们会把这段监控录像调出来看，所以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连十秒钟都不愿意离开位子。”

“他如果打过手机就好了，”侯勒姆说，“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大，说不定还可以看见他拨的号码，或是用他拨出的时间去比对伍立弗体育场附近基地台的拨出电话——”

“他没打手机。”哈利说。

“我是说如果——”

“他没打手机，毕尔。无论瓦伦丁·耶尔森去伍立弗体育场看球赛的动机是什么，埃伦·文内斯拉在马里达伦谷遇害的时候，他是坐在球场里的，这是事实。另一个事实是……”哈利抬头看着光秃的白色砖

墙，“……我们又回到了原点。”

34

奥萝拉坐在秋千上，看着阳光从洋梨树的叶缝之间洒下。反正她父亲总是很固执地说那些是洋梨树，尽管从来没人看见树上结过洋梨。奥萝拉今年十二岁，身形对于荡秋千而言有点太大，对于要相信父亲告诉她的每一件事，年龄也有点太大。

她刚放学回家，做完功课，走进院子。母亲出去买东西了。父亲不会回家吃晚餐，因为他又开始长时间工作了，尽管他曾答应她和母亲说现在他会跟其他人的父亲一样，不会在夜里协助警察办案，只会在诊所做心理咨询，正常下班回家。但现在他又开始替警察工作了。他们两人都不肯告诉她，父亲究竟在做什么工作。

她在iPod里找到一首她要找的歌。蕾哈娜在耳机里唱道：“如果他喜欢她，就应该来带她去散步”。奥萝拉伸直长腿，让秋千荡得快一点。她的腿已长得很长，不是得弯起来，就是得高高伸直，以免拖到地面。很快她就会长得跟母亲一样高。她头往后仰，感觉浓密长发垂挂在头皮上的重量。这感觉很好。她面对透过树叶洒下的阳光，闭上眼睛，摇荡秋千，听着蕾哈娜的歌，听见秋千荡到最低点时座椅就发出咯吱声，同时也听见另一个声音。栅门打开，碎石径上传来脚步声。

“妈咪。”她叫道，不想睁开眼睛，也不想把脸从阳光下移开，因为那温热的感觉十分美妙。但妈咪没有响应，她想起自己没听见车子停下的声音，也没听见母亲的蓝色小车发出躁动的运转声。

她把脚跟拖在地上，让秋千慢下来，直到停止。她的眼睛依然闭着，不希望离开美妙的音乐、阳光和白日梦。

她感觉一道影子落在她身上，立刻觉得寒冷，仿佛冷天里一朵云从太阳前方飘过。她睁开眼睛，看见一个人站在她旁边，看上去只是

个天幕底下的侧影，头部正好对着太阳的位置，放出光晕。她眨了眨眼，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令她觉得困惑。

是不是耶稣回到人间了，就站在我面前？这表示爸妈都错了，上帝真的存在，我们的罪都会被赦免。

“哈啰，小妹妹，”一个声音说，“你叫什么名字？”

没想到不得已时耶稣竟然会说挪威语。

“我叫奥萝拉。”她说，眯起双眼，把他的脸看得清楚些。反正他没留胡子，也没留长发。

“你爸爸在家吗？”

“他在工作。”

“这样啊。所以只有你一个人在家吗，奥萝拉？”

奥萝拉正要回答，但不知为何没这么做。

“你是谁？”她反而问道。

“我想找你爸爸聊聊天，不过既然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想我们也可以聊聊天，你说对不对？”

奥萝拉没有回答。

“你在听什么音乐？”男子问道，指了指她的iPod。

“蕾哈娜。”奥萝拉说，把秋千往后面推，不只是为了离开男子的影子，也为了把他看清楚一点。

“哦，对了，”男子说，“我家有很多她的CD，你想不想借一些去听？”

“我没有的歌只要用Spotify听就有了。”奥萝拉说，心中判断男子

看起来颇为正常，至少他没有一个地方看起来像耶稣。

“哦，对，Spotify，”男子说，蹲了下来，让身高比她的高度还低一些。这样感觉好多了，“你想听什么音乐里面都有。”

“几乎吧，”奥萝拉说：“可是我用的Spotify是免费的，歌曲之间有很多广告。”

“你不喜欢吗？”

“我不喜欢有人说话，把气氛都搞坏了。”

“你知道有些专辑里头有人说话，可是歌还是很棒吗？”

“不知道。”奥萝拉说，侧过了头，心想这人为什么要这样轻声细语？这应该不是他平常说话的声音。她朋友埃米莉每次有事相求也会用这种声音说话，比如说要跟她借她喜欢的衣服。但奥萝拉不喜欢借人衣服，因为事情到最后都会搞得一团乱，不知道衣服究竟会跑到哪里去。

“你应该听听看平克·弗洛伊德。”

“那是谁？”

男子环视四周：“我们可以进去你家，我在计算机上找给你看，一边等你爸爸。”

“你可以拼出来给我听，我会记得。”

“我可以直接找给你看啊，顺便喝杯水。”

奥萝拉看着他。男子在她旁边坐下，阳光又洒在她脸上，但她不再觉得温暖。男子露出微笑。她看见他的牙齿之间有什么东西闪闪发光，仿佛他的舌尖忽隐忽现。

“走吧。”男子说，站了起来，伸手到头部高的地方握住秋千的绳

子。

奥萝拉离开秋千，从男子的手臂下穿过，朝屋子走去。她听见脚步声从背后跟来，男子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我保证你一定会喜欢的，奥萝拉。”

他话声温柔，仿佛牧师在执行坚信礼。这是她父亲常用的形容词。说不定男子真的是耶稣？但无论他是不是耶稣，她都不希望他踏进家门。但她依然往前走。她该怎么跟父亲说才好？说他不准他的一个朋友进来喝杯水？不行，她不能这样做。她放慢脚步，让自己有时间思考，找个借口不让男子进屋。但她找不到。由于她走得慢了些，因此男子更为靠近，她听得见他的呼吸。呼吸粗重，仿佛从秋千走过来的这几步已让他喘息不已。而且男子口中有种怪味，令她联想到洗甲水的气味。

再五步就到门口了。快找个借口。两步。台阶到了。快点啊。糟了，已经走到门口了。

奥萝拉吞了口口水。“门好像锁起来了，”她说，“我们要在外面等。”

“哦？”男子说，站在第一级台阶上环视四周，仿佛在看她父亲是不是在围篱外，或是四周有没有邻居。他伸出手臂，越过她的肩膀。她感觉到他的手臂所散发出来的热度。他抓住门把，往下一压，门就开了。

“呃，哈啰，”他说。他的呼吸速度变快，话声也有点颤抖，“看来我们运气很好。”

奥萝拉面对门口，看着阴暗的玄关。只要给他一杯水，再听听那个有人说话的音乐，虽然她一点也不感兴趣。远处传来除草机的声音，愤怒、激进、强烈。她踏进门口。

“我要……”她开口说，猛然停步。这时她感觉他的手搭上她的肩

膀，仿佛他已跨过了界线。她在上衣和肌肤接触边缘感觉到男子的体温，感觉自己小小的心脏剧烈跳动。又是另一具除草机的声音传来。不对，那不是除草机，而是小引擎发出的兴奋颤动声。

“妈咪！”奥萝拉大叫，扭动身体，离开男子的手，从旁边蹿了出去，跳下台阶，踏上碎石径，向前狂奔，一边回头大叫，“我要去帮忙拿东西！”

她奔向栅门，同时聆听是否有脚步声从后面跟来，但她的球鞋踩在碎石径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吱喳声。转眼间她已跑到栅门前，一把拉开栅门，看见母亲从停在车库前的蓝色小车上下来。

“嗨，亲爱的，”母亲说，露出疑惑的笑容看着她，“你怎么跑得这么快？”

“有人来找爸爸，”奥萝拉说，发现这条碎石径似乎并不短，她已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他在台阶上。”

“哦？”母亲说，从后座拿了个购物袋递给她，关上车门，跟女儿一起穿过栅门。

台阶上空无一人，但前门还开着。

“他进去了吗？”母亲问道。

“不知道。”奥萝拉说。

她们走进屋子，但奥萝拉只是站在玄关，靠近打开的前门。母亲继续往里头走，经过客厅，朝厨房走去。

“哈啰？”她听见母亲高声叫唤，“哈啰？”

母亲回到玄关，手里的购物袋已经放下。

“没有人啊，奥萝拉。”

“他刚刚还在这里，真的！”

母亲惊讶地看着她，笑说：“当然是真的，亲爱的，我没有不相信你啊。”

奥萝拉没有接话，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她该如何解释那个人可能是耶稣或圣灵？无论如何，不是每个人都看得见他。

“他如果有重要的事就会再回来。”母亲说，回到厨房。

奥萝拉站在玄关。那种甜腻腐败的气味尚未散去。

35

“告诉我，你懂得生活吗？”

阿诺尔·福尔克斯塔德从考卷上抬起头来，和倚在门框上的高大男子目光相触，微微一笑。

“嗯，我也不懂，哈利。”

“九点多了，你还在这里。”

阿诺尔咯咯一笑，把考卷叠好：“我正要回家，你才刚到。你打算待到多晚？”

“不会很晚，”哈利跨出一大步，在靠背椅上坐下，“再说我有个女人可以跟我一起共度周末。”

“是吗？我有个前妻可以让我在周末避之唯恐不及。”

“是吗？我不知道这件事。”

“反正只是个前同居人。”

“还有咖啡吗？你们发生了什么事？”

“咖啡喝完了。我们其中一人冒出一个糟糕透顶的想法，那就是结婚应该是下一步的发展，事情就是从那里开始每况愈下。喜帖都发出去以后，我取消婚约，后来她就离开了。她说她受不了了。那是发生在我人生中最棒的事，哈利。”

“嗯。”哈利用拇指和中指搓揉眼睛。

阿诺尔站了起来，拿下挂在墙上的外套：“锅炉间的工作进行得不顺利？”

“这个嘛，今天我们遭遇到挫折。瓦伦丁·耶尔森……”

“怎么样？”

“我们认为他是锯子手，但不是杀警案的凶手。”

“你确定？”

“至少他不是一人犯案。”

“凶手可能有好几个？”

“这是卡翠娜的想法，但事实上上有百分之九十八点六的性侵命案都只是单人犯案。”

“所以说……”

“卡翠娜不肯放弃，她说在翠凡湖畔杀害那名少女的凶手很可能是两个男人。”

“那件案子的尸体是不是分散在好几公里之外？”

“对。她认为瓦伦丁可能跟某人合作来混淆警方。”

“轮流作案，以取得不在场证明？”

“对。事实上这种事曾经发生过，六十年代在美国密歇根州就有

两个暴力前科犯携手合作，每次都按照一定的模式作案，布置得像是典型的连续杀人案。他们复制以前的作案方式，用以前的犯案手法去杀人。他们都有各自的变态偏好，最后引起FBI的注意，但接连好几起命案他们都有滴水不漏的不在场证明，最后警方只好排除他们的嫌疑。”

“很聪明，那你为什么不认为相同的情况可能发生在这里？”

“百分之——”

“——九十八点六。你一直这样想会不会有点死板？”

“之前不是你提出关键证人死因不单纯的概率，我才会发现阿萨耶夫不是自然死亡的吗？”

“那件案子你还没查出头绪？”

“还没，那件案子得先放到一边，这件案子比较紧急。”哈利把头抵在背后的墙壁上，“我们的思路很像，所以我来这里是想请你帮我想一想。”

“我？”

“我们又回到原点了，阿诺尔，而你的大脑里显然有些神经元是我所缺少的。”

阿诺尔脱下外套，整齐地挂在椅背上，坐了下来。

“哈利？”

“是？”

“你不知道听你这样说我有多爽。”

哈利露出苦笑：“很好。动机。”

“对，动机，那就是原点。”

“那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凶手的动机可能是什么？”

“我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咖啡。”

哈利喝完第一杯咖啡时，还是他在说话，一直到第二杯快喝完，阿诺尔才开口。

“我认为勒内·卡尔纳斯命案很重要，因为它是唯一的例外，跟其他命案不太能连在一起。也就是说，有些地方连得上，有些地方连不上。它跟其他原始命案不相符的是性侵、虐待、凶器是刀这些部分。而它跟杀警案相符的是死者的头部和脸部曾遭受钝器重击。”

“继续说。”哈利说，放下杯子。

“那件命案我还记得，”阿诺尔说，“案发当时我正好在旧金山上课，我住的那家饭店每天都会有一份Gayzette送到房门口。”

“同性恋报纸？”

“这份报纸的头版登出了挪威这个小国发生的这起命案，标题写道：又发生一起仇恨男同性恋的犯罪。有趣的是后来我看的挪威报纸没有一家说这可能是一起仇恨犯罪。我心想这家美国报社怎么可以这么轻易地就把命案贴上恐同标签，还草率地得出结论？所以我就把那整篇报道找来并读完。那名记者写到了这起命案具备所有的典型恐同特征：这名肆无忌惮地展现自己性倾向的男同性恋者被载到荒郊野外，再被凶手以狂暴手法打死。凶手有枪，却不直接开枪把卡尔纳斯打死，而是要先把他的脸打到不成形，看来凶手就是非得把卡尔纳斯那张太过迷人、太过女性化的脸蛋给砸烂，才足以宣泄他的恐同情结。这是一起经过预谋和计划的恐同命案——这就是那名记者的结论。你知道吗，哈利？我不认为他做的这个结论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嗯，如果这是一起‘恐同命案’，就像你所说的，它的确跟其他命案连不起来，因为无论在原始命案还是杀警案中，都没有迹象显示其他被害人是同性恋者。”

“也许吧，但这里有一点很有意思。你不是说过勒内命案是所有命案当中，唯一一件跟所有遇害警察都有关联的？”

“警探的圈子就这么小，办案的就是那几个人，所以这应该连巧合都称不上。”

“可是直觉告诉我，这一点很重要。”

“你头脑不清楚了，阿诺尔。”

红胡子阿诺尔坐直身子，露出受伤的表情：“难道我有哪里说得不对吗？”

“‘直觉告诉我’？等哪天你的直觉可以拿来当作论点的时候我们再谈。”

“因为很少有人能达到那种境界吗？”

“没错。继续说吧，可是请你脚踏实地好吗？”

“好吧，但我可以说一句话吗？直觉告诉我说，你同意我刚才说的话。”

“也许吧。”

“那我下个赌注，建议你动用所有资源去查出到底是谁杀了这个同性恋者，反正最坏的状况是你侦破一起命案，不过最好的状况是你把所有的杀警案都一起侦破。”

“嗯，”哈利喝完咖啡，站了起来，“谢谢你，阿诺尔。”

“是我该谢谢你，像我这样一个无照警察说的话，只要有人愿意听我就很开心了，你知道的。说到这个，今天我在接待处碰到西莉亚·格拉夫森，她去交还通行证。她是那个……”

“学生代表。”

“对。反正呢，她问起你，可是我什么都没说。然后她又说你是个冒牌货，你的上司告诉她你那个百分之百破案率是骗人的，古斯托命案根本没破。这是真的吗？”

“嗯，算是吧。”

“算是？这是什么意思？”

“我调查过那件案子，但没有逮捕任何人。她看起来怎么样？”

阿诺尔闭起一只眼睛看着哈利，打量他的表情，仿佛拿枪在瞄准他似的。

“谁知道。这个西莉亚·格拉夫森已经是个大女孩了。她还问我要不要一起去厄肯区打靶，就这样突然开口约我。”

“嗯，那你怎么回答？”

“我推说我视力不好，手又会发抖。不过这也是真的啊，目标可能要距离我半米我才打得到吧。反正她接受了这个理由。不过事后我想了想，她干吗要去打靶？她已经用不着通过警察打靶测验了吧。”

“这个嘛，”哈利说，“有时候人们只是为了想开枪而开枪。”

“随便他们吧，”阿诺尔说，站了起来，“不过我得说，她看起来气色挺好的。”

哈利看着阿诺尔蹒跚地离开办公室，沉思片刻，然后找出下埃伊克尔地区警察局长的电话。通话结束后，他坐在椅子上思索刚才局长说的话。伯提·尼尔森的确没去相邻的德拉门警区参与勒内命案的调查工作，但他值班那天，勤务中心接到报案电话说有辆车栽在艾克沙加附近的河里，后来警方才发现他们搞不清楚那里究竟属于谁的辖区。局长还跟哈利说，后来德拉门警方和克里波狠狠申斥了他们一顿，因为伯提跑去现场弄乱了软土地表，不然应该可以采集到清晰胎痕才对。“所以可以说，他对调查工作有过间接影响。”

晚上将近十点，太阳早已落在西方的绿色山坡后方，奥纳把车子开进车库里停好，踏上碎石径回到家门口。他注意到厨房和客厅都没有灯光。这没什么不寻常，英格丽德经常很早就上床睡觉。

他感觉到膝关节承受身体的重量。天哪，他觉得好累。今天真是漫长的一天，但他希望英格丽德还没睡觉，这样他就可以跟她聊一聊，让自己冷静下来。先前他依照哈利的建议，联络过一位心理医生同事，述说今早的持刀攻击事件，说当时他很确定自己死定了。该做的都已经做了，现在是睡觉时间，他终于可以睡觉了。

他打开门锁，看见奥萝拉的外套挂在衣架上。又是件新外套。天哪，这孩子长得好快。他脱下鞋子，直起身子，聆听屋子里的寂静。一时之间他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但他觉得今天家里比平常还要安静。家里似乎少了什么声音，这声音平常存在的时候他不会去注意。

他爬上楼梯，每一步都踏得比上一步更慢一点，宛如超载爬坡的小轮摩托车。他得开始减肥才行，甩去大概十公斤的体重，这样有益于睡眠、有益于健康、有益于长时间工作、有益于延年益寿、有益于性生活、有益于自尊。简而言之就是好处多多，但真要去实行简直要他的命。

他拖着脚步经过奥萝拉的房间。

他停下脚步，迟疑片刻，又走了回去，打开房门。

一如往常，他只想看看她睡着的模样。再过不久，做这种事就不再那么理所当然，他已经开始觉得她有了关于隐私的意识。倒不是说她开始在意在他面前光着身子，但她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满不在乎地走来走去。当他发现这件事对她来说已不太自然时，他也开始觉得不自然。但他依然想悄悄地看看女儿平静熟睡的样子，看见她安全地受到保护，无须体验今天他遇上的事。

但他没去看女儿睡觉的模样。反正明天早餐时间就可以见到她了。

他叹了口气，关上房门走进浴室，脱下衣服，把衣服拿进卧室挂在椅子上，正要爬上床，又注意到这股寂静。到底是少了什么？是电冰箱的嗡鸣声，还是通气窗的细语声？他们通常都会让通气窗开着。

他懒得再去想，钻进被窝，看见英格丽德的头发披在枕头上。他想触摸她，抚摸她的头发，再抚摸她的背，感觉她的存在。但他知道她颇为浅眠，很讨厌被吵醒。他正想闭上眼睛，又改变主意。

“英格丽德？”

没有回应。

“英格丽德？”

一片寂静。

反正也不急。他又闭上眼睛。

“什么事？”他感觉她转过身来。

“没什么，”他咕哝说，“只是……这件案子……”

“你就说你不想接就好了。”

“总得有人接啊。”这句话听起来十分老套。

“他们找不到比你更好的人选了。”

奥纳睁开眼睛看着她，抚摸她温热圆润的脸颊。有时——不对，不只有时——他觉得世界上没什么比得过她。

奥纳闭上眼睛。睡意终于来了。他失去了意识。真正的噩梦终于来临。

晨光照射在屋顶上，刚才一场短暂大雨所留下的雨水在屋顶上闪闪发光。

米凯·贝尔曼按下门铃，环顾四周。

庭院被照顾得很好。也许这就是老人打发时间的方式。

前门打开。

“米凯！看到你真高兴。”

他看起来老了些，蓝色眼睛同样锐利，但是……呃……就是老了些。

“请进。”

米凯在门垫上擦了擦湿了的鞋底，踏进门内。房子里有种气味他小时候闻过，但一时想不起来是什么。

他们在客厅坐下。

“你一个人住？”米凯说。

“老婆去大儿子家住了，他们需要祖母的帮忙和温柔的爱心。”前署长面露喜色，“刚好我正想跟你联络，现在议会还没做出最后决定，但我们都知道他们要什么，所以最好先讨论该怎么做，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分工合作。”

“对，”米凯说，“也许你可以先煮点咖啡？”

“什么？”前署长高高扬起两道浓眉。

“如果我们要坐下来谈一阵子，也许可以喝杯咖啡？”

前署长打量米凯：“说得也是。来吧，我们去厨房坐。”

米凯跟着前署长，经过大量林立于桌上和柜子里的照片，这些照

片让他联想到攻击开始时海滩上用来抵御外敌的无用屏障。

厨房看起来像是经过草草了事的现代化，只是在老婆的坚持下做了妥协，进行了最低限度的改变，但其实屋主只想把坏了的冰箱换掉而已。

前署长打开高柜的雾面玻璃门，拿出一包咖啡，取下橡皮筋，用一根黄色汤匙估量分量。米凯坐了下来，拿出一台录音机放在桌上，按下播放键。楚斯的声音听起来十分冰冷平淡：“虽然我们有理由怀疑那名女子是妓女，但令郎也有可能把车子借给别人，我们也没拍到驾驶人的照片。”

前署长的声音听起来比较远，但由于没有背景噪声，话声听得很清楚：“所以你们根本没证据嘛。不行，你们最好忘了这件事。”

米凯看见前署长身子一震，汤匙里的咖啡洒了出来。他愣在原地，仿佛有人在他背后抵着一把枪。

楚斯的声音说：“谢谢，我们会照您的吩咐去做。”

“你说你是欧克林的班列森？”

“对。”

“谢谢你，班列森，你们干得很好。”

米凯按下停止键。

前署长缓缓转身，脸色苍白。米凯心想，面色如土，这脸色十分适合一个被宣告死亡的人。前署长的嘴巴抽动几下。

“你是不是想说‘这是什么？’”米凯说，“答案是，这是前警察署长对一名公仆施压的过程，避免自己的儿子跟其他挪威公民一样受到调查和面对法律责任。”

前署长的声音听起来宛如沙漠吹过的风：“他根本没去过那里。

我问过松德了，他的车子因为引擎着火，从一月开始就一直停在车库里。他不可能去过那里。”

“这样不是更讽刺了吗？”米凯说，“你根本没必要救你儿子，但现在媒体和议会却都想听听你是如何腐化警察的。”

“其实根本没有车子照片或妓女对不对？”

“现在没有了。你已经下令把照片销毁了。而且谁知道呢，说不定照片是一月以前拍的？”米凯的嘴角泛起微笑。他不想笑，但情不自禁。

前署长面红耳赤，扯开嗓门说：“你以为你做出这种事逃得了吗，贝尔曼？”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市议会绝对不会让一个证据确凿的腐败之人担任警察署长。”

“你想怎样？”

“你应该问问自己想怎样才对，是维持清廉的名声、继续过着安安稳稳的生活吗？是这样吗？那你就知道我们没有多大差别，因为这也正是我想要的。我想继续安安稳稳地干我的警察署长，我想侦破杀警案，不想让该死的社会事务议员跑来打扰，事后我还想拥有好警察的声望。所以我们要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

米凯等待片刻，等前署长打起精神，确定他明白自己说的每一句话，才继续往下说。

“我希望你跟议会说，在你研究过杀警案之后，你发现调查工作都执行得非常专业，根本用不着你介入或接手。而且事情正好相反，如果你接手，反而会降低快速破案的概率。此外你必须质疑社会事务议员对于案情的看法，她应该知道警务工作必须讲究方法，避免短视近利，而她的反应实在有欠思虑。我们大家都因为这件案子承受着极大压力，但所有政治人物和专业领导者都不能失去理智，因为这种时

候我们最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所以你坚持应该让现任警察署长继续工作，不受打扰，这样成功破案的概率最大，而且你宣布撤出候补角色。”

米凯从内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推过桌面。

“这就是这封写给市议会主席的私人信函的概要，你只要签名寄出就可以了。如你所见，上面连印章都有了。对了，当我收到议会决定并觉得满意之后，就会把这段录音交给你。”米凯朝水壶点了点头，“怎么样？咖啡快煮好了吗？”

哈利啜饮一口咖啡，俯瞰这座城市。

警署餐厅位于顶楼，可将艾克柏区、峡湾和碧悠维卡区的都市新区尽收眼底。但他的目光首先寻找的是旧地标。过去他经常在午休时间坐在这里，尝试用不同角度和眼光来审视案件，同时觉得烟瘾和酒瘾蠢蠢欲动。他每次都告诉自己，至少得想出一个经得起检验的假设才能去露台上抽烟。

现在他也有这个渴望，他心想。

他渴望有个假设。这个假设并非只是光凭想象、空穴来风，而是根源于某种经得起检验的事实。

他端起咖啡杯，却又放下。除非他的脑袋想出些什么，或想出个动机，否则不准喝咖啡。一直以来小调查组都陷入撞墙期，也许现在正是时候，从另一个起点、另一个有光的地方重新开始。

椅子发出嘎吱一声。哈利抬头望去。原来是侯勒姆，他把一杯咖啡稳稳地放在桌上，脱下雷鬼帽，胡乱地抓了抓那头红发。哈利心不在焉地看着他。他做这个动作是不是为了让头皮透气？或是避免头发形成他那个世代避之唯恐不及的扁塌发型？反之欧雷克却正好喜欢头发服帖的发型。刘海粘在侯勒姆出汗的额头上，底下是一副角框眼镜，一看就是个博学的书呆子，爱看色情网站，是个自我意识高的都市人，喜欢拥抱窝囊废的形象，热衷于扮演边缘人。他们要追捕的凶

手是不是这一类型的人？或是个身处大城市、脸颊红通通的乡下男生，身穿浅蓝色牛仔裤和实用的鞋子，会去路边随便一家理发店剪头发，轮到他时总会乖乖打扫楼梯间，态度礼貌且乐于助人，没有人会说他一句坏话？这是个经不起检验的假设。不准喝咖啡。

“怎么样？”侯勒姆说，喝了一大口咖啡。

“这个嘛……”哈利说。他从没问过侯勒姆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个乡下来的男生戴的是雷鬼帽，而不是牛仔帽，“我觉得我们应该仔细调查勒内命案，先把犯案动机摆在一边，专心查看刑事鉴识证据。我们手上有击毙他的九毫米子弹，这是世界上最常见的子弹口径，谁会用这种子弹？”

“每个人都会用，真的是每个人，连我们都会用。”

“嗯。你知道在和平时期，世界上有百分之四的杀人案是警察干的吗？如果在第三世界，这个概率会升高到百分之九。这表示警察是世界上最致命的行业类别。”

“哇。”侯勒姆说。

“他跟你开玩笑的，”卡翠娜说，她拉开一张椅子，把一大杯热气腾腾的茶放在桌上，“每当人们把数据搬出来，有百分之七十二的概率都是当场乱编的。”

哈利哈哈大笑。

“很好笑吗？”侯勒姆问道。

“她是说笑的。”哈利说。

“怎么说？”

“你问她。”

侯勒姆看着卡翠娜，她面带微笑，一边搅拌那杯茶。

“我不懂！”侯勒姆说，怒目瞪视哈利。

“这证明她说得没错啊，百分之七十二的这个数字是她编的。”

侯勒姆摇了摇头，一脸茫然。

“这就像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哈利说，“就像希腊人说所有的希腊人都会骗人。”

“但这不代表它就不是真的，”卡翠娜说，“我是说百分之七十二。所以你认为凶手是警察，对不对哈利？”

“我可没这样说，”哈利露出微笑，双手交抱在脑后，“我只是说——”

他猛然住口，感觉颈背毛发直竖。假设。他低头看着他那杯咖啡。他非常需要来一口咖啡。

“警察，”他复述，抬头望向看着他的两人，“勒内·卡尔纳斯是被警察杀害的。”

“什么？”卡翠娜说。

“这就是我们的假设。子弹的口径是九毫米，黑克勒-科赫警用手枪用的就是九毫米子弹。命案现场不远处发现一根警棍。只有这起原始命案跟所有的遇害警察都有关联，被害人的脸都被打得不成形。大多数原始命案背后的动机都是性，只有这一件是仇恨。人为什么会恨别人？”

“你又讲回到动机了，哈利。”侯勒姆抗议说。

“快点，为什么？”

“嫉妒，”卡翠娜说，“或是为了复仇，因为受到羞辱、排斥、抛弃、嘲笑，妻子或兄弟姐妹被抢走，未来和自尊被夺走——”

“停下来，”哈利说，“我们的假设是这起命案跟警察有关，并以这点作为基础。我们必须把勒内命案再挖出来，找出是谁杀了他。”

“好。”卡翠娜说，“这当中是有几条线索没错，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突然之间要把矛头对准警察？”

“除非你们可以给我一个更好的假设。五、四……”哈利用询问的目光看着他们。

侯勒姆呻吟说：“别往这个方向走啦，哈利。”

“干吗？”

“其他警察如果知道我们在调查自己人——”

“这我们就得自己咬牙忍受了，”哈利说，“现在我们已经跌到谷底，一定得从某个地方爬起来才行。反正最坏的状况是我们侦破一起悬案，最好的状况是我们——”

卡翠娜替他把话说完：“——把杀害贝雅特的凶手给揪出来。”

侯勒姆咬着下唇，然后耸了耸肩，点头表示他加入。

“很好，”哈利说，“卡翠娜，你去调查登记为遗失或遭窃的手枪，再调查勒内是不是跟任何警察有过联络。毕尔，你以这个假设为基础去查看刑事鉴识证据，看有没有什么新发现。”

侯勒姆和卡翠娜立刻起身行动。

哈利看着他们穿过餐厅朝门口走去，看到旁边有一桌坐的都是大调查组成员。他们交换眼色，有人说了句话，其他人爆出大笑。

哈利闭上眼睛，聆听自己的所有感官，开始搜寻。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用卡翠娜说的那句话来问自己：为什么我们突然之间要把矛头指向警察。因为这里头有个关键之处。他集中精神，屏除杂念，知道这波思绪就像一场梦，他得动作快，否则机会稍纵即逝。他

慢慢潜入内在，宛如拿着手电筒潜入深海的潜水员，在潜意识的黑暗中摸索。他抓到了什么，感觉到它的存在，它似乎跟卡翠娜说的那个“眼中眼”的笑话有关。眼中眼。用自己作为眼来编入眼里，以提出一个论点。凶手是不是想提出一个论点？它从他的指缝间流过。这时他被自己的浮力给抬起，回到光亮之中。他睁开眼睛，周围的声响又回来了。碗盘碰撞声、谈笑声。妈的，可恶。他差点就抓到它了，现在机会已经逝去。他只知道那个笑话告诉了他什么，并在他内心深处激起催化作用。现在他还说不出那是什么，只能希望有一天它会自己浮现。然而这个催化作用给了他们一个方向、一个起点、一个禁得起检验的假设。哈利喝了一大口咖啡，站起身来，走上露台去抽烟。

侯勒姆在证物室的柜台上领到两个塑料证物箱并签收。

他把箱子带去布尔区的鉴识中心，先打开原始命案的证物箱。

首先令他纳闷的是那枚在勒内头部发现的子弹，在穿过肌肉、软骨和骨骼这些其实算是相当软的人体组织之后，竟然严重变形。其次令他纳闷的是子弹放在证物箱里这么多年，居然没有变绿。岁月并不会特别在铅上留下痕迹，但他觉得这枚子弹看起来显然很新。

他翻看命案现场的死者照片，翻到一张射入伤口的侧脸特写照片，停了下来。侧脸的断裂颧骨穿出肌肤，亮白色的骨头上有个黑色痕迹。他拿放大镜来看。它看起来像是个蛀洞，就像蛀牙的洞一样，可是颧骨上不可能会有黑洞，难道是车子撞毁后沾到汽油？或是沾到河里的腐烂树叶或淤泥？他拿出验尸报告。

翻阅之后找到了他要找的。

上颌骨沾有少量黑漆，来源不明。

脸颊上沾有油漆。病理医生通常只会写下他们愿意负责的说明，而且宁可少写一点。

侯勒姆翻到汽车照片。车身是红色的，所以不是车身烤漆。

他坐在椅子上叫道：“基姆·艾瑞克！”

六秒钟后，一颗头探进门内：“你叫我？”

“对。你是德拉门市米泰命案的鉴识组成员吧？你们有发现任何黑漆吗？”

“漆？”

“就是如果用钝器这样打的话，可能会脱落的油漆……”侯勒姆挥动拳头，像是在玩剪刀石头布，“肌肤撕裂，颧骨断裂突出，但你还是不断用钝器击打骨骼的尖突边缘，使得钝器上的油漆脱落。”

“没有。”

“好，谢谢你。”

侯勒姆打开第二个证物箱，这是米泰命案的证物箱。他发现那位年轻鉴识员依然站在门口。

“什么事？”侯勒姆说，抬起头来。

“它是藏青色的。”

“什么？”

“你说的油漆啊。而且不是在颧骨上，是在颌骨的碎片上。我们分析过它。那是非常标准的油漆，使用在铁器上，附着力良好，可以防止生锈。”

“那会是什么器具，你可以给我点建议吗？”

侯勒姆看见基姆站在门口整个人飘飘然起来。基姆是他一手调教出来的，现在师傅却请学徒“给他点建议”。

“很难说，它可以用在任何器具上。”

“好吧，没事了。”

“不过我有个看法。”

侯勒姆看见他这位同事显然很想把他的想法说出来，看来这小子以后一定很有前途。

“你就说吧。”

“千斤顶。每一辆车都有配备千斤顶，可是我们没在后车厢发现。”

侯勒姆点了点头，几乎不忍说出下面这几句话：“基姆，那辆车是二〇一〇年款的大众夏朗，你去查一下就会知道它是少数不配备千斤顶的车。”

“哦。”这位年轻鉴识员的脸垮了下去，宛如泄了气的海滩球。

“还是谢谢你的帮忙，基姆。”

这小子确实会很有前途，但还需要磨炼个好几年。

侯勒姆井然有序地查看米泰命案的证物。

另外有一件事萦绕在他脑子里。

他盖上箱盖，走到走廊尽头的办公室，敲了敲打开的门。他的眼睛眨了几下，有点困惑地看着一颗光头，接着才明白坐在办公室里的是罗尔·米兹杜恩，中心里最年长也最资深的刑事鉴识员。曾有一度罗尔十分挣扎于为一个不仅比他年轻而且又是女性的上司工作，但后来他发现贝雅特是鉴识中心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人才，就释怀了。

前一阵子罗尔的女儿死于一场车祸，因此过去这几个月以来他都请病假，最近才回来上班。他女儿去一座面向奥斯陆东区的山脉进行顶绳攀登，回来时发生车祸，她的自行车在水沟里被发现，肇事者一直没找到。

“你好啊，米兹杜恩。”

“你好啊，侯勒姆。”罗尔在旋转椅上转过身来，耸了耸肩，露出微笑，让自己看起来有精神些。他刚回来上班的时候侯勒姆差点认不出他肿胀的脸，显然那是抗忧郁剂的正常副作用。

“请问警棍通常都是黑色的吗？”

身为刑事鉴识员，他们经常会碰到一些怪异的细琐问题，因此罗尔连眉毛也没抬一下。

“绝对是黑色的，”罗尔跟侯勒姆一样是在东托滕地区长大的，因此他们两人讲话时常会用小时候习惯的方言，“但我记得九十年代有一段时间警棍是蓝色的，这样很烦。”

“什么很烦？”

“颜色换来换去啊，不能维持用一样的颜色。像是警车原本是黑色和白色，后来变成白色和红蓝条纹，现在又变成白色和黑黄条纹。这样三心二意的，只会有损警察的形象，就跟德拉门的封锁带一样。”

“什么封锁带？”

“基姆在米泰命案的现场发现了一小段警方封锁带，还以为是旧命案的。他……我们两个都负责过那件案子，可是我总是忘记那个同性恋的名字……”

“勒内·卡尔纳斯。”

“但你们这些年轻人像是基姆，则不记得以前有一段时间警方封锁带是蓝白色的，”罗尔赶紧又补上一句，以免自己说了不得体的话，“不过基姆会很有出息的。”

“我也这样想。”

“很好，”罗尔深思着动了动下巴肌肉，“我们有共识。”

侯勒姆一回到办公室就打电话给卡翠娜，请她去警署一楼刮一些警棍上的油漆下来，附上一张字条送到鉴识中心。

做完这些事以后，他坐下回想，刚才他没多想，直接跑去走廊尽头寻求建议，因为他沉浸在工作中，完全忘了贝雅特已经不在，现在那已经是罗尔的办公室。有那么一个短暂片刻，他觉得自己可以了解罗尔的心情，原来失去一个人可以那么令人失魂落魄，什么事都没办法做，甚至连起床都失去了意义。他甩开这个念头，甩开罗尔那张肿胀的脸庞，因为他们走对了方向，他感觉得到。

哈利、卡翠娜和侯勒姆坐在歌剧院的屋顶，眺望候福德亚岛和格雷斯霍曼岛。

来这里哈利提议的，说他们需要呼吸一点新鲜空气。这是个温暖多云的夜晚，观光客早已散去，这整片大理石屋顶全都归他们享用，就连朝奥斯陆峡湾倾斜而下的部分也是。屋顶上反射着艾克贝格山脉、哈纳罗格大楼和停泊在维帕唐根码头的丹麦渡轮的灯光。

“我又查看了一次所有的杀警案，”侯勒姆说，“结果发现文内斯拉、尼尔森和安东身上都有发现一小块油漆。那是一种标准款油漆，用途很广，警棍用的也是这种漆。”

“干得好，毕尔。”哈利说。

“还有安东命案的现场发现一小段封锁带，它不可能来自勒内命案的调查工作，因为当时警方用的不是那种封锁带。”

“那是以前用的封锁带，”哈利说，“凶手打电话给安东，跟他说过去的命案现场发生了杀警案，叫他过去。安东到达现场，看见警方封锁带，还浑然不觉，说不定凶手还穿上了制服。”

“可恶，”卡翠娜说，“我花了一整天交叉比对勒内和警察，却什么也没查到，但我看得出我们找对了方向。”

她用兴奋的眼神看着哈利，他正点了根烟。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做？”侯勒姆问。

“现在，”哈利说，“我们回收警用手枪，看看哪一把符合那枚子弹的弹道。”

“要回收哪些警用手枪？”

“所有的。”

他们看着哈利，不发一语。

“你说‘所有的’是指？”卡翠娜问道。

“警察所使用的每一把手枪都要回收，先是奥斯陆，然后是东部地区，有必要的話，全挪威的警察佩枪都要回收。”

又是一阵静默。一只海鸥在他们上方的黑暗中尖声鸣叫。

“你是开玩笑的吧？”侯勒姆试探说。

香烟在哈利的嘴唇间上下跃动，他答道：“不是。”

“这不可行，算了吧，”侯勒姆说，“大家都以为弹道测试只要花五分钟就能完成，因为《CSI犯罪现场》是那样演的，但事实上要比对一把枪的弹道几乎要花上一整天，所以如果要比对每一把警用手枪，光是奥斯陆就要……这里一共有多少警察？”

“一千八百七十二个。”卡翠娜说。

哈利和侯勒姆都对她张口凝视。

她耸了耸肩：“我在奥斯陆警区的年度报告上看过。”

他们依旧瞠目结舌。

“电视坏了，我又睡不着，好吗？”

“总之呢，”侯勒姆说，“我们没有这种人力，这件事办不来的。”

“重点在于你刚才说的，就连警察也以为弹道比对只要花五分钟。”哈利说，对着夜空吐了口烟。

“哦？”

“就是要让他们以为这种事办得成。你认为当凶手发现自己的手枪要被拿去比对，会怎么样？”

“你这个奸诈的小恶魔。”卡翠娜说。

“嗯？”

“他会立刻回报说他的手枪遗失或遭窃。”卡翠娜说。

“然后我们就从那里开始查起，”哈利说，“但也说不定他早就有了准备，所以我们还要做一张表，列出自勒内命案以后通报遗失的警用手枪。”

“有个问题。”卡翠娜说。

“我知道，”哈利答道，“警察署长会愿意下达这个命令，直指他的每一位属下都可能有嫌疑吗？他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报纸会把这件事拿来大肆渲染。”哈利用双手拇指和食指对着夜空比出一个长方形，“警察署长怀疑自己的属下。警方高层失去理智。”

“听起来不太可行。”卡翠娜说。

“这个嘛，”哈利说，“你们想怎么说贝尔曼都可以，但他可不是个蠢人，他明白怎么做对自己最有利。如果我们能证明凶手是警察，而且我们迟早都会逮到他，那无论贝尔曼同不同意，他都知道如果外界发现警察署长因为怯弱而拖延整个调查行动，绝对会让他颜面扫地。所以我们要跟他说明的是，调查自己的属下可以向全世界证明警方破

案的决心，即使揭露内部的腐化也在所不惜，这正是展现勇气、领导力、意志力等优良特质的时候。”

“你认为你有办法说服他？”卡翠娜哼了一声，“如果我记得没错，哈利·霍勒在他的讨厌名单上可是名列前茅。”

哈利摇了摇头：“我已经请甘纳·哈根去处理这件事了。”

“他什么时候去处理？”

“就是现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哈利说，看着手中的香烟。烟已几乎烧到滤嘴。他心中生起一股要把烟丢掉的冲动，想看着火星划过黑夜，在微光闪烁的大理石斜坡上跳跃，直到掉落在黑水之中，瞬间熄灭。那是什么阻止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做会污染城市？还是因为目击证人不苟同他污染城市？他在意的是行动本身还是惩罚？他在保持本色酒馆杀了俄罗斯人一事其实很单纯，他是自卫杀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但是那件所谓未侦结的古斯托命案，是他个人的选择。不过在众多纠缠他的鬼魂当中，他从未见过那个有着吸血鬼尖牙的花样少年。什么未侦结的命案，才怪呢。

哈利弹出香烟。香烟飞入黑暗，消失无踪。

37

奥斯陆市议会的窗户小得让人意外，早晨阳光从百叶窗外透入，主席咳了几声，表示会议开始。

桌前坐着九位议员，每位议员都有各自的职责，此外还有前警察署长，他被找来简短报告会如何处理杀警案，或称“警察杀手案”，现在报纸都这样称呼这件案子。他们快速进行会议程序，彼此点头同意，让秘书确认后记录下来。

接着主席就进入今日主题。

前警察署长抬头望去，看见伊莎贝尔·斯科延热烈地对他点了点头，便开口发言。

“谢谢主席，今天我不会占用议会太多时间。”

他看了伊莎贝尔一眼，这个令人难以怀抱期待的开场白似乎有点浇熄她的热情。

“我仔细看过这件案子，查看警方目前执行的工作和进度、领导方针、采用的策略和执行过程。或是套用斯科延议员说的话，可能已经采用却绝对没有好好执行的策略。”

伊莎贝尔的笑声响亮且任性，却有点戛然而止，可能因为她发现只有她一个人在笑。

“我运用多年来担任警察所累积的经验和能力，对于接下来的处理方式有了清楚结论。”

他看见伊莎贝尔点了点头。她眼中闪烁的亮光令他想到某种动物，但他一时说不出来是哪种。

“一件案子可以破案，并不一定表示警务工作管理得很好。同样的，一件案子破不了，并不一定表示管理不当。在我看过现职警务人员，尤其是米凯·贝尔曼的表现之后，我认为我不一定能有别的做法，或者说得更清楚一点，我认为我不一定能做得更好。”

他看见伊莎贝尔的下巴掉了下来，并发现心中浮现一种施虐的快感。他继续往下说。

“刑事侦查工作的技术日新月异，就跟社会上其他领域一样，在我看来，贝尔曼和他的部属都通晓且采用了新方法和新科技，这些都是我和我的同僚不一定能够掌握的。他对部属非常有信心，很懂得激励人心，北欧其他国家的警察也对他的工作方式赞誉有加。不知道斯科延议员知不知道，最近米凯·贝尔曼受邀在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会议上针对刑事侦查工作发表演说，他还引用这件案子当作范例。斯科延

认为贝尔曼不适任，的确，他这个年纪当上警察署长是有点年轻，但他不仅是属于未来的人才，也是属于现在的人才。总之在当前的局势下，他正是我们需要的人，也因此我就显得多余了。这就是我的明确结论。”

这位前警察署长直起身子，翻了翻他手中拿着的两张纸，然后扣上外套的第一颗扣子。这是他精心挑选的一件宽松外套，非常适合领取养老金的老人穿着。他往后一推，椅子发出嘎的一声，仿佛他需要站起来的空间。他看见伊莎贝尔的下巴掉到最低点，用不可置信的目光看着他。

他静静等待，直到听见主席吸了口气想表示意见，才说出最后一番话，给予致命一击。

“请恕我再补充一点。主席，既然这次的会议也关乎议员对重大案件如杀警案的处理能力……”

主席那两道浓眉通常都高高挂在充满笑意的双眼之上，这时却压得很低，向前突出，有如挂在严肃双目上方的两道灰白色遮雨棚。

“……可想而知议员一定会承受莫大的个人压力，毕竟这属于他们的权责范围，这件案子又受到媒体的大幅报道。但是当一位市议员屈服于压力，在惊慌中采取行动，试图把警察署长给斩首，牵涉到的问题恐怕更为广泛：那就是这位议员是否适任？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次的事件对新上任的议员是过于庞大的负担，而且很遗憾的是，才刚上任不久就得处理如此需要丰富经验和知识的事件……”

他看见主席认出了这段话。

“如果这个责任落在前任议员的肩膀上应该会理想很多，毕竟他累积了那么多年的经验，达到过那么多的优良绩效。”

他看见伊莎贝尔的脸色霎时转白，想来她也认出了她在上次会议中对米凯的评语。他心里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玩得这么开心了。

“我很确定，”最后他说，“在场每个人，包括现任议员，都会同意这个看法。”

“谢谢你说明得如此清楚坦率，”主席说，“我想这应该表示你没有其他的行动计划吧？”

前署长点了点头：“没有，但我找了一个人来，他就外面，他可以提供你所需要的行动计划。”

他站起身来，微一点头，朝门口走去，同时感觉到伊莎贝尔怒视的目光朝他的两片肩胛骨中间射来，几乎在花呢外套上烧出一个洞。但无所谓，他已经退休了，没什么事可以被她从中阻挠。他知道今晚自己端着葡萄酒杯所品尝的，会是他刚才那番话中加入的两个词，这两个词包含了这位议员所需要听出的所有弦外之音。其一是“试图把警察署长给斩首”这句话中的“试图”，其二是“现任议员”中的“现任”。

会议室的门打开，米凯站了起来。

“轮到你了。”身穿花呢外套的前署长说，直接朝电梯走去，看也没看米凯一眼。

米凯发现前署长嘴边似乎挂着一丝微笑，想说自己会不会看错了？

接着他吞了口口水，深呼吸一口气，走进前不久他才在里头被杀得落花流水的会议室。

长桌前围着九张脸孔，其中八张似乎对他有着高度期待，有点像是第一幕演出成功后，第二幕开始时的台下观众。其中一张脸十分苍白，苍白到他差点认不出来。这张脸孔就属于上次把他批得体无完肤的那个人。

他花了十五分钟就把话说完，对大家报告他的计划。他说警方的耐心查案终于有了收获，他们有系统的调查工作终于有了突破。这个

突破既让人高兴，又令人难过，因为凶手有可能是他们自己人。但他们必须勇于面对，必须让社会大众知道，只要能逮到凶手，警方什么地方都不放过，而且他们绝对不是懦夫。他已经准备好面对一场风暴来袭，但这也正是展现勇气、领导力和意志力的绝佳时机，不只对警署而言是如此，对市议会也是。他已准备好站上掌舵的位置，但是需要市议会的支持。

他注意到自己的言辞到了最后变得有点浮夸，比昨晚甘纳·哈根在他家客厅讲的更为浮夸。但他知道他已经赢得了在场几个人的支持，尤其当他讲到最后的重点、击出全垒打时，在场几位女性更是脸泛红晕。这个重点就是：全挪威警察的手枪都必须回收进行弹道检查，而他将像是拿着玻璃鞋寻找灰姑娘的王子，首先呈上他的手枪接受检查。

然而关键不在于他对女性多有吸引力，而在于主席的想法，但主席似乎面无表情。

楚斯把手机放进口袋，朝为他端上第二杯咖啡的泰国女子点了点头。

她微微一笑，转身离去。

这些泰国人的态度都很好，不像那些挪威服务生又懒又情绪化，不勤勤恳恳地每天工作，反而表现出一副饱受委屈的模样。这家土萨区的小餐厅是一家子泰国人开的，他们似乎只要看见他稍微抬一下眉毛，就准备跳起来提供服务。当他为难吃的春卷和难喝的咖啡付账时，他们都会笑得非常灿烂，双手合十行礼，仿佛他是从天而降的白色天神。他曾一度想去泰国，但现在必须打消这个念头，因为他想返回工作岗位。

刚才米凯打电话来，说他们的计谋成功了，他很快就会复职。他无意特别点出米凯口中的“很快”究竟是什么意思，只是复述说：“嗯，很快。”

咖啡来了，楚斯啜饮一口。这咖啡算不上好喝，但他认为自己并不喜欢别人所谓的好咖啡。咖啡就该是这种味道才对，应该是用过度使用的过滤式咖啡壶所煮出来的，应该带有滤纸、塑料和烧焦咖啡垢的味道。但这也许正是为什么现在这家餐厅只有他一个客人的缘故，大家都会先在别的地方喝完咖啡，再来这里吃顿便宜餐点或购买外带。

那名泰国女子走向角落的桌子坐下，他们一家人都坐在那里，可能正在看他的账单。他聆听他们噼里啪啦说着奇怪语言，虽然一个字都听不懂，但他喜欢听，喜欢坐在他们附近，只要他们对他微笑，他就亲切地点头响应，仿佛自己是这个社群的一分子。难道这就是他来这里的原因？他抛开这个念头，专注在眼前的问题上。

眼前的问题就是米凯接下来说的话。

他们必须交回手枪。

米凯说这些手枪要用来比对跟杀警案的关联，而他自己为了宣示这项命令一视同仁、无分位阶高低，今天一早就率先交回了自己的手枪。他建议楚斯也尽快交回，尽管他现在是停职中。

这一定是为了要比对击毙勒内的子弹，他们一定已经想到那发子弹来自警用手枪。

但他并不担心，因为他不仅已经把子弹掉了包，还回报说他的那把手枪遗失，原因是失窃。为此他等了整整一年，等到没有人将他的手枪跟勒内命案联结在一起，才用撬棒撬开自家大门，布置得像是真的有人闯入偷东西。他列出一大堆失窃物品，不仅得到四千克朗的保险理赔，还得到了一把新的警用手枪。

问题不在于那把枪。

问题在于证物箱里的那枚子弹，它到了谁手上？当初他还觉得掉包这个主意很赞，但现在他突然需要米凯了，如果米凯被停职，就无法替他复职。无论如何，现在要做什么都为时已晚。

停职。

楚斯一想到这件事就不禁笑了。他拿起咖啡，跟桌上他太阳镜中的倒影敬了一杯，接着却发现那些泰国人用奇怪的眼神看他，看来他一定是笑得太大声了。

“我不确定能不能去机场接你。”哈利说，经过原本是家银行的地方，这里被一群集体失心疯的市议员改建成宛如监狱般的球场，只为了迎接今年举办的一场国际赛事。除此之外没什么改变。

他把手机用力按在耳朵上，屏除高峰时间的车声。

“我不准你来接我，”萝凯说，“现在你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其实我正在考虑这个周末是不是不要回去，给你一点空间。”

“什么空间？”

“担任霍勒警监的空间。你说我不会打扰到你，听你这样说是很体贴啦，但我们都知道你一查起案子来是什么样子。”

“我希望你在这里，但如果你想——”

“我随时都想跟你在一起，哈利。我想坐在你身上，不让你去任何地方，这就是我想做的事，但我不希望那个我想一起共度一生的哈利现在待在家里。”

“我喜欢你坐在我身上，而且我哪里都不会去。”

“这就是重点所在，我们哪里都不会去，我们还有一辈子的时间可以相处，好吗？”

“好。”

“好。”

“你确定？如果我在电话里再多纠缠你一会儿可以让你开心，那

我很乐意这样做。”

她的笑声传来。只有笑声。

“欧雷克怎么样？”

她娓娓道来，他听了微笑好几次，至少笑出声一次。

“我得挂电话了。”哈利说，站在施罗德酒馆门口。

“好。对了，你要去参加什么会议啊？”

“萝凯……”

“好啦，我知道我不该多问，可是这里好无聊哦。哈利？”

“嗯？”

“你爱我吗？”

“我爱你。”

“我听见车声，所以这表示你在公共场所，而且你大声地说你爱我？”

“对。”

“那有人回头看吗？”

“我没注意。”

“我如果再叫你说一次会不会很幼稚？”

“会。”

更多笑声。天哪，只要能听见她的笑声，叫他做什么都愿意。

“所以呢？”

“我爱你，萝凯·樊科。”

“我爱你，哈利·霍勒。我明天再打给你。”

“替我跟欧雷克打个招呼。”

两人结束通话。哈利打开店门入内。

西莉亚独自坐在窗边的桌子前，那是哈利惯常坐的位子。她身穿红裙红上衣，非常显眼，宛如后方奥斯陆老街壁画上的一抹鲜血，而她的嘴唇甚至更猩红夺目。

哈利在她对面坐了下来。

“嗨。”他说。

“嗨。”她说。

38

“谢谢你这么快就赶来了。”哈利说。

“我一个半小时前就到了。”西莉亚说，朝面前的空杯点了点头。

“我是不是……”哈利开口说，看了看表。

“没有，是我自己等不及。”

“哈利？”

他抬头看去：“嗨，莉塔，我今天不点东西。”

女服务生转身离去。

“你很忙？”西莉亚问。她端坐椅子上，身穿一袭红衣，双臂交叠在胸部下方，面容一直在甜美芭比和其他近乎丑陋的表情之间转换，

唯一不变的是她的视线强度。哈利觉得只要看入这种目光，应该可以察觉每一个细微的情绪变化，但他一定是失去了判断力，因为他在她眼中只看见一片炙热，别无其他，只看见天知道是哪种的欲望。因为她要的不只是一个晚上、一小时或十分钟的模拟强暴，她可没这么容易打发。

“我找你出来是因为你去国立医院值过班。”

“那件事我已经跟警方说过了。”

“说过什么？”

“安东·米泰生前跟我说过的话，像是他跟某人起争执，或是他跟国立医院的某人发生关系。可是我跟他们说这可不是某个嫉妒丈夫犯下的独立命案，这是杀警案。这一切都连得起来不是吗？你在课堂上应该注意到我读过很多关于连续杀人犯的事。”

“课堂上可没教连续杀人案，西莉亚。我只是想知道你坐在那里守门的时候，有没有看见某人来来去去，某人不符表时间，让你觉得不对劲，简而言之就是——”

“不应该出现在那里？”她露出微笑，露出年轻的白色牙齿，其中有两颗长歪了，“这是你在课堂上讲的。”她的背弓得有点过度。

“怎么样？”

“你认为那个患者是遭人杀害，而米泰有份，是不是？”她侧过了头，推出乳沟。哈利心想她究竟是在演戏，还是她真的对自己这么有自信？或者她其实有很严重的心理问题，却想模仿她所认为的正常行为，但又总是搞得有点不伦不类？“没错，你的确是这样想的，”她说，“所以你认为米泰因为知道太多，才被杀人灭口，但凶手却把它布置得像是其中一桩杀警案？”

“不是，”哈利说，“如果他是被这种人杀害，他的尸体会被丢进海里，口袋里装着重物。请仔细思考，西莉亚，集中精神。”

她深呼吸一口气，哈利避免去看她起伏的胸脯。她想跟他目光相触，但他低下了头，抓抓脖子，等待着。

“没有，没有这样一个人，”最后她说，“每天都是按照例行程序在走，只来了一个新的麻醉护士，可是他只来过一两次。”

“好吧，”哈利说，一手伸进外套口袋，“那左边这个人呢？”

哈利将一张打印照片放在桌上，这张照片是他在网络上找到的。Google的图片。上面是年轻的楚斯·班森站在米凯·贝尔曼旁边，背景是史多夫纳警局。

西莉亚细看那张照片：“没有，我没在医院看过他，可是右边这个人——”

“你在医院看过他？”哈利插口说。

“没有没有，我只是在想他是不是——”

“对，他是警察署长。”哈利说，想拿回照片，但西莉亚把手放在他的手上。

“哈利？”

他感觉到她柔软手掌上传来的热气。他静静等待。

“我见过他们两个在一起，另一个人叫什么名字？”

“楚斯·班森。你在哪里看见的？”

“不久之前，他们一起去厄肯区的靶场。”

“谢谢你，”哈利说，把手和照片抽了回来，“那我就不再占用你的时间了。”

“关于时间这件事，你明知道今天我有空，哈利。”

他没回话。

她暗自窃笑，倾身向前。“你找我来，不是只为了这件事吧？”小桌灯的亮光在她眼中舞动，“你知道我想过最疯狂的可能性是什么吗？那就是你把我踢出警大学院，是为了跟我在一起，这样学校高层就不会找你麻烦，所以你要不要跟我说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西莉亚，我真的只是想——”

“真可惜上次你同事突然出现，就在我们要——”

“问你医院的事——”

“我住在约瑟芬街，不过你可能早就在网络上搜到了——”

“上次的事我大错特错，我搞砸了，我——”

“从这里步行只要花十一分钟二十三秒整，我走过来的时候计过时了。”

“……不能这么做，我也不想，我——”

“我们可以——”她作势起身。

“我今年夏天要结婚。”

她颓然坐回到椅子上，瞪视着他。“你……你要结婚？”她的声音几乎被酒馆内的声响给淹没。

“对。”哈利说。

她瞳孔收缩。像是被人用尖物刺到的海星，他心想。

“你要跟她结婚？”她低声说，“跟萝凯·樊科结婚？”

“这是她的名字，对。但不论我是不是要结婚，你是不是我学生，我们之间都不应该发生那种事，所以我必须跟你道歉……很抱歉

出现那种情况。”

“结婚……”她梦游般地说，视线茫然。

哈利点了点头，感觉胸口传来振动，一时之间他还以为是自己的心脏在振动，接着才想到是外套口袋里的手机。

他拿出手机：“我是哈利。”

他聆听对方说话，接着又把手机拿到面前看了看，仿佛它有什么不对劲似的。

“再说一遍。”他说，把手机拿到耳边。

“我说我比对手枪了，”侯勒姆说，“没错，就是他的。”

“有几个人知道这件事？”

“没有别人。”

“你看看能保密多久。”

哈利挂掉电话，拨打另一通电话。“我得走了。”他对西莉亚说，在她杯子里塞了张钞票。他看见她张开涂得红艳艳的嘴唇，并在她还来不及说话之前站了起来。

他走到酒馆门口时，卡翠娜已接起电话。他把侯勒姆说的话转述给她听。

“你是在开玩笑吧？”她说。

“那你为什么没笑？”

“可是……可是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这可能就是我们为什么都不相信的原因，”哈利说，“找出来，去把出错的地方找出来。”

他听见电话那头的十脚昆虫已经开始在键盘上蹿动。

奥萝拉和埃米莉一起拖着脚步走到公交车站。天色渐黑。这种天气总是快要下雨，却又始终没下。让人心情不好，她心想。

她把这些话跟埃米莉说，埃米莉“嗯”了一声，但她知道埃米莉不明白她的意思。

“赶快下完就没事了，不是吗？”奥萝拉说，“直接下雨还比较好，这样就不会担心它什么时候要下。”

“我喜欢下雨。”埃米莉说。

“我也喜欢，至少……有一点点喜欢。可是……”她决定放弃。

“刚才练习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意思？”

“雅娜对你大叫，因为你没把边锋的位置守好。”

“我只是动作有点慢而已。”

“不是，你站在那边动也不动，盯着看台。雅娜说手球的重点是防守，防守的重点是盯防，也就是说手球的重点是盯防。”

雅娜很会说一大堆屁话，奥萝拉心想，但她没这样说，她知道说了埃米莉也不会懂。

奥萝拉在球场上之所以分心是因为她在看台上看见了他。要看见他一点也不难，因为看台上除了他，就只有男生的球队在一旁不耐烦地等女生打完，换他们上场。但就是那人没错。她几乎可以确定。那人就是去过她家院子的男子。男子说要找她父亲，要让她听一个乐队的音乐，那乐队叫什么名字她已经忘了。男子还说要喝一杯水。

当时她一定是愣在原地，使得对手得分，因此他们的教练雅娜高

喊暂停，对她大吼。一如往常，奥萝拉觉得抱歉，她想对抗这种感觉，讨厌自己被这种蠢事搞得心烦意乱，但是没用，她的双眼依然溢出泪水。她用护腕擦去泪水，同时擦拭额头，假装自己是在擦汗。雅娜骂完之后，她再抬头望去，那个男子已经不见了，就跟上次一样。只不过这次的事情只发生在转瞬之间，她不禁纳闷自己是真的看见了他，还是眼花了。

“哦，不会吧，”埃米莉说，看着公交车班次表。“149路公交车至少还要二十分钟才会到。今天晚上妈妈要给我们做比萨，到家一定都冷掉了。”

“真可惜。”奥萝拉说，继续往下看。她并不特别喜欢吃比萨或去同学家过夜，但现在这正流行，每个人都会去别人家过夜，就像参加团体舞蹈一样。如果你不参加，就会被边缘化，而奥萝拉不想被边缘化，至少不想被完全边缘化。

“埃米莉，”她说，看了看表，“上面显示131路公交车一分钟以后会到。我把牙刷放在家里忘了带来，131经过我家，我可以先搭这班车，待会儿再骑车去你家。”

她看得出埃米莉不喜欢这样，不喜欢站在黑暗之中，在将雨未雨的天气里独自搭公交车回家。埃米莉可能也已经猜到最后她会找个借口，不去她家过夜。

“嗯，”埃米莉低声说，晃动手中的运动包，“那我们不等你一起吃比萨哦。”

奥萝拉看见一辆公交车在山脚下转弯过来。是131路公交车。

“我们可以用一支牙刷，”埃米莉说，“我们是朋友啊。”

我们才不是朋友，奥萝拉心想。你可是埃米莉，你跟全班女生都是朋友，总是做适当的打扮。埃米莉是挪威最多人取的名字。埃米莉从不跟人吵架，因为她很棒，从不会批评别人，至少不会在别人听得见的地方批评。而我是奥萝拉。奥萝拉只是做她该做的事，一点也不

会多，她这样做只是为了属于一个群体，因为她没有单独的勇气。大伙都认为她很怪，但她却聪明又有自信，不让大伙有机会找她麻烦。

“我会比你更早到你家，”奥萝拉说，“我保证。”

哈利坐在简陋的看台上，双手撑着下巴，看着跑道。

空气中有雨的气味，随时可能下大雨，而荷芬谷体育场没有屋顶。

整座丑陋的小运动场只有他一个人。他知道这里不会有人。现在这里偶尔才会开一场演唱会，就算到了滑冰季也很少有人愿意来这里练习。他曾坐在这里看着欧雷克踏出第一步试探的步伐，缓慢并稳定地在他的年龄组里成长为潜力无穷的滑冰选手。哈利希望很快就能在这里再次见到欧雷克，这样他就能偷偷为欧雷克在场地上滑冰一圈的时间计时，记录其成长。他会在停滞期替欧雷克加油打气，谎报情况，并在一切顺利时保持平常的语调，不泄露欢腾的心情，扮演压缩机一般的角色，让高峰和谷底之间的曲线变得比较平缓。欧雷克很需要这个，否则他的情绪会有如脱缰野马一般。哈利不是太懂滑冰，但他很了解这个。奥纳称之为情感控制，有关于如何安抚自己。这在孩童发展中是十分重要的一环，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良好发展。比如说，奥纳就认为哈利需要更多的情感控制，因为他欠缺一般人的能力，比较难走出创伤，无法忘记伤痛，无法把注意力放在更正面的事物上。他利用酒精来让自己有办法应付工作。欧雷克的父亲也是酒鬼，萝凯说他在莫斯科把家产和人生都给喝没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哈利对欧雷克特别有爱心的缘故，因为他们都欠缺情感控制的能力。

哈利听见水泥地上传来脚步声，有人在黑暗中从跑道的另一头走来。哈利吸了一大口烟，好让星火指出他所坐的位置。

男子跨过栅栏，踏着轻快敏捷的脚步，大步爬上看台的水泥台阶。

“哈利·霍勒。”男子说，在下方两格台阶处停下脚步。

“米凯·贝尔曼。”哈利说。米凯脸上的白色斑纹似乎在夜色中亮了起来。

“告诉你两件事，哈利。首先，你最好有很重要的事找我，我老婆和我打算今天要一起度过温馨的夜晚。”

“第二件事呢？”

“把烟熄掉，香烟有害身体健康。”

“谢谢你的关心。”

“我关心的是我自己，不是你，请把烟熄了。”

哈利在水泥地上把烟按熄，放回自己口袋的烟盒里。米凯在他旁边坐下。

“你选这个地方碰面还真特别，哈利。”

“我除了去施罗德酒馆就是来这里，而且这里人比较少。”

“依我看人也太少了吧，我还想该不会你就是警察杀手，想把我引诱来这里犯案。我们依然认为凶手是警察吧？”

“绝对是，”哈利说，已经开始想抽烟了，“我们已经比对出手枪了。”

“已经比对出来了？这也太快了吧，我都不知道你们已经开始请大家交回——”

“用不着这样做，第一把枪就比对符合了。”

“什么？”

“符合的是你的手枪，贝尔曼。勒内命案的子弹符合你的手枪弹道。”

米凯爆出大笑，笑声回荡在看台之间：“你是来寻我开心的吧，哈利？”

“你恐怕得把事情告诉我，米凯。”

“你应该叫我警察署长，或叫我贝尔曼先生，哈利。我没必要告诉你任何事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就必须请你——抱歉，用‘应该’是不是好一点？应该请你告诉我才对，警察署长贝尔曼。否则我就必须——这里我真的是说‘必须’——传唤你来进行正式侦讯。我敢说大家都想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吧，是不是？”

“说重点，哈利。这种事怎么可能发生？”

“我认为有两种可能，”哈利说，“第一种，也是最明显的一种，就是勒内·卡尔纳斯是你射杀的，警察署长贝尔曼。”

“我……我……”

哈利看见贝尔曼嘴巴开合，脸上的白色斑纹似乎发出一闪一闪的亮光，仿佛他是某种异国深海动物。

“你有不在场证明。”哈利替他把句子说完。

“我有吗？”

“比对结果出来以后，我请卡翠娜·布莱特去查，结果勒内·卡尔纳斯遇害当晚你在巴黎。”

“是吗？”

“你的名字出现在法航从奥斯陆飞往巴黎的班机旅客名单上，同一天晚上也出现在金莺饭店的旅客登记簿上。有谁可以确认当晚你的确在那里吗？”

米凯用力眨眼，仿佛想看得更清楚一点。他肌肤上的北极光熄灭。他缓缓点头：“勒内命案，是，那天我去国际刑警组织面试，我绝对可以找出那趟旅程的几个目击证人，那天晚上我们还一起去一家餐厅吃饭。”

“这样的话，问题就只剩下那天晚上你的手枪在什么地方？”

“在我家，”米凯说，口气百分之百确定，“锁在柜子里，钥匙就在我随身携带的钥匙环上。”

“你能证明这点吗？”

“我不确定可以。你说有两种可能，让我猜猜看，第二种可能是比对弹道的那个小子——”

“现在多半是女性了。”

“——搞错了，把子弹搞混了，拿成我的，诸如此类的事。”

“不是，从证物室的证物箱里取出的子弹，是从你的手枪击发的，贝尔曼。”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你说的是‘从证物室的证物箱里取出的子弹’，而不是‘从卡尔纳斯的头骨里取出的子弹’。”

哈利点了点头：“我们开始接近答案了，贝尔曼。”

“接近？怎么说？”

“我认为第二种可能是有人把证物箱里的子弹调包成你的手枪所击发的子弹。这颗子弹有一个地方不符合这起命案，那就是它的撞击痕迹显示它曾经击中非常坚硬的物体，而不是血肉之躯。”

“嗯，那你认为它击中的是什么？”

“厄肯区靶场靶纸后方的钢板。”

“为什么你会这样认为？”

“我知道这是事实，而不只是‘认为’。我已经请负责比对弹道的女鉴识员去靶场用你的手枪试射，结果你猜怎么样？她试射的子弹跟证物箱里的那颗子弹非常像。”

“那你怎么会想到是那个靶场？”

“这还不够明显吗？警察在那里打靶用的子弹比用来打人的还要多。”

米凯缓缓摇头：“这里头还有内情，到底是什么？”

“这个嘛……”哈利说，拿出一包骆驼牌香烟，朝米凯递去。米凯摇了摇头。“我想了一下在警界里有几个我所知道的烧毁者，结果你知道吗？我只想得到一个。”哈利拿出那根抽了一半的烟点着，吸了一大口，“楚斯·班森。而且刚好最近我跟人聊天时，对方说看见你们一起在那个靶场里打靶。子弹射中钢板后会掉落在下方的容器里，只要趁你离开以后把你击发过的子弹拿走就好了，非常简单。”

“你怀疑我们的同事楚斯·班森用假证据栽赃给我，想陷我入罪？”

“难道你不这么怀疑吗？”

米凯张口欲言，却又改变主意，耸了耸肩：“我不知道班森在做什么，霍勒。老实说，我想你也不知道。”

“这个嘛，我不知道你有多诚实，但我知道一些关于班森的事，而班森知道一些关于你的事，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你好像在影射些什么，但我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霍勒。”

“哦，你一定知道，只不过可能有点难证实而已，所以这个话题就先跳过。我想知道的是班森究竟有什么目的。”

“霍勒，你的任务是调查杀警案，而不是借此来对我或楚斯·班森进行个人迫害。”

“我是在做这件事吗？”

“我们意见不合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哈利。我想你是想趁这个机会来报仇。”

“那你跟班森呢？你们有没有意见不合？是你因为他涉嫌贪污才把他停职的。”

“不是，那是任命委员会做出的决定，而且这个错误就要被更正了。”

“哦？”

“事实上是我搞错了，他账户里的钱是我给他的。”

“你给他的？”

“他帮我的新家建造阳台，我付现金给他，他把钱存进户头。后来因为工程有瑕疵，我想把钱讨回来，这就是为什么他没去报税的缘故，他不想替不是他的钱交税。我昨天已经把这件事告诉缉查处了。”

“工程有瑕疵？”

“水泥基座有湿气，而且很臭。当时缉查处去调查这笔来路不明的钱，楚斯认为如果说出那笔钱是我给他的，会让我处于非常尴尬的处境，所以才什么都没说。反正这件事已经解决了。”

米凯翻开外套袖口，豪雅腕表的表盘在黑暗中发亮：“子弹的事如果你没别的要问，我还有事要忙，哈利。我想你也应该有事要忙

吧，像是备课之类的？”

“呃，现在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这件案子上。”

“你老是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案子上。”

“意思是？”

“我们得尽量节省开支，所以我要下令叫哈根停止让小调查组雇用顾问，而且立刻生效。”

“那就是史戴·奥纳跟我，这样小组就去掉一半了。”

“这样就节省了百分之五十的薪资支出，我已经要恭喜自己做出这个决定了。但既然这个小组根本就弄错了目标，我想还是撤销整个小组好了。”

“你就那么害怕吗，贝尔曼？”

“当你是丛林里体形最大的动物，你什么都不用害怕，哈利。而我是——”

“——警察署长，没错，你的确是。”

米凯站了起来：“很高兴你知道这件事。我一听你想把班森这样一个可信赖的伙伴拉下水，就知道你不是在执行公正无私的调查任务，而是在进行个人的复仇，一个前任酒鬼警察的恶意复仇。身为警察署长，我有责任维护警方的声誉，所以你知道当我被问及为什么警方要把在保持本色酒馆被开瓶器刺中颈动脉身亡的俄罗斯人命案束之高阁，我会怎么回答吗？我会回答说查案必须有优先级，这件案子完全没有被束之高阁，只是不在当前的优先查案顺序中，就算警界盛传谁是凶手，我也会假装没听见，因为我是警察署长。”

“这算是威胁吗，贝尔曼？”

“我需要威胁一个警大学院讲师吗？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哈

利。”

哈利看着米凯一边扣上外套扣子，一边侧身穿过座位，步下台阶，朝栅栏走去。他知道自己应该保持缄默，他手上这张牌应该等到紧要关头才打出来，但既然米凯已经叫他卷铺盖走人，他也就没什么好保留了。不是全赢就是全输。他等到米凯把脚跨到栅栏上才出声。

“你见过勒内·卡尔纳斯吗，贝尔曼？”

米凯的脚跨到一半，停在半空。卡翠娜交叉比对过米凯和勒内，却什么也没搜到。如果他们曾在餐厅一起吃饭、在网络上买电影票、在飞机或火车上坐相邻的座位，她一定找得到。尽管如此，米凯还是僵住了。他的脚踏上地面，两脚跨在栅栏两边。

“你干吗问这种蠢问题，哈利？”

哈利吸了口烟：“大家都知道勒内·卡尔纳斯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跟男人从事性交易，而你看同性色情网站。”

米凯动也不动，但他显然已经承认了。黑暗中哈利看不见他的表情，但他脸上的白色斑纹就跟他的腕表一样闪动光芒。

“大家也都知道卡尔纳斯是个毫无廉耻心的贪婪小人，”哈利说，看着香烟在黑暗中的火光，“想想看，一个拥有显著社会地位的有妇之夫被一个像勒内这样的人给勒索。说不定勒内拍下了性爱过程的照片。这听起来像是杀人动机，对不对？所以这个有妇之夫就叫某人去替他杀人，他跟这人很熟，握有这人的把柄，而且信赖这个人。这人正好在有妇之夫拥有完美不在场证明的时候下手，比如说在巴黎吃晚餐。但后来这两个童年好友失和，杀手被停职，有妇之夫却拒绝帮忙，尽管他身为上司其实有能力帮忙。于是杀手拿走有妇之夫击发的子弹，放进证物箱里，他这样做要不是为了报仇，就是为了逼有妇之夫替他复职。你也知道，对一个不熟稔烧毁技术的人而言，要怎么处理这枚子弹可是很伤脑筋的。对了，你知道楚斯·班森在卡尔纳斯遇害一年后回报说手枪遗失吗？几小时前卡翠娜·布莱特把一份名单拿给

我，上面有他的名字。”哈利吸了口烟，闭上眼睛，不让火光影响他的夜视能力，“对这些事你有什么要说的吗，警察署长？”

“我要说：谢谢你，哈利。谢谢你让我更下定决心要撤销小调查组，我明天一大早就下令。”

“意思是说你从来没见过勒内·卡尔纳斯喽？”

“别把侦讯技巧用在我身上，哈利。那一套是我从国际刑警组织带回挪威的。谁都有可能在网络上看到同性恋图片，它们到处都是，而且我们也不需要一群在重大调查工作中把这种玩意当有效证据的警探。”

“你不是刚好看到，贝尔曼，你是用信用卡付费下载影片。”

“你没把我说的话听进去！难道你就不会好奇想去看看那些禁忌的内容？你下载命案图片并不代表你就是凶手，女人幻想自己被强暴并不代表她真的想被强暴！”米凯又跨过另一条腿，这时他已站在栅栏的另一边，也脱离了尴尬处境。他调整一下外套。

“给你一句最后的忠告，哈利。别来惹我。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对你最好，对你自己和你的女人都好。”

哈利看着米凯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听见沉重的脚步声在看台间回荡。他把烟丢在地上踩熄，用力踩熄，像是想把它踩进水泥地里。

39

哈利在奥斯陆中央车站北边的出租车队伍中找到爱斯坦·艾克兰那辆破旧的奔驰出租车。那些出租车停成一圈，像是个组成防御队形的篷车队，以抵御地痞流氓、查税员、竞争者和前来抢夺他们合法财产的人。

哈利坐上副驾驶座：“今晚忙吗？”

“忙个不停呢。”爱斯坦说，小心翼翼地把细卷烟含在嘴唇上，朝后视镜呼了口烟。他从后视镜中看见车队队伍不断加长。

“你到底一个晚上能载到几个付钱的客人？”哈利问道，拿出一包烟。

“少到我正在想现在是不是应该跳表计费才对。嘿，你不识字吗？”爱斯坦指了指置物箱上贴的“禁止吸烟”标志。

“我需要一些建议，爱斯坦。”

“我一定会说不要，不要结婚。萝凯那个女人很好，可是结婚的麻烦比乐趣还多。你应该多听听过来人的意见。”

“你又没结过婚，爱斯坦。”

“这就是重点啊。”哈利的这位童年好友笑了笑，消瘦的脸上露出一口黄牙。他点了点头，发量稀疏的马尾在头枕上扫来扫去。

哈利点了根烟：“没想到我竟然邀请你来当伴郎……”

“伴郎总要有智慧啊，哈利。没被搞砸的婚礼就跟没加金酒的汤力水一样没有意义可言。”

“好吧，不过我不是来跟你做婚姻咨询的。”

“那快说呀，我艾克兰洗耳恭听。”

香烟刺激哈利的喉咙，他的口腔黏膜已不适应一天两包烟了。他清楚知道爱斯坦没办法给他有关案情的建议，至少不能给他好建议。爱斯坦自己发展出来的逻辑和原则已经形成一个很不正常的生活形态，只有具特殊喜好的人才会感兴趣。艾克兰家族的构成元素是酒精、独身主义、社会底层的女人、对知识的爱好（可惜这点已开始衰退）、某种自尊、一种生存本能，这种本能最后还是让开出租车在他生命中多过酗酒，此外还有一种嘲笑生命和魔鬼的能力，这种能力连哈利也甘拜下风。

哈利吸了口气：“我怀疑这些杀警案是一个警察干的。”

“那就逮捕他啊，”爱斯坦说，从舌尖上挑起一片烟草，突然愣了愣，“你刚刚是说杀警案？就是那些杀警案？”

“没错。问题是如果我逮捕这个人，他也会把我一起拖下水。”

“怎么说？”

“他可以证明是我在保持本色酒馆杀了那个俄罗斯人。”

爱斯坦瞪大眼睛看着后视镜：“那个俄罗斯人是你做掉的？”

“所以我该怎么办？是要逮捕这个人，跟他一起完蛋吗？可是这么一来萝凯就没了丈夫，欧雷克就没了父亲。”

“完全同意。”

“完全同意什么？”

“完全同意你应该拿他们来当挡箭牌。拿这种博爱精神出来当借口真是太聪明了，这样晚上会睡得比较好，我总是拿这招出来用。你还记得那次我们去偷苹果，我自个儿逃跑，把崔斯可一个人留下来面对后果吗？他那么胖又那么迟钝，当然跑不快。我告诉自己说崔斯可比我还需要有人鞭策他，让他的骨头硬起来，给他指出一个正确的人生方向。因为他真正想要的是在乡间拥有一栋围有私人树篱的豪宅对不对？而我则立志要当坏人不是吗？这样为了几颗烂苹果而被打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

“我没有要别人替我承担责任的意思，爱斯坦。”

“但如果这家伙又继续杀警察，你却知道你阻止得了他，那该怎么办？”

“这就是重点。”哈利说，朝“禁止吸烟”的标志喷了口烟。

爱斯坦看着他的好友：“别这样做，哈利……”

“做什么？”

“别……”爱斯坦按下车窗，抛掉剩下两厘米长、沾了口水的利兹拉烟纸，“我不想听，反正别这样做就是了。”

“最懦弱的选项就是什么都不做，告诉自己没有确切证据，虽然这也是事实，然后假装没看见。但我们没办法忍受这种事对吧，爱斯坦？”

“妈的当然可以，只是你在这方面是个怪咖。你能够忍受吗？”

“通常不能，但就像我刚才说过的，我有别的考虑。”

“不能叫其他警察去逮捕他吗？”

“他一定会动用一切关系去协商减刑。他当过烧毁者，也当过警探，他知道书上所有的把戏。除此之外，警察署长一定会救他，他们两个知道太多彼此的底细了。”

爱斯坦拿起哈利的那包烟：“你知道吗，哈利？听起来好像你是来要我祝你杀人顺利的。有其他人知道你在干吗吗？”

哈利摇了摇头：“连我的组员都不知道。”

爱斯坦拿了根烟点着。

“哈利。”

“是。”

“你是我认识过的最孤独的人。”

哈利看了看表。午夜时分。他朝风挡玻璃外看去：“你是说孤单吧。”

“不是，孤独。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真是个怪人。”

“反正呢，”哈利说，打开车门，“谢谢你的建议。”

“什么建议？”

车门关上。

“妈的什么建议？”爱斯坦朝车门和那个弓身走进奥斯陆夜色的人影大喊，“还有你这个小气巴拉的混蛋，怎么不搭我的出租车回家啊？”

大宅里幽黑阒静。

哈利坐在沙发上，盯着柜子瞧。

他没跟任何人提起他怀疑楚斯的事。

他打了电话给侯勒姆和卡翠娜，说他和米凯简短地讲过几句话，案发当晚这位警察署长有不在场证明。这件事一定是搞错了，或是有人栽赃，因此子弹符合米凯手枪的事绝对不能声张，他们讨论过的内容也不能说出去。

楚斯的事他一个字都没说。

接下来该怎么做他也一个字都没说。

这件事就只能这么做才行。处理这种案子就只能单独行动。

钥匙藏在CD架上。

哈利闭上眼睛，试着让自己休息一下，不去理会萦绕在他脑海里的对话。但是没用，他一放松，那些声音就开始尖叫。楚斯·班森疯了，那些声音说。这不是假设，这是事实。正常人不会屠杀自己的同事。

这种事并非没有先例，看看美国发生过的事件就好了，曾有人遭

到解雇或受到侮辱之后，返回工作场所射杀同事。奥马尔·桑顿（Omar Thornton）因偷窃啤酒被免职后，在经销公司的仓库杀害八名同事。韦斯利·尼尔·希格登（Wesley Neal Higdon）在主管叫他走人之后，杀了五个同事。詹妮弗·圣马可（Jennifer San Marco）在邮局朝六名同事的脑袋开枪，只因她遭到开除，而开除原因可想而知——她疯了。

差别只在于计划程度和执行能力。所以楚斯到底有多疯狂？他是不是疯狂到就算他高声疾呼说哈利·霍勒在酒吧里杀人，警署里也没人相信？

不是。

除非他有证据，无法被视为疯狂的证据。

楚斯·班森。

哈利让自己的脑子快速运转。

每项要素都吻合。但最重要的一项是否吻合？动机。米凯是怎么说的？女人幻想自己被强暴并不代表她真的想被强暴。男人幻想自己行使暴力并不代表……

天哪，别再想了。

但头脑不肯停止，除非把问题解决，否则不肯让他有片刻安宁。有两个方法可以解决问题，其一是老方法，这时他全身的每条肌肉纤维都在呼喊这个方法：来一杯。一杯可以衍生为无数杯，可以去除烦恼、麻木神经。这是暂时的解决方法、不好的解决方法。其二是终极的方法、必然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以把问题连根拔除。这是魔鬼的选项。

哈利跳了起来。屋里没有酒。自从他搬进来以后，这栋屋子就没出现过酒。他开始踱步，又停了下来，看着那个老转角柜。它让他想起过去自己也曾像这样站立，看着一个酒柜。究竟是什么在阻止他？

过去他不是曾为了更少的回报而出卖过自己的灵魂？也许这正是重点所在，过去都只是为了做出小改变，而且可以用愤慨的道德外衣来合理化。但这次的情况却……不纯正。他希望可以在还来得及保住自己。

但这时他听见一个细小声音在他脑海里响起。带我出去，好好使用我，发挥我与生俱来的能力。这次我会把事情彻底解决，不会被防弹背心给愚弄。

从这里开车到楚斯位于曼格鲁区的住处要花半小时。哈利亲眼见过楚斯卧室内的军火库，里头有枪支、手铐、防毒面具、警棍。那他为什么还在磨蹭？他知道该怎么做才对。

但他的判断真的正确吗？楚斯真的是遵照米凯的命令去杀害勒内吗？楚斯是以丧失理智的手法杀害勒内，这点毫无疑问，但米凯是否也丧失了理智？

或者这些都只是他的头脑把目前所有的线索拼凑起来，在头脑的需求和要求下硬是建构出一个画面，这个画面一定要有意义，或给出答案，好让他有一种把所有线索都联结起来的感觉？

哈利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按下A。

十秒钟后，他听见一个咕啾声：“喂？”

“嗨，阿诺尔，是我。”

“哈利？”

“对，你在工作吗？”

“现在是凌晨一点，哈利。我跟一般人一样已经在睡觉了。”

“抱歉，你想继续睡吗？”

“既然你都这样问了，对啊。”

“好吧，但既然你都已经醒了……”他听见电话那头传来呻吟声，“我在想关于米凯·贝尔曼的事。你以前在克里波的时候他也在那里任职，你有没有发现过任何迹象显示他对男人有兴趣？”

接下来是很长一段静默。哈利听见阿诺尔规律的呼吸声，还有一列火车咔嗒咔嗒驶过的声响。从这些声音听起来，哈利判断阿诺尔的卧室开着一扇窗，外面的声音比里面还多。他一定非常习惯这些噪声，才能安然入睡。这时哈利突然有个想法，这个想法不像是灵光乍现，而更像是走岔的思绪。说不定这件案子也是这样。说不定他们听不见熟悉的噪声，那些噪声吵不醒他们，但他们应该聆听的却是那些噪声。

“你睡着了吗，阿诺尔？”

“没有。我从来没这样想过，所以要沉淀一下。这么说，现在我一边回想，一边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虽然我不能……不过看起来很明显……”

“什么很明显？”

“呃，就是贝尔曼跟他那只忠狗。”

“楚斯·班森？”

“对，他们两个……”阿诺尔又顿了顿。另一列火车驶过。“呃，哈利，我觉得他们看起来不像一对，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了解。抱歉把你吵醒，晚安。”

“晚安。对了……等一下……”

“嗯？”

“以前克里波有个家伙。这件事我本来早就忘了，可是有一次我去厕所，他跟贝尔曼就在水槽旁边，两个人的脸都涨得通红，好像有过什么事一样。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我记得当时我有闪过这种念头，

可是后来我也没多想。不久以后那个人就离开克里波了。”

“他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我可以去查，但不是现在。”

“谢了，阿诺尔。祝你好梦。”

“谢谢。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阿诺尔。”哈利说，挂上电话，把手机放回口袋。

他张开另一只手。

眼睛看着CD架。钥匙就在W排底下。

“没什么。”他又说一次。

他朝浴室走去，一边脱去T恤。他知道床单是白色的，干净而冰凉。窗外一片寂静，夜风凉爽。他知道自己绝对睡不着。

他躺在床上，聆听风声。风穿过黑色老转角柜的钥匙孔，发出呼呼声响。

勤务中心的值班警察在凌晨四点零六分接到火警电话。她听见消防队员的激动声音时，下意识地认为事态一定很严重，可能需要疏导交通、保护个人财产安全，或需要处理人员死伤。因此当她听见消防队员接下来说的话时，不禁有点讶异。消防队员说奥斯陆一家酒吧的警铃被浓烟触发，这家酒吧已经打烊，他们抵达之前火就已经烧完。更令她惊讶的是消防队员说她必须立刻派警员前往现场。这时她才发现对方的口气并不是激动，而是恐惧。他话声颤抖，听起来像是他从事这行看过不少大场面，却不曾见过如此惊悚的场景，又得把它描述出来。

“有个小女生，她身上一定是被人浇了烈酒，酒吧里有好几个空酒瓶。”

“地点在哪里？”

“她……她被烧得全身焦黑，还被绑在水管上。”

“地点在哪里？”

“她的脖子上有个东西，看起来像是自行车锁。我告诉你，你们一定得派人来才行。”

“好，可是地点——”

“夸拉土恩区，这家酒馆叫‘保持本色’。我的老天，她只是个小女孩……”

40

清晨六点二十八分，史戴·奥纳被铃声吵醒。不知为何，起初他以为那是电话铃声，后来才发现原来是闹钟。他一定是梦到了电话。由于他更相信心理学而不相信解梦，因此他并不想回溯自己的梦境。他重重按下闹钟，闭上眼睛。再睡个两分钟，两分钟后另一个闹钟就会响起。通常这个时候他都会听见奥萝拉光脚踩在地上，第一个冲去厕所的声音。

一片寂静。

“奥萝拉呢？”

“她去埃米莉家过夜。”英格丽德用充满睡意的声音咕哝说。

奥纳爬下了床，冲澡刮胡子，跟妻子一起吃早餐，享受两人的静默。英格丽德正在看报纸，奥纳已经很会倒着看报纸。他跳过杀警案的报道，那些都不是什么新闻，只是新的猜测而已。

“她是不是应该先回家再去学校？”奥纳问。

“她把书包带去了。”

“哦，好。隔天要上课，前一晚还去别人家过夜，这样好吗？”

“不好，这样对她不好。你应该想想办法。”她翻到下一版。

“你知道缺乏睡眠会对脑部造成什么影响吗，英格丽德？”

“挪威政府资助过你这项六年研究计划，你却还不知道，所以我想我们纳税人的钱是白白浪费了。”

奥纳对于英格丽德有办法在这么早的时候脑筋就这么清楚，时常感到又恼怒又佩服。十点以前她总是大获全胜，一直到快要中午他嘴上都讨不了便宜，基本上他要到大概下午六点才有机会赢得一场唇枪舌战。

他倒车离开车库、前往史布伐街的诊所时，心里想的就是这件事。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办法跟一个不会每天在口头上占上风的女人住在一起。而且若不是他懂得遗传学，他可能无法理解他们夫妻怎么会生出一个像奥萝拉这样贴心又善解人意的孩子。接着他就把奥萝拉给忘了。车阵行进速度缓慢，但就跟平常一样慢。重点在于你知道一定会堵车，而不在于会堵多久。十二点他们要在锅炉间开会，在那之前他有三个患者。

他打开收音机。

正当他在听新闻时，手机铃声响起，他立刻认为两者有所关联。

电话是哈利打来的。“开会时间得延后，又发生了一起命案。”

“就是新闻在报道的那个小女孩吗？”

“对，至少我们很确定是个小女孩。”

“你们还不知道她的身份？”

“不知道，没有人报案失踪。”

“她几岁？”

“很难说，可是从体形来看，我觉得大概介于十到十四岁。”

“你认为这件命案跟我们的案子有关？”

“对。”

“为什么？”

“因为她被发现的地点是一起未破命案的现场，一家叫‘保持本色’的酒馆。另外也因为……”哈利清了清喉咙，“……她的脖子被自行车锁锁在水管上。”

“我的老天爷！”

奥纳又听见哈利咳嗽的声音。

“哈利？”

“怎么样？”

“你还好吗？”

“不好。”

“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

“对。”

“除了自行车锁还有吗？我想……”

“他先用烈酒浇在她身上，然后才点燃火柴。空酒瓶就在酒吧地上，一共有三瓶，都是同一个牌子，虽然这里有很多其他牌子的酒可以选。”

“是……”

“对，是金宾。”

“……你喝的牌子。”

奥纳听见哈利对某人叫说什么都不要碰，接着又回到电话上：“你要不要过来看一下犯罪现场？”

“我有几个患者，看完他们再过去。”

“好，你自己决定。我们会在这里待上一阵子。”

两人结束通话。

奥纳努力专心开车。他感觉自己大力呼吸，鼻孔发热，胸口起伏。他知道今天的心理咨询工作会做得更糟。

哈利走出酒吧大门，来到繁忙的街道上，只见路人、自行车、汽车和电车匆匆而过。他离开阴暗的酒吧，面对光亮，眨了眨眼，看着人们无意义地奔走忙碌，完全不知道在他背后几米处，一条生命同样无意义地殒落，坐在塑料椅垫已然熔化的椅子上，以一个焦黑小女孩尸体的模样出现。警方还不知道她的身份。其实哈利对死者身份大概有个想法，但他不敢继续想下去。他深呼吸几口气，还是把这念头给想完，然后打给卡翠娜。他已经叫卡翠娜回锅炉间坐在计算机前。

“还是没有人报案失踪？”他问道。

“没有。”

“好，查出哪些警探的女儿在八岁到十六岁之间，从调查过勒内命案的警探开始查起。如果有的话，打电话给他们，问他们今天有没有见到女儿。说话请务必小心。”

“好。”

哈利挂掉电话。

侯勒姆走出酒吧，站到哈利旁边。他的声音又细又小，像是在教堂里说话似的。

“哈利？”

“是？”

“那是我看过最惨绝人寰的事。”

哈利点了点头。他知道侯勒姆见过不少命案现场，也知道侯勒姆这话一点也不假。

“干出这种事的人……”侯勒姆抬起双手，深深吸了口气，又绝望地叹了口气，放下双手，“应该抓去枪毙。”

哈利在外套口袋里握紧拳头，知道这句话也说得没错。应该喂凶手吃子弹，敖德萨手枪的子弹，一发或三发，枪就放在霍尔门科伦区那栋大宅的柜子里。但不是现在。其实那家伙昨晚就应该被枪毙才对，但有个非常懦弱的前任警察搞不懂自己这样做的动机，下不了手，反而跑上床睡觉。哈利心想，他动这个念头究竟是为了潜在的被害人、为了萝凯、为了欧雷克，还是为了他自己？反正酒吧里那个小女孩不会来问他动机是什么，对她和她的父母而言，一切都已太迟。妈的，可恶！

他看了看表。

现在楚斯知道哈利盯上了他，一定会做好准备。他已经对哈利发出邀请，选在过去的这个命案现场犯案来挑衅他，还用他爱喝的金宾威士忌和半数警察都听说过的自行车锁来羞辱他。伟大的哈利·霍勒被锁在史布伐街的禁止停车标志上，就像一只被拴住的狗。

哈利吸了口气。他大可以摊牌，把古斯托、欧雷克和那个俄罗斯人的事全都抖出来，然后派戴尔塔小队去抄楚斯的家。如果楚斯跑

了，他就在网络上对国际刑警组织和挪威大小警局发布通报。或者.....

哈利掏出那包皱巴巴的骆驼牌香烟，又把它塞回口袋。抽烟已让他觉得作呕。

.....或者他可以如这个王八蛋所愿。

奥纳为第二个患者做完咨询之后，才把一连串的思绪想完。

其实应该说两串，他的思绪共有两串。

第一串是没有人报案说那个小女孩失踪。一个十到十四岁的小女孩晚上没回家，父母应该会担心并报警才对。

第二串是被害人跟杀警案会有什么关联？目前为止凶手的目标都是警探，如今连续杀人犯更加暴力的典型倾向，可能带出了这个疑问：除了取人性命之外，还有什么变本加厉的方式？很简单，杀死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小孩。如此一来，问题就变成：谁是下一个？显然不是哈利，他没有小孩。

就在此时，在毫无预警之下，奥纳那具庞大身躯的每个毛孔突然全都泌出冷汗。他抓起放在开着的抽屉里的手机，找到奥萝拉的名字并拨打电话。

铃声响了八次便进入语音信箱。

她没接，这是当然，她在学校，上课不能开机，十分合理。

埃米莉是姓什么来着？他经常听到，但这些事属于英格丽德的管辖。他考虑是否打电话给英格丽德，但仍决定不要给她带来无谓的担忧。他打开电子信箱，在收件匣里搜寻“夏令营”，找到很多去年的邮件，这些邮件都是奥萝拉班上同学的父母寄来的。他浏览邮件，希望能找到一个能让他发出“啊哈”的姓名。结果很快就找到了：朵伦·艾尼森。埃米莉的全名是埃米莉·艾尼森，这名字其实很好记。更棒的是邮

件底下附有父母电话。他注意到自己的手指不断发抖，很难正确按下按键，像是喝了酒，或是咖啡喝得不够。

“我是朵伦·艾尼森。”

“哦，你好，我是史戴·奥纳，奥萝拉的爸爸。我……呃，我只是想知道昨天晚上是不是一切顺利。”

一阵静默。静默太久了。

“她去你们家过夜，”奥纳补上一句，说得更清楚些，“她跟埃米莉一起回家。”

“哦，那个啊。奥萝拉没有来我们家过夜哦，我知道她们说过这件事，可是——”

“那我一定是记错了。”奥纳说，听见自己话声紧绷。

“对啊，这年头很容易搞错到底谁去谁家过夜了。”朵伦笑说，但口气却显然替这位父亲感到忧心，因为他竟然连自己女儿去谁家过夜都不知道。

奥纳挂上电话，身上衬衫已然湿透。

他打电话给英格丽德，电话进入语音信箱，他留言请她回电话，接着立刻站起来冲到门口。最后一节咨询的患者是个因不知名原因而来的中年妇女，她抬头望来。

“抱歉我得取消今天的咨询……”奥纳想叫出她的名字，却一时想不起来，等到想起来，他已经冲出门，跑下楼梯，朝他停在史布伐街上的车子奔去。

哈利发现自己不由自主捏紧手中的纸咖啡杯，看着盖上白布的担架从他面前经过，抬上停在一旁的救护车。他沉下了脸，对围观民众怒目而视。

卡翠娜打过电话来，目前依然没有人报案失踪，勒内命案的侦办团队里也没有人有介于八岁到十六岁之间的女儿。于是哈利请她将调查范围扩大到所有警察。

侯勒姆从酒吧里走出来，脱下乳胶手套，掀开白色连身工作服的兜帽。

“DNA小组那边还是没有消息？”哈利问道。

“没有。”

哈利抵达命案现场的第一件事，就是采集组织样本，火速送到鉴识中心。完整的DNA比对需要时间，但最初的基因图谱很快就能取得，而他们只需要这个，因为警方记录了每一位警探、便衣刑警和鉴识人员的基因图谱，以防他们污染犯罪现场。过去一年来，警方也为首批到达现场或看守命案现场的警察做记录，甚至连可能到过命案现场的平民也包含在内。这只是简单的概率运算，只要利用十一位数基因图谱的前三到四位数，就可以排除侦办案件的相关警察。如果用到五或六位数，那就可以排除所有警察。如果他判断得没错，最后只有一人无法排除。

哈利看了看表。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也不知道他们该怎么做，只知道时间无多。他时间无多。

奥纳把车子停在学校大门前，让车子闪双黄灯。他听见自己奔跑的脚步声在操场周围的校舍之间回荡。这是孤单童年的声音、上课迟到的声音、暑假大家都出城去玩只有你被单独留下的声音。他拉开厚重的门，冲进走廊。这时已听不见回荡的脚步声，只听见他自己的喘息。那是不是他们教室的门？他们是以团体区分还是班级？他对她的日常生活知之甚少，过去半年来也很少见到她。他有好多她的事想知道，从今以后他一定会花很多时间陪伴她，只要……只要……

哈利在酒吧里环目四顾。

“后门被撬开。”他背后的警察说。

哈利点了点头。他在门锁上看见了刮痕。

撬锁。警察的拿手好戏。这就是为什么警铃没有响。

哈利没看见任何抵抗痕迹。没有物品被打翻，地上没有东西，也没有椅子或桌子被踢歪，否则一定会留下痕迹。酒吧老板被找来侦讯。哈利说他不用见老板，而不是说他不想要见他。他没说原因，比如说他不想被认出来。

哈利在吧台高脚凳上坐下，回想那天晚上他坐在这里，面前那杯金宾连碰都没碰。那个俄罗斯人从背后攻击他，手拿一把西伯利亚弹簧刀，企图插进他的颈动脉。哈利在千钧一发之际伸出钛金属义肢把刀挡住。酒吧老板就站在吧台内，吓得全身瘫软。哈利伸手抓起一个开瓶器。鲜血溅洒在他们后方的地板上，仿佛打翻一瓶红酒。

“目前没发现什么线索。”侯勒姆说。

哈利又点了点头。当然没发现。楚斯有个住处，有时间慢慢来，可以先用威士忌浇湿她……浸泡她，事后再清理一番。“浸泡”这个词从他脑子里不由自主地冒出来。

然后他点燃了打火机。

格拉姆·帕森斯（Gram Parsons）的《她》（She）这首曲子响了起来，侯勒姆接起手机。

“是……比对符合？等一等……”

他拿出一支铅笔和一本常年不换的鼯鼠皮（Moleskine）笔记本。哈利心想侯勒姆可能因为太喜欢那旧旧的封皮，所以笔记本写满以后就把内容擦掉，重复使用。

“没有记录，没有，可是他侦办过命案……对，我们也这样怀疑……他的名字是？”

侯勒姆把笔记本放在吧台上，准备记下，但手中的铅笔却停了下

来：“你说父亲叫什么名字？”

哈利从侯勒姆的口气中听出有什么事不妙，非常不妙。

奥纳打开教室的门，脑际立刻冒出一个念头：他不确定奥萝拉他们班有没有固定教室，就算有也不知道是不是这间。

两年前来过这里，那天是学校开放日，每间教室都展出图画、火柴棒模型、黏土作品，以及其他不知所谓让他毫无印象的东西。若是一个好父亲就会留下印象。

说话声停了下来，全班都转头朝他看来。

静默之中他搜寻一张张稚嫩纯洁、没有伤疤的脸庞，这些脸蛋都未经世事、尚未成形，人格尚未构成。再过几年这些脸就会硬化成一张张面具，内心也会变得坚硬。就跟他一样。他寻找他的女儿。

他的视线扫过他在班级照片、生日派对、学期末几场手球赛上看过的脸孔。有些他知道名字，有些不知道。他继续寻找那张脸，她的名字从他喉头涌出来，发出呜咽：奥萝拉，奥萝拉，奥萝拉。

侯勒姆把手机放回口袋，站在吧台边，背对哈利，动也不动，手微微发抖。接着他转过身来，脸色苍白，毫无血色，像是流血过多似的。

“是你熟识的人。”哈利说。

侯勒姆缓缓点头，仿佛在梦游一般，吞了口口水：“这怎么可能……”

“奥萝拉。”

一张张脸庞目瞪口呆地看着奥纳。她的名字从他嘴巴里说出来宛如呜咽，有如祈祷。

“奥萝拉……”他不断地说。

他的眼角余光看见老师朝他走来。

“什么怎么可能？”哈利问道。

“他女儿，”侯勒姆说，“这……这怎么可能？”

奥纳泪眼盈眶。他感觉一只手搭上他肩膀。一个人影站了起来，朝他走来。那人影扭曲模糊，宛如哈哈镜里的倒影。但他觉得那人影很像她，很像奥萝拉。身为心理医师，他知道这是大脑的逃避机制，用谎言来面对难以忍受之事，看见自己想看见的。尽管如此，他还是低声喊着她的名字。

“奥萝拉。”

他甚至可以发誓那是她的声音。

“发生了什么事……”

他还听见这句话的最后一个字，但不确定这真的是她说的话，还是他的大脑自行加上的。

“……爸？”

“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侯勒姆说，看着哈利，却仿佛视而不见。

“什么？”

“因为她已经死了。”

41

宁静的早晨降临在维斯特墓园，这里只听得见远处索克达路的车声，以及载运民众前往市中心的电车声。

“罗尔·米兹杜恩，对，是有这个人，”哈利说，大步走在墓碑之间，“他在鉴识中心工作多久了？”

“没人知道，”侯勒姆说，加快脚步跟上，“好像自开天辟地以来就在那里了。”

“他女儿死于车祸？”

“去年夏天的事。这实在太变态了，怎么会有这种事？他们已经取得DNA编码的第一部分，还是有百分之十到十五的概率可能是别人，说不定是——”哈利突然停步，侯勒姆差点撞上去。

“这个嘛，”哈利说，蹲了下来，把手指插进一具墓碑旁边的泥土。墓碑上写着菲亚·米兹杜恩的名字。“概率已经掉到零了。”他抬起手来，让最近挖过的泥土从指缝间落下，“他挖出尸体，载去酒吧，再把尸体烧了。”

“操……”

哈利听见侯勒姆语带哭音，便转开视线，给他一点空间。他静静等待，闭上眼睛，侧耳聆听。一只鸟儿正在啼唱，唱着人耳听不懂的歌曲。无忧无虑的风吹着云朵往前进。一班地铁列车朝西驶去。时间流过，流往未知之处。哈利张开双眼，咳了一声。

“我们最好先请他们把棺材挖出来，确认以后再通知她父亲。”

“我去联络。”

“毕尔，”哈利说，“这是比较好的结果，而不是真的有个小女孩被活活烧死。”

“抱歉，我只是累坏了。罗尔的状况本来就很不好，所以我……”他扬起双臂，表示不知该怎么说才好。

“没关系。”哈利说，站了起来。

“你要去哪里？”

哈利朝北望去，朝着马路和地铁的方向。云朵正朝他们飘来。北风吹起。那感觉又出现了。他觉得自己的潜意识知道一些表意识还不知道的事，有些东西依然沉陷在意识的泥沼深处，尚未浮到表面。

“我得去处理一件事。”

“去哪里处理？”

“我已经拖很久了。”

“是吗？对了，有件事我有点疑惑。”

哈利看了看表，点点头。

“昨天你不是跟贝尔曼谈过，他认为那枚子弹是怎么回事？”

“他也没有头绪。”

“那你呢？通常你至少会有个假设。”

“嗯，我该走了。”

“哈利？”

“嗯？”

“别……”侯勒姆露出羞怯的笑容，“别做出什么傻事哦。”

卡翠娜·布莱特靠上椅背，看着计算机屏幕。刚才侯勒姆打电话来说他们找出受害者父亲的身份了，是个姓米兹杜恩的鉴识员，曾经承办过勒内命案，而先前他们清查有年幼女儿的警察之所以没查到他，是因为他女儿早就死了。这使得卡翠娜突然变得无事可做，只好看着昨天的搜索记录。她没找到米凯和勒内有所关联的搜索结果，但当她搜索米凯经常联络的人，三个名字跳了出来。第一个是乌拉·贝尔曼，第二个是楚斯·班森，第三个是伊莎贝尔·斯科延。第一个是他妻子，

这不足为奇。第三个是社会事务议员，也就是他的长官，这也没什么好奇怪。

但楚斯·班森这个名字令她有点讶异。

原因很简单，缉查处在警署里写过一则内部笺函给警察署长，里面说楚斯拒绝透露一笔现金的来源，因此请求调查是否涉及贪污情事。

卡翠娜找不到回复，心想米凯应该是给了口头响应。

但她觉得奇怪的是，堂堂一位警察署长竟然跟一个涉嫌贪污的警察经常打电话、发短信，在同一个时间地点刷信用卡，搭同一班飞机和火车旅行，在同一天住进同一家饭店，而且还去同一个靶场打靶。哈利请她调查米凯之后，她就发现米凯曾在网络上观看同性恋色情片。难道楚斯是米凯的情人？

卡翠娜坐在椅子上怔怔看着屏幕。

那又怎样？这又不一定代表什么。

她知道哈利昨晚跟米凯在荷芬谷体育场见过面，直接询问他子弹的事。哈利出发前还咕哝说他觉得他应该知道是谁去证物室把子弹调包。她问说是谁，哈利只答说：“影武者。”

卡翠娜扩大搜索范围，包含更久远以前的日期。

她查看搜索结果。

米凯和班森从警院毕业并前往史多夫纳警局任职之后，在警务生涯中可以说是形影不离。

她调出那段期间的其他人员名单。

她的眼睛浏览屏幕，目光停留在一个名字上，然后拨打以55为开头的电话号码。

“布莱特小姐，你打来得正是时候，”对方用一种吟唱的口音说道，卡翠娜听见地道的卑尔根方言觉得十分亲切，“你早就应该来做身体检查了！”

“汉斯……”

“请叫我汉斯医生，谢谢。然后请你脱掉上衣，布莱特。”

“别开玩笑。”她警告说，嘴角泛起微笑。

“请别把不想要的性关注带到工作场所，干扰医学专业好吗？”

“有人跟我说你回到工作岗位了。”

“对啊。你在哪里？”

“我在奥斯陆。对了，我正在看一份名单，你跟米凯·贝尔曼和楚斯·班森曾经一起在史多夫纳警局执勤。”

“那是刚从警院毕业的时候，我会去那里是因为一个女人，结果害我噩梦连连。我有跟你说过她的事吗？”

“可能有吧。”

“我结束了跟她的关系以后，也结束了跟奥斯陆的关系，”汉斯突然唱道，“西岸，西岸胜过一切……”

“汉斯！你跟他们一起工作的时候……”

“没有人跟他们一起工作啦，卡翠娜。你要不是为他们工作，就是跟他们处于敌对状态。”

“楚斯·班森被停职了。”

“也该是时候了吧，他是不是又打人了？”

“打人？他打过犯人？”

“更糟，他打过警察。”

卡翠娜觉得手臂上汗毛直竖。“哦？他打过谁？”

“每一个对贝尔曼夫人放电的人，瘪四班森无可救药地爱上他们夫妇俩。”

“他用的是什么？”

“什么意思？”

“他用什么东西打人？”

“我怎么知道？应该用某种硬物吧。至少那个在圣诞晚宴上蠢到跟贝尔曼夫人跳舞贴太近的年轻北方人看起来是被硬物打伤的。”

“哪个北方人？”

“他的名字叫……我想想看……好像叫鲁什么的，对，鲁纳，他叫鲁纳。鲁纳……我想想看他姓什么……鲁纳……”

算了吧，卡翠娜心想，她的手指已经在键盘上飞舞。

“抱歉，卡翠娜，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还是请你脱掉上衣好吗？”

“是有点想，”卡翠娜说，“不过我已经找到了，当时史多夫纳警局只有一个叫鲁纳的。拜，汉斯——”

“等一下！拍乳房X光片不用花太多时间——”

“我得去忙了，变态。”

她挂上电话，按下输入。搜索引擎运作的同时，她看着鲁纳的姓氏。这个姓氏好像有点眼熟，是在哪里听过？她闭上眼睛，喃喃念着那个姓氏。这太不寻常了，不可能是巧合。她睁开眼睛。搜索结果已经出现，而且有很多条，包括病历、因毒瘾而入院的资料、戒毒诊所

所长和警察署长的通信。屏幕上一双天真纯净的蓝色眼珠看着她。她突然想到她在哪里见过这双眼睛。

哈利走进大宅，没脱鞋子，大步走到CD架前，把手指伸到汤姆·威兹的《跟我一样坏》（Bad as Me）和水男孩乐队的《异教徒之地》（A Pagan Place）之间。他曾经过一番挣扎才把《异教徒之地》列为水男孩乐队的第一张专辑，因为严格来说这张是二〇〇二年的数字修复版。这地方是大宅里最安全的地方，因为萝凯和欧雷克都不会自己去拿汤姆·威兹或麦克·斯考特的CD出来听。

他拿出钥匙。那是一把黄铜钥匙，小而中空，非常之轻，但他拿在手里却觉得无比沉重。他朝转角柜走去，觉得手被钥匙的重量压得不断下沉。他把钥匙插进锁孔并转动，稍等片刻。他知道一旦打开柜子，就回不了头。承诺将被打破。

他得花很多力气才能把膨胀的柜门打开。他听见柜门发出声音，知道那只不过是老旧木门脱离木框所发出的声音，但听起来却像是来自黑暗的深沉叹息，仿佛它终于被释放了，可以自由地在人世间制造地狱。

柜子里充满金属和擦枪油的气味。

他吸了口气，感觉像是把手伸进蛇窝，用手指摸索那冰冷的钢铁鳞片。他抓住蛇头，把它拉了出来。

那是一把丑陋的手枪，丑得十分美妙。苏联的科技工程既残暴又有效率，把这把枪做得跟卡拉希尼科夫冲锋枪一样耐用。

哈利在手里掂了掂这把枪的重量。

他知道枪颇重，但拿起来却觉得轻，只因他已做出了决定。他呼出一口气。恶魔被释放出来了。

“嗨，”奥纳说，关上锅炉间的门，“只有你一个人？”

“对啊。”侯勒姆说，坐在椅子上盯着电话瞧。

奥纳坐了下来：“其他人呢？”

“哈利有事要处理。我到的时候卡翠娜已经离开了。”

“你看起来像是今天经过了好一番折腾。”

侯勒姆满脸倦容地笑了笑：“你也是啊，奥纳医生。”

奥纳摸了摸脑袋：“呃，刚才我跑进学校教室，当着全班的面，抱着我女儿痛哭。奥萝拉说这个经验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跟她说，还好每个小孩生来都具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承受父母的爱。从达尔文的角度来看，她应该可以安然度过这次的事件，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去埃米莉家过夜引起的。没想到他们班上有两个埃米莉，我却正好打给另一个埃米莉的妈妈。”

“你有没有收到短信？今天的会议延期了。又发现了一具尸体，是个小女孩。”

“我知道，真是太可怕了。”

侯勒姆缓缓点头，指着电话说：“我得通知小女孩的父亲这件事。”

“你应该很不好受吧？”

“当然。”

“你在想为什么这位父亲要受到这种惩罚？为什么他要失去女儿两次？为什么一次还不够？”

“大概吧。”

“答案是因为凶手认为自己是神一样的复仇者。”

“是吗？”侯勒姆说，茫然地看了这位心理医师一眼。

“你没读《圣经》吗？‘耶和华是疾恶和施行报复的神；耶和华施行报复，并且满怀烈怒；耶和华向他的对头施行报复，向他的仇敌怀怒。’反正你知道意思吧？”

“我只是个来自东托滕地区的纯朴男生，坚信礼只是敷衍了事……”

“这就是我派得上用场的地方，”奥纳倾身向前，“凶手是个复仇者，而且哈利说得没错，他是因为爱而杀人，而不是因为仇恨、有利可图或某种变态的嗜好。有人夺走了他的挚爱，所以现在他也要夺走被害人的最爱，可能是他们的生命，也可能是他们更宝贵的东西，像是孩子。”

侯勒姆点了点头：“罗尔·米兹杜恩会愿意用他的性命来换取他女儿的一条命。”

“所以我们要找的这个人曾经失去挚爱。他是个爱的复仇者，因为……”奥纳紧握右拳，“……因为这是最强而有力的动机，你明白吗？”

侯勒姆点了点头：“应该明白。但我想我得打电话给米兹杜恩了。”

“那我不打扰你。”

侯勒姆等奥纳离开之后才打电话。刚才他盯着那组电话号码看了好久，以至于那组数字像是印在他视网膜上似的。他一边数铃声，一边深呼吸，心想自己要让铃声响几次，才可以把电话挂上？突然间，同事的声音传了过来。

“毕尔，是你吗？”

“对，你有储存我的号码？”

“当然有啊。”

“了解。是这样的，我得告诉你一件事。”

一阵沉默。

侯勒姆吞了口口水：“是有关你女儿的事，她——”

“毕尔，你先别往下说，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我从你的口气听得出来这件事很严重。可是菲亚的事我没办法在电话里说。当初就是这样，大家都不敢看着我的眼睛，都只是打电话来，好像这样比较容易。所以可以请你过来吗？请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要说的事情。”

“好啊。”侯勒姆说，心里吃了一惊。他从不曾听罗尔这么诚实坦率地诉说自己的脆弱。“你在哪里？”

“今天正好是事发后九个月，我正要去她出车祸的地方放一束花，我想——”

“告诉我地点，我马上过去。”

卡翠娜放弃找地方停车。在网络上找电话号码和地址很容易，但是在打了四通电话都没人接也没进入留言之后，她在警署申请了一辆车，驾车前往麦佑斯登区的工业街。这是一条单行道，街上有一家蔬果店、几间画廊，至少一家餐厅、一家裱框店，就是没有免费停车处。

卡翠娜做出决定，把车开上人行道，关掉引擎，在风挡玻璃上夹了张纸条说她是警察。她知道交通警察看了肯定破口大骂。套句哈利说过的话，交警是站在文明和混乱之间的人。

她朝来时路走去，往玻克塔路上吸引人疯狂抢购的时髦商店前进，并在约瑟芬街的一栋公寓前停下脚步。过去她念警院时，曾来这栋公寓喝过一两次深夜咖啡。所谓的深夜咖啡当然不只是喝咖啡，反正她无所谓。这个街区为奥斯陆警区所有，这里的公寓多半出租给警院学生住。卡翠娜在门铃旁的名牌上找到名字，按下门铃，同时观察

这栋简单的四层楼公寓。她又按了一次，在原地等待。

“没人在家？”

她转过身去，下意识地露出微笑，同时估量男子四十来岁，也可能是保养得宜的五十岁，身形高大，头上仍有头发，身穿法兰绒衬衫和李维斯501牛仔裤。

“我是这里的管理员。”

“我是犯罪特警队的警探卡翠娜·布莱特，我要找西莉亚·格拉夫森。”

男子仔细看了看卡翠娜拿出的证件，并厚着脸皮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一遍。

“西莉亚·格拉夫森，对，”管理员说，“她离开警院了，应该不会再住太久。”

“那她还住在这里吗？”

“对，412号房。要不要我替你留言给她？”

“好，麻烦你，请她打这个电话给我，我想问她关于她哥哥鲁纳·格拉夫森的事。”

“他做了什么不法勾当吗？”

“没有，他精神崩溃，总是坚持要坐在房间的中央，因为他以为墙壁是人，要把他打死。”

“天哪。”

卡翠娜拿出笔记本，写下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跟她说这件事跟杀警案有关。”

“是吗？她似乎对这些案子很着迷。”

卡翠娜写字的手停了下来：“什么意思？”

“她把那些案子当成壁纸，就是那些遇害警察的剪报。这其实不关我的事，学生爱怎么样布置房间都可以，可是那样好像有点……诡异，不是吗？”

卡翠娜看着管理员：“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莱夫·鲁贝克。”

“听着，莱夫，你可以让我看一下她的房间吗？我想看那些剪报。”

“为什么？”

“可以吗？”

“没问题，只要拿搜索票给我看就好了。”

“我恐怕没有……”

“开玩笑的，”莱夫咧嘴而笑，“跟我来。”

一分钟后，他们搭上电梯，朝四楼移动。

“租赁契约上说我只要事先通知，就可以进入房间。现在我们要去检查电暖器是不是积了灰尘，因为上周有一台刚着过火。我们进去之前想先通知她，可是对讲机都没人响应。这样听起来可以吗，布莱特警探？”莱夫又咧嘴而笑。卡翠娜心想，狼一般的微笑。倒也不是没有魅力。如果他在句尾叫的是她的名字，就会让她倒尽胃口，但他说话有种轻快的语调。她的目光落在他的无名指上，平滑的金戒指有着晦暗的光泽。电梯门打开，她跟着他走进狭小走廊，在一扇蓝色房门前停下脚步。

他敲了敲门，然后等待，又敲了敲门，再次等待。

“我们进去吧。”他说，用钥匙把门打开。

“你帮了很大的忙，鲁贝克。”

“叫我莱夫就好。很高兴能帮上忙，毕竟不是每天都能碰上这么……”他打开房门，让她进去，却站在门口，仿佛要她从他身前挤过去。卡翠娜用警告的眼神看了他一眼。“……重大的案件。”他说，眼中闪着笑意，站到了一旁。

卡翠娜走进门内。房间的格局没什么改变，依然有个小厨房，一头通往浴室，另一头有门帘，卡翠娜记得门帘后方应该有张床。但卡翠娜的第一印象是她走进了一个小女孩的房间，住在这里的女生不可能太成熟。西莉亚一定十分缅怀过去。角落的沙发上摆满五颜六色的泰迪熊、洋娃娃和各种各样的可爱玩偶。丢在桌上和椅子上的衣服颜色都很鲜艳，而且以粉红色为主。墙上贴满照片，展出各种时尚受害者。卡翠娜猜想那些照片可能来自男孩团体或迪士尼频道。

第二样吸引卡翠娜目光的是那些缤纷照片之间的黑白剪报。她在房间里绕了一圈，特别注意到桌上那台iMac上方的墙壁。

她靠近一点看，尽管早已认出大部分的剪报，因为他们在锅炉间的墙上也贴了一模一样的。

剪报用图钉钉着，上面没有注记，只用圆珠笔写了日期。

她否决第一个想法，检验第二个想法：一个警大学院学生对轰动社会的案子有兴趣也不是太奇怪的事。

键盘旁边摆着剪剩的报纸，报纸之间有一张明信片，她认得明信片上的山峰是罗弗敦群岛的斯沃维尔山。她拿起明信片，翻了过来。上面没贴邮票，也没写地址或签名。她正要放下明信片，大脑却告诉她，她的眼睛在签名位置的附近看见一样东西，文字结束的地方用粗体写了两个字：警察。她又拿起明信片，这次用手指拿着边缘，从头读起。

他们认为那些警察是被恨警察的人所杀，仍不明白其实正好相反，那些警察是被某个爱警察及其神圣任务的人所杀。神圣任务包括逮捕和惩罚叛乱分子、虚无主义者、无神论者、不忠诚者和无信仰者，这些都是破坏的力量。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追捕的其实是个公正的使徒，这位使徒不仅必须惩罚破坏者，也必须惩罚那些背叛职责的人，那些因为懒惰和冷漠而未能达到标准的人。那些人不配被称为警察。

“你知道吗，莱夫？”卡翠娜说，眼睛依然看着用蓝色墨水写成的字迹，这些字细小整齐，几乎像是小朋友写的，“我真的很希望我有搜索票。”

“哦？”

“我也一定拿得到，但你也知道申请程序很花时间，等申请下来的时候，令我感到好奇的东西可能已经不见了。”

卡翠娜抬头朝莱夫望去，莱夫也回望着她。他的目光不是在调情，而是在寻求确认，确认此事至关重要。

“你知道吗，布莱特？”他说，“我刚刚才想起来我得去地下室一趟，电工正在换烘衣柜。你可以先一个人待在这里吗？”

卡翠娜对他露出微笑，他也回以微笑，但她不确定这是哪种微笑。

“我尽量。”她说。

她一听见莱夫把门关上，立刻按下iMac的空格键。屏幕亮了起来。她用光标点选Finder，输入“米泰”。没有结果。接着又用调查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名字、命案现场和“杀警凶手”去搜索，依然什么也没找到。

看来西莉亚不用计算机。真聪明。

卡翠娜伸手去拉书桌抽屉，但是锁着。奇怪，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子怎么会把自己房间里的抽屉给锁起来？

她起身去把门帘拉开。

就跟她记得的一样，门帘后方是个凹室。

窄小床铺后方的墙上挂着两张大照片。

她只见过西莉亚两次，第一次是在警大学院，当时她去找哈利，但西莉亚和照片中的男子相貌那么神似，因此她十分确定男子的身份。

至于另一张照片中的男子，她一看就知道是谁，一点疑问也没有。

西莉亚一定是在网络上找到了一张高分辨率照片，将它放大。那张脸饱受蹂躏，每道疤痕、每条皱纹、每个毛孔都清楚异常，但那双蓝色眼睛放出的愤怒光芒似乎盖过了其他细节。男子之所以会如此怒目切齿，是因为他发现有人拍照，并警告说犯罪现场不能拍照。男子就是哈利·霍勒。那次卡翠娜去阶梯教室，前排那两个女学生在说的就是这张照片。

卡翠娜将套房划分为方块状，先从左上方的方块开始搜索，然后再查看地板，接着再换到下一排。这方法是哈利教她的。她想起哈利在论文中写道：“不要特别搜寻某样东西，去找就是。如果你存有寻找某样东西的想法，其他线索就不会开口。你必须让每样东西都对你说话。”

搜索完整间套房之后，她又在iMac前坐了下来。哈利的话依然在她脑海中萦绕：“当你搜索完毕，觉得什么都没找到的时候，请反向思考，就像看着镜中的影像，让镜子那一头的东西对你说话。它们就是应该在却又不在的东西，像是面包刀、车钥匙，或是西装外套。”

最后这句话帮助她判断出西莉亚目前在做的事。她翻过西莉亚的

每一件衣服，包括衣柜、小浴室的布质洗衣篮、门后的衣架，却未发现上次她去那间地下室公寓找哈利却遇见西莉亚时，她身上穿的那套运动服。那是一套从头到脚都是黑色的运动服。卡翠娜想起当时她觉得西莉亚看起来像是在执行夜间任务的海军陆战队队员。

现在西莉亚一定是出去跑步或做训练了。她做这些训练是为了符合进入警大学院的资格。入学之后她就可以做她想做的事。哈利说过，凶手杀人的动机是爱而不是恨。比方说，对兄长的爱。

先前激起卡翠娜诸多联想的是鲁纳·格拉夫森这个名字。进一步调查之后，很多事都来到阳光下，当中也出现了米凯·贝尔曼和楚斯·班森的名字。鲁纳曾对戒毒诊所所长说，他在史多夫纳警局工作期间遭到两名蒙面男子殴打，这也是为什么医生会开出证明、他会从警局辞职，以及他使用毒品的剂量会越来越高的缘故。鲁纳坚称歹徒之一是楚斯·班森，而下手动机是因为他在警局的圣诞晚宴上跟米凯·贝尔曼的妻子跳舞时过于贴近。当时的警察署长拒绝承认鲁纳的疯狂指控，还说他根本是只彻头彻尾的毒虫。戒毒诊所所长也支持这个看法，说他只是想告知这件事而已。

卡翠娜听见走廊上传来电梯声响，这时她注意到书桌底下有个东西突出来，刚才并未看见。她弯下腰去。那是一根黑色警棍。

房门打开。

“电工有好好做事吗？”

“有啊，”莱夫说，“你看起来像是打算要用那玩意。”

卡翠娜用警棍拍打手掌：“这东西出现在这个房间里是不是有点奇怪？”

“对啊，上周我来换浴室水龙头时也这样说过。她说那是训练用的，因为要考试，也是提防警察杀手出现。”莱夫把门关上，“有没有发现什么？”

“就这个。你看见她拿出来过吗？”

“有几次。”

“真的？”卡翠娜把椅子往后推，“在什么时间？”

“当然是晚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穿上高跟鞋，头发吹出造型，身上还带着那根警棍。”莱夫咯咯笑说。

“为什么？”

“她说是要防色狼。”

“为此就要把警棍带去市区？”卡翠娜用手掂了掂警棍的重量，觉得跟宜家衣帽架的上方那段差不多重，“避开公园不就好了？”

“她才不会这样做，她是直接去公园。”

“什么？”

“她去弗特兰公园，说想练习近身搏击。”

“她故意让变态骚扰她，然后……”

“对，然后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莱夫又露出狼一般的笑容，直视卡翠娜，让她不知道接下来他说的这句话指的是谁，“很了不得的女生。”

“对啊，”卡翠娜说，站了起来，“现在我得去找她了。”

“这么忙啊？”

卡翠娜从莱夫面前走过，一直到走出了门，她才对莱夫说的最后这句话觉得有点不舒服。她走下楼梯时心想，她可没那么饥渴，即使她一直在等的那个慢郎中迟迟没有动作。

哈利开车穿过史瓦达斯隧道。灯光从引擎盖和风挡玻璃上掠过。

他没必要把车开得更快，不用太早抵达。手枪放在旁边的座椅上，弹匣里装填了十二发9毫米×18毫米的马卡洛夫子弹。这些子弹够他使用，问题只在于他想不想用而已。

他心里是有这个打算。

他从未冷血杀过任何人，但这件事非做不可，就这么简单。

他转动方向盘，驾车驶出隧道，转换车道，开上灯光较为暗淡的道路，驶入丘陵地带，朝瑞恩区交叉路口前进。他感觉手机发出振动，用一只手拿出来看了看屏幕显示。是萝凯打来的。她很少这个时间打电话来。他们有个默契，讲电话都在晚上十点以后。现在他没办法跟她说话，他太紧张了，她一定会注意到，一定会问，而他不想说谎，不想再说谎。

他让手机响完，然后关闭电源，放在手枪旁边。已经没什么好想的了，该想的都已经想过了，让怀疑浮现只会导致一切都重来一遍，又绕同一条大远路，最后又回到同一个地方。他已做出决定，想打退堂鼓是可以理解的，但情势不容许他这样做。可恶！他用手猛敲方向盘。想想欧雷克，想想萝凯，这样会好一点。

他绕过圆环，在曼格鲁区转了个弯，朝楚斯住的那条街驶去。他觉得自己终于冷静下来。每当他穿过临界点再也无法回头，进入美妙的自由坠落，并且停止有意识的思考，只是顺水推舟地自动朝目标前进时，他就会冷静下来。上次他执行这种行动已是多年之前，如今这种感觉又回来了。他一直不确定自己还有没有这种能力，如今答案显然是有。

他缓缓开上那条街，倾身向前，抬头看见蓝灰色的云层快速聚集，宛如目标不明的突袭舰队。他靠上椅背，看见矮房子后方矗立的高耸建筑。

他不必低头也知道枪在那里。

不必回想行动顺序也知道自己一定会记得。

他稍微闭上眼睛，想象将会发生的事。这时一种感觉浮现，过去他当警察时曾经多次有过这种感觉。恐惧。有时他感觉得到他在追捕的人心中怀有这种恐惧。这是杀人凶手害怕看见自己倒影的恐惧。

42

楚斯·班森抬起臀部，头顶着枕头，闭上眼睛，发出低低的呼噜声，达到高潮，感觉阵阵的抽搐震动全身。事后他静静躺着，忽睡忽醒。远处有个汽车警报器响起，他心想应该是从大停车场传来的，除此之外一片寂静。真是怪了，这里有这么多哺乳类动物彼此交错栖息，却比最危险的森林还要安静。在森林里即使是些微声响也表示你已成为猎物。他抬头看着梅根·福克斯的眼睛。

“你刚才是不是也很爽？”他低声说。

她没回答。她的眼睛眨也不眨，笑容也不凋萎，身体语言也维持同一个发出邀请的姿势。梅根·福克斯。在他的生命中，只有她永远忠贞可靠。

他侧身去拿床边桌上的卷筒卫生纸，把自己擦干净，拿起DVD播放器的遥控器对准梅根。梅根在五十英寸平面电视的暂停画面上颤动。这款先锋牌DVD机已经停产，因为售价过于高昂，而且太物超所值。楚斯抢下的是最后一台，用的是烧毁证据所赚来的钱，那次他是替一个帮鲁道夫·阿萨耶夫走私海洛因的飞行员收拾残局。他把剩下的钱全都直接存进银行户头的行为当然很蠢。阿萨耶夫对楚斯来说一直是个危险人物，一听说他死了，楚斯就想这下自己终于自由了。再也没人有他的把柄，没人治得了他。

梅根的绿色眼珠对他闪烁光芒。那对眼珠绿得有如翡翠。

他动念想买翡翠送给乌拉已经有好一阵子了。乌拉似乎喜欢穿绿色的衣服，就像她坐在沙发上阅读时脱下的那件绿色毛衣。他甚至还去珠宝店看过，店主迅速地打量他，掂掂他有几克拉重，然后向他解

释说水头最长的翡翠比钻石还贵，也许他可以考虑别的宝石，如果非要绿色不可的话，那么优雅的蛋白石如何？或是其他含有铬元素的宝石也不错，因为翡翠的绿色就是来自铬，它的神秘感不过如此。

它的神秘感不过如此。

楚斯离开珠宝店，暗暗在心中发誓，下次如果有人找他进行烧毁任务，他一定要建议对方先抢这家珠宝店，然后放火把它烧毁，就像那个小女孩在保持本色酒馆被火焚烧一样。他开车的时候在警用频道上听见这件案子，还想着要不要去帮忙，毕竟他的贪污嫌疑已经被洗清了。米凯说只剩几道正式手续，他就能返回工作岗位。原本他打算恐吓米凯的计划暂时搁置，他们可以重拾友谊，没有问题，一切都会跟从前一样。是的，他终于可以重新加入大家，贡献己力，逮住那个心理有病的警察杀手。若是给他逮到机会，他一定会亲自……他看了看床边的柜子，心想里面的武器足以处决五十个心理有病的疯子。

门铃响起。

楚斯叹了口气。

又有人想从他身上得到些什么了。根据经验，共有四种可能：第一，他应该加入耶和华见证人，这样可以大幅提高上天堂的机会。第二，他应该捐钱给某个非洲总统的竞选基金会，这位总统的个人财富就靠这次的募款活动了。第三，他应该替一群小流氓开门，他们说忘了带钥匙，其实只是想闯进地下室的储藏间。第四，某个麻烦的管委会成员要他下去做他忘记做的杂务。这四种可能都不足以让他下床。

门铃第三次响起。

就算是耶和华见证人到了第二次也该放弃了。

当然来者也可能是米凯，想跟他谈一些不能在电话里说的事，比如跟他串口供，以免再次被问到账户那笔钱的事。

楚斯想了几分钟。

接着他把脚晃下了床。

“我是C栋的亚朗森，你是不是有一辆银灰色的铃木维特拉？”

“对。”楚斯对着对讲机说。他有的本来应该是奥迪Q5才对。原本他替鲁道夫干完最后一票之后应该买这辆车来犒赏自己，用他对付那惹人厌的哈利·霍勒警探所赚来的最后一笔钱去买，结果他只能买一辆大家都取笑的日本车，铃木维特拉。

“你听见警报器在响吗？”

警报器的声音透过对讲机清楚地传出来。

“哦，靠，”他说，“我看能不能用遥控器把它关掉。”

“换作是我一定会马上下楼。刚才我过去看，已经有人砸破了车窗，拆走收音机和CD播放器。他们一定还留在附近，想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哦，靠！”楚斯又说了一次。

“不客气，很高兴能帮上忙。”亚朗森说。

楚斯穿上球鞋，检查是否带了车钥匙。这时他突然想到一事，回到卧室，打开柜子，拿出一把杰利科九四一手枪，插进腰际，跟着又停下脚步。他知道等离子电视画面暂停太久容易烧坏，不过他马上就会回来。他快步踏进走廊。这里还是一样安静。

电梯停在他家这层楼，他直接走进去，按下一楼的按钮，这才想到没锁门。但他并未停下电梯，心想反正一下子就回来了。

半分钟后，他小跑步进入清朗凉爽的夜晚，朝停车场奔去。这里四周都是公寓，但车子还是常遭入侵。应该多设几座路灯才对，黑色柏油把所有光线都吸走了，入夜之后藏在车子之间很容易干些鬼祟勾当。他被停职之后晚上有点入睡困难，因为他整天都在睡觉、打手枪，睡觉、打手枪，进食、打手枪。有时晚上他会坐在阳台上，戴上

夜视镜，拿起马克林步枪，希望能在停车场上逮到几个小贼。不幸的是都没看到。不对，应该说可喜才对。天哪，他又不是杀人狂。

那次他的确在灰狼帮骑手的头上钻了个洞，但那纯属意外，如今那家伙也已成了赫延哈尔区住宅露台的一部分。

至于那次他去伊拉监狱散布谣言说马里达伦谷命案和翠凡湖命案都是瓦伦丁·耶尔森干的，尽管警方并不是百分之百确定这是事实。但就算不是，那家伙还是会因其他罪名被判重刑。总之他怎么知道那些疯子会把瓦伦丁给杀了，如果死的真是瓦伦丁的话。当时警用频道的对话显然不这么认为。

目前为止楚斯所干过最接近谋杀的事，就是去德拉门料理那个化了妆的同性恋。即便如此，他也是不得不为，因为有人叫他去做。妈的他真的是受人指使。那次米凯跟楚斯说他接到一通电话，有个家伙声称知道米凯和一名同事把一个克里波的同性恋警察打得半死，还说他手上握有证据。那家伙说他要钱，否则就要揭发这件事。他要十万克朗，钱要送到德拉门市郊一处人烟稀少的地方。米凯叫楚斯去处理这件事，但这次楚斯做得太过火，才造成问题。那天楚斯驾车去跟那家伙碰面时，发现自己是单独行动，完全是单枪匹马，而且他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他跟着路标来到德拉门市郊一条荒僻的森林道路上，在河边悬崖旁的回转道上停车，等了五分钟，对方就开车过来了。那家伙把车停下，但引擎没熄火。楚斯依照约定，把一个褐色信封拿过去。车窗降下。那家伙头戴羊毛帽，脖子上围着一一条丝质围巾，把脸遮住一半。楚斯心想这家伙是不是智障？他开的车显然不是偷来的，车牌又看得一清二楚。除此之外，米凯早已追踪那通电话到德拉门的一家夜店，店里员工人数不可能太多，因此要查到他的身份并不困难。

那家伙打开信封数钱，数到最后似乎数错，又从头再数一遍。他蹙起眉头，抬起头来，露出厌烦的神情。“这些没有十万……”

那一击打中他的嘴巴。楚斯觉得警棍陷了进去，把牙齿也给打裂

了。第二击打碎他的鼻子，这非常容易，鼻子只是由软骨和单薄的骨头所构成。第三击发出柔软的嘎喳声，打中额头。

接着楚斯绕到另一头，坐上副驾驶座，等那家伙恢复意识。那家伙醒来之后，两人简短地交谈了一下。

“你是谁？”

“其中一个人。你手上有什么证据？”

“我……我……”

“这把是黑克勒-科赫手枪，它很想开口，所以你跟它谁要先说？”

“不要——”

“那快说。”

“就是你们打的那个人，是他告诉我的。求求你，我只需要——”

“他有没有说出我们的名字？”

“什么？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谁？”

“他只告诉我经过，然后我去查符合描述的克里波警察，发现一定是你们两个。”那家伙抬头朝后视镜望去，发出宛如吸尘器关闭后的哀鸣声，“天哪！你把我毁容了！”

“闭嘴，坐好。你口中那个被我们打的人，他知道你来勒索我们吗？”

“他？他不知道，他完全——”

“你是他的情人？”

“不是！他可能这样以为，可是——”

“还有谁知道这件事？”

“没有！我发誓！请你放我走，我发誓不会——”

“所以没有人知道你来这里喽？”

楚斯好整以暇地看着那家伙张大了嘴，因为他的言外之意慢慢渗进了那家伙的大脑。“有，有，他们都知道！很多人都——”

“你的说谎技巧还不坏，”楚斯说，用枪管抵着那家伙的额头，觉得手枪拿起来竟然很轻，“但是也不算高明。”

接着他就扣下扳机。他要做出这个决定不是太困难，因为他别无选择，非痛下杀手不可。他的生存本能在此时发挥了作用。那家伙握有他们的把柄，迟早都会想办法拿来利用。楚斯的个性就如同鬣狗，而那家伙踩到了他的痛脚。鬣狗在面对面时会表现得怯懦卑屈，实际上却贪婪且极有耐心，它们会容许自己受到侮辱和恫吓，并静静等待，一旦你背转过身，它们就会发动攻击。

事后楚斯擦拭座椅和任何可能留下指纹的地方，再把围巾包在手上，放开手刹，挂到空挡，让车子滑下悬崖。他聆听车子坠落时的怪异寂静，接着是一声闷响，以及金属凹折的声音。他往下看，只见车子躺在下方的河川里。

他尽可能快速而有效地丢弃警棍。他驾车到下方远处的森林道路上，打开车窗，将警棍抛进树林。那支警棍不太可能被发现，就算被发现，上面也没有指纹或任何DNA微迹证可以把命案跟他联结在一起。

手枪就是另一回事了，子弹可以联结到那把黑克勒-科赫手枪，也联结到他。

因此等车子开上德拉门大桥，他就放慢速度，看着那把枪飞越护

栏，落到河水和峡湾的交界处。那是十到二十米深的水，永远不会有人发现。这里的水微咸，性质可疑，既不完全是海水，也不完全是淡水。既不全非，也不全是。是处于边界的死亡地区。但他读过有些物种专门活在这种混血水域中，这些物种如此特异，无法生存在一般的水域里。

楚斯还没抵达停车场就按下遥控器，汽车警报器立刻停止。周围住家外头或阳台上都没人，但他似乎听见整条街的人同时叹了口气：妈的也该是时候把它关掉了，你应该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车，至少也设定一下警报器响的时间嘛，蠢蛋。

亚朗森说得没错，一扇车窗被砸破了。楚斯把头探进去，却没看见收音机有遭到破坏的迹象。刚才亚朗森不是说……对了，谁是亚朗森？他说他住在C栋，但他可能是任何人，除了邻居之外的任何人……

刹那间楚斯的脑子做出结论，这时脖子却已被一个钢质物体抵住。他本能地知道那是钢，是枪管的钢质金属。他也知道亚朗森这个人并不存在，打破车窗的也不是小流氓。

一个声音在他耳边低声说：“别转头，班森。我要把手伸进你的裤子里，不要动。哇，感觉真棒，好紧实的腹肌……”

楚斯知道自己身处危险中，却不知道究竟是哪种危险。亚朗森的声音听起来有点耳熟。

“哦，你有点出汗啊，班森。还是你喜欢这样？不过这就是我要的。杰利科手枪？你要拿来干吗？对某人的脸开枪吗？就像你对勒内做的那样？”

现在楚斯知道自己陷入了哪种危险。

生命危险。

萝凯站在厨房窗前，手里捏着手机，再度望向昏暗的窗外。她可能眼花了，但她似乎看见车道另一侧的云杉林之间有动静。

但她经常觉得自己在黑暗中看见动静。

她心中的创伤就是这么深。别乱想，害怕可以，反正别乱想。就让身体去玩它愚蠢的把戏，不要理会这些把戏，就像不要理会无理取闹的孩子一样。

她就站在厨房灯光中，倘若外面真的有人，就能好好观察她。但她只是站着动也不动。她必须练习，不能任凭恐惧摆布她去做什么或站在哪里。拜托，这可是她的房子、她的家。

二楼传来音乐声。他正在播放哈利的一张老CD，这张她也喜欢。脸部特写乐队的《小怪物》（Little Creatures）专辑。

她又低头看着手机，希望它响起。她打了两通电话给哈利，但都没人接。他们打算给哈利一个惊喜。戒毒诊所昨天通知他们说，虽然日期比预定的还要早，但所方认为欧雷克已经可以出院了。欧雷克非常兴奋，他提议什么都不要说，直接回家，等哈利回来再跳出来，说“哇”。

欧雷克说的就是这个字：“哇。”

萝凯不确定这样做是否妥当，因为哈利不喜欢惊喜，但欧雷克十分坚持。这下子哈利一定得忍受突来的快乐。于是萝凯就答应了。

但如今她后悔了。

她离开窗前，把手机放在料理台上，就放在哈利的咖啡杯旁边。哈利向来都一丝不苟，出门前一定要把所有东西都整理干净。一定是那些杀警案搞得他心烦意乱。他们每晚都通电话，但最近哈利完全没提到贝雅特，这表示他一定在想她。

萝凯突然转身。这次可不是幻觉，她的确听见了声音。碎石路上传来嘎扎的脚步声。她回到窗前，看入黑夜，觉得窗外的黑暗似乎越发幽深。

她僵在原地。

有人在外面。有个人影离开了原本站立的树木旁，朝这个方向走来。那人一身黑衣。那人站在那里多久了？

“欧雷克！”萝凯大喊，心跳加速，“欧雷克！”

楼上的音乐声被调低。“干吗？”

“快下来！快点！”

“他来了吗？”

对，她心想。他来了。

但朝屋子走来的人影比她先前以为的还要娇小。那人朝大门走来，越走越近，身形被屋外的灯光照亮。萝凯看了之后十分讶异，却也松了口气。原来那是个女人。不对，是个女孩子，显然身穿运动服。三秒钟后，门铃响起。

萝凯心下犹豫，看了欧雷克一眼。欧雷克正在下楼梯，却停下脚步，用疑惑的眼神看着萝凯。

“不是哈利，”萝凯说，脸上掠过一丝微笑，“我来开门，你先上去吧，欧雷克。”

萝凯一看见站在台阶上的女孩，心跳甚至缓和下来。女孩看起来被吓到了。

“你就是萝凯，”女孩说，“哈利的女朋友。”

这时萝凯突然觉得女孩的这番开场白应该让她心神不宁才对。这

么一个妙龄美女用颤抖的声音跟她说话，还提到她未婚夫。也许她应该查看女孩的紧身运动服底下是否有怀孕初期的微凸小腹。

“我就是。”

“我叫西莉亚·格拉夫森。”

女孩用期待的眼神看着萝凯，像是在等她的响应，仿佛她的名字对她来说应该具有某些意义。萝凯注意到女孩的双手负在身后。曾有个心理医师跟她说，把手藏在背后的人代表有所隐藏。没错，她心想，他们会把手藏起来。

萝凯微微一笑：“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吗，西莉亚？”

“哈利是……曾经是我的老师。”

“哦，是吗？”

“有件事我得跟你说，是关于他的事，也是关于我的事。”

萝凯蹙起眉头：“是吗？”

“我可以进来吗？”

萝凯心下踌躇。她不希望别人进入她家。她只希望欧雷克、她自己 and 待会儿回来的哈利在这个家里，就只有他们三个人，没有别人。而且她绝对不希望有人跑来跟她说关于哈利的事，还有关于对方自己的事。接着她的眼神还是不由自主地朝女孩的腹部瞄了一下。

“不会花太多时间的，樊科夫人。”

夫人。哈利是怎么跟她说的？萝凯评估情势，听见欧雷克回到楼上又把音乐声调高，便打开大门。

西莉亚踏进门内，弯下身去解开球鞋的鞋带。

“别脱鞋了，”萝凯说，“我们很快地讲一下就好，我正在忙。”

“好。”西莉亚说。这时在玄关的明亮灯光下，萝凯看见西莉亚脸上罩着一层闪亮的汗水。西莉亚跟着萝凯走进厨房。“那个音乐，”她说，“哈利在家吗？”

萝凯察觉到自己心里浮现焦虑。西莉亚一听见音乐就想到哈利，难道是因为她知道哈利喜欢听这种音乐？她的脑海闪现一个念头，快得令她措手不及：哈利是不是曾经跟这个女孩子一起听这种音乐？

西莉亚在大餐桌前坐下，用双手手掌抚摸木质餐桌。萝凯看着她的举动。她抚摸餐桌的模样像是早已知道那未经加工的原木接触肌肤的感觉：愉悦、充满生命力。西莉亚的目光落在哈利的咖啡杯上。难道她……

“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说，西莉亚？”

西莉亚露出悲伤且接近痛苦的笑容，目光一直没有离开那个咖啡杯。

“他真的都没提过我的事吗，樊科夫人？”

萝凯稍微闭上双眼。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她很信任他的。她再度睁开眼睛。

“你就说吧，就当作他什么都没提过，西莉亚。”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樊科夫人。”西莉亚的目光离开咖啡杯，朝萝凯望来。那对蓝色眼睛的目光近乎造作，就跟孩子的目光一样天真且不知世事。萝凯心想，而且也跟孩子的眼神一样残酷。

“我想跟你说强暴的事。”西莉亚说。

萝凯突然觉得呼吸困难，仿佛有人把厨房里的空气全都吸光，就像在制作真空包装似的。

“什么强暴？”萝凯勉强问道。

侯勒姆终于找到罗尔的车子，这时天色已暗。

他驾车在克莱门兹鲁镇转弯，继续朝东行驶在B155号公路上，但显然错过了菲耶尔地区的路标。他发现自己开得太远，才掉头回来，看见路标。旁支道路上的车比B系列公路更少，如今在黑暗中看起来四周像是荒地似的。道路两旁的浓密森林似乎越靠越近，最后他才终于在路边看见那辆车的后车灯。

他放慢速度，看了后视镜一眼。后方是一片漆黑，前方只有零星几个红色车灯。他把车停在那辆车后方，开门下车。森林里有只鸟发出空洞忧郁的叫声。在车灯灯光照耀下，只见罗尔·米兹杜恩蹲在水沟边。

“你来了。”罗尔说。

侯勒姆抓住腰带，拉了拉裤子。这是他的习惯，也不知道这习惯从何而来。哦，不对，他其实知道。过去每当他父亲要说或要做某件重大的事，都会拉一拉裤子，用来揭开序幕。这习惯是他从父亲那里学来的，只不过他很少有什么重大的事要说。

“这就是车祸发生的地方？”侯勒姆说。

罗尔点了点头，低头看着他在柏油路上摆的一束花：“她跟朋友来这附近登山，回家路上停下来说要去做树林里尿尿，叫其他人先走。他们认为事情一定是在她跑回来跳上自行车以后发生的，因为她急着赶上其他人，对不对？她就是这种人，非常热情……”他努力想让话声保持稳定，“所以她可能骑到太内侧，车身还有点摇晃，以至于……”罗尔抬头朝肇事车辆可能驶来的方向望去，“……地上没有刹车痕。没人记得那是辆什么车，尽管车一定直接从菲亚的朋友旁边开过，可是他们忙着在聊登山的事。他们说从旁边开过的车子很多。一直到接近克莱门兹鲁镇的时候，他们才想起菲亚应该早就追上来了才对，一定是出事了。”

侯勒姆点了点头。他清清喉咙，想赶快把话说出来，把事情解

决，但罗尔不让他有插嘴的机会。

“我不能参加调查工作，毕尔。他们说因为我是死者的父亲，可是却叫新手来接这件案子。最后当他们发现这不是一场儿戏，肇事者不会出面自首，现场也找不到任何线索，再要找高手出马已经太迟，线索都断了，大家的记忆也都模糊了。”

“罗尔……”

“这叫作警方办事不力，毕尔，不折不扣的办事不力。我们花了一辈子为警方工作，奉献出一切，然后当我们失去挚爱，最后还剩下什么？什么也不剩。这是天大的背叛，毕尔。”侯勒姆看着同事的嘴开开合合成椭圆形，肌肉绷紧又放松，绷紧又放松。毕尔心想，罗尔口中的口香糖一定承受极大压力。“这让我以身为警察为耻。”罗尔说，“这件案子就跟勒内命案一样，从头到尾都处理得很草率。是我们自己让凶手从指缝间溜过，最后让凶手逍遥法外，而且没有人指出谁要负责。是我们纵容狐狸在鸡窝里撒野，毕尔。”

“今天早上在保持本色酒馆里发现被焚烧的小女孩——”

“无法无天，真是无法无天。应该有人要负责才对。应该有人——”

“是菲亚。”

接下来的静默中，侯勒姆听见那只鸟再度啼叫，但这次是在别的地方。它一定是飞到别处去了。这时候勒姆突然想到，那可能是另一只鸟，鸟儿一共有两只，同一个品种，它们在森里对彼此啼叫。

“哈利强暴我的事。”西莉亚看着萝凯，冷静得像是在说气象预报。

“哈利强暴你？”

西莉亚露出一丝微笑，笑容掠过她的脸庞，但不过是肌肉抽动，

还没抵达眼睛就已消失。此外她脸上还有坚定和淡漠的表情。而她的眼睛不是因为笑容而放出光芒，反而泪光莹莹。

天哪，萝凯心想，她不是在说谎。萝凯张嘴想吸入更多氧气，同时百分之百确定：这小女生也许有点怪，但绝对不是说谎。

“我很爱他，樊科夫人。我认为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所以我去他办公室，还化了妆，结果他却误会了。”

萝凯看着第一颗泪珠离开睫毛，落在年轻柔嫩的脸颊上。滚落的泪珠沾湿肌肤，让肌肤更显粉嫩。她知道背后料理台上就有一卷纸巾，但她不会去拿，绝对不可能去拿。

“哈利不会误会，”萝凯说，对自己说话竟然如此镇定而感到惊讶，“也不会强暴你。”镇定且坚定。她不知道自己的这种态度可以维持多久。

“你错了。”西莉亚说，眨着泪的双眼露出微笑。

“是吗？”萝凯很想一拳打在她自大骄纵的脸上。

“是的，樊科夫人。现在是你误会了。”

“把你想说的话说完，然后出去。”

“哈利……”

萝凯痛恨西莉亚用那么强烈的口气叫出哈利的名字，让她不禁环目四顾，想拿个东西来让她闭嘴。平底锅、不锋利的面包刀、强力布胶带，什么都可以。

“……他以为我是去问他功课，可是他误会了，我是去勾引他的。”

“小丫头，你知道吗？我已经知道你是去勾引他，但现在你却声称自己得偿所愿，但这还是强暴？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是不是

假装贞洁，高喊说不要不要，最后你还以为自己真的不要，而他却应该知道在你做出这些事情之前你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萝凯发现自己的用词突然像个辩护律师。她经常在法庭上听见强暴案的辩护律师这样说，她也痛恨这些说辞，但律师都明白且接受在法庭上必须这样说。如今这些话都不只是说辞而已，她真心觉得事情一定是如此，绝对不可能是其他状况。

“不是的，”西莉亚说，“我想告诉你的是他没有强暴我。”

萝凯眨了眨眼睛。她必须倒带几秒钟，确定自己没有听错。没有强暴。

“我威胁说要告他强暴，因为……”西莉亚用指关节抹去再度满溢的泪水，“……因为他说他要向学校当局报告这件事，说我对他做出不当行为。他绝对有权力这样做。所以我狗急跳墙，想反过来控诉他强暴，阻止他这样做。我一直想告诉他说我改变心意了，我后悔自己做出那种事，告诉他……对，告诉他我的行为是犯罪。不当指控。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建议刑责八年。”

“说得没错。”萝凯说。

“对了，”西莉亚含着眼泪微微一笑，“我忘了你是律师。”

“你怎么知道？”

“哦，”西莉亚说，吸了吸鼻涕，“我知道很多哈利的事，可以说我研究过他。他是我的偶像，我只是个笨女孩。我甚至还帮他调查杀警案，以为可以帮上忙。其实我只是个学生，什么都不懂。我准备了一套简短的说辞，想跟他解释说这一切是怎么对上的。我想告诉哈利·霍勒怎样逮到警察杀手。”她摇了摇头，又挤出微笑。

萝凯抓起背后那卷纸巾，递给西莉亚：“你是来这里告诉他这件事的？”

西莉亚缓缓点头：“我知道他不会接我电话，所以我跑步经过这里，想看看他在不在家。我看见他的车不在，想继续往前跑，可是我看见你在厨房里，所以我想如果直接面对面跟你说的话更好，证明我是认真的，我来这里没有别的意图。”

“我看见你站在外面。”萝凯说。

“对，我得把事情想清楚，然后鼓起勇气。”

萝凯感觉一股怒意上升。这个困惑、单相思、眼神过于坦率的少女竟然爱上哈利，但哈利却只字未提！为什么不提？

“你决定过来是很好，西莉亚，但现在你可能该走了。”

西莉亚点了点头，站了起来。“我们家族有一些精神分裂的病史。”她说。

“哦？”萝凯说。

“对，我可能不是完全正常，”她用老成的口吻又补上一句，“可是没关系。”

萝凯送她到门口。

“你不会再见到我了。”西莉亚站在门口说。

“祝你一切顺利，西莉亚。”

萝凯站在台阶上，双臂交叠，看着西莉亚奔越车道。难道哈利刻意不提这件事是因为他认为她不会相信他吗？难道他们之间总是笼罩着怀疑的阴影吗？

她生起的思绪很自然地往下想。那是怀疑的阴影吗？他们对彼此到底有多了解？一个人可以了解另一个人多深？

那个一身黑衣、金发马尾不停晃动的背影离去之后，球鞋踩在碎

石路上的嘎扎声响似乎仍盘旋回荡，久久不散。

“他把她挖了出来。”侯勒姆说。

罗尔垂着头坐在地上，搔了搔脖子上有如刷子般的短须。夜色悄悄掩至，没发出一丝声响。两人就这样静静坐在车灯的光线中。最后罗尔终于开口说话，侯勒姆得倾身向前才听得见。

“我唯一的孩子。”罗尔微微点头，“我想他只是做他该做的事而已吧。”

一开始侯勒姆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接着又想应该是罗尔说错了，罗尔不是这个意思，可能少说了几个字，或是言词的顺序颠倒。然而这个句子是如此完整清楚，听起来非常自然，只是在陈述事实。警察杀手只是做他该做的事而已。

“我去拿其他的花。”罗尔说，站了起来。

“好。”侯勒姆说，看着躺在地上的小花束。罗尔绕到车子另一侧，走进黑暗之中。侯勒姆听见后车厢打开的声音，思索刚才罗尔说的话。我唯一的孩子。他想到自己的坚信礼，以及奥纳说凶手自以为是神，复仇之神。但神也会做出牺牲，他牺牲了自己的独生子，让他钉在十字架上，让世人看见并想象他所承受的痛苦。父与子。

侯勒姆想象菲亚·米兹杜恩坐在椅子上。我唯一的孩子。他们一共有两个。或是三个。他们一共有三个。牧师是怎么称呼他们来着？

他听见后车厢传来咔嚓声，心想放着花束的盒子应该是放在某种金属下面。

三位一体，对，第三者是圣灵。世人看不见他，他总是在《圣经》里四处出没。菲亚的头部被固定在水管上，好让尸体不会倒下，展示给众人看，就像被钉上十字架。

侯勒姆听见背后传来脚步声。

被害人是被自己的父亲给牺牲和钉上十字架，因为故事一定要这样走才行。刚才罗尔是怎么说的？

“他只是做他该做的事而已。”

哈利看着梅根·福克斯，她玲珑有致的身形正在颤动，但她的凝视维持不变，笑容没有凋萎，肢体语言持续发出邀请。哈利拿起遥控器，关上电视。梅根虽然消失了，却还残留在电视上。这位电影明星的轮廓烙在了等离子屏幕上。

虽然消失，却仍存留。

哈利环视楚斯的卧室，走到楚斯藏放武器的柜子前。理论上柜子里可以躲一个人。哈利握着敖德萨手枪，轻手轻脚走到柜子旁边，贴着墙壁，用左手打开柜门，看见里头自动亮起灯光。

除此之外什么事也没发生。

哈利探头出去，立刻缩回，但已看见他想知道的。柜子里没人。他站到柜门口。

上次哈利从柜子里拿走一件防弹背心、一副防毒面具、一把MP5冲锋枪，这些楚斯都已补齐。看来楚斯用的枪款都没变，除了柜板中央有个钩子是空的，周围画着一把枪的轮廓。

难道楚斯发现哈利要来，拿了把枪就逃离了公寓？甚至连门都不锁，电视也不关？若是这样，那他为什么不干脆在屋里设下埋伏？

哈利搜索完整间公寓，知道屋里一个人也没有。他在皮沙发上坐下，让敖德萨手枪的保险保持开启，做好准备。他坐在客厅这个位置可以把卧室房门看得一清二楚，透过钥匙孔却看不见他。

如果楚斯在卧室里，那首先现身的人就是输家。决斗舞台已布置完毕。哈利静静等待，动也不动，呼吸平稳，甚为深沉，一呼一吸都发出声音，像豹一样耐心等待。

四十分钟后，什么事也没发生，于是他走进卧室。

他在床上坐下，心想是不是要打电话给班森？这个举动会让班森有所警觉，不过他似乎早已察觉到哈利盯上他了。

哈利拿出手机，打开电源，信号接通之后输入号码。这组号码是他将近两小时前离开霍尔门科伦区时背下来的。

铃声响了三次却没人接听，他决定放弃。

接着他打给在电信公司的联络人，对方两秒钟就接起电话。

“霍勒，你打来干吗？”

“我需要你追踪一部手机的信号，号码所有人叫楚斯·班森，这个号码是警方分派给他的，所以他一定是你们的客户。”

“我们不能再像这样联络了。”

“这是警方的正式业务。”

“那就照正式程序走啊。先联络警方律师，把案子呈交犯罪特警队队长，等你拿到许可再打电话给我们。”

“这件事很紧急。”

“听着，我不能一直通融你……”

“这件事跟杀警案有关。”

“跟你们长官要授权只要花几秒钟时间就可以了，哈利。”

哈利低声咒骂。

“抱歉，哈利，这样做不只是会让我丢饭碗而已，如果有人发现我未经授权就查看警察的活动……去申请个授权到底有什么问题？”

“再见。”哈利挂上电话。他看见他有两通未接来电和三条短信，一定是手机关机时发来的。他依序打开短信。第一条短信来自萝凯。

打过电话给你。我在家，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回来，给你煮些好吃的。还有个惊喜要给你，有人要用俄罗斯方块打败你了。

哈利又读了一次短信。萝凯回家了，欧雷克也回来了。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刻跳上车，中止这项任务。他做了错误决定，不应该来这里的。他非常清楚这是他的第一个本能反应，想逃避不可避免之事。第二条短信是他不认得的号码传来的。

我有事跟你说，你在家吗？西莉亚·G。

他删除这条短信。第三条短信的号码他立刻就认了出来。

你应该在找我吧，我有个办法可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立刻来古斯托命案的现场跟我碰面。楚斯。

44

哈利穿过停车场，发现有辆车的车窗被砸破，街灯光线将柏油路面上散落的玻璃碎片照得闪闪发亮。那是辆铃木维特拉。楚斯开的好像也是这款车。哈利打电话去勤务中心。

“我是哈利·霍勒，我想请你帮忙查一辆车的车主。”

“现在只要上网查就查得到了，霍勒。”

“那你应该可以帮我查对吧？”

他听见对方发出不悦的咕哝声，便报出车牌号码。三秒钟后就有了回应。

“车主是楚斯·班森，地址是……”

“我晓得了。”

“有什么要回报吗？”

“什么？”

“车子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比方说是不是看起来被偷还是遭入侵？”

哈利沉默片刻。

“哈啰？”

“没有，车子看起来很好，只是误会而已。”

“误会……”

哈利挂掉电话。为什么楚斯没把车开走？这年头在奥斯陆领警察薪俸的人都已经不搭出租车了。哈利回想奥斯陆的地铁网络。一百米外有一条线经过。瑞恩站。他没听见列车行驶的声音，应该是在隧道里。哈利在黑暗中眨了眨眼，他似乎听见了什么声音。

他脖子上的毛发竖起，发出喳喳声响。

他知道不可能听见毛发竖起的声音，但他确实听见了。他又拿出手机，按下K。

“终于接了。”卡翠娜说。

“终于？”

“你没看见我一直在打电话找你吗？”

“是吗？你听起来很喘。”

“我正在跑，哈利。西莉亚·格拉夫森。”

“她怎样？”

“她房间里贴满杀警案的剪报，还藏了一支警棍，管理员说她是拿来揍强暴者用的。她还有个哥哥被两个警察殴打以后进了精神病院。她是疯子，哈利，脑子有问题。”

“你在哪里？”

“我在弗特兰公园，她不在这里。我想我们应该对她发出通缉令。”

“不用。”

“不用？”

“她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什么意思？动机、作案机会、心智状态，全都齐全了，哈利。”

“别管西莉亚·格拉夫森了，我要你去帮我查个统计数据。”

“统计数据？”她高声叫道，使得哈利的耳膜为之震动，“这里满是对我虎视眈眈的罪犯，我还特地跑来这里找可能的杀警凶手，现在你竟然叫我去查统计数据！妈的哈利·霍勒你这个王八蛋！”

“你去查FBI的统计数据，看看证人在第一次受到传唤到正式开庭之间死亡的比例是多少。”

“那跟案子有什么关联？”

“把数据给我就是了，好吗？”

“不好！”

“好吧，那这是命令，卡翠娜·布莱特。”

“好吧，可是……嘿，等一下！谁才是老大啊？”

“如果你一定要问的话，我觉得应该不是你。”

哈利又听见更多的卑尔根方言粗话，然后结束通话。

米凯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新闻播报完毕，接下来是体育时间，他的目光从电视上游移到窗户上。城市就躺在山下的黑色大锅里。市议会议长只花了十秒钟宣布事项，他说议会的人事变动是标准程序，这次变动是因为这个职位必须肩负起非比寻常的重责大任，因此交给更适任的人选是合理的考虑。伊莎贝尔·斯科延将重拾社会事务委员会秘书的职位，她在这个职位更能对议会做出贡献。据说目前联络不到伊莎贝尔本人，无从得知她的响应。

他的城市如宝石般熠熠生光。

他听见孩子卧室的房门轻轻关上，接着她就坐上沙发，依偎在他身旁。

“他们睡了？”

“睡得很熟。”她说。他感觉她的气息喷在他的脖子上。“想看电视？”她轻咬他的耳垂，“还是……”

他微微一笑，但没有动作，只是享受这个片刻，感觉这一刻的完美，处在此时此刻，坐在金字塔的顶端。他就是睥睨众生的至尊男性，女人都必须臣服在他脚下。现在有个女人倚着他的手臂，另一个女人已然失势，失去杀伤力。男人也是一样。鲁道夫死了，楚斯再度成为他的打手，前警察署长已跟他们同流合污，日后米凯若有需要他也不得不从。米凯知道现在他已取得议会的信任，即使要逮到警察杀手旷日废时也无所谓。

他已经很久没有感觉这么好、这么放松。他感觉乌拉的手抚触他的身体，他比她还清楚知道那双手会怎么做。她可以激起他的欲望，尽管她不像其他人那样可以燃起他的欲火。例如那个被他挫了锐气的女人。例如那个死在黑斯默街的少年。但乌拉可以撩起他的欲望，知道他很快就会干她。这就是婚姻。而且这样很好。这样就非常足够。

毕竟生命中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

他把她拉过来，手伸进绿色毛衣里，碰触她的肌肤，就像把手放在温热的电热炉托盘上。她轻叹一声，倚身过来。事实上他吻她时不喜欢用到舌头。也许曾有一度喜欢吧，但现在已经不爱。他从未告诉过她这件事。何必要说？既然这个动作她喜欢而他讨厌。这就是婚姻。总之无线电话在沙发旁的小桌子上响了起来，让他多少觉得松了口气。

他接了起来：“喂？”

“嗨，米凯。”

对方直接叫他名字，口气十分亲近，令他觉得自己应该认识这个人，只是需要花几秒时间想起来而已。

“嗨。”他答道，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朝露台走去，远离电视的声音，也远离乌拉。这是个下意识的动作，经过多年演练已变得十分纯熟。这动作有一半是为了顾及乌拉，有一半是为了顾及他的秘密。

对方发出咯咯笑声：“你不认识我啦，米凯，放轻松。”

“谢谢你，我很放松，”米凯说，“我在家，所以可以请你直接讲重点吗？”

“我是国立医院的护士。”

这倒是出乎米凯的意料之外，至少他没想过这人会打电话来，但他内心似乎知道对方的意图。他打开露台门，踏上冰冷的石板地，电话依然拿在耳边。

“我是鲁道夫·阿萨耶夫的护士。你还记得他吧，米凯？对，你当然记得。你跟他做过生意。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对我敞开心胸说了很多话，关于你们一起做了什么事。”

乌云密布，气温骤降，石板地十分冰冷，寒意穿透米凯的袜子侵

袭他的双脚。尽管如此，米凯的汗腺却全力运作。

“说到做生意，”那人说，“也许我们也可以来谈一笔生意。”

“你想怎样？”

“这样说好了，我要封口费。”

一定是他，来自易雷恩巴村的护士。伊莎贝尔雇用他去解决鲁道夫。她说他很高兴地接受以“性”作为酬劳，但显然光这样是不够的。

“多少？”米凯问道，努力维持谈生意的口吻，却听见自己的话声并不如他预期的那样冷酷。

“不多，我是个喜欢简单的人。一万。”

“太少。”

“太少？”

“这听起来只像头期款。”

“也可以说十万。”

“那你为什么不说？”

“因为我今天晚上需要钱，现在银行已经打烊，自动提款机领不出十万。”

这人着急要钱，这倒是好消息。不过真是好消息吗？米凯走到露台边，低头看着他的城市，尽量集中注意力。应付这种情况他十分拿手，这是胜败关头，走错一步就会粉身碎骨。

“你叫什么名字？”

“这个嘛，你可以叫我阿多，多瑙河的多。”

“好，阿多。你应该知道吧，虽然我在跟你谈判，但这并不表示我承认了什么，我可能是想把你引诱进陷阱，再依勒索罪名逮捕你。”

“你这样说是因为你怕我是记者，只不过是听到风声，就来引诱你自己供出一切。”

该死。

“地点呢？”

“我正在上班，所以你得过来这里，但找个隐秘的地方才行。我们就在封锁的病房区碰面吧，现在那里没人。四十五分钟后，鲁道夫的病房见。”

四十五分钟。这家伙很急。当然可能也是为了慎重起见，不想让他有时间设下陷阱。但米凯向来相信简单的原因。例如，这个麻醉科护士是个毒虫，突然手边没了毒品。若是如此，事情就简单多了，说不定还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家伙。

“好。”米凯说，结束通话。他吸进露台散发出的那种几乎令人窒息的怪异气味，然后走进客厅，关上露台门。

“我要出门。”他说。

“现在？”乌拉说，露出受伤的神情。通常这神情只会令他厌烦而对她发飙。

“现在。”他想起锁在车子行李箱里的那把格洛克二二手枪，那是一个美国同事送他的礼物，从没用过，也没登记。

“你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不要等门。”

他朝玄关走去，感觉乌拉的视线朝他背后射来。他一直走到门口

才转过身。

“我不是去见她，好吗？”

乌拉没有答话，只是打开电视，假装很认真地在看气象报告。

卡翠娜咒骂一声。她在锅炉间的闷热空间里汗流浹背，双手不停敲打键盘。

妈的FBI的死亡证人统计数据到底躲在哪里？还有哈利要这东西干吗？

她看了看表，叹了口气，打电话给哈利。

哈利没接。当然没接。

她留言说需要更多时间，还说她已深入FBI网站，但这个数据要不是非常机密，要不就是他搞错了。她把手机抛到桌上，觉得想打电话给莱夫·鲁贝克。不行，不能找他，应该另外找个今晚想干她的白痴。她脑海中第一个出现的人令她蹙起眉头。这家伙是从哪里跑出来的？他是挺贴心的，可是……可是什么？难道她的无意识在滋长这个念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她丢开这个想法，再度把注意力集中在屏幕上。

难道不是FBI，而是CIA？

她改用别的字符串去搜索。中央情报局、证人、审判、死亡。输入。计算机开始运作。第一批搜索结果出现。

背后的门打开，她感觉门外通道的风吹了进来。

“毕尔？”她说，眼睛依然注视着屏幕。

哈利把车停在黑斯默街的圣詹姆士教堂外，走到九十二号。

他在门口停下脚步，抬头朝建筑物的外观看去。

三楼亮着微弱灯光。他看见窗户加装了铁窗。新屋主可能受够了小偷经常从后面的逃生梯偷溜进去。

哈利以为自己会感触良多，毕竟这里是古斯托遇害的地方，也是他差点丧命的地方。

他试了试大门门把，跟以前一样没锁。他把门打开，直接走了进去。来到楼梯底端，他掏出敖德萨手枪，打开保险，抬头朝楼梯看去并侧耳聆听，同时吸入被尿液和呕吐物浸湿过的木头气味。什么声音也没有。

他爬上楼梯，踩上报纸、牛奶盒和用过的针筒，尽量发出噪声。来到三楼之后，他站在一扇门前。这扇门也是新的，是一扇金属门，设有多重门锁。只有企图心非常强的小偷才会在这扇门上下功夫。

哈利觉得没必要敲门，没必要放弃出其不意的潜在优势。因此当他按下门把，感觉紧绷的弹簧出现反应，并发现门没上锁时，就立刻用双手握住敖德萨手枪，再用右脚踢开沉重的门板。

他冲进门内，立刻往左靠，避免站在门口形成人影。他身后的门在弹簧作用下猛地关上。

接着一切静止，只听见细微的嘀嗒声。

哈利惊讶地眨了眨眼。

除了一台处于待命画面的小型手提电视、屏幕上白色的数字显示错误的时间之外，其他一切都没变。这里依然是个凌乱的毒窝，地上散置着床垫和垃圾。其中一个垃圾坐在椅子上面对着他。

那个垃圾是楚斯·班森。

至少他认为那是楚斯。

曾经是楚斯。

椅子就放在房间正中央，位于唯一一盏灯的底下，破了的灯罩垂落在天花板上。

哈利心想那盏灯、那张椅子和那台电视应该是七十年代的产物，但他不是很确定。电视发出断断续续的嘀嗒声，只有快故障的电器才会发出这种声音。

坐在椅子上的那个人也一样。

哈利不确定那人是不是楚斯。此外楚斯也生于七十年代，卒于今年。楚斯被胶带固定在椅子上，脸已经看不出来。原本脸部的位置血肉模糊，由红色的鲜血、凝固的黑血，以及白色骨头碎片所组成。若不是他的头部被透明塑料膜紧紧包住，这些糊状物应该会流得到处都是。其中一根骨头刺穿了塑料膜。保鲜膜，哈利心想，就像在商店贩卖的、用保鲜膜包装的新鲜绞肉。

哈利逼自己移开视线，紧贴墙壁，屏住呼吸，好让自己听得更清楚。他半举手枪，由左而右扫视客厅。

他朝通往厨房的角落望去，只看见一台老电冰箱和料理台的一侧。说不定有人躲在阴暗之处。

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

哈利静静等待，头脑一边思考。如果这是有人特地设下的陷阱，他早就已经死了。

他深深吸了口气。他握有的优势就是他熟悉这间公寓的格局，知道除了厨房和厕所之外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躲人。劣势则是他必须背对其中一个空间才能检查另一个空间。

他做出决定，大步走向厨房，把头探出角落，再迅速缩回，等待大脑处理眼睛所看见的景象。炉子、一摞比萨盒、冰箱。没有人。

他朝厕所走去，站在门口，打开电灯。数到七。迅速探头再缩回。里头空无一人。

他背靠墙壁，滑坐到地上，这时才发现心脏在胸腔内剧烈跳动。

他静静坐了一会儿，让自己镇定下来。

接着他走到椅子上的尸体前，蹲下来检视塑料膜内的红色物体。脸孔难以辨识，但突出的额头和下巴，以及廉价的发型，让哈利十分确定：这人就是楚斯·班森。

哈利的头脑已开始思考一个事实，那就是他判断错误，楚斯不是警察杀手。

其他的念头接踵而至。

莫非他眼前所见的是凶手杀了他的帮凶好灭口？难道瘪四楚斯一直在协助某个跟他一样病态且残暴的人？难道瓦伦丁是故意坐在伍立弗体育场的摄影机前，好让班森去马里达伦谷杀人？若是如此，他们如何分配谁做哪件案子？班森有哪几起命案的不在场证明？

哈利直起身子，环目四顾。另外，为什么他会被叫来这里？反正警方很快就会发现尸体，而且有好几件事连不起来。楚斯不曾参与古斯托命案的调查工作。当时的调查团队规模很小，成员只有贝雅特和其他几个鉴识员，而且他们没进行太多的调查工作，因为欧雷克在案发后随即遭抵达的警方逮捕，证据也显示作案的就是他。除了……

寂静之中，哈利依然听得见那细小的嘀嗒声。规律、不变、犹如时钟般的嘀嗒声。他把这串思绪想完。

除了那些鉴识员之外，唯一愿意去调查在这间公寓里所发生的证据确凿的毒虫命案的人，就是他自己。

而且就跟其他警察一样，他被叫来这里是为了让他死在这起未破命案的犯罪现场。

下一秒他已冲到门边，压下门把。他所惧怕的事果真发生了：门把很容易就压了下去，但门却打不开。这扇门就跟饭店客房的门一样，只不过他没有房卡。

哈利再度扫视这间公寓。

内侧加装铁窗的厚重窗户、自动关上的铁门。他跟往常一样发狂地想找到凶手，却像个白痴般直接闯入陷阱。

嘀嗒声一样细小，在他耳中听起来却似乎越来越大声。

哈利看着那台手提式电视，看着每秒流逝的时间。它显示的不是现在时间，时钟不会往回走。

他进来时上面显示的是00：06：10，现在是00：03：51。

它是在倒数。

哈利走过去抓住那台电视，想把它拿起来却拿不起来。一定是用螺丝固定在地上了。他对准电视顶端用力一踢，塑料壳砰的一声裂开。他往里头看去。金属管、玻璃管、铅。他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他在电视上看过很多炸弹内部构造和土制炸弹的照片，所以一看就知道这是管式炸弹。

他查看线路，立刻打消念头。戴尔塔小队的一个炸弹专家跟他说过，剪断蓝线或红线就可以安全回家这种事早已成为历史，现在是数字时代，你只要乱动炸弹构造，蓝牙信号、密码或防护装置就会让计数器归零。

哈利开始助跑，冲撞铁门。说不定门框没那么坚固。

显然并非如此。

加装的铁窗也同样牢固。

他站了起来，肩膀和肋骨十分疼痛。他朝窗户大喊。

没有声音进来，也没有声音出去。哈利拿出手机。戴尔塔小队可以把门炸开。他看了看电视上的定时器。00：03：04。这些时间连通地址都不够用。00：02：59。他看着联络人清单。R。

萝凯。

打电话给她，跟她道别，听听她和欧雷克的声音，说他爱他们，他们的日子一定要继续过下去，一定要过得比他更精彩。在这最后两分钟跟他们在一起，这样就不必孤独死去，可以有人陪伴，并且让他们分担他最后的创伤经验，让他们也尝尝死亡的滋味，送他们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作为临别大礼。

“妈的，操！”

哈利把手机放回口袋，环顾四周。室内的门都已被拆下，无处可躲。

00：02：40.

哈利大步走进厨房。厨房是个短L形空间，深度不够，管式炸弹也会把这里炸个粉碎。

他朝冰箱看去，把它打开。里面有一盒牛奶、两罐啤酒、一包肝酱。他稍微衡量了一下，是要喝啤酒还是要开始惊慌？接着他进入惊慌状态，把冰箱里的架子、玻璃板和塑料盒全都抽出来，丢在后方地上，乒乓作响。他蜷缩身体，钻进冰箱，发出呻吟。他的脖子无法再往下弯，头缩不进去。再试一次。他屈起修长的四肢，希望用最符合人体工学的方式把身体缩进去。

妈的简直不可能！

他看了看电视上的定时器。00：02：06。

哈利把头塞进冰箱，再把双膝挤进去，但他的背部弹性不够。可恶！他爆出大笑。他在香港拒绝过免费瑜伽课，难道他就要因此而丧

命了吗？

胡迪尼。他想起吐纳和放松的方法。

他呼了口气，试着什么都不想，专心放松，不去理会秒数，只是感觉肌肉和关节变得更柔软有弹性，慢慢压缩自己。

有可能了。

哈利路亚。真的有可能！他整个人都已塞进冰箱里。如果那个管式炸弹不是来自地狱的超强力炸弹，那么这台冰箱的金属外壳和绝缘层也许可以救他一命。

他抓住冰箱门边缘，看了电视最后一眼，准备把门关上。00：01：47。

他想把门关上，手却不听话，因为他的大脑拒绝忽视眼睛所看见的东西，而头脑的理性控制部分却想忽视那样东西，只因现下只有一件事最为重要，那就是保住性命。他必须忽视，因为他别无选择。他既没有时间，也缺乏对那东西的同情心。

那东西就是椅子上的绞肉。

绞肉上有两个白点。

白得有如眼白。

两个白点透过透明塑料膜朝他看来。

那家伙还没死。

哈利大吼一声，挤出冰箱，朝那张椅子奔去，眼角余光留意着电视屏幕。他扯开脸部的塑料膜。绞肉上的眼睛眨了眨，发出短促的呼吸声。一定是因为骨头穿出塑料膜，才让空气透了进去。

“是谁干的？”哈利问。

对方的回答只有呼吸声。绞肉面具开始往下慢慢流动，宛如融化的蜡烛。

“是谁？警察杀手是谁？”

依然只有呼吸声。

哈利看了看定时器。00：01：26。要再将自己塞回冰箱得花一点时间。

“快点，楚斯！我可以逮到他。”

一团鲜血泡泡冒了出来，哈利猜想那个部位应该是嘴巴。泡泡爆破，传出细若蚊吟的话声。

“他戴口罩，没看到脸。”

“哪种口罩？”

“绿色的，全身是绿色的。”

“绿色的？”

“外……科……”

“外科口罩？”

楚斯微微点头，又闭上了眼睛。

00：01：05.

看来再也问不出什么了。哈利奔回厨房，这次塞进冰箱的动作快了些。他关上箱门，灯光熄灭。

他在黑暗中全身颤抖，倒数读秒。四十九。

反正那王八蛋也死定了。

四十八。

由别人代劳也不错。

四十七。

绿色口罩。楚斯说出了他所知道的，没要求任何回报，那么他心中起码还保有一点警察的责任感。

四十六。

现在再想这些也无济于事，这里头的空间躲不下两个人。

四十五。

再说也没时间把楚斯从椅子上解开。

四十四。

就算他愿意也没时间这样做。

四十三。

一切都结束了。

四十二。

可恶。

四十一。

妈的，可恶！

四十。

哈利一脚踹开冰箱门，用另一脚挤出冰箱，拉开料理台的抽屉，抓出一把像是面包刀的东西，奔到椅子前，割断粘在扶手上的胶带。

他避免去看电视，但听得见嘀嗒声持续响着。

“操你妈的，班森！”

他绕到椅子后面，割开黏在椅背和椅脚上的胶带。

他双手抱住楚斯的胸部，用力拉起。

不消说，这王八蛋重得要命。

哈利边拉边骂、边拖边骂，也听不见自己口中骂些什么，只希望这些难听的话语严重冒渎天堂和地狱，以至于其中一方出手干预这愚蠢到家又不可避免的一连串事件。

他对准开着的冰箱门，把楚斯推进去。血迹斑斑的身体瘫进去又滑下来。

哈利再试一次，仍旧不得其法，只好把楚斯从冰箱里拉出来，在油地毯上留下一道血迹，然后把手放开。接着他把冰箱从墙边拖出来，听见插头拔开，再把冰箱推倒在地，背部朝下，让冰箱倒在料理台和炉子中间，抓起楚斯塞进去，自己再爬进去。他用双脚把楚斯紧紧塞到冰箱底部，也就是沉重压缩机的所在位置，接着再趴在楚斯身上，吸入汗水、鲜血和尿液的气味。先前楚斯坐在椅子上知道自己死期将至，所以失禁。

哈利原本希望冰箱容得下他们两人，并担心冰箱的高度和宽度可能成为问题，但深度应该没问题。

但现在有问题的却是深度。

他没办法在背后把冰箱门关起来。

哈利试着硬把冰箱门关上，但就是关不上，至少差了二十厘米。除非冰箱门完全紧闭，否则他们没有任何生还机会。震波会震碎肝脏和脾脏，高热会烧光眼珠，室内每个没有固定的物体都会变成子弹，就像是疯狂扫射的机关枪，粉碎一切。

他甚至不用去做决定，时间已然太迟。

这也表示他只能豁出去了。

哈利踢開箱門，跳了出去，跑到冰箱後方把它扶正，從旁邊看見楚斯又滑到地上。他不自禁地朝電視屏幕看了一眼，定時器顯示00：00：12。剩下十二秒。

“抱歉，班森。”哈利說。

他抓住班森的胸部，把人整個拉起來，拖着班森、背朝內進入直立的冰箱。他伸手穿過班森身側，把冰箱門拉得半關，然後開始前後搖晃。冰箱馬達的位置很高，使得冰箱的重心也很高。哈利希望這一點能有所幫助。

冰箱往後倒去，搖搖欲墜，楚斯壓上哈利。

他們不能往這個方向倒！

哈利極力反抗，努力把楚斯往冰箱門的方向推。

接着冰箱似乎心意已決，往前倒去。

冰箱向前倒落時，哈利朝電視屏幕瞄了最後一眼。

接着冰箱撞上地板，哈利的胸腔遭受重擊，把空氣都給壓了出去。他驚慌不已，因為他吸不到氧氣。四周陷入一片漆黑，冰箱箱體和馬達的重量完成了他希望的動作，壓上地面并把冰箱門关上。

哈利的腦袋向內炸開，關機停擺。

哈利在黑暗中眨了眨眼。

他一定是昏過去幾秒鐘。

他的耳朵嚴重耳鳴，覺得似乎有人倒了酸性物質在他臉上，但他還活着。

目前还活着。

他需要空气。他把手从他和楚斯之间挤出去，用背部顶住冰箱后壁，用力推挤。冰箱翻过铰链那侧倒向旁边。

哈利滚出冰箱，站了起来。

整间屋子看起来像是反乌托邦的荒地，是个由烟尘所构成的地狱，没有一样东西是完好的，就连冰箱也变了形。玄关的金属门被炸得和门框分离。

哈利把楚斯留在原地，心中只希望那浑蛋已经死了。他拖着脚步走下楼梯，踏上街道。

他站在原地看着黑斯默街，看见警车闪烁的警示灯，但耳中只听得见嗡嗡声响，宛如缺纸的打印机，或是得赶快关上的闹钟。

当他站在那里看着警车时，脑中再度冒出同一个思绪，跟他站在曼格鲁区聆听地铁声时所冒出的念头一样，那就是他没听见他该听见的声音，因为他没去仔细思考。直到他在曼格鲁区思索奥斯陆地铁线路图的时候。接着他终于明白一直待在潜意识的黑暗里不愿意浮现的是什么。森林。森林里没有地铁。

46

米凯停下脚步。

他侧耳聆听，查看空荡的走廊。

这里就跟沙漠一样，他心想，没有东西可以吸引视线，只有颤动的白光抹去所有物体的轮廓。

还有日光灯管发出颤动的嗡鸣声，以及沙漠般的热度，犹如一出永远不会开演的剧目序幕。这里只有空荡的医院走廊，尽头什么都没有。也许这一切都是海市蜃楼，包括伊莎贝尔解决鲁道夫的方法、一

小时前的电话、市中心提款机吐出的千元克朗钞票、医院空荡侧翼的无人走廊，全都是海市蜃楼。

米凯心想，就当它是海市蜃楼、是一场梦吧。他开始往前走，同时确认外套口袋里的那把格洛克二二手枪已经关了保险，另一个口袋则放着一沓纸钞。若为情势所逼，他会付钱，比如说对方有好几个人。但他认为不太可能，这金额太小，难以均分，涉及的秘密又如此庞大。

他经过咖啡机，弯过转角，看见走廊同样是单调的白色延伸，但他也看见那张椅子。那是鲁道夫病房警卫坐过的椅子，依然留在原地。

他转过头去，确定后面没人，才继续往前走。

他大步向前，脚步踏在地上十分轻柔，几乎没发出声音，边走边试每扇门的门把，发现全都上了锁。

没多久他就来到那间病房前，站在椅子旁。他突然心血来潮，用左手摸了摸椅垫。冷的。

他深呼吸一口气，掏出枪来，看了看自己的手。没发抖对吧？

在关键时刻保持最佳状态。

他把枪放回口袋，压下门把，门就开了。

没必要屈服于里面可能等着他的惊奇之事，他心想，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病房十分光亮，却空荡荡的，只有一张鲁道夫曾经躺过的病床。病床被推到了房间中央，旁边有一盏立灯，还有一台金属推车，上头放着尖利且闪闪发亮的器材。说不定这间病房被改装成了简易手术室。

米凯看见一扇窗户后方有动静，他立刻握住手枪，眯眼看去。难

道他需要戴眼镜了？

等他集中视线，发现那只是倒影，真正的动静来自他背后时，已然太迟。

他感觉一只手搭上他的肩膀，马上有所反应，但颈部的刺痛感似乎立刻阻断了他的大脑和拿枪的那只手之间的联结。在黑暗降临之前，他在窗户的倒影中看见一张很靠近他的脸。那人头戴绿色帽子，嘴巴戴着绿色口罩，看起来像个准备进行手术的外科医生。

卡翠娜忙着打计算机，没去理会从她背后走进锅炉间的人并未回话。门关了起来，将地下通道的声音阻绝在外。她又问了一次。

“你跑到哪里去了，毕尔？”

她感觉一只手搭到她的肩膀和脖子上。她的第一个念头是有个男人用温热友善的手触碰她肩颈部位的肌肤，也不是件那么不愉快的事。

“我去犯罪现场献花。”声音从她背后传来。

卡翠娜惊讶地蹙起眉头。

画面上显示：未搜到档案。真的吗？到处都搜不到关键证人的死亡数据？她在手机上按下哈利的名字。那只手开始按摩她的颈部肌肉。她呻吟一声，为的是表示她很喜欢。她闭上眼睛，垂下了头，耳中聆听手机传出铃声。

“再下面一点。你去哪个犯罪现场？”

“一条乡间小路，有个少女车祸身亡，是肇事逃逸，肇事者一直没找到。”

哈利没接电话。卡翠娜放下手机，输入短信：找不到数据的档案。再按下传送键。

“你去了很久，”卡翠娜说，“后来你做了什么事？”

“帮助死者家属，”那声音说，“可以说他崩溃了。”

卡翠娜的工作算是告一段落，这时她才真正感觉到房间里发生了什么事。那个口吻、那手、那个气味。她坐在椅子上转身，抬头望去。

“你是谁？”她问道。

“我是谁？”

“对啊，你不是毕尔·侯勒姆。”

“不是吗？”

“不是。毕尔·侯勒姆只在意指纹、弹道、血迹，他才不会替人按摩，让人尝到甜头。所以你到底想干吗？”

她看见那张苍白圆脸顿时红了起来，那双鳕鱼眼比平常还突出。侯勒姆赶紧缩回了手，激动地抓搔一边脸颊的络腮胡。

“呃，抱歉，我不是故意要……我只是……我……”

侯勒姆涨红了脸，说话越来越结巴，最后只好放下手，用走投无路的投降眼神看着卡翠娜：“该死，卡翠娜，这也太悲哀了吧。”

卡翠娜看着侯勒姆，哈哈大笑，觉得他这样看起来实在太可爱了。

“你开车来的吗？”她问道。

楚斯醒了过来。

他看了看前方，又看了看周围。每样东西都是白色的，光线十分充足，他也不再感觉疼痛。正好相反，他感觉很美妙，又洁白又美妙。他一定是死了。他当然死了。真是奇怪。更怪的是他竟然被送错

了地方，送到了天堂。

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正在转弯。也许他太早做出结论，他还没到达天堂。他也听见了声音。浓雾信号在远处响起又消失，听起来像是由渡轮发出来的。

有个东西出现在他面前，挡住光线。

那是一张脸。

接着又出现另一张脸：“如果他大叫，就再给他注射吗啡。”

然后楚斯就觉得痛楚回来了。他全身都痛，头部感觉像是要爆炸。

他们再度转弯。救护车。他在鸣笛的救护车上。

“我是克里波的乌尔瑟，”他上方那张脸说，“你的证件上写着你是楚斯·班森警官。”

“发生了什么事？”楚斯低声问道。

“炸弹爆炸，震碎了附近所有民宅的窗户。我们在公寓的冰箱里发现你。发生了什么事？”

楚斯闭上眼睛，听见乌尔瑟又问了一次，接着听见一名可能是医护人员的男子说不要逼患者说太多话，因为已经注射了吗啡，患者可能会胡言乱语。

“霍勒呢？”楚斯低声说。

他看见亮光又被遮住。“你说什么，班森？”

楚斯想舔嘴唇，却发现已经没有嘴唇可舔。

“另一个家伙，他也在冰箱里吗？”

“冰箱里只有你一个人，班森。”

“可是他也在啊。他……他救了我一命。”

“如果公寓里还有别人，恐怕都已经变成新的壁纸和油漆了，因为爆炸威力把所有东西都炸成了碎片。就连那台冰箱也被炸得变形，所以你很幸运能活下来。如果你能跟我说炸弹是谁放的，我们就可以开始去追捕他。”

楚斯摇了摇头，或至少想象自己在摇头。他没看见那人。那人一直待在他背后，叫他离开他的车，坐上另一辆车，自己坐上后座，用枪指着他的头，叫他开车，目的地是黑斯默街九十二号。那间公寓的毒品犯罪频传，让他几乎忘了那里是命案现场。古斯托死在那里，怪不得。这时他一直压抑住的念头终于冒了出来。他就要死了。他背后那人是警察杀手。他们爬上楼梯，走进金属门。那人用胶带把他绑在椅子上，戴着绿色口罩看着他。楚斯看见那人在手提电视周围走来走去，拿起一把螺丝起子把电视锁紧。楚斯还看见定时器显示在屏幕上。门关上的时候，定时器停止运作，接着又回复到六分钟。那是个炸弹。接着口罩男子拿出一根警棍，跟楚斯用的警棍很像，开始击打楚斯的脸。那人十分专心，看起来既不享受这个过程，也没有任何情绪起伏。一开始他下手比较轻，无法打断骨头，但足以打爆血管和动脉，造成脸部流血和皮下出血。接着那人开始加强手劲。这时楚斯的肌肤已失去知觉，他只感觉到自己皮开肉绽，血液往下流到脖子和胸口。警棍每次挥击下来，他的头部和大脑内部就感觉隐隐作痛，不对，那痛楚似乎比大脑还要更深。他看见口罩男子宛如认真的教堂敲钟者，深信自己做的事十分重要，挥舞槌子敲打铜钟。鲜血喷溅在绿口罩上，形成有如墨迹测验的图案。他听见鼻骨和软骨被打碎，发出嘎吱声响；觉得牙齿断裂，塞了满嘴；感觉下巴脱臼，垂挂在神经纤维上……最后他终于失去意识。

他醒来时只觉得疼痛异常，接着就看见那人已脱去了外科医生的服装。可是那个站在冰箱前面的人不是哈利·霍勒吗？

起初他觉得困惑。

接着又觉得这一切都合乎逻辑：他握有哈利杀人的证据，所以哈利故意假扮成杀警凶手来解决他。

但哈利比那人要高，表情也不一样，而且正在努力钻进冰箱。原来他们都在同一艘船上，他们是同在命案现场的两个警察。他们将会死在一起。这真是太讽刺了，他们竟然要死在一起！如果不是那么痛，他一定会哈哈大笑。

后来哈利又爬出冰箱，割断胶带，把他抬起来塞进冰箱。这时他多少又失去了意识。

“可以再多注射一点吗啡吗？”楚斯低声说，希望自己的声音能穿透那该死的警笛声，并且不耐烦地等待那种至福的感觉再度冲刷他的身体，洗去令人难以忍受的疼痛。他心想，一定是因为吗啡的关系，自己才会这样想。因为吗啡实在太适合他了。不过他觉得这也无妨。

哈利就这样死去真是太叫人不爽了。

天杀的死得像个英雄。

竟然为了敌人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往后这个敌人只能带着这个事实活下去：他能活着是因为有个情操高尚的人为他而死。

楚斯感觉他的背后传来凉意和痛楚，越来越强烈。能为了任何事死去都好，只要不是这么悲惨的自己就好。说不定这就是这一切最终极的意义。这样的话，去你妈的，霍勒。

他寻找医护人员，看见车窗是湿的，一定是下雨了。

“天哪，再给我吗啡！”

名字拗口的警卫卡斯滕·卡斯佩森坐在警大学院的警卫室里，看着大雨。黑夜中大雨如注，雨水敲打闪亮的黑色柏油路面，从大门滑落而下。

他关掉了警卫室的灯，不让人发现里头这么晚还有警卫。这里的“人”是指偷窃警棍和其他器材的小偷。学校里练习用的旧封锁线也失窃了，而且没有闯入迹象，所以窃贼一定持有通行证。既然窃贼有通行证，那么重点就不在于遗失几根烂警棍或几条旧封锁线，而在于有人监守自盗，此外这个窃贼不久之后也可能成为警察。警方绝不容许内部存在这种败类。

他看见有人在大雨中走近。那人从阴暗的史兰冬街出现，经过新堡大楼的灯光，朝大门而来。那人的步伐不像是正常行走，更像蹒跚而行，身体倾斜，仿佛左舷吹来阵阵强风。

那人在卡片阅读机上刷卡，接着就进入校园。卡斯滕认得这一区校舍每位职员的身形，他立刻跳起来，走了出去。能不能进入校园没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要不就是能通行，要不就是不能进入，没有灰色地带。

“哈啰！”卡斯滕喊道，走出警卫室，挺起胸膛，仿佛动物王国里常见的姿态，让自己看起来越大越好。他不知道这个动作的作用何在，只知道它有用。“你是谁？你来做什么？为什么你有卡？”

那个弓身前进、全身湿透的人停下脚步，尽量直起身体，脸部藏在兜帽的阴影中，但一双眼睛精光四射。卡斯滕仿佛感受到那人的强烈目光，不自禁地张嘴吸气，而且突然想到自己身上没带武器。他怎么会没想到这点？应该要带家伙来才有办法斥退窃贼。

那人掀开兜帽。

别管什么斥退了，卡斯滕心想，我需要武器来自卫。

那人看起来不是来自这个世界，他的外套裂开大洞，脸也是一样。

卡斯滕吓得赶紧退回警卫室，心想钥匙是不是插在门上？

“卡斯佩森。”

这声音颇为耳熟。

“是我，卡斯佩森。”

卡斯坦停下脚步，侧过了头，难道是……

“天哪，哈利，你怎么变成这副德行？”

“只是碰上一场爆炸，没有看起来那么糟啦。”

“糟？你看起来简直像是穿了洞的圣诞柳橙。”

“只不过是……”

“我指的是圣诞血橙，哈利，你在流血啊。等一下，我去拿急救箱。”

“你能拿到阿诺尔的办公室吗？我有点急事要处理。”

“阿诺尔不在。”

“我知道。”

卡斯滕赶忙跑到警卫室的医药柜前，拿出膏药、纱布、剪刀，同时他的潜意识正在重新检视刚才的对话，并停留在最后一句话上。哈利说那句话带有强调口气。我知道。这句话仿佛不是对他说的，而是哈利对自己说的。

米凯醒了过来，睁开眼睛。

他又立刻闭上眼睛，因为光线照射到视网膜和水晶体上，感觉像是直接在灼烧他的视神经。

他的身体无法动弹，只能转动头部，查看周围。他还在同一间病房里。他往下看，看见自己被白色胶带固定在病床上，双臂贴在身侧，双脚并拢，简直就像木乃伊。

而且也离木乃伊不远了。

他听见后方传来金属碰撞声，便转过头去。那人站在他旁边，正在挪动器材，身穿绿衣，脸上戴着口罩。

“天哪，”绿衣男子说，“麻醉药已经退了？好吧，我对麻醉很外行对不对？老实说，医院里这些东西我都不是专家。”

米凯的脑子迅速转动，努力想厘清疑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对了，我看到你带来的钱了。你人真好，可是我不需要钱。而且你做过的事是难以弥补的，米凯。”

这人如果不是那个麻醉护士，那他怎么会知道米凯和鲁道夫之间的关系？

绿衣男子拿起一样器材对着灯光查看。

米凯听见恐惧的鼓动声响。他还没感觉到恐惧，因为麻醉药还在他脑子里飘动，犹如一阵薄雾。但是等麻醉药的薄纱完全揭开之后，里面的东西就会浮现，包括痛楚、恐惧和死亡。

这时米凯已然明白状况。事情是那么明显，他离开家门时应该想到才对：这里是未破命案的发生地点。

“应该说你跟楚斯·班森所做的事。”

楚斯？难道这家伙认为楚斯跟谋杀鲁道夫的事有关？

“不过他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了。你认为把脸割下来要用什么比较好？三号刀柄搭配十号刀刃是用在皮肤和肌肉上的。还是这把，七号刀柄搭配十五号刀刃？”绿衣男子拿起两把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的

手术刀，其中一把刀反射出一道细长的亮光，投射在男子的脸上和一只眼睛上。米凯觉得男子的那只眼睛有点似曾相识。

“厂商没有附说明书，所以我也不知道哪把刀适合哪种手术。”

男子的声音是不是也有点似曾相识？

“好吧，只好将就着用了。我得用胶带把你的脸贴起来了，米凯。”

薄雾散去，现在米凯清楚地看见了恐惧。

恐惧也看见了他，并上升到他的喉咙。

米凯倒吸一口凉气。他的头被按到床垫上，一条胶带横向贴在他的额头上。男子的脸就在他的正上方。口罩稍微滑开。米凯的大脑缓缓倒转双眼看见的影像，把那张颠倒的脸孔转动一百八十度。米凯认出了男子，也明白了原委。

“还记得我吗，米凯？”男子问道。

是他。是那个同性恋者。是那个他任职于克里波时，在厕所里试图亲吻他的警察，而那时刚好有人走进厕所。后来楚斯在锅炉室把他打得鼻青脸肿，他再也没去上班，因为他知道他如果出现，克里波会有什么在等着他。就跟米凯现在一样，他知道有什么在等着他。

“饶了我，”米凯觉得泪眼盈眶，“我制止了楚斯，他可能把你杀了，如果我没——”

“你把他拦住是因为你想保住事业，将来要爬上警察署长的位子。”

“听着，我已经付出了代价——”

“哦，你会付出代价的，米凯。你夺走了什么，就会付出什么。”

“夺走……我从你身上夺走了什么？”

“你夺走了我复仇的机会，米凯。你没有惩罚杀死勒内·卡尔纳斯的凶手，你们都让凶手逍遥法外。”

“不是每件案子都能侦破，你应该很清楚——”

男子发出冰冷短促的笑声，随即踩了刹车般突然停止：“我只知道你们根本没努力，这点我很清楚，米凯。你们根本不在乎这件事，原因有两个。第一，你们在命案现场附近发现一根警棍，结果你们害怕一旦调查得太仔细会发现其实是自家人干的，那个令人作呕的同性恋者其实是警察杀死的。那第二个原因呢，米凯？勒内并不是警方希望警察成为的那种异性恋阳刚男人，可是那又怎样呢，米凯？我爱勒内，我爱他，你听见了吗，米凯？我正在大声说我是个男人，我爱那个男孩，我喜欢亲吻他、抚摸他的头发、在他的耳畔轻声说些甜言蜜语。你觉得这样很恶心吗？其实在内心深处你也明白对不对？能去爱另一个男人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以前你就应该这样跟自己说，米凯，因为现在对你来说已经太迟了，你再也体验不到我们在克里波工作时我想提供给你的经验。当时你是那么害怕你隐藏的自己，所以才大发雷霆，不得不去把那人打一顿，也就是把我打一顿。”

男子逐渐拉高嗓音，但这时又压低声音，轻声细语。

“但那只是愚蠢的恐惧而已，米凯。我也有过这种恐惧，如果只是恐惧，我绝对不会这么严厉地惩罚你。你和其他负责调查勒内命案的所谓警察都被判处了死刑，因为你们玷污了我唯一爱过的人，贬低了他身为人的价值，甚至认为他这个被害人不配你们去执行警察应尽的职责，不配你们实现警察发誓要服务民众和伸张正义的誓言。这表示你们让我们所有人失望，你们亵渎了警察，警察应该是神圣的。除此之外，你们也亵渎了爱，所以你们都应该被除掉，就像你们除掉我的挚爱一样。好了，聊天聊够了，我得专心才能把事情做好。幸好网络上就找得到很有用的教学影片，这个你觉得如何？”

男子把一张图片拿到米凯面前。

“这个手术应该很简单才对，你说是吗？小声一点，米凯！没人听得见你的声音，如果你再这样大叫，我就得把你的嘴巴也贴起来。”

哈利在阿诺尔的办公椅上坐了下来，椅子发出长长的液压喷气声，沉了下去。他打开计算机电源，屏幕亮了起来。计算机开机，发出吱吱声和呻吟声，启动各种程序以供使用。哈利利用这段时间阅读卡翠娜的短信。

找不到数据的档案。

阿诺尔跟他说过，FBI的统计数据显示有百分之九十四的重大案件检方证人的死因非常可疑，这也是当初他为什么会去仔细调查鲁道夫的死因，但这份数据却不存在。它就像卡翠娜开的那个玩笑，一直在啮咬他的大脑皮质。他一直记得这个笑话，却不明白为什么：

“每当人们把数据搬出来，有百分之七十二的比例都是当场乱编的。”

这件事哈利已经反复思索了好一段时间，也一直存有疑问，那就是FBI的那个数据是阿诺尔当场乱编的。

可是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为了说服哈利去仔细调查鲁道夫的死因。因为阿诺尔知道一些内情，却不能明讲，也无法说明这些信息是从哪里来的。因为这样会揭穿他的身份。但他是个热心的警察，为了侦破这起命案而病态地热心，依然愿意冒着风险促使哈利去调查这件案子。

因为阿诺尔知道这条线索不仅可以引导哈利发现鲁道夫是被谋杀的，以及可能的凶手身份，也可以连到他自己——阿诺尔·福尔克斯塔德——和另一桩命案。因为另一个可能知情而且也许需要说出医院里到底发生何事的人，是安东·米泰，那个被下药、时常痛悔自责的病房警卫。而阿诺尔和安东这两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会产生联结，只有一个原因。

哈利打个冷战。

命案。

计算机已开机完成，可以进行搜索。

48

哈利盯着计算机屏幕，拿起手机再度打给卡翠娜，正要挂断，她的声音传了出来。

“喂？”

她气喘吁吁，仿佛正在跑步，但背景声音显示她在室内。这时哈利突然想到那天晚上他打电话给阿诺尔，背景声音显示他在室外，而不在室内。

“你是在健身房吗？”

“健身房？”她说这句话的口气像是不知道健身房是什么。

“我只是在想为什么你都没接电话。”

“没有，我在家里。怎么了？”

“好吧，你让心跳缓和一下。我在警大学院，刚才我看了一下某人的搜索记录，可是没办法再查得更深入。”

“什么意思？”

“阿诺尔·福尔克斯塔德上过医疗器材的网站，我想知道为什么。”

“阿诺尔·福尔克斯塔德？跟这个人有什么关系？”

“我想他是我们要找的人。”

“阿诺尔·福尔克斯塔德是警察杀手？”

卡翠娜说话时，哈利听见一个声音，并立刻认出那是侯勒姆的烟枪式咳嗽，又听见似乎是床垫所发出的咯吱声。

“你跟毕尔在锅炉间吗？”

“不是，我刚才不是说……我们……对，我们在锅炉间。”

哈利沉思片刻，并根据多年来他担任警职所累积的丰富经验做出判断：这是他听过最蹩脚的谎言了。

“如果你在计算机附近，可以查一下阿诺尔是不是买过医疗器材吗？还有看看他的名字是不是跟过去的命案现场或命案调查出现关联，然后回我电话。现在叫毕尔听电话吧。”

哈利听见她递出手机，说了几句话，接着侯勒姆的浓重嗓音传了出来。

“什么事？”

“你收拾一下，立刻赶去锅炉间，找个警方律师申请搜索票，监听阿诺尔·福尔克斯塔德的手机，然后查出今天晚上谁打过电话给楚斯·班森。与此同时，我会叫贝尔曼派出戴尔塔小队，好吗？”

“好。我……我们……呃，你知道的……”

“这很重要吗，毕尔？”

“没有。”

“好。”

哈利结束通话，这时警卫卡斯滕走进办公室。

“我拿了些碘酒和棉花，还有小镊子，这样就可以把碎片夹出来。”

“谢了，卡斯佩森，可是这些碎片多多少少让我可以振作精神，你把东西放在桌上就好了。”

“可是，妈呀，你——”

卡斯滕正要提出异议，哈利已挥了挥手，请他离开办公室，同时打电话给米凯。电话进入语音信箱。哈利咒骂一声，搜索乌拉·贝尔曼，找到一组位于赫延哈尔的市内电话号码，接着就听见一个温柔悦耳的声音报上姓名。

“我是哈利·霍勒，你先生在家吗？”

“不在，他刚刚才出去。”

“我有要事找他，他去哪里了？”

“他没说。”

“那他什么时候会——”

“他也没说。”

“如果——”

“如果他出现，我会请他打给你，哈利·霍勒。”

“谢谢。”

哈利挂上电话，静静等待，双肘撑在桌上，把头埋在双手之中，聆听鲜血滴在未改考卷上的声音并细细数算，仿佛那是时间一秒一秒流逝的声音。

森林。森林。森林里没有地铁经过。还有当时的背景声音听起来像是他在室外，而非室内。

那晚哈利打给阿诺尔，他说他在家。

但当时哈利却听见背景传来地铁经过的声音。

当然了，阿诺尔没对他身在何处说实话可能有个相当单纯的理由，比如说他跟一名女性友人在一起却不想说。但也有可能当哈利打电话过去时，阿诺尔正好在维斯特墓园挖掘那个女孩的尸体，而附近正好有地铁经过。说不定是巧合，却足以让其他事情也浮到表面，例如统计数据。

哈利又看了看表。

他想到萝凯和欧雷克，他们都在家。

家。他本来应该在家。他应该在家的。但他永远都无法在家，无法完全在家，无法像他希望的那样属于家庭。事实上他缺乏这种素质。他有的是另一种素质，宛如食肉菌般的素质，它会吞噬他生命中的一切，就连酒精也无法抑制，而这么多年来，他对自己的这种素质还不是完全了解。他只知道阿诺尔的素质跟他有点像，两者都具有压倒性的强度，无论摧毁什么几乎都能合理化。然后，她终于打来了。

“几周前他订购了不少手术器材，要买这种东西不需要特别的许可。”

“还有呢？”

“没有了，他似乎不常上网，好像很小心似的。”

“还有呢？”

“我搜索他是不是受过伤之类的，结果找到了多年前的一些病历。”

“哦？”

“对，他住过院，医生在病历上写的是遭人殴打，但患者坚称他是摔下楼梯。医生不采纳患者的说法，并说伤势遍布全身。他写患者是警察，必须让他自己判断怎样的情况必须报案。他还写患者的膝盖

永远无法复原。”

“所以他被毒打过。那命案现场和警察杀手呢？”

“这部分我找不到联结，可是看起来他在克里波工作的时候参与过一些原始命案的调查工作，而且我找到他和其中一名被害人的联结。”

“哦？”

“勒内·卡尔纳斯。起初他看起来只是刚好出现，但后来我调整搜索条件，发现他们经常在一起。卡尔纳斯会跟福尔克斯塔德一起出国，而且都是福尔克斯塔德付的钱，他在欧洲好几个国家用两个人的名字订双人房和套房。福尔克斯塔德还在巴塞罗那和罗马买过珠宝，但我怀疑这些不是他自己要戴的。简而言之，他们两个人看起来像是——”

“——情人。”哈利说。

“我会说更像是秘密情人，”卡翠娜说，“他们从挪威出发时会坐在不同排，有时甚至搭不同班机。他们在国内旅行时总是住单人房。”

“阿诺尔是警察，”哈利说，“他认为待在衣柜里比较安全。”

“但是追求勒内、和他一起去度周末假期、送他一大堆礼物的人不只福尔克斯塔德一个人。”

“我想也是，而且我认为之前的调查组一定发现了这点。”

“你太快下结论了，哈利。他们又没有我的搜索引擎。”

哈利小心地伸手抹了抹脸：“也许吧。也许你说得对。也许我不应该认为当初那些警探不积极侦办这个性关系混乱的男同性恋者命案。”

“没错。”

“好吧。还有呢？”

“目前只有这些。”

“好。”

哈利把手机放回口袋，看了看表，脑海里浮现阿诺尔说过的一句话。

任何不敢为正义挺身而出的人都会良心不安。

难道阿诺尔犯下这些复仇的命案都是在为正义挺身而出？

还有那次他谈到西莉亚的心理状态时是怎么说的？“我有过一些OCD的经验。”这表示他知道那种什么都挡不住的感觉。

阿诺尔就坐在他对面把一切都清清楚楚地说了出来。

七分钟后，侯勒姆打电话来。

“他们查过楚斯·班森的手机号了，今天晚上没人打电话给他。”

“嗯。所以福尔克斯塔德直接去班森家，把他载走。那福尔克斯塔德的手机呢？”

“手机是开机的，位置应该是在史兰冬街、新堡大楼和——”

“该死，”哈利说，“你挂上电话，打他的手机。”

哈利等了几秒钟，就听见某处传来振动声。声音来自其中一个抽屉。哈利伸手去拉抽屉，发现锁着，只有最底层那个最深的抽屉没锁。手机屏幕的亮光照在他脸上。他拿起手机，接起电话。

“找到了。”他说。

“哈啰？”

“毕尔，我是哈利。福尔克斯塔德很聪明，他把登记在他名下的手机留在这里。我猜所有命案发生的时候，他的手机都在这里。”

“这样电信公司人员就没办法回溯他的活动。”

“而且他如果需要不在场证明，只要说他一如往常都在这里工作就好了。而且抽屉没锁，代表我们在这部手机里查不出什么东西。”

“你是说他还有另一部手机？”

“预付卡号码，用现金买的，说不定登记的是另一个名字。他就是这样打电话给被害人的。”

“既然今天晚上手机在那里……”

“没错，他正在外面活动。”

“但如果他要用手机制造不在场证明，怎么没把手机带回家？如果信号显示他整个晚上都在警大学院——”

“就不太可能当作有效的不在场证明。还有另一个可能。”

“什么可能？”

“他今天晚上的工作还没完成。”

“哦，天哪。你认为——”

“我什么都不认为。我联络不到贝尔曼。你能打给哈根，跟他说明现在的状况，请他授权出动戴尔塔小队去搜查福尔克斯塔德的家吗？”

“你认为他在家？”

“没有，可是我们——”

“——必须从有光的地方开始搜寻。”侯勒姆替哈利把话说完。

哈利再度结束通话，闭上眼睛。耳鸣快要完全消失了，但耳中却出现另一种声音。嘀嗒声。倒数计时的嘀嗒声。可恶！他把指关节按在眼睛上。

今天还有谁可能接到匿名电话？谁？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预付卡手机，或是公用电话，或是不会显示电话号码的大型总机。

哈利静静坐着几秒钟。

然后把手拿开。

他看着桌上那部大型黑色电话，迟疑片刻，接着拿起话筒，听见总机的拨号音，按下重拨键。电话响起细小而兴奋的哔哔声，开始重拨上一个拨出的号码。他听见铃声响起，接着电话被接起来。

那个温柔悦耳的声音再度响起。

“贝尔曼。”

“抱歉，打错了。”哈利说，挂上电话，闭上眼睛。妈的，该死！

49

现在的重点不在于凶手犯案的手法和原因。

哈利清空脑子里所有多余的信息，集中精神在现下唯一的重点上：地点。

阿诺尔·福尔克斯塔德会在哪里？

他会在某个命案现场。

随身携带手术器材。

这时哈利发现只有一件事令他感到惊讶：他竟然这么晚才想到。事情是那么明显，即便是想象力有限的大一警校生也有办法从现有信

息中推敲出凶手的想法。穿着一身外科医生的服装在哪里最不会引人注目？

驾车从警大学院前往国立医院只要两分钟。

他办得到，戴尔塔小队办不到。

二十五秒之后，哈利已离开校舍。

三十秒后，他已坐上自己的车，发动引擎，开上史兰冬街。只要沿着这条街一直走就能抵达目的地。

一分四十五秒后，他已将车子停在国立医院的入口。

他推开双开门，经过接待区十秒之后，就听见有人高喊：“嘿，那位先生！”但他继续向前冲，脚步声回荡在走廊墙壁和天花板之间。他拿出插在腰际的敖德萨手枪，感觉心跳正在倒数计时，跳得越来越快。

他经过咖啡机，慢下脚步，避免发出声响，最后在命案现场门口的那张椅子前停下脚步。很多人知道有个毒梟死在这里，但很少人知道他是被谋杀的，而且这起命案没被侦破。然而阿诺尔知道。

哈利走到门前，竖耳凝听。

手枪保险已经确认打开。

他的心跳已经倒数完毕，恢复平静。

走廊上传来奔跑的脚步声，警卫正前来制止他。哈利静静打开房门，踏进门内，这期间他的脑子又跑完一串思绪：这场不断重复上演的噩梦必须在这里中止才行。他必须从梦中醒来，朝早晨的阳光眨眨眼，躺在冰凉的白色被子里，感觉身旁的她紧紧抱着他。他必须拒绝放手，拒绝让自己再跑去别的地方，只待在她身边。

哈利静静把门关上，看着一名身穿绿衣的人正俯身在一张病床

上，床上躺着的是他认识的人：米凯·贝尔曼。

哈利举起手枪，扳下击锤，想象齐射而出的子弹穿过绿色手术衣，截断神经，打碎骨髓，让那人身子一弯，向前扑倒。但哈利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他不希望从背后对那人开枪，把他杀死。他希望从正面对那人开枪，把他杀死。

“阿诺尔，”哈利说，“转过来。”

金属桌上传来当啷声，有个东西从那人的手上掉了下来。那是一把手术刀。那人缓缓转身，拉下口罩，看着哈利。

哈利回望那人，手指紧紧扣在扳机上。

门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听起来不止一人。他得赶快在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解决这件事。他感觉手指上的阻力越来越小，来到一触即发的那点。这时一切都静止下来。这是子弹发射前的宁静。就是现在。不对。他稍微松开手指。不是他。那人不是阿诺尔·福尔克斯塔德。难道他判断错误？难道他再度判断错误？他眼前的那张脸肌肤平滑，嘴巴张开，眼睛是黑色的。这是一张陌生脸孔。难道这人就是警察杀手？对方看起来……一脸茫然。绿衣人向旁边踏出一步。这时哈利才发现那个身穿绿色手术服的人是个女子。

就在此时，哈利背后的房门猛然打开，另外两个身穿绿色手术服的人把他推到一旁。

“情况怎样？”其中一人用颇具权威感的声音尖声问道。

“陷入昏迷，”女子答道，“心跳缓慢。”

“失血状况呢？”

“地上没有太多血迹，但血也可能流到胃里去了。”

“辨别血型，拿三个血袋过来。”

哈利放下手枪。

“我是警察，”他说，“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出去，我们正在救人。”权威医师说。

“我也是。”哈利说，又举起手枪。男子看着他。“医生，我正在拦截一个凶手，我们不知道他今天是不是收手了。”

男子转过身去：“如果只有这个伤口，内脏没有受损，那就不应该会流太多的血。他是不是昏迷了？凯伦，你来回答这位警察的问题。”

女子站在床边，透过口罩说：“接待区有人看见一个男人穿着沾血的手术衣，脸上戴着口罩，从这个空无一人的侧翼直接走出大门。这种情况很不寻常，所以她派人过来查看，就发现这个患者奄奄一息躺在这里。”

“有谁知道那个男人往哪边走吗？”哈利问。

“他们说他就这样消失了。”

“那个患者什么时候会醒过来？”

“目前还不知道他能不能活下来。对了，你自己看起来也需要接受治疗。”

“目前可以做的不多，只能用纱布盖起来。”权威医师说。

看样子是问不出其他线索了，但哈利却仍站在原地。他向前踏出两步，停了下来，看着米凯苍白的脸庞。米凯在整个过程中是醒着的吗？很难说。

米凯的一只眼睛直视哈利。

另一只眼睛则不见踪影。

原本眼睛的位置只剩下一个黑洞，沾血的肌腱和白色条状物从眼窝里垂落出来。

哈利转身离开，拿出手机，大步踏进走廊，寻找新鲜空气。

“喂？”

“史戴吗？”

“你听起来心情不是很好，哈利。”

“警察杀手让贝尔曼中计了。”

“中计？”

“他对他施行了手术。”

“什么意思？”

“他取出贝尔曼的一只眼睛，让他躺在那里一直流血。今天晚上的爆炸案也是警察杀手的杰作，我想你应该在新闻上看到了。他企图杀死两个警察，其中一个人是我。我需要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因为我已经搞不清楚了。”

一阵静默。哈利等待着，耳中听着奥纳的沉重呼吸声。终于奥纳的声音又传了过来。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想听你这样说，史戴。假装你知道，好吗？”

“好好。我只能说他失控了，哈利。他的情绪压力升高，现在已经到达沸点，所以不再遵循作案模式。从现在开始，他什么都可能做得出来。”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不知道他的下一步会是什么？”

又是一阵静默。

“谢了。”哈利说，挂掉电话。手机立刻响了起来，是侯勒姆打来的。

“喂？”

“戴尔塔小队出发前往福尔克斯塔德家了。”

“很好！跟他们说他可能也正要回家，还有我们一小时之后才会发出通缉令，这样他才不会从警用频道或类似的工具得知我们的行动。打电话给卡翠娜，叫她去锅炉间，我现在就过去。”

哈利来到接待区，看到人们看见他都大吃一惊。一名女子高声尖叫，有人躲到柜台里头。哈利在柜台后方的镜子里看见大家都这么惊慌的原因。

镜中是个身高将近两米、遭受炸弹蹂躏的男子，手中还拿着一把全世界最丑恶的自动手枪。

“抱歉各位。”哈利咕哝说，推开双开门离去。

“发生了什么事？”侯勒姆问说。

“没什么。”哈利说，用雨水抹了抹脸，让自己冷静下来，“毕尔，我回家只要五分钟，所以我会先开车回去冲个澡，包扎伤口，换件衣服。”

他们结束通话。哈利看见一名交通警察站在他的车子旁边，拿出一本簿子。

“你要开单？”哈利说。

“你挡住医院出入口，当然要开单。”交警头也不抬地说。

“我想你最好走开，让我把车开走。”哈利说。

“我想你不应该用这种口气跟我——”交警说，抬头一看哈利手握敖德萨手枪就愣住了。哈利坐上车，把枪塞回腰间，发动引擎，放开手刹，疾驶上路。那名交警仍呆呆站在原地。

哈利驾车在史兰冬街转弯，加快速度，从即将驶来的电车前通过，在心里默默祷告，希望阿诺尔跟他一样正要回家。

他转上霍尔门科伦路，希望萝凯看见他这个样子不会被吓坏，也希望欧雷克.....

天哪，他多希望见到他们，即使他现在这么狼狈，但也因为这样，所以更想见到他们。

他降低车速，转弯驶上大宅车道。

突然间他踩下刹车。

打到倒车挡。

缓缓倒车。

他看着刚才经过的、停在路边的车辆，踩下刹车，用鼻孔吸气。

阿诺尔的确正要回家，就跟他一样。

路边停着的两辆霍尔门科伦区常见的奥迪和奔驰之间，是一辆年份不详的菲亚特。

50

哈利在云杉树下站立一会儿，观察大宅。

他在上了三道锁的大门和加装铁窗的窗户上，都看不见任何闯入痕迹。

当然停在路边的那辆菲亚特不见得就是阿诺尔的，很多人都有菲

亚特。哈利摸了摸引擎盖，仍是温的。他把自己的车留在路中央。

他穿过树林，跑到大宅后方。

静静等待，仔细聆听。什么动静也没有。

他爬上墙壁，拉长身体，看入窗户，但什么也没看见，只看见漆黑的房间。

他继续绕着大宅行走，来到厨房和客厅亮着灯光的窗户前。

他踮起脚尖，朝窗内看去，立刻又矮下身来，贴在粗木墙上，专心呼吸。因为现在他必须呼吸，必须让脑部获得充分氧气才能快速思考。

这大宅有如碉堡，可是他妈的又有什么用？

他逮到他们了。

他们都在里面。

阿诺尔、萝凯和欧雷克。

哈利集中精神，回想他所看见的。

他们坐在大门前的门厅里。

欧雷克坐在靠背椅上，椅子就放在门厅中央，萝凯站在他背后。欧雷克嘴里塞了一条白布，萝凯正在把他绑在椅子上。

几米后方，坐在椅子上的正是阿诺尔·福尔克斯塔德，他手里拿着枪，显然正在对萝凯下命令。

细节。阿诺尔手上的枪是黑克勒-科赫手枪，那是警用手枪，十分可靠，不会卡弹。萝凯的手机放在客厅桌上，她和欧雷克看起来都暂时没受伤。

为什么.....

哈利停止继续思考。他没有空间去思考，也没有时间去想为什么，只能思考该如何阻止阿诺尔。

他已经看见开枪射击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在不伤害到欧雷克和萝凯的情况下射到阿诺尔。

哈利又抬头朝窗内看了一眼，迅速缩回。

萝凯已经快把绳子绑好了。

很快阿诺尔就会开始进行他的工作。

哈利已经看见警棍就靠在扶手椅旁的书柜上。很快阿诺尔就会用警棍打烂欧雷克的脸，就像他对别人做的那样。但这个少年根本就不是警察，再说阿诺尔应该以为哈利已经死了，所以复仇应该已经没有意义，那为什么.....停下来，别再想为什么了。

他必须打电话给侯勒姆，叫戴尔塔小队过来这里，他们去奥斯陆另一头的森林根本就是跑错方向。可是要来这里至少得花四十五分钟。操！他得靠自己才行！

哈利告诉自己还有时间。

他还有几秒钟或是一分钟的时间。

但他无法出其不意冲进门内，因为有三道锁得开，还没进去就会被阿诺尔发现，拿枪指着萝凯或欧雷克的头。

快点快点！想个办法，哈利。

他拿出手机想发短信给侯勒姆，但手指不听使唤，僵硬麻木，仿佛血液流动受阻。

在这关头可别吓呆了，哈利。这只是一般任务，他们只是.....只

是被害人，无脸的被害人。他们是……即将要跟你结婚的女人，还有小时候叫你爸爸的少年，后来他还因为疲惫而迷失。你从不希望让那少年失望，但你还是会忘记他的生日，每次你发现时都急得快哭出来，只好想个把戏来哄骗他。你总是哄骗他。

哈利朝黑暗眨了眨眼。

你的老把戏。

手机在桌上。他可以打萝凯的手机，看阿诺尔会不会站起来，离开萝凯和欧雷克，然后再趁他接电话时开枪射击。

如果他不站起来呢？如果他只是坐在原位呢？

哈利又朝窗内看了一眼，迅速低头，并希望阿诺尔没发现任何动静。阿诺尔已经站了起来，手里拿着警棍，把萝凯推到一旁。就算子弹不会碰上障碍物，在将近十米的距离下，哈利也很难阻止阿诺尔。他必须使用比这把俄罗斯制的敖德萨手枪更精准的武器，也不能使用9毫米×18毫米的马卡洛夫子弹。用这把枪的距离必须更靠近，最好在两米以内。

他听见窗内传来萝凯的声音。

“我代替他！拜托你！”

哈利把头靠在墙上，紧紧闭上眼睛。快行动啊。可是该怎么行动？慈悲的上帝啊，该怎么行动才好？求你给这个爱玩把戏的罪人一个提示吧，实现他的愿望吧，他一定会还愿的……不管你要什么都可以。哈利吸了口气，许下愿望。

萝凯看着那个留着红胡须的男子。男子站在欧雷克那张椅子的正后方，把警棍顶端搁在欧雷克肩膀上，另一手拿枪对准她。

“很抱歉，萝凯，但我不能放过这个男孩。是这样的，他才是真正的目标。”

“可是为什么？”萝凯没发现自己已经哭了出来，只有滚烫的泪水滑落脸颊，仿佛哭泣的生理反应已跟她的感觉产生分离，或者她只是因为麻木而没感觉到，“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阿诺尔？这种行为……这种行为……”

“有病？”阿诺尔微微一笑，笑容里似乎带着歉意，“你们可能都这样想吧。我们都喜欢陶醉在复仇的幻想中，但很少人愿意或有能力去真正执行。”

“可是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爱，也可以恨。好吧，现在我已经不能爱了，所以取而代之的是……”他扬起警棍，“……这个。我正在荣耀我的挚爱勒内。是这样的，他不只是个情人，他是……”他把警棍放到地上，靠着椅背，再把手插进口袋，手枪依然指着萝凯，动也没动，“……我唯一的挚爱，但他从我身边被夺走，我却无能为力。”

萝凯看着阿诺尔手中握着的枪，知道自己应该震惊、焦躁、害怕，但她却什么感觉也没有。她的心已经冻结了。

“米凯·贝尔曼的眼睛真漂亮，所以我夺走他的宝物，就像他夺走我的宝物。”

“以眼还眼，可是为什么要找上欧雷克？”

“你还是不明白吗，萝凯？他是种子。哈利跟我说他以后想当警察，可是他的第一项任务就已经失败了，所以他跟他们都是一丘之貉。”

“任务？什么任务？”

“逮到杀人凶手，让他们获得报应。他知道是谁杀了古斯托·韩森。你看起来很惊讶。这案子我看过，显然，欧雷克如果不是自己杀了古斯托，那么他一定知道凶手是谁，其他可能性在逻辑上都说不通。难道哈利没跟你说过吗？古斯托遇害的时候欧雷克就在现场，萝

凯。你知道当我看见古斯托陈尸在命案现场的照片时是怎么想的吗？我觉得他长得好美。他跟勒内一样都是美少年，原本都有大好人生在等着他们。”

“我儿子也有大好人生在等着他！求求你，阿诺尔，你不需要这样做。”

萝凯踏前一步。阿诺尔举起手枪，不是对准她，而是对准欧雷克。

“别担心，萝凯，你也要死。你虽然不是目标，但你是目击者，我得把你也处理掉。”

“哈利会找到你的，他会杀了你。”

“很抱歉给你带来这么多痛苦，萝凯。我真的很喜欢你，但我想我应该告诉你才对。是这样的，哈利不会来找我，因为他恐怕已经死了。”

萝凯用难以置信的眼光看着他。他脸上的表情是真的感觉很遗憾。突然间桌上的手机亮了起来，发出简单的口哨声。她看了手机一眼。

“看来你错了。”萝凯说。

阿诺尔蹙起眉头：“手机给我。”

萝凯拿起手机递给他。他把枪抵在欧雷克的脖子上，抓过手机，很快地看了短信，怒目瞪视萝凯。

“别让欧雷克看到礼物。”这什么意思？”

萝凯耸了耸肩：“反正这表示他还活着。”

“不可能，收音机说我的炸弹爆炸了。”

“可以请你离开吗，阿诺尔？现在还不算太迟。”

阿诺尔焦虑地眨了眨眼，看着萝凯，或者说视线穿过萝凯。

“原来如此，有人比哈利早一步到达，进入公寓，然后就‘砰’，爆炸了。一定是这样。”他咯咯一笑，“哈利正要回来对不对？他还没起疑。我可以先杀了你，再等他进门。”

他似乎又想了一遍，点了点头，显然得到同样的结论，拿枪指着萝凯。

欧雷克开始在椅子上扭动，想跳起来，透过塞嘴布发出急迫的呻吟声。萝凯看着枪口，感觉心脏似乎停止跳动，仿佛她的大脑已接受不可避免之事并开始关机。她已不再感到害怕。她想死，为欧雷克而死。说不定哈利可以及时赶到，说不定他会拯救欧雷克。因为现在她已经知道了一些事。她闭上眼睛，等待某种未知到来。也许是一击、一刀，或是痛楚、黑暗。她没想到要对哪个神祈祷。

大门的一个门锁传来咔咔声。

她睁开眼睛。

阿诺尔放下手枪，看着大门。

咔咔声暂停片刻，接着又响了起来。

阿诺尔后退一步，从扶手椅上拿起一条毯子，盖住欧雷克和椅子。

“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他低声说，“你敢说一个字，我就在你儿子头上轰出大洞。”

咔咔声第三次传来。萝凯看见阿诺尔站到欧雷克和椅子后面，这样从大门进来就看不见手枪。

接着大门打开。

门外出现他的身影。高大的身材、灿烂的笑容、敞开的外套、饱受蹂躏的脸庞。

“阿诺尔！”他高兴地说，“看到你真开心！”

阿诺尔也笑说：“你看起来真狼狈，哈利！发生了什么事？”

“警察杀手。炸弹。”

“真的假的？”

“还好没造成什么伤害。你怎么来了？”

“我正好经过，突然想到要跟你讨论一下课表。你要不要过来这里？”

“我要先抱抱她。”哈利说，对萝凯张开双臂。萝凯立刻奔入他的怀中。“旅途还顺利吗，亲爱的？”

阿诺尔清了清喉咙：“你可以放开他了，萝凯，今天晚上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你有点太严厉了哦，阿诺尔。”哈利笑说，放开萝凯，把她稍微推开，脱下外套。

“过来这里吧。”阿诺尔说。

“这里光线比较好，阿诺尔。”

“我膝盖会痛，来这里吧。”

哈利蹲了下来，解开鞋带：“今天我经历了一场大爆炸，让我先脱鞋吧。反正你离开也要用到膝盖，而且你又在赶时间，干脆就把课表拿过来吧。”

哈利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他距离阿诺尔和盖着毯子的椅子大约六七米。阿诺尔曾说他视力不好，手又会抖，这表示他的射程范围只

有一米半左右，况且现在目标又突然蹲下，还低头让自己变得更小，倾身向前好受肩膀保护。

哈利拉起鞋带，假装鞋带打了死结。

引诱阿诺尔。他必须把阿诺尔引诱过来才行。

此外别无他法。这可能也是他之所以如此平静放松的缘故，眼下只能放手一搏。他已下了赌注，其他只能交给神明。

说不定阿诺尔注意到了他的这份平静。

“那就照你说的做吧，哈利。”

哈利听见阿诺尔走了过来，依然专心解开鞋带。他知道阿诺尔从坐在椅子上的欧雷克身旁走过。欧雷克动也不动，仿佛清楚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

接着阿诺尔从萝凯身旁走过。

时候到了。

哈利抬头看去，直视枪口。枪口有如黑色眼睛般在二十到三十厘米外凝视着他。

他从一进门开始，就知道任何突来的细微举动都会触发阿诺尔，让他朝最靠近的目标开枪射击，也就是欧雷克。但阿诺尔知道哈利身上带了枪吗？他有料到哈利会带枪去找楚斯吗？

也许有料到。也许没料到。

反正没差别。现在哈利绝对来不及拔枪，无论枪有多近。

“阿诺尔，为什么——”

“再见了，我的朋友。”

哈利看着阿诺尔的手指扣紧扳机。

哈利知道在人生旅途来到尽头时，我们并不会突然得到大启示，不会突然了解生死的意义，也不会突然了解为何要来这世上走一遭。我们也不会突然有小顿悟，例如像阿诺尔这样的人到底为什么会愿意牺牲一切来摧毁别人的生命。人生旅途来到尽头时，只有会有生命的突然终止，就像文字之间平凡却又合乎逻辑的停顿。这就是停顿应该出现的地方。

火药点燃，瞬间引发爆发性的速度和压力，使铜制弹匣中的子弹以大约每秒三百六十米的速度激射而出。软铅弹经过枪管内的沟槽而旋转，如此穿过空气时更能保持稳定。但以现在的情况来说并不需要，因为子弹只飞行了几厘米就穿过肌肤，接触头骨，让速度慢了下来。子弹穿入脑部之后，速度降到每小时三百公里，它先穿过并摧毁运动皮质，瘫痪所有动作，接着射穿顶叶，摧毁左右脑的功能，然后划开视神经，击中另一侧的头骨。射入角度和降低的速度使得子弹并未继续穿透头骨，反而弹了开来，射中另一片头骨，速度越来越慢，最后停了下来。但这时它已对脑部造成莫大伤害，导致心跳停止。

51

卡翠娜·布莱特打个冷战，依偎着侯勒姆的手臂。这座大教堂甚是寒冷，不仅里头冷，外头也冷。她该多穿件衣服才对的。

众人正在等待。奥普索教堂里的每个人都在等待和咳嗽。为什么人们一进入教堂老是会咳嗽？难道教堂的空间会令人咽喉紧缩？为什么即使是在以玻璃和水泥打造而成的现代教堂中也会这样？是不是因为人们知道声音在教堂里会被放大所以克制自己不要发出声音而产生焦虑，反而造成这种强迫性行为？或是人们用咳嗽的方式来释放压抑的情感，让自己不会爆出一哭或大笑？

卡翠娜伸长脖子看了看。出席人数不多，只有寥寥几名亲朋好友而已，哈利的联络人列表上以首字母为代表的人几乎都到场了。她看

见史戴·奥纳带了妻子出席，今天他改打领带。另外还有甘纳·哈根，他也带妻子出席。

她叹了口气。应该多穿件衣服的，尽管侯勒姆看起来不是很冷。今天侯勒姆穿黑西装。她没想到他穿黑西装会这么帅。她拂拭他的西装翻领，并不是因为上头有脏东西，而是人们都会做这个动作来表达亲密爱意，就像猴子会替彼此抓虱子一样。

案子已经侦结。

警方一度以为逮不到他了，以为绰号警察杀手的阿诺尔·福尔克斯塔德设法跑到了国外，或在挪威找个藏身之窟躲了起来，而且这个洞窟一定又深又黑，才让人找不到。通缉令发布的头二十四小时中，他的外形描述和个人资料通过各大媒体巨细靡遗地强力播送，使得全挪威凡是心智健全的人都知道阿诺尔是谁以及他长什么样子。那时卡翠娜才发现他们曾经距离发现阿诺尔就是凶手只有一步之遥。当哈利叫她搜索勒内·卡尔纳斯和其他警察的关联时，如果她再扩大搜索条件，将前任警察也包含进来，就能发现阿诺尔跟这名年轻男子的关系。

她拂拭翻领的手停了下来，侯勒姆对她露出感谢的微笑。那是个硬挤出来、一闪而逝的微笑。他的下巴微微颤抖，看起来就快哭了。她看得出来。今天她将第一次看见侯勒姆哭泣的模样。她咳了一声。

米凯·贝尔曼悄悄坐到最旁边的位子上，看了看表。

再过四十五分钟他将接受另一次采访。这次要采访他的是另一本外国杂志《亮点》，这本杂志号称拥有百万读者。他们将采访这位警察署长如何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追捕凶手，最后连自己也差点沦为警察杀手的手下亡魂。米凯将再度稍微停顿，然后才说，能够避免失心疯的杀人凶手继续屠杀更多警察，牺牲一只眼睛作为代价不算什么。

米凯把袖子盖在手表上。仪式应该开始了才对，他们还在等什么？他花了点心思挑选今天要穿的衣服。是不是要穿黑西装？既适合

这个场合，也搭配他的眼罩？那眼罩一夕爆红，以非常直白的方式述说他的伟大功绩。根据《晚邮报》的报道，今年米凯是在国际媒体上曝光率最高的挪威人。还是要穿适合多种场合的深色西装？这样仪式结束后去接受采访比较不会那么突兀。再说采访结束后，他还必须直接去跟市议会议长开会。乌拉建议他穿适合多种场合的深色西装。

仪式再不开，他就要迟到了。

他沉思片刻，看自己有什么感觉。没有，难道他应该有什么感觉吗？毕竟只不过是哈利·霍勒而已，既不是他的好友，也不是奥斯陆警区的警察。但记者可能在外守候，因此来教堂露个脸可以做好公关。的确，哈利是第一个指出凶手是阿诺尔的人，这个事实无可回避，而且由于这件案子牵涉甚广，使得米凯难以无视哈利的存在。这也使得做好公关更为重要。他已经知道待会儿跟议长开会要谈些什么。该党失去了伊莎贝尔·斯科延这个重要人物，因此正在寻找替代人选，想找个人气高、受敬重的人来加入他们的团队，领导奥斯陆向前迈进。议长打电话给他时，一开口就称赞他在接受《杂志》访问时展现出温厚稳重的形象，并问不知道该党的纲领是否符合米凯的政治观点？

双方一拍即合。

领导奥斯陆向前迈进。

这是米凯·贝尔曼的城市。

所以管风琴快开始演奏吧！

毕尔·侯勒姆的手臂感觉到卡翠娜正在发抖，他也感觉到西装裤里泌出冷汗，心想今天会很漫长。他跟卡翠娜还要再过很久才能脱下衣服爬上床。一起爬上床，并让日子继续过下去。让他们这些存活下来的警察把日子继续过下去，无论他们喜欢与否。他的目光扫过一排排长椅，想起那些今天无法到场的人，想起贝雅特·隆恩、埃伦·文内斯拉、安东·米泰、罗尔·米兹杜恩的女儿菲亚。他也想到萝凯和欧雷克·

樊科，今天他们也没坐在这里。他们跟被安排在圣坛前的那个男人——哈利·霍勒——发展出家人般的关系，也付出了代价。

奇怪的是，圣坛前的哈利就跟往常一模一样，像个黑洞似的把周围一切好的事物都吸进去，耗尽别人给他或没给他的爱。

昨晚他们上床睡觉时卡翠娜说她也爱上了哈利，不是因为他值得被爱，而是因为他无法让人不爱。但你也很难吸引他、留下他、跟他一起生活。是的，她爱过他，但一切都已成过去，爱意已然冷却，或至少她试着让它冷却。她和另外几个女人因为短暂心碎而留下的小伤疤将永远存在。哈利只是她们暂时借来陪伴的男人，如今一切都结束了。说到这里，侯勒姆要她别再说了。

管风琴开始演奏。侯勒姆对管风琴总是没有抵抗力。他母亲在史盖亚村的老家客厅里就有一台歌手克格雷格·阿尔欧曼用的那种B3管风琴，用来弹奏老圣歌。对侯勒姆来说这些管风琴的乐音就像是让他浸泡在温暖的音符中，只希望眼泪不会奔泻而出。

警方从未逮到阿诺尔，是他自己罢手的。

他可能认为自己的任务结束了，因此生命也该告一段落，于是做出唯一符合逻辑的决定。警方花了三天才找到他，三天疯了似的搜索，侯勒姆觉得似乎全国都动员了起来。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当新闻播报说阿诺尔在马里达伦谷的森林里、距离埃伦命案现场只有几百米的地方被发现时，大家觉得很扫兴的原因。阿诺尔手中握着一把枪，头部有个相当低调的小洞。警方会找到他是因为他的车在小径入口附近的停车场被人发现，那辆老菲亚特也上了全境通报。

鉴识小组由侯勒姆领军。阿诺尔躺在石南荒原中看起来十分无邪，犹如留了红胡须的小精灵。他陈尸的地方被树木包围，只有那里露出一方天空。他们在他口袋里发现那辆菲亚特的钥匙、黑斯默街九十二号那户公寓的金属门钥匙，以及一把黑克勒-科赫手枪。他手里也握着一把枪。此外他的皮夹里放着一张旧照片，侯勒姆一看就认出照片中的男子是勒内·卡尔纳斯。

由于当时连续下雨至少二十四小时，尸体又暴露在外三天，因此可以检验的证据不多，但是无所谓，警方需要的证据都已齐全。射入伤口位于右太阳穴，周围肌肤有子弹发射所导致的烧焦痕迹，也有火药残迹，从头部取出的子弹经过弹道比对后符合他手上握的手枪。

因此调查重点并不在此。真正的调查工作要从警方去他家破门而入开始，他们在那里发现大部分的证据，可用来厘清所有的杀警案，包括几支警棍沾有被害人的血迹和毛发、一把刺刀锯沾有贝雅特的DNA、一把铲子沾有的泥土符合维斯特墓园的土壤、塑料束带、一些警方封锁带跟德拉门市郊发现的一样、一双靴子符合翠凡湖发现的脚印。警方什么证据都找到了。事后侯勒姆突然觉得十分空虚，就跟哈利常说的一样，但这是他第一次体验到这种感觉。

只因突然无事可做。

这感觉不像是越过终点线、驶入码头或开进车站。

比较像是柏油路、路桥或铁路突然消失，道路来到了尽头，开始潜入虚空。

一切都结束了。他讨厌“结束”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几乎等同于“走投无路”。他深入研究过原始命案的调查工作，发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线索，也就是在翠凡湖遇害的少女、犹太约翰森和瓦伦丁·耶尔森之间的关联。有个四分之一的指纹比对不出来，但百分之三十的可能性也不能小看。不，案子还没结束，永远都不会结束。

“要开始了。”

这句话是卡翠娜说的，她的嘴唇几乎碰到他的耳朵。管风琴的声音响了起来，形成一首曲子，一首他熟悉的曲子。他用力吞了口水。

甘纳·哈根稍微闭上眼睛，只是聆听音乐，不去思考。但思绪依然

不断冒出来。案子已经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是时候把该埋葬的通通都埋葬。但有件事至关重要，永远都没办法埋葬。这件事他没跟任何人提过，之所以没提是因为已经没有用了。那天他在医院和鲁道夫独处时，鲁道夫曾以嘶哑声音用瑞典语跟他说：“如果我同意做证指控伊莎贝尔·斯科延，你愿意提供我什么条件？”又说，“我知道她跟某个警界高层人士合作，可是我不知道是谁。”

那是已死之人发出的死亡回音。如今伊莎贝尔已经失势，这些难以证实的说辞所带来的伤害只会超过利益。

因此他把这件事藏在心里。

就像安东没说出那根警棍的事一样。

他虽然做出这个决定，但半夜还是会惊醒。

“我知道她跟某个警界高层人士合作。”

哈根再度睁开眼睛。

他的目光缓缓扫过聚集在教堂里的人。

楚斯·班森坐在他那辆铃木维特拉上，按下车窗，聆听教堂传出的管风琴声。天际晴朗无云，艳阳高照，让他既觉得温暖又糟糕透顶。他向来不喜欢奥普索乡，这里有一大堆小流氓。他打过很多小流氓，也被很多小流氓打过，但当然不像在黑斯默街那样被打得那么惨。所幸他的伤势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严重。米凯去医院探病时跟他说，反正他长那么丑，受点伤也没什么关系，而且脑震荡再严重，对一个没脑子的人来说也没什么影响。

米凯说这些话自然是开玩笑，楚斯也试着发出呼噜笑声来表示他听懂了其中的笑点，但骨折的下巴和碎裂的鼻子实在太痛了。

目前他仍必须服用大量止痛剂，头上还缠着大片纱布，而且应该还不能开车才对。不然他要做什么呢？呆坐在家里等待晕眩消失、伤

口愈合吗？就连梅根·福克斯也开始让他觉得无聊了，再说医生也不准他看电视。所以他还不如把车开来这里，坐在车上……呃，坐在车上干吗呢？为了向他不曾敬重过的人致上敬意吗？何况这人是个不知好歹的超级大白痴，还救了一个死了对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人。所以为什么他要来这里做出这样一个空洞的姿态？楚斯自己也想不通，他只知道他希望尽快返回工作岗位，让这座城市再度属于他。

萝凯吸气又呼气，手中握着的那束花感觉又湿又冷，双眼看着教堂大门，心想里头坐着许多亲朋好友，还有牧师。人数虽然不多，但大家都在等待，仪式少了她没办法开始。

“你不是答应过我不会掉眼泪吗？”欧雷克说。

“对啊。”她说，脸上掠过一丝微笑，抚摸欧雷克的脸颊。他已经长得好好好英俊，她得抬头看他才行。为了今天这个场合，她特地去帮他买了一套黑西装，当他们站在店里量尺寸时，她才发现儿子已经长得快要接近哈利一米九二的身高了。她叹了口气。

“我们快进去吧。”她说，挽住欧雷克的手臂。

欧雷克打开教堂大门，里面的司仪对他点了点头。他们迈开脚步踏上走道。萝凯一看见转头过来看她的众多脸孔，紧张感就消失了。举行这个仪式不是她的主意，她原本是反对的，但最后还是被欧雷克说服了。欧雷克说一切就应该这样结束才对。他用的就是这两个字：结束。但这两个字不也象征新的开始吗？象征他们的生活即将迈入新的阶段。至少她是这样觉得。突然间所有感觉都对了。现在她这样步入教堂，感觉再恰当也不过了。

她脸上漾起笑容，对那些朝她微笑的亲友微笑。一时之间她觉得如果大家或是自己的笑容再大一点的话，一定会酿成严重意外。她原本以为看到这些微笑的面孔应该会令她战栗不已，但这时她只觉得肚子不断冒出笑声的泡泡。不要大笑，她告诉自己说，现在可不能大笑。她注意到欧雷克非常专心地在走路，把脚步踩在管风琴乐声的拍子上。这时欧雷克也察觉到她的心情转变，以及她瞥过来的目光。萝

凯看见他惊讶且警告的表情。然后欧雷克就赶紧别过头去，但他已经看见母亲正咯咯笑个不停。此时此刻怎么可以笑成这样？他觉得这实在太不恰当了，以至于他也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萝凯赶紧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把精神集中在即将举行的仪式和庄重的气氛上。她的目光落在站立于圣坛前等候的男子身上，也就是身穿黑西装的哈利。

哈利面对他们站立，英气逼人却又伤痕累累的脸上露出傻傻的笑容，挺拔的站姿有如一只骄傲的孔雀。那天在甘纳厄亚服饰店里，哈利和欧雷克背靠背站立，让店员用卷尺为他们测量身高，最后店员宣布说他们两人的身高相差三厘米，哈利稍微胜出。这两个大男生听了开心击掌，仿佛听见某个比赛的最后比分觉得非常满意。

但现在，就在这一刻，哈利看起来十分成熟。六月的阳光穿透彩绘玻璃洒落下来，仿佛将他笼罩在神圣光辉中，让他看起来更为颀长挺拔，而且他从头到尾都非常自在放松。起初萝凯不明白他在经过那么多事情之后怎么可以这样的一派轻松？但渐渐地他这种冷静且不可动摇的信念影响了她，让她也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阿诺尔出现在他们家之后的那几个星期，她都难以入眠，即使哈利把她抱在怀中，在她耳边轻声说一切都结束了、已经没事了、他们已经脱离危险了，她还是难以入睡。每天晚上哈利都这样跟她说，像是在念某种令人昏昏欲睡的咒语，但仍然不够。不过渐渐地她也开始如此相信。又过了几个星期，她开始知道事情的确是如此，一切都会船到桥头自然直。于是她开始睡得比较好，可以进入深度睡眠，不会做那些醒来后完全记不得的梦，一直睡到早上哈利悄悄起床把她吵醒。哈利总以为她不知道他起床，她也总假装自己还在睡觉，因为她知道哈利喜欢用咳嗽声将她唤醒，手里拿着早餐托盘站在床边，脸上露出既开心又骄傲的表情。

欧雷克已放弃要把脚步踩在管风琴演奏的门德尔松乐曲节拍上，反正这对萝凯来说一点差别也没有，因为欧雷克每踏出一步她都得走两步才能跟上。他们决定让欧雷克一人身兼二职，她思索之后觉得这

个安排再自然不过。欧雷克负责陪伴她走到圣坛前，将她交给哈利，然后再当男方的伴郎。

哈利原本想找的伴郎人选都没办法承担这个责任，但见证人仍是他首选的那一位。圣坛旁摆着一张空椅，上头放着贝雅特的照片。

他们朝圣坛走来，哈利的目光没有一刻离开萝凯。

她一直不明白像哈利这样心跳速率很低的人，可以一连好几天都待在自己的世界里，几乎不跟人说话，也不需要外界刺激，但只要一按下开关，却又可以立刻察觉到一切，察觉到嘀嗒作响的每一秒，甚至察觉到十分之一秒、百分之一秒。他只要用冷静沙哑的嗓音说几个字，就能表达许多情绪、信息、惊奇、愚痴和智能，远胜过那些夸夸其谈之人在一顿丰盛大餐上说的所有话。

然后是他的那双眼睛。他的眼神温厚和蔼，近乎害羞，却有办法吸引你的注意力，迫使你专注于当下。

萝凯即将嫁给这个她深爱的男人。

哈利看着她站在那里，美得令他红了眼眶。他没料到竟然会这样。他并不是没料到她会很美，萝凯穿上白纱肯定美丽动人。他没料到的是自己竟然会有这种反应。他所能想到的只是希望仪式不要拖太久，牧师不要说太多关于灵性方面或激励人心的话。他想象在这种令人感动的场合，通常他都会毫无感觉、麻木冷感，成为有点失望的旁观者，看着大家感动得半死，自己却什么感觉也没有。不过这次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毕竟是他自己坚持要在教堂举行婚礼的。而现在他却热泪盈眶，又大又咸的泪珠垂在眼角。哈利眨了眨眼，萝凯凝望着他，和他四目交接。她的眼神并不是在说：我正在看你，大家都看见我正在看你，所以我要尽量表现得很开心。

她的眼神是队友的眼神。

诉说的是我们可以搞定这件事，你我携手一起，就让我们放手去

做吧。

她露出微笑。哈利发现自己也露出微笑，也不知道是谁先对谁微笑。她的身体微微颤抖，只因体内满是笑意，且迅速传遍全身，迟早忍不住会爆出大笑。庄重的气氛通常会对她产生这种影响。对他也是。为了不笑出来，她望向欧雷克，却没什么用，因为欧雷克自己都快笑场，他只是低头紧闭双眼，努力克制而已。

这团队真有默契，哈利骄傲地想，并将目光移到牧师身上。

他们这个团队搞定了警察杀手。

当时萝凯一看见那条短信就明白了意思。别让欧雷克看到礼物。也就是别让阿诺尔起疑的意思。萝凯一看就知道哈利想怎么做：他打算使出生日礼物的老招数。

因此当哈利走进大门，她上前拥抱他时，顺手就抽出他插在后腰带里的东西，再把双手放在身前，避免阿诺尔看见她手里拿着东西。她手里拿着的是开了保险的敖德萨手枪。

甚至连欧雷克都明白那条短信的意思，因此他保持安静，知道自己不能破坏他们即将采取的行动。这表示生日礼物的事他从未被骗，但他也从未说破。这团队真有默契。

他们的三人团队诱得阿诺尔朝哈利走去，把萝凯留在背后，因此她才能踏上一步，趁阿诺尔还没对哈利下手之际，近距离朝他的太阳穴开枪。

他们是无敌的冠军团队。

哈利很快地吸了吸鼻子，心想不知道眼角那两颗巨大泪珠是不是够识相，懂得留在原地，否则他就得伸手把它们擦掉，以免滑落脸颊。

他冒险选择了后者。

萝凯问过哈利为什么要坚持在教堂结婚，因为就她所知，哈利对基督教的感觉就跟化学式一样冰冷。她也是一样，尽管她是在天主教家庭中长大的。哈利回答说，那天晚上他在屋外对虚构的上帝许下愿望说如果他们能顺利渡过难关，为了还愿，他愿意接受这个愚蠢的仪式：在所谓的上帝面前举行婚礼。萝凯听了大笑，说这根本不代表他相信上帝，这只是“血腥指关节”游戏的进阶版，只是幼稚的男孩游戏而已。她还说她爱他，当然愿意跟他在教堂结婚。

他们解开欧雷克之后，三人拥抱在一起，像是进行团体拥抱似的。他们静静拥抱了漫长的一分钟，抚摸彼此，确定大家都没有受伤。那一枪的声音和气味似乎回荡在四壁之间，得等散去之后才能进行接下来的事。事后哈利叫他们在厨房餐桌前坐下，从仍然开着的咖啡机煮了咖啡，为大家各倒一杯，心里不自禁地想：如果阿诺尔成功地杀了他们全家，不知道他离开时会不会把咖啡机关上？

哈利坐下，啜饮一口咖啡，看了一眼躺在几米之外的尸体，回过头来正好看见萝凯疑惑的眼神：为什么他还不打电话报警？

哈利又喝了口咖啡，朝那把放在桌上的敖德萨手枪点了点头，然后看着她。她是个聪慧的女人，只要给她一点时间，最后她一定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打电话报警，就等于把欧雷克送进监狱。

接着萝凯缓缓点了点头。她明白了。因为日后鉴识人员拿手枪比对病理医生从阿诺尔头部取出的子弹时，立刻就会发现这把枪正是古斯托命案中一直未能寻获的凶枪。毕竟有人遭9毫米×18毫米的马卡洛夫子弹射杀可不是每一天或甚至是每一年都会发生的事。他们一旦发现这把枪比对符合，就会联结到欧雷克，进而导致欧雷克遭到逮捕。这次这把枪在法庭上将成为犯案铁证，判决和刑期绝对无法有转圜空间。

“你们该做什么就去做吧。”欧雷克说，他早就了解情况的严重性。

哈利点了点头，目光没有片刻离开萝凯。这个决定他们必须三人

一致同意才行。

牧师读完《圣经》章节，众人再度坐下。牧师清了清喉咙。哈利事前已经请他尽量缩短讲道的部分。他看见牧师嘴唇微动，脸上表情跟那晚萝凯脸上的表情十分相像。那晚她先紧紧闭上眼睛，然后再张开，仿佛要确定这不是一场可以醒来的噩梦。她叹了口气。

“我们能怎么做？”她问说。

“烧毁。”哈利答道。

“烧毁？”

哈利点了点头。烧毁。楚斯的专长。当中的差别只在于楚斯执行烧毁工作是为了钱。

于是他们立刻开始行动。

哈利做了该做的事。他们去做了该做的事。欧雷克把哈利的车从马路上开进车库，萝凯用垃圾袋把尸体包起来。哈利用防水布和两根铝管做了个临时担架。把尸体放进后车厢之后，哈利拿着那辆菲亚特的钥匙走到下方的马路上，他和欧雷克各开一辆车前往马里达伦谷，萝凯则留下来清理，除去所有痕迹。

一如预期，在那个下雨的夜晚，葛拉森科伦山区一个人也没有，但他们还是挑了一条小径走，以免被人撞见。

在湿滑的下雨天抬一具尸体十分累人，但另一方面哈利知道雨水会冲刷掉所有鞋印和人为布置的痕迹。他们可不希望让人发现尸体是被搬到这里的。

他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一个适当地点，那地方不会立刻被人撞见，但不久之后一定会被路过的猎麋犬发现。这段时间长得足以让鉴证证据都遭到破坏，或至少变得难以辨识；却又短得不至于让社会花费过于庞大的资源来搜寻这名通缉犯。当哈利发现自己将后者也考

虑进去时，不由得哑然失笑。原来他也大受成长环境的影响，是个经过洗脑、跟随群众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只要灯开了一整晚或在乡间乱丢垃圾就会良心不安。

牧师布道完毕，接着一名少女在顶层楼座高唱鲍勃·迪伦的《西班牙皮靴》（Boots of Spanish Leather）一曲。这首歌代表哈利的愿望，也代表萝凯的祝福。牧师的讲道内容更多是关于在婚姻中携手合作，比较少关于上帝的照看。哈利想到当时他们如何把阿诺尔从垃圾袋里抬出来，调整他躺在地上的姿势，让肢体看起来比较合乎在森林里朝太阳穴开枪自杀的模样。哈利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去问萝凯，为什么那时她会近距离朝阿诺尔的右太阳穴开枪，而不像百分之九十的人那样直接朝后脑勺或背后开枪。

当然她很可能只是害怕子弹会穿过阿诺尔而打中哈利。

但也可能她那运作得快如闪电、实际得近乎吓人的大脑在一瞬间想到了下一步，想到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要拯救他们一家人，一定得采用某种掩饰手段才行，让事实迂回呈现，让他杀变成自杀。哈利身旁这个女子可能想到了自杀者不会从脑后一点五米的位置开枪，而且阿诺尔是右撇子，所以应该对右太阳穴开枪。

真是了不起的女人。关于她，他了解的地方很多，不了解的地方也很多。他在看过她行动之后、在和阿诺尔相处几个月之后、在和自己相处四十多年之后，不由得想问一个问题：你可以了解一个人多深？

圣歌结束，牧师开始进行结婚誓词的部分——你愿意爱她、荣耀她……但他和萝凯不去理会仪式，只是看着彼此。哈利知道自己永远都不会放开她，无论他必须说多少谎言、无论承诺爱一个人到海枯石烂有多不可能都没关系。他只希望牧师赶快闭嘴，好让他把已经在他心中快乐得冒泡的那句话说出来：我愿意。

史戴·奥纳从胸前口袋拿出手帕，递给妻子。

哈利刚才说了我愿意，话声依然回荡在教堂穹顶之间。

“怎么了？”英格丽德低声问道。

“亲爱的，你在哭。”他低声说。

“没有，是你在哭吧？”

“是吗？”

奥纳用手帕擦了一下，发现自己真的在流泪，虽然不多，但足以在手帕上看见湿痕。奥萝拉一定会说他没有好好地哭，因为那只是两行看不见的清泪在毫无预警之下滑下鼻子两侧，周围没人看见、没人摄影，也没人特别讨论。只不过是眼睛里的垫片松开，水流出来而已。他原本希望奥萝拉能一起来参加婚礼，但她要去纳德鲁体育场参加为期两天的手球比赛，而且刚才发短信来说他们赢了第一场比赛。

英格丽德为奥纳整理领带，手搁在他的肩膀上。他把手叠在她的手上，知道两人同时想到他们自己的婚礼。

案子侦结，他写了一份心理分析报告，里面写道他猜测阿诺尔·福尔克斯塔德用来自杀的手枪就是用来杀害古斯托·韩森的手枪，而古斯托和勒内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很有魅力的年轻男子，毫无顾忌地贩卖肉体给各年龄层的男人，而阿诺尔就是会爱上这种类型的人。阿诺尔的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也可能导致他谋杀古斯托，导火线可能是嫉妒或一连串由于严重精神病所产生的妄想事件，尽管这些症状外界可能看不出来。奥纳附上了一份咨询笔记，是阿诺尔在克里波任职时去找他诊疗所留下來的，当时阿诺尔的主诉是幻听。尽管医界早已认为幻听并不是精神分裂症的同义词，奥纳仍倾向于认为阿诺尔的情况确是如此，而写下诊断将代表终结阿诺尔的警探生涯。但最后奥纳没必要递出报告，因为阿诺尔在说出他接近一名未具名同事的行为之后，就辞去了工作。阿诺尔不再去咨询，从此在奥纳眼前消失。但很显然地有几个事件造成了他的病情恶化。其一是他头部受伤，必须住院很长一段时间。许多研究指出即使脑部只是受到轻微冲击，都可能

造成行为改变，例如变得更具侵略性，冲动控制的能力降低。此外他头部受到的重击也跟他加诸被害人的很像。其二是失去勒内·卡尔纳斯。根据目击者指出，阿诺尔几乎是疯狂地爱上勒内，因此他最后会自杀一点也不足为奇，而他也不会留下遗书或任何东西来辩解他所做的事，这对自大狂来说十分正常，因为他们觉得需要被人记住、了解、欣赏、视为天才，而且还要青史留名。

这份心理分析报告正中下怀，米凯表示这是最后一块拼图。

但奥纳认为另一个层面可能对警方最为重要。他利用这份诊断报告来替警方止血，否则问题可能更为棘手且麻烦，那就是为什么这名进行血腥屠杀的凶手竟然是警方自己人？的确，阿诺尔只是前任警察，但这起事件对警察这份工作和警方的内部文化带来什么启示？

如今警方可以不用再辩解，因为心理医生已经诊断说阿诺尔精神失常。一个人精神失常不需要原因。精神失常只是一种自然疾病，会突然发生，事情就是这样。事后你只能继续过日子，不然还能怎么办？

米凯和其他人都是如此解读。

无论如何这起案件总算告一段落。奥纳回去当全职的心理咨询师。但哈根说他希望锅炉间小组可以成为一个永久待命的单位，有点像戴尔塔小队那样。另外犯罪特警队招募卡翠娜成为他们的一分子，她也已经答应。她说她有许多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只能离开风光明媚的卑尔根，搬到这个糜烂的首都。

管风琴手再度开始演奏，奥纳听见踏板发出咯吱声，音符随之响起。新郎新娘步上走道，如今他们已成为新婚夫妻。他们不用左右点头致意，因为来教堂参加婚礼的人很少，一眼就能把所有人尽收眼底。

婚礼结束后的庆祝派对将在施罗德酒馆举行。通常不会有人选在哈利常去的这家酒馆庆祝结婚，但哈利说这是萝凯的主意，不是他

的。

宾客转过头去，目光跟随着萝凯和哈利，穿过无人的长椅，朝门口前进。奥纳心想，欧雷克、萝凯和哈利一起走向六月阳光、走向下半辈子、走向未来。

“哦，史戴。”英格丽德说，从奥纳胸前口袋拉出手帕递给他。

奥萝拉坐在板凳上，聆听欢呼声。她的队友又得分了。

这是今天第二场比赛，他们的球队正朝胜利迈进。她提醒自己发短信给老爸。其实她自己不太在意输赢，妈咪也一定不在意，只有老爸在她每次回报胜利的喜讯时，都表现得好像她是十三岁以下分组的新任世界冠军一样。

上一场比赛埃米莉跟奥萝拉将近打完整场，因此这一场她们几乎都坐在板凳上。奥萝拉已开始数算球场另一侧的看台上有几个观众，数到剩下两排。大部分的观众都是家长，以及参加这次锦标赛的其他球队，但她似乎在其中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

埃米莉推了她一下：“你没在看比赛啊？”

“有啊，我只是……你有没有看见坐在第三排的那个男人？他坐得离其他人有点距离。你见过那个人吗？”

“不知道，太远了。你没想过要去参加婚礼吗？”

“没想过，那是大人的事。我要小便，你要不要一起去？”

“比赛进行到一半啊，万一要我们上场怎么办？”

“接下来轮到夏洛特或是卡金卡，走啦。”

埃米莉只是看着她。她知道埃米莉在想什么：奥萝拉平常不会找人一起去上厕所，她去哪里都不太会找人一起去。

埃米莉犹疑片刻，转头望向球场，看了看站在界线外、双臂交叠的教练，然后摇了摇头。

奥萝拉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忍到球赛结束，况且那时会有一大堆人拥进更衣室和洗手间。

“我去一下就回来。”她低声说，起身朝楼梯小跑步而去。她在门口抬头朝看台望去，找寻那张她觉得熟悉的脸孔，却没看见。她奔下楼梯。

莫娜·甘伦独自站在布洛甘纳斯教堂旁的墓园里。她从奥斯陆开车前来德拉门，花了点时间才找到这座墓园，还得询问墓碑的位置。阳光照在墓碑上，将名字周围的水晶材质照得闪闪发光。安东·米泰。她心想，现在他比生前还发光发亮。他爱过她。她确信安东爱过她。她放了一片薄荷口香糖在嘴里，想起他在国立医院值班完后载她回家时说过的话，然后他们接吻。他说他喜欢莫娜舌头上薄荷的味道。到了第三次车子停在她家门口时，她倾身解开他裤裆的扣子，并在开始前把口中的口香糖拿出来，黏在座椅底下。事后她又吃了一片口香糖，才跟他接吻。因为她口中必须有薄荷的味道，他就是喜欢这个味道。她想念他，却没有权利这样做，这才是最糟糕的地方。莫娜听见后方的碎石径传来嘎扎的脚步声。说不定是她，安东的另一个女人，劳拉。莫娜头也不回地往前走，眨了眨眼，好让泪眼模糊的视线可以清楚一点，专心将步伐踩在碎石径上。

教堂门打开，楚斯却没看见有人出来。

他朝放在副驾驶座上的杂志看了一眼。里头有米凯的专访，还有他和妻子及三个小孩的全家福照片。这位精明又谦逊的警察署长说没有妻子乌拉在背后支持家庭、没有警署的能干同事帮忙，他绝对无法侦破杀警案。此外，杂志里也写道，揭开阿诺尔就是凶手的谜底之后，同时也厘清了另一起命案。弹道报告指出阿诺尔用来自杀的那把敖德萨手枪，就是杀害古斯托·韩森的凶枪。

楚斯想到这里，不禁露齿一笑。妈的才不可能呢。一定是哈利又

使出老把戏，在里头搞鬼了。楚斯不知道哈利是怎么办到的，但无论如何欧雷克从此洗刷嫌疑，不用再担惊受怕。等着瞧吧，日后哈利一定也会把这小子送进警大学院。

好吧，可以接受。楚斯不会去挡他的路。这烧毁的工作干得不错，值得说一声赞。反正楚斯留下这本杂志不是为了哈利、欧雷克或米凯。

而是为了乌拉的照片。

这不过是暂时退步而已，他会把杂志丢掉，也会把乌拉放下。

他想起前天跟他在餐厅碰面的女子。网络约会。当然了，女子完全比不上乌拉和梅根·福克斯，她年纪有点老、臀部有点大、话有点多。但除了这些之外，他还算喜欢她。只不过一个女人在年龄、脸蛋和臀部这几个项目都不及格，又不懂何时该闭嘴，还有什么用处呢？

他不知道，只知道他喜欢她。

或者说，他喜欢她是因为她显然喜欢他。

说不定女子是因为他脸部受过重创而同情他。或其实米凯说得没错：他的脸本来就没什么吸引力，重新排列一下也没什么差别。

又或者他的内在出现了一些改变。究竟是什么改变他也不清楚，只不过有一天他醒来之后觉得焕然一新，想法也不同了。他可以跟周围的人用一种新的方式说话，而且别人似乎也注意到了，他们也用一种新的方式、一种更好的方式来对待他。这使得他有勇气朝这个新方向踏出一小步，尽管他不知道这个方向通往哪里。话虽这样说，但他并不是找到救赎或什么的，这个改变很小，有时他几乎感觉不到。

无论如何，他觉得自己会再打电话给她。

警用频道发出吱喳声。他从口气而非话语听出事态有点严重，跟无聊的交通堵塞、地下室闯空门、家庭事件和酒后闹事不同。发现了

一具尸体。

“看起来像谋杀案吗？”小组长问道。

“我想应该是吧。”这人刻意用简洁冷酷的语调回答，年轻警察通常都喜欢这样说话。倒不是说他们没有老一辈的警察作为榜样。尽管现在哈利已经不干警察了，但他的语录依然广为流传。“她的舌头……我想应该是她的舌头被割了下来，塞在……”这位年轻警察再也无法保持冷酷，声音开始走调。

楚斯觉得一股欣喜之情浮现。他的心脏越跳越快，发出充满生命力的鼓动声响。

听起来这案子令人作呕。六月。她有一双可爱的眼睛。他猜她的衣服底下包着一对大奶。是的，夏天就快到了。

“有地址吗？”

“亚历山大柯兰斯广场二十二号。靠，这里有好多鲨鱼。”

“鲨鱼？”

“对啊，在那些小冲浪板上，这里到处都是那些玩意。”

楚斯将铃木休旅车打入驾驶挡，踩下油门，放开离合器。有些日子他觉得焕然一新，有些则不。

女厕位于走廊尽头。厕所门在背后关上，奥萝拉突然发现这里好安静，上面的吵闹声全都不见了，这里只有她一个人。

她快步走进一个隔间，把门锁上，拉下短裤和内裤，坐到冰冷的马桶坐垫上。

她想起婚礼。其实她挺想去参加的，她从未好好地看过别人结婚，心想不知道有一天自己会不会结婚？她想象自己站在教堂外，一边笑一边闪躲满天的五彩碎纸，身穿白纱，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和一份

自己喜欢的工作，跟一个男孩一起生小孩。她想象那个男孩的模样。

厕所门打开，有人走了进来。

她坐在庭院的秋千上，太阳朝她双眼照来，所以她看不清楚那男孩的模样。她希望他是个很棒的人，想法跟她有点像，也有点像她爸，但别那么蠢。不对，事实上，就跟爸爸一样蠢吧。

那脚步声对女人来说显得有点沉重。

奥萝拉伸手去拿卫生纸，但又缩了回来。她想呼吸，却吸不到空气。没有空气可吸。她觉得喉咙紧缩。

那脚步声对女人来说太沉重了。

脚步声停了下来。

她往下看，在颇大的门缝之间看见一道影子，还有一双鞋子的鞋尖。这双鞋又长又尖，很像牛仔靴。

奥萝拉分不清在她脑袋里响个不停的是结婚钟声还是她自己的心跳声。

哈利踏上台阶，眯着眼，朝灿烂的六月阳光望去。他站在原地，闭上眼睛一会儿，聆听教堂钟声回荡在奥普索乡，感觉这个世界平静又和谐。他知道故事就该这样结束，就该这样平静又和谐地画下句点。

活着不只是呼吸而已，更重要的是存在感。

[挪威] 尤·奈斯博——著 林立仁——译

焦渴

T ø r s t
Jo Nesbø

宛如在斯蒂芬·金和爱伦·坡笔下的场景里挣扎求生，精彩绝伦。

——《亚利桑纳共和报》

他的焦渴就像火，如果不浇熄，就会吞没一切！

北欧悬疑小说大师

尤·奈斯博 带你涉入黑暗与疯狂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CS BOOKY

晴窗天啓

版权信息

书名：焦渴

作者：【挪】尤·奈斯博

译者：林立仁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6-01

ISBN：9787540491055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序章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尾声

序章

他凝视白茫茫的一片空无。

近三年来，他总是重复这相同的动作。

没人看得见他，他也看不见任何人。只有在每次门被打开、有足够多蒸汽从他眼前往外逸出时，他才能瞥见某个裸身男子，随即门又被关上，一切又被白雾吞没。

浴场即将打烊，只剩他孤身一人。

他将身上的毛巾布浴袍裹紧了些，从木质长椅上起身出门，穿过空荡无人的游泳池，走进更衣室。

没有淋浴间滴滴的水声，没有操着土耳其语的交谈声，也没有赤足踏过瓷砖地面时发出的踢踏声。他望着镜中的自己，伸出手指抚摸上次手术留下的疤痕。疤痕依然明显。他花了点时间才适应自己这副新面孔。他的手指往下移动，经过喉咙，掠过胸膛，在一幅刺青的起始处停住。

他打开置物柜上的挂锁，穿上裤子，将外套穿在依然潮湿的浴袍外，系上鞋带。确认周遭确实无人后，他朝另一个置物柜走去。那个置物柜上扣着一个挂锁，挂锁上有一个用蓝漆涂的圆点。他转动挂锁的拨轮圈，直到数字显示0999，才把锁取下，打开柜门。他花了点时间，欣赏柜中躺着的那把硕大又美丽的左轮手枪，接着他握住枪柄，把枪放进外套口袋，然后拿起信封，打开。信封内有一把钥匙、一个地址，还有一些详细数据。

置物柜里还有另外一样东西。

那东西以黑漆涂覆，以铁制成。

他一手高高举起那样东西，对着光线，赞叹精巧细致的铁匠做工。

那东西还需清洁刷洗一番，但一想到可以使用它，他就兴奋不

已。三年了，他在白茫空无中度过了三年之久的虚无时日。如今时候到了，他终于可以再一次饮用生命之井的甘露。

回归的时候到了。

哈利从睡梦中惊醒，凝视着光线暗淡的卧室。又是他，他回来了，他来到了这里。

“亲爱的，又做噩梦了？”他身旁传来温暖又抚慰人心的低语声。

哈利朝她望去，只见她的褐色眼眸正注视着自己，噩梦中的幽灵随即消散无踪。

“我在这里。”萝凯说。

“我也在这里。”哈利说。

“这次梦到了谁？”

“没梦到谁，”他没说实话，轻抚她的面颊，“继续睡吧。”

哈利闭上双眼，等到确定萝凯已闭上眼睛后才又把眼睛睁开，凝视她的脸庞。这次哈利是在树林里见到他的，那是一片荒地，四周缭绕着白茫茫的雾气。那人扬起手，指向哈利。哈利依稀见到那人袒露胸部，露出恶魔般的刺青面孔。雾气越来越浓，那人消失不见了。再度消失不见。

“我也在这里。”哈利·霍勒轻声说。

第一部

她知道这是Tinder配对成功时的熟悉反应……但她心跳加速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刚才那声“叮”不是从她的手机里发出来的。

那声“叮”在她把照片往右滑的瞬间响起。根据Tinder显示，那人距离她不到一公里。

1

星期三晚上

妒火酒吧里没几个客人，即便如此，空气仍令人窒息。

穆罕默德·卡拉克看着站在吧台前一男一女，将葡萄酒倒入他们的杯子里。店里只有四名客人。第三名客人是个男子，独自坐在桌前啜饮啤酒。第四名客人只从雅座里露出一双牛仔靴，手机屏幕偶尔在黑暗中亮起。现在是九月的一个晚上十一点半，基努拉卡区高级酒吧区的酒吧里只有四名客人，这只能以“惨”字来形容，再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有时穆罕默德会扪心自问，为何要辞去市区时髦饭店的吧台经理一职，独自出来闯天下，顶下这家只有劣质客群的衰败酒馆？可能是因为他以为只要抬高价格，就能淘汰原本的客人，换来大家梦寐以求的优质客群，也就是住在附近、生活优渥、无忧无虑的年轻族群；可能是因为他跟女友分手后，需要有个能让自己做到死的事业；可能是因为银行拒绝他的申请之后，放高利贷的达尼亚尔·班克斯看起来比较顺眼；也可能是因为在妒火酒吧里，他可以自己挑选音乐播放，不像那该死的饭店经理耳中只听得见一种声音：收款机发出的铿锵声。甩掉旧客群很简单，后来他们都转移阵地到了三条街外的廉价酒馆，然而吸引新客群却困难得多。也许他该考虑一下整体的经营理念。也许只是放上一台播放土耳其足球赛事的大屏幕电视，并不足以让人认同这是一家“运动酒吧”。也许他该更换音乐，换上比较可靠的流行经典，比如说，为男性客人播放U2乐队和布鲁斯·斯普林斯汀，为女性客人播放酷玩乐队。

“我用Tinder约见面的次数不是很多，”盖尔说，将手中那杯白葡

萄酒放回吧台上，“但我知道外头怪人很多。”

“是吗？”女子说，捂着嘴打了个哈欠。她留着一头金色短发，身材苗条。穆罕默德心想，这女子大约三十五岁，举手投足显得有点焦虑，眼神疲惫，工作太卖力，并且希望借由去健身房获得她从未拥有过的优势。穆罕默德看着盖尔用三根手指捏住杯脚，拿起酒杯，跟女子拿酒杯的姿势一模一样。盖尔用交友软件Tinder约见过无数女子，每次都跟女伴点相同的饮料，无论是威士忌还是绿茶，急于表示他们连喝东西的口味都很契合。

盖尔轻咳一声。女子走进酒馆后已经过去了六分钟，穆罕默德知道盖尔即将采取行动。

“埃莉斯，你本人比你的资料照片还要漂亮。”盖尔说。

“你已经说过了，但还是谢谢你。”

穆罕默德擦拭着酒杯，假装没听见。

“告诉我，埃莉斯，你人生中想要的是什么？”

她露出听天由命的微笑。“一个不会以貌取人的男人。”

“这我非常同意，埃莉斯，内在才是最重要的。”

“刚刚那是玩笑话。我的资料照片比我本人好看，还有，老实说，你也是，盖尔。”

“哈哈，”盖尔笑了笑，望着手中的葡萄酒杯，看起来有点泄气，“我想大部分人都会挑选比本人好看的照片放上去。所以说，你想找男人，想找什么样的男人呢？”

“一个愿意跟三个小孩一起待在家里的男人。”她看了看时间。

“哈哈。”汗水不仅从盖尔的额头上冒出，还从他剃光的脑袋上渗出。再过不久，他身上那件黑色窄版修身衬衫的腋下也会冒出两圈汗渍。他选择穿这件衬衫其实有点怪，因为他的身材既不窄，也不修长。盖尔把玩着手中的酒杯。“你的幽默感真是太合我胃口了，埃莉斯，目前对我来说家里有只狗就够了。你喜欢动物吗？”

穆罕默德心想，天哪，他怎么还不放弃？

“如果我遇见对的人，我的这里……和这里就会感觉得到，”盖尔咧嘴一笑，压低声音，朝自己的胯间指了指，“不过你可能得自己去发现我说得对不对，你说呢，埃莉斯？”

穆罕默德抖了一下。看来盖尔是豁出去了，而他的自尊心将再度受到打击。

埃莉斯把酒杯推到一旁，身体稍向前倾，穆罕默德得拉长耳朵才听得见她在说什么。“盖尔，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当然可以。”盖尔的声音和眼神都跟小狗一样热切。

“待会儿我离开以后，你可以不要再跟我联络吗？”

穆罕默德不得不佩服盖尔竟然还挤得出一抹微笑。“当然可以。”

埃莉斯抽回身子。“盖尔，你看起来不像跟踪狂，但我以前有过一些不好的经历，有个家伙会跟踪我，还威胁到我身边的人。希望你能理解，我只是比较谨慎而已。”

“我理解，”盖尔拿起酒杯，喝完最后一口酒，“我刚刚说过了，外头有很多怪人，但你放心，你很安全，就数据来说，男性遭到谋杀的概率是女性的四倍。”

“谢谢你的葡萄酒，盖尔。”

“如果我们三人之中……”

穆罕默德在盖尔伸手指向他时赶紧望向别处。

“……今天晚上有人会被谋杀，是你的可能性为八分之一。不对，等一等，要除的话……”

埃莉斯站起身来。“希望你能算出来，祝你有个美好人生。”

埃莉斯离开后，盖尔望着她的酒杯呆呆地出神了好一会儿，还随着《修补你的心》（*Fix You*）这首歌的节奏摇头晃脑，仿佛要让穆罕默德和其他目睹刚才那一幕的人知道，这件事已经被他抛在一旁，埃莉斯不过是一首三分钟的流行歌曲，让人听过即忘。接着盖尔起身离去。穆罕默德朝店内望了一圈，那双牛仔靴和那个独自啜饮啤酒的男子也走了。店里只剩他一人。氧气全都回来了。他用手机切换歌单，切换到他自己的歌单，播放坏伙伴乐队（Bad Company）的歌

曲。这个乐队里有自由乐队、喧闹者摩特乐队和深红之王乐队的前成员，绝对不可能坏到哪里去，而且主唱是保罗·罗杰斯（Paul Rodgers），绝对不可能让人失望。穆罕默德调高音量，直到吧台后方的酒杯开始互相碰撞，咯咯作响。

埃莉斯沿着杜福美荷街行走，经过两旁的四层楼住宅。这一带曾是贫穷城市里的贫穷地段，住着蓝领阶级的工人，但如今一平方米开价却毫不逊于伦敦和斯德哥尔摩。奥斯陆的九月，夜晚终于再度变得漆黑，既亮且长的恼人夏日夜晚已然远去，夏天那些歇斯底里又愚蠢疯狂的自我表现也随之远离。九月的奥斯陆终于恢复真实的自己：忧郁、冷淡、高效。奥斯陆露出精实的一面，但其中也隐藏着一些阴暗角落和秘密。显然跟她颇为相似。她加快脚步。天空飘起了毛毛细雨，她曾经的一个约会对象为了表现诗意，说天上下毛毛雨是上帝在打喷嚏。埃莉斯打算删了Tinder，明天就删，真是够了。她受够了那些好色男人，每次跟他们在酒吧碰面，他们打量她的眼神都让她觉得自己就像个妓女。她受够了那些不正常的神经病和跟踪狂，他们像泥淖一样吸走她的时间、精力和安全感。她也受够了那些可悲的窝囊废，让她觉得自己跟他们是同一种人。

有人说网络约会是认识人的新潮方式，大家都在玩，所以再也不用觉得丢脸。但这话所言不实。大家会在工作中、教室里、健身房中、咖啡厅内、飞机上、公交车上、火车上邂逅，或经由朋友介绍而认识。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交友方式，彼此在这些情境下认识会觉得很轻松，没有压力，事后还可以有一些纯真的浪漫幻想，觉得是奇特的命运为彼此牵线。她想拥有这些幻想。埃莉斯决定删掉自己在Tinder上的资料。她以前也动过这个念头，但这次是真的下定了决心，决定今晚就删。

她穿越苏菲恩堡街，拿出钥匙，打开杂货店旁的一扇门，推开，然后踏进黑漆漆的拱道，才踏出一步就立刻止住了脚步。

有两个人。

片刻之后，她的眼睛才适应周遭的阴暗环境，看见对方手中握着的是什麼。两名男子都已脱下裤子，掏出了生殖器。

她猛然后退一步，并未回头，暗自盼望背后没有站着第三个人。

“×，抱歉。”一个年轻的声音说，一边咒骂一边道歉。埃莉斯心想，他们十九二十岁吧，喝得醉醺醺的。

“喂，”另一名少年说，“你尿到我鞋子上了！”

“我被吓到了！”

埃莉斯把外套裹紧了些，从两名少年背后走过，他们再度转身面对墙壁。“这里又不是公共厕所。”她说。

“抱歉，我们尿急，下次不会了。”

盖尔快步穿过史列普格雷街。他得再努力想想才行，两个男人加上一个女人，不可能让女人有八分之一的概率遭到谋杀，其中的计算应该更复杂才对。一切都应该更加复杂才对。

他刚穿过罗姆斯达街，突然感觉到了什么，他转过头去，只见后方五十米有个男子正在行走。他不是很确定，却又觉得该男子就是他先前离开炉火酒吧时看到的那个站在街对面观赏橱窗的人。盖尔加快脚步，朝东走去，往达伦加运动场和巧克力工厂的方向前进。街道上四下无人，只有一辆公交车似乎提早到站了，正在车站等候。盖尔朝后方望了一眼。男子仍在那里，仍和他保持着相同的距离。盖尔向来很害怕深肤色的人，但他无法看清男子的长相。他们继续往前走，逐渐离开中产阶级的白人住宅区，朝较多社会住宅和移民人士的地区前进。盖尔看见了一百米外他家公寓的大门，但当他回头望时，竟看见男子跑了起来。一想到有个来自非洲摩加迪沙的变态索马里人紧追其后，盖尔不由自主地也跟着跑了起来。他已有多年没跑过步了，每踏出一步，脚跟与柏油路面接触时产生的冲击波就传到脑部，令他视线摇晃。他奔到大门前，顺利地把钥匙插进门锁，闪身入内，随即将厚重木门关上。他倚着潮湿的木门，从门上的玻璃小窗望出去，却见街上空无一人。也许那人根本不是什么索马里人。盖尔不由得大笑起来。只因为刚才聊到了谋杀就把自己搞得这么神经兮兮的，真是太扯了。还有，刚才那个埃莉斯是怎么形容跟踪狂的？

盖尔打开自家大门时依旧气喘吁吁。他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发现面向街道那侧的厨房窗户开着，便将窗户关上，走进书房，打开了灯。

他在面前的电脑上按下一个键，二十英寸的显示屏立刻亮了起来。

他在搜索栏里输入色情网站的名称“Pornhub”，然后又输入“法国”，接着查看图示，找到一个至少发型和发色跟埃莉斯相似的女人。公寓墙壁很薄，因此他插上耳机，然后在那图示上点了两下，解

开腰带，把裤子褪到大腿。影片中的女人跟埃莉斯一点也不像，盖尔索性闭上眼睛，只聆听影片中的呻吟声，想象埃莉斯的紧致小嘴、轻蔑眼神、朴素却又性感的上衣。除了这个方式，他不可能拥有她，绝对不可能。

盖尔猛然停下，睁开双眼，放开生殖器，只因感觉到背后有一股冷风吹来，吹得他后颈汗毛直竖。他知道这股冷风是从房门口吹来的，也知道自己确实把门关好了。他抬起手，想摘下耳机，却自知已然太迟。

埃莉斯扣上大门的安全门链，在玄关脱下鞋子，伸手抚摸插在镜子旁边的一张照片。那是她和侄女英薇尔的合照。她也不懂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习惯，只知道这习惯满足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人性需求，就像那些讲述人死后的故事一样。她走进客厅，在舒适的两室小公寓的沙发上躺了下来。至少这房子是属于她的。她查看手机，有一则工作上的短信：明早的会议取消了。她没跟今晚碰面的男子说她是律师，专办强奸案，还有他提到的男性比较容易遭到谋杀的数据其实只对了一半。在和性犯罪有关的命案当中，被害人是女性的概率是男性的四倍。这就是为什么她买下这个公寓后，第一件事就是把门锁换掉，再加装安全门链。挪威很少有人会这么做，她每次操作安全门链时还有点笨手笨脚的。她打开Tinder，看见自己和三名男子配对成功，今晚稍早的时候，她曾将这三名男子的图片拖曳至右侧以表示喜欢。Tinder这一点很棒，不用跟这些男人碰面，却知道他们就在外头某处，而且对自己有意思。她该不该纵容自己最后一次通过讯息调情，最后一次跟最后两名陌生男子来个虚拟性爱，然后再注销自己的账号，永远删除这个应用程序？

不行，要立刻删除才行。

她进入菜单，选取相关选项。系统问她是否真的要删除她的账号？

埃莉斯看着自己的食指，只见它正微微颤抖。天哪，难道她上瘾了不成？难道她对这种想法上瘾：世界上有个男人虽然不认识她也不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却依然想要她，还能够接受真正的她？好吧，至少是想要资料照片上的那个她。她究竟是严重上瘾，还是只有轻微上瘾？也许她只要把Tinder删掉，过过看一个月没有Tinder的日子就知道了。一个月，假如她连一个月都撑不过去，那问题可就大了。颤抖的食指缓缓朝删除键靠近。就算她真的上瘾好了，那到底会有多糟？我们都需要觉得某人属于自己，自己也属于某人。她曾读到过，婴儿如果得不到最基本的肌肤接触，就可能会死掉。她怀疑这种

说法的真实性，但话又说回来，孑然一身地活下去究竟有什么意义？不过是重复地做着吞噬生命的工作，以及出于义务跟朋友来往而已。老实说，她之所以跟朋友来往，只是因为她对孤独的恐惧大过对聆听朋友叨念丈夫、孩子或叨念缺少丈夫、孩子的厌烦。搞不好现在她的真命天子就在Tinder上？所以，好吧，再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吧。屏幕上跳出第一张照片，她拖曳到左方丢弃，表示“我不要你”。第二张照片也被拖到了左方。画面出现第三张照片。

她心下犹疑。她听过一堂课，讲师是个近距离接触过挪威重罪犯的心理医生，他说男人会为了性、金钱和权力杀人，而女人会为了嫉妒和恐惧杀人。

埃莉斯的手指不再往左滑。第三张照片虽然阴暗且有点失焦，但里面那张瘦长的面孔看起来有点眼熟。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因为Tinder会把位置相近的人拉在一起配对。根据系统显示，这男子距离她不到一公里，说不定就跟她在同一条街上。男子选择放一张模糊的照片表示他没仔细看过Tinder的在线交友说明，但这反而加分。照片下方的自我介绍只有一个非常基本的“嘿”字，显然一点也不想突显自己。虽然这种做法激不起他人的想象力，却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他的自信。是的，如果在派对上有个男人走上前来只是跟她说声“嘿”，眼神冷静而镇定，仿佛在说：“我们要不要进一步交往？”她一定会觉得很开心。手指右滑，表示“我对你感到好奇”。

她的iPhone发出欣喜的提示音，告诉她又配对成功了。

盖尔用鼻子使劲地喘气。

他拉上裤子，慢慢转动椅子。

房间里只有电脑屏幕发着光，照亮他背后那人的躯体和双手。他看不见对方的脸，只看见一双苍白的手正握着某样东西朝他走来。那是一条黑色皮带，其中一端结成了一个套环。

那人又踏进一步，盖尔本能地往后退。

“我觉得世界上只有一种动物比你还要恶心，你知道是什么动物吗？”那人在阴暗中低声说，拉了拉那条皮带。

盖尔吞了下口水。

“是狗，”那人说，“就是该死的狗，就是那只你发誓会尽力照顾的狗，结果它却在厨房的地板上拉屎，只因为有人懒得带它出去散

步。”

盖尔咳了一声。“卡里，拜托你……”

“带它出去散步。上床的时候别碰我。”

盖尔接过牵绳。卡里转身离开，砰的一声把门重重关上。

房里只剩他一人坐在阴暗之中，眼睛眨呀眨的。

他算出来了，是“九”。两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起命案，女人成为受害者的概率是九分之一，而不是八分之一。

穆罕默德驾驶着他那辆旧宝马离开市中心，朝谢索斯区驶去，那儿有别墅、峡谷景致和清新的空气。他驾车开上他家那条正在沉睡的静谧街道，却发现辆黑色奥迪R8停在他家车库前。他放慢车速，脑中闪过一个念头，干脆加速撞上去算了。他知道这么做不过是在拖延时间，但话又说回来，他需要的正是拖延时间。然而就算这么做，班克斯还是会找上门来，也许现在正是做个了结的时候。四下里阒黑无声，没有目击者。穆罕默德在人行道旁把车停下，打开置物箱，看着这几天他为了应付眼前这种状况而放在里头的东西。他将那东西放进夹克口袋，深吸一口气，开门下车，朝家门口走去。

奥迪的车门被打开，达尼亚尔·班克斯走下车来。穆罕默德头一次在印度珍珠餐厅和他碰面时就知道，这个巴基斯坦人的名字和他的英国姓氏可能都是假的，就跟他们签订的那纸暧昧契约上的签名一样，但桌上班克斯推过来的那箱现金却如假包换。

车库前方的碎石路在穆罕默德脚下嘎吱作响。

“这房子不错啊，”班克斯说，靠在那辆R8上，双臂交叠，“你的银行不是准备拿它当担保品吗？”

“这是租来的，”穆罕默德说，“而且我只租地下室。”

“这对我来说可是个坏消息。”班克斯说。他比穆罕默德矮得多，但当他站直身子，双臂交叠，鼓起时髦夹克下的肱二头肌时，并不会让人觉得他比较矮。“反正就算一把火把房子烧了对我们也没什么帮助，你也没有保险金可以拿来还债，对不对？”

“对，我想是没有。”

“这对你来说也是个坏消息，因为这表示我得使出更让人痛苦的手段才行，你想知道是什么手段吗？”

“你想先知道我是否有办法还钱吗？”

班克斯摇了摇头，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样东西。“分期款项应该在三天前缴清，我告诉过你准时的重要性。不只是你，我所有的客户都知道这种事是不容许的。我可不能破例。”他扬起手，车库外的灯光照亮了他手上拿着的东西。穆罕默德倒抽一口凉气。

“我知道这不是很有创意，”班克斯说，侧过头看着自己手中的那把钳子，“但它效果很好。”

“可是……”

“你自己选根手指吧，大部分的人会选左手小指。”

穆罕默德觉得怒气上涌，同时感到空气注入肺脏时胸腔的扩张。“我有个更好的提案，班克斯。”

“哦？”

“我知道这不是很有创意，”穆罕默德说，右手伸进夹克口袋拿出那样东西，双手抓着，朝向班克斯，“但它效果很好。”

班克斯惊讶地看着他，缓缓点了点头。

“你说得没错。”班克斯说，接过穆罕默德递来的一沓钞票，拉开橡皮筋。

“这样一来连本带利都有了，”穆罕默德说，“你可以点点看。”

叮。

Tinder配对成功。

当某人将你的照片滑向右侧，而你也已将对方的照片滑向右侧，手机就会发出这种欣喜的提示音。

埃莉斯觉得头晕目眩、心跳加速。

她知道这是Tinder配对成功时的熟悉反应：心脏因亢奋而加速跳动，脑中释放出大量会让人上瘾的愉快的化学物质。但她心跳加速不

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刚才那声“叮”不是从她的手机里发出来的。

那声“叮”在她把照片往右滑的瞬间响起。根据Tinder显示，那人距离她不到一公里。

她看着紧闭的卧室房门，吞了口口水。

那声“叮”一定来自附近的公寓，这附近住着许多单身人士，也就是大量的Tinder潜在使用者。四下归于寂静，就连今晚稍早她出门时楼下正在狂欢的年轻女生也安静无声。只有一个方法能驱逐想象中的怪物，那就是亲自去查看。

埃莉斯从沙发上爬起来，跨出四步，来到卧室门口，暗自踌躇，脑中浮现出许多她经手过的袭击案。

她打起精神，打开房门。

接着，她发现自己站在房门口喘不过气来，因为空气全都凭空消失了，她连一丝也吸不到。

床铺上方的灯亮着，首先映入她眼帘的是从床脚伸出来的一双牛仔靴，接着是牛仔裤和一双交叠的长腿。躺在床上的男子就跟照片上一样，一半隐身在阴暗处，另一半失焦。但他没扣衬衫扣子，袒露着胸膛，胸膛上有张脸的彩绘或刺青。那张脸牢牢地吸引住埃莉斯的目光。那张脸正在发出无声的尖叫，仿佛被紧紧束缚住，亟欲挣脱。埃莉斯也无法发出尖叫。

床上那人坐了起来，手机屏幕的亮光掠过他的脸庞。

“我们又见面了，埃莉斯。”那人低声说道。

她一听见男子的声音便恍然大悟，难怪那张照片看起来很眼熟。但男子的发色有所不同，脸部显然也整过容，缝线留下的疤痕依然清晰可见。

男子抬起手，把一样东西放入口中。

埃莉斯注视着男子，慢慢后退，接着转过身子，把空气吸进肺里。她知道自己必须利用这口气来逃跑，而不是尖叫。大门只有五步之遥，最多六步。她听见床铺发出咯吱一声，但对方起步较慢，只要她能跑进楼梯间，就能放声呼救。她跑进玄关，来到大门前，握住门把往下压再往前推，门却无法顺利打开。

是安全门链。她把门稍微拉上，抓住安全门链，但已花费了太多时间。这简直是一场噩梦。她知道来不及了，感觉有个东西按在她的嘴上，她整个人正被用力往后拽。情急之下，她把手伸出安全门链旁的开口，抓住门板外侧，试图尖叫，但那只散发着尼古丁臭味的大手紧紧地按着她的嘴巴。她被猛然一拉，大门在她眼前关上。那人在她耳边轻声说：“你喜欢我吗？你看起来也没有资料照片上好看呀，宝贝。我们只是需要多了解彼此而已，上……上次我们没有机会这样做。”

这个声音，还有因孤独而造成的口吃。她听过这种说话腔调。她不断地踢腿，试图挣脱，但对方牢牢地架住她。男子把她拖到玄关的镜子前，把头靠在她肩膀上。

“我被判有罪不是你的错，埃莉斯，因为不利于我的证据实在太多了。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这个原因。如果我说这只是巧合，你会相信吗？”男子咧嘴一笑。埃莉斯看向他的口中，只见他的牙齿看起来就像是铁做成的，漆黑且生锈，上下皆有尖锐的利齿，宛如一具捕熊器。

他一开口，那口铁齿就发出细微的咯吱声，难道里面装有弹簧？

这时她猛然想起那起案件的细节和案发现场的照片，立刻明白自己已经危在旦夕。

接着他一口咬了下去。

埃莉斯·黑尔曼森在捂住自己嘴巴的那只大手里奋力尖叫，同时目睹自己的鲜血从脖子上喷了出来。

男子抬起头，看着镜子。只见她的鲜血从他的眉梢和头发上流下，缓缓流到下巴。

“我想这应该可以叫配……配对成功吧，宝贝。”他柔声说，再度张口咬下。

埃莉斯觉得一阵晕眩。男子不再用力架住她，因为已经没有必要了，一股瘫痪般的凉意和一种异样的黑暗已慢慢笼罩她、入侵她。她挣脱出一只手，朝镜子旁的照片伸去，想再摸摸那张照片，但指尖无论如何都碰不到了。

星期四上午

刺眼的午后阳光从客厅窗户射入，照亮了玄关。

卡翠娜·布莱特警监站在镜子前不发一语，陷入沉思，望着插在镜框上的照片。照片中一个女子和一个小女孩互相拥抱着坐在岩石上，两人的头发都湿漉漉的，身上裹着大毛巾，仿佛刚游完泳，踏入沁凉的挪威夏日，便抱在一起互相取暖。但如今却有个东西将两人分隔开来。镜子上有一条深色血痕向下延伸，穿过照片，正好划开两人微笑的脸庞。卡翠娜没有小孩，她以前还会想要小孩，现在已经不想了。她现在是一个焕然一新的单身女强人，对于这个新身份她感到很高兴，难道不是吗？

她听见一声低咳，抬起头，和一人四目相接。那人脸上有疤痕，额头突出，发际线甚高。是楚斯·班森。

“怎么了，警员？”卡翠娜问道，同时看见楚斯的脸沉了下来，只因她刻意叫他“警员”，这让他想起自己在警界服务了十五年却还只是个小警员，而且基于许多原因，他绝对不可能申请成为犯罪特警队的警探，这可多亏他的童年好友、也就是警察署长米凯·贝尔曼把他调过来。

楚斯耸了耸肩。“没什么，你才是案子的负责人。”他冷冷地看着卡翠娜，狗一般的眼神中同时带着服从与敌意。

“你去跟邻居打听，”卡翠娜说，“从楼下开始，特别留意下昨天白天和晚上有没有人听见或看见什么。埃莉斯·黑尔曼森一个人住在这里，所以我们也要知道她平时都跟什么样的男人来往。”

“所以你认为凶手是男人，而且他们已经彼此认识？”这时卡翠娜才看见楚斯旁边站着一个年轻人，那人神情坦率，一头金发，五官英俊。“我叫安德斯·韦勒，今天是我第一次出勤。”他声音高亢，脸上挂着微笑。卡翠娜一望即知他对用魅力征服别人自信满满。他之前在特罗姆瑟市警局的上司所写来的推荐信，俨然是一封爱的声明。但平心而论，他的资历确实证明推荐信所言不虚。两年前，他从警察大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特罗姆瑟市警局担任警探期间也表现良好。

“去打听吧，班森。”卡翠娜说。

她看见楚斯拖着脚步离去，认为那应该是他在对服从年轻女长官的命令表达消极的抗议。

“欢迎加入，”卡翠娜说，朝韦勒伸出了手，“抱歉，我们没在你第一天上任的时候跟你打招呼。”

“死者为大。”这名年轻人说。卡翠娜听出这是哈利·霍勒的名言之一，同时她看到韦勒只是盯着自己伸出的手，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手上还戴着乳胶手套。

“我还没碰过什么恶心的东西。”她说。

他微微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齿。加十分。

“我对乳胶过敏。”他说。

扣二十分。

“跟你说，韦勒，”卡翠娜说，手仍然向前伸着，“这种手套没沾粉，而且过敏原和内毒素都低。既然你要加入犯罪特警队，戴这种手套的机会就会很多，不过我们也可以随时把你转调到金融犯罪组或……”

“最好不要。”他笑道，握了握卡翠娜的手。透过乳胶手套，她感觉到一股暖意。

“我叫卡翠娜·布莱特，是这起命案的项目小组召集人。”

“我认得你，你曾经是哈利·霍勒团队的一员。”

“哈利·霍勒团队？”

“那个锅炉间。”

卡翠娜点点头。她从未想过他们是“哈利·霍勒团队”，他们不过是三个警探临时组成的一伙人，合力缉捕杀害警察的凶手……但这名称也挺恰当的。如今哈利已离职，在警察大学担任讲师，毕尔·侯勒姆在布尔区的克里波刑事调查部担任鉴识员，而她则当上了犯罪特警队的警监。

韦勒的双眼闪闪发亮，嘴角依然带着微笑：“可惜哈利·霍勒已经不是……”

“可惜我们现在没时间聊天，韦勒，我们得侦破这起命案才行。你跟班森一起去吧，多听多学。”

他歪嘴一笑：“你是说班森警员有很多东西可以教我？”

卡翠娜扬起双眉。这小子年轻、自信、天不怕地不怕，这些都是很好的特质，但她只希望他不是另一个想成为哈利·霍勒的人。

楚斯·班森用大拇指按下门铃，听到门内响起铃声，他提醒自己不要再咬指甲了，然后放开门铃。

之前他去找米凯，请米凯把他调到犯罪特警队时，米凯问他原因，他据实以告：他想在食物链里爬得高一点，却又不想花太多力气。换作其他警察署长，早把他轰出去了，但米凯不行，他们俩知道太多彼此的肮脏事了。年轻的时候，他们之间有着类似友情的关系，之后演变成一种共生关系，犹如□鱼和鲨鱼，如今他们的关系是建立在彼此的罪行和共同保密上，这也意味着当楚斯提出调职请求时一点也不需要假装。

但现在，楚斯开始怀疑自己的调职请求是否明智。犯罪特警队的勤务分为两大类：侦查和分析。当他听到队长甘纳·哈根说他可以自行选择做哪类勤务时，他就明白了，没人期待他能担当多少责任。这对楚斯来说倒也无所谓，但他必须承认，当卡翠娜·布莱特警监带他熟悉单位，口中一直称他为“警员”，又特别详细地说明咖啡机该如何使用时，他心里一阵刺痛。

门开了，三个少女站在门口，用吓坏了的表情看着他，显然她们已听说楼上发生了什么事。

“我是警察，”楚斯说，亮出证件，“我有一些问题想问你们，你们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在……”

“……可不可以请教几个问题，请你们提供协助？”一个声音从楚斯背后传来，是那个新来的家伙韦勒。楚斯看到三个少女的惊恐表情迅速退去，整个脸孔都亮了起来。

“当然可以，”开门的少女说，“你们知道是谁……是谁……做的吗？”

“现在我们什么都不能说。”楚斯说。

“但我们可以说的是，”韦勒说，“你们没有必要感到害怕。我想你们应该都还是学生吧，是一起合租这套公寓吗？”

“对。”三人齐声回答，仿佛谁都想当第一个回答的人。

“我们可以进来吗？”韦勒说，微微一笑。楚斯注意到他的笑容跟米凯一样雪白。

三个少女引领他们走进客厅，其中两人很快地收拾好桌上的啤酒罐和玻璃杯，离开了客厅。

“昨晚我们在这里开了个小派对，”开门的少女怯怯地说，“真是太糟糕了。”

楚斯不确定她的意思是说邻居遇害很糟糕，还是命案发生时她们正在开派对很糟糕。

“昨晚十点到午夜，你们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楚斯问道。

少女摇了摇头。

“那埃尔斯……”

“埃莉斯。”韦勒一边纠正道，一边拿出笔记本和笔。楚斯突然想到自己也应该做点笔记。

楚斯清了清喉咙。“你们这个邻居有男朋友吗？或是经常跟什么人在一起？”

“我不知道。”少女说。

“谢谢，那没事了。”楚斯说，转身就要朝门口走去。这时另外两个少女正好回到客厅。

“我们也想听听你们怎么说，”韦勒说，“你们的朋友说她昨天什么都没听到，也不知道埃莉斯·黑尔曼森平常或最近经常跟谁来往，请问你们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两个少女面面相觑了一会儿，才又看向韦勒，同时摇了摇头，头上的金发随之飘动。楚斯发现三个少女的注意力都放在年轻的警探身上，对此他并不在意，因为他受过很多“被忽视”的训练，早已习惯胸口那一丁点的痛楚，就像那次在曼格鲁区的高中，乌拉终于正眼看他，却只是问他是否知道米凯在哪里。这是手机问世之前的事了，当时楚斯还没法给米凯发短信。有一次楚斯干脆回答乌拉说，想找米凯可能有点困难，因为他跟一个女性友人去露营了。露营之事虽是事实，但楚斯这样回答只是想看到她在承受着和自己同样的痛苦。

“你们最后一次碰见埃莉斯是什么时候？”韦勒问说。

三个少女又面面相觑。“我们没有碰见她，可是……”

其中一个少女突然咯咯地笑了起来，却立刻发现自己的举止十分不恰当，便用手捂住了嘴巴。开门的少女清了清喉咙：“恩里克今天早上打电话过来，说他跟阿尔法昨天回家的时候在楼下的拱道里小便。”

“他们就真的……很蠢而已。”高个子少女说。

“他们只是有点喝醉了。”第三名少女说，又咯咯地笑了起来。

开门的少女瞪了另外两人一眼，意思是要她们正经一点。“反正呢，他们站在楼下的时候，刚好有个小姐经过，所以才打电话来跟我们道歉，怕他们的行为会让我们难堪。”

“这样做很体贴，”韦勒说，“那他们认为那位小姐是……”

“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们在网上读到说有个‘三十多岁的女子’遇害，又看到了我们这栋公寓的照片，就用谷歌搜索了在线新闻的被害人照片。”

楚斯发出呼噜的一声，他最痛恨记者了，妈的，每一个都跟食腐动物没什么两样。他走到窗前，低头朝街上望去，便看见封锁线外围着一群记者，面前伸出一个个摄影器材长镜头，仿佛秃鹰的喙，希望在尸体运出时捕捉到画面。现场待命的救护车旁站着一个男子，头上戴着织有绿、黄、红三色条纹的牙买加毛线帽，在和身穿白制服的同事说话，正是刑事鉴识单位的毕尔·侯勒姆。只见侯勒姆朝同事点了点头，随即又走进公寓，走路的姿势有点弓身驼背，仿佛是肚子痛。楚斯心想，该不会跟最近的八卦有关吧？听说这个有着死鱼眼、大圆脸的土包子，最近被卡翠娜给甩了。很好，还有其他人会尝到被撕成碎片的痛苦。韦勒的高亢嗓音在楚斯背后响起：“所以他们一个叫恩里克，一个叫……”

“不是啦不是啦！”三个少女笑道，“一个叫亨里克，一个叫阿尔夫。”

楚斯和韦勒对视了下，朝门口点了点头。

“非常感谢，这样就可以了。”韦勒说，“对了，还是跟你们要一下电话吧。”

三个少女望着他，神情中混杂着惊惧和喜悦。

“我是说亨里克和阿尔夫的电话。”他歪嘴一笑，补充道。

卡翠娜站在卧室里，就站在一名蹲在床边的女刑事鉴识员后方。埃莉斯平躺在被子上，但从上衣的血迹分布来看，鲜血喷出时她是站着的，有可能是站在玄关的镜子前方，因为玄关的地毯吸饱了血，甚至粘在底下的拼花地板上。玄关和卧室之间血迹甚少，这表明她的心跳可能是在玄关停止的。女鉴识员根据尸体温度和尸僵程度推断出死亡时间是在昨天晚上十一点到今天凌晨一点之间，死因可能是脖子侧边的颈动脉处，即左肩上方的位置，遭到一个或多个利器刺穿，导致失血过多而死。

此外，死者的裤子和内裤被拉到了脚踝。

“我采集了她指甲底下的样本，也剪下了她的指甲，但从肉眼来看，我没看见有皮屑残留。”女鉴识员说。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进行现场鉴识工作的？”卡翠娜问道。

“毕尔叫我们开始的时候，”女鉴识员答道，“他的口气好客气。”

“是吗？死者还有其他地方受伤吗？”

“她左下臂的地方有擦伤，右手中指插了一小根木屑。”

“有没有性侵的迹象？”

“生殖器官没有明显的暴力侵入痕迹，但是这里……”女鉴识员拿起放大镜对着尸体腹部，卡翠娜凑到放大镜前，看见一条发亮的细线。“有可能是唾液，可能是她自己的，也可能是别人的，不过看起来更像是前列腺液或精液。”

“希望真是这样。”卡翠娜说。

“希望她遭到性侵？”毕尔·侯勒姆走进卧室，站在卡翠娜背后。

“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证据都显示性侵发生在她死亡以后，”卡翠娜头也不回地说，“所以那时她已经没有知觉了。我倒是很希望能发现一点精液。”

“我只是开个玩笑。”侯勒姆用亲切的托腾方言低声说。

卡翠娜闭上眼睛。侯勒姆当然知道精液是这类命案的“终极破案神器”，他当然也只是在开玩笑，主要是为了缓和他们之间令人受伤的尴尬气氛。自从三个月前她搬离他的住处，这种尴尬就一直存在。她也想缓和这种气氛，只是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

女鉴识员抬头看向他们。“我这边结束了。”她说，调整了一下头上的穆斯林头巾。

“救护车已经来了，我会请我们的人把尸体抬下去，”侯勒姆说，“扎赫拉，谢谢你的帮忙。”

女鉴识员点点头，快步离去，仿佛察觉到了现场的紧绷气氛。

“怎么样？”卡翠娜说，逼自己朝侯勒姆看去，也逼自己忽视侯勒姆的严肃眼神，那眼神中的悲伤多过于哀求。

“其实没有太多可以说的。”侯勒姆说，抓了抓从毛线帽底下冒出来的茂盛红色络腮胡。

卡翠娜等待侯勒姆往下说，希望他们在谈的仍是关于命案的事。

“她好像不太打扫卫生。我们在屋子里找到很多人的头发，大部分都是男性的，而且那些头发看起来不太可能都是昨天晚上掉的。”

“她是个律师，”卡翠娜说，“又是个单身女子，工作压力很大，所以可能不会像你似的把打扫卫生放在优先位置。”

侯勒姆微微一笑，没有回答。卡翠娜发现他经常带给她的罪恶感正在胸口隐隐作痛。其实关于打扫的事他们从未争吵过，侯勒姆的打扫动作总是很快，总是默默地去扫楼梯、把待洗衣物放进洗衣机、清洗浴缸、晒棉被，从不出声指责或出言讨论。对待其他事情他也是这个态度。他们同居的那一整年，两人连争执都不曾有过，他总是设法先行脱离可能会导致争执的状况。每当她让他感到失望，或只是懒得去管某些事时，他总是在一旁小心呵护、奉献牺牲、任劳任怨，像个令人厌烦的机器人，把她捧得高高的加以膜拜，让她觉得自己像个脑袋空空的公主。

“你怎么知道那些是男性的头发？”她叹了口气道。

“她这样一个单身女子，工作压力又很大……”侯勒姆说，并未看她。

卡翠娜交叠双臂：“你想说什么，毕尔？”

“什么？”侯勒姆苍白的脸颊微微泛红，眼睛比平常还突出了些。

“你是说我是个随便的人吗？好吧，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的话，我——”

“不是！”侯勒姆扬起双手，仿佛要自我防卫，“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开了一个烂玩笑而已。”

卡翠娜知道自己应该怜悯侯勒姆才对，她也确实有点这种心情，但还不到会想上前给他个拥抱的程度。这种怜悯之情其实比较像是嘲笑，而这种嘲笑让她想要赏他一巴掌，羞辱他。这就是为什么她会离开，因为她不想看到像侯勒姆这样一个完美的老好人受到羞辱。卡翠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所以呢，是男人的？”

“那些头发大部分都是短发，”侯勒姆说，“得等分析报告出来后才能确定，不过那么多DNA应该够让国家鉴识中心忙上一阵子了。”

“好吧，”卡翠娜说，转头看向尸体，“知道凶手是用什么凶器刺死她的吗？或者说应该砍死她？因为有数个穿刺伤聚集在一起。”

“不太容易看出来，但伤口呈现出一种排列模式，”侯勒姆说，“应该说两种排列模式。”

“哦？”

侯勒姆走到尸体旁边，指着埃莉斯的颈部，就在她那头金色短发下方的位置。“你能看出来这些伤口形成了两个重叠的椭圆形吗，一个在这里，一个在这里？”

卡翠娜侧过头：“听你这么一说……”

“这很像咬痕。”

“哦，×！”卡翠娜脱口而出，“难道是动物干的？”

“天知道。不过你可以想象一下，上下两排牙齿咬合后，皮肤皱褶处被拉开又压在一起，就会产生这种痕迹……”侯勒姆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半透明的纸袋，卡翠娜立刻认出那是他今天带出门的午餐包装

纸。“看来它跟我这个托腾人的咬痕还挺像的呢。”

“但人类的牙齿不可能在她脖子上造成这种伤口。”

“这我同意，但那个排列模式属于人类的牙齿。”

卡翠娜舔了舔嘴唇：“有些人会刻意去把牙齿磨尖。”

“如果是人类的牙齿，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伤口周围找到唾液，但无论如何，如果凶手咬她的时候是站在玄关地毯上的，那么这个咬痕显示凶手是站在她背后，而且比她还高。”

“鉴识员没在她的指甲底下发现皮屑，这表示凶手应该是紧紧架住了她，”卡翠娜说，“所以凶手是个强壮的男性，中等以上身高，牙齿长得像掠食性动物。”

两人静静地站着，看着尸体。卡翠娜心想，他们就像画廊里的一对小情侣，正在思索该发表什么高见才能让对方崇拜。唯一不同的是，侯勒姆从不会想要做些什么事来让别人崇拜，但是她会。

卡翠娜听见走廊里传来脚步声。“任何人都不准进来！”她喊道。

“只是要跟你汇报，现在只有两户人家有人，而且他们都没看见或听见什么，”韦勒高亢的嗓音传了进来，“但我刚才问过昨晚在埃莉斯·黑尔曼森回家时碰见她的两个小伙子，他们说她是一个人回来的。”

“那两个小伙子是……”

“他们都没有前科，而且有出租车收据可以证明他们是在昨晚十一点半过后不久离开这里的。那两个人说他们在楼下拱道小便的时候，她刚好走进来撞见他们。我要不要带他们去局里问话？”

“凶手应该不是他们，但还是带回去问话吧。”

“好。”

韦勒的脚步渐行渐远。

“她一个人回家，现场却没有强行入侵的迹象，”侯勒姆说，“你会不会是她自己让凶手进来的？”

“除非她跟凶手很熟。”

“难道他们不认识？”

“埃莉斯是个律师，她很清楚事情的风险所在，而且大门上的安全门链看起来还很新，所以我认为她是个很小心的年轻女子。”卡翠娜在尸体旁蹲下，看着埃莉斯中指上插着的小木屑和下臂上的刮痕。

“她是个律师，”侯勒姆说，“哪里的律师？”

“何伦森&希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报警的就是事务所的人，因为她今天没出席听证会，手机又没人接，而律师遭人攻击还挺常见的。”

“所以你认为……”

“没有，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不认为她会随便让人进来，但是……”卡翠娜蹙起眉头，“你觉不觉得这根白色木屑看起来带有一点粉红色？”

侯勒姆弯下腰去：“的确是白色。”

“是带有一点粉红色的白色，”卡翠娜说，站起身来，“你跟我来。”

他们走进玄关，卡翠娜打开大门，指着有点裂开的门板外侧。“带有一点粉红色的白色。”

“你说了算。”侯勒姆说。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她不可置信地说。

“研究显示女人比男人更能分辨出色彩的细微变化。”

“那这个你总看得见吧？”卡翠娜问道，拿起挂在门板内侧的安全门链。

侯勒姆靠得近了些，他的气味让卡翠娜心头一惊。也许她只是因为这突如其来的靠近而感到不舒服而已。

“被刮下来的皮肤组织。”侯勒姆说。

“她的下臂也有刮伤，这样你明白了吧？”

侯勒姆缓缓点头：“她被安全门链刮到了，这表示当时门链是扣上的，同时也意味着案发当时她并不是被凶手推进门内，而是挣扎着想要逃到门外。”

“挪威很少有人在用安全门链，我们都仰赖门锁，这是普遍的习惯。如果是她让凶手进来的，如果这个强壮男性是她熟识的人……”

“……她就不会在开门让对方进来后还要匆匆忙忙扣上门链，因为她会觉得安全。所以说……”

“所以说，”卡翠娜接口道，“她回到家的时候，凶手已经在家里了。”

“她却毫不知情。”侯勒姆说。

“这就是为什么她会把安全门链扣上，因为她认为危险在外面。”卡翠娜心头一颤。这就是所谓的“惊惧之喜”，当侦查命案的警探突然看见或明白案情，心中就会出现这种感觉。

“哈利看到现在的你一定会很高兴。”侯勒姆大笑着说。

“什么？”

“你脸红了。”

我真是糟糕透顶，卡翠娜心想。

3

星期四下午

记者会召开时，卡翠娜觉得自己心不在焉。他们在记者会上简短地说明了被害人的身份、年龄、发现地点和时间，透露的消息仅此而已。命案发生后的第一场记者会通常都必须说得越少越好，并以现代的民主公开为借口，草草走个过场。

她旁边坐着的是犯罪特警队队长甘纳·哈根。哈根念出他们一起拟定的简短讲稿时，镁光灯纷纷映照在他的地中海秃头上，使他的头顶闪闪发光。卡翠娜很高兴此次负责发言的人是哈根，倒不是因为不喜欢成为关注的焦点，而是可以稍晚一点。这是她头一次主导命案的调查，先让哈根负责跟媒体周旋感觉会比较保险，她也可以借此机会

向资深长官学习说话技巧、肢体语言和语气声调，说的虽然没什么实质内容，却又要让社会大众认为一切都在警方的掌控之中。

她坐在原位，看着聚集在四楼假释厅的三十几名记者，他们就站在后方墙壁底下，墙上挂着一幅大型画作，覆满整面墙壁，画中有许多赤裸的人在游泳，大部分是清瘦的年轻男孩。那幅画描绘的是一个纯真美丽的年代，不像现在信息爆炸，一切都被颠倒扭曲。至于她自己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她觉得那个画家应该有恋童癖。

哈根正在回答记者的问题，像诵经一样不断地重复着相同的答案：“目前以我们的立场来说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像这样一句简单的回答可以换一种口气，避免听起来太过傲慢或轻浮，比如说：“现阶段我们无法评论这个问题。”或是换个更亲切一点的说法：“我们可能要稍后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卡翠娜听见记者们奋笔疾书和敲打键盘，记下哈根的回答，但他们的问题本身所包含的细节还更多：“尸体受损严重吗？”“有没有性侵犯的迹象？”“目前有嫌犯了吗？如果有的话，是不是跟她亲近的人？”这类假设性的问题隐含了太多不堪的暗示，其实只会得到“无可奉告”的回答而已。

卡翠娜看见假释厅后方门口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人一眼戴着黑眼罩，身上穿着警察署长的制服。她知道他那身制服总是熨烫得很妥帖，挂在办公室的柜子里。是米凯·贝尔曼。他并未走进厅内，只是站在门口观察。她注意到哈根也看见米凯了，在年轻许多的警察署长的视线下，他还刻意把腰杆挺直了些。

“记者会到此先告一段落。”公关主管说。

卡翠娜看见米凯对她示意，表示想跟她说几句话。

“下次记者会什么时候举行？”《世界之路报》跑犯罪线的记者莫娜·达亚问道。

“我们会再……”

“等到我们掌握新证据的时候。”哈根打断了公关主管的话。

卡翠娜注意到哈根用的是等到，而不是如果。这类措辞的细微差别十分重要，因为这表示人民公仆正孜孜不倦地工作，正义之轮正在转动，凶手迟早都会落网。

“有什么新发现吗？”米凯问道，他和卡翠娜大步穿过警察总署的中庭。过去米凯那张有如少女般的俊美脸庞，在长睫毛、稍微过长的整齐头发、古铜肤色和独特白斑的衬托下，给人一种矫揉造作的感觉，也可以说是弱点。但如今他戴上眼罩，看起来颇为戏剧化，却正好出现相反的效果。眼罩暗示着力量，意味着这个男人即使失去一只眼睛也不会放弃。

“鉴识人员在咬痕里发现一样东西。”卡翠娜说，跟随米凯穿过前台前方的气密门。

“唾液？”

“是铁锈。”

“铁锈？”

“对。”

“什么东西的铁锈？”米凯按下面前的电梯按钮。

“目前仍不清楚。”卡翠娜说，在米凯身后停下脚步。

“现在还不知道凶手是怎么进入公寓的？”

“是的，大门门锁几乎不可能撬开，大门和窗户也没有强行入侵的迹象。虽然有可能是她自己让凶手进门的，但我们不这样认为。”

“说不定凶手有钥匙。”

“住宅协会采用的门锁设计是同一把钥匙既可以打开公寓大门也可以打开家门，而根据协会的钥匙记录，只有一把钥匙可以打开埃莉斯·黑尔曼森家的门，也就是她手上的那一把。有两个少年在她回家的时候正好碰见她，班森和韦勒找他们问过话了，他们都很确定是自己用钥匙开门进去的，而不是用对讲机叫已经在她家的人帮她开门。”

“原来如此，但凶手也可以自己去配一把钥匙吧？”

“但这样一来，凶手就必须先拿到原始的那把钥匙，再去找一个锁匠，而这个锁匠必须有能力配出同款钥匙，又要没良心到不要求客人出示住宅协会的书面许可，所以这个可能性也不是很高。”

“了解。好吧，其实我想跟你谈的不是这件事……”两人面前的电梯门打开了，正要跨出电梯的两名警察一看见警察署长立刻收起笑容。

“我想跟你谈的是楚斯的事，”米凯说，很有绅士风度地让卡翠娜先进电梯，“我是说班森。”

“什么事？”卡翠娜说，闻到一丝须后水的气味。她一直以为现在的男人都已经抛弃湿式刮胡法和刮完胡子后再拍须后水的动作了。侯勒姆用的是电动刮胡刀，而且懒得使用香氛须后水。至于她认识的其他男人，自从……呃，有几次她宁愿对方使用浓重的香水来遮盖他们自然的体味。

“他适应得怎么样？”

“你是说班森？很好啊。”

两人并肩而立，面对电梯门。在接下来的静默中，卡翠娜的余光瞄到米凯歪嘴一笑。

“很好？”片刻之后米凯说。

“我交代的事他都会去执行。”

“我想你交代的事应该都不会太吃力吧？”

卡翠娜耸了耸肩。“他没有警探背景，却被分派到全挪威除了克里波之外规模最大的犯罪调查单位，容我这样说，这表示他没有机会坐上驾驶座。”

米凯点点头，揉了揉下巴。“我只是想知道他有没有服从命令，以及有没有……乖乖遵守规定。”

“据我所知他有，”电梯慢了下来，“不过你指的是什么规定？”

“我只是希望你稍微留意他一下而已，楚斯·班森过得有点辛苦。”

“你是指上次爆炸事件他受伤的事？”

“我是指他的人生，他有一点……这该怎么说？”

“人生一团糟？”

米凯干笑几声，朝打开的电梯门说：“你的楼层到了，布莱特。”

米凯望着卡翠娜婀娜的背影穿过走廊，朝犯罪特警队的办公室走去，并在电梯门关上之前让自己的想象力自由驰骋。接着他把注意力重新放在那个问题上。其实那应该不叫问题，而叫机会，尽管它是个进退两难的处境。他接到了来自首相办公室不确定且十分不正式的探询。据说内阁即将大换血，而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司法大臣一职的任命。对方前来探听米凯是否愿意接受司法大臣的提名，尽管目前这只是个假设性的问题而已。起初米凯觉得受宠若惊，后来仔细想想其实也不无道理。他担任警察署长期间，不仅侦破了国际知名的“警察杀手”一案，还在办案过程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并因此成为国内外知名的英雄。一个年仅四十、口条清晰的警察署长，受过法律训练，已替挪威首都侦破多起命案和毒品案，成功打击了犯罪，如果要让他担当更重大的责任，现在岂不正是时候？而他俊美的脸蛋是否会为党带来负面影响？恐怕只会吸引不少女性向他们的党靠拢而已。于是他用假设性的答案来回答这个假设性的问题，也就是他愿意接受提名。

米凯在顶楼，也就是七楼下了电梯，经过一排历任警察署长的照片。

然而在高层做出决定之前，米凯必须小心不让自己的资历蒙尘，比方说，楚斯可能会干出什么蠢事连累到他。想到报纸上登出斗大的头版标题“警察署长包庇堕落警察兼友人”，他就忍不住打冷战。那天楚斯走进他的办公室，双脚一抬搁在他的办公桌上，单刀直入地说如果自己被开除，唯一能让他稍感宽慰的就是可以把跟他一样干尽脏事的警察署长一起拉下去当垫背。因此对于楚斯调任犯罪特警队的要求，米凯很快就做出了决定。此外，刚才卡翠娜已确认不会让楚斯扛太多责任，所以他最近应该没什么机会捅娄子，这让米凯觉得安心了些。

莉娜一看到米凯走进外间办公室就说：“你的漂亮老婆坐在那边等你。”四年前，米凯被任命为警察署长时，莉娜就已经六十多岁了，当时她对米凯说的第一件事是她不想当他的特助，尽管现在都时兴用这个职称，她还是想当个秘书。

乌拉坐在窗边的沙发上。莉娜说得没错，他老婆的确很漂亮。乌拉是个活泼且敏感的女人，即使已经生了三个小孩也还是如此。但更重要的是，她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他，明白他的事业需要培养、支持和施展空间，而且懂得他在私生活方面偶尔犯错只是人之常情，毕竟他的职务必须承受高强度的压力。

另外，乌拉有一种纯真无染的个性，什么事都会写在脸上，而现在米凯在她脸上读到的是绝望。米凯脑中首先闪过的念头是孩子出事了，正要开口询问，却看见她脸上隐隐还有一丝怨恨，于是他明白她“又”发现了什么事。可恶。

“亲爱的，你看起来好严肃，”米凯镇定地说，朝柜子走去，一边解开制服外套的纽扣，“孩子出了什么事吗？”

乌拉摇摇头。米凯假装松了口气。“我不是不高兴见到你，只不过每次你突然出现在办公室，我都会有点担心，”他将外套挂进柜子里，在她对面的扶手椅上坐下，“怎么啦？”

“你又去跟她碰面了。”乌拉说。米凯听得出这句话她练习过很多遍，练习要怎么把话说出口而不会哭出来，但现在她的水蓝色眼眸中已然噙着泪水。

米凯摇了摇头。

“你不要否认，”乌拉呜咽地说，“我看过你的手机，光这个星期你就给她打过三次电话。米凯，你明明答应过我的……”

“乌拉，”米凯倾身向前，越过桌面去握她的手，但她把手抽回去，“我打给她是因为我需要她的建议。伊莎贝尔·斯科延现在在一家专门进行政治游说的公司当公关顾问，她很熟悉权力的运作，因为她自己也曾深入其中，况且她又了解我的状况。”

“了解？”乌拉整张脸都扭曲了。

“如果我……如果我们要去做这件事，我就需要动用所有资源增加优势，这样才能超越其他想争取这个位子的人。内阁成员，乌拉，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

“就连我们的家庭也比不上？”乌拉抽抽噎噎地说。

“你很清楚我绝对不会让我们的家庭失望……”

“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她哭喊着说，“你已经……”

“……而且我希望你不要想太多，乌拉。我跟那个女人讲电话纯粹是为了公事，你又何必吃飞醋呢？”

“那个女人只当过短短一阵子的政务官员，她能够给你什么建

议？”

“比如说要在政坛生存，什么事不可以做，这就很重要。他们雇用她就是要买她的经验，例如你不可以背叛自己的理念、身边的战友和责任及义务。还有，如果你犯了错，一定要道歉，然后下次把事情做对。犯错是可以的，背叛是不可以的，我不想做出背叛的事，乌拉。”他又握住她的手，这次她的手没有闪躲。“我知道经过那些事，我没有立场跟你要求太多，但如果我要去争取这个位子，就需要你的信任和支持。你得相信我才行。”

“我要怎么……”

“来，”米凯站起身来，依然拉着乌拉的手，牵着她走到窗边，让她面对市区街景，然后站到她背后，双手放在她的肩膀上。警察总署坐落于山丘顶端，可以俯瞰沐浴在阳光中的半个奥斯陆。“乌拉，你想不想帮助我做出改变？你想不想帮助我替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邻居、我们这座城市还有我们这个国家，创造出个更安全的未来？”

他感觉得到他的话对她产生了影响。天哪，就连他自己也受到了感染，他对自己这番话感动莫名，即便这些话不过是从他打算对媒体发表的感言中直接撷取出来的。在他接到任命并接受之前的几小时，报社、电视台、电台的记者一定会纷纷打电话来请他发表感言。

记者会结束后，楚斯和韦勒走进中庭，被一个矮小的女子拦住了。

“我是《世界之路报》的莫娜·达亚，我以前见过你，”她的视线随即离开楚斯转向另一个人，“但你应该是犯罪特警队的新成员吧？”

“是的。”韦勒说。楚斯在一旁观察莫娜：她长着一张相当有魅力的脸蛋，身上可能有萨米人的血统，但他从未搞清楚她究竟有着怎样的身材。她经常穿着色彩鲜艳的宽松服装，这让她看起来比较像是个老派的歌剧评论家，而不是个强悍的犯罪线记者。虽然她看起来不过三十来岁，但楚斯总觉得她好像已经存在了好久好久，那么坚强、执着、强健，没什么能轻易动摇她。而且她连身上的气味都像男人，据说她会用欧仕派须后水。

“你们在记者会上透露的消息很有限。”莫娜微笑道，那是当记者有所求时会露出的微笑，只不过这次她要的似乎不只是消息。她的目光紧紧盯着韦勒。

“我只能说我们没有更多消息可以透露。”韦勒说，回以微笑。

“我会引用你说的话，”莫娜说，一边做笔记，“你叫什么名字？”

“你要引用我说的什么话？”

“就是除了哈根和布莱特在记者会上公布的信息外，警方现在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楚斯看见韦勒眼中闪现惶恐之色。“对不对，我没有那个意思……我……请你别这样写。”

莫娜继续一边做笔记，一边答道：“我已经自我介绍说我是记者了，很显然我是为采访而来。”

韦勒向楚斯投以求救的眼神，但楚斯不发一语。这小子那天把那几个女学生迷得团团转，现在嚣张不起来了吧。

韦勒局促不安，压低嗓音。“那我拒绝让你引用我说的话。”

“了解，”莫娜说，“那我也会引用你说的这句话，证明警方想钳制媒体的言论。”

“我……不是……那个……”韦勒怒火中烧，双颊泛红。楚斯在一旁极力忍笑。

“放轻松，只是开玩笑啦。”莫娜说。

韦勒瞪着莫娜看了一会儿，才又开始呼吸。

“欢迎加入这场游戏，我们虽然玩得凶悍但一定玩得公平，如果可以的话，还会互相帮助，你说是不是啊，班森？”

楚斯发出呼噜声作为回答，让他们自行解读这声音的意思。

莫娜翻动着笔记本。“我不会再问你是否已经掌握嫌犯的情况，你的上司会处理这个消息，我只想请教你调查方面的一般性问题。”

“尽管问吧。”韦勒微笑道，看来他已经恢复正常。

“这类命案的调查工作通常不是会锁定前任伴侣或情人吗？”

韦勒正要答话，楚斯将手搭在他肩膀上，插口说：“警探不愿说

明是否锁定了嫌犯，但有来自警方的线人告诉《世界之路报》，调查工作集中在前任伴侣和情人身上。”

“该死，”莫娜说，手上记着笔记，“班森，我都不知道你这么聪明。”

“我也不知道你竟然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哦，你知道的，每个警察都有名声流传在外，犯罪特警队的规模又不是特别大，大到让我跟不上更新的速度。不过呢，我对你一无所知，你是新来的。”

韦勒怯怯地笑了笑。

“看来你决定保持沉默，但起码可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吧？”

“安德斯·韦勒。”

“这上面有我的联络方式，韦勒。”莫娜递给他一张名片，稍一迟疑后也递了一张给楚斯。“我刚刚说过，互相帮助是传统，你们给的情报只要够好，我们付的钱也会够高。”

“你们不会真的付钱给警察吧？”韦勒说，把名片放进牛仔裤口袋。

“为什么不付？”莫娜说，目光和楚斯飞快地相触了一下，“情报就是情报啊，你只要有情报可以提供，欢迎打电话来，也可以去奋进健身房找我，我几乎每天晚上九点左右都会在那里，我们可以一起飙汗……”

“我比较喜欢户外运动。”韦勒说。

莫娜点了点头。“带狗去跑步，你看起来像养狗的人，我喜欢。”

“为什么？”

“因为我对猫过敏。好了，二位，本着合作精神，我保证只要发现任何有利破案的线索一定会通知你们。”

“谢了。”楚斯说。

“不过你总要给我个电话，我才能打给你吧。”莫娜牢牢地盯着韦

勒。

“当然。”

“我记下来。”

韦勒念出一组号码，莫娜猛然抬头。“这是警察总署的前台电话。”

“我就在这里工作啊，”韦勒说，“还有，我养的是猫。”

莫娜合上笔记本。“我们保持联络吧。”

楚斯看着莫娜踏着有如企鹅般摇摆的脚步朝大门走去。警署大门是一扇怪异的沉重金属门，上头有个明显的监视口。

“三分钟后开会。”韦勒说。

楚斯看了看表，下午要开项目调查小组会议。如果不发生命案的话，犯罪特警队是个很棒的单位。命案最讨人厌了，会带来漫长的工期，必须写报告，还有开不完的会，而且每个人都被搞得压力超大。但至少他们加班的时候，餐厅会提供免费餐点。楚斯叹了口气，转身正要朝气密门的方向走去，却僵在原地。

她就在前方。

乌拉。

她正要走出警署，目光从他身上扫过，仿佛没看见他似的。她有时会如此，可能因为米凯不在场，只有他们两人见面会有点尴尬。事实上他们就算在年轻的时候也会避免两人单独碰面。楚斯之所以避开，是因为只要单独和乌拉在一起，他就会开始冒汗，一颗心怦怦乱跳，事后还会折磨自己，不断思索自己为什么要说那些蠢话，怎么不说些聪明的话或肺腑之言？至于乌拉之所以避开，呃，可能是因为楚斯会开始冒汗，一颗心怦怦乱跳，不是默不作声，就是尽说些蠢话。

尽管如此，楚斯还是差点在中庭喊出她的名字。

但她已走到大门前，再过片刻，她就会走出警署，阳光会亲吻她那头柔顺的金发。

因此他只是在心中默默呼唤她的名字。

乌拉。

4

星期四下午

八名警探、四名分析员、一个鉴识专家，这些人都听她差遣，而且个个都用老鹰般的锐利眼神看着她，盯着这位新上任的项目小组女召集人。卡翠娜知道会议室里最怀疑她的是女同事。她总是猜想自己是不是根本不同于其他女人，她们的睾酮是男同事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而她则是将近百分之二十五。虽然这没让她长成毛茸茸的肌肉女汉子，或有着阴茎大小的阴蒂，但就她记忆所及，这让她的性渴望远高于其他女性友人自己承认的，或者就像以前侯勒姆说的，她有着“怒火般的情欲”。当她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就会离开工作岗位，开车去布尔区找侯勒姆，好让他在化验室后方的无人储藏室里干她，干到一箱箱的烧瓶和试管都喀喀作响。

卡翠娜轻咳一声，启动手机的录音功能并开口道：“九月二十二日星期四下午四点，犯罪特警队一号会议室，这是埃莉斯·黑尔曼森命案初步调查的第一场会议。”

卡翠娜看见楚斯有如泄气皮球般走了进来，在会议室后方挑个位子坐下。

她开始说明会议室众人多半都已知道的事实：今天早上，埃莉斯·黑尔曼森被人发现陈尸在自家公寓，死因可能是脖子上的伤口导致流血过多。目前为止没有目击者向警方提供线索。警方尚未掌握嫌犯，也没有具体的直接证据。鉴识员在公寓里采集到可能来自人类的有机物，已经送去进行DNA分析，希望一星期内可以拿到分析报告。其他可能的直接证据正由鉴识团队检验。换句话说：他们手上一点线索也没有。

卡翠娜看见几名同事交叉双臂，呼吸沉重，几乎快打哈欠。她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已知事实，没什么值得深入追查的，也不值得他们放下手边的工作。接着她开始说明自己如何推敲出埃莉斯回家之时，凶手已经在家里等她，但这些话听在她自己耳朵里，却觉得不过是在炫耀而已。这名新上任的长官正在请求属下给予尊重。她开始心急，想起之前她打电话向哈利寻求建议时，他所说的话。

“逮到凶手。”哈利答道。

“哈利，我问的不是这个，我问的是要如何领导一个不信任你的调查小组。”

“我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

“逮到这个怪凶手又不能解决……”

“这可以解决一切。”

“解决一切？那么哈利，这替你解决了什么？我是指对你个人来说。”

“什么都没解决，但你问的是领导力。”

卡翠娜望向会议室外，说完另一个空泛的句子，深吸一口气，注意到有只手正在椅子扶手上轻轻轮敲手指。

“除非埃莉斯·黑尔曼森昨天晚上稍早的时候让凶手进门，出去时留他一个人在家。我们正在搜寻她熟识的人，检查她的手机和电脑。托尔德，换你说。”

托尔德·格伦站了起来。他有个昵称叫水鸟，可能是因为他脖子比常人长，狭长的鼻子有如喙，手臂张开的“翼展”幅度又远大于身高，看起来很像涉水禽类。他戴着一副老式圆眼镜，鬈发自瘦削的脸庞两侧垂下，让他看起来活像来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我们已经进入她的iPhone，查看了她的短信和最近三天内的通话记录，”托尔德说，视线不离手中的平板电脑，仿佛不喜欢跟人眼神接触，“但都是些工作上的电话，联络的不是同事就是客户。”

“没有朋友？”说话的是策略分析员麦努斯·史卡勒，“没跟父母联络？”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托尔德答道，语气只是讲求精确，而非不友善，“她的电子邮件也是一样，都跟工作有关。”

“律师事务所方面已经确认埃莉斯经常加班。”卡翠娜补充道。

“单身女性通常都会这样。”麦努斯说。

卡翠娜用无可奈何的眼神看着矮小粗壮的麦努斯，尽管她知道这句话并非针对她。麦努斯没有恶意，也没有那种急智。

“她的台式电脑有密码保护，但里面没什么线索，”托尔德继续说，“历史记录显示她多半用电脑来看新闻或使用谷歌搜索引擎。她上过几个色情网站，内容都很一般，也没有迹象显示网站的人联络过她。过去两年来她所做过的唯一一件可疑的事，就是用盗版电影串流播放器‘爆米花时间’观赏电影《恋恋笔记本》。”

卡翠娜跟信息科技专家托尔德不是很熟，不太确定他口中的“可疑”指的是使用盗版播放器还是对电影的口味。要她选的话，她会选择后者。“爆米花时间”真是太叫她怀念了。

“我试过几个显而易见的密码想登录她的脸书账号，”托尔德继续说，“但是都不成功，我已经把冻结请求寄给克里波了。”

“冻结请求？”坐在前排的韦勒问道。

“就是要递交给法院的申请书，”卡翠娜说，“进入脸书账号的请求必须经过克里波和法院，他们要先批准才能送交到美国，然后再交到脸书手上。这个流程最快也要几星期，通常会花上好几个月。”

“我这边就这样了。”托尔德说。

“菜鸟还有一个问题，”韦勒说，“你是怎么进入她手机的？是用尸体的指纹吗？”

托尔德瞥了韦勒一眼，立刻移开目光，摇了摇头。

“那是用什么方法？旧款iPhone用的是四位数密码，这代表有一万个不同的……”

“用显微镜。”托尔德插口道，同时在平板电脑上输入了几个字。

卡翠娜很熟悉托尔德使用的方法，但只是静静地等他往下说。托尔德并未受过警察训练，也没受过什么其他训练，他在丹麦的信息科技产业待过几年，但没拿到任何证书，即便如此，他还是很快就被挖到警署的信息科技部担任分析员，专攻科技相关的证据，只因他比别人强太多了。

“即使是最坚硬的玻璃也会产生极细微的压痕，而这压痕多半是指尖造成的，”托尔德说，“我只要找出屏幕上压痕最深的地方，就能知道密码的数字，也就是四个数字，二十四种可能组合。”

“可是输入失败三次，手机就会锁起来，”韦勒说，“所以你一定要

很幸运……”

“我试第二次就成功了。”托尔德说，微微一笑。卡翠娜不确定他之所以笑是因为自己说的这句话，还是因为平板电脑上的内容。

“妈的，”麦努斯说，“还真走运。”

“正好相反，没有第一次就成功算我不走运。当数字包含1和9，就以这个例子来说，它们通常代表的是年份，那么就只有两种可能的组合。”

“说到这里就够了，”卡翠娜说，“我们跟埃莉斯的妹妹联络过，她说埃莉斯已经好几年没有固定男友了，而且可能也不想要一个固定男友。”

“Tinder。”韦勒说。

“你说什么？”

“她手机里有没有Tinder这个交友软件？”

“有。”托尔德说。

“在拱道里碰到埃莉斯的那两个少年说她看起来打扮过，所以她并不是从健身房或公司回家，可能也不是去跟女性友人会面，如果她不要男友的话就不会刻意打扮。”

“很好，”卡翠娜说，“托尔德，怎么样？”

“我们查过Tinder，里面有一大堆成功配对，但Tinder和脸书是联动的，所以我们无法存取更多数据，也无法得知她是不是有跟Tinder上面的人联络。”

“使用Tinder的人通常会约在酒吧碰面。”一个声音说。

卡翠娜讶异地抬起头来，说话之人是楚斯·班森。

“如果她都带手机带在身上，那只要去查看基站的数据，然后再去调查她所在地区附近的酒吧就可以了。”

“谢谢你，楚斯，”卡翠娜说，“我们已经查过基站了。斯蒂娜，换你说吧。”

一名分析员在椅子上坐直身子，清了清喉咙。“根据挪威电信运营中心打印出来的资料，埃莉斯·黑尔曼森在晚上六点半到七点之间离开位于青年广场的上班地点，前往班塞桥附近，然后……”

“埃莉斯的妹妹跟我们说她去的健身房在米伦斯工业区，”卡翠娜插口道，“健身房方面也确认她在晚上七点三十二分入馆，九点十四分离开。抱歉，斯蒂娜。”

斯蒂娜僵硬地笑了笑。“然后埃莉斯前往她家附近，她本人，或者至少她的手机一直待在同一个地点，直到她被发现。也就是说，手机信号被几个重叠的基站收到，这也证实她的确出过，但只去到离她在基努拉卡区的家不超过几百米远的地方。”

“太好了，这样一来我们可以一家家酒吧去问。”

给卡翠娜回馈的只有楚斯的笑声和韦勒露出的大大的微笑，除此之外一片静默。

她心想，没关系，还不算糟到无可救药。

她放在前方桌面上的手机发出振动，屏幕显示是侯勒姆来电。

可能是关于鉴识证据的事，这样的话应该立刻接听才对，但如果真是关于命案的事，那侯勒姆应该会打给同样在鉴识组而且来开会的同事，而不是打给她，所以这通电话应该是关于私事。

她正要按下“拒接”键，又突然想到侯勒姆应该知道她在开会才对，他很会追踪这种事。

卡翠娜接起电话：“毕尔，我们正在开调查小组会议。”

此话一出她立刻后悔了，因为众人的目光一起朝她射来。

“我在鉴识医学中心这边，”侯勒姆说，“死者腹部的反光物质的初步鉴识报告出来了，里面不含人类DNA。”

“该死。”卡翠娜冲口而出。她心底深处一直在盘算，如果那物质真是精液，命案就能在发生后的黄金四十八小时内侦破。此外根据经验，只要过了这头四十八小时，要破案就困难多了。

“但那个反光物质依然指出凶手可能跟她发生过性关系。”侯勒姆说。

“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因为那是润滑液，可能是避孕套上面的。”

卡翠娜又咒骂了一声，同时从会议室内其他人的眼神当中得知，她已说出口的话尚未表明这不是一通私人电话。“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凶手使用了避孕套？”她提高嗓门，清楚地说出这句话。

“可能是凶手用的，也可能是昨晚跟她见面的某个男人用的。”

“好，谢谢。”卡翠娜亟欲结束这通电话，正要挂断，又听见侯勒姆喊她的名字。

“什么事？”卡翠娜问道。

“但这不是我打这通电话的主要原因。”

她吞了口口水。“毕尔，我们正在开……”

“主要是因为凶器，”侯勒姆说，“我想我可能知道凶器是什么了，你可以请调查小组等我二十分钟吗？”

他躺在公寓床铺上刷着手机。他已看遍各大报纸的新闻，心下颇感失望，因为所有细节都没报道出来，他们忽略了所有具有艺术价值的东西。可能是由于项目小组召集人卡翠娜·布莱特并未透露那些细节，或是她根本没有能力欣赏其中的美感。但是他一定看得出来，那个眼中蕴含杀气的警察。他或许也会跟卡翠娜一样隐而不言，但至少他会懂得欣赏。

他仔细看了看报纸上登载的卡翠娜的照片。

是个美女。

警方是不是有规定说召开记者会一定要穿制服？如果有的话，那她没遵守规定。他喜欢她。他脑海中想象她穿警察制服的模样。

相当美丽。

可惜她不在他的待办事项中。

他放下手机，伸手抚摸身上的刺青。那幅刺青有时感觉像真的一样，仿佛想冲破他的皮肤，把他的皮肤撑开，脱困而出。

去他的规则。

他腹部肌肉用力，从床上起身，看着衣柜拉门上的镜子映照出的自己。他的体格是在监狱里锻炼出来的，而不是在健身房，他可不想躺在沾有别人汗水的健身椅或健身垫上。不，他在自己的牢房里健身，不是为了练出肌肉，而是为了获得真正的力量。耐力、紧实度、平衡性，以及承受痛苦的能力。

他的母亲身材结实，背部宽阔，但她却任由自己日渐虚弱，走向衰亡。他的体格、力量和新陈代谢一定是遗传自父亲。

他将衣柜门推到一旁。

柜子里挂着一套制服，他伸手抚摸。再过不久，这套制服就会派上用场。

他的脑海中浮现出身穿制服的卡翠娜·布莱特。

有一天晚上他会去一家酒吧，一家高人气的热闹酒吧，而不是像妒火酒吧那样的破店。为了食物、洗澡和待办事项之外的事走入人群是违规的，但他会以极低调的、有趣的方式混入酒吧，避免跟人交流，因为他有这个需要，需要不让自己发疯。他静静地大笑几声。发疯。律师说他需要去看精神科医师。他当然知道他们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他需要有人开药给他吃。

他从鞋架上拿下一双擦得锃亮的牛仔靴，凝视了片刻衣柜里的女人。女子被挂在衣柜壁板的挂衣钩上，一双眼睛在西服之间瞪得大大的，身上散发着微微的薰衣草香水味，那香水是他擦在她胸前的。他关上衣柜。

发疯？那些人根本就是一群无能的智障。他在字典上读过“人格障碍”的定义，上头说这种精神疾病会“对自己和周遭的人造成不舒服和干扰”。好吧，就他来说，他的确干扰了周遭的人，但他这个人格正好符合他的需求。因为当你有机会喝到水，还有什么事能比感觉到渴更愉悦、理性、正常的呢？

他看了看时间。再过半小时，外头的天色就足够黑了。

“这是我们在死者脖子上的伤口周围发现的东西，”毕尔·侯勒姆说，指着屏幕上的影像，“左边的三个碎片状物体是铁锈，右边的是黑漆。”

卡翠娜已经跟会议室里的其他人坐在一起。侯勒姆赶到会议室时气喘吁吁的，苍白脸颊上的汗水闪闪发光。

他在笔记本电脑上按了一下，屏幕上随即出现脖子的特写。

“各位可以看到，皮肤上的穿刺伤口形成一种排列模式，看起来像是被人咬了，但如果真是这样，那对方的牙齿一定锋利无比。”

“撒旦崇拜者。”麦努斯说。

“卡翠娜提出过这个疑问，说不定凶手把牙齿磨尖了，但我们深入检查后发现，这些牙齿几乎穿透了皮肤皱褶的另一侧，却并未互相触碰，而是完美地与另一排牙齿嵌合，所以这不可能是一般的人类咬痕，因为一般人的上下排牙齿会碰撞，不会彼此嵌合。除此之外，伤口中还发现了铁锈，因此我认为凶手可能使用了某种铁质的假牙。”

侯勒姆的手指敲了敲电脑。

卡翠娜感觉到会议室里的众人都无声地抽了口凉气。

屏幕切换到下一个画面，卡翠娜一看见画面中的物体就联想到了她在卑尔根的爷爷家也见过这种生锈的老式狩猎陷阱，爷爷好像称它为捕熊器。那玩意的尖齿排列呈锯齿状，上下排尖齿之间以某种弹簧装置连接。

“这张照片拍摄的是加拉加斯一位私人收藏家的藏品，据说这东西可以回溯至奴隶时代，当时的人会让奴隶互相格斗，然后下赌注。两个奴隶会被装上这种假牙，双手绑在背后，送上格斗场，存活下来的人可以晋级到下一回合。回到正题……”

“天哪。”卡翠娜说。

“我查了一下哪里能找到这种铁牙，发现这东西可不是网上能买到的，所以我们可以找出有谁在奥斯陆或挪威其他地方贩卖这种东西，然后卖给了谁，我敢说这些人一定为数不多。”

卡翠娜明白为什么侯勒姆要做鉴识员职责范围以外的事，专程跑来这里说明他的发现了。

“还有一件事，”侯勒姆说，“血不够。”

“血不够？”

“成人体内的血液量大约是体重的百分之七，人与人之间会有些许差异，但就算死者的血液量只达到最低标准好了，我们把她体内残余的血液、玄关地毯上的血液、木地板上的血液、床铺上的少量血液全加起来，还少了足足将近半升血。所以说，除非凶手把这些血打包带走……”

“……否则就是他自己喝下去了。”卡翠娜接口道，说出了大家心中一致的想法。

接下来的三秒钟，会议室内一片静默。

韦勒清了清喉咙。“那黑漆呢？”

“黑漆碎片的内侧沾有铁锈，所以是来自同一个物体，”侯勒姆说，从投影机上拔下笔记本电脑的连接线，“但黑漆本身没那么旧，我今晚会分析它。”

卡翠娜看得出关于黑漆的事大家其实没怎么听进去，他们的脑袋都还在想血液的事。

“谢了，毕尔。”卡翠娜说，站起身来，看了看表。“好了，关于清查酒吧的工作，由于现在已经是就寝的时间，家里有小孩的人就先回家吧，其他人留下来分组进行，好吗？”

没有响应，没有笑声，连个微笑也没有。

“很好，那就这样吧。”卡翠娜说。她感到非常疲累，便将疲惫推到一旁，因为她心头浮现出一种恼人的预感，觉得这才不过是个开始：铁假牙、现场未发现DNA、半升血液凭空消失。

椅子脚移动时的刮擦声纷纷响起。

她收拾文件，抬头望去，看见侯勒姆消失在门外，同时发现心头浮现一些奇怪的感觉，这些感觉包括松了口气、罪恶感和自我厌恶。她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5

星期四晚上

穆罕默德·卡拉克看着面前的两个人，只见女子有一张漂亮的脸

蛋，眼神锐利，身穿时髦的紧身服装，身材匀称，可以想见她能钓到比她年轻十岁的英俊青年绝非偶然。这两人正是穆罕默德所追求的客群，因此他们一走进妒火酒吧的大门，他就满脸堆笑。

“怎么样？”女子问道，语带卑尔根口音。穆罕默德只来得及看清楚女子的姓氏和证件，上头写的是布莱特。

穆罕默德再度垂下目光，看着对方递过来放在吧台上的照片。

“有。”他说。

“有？”

“有，她昨天晚上来过。”

“你确定？”

“她就坐在你现在站的位置。”

“就坐在这里？一个人来的吗？”

穆罕默德看得出女子正极力隐藏心中的兴奋之情，心想大伙干吗这么大费周章，向别人展现自己真正的情绪有那么危险吗？他并不想出卖他店里唯一的常客，但对方可是警察。

“她跟一个男人来这里坐了一下。发生了什么事？”

“你看报纸了吗？”女子的男同事用高亢的嗓音问道。

“没有，我比较喜欢看新闻。”穆罕默德说。

卡翠娜微微一笑：“今天早上她被人发现遭到谋杀。请你告诉我们关于那个男人的事，他们来这里做了什么？”

穆罕默德觉得自己像是被浇了一桶冰水。谋杀？不到二十四小时前还站在他面前的那个女子，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他打起精神，但接下来脑海中闪过的念头却令他感到羞惭：要是他这家酒吧上了报纸，对生意是好还是坏？不过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了。

“他们是通过Tinder认识的，来这里约会，”穆罕默德说，“他通常都会在这里约见对方，他自称盖尔。”

“‘自称’？”

“我想那应该是他的本名。”

“他是用信用卡付钱的吗？”

“对。”

卡翠娜朝收款机点了点头。“你能找出他昨晚付钱的收据吗？”

“应该没有问题。”穆罕默德苦笑道。

“他们是一起离开的吗？”

“绝对不是。”

“意思是？”

“盖尔的眼光总是过高，基本上我都还来不及替他们倒酒，他就被甩了。说到这个，你们要喝点什么吗？”

“不用，谢谢，”卡翠娜说，“我们正在执行勤务。所以说她是独自离开的？”

“对。”

“你没看见有人跟着她？”

穆罕默德摇了摇头，摆出两个杯子，拿出一瓶苹果汁。“这个请你们喝，刚榨好的新鲜本地苹果汁。改天晚上来这里喝杯啤酒吧，第一杯酒免费，如果你们带其他警察同事来，他们一样第一杯酒免费。你们喜欢这里的音乐吗？”

“喜欢啊，”金发男警说，“U2很——”

“不喜欢，”卡翠娜说，“你有没有听见那女人说过什么有利于我们办案的事？”

“没有。等一下，你这么一问让我想起来她的确提到过她被人跟踪。”穆罕默德斟上苹果汁，抬起头来，“那时音乐声不是很大，她说话声音又有点大。”

“原来如此，那现场还有没有其他人对她有兴趣？”

穆罕默德摇了摇头。“昨天有点冷清。”

“跟今天晚上一样？”

穆罕默德耸了耸肩。“盖尔离开的时候，另外两名客人也已经走了。”

“所以另外两名客人的信用卡数据也不难找喽？”

“我记得他们其中一个人付的现金，另一个人什么都没点。”

“了解。昨天晚上十点到今天凌晨一点，你在哪里？”

“我？我在这里，然后就回家了。”

“有人可以证实吗？这样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就排除你的嫌疑。”

“有。可能没有。”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穆罕默德努力思索。把前科累累的放高利贷者拖下水可能会惹来更多麻烦，他必须把这张牌留在手里，以备日后派得上用场。

“没有，我一个人住。”

“谢了。”布莱特举起杯子。穆罕默德原本以为她在举杯敬他，随即发现原来是拿酒杯朝收款机比了比。“我们来品尝本地苹果汁，你去找收据好吗？”

楚斯很快就查完了分派给他的酒吧和餐厅，他把照片拿给酒保和服务生看，只要一听见预期中的答案：“没有”或“不知道”，就立刻前往下一家。既然人家都说不知道，那就是真的知道了。今天已经够漫长的了。再说，他还有一件事要办。

楚斯在键盘上输入最后一个句子，看了看他打的这份自认为言简意赅的报告。“参见附表，领有营业执照的营业场所已在列出之时间查访，没有人员回报在案发当晚见过埃莉斯·黑尔曼森。”他按下发送键，站了起来。

这时他听见低低的铃声响起，看见桌上的市内电话闪烁着亮光，屏幕上显示的号码告诉他这通电话是值班警察打来的。他们负责过滤民众提供的线索，唯有可能跟案情相关的电话才会转接过来。可恶，他现在可没时间讲电话。他可以假装没接到电话，但又仔细一想，如

果真是有用的线索，那他能提供的情报就更多了。

他接起电话。

“我是班森。”

“终于有人了！电话一直都没人接，大家都跑去哪里了？”

“他们都去酒吧了。”

“你不是也应该去查——？”

“有什么事吗？”

“有个男的打电话来说，昨天晚上他跟埃莉斯·黑尔曼森在一起。”

“把电话接过来。”

电话那头发出咔嚓一声，楚斯便听见一个男子的呼吸声传了过来，对方的呼吸声如此浓重，只可能表示他心里十分害怕。

“我是犯罪特警队的班森警员，有什么事？”

“我叫盖尔·索拉，在《世界之路报》的网站上看见了埃莉斯·黑尔曼森的照片。我之所以打电话来是因为我昨天跟一个长得跟她很像的小姐短暂见过面，她也说她的名字叫埃莉斯。”

盖尔花了五分钟叙述他跟埃莉斯在炉火酒吧的约会过程，并说事后他直接回了家，午夜之前就到家了。楚斯依稀记得那两个便溺少年在十一点半过后碰见埃莉斯时她还活着。

“有人能证实你回家的时间吗？”

“我电脑的登录记录，还有卡里。”

“谁是卡里？”

“我老婆。”

“你有家室？”

“我有老婆和一只狗。”盖尔吞口水的声音清晰可闻。

“那你怎么没早点打电话过来？”

“我刚刚才看到照片啊。”

楚斯做了个笔记，心中暗暗咒骂。这家伙不是凶手，只是个警方需要排除嫌疑的人，但他还是要打一份完整报告才行，这下得搞到十点才能离开了。

卡翠娜走在马克路上，她已叫安德斯·韦勒回家了。韦勒的第一天值勤终于告一段落。她微微一笑，心想他这辈子一定都会记得这一天。韦勒早上前往警署报到之后，便直接就被派往命案现场，而且这起命案还相当重大，不是那种涉及毒品、让人隔日就忘的杀人案件，而是哈利所谓的“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命案，也就是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遭遇的凶杀案。这类案子会导致大量的记者会，也会登上新闻头条，因为熟悉的生活场景很容易引起大众的同情，这就是为什么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媒体报道会多过于贝鲁特的恐怖袭击。

而媒体终究是媒体，这就是为什么警察署长米凯会一直追踪办案进度，因为要面对媒体追问的人是他，虽然不必立刻面对，但如果这个教育水平高又辛勤工作的年轻女公民的命案无法在几天内侦破，他就得发表声明。

从这里走到她位于福隆纳区的公寓要半小时，但是没关系，她需要放空一下脑袋和身体。她从夹克口袋里拿出手机，开启Tinder交友软件，一眼看着人行道，一眼看着手机走着，手指左右滑动。

他们猜得没错，埃莉斯的确是赴Tinder约会后才返回家的。先前那个酒保所描述的男方听起来不像杀人凶手，但经验告诉她，有些男人在干一炮之后会有种奇怪的想法，认为自己有权利获取更多。这是一种旧式思想，认为性行为代表女性的屈从，但其实可能只是纯粹的性关系罢了。但她也知道很多女人同样有着旧式思想，认为男人一旦同意进入她们，就代表同意负起某种道德责任。

先别想这么多了，她配对成功了。

她输入：我还有十分钟走到苏丽广场的诺克斯酒吧。

好，我等你。乌尔里克如此答道。

从乌尔里克在Tinder上的照片和自我介绍来看，他是个非常直接的男人。

楚斯·班森停下脚步，望向正对着镜子的莫娜·达亚。

这时的莫娜在楚斯眼中不再像一只企鹅，而是像一只腹部紧紧裹住的企鹅。

先前在奋进健身房的前台，楚斯请前台小姐让他进去参观一下里头的设施，发现对方有些不愿意，可能因为她觉得楚斯不像是会加入的样子，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希望他这种人成为会员。长久以来，他总是激起别人的反感，尽管他也承认别人的确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做，但这也使得他很容易在别人脸上察觉到反感的神色。无论如何，他穿过健腹缩臀机、普拉提教室、动感单车，以及有着歇斯底里的有氧健身教练的操房（他依稀想起现在好像不叫有氧了），终于在男性区域也就是重训区找到了莫娜。她正在做硬举，大开的蹲踞双腿看起来还是有点像企鹅，但宽阔的背部以及紧紧束在腰际的宽大护腰皮带，让她更显得前凸后翘，看起来活像是数字8。

莫娜发出嘶吼声，几近恐惧的吼叫，同时挺起背部，看着镜中涨红了脸、全身紧绷的自己。杠铃离开地面时，杠片互相碰撞发出当啷一声。长杠并未如楚斯在电视中看到的那样出现弯曲，但他知道一样很重。旁边有两个巴基斯坦佬正在练肱二头肌，想把肌肉练大，好搭配上头那可悲的帮派刺青。天哪，他真讨厌这些人。天哪，这些人也很讨厌他。

莫娜放下杠铃，接着又发出一声嘶吼，再度举起。放下，举起，前后四次。

结束后她站在原地颤抖，脸上露出的微笑就跟住在利耶尔地区的那个疯女人高潮来临时一样。如果那疯女人不是那么胖又住得那么远，楚斯跟她或许会有结果。那女人说她之所以要甩了楚斯，是因为她开始有点喜欢楚斯了，而且一星期一次根本不够。当时他听了觉得松了口气，但现在却时不时会想到她，当然跟他想到乌拉时的心情完全不一样，但那疯女人对他很好，这点毋庸置疑。

莫娜在镜中看到了他，便摘下耳机。“班森？你们在警署不是有健身房吗？”

“是有啊。”楚斯说，上前几步，看了那两个巴基斯坦佬一眼，眼神在说“我是警察还不快滚”，但对方似乎没读懂其中的意思。也许他看错了他们，现在有些巴裔新生代甚至考进了警察大学。

“那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莫娜说，解开腰带。楚斯不禁盯着她

的腰围看，想看她的腹部是不是会恢复到有如气球般圆滚滚的状态，想看她会不会变回一只平常的企鹅。

“我想我们也许可以互相帮助。”

“帮助什么？”她蹲伏下去，取下杠片两端的固定扣。

楚斯在她身旁蹲下，压低嗓音说：“你说过提供情报的话你们会付钱。”

“对啊，”莫娜以正常音量说，“你有什么情报？”

“我要五万。”

莫娜哈哈大笑。“班森，我们付的价码很高，但没有那么高，最多一万，而且必须得非常有料才行。”

楚斯缓缓点头，舔了舔嘴唇。“我的情报不只是有料而已。”

“你说什么？”

楚斯稍微提高音量：“我说，我的情报不只是有料而已。”

“那还有什么？”

“我的情报就像是有三道菜的豪华大餐。”

“不可能，”卡翠娜高声说，盖过嘈杂的人声，啜饮了一口白色俄罗斯调酒，“我有伴，而且他在家。你住哪里？”

“金狮街，可是我家没东西喝，又很乱……”

“床单干净吗？”

乌尔里克耸了耸肩。

“你可以趁我冲澡的时候换床单，”她说，“我才刚下班。”

“你是做——”

“你只要知道我明天一大早还得起床去上班就好了，那我们就……”她朝夜店大门点了点头。

“好，可是先把酒喝完好吗？”

她看着自己那杯调酒。她之所以开始喝白色俄罗斯，是因为影星杰夫·布里吉斯在《谋杀绿脚趾》一片中喝的就是这种调酒。

“这要看……”她说。

“看什么？”

“看酒精对你……有什么效果。”

乌尔里克微微一笑。“你是想让我表现焦虑吗，卡翠娜？”

从陌生人口中听见自己的名字，她不禁打了个冷战。“你会有表现焦虑吗，乌——尔里克？”

“没有，”他咧嘴一笑，“但你知道这两杯酒要花多少钱吗？”

这回轮到她露出微笑。乌尔里克这个人没问题，只不过有点瘦。她在Tinder上看别人的资料，首先就是看身高和体重，这也是她真正会看的数据。她计算一个人BMI值的速度，简直跟扑克高手算牌一样快。二十六点五还算可以。在认识侯勒姆之前，超过二十五的她都不接受。

“我先去洗手间，”她说，“这是我寄放外套的收据，是一件黑色皮夹克，你在门口等我。”

卡翠娜站起身来，走了开去，心想这是乌尔里克第一次有机会从背后打量她，而在她的家乡卑尔根，大家都说她有一副美臀，因此乌尔里克应该会感到满意。

酒吧深处更为拥挤，她必须把人推开才行，因为“借过”这句话在世界上其他文明地区也许还行得通，例如卑尔根，但在这里可行不通。有那么一刻，可能是在汗涔涔的人体之间推挤得太用力了，以至于她突然觉得呼吸困难。最后她终于从人群里挤了出来，往前踏了几步后缺氧的晕眩感才逐渐消失。

只见前方走廊的女厕门口排起了长龙，男厕则无人排队。她又看了看表。她可是项目小组召集人，明天必须第一个进办公室才行，所以管他的。她打开男厕的门，抬头挺胸走了进去，经过一排小便池，站在小便池前的两个男子并未注意到她。她走进隔间，把门锁上。她的几个女性朋友总是说她们从未进过男厕，还说男厕一定比女厕脏，

但以她的经验来说并非如此。

她脱下裤子，刚在马桶上坐下，就听见门外传来敲门声。她觉得奇怪，隔间里有人，从外面应该一目了然，再说如果对方认为里面没人，又怎么会敲门？她低头从门板和地面之间的空隙望去，看见一双蛇皮皮靴的尖鞋头。她接着又想，一定是有人看见她走进男厕所以跟了进来，认为她应该是想找刺激。

“滚……”她开口说，但后面的“开”字还没说出口，就觉得气短。难道她身体不适？难道带领一宗她知道会是重大命案的调查工作才不过一天，她就紧张到难以呼吸？天哪……

她听见男厕门被打开，两个大声嚷嚷的幼稚男人走了进来。

“×他妈的真是太恶心了！”

“超级恶心！”

门板底下的那双尖头皮靴不见了。卡翠娜侧耳聆听，却没听见脚步声。她上完厕所，打开隔间门，走到洗手台前，打开水龙头。那两个幼稚男人的声音突然变小。

“你在这里干吗？”其中一人问。

“小便和洗手啊，”她说，“先小便再洗手。”

她甩掉手上水珠，走出男厕。

乌里克正站在酒吧门口等她，手里拿着她的夹克。看到这一幕，她不禁联想到嘴里咬着木棒、尾巴猛烈摇晃的小狗。她赶紧把这个想法推到一边。

楚斯驾车回家，他打开收音机，电台正在播放摩托头乐队的一首歌，以前他总以为这首名为《黑桃A》的曲子叫作《黑桃会死》，直到有一次米凯在高中舞会上高声说：“这个瘪四还以为莱米是在唱黑桃……会死！”至今他仍听得见大家发出盖过音乐的哄笑声，仍看得见乌拉那双美丽眼眸带着笑意，闪闪发光。

反正无所谓了，他还是认为《黑桃会死》比《黑桃A》好听了。有一天，他在警署餐厅里冒险在其他同事围聚的桌子前坐下，当时侯勒姆正在用可笑的托腾口音说他认为要是莱米能活到七十二岁就太浪漫了。楚斯问为什么，侯勒姆答道：“七和二，二和七，对吧？”

莫里森、罕醉克斯、贾普林、柯本、怀恩豪斯 [1]，他们都是这样。”

楚斯只是跟着大家点头称是，至今仍然不懂侯勒姆到底在说什么，只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

无论是不是局外人，今晚他都比该死的侯勒姆和其他在餐厅里点头的同事口袋里多了三万克朗。

先前莫娜一听见楚斯提到侯勒姆所说的尖牙或铁假牙，整张脸都亮了起来。她立刻打给编辑，编辑也同意楚斯的确所言不虚，他端上来的确实是三道菜的豪华大餐。前菜是埃莉斯去赴Tinder约会，主菜是她回家时凶手可能已经在家里等她，甜点是凶手用铁假牙咬她脖子致使她死亡。一道菜一万克朗，加起来总共三万克朗。三和零，零和三，对吧？

“黑桃会死，黑桃会死！”楚斯跟着莱米一起嘶声高喊。

“不可能，”卡翠娜说，又拉上了裤子，“没有避孕套就免谈。”

“可是我两个星期前才去验过血，”乌尔里克说，在床上坐了起来，“我对天发誓，骗你不得好死。”

“这套你拿去用在别人身上吧……”卡翠娜得先深吸一口气，才能扣上裤子纽扣，“反正你验过血也不会不让我怀孕。”

“难道你什么措施都没用吗，妹子？”

妹子？哦，她是喜欢乌尔里克，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天知道重点是什么。

她走到玄关，穿上鞋子。她进来时已记住乌尔里克把她的皮夹克挂在了什么地方，还查看过大门内侧只有一个普通的门锁。没错，她很会计划逃生路线。她出门下楼，踏上金狮街，新鲜的秋日空气尝起来有自由和千钧一发的味道。她放声大笑，沿着道路前行，在空荡荡的大马路中央的行道树间奔跑穿梭。天哪，真是蠢毙了。但如果她真的很懂逃生，为什么她跟侯勒姆同居时没去装避孕器，或至少服用避孕药？她记得自己曾向侯勒姆解释说她那敏感难相处的个性实在难以再承受使用避孕措施而产生荷尔蒙变化所导致的心情起伏。的确，她跟侯勒姆同居之后就没再吃避孕药了。手机响起，她的思绪被打断。她的手机铃声是大明星乐队（Big Star）的《哦我的灵魂》（O My Soul）一曲的前奏，是侯勒姆替她安装的，他还费了一番口舌说明这个被遗忘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南方乐队有多么重要，又抱怨说

网飞（Netflix）的纪录片剥夺了他的人生使命。“妈的！秘密乐队的乐趣就在于他们是秘密啊！”反正看起来他短期之内不会长大。

她接起手机：“甘纳，什么事？”

“铁假牙谋杀案？”素来温和的队长口气听起来不太高兴。

“你说什么？”

“这是《世界之路报》网站现在的头条新闻，上头说凶手早已在埃莉斯·黑尔曼森家里等她，而且他咬穿了她的颈动脉，还说这是来自警方的可靠消息。”

“什么？”

“贝尔曼已经打过电话了，他……该怎么说才好？他火冒三丈。”

卡翠娜停下脚步，努力思考。“首先，我们不确定他是否早就已经在她家了，也不确定他咬了她，甚至连凶手是不是男的都不确定。”

“那就是警署里有个不可靠的消息来源了！其他我不管，只是这个消息来源我们得追根究底才行，到底是谁走漏了案情？”

“不知道，但我知道《世界之路报》的原则是会保护消息来源的身份。”

“去他的原则，他们要保护消息来源是因为觊觎更多的内幕。布莱特，我们得把这个泄密者揪出来才行。”

卡翠娜的注意力更为集中了。“所以贝尔曼是担心案情走漏会给调查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他担心这件事会让警方难堪。”

“我想也是。”

“你想也是什么？”

“你知道是什么，你自己也这样想。”

“明天的首要工作就是处理这件事。”哈根说。

卡翠娜把手机放回夹克口袋，朝前方道路看去，只见有个影子晃了晃，可能是风吹动了树木。

她犹豫片刻，心想要不要过马路到对面去，那边的人行道灯光比较明亮，但最后还是决定继续往前走，只是脚步加快了些。

米凯·贝尔曼站在客厅窗前，从他位于赫延哈尔的住家，可以看见整个奥斯陆市中心往西延伸至霍尔门科伦区下方的低缓山丘。今晚这座城市在月光下闪闪发光，犹如一颗璀璨的钻石。

他的小孩都已入睡，他的这座城市更是酣然熟睡。

“怎么了？”乌拉问道，从手头书本上抬起头来。

“最近这起命案一定得解决才行。”

“不是所有命案都得解决吗？”

“现在这起命案闹得很大。”

“只是死了一个女人不是吗？”

“不是因为这个。”

“是因为《世界之路报》大肆报道吗？”

他听得出她口气中带有一丝嘲讽，但不以为意，因为她已冷静下来，回到了自己的位置。其实乌拉在心底深处十分清楚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她不是那种喜欢发生冲突的人。他这个老婆最爱的莫过于照顾家庭、为孩子操心 and 看书，因此她口气中暗藏的尖酸意味并不是真的想得到答案。况且她也难以明白，如果你想让后世记得你是个好国王，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你是太平时代的国王，在位期间正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第二，你是引领国家走出危机的国王，如果在位期间没有危机，那就要假装有危机，进而引发战争，让人民以为情况糟得不得了，不开战国家一定会深陷危难，即便是小战争也无所谓，重点是最后一定要赢得胜利。

米凯倾向于选择后者，当他站上市议会面对媒体时，他打算夸大波罗的海诸国和罗马尼亚移民的犯罪率，悲观预测未来，如此一来他就可以获得额外的资源，去打一场其实规模很小的战争，然而在媒体上却必须显得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十二个月后，他可以提出最新的数据，间接宣告自己获得辉煌胜利。

但最近这起命案却是一场脱离了他掌控的战争，而且从《世界之路报》今晚的报道来看，他知道这已经不是一场小战争，因为大家都已随着媒体起舞。他至今仍记得斯瓦尔巴群岛发生过的泥石流事件，当时造成了两人死亡，许多人无家可归。而泥石流事件的前几个月，下埃伊克尔地区发生过一场大火，导致三人死亡，更多人无家可归，但后者只得到中等的媒体报道篇幅，相当于住家失火和公路意外，而远方群岛的泥石流事件却更符合媒体口味，就跟这起命案中的铁假牙一样，这意味着媒体已经抢先跳出去确立风向，仿佛这是一场国家级大灾难，最后逼得挪威首相也不得不对全国发表实况谈话，因为媒体只要说跳，首相一定会跳，而且下埃伊克尔地区的居民看了新闻之后都不禁会想，当他们的家园陷入火海时，首相人在哪里？米凯知道首相在哪里，一如往常，她和她的顾问正以耳贴地，聆听媒体发出的震动，但其实什么震动都没有。

然而现在米凯感受到地面的震动了。

现在，就在他这位屡建战功的警察署长即将有机会进入权力中心之际，这场战争已逐渐演变成一场他输不起的战争。他必须把这起命案的重要性摆到第一位，视它为一波犯罪潮，因为埃莉斯·黑尔曼森是个生活富裕、教育程度高、三十多岁的挪威女子，同时也因为凶器不是一根钢棒、一把刀或一把枪，而是一副铁质假牙。

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自己必须做出一个不想做的决定。他有千百个理由不做这个决定，但实在别无他法了。

他必须把那人找来才行。

6

星期五早晨

哈利醒了过来。梦中回荡的尖叫声逐渐远离。他点了根烟，开始思索今天的“醒来”是哪一种。基本上他的醒来有五种。第一种是直接上工的醒来，长久以来这是最好的一种，醒来后他可以立刻开始调查案件。有时睡眠和梦境会对他看事情的方式产生影响，此时他就会躺在床上细细思索它们对他揭露了什么，并以新的视角来检视案情。幸运的话，他也许能够捕捉到一点新的真相，瞥见月之暗面，这并不是因为月球移动了，而是因为他移动了。

第二种是孤单的醒来，这种醒来的特征是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睡在床上、一个人生活、一个人活在世上。有时这会让他有种甜蜜的

自由感，有时则会让他陷入忧郁，也就是所谓的孤独，但这可能也令他瞥见人生的真相：人生就是一场从脐带开始到死亡的旅程，最后我们都会和每件事物、和每个人告别。他可以稍微瞥见这醒来的片刻，接着所有的防卫机制和舒适假象就会启动，让他可以再次面对人生那些虚幻的荣耀。

第三种是焦虑的醒来，通常发生在他已经连续酗酒三天的情况下。焦虑分为不同的程度，但会持续存在。倒也不是说外在有什么特定的危险或威胁，而是单纯因为醒来而感到惊慌，惊慌自己还活着，惊慌自己处在此时此地。但有时他会发现内心存在一种危机感，害怕自己再也感觉不到害怕，最后导致他发疯而且无法逆转。

第四种十分类似于焦虑的醒来，因为醒来时赫然发现身旁有人，这促使他的头脑往两个方向思索，一个方向是回溯：这是怎么发生的？另一个方向是往前：我要如何脱困？有时这种“战斗或逃跑”的反射冲动会缓和下来，但这通常发生在稍后的时刻，因此不算在“醒来”所涵盖的范围内。

第五种是哈利·霍勒全新的醒来方式，也就是满足的醒来。起初他非常惊讶，怎么可能醒来时心头会有幸福感，于是立刻进行全方位搜索，看看这荒谬的“幸福感”里头含有什么成分，是不是只是某个美好、愚蠢的梦境所残留的余韵。但那天晚上他没做什么好梦，尖叫的回声同样来自恶魔，视网膜上残存的面容同样属于某个逃脱的杀人犯。即便如此，他还是幸福地醒了过来。难道不是吗？是的。随着这种全新的醒来方式每天早上重复出现，他开始认为自己可能真的成了一个满足的男人，就在他即将迈入五十岁大关之际，他终于找到了幸福，而且似乎能够好好地待在这个他新征服的领域里。

促使这种全新的醒来方式发生的原因，此时就躺在他身旁，平静且均匀地呼吸着。她的头发散落在枕头上，宛如黑亮亮的太阳光线。

什么是幸福？哈利读过一篇关于幸福的研究文章，上面说，如果你替一个人抽血，以测量出的血清素的浓度为基准点，会发现很少有外在因素会影响这个浓度。倘若你失去一只脚、发现自己不孕，或家被烧成平地，起初血清素的浓度会下降，但六个月后你又会回复到原本感觉幸福或不幸福的基准点。换一间更大的房子或换一辆更名贵的轿车也一样。

但研究者也发现有几个项目对是否感觉幸福至关重要，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拥有美好的婚姻。

这就是哈利所拥有的。这听起来实在太老套了，以至于他对自己或对极少数他称之为朋友却很少见面的人说“我跟我妻子在一起非常快乐”时，都会情不自禁地嘴角上扬，虽然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是的，他掌握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如果可以，他很乐意把结婚之后的这三年日子复制粘贴，不断重复经历这些幸福时光。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仍会感到一丝焦虑的原因吧，因为时间无法停止，事情总会发生，人生就如同香烟所冒出的袅袅轻烟，即使是在密闭空间里也会飘散，往最出人意料的方向飘去。况且现在的一切是那么完美，任何改变都只会带来负面影响。没错，就是这样。幸福就像是在薄冰上行走，就算脚下冰层破裂，让你跌入冰水中冻得半死，挣扎着想要脱困，也好过于只是停留在原地等待坠落。这就是为什么他开始让自己早点起床，就像今天，明明命案调查课十一点才上课，他也让自己早点醒来，躺在床上感受这奇特的幸福感，直到有一天它消失为止。他撇开那个逃脱男子的身影。他不是哈利的责任，那也不是哈利的狩猎场。于是那个胸口有张恶魔面孔的男子越来越少出现在他梦中。

哈利尽量静悄悄地下床，即使她的呼吸不再规律，即使他怀疑她只是在假装睡觉，但他不想破坏这一切。他穿上裤子，走到楼下，将她爱喝的口味的咖啡胶囊放进意式咖啡机，再注入清水，然后打开一个小玻璃罐，里头装着他自己要喝的速溶咖啡。他之所以买小玻璃罐，是因为新打开的新鲜速溶咖啡最好喝。他打开电热水壶的开关，赤脚穿上一双鞋子，踏出户外的阶梯。

他吸入冰凉的秋日空气。从霍尔门科伦路这里到山丘上的贝瑟德车站，夜里已经开始变冷了。他低头朝城市和峡湾望去，只见海上仍有几艘帆船伫立在湛蓝的水面上，有如小小的白色三角形。再过两个月，也许只要再过几个星期，初雪就会在此降临。但是没关系，这栋有着褐色木墙的大宅主要是为抵御寒冬而建，而非夏日。

他点着今天的第二根香烟，沿着陡峭的碎石车道往下走，小心地踏着步子，避免踩到没系上的鞋带。他大可穿上一件夹克，或至少穿一件T恤，但住在温暖大屋的乐趣就在于感觉有点冷的时候就跑回屋去。他在信箱前停下脚步，拿出一份《晚邮报》。

“早安啊。”

哈利没听见邻居那辆特斯拉轿车已经开到了柏油车道上，只见驾驶座的车窗滑下，里面坐着的是永远留着一头无瑕金发的赛弗森太太。哈利原本住在奥斯陆东区，搬来西区的时间尚短，但赛弗森太太

正是哈利眼中典型的霍尔门科伦区贵妇。赛弗森太太是个家庭主妇，家里有两个小孩和两个帮佣，虽然挪威政府已经投资了五年大学教育在她身上，但她完全不想找工作。换句话说，别人视为休闲娱乐的活动，她视为自己的工作，包括维持身材（哈利只能看见她上半身穿的运动外套，但知道她里头穿的是紧身健身服，而且没错，她虽然已经年过四十，但看起来却年轻得不得了）、后勤管理（例如哪个帮佣该照顾哪个小孩；家族何时该去哪里度假，是要去尼斯市郊的别墅，海姆瑟达尔的滑雪小屋，还是南挪威的夏日小屋？）和维系人脉（跟朋友吃午餐，或是跟可能带来帮助的人士共进晚餐）。她早已完成她这一生最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嫁给一个家财万贯的老公，好资助她进行这些所谓的工作。

这就是萝凯彻底失败的地方，即使她是在贝瑟德站的大木造宅邸里长大，从小就学习该如何在上流社会应对进退，即使她聪明迷人，想要谁都能到手，最后却嫁给了一个低薪又酗酒的命案刑警。这前任警探目前在戒酒，在警察大学担任讲师，薪水甚至比之前更低。

“你该戒烟喽，”赛弗森太太说，打量着哈利，“我只是要说这个。你都去哪家健身房？”

“地下室。”哈利说。

“你们家设置了健身房吗？你的教练是谁？”

“就是我自己。”哈利说，深深吸了口烟，看着轿车后座车窗上自己的身影。只见他身形瘦削，但不似前几年那样皮包骨了，身上多了三公斤的肌肉、两公斤的无压力生活和一个健康的生活形态。然而映照在车窗上的那张脸，却见证了他并非一直都过着这种日子。他眼白上和面部皮肤底下分布的有如三角洲的血丝，出卖了他曾经酗酒、疯狂、缺乏睡眠和染有其他种种恶习的事实。从一侧耳朵爬到嘴角的疤痕，叙述了他曾经遭逢危急和失控的情境。而他用食指和无名指夹烟，只因中指已不复存在这件事，更是用活生生的血与肉来书写谋杀和重伤。

他低头看了看手中的报纸，看见折叠处写着“命案”两个字，这时尖叫的回声突然又响了起来。

“我也考虑在家里设置一个健身房，”赛弗森太太说，“下星期找一天早上你来我家帮我看看，给我一点建议好不好？”

“一张健身垫、几个重训器材，还有一个单杠可以拉就好了，”哈

利说，“这就是我的建议。”

赛弗森太太露出开朗的微笑，点了点头，仿佛了解了哈利的意思。“祝你有愉快的一天，哈利。”

那辆特斯拉轿车咻的一声驶离，哈利转身朝他称之为家的地方走去。

他走到一株大冷杉的树荫底下，停下脚步，望着那栋大宅。大宅建造得非常坚实，但也并非坚不可摧，天底下没有什么是坚不可摧的，只不过要攻陷这栋大宅也绝非易事。沉重的橡木大门上有三道锁，窗前也设有铁窗。赛弗森先生曾抱怨说他们把这栋大宅搞得活像碉堡，只有南非约翰内斯堡才见得到这种房子，还说他们这一区明治安良好，这样一搞反而显得好像很危险，非常不利于房价。大宅的铁窗是萝凯的父亲在战后加装的。哈利担任命案刑警期间曾经使得萝凯和她儿子欧雷克陷入险境，在那之后欧雷克已经长大了不少。现在他已经搬出去，跟女友同住，并考入警察学院。铁窗要不要拆，要看萝凯的意思，因为现在他们已经不需要铁窗了，现在哈利只是个薪资微薄的讲师而已。

“哦，早餐餐。”萝凯咕哝道，露出微笑，夸张地打个哈欠，在床上坐起身子。

哈利将托盘放在她面前。

“早餐餐”是他们每个星期五在床上的晨间时光的代名词，这天他上课时间较晚，她则休假一天，不必去外交部做律师的工作。他钻进被子，一如往常将《晚邮报》的国内新闻和运动版递给她，自己只看国际新闻和文化版。他戴上那副他不得不承认自己需要的眼镜，兴味盎然地阅读美国创作歌手苏菲洋·斯蒂文斯（Sufjan Stevens）最新专辑的评论，同时想起下星期欧雷克要和他一起去看斯利特-金妮乐队（Sleater-Kinney）的演唱会。这个女子乐队走的是颓废又带点神经质的摇滚乐风，正好是他喜欢的风格，但欧雷克其实比较偏爱重摇滚，这也使得他更加感谢欧雷克的这个邀约。

“有什么新鲜事吗？”哈利问道，翻过一页报纸。

他知道萝凯正在看刚才他在头版看到的那条命案新闻，也知道她绝对不会对他提起案情，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默契。

“美国有超过百分之三十的Tinder用户是已婚者，”萝凯说，“但

Tinder否认这种说法。你那边有什么新鲜事？”

“看来迷雾圣父（Father John Misty）的新专辑真的有点烂，要不然就是这个乐评人不仅变老了，而且个性也变得乖戾起来。我猜应该是后者，他们这张专辑在《Mojo》和《Uncut》杂志上的评价都很好。”

“哈利？”

“我比较喜欢年轻时个性乖戾，然后随着年纪增长个性慢慢变得圆融，像我一样，你不觉得这样比较好吗？”

“我如果去玩Tinder，你会不会嫉妒？”

“不会。”

“不会？”他看见她在床上坐直了身子，“为什么？”

“我想我就是缺乏想象力吧。我很蠢，而且我相信自己对你来说已经足够了。蠢人也不是真的那么蠢的，你知道。”

她叹了口气。“难道你从来都不会嫉妒吗？”

哈利又翻了一页。“我会嫉妒啊，可是亲爱的，史戴·奥纳最近给了我许多理由，让我减少嫉妒。他今天要在我的课堂上当客座讲师，对学生说明病态性嫉妒。”

“哈利？”

他从萝凯的口气中听出她还不打算放弃。

“拜托不要拿我的名字当作句子开头，这样会让我紧张。”

“你是应该紧张，因为我正想问你对其他女人有没有过遐想。”

“你只是在想，还是你真的要问？”

“我要问。”

“好吧。”哈利的目光落在一张照片上，照片中是警察署长米凯·贝尔曼偕同妻子出席一场电影首映礼，米凯戴着最近刚开始戴上的单边黑眼罩。那黑眼罩很适合他，哈利知道米凯很有这点自知之明。这位十分年轻的警察署长接受访问时说，媒体和这部犯罪电影给奥斯陆塑

造了一个错误的形象，在他担任警察署长期间，奥斯陆比以往都来得安全，数据显示这段时间的自杀率比他杀率还要高。

“怎么样啊？”萝凯说，哈利感觉她靠近了些，“你对其他女人有过遐想吗？”

“有啊。”哈利说，捂嘴打了个哈欠。

“常常有吗？”她问道。

他从报纸上抬起头来，蹙起眉头，凝视前方，思索这个问题。“没有，不是常常。”他又低下头去继续看报。歌剧院旁兴建中的新蒙克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正逐渐成形。挪威这个属于渔夫和农夫的国度，过去两百年来总是让那些怀有艺术野心的社会边缘人投奔哥本哈根和欧洲，如今首都奥斯陆终于要有点文化之都的气息了。但这些鬼话究竟谁会相信？或者说应该，到底是谁相信了这些鬼话？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萝凯开玩笑似的说，“如果不会导致任何后果的话，今天晚上你是会想跟我同床，还是跟你梦想中的女人同床？”

“你不是跟医生约诊了吗？”

“只有一个晚上，完全不会有任何后果。”

“你是要我说出你就是我梦想中的女人吗？”

“快点嘛。”

“你得给我一些选项才行。”

“奥黛丽·赫本。”

“你以为我有恋尸癖啊？”

“你少岔开话题，哈利。”

“好吧，我想你故意选择一个已经作古的女人，是因为你认为我会觉得如果是个我在现实中无法共度良宵的女人，你会觉得比较不受威胁。既然如此，为了感谢你操弄人心的选项和《蒂凡尼的早餐》，我要明确且大声地回答你，答案是梦想中的女人。”

萝凯短促地尖叫了一声：“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去做？为什么不去搞个外遇？”

“首先呢，我不知道我梦想中的女人会不会答应，而且我不善于应付拒绝。其次呢，根本不可能有‘不会有后果’这回事。”

“真的吗？”

哈利又把目光移到报纸上。“你可能会离开我，就算你没离开，你看我的眼光也会不再相同。”

“你可以秘密进行啊。”

“我才没那个力气。”前社会事务议员伊莎贝尔·斯科延批评市议会并未预先做好应变计划，以对付气象预报所说的下星期三前可能会袭击西岸的所谓的热带气旋，其强度对挪威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更不寻常的是，预报说该气旋在登陆数小时后会在强度稍减的状态下直扑奥斯陆。伊莎贝尔宣称市议会议长的回应是：“我们不住在热带，所以不会为了热带气旋挪出预算。”透露出议长的傲慢和不负责任，简直接近精神失常的边缘。“反正他认为气候变迁只会影响其他国家。”伊莎贝尔如此说道，旁边还登出了她摆出招牌姿势的照片，这告诉哈利她正在为了回归政坛做准备。

“你说你没力气搞秘密外遇，意思是不是说‘你没办法假装’？”萝凯问道。

“意思是说‘我才懒得去做’。保守秘密是件很累人的事，而且我会有罪恶感。”他翻动报纸，已经没有下一页了。“一直怀着罪恶感是件很累人的事。”

“对你来说当然累人，那我呢？难道你没想过我会有多难过吗？”

哈利看了一眼填字游戏，把报纸放在棉被上，转头看向萝凯。“如果你对外遇一无所知，那就什么感觉都不会有啦，是不是啊，亲爱的？”

萝凯一手捏住他的下巴，另一手玩弄他的眉毛。“那如果我发现了呢？或你发现我跟别的男人睡过，难道你不会难过吗？”

他突然感到一阵刺痛，原来是萝凯拔掉了他一根散乱的白眉毛。

“当然会，”他说，“所以如果有外遇的人是我，我当然会有罪恶

感。”

她放开他的下巴。“讨厌啦，哈利，你说话的口气好像是在厘清命案，难道你都没有任何感觉吗？”

“讨厌啦？”哈利歪嘴一笑，从眼镜上方望着萝凯，“现在还有人会说‘讨厌啦’？”

“回答我，讨……哦，去死啦！”

哈利哈哈大笑。“我是在尽量诚实地回答你啊，可是为了这么回答你，我必须实际地去想象。要是跟随我最初的直觉，我会说出你想听的话。所以我要警告你，我是个不诚实的大滑头，我的诚实只是对我自己可信度的长期投资，因为如果哪天我真的需要说谎，你才会认为我说的是实话。”

“收起你嘴边的笑容，哈利。所以你是说如果不那么麻烦的话，你会是个偷吃的浑蛋吗？”

“看来是这样。”

萝凯推了他一下，双腿一晃下了床，穿上拖鞋，哼了一声，拖着脚步走出房门。

她走下楼梯时，哈利又听见她哼了一声。

“你可以按下电热水壶的开关吗？”哈利大喊。

“加里·格兰特，”她喊了回来，“还有科特·柯本，你根本就是他们两个人的综合体。”

哈利听见她往楼下移动，又听见电热水壶发出滚沸的声音。他把报纸放到床边桌上，双手枕在脑后，嘴角上扬，十分开心。下床时他看见了萝凯那份报纸的一角，报纸还放在她枕头上。他看见一张照片，拍的是警方封锁线内的犯罪现场。他闭上眼睛，走到窗前，再睁开眼睛，看着那棵冷杉。他觉得现在自己可以办到了，他可以忘记脱逃的那人叫什么名字了。

他醒了过来。他又梦见了他的母亲，还梦见了那个自称是他父亲的人。他心想这是哪一种醒来？他获得了充分休息，觉得很冷静、很满足，而导致这些的主要原因就躺在他的身旁。他转过身看着她。昨天他又进入了狩猎模式，他并不是有意的，但当他看见她，看见那个

女警察在酒吧里，他感觉就像是命运之轮转动了一般。奥斯陆是个小城市，人与人总是撞见彼此。不过他并未当场发狂，他已学会自我控制。他仔细观察她的面部线条、她的头发、她稍微以不自然角度平放的手臂。她全身冰冷，没有呼吸。薰衣草的香味已经几乎散去，但没关系，她已经完成了她的工作。

他把她盖上，走到衣柜前，拿出那套制服，拍去灰尘，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开始沸腾。今天会是另一个美好日子。

7

星期五上午

哈利·霍勒跟史戴·奥纳走在警察大学的走廊上。哈利身高一米九二，比奥纳整整高出二十厘米，奥纳则比他年长整整二十岁，而且腰围宽广得多。

“真是太让我惊讶了，这么简单的案例你竟然想不通，”奥纳说，检查着自己的圆点领结有没有歪掉，“这里头根本毫无谜团可言，你之所以当老师是因为子承父业，也就是说，是因为你父亲是老师。就算你父亲已经过世了，你还是想得到他的认同，这在你当警察的时候是得不到的，而你也从不想当警察，因为你对父亲的反抗就是不想跟他一样，你认为他软弱无力，没能拯救你母亲的性命。你把自己缺少的投射在他身上，跑去当警察，以弥补当年你也没能拯救母亲的性命的遗憾。你想拯救大家免于死亡，更进一步说，你想拯救大家不被杀害。”

“嗯，人家到底付你多少钱跟你约诊，听你说这些话？”

奥纳大笑。“说到约诊，萝凯的头痛怎么样了？”

“她今天跟医生有约，”哈利说，“她父亲也有偏头痛的毛病，都是到一定年纪才会发作。”

“遗传这玩意就好像去找人算命又后悔了一样。人类总是倾向于讨厌自己无法避开的东西，例如死亡。”

“遗传也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我爷爷说他第一次喝酒就上瘾，跟他爸爸一样，可是我爸却可以一辈子都享受喝酒，真的只是享受喝酒的乐趣，却不会上瘾。”

“所以酗酒会隔代遗传，这种事也很常见。”

“除非我只是以怪罪基因来作为自己性格缺陷的借口。”

“好吧，可是性格缺陷也可以怪罪基因啊。”

哈利微微一笑，迎面走来的一个女学生会错意，也回以微笑。

“卡翠娜寄了基努拉卡区命案的现场照片给我，”奥纳说，“这件案子你怎么看？”

“我已经不看犯罪新闻了。”

二号阶梯教室的门敞开着迎接他们。这节课属于警察大学最后一年的课程，但欧雷克说他跟几个一年级同学会偷溜进去听。不难想见的是，整间教室里挤满了人，甚至有许多学生和其他讲师坐在阶梯上或站在墙边。

哈利走上讲台，打开麦克风，望着台下众人，发现自己在下意识地寻找欧雷克的面孔。台下窸窣的说话声逐渐止息，整间教室安静下来。其实最奇特的一点并不在于他成为老师，而在于他喜欢上了当老师。他跟大部分常被认为沉默内向的人一样，一站到大群求知若渴的学生面前，竟然颇放得开，甚至比站在7-ELEVEN唯一结账柜台的店员面前还放得开。有时店员把一包骆驼牌淡烟放到他面前，他想开口说“我要两包”，却会因为发现背后还有好多人在排队而开不了口。他之所以要买两包烟是因为有时他心情不好，觉得每根神经都焦躁不安，就会带一包烟走到户外，点一根抽完后把整包烟都给扔了。站在讲台上，其实是处在他的舒适圈里，圈子里除了工作，就是命案。哈利清了清喉咙。他没找到欧雷克那张总是严肃兮兮的脸，却发现了另一个熟识之人，那人脸上戴着单边黑眼罩。“我想你们有些人走错教室了吧，这节课是大三学生最后一年的刑事工作三级课程。”

台下来一阵笑声，却没人表现出要离开教室。

“那好吧，”哈利说，“如果今天有人想来听我讲枯燥的命案调查方法那可能就要失望了，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客座讲师史戴·奥纳，他担任警署犯罪特警队的顾问已经很多年了，同时也是北欧在暴力凶杀案领域里首屈一指的心理学家。因为我知道他等一下不会轻易把讲台还给我，所以在我把讲台交给他之前，要先提醒大家，下星期三我们会进行新的交叉审讯考试，案例是‘五芒星’，跟往常一样，案件说明、犯罪现场报告和审讯记录都放在校内网络上。好了，奥纳，讲台交给

你喽。”

台下爆出掌声，哈利走下台阶，奥纳神气活现地踏上讲台，腹部向前突出，嘴角泛起满意的微笑。

“奥赛罗综合征！”奥纳高声说，又朝麦克风靠近了些，稍微压低嗓门，“奥赛罗综合征就是我们所谓的病态性嫉妒，挪威大部分的命案杀人动机都来自它。就如同莎士比亚剧作《奥赛罗》中所描述的，富绅罗德里戈爱上了奥赛罗将军的新婚妻子苔丝狄蒙娜，而狡猾的伊阿古由于未受奥赛罗提拔重用而心生愤懑，因此想毁掉奥赛罗，趁机谋取权力，于是和罗德里戈一起在奥赛罗和苔丝狄蒙娜之间挑拨离间。伊阿古在奥赛罗的脑子里和心里散播病毒，这种致命且顽强的病毒有许多伪装，但其实就是嫉妒。随着奥赛罗病得越来越重，他的妒火引发了癫痫，使得他在台上发抖。最后奥赛罗亲手杀了妻子，自己也落得自杀收场。”奥纳拉了拉花呢夹克的袖子。“我之所以要在这里讲述《奥赛罗》的剧情，并不是因为警察大学的课程里还包括莎士比亚的著作，而是因为你们需要一些通识教育。”台下来笑声。“所以说，各位没有嫉妒心的先生、女士，奥赛罗综合征到底是什么？”

“我们何德何能让你大驾光临？”哈利低声说，他已绕到阶梯教室后方，在米凯·贝尔曼旁边站定。“你对嫉妒这个主题有兴趣？”

“不是，”米凯说，“我是希望你能来帮忙调查最近发生的这起命案。”

“那你恐怕要白跑一趟了。”

“我希望你跟以前一样，领导一个平行于大调查团队的独立小调查团队，共同调查这件案子。”

“署长，谢谢你的提议，我的答案是‘不要’。”

“我们需要你，哈利。”

“对啊，你们在这里需要我。”

米凯笑了一声。“我一点也不怀疑你是个好老师，但好老师到处都是，你却是独一无二的警探。”

“我不想再回去侦办命案了。”

米凯面带微笑，摇了摇头。“得了吧，哈利，你以为你可以假扮

成一个截然不同的人在这里躲多久？你又不像奥纳，是草食动物，你跟我一样是掠食动物。”

“我的答案还是‘不要’。”

“大家都知道掠食动物有一口利牙，因此它们才会排在食物链的最顶端。我看见欧雷克坐在前排那里，谁能想到他竟然会来念警察大学？”

哈利觉得后颈的汗毛根根直竖，让他瞬间进入警戒模式。“我很满意我现在的的生活，贝尔曼，我不会走回头路的，我的答案就是‘不要’。”

“要想成为警察，必备的先决条件是没有前科。”

哈利没有回话。奥纳再度引起哄堂大笑，米凯也笑了几声。他把手搭在哈利的肩膀上，倾身向前，稍微压低嗓音：“虽然已经事隔好几年了，但我手上还是有人脉，可以找到人来发誓当年见过欧雷克购买海洛因。购买毒品的最高刑期是两年，虽然 he 可以获得缓刑，但永远不可能成为警察了。”

哈利摇了摇头：“贝尔曼，就算是你也不可能做得出这种事。”

“不可能吗？虽然这样做看起来像是杀鸡用牛刀，但侦破这件案子真的非常重要。”

“如果我拒绝，你就算毁了我的家庭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也许是吧，但是别忘了，我……那是怎么说来着？我恨你。”

哈利看着前方众人的背影。“你不是那种感情用事的人，贝尔曼，你没那么多感情。你握有警察大学学生欧雷克·樊科的罪证那么久却没采取任何行动，大家知道了会怎么想？你跑来这里虚张声势是没用的，贝尔曼，你的对手知道你手里拿的只有一副烂牌。”

“如果你想拿这个年轻人的未来当赌注，赌我只是虚张声势，那就尽管赌吧，哈利。只要你替我破了这件案子就好，其他的一切都会一笔勾销，今天下午之前给我答案。”

“我只是好奇，贝尔曼，为什么这件案子对你来说这么重要？”

米凯耸了耸肩。“政治。掠食动物需要吃肉。别忘了我是老虎，

哈利，而你只是狮子。老虎的体重比狮子重，脑容量也比狮子高，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人知道在竞技场上如果狮子对上老虎，狮子必死无疑。”

哈利低头看见前排有颗头转了过来，正是欧雷克，他露出微笑，竖起大拇指比了比。欧雷克就快满二十二岁了，他有他母亲的眼睛和嘴巴，但那头乌黑直发遗传自他早已被遗忘的俄裔父亲。哈利回以大拇指，挤出微笑，待他回过头来，米凯已然离去。

“奥赛罗综合征好发于男性，”奥纳拉高嗓音说，“罹患奥赛罗综合征的男性杀人犯倾向于使用双手，女性杀人犯则倾向于使用刀子或钝器。”

哈利侧耳倾听。脚下那潭黑水表面结上了一层薄冰。

“你的表情看起来好严肃，”奥纳说，他刚从洗手间走回哈利的办公室，喝掉了杯子里剩余的咖啡，穿上外套，“不喜欢我这堂课吗？”

“哦，喜欢啊，刚才贝尔曼来了。”

“我看到了，他想干吗？”

“他想威胁我回去帮他调查最近这起命案。”

“你怎么说？”

“我说不要。”

奥纳点了点头。“很好。你跟我都和邪恶有过大量近距离的接触，那会侵蚀我们的灵魂，旁人也许看不出来，但其实那会摧毁我们的一部分，而且我们身边所爱的人也会引起那些反社会人格障碍者的高度注意。我们已经卸下勤务了，哈利。”

“你是说你投降了？”

“是的。”

“嗯，我知道你现在用的是比较笼统的说法，你确定不能说得更详细一点吗？”

奥纳耸了耸肩。“我只能说，我花了太多时间在工作上，太少时间在家里。我在研究命案的时候，人虽然在家，心却不在。呃，这你

可以了解吧，哈利。而奥萝拉她……”奥纳鼓起双颊，又把空气呼出，“老师说她现在好了很多，小孩在那个年纪有时候会搞自闭，然后又开始尝试接触外界，他们手腕上有疤痕并不一定代表经常自我伤害，那只代表他们生来就具有好奇心。但一个父亲发现自己无法触及孩子内心的时候，总会很难过，更叫人难过的是，这个父亲应该是个优秀的心理医生才对。”

“她现在十五岁了，对不对？”

“等她满十六岁，这些事应该就都会过去而且被淡忘，这只是阶段性的而已，这个年纪就是会有这种事。但你没办法等手上的案子结束以后再去关心家人，也不能等隔天工作告一段落以后再去，你必须现在就去，你说是不是，哈利？”

哈利用大拇指和食指轻轻揉着上唇上方的胡楂，缓缓点头。“嗯，当然是。”

“好吧，我要走了，”奥纳说，提起公文包，拿起一沓照片，“这些是卡翠娜寄来的犯罪现场照片，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些不关我的事。”

“那我为什么会要这些照片？”哈利问道，低头看着染血床铺上的女尸。

“说不定你课堂上会用得到，我听见你提到五芒星的案子，知道你用的是真实案例和资料。”

“那件案子只是范本，”哈利说，试图将目光从那张女尸照片上移开，却又觉得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有如回声一般，难道他见过这个女的？“这个被害人叫什么名字？”

“埃莉斯·黑尔曼森。”

这名字并未勾起任何记忆，哈利往下一张照片看去。“她脖子上的这些是什么伤口？”

“你真的没看过关于这件案子的任何新闻？现在的报纸头条全都是这件命案，也难怪贝尔曼要逼你回去办案。那是铁假牙造成的伤口，哈利。”

“铁假牙？这个凶手崇拜恶魔？”

“如果你看了《世界之路报》，就会知道他们引用了我的同行哈尔斯坦·史密斯的推特文章，说这是吸血鬼症患者的杰作。”

“吸血鬼症患者？所以是吸血鬼喽？”

“是就好了，”奥纳说，拿出一张《世界之路报》的案情剪报，“吸血鬼至少在动物学或小说里找得到一些根据，史密斯和其他几个国家的心理医生说，吸血鬼症患者以饮血为乐，你看这个……”

哈利看了奥纳拿到他面前的推特文章，目光停留在最后一个句子上：吸血鬼症患者将再度下手。

“嗯，虽然只有几个心理医生这样说，但并不一定代表他们是错的。”

“你疯了吗？我是很赞成独排众议，也欣赏像史密斯这样有企图心的人。他在学生时期犯过几个大错，使他得到‘猴子’这个绰号，我想直到现在他在心理医生的圈子里还是没有太高的可信度，但其实他本来是个前景被看好的心理医生，直到他搅和到吸血鬼症患者这件事里。他写的文章不赖，但总是没办法登上必须经过同行评审的期刊，如今他的文章终于被《世界之路报》采用了。”

“那你为什么不相信吸血鬼症患者这件事？”哈利说，“你自己就说过，只要你想得出任何一种异常行为，世界上就一定有人有这种行为。”

“对啊，世界上一定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会有。人类的性欲跟人类的思考和感觉能力有关，所以几乎是没有限制的。恋树癖指的是对树木产生性欲，有失败癖的人会觉得失败能引发性欲。但是在你定义某种行为是癖好或崇拜之前，它必须先盛行到一定程度，有一定数量的行为者。史密斯和他那群有夸大倾向的心理医生自己发明了这种崇拜主义，而他们是错的，世界上没有一群人叫作所谓的吸血鬼症患者，世界上没有这种在遵循一定的行为模式的人，而且数量多到可以供人分析。”奥纳扣上外套纽扣，朝门口走去。“相反，如果你罹患亲密恐惧症，无法在好朋友离开时给他一个拥抱，那就是心理学理论的上好分析素材。替我问候萝凯吧，告诉她我会施展魔法让头痛远离她。哈利？”

“什么？好啊，没问题，我会转告她的。希望奥萝拉的事一切顺利。”

奥纳离开之后，哈利怔怔坐了好一会儿。昨晚他走进客厅时，萝凯正好在看一部电影，他看了一眼画面，就问那是不是詹姆斯·格雷（James Gray）执导的电影。他看见的是毫无特点的道路画面，里面没有演员、没有特定的车辆，也没有特殊的摄影角度，只不过是一个他从未看过的两秒钟的普通画面。当然了，没有一部电影是毫无特点的，但是除了他几个月前看过詹姆斯·格雷执导的电影之外，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认为那部影片的导演就是詹姆斯·格雷。也许仅仅只是看了一眼画面，他的头脑就能下意识做出各种琐碎的联结。他曾经看过一部电影，而现在这两秒钟画面所包含的一两个细节就以迅捷无比的速度流入他的大脑，以至于他根本来不及辨别他认出的究竟是什么。

哈利拿出手机。

他迟疑片刻，找出卡翠娜的电话号码。他们上次联络已经是六个月前的事了，当时她发短信祝他生日快乐，他只回了一句“谢谢”，没有任何符号，也没有句号。哈利知道卡翠娜会明白，他并不是不在乎她，而是他不喜欢打冗长的短信。

电话没人接。

他拨打卡翠娜在犯罪特警队的专线电话，接起电话的是麦努斯。“原来是哈利·霍勒亲自打电话来了啊。”他的语气中充满浓浓的嘲讽意味，于是哈利清楚地明白了自己在犯罪特警队里没多少粉丝，而且麦努斯绝不会是粉丝之一。“没有，我今天没看见布莱特，这对一个新上任的项目小组召集人来说倒是很奇怪，因为我们今天有一大堆事情要做。”

“嗯，可以请你转告她说我……”

“霍勒，你最好晚点再打来看看，我们今天很忙。”

哈利结束通话，手指轮敲着桌面，看了看办公桌一端的一沓作业，又看了看办公桌另一端的那沓照片，想起了米凯的比喻。狮子？好吧，有何不可？他读到过狮子独自狩猎的成功率大约只有百分之十五，还有狮子要撂倒大型猎物时，没有力气将猎物的喉咙撕开，只能让猎物窒息而死，也就是用力咬住猎物的脖子，掐住气管，而这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如果对方是大型动物，例如水牛，狮子有时就得挂在上边，折磨自己和水牛长达好几个小时，最后还是不得不放弃。这也是一个可以用来看待命案调查工作的角度：辛苦工作老半天却得不到任何回报。

他答应过萝凯不会回去，也答应过自己不会回去。

哈利又看了看那沓照片，看了看埃莉斯·黑尔曼森的照片。她的名字已自动烙印在他的脑海里，她躺在床上那张照片的细节也是。但重点不在于细节，而在于整体。昨晚萝凯看的那部电影是《危险藏匿》，导演并不是詹姆斯·格雷。哈利也会有判断错误的时候，他的成功率一样只有百分之十五……

埃莉斯躺在床上的样子有点蹊跷，或者应该说她“被”躺在床上的样子有点蹊跷。那种摆放方式很像那场已被他遗忘的梦境所产生的回声。森林里的叫声。他一直努力想忘记那个男子的声音。那个脱逃的男子。

哈利想起以前他思考过的一件事，就是当他堕落、当他拔掉酒瓶的软木塞，喝下第一口酒的时候，事情并不如他所想的那样，因为喝下酒的那一刻并不是决定性的时刻。那个决定其实早就已经做好了。决定做好之后，只剩下一个问题，那就是要用来触发。这件事注定会发生，总有一刻那瓶酒会伫立在他面前，等待着他，他也渴望着那瓶酒。其余的就只是相反电荷、磁力、不可违抗的物理定律。

该死、该死！

哈利猛地站起，抓起他的皮夹克，快步走出办公室。

他照着镜子，检查夹克是否穿着妥当。他又读了一次关于她的描述。他已经开始讨厌她了。她的名字里有个“w”，但其实应该用“v”这个字母来拼才对，就跟他的名字一样，光是这点就足以惩罚她了。他其实比较想换一个受害者，一个较为贴近他品位的受害者，例如卡翠娜·布莱特。但决定早已替他做好，那个名字里有个“w”的女子正等着他。

他扣上夹克的最后一颗纽扣，出门而去。

8

星期五下午

“贝尔曼是怎么说服你的？”犯罪特警队队长甘纳·哈根站在窗前说。

“这个嘛，”哈根背后传来一个独特的嗓音，“他提出了一个我无法

拒绝的条件。”这嗓音比以前沙哑了点，但仍保有同样的深度和沉静。哈根曾听一个女同事说过，哈利·霍勒全身上下唯一美好之处就是他的声音。

“什么条件？”

“加班费增加百分之五十，退休金增加一倍。”

哈根微微一笑。“难道你没提出条件？”

“我自己挑选组员，我只要三个人。”

哈根转过身来。他懒散地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两条长腿直直地伸出，瘦削的脸庞上多了几道纹路，浓密的金色短发，太阳穴两旁冒出了几根白发。他已不像哈根上次看到他时那么瘦了，深蓝色的眼眸周围的眼白部分也许还不是太清澈，但已不像他过去处于谷底时那般布满血丝。

“你最近还在戒酒吗，哈利？”

“戒得跟挪威油田一样，一滴都找不到，长官。”

“嗯，你知道挪威油田里还有很多油吧？只不过暂时关闭等油价上涨。”

“我知道，这就是我想传达的形象。”

哈根摇了摇头。“我还以为你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成熟一点。”

“很令人失望对不对？我们不会变得更有智慧，只是变老而已。卡翠娜还是没联络吗？”

哈根看了看自己的手机。“完全没有。”

“要不要再打给她看看？”

“哈尔斯坦！”客厅传来叫声，“孩子们要你再当一次老鹰！”

哈尔斯坦·史密斯叹了口气，不过是开心的叹气，他将手上那本弗朗西斯卡·特温（Francesca Twinn）所著的《性爱杂记》（*Miscellany of Sex*）放在厨房餐桌上。他在这本书里并未发现任何内容有助于他的博士学位，除了知道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特罗布里恩群岛上，咬下

女人的睫毛是一种热情的表现，这一点还挺有意思的，因此去逗孩子开心当然更好玩。刚才他其实已经玩得很累了，但是没关系，生日一年才一次而已。不对，他有四个小孩，所以是一年四次。如果孩子坚持爸妈生日也要办派对的话，那就是一年六次。如果也要庆祝“半岁生日”的话，那就是一年十二次。客厅里传来小孩发出的如鸽子般的咕咕叫声，他朝客厅走去，这时门铃响起。

史密斯前去开门，只见站在门外台阶上的女子毫不掩饰地瞪大了眼睛，看着他的头。

“前天我吃了含有坚果的东西。”他说，抓了抓额头上爆发的红色荨麻疹。

他看着女子，发现对方并不是在看他额头上的荨麻疹。

“哦，这个啊，”他说，摘下帽子，“这个我们拿来当作老鹰的头。”

“看起来比较像鸡头。”女子说。

“这其实是复活节小鸡，所以我们都叫它小鸡鹰。”

“我是奥斯陆警署犯罪特警队的卡翠娜·布莱特。”

史密斯侧过头。“对，昨天晚上我在新闻上看到过你，你是因为我在推特上面贴的文章才来的吧？我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我不是有意要引起这么大的骚动的。”

“我可以进来吗？”

“当然可以，不过希望你不要介意……呃……小朋友很吵。”

史密斯跟孩子解释说他们得先自己找一只老鹰，接着便领卡翠娜走进厨房。

“你看起来需要喝杯咖啡。”史密斯说，没等卡翠娜回答，就径自倒了杯咖啡。

“昨天晚上忙到很晚，”卡翠娜说，“早上还睡过了头，所以一起床就直接过来了，手机也忘在家里了。可以借你的手机用一下吗？我得打个电话到办公室。”

史密斯把他的手机递给卡翠娜，看见她不知所措地看着那部古老的爱立信手机。“小孩都叫它笨蛋手机，需要我跟你说明怎么用吗？”

“我还记得怎么用，”卡翠娜说，“告诉我，你对这张照片有什么看法？”

卡翠娜按下手机按键，史密斯仔细观看她递来的照片。

“铁假牙，”他说，“土耳其的？”

“不是，加拉加斯的。”

“是哦，伊斯坦布尔的考古博物馆也有几副类似的假牙，据说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士兵用的，但历史学家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应该是上流阶层玩虐待游戏的时候用的。”史密斯抓了抓额头的荨麻疹，“所以凶手用了类似的东西？”

“目前还不确定，我们只是从被害人的咬痕分析推断的，伤口上还沾有铁锈和一些掉落的黑漆碎片。”

“啊哈！”史密斯高声呼喊。“那我们得去日本才行！”

“是吗？”卡翠娜把手机拿到耳边。

“你有没有看过有些日本女人会把牙齿染成黑色？没有？好吧，那是个叫作‘ohaguro’的传统，意思是‘日落后的黑暗’，最初出现在日本平安时代，大概是公元八百年，还有……呃，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卡翠娜不耐烦地比了个手势。

“据说日本中世纪的时候，北方有个将军要求旗下士兵戴上涂有黑漆的铁假牙，主要是用来吓人，但近身战的时候也派得上用场。如果战场上太过拥挤，无法使用武器，也没法出拳或踢腿，就可以用假牙咬穿敌人的喉咙。”

卡翠娜比了个手势表示电话接通了。“嘿，甘纳，我是卡翠娜，我只是要跟你说明我直接从家里过来找史密斯教授谈……对，就是那个在推特上面发文的。还有我手机忘在家里了，如果有人要找我……”她停下来聆听，“哈利？你是开玩笑的吧？”她又听了片刻，“他就这样走进来说他愿意接这个案子？我们晚点再说好了。”她把手机还给史密斯，“好吧，告诉我，吸血鬼症到底是什么？”

“如果要谈这个话题，”史密斯说，“我们得去散散步。”

卡翠娜和哈尔斯坦·史密斯沿着碎石步道并肩而行，这条步道从屋子一直延伸到谷仓。他解释说，他老婆继承了这座农场和将近一公顷的土地，格里尼这个地区距离奥斯陆市中心不过才几公里，但仅仅在两个世代前，这里还到处可见牛羊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他老婆还继承了纳赛亚岛上的一小块地和船屋，而且听周围那些暴发户邻居说，有人要开高价收购，如果是真的，那里的遗产比这里更值钱。

“纳赛亚岛真的是太远了，很少会去，但我们暂时还不想卖地。虽然我们只有一艘便宜的铝质小船，上头的引擎有二十五马力，但我很爱那艘船。偷偷告诉你，你可别跟我老婆说，其实我比较喜欢大海，不喜欢这块农地。”

“我的家乡也在海边。”卡翠娜说。

“卑尔根对不对？我很喜欢卑尔根方言。我在颂维根区的精神病院工作过一年，那里好美，只不过常常下雨。”

卡翠娜缓缓点了点头。“对，我也在颂维根被淋湿过。”

两人走到谷仓前，史密斯掏出钥匙，打开挂锁。

“谷仓用这个锁好像有点大。”卡翠娜说。

“上一个太小了。”史密斯说。卡翠娜听出他口气中带有一丝无奈。她一踏进门，感觉脚底下有东西在动，不由得低声惊呼。她低头看去，便看见一个宽一米、长一点五米的长方形金属板设置在水泥地上。她觉得那块金属板底下似乎有弹簧，还会摇晃、碰撞周围的水泥结构，最后才逐渐静止下来。

“五十八公斤。”史密斯说。

“什么？”

史密斯朝左方的一个大箭头点了点头，只见那个箭头在一个半月形的刻度盘上，在五十和六十的刻度之间微微摆动。卡翠娜这才明白原来自己踩上了一个老式的牛磅秤。她眯眼看去。

“五十七点六八。”

史密斯哈哈大笑：“反正远低于可宰杀重量。我得承认我每天早

上都会跳过这个磅秤，我可不想觉得每天都是我要被送去屠宰的最后一天。”

两人继续往前走，经过一排畜栏，在一间办公室的门前停下脚步。史密斯用钥匙把门打开。办公室里有一张桌子、一部台式电脑、一扇可看见外头草原的窗户和一幅吸血鬼画像，画中的吸血鬼张着又大又薄的蝙蝠翅膀，伸着细长的脖子，有一张方形的脸蛋。办公桌后方的书架上摆着半满的档案和书籍。

“世界上曾经出版过的吸血鬼症相关书籍全都在这里了，”史密斯说，伸手从那些书的书脊上摸了过去，“所以要得出概论还是挺容易的，但是要回答你的问题，就必须从一九六四年范登伯格（Vandenbergh）和凯利（Kelly）写的这本书说起。”

史密斯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打开读道：“吸血鬼崇拜指的是从对象身上吸血（通常这个对象是爱人）并借以得到性快感的行为。’这是死板的文字定义，但你要的应该不只这样对不对？”

“应该是吧。”卡翠娜说，看着那幅吸血鬼画像。那幅画画得很好，简单又孤单，隐隐散发着一一种冷冽感，看得她不由得把夹克拉紧了点。

“那我们再谈得深入一点，”史密斯说，“首先呢，吸血鬼症不是什么新发明，这名称跟某种伪装成人类的嗜血怪物传说有关，这个传说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东欧和希腊，但现代对吸血鬼的概念主要来自一八九七年爱尔兰作家布莱姆·斯托克所著的小说《德古拉》，还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拍摄的第一批吸血鬼电影。吸血鬼原本指病态的人类，而有些研究者误认为吸血鬼症患者主要是受到这些传说的启发，但他们忘了吸血鬼症早在这本书里就已经被提到过了……”史密斯拿出另一本旧书，褐色书封已碎裂了大半。“这是理查德·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在一八八六年所著的《性精神病态》（*Psychopathia Sexualis*），也就是说，这本书早在吸血鬼传说广为人知之前就已经出版了。”史密斯小心翼翼地放回那本书，又拿出另一本书。

“我自己的研究是基于吸血鬼症与嗜尸癖、恋尸癖和施虐癖相关这一观点，跟这本书的作者布吉尼翁（Bourguignon）观点一致。”史密斯打开那本书。“这本书写于一九八三年：‘吸血鬼症是一种罕见的强迫症，患者内心有一种难以抵抗的冲动想要摄取鲜血，他们必须通过这种仪式来获得心理上的平静。罹患这种强迫症的患者和其他强迫症患者一样，本身并不了解强迫行为所代表的意义。’”

“所以说吸血鬼症患者只会去做吸血鬼症患者做的事，不会改变行为？”

“这样说有点过度简单化，但基本上是是的。”

“你的这些书里有没有一本书可以协助我们侧写这个吸血凶手？”

“没有，”史密斯说，放回布吉尼翁的书，“有一本是已经写好了的，但不在书架上。”

“为什么？”

“因为没有出版。”

卡翠娜看着史密斯。“是你写的书？”

“对。”史密斯露出悲伤的微笑。

“发生了什么事？”

史密斯耸了耸肩。“这种比较激进的心理学当时不适合出版，因为我的说法等于公然打脸这个，”他指着架上一本书的书脊，“赫舍尔·普林斯（Herschel Prins）和他一篇刊载在一九八五年《英国精神病学期刊》上的文章。做出这种事不可能逃得过惩罚，所以我遭到驱逐，因为我的研究结果是根据个案研究而非实验证据。当然啦，要根据实验证据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真正的吸血鬼症案例非常少，而少数有记录的案例又因为没有进行足够研究而被诊断为精神分裂。我尝试过，但报纸只乐于刊登美国二线明星认为吸血鬼症无聊又洒狗血的文章。最后等我搜集到足够的研究证据，终于有了突破……”史密斯指了指书架上空荡荡的部分。“偷走我的电脑是一回事，但他们还偷走了我的案主笔记和客户档案，这等于把我所有的研究都偷走了。现在有些恶毒的同事宣称我反而因此得救，因为我的研究结果一旦出版，一定会受到更多奚落，因为很显然世界上根本没有吸血鬼症患者。”

卡翠娜伸手抚摸那幅吸血鬼画像的画框。“谁会侵入这里偷走医疗记录？”

“天知道，可能是某个同事吧。我一直在等，看有没有人会把我的论文和研究成果还给我，可是还没等到。”

“说不定对方的目标是你的病人？”

史密斯哈哈大笑。“那祝他们好运，我那些病人都非常疯狂，相信我，没有人会想要他们的，他们只适合当研究对象，不适合用来赚钱。如果不是我老婆的瑜伽学校办得很成功，我们绝对留不住这座农场和船屋。说到这个，生日派对还在家里等着我，他们需要一只老鹰。”

两人走出门，史密斯锁上办公室的门，卡翠娜注意到畜栏上方的墙壁上装有一台小型监视器。

“你知道警方已经不再受理一般的非法入侵案件了吧，”她说，“就算你有监视器画面也一样。”

“我知道，”史密斯叹了口气，“那是我自己求心安用的。如果他们再来偷我的新数据，我要知道到底是哪个可恶的同事干的，谷仓大门外我也装了监视器。”

卡翠娜不禁大笑。“我还以为学者都是温室里的书虫，不会去干偷窃的勾当。”

“哦，那你恐怕是误会了，我们跟许多知识水平比较低的人一样，也会干出一堆蠢事，”史密斯说，难过地摇了摇头，“我承认也包括我自己在内。”

“真的吗？”

“反正也没什么好说的，我只不过犯了个错就被取了绰号，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也许真的是很久以前的事，但卡翠娜仍看见史密斯脸上掠过一丝痛苦的神情。

两人来到农庄前的阶梯上，卡翠娜递了一张名片给史密斯。“如果媒体打电话给你，请不要提起我来请教过你，如果民众认为警方相信有个吸血鬼逍遥法外，一定会引起恐慌。”

“哦，媒体才不会打给我呢。”史密斯说，看了看名片。

“是吗？可是《世界之路报》登了你发在推特上面的文章。”

“他们根本懒得来采访我，可能有人还记得我以前喊过‘狼来了’。”

“狼来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一桩命案我很确定涉及吸血鬼症患者，三年前也有一件，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我没印象。”

“那件案子没登上太多头条，我想应该算是走运吧。”

“所以这算是你第三次喊狼来了？”

史密斯缓缓点头，看着卡翠娜。“对，这是第三次。所以我的失败史还挺长的。”

“哈尔斯坦？”屋内传来女子的喊声，“你要来了吗？”

“就来了，亲爱的！先发出老鹰警报！嘎嘎嘎！”

卡翠娜朝栅栏门走去，听见背后的叫声越来越大。小鸽子在遭到大老鹰攻击前先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声。

9

星期五下午

午后三点，卡翠娜去鉴识中心开会，四点跟刑事鉴识员开会，两场会议都令人沮丧，五点她去署长办公室见米凯。

“我们把哈利·霍勒找回来了，很高兴你对这件事的反应很正面，布莱特。”

“为什么会不正面？在侦办命案方面，哈利是最经验老到的警探。”

“有些警探会觉得这件事……该怎么说？很有挑战性，因为有个过去名号响当当的人物来监视他们。”

“这对我来说没什么问题，我的原则就是一切都开诚布公，长官。”卡翠娜微微一笑。

“很好，反正哈利会带领他自己的独立调查小组，你不用担心会被他接管，只要把他当作一个良性的竞争对手就好。”米凯十指相触，卡翠娜注意到他的婚戒周围有一圈白色斑纹。“当然了，我会帮女性参赛者加油，希望案情很快就能水落石出，布莱特。”

“原来如此。”卡翠娜说，看了看表。

“什么原来如此？”

她听出他口气中带有一丝不悦。“原来你希望的是快速破案。”

她知道自己在挑衅警察署长，但她并不是刻意这么做的，而是不由自主地。

“你也应该希望案子能迅速侦破才对，布莱特警监。无论有没有实际的差别待遇，你这个职位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我会尽力证明我足堪重任。”

她直视米凯的双眼。米凯的眼罩对他余下那只正常眼睛似乎有衬托作用，让它显得更加炽烈而美丽，但也更突显了眼光中的残酷与无情。

她屏住呼吸。

突然间米凯爆出大笑。“我喜欢你，卡翠娜，但我要给你一个建议。”

她做好心理准备等待着。

“下次记者会由你负责发言，而不是哈根。我要你强调这是一件非常难办的案子，我们没有掌握任何线索，必须准备长期抗战。这样媒体不会那么没耐心，也让我们有更多的回旋空间。”

卡翠娜交叠双臂：“这样说也可能让凶手更大胆，更有可能再次犯案。”

“我想这个凶手不会受媒体左右的，布莱特。”

“你说了算。好了，我得去做准备了，等一下要跟项目调查小组开会。”卡翠娜从米凯的眼神中看出了警告的意味。

“去吧，还有，照我的话去做，告诉媒体说这是你办过的最困难的命案。”

“我……”

“当然是用你自己的话来说，下次记者会是什么时候？”

“今天的已经取消了，因为没有新消息可以发布。”

“好，记住了，这件案子看起来越困难，我们破案时所得到的荣耀就越大，况且这不算是在说谎，因为我们真的什么线索都还没掌握不是吗？再说，媒体最喜欢可怕的大谜团了，这是个双赢的局面，布莱特。”

去你的双赢局面，卡翠娜心想，步下楼梯，朝六楼的犯罪特警队走去。

下午六点，项目调查小组会议一开始，卡翠娜就强调快速登录电脑系统并写好报告的重要性，因为埃莉斯·黑尔曼森的Tinder约会对象盖尔·索拉的第一次讯问没有记录好，以至于还要再指派一名警探去跟他联络。

“首先，这会造成额外的工作，还会给民众留下警方做事杂乱无章的印象，好像我们的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干吗。”

“一定是电脑哪里出错了，或是系统有问题，”楚斯·班森说，即使卡翠娜并未点名批评他，“我明明传上去了。”

“这要问托尔德了。”

“过去二十四小时没有系统故障的报告，”托尔德·格伦说，推了推眼镜，注意到了卡翠娜的眼神，知道自己解读得没错，“当然了，班森，有可能是你的电脑有问题，我会去检查一下。”

“说到这里，托尔德，可不可以说一下你最近的天才发现？”

信息科技专家双颊泛红，点了点头，用僵硬不自然的声调开始说话，仿佛在念稿。“定位服务。持有智能型手机的人会允许一个或多个应用程序随时取得他们所在位置的信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准许了这项功能。”

托尔德顿了顿，吞了口口水。卡翠娜明白托尔德的确是在背稿，因为开会前她曾跟他说会在会议中请他报告，所以他特地写了一篇讲稿还背了下来。

“许多应用程序会在使用条款中要求获得传送手机位置信息给第三方的权利，但这个第三方并不是警方。Geopard就是这类的第三方商业机构，他们收集位置信息，却没有合约条款禁止他们把这些信息卖给公共部门，也就是警方。因此当性侵犯服刑期满出狱之后，我们

就会开始收集他们的联络数据，包括地址、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因为我们会定期追踪他们所在的位置，一旦有类似他们曾经犯过的性侵犯案发生时，我们就会比对他们的位置，这是因为过去一直认为性侵犯的再犯概率很高。但新的研究结果指出这完全是错误的，强暴其实是再犯率最低的一种犯罪行为。BBC第四电台最近报道说，犯罪者再度被捕的概率在美国是百分之六十，在英国是百分之五十，而且犯的通常是同一罪行。但强暴犯却非如此。美国司法部的数据显示，偷车贼在三年内因为相同罪名被捕的概率是百分之七十八点八，贩卖赃物是百分之七十七点四，依此类推，但强暴犯的再犯概率只有百分之二点五。”托尔德又顿了顿。卡翠娜心想他应该是注意到大家对这种漫无重点的报告耐心有限。托尔德清了清喉咙。“反正就是当我们把一批联络数据寄到Geopard，他们就能绘出这些人手机移动的动线，前提是这些人用的是会随时随地追踪位置的应用程序。比如说星期三晚上的位置。”

“有多精确？”麦努斯·史卡勒高声问道。

“精确到几平方米，”卡翠娜说，“但GPS是平面2D的，所以我们无法得知高度。换句话说，我们无法得知手机位置在几楼。”

“这是合法的吗？”分析员吉娜问道，“我的意思是说，隐私法……”

“……隐私法还在努力追上科技，”卡翠娜插口说，“我问过法务部门，他们说这是灰色地带，并未包含在现有法规内。对我们来说，既然不是不合法，那么……”她摊了摊双手，但会议室里没有人愿意接下去，“托尔德，请继续说。”

“我们得到法务部门律师的授权和甘纳·哈根的预算授权之后，买下了一组位置数据，这些地图包含了百分之九十一的有性侵前科的人在命案当晚的GPS位置信息。”托尔德停下来，似乎正在思考。

卡翠娜知道他已经把报告背完了，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众人并未露出欣喜之色。

“你们知道这省下我们多少麻烦吗？如果我们沿用老方法，要一一排除这么多可能的嫌犯……”

一声轻咳声传来，声音来自沃尔夫，他是队上最资深的警探，照理说他现在应该退休了才对。“既然你是说‘排除’，就表示这些地图里没有符合埃莉斯·黑尔曼森家地址的数据喽？”

“没错，”卡翠娜说，双手叉腰，“这表示我们只需要调查剩下百分之九有性侵前科的人的不在场证明。”

“可是手机的位置信息也不能完全算不在场证明啊。”麦努斯说，看了看其他人寻求支持。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卡翠娜叹道，心想，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应该是来共同破案的，而不是来把彼此的力气消耗殆尽的。

“鉴识中心那边怎么样？”她问道，先在会议室前方坐下，暂时不想看见其他人。

“没什么发现，”侯勒姆说，站了起来，“化验室检查过伤口上残留的黑漆，发现那是一种相当特别的漆料，应该是用铁屑浸在醋液里制成的，还添加了从茶叶中萃取出来的植物单宁酸。我们查过，这种漆料可能来自把牙齿染黑的日本古代传统。”

“Ohaguro，”卡翠娜说，“日落后的黑暗。”

“没错。”侯勒姆说，用钦佩的神情看着她。过去他们在餐厅吃早餐时会一起玩《晚邮报》上的猜谜游戏，每次卡翠娜胜过他时，他就会用这种神情看着她。

“谢谢，”卡翠娜说，侯勒姆坐了下来，“接下来呢，我们这间会议室里有个棘手的问题，《世界之路报》称之为消息来源，我们称之为泄密者。”

原本安静的会议室显得更为寂静了。

“现在损害已经造成，凶手知道我们掌握了什么线索，可以根据这个来进行计划。另外更糟的是，现在这间会议室里的人变得不知道可不可以彼此信任，所以我要在这里问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是谁把消息透露给了《世界之路报》？”

卡翠娜看见有只手举了起来，非常惊讶。

“楚斯，请说。”

“昨天记者会结束以后，米勒跟我和莫娜·达亚说过话。”

“你是说韦勒吧？”

“就是那个新人。我们什么都没说，可是她给了你一张名片对不对，米勒？”

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到韦勒身上，只见他金色刘海下的那张脸涨得通红。

“对……可是……”

“我们都知道莫娜·达亚是《世界之路报》的犯罪线记者，”卡翠娜说，“要联络她根本不需要名片，打电话到报社就好了。”

“是你吗，韦勒？”麦努斯问道，“听着，菜鸟是可以搞砸一两件事的。”

“我没有联络《世界之路报》。”韦勒说，口气十分急切。

“班森刚刚说是你，”麦努斯说，“你的意思是班森说谎吗？”

“不是，可是——”

“快说！”

“那个……她说她对猫过敏，我说我有养猫。”

“看吧，你跟她说过话！你还说了什么？”

“泄密者也可能是你，史卡勒。”会议室后方传来一个冷静低沉的声音，众人一起转头望去。没有人听见他走进来，那名高大男子以斜躺的方式坐在一张椅子上，背顶墙壁。

“才说到猫，”麦努斯说，“看看猫把谁给叼来了。我可没泄露消息给《世界之路报》，霍勒。”

“你或这里的任何人都有可能不小心透露太多消息给正在讯问的证人，他们很可能打电话给报社说这些消息是直接来自警察那里听来的，所以报社会声称‘这是来自警方的消息来源’，这种事经常发生。”

“抱歉，这种话没人会信，霍勒。”麦努斯哼了一声。

“你应该要信，”哈利说，“因为这里没有人会承认泄露消息给《世界之路报》的人是自己，如果你们认为团队里有内鬼，调查工作就很难有进展。”

“他来这里干吗？”麦努斯转头问卡翠娜。

“哈利要来组织一个小组，跟我们一起平行查案。”卡翠娜说。

“目前为止是一人小组，”哈利说，“我是来要一些资料的，目前还不知道案发当时所在位置的那百分之九的有性侵前科的人，可以把他们列一张名单给我吗？要以最近被判的刑期长短来排序。”

“这我可以办到。”托尔德说，然后犹豫了一下，用询问的神情看着卡翠娜。

卡翠娜点了点头。“其他还需要什么？”

“埃莉斯·黑尔曼森曾经协助判刑入狱的性侵犯名单，就这样。”

“我知道了，”卡翠娜说，“既然你来了，要不要说说目前你有什么想法？”

“好吧，”哈利环顾四周，“我知道鉴识员发现了可能来自凶手的润滑液，但我们不能排除凶手的主要犯案动机是复仇的可能性，性侵可能只是免费附带的而已。凶手在她回家之前就已经在她家里，这并不一定表示是她让凶手进门的，或是他们彼此认识。我想在办案初期我不会预先设定这样的想法，当然你们自己可能也注意到这点了。”

卡翠娜歪嘴一笑。“很高兴你回来，哈利。”

哈利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优秀或最糟糕的警探，但他绝对算得上奥斯陆警方最神话级的命案刑警。这时他在几乎呈半躺的姿势下鞠了个躬，说：“谢谢长官。”

“你是发自内心这么说的吗？”卡翠娜说。她和哈利一同搭电梯。

“什么？”

“你叫我长官。”

“当然啊。”

两人走进车库，卡翠娜按下遥控钥匙，阴暗中的某处传来哔的一声，灯光闪了闪。哈利跟她说在查这类重大刑事案件的时候，应该好好利用一下这辆自动供她使用的公务车，而且应该载他回家，途中在施罗德酒馆暂停一下，喝杯咖啡。

“你那个出租车司机朋友怎么了？”卡翠娜问道。

“你是说爱斯坦？他被炒鱿鱼了。”

“被你炒鱿鱼？”

“当然不是，是被出租车公司炒鱿鱼，他出了点事。”

卡翠娜点了点头，想起了爱斯坦·艾克兰，那个留长发的瘦竹竿，他有一口瘾君子似的烂牙，声音听起来像酒鬼，外表看起来好像七十岁，其实却是哈利的童年好友。根据哈利所说，他只有两个童年好友，爱斯坦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叫崔斯可。崔斯可是个更奇特的人物，他体重过重，白天是个不开心的上班族，晚上摇身一变成了扑克界的化身博士。

“出了什么事？”卡翠娜问。

“你真的想知道？”

“没有，但还是可以说啊。”

“爱斯坦不喜欢排笛。”

“嗯，谁喜欢啊？”

“那天他载一个客人去特隆赫姆市，那个客人害怕搭火车和飞机，所以只能搭出租车，而且他很害怕别人侵犯他，所以他总是随身带着一张CD，播放排笛版的老式流行歌曲，要边听边做呼吸练习，这样才不会失控。事情就是那天深夜车子行驶到多夫勒高原，排笛版的《无心的呢喃》播到第六遍的时候，爱斯坦拿出那张CD，打开车窗，把CD丢了去，然后他们就开始斗拳了。”

“斗拳是说得好听了吧，不过那首歌的原始版就已经够糟糕的了。”

“最后爱斯坦把那家伙踢下了车。”

“是在车子行进过程中吗？”

“不是，不过是在高原上，三更半夜的，距离最近的建筑有两公里远。爱斯坦辩称说当时是七月，天气温和，那家伙不可能吓到没法走路。”

卡翠娜哈哈大笑。“所以他现在失业了？你应该请他当你的私人司机才对。”

“我试着要帮他找过工作，但爱斯坦说：‘我天生就适合失业。’”

施罗德基本上算是一家酒吧，里头都是入夜之后的常客，他们只是亲切地跟哈利点点头，没跟他多说什么。

反倒是女服务生一看见哈利，就像看见浪子回头一样，整张脸都亮了起来。她替他们端上咖啡。奥斯陆最近被外国观光客评为世界上最棒的咖啡城市之一，但施罗德酒馆的咖啡绝对不是奥斯陆受到赞誉的原因。

“很遗憾你跟毕尔还是合不来。”哈利说。

“是啊。”卡翠娜不确定哈利想不想听她细说分明，也不知道自己想不想述说细节，因此只是耸了耸肩。

“嗯，”哈利说，端起咖啡啜饮一口，“所以恢复单身是什么感觉？”

“你对单身生活感到好奇吗？”

哈利哈哈大笑。卡翠娜发现自己很怀念这个笑声，她怀念自己逗哈利大笑，每次她都会很有成就感。

“单身生活不错啊，”她说，“我认识了一些男人。”她注意着哈利的反应。难道她希望哈利有反应吗？

“好吧，希望毕尔也去认识了别人，这样对他比较好。”

卡翠娜点了点头，但她其实没想太多。就在这个尴尬时刻，某处传来了Tinder配对成功的欣喜提示声，接着卡翠娜就看见一个身穿艳红色衣服的女子快步朝门口走去。

“哈利，为什么你会回来？上次你还跟我说你再也不办命案了。”

哈利转动着手中的咖啡杯。“贝尔曼威胁说要把欧雷克逐出警察大学。”

卡翠娜摇了摇头。“贝尔曼真的是除了古罗马暴君尼罗以外最低劣的领导者了，他要我跟媒体说这件案子非常难办，这样日后我们破

案了他就会显得十分光彩。”

哈利看了看表。“这个嘛，也许贝尔曼说得没错。这个凶手用铁假牙咬穿被害人的脖子，再喝下半升鲜血……比起被害人是谁，凶手可能更重视杀人的行为，这立刻使案子变得更难办了。”

卡翠娜点了点头。外头的街道洒满了一地灿烂的阳光，她却仿佛听见远处有雷声隆隆作响。

“埃莉斯·黑尔曼森的命案现场照片有没有让你想到什么？”哈利问道。

“你是说她脖子上的咬痕？没有。”

“我不是说这些细节，我是说……”哈利朝窗外望去，“我是说现场的整体感觉，就好像你听见一首不曾听过的歌，演唱的团体你也不熟，但你还是听得出作曲者是谁，因为它有点什么，一种你说不上来的东西。”

卡翠娜看着哈利的侧脸，他那头短发根根直竖，跟以前一样乱糟糟的，但没以前那么浓密。他脸上多了几道纹路，皱纹也深了一些，虽然眼周细纹较浅，却更突显了他脸部的强悍轮廓。她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觉得哈利那么帅。

“没有。”她说，摇了摇头。

“好吧。”

“哈利？”

“嗯？”

“欧雷克真的是你回来的原因吗？”

哈利转过头来正视卡翠娜，挑起一侧眉毛。“为什么这样问？”

这时卡翠娜心头浮现出一种跟过去一模一样的感觉，只觉得哈利的视线有如电流般触击到她，像他这种内敛又疏离的男人，竟能光用视线就在刹那间排除周遭的一切，用注视着你的目光要求你付出全部注意力。这个片刻，世界上只有这一个男人存在。

“算了，”她说，笑了一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问，我们走

吧。”

“我叫埃娃，不是Eva（伊娃），是Ewa。我爸妈希望我很独特，结果发现这个名字在那些旧铁团国家很常见。”她大笑几声，喝了口啤酒，又张开嘴巴，用食指和拇指抹去嘴角的口红。

“是铁幕和东方集团。”男子说。

“啊？”她看着男子，心想他长得挺可口的，比平常她配对成功的男人都亲切，但他可能哪里有问题，而这些问题通常都要稍后才会浮现。“你喝得很慢。”她说。

“你喜欢红色。”男子朝她挂在椅背上的外套点了点头。

“那个吸血鬼也是，”埃娃说，朝酒吧里那台超大型电视上正在播放的新闻快报指了指。足球赛结束了，五分钟前酒吧里还挤得水泄不通，现在人潮已经开始散去。她觉得自己有点醉，但还不是太醉。“你看《世界之路报》了吗？那家伙喝她的血呢。”

“对啊，”男子说，“你知道吗，她的最后一杯酒是在距离这里只有一百米的妒火酒吧喝的。”

“真的吗？”埃娃环顾四周，只见店里的客人不是成群就是结对。她刚才注意到有个男人正独自坐着，一直看她，但现在那个人已经走了。那个人并不是那个“怪人”。

“没错，是真的，要再喝一杯吗？”

“好啊，我想我最好再喝一杯，”她说，打了个冷战，“好可怕哦！”

她向酒保招招手，但酒保摇了摇头。分针已经越过了吧台出酒的魔法界线。

“看来只好改天再喝了。”男子说。

“你害得我被吓到了，”埃娃说，“你得陪我走回家才行。”

“没问题，”男子说，“你说你住在德扬区？”

“走吧。”她说，在红色衬衫外穿上红色外套，扣上纽扣。

来到外面的人行道上，她走路有点摇晃，感觉到男子正小心地扶着她。

“有一个人跟踪我，”埃娃说，“我都叫他‘怪人’。我跟他见过一次面，我们……呃，我们有阵子还不错，可当我不想再进一步的时候，他就妒火中烧，开始在我跟别人碰面的地方出现。”

“那一定不是很好的经验。”

“对啊，但同时也很有趣，可以把别人迷得团团转，让他们脑子里想的全都是你。”

男子让埃娃勾着手臂，很有礼貌地聆听她如何把别的男人迷得团团转。

“我长得很漂亮，所以他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不是很讶异，只是猜想他可能在跟踪我，但后来我才发现他不可能知道我在哪里，而且你知道吗？”她猛然停步，身子摇晃。

“呃，不知道。”

“有时我觉得他去过我家，你知道，大脑会记得别人的味道，就算你不是有意识地察觉到，但大脑还是认得出来。”

“没错。”

“会不会他就是那个吸血鬼？”

“那也太巧了吧，你是不是住这里？”

她惊讶地抬头望着面前的建筑物。“是。天哪，好快就到了。”

“不是都说有良人相伴，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好了，这个时候我该说——”

“你要不要上来一下？我的柜子里还有一瓶酒。”

“我想我们都已经喝够——”

“只要确定他不在我家就好了，求求你嘛。”

“应该不太可能吧。”

“你看，厨房的灯亮着，”埃娃说，指着二楼的一扇窗户，“我很确定我出门前关了灯！”

“是吗？”男子说，捂嘴打了个哈欠。

“你不相信我说的话？”

“很抱歉，但我真的得回家睡觉了。”

她冷冷地看着男子。“货真价实的绅士都跑哪里去了？”

男子犹疑地笑了笑。“呃……也许他们都已经回家睡觉了？”

“啊哈！你是不是已婚，却屈服于欲望，现在觉得后悔了，对吧？”

男子看着她若有所思，仿佛为她感到遗憾。

“对，”男子说，“没错，就是这样，祝你一夜好梦。”

埃娃打开公寓大门，爬上二楼，侧耳聆听，但什么也没听见。其实她并不记得自己有没有把厨房的灯关掉，她刚才那样说只是希望男子可以陪她上来。但既然她已经说出了那样的话，就越发觉得仿佛是真的，也许怪人真的在她家。

她听见地下室门内传来拖沓的脚步声，又听见门锁转动的声响，一个身穿保安制服的男子走了出来。男子用一把白色钥匙锁上门，转过身来，突然看见埃娃正从上往下看着他，不由得吓了一跳，后退了一步。

接着他笑了一声。“我没听见你的声音，抱歉。”

“有问题吗？”

“最近地下室储藏空间被入侵过几次，所以住宅协会要求我们增加巡逻次数。”

“所以你是我们的保安？”埃娃微微侧头。那人长得不难看，也不像其他保安那么年轻。“这样的话，可以请你帮我检查一下我家吗？我家也被人入侵过，你知道的。我看见我家有灯亮着，可是我记得我出门前把灯关掉了。”

那保安耸了耸肩。“我们不应该进入住户家里，不过好吧。”

“终于有个有用的男人出现了。”埃娃说，又打量了那人一番。对方是个看起来成熟稳重的保安，头脑可能没那么聪明，但安全可靠，容易掌控。出现在她生命中的男人都拥有一切，他们有良好的家世，未来遗产丰厚，教育水平高，有个光明的未来。他们都崇拜她，但可悲的是他们都酗酒，以致光明的未来都随着他们跌入深谷。也许是时候换个口味了。埃娃半转过身去，以诱惑的姿态扭动着臀部，寻找钥匙。天哪，钥匙还真多，也许她醉得比自己以为的还要厉害。

她找到了正确的钥匙，打开门，没在玄关脱鞋就直接走进了厨房。她听见保安跟了上来。

“没人在这里。”保安说。

“只有你跟我。”埃娃露出微笑，倚在料理台上。

“厨房很漂亮。”保安站在门口，伸手抚摸自己身上的制服。

“谢谢，早知道会有访客，我就会把厨房整理干净了。”

“可能把碗盘也洗一洗。”保安也露出微笑。

“好啦好啦，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嘛。”她从脸上拨开一络头发，踏着高跟鞋的脚微微歪斜。“你可以帮我检查一下家里其他地方吗，我来替我们调杯鸡尾酒，你说怎么样？”她把手放在料理机上。

保安看了看表。“我得在二十五分钟内到达下一个地址，但还算有时间检查一下有没有人躲在你家。”

“这段时间可以做很多事呢。”埃娃说。

保安和她四目相接，他轻笑几声，揉了揉下巴，走出厨房。

他朝应该是卧房的房间走去，突然想到这栋公寓的墙壁非常薄，隔壁男性住户说的话都听得一清二楚。他打开房门。里头漆黑一片。他打开电灯开关，天花板亮起微弱的灯光。

卧房没人。床铺没整理。床边桌上放着一个空酒瓶。

他继续往前走，打开浴室的门，只见里头的瓷砖很脏，浴缸周围拉着一张发霉的浴帘。“看起来没问题！”他朝厨房喊道。

“你在客厅坐一下吧。”她回道。

“好，可是我二十分钟内得离开。”他走进客厅，在一张下陷的沙发上坐下，听见厨房传来酒杯碰撞的声响，接着是她尖细的声音。

“你想喝一杯吗？”

“好啊。”他觉得她的声音听起来很悦耳，会让男人希望自己有个遥控器可以控制她的声音。但她看起来丰满性感，几乎有点像他母亲。他想拿出保安制服口袋里的东西，但那东西钩到了口袋衬里。

“我有金酒、白葡萄酒，”她娇滴滴的声音在厨房里响起，有点像钻子的声音，“还有一些威士忌，你想喝什么？”

“我想喝点别的。”他压低声音对自己说。

“你说什么？我都拿出去好了！”

“好.....好的，老妈。”他低声说，把那个金属装置和口袋衬里分开，轻轻放在面前的咖啡桌上，好让她一目了然。他觉得自己已经勃起了，于是深深吸了一口气，感觉像是要把房间里的氧气都吸光。他背靠沙发，将穿着牛仔靴的双脚搁在桌子上，就搁在那副铁假牙旁边。

卡翠娜·布莱特就着台灯灯光，让目光游走在照片上。光看照片实在很难相信这些人会是性侵犯，这些人强暴过女人、男人、小孩、老人，有的甚至还凌虐过受害者，其中少数人甚至把受害者杀害了。好吧，如果你已经清楚地知道他们做过多么伤天害理的事，也许就能从这些档案照片上那一个个萎靡且经常惊慌失措的眼神中看出些什么。但如果你在街上和他们擦肩而过，你可能万万也想不到自己已经受到观察和评估，而且但愿自己没被他们选中作为下手目标。有几个面孔是她过去在性犯罪小组看到过的，其他则从未见过。新面孔很多，每天都有新的性侵犯出道。这些人刚出生时也是纯真的小婴儿，号啕的哭声被母亲分娩时的尖叫声淹没，腹部的脐带让他们跟生命联结，他们是上天赐给感激涕零的父母的礼物。只是日后这些孩子会把女人绑起来，掰开她们的双腿，手上不停自慰，嘶哑的呻吟声被女人的尖叫声淹没。

项目调查小组有半数成员已开始联络这些性侵犯，罪行残暴程度高的优先联络。他们搜集和查证对方的不在场证明，但尚未发现任何人在案发当天出现在命案现场附近。另一半成员忙着查访死者的前男

友、朋友、同事和亲属。挪威的命案数据十分清楚明了：百分之八的命案凶手认识死者，超过百分之九十的死者是陈尸于自家的女性。即便如此，卡翠娜并不期待可以在数据指出的百分比当中找到凶手，因为哈利说得没错，这是个不同类型的凶手，犯案行为比死者身份来得重要。

他们也过了一遍埃莉斯协助判刑的罪犯名单，但卡翠娜并不认为凶手是像哈利说的那样一石二鸟，也就是同时完成甜蜜的复仇和满足生理欲望。但满足生理欲望这部分呢？她试着想象凶手躺在床上，完事后一手抱着死者，嘴里叼根香烟，面露微笑，轻声说：“刚才真是太棒了。”这种行为跟以前哈利谈到的连环杀手截然不同。哈利说连环杀手的挫折来自总是难以完全得到他们所追求的，因此他们必须继续杀人，希望下次能够得到满足，一切都会变得完美，他们可以再次在女人的尖叫声中出生，脐带依然跟人类联结着，尚未被切断。

她又把埃莉斯躺在床上的照片拿起来看，努力想看见哈利所看见的或听见的。音乐，哈利不是提到过音乐？很快她就宣告放弃，把脸深深埋在双手之中。她怎么会认为自己有稳定的心理状态可以胜任这份工作？“除了艺术家，躁郁症对任何行业来说都不是个好的开始。”上次她去看精神科时，医师这样对她说。最后医师给她开了那种可以让她感觉轻飘飘的粉红小药丸。

周末就快到了，一般人都在做一般的事，他们不会坐在办公室看着可怕的犯罪现场照片和可怕的人，只因为他们认为其中有张面孔可能透露了些什么，接着又把这些全都抛在脑后，然后上Tinder猎艳。然而这时卡翠娜却渴求有某样东西可以让她联结正常的生活，比如说吃一顿周日午餐。她跟侯勒姆交往时，侯勒姆曾多次邀请她跟他住在斯克雷亚的父母一起共进周日午餐，从奥斯陆开车到斯克雷亚只要一个半小时，而她总是找理由回绝。但现在她却渴望可以跟公婆围坐在餐桌前，互递马铃薯、抱怨天气、吹捧新沙发、咀嚼干硬的鹿肉排。他们的对话也许乏味却令人感到舒适，彼此对望着点点头也让人觉得温暖，笑话虽然都是老掉牙的，但能让恼人之事变得可以忍受。

“嘿。”

卡翠娜跳了起来，只见门口站着一个男子。

“我的名单都查完了，”韦勒说，“如果没事，我就要回家睡觉喽。”

“没问题，只剩你一个人了吗？”

“看来是的。”

“班森呢？”

“他早就结束了，他的效率一定很高。”

“嗯，”卡翠娜说，想放声大笑却又懒得笑，“抱歉要请你做一件事，韦勒，可以请你再查一次他那份名单吗？我觉得……”

“我已经复查过了，看起来没问题。”

“全部都没问题？”先前卡翠娜请韦勒和楚斯去联络多家电信公司，拿到了死者过去半年的通讯记录，并找出了死者联络过的人及其电话。他们将名单拆分成两半，分别去查询不在场证明。

“对，其中有个住在尼特达尔区欧纳比村的家伙，名字的尾字母是‘y’，他在初夏的时候打了太多通电话给埃莉斯，所以我又查了一次他的不在场证明。”

“尾字母是‘y’？”

“对，他叫伦尼·黑尔（Lenny Hell）。”

“哦，所以你会根据对方名字的字母来判断是否有嫌疑？”

“字母是其中一项判断依据，事实上以‘y’结尾的名字时常出现在犯罪数据中。”

“然后呢？”

“我看见班森的笔记上写的伦尼的不在场证明是埃莉斯·黑尔曼森遇害当时，他跟一个朋友在欧纳比比萨烧烤店，而这件事只能由比萨店老板来证实，于是我打电话给当地警长，想亲耳听听他怎么说。”

“就因为那个家伙叫伦尼？”

“因为比萨店的老板叫汤米（Tommy）。”

“那警长怎么说？”

“他说伦尼和汤米都很奉公守法，是值得信赖的好公民。”

“所以你的判断是错误的。”

“这还有待观察，那个警长叫吉米（Jimmy）。”

卡翠娜哈哈大笑，同时发现自己正需要好好大笑几声。韦勒回以微笑。或许她也需要这个微笑。每个人都会试图给别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但她觉得如果自己没问，韦勒可能不会告诉她说他连班森的工作也一并做了，而这告诉她一件事，那就是韦勒跟她一样不信任班森。卡翠娜心里有个想法，自从这想法冒出来之后她就一直刻意忽视它，这时她决定改变这个处理方式。

“你进来，把门关上。”

韦勒依言而行。

“很抱歉，韦勒，但有件事我想请你去做。关于是谁向《世界之路报》泄密这件事。你是在工作上最靠近班森的人，可不可以请你.....”

“多方留意？”

卡翠娜叹了一口气。“差不多是这样。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一旦你有任何发现，只能告诉我，明白吗？”

“我明白。”

韦勒离去后，卡翠娜犹豫片刻，才拿起桌上的手机，寻找侯勒姆的电话。她在侯勒姆的档案里新增了照片，只要他打电话过来，屏幕上就会显示他的照片。照片中的人正在微笑。侯勒姆说不上颜值高，他面色苍白，脸略为浮肿，整张脸宛如一个白晃晃的月球，就连那头红发都显得黯然失色。但这就是侯勒姆，他的照片是其他那些命案照片的解毒剂。她到底是在害怕什么？就连哈利·霍勒都跟别人住在一起了，为什么她办不到？她的食指距离号码旁的拨号键越来越近，这时她的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是来自哈利和哈尔斯坦·史密斯的警告，关于下一个受害者。

她放下手机，又把注意力放到命案照片上。

下一个受害者。

会不会凶手已经开始计划下一起命案？

“你得再努.....努力一点才行，埃娃。”他轻声说。

他痛恨她们不努力。

他痛恨她们不打扫家里，他痛恨她们不照顾身体，他痛恨她们没能留住孩子的父亲。他痛恨她们不给孩子吃晚餐，又把孩子锁在衣柜里，对孩子说要保持绝对安静才有巧克力吃，自己却去迎接男人，给男人吃晚餐，给男人吃所有的巧克力，而且什么都给男人玩，还开心地尖叫，却从来没那样跟自己的孩子玩耍。

哦，不。

于是孩子只能自己去找母亲玩，还去找其他长得像母亲的女人玩。

而他确实去玩了，玩得非常卖力，直到有一天他们把他抓起来，锁进另一个衣柜，一个位于叶兴路三十三号的衣柜，名叫伊拉监狱。那座监狱的章程说这个机构仅收容来自全国各地“需要特殊协助”的男性受刑人。

监狱里的一个同性恋精神科医师说他之所以口吃并犯下强暴案，都是因为成长时期受过心理创伤。白痴一个。他的口吃是素未谋面的父亲遗传给他的。父亲留给他的只有口吃和一套肮脏的西装。至于强暴，从他有记忆以来，他就已经开始梦想强暴女人，而且他做到了这些女人做不到的事。他更加努力，连口吃都几乎没了。他强暴了监狱里的女牙医，逃出伊拉监狱，开始四处游玩，玩得比以前还要厉害，警察的追捕只是让游戏更刺激而已。直到那天，他和那个警察面对面站立，看到对方眼神中的决心和恨意，同时明白对方有办法逮住他，有办法把他送回童年的黑暗衣柜，在衣柜里他必须屏住呼吸，才不会闻到挂在他面前的、父亲的那套沾有油污的厚重羊毛西装所发出的汗臭味和烟臭味。母亲说她之所以留下那套西装是怕有天他父亲会再次出现。他知道自己如果再被关起来一定会发疯，因此就躲了起来，躲避那个眼中蕴含杀气的警察。他乖乖地躲了三年，在此期间他都没出去玩，直到连躲藏这个行为也开始变成了一个衣柜。就在这时他获得了这个机会，这个可以玩得很安全的机会。不过太安全也不行，他需要闻到恐惧的气味才会兴奋，他需要闻到自己还有对方的恐惧气味才行。对方的年龄、长相、身材高大或娇小都无所谓，只要是女人，或可能成为母亲就好，一如某个白痴精神科医师所说的。

他侧过头，看向她。公寓的墙壁也许很薄，但这已不再对他造成困扰。此时此刻，就在她靠他如此之近，就在这光线之下，他才发现名字里有个“w”的埃娃张开的嘴巴周围长了一些小疱。她显然是想尖叫，但无论她多么努力都不可能发出声音，因为她张开的嘴巴下方多

了一个新的嘴巴，一个不断涌出鲜血的开口，就在她原本喉头的位置。他紧紧地抱着她，将她抵在卧室墙壁上。她断裂的气管从开口的地方突出，不断发出咯咯的声响，冒出粉红色的血泡。她急切地想吸到空气，颈部肌肉时而紧绷时而放松。她的肺脏还在运作，所以还会再多活几秒。但这时最令他沉醉的并非这件事，而是他用铁假牙咬断了她的声带，终止了她那令人难以忍受的喋喋不休。

就在她眼中的光芒即将陨灭之际，他试图在其中寻找某种背叛对死亡的恐惧的东西，某种想再多活一秒的渴望，但他什么也没找着。她应该再多努力一点。也许是她想象力不够，或是不够热爱生命。他痛恨她们这么简单就放弃了生命。

10

星期六上午

哈利正在跑步。哈利不喜欢跑步。有些人跑步是因为乐在其中。村上春树就喜欢跑步。哈利喜欢村上春树的作品，写跑步的那本除外，他已经放弃阅读那本书了。哈利之所以跑步是因为他喜欢停下。他喜欢“拥有”跑步。他喜欢重量训练，重量训练带来的是一种比较确定的痛感，受限于肌肉表现，而非受制于对更多痛感的渴望。这可能说明了他性格上的弱点，那就是他倾向于逃跑，甚至是在痛感产生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寻求终止。

一只精瘦的小狗从小径上跳开，它是霍尔门科伦区富人养的那种猎犬，即使他们可能每两年才会打一次猎，每次时长还不足一个周末。它的主人身穿安德玛（Under Armour）的当季运动服，从它后方一百米处朝哈利迎面慢跑而来，两人犹如两列即将交错而过的火车，这也让哈利有时间观察对方的慢跑技巧。他们不是同方向跑步真是太可惜了，否则哈利会从后面靠近他，朝他脖子喷气，然后在通往翠凡湖的上坡路段假装失足把他扑倒，让他瞧瞧自己脚上那双已有二十年历史的阿迪达斯慢跑鞋鞋底。

欧雷克说他们跑步时哈利的表现幼稚得不可思议，即便一开始就说好要平静地跑完全程，最后哈利还是会提出要比赛谁先攻下最后一座山丘。哈利反驳说他只是希望能有打败欧雷克的机会，因为欧雷克从母亲那边遗传到了高氧气吸收率，这非常不公平。

前方出现了两个体形庞大的女人，她们看起来比较像是在走路而不是在跑步，一边聊天还一边大声喘息，没听见哈利靠近。于是他转

而跑上一条比较小的小径，也突然发现自己进入了未知的领域。这里的树木比较浓密，遮住了早晨的阳光，这让他心头浮现出一丝小时候有过的情绪。那是一种恐惧感，害怕迷失方向，永远找不到回家的路。接着他又跑进了开阔的乡间，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家在哪里。

有些人喜欢山上的新鲜空气、缓缓起伏的森林小径、寂静的环境和松树的针叶气味。哈利则喜欢都市的景色、声音和气味，喜欢那种似乎可以用手触摸到都市的感觉，以及很确定自己可以沉没在都市里、一路沉没到底的那种感觉。最近欧雷克问哈利他想要的死法，哈利回答说他在睡梦中安详地死去，欧雷克则说他选择突然且无痛苦的死亡。哈利没说实话，其实他希望可以在这座城市的酒吧里喝酒喝到挂掉。他也知道欧雷克没说实话，欧雷克会选择的是他曾经历过的天堂与地狱，来个海洛因过量致死。酒精和海洛因。他们虽然远离了这些曾经让他们迷恋的瘾头，却不可能忘怀，任凭时间如何冲刷，也不可能完全忘记。

哈利在车道上做最后冲刺，他听见碎石在慢跑鞋后飞起，瞥见邻居窗帘后的赛弗森太太。

他冲了个澡。他喜欢冲澡。应该有人写一本关于冲澡的书才对。

冲完澡后，他走进卧室，看见萝凯站在窗边，身穿园艺服，包括雨靴、厚手套、破牛仔裤和褪色的遮阳帽。她朝他半转过身来，拨开帽子下钻出的几缕头发。哈利心想，不知道她自己知不知道她这身打扮有多好看。

“哟！”萝凯低声说，面带微笑，“裸男哎！”

哈利走到她身后，双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帮她轻轻按摩。“你在做什么？”

“我在看窗户，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埃米莉亚来之前整修一下？”

“埃米莉亚？”

萝凯哈哈大笑。

“怎么了？”

“亲爱的，你的手立刻就停下来了。放轻松，不是有客人要来，我指的是那个风暴。”

“哦，那个埃米莉亚啊。我想这座碉堡应该能撑过几个天然灾害。”

“我们住在山上就是这么想的，对吧？”

“我们是怎么想的？”

“我们认为自己的生活跟碉堡一样坚不可摧，”她叹了口气，“我得去购物了。”

“晚餐要在家里吃吗？巴兹杜街的那家秘鲁餐厅我们还没去过，而且不会很贵。”

这是哈利的单身习性中的一个，他一直希望萝凯能接受，也就是不要自己下厨做晚餐。萝凯多多少少接受了他的论点，认为去餐厅吃饭是较为文明的好选项，也认为早在石器时代，人类就已经发现一起煮食和用餐是比较聪明的选择，好过每个人每天花三小时计划、采购、烹调和洗碗。她反驳说去餐厅感觉有点堕落，他回答说一般家庭花上百万克朗购置厨具才叫堕落，还说最健康、最不堕落的资源运用方式就是支付适当的金钱请受过专业训练的厨师在大厨房里替他们料理食物，这样厨师才能付钱请萝凯这位律师提供法律协助，或是付钱给哈利让他训练警察。

“今天轮到我，所以我会付钱，”他说，握住她的右手臂，“陪我去吧。”

“我得去购物，”她说，在哈利把她拉进他依然湿漉漉的怀中时不由得做了个鬼脸，“欧雷克和海尔加会来啦。”

哈利把她抱得更紧了。“是吗？你刚才不是说没有客人吗？”

“要你花几小时陪欧雷克和海尔加总可以吧……”

“我开玩笑的啦，我很乐意，可是我们是不是应该……”

“不行，我们不要带他们去外面吃。海尔加没来过家里，而且我想好好看看她。”

“可怜的海尔加。”哈利轻声说，正要用牙齿啮咬萝凯的耳垂，却发现她胸部和脖子之间有个东西。

“这是什么？”他用指尖轻轻按在一个发红的部位上。

“什么？”她问道，自己伸手摸了摸，“哦，这个啊，医生替我验血。”

“从脖子上抽血？”

“别问我为什么，”她微微一笑，“你一脸担心的表情看上去好贴心。”

“我没担心，”哈利说，“我只是嫉妒。你的脖子是我的，而且我们都知道你对医生没有招架之力。”

她哈哈大笑，哈利又把她抱得更紧了些。

“不要啦。”她说。

“不要？”他说，听见她的呼吸声突然变得沉重，感觉到她的身体屈服了。

“浑蛋。”她呻吟说。萝凯一直有这个困扰，她给自己这种毛病取了个名字叫“性爱引信过短症”，而骂人就是最显著的病征。

“也许我们应该停下来才对，”他轻声说，放开了她，“你要去整理庭园。”

“太迟了。”她低声说。

他解开她的牛仔裤纽扣，向下一拉，牛仔裤落到膝盖的位置，正好落在雨靴上方。她倾身向前，一只手抓住窗台，另一只手想要去摘下遮阳帽。

“不要，”他低声说，倚身向前，把头靠在她的头上，“不要拿下来。”

她低沉的笑声有如泡泡般搔痒弄着他的耳朵。天哪，他爱死她的笑声了。这时另一个声音传来，跟她的笑声交缠在一起。那是手机振动的声音，从她手边的窗台上传来。

“把它丢到床上去。”他低声说，移开目光不去看手机屏幕。

“是卡翠娜·布莱特打来的。”她说。

萝凯拉上裤子，望着哈利。

只见哈利脸上浮现出一种极度专注的神情。

“多久了？”他问道，“了解。”

她看见哈利从她怀里消失，消失在手机那头的女性声音中。她想伸手抓住他，但已经太迟，他已消失无踪。哈利苍白皮肤下那副有着虬结肌肉的躯体虽然还在她面前，他那双经过多年酒精摧残而几乎褪色的蓝色眼眸虽然还看着她，但眼中已没有了她，他的视线集中在自己内在的某个地方。昨天晚上哈利对她解释过为何非得接这件案子不可，她没有反对，因为欧雷克如果被逐出警察大学，他可能会再度失去立足之地。而且如果要在失去哈利和失去欧雷克中做出选择的话，她宁可失去前者。对于“失去哈利”这件事萝凯已有过多年训练，知道自己没了哈利还可以活下去，但她不知道自己没了儿子还能不能活下去。然而就在哈利解释他接这件案子是为了欧雷克之时，他最近说过的一句话在她脑海里回荡：因为如果哪天我真的需要说谎，你才会认为我说的是实话。

“我马上过去，”哈利说，“地址是？”

他结束通话，开始穿衣服，每个动作仿佛都经过仔细测量，十分迅速、有效率，犹如一台终于要发挥所长的机器。萝凯只是看着他，记下他的一切，就像是要记下一个即将分别一段时日的情人。

他从萝凯身旁快步走过，没瞧她一眼，也没道别。她已经被哈利划分到界外，已经被他意识里的其中一个爱人推了出去。他的意识里有两个爱人，分别是酒精和命案，而“命案”这个爱人是她最为害怕的。

哈利站在橘白相间的警方封锁线外，他面前那栋公寓的二楼有一扇窗户被打开，卡翠娜探出头来。

“让他通过。”她朝挡住哈利去路的年轻制服警察喊道。

“他没证件。”警察反驳道。

“他是哈利·霍勒！”卡翠娜高声喊道。

“是吗？”警察上下打量了哈利一番，才把封锁线拉起来。“我以为他只是传说中的人物。”他说。

哈利爬上楼梯，打开那户公寓的门，沿着犯罪现场鉴识员所插的小白旗之间的通道走进门内，那些小白旗是用来标记鉴识员所发现的

痕迹物证。这时有两名鉴识员正蹲在地上查看木地板的缝隙。

“在哪里？”

“那里。”其中一名鉴识员说。

哈利在鉴识员所指的房间门口停下脚步，做了个深呼吸，清空脑袋里的思绪，踏进屋内。

“哈利，早安。”侯勒姆说。

“你能移动一下吗？”哈利低声说。

侯勒姆正俯身在一张沙发的上方，他依言向旁边让开了一步，露出尸体。哈利并没有上前，反而后退一步，先观察整个场景、所有组成部分，接着才上前开始观察细节。女子坐在沙发上，双腿分开，裙子被掀起，露出黑色内裤。她的头部靠在沙发上，一头淡金色长发垂落在沙发后方，喉咙的位置少了一块肉。

“她是在那里遇害的。”侯勒姆说，指着窗户旁的一面墙壁。哈利的视线滑过壁纸和木地板。

“出血量比较少，”哈利说，“这次他没咬穿颈动脉。”

“说不定他咬错了地方。”卡翠娜说，从厨房走过来。

“如果他真是用咬的，那他的下巴一定非常有力。”侯勒姆说，“人类的咬合力平均是七十公斤，但他看起来像是一口咬掉了她的喉头，连带把一部分的气管也咬掉了。就算他戴上了尖利的金属假牙，这也要很用力才能办到。”

“或是很愤怒，”哈利说，“伤口上有没有发现铁锈或碎漆？”

“没有，说不定他上次咬埃莉斯·黑尔曼森的时候，该脱落的都已经脱落了。”

“嗯，有可能，除非这次他用的不是那副铁假牙，而是别的，尸体也没被移到床上。”

“哈利，我知道你的意思，但凶手的确是同一个人，”卡翠娜说，“你来这边看看。”

哈利跟着卡翠娜走进厨房，只见水槽内摆着一台料理机，一名鉴识员正在料理机的玻璃壶内采集样本。

“他打了杯果昔。”卡翠娜说。

哈利看着玻璃壶，吞了口水。玻璃壶的内壁红通通的。

“看起来用的材料是鲜血，还有几个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柠檬。”卡翠娜朝料理台上的黄色条状柠檬皮指了指。

哈利一阵作呕，同时想到这就像人生中的第一杯酒，让你作呕的那杯，接着再喝两杯你就会欲罢不能。他点了点头，走出厨房，迅速看了看浴室和卧室，再回到客厅，闭上双眼，侧耳聆听，聆听这名女性死者，聆听尸体的位置，聆听尸体的摆放方式，聆听埃莉斯·黑尔曼森的摆放方式。就在此时，哈利听见了回声。是他。一定是他。

哈利张开双眼，发现自己的视线正对着一个年轻的金发男子，并觉得男子很眼熟。

“我是安德斯·韦勒警探。”年轻男子说。

“对，”哈利说，“你是去年从警察大学毕业的？还是前年？”

“是前年。”

“恭喜你的分数拿到全校第一名。”

“谢谢，你竟然还记得我的分数，真是太厉害了。”

“我什么都不记得，只是用演绎法推理而已。才毕业两年，你就已经成为犯罪特警队的警探了。”

韦勒微微一笑。“你只要说我碍事，我就会立刻闪到一边，再说我来队上才两天半而已。如果这是连续杀人案，那一定会有好一阵子没人有空指导我，所以我在想，可不可以暂时跟在你身边学习？如果你觉得没问题的话。”

哈利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想起过去在学校里他曾满怀疑虑地去办公室找他，问了好多好多问题，有时他问的问题是那么无关紧要，让人不禁会认为他是个霍勒迷。“霍勒迷”是警察大学里那些迷恋哈利·霍勒传奇的学生被起的绰号，有几个极端的霍勒迷当初之所以考进警察大学就是为了哈利。哈利对霍勒迷避之唯恐不及，但无论韦勒是不

是这种人，哈利知道以他那样优异的成绩、那样强大的企图心，又具备那副迷人笑容和自然不生硬的社交技巧，未来一定不可限量。而在韦勒成为人中龙凤之前，这个天资优异的年轻人也许有时间做几件好事，比如协助侦破几件命案。

“好，”哈利说，“那么现在要上的第一课就是你会对同事感到失望。”

“失望？”

“你现在站在那里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因为你认为自己已经爬到了警界食物链的顶层，所以第一课要上的就是命案刑警跟其他警察几乎没什么两样，我们并不特别聪明，有些人甚至有点笨。我们会犯错，会犯很多很多错，而且不会从错误中学习太多。当我们疲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选择睡觉，就算我们知道破案的契机就在下一个转角，我们也不会继续追捕犯人。所以如果你认为我们会让你大开眼界，给你带来启发，向你展现精妙的调查技术，那你一定会大失所望。”

“这我已经知道了。”

“是吗？”

“我已经跟楚斯·班森一起工作两天了，我只是想知道你是怎么工作的。”

“你已经上过我的命案调查课了。”

“所以我知道你不是那样工作的。你刚才在想什么？”

“想什么？”

“对，刚才你闭着眼睛站在这里，你在课堂上可没提到过这个。”

哈利看见侯勒姆直起身子，卡翠娜站在门口双臂交叠，也点了点头以示鼓励。

“好吧，”哈利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案方式，我是要跟第一次踏进犯罪现场时脑子里闪过的念头取得联结。当我们第一次造访一个地方、吸收对现场的印象时，大脑会自动进行各种细小琐碎的联结，这些联结所产生的念头稍纵即逝，因为我们还没来得及赋予它们意义，注意力就被其他东西给占据了，就像做了一场梦后醒来，注意

力会立刻被周围的事物给吸走。这些念头中十个有九个是无用的，但你总是会希望那剩下的一个会有意义。”

“那现在呢？”韦勒问道，“你有任何念头是有意义的吗？”

哈利顿了顿，看见卡翠娜露出全神贯注的神色。“我不知道，但我不由得会想，这个凶手有点洁癖。”

“洁癖？”

“连环杀手通常都会有类似的作案手法，上次他把被害人从杀害地点移到床上，那么这次他为什么把死者留在客厅？这里的卧室和埃莉斯·黑尔曼森的卧室唯一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里的床单是脏的。昨天我去黑尔曼森的公寓看过，鉴识员掀开床单时，我闻到了薰衣草的香味。”

“所以说他在客厅里对这个女人上演恋尸情节，是因为他不喜欢脏床单？”

“这个等一下会说到，”哈利说，“你有没有看见水槽里的料理机？好，所以你看见他在使用完料理机之后把它放进水槽里了？”

“什么？”

“水槽，”卡翠娜说，“哈利，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自己动手洗碗。”

“水槽，”哈利说，“他大可不必把料理机放进水槽，他又不会洗，所以这可能是一种强迫行为，会不会是他有洁癖？会不会是对细菌有恐惧症？会犯下连续杀人案的人通常会有一长串的恐惧症，但他没有做完这件事，他并没有真的把料理机洗干净，他甚至没有打开水龙头，把料理机装满水，好让鲜血和柠檬的残渣晚一点比较容易清洗，为什么？”

韦勒摇了摇头。

“好吧，这个也等一下再说。”哈利说，朝尸体点了点头，“你可以看见，这个女人……”

“邻居已经证实死者是埃娃·多尔门，”卡翠娜说，“她名字的拼法是Ewa，不是Eva。”

“谢谢。你可以看见，埃娃仍穿着内裤，跟埃莉斯不一样，埃莉斯的内裤被他脱下来了。浴室垃圾桶的最上面丢着空的卫生棉条包装纸，所以我猜埃娃应该是来月经了。卡翠娜，你能看一下吗？”

“女鉴识员就快到了。”

“看一下我说得对不对就好，卫生棉条应该还塞在里面。”

卡翠娜蹙起眉头，按照哈利的要求去做，其余三名男士把头别开。

“有，我看见了卫生棉条的拉绳。”

哈利从口袋里摸出一包骆驼牌香烟。“倘若卫生棉条不是凶手塞进去的，这表示他并不是通过阴道强暴她，因为他……”哈利用一根香烟指着韦勒。

“因为他有洁癖。”韦勒说。

“反正这是一种可能性，”哈利继续往下说，“另一种可能性是他不喜欢血。”

“他不喜欢血？”卡翠娜说，“天哪，他都把血给喝下去了呢。”

“可是加了柠檬。”哈利说，把那根未点燃的香烟放到唇边。

“什么？”

“我也在问我自己这个问题，”哈利说，“这是什么？这代表什么意思？难道是血太甜了吗？”

“你在耍宝吗？”卡翠娜说。

“不是，我只是在想，既然这个男人会借由饮血来获得性满足，那为什么不纯喝血？大家总是说在金酒或鱼里头添加柠檬可以突显风味，其实不然，柠檬会麻痹味蕾，掩盖其他东西的味道。我们之所以添加柠檬是为了盖过我们不喜欢的味道，就像鱼肝油在添加柠檬汁后销路开始变好，所以我们这个吸血鬼可能不喜欢血的味道，说不定他饮血的这个行为也是强迫性的。”

“说不定他是迷信，想借由饮血来吸收被害人的精力。”韦勒说。

“他的确可能受到邪恶性欲的驱使，却似乎在忍耐着不碰这个女人的生殖器，这可能是因为在流血。”

“一个无法忍受经血的吸血鬼，”卡翠娜说，“人心真是纠结难测……”

“这就说回到那个玻璃壶，”哈利说，“除了那个之外，我们有没有采集到凶手遗留下来的其他物证？”

“前门。”侯勒姆说。

“前门？”哈利说，“我到的时候看了一下门锁，看起来是完好的。”

“门锁没有遭到破坏，但你还没看门板的另一侧。”

三人站在楼梯间，看着侯勒姆解开绳子。那条绳子使前门抵着墙壁，让门一直开着。这时门板缓缓关上，露出外侧。

哈利一看，立刻心跳加速，口干舌燥。

“我把门绑着，这样你们来的时候才不会碰到它。”侯勒姆说。

只见门板上用鲜血写着一个“V”字，高度大约一米，字母底侧因为血液流淌而呈现不规则的形状。

四人只是怔怔地看着门板。

侯勒姆首先打破沉默。“这个‘V’是代表胜利（Victory）？”

“或是代表吸血鬼症患者（Vampirist）。”卡翠娜说。

“不然就是用来标记另一个被害人。”韦勒说。

众人都朝哈利看去。

“怎么样？”卡翠娜焦急地说。

“我不知道。”哈利说。

卡翠娜再度露出锐利的目光。“得了吧，我看得出你正在想些什么。”

“嗯，吸血鬼症患者的‘V’也许是个不错的选项，说不定他大费周章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

“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说他是独特的。铁假牙、料理机、这个字母。他认为自己是独特的，并且给我们出了这些谜题，好让我们也能欣赏到这一点。他希望我们更靠近他。”

卡翠娜点了点头。

韦勒踌躇片刻，仿佛发觉自己的发言时机已过，但他仍勇敢开口说：“你的意思是凶手在内心深处其实想揭露他是谁？”

哈利默然不答。

“不是他是‘谁’，而是他是‘什么’，”卡翠娜说，“他已经成功吸引我们的注意了。”

“可以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吗？”

“可以啊，”卡翠娜说，“请我们的连环杀手专家来解答吧。”

哈利凝视着那个字母，它已不再是尖叫的回声，而成为尖叫本身。那是恶魔的尖叫声。

“这表示……”哈利点亮打火机，凑到香烟前方，深深吸了一口，再把烟呼出来，“他想玩游戏。”

一小时后，卡翠娜和哈利离开那栋公寓，卡翠娜说：“你认为那个‘V’字代表别的意思对不对？”

“有吗？”哈利说，沿着街道望去。这里是德扬区，也是移民聚集的地区。这里道路狭小，路上可见巴基斯坦地毯店、鹅卵石、骑着单车的挪威语老师、土耳其餐厅、头戴穆斯林面纱且身形摇曳的母亲、靠学生贷款过活的年轻人、推销黑胶唱片和重摇滚乐的小唱片行。哈利很喜欢德扬区，喜欢到不禁会怀疑自己在山上跟那些有产阶级混在一起做什么。

“你只是不想说出来而已。”卡翠娜说。

“你知道我爷爷发现我诅咒别人时都会怎么说吗？他会说：‘你一

直呼唤恶魔，他就真的会出现。’所以……”

“所以怎样？”

“你希望恶魔出现吗？”

“我们手上有两起命案，哈利，凶手可能是连环杀手，难道情况还会更糟糕吗？”

“对，”哈利说，“还可能更糟。”

11

星期六晚上

“我们必须假设自己对付的是一个连环杀手。”卡翠娜·布莱特警监说，看着会议室里的项目调查小组成员以及哈利。他们同意让哈利参加会议，直到他成立自己的调查小组。

这次会议室里的气氛和先前不同，大家显得更为专注，这应该是案情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但卡翠娜很确定哈利的在场对此也有影响。哈利虽然是犯罪特警队的酗酒顽童，曾直接或间接造成其他同袍死亡，工作方式也受到高度质疑，但他还是能让大家坐直身子，提高注意力，因为他仍具有那份阴郁、强悍的特质，几乎是一种令人戒慎并且恐惧的魅力，而且他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卡翠娜无须多想，也知道目前只有一个人哈利没能逮到。也许哈利说长寿值得尊敬这句话是对的，就算对老鸨来说也一样，只要她活得够久。

“基于许多原因，这类凶手非常难找，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作案前经过计划，且随机挑选被害人，在现场也不会留下任何证据，除了他希望我们发现的以外。本案尤其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各位面前的文件夹会那么薄，因为里面放的是刑事鉴识报告、法医报告和我们的策略分析。我们尚未找出任何已知性侵犯跟埃莉斯·黑尔曼森、埃娃·多尔门或这两个犯罪现场有任何关联，但我们已经辨识出这两起命案背后的手法。托尔德，换你来说。”

这名信息科技专家先发出一声不应该的短促笑声，仿佛觉得卡翠娜说的话很好笑，然后才说：“埃娃·多尔门发出的一条手机短信告诉我们，当晚她去过了迪奇运动酒吧，赴了一个Tinder约会。”

“迪奇运动酒吧？”麦努斯高声说，“那不是差不多就在炉火酒吧对

面吗？”

会议室响起一阵呻吟声。

“所以我们可能掌握到了一些线索，凶手的手法可能是利用 Tinder 在基努拉卡区安排碰面。”卡翠娜说。

“那到底是什么线索？”一名警探问道。

“就是下次可能会怎么发生。”

“如果没有下次了呢？”

卡翠娜深深吸了口气。“哈利？”

哈利坐在椅子上前后晃动着身体。“这个嘛，还在学习阶段的连环杀手通常在第一次作案之后隔很长一段时间才会第二次犯案，这段时间可能是几个月，甚至可能是数年。这是一种典型的模式，他们在杀人之后会有一段时间的冷却期，在此期间他们的性挫折会逐渐累积。这个循环通常会随着每一次命案的发生而越来越短，本案凶手的循环已经短到只有两天，因此我们倾向于假设这不是他第一次犯下这类案件。”

接着是一阵静默，大家都在等待着哈利继续说下去，但他没有。

卡翠娜清了清喉咙：“问题是我们在挪威过去五年的重大刑事案件中没有发现类似的案子。我们也询问过国际刑警组织，看是不是有类似的凶手可能转换了狩猎场，移动到了挪威，他们说的确是有几个可能的人选，但这些人最近都没有移动。所以，我们不知道凶手到底是谁，但根据经验，我们知道这类命案一定会再次发生，而且以这个凶手来说，他下手的时间就快到了。”

“有多快。”一个人问道。

“很难说，”卡翠娜说，朝哈利望去，只见他慎重地抬起一根指头，“但犯案间隔可能短到只有一天。”

“而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他？”

卡翠娜变换了一个站姿。“我们已经向警察署长请求许可，在下午六点召开记者会，对民众发出公开警告。幸运的话，凶手可能会认为大家已经提高警觉，进而取消或暂缓其他的杀人计划。”

“他真的会这样吗？”沃尔夫问道。

“我认为——”卡翠娜开口说，却被打断。

“恕我冒昧，布莱特，我是在问霍勒。”

卡翠娜吞了口口水，努力不让自己发怒。“哈利，你说呢？公开警告可以阻止他吗？”

“我不知道，”哈利说，“别去理会电视上是怎么演的，连环杀手不是安装了相同软件的机器人，他们不会依照一定的行为模式去行动，他们跟一般人一样各式各样而且难以预料。”

“很聪明的回答，霍勒。”众人皆朝门口望去，只见警察署长米凯·贝尔曼双臂交叠，倚着门框，也不知他何时来的。“没人知道公开警告会产生什么效果，说不定只会激励这个变态凶手，让他觉得自己已经掌控全局，他是刀枪不入的，可以继续杀人。但我们确实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公开警告会让大众觉得警署已经让局面失控了，而会对这件事感到害怕的就是奥斯陆市民，应该说是更害怕，因为只要是过去数小时看过在线新闻的人都注意到了，已经有很多人揣测这两起命案有所关联。所以我有更好的建议，”米凯拉了拉衬衫袖子，让白色袖口从外套袖子里露出来，“那就是我们要在这家伙再度犯案前逮到他。”他对众人露出微笑。“你们说呢，各位优秀的队员？”

卡翠娜看到有几个人点了点头。

“很好，”米凯说，“继续吧，布莱特警监。”

市政府的时钟显示晚上八点，一辆大众帕萨特便衣警车缓缓从市政府前驶过。

“妈的那是我开过最烂的记者会了。”卡翠娜说，她驾驶那辆帕萨特行驶在毛德王后街上。

“二十九次。”哈利说。

“什么？”

“‘这我们不予置评’这句话你说了二十九次，”哈利说，“我算了。”

“我差点就要说：‘抱歉，警察署长对我们下了封口令。’贝尔曼到底在玩什么把戏？要我们不准提出警告，不准提到有个连环杀手正在

逍遥法外，也不准叫民众提高警觉？”

“他说得没错，这样做会让非理性的恐惧蔓延开来。”

“非理性？”卡翠娜怒道，“你看看四周！现在是星期六的夜晚，街上有一半的女人正要去跟陌生男人约会，希望白马王子会出现，改变她们的人生。如果你说的一天间隔是正确的，那其中一个女人可要倒大霉了。”

“你知道巴黎恐怖袭击那天，伦敦市中心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公交车车祸吗？死亡人数几乎跟在恐怖袭击中丧生的人数一样多。有亲友在巴黎的挪威人开始狂打电话，担心亲友在恐怖袭击中死亡，却没人去特别关心下在伦敦的亲友。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大家变得害怕去巴黎，即使当地警察已经严加戒备，但没人会担心去伦敦搭乘公交车，即便交通安全的条件并没有改善。”

“你想说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民众对碰到吸血鬼的恐惧是被夸大的，因为头条新闻都在报道这件事，也因为他们读到说凶手会吸血，但同时他们会点烟来抽，虽然他们知道这更有可能害死他们。”

“那你告诉我，你真的赞同贝尔曼的做法吗？”

“不赞同，”哈利说，凝望着车窗外的街道，“我只是在想这件事而已，我想站到贝尔曼的立场，去看看他到底想要什么，他那个人心里总是有所盘算。”

“那他这次在盘算什么？”

“不知道，但他希望这件案子越低调越好，而且破得越快越好，就好像拳击手在维护他的声誉。”

“你在讲什么啊，哈利？”

“一旦你拿到拳王腰带，你就会尽量避免上场，因为最佳的策略就是保住你已经到手的。”

“很有趣的推论，那你还有其他推论吗？”

“我说过我不确定。”

“凶手在埃娃·多尔门的大门上写了一个‘V’字，‘V’又正好是他名字的第一个字母，而且你说过你从犯罪现场认出了他过去活跃时所做过的事。”

“对，但就像我说的，我没法说出我到底认出了什么。”哈利顿了一下，电影里那条毫无特点的街道的画面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

“卡翠娜，你听着：咬穿喉咙、戴铁假牙、饮血，这些都不是他的作案手法。连环杀手在一些小地方也许难以捉摸，但他们不会改变整个犯案手法。”

“他的作案手法有很多种，哈利。”

“他喜欢被害人的痛苦，也喜欢被害人的恐惧，但不是被害人的血。”

“你不是说凶手在鲜血里加了柠檬是因为他不喜欢血吗？”

“卡翠娜，就算真的是他好了，那对我们也没用，你跟国际刑警找他找了多久了？”

“快四年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把我的怀疑告诉其他人，因为我不想产生反效果，也不想让大家把焦点聚集在单一人物上，以致耽误调查工作。”

“要不然就是你想自己逮到他。”

“什么？”

“你就是因为他才回来的不是吗，哈利？打从一开始你就嗅到了他的味道，欧雷克只是个借口而已。”

“这个话题到此为止，卡翠娜。”

“贝尔曼根本就不可能公开欧雷克以前做过什么事，因为一旦公开，他一直隐瞒至今的这个事实就会反过来伤到他。”

哈利调大电台的音乐声。“听过这首歌吗？这是奥罗拉（Aurora Aksnes）唱的，很……”

“哈利，你明明讨厌流行电音。”

“我喜欢这首歌更胜于这个话题。”

卡翠娜叹了口气。车子在红灯前停下。她倚身向前，朝风挡玻璃外望去。

“你看，今天是满月。”

“今天是满月。”莫娜·达亚说，从厨房窗户向外望去，看着那片起伏的草原。月光洒落其上，草原闪闪发光，仿佛覆盖着一层刚落下的白雪。“你想这会不会提高他在今晚第三次下手的可能性？”

哈尔斯坦·史密斯微微一笑。“不太可能，从你跟我说的这两起命案来看，这个吸血鬼症患者的性欲倒错是恋尸癖和施虐癖，而不是谎语癖或是幻想自己是超自然生物。但他一定会再下手，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有意思，”莫娜记下来，她的笔记本电脑就放在餐桌上，旁边是一杯现泡的绿茶，“那你认为他会在何时何地下手呢？”

“你说第二个受害者也是去赴Tinder约会？”

莫娜点了点头，继续记录。她的同事在采访时多半都会使用录音设备，而她虽然是社内最年轻的犯罪线记者，却喜欢采用传统的记录方式。她对这件事的公开解释是，在这场先刊先赢的新闻竞赛中，她这样做比对手更节省时间，因为她在记录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编辑新闻了，而这在参加记者会时更是一大优势，尽管今天下午警署召开的记者会就算没有录音笔或笔记本电脑也能从容应对，因为卡翠娜·布莱特只是不断地重复说着“不予置评”这句话，就连最资深的犯罪线记者也听得火冒三丈。

“我们还没在报纸上刊登Tinder约会这件事，但我们在警署里的消息来源说埃娃·多尔门曾经发短信给朋友，说她要去基努拉卡区的迪奇酒吧赴Tinder约会。”

“原来如此，”史密斯推了推眼镜，“我想他一定会沿用已经被证实会成功的方法。”

“那你会对这几天考虑要用Tinder认识男人的女人说些什么呢？”

“我会说她们应该等这个吸血鬼症患者落网以后再去。”

“你认为他在报上读到这件事，发现大家都知道他的手法以后，还会再用Tinder吗？”

“这家伙有精神病，他不会去理性评估风险并停手，他也不是典型的连环杀手。典型的连环杀手会在事前冷静地计划，并且冷血地执行，不留下一丝线索，他们会躲在角落编织罗网，在下手之间花时间等待。”

“我们的消息来源说这两起命案的承办警探认为凶手是典型的连环杀手。”

“这个凶手的疯狂是另一种不同的类型，比起杀人，咬人和鲜血对他来说更为重要，那才是他的驱动力。现在他想做的只是继续行动，而且他已经连连告捷，他的精神病已得到充分的发展。我们只能希望他跟典型的连环杀手不同，他会希望自己的身份被发现进而被逮捕，因为他是如此的失控，就算身份曝光也无所谓。典型连环杀手和吸血鬼症患者都算得上是自然灾害，因为他们其实跟一般人没什么两样，只是恰巧脑子有病。连环杀手就像暴风雨，可以一再发飙，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而吸血鬼症患者则像泥石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会结束，但在此期间他可能横扫整个地区，这样说你明白吗？”

“明白，”莫娜说，奋笔疾书：横扫整个地区，“好，非常感谢，这样就差不多了。”

“不客气，你亲自跑来让我有点意外。”

莫娜打开她的iPad。“反正我们都得来一趟，拍个照片，所以我就跟来了。威尔？”

“我想可以在草原上拍照，”摄影记者说，他一直静静地坐在旁边聆听采访，“这样不只可以拍到你，还可以拍到开阔的风景和月光。”

莫娜非常清楚威尔在想什么。一个男人独自站在黑夜中，天上挂着满月，吸血鬼。她以极细微的动作朝威尔点了点头。有时候最好别把摄影概念说给拍摄对象听，因为他们很可能会反对。

“请问我老婆可不可以一起入镜？”史密斯问道，脸上露出受宠若惊的表情，“《世界之路报》……这对我们来说可是了不得的事。”

莫娜不禁微笑。真是贴心。她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也许可以请这位心理医生摆出咬妻子脖子的姿势来阐释这件案子，但对一件这么重大的刑事案件而言，这样做可能太过分也太胡闹了。

“我的主编可能只希望你一个人入镜。”她说。

“我明白，只是问一问。”

“我会留在这里写稿，说不定离开前就可以上传到网站。你们家有无线网吗？”

她拿到了密码：freundundgammen。新闻稿写到一半，她就看见外头的草原上闪起镁光灯的亮光。

莫娜不用录音设备的非正式原因是采访对象实际说过的话都算证据，她并不会刻意去写与受访者意思相反的报道，但少了录音她就可以任凭己意强调某些地方，把对方说的话翻译成读者容易吸收的耸动文字，进而提高点击率。

心理医生表示：吸血鬼症患者可以横扫整座城市！

她看了看时间。楚斯说如果有新消息，十点会打电话过来。

“我不喜欢科幻电影，”坐在佩内洛普·拉施对面的男子说，“宇宙飞船从镜头前经过的声音最令人讨厌了。”男子撇嘴发出咻的一声。“太空中没有空气，所以没有声音，是完全寂静的，我们都被骗了。”

“阿门。”佩内洛普说，拿起面前的那杯矿泉水。

“我喜欢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利图导演，”男子说，端起他那杯水，“我喜欢他拍的《美错》《通天塔》《鸟人》和《荒野猎人》。只不过他现在变得有点主流了。”佩内洛普感到一丝喜悦的悸动，并不是因为对方恰好提到她最喜欢的两部电影，而是对方连伊纳利图导演很少在用的中名也说了出来，此外他已经提到过她最喜欢的作者（科马克·麦卡锡）和城市（佛罗伦萨）。

餐厅门开了。来这家餐厅是男子的提议，这家人气低迷的小餐厅里只有他们两位客人，但这时一对男女走了进来。男子转过头去，并不是看向门口，而是朝反方向别过头，佩内洛普因此有机会在几秒之内偷偷观察他。她已经注意到他身形瘦长，身高跟她相当，彬彬有礼，穿着得体。然而他有魅力吗？这有点难说。他长得不算丑，却有种狡猾的感觉，而且他觉得他应该没有他所声称的四十岁那么年轻，他眼睛周围和脖子的皮肤看起来相当紧实，像是做过拉皮手术。

“我都不知道这里有这家餐厅，”她说，“非常安静。”

“太……太安静了吗？”男子微微一笑。

“不错啊。”

“下次我可以带你去一家餐厅，他们提供麒麟啤酒和紫米，”他说，“如果你喜欢的话。”

佩内洛普差点尖叫出声。这真是太棒了，他怎么可能知道她爱紫米？她的朋友多半都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这种东西。罗阿尔非常讨厌紫米，说这东西尝起来有股健康食品专卖店和高高在上的味道。平心而论，这两种指控都算公平，紫米的抗氧化物含量比蓝莓还高，而且在古代是跟寿司一起进献给皇帝及皇室成员食用的。

“我很喜欢，”她说，“你还喜欢什么？”

“我的工作。”男子说。

“是什么？”

“我是视觉艺术家。”

“真厉害！是哪方面？”

“装置艺术。”

“我的前男友罗阿尔也是视觉艺术家，说不定你认识他？”

“应该不认识，我不接触传统艺术圈，而且我算是自学的。”

“但既然你能靠这行维生，我怎么可能没听过你的名字，奥斯陆很小的。”

“我还有其他工作。”

“比如说？”

“管理员。”

“但你展出过？”

“我通常是替专业客户做私人的装置艺术，不会邀请媒体。”

“哇，能做私人客户很棒啊，我就跟罗阿尔说过他应该这样做才

对，你都是用什么素材？”

男子用餐巾擦了擦眼镜：“模特。”

“模特是指……活人吗？”

他微微一笑。“都有。说说你自己吧，佩内洛普，你喜欢什么？”

她用食指抵着下巴。对哦，她喜欢什么？这时她才发现男子似乎已经把她喜欢的都说出来了。

“我喜欢人，”她说，“还有诚实，还有我的家庭，还有小孩。”

“还有被紧紧拥抱。”男子说，转头朝坐在与他们相隔两桌的那对男女看了一眼。

“你说什么？”

“你喜欢被紧紧拥抱，玩粗暴的游戏，”他倾身越过桌面，“我可以看穿你，佩内洛普，不过没关系，我也喜欢。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有点挤了，我们去你家好吗？”

佩内洛普怔住了片刻，才明白对方并不是在开玩笑。她低头看见他的手距离她的手非常近，指尖几乎相触。她吞了口口水。为什么她老是碰到怪人？朋友建议她说，要忘了罗阿尔，最好的办法就是去认识其他男人。她也真的去尝试了，但遇到的男人不是装模作样，就是有社交障碍的科技怪咖，或是像眼前这种只是纯粹想打一炮的男人。

“我想我自己回家好了，”她说，环顾四周，寻找服务生，“我来结账吧。”他们坐下还不到二十分钟，但她朋友说过，玩Tinder的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规则就是：别玩游戏，看不对眼就离开。

“两瓶矿泉水还难不倒我，”男子微笑，扯了扯浅蓝色衬衫的领子，“快跑回家吧，灰姑娘。”

“好吧，那谢谢了。”

佩内洛普拿起包，快步离去。冷冽的秋日空气吹拂在她温暖的双颊上，令她感到心旷神怡。她穿越玻克塔路。现在是星期六的夜晚，街上到处都是快乐的民众和等待出租车的队伍。无妨，奥斯陆的出租车价格很高，除非下大雨，否则她一般都不会搭乘。她经过索根福里街，她曾梦想有一天会跟罗阿尔住在这条街上的一栋美丽房子里。他

们都说好了，公寓不需要超过七八十平方米，只要最近装修过，至少厕所装修过就好。他们知道这样一间公寓会贵得离谱，但双方父母都答应会资助他们。所谓的“资助”，指的是他们会出钱买下公寓。毕竟她是一名最近才取得资格的设计师，正在找工作，而罗阿尔是个在艺术市场上尚未崭露头角的明日之星。然而那个下贱的画廊女老板给罗阿尔设了圈套。罗阿尔搬出去以后，佩内洛普相信他总有一天会看穿那个女人，明白她是一头上了年纪的美洲狮，只是想弄个小鲜肉来玩玩而已。但这件事并未发生，相反，他们最近还特地用棉花糖做了个荒谬的装置艺术，大肆宣布订婚的消息。

佩内洛普走进麦佑斯登区的地铁站，搭上往西行驶的第一班进站的列车，并在霍福瑟德站下车。这里是西奥斯陆最靠近东侧的地区，有一栋栋公寓住宅，价格相对便宜，她和罗阿尔租下的是他们能找到的最便宜的一户，里头的厕所相当恶心。

为了安慰她，罗阿尔曾送给她一本美国创作歌手帕蒂·史密斯的自传《只是孩子》（*Just Kids*），讲述了两个怀有雄心壮志的艺术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凭借希望、空气和爱住在纽约，并最终取得了成功。好吧，虽然其中一人在中途去世了，但是……

佩内洛普从地铁站走向矗立在她面前的建筑物，一眼望去，那建筑物似乎顶着一个光圈。今晚是满月，闪耀的月亮一定正挂在建筑物后方。罗阿尔离开至今已过了十一个月又十三天，在此期间她和四个男人上过床，其中两个比罗阿尔优，两个比罗阿尔糟。但她爱罗阿尔并不是因为性爱，而是因为……呢，因为他是罗阿尔，那个王八蛋。

她发觉自己加快了脚步，走过左侧路旁的一小丛树木。霍福瑟德区的街道在傍晚过后就会开始变得冷清，但佩内洛普是个高大且健美的年轻女子，她从未想过入夜之后在这附近的街上行走可能会有危险，直到现在。也许是因为报纸都以大篇幅报道了那个杀人凶手的新闻。不对，不是因为新闻，而是因为有人进过她的住处。那是三个月前的事了，起初她还抱有希望，觉得可能是罗阿尔回来了。她之所以发现有人进去过，是因为玄关出现了不属于她鞋子的泥鞋印，接着她又在卧室衣柜前发现了鞋印，于是她数了数自己的内裤，傻傻地希望罗阿尔回来拿走了一件。但是不对，事实并非如此。最后她终于发现丢了什么东西。是戒指盒里的订婚戒指，那是罗阿尔在伦敦买给她的。难道这只是一起普通的盗窃案？不对，是罗阿尔，他偷偷跑回来偷走了那枚戒指，要拿去送给画廊老板那个贱女人！可想而知，佩内洛普气得七窍生烟，直接打电话去质问罗阿尔，但他发誓他没有回去过，还说钥匙在搬家时就弄丢了，不然他一定会把钥匙寄还给她。罗阿尔一定是在说谎，就像他在其他事上一样，但她还是大费周章地把

门锁给换了，不只换了她在四楼那户公寓的门锁，连一楼前门的门锁也一并换了。

佩内洛普从手提包里拿出钥匙，钥匙旁边是她买来的胡椒防身喷雾器。她打开一楼前门，听见门在她背后缓缓关上，液压缓冲器发出细小的嘶嘶声。她看见电梯停在七楼，于是开始爬楼梯，经过阿蒙森的家门口时停下脚步，气喘吁吁。怪了，她身体很好，爬这些楼梯向来不会累，今天怎么怪怪的，到底是哪里怪？

她看着她家的大门。

这栋建筑很老旧，公共照明设备很少，每一层楼只在楼梯间的墙壁高处设有一盏突出的金属框壁灯。这公寓当初是为西奥斯陆的劳工阶级兴建的，如今这个族群已然消失。她屏住气息，侧耳倾听。进到建筑里以后她就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

上次听见的声音是液压缓冲器发出的嘶嘶声。

后来就一丝声响都没有了。

这就是奇怪之处。

她没听见前门关上的声音。

佩内洛普没时间回头，没时间把手伸进手提包，没时间做任何事，一只手臂就已从她背后伸了过来，扣住了她的双臂，紧紧压住她的胸部，令她无法呼吸。手提包掉到了地上。她奋力踢腿，却只踢到手提包。她放声大叫，叫声却被捂住她嘴巴的那只手给掩盖住了。那只手有肥皂的香味。

“好了好了，佩内洛普，”一个声音在她耳边低声说，“你知道，在太空中，没……没人听得见你大叫。”对方发出咻的一声。

她听见下头的前门附近传来声响，一时间希望是有人来了，接着才发现那是她的手提包、钥匙和防身喷雾器从栏杆跌落，掉到楼下时所发出的声音。

“怎么了？”萝凯问道，没有回头，也没有停止切做沙拉要用的洋葱。她从料理台上方的窗户映影中看见哈利停下了正在摆放餐具的手，走到客厅窗前。

“我好像听见了什么声音。”他说。

“可能是欧雷克或海尔加来了。”

“不是，是别的声音。是……别的声音。”

萝凯叹了口气。“哈利，你才刚到家而已，就又开始变得神经兮兮的，看看你都被搞成了什么样子。”

“我只办这件案子，然后就不碰了，”哈利走到料理台前，吻了吻萝凯的后颈，“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她没说实话。她觉得身体酸痛、头痛，而且心痛。

“你说谎。”他说。

“我说谎技术高明吗？”

他微微一笑，按摩她的脖子。

“如果我突然搞失踪，”她说，“你会不会去找一个人来取代我？”

“找？听起来就觉得很累，追你就已经够累的了。”

“你可以去找个年轻一点的，可以替你生孩子的，我不会嫉妒，你知道的。”

“亲爱的，你的说谎技术可没那么高明。”

她微微一笑，放下刀子，垂下头，感受着他温暖干燥的手指在她的脖颈处轻轻地按摩，逐走疼痛，让她从痛苦中解脱片刻。

“我爱你。”她说。

“嗯？”

“我爱你，如果你可以替我泡杯茶，我就更爱你了。”

“是，老大。”

哈利放开了手。萝凯怀抱希望，站在原地等待，然而疼痛再度袭来，像是狠狠打了她一拳。

哈利站在厨房料理台前，双手放在上头，看着热水壶，等待它发出低沉的隆隆声响，那声音会越来越响，直到整个热水壶都开始晃

动。那声音宛若尖叫。他听得见尖叫声。无声的尖叫声充斥他的头部、充斥整间厨房、充斥他的全身。他改换站姿。那尖叫声想从他体内出来，它也必须出来。他是不是疯了？他抬头看着窗户，只看见一片黑暗和他自己的映影。那人就在那里。那人就在那里。那人正等着他们，口中唱着歌，要他们出去跟他一起玩！

哈利闭上双眼。

不对，那人不是在等他们，而是在等他。那人在等哈利，等哈利出去跟他玩！

他感觉得到她跟其他人不一样。佩内洛普·拉施想活命。她高大健壮，而她家钥匙掉落到了三层楼之下。他感觉得到她肺脏释出的空气，于是更加紧紧地勒住她的胸腔。他就像蟒蛇一般，肌肉收紧，将猎物体内的空气一点一点挤出来。他希望她是活着的，带有温热的体温和这美妙的生存渴望，这样他就可以慢慢捏熄她的生命。但要如何办到呢？即使他有办法把她拖到楼下去捡钥匙，也可能被邻居听到他们的声音。他觉得越来越火大。他应该跳过佩内洛普才对，三天前发现她换了门锁之后就应该做出这个决定。但他运气不错，在Tinder上跟她搭上了线，她也同意在那家不起眼的餐厅碰面，这让他觉得事情终究可以成功。然而选择一家安静的小餐厅也意味着里头寥寥无几的人会更易注意到他。先前其中一个客人看他看得久了点，看得他心头惊慌，于是决定立刻离开，并加快事情的进行。但佩内洛普回绝了他的提议，先行离去。

他早已为这种状况做好准备，在附近停了一辆车。一路上他开得很快，虽没快到会被警察拦下的程度，但足以让他在佩内洛普走出地铁站之前就隐身到树丛之中。他悄悄跟踪她。沿途她并未回头，从手提包里拿出钥匙开门时也没四处张望。就在公寓大门即将关上之际，他及时伸出一脚卡在了门缝里。

这时他感觉她的身体一阵颤抖，知道她就要失去意识。他勃起的生殖器摩擦着她宽大且多肉的女性臀部，他母亲也有个类似的臀部。

他感觉得到他内在的小男孩正不断尖叫，亟欲出来掌控一切，亟欲在此时此地被喂饱。

“我爱你，”他在她耳畔柔声说，“真的，佩内洛普，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更进一步之前，我希望让你成为贞洁的女人。”

她双臂瘫软下来，他赶紧用一只手臂支撑住她，另一只手伸进夹

克口袋里摸索。

佩内洛普醒了过来，意识到刚才自己一定是昏过去了。天色更加昏暗。她觉得自己的身体似乎正飘浮着，手臂被拉住，手腕正被什么东西箍着。她抬头一看，是一副手铐，此外还有个东西在她的无名指上闪着幽微的亮光。

接着她感觉到双腿之间一阵疼痛，低头望去，正好看见一只手从她身上抽离。

对方的脸有一部分隐没在阴影中，但她仍看得见他把手指凑到鼻子前嗅闻。她想放声大叫，却办不到。

“很好，亲爱的，”他说，“你很干净，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他解开夹克和衬衫的扣子，拉开衬衫，露出胸膛。一幅刺青显现出来，那是一张发出无声尖叫的面孔，就跟她一样。他挺起胸膛，仿佛那幅刺青有话想对她说，或者正好相反，也许她才是被展示的一方，展示给那张尖叫的恶魔面孔看。

他在夹克口袋里摸索，拿出一样东西给她看。那是一副黑色的铁假牙。

佩内洛普设法吸进空气，放声尖叫。

“这就对了，亲爱的，”他笑道，“就是这样，这就是最好的背景音乐。”

他张大嘴巴，把假牙塞了进去。

他的大笑声和她的尖叫声在四壁之间回荡、唱和。

《世界之路报》办公室墙壁上挂着的许多大屏幕电视，发出细微的国际新闻播报声，新闻部主编和值班经理正在办公室里更新在线新闻。

莫娜·达亚和摄影师站在新闻部主编的椅子后方，仔细观看主编的电脑画面。

“我什么都试过了，就是没法把他拍得很恐怖。”摄影师叹了口气。

莫娜明白摄影师说得没错，站在满月之下的哈尔斯坦·史密斯看起来一副乐天的模样。

“但还是起了作用，”主编说，“你们看看流量，现在点击量是每分钟九百次。”

莫娜朝屏幕右侧的计数器看去。

“冠军出现了，”主编说，“我们把这则新闻移到网页最顶端，也可以问一下晚班编辑，看她想不想更改一下首页。”

摄影师朝莫娜举起拳头，莫娜跟他以拳相碰。莫娜的父亲宣称这个手势是泰格·伍兹和他的球童带起的风潮，因为有一次伍兹打完高尔夫名人赛第十六洞之后，跟球童开心地击掌，没想到球童太过用力竟然伤了伍兹的手，后来伍兹就把击掌改成握拳相碰。莫娜的父亲有个毕生的遗憾，那就是莫娜先天的臀部缺陷使得她无法如他所愿成为高尔夫选手。对莫娜来说，父亲第一次带她去练习场后，她就开始讨厌高尔夫球，可是因为高尔夫球的标准低得可笑，她战无不胜。但她的挥杆姿势又短又丑，国家青年高尔夫球队教练拒绝选她入队，因为教练宁愿国家队输球，也不愿意让球队看起来不像是在打高尔夫球。于是莫娜在老家地下室里重重抛下高尔夫球杆，转而走进重训室，因为没有人会嫌弃她用什么姿势举起一百二十公斤的杠铃。公斤数、打击数、点击数。成功是以数字来衡量的，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人只是害怕面对真相而已，并真的认为抱着这种错误的认知活下去才符合一般人的日常现实。但现在莫娜比较关心留言区，史密斯说过吸血鬼症患者不在乎冒险，这句话令她印象深刻，因为凶手可能会看《世界之路报》，也可能会上网留言。

她的目光扫过一则则实时出现的留言。

但那些留言都很平常。

富有同情心的网友对被害人的遭遇表达遗憾。

自诩真理守护者的网友认为某个政党应该对社会上出现此等败类负责，而本案出现的败类就是吸血鬼症患者。

支持死刑的网友借这个机会高声提倡死刑和阉割。

希望成为脱口秀谐星的网友不会放过这个可以拿来展现幽默感的机会。“新团体吸血鬼乐队登场了。”“赶快脱手Tinder股票！”

但若她真的看到了可疑留言，又该怎么做才好？回报给卡翠娜的团队？也许吧，她得还楚斯这个人情。或者她可以打电话给那个金发韦勒，让他欠她一个人情。即使她没用Tinder，还是可以选择滑左或滑右。

她打了个哈欠，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拿起包。

“我要去健身房了。”她说。

“现在？都快午夜了！”

“有事打电话给我。”

“你一小时前就下班了，有其他人可以……”

“这是我的新闻，有事就打给我好吗？”

办公室门在她背后关上，她听见门后传来笑声，也许他们是在嘲笑她走路的姿势，也许是在嘲笑她那副“聪明女人什么都能包办”的态度。但她无所谓，她走路的姿势的确很好笑，而且她也的确什么都能包办。

她经过电梯、气密门、旋转门，踏出办公大楼门口，只见莹莹月光照亮大楼的玻璃帷幕。她吸了口气。有件大事正在发生，她心里有数，也知道自己将参与其中。

楚斯·班森把车子停在陡峭多风的山路旁，山下的砖造建筑躺在寂静的黑暗中，那里有奥斯陆的废弃工业区和铁轨，野草在那片沉睡的土地上蔓延、生长。再过去一点是建筑设计师的新玩物，也就是条形码区，那里是全新的商界游乐场，和过去一板一眼的劳工生活形成强烈对比，过去的简朴生活是出于省钱的现实考虑，和现在的极简美感概念有着天壤之别。

楚斯抬头朝坐落在山丘顶端、沐浴在月光下的那栋屋子望去。

窗户有亮光，他知道乌拉就在里头。也许她跟往常一样盘坐在沙发上，正在看书。他只要拿出望远镜朝山丘上看去就会知道。如果她正在看书，他就会看到她把头发拨到耳后，仿佛要聆听什么，也许是在聆听孩子是否醒来，也许是在聆听米凯是否需要什么，或只是在聆听掠食动物的动静，宛如一只在水洼里的瞪羚。

吱喳声、噼啪声和简短交换讯息的说话声陆续传来又止息，这座

城市通过警用无线电传达讯息的声音比音乐更能令他安心。

楚斯看了看他刚才打开的置物箱，望远镜就放在警用手枪后方。他答应过自己要戒掉这个习惯。是时候了，他不再需要这样做了，现在他已经发现大海里还有其他鱼。好吧，其实也只是鳊鱼、牛尾鱼和鲈鱼。楚斯听见自己发出呼噜声。他之所以得到“瘪四”这个绰号，就是因为这个呼噜笑声和他的扁斗下巴。乌拉被囚禁在山上那座占地过大、售价过高的房子里，房子的阳台还是他帮忙建造的。他在建阳台的同时，还把一个毒贩的尸体埋在湿润的水泥里。尸体的事只有楚斯一个人知道，但他从未因此失眠。

无线电传来吱喳声，接着是从紧急事故控制中心传来的声音。

“有警车在霍福瑟德区吗？”

“三十一号车在斯科延区。”

“霍福瑟德路四十四号B栋有个情绪激动的住户说，楼梯间有个疯子在攻击一个女人，他们不敢出面制止，因为疯子砸坏了楼梯间的灯，门外一片漆黑。”

“是用武器攻击吗？”

“对方说不知道，还说在灯光消失之前看见那疯子在咬那个女人。报案人姓阿蒙森。”

楚斯立刻反应过来，按下无线电上的“通话”键。“我是楚斯·班森警员，我比较近，我过去。”

他已经发动引擎，大力踩下油门，从路旁驶出，同时听见后方转弯过来的车子发出愤怒的喇叭声。

“收到，”紧急事故控制中心说，“班森，你在什么位置？”

“我说了我就在附近。三十一号车，我需要你们支援，如果你们先到的话在原地等我。怀疑歹徒有武器，重复一次，歹徒有武器。”

反正这是星期六夜晚，街上几乎不会有什么车，他只要全速驶进歌剧隧道，然后直接从峡湾底下穿过，就只会比三十一号车晚到个七八分钟。当然这七八分钟对受害人和逃跑的歹徒而言可能非常关键，但楚斯·班森警员可能因此成为逮到吸血鬼症患者的警察。天知道《世界之路报》会愿意支付什么价码来采访第一个抵达现场的警察。他猛

按喇叭，前方一辆沃尔沃轿车让到一旁。车子驶上双向各三车道的马路。油门踩到底。心脏在胸腔内猛烈跳动。隧道内的超速照相机闪起亮光。他可是有勤务在身的警察，只要亮出警察证就可以叫整座城市的人都滚到一边去。他要去办案。他的血液在血管里搏动，这感觉太棒了，就像要勃起一样。

“黑桃会死！”楚斯高声吼道，“黑桃会死！”

“对，我们是三十一号车，我们一直在等你！”一辆警车停在B栋门口，车尾站着一男一女。

“一辆龟速货车不肯让我先过，”楚斯说，确认手枪已经上膛，弹匣是满的，“有听见什么声音吗？”

“里面很安静，没有人进去或离开。”

“走吧，”楚斯指了指那个男警说，“你跟我来，把手电筒带着。”又对那女警点了点头。“你留在这里。”

两人朝大门走去，楚斯透过窗户朝漆黑的楼梯间看了看，然后在对讲机上按下旁边标示着“阿蒙森”的按钮。

“哪位？”一个声音低声道。

“我是警察，你报案后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

“没有，但他可能还在外面。”

“好，开门。”

门锁传来咔嗒一声，楚斯把门拉开。“你拿着手电筒先进去。”

楚斯听见那男警吞了口口水。“我记得你是说支援，不是打头阵。”

“你不是一个人来就该谢天谢地了，”楚斯轻声说，“快走。”

萝凯留心着哈利。

连续两起命案、一个连环杀手，这正是他最容易投入的案件类型。

只见哈利坐在桌前用餐，露出关注餐桌对话的表情，他对海尔加

以礼相待，对欧雷克说的话题看起来也兴味盎然。也许是她误会了，也许哈利真的对话题感兴趣，也许他的心并不完全紧紧系在案件上，也许他已经有所改变。

“枪支执照已经没有意义了，再过不久，只要买一台3D打印机，就能自己做出手枪。”欧雷克说。

“3D打印机不是只能做出塑料制品吗？”哈利说。

“对，家用打印机是这样，但如果你只是想要一把枪，只用一次，用来杀一个人，那塑料做的就够了，”欧雷克倚身越过餐桌，“你甚至不需要真的拥有一把真枪来当样板，只需要去借一把，花个五分钟把它拆开，用蜡复制好每个零件，再用来当作3D模型，输入控制打印机的电脑，杀完人以后再把整支塑料手枪融化就好了。就算有人真的发现那把塑料手枪就是凶器，它也没有登记在任何人名下。”

“嗯，但通过那把枪还是可以追踪到制作它的打印机，现在刑事鉴识员已经有办法追踪喷墨打印机了。”

萝凯朝海尔加看去，发现她似乎跟不上这些对话。

“两位……”萝凯说。

“随便啦，”欧雷克说，“反正这整件事都很疯狂，现在几乎什么东西都能打印出来。目前全挪威只有三千多台3D打印机，可是想象一下，如果每个人都有一台，那就连恐怖分子也可以把氢弹做出来。”

“两位先生，我们可不可以聊些比较开心的事？”萝凯说，觉得呼吸异常窒闷，“像是比较有文艺气息的话题，换一下口味，今天我们有客人在场。”

欧雷克和哈利都转头朝海尔加望去，海尔加只是微微一笑，耸了耸肩，仿佛在说她无所谓。

“好吧，”欧雷克说，“那聊莎士比亚怎么样？”

“这听起来好多了。”萝凯说，用怀疑的眼神看着儿子，将马铃薯递给海尔加。

“好，那我们来聊史戴·奥纳和奥赛罗综合征，”欧雷克说，“我还没跟你说呢，杰西和我把那整堂课都录下来了，我在衬衫底下戴了隐藏式麦克风和发送器，杰西在隔壁教室负责录音。如果我把录音文件

上传到网络，你觉得史戴能接受吗？哈利，你说呢？”

哈利没有答话。萝凯看着他，心想他是不是又神游到别处去了？

“哈利？”她说。

“呃，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哈利说，低头看着自己的盘子，“不过你为什么不用手机录音？学校又没有禁止在课堂上录音作为私人用途。”

“他们是在练习。”海尔加说。

三人都转头看向海尔加。

“杰西和欧雷克梦想当卧底警察。”

“要不要再来点葡萄酒，海尔加？”萝凯拿起酒瓶。

“谢谢，可是你们不喝吗？”

“我刚刚吃了头痛药，”萝凯说，“哈利不喝酒。”

“我是所谓的酒鬼，”哈利说，“真可惜，不然这是一瓶好酒。”

萝凯看见海尔加双颊泛红，赶紧问道：“所以史戴教你们莎士比亚？”

“不完全是，”欧雷克说，“奥赛罗综合征暗指剧中人物的主要杀人动机来自嫉妒，但其实不是。海尔加跟我昨天读了《奥赛罗》……”

“你们一起看书？”萝凯把手放在哈利的手臂上，“好甜蜜啊。”

欧雷克的目光游移到天花板上。“反正呢，我的解读是剧中所有杀人行为背后最真实的动机不是嫉妒，而是受辱男人的妒忌和野心，这个受辱男人就是伊阿古，奥赛罗只是被他操弄的傀儡而已。这出戏应该叫作伊阿古才对，不应该叫奥赛罗。”

“你同意他的说法吗，海尔加？”萝凯挺喜欢这个身材苗条、有点孱弱、教养良好的女生，而且海尔加似乎很快就跟上了。

“我比较喜欢奥赛罗这个剧名，而且我觉得这出戏背后可能没有什么潜藏的因素，说不定就像奥赛罗说的，满月才是真正的肇因，是满月让人发疯的。”

“没有原因，”哈利用英语庄严地朗声道，“我只是想这样做而已。”

“真不赖啊，哈利，”萝凯说，“竟然还能引述莎士比亚。”

“这句话出自一九七九年沃尔特·希尔导演的电影《战士帮》。”哈利说。

“好棒，”欧雷克笑道，“有史以来最棒的帮派电影。”

萝凯和海尔加齐声大笑。哈利拿起水杯，露出微笑，看着对面的萝凯。笑声围绕在家庭餐桌的四周。萝凯觉得此时的哈利跟他们一起在这里。她和他四目相交，想把他留在此时此刻，但他眼眸中的那片海洋起了细微变化，逐渐从绿色转为蓝色。这种事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他的目光再度转向内在。她知道在笑声消逝之前，哈利就已经踏上通往黑暗的路途，离他们远去。

楚斯在黑暗中爬上楼梯，握着手枪，压低身子，走在拿着手电筒的高大男警背后。寂静中只听见细微的滴答声响，仿佛建筑深处有个时钟正在行走。手电筒的光束似乎在不断推挤前方的黑暗，让黑暗变得更浓稠、更集中，就像以前楚斯和米凯在曼格鲁区替老人铲开的积雪一样。铲完积雪后，他们会从老人粗糙颤抖的手中接过一百克朗钞票，说他们会把钱找开再回来。那些老人闻言只是动也不动，留在原地等待。

脚下突然发出咔嚓声响。

楚斯抓住男警的夹克后背，男警停下脚步，用手电筒朝地面照去，散落一地的玻璃碎片被照得闪闪发亮。楚斯在玻璃碎片之间看到了一个模糊的脚印，他很确定那个脚印踩过了血迹。脚印的鞋跟和前面的鞋底清楚地分开了。他认为这脚印太大，不可能是女人留下的。脚印朝着下楼梯的方向，但楚斯很确定刚才在楼下并未看见脚印。滴答声越来越响了。

楚斯朝男警比个手势，表示继续往上爬。他低头看着楼梯，发现血脚印越来越清楚，又抬头朝楼梯上方望去，这时他猛然停下脚步，举起手枪，任由男警继续往上爬。他看见了某样东西，那东西从手电筒光束之间落下，是一种红色会反光的物体。原来他们听见的不是时钟的滴答声，而是鲜血滴落在楼梯上的声音。

“把手电筒往上照。”楚斯说。

男警停下脚步，转过头来，微感吃惊，因为他以为同事就跟他在身后，没想到楚斯竟停步在好几级楼梯之下，正抬头看着天花板。但男警仍依言照做了。

“我的天哪……”男警低声说。

“阿门。”楚斯说。

他们上方的墙壁上挂着一名女子。

女子的格子裙向上拉开，露出白色内裤的边缘。从男警头部的高度望去，正好看见女子的一只大腿上有个很大的伤口，鲜血从伤口流出，流经整条腿，再流进鞋子里，鞋子里的血满了之后溢出，在鞋尖聚集，最后滴落在楼梯上的一摊鲜血之中。女子头部垂落，双臂向上伸出，手腕被一副样式奇特的手铐铐着，挂在壁灯架上。能把她挂上去的人想必体格健壮。她的脸部和脖子都被头发遮住了，楚斯看不见是否有咬痕，但从那一大摊血和鲜血滴落的状况来看，她体内的血想必都已流尽。

楚斯仔细看着她，记下所有细节，觉得她看起来就像是一幅画。他打算把这个形容告诉莫娜。死者看起来像是挂在墙上的一幅画。

一扇门在他们上方的楼梯间微微打开，一张苍白的脸庞探了出来。“他走了吗？”

“应该是，你是阿蒙森？”

“对。”

走廊另一头的门打了开来，光线流泻而出。他们听到了一声惊恐的抽气声。

一个老人蹒跚走出门来，有个老妇留在门内，可能是他的妻子，正焦虑地从门口探头出来查看。“那个人是恶魔，”老人说，“看看他做了什么好事。”

“请不要再过来了，”楚斯说，“这里是犯罪现场，有人知道歹徒往哪里去了吗？”

“如果我们知道他走了，就会出来看看能帮上什么忙了，”老人说，“但我们从客厅窗户看到一个男人离开公寓，朝地铁站的方向走去。我们不确定他是不是那个恶魔，因为他走路的样子很冷静。”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顶多十五分钟以前。”

“他长什么样子？”

“被你这么一问……”老人转头向妻子求助。

“他看起来很普通。”老妇说。

“对，”老人附和说，“他不高也不矮，头发不是金色也不是深色，穿着一身西装。”

“灰色的西装。”老妇补充道。

楚斯朝男警点了点头，男警会意，立刻用别在夹克胸前口袋里的无线电话：“霍福瑟德路四十四号请求支援，十五分钟前有人目击嫌犯徒步走向地铁站，身高大约一米七五，可能是挪威人，身穿灰色西装。”

阿蒙森太太走出门来，脚步似乎比丈夫还要不稳，拖鞋在地上拖着，颤巍巍地伸出一根手指，指向挂在墙上的女子。她让楚斯想起他们以前帮忙铲雪的一个老人。楚斯提高嗓门说：“我说过了，不要再过来！”

“可是——”阿蒙森太太说。

“快进去！犯罪现场在鉴识员抵达前不能受到污染，有问题我们会再按门铃。”

“可是……她还没死。”

楚斯转过身去。在门内灯光的照耀下，他看见女子的右脚在微微地颤抖着，仿佛抽筋似的。他还来不及克制，脑海里就已接连闪过数个念头：她被感染了，她变成吸血鬼了，她就要醒过来了。

12

星期六晚上

装有杠片的长杠被重重放回到狭长健身椅上方的支架上，发出金属与金属之间的铿锵碰撞声。有人会觉得这种声音很刺耳，但在莫娜·

达亚耳中却有如悦耳的钟声。况且她没吵到任何人，因为此时奋进健身房里只有她一个会员。六个月前，这里可能受纽约和洛杉矶的健身房影响，改为二十四小时营业，但莫娜从未在午夜以后看到过有人来运动。挪威人的工作时间没那么长，不会在白天找不到时间来运动。她是个例外，而她也想成为那个例外，成为一个变种人，因为这就有如进化，推动世界前进的总是与众不同之人，这些人让世界更完美。

手机响起，她从健身椅上起身。

是诺拉打来的。莫娜戴上耳机，接起电话。

“贱人，你在健身房。”她朋友诺拉咕哝道。

“我才来没多久。”

“骗人，我知道你已经去两小时了。”

莫娜、诺拉和其他几个大学同学可以通过手机的GPS卫星定位系统找到彼此，他们启动的这项功能可以容许彼此追踪手机位置。此举除了有社交作用，还可以让人感到安心。但有时莫娜不禁觉得这有点让她患上幽闭恐惧症。浓厚的姐妹情谊是很好，但也不用像十四岁的小女生一样还要手拉手一起去上厕所。她们都这个年纪了，应该明白年轻女性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成就事业的机会，而阻碍她们掌握这些机会的唯一因素就是缺乏勇气和改变世界的野心。发挥自己所拥有的聪明才智不应该需要别人批准。

“一想到你身上的卡路里正在一点一点消失，我就有点讨厌你，”诺拉说，“我就只会大屁股坐在这里，喝着一杯接一杯的冰镇果汁朗姆酒来安慰自己。听着……”

耳机里传来啜吸吸管的声音，连续敲击着耳膜，令莫娜想拔下耳机。诺拉相信冰镇果汁朗姆酒是早秋忧郁症的唯一解药。

“诺拉，你真的有事要讲吗？我正在——”

“有啦，”诺拉说，“是工作上的事。”

诺拉和莫娜过去是传播学院的同学，当年该学院比挪威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有着更高的入学门槛，而且每个聪明的男孩女孩的梦想似乎都是在报纸上开个自己的专栏或进入电视台工作。诺拉和莫娜就是如此。癌症研究和管理国家是没那么聪明的人才会做的事。但莫娜注意到现在的传播学院受到了所有当地高中的竞争威胁，因为高中利用国

家的补助经费为挪威的年轻学子开设新闻、电影、音乐和美容等热门课程，完全不考虑什么能力是国家缺乏且亟须的。这导致挪威这个富庶国家必须仰赖从国外进口人才，逼得国内修读影视传播系的无忧无虑的年轻男女只能失业在家，领取国家的失业救济金，看着国外电影，心情好时发表一下评论。另一个入学门槛降低的原因是年轻人发现了博客市场，他们再也不需要为了学分拼命，就能得到电视和报纸等传统媒体所能实现的同等水平的注意力。莫娜曾撰写过一篇文章，指出媒体不再要求新闻工作者具备某些专业资格，这也使得记者不再花费精力去取得那些资格。现今的媒体环境越来越集中在报道与名人相关的无聊新闻上，导致记者沦为八卦狗仔。莫娜在这篇文章里拿她自己的报社，也就是全挪威发行量最大的《世界之路报》当例子，但文章未被报社采用，负责专题的编辑说文章“太长了”，然后就把她介绍给杂志编辑。“这个嘛，有一种评论报社绝对不爱，那就是对报社自己的评论。”一个态度比较正面的同事如此说道。但莫娜觉得杂志编辑的回应才叫一针见血：“可是莫娜，你这篇文章都没引用名人说的话啊。”

莫娜走到窗前，低头望着维格兰雕塑公园。天空布满云层，公园里除了路灯照亮的路径之外，几乎都为黑暗所笼罩。秋天总是这样，再过不久，树上的叶子就会掉光，视线少了树叶的阻挡变得更为清晰，城市将再度变得坚硬冰冷。但从九月底到十月底，奥斯陆就像是只柔软又温暖的泰迪熊，让她想好好地抱一抱。

“我洗耳恭听，诺拉。”

“是关于吸血鬼症患者的事。”

“我知道你被要求去找他当嘉宾，你认为他会去上谈话性节目吗？”

“最后一次了吧，《周日杂志》是个严肃的谈话性节目，我已经打电话问过哈利·霍勒了，但他拒绝，他说目前负责领导调查工作的是卡翠娜·布莱特。”

“那不是很好吗？你不是老抱怨说要找个优秀的女性嘉宾有多难吗？”

“对啊，但霍勒是名声最响亮的警探，你应该还记得上次他喝醉酒上节目的事吧？虽然那次的事显然是个丑闻，可是观众爱死他了！”

“你这样跟他说了吗？”

“没有，但我跟他说电视需要名人来上节目，一张名人的面孔可以吸引更多人的注意，了解警察为这座城市贡献了多少心力。”

“说得很有技巧啊，他还是不要？”

“他说如果我要请他代表警察参赛，上《就是爱跳舞》这个节目，他明天就会开始练习慢板的狐步舞，但如果是要上节目谈命案调查工作，那卡翠娜·布莱特才是最了解案情也最有资格发言的人。”

莫娜哈哈大笑。

“怎样啦？”

“没什么，我只是想到了哈利·霍勒去上《就是爱跳舞》的样子。”

“什么？你觉得他是认真的吗？”

莫娜笑得更大声了。

“我打电话来只是想听听你对这个卡翠娜·布莱特的看法，因为你是跑那个圈子的。”

莫娜从面前的架子上取下一对哑铃，很快地做了几组二头肌弯举，保持血液循环，让废弃物可以从肌肉中流走。“布莱特是个很有头脑的人，而且懂得算计，甚至可以说有点严厉。”

“那你觉得她有屏幕魅力吗？从记者会的照片看来，她有点……”

“黯淡？是没错，但如果她愿意的话也可以看起来很亮丽。我们编辑部里有些男人认为她是全警署最性感的女人，她是那种会刻意掩饰自己的出色外表，好让自己看起来很专业的人。”

“我觉得我已经开始讨厌她了。那哈尔斯坦·史密斯呢？”

“他的确有潜力成为你们的节目常客，那人够古怪，说话够直白，但又口齿伶俐，你可以去找他。”

“好，谢啦。姐姐妹妹要一起站起来！”

“我们是不是已经有点过了说这种话的年纪了？”

“是啦，可是现在说这种话不是正讽刺吗？”

“也对，哈哈。”

“你还在那里嘻嘻哈哈，你那边怎么样了？”

“什么怎么样？”

“那个凶手还在四处出没。”

“我知道啊。”

“我是说他真的出没了，霍福瑟德区距离维格兰雕塑公园也不是太远。”

“你在说什么？”

“该死，你还知道吗？他又下手了。”

“×！”莫娜高声骂道，余光瞄到柜台的一名男性工作人员抬头朝她这边望过来。“我那个王八蛋主编说有事会打电话给我，他一定是把这条新闻给别人了，先拜拜了，诺拉。”

莫娜跑进更衣室，把衣服塞进包里，奔下楼梯，来到街上，一边朝《世界之路报》的大楼方向前进，一边拦出租车。她很幸运地在一个红灯的路口叫到了出租车。她钻进车子后座，拿出手机，打电话给楚斯·班森。铃声响了两下就被接起来了，那头传来了古怪的呼噜笑声。

“怎么了？”她问道。

“我还在想你要过多久才会打给我。”楚斯说。

13

星期六晚上

“他们把她放下来的时候，她已经流失了超过一点五升的血液，”医生说，他和哈利及卡翠娜走在伍立弗医院的走廊上，“如果被咬的地方是在大腿上方比较粗壮之处的动脉，我们就没办法把她救回来了。通常我们不会容许情况如此严重的患者接受警察讯问，但有鉴于可能还会有其他被害者出现……”

“谢谢，”卡翠娜说，“我们不会问她不必要的问题。”

医生打开病房的门，和哈利在门外等候，卡翠娜进门走到床前，床边坐着一个护士。

“很惊人吧，”医生说，“你说对吗，哈利？”

哈利扬起一侧眉毛，转头看着医生。

“你不介意我直呼你的名字吧？”医生说，“奥斯陆是座小城市，你老婆的医生正好就是我。”

“真的？我不知道她来这里看诊。”

“我是看到她在表格上的亲属栏填了你的名字才知道的，当然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你的名字。”

“你记性真好……”哈利说，看了看对方别在白袍上的名牌，“……约翰·D·斯蒂芬斯主治医师，因为我的名字已经很久没出现在报纸上了。你觉得什么地方很惊人？”

“竟然有人可以这样咬穿一个女人的大腿。很多人都认为现代人的下巴不是很有力，但跟大部分哺乳类动物相比，人类的牙齿算是很锋利的，你知道吗？”

“不知道。”

“那你认为人类的咬合力有多大，哈利？”

几秒之后，哈利才发现斯蒂芬斯很认真地在等他回答。“呃，我们的刑事鉴识专家说是七十公斤。”

“好吧，那……你已经知道答案了。”

哈利耸了耸肩。“数字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就算告诉我是一百五十公斤，我也不会有太大反应。说到数字，你怎么知道佩内洛普·拉施流失了一点五升血？脉搏和血压应该不是那么准确的衡量单位吧？”

“我有犯罪现场的照片，”斯蒂芬斯说，“而且我在买卖血液，所以看得还算挺准的。”

哈利正想请斯蒂芬斯解释得更清楚一点，却看见卡翠娜招手请他过去。

他走进病房，站到卡翠娜身旁。佩内洛普的脸色几乎跟床上的枕头一样白。她眼睛是睁开的，但眼神涣散。

“佩内洛普，我们不会打扰你太久，”卡翠娜说，“我们跟先前在现场跟你说过话的警察谈过，所以知道你之前在市区跟歹徒碰过面，后来他在楼梯间攻击你，还用铁假牙咬你。可以请你告诉我们他是谁吗？除了他的名字叫维达尔之外，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他姓什么？有没有说他住在哪里？在哪里工作？”

“他叫维达尔·汉森，我没问他住哪儿，”佩内洛普说，声音细弱，让哈利联想到一碰就碎的瓷器，“他说他是艺术家，可是在做管理员的工作。”

“你认为他说的是实话吗？”

“我不知道，他也可能是保安，可以拿到钥匙的那种，总之他进过我家。”

“哦？”

佩内洛普看起来像是用尽全身力气，才把左手从被子里抬起来。“这是罗阿尔送给我的订婚戒指。他从我的卧室抽屉里偷走了。”

卡翠娜用怀疑的眼神看着那只雾面黄金戒指。“你是说……他在楼梯间帮你戴上戒指？”

佩内洛普点了点头，又紧紧闭上眼睛。“而且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是什么？”

“他说他跟其他男人不一样，他一定会回来娶我。”佩内洛普话声呜咽。

哈利看得出卡翠娜相当震撼，但仍专注问话。

“他长什么样子，佩内洛普？”

佩内洛普张开嘴又闭上，用绝望的眼神看着他们。“我不记得

了，我……我一定是忘了，我怎么会……”她咬住下唇，泪珠在眼眶里滚来滚去。

“没关系的，”卡翠娜说，“遭遇这种事情后很容易会这样，过几天应该会回想起更多事情。你记得他穿什么衣服吗？”

“他穿西装，还有衬衫。他把衬衫扣子解开了，身上有……”佩内洛普顿了一下。

“有什么？”

“他的胸口有刺青。”

哈利看见卡翠娜倒抽一口凉气。“什么样的刺青，佩内洛普？”哈利问道。

“一张脸。”

“像个用力想爬出来的恶魔？”

佩内洛普点了点头，一颗泪珠滑落脸颊。哈利心想，她体内的水分像是已不足以分泌第二颗泪珠。

“而且他好像……”佩内洛普又呜咽着说，“好像是要特地展示给我看。”

哈利闭上眼睛。

“她需要休息了。”护士说。

卡翠娜点了点头，将一只手放在佩内洛普的乳白色手臂上。“谢谢你，佩内洛普，你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哈利和卡翠娜正要离开，护士又把他们叫回来。两人走到病床边。

“我还记得一件事，”佩内洛普用微弱的声音说，“他的脸看起来动过手术，而且我忍不住会想……”

“想什么？”卡翠娜说，俯下身去，聆听佩内洛普细若蚊鸣的声音。

“他为什么没有杀我？”

卡翠娜用求助的眼神看向哈利。哈利深深地吸了口气，朝她点了点头，倚身到佩内洛普身旁。

“因为他下不了手，”哈利说，“因为你没有让他下手。”

“好了，现在我们确定是他了。”卡翠娜说。她跟哈利沿着走廊朝医院门口走去。

“嗯，而且他改变了作案手法和喜好。”

“你有什么感觉？”

“你是指发现真的是他？”哈利耸了耸肩，“没感觉。他是个杀人犯，需要逮捕归案，就这样。句号。”

“少来了，哈利，你可骗不了我，你就是因为他才会在这里的。”

“他可能会伤害更多人命，所以逮到他很重要，这跟我个人没有关系好吗？”

“好，我听见了。”

“很好。”哈利说。

“他说他一定会回来娶她，你觉得这是……”

“一种比喻？对，他会在佩内洛普梦里纠缠她。”

“但这也表示他……”

“故意没杀佩内洛普。”

“你骗了她。”

“我骗了她。”哈利推开医院大门，门口有一辆车正等着他们。两人开门上车，卡翠娜坐到前座，哈利坐进后座。

“要去警署？”韦勒在驾驶座上问道。

“对。”卡翠娜说，拿起她放在车上充电的手机。

“毕尔发短信说楼梯上的那些血脚印可能是牛仔靴留下的。”

“牛仔靴。”哈利在后座说。

“就是那种鞋跟高而斜……”

“我知道牛仔靴长什么样子，证词中有提到过。”

“谁的证词？”卡翠娜问，浏览刚才她在医院期间收到的其他短信。

“妒火酒吧的酒保，叫作穆罕默德什么的。”

“不得不说你的记性还真是好得很。我收到一则短信说要邀请我上《周日杂志》节目，讨论吸血鬼症患者。”卡翠娜滑着手机。

“所以呢？”

“没有所以了，贝尔曼说得很明白，他希望这件案子的曝光率越低越好。”

“就算被侦破了也一样吗？”

卡翠娜回头看向哈利。“什么意思？”

“第一，警察署长可以上全国转播的电视节目大肆宣扬说这件案子在三天内被迅速侦破。第二，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曝光度来逮到他。”

“我们侦破这件案子了吗？”韦勒在后视镜中和哈利目光相接。

“是侦破，”哈利说，“不是解决。”

韦勒转头看向卡翠娜。“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们已知凶手是谁了，但在把他正式缉捕归案之前不算解决。以这个家伙来说，要把他绳之以法可是一大难题，我们已经对他发出国际通缉令将近四年了。”

“这个家伙是谁？”

卡翠娜重重地叹了口气。“他的名字我甚至都说不出口，哈利，你跟他说吧。”

哈利望着车窗外。卡翠娜没说错，他大可否认，但他的确是为了

一个自私的理由才会在这里。不是为了替被害人讨回公道，不是为了替奥斯陆铲奸除恶，也不是为了维护警方的声誉，甚至不是为了维护他自己的名誉。什么都不是，只是为了一个原因：他让那个人逃脱了。之前没能阻止那个人，哈利当然心怀愧疚，因为有那么多受害者，因为那个人逍遥法外那么久。即便如此，现下他只能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那就是他必须逮到那个人。他，哈利，必须逮到那个人。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想，难道他需要这个罪大恶极的连环杀手来证明自己的生命价值吗？这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了。而且若非如此的话，也只有上帝才知道其他理由。那人之所以从躲藏处现身，是因为哈利。那人在埃娃的家门上写了个“V”字，还把恶魔刺青展现给佩内洛普看。佩内洛普问为何那人没有杀死她，哈利编了个理由欺骗了她，那人没有杀死佩内洛普的真正原因，是希望她说出亲眼所见，说出哈利早已心里有数的事，那就是哈利得出来陪他玩了。

“好吧，”哈利说，“你想听完整版还是浓缩版？”

14

星期日上午

“这就是瓦伦丁·耶尔森。”哈利说，指着大屏幕上的一张脸，那张脸正盯着项目调查小组瞧。

卡翠娜专注地看着那张瘦长脸庞。他有着褐色的头发和深陷的双眼，但他双眼深陷有可能是因为角度所致，因为他额头向前，使得光线照落的角度有所变化。卡翠娜不禁会想，当初负责摄影的警察怎么会容许瓦伦丁用这种姿势拍照。此外还有他的表情。受刑人拍档案照时通常会流露出恐惧、困惑或听天由命的神色，瓦伦丁却看起来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仿佛他知道一些事，一些他们还不知道的事。

哈利让大家仔细地看了一会儿那张脸，才接着说：“瓦伦丁·耶尔森十六岁的时候被控引诱一个九岁女童到小船上加以猥亵，十七岁的时候女性邻居报案说他试图在地下室洗衣间强暴她，二十六岁的时候他因为侵犯未成年少女进入伊拉监狱服刑。他曾在狱中找女牙医看诊，趁机用牙钻逼迫她脱下尼龙丝袜，再把丝袜罩在她头上，在牙医椅上强暴了她，然后在丝袜上点火。”

哈利按了一下电脑键盘，影像换到下一张。众人纷纷捂住嘴巴，发出呻吟。卡翠娜看到，即使是最资深的警探也垂下了视线不忍直视。

“我给你们看这张照片不是为了好玩，而是让大家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瓦伦丁·耶尔森让这个牙医活了下来，就跟佩内洛普·拉施一样，我不认为这是他一时失手，而是认为他在跟我们玩游戏。”

哈利又按了一下键盘，瓦伦丁的照片再度出现，这次的照片是从国际刑警的网页上撷取下来的。“大约四年前，瓦伦丁从伊拉监狱逃脱，用的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方法。他把一个叫作犹大·约翰森的狱友揍到血肉模糊，难以辨认，然后在尸体的胸部刺上一个跟他胸部一模一样的刺青，再把尸体藏到行李箱里。后来点名的时候犹大没有出现，被列为失踪。瓦伦丁要越狱的那天晚上，他给尸体穿上他自己的囚服，放在他囚室的地板上。狱警在他的房里发现了血肉模糊的尸体，自然而然地认为那就是瓦伦丁，而且一点也不讶异，因为就跟其他有恋童癖的受刑人一样，瓦伦丁遭到其他受刑人痛恨，因此没人想到要比对尸体的指纹或检验DNA。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以为瓦伦丁早已不在人世，直到他因为另一起命案浮上台面。我们并不知道他到底杀害或攻击过多少人，但可以确定的是绝对比他涉嫌或定罪的要多。我们知道他在失踪前的最后一个受害者是他以前的女房东依里雅·雅各布森，”哈利又按了一下键盘，“这张照片是在她躲避瓦伦丁的小区拍的，如果我没记错，第一个抵达现场的是班森。我们在那里发现她被勒死，躺在一堆儿童冲浪板底下。各位可以看到，冲浪板上有鲨鱼的图案。”

会议室后方传来呼噜笑声：“对啊，那些冲浪板是偷来的，可怜的瘾君子没能把它们卖掉。”

“依里雅·雅各布森之所以遇害，可能是因为她会透露关于瓦伦丁的信息给警方，这可能也说明了为什么很难从任何人口中问出他在哪里，因为知道他消息的人根本什么都不敢说，”哈利清了清喉咙，“另一个找不到瓦伦丁的原因是，他逃狱之后动过好几次大面积的整形手术，我们在这张照片上看到的这个人，已经不像后来在伍立弗体育场足球赛上模糊的监视器画面里的那个人了，而且那个监视器画面是他刻意让我们看到的。由于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找不到他，所以我们怀疑他可能在那之后又做了整形手术，而且可能是在国外做的，因为我们已经清查过北欧所有的整形手术。我们之所以强烈怀疑他的长相再度改变，是因为我们把瓦伦丁的照片拿给佩内洛普·拉施看，她却认不出来。遗憾的是，她无法清楚地描述他现在的长相，而Tinder上面那个叫维达尔的男人的资料照片很可能并不是他本人。”

“托尔德已经查过维达尔的脸书资料，”卡翠娜说，“他发现里头的数据果然都是假的，账号是最近才开设的，使用的装置我们无法追

踪。托尔德认为这表示他具备一定程度的信息技术。”

“不然就是他有帮手，”哈利说，“不过我们手上至少有一个三年前瓦伦丁·耶尔森失踪前见过他而且跟他说过话的人，那就是史戴·奥纳。史戴已经不再是犯罪特警队的顾问了，但他同意今天过来一趟。”

奥纳站了起来，扣上花呢夹克上的一颗纽扣。

“我曾跟那个自称是保罗·斯塔夫纳斯的患者做过短期的心理咨询，这真是一种诡异的荣幸。他是个不寻常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察觉到自己的疾病。他还摆了我一道，不让我知道他真正的身份，也没让我察觉到他在做什么。直到那天我无意间发现了他的身份，他才想杀我灭口，后来又逃得无影无踪。”

“我们根据史戴的描述，绘制了一张素描，”哈利按了一下键盘，“他这个长相也算是旧的了，但至少比足球赛的监视器画面好一点。”

卡翠娜侧过头。那张素描里的头发、鼻子和眼睛的形状都改变了，脸的形状比照片上要尖，但那副心满意足的表情依然存在。其实应该说是“看起来”心满意足，那神情就好似一只鳄鱼咧嘴而笑。

“那他怎么会变成吸血鬼症患者？”窗边一个声音说。

“首先呢，我并不认为世界上有吸血鬼症患者存在，”奥纳说，“不过瓦伦丁·耶尔森会吸血可能有很多原因，现在我也给不出一个答案。”

接着是一阵长长的静默。

哈利清了清喉咙。“我们在之前的案件中并没有发现任何咬人或吸血的行为跟耶尔森有关，而且连环杀手通常都会使用特定的作案模式，不断重复、温习同一个幻想。”

“我们有多确定凶手真的是瓦伦丁·耶尔森？”麦努斯问。

“百分之八十九。”毕尔·侯勒姆答道。

麦努斯笑道：“百分之八十九，这么精准？”

“对。我们在他用来铐佩内洛普·拉施的手铐上发现了几根体毛，

很可能来自他的手背。DNA分析不用花太长时间就能确定有百分之八十九的比对符合率，最后那百分之十比较花时间，但两天之内可以有结论。顺带一提，那种手铐在网上买得到，是中世纪手铐的复制品，所以是用铁做的，不是钢。有人喜欢用这种手铐是因为可以把爱巢布置得像是中世纪的地窖。”

会议室里传来一声呼噜笑声。

“那铁假牙呢？”一名女警探问，“他是从哪里取得铁假牙的？”

“这个问题更难回答了，”侯勒姆说，“目前我们还没发现有谁在做这种假牙，至少没发现有人用铁来做假牙。他应该是去找铁匠定做的，或是他自己做的。这显然是种新的杀人方式，我们不曾看过有任何人把铁假牙当作武器。”

“说到新的行为，”奥纳说，解开夹克纽扣，让肚子放松一点，“根本上的行为改变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人类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恶名昭彰，我们宁愿一再重蹈覆辙也不愿意改变，就算接收到新信息也一样。总之这是我的见解，这在心理学家之间也很有争议，他们还替它取了个名字，叫作‘奥纳理论’。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行为出现改变，通常会跟这个人要适应的环境有关，但行为背后的动机是不会变的。性侵犯开发出新的性幻想和性愉悦并不特别，但那是因为他的口味逐渐有了发展，而不是因为他的人格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就好像我在青少年时期，我爸告诉我说长大以后就会开始懂得欣赏贝多芬，但当时我很讨厌贝多芬，觉得我爸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即使在还年轻的时候，瓦伦丁·耶尔森在性方面就已经有着多样化的口味和爱好了，他强暴过少女和老妇，说不定还强暴过少年，虽然目前为止还没听说过他强暴过成年男人，但这可能是出于现实考虑，因为成年男人的防卫能力比较高。恋童癖、恋尸癖、性虐待，这些都在瓦伦丁·耶尔森的性欲菜单上。除了‘未婚夫’斯韦恩·芬内，瓦伦丁·耶尔森是奥斯陆警方目前所知涉嫌性犯罪案件数量最多的人。现在，他开始对血产生兴趣，这只能代表他在我们所说的‘开放程度’上得到高分，而且愿意尝试新体验。我说他‘开始对血产生兴趣’出自一些观察，例如他在鲜血里加了柠檬，这可能代表瓦伦丁·耶尔森正在对血进行实验，而不是他对血感到着迷。”

“不是着迷？”麦努斯高声说，“他已经进展到一天杀一个人了！我们坐在这里讨论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开始打下一个被害人的主意了，你说是不是啊，大教授？”他说“大教授”时的口气毫不掩饰其中的嘲讽意味。

奥纳扬起短短的手臂。“再说一次，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没有人知道。”

“瓦伦丁·耶尔森，”米凯·贝尔曼说，“百分之百确定是他吗，布莱特？如果是的话，给我十分钟好好想一想。对，我明白这件事很紧急。”

米凯结束通话，把手机放回到玻璃桌上。刚才伊莎贝尔告诉他说这张桌子是德国家具品牌ClassiCon的口吹玻璃桌，要价超过五万克朗。她说她宁愿只有少数几件高品质家具，也不想在家里塞满一大堆劣质家具。米凯坐的位置正好可以看见奥斯陆峡湾的人造海滩，以及在海上航行的渡轮。今天风很大，远处一点的海水几乎是紫色的。

“什么事？”伊莎贝尔在他旁边的床上说。

“项目小组召集人想知道她能不能参加今天晚上《周日杂志》节目的录制，讨论的主题应该是吸血鬼症患者案。我们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但不知道他的下落。”

“很简单啊，”伊莎贝尔·斯科延说，“既然已经找出凶手是谁，你应该亲自出马，但由于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所以你应该派个代表去，而且提醒她用字遣词一定要说‘我们’，而不是‘我’。此外她如果提到凶手可能曾设法跨越国界，也没什么坏处。”

“跨越国界？为什么？”

伊莎贝尔叹了口气。“别装傻好吗，亲爱的，这样很烦。”

米凯走出门，来到阳台，站在那里低头望着大批星期日游客朝许侯门区前进：有些游客要去参观阿斯楚普费恩利当代艺术馆，有些游客要去欣赏超现实主义建筑和品尝价格过高的卡布奇诺咖啡，有些游客则梦想入住那些尚未售出又贵得离奇的公寓。他听说艺术馆正在展出一辆奔驰轿车，引擎盖上原本的奔驰标志被一坨大大的褐色人类粪便所取代。好吧，对有些人来说，“实体粪便”是一种身份象征。其他人则需要最昂贵的公寓、最新款的名车或最大型的游艇，才能感到身心舒畅。还有些人，例如伊莎贝尔和他自己，则想要获得一切的一切，也就是权力，却不愿意承担随之而来的令人窒息的义务。他们想要受到大众的羡慕和尊敬，却又不想太过出名，这样才能低调自由地行动。他们想要拥有家庭来提供稳定的生活架构，帮他们繁衍后代，但又希望能在家庭的牢笼之外随心所欲地寻求性的欢愉。他们想要有房有车，还有“实体粪便”。

“所以呢，”米凯说，“你的意思是说，这样说之后，瓦伦丁·耶尔森失踪一段时间，民众自然会联想到当时他可能已经离境，而不是奥斯陆警方逮不到他。如果我们逮到了他，就代表我们很聪明；如果他又杀了人，我们之前说过的话民众很快就会忘记。”

他转身望着伊莎贝尔。她家明明有个完美的卧室，他不明白为什么她要把那么大一张双人床放在客厅，更何况有可能让邻居看见。他怀疑她可能就是存心要让邻居看见。伊莎贝尔是个高大的女人，修长有力的四肢在床上伸展开，性感的身躯上盖着金色丝质薄被。单是瞧着这副光景就让米凯准备再战一回。

“只要这么一句话，就可以在大众心中留下他出国的印象，”伊莎贝尔说，“在心理学上这叫作锚定效应。做起来很简单，并且总是很有效，因为人是简单的动物，”她的目光游移到米凯身上，微微一笑，“尤其是男人。”

她将丝被掀到地上。

米凯盯着她瞧。有时他觉得自己比较喜欢看伊莎贝尔的身体却不想碰，但对妻子乌拉则正好相反，这颇为奇怪，因为纯以客观的角度来看，乌拉的身体比伊莎贝尔还要美。但伊莎贝尔那狂风骤雨般的性欲，比乌拉那种温柔安静、呜咽啜泣般的高潮还要令他兴奋。

“打手枪。”伊莎贝尔命令道，同时张开她的双腿，曲起双膝，犹如猛禽半弯折的翅膀。

米凯照做，闭上了眼睛。这时他听见玻璃桌传来振动声。该死，他把卡翠娜给忘了。他抓起振动的手机，按下接听键。

“什么事？”

手机那头传来女性的声音，但米凯听不清楚，因为一艘渡轮正好鸣起船笛。

“我的回答是可以，”他不耐烦地高声说，“你可以去上《周日杂志》。我正在忙，晚点会打给你，指示你该怎么做。”

“是我。”

米凯全身僵硬。“亲爱的，是你啊？我以为是卡翠娜·布莱特。”

“你在哪里？”

“在哪里？我在工作啊。”

接着是一阵漫长的静默。米凯知道乌拉显然听见了渡轮的鸣笛声，这就是她之所以这么问的原因。他通过嘴巴用力地吸了口气，低头看着自己的勃起逐渐消退。

“晚餐五点半才能煮好。”乌拉说。

“好，”他说，“今天吃……”

“牛排。”她说，随即挂断。

哈利和韦勒在叶兴路三十三号大门前下车。哈利点了根烟，抬头看着那栋被高耸围墙所环绕的红砖建筑。他们从警署驱车来到此地，出发时阳光普照，秋日色彩明媚，但越接近目的地，头上的乌云聚集得越多。此刻山丘上空已乌云密布，宛如一片水泥色的天花板，将地面上景致的色彩全给吸走了。

“这就是伊拉监狱。”韦勒说。

哈利点了点头，用力吸了一口烟。

“为什么他的外号叫‘未婚夫’？”

“因为他会把被害人强暴到怀孕，还要她们发誓把孩子生下来。”

“不然的话……”

“不然他会回来亲手执行剖宫产。”哈利吸入最后一口烟，把香烟在烟盒上捻熄，烟屁股放进烟盒。“来解决事情吧。”

“依照规定我们不能把他绑起来，但可以通过监视器看着他。”一名警卫按下开门按钮，让哈利和韦勒进入监狱，并领着他们往走廊的尽头走去。走廊两侧是一扇扇漆成灰色的精钢门板。“我们有个规定是不准靠近他一米以内。”

“天哪，”韦勒说，“他攻击过你们吗？”

“没有，”警卫说，把钥匙插进最后一扇门，“斯韦恩·芬内被关在这里的这二十年间，没有留下任何污点。”

“可是呢？”

警卫耸了耸肩，转动钥匙。“你们自己看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他打开门，让到一边，韦勒和哈利走进囚室。

室内有个男子坐在床上的阴影中。

“芬内。”哈利说。

“霍勒。”阴影中传来的声音有如岩石的迸裂声。

哈利朝囚室里唯一一张椅子指了指。“我可以坐这里吗？”

“如果你有时间坐一会儿的话，听说你最近忙得很。”

哈利坐了下来，韦勒站到哈利背后离门口不远的地方。

“嗯，是他吗？”

“是谁？”

“你知道我指的是谁。”

“你先老实回答我的问题，我才会回答你。你想念这样吗？”

“想念什么，斯韦恩？”

“想念有个跟你同等级的玩伴，就像以前的我跟你一样。”

阴影中的男子倚身向前，移动到墙上高处的窗户所照入的光线中。哈利听见背后的韦勒呼吸加速。窗户栏杆的影子落在一张凹痕遍布的脸上，那张脸的红棕色皮肤有如皮革，上头布满皱纹，纹路之间靠得十分紧密，宛如被人用刀割至见骨。男子的额头上绑着一条红手帕，一副印第安人的模样，湿润的厚唇周围长着一圈口字胡，细小的瞳孔在褐色虹膜的中央，眼白偏黄，全身肌肉发达，竟有如二十岁的小伙子。哈利在心里算了算，“未婚夫”斯韦恩·芬内今年应该有七十五岁了。

“第一次总是最难忘的对不对，霍勒？我的名字永远会排在你的成就榜上的第一位。我夺走了你的贞操，是不是啊？”斯韦恩的笑声听起来宛如用小石子漱口一般。

“这个嘛……”哈利说，双臂交叠，“如果要用我的实话来交换你的实话，那么我的回答是我不想念，还有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斯韦恩·

芬内，我也永远都不会忘记被你重创和杀害的人。你经常在夜里来拜访我。”

“我也是，我那些未婚妻都对我非常忠贞。”斯韦恩的厚唇咧开，露出笑容。他把右手放在右眼上。哈利听见韦勒后退了一步，撞上了门板。斯韦恩的眼睛透过手掌上有如乒乓球大小的孔洞望向韦勒。“小子，别害怕，”斯韦恩说，“你该害怕的是你这个长官。当时他跟你一样年轻，我已经躺在地上动弹不得，但他还是举起枪来对我的手掌开枪。记住了，你这长官的心黑得很，现在他又觉得焦渴不已了，就跟在外头快乐逍遥的那个人一样。霍勒，你的焦渴就像火，这就是为什么你得浇熄它，要是不解除这股渴意，它就会一直增长，吞没有任何接触到的东西。我说得对不对啊，霍勒？”

哈利清了清喉咙。“换你了，芬内，瓦伦丁躲在哪里？”

“以前你们就来问过我这件事。我已经说过了，瓦伦丁在这里的时候我跟他没说过几句话，况且他逃狱都已经快四年了。”

“他的手法跟你很类似，有人说你教过他。”

“胡说八道！相信我，瓦伦丁是个天生好手。”

“换作你，你会躲在哪里？”

“我会在你的视线范围内，霍勒，而且这次我会准备好跟你周旋到底。”

“他会住在市区吗？会在市区里移动吗？是不是会使用新身份？他是单枪匹马还是跟人合作？”

“他现在手法改变了对不对？又咬人又吸血的。说不定不是瓦伦丁？”

“确实是瓦伦丁，我要怎么做才能逮到他？”

“你逮不到他的。”

“是吗？”

“他宁愿一死也不愿意再回到这里。幻想对他来说永远都是不够的，他必须付诸行动才行。”

“听起来你的确很了解他。”

“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是不是跟你一样？身上有来自地狱的荷尔蒙。”

老人耸了耸肩。“大家都知道道德选择是一种幻象，主导你我行为的其实是脑子里的化学作用，霍勒。有些人的行为被诊断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或焦虑症，于是接受药物治疗，获得同情。有些人则被诊断为罪犯和恶徒，被关进监狱。但这些其实都是同一件事，都是脑内物质混合出的邪恶。我也同意我们应该被关起来，我的老天，因为我们会强暴你们的女儿。”斯韦恩发出刺耳的大笑，“所以把我们从街上驱逐，威胁说要惩罚我们，好让我们不去做脑内化学物质要我们去做的事，但可悲的是，你们软弱到需要找一个道德借口才能把我们关起来。你们编造出一连串有关自由意志的虚构历史和天谴之说，来巩固根据永恒不变、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道德法则所建立起来的神圣司法系统，但道德根本就不是永恒不变且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它只跟每个时代的精神有关，霍勒。几千年前，男人干男人完全没有问题，但后来他们会被关进监狱，现在政客又跟他们一起上街游行。这一切都是根据各个时代的社会需要什么和不需要什么来决定的，道德标准是会改变的，而且是功利主义的。我碰到的问题是我所出生的这个年代和国家，男人不允许尽情播种，但如果世界遭遇大瘟疫，人类需要重新崛起，那未婚夫‘斯韦恩·芬内’就会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成为人类的救星。你说是不是啊，霍勒？”

“你强暴女人，是要她们为你生下孩子，”哈利说，“瓦伦丁却是杀害女人，所以你为什么不帮我们逮到他？”

“难道我还不够帮忙吗？”

“你只是给了一些笼统的回答和不成熟的道德理论而已。如果你帮助我们，我会替你去跟假释委员会说几句好话。”

哈利听见韦勒变换了站姿。

“真的吗？”斯韦恩抚摸着胡子，“即使你知道我一出去就会开始强暴女人？既然你已经准备牺牲那么多无辜女性的贞洁，想必逮到瓦伦丁对你来说无比重要，但我想你应该没什么选择。”他用一根手指轻敲太阳穴。“化学作用……”

哈利默不作声。

“好吧，”斯韦恩说，“首先呢，明年三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我就服刑期满了，所以现在来谈减刑已经太迟了，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而且几个星期前我被带去外面过，可是你知道吗？我想回来这里。所以感谢你的提议，可是不用了，谢谢。倒是你来跟我说说最近你怎么样啊，霍勒，听说你结婚了，是不是有个小杂种儿子？还住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你要说的就是这些了吗，芬内？”

“对，但我会持续关注你们的进展。”

“你是说我跟瓦伦丁？”

“我是说你跟你的家人，希望我出狱那天会在接待委员会之中看见你。”斯韦恩的笑声变成了喉咙有痰的咳嗽声。

哈利站起身，对韦勒比了个手势，要他拍门。“谢谢你抽出宝贵时间来见我们，芬内。”

斯韦恩把右手抬到面前挥了挥。“回头见了，霍勒，很高兴能跟你聊聊未……未来的计划。”

哈利透过斯韦恩的手掌孔洞，看到他的笑容来回闪过。

15

星期日晚上

萝凯坐在厨房餐桌前，噪声和紧急的工作盖过了疼痛，然而一旦她停下手边工作，疼痛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她抓了抓手臂。红疹的状况明明昨晚还不怎么明显的。医生问过她是否排尿正常，她自然而然地回答“是”，但现在仔细回想，才发现过去这几天她几乎没怎么小便。然后还有呼吸，她的呼吸像是身体有病似的，但明明身体又好端端的。

前门传来钥匙的碰撞声，萝凯站了起来。

门打开，哈利走了进来，面色苍白，一脸倦容。

“我只是回来换个衣服。”他说，揉了揉她的脸颊就继续朝楼上走去。

“工作怎么样了？”她问道，看着哈利爬上楼梯，走进卧室。

“很好！”哈利高声答道，“我们知道凶手是谁了。”

“那你可以回家了吧？”她淡淡地问道。

“什么？”她听见地板传来脚步声，知道他又像个小男孩或酒醉男人那样脱掉了裤子。

“既然你和你那聪明的脑袋已经侦破了这件案子……”

“这就是问题所在，”哈利出现在二楼楼梯间，身穿薄羊毛衣，倚着门框，正在穿一双薄羊毛袜。萝凯开过他玩笑，说只有老人才会坚持一年四季都穿羊毛织物。哈利回答说，最佳的生存策略就是依循老人的做法，因为再怎么说明他们才是赢家、才是幸存者。“我什么都没侦破，是他自己选择显露身份的。”哈利直起身来，拍了拍口袋。“钥匙没拿。”他说，又回到卧室。“我在伍立弗医院遇见了斯蒂芬斯医生，”他高声说，“他说他在治疗你。”

“是哦？亲爱的，我想你应该去睡个几小时，你的钥匙还插在大门上。”

“你只说他们替你做了检查。”

“那有什么分别？”

哈利走出卧室，奔下楼梯，拥抱萝凯。“‘做了检查’是过去式，”他在她耳边轻声说，“‘治疗’是现在式。还有，据我所知，治疗是检查之后发现了什么才会进行的事。”

萝凯笑了：“哈利，是我自己发现头痛的，头痛就是我需要治疗的症状，而所谓的治疗就是服用百服宁止痛药。”

哈利抱着萝凯，专注地看着她。“你没有什么事瞒着我吧？”

“原来你还有时间胡思乱想啊？”萝凯倚身在哈利怀中，驱开疼痛，轻咬他的耳朵，把他朝门口推去，“赶快去把工作完成吧，然后直接回家来找妈咪，不然我就自己用3D打印机和白色塑料做出一个爱家的男人。”

哈利露出笑容，走向大门，从门锁上拔下钥匙，又停下脚步，怔怔看着钥匙。

“怎么了？”萝凯问道。

“他有埃莉斯·黑尔曼森家的钥匙，”哈利说，猛力关上乘客座的车门，“可能也有埃娃·多尔门家的钥匙。”

“是吗？”韦勒说，放开手刹，驾车沿着车道往下坡行驶，“我们查过奥斯陆的每一个锁匠，他们都没替任何公寓打过新钥匙。”

“那是因为钥匙是他自己做的，用白色塑料做的。”

“白色塑料？”

“只要花一万五千克朗，买一台普通的台式3D打印机就行。拿到原始钥匙后他只需要几秒钟就行了。他可能拍下了钥匙的照片，或用蜡做了个模型，再做成3D数据文件。所以埃莉斯·黑尔曼森回家的时候，他已经进去并把门锁上了，这就是为什么她会把安全门链拉上，因为她以为家里只有自己一个人。”

“那你认为他是怎么拿到钥匙的？被害人住的公寓都没有雇用保安公司，那些公寓都有自己的管理员，而且公寓管理员都有不在场证明，他们都发誓说没把钥匙借给过别人。”

“我知道。我不知道这件事他是怎么办到的，我只知道他就是办到了。”

哈利不必转头去看他这位年轻的同事，也知道韦勒肯定一脸狐疑。埃莉斯家的安全门链之所以拉上的原因可能有数百种，而哈利使用的演绎法推理无法排除其中任何一种。哈利的扑克高手好友崔斯可曾说，概率论和根据规则手册打牌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但聪明玩家和普通玩家的分别只在于了解对手想法的能力，这表示必须同时应付大量信息，就像是在呼啸的暴风雨中聆听轻声细语的答案。也许正是如此。在经历过一切有如暴风雨般的案件之后，哈利相当了解瓦伦丁·耶尔森，他看过所有报告，具备对付其他连环杀手的丰富经验，而且多年来他没能挽救的受害者冤魂持续累积，在这许多风暴之中有个声音正在轻声细语。那是瓦伦丁的声音。瓦伦丁说他是从内制伏她们的，他一直都在她们的视线之内。

哈利拿出手机。铃响了两声，卡翠娜就接了起来。

“我正坐着化妆。”她说。

“我想瓦伦丁有一台3D打印机，我们可以利用打印机找到他。”

“怎么找？”

“贩卖电子器材的商店只要商品超过一定金额就会记录顾客的姓名和住址，到目前为止挪威只卖出过几千台3D打印机，如果项目调查小组成员全都先停下手边的工作，可能一天之内就能收集到大部分的购买资料，两天之内就能清查完百分之九十五的买家，这表示只会剩下大概二十个买家，这些人用的是假名或是化名。我们拿他们登记的地址去比对人口登记数据，如果比对不出姓名就证明有问题，或打电话去问，就会知道有谁否认买过3D打印机。大多数贩卖电子器材的商店都有监视器，所以我们可以查看在对方购物的那段时间谁是可疑人物。他没理由不在住处附近的商店买打印机，这可以给我们一个特定的搜索范围，只要公布监视器画面，就会有民众指引我们往正确的方向去找。”

“哈利，你是怎么想到3D打印机的？”

“因为我在跟欧雷克讨论打印机和枪支，结果……”

“结果你是不是抛开了一切，全神贯注于你脑海里闪过的念头，完全不顾你正在跟欧雷克讲话？”

“对。”

“这种另类观点你应该跟你自己的游击小组讨论才对，哈利。”

“目前这个小组只有我一个人，而我需要你的资源。”

哈利听见卡翠娜爆出哈哈大笑：“如果你不是哈利·霍勒，我早就挂你电话了。”

“幸亏我是。听着，我们找瓦伦丁·耶尔森找了四年都找不到，这是我们目前唯一掌握到的线索。”

“先让我上完节目再来想这件事吧，节目是现场直播的。现在我脑袋里塞满了我记下来的该说和不该说的事，而且老实说，我紧张得要死。”

“嗯。”

“这是我的处女秀，给点建议吧。”

“靠在椅背上放轻松，表现出亲切和风趣的一面。”

哈利听见卡翠娜发出咯咯的笑声。“就跟你以前一样吗？”

“我既不亲切又不风趣。哦，对了，别喝酒。”

哈利把手机放回夹克口袋。他们就快到位于芬伦区的史兰冬街和拉瑟慕斯温德伦路的十字路口了。信号灯转为红灯，车子停了下来，哈利不禁转头望去。来到这里他总是会情不自禁。他朝地铁轨道对面的站台望去。就在大半辈子前，就在这个地方，他驾驶警车追逐歹徒却意外失控，警车冲过轨道，撞上了水泥站台，导致坐在副驾驶座上的警察死亡。当时他到底有多醉不得而知，没人要求他做酒精呼气检测，官方报告说他当时坐在副驾驶座上，而非驾驶座。这种种掩饰不外乎是为了维护警方形象。

“你是为了救人吗？”

“什么？”哈利说。

“你是为了救人才加入犯罪特警队的吗？”韦勒问道，“还是为了把杀人犯缉捕归案？”

“嗯，你在想‘未婚夫’说过的话吗？”

“我记得你在课堂上教的东西，我以为你成为侦办命案的警探纯粹是因为你喜欢这份工作。”

“是吗？”

哈利耸了耸肩。绿灯亮了，车子继续行驶到麦佑斯登区，沉沉的黑夜似乎从奥斯陆这个大锅里朝他们滚滚翻涌而来。

“让我在酒吧门口下车，”哈利说，“就是第一个被害人去过的那家。”

卡翠娜站在摄影棚侧边，看着笼罩在聚光灯圆锥形光束中央、宛若小荒岛般的黑色平台，平台上有三把椅子和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上坐着《周日杂志》的主持人，他将会介绍卡翠娜为第一位出场嘉宾。卡翠娜努力不去想台下观众的众多目光，不去想自己的心跳有多快，不去想瓦伦丁此刻正逍遥法外，而警方却无计可施，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凶手就是他。她不断在心里重复米凯对她说的话：说明案子已经侦破时必须表现得非常可靠且令人安心，然后再说凶手仍然在逃，而且可能逃到了国外。

卡翠娜朝导播看去。导播就站在多台摄影机和小荒岛之间，头戴耳机，手拿写字夹板，大声喊说离现场播出还有十秒，并开始倒数。突然间，卡翠娜想起今天稍早时发生的一件蠢事，可能因为她又累又紧张，也可能因为上直播节目令她一颗心七上八下，以至于大脑会想起这件蠢事来逃避现实。先前她去鉴识中心找侯勒姆，想请他加快分析警方在楼梯间发现的证物，好让她上节目时有东西可以拿出来讲，提高可信度。星期日上班的人本来就不多，执勤的人都在忙吸血鬼症患者案的事，因此鉴识中心空荡荡的，这也多少加深了那件蠢事在她脑海里的印象。

一如往常，她直接走进侯勒姆的办公室，不料却看见一个女人站在他的椅子旁边，几乎靠在他身上。只见他们其中一人可能说了个笑话，两人一起哈哈大笑。这时他们一起转过头来，卡翠娜才认出那女人是最近刚上任的鉴识中心主任，名字叫什么忘记了，只记得她姓利恩。卡翠娜想起侯勒姆提到过，这个利恩被拔擢为鉴识中心主任，也忆起当时她觉得利恩太年轻，资历也太浅，坐上那个位子的应该是侯勒姆才对，或者说，侯勒姆应该接下那个位子才对，因为原本要任命的人是他。但他的反应就是非常典型的侯勒姆式反应：干吗要用一个优秀的刑事鉴识专家去换来一个拙劣的长官？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位利恩太太或利恩小姐倒是个当长官的好选择，因为卡翠娜不曾听任何人说过她在哪件案子上表现得很优秀。

卡翠娜当着利恩的面，向侯勒姆提出加快分析速度的要求，但侯勒姆只是平静地回答说这要问他的长官才行，因为负责列出优先级的人是她。而这个叫什么利恩的，只是露出一个暧昧的微笑，说她会去问问看其他刑事鉴识员，看他们手边的工作是不是结束了。卡翠娜一听就提高嗓门说，只是“问问看”根本不够，吸血鬼症患者案已经拉高到最优先等级了，任何有经验的警察都应该了解这点才对，况且如果她在电视上被问得答不出来，她只好说新任鉴识中心主任认为这件案子不够重要，那最后场面肯定会很难看。

这个伯纳·利恩呢，对，她的名字叫伯纳，不只名字像美国喜剧《生活大爆炸》里头的贝尔纳黛特，看起来也像。她个头矮小，戴副眼镜，胸前却挺着一对巨乳。这个伯纳哀怨地说：“如果我优先处理这件案子，那你可不可以保证不要跟别人说我认为阿克尔港的虐童案或史多夫纳区为了维护名誉而杀人的案子不够重要？”当时卡翠娜还会意不过来，不知道她这恳求的口气是装出来的，直到伯纳恢复正常而严肃的口吻说：“布莱特，我当然同意防止其他命案发生是件非常紧急的事，但重点是要防止其他命案发生，而不是在于你要上电视。二十分钟后我会答复你，可以吗？”

卡翠娜只是点了点头，转身离开，直接返回警署，把自己锁在厕所里，擦去她在前往鉴识中心之前所化的妆。

节目主题曲开始播放，已经在椅子上坐直的主持人把腰板挺得更直了，他做了几个夸张的大大的笑容，给脸部肌肉热身，尽管今晚讨论的主题应该用不到笑容。

卡翠娜感觉裤子口袋里的手机发出振动。她是调查小组的召集人，必须随时都能找得到人，就连上节目也不能关闭手机电源。她一看，原来是侯勒姆发来的短信。

“在佩内洛普的公寓大门上采集到的一枚指纹，比对符合瓦伦丁·耶尔森。正在看电视，祝好运。”

卡翠娜朝旁边的年轻女子点了点头，女子再度提醒她，一听见主持人说到她的名字就立刻朝主持人走过去，还提醒她说该坐哪一把椅子。祝好运。说得好像她要上舞台表演似的。想是这样想，但卡翠娜知道自己心里正笑得甜滋滋的。

哈利走进炉火酒吧大门后停下脚步，发现里头的喧哗声不是真的，除非有人躲在墙边的包厢里。他是酒吧里唯一的客人。接着他看见吧台后方的电视正在播放足球赛。他在吧台前挑了一张高脚凳坐下，望着电视。

“贝西克塔斯对加拉塔萨雷。”

“土耳其的足球队。”哈利说。

“对啊，”酒保说，“有兴趣吗？”

“没什么兴趣。”

“没关系，总之土耳其人对足球赛很疯狂，如果你支持的是客队，结果客队赢了，那你一定得赶快回家，免得中枪。”

“嗯，是因为宗教还是阶级差异？”

酒保停下擦酒杯的动作，看着哈利。“是因为赢球。”

哈利耸了耸肩。“当然了。我叫哈利·霍勒，我是……我以前是犯罪特警队的警探，我被找回来……”

“埃莉斯·黑尔曼森。”

“没错。我看过你的证词，你说埃莉斯跟她的约会对象在这里的时候，有个穿牛仔靴的人也在店里。”

“对啊。”

“你能跟我说说那个人的任何事情吗？”

“可能有点难，因为我只记得埃莉斯·黑尔曼森进来后不久，他就进来了，然后就坐在那边的包厢里。”

“你看到他长什么样子了吗？”

“有，但我只是看了一眼而已，没什么太大印象，没法描述出他长什么样子。你看，我从这里是看不见包厢里面的，他又什么东西都没点就突然离开了。这种事常常发生，客人可能认为这里有点太冷清了。酒吧就是这样，需要人潮才能吸引人潮。可是我没看到他离开，所以也没想太多，反正她是在家里遇害的不是吗？”

“对。”

“你认为那个男人可能跟踪她回家？”

“至少有这个可能性，”哈利看着酒保，“你叫穆罕默德对吧？”

“对。”

基于直觉，哈利觉得穆罕默德这个人有种特质让他喜欢，于是他决定直接把脑子里的想法说出来。“如果我不喜欢这家酒吧，一进来就会转身离开，但只要我进来了，就一定会点东西，不会只是干坐在包厢里。他有可能跟踪她来到这里，然后观察情势，一发现她可能会留下约会对象独自离开，就先回去她家等她。”

“你是说真的吗？这也太变态了吧，那女人真可怜。说到可怜人，她那天晚上的约会对象来了。”穆罕默德朝门口侧了侧头，哈利转头望去。加拉塔萨雷队粉丝的呐喊声淹没了那个肥胖的秃头男子进门的声响，那人身穿铺棉背心和黑色衬衫。他在吧台前坐下，朝酒保点了点头，表情甚是僵硬。“来杯大的。”

“你是盖尔·索拉？”哈利问道。

“很希望我不是，”男子说，发出几声空洞的笑声，脸上表情不变，“你是记者？”

“我是警察，我想知道你们认不认得这个男人，”哈利把瓦伦丁·耶尔森的模拟画像放在吧台上，“他后来可能经过大型整容手术，所以你们可能要用一点想象力才行。”

穆罕默德和盖尔都仔细地看了看照片，摇了摇头。

“算了，啤酒不用了，”盖尔说，“我突然想到我得回家了。”

“我已经倒了。”穆罕默德说。

“我得回去遛狗，啤酒给这位警察先生喝好了，他看起来很渴的样子。”

“索拉，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在证词中提到她说有人跟踪她，那个人还威胁过跟她在一起的男人，你认为她说的这件事是真的吗？”

“什么意思？”

“她会不会只是这样说，以避免你去纠缠她？”

“啊哈，是这样啊，那你说呢？她说不定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来摆脱青蛙的纠缠，”盖尔勉强挤出微笑，形成古怪的表情，“像是我这种青蛙。”

“那你认为她是不是吻过很多青蛙？”

“Tinder有时还挺令人失望的，但人总不能放弃希望对吧？”

“她的这个跟踪者只是个路过的疯子，还是她曾经交往过的人？你有印象吗？”

“没有，”盖尔拉上背心拉链，一直拉到下巴，尽管外头天气不是很冷，“我要走了。”

“她曾经交往过的人？”酒保穆罕默德复述说，找钱给他，“我以为那个凶手杀人是为了吸血，还有性。”

“有可能，”哈利说，“但通常是因为嫉妒。”

“如果不是呢？”

“那就有可能像你说的。”

“为了血和性？”

“其实是跟胜利有关。”哈利低头看着那杯啤酒。啤酒总是让他觉得浮肿和疲倦，以前他喜欢头几口啤酒的味道，再往后滋味就会变得有点单调、乏味，“说到胜利，看来加拉塔萨雷要输了，你介意转到NRK1频道，看一下《周日杂志》吗？”

“说不定我是贝西克塔斯的粉丝呢？”

哈利朝镜子前最上方的架子角落点了点头。“那你就不会把加拉塔萨雷的旗子摆在占边威士忌旁边了，穆罕默德。”

酒保看着哈利，然后咧嘴笑了，摇了摇头，把遥控器递了过去。

“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确定昨天在霍福瑟德区攻击女性的人，跟杀害埃莉斯·黑尔曼森和埃娃·多尔门的是同一个人，”卡翠娜说，突然发现摄影棚里非常安静，仿佛周遭的一切都在聆听他们说话，“我只能说我们掌握到的具体证据和证词都指向一名嫌犯。由于这名嫌犯已经是通缉犯，还是个逃狱的性侵犯，所以我们决定公布他的姓名。”

“警方要在《周日杂志》首度公开嫌犯姓名？”

“是的，他名叫瓦伦丁·耶尔森，但他现在用的可能是假名。”

卡翠娜看得出主持人的表情有点失望，因为她完全没卖关子，直接就把瓦伦丁的名字说了出来。主持人显然希望先用语言营造出悬疑的气氛。

“这是我们制作的模拟画像，描绘的是他三年前的长相，”卡翠娜说，“后来他可能接受过大型整容手术，但至少这可以给大家一个概略的轮廓。”卡翠娜朝观众席举起画像。观众席上坐着大约五十名观众，导演说这是为了让节目“更好看”。卡翠娜维持着相同姿势，并看见前方的摄影机亮起红灯，这样可以让在家中客厅观看节目的观众心里留下画像的印象。主持人注视着她，露出满意的表情。

“民众如果有任何关于这个人的信息，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卡翠娜说，“这张画像、嫌犯姓名和他已知的化名，以及我们的热线电话，都会公布在奥斯陆警区的网站上。”

“这件事十分急迫，”主持人对着摄影机说，“因为他有可能再度犯案，最快可能今晚就会下手。”他转头望向卡翠娜。“甚至有可能此时此刻正在犯案，是不是这样？”

卡翠娜知道主持人希望她能帮他在观众脑海中植入此时此刻吸血鬼正在吸血的模样。

“我们不想排除任何可能性。”卡翠娜说。这句话是米凯一字一句灌输到她脑子里的，他解释说这句话跟“我们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不一样，“我们不想”会让人觉得奥斯陆警方对案情已有充分掌握，有办法排除某些可能性，但选择不要排除。“但我接到的情报指出，从最近发生的这起攻击事件到我们的鉴识结果比对出瓦伦丁·耶尔森身份之间的这段时间，他有可能潜逃出境。他很可能在挪威以外的国家有个藏身之处，自从四年前逃狱之后就一直躲在那里。”

米凯不需要教她接下来这些话该怎么说，她学得很快。“我接到的情报”会立刻让人联想到监视、秘密线人和缜密的办案工作。她所提到的那段时间确实有很多班飞机、列车和渡轮可以搭乘，因此不能说她说谎。而瓦伦丁有可能潜逃出境的这段话只要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那么都留有很多辩论空间。同时这样说也有个好处，就是把这四年来警方未能逮到瓦伦丁的责任推给“他不在挪威”的可能性。

“那要如何逮到吸血鬼症患者呢？”主持人说，转头朝另一张椅子望去，“今天我们特地请来了哈尔斯坦·史密斯，他是心理学教授，写过一系列关于吸血鬼症患者的文章。史密斯教授，可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吗？”

卡翠娜看向史密斯，他坐在目前镜头还没拍到的第三张椅子上，脸上戴着一副大眼镜，身穿鲜艳的彩色夹克，看起来像是自家缝制的。史密斯的鲜艳穿着跟卡翠娜的暗色系打扮形成了鲜明对比。卡翠娜身穿黑色皮裤和黑色紧身夹克，头发往后梳得服帖又利落。她知道自己看起来很漂亮，晚点上网查看一定会有很多评论跟邀约。但她不在乎，反正米凯没说她该如何打扮，她只希望伯纳那个贱人正在看电视。

“呃……”史密斯说，露出无言的微笑。

卡翠娜看得出主持人担心这位心理医生紧张得呆住了，准备出手救援。

“首先呢，我不是教授，我还在写我的博士论文，如果审查通

过，我一定会告诉大家。”

一阵大笑。

“我写的文章曾经登在专业期刊上，不过是那种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期刊，专门刊载比较暧昧不明的心理学理论。其中有一篇文章叫《惊魂记》，标题取自希区柯克的同名电影，我想这可能是它在学术方面拿到低分的原因。”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但我是心理医生，”他说，转头望向观众，“我毕业于维尔纽斯市的米克拉斯·罗梅里斯大学，成绩高于平均值。而且我有一张那种专业沙发，能让你躺在上面看着天花板，我假装写笔记，一次咨询收费一千五百克朗。”

史密斯把观众和主持人逗得一时之间全都忘了他们在讨论一个十分严肃的话题，直到他把他们拉回正题。

“但我不知道如何才能逮到吸血鬼症患者。”

一阵静默。

“至少我没法笼统地说明。吸血鬼症患者十分罕见，浮出水面的更是稀少。首先，我们必须区分两种吸血鬼症患者，其中一种相对无害，当代吸血鬼故事例如《德古拉》当中描述的那种半人半神、长生不老、爱吸人血、受人崇拜的吸血鬼就属于这种。这类吸血鬼症患者很明显的是以情色作为心理动力，甚至还引来精神分析大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评论，但他们很少会杀人。另一种人则罹患我们所谓的嗜血症，或叫伦斐尔德综合征，这表示他们执着于吸血这件事。关于这个主题的大部分文章都发表在刑事精神病学的期刊上，因为它们通常都跟极端暴力的犯罪事件有关。但目前已经确立的心理学从未承认吸血鬼症患者这种现象，认为这只是洒狗血的主题，是江湖术士爱玩的把戏。事实上精神病学参考书对吸血鬼症患者只字未提，我们这些研究吸血鬼症患者的人则遭到指控，说我们发明了一种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过去三天来，我非常希望那些指控我们的人是对的，但不幸的是，他们错了，吸血鬼不存在，但吸血鬼症患者确实存在。”

“史密斯先生，请问一个人怎么会变成吸血鬼症患者？”

“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典型案例会是童年发生过事件，当事人看见自己或别人大量出血，或跟别人一起吸血，并因此感

到兴奋。吸血鬼症患者兼连环杀手约翰·乔治·黑格（John George Haigh）就是这样，他小时候被宗教狂母亲用梳子惩罚痛打后用舌头舔舐自己的鲜血，后来到了青春期，鲜血成了他性兴奋的来源，于是这位刚发病的吸血鬼症患者开始对血进行实验，这通常被称为‘自我吸血症’，他们会割开自己的皮肤，吸自己的血。然后到了某一天，他们会跨出决定性的一步，开始吸别人的血。很常见的是，他们吸完血之后就会杀了对方，这时他们就已经成了一个发展完全的吸血鬼症患者。”

“那强暴呢？为什么还会发生强暴？因为我们都知道埃莉斯·黑尔曼森遭到性侵。”

“呃，权力和控制的经验对成年吸血鬼症患者来说非常有影响力。例如约翰·乔治·黑格就对性非常感兴趣，他说他觉得非得喝受害者的血不可。顺带一提，他是用玻璃杯盛血来喝的。但我很确定对奥斯陆的这个吸血鬼症患者来说，血比性侵更重要。”

“布莱特警监？”

“呃，是？”

“这点你同意吗？你认为对这个吸血鬼症患者来说，血比性重要吗？”

“对此我不予置评。”

卡翠娜看见主持人快速做了决定，转头望向史密斯，可能认为那边有比较多耸动话题可以挖掘。

“史密斯先生，吸血鬼症患者认为他们自己是吸血鬼吗？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只要不被阳光照到，就能长生不老，而且咬了别人之后还可以把别人变成吸血鬼之类的吗？”

“患有伦斐尔德综合征的嗜血症患者不会这样想。很遗憾这个综合征是用伦斐尔德来命名的，在布拉姆斯托克的小说中，德古拉伯爵的仆人就叫作伦斐尔德。其实这个综合征应该叫诺尔综合征，因为发现它的人是精神科医生理查德·诺尔（Richard Noll）。从另一方面来说，诺尔也没有认真看待吸血鬼症，他之所以会写到这个综合征是作为嘲讽之用。”

“会不会这个人其实没有生病，而是吃了某种药，让他变得想吸血，就像二〇一二年在迈阿密和纽约发生的事件，有人吸食了

MDPV，也就是所谓的‘（丧尸）浴盐’，导致吸食者攻击他人或吃人。”

“不会。一个人吸食MDPV后出现吃人倾向其实是一种极端的精神病，这种人无法理性地思考或拟订计划，警方会发现他们满手血腥，当场以现行犯逮捕，因为他们一点也没有想要躲避警察的意思。而典型的吸血鬼症患者会受到嗜血的驱动，所以逃跑不会是他们脑子里的第一要务，但本案的凶手计划得非常周详，如果《世界之路报》报道属实的话，这名男性或是女性凶手根本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女性？”

“呃，我只是想要说得政治正确一点而已。吸血鬼症患者几乎都是男性，尤其是攻击手段非常残暴的案例，就像这两件案子。女吸血鬼症患者通常会妥协于自我吸血症，或是跟同类型的人交换血液，或是从屠宰场取得鲜血，又或是在血库附近游荡。以前我在立陶宛有个女性患者就生吃了她母亲养的金丝雀……”

卡翠娜注意到观众席上出现了今晚第一个打哈欠的人，还有一个孤零零的笑声响起又迅速止住。

“起初我同事跟我以为我们面对的是物种烦躁症，也就是患者认为自己生错了物种，本应是别的动物，比如说猫。最后才发现我们面对的是吸血鬼症的案例。遗憾的是《今日心理学》杂志并不这样认为，所以如果你们想看该案例的文章，只能上我的网站 hallstein.psychologist.com 去查看。”

“布莱特警监，我们能说他是连环杀手吗？”

卡翠娜想了几秒钟，回答说：“不行。”

“但《世界之路报》说哈利·霍勒被找来加入调查这件案子，而大家都知道他是连环杀手的专家，这是不是说明了——”

“我们有时候也会参考消防队员的意见，即便没有火灾发生。”

现场只有史密斯一个人发出笑声：“答得好！如果患者都真的有问题了才来看病，那精神科医师和心理医生都要饿死了。”

这引来许多笑声，主持人对史密斯露出感谢的微笑。卡翠娜觉得在他们两人之间，史密斯更有可能再次受邀来上节目。

“无论是不是连环杀手，你们认为这个吸血鬼症患者会不会再度犯案？或是他会等到下个满月再出现？”

“我不想揣测这件事。”卡翠娜说，在主持人眼中看到了恼怒之意。管他的，难道他真的以为她会加入他的乱爆八卦游戏吗？

“我也不会加以揣测，”哈尔斯坦·史密斯说，“我不需要，因为我不用揣测也知道。我们通常笼统地称为性变态的性欲倒错者，他们如果不接受治疗，很少会自动痊愈，所以吸血鬼症患者绝对不会停止自己的行为。但我认为最近这起攻击事件发生在满月纯属巧合，应该是媒体比那名吸血鬼症患者更享受这件事。”

主持人很快就因为史密斯话中带刺而心生不悦，严肃地蹙起眉头，问道：“史密斯先生，你会不会认为我们应该批评警方没有早一点警告民众说有个吸血鬼症患者正在外面胡作非为，警方是不是应该像你在《世界之路报》上面那样提醒大家？”

“嗯，”史密斯做了个鬼脸，朝其中一个聚光灯望去，“不知者无罪，不是吗？就像我刚刚说的，吸血鬼症存在于鲜为人知的心理学角落，极少受到关注，所以我只能说这件事非常遗憾，但警方不应该为此受到批评。”

“既然现在警方已经了解了，那他们该怎么做呢？”

“他们应该找出更多关于这名患者的事。”

“最后一个问题：你见过多少个吸血鬼症患者？”

史密斯鼓起脸颊又把空气呼出。“你是说货真价实的？”

“对。”

“两个。”

“你个人对血有什么反应？”

“血让我觉得恶心。”

“但你还是在研究和书写关于血的事。”

史密斯歪嘴笑了笑：“也许这就是原因所在吧，我们都有点疯狂。”

“这句话在你身上也适用吗，布莱特警监？”

卡翠娜心头一惊，她一时之间忘了自己是在看电视，而不是在看电视。

“呃，什么？”

“你是不是也有点疯狂？”

卡翠娜在脑中思索答案。她想个风趣又亲切的答案，就像哈利建议的那样。她知道自己今晚在床上的时候一定会想出来，但不是现在。她已经感觉到疲惫感正悄悄袭来，看电视所产生的肾上腺素已开始消退。“我……”她开口说，又决定放弃，只说，“这个嘛，谁知道呢？”

“你会疯狂到想跟一个吸血鬼症患者碰面吗？当然不是像这种惨案的凶手，而是个可能会稍微咬你一小口的吸血鬼症患者。”

卡翠娜怀疑这是主持人说的玩笑话，可能是因为看到她身上有点类似虐待狂的衣着。

“只有一小口？”她说，挑起一侧画过的眉毛，“好啊，有何不可？”

这次她并非出于刻意，却获得了观众的笑声。

“那要祝你顺利逮到他喽，布莱特警监。史密斯先生，最后再请你说几句话，刚才你没回答如何才能逮到吸血鬼症患者，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布莱特警监吗？”

“吸血鬼症是一种极端的性欲倒错行为，通常会伴随其他的精神病，所以我会鼓励所有心理医生和精神科医师协助警方，清查自己的患者记录，看看有没有患者的行为可能符合嗜血症的症状，我想我们应该都同意这件案子比保密誓言来得更优先。”

“感谢您收看本周的《周日杂志》……”

吧台后方的电视画面暗了下来。

“这件事真糟糕，”穆罕默德说，“不过你同事看起来好漂亮。”

“嗯，你这家店总是这么冷清吗？”

“没有啦，”穆罕默德环顾整家酒吧，清了清喉咙，“好吧，是没错。”

“我喜欢。”

“是吗？可是这杯啤酒你连碰都没碰，你看，酒跟杯口还是一样齐平。”

“那很好。”哈利说。

“我可以给你来点更带劲的东西。”穆罕默德朝那瓶摆在加拉塔萨雷队旗帜旁的占边威士忌点了点头。

卡翠娜沿着电视台里有如迷宫般的空荡走廊快步行走，这时她听见后方有沉重的脚步声传来，她转头瞄了一眼，并未停步。原来是史密斯。卡翠娜注意到他的跑步姿势跟他的研究工作一样非常不主流，除非他的X形腿非常严重。

“布莱特。”史密斯高声喊道。

卡翠娜停步等他。

“我想先跟你说声抱歉。”史密斯追上卡翠娜后气喘吁吁地说。

“抱歉什么？”

“因为我说得太多了，一下子得到那么多注意力会让我有点亢奋，我老婆总是告诫我这件事。可是更重要的是，那张画像……”

“是？”

“刚刚在摄影棚里我没法多说，可是他可能曾经是我的患者。”

“你是说瓦伦丁·耶尔森？”

“我不是很确定，那至少是两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在市区租了一间办公室，那个人来做了几小时的咨询，虽然他长得跟那张图不是很像，但你一提到整形手术我就想到了他。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的下巴有手术留下的缝合疤痕。”

“他是吸血鬼症患者吗？”

“我怎么会知道？他又没提，如果他说了，我就会把他纳入我的

研究对象了。”

“说不定他去找你做咨询就是因为他感到好奇，说不定他知道你在研究他的那种……那是叫什么来着？”

“性欲倒错。这也不无可能，就像我说的，我很确定我们面对的这个吸血鬼症患者非常聪明，而且他能够察觉到自己的病症。无论如何，这让我的患者记录失窃这件事变得更讨厌了。”

“你不记得这个患者的名字？也不记得他从事什么工作、住在哪里？”

史密斯重重地叹了口气。“恐怕我的记性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卡翠娜点了点头。“看来我们只能希望他看过其他心理医生，有人会想起些什么，而且对医师保密誓言的态度没那么保守。”

“有一点保守其实也不是坏事。”

卡翠娜挑起一侧眉毛。“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史密斯眯紧双眼，一脸沮丧，看起来像是想骂粗话。“没什么意思。”

“少来了，史密斯。”

心理医生双手一摊。“我只是把两件事放到一起看而已，布莱特。刚才主持人问你是不是有点疯狂，再加上你说你在颂维根区被淋湿过。人类通常都是通过‘非语言’来交流的，你所透露出来的讯息是你曾经在颂维根区的精神病院接受过治疗，但现在你却是犯罪特警队的项目小组召集人。所以说，保密誓言的立意还是不错的，它有一部分也是设计用来保护前来寻求协助的患者，以免患者日后的事业受到影响。”

卡翠娜听得目瞪口呆，想说些什么却脑袋一片空白。

“你不必回应我的白痴猜测，”史密斯说，“我也是立下过保密誓言的。晚安了，布莱特。”

卡翠娜望着史密斯沿着走廊奋力往前走，一双X形腿有如埃菲尔铁塔。她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米凯打来的。

他全身赤裸，置身在浓重热烫的雾气之中。被他抓过的皮肤接触到雾气后感觉热辣辣的，鲜血流淌到了底下的木椅上。他闭上双眼，喉头发出一丝呜咽，心中立刻开始思索自己为何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妈的都是那些规则害的，规则限制了愉悦，也限制了疼痛，不让他随心所欲地表现自己。但情势即将改观，那个警察收到了他的讯息，现在已经开始追捕他了。警方想循线将他缉捕归案，但他们办不到，因为他把所有可以追查到他的线索都断得一干二净。

雾气中有人清了清喉咙，吓了他一跳，也让他知道这里还有别人。

“Kapatiyoruz（打烊了）。”

“好。”瓦伦丁·耶尔森用浓重的声音答道，依然坐着，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打烊时间到了。

他小心翼翼地抚摸着自已的生殖器官。他清楚地知道她的所在之处，也清楚地知道该怎么跟她玩。他已经准备好了。瓦伦丁把湿润的空气吸进肺里。还有哈利·霍勒，那个自以为是猎人的家伙。

瓦伦丁霍然起身，朝门口走去。

16

星期日夜

奥萝拉起身下床，悄悄踏进走廊，经过爸妈的卧房和通往楼下客厅的阶梯。她无法不去聆听楼下的黑暗寂静中所发出的轰隆声响，同时轻手轻脚走进厕所，打开电灯，锁上了门，拉下睡裤，坐在马桶上。她等待着，但什么事也没发生。她一直想小便，以至于无法入睡，但为何现在又尿不出来了？难道是因为她其实不需要小便，只是因为睡不着而让自己以为想要尿尿？还是因为这里既安静又安全？她把门锁上了。小时候父母总对她说进厕所不能锁门，除非有客人来家里，还说如果她在里面发生事情，门没锁他们才进得来。

奥萝拉闭上双眼，侧耳聆听。那如果家里有客人来呢？其实有个声音吵醒了她的，现在她想起来了。那是鞋子所发出的咯吱声。不对，

不是鞋子，是靴子，又长又尖的靴子。那人蹑手蹑脚行走时，靴子弯折会发出咯吱声。现在那人停下了脚步了，站在厕所外面，等待着。等待着她。奥萝拉觉得无法呼吸，很自然地朝门板底下的缝隙望去，但视线被门槛挡住了，无法看见外头是不是有东西投下影子。她第一次见到他时是坐在庭院里的秋千上，他跟她要一杯水喝，还几乎跟她进入家中，幸好她母亲刚巧驾车回来，他才消失无踪。第二次是在女厕所里，当时她正在参加手球比赛。

奥萝拉侧耳聆听。她知道他就在外头，就在门外的黑暗之中。她说过她要是敢透露一句话，他一定会回来，因此她什么都没说，这是最安全的选择。现在她知道自己为什么尿不出来了，因为只要一尿出来，他就会知道她坐在厕所里。她闭上眼睛，尽全力聆听。没有，什么声音也没听见。她终于又可以开始呼吸了，他已经走了。

奥萝拉拉起睡裤，打开门，快步走出去，奔过楼梯口，来到父母的房门前。她小心翼翼推开房门，往内看去，只见一道月光透过窗帘缝隙洒落在父亲脸上。她看不出父亲有没有呼吸，但父亲脸色十分苍白，跟她看过的躺在棺材里的祖母一样苍白。她蹑手蹑脚地走到床边。母亲的呼吸声让奥萝拉联想到他们在小屋里用来替床垫充气的橡胶泵。她走到父亲床边，尽量把耳朵靠在父亲嘴巴上。她的心因为喜悦而扑通跳了一下，因为她感觉到了一丝温热的鼻息。

她回到自己床上躺下，仿佛那人从未来过，仿佛那只是一场噩梦，只要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就可以逃离一切。

萝凯睁开眼睛。

她做了一场噩梦，但那不是她醒来的原因。有人打开了一楼大门。她转头看了看旁边。哈利不在。可能是哈利刚回家吧。她听见楼梯上传来脚步声，自然而然地去聆听熟悉的声音。但是不对，那声音不一样，就算是欧雷克有事突然回来，那也不是欧雷克脚步声。

她盯着紧闭的卧室房门瞧。

脚步声逐渐靠近。

房门打开。

一个高大、黑暗的影子出现在门口。

这一刻萝凯想起她梦到了什么。梦中是满月，那人把自己用铁链拴在床上，床单已经碎成一片一片的，他在痛苦中扭动着身躯，拉动

铁链，对着夜空嗥叫，仿佛受了伤似的。最后他开始撕扯自己的皮肤，接着另一个他从皮肤下出现，那是一只狼人，有着尖利的爪子和牙齿，冰蓝色的眼眸中流露出对于狩猎和死亡的疯狂渴求。

“哈利？”她轻声说。

“我吵醒你了？”他那低沉又冷静的嗓音一如以往。

“我梦到你了。”

他轻轻走进房里，没开灯，只是解开皮带，脱下T恤。“梦到我了？梦到我太可惜了吧，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你跑哪里去了？”

“我去了一家酒吧。”

怪不得刚才那脚步韵律听起来很陌生。“你是不是喝了？”

哈利躺到她旁边。“对，我喝了，而且你这么早就上床睡觉了。”

萝凯屏住气息。“你喝了什么，哈利？喝了多少？”

“土耳其咖啡，两杯。”

“哈利！”她抓起枕头打他。

“抱歉啦，”哈利大笑道，“你知道土耳其咖啡不能煮到整个沸腾吗？还有你知道伊斯坦布尔有三大足球队，百年来他们都对彼此恨之入骨，却没人知道原因是什么吗？除了那个非常符合人性的原因之外，也就是如果别人恨你，你也会恨对方。”

她蜷缩在他身旁，手臂搂着他的胸膛。“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很新鲜，哈利。”

“我知道你喜欢定期更新对世界的了解。”

“我不知道如果不这样要怎么活下去。”

“你没说你这么早就上床睡觉了。”

“你又没问。”

“我现在不是问了？”

“我好累，而且我明天一大早要在上班前去伍立弗医院看医生。”

“你没跟我说。”

“对，今天才约诊的，斯蒂芬斯医生亲自打电话来。”

“你确定他是跟你约诊，不是找借口想见你？”

萝凯无声大笑，翻身离开他身旁，却又被抱了回去。“你确定你不是假装嫉妒来逗我开心？”

他轻轻咬了咬她的后颈。她闭上眼睛，希望头痛可以很快被情欲所掩盖，那种可以舒缓疼痛的美妙情欲。但情欲并没有生起。可能哈利也感觉到了，因为他只是静静地躺在床上抱着她。他的呼吸深沉而均匀，然而萝凯知道他还没睡着。他已经去到别的地方，跟他其他的爱人在一起。

莫娜·达亚在跑步机上跑步。她臀部有缺陷，跑步姿势看起来像螃蟹，所以她只在健身房没人时才会跑步。她喜欢在做完辛苦的重训后在跑步机上慢跑个几公里，看着黑沉沉的维格兰雕塑公园，感受肌肉中的乳酸被血液带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流行摇滚乐队鲁宾诺（The Rubinoos）为她爱看的电影《菜鸟大反攻》写过一首歌，这首甜蜜又苦涩的流行歌曲正在连接着她手机的耳机里播放，直到一通来电打断了音乐。

她知道自己对此有些期待。

这并不是说她希望凶手再度犯案，她什么都不希望，她只是据实报道发生过的事而已，反正她是这么告诉自己的。

手机屏幕上显示“未知来电”，所以不是新闻编辑部打来的。她犹豫片刻。这类重大命案发生时，很多怪人会纷纷出现，但好奇心还是胜过一切，她点了一下接听键。

“晚安，莫娜，”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我想你现在应该是一个人吧。”

莫娜下意识地左右查看，柜台里的女性工作人员正专注地看着自己的手机。“你什么意思？”

“现在整个健身房都是你的，而整座维格兰雕塑公园都是我的，这感觉就像是整个奥斯陆都是我们两个的，莫娜。你写了那些对内情异常熟悉的新闻稿，我则是里头的主角。”

莫娜看向手腕上的脉搏监测器，只见数字开始攀升，但没有升高太多。朋友都知道她习惯晚上去健身房，也知道她在健身房可以眺望整座维格兰雕塑公园。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想愚弄她，应该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我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想干吗，给你十秒钟说服我，不然我就挂电话。”

“我对你的报道并不完全满意，我的作品有很多细节没有报道出来，所以我给你机会跟我碰面，到时我会跟你说明我想表达的是什么，还有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生什么事。”

她的脉搏数升高了一点点。

“我必须说，这听起来挺诱人的，只不过你可能不想被逮，我也不想被咬。”

“克里斯蒂安桑市的动物园里有个废弃的笼子，放在欧莫亚岛的货柜码头，笼子上没有锁，你可以带个挂锁去，把自己锁在笼子里，我会去找你，在笼子外面跟你说话。这表示在我掌控你的同时，你是安全的。如果你觉得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带个防身武器。”

“比如说鱼叉吗？”

“鱼叉？”

“对啊，既然我们要上演大白鲨对战笼内潜水员的戏码。”

“你没有把我的话当真。”

“换作你，你会当真吗？”

“换作我，在我做出决定前，我会先问只有杀人者才会知道的事。”

“好，那你回答吧。”

“我用埃娃·多尔门的料理机给自己打了一杯果昔，或许可以给它

取个名字叫‘血腥埃娃’，料理机用完后我没洗，你可以去跟你在警方的消息来源查证。”

莫娜专心思索。这实在是太疯狂了。这可能成为二十一世纪最大的独家新闻，这条新闻将确定未来她在新闻界的事业版图。

“好，我立刻联络我的消息来源，五分钟后回你电话？”

手机那头传来低低的笑声：“耍这么廉价的把戏可没办法赢得信任哦，莫娜。五分钟后我会再打给你。”

“好。”

铃声响了好一会儿，楚斯才接起电话，声音中满是浓浓的睡意。

“你们不是应该都在查案吗？”莫娜说。

“总要有人休息啊。”

“我只有一个问题要问。”

“多问几个有量贩优惠。”

结束通话时，莫娜知道自己挖到宝了，或者说应该说，宝物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砸到她了。

手机屏幕再度显示“未知来电”，她接起来只问了两个问题：何时和何地。

“明晚八点，港口街三号。还有，莫娜？”

“什么事？”

“事情结束之前不要跟别人说。”

“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不能在手机上说吗？”

“因为我想全程都看见你，而且你也想见我。你快跑完了吧？祝你今晚好梦。”

哈利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他大可怪罪穆罕默德泡的那两杯咖啡浓得像沥青，但他知道那不是原因所在。他知道自己老毛病又犯了，无法关上大脑的开关。除非一切结束，否则他的脑袋会不断地运

转再运转，直到凶手束手就擒。有时这种状况甚至还会再持续一阵子。四年了。四年来瓦伦丁·耶尔森没有一丝尚在人间迹象，也没有一丝不在人间的迹象，现在他却选择主动现身。不是稍微露出他那条恶魔尾巴，而是堂而皇之地站到聚光灯下，像个自恋的演员兼编剧和导演。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绝对不只是疯狂的精神异常行为。此人绝对不是他们误打误撞就可以逮到的。他们只能静待他进行下一步，同时向上天祈祷他会犯错。在此同时，他们必须继续查案，希望可以找出他已经犯下的微小错误，只因每个人都会犯错。几乎每个人都会。

哈利先聆听萝凯均匀的呼吸声，再悄悄下床，轻手轻脚地走出卧室，下楼来到客厅。

铃声响到第二声，对方就接了起来。

“我以为你已经睡了。”哈利说。

“那你还打？”奥纳用睡意浓重的声音说。

“你得帮我找到瓦伦丁·耶尔森才行。”

“是帮我？还是帮我们？”

“帮我、帮我们、帮这座城市、帮全人类，妈的，必须阻止他。”

“我说过我已经卸下任务了，哈利。”

“史戴，他已经醒过来了，就在外头虎视眈眈，我们却还躺在床上睡觉。”

“而且还怀着罪恶感，但我们的确是在睡觉，因为我们累了。我很累了，哈利，太累了。”

“我需要一个了解他的人，一个可以预测他下一步行动的人，一个可以看见他即将犯错、能够找出他弱点的人。”

“我没办法——”

“哈尔斯坦·史密斯，”哈利说，“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手机那头一阵静默。

“你不是打来说服我的？”奥纳说。哈利听得出奥纳有点受伤。

“这是备用计划，”哈利说，“哈尔斯坦·史密斯是第一个说犯案者是吸血鬼症患者而且会再度下手的人，他说瓦伦丁·耶尔森会用已经成功过的方法来下手，也就是用Tinder约人。冒险留下线索的事他也说中了，瓦伦丁对于身份曝光的矛盾情结也被他说对了，而且他很早就说过警方应该把目标指向性侵犯。目前为止史密斯说得都很正确。他能独排众议这点很好，我正在考虑要不要招揽他加入我这个独排众议的小组，不过最重要的是，你跟我说过他是个聪明的心理医生。”

“他是很聪明。嗯，哈尔斯坦·史密斯可以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只是在想一件事，他那个绰号……”

“猴子？”

“你说那个绰号跟他现在还在博取同侪的信任有关。”

“天哪，哈利，那都已经是半辈子以前的事了。”

“说给我听。”

奥纳似乎想了一会儿，才对着手机喃喃说道：“他会被取那个绰号有一部分是我的错，当然他自己也有错。当时我们在奥斯陆是同学，我们发现心理系酒吧的小保险箱里有一些钱不翼而飞了，而哈尔斯坦是头号嫌犯，因为他突然有钱参加维也纳游学团，原本他因为缺钱没能参加。问题是我们没法证明哈尔斯坦有保险箱的密码，能够拿到里面的钱，于是我就设下了一个猴子陷阱。”

“一个什么？”

“爸！”哈利听见手机那头传来小女生的尖细声音，“你没事吧？”

哈利听见奥纳的手擦过手机的声音。“奥萝拉，我不是故意要吵醒你的，我正在跟哈利讲电话。”

接着是奥萝拉的母亲英格丽德的声音：“哦，亲爱的，你看起来吓坏了，做噩梦了吗？跟我来，我到床边陪你躺好，还是我们去泡杯茶喝？”那头传来横越地板的脚步声。

“刚刚讲到哪儿了？”奥纳说。

“猴子陷阱。”

“哦，对。你有没有看过罗伯特·波西格写的《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

“我只知道那本书不是在讲维修摩托车。”

“没错，那是一本哲学书，讲的是感觉和心智之间的拉扯，就好比一个猴子陷阱。首先你在椰子上钻个洞，大到可以让猴子把手伸进去，然后在里头塞满食物，再把椰子插在一根竿子上，最后跑到一边躲起来等着。等猴子闻香而来，把手伸进洞里抓住食物的时候，你就突然跳出来。猴子会想逃跑，但它也会发现要逃跑就必须放开手里抓着的食物。有趣之处在于，即使猴子的智力足以让它明白如果被捉住，就没法享用食物，但它还是不肯放手。本能、饥饿、欲望都比理智要更强大，这就是猴子会被逮到的原因，每次都不例外。于是我跟酒吧经理举办了一场心理问答游戏，邀请系上所有人参加。那是个盛大的聚会，奖赏很贵重，而且过程很紧张。酒吧经理跟我看完回答之后，宣布说系上有两个第二聪明的人拿到了同样的分数，必须一决胜负才行，那就是史密斯跟一个叫欧拉夫森的同学；而要成为赢家，就得再比比看谁的测谎技术比较好。于是我请一个年轻女子出场，说她是酒吧的工作人员，请她坐在一张椅子上，再请两位决赛者尽量从她身上观察出保险箱的密码是多少。史密斯和欧拉夫森坐在女子对面，我开始问那女子密码的第一个号码，从零到九随机问，然后再问第二个号码，依此类推。女子被告知每次都只能回答‘不是这个号码’，而史密斯和欧拉夫森必须观察她的肢体语言、瞳孔放大程度、心跳加快迹象、声音改变程度、出汗程度、眼睛不由自主地转动，等等。一个野心勃勃的心理医生绝对会以正确解读这所有迹象而感到自豪，而赢家就是正确猜出最多密码数字的人。所以当我问那四十个问题，他们两个人都全神贯注地坐在那里记笔记。别忘了，奖赏非常贵重，那就是成为系上第二聪明的心理医生。”

“显然系上最聪明的心理医生——”

“——不能参加，没错，因为这场比赛就是他举办的。我问完所有问题以后，他们就得递出答案。结果史密斯四个数字全都猜对了。全场欢声雷动！因为这真的是太厉害了，甚至可以说厉害到有点可疑的程度。好了，哈尔斯坦·史密斯可比一般猴子聪明得多，我不敢说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个圈套，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忍不住要赢。他就是忍不住！可能因为当时他穷得要死、脸上都是痘痘、完全被边缘化、交不到女朋友等等，使得他比一般人还要不顾一切，一定要赢。另外也可能因为他觉得即使赢了会显得他有偷钱的嫌疑，但我们也不能证明

钱一定就是他偷的，因为他可能真的聪明到有能力解读人类肢体语言的种种迹象，但是……”

“嗯。”

“什么？”

“没什么。”

“不行，说出来。”

“坐在椅子上的那个年轻女子，她不知道密码是多少。”

奥纳咕哝着说没错：“她甚至不在酒吧里工作。”

“你怎么能确定史密斯会掉入这个猴子陷阱？”

“因为我聪明到读得懂人心。重点是，现在你知道你口袋名单里的人选当过小偷，你怎么想？”

“他偷了多少钱？”

“如果我没记错，他偷了两千克朗。”

“不是很多。你说保险箱里有一些钱不见了，这表示他没有把钱全部拿走，是不是？”

“当时我们认为那是因为他不想被发现。”

“但后来你们想过他只是拿了要跟其他同学一起参加游学团的钱吗？”

“我们只是非常有礼貌地请他离开我们系，不然我们就要去报警，后来他就转学到立陶宛的大学，一样念心理系。”

“他遭到了放逐，现在又因为你玩的那个把戏，使得‘猴子’这个绰号怎么甩也甩不掉。”

“后来他回挪威念研究所，拿到心理医生的资格，表现得也不错啊。”

“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口气里带有负罪感？”

“而你的口气听起来像是想雇用一个小偷。”

“我永远不会讨厌一个情有可原的小偷。”

“啊哈！”奥纳高声说，“现在你更喜欢他了，因为你明白了猴子陷阱的概念，因为你也不会放手，哈利。你会因小失大，因为不愿意放开小奖品而失去大奖品。你决心要逮到瓦伦丁·耶尔森，即使你知道可能会因此失去一切你心爱的东西，包括你自己和你周围的人。你就是不肯放手。”

“很高明的模拟，但你错了。”

“是吗？”

“对。”

“如果真是这样，我会觉得很高兴。好了，我得去关心一下我的女眷了。”

“如果史密斯真的加入我们，你可以向他简单介绍一下心理专家该做什么工作吗？”

“当然可以，这是我最起码该做的。”

“是为了犯罪特警队，还是因为他被取‘猴子’这个绰号是你造成的？”

“晚安，哈利。”

哈利回到楼上，躺上了床，但并未碰触萝凯，只是躺在十分靠近她的地方，感觉得到她熟睡的身体所散发出来的温热。他闭上眼睛。

过了一会儿，他飘了起来，离开床铺，滑出窗外，穿过黑夜，下山来到灯光永驻的闪亮不夜城；他来到街上，来到巷弄，来到垃圾桶上方，这座城市的灯光永远照不到的角落。而他就在那里。他敞开衣衫，露出赤裸胸膛，那里有一张脸正在扭曲尖叫，似乎要扯开皮肤钻出来。

那是一张他熟悉的面孔。

猎人与猎物，恐惧与渴望，遭人痛恨与满怀恨意。

哈利猛然睁开眼睛。

他看见的那张脸属于他自己。

17

星期一上午

卡翠娜看着项目调查小组的一一张张苍白脸庞。他们有些人彻夜工作，有些人只小睡过片刻。调查小组已清查完目前已知的认识瓦伦丁·耶尔森的人，其中多半是罪犯，有些人还在狱中，有些人已经死亡。接着托尔德·格伦简短地报告了挪威电信公司提供的手机通话记录，记录上列出了三名受害者遭到攻击前所联络过的每个人的名字，包括通话时间和日期。目前为止这些人看起来都跟案件没有关联，通话和短信也并无可疑之处，除了埃娃·多尔门遇害前两天曾收到一通由未登记号码拨来的未接来电。那是从预付卡手机打来的电话，无法追踪，这表示手机可能关机，或被毁坏，或SIM卡被取下，或预付卡的金额用完了。

安德斯·韦勒报告目前关于3D打印机销售记录的调查进度，他表示由于销售记录太多，销售时未登记姓名地址的比例又太高，因此再继续追查下去可能没有意义。

卡翠娜朝哈利望去，见他听了报告之后摇了摇头，又对她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这个结论。

毕尔·侯勒姆报告说既然刑事鉴识证据已将最后一起案件指向单一嫌犯，那么鉴识中心就能专注在取得进一步证据上，以证明瓦伦丁·耶尔森和三个犯罪现场及被害人都有关联。

卡翠娜正要分配今天的工作，麦努斯·史卡勒却举起了手，并在卡翠娜还没回应他前就径自说道：“为什么你决定公布瓦伦丁·耶尔森是嫌犯？”

“为什么？当然是为了得到线报，希望知道他的下落。”

“这下子我们会接到好几千通电话，只不过因为一张铅笔素描的画像，而那张脸随便怎么看都像我的两个舅舅。我们得清查每一通报案电话，不然当中如果真的有有线报提供了耶尔森的新身份和住处该怎么办？而且在此期间他可能会杀害第四号和第五号被害人并且吸她们的血。”麦努斯环顾四周，寻求支持。卡翠娜明白他是在代表好几个

同事发言。

“这种困境总是进退两难，史卡勒，但我们还是决定这样做。”

麦努斯朝一名女分析员点了点头，她立刻接棒说：“卡翠娜，史卡勒说得对，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时间，能不受干扰地进行调查工作。以前我们就请民众提供过瓦伦丁·耶尔森的信息，结果并没有什么进展。这只会让我们分心，让我们更找不到可能带来进展的线索。”

“现在他知道我们知道凶手是他，可能就已经被吓跑了。我只是在想，他有一个躲藏处，三年来我们都找不到，如今我们又冒险公布他的身份，这样不是有可能会把他逐回老巢吗？”麦努斯交叠双臂，脸上露出胜利的神情。

“冒险？”一个声音从会议室后方传来，接着是呼噜笑声，“如果我们知情却什么都不说，危险的应该是你想拿来当诱饵的女人吧，史卡勒。如果我们逮不到这个王八蛋，那把他逐回老巢也不是什么坏事。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意见。”

麦努斯摇了摇头，面带微笑。“你会学乖的，班森，你在队上再待久一点，就会知道像瓦伦丁·耶尔森那样的人是不会罢手的，他只会转移阵地而已，你也听见我们的长官——”他把“长官”这两个字拉得特别长，“昨晚在电视上说了，瓦伦丁可能已经出境了。事到如今你如果还希望他会乖乖地坐在家吃爆米花、织毛线，那你就该多长点经验，好能意识到自己判断错误。”

楚斯·班森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掌，喃喃自语，卡翠娜听不见他说什么。

“我们听不见你说什么，班森。”麦努斯高声说，头也没回。

“我说那天大家不是都看见了一个女人的照片吗？就是那个姓雅各布森的，她倒在一堆冲浪板底下？当天还有些事那些照片可没拍到。”楚斯提高嗓门清晰地说，“我抵达的时候，她还有呼吸，可是却没法说话，因为瓦伦丁·耶尔森用钳子把她的舌头从嘴巴里给整个扯出来了，塞进了那个我不用说你们也知道的地方。你知道一个人的舌头是被扯出来而不是被割断，还有什么东西会被一起扯出来吗，史卡勒？反正呢，她发出来的声音像是在哀求我开枪把她杀了。如果我身上带着枪，妈的我一定会考虑。不过后来她很快就死了，所以还好。既然你说到经验，我只是想稍微提一下这件事而已。”

会议室里一片静默，楚斯深深地吸了口气。卡翠娜心想，有一天她说不定也会变得跟班森警员一样。她的这串思绪随即被楚斯的结论打断了。

“史卡勒，据我所知，我们只负责挪威国内的案子，要是瓦伦丁跑去别的国家干那些蠢老外，那就是别人家要处理的事。依我看来，他最好跑去国外，不要来糟蹋我们挪威的女人。”

“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卡翠娜语气坚定。众人面露讶异之色，这表示他们至少又清醒过来了。“下午的开会时间是四点，记者会是六点。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用手机联络到我，所以请大家汇报时尽量精简。还有，大家明白每件事都迫在眉睫，他昨天没下手不代表他今天不会下手。毕竟，就算是上帝到了星期日也会喘口气。”

会议室里的人很快就走光了，卡翠娜整理文件，关上笔记本电脑，准备离开。

“我要韦勒和毕尔。”哈利说，他仍坐在椅子上，双手抱在脑后，双脚向前伸直。

“韦勒没问题，毕尔的话你得去问鉴识中心的新主任，那个叫什么利恩的。”

“我问过毕尔了，毕尔说会去跟她说。”

“嗯，我想他一定会去的，”卡翠娜听见自己这么说，“你跟韦勒说过了吗？”

“说过了，他兴奋得不得了。”

“那最后一个组员呢？”

“哈尔斯坦·史密斯。”

“真的假的？”

“有何不可？”

“他是个怪咖，对坚果过敏，又一点办案经验都没有。”

哈利靠在椅背上，手伸进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骆驼牌香烟。“如果森林里出现一种叫作吸血鬼症患者的新怪物，那我希望有

个最了解这种怪物的人整天跟在我身边。不过照你这么说，他对坚果过敏也算是缺点喽？”

卡翠娜叹了口气。“我只是说，我对这些过敏症真的是受够了。安德斯·韦勒对橡胶过敏，他不能戴乳胶手套，应该连避孕套也不能戴吧，想想看那是什么情况。”

“我宁可不要想。”哈利说，低头看着那包烟，抽出一根破烂委顿的香烟，塞到双唇之间。

“哈利，为什么你不跟别人一样，把烟放在外套口袋里？”

哈利耸了耸肩。“破香烟抽起来比较香。对了，锅炉间没正式指定为办公室，所以禁烟令在那里应该不适用吧？”

“抱歉，”哈尔斯坦·史密斯对着手机说，“但还是感谢你找我。”

他结束通话，把手机放回口袋，看着坐在餐桌对面的妻子梅。

“怎么了？”梅问道，一脸担心。

“是警方打来的，问我要不要加入一个专门负责缉捕那个吸血鬼症患者的迷你小组。”

“然后呢？”

“我的博士论文快到截止日期了，没时间，而且我对那种缉捕工作又没兴趣，我们家里一天到晚都有老鹰抓小鸡。”

“你是这样回答他们的？”

“对啊，除了老鹰抓小鸡这段。”

“那他们怎么说？”

“对方只有一个人，他叫哈利，”史密斯笑道，“他说他明白，还说警方的调查工作其实无聊又冗长，一点也不像电视上演的那样。”

“那就好。”梅说，端起茶杯凑到嘴边。

“那就好。”史密斯说，也端起茶杯凑到嘴边。

哈利和韦勒的脚步声回音盖过了砖造隧道顶端滴下的细小水滴

声。

“我们到哪里了？”韦勒问道，手里抱着旧款台式电脑的屏幕和键盘。

“在公园底下，大概在警署和波特森监狱之间，”哈利说，“我们把这条隧道叫作警狱地道。”

“所以秘密办公室在这里？”

“它不是秘密办公室，只是一间空办公室。”

“谁会要一间深入地底的办公室？”

“没有人。所以它才会是空的。”哈利在一扇金属门前停下脚步，将钥匙插入门锁并转动，再握住门把往外拉。

“还是锁着的？”韦勒问道。

“它膨胀了。”哈利一脚踩在门边的墙壁上，用力一拉。一股砖造地窖的暖湿气味扑鼻而来，哈利开心地吸入这种气味。他又回到锅炉间了。

他打开电灯开关，天花板上的日光灯迟疑了片刻才开始闪烁。日光灯的光亮稳定后，两人站在这个方形空间里环顾四周，只见地上铺着蓝灰色油地毯，四面都没有窗户，只有光秃秃的水泥墙。哈利朝年轻的警探看了一眼，心想不知道这间办公室会不会浇熄他当初获邀加入这支游击小队时展现出的发自内心的兴奋之情。结果看起来并没有。

“来大干一场吧。”韦勒说，咧嘴而笑。

“我们先到，可以先选位子。”哈利朝几张办公桌点了点头。其中一张桌子上摆着一台熏成褐色的咖啡机、一个饮水桶和四个白色马克杯，马克杯上有手写的名字。

韦勒把电脑组装起来，哈利将咖啡机打开，这时门被用力拉开了。

“哇，这里比我印象中还要温暖，”侯勒姆笑道，“你们看，哈尔斯坦也来了。”

一个男子出现在侯勒姆背后，脸上戴着大眼镜，一头乱发，身上穿着格子夹克。

“史密斯，”哈利说，伸出了一只手，“很高兴你改变心意。”

他伸手跟哈利握了握。“我对反直觉的心理学一向没有招架之力，”他说，“如果那不是反直觉心理学，那你就是我遇到过的最糟的电话推销员了。不过这也是我第一次回拨电话给推销员接受推销。”

“我没有要强迫任何人的意思，我们这里只要自来的人，”哈利说，“你喝浓咖啡吗？”

“不喝，我比较喜欢……我是说，大家喝什么我就喝什么。”

“很好，看来这是你的杯子。”哈利把一个白色马克杯递给他。

史密斯推了推眼镜，读出马克杯上的手写名字：“列夫·维果斯基 [2]。”

“这个给我们的刑事鉴识专家。”哈利说，递了一个马克杯给侯勒姆。

“还是汉克·威廉姆斯 [3]，”侯勒姆开心地说，“但这是不是代表这个杯子已经三年没洗了啊？”

“那是用洗不掉的马克笔写的，”哈利说，“韦勒，这是你的。”

“波派尔·道尔 [4]？这谁啊？”

“他是有史以来最棒的警察，你去搜一下就知道了。”

侯勒姆转动第四个马克杯。“哈利，那为什么你的马克杯上没写瓦伦丁·耶尔森的名字？”

“可能我一时忘了。”哈利从咖啡机上拿起一壶咖啡，倒满四个马克杯。

侯勒姆看见另外两人脸上露出困惑的神情，便说：“按照惯例，杯子上写的会是自己的偶像，哈利的杯子上写的则是主要嫌疑人的名字，就是一个阴跟阳的概念。”

“我是无所谓，”史密斯说，“可是我要先声明，列夫·维果斯基不

是我最喜欢的心理学家，虽然我承认他是先驱，但是——”

“你拿到的是史戴·奥纳的马克杯，”哈利说，推来最后一张椅子，让四张椅子在办公室中间围成圆圈，“好了，我们是不受限的，我们没有长官，不用向任何人报告，可是我们会跟卡翠娜·布莱特互相交流情报。请坐吧，我们先从每个人轮流发表对这件案子的真实看法开始，大家可以根据事实、经验或直觉，或是根据一个愚蠢的小细节或根本没有根据来说。你们说的话以后不会被拿来打你们的脸，而且可以发表错得离谱的观点。谁想先开始？”四人坐了下来。

“很显然这里的决策者不是我，”史密斯说，“但我想……呃，从你开始好了，哈利。”他双臂交叠，仿佛很冷似的，即使隔壁就是替整座监狱提供热源的锅炉。“也许你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认为不是瓦伦丁·耶尔森干的。”

哈利看着史密斯，从马克杯啜饮了一口咖啡，吞了下去。“好，先从我开始。我并没有认为不是瓦伦丁·耶尔森干的，尽管我这样想过，因为一个凶手连续犯下两起杀人案都没有留下证据，这需要缜密的计划和冷静的头脑，但如今凶手却突然展开攻击，随意留下证据和痕迹物证，而且全都指向瓦伦丁·耶尔森，这里头不免有种刻意的成分，仿佛这个人想公开宣告他是谁，这当然会启人疑窦。会不会是有人在操纵我们，误导我们以为凶手是某个人？如果真是这样，那瓦伦丁·耶尔森就是完美的替罪羊。”哈利朝其他人看了看，只见韦勒十分专注、双眼圆睁，侯勒姆看起来有点困倦，史密斯一脸和蔼可亲，仿佛在这个环境中他自然而然地开始扮演起心理专家的角色。“以瓦伦丁·耶尔森的前科来说，他的确很可能是凶手，”哈利接着说，“同时他也是真凶认为警方不可能找到的人，毕竟我们已经找他找了这么久都徒劳无功。说不定真凶亲手杀害并埋葬了他，已经入土的瓦伦丁无法用不在场证明或其他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再说这个人就算是躺在坟墓里也会引来其他歹徒的觊觎与利用。”

“指纹，”侯勒姆说，“恶魔面孔的刺青、手铐上的DNA。”

“对，”哈利又啜饮了一口咖啡，“真凶可以割下瓦伦丁的手指，按在手铐上，再带去霍福瑟德区作案。刺青可能是仿造的，其实可以洗掉。手铐上的毛发可能来自瓦伦丁的尸体，况且手铐是被刻意留下来的。”

锅炉间里一片静默，只有咖啡机发出最后的声响。

“我的老天啊。”韦勒大笑道。

“我听偏执狂患者说过那么多阴谋论，这绝对可以挤进前十名，”史密斯说，“我……呃，我这样说绝对是恭维的意思。”

“这就是我们聚在这里的原因，”哈利说，在椅子上倾身向前，“我们应该朝不同方向思考，看见卡翠娜的项目调查小组触碰不到的可能性，因为他们正在建构案情大纲，而团体人越多，就越难打破多数人的想法和假设。他们的运作方式有点像宗教，因为你会很自然地认为既然周围有那么多人，那这件事一定错不了。只不过呢，”哈利端起没写名字的马克杯，“事情可能出错，而且正在出错，经常都在出错。”

“阿门。”史密斯说。

“现在我们来听下一个糟糕的推论，”哈利说，“韦勒？”

韦勒低头看着自己的马克杯，深深地吸了口气，开口说：“史密斯，你在电视上解说过吸血鬼症患者发展的每个阶段，但北欧的青少年每一个都受到密切关注，只要一出现这种极端倾向，还没来得及发展到最后阶段就会被公共医疗服务机构给挑出来，所以我认为这个吸血鬼症患者不是挪威人，他是从其他国家来的。这是我的推论。”他抬头看了看其他人。

“谢谢，”哈利说，“我可以补充，在连环杀手的犯罪史上，从未出现过会吸血的北欧人。”

“一九三二年斯德哥尔摩的阿特拉斯命案。”史密斯说。

“嗯，那件案子我不知道。”

“可能是因为那个吸血鬼症患者没被找到，所以也没被确认为连环杀手。”

“有意思，那起命案的被害人是女人？”

“死者名叫莉莉·林德斯特伦（Lilly Lindeström），是个三十二岁的妓女。如果这个凶手只杀害了她一个人，那我回家就把草帽吞下去。最近这件案子开始被认为是吸血鬼症患者案了。”

“可以说详细点吗？”

史密斯眨了眨眼睛，几乎闭上了眼皮，然后开始一字一句地述说，仿佛内容已铭记在心：“发现的时间是五月四日，案发时间是沃

普尔吉斯之夜 [5]，地点在圣艾瑞克广场二号的一间套房里。莉莉在套房里接待了一名男子，当晚她曾下二楼去跟朋友借避孕套。警方破开莉莉家大门时，发现她趴在床上，已经死亡两三天了。现场没发现指纹或其他线索，显然凶手犯案后清理过现场，就连莉莉的衣服都折得整整齐齐。另外，警方在料理台水槽里发现一支沾有血迹的酱汁勺。”

侯勒姆和哈利交换了个眼神，史密斯继续往下说。

“莉莉的通讯簿上写满一堆没有姓氏的名字，但警方在那些名字当中没找到嫌犯，也一直没查出这个吸血鬼症患者的身份。”

“但如果这个凶手是吸血鬼症患者，他不是一定会再下手吗？”韦勒说。

“对，”史密斯说，“但谁能保证他没再下手？他只是善后的技术更高超了。”

“史密斯说得对，”哈利说，“每年失踪人口的数字都大于命案死者的数字，但先前韦勒说得也有道理，吸血鬼症患者不是在早期发展阶段就会被发现吗？”

“我在电视上说明的是典型发展，”史密斯说，“有人长大成人以后才发现自己有吸血鬼症，就像一般人必须花点时间才能发现自己真正的性取向一样。历史上有名的吸血鬼症患者叫彼得·屈滕（Peter Kürten），一般称他为‘杜塞尔多夫吸血鬼’，他第一次吸食动物的血是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当年他四十五岁，在市郊杀了一只天鹅。后来不到两年时间，他就杀了九个人，另外还有七人是杀人未遂。”

“但瓦伦丁·耶尔森之前的骇人的犯罪记录中并未包括吸血或食人，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我不觉得。”

“好。毕尔，你的想法呢？”

侯勒姆在椅子上直起身子，揉揉眼睛。“跟你一样，哈利。”

“一样是指什么？”

“埃娃·多尔门命案是斯德哥尔摩那起命案的复制品，现场同样经过整理，还有用来饮血的料理机被放在水槽里。”

“你觉得这听起来可能吗，史密斯？”哈利问道。

“凶手是模仿犯？如果是这样，那可就新奇了。呃，我无意创造出更多互相矛盾的难题哦。有些吸血鬼症患者的确会自认是德古拉伯爵的转世，但一个吸血鬼症患者会去模仿阿特拉斯命案似乎有点不大可能，比较可能的解释是典型吸血鬼症患者的个性可能会有点相似。”

“哈利认为我们这个吸血鬼症患者似乎有点洁癖。”韦勒说。

“这我能了解，”史密斯说，“吸血鬼症患者约翰·乔治·黑格就对干净的双手很执着，他一年到头都戴着手套，他也讨厌灰尘，只用刚洗过的杯子来喝被害人的鲜血。”

“那你呢，史密斯？”哈利说，“你认为我们这个吸血鬼症患者是谁？”

史密斯的两根手指拍打着嘴唇，随着呼吸发出声响。

“我认为他跟很多吸血鬼症患者一样头脑聪明，可能从小就虐待过动物甚至是人，家境不错，但他是家里唯一一个格格不入的人。他应该就快想要吸血了，而且我认为他不只可以从吸血中得到性快感，单纯看到鲜血也会。他在寻求一种完美的性高潮，这种完美高潮结合了强暴和鲜血所能给予他的性愉悦。杜塞尔多夫的天鹅杀手彼得·屈滕就说过，他用刀子刺杀被害人多少次，取决于有多少鲜血流出，而鲜血的流出量则会决定他有多快达到性高潮。”

锅炉间内弥漫着一阵阴郁的静默。

“我们要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才能逮到这样一个人？”哈利问道。

“也许昨晚卡翠娜在电视上说得对，”侯勒姆说，“说不定瓦伦丁已经出境了，可能搭飞机去红场了吧。”

“莫斯科？”史密斯惊讶地说。

“哥本哈根，”哈利说，“在那个有多元文化的诺雷布罗区。那里有个公园人口贩子经常去，他们主要是做进口生意，出口只占少部分。你只要在长椅或秋千上坐下来，手里拿一张车票，不论是公交车票还是飞机票，任何交通票券都行，就会有人过来问你要去哪里，接着又会问你其他问题，但对方绝不会透露身份。那人会有同伴坐在公园远

处秘密拍照，上网搜寻你的身份是否符合，过滤你是不是警察。这种旅行社低调又昂贵，可是贵归贵，顾客却都不搭商务舱，他们买的全都是船运集装箱里的廉价位子。”

史密斯摇了摇头。“可是吸血鬼症患者不会像我们一样理性地计算风险程度，所以我不认为他出境了。”

“我也不这么认为，”哈利说，“所以他到底在哪里？他是藏身在人群中，还是独自住在荒僻的地方？他有没有朋友？我们可以想象他有搭档吗？”

“我不知道。”

“史密斯，这里在座的每一位都明白，不论是不是心理医生都不可能知道这些事。我只是想问你的直觉是什么？”

“我们这种做研究的人直觉不灵光，但我很确定他是孤身一人，他可以说非常孤独，是只孤狼。”

敲门声响起。

“请进，门要用力拉！”哈利高声喊道。

门被打开。

“各位大胆的吸血鬼猎人，你们好啊。”史戴·奥纳说，走了进来，先进门的是他的肥肚腩，接着就看见他手里牵着一个弯腰驼背的女孩。女孩的深色头发有一大片从面前垂落，哈利看不见她的脸。“史密斯，我答应过哈利来给你上个速成课，跟你说明一下心理专家在办案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

史密斯的脸亮了起来。“太感谢你了，亲爱的同事。”

奥纳晃着脚跟。“你是应该感谢我，不过我已经不想在这座地下陵墓里工作了，所以我跟卡翠娜借了办公室。”他把一只手放在女孩的肩膀上，“奥萝拉需要一本新护照，所以才跟我一起过来了。哈利，你能帮她插个队吗？我来给史密斯上课。”

女孩将头发拨到一旁。哈利乍看之下根本不敢相信这个脸色苍白、皮肤油腻、脸上有许多红斑的人，竟是几年前记忆中那个漂亮的小女孩。看到她深色的服装和脸上的浓妆，他会以为她是哥特人，或是欧雷克口中那些打扮看心情的伊莫人。但她眼中没有反抗或叛逆，

也没有青少年的厌世，甚至再度看见哈利后连一丝喜悦都没有。哈利曾是她最爱的“干叔叔”，她总爱这样叫他，如今她看见哈利却面无表情。不对，她脸上的确有表情，一种哈利说不上来的表情。

“那就来插个队吧，我们这里做事就是这么腐败，”哈利说，逗得奥萝拉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我们去办理护照的部门。”

四人离开锅炉间，哈利和奥萝拉静静地走在警狱地道中，奥纳和史密斯走在他们身后两步之遥，打开了话匣子。

“总之呢，之前我有个患者，他叙述他的问题时迂回得不得了，让我完全连不起来，”奥纳说，“后来有一次我意外发现他就是失踪的瓦伦丁·耶尔森，于是就被他攻击，如果不是哈利赶来，我早就没命了。”

哈利注意到奥萝拉听到后绷紧了身子。

“虽然他最后跑掉了，但他威胁我的时候，我更了解他了。他用刀子抵住我的喉咙，逼我做出诊断，还说自己是‘瑕疵品’。他说如果不回答，就要在他老二硬邦邦的时候让我流血而死。”

“有意思，你看见他真的勃起了吗？”

“没有，但我感觉得到，也感觉得到他手中那把猎刀的锯齿边缘，我记得当时心里很希望我的双下巴可以救我一命。”奥纳咯咯地笑着说。

哈利听见奥萝拉捂嘴倒抽一口凉气，便回头瞪了奥纳一眼。

“哦，亲爱的，抱歉！”奥纳高声说。

“你们说了些什么？”史密斯好奇地问道。

“很多啊，”奥纳低声说，“他对平克·弗洛伊德乐队那张《月之暗面》里的背景音乐很感兴趣。”

“我想起来了！他是不是说他叫保罗，可惜我所有的患者记录都被偷走了。”

“哈利，史密斯刚才说……”

“我听见了。”

一行人爬上楼梯，来到一楼。奥纳和史密斯在电梯前停下脚步，哈利和奥萝拉继续往中庭走去，看见柜台前的玻璃上贴着一张公告说摄影机目前故障，欲申请护照者请利用警署后侧的自动快照机。

哈利带着奥萝拉走到一台外形好似流动厕所的快照机前，把帘幕拉到一旁，给了奥萝拉几个硬币，让她在里头坐下。

“对了，”哈利说，“笑的时候不能露出牙齿哦。”接着他拉上帘幕。

奥萝拉望着背后藏有摄影机的黑色玻璃，玻璃上有自己的映影。

她觉得泪水即将溃堤。

这原本看起来是个好主意，她跟父亲说想一起去警署看哈利，因为班里要去伦敦旅行，她需要一本新护照。父亲对这种事总是毫无头绪，都是母亲在处理。她原本计划只要跟哈利独处几分钟，就能把一切都告诉他，但现在只剩他们两个人了，她却办不到，这全都是因为父亲在隧道里说的那些话，父亲还提到了那把刀，让她惊惧万分，又开始全身颤抖，双腿几乎瘫软。那男人抵住她喉咙时用的也是同一把带锯齿的刀，而且那男人又回来了。奥萝拉闭上双眼，不去看自己可怕的映影。那男人回来了，只要她敢透露一句话，他就会杀了他们所有人。况且她说出来能有什么用？她不知道任何可以帮助他们找到他的事情，无法拯救她父亲或其他人。她再度睁开眼睛，在那窄小的快照机里举目四顾，觉得这里很像当时体育场里的厕所隔间。她下意识地朝帘幕底下的缝隙望去，只见那双尖尖的靴子就站在外头的地板上，等待着她，等着要进来，等着要……

奥萝拉猛然拉开帘幕，推开哈利，朝出口奔去。她听见哈利在她背后叫着她的名字。接着她已置身于阳光和开阔的空间之中。她跑过草地，穿过公园，朝格兰斯莱达街的方向跑去。她听到自己的抽噎声混杂着喘息声，仿佛即使置身于开阔空间，空气仍然不够似的。但她没有停下脚步，只是继续往前奔跑，知道自己会一直跑到累瘫为止。

“不论是保罗还是瓦伦丁，他们都没提到过被血吸引之类的事，”奥纳说，他在卡翠娜的办公桌前坐下，“但根据他的病史，我们也许可以推断出他不是个会压抑性癖好的人，这种人不太可能会在成年之后在性方面突然发现新癖好。”

“说不定他一直都有这种癖好，”史密斯说，“只是没找到方法来实现他的性幻想而已。如果他心中有咬人咬到对方流血，然后直接从生

命之井吸血的渴望，那说不定他是在发现那副铁假牙以后才找到了方法去实现这种渴望的？”

“吸入血是一种古老的传统，背后隐含的意义是吸取别人的力量和能力，这个别人通常是敌人，是不是？”

“同意。”

“史密斯，如果你想替这个连环杀手侧写，那么我会建议你一开始先把他设定为被控制需求所驱动的人，就像比较传统的强奸犯和杀人色魔一样。说直白一点，他希望重新取得控制，重新取得曾经被夺走的力量。他要的是‘补偿’。”

“谢谢，”史密斯说，“‘补偿’这个我同意，我一定会把这点纳入的。”

“每个人都希望能修补曾经加诸自己的伤害，”奥纳说，“或是报复，这其实是一体两面。以我为例，我现在之所以能成为优秀的心理医生，是因为我以前球技很差，没有足球队要我。哈利的母亲过世时他还很小，所以他长大以后决定成为侦办命案的刑警来惩罚夺取别人生命的人。”

门框上传来敲门声。

“才说到他，他就来了……”奥纳说。

“抱歉打扰，”哈利说，“奥萝拉跑掉了，我不知道怎么了，只知道铁定有事。”

奥纳脸上掠过一片乌云，他发出一声呻吟，从椅子上奋力起身。“天知道这些青少年是怎么搞的，我去找她。史密斯，我们只讲了一点，你再打电话给我，我们改天继续。”

“有什么新消息吗？”奥纳离开后哈利问道。

“可以算有，也可以算没有，”卡翠娜说，“鉴识医学中心刚才确认手铐上采集到的DNA百分之百属于耶尔森。另外，史密斯在电视上呼吁医师清查患者记录之后，只有一个心理医生和两个性学专家联络我们，但他们提供的姓名都已经清查过没有嫌疑。一如预期，我们接到数百民众的报案电话，内容包括可怕的邻居、小狗身上有咬痕、吸血鬼、狼人、地精和巨怪，不过还是有几通电话值得追查。对了，萝凯一直打电话来找你。”

“好，我看见未接来电了，我们那座地下碉堡的信号不好，这有方法改善吗？”

“我问问看托尔德能不能装个继电器什么的。好了，办公室可以还我了吗？”

电梯里只有哈利和史密斯两个人。

“你在避免眼神接触。”史密斯说。

“这不是搭电梯的礼节吗？”哈利说。

“我是说你平常就这样。”

“如果不想和人视线相交等于避开，那你可能说对了。”

“而且你不喜欢搭电梯。”

“嗯，这么明显吗？”

“肢体语言不会说谎，而且你觉得我话太多了。”

“今天是你第一天上工，一定会有点紧张。”

“我不紧张，我平常多半都是这个样子。”

“好吧，对了，我还没谢谢你改变心意。”

“不用客气，我才应该道歉，我一开始竟然为了那么自私的理由回绝，没考虑到这是攸关人命的事。”

“我能理解博士学位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史密斯微微一笑。“对啊，你之所以理解是因为你跟我们是同路人。”

“什么同路人？”

“就是有点疯狂的精英分子。你听说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戈德曼难题’吗？一线运动员被问到如果有种药吃了可以保证可以拿到金牌，但五年后会死，他们会不会吃？结果半数以上的人回答说会。一般大众被问到相同的问题，两百五十人当中只有两人愿意。我知道这问题对多数人来说会觉得变态，但对你我这种人来说却不会。哈利，因为

你愿意牺牲你的人生来逮到这个凶手，对不对？”

哈利看着眼前这名心理医生好一会儿，奥纳说的话在耳边响起：因为你明白了猴子陷阱的概念，因为你也不会放手。

“你还想知道什么吗，史密斯？”

“她的体重是不是增加了？”

“谁？”

“史戴的女儿。”

“奥萝拉？”哈利扬起一侧眉毛，“呃，她以前可能瘦一点。”

史密斯点了点头。“我的下一个问题你一定不会喜欢，哈利。”

“说来听听。”

“你觉得史戴·奥纳跟他女儿之间是不是有乱伦关系？”

哈利的双眼直盯着史密斯瞧。他之所以选中史密斯是因为他希望自己的组员能提出独到的看法，只要能够提出好观点，他就准备容忍一切。几乎是一切。

“好，”哈利压低嗓音说，“我给你二十秒解释清楚，请你好好利用这二十秒。”

“我只是想说……”

“十八秒。”

“好，好。我看到了几点。自残行为：她穿长袖T恤以遮住前臂的疤痕，她在不停地抓挠。卫生习惯：站在她旁边的时候，你可以知道她的个人卫生做得并不好。饮食习惯：极端的暴食或节食在受虐者身上十分常见。心理状态：她看起来相当忧郁，可能是因为焦虑的关系，我知道衣着和化妆可能会产生误导，但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不会说谎。亲密关系：先前在锅炉间我从你的肢体语言上看得出你准备拥抱她，但她假装没看到，这就是为什么她在进门前先用头发把脸遮住，因为你们很熟，她知道你一定会先抱抱她，通常受虐者会避开亲密关系和肢体触碰。我的时间到了吗？”

电梯微微一晃，停了下来。

哈利踏进一步，面向史密斯，按着按钮让电梯门关着。“先暂时假设你说得对好了，史密斯，”哈利压低了声音，几乎是轻声细语，“可是妈的这跟史戴有什么关系？是因为过去他曾把你踢出奥斯陆的大学心理系，还让你得到了‘猴子’这个绰号？”

哈利看见史密斯的双眼涌出痛苦的泪水，仿佛被扇了一巴掌似的。史密斯眨了眨眼，吞了口口水，说：“嗯，也许你说得对，哈利，也许我只是看见了我的潜意识想看见的，因为我还在生气。但这只是直觉，我说过了，我的直觉不灵光。”

哈利缓缓点了点头。“我想你很清楚，你的直觉不只这样，你还看见了什么？”

史密斯直起身子。“我看见一个父亲牵着女儿的手，这个女儿多大了？十六，还是十七？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好暖心啊，他们还在手牵手，我希望我女儿到她们青春期以后也一样还能跟我手牵手。”

“但是？”

“但你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父亲运用威势和控制力来握住女儿的手，让她待在原位。”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

“因为她一逮到机会就逃跑了。我咨询过可能遭遇过乱伦的患者，从家中逃离正是其中一个特点。我所提到的这些症状可能还有一千种解释，但就算只有千分之一的概率是不伦虐待，基于专业职责我还是得提出来，否则我就是玩忽职守，你说是吗？我知道你是这家人朋友，这也正是我把我的想法坦白告诉你的原因，因为只有你有办法跟她沟通。”

哈利放开关门按钮，电梯门向两侧打开，史密斯快步走出。

哈利等到电梯门快关上时才伸出一脚卡在门中间，打算追上史密斯，下楼梯朝隧道的方向而去，这时口袋里传来手机的振动。

他接起手机。

“哈利，你好啊，”伊莎贝尔·斯科延偏男性化的声音传来，她的嗓音俏皮里带点挑逗的意味，相当好辨认，“我听说你又跨上马背、重

披战袍了。”

“倒也不完全是这样。”

“我们一起骑过马啊，哈利，那次真好玩，原本应该会更好玩一点的。”

“那次我已经觉得很好玩了。”

“呃，既往不咎嘛，哈利。我打来是想请你帮个忙，我们的公关部正在帮米凯做事，现在《每日新闻报》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报道把米凯批得相当厉害，说不定你已经看过了？”

“没看过。”

“他们说：‘我们的城市正在付出代价，因为奥斯陆警方在米凯·贝尔曼的领导下没能尽到警察应尽的职责，没能逮到瓦伦丁·耶尔森，这简直是丑闻一桩，是专业沦丧的迹象。耶尔森竟然跟警方玩猫抓老鼠的游戏玩了四年，如今他玩腻了老鼠的角色，开始当起猫来了。’他们这样写，你有什么看法？”

“他们可以写得更好。”

“我们想找一个人站出来说这篇文章对米凯的批评毫无道理，这个人要能够让民众回想起在贝尔曼的领导下，重大刑案的破案率是明显提高的，还侦办过多起命案，而且评价很高。你现在是警察大学的讲师，所以绝对不会被批评是谄媚拍马。你是最完美的人选呀，哈利，不知你意下如何？”

“我当然很想帮你跟贝尔曼。”

“是吗？那太好了！”

“而我能做到的最好方式，就是逮到瓦伦丁·耶尔森。现在我正在忙这件事，所以恕我不陪你多聊了，斯科延。”

“我知道你工作起来总是很卖力，哈利，但要逮到那家伙得花很多时间。”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急着擦亮贝尔曼的名声？为了替我们彼此节省点时间，我就直说了，我绝对不会站在麦克风前朗读公关公司拟的稿子。如果我们现在就挂上电话，也许还是一场文明的谈话，而不

是以我被逼骂你滚下十八层地狱作结。”

伊莎贝尔哈哈大笑：“你还真是死性不改啊，哈利，你跟那个黑发律师甜心订婚了，对吧？”

“不对。”

“不对？那找天晚上我们一块喝杯酒吧？”

“萝凯跟我不是订婚了，是已经结婚了。”

“哦，好吧，真没想到，不过，这应该不是问题吧？”

“对你来说可能只是多了个挑战，对我来说是问题。”

“已婚男人最棒了，他们都不会给你添麻烦。”

“比如说贝尔曼吗？”

“米凯是很可爱，还拥有全奥斯陆最值得亲的嘴唇。呃，我们的对话已经开始变得有点无聊了，哈利，我要挂电话喽，你有我电话的。”

“我没有，再见。”

萝凯。他竟然忘了萝凯打过电话。他一边搜寻萝凯的号码，一边检查自己的反应。管他的，检查就检查。伊莎贝尔的邀约有没有让他起反应？有没有让他感到一丝丝的兴奋？没有。好吧，是有那么一丝丝，但它有任何意义吗？没有。它有的意义是那么微不足道，让他都懒得去想自己是个什么样的浑蛋。当然这并不代表他不是浑蛋，但那只是一点点心痒，脑中闪过一点点并非出于本意、朦朦胧胧的片段，当中有伊莎贝尔的长腿和丰唇，但那只是一闪而逝的片段，不足以判有罪。不过他知道，拒绝只会让伊莎贝尔更有可能再打电话给他。

“这是萝凯·樊科的手机，我是斯蒂芬斯医师。”

哈利觉得后颈汗毛根根直竖。“我是哈利·霍勒，萝凯在吗？”

“霍勒，她不在。”

哈利觉得喉头紧缩，恐慌之情沿着脊椎骨缓缓爬升，宛如冰层进

裂一般。他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那她在哪里？”

接着是一阵长长的停顿，哈利怀疑对方是故意把停顿拉得这么长的，但这也让他有时间在脑袋里转了无数个念头。他下意识在大脑里得出所有结论，其中的一个他会永远记得，那就是休止符在此时此刻画下，他想要的某样东西再也无法拥有了。也就是说，他的今天和明天再也无法跟昨天一样了。

“她进入了昏迷状态。”

他的大脑出于混乱，或者纯粹出于绝望，还在试图把“昏迷”解读成一座城市或一个国家。

“可是她刚刚才打电话给我，不到一小时以前。”

“对，”斯蒂芬斯说，“而你没接。”

18

星期一下午

没有意义。哈利坐在一张硬邦邦的椅子上，努力集中精神，聆听桌子对面的男子说话。男子戴着眼镜，身穿白袍，口中说出来的话就像窗外的鸟啼一样没有意义；就像湛蓝的天际和比前几星期更加耀眼的今天的阳光一样没有意义；就像墙上挂着的解剖图里有灰色器官和鲜红色血管一样没有意义；就像挂在旁边十字架上流淌着鲜血的耶稣基督一样没有意义。

萝凯。

他生命中唯一有意义的是萝凯。

不是科学，不是宗教，不是正义，不是更美好的世界，不是欢愉，不是酒醉，不是没有痛苦，甚至不是幸福。有意义的就只有这两个字：萝凯。对他来说，对象是不可替换的。对他来说，如果没有遇见萝凯，就什么都没有了。

而什么都没有都比这样来得好。

因为没有人可以把“什么都没有”从他身旁夺走。

最后哈利在对方一长串的说明中插口问道：“这到底是什么意

思？”

“这表示，”约翰·D.斯蒂芬斯主治医师说，“我们不知道病因。我们知道她的肾脏没有发挥功能，但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相当多，就像我说的，我们已经排除了最可能的原因。”

“所以你有什么想法？”

“我认为这可能是一种综合征，”斯蒂芬斯说，“问题是综合征有上千种，而且一种比一种罕见且难以辨认。”

“这是什么意思？”

“这表示我们得继续探究病因，所以得暂时让她进入昏迷，因为她已经开始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了。”

“要昏迷多久？”

“暂时先这样，我们不仅得找出你妻子的病因，还得要有方法治疗才行。只有当我们有把握她能独立呼吸时，才能让她恢复意识。”

“那她……那她……”

“是？”

“那她在昏迷过程中会不会死？”

“这我们不知道。”

“不，你们知道。”

斯蒂芬斯十指轻触，静静等待，仿佛想把这段对话强制换到低速挡。

“她可能会死，”过了一会儿，斯蒂芬斯说，“我们都可能会死，心脏随时都有可能停止跳动，这只是概率问题而已。”

哈利知道有一把怒火正在他体内越烧越旺，而这把火并非针对斯蒂芬斯及其口中所说的陈腔滥调。哈利办过无数命案，面对过无数被害人家属，明白家属心中的情绪会想找目标发泄，但他却苦无目标可以发泄，这就像在往他的怒火上浇油。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我们面对的概率是多少？”

斯蒂芬斯双手一摊。“就像我说的，我们不知道她肾衰竭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才叫概率，”哈利说，停下来吞了口口水，压低嗓音说，“好吧，那就根据现阶段你有限的信息，告诉我你认为概率是多少。”

“肾衰竭本身不是元凶，它只是症状，导致肾衰竭的可能是血液疾病或中毒。现在是蘑菇中毒高发期，但你妻子说你们最近没吃蘑菇，而且你们两个人吃的东西一样。你最近没有觉得不舒服吧，霍勒？”

“没有。”

“你……好吧，我明白了，那其余那些可能的综合征都是挺严重的问题。”

“高于或低于百分之五十，斯蒂芬斯？”

“我不能……”

“斯蒂芬斯，我知道我们对她的病情一点头绪也没有，但我求求你，给我个数字。”

斯蒂芬斯看了哈利好一会儿，才似乎做出决定。

“根据她的检验报告，以目前情况来说，我认为失去她的概率稍微超过百分之五十，不是超过很多，只是超过一点点。我不喜欢跟家属谈百分比是因为他们通常都会过度解读。如果我们估计死亡率是百分之二十五，患者却在手术中死亡，那家属经常会控诉我们误导了他们。”

“百分之四十五？她有百分之四十五的机会活命？”

“目前为止是这样。她的病情正在持续恶化中，如果这一两天没办法找出病因，那这个概率可能会再降低。”

“谢谢。”哈利站起身来，感到头晕目眩，这时一个念头闪过脑际：他希望一切都陷入黑暗。黑暗是个快速而无痛的出口，虽然愚蠢且庸俗，但不会比这一切更没有意义。

“可以请你留下联络方式吗？这样方便我们……”

“我会让你们一定找得到我，”哈利说，“如果没有其他我该知道的事，我想回到她身边去了。”

“我跟你一起去，哈利。”

两人走回三〇一号病房。走廊一路向前延伸，另一头消失在微亮的光线中，光线的来源可能是一扇窗，稀疏的秋日阳光从窗口流泻进来。他们经过身穿白衣有如幽魂的护士，又经过许多穿着病号服的患者，脚下拖着活死人般的步伐，朝光亮处走去。昨天他和萝凯才在家里那张有点太软的大床上相拥，今天她却躺在这里，进入了昏迷的国度，和幽灵、鬼魂为伍。他得打电话给欧雷克才行，他得想想该怎么告诉欧雷克才好。他需要喝一杯。哈利不知道这念头是打哪儿冒出来的，但它就是出现了，仿佛有人在大声吼叫，把这句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喊了出来，直接灌进他的耳朵里。这念头必须尽快被其他思绪淹没才行。

“为什么你会是佩内洛普·拉施的医生？”哈利大声说，“她又不是来这里看病的。”

“因为她需要输血，”斯蒂芬斯说，“我是血液科医师和血库组长，但我也在急诊室轮班。”

“血库组长？”

斯蒂芬斯看了看哈利，或许察觉到 he 需要转移注意力，暂时脱离这突如其来的惊涛骇浪。

“就是这里的血库分库。其实我应该叫浴场管理员才对，因为血库的位置原本是个旧的风湿浴场，就在这栋医院的地下室，所以我们都把血库叫作血浴场。你可别跟我说血液科医师缺乏幽默感。”

“嗯，原来你说的买卖血液是这么一回事。”

“什么？”

“上次你说你之所以光凭眼力就可以从佩内洛普受攻击的楼梯间犯罪现场照片看出她流失了多少血，是因为你在买卖血液。”

“你记性真好。”

“她怎么样了？”

“哦，佩内洛普的身体正在逐渐康复，但她会需要心理疏导，毕竟跟吸血鬼面对面——”

“是吸血鬼症患者。”

“是不祥的，你也知道。”

“不祥的？”

“对啊，《旧约》里有预言和描述。”

“关于吸血鬼症患者？”

斯蒂芬斯淡淡一笑。“《箴言篇》第三十章第十四节：‘有一宗人，牙如剑，齿如刀，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我们到了。”

斯蒂芬斯打开门，让哈利进去。进入黑夜。紧闭的帘幕的这一侧是明晃晃的阳光，病房里的另一侧却只有闪烁的绿线在黑色的屏幕上不停地跳动。哈利俯身凝望她的脸庞。她看起来十分平静，也十分遥远，仿佛飘浮在黑暗的空间里，遥不可及。他在病床边的椅子上坐下，等到关门的声音传来，才执起她的手，把脸贴到被单上。

“别现在远离我，亲爱的，”他轻声道，“别远离我。”

楚斯和韦勒在开放式办公室里共享一个隔间，楚斯刻意搬动了几个电脑的屏幕，以隔绝韦勒的视线。在这个隔间里，韦勒是唯一一个可以看见他在做什么的人，但烦人的是那家伙对他的一切都很好奇，尤其是他跟谁讲电话。此时韦勒那个偷窥狂外出了，去调查一家刺青穿孔店，只因警方接到一条线报说那家店有进口吸血鬼配件，其中还有看起来很像假牙的金属物件，上头有尖尖的犬齿。楚斯决定好好利用这个空当，特地下载了美剧《盾牌》第二季最后一集来看，还把音量调到最低，只有他一个人听得见。可以想见，当手机在他面前的办公桌上犹如按摩棒般开始闪烁振动时，他心里非常不爽。手机铃声是小甜甜布兰妮唱的《少女已过，熟女未满》（*I'm Not A Girl, Not Yet A Woman*），不知何故，他相当喜欢这首歌。歌词中述说她还不是女人，似乎影射的是一个低于“最低合法性交年龄”的少女，楚斯希望自己不是因为这个才把这首歌设为手机铃声。或者正是如此？对着身穿学生制服的小甜甜布兰妮打手枪难道算变态吗？好吧，那他应该是变态。但是让楚斯有点担心的是，手机屏幕上所显示的号码似乎有点眼熟，难道是市政府财务处？或是纠风办？是他以前干烧毁者时的

可疑联络人？还是有人来跟他讨债或讨人情债？反正那不是莫娜的电话号码。这通电话最有可能跟工作有关，这也代表他得去干活才行。无论如何，他认为接了这通电话对他没好处，因此把手机拿起来放进抽屉里，继续看维克·麦基如何率领突击队打击犯罪。他爱死维克这个角色了，《盾牌》是唯一一部拍出警察真正想法的警察剧集。突然之间，他想起那个号码为什么看起来眼熟了。他赶紧拉开抽屉，抓起手机。“我是班森警员。”

时间过了一秒、两秒，手机那头什么声音也没有，他想说她已经挂断了，但这时一个轻柔且诱人的声音传入他耳中。

“你好啊，楚斯，我是乌拉。”

“乌拉……”

“我是乌拉·贝尔曼。”

“哦，嘿，乌拉，是你啊？”楚斯暗自希望自己的声音很沉稳，“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乌拉轻笑了几声。“‘帮忙’我是不知道啦。那天我在警署中庭看到你了，才想到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好好聊天了，你知道，就像以前那样。”

我们应该从来都没有好好聊过天吧，楚斯心想。

“我们可以找一天碰面吗？”

“当然好啊。”楚斯努力不让自己发出呼噜笑声。

“太好了，那明天可以吗？明天我妈会帮我照顾小孩，我们可以去喝杯饮料或吃点东西。”

楚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乌拉竟然想跟他碰面？难道她又要来质问关于米凯的事情？不对，她应该知道他跟米凯最近不常碰面。再说，喝杯饮料或吃点东西？“好啊，你是不是有心事？”

“我只是想说碰个面也不错，我跟以前认识的人都没什么联络了。”

“是哦，当然好啊，”楚斯说，“那要在哪里碰面？”

乌拉笑道：“我已经很多年不太出门了，不知道现在曼格鲁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你不是住那附近吗？”

“对，呃……欧森餐厅还开着，就是布尔区的那个。”

“哦？好，就那里吧，八点好吗？”

楚斯默默点了点头，才忽然想起要开口说：“好。”

“还有，楚斯？”

“是？”

“请别告诉米凯。”

楚斯咳了一声：“不要告诉他？”

“不要。那就明天八点见了。”

乌拉挂断之后，楚斯怔怔地看着手机。这是真的吗？还是他在做白日梦？难道十六七岁时做的白日梦还萦绕在脑海里？楚斯觉得快乐无比，快乐到胸膛都要炸开了，但紧接着恐慌来袭。这一定会变成一场灾难。无论如何，一定会变成一场灾难。

这全都是一场灾难。

当然了，好日子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迟早他都会被逐出天堂。

“啤酒。”他说，抬头看着一个站在他桌边、脸上有雀斑的年轻女服务生。

女服务生没化妆，头发简单地在脑后扎成了个马尾，白色上衣的袖子卷起，仿佛准备打架。她在小本子上记下客人点的东西，似乎以为对方还会点更多，于是哈利知道她是新来的，因为施罗德酒馆的客人十之八九点了酒以后就不会再点其他东西。她刚来的前几周恨死这份工作了，这里的男客会开粗俗的玩笑，喝多了的女客会毫不掩饰对她的戒心。小费少得可怜，没有音乐可以让她在酒吧里走动时随着节奏摇摆臀部，也没有帅哥可以看，只有爱吵架的老醉汉，还得在打烊时撵他们出去。她心想，不知道提高学生贷款值不值得，但这样她才有办法住在离市中心近一点的学生宿舍。但哈利知道如果一个月以后她还没辞职，事情就会逐渐改观。她会开始懂得对客人的低级笑话一笑置之，并尽量以同样下流的方式回应。当女客发现她不会威胁到她

们的地盘时，就会开始信任她。她会拿到小费，虽然不多，但都是实打实的小费。她还会得到温柔的鼓励，偶尔也会有人向她告白。客人会给她取外号，乍听之下会觉得十分刺耳，里头却带有真感情，这个外号会让她在这群不高贵的酒客之间有个高贵的地位，像是矮子卡里、列宁、屏风、女熊之类的。就她来说，这个外号可能会跟她的雀斑或红头发有关。酒客进进出出，男友来来去去，慢慢地，这群人会变得像她的家人，一群和善、大方、烦人、失落的家人。

女服务生从小本子上抬起头来：“就这样？”

“对。”哈利露出微笑。

她快步走向吧台，仿佛有人在替她计时，不过天知道，说不定莉塔真的站在吧台里拿着秒表计时。

韦勒发短信给哈利说他们在主街的刺青穿孔店等他。哈利打字回复，跟韦勒说他得自己应付。就在此时，哈利突然听见有人在他对面坐下。

“哈喽，莉塔。”哈利头也没抬。

“哈喽，哈利，今天不顺心吗？”

“对。”他在手机上打了个老式的笑脸，也就是冒号加上右括号。

“那你来这里是打算把今天搞得更糟？”

哈利默然不答。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哈利？”

“你是怎么想的，莉塔？”他的手指找寻着发送键。

“我不认为这算是要破戒了。”

“我已经跟雀斑菲亚点啤酒了。”

“现在我们还是叫她玛尔特，还有，我把你点的啤酒取消了。哈利，你右肩的魔鬼也许想喝酒，但你左肩的天使指引你去了一个不供应酒的地方，那里有个叫莉塔的只会给你咖啡，不会给你啤酒。她会跟你聊聊天，然后叫你回家，回到萝凯身边。”

“她不在家，莉塔。”

“啊哈，原来如此，哈利·霍勒又搞砸了，你们男人总是有办法把事情搞砸。”

“萝凯生病了。给欧雷克打电话前我需要先来杯啤酒。”哈利低头看着手机，再次寻找发送键，这时他感觉到莉塔把一只粗短且温暖的手放到了他的手上。

“船到桥头自然直，哈利。”

哈利瞪着莉塔。“才不会呢，除非你真的认识能活着脱身的人。”

莉塔笑了。“船到桥头的时刻就在你因某事陷入低潮的今天和再也不会因某事陷入低潮的那天之间。”

哈利再度低头看着手机，输入欧雷克的名字，按下拨号键。

莉塔起身让哈利独处。

铃声才响了一下，欧雷克就接了起来。“你打来得正是时候！我们在开讨论会，讨论《警察法》第二十条。这一条的意思一定是这样的吧？就是视情况需要，每个警察都必须听从较高阶警察的命令，无论他们是否属于同一个单位或警局，对不对？二十条说较高阶警察可判断情况是否危急并要求协助。快点，说我是对的！我刚刚才跟这两个白痴赌一瓶饮料……”哈利听见背景里传来笑声。

他闭上眼睛。这世上当然还有值得期待和盼望的：那一天会在你因某事陷入低潮的今天过后到来，那一天再也没什么事可以让你陷入低潮。

“欧雷克，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你妈住进了伍立弗医院。”

“我要鱼排，”莫娜对服务生说，“不要马铃薯、酱汁和蔬菜。”

“这样就只剩鱼排了。”服务生说。

“这样就好。”莫娜说，递还菜单。她看了看四周午餐时间的客人。这家餐厅虽然是新开的，但非常热门，她们运气不错，订到了最后一张双人桌。

“你只吃鱼排？”诺拉说。她点了恺撒沙拉不加酱汁，但莫娜知道

她最后一定经不住诱惑，会再点甜点来搭配咖啡。

“我在减脂。”莫娜说。

“减脂？”

“减去皮下脂肪，好让肌肉线条更明显，再过三个星期就是挪威锦标赛了。”

“健美锦标赛？你真的要参加？”

莫娜哈哈大笑。“你是说凭我的臀部吗？我希望我的腿和上半身能帮我争取高分。当然，还有我不服输的个性。”

“你看起来很紧张。”

“当然。”

“比赛还有三个星期才到，而且你从不紧张的，你是怎么了？是不是跟吸血鬼症患者命案有关？对了，要多谢你的建议，史密斯很棒，布莱特有她自己的风格，呈现出来的效果也不错。你有没有见过伊莎贝尔·斯科延？就是那个前任社会事务议员，她打电话过来问《周日杂志》有没有兴趣邀请米凯·贝尔曼当嘉宾。”

“好让他亲口回答为什么一直抓不到瓦伦丁·耶尔森吗？她也打电话问过我们。她是个很积极的女人，这样形容已经够好听了吧。”

“那你们要采访他吗？天哪，现在只要稍微跟吸血鬼症患者扯上边的东西都能登。”

“我是不会啦，但我那些同事可能没这么挑。”莫娜点了点她的iPad，递给诺拉。诺拉把电子版《世界之路报》的内容读了出来：

“前社会事务议员伊莎贝尔·斯科延对于奥斯陆警方近日受到的批评不以为然，她表示警察署长正掌控全局：‘米凯·贝尔曼和办案警察已确认吸血鬼症患者案的凶手身份，现正倾全力要将他缉捕归案。除此之外，警察署长找来名气响亮的命案刑警哈利·霍勒，他十分愿意协助前任长官，也非常期待给这个无耻变态戴上手铐。’”诺拉把iPad还给莫娜，“说辞有够滥俗的。你对这个霍勒有什么看法？你会把他踢下床吗？”

“绝对会，难道你不会吗？”

“我不知道，”诺拉看着空气，“我不会用踢的，可能只是轻轻推一下，意思有点像是：‘请离开，不要碰我的那里和那里，还有那里绝对不能碰。’”她咯咯笑着说。

“他妈的，”莫娜说，摇了摇头，“就是有你这种人，‘误会强暴’的数字才会攀升。”

“误会强暴？真有这种事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说呢？就从来没人误会过我。”

“这让我想到，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要用欧仕派须后水了。”

“你不可能知道。”莫娜说着叹了口气。

“可能！就是用来防止强暴，对不对？喷上男人味的须后水就跟胡椒喷雾一样可以有效驱走色狼，不过你也注意到这同时驱走其他男人了吧？”

“我放弃了。”莫娜呻吟说。

“对，放弃吧！快跟我说！”

“是因为我父亲。”

“什么？”

“他都用欧仕派须后水。”

“原来如此，你们以前很亲近，你很想他，真可怜……”

“我用这个来时时提醒自己他教过我的最重要的事。”

诺拉眨了眨眼睛。“刮胡子？”

莫娜大笑，拿起杯子。“绝对不要放弃。绝对不要。”

诺拉侧过头，用严肃的眼神看着好友莫娜。“你真的在紧张呢，莫娜，到底是怎么了？而且你为什么不去跑斯科延那条新闻？我的意思是说，吸血鬼症患者案的新闻是你的啊。”

“因为我钓到了一条更大的鱼。”服务生走上前来，莫娜把双手从桌子上移开。

“希望是这样。”诺拉说，看着服务生把一块小得可怜的鱼排放在莫娜面前。

莫娜用叉子叉起鱼排。“我紧张是因为我可能受到监视。”

“什么意思？”

“我不能告诉你，诺拉，也不能告诉别人，因为我们已经说好了，我只知道现在我们可能被监听。”

“监听？你是开玩笑的吧！我刚才还提到说哈利·霍勒……”诺拉把手按在嘴巴上。

莫娜微微一笑。“你不会因为这个留下把柄的。重点是，我要跑的这条新闻可能是二十一世纪犯罪报道中最重大的独家新闻，不对，是有史以来犯罪线新闻中最重大的独家新闻。”

“你一定得告诉我才行！”

莫娜坚决地摇了摇头。“我只能告诉你说我准备了一把枪。”她拍了拍手提包。

“莫娜，你吓到我了！如果他们听见你有枪该怎么办？”

“我就是要让他们听见，这样他们就会知道不要对我乱来。”

诺拉叹了口气，表示投降。“但你为什么要单枪匹马去，如果发生危险该怎么办？”

“因为我有可能成为报界传奇，亲爱的诺拉，”莫娜咧嘴笑了笑，举起杯子，“如果一切顺利，下次我就可以请你吃午餐，而且不管有没有拿到锦标赛冠军，我们都要开香槟庆祝。”

“抱歉我来迟了。”哈利说，关上刺青穿孔店的门。

“我们在看有什么在打折。”韦勒露出微笑，他站在一张桌子的内侧，跟一个弓形腿的男子一起翻阅一本目录。男子头戴瓦勒伦加足球队帽子，身穿美国独立摇滚乐队“记住你”（Hüsker Dü）的黑色T恤，留着一把大胡子。哈利很确定男子的大胡子从很早以前就开始留了，比那些潮男开始不刮胡子还要早。

“那我不打扰你们了。”哈利说，在门边停下脚步。

“我说过了，”胡子男指着目录说，“这些只是装饰品，不能真的放进嘴巴，牙齿也不利，只有犬齿比较利。”

“那么那些呢？”

哈利环顾四周。店里没有其他人，也容纳不下其他人，里头的每一平方米甚至到每一立方米都被拿来充分利用了。刺青椅摆在中央，天花板上挂着T恤，层架上摆满穿孔珠宝，立架上展示着较大的装饰品、骷髅头和镀铬的漫画角色金属模型。墙上贴得满满都是图案和刺青照片。哈利在其中一张照片上认出了俄罗斯囚犯刺青，刺的是一把马卡洛夫手枪，内行人一看就知道这家伙杀过一个警察，模糊的线条可能代表这个刺青是用老方法刺的，把吉他弦固定在刮胡刀片上当作刺青针，再用融化的鞋底和尿液混合成染料。

“这些全都是你刺的刺青？”哈利问道。

“全都不是，”胡子男答道，“这些是我去世界各地拍回来的，很酷对不对？”

“我们这边快结束了。”韦勒说。

“你们慢慢来……”哈利猛然住口。

“抱歉没能帮上什么忙，”胡子男对韦勒说，“听你的描述，你们要找的东西在恋物癖的店里比较有可能找到。”

“谢谢，我们已经去查了。”

“好，那还有别的事情吗？”

“有。”

两人同时转头望向哈利，他伸手指着墙上一张照片。“这张是在哪里拍的？”

两人走到哈利身旁。

“伊拉监狱，”胡子男说，“那是里科·赫雷姆刺的刺青，他是那里的囚犯，也是刺青师。两三年前他出狱后不久就染上炭疽病，死在泰国芭堤雅。”

“你帮人刺过这个刺青吗？”哈利问道，觉得那张尖叫的恶魔面孔

吸住了自己的目光。

“从来没有，也从来没有人要求过，没什么人会想顶着这种刺青走来走去。”

“从来没有？”

“至少我没见过，但你这么一提，有个在这里工作过一阵子的家伙说他看过这个刺青，他称之为‘cin’。我会记得是因为我只知道‘cin’和‘eytan’这两个土耳其语单字。‘cin’是恶魔的意思。”

“他有没有说他是哪里看到的？”

“没有，后来他就搬回土耳其了，如果这件事很重要，说不定我还找得到他的电话号码。”

哈利和韦勒静静等候，很快胡子男从后面的房间里出来了，手里拿着一张纸，上头用笔写了号码。

“我先警告你们，他不太会说英语。”

“那你们怎么……”

“就比手画脚啊，我随便乱说几句土耳其语，他说他那口烂挪威语，说不定他现在连那些烂挪威语都忘了，我会建议你们找个翻译。”

“再次谢谢你，”哈利说，“恐怕我们得把这张照片带走。”他环顾四周，想找把椅子爬上去，却看见韦勒已经搬来一把椅子放在他面前。

哈利端详了一下他这个满面笑容的年轻同事，然后踏上椅子。

“接下来呢？”韦勒问道，他和哈利站在刺青穿孔店外的主街上，一班电车轮轳驶过。

哈利把那张照片放进夹克口袋，抬头看着上方墙上的蓝色十字架。

“接下来我们去一家酒吧。”

他沿着医院走廊往前走，胸前捧着一束花，遮住部分脸孔。经过

他身边的人，无论是访客还是白大褂医护人员，都没多看他一眼。他的脉搏处于静止时的脉搏率。十三岁那年他因为偷看邻居太太从梯子上摔了下来，头撞到水泥地昏了过去。醒过来时，母亲正附耳在他胸前，他闻到了她的气味，那是薰衣草的香味。她说她以为他死了，因为听不见他的心跳声。他听不出母亲的口气是代表松了口气还是失望，但母亲带他去看了一个年轻医生，医生努力一番之后终于找到了他的脉搏，还说他的脉搏异常缓慢。一般来说，脑震荡会导致心跳加快才对。于是他住了院，一整个星期都躺在白色的床上，做着白得耀眼的梦，梦境犹如过度曝光的底片，就像是电影里演的死后世界，一切都是天使般的纯白色。医院里没有东西可以让你准备好面对眼前正等待着你的黑暗。

黑暗正等待着躺在病房里的那个女子，他依照号码找到了她那间病房。

黑暗正等待着那个警察，那警察发现真相时，一定会露出惊诧万分的眼神。

黑暗正等待着我们每一个人。

哈利看着镜子前面架子上的酒瓶，瓶内的金黄色酒液在灯光的照耀下闪着温暖的光芒。萝凯正在沉睡。她正在沉睡中。百分之四十五。她的生还率和酒瓶内的酒精浓度大约相当。沉睡。他可以去陪伴她。他移开目光，望着穆罕默德的嘴巴，只见那两片嘴唇吐出一串难解的话语。哈利曾在某处读过，土耳其语的文法难度在全球排第三。穆罕默德手上拿着的是哈利的手机。

“Sa ? olun（谢谢）。”穆罕默德说，把手机还给哈利。“他说他在萨吉纳区一家叫加洛鲁浴场的土耳其澡堂看到过一个男人的胸前有那个cin（恶魔）面孔。他说他看过那个男人很多次，最后一次可能不到一年前，就在他返回土耳其之前。他说那人就算在桑拿室也会穿浴袍。他只在‘Hararet’里看到过一次他没穿浴袍。”

“Hara.....什么？”

“就是蒸汽室。门打开时，蒸汽会散开一两秒，他就在那一瞬间瞥见了那男人一眼。他说那种刺青看过一眼就不会忘记，因为就好像看到了seytan（撒旦）正想从中挣脱出来一样。”

“你问他关于整形的事了吗？”

“问了，他说他没看见那人的下巴上有疤或其他类似的东西。”

哈利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穆罕默德又给他们倒了杯咖啡。

“要派人监视那间浴场吗？”韦勒问，他坐在哈利旁边的吧台凳上。

哈利摇了摇头。“我们不知道瓦伦丁会不会出现，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现，如果他真的出现了，我们也不知道他现在长什么样子，他很聪明，不会随便露出刺青示人。”

穆罕默德端了两杯咖啡回来，放在他们面前。

“穆罕默德，感谢你的帮忙，”哈利说，“不然我们要找一个官方授权的土耳其语翻译者可能至少得花两天。”

穆罕默德耸了耸肩。“我觉得我应该帮忙，毕竟埃莉斯出事之前来过店里。”

“嗯，”哈利低头看着他那杯咖啡，“安德斯？”

“是？”韦勒显得很高兴，可能因为这是他头一次听见哈利直接叫他名字。

“你可以去把车子开来酒吧门口吗？”

“可以啊，可我们走过去才——”

“我在门口跟你碰面。”

韦勒离开之后，哈利啜饮一口咖啡。“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穆罕默德，可是你是不是有麻烦了？”

“麻烦？”

“我查过，你没有前科，但刚才店里有个家伙一看见我们进来就离开了。那个家伙有前科，叫达尼亚尔·班克斯，他虽然没停下来跟我打招呼，但我跟他是老相识了。他是不是对你下手了？”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你这家酒吧才刚开张，你的纳税记录显示你并没有钱，而班克斯专门借钱给你这种人。”

“我这种人？”

“银行不肯碰的人。那家伙干的是非法勾当，你知道吗？放高利贷，刑法第二百九十五条。你去报警就能脱困，让我帮你。”

穆罕默德看着眼前那个蓝眼眸的警察，点了点头。“你说得没错，哈利……”

“很好。”

“……这不关你的事。看来你的同事已经在等你了。”

他关上身后病房的门。百叶窗是放下来的，些许阳光照入室内。他将花束放在床边的桌子上，低头看着那个沉睡的女子。她躺在床上的模样看起来好孤单。他拉上帘幕，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从夹克口袋拿出一个针筒，拔掉针头的盖子，握住她的手臂，凝视她手臂上的皮肤。真正的皮肤。他爱死了真正的皮肤。他想亲吻她的皮肤，但他心里清楚地知道自己必须自我克制。计划。他必须按照计划行事。他把针头插进女子的皮肤，感觉细针没有一丝阻碍就穿入其中。

“好了，”他低声说，“现在我要把你从他身边带走，你是我的人，全身上下都是我的。”

他推动活塞，看着针筒内的深色液体注入女子体内。灌注进黑暗与沉睡。

“要回警署吗？”韦勒说。

哈利看了看表。下午两点。他跟欧雷克约好了下午四点要在医院碰面。

“去伍立弗医院。”他说。

“你不舒服吗？”

“没有。”

韦勒等待片刻，没听见哈利再接话，便将车子挂到一档，驶上马路。

哈利望向窗外，心想为什么自己没告诉任何人？基于实际上的考虑，他必须告诉卡翠娜。那么除了卡翠娜呢？没了，为什么还要告诉

其他人？

“昨天我下载了迷雾圣父（Father John Misty）的专辑。”韦勒说。

“为什么？”

“因为你推荐了啊。”

“有吗？我想那一定很棒吧。”

两人没再说话，直到车子塞在车阵之中，缓缓沿着伍立弗路前进，沿途经过圣奥拉夫主教堂和诺尔达布伦斯街。

“在那个公车站靠边停一下，”哈利说，“我看见了一个熟人。”

韦勒踩下刹车，驱车右行，停在公交车亭前，亭内有几个放学后的青少年正在等车。奥斯陆教堂中学，对，她就是念这所学校。她站在吵闹的同学旁边几步远的地方，头发垂落到面前。哈利脑袋一片空白，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按下车窗。

“奥萝拉！”

少女的一双长腿突然一颤，像只紧张的羚羊般拔腿就跑。

“你对年轻女孩总是会产生这种效果吗？”韦勒问道，哈利叫他继续往前开。

哈利看着侧边的后视镜，心想，她奔跑的方向跟车子的行进方向相反，而她连想都没想，可见这件事她早已事先设想过，如果要躲避车上的某个人，一定要往车子行进的相反方向逃跑才行。但这意味着什么呢？哈利不知道，也许是某种青少年的愤怒吧，或是成长必经的阶段，像奥纳说的那样。

车子沿着伍立弗路行驶，越往前开，车流越顺畅。

“我在车上等。”韦勒说，把车停在伍立弗医院三号大楼的门口。

“可能会花点时间噢，”哈利说，“你不想去等候区坐一下吗？”

韦勒微微一笑，摇了摇头：“我对医院有不好的回忆。”

“嗯，因为你妈妈？”

“你怎么知道？”

哈利耸了耸肩：“一定是跟你很亲近的人才会这样，小时候我妈妈也是在医院过世的。”

“那也是医生的错吗？”

“不是，医生救不了她，所以我自己承担了罪恶感。”

韦勒面容扭曲地点了点头：“我妈是被一个自以为是神的医生害死的，所以我从此再也不踏进医院一步。”

哈利走进医院，注意到一个男子在面前捧着一束花，正要离开。哈利会注意到男子是因为通常大家都是带花进医院，而不是带花离开。欧雷克就坐在等候区，他和哈利互相拥抱。周围的病患和访客在小声谈话，或翻阅旧杂志。欧雷克只比哈利矮一厘米。哈利有时会忘记这孩子已经不再长高，他们的赌注终于分出了胜负。

“他们还有说什么吗？”欧雷克说，“是不是有危险？”

“没有，”哈利说，“但就像我说的，你不用太担心，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让她进入的是‘诱导昏迷’，一切都在控制中，好吗？”

欧雷克张口想说些什么，却又闭上了嘴，点了点头。欧雷克的神情哈利全都看在眼里。他知道哈利并没有把全部真相告诉他，也默许哈利这么做。

一个护士走过来，告诉他们说可以去看她了。

哈利先走进去。

百叶窗是拉上的。

他走到病床旁，低头看着那张苍白的脸庞。她看起来离他们很遥远。

太远了。

“她……她还在呼吸吗？”

欧雷克站在哈利背后，就跟小时候他跟哈利一起穿过霍尔门科伦区一个有很多大狗的地方一样。

“有。”哈利说，朝闪烁的仪器点了点头。

他们在病床两侧坐下，偷偷朝屏幕上跳动的绿线看了一眼，以为对方都没发觉。

卡翠娜朝丛林般举起的手望去。

记者会才开始不到十五分钟，假释厅就已经弥漫着不耐烦的气氛。卡翠娜不知道哪件事最令记者情绪激动，是瓦伦丁的缉捕工作没有新进展，还是瓦伦丁没有再找新受害者下手？上次攻击案发生距今已经过去四十六小时了。

“我想同样的问题只能得到同样的答复，”她说，“如果没有其他问题——”

“现在你手上不止两件命案，已经有三件了，你怎么想？”

假释厅后方有个记者高声问道。

卡翠娜看见不安的情绪在厅里犹如涟漪般扩散开来。她看了侯勒姆一眼，只见他坐在第一排，耸了耸肩表示不知道。她往前靠近麦克风。

“目前可能有消息还没送达，所以这个问题我晚一点才能答复。”

另一个记者说：“刚才医院发出声明说，佩内洛普·拉施已经死了。”

卡翠娜希望她脸上的表情并未背叛自己，透露出内心的疑惑。佩内洛普已经活下来这件事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吧？

“今天的记者会先到此告一段落，等我们获得更多信息之后会再召开。”卡翠娜收拾文件，快步走下讲台，从侧门离去。“等知道得比你们更多以后再開。”她喃喃自语道，又咒骂了一句。

她气冲冲地走在走廊上。妈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难道是佩内洛普的治疗出了错？卡翠娜在心中暗自盼望这件事有个合理的医学解释，比如说，未能预见的并发症、某种病症突然发作，甚至是医院方面出了问题。不对，不可能，他们把佩内洛普安置在一间秘密病房里，只有她最亲近的人才知道病房号码。

侯勒姆从后面追了上来。“我跟伍立弗医院联络过了，他们说她

被下了一种不知名的毒药，医生束手无策。”

“毒药？是被咬的伤口原本就沾有毒药，还是她在医院里被下毒？”

“不清楚，他们说事情到了明天会更明朗。”

可恶，真是一团混乱。卡翠娜最讨厌混乱了。还有哈利跑哪里去了？妈的，×！

“小心你的高跟鞋，不要踩穿地板了。”侯勒姆轻声说。

哈利告诉欧雷克说医生找不到病因，以及接下来会发生的事，还有他们必须处理的现实事务，即使这些事不是很多。除了这些对话外，两人之间弥漫着浓重的静默。

哈利看了看时间。晚上七点。

“你该回家了，”他说，“吃点东西然后去睡觉，你明天还要上课。”

“除非你会在这里陪她，”欧雷克说，“我们不能把她一个人放在这里。”

“我会在这里待到他们把我赶出去为止，应该就快了。”

“你要待到那个时间？你不用工作吗？”

“工作？”

“对，你要待在这里，那你不去……办那案子了吗？”

“当然不去。”

“我知道你在侦办命案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是吗？”

“我还记得一些，妈也告诉过我。”

哈利叹了口气。“我保证我会待在这里，世界没了我还是会继续运转，但是……”他没把话说完，只让接下来那句话飘荡在两人之间：没了她我的世界就停止了。

哈利深吸了一口气。

“你感觉怎么样？”

欧雷克耸了耸肩。“我很害怕，很难受。”

“我知道，你先走吧，明天放学后再来，我明天一大早就来。”

“哈利？”

“什么事？”

“明天会更好吗？”

哈利看着欧雷克，这个黑发棕眼的大男孩跟他没半点血缘关系，但他却觉得看着欧雷克就好像在照镜子一样。“你说呢？”

欧雷克摇了摇头。哈利看得出欧雷克正强忍着泪水。

“对了，”哈利说，“小时候我妈生病，我也像你这样坐在她旁边守着，日复一日。那时候我年纪还小，这件事不断啃食我的内心。”

欧雷克用手背擦去泪水，语带哽咽地说：“希望你当时没那样做吗？”

哈利摇了摇头。“怪就怪在这里。她病得太重，我没法跟她说太多话，她只是躺在床上，脸上挂着虚弱的微笑，她的脸每分钟都褪色一点点，就像一张放在阳光下暴晒的照片。那是我这一生中最糟也是最棒的一段童年回忆，你能了解吗？”

欧雷克缓缓点头。“应该可以。”

两人拥抱，互道再见。

“爸……”欧雷克低声说。哈利感觉到温热的泪水滑落到了他的脖子上。

但哈利自己没哭。他不想哭。百分之四十五。至少还有那美好的百分之四十五存活率。

“孩子，有我在。”哈利用沉稳的声音说。虽然他的心已然麻木，但他感觉自己很强壮，这件事他应付得来。

星期一晚上

莫娜·达亚穿的虽然是运动鞋，但脚步声还是在集装箱之间回荡不已。她将她的小型电动车停在门口，直接走进漆黑、空旷的集装箱码头，这里已经跟荒废了没什么两样。一排排集装箱看起来宛如墓碑，里头装的是被遗忘的死寂货物，收件人可能已经破产或不承认这批货了，寄件人则可能已不复存在，无法收取退货。这些货物卡在欧莫亚岛上，永远处于转运状态。欧莫亚岛的破败荒芜和附近碧悠维卡区的再开发升级之间形成强烈对比。碧悠维卡区正盖起一栋栋奢华且昂贵的大楼，有着冰面斜坡般的奥斯陆歌剧院是皇冠上最耀眼的宝石。莫娜认为奥斯陆歌剧院最后会成为石油时代的纪念碑，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泰姬陵。

莫娜拿出她带来的手电筒，循着柏油路面上的数字和字母找去。她身穿黑色紧身裤和黑色运动外套，一边口袋放着胡椒喷雾器和挂锁，另一边口袋放着一把九毫米瓦尔特手枪。手枪是她从父亲那里偷拿来的。她父亲从前在念完医学后曾在军方的卫生部门服役过一年，役期结束后并未将手枪归还。

运动外套里面穿的是藏有发射器的胸带，在那底下，她的一颗心正扑通扑通地越跳越快。

H23位于三层高的两排集装箱之间。

一眼望去，笼子就在那里。

笼子的体积显示出它曾经被用来运送大型动物，可能是大象、长颈鹿或河马。笼子的一侧可以整个打开，但上头扣着一个生锈的褐色大型挂锁。笼子较长的一侧中间有个没上锁的小门，莫娜推测那可能是用于喂食或清理的。

她抓住栏杆，拉开小门，小门的铰链发出尖锐的声响。她最后一次环顾周围。对方可能已经来了，正藏在阴影里或其中一个集装箱后头，正在查看她是不是依约单独前来。

现下已没有时间让她怀疑或犹豫。就像在参加举重比赛前那样，她在心里对自己说：已经做好决定了，接下来很简单，考虑的时机已过，现在最重要的是执行。她走进小门，拿出口袋里的挂锁，扣在小门和旁边的栏杆上，然后锁上，把钥匙放进口袋里。

笼子里有股尿骚味，但她分不出那味道来自动物还是人类。她走到笼子中央，停下脚步。

对方可能会从左边或右边接近笼子。她抬头看了看。对方也可能爬到堆叠在一起的集装箱顶端跟她说话。她打开手机的录音功能，放在臭烘烘的铁质地面上，接着拉开运动外套左袖口，看了看时间。晚上七点五十九分。然后又拉开右袖口。脉搏监测器显示为一百二十八。

“嘿，卡翠娜，是我。”

“太好了，我一直在找你，你有没有收到我的短信？你在哪里？”

“我在家里。”

“佩内洛普·拉施死了。”

“死于并发症，我在《世界之路报》网站上看到了。”

“然后呢？”

“然后我有其他事得操心。”

“是吗？什么事？”

“萝凯住进了伍立弗医院。”

“该死！很严重吗？”

“对。”

“天哪，哈利，有多严重？”

“不知道，但我不能再参与办案了，从现在起我都会待在医院里。”

一阵静默。

“卡翠娜？”

“啊？好，这是当然。抱歉，我只是一下子没办法消化这么多东西。我绝对了解也支持你。可是天哪，哈利，你身边有人可以跟你聊聊吗？要不要我——？”

“谢了，卡翠娜，但你有追缉凶手的工作要做。我会解散我的小组，接下来你得靠自己了。你可以用史密斯，他的社交能力可能比我还糟，但他胆子很大，而且敢于脱离框架去思考。还有安德斯·韦勒，那个家伙有点意思，多让他承担一些责任，看他表现得怎么样。”

“我会考虑的。你有什么需要就打给我，什么事都可以。”

“好。”

两人结束通话，哈利站起身来，走到咖啡机前，听着自己拖沓的脚步声。他走路不会拖脚，从来不会。他站在原地，手里拿着咖啡壶，在空荡荡的厨房里四处张望。他忘记他把自己的马克杯放到哪里去了。他放下咖啡壶，在餐桌前坐下，打电话给米凯。电话转入语音信箱。这样也好，反正他没几句话要讲。

“我是霍勒，我妻子生病了，所以我得退出，这个决定不会改变。”

他坐在椅子上，透过窗户望着都市的灯光。

他想起那头一吨重的水牛，脖子上挂着一只落单的狮子。水牛的伤口正在流血，但它血很多。要是能够把狮子甩落到地上，它就能用脚踩或用角刺穿狮子。然而时间所剩不多了，它的气管被狮子紧紧咬住，没法呼吸，而且更多狮子要来了，狮群已经闻到了血腥味。

哈利望着都市的灯光，觉得那些灯光从不曾看起来如此遥远。

订婚戒指。瓦伦丁给了佩内洛普一枚戒指，并回来找她，就跟未婚夫一样。该死！他推开这些思绪。是时候关上大脑了，他应该在脑袋里关灯、锁门，然后回家。

晚上八点十四分，莫娜听见了声音。声音来自黑暗之中，越来越大。她坐在笼子里，看到有个物体正在接近。她已背下打算要问的问题，心中疑惑自己害怕的到底是什么：是害怕他来，还是害怕他不来？现下她不再疑惑。她感觉到颈动脉正在剧烈地跳动，一只手在外套口袋里紧紧地握住手枪。她在老家地下室里练习过打靶，只要在六米之内，她一定可以射中目标，而目标是砖墙上挂着的一件破旧雨衣。

那物体脱离黑暗，进入光亮之中。那光亮来自停泊在数百米外的一排水泥筒仓旁的一艘货轮。

原来是只狗。

那只狗啪嗒啪嗒地走到笼边，望着她。

看来是只流浪狗，脖子上没戴项圈，骨瘦如柴，长满疥癣，除了这里之外，很难想象它属于其他地方。莫娜对猫过敏，小时候总希望有一只这样的狗会跟着她回家，永远不离开她。

莫娜和那只狗近距离对视着，觉得自己似乎看得出它在想些什么。它在想，有个人类被关进了笼子，还在心里哈哈大笑。

狗狗看了她一会儿，侧过身子，抬起一只后腿，一道液体落在栏杆和笼子里的地上。

接着它又啪嗒啪嗒地走开了，消失在黑暗之中。

狗狗没竖起耳朵，也没嗅闻空气。

于是莫娜心下了然。

没有人会来。

她看了眼脉搏监视器。数字是一百一十九，持续下降中。

他不在这里，那么他会在哪里？

哈利看见黑暗中有个东西。

车道中间，就在阶梯旁边窗户光线照不到的地方，有个人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双臂垂在身旁，望着厨房窗户和哈利。

哈利低头看着马克杯里的咖啡，像是没看见那人似的。他的手枪在楼上。

该不该跑上去拿？

再说，如果猎物真的主动接近猎人，他可不想把猎物吓跑。

哈利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知道自己在明亮的厨房里让人一目了然。他走进客厅，客厅里也有窗户面向车道。他往窗外瞥了一眼，假装拿起一本书，然后迅速朝大门踏出两大步，抓起萝凯放在靴子旁的园艺剪刀，拉开大门，顺着阶梯狂奔而下。

那人没有移动。

哈利停下脚步，看了一眼。

“奥萝拉？”

哈利在厨房的柜子里四处翻找。“小豆蔻、肉桂、甘菊。萝凯有很多花草茶，但我只喝咖啡，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哪一种好喝。”

“肉桂茶就可以。”奥萝拉说。

“拿去。”哈利说，把纸盒递给她。

奥萝拉接过纸盒，哈利看着她将茶包放入马克杯中的热水里。

“那天你从警署跑掉了。”哈利说。

“对。”她只回了一个字，用汤匙压住茶包。

“今天又从公交车站跑掉了。”

奥萝拉默不作声，头发向前垂落，遮住了脸。

哈利坐了下来，啜饮了一口咖啡，给奥萝拉充分的时间，不急着想让她回答填补沉默。

“我没看到的是你，”过了一会儿，奥萝拉说，“呃，我没看清楚，可是我已经吓坏了，大脑通常要花一点时间才会告诉身体没事，可是我的身体已经先跑了。”

“嗯，你是不是在害怕谁？”

她点了点头。“爸爸。”

哈利做好心理准备。他不想继续，不想碰触到那一块，但他不得不这么做。

“你爸爸做了什么事？”

泪水在奥萝拉的眼眶里滚来滚去。“他强暴了我，还叫我不能告诉别人，不然他就会死……”

哈利突然感到作呕，呼吸都停了片刻，而后胆汁上涌，吞口水时

喉咙一阵烧烫。“你爸爸说他会死？”

“不是！”奥萝拉突然怒吼一声，声音在厨房四壁里回荡。

“强暴我的那个男人说，如果我敢跟别人说，他就会杀了我爸。他说他以前差点就杀了我爸，下次没东西能拦得住他。”

哈利眨了眨眼，松了口气和震惊的情绪同时浮现，他只能努力调整心情。“你被强暴了？”他说，勉力镇定。

奥萝拉点点头，吸了吸鼻涕，擦去泪水。“在手球比赛场地的女生厕所里，那天你跟萝凯结婚，他强暴我以后就走了。”

哈利觉得自己的身体正在往下坠落。

“这个丢哪里？”她从杯子里拿起滴着茶汁、微微摇晃的茶包。

哈利只是伸出了手。

奥萝拉犹豫片刻，才把茶包放到哈利手上。哈利握紧拳头，感觉热水烧烫着皮肤，从指缝间流出。“他还有伤害你吗，除了……”

奥萝拉摇了摇头。“他把我抓得很紧，害我瘀血，我跟我妈说那是比赛造成的。”

“你是说这件事你一直没说，藏在心里三年，直到现在？”

奥萝拉点了点头。

哈利很想起身越过桌面，伸出手臂抱住奥萝拉，但又想起史密斯说过受虐者会闪避亲密关系和肢体碰触。

“那你现在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件事？”

“因为他杀了别人，我在报纸上看到了那张素描，就是他，那个有一双可笑眼睛的男人。你一定要帮帮我，哈利叔叔，你一定要帮我保护我爸爸。”

哈利点了点头，张口吸气。

奥萝拉侧过头，脸上露出担忧的神情。“哈利叔叔？”

“什么事？”

“你在哭吗？”

哈利尝到一颗泪珠滚落至嘴角后的咸味。该死。

“抱歉，”他用浓重的声音说，“茶好喝吗？”

哈利抬起头，和奥萝拉四目相对。只见奥萝拉的眼神完全变了，那双眼睛像是睁开了似的，仿佛她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封闭了自己，没有用她那双美丽的眼睛向外看，就像哈利过去所认识的她那样。

奥萝拉起身推开马克杯，绕过餐桌，倚在哈利身边，伸出双臂抱住他。“没事的，”她说，“不会有事的。”

施罗德酒馆空荡荡的，玛尔特·鲁德走到刚进门的男客人旁边。

“抱歉，半小时以前就停止卖啤酒了，我们十分钟后打烊。”

“给我一杯咖啡就好，”男子微笑着说，“我会很快喝完。”

玛尔特回到厨房。一小时前厨师就下班了，莉塔也已经走了，周一深夜通常店里只会留下一个工作人员，虽然酒馆很平静没什么事，但她还是有点紧张，毕竟这是她第一次深夜独自当班。待会儿打烊后，莉塔会回来帮忙清账。

冲泡一杯咖啡的水很快就烧开了，她把滚水倒进冷冻的咖啡粉中，回到外场，把咖啡端到男子面前。

“现在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男子说，看着热气蒸腾的咖啡，“可以问你一件事吗？”

“可以。”玛尔特说，尽管她一点也不想回答，她只希望男子赶快把咖啡喝完并离开，让她可以关店门，等莉塔来，然后回家。她明天早上八点十五要上课。

“那个叫哈利·霍勒的有名警探是不是常来这里？”

玛尔特点点头。其实她以前从未听过这人的名头，直到那天那个脸上有疤的高大男子来过店里之后，莉塔才跟她说了一大堆关于这个哈利·霍勒的事。

“他都坐哪里？”

“他们说他都坐那里，”玛尔特说，朝窗边角落的一张桌子指了指，“可是他现在已经没那么常来了。”

“对，他要去抓他口中的那个‘无耻变态’，可能没时间来这里，但这里还是他的地盘，你懂我的意思吧？”

玛尔特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尽管她不是很了解对方的意思。

“你叫什么名字？”

玛尔特犹豫了片刻，不是很喜欢这段对话的走向。“我们再过六分钟就打烩了，如果你想喝咖啡，可能得……”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有雀斑吗，玛尔特？”

玛尔特愣在原地，男子怎么会知道她的名字？

“是这样的，你小时候本来没有雀斑，但有一天晚上你做了个‘Kabuslar’，就是噩梦，半夜醒来，你很害怕，就跑进妈妈的卧室，好让妈妈告诉你怪物跟鬼魂是不存在的。可是一进妈妈卧室，你就看见一个全身赤裸的蓝黑色男人蹲在你妈妈的胸口上方，男人长着一对又长又尖的耳朵，嘴角流下鲜血。你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这一幕。那男人鼓起双颊，你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就已经喷出满口鲜血，细小的血滴喷在你的脸上和胸前。从此以后，玛尔特，那些血滴就一直沾在你身上，不管你怎么用力洗刷都去不掉。”男子吹了吹那杯咖啡。“这就是你会有雀斑的原因，问题是，为什么是你？这个问题的答案虽然很简单，却很难叫人满意，玛尔特，因为你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而已，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不公平。”男子端起咖啡凑到嘴边，张大嘴巴，将依然滚烫的黑色液体一口气倒了进去。玛尔特倒抽一口凉气，屏住气息，惊惧不已。她对即将发生的事感到害怕，却不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她还来不及看到男子口中喷出液体，热咖啡就已经喷到了她的脸上。

一时之间她什么也看不见了。她转过身去，踩在咖啡上滑了一跤，膝盖着地，但还是站了起来，向前奔去，伸手推倒椅子阻碍男子，同时不停地眨眼，想眨去喷进眼睛里的咖啡。她握住门把，用力一拉，门竟然拉不开，一定是男子把门闩拴上了。她听见背后传来咯吱咯吱的脚步声，赶紧用食指和拇指捏住门闩，但还没来得及拉开，就感觉男子抓住了她的腰带，往后一扯。她想放声尖叫，却只发出了呜咽般的细弱声音。接着她又听见了脚步声，男子已站到她面前。她不想抬头往上看，不想看到男子。她小时候从未做过什么蓝黑色男人

的梦，只梦过有着狗头的男人，她知道这时她如果抬头往上看，一定会看见狗头男人，所以她只是低着头，看着那双尖尖的牛仔靴。

20

星期二凌晨

“喂？”

“哈利吗？”

“是。”

“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你的电话号码。我是施罗德酒馆的莉塔，我知道现在很晚了，很抱歉把你吵醒。”

“我没在睡觉，莉塔。”

“我已经报警了，可是警察……呃，警察来了又走了。”

“先冷静下来，莉塔，发生了什么事？”

“玛尔特出事了，就是那个新来的年轻女孩，上次你来店里时见过的。”

哈利想起玛尔特卷起的袖子和有点紧张又过度热切的服务态度。“她怎么了？”

“她不见了，午夜过后我回到店里帮她清账，可是她人不在，店门又没锁。玛尔特是个可靠的人，而且我们约好了，她不会没锁门就离开。她没接手机，她男友也说她没回家。警察问过医院，但什么都没问到。警察说这种事经常发生，有人会离奇失踪，几小时后又会出现，而且给出完全合理的解释。他们说先等十二小时，如果玛尔特还没出现再通知警方。”

“莉塔，他们说得没错，他们只是照规矩办事。”

“对，可是……喂？”

“我还在，莉塔。”

“可是我打扫完准备关门的时候，却发现有人在一张桌子的桌布

上写了字，看起来像是用唇膏写的，而且是玛尔特用的那种颜色。”

“嗯，上面写了什么字？”

“没写什么字。”

“什么都没写？”

“不是，只写了一个字母，‘V’，而且写在你常坐的那张桌子上。”

凌晨三点。

哈利口中发出一声怒吼，吼声在地下室光秃秃的四壁里回荡。哈利凝视着仿佛要掉下来压到他的长杠，用颤抖的双臂顶住，接着推出最后一下，把杠铃用力往上推。杠片碰撞发出当啷一声，哈利顺势把杠铃放回到支架上，然后躺在长椅上剧烈呼吸。

他闭上双眼。他答应过欧雷克一定会陪着萝凯，但如今却必须再度复出。他必须逮到那个家伙才行，不只为了玛尔特，也为了奥萝拉。

不对。

早就太迟了。对奥萝拉来说已然太迟，对玛尔特而言也已太迟，因此他必须为未来的受害者奋斗，拯救那些尚未遭到瓦伦丁毒手的人。

他的复出确实是为了拯救那些人吧？

哈利握着长杠，感受着金属贴在双掌的老茧上。

天生我材必有用。

爷爷跟他说过这句话，你只需要有用就行。奶奶产下哈利父亲的那一晚，身体大量失血，助产士不得不找来医生。医生跟哈利的爷爷说，他无计可施。爷爷无法忍受听到奶奶的尖叫声，于是走出门，给一匹马套上犁具，开始犁田。他不断鞭促着那匹马，口中大声呼喝，以盖过房里传来的叫声。不久之后，那匹忠实的老马脚步开始踉跄，于是爷爷亲自下去推犁。最后，屋里的叫声终于停歇了，医生出来跟爷爷说母子均安，爷爷双膝一跪，亲吻大地，感谢他从来不相信的上帝。

当天晚上，那匹马在马厩里四腿一软，死了。

如今萝凯躺在病床上。默然不语。他得做出决定。

天生我材必有用。

他从支架上举起杠铃，放低到胸前，深吸一口气，绷紧肌肉，猛然发出一声怒吼。

[1] 此处指美国大门乐队主唱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美国吉他手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美国蓝调摇滚女歌手贾尼丝·贾普林（Janis Joplin）、美国超脱乐队主唱科特·柯本（Kurt Cobain）、英国灵魂女歌手艾米·怀恩豪斯（Amy Winehouse），他们恰好都在二十七岁时去世。摩托头乐队主唱莱米病逝时七十岁。

[2] 俄罗斯教育心理学家。

[3] 美国乡村乐歌手。

[4] 电影《波派尔·道尔》里的警探主角。

[5] 中欧与北欧的传统春季庆典，通常于四月三十日和五月一日举行。

第二部

临终愿望？他的脑子只是接收到这四个字，仅此而已，但他仿佛在做梦似的，脑子情不自禁地去思考答案。

21

星期二上午

早上七点半，天空飘着毛毛细雨，穆罕默德穿过马路，看见炉火酒吧门口站着一个男子。男子双手放在眼前呈望远镜状，抵在窗前想把店内看得清楚点。穆罕默德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达尼亚尔·班克斯那家伙这么早就来要第二期款项了，但继续往前走了几步后他发现，男子比较高大，而且一头金发，他心想一定是某个老酒鬼抱着希望来看看酒吧会不会在早上七点开门营业。

男子转过身来，面向街道，只见他嘴里叼着一根烟，原来是那个叫哈利的警察。

“早安，”穆罕默德说，拿出钥匙，“你渴了吗？”

“口也渴啦，不过我是来跟你谈条件的。”

“什么样的条件？”

“你可以拒绝的那种条件。”

“那我洗耳恭听。”穆罕默德说，开门让哈利先进去，他跟在后面，把门锁上，去吧台内打开电灯。

“这家酒吧其实挺不错的。”哈利说，双肘放到吧台上，深吸了一口气。

“想把它盘下来吗？”穆罕默德淡淡地说，把水倒进外形独特的土耳其咖啡壶里。

“好啊。”哈利说。

穆罕默德哈哈大笑。“那出个价吧。”

“四十三万五千克朗。”

穆罕默德蹙起眉头。“这数字你从哪里听来的？”

“达尼亚尔·班克斯跟我说的，我今天早上刚跟他碰过面。”

“今天早上？但现在才……”

“我起得很早，他也是。也就是说，我先把他的吵醒，然后把他从床上拽下来。”

穆罕默德望着哈利布满血丝的眼珠。

“这么说吧，”哈利说，“我知道他住哪里，还去找过他，跟他谈条件。”

“什么样的条件？”

“另一种条件，那种你难以拒绝的条件。”

“意思是？”

“我以面值买下妒火酒吧的债权，作为回报，我不告发他违反刑法第二百九十五条的高利贷条款。”

“你是开玩笑的吧？”

哈利耸了耸肩。“好吧，可能我说得夸张了点，也可能他拒绝了我，还反呛我说刑法第二百九十五条早在几年前就被废除了。这世界到底是怎么了？怎么歹徒比警察还熟悉法令的变更？总之呢，他借给你的那些钱似乎不值当受这些我宣称会给他带来的麻烦，所以这份文件，”哈利把一张手写字据放在吧台上，“证明达尼亚尔·班克斯已经收齐款项，而本人哈利·霍勒，已经买下穆罕默德·卡拉克的四十三万五千克朗债权，连同妒火酒吧及其内部设施和租约。”

穆罕默德看了几行字，摇了摇头。“天哪，你当场就付给班克斯将近五十万克朗？”

“我以前在香港帮人讨过债，那份工作……很好赚，所以我攒了一点钱。班克斯收下了支票和一张银行账单。”

穆罕默德大笑。“所以现在轮到你来暴力讨债了吗，哈利？”

“除非你同意我开的条件。”

“什么条件？”

“我们一起把负债转变成营运资金。”

“你要接管这家酒吧？”

“我买下股份，你当我的合伙人，而且随时都可以买下我的股份。”

“那我要付出什么？”

“你要去一家土耳其澡堂，在这期间我有个朋友会来这里看店。”

“什么？”

“我要你去加洛鲁浴场挥汗如雨，就算变成葡萄干也要等到瓦伦丁·耶尔森出现。”

“我？为什么要我去？”

“因为佩内洛普·拉施已经死了，据我所知目前只有你和一个十五岁小女孩知道瓦伦丁·耶尔森长什么样子。”

“我知道吗？”

“你会认出他的。”

“你怎么能这么确定？”

“我读过证词，你说：‘我只是看了一眼而已，没什么太大印象，没法描述出他长什么样子。’”

“就是啊。”

“我以前有一个同事能认出她见过的每个人，她说辨识人脸的功能是由大脑中一个叫梭状回的地方掌管的，少了这种能力，人类这个物种绝对存活不下来。你能描述出昨天最后一个来店里的客人长什么样子吗？”

“呃……不行。”

“但如果他现在走进来，你立刻就能认出他，对不对？”

“可能吧。”

“我就指望这个。”

“你拿四十三万五千克朗来赌这件事？万一我认不出他怎么办？”

哈利的下唇往外噘了一下。“那至少我拥有了一家酒吧。”

早上七点四十五分，莫娜·达亚用力推开《世界之路报》新闻编辑部的门，气冲冲地走了进来。昨晚真是糟透了，虽然她离开集装箱码头后直奔奋进健身房，奋力运动到全身酸痛，但她还是彻夜未眠。最后她决定在不提及细节的情况下，把这件事拿去问编辑，如果有个消息来源完全蒙骗记者，那这个消息来源还有权保持匿名吗？换句话说，她可不可以把这件事告诉警方？或者比较聪明的做法是等等看对方会不会再跟她联络？毕竟对方放你鸽子的背后可能有很好的理由。

“达亚，你看起来累坏了，”总编辑说，“昨晚去参加派对了吗？”

“是就好了。”莫娜轻声说，把健身包放在办公桌旁，打开电脑。

“是那种比较有实验性质的派对吗？”

“是就好了。”这次莫娜提高嗓门回道，一抬头就看见开放式办公室里有好几张脸从电脑屏幕后方探出来，脸上带着好奇的神情，咧嘴而笑。

“怎样啦？”她高声说。

“是只有脱衣舞，还是有兽交？”一个低沉的声音说。莫娜还来不及去看这句话是谁说的，就已经有好几个女同事忍俊不禁，爆出大笑。

“你收一下信吧，”总编辑说，“我们有好几个人都收到副本了。”

莫娜只觉得全身冰凉，打了个寒战，伸手按了几下键盘，但与其说是“按”，不如说是“捶”键盘。

寄件人是：violentcrime@olsopol.no。

内容没有文字，只有一张照片，可能是用高感光相机拍摄的，因为拍摄当时她没发现闪光灯，而且使用的可能是远镜头。前景是一只狗对着笼子尿尿，而她就站在笼子中央，身形僵硬地看着那只野狗。她被耍了，打给她的人不是吸血鬼症患者。

早上八点十五分，史密斯、韦勒、侯勒姆和哈利在锅炉间集合。

“发生了一起失踪案，可能是吸血鬼症患者所为，”哈利说，“失踪者名叫玛尔特·鲁德，现年二十四岁，昨晚午夜前在施罗德酒馆失踪，现在卡翠娜正在对项目调查小组简要报告这件案子。”

“鉴识小组已经到达现场了，”侯勒姆说，“目前除了你提到的之外，没有其他发现。”

“提到什么？”韦勒问道。

“桌布上用口红写了一个‘V’字，笔画之间的角度符合埃娃·多尔门家门口所写的那个‘V’。”侯勒姆的话被手机铃声打断，哈利听出铃声是美国钢棒吉他手唐·赫尔姆斯（Don Helms）弹奏的汉克·威廉姆斯那首《你欺瞒的心》（*Your Cheating Heart*）的前奏。

“哇，这里有信号了，”侯勒姆说，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我是侯勒姆，什么？我听不到，等一下。”

侯勒姆离开锅炉间，走进警狱地道。

“看来这起绑架案是冲着我来的，”哈利说，“我是那家酒馆的常客，我去的时候都坐那张桌子。”

“这可不妙，”史密斯说，摇了摇头，“他开始失控了。”

“他失控不是件好事吗？”韦勒问道，“这样他不是会变得比较不小心？”

“这部分也许是好事，”史密斯说，“然而一旦他开始尝到握有权力和控制力的滋味，就绝对不容许别人再把它抢走。哈利，你说得没错，他是冲着你来的，你知道原因吗？”

“一定是因为《世界之路报》的那篇新闻。”韦勒说。

“你说他是个无耻变态，还说了……还说了什么来着？”

“还说你非常期待给他戴上手铐。”韦勒说。

“所以你骂他无耻，还威胁他要夺走他的权力和控制力。”

“那是伊莎贝尔·斯科延自己胡扯的，我可没这么说。不过现在也没区别了，”哈利说，揉了揉后颈，“史密斯，你认为他会利用那个年轻女生来对付我吗？”

史密斯摇了摇头。“她已经死了。”

“你怎么能这么确定？”

“因为他没有要跟你起正面冲突，他只是想向你和所有人表示控制权在他手中，他可以随意走进你的地盘，杀一个你的人。”

哈利搓揉后颈的手停了下来。“杀一个我的人？”

史密斯默然不语。

侯勒姆回到锅炉间。“是伍立弗医院打来的，他们说佩内洛普·拉施死亡之前，有个男人去医院柜台说他是她名单上的朋友，名叫罗阿尔·维克，是她的前未婚夫。”

“瓦伦丁从她家偷走的订婚戒指就是那家伙送她的。”哈利说。

“他们已经联络过他了，问他有没有注意到她有什么状况，”侯勒姆说，“但他说他没去过医院。”

锅炉间蔓延开一阵静默。

“既然不是前未婚夫本人……”史密斯说，“那……”

哈利那张椅子的轮子发出尖锐的声响，朝墙壁高速地滑去。

哈利已奔到锅炉间门口。“韦勒，跟我来！”

哈利发足狂奔。

医院走廊似乎绵延无尽，不断伸长，怎么跑都追不上，宛如正在扩张的宇宙，任凭光线甚或思绪都无法通过。

哈利侧身闪过一个从病房里走出来的男子，男子手里抓着点滴架。

杀一个你的人。

瓦伦丁伤害奥萝拉，因为她是奥纳的女儿。

他对玛尔特·鲁德下手，因为她在哈利常去的酒馆打工。

他杀了佩内洛普·拉施，因为他要向世人宣示说他办得到。

杀一个你的人。

三〇一号病房。

哈利从夹克口袋里拿出格洛克十七型手枪。这把手枪已经锁在家中二楼抽屉里将近一年半之久，今天早上他才拿出来随身带着。并不是因为他预料到会派上用场，而是因为这是四年来头一遭他不敢完全确定自己用不到它。

他用左手推开病房门，举枪指着前方。

只见整间病房空荡荡的，像是被清理得一干二净。

萝凯不知去向，病床也不见了。

哈利倒抽一口凉气，走到原本病床所在的位置。

“抱歉，她被推走了。”背后传来一个人的声音。

哈利迅速转身，看见医师双手插在白袍口袋里，站在门口。斯蒂芬斯看见哈利举枪对着他后双眉一扬。

“她在哪里？”哈利气喘吁吁地问道。

“你先把枪放下，我再告诉你。”

哈利放低手枪。

“她去做检查了。”斯蒂芬斯说。

“她……她没事吧？”

“她的状况还和之前一样，稳定中又有不稳定，如果你担心的话，我可以跟你说她今天不会有事。你为什么这么惊慌失措？”

“她需要受到保护。”

“现在有五个医护人员在看着她。”

“我们会派武装警察守在她病房门口，有任何反对意见吗？”

“没有，但我的权限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你是担心凶手会来这里？”

“对。”

“因为你正在追捕他，而萝凯是你老婆？我们不会把病房号码透露给家属以外的人知道。”

“那也防止不了凶手假扮成佩内洛普·拉施的未婚夫，取得她的病房号码。”

“是吗？”

“我会在这里待到警察部署完毕。”

“这样的话，我去帮你倒杯咖啡。”

“不用——”

“没事，你需要喝杯咖啡。等我一下，我们的员工休息室有种咖啡难喝到堪称奇葩。”

斯蒂芬斯转身离开。哈利环顾四周，只见昨天他和欧雷克坐的那两张椅子还在原地，只不过中间的病床被推走了。哈利在一张椅子上坐下，低头看着灰色地板，感觉脉搏缓和下来，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觉得病房里的空气似乎太过稀薄。一道阳光从窗帘缝隙间穿过，落在两张椅子之间的地板上。他发现地上有一根卷曲的金发，便把它捡了起来。瓦伦丁会不会已经来过，却正好跟她错过？哈利吞了口口水。现在没理由这样想，萝凯安全无恙。

斯蒂芬斯回到病房，递给哈利一个纸杯，自己也喝了一口手中的咖啡，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下。两个男子面对面坐着，中间相隔一米。

“你儿子来过。”斯蒂芬斯说。

“欧雷克？他应该放学后会来。”

“他问你有没有来，得知你让他妈妈独自在这里以后似乎不太高兴。”

哈利点了点头，喝了口咖啡。

“他们那个年纪动不动就生气，常常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斯蒂芬斯说，“还会把自己遭受的挫折全都怪罪到父亲头上。过去他们一心想成为父亲那样的人，如今父亲却成了他们最不想成为的人。”

“这是你的经验之谈吗？”

“当然，我们时常会做出这种事。”斯蒂芬斯脸上的微笑来得快去得也快。

“嗯，我可以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斯蒂芬斯？”

“当然可以。”

“这样下去，到最后会是正数吗？”

“什么？”

“拯救人命的喜悦感减去失去人命的绝望感，到最后会是正数吗？尤其失去的人命是你原本救得回来的。”

斯蒂芬斯看着哈利的双眼。两个男人在昏暗的房间里相对而坐，宛如黑夜里擦身而过的两艘船，也许正是在这种情境之下，这样一个问题才会自然而然地问出口。斯蒂芬斯摘下眼镜，用手抹了抹脸，像是要抹去疲惫。过了片刻，他才摇了摇头，说：“不会。”

“那你还继续做？”

“这是我的天职。”

“嗯，我看见你办公室里挂着十字架，你相信天职。”

“我认为你也相信，哈利，我看过你工作的样子，也许那不是上帝赋予的职责，但你还是能感觉得到。”

哈利低头看着手中的咖啡。斯蒂芬斯说得对，这咖啡真的难喝到堪称奇葩。“这表示你不喜欢你的工作喽？”

“我痛恨我的工作，”斯蒂芬斯微笑着说道，“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我想当钢琴家。”

“你很会弹钢琴？”

“这就是所谓的诅咒啊，不是吗？你對自己钟爱的不拿手，却对你痛恨的非常拿手。”

哈利点了点头。“这的确是个诅咒，我们都会从事自己最能发挥所长的工作。”

“而且顺从天职的人会得到奖赏这种话是骗人的。”

“也许有时工作本身就是奖赏。”

“这种事只会发生在热爱音乐的钢琴家或嗜血的刽子手身上，”斯蒂芬斯指了指自己白袍上的名牌，“我出生在盐湖城，从小就是摩门教徒，我的名字来自约翰·道尔·李（John Doyle Lee），他是个敬畏上帝、爱好和平的人。一八五七年，他接到教区长老的命令，杀掉一群流浪到他们地盘又不敬畏神的移民。他在日记上写下了他所深受的折磨，命运赋予他如此可怕的天职，他却不得不接受。”

“山地草场屠杀事件。”

“你很懂历史嘛，霍勒。”

“我在FBI上过连环杀手的课，课堂上讲过历史上著名的大规模杀人事件，但我得承认我不记得这个跟你一样叫约翰的人发生了什么事。”

斯蒂芬斯看了看表。“只能说希望他的奖赏在天国等着他，因为在地上的人全都背叛了他，包括我们的精神领袖杨百翰（Brigham Young）。约翰·道尔最后被判处死刑，但我父亲依然认为他树立了值得后人追随的典范，因为他抛弃了同僚的廉价友情，跟随他所痛恨的天职。”

“说不定他没有你所说的那么痛恨它。”

“什么意思？”

哈利耸了耸肩。“酒鬼会痛恨和诅咒酗酒，因为这摧毁了他们的人生，但酗酒同时也是他们的人生。”

“很有趣的类比，”斯蒂芬斯站起身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那你呢，霍勒？你的天职是不是还在摧毁你的人生，即使它就是你的人生？”

哈利以手遮眉，看着站在刺眼阳光前的斯蒂芬斯。“你还是摩门教徒吗？”

“你还在侦办那件案子吗？”

“看来是的。”

“我们都别无选择，对吧？我得回去工作了，哈利。”

斯蒂芬斯离开后，哈利打电话给甘纳·哈根。

“哈喽，长官，我需要一个警察来伍立弗医院这里看守，”他说，“立刻就要。”

韦勒听从吩咐一直站在车子引擎盖旁边，车子斜斜地停在医院门口。

“我看见一个制服警察进了医院，”他说，“没什么事吧？”

“我们要在她病房门口派一个人看守。”哈利说，坐上副驾驶座。

韦勒把枪放回到枪套里，坐上驾驶座。“那瓦伦丁呢？”

“天知道。”

哈利从口袋里拿出那根头发。“我可能只是想太多了，不过请你把这个拿去鉴识中心进行分析，叫他们按急件处理，看它和犯罪现场的所有DNA样本是否有关联性，好吗？”

车子驶上马路。二十分钟前他们驾车横冲直撞，急驶而来，相较之下，现在的速度仿佛慢动作。

“摩门教徒会用十字架吗？”哈利问道。

“不会，”韦勒说，“他们认为十字架象征死亡，而且是异教徒用的，他们相信的是复活。”

“没错。”哈利调大电台音量。美国另类摇滚乐队白色条纹正在唱着《忧郁兰花》（*Blue Orchid*）这首歌，吉他声和鼓声稀疏而清楚。

他把音量调得更大了些，不知道自己想用音乐声盖过什么。

哈尔斯坦·史密斯坐在椅子上，双手拇指交错环绕。锅炉间只剩他一个人，少了其他人他没太多事情可做。他已经完成了吸血鬼症患者的简略侧写，还上网浏览了最近关于吸血鬼症患者谋杀案的新闻，然后把第一起命案发生后这五天内的相关新闻也都看了一遍，正想说要不要利用这段时间来写写博士论文，手机就响了起来。

“喂？”

“史密斯吗？”一个女性声音说，“我是《世界之路报》的莫娜·达亚。”

“哦？”

“你听起来很讶异。”

“因为我以为这底下收不到信号。”

“既然收得到信号，你能证实昨晚施罗德酒馆女店员的失踪可能是吸血鬼症患者所为吗？”

“证实？我？”

“对啊，你现在不是在为警方工作吗？”

“对，应该是吧，可这轮不到我来说。”

“是因为你不知道还是你不能说？”

“应该两者都有吧，我只能泛谈一些普通的事，也就是身为吸血鬼症患者专家可以说的事。”

“那太好了！因为我们有一个播客——”

“一个什么？”

“就是电台，《世界之路报》有个广播电台。”

“哦，好的。”

“我们能邀请你上节目谈谈吸血鬼症患者吗？当然，只是泛谈一些普通的事。”

史密斯思索片刻。“我得先问过项目小组召集人才行。”

“好啊，我等你回复。另外，我写了一篇关于你的文章，我想你应该会感到高兴，因为这会间接把你推上主流舞台。”

“是啊。”

“不过我希望你能告诉我，警署里到底是谁昨天引诱我去集装箱码头的？”

“引诱你去哪里？”

“没事，祝你今天愉快。”

通话结束后，史密斯怔怔地看着手机。集装箱码头？她到底在说什么？

楚斯的目光在电脑画面上一排排美国女星梅根·福克斯的照片之间游移，她那么放得开，几乎令人心惊。楚斯觉得自己看梅根的眼光变了，究竟是照片的问题还是因为她已年近三十？是因为他十分清楚小孩会对梅根在二〇〇七年的电影《变形金刚》中的完美胴体产生影响吗？还是因为这两年来他甩掉了八公斤肥肉，换上了四公斤肌肉，还干了九个女人，使得他和梅根之间的距离从两光年缩短到了一光年？或者，这只不过是因为再过十小时他就会跟乌拉·贝尔曼坐在一起？而乌拉是他这辈子强烈渴望过的女人当中，唯一超过梅根的。

他听见有人清了清喉咙，便抬头看去。

只见卡翠娜倚着隔间站立。

自从韦勒搬到锅炉间那个可笑的男孩俱乐部之后，楚斯就完全沉浸在《盾牌》的世界中，把每一季都看完了。他希望卡翠娜不要做任何打扰他享清福的事。

“贝尔曼要见你。”卡翠娜说。

“好。”楚斯关上电脑，站了起来，跟卡翠娜擦身而过，距离近到如果她擦了香水那么他一定闻得到。他认为女人都应该擦点香水，不用很多，到那种让人觉得皮肤似乎要被香水的溶剂给侵蚀的程度，只需一点点，就足以激发他的想象力，想象女人皮肤真正的香味。

他边等电梯边思索米凯找他干吗，但脑袋里一片空白。

直到他走进署长办公室，他才明白自己被抓包了。他看见米凯面向窗外站着，背对着他，听见米凯直截了当地说：“你让我失望了，楚斯。是那个婊子来找你的，还是你自己去找她的？”

楚斯觉得像被一桶冰水从头淋到脚。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乌拉受不了罪恶感的折磨崩溃了，自己向米凯坦白了？还是米凯逼她说出了实话？妈的现在他该怎么说才好？

他清了清喉咙。“是她来找我的，米凯，是她自己要求的。”

“当然是那婊子要求的，她们那种人能要多少就拿多少。重点是她竟然去找你，找你这个我最亲近的密友，就在我们一起经历过这一切之后。”

楚斯简直不敢相信米凯竟然如此数落自己的妻子、自己孩子的母亲。

“她只是说想碰面聊聊天，又不会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

“但有了对不对？”

“根本什么事都没发生。”

“什么事都没发生？你还不明白吗？你已经告诉凶手我们知道哪些、不知道哪些事了。她到底付了你多少钱？”

楚斯眨了眨眼。“付钱？”这时他才恍然大悟。

“莫娜·达亚不可能免费得到情报吧？快给我从实招来，别忘了我非常了解你，楚斯。”

楚斯咧嘴一笑，心下知道自己已经脱困，口中只是不住地说道：“根本什么事都没发生。”

米凯转过身来，在办公桌上重重拍了一掌，咆哮道：“你当我是白痴吗？”

楚斯观察到米凯脸上的斑纹忽白忽红，仿佛血液在里头来回翻腾。这几年来，米凯脸上的斑纹扩大了，犹如蛇在蜕皮。

“说说看你知道什么吧。”楚斯说，问也没问就一屁股坐了下来。

米凯望着楚斯，面露讶异之色，然后也在自己的办公椅上坐了下来。可能是因为他在楚斯眼中看不见恐惧。要是他敢把楚斯丢下船，楚斯也会拉他一起下海陪葬。

“我知道的是，”米凯说，“卡翠娜·布莱特今天一大早来跟我汇报。因为我请她盯着你，所以她找了一个警探监视你，显然你早就被怀疑泄露消息了，楚斯。”

“那个警探是谁？”

“她没说，我也没问。”

当然没问，楚斯心想，你最好推得一干二净，以免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楚斯也许不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但也不像周遭的人想的那么笨，而且他已经渐渐摸清楚米凯和其他高层人士在玩什么把戏。

“布莱特的手下很积极，”米凯说，“他发现最近这星期你跟莫娜·达亚通过两次电话。”

有人去查了通话记录？楚斯心想，谁跟电信公司联络过？一定是安德斯·韦勒。小楚斯可不笨哦，一点也不笨。

“为了证明你就是莫娜·达亚的消息来源，他假扮成吸血鬼症患者打给她，要她打给她的消息来源，确认一个只有凶手和警方才知道的细节。”

“料理机。”

“所以你承认喽？”

“对，我承认莫娜·达亚有打电话给我。”

“很好，因为那个警探昨晚吵醒卡翠娜·布莱特，跟她说他拿到了电信公司的通话记录，上头显示莫娜·达亚在接到那通假电话以后立刻打了电话给你。这很难辩解吧，楚斯。”

楚斯耸了耸肩。“没什么好辩解的，莫娜·达亚打来问我料理机的事，我当然拒绝评论，还叫她去问项目小组召集人。我们只讲了十秒或二十秒的电话，通话记录一定可以证实。说不定莫娜·达亚早就怀疑那通电话是假的，打来是想揭穿消息来源的身份，所以才打给我，而不是打给她的消息来源。”

“这个警探说，后来莫娜·达亚真的前往集装箱码头的约定地点去见吸血鬼症患者，这个警探还把整个过程拍了下来，所以一定有人跟她确认过料理机的事。”

“说不定莫娜·达亚先跟对方约好了见面，才去找消息来源面对面确认细节。警察和记者应该都很清楚谁打电话给谁、什么时间打的，这信息太容易获得了。”

“说到这个，你还跟莫娜·达亚通过两次电话，其中一次长达数分钟。”

“你可以去查通话记录，是莫娜·达亚自己打给我的，我从来没有打过电话给她。她一直吵个不停，跟我要情报，一次不成又来第二次。她跟斗牛犬一样锲而不舍是她的问题，又不是我的，反正我白天时间还挺多的，就跟她耗啊。”

楚斯靠着椅背，双臂交叠，看着米凯。米凯坐在那里点头，仿佛听进了楚斯说的话，正在思索会不会是他们疏忽了什么？只见米凯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褐色的眼睛中出现一丝暖意，似乎得出了结论。显然这番解释可能奏效了，有可能帮助楚斯脱困。

“很好，”米凯说，“既然消息不是你泄露的，楚斯，那会是谁？”

楚斯噘起嘴唇。他有个略胖的法裔约会对象，是在网络上认识的，每次她提出“我们什么时候再碰面？”这种难以回答的问题，他都会像这样噘起嘴唇。

“你说呢？碰上这种案子，谁都不想被看见跟莫娜·达亚那种记者说话。不对，我见过有个人做过这种事，那就是韦勒。等等，除非我记错了，否则我记得韦勒给过她电话。对，她还跟韦勒说可以去奋进健身房找她。”

米凯看着楚斯，脸上露出一丝惊讶的微笑，仿佛结婚多年之后才发现配偶有一副好歌喉，或身上流着蓝色的血，或拥有大学学位。

“所以呢，楚斯，你是说署里的泄密者可能是新来的菜鸟？”米凯用食指和拇指若有所思地揉了揉下巴，“这个假设很合理，因为泄密的问题是最近才发生的，这不符合……该怎么说……不符合奥斯陆警方近几年来所培养的文化。但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泄密者是谁，因为记者依法有义务保护消息来源的身份。”

楚斯发出呼噜笑声。“很好啊，米凯。”

米凯点了点头，倾身向前，楚斯还来不及反应，他已经一把抓住楚斯的领子用力往前拖。

“瘪四，那婊子到底付了你多少钱？”

22

星期二下午

穆罕默德把身上的浴袍裹紧了些，双眼紧盯着手机屏幕，假装没在注意简陋更衣室里来来去去的男人们。加洛鲁浴场并未限定付费入场后可以待多长时间，但如果一个男人在更衣室里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还观看其他裸体男子，一定不会受到欢迎。因此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换个地方，从桑拿室换到永远雾气蒸腾的蒸汽室，再换到各种温度的冷热水池。他这么做也有个现实考虑，那就是如果他不走动，很有可能会漏看某个客人。现下他觉得更衣室冷得要命，打算换到温暖一点的地方。穆罕默德看了看时间。下午四点。那个土耳其刺青师说他在下午稍早的时候在这里看见过那个身上有恶魔刺青的男人，连环杀手说不定也是个依从习惯的动物。

哈利解释过为什么他是最完美的间谍。第一，目前有可能认出瓦伦丁·耶尔森的只剩下两个人，他是其中之一。第二，他是土耳其人，来土耳其澡堂混在其他同胞里不会显得突兀。第三，瓦伦丁一看到警察就认得出来，至少哈利是这么说的。况且现在警署里有个泄密者，天知道这个泄密者除了把情报泄露给《世界之路报》之外还给了谁。因此这项行动只有哈利和穆罕默德两个人知道，只要穆罕默德一通知哈利说看见了瓦伦丁，哈利就会在十五分钟内派武装警察抵达现场。

此外，哈利对穆罕默德拍胸脯保证说爱斯坦·艾克兰是去炉火酒吧帮忙看店的完美人选。爱斯坦走进酒吧大门时，穆罕默德觉得他看起来活像个老旧的稻草人，身上穿着破烂的丹宁装，散发出一种辛苦但愉悦的嬉皮气息。穆罕默德问他有没有在吧台里面站过，爱斯坦在嘴里塞了根卷烟，叹了口气，说：“老弟，我在酒吧里混了这么多年，站着、跪着、躺着，什么都有，就是没在吧台里面待过。”

但爱斯坦是哈利信得过的人，穆罕默德只希望不要出什么事。哈利说，最多一个星期就会结束，他就可以回到酒吧。他把钥匙交给哈利时，哈利微微鞠了个躬。钥匙环上有个塑料质的破碎之心，那也是炉火酒吧的标志。哈利还跟他说，音乐的事得讨论一下，说有些三十岁以上的人听见新潮音乐不会跟着摇摆，还说沉沦于坏伙伴乐队的人

还有得救。穆罕默德心想，光是那番讨论就值得在浴场里百无聊赖地待上一星期。他把《世界之路报》的页面往下滑，即使同样的头条新闻他已看了不下十遍。

史上最著名的吸血鬼症患者。正当他注视着屏幕，等待手机下载新闻的其余部分时，怪事发生了，突然间他觉得无法呼吸。他抬头看去，只见通往浴场的门关上了。他环顾四周，先前看见的三名男子都还在更衣室里，但刚才有人进了更衣室又出去了。穆罕默德把手机锁进置物柜，跟了上去。

隔壁的锅炉轰隆作响。哈利看了眼时间。五点零四分。他推回自己的椅子，双手抱在脑后，倚在砖墙上。史密斯、侯勒姆和韦勒都看着他。

“玛尔特·鲁德已经失踪十六小时了，”哈利说，“有什么新消息吗？”

“头发，”侯勒姆说，“鉴识小组在施罗德酒馆的大门旁边发现了四根毛发，看起来可能符合我们从手铐上采集到的瓦伦丁·耶尔森的毛发，现在已经送去化验了。毛发显示现场发生过挣扎，而且这次他没清理现场，这也表示现场没什么血迹，所以他们离开时玛尔特·鲁德可能还活着。”

“好吧，”史密斯说，“她有可能还活着，但被他拿去当牛。”

“牛？”韦勒问道。

锅炉间一阵静默。哈利表情扭曲。“你是说他……他会把她当成血牛？”

“人体要花二十四小时才能产生百分之一的红细胞，”史密斯说，“最好的状况是，这可以让他止渴一阵子。最坏的状况是，这可能代表他越来越想重新取得力量和控制，他也会再次去对付羞辱过他的人，也就是你和你的家属，哈利。”

“我老婆已经有警察二十四小时看守，我也留言给我儿子了，请他务必小心。”

“所以他也有可能攻击男人喽？”韦勒问。

“那是当然。”史密斯说。

哈利觉得裤子口袋发出振动，他拿出手机：“喂？”

“我是爱斯坦，得其利要怎么做啊？店里来了个麻烦的家伙，穆罕默德又不接电话。”

“我怎么知道，难道客人不知道吗？”

“不知道。”

“好像是用朗姆酒和莱姆调成的，你听说过谷歌吧？”

“当然，我又不是白痴，谷歌在网上，对不对？”

“试试看，你可能会喜欢，我要挂电话了。”哈利结束通话，“抱歉，还有什么消息吗？”

“从施罗德酒馆附近采集的证词来看，”韦勒说，“没有人看见或听说过什么。真是怪了，那条街那么繁华。”

“星期一的午夜可能街上没什么人，”哈利说，“但是要把一个还有意识或昏过去的人抬出店却不被看到应该很难吧，他可能把车停在了店外。”

“瓦伦丁·耶尔森名下没有车子，昨天也没有他租车的记录。”韦勒说。

哈利转头望着他。

韦勒用疑惑的眼神回望哈利。“我知道他用本名租车的概率趋近于零，但我还是去查了，难道不应该……”

“不会，没有问题，”哈利说，“把那张模拟画像传给各家租车公司。还有，施罗德酒馆附近有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路卡便利商店——”

“早上我去参加过项目调查小组的会议，他们已经调阅了那家店的监视器画面，”侯勒姆说，“但什么都没发现。”

“好吧，还有什么我该知道的吗？”

“他们在美国那边下功夫，利用传票而不是经过法庭，取得了被害人脸书的IP地址，”韦勒说，“这表示我们虽然看不到内容，但可以

得到所有通过被害人脸书传送和接收讯息的人的地址，这样只需花几个星期就可以了，而不是好几个月。”

穆罕默德站在蒸汽室外。他从更衣室走进浴场时，看见蒸汽室的门关着，而蒸汽室正是那个身上有恶魔刺青的男人曾遭人目击的地方。穆罕默德心想，自己才第一天上工，瓦伦丁不可能这么快就出现，除非他一星期来好几次，既然如此，为什么自己要站在这里犹豫不决？

穆罕默德吞了口口水。

过了片刻，他拉开蒸汽室的门，走了进去。门内的稠密蒸汽回旋翻腾，朝门外迅速流去，使得蒸汽室里展开了一条通道。就在此时，穆罕默德发现一个男人正坐在第二层长椅上，而自己正凝视着那男人的脸。接着通道再次关闭，那张脸消失了，但穆罕默德已看得分明。

就是他，那晚去妒火酒吧的就是那个男人。

穆罕默德心想，他是该立刻跑走还是坐一会儿？毕竟那个男人看见自己盯着他瞧了，如果他立刻离开，会不会令对方起疑？

穆罕默德只是站在门边动也不动。

他觉得鼻子里吸入的蒸汽似乎让气管越来越紧，实在没法再待下去，得出去才行。他稍稍将门推开，溜了出去，在滑溜的地砖上小心翼翼地碎步奔跑，以免摔跤，一路奔进更衣室，抓起挂锁，奋力转动密码，口中不住地咒骂。四个数字。一六八三。维也纳战役。那年奥斯曼帝国还在统治世界，至少是一部分值得统治的世界。当帝国无法再继续扩张时，它开始迈入衰败，战争输了一场又一场。这就是他选择这四个数字的原因吗？因为它多少反映了他自己的人生，赢了一切又输了一切？挂锁终于打开了，他抓起手机拨号，再将手机按在耳边，眼睛直盯着通往浴场的门。那扇门已经关上了，但每一刻都有可能被突然打开，那男人冲进来攻击他。

“喂？”

“他在这里。”穆罕默德低声说。

“你确定？”

“对，在蒸汽室里。”

“盯住他，我们十五分钟之内到。”

“你做了什么？”侯勒姆说。豪斯曼斯街的信号灯转为绿色，他的一只脚放开离合器。

“我找了一个自愿帮忙的老百姓去监视萨吉纳区的一家土耳其澡堂。”哈利说，看着侯勒姆那辆传说中的一九七〇年沃尔沃亚马逊轿车的侧后视镜。这辆亚马逊原本是白色的，后来被漆成黑色，并在车顶和行李箱盖上画了一条拉力赛车的格状条纹。排气管喷出一团黑雾，将车尾吞没。

“没问过我们的意见？”侯勒姆按了一下喇叭，从内侧车道超越一辆奥迪轿车。

“这不是照章行事，所以最好不要增加共犯。”

“可以走马里达路，红绿灯比较少。”韦勒在后座说。

侯勒姆挂到低速挡，驾车猛然右转。哈利感觉到沃尔沃汽车第一代的三点式安全带压迫在身上，它没有缓冲功能，会压得人难以动弹。

“史密斯，你还好吗？”哈利高声说，盖过引擎声响。通常他不会带平民顾问出行动任务，但在最后一刻还是决定带史密斯同行。万一碰上人质遭挟持的状况，有个能读懂瓦伦丁的心理医生在身边就会很好用，毕竟史密斯读出过奥萝拉和哈利的心思。

“只是有点晕车，”史密斯虚弱地笑了笑，“那是什么味道？”

“老离合器、暖气，再加上肾上腺素的味道。”侯勒姆说。

“大家听好，”哈利说，“还有两分钟就到了。我再说一次，史密斯，你待在车上，韦勒跟我从正门进去，毕尔守住后门。你说你知道后门在哪里？”

“没错，”侯勒姆说，“你的人还在线？”

哈利点了点头，把手机拿到耳边。车子在一栋旧砖楼前停下。哈利看过这栋建筑的平面图，这里原本是工厂，现在里面有一家印刷公司、几间办公室、一个录音室和那家土耳其澡堂，建筑物除了正门之外就只有一道后门。

“大家的枪都上膛了吗？保险打开了吗？”哈利问道，呼出一口气，解开安全带，“我们要活捉他，但如果办不到……”他抬头朝正门两侧闪闪发光的窗户望去，耳边听到侯勒姆正低声复诵：“警察，鸣枪示警，对那浑蛋开枪。警察，鸣枪示警，对那……”

“出发。”哈利说。

三人开门下车，穿过人行道，在正门前兵分两路。

哈利和韦勒踏上三级台阶，打开厚重的大门入内。门厅里弥漫着氨水和印刷墨水的气味，里头有两扇门镶着晶亮华丽的漆金字，那是无法负担市中心昂贵租金但仍保持乐观向上的两家小型律师事务所。第三扇门上有个极为低调的标志，上头写着“加洛鲁浴场”，让人觉得老板只希望熟客上门。

哈利打开门走了进去。

门后是一条走廊，墙上油漆斑驳，还有个简单的柜台，里头坐着一个肩宽膀阔的男子。那人脸上有深色胡楂，身穿运动服，正在看杂志。要不是哈利已经知道这里是澡堂，可能会以为自己走进了拳击俱乐部。

“警察，”韦勒说，亮出警察证，越过杂志塞到男子面前，“坐着别动，不要警告任何人，事情几分钟内就会结束。”

哈利沿着走廊继续往前走，见到了两扇门，其中一扇门写着“更衣室”，另一扇门写着“浴场”。他走进浴场，听见韦勒紧跟在后。

浴场里有三个小水池，排成一列。左侧的几个隔间里放着按摩床，右侧有两扇玻璃门，哈利推想其中一间是桑拿室，另一间是蒸汽室。还有一扇木门，他记得平面图上显示那扇门通往更衣室。旁边一个水池里的两名男子抬头看向他们。穆罕默德就坐在墙边的一张长椅上，假装在滑手机，一看见他们就赶紧上前，朝一扇玻璃门指了指。那扇雾蒙蒙的玻璃门上贴着塑料标志，上头写着“蒸汽室”。

“只有他一个人？”哈利低声问道，和韦勒同时掏出格洛克手枪，并听见后方池子里传来惊慌的溅水声。

“我打给你以后没人进去或出来过。”穆罕默德压低声音说。

哈利走到门前，往内看去，只看见白茫茫的一片。他比个手势，要韦勒在门口掩护，深深吸了口气，正要进去，突然想到鞋子会发出

声音。瓦伦丁一听见有人不是赤脚走进去的，一定会起疑。哈利用一只手脱去鞋袜，把门拉开，走了进去。蒸汽在他身旁翻涌滚动，犹如新娘的面纱。萝凯。哈利不知自己为何会在此刻想起萝凯，便将思绪推到一旁。门关上前，他瞥见前方的木长椅上坐着一个人，接着一切又被白茫茫的蒸汽给吞没。这里头除了蒸汽，就是寂静。哈利屏住气息，聆听对方的呼吸声。那人是否有时间看清楚刚进来的这个人全身衣着整齐，手里拿着一把枪？那人心里是否害怕？是否和奥萝拉看见厕所隔间外有一双牛仔靴时一样害怕？

哈利举着手枪，朝男子坐着的方向前进，逐渐在茫茫的雾气中看见那人坐着的形体。他扣紧扳机，直到感觉扳机产生抗力。

“警察，”他粗声说，“别动，不然我会开枪。”这时他脑中闪过另一个念头：换作其他类似的情况，他通常会说“不然我们会开枪”。这只是个简单的心理策略，这样说会让歹徒以为现场来了很多警察，提高立刻投降的概率。那为什么他只说“我”呢？他的脑子浮现出这个疑问后，另一个疑问随之而起：为什么他选择亲自前来，而不是派遣专门负责这类行动的戴尔塔特种部队？到底为什么他要秘密地把穆罕默德派来这里，没跟任何人提起，直到接到穆罕默德的电话？

哈利感觉到扳机抵住食指的微微抗力，那抗力是如此细微。

两个男人共处一室，没人看得见他们。

有谁能否认说，用双手和铁假牙杀了那么多人的瓦伦丁没有攻击哈利，逼得哈利不得不开枪自卫？

“Vurma！（别开枪！）”前方那人说，高高抬起双臂。

哈利又靠近了些。

只见那人甚为瘦削，一双眼睛睁得老大，流露出惊恐的神色，胸前除了白色胸毛外，什么刺青都没有。

23

星期二晚上

“搞什么鬼啊！”卡翠娜吼道，从桌上拿起一个橡皮擦用力一扔，打中了哈利头顶上方的墙壁。哈利正瘫坐在一张椅子上。“难道我们手上的问题还不够多，所以你还要打破几乎每条规矩，再加上好几条

法规？你到底在想什么？”

萝凯，哈利心想，把座椅往后靠，直到椅背抵到墙壁。我在想萝凯，还有奥罗拉。

“怎样？”

“我是想说，如果可以抄捷径逮到瓦伦丁·耶尔森，就算是早一天，也能救某人一命。”

“别跟我说这种鬼话，哈利！妈的你明明知道一切都要照规矩来，如果每个人都随自己喜好去行动——”

“你说得对，我应该知道要照规矩来，我也知道瓦伦丁·耶尔森只差那么一点就被逮到了。他看见了穆罕默德，认出他是那家酒吧的酒保，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就趁穆罕默德去更衣室打电话通知我时从后门溜走了。我还知道如果我们抵达时瓦伦丁·耶尔森还坐在蒸汽室里，现在你就会原谅我，并开始称赞我办案积极、有创意，还会说这正是当初设立锅炉间小组的宗旨所在。”

“你个浑蛋！”卡翠娜高声怒吼。哈利看见她在桌上找东西要丢他，所幸她没选择订书机或美国法院那一捆关于脸书的来往信件。“我可没准许你像西部牛仔一样鲁莽行事，现在每家报社的电子报都把澡堂行动当作头条新闻：警察在平静的浴场亮出枪支、无辜百姓卷入火线、赤裸的九十岁老翁遭手枪威胁，结果什么人都没逮到！这简直是……”她抬起双手，抬头看着天花板，仿佛要臣服在天主的审判之下，“……外行！”

“我被开除了吗？”

“你想被开除吗？”

哈利眼前浮现她的身影。萝凯。她正在沉睡，细薄的眼皮微微跳动，仿佛来自昏迷国度的摩斯密码。“想。”他说。接着他眼前浮现出奥罗拉的身影，她眼中藏着焦虑和痛苦，还有永难痊愈的伤痕。“不，不想。你想开除我吗？”

卡翠娜呻吟一声，站了起来，走到窗前。“想，我想开除一个人，”她背对着哈利说，“但不是你。”

“嗯。”

“嗯。”她也跟着应了一声。

“要说说看是谁吗？”

“我想开除楚斯·班森。”

“那还用得着说吗？”

“对，但不是因为他又懒又没用，而是因为泄露消息给《世界之路报》的人就是他。”

“你怎么知道的？”

“安德斯·韦勒设了个圈套，他做得有点过火，我想莫娜·达亚可能会有某种程度的报复，但我们应该不至于会有什么麻烦，她应该自己知道付钱给警察购买情报可以被控行贿。”

“那你怎么还没开除班森？”

“要不要猜猜看？”她说，回到桌前坐下。

“米凯·贝尔曼？”

卡翠娜用力扔出一支铅笔，不是扔向哈利，而是扔向关着的门。“贝尔曼来过，就坐在你现在坐的那个位子上。他说他听完班森的解释之后，认为班森是无辜的，还暗示说是韦勒自己向《世界之路报》泄密，才故意陷害班森。他说目前我们什么都无法证明，所以最好还是先把这事搁在一边，专心缉捕瓦伦丁，这才是首要重点。你说呢？”

“这个嘛，也许贝尔曼说得对，也许我们应该等泥浆摔跤比赛结束以后，再来把身上的脏衣服洗干净。”

卡翠娜做了个鬼脸。“这是你自己发明的比喻吗？”

哈利从口袋掏出一包香烟。“说到泄密，报上提到说我出现在澡堂，我被人认出来没关系，但是除了锅炉间的组员之外，只有你知道穆罕默德在这次行动里扮演的角色，我希望能维持这样，以策安全。”

卡翠娜点了点头。“我跟贝尔曼提过这件事，他也同意了。他说如果外界知道我们利用平民来做警方的分内工作，一定会被认为是狗

急跳墙。他说穆罕默德的身份和他在这次行动中扮演的角色不应该跟任何人提起，包括项目调查小组的组员。我觉得很合理，虽然我已经不准楚斯参加会议了。”

“是吗？”

卡翠娜一侧的嘴角微扬。“我给了他一间个人办公室，随便他去写报告，只要是和吸血鬼症患者案无关的报告都可以。”

“所以你还是开除他了嘛。”哈利说，把一根烟放到双唇之间。这时他的大腿感受到手机振动。他拿出手机，看见是斯蒂芬斯医师发来短信。

检查结束，萝凯已经回到三〇一号病房。

“我得走了。”

“你要继续跟我们一起查案吗，哈利？”

“我得考虑一下。”

哈利来到警署外，在夹克衬里的破洞中找到打火机，点着了烟。他看着人行道上从他眼前经过的民众，觉得他们看起来十分平静，无忧无虑。不知何故，这幅景象让他心生不安。那家伙在哪里？妈的瓦伦丁那家伙到底在哪里？

“嘿。”哈利说，走进三〇一号病房。

病床已经被推回来了，欧雷克正坐在萝凯床边看书，他只是抬头看了眼，并未回应。

哈利在病床另一侧坐下。“有什么新消息吗？”

欧雷克翻动书页。

“好吧，听着，”哈利说，脱下夹克，挂在椅背上，“我知道你认为我没坐在这里表示我重视工作多过她，命案别人可以去办，她只有你跟我。”

“难道不是吗？”欧雷克说，依然低头看着书，并未抬头。

“现在我帮不上她什么忙，欧雷克。在这里我谁也救不了，但是

在外头我可以改变些什么，可以救人一命。”

欧雷克把书合上，看着哈利。“很高兴知道原来你是为了救人，不然人家可能会以为你是为了别的什么原因。”

“别的原因？”

欧雷克把书丢进包里。“对荣耀的渴望啊，你知道的，‘哈利·霍勒又回来拯救世界了’之类的。”

“你真的这样想吗？”

欧雷克耸了耸肩。“你自己怎么想才是重点吧，这些屁话你自己听了会信吗？”

“难道你眼中的我是这种人吗？满嘴屁话的人？”

欧雷克站了起来。“你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想变得跟你一样吗？不是因为有多棒，而是因为没有别的榜样，你是家里唯一的男人。现在我终于看清你了，所以我必须尽力不让自己变得跟你一样。我要开始拔除我被灌输的信念了，哈利。”

“欧雷克……”

但是他已离开病房。

妈的，该死！

哈利感觉到手机在口袋里振动，看也没看就把手机关机了。他聆听仪器发出的声音。有人把音量调高了，绿线每跳动一次，稍后发出的“哔”的一声可以听得更清楚。

那声音宛如正在倒数计时的时钟嘀嗒作响。

为了萝凯而倒数。

为了外头的某人而倒数。

会不会这时瓦伦丁也正坐着观看时钟，等候下次动手的时间来临？

哈利正要拿出手机，又再度把手机放了回去。

微弱的阳光斜斜射入，每次他把那只大手放在萝凯纤细的手上，青筋就会在手背上形成阴影。他努力克制自己不去数那些哔哔声。

数到八百零六，他终于再也坐不住了，起身在病房里走了一圈，然后出去找了个医生询问。那医生不愿细说，只说萝凯状况稳定，他们正在讨论是否让她脱离昏迷状态。

“听起来是好消息。”哈利说。

那医生迟疑片刻才回答。“目前还在讨论阶段，”他说，“也有人持反对意见。斯蒂芬斯今晚值班，他来了以后你可以问他。”

哈利找到医院里的餐厅，吃了些东西，又回到三〇一号病房，守在门外的警察对他点了点头。

病房里越来越暗，哈利打开床边桌上的电灯，将一根烟从烟盒里拍出来，仔细端详萝凯的眼皮。她的嘴唇变得很干燥。他开始回想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当时他站在她家门口的车道上，她朝他走来，姿态优雅，宛若芭蕾舞者。事隔这么多年，他还能清楚记得当初发生的事吗？还能记得他们彼此之间的第一眼、第一句话、第一个吻？也许记忆难免会被自己一点一点篡改，让它们串联起来变成一则故事，自成逻辑，具有分量和意义。这故事说的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朝着这个结果迈进，内容宛如仪式般不断复述，直到你相信为止。那么当她消失，当萝凯和哈利的故事烟消云散，到时他又该相信什么？

他点燃香烟。

他吸了口烟又呼出，看着烟向上袅袅旋绕，飘向烟雾报警器，然后消散。

消失。他心想，报警器。

他伸手到口袋里摸寻他那部沉睡中的冰冷手机。

妈的，该死！

天职，斯蒂芬斯是这样说的，但这两个字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你从事你痛恨的工作，只因为你知道自己很拿手？天生我材必有用。你就像一只自谦的群居动物。又或者正如欧雷克所说，为了个人荣耀？难道他渴望在外面的世界发光发热，放萝凯躺在这里虚耗人生？好吧，他从不觉得自己对这个社会有多少责任感，同事或大众对

他的观感也对他没什么意义，那么剩下的是什么？

剩下的只有瓦伦丁，剩下的只有猎捕。

门外传来两声敲门声，门静静打开，侯勒姆轻手轻脚走了进来，在另外一张椅子上坐下。

“我记得在医院里抽烟是判处六年有期徒刑。”侯勒姆说。

“是两年，”哈利说，把手中的香烟递给侯勒姆，“帮个忙，成为我的共犯？”

侯勒姆朝萝凯点了点头。“你不担心她可能罹患肺癌？”

“萝凯很喜欢抽二手烟，她说抽二手烟免费，而且我的身体已经把大部分的毒素都过滤掉了才把烟呼出来，对她来说，我是钱包和香烟滤嘴的综合体。”

侯勒姆抽了口烟。“你的语音信箱关了，所以我猜你会在这里。”

“嗯，身为刑事鉴识专家，你还挺会用演绎法推理的。”

“感谢夸奖，情况怎么样？”

“他们正在讨论要不要让她脱离昏迷，我选择认为这是个好消息。有什么紧急的事要找我吗？”

“我们问过澡堂里的人，没人从那张画像上认出瓦伦丁。柜台里的那个家伙说澡堂每天有很多人来来去去，但他认为我们要找的人，可能是一个老是把外套穿在浴袍外、鸭舌帽压得低低的、每次都付现金的男人。”

“所以他没使用可追踪的电子付款方式。浴袍穿在里头，换衣服的时候可以避免别人看见他身上的刺青。他是怎么从住处前往澡堂的？”

“如果是开车的话，他一定是把车钥匙放在浴袍口袋里，不然就是身上有公交车票钱，因为我们在他留在更衣室里的衣服上什么也没发现，口袋里连一团毛球也没有。也许我们可以化验上头的DNA，但衣服上有洗衣粉的味道，我想他的外套最近可能丢进洗衣机洗过。”

“这符合我们在犯罪现场发现的洁癖特质，另外他把车钥匙或钱

带在身上，代表他随时准备快速脱逃。”

“对，萨吉纳区附近也没人看见有人穿着浴袍在街上行走，所以至少他这次不是搭公交车。”

“他一定是把车停在了后门附近，这家伙很聪明，难怪有办法躲藏四年不被捉到，”哈利揉了揉后颈，“好吧，我们把他赶跑了，现在要怎么办？”

“我们正在清查澡堂附近的商店和加油站的监视器画面，搜寻鸭舌帽或外套底下露出的浴袍。对了，我明天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的外套剪开，外套有个口袋的衬里破了个小洞，说不定会有东西滑进去卡在里面。”

“他会避开监视器。”

“你这样认为？”

“对，如果我们真的发现他，只会是因为他想让我们发现。”

“也许你说得对。”侯勒姆解开连帽外套的扣子，苍白的额头上泌出点点汗珠。

哈利朝萝凯喷了口烟。“到底有什么事，毕尔？”

“什么意思？”

“你特地跑来这里不是为了跟我报告这些事情的吧？”

侯勒姆默然不答，哈利静静等候，仪器规律地发出哔哔声响。

“是卡翠娜的事情啦，”侯勒姆说，“我真搞不懂她。我看见昨晚有她的未接来电，就回拨给她，结果她说她应该是不小心按到的。”

“然后呢？”

“来电时间是凌晨三点，她又不会睡在手机上面。”

“那你怎么不问她？”

“因为我不想烦她啊，她需要时间和空间，跟你有点像。”侯勒姆从哈利手中接过香烟。

“我？”

“你们都是孤狼。”

侯勒姆正要吸烟，哈利又把烟抢了回去。

“你就是啊。”侯勒姆抗议道。

“那你来找我我是想怎样？”

“我都快疯了，被她这样搞来搞去，不知道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是在想……”侯勒姆用力抓了抓自己的络腮胡，“你跟卡翠娜很要好，不知道你可不可以……”

“去查探一下状况？”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一定得让她回到我身边，哈利。”

哈利在椅脚上按熄香烟，看着萝凯。“没问题，我会跟卡翠娜聊一聊。”

“可是不要……”

“……不要让她知道是你想知道。”

“谢了，”侯勒姆说，“你真是个够义气的好朋友，哈利。”

“我？”哈利把烟屁股放回到烟盒里，“我可是一匹孤狼。”

侯勒姆离开后，哈利闭上眼睛，聆听仪器发出的倒数声响。

24

星期二晚上

他叫欧森，是欧森餐厅的老板，不过二十年前他顶下这家餐厅时，餐厅的名字就叫欧森。有些人认为这不可能是巧合，然而当不可能之事时时刻刻、每天每秒都在发生，还能称之为不可能吗？彩票最后一定会有中奖者，这是肯定的，尽管如此，中奖者不仅会认为不可能，还会认为是天降奇迹。因此，欧森不相信奇迹，然而眼前这事说不是奇迹却又真像是奇迹。乌拉·斯沃特刚刚走进欧森餐厅，在楚斯·班森面前坐下。他已经坐在那桌等了二十分钟。奇迹之处在于，他们

是约好的，欧森只看一眼就知道他们两人约好在这里碰面。这二十年来，欧森站在店里看过无数男人坐立不安，轮敲手指，等待他们梦中的女子到来。奇迹之处也在于，乌拉年轻时是全曼格鲁区最美丽的少女，而在混迹曼格鲁购物中心和欧森餐厅的那票年轻人当中，楚斯是最没屁用的废物。楚斯绰号瘪四，一直是米凯·贝尔曼的跟屁虫。米凯也并不是最受欢迎的那个，但至少他生得俊俏又懂得甜言蜜语，有办法拿下连曲棍球队员和飞车党都垂涎三尺的正妹，后来又当上警察署长，所以肯定有两把刷子。至于班森呢，一日废物，终生废物。

欧森走到桌前帮他们点餐，同时偷听在这样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会面中，他们两人在说些什么。

“我早到了一点。”楚斯说，朝面前快喝完的那杯啤酒点了点头。

“我迟到了，”乌拉说，手越过头顶取下手提包的肩带，解开外套纽扣，“刚才差一点就走不开。”

“哦？”楚斯很快地啜饮了一小口啤酒，隐藏自己内心的激动。

“对，我……我要来这里可不简单，楚斯。”她微微一笑，同时发现欧森已悄无声息地站到她背后。

“我等一下再点。”她说，欧森闻言立刻消失。

等一下？楚斯心想，难道她想看看事情如何发展，一旦改变心意就要离开？还是想看看他是否符合她的期待？他们几乎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她对他会有什么期待？

乌拉环顾四周。“天哪，我上次来这里是十年前了，参加同学聚会，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楚斯说，“我没来。”

她玩弄身上毛衣的袖子。

“你们在办的那件案子真是糟透了，真可惜你们今天没逮到他，米凯把事情经过都跟我说了。”

“对啊。”楚斯说。米凯，她坐下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提米凯，把他举到面前好像挡箭牌一样。她究竟只是紧张，还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他怎么说？”

“他火冒三丈，说哈利·霍勒利用了那个在第一起命案中看见过凶手的酒保。”

“妒火酒吧的酒保？”

“应该是吧。”

“利用他做什么？”

“坐在那家土耳其澡堂里等凶手出现，你不知道这件事吗？”

“我……我今天在处理别的命案。”

“哦，好吧，很高兴见到你，我不能待太久，可是——”

“应该可以待到我把第二杯啤酒喝完吧？”

楚斯在乌拉脸上看见犹豫之色。可恶。

“是因为小孩吗？”楚斯问道。

“什么？”

“他们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楚斯看见乌拉露出困惑的神色，但她很快就懂得使用楚斯给她找的台阶下，或者说，给他们两人找的台阶。

“那个小的今天是有不舒服。”乌拉的身子在厚毛衣底下簌簌发抖，环顾四周的时候，看起来像是想蜷缩起来。店里只有另外三桌客人，楚斯判断那三桌客人她应该不认识，因为她看了一圈以后似乎放松了下来。“楚斯？”

“是。”

“我可以问你一个奇怪的问题吗？”

“当然可以。”

“你想要什么？”

“什么？”楚斯啜饮一口啤酒，让自己有时间思索，“你是说现在？”

“我是说，你心里想要的是什么？每个人想要的是什么？”

楚斯心想，我想脱掉你的衣服干你，听你爽得大叫，然后我想要你去冰箱拿一瓶冰啤酒来给我喝，再躺进我怀里，说你打算为了我放弃一切。放弃孩子、放弃米凯、放弃那栋我帮忙盖露台的烂豪宅，什么都放弃，只因为我——楚斯·班森现在想跟你在一起。从今以后我不可能再走回头路，去跟别人在一起，从今以后我的心里只有你、你、你，然后我们要再干一回合。

“是‘受人喜欢’对不对？”

楚斯吞了口口水。“绝对是。”

“受我们喜欢的人喜欢，其他人都不重要，对不对？”

楚斯知道自己做了个表情，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表情代表什么意思。

乌拉倾身向前，压低声音说：“有时我们觉得自己不受人喜欢，觉得自己受到践踏，也会想要践踏回去，对不对？”

“对，”楚斯说，点了点头，“我们会想践踏回去。”

“可是一旦我们发现自己还是受人喜欢的，这种冲动就会消失。你知道吗？今天晚上米凯说他喜欢我，他只是不经意提到，不是直接这样说，可是……”她咬了咬下唇。楚斯自从十六岁以后，就对乌拉那血红的可爱下唇朝思暮想。“可是那就够了，楚斯。这样会很奇怪吗？”

“非常奇怪。”楚斯说，低头看着自己的空酒杯，思索该如何把自己的想法建构成话语。他脑子里想的是：有时别人口中说喜欢你，但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意义，尤其是从他妈的米凯·贝尔曼这种人口中说出来。

“我不该让家里那个小的等太久。”

楚斯抬头看见乌拉看了看表，脸上露出忧心忡忡的神色。“这是当然。”他说。

“希望下次我们能有更多时间。”

楚斯努力遏制自己问出下次是什么时候，略微起身跟乌拉抱了

抱，不敢抱得比乌拉抱他还久，然后重重地坐回到椅子上，望着她开门离去。他觉得怒火中烧，这把怒火烧得猛烈且缓慢，充满美妙的痛苦滋味。

“要不要再来杯啤酒？”欧森再度悄悄出现。

“要。不，不要好了，我得打通电话，那个还能用吗？”他指了指有着玻璃门的电话亭。米凯声称他曾在那个电话亭里干过斯蒂娜·米谢尔森，还说当时学生派对在这里举办，店里非常拥挤，没人看得见他们的下半身在干什么，尤其是乌拉，她更搞不清楚状况，还在吧台排队帮他们买啤酒。

“可以啊。”

楚斯踏进电话亭，查看手机里的电话号码。

他按下公用电话上闪亮的方形按键，然后等待。

今天他特地穿了紧身衬衫，想展现身材给乌拉看，因为他的胸肌和肱二头肌比以前大，腰也比以前细，但乌拉根本没瞧他几眼。楚斯挺起胸膛，感觉肩膀抵到了电话亭两侧。这电话亭比那间他们今天把他丢进去的办公室还小。

贝尔曼、布莱特、韦勒、霍勒，你们全都下地狱让烈焰焚身吧。

“我是莫娜·达亚。”

“我是班森，想知道今天在澡堂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你们愿意付多少钱？”

“要不要先说一点来听听？”

“好，奥斯陆警方为了逮到瓦伦丁不惜让无辜酒保涉险。”

“价码也许可以谈。”

他擦去浴室镜子上的雾气，看着镜中的自己。

“你是谁？”他低声说，“你是谁？”

他闭上双眼，又再睁开。

“我叫亚历山大·德雷尔，叫我亚历克斯就好。”

他听见背后的客厅传来疯狂的笑声，接着是机器或直升机的声音，然后在“说话啊”和“快呼吸”的镜头切换之间发出的是恐怖的叫声。他一直想激起这种叫声，但她们都不愿意发出这种声音。

镜子上的雾气几乎都已被擦去，现在他终于是干净的了。他看得见那幅刺青。很多人问他（大部分是女人），为什么要在胸前刺个恶魔？问得好像那是他选择的一样。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对他一无所知。

“亚历克斯，你是谁？我是思道布兰人寿的保险理赔经理。不是，我不想跟你聊保险，我想跟你聊聊你自己。你想怎么做呢，杜娜？当我割下你的乳头吞进肚子，你愿不愿意为我尖叫？”

他从浴室走到客厅，低头看着摆在桌上的一张照片，照片旁边是一把白色钥匙。杜娜。这个女人上Tinder已经两年了，住在达尔教授街，白天在一家园艺苗圃上班，看起来不怎么有魅力，而且有点胖。他比较喜欢瘦一点的，比如说玛尔特就很苗条。他喜欢玛尔特，她脸上的雀斑很适合她。但这个杜娜就不然。他伸手抚摸左轮手枪的红色枪柄。

计划依然不变，尽管今天差一点就功亏一篑。他不认得进入蒸汽室的那个男子，但很显然男子认得他。男子瞳孔扩张，心跳加速得十分明显，还呆呆地站在门口附近的稀薄蒸汽中，过了片刻就慌忙离开，也不等到蒸汽浓密到足以盖过身上散发的恐惧气味。

一如往常，他把车子停在距离澡堂后门不到一百米的人行道旁，后门一出来就是条人迹罕至的街道。他从不去没有这种脱逃路线的澡堂，也不去不干净的澡堂，而且一定会先把车钥匙放在浴袍口袋里才进入澡堂。

他心想不知道咬了杜娜之后要不要对她开枪，故布疑阵，看看报纸头条会怎么写。但这会破坏规矩，那人已经因为女服务生的事生气了。

他把左轮手枪贴在腹部，感受钢铁的冰冷触感所带来的冲击，然后把枪放下。距离警方逮到他到底有多近？《世界之路报》说警方希望某些合法程序可以迫使脸书交出地址，但他不懂这方面的事，也懒得去懂，这些事并不会令亚历山大·德雷尔或瓦伦丁·耶尔森感到困扰。他母亲说她用史上第一个也是最浪漫的爱情电影男演员瓦伦蒂诺（Valentino）来为他取的这个名字，因此他以这名字为榜样，母亲也只能怪她自己。一开始风险比较低，因为如果你在未满十六岁时强暴

少女，而你选中的幸运少女已经超过最低合法性交年龄，那么风险就会比较低。也就是说，少女的年纪已经大到足以明白，倘若法官判定他们是你情我愿而不是她遭到性侵，那么她就可能因为和未成年人性交而被判刑。过了十六岁，遭到控告的风险就升高了，除非你强暴的是替你取名为瓦伦丁的女人。注意，那真的可以叫作强暴吗？当她开始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他对她说如果不是她，就会是邻居的女儿、老师、女性亲戚，或是街上随机挑选而来的被害人，于是她打开了房门。听过这段故事的心理医生都不相信他说的话，但过了一阵子之后，他们统统都相信了。

平克·弗洛伊德唱到下一首歌《脱逃中》（*On the Run*）。焦虑的鼓声、有节奏的合成乐器声、逃跑的声音。脱逃。从警方的罗网中脱逃。从哈利·霍勒的手铐中脱逃。无耻变态。

他从桌上拿起一杯柠檬汁，啜饮一口，看着杯子，然后奋力朝墙壁掷去。杯子碎裂，黄色液体从白色壁纸上流淌而下。隔壁传来邻居的咒骂声。

他走进卧室，查看她的脚踝和手腕是否被紧紧绑在床柱上。他低头看着这个脸上有雀斑的女服务生，看着她躺在他床上熟睡。她的呼吸十分均匀，药力显然正在发挥作用。她是不是在做梦？是不是梦到了那个蓝黑色男人？还是会梦到蓝黑色男人的只有他一个人而已？有个心理医生曾说重复出现的噩梦是几乎被遗忘的童年回忆，他所看见的那个坐在他母亲身上的男人，其实是他的生父。真是一派胡言，他从未见过他的生父。他母亲说他父亲强暴她一次以后就人间蒸发了。

他揉了揉玛尔特的脸颊。他床上已经很久没有躺过一个活生生的真实女人了，而且比起平常他那个死气沉沉的日裔女友，他绝对比较喜欢哈利·霍勒的这个女服务生。所以说，是的，他必须放弃她这件事实在是太可惜了，可惜他不能顺从恶魔的本能，而必须听从那人的声音。那人的声音是理性的声音。理性的声音发脾气了。那声音指示得很详细，奥斯陆东北方一条荒废道路旁的森林里。

他回到客厅，在椅子上坐下。光滑的皮革接触赤裸肌肤的感觉真好。他的皮肤仍因冲了高温热水澡而微感刺痛。他打开新手机的电源。他已经把他收到的SIM卡插进了手机。Tinder交友软件的图标就在《世界之路报》电子版旁边。他先点了一下《世界之路报》，然后等待。等待是兴奋过程的一部分。他是否仍是头条新闻的主角？他能了解二线明星不顾一切想争取曝光度的心情。女歌手愿意和搞笑主厨一起在电视上做料理，只因她打心底相信自己必须时时刻刻站在时代的浪潮上。

哈利·霍勒正阴沉地瞪视他。

埃莉斯·黑尔曼森案的酒保遭警方剥削。

他点了一下照片下方的“继续阅读”，往下滑动。

本报消息来源表示，警方派该酒保到土耳其澡堂执行监视工作……

原来蒸汽室的那个家伙替警方工作，替哈利·霍勒工作。

……因为他是唯一能确实指认瓦伦丁·耶尔森的人。

他站了起来，皮革脱离皮肤，发出嗤嗤声响。

他回到卧室，看着镜子。你是谁？你是谁？你是唯一的一个，你是唯一一个见过并且能认出我这张脸的人。

新闻上没写出那人的名字，也没登出照片。那天晚上在炉火酒吧他没看酒保，因为目光接触会让人留下印象，但如今他们已彼此对望，他想起来了。他用手指抚摸恶魔的面孔，那张脸想出来，也必须出来。

《脱逃中》播放到了结尾，发出飞机的怒吼声和疯子的笑声，接着飞机坠毁在猛烈的爆破声中。

瓦伦丁闭上双眼，看见自己内在的那双眼睛里正燃烧着熊熊火焰。

“唤醒她有什么风险？”哈利说，看着挂在医师背后墙上的十字架。

“这问题有好几个答案，”斯蒂芬斯说，“其中有一个是真的。”

“那个答案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就好像你不知道她到底得了什么病？”

“对。”

“嗯，那你到底知道什么？”

“如果你是指一般术语，那我们知道很多，但如果民众知道我们不知道的有多少，那他们会害怕，而且是不必要的害怕，所以我们尽可能不多说。”

“是哦？”

“我们自认为做的是医疗事业，但其实我们做的是安慰事业。”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斯蒂芬斯？为什么你不安慰我？”

“因为我很确定你明白所谓的安慰只是一种幻象。你是命案刑警，你也必须推销一些名过其实的东西。好比说你给民众正义感、秩序感、安全感，这些都让人感到安心，但其实世界上并不存在完美无缺、不存在客观真理、不存在真正的正义。”

“她会痛苦吗？”

“不会。”

哈利点了点头。“我可以在这里抽烟吗？”

“在公立医院的医师办公室里？”

“如果抽烟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危险，那在医师办公室抽烟不是很令人安心吗？”

斯蒂芬斯微微一笑。“有个护士跟我说清洁人员在三〇一号病房的地面上发现了烟灰，我希望你要抽烟的话可以去外面。对了，你儿子面对这件事的心情怎么样？”

哈利耸了耸肩。“难过、害怕、生气。”

“刚才我看到他了，他叫欧雷克对不对？他是不是待在三〇一号病房，因为他不想过来？”

“他是不想跟我一起过来，也不想跟我说话。他觉得他母亲躺在这里我却还在继续办案，一定会让她很失望。”

斯蒂芬斯点了点头。“年轻人对于自己的道德判断总是很有自信，但他的看法也不无道理。警方提高出击力道，并不一定总是打击犯罪的最佳方法。”

“意思是？”

“你知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犯罪率为什么下降吗？”

哈利摇了摇头，双臂交叠，看着办公室的门。

“你的脑袋里现在塞满了各种事情，就当是暂时脱离那些事，稍微休息一下好了，”斯蒂芬斯说，“你来猜猜看。”

“我不懂该怎么猜，”哈利说，“一般认为是朱利亚尼市长采取零容忍政策，并加派警力。”

“这是错误观点，因为犯罪率降低不只发生在纽约，而是发生在全美国。答案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堕胎法规的松绑，”斯蒂芬斯靠上椅背，仿佛要让哈利自己想清楚，“放浪的单身女人跟男人上床以后，男人隔天早上就拍拍屁股走人，或是一发现她怀孕就再也找不到人，数世纪以来，这种类型的怀孕一直是孕育罪犯的温床。孩子没有父亲，也不懂得行为的界限，母亲又没钱让孩子接受教育、接受道德熏陶，或接受上帝道路的指引。其实这些女人很乐意堕胎，但法律的惩罚让她们却步。后来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她们终于如愿以偿，于是美国在十五、二十年后收获了堕胎法放宽所带来的果实。”

“嗯，那么身为摩门教徒你对此有什么看法？或者你不是摩门教徒？”

斯蒂芬斯微微一笑，十指相触。“教派大部分的说法我都支持，唯独反对堕胎这件事我不赞成。就堕胎这件事而言，我支持异教徒的看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般民众走在美国城镇的街道上不会担心被抢、被强暴或被杀害，因为会杀害他们的男人在母亲子宫里就被刮除了。但我不支持自由派异教徒所提出的自由堕胎权。一个胎儿在二十年后有可能变成好人或坏人，对社会有益处或造成损害，因此堕胎与否应该由社会来决定，而不是由随便在街上找男人过夜、不负责任的女人来决定。”

哈利看了看时间。“你是说堕胎要由国家来调控？”

“这一定不是个令人高兴的工作，所以执行的人必须视它为……呃，天职。”

“你是开玩笑的吧？”

斯蒂芬斯直视哈利双眼数秒钟，又微微一笑。“当然是开玩笑

的，我绝对相信人权是不可侵犯的。”

哈利站了起来。“你们要唤醒她的时候应该会通知我吧？她醒来的时候能看见一张熟悉的脸，对她或许比较好。”

“这会是考虑之一，哈利。还有请你转告欧雷克，如果他想知道什么，可以随时来找我。”

哈利走到医院大门外，在寒冷的天气中冷得发抖，抽了两口烟，发觉一点滋味也没有，便将烟捻熄，回到医院里。

“安东森，你好吗？”哈利对守护在三〇一号病房外的警察说。

“很好，谢谢，”安东森说，抬头朝哈利望去，“《世界之路报》登出了你的照片。”

“是吗？”

“想看看吗？”安东森拿出智能手机。

“除非我看起来特别帅。”

安东森咯咯地笑着说：“那你可能不会想看，但我不得不说，看来你在犯罪特警队会越来越没人缘，不只拿枪指着九十岁老人，还利用酒保来当间谍。”

哈利手握门把，猛然停步。“你最后一句话说什么？”

安东森把手机拿到面前，眯起眼睛，显然他有老花眼。他才念到“酒保”这两个字，哈利就把手机从他手中抢走了。

哈利看着手机屏幕。“妈的，×！安东森，你有车吗？”

“没有，我骑单车，奥斯陆很小，骑单车可以运动，所以……”

哈利把手机丢到安东森坐着的大腿上，猛力打开三〇一号病房的门。欧雷克抬头朝哈利看了一眼，又继续看书。

“欧雷克，你有车，你必须载我去基努拉卡区，快点。”

欧雷克哼了一声，头也没抬。“我会才怪。”

“这不是请求，这是命令，快点。”

“命令？”欧雷克的脸孔因为愤怒而扭曲，“你又不是我爸，幸好你不是。”

“你说得对，阶级胜过一切，我是警监，你是实习警员，所以省省吧，快给我起来。”

欧雷克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哈利转身沿着走廊狂奔而去。

穆罕默德·卡拉克放弃了酷玩和U2，改放英国创作歌手伊恩·亨特（Ian Hunter）的歌给客人听。

扬声器播放出《所有年轻人》（*All the Young Dudes*）这首歌。

“怎么样？”穆罕默德问道。

“还不错，但戴维·鲍伊的版本比较好。”客人说。客人其实就是爱斯坦·艾克兰，他坐到了吧台外，因为他的工作已告一段落，店里又没有其他客人。穆罕默德把音量调高。

“你开得再大声也没用啦！”爱斯坦高声说，端起一杯得其利调酒。这已经是他喝的第五杯。他声称这酒是他自己调的，所以必须当成酒保见习的试喝样本，而且由于这是一种投资，因此免税。再者，他可以享受员工优惠，但打算以原价申请退税，所以他喝这几杯酒其实是在赚钱。

“我真希望我可以别再喝了，但如果我要赚到足够的钱来付房租，可能就得再替自己调一杯。”

“你当客人比当酒保好多了，”穆罕默德说，“我不是说你是没用的酒保啦，只是说你是我碰到过的最棒的客人——”

“谢啦，亲爱的穆罕默德，我——”

“——而且现在你要回家了。”

“是吗？”

“是的。”穆罕默德为了表示他是认真的，把音乐关了。

爱斯坦张大嘴，仿佛想说些什么，以为张大了嘴就说得出来，但

什么也说不出来。他再度张开嘴巴，又把嘴巴闭上，只是点了点头，穿上出租车司机的夹克，滑下吧台凳，脚步踉跄地朝店门走去。

“不给小费吗？”穆罕默德高声说，露出微笑。

“小费不能免……免税……所以不好。”

穆罕默德拿起爱斯坦的酒杯，挤了点洗洁精进去，拿到水龙头下冲洗。今晚客人不够多，用不到洗碗机。他的手机在吧台里亮了起来，是哈利打来的。他把手擦干，正要接起手机，却突然想到一件关于时间的事。店门从爱斯坦打开到关上的时间似乎比平常久了一点，这表示有人把门按住了几秒钟，不让门关上。他抬头望去。

“今晚生意冷清吗？”站在吧台前的男子问道。

穆罕默德想吸进空气，才能回答对方的问题，却怎么也吸不到空气。

“冷清很好啊。”瓦伦丁·耶尔森说。是的，站在吧台前的男子就是蒸汽室里的那个人。

穆罕默德不动声色地朝手机伸出手。

“拜托不要接电话，我会对你好一点的。”

要不是有一把大型左轮手枪指在自己面前，穆罕默德绝对不会接受这个提议。

“谢了，不然你会后悔，”瓦伦丁环顾四周，“店里没客人真是太遗憾了。我是说对你来说很遗憾，对我来说再适当不过了，这样我就可以得到你所有的注意力。算了，反正我本来就可以得到你所有的注意力，因为你一定会好奇我来做什么，是来喝一杯，还是来杀你？你说的是吗？”

穆罕默德缓缓点了点头。

“是啊，你有这种考虑是合理的，因为目前你是唯一能指认我的人。对了，这是事实吧？就连那个整形医师都……呃，算了，别提了。总之呢，我会对你好一点的，因为你没接电话，而且向警方告发我也只是善尽公民义务而已，你说是不是？”

穆罕默德又点了点头，同时努力抵挡席卷而来的念头。他就要死

了。他的大脑急着寻求其他可能性，但总是回到原点：你就要死了。就在此时，仿佛响应他的思绪一般，店门外传来有人敲窗户的声音。穆罕默德越过瓦伦丁望去，看见一双手和一张熟悉的脸正贴在窗玻璃上，试图往里面看。快进来！我的老天，快进来啊！

“别动。”瓦伦丁头也不回，冷静地说。他的身体挡住了左轮手枪，窗外那人看不见。

妈的他为什么不进来？

过了片刻，穆罕默德的疑问得到了答案。大门上传来“砰”的一声巨响。

原来瓦伦丁进来以后把大门给锁上了。

门外的男子又回到窗前，挥舞双手想获得穆罕默德的注意，可见男子看见了他们。

“别动，比个手势说打烊了。”瓦伦丁说，口气不急不躁。

穆罕默德双手垂在身侧，直挺挺地站着。

“快点照做，不然我就杀了你。”

“反正你横竖都会杀了我。”

“你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但如果你现在不照做，我保证一定会杀了你，然后再杀了外面那个人。看着我，我说到做到。”

穆罕默德看着瓦伦丁，吞了口口水，侧身到光线之中，好让窗外那人清楚地看见他，然后摇了摇头。

窗外那人又待了几秒钟，挥了挥手，但看不太清楚。然后盖尔·索拉就走了。

瓦伦丁朝镜中望去。

“好了，”他说，“刚才说到哪儿了？噢，对，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要告诉你。坏消息是你一定会认为我来这里是为了要杀你，这个嘛……其实你想得没错，换句话说，这是百分之百一定会发生的事，我一定会杀了你。”瓦伦丁看着穆罕默德露出悲伤的表情，接着爆发出大笑。“这是我今天看过的拉得最长的一张脸了！好啦，我可以理解

你的心情，不过别忘了好消息，那就是你可以选择死亡的方式。你有两个选择，仔细听好喽，你在听吗？很好。你想头部中枪，还是被这根引流管插进脖子？”瓦伦丁拿起一根看起来像金属吸管的物体，其中一端以斜角削切，形成尖锐的针头状。

穆罕默德只是怔怔地看着瓦伦丁。这一切实在太荒谬，他不禁开始怀疑这会不会是一场梦，而梦终究会醒，或者他面前这个男人其实是在做梦？这时瓦伦丁拿着引流管朝穆罕默德虚刺了一下，他本能地后退一步，撞上水槽。

瓦伦丁厉声说：“不选引流管，是吗？”

穆罕默德谨慎地点了点头，眼睛盯着那尖锐的金属针头看，只见针头在镶了镜子的壁架灯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针。他最怕针了。他最怕针穿过皮肤插进身体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他小时候会在要接种疫苗时离家躲进森林的原因。

“我说话算话，那就不用引流管，”瓦伦丁把引流管放在吧台上，一只手从口袋里拿出一副看起来像古董的黑色手铐，另一只手依然拿着左轮手枪指着穆罕默德，动也不动，“把一边铐在壁架的柱子上，另一边铐在你的手腕上，然后把头伸进水槽里。”

“我……”

穆罕默德不知重击从何处而来，只知道脑袋发出“砰”的一声，接着眼前一黑，待视力恢复时，脸已朝着反方向，这才明白自己被左轮手枪打了一下，现在枪管正压在他的太阳穴上。

“引流管，”一个声音在他耳边轻声说，“这是你自己选的。”

穆罕默德拿起那副怪异又沉重的手铐，一边铐在金属柱子上，一边铐在自己手腕上。他感觉有种温暖的液体顺着鼻子流到上唇，接着就尝到了鲜血那种带有甜味的金属味道。

“味道好吗？”瓦伦丁提高嗓门说。

穆罕默德抬头看去，和瓦伦丁在镜子里四目相交。

“我个人是受不了这个味道啦，”瓦伦丁微笑说，“尝起来有铁和殴打的味道。对，铁和殴打。尝尝自己的血就罢了，还要尝别人的血？这样不是连别人吃过什么都尝得出来？说到吃，死刑犯有什么临终愿望吗？我没有要给你准备一顿断头饭，只是好奇而已。”

穆罕默德眨了眨眼。临终愿望？他的脑子只是接收到这四个字，仅此而已，但他仿佛在做梦似的，脑子情不自禁地去思考答案。他希望有一天妒火酒吧能成为全奥斯陆最酷的酒吧。他希望加拉塔萨雷队可以赢得冠军赛。他希望他的葬礼上会播放保罗·罗杰斯唱的《准备遇上爱》（*Ready for Love*）。还有什么？他努力思索，却想不出其他愿望，只有伤感的笑声回荡在心中。

哈利快到妒火酒吧时看见一个人影匆匆离开，灯光透过大片窗户落到人行道上，但里头却没传出音乐声。他贴到窗户边缘，向内望去，看见吧台内有个背影，但难以辨认是不是穆罕默德，除此之外酒吧里空荡无人。哈利移动到大门前，轻轻推了推门把。门锁上了，酒吧要到午夜才开始营业。

哈利拿出那个带有塑料心碎标志的钥匙环，缓缓将钥匙插进门锁，右手拔出格洛克十七型手枪，左手转动钥匙，把门打开。他踏进酒吧，双手举枪指着前方，用脚让大门轻轻关上。尽管如此，基努拉卡区夜晚的噪声已流入酒吧，吧台里的那个人直起身子，朝镜子里望去。

“警察，”哈利说，“别动。”

“哈利·霍勒。”那人头戴鸭舌帽，因为镜子角度的关系，哈利看不见他的脸，但哈利用不着看见他的脸。哈利已有三年多没听过那人高亢的嗓音，但往日情景仍历历在目。

“瓦伦丁·耶尔森。”哈利说，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抖。

“哈利，我们终于又见面了，我一直在想你，你有没有想我啊？”

“穆罕默德在哪里？”

“你兴奋起来了，你果然有想我嘛，”瓦伦丁发出高亢的笑声，“为什么？因为我的辉煌战绩吗？或是以你们的角度来说应该叫受害者。不对，等一下，应该是为了你自己的辉煌战绩吧，我是那个你唯一没逮到的人，对不对？”

哈利默然不答，只是站立在大门前。

“真是叫人受不了，对不对？很好！这就是你很妙的原因，因为你跟我一样，哈利，你也受不了。”

“我跟你不一样，瓦伦丁。”哈利调整握枪手势，瞄准目标，心想

自己为什么不往前走？

“不一样？你绝对不会分心去考虑你周遭的人对不对？你只是一心一意盯着你眼中的大奖，哈利。你看看你，你一心只想拿到大奖，完全不在乎会付出什么代价，完全不顾其他人的性命，也不顾你自己的性命……你扪心自问，你是不是觉得这些都是次要的？哈利，我们两个人应该坐下来好好认识一下才对，因为像我们这种人很难遇得到。”

“闭嘴，瓦伦丁。站着别动，举起双手让我看见，告诉我穆罕默德在哪里。”

“原来你这个间谍叫穆罕默德啊，那我应该移动一下，好让你瞧个清楚，这样我们目前所处的境况也会比较明朗。”

瓦伦丁往旁边跨出一步，只见穆罕默德半弯着身子，手臂挂在吧台后方镶镜壁架的金属横杆上，头部垂在水槽里，深色鬈曲的长发盖住面孔。瓦伦丁拿着长管左轮手枪指着穆罕默德的后脑。

“站着别动，哈利。你看见了，现在我们这里有个恐怖平衡。从你那里到我这里有多远？是八米，还是十米？你想先一枪打得我无法动弹，好让我没法杀害穆罕默德，但这机会非常渺茫，是不是？然而如果我先枪杀穆罕默德，你就有办法至少先射我两枪，我才能举起左轮手枪对着你，情势对我来说非常不利。换句话说，这是个双输的局面，所以归根究底，哈利，你准备好要牺牲你的间谍来逮到我了么？或者我们先救他一命，你晚点再来抓我？你说呢？”

哈利透过手枪准星看着瓦伦丁。瓦伦丁说得没错，酒吧里太暗，他们之间距离太远，哈利没把握能一枪射中瓦伦丁的头部。

“你保持沉默就代表同意我说的话对吗？哈利。我好像听见远处传来了警笛声，所以我们应该没多少时间了。”

哈利考虑过叫他们不要鸣警笛，但这样他们得花更多时间才能赶到。

“把枪放下，哈利，我会离开这里。”

哈利摇了摇头。“你来这里是因为他见过你的脸，所以你一定会杀了他跟我，因为我也看见了你的脸。”

“那你就在五秒内提出别的做法，不然我就一枪毙了他，然后赌

说在我打中你之前你会失手。”

“我们维持恐怖平衡，”哈利说，“双方都放下手枪。”

“你想拖延时间，不过倒数已经开始了，四、三……”

“我们同时倒转手枪，用右手握住枪管，露出扳机和枪柄。”

“二……”

“你沿着墙壁走向大门，我从另一侧经过包厢走到吧台。”

“一……”

“我们之间维持相同的距离，没有人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向对方开枪。”

酒吧陷入静默，警笛声越来越近。欧雷克在接到哈利的命令后如果乖乖遵守，那他现在应该还坐在停在两条街外的车子上，并未下车。

灯光突然熄灭，哈利明白瓦伦丁转动了吧台里的灯光旋钮，把灯关了。这时瓦伦丁转身面向哈利，但酒吧太黑，哈利看不清楚那顶鸭舌帽底下的面孔。

“数到三，我们一起倒转手枪，”瓦伦丁说，举起了手，“一、二……三。”

哈利用左手握住枪柄，再用右手握住枪管，把手枪举在半空中，同时看见瓦伦丁做出相同动作。瓦伦丁看起来宛如国庆节游行队伍中举着旗帜的儿童，手中握着长长的枪管，伸出鲁格红鹰左轮手枪的招牌红色枪柄。

“好了，你看看，”瓦伦丁说，“只有两个真正了解彼此的人才能同步做出这些动作吧？我喜欢你，哈利，我真的喜欢你。好，现在我们开始移动……”

瓦伦丁朝墙壁的方向走去，哈利朝包厢的方向走去。酒吧里阒静无声，哈利听得见瓦伦丁的牛仔靴发出的咯吱声响。两人各绕一个半圆行走，双眼紧盯彼此，犹如相相对峙的两名格斗士。两人心里都知道，现下只要出一点小差错，至少有一个人会死。哈利听见冰箱低沉的运作声、水槽稳定的滴水声和音响那有如昆虫般的嗡嗡声响，知道

自己快到吧台了。他在黑暗中摸索，目光丝毫不敢离开瓦伦丁在窗外光线前的身影，接着他走到了吧台里面，同时听见大门打开，街道声响流泻而入，奔跑的脚步声渐去渐远。

哈利拿出口袋里的手机，按到耳边。

“你听见了吗？”

“全都听见了，”欧雷克答道，“我来通知巡警，目标外观？”

“他穿黑色短夹克，深色裤子，头戴鸭舌帽，帽子上没有标志，不过他一定已经把帽子扔了。我没看见他的脸。他出门后左转，往杜福美荷街的方向跑去，所以——”

“——他是朝人车都很多的地方逃跑，我会通知他们。”

哈利把手机放回口袋，伸手放到穆罕默德的肩膀上。穆罕默德没有反应。

“穆罕默德……”

哈利耳中再也听不见冰箱和音响的声音，只听见稳定的滴水声。他把灯旋亮，拨开穆罕默德的头发，轻轻把穆罕默德的头从水槽里抬起来。穆罕默德脸色苍白。太苍白了。

穆罕默德的脖子上插着一样东西。

那东西看起来像是金属做成的吸管。

红色液体依然从管子的一端滴出，流入水槽。水槽里流满了鲜血。

25

星期二晚上

卡翠娜·布莱特跳下车子，朝妒火酒吧外拉开的封锁线走去。她看见一个男子倚在警车旁，正在抽烟。男子又丑又英挺的脸庞在蓝色警示灯的旋转光芒中时而明亮，时而沉入黑暗。卡翠娜打了个冷战，走上前去。

“好冷。”她说。

“冬天要到了。”哈利说，朝蓝色光芒呼出一口烟。

“是埃米莉亚要来了。”

“哦，我都忘了这回事。”

“气象预报说奥斯陆明天会进入暴风圈。”

“嗯。”

卡翠娜看着哈利，心想她自以为见过哈利的每一面，却从未见过这样的哈利。眼前的哈利是如此空虚、颓丧、灰心。她很想揉揉他的脸颊，给他一个拥抱，但是不行，有太多理由不行。

“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瓦伦丁手里拿着一把鲁格红鹰左轮手枪，让我以为我在跟他谈判穆罕默德的性命，但我抵达的时候穆罕默德就已经死了，他的颈动脉插了一根金属管，妈的像一条鱼一样被放干了血，只因为他……只因为我……”哈利不停地眨眼，说不下去了，假装从舌头上捏起一根烟草。

卡翠娜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什么也没说，只是望着一辆熟悉的、上头画着赛车条纹的黑色沃尔沃亚马逊驶到对街停下。毕尔·侯勒姆开门下车，那个叫什么利恩的也从副驾驶座下车，卡翠娜觉得心头突地一跳。侯勒姆的长官亲自跑来现场干吗？难不成侯勒姆带她来命案现场观光，来个浪漫约会？该死，他看见他们了。卡翠娜看见侯勒姆和他的长官改变方向，朝他们走来。

“我要进去了，晚点再谈。”卡翠娜说，低头穿过封锁线，从塑料心碎标志底下进到门内。

“原来你在这里，”侯勒姆说，“我一直在四处找你。”

“我……”哈利深深吸了口烟，“……我有点忙。”

“这位是伯纳·利恩，鉴识中心的新主任。伯纳，这位是哈利·霍勒。”

“久仰大名。”伯纳说。

“我没听过你的大名，”哈利说，“你很厉害吗？”

她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侯勒姆。“很厉害？”

“瓦伦丁·耶尔森很厉害，”哈利说，“我不够厉害，所以只能希望这里有别人更厉害，不然这场大屠杀会持续下去。”

“我可能发现了一些线索。”侯勒姆说。

“哦？”

“所以我才到处找你。我把瓦伦丁的夹克剪开以后，在衬里里面发现了一些东西，包括一个十欧尔硬币，还有两张小纸片。夹克洗过，所以纸片外侧的墨水都被洗掉了，但我把纸片打开以后，发现上面还残留了一些墨水，虽然不是很多，但足以让我们知道那是奥斯陆市的自动提款机收据，这也符合瓦伦丁避免使用银行卡而直接付现金的推论。可惜的是我们看不出卡片号码、登记编号或提款时间，只看得见日期的一部分。”

“看得见多少？”

“足以知道是今年八月，日期的最后一个数字可能是1。”

“所以可能是1、11、21和31。”

“四个可能的日期……我联络过诺卡司保安公司负责DNB银行自动提款机的小姐，她说他们的监视器画面最多保存三个月，所以我们可以调阅影片。瓦伦丁使用的提款机在奥斯陆中央车站，那台提款机的使用率位居全挪威之冠，官方说法是因为附近有很多购物中心。”

“可是？”

“大家现在都接受刷卡了，除了……”

“嗯，除了车站附近和河边的毒贩。”

“那台使用率全挪威第一的提款机一天有超过两百笔交易。”侯勒姆说。

“四天，不到一千笔。”伯纳热切地说。哈利用脚踩熄烟屁股。

“明天一大早我们就调阅监视器画面，只要好好利用快转和暂停功能，一分钟至少可以查看两张脸孔。换句话说，只要花七到八小时，甚至更少。一旦瓦伦丁被指认出来，我们就只需要比对录像时间

和提款机的提款时间记录就好了。”

“很快我们就可以揭开瓦伦丁·耶尔森的秘密身份，”伯纳说，显然为自己的部门感到既骄傲又兴奋，“你说呢，霍勒？”

“利恩小姐，我只能说，很遗憾能够指认瓦伦丁的人现在正躺在里面，头埋在水槽里，脉搏已经停止跳动，”哈利扣上夹克纽扣，“但还是很感谢你们跑这一趟。”

伯纳愤怒地看了看哈利，又看了看侯勒姆，后者快快地清了清喉咙。“据我所知，你跟瓦伦丁有过面对面接触。”他说。

哈利摇了摇头。“我没看清楚他现在的长相。”

侯勒姆缓缓点头，目光并未离开哈利。“原来如此，太遗憾了，真是太遗憾了。”

“嗯。”哈利低头看着他用鞋子踩扁的烟蒂。

“好吧，那我们进去看看。”

“祝你们玩得愉快。”

哈利看着他们离开。摄影师已经聚集在封锁线外，记者也陆续抵达，他们也许知道什么，又或者什么都不知道，说不定他们根本不在乎，总之没人去烦哈利。

八小时。

从现在到明天早上还有八小时。

在这日期变换的期间，瓦伦丁可能再杀一个人。

×！

“毕尔！”哈利高声喊道，侯勒姆正握住酒吧门把。

“哈利，”史戴·奥纳说，站在门口，“毕尔。”

“抱歉这么晚打给你，”哈利说，“我们可以进来吗？”

“当然当然。”奥纳让到一旁，请哈利和侯勒姆进入家里。一个女人踩着敏捷的步伐快步迎出，她的身材比奥纳娇小、苗条，但同样有

着一头白发。“哈利！”她高声说，“我就知道是你，好久不见。萝凯怎么样了？医生对病情更了解了吗？”

哈利摇了摇头，让英格丽德亲了亲他的脸颊。“喝咖啡吗？是不是太晚了？绿茶？”

侯勒姆和哈利同时回答“好啊麻烦你”和“不用了谢谢”。英格丽德走进厨房。

他们走进客厅，在矮扶手椅上坐下。客厅四壁都是书柜，上头什么书都有，有旅游指南、老地图册、诗歌、图像小说和厚重的学术书籍，其他多半是小说。

“你看，我正在看你送我的书，”奥纳从扶手椅旁的桌子上拿起一本书脊朝上摊开的书，并且展示给侯勒姆看，“爱德华·勒维写的《自杀》^[1]，我六十岁生日时哈利送给我的，我想他可能认为时间差不多了。”

侯勒姆和哈利都笑了，但显然笑得不怎么自然，因为奥纳一看就蹙起眉头说：“发生什么事了吗？”

哈利清了清喉咙。“瓦伦丁今天晚上又杀了一个人。”

“听见这种事真叫人难过。”奥纳说，摇了摇头。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会就此打住。”

“没错，当然没有。”奥纳深表认同。

“史戴，这就是我们来找你的原因，这件事对我来说也非常煎熬。”

奥纳叹了口气。“哈尔斯坦·史密斯帮不上忙，你希望我接手，是不是？”

“不是，我们需要……”哈利突然打住。英格丽德走进客厅，穿过三个沉默无语的男人，在咖啡桌上把放有茶杯的托盘放下。“我听见了保密誓言的声音，”她说，“回头见喽，哈利。替我向欧雷克问好，跟他说我们都很关心萝凯的病况。”

“我们需要一个人来指认瓦伦丁·耶尔森，”哈利在英格丽德离开后说道，“这个人是目前我们所知唯一一个见过他而且还活着的人……”

哈利并非故意停顿来强化戏剧性的张力，而是要让奥纳的头脑可以利用这个停顿做出几乎是下意识却又精准无比的快速演绎推理。虽然这并不会造成太大差别，但奥纳就像是即将挨拳的拳击手，他有十分之一秒的时间可以稍微变换站姿，避免正面遭受重击。

“……而这个人就是奥萝拉。”

接下来的静默之中，哈利听见奥纳的指尖在他手中那本书的书缘上刮出刺耳的声响。

“哈利，你在说什么啊？”

“我跟萝凯结婚的那一天，你跟英格丽德去参加婚礼的时候，瓦伦丁去手球赛的现场找过奥萝拉。”

书掉到地毯上发出一声闷响。奥纳困惑地眨了眨眼，说：“奥萝拉……瓦伦丁……”

哈利静静等待，让奥纳消化这件事。

“瓦伦丁有碰她吗？他伤害她了吗？”

哈利不发一语，只是看着奥纳的双眼，看着他自己将一切拼凑起来，看着他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过去这三年。这个视角解答了一切。

“有，”奥纳低声说，表情痛苦且扭曲，摘下眼镜，“他当然伤害她了，我真是瞎了眼了。”他目光空洞。“你是怎么发现的？”

“昨天奥萝拉来找我，亲口跟我说的。”哈利说。

奥纳的目光像是慢动作般回到哈利身上：“你……你昨天就知道了，却什么都没跟我说？”

“她要我答应不告诉你。”

奥纳的声音不升反降：“一个十五岁的小女生受到了侵犯，你清楚地知道她需要一切可能的援助，但你却选择保密？”

“对。”

“天哪！哈利，为什么？”

“因为瓦伦丁威胁她说，如果她敢把这件事告诉别人，他就会杀

了你。”

“我？”奥纳发出呜咽声，“我？我根本不算什么？哈利，我都已经六十几岁了，心脏又不好，她还这么年轻，未来还有那么长的路要走！”

“你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所以我答应了她。”

奥纳放下眼镜，抬起颤抖的手指朝哈利指去。“对，你答应过要替她保密，只要这件事对你来说无关痛痒你就会继续保密！可现在呢，现在你发现你可以利用她来解决另一宗‘哈利·霍勒探案’，那你答应过什么就不重要了。”

哈利没有回话。

“哈利，你给我出去！你不再是我们家的朋友，我们不再欢迎你。”

“已经快没时间了，史戴。”

“给我滚出去！”奥纳站了起来。

“我们需要她。”

“我要报警，我要找真正的警察来。”

哈利抬头看着奥纳，知道多说无益，只能顺其自然，希望奥纳在早晨来临之前能顾念苍生，回心转意。

哈利点了点头，从扶手椅上站起。

“我们自己出去。”他说。

他们经过厨房时，看见英格丽德脸色苍白，站在厨房门口不发一语。

哈利在玄关穿上鞋子，正要离开，却听见一个细弱的声音。

“哈利？”

哈利转过头去，一下子没找到声音从何而来，接着他才看见她从楼梯顶端的黑暗中走进光亮，身穿尺寸过大的条纹睡衣。哈利心想，那件睡衣可能是她爸爸的。

“抱歉，”哈利说，“我不得不这样做。”

“我明白，”奥萝拉说，“网络上说那个被杀死的人叫穆罕默德，我也听见了你刚才说的话。”

这时奥纳从客厅跑过来，双臂狂挥，泪如泉涌。“奥萝拉！你不能——”他哽咽了。

“爸，”奥萝拉在阶梯的上层平静地坐了下来，“我想帮忙。”

26

星期二夜

莫娜·达亚站在“生命之柱”花岗岩石雕旁，看着楚斯·班森穿过黑夜匆匆走来。早先他们相约在维格兰雕塑公园碰面时，她建议约在较不出名、游客较少的雕塑作品前，因为生命之柱周围即使到了晚上也有很多观光客，但当她听见楚斯连说了三次“什么？”后，才明白楚斯只知道生命之柱而已。

莫娜把楚斯拉到生命之柱西侧，远离正在欣赏东边教堂尖塔景色的一对男女，再把一个装有现金的信封塞进楚斯身上那件阿玛尼长外套的口袋里。不知何故，那件外套穿在他身上一点也看不出来是阿玛尼。

“有什么新情报吗？”莫娜问道。

“以后不会再有什么情报了。”楚斯说，环顾四周。

“不会再有了？”

楚斯看着莫娜，仿佛想看清楚她是不是在开玩笑。“去你的！有人被杀了啊。”

“那你下次最好提供一些比较不那么……致命的情报。”

楚斯发出呼噜一声。“天哪，你这家伙比我还糟，而且糟透了。”

“是吗？你把穆罕默德的名字告诉了我们，但我们还是选择不写出他的名字，也没登出他的照片。”

楚斯摇了摇头。“达亚，你听听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是我们引导

瓦伦丁去杀他的，而他只做错了两件事。第一，他开了一家瓦伦丁的被害人去过的酒吧。第二，他答应协助警方。”

“起码你说的是‘我们’，这是不是代表你有罪恶感，良心发现啦？”

“你以为我是心理变态还是什么吗？我当然觉得这样很不好。”

“我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但我同意这样很不好。这是不是代表你不想当我们的消息来源了？”

“如果我说是，你以后是不是就不会替我保密身份了？”

“一样会。”

“很好，原来你还有良心。”

“这个嘛，”莫娜说，“与其说我们关心消息来源，还不如说我们在意的是如果泄露消息来源的身份，其他同事不知道会怎么说。对了，你的同事都怎么说？”

“没说什么，他们已经发现我是泄密者，所以把我孤立起来，不准我参加会议，也不让我知道调查工作的内容。”

“这样啊，我觉得我已经开始对你失去兴趣了，班森。”

楚斯发出呼噜一声。“莫娜·达亚，你这个现实鬼，不过你至少很诚实。”

“我应该谢谢你的夸奖喽。”

“好吧，我也许可以给你最后一个情报。关于别的事情。”

“说吧。”

“警察署长米凯·贝尔曼跟一个名媛有一腿。”

“这种情报卖不了钱，班森。”

“好吧，就算是免费大放送好了，反正你们就登吧。”

“我们的编辑不喜欢偷情的八卦，但如果你手上有证据，又愿意证实这个消息，那我也许可以说服他们。但这样一来我们必须引用你

说的话，还必须登出你的全名。”

“登出我的全名？你应该很清楚这跟叫我自杀没什么两样吧？我可以跟你说他们在哪里碰面，你可以派摄影师去偷偷拍照。”

莫娜哈哈大笑。“抱歉，我们不做这种事。”

“你们不做？”

“国外报社会做，但我们这个挪威小国的报社不会做。”

“为什么不做？”

“官方说法是我们不愿意降低层次。”

“可是？”

莫娜耸耸肩，打了个冷战。“因为我们对于层次会被拉到多低并没有真正做好准备，我个人认为这是‘人人都有不为人知的一面’综合征的另一个好例子。”

“意思是？”

“意思是已婚的编辑并不比其他人来得更忠贞，挪威社交圈这么小，今天你揭露别人的偷情绯闻，说不定改天你自己会被曝光。我们会写‘国外’的大绯闻，或是写某个公众人物不小心说出别人在国外偷吃的八卦，但是一个记者专写绯闻有办法爬到高位，掌握权力吗？”莫娜摇了摇头。

楚斯从鼻子发出轻蔑的呼噜声。“所以这件事没法公之于世喽？”

“你认为这件事必须公之于世是因为贝尔曼不适合担任警察署长吗？”

“什么？不是，也许不是这样。”

莫娜点了点头，抬头看着生命之柱及上面那些不断挣扎着往顶端而去的浮雕。“你一定很恨他。”

楚斯没有答话，只是露出一脸惊讶的神色，仿佛他从未这么想过。莫娜心想，不知道这个满脸凹痕、面容丑陋、庖斗下巴、目光如豆的男人心里在想什么？她几乎替楚斯感到遗憾，但也只是“几乎”而

已。

“我要走了，班森，我们再联络吧。”

“我们会再联络吗？”

“可能不会。”

莫娜朝公园内侧走了一段路之后，转头望去，看见楚斯站在生命之柱旁的路灯灯光下，双手插在口袋里，弓着背站在原地，仿佛在寻找什么。楚斯站在那里的情景看起来无比孤独，跟他周围的石像一样一动不动。

哈利凝望着天花板。鬼魂没有来。说不定今晚鬼魂不会来。鬼魂来不来没有人知道。不过鬼魂有了个新伙伴。穆罕默德会以什么样的面貌前来？哈利撇开这个思绪，转而聆听寂静。霍尔门科伦是个很安静的地区，这一点毋庸置疑。甚至是太安静了。他宁愿听见窗外传来都市的声音，仿佛夜晚的丛林充满各种声响，警告你黑暗中有些什么，告诉你某样东西在某个时刻会出现或不会出现。宁静可以传达的讯息太少了。但重点并不在于宁静，而在于他身边的床上是空的。

真要算的话，和别人同床共枕的夜晚在他的人生中算是少数，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会感觉孤单？他这个一直以来只追求单身生活的男人怎么会需要任何人？

他在他那一侧的床铺翻身，逼自己闭上眼睛。

即使在此刻，他也不需要任何人。他不需要任何人。他不需要任何人。

他只需要她。

一声咯吱声响起。这声音可能来自木墙壁，也可能来自木地板。说不定暴风雨来早了，又或者是鬼魂来晚了。

他翻到另一侧，再度闭上眼睛。

咯吱声从卧室门外传来。

哈利起身走到门前，把门打开。

只见穆罕默德站在门口。“哈利，我看见他了。”穆罕默德的眼眶

里没有眼珠，只有两个黑洞洞的窟窿，窟窿里不时喷出火花，还冒着烟。

哈利一惊而醒。

他的手机在床边桌上如同猫一般发出低沉的震颤声。

“喂？”

“我是斯蒂芬斯医生。”

哈利突然心头一痛。

“我打来是要跟你说萝凯的事。”

当然是萝凯的事。哈利知道斯蒂芬斯这样说是想给他一点时间做好心理准备，聆听接下来他要说的事情。

“我们没法让她脱离昏迷。”

“什么？”

“她醒不过来。”

“那……她会……”

“我们不知道，哈利。我知道你一定有很多问题想问，但我们也是。现在我没法说什么，只能说我们正在尽力救治。”

哈利用牙齿啮咬脸颊内侧，确定这不是新版噩梦的首映场。“好吧，我可以见她吗？”

“现在不行，我们已经把她送入加护病房了，一旦我们对病情有更多了解，我会再打给你，但可能要花点时间，萝凯可能还会再处于昏迷状态一段时间，所以你别憋着气，好吗？”

哈利发现斯蒂芬斯说得对，他忘记呼吸了。

两人结束通话后，哈利怔怔地看着手机。她醒不过来。她当然醒不过来，因为她不想醒来，妈的谁想醒来？哈利翻身下床，走下楼梯，打开厨房柜子。柜子里空无一物，另一个柜子也是。他打电话叫了出租车，上楼更衣。

他看见了蓝色路标，又仔细看了看路标上写的字，随即踩下刹车，在马路边把车停下，关闭引擎。放眼望去，四周除了马路就是森林，这让他联想到芬兰那种单调、无名的连绵道路，驾车行驶在这种道路上就像穿越由森林构成的沙漠。这类森林宛如马路两旁的寂静高墙，尸体埋藏在此就有如石沉大海。他先等一辆车子经过，接着查看后视镜，确定前方和后方都没有车灯光线后，才开门下车，绕到车尾，打开后备厢。她看起来十分苍白，连脸上的雀斑都显得苍白了些。她双眼圆睁，盯着枪口看，眼珠看起来又大又黑，充满恐惧。他把她抬出后备厢，协助她站立，然后拉着手铐，领着她穿越马路，跨过沟渠，朝黑压压的森林之墙走去。他打开手电筒，感觉她正在猛烈地颤抖，抖得连手铐也跟着摇晃。

“好啦，亲爱的，乖，我不会伤害你。”他说，觉得自己说的是肺腑之言。他真的不想伤害她，他已经不想伤害她了。也许她知道这点，也许她明白他爱她，也许她之所以发抖是因为身上只穿着内衣和他日裔女友的家居服。

两人走进森林，感觉就像是走进一栋建筑物。一种不同的寂静扑面而来，同时却可以听见新的噪声。这些无从辨识的声音细微但清晰，诸如断折声、叹息声、哭泣声。森林的地面甚为柔软，由松针铺成，踩下去有舒适的弹性。两人踏着无声的步伐，宛如走在梦幻教堂里的一对新人。

他数到一百，停下脚步，抬起手电筒往周围照去。手电筒光束很快就找到了他要找的目标，那是一株高大且焦黑的树木，树干已被雷电劈成两半。他牵着她走到树前，解开手铐，拉着她的两条手臂绕过大树，再扣上手铐。她丝毫没有抗拒。他看着她跪坐在树干前，双臂环抱着大树，心想，她就像一只羔羊，一只献祭的羔羊。他其实不是新郎，而是把孩子带到圣坛前献祭的父亲。

他最后一次抚摸她的脸颊，转身离去，这时森林里传来一个声音。

“瓦伦丁，她还活着。”

他停下脚步，本能地用手电筒循声照过去。

“把那玩意指向别的地方。”黑暗中的声音说。

瓦伦丁依言而行，说：“她想活下去。”

“难道那个酒保就不想吗？”

“他认得出我，我不能冒这个险。”

瓦伦丁侧耳聆听，但只听见玛尔特呼吸时发出的细微鼻息声。

“这次我就帮你收拾善后吧，”那声音说，“给你的那把左轮手枪你带在身上了吗？”

“带了。”瓦伦丁说，同时心想，这声音是不是有点耳熟？

“把枪放在她旁边，然后离开，不久之后枪就会回到你手上。”

瓦伦丁心中闪过一个念头：拔出左轮手枪，用手电筒找到那个男人，然后把他杀了，把理性的声音杀了，再毁掉所有跟自己有关的线索，让恶魔再度君临天下。但他心中的另一个相反的念头则认为，之后他可能会需要那个男人。

“地点和时间呢？”瓦伦丁高声说，“澡堂的置物柜已经不能再用了。”

“明天你会接到通知，既然你已经听见了我的声音，我会打电话给你。”

瓦伦丁从枪套里拔出左轮手枪，放在玛尔特前方，看了她最后一眼，转身离去。

他回到车上，用额头猛力撞了两下方向盘。然后他发动引擎，虽然视线内没有其他车辆，还是打了转向灯，把车子驶离路肩，冷静地驾车离去。

“在这里停车。”哈利伸手一指，对出租车司机说。

“现在是凌晨三点，那家酒吧看上去已经打烊了。”

“那家酒吧是我的。”

哈利付钱下车。数小时前这里还十分热闹，现在却空无一人。犯罪现场鉴识员已经完成工作，但酒吧大门上交叉贴了两条白色封条。封条上印着挪威国徽的狮子，写着：“警察封条。请勿毁损。擅闯者将依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惩处。”哈利用钥匙打开门锁，拉开大门走了进去，听见封条发出撕裂声。

他们留着镶镜壁架下方的灯没关。哈利闭上眼睛，站在门口，用食指瞄准酒瓶。九米。倘若当时他开了枪，现在情势会变得如何？答案没人知道。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无法挽回，只能忘记。当然只能忘记。他的食指找到了那瓶占边威士忌。那瓶酒升级了，现在有了自己的照明，妓院般的灯光让瓶子里的酒液像黄金一样闪烁发亮。哈利走上前去，进入吧台，拿出一个酒杯凑到瓶口，一口气倒满。他何必自欺欺人呢？

他觉得全身肌肉紧绷，心想不知道自己喝下第一大口之后会不会吐？但他坚持住了，胃里的食物和酒都没吐出来，直到第三杯下肚，才猛然转身面对水槽。在黄绿色的呕吐物朝金属水槽喷出之前，他看见水槽底端还残留着凝结的血液。

27

星期三上午

早上七点五十五分，锅炉间的咖啡机发出今天早上的第二轮声响。

“哈利是怎么了？”韦勒问道，又看了看表。

“不知道，”侯勒姆说，“我们得自己先开始了。”

史密斯和韦勒都点了点头。

“好吧，”侯勒姆说，“现在奥萝拉和她父亲正在诺卡司保安公司的总部观看监视器画面，陪同他们的包括一个诺卡司的员工和一个街头犯罪组的专家。如果一切按照计划顺利进行，他们应该可以在八小时内看完四天的影像。如果我们发现的提款收据真的来自瓦伦丁，那么幸运的话我们可以在四小时内辨识出他的新身份，也就是说，这一切应该会在晚上八点前完成。”

“太棒了！”史密斯高声说，“对不对？”

“对啊，可是先别高兴得太早，”侯勒姆说，“安德斯，你跟卡翠娜谈过了吗？”

“谈过了，我们获得了使用戴尔塔特种部队的授权，他们随时准备出动。”

“戴尔塔特种部队，他们是不是持有半自动枪支和防毒面具还有……呃，诸如此类的装备？”

“这份工作你开始上手了嘛，史密斯，”侯勒姆窃笑道，看见韦勒又看了看表，“你在担心吗，安德斯？”

“我们是不是该给哈利打个电话？”

“去打吧。”

早上九点，卡翠娜刚和项目调查小组结束会议，正在整理资料，却发现会议室门口站着一个男子。

“史密斯？”她说，“又是刺激的一天对不对？你们在地下室做什么？”

“我们在找哈利。”

“他还没来？”

“他没接电话。”

“他可能坐在医院里吧，那里不能带手机进去，说是会干扰机械设备，不过这就跟他们说手机信号会干扰飞机的导航系统一样言过其实。”

她知道史密斯没在听她说话，因为他的目光直接越过了她。

她转过头去，就看见笔记本电脑里的照片仍投影在大屏幕上，那是一张在炉火酒吧拍的现场照片。

“我知道，”她说，“这个画面很残忍。”

史密斯宛如梦游般摇了摇头，目光并未离开屏幕。

“史密斯，你还好吧？”

“我不好，”史密斯缓缓说道，“我没法忍受看到鲜血，我没法忍受暴力，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再继续忍受看见有人受苦。这个……瓦伦丁·耶尔森……我是个心理医生，我一直努力从专业的立场来揣摩他的行为，但我觉得我可能会恨他。”

“我们都没法做到那么专业，史密斯。但我不会让一点点的恨意

困扰我自己，就像哈利说的，有一个人可以恨不是感觉很好吗？”

“哈利说过这种话？”

“对啊，也可能是拉格摇滚客乐队说的，或是……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跟《世界之路报》的莫娜·达亚通过电话。”

“你看，又有个我们可以恨的人了，她找你有什么事？”

“是我打给她的。”

卡翠娜整理资料的手停了下来。

“她请我上节目去谈瓦伦丁·耶尔森，我跟她开出我的条件，”史密斯说，“我说我只能泛谈一些瓦伦丁·耶尔森的事，不会透露调查工作的内容。那是个‘播客’，就是一种数字广播媒体……”

“史密斯，我知道什么是播客。”

“至少这样他们就不会错误引用我说的话。我说的每句话都会如实播送。请问你准我去上这个节目吗？”

卡翠娜思索片刻。“首先我要问你，为什么你要去上节目？”

“因为民众都很害怕，我的老婆很害怕，我的孩子很害怕，我的邻居很害怕，学校的家长很害怕。还有，身为这个领域的研究者，我有责任让大家少害怕一点。”

“难道他们没有害怕的权利吗？”

“卡翠娜，你看报纸了吗？这一个星期以来，商店里的锁和警报系统已经销售一空了。”

“每个人都会害怕他们不了解的东西。”

“不只是这样，他们之所以害怕是因为他们以为我们在对付的家伙是我当初以为的纯吸血鬼症患者，是个生了病且充满困惑的人，由于严重的人格障碍和性欲倒错而去攻击别人。但其实这个禽兽是个冷血、愤世嫉俗、工于心计的战士，他能做出理性判断，知道在需要的时候必须逃跑，比如说在那家土耳其澡堂，也知道在情况允许的时候

攻击别人，比如说……比如说在这张照片里的酒吧。”史密斯闭上眼睛，别过头去，“我必须承认，我也觉得害怕，我躺在床上整夜睡不着，心想这些命案怎么会是同一个人所为？这怎么可能？难道一直以来我都错得离谱吗？我搞不懂，但我必须搞懂，没有人比我更有背景去搞懂，只有我能把它解释清楚，告诉大家这个禽兽的真面目。因为当大家真的看清楚这个禽兽，就会了解，心中的恐惧就不会无限扩大。民众的恐惧并不会消失，但至少他们会觉得自己能做出理性判断，增加一点安全感。”

卡翠娜双手叉腰。“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是说你并不真的了解瓦伦丁·耶尔森这个人，但你却想跟大众解释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对。”

“你想去说谎，希望能安抚大家的情绪？”

“我觉得我可以把后者做得比前者更好，你可以祝我顺利吗？”

卡翠娜咬了咬下唇。“你身为专家，的确有责任向大众说明，并且安抚民众是有益于社会的，只要你不提及任何关于调查工作的内容就好。”

“当然不会。”

“不能再有消息泄露出去了，这层楼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奥萝拉现在在做什么，就连警察署长都没通知。”

“我以名誉担保，绝对不会。”

“那是他吗？那是他吗，奥萝拉？”

“爸，你不要一直念啦。”

“奥纳，也许你跟我应该去外面坐一会儿，好让他们安静看录像。”

“安静？韦勒，她是我女儿，她要——”

“爸，你就听他的吧，我很好。”

“哦，你确定吗？”

“我很确定，”奥萝拉转头朝诺卡司的女员工和街头犯罪组的男警说，“那不是他，继续吧。”

史戴·奥纳站起身来，却突然觉得有点头晕，可能因为站得太快，可能因为昨晚没睡，也可能因为他今天什么都没吃，又连续三小时盯着屏幕没有休息。

“你在这儿的沙发坐一下，我去看看能不能替我们俩倒两杯咖啡。”韦勒说。

奥纳点了点头。

韦勒转身离去，留奥纳独自坐在沙发上，隔着玻璃墙看着女儿坐在另一侧，正在对那两人比手势，表示继续、暂停、倒带。奥纳不记得上次看到奥萝拉如此投入是什么时候了，也许他一开始的反应和焦虑是过度了些，也许最糟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也许奥萝拉已设法走出创伤，而他和英格丽德非常幸运地并未察觉发生了什么事。

此外，年纪轻轻的女儿对他解释了一番何谓保密誓言，仿佛是心理学讲师在对新生解说一般。她说是她要哈利立下保密誓言的，而哈利一直没有打破，直到他发现这么做可以拯救人命，这跟奥纳自己对待保密誓言的态度是一样的。尽管奥萝拉有过那般遭遇，但她存活了下来。死亡。最近奥纳经常想到死亡，不是他自己的死亡，而是女儿终究有一天会死。为什么这个想法令他难以忍受？可能当他和英格丽德当上外祖父母之后，他对死亡的观感会改变，因为人类心理显然受身体的生物指令驱使，本能地想传递基因，以延续人类这个种族。很久以前他问过哈利是不是不想有亲生小孩，哈利显然对这问题早已备妥答案。哈利说他体内没有快乐基因，只有酗酒基因，他觉得任何人都不该继承这种基因。然而现在哈利有可能改变想法，至少过去这几年已经证明他也可以体验到幸福。奥纳拿出手机，想打给哈利，告诉他说他是个好人、好朋友、好父亲、好丈夫。好吧，这听起来像讣闻，但哈利需要听见这番话。哈利一直认为自己执着于追缉杀人犯是一种强迫行为，就跟酗酒差不多，但他这么想是错误的。他去追缉杀人犯并不是为了逃避，而是受到人类群居本能的驱使，哈利这个个人主义者绝对没准备要承认这件事。这种群居本能是良善的，里头包含对世人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哈利听了这些话多半会哈哈大笑，但奥纳很想把这些话告诉这位朋友，妈的要是他肯接电话就好了。

奥纳看见奥萝拉直起身子，肌肉绷紧。难不成……接着她又放松下来，用手比了比，表示继续。

奥纳再度把手机按到耳边。快接电话啊，可恶！

“我的事业、运动习惯和家庭生活都很成功？是啊，也许吧。”米凯·贝尔曼环视坐在餐桌前的其他人，“但最重要的是，我只是一个来自曼格鲁的、很单纯的人。”

原本他一直担心事前练习的老伎俩会让自己说出来的话空洞贫乏，但事实证明伊莎贝尔是对的，要把最令人羞于启齿的陈腐话语带着自信说出来，只需要加入一点点感情。

“贝尔曼，很高兴你拨冗来跟我们聊聊，”党秘书拿起餐巾擦了擦嘴，表示午餐结束，并朝另外两位代表点了点头，“流程已经开始跑了，就像我说的，我们很高兴你对我们提出的任命案有正面响应。”

米凯点了点头。

“你口中的‘我们’，”伊莎贝尔插嘴说，“也包括首相在内吧？”

“要不是首相办公室表达了正面态度，我们现在就不会在这里了。”党秘书说。

起初他们邀请米凯去国会大厦会谈，但米凯在询问伊莎贝尔之后，反而邀请他们前往中立地带共进午餐，由警察署长自掏腰包请客。

党秘书看了看表。米凯注意到党秘书手上戴着是欧米茄的海马系列腕表，这款腕表沉重又不实用，走在第三世界的城市立刻会成为抢劫目标，只要放着超过一天没戴就会停，必须重新上链、设定时间，但如果忘了将表把重新旋紧就跳下泳池，机芯就会毁损，修理费可购买四只以上的高级腕表。简而言之，他真的很需要弄到一只这种表。

“不过就像我说的，还有其他列入考虑的人选。司法大臣是重要的内阁任命，所以不可否认的是，对一个非政坛出身的人，这条路可能会比较崎岖。”

米凯看准时间，跟党秘书同一时间推开椅子站起来，并先伸出手说：“希望很快有机会再聊。”妈的他可是警察署长，比起眼前这个戴名表的阴沉官僚，他才必须尽快回到工作岗位。

执政党代表离开后，米凯和伊莎贝尔又坐了下来。他们在这家新餐厅订了一间包厢，餐厅坐落于塞伦加区外缘的复合式公寓之间，后方就是奥斯陆歌剧院和西北艾克柏区，前方是新开幕的游泳池。峡湾

满是不停改变方向的小波浪，游艇歪歪斜斜地行驶在海面上，犹如白色逗号，最新的气象预报说暴风雨会在午夜之前袭击奥斯陆。

“刚才应该很顺利吧？”米凯问道，在两人的杯子里倒了芙丝矿泉水。

“要不是首相办公室表达了正面态度……”伊莎贝尔模仿党秘书的口气，皱起鼻子。

“有什么不对吗？”

“他们没用过‘要不是’这种修饰词，而且他只提到首相办公室，没提到首相本人，在我听来就是他们要区别这两者。”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听见我刚问的了。这顿饭他们多半在问你吸血鬼症患者的案子，还有你认为多快可以逮到凶手。”

“得了吧，伊莎贝尔，这是现在奥斯陆最热门的话题。”

“米凯，他们问这些事是因为这攸关任命案。”

“可是——”

“他们不需要你，也不需要你管理司法部的能耐或能力，这一点你应该明白吧？”

“你说得有点夸张了，不过是的，我明白——”

“他们要的是你的眼罩、你的英雄地位、你的人气、你的成功，因为你只有这些而已，而这些又正好是这个政府所欠缺的。把这些东西拿走，你对他们来说就一文不值，而且老实说……”伊莎贝尔推开水杯，站了起来，“……对我来说也一样。”

米凯谨慎地笑了一下。“什么？”

“米凯，我不跟废物打交道，这你应该很清楚。我亲自上媒体把你捧上天，说你拯救了世界，还替哈利·霍勒擦屁股，结果目前为止他只逮捕到一个九十岁的裸体老人，还害得一个无辜酒保送命。米凯，这不是让你看起来像废物，而是让我看起来像废物，我不喜欢这样，所以我要离开了。”

米凯哈哈大笑。“你是月经来了还是怎样？”

“我的经期你不是都了如指掌？”

“好吧，”米凯叹了口气，说，“回头再跟你聊。”

“你可能把我说的‘离开’解读得太狭隘了。”

“伊莎贝尔……”

“再见，我喜欢你刚才说你有成功的家庭生活，好好专心经营吧。”

米凯坐在椅子上，看着伊莎贝尔离去并把门关上。

他请服务生结账，再度望着窗外的峡湾。听说沿着海岸规划这些公寓的那群人并未把气候变迁和海平面上升列入考虑范围。他把他和乌拉的住家建在赫廷哈尔的山上时，就考虑过这些，他认为住在山上比较安全，在那里海水淹不到，藏在暗处的歹徒难以偷袭，暴风雨吹不翻屋顶，单凭这些毁不了他们的家。他喝了一口杯子里的水，做了个鬼脸，看着那杯水。芙丝矿泉水。为什么大家都愿意花大把钞票来买这种尝起来跟水龙头流出来的水差不多的东西？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比较好喝，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其他人觉得这比较好喝，所以每次他们带着无趣的花瓶老婆和沉重的欧米茄海马腕表上餐厅时，都会点芙丝矿泉水。难道这就是为什么他有时会怀念往日时光的原因？他怀念曼格鲁区，怀念星期六夜晚在欧森餐厅喝得烂醉，倚着吧台趁老板没注意把啤酒倒满，和乌拉跳最后一支慢舞，让站在人群第一排的那些曼格鲁明星曲棍球员和川崎750重机车手恨得牙痒痒。他知道他和乌拉很快就会一起离开，走入夜色，沿着普鲁路朝冰宫和厄斯腾薛方纳湖走去。他会在湖边指着天上的星星，说他们将如何一起抵达那里。

他们究竟是不是成了人生胜利组？也许吧，但就像他小时候跟父亲去爬山一样，当爬到山顶时他疲惫不堪，心想终于攻顶了，却只是发现一山还有一山高。

米凯闭上双眼。

现下的他就跟那时一样，觉得疲惫不堪。他可不可以停在这里？可不可以躺下来，感觉微风吹拂，感觉吊石楠搔着他，感觉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岩石紧贴着皮肤，感觉只想停留在此？他突然有股冲动，想打电话给乌拉，对她说：我们停在这里就好。

这时夹克口袋里的手机发出振动，仿佛回应着他内心的感触。是了，一定是乌拉打来的。

“喂？”

“我是卡翠娜·布莱特。”

“嗯。”

“我只是想通知你说我们发现瓦伦丁·耶尔森的假身份了。”

“什么？”

“他在八月的时候曾在奥斯陆中央车站用自动提款机取钱，六分钟前我们从监视器画面中辨识出他，他使用的银行卡持卡人叫作亚历山大·德雷尔，出生于一九七二年。”

“然后呢？”

“这个亚历山大·德雷尔已经在二〇一〇年死于车祸。”

“地址呢？有找到地址吗？”

“有，戴尔塔特种部队已经在路上了。”

“还有别的事吗？”

“目前没有，我只是想说你会想掌握调查进度。”

“对，是的。”

两人结束通话。

“不好意思。”服务生说。

米凯低头看着账单，在手持刷卡机上输入过于昂贵的账单数字，按下确定键，然后站起身来，快步离去。眼下只要逮到瓦伦丁就能打通所有关节。

他身上的疲惫感似乎在一瞬之间消散得无影无踪。

约翰·D.斯蒂芬斯打开电灯开关，日光灯闪烁了几下才稳定下来，发出冷冰冰的光芒。

欧雷克眨了眨眼，倒抽一口凉气，说：“这些全都是血？”声音回荡在地下室里。

斯蒂芬斯微微一笑，金属门在他们背后关上。“欢迎来到血浴场。”

欧雷克打了个冷战。地下室冷气很强，蓝森森的灯光照在龟裂的白瓷砖上，更加突显了这种仿佛置身于冰柜的感觉。

“这里……这里有多少血？”欧雷克问道，跟着斯蒂芬斯走在一排排的红色血袋之间，血袋挂在金属架上，一排各有四层。

“如果奥斯陆被拉科塔族攻击的话，应该够我们撑几天。”斯蒂芬斯说，走下阶梯，来到旧浴池中。

“拉科塔族？”

“说苏族你可能比较熟悉，”斯蒂芬斯说，用手捏了捏一个血袋，欧雷克看见血袋里的血从深红色变成浅红色，“白人遇到的美洲原住民都特别嗜血，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除了拉科塔族。”

“是吗？”欧雷克说，“那白人呢？不是各色人种之中都有嗜血的人吗？”

“我知道学校是这样教的，”斯蒂芬斯说，“没有哪个人种比较优越，也没有哪个比较低劣，可是相信我，拉科塔族既优越又低劣，他们是最优秀的战士。以前阿帕契族人常说，如果夏安族或黑脚族战士打来，只要派出族里的少年和老人迎战就好，但如果是拉科塔族战士打来，他们谁都不会派，只会开始高唱死亡之歌，希望自己死得痛快。”

“拉科塔族会严刑拷打？”

“拉科塔族会用小木炭慢慢烧炙俘虏，”斯蒂芬斯继续往前走，朝血袋挂得较密集、灯光较稀疏的地方走去，“等到俘虏没法再撑下去，他们会暂时休息，给予水和食物，好让拷打可以持续一到两天，而食物有时包括俘虏自己身上的肉。”

“这是真的吗？”

“这个嘛，就跟历史上写的一样真实。有个名叫云后月的拉科塔族战士就以喝光他所杀死的敌人的鲜血而闻名，但这段历史显然有点

夸张，因为他杀过很多人，喝那么多血他绝对活不了。高剂量的人血会毒害人体。”

“是吗？”

“因为人体无法处理摄取过多的铁质，不过我可以确定他喝过一个人的血，”斯蒂芬斯在一个血袋前停下脚步，“一八七一年，我的曾曾祖父在美国犹他州云后月的拉科塔族营区被发现，身上的血液都干涸了。他是以传教士的身份前往营区的。我祖母在日记里写说，我的曾曾祖母在一八九〇年伤膝河大屠杀 [2] 之后感谢上帝。说到这个……”

“是？”

“这袋血是你母亲的，呃，不过现在是我的了。”

“她不是在接受输血吗？”

“你母亲的血型非常稀有，欧雷克。”

“是吗？我以为她的血型很普通。”

“哦，欧雷克，血液不只是血型，幸好她是A型，我可以把这里的一般血液输给她，”斯蒂芬斯扬起双手，“她的身体吸收一般血液之后，会制造出萝凯·樊科特有的珍贵血液。说到这个，欧雷克·樊科，我带你来这里不只是想把你从她床边带开，让你休息一下，也是想问你愿不愿意让我抽点血，看看你制造的血液是不是跟她一样？”

“我？”欧雷克想了想，“好啊，有何不可，只要能帮助到别人就好。”

“相信我，这可以帮到我。你准备好了吗？”

“现在？就在这里？”

欧雷克和斯蒂芬斯目光相交，不由得犹豫片刻，却不知道是什么让自己犹豫。

“好吧，”欧雷克说，“来吧。”

“太好了。”斯蒂芬斯把手伸进白袍右口袋，朝欧雷克踏进一步，这时他左口袋突然传出欢快的手机铃声，令他烦躁地蹙起眉头。

“我以为这里收不到信号。”斯蒂芬斯喃喃说道，拿出手机。欧雷克看见手机屏幕照亮了斯蒂芬斯的脸，光线照在眼镜上产生折射。“看来是警署打来的，”斯蒂芬斯把手机按在耳边说，“喂？我是主治医师约翰·道尔·斯蒂芬斯。”

欧雷克听见手机那头传来嗡嗡的说话声。

“没有，布莱特警监，我今天没看见哈利·霍勒，我很确定他不在医院，而且医院也不是手机必须关机的唯一场所，说不定他正在搭飞机？”斯蒂芬斯看看欧雷克，欧雷克耸了耸肩，“我们找到他了？好，他来医院的话我会转告他。不过你们找到了谁？我只是好奇……谢谢，我知道保密誓言，我只是想说如果我可以清楚地转告霍勒的话，他会比较明白你的意思……好，我跟他说我们找到他就好，祝你今天愉快，布莱特。”

斯蒂芬斯把手机放回口袋，看见欧雷克已卷起袖子。他拉着欧雷克的手臂走到浴池阶梯前。“谢谢，不过我刚才看到手机才发现时间已经这么晚了，我有个病人正在等我，看来我们得下次再找时间替你抽血了。”

戴尔塔小队队长西韦特·傅凯坐在这个快速应变小组的厢型车后座，高声下达简洁有力的指令，同时车子沿着特隆赫姆路颠簸前进。车内坐着八人团队，七男一女，但这名女性并不属于戴尔塔特种部队，队里从未有过女性。理论上戴尔塔的入队条件并未限制性别，但今年报考的百名考生当中没有女性，过去总共也只有五名女考生，上一名还是出现在二〇〇〇年以前，而且她们都没能通过筛选。不过天知道，坐在傅凯对面的这名女子看起来坚毅刚强，说不定日后有机会加入。

“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德雷尔在不在家里？”傅凯问。

“先跟你说清楚，这个德雷尔就是瓦伦丁·耶尔森，吸血鬼症患者。”

“布莱特，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啦，”傅凯露出微笑，“那他没有手机可以让我们定位吗？”

“他可能有手机，但不是登记在德雷尔或耶尔森的名下，这会有问题吗？”

傅凯看着卡翠娜。他们已经从市议会建筑处的数据库里下载了公

寓平面图，从图上看成功概率很大。那是一个四十五平方米的两房公寓，位于三楼，没有后门，也没有通道可以直通地下室。他们计划派遣四名队员从前门进入，另外两人守在公寓外，以防嫌犯跳出阳台逃逸。

“没问题。”傅凯说。

“很好，”卡翠娜说，“要安静行动吗？”

傅凯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些，他喜欢卑尔根口音。“你认为我们应该在阳台落地窗上钻个小洞，进去之前先礼貌地把鞋底擦干净吗？”

“我是认为对方只有一个人，希望他没有随身带枪，而且他不知道我们会来，所以没理由浪费震撼弹，再说安静、平顺地完成行动不是更有水平吗？”

“这样说也没错，”傅凯说，查看卫星定位系统和前方路况，“但如果我们使用震撼弹，伤亡率会降低，对我们、对他都一样。震撼弹一丢出去，十个人里面有九个会无法行动，不管他们以为自己有多强悍。再说，我们有些震撼弹得赶快用掉以免过期。况且弟兄们都蠢蠢欲动，需要来点刺激的行动，最近接到的任务都太文静了。”

“你是开玩笑的吧？你不是真的那么硬派、那么幼稚吧？”

傅凯咧嘴一笑，耸了耸肩。

“不过你知道吗？”卡翠娜倾身向前，舔了舔红唇，压低嗓音说，“我喜欢这种男人。”

傅凯哈哈大笑。他是个快乐的已婚男人，但如果他还没定下来，绝对不会拒绝卡翠娜的晚餐邀约，也不会放过机会探索她那双危险的深色眼眸和聆听她有如猎物嗥叫般的卑尔根卷舌口音。

“一分钟！”傅凯高声说，另外七名队员以几乎同步的动作放下头盔面罩。

“你说他有一把鲁格红鹰？”

“哈利说他在酒吧里拿的就是这种手枪。”

“大家都听见了吧？”

众人点了点头。装备制造商宣称他们的新型头盔面罩挡得住迎面射来的九毫米子弹，但若是大口径鲁格红鹰手枪所发射的子弹则另当别论。傅凯心想这样也好，虚假的安全感会让人太过安逸。

“如果他拒捕呢？”卡翠娜问道。

傅凯清了清喉咙。“那我们就会射杀他。”

“有这个必要吗？”

“反正事后一定会有人提出马后炮的意见，所以我们比较喜欢有先见之明，当个聪明人，只要是会朝我们开枪的人一律射杀。知道这样做是在容许范围内，这对我们的职场满意度来说还挺重要。看来我们到了。”

他站在窗前，看见窗玻璃上沾有手指留下的油腻污渍。整座城市他都尽收眼底，却什么动静都没看到，只听见警笛声。无须惊慌，警笛声经常都可以听到。无论是房屋失火，有人在浴室滑倒，还是有人虐待伴侣，各种情况都可能有人被捕，这时就会听见警笛声。催促闲杂人等赶紧让开的警笛声，听着总是令人心烦。

墙壁的另一边有人正在做爱，今天是工作日，那肯定是偷情，背着配偶偷情，或背着雇主偷情，或两者皆是。

除了一阵阵警笛声，他背后也传来了广播节目的吱喳声。随警笛声出动的那些人身穿制服且握有权力，但他们的行动缺乏目的和意义，他们只知道事态紧急，不及时赶到的话会发生可怕的事情。

震天响的警笛声响了起来。有了，这个警笛声才有意义，这才是末日的声音，这美妙的声音听了会让人汗毛直竖。他听着警笛声，看着时间，这时并非正午，他意识到这并不是测试。正午十二点，这是他轰炸奥斯陆的时间，届时没有人会奔向避难所，大家只会站在原地惊诧地望着天空，心想这是什么天气？或者他们仍会怀着罪恶感继续互干，无法有不一样的举动。只因我们都无法有别的举动，我们只能做出符合自己天性的举动。很多人认为凭借意志力可以让自己做出违背天性之事，但这是误解，事实正好相反，意志力可以做的只是跟随天性，即使所面临的环境十分艰难。强暴一个女人、卸下她的抵抗力，或以智取胜、躲避警察追捕、复仇、日夜躲藏，难道这一切不都是为了跨越障碍，好跟这个女人做爱？

警笛声渐去渐远。那对情侣做完了。

他试着回想警笛的声音，那警笛声的意思是：重要讯息，聆听广播。他小时候有个常听的电台，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听哪个电台才能听见讯息呢？那讯息一定很重要，但不会非常戏剧化，要你赶快逃进避难所。也许为他们预先准备好的计划是占领所有电台，只为了宣布……宣布什么？宣布说一切都已太迟，避难所已经关闭，它们救不了你，没有什么救得了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你所爱的人集合在身边，和他们道别，然后死去。这就是他所观察到的。许多人穷尽一生只为达到一个目标：不要孤单地死去。但很少有人成功。大家十分恐惧在跨越生死边界时没有人可以握住他们的手，因此他们愿意竭尽全力来排除这种恐惧。哈，他都有握住她们的手。她们一共有几个人？是二十个，还是三十个？但她们并未因此看起来不那么害怕或不那么孤单，就连他爱的人也是一样。好吧，显然她们没有时间回应他的爱，但她们时时刻刻都被爱围绕。他想起玛尔特·鲁德。他应该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并对她好一点才对。他希望她已经死了，而且死得非常快速，没有痛苦。

他听见墙壁另一侧传来冲澡声，还有他的手机传出来的广播声。

“……有些学术文献对吸血鬼症患者的描述是头脑聪明且没有出现心理疾病或偏差行为，这给人一种印象，就是我们所面对的敌人十分强壮而危险。但相比较起来瓦伦丁·耶尔森的案子，外号叫‘萨克拉门托吸血鬼’的美国连环杀手理查德·蔡斯（Richard Chase），可能算是更为典型的吸血鬼症患者。他们两人在生命早期都出现了精神病的迹象，包括尿床、对火着迷、性无能。他们都被诊断出偏执狂和精神分裂症。一般公认蔡斯走上了吸食动物鲜血的常见道路，他还曾替自己注射鸡血而引发疾病。瓦伦丁小时候则喜欢虐待小猫，他在祖父的农场里把初生的小猫藏在隐秘的笼子里供他虐待而不让大人发现。但瓦伦丁·耶尔森和蔡斯一样，在经历了第一次吸血鬼症患者式的攻击后就无法自拔，蔡斯在短短几个星期内就杀了七个人，而且跟耶尔森一样，他也是在被害人家家里将其杀害。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蔡斯在萨克拉门托四处敲门。后来他在接受讯问时供称，只要有人开门，他就视为邀请，并进入对方家中。蔡斯的一个被害人叫特雷莎·沃林（Teresa Wallin），她怀有三个月身孕，他一发现她独自在家，就对她连开三枪，然后奸尸，同时用屠宰刀戳刺，吸食鲜血，这听起来很耳熟对不对？”

“相似之处还不只如此，瓦伦丁·耶尔森跟蔡斯一样走到了末路，我认为他不会再杀更多人了。”

“史密斯先生，为什么你这么确定呢？你正在协助警方办案，是不是掌握了什么确切的线索？”

“我之所以这么确定跟调查工作无关，而且对于调查工作我不会做出直接或间接的评论。”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他听见史密斯深深吸了口气，他仿佛能看见这个脑袋空空的心理医生坐在那里写笔记，兴致勃勃地询问他关于童年的事，诸如尿床、早期性经验、放火烧森林，尤其是他口中的“钓猫”。“钓猫”就是他拿了祖父的钓竿，把钓线抛过谷仓横梁，再把钓钩钩住小猫的下巴，然后卷起钓线，让小猫挂在半空中，看着小猫无助地往上爬，努力想要挣脱。

“因为瓦伦丁·耶尔森除了极为邪恶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他不笨，但也不特别聪明。他没有达成什么特别的成就。创造一样东西需要的是想象力和远见，而破坏却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盲目。这几天耶尔森没被逮到不是因为技术好，而纯粹是因为运气好。他很快就会被缉捕归案，但在那之前，接近他依然相当危险，这就好像必须小心嘴边流着白沫的疯狗一样，而罹患狂犬病的疯狗离死期已经不远，不管他有多邪恶都一样。套用哈利·霍勒说过的话，瓦伦丁·耶尔森只是个无耻变态，他已经失控了，很快就会犯下大错。”

“所以你想让奥斯陆市民安心……”

他突然听见声音，立刻关闭播客，侧耳倾听。声音从门外传来，是变换脚步的声音，有人正在外头鬼鬼祟祟地不知做什么。

四名身穿深色制服的戴尔塔小队队员站在亚历山大·德雷尔家门口，卡翠娜站在二十米外的走廊上看着。

一名队员手持一点五米长的圆筒，圆筒上有两个握把，外形有如古代破城槌，又酷似巨大的品客洋芋片长筒罐。

四人都戴着头盔，放下面罩，很难分辨谁是谁，但卡翠娜猜想现在那个伸出戴着手套的手、比出三根手指的人是傅凯。

就在这无声的倒数开始之际，卡翠娜听见那间公寓传出音乐声。那是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歌吧？她讨厌这个乐队，不对，不是这样，应该说她极其怀疑喜欢这个乐队的人。侯勒姆曾说他只喜欢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一首歌，还拿出一张专辑，封面图片像是个毛茸茸的耳朵。侯勒姆说那是他们成名前的作品，唱着一首平凡的蓝调歌曲，外加一只嗥叫的狗，就像是玩不出新花样的电视节目。侯勒姆说一首歌

只要用上还不赖的瓶颈压弦滑奏法，他就会大大地赦免它，更何况这首歌还用了双低音鼓和嘶哑的噪音，向暗黑力量和腐烂尸体致敬（正合卡翠娜的胃口），非常加分。她想念侯勒姆。就在傅凯数完三根手指，形成握拳之姿，他们就要用破门槌撞开公寓门，缉捕过去这七天以来至少杀了四或五人的凶犯之际，她心里想到的竟是被她甩掉的前男友。

门锁毁坏，门被撞开。第三名队员扔了一枚闪光震撼弹进去，卡翠娜捂住耳朵。一瞬间，卡翠娜看见门内射出刺眼的亮光，四名戴尔塔队员的影子映射在走廊上，紧接着是两声爆炸声响。

三名队员肩头抵着MP5冲锋枪鱼贯入内，第四名队员在外面举着冲锋枪指着门内。

卡翠娜放下双手。

震撼弹把平克·弗洛伊德炸到没声音了。

“安全了！”傅凯的声音传来。

门外那名队员转头朝卡翠娜望来，点了点头。

她深深吸了口气，朝门口走去。

卡翠娜走进公寓，门内仍残留着震撼弹放出的烟雾，但闻起来出乎意料地没什么味道。

玄关、客厅、厨房。这户公寓给卡翠娜的第一印象是看起来好普通，这里的住户应该是个爱干净、再平凡不过的人，他会下厨、喝咖啡、看电视、听音乐。天花板上没有挂肉钩，壁纸上没有血迹，墙壁上没有命案剪报和被害人照片。

卡翠娜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奥萝拉认错人了。

她从开着的浴室门口望进去，只见里头空荡荡的，没有浴帘，没有盥洗用品，只有镜子底下的架子上放着一样东西。她走进浴室。那样东西不是盥洗用品，而是涂了黑漆的金属制品，上头生着红棕色的铁锈，正是一副铁假牙。铁假牙的上下排牙齿是合上的，形成锯齿状。

“布莱特！”

“是？”卡翠娜走进客厅。

“这里。”傅凯的声音从卧房传来，听起来冷静慎重，仿佛事情已经结束。卡翠娜跨过门槛，避免碰触门板，像是已经认定这里是犯罪现场。房间里的衣柜敞开着，戴尔塔小队分站在双人床两侧，举着半自动冲锋枪瞄准躺在床上的赤裸女人。女人毫无生命迹象的双眼直盯着天花板瞧，身上散发出一种味道。卡翠娜乍闻之下难以辨别，又靠近一点闻了闻。原来是薰衣草的香味。

她拿出手机拨打电话，对方立刻接了起来。

“逮到他了吗？”侯勒姆听起来气喘吁吁的。

“没有，”卡翠娜说，“但这里有个女人躺在床上。”

“她死了吗？”

“反正不是活的。”

“什么？”

“她是个性爱娃娃。”

“是个什么？”

“就是性爱玩具，而且看起来是很贵的那种，日本制的，做得栩栩如生，我第一眼看到她还以为是真人。至少亚历山大·德雷尔确实是瓦伦丁，那副铁假牙放在这里，看来我们得等等看他会不会出现。哈利有没有跟你们联络？”

“没有。”

卡翠娜的目光落在衣柜前方地板上的一副衣架和一条内裤上。“毕尔，我不喜欢这样，他也不在医院里。”

“没有人喜欢这样，我们是不是该发出警报？”

“为了哈利？这样做有什么用？”

“也对。听着，别乱动屋子里的东西，那里说不定有玛尔特·鲁德的线索。”

“好，但是从屋里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就算有线索也早就被清理

干净了。哈利说得没错，瓦伦丁的确有洁癖，”卡翠娜的目光又回到衣架和内裤上，“对了……”

“什么？”侯勒姆说。

“×！”卡翠娜说。

“怎么了？”

“他是匆忙把衣服塞进包里，然后把浴室里的盥洗用具给带走了。瓦伦丁知道我们会来……”

瓦伦丁把门打开，看见了到底是谁在门外鬼鬼祟祟。原来是保洁员，她正弯着腰，手里拿着饭店房卡，见门打开赶紧直起身来。

“哦，对不起，”保洁员微笑说，“我不知道这个房间有人。”

“这个给我，”瓦伦丁说，从保洁员手中拿过毛巾，“还有，可以请你再打扫一遍吗？”

“什么？”

“我对房间的干净度不满意，窗户上还有指印，请你再把房间打扫一遍，大概一小时后过来吧。”

保洁员吃惊的神色消失在被他关上的房门外。

他把毛巾放在咖啡桌上，在扶手椅上坐下，打开包。

警笛声已然止息。倘若刚才他听见的警笛声真的来自要追捕他的警察，那他们现在可能已经进入公寓了，这里距离辛桑区不过才几公里而已。半小时前那男人打来电话跟他说，警察已经发现他住在哪里、用什么名字，叫他赶快离开。他只打包了最重要的东西带走，连车子也留了下来，因为警方一定会发现那辆车子登记在那个名字底下。

他从包里拿出一个档案夹，翻阅里头的照片和地址，发觉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头一次不知该如何是好。

那个心理医生说的话在他耳边响起。

“……只是个无耻变态，他已经失控了，很快就会犯下大错。”

瓦伦丁站起身来，脱去衣服，拿起毛巾走进浴室，打开淋浴间的热气，站在镜子前，等水变烫，看着镜子逐渐起雾。他望着那幅刺青，听到手机铃声响起，心知是那男人打来的。那男人代表理性、代表救赎，打电话来下达新指示、新命令。他是不是该忽视这通电话？切断脐带、切断生命线的时候是不是到了？自由挣脱的时候是不是到了？

他深深吸了口气，放声尖叫。

28

星期三下午

“性爱娃娃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哈尔斯坦·史密斯说，低头看着那个躺在床上、由塑料和硅胶所制成的女人，“过去荷兰人统治七海的时候，水手经常携带一种长得像阴道、以皮革缝制的娃娃上船。”

“真的？”卡翠娜说，看着身穿白衣有如天使的刑事鉴识人员正在检视卧房。

史密斯哈哈大笑。“日本有一种妓院里面只有性爱娃娃，最高级的娃娃还会发热，让人感觉像是有体温。娃娃里有骨骼，这表示手脚都可以弯曲成自然和不自然的姿势。日本人还有一种自动润滑机……”

“谢谢，说到这儿就够了。”卡翠娜说。

“没问题，抱歉。”

“毕尔有没有跟你说他为什么要待在锅炉间？”

史密斯摇了摇头。

“他跟利恩有事要做。”韦勒说。

“他跟伯纳·利恩有事要做？”

“他只说既然这里不是命案现场，交给别人就行了。”

“有事要做……”卡翠娜喃喃自语，走出卧房。史密斯和韦勒紧紧跟在她身后走出公寓，来到公寓前方的停车场。三人在一辆蓝色本田轿车前停下脚步，两名刑事鉴识专家正在检视轿车的后备厢。他们在

公寓里发现了车钥匙，并确认这辆车的车主是亚历山大·德雷尔。头顶上的天空是铁灰色的，卡翠娜朝托修达伦公园另一端长草连绵起伏的斜坡望去，看见树梢被风扯动。最新的气象预报说埃米莉亚再过几小时就会触及奥斯陆。

“没把车开走算他聪明。”韦勒说。

“没错。”卡翠娜说。

“什么意思？”史密斯问道。

“收费站、停车场、马路上都装有监视器，”韦勒说，“用车牌辨识软件来过滤监视器画面只要花几秒钟就能完成。”

“真是个美丽新世界。”卡翠娜说。

“啊，美丽新世界，里头有这样美丽的人类。”史密斯说。

卡翠娜转头望着史密斯。“你能想想瓦伦丁这种人逃跑时会去哪里吗？”“不能。”

“不能的意思是说‘不知道’？”

史密斯推了推眼镜。“不能的意思是说‘我想他不会逃跑’。”

“为什么不会？”

“因为他心里充满愤怒。”

卡翠娜打了个冷战。“如果他听见了播客上达亚访问你的内容，应该只会更愤怒吧。”

“对啊，”史密斯叹了口气，“我可能说得太过火了，但幸好在我家谷仓遭人闯入以后，我换了更坚固的锁，也装了监视器。但后果……”

“如果什么？”

“如果我身上有武器，比如说一把手枪或什么的，我们一家人会觉得更安全。”

“法律规定我们不能给你警用配枪，除非你有执照，或经过枪支训练。”

“紧急配枪需求。”韦勒说。

卡翠娜看着韦勒。也许现在已经符合紧急配枪需求的规定，也许还不符合，但她可以预见倘若史密斯遭到枪杀，斗大的报纸标题一定会写说史密斯曾要求紧急配枪但被拒绝。“你能帮哈尔斯坦申请一把手枪吗？”

“好。”

“好吧，我已经派史卡勒去清查火车、船只、飞机、饭店和民宿，现在我们只能希望瓦伦丁除了亚历山大·德雷尔以外没有别的身份证件。”卡翠娜抬头望着天际。过去她有个男友十分热爱飞行伞，他说即使地面无风，但几百米上空的气流却可能超过高速公路限速。德雷尔。性爱娃娃。有事要做？手枪。愤怒。

“还有，哈利不在家吗？”她说。

韦勒摇了摇头。“我去他家按过门铃，在外头绕了几圈，查看过每一扇窗户。”

“那应该去找欧雷克，”卡翠娜说，“他一定有钥匙。”

“我去找他。”

卡翠娜叹了口气。“如果哈利不在家，可能要请挪威电信定位他的手机。”

一个身穿白衣的鉴识员走到卡翠娜面前。

“后备厢有血迹。”鉴识员说。

“很多吗？”

“对，还发现这个。”鉴识员举起一个透明的大证物袋，里头装着一件破损且沾有血迹的白色蕾丝边上衣。根据酒馆客人的描述，玛尔特·鲁德失踪当晚，身上穿的就是这样一件蕾丝边上衣。

29

星期三晚上

哈利睁开双眼，凝视黑暗。

他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他失去意识多久了？他觉得脑袋似乎被人用铁锹打过一样，感觉鼓膜被脉搏的单调韵律敲击着。他只记得自己把门锁了起来。他目前只感觉到自己躺在铺有冰冷瓷砖的地板上，而这里冷得像冰箱。他躺在某种湿滑的东西上面。他抬起手来看了看，那是血吗？

接着，哈利慢慢发觉敲击他鼓膜的不是脉搏。

而是贝斯的声音。

那是恺撒大帝乐队（Kaiser Chiefs）的歌？可能吧，但一定是某个他遗忘的英国嬉皮乐队。并不是说他们不好，而是他们没那么好，因此混在一年以前到过去二十年以内他所听过的一大堆歌里头，所以没留下太多印象。他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糟糕的歌曲的旋律和歌词，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之间的记忆是空白的，就好像昨天到现在之间的记忆是空白的。记忆里空无一物，只有那个持续弹奏的贝斯，或是他的心跳，或是某人的敲门声。

哈利又睁开眼睛，闻了闻双手，希望手上沾的不是血，或尿，或呕吐物。

歌曲接近尾声，贝斯逐渐淡出。

声音是从门外传来的。

“打烊了！”哈利高声吼道，才吼完就后悔了，因为他觉得脑袋似乎要爆开了。

歌曲结束，接着播出的是史密斯乐队的歌。哈利明白他一定是听腻了坏伙伴乐队，才把自己的手机连上音响。这首歌叫作《永不熄灭的光》（*There is a Light That Never Goes Out*）。真有这种东西就好了。门上持续传来敲门声。哈利用双手捂住耳朵，但歌曲进行到最后的最后部分，只剩下弦乐声。他听见有人高声叫喊他的名字。不可能有人知道妒火酒吧的新老板叫哈利，再者他认得那个声音，因此他抓住吧台边缘起身。他先是双膝撑地，接着身体前倾，摆出勉强可以算是站起来的姿势，因为他的鞋底已经踩在黏糊糊的地板上。他看见两瓶翻倒的占边威士忌空酒瓶，瓶口超出吧台边缘。原来他躺在波本威士忌的酒池里。

他看见窗外有一张脸，看来她是独自前来的。

他伸出食指在脖子上划了一下，表示酒吧打烊，对方却比出一根

中指，继续拍打窗户。

由于拍窗声就像是用槌子猛敲他已经被打烂的脑子，于是他决定干脆开门好了。他放开吧台，才踏出一步就跌了一跤。他的两条腿都睡着了，怎么会这样？他再度站起，抓着桌椅，摇摇晃晃地走到门前。

“他妈的，”门打开后，卡翠娜哼了一声道，“你喝醉了！”

“大概吧，”哈利说，“我希望自己一直醉下去。”

“妈的你这个大白痴！我们在到处找你，你一直都在这里吗？”

“我不知道你口中的‘一直’指的是多久，但吧台上有两个空酒瓶，希望我一直在享受那两瓶酒。”

“我们狂打你的手机。”

“嗯，我的手机应该是调到了飞行模式。你喜欢我的播放列表吗？这个怒气冲冲的女人是玛莎·温莱特（Martha Wainwright），现在她在唱的是《干你妈的王八蛋》（*Bloody Mother Fucking Asshole*），口气是不是很像某人啊？”

“去你的，哈利，你到底在想什么？”

“我没有在想什么，我在飞行模式中啊，你知道的。”

卡翠娜一把抓住哈利的夹克领口。“哈利，有人在外面遇害了，你却还站在这里搞笑？”

“我每天都在努力搞笑啊。卡翠娜，你知道吗？搞笑不会让人变得更好或更坏，也不会影响命案发生的数目。”

“哈利，哈利……”

哈利身子一晃，这才发现原来卡翠娜抓住他领口是为了防止他跌倒。

“哈利，我们错失了逮到他的机会，我们需要你。”

“好吧，那我先喝口酒。”

“哈利！”

“你的声音好……大……”

“我们要走了，我的车就停在外面。”

“我的酒吧现在是欢乐时段，我还没准备好要上工，卡翠娜。”

“你不是要去上工，你是要回家去醒醒酒，欧雷克正在等你。”

“欧雷克？”

“我们请他去霍尔门科伦山上打开你们家大门，他很害怕一开门会发现什么，所以要毕尔一起去。”

哈利闭上眼睛。该死，该死。“卡翠娜，我没办法。”

“你没办法什么？”

“打给欧雷克，跟他说我没事，叫他回到他妈妈身边。”

“哈利，他看起来坚持要等到你回家的样子。”

“我不能让他看见我这个样子，而且我对你来说也没什么用。抱歉，这没什么好讨论的，”他抓住门板，“你走吧。”

“走？把你留在这里？”

“我不会有事的，接下来我只会喝一般饮料，可能再听一点酷玩乐队。”

卡翠娜摇了摇头。“你要回家。”

“我不要回家。”

“不是回你家。”

30

星期三夜

再过一小时就是午夜，欧森餐厅挤满熟男熟女，苏格兰创作歌手格里·拉弗蒂（Gerry Rafferty）和他的萨克斯声从喇叭里流泻而出，站得太近的人连马尾都会被吹起来。

“这是八十年代的歌。”

“应该是七十年代的吧。”乌拉说。

“对，可是要到八十年代才传到曼格鲁。”

两人哈哈大笑。乌拉看见利兹对一个男子摇了摇头，男子用询问的眼神看着利兹，从他们那桌旁边走过。

“其实这是我这星期第二次来这里。”乌拉说。

“哦？那上次是不是也这么好玩？”

乌拉摇了摇头。“跟你出来最好玩了。时光飞逝，但你一点都没变。”

“对啊，”利兹说，侧过头观察她的朋友，“但你变了。”

“是吗？我失去了自我？”

“不是，这其实有点让人烦恼，你失去了笑容。”

“有吗？”

“你脸上在笑，但你心里没在笑，一点都不像过去那个曼格鲁的乌拉。”

乌拉侧过头。“我们搬家了啊。”

“对，你嫁了人，生了孩子，还住豪宅，可是用笑容来换这些好像有点不划算。乌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对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乌拉微微一笑，看了看利兹，看了看饮料，又看了看四周。店里客人的年纪都跟他们相当，但她一张熟悉的面孔都没看见。曼格鲁区成长了，许多人搬来又搬走，有人过世，有人消失，有人只是坐在家里，死气沉沉，与世隔绝。

“还是我来猜猜看？这样会太过分吗？”利兹问道。

“尽管猜吧。”

拉弗蒂唱到一个段落，再度高声吹奏萨克斯，利兹得提高嗓门才能盖过音乐声。“曼格鲁的米凯·贝尔曼，他夺走了你的笑容。”

“利兹，这样讲真的很过分。”

“对啊，但这是事实，不是吗？”

乌拉再度端起酒杯。“嗯，我想是吧。”

“他是不是出轨？”

“利兹！”

“这又不是秘密……”

“什么不是秘密？”

“米凯好女色啊，得了吧，乌拉，你没那么天真吧？”

乌拉叹了口气。“可能没有，但我又能怎么办呢？”

“学学我啊，”利兹说，从冰桶里拿出一瓶白葡萄酒，斟满两人的杯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干杯！”

乌拉觉得自己应该喝水。“我试过了，可是我没办法。”

“再试一次啊！”

“这样有什么好处？”

“这你要试了才知道。要治好家里摇摇欲坠的床第关系，最佳良药就是来个糟糕透顶的一夜情。”

乌拉哈哈大笑。“不是床第关系有问题啦，利兹。”

“那是什么？”

“是……我会……嫉妒。”

“乌拉·斯沃特会嫉妒别人？你那么漂亮怎么可能还会嫉妒别人？”

“呃，我会啊，”乌拉抗议说，“而且嫉妒很折磨人，所以我想报复。”

“好姐妹，你当然会想报复啊！反正就是朝他的弱点抓下去……我的意思是说……”两人爆出大笑，酒从口中喷了出来。

“利兹，你醉了！”

“我又醉又开心，可是你呢？警察署长夫人，你是又醉又不开心。快打给他啊！”

“打给米凯？现在？”

“不是米凯啦，你这个傻蛋！是打给那个今晚有炮可打的幸运儿。”

“什么？利兹，我才不要！”

“快点！快打给他！”利兹指了指墙边的电话亭，“用那个打给他，这样他就听得见这里的声音！从那里打给他刚刚好。”

“刚好？”乌拉哈哈大笑，看了看表，再过不久她就得回家了，“为什么？”

“为什么？天哪，乌拉！因为那次米凯就是在那里上了斯蒂娜·米谢尔森啊，难道不是吗？”

“这是什么？”哈利问道，觉得整个房间都在他周围旋转。

“甘菊茶。”卡翠娜说。

“我是说音乐。”哈利说，感觉卡翠娜借给他穿的毛衣摩擦着皮肤。他的衣服挂在浴室里晾干，虽然浴室门已经关上，但他依然闻到令人作呕的强烈酒味。由此可见，他的感官仍在运作，尽管房间转个不停。

“沙滩小屋乐队（Beach House），你没听过他们的歌吗？”

“我不知道，”哈利说，“这就是问题所在，我的记忆正在一点一滴溜走。”他感觉得到自己躺在粗织床罩上，床罩覆盖着将近两米宽的低矮床铺。这间卧房里的家具除了一张桌子和一张椅子，就只有这张床，还有一个老式音响柜，柜上点着一根蜡烛。哈利心想这毛衣和音响应该都是侯勒姆的，又觉得这音乐听起来像是飘浮在整个房间中。他曾有过几次这种感觉，那是在他濒临酒精中毒之际，以及当他逐渐恢复正常之时，无论醉酒还是复原，都会经历相同的阶段。

“我想人生就是这样吧，”卡翠娜说，“一开始我们拥有全部，然后一点一点慢慢失去，像是力量、青春、未来、喜欢的人……”

哈利试着回想侯勒姆要他跟卡翠娜说的是什么，但那记忆稍纵即逝。萝凯。欧雷克。正当他感觉眼眶泛泪，泪水又被愤怒压了下去。我们注定要失去他们，失去我们想留住的每一个人。命运鄙视我们，让我们觉得卑微且渺小。当我们为了失去某人哭泣时，其实并不是出于同情，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亡者终于可以免于痛苦了，但我们依然会哭泣。我们之所以哭，是因我们又变得孤单了。我们是因为自怜而哭泣。

“哈利，你在哪里？”

哈利感觉卡翠娜的手放在他额头上。突然一阵风吹来，吹得窗户喀喀作响，外头的街上传来东西掉落在地上的声音，暴风雨就要来袭。

“我在这里。”哈利说。

房间不停地旋转。他不只感觉得到她手掌的温度，也感觉得到她身体的温度，原来他们两人都躺在床上，距离不到半米。

“我想先死。”哈利说。

“什么？”

“我不想失去他们，他们可以失去我，换他们感受一下失去我是什么感觉。”

她的笑声十分轻柔。“你把我的台词偷走了，哈利。”

“是吗？”

“以前我住院的时候……”

“嗯？”哈利闭上眼睛，感觉卡翠娜的手滑到他后颈轻轻按压，将细微的揉动传送到他的大脑。

“医生一直修改我的诊断，躁郁症、边缘性人格、双相情感障碍，但有个名词经常出现，那就是自杀念头。”

“嗯。”

“但那总会过去。”

“对啊，”哈利说，“可是还会再出现对不对？”

她又笑了。“没什么是永远的，生命也是短暂且经常在变化的，这听起来很可怕，但那也是让我们可以忍受的原因。”

“因为这个也会过去。”

“希望是这样吧。哈利，你知道吗？你跟我是一样的，我们都有孤独的体质，我们都会耽溺在孤独里。”

“你是说我们会故意甩掉我们所爱的人？”

“我们会这样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当我走在幸福的薄冰上，我会觉得很害怕，害怕到我希望立刻结束，立刻掉进水里。”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从爱人身边逃跑，”卡翠娜说，“逃进酒精里、工作里、一夜情里。”

哈利心想，逃进我们派得上用场的事情里，任凭爱人失血过多而死。

“我们救不了他们，”卡翠娜说，仿佛在回应哈利的思绪，“他们也救不了我们，我们只能自己救自己。”

哈利感觉床垫起伏，知道卡翠娜朝他转过身来，感觉到她温热的气息喷在脸上。

“你的生命中有爱，哈利，你有个人生的挚爱，而且你们彼此相爱，我都不知道你们两个我比较嫉妒谁。”

是什么让他变得如此敏感？难道他吃了摇头丸或致幻剂？若真如此，他又从哪里拿到毒品的？他毫无头绪，过去二十四小时在他脑中一片空白。

“人们都说做人不要自寻烦恼，”卡翠娜说，“但是当你知道前方只有烦恼的时候，跟烦恼正面碰撞似乎是唯一比较安全的做法，而且免除烦恼的最好方法就是活在当下，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来过，你觉得呢？”

沙滩小屋乐队。哈利想起了这首歌，这首歌叫《愿望》（*Wishes*

），的确很特别。他也想起萝凯躺在白色枕头上的脸庞，那脸庞仿佛漂浮在幽黑的深水中，紧贴着冰层底侧。接着他想起瓦伦丁说过的话：你跟我一样，哈利，你也受不了。

“哈利，如果你知道你就快死了，你会想做什么？”

“我不知道。”

“你会不会——”

“我都说我知道了。”

“你不知道什么？”她低声说。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干你。”

接下来的静默中，哈利听见金属被风吹过柏油路面时所发出的摩擦声响。

“只要去感觉就好，”卡翠娜轻声说，“我们就快死了。”

哈利屏住呼吸，心想，对，我快死了。接着他感觉到卡翠娜也屏住了呼吸。

哈尔斯坦·史密斯听见外头的沟渠传来呼呼的风声，感觉到风带来的气流穿墙而过。虽然他们已尽量把墙壁封住，但再怎么样这也只是座谷仓而已。埃米莉亚。听说大战时期出版过一本小说写了一个名叫玛丽亚的暴风雨，这也是热带气旋以女性名字命名的由来。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两性平权的观念开始普及，这个命名惯例也出现改变，许多人坚持认为这类致灾性自然现象也应该用男性的名字来命名才对。他看着电脑大屏幕上Skype图标上方的微笑面孔，对方的嘴形比声音滞后一点：“我想我需要的信息都齐全了，史密斯先生，非常感谢您上线为我们解说，您那里的时间应该很晚了吧？现在洛杉矶这里是将近凌晨三点，不知道瑞典那里是几点？”

“这里是挪威，我们这里快午夜了，”史密斯微微一笑中，“还有不客气，我只是很高兴媒体终于明白吸血鬼症患者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对他们感兴趣。”

双方结束通话，史密斯再度打开收件箱。

收件箱里有十三封未读邮件，从发件人和标题来看，这些邮件都

是采访和授课的邀请。他还没打开《今日心理学》杂志寄来的信，因为他知道这封信并不紧急，而且他想好好品尝这个滋味。

他看了眼时间。晚上八点半他就哄孩子上床睡觉了，还跟梅在餐桌前喝了杯茶，一如往常，他们述说今天发生的事，分享小小的喜悦，发泄小小的挫折感。过去这几天来，他可以说的自然比梅多，但他还是尽量平衡工作和家庭，不让自己在外面的活动占去过多分享琐碎家事的时间，而他说的这句话也描述了真实状况：“我说得太多了，亲爱的，关于这个无耻吸血鬼症患者的事你在报纸上都读得到。”这时他朝窗外看去，只依稀辨认得出他们家农舍的屋檐，他深爱的家人都在那屋檐下进入梦乡。墙壁不时传来咯吱声响。月亮在云层后方时而探出头，时而躲藏起来。天上的云朵飘得越来越快。一棵死橡树的光秃树枝在原野上不停挥舞，仿佛是在警告他们说灾难就要来袭，更多的死亡和毁灭即将发生。

他打开一封邮件，内容是邀请他去法国里昂参加心理学会议，针对会议主题发表演说。去年他曾向这个会议递交论文摘要申请参加，但遭到拒绝。他在脑海里打回复草稿，开头先感谢对方，说十分荣幸收到邀请，但他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会议要参加，所以这次无法赴会，欢迎对方下次再来邀约。他咯咯一笑，摇了摇头。他没必要这么骄矜自大，等杀人事件告一段落，这一波突来的吸血鬼症患者风潮就会过去。于是他接受了邀请，心里明白自己对交通、住宿和费用可以提出更理想的要求，却懒得这样做，因为他已经得到他想要的了。他只是希望众人听他一言，跟他一同探索人类心灵的迷宫，认识他所研究的领域，如此一来，大家都可以更了解人类心理，进而改善民众的生活。他要的不过如此。他看了看时间，再过三分钟就是午夜十二点。他耳中突然听见一个声音，心想可能只是风声，于是用鼠标按了一下电脑上的图标，调出监视器画面。首先出现的是栅栏门旁边的监视器画面，只见那门是开着的。

楚斯清了清喉咙。

她打电话来了。乌拉打电话来了。

挂上电话后，楚斯把脏碗盘丢进洗碗机，又拿出两个葡萄酒杯用手洗了洗。那晚和乌拉在欧森餐厅碰面之前，他买了一瓶葡萄酒，现在那瓶酒还在。他把空的比萨盒折起来，塞进垃圾袋，不料垃圾袋爆了开来。该死。他只好把比萨盒连同垃圾袋一起藏到柜子里的水桶和拖把后面。音乐。她喜欢听什么音乐？他努力回想，脑海里响起一个旋律，但他不确定那到底是什么歌，只知道唱的是关于什么藩篱的。是不是杜兰杜兰乐队？听起来也有点像啊哈乐队。他有啊哈乐队的首

张专辑。还要点蜡烛。妈的。以前也有女人来过他家，但气氛都没有这次这么重要。

欧森餐厅开在闹区，就算暴风雨即将来袭，星期三晚上也不难叫到出租车，这样算起来乌拉可能随时会到，这也代表他没时间冲澡，只能把老二和腋窝洗一洗，或是先洗腋窝、再洗老二好了。×，他觉得压力好大！他原本打算和巅峰时期的梅根·福克斯共度一个安静的夜晚，岂料乌拉竟然打电话过来，还问他能不能稍微来拜访他一下。什么叫“稍微来拜访”？她会不会像上次一样来了一会儿就放他鸽子？T恤。要不要穿那件在泰国买的T恤，上头写着“同中有异”？她可能不会觉得这句话很幽默，说不定泰国还会让她联想到性病。还是穿他在曼谷MBK商场买的阿玛尼衬衫？不行，那件衬衫的合成纤维会让他汗如雨下，还很容易让人看出是廉价的山寨衣。他翻出一件不知名的纯白T恤穿上，快步走进浴室，赫然发现马桶得刷一刷才行，但事情总得有个优先级……

就在他站在水槽前，手里抓着老二正在搓洗之际，门铃响了起来。

卡翠娜看着发出振动的手机。

时间将近午夜，过去这几分钟窗外的风刮得越来越强劲，不时发出嗥叫声、呻吟声和砰啪声，但哈利已沉沉睡去。

卡翠娜接起手机。

“我是哈尔斯坦·史密斯。”史密斯压低声音说话，口气十分不安。

“我知道，什么事？”

“他来了。”

“什么？”

“我想瓦伦丁来了。”

“你说什么？”

“有人打开了我家的栅栏门，我……哦，天哪，我听见了谷仓大门打开的声音，我该怎么做才好？”

“什么都别做……试着……你能躲起来吗？”

“我没地方躲，外面的监视器拍到他了，我的老天哪，就是他，”史密斯听起来像在哭，“我该怎么办？”

“×，我想想看。”卡翠娜咒骂道。

这时她的手机被人抢去。

“史密斯？我是哈利，我会陪着你。你办公室的门有锁上吗？好，马上去锁，还有把灯关掉，先冷静下来把这两件事做好。”史密斯紧盯着电脑屏幕，低声说：“好，我把门锁上了，灯也关了。”

“你看得见他吗？”

“不行。可以，现在我看见他了。”史密斯看见一个人影走进通道的另一端，那人踩到了磅秤，脚步踉跄了一下，但随即恢复平衡继续往前走，经过马厩，朝监视器的方向走来。男子经过灯光下方时，光线照亮了他的脸。

“哦，我的天哪，哈利，是他，是瓦伦丁。”

“保持冷静。”

“可是……他把谷仓门锁打开了，哈利，他有钥匙，说不定他也有办公室的钥匙。”

“办公室有窗户吗？”

“有，可是太小也太高了。”

“你手边有重物可以用来打他吗？”

“没有，可是我……我有一把手枪。”

“你有一把手枪？”

“对，在抽屉里，可是我还没时间拿去试射。”

“吸口气，史密斯。那把手枪长什么样子？”

“呃，黑色的，警署的人说那是一把格洛克什么的。”

“格洛克十七型，弹匣装进去了吗？”

“装了，他们说里面装了子弹，可是我找不到保险在哪里。”

“没关系，保险在扳机里，只要扣下扳机就能发射。”

史密斯把手机凑到嘴边，尽量压低嗓音说：“我听见了他把钥匙插进门锁的声音。”

“你距离门口有多远？”

“两米。”

“站起来，双手握住手枪，对准门口。记住，你在暗处，他背对光线，没法把你看清楚。如果他手上没武器，你就大叫说：‘警察，跪下。’如果你看见他手中有武器，就对他开三枪。要开三枪，明白吗？”

“明白。”

办公室的门在史密斯面前打开。

那人站在门口，谷仓灯光从背后照进来，照出他的身形轮廓。只见那人举起了手，史密斯倒抽一口凉气，觉得办公室似乎变成了真空状态，吸不到空气。那人正是瓦伦丁·耶尔森。

卡翠娜跳了起来。她听见手机传出砰的一声，尽管哈利还把手机紧紧贴在耳边。

“史密斯？”哈利高声说，“史密斯，你还在吗？”

没有回应。

“史密斯！”

“瓦伦丁开枪杀了他！”卡翠娜呻吟说。

“没有。”哈利说。

“没有？你叫他开三枪，现在他都没回应！”

“那是格洛克的枪声，不是鲁格。”

“可是为什么……”卡翠娜猛然住口，她听见手机里传来了说话声，只能看着哈利万分专注的神情，努力去辨识自己听见的说话声是

来自史密斯，还是来自她在旧讯问录音里听过的那个高亢嗓音，那声音曾令她做噩梦。对方正在对哈利说他想做什么。

“好，”哈利说，“你把他的左轮手枪捡起来了？……很好，放进抽屉，然后在看得到他的地方坐下来别动。如果他躺在门口，就让他躺在那里。他在动吗？……好，不……不要，不要帮他急救。如果他只是受伤，可能会躺在那里等你靠近。如果他已经死了，那也太迟了。如果他奄奄一息，那只能怪他运气不好，因为你只会坐在那里看着他。史密斯，你听明白了吗？很好。我们半小时之内会到，我一上车就会打给你，不要把视线从他身上移开，还有打电话给你老婆，叫他们待在家里，跟他们说我们正在赶过去。”

卡翠娜接过手机，哈利翻身下床，走进厕所。卡翠娜以为哈利在厕所里跟她说话，随即发现原来哈利是在呕吐。

楚斯双手直冒汗，他的双腿透过裤子都可以感觉到自己的手心在冒汗。

乌拉喝醉了。尽管如此，她也只是端坐在沙发前缘，把楚斯递给她的一瓶啤酒拿在胸前，像是拿着防身武器。

“真想不到，这是我第一次来你家，”乌拉有点口齿不清地说，“我们都认识……有多少年了？”

“我们是十五岁认识的。”楚斯答道，此刻只要是稍微复杂一点的心算他都算不出来。

乌拉自顾自地微笑，点了点头，或者说应该说，她的头往前垂落。

楚斯咳了一声。“外面的风还真大。这个埃米莉亚……”

“楚斯？”

“是？”

“你会想干我吗？”

楚斯吞了口口水。

乌拉咯咯地笑了起来，并未抬头。“楚斯，我希望你的犹豫不是代表——”

“我当然想。”楚斯说。

“很好，”乌拉说，“很好。”她抬起头来，用失焦的目光看着楚斯，“很好。”她的头在细瘦的脖子上摇来晃去，仿佛装了很多很重的东西，诸如沉重的心情，或沉重的心事。这是楚斯千载难逢的机会，这是他梦想已久的开场白，没想到终于有成真的一天：他获得准许，可以干乌拉·斯沃特了。

“你有卧房可以来做这件事吗？”

楚斯看着乌拉，点了点头。乌拉露出微笑，但看起来并不开心。无所谓，管她开不开心。乌拉·斯沃特正在发春，这才是最重要的。楚斯想伸手去抚摸乌拉的脸颊，手却不听使唤。

“有什么不对劲吗，楚斯？”

“不对劲？没有啊，怎么会有呢？”

“你看起来好……”

楚斯等她说下去，却等不到。

“好怎样？”他干脆主动接话。

“好失落，”没想到不是他伸出手，而是乌拉伸手抚摸他的脸颊，“好可怜，楚斯好可怜。”

他正想拍掉那只手，却想到自己要拍掉的是乌拉·斯沃特的手，这么多年来，她终于伸手抚摸了他，一点也不带轻视或嫌恶的意味，而他竟然要拍掉她的手？他究竟是哪根筋不对？这女人想被干，就这么简单明了，他完全可以胜任这项任务，要他硬起来从来不成问题。现在他只要带她离开沙发，进入卧室，脱掉衣服，把老二插进去就好了。她可以尽情大叫、呻吟、哀号，他绝对不会停止，直到她——

“楚斯，你在哭吗？”

哭？这女人也喝得太醉了吧，都出现幻觉了。

他看见乌拉收回了手，放在唇边。

“咸咸的，这真的是泪水，”乌拉说，“有什么事让你不开心吗？”

这时楚斯感觉到了，他感觉到泪水滚落脸颊，感觉到鼻子开始塞住，感觉到喉头开始鼓胀，仿佛吞下了一个太大的东西，令他觉得窒息，喉咙几近被胀破。

“是因为我吗？”乌拉问道。

楚斯摇了摇头，无法言语。

“是因为……米凯吗？”

这句话真的问得很白痴，白痴到楚斯几乎发火。当然不是因为米凯，怎么会是因为米凯？米凯是他的好朋友，只不过这个好朋友从小就在别人面前利用各种机会戏弄他，只有在受到威胁可能被打的时候，才会把他推到前面。后来他们当上了警察，米凯又要绰号瘪四的楚斯替他做尽肮脏事，好让他爬到今天这个位置。为什么他要坐在这里为这种事情哭泣？他们不过就是两个边缘人，为环境所逼而结为朋友，后来其中一人成为人中之龙，另一人沦为凄惨的废物，他何必为了这种事而哭泣？放屁，他才不会！那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这个废物在终于有机会收复失地、干别人老婆的时候，却像个老太太一样开始哭哭啼啼？这时楚斯看到乌拉的眼中也有泪水滚来滚去。乌拉·斯沃特、楚斯·班森、米凯·贝尔曼，他们从头到尾就是个三人组，曼格鲁的其他人都可以靠边站。事实是他们三人没有别人可以依靠，只有彼此而已。

乌拉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条手帕，轻轻擦了擦眼睛下缘。“你想要我走吗？”她哽咽道。

“我……”楚斯都不认得自己的声音了，“妈的我要是知道就好了，乌拉。”

“我也这么觉得，”乌拉笑说，看了看手帕上沾到的残妆，把手帕收回包里，“楚斯，请你原谅我，这真是个馊主意，我现在就走。”

楚斯点了点头。“也许下次吧，”他说，“下辈子吧。”

“你说得对。”乌拉说，站了起来。

乌拉离去，门关上后，楚斯独自站在玄关，聆听她的脚步声在楼梯间里回荡，渐去渐远，又听见楼下传来开门声，接着是关门声。她走了，彻彻底底地走了。

他觉得……对，他觉得什么？他觉得松了口气，但同时他也觉得

绝望，一种难以忍受的绝望，这绝望在他胸口和腹部形成一种具体的疼痛，让他突然想从卧室柜子里拿出手枪，就在此时此刻让自己解脱。接着他双膝一跪，额头抵在门垫上，开始哈哈大笑。他的呼噜笑声一开始就难以停止，笑得越来越大声。妈的，真是个好人生！

史密斯的一颗心依然在怦怦乱跳。

他听从哈利所说，双眼注视着躺在门口、动也不动的男子，手里拿着手枪瞄准对方。他觉得一阵作呕，因为他看见一摊血在地上扩散开来，朝他逼近。他不能吐，他不能分心。哈利跟他说要开三枪，他是不是应该再补两枪？不用，对方已经死了。

他用颤抖的手指打电话给梅，她立刻接了电话。

“哈尔斯坦？”

“我以为你已经睡了。”他说。

“我跟孩子坐在床上，暴风雨来了，他们睡不着。”

“原来如此，听着，等一下警察会来，到时会有蓝色警示灯，可能还会有警笛声，你们不用害怕。”

“害怕什么？”梅问道，史密斯听见她的声音在颤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哈尔斯坦？刚才我们听到了砰的一声，那是风造成的声音吗？还是别的声音？”

“梅，别担心，没事的……”

“没事才怪！哈尔斯坦，我从你的语气听得出来。孩子们在这边都哭了！”

“我……我会回去解释清楚。”

卡翠娜驾车行驶在原野和林地之间曲折蜿蜒的碎石小路上。

哈利把手机放进口袋。“史密斯回农舍陪家人了。”

“那一定是没问题了。”卡翠娜说。

哈利没有回话。

风势越来越强劲。车子穿过树林时，卡翠娜必须留意路上的树枝

和其他残骸。车子开上空旷原野时，她得紧紧握住方向盘，以免车子被强风吹跑。

哈利的手机响起，卡翠娜驾车转入开着的栅栏门，进到史密斯的农庄。

“我们到了，”哈利对手机说，“你们到了以后把整个地区封锁起来，但什么都别碰，等鉴识人员抵达就好。”

卡翠娜把车子停在谷仓门口，跳下了车。

“你带路。”哈利说，跟着卡翠娜走进谷仓大门。

卡翠娜进了大门直接右转，朝办公室走去，这时她听见哈利咒骂了一声。

“抱歉，忘了警告你那里有个磅秤。”卡翠娜说。

“不是因为那个，”哈利说，“是因为我在这这里的地上看见了血迹。”

卡翠娜在开着的办公室门前停下脚步，望着门口的一摊血迹。该死，瓦伦丁不在这里。

“你照料一下史密斯。”哈利在卡翠娜背后说。

“什么？”

卡翠娜一回头就看见哈利消失在谷仓大门外。

一阵强风吹来，把哈利吹得一晃，他站稳身子，开启手机的照明功能，对着地面。血迹在苍白的碎石小径上十分显眼。哈利跟着细长的血迹走去，风从背后吹来，血迹显示瓦伦丁逃往了农舍的方向。

这可不妙……

哈利抽出格洛克手枪，刚才他没时间查看瓦伦丁的左轮手枪是否还在办公室抽屉里，因此必须假设瓦伦丁持有枪支。

血迹不见了。

哈利对着地面转动手机，不由得松了口气。他看见血迹离开碎石小径，远离农舍，穿过枯黄草地，朝原野的方向行进。这里的血迹也

十分容易追踪，这时的风速应该已经达到了强风等级。哈利感觉有几滴雨珠呈抛射状击中他的脸颊，看样子这雨一旦开始下起来，一定会在刹那间把血迹冲刷得一干二净。

瓦伦丁闭上眼睛，对着迎面而来的强风张开嘴巴，仿佛强风可以把新生命吹进他的体内。生命。为什么每样东西都是在即将失去时才会让人觉得最有价值？先是她，后来是自由，而今是生命。

生命正从他体内流失，他感觉得到变凉的鲜血充塞在鞋子里。他讨厌血，喜欢血的是另外那个男人，那个跟他结盟的男人。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发现恶魔不是自己，而是另外那个人、那个嗜血的男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瓦伦丁·耶尔森出卖且失去了灵魂？他抬头望着天空，仰天狂笑。暴风雨来了，恶魔自由了。

哈利奔跑着，一手握着格洛克手枪，一手拿着手机。

他穿过空旷之地，往下坡跑去，强风从背后不停吹来。瓦伦丁受了伤，一定会循着最容易脱身的路径逃走，尽量和即将抵达的追兵拉开距离。哈利觉得脚下的震动传送到了头部，胃里再度上下翻搅，只能吞口口水，把呕吐感压下去，脑子里想象着森林小路，想象着身穿全新安德玛慢跑装的家伙跑在前面，然后继续往前跑。

他越来越靠近树林，脚步也慢了下来。他知道自己只要一改变方向就会面对强风。

树林里有一栋荒废的木屋，壁板腐烂，上头搭着波浪形铁皮屋顶，原本可能是用来存放工具的，现在可能是动物用来躲雨的地方。

哈利拿手机照向小屋，耳中除了暴风雨的声音什么也没听见。这里一片漆黑，就算是在温暖的气候，风从对的方向吹来，他也不可能闻得到血腥味。尽管如此，他仍然知道瓦伦丁就在这里，就好像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知道事情将如何发生，却还是把事情都搞砸了。

哈利再度把手机照向地面。血迹的间隔缩短了，可见瓦伦丁来到这里也慢下了脚步，因为他想评估情势，又或者是因为他累了，不得不停下来。在此之前的血迹都呈直线行进，到这里却转了个弯，朝小屋前进。哈利的感觉没有错。

哈利朝小屋右侧的一片树林发足奔去，进入树林后又跑了一会儿，然后停下脚步，关闭手机照明功能，举起格洛克手枪，以圆弧路线前进，从另一侧接近小屋，接着他趴到地上，匍匐前进，爬过地

面。

风迎面吹来，这降低了瓦伦丁听见他的概率。强风带着声音吹向哈利，他听见远处传来的警笛声在强风之间起起伏伏。

哈利爬过一棵倒塌的树木，这时天上降下一道无声的闪电，照出小屋的影子，只见小屋旁有个人影十分显眼。是他。他就坐在两棵树中间，背对哈利。两人之间只有五六米远。

哈利举起手枪对准那人。

“瓦伦丁！”

哈利的叫声有一部分被迟来的隆隆雷声掩盖了，但他仍看见眼前的那个人身子僵了一下。

“瓦伦丁，你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把枪放下。”

突然之间，风减弱了，哈利听见了另一个声音，一个高亢的笑声。

“哈利，你又出来玩啦。”

“我向来都会坚持到情势逆转的最后一刻。把枪放下。”

“你找到我了。你怎么知道我会坐在外面，而不是坐在小屋里面？”

“因为我了解你，瓦伦丁，你认为我会先去查看最显眼的地方，所以你才会坐在外面，打算临死前再送一个人上路。”

“我们是旅途上的好伙伴，”瓦伦丁发出带痰似的咳嗽声，“我们是双胞胎灵魂，所以我们的灵魂应该前往同一个地方才对，哈利。”

“把枪放下，不然我就开枪了。”

“我常常想到我妈，哈利，你会吗？”

哈利看见瓦伦丁的头在黑暗中上下晃动。突然之间，瓦伦丁的身影被另一道闪电照亮。雨下得更大了，这一波雨下得又急又猛，却无风。他们正位于暴风眼之中。

“我常常想到她是因为我虽然恨我自己，但我更恨她。哈利，我

只是想造成比她更多的破坏，但我想可能没办法了。她毁了我。”

“没办法吗？玛尔特·鲁德在哪里？”

“对，没办法，因为我是独一无二的。哈利，你我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是独一无二的。”

“抱歉让你失望了，瓦伦丁，我不是独一无二的。她在哪里？”

“哈利，跟你说两个坏消息。第一，你可以忘记那个红发女孩了。第二，是的，你是独一无二的。”瓦伦丁又哈哈大笑，“这句话听了会让你不舒服，对不对？你躲在芸芸众生里，伪装成凡夫俗子，以为在人群里可以找到归属，可以找到真正的自己，但真正的你就坐在这里。哈利，你心里正在想，要不要杀了我？不只这样，你还利用了奥萝拉、玛尔特那些女孩来提升你心中的美妙恨意。现在轮到你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你享受得不得了。你享受当神的滋味，你梦想成为我，你一直等待有一天轮到你当吸血鬼。你就承认吧，哈利，你认得出这种渴望，有一天你也会吸血。”

“我可不是你。”哈利说，吞了口口水。他听见轰隆的雷声传入脑子，感觉一阵强风吹来，新一波的雨水洒在他握枪的那只手上。看来无风的暴风眼即将离开。

“你跟我很像，”瓦伦丁说，“所以你才会被耍得团团转。你跟我都自以为是最聪明的家伙，结果我们都被耍了，哈利。”

“我不——”

瓦伦丁猛然转身，哈利看见瓦伦丁拿着一个长的管状物朝他指来，立刻扣下格洛克手枪的扳机。手枪击发一次、两次。又一道闪电照亮树林，哈利看见瓦伦丁的身体在夜空之中凝结成锯齿状，就像闪电一般。他双眼突出，嘴巴张开，衬衫胸前有大片血迹，右手拿着一根树枝指着哈利。接着他倒了下来。

哈利站稳身子，走到瓦伦丁面前，只见他双膝跪地，身体靠在一棵树上，两眼无神。瓦伦丁死了。

哈利瞄准瓦伦丁的胸口，又补了一枪。轰隆的雷声吞没了枪声。

一共三枪。

开三枪并不是因为其中有什么道理，而是因为音乐常以三段式来

呈现，故事常有三段式结构。就该用三这个数字。

某种东西正在接近，听起来像是雷电重重踏上地面，挤压空气，迫使树木弯折。

大雨滂沱而下。

31

星期三夜

哈利坐在史密斯家的餐桌前，双手握着一杯热茶，脖子上围着一条毛巾。雨水从他身上的衣服滴落至地面。强风仍在窗外嗥叫，大雨噼里啪啦地打在窗玻璃上，使得院子里的警车看起来宛如配备了旋转蓝色灯光的扭曲不明飞行物。雨水落下的速度像是被气流拖慢了。月亮。空气里有月亮的味道。

哈利觉得坐在他对面的哈尔斯坦·史密斯依然处于惊吓状态，只见他瞳孔扩张，面无表情。

“你确定……”

“对，哈尔斯坦，我确定他死透了，”哈利说，“但如果你离开谷仓的时候没把他的左轮手枪一起带走，现在我一定没法活着坐在这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把他的枪带走，我以为他已经死了，”史密斯用机器人似的金属声音低声说，低头看着摆在桌上的长管左轮手枪，旁边放着他用来射伤瓦伦丁的格洛克手枪，“我以为我正中他的胸部。”

“你是打中了他的胸部，没错。”哈利说。月亮。登陆月球的航天员曾回报说月亮闻起来有燃烧的火药味。火药味有一部分来自哈利夹克里的那把手枪，但大部分来自餐桌上的那把格洛克。哈利拿起瓦伦丁的红色左轮手枪，闻了闻枪管，同样也有火药味，但没有那么浓烈。卡翠娜走进厨房，雨水从她的黑发上滴落下来。“犯罪现场鉴识小组已经到耶尔森那里了。”

她看了看那把左轮手枪。

“它发射过。”哈利说。

“不会吧，”史密斯低声说，下意识摇了摇头，“他只是指着我已。”

“不是刚才，”哈利说，看着卡翠娜，“火药味会残留好几天。”

“玛尔特·鲁德？”卡翠娜说，“你认为……”

“是我先开枪的，”史密斯抬起呆滞的双眼，“我射中了瓦伦丁，现在他死了。”

哈利倾身向前，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还活着，哈尔斯坦。”

史密斯缓缓点了点头。

哈利对卡翠娜使个眼色，要她照顾史密斯，然后站起身来。“我去谷仓。”

“不要去更远的地方了，”卡翠娜说，“他们会来找你问话。”

哈利从农舍跑到谷仓，到达办公室时全身再度湿透。他在桌前坐下，任由目光在办公室内游走，最后停留在那幅长着蝙蝠翅膀的男人画像上。哈利觉得那幅画所散发的寂寞感其实比阴森感还要强烈，可能因为看起来有点眼熟的关系。他闭上双眼。

他需要来一杯。哈利赶紧把这个念头推开，睁开双眼。他面前的电脑画面分为两个窗口，分别显示两个监视器的画面。他操纵鼠标，把光标移到窗口的时钟上，将时间倒转到午夜之前，大约是史密斯打电话给他们的时候。大约二十秒后，一个身影出现在栅栏门前。是瓦伦丁。他是从左边来的，也就是从主干道的方向过来的。他是搭公交车，还是出租车？他手中拿着一把白色钥匙，打开栅栏门，悄悄溜了进来。栅栏门在他背后关上，但没完全关好。十五到二十秒后，哈利看见瓦伦丁出现在另一个画面中，那个画面里有空荡的马厩和磅秤。瓦伦丁踩上金属秤盘时差点摔跤，他背后的刻度盘转动，显示这个杀人如麻、有时甚至徒手杀人的禽兽，体重只有七十四公斤，比哈利轻了二十二公斤。接着瓦伦丁朝监视器的方向走来，仿佛直盯着监视器的镜头看，却还是没看见镜头。瓦伦丁走出镜头时，哈利看见他把手伸进外套的大口袋里。接着哈利只看见空马厩、空磅秤和瓦伦丁影子的头部。哈利在脑子里重新建构那几秒钟，他和史密斯的手机对话的每字每句他都记得清清楚楚。昨天其余的时间以及他和卡翠娜共处的那几小时他全都不记得了，但他和史密斯对话的每分每秒却都深刻地

烙印在脑海中。他的记忆力总是这样。他喝酒时，掌管私领域的脑子就像是镀了一层铁氟龙不粘涂层，而掌管公领域的警察脑子则像是涂了一层强力黏合剂，仿佛一部分的脑子想要忘记，而另一部分的脑子却必须记住。内部调查组如果要把他记得的细节全部记录下来，那份讯问报告肯定会是厚厚一沓。

哈利看见瓦伦丁把门打开，门的边缘进入画面，接着瓦伦丁的影子抬起手臂，又任由手臂垂落。

哈利按下快转键。

他看见史密斯拖着脚步，背对镜头，经过马厩，离开谷仓。

一分钟后，瓦伦丁经由同一条路拖着身体离开。哈利让影片恢复正常速度，只见瓦伦丁倚着马厩，看起来像是随时可能倒下，但还是逐步往前走，站上磅秤，在上头摇摇晃晃。刻度盘显示他比到达谷仓时轻了半公斤。哈利朝电脑屏幕后方地上的那摊血迹看了一眼，接着就看见瓦伦丁挣扎着打开谷仓大门。这时哈利感觉到了瓦伦丁强烈的求生意志，除非那是他怕被逮到的恐惧。哈利突然想到，这段录像迟早一定会流出，成为YouTube上面的热门视频。

毕尔·侯勒姆的苍白脸庞出现在门口。“原来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说着跨进门来。哈利再度在心里发出赞叹。侯勒姆这个平常不怎么优雅的鉴识员，在进入犯罪现场的那一瞬间就仿佛化身为姿态优雅的芭蕾舞舞者。他在那摊血迹旁蹲下身来。“他们正把他抬走。”

“嗯。”

“哈利，他身上有四个射入的伤口，有几发是你……”

“三发，”哈利说，“哈尔斯坦只射了他一枪。”

侯勒姆做了个鬼脸。“他是开枪射中持枪歹徒啊。哈利，你想到要怎么跟内部调查组说明你开的那三枪了吗？”

哈利耸了耸肩。“当然是实话实说。那时天色很暗，瓦伦丁手上拿着一根树枝，骗我以为他拿的是枪。他知道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所以希望我开枪射死他。”

“那还不是一样？你朝一个手无寸铁的人胸前开了三枪……”

哈利点了点头。

侯勒姆深深吸了口气，越过肩头望向哈利，压低嗓音说：“当然了，当时天色很暗，雨又很大，强烈的暴风雨横扫那片树林。如果我现在亲自去那里查看，很可能在瓦伦丁倒卧的地方发现他藏了一把枪。”

两人四目相对，风吹得墙壁咯吱作响。

哈利看着侯勒姆脸颊发红，心知他这么做会付出什么代价，也知道他的提议会超过他所能负担的。侯勒姆要付出的是他珍视的一切，包括他们共同的价值观、道德观，以及他们两人的灵魂。

“谢了，”哈利说，“谢谢你，我的朋友，但我必须说不用了。”

侯勒姆眨了两下眼睛，吞了口口水，颤抖着呼出一口长气，发出短促、怪异的咯咯笑声。

“我得回去了。”他说，站了起来。

“去吧。”哈利说。

侯勒姆站在哈利面前，犹豫片刻，仿佛想说什么，又或是想上前拥抱他。哈利再度倾身向前，看着电脑屏幕，说：“回头再说吧，毕尔。”

哈利在画面中看着这名鉴识专家微驼的身形渐去渐远。

他握拳在键盘上重重地敲了一下。一杯就好，妈的，×！只要喝一杯就好。

他的目光又回到蝙蝠男人的画像上。

那时史密斯是怎么说来着？他知道，他知道我在哪里。

32

星期三夜

米凯·贝尔曼双臂交叠，心想奥斯陆警署好像不曾在凌晨两点召开过记者会。他倚着讲台左边的墙壁望着房内，里头挤满了几名夜班编辑、其他新闻部人员、原本可能负责报道埃米莉亚肆虐消息的记者、刚被拖下床睡眼惺忪的播报员。莫娜·达亚身穿运动服和雨衣前来，看起来神采奕奕。

讲台上，卡翠娜·布莱特站在犯罪特警队队长甘纳·哈根旁边，正在详细说明在瓦伦丁·耶尔森辛桑区住处的攻坚行动，以及后来在哈尔斯坦·史密斯家农庄发生的戏剧化事件。相机闪光灯闪个不停，米凯知道自己虽然没有坐在台上，但有时相机还是会对准他，所以他尽力摆出伊莎贝尔建议他做出的表情：严肃，但内心充满胜利的满足感。他前来警署的路上已和伊莎贝尔通过电话。“记住，有人死了，”伊莎贝尔说，“所以不准露齿而笑或一脸欢天喜地的样子。想象自己是诺曼底登陆战开打后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你是领袖，不管是胜利还是发生悲剧，你都必须一肩扛起。”

米凯捂嘴打了个哈欠。今晚是乌拉的女生之夜，她从市区回到家时吵醒了他。除了年轻的时候，他没再看见乌拉喝醉过。说到这个，哈利·霍勒就站在他旁边，倘若他对哈利不熟，一定会认为这名前任警探喝醉了。哈利看起来比那些记者还疲惫，而且那身湿答答的衣服散发出来的气味应该是酒味吧？

一个口操罗加兰方言的记者突然插嘴说：“我明白你不想公布击毙瓦伦丁·耶尔森的警察姓名，但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当时瓦伦丁身上有没有武器？或者有没有开枪反击？”

“我说过了，我们想等案情完全厘清以后再公布细节。”卡翠娜说，朝举手挥舞的莫娜指了指。

“但你可以告诉我们哈尔斯坦·史密斯涉及此事的细节吗？”

“可以，”卡翠娜说，“我们清楚所有细节是因为监视器拍下了事发经过，而且当时我们正跟史密斯在手机上通话。”

“对，你刚才说过，但他在跟谁通话？”

“我，”卡翠娜顿了一下，“还有哈利·霍勒。”

莫娜侧过了头。“所以事发当时你跟哈利·霍勒在警署这里？”

米凯看见卡翠娜瞄了哈根一眼，仿佛是想求助，但犯罪特警队队长似乎不明白卡翠娜的用意，米凯同样也不明白。

“目前我们不想透露太多警方的工作方式，”哈根说，“以免影响未来办案时收集证据和制定策略的工作。”

莫娜和其他记者对这个答案似乎颇为满意，但米凯从哈根的表情看得出他不知道自己替卡翠娜隐瞒了什么。

“时间很晚了，大家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哈根说，看了看表，“下一场记者会将在中午十二点举行，希望到时候有更多案情可以跟各位报告，现在大家都能回去睡个好觉了，晚安。”

哈根和卡翠娜双双站起，闪光灯闪得更加激烈。有些摄影师把镜头转向米凯，但有些人站了起来，挡在相机和米凯之间。米凯往前踏一步，好让摄影师清楚捕捉他的镜头。

“哈利，你先别走。”米凯说，并未转头，也没改变脸上的艾森豪威尔式表情。待一连串的闪光停止后，他才转身面向哈利，只见哈利站在那里，双臂交叠。

“我不会把你丢给狼群的，”米凯说，“你只是善尽本分，击毙危险的连环杀手而已。”他伸出一只手搭在哈利的肩膀上。“我们会照顾自己人的，好吗？”

身形较为高大的哈利对搭在自己肩膀上的那只手投以锐利目光，米凯将手缩回。哈利用比平常还沙哑的声音说：“好好享受你的胜利，贝尔曼。明天一大早我得接受讯问，晚安了。”

米凯看着哈利朝警署大门走去，只见他走路时双腿张开，膝盖微曲，仿佛水手走在颠簸的甲板上。

米凯已跟伊莎贝尔讨论过，两人一致认为这场胜利如果要避免留下苦涩的余味，最理想的状况是内部调查组最后判定哈利的处理方式没有不当之处，即使有也情节轻微。至于要如何协助内部调查组达到这个决议还有待商榷，因为他们无法直接贿赂调查组组员。但显而易见的是，任何有大脑的人都懂得一点常识判断。而伊莎贝尔认为，对媒体和一般民众来说，滥杀案以凶手遭到警察击毙作结，这几乎已成为近年来的惯例，媒体和民众也都心照不宣，接受社会以快速有效的方式处理这类案件。这样做不仅符合老百姓要求公平正义的心态，也省去了重大杀人案呈直线蹿升的诉讼费用。

米凯寻找着卡翠娜，他知道他们两人站在一起会成为拍摄焦点，但她已离去。

“甘纳！”米凯高声喊道，声音大到足以吸引几名摄影师转过头来。犯罪特警队队长在门口停下脚步，朝米凯走来。

“表情严肃点，”米凯压低声音说，伸出了手，又拉高嗓门说，“恭喜破案。”

哈利站在伯格街的一盏街灯下，试着想在埃米莉亚的余威中点燃一根烟。他全身都冻僵了，牙齿打战。香烟在双唇之间上下抖动。

他朝警署大门看了一眼，只见播报员和记者陆续从门内走出，他们不像往常那样喧哗，而是朝格兰斯莱达街的方向沉默且缓慢地走去。他们可能跟他一样十分疲惫，也可能跟他一样感觉到一种空虚，一种案子解决后的空虚，就像是走到路的尽头，发现再没有路可以走，没有疆域可以开拓。就像哈利的爷爷的遭遇一样，老婆仍在屋里，身旁围绕着医生和助产士，而他却帮不上忙也派不上用场。

“你在等什么？”

哈利转过身来，看见是侯勒姆。

“我在等卡翠娜，”哈利说，“她去停车场开车了，说会载我回家，如果你也需要搭便车的话……”

侯勒姆摇了摇头。“我托你问卡翠娜的事，你问她了吗？”

哈利点了点头，又试着点燃香烟。

“你的意思是‘问过了’？”侯勒姆纳闷道。

“没有，”哈利说，“我还没问她对你的意思是什么。”

“还没问？”

哈利闭了一下眼睛，说不定他问过了，总之他不记得卡翠娜回答了什么。

“我会这样问只是因为我在想……你们两个半夜在一起，又不是在警署，那你们可能不是在谈公事。”

哈利用手掌护住香烟和打火机，眼睛望着侯勒姆，只见他那对浅蓝色眼眸比平常还要突出。

“我只记得公事。”

侯勒姆看着地面，跺了跺脚，像是想促进血液循环，又像是无法离开原地。

“我会再跟你说，毕尔。”

侯勒姆点了点头，却没抬头，只是转身离开。

哈利看着他离去的身影，感觉他似乎看见了什么，而那是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事。有了！烟终于点着了！

一辆车驶到哈利身旁停下。

哈利叹了口气，把香烟扔在地上，开门上车。

“你们两个在讲什么？”卡翠娜问道，看着侯勒姆，驾车往格兰斯莱达街的平静夜色中驶去。

“我们有发生关系吗？”哈利问道。

“什么？”

“今晚稍早的事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们有上床吗？”

卡翠娜没有答话，看起来正专心开车，把车停在红灯前的白线上。哈利静静等待。

灯号转为绿灯。

“没有，”卡翠娜说，踩下油门，放开离合器，“我们没有发生关系。”

“很好。”哈利说，低声嘘了口气。

“你烂醉如泥。”

“什么？”

“你烂醉如泥，后来就睡着了。”

哈利闭上眼睛。“真该死。”

“对啊，我也这样想。”

“我不是那个意思。因为萝凯还在昏迷当中，而我——”

“而你也尽力让自己陷入昏迷？算了吧，哈利，更糟的事已经发生了。”

电台传出一个干巴巴的声音，播报说吸血鬼症患者瓦伦丁·耶尔森已于午夜被击毙，此外奥斯陆平安度过史上第一个热带气旋的来袭。卡翠娜和哈利在车上静默无语，车子穿过麦佑斯登区和芬伦区，朝霍尔门科伦区行进。

“你最近对侯勒姆是怎么想的？”哈利问道，“有可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吗？”

“他叫你问我吗？”

哈利默然不答。

“我觉得他好像跟那个叫什么利恩的在搞暧昧。”

“这件事我一无所知。开到这里就可以了，我在这里下车。”

“不用让我把车开进车道，送你到门口？”

“这样会吵醒欧雷克，这里就好了，谢啦。”哈利打开车门，却没动。“怎么了？”

“嗯，没什么。”他下了车。

哈利看着车子的后车灯消失，然后才走上车道，朝大宅走去。

大宅森然耸立，没有灯光，没有呼吸，看起来比黑暗还要阴森。

他用钥匙打开大门。

接着就看见欧雷克的鞋子，但什么声音都没听见。

他去洗衣间脱下衣服放在洗衣篮里，上楼进到卧室，穿上干净衣服。他知道自己无法入眠，便下楼走进厨房，泡了些咖啡，看着窗外。

他思考着，然后把念头推到一旁，倒了杯咖啡，他知道自己不会喝下去。他可以去妒火酒吧，但他这时也不想喝酒，晚点再喝好了。

念头又回来了。

念头有两个。

这两个是最简单也最大声的。

一个念头说，如果萝凯有个什么万一，那么他也会随她而去。

另一个念头说，如果萝凯熬过这个关卡，那么他会离开她，只因她值得更好的人，只因离开的人不应该是她。

第三个念头冒出来。

哈利把脸埋在双手之中。

这个念头是说，他不确定自己是否希望萝凯安然渡过鬼门关。

该死，该死！

接着第四个念头冒出来。

这念头说的是瓦伦丁在树林里说的话。

结果我们都被耍了，哈利。

瓦伦丁一定是在说哈利耍了他，否则难道是别人？难道耍了瓦伦丁的另有其人？

所以你才会被耍得团团转。

瓦伦丁说完这句话之后，就想骗哈利以为他手里拿的是枪，但说不定他指的不是这件事，说不定他另有所指。

一只手突然搭上后颈，哈利吓了一跳。

他回头往上看。

只见欧雷克站在他椅子后头。

“我没听见你进来。”哈利试着说话，声音却不由自主地颤抖。

“你睡着了。”

“睡着？”哈利双手在餐桌上一按，直起身来，“没有，我只是坐在这里——”

“爸，你睡着了。”欧雷克插嘴说，微微一笑。

哈利眨了眨眼驱开迷雾，又环顾四周，再用手摸了摸咖啡杯。咖

啡凉了。“天哪。”

“我想过了。”欧雷克说，拉开哈利旁边的一张椅子坐下。

哈利咂咂嘴润了一下口腔。

“你说得没错。”

“是吗？”哈利喝了一口冷掉的咖啡，去除恶心的胆汁味道。

“对，你不仅对身边的人有责任，还必须照顾素昧平生的人，我没权利要求你放弃他们。命案对你来说虽然跟毒品一样，但并不能改变这一点。”

“嗯，这个结论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对，海尔加帮了我一点，”欧雷克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她比我更擅长从不同角度來看事情。还有我说我不想变得跟你一样不是真心的。”

哈利把手放在欧雷克肩膀上，看见欧雷克把他的旧埃尔维斯·科斯特洛（Elvis Costello）歌手T恤拿来当睡衣：“儿子？”

“怎么样？”

“答应我你不会变得跟我一样。我只要求你这个。”

欧雷克点了点头。“还有一件事。”他说。

“什么事？”

“斯蒂芬斯打过电话来，是妈的事。”

哈利屏住呼吸，觉得心脏像是被一把铁钳给夹住了。

“她醒过来了。”

33

星期四上午

“喂？”

“安德斯·韦勒吗？”

“我是。”

“早安，我这里是鉴识医学中心。”“早安。”

“我打来是关于你送验的那根头发。”

“哦？”

“你收到我寄给你的打印数据了吗？”

“收到了。”

“好，那份数据不是完整分析，但你可以看到那根头发的DNA跟我们已登记在案的吸血鬼症患者案件中的一个DNA基因图谱档案有关联性，也就是DNA档案第二〇一号。”

“有，我看到了。”

“我不知道第二〇一号档案属于谁，但我们至少知道它不属于瓦伦丁·耶尔森。由于DNA只有部分符合，我又没收到你的回复，所以才想打电话来问你是否收到分析结果，因为我想你们应该要我们做完整套分析吧？”

“不用了，谢谢。”

“不用？可是——”

“这件案子已经侦结了，你们还有很多其他工作要做。对了，那份数据你除了寄给我，还寄给谁了吗？”

“没有，我没看见上面要求还要寄给谁，你要我——”

“不用，你可以结案了，谢谢你的帮忙。”

[1] 法国作家、艺术家、摄影师，出版过摄影集和小说，四十二岁时自杀。死前十天才将《自杀》（Suicide）这本稿子交给出版社。

[2] 1890年12月28日，詹姆斯·W.福赛思所率领的五百人骑兵队在距离美国拉什莫尔山东南方向约120公里名为伤膝河的地方围捕并射杀了至少146名拉科塔人。

第三部

但他不肯放弃。过去他曾放弃过很多次，他曾屈服于疼痛、恐惧和求死的愿望，但他也曾任由自私的原始求生本能喊出对无痛苦虚空、永恒睡眠和黑暗的渴求，这就是现在他还活着的原因。

34

星期六白天

金川政用火钳将烧得又红又烫的铁块从炉子里夹出来，放在铁砧上，以小锤敲击。这柄小锤采用的是日本传统设计，顶部突出宛如绞刑架。这座小铁铺是金川政从父亲和祖父那里继承的，但一如和歌山市的其他铁匠，他也为收支平衡伤透脑筋。长久以来，钢铁业一直是和歌山市的经济支柱，但如今整个产业都移到了中国，因此他不得不把重心转移到较为独特的产品上，例如日本刀。

日本刀又称武士刀，这种刀特别受美国人青睐，不过金川政接到的日本刀订单来自全球各地的私人买家。日本法律规定刀匠必须持有执照，也必须当过五年学徒，一个月只准制造两把长刀，而且必须向政府登记。金川政只是个单纯的铁匠，他做出好刀后以便宜的价格卖给持有执照的刀匠，然而他知道这事难保不被抓到，因此总是保持低调。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客户打算把刀拿去做什么用途，只能暗自希望客户是拿去锻炼、装饰或收藏。他只知道这样做能喂饱自己和家人，也能让小铁铺继续经营下去。

他谆谆嘱咐儿子，一定要把书念好，另谋他职，因为当铁匠太辛苦，收入太微薄。儿子的确听从了嘱咐，但供他上大学非常花钱，因此金川政对订单来者不拒。例如现在他手上这张订单的客户在挪威，工作内容是要复制一件日本平安时代的铁器，而且这是对方第二次订制相同的物品，第一次是在六个月前。金川政不知道客户姓名，手上也只有对方给的邮政信箱地址，但是无所谓，客户已把他要求的高昂价码付清了。这玩意之所以贵不仅因为制作复杂，必须依照客户提供的设计图来打造小小的牙齿，也因为他心里觉得不对劲。金川政说不出为什么他觉得做这玩意比做刀还来得不对劲，只是每次看到那副铁假牙他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此时他正从铁铺开车回家，走的是

三七〇国道，这是一条“会唱歌”的马路。通过精心的设计，这条马路上挖出了许多间隔不一的细小长沟，轮胎轧过时发出震动，从而形成动听的旋律。但今天他耳中听见的不再是安抚人心的优美音符，而是带有警告意味的低沉的隆隆声响，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化为尖叫，宛如恶魔所发出的尖叫。

哈利醒了过来，点了根烟，仔细思索。今天这是哪一种“醒来”？这不是直接准备上工的“醒来”，今天是星期六，下星期一寒假结束后学校才会开始上课，而且今天爱斯坦会去炉火酒吧看店。

今早他不是独自醒来，萝凯躺在他身边。萝凯从医院返家的头几个星期，每次哈利躺在床上看着她沉沉睡去，都会害怕她醒不过来，害怕那个医生诊断不出的神秘病症会复发。

“人就是无法应付疑惑，”斯蒂芬斯说道，“哈利，人都喜欢相信自己什么都知道，比如说被告是有罪的、诊断是确切的。承认自己有疑惑就只是承认自己的不足，而不是说这个谜团太过复杂或我们的专业有其局限。事实上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确定萝凯生了什么病。她的肥大细胞数目些微上升，起初我以为她罹患的是某种罕见的血液疾病，但现在症状都消失了。从许多迹象来看，她是中了毒，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会复发，就跟吸血鬼症患者案一样，你说是吗？”

“但我们确实知道是谁杀了那些女人。”

“你说得对，这个比喻不恰当。”

几个星期过去了，哈利担心萝凯病情复发的间隔越来越长。

同样地，每次手机响起，他担心吸血鬼症患者再度发生的间隔也越来越长。

所以今天不是满怀焦虑的醒来。

瓦伦丁·耶尔森死后，哈利经历过几次焦虑的醒来，奇怪的是，那些醒来都不是发生在内部调查组讯问他的那段期间。话说内部调查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哈利面对危险杀人犯的主动挑衅，身处不确定的情境中，因此不能视为开枪过当。内部调查组侦讯结束后，瓦伦丁和玛尔特·鲁德开始来他梦中拜访，焦虑的醒来开始发生。此外，在他耳边轻声说“所以你才会被耍得团团转”的不是瓦伦丁，而是玛尔特。哈利对自己说，如今寻找玛尔特是别人的责任，不是他的。随着时间过去，几个星期变成几个月，他们来梦中拜访的频率越来越低。哈利恢

复了规律的日常生活，往返于警察大学和家之间，同时不再碰酒，这也有助于噩梦的减少。

今天，他终于回到应该属于他自己的位置，因为今天的醒来是第五种醒来，也就是满足的醒来，他会每天都把幸福的日子复制粘贴，血液中的血清素含量也会回到正常浓度。

哈利轻手轻脚爬下床，穿上裤子，下楼走进厨房，把萝凯爱喝的胶囊放进意式咖啡机，打开开关，然后踏出屋外，走下台阶。他赤脚踩在雪上，脚底感受到愉悦的微刺感，鼻中吸入冬季的凛冽空气。覆盖白雪的城市依然笼罩在黑暗中，但东方天际已现微红，新的一天即将展开。

《晚邮报》有篇文章说未来其实比新闻让人以为的更光明，虽然媒体总是把命案、战争和暴行描述得越来越详尽，但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命案受害者的人数正处于历史新低，而且仍持续下降。是的，有一天命案可能会绝迹。米凯·贝尔曼的司法大臣任命案下星期会确定，根据《晚邮报》的报道，米凯表示设定野心勃勃的目标没什么错，但他个人的目标并不是创造一个完美的社会，而是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哈利读了不禁哂笑，伊莎贝尔不愧是个优秀的幕僚。哈利又看了一遍提到命案可能绝迹的那篇文章。为什么这个长期预估会勾起他心中的焦虑？尽管他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足，但他不得不承认，过去这几个月来他心中一直有股可能存在已久的焦虑。命案。他的人生都投入在对付命案上，如果他成功了，如果命案都灭绝了，那他是不是也会随之消失？他是不是把他自己的一部分也随着瓦伦丁一起埋葬了？这是不是几天前他去造访瓦伦丁坟墓的原因？或因为别的缘故？就像斯蒂芬斯说的那样，人无法应付疑惑。是不是因为少了个答案，所以他才不得安宁？可恶，萝凯说得对，瓦伦丁已经死了，该是时候放手了。

雪地里传来咯吱声响。

“哈利，寒假过得不错吧？”

“还可以，倒是你看起来像是滑雪还没滑过瘾，赛弗森太太。”

“滑雪天就是要滑雪啊。”赛弗森太太说，翘起臀部，只见她那身紧身滑雪装穿起来就像是彩绘皮肤似的。她单手拿着两支越野滑雪板，好像拿筷子一般，可见那滑雪板轻得有如氦气。

“哈利，你要不要也来滑上一圈啊？我们可以趁大家都还在睡觉

的时候高速冲向翠凡湖，”赛弗森太太露出微笑，灯光照在她唇上出现反射，显然她擦了防寒的护唇膏，“很滑……而且很爽哦。”

“我没有滑雪板。”哈利回以微笑。

赛弗森太太哈哈大笑。“你是在开玩笑吗？你是挪威人，却连一对滑雪板都没有？”

“简直是叛国罪，我知道。”哈利低头看了看报纸上的日期。三月四日。

“我记得你们好像也没有圣诞树。”

“很令人吃惊对不对？应该有人去检举我们才对。”

“你知道吗，哈利？有时候我真羡慕你。”

哈利抬头朝她看去。

“你什么都不在乎，打破所有的规定，有时我希望自己也能那么潇洒就好了。”

哈利笑了。“赛弗森太太，你这么会说话，相信你享受滑雪所带来的快感时，摩擦度和滑润度也一定掌控得很好。”

“什么？”

“祝你滑雪愉快！”哈利用折起的报纸对赛弗森太太致意，转身朝屋子走去。

他看着独眼米凯在报上的照片。也许这就是米凯的目光看起来如此坚定的原因，因为他看起来像是知晓真理，他的眼睛流露出的是牧师的目光，可以让众生改变信仰的目光。

事实上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确定。

结果我们都被耍了，哈利。

有吗？米凯心中的疑惑有流露出来吗？

萝凯坐在厨房餐桌前，替两人倒了咖啡。

“这么早就起来啦？”哈利说，亲了亲萝凯的头。她的头发有些许

的香草气味和“睡梦萝凯”的气味，这是他最喜爱的气味。

“刚才斯蒂芬斯打电话来了。”萝凯说，捏了捏哈利的手。

“他这么早打来有什么事？”

“他只是打来关注下我的情况。他也打给欧雷克叫他回去做追踪检查，因为圣诞节前他抽过欧雷克的血液样本。他说没什么好担心的，只是想看看那个‘不明疾病’是不是跟基因有关系。”

不明疾病。萝凯出院后，她和哈利及欧雷克更常拥抱、更常聊天、较少做计划，只是陪伴彼此。后来，仿佛有人施了魔法似的，幸福之水面又跟往常一样，结成了冰。尽管如此，哈利总觉得冰层底下的深渊里似乎有什么东西蠢蠢欲动。

“没什么好担心的，”哈利对自己和萝凯复述这句话，“但是要担心什么呢？”

萝凯耸了耸肩。“你想过那家酒吧要怎么办吗？”

哈利坐了下来，啜饮一口速溶咖啡。“昨天我去那里的时候还想说应该把它卖掉。我不会经营酒吧，开酒吧去服务一些可能带有不良基因的年轻人，感觉也不像是我的使命。”

“可是……”

哈利穿上羊毛夹克。“爱斯坦很喜欢在那里工作，我也知道他没乱喝店里的库存。随时可喝、随手可得，好像反而能让某些人振作起来，而且酒吧也开始赚钱了。”

“一点都不意外啊，那家酒吧是两起吸血鬼症患者案的现场，其中一次还差点发生枪战，老板又是大名鼎鼎的哈利·霍勒。”

“嗯，不对，我觉得应该是欧雷克想出的音乐主题的点子奏效了。比方说，今晚只播五十岁以上、独具风格的女歌手的歌，像是露辛达·威廉斯（Lucinda Williams）、爱美萝·哈里斯（Emmylou Harris）、帕蒂·史密斯、克里希·海德（Chrissie Hynde）。”

“亲爱的，这些都是我上一代的歌手。”

“明天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爵士之夜。有趣的是来朋克之夜的客人，到了爵士之夜也会来。还有为了纪念穆罕默德，我们要做一星

期的保罗·罗杰斯之夜。爱斯坦说我们应该举办一个歌曲大猜谜，而且——”

“哈利？”

“怎么样？”

“听起来你打算把妒火酒吧留着。”

“是吗？”哈利抓了抓头，“可恶，我又没时间经营酒吧，爱斯坦跟我又都疯疯癫癫的。”

萝凯哈哈大笑。

“除非……”哈利说。

“除非什么？”

哈利没有答话，只是面露微笑。

“不行，不行，绝对不要！”萝凯说，“我的工作已经够忙了，除非我……”

“一星期一天就好，你星期五又不用上班，只要去处理一下会计和文书工作就好。我的股份可以让一些给你，你可以当董事长。”

“女董事长。”

“成交。”

萝凯拍开哈利伸出的手。“不要啦。”

“考虑一下。”

“好吧，我会考虑一下再说不要。要不要回床上去？”

“累了？”

“……不是，”萝凯眯着眼睛越过咖啡杯看着哈利，“我想要享用一下赛弗森太太得不到的东西。”

“嗯，原来你在偷看啊，好啊，女董事长，您先请。”

哈利又朝报纸头版看了一眼。三月四日，今天是人出狱的日子。他跟着萝凯爬上楼梯，经过镜子但没往里头看。

“未婚夫”斯韦恩·芬内走进救主墓园，这时天方破晓，墓园里没人。一小时前，他走出伊拉监狱，重获自由，造访这座墓园是他做的第一件事。圆形的黑色小墓碑排列在白雪之间犹如白纸上的黑点。他年事已高，又多年不曾在冰上行走，因此他沿着结冰小径小心翼翼地往前走。他在一个特别小的墓碑前停下脚步，墓碑的十字架底下只写了“VG”两个首字母。

“VG”是瓦伦丁·耶尔森（Valentin Gjertsen）的首字母。

墓碑上没有纪念之词，当然没有，没人想记得他。墓碑前也没有鲜花。

斯韦恩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一根羽毛，跪了下来，插在墓碑前的白雪中。将一根老鹰羽毛放在死者棺木里是北美洲切罗基族人的习俗。斯韦恩在伊拉监狱里始终避免跟瓦伦丁接触，但和其他囚犯不同，他不是因为怕瓦伦丁怕得要死，而是因为他不希望这个年轻人认出他来。因为他可能迟早都会被认出来。瓦伦丁入狱那天，斯韦恩只看了他一眼就认出来了。他有他母亲的窄小肩膀和高亢嗓音，就跟斯韦恩记忆中他们订婚那天的她一模一样。她是趁斯韦恩在别处忙碌时试图堕胎的女人之一，斯韦恩只好闯入她家，住在那里看守他的后代。她躺在他旁边，每天晚上都颤抖、哭泣，直到在房间里浴血产下男婴。脐带是斯韦恩亲手用小刀割断的。男婴是他的第十三个小孩，也是他的第七个儿子。但他在狱中并不是在知道姓名后才百分之百确定瓦伦丁是他的亲骨肉的，而是在得知瓦伦丁的犯案细节之后。

斯韦恩站起身来。

逝者已矣。

生者转眼也将逝去。

他深深吸了口气。那男人联络过他，唤醒了他内心的渴望，他以多年来时间早已治好了这种焦渴。

斯韦恩抬头望向天际。太阳即将升起，城市居民即将醒来，他们将揉揉眼睛，甩开噩梦，梦里出现的是去年秋天到处肆虐的连环杀手。他们展露笑颜，看着阳光洒落在身上，丝毫没察觉即将有大事发生。相较之下，去年秋天的案件看起来只会像是无趣的序曲。有其父

必有其子，有其子必有其父。

那个叫哈利·霍勒的警察就在这座城市的某个地方。

斯韦恩转过身去，迈开脚步，脚步比先前更大、更快，也更坚决。

很多事等着他去做。

楚斯·班森坐在六楼，看着太阳放出的火红光芒入侵西北艾克柏区。去年十二月，卡翠娜把他从原本那间狗屋般的办公室移到了一间有窗户的办公室，这里虽然不错，但他仍负责给已侦结的案件或悬案的资料归档。因此在零下十二摄氏度的天气里，他这么早就到了办公室一定是因为办公室比他家温暖。或者是因为最近他睡得不好。

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大部分送来归档的资料都是关于吸血鬼症患者案迟来的线报或多余的证词。例如有人宣称看见了瓦伦丁·耶尔森，但这人可能也认为猫王尚在人世。DNA报告已证明哈利击毙的确实是瓦伦丁·耶尔森，但对有些人来说，事实只是烦人的东西，打扰了他们的执着。

打扰了他们的执着。楚斯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一直在他脑海中流连，这不过是他想到而并未大声说出口的一句话罢了。

他从一沓数据中拿起下一个信封。一如其他数据，这信封已被打开，由另一名警察将内容物编列成表。信封上有脸书标志，邮戳显示这是封快递邮件，上头有一枚回形针，夹着一张归档命令，上面写着“吸血鬼症患者案”，旁边是案件编号，“案件管理者”这几个字旁边则有麦努斯·史卡勒的姓名和签名。

楚斯拿出信封里的文件，最上面是一封以英文写成的信，他并不能全看懂，但足以明白信中提到法院披露命令，以及随信附上吸血鬼症患者案每一名被害人外加失踪的玛尔特·鲁德的脸书账户打印数据。他翻动资料，发现有几页还黏在一起，推测麦努斯并未全部看过。无所谓，这案子已经侦结，凶手永远不用上法庭受审，但楚斯很想抓到麦努斯那王八蛋的小辫子，于是他查看跟被害人有过讯息往来的人名，希望可以发现瓦伦丁·耶尔森或亚历山大·德雷尔的名字，这样就能指控麦努斯失职。他一页一页翻看，只查看发讯人和收讯人的名字，最后叹了口气。没有过失。那些名字当中，除了被害人之外，他只认得几个他和韦勒排除了的人名，因为那些人曾用手机和被害人联络过。用手机跟被害人通过电话的人，在脸书上也曾跟被害人通过讯

息，这应该是很自然的事，例如被害人埃娃·多尔门和那个伦尼·黑尔。

楚斯把数据放回信封，起身走到档案柜前，拉开第一格抽屉，随即放手。他喜欢听抽屉滑出的声音，听起来像叹息声，又像货物列车的声音。接着他用手挡住往外滑出的抽屉。

他又看了看那个信封。

是埃娃·多尔门，不是埃莉斯·黑尔曼森。

楚斯在抽屉里翻寻，找出一个卷宗，里头放着手机通话记录的讯问档案。他把卷宗和信封一起拿回到办公桌前，翻开档案，找到伦尼·黑尔这个名字。他之所以记得此人是因为伦尼（Lenny）这名字曾让他联想到英国歌手莱米（Lemmy）。当时他打电话去询问这个叫伦尼的家伙，对方的口气听起来像是个吓得半死的下三烂，声音发颤，跟大多数人一样，无论自己有没有做过坏事，一听到是警察打电话来就开始紧张。所以说，伦尼·黑尔跟第二号被害人埃娃·多尔门在脸书上通过讯息。

楚斯打开讯问档案，找出自己讯问伦尼和欧纳比比萨烧烤店老板的简短报告，并发现档案上有一行标注他看不懂。那行标注是韦勒写的，上头写说尼特达尔警局替伦尼和比萨店老板担保，同时确认埃莉斯·黑尔曼森遇害当时伦尼在比萨店里。

埃莉斯·黑尔曼森，第一号被害人。

他们之所以讯问伦尼是因为他打过好几次电话给埃莉斯，但这个伦尼却在脸书上跟埃娃互传讯息。这当中一定有错，一定是麦努斯的错，搞不好是伦尼的错。除非这只是巧合，年龄相仿的单身男子和女子在同一个地区寻觅良缘，挪威的人口密度又这么低，出现巧合也不无可能。再说，案子已然侦结，没必要多想。没那么必要。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报纸还在写关于吸血鬼症患者的新闻，美国那边还出现了一个瓦伦丁·耶尔森小型地下粉丝团，还有人买下了他的生平故事版权，打算出版成书或拍成影片。这案子虽然已登不上头版，但还有潜力再度成为热门新闻。楚斯拿出手机，找出莫娜·达亚的号码看了看，站起身来，抓起外套，朝电梯走去。

莫娜·达亚眯起眼睛，弯曲手臂，朝胸前举起哑铃。她放下手臂时，想象自己张开翅膀，振翅飞翔，飞越维格兰雕塑公园，飞越奥斯陆，这样她就能看见一切，将一切都收进眼底。

她看过她最爱的英国摄影记者唐·麦卡林（Don McCullin）的纪录片，此人之所以成为著名的人道主义战争记者，是因为他捕捉人类最不堪的影像并不是为了廉价的刺激，而是为了激励人类的自我反思以及对灵魂的探索。莫娜不能说自己跟麦卡林一样，但看完那部只有单方面说辞、有如圣徒传一般的纪录片，她突然想到，有个名词在片中没有被提及，那就是“野心”。麦卡林既然成了顶尖人物，那么在历经的大小战役中一定遇到过无数仰慕者，比如说想向他看齐的年轻同事就曾听说过这位摄影记者的传奇，说他在一九六八年越南“春节攻势”战役中，曾和士兵一起驻扎在顺化市，此外还有他在贝鲁特、比夫拉、刚果、塞浦路斯的趣闻逸事。这位摄影记者得到了人类最渴望的东西，那就是认同与喝彩，但纪录片里却只字未提他为何要让自己突破严苛考验，让自己身处一般人难以想象的险境，让自己可能犯下他所捕捉到的罪行，只为拍出最完美的照片和报道出前所未有的新闻。

莫娜同意坐进笼子等候吸血鬼症患者，同时选择不告诉警方，这个选择可能让警方错失拯救人命的机会。那晚她和诺拉碰面时，虽然觉得自己似乎受到监视，但还是可以偷偷传一张字条给诺拉，叫诺拉请警方提高警觉。然而就像诺拉的性幻想是被哈利·霍勒强暴一样，莫娜也觉得自己应该放手一搏，只因她也想要受人认同和喝彩，想要在年轻同事眼中看见钦佩的目光，并在获颁新闻奖时发表感言，谦卑地说自己只是个出身于北方小镇、辛勤工作的幸运女孩，然后再不那么谦卑地提到自己小时候遭人霸凌，于是才野心勃勃，立志复仇。是的，她会大声说出自己的野心，一点也不害怕让人知道这野心从何而来，而且她想要振翅高飞。

“你需要多一点阻力。”

哑铃变重了。她睁开双眼，看见有两只手正轻轻地把哑铃往下推。那人站在她正后方，使得大片镜子中的她看起来像是四臂象头神。

“来，再两下。”一个声音轻轻在她耳边响起。她认得这个声音。那个警察。她抬头望去，看到那人的脸就在她头顶上方，正在微笑，金色刘海下是一双水蓝色眼眸，还有一口雪白贝齿。那人正是安德斯·韦勒。

“你来这里干吗？”莫娜说，忘了手臂要做弯举，但仍感觉自己要振翅高飞。

“你来这里干吗？”爱斯坦·艾克兰说，把半升啤酒放在吧台前的客

人面前。

“什么？”

“我不是说你，我是说他。”爱斯坦伸出大拇指越过肩膀朝一个高大男子比了比，男子留着平头，刚走进吧台，在土耳其咖啡壶里放入咖啡粉和水。

“我受不了速溶咖啡了。”哈利说。

“你是受不了假日，”爱斯坦说，“也受不了离开你心爱的酒吧。听得出这首是什么歌吗？”

哈利聆听着快节奏的音乐旋律。“听不出来，要等她开口唱歌才知道。”

“她不会开口唱歌，这就是最棒的地方，”爱斯坦说，“这是泰勒·斯威夫特的专辑《一九八九》。”

哈利点了点头，他记得泰勒·斯威夫特或她的唱片公司把这张专辑从声田（Spotify）上下架了，声田只好放上卡拉OK版。

“我们不是说好今天只放五十岁以上女歌手唱的歌吗？”

“你没听见我刚才说什么吗？”爱斯坦说，“她又不会唱歌。”

哈利决定放弃争辩这段对话的逻辑性。“今天客人来得比较早。”

“那是因为鳄鱼肉香肠，”爱斯坦说，指了指吧台上挂着的一条条冒着缕缕轻烟的长香肠，“头一个星期客人会点是因为够古怪，现在熟客都很爱点来吃，也许我们应该把店名改成‘鳄鱼乔’，或‘沼泽地’，或……”

“妒火就可以了。”

“好啦好啦，我只是觉得先抢先赢嘛，一定会有人把这个点子偷走。”

“到时候我们再想另一个点子。”

哈利把土耳其咖啡壶放在电炉上，转过身去，正好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进店门。

哈利交叠双臂，看着男子跺了跺脚上的靴子，朝店内怒目而视。

“有什么不对劲吗？”爱斯坦问道。

“没什么，”哈利说，“你注意不要让咖啡煮到沸。”

“你跟那个不能煮到沸的土耳其咖啡简直一个样，很难伺候啊。”

哈利绕过吧台，走到男子面前，男子正解开外套纽扣，全身散发着热气。

“霍勒。”男子说。

“班森。”哈利说。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为什么要跟我说？”

楚斯发出呼噜笑声。“你不想先知道是什么事吗？”

“我对你的回答觉得满意才会想知道。”

哈利看见楚斯想做出无所谓的嬉笑表情，却颇为失败，只好吞了口口水。他那张疤痕累累的脸涨红了，可能是因为从寒冷室外走进温暖室内的缘故。

“霍勒，你是个王八蛋，但那次你的确救了我一命。”

“别让我后悔救你，快说吧。”

楚斯从外套内侧的口袋拿出一个卷宗。“莱米……我是说伦尼·黑尔跟埃莉斯·黑尔曼森和埃娃·多尔门都联络过，你自己看。”

“真的？”哈利看见楚斯朝他递来一份用橡皮筋捆住的黄色卷宗，“为什么你不拿去给布莱特？”

“因为她跟你不一样，她得考虑自己的前途，还会把这个拿去给米凯。”

“还有呢？”

“下星期米凯就要接掌司法部，他绝对不会想在这个时候让自己

的经历出现污点。”

哈利看着楚斯，很久以前他就发现楚斯并不如他外表看上去那般蠢笨。“你是说他不希望这件案子开始再度延烧？”

楚斯耸了耸肩。“吸血鬼症患者案本来就差点成为米凯在晋升路上的绊脚石，没想到最后居然变成他事业上最大的成就，他绝对不希望这个形象受到破坏。”

“嗯，你把这些数据交给我，是因为你担心它们会流落到警察署长办公室的抽屉里？”

“我是担心它们会流落到碎纸机里，霍勒。”

“好，但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要跟我说？’”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碎纸机？”

“为什么你、楚斯·班森，会在乎这件事？别跟我瞎扯淡，我非常清楚你的为人。”

楚斯发出呼噜一声。

哈利静静等待。

楚斯看了看哈利，又看了看别处，跺了跺脚，仿佛鞋子上还有雪。“我不知道，”最后他说，“是真的，我不知道。我本来想指责麦努斯·史卡勒没注意到手机跟脸书的关联，羞辱他一番，但这也不是原因。我想我不是……我想我只是……不对，×，我不知道！”楚斯咳嗽一声。“如果你不要，我就放回档案柜，让它永不见天日，对我来说反正也没区别。”

哈利擦去窗玻璃上的雾气，看着楚斯走出酒吧大门，穿过马路，低头走进刺眼的冬日阳光中。难道他眼花了？不然就是楚斯身上出现了那种名为“警察”的良性疾病症状。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爱斯坦问道，看着哈利回到吧台里。

“警察专属的色情刊物，”哈利说，把黄色卷宗放在柜台上，“里面是打印数据和誊本。”

“吸血鬼症患者案？难道还没破吗？”

“已经破了，只是还有一些枝节有待厘清，这是程序上的要求。你没听见咖啡在沸腾吗？”

“你没听见泰勒·斯威夫特没在唱歌吗？”

哈利张口想说话，却听见自己哈哈大笑。他爱死爱斯坦这家伙，也爱死这家酒吧了。他把滚烫的咖啡倒进两个杯子，跟着《欢迎光临猪舍》^[1]这首歌的拍子在卷宗上轻轻敲打，一边浏览数据，一边想着萝凯一定会答应他，他只要坐着安静得像老鼠，给她一点时间就好。

这时他的目光停了下来。

他觉得脚底下的冰层似乎发出吱的一声。

他听见自己心跳加速。结果我们都被耍了，哈利。

“怎么了？”爱斯坦问道。

“什么怎么了？”

“你看起来像是……呃……”

“见鬼了？”哈利问说，又读了一次，确定自己没看错。

“不是。”爱斯坦说。

“不是？”

“不是，你看起来比较像是……醒来了。”

哈利从卷宗上抬起头来，看着爱斯坦，这时他感觉到了，他感觉到内心的焦虑消失了。

“限速六十，”哈利警告说，“而且路面结冰。”

欧雷克稍微放开油门。“你有车有驾照证，为什么不自己开车？”

“因为你跟萝凯开车技术比较好。”哈利说，眯眼望着低缓的山坡，山坡上的树木为白雪覆盖，反射着刺眼的阳光。一个路标上写着距离欧纳比村还有四公里。

“那你可以叫妈来开车啊。”

“我想说带你来看看地方警局也不错，你知道，有一天你可能会被分配到这种地方。”

车子驶到一辆拖拉机后头，欧雷克踩了踩刹车。拖拉机的上链轮胎接触柏油路面发出唱歌般的声响，不断向后喷出白雪。“我的目标是犯罪特警队，不是乡下。”

“奥斯陆跟乡下也没多大差别，才一个半小时车程而已。”

“我要申请芝加哥的FBI课程。”

哈利微微一笑。“你这么有野心的话，在地方警局待个几年应该吓不倒你。这里左转。”

“我是吉米。”一个面容开朗的魁梧男子说，他站在尼特达尔警局门口。尼特达尔警局的隔壁是社会福利机构和就业服务中心，这些单位都位于一栋简朴的现代化建筑中，这类专门设置公家机关的建筑在挪威很常见。警长吉米身上的新晒痕让哈利觉得他应该是去了加那利群岛过寒假，但这想法源于哈利对名字以“y”结尾的尼特达尔人会去哪里度假的偏见。

哈利和他握了握手。“吉米，谢谢你特地在星期六抽时间来见我们。他叫欧雷克，是警察大学的学生。”

“看起来像是未来的警长哦，”吉米说，上下打量了下眼前这名高个子年轻人，“哈利·霍勒亲自来造访我们，我觉得很荣幸，所以我怕浪费时间的是你，而不是我。”

“哦？”

“你在电话上说你打给伦尼·黑尔他都没接，所以我趁你们来这里的路上很快查了一下，发现原来你们讯问过他以后，他就去泰国了。”

“原来？”

“对，他离开前跟邻居和常客说他可能会离开一阵子，所以他现在可能换了泰国的手机号码。我问过的人都没有他的电话，也没人知道他住在哪里。”

“难道他是宅男？”

“可以这样说。”

“他有家人吗？”

“他单身，又是独子，从没离开过家，自从父母过世后就一直住在他们那个猪窝里。”

“猪窝？”

“黑尔家族世代都以养猪为生，赚了不少钱。一百年前，他们盖了一栋惊人的三层楼豪宅，我们村里的人都叫它猪窝，”吉米咯咯笑着说，“想要扭转大家的印象可没那么容易。”

“嗯，所以你认为伦尼·黑尔去泰国这么久做什么？”

“呃，你是说像伦尼那种人去泰国做什么？”

“我不知道伦尼是哪种人。”哈利说。

“他人还不错，”吉米说，“也很聪明，他是信息科技工程师，在家工作，是个自由职业者，有时我们电脑有问题会找他来修。他不碰毒品，不做什么蠢事，据我所知他也没有金钱问题，但他对女人的事总是不在行。”

“什么意思？”

吉米看着自己口中喷出的白气飘散在空中。“两位，这里有点冷，我们进去喝杯咖啡怎么样？”

“我想伦尼应该是想去找个泰国新娘，”吉米说，在两个社会福利马克杯和他自己的利勒斯特罗姆足球队马克杯里倒了过滤式咖啡，“他在家乡这里无法跟别人竞争。”

“无法跟别人竞争？”

“对，我刚才说了，伦尼是个宅男，独来独往，不太跟人说话，也不是什么吸引女人的性感男人，而且他有难以控制的嫉妒问题。据我所知，他连苍蝇都没伤害过，也没伤害过女人，但有次有个女人打电话来警局，说伦尼跟她约会过一次以后就对她死缠烂打。”

“他是跟踪狂？”

“对，现在是这样叫了。她跟伦尼说没兴趣进一步发展，但伦尼还是给她发了很多短信，送她很多花，还站在街上等她下班。于是她明白地跟伦尼说再也不想见到他，伦尼就再也没出现过了。可是她跟我们说，后来她觉得家里的东西好像在她出门上班时被人动过，所以她才给警局打电话。”

“她觉得有人进过她家？”

“我问过伦尼，他矢口否认，后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伦尼·黑尔是不是有一台3D打印机？”

“有一台什么？”

“一种可以用来复制钥匙的机器。”

“我不知道，但我说过了，他是信息科技工程师。”

“他的嫉妒问题有多严重？”欧雷克问道，哈利和吉米都转头朝他看去。

“你是说要从一分到十分给他评个分？”吉米反问道，哈利听得出他语气里的讽刺意味。

“我只是在想，他会不会有病态性嫉妒？”欧雷克说，用不确定的眼神看了哈利一眼。

“霍勒，这小子在说什么？”吉米拿起他那个鲜黄色马克杯，大声啜饮了一口咖啡，“他是在问伦尼是不是杀了人吗？”

“是这样的，就像我在电话中说过的，我们只是想厘清吸血鬼症患者案的一些枝节，而伦尼跟两名被害人都联络过。”

“可是杀害她们的是那个瓦伦丁不是吗？”吉米说，“还是说你们有疑虑？”

“没有疑虑，”哈利说，“我说过了，我只是想跟伦尼·黑尔谈谈他跟被害人的对话，看能不能发现什么我们还不知道的事。我在地图上看见他家距离这里只有几公里远，所以我在想，我们可以直接去登门拜访，把事情厘清。”

吉米用大手抚摸着马克杯上的徽章。“报纸上说你现在是讲师，

不是警探。”

“我想我跟伦尼一样是自由职业者。”

吉米交叠双臂，左袖往上缩，露出褪色的裸女刺青。“好吧，霍勒，想必你也意识到了，尼特达尔警区这里向来无事，感谢上帝，所以你打来以后，我就打了几通电话，还开车去了伦尼家，或者说应该，尽量开往伦尼他家。猪窝位于一条林间道路的尽头，距离附近住户有一公里半，这条路上积了半米深的雪，雪跟道路两旁一样高，上面没有胎痕也没有鞋印，只有麋鹿和狐狸脚印，说不定还有几匹狼的脚印，你懂我的意思吗？那里已经好几个星期没人出入了，霍勒，如果你想找伦尼，只能买张去泰国的机票，我听说芭堤雅是男人去找泰国女人的盛地。”

“雪上摩托车。”哈利说。

“什么？”

“如果我明天带搜查令来，你能安排一辆雪上摩托车吗？”

哈利明白这位警长的幽默感已被消磨殆尽。原本吉米预想的可能是泡杯香醇咖啡，向大城市来的警察证明乡下警察也懂得什么叫效率，没想到对方竟然不屑他的判断，还叫他准备一辆雪上摩托车，简直把他当成了总务主管。

“才一公里半，用不着雪上摩托车，”吉米说，揉了揉因为晒伤而开始蜕皮的鼻子，“你们可以滑雪过去，霍勒。”

“我没有滑雪板。我要一辆雪上摩托车，还要有驾驶员。”

接下来的静默像是永无止境。

“我刚才看见是这年轻人开的车，”吉米侧过头，“你没驾照吗，霍勒？”

“有，但我以前开车害死过一个警察，”哈利拿起马克杯将咖啡一饮而尽，“所以不愿意那种事再度发生。谢谢你的咖啡，我们明天见。”

“刚才那是怎么回事？”欧雷克问道，他驾车在路口稍停，打方向灯，表示他们要驶入主干道，“当地警长自愿在星期六跑来帮忙，你却跟他鬼话连篇？”

“我有吗？”

“有啊！”

“嗯，打左方向灯。”

“奥斯陆要往右走。”

“卫星导航说，欧纳比比萨烧烤店左转两分钟就到了。”

欧纳比比萨烧烤店老板自我介绍说叫汤米，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指，仔细看了看哈利拿到他眼前的照片。

“可能吧，可是我不记得伦尼的朋友长什么样了，我只记得奥斯陆那个女人被杀的那天晚上，他跟一个朋友来过这里。伦尼是个宅男，总是独来独往，也不常来光顾，所以秋天的时候你们打电话来问我，我才会记得那天晚上他来过。”

“照片中的男人名叫亚历山大，或是瓦伦丁，你记得他们在说话的时候，伦尼有叫对方这两个名字之中的一个吗？”

“我不记得听到过他们说话，而且那天我一个人负责外场，我老婆在厨房里忙。”

“他们什么时候离开的？”

“很难说，他们分吃了一份加了意式腊肠和火腿的克努特特制超大比萨。”

“你连这个都记得？”

汤米咧嘴一笑，用手指轻敲太阳穴。“你今天点一份比萨，三个月以后再来，跟我说你要点你今天点过的比萨，我会比照我给警局同人的优惠算你便宜。我们家的比萨饼皮都是低卡路里，里头含有坚果。”

“听起来很诱人，但我儿子还在车上等我，谢谢你的协助。”

“不客气。”

欧雷克驾车驶入黄昏的薄暮之中。

两人都陷入静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

哈利在心中计算时间，瓦伦丁跟伦尼吃完比萨以后，还是能从容地返回奥斯陆，杀害埃莉斯·黑尔曼森的。

一辆货车从他们旁边高速驶过，使得他们的车身晃了晃。

欧雷克清了清喉咙。“你要怎么拿到搜查令？”

“嗯？”

“第一，你不是犯罪特警队队员。第二，你没有申请搜查令的法律依据。”

“没有吗？”

“如果我没记错课堂上教的，你没有。”

“说来听听。”哈利露出微笑。

欧雷克稍微放慢行车速度。“瓦伦丁杀了好几个女人，这件事罪证确凿。伦尼·黑尔会认识这些女人中的两个只能说纯属巧合，警方掌握的证据不足以趁伦尼在泰国度假时强行进入他家。”

“我同意只基于这些理由很难拿到搜查令，所以我们要去格里尼区。”

“格里尼区？”

“我想去跟哈尔斯坦·史密斯聊一下。”

“今天晚上我要跟海尔加一起做晚餐。”

“我是想去找他聊一下病态性嫉妒。你说要做晚餐？好吧，那我自己的想法去格里尼。”

“还好啦，格里尼算顺路。”

“你去跟她做晚餐吧，我跟史密斯可能会聊上一会儿。”

“太迟了，你已经说我可以一起去的。”欧雷克踩下油门，变换车道，超过一辆拖拉机，打开大灯。

两人一时无话，车子持续行进。

“限速六十。”哈利一边说，一边按着手机。

“而且路面结冰。”欧雷克回道，稍微松开油门。

“韦勒吗？”哈利说，“我是哈利·霍勒，希望你正坐在家里觉得星期六下午很无聊。哦？那你可能要跟那位美女说你得帮一个过气的传奇警探调查几件事。”

“病态性嫉妒，”史密斯说，热切地看着刚刚来访的两位客人，“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主题，但你们大老远跑来这里，真的只是为了要聊这个？史戴·奥纳不是比较擅长这个吗？”

欧雷克点了点头，看起来十分同意。

“我想跟你聊，因为你有疑虑。”哈利说。

“疑虑？”

“那天晚上瓦伦丁来这里，你说他知道。”

“知道什么？”

“你没说。”

“我处于惊吓状态，可能说了各式各样的话。”

“没有，史密斯，这次你反而话很少。”

“梅，你听到了吗？”史密斯朝正在替他们泡茶的瘦小身影哈哈大笑。

梅微笑点头，拿着茶壶和一个茶杯走进客厅。

“我说了一句‘他知道’，你就解读成我有疑虑？”史密斯问道。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你难以理解，”哈利说，“你不明白瓦伦丁怎么会知道，对不对？”

“哈利，我不知道。说到我自己的潜意识，我懂的不会比你多，你说不定懂的比我更多。为什么你要问这件事？”

“因为有一个人冒出来了，好吧，这个人匆匆忙忙跑去了泰国。我请韦勒去查，在据说他离开的那段时间，这个人却不在任何乘客名

单上，而且过去三个月以来，这个人的银行账户和信用卡不论在泰国或其他地方都没有任何活动。此外有意思的是，韦勒发现他的名字出现在过去一年曾购买过3D打印机的名单上。”

史密斯看着哈利，又转头望出厨房窗户。白雪覆盖在窗外的漆黑原野上，犹如一张闪亮亮的轻柔毛毯。“瓦伦丁知道我办公室的位置，那就是我当时说‘他知道’的意思。”

“你是说他知道你的地址？”

“不是，我是说他穿过栅栏门后直接往谷仓走来，他不仅知道我办公室的确切位置，还知道通常我午夜会在那里。”

“说不定他看到了窗户透出的灯光？”

“从栅栏门那里是看不见那扇窗户里头有灯光的，跟我来，我带你们去看一样东西。”

三人走到谷仓，打开门锁，进入办公室。史密斯打开电脑。

“所有的监视器画面都在这里，我把它找出来。”史密斯说，轻叩手指。

“好酷的画，”欧雷克说，朝墙上的蝙蝠男人画作点了点头，“阴森森的。”

“那是奥地利插画家阿尔弗雷德·库宾（Alfred Kubin）的画，”史密斯说，“名叫《吸血鬼》。我父亲有一本库宾的画作集，小时候我常坐在家看那本书，别的小孩都跑去电影院看粗制滥造的恐怖电影。可惜梅不准我在家里挂库宾的画作，她说会让她做噩梦。说到噩梦，我找到瓦伦丁的监控录像了。”

史密斯朝屏幕指了指，哈利和欧雷克倚身越过他肩膀看去。

“这是他进入谷仓的画面，你们看，他毫不犹豫，很清楚该往哪里走，这怎么可能？我是给他做过咨询，但不是在这里，而是在市中心租的办公室里。”

“你的意思是说有人事前指点过他？”

“我的意思是说可能有人指点他，这件案子从一开始就有这个问题，这些命案所展现出来的计划程度是吸血鬼症患者没有能力办到

的。”

“嗯，我们在瓦伦丁的住处没有发现3D打印机，可能有人复制了钥匙再拿给他，这个人先替自己复制钥匙，进入曾经甩过他、拒绝他或跑去认识其他男人的女人家里。”

“认识其他更高大的男人。”史密斯说。

“也就是嫉妒，”哈利说，“病态性嫉妒，却发生在连苍蝇都没伤害过的人身上。当一个男人无法伤害别人，就需要别人来替他做这件事，而这个人必须做得到他做不到的事。”

“这个人必须是杀人犯。”史密斯说，缓缓点头。

“这个人必须已经准备好为了杀人而杀人，也就是瓦伦丁·耶尔森。所以他们一个人负责计划、一个人负责行动，就像经纪人和表演者。”

“天哪，”史密斯说，用双手搓揉双颊，“这下子我的论文真的开始说得通了。”

“怎么说？”

“最近我去里昂演讲，主题关于吸血鬼症患者杀人犯，虽然业界人士都对我的创新研究报以热情，但我一直提醒他们说我的工作少了些什么，所以不算是真正具有开创性，也就是说这些命案不符合我所归纳出的吸血鬼症患者的综合描述。”

“你归纳出的综合描述是？”

“患者出现精神分裂和偏执症状，被渴血的欲望吞没，倾向于杀害身旁的人，但无法执行需要缜密计划和高度耐心的杀人行为。而这个吸血鬼症患者所犯下的杀人案，却都指向策划型的人格特质。”

“一个策划者，”哈利说，“这个人找上瓦伦丁，当时瓦伦丁正好不得不停止杀人，因为他不能自由行动，否则很可能会被警察逮到。这个策划者提供单身女子的住家钥匙给瓦伦丁，还提供女子的照片、日常生活习惯、什么时间会做什么事，他提供一切足以让瓦伦丁去执行谋杀同时又能避免暴露行踪所需要的细节，瓦伦丁怎么可能拒绝得了这样的提议？”

“他们形成完美的共生关系。”史密斯说。

欧雷克清了清喉咙。

“什么事？”哈利说。

“警方花了好几年都找不到瓦伦丁，伦尼是怎么找到他的？”

“好问题，”哈利说，“总之他们不是在监狱里认识的，伦尼的背景干净得跟神父的罗马领一样。”

“你说什么？”史密斯问说。

“罗马领。”

“不是，我是说那个人名。”

“伦尼·黑尔，”哈利又把名字说了一次，“怎么了么？”

史密斯没有答话，只是眼望着哈利，张着嘴无法合拢。

“该死。”哈利冷静地说。

“什么该死？”欧雷克问道。

“患者，”哈利说，“他们是同一个心理医生的患者，瓦伦丁·耶尔森和伦尼·黑尔是在候诊室认识的。史密斯，是不是这样？快说出来，命案可能再度发生，拯救人命可比保密誓言更重要。”

“是的，伦尼·黑尔是我前阵子的患者，他是来这里进行咨询的，也知道我习惯晚上在谷仓工作。但他跟瓦伦丁不可能在这里认识，因为我跟瓦伦丁的咨询是在市区进行的。”

哈利坐在椅子上倚身向前。“但伦尼·黑尔是不是有病态性嫉妒的倾向，而且可能跟瓦伦丁·耶尔森联手合作，杀害抛弃他的女人？”

史密斯专心思索，两根手指搓揉着下巴，然后点了点头。

哈利靠回椅背，看着电脑画面和瓦伦丁负伤离开谷仓时的暂停影像。瓦伦丁进入谷仓时，磅秤上的刻度显示为七十四点七公斤，如今剩下七十三点二公斤，这表示他在办公室地上流了一点五公斤的血。这只是简单算数，而简单算数同样也适用于目前的情境，瓦伦丁·耶尔森加伦尼·黑尔，一加一等于二。

“这件案子必须重启调查才行。”欧雷克说。

“这是不可能的。”甘纳·哈根说，看了看表。

“为什么不可能？”哈利说，朝莉塔比个手势，示意买单。

犯罪特警队队长哈根叹了口气。“因为这件案子已经侦结了，哈利，而且你提出来的判断根据听起来太像阴谋论了。随机的巧合：这个伦尼·黑尔跟两名被害人联络过。心理医生的猜测：只因为瓦伦丁看起来知道应该往右转。记者和作家最爱利用这种事来大做文章，像是说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是被美国中情局枪杀的，还有英国歌手保罗·麦卡特尼已经驾鹤归西。吸血鬼症患者案依然备受瞩目，如果根据这种证据就重启调查，我们一定会变成备受瞩目的小丑。”

“变成小丑，你担心的就是这个吗，长官？”

哈根微微一笑。“哈利，你以前叫我‘长官’的口气总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小丑，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其实你才是长官。我是无所谓，我可以接受，你绩效高，可以肆无忌惮地嘲弄我们，但这件案子已经侦结，盖子已经盖上，而且拴得非常紧。”

“是因为米凯·贝尔曼对不对？”哈利说，“他在就任司法大臣之前，不想让任何人破坏他的形象，对不对？”

哈根耸了耸肩。“谢谢你周六夜晚邀我出来喝咖啡，哈利，你家里一切都好吧？”

“不错啊，”哈利说，“萝凯的身体健康强壮，欧雷克正在跟女友一起做晚餐，你呢？”

“哦，也不错。最近卡翠娜和毕尔一起买了个房子，你应该知道吧？”

“我不知道。”

“他们稍微分开过一段时间，但现在决定携手共度人生，卡翠娜怀孕了。”

“真的假的？”

“真的，预产期是六月，世界已经往前推进了。”

“对有些人来说是这样，”哈利说，递了两百克朗钞票给莉塔，莉塔开始计算要找哈利多少钱，“对有些人不是，施罗德酒馆这里的时

间就是静止的。”

“这样啊，”哈根说，“我还以为已经有人在用现金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谢谢你，莉塔。”

哈根等服务生走了以后才说：“这就是你约我在这里碰面的原因？只是为了提醒我？你以为我已经忘了吗？”

“没有，我不认为你已经忘了，”哈利说，“但除非我们查出玛尔特·鲁德发生了什么事，否则这件案子就不算侦结，对她家人来说不算，对这里的员工来说不算，对我来说不算，我看得出对你来说也不算。你心里明白，米凯·贝尔曼如果把盖子拴得死紧，怎么样都打不开，那我会直接去把伦尼·黑尔家的窗玻璃打破。”

“哈利……”

“听着，我只需要一张搜查令还有你的许可，让我把尚未厘清的案情解决，我保证一旦解决我就停手。甘纳，你只要帮我这个忙就好，然后我就会停手。”

哈根扬起一侧粗眉。“你叫我甘纳？”

哈利耸了耸肩。“你自己说的，你已经不是我的长官了。别这样，你从警以来不是一直都站在好人阵线这边吗，甘纳？”

“你知道这句话听起来像拍马屁吗，哈利？”

“那又怎样？”

哈根深深叹了口气。“我不敢保证什么，但我会考虑，好吗？”他站起身来，扣上外套扣子，“哈利，我记得我刚开始办案的时候，有人给过我忠告，那就是如果想要活下来，就必须学会适时放手。”

“这的确是个好忠告，”哈利说，端起咖啡杯凑到嘴边，抬头看着哈根，“如果你觉得活下来他妈的有那么重要的话。”

35

星期日上午

“他们在那里。”哈利对史密斯说。史密斯踩下刹车，把车停在两

个男人前方。那两人双臂交叠，站在森林道路的中央。

“唉，”史密斯说，双手插进他那件颜色缤纷的休闲西装外套口袋里，“你说得对，我应该多穿点衣服出来的。”

“这给你。”哈利说，摘下头上的黑色羊毛帽，帽子上绣着骷髅头和交叉人骨，底下写着“圣保利”。

“谢了。”史密斯说，戴上帽子往下拉，盖住耳朵。

“霍勒，早安。”警长吉米说，他背后是车辆无法通行的积雪道路，雪地上停着两辆雪上摩托车。

“早安，”哈利说，摘下太阳眼镜，雪地反射的阳光刺痛他的双眼，“感谢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同意帮忙，这位是哈尔斯坦·史密斯。”

“你用不着谢我。”吉米说，朝一个跟他同样身穿蓝白连身裤的男子点了点头，那身穿着让他们看起来宛如巨型儿童，“阿图尔，你载这个穿休闲西装的家伙好吗？”

哈利看着雪上摩托车载着史密斯和阿图尔消失在道路彼端，雪上摩托车的引擎声宛如电锯般切开了清澈、冷冽的空气。

吉米跨上雪上摩托车的椭圆形座椅，咳了一声，转动钥匙发动：“请准许本地警长驾驶雪上摩托车。”

昨晚哈利跟吉米的对话十分简短。

“我是吉米。”

“我是哈利·霍勒，我得到我需要的了，可以请你安排雪上摩托车，明天早上载我们去黑尔家吗？”

“哦。”

“我们会有两个人去。”

“你是怎么拿到的？”

“十一点半可以吗？”

一阵静默。

“好。”

雪上摩托车沿着第一辆车留下的雪痕驶去，只见山谷下散布着小区屋舍，玻璃窗和教堂尖塔在太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摩托车驶入浓密的松树林，阳光顿时受到遮蔽，温度骤降。接着摩托车朝一处洼地驶去，那里有一条结冰的河川流过，气温到了此处更是笔直滑落。

这段车程只花了三四分钟，但雪上摩托车停在史密斯、阿图尔和一道冰雪覆盖的高大围墙旁边时，哈利的牙齿仍在不停打战。四人前方是一扇牢牢立于雪地之上的熟铁栅栏门。

“猪窝到了。”吉米说。

栅栏门内三十米处，矗立着一栋看起来摇摇欲坠的三层楼豪宅，四周环绕着高大松树。豪宅的木壁板看起来上过漆，但现在漆已剥落，使整栋房子呈现出不同色泽的灰色和银色，窗内的窗帘看起来像是粗布和帆布制成的。

“竟然在这么阴暗的地方盖房子。”哈利说。

“三层楼的老哥德式建筑，”史密斯说，“这一定打破了这里的建筑规定吧？”

“黑尔家族打破过各种规定，”吉米说，“但从不犯法。”

“嗯，可以借我一些工具吗，局长？”

“阿图尔，你有撬棒吗？快点，把这件事解决。”

哈利一下车踏进雪地，半条腿就陷了进去，但他还是努力走到栅栏门前，攀爬过去，其余三人也跟了上来。

豪宅前方有一排加盖露台，面向南方，所以这栋房子在夏天正午应该晒得到一点阳光，否则怎么会有人在吸血小黑蚊肆虐的地方盖露台？哈利走到大门前，透过结霜玻璃窗往里头看了看，按下锈红色的老式电铃。

至少电铃还能用，因为大宅深处传出铃声。

哈利又按了一下门铃，另外三人陆续走到他身旁。

“如果他在家，现在一定会站在门口等候我们，”吉米说，“雪上摩

托车的声音几公里外就能听到，这条路又只通到这里。”

哈利又按了一下门铃。

“伦尼·黑尔在泰国听不到啦，”吉米说，“我家人在等我一起去滑雪呢，阿图尔，把玻璃窗打破吧。”

阿图尔挥动撬棒，大门旁的窗户应声碎裂。他脱下一只手套，伸手穿过破玻璃，专心摸索了一会儿，接着哈利就听到了门锁转动的声音。

“你先请。”吉米说，把门打开，做出请进的手势。

哈利踏进门内。

屋里看来没人住，这是哈利进屋后的第一印象，也许是因为屋内缺乏提供舒适感的现代化设备，才让他觉得这栋曾有当地名人居住的宅邸已变成了博物馆，就像他十四岁时父母曾带他和妹妹去莫斯科参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居，那是哈利见过的最死气沉沉的房子。也可能正因为这个缘故，三年后他读《罪与罚》才会受到那么大的震撼。

哈利穿过玄关，走进偌大的客厅，按了按墙上的电灯开关，但没反应。灰白色窗帘虽然遮蔽了阳光，但仍足以让他看见自己喷出的白气，以及散置在房间里的老式家具。那些本该摆在一起的成套桌椅看起来像是在激烈的继承纠纷后被分开了。墙上挂的笨重画作歪了，可能是因为温度变化出现的歪斜。这时哈利发现伦尼不在泰国。

屋里毫无生气。

伦尼·黑尔本人，或者至少是某个神似哈利在伦尼·黑尔的照片上看过的人，坐在一张翼状靠背椅上。那人的堂皇坐姿看起来像以前哈利的爷爷喝醉后睡着的样子，不同的是那人的右脚稍微离开地面，右小臂也悬空在椅子扶手上方几厘米处。换句话说，那具尸体在尸僵现象发生后稍微倾斜了一点，而尸僵现象是在许久之之前发生的，可能大概五个月前。

尸体的头部让哈利联想到复活节彩蛋，干燥、易碎，里头空无一物。那颗头看起来像是缩小了，迫使嘴巴张开，露出支撑着牙齿的又干又灰的牙龈。尸体额头上有一个黑色小孔，孔中无血，头部后仰，姿态僵硬，张口凝视着天花板。

哈利绕到椅子后方，看见螺栓穿过了靠背椅。有个黑色金属物体躺在椅子后侧的地板上，形状像是口袋型手电筒。哈利认得这种东西。在他大约十岁时，爷爷觉得最好让他知道圣诞晚餐上的猪肋排是怎么来的，于是带他到谷仓后面。那里有个奇妙的机器，爷爷称之为屠宰面具，尽管它根本不是面具。屠宰面具置于大母猪海德龙的额头上。爷爷按动开关，机器发出砰的一声，十分刺耳。海德龙突然一阵抽搐，像是被吓了一跳，然后就倒在地上。接着爷爷抽干海德龙的血液。但让哈利印象最深刻的是火药的气味，以及海德龙倒下之后还在不断抽搐的四肢。爷爷解释说海德龙已经死了，尸体都会这样。后来有好长一段时间，哈利都会做噩梦，梦见抽搐的猪腿。

哈利背后的地板传来咯吱声响，随即传入耳中的是越来越沉重的呼吸声。

“他是伦尼·黑尔？”哈利问道，并没有回头。

吉米清了两次喉咙才有办法回答：“对。”

“别再靠近。”哈利说，蹲下身来，环顾四周。

这个现场并未对他说话。这个犯罪现场沉默无语。可能由于时间已经过去了太久，也可能由于这里根本不是犯罪现场，只是屋子主人自己决定不想活了。

哈利拿出手机拨给侯勒姆。

“我在尼特达尔的欧纳比村发现一具尸体，有个叫阿图尔的会打给你，跟你说在哪里跟他碰面。”

哈利结束通话，走进厨房，试了试电灯开关，但也没反应。厨房整理得甚是整齐，但水槽里放着一个盘子，上头有发霉又干硬的酱汁，冰箱前方结了水坝状的冰。

哈利回到玄关。

“你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保险丝盒。”哈利对阿图尔说。

“电力可能被切断了。”吉米说。

“门铃还会响。”哈利说，沿着玄关旁的弯曲阶梯走了上去。

二楼有三间卧室，都经过细心打扫，但其中有一间的床罩反折，

椅子上挂着衣服。

三楼有个房间显然是办公室，架上摆着书本和档案，窗前有一张长方形桌子，上面放着一台电脑和三个大屏幕。哈利转过身去，看见门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个方形盒状物，边长大约七十五厘米，有着金属边框，侧边是玻璃材质，里头的框架上有一把白色小钥匙。那正是一台3D打印机。

远处传来钟声。哈利走到窗前，窗外看得见教堂，钟声可能是教堂正在举行周日礼拜。黑尔家的高度多于宽度，犹如矗立在森林里的高塔，屋主当初建屋的用意可能是为了让自己看得见别人，别人却看不见自己。哈利的目光落在前方桌上的一个档案夹封面所写的姓名上，他打开档案夹，阅读第一页，又抬头看了看书架上许多同款式的档案夹，然后走到楼梯间。

“史密斯！”

“是？”

“上来这里！”

三十秒后，这名心理医生踏进房间，并未立刻走到哈利正在翻阅档案的桌子前，而是在门口停下脚步，脸上露出惊诧的神色。

“认得这些东西吗？”哈利问道。

“认得，”史密斯走到书架前，拿下一个档案夹，“这些是我的患者记录，被偷走的资料。”

“我想这个应该也是吧？”哈利说，拿起一个档案夹，让史密斯阅读上面的标签。

“亚历山大·德雷尔。对，这是我的笔迹。”

“我虽然看不懂这些专有名词，但我看见这里写说德雷尔执着于《月之暗面》，以及一个女人，还有鲜血。你还写说他可能发展出吸血鬼症，底下还注明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你就考虑打破医师誓言，把你的担忧告诉警方。”

“我说过了，后来德雷尔就没再来做咨询了。”

哈利听见门打开的声音，往窗外看去，正好看见警员阿图尔把头

伸到露台栏杆外，朝雪地里呕吐。

“他们去哪里找保险丝盒了？”

“地下室。”史密斯说。

“你在这里等着。”哈利说。

哈利走下楼去，只见玄关亮着灯，通往地下室的门已经被打开。他弯腰走下阴暗、狭窄的地下室楼梯，但仍撞到了头，感觉破了皮，原来是撞到了水管边缘。接着他觉得脚下踩到坚实的地面，并看见一间储藏室外亮着一颗灯泡。吉米站在储藏室门口，双手软绵绵地垂落身侧，双眼直盯着门内瞧。

哈利朝吉米走去。伦尼·黑尔的尸体虽已出现腐烂迹象，但客厅的低温让人闻不到气味；然而地下室甚为潮湿，虽然寒冷，但温度不会低到零摄氏度以下。哈利走上前去，原本以为鼻子闻到的是腐烂马铃薯的气味，但其实是另一具尸体所散发出来的尸臭味。

“吉米。”哈利轻声说。吉米慢慢转身面向哈利，双眼圆睁，额头上有一小道刮痕。哈利一看吓了一跳，随即想到他下楼梯时也撞到了水管。

吉米站到一旁，哈利往门内望去。

储藏室里有个三米乘二米的方形笼子，笼身以铁丝网构成，笼门上有挂锁。目前这个笼子没有囚禁任何人，因为被囚之人早已死去。这里同样毫无生气。哈利看见令年轻警员阿图尔反应那么剧烈的原因了。

尽管腐烂程度显示女子早已死去多时，但老鼠够不到吊在笼子顶端的赤裸女尸，因此尸体保存完好，这表示哈利可以清楚地看见她生前受到了什么样的对待。她身上多半是刀伤。哈利见过无数尸体和千奇百怪的凌虐方式，照理说应该会感到麻木，而事实也的确如此。他已习惯看见随机暴力、激烈斗殴、疯狂仪式、招招致命的刺杀所产生的结果，尽管如此，眼前的这一幕却令他震惊。他看得出这种残害方式想达到什么效果。他看得出死者不仅得遭受身体上的痛苦，还得承受在明知自己会有的遭遇后所产生的绝望与恐惧；他看得出凶手所享受的性愉悦和发挥创意的满足感；他看得出这具尸体要让发现之人所感受到的震惊、凄凉与无助。只是不知道凶手是不是已在这里得到他想要的？

吉米在哈利背后咳嗽起来。

“别在这里咳，”哈利说，“去外面。”

哈利听见吉米蹒跚的脚步声在背后逐渐远去，他打开笼门，踏入笼内。吊在笼里的女子身材颇瘦，皮肤白得有如外头的雪，皮肤上有红色的斑点，那不是血，是雀斑。她的腹部上方有个子弹穿出的黑色小孔。

哈利不确定女子借由上吊自杀来求得解脱是否就可免受痛苦折磨。当然了，她的死因可能是腹部中弹，但这一枪也可能是在她死后才打在身上的，因为她已经没用了，就像小孩子想毁了坏掉的玩具一样。

哈利拨开女子面前垂落的红发，确认了女子的身份。幸好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不久之前，她的鬼魂还在夜深人静时来造访过他。他比较希望她来造访时面无表情。

“那……那是谁？”

哈利转过身去。史密斯头上那顶圣保利羊毛帽依然戴得很低，几乎盖到眼睛，仿佛他很冷，但哈利觉得他全身发抖并不是因为寒冷。

“她是玛尔特·鲁德。”

36

星期日晚上

哈利把头埋在双手之中，静静坐着，聆听楼上传来的说话声和沉重脚步声。鉴识人员正在客厅、厨房和玄关拉封锁线、拍照和放置小白旗。

他逼自己再度抬头看去。

他跟局长吉米解释过，在犯罪现场鉴识人员搜证完成之前，绝对不能割断绳子，把玛尔特·鲁德放下来。当然了，他可以告诉自己说她是在瓦伦丁的车子后备厢里流血过多而死，因为在瓦伦丁车上发现了她的血，而且血量足以致命，然而笼子左边地板上的床垫却述说着不同的故事。那床垫吸收了各种从人体排出来的东西，久而久之变成了黑色的，床垫上方的铁丝网上挂着一副手铐。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一个熟悉的声音大声咒骂，接着侯勒姆来到地下室，额头上有道伤口正在流血。他在哈利身旁停下脚步，看了看笼子，又看了看哈利。“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有两个同事额头上都有同样的伤痕，而且你也有，可是你们怎么都不提醒我一声？”他突然转头，朝楼梯喊道，“小心水——”

“哎哟！”一个惨叫声传来。

“怎么会有人建楼梯是故意要人撞到头的？”

“你不会想看她的。”哈利轻声说。

“什么？”

“连我都不想看。毕尔，我已经在这里将近一小时了，妈的，还是没法习惯。”

“那你干吗还坐在这里？”

哈利站起身来。“她在这里很久了，我想说……”哈利听见自己声音发颤，便快步朝楼梯走去，向站在楼梯上正在搓揉额头的一名鉴识员点了点头。

吉米正在玄关打电话。

“史密斯呢？”哈利问道。

吉米朝楼上指了指。

哈利走进办公室，看见哈尔斯坦·史密斯正坐在电脑桌前，阅读亚历山大·德雷尔的档案。

史密斯抬眼望来。“哈利，地下室那个是亚历山大·德雷尔干的好事。”

“还是叫他瓦伦丁吧，你确定？”

“我的笔记里都写了。他跟我描述过他幻想如何凌虐和杀害女人，说得好像在计划完成一件艺术品一样，尸体上的割伤跟他描述的一样。”

“这样你还不告诉警方？”

“我当然想过，但如果我们把每个患者在脑中幻想的恐怖犯罪都一一报告给警方，那大家其他事都不用做了，”史密斯把头埋进双手之中，“只要一想到原本可以拯救那么多条生命，我就……”

“别太自责了，哈尔斯坦，就算你说了，警方能做什么也是未知数。总之伦尼·黑尔可能是利用从你那边偷来的笔记，复制瓦伦丁的幻想。”

“这不无可能，虽然可能性很低，但不是全无可能，”史密斯挠了挠头，“但我还是不明白，黑尔怎么会知道偷走我的笔记，就能找到一个能跟他合作的杀人犯？”

“你话太多了。”

“什么？”

“史密斯，你想想看，你在跟伦尼·黑尔谈病态性嫉妒这个主题时，是不是提过其他患者也会想象自己杀人？”

“我应该提过，我常跟患者解释说他们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人，好让他们平静下来，不觉得自己那么怪异——”史密斯突然住口，伸手捂住嘴巴，“天哪，你是说……都怪我这张大嘴巴？”

哈利摇了摇头。“哈尔斯坦，我们可以找到一百种自责的方法。我当警探的那些年，由于我没能及时逮到连环杀手，至少有十几个人因此丧命。但如果你想要活下来，就必须学会适时放手。”

“你说得对，”史密斯发出空洞的笑声，“但我很确定这句话应该是心理医生说的，而不是警察说的。”

“你先回家去陪家人吧，吃顿周日晚餐，暂时忘了这些事。托尔德就快到了，他会来查看电脑，看能找到些什么。”

“好。”史密斯站起身来，摘下羊毛帽还给哈利。

“你留着吧，”哈利说，“日后如果有人问起，你一定会记得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来这里，对不对？”

“当然会。”史密斯说，又戴上帽子。这时哈利突然觉得那顶羊毛帽上的骷髅头图案配上心理医生的快活面容，似乎产生一种不经意的滑稽与不祥之感。

“你没有搜查令，哈利！”甘纳·哈根大声吼叫，哈利不得不把手机拿远一点。托尔德坐在伦尼的电脑桌前，抬头望来。

“你没得到许可就擅自闯入民宅！我已经大声且清楚地说过不行了！”

“长官，我没有擅自闯入，”哈利望着窗外的山谷，夜色缓缓降临，灯光逐渐亮起，“是本地警长闯入的，我只不过按了电铃。”

“我跟他谈过，他清楚地记得你说你有那栋房子的搜查令。”

“我只跟他说我得到我需要的了，这是真的啊。”

“那是什么？”

“哈尔斯坦·史密斯是伦尼·黑尔的心理医生，他有权去探望他所担心的患者。有鉴于黑尔和两名命案被害人的关系最近浮上台面，他认为有担忧的必要，所以才找我陪他一起去，因为我有警察的背景，以防黑尔有暴力倾向。”

“我想史密斯一定会附和这个说法吧？”

“当然会，长官，心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可是不能乱来的。”

哈利听见哈根发出怪笑声，接着又怒斥道：“哈利，你欺骗了一个警长，你知道的，所有证据在法庭上都会被视为无效，如果他们发现——”

“甘纳，闭嘴别说了。”

手机另一头沉默片刻。“你刚刚说什么？”

“我好声好气请你闭嘴，”哈利说，“因为没什么好发现的，我们进入那栋民宅的方式非常正确，而且没有人会站上法庭受审，他们都死了，甘纳。今天所发生的事，只是我们发现了玛尔特·鲁德到底怎么了，还有瓦伦丁·耶尔森有共犯，我看不出这对你或贝尔曼有什么不利之处。”

“我才不在乎——”

“有，你在乎，所以我已经替警察署长拟好了下次要发的新闻

稿：警方夜以继日寻找玛尔特·鲁德的下落，现在我们的孜孜不倦终于有了收获，我们十分确定马尔特的家人和整个他妈的挪威都需要这个交代。你抄下来了吗？伦尼·黑尔不会夺走警察署长成功除去瓦伦丁的光芒，反而大大加了一分，所以长官，你尽管放心，好好享受这顿大餐吧。”哈利把手机放回裤子口袋，揉了揉脸，“托尔德，你有什么发现？”

信息科技专家抬起头来。“电子邮件的内容证实了你的说法。伦尼·黑尔第一次跟亚历山大·德雷尔联络时就说，他是从史密斯那里偷的患者记录上知道他的电邮地址的，并单刀直入地说希望两人可以合作。”

“他有用到‘谋杀’这个词吗？”

“有。”

“很好，继续说。”

“几天后德雷尔或者说瓦伦丁回复了，他写说他要先去查看患者记录是不是真的被偷了，确认这不是警察用来捉他所布下的陷阱，接着又说他对提议保持开放态度。”

哈利越过托尔德肩头望去，在屏幕上看见了瓦伦丁所写的句子，不禁打了个寒战。

朋友，我对诱人提议保持开放态度。

托尔德把画面往下拉，继续说：“伦尼·黑尔写说他们只能用电子邮件跟彼此联络，无论如何瓦伦丁都不能去查他到底是谁。他请瓦伦丁建议一个地方，让他可以提供女人住处的钥匙和其他指示给他，但两人又不必碰面，于是瓦伦丁提议加洛鲁浴场的更衣室……”

“那家土耳其澡堂。”

“埃莉斯·黑尔曼森遇害四天前，黑尔写信说已经将她家钥匙和其他指示放在更衣室的一个置物柜里，柜门上的挂锁用蓝漆涂了一个圆点，密码是0999。”

“嗯，黑尔不只指示瓦伦丁，还像是用遥控器操控他。其他信件说什么了？”

“埃娃·多尔门和佩内洛普·拉施都是用类似的方式，但杀害玛尔特·

鲁德的事却没有指示。情况正好相反。我看看.....在这里。玛尔特·鲁德失踪后那天，黑尔写说：亚历山大，我知道是你从哈利·霍勒最爱去的酒馆绑走了那个年轻女人，这不在我们的计划之中。我猜她还在你家。亚历山大，那女人会引导警方找上你，我们必须尽快行动，把她带出来，我保证会让她消失无踪。把车开到地图坐标‘60.148083，10.777245’的地方，那儿是一条荒凉道路，晚上很少有车。今晚凌晨一点到那里，在写着‘哈兰区，一公里’的路标前停车，然后往右边森林步行一百米，把她放在一棵烧焦的大树下，然后离开。”

哈利看着屏幕，在手机上的谷歌地图里输入坐标。“距离这里有几公里远，还有呢？”

“没有了，这是最后一封邮件。”

“真的？”

“好吧，我还没在这台电脑上找到其他东西，说不定他们用手机联络？”

“嗯，有其他发现再告诉我。”

“好。”

哈利走到楼下。

侯勒姆站在玄关处，正在跟一个鉴识员说话。

“有个小细节，”哈利说，“去水管上采集DNA样本。”

“什么？”

“第一次走下去的人一定会撞到那条水管，上面沾了每个人的皮肤和血液，基本上它就像一本厚厚的访客签到簿。”

“好。”

哈利朝正门走去，突然停步，转过身来。

“对了，要跟你说声恭喜，昨天哈根跟我说了。”

侯勒姆茫然地看着哈利。哈利用手在肚子前面画了一个半圆。

“哦，那个啊，”侯勒姆露出微笑，“谢谢。”

哈利走到屋外，冬季的黑暗与寒意立刻将他包围，他深深吸了口气，感觉很有净化作用。他朝那排由松树构成的黑墙走去。警方用两辆雪上摩托车载送人员，往返于猪窝和除过雪的道路那端。哈利很确定在这儿有交通工具可用，但现下这里一个人都没有。他找到雪上摩托车在雪中留下的痕迹，确定自己不会偏离，然后开始步行。猪窝渐渐消失在背后的黑暗之中，这时他听见一个声响，便停下脚步仔细聆听。

是教堂钟声。在这种时间敲钟？

他不知道那是丧礼还是洗礼的钟声，只知道那钟声令他打了个寒噤。他看见前方的深沉黑暗中有一双发亮的黄色眼睛正在移动，宛如动物的眼睛，也宛如土狼的眼睛。低吼声越来越响，朝他快速靠近。

哈利举起一只手挡在面前，仍被雪上摩托车的头灯照得睁不开眼睛。车子在他面前停下。

“你要去哪里？”头灯后方传来一个声音问道。

哈利拿出手机，打开谷歌地图，拿给驾驶雪上摩托车的警员看：“我要去这里。”

60.148083，10.777245。

哈利在路标旁正好一百米处找到了那棵树。

他涉雪而过，来到焦黑分叉的树干前，那里周围的积雪比较浅。他蹲了下来，在雪上摩托车的头灯照耀下，看见树干上有个颜色较浅的痕迹。可能是绳子，也可能是铁链造成的，这表示玛尔特·鲁德来到这里时还活着。

“他们来过这里，”哈利说，环顾四周，“瓦伦丁和伦尼来过这里，他们会不会碰过面？”

周围树木沉默地凝望着他，犹如不愿做证的目击证人。

哈利回到雪上摩托车旁，坐到警察后方。

“你得载鉴识人员来这里，好让他们采集遗留的痕迹物证。”

警察半转过头：“你现在要去哪里？”

“带坏消息回市区。”

“你知道玛尔特·鲁德的家人已经接到通知了吧？”

“嗯，但她在施罗德酒馆的家人还没收到通知。”

一只鸟在森林深处发出一声警告的尖鸣，太迟了。

37

星期三下午

哈利移开堆了有半米高的报告，好看清楚坐在他办公桌前的两个青年。

“是这样的，我看过你们对五芒星命案的报告，”哈利说，“你们很值得夸奖，利用空闲时间做我给毕业生出的作业。”

“可是呢？”欧雷克问道。

“没有可是。”

“因为我们做得比毕业生还要好对不对？”杰西双手抱在脑后的黑色长辫子上。

“不对。”哈利说。

“不对？他们谁做得比我们好？”

“我没记错的话，安·格里姆塞那一组做得比你们好。”

“什么？”欧雷克说，“他们连主要嫌疑人是谁都没答对！”

“没错，他们说没找到主要嫌疑人，而根据我所提供的资料，这才是正确答案。你们指出了正确嫌犯，但那是因为你们忍不住去网上查十二年前谁是真凶，然后再反推回去，做出几个错误判断，好让最后的结论是正确的。”

“所以你出的作业是没有答案的？”欧雷克说。

“根据我所提供的资料是没有的，”哈利说，“这也是为你们日后做准备，如果你们真的想成为警探的话。”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做？”

“寻找新情报，”哈利说，“或是把已知案情用不同的方式拼凑起来，答案通常就藏在你手中已经握有的情报里。”

“那吸血鬼症患者案呢？”杰西问道。

“有些情报是新的，有些案情是早已知道的。”

“你看过今天的《世界之路报》吗？”欧雷克问道，“伦尼·黑尔指示瓦伦丁·耶尔森去杀害那些他嫉妒的女人，就跟《奥赛罗》一样。”

“嗯，我好像记得你说《奥赛罗》的主要杀人动机不是嫉妒，而是野心。”

“那就说是奥赛罗综合征好了。对了，那篇报道不是莫娜·达亚写的，真奇怪，我好像很久没看到她写的报道了。”

“谁是莫娜·达亚？”

“唯一了解这件案子始末的犯罪线记者，”欧雷克说，“一个从北方来的怪女人，半夜会去健身房，还会用欧仕派须后水。对了，哈利，快告诉我们吧！”

哈利看着眼前那两张热切的面孔，回想自己在念警察大学时有没有这么认真，结果是一点也没有，通常他不是醉了，就是等不及要再喝醉。这两个小鬼比他好多了。他清了清喉咙，说：“好吧，既然如此，这只是上课，我必须提醒你们，警察大学学生也是要遵守保密誓言的，明白吗？”

两个年轻人点了点头，倾身向前。

哈利靠上椅背，想抽根烟，心知在外头台阶上来根烟的滋味一定很棒。

“我们搜查过黑尔的电脑，所有数据都在里面，”哈利说，“包括行动计划、笔记、被害人数据、别名亚历山大·德雷尔的瓦伦丁·耶尔森的资料、哈尔斯坦·史密斯的数据、我的数据……”

“你的资料？”杰西说。

“听他说完。”欧雷克说。

“黑尔写了一本手册，叙述如何取得那些女人的家门钥匙印模，他发现用Tinder约出来的女人，十个中有八个会在上厕所时把包留在桌上，而且钥匙多半都放在包内的小拉链夹层里。要制作三把钥匙的双面印模平均需要十五秒的时间，虽然拍照比较简单，但有些钥匙光用照片无法做出精准的3D档案来让3D打印机做出副本。”

“这是不是代表他在第一次跟对方约会的时候就认定日后他一定会嫉妒？”杰西问道。

“有些时候可能是吧，”哈利说，“他只是写说取得钥匙印模很简单，没理由不先把进入对方家中的方法拿到手。”

“真叫人毛骨悚然。”杰西低声说。

“那他为什么选中瓦伦丁，又是怎么找到他的？”欧雷克问道。

“他需要的所有资料都可以在他从史密斯那里偷走的患者记录里找到，手册上说亚历山大·德雷尔对于吸血鬼症的杀戮幻想有强烈且详细的描述，史密斯甚至想通报警方对他进行预防性拘留，但最后没这么做是因为他同时也展现出高度的自制力，生活有条不紊。我推测就是因为他身上结合了杀人欲望和自制力，才让他成为黑尔眼中的完美人选。”

“可是黑尔要拿什么条件跟瓦伦丁·耶尔森交换？”杰西问道，“是钱吗？”

“是血，”哈利说，“年轻女性身上的温热鲜血，而且杀害这些女性追踪不到亚历山大·德雷尔身上。”

“没有明显动机以及凶手不曾跟被害人有过接触的命案最难侦破。”欧雷克说，杰西点了点头。哈利知道欧雷克说的这句话是他在课堂上讲过的。

“嗯，对瓦伦丁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命案查不到他的假身份亚历山大·德雷尔身上，再加上他整过容，所以他可以四处活动而不被抓到。他其实不太在乎让人知道命案是他干的，最后他也情不自禁留下线索给我们说他就是真凶。”

“是给我们？”欧雷克说，“还是给你？”

哈利耸了耸肩。“无论如何，就算我们知道是他干的，还是逮不到他，因为他都已经被通缉好几年了，还是可以继续依照黑尔的指示

去杀人，而且过程十分安全，因为黑尔复制的钥匙可以让他进入被害人的住处。”

“一种完美的共生关系。”欧雷克说。

“就像土狼和秃鹰，”杰西低声说，“秃鹰让土狼知道哪里有受伤的猎物，土狼就前去杀死猎物，这样两者都有食物吃。”

“所以瓦伦丁杀了埃莉斯·黑尔曼森、埃娃·多尔门和佩内洛普·拉施，”欧雷克说，“却没杀害玛尔特·鲁德？那伦尼·黑尔认识她吗？”

“不是，那是瓦伦丁自己干的，而且是冲着我来的。他在报上读到骂他是无耻变态，所以就绑走了一个我身边的人。”

“就因为你骂他是变态？”杰西皱了皱鼻子。

“自恋者喜欢被人爱，”哈利说，“或者被人恨，别人对他的恐惧可以确认和膨胀他的自我形象。他们觉得别人对他的忽视或鄙视是种侮辱。”

“就像那次史密斯在播客上侮辱瓦伦丁，”欧雷克说，“瓦伦丁就大受刺激直接跑去农场杀他。你认为瓦伦丁有精神病吗？我的意思是说，他自我控制了那么久，重出江湖后干的都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冷血谋杀，但是他对史密斯和玛尔特·鲁德所做的看起来却又是非常随兴的行动。”

“也许吧，”哈利说，“说不定他只是个很有自信的连环杀手，在成功犯下几次命案之后就开始觉得自己可以在水上行走。”

“可是伦尼·黑尔为什么要自杀？”杰西问道。

“这个嘛，”哈利说，“你们有什么看法？”

“这不是很明显吗？”欧雷克说，“那几个女人甩了伦尼，伦尼认为她们罪有应得，所以拟订计划让瓦伦丁去谋杀她们，可是玛尔特·鲁德和穆罕默德·卡拉克这两个人却无辜受到波及，可以说是因他而死，所以他良心发现，在良心上过不去。”

“不对，”杰西说，“伦尼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一旦事情结束，一旦那三个他要杀的女人，也就是埃莉斯、埃娃和佩内洛普都死了，他就会自杀。”

“这点我不敢说，”哈利说，“黑尔的手册里还提到了其他女人，房里还有其他的复制钥匙。”

“好吧，那如果伦尼不是自杀呢？”欧雷克说，“说不定是瓦伦丁杀了他？他们可能因为穆罕默德和玛尔特的死而争吵，因为伦尼认为他们是无辜的，所以可能想把瓦伦丁交给警方，结果却被瓦伦丁发现。”

“除非瓦伦丁真的受够了伦尼才会把他杀了，”杰西说，“土狼会把靠得太近的秃鹰吃了，这种事也不算少见。”

“屠宰击昏枪上只发现了伦尼·黑尔的指纹，”哈利说，“很可能是瓦伦丁杀了伦尼之后，想把它布置得像自杀，不过他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警方掌握的线索早就可以让他终身监禁。再说，如果瓦伦丁想消灭证据，为什么要把玛尔特·鲁德留在地下室，还把可以证明他和伦尼联手合作的电脑和档案留在二楼工作室？”

“好吧，”杰西说，“我同意欧雷克一开始说的，伦尼·黑尔觉得有无辜的人因他而死，所以良心上过不去。”

“你们绝对不要低估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哈利说，“产生这个念头所依据的讯息通常比你认为的还要多，而且最简单的答案通常都是正确答案。”

“但有一件事我不懂，”欧雷克说，“伦尼和瓦伦丁不想让别人看见他们在一起，这我明白，但他们为什么要用一个那么复杂的交付方式？约在其中一人的家里碰面不就好了吗？”

哈利摇了摇头。“瓦伦丁失手被擒的概率仍然很高，所以对伦尼来说，不让瓦伦丁知道他的身份很重要。”

杰西点了点头。“而且他担心瓦伦丁一旦被捕，就会向警方供出他以换得减刑。”

“瓦伦丁也绝对不希望伦尼知道他住在哪里，”哈利说，“他对这件事非常小心，这也是他为什么可以躲避警方追缉那么久的原因。”

“所以这件案子算是侦破了，没有尚待厘清的部分，”欧雷克说，“黑尔自杀，瓦伦丁绑架了玛尔特·鲁德，但你们找没找到证据指出是瓦伦丁杀了她？”

“犯罪特警队是这样想的。”

“因为？”

“因为他们在施罗德酒馆发现了瓦伦丁的DNA，在他车子后备厢发现了玛尔特的血迹，还找到了射穿玛尔特腹部的那枚子弹。子弹钻入黑尔家地下室的砖墙，弹道和尸体位置的比对结果指出玛尔特在被吊起来之前就已中枪，子弹应该是从鲁格红鹰左轮手枪里击发的，也就是瓦伦丁原本打算用来枪杀史密斯的那把枪。”

“但你不同意这个看法。”欧雷克说。

哈利挑起一侧眉毛。“是吗？”

“刚才你说‘犯罪特警队是这样想的’，这表示你有不同的看法。”

“嗯。”

“所以你的看法是什么？”欧雷克问道。

哈利伸手抚摸了一下脸。“我想是谁结束她的生命可能并不重要，因为在这个案例中，结束她的生命等同于让她从痛苦中解脱。笼子里的床垫上沾满DNA，包括血迹、汗渍、精液、呕吐物，有些是她的，有些是伦尼的。”

“天哪，”杰西说，“你是说黑尔也凌虐过她？”

“说不定还有别人。”

“除了瓦伦丁和黑尔以外还有别人？”

“地下室楼梯的上方有一条水管，只要不注意一定会撞上，所以我请资深鉴识员毕尔·侯勒姆化验那条水管上的DNA，并寄一张清单给我。年代太久远的样本会劣化，所以最后他一共找出七组DNA。一如往常，我们采集了到过现场的警方人员的DNA，比对之后，发现那七组DNA包括当地警长吉米、警员阿图尔、毕尔、史密斯和我，再加上一个我们来不及提醒的犯罪现场鉴识员，但我们不知道第七个人是谁。”

“所以第七个人不是瓦伦丁·耶尔森，也不是伦尼·黑尔？”

“都不是，我们只知道第七个人是男性，而且跟伦尼·黑尔没有血缘关系。”

“会不会是某个去那里工作的人？”欧雷克说，“比如水电工之类的？”

“有可能。”哈利说，目光落到面前的一份《每日新闻报》上，上头印着准司法大臣米凯的特写照。哈利又读了一次照片说明：“在警方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终于找到了玛尔特·鲁德，为此我感到格外高兴。警方终于对受害者家属有了交代，我也能了无牵挂地离开警察署长的职位。”

“我得走了。”

三人离开警察大学，走到新堡大楼前，正要分头离开，哈利想起他们收到过邀请。

“哈尔斯坦完成他的吸血鬼症患者论文了，星期五要举行论文答辩会，他邀请我们去参加。”

“论文答辩会？”

“就是口试，亲朋好友都要盛装出席，”杰西说，“要想不搞砸都很难。”

“你妈和我都会去，”哈利说，“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想不想去？史戴会是审查委员之一。”

“哇！”欧雷克说，“希望时间不会太早，星期五我要去伍立弗医院。”

哈利蹙起眉头。“为什么？”

“斯蒂芬斯医师又要替我抽血，他说他在研究一种名叫全身性肥大细胞增生症的罕见血液疾病，还说妈如果得的是这种病，那就是她的血液自我修复，所以她痊愈了。”

“肥大细胞增生症？”

“这是一种遗传缺陷，由c-kit基因突变引起。这种疾病不会遗传，但斯蒂芬斯希望血液中能协助修复的物质会遗传，所以他想采集我的血液去比对我妈的。”

“这就是你妈之前说的基因联系？”

“斯蒂芬斯说他还是认为妈是中毒，全身性肥大细胞增生症只是他在瞎猜而已，但很多伟大的发现一开始都是误打误撞得来的。”

“这倒是没错。论文答辩会两点开始，结束后有一场晚宴，你想去晚宴的话可以参加，但我可能会跳过。”

“我想你一定会跳过，”欧雷克微笑说，转头望向杰西，“是这样的，哈利不喜欢人。”

“我喜欢人，”哈利说，“我只是不喜欢跟他们相处而已，尤其是很多人凑在一起的时候。”他看了看表。“说到这个……”

“抱歉我来迟了，我刚才在做私人辅导。”哈利说，快步走进吧台。

爱斯坦呻吟一声，把两杯啤酒放在吧台上，啤酒溅出少许：“哈利，我们得多找点人来才行。”

哈利看了看酒吧里的热闹人群，说：“我想人已经够多了吧。”

“你个白痴，我是说来帮忙的人手啦。”

“我这白痴是在开你玩笑啦，你知道有谁的品味不错吗？”

“崔斯可。”

“他很孤僻。”

“才没有。”爱斯坦又倒了杯啤酒，向哈利做了个手势，叫他跟客人收钱。

“好吧，考虑看看。史密斯来过了？”哈利朝圣保利羊毛帽指了指，帽子盖在加拉塔萨雷队旗旁边的一个酒杯上。

“对啊，他说谢谢你借他帽子，他还带了几个外国记者来，跟他们说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说他后天要进行一个什么跟博士学位有关的事。”

“论文答辩会。”哈利把信用卡还给客人，说声谢谢。

“对，还有一个家伙过来跟他们打过招呼，史密斯跟记者介绍说他是犯罪特警队队员。”

“哦？”哈利说，接受下一名男客的点单，这人留着时髦胡子，身上穿着困兽乐队（Cage the Elephant）的T恤，“他长什么样子？”

“他牙齿很显眼。”爱斯坦说，指了指自己的一口黄牙。

“你确定不是楚斯·班森？”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我见他来过好几次，通常都坐在那边的包厢，而且都是一个人来。”

“一定是楚斯·班森。”

“女人都一直缠着他。”

“那一定不是楚斯·班森。”

“但最后他还是一个人回家，怪咖一个。”

“他不带女人回家你就说人家是怪咖？”

“那家伙会拒绝免费送上门的鲍鱼啊，这种人你信得过吗？”

胡子男客扬起一侧眉毛。哈利耸了耸肩，把啤酒放在男客面前，走到镜子前方，戴上圣保利羊毛帽，正要转身，却突然定住不动，看着镜中自己额头上的那个骷髅头图案。

“哈利？”

“嗯？”

“可以来帮一下忙吗？两杯莫吉托调酒加低卡雪碧。”

哈利缓缓点了点头，脱下帽子，绕出吧台，快步朝门口走去。

“哈利！”

“打电话叫崔斯可来帮忙。”

“喂？”

“抱歉这么晚打电话来，我以为鉴识医学中心的人应该都下班了。”

“我们是应该下班了才对，但是在这种整体都缺乏人手的地方工作就是这样，而且你打的又是警方才知道的内线电话。”

“对，我是哈利·霍勒，我是警监……”

“哈利，我知道是你，我是保拉，而且你已经不是警监了。”

“哦，是你啊，好吧，我负责侦办吸血鬼症患者案，所以才打电话来。我想跟你核对一下从水管上采集到的DNA样本。”

“那不是我负责的，不过我帮你看一下，还有我先跟你说，除了瓦伦丁·耶尔森以外，我并不知道吸血鬼症患者案DNA基因图谱档的所属人姓名，只知道编号。”

“没关系，我这里有几张表，上面列出了所有犯罪现场采集到的DNA及其对应的人名和编号，你念出来给我听就好。”

哈利一边聆听保拉读出符合的DNA基因图谱档，一边勾选。警长、地区警察、霍勒、史密斯、侯勒姆和一名鉴识组同人，最后是那个第七人。

“这个DNA基因图谱还是没找到符合的？”哈利问道。

“对。”

“那黑尔家其他地方采集到的DNA呢？有没有符合瓦伦丁的？”

“我看看……没有，看起来是没有。”

“床垫上、尸体上都没有跟瓦伦丁有关联性的DNA？”

“没有。”

“好，保拉，谢谢你。”

“说到关联性，那根头发后来怎么样了？”

“那根头发？”

“对，去年秋天韦勒拿了一根头发来让我分析，他提到你的名字，可能以为这样可以加快分析速度。”

“可以吗？”

“当然可以，哈利，你知道我们这里的女性同人都对你关怀有加。”

“这种话不是都用在很老的人身上吗？”

保拉哈哈大笑。“谁叫你要结婚呢，哈利，是你自己要断绝后路的。”

“嗯，那根头发是我老婆住院时，我在伍立弗医院的病房地上发现的，我可能只是想太多了吧。”

“原来如此，我想应该也不是很重要才对，因为韦勒叫我忘了它，你是不是担心你老婆有外遇啊？”

“倒也不是，不过听你这么一说，搞不好有这种可能。”

“你们男人就是太天真了。”

“我们男人就是这样才能存活下来。”

“才怪呢，提醒你哦，女人就快要接管地球了。”

“呃，都深夜了你还在工作，这才奇怪呢。晚安喽，保拉。”

“晚安。”

“等一下，保拉，忘了什么？”

“什么？”

“韦勒叫你忘了什么？”

“就是关联性啊。”

“什么跟什么的关联性？”

“那根头发跟吸血鬼症患者案的一个DNA基因图谱档的关联性。”

“真的？是谁？”

“我不知道，我说过了，我们手上只有编号，我们甚至连编号是属于嫌犯的还是现场警员的都不知道。”

哈利沉默片刻才问说：“那个编号是多少？”

“晚安。”一个上了点年纪的救护技术员说，走进急诊室的员工休息室。

休息室里只有一个人，那人将咖啡壶里的黑咖啡倒进杯子，说：“晚安，汉森。”

“你的警察朋友刚才打电话过来。”

主治医师约翰·道尔·斯蒂芬斯转过身来，扬起一侧眉毛。“我有警察朋友？”

“反正他提到了你，那警察叫哈利·霍勒。”

“他有什么事？”

“他寄了一摊血的照片过来，请我们估计血量有多少。他说你曾根据犯罪现场的照片估计过被害人流了多少血，以为我们这些负责处理意外现场的人都受过这种训练。可惜让他失望了。”

“有意思。”斯蒂芬斯说，从肩头拿起一根头发。他并不认为掉发增加是老化的迹象，正好相反，他认为自己正在盛开，正在前进，正在摆脱身上没有用的东西，“他怎么不直接找我？”

“他可能认为主治医师半夜不会值班吧，而且他的口气听起来很急。”

“原来如此，他说跟什么事有关了吗？”

“他只说跟他在办的案子有关。”

“照片呢？”

“在这里。”汉森拿出手机，把短信拿给医师看。斯蒂芬斯看了看照片中木地板上的一摊血，血迹旁放了一把尺子。

“正好一点五升，”斯蒂芬斯说，“准确度很高。你可以打电话告诉他。”他啜饮一口咖啡。“一个讲师半夜还在工作，这世界到底怎么了？”

汉森咯咯地笑着说：“斯蒂芬斯，你自己还不是一样。”

“什么？”斯蒂芬斯说，站到一旁，让汉森倒咖啡。

“你每隔一天的晚上都会来，斯蒂芬斯，你到底来做什么？”

“照顾重伤病患啊。”

“我知道，可是为什么？你是血液科的全职主治医师，还跑来急诊室轮班，这有点不正常。”

“谁想要正常了？一个人的最大愿望莫过于能在被需要的地方发挥所长。”

“所以你没有家人希望你在家陪伴他们吗？”

“没有，但我有同事的家人宁可他们不要在家。”

“哈！可是你手上戴了婚戒。”

“而你袖子上有血迹，汉森，你是不是送了流血的伤员进来？”

“对，你离婚了？”

“我是鳏夫，”斯蒂芬斯又喝了几口咖啡，“伤员是谁？男的女的？老的还是年轻的？”

“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为什么这样问？”

“只是好奇，她现在人在哪里？”

“喂？”毕尔·侯勒姆低声说。

“我是哈利，你上床睡觉了吗？”

“现在是凌晨两点，你说呢？”

“瓦伦丁有大约一点五升的血在办公室地板上。”

“什么？”

“这是基础数学，这样的话他太重了。”

哈利听见床铺吱吱作响和被子扫过手机的声音，才又听见侯勒姆低声说：“你在说什么啊？”

“从监视器画面中的磅秤上，可以看出瓦伦丁离开时只比他抵达时轻了一点五公斤。”

“哈利，一点五升的血液等于一点五公斤重。”

“我知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缺少证据，等我拿到证据我会再跟你解释，这件事你谁也不能说，好吗？甚至连你的枕边人也不能说。”

“她在睡觉。”

“我听见了。”

侯勒姆笑着说：“她的鼾声是两人份的。”

“我们明天八点在锅炉间碰面好吗？”

“应该可以吧，史密斯和韦勒也会去吗？”

“我们在星期五的论文答辩会上会见到史密斯。”

“那韦勒呢？”

“只有你跟我，毕尔，还有我要你把黑尔的电脑和瓦伦丁的左轮手枪一起带去。”

38

星期四上午

“毕尔，你起得真早啊。”负责管理证物室的老警员在柜台里头说。

“早安，延斯，我想提领吸血鬼症患者案的一些证物。”

“这件案子重新受到关注了对不对？昨天犯罪特警队有个队员来提领过一些东西，我很确定是放在G架上，不过还是来看看这浑球机器怎么说……”延斯伸手在键盘上敲了几下，手指的动作仿佛键盘很烫似的，接着他看了看屏幕，“……我看看……妈的这玩意又当了……”他抬头看着侯勒姆，露出放弃又无奈的表情。“你说呢，毕尔？我们直接翻档案夹好了，你要找……”

“你说犯罪特警队的谁来过？”侯勒姆问道，极力掩饰内心的急躁。

“他叫什么名字来着？那家伙的牙齿很显眼。”

“楚斯·班森？”

“是不是，我是说那个有着一口漂亮牙齿、新来的家伙。”

“安德斯·韦勒。”侯勒姆说。

“嗯，”哈利说，在锅炉间里靠上椅背，“他提领了瓦伦丁的红鹰手枪？”

“还有铁假牙和手铐。”

“延斯没说韦勒为什么提领这些东西？”

“没有，他不知道。我打去办公室找韦勒，他们说他们调休了，所以我打了他的手机。”

“然后呢？”

“他没接，可能还在睡觉，我可以现在再打。”

“不要。”哈利说。

“不要？”

哈利闭上眼睛。“结果我们都被耍了。”他喃喃地说。

“什么？”

“没什么。我们去把韦勒叫起来，你能打去队上问他住哪里吗？”

三十秒后，侯勒姆把电话放回到桌上，把韦勒家的地址清楚地复述了一遍。

“你是开玩笑的吧。”哈利说。

侯勒姆驾驶他那辆沃尔沃亚马逊转入一条安静街道，两旁都是雪堆，车辆似乎都进入冬眠。

“这里。”哈利说，倾身向前，抬头朝一栋四层楼公寓看去，只见三楼和四楼之间的浅蓝色壁面上有些涂鸦。

“苏菲街五号，”侯勒姆说，“而不是霍尔门科伦……”

“真是恍若隔世，”哈利说，“你在车上等着。”

哈利开门下车，踏上大门前的两级台阶，看了看门铃旁的名字。有些旧名字换掉了，韦勒的名字在哈利的名字曾经所在位置的下方几格。哈利按下门铃。没有回应。他正要按第三次时，大门打开，一名年轻女子匆匆走出。哈利趁大门尚未关上之际侧身闪入。

楼梯间气味依旧，有着挪威食物和巴基斯坦食物的混合味道，还有二楼老森汉姆太太令人倒胃口的气味。哈利侧耳聆听，只听见一片寂静。他轻手轻脚爬上楼梯，下意识地跨过第六级阶梯，因为他知道那级阶梯会发出咯吱声。

他在二楼楼梯间的一扇门外停下脚步。

哈利敲了敲门，看了看门锁，知道不必费什么功夫就能进去，只要用一张塑料卡再用力一推就行了。他心想到底要不要破门而入？他感觉自己心跳加速，鼻息在面前的玻璃上喷出雾气。瓦伦丁在打开被害人家门前，是否曾感受到这种心痒难耐的刺激心情？

哈利又敲了敲门，等待一会儿后决定放弃，转身离开。就在此时，他听见门内传来脚步声，立刻转过身，透过雾面玻璃看见了一个人影。门打了开来。

安德斯·韦勒身上只穿了件牛仔褲，上身赤裸，胡子没刮，但他看起来不像是刚起床的样子，正好相反，他的瞳孔看起来又大又黑，额头上满是汗水。哈利注意到他肩膀上有红色痕迹，难道是割伤？总之他身上有血。

“哈利，”韦勒说，“你来这里做什么？”声音不同于往常那种男孩般的高亢嗓音。“而且你是怎么进来的？”

哈利清了清喉咙。“我们需要瓦伦丁那把左轮手枪的序号，我按门铃了。”

“然后呢？”

“你没应门，我想你可能在睡觉，就直接上来了。我以前也住这

栋公寓，不过是住四楼，所以我知道门铃声不是很大。”

“对啊。”韦勒说，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

“那么，”哈利说，“在你手上吗？”

“什么在我手上？”

“那把红鹰左轮手枪。”

“哦，那个啊，对，你说序号？等一下，我去拿。”

韦勒把门掩上，哈利透过雾面玻璃看见韦勒离开玄关。这栋公寓每一户的格局都是一样的，所以哈利知道韦勒是朝卧房走去。接着韦勒的身影又朝前门走来，然后左转走进客厅。

哈利把门拉开，鼻中闻到一股气味，那是香水味？他看见卧室的门是关上的，刚才韦勒把卧室房门关上了。哈利下意識地在玄关搜寻可能透露端倪的衣服或鞋子，但什么也没看见。他朝卧室房门看去，侧耳凝听，接着轻轻跨出三大步，进入客厅。韦勒没听见哈利的声音，他蹲在咖啡桌前，背对哈利，正在笔记本上写字。笔记本旁是个盘子，上面有一片意式腊肠比萨。笔记本的另一边就是那把有着红色枪柄的大型左轮手枪，但哈利并未看见手铐和铁假牙。

客厅角落里有空笼子，那种用来养兔子的笼子。等等，哈利想起那次开会麦努斯对韦勒施压，说他泄露消息给《世界之路报》时，韦勒说泄密者不是他，还说他养的是猫。所以猫在哪里？哈利的目光移到墙壁上，那里有个又窄又长的书架，上头放着几本警察大学的教科书，包括比耶克内斯和霍夫·约翰逊所著的《调查方法》，另外还有几本不在教科书书单上的书，例如雷斯勒、伯吉斯和道格拉斯所著的《性凶杀案——模式和动机》，这本书讲的是连环杀人案，最近他在课堂上引用过，因为里头有提到FBI最近建立的暴力犯罪缉捕计划。哈利看了看另一个书架，只见上头摆了一张照片，看起来像全家福，照片里有两个大人和小时候的韦勒。下方层架也摆着几本书，包括阿图尔·B·梅赫塔（Atul B. Mehta）和A·维克托·霍夫布兰德（A. Victor Hoffbrand）所著的《血液学概览》，以及约翰·D·斯蒂芬斯所著的《基本血液学》。这个年轻人对血液疾病有兴趣？有何不可？哈利又靠近了点，仔细看了看那张全家福。照片中的男孩看起来很开心，父母则没那么开心。“你为什么把瓦伦丁的东西提领出来？”哈利说，看见韦勒的背影僵了一下，“卡翠娜·布莱特没叫你这么做，命案证物通常也不会带回家，即使案子已经侦结。”

韦勒转过身来，哈利看见他的眼珠下意识地朝右方看了看，那是卧室的方向。

“我是犯罪特警队的警探，你是警察大学的讲师，严格说起来，应该是我问你，你要序号做什么？”

哈利看着韦勒，知道从他口中问不出答案。“警方没用那把枪的序号追查过原始持有者，而且持有者不可能是瓦伦丁·耶尔森，因为他根本没有枪支执照。”

“这件事很重要吗？”

“难道你觉得不重要吗？”

韦勒耸了耸肩。“据我们所知，这把左轮手枪没用来杀过人，就连玛尔特·鲁德也不是被这把手枪射杀的，因为验尸报告指出她中弹前就已经身亡。我们给这把枪做过弹道测试，结果并不符合数据库中其他刑案的数据，所以我并不认为追查序号很重要，因为其他要办的案子还很多。”

“原来如此，”哈利说，“说不定我这个讲师可以发挥一点用处，追查一下序号，看看它指向何方。”

“当然啦。”韦勒说，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交给哈利。

“谢谢。”哈利说，看了看韦勒肩膀上的血迹。

韦勒送哈利到门口，哈利在楼梯间回过身来，看见韦勒保镖似的堵在门口。

“我只是好奇，”哈利说，“客厅的那个笼子，你是用来关什么的？”

韦勒的眼睛眨了眨。“没什么。”他说，静静把门关上了。

“你找到他了吗？”侯勒姆问道，驾车驶离路肩。

“对，”哈利说，从自己的笔记本上撕了一页下来，“这是序号。鲁格是美国厂牌，你能跟美国酒精、烟草、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ATF）查一下吗？”

“你不是真的以为他们能追查到那把左轮手枪吧？”

“为什么不行？”

“因为美国人对登记枪支持有人这件事很随便啊，美国境内的枪支数量超过三亿，也就是说，枪比人还多。”

“真吓人。”

“更吓人的是，”侯勒姆说，踩下油门，转弯时控制车身摆动的幅度，下坡驶向彼斯德拉街，“就连那些不是罪犯、说他们持枪是为了自卫的民众，都会开枪打错人。《洛杉矶时报》有一篇报道说，二〇一二年开枪错杀的数目是自卫杀人的两倍，而开枪射到自己是将近四十倍，蓄意谋杀还不算在内。”

“你会看《洛杉矶时报》？”

“呃，因为《洛杉矶时报》会发表资深乐评家罗伯·希尔伯思（Robert Hilburn）写的评论，你看过乡村歌手约翰尼·卡什的自传吗？”

“没有，希尔伯思就是那个评论过性手枪乐队美国巡回演唱会的家伙吗？”

“对。”

车子在红灯前停了下来，前方就是贝利兹屋，那里曾是挪威朋克文化的据点，现在偶尔还能看见朋克头在此出没。侯勒姆对哈利咧嘴一笑，现在他很快乐，为即将成为人父而感到快乐，为吸血鬼症患者案侦结而感到快乐，为可以开着一辆散发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气息的古董车，并谈论该年代的音乐而感到快乐。

“毕尔，如果你能在十二点以前回报追查结果给我就太好了。”

“如果我没记错，美国酒精、烟草、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位于华盛顿，现在那里是午夜。”

“他们在海牙的国际刑警组织设了一间办公室，你可以打去那里问问看。”

“好，你知道韦勒为什么提领那些东西了吗？”

哈利眼望信号灯。“不知道，伦尼·黑尔的电脑你拿到了吗？”

“电脑在托尔德那里，现在他应该在锅炉间等我们。”

“很好。”哈利不耐烦地盯着信号灯，希望它赶快变绿。

“哈利？”

“什么事？”

“你有没有想过瓦伦丁离开住处时显得非常仓促？他前脚刚走，卡翠娜和戴尔塔特种部队后脚就到了，好像有人警告过他一样。”

“没有。”哈利没说实话。

绿灯亮起。

托尔德指着电脑屏幕对哈利说明，他们背后的咖啡机发出喷溅声和呻吟声。

“这些是埃莉斯、埃娃和佩内洛普命案发生前，伦尼·黑尔寄给瓦伦丁的邮件。”

邮件都很简短，只写了被害人的姓名和地址，以及一个日期，也就是作案日期。邮件也都以相同句子结尾：指示和钥匙置于指定地点，指示读完后立即销毁。

“内容不多，”托尔德说，“但十分足够。”

“嗯。”

“怎么了？”

“为什么指示要销毁？”

“很明显啊，上头写的东西可能引导警方找到伦尼。”

“可是他没有删除电脑里的邮件，难道他知道就算删除了，像你这样的信息科技专家也可以找回来？”

托尔德摇了摇头。“现在可没那么简单了，如果发件人跟收件人都彻底删除了邮件，就会很麻烦。”

“伦尼应该知道如何彻底删除邮件，那他为什么没这么做？”

托尔德的宽肩耸了耸。“可能因为他知道我们拿到他的电脑时，游戏已经结束了。”

哈利缓缓点头。“说不定伦尼从一开始就知道会东窗事发，他从他那座碉堡所挑起的战争有一天会失败，到时他就会朝自己头部轰一发。”

“可能吧，”托尔德看了看表，“还有别的事吗？”

“你知道什么是文体学吗？”

“我知道，就是一种书写风格的分析方法，安然案的会计丑闻发生后，很多人投入于这方面的研究，数十万封电子邮件被公之于世，好让研究者辨识寄件人是谁，成功率在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

托尔德离开后，哈利打电话到《世界之路报》犯罪组。

“我是哈利·霍勒，我想找莫娜·达亚。”

“哈利，好久不见，”哈利认得这名老犯罪线记者的声音，“你要找她是没问题啦，但她已经人间蒸发好几天了。”

“人间蒸发？”

“几天前我们收到一则她发来的短信说她要休假几天，手机会关机，这个决定还算挺明智的，这几年来她工作得非常卖力。可是我们的编辑快气死了，因为她没有事先获得许可，只是丢了一则短信来，然后就像是人间蒸发一样。现在的年轻人真是的，你说是不是啊哈利？还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吗？”

“没有了，谢谢。”哈利说，结束通话。他怔怔地看着手机好一会儿，才把手机放回口袋。

早上十一点十五分，侯勒姆查出将那把红鹰手枪进口到挪威的男子的姓名，男子是法尔松市的一个水手。早上十一点半，哈利跟男子的女儿通了电话。她还记得那把红鹰手枪，因为那把枪超过一公斤重，她小时候曾不小心把它砸在父亲的大脚趾上，但她不记得那把枪的下落。

“我爸退休后搬到奥斯陆，跟我们这些后辈住得近了点，可是他到临终前都一直在生病，还做了很多奇怪的事。我们在整理他的遗嘱时才发现他把很多东西都送人了，后来我再也没见过那把枪，说不定

他也拿去送人了。”

“你知道他送给谁吗？”

“不知道。”

“你说他一直在生病，那病情一定跟他的死因有关吧？”

“不是，他死于肺炎，死得很快又没有痛苦，感谢老天。”

“原来如此，那他还生了什么病？谁是他的主治医师？”

“问题就在这里，我们都知道他身体不好，但他老是认为自己还是过去那个高大强壮的水手，我想他可能觉得没面子，所以一直没讲。他没跟我们说他生什么病，也没跟我们说他看哪位医生。他只跟一个老朋友说过，我是在丧礼上听那个老朋友说才知道的。”

“你认为这个老朋友会知道你父亲的主治医师是谁吗？”

“应该不知道，爸只跟他说他生什么病，没交代细节。”

“那他生的是什麼病？”

哈利写了下来，看了看那个病名。那是个希腊名词，在充满拉丁名词的医学世界里相当孤单。

“谢谢。”他说。

39

星期四夜

“我很确定。”哈利对着漆黑的卧室说。

“动机呢？”萝凯说，依偎在哈利身边。

“《奥赛罗》，欧雷克说对了，重点不在于嫉妒，而在于野心。”

“你还在说《奥赛罗》？你确定不想把窗户关上？今晚的气温应该是零下十五摄氏度。”

“我不确定。”

“你不确定窗户是不是应该关上，却很确定吸血鬼症患者案背后的主谋是谁？”

“对。”

“这里头你只少了一个小玩意，叫作证据。”

“对，”哈利将萝凯抱紧了些，“所以我需要他的自白。”

“那就请卡翠娜·布莱特把他叫来讯问就好啦。”

“我说过了，贝尔曼不让任何人碰这件案子。”

“那你打算怎么办？”

哈利凝望天花板，感觉到萝凯身体的温热。这样是不是就够了？窗户是不是应该关上了？

“我打算亲自讯问他，却不让他知道那是讯问。”

“身为律师，我必须提醒你，非正式的一对一自白在法律上的参考价值是零。”

“那我们得好好安排才行，让我不是唯一听见的人。”

史戴·奥纳在床上翻身，拿起手机，看了看来电者是谁，按下接听键：“喂？”

“我以为你睡着了。”手机那头传来哈利低沉的嗓音。

“那你还打？”

“你得帮我一件事。”

“你讲话还是这么以自我为中心。”

“本性难移嘛，你还记得我们聊过《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那本书吗？”

“记得啊。”

“我需要你在哈尔斯坦的论文答辩会上设下一个猴子陷阱。”

“真的假的？你、我、哈尔斯坦还有谁？”

奥纳听见哈利深深吸了口气。

“一个医生。”

“你认为这个人跟案子有关？”

“多多少少。”

奥纳觉得手臂起了鸡皮疙瘩。“你的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我在萝凯的病房里发现了一根头发，当时我有点小心过度，就把那根头发送去化验，结果那根头发出现在病房一点可疑之处也没有，因为那是这个医生的，可是化验报告却指出这个医生的DNA基因图谱跟吸血鬼症患者案的犯罪现场出现关联性。”

“什么？”

“也就是说，这个医生的DNA和一个从头到尾都跟我们一起办案的年轻警探有关联。”

“你在说什么？你是在说你手上有证据显示，这个医生跟这个警探涉及吸血鬼症患者案？”

“不是。”哈利叹了口气。

“不是？给我解释一下。”

二十分钟后，奥纳挂上电话，聆听着屋内的阒静与平和，大家都在睡梦之中，但他知道今晚自己是睡不着了。

40

星期五上午

文卡·赛弗森脚下踩着踏步机，双眼望着窗外的维格兰雕塑公园。有个朋友建议她别用踏步机，因为会让臀部变大，这个朋友显然不明白文卡的用意，她就是想让臀部大一点。文卡在网络上读过一篇文章说运动只会让臀部更有肌肉，若你想要一个更大、形状更完美的臀部，方法就是摄取雌激素、提高食量或是去做丰臀手术。丰臀手术最简单，但文卡剔除了这个选项，因为她有个原则就是让身体保持自

然，她也从未动过刀，从来没有。当然啦，除了丰胸手术，但丰胸不算。她可是个有原则的女人。这就是为什么她从未对赛弗森先生不忠，尽管送上门的男人满坑满谷，尤其是在健身房。想钓她的通常是年轻男子，以为她是个来健身房寻觅猎物的美魔女。文卡比较喜欢成熟男人，所谓成熟男人不是像此时在她旁边骑健身脚踏车、满脸皱纹又干瘪的老男人，而是像她邻居哈利·霍勒那样的男人。哈利那种男人虽然智力比她低，心智也比她幼稚，却能撩起她的欲火，她需要能够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刺激她和娱乐她的男人。真的就只是那么简单，没有必要假惺惺的。赛弗森先生在物质上非常能满足她，而哈利显然已经心有所属，何况她是有原则的。再说，赛弗森先生很容易打翻醋坛子，有几次他发现她在外偷吃，就威胁说要收回现在她所享受的优渥物质生活，当然这是在她设下不偷吃原则之前发生的事。

“你长得这么漂亮，怎么还没结婚？”

这句话说得像是被滚地球出局似的充满惋惜之情。文卡转头看着正在骑健身脚踏车、面露微笑的那个老男人。那人脸瘦长，皱纹深得像山谷，嘴唇又大又厚，留着油腻腻的浓密长发。他身材颇瘦，但肩膀很宽，有点酷似英国摇滚歌手米克·贾格尔，只不过头上绑了红色印花大手帕，脸上还留着卡车司机式的胡子。

文卡微微一笑，抬起没戴戒指的右手。“我已经结婚了，只是运动的时候把戒指拿下来而已。”

“真是可惜，”老男人微笑说，“因为我未婚，不然我现在就可以当场向你求婚。”

他也举起自己的右手。文卡心头一惊，以为自己眼花了。这家伙的右手掌心真的有个大洞吗？

“欧雷克·樊科来了。”一个声音从对讲机传出。

“请他进来。”约翰·D·斯蒂芬斯说，从办公桌前推开椅子，朝实验大楼输血医学科的窗户向外看去。他看见年轻的欧雷克·樊科从一辆日系小轿车上下来，车子停在停车场，引擎没熄火，另一个年轻人坐在驾驶座上，车内暖气可能开到最强。今天艳阳高照，太阳照得人眼花，天气冻得人直发抖。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万里无云的天空在七月代表酷暑，换成一月就变成酷寒，只因他们懒得去了解基本物理学、气象学和地球的自然现象。大家总以为寒冷是具体存在的东西，不明白寒冷只是热的不存在，斯蒂芬斯已不再为此烦心了。寒冷是一种普遍性的自然状态，热是反常的，就像谋杀和残忍是自然且符合逻辑

的，而慈悲是异常现象，是人类群体用来促进种族生存的一种精密手段。人类的慈悲仅止于人类本身，人类只有对其他动物施加无止境的残忍暴行才能让种族持续繁衍。比如说，人口数的增长代表肉不能单纯只靠狩猎取得，而必须生产，所谓肉品生产就是这么一回事！人类把动物养在笼子里，剥夺它们一生的幸福快乐，让母兽授精，好让它们非自愿地生产奶水和鲜嫩多汁的后代，幼兽一出生就被带走，不顾母兽悲痛的嗥叫，接着又尽快让母兽怀孕。如果有人食用特定动物，比如狗、鲸鱼、海豚、猫，民众会义愤填膺。然而基于某种不可知的理由，人类的慈悲仅止于此，比这四种动物更聪明的猪是可以受到羞辱并且被吃掉的。人类的这种行为由来已久，我们早已不会去思索这种经过计算的残忍行为是现代食品生产的一部分。这就叫作洗脑！

斯蒂芬斯看着即将打开的办公室门，心想大家究竟什么时候才会了解，有些人以为是天赐且永恒的道德，就跟我们的审美观、敌我观和流行趋势一样是容易改变且通过学习得来的。看来很难有这么一天。因此，他们当然无法了解和接受激进的研究计划，因为这和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相抵触，无法了解其中的残忍性是符合逻辑且必需的。

门打开了。

“早安，欧雷克，请进，请坐。”

“谢谢，”欧雷克坐了下来，“在你抽血之前，我能请你帮个忙吗？”

“帮个忙？”斯蒂芬斯戴上白色乳胶手套，“你知道我的研究可能让你、你母亲和你未来的家人都受益吗？”

“我知道对你来说研究工作比我能否长寿更重要一点。”

斯蒂芬斯微微一笑。“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竟会说出这么聪明的话。”

“我是代我父亲来请你拨冗两小时参加我们一个朋友的论文答辩会，并提供专业意见。你如果肯去，哈利会很感谢你。”

“论文答辩会？那一定要去，受到邀请是我的荣幸。”

“问题是……”欧雷克说，清了清喉咙，“这场论文答辩会不是已经开始，就是快要开始了，你抽完血以后我们就得立刻出发。”

“现在？”斯蒂芬斯低头看着摊开在他面前的日程本，“我待会儿有个会要开——”

“哈利会很感谢你的。”欧雷克说。

斯蒂芬斯看着眼前这名年轻人，若有所思地揉揉下巴。“你的意思是说……用你的血来交换我的时间？”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斯蒂芬斯靠上办公椅椅背，双掌互抵，靠在嘴前。“欧雷克，告诉我，哈利·霍勒不是你的生父，为什么你跟他的关系这么亲密？”

“你说呢？”欧雷克说。

“回答我这个问题，再让我抽血，我就跟你去参加论文答辩会。”

欧雷克思索片刻。“我本来差点要说因为他很坦诚，虽然他不是什么‘世界上最棒的父亲’之类的，但我相信他说的话，不过我觉得这不是重点。”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我们讨厌相同的乐队。”

“你们什么？”

“我是说音乐，我们喜欢的音乐不太一样，但讨厌的音乐是一样的，”欧雷克脱下铺棉夹克，卷起袖子，“准备好抽血了吗？”

41

星期五下午

萝凯抬头望着哈利，挽着他的手臂，和他并肩穿过大学广场，朝多姆斯学院走去。多姆斯学院大楼是奥斯陆大学的三座建筑之一，位于市中心。她说服哈利穿上她在伦敦帮他买的帅气皮鞋，尽管他说这种天气穿这种皮鞋走路太滑了。

“你应该常穿西装。”萝凯说。

“那他们应该多开一些研讨会。”哈利说，假装脚底又是一滑。

萝凯大笑，紧紧挽住哈利的手臂，感觉到他的西装外套硬硬的，那是因为那个黄色卷宗被折起塞入了内侧口袋：“那不是毕尔·侯勒姆的车子吗？还明目张胆地违规停车？”

他们从那辆停在阶梯正前方的黑色沃尔沃亚马逊旁边走过。

“风挡玻璃里放着‘警察执行公务中’的牌子，”哈利说，“很明显是公器私用。”

“是因为卡翠娜啦，”萝凯微笑道，“他只是担心她会跌倒而已。”

老礼堂的门厅里传来嗡嗡的说话声，萝凯在众人之中寻找熟人，看到场的多半是学术界的同事和家人，不过她在门厅另一侧看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原来是楚斯·班森，他显然不知道西装是参加论文答辩会的正确衣着。萝凯替自己和哈利开路，朝卡翠娜和侯勒姆走去。

“恭喜你们啊！”萝凯说，抱了抱他们两人。

“谢谢！”卡翠娜容光焕发，摸了摸浑圆的肚子。

“预产期是？”

“六月。”

“六月啊。”萝凯说，看见卡翠娜脸上掌管微笑的肌肉抖了抖。

萝凯倾身向前，伸出一只手放在卡翠娜的手臂上，轻声说：“别想那么多，不会有事的。”

萝凯看见卡翠娜脸上露出茫然的神情。

“有无痛分娩，”萝凯说，“非常神奇，一针打下去什么痛楚都没有了！”

卡翠娜的眼睛眨了两下，接着大笑说：“你知道吗？我从来没参加过论文答辩会，完全不知道这么正式，我是看见毕尔打上他最好的波洛领带才明白的。这到底是怎么进行的？”

“哦，其实很简单，”萝凯说，“我们先进礼堂，站着等审查委员会主席、博士候选人和两位审查委员进场。史密斯在昨天或今早已经对他们说明过论文，但现在他大概还是很紧张，他可能最担心史戴·奥纳会很难应付，但其实应该不难。”

“不难吗？”侯勒姆说，“奥纳说他根本不相信吸血鬼症的存在。”

“史戴相信学术研究的存在价值，”萝凯说，“审查委员应该吹毛求疵，直探论文主题的核心，但评论不能超过论文主题和答辩会的范围，也不能依自己的喜好任意发挥。”

“哇，你做功课了啊！”卡翠娜说。

萝凯深深吸了口气，点点头，继续说：“审查委员每位各有四十五分钟时间，在此期间，与会者可简短提问，这称为‘旁听者提问’，但这种提问不是很常见。答辩会结束后有晚宴，由博士候选人自掏腰包举办，但我们没有受到邀请，哈利觉得非常可惜。”

卡翠娜转头望向哈利。“真的吗？”

哈利耸了耸肩。“一边吃大餐一边听你其实不太认识的人的亲友团发表半小时让人打瞌睡的致辞，谁不喜欢啊？”

周围的人群开始移动，相机闪光灯开始闪烁。

“准司法大臣来了。”卡翠娜说。

米凯和乌拉面前的人群犹如左右分开的水潮般朝两旁退开，他们夫妇手挽着手走进门厅，脸上都挂着微笑，但萝凯觉得乌拉似乎皮笑肉不笑。也许乌拉不习惯微笑，又或许她一直是个害羞的美丽女子，知道笑容太灿烂会招惹不必要的注意，保持冷酷表情可以让生活过得轻松一点。若真如此，那么萝凯难以想象乌拉成为内阁成员的妻子后会过着怎么样的生活。

米凯在他们前方停下脚步，这时有个记者高声提问，并将麦克风塞到他面前。

“哦，我只是来替一个朋友庆祝，这个朋友协助我们侦破吸血鬼症患者案，可以说贡献良多，”米凯用英语说，“你们今天应该访问的对象是史密斯博士，而不是我。”但他依然十分乐意回应摄影记者的要求，摆姿势供他们拍照。

“国际报社的记者。”侯勒姆说。

“吸血鬼症炙手可热，”卡翠娜说，朝群众望去，“所有的犯罪线记者都来了。”

“只有莫娜·达亚没来。”哈利说，环顾四周。

“锅炉间小组的都来了，”卡翠娜说，“只有安德斯·韦勒没来，你们知道他在哪里吗？”

其他人都摇了摇头。

“他今天早上打电话给我，”卡翠娜说，“问我能不能跟他单独聊聊。”

“聊什么？”侯勒姆问道。

“天知道他要聊什么，哈，他来了！”

韦勒出现在群众另一侧，他取下脖子上的围巾，看起来气喘吁吁，脸色潮红。这时礼堂的门打开了。

“好了，我们得找位子坐，”卡翠娜说，快步朝门内走去，“让开，孕妇要先过！”

“她好漂亮，”萝凯低声说，伸手挽住哈利的手臂，倚在他肩膀上，“有时我会猜想你跟她是不是在搞暧昧。”

“搞暧昧？”

“就是我们不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跟她搞一点小暧昧。”

“恐怕没有。”哈利沉下了脸。

“恐怕没有？什么意思？”

“意思是有时候我会后悔没好好利用那些小空当。”

“我可不是在开玩笑，哈利。”

“我也不是。”

哈尔斯坦·史密斯把门打开一道小缝，朝气势恢宏的礼堂偷偷望去，看了看挂在观众席上方的枝型吊灯。礼堂里挤满了人，就连二楼也站得满满都是人。这座礼堂曾举办挪威国民会议，如今他——小小的史密斯——即将站上这里的讲台，捍卫自己的研究成果，并获颁博士头衔！他看了看梅，见她坐在第一排，神色紧张，但仍骄傲得像只母鸡。他看了看远从海外而来的心理医生同行，虽然他警告过他们说

答辩会以挪威语进行，但他们还是来了。他看了看记者，又看了看米凯，米凯和妻子坐在第一排正中央。他看了看哈利·侯勒姆和卡翠娜，他们是他新结交的警察朋友，在他的吸血鬼症论文中扮演重要角色，而瓦伦丁案更是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即便最近发生的事件揭露了真相，使得瓦伦丁在众人心中的形象出现大幅变化，但只是更强化了他对吸血鬼症患者个性所做出的结论。他指出吸血鬼症患者的行为主要受到本能驱使，并受欲望和冲动的主宰，因此这个真相曝光得正是时候，原来伦尼·黑尔才是这些计划缜密的命案的幕后主使者。

“论文答辩会开始。”主席说，伸手扫去学院袍上的灰尘。

史密斯深深吸了口气，步入礼堂，观众纷纷起立。

他和两名审查委员入座。主席说明答辩流程，接着便请史密斯开始答辩。

第一位审查委员史戴·奥纳倾身向前，低声祝他好运。

史密斯走上讲台，望着观众席，感觉现场安静了下来。今早进行的论文说明会十分顺利。只是顺利而已吗？应该说棒极了！他很难不注意到众审查委员看起来喜形于色，就连奥纳都对他的精彩说明赞赏点头。

现在他要简短说明自己的论文，最多不能超过二十分钟。他开始演说，没过多久心中就开始出现跟早上一样的感觉，觉得自己脱离了眼前的讲稿，思绪立刻化为言语，觉得自己灵魂出窍似的从身体之外看着自己，看着观众，看着观众脸上的表情，看着他们仔细聆听他说的一字一句，看着他们全神贯注地望着他，望着吸血鬼症教授哈尔斯坦·史密斯。当然啦，目前还没有这个头衔，但从今天开始，他将改写历史。演说即将迈入结尾。“我加入由哈利·霍勒所领导的独立调查小组后，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我学到了许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任何命案都有一个中心问题，那就是‘动机为何？’但要回答这个问题，同时也得回答‘方法为何？’才行。”史密斯走到讲台旁的一张桌子前，桌上摆着三样东西，上头盖着一条绒布。他执起绒布一端，等了一下。在答辩会上是容许创造一点戏剧性效果的。

“而方法就在这里。”他高声说，掀开绒布。

观众席传来一片惊呼之声。绒布底下是一把大型左轮手枪、一副风格怪异的手铐和一副黑色的铁假牙。

他指着那把左轮手枪说：“这个工具是用来胁迫的。”又指着手铐说：“这个是用来控制、俘虏和囚禁的。”最后指着铁假牙说：“这个是用来咬入人体、取得鲜血、举行仪式的。”

他抬头望去：“感谢安德斯·韦勒警探让我借用这三样工具，向各位说明我的观点，因为它们不仅仅是三个‘方法’，同时也是‘动机’，但它们为什么是‘动机’呢？”

观众席传来心照不宣的零落笑声。

“因为这些工具看起来都有点年头了，有人可能会认为根本没这个必要，但吸血鬼症患者大费周章弄到某个特定年代的手工艺品的复制品，符合我在论文中所提到的仪式重要性，吸血这个行为可以回溯到人类需要崇拜和安抚神明的时代，而崇拜和安抚神明所要用到的就是血。”

他指着那把左轮手枪说：“这把枪可以联结到两百年前的美国，当时印第安部落相信喝敌人的鲜血可以吸收对方的力量。”他指着那副手铐说：“这副手铐可以联结到中世纪时代，当时的人会搜捕和驱逐女巫和巫师，并施以仪式性的火刑。”他指着那副铁假牙说：“这副假牙可联结到古代，当时用来安抚神明的方法是献祭和放血，就像今天我希望用这些答案……”他朝坐在椅子上的两位审查委员比了比。“……来安抚这两尊神明一样。”

这次观众席传来的笑声比较轻松一些。

“谢谢各位。”

掌声响起。在史密斯耳中，现场简直可用欢声雷动来形容。

奥纳站了起来，调整脖子上的圆点蝴蝶结，收起小腹，朝讲台走去。

“博士候选人，你的论文是根据案例研究写成的，我想问的是，你是如何得出结论的？因为伦尼·黑尔在案件中扮演的角色曝光之前，你的主要研究对象瓦伦丁·耶尔森并不符合你的结论。”

史密斯清了清喉咙：“心理学的领域比大多数的科学有更大的诠释空间，所以我很自然会用我已经知道的典型吸血鬼症症状去诠释瓦伦丁·耶尔森的行为，但身为研究者，我必须老实说，在几天之前，瓦伦丁·耶尔森并不完全符合我的理论，就好像现实中的地形并不符合地图上绘制的地形，我得承认这让我感到非常沮丧。虽然伦尼·黑尔的事

是个惨剧，没什么好高兴的，但他的案例强化了这篇论文的理论，也更加清楚地勾勒出吸血鬼症患者的轮廓，让我们有更精确的了解，并希望如此一来，未来我们可以早一点逮到吸血鬼症患者，防止惨剧发生。”史密斯清了清喉咙。“我必须感谢审查委员会容许我在黑尔的角色揭露之后对论文做出修正，让一切都说得通了……”

当主席低调地比个手势，表示第一位审查委员的时间到了时，史密斯觉得时间只过了五分钟，而非四十五分钟。这一切就像一场梦！

主席走上讲台说现在是中场休息时间，接下来旁听者可以提问。史密斯等不及要跟台下观众述说这篇论文有多么出色，虽然内容带有一点恐怖色彩，但仍展现出人类心智的美妙与美丽之处。

史密斯利用休息时间走入门厅里的人群，跟未受邀参加晚宴的人谈话。他看见哈利站在一个深色头发女子身边，便走上前去。

“哈利！”史密斯说，跟他握了握手，只觉得他的手如大理石般冷硬，“这位一定是萝凯了。”

“是的。”哈利说。

史密斯和萝凯握手，他看见哈利看了看表，走到门口。

“你在等人吗？”

“对，”哈利说，“他终于来了。”

史密斯看见两个人从另一侧的门走进来，一个是高大的深色头发青年，另一个是五十来岁的金发瘦长男子，脸上戴着方形无框眼镜。史密斯觉得那青年的面容酷似萝凯，另一个男子则看起来有点眼熟。

“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那个戴眼镜的男人？”史密斯疑惑地说。

“我不知道。他叫约翰·D.斯蒂芬斯，是血液科医生。”

“他来这里做什么？”

史密斯看见哈利深深吸了口气。“他是来替故事画下句点的，只不过他自己还不知道。”

这时主席摇铃，以洪亮的嗓音宣布休息时间结束，请众人回到礼堂。

斯蒂芬斯走到两排座椅之间，欧雷克走在他身后，他环顾四周，寻找哈利，却看见一个年轻金发男子坐在后排，令他心头一惊。那金发男子正是韦勒。与此同时，韦勒也看见了斯蒂芬斯。斯蒂芬斯看见对方脸上现出惊惧之色，立刻回头跟欧雷克说他忘了有一场会议要开，必须先走。

“我知道，”欧雷克说，完全没有让开的意思。斯蒂芬斯发现眼前这个青年几乎跟他继父哈利一样高大，“但现在我们要让事情继续进行下去，斯蒂芬斯。”

欧雷克只是把手轻轻放到斯蒂芬斯肩膀上，但这名主治医师仍觉得他是被按着坐到椅子上的。他坐下之后，感觉心跳逐渐变慢。尊严，是的，他必须维护自己的尊严。欧雷克知道了，这表示哈利也知道了，而且不给他任何机会逃跑。从韦勒的反应来看，他显然什么都不知道。他们被设计了，竟然出席同一个场合。那么接下来呢？

卡翠娜在哈利和侯勒姆中间坐下，主席在讲台上开始说话。

“候选人收到了旁听者的提问，哈利·霍勒，请提出你的问题。”

哈利站了起来，卡翠娜一脸讶异地看着他。“谢谢。”哈利说。

卡翠娜看见许多人也面露惊讶之色，有些人只是嘴角含笑，仿佛期待听见一则笑话，就连站上讲台的史密斯似乎也觉得好笑。

“恭喜你，”哈利说，“你就快达成目标了，我也必须感谢你协助我们侦破吸血鬼症患者案。”

“是我该谢谢你。”史密斯说，微微鞠躬。

“是啊，也许吧，”哈利说，“我们发现了是谁在背后操控瓦伦丁，而且正如同奥纳所指出的，你的整篇论文都是以这个为基础，所以你非常幸运。”

“的确如此。”

“不过还有几件事我想大家都希望知道答案。”

“我会尽力回答的，哈利。”

“我记得在看瓦伦丁走进谷仓的监视器画面时，他看起来对该往哪个方向走胸有成竹，却不知道门内有个磅秤。他毫无戒心地踏进门

内，深信踩下去的会是坚实的地面，结果却差点摔跤。请问为什么会这样？”

“人总是会倾向于认为事情理所当然，”史密斯说，“在心理学中称之为合理化，基本上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会把事情简化。少了合理化，世界会变得难以掌控，大脑会被我们所面对的所有不确定性给塞爆。”

“这也说明了当我们毫无戒心地走下地下室楼梯，完全不会想到自己的头会撞上水管。”

“正是如此。”

“可是如果我们经历过一次就会记住，或者至少大部分人下次走到同一个地方都会记得要小心，这就是为什么卡翠娜·布莱特第二次走进你家谷仓时会注意不要踩到磅秤。也因此我们在黑尔家地下室的水管上采集到的血液和皮肤样本包括你的和我的，却不包括伦尼·黑尔的，这很正常且不难理解，他应该在很久以前……呃，可能在小时候就知道下楼梯时要俯身避开那条水管，否则我们就会在水管上采集到他的DNA，因为水管上沾到的DNA只有在一定年限之内才化验得出来。”

“我想是这样没错，哈利。”

“这件事等一下会再说到，我先说一件有点令人难以理解的事。”

卡翠娜坐直了身子，她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她了解哈利，感觉得到他低沉嗓音中所隐含的独特振动。

“根据监视器画面，那天午夜瓦伦丁·耶尔森走进你家谷仓时，体重是七十四点七公斤，”哈利说，“他离开时，体重是七十三点二公斤，正好少了一点五公斤。”哈利用手比了比。“最显而易见的解释当然就是他在你办公室门口流失了血液，体重才会变轻。”

卡翠娜听见主席发出不耐烦的轻咳声。

“但后来我想到一件事，”哈利说，“我们都忘了那把左轮手枪！瓦伦丁前往谷仓时身上带着那把枪，离开时那把枪被留在办公室里。一把鲁格红鹰左轮手枪的重量是一点二公斤，所以加起来的话，瓦伦丁只流失了零点三公斤的血……”

“霍勒，”主席说，“你不是要问候选人问题吗……”

“首先我要请教一位血液专家，”哈利说，转头望向观众席，“约翰·斯蒂芬斯，你是血液科主治医师，佩内洛普·拉施被送到医院的那天晚上你正好在值班……”

众人的目光齐向斯蒂芬斯射来，他觉得额头开始渗出汗水。对他来说，这感觉就像那次他坐上证人席，说明自己的妻子是如何遭人刺杀，躺在他怀中流血过多而死的。此刻众人朝他射来的目光就和当时一样；韦勒朝他射来的目光也跟当时一样。

他吞了口口水。

“是的，没错。”

“当时你露了一手，展现出你对测量血液量的好眼力。你根据犯罪现场的照片，估计被害人流失的血液量是一点五公升。”

“是的。”

哈利从夹克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举了起来。“这张是在哈尔斯坦·史密斯办公室里拍摄的照片，有个救护技术员把这张照片拿给你看，你估计这张照片里的血液量同样也是一点五公升，换句话说，就是一点五公斤，这样没错吧？”

斯蒂芬斯吞了口口水，心知韦勒正从背后看着他。“没错，误差为一两分升。”

“我想先厘清一件事，一个人如果流失了一点五公升的血液，有可能站起来逃走吗？”

“这个因人的体质而异，但只要这人体能好、意志力强，的确有可能办到。”

“这就关系到我想提出的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哈利说。

斯蒂芬斯觉得一颗汗珠从额头滑落。

哈利转头望向讲台。

“史密斯，这件事怎么可能发生？”

卡翠娜倒抽一口凉气。礼堂里一片寂静，这片寂静让人觉得有实质的重量。

“这个问题我得跳过不回答，哈利，我不知道，”史密斯说，“我希望这不代表我可能拿不到博士学位。但如果要我答辩，我会指出这个问题不在我的论文范围之内，”他微微一笑，这次没发出笑声。“这是属于警方的调查范围，所以你可能得自己回答这个问题了，哈利。”

“好吧。”哈利说，深深吸了口气。

不会吧，卡翠娜心想，屏住呼吸。

“瓦伦丁·耶尔森进入谷仓时身上没有带那把左轮手枪，那把枪已经在你的办公室里了。”

“什么？”史密斯的笑声听起来像是礼堂里一只孤独鸟儿的啼哭声，“那把枪怎么可能在我的办公室里？”

“是你带去的。”哈利说。

“我？我跟那把左轮手枪又没有关系。”

“那把左轮手枪是你的，史密斯。”

“我的？我这辈子从来没拥有过一把左轮手枪，你去查枪支登记数据就知道了。”

“那把手枪的登记持有人是法尔松的一个水手，你曾经治疗过他的精神分裂症。”

“一个水手？哈利，你到底在说什么？你自己说瓦伦丁在酒吧里曾用那把左轮手枪威胁你，还用它杀了穆罕默德·卡拉克。”

“后来你又拿回了这把枪。”

一波焦虑感在礼堂里迅速蔓延开来，窃窃低语和椅子挪动声此起彼伏。

主席站了起来，扬起穿着学院袍的双臂示意大家冷静，犹如张开羽翼的小公鸡。“抱歉，霍勒先生，我们在举行的是论文答辩会，如果你有情报要提供给警方，请你交给相关单位，不要拿到学术殿堂来讨论。”

“主席先生、两位审查委员，”哈利说，“请问检验这篇博士论文是否基于曲解的个案研究，这是不是极为重要？请问这类事情是不是应

该在论文答辩会中揭露？”

“霍勒先生——”主席开口说，洪亮的声音中带有怒意。

“说得没错，”奥纳在前排说，“主席先生，身为审查委员会的一员，我很想听听霍勒先生对候选人的提问。”

主席看看奥纳，看看哈利，又看看史密斯，最后坐了下来。

“好，”哈利说，“我想请问候选人，你是不是在伦尼·黑尔家里挟持了他，而实际上在背后操控瓦伦丁·耶尔森的人是你，而不是黑尔？”

礼堂内传来一阵低到不能再低的惊呼之声，紧接着是一片完全的寂静，静到像是空气全都被抽走了。

史密斯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哈利，你这是开玩笑吧？你是不是在锅炉间想出这样一个玩笑来让这场答辩会多个余兴节目？”

“我建议你回答这个问题，哈尔斯坦。”

也许是因为听见哈利直呼了他的名字，史密斯这才意识到哈利是认真的。至少，卡翠娜觉得她看见站在讲台上的史密斯渐渐明白了过来。

“哈利，”史密斯低声说，“我从没去过黑尔家，我第一次去他家就是上星期日你带我过去的时候。”

“不对，你去过，”哈利说，“你非常仔细地清除了你可能在房子里留下的指纹和DNA，但你忘了一个地方，就是那根水管。”

“那根水管？上星期日我们都在那根该死的水管上留下了DNA不是吗，哈利！”

“但你没有。”

“有，我有！你去问毕尔·侯勒姆，他就坐在那里！”

“毕尔·侯勒姆可以确认的是水管上发现了你的DNA，而不是你上星期日在水管上留下的DNA。上星期日你走下地下室时，我已经在里面了，当时你静悄悄地出现，我根本没听见你下来，你还记得吗？你没发出声音，因为你的头根本没撞上那根水管。你低头避开了，因为

你的大脑记得要避免。”

“真是太可笑了，哈利，上星期日我有撞到水管，你只是没听见而已。”

“可能因为你戴了这个，所以撞击力道有了缓冲……”哈利从口袋里拿出一顶黑色羊毛帽，戴在头上。羊毛帽的帽缘有个骷髅头图案，卡翠娜看见上面写着“圣保利”。“既然你头上戴了这顶羊毛帽，还拉低盖住额头，你怎么可能在水管上留下皮肤、血液或毛发的DNA？”

史密斯用力眨了眨眼。

“既然候选人没回答，”哈利说，“我就代替他回答。哈尔斯坦·史密斯第一次撞上那条水管是在很久以前，早在吸血鬼症患者发生之前。”

礼堂里一片静默，只听得见史密斯咯咯的轻笑声。

“在我提出任何意见之前，”史密斯说，“我想我们应该先给前任警探哈利·霍勒先生大声拍手，感谢他说出一个这么精彩的故事。”

史密斯拍起手来，有几个人跟着拍手，但掌声很快就停了下来。

“但是就跟博士论文一样，这则故事要成为事实，必须要有证据才行！”史密斯说，“哈利，你什么证据都没有，你做的这整个演绎推理只是根据两个非常含糊的假设。第一，你认为谷仓里的那个老磅秤会显示出一个人的真实体重，而那个人只在磅秤上站了将近一秒的时间，我可以告诉你，那个磅秤有时会卡住。第二，你说上星期日我头上戴了羊毛帽所以不可能在水管上留下DNA，我可以跟你说，我下楼梯撞到水管时没有戴帽子，后来因为地下室比较冷，我才又把帽子戴上了。我额头上没有伤疤是因为我的身体愈合得很快，我老婆可以证明那天我回家时额头上有伤口。”

卡翠娜看见那个身穿自制黄褐色衣裳的女子面无表情，一双深色眼眸只是看着丈夫，仿佛因为手榴弹爆炸而处于惊吓状态中。

“梅，你说是不是？”

女子的嘴巴张开又闭上，缓缓点了点头。

“哈利，你看吧，”史密斯侧过头，用哀伤的同情眼神看着哈利，“你看，要找出你这番说法的漏洞有多么简单？”

“这个嘛，”哈利说，“我敬佩你老婆对丈夫的忠贞，但恐怕DNA证据是无可辩驳的。鉴识医学中心的分析结果不只证明水管上的有机物质符合你的DNA基因图谱，还证明存在时间超过两个月以上，所以不可能是在上星期日留下的。”

卡翠娜在椅子上突然一动，转头朝侯勒姆望去，只见他以极其细微的动作摇了摇头。

“因此，史密斯，去年秋天你去过黑尔家的地下室不只是推论，而且是事实。就像那把鲁格左轮手枪是你的，而且你对手无寸铁的瓦伦丁·耶尔森开枪时，那把左轮手枪就在你的办公室里，这也是事实。更何况，我们还做了文体学分析。”

卡翠娜看见哈利从西装外套的内侧口袋里拿出一个皱巴巴的黄色卷宗。“有一种电脑软件可以进行文体学分析，它可以通过比对用字遣词、句型结构、文体风格和标点符号来辨识作者。不少文学家曾对莎士比亚究竟写过哪些作品有过争议，这套软件替这些争议带来了全新视角，它正确辨识出作者的成功率在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之间，换句话说，成功率不足以高到拿来当作证据，但它排除某个特定作者、比如说莎士比亚的成功率却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我们的信息科技专家托尔德·格伦利用这套软件，拿瓦伦丁收到的邮件来比对过去伦尼·黑尔跟别人往来的上千封信件，最后的分析结果是……”哈利将卷宗交给卡翠娜，“……瓦伦丁收到的那些有作案指示的邮件不是伦尼·黑尔写的。”

史密斯看着哈利，头上刘海已垂落到汗湿的眉毛上。

“这些事我们将会在警方侦讯中继续讨论，”哈利说，“但这是一场论文答辩会，你仍然有机会对审查委员会解释，不让他们拒绝授予你博士学位，是不是这样，奥纳？”

奥纳清了清喉咙。“没错，理论上科学应该无视于该时代的道德观，历史上也有很多人虽然在道德上受到质疑，甚至直接动用非法方式来做研究，但最后还是获颁博士学位。我们这些审查委员在通过这篇论文之前必须知道的是，瓦伦丁是不是真的曾经受人操控，如果不是的话，我想审查委员是不会接受这篇论文的。”

“谢谢你，”哈利说，“所以你说呢，史密斯？在我们逮捕你之前，你是不是要在此时此刻对审查委员会说明清楚？”

史密斯看着哈利，礼堂里只听得见他的喘息声，仿佛整座礼堂只

有他一个人仍在呼吸。有个闪光灯孤单地闪了一下。

主席勃然大怒，倚身靠向奥纳，在他耳边低声说：“我的天哪，奥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猴子陷阱是什么吗？”奥纳反问道，双臂交叠，靠回椅背。

史密斯的头抽动了一下，仿佛受到了电击。突然间，他抬起手臂，指着天花板大笑。“我有什么好损失的呢，哈利？”

哈利默然不语。

“没错，瓦伦丁受人操控，而操控他的人就是我，那些邮件当然也都是我写的，但重点并非幕后究竟是谁在操控，而是科学证据指出瓦伦丁是个纯正的吸血鬼症患者，就跟我的研究结果一模一样，你所说的这一切都无法推翻我的研究结果。我所做的跟其他研究人员没什么两样，只是调整了一下情境，重现实验室里的设定条件而已，”他环视整个礼堂，“说到底，他要怎么做并不是我决定的，而用六条性命换来这个——”他用食指轻叩装订成册的论文，“这个代价非常合理，吸血鬼症患者的症状和描述全都写在这里面，未来这篇论文可以拯救无数人免于遇害和受苦。杀人和吸血的人是瓦伦丁·耶尔森，不是我，我只是替他把路铺好而已。我既然碰到了个真正的吸血鬼症患者，当然有责任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怎么能让短视近利的道德观阻碍呢？我必须把眼光放远，替全人类的福祉着想，想想看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想想看成千上万罹患癌症的实验室白老鼠，不都是如此吗？”

“所以你是为了世人杀了伦尼·黑尔，并枪杀玛尔特·鲁德的？”哈利问道。

“是，没错！他们是奉献给研究的圣坛的祭品！”

“所以你也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才牺牲你自己和你自己的人性？”

“就是这样，一点也没错！”

“所以他们不是为了你、哈尔斯坦·史密斯而死，好让你证明自己，好让你这只猴子能坐上宝座，留名青史？毕竟这些才是自始至终驱使你做出这些事的动机，不是吗？”

“我让你们大家见识到什么是吸血鬼症患者，还有他们有能力做出什么样的事！难道你们不应该感谢我吗？”

“这个嘛，”哈利说，“首先呢，你让我们大家见识到一个受到羞辱的人能做出什么样的事。”

史密斯的头又抽动了一下，嘴巴张开又闭上，但没说话。

“我们已经听够了，”主席站了起来，“答辩会到此结束，可不可以请哪名警察上来逮捕——”

史密斯反应奇快，脚下迅速踏出两步，将桌上那把左轮手枪抄在手中，又朝观众席跨出一大步，举枪指着最靠近他的观众的额头。

“站起来！”他大声吼道，“其他人都给我坐着别动！”

卡翠娜看见一名金发女子站了起来，史密斯将她背转过身，犹如一面盾牌般面对观众挡在他前方。那女子正是乌拉·贝尔曼，她嘴巴张开，在无声的绝望中看着坐在第一排的一个男子。卡翠娜只看得见米凯的后脑勺，看不见他脸上是什么表情，但他只是僵坐在原位，动也不动。这时突然有人发出呜咽声，那声音来自梅·史密斯，只见她的身子斜靠在椅子上。

“放开她。”

卡翠娜循着这粗哑的嗓音望去，看见楚斯·班森在后排站了起来，步下台阶。

“站住，班森，”史密斯尖声吼道，“不然我就先杀了她，再杀了你！”

楚斯并未停步。他的犀斗下巴从侧面望去比平常还要突出，但他最近锻炼的肌肉在厚毛衣底下隐约可见。他走到观众席前方转了个弯，沿着第一排朝史密斯和乌拉直直走去。

“你敢再靠近一步……”

“史密斯，你得先对我开枪，不然你的时间绝对不够。”

“那就如你所愿。”

楚斯发出呼噜一声。“干你妈的死老百姓，谅你不敢……”

卡翠娜突然感到耳膜承受一股极大的压力，仿佛她正在搭飞机而机身正失速坠落。过了片刻，她才明白原来那股强烈的冲击波来自那把左轮手枪。

楚斯停下脚步，站在原地，身形微晃。他的嘴巴张开，眼睛突出。卡翠娜看见楚斯的毛衣上出现了一个洞，而那个洞正等待鲜血喷出。片刻之后，鲜血泉涌，楚斯看起来像是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直挺挺地站着，双眼直视乌拉，接着仰身后倒。

礼堂里传来一名女子的尖叫声。

“都别动，”史密斯吼道，拉着乌拉挡在身前，朝出口的方向后退，“我只要看见有人站起来，就开枪杀了她。”

史密斯自然只是虚张声势，但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以免他真的下此毒手。

“把亚马逊的钥匙给我。”哈利低声说，这时他仍站着，朝侯勒姆伸出了手。侯勒姆怔了片刻才反应过来，掏出钥匙放在哈利手中。

“哈尔斯坦！”哈利高声喊道，沿着他那排座位横向移动，“你的车停在大学里的访客停车场，现在鉴识人员正在车上搜查，我这边有一辆车的钥匙，那辆车就停在礼堂正前方，而且比起她，我是更好的人质。”

“为什么？”史密斯答道，脚下不停后退。

“因为我会保持冷静，因为你还有一丝良心。”

史密斯停下脚步，若有所思地望着哈利几秒钟。

“过去那边把手铐铐在手上。”他说，朝桌子点了点头。

哈利来到观众席前方，从楚斯身旁走过。楚斯躺在地上动也不动。哈利走到桌前停下脚步，背对史密斯和众人。

“转过来让我看见！”史密斯高声喊道。

哈利朝史密斯转过身，双手高举，让他看见那副带链的仿古手铐已经铐在他自己的两只手腕上。

“过来这里！”

哈利朝他走去。

“好，站住！”

卡翠娜看见史密斯用空出来的手抓住哈利的肩膀，将个头比他高大的哈利转了个方向，再架着哈利朝他先前没完全关上的门走去。

乌拉看了看那扇半开的门，又朝丈夫的方向望去。卡翠娜看见米凯对乌拉点头要她过来。乌拉踏出短促而蹒跚的步伐，宛如走在薄冰之上，朝米凯的方向走去，但当她走到楚斯身前时，却双膝一软跪了下来，把头靠在楚斯染红了的毛衣上。阒静无声的礼堂里只听得见乌拉发出悲恸的啜泣声，那声音听起来似乎比左轮手枪的击发声还要响亮数倍。

哈利走在史密斯前方，感觉左轮手枪的枪管抵在背脊上。妈的，该死！他从昨天就开始仔细计划，设想各种可能的情境，却没算到事情竟如此发展。

哈利把门推开，冷冰冰的三月空气扑面而来，前方的大学广场空无一人，沐浴在冬日阳光中，侯勒姆那辆沃尔沃亚马逊的黑色烤漆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

“往前走！”

哈利步下阶梯，踏上空旷的地面，在下一步踏出去之时，突然鞋底一滑，整个人往旁边倒去，还来不及反应肩膀就直接撞击到了结冰的地面，剧痛传遍手臂和背部。

“站起来！”史密斯怫然不悦，一把抓住手铐的链子，把哈利拉了起来。

哈利心想机不可失，顺着史密斯拉他起来的力道，刚一站起就双腿一撑，一记头槌朝史密斯脸上撞去。史密斯倒退两步，一个踉跄往后便倒。哈利立刻踏上一步，但史密斯虽然仰躺在地，双手却仍紧紧握住左轮手枪，指着哈利。

“少来了，哈利，这我早就习惯了，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下课时我老是被推倒在地，所以你想都别想！”

哈利看着指向他的手枪枪管。他撞到了史密斯的鼻子，只见一片断裂的白色鼻骨从皮肤里穿透而出，一个鼻孔鲜血长流。

“哈利，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史密斯笑道，“短短两米的距离他开枪都打不死瓦伦丁。你给我省省吧，快把车门打开！”

哈利的大脑进行必要的计算。他转过身去，慢慢打开驾驶座的车门，耳中听见史密斯站起来的声音。哈利坐上驾驶座，花了点时间才把车钥匙插入钥匙孔。

“我来开车，”史密斯说，“坐过去。”

哈利依照指示，笨手笨脚地慢慢跨过排挡杆，坐到副驾驶座上。

“把你的双脚跨过手铐。”

哈利看着他。

“我可不希望开车的时候有链子绕上我的脖子，”史密斯说，举起手枪，“你不上瑜伽课算你倒霉，我看得出你想拖延时间，给你五秒钟，现在就开始倒数，四……”

哈利在硬质座椅上尽量向前倾身，把铐了手铐的双手伸到前方，弯曲膝盖。

“三、二……”

尽管甚为困难，哈利还是设法让擦得锃亮的皮鞋穿过了手铐的链子。

史密斯坐上驾驶座，倚身越过哈利，拉起旧式安全带，穿过哈利的胸部和腰部，将安全带扣上，又用力一拉，使得哈利就像是被绑在座椅上。他从哈利的西装口袋里拿出手机，然后系上自己的安全带，发动引擎，踩了踩油门，费了点力气挂挡，放开离合器，倒车半圈。他摇下车窗，把哈利的手机丢出窗外，接着又把自己的手机丢了出去。

车子来到路口，右转驶上卡尔约翰街，奥斯陆皇宫映入他们的眼帘，阳光下一片绿意盎然。接着车子左转，经过圆环，眼前又见苍翠绿意，他们经过了音乐厅，接着是阿克尔港。今天的交通十分顺畅，简直太顺畅了，哈利心想。他们在卡翠娜通知巡警和警察直升机之前驶得越远，警方要搜寻的地区就越广阔，要设的路障就越多。

史密斯朝峡湾望去。“奥斯陆在这种天气看起来格外美丽，对不对？”

他说起话来带着鼻音，此外还夹杂着一丝咻咻声，看来鼻子可能断了。

“你打算当沉默的旅伴吗？”史密斯说，“也好，你今天说的话已经够多了。”

哈利望着前方的高速公路，心想卡翠娜无法用手机追踪他们，但只要史密斯一直把车开在主干道上，他们还是有希望很快被发现，因为从直升机的高度看下来，一辆车顶和后备厢有着赛车格纹的车子十分显眼。

“他来找我做心理咨询，自称是亚历山大·德雷尔，想谈谈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和他听见的声音，”史密斯说，摇了摇头，“但你也知道，我很会看人，很快就发现他不是一般人，而是个十分罕见的精神病患者，所以我拿他说的性癖好去询问心理医生同行在道德方面的专家，最后终于发现了他的身份，也发现了他进退维谷的处境。他亟欲顺从自己的杀人本能，但只要出一个错、露出一点马脚，就会引起警方怀疑，让亚历山大·德雷尔的假身份被识破。你在听吗，哈利？”史密斯瞄了哈利一眼。“他如果想再杀人，先决条件是必须知道自己安全无虞。他是个非常完美的人选，因为他别无选择。我只要在他身上拴上皮带，打开笼子，他就会吞下眼前的一切。但我不能亲自去跟他谈条件，我必须找一个假的玩偶师、一个幌子，万一瓦伦丁被警方逮到并供出一切，会找上的是这个人。无论如何，这个人最后一定会被警方发现，他会证实我论文里所描述的吸血鬼症患者确实就是那么冲动、幼稚和疯狂，就好像让现实中的地形符合地图所绘制的一样。伦尼·黑尔一个人住在那栋孤零零的大房子里，离群索居，从没访客上门。但有一天，他家来了个意外的访客，也就是他的心理医生，这个心理医生头上戴着老鹰帽子，手中拿着一把大型的红色左轮手枪，口里发出嘎、嘎、嘎的叫声！”史密斯哈哈大笑。“伦尼发现自己成为我的奴隶时，你真该看看当时他脸上的表情。我先叫他把我的患者记录搬到他的工作室，然后我又发现他们家族用来运猪的笼子。我们把笼子搬到地下室，我一定就是那个时候撞到那根该死的水管的。后来我们把替他准备的床垫搬进笼子，我再用手铐把他铐起来，然后他就一直坐在那里。那时他已经没用了，我已经仔细问出他跟踪了哪些女人，并拿到了她们家的复制钥匙，还拿到了电脑密码，这样我就能用他的电脑写邮件给瓦伦丁。但我还是得等待时机成熟，才能安排他自杀的戏码。另外为了避免瓦伦丁被逮到或被杀死，或警方太早找到伦尼，我必须替他在第一件命案发生时安排一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明。我知道警方一定会调查这个，因为他曾用电话跟埃莉斯·黑尔曼森联络过，所以我在指示瓦伦丁杀死埃莉斯的那个时间，带伦尼去了当地的一家比萨

店，让别人看见他。当时我正忙着在桌子底下拿屠宰击昏枪指着伦尼，以至于没注意到比萨饼皮里竟然含有坚果，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史密斯又哈哈大笑，“结果伦尼只好自己在笼子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你发现床垫上有伦尼的精液就判断说他曾经在那里凌虐玛尔特·鲁德，当时我听了还暗自窃笑。”

车子经过比格迪半岛，又经过斯纳里亚半岛。哈利在心中默默数算时间。他们离开大学广场已经过了十分钟。他抬头朝空荡荡的湛蓝天际望去。

“玛尔特·鲁德没遭受殴打，我把她从森林带回地下室以后就开枪杀了她，那时瓦伦丁已经把她折磨得不成人形，所以我结束她的生命可以说是大发慈悲，”史密斯转头望向哈利，“我希望你能了解这点，哈利。你觉得我话太多了吗，哈利？”

车子朝贺维古登驶去，奥斯陆峡湾再度出现在左手边。哈利在心中计算，警方可能有时间在阿斯克镇设立路障，他们再过十分钟就会抵达那里。

“哈利，你能想象吗？当你邀请我加入调查小组时，对我来说这就像是天上掉下的礼物。当时我非常讶异自己竟然一口回绝了你的邀请，后来我才想到加入调查小组可以获得所有情报，这样我就可以在警方非常靠近瓦伦丁时警告他收手，我的吸血鬼症患者将会超越屈滕、黑格和蔡斯，成为史上最著名的连环杀手。不过那家土耳其澡堂受到监视的事我并不知情，我是跟你们一起坐在这辆车上前往那里时才知道的，那时我已经开始控制不住瓦伦丁了，后来他杀了那个酒保，又绑架了玛尔特·鲁德，但幸好我及时发现亚历山大·德雷尔去提款时的影像被认出来了，于是叫瓦伦丁赶快离开他的住处。当时他已经发现在幕后操控他的人是我，也就是他以前的心理医生，但那又怎样？跟他坐在同一艘船上的人是谁根本无关紧要。我知道警方正在收网，也知道我计划了一段时间的大结局终于要派上用场。我叫他离开公寓，住进广场饭店，我知道他没法在那里待太久，但我至少能请饭店递交一个信封给他，信封里有谷仓和办公室的复制钥匙，我还指示他要躲到午夜，等大家都入睡了再来找我。当然，我不能排除他心中起疑的可能性，但那时他已形迹败露，还能有什么选择？他只能赌一把，赌我可以信任。哈利，那天我安排的戏码你一定得替我拍手叫好才行，我打电话给你和卡翠娜，让你们成为电话中的证人，还拍下了监视器画面拿来当作证据。是的，这当然可能会被视为冷血的清算，但我塑造出了一个英雄研究者，这名研究者通过媒体放话，惹恼了连环杀手，最后出于自卫不得不杀了对方。没错，我接受这点，因为这让一场十分平常的论文答辩会成为国际媒体争相采访的焦点，还让十

四家公司买下版权，出版我的论文。但最重要的还是在于研究成果和学术成就，其他都只是过程而已，哈利。通往地狱的道路可能是由善良的意图铺成，但这条道路也让人类通往更光明的未来。”

欧雷克转动钥匙，发动引擎。

“去伍立弗医院的急诊室！”年轻的金发警探在后座高声喊道，楚斯的头就枕在他的大腿上。韦勒和欧雷克的身上沾满了楚斯的血。“油门踩到底，打开警笛！”

欧雷克正要放开离合器，后座车门却被打开了。

“别上来！”韦勒怒声吼道。

“安德斯，坐过去！”原来是斯蒂芬斯，他奋力挤上车，逼得韦勒挪到座椅另一侧。

“把他的腿抬高，”斯蒂芬斯高声吼道，双手抱住楚斯的头，“好让——”

“好让血液可以流到心脏和脑部。”韦勒接口说。

欧雷克放开离合器，车子驶离停车场，高速飙向马路，冲到一列电车和一辆出租车之间，电车司机赶紧鸣笛，出租车司机猛按喇叭。

“他怎么样？”

“你自己看啊，”韦勒怒道，“失去意识，脉搏微弱，但还有呼吸，子弹打中了他的右侧胸腔。”

“前胸不是问题，”斯蒂芬斯说，“问题在他的后背，帮我把他翻过来。”欧雷克瞄了后视镜一眼，看见他们把楚斯翻到侧躺姿势，撕开他身上的毛衣和衬衫。欧雷克再度把注意力放到前方路况上，按喇叭超越了一辆卡车，然后加速冲过了亮红灯的十字路口。

“哦，×！”韦勒呻吟道。

“果然有个大洞，”斯蒂芬斯说，“子弹可能轰断了他几根肋骨，这样下去还没到医院他就会流血过多而死，除非……”

“除非？”

欧雷克听见斯蒂芬斯深深吸了口气：“除非我们能比以前我处置你母亲那次做得更好。你把双手手背放在他伤口两侧，就像这样，然后用力挤压，尽量让伤口闭合，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的手很滑。”

“撕下他的衬衫包在手上，这样可以增加摩擦力。”

欧雷克听见韦勒发出沉重的呼吸声，又瞄了后视镜一眼，看见斯蒂芬斯将一根手指放在楚斯的胸部，再用另一根手指轻敲。

“我要替他做叩诊，可是我这个位子太挤，没法弯腰用耳朵去听，”斯蒂芬斯说，“你可不可以……”

韦勒倾身向前，双手并未离开伤口，把耳朵附在楚斯胸口上。“声音很模糊，”他说，“听起来没有空气，你认为呢？”

“对，他恐怕有血胸，”韦勒的父亲斯蒂芬斯说，“就是胸腔积血，这样下去肺脏很快就会衰竭。欧雷克……”

“我听见了。”欧雷克说，大脚踩下油门。

卡翠娜站在大学广场中央，手机按在耳边，抬头看着晴朗无云、空无一物的天空。她已要求空中警察从加勒穆恩机场出动直升机，从北方飞来奥斯陆，扫视E6高速公路，但现在空中仍未看见直升机的踪影。

“没有，没有手机可以让我们追踪，”她高声叫道，盖过从城市四面八方聚集过来的警笛声，“目前没有收费站回报通行记录，我们正在E6和E18公路的南向车道设置路障，一有发现我马上会通知你们。”

“好，”傅凯在手机另一头说，“我们随时待命。”

卡翠娜结束通话，这时手机再度响起。

“我们是分派到E18的阿斯克警察，”一个声音说，“我们把一辆铰链客车横向停在通往阿斯克这一侧的道路的下坡路段底端，并且正在过滤从这里到环岛之间的车辆。目标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生产的一辆亚马逊，上头有赛车条纹图案对吗？”

“对。”

“所以歹徒选了这么一辆车来逃跑根本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喽？”

“希望如此，有事随时通知我。”

侯勒姆跑了过来。“欧雷克和那个医生开车送班森去伍立弗医院，”他气喘吁吁地说，“韦勒也跟他们一起去了。”

“你认为他活下来的概率有多大？”

“我只懂死尸而已。”

“好吧，那班森看起来像死尸吗？”

侯勒姆耸了耸肩。“他还在流血，起码这代表他的血还没流干。”

“那萝凯呢？”

“萝凯坐在礼堂里陪贝尔曼的老婆，贝尔曼的老婆整个崩溃了，贝尔曼自己急急忙忙地走了，说什么要去一个能够纵观全局的地方指挥。”

“纵观全局？”卡翠娜哼了一声，“唯一能纵观全局的地方就只有这里而已！”

“我知道啊，可是亲爱的，请你放轻松，我们都不希望小宝宝承受太大的压力吧？”

“妈的，毕尔，”卡翠娜手里紧紧捏着手机，“你怎么不告诉我哈利的计划？”

“因为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你一定知道些什么，不然他怎么可能带鉴识人员来搜查史密斯的车子？”

“他没有啊，他是吹牛的。就跟他胡诌说知道水管上发现的DNA是在什么时候沾上去的一样。”

“什么？”

“鉴识医学中心没法判断DNA存在的时间有多久，哈利说他们发现史密斯的DNA已经超过两个月完全是胡说八道。”

卡翠娜看着侯勒姆，把手伸进包里，拿出先前哈利递给她的黄色卷宗，打开一看，只见里头只有三页A4纸，而且全是白纸。

“他全都是在虚张声势而已，”侯勒姆说，“文体学分析软件要达到一定程度的正确性，参考文本至少要有五千字，可是寄给瓦伦丁的那些邮件都很短，根本分析不出写信的人是谁。”

“哈利手上什么都没有。”卡翠娜低声说。

“对啊什么都没有！”侯勒姆说，“他只是要逼史密斯自白而已。”

“妈的真是乱来！”卡翠娜把手机贴在额头上，不知是要替额头保暖还是要让额头冷却下来，“那他为什么事前一个字都不提？我的老天，不然我们可以在外面部署警力啊。”

“因为他一个字都不能说。”

说这句话的人是史戴·奥纳，他走了过来，在卡翠娜和侯勒姆面前停下脚步。

“为什么不能说？”

“理由很简单，”奥纳说，“如果他事先把计划跟任何警方人员说，而警方却没有出手干预，那么刚才在礼堂里发生的事就会被认定是警方侦讯。但这场侦讯完全不符合规定，因为受侦讯者没被告知权利，侦讯者又刻意误导对方，如此一来，今天史密斯说的话就不能拿去作为呈堂证供，但是现在……”

卡翠娜眨了眨眼，缓缓点头。“现在哈利·霍勒只是个讲师，也是个平民，他只是来参加论文答辩会，而史密斯却选择说出自己的罪行，现场还有目击证人。你事前知道这件事吗，史戴？”

奥纳点了点头。“哈利昨天打给我，告诉我说所有迹象都指向哈尔斯坦·史密斯，但他却苦无证据，所以他打算利用这场论文答辩会来设下一个猴子陷阱。他除了需要我的帮助，还需要斯蒂芬斯医生来提供专家证词。”

“那你怎么回答？”

“我说哈尔斯坦·史密斯这只‘猴子’以前就落入过这种陷阱，不太可能再次中计。”

“可是呢？”

“可是哈利用我自己论文里写的一段话来反驳我。”

“人类在重蹈覆辙这方面可说是恶名昭彰，”侯勒姆说，“他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下同样的错误。”

“没错，”奥纳说，“而且史密斯曾在警署电梯里对哈利说，如果要他在博士学位和长寿二者中做选择，他宁可选择博士学位。”

“结果不出所料，他直接落入了猴子陷阱，天哪那个大白痴。”卡翠娜呻吟一声。

“他‘猴子’这个绰号真是名副其实。”

“我不是说史密斯，我是说哈利白痴。”

奥纳点了点头。“我要回礼堂了，贝尔曼的老婆需要帮助。”

“我跟你一起回去封锁犯罪现场。”侯勒姆说。

“犯罪现场？”卡翠娜说。

“班森中枪。”

“哦，对对。”

奥纳和侯勒姆离开之后，卡翠娜抬头望着天空，心想直升机怎么还不来？

“可恶，”她喃喃地说，“妈的哈利·霍勒你真可恶。”

“这是他的错吗？”

卡翠娜转过身去。

只见莫娜·达亚站在旁边。“我不是故意要打扰你，”她说，“我现在不是在工作，只是在网络上看到消息才过来的，如果你想利用《世界之路报》向史密斯传达讯息或是什么之类的，我可以帮忙……”

“谢了，达亚，有需要我会跟你说。”

“好。”莫娜脚踏高跟鞋，踩着企鹅般的步伐转身离去。

“我很惊讶没在论文答辩会上看到你。”卡翠娜说。

莫娜停下脚步。

“因为打从一开始，你就是《世界之路报》在跑这案子的头号记者。”卡翠娜说。

“原来安德斯没跟你说。”

莫娜把韦勒的名字叫得那么自然，卡翠娜听了不禁扬起一侧眉毛。“跟我说？”

“对，安德斯跟我，我们……”

“你在开玩笑吧？”卡翠娜说。

莫娜哈哈大笑。“不是，我不是在开玩笑，虽然我知道我们在工作上得面临一些现实问题。”

“你们是什么时候……”

“其实不过是这几天的事而已，我们都休了几天假，两个人几乎都窝在安德斯的那间小公寓里，看看彼此适不适合。我们都觉得要先确定才能跟别人说。”

“所以目前还没人知道喽？”

“那天哈利突然去找安德斯，差点把我们逮个正着，但安德斯认为哈利已经猜到了，因为我知道哈利打电话去公司找我，我想他只是想确认自己的怀疑对不对吧。”

“那家伙猜得可准了。”卡翠娜说，抬头在天空里寻找直升机的踪影。

“我知道。”

哈利聆听史密斯呼吸时发出的细微咻咻声，接着又注意到峡湾上似乎有个奇怪的东西，有一只狗看起来像是行走在水面上。现在外头的气温依然在冰点以下，但冰面上的裂缝使得海水渗到冰层之上，所以才会让那只狗看起来像是走在水面上。

“我一直被人指控说我希望吸血鬼症存在，所以才会到处看见

它，”史密斯说，“但现在已经彻底证实有吸血鬼症了，不管我发生什么事，不久之后全世界都会知道史密斯教授口中的吸血鬼症是什么，而且瓦伦丁不是唯一的患者，还有很多其他人，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关注吸血鬼症的机会。我跟你保证，他们已经受到征召了。你曾经问我，扬名立万是不是比生命更重要，当然是啊，获得认可等同于永生。你也即将获得永生，哈利，世人会知道你是那个差点逮到绰号猴子的哈尔斯坦·史密斯的人。你觉得我是不是讲太多话了？”

车子正在接近宜家家居，再过五分钟就会抵达阿斯克，那里通常会塞车，车子若是陷入车阵，史密斯应该不会太在意。

“丹麦，”史密斯说，“那里的春天都到得比较早。”

丹麦？难道史密斯疯了不成？哈利突然听见冷冷的咔嚓声，车子正在打转向灯。不好，他们的车驶离了公路！哈利看见了一个路标，上头写着“纳赛亚岛”。

“融水应该足以让我把船开在冰层边缘，你说是不是？一艘船身超轻的铝质小船只载一个人应该不会沉得太深。”

小船。哈利紧咬牙关，暗暗咒骂。船屋。史密斯说过他老婆继承了一间船屋，他就是要把车开到那里。

“斯卡格拉克海峡有一百三十海里宽，小船行进的平均速度是二十节，哈利，你这么会算数，你说穿越海峡要花多长时间呢？”史密斯哈哈大笑，“我早就用计算器算好了，要花六个半小时。我上岸之后，可以再搭公交车穿越丹麦，不用花多长时间就可以抵达哥本哈根市诺雷布罗区的红场，我可以找一张长椅坐下，手里拿着公交车车票，等旅行社人员来跟我接洽。你觉得乌拉圭怎么样？那是个风景优美的小国家。我已经把通往船屋的路给清理干净了，还把船屋里面空出来，足以停进一辆车，不然这辆车的条纹车顶一下就会被直升机发现，你说对吧？”

哈利闭上眼睛。史密斯为了以防万一，早就把逃亡路线规划好了，而他现在会把这件事告诉哈利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哈利不会有机会活着告诉别人。

“前面左转，”斯蒂芬斯在后座说，“十七号大楼。”

欧雷克转动方向盘，感觉轮胎脱离冰面，又再度接触路面。

他知道医院内有速限，但也知道楚斯的时间和血液已经快要流光

了。

他在急诊室入口踩下刹车，那里有两名身穿救护技术员黄色罩袍的男子已经手握推床等候着，他们以熟练的动作把楚斯从后座抬出来，放到推床上。

“他没有脉搏了，”斯蒂芬斯说，“直接进复合手术室，急救小组——”

“急救小组已经在待命了。”年长的救护技术员说。

欧雷克和韦勒跟着推床和斯蒂芬斯穿过两道门，进入一个房间，里面有个六人小组正站立等候，他们都头戴塑料护目镜，身上穿着银灰色罩袍。

“谢谢。”一名女子说，做了个手势，欧雷克知道这表示他和韦勒只能止步于此。推床、斯蒂芬斯和急救小组进入一扇双开推门，门随即关上。

“我知道你是犯罪特警队队员，”四周恢复安静后，欧雷克说，“但我不知道你读过医科。”

“我没有啊。”韦勒说，看着那扇紧闭的门。

“没有？可是刚才在车上你听起来很懂的样子。”

“大学的时候我读过几本医学书籍，可是我没正式念过医科。”

“为什么不念？因为分数的关系吗？”

“我的分数过线了。”

“那为什么？”欧雷克不知道自己这样问是因为好奇，还是为了不去想现在哈利怎么样了。

韦勒低头看着自己沾满血迹的双手。“我想跟你的原因一样吧。”

“我？”

“我本来想跟我爸一样当医生。”

“后来呢？”

韦勒耸了耸肩。“后来我又不想了。”

“你反而想当警察？”

“至少当警察我能救她。”

“救谁？”

“救我妈，或是有相同处境的人，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她是怎么死的？”

韦勒又耸了耸肩。“有个窃贼闯进我们家，结果演变成挟持事件，我跟我爸只是站在一旁呆呆看着，后来我爸变得歇斯底里，歹徒用刀刺伤我妈以后就逃走了。我爸在那里跑来跑去像只无头公鸡，一直在找剪刀，还大声叫我不准碰她，”韦勒吞了口口水，“我爸是主治医师，却一直在那里找剪刀，我则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我妈流血过多而死。事后我问过几个医生，发现当时如果我们能立即处置，可能能救回她一命。我爸是血液科医师，国家投资了数百万克朗教导他关于血液的知识，结果他却连最简单的止血都没办法做到，如果陪审团知道他懂得多少拯救人命的知识，一定会判他过失杀人。”

“所以你爸犯了个错，是人都会犯错。”

“就算是这样好了，他坐在办公室里自以为高人一等，只因为可以说自己是主治医师，”韦勒的声音开始发颤，“而一个具备基本资格、受过一周近身搏击训练的警察，就有办法制伏那个窃贼，不让他用刀刺伤我妈。”

“可是他今天没犯错，”欧雷克说，“斯蒂芬斯就是你爸，对不对？”

韦勒点了点头。“今天要救的是班森那个贪污又懒惰的人渣，他反倒没犯错。”

欧雷克看了看表，拿出手机，没看见母亲发短信过来，又把手机放回口袋。先前萝凯跟他说，他没法帮忙救哈利，但有办法帮忙救楚斯。

“这不关我的事啦，”欧雷克说，“但你有没有问过你爸他放弃了什么？他花了多少年时间努力学习关于血液的知识？还有他的工作救过多少人的性命？”

韦勒低着头，摇了摇头。

“没有？”欧雷克说。

“我不跟他说话了。”

“一句话都不说？”

韦勒耸了耸肩。“后来我搬走了，改名换姓。”

“韦勒是你妈的姓氏？”

“对。”

他们看见一名身穿银色罩袍的男子快步走进复合手术室，门随即又关上了。

欧雷克清了清喉咙。“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但你不觉得你对他太严苛了吗？”

韦勒抬起头来，直视欧雷克的双眼。“你说得对，”他说，缓缓点头，“这不关你的事。”然后他站起身来，朝出口走去。

“你要去哪里？”欧雷克问道。

“我要回奥斯陆大学，你要不要载我回去？不然我自己坐公交车回去。”

欧雷克也站起来，跟了上去。“那里的警察已经够多了，但现在这里有个警察可能会死，”他追上去，把手放在韦勒肩膀上，“身为警察同胞，现在你是他最近的亲属，所以你不能离开，他需要你。”

欧雷克转过韦勒的身子，看见这名年轻警探眼泛泪光。

“他们两个人都需要你。”欧雷克说。

哈利心想他得做点什么才行，而且要快。

史密斯把车驶离主干道之后，就小心翼翼地把车子开在一条狭窄的森林小路上，路的两旁都是积雪。车子和冰冻的海水之间有一间红色船屋，船屋的双开门上架着一块白色木板。哈利看见小路两侧各有一栋房子，但都被树木和岩石遮蔽，距离小路也有段距离，他就算大喊救命也不会有人听见。他深吸一口气，用舌头舔了舔上唇，只觉得

尝起来有金属味。他感觉汗水在衬衫内涔涔而下，尽管身体觉得十分寒冷。他试着转动脑筋，揣摩史密斯在想些什么。史密斯打算驾驶一艘小型敞舱船前往丹麦，这计划显然十分可行，同时又非常大胆，警方绝对想不到他会利用这个路线逃亡。那哈利他自己呢？史密斯会打算如何解决哈利这个问题？哈利试着喝止脑中响起的两个声音，其中一个声音心焦如焚，正在祈求自己能幸免，另一个冷漠的声音在说一切都完了，多做无谓的挣扎只是徒增痛苦而已。哈利只聆听脑中那个冷静且理性的声音，那声音说哈利已经失去了人质的价值，带他上船只会拖慢速度，而且史密斯不怕用枪，他已经朝瓦伦丁和一名警察开过枪，很可能在下车之前就会在车上了结哈利，因为在车内开枪有不错的消音效果。

哈利想倾身向前，但三点式安全带将他牢牢固定在座椅上，此外手铐压在他腰背上，摩擦着手腕肌肤。

距离船屋还有一百米。

哈利大吼一声，吼声发自丹田，十分凄厉、响亮。他左右晃动身体，用头猛力撞击车窗。车窗龟裂，宛如开出一朵白玫瑰。他再度厉吼一声，用头猛力一撞，白玫瑰更为绽放。他撞击第三次，一片碎玻璃应声掉落。

“闭嘴，不然我立刻就毙了你！”史密斯高声说，一边看路，一边手举左轮手枪对准哈利头部。

哈利看准时机，张口一咬。

他感觉到牙龈因承受压力而感到疼痛，同时嘴里尝到一股金属味，这味道自从他站在礼堂那张桌子前且背对史密斯时就已在他嘴巴里，当时他迅速拿起铁假牙塞入口中，才把手铐铐在自己手腕上。尖利的铁假牙轻而易举地嵌入史密斯的手腕中，这感觉真奇怪。史密斯的叫声回荡在车内，哈利感觉那把左轮手枪撞上他的左膝，再掉落在他双脚之间。哈利绷紧颈部肌肉，将史密斯的手臂往右拉。史密斯放开方向盘，朝哈利头部挥出一拳，但他身上的安全带限制了身体活动，使得这拳没能命中。哈利张开嘴，听见咯咯声响，再度用力咬下。霎时他口中灌入暖烘烘的鲜血，也许他咬中了动脉，也许没咬中。他不由自主吞了一口，只觉得血液颇为浓稠，仿佛在喝调味的棕酱，而且味道甜腻得令人作呕。

史密斯用左手再度握住方向盘。哈利以为他会踩下刹车，但他反而踩下油门。

亚马逊在冰面上疾驰，接着高速冲下山坡，这辆超过一吨重的瑞典古董轿车就这么撞上船屋大门。大门上架着的木板犹如火柴般应声断裂，两片门板也被撞得脱离了铰链。

车子撞进那艘十二英尺长的金属小船的船尾，哈利的身体往前飞，但被安全带紧紧拉住。那艘船被这么一撞，船头冲破了船屋面向海水那一侧的门。

引擎熄火之前，哈利注意到插在发动装置上的车钥匙折断了，接着他感到牙齿和嘴巴一阵剧痛，因为史密斯试图抽回手臂，但哈利知道自己无法再造成更多伤害，仍必须尽力咬住。他虽然咬穿了史密斯的动脉，但割过腕的人都知道桡动脉很细，得花好几个小时史密斯才可能流血过多而死。史密斯又试图抽回手臂，但这次力道较弱。哈利从眼角余光看见史密斯脸色发白。倘若他难以忍受看见鲜血，那哈利说不定有机会把他弄昏。哈利尽全力咬住史密斯的手腕。

“我看见我在流血，哈利，”史密斯的声音虽然微弱，但很冷静，“你知道‘杜塞尔多夫吸血鬼’彼得·屈滕在被处决之前，曾问过卡尔·伯格博士（Dr. Karl Berg）什么事吗？他问说在他的脖子被斩断、他失去意识之前，是否有时间听见自己的鲜血从脖子喷出的声音？如果可以的话，那种喜悦可以胜过其他所有喜悦。我现在的处境恐怕跟处决相去甚远，而我要享受的喜悦现在才正要开始呢。”

史密斯很快用左手松开安全带，倚到哈利身前，把头靠在哈利大腿上，伸手下去在橡胶地垫上摸索，却摸不到那把左轮手枪。他再往前倾身，把脸转向哈利，将手臂伸得更深。哈利看见史密斯嘴角急速上扬，显然他找到枪了。哈利抬起脚，重重踩下，透过薄薄的鞋底，他感觉到自己踩到了一块金属和史密斯的手。

史密斯呻吟一声，抬眼朝哈利望去。“哈利，把你的脚移开，不然我就拿匕首出来宰了你，听见了吗？把你的——”

哈利的嘴巴放开史密斯的手腕，绷紧腹肌，用模糊的声音说：“遵命。”

哈利猛然抬起双腿，利用安全带的牢靠固定力，把自己的膝盖连同史密斯的头一起往自己胸口抬起。

史密斯感觉哈利的鞋底离开了那把左轮手枪，但他被哈利的膝盖抬起的那一瞬间，手枪也从他指间滑脱。这时哈利已放开他的右手，使得他的左手臂能再往下探，让两根手指碰到枪柄。现在他只要拿起

左轮手枪，把枪转个方向，对准哈利就行了。就在此时，史密斯才发现不对，他看见哈利再度张开嘴巴，看见铁假牙闪现微光，又看见哈利俯身而下，接着就觉得一股温热鼻息喷上他的脖子。那感觉就如同冰柱插入皮肤。史密斯放声尖叫，但叫声戛然而止，只因他的喉头被哈利给咬住了。接着哈利把脚放下，重重踏在他的手和左轮手枪上。

史密斯想用右手去打哈利，但角度太小，用不上力。哈利并未咬穿他的颈动脉，否则鲜血一定会喷到车顶，但他的气管被紧紧锁住，他已经能感觉到脑中的压力开始逐渐累积。然而他还是不肯放开手枪，他的个性向来如此，他一直是那个不肯放手的小男孩。猴子。所以他们都叫他猴子。他得吸到空气才行，否则他的头一定会爆炸。

史密斯放开左轮手枪，枪可以等一下再拿。他抬起右手打中哈利的左侧头部，接着左手横过哈利的耳朵，又用右拳猛打哈利的眼睛，感觉婚戒刮伤了哈利的眉毛。他看见哈利流出鲜血，一时之间怒火中烧，有如火上浇油，同时感觉自己获得了新的力量。他开始挥拳猛打。战斗，他要继续战斗。

“现在该怎么做？”米凯说，望着窗外的峡湾。

“首先，我不敢相信你竟然做出这种事。”伊莎贝尔在他背后来回踱步。

“事情发生得太快，”米凯说，看着自己在窗上的映射，“我根本没时间思考。”

“哦，你有时间思考，”伊莎贝尔说，“你只是没时间思考得更久而已。你有时间想到如果你出手救人，他会对你开枪，但你没时间想到你如果不出手救人，所有的媒体都会拍到这一幕。”

“我手无寸铁，他手里拿着一把左轮手枪，任何人都不会想在那个时候出手救人，只有楚斯·班森那个白痴会脑袋断线，选在那种时候当起英雄，”米凯摇了摇头，“那可怜虫总是被乌拉迷得神魂颠倒。”

伊莎贝尔哼了一声。“楚斯就算有那个心也没法伤害到你的事业，大家看到这一幕的第一个念头不会是你不出手救人合不合理，而是你不出手救人是不是因为你是懦夫。”

“等等！”米凯怒道，“现场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没出手，很多警察都在场……”

“米凯，她是你老婆。你就坐在第一排，又坐在她旁边。就算你

快要卸任了，也还是警察署长。你应该是领导警察的人才对，现在你又即将就任司法大臣……”

“所以你认为我应该让自己去吃子弹吗？后来史密斯真的开了枪，楚斯也没有救到乌拉！这不是证明我身为警察署长所做的判断是正确的，而楚斯·班森的一时冲动是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吗？他才是让乌拉身处危险之中。”

“是，现在我们就是要把事情说成这样，但我可以说，这件事的难度会很高。”

“有什么难的？”

“因为哈利·霍勒自愿去当人质，而你没有。”

米凯双臂一挥。“伊莎贝尔，这整件事都是哈利·霍勒挑起的，他揭开史密斯才是幕后黑手的真相，逼得史密斯拿起那把左轮手枪，而且那把枪一直都摆在他面前。哈利·霍勒自愿去当人质只不过是为自己的过错负起责任而已。”

“对，但人都是先感觉才去思考的。我们看见一个男人不出手去救自己的老婆，第一感觉一定是鄙视，然后才会冷静下来去客观反思，但这其实只是要找到新的信息来证明自己当初的感觉是对的而已。米凯，也许只有愚蠢和不懂得反思的人才会心生鄙视感，但我相信，每个人看见这一幕，心里一定都会有这种感觉。”

“为什么？”

伊莎贝尔默然不答。

米凯直视她的双眼。

“好，”他说，“因为你现在就有鄙视的感觉是不是？”

米凯看见伊莎贝尔的鼻孔夸张地张开，深深吸了口气。“你有很多种能力，”她说，“也有很多种特质，才能让你爬到今天这个位置。”

“所以呢？”

“你的其中一种能力是懂得什么时候要躲在一旁，让别人替你中拳，你的懦弱在这种时候是可以换得好处的，但这次你忘了旁边有观众，而且不是一般的观众，是最糟的一种观众。”

米凯点了点头。这次的观众是国内外的记者。眼前他和伊莎贝尔有很多工作要做。他从她家窗台拿起一副德国制的望远镜，可能是她的男性爱慕者送的。他将望远镜凑在眼前，朝峡湾望去，看见了一样东西。

“你认为什么样的结果对我们来说是最理想的？”他问道。

“你说什么？”伊莎贝尔说。她虽然是在乡下长大的，但也可能正因如此，她说起话来仍然像是西奥斯陆的上流社会人士，而且听起来一点也不奇怪。米凯虽然试图学上流人士说话，但他的东奥斯陆成长背景已经在他身上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楚斯是该死还是该活？”米凯调整望远镜的焦距，过了片刻他才听见伊莎贝尔的笑声。

“这是你的另一种特质，”伊莎贝尔说，“如果为情势所逼，你可以抹去所有情绪。这件事会对你造成伤害，但你可以撑过去。”

“死的话是最理想的对不对？这样就表示他做的决定是错误的，我做的决定是正确的，一点疑问也没有。他如果死了也就不能接受采访，这整件事的寿命就很有限。”

米凯感觉到伊莎贝尔的手伸到了他的皮带扣环上，她的声音在他耳畔轻轻响起：“所以你的手机收到的下一则短信是你的好朋友死了？”

米凯在遥远的峡湾上看见了一只狗，那只狗到底要去哪里？

这时米凯脑中冒出一个新念头。基本上，这名警察署长兼准司法大臣在他的四十年人生中从未有过这个念头。

我们到底要何去何从？

哈利耳中响起高频耳鸣，一只眼睛充血，拳头仍然不断朝他头上招呼。他已感觉不到疼痛，只觉得车内越来越冷，天色越来越暗。

但他不肯放弃。过去他曾放弃过很多次，他曾屈服于疼痛、恐惧和求死的愿望，但他也曾任由自私的原始求生本能喊出对无痛虚空、永恒睡眠和黑暗的渴求，这就是现在他还活着的原因。他依然还活着，所以这次他不会放弃。

哈利觉得下巴肌肉十分酸痛，痛到他整个身体都在颤抖。拳头仍

不断袭来，他还是不松口。人类可以产生七十公斤的咬合力。如果他可以掐住对方的脖子，就可以阻碍鲜血流到脑部，对方很快就会昏迷。然而只是阻碍对方吸入空气的话，得花好几分钟才能使人昏迷。又一拳击中他的太阳穴，他觉得意识模糊。不行！他在座椅上抽动一下，牙齿咬得更紧。坚持住，千万要坚持住。狮子对上水牛不外乎如此。哈利数算自己的鼻息，数到了一百。拳头还是不停打来，但间隔是不是变长了？力道是不是变轻了？史密斯的手指按上哈利的脸，想把哈利推开，过了片刻，史密斯不再发力，松开了手。史密斯的脑部是不是终于因为缺氧而停止运作了？哈利觉得松了口气，吞下一口史密斯的血，这时他脑中闪过瓦伦丁的预言：你一直等待有一天轮到你当吸血鬼。有一天你也会吸血。也许由于脑中冒出了瓦伦丁的这句话，哈利的注意力有所分散，就在这一刻，哈利觉得踩在他鞋底的左轮手枪动了动，这才发现原来他在不知不觉中放松了咬合的力道，而史密斯不再挥拳打他是因为要伸手去拿枪，而且已经够到枪了。

卡翠娜在礼堂门口停下脚步。

整座礼堂已人去楼空，只有两个女人仍坐在第一排，拥抱着彼此。

卡翠娜看着她们，只觉得这个组合颇为奇特。萝凯和乌拉，两个死对头的老婆竟然抱在一起。所谓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彼此安慰是不是就是这么回事？卡翠娜并不了解，她对姐妹情谊向来不感兴趣。

卡翠娜走到她们旁边。乌拉的肩膀正在颤抖，但她的啜泣是无声的。

萝凯抬头望向卡翠娜，露出询问的表情。

“我们还没接到任何消息。”卡翠娜说。

“好，”萝凯说，“不过他会没事的。”

卡翠娜突然觉得这句话应该由她来说才对，而不是由萝凯来说。萝凯·樊科，这女子有一头深色头发，内心相当坚强，一双褐色眼眸又十分温柔。卡翠娜总是嫉妒萝凯，但并不是因为她希望在哈利身边的是她而不是萝凯。哈利也许会让女人在短时间内觉得快乐得像是要飘起来，但长期来说，他带来的是悲伤、绝望和破坏。若以长期的眼光来看，侯勒姆才是正确的选择。尽管如此，卡翠娜还是嫉妒，嫉妒萝凯才是哈利要的女人。

“不好意思，”奥纳走进礼堂，“我找到了一间办公室，我们可以去那边聊聊。”

乌拉点点头，依然抽抽噎噎，然后站起身来，随同奥纳离开。

“紧急心理咨询？”卡翠娜说。

“对啊，”萝凯说，“怪的是这很有效。”

“是吗？”

“我是过来人，你还好吗？”

“我？”

“对啊，你承担着这些重责大任，又身怀六甲，而且你跟哈利也很亲近。”

卡翠娜摸了摸肚皮，这时她脑中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至少她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她跟哈利到底有多亲近？他们算是生死之交吗？毕竟有了生，就预示了死的必然性，人生就像没完没了的抢椅子游戏，在获得新生前必先经历死亡。

“你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吗？”

卡翠娜摇了摇头。

“那名字决定了吗？”

“毕尔说要叫汉克，”卡翠娜说，“以美国创作歌手汉克·威廉姆斯来命名。”

“原来如此，所以他觉得是男生喽？”

“不管是男是女都要叫汉克。”

两人哈哈大笑，一点也不觉得不合时宜，她们笑谈的是即将诞生的生命，而不是即将到来的死亡，因为生命是奇迹，而死亡微不足道。

“我得走了，一有消息我就会通知你。”卡翠娜说。

萝凯点了点头。“我会待在这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跟我

说。”

卡翠娜犹豫片刻，下定决心，又摸了摸肚子。“有时候我会担心失去宝宝。”

“这是人之常情。”

“然后我会想在那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有没有办法继续活下去？”

“你可以的。”萝凯坚定地说。

“那你得跟我保证你也能办到，”卡翠娜说，“你说哈利不会有事，怀有希望的确很重要，但我想还是应该告诉你，我跟戴尔塔小队联络过，他们评估绑架人质的哈尔斯坦·史密斯可能不会……呃……最常见的状况是……”

“谢谢，”萝凯说，执起卡翠娜的手，“我爱哈利，如果我失去他，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活下去。”

“还有欧雷克，他会……”

卡翠娜看见萝凯眼中流露出痛苦的神色，立刻后悔说出这句话。萝凯欲言又止，只是耸了耸肩。

卡翠娜回到礼堂外，听见旋翼运转的声响，抬头一看，一架直升机飞在空中，机身在太阳的照耀下闪闪发亮。

约翰·D·斯蒂芬斯打开急诊室的门，吸入冰冷的空气，走到年长的救护技术员旁边。那人背靠墙壁，闭着眼，让阳光晒暖脸颊，同时缓缓地吞云吐雾，一副很享受的样子。

“汉森？”斯蒂芬斯说，靠在汉森旁边的墙壁上。

“冬天真好。”汉森说，眼睛依然闭着。

“我可以……”

汉森拿出一包烟递给他。

斯蒂芬斯拿了一根烟和打火机。

“他熬得过来吗？”

“还要再看看，”斯蒂芬斯说，“我们替他输了血，但子弹还在他体内。”

“你认为自己必须拯救多少条性命，斯蒂芬斯？”

“什么？”

“你上夜班，而且你现在还待在这里，跟平常一样。所以你认为你还要再救多少人命才算做了好事？”

“我不太知道你在说什么，汉森。”

“你老婆，你没救到你老婆。”

斯蒂芬斯默不作声，只是抽了口烟。

“我去查了你的背景。”

“为什么？”

“因为我担心你，因为我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也失去了我老婆，但是加那么多班，救那么多性命，都没法挽回她的生命。不过我想这你已经知道了吧？然后有一天你会出错，因为你累了，结果又有一条性命会记在你的良心上。”

“会吗？”斯蒂芬斯说，打了个哈欠，“你知道急诊室的血液科医师还有谁比我在行吗？”

斯蒂芬斯听见汉森远去的脚步声。

他闭上眼睛。

沉睡。

他希望可以沉睡。

日子至今已经过了两千一百五十四天，这指的不是他妻子伊娜，也就是安德斯的母亲死后至今的日子——那应该是两千九百一十二天，而是他已经有多久没见过安德斯。伊娜死后不久的那段时间，他们至少偶尔还会通电话，虽然安德斯非常愤怒且怪罪于他。他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做。后来安德斯搬了家，远走高飞，尽可能远离他，比如说放弃念医科的计划，转换跑道跑去当警察。在他们偶尔为之、火药

味十足的电话中，有一次安德斯说他宁愿成为他学校的讲师，也就是前任警探哈利·霍勒那样的人，后来他也真的开始崇拜哈利，就像过去崇拜他父亲一样。斯蒂芬斯曾去过好几个地方和警察大学找过安德斯，几乎像是在跟踪自己的儿子，但安德斯都对他避而不见。斯蒂芬斯希望让安德斯明白，如果他们留在彼此身边，那么失去伊娜的痛就可以少一点点，如果他们彼此相守，伊娜的一部分就可以依然活着，但安德斯完全不愿意听。

因此当萝凯·樊科来医院做检查，斯蒂芬斯发现她是哈利的妻子时，自然感到非常好奇。这个哈利·霍勒为什么可以对安德斯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他可以从这个哈利·霍勒身上学到什么，好让他修复跟安德斯的关系？后来他发现当哈利的继子欧雷克明白哈利无法救他母亲时，反应跟安德斯如出一辙。亲情的背叛都是一样的，同样的轮回永无止境。

沉睡。

今天他看见安德斯时十分震惊，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疯狂念头是他们被设计了，欧雷克和哈利故意安排了这样一个让他们重修旧好的见面机会。

沉睡吧。

天色渐暗，一阵寒意拂过他的脸庞。难道是云朵遮住了阳光？斯蒂芬斯睁开眼睛，只见一个人站在他面前，阳光在那人背后形成一圈光晕。

斯蒂芬斯眨了眨眼，光晕刺痛了他的眼睛。他清了清喉咙才能发出声音。“安德斯？”

“班森会活下来，”对方顿了一下，“他们说多亏了你。”

克拉斯·哈夫斯朗坐在他的冬日花园里望着峡湾，只见冰层上覆盖着一层完全静止的海水，看起来有如一面偌大的镜子，构成一幅奇特的景象。他放下报纸，报上登的仍是一页又一页关于吸血鬼症患者案的报道。大众应该就快厌倦了吧？幸好纳赛亚岛这里没有那种怪物，这里终年都平静优美，虽然这时他听见某处传来恼人的直升机声响。可能E18公路发生车祸了吧。就在此时，他听见砰的一声巨响，吓得他跳了起来。

声波滚过峡湾传了开来。

那是枪声。

听起来像是从哪个邻居的私人土地上传来的，可能是哈根的，也可能是赖纳特森的，那两个生意人老是在吵他们的土地界线是从一棵百年老橡树的左边还是右边经过，一吵就是好几年。赖纳特森在当地报纸的访谈上说虽然这个争议看起来有点可笑，因为他们两人的地都很大，有争议的不过只是土地边缘的几平方米而已，但这争议绝对不算小事，因为这有关地主的做人原则。他很确定纳赛亚岛的屋主都同意每位奥斯陆公民都有权利为自己的原则奋斗，因为那棵树是生长在赖纳特森的土地上，这一点毋庸置疑，只要看看这片地产原始主人的家族盾徽就知道了，这片地产是他从他们手中买下来的，盾徽上画着一棵大橡树，任何人都看得出盾徽上的橡树就是饱受争议的那一棵。赖纳特森还声明说他只要坐下来看着那棵大橡树，就觉得灵魂深处温暖起来（此处记者附注说赖纳特森得坐在他家屋顶才看得见那棵大橡树），因为他知道树是他的。这篇访谈发表后第二天，哈根就把那棵老橡树砍了下来，用来当壁炉的柴火，并告诉记者说现在那棵树不只温暖他的灵魂，还温暖了他的脚指头，还说从今以后赖纳特森只能欣赏他家烟囱冒出来的烟，因为接下来好几年他家壁炉用的柴火都会是来自那棵老橡树。这番话的确充满挑衅意味，而刚才那砰的一声也的确是枪声，但克拉斯难以想象赖纳特森竟然会为了一棵树对哈根开枪。

克拉斯看见一间老船屋那里有动静，那里距离他和哈根及赖纳特森的地产大约一百五十米，有个身穿西装的男子正在冰层上涉水而过，身后还拉着一艘铝质小船。克拉斯眨了眨眼。男子一个踉跄，膝盖以下跪入冰水之中，这时男子突然朝克拉斯家望来，仿佛知道有人在看他似的。男子的脸是黑的，难道是难民？难道有难民刚登陆纳赛亚岛？克拉斯觉得受到了侵犯，便从背后架上取下望远镜，朝男子望去。不对，男子不是黑人，只是脸上沾满鲜血而已。这时男子将双手压在船侧，摇摇晃晃地重新站起，拾起绳索，再度拖着小船前行。克拉斯没有宗教信仰，却觉得自己看见了耶稣。耶稣走在水上；耶稣拖着十字架要前往骷髅地；耶稣死而复生，特地前来纳赛亚岛探望克拉斯，手中还拿着一把大型左轮手枪。

西韦特·傅凯坐在一艘充气艇的船首，风迎面吹来，眼前就是纳赛亚岛。他最后一次看了看表。距他和戴尔塔小队接获通报并立刻联想到人质绑架事件，已过了整整十三分钟。

“有民众报案说纳赛亚岛上听见枪声。”

他们的反应时间是可接受的。他们抵达时，被紧急派遣到纳赛亚

岛的警车也应该到了，但无论如何，子弹飞行的速度总是比他们快多了。

他看见了那艘铝质小船，以及冰层边缘的海水轮廓。

“到了。”傅凯说，回到船尾加入其他队员，让船头翘起，利用充气艇的速度滑行在冰层上的融水中。

负责掌舵的队员将推进器从水中拉上来。

小艇撞上冰层边缘，傅凯听见船底传来摩擦声，但小艇的速度仍足以载着他们穿越冰层，抵达可以让人行走的冰面。

至少他希望如此。

傅凯爬到船侧，伸出一只脚踩到冰面上测试，融水深度正好到达他的脚踝。

“我先走二十米，你们再跟上来，”他说，“每个人相距十米。”

傅凯开始朝那艘铝船前进，脚边溅起水花。他估计距离有三百米。铝船看起来是遭到弃置的，但他们接到的线报说疑似开枪的男子把铝船从哈尔斯坦·史密斯的船屋里拖了出来。

“冰层没问题。”他朝无线电对讲机低声说。

戴尔塔小队队员身上都配备了冰镐，绳子系在制服的胸口处，如此一来，他们若是掉落到冰层之下，就可以利用冰镐自己爬上来。这时那条绳子缠到了傅凯的半自动步枪枪管上，他低头解开绳子。

此时一声枪声响起，由于正低着头，他没看见开枪之人位于何处。他本能地往前扑倒在水中。

接着又是一声枪响，这次他看见一小阵烟从铝船的方向升起。

“对方在船上开枪，”他听见耳机传来说话声，“我们都看见了。等待下令轰烂他。”

他们接获的情报是史密斯持有一把左轮手枪。对方要在两百米外射中傅凯的概率很低，但绝非不可能。傅凯趴在冰水中呼吸，寒冷的融水渗入制服，贴在他的皮肤上。他的职责并不是判断饶过这个连环杀手一命可以替国家节省多少钱，这些钱将花在审判、狱警和五星级

监狱的每日住房费上。他的职责是判断歹徒对他和队员的生命威胁有多高，并依现场状况做出反应，而非考虑托儿所、医院床位和重新装修老旧学校。

“自行开枪。”傅凯说。

没有反应，只听得见风声和远处直升机的声音。

“开枪。”他又说一次。

依然没有响应，直升机越来越近。

“你听见了吗？”耳机传来声音，“你受伤了吗？”

傅凯正要回答，却想到他们在哈肯斯凡受训时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海水导致麦克风故障，只有接收器正常运作。他回头朝小艇大喊，声音却被直升机淹没，这时直升机已盘旋在他们上空。他做了个开火的手势，右手握拳，右臂往下快速挥动两次。依然没有反应。搞什么鬼？他往小艇方向匍匐前进，看见两名队员在冰层上直挺挺地朝他走来，也不采取蹲俯姿势以缩小目标。

“趴下！”他喊道，但队员依然冷静地朝他走来。

“我们跟直升机联络过了！”一名队员在直升机的噪声中高声喊道，“他们看见他了，他躺在船上！”

他躺在船底，闭着眼睛，让阳光照射在脸上。他什么都听不见，只是想象海水轻轻拍打着金属船身，溅起水花；想象现在是夏天，他们全家都坐在船上，这只是一次家族出游，孩子发出阵阵笑声。他只要一直闭着眼睛，也许就能一直待在这个情境中。他不确定小船是在漂浮，还是他的体重使得船搁浅在冰层上，反正这都不重要，反正他哪里都去不了。时间暂停了。也许一直以来时间都是暂停的，又或者时间是刚刚才暂停的，为了他暂停，也为了那个还留在亚马逊里的男人暂停。对那人来说，现在是不是也是夏天？那人是不是也去了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有个东西遮住了阳光，是一片云吗，还是一张脸？是的，是一张脸，一张女人的脸。突然之间，黯淡的记忆被照亮了。

她坐在他身上，正骑着他。她低声说她爱他，一直爱着他，她一直在等这一刻。她问他是否也有相同的感觉，觉得时间暂停了。他感觉船身开始震动，她的呻吟声拉高成为持续的尖叫声，仿佛他插了一

把刀进入她体内。他呼出一口气，睾丸也释放出精液。接着她趴在他身上死去，她的头撞上他的胸部，强风吹过公寓床铺上方的窗户。就在时间再度开始流动之前，他们都沉沉睡去，失去知觉。记忆不存在，良知也不存在。

他睁开双眼，看见一只巨大的鸟盘旋在空中。

那是一架直升机，盘旋在他上方十到二十米处。他还是什么也听不见，但他知道船身震动的原因了。

卡翠娜站在船屋外的阴影处冷得发抖，望着警察朝船屋内的那辆沃尔沃亚马逊靠近。

她看见警察打开两侧前门，一只穿西装的手臂从门内垂下来。手臂出现在她不希望看到的那一侧，也就是哈利坐的那一侧。那只手鲜血淋漓。警察把头伸进车内，可能是去检查鼻息或脉搏。过了一会儿，卡翠娜按捺不住，扯开颤抖的嗓音说：“他还活着吗？”

“可能吧，”警察大声吼道，盖过海面上传来的直升机声响，“我感觉不到脉搏，但可能还有呼吸，如果他还活着，那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

卡翠娜往前踏上几步。“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你看得见枪伤在哪里吗？”

“到处都是血。”

卡翠娜走进船屋，看着垂落在车门外的那只手。那只手看起来像是在寻找什么，可能是想抓住一样东西，也可能是想握住另一个人的手。她抚摸自己的肚子，有一件事她得告诉他才行。

“我想你说错了，”另一个警察在车内说，“他已经死了，你看他的瞳孔。”

卡翠娜闭上双眼。

他往上一看，看见船身两侧分别探出两张脸，其中一人取下黑面罩，张开嘴巴形成字句。从颈部肌肉的紧绷程度来看，那人应该是在扯开嗓门叫喊，可能是在叫他放下手枪，可能是在喊他的名字，也可能是在喊着要复仇。

卡翠娜走到那辆亚马逊敞开的车门前，深深吸了口气，往内看

去，一看就发觉心头所受的震撼比她准备好要面对的还要强烈。她听见救护车的警笛声在背后响起，但她见过的尸体比那两名警察多，只看一眼就知道这具身体的主人已永远离去，况且她认得他，知道这只是他留下的躯壳而已。

她吞了口口水。“他死了，什么都别碰。”

“但还是要试试心肺复苏才行啊，说不定——”

“不用了，”卡翠娜很确定地说，“不要动他。”

她站在原地，感觉心头的震撼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惊讶。她惊讶的是史密斯竟然选择自己开车，而不是胁迫人质开车。她惊讶的是驾驶座上坐的竟然不是哈利。

哈利躺在船底往上看，看见了人脸，看见了直升机挡住阳光，看见了湛蓝天空。先前，就在史密斯即将抽出左轮手枪之际，哈利抢先把脚踩下，接着史密斯似乎就放弃了。也许只是幻觉吧，但哈利透过牙齿和嘴巴，感觉史密斯的脉搏似乎越来越微弱，最后不再跳动。哈利两度失去意识，最后才设法把铐着手铐的双手绕到身前，解开安全带，从自己的西装口袋里掏出手铐钥匙。插在发动装置上的车钥匙已经断了，他知道自己没有力气爬上结冰的陡峭斜坡，也无法翻越道路两侧的围栏。他试过呼救，但史密斯似乎连他的声带都打伤了，口中发出的微弱声音完全被某处传来的直升机噪声淹没。那可能是警方派出的直升机，他们在空中看得见他，于是他把史密斯的小船拖到冰层上，躺进船里，朝空中开了数枪。

他放开那把鲁格左轮手枪，它已经达成使命了。一切都结束了，他可以休息了。可以回到夏天，回到他十二岁那年，躺在船上，把头枕在母亲大腿上，和妹妹一起聆听父亲述说威尼斯人和土耳其人交战时，一个嫉妒的将军的故事。哈利知道晚上上床以后，他会再跟妹妹解释一遍这则故事，而且暗自感到开心，因为不论要花多久，他一定会解释到妹妹听懂故事中的关联性为止。哈利喜欢关联性，即使他内心深处知道其实关联性并不存在。

他闭上双眼。

她依然躺在那里，就躺在他身边，正在他耳畔柔声细语。

“你觉得你也能赋予生命吗，哈利？”

[1] 原文为Welcome to Some Pork，此处原歌名为泰勒·斯威夫特专辑《一九八九》中的《欢迎光临纽约》（Welcome to New York）。

尾声

哈利在酒杯里倒入占边威士忌，将酒瓶放回架上，拿起酒杯，放到吧台上的一杯白葡萄酒旁。吧台前坐的是安德斯·韦勒，他背后有很多客人推推挤挤抢着要点东西。

“你看起来好多了。”韦勒说，低头看着那杯威士忌，但没碰杯子。

“是你爸把我治好的，”哈利说，朝爱斯坦看了一眼。爱斯坦点了点头，表示他会先独自应付客人一阵子。“最近队上怎么样？”

“很好啊，”韦勒说，“但你也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后的宁静’。”

“这句话好像应该叫作……”

“对了，今天甘纳·哈根问我愿不愿意在卡翠娜休假的这段时间暂时担任调查小组副召集人。”

“恭喜啊，不过你来接这个职位是不是有点嫩了？”

“他说是你提议的。”

“我提议的？那一定是在昏迷的时候胡说八道来着。”哈利调高扩音器的音量，让游击队乐队（Jayhawks）把《坦帕到塔尔萨》（*Tampa to Tulsa*）这首歌唱得大声一点。

韦勒微微一笑。“对，我爸说你被打得很惨。对了，你是什么时候查出他是我爸的？”

“其实也没什么好查的，是证据告诉我的。我把他的头发送去做DNA检验，鉴识员发现它符合犯罪现场的一个DNA基因图谱，那个DNA并不属于嫌犯，而是属于一名警探，因为只要到过犯罪现场的人都必须归档。结果那个警探就是你，安德斯，但DNA只是部分相符，也就是有亲属关系，所以你跟他是父子。你是最早收到检验结果的，但你没把结果告诉我，也没告诉队上的人。我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知道原来你们的DNA相符，简单一查就知道斯蒂芬斯医生的已故妻子

姓韦勒。为什么你不告诉我这件事？”

韦勒耸了耸肩。“这个检验结果又跟案情无关。”

“而且你不想跟他扯上关系？所以你才用你母亲的婚前姓氏？”

韦勒点了点头。“说来话长，但我们的关系有所改善，现在我们会交谈，他也谦卑了一点，知道自己不是完美的。而且我……我也长大了点，可能也比较有智慧一点了吧。所以说，你是怎么知道莫娜在我家的？”

“靠演绎法推理。”

“可想而知，怎么个推理法？”

“你家玄关有欧仕派须后水的香味，可是你没刮胡子，而且我听欧雷克提过莫娜·达亚都是用欧仕派须后水当香水的。另外还有猫笼，一般人不会有猫笼，除非他们家经常有对猫过敏的人要来。”

“你真行啊，哈利。”

“你也是啊，安德斯，但我还是觉得以你的年纪要接这个职位太嫩了。”

“那你干吗还要提议我去接？我连警监都还没当上。”

“这样你才会彻底检讨，发现自己什么地方有待加强，然后婉拒啊。”

韦勒摇了摇头，哈哈大笑。“好吧，我确实已经婉拒了。”

“很好，这杯占边威士忌你不喝吗？”

韦勒低头看了看酒杯，深深吸了口气，摇了摇头。“我其实没那么喜欢喝威士忌，老实说，我点占边威士忌可能只是想模仿你吧。”

“然后呢？”

“然后我该找一种我自己爱喝的酒了，请你把这杯占边威士忌倒掉吧。”

哈利在背后的水槽里把那杯占边威士忌倒掉，心想是不是该建议韦勒喝喝看奥纳送他的那瓶迟来的开业礼物，那是一种橘色且带有苦

味的利口酒，叫“野牛九九九极致红”。奥纳解释说以前他们系上的学生酒吧就有一瓶这种酒，酒吧经理就是用瓶身上的数字作为保险箱密码的，后来才会发生史密斯中计的猴子陷阱事件。哈利转身正要告诉韦勒这件事，却看见一个人走进炉火酒吧，两人目光相交。

“先失陪一下，”哈利说，“有贵客光临。”

哈利看着她穿过拥挤的人群，但在他眼中却觉得整家酒吧只有她一人。她走路的姿态就跟哈利初次看见她在车道上朝他走来时一模一样，宛如一个优雅无比的芭蕾舞者。

萝凯走到吧台前，朝哈利微微一笑。

“好。”她说。

“好？”

“我同意，我愿意接下工作。”

哈利露出灿烂笑容，把手放在她搁在吧台上的手上。“我爱你，女人。”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因为我们要成立一家有限公司，我要当董事长，我要有百分之三十的股份，做百分之二十五的工作。这里每天晚上至少要播放一首英国歌手PJ.哈维（PJ Harvey）的歌。”

“没问题。爱斯坦，你听见了吗？”

“既然她要来这边工作，那就叫她赶快进吧台来帮忙！”爱斯坦没好气地说。

萝凯走到爱斯坦旁边，韦勒离开炉火酒吧。

哈利拿出手机，打了一通电话。

“我是哈根。”对方说。

“你好啊，长官，我是哈利。”

“是你啊，怎么现在我又是你的长官了？”

“你再去叫韦勒接那个职位，坚持一定要他接。”

“为什么？”

“我错了，他已经准备好了。”

“可是——”

“他担任小组副召集人，可以搞砸的事有限，却可以从中学到很多。”

“对，可是——”

“现在是‘暴风雨后的宁静’，是最理想的时机。”

“你知道这句话应该叫作——”

“我知道。”

哈利结束通话，推开脑中冒出的思绪，他想到的是史密斯在车上跟他说过的话。他已经把这件事跟卡翠娜说了，他们也查过史密斯的信件，但并未发现其他吸血鬼症患者受征召的迹象，所以他们能做的事并不多，再说那可能只是史密斯那个疯子一厢情愿的想法。哈利又把扩音器的音量调高两格，没错，这样游击队乐队的歌听起来才入味。

“未婚夫”斯韦恩·芬内踏出淋浴间，全身赤裸地站在镜子前，此时奋进健身房的更衣室里空无一人。他喜欢这个地方，喜欢公园的景致，喜欢这里的空间感和自由感。不，他一点也不害怕，不像他曾被警告过的那般。他让水从身上流下，让皮肤蒸发水气。他刚运动了很久，他在狱中早已习惯了一连数小时的呼吸、流汗和倾注全力。他的身体应付得来，也必须应付得来。眼下他还有一长串工作要做。他不知道联络他的是谁，只知道对方已经很久没跟他联络，但对方开出的条件让他难以拒绝，包括一间房子、一个新身份，还有女人。

他抚摸胸前的刺青。

接着他转身走到一个置物柜前，那置物柜上的挂锁用粉红色油漆画了一个圆点。他转动拨轮圈，直到数字显示0999。这四个数字是对方寄给他的，天知道有什么含意。挂锁顺利打开了。置物柜里有个气泡信封袋，他把袋子打开，倒转过来，一把白色钥匙掉落在他手中。他从信封袋里拿出一张纸，上头写着一个地址，在霍尔门科伦区。

信封袋里还有一样东西，但那东西卡在里头。

他撕开信封袋，看着那样东西。它是黑色的，带有一种简约、残暴的美感。他把那东西放入口中，合起下巴。感的怒火。感觉内在的焦渴。